独家首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全19册 170种

琳琅满目 包罗万象

上海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独家首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全19册 170种

琳琅满目 包罗万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目录

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博物志（外七种）
西京杂记（外五种）
搜神记·搜神后记
拾遗记（外三种）
世说新语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
酉阳杂俎
玄怪录·续玄怪录
宣室志·裴铏传奇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大唐新语（外五种）
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教坊记（外七种）
唐摭言
北梦琐言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
困学纪闻
梦溪笔谈
容斋随笔（全二册）
5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稽神录·睽车志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归田录（外五种）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括异志·倦游杂录
6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青琐高议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麈史·侯鲭录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青箱杂记
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
7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挥麈录
8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五册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宾退录·却扫编
鸡肋编·贵耳集
桯史·默记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9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鹤林玉露

齐东野语
癸辛杂识
归潜志·乐郊私语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南村辍耕录
10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
草木子（外三种）
双槐岁钞
菽园杂记
11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庚巳编·今言类编
四友斋丛说
客座赘语
五杂组
12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
万历野获编（第一册）
万历野获编（第二册）
万历野获编（第三册）
13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
涌幢小品（全二册）
14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虞初新志
15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坚瓠集（第一册）
坚瓠集（第二册）
坚瓠集（第三册）
坚瓠集(第四册）
16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

柳南随笔 续笔
茶余客话（全二册）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17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
履园丛话
归田琐记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18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五册
啸亭杂录·续录
冷庐杂识
两般秋雨盦随笔
19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
土风录
子不语
阅微草堂笔记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博物志（外七种）

穆天子传　燕丹子　神异经

海内十洲记　古今注

南方草木状　荆楚岁时记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总目录

博物志
穆天子传
燕丹子
神异经
海内十洲记
古今注
南方草木状
荆楚岁时记
返回总目录

博　物　志

［晋］张　华　撰
［宋］周日用　等注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博物志》十卷，晋张华撰，宋周日用、卢氏注。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武帝司马炎时拜中书令、度支尚书，官至司空。终为赵王伦所害。华为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他年轻时写过一篇《鹪鹩赋》，受到阮籍赞赏；《世说新语·言语》又称他“论《史》、《汉》，靡靡可听”，可见他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较高造诣。

据王嘉《拾遗记》载，张华曾将完稿的《博物志》四百卷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看，司马炎认为书中“多浮妄”之语，令其删削，遂成十卷。又据史载，北魏常景也对该书作过撙节，可知原书规模很大，今本乃是它的删节本。

《博物志》的内容，一如其名，十分广博而繁杂。除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还有不少神话和传说，方术气味较浓。本书所创之杂记博物文体，对后代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不少类似的仿作。有些传说故事，如猕猴盗妇人及乘浮槎至天河见织女事，成为后代多种传奇或小说的原始题材。

由于流传久远和不断经人改动，今本《博志》脱误甚多，严重者简直不堪卒读。现存各种版本颇有差异，这次我们选择了讹误相对较少的《稗海》本作底本进行标点，再参考其他版本及有关类书、正史等，据以校正底本脱误，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地理略自魏氏目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地
　　山
　　水
　　山水总论
　　五方人民
　　物产
卷二
　　外国
　　异人
　　异俗
　　异产
卷三
　　异兽
　　异鸟
　　异虫
　　异鱼
　　异草木
卷四
　　物性
　　物理
　　物类
　　药物
　　药论

食忌
药术
戏术
卷五
方士
服食
辨方士
卷六
人名考
文籍考
地理考
典礼考
乐考
服饰考
器名考
物名考
卷七
异闻
卷八
史补
卷九
杂说上
卷十
杂说下

返回总目录

卷一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

地理略自魏氏目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

中国之城，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亦无常，随德劣优也。

尧别九州，舜为十二。

秦，前有蓝田之镇，后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陇蜀，西通流沙，险阻之国也。

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

周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岳，三河之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

魏，前枕黄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蓝田之宝，浮池之渊。

赵，东临九州，西瞻恒岳，有沃瀑之流，飞壶、井陉之险，至于颍阳、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

齐，南有长城、巨防、阳关之险；北有河、济，足以为固；越海而东，通于九夷；西界岱岳、配林之险，坂固之国也。

鲁，前有淮水，后有岱岳、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广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涸，有孟诸之泽、砀山之塞也。

楚，后背方城，前及衡岳，左则彭蠡，右则九疑，有江汉之流，实险阻之国也。

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

吴，左洞庭，右彭蠡，后滨长江，南至豫章，水戒险阻之国也。

东越通海，处南北尾闾之间。三江流入南海，通东治，山高海深，险绝之国也。

卫，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过汉上，左通鲁泽，右指黎山。

赞曰：

地理广大，四海八方。遐远别域，略以难详。
侯王设险，守固保疆。远遮川塞，近备城埠。
司察奸非，禁御不良。勿恃危阨，恣其淫荒。
无德则败，有德则昌。安屋犹惧，乃可不亡。
进用忠直，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

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广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轴，犬牙相举。

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考灵耀》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经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

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

山

五岳：华、岱、恒、衡、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所穷尽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水

汉北广远，中国人鲜有至北海者。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迩，柢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常在于是耳。此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

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东海广漫，未闻有渡者。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断。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

《史记·封禅书》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采仙药，盖言先有至之者。其鸟兽皆白，金银为宫阙，悉在渤海中，去人不远。

四渎河出昆仑墟，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鸟鼠，汉出嶓冢，洛出熊耳，泾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有五色，有浊有清。汝南有黄水，华山有黑水、泞水。渊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泽通气，以兴雷云，气触石，肤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骸，于河以处也。

山水总论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

《援神契》曰：五岳之神圣，四渎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

五方人民

东方少阳，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阳，土下水浅，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阴，土平广深，其人广面缩颈。

中央四析，风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

有山者采，有水者渔。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平衍气仁，高凌气犯，丛林气躄，故择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

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虫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瘽。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尤无此病也。

物产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气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为车马，中芝为人形，下芝为六畜。土山多云，铁山多石。五土所宜，黄白宜种禾，黑坟宜麦黍，苍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则利百倍。

和气相感则生朱草。山出象车，泽出神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贝，海出明珠，仁主寿昌，民延寿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内，和气所出，则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龙灵龟行于穴中矣。

神宫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其芝神草有英泉，饮之，服三百岁乃觉，不死。去琅玡四万五千里。三珠树生赤水之上。

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多大蛇，为人害，不得居也。

卷二

外国

夷海内西北有轩辕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渚沃之野，鸾自舞，民食凤卵，饮甘露。

白民国，有乘黄，状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

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番息，好让，故为君子国。

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杀，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

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帝尧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岛中，人面鸟口，去南国万六千里，尽似仙人也。

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去会稽四万六千里。

厌光国民，光出口中，形尽似猿猴，黑色。

结胸国，有灭蒙鸟。奇肱民善为拭扛，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至，吹其车至豫州。汤破其车，不以视民，十年东风至，乃复作车遣返，而其国去玉门关四万里。

羽民国，民有翼，飞不远，多鸾鸟，民食其卵。去九疑四万三千里。

穿胸国，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到，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之神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使，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是为穿胸民。

交趾民在穿胸东。

孟舒国民，人首鸟身。其先主为霅氏，训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凤皇随焉。

异人

《河图玉板》云：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大秦国人长十丈，中秦国人长一丈，临洮人长三丈五尺。

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而杀之，其骨专车。长狄乔如，身横九亩，长五丈四尺，或长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足迹六尺。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国僬侥氏，长三丈。《诗含神雾》曰：东北极人长九丈。

东方有螗螂，沃焦。防风氏长三丈。短人身九寸。远夷之民雕题、黑齿、穿胸、檐耳、大足、岐首。

子利国，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无启民，居穴食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

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穴居处，二国同类也。

蒙双民，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颈二头、四手，是蒙双民。

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

呕丝之野，有女子方跪，据树而呕丝，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为虎，俗又曰虎化为人，好著紫葛人，足无踵。

日南有野女，群行见丈夫，状皛目，裸袒无衣褥。

异俗

越之东有骇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同居。周日用曰：既其母为鬼妻，则其为鬼子，亦合弃之矣。是以而蛮夷于禽兽犬豕一等矣，禽兽犬豕之徒犹应不然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之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

秦之西有义渠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之，即烟上谓之登遐，然后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中国未足为非也。此事见《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几佛国之法宜如是乎？中国之徒，不如此也。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

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沈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

毋丘俭遣王颀追高句丽王宫，尽沃沮东界，问其耆老，言国人常乘船捕鱼，遭风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燋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不时敛藏，即膨胀沸烂，须臾肌肉燋煎都尽，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药法语人。治之，饮妇人月水及粪汁。时有差者。唯射猪犬者，无他，以其食粪故也。燋铜者，故烧器。其长老唯别燋铜声，以物杵之，徐听其声，得燋毒者，便凿取以为箭镝。

景初中，苍梧吏到京，云："广州西南接交州数郡，桂林、晋兴、宁浦间人有病将死，便有飞虫大如小麦，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气绝，来食亡者。虽复扑杀有斗斛，而来者如风雨，前后相寻续，不可断截，肌肉都尽，唯余骨在，便去尽。贫家无相缠者，或殡殓不时，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则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虫恶梓木气，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虫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无，转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异产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鸾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

一说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著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月乃歇。

汉武帝时，西海国有献胶五两者，帝以付外库。余胶半两，西使佩以自随。后从武帝射于甘泉宫，帝弓弦断，从者欲更张弦，西使乃进，乞以所送余香胶续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胶为水注断弦两头，相连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头，终不相离。西使曰："可以射。"终日不断，帝大怪，左右称奇，因名曰续弦胶。

《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脂。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

魏文帝黄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献石胆二十斤，四年，献三斤。

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以家火即灭，讫今不复燃也。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畅说石流黄出足弥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黄数十丈，从广五六十亩。有取流黄昼视孔中，上状如烟而高数尺。夜视皆如灯光明，高尺余，畅所亲见之也。言时气不和，皆往保此山。

卷三

异兽

汉武帝时，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之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著地，帝为反观，见虎如此，欲谓下头作势，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搦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起，此兽顾之，虎辄闭目。

后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师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师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车轭，师子将至，此兽便跳起在师子头上，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师子一。还，来至洛阳，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

九真有神牛，乃生溪上，黑出时共斗，即海沸，黄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则霹雳，号曰神牛。

昔日南贡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于九真，乃至南海百有余日，其雌涂土著身，不饮食，空草，长史问其所以，闻之辄流涕。

越嶲国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经日肉生如故。

大宛国有汗血马，天马种，汉、魏西域时有献者。

文马，赤鬣身白，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复蓟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不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玃爪也。

小山有兽，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泽有委蛇，状如𣪘，长如辕，见之者霸。

猩猩若黄狗，人面能言。

异鸟

崇丘山有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名曰虻，见则吉良，乘之寿千岁。

比翼鸟，一青一赤，在参嵎山。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曰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升器，其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垩，赤白相次，状如射侯。伐木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己也，鸣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

者，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犯其止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时观乐便作人悲喜，形长三尺，涧中取石蟹就人火间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异虫

南方有落头虫，其头能飞。其种人常有所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其飞因晚便去，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

江南山溪中水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今鹦螋虫溺人影，亦随所著处生疮。卢氏曰：以鸡肠草捣涂，经日即愈。周日用曰：万物皆有所相感，愚闻以霹雳木击鸟影，其鸟应时落地，虽未尝试，以是类知必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无所蜇螫，啮草木以泄其气，草木即死。人樵采，设为草木所伤刺者亦杀人，毒甚于蝮啮，谓之蛇迹也。

华山有蛇名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两头，触其一头，头至；触其中，则两头俱至。孙武以喻善用兵者。

异鱼

南海有鳄鱼，状似鼍，斩其头而乾之，去齿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东海有牛体鱼，其形状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潮去

则毛伏。

东海鲛鲻鱼，生子，子惊，还入母肠，寻复出。

吴王江行食鲙，有余，弃于中流，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鲙余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鲙形。

广陵陈登食脍作病，华佗下之，脍头皆成虫，尾犹是脍。

东海有物，状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员，名曰鲊鱼，无头目处所，内无藏，众虾附之，随其东西。人煮食之。

异草木

太原晋阳以北生屏风草。

海上有草焉，名蒲。其实食之如大麦，七月稔熟，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蒲音师。

尧时有屈佚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右詹山，帝女化为詹草，其叶郁茂，其萼黄，实如豆，服者媚于人。

止些山，多竹，长千仞，凤食其实。去九疑万八千里。

江南诸山郡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毒杀，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枫树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饮土浆即愈。

卷四

物性

九窍者胎化，八窍者卵生，龟鳖皆此类，咸卵生影伏。

白鹚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则雌孕。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余目所未见也。

大腰无雄，龟鼍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细腰无雌，蜂类也。取桑蚕则阜螽子咒而成子，《诗》云“螟蛉之子，蜾蠃负之”是也。

蚕三化，先孕而后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蜚，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

鸟雌雄不可别，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鹊巢门户背太岁，得非才智也。鸛雉长尾，雨雪，惜其尾，栖高树杪，不敢下食，往往饿死。时魏景初中天下所说。

鸛，水鸟也。伏卵时，卵冷则不孕，取礜石周绕卵，以时助燥气。

山鸡有美毛，自爱其色毛，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死。

龟三千岁游于莲叶，巢于卷耳之上。

屠龟，解其肌肉，唯肠连其头，而经日不死，犹能啮物。鸟往食之，则为所得。渔者或以张鸟，遇神蛇复续。

蛴螬以背行，快于足用。

《周官》云："狢不渡汶水，鸜不渡济水。"鲁国无鸜鹆，来巢，记异也。

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

百足一名马蚿，中断成两段，各行而去。

物理

凡月晕，随灰画之，随所画而阙。《淮南子》云："未详其法。"

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则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蚕弭丝而商弦绝。

《庄子》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积艾草，三年后烧，津液下流成铅锡，已试，有验。

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手搅之。得水则焰起，散卒而灭。此亦试之有验。

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叶则不漏。

龙肉以醢渍之，则文章生。

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

物类

烧铅锡成胡粉，犹类也。烧丹朱成水银，则不类，物同类异用者。

魏文帝所记诸物相似乱真者：武夫怪石似美玉；蛇床乱蘼芜；荠苨乱人参；杜衡乱细辛；雄黄似石流黄；鳊鱼相乱，以有大小相异；敌休乱门冬；百部似门冬；房葵似狼毒；钩吻草与荇华相似；拔揳与萆薢相似，一名狗脊。

药物

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异也。

远志，苗曰小草，根曰远志。

芎䓖，苗曰江蓠，根曰芎䓖。

菊有二种，苗花如一，唯味小异，苦者不中食。

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无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无茯苓。或云烧蜂巢所作。未详此二说。

地黄蓝首断心分根莱种皆生。女萝寄生兔丝，兔丝寄生木上，松根不著地。堇花朝生夕死。

药论

《神农经》曰：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当其药应以痛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尤人，设鬼神矣。

《神农经》曰：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钩吻。卢氏曰：阴也。黄精不相连，根苗独生者是也。二曰鸱，状如雌鸡，生山中。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山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雀，黑头赤喙，亦曰蠮螉，生海中，雄曰蜴，雌曰蠮螉也。

《神农经》曰：药种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

食忌

人啖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

啖榆则眠，不欲觉。

啖麦稼，令人力健行。

饮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粗燥。

食燕麦令人骨节断解。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为蛟龙所吞。

人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差或致死。

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

雁食粟，则翼重不能飞。

药术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涂鬓须不白。涂讫著油，单裹令温暖，候欲燥未燥间洗之。汤则不得著晚，晚则多折，用暖汤洗讫，泽涂之。欲染，当熟洗，鬓须有腻不著药，临染时，亦当拭须燥温之。

陈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种暮生，远不过经宿耳。

陈葵子秋种，覆盖，令经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闻熟地植生菜兰，将石流黄筛于其上，以盆覆之，即时可待。又以变白牡丹为五色，皆以沃其根，以紫草汁则变之紫，红花汁则变红，并未试，于理可焉。此出《尔雅》。

烧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湿地，生罗勒。

蟹漆相合成为《神仙药服食方》云。

戏术

削木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成其影，则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

《神农本草》云：鸡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瓜黄白浑杂者煮，及尚软随意刻作物，以苦酒渍数宿，既坚，内著粉中，佳者乃乱真矣。此世所恒用，作无不成者。

烧白石作白灰，既讫，积著地，经日都冷，遇雨及水浇即更燃，烟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则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门。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年不灭。唯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语汉武帝，试之有验。"

取鳖挫令如棋子大，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池中，经旬脔脔尽成鳖也。

卷五

方士

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周日用曰：曹虽好奇而心道异，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囚左元放而兼见杀者，若非变化，奚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亲之矣。既要试术，则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佗字元化、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郄俭字孟节、卢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左慈能变形，幻人视听，厌刻鬼魅，皆此类也。《周礼》所谓怪民，《王制》称挟左道者也。

魏时方士，甘陵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善辟谷不食，悉号二百岁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游散。甘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问其所行，始言本师姓韩字世雄，尝与师于南海作金，投数万斤于海。又取鲤鱼一双，鲤游行沈浮，有若处渊，其与药者已熟而食。言此药去此逾远万里，已不可行，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与养性法，即可仿用。大略

云："体欲常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泄泻，秋冬闭藏。"详别篇。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论》曰：陈思王曹植《辩道论》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二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为调笑，不全信之。然尝试郄俭辟谷百日，犹与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术，善可以终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王使郄孟节主领诸人。

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燋，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呼见，皆有实事。周日用曰：焦孝然边河居一庵，大雪，庵倒，人已为死，而视之，蒸气于雪，略无变色。时或析薪惠人而已，故《魏书》云："自羲皇以来，一人而已。"

颍川陈元方、韩元长，时之通才者。所以并信有仙者，其父时所传闻。河南密县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复来还，语其家云："我得仙。"因与家人辞诀而去，其步渐高，良久乃没而不见。至今密县传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盖由此也。周日用曰：岂惟二子乎？

桓谭《新论》说方士有董仲君，罪系狱，佯死，臭自陷出，既而复生。

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草既杀人，仍无益寿者也，若杀人无验，则益寿不可信矣。

服食

左元放荒年法：择大豆粗细调匀，必生熟按之，令有光，烟气彻豆心内。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顿服讫。其鱼肉菜果不得复经口，渴即饮水，慎不可暖饮。初小困，十数日后，体力壮健，不复思食。

鲛法服三升为剂，亦当随入先食多少增损之。盛丰欲还者煮葵子及脂苏，服肉羹渐渐饮之，须豆下乃可食。豆未尽而以实物肠塞，则杀人矣。此未试，或可以然。周日用曰：一说腊涂黏饼，炙饼令热，即涂之，以意量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饮冷水，忌热茶耳。

《孔子家语》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无心不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泽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传》曰："虽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钟焉。"

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所食逾少，心开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损焉。

辨方士

汉淮南王谋反被诛，亦云得道轻举。周日用曰：《汉书》云：淮南自刑，应不然乎？得道轻举，非虚事也。至今维阳境内，马迹犹存。且日与成公同处，皆上品真人耳。既谈道德，肯图叛逆之事？况恒行阴旨，好书艺，不善弋猎，《淮南内书》言神仙黄白之术，去反事远矣。夫古今书传多黜仙道者，虑帝王公侯废万机，而慕其道，故隐而不书，唯老聃不可掩而云，三百岁后，西游流沙，不知所之。庾书云蜀有女道士谢自然，白日上升，此外历代史籍未尝言也。

钩弋夫人被杀于云阳，而言尸解柩空。周日用曰：史云夫人被大风拔树，扬沙揭石，亦不云尸解柩空。

文帝《典论》云：议郎李覃学郄俭辟谷食茯苓，饮水中不寒，泄痢殆至殒命。军祭酒弘农董芬学甘始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寺人严峻就左慈学补导之术，阉竖真无事

于斯，而逐声若此。

又云：王仲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元方，年三百岁，莫之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秘书》，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黄白之术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学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黄白者也，仍须有分，升腾者应须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效也。

刘根不觉饥渴。或谓能忍盈虚，王仲都当盛夏之月，十垆火炙之不热；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恒山君以为性耐寒暑。恒山以无仙道，好奇者为之，前者已述焉。

司马迁云：无尧以天下让许由事。扬雄亦云：夸大者为之。扬雄又云：无仙道。桓谭亦同。

卷六

人名考

昔彼高阳，是生伯鲧，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宫括、散宜生、闳夭、太颠。

仲尼四友：颜渊、子贡、子路、子张。

曹参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蝇，蝇之弟子曰飞卫。

平原管辂善卜筮，解鸟语。

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业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生业，即女所生。

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卿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

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渐小减，故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

文籍考

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郑玄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尝为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为敬。

何休注《公羊传》，云“何氏学”。又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谦词，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此言为允。

太古书今见存有《神农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周易》，蔡邕云：《礼记·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曰：《礼记》疏云：第一是吕不韦《春秋》，明吕氏所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详也。

《谥法》、《司马法》，周公所作。

余友下邳陈德龙谓余言曰：《灵光殿赋》，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尝之泰山，从鲍子真学算，过鲁国而都殿赋之。还归本州，溺死湘水，时年二十余也。

地理考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关中，号为宗周。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万人，庭中受十万人。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

周时德泽盛，蒿大以为宫柱，名曰蒿宫。

姜嫄嗣祠在墉城，长安西南三十里。

盗跖冢在太阳县西。

赵鞅冢在临水县西。

始皇陵在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县界。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丈冰，背陵障，使东西流。又此山有土无石，运取大石于渭南诸山，故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坰（土屋）。"其余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宝多，故高作陵园山麓，从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项羽争衡之时发其陵，未详其至棺否？

旧洛阳字作水边各，汉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去佳加水，变雒为洛焉。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荆州图经》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

《南荆赋》：江陵有台甚大，而唯有一柱，众梁皆拱之。

典礼考

三让：一曰礼让，二曰固让，三曰终让。

汉丞秦，群臣上书皆曰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至汉文帝感太仓公女之言而废之。班固著论宜复。迄汉末魏初，陈纪又论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复欲申之，钟繇、王朗不同，遂寝。夏侯玄、李胜、曹羲、丁谧建私议，各有彼此，多云时未可复，故遂寝焉。

上公备物九锡：一、大辂各一，玄牡二驷。二、衮冕之服，赤舄

副之。三、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四、朱户以居。五、纳陛以登。六、虎贲之士三百人。七、钦钺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瓒副之。

乐考

汉末丧乱无金石之乐，魏武帝至汉中得杜夔旧法，始复设轩悬钟磬，至于今用之，受于夔也。

服饰考

汉末丧乱，绝无玉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于王粲。

古者男子皆丝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无帻，故虽凶事，皆著冠也。

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著也。

器名考

宝剑名：钝钩、湛卢、豪曹、鱼肠、巨阙，五剑皆欧冶子所作。龙泉、太阿、工市，三剑皆楚王者。

风胡子因吴王请干将，欧冶子作。干将阳龙文，莫邪阴漫理，此二剑吴王使干将作。莫邪，干将妻也。夫妻甚喜作剑也。

赤刀，周之宝器也。

物名考

古骏马有飞兔、腰袁。

周穆王八骏：赤骥、飞黄、白蚁、华骝、骍耳、骲瑜、渠黄、盗骊。

唐公有骕骦。

项羽有骓。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吕有赤兔，皆后来之良骏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晋灵公有畜犬，名獒。

韩国有黑犬，名卢。

宋有骏犬，曰雌。

犬四尺为獒。

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徐州人谓尘土为蓬块，吴人谓跋跌。

卷七

异闻

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耶？

冯夷，华阴潼乡人也，得仙道，化为河伯，岂道同哉？

仙夷乘龙虎，水神乘鱼龙，其行恍惚，万里如室。

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宫谷。又曰石室瑶台，关龙逄谏，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则亡。”以为龙逄妖言而杀之。其后复于山谷下作宫在上，耆老相与谏，桀又以为妖言而杀之。

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疾归殷。

武王伐纣至盟津，渡河，大风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风波立霁。

鲁阳公与韩战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反三舍。

太公为灌坛令。武王梦妇人当道夜哭，问之，曰：“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雨，而太

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是毁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

晋文公出，大蛇当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梦天使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蛇，则自死也。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二人怒。公谓太公之神，晏子谓宋祖汤与伊尹也。为言其状，汤皙容多发，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鼓毁，公怒，散军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焊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云狗袭。偃王既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己得知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闻言，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

海水西，夸父与日相逐走，渴，饮水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渴而死。弃其策杖，化为邓林。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鲛挟船，子羽左掺璧，右操剑，击鲛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而去。

荆轲字次非，渡，鲛夹船，次非不走，断其头，而风波静除。周日用曰：余尝行经荆将军墓，墓与羊角哀冢邻，若安伯施云：为荆将军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苑陵之源，求见其墓碑，将军名乃作次飞字也。

东阿王勇士有菑丘[illegible]，过神渊，使饮马，马沉，[illegible]朝服拔剑，二日一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随击之，七日七夜，眇其左目。

汉滕公薨，求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跼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卫灵公葬，得石椁，铭曰："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

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死，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亹，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乘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

元始元年，中谒者沛郡史岑上书，讼王宏夺董贤玺绶之功。灵帝和光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言：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使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吾棺椁，求见掩藏。"民有襁褓视，皆无疾而卒。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著宫内，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过礼，遂死焉。

汉末发范明友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似。此奴常游走于民间，无止住处，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闻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见也。

大司马曹休所统中郎谢璋部曲义兵奚侬息女，年四岁，病没故，埋葬五日复生。太和三年，诏令休使父母同时送女来视。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采桑，闻儿生活。今能饮食如常。

京兆都张潜客居辽东，还后为驸马都尉、关内侯，表言故为诸生。太学时，闻故太尉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近地，市人掷之，稍下堕，民争取之，即为一员石。言县府，颢令

捶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表上之，藏于官库。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表上言尧舜之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竟宁元年，南阳阳郡雨谷，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黄，味如麦。下三日生根叶，状如大豆初生时也。

代城始筑，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于泽中自立，结草为外门，因就营筑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为九门，故城处为东城。

卷八

史补

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

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处士东鬼块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战，城郭盖禹始也。

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乃小子发取周庭梓树，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柞。觉惊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万物自来。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东流。天不享于殷，自发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东流，天下飞蝗满野，日之出地无移照乎？

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焉。衰舆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战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辞达而勿多也。"祝雍曰："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陛下摛显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禄钦顺，仲壹之言曰：'遵并大道，郊域康阜，万国之休灵，始明元服，推远童稚之幼志，弘积文武之就德，肃勲高祖之清

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岁岁与天无极。’”右孝昭周成王冠辞。

《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丝绳萦而胁之。

《请雨》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神降甘雨。庶物群生，咸得其所。

《礼记》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问于邹曼父之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门人后至。孔子问来何迟，门人实对，孔子不应，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蒋济、何晏、夏侯玄、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时贤咸从之。周日用曰：四士言无者，后有何理而述之？在愚所见，实未之有矣。且征在与梁纥野合而生，事多隐之。况我丘生而父已死，既隐何以知之？非问曼父之母，安得合葬于防也？

孔子东游，见二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儿曰：“以日出时远，而日中时近。”一小儿曰：“日初出时大如车盖，及日中时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而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两小儿曰：“孰谓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日当中向热者，炎气直下也，譬犹火气直上而与旁暑，其炎凉可悉耳。是明初出近而当中远矣，岂圣人肯对乎？

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神牵率子路，子贡说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卢曰：以其时非应，故孔子泣而感之。麟口吐三策，盖天使报圣人。

《左传》曰：“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割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旨，于一日遂辞归。秦青乃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遗粮，过雍门，鬻歌假食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神弗去。过逆旅，凡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遗声也。”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艿燔林，煇赫百里。有人从石壁中出，随烟上下，若无所之经涉者。襄子以为物，徐察之，乃人也。问其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为火？”襄子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闻于夫子，和者同于物，物无得而伤，阏者游金石之间及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刳心知去，商未能也。虽试语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为。”文侯不悦。

更羸谓魏王曰：“臣能射，为虚发而下鸟。”王曰：“然可试于此乎？”曰：“可。”间有鸟从东方来，羸虚发而下之也。

澹台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灭明曰：“此命也，与蝼蚁何亲？与鱼鳖何仇？”遂不使葬。

《列传》云：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

月；专诸刺吴王僚，鹰击殿上。

齐桓公出，因与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中无水，时则有沃流处，人莫能知，皆乘骆驼，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处掘之，辄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寝石以为伏虎，矢为没羽。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与吴包山潜通，上有美酒数斗，得饮者不死。汉武帝斋七日，遣男女数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饮之，东方朔曰："臣识此酒，请视之。"因一饮致尽。帝欲杀之，朔乃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以其有验，杀亦不死。"乃赦之。

卷九

杂说上

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

黄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数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学古知之矣，贫者不胜其忧，富者不胜其乐。"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廓不修，武士无位，唐伐之，西夏亡。昔者玄都贤鬼神道，废人事天，其谋臣不用，龟筴是从，忠臣无禄，神巫用国。

榆炯氏之君孤而无徒，曲沃进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昔者清阳强力，贵美女，不治国而亡。

昔有洛氏，宫室无常，囿池广大，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以亡。

《神仙传》曰："说上据辰尾为宿，岁星降为东方朔。傅说死后有此宿，东方生无岁星。"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恶我者知吾恶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鲜，其后伐燕，复之朝鲜，亡入海为鲜国。师两妻墨色，珥两青蛇，盖勾芒也。

汉兴多瑞应，至武帝之世特甚，麟凤数见。王莽时，郡国多称瑞应，岁岁相寻，皆由顺时之欲，承旨求媚，多无实应，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

蓍一千岁而三百茎，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于本为上吉，筮必沐浴斋洁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龟亦然。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飞龙而登于天。而牧占四华陶，陶曰：‘吉。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徒之。’”

昔舜筮登天为神，牧占有黄龙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筮伐唐，而牧占荧惑曰：“不吉。”昔鲧筮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无后。”

蓍末大于本为卜吉，次蒿，次荆，皆如是。龟蓍皆月望浴之。

水石之怪为龙罔象，木之怪为躨罔两，土之怪为猜羊，火之怪为宋无忌。

斗战死亡之处，其人马血积年化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见。行人或有触者，著人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愈甚有细咤声如炒豆，唯静住良久乃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

风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风穴如电突深三十里，春风自此而出也。何以知还风也？假令东风，云反从西来，诜诜而疾，此不旋踵，立西

风矣。所以然者，诸风皆从上而下，或薄于云，云行疾，下虽有微风，不能胜上，上风来则反矣。

《春秋》书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类最小者，食物当时不觉痛。世传云：亦食人项肥厚皮处，亦不觉。或名甘鼠。俗人讳此所啮，衰病之征。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卷十

杂说下

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则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闻有定法，定母年月日与受胎时日，算之，遇奇则为男，遇偶则为女，知为女胎，即可依法。

妇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罴虎豹。御及鸟射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鲤鱼头。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卢氏曰：子之得清纯滋液，则生仁圣；谓错乱之年，则生贪淫，子因母气也。故古者妇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恶则恶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唇缺。又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

《异说》云：瞽叟夫妇凶顽而生舜。叔梁纥，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卢氏曰：夫甲及寅申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壬申生者则然矣。亦由先天也，亦由父母气也。古者元气清，故多圣。今者俗淫阴浊，故无圣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数妇，暴面于道，寻道争分铢以给其夫舆马衣资。及举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给先者，虽有数年之勤，妇子满堂室，犹放黜以避后人。

诸远方山郡幽僻处出蜜蜡，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

人藉带眠者，则梦蛇。

鸟衔人之发，梦飞。

王尔、张衡、马均昔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水自渍至膝，可顿啖，数十枚瓜。渍至腰，啖转多。至颈可啖百余枚。所渍水皆作瓜气味。此事未试。人中酒醉不解，治之，以汤自渍即愈，汤亦作酒气味也。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人有山行堕深涧者，无出路，饥饿欲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饥，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

后，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本质。

天门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从下经过者，忽然踊出林表，状如飞仙，遂绝迹。年中如此甚数，遂名此处为仙谷。有乐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飞仙，往往得去。有长生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坠，牵一犬入谷中，犬复飞去。其人还告乡里，募数十人执杖揭山草伐木，至山顶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其高隐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杀之。所吞人骨积此左右，已成封。蟒开口广丈余，前后失人，皆此蟒气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稳无患。

穆天子传

佚　名　撰
［晋］郭　璞　注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穆天子传》六卷，佚名撰，晋郭璞注。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西周说、战国说、秦汉以后说三种。其中，秦汉以后说又有汉武帝时、汉武帝以后乃至晋以后的区别。斟酌诸说，似以成书于战国时期比较合理。不管取哪一说，本书成书极早似无疑问，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传记小说文体的重要地位。

全书六卷，前五卷写周穆王驾八骏西征故事，第六卷叙穆王宠妃盛姬之死及安葬事。其叙事采用编年形式，次第展开。其内容则是历史传记与神话的融合，给人以似真似幻、似虚似实的感觉，引人入胜。其中写穆王在瑶池与西王母相会一节，为不少汉魏传记小说所本，可见其巨大影响。

该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魏王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后经过当时学者荀勖、和峤、卫恒及束皙等人的整理，郭璞还给它作了注。该书现在可见的版本，有明正统《道藏》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等。今以《汉魏丛书》本为底本，保存郭注，再参校其他诸本，作分段、校点。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穆天子传序　荀　勖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返回总目录

穆天子传序

荀　勖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

卷一

古文

饮天子蠲音涓。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绝犹截也。漳水，今在邺县。庚辰，至于□（原文此处为方框），觞天子于盘石之上，觞者，所以进酒，因云觞耳。天子乃奏广乐。《史记》云：赵简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广乐义见此。载立不舍，言在车上，立不下也。至于钘山之下。即钘山，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阿，山陂也。于是得绝钘山之队，队，谓谷中险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阳。虖沱河，今在雁门卤城县。阳，水北；沱，音橐驼之驼。

乙酉，天子北升于□（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北征于犬戎。《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纪年》又曰：取其五王以东。犬戎□（原文此处为方框）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原文此处为方框）赐七萃之士战。萃，集也，聚也，亦犹传有七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风雨雪。《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令王之徒属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隥，阪也。疑北谓北陵西隃，西隃，雁门山也，音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国名。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𨚕人。𨚕，国名，音叵肯切。河宗之子孙𨚕柏絜，伯，爵。絜，名。古伯字多从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原文此处为方框）。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古者为礼，皆有以先之。传曰：先进乘韦。天子

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泽。一宿为舍。乃西钓于河，以观□（原文此处为方框）智之□（原文此处为方框）。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以将有事于河，奇此获，故用之。汉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为祥瑞，亦将燎祭之类。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阿，水崖也。天子属六师之人于𨚫邦之南，渗泽之上。属，犹会也。

戊申，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鹜，犹驰也。纡，音呕。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无夷，冯夷也。《山海经》云冰夷。是惟河宗氏。河，四渎之宗，主河者因以为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劳用束帛加璧，劳，郊劳也。五两为一束。两，今之二丈。先白□（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使祭父受之。祭父，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山，河水之阿。盖朝会郡官，告将礼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固，大夫。聿将六师。聿，犹曰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诗》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祎冕，冠。祎，衣，盖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详。祎音晖。帔带，帔，𩊚也。天子赤帔，音弗。搢曶，曶长三尺，杼上椎头，一名珽，亦谓之大圭。搢，犹带也。曶音忽。夹佩，左右两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详。曾祝佐之，曾，重也。传曰：曾臣偃。官人陈牲全五□（原文此处为方框）具。牛羊之品曰生，体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纯也。传曰：牲全肥腯。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载昆仑。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原文此处为方框）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号之：呼穆王。“帝曰：穆满，以名应，谦也。言谥盖后记事者之辞。女当永致用时事。”语穆王当长干理世事也哉。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珤，《山海经》舂字作钟，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宝奇怪。诏女昆仑□（原文此处为方框）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说昆仑山上事物。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珤。皆河伯与穆王词语。赐语晦。”月终为晦；言赐，赐女受终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

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将礼河而去。乃披图视典，周观天子之瑤器。省河所出礼图。曰：“天子之瑤，曰，河图辞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谓女果者也。璿珠、璿，玉类也，音旋。烛银、银有精光如烛。黄金之膏。金膏亦犹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之瑤万金，□（原文此处为方框）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庶人之瑤十金。自万金以下，宜次言诸侯之瑤千金、大夫之瑤百金。此书残缺，集录者不续，以见阙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剑、牛马、犀□（原文此处为方框）器千金。步剑，疑步光之剑也。犀似水牛，庳脚，脚为三蹄，黑色。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言炁势杰骇也。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言筋力壮猛也。伯夭曰：“征鸟使翼，曰□（原文此处为方框）乌鸢，音缘，鹍也。鹳鸡飞八百里。即鹍鸡，鹄属也。名兽使足：□（原文此处为方框）走千里，狻猊□（原文此处为方框）野马走五百里，狻猊，狮子，亦食虎豹。野马，亦如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邛邛距虚走百里，亦马属。《尸子》曰：距虚不择地而走。《山海经》云：巩巩距虚，并言之耳。糜□（原文此处为方框）二十里。”自糜以上，似次第兽能走里数远近。

曰伯夭皆致河典，典，礼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为礼，礼穆王也。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先驱导路也。以极西土。极，竟。乙丑，天子西济于河。□（原文此处为方框）爰有温谷乐都，温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谷。河宗氏之所游居。伯夭之别州邑。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会官司阅所得瑤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谓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为之。受敕宪，宪，教令也。《管子》曰：皆受宪。用伸□（原文此处为方框）八骏之乘。八骏名在下。以饮于枝浍之中，水岐成浍，浍，小渚也，音止。积石之南河。积石，山名。今在金成河间县南。河出北山而东南流。

天子之骏：骏者，马之美称。赤骥，世所谓骐骥。盗骊，为马细颈，骊，黑色也。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马标赤者为枣骝。枣骝，赤也。绿耳，绿耳，《纪年》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魏时鲜卑献千里马，白色而两耳黄，名曰黄耳，即此类也。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耳。案《史记》：造父为穆王得盗骊、华骝、绿耳之马，御以西巡游，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皆与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彻止、藿猳、□（原文此处为方框）黄、南□（原文此处为方框）、来白。皆凌狗之名，亦犹宋鹊之类。天

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为御者。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于赵城，余未闻也。曰天子是与出□（原文此处为方框）入薮，田猎钓弋，弋，缴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犹充也。而辨于乐，辨作游乐之事。后世亦追数吾过乎！”穆王游放过度，行辄忘归，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曰：“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奉六时也。农工既得，岁丰登也。男女衣食。无饥寒也。百姓�short富，富者，安也。官人执事。各视职事。故天有时，四时。民□（原文此处为方框）氏响□（原文此处为方框）。音国。何谋于乐？言不规乐而乐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与民共利，世以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辞。赐以左佩华也。玉华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顿首。

卷二

古文

□（原文此处为方框）伯夭曰□（原文此处为方框）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膜昼，人名。疑音莫。以为殷人主。主谓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原文此处为方框）之所主居。似说古之贤圣以居。爰有大木硕草，硕大也。爰有野兽，可以畋猎。戊午，冒□（原文此处为方框）之人居虑，古畴字。居虑，名。献酒百□（原文此处为方框）于天子，百下脱盛酒器名。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出东南隅而东北流，皆见《山海经》。爰有鹦鸟之山，鹦，音甄，一名梅。天子三日舍于鹦鸟之山。□（原文此处为方框）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室于其上，见《新语》。而丰□（原文此处为方框）隆之葬，隆上字疑作丰。丰隆筮御云，得《大壮》卦，遂为雷师。亦犹黄帝桥山有墓，封谓增高其上土也，以标显之耳。以诏后世。诏，谓语之。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原文此处为方框）昆仑之丘。蠲者，洁也。齐祭神曰禋，书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此泽出珠，因名之曰。今越巂平泽出青珠是。以钓于流水，曰珠泽之薮，方三十里。泽中有草者为薮。爰有藿苇、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齐名耳。关西云莞，音丸。芧贇、贇，今菩字，音倍。蒹、蒹，荷也，似藿而细，音兼。葽。莠属，《诗》曰：四月秀要。乃献白玉□（原文此处为方框）只，□（原文此处为方框）角之一□（原文此处为方框）三可以□（原文此处为方框）沐。乃进食□（原文此处为方

框）酒十□（原文此处为方框）姑劓九□（原文此处为方框）亢味中糜胃而滑。中，犹合也。因献食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昆仑，此以上似说封人于昆仑山旁。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宝。欲以崇表圣德，因用显其功迹。天子乃□（原文此处为方框）之人□（原文此处为方框）吾黄金之环三五、空边等为环。朱带贝饰三十、《淮南子》曰其贝带骏翻是也。工布之四。□（原文此处为方框）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礼佛，举手加头称南谟拜者，即此类也。音模。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为牺牲种。以三十□（原文此处为方框）人于昆仑丘。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原文此处为方框）华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华之实，孳，音滋。持归种之。曰："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炁条适也。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淮南子》曰：昆仑去地一万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谓阆风。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经》云：明明昆仑、京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实唯帝之平圃也。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华也。《尸子》曰：龙泉有玉英。《山海经》曰：黄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钟山之阳是也。曰："春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原文此处为方框）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原文此处为方框）始如麕，小头大鼻。麕，麞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诗》云：赤豹黄罴。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今华阴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鸟青雕，执犬羊，食豕鹿。今之雕亦能食獐鹿。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穄，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与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兴于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风美阳是也。封其兄子吴太伯于东吴，太伯让国入吴，因即封之于吴。诏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语其刑法也。贿用周室之璧。贿，赠贿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

诏以玉石之刑，昆仑山，出美玉石处，故以语之。以为周室主。”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原文此处为方框）其墨乘四、《周礼》：大夫乘墨车。黄金四十镒、二十两为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裹，音罪过之过。丌，名，赤乌人名也。曰：“□（原文此处为方框）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宝玉之所在，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汉武帝取外国香草美菜，种之中国。曰天子五日休于□（原文此处为方框）山之下，乃奏广乐。赤乌之人丌好献女于天子，所以结恩好也。女听、女列为嬖人。一名听名失一女名下文。曰：“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

己卯，天子北征，赵行□（原文此处为方框）舍。赵犹超腾，舍，三十里。庚辰，济于洋水。洋水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流。洋，音详。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戏，国人名也。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原文此处为方框）黄金之鹿、白银之麕、今所在地中得王肫金狗之类，此皆古者以赂夷狄之奇货也。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东还。从东头而还归。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南流。西膜之所谓鸿鹭。西膜，沙漠之乡。以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春秋》叔弓败莒师于渎水，《穀梁传》曰：狄人谓渎泉失名，号以中国，名从主人之类也。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师之属。穆王马骏而御良，故行辄出从众前。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长臂人也。身如中国，臂长三丈。魏时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长脚人国又在赤海东。皆见《山海经》。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因以名之。

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即《山海》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原文此处为方框）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原文此处为方框）知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无鸟兽。”言纯玉石也。爰有□（原文此处为方框）木，西膜之所谓□（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环佩之属。

于是载玉万只，双玉为瑴，见《左氏传》。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休，游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广平襄邑县。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原文此处为方框）之人潜时潜时，名也。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费其。牢，牲礼也。伯夭曰："□（原文此处为方框）氏，槛□（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后也。"天子乃赐之黄金之罂三六、即盂也。徐州谓之罂。朱三百裹。潜时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闾氏。音倚。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天子六军。《诗》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于铁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铁山，乃彻祭器于剞闾之人。以祭余胙赐之。温归乃膜拜而受。温归，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鹑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草此字作草下皁，疑古茂字。犬马牛羊之所昌，昌，犹盛也。宝玉之所□（原文此处为方框）。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坟之下者。见《周礼》。乃命六师之属休。己酉，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鹑韩之人无凫乃献良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用者。良犬七千、调习者。牻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穄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罂四七、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变□（原文此处为方框）雕官，无凫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复名。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因改名为广乐池，犹汉武改桐乡为闻喜之类。天子乃树之竹，种竹池边。是曰竹林。竹木盛者为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原文此处为方框）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卷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公。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者，致敬也。好献锦组百纯，□（原文此处为方框）组三百纯。纯，匹端名也。《周礼》曰：纯帛不过五两。组，绶属，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原文此处为方框）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徒歌曰谣。曰："白云在天，山陵字。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间，音谏。将子无死，将，请也。尚能复来。"尚，庶几也。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顾，还也。比及三年，将后而野。"复反此野而见汝也。天子遂驱升于弇山，弇，弇兹山，日入所也。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铭题之。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还归其□（原文此处为方框），世民作忧以吟曰："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於，读曰乌。嘉命不迁，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女。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卉陨。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忧无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

丁未，天子饮于温山。□（原文此处为方框）考鸟。《纪年》曰：穆王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鹗人。疑说此鸟。脱治不可知也。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溽，音淑。乃发宪命，宪，谓法令。诏六师之人□（原文此处为方框）其羽。爰有□（原文此处为方框）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大

阜曰陵，高平曰陆。顾鸟物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言将猎也。下云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山海经》云：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纪年》曰：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皆谓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犹劳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广乐。□（原文此处为方框）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翔，犹游也。得获无疆，无疆，无限也。鸟兽绝群。言取尽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收皮效物，物，谓毛色也。《诗》云：九十维物。债车受载，债，犹借也。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十羽为箴，百羽为缚，十缚为缏，见《周官》。

己亥，天子东归，六师□（原文此处为方框）起。庚子，至于□（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山而休，以待六师之人。庚辰，天子东征。癸未，至于戊□（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山，智氏之所处。□（原文此处为方框）智□（原文此处为方框）往天子于戊□（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山。劳用白骖二匹、骖，驲马也。野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备者。乃献食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北游于师子之泽，智氏之夫献酒百□（原文此处为方框）于天子。天子赐之狗瑰采、疑玉名。黄金之罂二九、贝带四十、朱丹三百裹、桂姜百□（原文此处为方框），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东还。己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饮而行，乃遂东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状如城垒。阏氏胡氏阏，音遏。之所保。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无水泉。求饮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青血以饮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马咽取血饮，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奔戎再拜䭫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积山之边爰有蔓柏。曰冒余之人命怀命怀，人名。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罂、贝带、朱丹七十裹。命怀乃膜拜而受。乙巳，□（原文此处为方框）诸飧献酒于天子。诸飧，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天子赐之黄金之罂、贝带、朱丹七十裹，诸飧乃膜拜而受之。

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浊繇氏之所食。《山海经》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类。辛巳，天子东征。癸未，至于苏谷，骨飫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为衣被。乃遂南征东还。丙戌，至于长泆，重䲹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于长泆，乃遂东征。庚寅，至于重䲹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麦，自然生也。爰有答堇，祗谨两音。西膜之所谓木禾，木禾，粟类也。长五寻，大五围，见《山海经》云。重䲹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䲹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传》曰：赠我以璿瑰。旋回两音。瑕瑶、亦玉名，瑶音遥。琅玕、石似珠也。琅玕两音。玲瓌无瓕、皆玉名。字皆无闻。玲瑰音钤。瑂琪、玉属也，于其二音。琭尾，无闻焉。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尽出此山。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䲹氏共食天子之属。音共。言不及六师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䲹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国人所铸作器者，亦皆石类也。器服物佩好无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觞重䲹之人觲鼠，乃赐之黄金之罂二九、银乌一只、贝带五十、朱七百裹、筒箭、桂姜百崟、丝缄雕官。觲鼠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东征。觲鼠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原文此处为方框）只，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䲹氏之先，三苗氏之□（原文此处为方框）处。”以黄木麗银采□（原文此处为方框）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窜于三危山者。

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原文此处为方框）。觞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车。天子使毕矩受之。曰□（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号文山。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归遗，名也。乃献良马十驷、四马为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牻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驼。天子之豪马豪牛、豪，犹髭也。《山海经》云：髭马如马，足四节，皆有毛。尨狗、尨，尨茸，谓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赐之黄金之罂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裹、桂姜百崀。归遗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䮂骝疑骅骝字。而左绿耳，右骖赤蘢古骥字。而左白俄。古义字。天子主车，造父为御，鬳菌为右。次车之乘，次车，副车。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

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一举辔千里，行如飞翔。至于巨蒐之人𢍰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所以饮血，益人气力。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为湩。音寒冻反。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肤滑。及二乘之人。谓主天子车及副车者也。甲戌，巨蒐之𢍰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秋麦，禾也。膜稷三十车，稷，粟也。膜，未闻。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枝斯之石四十、精者为英。侜䍧舅䍧瑕佩百只、琅玕四十、鼷兜十篋，疑此纣葛之属。天子使造父受之。□（原文此处为方框）乃赐之银木鼬采、黄金之罂二九、贝带四十、朱三百裹、桂姜百崀。𢍰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尾，山后也。乃遂绝𨻰晉之谷。已至于𩣡瑀，河之水北阿，爰有𩣡溲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河伯之孙，今西有渠搜国，疑𩣡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叶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谨。天子嘉之，赐以佩玉一只。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𨚕人。𨚕伯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𣪊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还。还，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泽之上，以待六师之人。戊午，天子东征。顾命柏夭归于其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辞去也。

天子南还，升于长松之隥。坂有长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东蒲坂县南也。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食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记异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钟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边。命毛班、毛班，毛伯卫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原文此处为方框）南征翔行径绝翟道，翟道在陇西，谓截陇坂过。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进白鹄之血，以饮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谓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饮四马之乘一。与王同车，御右之属。《左传》所谓四乘是也。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里谓计其道里也。《纪年》曰：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缠。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由沮也。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原文此处为方框）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所谓解毛之处。千有九百里。□（原文此处为方框）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案《山海经》云：群鸟所集泽有两处，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旷原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告行反也。《书·大传》曰：反必告庙也。乙酉，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济于河，□（原文此处为方框）羝之队。以西北升于盟门九河之隥。盟门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门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鼉山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今京兆郑县也。《纪年》：穆王元年，筑祇宫于南郑。传所谓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者。

卷五

古文

宝处。曰天子四日休于薄泽，今平阳薄泽县是也。音薄特。于是射鸟猎兽。丁丑，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雨乃至。祭父自圃郑来谒，郑有圃田，因云圃郑。谒，告也。留昆归玉百枝，留昆国，见《纪年》。陵翟致赂，陵翟，隗姓国也。音峻。良马百驷，传曰：文马百驷。归毕之宝，毕，国名。言翟前取此宝也。以诘其成。成，谓平也。诘，犹责也。陵子冒胡□（原文此处为方框）东牡，夷狄有德者称子。畴，胡名。见许男于洧上。男，爵也。许国，今许昌县，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辞曰："去兹羔，用玉帛见。"礼：男执蒲璧。许男欲崇谦，故执羔也。许男不敢辞，奉王命。还取束帛加璧，□（原文此处为方框）毛公举币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饮许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许邦，而恤百姓□（原文此处为方框）也，咎氏宴饮毋有礼。"礼：天子称异姓诸侯为伯舅。燕者私会，不欲崇礼敬也。《管子》曰：伯舅无下拜。字亦作咎，咎，犹舅也。许男不敢辞，升坐于出尊，《礼记》曰：反玷出尊。唯两君为好，既献反爵，玷上出尊，盖此之类也。坐之于尊边，使为酒魁，欲以尽欢酣也。乃用宴乐，言曲宴也。天子赐许男骏马十六。称骏者，名马也。许男降，再拜空首，空首，头至于地。《周礼》：三日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许男归。

癸亥，天子乘鸟舟龙卒浮于大沼。沼，池。龙下有舟字。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制者。夏庚午，天子饮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郑，用□（原文此处为方框）诸侯。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

食鱼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尽规度以为苑圃地，而虞守之也。东至于房，房，房子，属赵国，地有嶒山。西至于□（原文此处为方框）丘，南至于桑野，北尽经林、煮□（原文此处为方框）之薮。南北五十□（原文此处为方框）。十虞：东虞曰兔台，西虞曰栎丘，栎，今河南阳翟县。音立。南虞曰□（原文此处为方框）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原文此处为方框）来十虞所。□（原文此处为方框）辰，天子次于军丘，以畋于薮□（原文此处为方框）。甲寅，天子作居范宫，范，离宫之名也。以观桑者，桑，采桑也。《诗》云：桑者闲闲兮。乃饮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原文此处为方框）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剢犯桑木。

仲夏甲申，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所。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饮天子酒，乃歌《阏天》之诗。《诗·颂》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规谏也。天子命歌《南山有牝》，《诗·小雅》有《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难晓，所以未详。乃绍宴乐。绍，继也。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壬寅，天子东至于雀梁。甲辰，浮于荥水，今荥阳荥泽是。乃奏广乐。季夏庚□（原文此处为方框），休于范宫。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今之畜鹤孔雀，驯者亦能应节鼓舞。还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原文此处为方框）来，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备有所问。孟冬，鸟至，雁来翔也。王吕□（原文此处为方框）弋，下云王吕诸侯姬姓姓女，疑是妇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兽，休于深藿。藿，苇之藪。得麋麤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饮食者。戊戌，天子西游，射于中□（原文此处为方框）方落草木鲜，命虞人掠林除薮，以为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谓剢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郦，郦，郑邑也。音丙。与井公博，三日而决。疑井公贤人而隐枋，故穆王就之游戏也。辛丑塞，戒不如故进为塞也。至于台，乃大暑除。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因以避暑。远方□（原文此处为方框）之数而众从之，是以选扐，音勒。乃载之神人□（原文此处为方框）之能数也。有道数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

乐之，爰其术也。命为□（原文此处为方框）而时□（原文此处为方框）焉。□（原文此处为方框）其名曰□（原文此处为方框）公去乘人□（原文此处为方框）犹□（原文此处为方框）。有虎在乎葭中。葭，草。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诗》所谓袒裼暴虎，献于公所。此之谓也。天子命之为柙，柙，槛也。《论语》曰：虎兕出于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荥阳成皋县是。天子赐奔戎畋马十驷，《尔雅》曰：畋猎齐足尚疾也。归之太牢，牛羊豕为太牢。奔戎再拜稽首。

丙辰，天子北游于林中，乃大受命而归。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雀梁。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原文此处为方框）蠹书于羽林。谓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季秋□（原文此处为方框）乃宿于[illegible]。毕人告戎，告戎难也。曰："陵翟来侵。"天子使孟悆如毕讨戎。悆，音豫。霍侯旧告薨。霍国，今在平阳永安县西南有城。天子临于军丘，狩于薮。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留祈，射于丽虎，读书于葀丘。君举必书，葀音犁。□（原文此处为方框）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周礼》曰：灵鼓四面。《洪范》所谓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鸣，从失鼓而击鼓也，鼓在地下焉道从也。韩非曰：道南方来也。乃树之桐。因以树梧桐，桐亦响木也。以为鼓则神且鸣，则利于戎，宜以攻戎。以为琴则利□（原文此处为方框）于黄泽。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废□（原文此处为方框），使宫乐谣宫乐，典乐者。曰："黄之池，其马[illegible]沙，[illegible]，[illegible]也，善问切。皇人威仪。威，畏也。黄之泽，其马[illegible]玉，皆诸侯辞。皇人受谷。"谷生也。

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原文此处为方框）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夫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石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乃□（原文此处为方框）于启室。似谓入启室中。天子筮猎苹泽，音瓶。其卦遇《讼》䷅。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讼》之繇：繇，爻辞，音胄。薮泽苍苍，其中□（原文此处为方框）。宜其正公，戎事则从。水性平而天无私，兵不曲挠而戎事集也。祭祀则

憙，畋猎则获。”□（原文此处为方框）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绨纻三十箧。绨，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原文此处为方框）。有阴雨梦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谓重阴。因以纪也。天子乃休。

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哀，犹愍也。曰：“我徂黄竹，□（原文此处为方框）员阏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罗九域之道里也。《左传》曰：经启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万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怕，念之也。我徂黄竹，□（原文此处为方框）员阏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令无困也。有皎者鸹，鸹，鸟名。皎，白貌。音路。翩翩其飞。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原文此处为方框）勿则迁，自侯以下似当云百辟冢卿，皇我万民，□（原文此处为方框）勿则迁。居乐甚寡，言守一居少乐。不如迁土，居无求安。礼乐其民。”言当以礼乐化其人也。天子曰：“余一人则淫，淫于游乐。不皇万民。□（原文此处为方框）登。”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羿，有穷氏帝，善射者。祭公占之，疏□（原文此处为方框）之□（原文此处为方框），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

□（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县十里九坂也。南宿于丹黄。戊寅，天子西升于阳□（原文此处为方框）。过于灵□（原文此处为方框）井公博，穆王往反辄从井公博游，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原文此处为方框）窴轸。即轸坂也。今杜河东大阳县。传曰：入于窴轸。巅轸二音。乃次于洹水之阳。今之洹津也，在河东河北县，音项脰之脰。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

卷六

古文

之虚，皇帝之闾，乃□（原文此处为方框）先王九观，以诏后世。此复是登名山，有所铭勒封建也。残缺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征舍于菹台。辛未，纽菹之兽。《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吴人呼田猎茸草地为菹。音置。于是白鹿一牾蘖逸出走，言突围出。牾，触也。或曰所驾鹿。迕犹惊也。天子乘渠黄之乘□（原文此处为方框）焉。自此已上，疑说遂得鹿之状。天子丘之，丘，谓为之名号，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是丘，□（原文此处为方框）其皮是曰□（原文此处为方框）皮，□（原文此处为方框）其脯是曰□（原文此处为方框）脯。天子饮子漯水之上，漯水，今济阴漯阴县。音沓。官人膳鹿献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纪之也。今元城县东郭有五鹿墟，晋文公所乞食于野人处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原文此处为方框），乃西饮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广乐，大，谓盛作之也。是曰乐人。亦以纪之。

甲戌，天子西北□（原文此处为方框），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国名。疑上说姬事。《公羊传》曰：成者何，盛也。者为讳之盛，讳戚同姓者。天子赐之上姬之长，令盛柏为姬姓之长位，位在上也。是曰盛门。天子乃为之台，为盛姬筑台也。是曰重璧之台。言台状如垒璧。戊寅，天子东狃于泽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风寒得疾。天子舍于泽中。盛姬告病，天子怜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泽曰寒氏。以名泽也。盛姬求饮，天子命人

取浆而给，得之速也。传曰：何其给也。是曰壶[illegible]。壶，器名。[illegible]，音遄，速也，与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原文此处为方框）天子哀之，上疑说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殡盛姬于毂丘之庙。先王之庙，有在此者。汉氏亦所在有庙焉。

□（原文此处为方框）壬寅，天子命哭。令群臣大临也。启为主，为之丧主，即下伊扈也。上启疑为开殡出棺也。祭父宾丧，傧赞礼仪。天子王女叔[illegible]为主。叔姓，穆王之女也。音[illegible]痤。天子□（原文此处为方框）宾之命终丧礼，令持丧终礼也。于是殇祀而哭。殇，未成丧，盛姬年小也。内史执策，所以书赠赗之事。内史，主册命者。官人□（原文此处为方框）丌职。曾祝敷筵席，设几，敷犹铺也。《周礼》曰：丧事仍几。盛馈具馈具，奠也。肺盐羹、肉也。当以音行。胾大脔。脯、枣[illegible]、粥清也，音移。醢、肉酱也。鱼腊、干鱼。糗、寒粥也。韭、韭[illegible]。百物。言备有也。乃陈腥俎十二、干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敦，似盘，音推。器。杂器皿也。曾祝祭食，礼：虽丧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进肺盐、祭酒。以肺换盐中以祭，所谓振祭也。礼以肺，见《少牢馈食》也。乃献丧主伊扈，伊扈拜受。□（原文此处为方框）祭女。又献女主叔[illegible]，叔[illegible]拜受。祭□（原文此处为方框）祝报祭，觞大师。乐官。

乃哭即位，就丧位也。毕哭。内史□（原文此处为方框）策而哭，策上宜作读。《既夕礼》曰：主人之史读赗是也。曾祝捧馈而哭，捧，两手持也。御者□（原文此处为方框）祈而哭，侍御者，礼曰：御者入浴。抗者觞夕而哭，抗，犹举也。《礼记》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饮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饮食者。衣衾佩□（原文此处为方框）而哭，乐□（原文此处为方框）人陈琴瑟□（原文此处为方框）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属。籥如笛三孔。[illegible]今戟吏所吹者。筦筦如并两笛，音管。而哭，百□（原文此处为方框）众官人各□（原文此处为方框）其职事以哭。百众，犹百族也。曰士女错踊九□（原文此处为方框）乃终。错，互也。哭则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谓成跃者也。丧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庐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从之，佐者哭。佐敛者也。且彻馈及壶鼎俎豆，皆佐者主为之。众

宫人各□（原文此处为方框）其职皆哭而出。事毕。井利□（原文此处为方框）事后出而收。井利所以独后出者，典丧祭器物收敛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辇，故收缚之。

癸卯，大哭殇祀而载。载，祖载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原文此处为方框）之丧视皇后之葬法，视，犹比也。亦不拜后于诸侯。疑字错误，所未详也。河济之间共事，供给事也。韦榖黄城三邦之事辇丧，辇，谓挽辎车。发三国之众，以示荣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车，举棺以就车。曾祝先丧，导也。大匠御棺。为棺御也。《周礼》曰：丧祝为御。《礼记》曰：诸侯御柩以羽葆，谓在前为行止之节。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礼记》曰：日月为旗。常亦通名。鼓钟以葬，龙旗以□（原文此处为方框）。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曰丧之先后及哭踊者之间，毕有钟旗□（原文此处为方框）百物丧器，井利典之。列于丧行，靡有不备。行，行伍。击鼓以行丧，举旗以劝之。令尽哀也。击钟以止哭，弥旗以节之。为节音节。弥，犹低也。曰□（原文此处为方框）祀大哭九而终丧，出于门。丧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孙倍之。倍，倍列位也。诸侯属子，宗属群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属，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属也。执职之人倍之，执职，犹执事也。百官众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为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嬖人，王所幸爱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为大夫士妻者，所谓内宗也。宫官人倍之，宫官为内也。宫贤庶妾倍之，庶妾，众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从。以次相从。曰天子命丧，一里而击钟止哭。曰匠人哭于车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丧，七萃之士哭于丧所。曰小哭错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犹止也。曰丧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台，三十里为舍也。传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驻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丧车，决水周绕之也。繇音遥。圜音员。是曰囧车。以号水也。曰殇祀之。于此复祭。

孟冬辛亥，邢侯、曹侯来吊，曹国，今济阴定陶县是也。内史将之以

见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辞焉。不豫，辞病也。《尚书》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庙门以迎邢侯。曹侯不进。再拜劳之，问劳之也。侯不答拜。谦不敢与太子抗礼。邢侯谒哭于庙。谒，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内史宾侯，傧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与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庙门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庙吊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礼。虽吊异而礼同。壬子，天子具官见邢侯、曹侯。具官，备礼相见。天子还返，将归。邢侯、曹侯执见拜天子之武一。义所未闻。天子见之，乃遣邢侯、曹侯归于其邦。王官执礼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丧废礼。

曰天子出宪，宪，命。以或襚赠。此以上以说赠赠事。衣物曰襚，音遂。癸丑，大哭而□（原文此处为方框）。甲寅，殇祀。大哭而行丧，五舍于大次。曰丧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殇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备。送葬之物具备。壬戌，葬。史录繇鼓钟以赤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原文此处为方框）士女错踊九□（原文此处为方框）丧下。下，谓入土。昧爽，天子使嬖人所爱幸者。赠用文锦明衣九领，谓之明衣，言神明之衣。丧宗伊扈赠用变裳，宗，亦主。变裳，裳名也。女主叔姬赠用茵组，茵，褥。百嬖人官师毕赠，言尽有襚赠也。官师，群士号也。《礼记》曰：官师一庙。井利乃藏。藏之于墓所。报哭于大次。报，犹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祥祠□（原文此处为方框）祝丧罢，哭辞于远人。辞谢遣归。为盛姬谥曰："哀淑人。"恭仁短折曰哀。天子名之为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东征，舍于五鹿。叔姬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姬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马主。未详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台。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国名。天子乃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经》云：寻木长千里，生河边。谓此木类。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原文此处为方框）祥祀毕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终丧于嚣氏。服阕。己卯，天子西济于河嚣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于是禋祀除丧始乐，素服而归，哀未忘也。是曰素氏。

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今河内县。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两柏之下。有两柏也。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七萃之士萋豫上谏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闻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辍。己未，乙酉，天子西绝钟隥，即钟山之坂。一云癸巳游于井钟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盬，盬池。今在河东解县。盬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竇[轻]之隥，今[轻]桥西南悬绝，中央有两道。乃宿于虞。虞，国名。今太阳县。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郑。

燕　丹　子

佚　名　撰
［清］孙星衍　校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燕丹子》三卷，历代目录书皆不著撰人。其成书年代，不少学者经考证，提出秦汉之间、东汉等说，但莫衷一是，难成定论。自司马迁《史记》以后，不少文献都征引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情节有同有异，可知从汉代起就有关于燕太子丹的故事流传民间，然后由文人搜集写定。将它看作是一部颇为完整的汉人传记小说，是比较适当的。

此书写战国末期燕国太子丹，因在质于秦国时受到秦王嬴政的无礼待遇，遂发愤向秦王复仇。最终募得刺客荆轲，百方满足荆轲的生活需求，荆轲遂冒死赴秦，在陛见秦王时奋力行刺，结果反被秦王所杀。作品写得有声有色，充溢悲壮气氛。

本书早已失佚。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书，但只列入存目。而《四库》总纂官纪昀却私下喜爱此书，自己抄存了一部。清学者孙星衍从纪昀处得到抄本，以《永乐大典》详加校勘，后被收入《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等多种丛书。今即以《平津馆丛书》为底本，保存孙氏校语，再对勘《永乐大典》，作分段、校点。对部分正文与孙氏校记，有孙氏底本讹误而《永乐大典》不误的情况，则予改回及删去校记。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谨此说明。

目　录

校点说明
叙　孙星衍
卷上
卷中
卷下

返回总目录

叙

《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检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讹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重加刊刻云。

《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经籍志》，盖本阮氏《七录》。然裴骃注《史记》，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憙之太子。"则刘向《七略》有此书，不可以《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据注言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则俱非《燕丹子》也。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此书题燕太子丹撰者，《旧唐书》之诬，亦不得以此疑其讹也。

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云"太子剑袂"，以"剑"为"敛"也。"毕事于前"，《国策》作"毕使"，"㚔"，古文"使"，亦"事"字，见《说文》、《汗简》也。"右手椹其胸"，盖借"椹"为"戡"，《说文》戡，刺也。《史记》索隐引徐广云："一作抗。""抗"，又"抗"字之误，《说文》深击也。《史记》及《玉篇》"椹"从手，误矣。"拔匕首擿之"，《说文》以擿为投，《玉篇》

掷同擿，又作捿，古假借字也。《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辑，未及马总《意林》，又为补证数条。

此书宋时多有其本，考《枫窗小录》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无故实，不知谁作，不复录入此卷。自明中叶后，遂以亡逸。故吴琯、程荣、胡文焕诸人刊丛书，俱未及此。

嘉庆十一年正月望后四日，阳湖孙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

卷上

燕太子丹质于秦，案：“燕”字从《艺文类聚》水部、鸟部引补。《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质于秦始皇之世。”《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憙之太子。”亦此书之文，皆与今本异。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案：“求”字从《艺文类聚》水部、《初学记》天部引补。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案：“许耳”二字从《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初学记》天部引补。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案：今本作“果乌白头、马生角”，从《艺文类聚》鸟部、《初学记》天部引改。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案：《艺文类聚》水部引作“丹过之无虞”。《太平御览》皇亲部、人事部引与今本同。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案：此段《史记·刺客列传》不载，唯赞中言“荆轲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又与此异。深怨于秦，案：“深”字《太平御览》皇亲部引作“故”。求欲复之。案：《太平御览》皇亲部引作“欲报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

丹与其傅麴武书，案：今本作“为书与其傅鞠武”，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改。《史记·刺客列传》作鞠武。《索隐》云：“鞠，音麴。”正据此书以作音耳。曰：“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案：“丹”字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补。长于不毛之地，案：本作“无毛”，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改。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改。《御览》引无“傅”字。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案：《意林》引作“丈夫耻于受辱，贞女耻于节亏”。《太平御览》皇亲部引作“丈夫之道，节义廉耻”。下二句又与今本同，疑有舛讹。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览》皇亲

部引改。斯岂乐死而忘生哉？案："岂"本作"其"，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改。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案：《太平御览》皇亲部引作"诸侯最甚"。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案："则"字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补。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案：《太平御览》皇亲部引作"天地"。死怀恨于九泉。案：《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引"恨"下有"入"字。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案：今本作"指以为笑"，从《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案：《太平御览》皇亲部引无"子"字。谨遣书，愿熟思之。"

麴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麋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从于楚，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案：《史记·六国表》，燕太子丹质于秦，亡来归，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轲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秦灭韩，在始皇十八年。此言连衡于韩、魏，当在韩未灭以前。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案："有"本作"无"，非，今改正。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

太子得书，不说，召麴武而问之。武曰："臣以为太子行臣言，则易水之北永无秦忧，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缦缦，心不能须也！"麴武曰："臣为太子计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臣以为良。"太子睡卧不听。案：此段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载文俱异。麴武曰："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谋。案：《史记·刺客列传》云："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愿令见太子。"太子曰："敬诺！"

卷中

田光见太子，案：《太平御览》礼仪部引作“先生见太子”，字误也。《文选·王文宪集序》注与今本同。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案：《史记·刺客列传》作：“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祐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立身，以至于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泪横流曰：“丹尝质于秦，秦遇丹无礼，日夜焦心，思欲复之。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位，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愿先生图之。”田光曰：“此国事也，请得思之。”于是舍光上馆。太子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案：此段《史记·刺客列传》不载。

太子怪其无说，就光辟左右，问曰：“先生既垂哀恤，许惠嘉谋。侧身倾听，三月于斯，先生岂有意欤？”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将竭之。臣闻骐骥之少，力轻千里，及其罢朽，不能取道。案：《史记·刺客列传》作：“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太子闻臣时已老矣。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欲奋筋力，则臣不能。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案：《意林》、《太平御览》人事部引作：“光知荆轲者，神勇也，怒而不变。”《史记·刺客列传正义》引与今本同。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

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灵，得交于荆君，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光笑曰：“诺。”

遂见荆轲，曰：“光不自度不肖，达足下于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荆轲曰：“有鄙志，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案：今本作：“心合意等，没身不顾；情有乖异，一毛不拔。”从《北堂书钞》政术部引改。今先生令交于太子，敬诺不违。”田光谓荆轲曰：“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轲吞舌而死。案：《史记·刺客列传》作“自刎而死”。轲遂之燕。

卷下

荆轲之燕，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至，坐定，宾客满坐，轲言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案：《意林》引作："谓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厉天，美声盈耳。"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案：《意林》引无两"为"字。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今无恙乎？"案："今"字从《艺文类聚》人事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补。轲曰："光临送轲之时，案：《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无"临"字，与《艺文类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案："耻"下"以"字从《艺文类聚》人事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补。向轲吞舌而死矣。"案：《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引无"矣"字。太子惊愕失色，歔欷饮泪曰："丹所以戒先生，岂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杀，亦令丹自弃于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

太子置酒请轲，案："民氏"疑"昏昏"之讹。"太子"二字从《太平御览》礼仪部引补。酒酣，太子起为寿。夏扶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案：《文选》谢康乐《过始宁墅诗》、陆士衡《答贾长渊诗》注引"夏扶"下皆无"前"字，"士"上皆无"闻"字。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案："决"本作"称"，从《文选·西征赋》注引改。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夏扶问荆轲：案：《文选·景福殿赋》、《灵光殿赋》注引皆作"夏扶谓荆轲曰"。"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

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案：两“令”字从《文选·景福殿赋》、《灵光殿赋》注引补。于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选·景福殿赋》、《灵光殿赋》注引改。坐皆称善。竟酒，无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太平御览》虫豸部引皆作“太子自喜得荆轲”。永无秦忧。

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案：今本“池”下有“水”字，从《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太平御览》人事部、虫豸部引删。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盘金”，从《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改。《初学记》天部、《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引作“太子捧金瓦进之”。轲用抵，抵尽复进。案：“抵”本作“投”，从《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改。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案：今本作“马肝甚美”，从《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太平御览》人事部、兽部引改。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案：“为”字从《太平御览》人事部引补。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记·刺客列传索隐》“能”下有“鼓”字。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断手”，从《太平御览》人事部两引改。《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引作“断以玉槃盛之”。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案：《史记·刺客列传》云：“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索隐》即引此段为证。

后日，轲从容曰：“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轲甚厚，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槃。凡庸人当之，犹尚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轻于鸿毛，义有重于泰山”，又“问”字作“闻”，从《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注、陆士衡《挽歌》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敛袂，正色而言曰：“丹尝游秦，秦遇丹不道，丹耻与之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国。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不知所谓。”轲曰：“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

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当秦，犹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忧计久，不知安出？”轲曰：“樊於期得罪于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则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案：“忍”本作“善”，从《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改。轲默然不应。

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虽欲足下计，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阳，何如？”轲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轲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于是轲潜见案：《意林》引作“乃请”。樊於期曰：“闻将军得罪于秦，案：《意林》引无“闻”字。父母妻子皆见焚烧，求将军邑万户、金千斤。轲为将军痛之。案：“轲”本作“实”，从《意林》引改。今有一言，除将军之辱，解燕国之耻，将军岂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饮泪，不知所出。荆君幸教，愿闻命矣！”轲曰：“今愿得将军之首，案：“今愿”二字从《意林》引补。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案：今本无“进之”二字，又作“秦必喜，喜而见轲”，从《意林》引改。轲因左手把其袖，案：“因”本作“将”，从《意林》引改。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讐。案：“讐”本作“衔”，从《意林》引改。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刎，案：“刎”本作“刎”，从《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改。头坠背后，两目不瞑。太子闻之，自驾驰往，伏於期尸而哭，悲不自胜。良久，无奈何，遂函盛於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案：今本无“燕”字，“图”下又无“以献秦”三字，从《意林》引补。武阳为副。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宾客皆素衣服送之”。于易水之上。案：“之”字从《太平御览》地部、乐部引补。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案：《北堂书钞》乐部、《事类赋》乐部注引皆

作“高渐离击筑和之”。《意林》、《御览》乐部引与今本同。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案：今本作“为壮声皆泪流”，从《初学记》天部、《意林》引补。《北堂书钞》乐部引作“为壮声发皆冲冠”。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案：二句从《意林》引补。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案：“者”字从《北堂书钞》酒食部、《太平御览》资产部引补。武阳欲击，轲止之。案：此段《史记·刺客列传》不载。

西入秦，至咸阳，因中庶子蒙白曰：案：“因”本作“国”，字之讹也。《史记·刺客列传》作“蒙嘉”。《汉书·邹阳传》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师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书本蒙下辄加恬字，非也。”与此书合。“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与督亢地图，愿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数百，见燕使者。案：《意林》引作“陛戟见荆轲”，《文选·别赋》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皆与今本同。轲奉於期首，武阳奉地图。案：《意林》引作“轲奉樊於期首柙并地图以次进”。钟鼓并发，案：“鼓”本作“声”，从《文选》江文通《别赋》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改。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轲顾武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见天子。案：今本作：“轲见请曰：此北鄙小子，希睹天阙。”从《意林》引改。愿陛下少假借之，使得毕事于前。”案：今本作“愿大王少假，令得毕辞”，从《意林》引改。秦王曰：“轲起，督亢图进之。”案：今本作：“秦王谓轲曰：取图来进。”从《意林》引改。秦王发图，案：四字从《意林》引补。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案：《艺文类聚》布帛部引“揕”作“碪”。两“手”字从《意林》、《北堂书钞》衣冠部引补。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案：下疑脱“为”字。海内报讐。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案：“则”本作“即”，又重一“生”字，从《意林》引改。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案：今本无两“琴”字，从《意林》、《史记·刺客列传正义》引补。《太平御览》兵部、乐部、章服部引，皆与今本同。“罗縠单衣，可掣而绝。案：“掣”《北堂书钞》衣冠部、《太平御览》兵部引作“裂”。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案：《意林》引作“辘轳”。可负而拔。”轲不解音。案：“解”本作“晓”，从

《意林》引改。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案：今本作“秦王从言”，无下四字，从《意林》引改。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掣之绝”，“屏风”下有“负剑”二字，从《史记·刺客列传正义》、《太平御览》兵部引改。此段《史记·刺客列传》不载。轲拔匕首擿之，案：“擿”本作“摘”，《文选》卢子谅《览古诗》注引作“捷”，《太平御览》兵部引作“掷”。决秦王，刃入铜柱，火出。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案：今本作“轲倨詈”，从《意林》引补。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案：《意林》引作“吾为竖子所欺，事不济也”。《太平御览》服用部引有“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击筑”，今本无。疑此下尚有阙文。

神　异　经

［汉］东方朔　撰
［晋］张　华　注
［明］朱谋㙔　校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神异经》一卷，旧题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由于《汉书·东方朔传》未列此书，因此学者多认为此书为后人伪托。但是唐孔颖达在疏《左传》时，曾引“服虔按：《神异经》云……”，服虔是东汉人，可知《神异经》作者当在服虔之前。又，许慎《说文解字》及东汉郭宪《汉武洞冥记》皆有引《神异经》的内容，更可证此书作者是汉人。很可能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说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而形成此书。

本书受《山海经》的影响，分为《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凡九篇。内容多奇闻异物，想象丰富，文笔简洁流畅。

今存之《神异经》版本颇多，详略亦差异很大。今以内容较为详备的《汉魏丛书》本为底本，而校以他本进行标点。该本有明人朱谋㙔校语，对张华注文混入正文等问题进行辨析，于阅读本书很有帮助。

目　录

校点说明
神异经
东荒经九则
东南荒经五则
南荒经十则
西南荒经三则
西荒经八则
西北荒经六则
北荒经三则
东北荒经一则
中荒经十则

返回总目录

神异经

东荒经九则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瑋按：《仙传》、《拾遗》矫字作梟。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嚼嘘。华曰：叹也。矫出而脱误不接者，言失之。天为之笑。华云：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下不雨而有电光，是天笑也。

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缟带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俗云士人。一名敬，俗云敬谨。一名美，俗云美人。不妄言，喂喂然而笑，仓卒见之如痴。俗云善人如痴，此之谓也。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复生，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亡者，州伯死。复者，木创复也。

东方有桑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

东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其名曰

梨。如今之櫨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为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一名木梨。

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埠]按：别本作寿短，误。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嘅嗽人食之即止。[埠]按：别本作嘅嗽人肉滑者，误。

东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测，盖禀至阳之为质也。海中激浪投其上，[暡]然而尽。计其昼夜，[暡]摄无极，若熬鼎受其洒汁耳。

大荒之东极，至鬼府山、臂沃椒山，[埠]按：《玄中记》云：天下之强者，东海之恶燋焉。水灌而不已。恶燋，山名，在东海南方三万里。海水灌之即消，即沃椒也。脚巨洋海中，升载海日。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

东海沧浪之洲，生强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为戏物，终无所负。其木方一寸，可载百许斤。纵石镇之不能没。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其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气而渴。[埠]按：《太平御览》引此云：东荒北有栗树，高三十丈，栗径三尺，其壳赤，其肉黄白，味甘，食之令人短气而渴。《广记》所引，出《酉阳记》。

东方裔外有建山，其上多橘柚。

东南荒经五则

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长七丈，[埠]按：《说郛》所引作七尺，误。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魌头，华曰：发烦乱也。[埠]曰：鸡父未详。朱衣缟带，以赤蛇绕额，一作恶蛇绕项。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

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illegible]按：《广记》饭作食，别本作饮，误。以露为浆。《广记》作雾。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师云吞邪鬼，一名赤黄父。今世有黄父鬼。

东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乔直上，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犹何也。叶如甘瓜，二百岁，叶落而生花，花形如甘瓜。花复二百岁，落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长不减。子形如寒瓜，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后二年，则成萼，而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瓤，少[illegible]音练。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多罗，国名。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故谓之无叶也。一名倚骄。按：《太平广记》引此作绮缟，而张茂先注云：骄谓直上，不可那也。知《广记》误。

东南隅太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说郛》作用力。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势、牝谓男女之阴阳，《御览》作杀。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古者初立，此人开导河，河或深或浅，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责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黄河清者，则河海绝流，水自清矣。

东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温湖，鲋鱼生焉。其长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风寒。

东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阙，侠东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阙曰地户。

南荒经十则

南方有犬，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鵕兜。《书》曰：放鵕兜于崇山。按：《古文尚书》作鵕吸。一名驩兜。为人狠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耳。

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鼠叚。所之国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诗》曰：旱魃为虐。或曰生捕得杀之，祸去福来。

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尽之木。瑋按：别本作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瑋按：《玄中记》：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其木皮为火浣布。

南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柤稼榧。柤者，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榧，亲昵也。三千岁作华，九千岁作实。其华蕊紫色，其实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五尺，色如绿青，木皮如桂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其长而无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一作如酥。得食复见，实即凝矣。言复见后实熟者，寿一万二千岁。瑋按：言复见以下十三字，乃茂先注。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华，九百岁作实。华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芒，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枣子。或作棘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食之可以止疮疠。张茂先注曰：子笋也。

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广记》引作蛇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

少，凡蔗亦然。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但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绩纺，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烧之则净。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尝有瓣，复成九子，蜚而复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蠛。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按：陈章鹪螟巢于蚊睫事见《晏子春秋》。此虫常春生，以季夏藏于鹿耳中，名婴蜺。

南方有兽，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谷，名无损之兽。人割取其肉不病，肉复自复。其肉惟可作鲊，使肥美而鲊肉不坏。吞之不入。尽更添肉。复作鲊如初，愈美，名曰不尽鲊是也。《御览》兽部引此字作瀋，鲊字作鲜。

南荒之外有火山，长四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火鼠生其中。

南方有银山，长五十里，高百余丈，悉是白银。

西南荒经三则

西南大荒中有人，长一丈，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凭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谷可食，识草木咸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贤，俗曰先知。一名无不达。凡人见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为天下圣人也，一名先通。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

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贪惏，一名强夺，一名凌弱。此国之人皆如此也。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言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一名诞。

西荒经八则

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往。有腹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物径过。人有德行而往牴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为浑沌。《春秋》云：浑沌，帝鸿氏不才子也。空居无为，常咋其尾，回转仰天而笑。以《史记》正义校。

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春秋》云颛顼氏有不才子名梼杌是也。

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谓三苗，《书》云窜三苗于三危。

西荒之中有人焉，长短如人，著百结败衣，手虎爪，名曰猼狗。伺人独行，辄食人脑，或舌出盘地丈余，人先开其声，烧大石以投其舌，乃气绝而死。不然食人脑矣。一本云伺人眠辄往就人，欲食人脑。

西方日宫之外《广记》引作自官。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是也。《淮南子》以下乃茂先注，后人误合为经。梁

简文帝诗云剑镂丹阳铜，用此。

西荒中有兽如虎，毫长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兽斗终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张捕之，复黠逆知，一名倒寿。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

西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纶拜跪。其人皆寿三百岁。其行如飞，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鹄，过辄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在鹄腹中不死，而鹄一举千里。华曰：陈章与齐桓公论小儿也。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茂先注云：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三军势如率然者是也。

西北荒经六则

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按：别本云穷奇似牛面狗尾，尾长曳地，其声似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逢忠信之人啮而食之，逢奸邪者则禽禽兽而伺之。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

顽，名曰共工。《书》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上有玉尊玉笾，取一尊，一尊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麞鹿脯。饮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遗洒。其脯名曰追复，食一片复一片。或作一斤。

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阙银盘，圆五十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曰天门。[埠]按：陆公佐《新阙铭》云北荒明月，即此事。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人遇其乘车，抓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

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日饮天酒五斗，张华云：天酒，甘露也。不食五谷鱼肉，唯饮天酒。忽有饥时，向天仍饮。好游山海间，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曰无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北荒经三则

北方荒中有枣林，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赤如朱，干之不缩，气味润泽，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于气力，故方书称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湖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其湖无凸凹，平满无高下。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illegible]按：《御览》引作鼷鼠。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illegible]，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毛所在，鼠辄聚焉。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尺，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而飞，其羽相切如风雷也。

东北荒经一则

东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叶长五尺，广三尺，名曰栗。其实径三尺二寸，其壳赤，其肉黄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

中荒经十则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员周妃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

九府玉童玉女，与天地同休息，男女无为匹配，而仙道自成。张茂先曰：言不为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

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百尺。画以五色，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西方有宫，白石为墙，五

色玄黄，门有金榜而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中央有宫，以金为墙，门有金榜以银镂，题曰：天皇之宫。南方有宫，以赤石为墙，赤铜为门阙，有银榜，曰：天皇中女之宫。北方有宫，以黑石为墙，题曰：天地中男之宫。东南有宫，黄石为墙，黄榜碧镂，题曰：天地少男之宫。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

东方裔外有东明山，以青石为墙。西方裔外有大夏山，以金为墙。南方裔外有冈明山，以赤石为墙。西南裔外老寿山，以黄铜为墙。东南裔外阗清山，以青石为墙。西北裔外西明山，以白石为墙。皆有宫。盖神仙之宅也。东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户共一门，石榜，题曰：鬼门。西南铜关夹榜，题曰：人往门。东北铜关夹门榜，题曰：人来门。

南方有兽焉，角足大小形状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铁饮水，其粪可为兵器，其利如刚，名曰啮铁。《玄黄经》云：南方啮铁，粪利为刚。食铁饮水，肠中不伤。[illegible]按：今蜀中深山，亦有啮铁兽。

鬼门昼日不开，至暮即有人语，有青火色。

西南大荒有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踠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当以絮缠头，以辟风病，彼国人不缠。

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illegible]。音恙。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西方深山有兽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体大如驴，善缘高木。皆雌无雄，名绸。顺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牵男人。将上绝冢之上，取果并窃五谷食，更合三毕而定，十月乃生。

不孝鸟，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道；左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故天立此异，畀以显忠孝也。

海内十洲记

[汉] 东方朔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海内十洲记》一卷，又作《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汉书·东方朔传》未提及此书，估计也是“后世好事者”假托东方朔之名集撰而成者。其成书时间，《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但从书中多涉道教来看，则成于汉末道教炽盛时的可能性居多。

该书记汉武帝向东方朔询问“八方巨海”中祖洲、瀛洲、炎洲、玄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情况，东方朔一一作答，又兼及沧海岛、方丈洲、蓬莱山、扶桑、昆仑山等地。书中对道教宫室、道教人物叙述颇为详细，其他奇事异闻亦充满道教气息，故清代有人指出它“好言神仙，字字脉望”，乃“道家之小说”。

本书现存版本，有《道藏》本、《顾氏文房小说》本、《说郛》本、《百子全书》本等多种。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进行标点，错讹处据之径改，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海内十洲记

返回总目录

海内十洲记

祖洲在东海　瀛洲在东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长洲在东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南海　生洲在东海
凤麟洲在东海　聚窟洲在西海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抑绝其威仪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屋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万。北极勾陈而并华盖，南翔太册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

衔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闻奏，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后亦得道也。

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风山，声响如雷电。对天西北门上，多太玄仙官宫室，宫室各异，饶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处，甚肃肃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万里。上有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狸。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兽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而张口向风，须臾复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寿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许，晦夜即见此山林，乃是此兽光照，状如火光相似。取其兽毛，以缉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亦多仙家。

长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万里。上饶山川及多大树，树乃有二千围者。一洲之上，专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灵药，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风山，山恒震声。有紫府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五芝玄涧，涧水如蜜浆，饮之长生，与天地相毕。服此五芝，亦得长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东岸十九万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割泥。亦饶仙家。

生洲在东海丑寅之间，接蓬莱十七万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万里。上有仙家数万。天气安和，芝草常生。地无寒暑，安养万物。亦多山川仙草众芝。一洲之水，味如饴酪。至良洲者也。

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凤麟，数万各为群。又有山川池泽，及神药百种，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刀剑断折之金，更以胶连续之，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际终无断也。武帝天汉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用也。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时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胶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帝于是乃悟，厚谢使者而遣去，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之所无者。又益思东方朔之远见。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秦始皇时，西胡献切玉刀，无复常满杯耳。如此胶之所出，从凤麟洲来，剑之所出，必从流洲来，并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

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鸟之象，因名之为神鸟山。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反魂树。扣其树，亦能自作声，声如群牛吼，闻之者，皆心震神骇。伐其木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为震檀香，或名之为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验。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命国使将入呈帝见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细秃悴，尤怪其之非也。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系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为巨象之王，鸾凤必为大鹏之宗。百足之虫，制于螣蛇。亦不在于巨细也。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将贱百家而贵道儒，薄金玉而厚灵物也。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毳车而济弱渊，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遥，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夭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实济众生之至要，助政化之升平。岂图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国占风之谬矣。今日仰鉴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色，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淫贼，心多饰则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问使者："猛兽何方而伏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乡耶？"使者曰："猛兽所出，或生昆仑，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寿不穷，食气饮露，解人言语，仁慧忠恕。当其仁也，爱护蠢动不犯虎豹；当其威也，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绐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骛。处于太上之厩，役御狮子，名曰猛兽。盖神光无常，能为大禽之宗主，乃玃天之元王，辟邪之长帅者也。灵香虽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气者，即活也。芳又特

甚，故难歇也。”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又两目如礸礸之交光，光朗冲天，良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久许，咸定。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屈积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帝恨使者言不逊，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遣四出寻讨，不知所止。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太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检函，封印如故，无复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礼待于使者。益贵方朔之遗语，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惭卫叔卿于阶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命殒矣。

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万里。海四面绕岛，各广五千里。水皆苍色，仙人谓之沧海也。岛上俱是大山，积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脑石桂，英流丹黄子石胆之辈百余种，皆生于岛。石服之神仙长生。岛中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数万人居焉。

方丈洲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此洲，受太玄生箓，仙家数十万。耕田种芝草，课计顷亩，如种稻状。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龙蛇巨鲸阴精水兽之辈。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污，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

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玄。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岁一生实耳，味绝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状。真仙灵官，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莱山是也。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宫，盖太上真人所居。唯飞仙有能到其处耳。

昆仑，号曰昆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回绕匝。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阳去此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故名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其北户山、承渊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璇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于五方，镇地理也；号天柱于珉城，象纲辅也。诸百川极深，水灵居之。其阴难到，故治无常处。非如丘陵而可得论尔。乃天地设位，物象之宜，上圣观方，缘形而著尔。乃处玄风于西极，坐王母于坤乡。昆吾镇于流泽，扶桑植于碧津。离合火生，而光兽生于炎野；坎总众阴，是以仙都宅于海岛。艮位名山，蓬山镇于寅丑；巽体元女，养巨木于长洲。高风鼓于群龙之位，畅灵符于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难尽，真人隐宅，灵陵所在。六合之内，岂唯数处而已哉！此盖举其摽末尔。臣朔所见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圣

旨。昔曾闻之于得道者，说此十洲大丘灵阜，皆是真仙隩墟，神官所治。其余山川万端，并无觌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钟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万九千里，高一万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万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余种，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舍，天帝居治处也。钟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龙山，西有劲草山，东有束木山。四山，并钟山之枝干也。四山高钟山三万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见钟山尔。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经自一路，从平邪山东南入穴中，乃到钟山北阿门外也。天帝君总九天之维，贵无比焉。山源周回，具有四城之高，但当心有观于昆仑也。昔禹治洪水既毕，乃乘跻车，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于北阿，归大功于九天。又禹经诸五岳，使工刻石，识其里数高下。其字科斗书，非汉人所书。今丈尺里数，皆禹时书也。不但刻剧五岳，诸名山亦然。刻山之独高处尔。今书是臣朔所具见，其王母所道诸灵薮，禹所不履，唯书中夏之名山尔。臣先师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昆仑钟山、蓬莱山及神洲真形图。昔来入汉，留以寄知故人。此书又尤重于岳形图矣。昔也传授年限正同尔。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内向，天尊下降，并传授宝秘。臣朔区区，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术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师。术泄则事多疑，师显则妙理散。愿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闻至说，明年遂复从受诸真形图。常带之肘后，八节当朝拜灵书，以书求度脱焉。朔谓滑稽逆知，预观帝心，故弄万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师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尽至理于此人。

古　今　注

［晋］崔　豹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古今注》三卷，晋崔豹撰。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惠帝时官至太傅。

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它的八个分类略知大概。卷上：舆服一，都邑二；卷中：音乐三，鸟兽四，鱼虫五；卷下：草木六，杂注七，问答释义八。它对我们了解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古代典章制度和习俗，有一定帮助。但其中也有某些解释不尽合理，带有一定随意性。

传世的《古今注》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芝秀堂本；一是《顾氏文房小说》影印本。其他还有不少本子，基本上都属于“顾氏文房小说”的系统。这次校点，是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再校以其他各本。凡底本有误者，则据他本径改，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上
　　舆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乐第三
　　鸟兽第四
　　鱼虫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杂注第七
　　问答释义第八

返回总目录

卷上

舆服第一

大驾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旧说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匹，轷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还至。始制车辖辖皆以铁，还至，铁亦销尽，以属巾车氏收而载之，常为先导，示服远人而正四方。车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先生绍而作焉。今指南车，马先生之遗法也。马钧，曹魏时人。

大章车，所以识道里也，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尚方故事》有作车法。

辟恶车，秦制也。桃弓苇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车，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变。尾，言谦也。古军正建之，今唯乘舆得建焉。

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今以金斧、黄钺为乘舆之饰。玄钺，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黄钺斩纣，故王者以

为戒。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汉制，诸公亦建玄钺。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断斩，故为诸公之饰焉。大将军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黄金涂刃及柄，不得纯金也。得赐黄钺，则斩持节将也。

锽，秦改铁钺作锽，始皇制也。一本云：锽，秦制也。今乘舆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执白旄以麾是也。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辂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衔铃，铃谓銮，所谓和銮也。《礼记》云：行前朱鸟，鸾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銮铃。今或为銮，或为鸾，事一而义异也。

车辐，棒也。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为金吾。御史大夫、司隶校尉亦得执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县长之类，皆以木为吾焉。用以夹车，故谓之车辐。一曰形似辐，故谓之车辐也。

棨戟，殳之遗象也。《诗》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殳，前驱之器也，以木为之，后世滋伪，无复典刑。以赤油韬之，亦谓之油戟，亦谓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驱。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也。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幡、朱鸟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五，而以诏四方。东方郡国以青龙幡，南方郡国以朱鸟幡，西方郡国以白虎幡，北方郡国以玄武幡，朝廷畿内以黄龙幡，亦以麒麟幡。高贵乡公讨晋文王，自秉黄龙幡以麾是也。今晋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鸟书，取其飞腾轻疾也。一曰以鸿雁燕乙者，去来之信也。

重耳，古重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较在军车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较耳。

穰衣，厮役之服也，取其便于用耳。乘舆进食者服穰衣。前汉董偃绿帻青[illegible]，加穰衣，以见武帝，厨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吏五人一户灶置一伯，故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汉诸公行，则户伯率其伍以导引也。古兵士服韦弁，今户伯服赤帻[illegible]衣素[illegible]，弁之遗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节也。

警跸，所以戒行徒也。《周礼》跸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跸，谓出军者皆警戒，入国者皆跸止也。故云出警入跸也。至汉朝梁孝王，王出称警，入称跸，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跸，路也，谓行者皆警于涂路也。

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

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舆用四，谓为[illegible]。盖有军号者，赐其一也。

伺风鸟，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时，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舆车有翣，即缉雉羽为扇翣，以障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无常，准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扇而制长扇也。

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车，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汉因而不改。

汉旧制：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紺，淳黄为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紺，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与乘舆同。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特加也。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紺，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缋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

缋者，古佩璲也。佩绶相迎授，故曰缋。紫绶以上，缋绶之间，得施玉环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紺，纯青圭，长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长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长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缋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绶一采，婉转缪织，织长一丈二尺。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首少者系粗，皆广一尺六寸也。汉末丧乱，玉佩之法绝而不传。魏侍中王粲识古佩法，始更制焉。

帻，魏武帝所制也。以军中服之轻便，又作五色帻，以表方面也。

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

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违者则射之。有乘高窥阚者，亦射之。魏晋设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则以青布囊盛印于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则以青缯为囊，盛印于后，谓奏劾尚质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缯也。自晋朝以来，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专以印居后也。

文官冠进贤冠，古委皃之遗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缁布冠之遗象。缁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质，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于裳。

履者，屦之不带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轻贱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故名不借也。又，汉文帝履不借视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

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也。

剑，汉世传高祖斩白蛇剑，长七尺。汉高祖为泗水亭长，送徒骊山，所提剑理应三尺耳。后富贵，则得七尺宝剑，舍旧剑而服之。后汉之世，唯闻高祖以所佩之剑斩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剑，便谓此剑即斩蛇之剑也。

吴大皇帝有宝刀三，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链，二曰青犊，三曰漏景。

孙文台获青玉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

又为堰埒，以画分界域也。

阛，市垣也；阓，市门也。

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置也。

罘罳，屏之遗象也。塾，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罘罳，复思也。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

城门皆筑土为之，累土曰台，故亦谓之台门也。

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

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摽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

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之灵貌也。

隍者，城池之无水者也。

紫塞，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称丹徼，为南方之极也。塞者，塞也，所以拥塞戎狄也。徼者，绕也，所以绕遮蛮夷，使不得侵中国也。

拘拦，汉成帝顾成庙，有三玉鼎，二真金炉，槐树悉为扶老拘拦，画飞云龙角于其上也。

卷中

音乐第三

《雉朝飞》者，牧犊子所作也。齐处士，泯宣时人，年五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雄雌相随而飞，意动心悲，乃作《雉朝飞》之操，将以自伤焉。其声中绝。魏武帝宫人有卢女者，故冠军将军阴叔之妹。年七岁，入汉宫，学鼓琴，琴特鸣，异于诸妓，善为新声，能传此曲。卢女至明帝崩后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后人因为乐章焉。

《走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为父报冤，杀人而亡，藏于山谷之下。有天马夜降，围其室而鸣。夜觉，闻其声，以为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视之，马迹也。乃惕然大悟，曰："岂吾所居之处将危乎？"遂荷衣粮而去。入于沂泽，援琴鼓之，为天马之声，号曰《走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

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东》，翟义门人所作也。王莽杀义，义门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

《长歌》、《短歌》，言人生寿命长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越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战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钓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侧，作《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之诗，今传

为古曲也。

《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后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以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炯戒也。

《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扬德，风劝战士也。《周礼》所谓王大捷，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者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赐有功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所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后，其二章亡。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辉如星，沾润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尔。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龙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等十曲。

后汉蔡邕益琴为九弦，后还用七弦。

鸟兽第四

杨，白鷹也。似鹰，尾上白。

扶老，秃秋也。状如鹤而大。大者头高八尺，善与人斗，好啖蛇。

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不畏缯缴。江南沃饶，每至还河北，体肥不能高飞，恐为虞人所获，尝衔芦长数寸，以防缯缴焉。

凫雁在江边沙上食沙石，悉皆销烂，唯食海蛤不消，随其粪出，用以为药，倍胜余者。

鹤千岁则变苍，又二千岁变黑，所谓玄鹤也。

猿五百岁化为玃。

鹧鸪出南方，鸣常自呼。常向日而飞，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时夜飞，夜飞则以树叶覆其背上。

吐绶鸟，一名功曹。

驴为牡，马为牝，生骡。骡为牝，马为牡，生<ruby>駏<rt>巨</rt></ruby>。

秦始皇有七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最凫。

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雅鸟。

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獐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触。獐一名麋，青州人谓麋为獐。

雀，一名嘉宾，言常栖集人家，如宾客也。

燕，一名天女，又名鸷鸟。

鹊，一名神女。

鸲鹆，一名鸲鸠。

乌，一名孝鸟，一名玄鸟。

鸡，一名烛夜。

狗，一名黄耳。

猿，一名参军。

羊，一名髯须主簿。

鱼虫第五

萤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磷，一名丹鸟，一名夜光，一名宵烛。一作灯。腐草为之，食蚊蚋。

蝼蛄，一名天蝼，一名螜，胡卜切。一名硕鼠。有五能而不成伎术：一，飞不能过屋；二，缘不能穷木；三，泅不能穷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绝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则鸣。一云济南呼为懒妇。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则头垂，故谓之倒折，食之神仙。

蟛蜞，小蟹，生海边泥中，食土。一名长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拥剑。一名执火，其螯赤，故谓之执火云。

长蚑，蠨蛸也。身小足长，故谓长蚑。

蝇虎，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一名蝇蝗，一名蝇豹。一本作豹子。

莎鸡，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促织谓鸣声如急织，络纬谓其鸣声如纺绩也。促织一曰促机，一名纺纬。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或谓之鸣砌。

飞蛾，善拂灯，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龙子，一曰守宫。善上树捕蝉食之。其长细五色者，名为蜥蜴，短大者名蝾螈。一曰蛇医，大者长三尺，其色玄绀者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绿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离。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绛驺，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蛱蝶，一名野蛾，一名风蝶。江东呼为挞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一名凤车，一名鬼车，生江南柑橘园中。

绀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绀，辽东人呼为绀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鸡。好以七月群飞暗天，海边夷貊食之，谓海中青虾化为之也。

鱼子曰鲲，亦曰鲲，亦曰鲊，言如散稻米也。

鲤之大者曰鳣，鳣之大者曰鲔。

蜣螂，能以土苞粪，推转成丸，圆正无斜角。庄周曰：蛣蜣之智，在于转丸。一曰蛣蜣，一曰转丸，一曰弄丸。

蜗牛，陵螺也。形如蠬蝓，壳如小螺，热则自悬于叶下。野人结圆舍，如蜗牛之壳，故曰蜗舍，亦曰蜗牛之舍也。蜗壳宛转有文章，绞转为结，似螺壳文，名曰螺缦。童子结发，亦为螺髻，亦谓其形似螺壳。

白鱼赤尾者曰触，红。一曰鲂。或云：雌者曰白鱼，雄者曰触鱼。子好群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虾蟆子曰蝌蚪，一曰玄针，一曰玄鱼。形圆而尾大，尾脱即脚生。

乌贼鱼，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由事小吏。

兖州人呼赤鲤为赤骥，谓青鲤为青马，黑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鲯，黄鲤为黄雉。

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惊畏，皆逃匿莫敢当者。其雌曰鲵，大者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

水君，状如人乘马，众鱼皆导从之。一名鱼伯，大水乃有之。汉末，有人于河际见之。

人马，有鳞甲如大鲤鱼，但手足耳目鼻与人不异尔。见人良久，乃入水中。

龟名玄衣督邮，鳖名河伯从事。

江东呼青衣鱼为婢鰿，呼童子鱼为土父，呼鼋为河伯使者。

结草虫，一名结苇。好于草末折屈草叶以为巢窟，处处有之。

卷下

草木第六

甘实，形如石榴者，谓之壶甘。

六驳，山中有木，叶似豫章，皮多癖驳。

白杨叶圆，青杨叶长，柳叶亦长细。

栘杨，圆叶弱蒂，微风大摇。一名高飞，一名独摇。

蒲柳，生水边，叶似青杨，一曰蒲杨。

栘杨，亦曰栘柳，亦曰蒲栘。

水杨，蒲杨也。枝劲细，任矢用。又有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也。

合欢，树似梧桐，枝叶繁互相交结，每风来辄自相解，了不相牵缀。树之阶庭，使人不忿。嵇康种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丝，折之则见。

木蜜，生南方，合体皆甜。嫩枝及叶，皆可生啖，味如蜜，解闷止渴。其老枝及根干，坚不可食，细破煮之，煎以为蜜，味倍甜浓。

糯枣，叶如柳实，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苏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国。取细破煮之以染色。

翳，或作 。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谓之乌文木也。

紫梅木，出扶南，色紫，亦谓之紫檀。

豆，一名治 。叶似葛，而实长尺余，可蒸食，一名菽。

狸豆，一名狸沙，一名猎沙。叶似葛，而实大如李核，可啖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实如小儿拳，亦可食。

马豆，一名马沙，似虎豆而小。实大如指，亦可食也。

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华似木槿，而光色夺目，有红、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茎叶不殊，但花色异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华，生池泽中，实曰莲，花之最秀异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红、紫、青、黄，红白二色荖多，花大者至百叶。

芡，鸡头也，一名雁头，一名芰。叶似荷而大，叶上蹙皱如沸。实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饥也。

万连，叶如鸟翅，一名乌羽，一名凤翼。花大者其色多红绿，红者紫点，绿者绀点，俗呼为仙人花，一名连缬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花坚，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酲，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测其树实之形，至中国者，但得其核耳。得

清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刘章得两核，集宾客设之，常供二十人之饮。一核尽，一核所盛，已复中饮。饮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树蜜，一名木饧。实形拳曲，核在实外，味甜美如饧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实，一名木石，一名木实，一名枳椇。

棘实为枣，杼实为豫，桑实为椹，楮实为任。

匏，瓠也。壶芦，瓠之无柄者也。瓠有柄者，悬瓠可以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则漆其里。瓢亦瓠也。瓠其总，瓢其别也。

羊踯躅，花黄，羊食之则死，羊见之则踯躅分散，故名羊踯躅。

漆树，以刚斧斫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为黍，亦谓稌为黍。

禾之黏者为黍，亦谓之穄，亦曰黄黍。

九谷：黍、稷、稻、粱、三豆、二麦。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谓紫叶者为香荼，青者为青荼，亦谓紫色者为紫蓼，青色者为青蓼。其长大不苦者为高蓼。高或作马。

蒜，卵蒜也，俗人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许子共为一株，箨幕裹之，名为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亦呼之为大蒜。

扬州人谓蒻为斑杖，不知食之。

荆扬人谓[illegible]为[illegible]。

蘘荷，似藹苴而白。藹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时可食，久置则销烂不为实矣。叶似姜，宜阴翳地种之，常依阴而生。

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色，谓为燕支粉。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为红蓝尔。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谓红蓝也。

苦蒦，一名苦蓎。子有里，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则赤。里有实，正圆如珠，亦随里青赤。长安儿童谓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酿者，汉郑弘为灵文乡啬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酿，于埭逢故旧友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酤酒无处，情抱不伸，乃以钱投水中，依口而饮，饮尽酣畅，皆得大醉，因更为沈酿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杂注第七

孙亮作流离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

魏武帝以马瑙石为马勒，车渠为酒碗。

莫难珠，一名木难。色黄，出东夷。

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

长安妇人好为盘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绝。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

盘龙钗，梁冀妇所制。

梁冀改惊翠眉为愁眉。

魏宫人好画长眉，今多作翠眉，警鹤髻。

孙权时名舸为赤马，言如马之走陆也。又以舟名驰马。

惊帆，曹真有骐马名为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疾也。

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有莫琼树、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侧。琼树乃制蝉鬓，缥眇如蝉，故曰蝉鬓。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来善为衣裳，一时冠绝。

问答释义第八

程雅问董仲舒曰："自古何谓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岳也。"

牛亨问曰："将离别，相赠以芍药者何？"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亦犹相招召赠之以文无，文无亦名当归也。欲忘人之忧，则赠以丹棘。丹棘一名忘忧草，使人忘其忧也。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

程雅问拾栌木一名无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宝一本作实。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为棒杀之。世人相传以此木为众鬼所畏，竟取为器用，以却厌邪鬼，故号曰无患也。"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又问："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

孙兴公问曰："世称黄帝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

援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有之乎？”答曰：“无也。有龙须草，一名缙云草，故世人为之妄传。至如今有虎须草，江东亦织以为席，号曰西王母席。可复是西王母乘虎而堕其须也。”

牛亨问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缀珠垂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也。”

牛亨问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记人之年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

程雅问曰：“凡传者，何也？”答曰：“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如今之过所也。”

牛亨问曰：“草木生类乎？”答曰：“生类也。”又曰：“有识乎？”答曰：“无识也。”又曰：“无识宁得为生类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无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

牛亨问曰：“蚁名玄驹者，何也？”答曰：“河内人并河而见人马数千万，皆如黍米，游动往来，从旦至暮，家人以火烧之，人皆是蚊蚋，马皆是大蚁。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蚁曰玄驹也。”

牛亨问曰：“蝉名齐女者何？”答曰：“齐王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曰齐女也。”

南方草木状

［晋］嵇　含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南方草木状》三卷，晋嵇含撰。嵇含，字君道，自号亳丘子，谯郡（治所今安徽亳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孙。好学，能文章，官广州太守。

该书介绍岭南地区植物，分草、木、果、竹四类，凡八十种。内容该备，文字简洁，向称典雅。

此书主要版本，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今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以其他诸本作校勘，进行标点。底本误者据他本径改，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上
　　草类
卷中
　　木类
卷下
　　果类
　　竹类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尤者充贡。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

草类

甘蕉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茎末百余子大，名为房，相连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车毂。实随华，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剥其子上皮，色黄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疗饥。此有三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类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类牛乳，名牛乳蕉，微减羊角。一种大如藕，子长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茎解散如丝，以灰练之，可纺绩为绨绤，谓之蕉葛。虽脆而好，黄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广俱有之。《三辅黄图》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有甘蕉二本。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末利花，似薔薇之白者，香愈于耶悉茗。

豆蔻花，其苗如芦，其叶似姜。其花作穗，嫩叶卷之而生。花微红，穗头深色，叶渐舒，花渐出。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

山姜花，茎叶即姜也，根不堪食。于叶间吐花，作穗如麦粒，软红色，煎服之，治冷气甚效。出九真、交趾。

鹤草，蔓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形如飞鹤，觜翅尾足，无所不备。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蜕为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

甘藷，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藷，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圆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藷粮。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藷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余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藷故尔。

花之美者，有水莲，如莲而茎紫，柔而无刺。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

蒟酱，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谓食，故谓之酱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种，蔓生。

菖蒲，番禺东有涧，涧中生菖蒲，皆一寸九节，安期生采服仙去，但留玉舄焉。

留求子，形如栀子，棱瓣深而两头尖，似诃梨勒而轻。及半黄，

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枣，核大，治婴孺之疾。南海、交趾俱有之。

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吴孙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黄门先恨藏吏，以鼠屎投饧中，启言吏不谨。亮呼吏持锡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油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汝？"吏叩头曰："尝从臣求莞席，臣以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问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马相如《乐歌》曰：太尊蔗浆折朝酲，是其义也。泰康六年，扶南国贡诸蔗，一丈三节。

草麴，南海多美酒，不用麴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汁滫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既醒，犹头热涔涔，以其有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时，寘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

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

南方冬无积藁，濒海郡邑多马。有草叶类梧桐而厚，取以秣马，谓之肥马草。马颇嗜而食，果肥壮矣。

冬叶，姜叶也，苞苴物，交广皆用之。南方地热，物易腐败，惟冬叶藏之，乃可持久。

蒲葵，如栟榈而柔薄，可为葵笠，出龙川。

药有乞力伽，术也。濒海所产。一根有至数斤者。刘涓子取以作煎，令可丸，饵之长生。

赪桐花，岭南处处有。自初夏生至秋，盖草也。叶如桐，其花连枝萼，皆深红之极者。俗呼贞桐花，贞皆讹也。

水葱，花叶皆如鹿葱。花色有红、黄、紫三种。出始兴。妇人怀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广人佩之，极有验。然其土多男，不厌女子，故不常佩也。

芜菁，岭峤已南俱无之。偶有，士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江北为枳之义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谓之秦菘。

茄树，交广草木，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种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渐长，枝干乃成大树。每夏秋盛熟，则梯树采之。五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之，别栽嫩者。

绰菜，夏生于池沼间。叶类茨菰，根如藕条。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为瞑菜。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编苇为茷，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水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茎叶皆出于苇茷孔中，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冶葛，毒草也。蔓生，叶如罗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真毒者，多杂以生蔬进之，悟者速以药解。不尔，半日辄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 ，盖物类有相伏也。

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俣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俣因此济人，不知其数，遂以吉利为名。岂李俣者，徙非其罪，或俣自有隐德，神明启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枝叶如麻黄。秋结子，如小粟，煨食之，解毒，功用亚

于吉利。始者有得是药者，梁氏之子耀，亦以为名，梁转为良尔。花白，似牛李，出高凉。

蕙草，一名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气如蘼芜，可以止疠。出南海。

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华也。

卷中

木类

枫人，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

枫香，树似白杨，叶圆而歧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鸭卵，二月华发，乃著实。八九月熟，曝干可烧。惟九真郡有之。

薰陆香，出大秦。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出沙上，方采之。

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其荫十亩，故人以为息焉。而又枝条既繁，叶又茂细，软条如藤，垂下渐渐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节，或一大株，有根四五处，而横枝及邻树，即连理。南人以为常，不谓之瑞木。

益智子，如笔毫，长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莲，著实，五六月熟。味辛，杂五味中，芬芳。亦可盐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张津，尝以益智子粽饷魏武帝。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

树。交趾置桂园，桂有三种：叶如柏叶，皮赤者，为丹桂；叶似柿叶者，为菌桂；其叶似枇杷叶者，为牡桂。《三辅黄图》曰：甘泉宫南有昆明池，池中有灵波殿，以桂为柱，风来自香。

朱槿花，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插枝即活。出高凉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

蜜香，沉香，鸡骨香，黄熟香，栈香，青桂香，马蹄香，鸡舌香。案此八物，同出于一树也。交趾有蜜香树，干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欲取香，伐之经年，其根干枝节，各有别色也。木心与节坚黑，沉水者，为沉香；与水面平者，为鸡骨香；其根，为黄熟香；其干，为栈香；细枝紧实未烂者，为青桂香；其根节轻而大者，为马蹄香；其花不香，成实乃香，为鸡舌香。珍异之木也。

桄榔，树似栟榈实，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皮中有屑如面，多者至数斛，食之与常面无异。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制弈枰。出九真、交趾。

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饮，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

苏枋，树类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渍以大庾之水，则色愈深。

水松，叶如桧而细长，出南海。土产众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

人无佩服者，岭北人极爱之，然其香殊胜在南方时。植物，无情者也，不香于彼而香于此，岂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欤？物理之难穷如此。

刺桐，其木为林。三月三时，布叶繁密，后有花赤色，间生叶间，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则三五复发，如是者竟岁。九真有之。

棹树，干叶俱似椿，以其叶鬻汁渍果，呼为棹汁。若以棹汁杂彘肉食者，即时为雷震死。棹出高凉郡。

杉，一名披㸆。合浦东二百里，有杉一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廉盛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使验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其后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至今犹存。

荆，宁浦有三种：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床，白荆堪作履。与他处牡荆蔓荆全异。又彼境有杜荆，指病自愈。节不相当者，月晕时刻之，与病人身齐等，置床下，虽危困亦愈。

紫藤，叶细长，茎如竹根，极坚实，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历二三十年亦不腐败。其茎截置烟炱中，经时成紫香，可以降神。

榼藤，依树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三年方熟。其壳贮药，历年不坏。生南海。解诸药毒。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泰康五年，大秦献三万幅，常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上之。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极柔弱，不胜刀锯。乘

湿时刳而为履，易如削瓜。既干，则韧不可理也。履虽猥大，而轻者若通脱木，风至则随飘而动，夏月纳之，可御蒸湿之气。出扶南、大秦诸国。泰康六年，扶南贡百双，帝深叹异，然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诸外府，以备方物而已。按东方朔《琐语》曰：木履起于晋文公时，介之推逃禄自隐，抱树而死。公抚木哀叹，遂以为履。每怀从亡之功，辄俯视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亦自此始也。

卷下

果类

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

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将中，翕然俱赤，则可食也。一树下子百斛。《三辅黄图》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

椰树，叶如栟榈，高六七丈，无枝条。其实大如寒瓜，外有粗皮，次有壳，圆而且坚。剖之有白肤，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极肥美。有浆，饮之得醉。俗谓之越王头，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以为饮

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

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东方朔《林邑记》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

橘，白华赤实，皮馨香，有美味。自汉武帝，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二百石，主贡御橘。吴黄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献橘十七实同一蒂，以为瑞异，群臣毕贺。

柑乃橘之属，滋味甘美特异者也。有黄者，有赪者，赪者谓之壶柑。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今华林园有柑二株，遇结实，上命群臣宴饮于旁，摘而分赐焉。

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丈。其子深秋方熟，味虽苦涩，咀之芬馥，胜含鸡骨香。吴时岁贡，以赐近侍。本朝自泰康后亦如之。

龙眼树，如荔枝，但枝叶稍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核如木梡子而不坚。肉白而带浆，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颗，作穗如莆萄然。荔枝过即龙眼熟，故谓之荔枝奴，言常随其后也。《东观汉记》曰：单于来朝，赐橙、橘、龙眼、荔枝。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出九真、交趾。

海枣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丈，树顶四面共生十余枝，叶如栟榈。五年一实，实甚大，如杯碗。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献百枚。昔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非诞说也。

千岁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须绿色，交加如织。其子一苞恒二百余颗，皮壳青黄色，壳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出交趾。

五敛子，大如木瓜。黄色，皮肉脆软，味极酸。上有五棱，如刻出。南人呼棱为敛，故以为名。以蜜渍之，甘酢而美。出南海。

钩缘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极芬香，肉甚厚白，如芦菔。女工竞雕镂花鸟，渍以蜂蜜，点燕檀巧丽妙绝，无与为比。泰康五年，大秦贡十缶，帝以三缶赐王恺，助其珍味，夸示于石崇。

海梧子，树似梧桐，色白，叶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

海松子，树与中国松同，但结实绝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美，亦樽俎间佳果也。出林邑。

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术士以变白须发，有验。出九真。

石栗，树与栗同，但生于山石罅间。花开三年方结实。其壳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人。熟时或为群鹦鹉至，啄食略尽，故彼人极珍贵之。出日南。

人面子，树似含桃，结子如桃实。无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为名。以蜜渍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于席间饤饾御客。出南海。

竹类

云丘竹，一节为船出扶南。然今交广有竹，节长二丈，其围一二

丈者，往往有之。

篻筹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过二寸。皮粗涩，以镑犀象，利胜于铁。出大秦。

石林竹，似桂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真、交趾。

思摩竹，如竹大，而笋生其节。笋既成竹，春而笋复生节焉。交广所在有之。

箄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碓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细荻，高尺余，南海有之。南人爱其青色，用为酒筹，云越王弃余筭而生竹。

荆楚岁时记

[梁] 宗　懔　撰
[隋] 杜公瞻　注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荆楚岁时记》一卷，南朝梁宗懔撰。

宗懔（约500—约563）字元懔，南阳涅阳（今属河南）人，居江陵（今属湖北）。少聪敏，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元帝镇荆州，令兼记室，迁吏部尚书。入周后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明帝时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已佚。

《荆楚岁时记》原书已佚，现存一卷，系明人从类书中辑出。查历代史志著录，该书题“梁宗懔撰”均无误，惟卷数有异：《旧唐书·经籍志》作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一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六卷，称“梁吏部尚书宗懔撰，记荆楚风物故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作四卷，并收有宗懔自序云：“傅玄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故）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余事。”《文献通考》作四卷。又新、旧《唐书》于宗懔《荆楚岁时记》后，又均署杜公赡《荆楚岁时记》二卷。郑樵《通志·艺文略》称：“《荆楚岁时记》二卷，梁宗懔撰，（隋）杜公赡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原书一卷，公赡所注分二卷，后人又合之”，当符合现存该书面貌。

概言之，《荆楚岁时记》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专书。现存一卷，以时为序，自元旦至除夕，凡三十八条，记录了古代荆楚地区四时十二月重大节令的来历、传说、风俗、活动等，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农事、生产、婚姻、家庭、

医药、文娱、体育、旅游等众多领域。其多学科知识资料的运用，致使历代著录对其有诸如农家类（新旧《唐志》、《宋志》）、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史部时令类（《书录解题》）、礼类（《通志》）等纷纭不一的归类。我们认为，它是我国著作年代最早、影响最大的民俗学著作。其中关于端阳竞渡、寒食禁火、七夕乞巧、重阳登高等民俗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十月十五夜迎紫姑神的记载，声吻维妙维肖，颇具文学色彩。

是书先后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广汉魏丛书》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宝颜堂秘笈》（十集）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四部备要》本（据《广汉魏丛书》本校刊）等。其中《四部备要》祖本为时间较早的《广汉魏丛书》，故取作整理底本，参校其余诸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各条按语，当是隋杜公赡所注，故前均空一格，以示区别。又清人王谟“识”中，辑录了不少佚文，可作本书补充，故亦附于书后。

目　录

校点说明
荆楚岁时记
识

返回总目录

荆楚岁时记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按：《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烞烽有声，而山臊惊惮。《玄黄经》所谓山獠鬼也。俗人以为爆竹起于庭燎，家国不应滥于王者。

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过腊一日谓之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老。柏是仙药。成公子安《椒华铭》则曰："肇惟岁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董勋云：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周处《风土记》曰："元日造五辛盘。正元日五熏炼形。"五辛，所以发五藏之气。《庄子》所谓"春日饮酒茹葱，以通五藏也"。敷于散出葛洪《炼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散，井华水服之。又方：江夏刘次卿以正旦至市，见一书生入市，众鬼悉避。刘问书生曰："子有何术以至于此？"书生言："我本无术。出之日，家师以丸药绛囊裹之，令以系臂，防恶气耳！"于是刘就书生借此药，至所见鬼处，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都雄黄丹散二两，蜡和，令调如弹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带之。周处《风土记》曰："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

形。”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　　按：《练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著门户逐疫，礼也。”《括地图》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应劭《风俗通》曰：“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

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按：《录异记》云：“有商人区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出，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厚礼之，问：‘何所须？’有人教明：‘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尔商人或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后至正旦，如愿起晚，乃打如愿，如愿走入粪中。商人以杖打粪扫，唤如愿，竟不还也。”此如愿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　　按：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今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猪，四日不杀羊，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行刑，亦此义也。古乃磔鸡，今则不杀。荆人于此

日向辰门前呼牛马鸡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未知所出。剪彩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华胜起于晋代，见贾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旧以正旦至七日讳食鸡，故岁首唯食新菜，又余日不刻牛马羊狗猪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鸡，此则未喻。郭缘生《述征记》云："寿张县安仁山，魏东平王凿山顶，为会人日望处。刻铭于壁，文字犹在。"《老子》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楚辞》云："目极千里伤春心。"则春日登临，自古为适；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七日登高诗。近代以来，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傅咸《燕赋》有其言矣。赋曰："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燕以迎至。翚轻翼之歧歧，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似。御青书以赞时，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续齐谐记》曰："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则是为蚕逐鼠矣。《石虎邺中记》："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则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按：刘敬叔《异苑》云："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著以败衣，盖为此也。"《洞览》云："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又其事

也。俗云溷厕之间必须静，而后致紫姑。《杂五行书》：“厕神名后帝。”《异苑》云：“陶侃如厕，见人自云‘后帝’，著单衣、平上帻，谓侃曰：‘三年莫说，贵不可言。’”将后帝之灵，凭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按：《玄中记》云：“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地女，一名隐飞鸟，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养之。有小儿之家，即以血点其衣以为志。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弥多。斯言信矣。

正月未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

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时俗重以为节也。《玉烛宝典》曰：“元日至月晦，人并为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为度厄。”今世人唯晦日临河解除，妇人或湔裙。

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

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按：郑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综，即共立之社也。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　　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晋文公与介子绥俱亡，子绥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子绥独无所得。子绥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又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翙《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琴操》所云子绥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　　按：《周书·司烜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

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陆翙《邺中记》曰：“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玉烛宝典》曰：“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沃之。”孙楚《祭子推文》云：“黍饭一盘，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斗鸡，镂鸡子，斗鸡子。　　按：《玉烛宝典》曰：“此节，城市尤多斗鸡卵之戏。”《左传》有季郈斗鸡。其来远矣。古之豪家，食称画卵。今代犹染蓝茜杂色，仍如雕镂。递相饷遗，或置盘俎。《管子》曰：“雕卵然后瀹之，所以发积藏，散万物。”张衡《南都赋》曰：“春卵夏笋，秋韭冬菁。”便是补益滋味。其斗卵，则莫知所出。董仲舒书云：“心如宿卵，为体内藏，以据其刚。”仿佛斗理也。

打球、秋千、施钩之戏。　　按：刘向《别录》曰：“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势也。”或云起于战国。　　按：鞠与球同。古人蹋蹴以为戏也。《古今艺术图》云：“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趛者。”施钩之戏，以绠作蔑缆相罥，绵亘数里，鸣鼓牵之。求诸外典，未有前事。公输子游楚为舟战，其退则钩之，进则强之，名曰钩强，遂以时越。以钩为戏，意起于此。《涅槃经》曰“斗轮骨轮索”，其秋迁之戏乎？秋千，亦施钩之类也。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按：《续齐谐记》：“晋武帝问尚书摯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流水以滥觞，曲水起于此。’帝曰：‘若此谈，便非嘉事。’尚书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东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其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沿，皆成盛集。’帝曰：‘善！’赐金十五斤，左迁摯虞为阳城令。”　　按：《韩诗》云：“唯溱与洧，方洹洹兮。唯士与女，方秉蕳兮。”注谓“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周礼》：“女巫岁时祓除衅浴。”郑

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类。"司马彪《礼仪志》："三月三日官民并禊饮于东流水上。"弥验此日。《南岳记》云："其山西曲水坛，水从石上行，士女临河坛。三月三日所逍遥处。"周处、吴徽注《吴地记》，则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巳日死，故临水以消灾。所未详也。张景阳《洛禊》赋，则洛水之游。傅长虞《神泉》文，乃园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禊除，由来远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谓之龙舌粋，以厌时气。

四月也，有鸟名获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杷上岸。　　按：《尔雅》云："鸤鸠，鵙鞠。"郭璞云："今布谷也，江东呼获谷。"崔寔《正论》云："夏扈趍耕锄。即窃脂玄鸟鸣。"获谷则其夏扈也。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　　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曝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先生。"

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

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　　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以教其语也。

夏至节日，食粽。　　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练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　　按：干宝《变化论》云："朽稻为蚤，朽麦为蛺蝶。"此其验乎？

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则伏日汤饼，自魏已来有之。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织女东向。"盖言星也。《春秋运斗枢》云："牵牛，神名略。"石氏《星经》："牵牛，名天关。"《佐助期》云："织女，神名收阴。"《史记·天官书》云是天帝外孙。傅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此则其事也。河鼓、黄姑，牵牛也，皆语之转。

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按：《世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盖由此也。《经》曰：“目连见其亡母在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饷遗。　　按：《述征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头露洗眼，令眼明也。”《续齐谐记》云：“弘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遗象也。或以金薄为之，递相饷焉。

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又《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十月朔日，黍曜，俗谓之秦岁首。　　未详黍曜之义。今北人此日设麻羹豆饭，当为其始熟尝新耳。《祢衡别传》云：“十月朝，黄祖在艨艟上会，设黍曜。”是也。

仲冬之月，采撷霜燕、菁、葵等杂菜干之，并为咸菹。有得其和

者，并作金钗色。今南人作咸菹，以糯米熬捣为末，并研胡麻汁和酿之，石窄令熟。菹既甜脆，汁亦酸美，其茎为金钗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按：《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云："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晋阳秋》："王平子在荆州，以军围逐除，以斗故也。"《玄中记》："颛顼氏三子俱亡，处人宫室，善惊小儿。汉世以五营千骑自端门传炬送疫，弃洛水中。"故《东京赋》云："卒岁大傩，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宣城记》云："洪矩，吴时作庐陵郡，载土船头。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头云：无所载，土耳。"《小说》："孙兴公常着戏头，与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乃验也。"金刚力士，世谓佛家之神。　　按：《河图玉版》云："天立四极，有金刚力士，兵长三十丈。"此则其义。

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　　按：《礼器》："灶者，老妇之祭，尊于瓶，盛于盆。"言以瓶为罇，盆盛馔也。许慎《五经异义》云："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抟颊。"汉阴子方，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羊。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

岁前，又为藏𩰫之戏。　　按：周处《风土记》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𩰫。腊日之后，叟妪各随其侪为藏𩰫，分二曹以校胜负。"辛氏《三秦记》以为钩弋夫人所起。周处、成公绥并作"𩰫"字。《艺经》、庾阐则作"钩"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戏令人生离，有禁忌之家则废而不修。

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

识

右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文献通考》本作四卷。其序略云："傅玄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率为小记，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余事。"谟尝以唐人诸类书备载四时十二月令节而独不及中秋为憾，今考是记，亦只载八月十四日作眼明囊事，于十五日亦无闻焉。窃意自唐以前，世俗尚无中秋故事，不宜荆楚别有沿革也。但如韩谔《岁华纪丽》所引是记，于二月八日云："释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时，信舍之家，建八关斋戒，车轮宝盖，七变八会之灯。平旦，执香花绕城一匝，谓之'行城'。"于四月八日云："诸寺各设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之徵；而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于七月十五日云："是日，僧尼坐草为一岁。云四月八日结夏，至七月十五日解，众僧长养之节；在外恐伤草木虫类，故九十日安居。"又"七夕庭中乞巧"下有"或云：见天河中有奕奕白气，或耀五色，以为徵。见便拜，得福"数语，今本皆无之。则是记文已多残缺，抑或如《唐志》所载，《荆楚岁时记》原有宗懔、杜公瞻两本，故所据不同耶？而本记间引杜公瞻说，则又似只一书。故《通志·艺文略》以为宗懔撰、公瞻注也。今特抄补阙文，并存其说于此。汝上王谟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西京杂记

（外五种）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汉武帝内传

汉武故事　裴子语林　殷芸小说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总　目　录

西京杂记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汉武帝内传
汉武故事
裴子语林
殷芸小说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西京杂记

[汉] 刘　歆　撰

[晋] 葛　洪　集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西京杂记》六卷，旧题汉刘歆撰，但不少学者对此不予认同。定为刘歆撰者，主要是东晋葛洪在本书跋中提出来的；而持否定意见者的理由，一是最早著录此书的《隋书·经籍志》不署撰者姓名，二是书中不避刘歆之父刘向的名讳。但此二证据皆可商榷。如避讳问题，在西汉时尚不十分严密。故依“存其旧”的原则，定为刘歆撰，葛洪集。

本书是一部介绍西汉一代帝王后妃、公侯将相、方士文人等的志人小说。内容涉及宫廷制度、礼节习俗、奇闻轶事等。全书佳处颇多，不但情节精彩，且文笔雅驯。鲁迅评价它“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所写不少故事，如“秋胡戏妻”、“画工弃市”、“卓文君当垆卖酒”等，都成为后代传奇小说及戏曲剧目的素材。

本书被收入多种丛书，今以《汉魏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影印之明嘉靖本、《古今逸史》本等进行标点，以底本原章节为段落。

目　录

西京杂记
校点说明
卷第一
萧何营未央宫
昆明池养鱼
八月饮酎
止雨如祷雨
天子笔
几被以锦
吉光裘
戚夫人歌舞
驱环
鱼藻宫
缢杀如意
乐游苑
太液池
终南山华盖树
剑光射人
七夕穿针开襟楼
身毒国宝镜
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
旌旗飞天堕井
弘成子文石
黄鹄歌
送葬用珠襦玉匣
三云殿

掖庭
昭阳殿
珊瑚高丈二
玉鱼动荡
上林名果异木
常满灯　被中香炉
飞燕昭仪赠遗之侈
宠擅后宫
卷第二
画工弃市
方朔设计救乳母
五侯鲭
公孙弘粟饭布被
文帝良马九乘
武帝马饰之盛
茂陵宝剑
相如死渴
赵后淫乱
作新丰移旧社
陵寝风帘
扬雄梦凤作《太玄》
百日成赋
仲舒梦龙作《繁露》
读千赋乃能作赋
闻《诗》解颐
惠生叹息
搔头用玉
精弈棋裨圣教
弹棋代蹴鞠
雪深五尺

四宝宫
河决龙蛇喷沫
百日雨
五日子欲不举
雷火燃木得蛟龙骨
酒脯之应
梁孝王宫囿
鲁恭王禽斗
流黄簟
买臣假归
卷第三
篆术制蛇御虎
淮南与方士俱去
扬子云载辎轩作《方言》
邓通钱文侔天子
俭葬反奢
介子弃觚
曹敞收葬
文帝思贤苑
广陵死力
辨《尔雅》
袁广汉园林之侈
五柞宫石骐驎
咸阳宫异物
鲛鱼荔枝
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
何武葬北邙
生作葬文
淮南《鸿烈》
公孙子

长卿赋有天才
赋假相如
《大人赋》
《白头吟》
樊哙问瑞应
霍妻双生
文章迟速
卷第四
真算知死
曹算穷物
因献命名
董贤宠遇过盛
三馆待宾
闽越鹇蜜
滕公葬地
韩嫣金弹
司马良史
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
五侯进王
河间王客馆
年少未可冠婚
劲超高屏
元后燕石文兆
玉虎子
紫泥
日射百雉
鹰犬起名
长鸣鸡
陆博术
战假将军名

东方生
古生杂术
娄敬不易旃衣
卷第五
母嗜雕胡
琴弹《单鹄寡凫》
赵后宝琴
邹长倩赠遗有道
大驾骑乘数
董仲舒天象
郭舍人投壶
象牙簟
贾谊《鵩鸟赋》
金石感偏
卷第六
文木赋
广川王发古冢
太液池五舟
孤树池
昆明池舟数百
玳瑁床
书太史公事
皇太子官
两秋胡曾参毛遂

返回总目录

卷第一

萧何营未央宫

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

昆明池养鱼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

八月饮酎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

止雨如祷雨

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天子笔

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几被以锦

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以象牙为火笼，笼上皆散华文，后宫则五色绫文。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夏设羽扇，冬设缯扇。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

吉光裘

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

戚夫人歌舞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驱环

戚姬以百炼金为驱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

鱼藻宫

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外傅。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曰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

缢杀如意

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

乐游苑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

太液池

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蓬、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胡；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蓬；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

鸡鹊、鸿鹄，动辄成群。

终南山华盖树

终南山多离合草，叶似江蓠，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萝勒。有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丛条如车盖，叶一青一赤，望之班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熊耳山。

剑光射人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七夕穿针开襟楼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身毒国宝镜

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

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又与走珠一琲，绿绫百端，钱百万，黄金百两，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曰："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

旌旗飞天堕井

济阴王兴居反，始举兵，大风从东来，直吹其旌旗，飞上天入云，而堕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后卒自杀。

弘成子文石

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为硕学也。

黄鹄歌

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愧尔嘉祥。"

送葬用珠襦玉匣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

三云殿

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于甘泉紫殿，世谓三云殿。

掖庭

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

昭阳殿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钇，含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铃，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金银花镊。每好风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铃镊之声，惊动左右。中设木画屏风，文如蜘蛛丝缕，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麟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栗。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

珊瑚高丈二

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

玉鱼动荡

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鬐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

上林名果异木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梨十：紫梨、青梨、实大。芳梨、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东王梨、出海中。紫条梨。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樗枣、赤心枣、西王枣。出昆仑山。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峄阳都尉曹龙所献，大如拳。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鲁。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查三：蛮查、羌查、猴查。椑三：青椑、赤叶椑、乌椑。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莱杏。东郭都尉于吉所献。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椁十株，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

年长生树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宫槐十株，金明树二十株，摇风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娄树十株，楠四株，枞七株，白俞、梅杜、梅桂、蜀漆树十株，栝十株，楔四株，枫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

常满灯　被中香炉

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

飞燕昭仪赠遗之侈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襚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金华紫轮帽，金华紫轮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五色文绶，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金错绣裆，七宝綦履，五色文玉环，同心七宝钗，黄金步摇，合欢圆珰，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脑弧，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椰叶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七枝灯。"

宠擅后宫

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卷第二

画工弃市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方朔设计救乳母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计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

五侯鲭

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竟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

公孙弘粟饭布被

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文帝良马九乘

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

武帝马饰之盛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华，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玟瑰石为鞍，镂以金银𨫼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

茂陵宝剑

昭帝时，茂陵家人献宝剑，上铭曰：直千金，寿万岁。

相如死渴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鹣鹣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赵后淫乱

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著轻丝履，招风扇，紫绨裘，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轿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

作新丰移旧社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

陵寝风帘

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帘皆为水纹及龙凤之像。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珮之声。

扬雄梦凤作《太玄》

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百日成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仲舒梦龙作《繁露》

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

读千赋乃能作赋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

闻《诗》解颐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反。

惠生叹息

长安有儒生曰惠庄，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茧栗犊反能尔邪！吾终耻溺死沟中。"遂裹粮从云。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拊心谓人曰："吾口不能剧谈，此中多有。"

搔头用玉

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

精弈棋裨圣教

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弹棋代蹴鞠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

雪深五尺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蹜如蝟，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

四宝宫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

河决龙蛇喷沫

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上入河，喷沫流波数十里。

百日雨

文帝初，多雨，积霖至百日而止。

五日子欲不举

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婴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

雷火燃木得蛟龙骨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皆焦黄。其后百许日，家人就其间得龙骨一具，鲛骨二具。

酒脯之应

高祖为泗水亭长，送徒骊山，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肝、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后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壶。

梁孝王宫囿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鲁恭王禽斗

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鸡鹊，俸谷一年费二千石。

流黄簟

会稽岁时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买臣假归

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其暴露，乃劳之曰："得无罢乎？"遗与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寻迁为掾史。

卷第三

箓术制蛇御虎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龙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淮南与方士俱去

又说：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扬子云载辎轩作《方言》

扬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辎轩》所载，亦洪意也。

邓通钱文侔天子

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俭葬反奢

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

介子弃觚

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后卒斩匈奴使者，还拜中郎。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

曹敞收葬

余少时，闻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往往好斥人过，以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章后为王莽所杀，人无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从他师。敞时为司徒掾，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方知亮直者不见容于冗辈中矣。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幕岭上。

文帝思贤苑

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

广陵死力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辨《尔雅》

郭威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

袁广汉园林之侈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氂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㲉，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宫石骐驎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

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骐驎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

咸阳宫异物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琯”。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鲛鱼荔枝

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

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

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

何武葬北邙山薄龙坂，王嘉冢东北一里。

生作葬文

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气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侧。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鸿烈》

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

出一入。

公孙子

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亦谓字直百金。

长卿赋有天才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

赋假相如

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

《大人赋》

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

《白头吟》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

止。

樊哙问瑞应

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灯火华得钱财，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目瞤则咒之，火华则拜之，干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妻双生

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者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时霍光闻之，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则以囂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囂亦当为弟。昔许釐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贞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蒨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者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

文章迟速

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

如。”

卷第四

真算知死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并明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尝自算其年寿七十三，真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壁以记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真算时，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陇上孤椟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椁，即以葬焉。

曹算穷物

元理尝从其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数，子为计之。"元理以食箸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余转，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片，元理复算，曰："薯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肴蔌，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馈之偏邪？"广汉惭，

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豘一头，厨中荔枝一柈，皆可为设。”广汉再拜谢罪，自入取之，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瑫，瑫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玄妙焉。

因献命名

卫将军青生子，或有献弮马者，乃命其子曰弮，字叔马。其后改为登，字叔昇。

董贤宠遇过盛

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更门。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三馆待宾

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烈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

闽越鹇蜜

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滕公葬地

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焉。乃以水洗写其文，文字皆古异，左右莫能知。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韩嫣金弹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司马良史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

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

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

其辞曰："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梁人作薯蔗酒，名金浆。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枪锽啾唧，萧条寂寥。俊乂英旄，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路乔如为《鹤赋》，其词曰："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𦍒𦍒。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篽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公孙诡为《文鹿赋》，其词曰："麀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邹阳为《酒赋》，其词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𩜁。皆麴湒丘之麦，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方金未启。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流光𨤲𨤲，甘滋泥泥。醪酿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箸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清渚萦停。凝𨤲醇酎，千日一醒。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粱肉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右曰宫申，旁亦征扬。乐只之深，不吴不狂。于是锡名饵，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公孙乘为《月赋》，其辞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羊胜为《屏风赋》，其辞曰："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其辞

曰：“高树凌云，蟠纡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五侯进王

梁孝王入朝，与上为家人之宴，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有五男。”即拜为列侯，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

河间王客馆

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

年少未可冠婚

梁孝王子贾从朝，年幼，窦太后欲强冠婚之。上谓王曰：“儿堪冠矣。”王顿首谢曰：“臣闻《礼》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显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帝曰：“儿堪冠矣。”余日，帝又曰：“儿堪室矣。”王顿首曰：“臣闻《礼》三十壮有室。儿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强室之哉？”帝曰：“儿堪室矣。”余日，贾朝至阃而遗其舄，帝曰：“儿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劲超高屏

江都王劲捷，能超七尺屏风。

元后燕石文兆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白石，大如指，坠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后为皇后，常并置玺笥中，谓为天玺也。

玉虎子

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

紫泥

中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绨其上。

日射百雉

茂陵文固阳，本琅琊人，善驯野雉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为茅障以自翳，用觢矢以射之，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宝错厕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以为欢娱也。阳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马好之，以为上客。

鹰犬起名

茂陵少年李亨，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之佳名。狗则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鹞、孤飞鹞。杨万年有猛犬，名青骀，买之百金。

长鸣鸡

成帝时，交趾越嶲献长鸣鸡，伺鸡晨，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鸡长鸣则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

陆博术

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经》一篇，今世传之。

战假将军名

高祖与项羽战于垓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皆假为名。

东方生

东方生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帽。

古生杂术

京兆有古生者，学从横揣磨、弄矢摇丸樗蒲之术，为都掾史四十余年，善讹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尹，下车而黜之，终于家。京师至今俳戏皆称古掾曹。

娄敬不易旃衣

娄敬始因虞将军请见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将军脱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则衣帛见。敬本衣旃，则衣旃见。今舍旃褐，假鲜华，是矫常也。"不敢脱羊裘，而衣旃衣以见高祖。

卷第五

母嗜雕胡

会稽人顾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饭，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种供养，每有赢储。家亦近太湖，湖中后自生雕胡，无复余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

琴弹《单鹄寡凫》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鹄寡凫》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

赵后宝琴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

邹长倩赠遗有道

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

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著冠履以与之，又赠以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一枚，书题遗之曰：“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丝为缀，倍缀为升，倍升为纸，倍纸为纪，倍纪为缕，倍缕为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类士之立功勋，故赠君素丝一襚。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而不可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弘答烂败不存。

大驾骑乘数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大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马车驾四，中道。辟恶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靖室车驾四，中道。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式道候二人，驾一。左右一人。长安都尉四人，骑。左右各二人。长安亭长十人驾。左右各五人。长安令车驾三，中道。京兆掾史三人，驾一。三分。京兆尹车驾四，中道。司隶部京兆从事，都部从事别驾一车。三分。司隶校尉驾四，中道。廷尉驾四，中道。太仆宗正引从事，驾四。左右。太常光禄卫尉，驾四。三分。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贼曹属、仓曹属、户曹属、东曹掾、西曹掾，驾一。左右各三。太尉驾四，中道。太尉舍人祭酒，驾一。左右。司徒列从，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十部。中护军骑，中道。左右各三行，戟盾、弓矢、鼓吹各一部。步兵校尉、长水校尉，驾一。左右。队百匹。左右。骑队十。左右各五。前军将军。左右各二行，戟盾、刀盾、鼓吹各一部，七人。射声翊军校尉，驾三。左右二行，戟盾、刀盾、鼓吹各一部，七人。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驾三。左右二行，戟盾、刀盾、鼓吹各一部，七人。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前黄麾骑，中道。自此分为八校。左四右四。护驾御史骑。左右。御史中丞驾

一，中道。谒者仆射驾四。武刚车驾四，中道。九斿车驾四，中道。云罕车驾四，中道。皮轩车驾四，中道。闟戟车驾四，中道。鸾旗车驾四，中道。建华车驾四，中道。左右。虎贲中郎将车驾二，中道。护驾尚书郎三人，骑。三分。护驾尚书三，中道。相风乌车驾四，中道。自此分为十二校。左右各六。殿中御史骑。左右。典兵中郎骑，中道。高华，中道。罕罕。左右。御马。三分。节十六。右八左八。华盖，中道。自此分为十六校。左八右八。刚鼓，中道，金根车。自此分为二十校，满道。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华盖。自此后麋烂不存。

董仲舒天象

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仲舒曰："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于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于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已后，阳气始生于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已后，阴气始生于天上，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

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裔；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仲舒曰：“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此则气为阳；阴用事，此则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纯阳也。纯阳则无阴，息火水寒，则更阴矣；纯阴则无阳，加火水热，则更阳矣。然则建巳之月为纯阳，不容都无复阴也，但是阳家用事，阳气之极耳。荠麦枯，由阴杀也。建亥之月为纯阴，不容都无复阳也，但是阴家用事，阴气之极耳。荠麦始生，由阳升也。其著者，葶苈死于盛夏，款冬华于严寒，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故知阴不得无阳，阳不容都无阴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气多寒，阳气自上跻，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气多暖，阴气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曰：“然则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纯阳用事，未夏至一日；纯阴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气也。”敞曰：“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颇有之，则妖也。和气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敞曰：“灾沴之气，其常存邪？”曰：“无也，时生耳。犹乎人四支五脏，中也有时，及其病也，四支五脏皆病也。”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

郭舍人投壶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

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掔枭于掌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象牙簟

武帝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

贾谊《鵩鸟赋》

贾谊在长沙，鵩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

金石感偏

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他日，复猎于冥山之阳，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镞破簳折而石不伤。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余应之曰："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船漂不能制，船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斫断其缆，船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怒掉扬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风云。在洲死者十余人。又余所知陈缟，质木人也。入终南山采薪，还晚，趋舍未至，见张丞相墓前石马，谓为鹿也，即以斧挝之，斧缺柯折，石马不伤。此二者亦至诚也，卒有沉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云无以应余。

卷第六

文木赋

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为赋曰：“丽木离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横日路而摧枝。幼雏羸𪊨，单雄寡雌，纷纭翔集，嘈嗷鸣啼。载重雪而梢劲风，将等岁于二仪。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乃命班尔，载斧伐斯，隐若天崩，豁如地裂。华叶分披，条枝摧折。既剥既刊，见其文章。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青绱紫绶，环璧珪璋。重山累嶂，连波叠浪。奔电屯云，薄雾浓雰。麃宗骥旅，鸡族雉群。蠋绣鸯锦，莲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盾参玉而无分。裁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巘。制为乐器，婉转蟠纡，凤将九子，龙导五驹。制为屏风，郁茀穹隆。制为杖几，极丽穷美。制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涣汗。制为盘盂，采玩蜘蹰。猗欤君子，其乐只且！”恭王大悦，顾盼而笑，赐骏马二匹。

广川王发古冢

广川王去疾，好聚亡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余所知爰猛，说其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为余说十许事，今记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爪亦如生人。王畏惧之，不敢侵近，还拥闭如旧焉。

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玃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书滴。

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遂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

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太液池五舟

太液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

孤树池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粘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盖，故取为名。

昆明池舟数百

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毦，旍葆麾盖，照灼涯毦。旍余少时犹忆见之。

玳瑁床

韩嫣以玳瑁为床。

书太史公事

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子古文，序世事，

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皇太子官

皇太子官称家臣，动作称从。

两秋胡曾参毛遂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书》，善为古隶字，为翟公所礼，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经娶而失礼，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驰象曰："昔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如今日也。'采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鲁有两曾参，赵有两毛遂。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岂得以昔之秋胡失礼，而绝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腊者亦为璞；月之旦为朔，车之辁亦谓之朔，名齐实异，所宜辨也。"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汉]郭　宪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四卷，又作《汉武洞冥记》、《洞冥记》，旧题后汉郭宪撰。郭宪，西汉末宋（今安徽太和北）人，字子横。王莽篡位，拜宪郎中，宪不受，逃往东海之滨隐居。光武帝即位，应召拜博士，后迁光禄勋。宪好道术，尝从帝南郊祭祀，宪忽面向东北含酒三瀷，问其故，云齐国失火。后知齐国果于是日火灾。后代学者或有疑本书非汉人撰，当六朝人伪托，然亦未有确据，存疑可也。

据郭宪自序，“洞冥”当为洞达神仙幽冥之意。该书以汉武帝求仙和异域贡物为主要内容，道教意味颇浓。所叙“别国”，主要指西域及今中亚西亚一带国家。所贡方物，珍稀奇异，功效神奇，极富想象力。所叙奇闻，可了解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民俗与传说。

本书据郭宪自序，当为四卷。但某些史书经籍志及目录学著作或有作一卷、五卷者。现存四卷本，主要有《顾氏文房小说》、《古今逸史》、《汉魏丛书》等本。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酌其他诸本予以校勘，标点出版。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

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

目　录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校点说明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返回总目录

卷第一

汉武帝未诞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直下，入崇兰阁。帝觉而坐于阁上，果见赤气如烟雾来蔽户牖。望上，有丹霞蓊郁而起，乃改崇兰阁为猗兰殿。后王夫人诞武帝于此殿。有青雀群飞于霸城门，乃改为青雀门。乃更修饰，刻木为绮橑。雀去，因名青绮门。

东方朔，字曼倩。父张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岁，颜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时景帝三年也。邻母拾而养之。年三岁，天下秘谶，一览暗诵于口，常指扨天下，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方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忽见，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我耶？"朔曰："儿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渊湔浣，朝发中返，何云经年乎？"母问之："汝悉是何处行？"朔曰："儿湔衣竟，暂息都崇堂。王公饴之以丹霞浆，儿食之太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既而还。路遇一苍虎，息于路傍。儿骑虎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于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眉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岁一反骨洗髓，二千岁一刻肉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以望四远。于台上撞碧玉之钟，挂悬黎之磬，吹霜条之篪，唱来云依日之曲。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东游万林之野，获九色凤雏，涔源丹獭之水赤色。西过洞壑，得沧渊虬子

静海游珠。洞壑在虞渊西，虬泉池在五柞宫北，中有追云舟、起风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杪棠为杝楫，或以木兰文柘为橹棹，又起五层台于月下。”

钓影山去昭河三万里，有云气，望之如山影。丹藿生于影中，叶浮水上。有紫河万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灵坛、养灵池、分光殿五间、奔雷室七间、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元封中，有祇国献此镜，照见魑魅，不获隐形。

都夷香如枣核，食一片，则历月不饥。以粒如粟米许，投水中，俄而满大盂也。

甘泉宫南昆明池中，有灵波殿七间。皆以桂为柱，风来自香。帝既耽于灵怪，常得丹豹之髓、白凤之骨，磨青锡为屑，以苏油和之，照于神坛，夜暴雨光不灭。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举麟须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寿灵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叶，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亦曰珍枝树。此坛高八丈，帝使董谒乘云霞之辇以升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乃闻王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止，坛傍草树枝叶或翻或动，歌之感也。四面列种软枣，条如青桂。风至，自拂阶上游尘。

董谒，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学，尝游山泽，负挟图书，患其繁重。家贫，拾树叶以代书简，言其易卷怀也。编荆为床，聚鸟兽毛以寝其上。

波祇国，亦名波弋国。献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亦名春芜。一根百条，其间如竹节，柔软，其皮如弦，可为布，所谓春芜布，亦名香荃布，坚密如纨冰也。握一片，满室皆香，妇人带之，弥有芬馥。

翕韩国献飞骸兽，状如鹿，青色。以寒青之丝为绳系之。及死，

帝惜之而不瘗，挂于苑门。皮毛皆烂朽，惟骨色犹青。时人咸知其神异，更以绳系其足。往视之，唯见所系处存，而头尾及骨皆飞去。

旦露池西有灵池，方四百步。有连钱荇、浮根菱、倒枝藻。连钱荇，荇如钱文；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沉波下，实细薄，皮甘香，叶半青半白，霜降弥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横倒水中，长九尺余，如结网，有野鸭、秋凫及鸥鹭来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缯网也。亦名水网藻。中有转羽舫、逐龙舫、凌波舫，帝尝游宴于此。

卷第二

元鼎元年，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编翠羽麟毫为帘，青琉璃为扇，悬黎火齐为床，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于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有霞光绣，有藻龙绣，有连烟绣，有走龙锦，有云凤锦，翻鸿锦。阁上烧荃靡香屑，烧粟许，其气三月不绝。进崂嵊细枣，出崂嵊山，山临碧海上，万年一实，如今之软枣。咋之有膏，膏可燃灯，西王母握以献帝。燃芳苡灯，光色紫，有白凤、黑龙、异足来，戏于阁边。有青鸟，赤头，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谁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玉柜中，金泥封其上。国人长四尺，惟饵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马肝。舂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饥渴也。以之拂发，白者皆黑。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石拂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惟须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发。帝寝灵庄殿，召东方朔于青绮，窗不隔绨纨，重幕，问朔曰："汉承庚运，火德，以何精瑞为祥应？"朔跪而对曰："臣常至吴明之墟，是长安东过扶桑七万里，有及云山。山顶有井，云起井中，若土德王黄云出，火德王赤云出，水德王黑云出，金德王白云出，木德王青云出。此皆应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诸灵异，召东方朔言其秘奥。乃烧天下异

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涂魂香，外国所贡青楂之灯。青楂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蜡和之涂布，燃照数里。

起神明台，上有九天道金床、象席，虎珀镇杂玉为簟。帝坐良久，设甜水之冰，以备洪濯酌。瑶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则有涂阴紫梨、琳国碧李，仙众与食之。

吠勒国贡文犀四头，状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织以为簟，如锦绮之文。此国去长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长七尺，被发至踵，乘犀象之车。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蛟人之舍，得泪珠。则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水去虞渊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东方朔游此水，得数斛以献帝。投水于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沐则肌理柔滑。

瑶琨，去玉门九万里，有碧草如麦。割之以酿酒，则味如醇酎，饮一合，三旬不醒。但饮甜水，随饮而醒。

涂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轻梨。

琳国去长安九千里，生玉叶李，色如碧玉，数十年一熟，味酸。昔韩终常饵此李，因名韩终李。

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辇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谓龙尾墩也。

帝好微行，于长安城西，夜见一螭游于路。董谒曰："昔桀媚末喜于膝上，以金簪贯玉螭腹为戏。今螭腹余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曰："白龙鱼鳞，网者食之。"帝曰："试我也。"

元封四年，修弥国献驳骡，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珽为锁绊，以宝器盛刍以饲之。

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之玉笼盛数百头，形如大蝇，状似鹦鹉，声闻数里之间，如黄鹄之音也。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日虫。帝置之于宫内，旬日而飞尽，帝惜，求之不复得。明年，见细鸟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蝉。宫内嫔妃皆悦之，有鸟集其衣者，辄蒙爱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犹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丈夫所媚。

勒毕国，人长三寸，有翼，善言语戏笑，因名善语国。常群飞往日下自曝，身热乃归。饮丹露为浆。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东方朔从西那汗国归，得声风木十枝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临因桓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树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油麻风，吹枝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尊臣，臣有凶者，枝则汗，臣有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于周世，年七百岁，枝竟未汗。偓佺生于尧时，年三千岁，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问朔，朔曰："臣已见此枝三过枯死而复生，岂汗折而已哉！里语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湿，万岁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风台。台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锦盖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赐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东方朔从支提国来。国人长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国内小山能移之，有涧泉，饮能尽。结海苔为衣，其戏笑，取犀象相投掷为乐。

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是何兽也？"朔曰："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游于芝田，乃食芝田之草。东王公怒，弃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坛，因骑马返，绕日三匝，然入汉关，关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而至。"帝

曰：“其名云何？”对曰：“因疾，为名步景。”朔当乘之时，如驽蹇之驴耳。东方朔曰：“臣有吉云草十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岁一花，明年应生，臣走请刈之。得以秣马，马终不饥也。”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全不如吉云之地。”帝曰：“何谓吉云？”朔曰：“其国俗以云气占吉凶，若乐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著于草树，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云露可得乎？”朔乃东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献帝。遍赐群臣，群臣得尝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尝露：董谒、李充、孟岐、郭琼、黄安也。

李充，冯翊人也。自言三百岁。荷草畚，负《五岳真图》而至。帝礼待之，亦号负图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尝宝执，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断，恒切桂叶食之。闻帝好仙，披草盖而来谒帝焉。

郭琼，东郡人也。形貌丑劣，而意度过人。曾宿人家，辄乞薪自照读书。昼眠，眼不闭，行地无迹。帝闻其异，征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怀荆而读书。画地以记数者，夕地成池矣。时人谓黄安年可八十余，视如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龟，广二尺，人问：“子坐此龟几年矣？”对曰：“昔伏羲始造网罟，获此龟以授吾。吾坐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岁即一出头，吾坐此龟，已见五出头矣。”行即负龟以趋，世人谓黄安万岁矣。

卷第三

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阁，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方之事。唯东方朔下席，操笔跪而进，帝曰：“大夫为朕言乎？”朔曰：“臣游北极，至钟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龙衔烛火以照。山之四极，亦有园圃池苑，皆植异木异草。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仙人宁封常服此草，于夜暝时，辄见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为泥，以涂云明之馆。夜坐此馆，不加灯烛。亦名照魅草。采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梦草，似蒲，色红。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莫。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

有凤葵草，色丹，叶长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轻肌滑。赤松子饵之三岁，乘黄蛇入水，得黄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黄蛇之卵，故名蛇珠，亦曰销疾珠。语曰：宁失千里驹，不失黄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时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国献此草。此国人长四寸，织麟毛为布，以文石为床，人形虽小，而屋宇崇旷，织凤毛锦，以锦为帷幕也。

鸟哀国，有龙爪薤，长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为丸，服一粒，千岁不饥，故语曰：薤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叶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长一尺，

至三尺而止，然后可移于地上。若不经掌中吹者，则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蹑地。亦名蹑空草。

帝常见彗星，东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寻则没也。星出之夜，野兽皆鸣。别说谓之兽鸣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湔浣。亦名暗衣柰。

有龙肝瓜，长一尺，花红叶素，生于冰谷。所谓冰谷素叶之瓜。仙人瑕丘仲采药，得此瓜，食之，千岁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尝，如蜜滓。及帝封泰山，从者皆赐冰谷素叶之瓜。

帝解鸣鸿之刀，以赐朔。刀长三尺，朔曰："此刀黄帝采首山之金铸之，雄已飞去，雌者犹存。"帝临崩，举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销之。刀于手中化为鹊，赤色，飞去云中。

有鹊衔火于清溪之上，鹊化成龙。

西域献虎龙，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遥见有黄鹄，白首，鼓翅于帝前，即方朔。着黄绫单衣，头已斑白。汉朝皆异其神化而不测其年矣。

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胶，胜于凤喙之胶也。

帝常夕望，东边有青云起，俄而，见双白鹄集台之上，倏忽变为二神女，舞于台，握凤管之箫，抚落霞之琴，歌青吴春波之曲。帝舒暗海玄落之席，散明天发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国。地有发日树，言日从云出，云来掩日，风吹树枝，拂云开日光也。亦名开日树。树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状如鸡飞，亦名翔鸡菱。仙人凫

伯子常游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轻，兼身生毛羽也。

有远飞鸡，夕则还依人，晓则绝飞四海，朝往夕还，常衔桂枝之实，归于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众仙奇爱之。剉以酿酒，名曰桂醪。尝一滴，举体如金色。陆通尝饵黄桂之酒。祝鸡公善养鸡，得远飞鸡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鸡，如鹄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鸡。

帝于望鹄台西起俯月台，台下穿池，广千尺，登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酌云菹酒，菹以玄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青樱、龙瓜、白芋、紫茎、寒蕨、地花、气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须，草因名紫须葛也。

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触月船、鸿毛船、远见船，载数百人。或以青桂之枝为棹，或以木兰之心为楫，练实之竹为篙，纫石脉之为绳缆也。石脉出晡东国，细如丝，可缒万斤。生石里，破石而后得。此脉萦绪如麻纻也，名曰石麻，亦可为布也。

影娥池中有鼍龟，望其群出岸上，如连璧弄于沙岸也。故语曰：夜未央，待龟黄。

影娥池北作鸣禽之苑，有生金树，破之，皮间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树。

有司夜鸡，随鼓节而鸣不息，从夜至晓，一更为一声，五更为五声，亦曰五时鸡。

有喜日鹅，至日出时衔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鹅。

有升藻鸭，赤色，每止于芙蕖上，不食五谷，唯咂叶上垂露，因名垂露鸭，亦曰丹毛凫。

有女香树，细枝叶，妇人带之，香终年不减。

卷第四

武帝暮年，弥好仙术，与东方朔狎昵，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药耶？”朔曰：“东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乌数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驭，以手掩乌目，不听下也，长其食此草。盖鸟兽食此草，则美闷不能动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时掘井，陷落地下数十年，无所托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屐与臣，臣泛红泉，得至此草之处，臣采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业，邀臣入云煓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黑玉，铜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缕云枕。又荐蛟毫之白缛，以蛟毫织为缛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缛。又有水藻之屏，臣举手拭之，恐水流湿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系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

有丹虾，长十丈，须长八尺，有两翅，其鼻如锯。载紫桂之林，以须缠身急流，以为栖息之处。马丹尝折虾须为杖，后弃杖而飞，须化为丹，亦在海傍。

帝升望月台，时暝，望南端有三青鸭群飞，俄而止于台上，帝悦

之。至夕，鸭宿于台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为灯焉，取灵濋布为缠，火光甚微，而光色无幽不入。青鸭化为三小童，皆着青绮文繻，各握鲸文大钱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动，因名轻影钱。

元封三年，郯过国献能言龟一头，长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广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气。东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饮之，置于通风之台上。"欲往卜，命朔而问焉，言无不中。

唯有一女人爱悦于帝，名曰巨灵。帝傍有青珉唾壶，巨灵乍出入其中，或戏笑帝前。东方朔望见巨灵，乃目之，巨灵因而飞去。望见化成青雀，因其飞去，帝乃起青雀台，时见青雀来，则不见巨灵也。

汉武帝内传

佚　名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汉武帝内传》，又作《汉武内传》、《汉武帝传》，明清人有云为汉班固或晋葛洪撰者，皆无确据。《四库全书总目》云当为魏晋间士人所为，《守山阁丛书》集辑者清钱熙祚推测是东晋后文士造作，二说大致不差。

本书自汉武帝出生时写起，直至死后殡葬。其中略于军政大事，而详于求仙问道。特别对西王母下降会武帝之事，描叙详尽。本辑《汉武故事》亦写及此节，但语极简略。本书则大事铺叙，情节繁复，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其文字亦错采缛丽，运用了汉赋排偶夸张的手法，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本书道教意味浓郁，被收入《道藏》。此外，多种丛书皆收有此书。如《广汉魏丛书》、《说郛》、《粤雅堂丛书》等。清金山人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时，以《道藏》本、《太平广记》、《类说》等对本书作了校勘，并有校记，较为完善。今即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进行分段、校点。

目　录

汉武帝内传
　　校点说明
　　汉武帝内传

返回总目录

汉武帝内传

孝武皇帝，《广记》句首有汉字。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置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及即位，自景帝子也至此，藏本并脱去，依《广记》补。好长生之术，《广记》：好神仙之道。常祭名山大泽，《广记》：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按五岳即名山也，今依藏本。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二字依《广记》补。甲子，祭《广记》：登。嵩山，起神《广记》：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夜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舒侍。《广记》侍作在侧二字。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山来。"昆山，昆仑山也。《广记》改昆山为昆仑山而删注。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藏本：尊。依《广记》改。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百日清

斋，不闲人事，不治也。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此字依《广记》补。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室《广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至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之内，设座殿上，《广记》：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帐，《广记》：帏。然九光之灯，设《广记》：列。玉门之枣，酌此字依《广记》补。蒲萄之酒，《广记》：醴。躬监肴物，《广记》：宫监香果。为天官之馔。帝乃盛服立于陛《广记》：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妄有二字《广记》倒。窥者。内外寂谧，静肃也。以俟《广记》：候。云驾。

至二唱之后，即二更也。《广记》改二唱为二更而删注。忽天《广记》：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藏本：遥。依《广记》改。趋宫庭间。须臾转近，闻五字依《广记》补。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音乘。狮子，或御白虎，《广记》无此二句。或骑白麕，音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藏本：科。依《广记》改。车，或乘天马，此句依《广记》补。群仙数万，《广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此字依《广记》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广记》：皆长丈余。同执彩毛之节，佩此字依《广记》补。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藏本：带天策，无之冠二字，依《广记》补正。咸住殿前。《广记》：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裆，古兮切，裾也，上服。容眸流眄，莫见切，邪视也，作盼非。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锦《广记》：金。袷襐，上夹下蜀，无絮长襦也。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广记》有佩字，乃浅人增也。后文云腰流黄挥精之剑。分头《广记》：景。之剑。头上大华结，上花下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琼凤文之舄。俗刻有映朗云栋神光昳晔二句。检《广记》亦无之，未知所

本。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藏本：云。依《广记》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拜跪，二字《广记》倒。问寒温《广记》：暄。毕，立如也。《广记》无此二字。

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设膳，膳精非常。《广记》：自设天厨精妙非常。丰珍之肴，《广记》：上果。芳华百果，《广记》：味。紫芝萎蕤，华盛貌。纷若填樏。上音田，下音螺。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藏本：甘。依《广记》改。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广记》有更字。索桃，《广记》有果字。须臾，以鏧鏧，《广记》作玉盘二字。曾慥《类说》作柈。盛《广记》有仙字。桃七枚，《广记》：颗。下同。大如鸭子，《广记》：卵。形圆，此字依《广记》补。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与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录核。录，留也。《广记》改录为收而删注。母曰："何谓？"《广记》：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广记》：年。一生实耳，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如何！"帝乃止。于坐上酒觞数过，《广记》：遍。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龢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类说》：灵虚。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拊，循也。石，如鸣球之类也。侍女范成君击洞庭《广记》：湘阴。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元灵之曲。其词曰："大象虽寥廓，我把天地户。披云沉灵舆，倏忽适下土。空洞成元音，至灵不容冶。太真嘘中唱，始知风尘苦。颐神三田中，纳精六阙下。遂乘万龙辎，藏本椿，依《文选·游仙诗》注改。驰骋眄九野。"

二曲曰："元圃遏北台，五城焕嵯峨。启彼无涯津，泛此织女河。仰上升绛庭，下游月窟阿。顾眄八落外，指招九云遐。忽已不觉劳，岂寤少与多。抚璈命众女，咏发感中和。妙畅自然乐，为此玄云歌。按，上文作元灵。韶尽至韵存，真音辞无邪。"

歌毕，帝乃下地叩头，自陈曰："彻武帝自称名。受质不才，沉沦流俗，承禅先业，遂羁世累。政事多阙，兆民不和，风雨失节，五谷无

实。德泽不建，寇盗四海。黔首劳毙，户口减半。当非其主，积罪邱山。然少好道，仰慕灵仙，未能弃禄委荣，栖迹山林，思绝尘饵，罔知攸向。且舍世寻真，钻启无师。岁月见及，恒虑奄忽。不图天颜顿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圣，是臣宿命合得度世。愿垂哀怜，赐诸不悟，得以奉承切己之教。”

王母曰：“女音汝，后同。能贱荣乐卑，耽虚味道，自复佳耳。然女情恣体欲，淫乱过甚，杀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则裂身之车，淫为破年之斧，杀则响对，奢则心烂，欲则神陨，聚秽命断。以子蕞在会切。尔之身，而宅灭形之残，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欲此《类说》无此字。解脱三尸，全身永久，难可得也。有似无翅之莺，愿鼓翼天池。朝生之虫，而乐春秋者哉！若能荡此众乱，拨秽易韵，保神炁于绛府，闭淫宫而开悟，静奢侈于寂室，爱众生而不危。守兹道戒，思乎灵味，务施惠和，练惜精气，弃却浮丽，令百竞速游。女行若斯之事，将岂无仿佛也。如其不尔，无为抱石而济长津矣。”帝跪受圣戒：“请事斯语。养生之要，既闻之矣。然体非玉石，而无主于恒。炁非四时，而常生于内，政当承御出入，呼吸中适，和液得循，形神靡错，炁既随宜，则魂魄不滞。若使理合其分，炁甄居延切，察也。其适，则形可不枯，宅可不废。昔受道书，具以施业之矣。遂不获真验，未为巨益，使精神疲于往来，津液劳于出入，岁减其始，月亏其昔，形亦渐凋，神亦废落。是彻不得所奉于口诀，开暗塞于明堂尔。不审服御可以永久者，吐纳可以延年者，乞赐长生之术，暂悟于行尸之身。若蒙圣诰于即日，臣伏听丽天之教矣。”王母曰：“昔先师元始天王时，及闲居登于蘂霄之台。侍者天皇扶桑大帝君，及九真诸王，十方众神仙官。爰延弟子丹房之内，说元微之言。因问我：何为而欲索长存矣？吾因避席叩头，请问长生之术。天王登见，遗以要言，辞深旨幽，实天人之元观，上帝之奇秘，女今日愿闻之乎？”帝跪曰：“彻小丑贱生，枯骨之余，敢以不肖之躯而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花之质，希晦朔之期。虽乐远流，莫知以济，涂路坚塞，所要无寄。常恐一旦死于钻仰之难，取笑于世俗之夫。岂图今日遭遇光会，一睹圣

姿，而精神飞扬，恍惚大梦。如以涉世千年救护死归之日，乞愿垂哀，诰赐彻元元。”

王母曰：“将告女要言。我曾闻天王曰：夫欲长生者，宜先取诸身，但坚守三一，保尔旅族。金瑛夹草，广山黄本，昌城玉蕊，夜山火玉，逮及凤林鸣酢，音醋。西瑶琼酒，中华紫蜜，北陵绿阜，太上之药。风实云子，玉津金浆，月精万寿，碧海琅菜，蓬莱文丑，浊河七荣，动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绮华，仰漱云山之朱蜜。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灵瓜，四劫一实。宜陵麟胆，炎山夜日。东掇扶桑之丹椹，俯采长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凤脑，太真虹茧，音芝。天汉巨草。南宫火碧，西乡扶老。三梁龙华，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后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药有八光太和，斑龙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邱。七元飞节，九孔连珠，云浆玉酒，元圃琼腴，钟山白胶，王屋青敷，阆风石髓，黑阿珊瑚。蒙山白凤之肺，灵邱苍鸾之血。东英朱菜，九节交结，太微嘉禾，琼华脑实，流渊鲸眼，赤河绛璧。北汲太元之酪，中握二仪之脉。云渎藜艾，昆邱神雀，广夜芝草，流渊青狄，真陵雷精，元都平盖。左食神元，右阆玄濑。上屈兰圆之金精，下摘圆邱之紫柰。鸾水灵垥，八陔赤薤，万载一生，流光九队。有得食之，后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此字以意补。下仙之所逮。其次药有九丹金液，紫华红英，太清九转，五云之浆，元霜绛云，腾跃三黄。东瀛白香，炎洲飞生。八石十芝，威僖九光。西流石胆，东沧青钱。高邱余粮，精石琼田。太虚还丹，盛次金兰，长光绿草，云童飞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飞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见也。其下药有松柏之膏，山姜沉精，刍草泽泻，枸杞茯苓，菖蒲门冬，巨胜黄菁，云飞赤版，桃胶朱英，椒麻续断，萎蕤黄连。如此下药，略举其端。草类繁多，名有数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虽不长享无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泽，还发童颜，役使群鬼，得为地仙。要且录此，有阶渐寻远胜也。是以天官远妙，灵药别品，灵无奇挺，真仙有域。今不可谓呼吸六气，安在一身。灌溉三官，近出阿庭，浅薄其术，弃而不为，其大戆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足

以精不脱则永久，炁常存则不死，既得其和，其寿不已。又复不用药物之烦费，营索之劬劳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谓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十天，飞我八外，自得纵身于四域之内，亦驻策众灵焉。夫始欲修之，《广记》：身。先《广记》：当。营其气，太上《广记》：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广记》有为字。下三句同。血，血化精，精化液，《广记》：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比藏本多一句。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广记》：精。四年易宍，音肉。《广记》宍作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广记》筋骨二字互易。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藏本：变化易形。依《广记》改。变化则道成，道成则位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广记》有在字。丹房之中所说微言。藏本：微言所说依《广记》乙转。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出，《广记》出作录之二字。以相付，子善录而修藏本：循。依《广记》改。焉。”

于是王母言粗毕，《广记》：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二字依《广记》补。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母敬谢，但不相见四千余年。《广记》有矣字。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藏本无见字，依《广记》补。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藏不淳，关胄彭勃，骨无津液，浮反外内，《广记》：脉浮反升。宍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元白失时，《广记》有虽当二字。语之《广记》有以字。至道，殆恐非仙才。《广记》有也字。吾久在人间，实为藏本：谓。依《广记》改。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广记》：思。念。庸《类说》：客。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肯《广记》：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见侍女下殿，俄藏本：仍。依《广记》改。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广记》有一

字。侍女答藏本有相字。依《广记》删。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藏本：系系。依《广记》改。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颠倒。《广记》：命驾。先被大帝君敕，藏本有使字。依《类说》删。诣元洲，校定天元，正尔暂往。藏本：住。依《类说》改。如是当还，还便束带，须臾《广记》：愿暂。少留。"帝因问上元夫人由。《广记》：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

王母曰："是三天真皇之母，藏本及《广记》并无此四字，俗刻本有之，存以俟考。上元之官，统领十方玉女之名录者也。"当二时许，此句《广记》作"俄而"二字，《类说》作"时顷"二字，盖约其文。上元夫人至，来时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皆《广记》并是二字。女子，年同《广记》：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灵官也。夫人年此字依《广记》补。可廿余，天姿清辉，《广记》：精耀。灵眸绝朗，服赤霜《广记》：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之至腰，戴九灵《广记》：云。夜光之冠，带《广记》：曳。六出火玉之珮，垂凤文琳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之《广记》：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女当起拜。"帝拜，此字依《广记》补。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湎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常人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此句藏本但有振根二字，依《广记》改补。愿无为之事，良有志也。"《广记》：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

上元夫人谓帝曰："女好道乎？闻数招方士，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广记》有勤字。而不获者，实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广记》奢淫二字互易。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藏之内，虽锋铓二字《广记》作获。良针，固难愈矣。暴则使气奔而神攻，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

消。奢则使真离而魄藏本：魂。依《广记》改。秽，是故本游《广记》：命逝。而灵臭。《广记》：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服《广记》：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五者《广记》：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钺。《广记》：斤。虽复疲《广记》：志。好于长生，而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类说》无此字，俗刻上句往字移在已下，于文为顺。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藏本：怨。依《广记》改。惠务济穷，《广记》：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亘久《广记》：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尔《广记》：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臭《广记》：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冀耳。藏本：冀作异，依《类说》改。今阿母迁天尊之重，驾降螭蛄之窟，屈霄虚之灵鸾，诣孤鸟之俎。此四句依《类说》，孤《广记》作狐。且阿母至戒，妙唱元发，《广记》：音。验其敬勖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于玄都之墟，迎女于昆阙《广记》：阆。之中，位以仙官，游迈《广记》：于。十方。吾言之毕矣，《广记》：信吾言矣。子厉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辄戢圣令《广记》：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元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戒言，《广记》：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无忠志，《广记》：若其志道。则心疑真信，《广记》：心凝真性。嫌惑之徒，勿《广记》：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发我二字《广记》倒。阆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复《广记》：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

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也。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抚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勖勉。”《广记》有耶字。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广记》：佩。之焉。”帝又见王母巾笈《类说》：巾箱。中，有卷子小书，《广记》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之方邪？不审其目，可得瞻眄否？”此字依《广记》补。

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我求请，二字《广记》倒。今此字依《广记》补。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秘禁极重，其字依《类说》补。岂女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志《广记》：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短长，二字《广记》倒。察邱岳《广记》：山。之高卑，藏本有名字。依《广记》删。立天柱而依《广记》补。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藏本：遵。依《广记》改。蓬邱以馆真人，安水神乎《广记》：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元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元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振荡群精。诸仙玉女，聚于《广记》：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川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委蛇，《广记》：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画《广记》：书。形秘于元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迎。女虽不正，然数访山泽，叩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致祸及也。”藏本及作考，依《广记》改。又，文澜阁本作“祸必及也”。

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蕴，发紫台之文，赐女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元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

符，太阴六丁通真遁虚《广记》：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藏本：撮。依《广记》改。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之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阙此十二事者，《广记》有当字。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总摄万精，驱策百鬼，来《广记》：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

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与《广记》：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宏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得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愿赐指授。”上元夫人曰：“我无此文也。昔曾扶广山见青真小童，有此金书秘字，云求道益命，千端万绪，皆须五帝六甲灵飞之术，六丁六壬名字之号，得以请命延算，长生久视，驱策众灵，役使百神者也。其无六甲要事，唯守《真形》者，于通灵之来，必无阶矣。女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复广加搜访焉。”帝固请不已，叩头流血。上元夫人曰：“吾无此文，所以相示十二事者，欲令女广寻博求，以参《真形》之用耳。”

王母乃告上元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官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藏本有当字。依《广记》删。须精《广记》：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藏本有今字。依《广记》删。当授《广记》有之字。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昔日与夫人共登元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童藏本：立。依上文改。乃就吾请求二字《广记》倒。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守《广记》无。助《广记》有于字。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其味甚好，

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已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何缘二字《广记》倒。令人主稽颡《广记》：首。请乞，叩头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用《广记》：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若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何缘夫人向下才而说灵飞之篇目乎？妄言则漏，妄说则泄，说《广记》：泄。而不传，是谓衒天道，此禁岂轻于传也？《广记》：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之于刘彻也耶？直以《广记》有彻字。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但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自夫人但有致灵之方灵字起至此，藏本并脱去，依《广记》补。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是矣。《广记》：此也。然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足以不死耳。《广记》：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也，闻道难；非闻道难也，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明师能授人妙术，不能使人必为。何足藏本有其字，依《广记》删。隐之也。《广记》：耶。夫人不当忆向为长桑公子请吾求八光挥疾药玉树方乎？”

上元夫人有惭色，跪谢曰：“谨受命矣。但五字依《广记》补。阿环昔幼学道于广都之邱，建木丹诚术数未成之时，倒景君、无常先生。此二人，盖太清元和天之灵官也。见授六甲左右灵飞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环曰：初学道者，听四十年一传；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得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女受传女，男受传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阿

环受书以来，凡传六十八女子，贤大女郎抱兰，即阿环之弟子也。阿环所授者，固不可以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往受藏本：授。依《广记》改。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灵飞遁虚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与阿环所受者同。文二字《类说》倒。一无异也。青真，男官也，未闻复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环学入火弟子，《广记》：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文与藏本异。今正敕取，《广记》有之将二字。以授彻也。先所以告彻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既勤而获，《广记》：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广记》有耳字。非徒苟执，炫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妙，灵人传信，天仙宝贵，封之金台，佩入紫微。乃经行而前，卫门大虎却伏抱关出，过太清则振身瑶房。左遨沧海，长揖东蒙，右接常阳，下盼版桐。泛彼八海，则乘蚪从龙；游此名山，则众真奉迎。动有云轮羽盖，静可长存永安，至术洪矣。初不传地官，阿母今乃授于淫浊之尸，赐于枯骨之身，可谓太不宜矣！况阿环有六甲下术，唯驱策百灵，致日月之华精，藏匿形影，化生万物，出入水火，唾叱杳冥，彻视反听，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驱驰，采月华以长生。隐沦八地，回倒辰星，久视轻身，与天相倾耳。安得及太上之灵书，八会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游景灵之宫，纷纷飙飙，登流霞之堂臣。五岳之主，挹蕊醴之觞，驾九龙以虚腾，落紫鸿而元翔耶？”王母笑曰：“先失自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来以授彻也。须臾，侍女还，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六字依《广记》补。元光明曜，真华炜焕。云：“青真小童问讯弟子阿昌言：向奉诣《广记》：使。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过门受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二字依《广记》补。文澜阁本二字在起居上。如何？二字《广记》倒。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此字依《广记》补。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四字依《广记》补。辄封一通付信曰：二字依《广记》补。彻虽有心求

慕，实非仙才。讵宜以此术传泄于行尸乎？阿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藂林，孤魂号于绝域，《类说》绝作异。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藏本：奢。依《广记》改。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真尊见敕，不敢违耳。”王母笑《广记》：叹。曰：“言此子者诚多愆，《广记》：然。属下读。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积，《广记》：矣。屡祷名山真灵，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以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魄《广记》：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

于是上元夫人离《广记》：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天向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二句依《广记》补。必沉幽冥。藏本沉下有于字，依《广记》删。尔其慎祸，藏本：必慎其祸。依《广记》改。敢告刘生。尔师主是《广记》有真字。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真小童为藏本：之。依《广记》改。号。其为器也，环朗洞照，圣周万变。元镜幽鉴，才为真隽。游于扶广，权此始运。宫馆元圃，治仙职分。子存师君，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陨。”《广记》：沦。上元夫人祝毕，乃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以字焉字，并依《广记》补。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真遁虚玉女之箓。

第三篇，有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

第四篇，有左乙混沌东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收摄藏本：撮。依后文改。杀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

第九篇，有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威仪。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真曲素之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

凡十二事都毕，因复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者，藏本及《广记》并无此字，俗刻本有之，应考。六位之通灵。太阴有潜空之妙，遁灵履机之神，秋含春挺，千真之生。动则寂应成波，静则川陵缅平。所以毫末不移，浩岳可倾赫哉！太阳之招神，策万灵而驱驰，六戊飞而神畅。天光因景以扬晖，西乡激电而砰磕，东桑空震以成雷。盖阳灵之昺赫，实九天之元威。左乙混洞，万物始通，阳微其升，苍晖应龙。轻云扬景，飙胎潜风。神妙集于有宅，真感应而必钟。万春回始，是为东蒙。右庚素秋，敛散聚气，摄万神而我役。白虎动以彭勃，少女起而通真。延九天之眄视，金精地灵，来为身卫。馘彼邪恶，故称摄杀之律。壬癸六遁，沉沦无根，藏蔽万锋，移行邱山，隐地匿影，崩流塞川，八术六奇，万胜常全，佩我六遁，久视长存。丙丁入火，凌烟云汉，九赤龙书，翳蔚朗焕。尔用斑符，致千灵以朝谒；乃由丙神，回丹火以冲散。炎光上术，妙乎异观，六辛入金，飞害销磨。致日精，得阳光之珠；求月魄，获黄水之华。能致八石之灵菌，能引扶桑之丹霞。酣云浆于丹庭，腾碧川于元河。其用少

矣！有益盖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巳石精，金液流光，变化万端，千载孰当！佩我六巳，易形游行，长生毕天，无复始终。玄哉已书，甚要难冲，子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镇，八禀十诀。降灵之来，必由斋祭。万事取成于精慎，千神求通于此术。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真之符。游行五岳，当用紫书。曲素诀辞，可以凌虚。三五顺行，与灵同车。寅申己亥，可禳飞灾。紫度炎光，内视反听。神辞通达，六甲收摄。地司游天，践地，与真。不疑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于元景之台，子其秘慎之焉！”

王母曰：“此皆太灵群文，并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真所造校定，或九天文母真人赤童所出。此辈书符，藏藏本有之字，依《广记》删。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韫以兰简《广记》：茧。之帛，约以北《广记》：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诸名真贵灵下游山川，看林岫以眇视，察有心之学夫。或告之以道德，或传之以天符。诸学道未成者，受此书文，听四十年授一人；如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授一人，无其人，八百年并授二人。得仙者，四千年授一人，如无其人，八千年可顿授二人。得真者，四万年授一人，如无其人，八万年顿授二人。升太上者，四十万年授一人。传非其人，是为泄天道，可授而《广记》：得其人。不传，是为闭《广记》：蔽。下同。天宝。不计限而妄授者，是为轻天老。受而不敬，是为慢天藻。泄、闭、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之《广记》无。者身死《广记》有于字。道路，受土《广记》：上。刑而骸裂。闭则目盲耳聋于来生，《广记》：世。命凋枉而卒殁。轻则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生弃疾于后世。复有愈兹罪者，则宗断而族灭。同道谓之天亲，同心谓之地爱。为道者当相亲授，共均荣辱，营守真一，珍惜精液，恭养和气，气全神归，心齐灵会。如其不尔，天降尔疠，此皆道之科禁，今故《广记》：故以。相诫，不可不慎！然此法宜传，但当以年限齐之尔。若便有其人，不必须限讫而授之也。汝欲授《五岳真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灵飞左右之符者，可传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

王母又命侍女宋灵宾更取一图与帝，灵宾探怀中得一卷，盛以云锦之囊，形书精明，俱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地卑，五岳镇形。元津激炁，沧泽元精。天回九道，六和长平。太上八会，飞天之成。真仙节信，由兹通灵。泄坠灭腐，宝归长生。彻其慎之，敢告刘生！”祝毕，授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学道符者，宜别祭五岳诸仙真灵洁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杂事须用节度相与，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克明正身，反恶修善，后三年七月，后原作复，依《类说》改。更来告女要道也。”须臾，殿南朱雀窗中，忽有一人来窥看仙官。帝惊问：“何人？”王母曰：“女不识此人耶？是女侍郎东方朔，是我邻家小儿也。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此桃。此子昔为太上仙官，太上四字依《类说》补。令到方丈山此字依《类说》补。助三天司命收录仙家。朔到方丈，但务山水游戏，了不共营和气，擅弄雷电，激波扬风，风雨失时，阴阳错迕。致令蛟鲸陆行，山崩境坏，海水暴竭，黄鸟宿渊。妨农芸田，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亏奉命之科。于是九源丈人乃言之于太上，太上遂谪斥，使在人间，去太清之朝，令处臭浊之乡。近金华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为陈乞，以行原之。”于是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也。

时酒酣周宴，言请粗毕，上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璈，鸣弦骇调，清音灵朗，玄风四发，乃歌《步元》之曲，辞曰：

昔涉元真道，腾步登太霞。负笈造天关，借问太上家。
忽过紫微垣，真人列如麻。绿景清飙起，云盖映朱葩。
兰宫敞琳阙，碧空启璚沙。丹台结空构，晦晦生光华。
飞凤踶甍峙，烛龙倚委蛇。玉胎来绛芝，九色纷相拿。
挹景练仙骸，万劫方童牙。谁言寿有终，扶桑不为查。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飞《广记》：非。答歌曰：

晟登太霞宫，挹此八玉兰。夕入玄元阙，采蕊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织女立津盘。吐纳挹景云，味之当一餐。

紫微何济济，璚轮复朱丹。朝发汗漫府，暮宿句陈垣。
去去道不同，且如体所安。二仪设犹存，奚疑亿万椿。
莫与世人说，行尸言此难。

歌毕，因告武帝仙官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旦，王母别去。上元夫人谓帝曰："夫李少君者，专念精进，理妙微密，必得道矣。其似未有六甲灵飞之文，女当可以示之。"帝曰："诺。"于是夫人与王母同乘而去。临发，人马龙虎，威仪此二字《广记》作导从音乐四字。如初来时。云气勃蔚，《广记》：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于是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亦有欲去世计数矣，而淫色恣性，杀伐不休。兆人怨于劳役，死者怨于无辜。其年作甘泉宫、通天台，长安蜚廉馆。朝鲜王攻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八月，甘泉宫内生芝草九茎，诏曰："甘泉宫中产芝，九茎联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宏休。其大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内守。《汉书》作南巡守。至于盛唐，祠虞舜于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元封六年，行幸回中，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于武帝，王母授帝《五岳真形图》、《灵光生经》，上元夫人授六甲灵飞招真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见帝之日，多所称说，或延年之诀，致神灵之法，或乘虚之数，步元之术，诸要妙辞。帝乃自撰《广记》有集字。为一卷，及所授《真形》《经书》六甲灵飞之事。帝乃盛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帏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戒整衣服亲诣朝拜，烧香盥漱，然后执省之焉。

帝自受书已来，出入六年，意旨自畅，《广记》：清畅。高韵自许，藏本有云字，依《广记》删。以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类说》当作获。强

悍气力，不修至诫。《广记》：德。乃《广记》：更。兴起台馆，劳弊百姓，《广记》：万民。坑杀降卒，《广记》：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怨叹，流血皋《广记》：膏。城。每事不从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诫，二真遂不复来也。藏本二真作王母，依《类说》改。到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藏本：乙丑。依《广记》改。与《汉书·武帝纪》合。天火烧柏梁台。于是《真形图》、六甲五帝四字依《类说》补。《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生经》生字依《类说》补。及自撰所受自灵飞经至此十五字，藏本并脱去，依《广记》补。者，凡四卷共函烧失。《广记》：作并函并失。《类说》作并烧失不存。王母当藏本：尝。依《广记》改。以《广记》：知。武帝不能从训，故以火灾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元封三年七月斋戒，以《五岳真形图》授董仲舒登受；帝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元封四年七月斋戒，以五帝六甲灵飞十二事授李少君登写受，此书得传行于世者，先传此二君以存矣。帝既失书，悔不行德，自知道丧。其后东方朔一旦乘云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二字藏本作一再字，依《广记》改。仰望良久，二字依《广记》补。大雾覆之，不知所在，《广记》：适。帝愈懊恼。《类说》恼作恨。其年禅蒿里，祠后土，东临渤海，望祠蓬莱，仰天自誓，重要灵应，而终无感。春，还受计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宫。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律吕，此本王母意也。至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以太初三年正月行幸，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以太初四年起明光宫，改号天汉。元年正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至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五月，行幸东海，山称万岁。冬，赐行所道户钱五千余，鳏寡孤独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灵应。征和四年春，行幸东莱，临大海，清斋，祀王母、上元夫人求应亦不得。还，行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改号后元。元三正月，行幸甘泉宫，郊泰畤。秋七月，地震，涌泉。二年春，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广记》有西憩二字。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广记》有宫字。前殿。

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过。《广记》：遍。又有芳香之气异常。陵毕，于是坟埏间大雾，门《广记》有柱字。坏。雾经一月许日。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自此是西胡康渠王至此，藏本但云此二物是帝所蓄用者，忽出在世间，人见其志云云，与《广记》文异。盖二书互有删改，遂令彼此参差，难于归并。以《广记》所引文较详，故从之。告之有司，《广记》：因认以告。有司诘辞，《广记》：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诣郿市，《广记》有其日二字。见一人于北车巷《广记》有中字。卖此二物，责素《广记》：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之。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名，昨来洛市，因见诘此二物，事实如辞。《广记》：此。有司以闻，二物簿入官，遗商人勿问。《广记》：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文与藏本异。帝未崩时，先诏以杂书四十余卷，《广记》：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所读玩者，使随身敛于棺内。

至元康藏本：延康。《广记》：建康。并东汉时年号，去武帝远矣。《纬略》作元康，乃宣帝年号也，今从之。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所葬之书，盛以金箱，书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书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纬略》引作张纯以箱及书奏上之。帝问自武帝时也至此十七字，藏本并脱去，依《广记》补。武帝时《广记》有左右二字。侍臣，有典书《广记》有中字。郎冉登，见书《广记》：经。下同。及箱，流涕《广记》有对字。曰："此是孝武皇帝殡敛时物也。臣当时藏本：时料。依《广记》改。以著棺中，《广记》：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耳。"宣帝大怆然惊愕，以书交付武帝庙中。其茂陵安完如故，而书箱玉杖忽出地外；又物尚鲜盛，无点污也。见之者亦甚惑，不能名之矣。按《九郁《广记》：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杂书，先并随身入椁，乃从无间忽然显出，货杖于市，书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有《广记》：能。如此者乎？明武帝之死，尚未可知应运灵化。此下应有脱文。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莽使通祭汉家诸陵，言符瑞之

意，使者到茂陵，闻地中大噫咤而长叹者四，使者悚怖以闻莽。莽曰：“武帝当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祭以太牢。

所葬书目：

《老子经》二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灵跻经》六卷。

《太素中胎经》六卷。

《天柱经》九卷。

《六龙步元文》七卷。

《马皇受真术》四卷。

汉武故事

佚　名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然皆无确凿证据。今人刘文忠综合前说，又据书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刘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此书记载汉武帝从出生到死葬茂陵的传闻佚事，属于汉武帝传说系统中的一部传记小说。其主要内容，是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求仙问道，同时也写了“金屋藏娇”、“相如论赋”等杂事。其行文简雅拙质，不事雕琢，然能注意渲染气氛，人物对话亦有个性，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一定影响。

传世的《汉武故事》版本颇多，多种丛书，如《古今说海》、《古今逸史》、《说郛》等，均收有本书。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本书，以《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及有关正史详加校勘，并著校记，比较精备。今即以此本为底本，略去校记，改正明显错字，加新式标点，付梓出版。

目　录

汉武故事
　　校点说明
　　汉武故事

返回总目录

汉武故事

汉景皇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其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是时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主伺其短，辄微白之。上尝与栗姬语，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长主日谮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贤之，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曰彻。

丞相周亚夫侍宴，时太子在侧。亚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视之不辍，亚夫于是起。帝问曰：“尔何故视此人邪？”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帝笑，因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于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年弃市。议者称善。时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

及即位，常晨往夜还。与霍去病等十余人，皆轻服为微行。且以

观戏市里，察民风俗。尝至莲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问乏，云有持戟前呵者数十人。时微行率不过二十人，马七八匹，更步更骑，衣如凡庶，不可别也，亦了无驺御，而百姓咸见之。

元光元年，天星大动；光耀焕焕竟天，数夜乃止。上以问董仲舒，对曰："是谓星摇人，民劳之妖也。"是时谋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谓仲舒妄言，意欲诛之。仲舒惧，乞补刺史以自效，乃用为军候，属程不识屯雁门。

太后弟田蚡欲夺太后兄子窦婴田，婴不与，上召大臣议之。群臣多是窦婴，上亦不复穷问，两罢之。田蚡大恨，欲自杀。先与太后诀，兄弟共号哭诉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杀婴。后月余日，蚡病，一身尽痛，若击者。叩头复罪。上使视鬼者察之，见窦婴笞之。上又梦窦婴谢上属之，上于是颇信鬼神事。

陈皇后废处长门宫，窦太主以宿恩犹自亲近。后置酒主家，主见所幸董偃。

陈皇后废，立卫子夫为皇后。初，上行幸平阳主家，子夫为讴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欢乐。主遂内子夫于宫。上好容成道，信阴阳书。时宫女数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独在籍末，岁余不得见。上释宫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请出。上曰："吾昨梦子夫庭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后生男，即戾太子也。

淮南王安好学多才艺，集天下遗书，招方术之士，皆为神仙，能为云雨。百姓传云："淮南王，得天子，寿无极。"上心恶之，征之。使觇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隐形升行，服气不食。上闻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传，云无其事。上怒，将诛，淮南王知之，出令与群臣，因不知所之。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常恐动人情，乃

令斩王家人首，以安百姓为名。收其方书，亦颇得神仙黄白之事，然试之不验。上既感淮南道术，乃征四方有术之士，于是方士自燕齐而出者数千人。齐人李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上甚信之，拜为文成将军，以客礼之。于甘泉宫中画太一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后升天，升天然后可至蓬莱。"岁余而术未验。会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

李少君言冥海之枣大如瓜，种山之李大如瓶也。

文成诛月余日，使者籍货关东还，逢之于漕亭。还言见之，上乃疑；发其棺，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捕验间无纵迹也。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内，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妪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妪自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希复微行。时丞相公孙雄数谏上弗从，因自杀，上闻而悲之，后二十余日有柏谷之逼。乃改殡雄，为起坟冢在茂陵旁，上自为诔曰："公孙之生，污渎降灵。元老克壮，为汉之贞。弗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归冥冥。呜呼夫子！曷其能刑。载曰：万物有终，人生安长；幸不为夭，夫复何伤。"雄尝谏伐匈奴，为之小止。雄卒，乃大发卒数十

万，遣霍去病讨胡，杀休屠王。获天祭金人，上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人率长丈余，不祭祝，但烧香礼拜。天祭长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令依其方俗礼之，方士皆以为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乃止。

凿昆池，积其土为山，高三十余丈。又起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香柏，香闻数十里，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也，死而有灵。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自柏梁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取宛若为小妻，生三人，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弗死也。

薄忌奏："祠太一用一太牢，为坛开八通鬼道，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上祀太畤祭，常有光明照长安城如月光。上以问东方朔曰："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总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寿乎？"对曰："皇者寿命悬于天，司命无能为也。"

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尤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异，不问仆隶，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严急，不贷小过，刑杀法令，殊为峻刻。汲黯每谏上曰："陛下爱才乐士，求之无倦，比得一人，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曰："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

下自今改之，无以臣愚为不知理也。”上顾谓群臣曰：“黯自言便辞，则不然矣；自言其愚，岂非然乎？”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骚动。黯数谏争，上弗从，乃发愤谓上曰：“陛下耻为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于争表；臣恐欲益反损，取累于千载也。”上怒，乃出黯为郡吏。黯忿愤，疽发背死。谥刚侯。

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天子至鼎湖病甚，浮水发根言于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发根祷之，即有应。上体平，遂迎神君会于甘泉，置之寿宫。神君最贵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者音与人等。来则肃然风生，帷幄皆动。于北宫设钟簨羽旗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辄令记之，命曰画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说鬼事与浮屠相类；欲人为善，责施与，不杀生。

齐人公孙卿谓所忠曰：“吾有师说秘书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见，以玉羊一为寿。”所忠许之。视其书而有疑，因谢曰：“宝鼎事已决矣，无所复言。”公孙卿乃因郿人平时奏之。有札书言：“宛侯问于鬼区臾，区曰，帝得宝鼎，神策延年，是岁乙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迎日推算，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与黄帝时协。臣昧死奏。”帝大悦，召卿问。卿曰：“臣受此书于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齐人安期生同受黄帝言，有此鼎书。申公尝告臣：言汉之圣者，在高祖之曾孙焉。宝鼎出，与神通，封禅得上太山，则能登天矣。黄帝郊雍祠上帝，宿斋三月，鬼区臾尸解而去，因葬雍，今大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于明庭，甘泉是也。升仙于寒门，谷口是也。”

上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为泰一锋旗，命曰灵旗，画日月斗，大吏奉以指所伐国。

拜公孙卿为郎，持节候神。自太室至东莱，云见一人，长五丈，自称巨公，牵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谒天子，因忽不见。上于是幸缑氏，登东莱，留数日，无所见，惟见大人迹。上怒公孙卿之无应，卿惧诛，乃因卫青白上云："仙人可见，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为观于缑氏，则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也。"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于甘泉作延寿观，亦如之。

上巡边至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孙卿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叹曰："吾后升天，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乃还甘泉，类祠太一。

上于未央宫以铜作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取云表之露，拟和玉屑，服以求仙。

栾大有方术，尝于殿前树旌数百枚，大令旌自相击，缯缯竟庭中，去地十余丈，观者皆骇。

帝拜栾大为天道将军，使著羽衣，立白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

栾大曰："神尚清净。"上于是于宫外起神明殿九间。神室：铸铜为柱，黄金涂之，丈五围，基高九尺，以赤玉为陛，基上及户，悉以碧石，椽亦以金，刻玳瑁为龙虎禽兽，以薄其上，状如隐起，椽首皆作龙形，每龙首衔铃流苏悬之，铸金如竹收状以为壁，白石脂为泥，渍椒汁以和之，白密如脂，以火齐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以白珠为帘，玳瑁押之，以象牙为蔑，帷幕垂流苏，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御，俎案器服，皆以玉为之，前庭植玉树，植玉树之法，葺珊瑚

为枝，以碧玉为叶，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为之，子皆空其中，小铃枪枪有声，甍标作金凤皇，轩翥若飞状，口衔流苏，长十余丈，下悬大铃，庭中皆壂以文石，率以铜为瓦，而淳漆其外，四门并如之，虽昆仑玄圃，不是过也。上恒斋其中，而神犹不至，于是设诸伪使鬼语作神命云："应迎神，严装入海。"上不敢去，东方朔乃言大之无状，上亦发怒，收大，腰斩之。

东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始；以见时东方始明，因以为姓。既长，常望空中独语。后游鸿濛之泽，有老母采桑，自言朔母。一黄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儿。吾却食服气，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朔告帝曰："东极有五云之泽，其国有吉庆之事，则云五色，著草木屋，色皆如其色。"

帝斋七日，遣栾宾将男女数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饮之。东方朔曰："臣识此酒，请视之。"因即便饮。帝欲杀之，朔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如其有验，杀亦不死。"帝赦之。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净，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帝斋于寻真台，设紫罗荐。

王母遣使谓帝曰："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宫内，然九华灯。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以待之。"上乃施帷帐，烧兜末香，香，兜渠国所献也，香如大豆，涂宫

门，闻数百里。关中尝大疫，死者相系，烧此香，死者止。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色。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载七胜履玄琼凤文之舄，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如乌，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太上之药，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玉液金浆，其次药有五云之浆风实云子玄霜绛雪，上握兰园之金精，下摘圆丘之紫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着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退，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

后上杀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信邪？欲见神人，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极寿。"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之，问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

上幸梁父，祠地主，上亲拜，用乐焉；庶羞以远方奇禽异兽及白雉白鸟之属。其日，上有白云，又有呼万岁者。禅肃然，白云为盖。

上自封禅后，梦高祖坐明堂，群臣亦梦，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还作高陵馆。

上于长安作蜚帘观，于甘泉作延寿观，高二十丈。又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春至泰山，还作道山宫，以为高灵馆。又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二十丈，其西唐中，广数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池中又作三山，以象蓬莱、方丈、瀛洲，刻金石为鱼龙禽兽之属，其南方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皇，高五丈，饰以黄金栖屋上。又作神明台井幹楼，高五十余丈，皆

作悬阁辇道相属焉。其后又为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异鸟兽于其中，鸟兽能言能歌舞，或奇形异态，不可称载。其旁别造奇华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宝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称数。巨象大雀，师子骏马，充塞苑厩，自古已来所未见者必备。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满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补之。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长乐三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不由径路。常从行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轩者亦如之。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时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悦。其有孕者，拜爵为容华，充侍衣之属。

宫中皆画八字眉。

甘泉宫南有昆明，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柱，风来自香。

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皆观。角抵者，六国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广之；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者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

骊山汤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汉武又加修饰焉。

大将军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请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忧也。"少子竟坐奢淫诛。上遣谢后，通削诸子封爵，各留千户焉。

上巡狩过河间，见有青紫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见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一拳。上令开其手，数百人擘莫能开，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皇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身，十四月产昭帝。上曰："尧十四月而生，钩弋亦然。"乃命其门曰尧母门。从上至

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

望气者言宫中有蛊气。上又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逐之弗获。上怒，闭长安城诸宫门，索十二日，不得，乃止。

治隋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

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櫂歌，极欢乐兮哀情多。”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天下愁苦，所为狂勃，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田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侯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药，而身体皆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

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旁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

始元二年，吏告民盗用乘舆御物，案其题，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别买得。光疑葬日监官不谨，容致盗窃，乃收将作匠下击长安狱考讯。居岁余，邺县又有一人于市货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见。县送其器，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问之，说市人形貌如先帝。光于是默然，乃赦前所系者。岁余，上又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世，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山陵上磨刀剑乎？自今已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忽然不见。因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闻，欲斩陵下官，张安世谏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候者时见从官卤簿似天子仪卫，自后转稀，至宣帝世乃绝。

宣帝即位，尊孝武庙曰世宗。奏乐之日，虚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曰鹄群飞集后庭。西河立庙，神光满殿中，状如月。东莱立庙，有大鸟迹，竟路白，龙夜见。河东立庙，告祠之日，白虎衔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骑白马，马异于常马，持尺一札，赐将作丞。文曰："闻汝绩克成，赐汝金一斤。"因忽不见，札乃变为金，称之有一斤。广川告祠之明日，有钟磬音，房户皆开，夜有光，香气闻二三里。宣帝亲祠甘泉，有顷，紫黄气从西北来，散于殿前，肃然有风；空中有妓乐声，群鸟翔舞蔽之。宣帝既亲睹光怪，乃疑先帝有神，复招诸方士，冀得仙焉。

白云趣宫。

汉成帝为赵飞燕造服汤殿，绿琉璃为户。

一画连心细长，谓之连头眉，又曰仙蛾妆。

高皇庙中御衣自箧中出，舞于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时，哀帝庙衣自在押外。

裴子语林

[晋]裴　启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裴子语林》，又作《裴启语林》，晋裴启撰。裴启字荣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处士。

该书辑录汉魏至晋代知名士人传闻轶事及人物间精彩对话，可视作魏晋时期清谈风气的产物。不少内容，为稍后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所袭取。此书甫问世，即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世说新语·文学》）《续晋阳秋》指出：“时人多好其事，文（指《裴子语林》）遂流行。”可见它的风行，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

该书由于得罪了当时的当权者谢安，被禁废不传，只保存在《世说新语》及唐宋的一些类书中。清人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对此书作了辑录。本世纪初，鲁迅又作了大量辑录工作，始命名为《裴子语林》，收入《古小说钩沉》。该本虽在引用书及编排等方面存在一些失误，但是收罗宏备，校勘仔细。今即以《古小说钩沉》本为底本，再校以他本，予以标点出版。

目　录

裴子语林
　　校点说明
　　裴子语林

返回总目录

裴子语林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

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诸瓮中，投之于江。胡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以为子。遂登三司。广后不治本亲服，世以为讥。

张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

陈元方遭父丧，形体骨立，母哀之，以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锦被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

傅信字子思，遭父丧，哀恸骨立，母怜之，窃以锦被蒙其上。林宗往吊之，见被，谓之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郭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许日。

傅信忿母，母羸病，恒惊悸。傅信乃取鸡凫灭毛，施于承尘上；行落地，母辄恐怖。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令高足弟子传授而已。融尝算浑天不合，召郑玄，令一算，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竟以免。

孔嵩字仲山，南阳人也。少与颍川荀彧未冠时共游太学。彧后为荆州刺史，而嵩家贫，与新野里客佣为卒。彧时出，见嵩，下驾。执手曰：“昔与子摇扇俱游太学，今子为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佣夫不去，其岁寒心若此。嵩后三府累请，辞不赴。后汉时人。

魏郡太守陈异尝诣郡民尹方，方被头以水洗盘，抱小儿出，更无余言。异曰：“被头者，欲吾治民如理发；洗盘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儿者，欲吾爱民如赤子也。”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东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矣。

管宁尝与华子鱼少相亲友，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锸如故，与瓦石无异；华捉而掷去。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乃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泮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还。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

豫章太守顾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时雍方盛集僚属围棋，外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意不变，而心了有故。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遗累，宁有丧明之责邪？”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

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杨修字德祖，魏初弘农华阴人也。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读《曹娥碑》文，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曹公见之不解，而谓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说。祖曰：“黄绢，色丝，‘绝’字也。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辞’字也。谓‘绝妙好辞’。”曹公笑曰：“实如孤意。”俗云：有智无智，校三十里。此之谓也。

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后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昔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以为司徒。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辛恭静见司马太傅，问卿何处人？答曰：“西人。”太傅应声戏之曰：“在西颇见西王母不？”恭静答曰：“在西乃不见西王母，过东已见东王公。”太傅大愧。

夏侯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平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不？”孚云：“昔赵俨葬儿，汝来，半坐迎之。太初后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

王经少处贫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语云：“汝本寒家儿，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经不能止。后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流涕辞母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母无戚容，谓曰：“汝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何负哉？”

刘伶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酲，复饮五斗。其妻责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皂带。嵇视之既熟，吹火灭，曰：“吾耻与魑魅争光。”

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著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邕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

陈协数日辄进阮步兵酒一壶。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

胡母彦国至相州，坐厅事断官事。尔时三秋中，傍摇扇视事。其儿子先从容顾谓曰：“彦国复何为自贻伊戚？”

邓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为云‘艾艾’，终是几艾？”答曰：“譬如‘凤兮凤兮’，故作一凤耳。”

钟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

满奋字武秋，体羸，恶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武帝笑

之。或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奋有难色。答曰：“臣为吴牛，见月而喘。”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

孟业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为千斤。武帝欲称之，难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业入见，武帝曰：“朕欲试自称，有几斤。”业答曰：“陛下正是欲称臣耳，无烦复劳圣躬。”于是称业，果得千斤。

诸葛靓字仲思，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曰：“卿字仲思，为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陈寿将为国志，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为佳传。”丁不与米，遂以无传。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之，曰：“人皆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礼义为丰年。”

晋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吴中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穑，以义礼为丰年。”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妒，犹令秀母亲役。后大集客，秀母下食；众宾见，并起拜之。答曰：“微贱，岂宜如此？当为小儿故耳。”于是大母乃不敢复役之。

夏少明在东国不知名，闻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入洛从之。未至裴家少许，见一人著黄皮裤褶，乘马将猎。少明问曰：“逸民家若远？”答曰：“君何以问？”少明曰：“闻其名知人，从会稽来投。”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为西门侯。于此遂知名。

李阳性游侠，士庶无不倾心。为幽州刺史，当之职。盛暑，一日

诣数百家别，宾客与别，常填门，遂死于几下。

中朝有人诣王太尉，适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因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谓人曰："今日之行，举目皆琳琅珠玉。"

王夷甫处众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和峤诸弟往园中食李，而皆计核责钱；故峤妇弟王济伐之也。

刘道真年十六，在门前弄尘，垂鼻涕至胸。洛下年少乘车从门过，曰："年少甚垌埯。"刘便随车问："为恶为善尔？"答以"为善"。刘曰："令君翁亦垌埯，母亦垌埯。"

刘道真遭乱，自于河侧牵船。见一老妪采桑逆旅，刘谓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利杼，而采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乎？"

道真尝与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见一妪将二儿过，并青衣。调之曰："青羊将两羔。"妪答曰："两猪共一槽。"

刘道真子妇始入门，遣婢虔。刘聊之甚苦，婢固不从，刘乃下地叩头，婢惧而从之。明日，语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贾充问孙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颜之厚也。"

吴主孙皓字孙宾，即钟之玄孙也。晋伐孙皓，皓降晋，晋武帝封皓为归命侯。后武帝大会群臣，时皓在座，武帝问皓曰："朕闻吴人好作汝语，卿试为之。"皓应声曰："诺。"因劝帝酒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作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座众皆失色，帝悔不及。

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看。王曰："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

皮？”皓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则剥其皮。”乃举棋局，武子伸脚在局下，故讥之。

王济，字武子，太原人。又魏舒，字阳元，济阴人。二人善射，名重当时。并仕晋。

王武子性爱马，亦甚别之。故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座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君作驴鸣。”既作，声似真，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须臾之间，或悲，或怒，或哭。

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

中朝方镇还，不与元凯共坐。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琇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后何、吕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爇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羊稚舒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须臾，复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其骄豪皆此类。

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两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良久不得，便行出。谓崇曰：“贫士不得如此厕。”乃如他厕。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佳丽藻饰，置甲煎沈香，无不毕备。又与新衣，客多羞不能著。王敦为将军，年少，往，脱故衣，著新衣，气色傲然。群婢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石崇恒冬月得韭齑，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王恺乃密货帐下都督，问所以。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豆难煮，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

石崇与王恺争豪，穷极绮丽，以饰车服。晋武帝，恺甥也，每助恺。以珊瑚高三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瓦碎。恺声色俱厉，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恺怅然自失。

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潘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

士衡在坐，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

陆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篆饮，语刘寔曰："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欲东归，恐无复相见理。"言此已，复生三叹。

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军警角鼓吹，谓其司马孙掾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唳。"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莫能屈。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谈论次，及《无鬼》论，书生乃振衣而去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而失。明日而岱亡。

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

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晋明帝年少不伦，常微行。诏唤人以衣帻迎之，涉水过，衣帻悉湿。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复有此，以为无不废理。既入，帻不正，元帝自为正之，明帝大喜。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答曰：“党峻作乱，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诸庾甚惧。

初，温峤奉使劝进，晋王大集宾客见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尽惊。既坐，陈说九服分崩，皇室弛绝，晋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无主，闻者莫不踊跃，植发穿冠。王丞相深相付托。温公既见丞相，便游乐不往，曰：“既见管仲，天下事无复忧。”

钟雅语祖士言：“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遂屈。

庾公道：“王眉子非唯事事胜于人，布置须眉，亦胜人。我辈皆出其辕下。”

王平子从荆州下，大将军因欲杀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铁楯马鞭。平子恒持玉枕，以此未得发。大将军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积饮食，皆不能动。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将军，带绝。与力士斗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许而死。

顾和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周侯饮酒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遥见，过去行数步，复又还。指顾心问曰：“此中何所

有？”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

周伯仁过江恒醉，止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大损资望。每醉，诸公常共屯守。

周伯仁在中朝，能饮一斛酒；过江日醉，然未尝饮一斛，以无其对也。后有旧对忽从北来，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饮之。既醉，伯仁得睡。睡觉，问共饮者何在？曰：“西厢。”问：“得转不？”答：“不得转。”伯仁曰：“异事！”使视之，胁腐而死。

周伯仁被收，经太庙，大唤宗庙之灵。以矟刺落地，骂曰：“王敦，小子也。”

庾公乘马有的卢，殷浩劝公卖马，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庾公欲伐王公，先书与郗公曰：“老贼贼专欲辖张，殿中将军旧用才学之士，以广视听，而顷悉用面墙之人也。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数州之众，以除君侧之恶。今年之举，蔑不济矣。”

殷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深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

大将军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爱，遣送王，倍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犹分物与之，后乞者多，遂指库屋数间以施。

谯王承作相州，过大将军曰：“卿才堪廊庙，自无间外。”

王大将军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壮心不已。”便以如意击珊瑚唾壶，壶尽缺。

晋王敦与世儒议下都，世儒以朝廷无乱，且唱兵始，自古所难，谏诤甚苦。处仲变色曰：“吾过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奸邪，阻遏义举，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进。世儒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自古多士，岂有如此举动！”言毕流涕，敦意乃止。

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大将军收周侯，至石头，坐南门石盘上。将戮之，送己褥与周。

大将军刑周伯仁，以步障绕之。经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痴，何以不知取其翁尸？”周家然后收之。

简文帝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令左右拂，见鼠行之迹，视以为佳。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版打杀之。意不悦，门下起弹，辞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许玄度出都，诣刘真长，先不识，至便造之，一面留连。标列贵略无造谒，遂九日十一诣之。许语曰：“卿为不去，家将成轻薄京尹。”

许玄度将弟出都婚，诸人闻玄度弟，朝野钦迟之。既见，乃甚痴，便欲嘲弄之。玄度为之解纷，诸人遂不能犯。真长叹曰：“许玄度为弟婚，施十重铁步障也。”

刘道生与真长言，一时有名誉者皆宗真长。

仲祖语真长曰：“卿近大进。”刘曰：“卿仰看邪？”王问：“何意？”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

刘真长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云：“时有入心处，便咫尺玄门。”

刘尹见桓公每嬉戏，必取胜，谓曰：“卿乃尔好利，何不焦头。”

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王公不与语。时大热，以腹熨石局，曰：“何乃湁？”刘既出，人问：“见王公如何？”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刘真长与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条达清长。”

刘真长病积时，公主毁悴。将终，唤主。主既见其如此，乃举手指之云：“君危笃，何以自修饰？”刘便牵被覆面，背之不忍视。

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疴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

苏峻新平，温、庾诸公以朝庭初复，京兆宜得望实。唯孔君平可以处之。孔固辞，二公逼谕甚苦。孔敖然曰：“先帝大渐，卿辈身侍御床，口行诏令；孔坦尔时正琐臣耳，何与国家事？不可今日丧乱，而猥见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截割邪？”庾愧不能答。

孔君平病困，庾司空为会稽，省之。闻讯甚至，为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而反作儿女相问？”庾闻，回还谢之，请其语言。

陶侃字士行，丹阳人也。鄱阳孝廉范逵宿侃舍，侃家贫，母为截发为髲待之；无薪，伐屋柱炊饭。斩荐以供马。逵感之，乃为侃立声誉，于是显名。侃仕至大将军。晋时人。

陶太尉既作广州，优游无事。常朝自运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为尔优游，不复堪事。”

康法畅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过丽，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庾翼为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稚恭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王濛为诸人谈，有时或排摈高秃，以如意注林公云：“阿柱，汝忆摇橹时不？”阿柱乃林公小名。

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阮曰：“欲闻其言，恶见其面。”

林公云：“文度著腻颜，挟《左传》，逐郑康成，自为高足弟子。笃而论之，不离尘垢囊也。”

谢兴在中朝，恒游宴，还家甚少。过江，不复宿行。后一宿行，家遣之，乃自叹曰：“不复作乐，曰分在朝，与阮千里总章重听，一典六曰亡归，今一宿行而家业纸也。”

谢尚字仁祖，酒后为鸜鹆舞，一座倾笑。

谢镇西著紫罗襦，乃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谢公云：“小时在殿廷，会见丞相，便觉清风来拂人。”

谢安谓裴启云：“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

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

谢太傅问诸子侄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阶也。”

有人诣谢公，别，谢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客殊自

密云。”谢公曰：“非徒密云，乃自旱雷。”

羊𩦎因酒醉，抚谢左军谓太傅曰：“此家讵复镇西？”太傅曰：“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阳仲大才，刘庆孙长才。

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儿亡。一儿欲还葬旧茔，一儿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念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唯仁与达，吾二子其有焉。”

雷有宠，生恬、洽。

苏峻新平，帑藏空，犹余数千端粗练。王公谓诸公曰：“国家凋敝，贡御不致。但恐卖练不售，吾当与诸贤各制练服之。”月日间，卖遂大售，端至一金。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名颙，时官在都，预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座并欢。

丞相拜司空，诸葛道民在公坐。指冠冕曰：“君当复著此乎？”

明帝函封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月不能出见王公。

何公为扬州，有葬亲者，乞数万钱，而帐下无有。扬州常有粝米，以赈孤寡，乃有万余斛。虞存为治中，面见，道：“帐下空素，求粜此米。”何公曰：“何次道义不与孤寡争粒。”

阮光禄闻何次道为宰相，叹曰：“我当何处生活？”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

王仲祖病，刘真长为称药，荀令则为量水矣。

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后，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桓宣武性俭，著故裈，上马不调，裈败，五形遂露。

桓宣武与殷、刘谈，不知其不堪。唤左右取黄皮裤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王。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健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弛冠解带，不觉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罗含在桓宣武坐，人介与他人相识，含正容曰：“所识已多，不烦复尔。”

袁真为监军，范玄平作吏部尚书。一坐语袁：“卿此选还不失护军。”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丞相尝曰：“坚石挈脚枕、琵琶，故自有天际想。”

刘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与周旋。闻其至，共载看之。刘倚被囊，了不与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顷宾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允好贿，新下必有珍宝。当有市井事。”令人视之，果见向囊皆珍玩，正与胡父谐贾。

谢万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语。正欲以为豪具耳！若畏寒，无复胜绵者。”以三千绵与谢。

王蓝田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于地。

王蓝田少有痴称，王丞相以门第辟之。既见，他无所问，问来时米几价？蓝田不答，直张目视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痴，何以云痴？”

王蓝田作会稽，外自请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此无所复讳。”

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于此重之。

褚公与孙绰游曲阿后湖，狂风忽起，舫欲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唯兴公多尘滓，正当以厌天欲耳。”便欲捉掷水中。孙遽无计，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太尉问孙兴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辞清雅，奕奕有余，吐章陈文，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王长史语林道人曰：“真长可谓金石满堂。”林公以语孙兴公。兴公曰：“语不得尔，选择正可得少碎珠耳。”

晋孝武好与虞啸父饮酒，不醉不出。后临出拜，殆不复能起。帝呼人上殿扶虞侍中。啸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美之，敕左右疏取其语。于是为风俗。人相嘲调，辄云：“好语疏取。”

毛伯成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蒲芬艾荣。”

王中郎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

桓野王善解音，晋孝武祖宴西堂，乐阕酒阑，将诏桓野王筝歌。野王辞以须笛，于是诏其吹笛奴硕，赐姓曰张，加四品将军，引使上殿。张硕意气激扬，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后乃理调成曲。

晋孝武祖宴西堂，诏桓子野弹筝，桓乃抚筝而歌怨诗。悲厉之响，一堂流涕。

向世闱歌桓子野一闻而洞歌。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有人目杜弘治标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无韵，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王敬仁有异才，时贤皆重之。王右军在郡迎敬仁，叔仁辄同车，常恶其迟。后以马迎敬仁，虽复风雨，亦不以车也。

右军年十三，尝谒周顗。时绝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

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邪？"

王右军目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检校库中，有九万枚，悉以付之。桓宣武曰："逸少不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子猷居山阴，大雪夜，眠觉。开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

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轻船就戴，经宿方至。既造门，不前便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敬在斋中卧，偷入斋取物幞装，一室之内，略无不尽。子敬卧而不动，偷遂复登厨，欲有所觅。子敬因呼曰："偷儿，石漆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不？"于是群贼始知其不眠，悉置物惊走。

王子敬疾笃，兄弟劝令首罪。答曰："无所应首，唯遣郗家女，以为恨。"

殷洪乔作豫章郡守，临去，郡下人因附书百余函。至石头，悉掷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

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军容甚盛，仪止可观。陈说经略攻取之宜，众皆谓必能平中原。将别，忽驰逞才，自槃马，遂坠地。士以是知其必败。

桓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时。每至日，弦歌不废。

桓玄字信迺，沛国龙亢人也。晋时为部公，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语次，二人遂相为嘲。玄曰："火燎平原无遗燎。"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次复危言，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辘轳卧小儿。"晋末安帝时人。

祖约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常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并当不尽，余两小𦍒，以置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也。

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

任元褒为光禄勋，孙翊往诣之，见门吏凭几视之，孙入语任

曰：“吏凭几对客，不为礼。”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罚体痛，以横木扶持，非凭几也。”任曰：“直木横施，植其两足，便为凭几。何必孤鹄蟠膝曲木抱要也。”

范信能啖梅，人常致一斛奁，留信食之，须臾而尽。

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

诸阮以大盆盛酒，木杓数枚也。

董仲道常在客宿，与王孙隔共，语同行人曰：“此人行必为乱。”后果为乱阶。

贤者国之纪，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书》曰：“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昔者周公体大圣之德，而勤于吐握，由是天下之士争归之。向使周公骄而且吝，士亦当高翔远去，所至寡矣。

淮北荥南河济之间，有千树梨，其人与千户侯等。

大夫向闇而立。

报至尊。

魏张鲁有十子，时人语曰：“张氏十龙，儒雅温恭。”

茶博士。

殷芸小说

[梁]殷　芸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殷芸小说》十卷，南朝梁殷芸撰。殷芸（471—529），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史载他“性倜傥，不拘细行”，“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初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为宜都王萧铿的行参军。入梁，先后于武帝天监年间任西中郎主簿、临川王萧宏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等职。又迁国子博士，为昭明太子萧统侍读。十三年，任豫章王萧综长史，综迁安右将军，芸为安右长史。在此期间，梁武帝敕令他编撰此《小说》。

这部《小说》，记载自先秦至东晋的轶事传闻，带有明显的野史性质。所记对象，除了帝王将相、历代名人，还涉及民间传说、街谈巷议，可视作后代野史笔记的滥觞。其中某些内容，为其他史书所不载，颇为珍贵。如汉高祖刘邦手敕太子书，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及苏秦、张仪答书，张良与商山四皓书及商山四皓答书等。

该书自《隋书·经籍志》即见著录，此后，《旧唐书·经籍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著录。《隋书·经籍志》记其正文十卷，又云“梁目三十卷”，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三十卷。这个问题，只能存疑了。

《殷芸小说》久已散佚，最早将它辑录成书的，是鲁迅先生，时间在1910年。1942年，余嘉锡先生推出了《殷芸小说辑证》，引用书二十六种，比鲁迅多十四种；共辑得一百五十四条，比鲁迅多二十多

条。并对全文作了精心校勘和考释。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楞伽先生的《殷芸小说》。他在余本的基础上又作增益，共得一百六十三条。除对内容进行校勘外，又作了注释。本书即综合上述三家辑集成果，并以有关类书及正史作校勘，予以分段、标点。

目　录

殷芸小说
校点说明
卷一　秦汉魏晋宋诸帝
卷二　周六国前汉人
卷三　后汉人
卷四　后汉人
卷五　魏世人
卷六　吴蜀人
卷七　晋江左人
卷八　晋江左人
卷九　晋江左人
卷十　宋齐人

返回总目录

卷一　秦汉魏晋宋诸帝

齐鬲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系马，至今蒲生犹萦，俗谓之始皇蒲。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阳城十一山石尽起东倾，如相随状，至今犹尔。秦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海三十里，与神人相见。左右巧者潜以脚画神形。神怒曰："速去。"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

荥阳板渚津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鸠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鸠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起于此。

汉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又云："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

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吏人也。”又云：“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并语汝诸弟。”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子皆足自立，哀此儿犹小也。”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九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盘龙，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烂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于一筵上，琴瑟笙竽，各有所执，皆点缀华彩，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约绳，则琴瑟笙竽等皆作，与真乐不殊。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嶙相次；吹息，则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

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飞燕，一名绿螭，一名龙子，一名骐驎，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有国色，帝悦之，因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星甚逼，书生大惊，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乃见一男子，持刀将欲入，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蹙缩走去，客星应时而退。如是者数遍。帝闻其声，异而召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将欲肆其凶恶于朕。”乃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拿问之，服而诛。后，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

厚赐书生。

武帝时，长安巧工丁绶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绶始更为之，机环运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致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转动。又作七轮扇，轮大皆径尺，相连续，一人运之，则满堂皆寒战焉。

孙氏《瑞应图》云："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昔黄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铜，以为九鼎，象九州。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曰：'群臣皆谓周鼎，尔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者，始于后稷，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于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昭德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于郴山，以铸鼎于昆吾，使翁难乙灼白若之龟。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藏，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

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又以象牙为篦，赐李夫人。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

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于甘泉宫紫殿，世谓之三云殿。

汉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

可择似此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帝大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

或言始于魏文帝宫人妆奁之戏，帝为之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自言能，令试之，以葛巾低头拂之，更妙于帝。

汉帝及侯王送死，皆用珠襦玉匣。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呼：“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云：“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厚相报。”侍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之。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自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魏武闻之，驰杀此使。

陵云台上，楼观极盛。初造时，先称众材，俾轻重相称，乃结构。故虽高，而随风动摇，终不坏。魏明帝登而惧其倾侧，命以大木扶之。未几毁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晋咸康中，有士人周谓者，死而复生。言天帝召见，引升殿，仰视帝，面方一尺，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邪？”答云：“上古天帝，久已圣去，此近曹明帝也。”

晋明帝为太子时，闻元帝沐，上启云：“臣绍言，伏蒙吉日沐头，

老寿多宜，谨拜表驾。”答云：“春正月沐头，至今大垢臭，故力沐耳！得启，知汝孝爱，当如今言，父子享禄长生也。”又启云：“伏闻沐久，想劳极，不审尊体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极劳也。”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言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后帝问左右：“见宗室有白头老翁何在？”答：“同苏峻作贼已诛。”帝闻之流涕。后颇知其事，每见诸庾道“枉死”。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人忽言阿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形语？”帝无言，唯大张目，熟视诸庾。诸庾甚惧。

宣武问真长：“会稽王如何？”刘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无异。”桓温乃喟然曰：“时无许郭，人人自以为稷契。”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孙曰：“此是啖石客。”简文闻之，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孝伯时罢秘书丞，在坐，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有验。”

简文集诸谈士，以致后客前客。夜坐每设白粥，唯然灯，灯暗，辄更益炷。

佛经以为祛治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曰：“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冶之功，故不可轻。”

简文帝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令左右拂，见鼠行之迹，视以为佳。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版打杀之。抚军意色不悦。门下起弹，辞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简文初不别稻。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着单绢裙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云："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故也。"谢公出，叹曰："上明理不减先帝。"

孝武未尝见驴，谢太傅问曰："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当似猪。"

晋孝武帝尝于殿中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著白袷黄练单衣，举身沾湿，自称是华林园中池水神，名曰淋涔君，语帝："若能见待，必当相祐。"帝时饮已醉，便取常佩刀掷之，刃空过无碍。神忿曰："不能以佳士见接，乃至于此，当令知所以。"居少时，而帝暴崩。

宋国初建，参军高纂启云："欲量作东西堂床六尺五寸，并用银度钉，未敢辄专。"宋武手答云："床不须局脚，直脚自足，钉不须银度，铁钉而已。"

郑鲜之、王弘、傅亮启宋武云："伏承明旦朝见南蛮，明是四废日，来月朝好，不审可从群情迁来月否？"宋武手答云："劳第足下勤至，吾初不择日。"帝亲为答，尚在其家。

卷二　周六国前汉人

纣为糟丘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池可运船。

介子推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终抱木而死。公抚木哀嗟，伐树制屐。每怀割股之恩，辄潸然流涕视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将起于此。

王子乔墓在京茂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睹之无所见，唯有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传》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其形，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额，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双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襄邑县南八十里曰濑乡，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动。有能洁斋入祠者，须水温，即随意而温。

颜渊、子路共坐于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伟。子路失魄口噤；颜渊乃纳履拔剑而前，卷握其腰，于是化为蛇，遂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尝使子贡出，久而不返，占得鼎卦无足，弟子皆言无足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谓赐必来也。"因问回："何以

知赐来？”对曰：“无足者，盖乘舟而来，赐且至矣。”明旦，子贡乘潮至。

宰我谓：“三年之丧，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鸟既变，万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于期可矣。”颜渊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冯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堕；子生三年，而离父母之怀。子虽善辩，岂能破尧舜之法，改禹汤之典，更圣人之文，除周公之礼，改三年之丧，不亦难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坏，三年不亦宜乎！”

子路、颜回浴于洙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由，识此鸟否？”子路曰：“识。”回曰：“何鸟？”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曰：“识。”回曰：“何鸟？”子路曰：“同同之鸟。”颜回曰：“何一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绢，煮之则为帛，染之则为皂，一鸟而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战，揽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曰：“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怀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于是心服。

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来问我采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出外，以一瓜献二子。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蛛，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

用烟熏之。”孔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有鸟九尾，孔子与子夏渡江，见而异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鸲也。尝闻河上之歌曰：‘鸲兮鸲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

周公居东，恶闻此鸟，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犹余九首。

秦世有谣云：“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浆，唾吾裳；餐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焚书坑儒，乃发孔子墓，欲取经传。墓既启，遂见此谣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恶之。及东游，乃远沙丘而循别路，忽见群小儿攒沙为阜，问之：“何为？”答云：“此为沙丘也。”从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将死，遗书曰：‘不知何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据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安吉县西有孔子井，吴东校书郎施彦先后居井侧。先云：“仲尼聘楚，为令尹子西所谮，欲如吴未定，逍遥此境，复居井侧，因以名焉。”

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到秋，不得久茂；日数将冬，时讫将老。子独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寸之阴，下被数千之痕，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盖所居者然。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与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弃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夫！痛夫！二君，二君！”苏秦、张仪答书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青云之上，饥必啖芝草，渴必饮玉浆，德与神灵齐，明与三光同，不忘将书，诫以行事。仪以不敏，名问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时君，刺以河边，喻以深山，虽复素闇，诚衔斯旨。”

张子房与四皓书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

之间，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汉受命，祯灵显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当此时，辉神爽乎云霄，濯凤翼于天汉，使九门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阙之下，有神气之宾，而渊游山隐，窃为先生不取也。良以顽薄，承乏忝官，所谓绝景不御，而驾服驽骀。方今元首钦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则延企，坐则引领，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寝而阊阖不闭。盖皇极须日月以扬光，后土待岳渎以导滞；而当圣世，鸾凤林栖，不翔乎太清，骐骥岳遁，不步于郊莽，非所以宁八荒而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写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张良白。”四皓答书曰：“窜蛰幽薮，深谷是室，岂悟云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汤之旷泽，礼隆乐和，四海克谐，六律及于丝竹，和声应于金石，飞鸟翔于紫阙，百兽出于九门。顽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尝践阊阖，目未曾见廊庙，野食于丰草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后知三旬之终，睹霜雪然后知四时之变，问射夫然后知弓弩之须，讯伐木然后知斧柯之用。当秦项之艰难，力不能负干戈，携手逃走，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济。遂使青蝇盗声于晨鸡，鱼目窃价于随珠。公侯应灵挺特，神父授策，盖无幽而不明也。岂有烹鼎和味，而愿令菽麦厕方丈之御；被龙服衮，而欲使女萝上绀绫之绪？恐汩泥以浊白水，飘尘以乱清风；是以承命倾筐，闻宠若惊。谨因飞龙之使，以写鸣蝉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终其寄生之命也。”

晋简文云：“汉世人物，当推子房为标的，神明之功，玄胜之要，莫之与二。接俗而不亏其道，应世而事不婴□（原文此处为方框）。玄识远情，超然独迈。”

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乾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

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

湘州有南寺，东有贾谊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敛下大，状似壶，即谊所穿。井旁局脚食床，容一人坐，即谊所坐也。

谊宅今为陶侃庙，谊时种甘，犹有存者。

汉董仲舒尝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

汉文翁当起田，砍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着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耶？”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时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俱游？天子毂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乎？”上喟然而叹。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

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朔视之，还对曰：“此‘怪哉’也。昔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果秦故狱。又问：“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果糜散矣。

扬雄谓：“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叹服不已。其友盛览问：“赋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成质。”雄遂著《合组》之歌，《列锦》之赋。

扬雄著《太玄经》，梦吐白凤凰，集于《玄》上。

卷三　后汉人

俞益期，豫章人，与韩康伯道至交州，闻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闻县西南，穷日南寿灵县界。传云："伏波开道，篙工凿石，犹有故迹。"又云："此道废久壅塞，戴桓沟之，乃得伏波时故船。昔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岸北有遗兵十余家，居寿灵之南，悉姓马，自相婚姻，今二百户，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犹与中华同。"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四世为贵公。"便与别。行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后果位至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三公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

崔骃有文才，其县令往造之。骃子瑗年九岁，书门曰："人虽干木，君非文侯，何为光光，入我里闾？"令见之，问骃，骃曰："必瑗所书。"召瑗，将诘所书，乃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以其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广后不治本亲服，世以为讥。

马融历二县两郡，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笛声一发，感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唯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千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

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

李膺尝以疾不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轝出门迎之。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白："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徐穉亡，海内群英论其清风高致，乃比夷齐，或参许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穉墓首，号曰思贤亭。

何颙妙有知人之鉴。初，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之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

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赊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叹颙之知人。

张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即衡之后身也。

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

广汉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飞去飞来，甚快乐也。

郑玄葬城东，后墓坏，改迁厉阜。县令车子义为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今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邪？”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

卷四　后汉人

谢子微见许子政虔及弟劭，曰：“平舆之渊，有双龙出矣。”

汝南中正周斐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卢子幹、陈仲弓齐名，劭特有知人之鉴。自汉中叶以来，其状人取士，援引扶持，进导招致，则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龀，断冤滞，擿虚名，诚未有如劭之懿也。常以简别清浊为务，有一士失其所，便谓投之潢污，虽负薪抱关之类，吐一善言，未尝不寻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击节，自以为不及远矣。劭幼时，谢子微便云：“此贤当持汝南管籥。”樊子昭帻责之子，年十五六，为县小吏，劭一见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后果有令名。

有客诣陈太丘，谈锋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饭以延客。二子委甑，窃听客语，炊忘箸箅，饭落釜，成糜而进。客去，太丘将责之，具言其故，且诵客语无遗。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耶？”

汉末陈太丘寔与友人期行，期日中，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时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中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黄绢幼妇，外孙齏臼。”魏武见而不能晓，以问群僚，莫有知者。有妇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车中人

解。”即祢正平也。祢便以离合意解云：“绝妙好辞。”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祢正平年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交。时衡年未满二十，而融已五十余矣。

孔文举中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太不以道，今暗若漆，何不把火照我，当得钻火具，然后得火。”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

曹公《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云：“操白：足下不遗贤子见辅，今军征事大，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应掌，而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枝一枚，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犊牛二头，八百里骅骝一匹，戎装金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侍卫之。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杨太尉答书云：“彪白：小儿顽卤，常虑当致倾败，足下恩矜，延罪迄今；闻问之日，心肠酷裂！省览众赐，益以悲惧。”曹公卞夫人《与太尉夫人袁书》：“卞顿首顿首：贵门不遗贤郎辅佐，方今戎马兴动，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计，事须敬谘。官立金鼓之节，而闻命违制，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伏念悼痛酷楚，情不自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一百匹，房子官绵百斤，私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诚知微细，以达往意，望为承纳。”杨太尉夫人袁氏答书：“袁顿首顿首：路歧虽近，不展淹久，叹想之情，抱劳山积。小儿疏细，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赐已多，又加重赉礼，颇非宜荷受，辄付往信。”

司马德操初见庞士元，称之曰：“此人当为南州冠冕。”时士元尚少，及长，果如徽言。

司马徽居荆州，以刘表不明，度必有变，思退缩以自全；人每与语，但言“佳”。其妻责其无别。徽曰：“如汝所言，亦复甚佳。”终免于难。

颍川太守朱府君，以正月初见诸县史燕，问功曹郑劭公曰：“昔在京师，闻公卿百僚叹述贵郡前贤后哲，英雄瓌玮，然未睹其奇行异操，请闻遗训。”对曰：“鄙颍川，本韩之分野，豫之渊薮。其于天官，上当角亢之宿，下禀嵩少之灵，受岳渎之精，托晋楚之际，处陈郑之末。少阳之气，太清所挺。是以贤圣龙蟠，俊彦凤举。昔许由、巢父出于阳城，樊仲甫又出阳城，留侯张良又出于阳城，胡元安出于许县，灌彪义山出于昆阳，审寻初出于定陵，杜安伯夷又出于定陵，祭遵出于颍阳。”府君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彦祖皆辞征礼之宠，恐贵郡未有如此者也。”劭公对曰：“昔许由耻受尧位，洗耳河濟；樊仲甫者，饮牛河路，耻临浊流，回车旋牛。二周公但让公卿之荣，以此推之，天地谓之咫尺，不亦远乎？”

卷五　魏世人

刘桢以失敬罢。文帝曰：“卿何以不谨文宪？”答曰：“臣诚庸短，亦缘陛下纲目不疏。”文帝出游，桢见石人，曰：“问彼石人，彼服何粗？何时去卫，来游此都？”

魏王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遽令凿看，果是大墓，礜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障山而见此异。魏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以此言为谲。

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以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纷。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蒲时亦在焉。宣王谓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闻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

孙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举者不中选，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浑沌，浑沌氏，古之贤人也。”于是臣下方悟，遂举邕，帝大悦。

管宁避难辽东，还，遭风船垂倾没，乃思其詈过，曰：“吾曾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必在此。”风乃息。

魏管辂尝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爇舍宇。

辂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

王朗中年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与子侄宴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茂先称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盖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遇子弟甚整雅，闲室之内，俨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中，两不失其雍熙之轨度焉。

中华佛法，虽始于汉明帝，然经偈故是胡音。陈思王登渔山，临东阿，闻岩岫有诵经声，清婉遒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襟祗敬，便有终焉之志。诸曹解音，以为妙唱之极，即善则之，今梵呗皆植依拟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

傅巽有知人之鉴，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后统附刘备，见待次诸葛亮，如其言。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伏。"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俗说：有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夜宿瓮中，心计曰："此瓮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贩二瓮，自二瓮而为四，所得倍息，其利无穷。"遂喜而舞，不觉瓮破。

董昭为魏武重臣，后失势。文、明之世，下为卫尉。昭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昔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迁为司徒。

魏凌云台至高，韦诞书榜，即日皓首。榜有未正，募工整之。有铃下卒，着履登缘，如履平地；疑其有术，问之，云："无术，但两腋各有肉翅，长数寸许。"

晋抚军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隽伤其道。”

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即入，自云是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怒色，言竟便退。辅嗣心生畏恶，经少时，乃暴疾而卒。

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平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赵俨葬儿，汝来，半坐迎之；太初后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看，致之怀中。既诣宅，畏其有难，惧不敢相示，出户遥掷而去。

钟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

阮德如每欲逸走，家人常以一细绳横系户前以维之。每欲逸，至绳辄返，时人以为名士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卷六　吴蜀人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

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水台。宅西有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为《梁甫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

武侯与宣王治兵，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密觇武侯，乃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而刘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辄顾视之行，殆不复前矣。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山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入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精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

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集僚友围棋，外启“书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意无变，而心知有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客散，叹曰：“已无延陵之遗累，宁有丧明之深责！”于是割情散哀，颜色自若。

沈峻，珩之弟也，甚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自显其非。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沈珩守风粮尽，从姚彪贷盐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呼左右，令覆盐百斛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曰：“向人子前呼其父字，为是礼邪？”恪笑而答曰：“向天穿针，不见天怒者，非轻于天，意有所在耳。”

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献吴王。夜泊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絷，方见烹臛，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薄？”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

曰：“燃以老桑乃熟。”献者乃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树，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

新淦聂友小儿贫贱，尝猎，见一白鹿，射中之，后见箭着梓树。

孙皓初立，治后园，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顶佛。未暮，皓阴痛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启皓取像，香汤浴之，置殿上，烧香忏悔，痛即便止。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门在朝几人？”答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矣！”凯曰：“君贤臣忠，国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也？”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卷七　晋江左人

王安丰云：山巨源初不见《老》、《易》，而意暗与之同。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欲偃武修文。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寇盗蜂合，郡国无备，不能复制，皆如公言。时以为涛不学孙、吴，而暗与理会。王夷甫亦叹其暗与道合。

卫瓘云："吾在中山郡无事，高枕而已。"

裴令公姿容爽俊，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卧，闻王来，强回视之。夷甫出，语人曰："双眸烂烂如岩下电，精神挺动，故有小恶耳。"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杜预书告儿：古谚："有书借人为可嗤，借书送还亦可嗤。"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一妇人欲杀其夫，推堕穴中，此人颠倒良久方苏。旁得一穴，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闻粳米香，啖之芬美。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入一都郭，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披羽衣，奏奇乐。凡过此九处。有长人指柏下一羊，令跪捋羊须，得二珠，长人取之，后一珠，令啖之，甚得疗饥。请问九处，答曰："问张华可知。"其人随穴得出，诣华问之，云："如尘者，黄河下龙涎，泥是昆仑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初一珠，食之，寿等天地；次者延年；后一丸，充饥而已。"

张华有鹦鹉，每出，还，辄说僮仆善恶。一日，寂无言。华问其故，曰："被禁在瓮中，无因得知外事。"忽云："昨梦不佳，所忌出外。"华强呼至庭，果为飞鹰所击，仅获见免。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颇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则必安泰。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

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镳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

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

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

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井，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见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羊琇骄豪，捣炭为屑，以香和之，作兽形。

羊稚舒琇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须臾复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其骄豪皆此类。

卷八　晋江左人

夏侯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风诗》。

石崇与潘岳同刑东市，崇曰：“天下杀英雄，君复何为尔？”岳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

孙子荆新除妇服，作诗示王武子，武子曰：“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生伉俪之重。”

王武子左右人，尝于阁中就婢取济衣服，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从，我当大呼。”其人终不从，婢乃呼曰：“某甲欲奸我。”济令杀之。其人具述前状，武子不信。其人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武子经年疾困。此人见形云：“府君当去矣。”遂卒。

吾彦为交州时，林邑王范熊献青白猿各一口。

卷九　晋江左人

裴仆射頠，时人谓言谈之林薮。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

士衡为河北都督，已遭间构，内怀忧懑，闻其鼓吹，谓司马孙拯曰：“我今闻之，不如闻华亭鹤唳。”

蔡司徒说：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

后分华亭村南为黄耳村，以犬冢为号焉。

刘道真年十五六，在门前戏弄尘，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车从门前过，曰：“此少年甚坰埯。”刘随车后，问：“此言为恶为善？”答以“为善”。刘曰：“若佳言，令你翁坰埯，你母亦坰埯。”

阮瞻素秉无鬼论，世莫能难；每自谓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阮，寒温毕，即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复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耶？仆便是鬼！”于是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后年余，病死。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

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孙兴公常著戏头，与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乃验也。

卷十　宋齐人

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问之曰：“潘安仁作《怀旧赋》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对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写书误耳。”

齐宜都王铿，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常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梦见一妇人，谓之曰：“我是汝之母。”铿悲泣。旦说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闻者莫不歔欷。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搜神记
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总目录

搜神记
搜神后记
返回总目录

搜　神　记

［晋］干　宝　撰
曹光甫　校点

校点说明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结集。撰集者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约生于晋武帝太康中，卒于晋穆帝永和间。历任著作郎、领国史，累官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曾著《晋纪》二十卷，时人誉为“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亦喜鬼神灵异，因而由“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搜神记》自序）两途，“集古今神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晋书》本传），目的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同上自序）。钩稽古籍，博采今世，既有摘抄与实录，也有加工与创作，带有专题集成性质，许多神怪诡异故事和民间传说赖此书得以保存流传。全书林林总总共搜辑460余则短篇志怪故事，有些三言两语确如“丛残小语”，有些如新闻报道般粗陈梗概，也有些则情节形象皆初具规模，堪称小说雏型。其中《三王墓》、《东海孝妇》、《韩凭妻》、《李寄》等，均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搜神记》内容富赡，叙事古雅，当世名士刘惔读后盛赞干宝为“鬼之董狐”。清代蒲松龄《聊斋自志》也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后世服膺者良多，仿作亦夥。

《晋书》本传记干宝《搜神记》“凡三十卷”，久佚。今传本二十卷，系明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辑录编排而成，以类相从，体例严谨，虽有阙遗和误收，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辑本《搜神记》最初刊行于明胡震亨刻《秘册汇函》

中，后为明毛晋收入《津逮秘书》。至清嘉庆中，又为张海鹏辑入《学津讨原》。此次校点，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他本，遇文字歧异，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原缺干宝《搜神记序》，现据《晋书·干宝传》补录。正文中原无标题，亦据目录所载补入，以便阅读检索。

序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目　录

序
卷一
神农
赤松子
赤将子舆
宁封子
偓佺
彭祖
师门
葛由
崔文子
冠先
琴高
陶安公
焦山老君
鲁少千
淮南八公
刘根
汉王乔
蓟子训
汉阴生
卒常生
左慈
于吉
介琰
徐光

葛玄
吴猛
园客
董永
钩弋夫人
杜兰香
弦超附知琼
卷二
寿光侯
樊英
徐登
赵昞
徐赵清俭
东海君
边洪
鞠道龙附黄公
谢纨
天竺胡人
扶南王
贾佩兰
李少翁
营陵道人
白头鹅
石子冈
夏侯弘
卷三
钟离意
段医
臧仲英附许季山
乔玄附董彦兴

管辂共四条
淳于智共四条
郭璞共四条
费孝先
隗炤
韩友
严卿
华佗共二条
卷四
风伯雨师
张宽
灌坛令
胡母班
冯夷
河伯婿
华山使
张璞
建康小吏
宫亭湖共二条
驴鼠
青洪君附如愿
黄石公祠
樊道基附成夫人
戴文谋
糜竺
阴子方
蚕神
戴侯祠
刘玘
卷五

蒋山祠共五条
丁姑祠
赵公明参佐
周式
张助
新井
卷六
妖怪
山徙
龟毛兔角
马化狐
人化蜮
地暴长
一妇四十子
人产龙
彭生
蛇斗
龙斗
蛇绕柱
马生人
女子化男
五足牛
临洮长人
龙见井中
马生角
狗生角
人生角
狗与豕交
黑白乌斗
牛足出背

赵郭蛇

鼠舞门

泰山石立

虫叶成文

狗冠

雌鸡化雄

范延寿

天雨草

废社复兴

鼠巢

犬祸

㦸焚巢

雨鱼

木生人状

马出角

燕生雀

三足驹

僵树自立

儿啼腹中

王母传书

男子化女汉哀帝时

人死复生

儿生两头汉平帝时

三足乌

德阳殿蛇

雨肉

梁冀妻

牛生鸡

赤厄三七

长短衣裾

夫妇相食
寺壁黄人
木不曲直
雌鸡欲化
儿生两头汉灵帝时
梁伯夏后
草作人状
两头共身
怀陵雀
嘉会挽歌
京师谣言
桓氏复生
建安人妖
荆州童谣
树出血
燕巢生鹰
妖马
燕生巨𪊨
谯周书柱
孙权死征
孙亮草妖
离里山大石
陈焦复生
孙休服制
卷七
开石文字
西晋服妖
翟器翟食
蟛蚑化鼠
太康二龙

两足虎
死牛头
武库飞鱼
方头屐
撷子髻
晋世宁舞
毡绍头
折杨柳歌
辽东马
妇人兵饰
钟出涕
一身二体
安丰女子
临淄大蛇
吕县流血
雷破高禖石
乌杖柱掖
贵游倮身
浮石登岸
贱人入禁
牛能言
败屩聚道
戟锋火
万详婢
婢产异物
狗作人言
蝘鼠
徐馥作乱
豕生人两头
生笺单衣

无颜帢
任乔妻
淳于伯
牛生子二首
地震涌水
一足三尾牛
驹两头
太兴初女子
武昌火
绛囊缚纻
仪仗生花
长柄羽扇
武昌大蛇
卷八
舜手握褒
汤祷雨
吕望
武王
孔子梦
赤虹化玉
陈仓祠
邢史子臣
荧惑星
戴洋
卷九
应妪
冯绲
张颢
张氏钩
何比干

魏舒
鵩鸟赋
翟宣
公孙渊
诸葛恪
邓喜
贾充
庾亮
刘宠
卷十
和熹邓后
孙坚夫人
禾三穗
张车子
审雨堂
火浣衫
刘雅
张奂妻
灵帝梦
吕石梦
谢郭同梦
徐泰梦
卷十一
熊渠子
魏更羸
古冶子
三王墓
贾雍
头语
苌弘

酒消患
谅辅
何敞
小黄令
白虎墓
葛祚碑
曾子
周畅
王祥
王延
楚僚
蛴螬炙
蚺蛇胆
郭巨
刘殷
杨伯雍
衡农
罗威
王裒
白鸠郎
东海孝妇
犍为孝女
乐羊子妻
庾衮
韩凭妻
儿化水
望夫冈
邓元义
严遵
范巨卿张元伯

卷十二
五气变化
贲羊
地中犬声
傒囊
池阳小人
霹雳被格
落头民
貙虎化人
猳国马化
刀劳鬼
越地冶鸟
鲛人
大青小青
山都
蜮
鬼弹
张小小
犬蛊
蛇蛊
卷十三
澧泉
二华之山
霍山镬
樊山火
孔宝
湘穴
龟化城
长水县
马邑城

劫灰
丹砂井
余腹
长卿
青蚨
蜾蠃
木蠹
蝟
典论刊石
金燧
焦尾琴
柯亭竹
卷十四
蒙双氏
盘瓠
夫余王
鹄苍衔卵
穀乌菟
齐无野
袁钫
窦氏蛇
撅儿
羽衣人
女化蚕
嫦娥
怪草
兰岩山鹤
毛衣女
人化黿
人化鳖

宣骞母
怪老翁
卷十五
王道平
河间郡男女
贾文合
李娥附刘伯文、费长房
史姁
贺瑀
戴洋复生
柳荣张悌
马势妇
颜畿附弟含
羊祜
汉宫人冢
棺中生妇
杜锡婢
冯贵人
广陵诸冢
栾书冢
卷十六
疫鬼
挽歌
阮瞻
黑衣客
蒋济亡儿
辽水浮棺
温序
文颖
苏娥

曹公船
夏侯恺
诸仲务女
王昭
鼓琵琶
秦巨伯
鬼酣醉
钱小小
宋定伯
紫玉
驸马都尉
汉谈生
崔少府墓
汝阳鬼魅
钟繇
卷十七
张汉直
范丹
费季
虞定国
朱诞给使
倪彦思附典农盗谷
顿丘鬼魅
度朔君
竹中长人
釜中白头公
服留鸟
南康甘子
秦瞻
卷十八

饭臿怪
细腰
怒特祠
树神黄祖
张叔高
陆敬叔
船飞
老狸
张茂先
吴兴老狸
狸婢
刘伯祖狸神
阿紫
宋大贤
郅伯夷
胡博士
谢鲲
猪臂金铃
高山君
田琰
沽酒家狗
白衣吏
李叔坚
苍獭
王周南
安阳亭书生
汤应
卷十九
李寄
司徒府蛇怪

扬州二蛇
鼍妇
丹阳道士
五酉
鼠妇
千日酒
陈仲举
卷二十
病龙雨
苏易
鹤衔珠
黄衣童子
随侯珠
孔愉
古巢老姥
董昭之
义犬冢
华隆家犬
蝼蛄神
猿母猿子
虞荡
华亭大蛇
邛都大蛇
建业妇人
返回总目录

卷一

神农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

赤将子舆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于市门中卖缴，故亦谓之缴父。

宁封子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偓佺

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松者，简松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

彭祖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

师门

师门者，啸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为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死。

葛由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

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

崔文子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学仙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持药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须臾，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然飞去。

冠先

冠先，宋人也。钓鱼为业，居睢水旁百余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

琴高，赵人也。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去。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从东南去。城邑数万人，豫祖安送之，皆辞诀。

焦山老君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当得道。”积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诀。

鲁少千

鲁少千者，山阳人也。汉文帝尝微服怀金过之，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

淮南八公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辛，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刘根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能召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汉王乔

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自县诣台。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临至时，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张之，但得一双舄。使尚书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薊子训

薊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

汉阴生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着桎梏，而续在市乞。又械，欲杀之，乃去。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卒常生

谷城乡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数死而复生，时人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辄在缺门山上大呼，言"卒常生在此"。云复雨，水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卒衣杖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市门卒。

左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敕之。"

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illegible]，脯一片，手自倾[illegible]，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

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

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

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

于吉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

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吉，琅邪人，道士。）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徐光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验。

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恶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綝车，车为之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綝。

葛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食毕，先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

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

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着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吴猛

吴猛，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分宁。性至孝。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尝见大风，书符掷屋上，有青乌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风，道士求救。”验之果然。西安令干庆，死已三日，猛曰：“数未尽，当诉之于天。”遂卧尸旁。数日，与令俱起。后将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画江水，横流，遂成陆路，徐行而过。过讫，水复，观者骇异。尝守浔阳，参军周家有狂风暴起，猛即书符掷屋上，须臾风静。

园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缫六七日乃尽。缫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董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

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钩弋夫人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杜兰香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兴四年春，数诣张傅。傅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傅先改名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魔。

弦超附知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钦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飖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篼，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

头有一马车，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

卷二

寿光侯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又有大树，树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鸟过之亦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树间。章帝闻之，征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乃设法，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解之。

或云：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走。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帝惊曰："以相试耳！"解之而苏。

樊英

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计其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徐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杨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故，昞东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

赵昞

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赵清俭

徐登、赵昞贵尚清俭，祀神以东流水，削桑皮以为脯。

东海君

陈节访诸神，东海君以织成青襦一领遗之。

边洪

宣城边洪为广阳领校，母丧归家，韩友往投之。时日已暮，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

复去？”友曰：“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欻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创。因走亡。数日，乃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鞠道龙附黄公

鞠道龙善为幻术，尝云：“东海人黄公，善为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谢𢇁

谢𢇁尝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命作脍，一坐皆得遍。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又养鳄鱼十头，若犯罪者投与鳄鱼，不噬，乃赦之。无罪者皆不噬，故有鳄鱼池。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贾佩兰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李少翁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营陵道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悢悢，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白头鹅

吴孙休有疾，求觋视者，得一人，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屐履服物着其上。使觋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不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

石子冈

吴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着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着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更进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合。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

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

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

卷三

钟离意

汉永平中，会稽钟离意，字子阿，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㐰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孔㐰，问："此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头出之。

段医

段医，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医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挝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

臧仲英附许季山

右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设案，有不清尘土投污之。炊临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箧簏中起，衣物尽烧，而箧簏故完。妇女婢使，一旦尽失其镜。数日，从堂下掷庭中，有人声言："还汝镜。"女孙年三四岁，亡之，求不知处。两三日，乃于圊中粪下啼。若此非一。

汝南许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当有老青狗物，内中侍御者名益喜，与共为之。诚欲绝，杀此狗，遣益喜归乡里。"仲英从之，怪遂绝。后徙为太尉长史，迁鲁相。

乔玄附董彦兴

太尉乔玄，字公祖，梁国人也。初为司徒长史。五月末，于中门卧。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呼问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扪摸之，壁自如故。还床复见，心大怖恐。其友应劭适往候之，语次相告。劭曰："乡人有董彦兴者，即许季山外孙也。其探赜索隐，穷神知化，虽眭孟、京房，无以过也。然天性褊狭，羞于卜筮者。"

间来候师王叔茂请往迎之，须臾便与俱来。公祖虚礼盛馔，下席行觞。彦兴自陈："下土诸生，无他异分，币重言甘，诚有蹶踖。颇能别者，愿得从事。"公祖辞让再三，尔乃听之。曰："府君当有怪，白光如门明者，然不为害也。六月上旬鸡鸣时，闻南家哭，即吉。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位至将军三公。"公祖曰："怪异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于所不图？此相饶耳。"

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

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

管辂共四条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东莱王基，字伯舆，家数有怪，使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卦。”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占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客舍久远，魑魅罔两共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者，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者，直老铃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数，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野鸟一雊，武丁为高宗；桑谷暂生，太戊以兴。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后卒无他，迁安南督军。后辂乡里乃太原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鲧，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高之子。而鲧为黄能，意为苍狗，斯亦至尊之位，而为黔喙之类也。况蛇者协辰巳之位，乌者栖太阳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书佐、铃下，各以微躯化为蛇乌，不亦过乎！”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

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惟拜之。南面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义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耳。”

淳于智共四条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卢人也。性深沉，有思义。少为书生，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其反死。”乃以朱书手腕横纹后三寸，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尔。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卖新鞭者，便就买还，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

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万余。于是业用既展，病者亦无恙。

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旁人捶拍，恒使作声，三日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共四条

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劝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从。璞将促装去之，爱其婢，无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投符于井中，数千赤衣人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扬州别驾顾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

论之可奈何？”球乃迹访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

义兴方叔保得伤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厌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

费孝先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言足矣。旻志之。

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颠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邻比，欲媾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将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栉。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坚不从。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遂被囚系拷讯。

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状，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僚佐曰：“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

隗炤

隗炤，汝阴鸿寿亭民也，善《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亡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

至期，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板责之。使者执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负钱，此何缘尔邪？”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而莫之闻，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其妻曰：“吾不负金，贤夫自有金。乃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

妻还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韩友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厌胜之术。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祷，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鼍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发时，张囊着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须臾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着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严卿

会稽严卿，善卜筮。乡人魏序欲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

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着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止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序家无恙。

华佗共二条

沛国华佗，字元化，一名旉。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苦脚左膝里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着疮中，七日愈。

佗尝行道，见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声，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卷四

风伯雨师

风伯、雨师，星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郑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屏号，一曰玄冥。

张宽

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洁则女人见。"

灌坛令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西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

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风，从太公邑外而过。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胡母班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

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

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冯夷

宋时，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河伯婿

吴馀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

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因问：“女郎何姓？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绎络把火，见城郭邑居。

既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信”。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会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遂以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裈、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

德。”复云：“十年当相迎。”

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

华山使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下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

张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

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

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

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

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裈衫。

宫亭湖共二条

宫亭湖孤石庙，尝有估客至都，经其庙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相厚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书刀亦内箱中。既还，以箱及香置庙中而去，忘取书刀。至河中流，忽有鲤鱼跳入船内。破鱼腹，得书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驴鼠

郭璞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名曰“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深尺余。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此是邾亭驴山君使，至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遂去，不复见。

青洪君附如愿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黄石公祠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称黄石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纸、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樊道基附成夫人

永嘉中，有神见兖州，自称樊道基。有妪，号成夫人。夫人好音乐，能弹箜篌，闻人弦歌，辄便起舞。

戴文谋

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于室

内窃言之，妇曰：“此恐是妖魅凭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飨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遂不见。

糜竺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家资巨万。常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糜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快去，我当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归，达家，便移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阴子方

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蚕神

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南角，举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后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像此。

戴侯祠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祐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

刘玘

汉阳羡长刘玘尝言：“我死，当为神。”一夕饮醉，无病而卒。风雨失其柩。夜闻荆山有数千人喊声，乡民往视之，则棺已成冢。遂改为君山，因立祠祀之。

卷五

蒋山祠共五条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会稽鄮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挺力十余，皆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座，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鲤，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所。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拔刀隐树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曰："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丁姑祠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

吴平后，其女幽魂思乡欲归。永平元年九月七日，见形着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

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着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

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赵公明参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

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三千，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欷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

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簪之。出入辟恶灾，举事皆无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

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乃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

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

周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

书。”

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至三日日中时，果见来取，便死。

张助

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新井

王莽居摄，刘京上言：“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数梦人谓曰：‘吾，天使也，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出。’亭长起视，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卷六

妖怪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

山徙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邪东武海中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

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

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蚳蝘，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此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龟毛兔角

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之象也。

马化狐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人化蜮

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脱化为蜮，射人。

地暴长

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厤湖是也。不知何时。《运斗枢》曰：“邑之沦，

阴吞阳，下相屠焉。”

一妇四十子

周哀王八年，郑有一妇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晋有豕生人。吴赤乌七年，有妇人一生三子。

人产龙

周烈王六年，林碧阳君之御人产二龙。

彭生

鲁庄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刘向以为近豕祸也。

蛇斗

鲁庄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龙斗

鲁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京

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

蛇绕柱

鲁定公元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祀，乃立炀宫。

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女子化男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五足牛

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时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徭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临洮长人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龙见井中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马生角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反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狗生角

文帝后元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

人生角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敢举兵以向京师也。其后遂有七国之难。至晋武帝泰始

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应也。

狗与豕交

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狗与彘交。是时赵王悖乱，遂与六国反，外结匈奴以为援。《五行志》以为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黑白乌斗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悟，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泗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中。"

燕王旦之谋反也，又有一乌一鹊，斗于燕宫中池上，乌堕池死。《五行志》以为楚、燕皆骨肉藩臣，骄恣而谋不义，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乌众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颛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牛足出背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者。刘向以为近

牛祸。内则思虑霿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赵郭蛇

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鼠舞门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时燕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泰山石立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往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

虫叶成文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狗冠

昭帝时，昌邑王贺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至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雌鸡化雄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铃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范延寿

宣帝之世，燕、岱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宣帝嗟叹曰："事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于理而厌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论人妖将来之验也。

天雨草

汉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樛结，大如弹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废社复兴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故处。说曰："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

鼠巢

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藁、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升。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占。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干，厥妖鼠巢。"

犬祸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于《洪范》，皆犬祸，言不从之咎也。

戴焚巢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戴鹊声，往视之，见巢燃，尽堕池中，有三戴鹊烧死。树大

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后卒成易世之祸云。

雨鱼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木生人状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枝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髭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

马出角

成帝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燕生雀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飞去。京

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雀，诸侯销。"又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三足驹

汉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五行志》以为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僵树自立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一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

儿啼腹中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未生二月前，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母因掘，收养之。

王母传书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乃止。

男子化女汉哀帝时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

人死复生

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棺殓，积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其后王莽篡位。

儿生两头汉平帝时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途。'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三足乌

汉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三足，大如鸡，色赤，头有

角，长寸余。

德阳殿蛇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家属，扬兵京师也。

雨肉

汉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时梁太后摄政，梁冀专权，擅杀诛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梁冀妻

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腰步者，足不任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妻孙寿所为，京都翕然，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蹶眉啼哭，吏卒掣顿，折其腰脊，令髻邪倾。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冀举宗合诛。

牛生鸡

桓帝延熹五年，临沅县有牛生鸡，两头四足。

赤厄三七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

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

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徒众数十万，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诳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趋信，荆、扬尤甚。乃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无数。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

长短衣裾

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裾，而上甚短。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天下未欲平也。后遂大乱。

夫妇相食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有妇食夫，河南有夫食妇。夫妇阴阳二

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灵帝既没，天下大乱。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残，骨肉为仇，生民之祸极矣，故人妖为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论，以测其情也。

寺壁黄人

灵帝熹平二年六月，洛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㑊，牵而胜之。

木不曲直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许。其一株宿昔暴长，长一丈余，粗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侧有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鬓。其于《洪范》，皆为木不曲直。

雌鸡欲化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

儿生两头汉灵帝时

灵帝光和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是之后，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

梁伯夏后

光和四年，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见。

草作人状

光和七年，陈留济阳、长垣，济阴，东郡，冤句、离狐界中，路边生草，悉作人状，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皆备，非但仿佛，像之尤纯。旧说曰："近草妖也。"是岁有黄巾贼起，汉遂微弱。

两头共身

灵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两头共身。

怀陵雀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雀，先极悲鸣，已，因乱斗相

杀，皆断头，悬着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嘉会挽歌

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槌，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槌，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槌、挽歌，斯之效乎？

京师谣言

灵帝之末，京师谣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所执。公卿百僚，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还。

桓氏复生

汉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有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人妖

献帝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

此变，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山阳公。

荆州童谣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子遗者，表又当死，因以丧败也。

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树出血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是岁为魏文帝黄初元年。

燕巢生鹰

魏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鹰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龙中，明帝为凌霄阁，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妖马

魏齐王嘉平初，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

燕生巨𣪘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𣪘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宣帝起，诛曹爽，遂有魏室。

谯周书柱

蜀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

孙权死征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差动，吴城两门飞落。明年，权死。

孙亮草妖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

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离里山大石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是时，孙皓承废故之家，得复其位之应也。

陈焦复生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乌程侯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孙休服制

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

卷七

开石文字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

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

西晋服妖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翟器翟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

蟛蚑化鼠

晋太康四年，会稽郡蟛蚑及蟹皆化为鼠。其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始成，有毛肉而无骨，其行不能过田畛。数日之后，则皆为牝。

太康二龙

太康五年正月，二龙见武库井中。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勒、虎二逆，皆字曰“龙”。

两足虎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虎者，阴精而居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四角兽见于河间。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革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

死牛头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付托不以至公，思瞀乱之应也。

武库飞鱼

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初，诛皇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方头屐

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

撷子髻

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始自宫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怀、惠之事。

晋世宁舞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反覆，至危也。杯盘，酒器也。而名

曰“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饮食之间，而其智不可及远，如器在手也。

毡绍头

太康中，天下以毡为绍头及络带、袴口。于是百姓咸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所产者也，而天下以为绍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折杨柳歌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自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

辽东马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及帝晏驾，王室毒于兵祸。

妇人兵饰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

钟出涕

晋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钟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墉城，而贾后为恶不悛，故钟出涕，犹伤之也。

一身二体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安丰女子

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曰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女体化而不尽，男体成而不彻，畜妻而无子。

临淄大蛇

元康五年三月，临淄有大蛇，长十许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阳城景王祠中，不见。

吕县流血

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其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

雷破高禖石

元康七年，霹雳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宫中求子祠也。贾后妒忌，将杀怀、愍，故天怒贾后，将诛之应也。

乌杖柱掖

元康中，天下始相效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镦，住则植之。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

贵游倮身

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

浮石登岸

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惊叹，相告曰："石来！"寻而石冰入建邺。

贱人入禁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竟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迁长安，宫阙遂空焉。

牛能言

太安中，江夏功曹张骋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焉，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怖，因绐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又言曰：“归何早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

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皇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头，以彰火德火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几而败。于是一郡破残，死伤过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败屩聚道

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世之所说：“屩者，人之贱服，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今败屩聚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也。”

戟锋火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

万详婢

晋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婢生一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尾黄色，大如碗。

婢产异物

永嘉五年，抱罕令严根婢产一龙、一女、一鹅。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时帝承惠帝之后，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为逆胡所害。

狗作人言

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蝘鼠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蝘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临"之"益"，曰："此郡之东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

徐馥作乱

永嘉六年正月，无锡县欻有四枝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蝘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

豕生人两头

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人，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识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俄为元帝所败。

生笺单衣

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缲衰之布，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怀、愍晏驾。

无颜帢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帢，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初，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纷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

任乔妻

晋愍帝建兴四年，西都倾覆，元皇帝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乔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脐以上，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按《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颖，谓之嘉

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休显见生于陕东之国，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跃，谨画图上。”时有识者哂之。

君子曰：“知之难也。以臧文仲之才，犹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载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学。古人有言：‘木无枝谓之瘣，人不学谓之瞽。’当其所蔽，盖阙如也。可不勉乎！”

淳于伯

晋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大旱。十二月，河东地震。去年十二月，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是时淳于伯冤死，遂频旱三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又冤气之应也。

牛生子二首

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

地震涌水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应也。

一足三尾牛

太兴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余人以绳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后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驹两头

太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演马生驹，两头，自项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其后王敦陵上。

太兴初女子

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阴在首，居在扬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腹，则天下有事；若在背，则天下无后。"

武昌火

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说所谓"滥灾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之谓也。此臣而行君，亢阳失节。是时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

绛囊缚纣

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纣。识者曰："纣在首为乾，君道也。囊者

为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缚纻，臣道侵君之象也。”为衣者，上带短，才至于掖；着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为袴者，直幅为口，无杀，下大之象也。寻而王敦谋逆，再攻京师。

仪仗生花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说曰：“《易》说：‘枯杨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

长柄羽扇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将执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为八，将未备夺已备也。此殆敦之擅权，以制朝廷之柄，又将以无德之材，欲窃非据也。”

武昌大蛇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传》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

卷八

舜手握褒

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宋均注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从劳苦，受褒饬，致大祚也。”

汤祷雨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吕望

吕望钓于渭阳，文王出游猎。占曰：“今日猎得一兽，非龙非螭，非熊非罴，合得帝王师。”果得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同车载而还。

武王

武王伐纣，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众甚惧，武王曰：“余在，天下谁敢干余者！”风波立济。

孔子梦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氤气起，乃呼颜回、子夏同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打麟，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名时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所见一禽，如麕，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赤虹化玉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陈仓祠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名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雉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邢史子臣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耶？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荧惑星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娱游者，日有十数。

孙休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

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

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是归于司马也。

戴洋

都水马武举戴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卷九

应妪

后汉中兴初，汝南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妪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子孙宦学，并有才名。至玚，七世通显。

冯绲

车骑将军巴郡冯绲，字鸿卿。初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二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许季山孙宪，字宁方，得其先人秘要。绲请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后三岁当为边将，东北四五千里，官以东为名。"后五年，从大将军南征。居无何，拜尚书郎、辽东太守、南征将军。

张颢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颢以上闻，藏之秘府。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颢后官至太尉。

张氏钩

京兆长安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为我福也，即入我怀。”鸠飞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钩，遂宝之。自是子孙渐富，资财万倍。蜀贾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与贾。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贾亦数罹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传钩”云。

何比干

汉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妪，可八十余，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渍。雨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算。”

魏舒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鵩鸟赋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谊发书占之，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谊忌之，故作《鵩鸟赋》，齐死生而等祸福，以致命定志焉。

翟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汉，谋举义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鹅雁数十在中庭，有狗从外入，啮之，皆死。惊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数有怪，一犬着冠帻绛衣上屋，欻有一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

诸葛恪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顷复起，犬又衔衣，恪令从者逐之。及入，果被杀。

其妻在室，语使婢曰：“尔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瞻视，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

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邓喜

吴戍将邓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后人白喜谋叛，合门被诛。

贾充

贾充伐吴时，常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

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者，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诛。”充因叩头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虡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

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错，经日乃复。至后，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庾亮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镇荆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

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刘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粆，亦变为虫，其火愈猛，其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龛所杀。

卷十

和熹邓后

汉和熹邓皇后尝梦登梯以扪天，体荡荡正清滑，有若钟乳状，乃仰吸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舐之，斯皆圣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孙坚夫人

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禾三穗

汉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衮职有阙，君其

补之。”旬月而茂征焉。

张车子

周擥啧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资至千万。

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审雨堂

夏阳卢汾，字士济，梦入蚁穴，见堂宇三间，势甚危豁。题其额曰“审雨堂”。

火浣衫

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着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

刘雅

淮南书佐刘雅，梦见青蜥蜴从屋落其腹内，因苦腹痛病。

张奂妻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果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灵帝梦

汉灵帝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寻亦崩。

吕石梦

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云："如此，死期至。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间一日，三人同时死。

谢郭同梦

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于浙江上争樗蒲

钱，因为水神所责，堕水而死，己营理郭凶事。及觉，即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昨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谢为凶具，一如其梦。

徐泰梦

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是夜三更中，梦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头，发箱，出簿书示曰："汝叔应死。"泰即于梦中叩头祈请。良久，二人曰："汝县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语二人云："有张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公，当为汝活之。"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

卷十一

熊渠子

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铩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世复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刘向曰：“诚之至也，而金石为之开，况于人乎？夫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魏更羸

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数发，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抚弓，猿即抱木而号。及六国时，更羸谓魏王曰：“臣能为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羸曰：“可。”有顷，闻雁从东方来，更羸虚发而鸟下焉。

古冶子

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

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三王墓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贾雍

汉武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头语

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怒，杀之，断其头而归，投于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后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缨金钗之属。

苌弘

周灵王时，苌弘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酒消患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长数丈，其状像牛，青眼而矐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骇。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谅辅

后汉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少给佐吏，浆水不交。为从事，大小毕举，郡县敛手。

时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辅为郡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百姓，至令天地否隔，万物枯焦。百姓喁喁，无所控诉，咎尽在辅。今郡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

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何敞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艺，隐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庆洪遣户曹掾致谒，奉印绶，烦守无锡。敞不受，退，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后举方正、博士，皆不就，卒于家。

小黄令

后汉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过小黄界，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飞去。

白虎墓

王业，字子香，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

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卒于枝江，有二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及丧去，虎逾州境，忽然不见。民共为立碑，号曰“枝江白虎墓”。

葛祚碑

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曾子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周畅

周畅性仁慈。少至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啮其手，畅即觉手痛而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在田，使母啮手，而畅即归。元初二年，为河南尹，时夏大旱，久祷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

王延

王延性至孝。继母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冰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子。

楚僚

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痈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双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盖至孝感天神，昭应如此，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蛴螬炙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闻彦暂行，取蛴螬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

蚺蛇胆

颜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医人疏方，须蚺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

郭巨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供养。

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馔，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刘殷

新兴刘殷，字长盛。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尝见齿。事曾祖母王氏。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岁方尽。及王氏卒，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灭。后有二白鸠来，巢其庭树。

杨伯雍

杨公伯雍，洛阳县人也，本以佧卖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

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

天子闻而异之，拜为大夫。乃于种玉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地，名曰"玉田"。

衡农

衡农，字剽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获免。

罗威

罗威，字德仁。八岁丧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后授其处。

王裒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裒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

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白鸠郎

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有白鸠巢户侧。弘举为孝廉，朝廷称为“白鸠郎”。

东海孝妇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

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

犍为孝女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人，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

自沉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贳，年三岁。乃各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

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乐羊子妻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食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姑。太守闻之，捕杀盗贼，赐妻缣帛，以礼葬之。

庾衮

庾衮，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衮亦无恙。

韩凭妻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

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

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儿化水

汉末，零陵郡太守史满有女，悦门下书佐，乃密使侍婢取书佐盥手残水饮之，遂有妊。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儿出，使求其父。儿匍匐直入书佐怀中。书佐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书佐。

望夫冈

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决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

邃无底，以绳悬入，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邓元义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

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

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严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枉。"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椎贯顶。考问，以淫杀夫。

范巨卿张元伯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与汝南张劭为友，劭

字元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

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

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

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卷十二

五气变化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

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谷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㥄而悍，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气者神明而长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大腰无雄，细腰无雌。无雄外接，无雌外育。三化之虫，先孕后交；兼爱之兽，自为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虫土闭而蛰，鱼渊潜而处。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各从其类也。

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数之至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

故腐草之为萤也，朽苇之为蛬也，稻之为蟹也，麦之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无知化为有知而气易也。雀之为獐也，蛬之为虾也，不失其血气而形性变也。若此之类，不可胜论。

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故下体生于上，上体生于下，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贸者也。鲁公牛哀得疾，七日化而为虎，形体变易，爪牙施张。其兄启户而入，搏而食之。方其为人，不知其将为虎也；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也。故晋太康中，陈留阮士瑀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已而双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历阳纪元载，客食道龟，已而成瘕。医以药攻之，下龟子数升，大如小钱，头足觳备，文甲皆具，惟中药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气，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从此观之，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己，恶识所自来？然朽草之为萤，由乎腐也；麦之为蝴蝶，由乎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农夫止麦之化者，沤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其与不然乎？

贲羊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蜩蛃；水中之怪，龙、罔象；土中之怪，曰贲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岁儿，赤目，黑色，大耳，长臂，赤爪，索缚则可得食。"王子曰："木精为游光，金精为清明也。"

地中犬声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忽闻地中有犬声隐隐。视声发处，上有小窍，大如蚓穴。瑶以杖刺之，入数尺，觉有物。乃掘视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当养之。"以目未开，还置窍中，覆以磨砻。宿昔发视，左右无孔，遂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祸福。

至太兴中，吴郡太守张懋，闻斋内床下犬声，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养之，皆死。其后懋为吴兴兵沈充所杀。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无伤。"《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无伤也。此物之自然，无谓鬼神而怪之。"然则贾与地狼名异，其实一物也。《淮南·万毕》曰："千岁羊肝，化为地宰；蟾蜍得苽，卒时为鹑。"此皆因气化以相感而成也。

傒囊

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尝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见耳！"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四年，池阳有小人景，长一尺余，或乘车，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盗贼日甚，莽竟被杀。《管子》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

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然池阳之景者，或庆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头而两身，其状若蛇，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

霹雳被格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获。值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

落头民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旁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咤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貙虎化人

江汉之域，有貙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

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猳国马化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也。

刀劳鬼

临川间诸山有妖物，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着者，有顷便肿，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缓。急者不过半日间，缓者经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迟则死。俗名曰“刀劳鬼”。故外书云：“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生。太阴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冶鸟

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垭，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便鸣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其所止者，则有虎通夕来守，人不去，便伤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

鲛人

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大青小青

庐江瓯、枞阳二县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时闻哭声，多者至数十人，男女大小，如始丧者。邻人惊骇，至彼奔赴，常不见人。然于哭地必有死丧，率声若多则为大家，声若小则为小家。

山都

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啸相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蜮

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

鬼弹

汉永昌郡不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过十日皆死。

张小小

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蛊，多用蘘荷根，往往验。蘘荷或谓嘉草。

犬蛊

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归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

蛇蛊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卷十三

澧泉

泰山之东有澧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则泉出如飞，多少足用。若或污漫，则泉止焉。盖神明之尝志者也。

二华之山

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故张衡作《西京赋》，所称“巨灵贔屭，高掌远迹，以流河曲”是也。

霍山镬

汉武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县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镬，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后但作三祭，一镬自败。

樊山火

樊口之东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验。

孔宝

空桑之地，今名为孔宝，在鲁南山之穴。外有双石，如桓楹起立，高数丈。鲁人弦歌祭祀。穴中无水，每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间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验至今存焉。

湘穴

湘东新平县有一龙穴。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龟化城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

长水县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

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马邑城

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劫灰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

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

丹砂井

临汜县有廖氏，世老寿。后移居，子孙辄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累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饮水而得寿。

余腹

江东名余腹者，昔吴王阖闾江行，食脍有余，因弃中流，悉化为

鱼。今鱼中有名吴王脍余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脍形。

长卿

蟛蜞，蟹也。尝通梦于人，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

青蚨

南方有虫，名蟦蝺，一名蜊蠋，又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故《淮南子术》以之还钱，名曰“青蚨”。

蜾蠃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谓蜋蠊，细腰之类。其为物，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或阜螽子育之，则皆化成己子。亦或谓之“螟蛉”。《诗》曰“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是也。

木蠹

木蠹生虫，羽化为蝶。

蝟

蝟多刺，故不使超逾杨柳。

典论刊石

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金燧

夫金锡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言丙午日铸为阳燧，可取火；壬子夜铸为阴燧，可取水也。

焦尾琴

汉灵帝时，陈留蔡邕以数上书陈奏，忤上旨意，又内宠恶之。虑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至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声，曰："此良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柯亭竹

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辽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卷十四

蒙双氏

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手足，是为蒙双氏。

盘瓠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蓠，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

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

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着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

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褊裢，言语侏㒸，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

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夫余王

槁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

鹄苍衔卵

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有犬名“鹄苍”，衔卵以归，遂生儿，为徐嗣君。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

葬之徐里中。见有狗垄在焉。

穀乌菟

鬬伯比父早亡，随母归，在舅姑之家。后长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弃于山中。妘子游猎，见虎乳一小儿，归与妻言。妻曰："此是我女与伯比私通，生此小儿。我耻之，送于山中。"妘子乃迎归养之，配其女与伯比。楚人因呼子文为穀乌菟。仕至楚相也。

齐无野

齐惠公之妾萧同叔子，见御有身。以其贱，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顷公于野，又不敢举也。有狸乳而鹞覆之。人见而收，因名曰"无野"。是为顷公。

袁钏

袁钏者，羌豪也。秦时，拘执为奴隶，后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来为蔽，故得不死。诸羌神之，推以为君。其后种落炽盛。

窦氏蛇

后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长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将葬，未窆，宾客聚集。有大蛇从林草中出，

径来棺下，委地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状若哀恸。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撅儿

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撅儿”。方四岁，刘渊筑平阳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儿应募，因变为蛇，令媪遗灰志其后。谓媪曰：“凭灰筑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遂投入山穴间，露尾数寸。使者斩之，忽有泉出穴中，汇为池，因名“金龙池”。

羽衣人

元帝永昌中，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诣阙自陈，留于宫中。

女化蚕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

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

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

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

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

案《天官》：“辰为马星。”《蚕书》曰：“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校人职掌“禁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

嫦娥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怪草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郁茂，其华黄色，其实如兔丝。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

兰岩山鹤

荥阳县南百余里，有兰岩山，峭拔千丈。常有双鹤，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传云昔有夫妇，隐此山数百年，化为双鹤，不绝往来。忽一旦一鹤为人所害，其一鹤岁常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知其年岁也。

毛衣女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人化黿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黿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黿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人化鳖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之，不见人体，见盆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着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

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

宣骞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六月晦，丹阳宣骞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为黿，其状如黄氏。骞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泻水其中。黿入坎游戏，一二日间，恒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怪老翁

汉献帝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子，辄失去。如是数岁，人甚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着一室中。阴藏户间，窥伺之。果复重来，发声如前。闻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呻吟之声曰："唷，唷，宜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遂行推问，乃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人咸以为此翁。

卷十五

王道平

秦始皇时有王道平，长安人也。少时，与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为夫妇。寻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堕南国，九年不归。父母见女长成，即聘与刘祥为妻。女与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刘祥。经三年，忽忽不乐，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

死经三年，平还家，乃诘邻人："此女安在？"邻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与刘祥。今已死矣。"平问："墓在何处？"邻人引往墓所。平悲号哽咽，三呼女名，绕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与汝立誓天地，保其终身。岂料官有牵缠，致令乖隔，使汝父母与刘祥。既不契于初心，生死永诀。然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之面；若无神灵，从兹而别。"言讫，又复哀泣。

逡巡，其女魂自墓出，问平："何处而来？良久契阔。与君誓为夫妇，以结终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已经三年。日夕忆君，结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且速开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审言，乃启墓门，扪看其女，果活，乃结束随平还家。

其夫刘祥闻之惊怪，申诉于州县。检律断之，无条，乃录状奏王。王断归道平为妻。寿一百三十岁。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

河间郡男女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

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贾文合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偁，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

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

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

苏。后文合欲验其实，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资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李娥附刘伯文、费长房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

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娥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当于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

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疠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

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史姁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瘗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

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鄠贾和姊病在乡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

贺瑀

会稽贺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复苏，云：“吏人将上天，见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层有印，中层有剑，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门吏问何得，云得剑。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剑，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来，称社公。

戴洋复生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妙解占候，知吴将亡，托病不仕，还乡里。

行至濑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经老君祠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否？"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柳荣张悌

吴临海松阳人柳荣，从吴相张悌至扬州。荣病死船中二日，军士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甚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叫言：'何以缚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即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存。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病人死，然后省觉。觉则具说，家中人不信之。语人云："某甲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乃语兄云："当活。"

颜畿附弟含

晋咸宁二年十二月，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使治，死于张家。棺殓已久，家人迎丧，旐每绕树木而不可解，人咸为之感伤。引丧者忽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当复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旐乃解。

及还家，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便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其弟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于是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遂与出之。

将护累月，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然不与人相当。不能言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如此者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含乃弃绝人事，躬亲侍养，以知名州党。后更衰劣，卒复还死焉。

羊祜

羊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

汉宫人冢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

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过哀，遂死。

棺中生妇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耶？将一朝欻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杜锡婢

晋世杜锡，字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姿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冯贵人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三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广陵诸冢

吴孙休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

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人数十，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侍列灵坐。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斑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辈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

栾书冢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左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即生疮。至死不差。

卷十六

疫鬼

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

挽歌

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

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黑衣客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着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

蒋济亡儿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魏，为领军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

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虚耳，不足怪也。"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

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

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

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

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辽水浮棺

汉不其县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病而死。

温序

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护军校尉。行部至陇西，为隗嚣将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节挝杀人。贼趋欲杀序，荀宇止之曰："义士欲死节。"赐剑，令自裁。序受剑，衔须着口中，叹曰："无令须污土。"遂伏剑死。始祖怜之，送葬到洛阳城旁，为筑冢。长子寿，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

文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良，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

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语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亦何足怪？”颖乃还眠。

向寐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喏。”忽然便寤。

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半没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

苏娥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

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

杀牛烧车，车钆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

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夏侯恺

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着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诸仲务女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间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其

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上有黑点。

王昭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牛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出。后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

鼓琵琶

吴赤乌三年，句章民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数十曲。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捉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

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木人也。伯着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着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

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

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

鬼酣醉

汉建武元年，东莱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见三奇客，共持面饭至，索其酒饮，饮竟而去。顷之，有人来，云见三鬼酣醉于林中。

钱小小

吴先主杀武卫兵钱小小，形见大街，顾借赁人吴永，使永送书与街南庙，借木马二匹。以酒馔之，皆成好马，鞍勒俱全。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

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

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紫玉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

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燕，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

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

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驸马都尉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

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

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

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汉谈生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曰：“我与人不

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

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

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崔少府墓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

充便着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

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襆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

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

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

充后乘车入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欻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

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汝阳鬼魅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皆亡发失精。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曰：'楼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

钟繇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

卷十七

张汉直

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下：皆忘取之。又买李幼一头牛，本券在书箧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从婿家来，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

父母诸弟衰绖到来迎丧。去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谓其鬼也，怅惘良久。汉直乃前为父拜，说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闻见，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为。

范丹

汉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乃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

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没，号曰贞节先生。

费季

吴人费季，久客于楚，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出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矣。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乃以着户楣上。临发，失与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其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时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乃归还。

虞定国

馀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常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云："无以相报。若有官事，某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国曰："仆宁肯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复见来，便当斫之。"后果得怪。

朱诞给使

吴孙皓世，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隙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

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

后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遇，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

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试为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为掊刮，见有趾迹。诞因大惊，乃详问之，具道本末。

倪彦思附典农盗谷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忽见鬼魅入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惟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

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设，魅乃取厕中草粪，布着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去。

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妪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否？”

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着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者。

三年后去，不知所在。

顿丘鬼魅

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度朔君

袁绍，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共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

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

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后，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昔临庐山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

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湖，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

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

竹中长人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余，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辞汝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

釜中白头公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卜。卜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扣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

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

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云。

服留鸟

晋惠帝永康元年，京师得异鸟，莫能名。赵王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问人。即日，宫西有一小儿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持者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于户中。明日往视，悉不复见。

南康甘子

南康郡南东望山，有三人入山，见山顶有果树，众果毕植，行列整齐，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闻空中语云：“催放双甘，乃听汝去。”

秦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于鼻中入，盘其头中，觉哄哄，仅闻其脑间食声咂咂，数日而出去。寻复来，取手巾缚鼻口，亦被入。积年无他病，唯患头重。

卷十八

饭臿怪

魏景初中，咸阳县吏王臣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声曰：“文约，何以不来？”头下枕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来就我饮。”至明，乃饭臿也。即聚烧之，其怪遂绝。

细腰

魏郡张奋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财散，遂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邻人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细腰。”细腰应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便去。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

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为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为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为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复为谁？”曰：“我，杵也。今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

斤，钱千万贯。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宁。

怒特祠

秦时，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犹不断。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行，卧树下，闻鬼语树神曰："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秦公将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发，以朱丝绕树，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无言。

明日，病人语所闻。公于是令人皆衣赭，随斫创坌以灰。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青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

树神黄祖

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着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神谓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刘表、袁术相攻，龙舒之民皆徙去，唯宪里不被兵。

张叔高

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鄢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蜩蛹”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羡，竟无他怪。

陆敬叔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

船飞

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

老狸

董仲舒下帷讲诵，有客来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鼷鼠。”客遂化为老狸。

张茂先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

狐不从，乃持刺谒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

时丰城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益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

年。”乃遣人伐华表。

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年少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

吴兴老狸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

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候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狸婢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畦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乃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有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

刘伯祖狸神

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预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买羊肝，于前切之，脔随刀不见，尽两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呵止。自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

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曰："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阿紫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羡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羡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羡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羡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

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羡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

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宋大贤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眶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

郅伯夷

北部督邮西平郅伯夷，年三十许，大有才决。长沙太守郅若章孙也。日晡时到亭，敕前导人且止。录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镫阶下复有火。敕云："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

日既暝，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以帑巾结两足，帻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脱，几失再三。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上。照视之，老狐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

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髻百余。因此遂绝。

胡博士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

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

谢鲲

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猪臂金铃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高山君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

田琰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期，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

沽酒家狗

司空南阳来季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声气，熟是也。孙儿妇女，以次教戒，事有条贯。鞭扑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绝，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数年，家益厌苦。其后饮酒过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

白衣吏

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尉。夜半时，辄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叩阁，迎之则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便为人。以白孟琏，杀之乃绝。

李叔坚

桂阳太守李叔坚，为从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当杀之。叔坚曰：“犬马喻君子。犬见人行，效之，何伤？”顷之，狗戴叔坚冠走，家大惊。叔坚云：“误触冠缨，挂之耳。”狗又于灶前畜火，家益怔营。叔坚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此有何恶？”数日，狗自暴死，卒无纤芥之异。

苍獭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顾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俟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顾视妇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泛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

王周南

魏齐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而语曰："周南，尔日中当死。"亦不应。鼠复入穴。须臾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尔不应，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

安阳亭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

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喑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喑嗟而去。既去寂然。

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

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汤应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

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着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乃还卧。

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狶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卷十九

李寄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糍，用蜜㪷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

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司徒府蛇怪

晋武帝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厅事平橑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攻击移时，然后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

扬州二蛇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杖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

鼍妇

鄱阳人张福，船行还野水边。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来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船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船边。三更许，雨晴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鼍，枕臂而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长丈余。

丹阳道士

丹阳道士谢非，往石城买冶釜。还，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庙舍

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釜，意苦搔搔不安。

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喏。曰：“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谁？”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鼍。”“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

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徒费酒食祀之。急具锸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

五酉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着皂衣高冠，大吒，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登？”子路引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鳣鱼也，长九尺余。孔子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

鼠妇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壁。婢误以履践之，杀一人。须臾，遂有数百人着衰麻服，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之，皆是鼠妇。婢作汤灌杀，遂绝。

千日酒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

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阖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闻屋里有人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后门往。"其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后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

仲举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使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

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

后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闻之，叹曰：“此谓命也！”

卷二十

病龙雨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苏易

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圹，厝易置地，蹲而守。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怪之，乃为探出之，有三子。生毕，牝虎负易还，再三送野肉于门内。

鹤衔珠

哙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弋人所射，穷而归参。参收养，疗治其疮，愈而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鹤雌雄双至，各衔

明珠，以报参焉。

黄衣童子

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

随侯珠

随县涟水侧，有断蛇丘。随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随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随季良大夫池。

孔愉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元帝时，以讨华轶功封侯。愉少时，尝经行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之，放于余不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过。及后以功封余不亭侯，铸印而龟钮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闻，愉乃悟其为龟之报，遂取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

古巢老姥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董昭之

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着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着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踏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着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

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狱余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着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得免。

义犬冢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馔之间，皆分与食。

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

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

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椁衣衾葬之。

今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

华隆家犬

太兴中，吴民华隆养一快犬，号"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荻，为大蛇盘绕，犬奋咋蛇，蛇死。隆僵仆无知，犬彷徨涕泣，走还舟，复反草中。徒伴怪之，随往，见隆闷绝，将归家。犬为不食。比隆复苏，始食。隆愈爱惜，同于亲戚。

蝼蛄神

庐陵太守太原庞企，字子及。自言其远祖不知几何世也，坐事系狱，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诬服之。及狱将上，有蝼蛄虫行其左右，乃谓之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当善乎？"因投饭与之，蝼蛄食饭尽去。顷复来，形体稍大。意每异之，乃复与食。如此去来，至数十日间，其大如豚。及竟报，当行刑。蝼蛄夜掘壁根为大孔，乃破械，从之出去。久时遇赦得活。于是庞氏世世常以四节祠祀之于都衢处。后世稍怠，不能复特为馔，乃投祭祀之余以祀之。至今犹然。

猿母猿子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虞荡

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时荡死。

华亭大蛇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欻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曰："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我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大蛇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

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

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建业妇人

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姊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

搜神后记

［晋］陶　潜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搜神后记》十卷，又作《续搜神记》、《搜神续记》，旧题晋陶潜撰。但很早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虽说书中“桃花源”一条，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如出一人之手，而以陶渊明的超脱放达却热衷鬼神之事，确实令人费解。《四库全书总目》引用明人沈士龙观点，说“其为伪托，固不待辨”，而又认为其“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还有的学者经考辨，认为其书唐后已不存，今本当经过后人增益而成。这些意见，都较中肯可信。

本书作为晋干宝《搜神记》的续作，其内容基本沿袭了前书多写鬼神奇闻的特点，于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风尚。其中一些名篇，为后代的戏曲、小说提供了素材。

本书除十卷本外，尚有一卷或二卷的节略本。十卷本最早的是明万历《秘册汇函》本，后又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百子全书》等本。今即以清嘉庆《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及有关类书进行标点。凡底本脱误处，皆据校本补正，不出校记。

目　录

卷一

丁令威

仙馆玉浆

剡县赤城

韶舞

桃花源

刘[illegible]之

穴中人世

目岩

石室乐声

贞女峡

姑舒泉

卷二

吴舍人

谢允

杜子恭

鼠市

比邱尼

三蔷茨

佛图澄

胡道人咒术

昙游

幸灵

郭璞活马

镜罂

郭璞预属

杜不愆
卷三
程咸
流星堕瓮
掘头船
禾满
钱孽
蜜蜂螫贼
陨盗
马溺消瘕
蕨茎化蛇
斛二瘕
桓梅同梦
华歆当公
形魂离异
董寿之
魂车木马
卷四
徐玄方女
干宝父妾
陈良
李除
郑茂
李仲文女
虎符
化鼋
卷五
白水素女
清溪庙神
王导子悦

吴望子
木像弯弓
白头公
临贺太守
何参军女
灵见
卷六
陈阿登
张姑子
筝笛浦官船
崔少府
鲁子敬墓
承俭
上虞人
韩冢人
四人捉马
异物如鸟
腹中鬼
盛道儿
历阳神祠
鬼设网
懊恼歌
朱弼
误中鬼脚
范启之妻
竺法师
白布裤鬼
卷七
虹化丈夫
山 猱

平阳陨肉
周子文失魂
毛人
朱衣人
两头人
壁中一物
狗变形
卷八
二人著乌衣
火变蝴蝶
诸葛长民
死人头
人头堕
髑髅百头
葱缩
吴氏梓
卷九
素衣女子
虎卜吉
熊穴
鹿女脯
猴私宫妓
乌龙
杨生狗
蔡詠家狗
张平家狗
老黄狗
林虑山亭犬
羊炙
古冢老狐

狐带香囊
放伯裘
卷十
蛟子
蛟庇舍
虬塘
斫雷公
乌衣人
蛇衔卵
女嫁蛇
放龟
返回总目录

卷一

丁令威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仙馆玉浆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遂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剡县赤城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莹珠，一名□□（文中此处。见二人至，欣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追还已知，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蜕也。

韶舞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桃花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

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渔人姓黄，名道真。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刘驎之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穴中人世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目岩

平乐县有山临水，岩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为“目岩”。

石室乐声

始兴机山东有两岩，相向如鸱尾。石室数十所。经过，皆闻有金石丝竹之响。

贞女峡

中宿县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形，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数人，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姑舒泉

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与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今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卷二

吴舍人

吴舍人名猛，字世云，有道术。同县邹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来，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当还。"虎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儿归。政遂精进，乞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傍卧，时夏日多蚊虫，而终不摇扇。同宿人觉，问其故，答云："惧蚊虻去，嚼我父母尔。"及父母终，行服墓次，蜀贼纵暴，焚烧邑屋，发掘坟垅，民人迸窜，猛在墓侧，号恸不去。贼为之感怆，遂不犯。

谢允

谢允从武当山还，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为曹公致鲈鱼者，允便云："此可得尔。"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水中。俄有一鲤鱼鼓鬐水中。

杜子恭

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鼠市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

比邱尼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三蔷茨

沛国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客从门过，因乞饮，闻其儿声，问之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还内省过，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语客曰：“记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蔷茨，各与食之。既而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闻言，遂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

知悔，罪今除矣。”言讫，便闻其子言语周正。忽不见此道人。

佛图澄

天竺人佛图澄，永嘉四年来洛阳，善诵神咒，役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侧，从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

胡道人咒术

石虎邺中有一胡道人，知咒术。乘驴作估客，于外国深山中行。下有绝涧，窅然无底。忽有恶鬼，偷牵此道人驴，下入绝涧。道人寻迹咒誓，呼诸鬼王。须臾，即驴物如故。

昙游

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幸灵

高悝家有鬼怪，言语呵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幸灵，乃要之。至门，见符索甚多，并取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郭璞活马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邱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赀给，璞得过江左。

镜罂

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盛水，置床帐二角，名曰‘镜好’，以厌之。至某时，撤罂去水。如此其灾可消。”至日忘之。寻失铜镜，不知所在。后撤去水，乃见所失镜在于罂中。罂口数寸，镜大尺余。王公复令璞筮镜罂之意。璞云：“撤罂违期，故至此妖。邪魅所为，无他故也。”使烧车辖而镜立出。

郭璞预属

中兴初，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行经建康栅塘，逢一趋步

少年，甚寒，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受而去。及当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歔欷哽咽。行刑既毕，此人乃说。

杜不愆

高平郗超，字嘉宾，年二十余，得重病。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寻愈。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后九日景午日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

卷三

程咸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怀咸，梦老公投药与之：“服此，当生贵子。”晋武帝时，历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流星堕瓮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当谁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掘头船

临淮公荀序，字休元，母华夫人，怜爱过常。年十岁，从南临归，经青草湖，时正帆风驶，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数

十里。洪波淼漫，母抚膺远望。少顷，见一掘头船，渔父以楫棹船如飞，载序还之，云："送府君还。"荀后位至常伯、长沙相，故云府君也。

禾满

庐陵巴邱人文晁一作周冕。者，世以田作为业。年常田数十顷，家渐富。晋太元初，秋收已过，刈获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初。即便更获，所获盈仓。于此遂为巨富。

钱孽

上虞魏全，家在县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来诣全家，语曰："君有钱一千万，铜器亦如之。大柳树钱在其下，取钱当得尔。于君家大不吉。仆寻为君取此。"便去。自尔出三十年，遂不复来。全家亦不取钱。

蜜蜂螫贼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簏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眼皆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

隕盗

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

马溺消瘕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视之，得一白鳖，赤眼，甚鲜明。乃试以诸毒药浇灌之，并内药于鳖口，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欲疾走避溺，因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取白马溺以灌鳖上，须臾便消成数升水。病者乃顿服升余白马溺，病豁然愈。

蕨茎化蛇

太尉郗鉴，字道徽，镇丹徒。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淡淡或作潭潭。欲吐。因归，乃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长尺余，尚活动摇。乃挂著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渐焦小。经一宿视之，乃是一茎蕨，犹昔之所食。病遂除。

斛二瘕

桓宣武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才减升合，便以为不足。非复一日。家贫。后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复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如牛肚。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噏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加五升，便悉混然从口

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问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二或作茗。瘕。”

桓梅同梦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元龙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语梅云：“吾昨夜忽梦见作卒，迎卿来作泰山府君。”梅闻之愕然，曰：“吾亦梦见卿为卒，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同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至二十七日晡时，桓忽中恶腹满，就梅索麝香丸。梅闻，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华歆当公

平原华歆，字子鱼，为诸生时，常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来诣其门，便相向辟易，欲退，却相谓曰：“公在此。”因踟蹰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鱼拜，相将入。出，并行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云：“当与三岁。”天明，子鱼去。后欲验其事，至三岁，故往视儿消息，果三岁已死。乃自喜曰：“我固当公。”后果为太尉。

形魂离异

宋时有一人，忘其姓氏，与妇同寝。天晓，妇起出，后其夫寻亦出外。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臾，奴子自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间来。”于是白驰其夫。夫大愕，便入。与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神魂，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

夫妇惋怖不已。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错，终身不愈。

董寿之

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之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血数升，而寿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凶问。

魂车木马

宋时有诸生远学，其父母燃火夜作，儿忽至前，叹息曰："今我但魂尔，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言。

卷四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乃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诫云：“我尚虚尔。”即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辞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息。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既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儿一女：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云。

干宝父妾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

陈良

晋太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后大得利，焉杀良取物。死十许日，良忽苏活，得归家，说死时，见友人刘舒，舒久已亡，谓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斗争，吾实忿之，作一兕于庭前。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故往报舒家，其怪亦绝。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

李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于三更，崛然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遽。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为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后数日，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

郑茂

郑茂病亡，殡殓讫，未得葬。忽然妇及家人梦茂云：“己未应死，偶闷绝尔，可开棺出我，烧车钆以熨头顶。”如言乃活。

李仲文女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虎符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乡人“乡”字上一多“余”字。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大黄斑虎从草中出，奋迅吼唤，甚可畏怖。二人大骇。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云：“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得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悉，了无他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籴，有蛮师云有此术，乃以三尺布，数升米糈，一赤雄鸡，一升酒，授得此法。”

化鼋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浴盆水中有一大鼋。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当。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涕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

卷五

白水素女

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清溪庙神

晋太康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俗沙门，长行经清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梦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清溪庙中姑。"如此一月许，便病。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清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过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声音如昔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思一闻之。"其伴慧觐便为作呗讫，其神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

王导子悦

王导子悦为中书郎，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导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特至，积日不食。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问是何人，曰："仆，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尔。公勿复忧。"导因与之食，遂至数升。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命尽，非可救也。"言讫不见。悦亦殒绝。

吴望子

会稽鄮音懋。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路忽见一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象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辄空中得之。常思脍，一双鲤自空而至。

木像弯弓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忽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

白头公

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白头公，白玉也。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

临贺太守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何参军女

豫章人刘广，刘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子，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所养，使与下土人交。"广与之缠绵。其日，于席下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

灵见

桓大司马从南州还，拜简文皇帝陵，左右觉其有异。既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为人肥短，黑色甚丑。”桓云：“向亦见在帝侧，形亦如此。”意恶之。遂遇疾，未几而薨。

卷六

陈阿登

汉时，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至家。见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问其姓名，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绥或作缓。复一缒。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

张姑子

汉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独居，又无邻里，唯有一孤妪，相去十余步尔。”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详设食。至一更竟，忽闻一妪唤云：“张姑子。”女应曰：“喏。”详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独妪也。”二人共寝息。至晓鸡鸣，详去，二情相恋，女以紫手巾赠详，详以布手巾报之。行至昨所应处，过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尔。

筝笛浦官船

庐江筝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崔少府

卢充猎，见獐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问铃下，铃下对曰："崔少府府也。"进见少府，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为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毕，以车送充至家。母问之，具以状对。既与崔别后四年之三月三日，充临水戏。遥见水边有犊车，乃往开车户。见崔女与三岁儿共载，情意如初。抱儿还充，又与金碗而别。

鲁子敬墓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大冢，相传云是鲁肃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亡，王平其冢以葬。后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舆，与侍从数百人，马皆络铁，径来坐，谓伯阳曰："我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故毁坏吾冢？"因顾左右："何不举手！"左右牵伯阳下床，乃以刀环击之数百而去。登时绝死。良久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寻便死。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若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血数升，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承俭

承俭者，东莞人。病亡，葬本县界。后十年，忽夜与其县令梦云："没故民承俭，人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内外装束，作百人仗，便令驰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讪讪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雾暝不见人往。令既至，百人同声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坟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坏，令即使人修复之。其夜，令又梦俭云："二人虽得走，民悉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断其前两齿折。明府但案此寻觅，自得也。"令从其言追捕，并擒获。

上虞人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时，在丹徒，忽梦见一人，自说己是上虞人，死亡，浮丧飘流江中，明日当至。"君有济物之仁，岂能见移？著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殷明日与诸人共江上看，果见一棺，逐水流下，飘飘至殷坐处。令人牵取，题如所梦。即移著冈上，酹以酒饭。是夕，又梦此人来谢恩。

韩冢人

晋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求索寄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韩冢，此人便去。逊遣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径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径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人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应者。此人云："我向

载人船来，不与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云：“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籥，长二丈许，径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我今日即打坏奴甘罗。”言讫，忽然便失，于是遂进。

四人捉马

晋元熙中，上党冯述为相府吏，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见杀尔。”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丧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径得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

异物如鸟

安丰侯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厅事上，安丰在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事，故来相从。然当为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之。”因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趋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持斧而出。

腹中鬼

李子豫，少善医方，当代称其通灵。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殆死。忽一夜，闻屏风后有鬼谓腹中鬼曰：“何不速杀之？不然，李子豫当从此过。以朱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对曰：“吾不畏之。”及旦，许永遂使人候子豫，果来。未入门，病者自闻中有呻吟声。及子豫入视，曰：“鬼病也。”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鼓转，大利数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盛道儿

宋元嘉十四年，广陵盛道儿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乡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婚。道儿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历阳神祠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顷，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走出祠去。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伺望。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二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回于是信佛，遂精诚奉事。

鬼设网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后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罨捕，即缚得鬼。

懊恼歌

庐江杜谦为诸暨令。县西山下有一鬼，长三丈，著赭布裤褶，在草中拍张。又脱褶掷草上，作《懊恼歌》。百姓皆看之。

朱弼

会稽朱弼为王国郎中令，营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谢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书多张功费，长百余万，以其赃诬弼，而实自入。子木夜寝，忽闻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顷而到子木堂前，谓之曰："卿以枯骨腐肉专可得诬，当以某日夜更典对证。"言终，忽然不见。

误中鬼脚

夏侯综为庾安西参军，常见鬼乘车骑马满道，与人无异。尝与人载行，忽牵人语，指道上一小儿云："此儿正须大病。"须臾，此儿果病，殆死。其母闻之，诘综。综云："无他，此儿向于道中掷涂，误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儿尔。得以酒饭遗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范启之妻

顺阳范启，母丧当葬。前母墓在顺阳，往视之。既至而坟垅杂沓，难可识别，不知何许。袁彦仁时为豫州，往看之，因云："闻有一人见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颜状如此。"即开墓，棺物皆烂，冢中灰壤深尺余，意甚疑之。试令人以足拨灰中土，冀得旧物，果得一砖，铭云"范坚之妻"。然后信之。

竺法师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也，与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惟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忽然不见。坦之寻亦卒。

白布裤鬼

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瓯，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瓯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后遂绝。

卷七

虹化丈夫

庐陵巴邱人陈济者，作州吏。其妇秦，独在家。常有一丈夫，长丈余，仪容端正，著绛碧袍，采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间。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数年。比邻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乃纳儿著瓮中。此丈夫以金瓶与之，令覆儿，云："儿小，未可得将去。不须作衣，我自衣之。"即与绛囊以裹之，令可时出与乳。于时风雨暝晦，邻人见虹下其庭，化为丈夫，复少时，将儿去，亦风雨暝晦。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也。"从此乃绝。

山 獠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挛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燃

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得大蟹。”王曰：“如此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土俗谓之山𤞷，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

平阳陨肉

刘聪伪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其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尝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俄而刘氏死，哭声自绝。

周子文失魂

晋中兴后，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常入山，忽山岫间有一人，长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镝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声唤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觉应曰：“喏。”此人便牵弓满镝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厌伏。

毛人

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长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橘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

朱衣人

会稽盛逸，常晨兴，路未有行人，见门外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

两头人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云："汝看我背后。"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尔。"于是婢为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巳复来。"良久乃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殆尽。

壁中一物

宋襄城李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来凶不可居，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炽。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已后，便为吉宅。居者住止，心无所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许，正白。便还，取刀中之，中断，化为两

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杀李。持至坐上，斫杀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异姓无他。颐尚幼，在抱。家内知变，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

狗变形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大怖，与奴共击之，不胜而走。告家人，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不知所在。月余，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卷八

二人著乌衣

王机为广州刺史，入厕，忽见二人著乌衣，与机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如乌鸭。以问鲍靓，靓曰：“此物不祥。”机焚之，径飞上天。寻诛死。

火变蝴蝶

晋义熙中，乌伤葛辉夫，在妇家宿。三更后，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

诸葛长民

诸葛长民富贵后，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同宿，见之惊愕，问其故，答曰：“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也。”后来转数。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刃悬斫，应刃隐藏。去辄复出。又捣衣杵相

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于壁见有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忽然不见。未几伏诛。

死人头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见帐带自卷自舒，如此数四。须臾间，床前闻狗声异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见一死人头在地，头犹有血，两眼尚动，甚可憎恶。其家怖惧，乃不持出门，即于后园中瘗之。明日往视，乃出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日复出，乃以砖头合埋之，遂不复出。他日，其母便亡。

人头堕

王绥字彦猷，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髑髅百头

晋永嘉五年，张一作高。荣为高平戍逻主。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皆坞垒自保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十余丈，树颠火焱，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惶恐，并戒严出，将欲击之。乃引骑到山下，无有人，但见碎火来晒人，袍铠马毛鬣皆烧。于是军人走还。明日往视，山中无燃火处。惟见髑髅百头，布散在山中。

葱缩

新野赵贞家，园中种葱，未经袖拔。忽一日，尽缩入地。后经岁余，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吴氏梓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淦古暗切。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夜照见一白鹿，射中之。明寻踪，血既尽，不知所在，且已饥困，便卧一梓树下。仰见射箭著树枝上，视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于是还家赍粮，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树微有血，遂裁截为板二枚，牵著陂塘中。板常沉没，然时复浮出。出，家辄有吉庆。每欲迎宾客，常乘此板。忽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还复浮出。仕宦大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在郡经年，板忽随至石头。外司白云："涛中板入石头来。"友惊曰："板来，必有意。"即解职归家。下船，便闭户，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豫章。尔后板出，便反为凶祸。家大辘轲。今新淦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牂柯处。有梓树，今犹存。乃聂友向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

卷九

素衣女子

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阁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

虎卜吉

丹阳人沈宗，在县治下，以卜为业。义熙中，左将军檀侯镇姑孰，好猎，以格虎为事。忽有一人，著皮裤，乘马，从一人，亦著皮裤；以纸裹十余钱，来诣宗卜，云：“西去觅食好，东去觅食好？”宗为作卦，卦成，告之：“东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饮，内口著瓯中，状如牛饮。既出，东行百余步，从者及马皆化为虎。自此以后，虎暴非常。

熊穴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

子。须臾，有一大熊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饥甚，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相狎习。熊母每旦出，觅果食还，辄分此人，赖以延命。熊子后大，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竟得无他。

鹿女脯

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忽见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见二鹿，遂以刀斫获之，以为脯。

猴私宫妓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妊，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子。妓女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年少，著黄练单衣，白纱帢，甚可爱，笑语如人。"

乌龙

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少妇，无子，惟与一奴守舍，妇遂与奴私通。然在都养一狗，甚快，名曰"乌龙"，常以自随。后假归，妇与奴谋，欲得杀然。然及妇作饭食，共坐下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然未得啖，奴已张弓拔矢当户，须然食毕。然涕泣不食，乃以盘中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数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唇视奴。然亦觉

之。奴催食转急，然决计，拍膝大呼曰：“乌龙与手！”狗应声伤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妇付县，杀之。

杨生狗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经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

蔡詠家狗

晋穆、哀之世，领军司马济阳蔡詠家狗，夜辄群众相吠，往视便伏。后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黄衣，白帢，长五六尺，众狗共吠之。寻迹，定是詠家老黄狗，即打杀之。吠乃止。

张平家狗

代郡张平者，苻坚时为贼帅，自号并州刺史。养一狗，名曰“飞燕”，形若小驴。忽夜上厅事屋上行，行声如平常。未经年，果为鲜卑所逐，败走，降苻坚。未几便死。

老黄狗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欣。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是一黄狗，遂打杀之。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病死。

林虑山亭犬

林虑山下有一亭，人每过此宿者辄病死。云尝有十余人，男女杂沓，衣或白或黄，辄蒲博相戏。时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烛而坐诵经。至中夜，忽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并坐蒲博。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因执烛起，阳误以烛烧其衣，作燃毛气。伯夷怀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唤，遂死成犬。余悉走去。

羊炙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一沙门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便走，来投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将去杀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觉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其炙，炙犹动摇。乃破出视之，故是一脔肉耳。道人于此得疾，遂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卒。

古冢老狐

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阱，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

狐带香囊

襄阳习凿齿，字彦威，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时大雪，于江陵城西见草上雪气出。伺观，见一黄物，射之，应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带绛绫香囊。

放伯裘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恐不乐，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答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至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斐觉，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魅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欲试府君耳。能一相赦，当深报君恩。”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变为魅，垂化为神，而正触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但呼我字，便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小开被，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夜有敲门者，斐问是谁，答曰：“伯裘。”问：“来何为？”答曰：“白事。”问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贼奴发也。”斐按发则验。每事先以语斐。于是境界无毫发之奸，而咸曰圣府君。后经月余，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仆谋杀斐。伺傍无人，便与诸仆持仗直

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匹绛，
割然作声。诸仆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考询皆服，云：“斐未到官，
音已惧失权，与诸仆谋杀斐。会诸仆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
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
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去，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
也。”遂去不见。

卷十

蛟子

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边。有女子，渚次浣衣，觉身中有异，复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鳅音提。鱼。女以己所生，甚怜异之。乃著澡盘水中养之。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为“破阻”，小者为“扑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举头望母，良久方去。经年后，女亡。三蛟子一时俱至墓所哭之，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嗥。

蛟庇舍

安城平都县尹氏，居在郡东十里日黄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儿年十三，守舍，见一人年可二十许，骑白马，张伞，及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而来。至门，呼尹儿：“来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马五色斑，似鳞甲而无毛。有顷，雨气至。此人上马去，回顾尹儿曰：“明日当更来。”尹儿观其去，西行，蹑虚而渐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邱壑淼漫。将淹尹

舍，忽见大蛟长三丈余，盘屈庇其舍焉。

虬塘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斫雷公

吴兴人章苟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钖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当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云雨冥合，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公！我贫穷，展力耕恳！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吾当以钖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

乌衣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家至巨

富。数年后，忽忆先所获多，乃忘前言，复更往猎。见先白带人告曰："我语君勿复更来，不能见用。仇子已大，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皆长八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蛇衔卵

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

女嫁蛇

晋太元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

放龟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长四五寸，洁白可爱，便买取持归，著瓮中养之。七日渐大，近欲尺许。其人怜之，持至江边，放江水中，视其去。后邾城遭石季龙攻陷，毛宝弃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于时所养龟人，被铠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游出，中流视之，乃是先所放白龟，甲六七尺。既抵东岸，出头视此人，徐游而

去。中江，犹回首视此人而没。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拾遗记（外三种）

异苑　幽明录

续齐谐记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目录

拾遗记
- 校点说明
- 序
- 卷一
  - 春皇庖牺
  - 炎帝神农
  - 轩辕黄帝
  - 少昊
  - 颛顼
  - 高辛
  - 唐尧
  - 虞舜
- 卷二
  - 夏禹
  - 殷汤
  - 周
- 卷三
  - 周穆王
  - 鲁僖公
  - 周灵王
- 卷四
  - 燕昭王五事
  - 秦始皇四事
- 卷五
  - 前汉上
- 卷六

前汉下
后汉
卷七
魏
卷八
吴
蜀
卷九
晋时事
卷十
诸名山
昆仑山
蓬莱山
方丈山
瀛洲
员峤山
岱舆山
昆吾山
洞庭山
异苑
校点说明
异苑题辞
刘敬叔传
卷一
美人虹
饮虹吐金
虹化妪
白虹入室
九嶷山舜庙
衡山三峰

汨潭马迹
姑石山
天台山
卞山石柜
陶侃钓矶
乘矶山
百丈山石书
涛山角声
沙山鼓角
句容水脉
五百陂
百簿濑
飞鱼径
山井鸟巢
龙吒
沸井
井砖疑龙
武溪石穴
沃沮东界
卷二
洛钟鸣
吴郡石鼓
铜澡盘
燃石
显节陵策文
武库火晋惠帝元康五年
金锁金牛
钱变土
铜炉自行
一船金

樟竹桁大船
山阴县钱船
金鼎变铜铎
钟鸣水中
元马河碧珠
铜釜作声
铜马
玉犹
洗石孕金
石骆驼
佛发
石城甘橘
五色浮石
柑化鸢
竹生花
枣生桃李
桑再椹
白桑椹
竹节中人
连理竹
嘉瓜
一瓜三茎
越王菜
土藷
土精
交州菌
神农窟
卷三
鹤语
鸾鸣

鹦鹉说梦
鹦鹉灭火
鸲鹆学语
鸲鹆听琵琶
山鸡舞镜
群乌咋犬
杜鹃催鸣
鸡作人语
金色鹅
鹅引导
虎标
虎攫府佐
美女变虎
畜虎理讼
醉共虎眠
熊穴辟秽
熊呼字
刘幡射獐
大客
货牛淹泪
马度苻坚
犬殉
狡兔
鼠王国
拱鼠
义鼠
唐鼠
囊珠报德
刀子换貂皮
蒋山精附《抱朴子》

龙鲊
宅龙致富
西寺异物
土龙
槎变龙
射蛟暴死
邓遐治蛟
蒙山大蛇
饷田异报
蛇化雉
蛇应雉媒
竹中蛇雉
钟忠畜蛇
蛇衔草
蛇公
诸葛博识
叩龟得路
鮐鱼
死人发变鳣
煮肉变虾蟆
蝶变鯊
鸚鵡螺
苍蝇传诏
叩头虫
缢女
卷四
火井
数世天子
邺宫刻字
梦日环城

黄气钟灵
管涔王献剑
襄国谶
灵昌津
长安谣
天麦
神自称玄冥
枭鸣牙中
刘季奴
女水
小儿辇沙
晋宣帝庙
海凫毛
衣中火光
玉马缺口齿
洛城二鹅
巾箱中鼓角
卢修叛谶
义熙火灾
孙恩乱兆
藏彊凶兆
苻秦亡征
慕容死猎
西秦将亡
霹雳题背
人像无头
卢龙将乱
元嘉末妖孽
德星聚
血迹公字

桓灵宝
魏肇之
刘道人
埋钱免灾
刺史预兆
贾谧伏诛
刘氏狗妖
人头窥户
北伐败征
照镜无面
盼刀相
安石薨兆
青衣女子
王缓伏诛
鼠孽兆亡
桓振将灭
刘毅作逆
傅亮被诛
檀道济凶兆
扬州青
黑龙无后足
借头
炙变人头
刘敬宣败
狗作人言
鸡突灶火
张司空暴疾
谢临川被诛
赤鬼
蜈蚣

魂卧曝席
卷五
梅姑庙
宫亭湖庙
江神祠
竹王祠
徐君庙
伍员庙
厕神后帝
海山使者
丹阳袁双
青溪小姑
仇王
圣公
驱除大将军
命囊一挺炭
鬼子母
紫姑神
左苍右黄
杨明府
卞山项庙
张舒受秘术
钱祐受术数
十二棋卜
太山府君
鳣父庙
龙载船
王子晋
鸟迹书
徐公遇仙

撄蒲仙
梵唱
慧远咒龙
慧炽见形
灵味
双屐
恶戏报
天钵
诵经停刑
折鸭翅报
卷六
王陵
夏侯玄
嵇中散
土瓦中人
山阳王辅嗣
朱彦胆勇
鬼唱佳声
麻子轩
形见慰母
荀泽见形
亡妇免夫
庾绍之见形
山阴徐琦
葛辉夫妖死
团扇梦别
朱衣吏滥取
鬼歌子夜
许氏鬼祟
床下老公

秦树冥缘
灵侯
户外应声
妒鬼
花上盈盈
亡儿慰母
鬼作嗔声
打鼓称冤
司马家奴
颜延之妾
鬼食粔籹
厩中怪
刘元入魏
麝香辟恶
一足鬼
鬼作五木
七日假
黄父鬼
山灵
鬼避徐叔宝
梁清家诸异
青桐树
卷七
武帝冢中物
礜石冢
苍梧王墓
茗饮获报
金镜助赠
古坟鼓角
诸葛闾墓

鸡山雉涧
戴墓王气
古墓完尸
漆棺老姥
黄公冢
即墨古冢
黄帝伶人
梦得大象
邓庙
河神请马
梦生八翼
燃犀照渚
苻坚凶梦
梦合子生
慧猷诗梦
王戎梦椹
龙山神
长人入梦
梦得如意
衡阳守
梦谢拯棺
梦还符谶
刘穆之佳梦
丧仪如梦
沈庆之异梦
谢客儿
卷八
赵晃劾蛇妖
乐广治狸怪
徐爽遇女妖

桓谦灭门兆
青衣人索骨
异物象形
龟载碑还
牝猴入篑
扫帚怪
紫衣女
伐桃致怪
赤苋魅
武昌三魅
鼍魅
暂同阜虫
獭化
蜘蛛魅
王纂针魅
狸中狸
石龟耗粟
绳彄获髻
树下老公
徐女复生
陈忠女
乐安章沉
胎教
额上生儿
怀妊生冰
怪胎
温盘石
人兽合胎
髀疮生儿
刘毅妻妖胎

尸生儿
汉末小黄门
猎见异人
猎人化鹿
社公令作虎
吏变三足虎
神罚作虎
胡道洽
天谪变熊
谢白面
啖鸭成瘕
食牛作牛鸣
误吞发成瘕
卷九
郑康成
亡牛
失妻
火灾
盗鹿
失物
鸟鸣
飞鸠
饯席射覆
印囊山鸡毛
王经迁官
赵侯异术
庾嘉德善筮
任诩从军
沐坚咒毙
泾祠妖幻

黄金僦船
孙溪奴
永嘉阳童
王仆医术
卷十
足下之称
田文五月生
吴客木雕
颜乌纯孝
曹娥碑
管宁思过
徐邈私饮
妒妻绝嗣
满奋膏汗
雷震不惊
周虓守节
掘金相让
投笺河伯
张贞妇
杨香扼虎
崔景贤惠政
任城王沉饮
刘邕嗜痂
孙广忌虱
刘俭鹞
扬[illegible]藏镪
幽明录
校点说明
幽明录
续齐谐记

校点说明
续齐谐记
返回总目录

拾　遗　记

［前秦］王　嘉　撰
［梁］　萧　绮　录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拾遗记》十卷，又称《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六国时期前秦人王嘉撰，梁萧绮录。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史载他有方术，隐居，不与世人交。苻坚屡次征召不起，终被后秦姚苌杀死。南朝梁萧绮为本书作录，录即评论的意思。萧绮在为本书所作序中说，原书为十九卷，经战乱颇有失佚，绮于是辑集残文，合为十卷。应该说，萧绮在保存、整理《拾遗记》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

本书所记事，起庖牺，迄晋末。其前九卷，按朝代顺序叙述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奇闻异事，第十卷为记诸大名山，体例有些奇特。它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想象力丰富，颇有科学幻想成分。按功能来说，它所写的“沦波舟”极似今日的潜水艇，“贯月槎”极似宇宙飞船，“曳影剑”极似导弹，“玉人”则极似机器人。它写的故事情节曲折，辞藻赡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称它“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其中不少故事成为后代传奇小说的蓝本，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

《拾遗记》今见最早的本子，是明世德堂的翻宋刻本，稍后的《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均属这一系统。另一系统是《稗海》本，文字与前本有较大差异，且无标题，萧“录”也不完全。今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而校以他本，予以分段、标点出版。

序

萧绮

《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当伪秦之季，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荆棘霜露，岂独悲于前王；鞠为禾黍，弥深嗟于兹代！故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散。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

世德陵夷，文颇缺略。绮更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素；世德近者，则文存靡丽。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数运则与世推移，风政则因时回改。至如金绳鸟篆之文，玉牒虫章之字，末代流传，多乖曩迹，虽探研镌写，抑多疑误。及言乎政化，讹乎祯祥，随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鸟兽之类，亦以声状相惑。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

卷一

春皇庖牺

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或人曰：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时。且闻圣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开辟。于时日月重轮，山明海静。自尔以来，为陵成谷，世历推移，难可计算。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牺。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类，莫不尊焉。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炎帝神农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圣德所感，无不著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因为豢龙之圃。朱草蔓衍于街衢，卿云蔚蔼于丛薄，

筑圆丘以祀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木石润泽。时有流云洒液，是谓“霞浆”，服之得道，后天而老。有石璘之玉，号曰“夜明”，以暗投水，浮而不灭。当斯之时，渐革庖牺之朴，辨文物之用。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峻锾，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气冠其上。人升于其间，雷霆之声，在于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缄縢也。

录曰：谨按《周易》云：伏羲为上古，观文于天，察理于地，俯仰二仪，经纶万象，至德备于冥昧，神化通于精粹。是以图书著其迹，河洛表其文。变太素之质，改淳远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维之义乃张。礼乐文物，自兹而始。降于下代，渐相移袭。《八索》载其遐轨，《九丘》纪其淳化，备昭籍箓，编列柱史。考验先经，刊详往诰，事列方典，取征群籍，博采百家，求详可证。按《山海经》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闾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真俗朴，理会冥旨，与四时齐其契，精灵协其德，祯祥之异，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诚著，幽只不藏其宝，只心剪害，殊性之类必驯也。以降露成池，蓄龙为圃。及乎夏代，世载绵绝，时有豢龙之官。考诸遐籍，由斯立矣。

轩辕黄帝

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曰昊枢，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龙之颂。变乘桴以造舟楫，水物为之祥踊，沧海为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泽马群鸣，山车满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义。以观天地，以祠万灵，亦为九德之臣。薰风至，真人集，乃厌世于昆台之上，留其冠、剑、佩、舄焉。昆台者，鼎湖之极峻处也，立馆于其

下。帝乘云龙而游，殊乡绝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及升遐后，群臣观其铭，皆上古之字，多磨灭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记其年时，辞迹皆质。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事出《封禅记》。帝使风后负书，常伯荷剑，旦游洹流，夕归阴浦，行万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尘，足践则陷，其深难测。大风吹沙如雾，中多神龙鱼鳖，皆能飞翔。有石藻青色，坚而甚轻，从风靡靡，覆其波上，一茎百叶，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澜”，言沙涌起而成波澜也。仙人宁封食飞鱼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宁先生游沙海七言颂云：“青藻灼烁千载舒，百龄暂死饵飞鱼。”则此花此鱼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娬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诗》中《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类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金鸣于山，银涌于

地。或如龟蛇之类，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龙凤之状，有山盘纡亦如屈龙之势，故有龙山、龟山、凤水之目也。亦因以为姓，末代为龙丘氏，出班固《艺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异传》。

颛顼

帝颛顼高阳氏，黄帝孙，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滨，遇黑龙负玄玉图。时有一老叟谓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其夜昌意仰视天，北辰下，化为老叟。及颛顼居位，奇祥众祉，莫不总集，不禀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灵，群后执珪以礼，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锡以钟磬；受武德者，锡以干戈。有浮金之钟，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则声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轻，取以为磬，不加磨琢。及朝万国之时，乃奏含英之乐，其音清密，落云间之羽，鲸鲵游涌，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剋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国。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飞，日中无影，寿千岁。食以黑河水藻，饮以阴山桂脂。凭风而翔，乘波而至。中国气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为饰。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贡玄驹千匹。帝以驾铁轮，骋劳殊乡绝域。其人依风泛黑河以旋其国也。

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实如枣，群仙饵焉。韩终采药四言诗曰："闇河之桂，实大如枣。得而食之，后天而老。"

高辛

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亦谓“八翌”，翌，明也，亦谓“八英”，亦谓“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万象，亿兆流其神睿焉。

有丹丘之国，献码磁瓮，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码磁，石类也，南方者为之胜。今善别马者，死则破其脑视之。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空飞；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怒。今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国人听马鸣则别其脑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脑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魑魅不能逢之。一说云，马脑者，言是恶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妖魅，填川满谷，积血成渊，聚骨如岳。数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垩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为丹石，则码磁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铸以为器也。当黄帝时，码磁瓮至，尧时犹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谓之宝露，以班赐群臣。至舜时，露已渐减。随帝世之污隆，时淳则露满，时浇则露竭，及乎三代，减于陶唐之庭。舜迁宝瓮于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宝露坛。舜于坛下起月馆，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赐。时有云气生于露坛，又迁宝瓮于零陵之上。舜崩，瓮沦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罗之流为小溪，径从长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瓮，可容八斗，以应八方之数，在舜庙之堂前。后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后汉东方朔识之，朔乃作《宝瓮铭》曰：“宝云生于露坛，祥风起于月馆，望三壶如盈尺，视八鸿如萦带。”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

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八鸿者，八方之名；鸿，大也。登月馆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萦带者矣。

唐尧

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来服，分职设官，彝伦攸叙。乃命大禹，疏川潴泽。有吴之乡，有北之地，无有妖灾。沉翔之类，自相驯扰。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青鸐，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鸐鸣，时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鸣薮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昼则通晓不明，夜则照耀穴外，虽波涛灌荡，其光不灭，是谓"阴火"。当尧世，其光烂起，化为赤云，丹辉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铭曰"沉燃"，以应火德之运也。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有秪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于国都，舜以师道尊之，言则及造化之始。舜禅于禹，五老去，不知所从。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长星出，薰风四起，连珠合璧，祥应备焉。万国重译而至。有大频之国，其民来朝，乃问其灾祥之数。对曰："昔北极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隐于日中。有巨鱼大蛟，莫测其形也，吐气则八极皆暗，振鬐则五岳波荡。当尧时，怀山为害，大蛟萦天，萦天则三河俱溢，海渎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时通壅，至圣之治，水色俱澄，无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乱天下，则巨鱼吸日，蛟绕于天，故诬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坠，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后来为之回惑，托以无稽之言，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矣。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雀，自丹州而来，吐五色之气，氤氲如云，名曰凭霄雀，能群飞衔土成丘坟。此鸟能反形变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则为禽，行地则为兽，变化无常。常游丹海之际，时来苍梧之野。衔青砂珠，积成垄阜，名曰"珠丘"。其珠轻细，风吹如尘起，名曰"珠尘"。今苍梧之外，山人采药，时有得青石，圆洁如珠，服之不死，带者身轻。故仙人方回《游南岳七言赞》曰："珠尘圆洁轻且明，有道服者得长生。"

冀州之西二万里，有孝养之国。其俗人年三百岁，而织茅为衣，即《尚书》"岛夷卉服"之类也。死，葬之中野，百鸟衔土为坟，群兽为之掘穴，不封不树。有亲死者，剋木为影，事之如生。其俗骁勇，能啮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钧，以爪画地，则洪泉涌流。善养禽兽，入海取虬龙，育于圜室，以充祭祀。昔黄帝伐蚩尤，除诸凶害，独表此处为孝养之乡，万国莫不钦仰，故舜封为孝让之国。舜受尧禅，其国执玉帛来朝，特加宾礼，异于余戎狄也。爰及鸟兽昆虫，以应阴阳。至亿万之年，山一轮，海一竭，鱼、蛟陆居，有赤乌如鹏，以翼覆蛟、鱼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鱼吸日之光，冥然则暗如

薄蚀矣，众星与雨偕坠。舜乃祷海岳之灵，万国称圣。德之所洽，群祥咸至矣。

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雌一雄，故置豢龙之官。至夏代养龙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乘此龙。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录曰：按《春秋传》云："星陨如雨，而夜犹明。"《淮南子》云："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鱼死而彗星见。"夫盈虚薄蚀，未详变于圣典；孛彗妖沴，著灾异于图册。麒麟斗，鲸鱼死，靡闻于前经。求诸正诰，殆将昧焉。

录曰：自稽考群籍，伏羲至于轩辕、少昊、高辛、唐、虞之际，禅业相袭，符表名类，未若尧之盛也。按《易纬》云：尧为阳精，叶德乾道，粤若稽古，是谓上圣。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禅业有虞，所谓契叶符同，明象日月。盖其载籍遐旷，算纪绵远，德业异纪，神迹各殊。考传闻于前古，求佥言于中世，而教道参差，祥德递起，指明群说，能无仿佛！精灵冥昧，至圣之所不语，安以浅末，贬其有无者哉！刘子政曰："凡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何则？神化欻忽，出隐难常，非肤受之所考算，恒情之所思测。至如龙火鸟水之异，云凤麟虫之属，魍魉百怪之形，欻忽之像，凭风云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详备于夏鼎，信莫记于山经。贯月槎之诞，重明桂实之说，阳燎出于冰木，阴虫生于炎山，易肠倒舌之民，蜕骨龙肉之景，凭风云而托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于众图，方见伟于群记。茫茫遐迩，眇眇流文，百家迂阔，各尚斯异，非守文于一说者矣。

卷二

夏禹

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黿鼍而为梁，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践羽山之地，皆圣德之感也。鲧之灵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能，四音相乱，传写流文，“鲧”字或“鱼”边“玄”也。群疑众说，并略记焉。

录曰：书契之作，肇迹轩史，道朴风淳，文用尚质。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绝，载历绵远。列圣通儒，忧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绳之书，虫章鸟篆之记，或秘诸岩薮，藏于屋壁；或逢丧乱，经籍事寝。前史旧章，或流散异域。故字体与俗讹移，其音旨随方互改。历商、周之世，又经嬴、汉，简帛焚裂，遗坟残泯。详其朽蠹之余，采捃传闻之说。是以“己亥”正于前疑，“三豕”析于后谬。子年所述，涉乎万古，与圣叶同，摘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尚书》云：“尧殛鲧于羽山。”《春秋传》曰：“其神化为黄能，以入羽渊。”是在山变为能，入水化为鱼也。兽之依山，鱼之附水，各因其性而变化焉。详之正典，爰访杂说，若真若似，并略录焉。

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

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象也。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录曰：夫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希夷仿佛之间，闻见以之衒惑。若测诸冥理，先坟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见于贝丘，赵王示形于苍犬，皆文备鲁册，验表齐、汉。远古旷代，事异神同。衔珠吐烛之怪，精灵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迹，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观伏羲至于夏禹，岁历悠旷，载祀绵邈，故能与日月共辉，阴阳齐契。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汤

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后嗣兴焉。

傅说赁为赭衣者，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岁余，汤以玉帛聘为阿衡也。

纣之昏乱，欲讨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惑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怨。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乃回惑，使诸国灭其烽燧。于是亿兆夷民乃欢，万国已静。及武王伐纣，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玉玺，文曰：“水德将灭，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纪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归周。故蚩蚩之类，嗟殷亡之晚，望周来之迟矣。

师延者，殷之乐人也。设乐以来，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拊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年已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系，奏清商、流徵、涤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说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绝矣。

录曰：《三坟》、《五典》及诸纬候杂说，皆言简狄吞燕卵而生契。《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说怀感而生，众言各异，故记其殊别也。傅说去其舂筑，释彼佣赁，应翘旌而来相，可谓知幾其神矣。同磻溪之归周，异殷相之负鼎，龙蛇遇命，道会则通。斯则往贤之明教，通人之至规。“乐天知命”，信之经言也。死且不朽，是谓名也。乌无声誉于后裔，扬风烈于万祀。譬诸金玉，烟埃不能埋其坚贞；比之泾、濮，淄、渭，不能混其澄澈。师延当纣之虐，矫步求存，因权取

济，观时徇主，全身获免。所谓困而能通，卒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爱其和乐之功，贵其神迹之远矣。至如越思计然之利，镌金以旌其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东伐纣，夜济河。时云明如昼，八百之族，皆齐而歌。有大蜂状如丹鸟，飞集王舟，因以鸟画其旗。翌日而枭纣，名其船曰蜂舟。鲁哀公二年，郑人击赵简子，得其蜂旗，则其类也。事出《太公六韬》。武王使画其像于幡旗，以为吉兆。今人幡信皆为鸟画，则遗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涛之声在上。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国之正朔，则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也。

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至于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仙。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文彩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也。及成王崩，冲飞而去。孔子相鲁之时，有神凤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复来翔，故云："凤鸟不至。"可为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珠珮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

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勤十顷，能致嘉颖。”

六年。燃丘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经历百有余国，方至京师。其中路山川不可记。越铁岘，泛沸海，蛇洲、蜂岑。铁岘峭砺，车轮刚金为辋，比至京师，轮皆铫锐几尽。又沸海汹涌如煎，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蛟龙不能近也。又经蛇洲，则以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又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并童稚，至京师，须皆白。及还至燃丘，容貌还复少壮。比翼鸟多力，状如鹊，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遇圣则来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祥异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犀、象、师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衒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候伎，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昼而假寐。忽梦白云蓊蔚而起，有人衣服并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欲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而请受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寤，而血湿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复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续脉明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缄以金绳。王以涂足，则飞天地万里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

二十四年。涂脩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缀青凤之毛为二裘，一名燠质，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厉王流于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于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赎其死，则价直万金。

录曰：武王资圣智而剋伐，观天命以行诛。不驱熊罴之师，不劳三战之旅，一戎衣而定王业，凭神力而协符瑞。至于成王，制礼崇乐，姬德方盛，营洛邑而居九鼎，寝刑庙而万国来宾。虽大禹之隆夏绩，帝乙之兴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继后稷之先基，绍公刘之盛德，文、武之迹不坠，故《大雅》称为“令德”。播声教于八荒之外，流仁惠于九围之表。神智之所绥化，遐迩之所来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赆于辽险之路。瑰宝殊怪之物，充于王庭；灵禽神兽之类，游集林薮。诡丽殊用之物，镌斫异于人功。方册未之或载，篆素或所不绝。及乎王人风举之使，直指逾于日月之陲，穷昏明之际，觇风星以望路，凭云波而远逝。所谓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祎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卷三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寓县之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录曰：夫因气含生，罕不以形相别。至于比德方事，龙马则同类焉。是以蔡昙观其智，忌卫相其才。抑亦昭发于图纬，而刊载于宝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祯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铜玉传其象。至如騄耳、骅骝、赤骥、白麟之绝，黄渠、山子、逾轮之异，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遥碣石而轹倒晷，排阊阖而轶姑徐。非夫归风弥尘之迹，超虚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绛宫而骧首，指琼台而一息，繄可得而齐影矣。至于《诗》、《书》所记，名色实多，骈骆丽乎坰野，皎质耀乎空谷。或表形骲紫，被乎青玄，难可尽言矣。其有龙文、騕褭之伦，取其电逝而飚逸，麟、骝、駃騠之俦，亦腾骧以称骏。莫不待盛明而皆出，历代之神宝矣。次有蒲梢、啮膝、鱼文、骊驹之类，或擅名于汉右，或珍生于冀北，备饰于涓正，填列于帝皂，进则充服于上襄，而骖

骊于瑶辂，退则羁弃于下圉，思驭于帝闲，俟吴班、秦公之见识，仰天门而弥远，窥云路而可难哉！使乎韩哀、孙阳之复执靶，岂伤吻弊策，伏匿而不进焉。自非神彻幽遐，体照冥远，驱驾群龙，穷观天域，详搜迥古，靡得俦焉。

三十六年，王东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集诸方士仙术之要，而螭、鹄、龙、蛇之类，奇种凭空而出。时已将夜，王设长生之灯以自照，一名恒辉。又列璠膏之烛，遍于宫内。又有凤脑之灯。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灯七八尺，不欲使光明远也。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麕。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嵇州甜雪，昆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东五万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树百围，其花青黑，万岁一实。郁水在磅礴山东，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谓“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长千常，七尺为常也。条阳山出神蓬，如蒿，长十丈。周初，国人献之，周以为宫柱，所谓“蒿宫”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实白，大如瓜，香闻数里。奏环天之和乐，列以重霄之宝器。器则有岑华镂管，昲泽雕钟，员山静瑟，浮瀛羽磬，抚节按歌，万灵皆聚。环天者，钧天也。和，广也。出《穆天子传》。岑华，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为管吹之，为群凤之鸣。昲泽出精铜，可为钟铎。员山，其形员也，有大林，虽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琴瑟，故曰“静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磬者长一丈，轻若鸿毛，因轻而鸣。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乃命驾升云而去。

鲁僖公

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

录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考以《竹书》蠹简，求诸石室，不绝金绳。《山经》、《尔雅》，及乎《大传》，虽世历悠远，而记说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跻之极，殊乡异俗，莫不臆拜稽颡。东升巨人之台，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鼋鼍之梁，北经积羽之地。觞瑶池而赋诗，期井泊而游博。勒石轩辕之丘，绝迹玄圃之上。自开辟以来，载籍所记，未有若斯神异者也。

周灵王

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绂，尚犹在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及解绂之岁，垂百年矣。

录曰：详观前史，历览先诰。《援神》、《钩命》之说，六经纬候之志，研其大较，与今所记相符；语乎幽秘，弥深影响。

故述作书者，莫不宪章古策，盖以至圣之德列广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尽其真极。昆华不足以匹其高，沧溟未得以方其广。含生有识，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钟周季，王政浸缺，愍大道之将崩，惜文雅之垂坠。乃搜旧章而定五礼，采遗音而正六乐，故以栋宇生民，舟航万代者也。所谓崇德广业，其谓是乎！孟子云："千年一圣，谓之连步。"自绝笔以来，载历年祀，难可称算。故通人之言，有圣将及，后来诸疑，更发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台，亦名"宣昭"。聚天下异木神工，得崿谷阴生之树。其树千寻，文理盘错，以此一树，而台用足焉。大干为桁栋，小枝为栭桷。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又筛水精以为泥。台高百丈，升之以望云色。时有苌弘，能招致神异。王乃登台，望云气蓊郁。忽见二人乘云而至，须发皆黄，非谣俗之类也。乘游龙飞凤之辇，驾以青螭。其衣皆缝缉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时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为雪霜。"引气一喷，则云起雪飞，坐者皆凛然，宫中池井，坚冰可瑑。又设狐腋素裘、紫罴文褥，罴褥是西域所献也，施于台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为炎。"乃以指弹席上，而暄风入室，裘褥皆弃于台下。时有容成子谏曰："大王以天下为家，而染异术，使变夏改寒，以诬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苌弘，而求正谏之士。时异方贡玉人、石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有玉人，机戾自能转动。苌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苌弘幸媚而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见其尸矣。

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虎魄凤凰高六尺，火齐镜广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则镜中影应声而答。韩房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周人见之，如神明矣。灵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录曰：夫诱于可欲，而正德亏矣；惑于闻见，志用迁矣：周灵之谓乎！尔乃受制于奢，玩神于乱，波荡正教，为之媮薄，淫

湎因斯而滋焉。何则？溺此仙道，弃彼儒教，观乎异俗，万代之神绝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风被边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气之所含养，而使鬼物随方而竞至，奇精自远而来臻，穷天区而尽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惚恍形象之间，希夷明昧之际，难可言也。穷幽极智，伟哉伟哉！凡事君尽礼，忠为令德。有违则规谏以竭言，弗从则奉身以求退。故能剖身碎首，莫顾其生，排户触轮，知死不去。如手足卫头目，舟楫济巨川，君臣之义，斯为至矣。而弘违“有犯无隐”之诫，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见于夷戮，可为哀也。容成、苌弘不并语矣。

师旷者，或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辨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之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晋战国时，其书灭绝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耳出于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及聃退迹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术，四海名士，莫不争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形劳神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刳心沥血，以代墨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怀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

录曰：庄周云：“德配天地，犹假至言。”观乎老氏，崇谦柔

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知大朴之既漓，发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虚无，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责其德，叶以神灵，极譬二人，以为龙矣。师旷设数千间，卒其春秋之末。《抱朴子》谓为“知音之圣”也。虽容成之妙，大挠之推历，夔、襄之理乐，延州之听，故未之能过也。

师涓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风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以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灵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趋阶而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淫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其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乖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蘧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

录曰：夫体国以质直为先，导政以谦约为本。故三风十<ruby>愆<rt>愆</rt></ruby>，《商书》以之昭誓；无荒无怠，《唐风》贵其遵俭。灵公违诗人之明讽，惟奢纵惑心，虽追悔于初失，能革情于后谏，日月之蚀，无损明焉。伯玉志存规主，秉亮为心。师涓识进退之道，观过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称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之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宝衣。其食则有渠沧之凫，煎以桂髓；丛庭之鹅，蒸以蜜沫；淇漳之鳢，脯以青茄；九江珠毳，爨以兰苏；华清夏洁，洒以纤缟。华清，井水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叩钟，伺食以击磬，言每食而辄击钟磬也。悬四时之衣，春夏以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台上。忽有野人，被草负笈，扣门而进，曰：“闻国君爱阴阳之术，好象纬之秘，请见。”景公乃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宋国丧乱，微君何以辅之？”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来人，则天应之祥，人美其

化。”景公曰：“善。”遂赐姓曰子氏，名之曰韦，即子韦也。

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纬，抑亦梓慎、裨竈之俦。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谓大禽之旨，华蕤龙衮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赐姓，亦缘事以显名，号司星氏。至六国之末，著阴阳之书。出班固《艺文志》。

越谋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进于吴。杀三牲以祈天地，杀龙蛇以祠川岳。矫以江南亿万户民，输吴为佣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郑旦之别名。以贡于吴。吴处以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朽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初，越王入吴国，有丹乌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乌台，言丹乌之异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童闲算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积于越都，以为器。铜铁之类，积如山阜，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奇容丽色，溢于闺房，谓之“游宫”。历古以来，未之有也。

录曰：《易》尚谦益，《书》著明谟，人臣之体，以斯为上。《传》曰：“知无不为，忠也。”范蠡陈工术之本，而勾践乃霸，卒王百越，称为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迹，浮海以避世，因三徙以别名，功遂身退，斯其义也。至如“宝井”、“游宫”，虽奢不惑。夫兴亡之道，匪推之历数，亦由才力而致也。观越之灭吴，屈柔之礼尽焉，荐非世之绝姬，收历代之神宝，斯皆迹殊而事同矣。博识君子，验斯言焉。

卷四

燕昭王五事

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迹影，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瓀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缨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鸾翔，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缠曼，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荃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郁茂，以熏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喷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穟。穟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则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穟”。麟文者，错杂宝以饰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侍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玄天之女，托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游于汉江，或伊洛之滨。

四年，王居正寝，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仙道，欲学长生久视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游昆台之山，见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处子。血清骨劲，肤实肠轻，乃历蓬、瀛而超碧海，经涉升降，游往无穷，此为上仙之人也。盖能去滞欲而离嗜爱，洗神灭念，常游于太极之门。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

群，迷心动虑，所爱之容，恐不及玉，纤腰皓齿，患不如神。而欲却老云游，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执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彻色减味，居乎正寝，赐甘需羽衣一袭，表其墟为“明真里”也。

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雰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雰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怀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衒惑，神怪无穷。

八年，卢扶国来朝，渡河万里方至。云其国中山川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木。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让。寿登百岁以上，相敬如至亲之礼。死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瘗掩其尸。闾里助送，号泣之音，动于林谷，河源为之流止，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于口，至死者骨为尘埃，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旌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

录曰：夫含灵禀气，取象二仪；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淳明以循身，资施以为本。义缘天属，生尽爱敬之容；体自心慈，死结追终之慕。盖处物之常情，有识之常道。是以忠谏一至，则会理以通幽；神义由心，则祇灵为之昭感。迹显神著，表降群祥，行道不违，远迩旌德。美乎异国之人，隔绝王化，阙闻大道，语其国法，华戎有殊，观其政教，颇令殊俗。礼在四夷，事存诸诰，孝让之风，莫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诸神异。有谷将子，学道之人也，言于王曰：“西王母将来游，必语虚无之术。”不逾一年，王母果至。与昭王游于燧林之下，说炎帝钻火之术。取绿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状如丹雀，来拂于桂膏之上。此蛾出于员丘之穴。穴洞达九天，中有细珠如流沙，可穿而结，因用为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凭气饮露，飞不集下，群仙杀此蛾合丹药。西王母与群仙游员丘之上，聚神蛾，以琼筐盛之，使玉童负筐，以游四极，来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转神丹！”王母弗与。昭王坐握日之台参云，上可扪日。时有黑鸟白头，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悬照于室内，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阴泉在寒山之北，员水之中，言水波常圆转而流也。有黑蚌飞翔，来去于五岳之上。昔黄帝时，雾成子游寒山之岭，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飞矣。至燕昭王时，有国献于昭王。王取瑶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叹曰：“自悬日月以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岁一生珠也。”珠渐轻细。昭王常怀此珠，当隆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之珠”也。

秦始皇四事

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曰：“臣少时蹑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臣国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以万岁为一日。俗多阴雾，遇其晴日，则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汉。则有玄龙黑凤，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则碎，状如粟，一粒辉映一堂。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国人今献此石。或有投其石于溪涧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名其水为焦渊。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铜，铸为大鼎。臣先望其国有金火气动，奔而往视之，三鼎已成。又见冀州有异气，应有圣人生，果有庆都生尧。又见赤云入于酆镐，走而往视，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弥信仙术焉。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郦水燃沙，贲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漂槎龙松，寒河星柘，岏云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渊羽璧，涤嶂霞桑，沉塘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杞，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二人腾虚缘木，挥斤斧于空中，子时起工，午时已毕。秦人谓之“子午台”，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疑也。

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鬼者，归也。又云，归者，谷名也。乃请其术，教以干世出俗之辩，即探胸内，得二卷说书，言辅时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归，音相近也。”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子婴寝于望夷之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

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冬月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子婴所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先生所遗也。鬼魅之理，万世一时。

录曰：夫含灵挺质，罕不羡乎久视，祈以长生。苟乖才性，企之弥远。何者？夫层宫峻宇肆其奢，绰约柔曼纵其惑，《九韶》、《六英》悦其耳，喜怒刑赏示其威，精灵溺于常滞，志意疲于驰策，销竭神虑，翦刻天和。秦正自以功高三皇，世逾五帝，取惑徐市，身殒沙丘。燕昭能延礼群神，百灵响集。并欲弃机事以游真极，去尘垢而望云飞。譬犹等沟浍于天河，齐朝菌于椿木，超二仪于昆峦，升一匮而扳重汉。何则望之与无阶矣。《抱朴子》曰：“学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智，虽微鉴仙体，而未入玄真。盖犹褊惑尚多，滞情未尽。至于神通玄化，说变万端。故曰徐行云垂之俦，驾影乘霞之侣，可得齐肩比步焉，与之栖息也。穷神绝异，随方而来；衒绝殊形，越境而至。托神以尽变，因变以穷神，触象难名，灵怪莫测。《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术，出于万毕之家。”方毳羽于洪炉，炎烟火于冰水，漏海螺船之属，飞珠沉霞之类，千途万品，书籍之所未详，自神化以来，神奇莫与为例，岂末代浮诬所能窥仰，夭龄促知之所效哉！今观子年之记，苏、张二人，异辞同迹，或以字音相类，或以土俗为殊，验诸坟史，岂惟秦、仪之见异者哉！

卷五

前汉上

汉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时所作也。上皇游酆沛山中。寓居穷谷里有人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者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而无疑色。工人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木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罔两，莫能逢之。斫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砥敛锷，终为鄙器。"上皇则解匕首，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晦。及乎剑成，杀三牲以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字，记其年月。"及成剑，工人视之，其铭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吕后藏于宝库。库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状如龙蛇。吕后改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名曰"灵金内府"也。

录曰：夫精灵变化，其途非一；冥会之感，理故难常。至如《坟》谶所载，咸取验于已往；歌谣俚说，皆求征于未来。考图披籍，往往而编列矣。观乎工人之说，谅妖言之远效焉。三尺之剑，以应天地之数。故三为阳数，亦应天地之德。按《钩命诀》

曰："萧何为昴星精，项羽、陈胜、胡亥为三猾。"国为木德，汉叶火位，此其征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姓韩名稚，则韩终之胤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使，闻圣德洽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有东极，出扶桑之外，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乳以来，有灵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人言，令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曰："五运相承，迭生迭死，如飞尘细雨，存殁不可论算。"问："女娲以前可闻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揽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自轩皇以来，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嚣动，淫于礼，乱于乐，世德浇讹，淳风坠矣。"稚以答闻于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远矣。"稚于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诸方士立仙坛于长安城北，名曰"祠韩馆"。俗云："司寒之神，祀于城阴。"按《春秋传》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乱也，定是"祠韩馆"。至二年，诏宫女百人，文锦万匹，楼船十艘，以送泥离之使，大赦天下。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乃进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国。酒出洪梁之县，此属右扶风，至哀帝废此邑，南人受此酿法。今言"云阳出美酒"，两声相乱矣。帝饮三爵，色悦心欢，乃诏女伶出侍。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后常思梦之，或欲见夫人。帝貌憔悴，嫔御不

宁。诏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见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暗海有潜英之石，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里，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近观乎？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少君乃使舂此石人为丸，服之，不复思梦。乃筑灵梦台，岁时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国贡兰金之泥。此金出汤泉，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即“银烛”是也。常以此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此泥为玺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武帝崩后，此泥乃绝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成渊，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谓之“淫泉”。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当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而飞，至淫泉。后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张善该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

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也。石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侍者乃却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风。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其洁澈。侍者谓冰之无盘，必融湿席，乃合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家犹有此器，而多残破。及王莽之世，不复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谏者曰：“《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雄类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此鸡未至月支国，乃飞于天汉，声似鹍鸡，翱翔云里。一名暄鸡，昆、暄之音相类。

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祈沦之国。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其国人缀草毛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国献网衣一袭。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征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国，人皆善啸。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

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则声清亮，春夏则声沉下。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曰两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则啸声逾远。故《吕氏春秋》云“反舌殊乡之国”，即此谓也。有至圣之君，则来服其化。

录曰：汉兴，继六国之遗弊，天下思于圣德。是以黔黎嗟秦亡之晚，恨汉来之迟。高祖肇基帝业，恢张区宇。孝惠务宽刑辟，以成无为之治，德侔三王，教通四海。至于武帝，世载愈光，省方巡岳，标元崇号，闻礼乐以恢风，广文义以饰俗，改律历而建封禅，祀百神以招群瑞。虽“钦明”茂于《唐书》，“文思”称于《虞典》，岂尚兹焉！观乎周、孔之教，不贵虚无之学。武帝修黄老，治却老之方，求报无福之祀。是以张敞切言，使远斥仙术，指以苌弘、楚襄怀、秦皇、徐福之事，故辛垣之徒，卒见夷戮。夫仙者，尚冲静以忘形体，守寂寞而祛嚣务。武帝好微行而尚剋伐，恢宫宇而广苑囿，永乖长生久视之法，失玄一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诛，惑栾大之诡说。至如李夫人，缅心昵爱，专媚兰闺，思沉魂之更生，饬新宫以延伫。盖犹嬖惑之宠过炽，累心之结未祛。欲竦身云霓之表，与天地而齐毕，由系风晷，其可阶乎？虽未及玄真，颇参神邃。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万象无所隐其精灵。考诸仙部，验以众说，未有异于斯乎！夫五运递兴，数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晋当焉。董偃起自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宠，窃幸一时，富倾海宇，内蓄神异之珍，衒非世之宝；一朝绝爱，信盛衰之有兆乎！夫为棺椁者，以防蝼蚁之患，权敛骨之离，圣人使合其正礼，恶其逾费，疾其过薄。至如澹台灭明之俭，盛姬、秦皇之奢，皆失于节用。嗟乎！形销神灭，欻为一棺之土，为陵成谷，琼珣美宝，奄为烬尘，斯则费生加死，无益身名也。冥然长往，何忆曩时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敛手足形，圣人以斯昭诫，岂不尚哉！

卷六

前汉下

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以为戏弄。《楚辞》所谓“折芰荷以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千叶，根浮水上，实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土人进一巨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犹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为船，木兰为桅。刻飞鸾翔鹚，饰于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帝乃大悦。起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进谏者多，遂省薄游幸，堙毁池台，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无遗址，沟池已平。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来贡其方物。言其乡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常暗，宜种百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之后天而死。有浃日之稻，种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寿；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肠稻，食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有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叶屈曲似游龙也；有琼膏粟，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有绕明豆，其茎弱，

自相萦缠；有挟剑豆，其荚形似人挟剑，横斜而生；有倾离豆，言其豆见日，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麦，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府；有轻心麦，食者体轻；有醇和麦，为麴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麦，穗中有露，味甘如饴。有紫沉麻，其实不浮；有云冰麻，实冷而有光，宜为油泽；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烛，是苣藤也，食之延寿，后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长一丈，叶如车轮，根大如毂，花似朝虹之色。昔齐桓公伐山戎，国人献其种，乃植于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视如列烛，昼则无光，自消灭也。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也，谓之灵茅。有黄渠草，映日如火，其坚韧若金，食者焚身不热；有梦草，叶如蒲，茎如蓍，采之以占吉凶，万不遗一；又有闻遐草，服者耳聪，香如桂，茎如兰。其国献之，多不生实，叶多萎黄，诏并除焉。元凤二年，于淋池之南起桂台，以望远气。东引太液之水。有一连理树，上枝跨于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与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兰云鹚之舟，穷晷系夜，钓于台下。以香金为钩，缉丝为纶，丹鲤为饵，钓得白蛟，长三丈，若大蛇，无鳞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为鲊，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赐群臣。帝思其美，渔者不能复得，知为神异之物。

二年，含涂国贡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万里。鸟兽皆能言语。鸡犬死者，埋之不朽。经历数世，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地中闻鸡犬鸣吠，主乃掘取，还家养之，毛羽虽秃落更生，久乃悦泽。"

张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丧尽礼。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飞鸟衔火夹之，登山济水，号泣不息，未尝以险难为忧，虽夜如昼之明也。以泪洒石则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泪浸地即碱，俗谓之"碱乡"。至昭帝，嘉其孝异，表铭其邑曰"孝感乡"，四时祭祀，立庙焉。

录曰：夫心迹所至，无幽不彻，理著于微，冥昧自显。玄曦

回鲁阳之戈，严霜感匹夫之叹，在于凡伦，尚昭神迹。况求之精爽，以会蒸蒸之心，木石为之玄感，鸟兽为之驯集。伟元哀号，春花以之改叶；叔通晨兴，朝流欻生横石；辛缮表迹于栖鸾，卫农示德于梦虎。郅氏之行，类斯道焉。按汉昭帝时，有黄鹄下太液池；今云淋池，盖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谷玄稷之祥，亦不说今之所生，岂由神农、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称，非近俗所食。诠其名，华而不实。及乎飞走之类，神木怪草，见奇而说，万世之瑰伟也。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宵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绨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既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带玄绶，簪珮虽如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宵游宫，乃秉烛。宴幸既罢，静鼓自舞，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觉其行快疾，闻其中若风雷之声，言其行疾也，名曰“云雷宫”。所幸之宫，咸以毡绨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虽惑于微行昵宴，在民无劳无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傍，国人之穷老者皆歌“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戢。故刘向、谷永指言切谏，于是焚宵游宫及飞行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正，如转圜焉。

帝常以三秋闲日，与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贵其不沉没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桂为桅枻。及观云棹水，玩撷菱蕖，帝每忧轻荡，以惊飞燕，令佽飞之士，以金锁缆云舟于波上。每轻风时至，飞燕殆欲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裙，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曰：“妾微贱，何复得预缨裙之游？”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即飞燕结裙之处。

录曰：夫言端扆拱默者，人君之尊也。是故兴居有节，进止有度，出则太师奏登车之礼，入则少师荐升堂之仪，列旌门以周

卫，修清宫以宴息。成帝轻南面之位，微游昵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谏。《书》不云乎：“弗矜细行，终累大德。”斯之谓矣。

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婉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恐惊其眠。

后汉

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燉煌献异瓜种，恒山献巨桃核。瓜名“穹隆”，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崆峒灵瓜，四劫一实，西王母遗于此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在。”又说：“巨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于霜林园。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谓之“相陵”，与霜林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万岁矣，安可植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非其类耳。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鵕鸃，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鵕鸃群翔。昔汉武帝时，四夷宾服，有献驯鹊，若有喜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鹊”，盖其类也。《淮南子》云：“鹊知人喜。”今之所记，大小虽殊，远近为异，故略举焉。

安帝好微行，于郊坰或露宿，起帷宫，皆用锦罽文绣。至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吏民入钱者得为官。有琅琊王溥，即王吉之后。吉先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

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钱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簿。”后以一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也；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簿。积善降福，神明报焉。

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又奏《招商》之歌，以来凉气也。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逾。”渠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则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嗟曰：“使万岁如此，则上仙也。”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著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内竖为驴鸣。于馆北又作鸡鸣堂，多畜鸡，每醉迷于天晓，内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乃以炬烛投于殿前，帝乃惊悟。及董卓破京师，散其美人，焚其宫馆。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烛处，夕夕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立小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扫除矣。

录曰：明、章两主，丕承前业，风被四海，威行八区，殊边异服，祥瑞辐凑。安、灵二帝，同为败德。夫悦目快心，罕不沦乎情欲，自非远鉴兴亡，孰能移隔下俗。佣才缘心，缅乎嗜欲，塞谏任邪，没情于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凭威猛以丧家国，肆奢丽以覆宗祀。询考先坟，往往而载，佥求历古，所记非一。贩爵鬻官，乖分职之本；露宿郊居，违省方之义。成、安二帝，载世虽远，而乱政攸同。验之史牒，讯诸前记，迷情狗马，爱好龙鹤，非明王之所闻示于后也。内穷淫酷，外尽禽荒，取悦耳目，流贬万世。是以牝妖告祸，汉灵以巷伯倾宗。酒池裸逐之

丑，鸣鸡长夜之惑，事由商乙，远仿燕丹，异代一时，可为悲矣。

献帝伏皇后，聪惠仁明，有闻于内则。及乘舆为李傕所败，昼夜逃走，宫人奔窜，万无一生。至河，无舟楫，后乃负帝以济河，河流迅急，惟觉脚下如有乘践，则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拥遏于帝。帝伤趾，后以绣拭血，刮玉钗以覆于疮，应手则愈。以泪湔帝衣及面，洁静如浣。军人叹伏：虽乱犹有明智妇人。精诚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录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夺其坚色；兰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贞芳。伏后履纯明之姿，怀忠亮之质，临危授命，壮夫未能加焉，知死不吝，冯媛之俦也。求之千古，亦所罕闻。汉兴，至于哀、平、元、成，尚以宫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东都继其繁奢，既违采椽不斫之制，尤异灵沼遵俭之风。考之皇图，求之志录，千家万户之书，台卫城隍之广，自重门构宇以来，未有若斯之费溢也。孝哀广四时之房，灵帝修裸游之馆，妖惑为之则神怨，工巧为之则人虐，夷国沦家，可为恸矣！及夫灵瑞、嘉禽、艳卉、殊木，生非其壤，诡色讹音，不禀正朔之地，无涉图书所记，或缘德业以来仪，由时俗以具质，咸得而备详矣。历览群经，披求方册，未若斯之宏丽矣。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庭中起高阁长庑，置衡石于其上，以称量珠玉也。阁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四垂，昼视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日昼星富无匹。"其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家为"琼厨金穴"。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事，为一时之智也。

录曰：夫后族之盛，专挟内主之威，皆以党嬖强盛，肆嚣于

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亲。在昔魏冉，富倾嬴国；汉世王凤，同拜五侯。馆第僭于京都，嫱姬丽于宫掖。瑰赂南金，弥玩于王府；缇绣雕文，被饰于土木。高廓洞门，极夏屋之盛；文马朱轩，穷车服之靡。自古擅骄，未有如斯之例。虽三归移于管室，八佾陈于季庭，方之为劣矣。郭况内凭姻宠，外专声厉，远采山丹之穴，积陶朱、程郑之产，未足称其盛欤！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财势，秉温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竞慎，是可谓知幾其神乎！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贾逵年五岁，明惠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文通遍。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

何休木讷多智，《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咸诵也。门徒有问者，则为注记，而口不能说。作《左氏膏肓》、《公羊废疾》、《谷梁墨守》，谓之"三阙"。言理幽微，非知机藏往，不可通焉。及郑康成锋起而攻之，求

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

任末年十四时，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静衣易之。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奥，非正典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慕好学者，来辄写之。时人谓任氏为“经苑”。

曹曾，鲁人也。本名平，慕曾参之行，改名为曾。家财巨亿，事亲尽礼，日用三牲之养，一味不亏于是。不先亲而不食新味也。为客于人家，得新味则含怀而归。不畜鸡犬，言喧嚣惊动于亲老。时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则甘泉自涌，清美于常。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国难既夷，收天下遗书于曾家，连车继轨，输于王府。诸弟子于门外立祠，谓曰“曹师祠”。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故谓曹氏为“书仓”。

录曰：观乎刘向显学于汉成时，才包三古，艺该九圣，悬日月以来，其类少矣。逮乎后汉，贾、何、任、曹之学，并为圣神，通生民到今，盖斯而已。若颜渊之殆庶几；关美、张霸，何足显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门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惭焉。贾氏之姊，所谓知识妇人鉴乎圣也。

卷七

魏

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酇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至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屠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七字是妖辞也。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置台下，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名曰“夜来”，入宫后居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

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录曰：五帝之运，迭相生死，起伏因循，显于言端。童谣信于春秋，谶辞烦于汉末，或著明先典，或托见图记。佥详《河》、《洛》，应运不同。唐尧以炎正禅虞，大汉以火德受魏，世历沿袭，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来。既而柔曼之质见进，亦以裁缝之妙要宠，媚斯婉约，荣非世载，取或一朝，去彼疑贱，延此华轩。

魏明帝起凌云台，躬自掘土，群臣皆负畚锸，天阴冻寒，死者相枕。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高堂隆等上表谏曰：“王者宜静以养民，今嗟叹之声，形于人鬼，愿省薄奢费，以敦俭朴。”帝犹不止，广求瑰异，珍赂是聚，饬台榭累年而毕。谏者尤多，帝乃去烦归俭，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众祥皆应。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土石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苑囿及民家草树，皆生连理。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谓之“神草”。沛国有黄麟见于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坛，黄星炳夜。又起昴毕之台，祭祀此星，魏之分野，岁时修祀焉。

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经》、《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蜀，问彰取便利行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学击剑，百步中髭发。时乐浪献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槛，枭殷之徒，莫敢轻视。彰曳虎尾以绕臂，虎弭耳无声。莫不服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斤钟，置崇华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动，彰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鸱衔腐

鼠耳！”彰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者皆言，昔乱军相伤杀者，皆无棺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王旧事》三卷，晋初藏于秘阁。

建安三年，胥徒国献沉明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鸣，乃杀牲以祀之，当鸣处掘地，则得此鸡。若天下太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亦为“宝鸡”。其国无鸡，听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之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帝宝鼎元年，西方贡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静室，自于室中鸣翔，盖此类也。《洛书》云：“皇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灵禽之园，远方国所献异鸟殊兽，皆畜此园也。昆明国贡嗽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故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畜于灵禽之园，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帝时，有人献神雀，盖此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屋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精为户牖，使内外通光。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珮，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于是媚惑者，乱争此宝金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幸也。魏氏丧灭，池台鞠为煨烬，嗽金之鸟，亦自翱翔矣。

咸熙二年，宫中夜有异兽，白色光洁，绕宫而行。阉宦见之，以闻于帝。帝曰：“宫闱幽密，若有异兽，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见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视，惟见血在地，不复见虎。搜检宫内及诸池井，不见有物。次检宝库中，得一玉虎头枕，眼有伤，血痕尚湿。帝该古博闻，云：“汉诛梁冀，得一玉虎头枕，云单池国所献，检其颔下，有篆书字。云是帝辛之枕，尝与妲己同枕之。是殷时遗宝也。”又按《五帝本纪》云，帝辛殷代

之末。至咸熙多历年所，代代相传。凡珍宝久则生精灵，必神物凭之也。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飞翔来去。有司闻奏帝所。罗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于是以金为樊，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白色叶于金德，师旷晋时人也，古今之义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时，梦人遗之一箧衣云："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为帝王之所崇。"母记所梦之日。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辩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终日不息，应对如流，无有疑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之言不谈，子游、子夏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生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果符元所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吟伏。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近而拜，畴泣不自支，因相与进鸡酒。畴醉，虞曰："公孙瓒求子甚急，宜窜伏以避害！"畴拜曰："闻君臣之义，生则尽礼，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贞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畴亦醉醒。

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上帝。其马号曰"白鹄"。此马走时，惟觉耳中风声，足似不践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马共济，行数百里，瞬息而至。马足毛不湿。时人谓为乘风而行，亦一代神骏也。谚曰："凭空虚跃，曹家白鹄。"

录曰：王者廓万宇以为邦家，因海岳以为城池，固是安民养

德，垂拱而治焉。去乎游历之费，导于敦教之道，无崇宫室，有薄林园。采椽不斲，大唐如斯昭俭；卑宫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乎三代之王，失斯道矣。伤财弊力，以骄丽相夸，琼室之侈，璧台之富，穷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于春秋，王室凌废，城者作讴，疲于勤劳。晋筑祈褫之宫，为功动于民怨；宋兴泽门之役，劳者以为深嗟。姑苏积费于前，阿房奋竭于后。自以业固河山，名超万世，覆灭宗祀，由斯哀哀。窃观明帝，践中区之沃盛，威灵所慑，比强列代，祯祥神宝，史不绝书，殊方珍贡，府无虚月，鼎据三方，称雄四海。而圣教微于尧、禹，历代劣于姬、汉，东鲠闽、吴，西病邛蜀，师旅岁兴，财力日费，不能遵养黎元，远瞻前朴，宫室穷丽，池榭肆其宏广，终取夷灭，数其然哉！任城渊谋神勇，智周祥艺，虽来舟、蓬蒙剑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畴事死如生，守以直节，精诚之至，通于神明。曹洪忠烈为心，爱亲忧国。此穆满之骏，方之“白鹄”，可谓齐足者也。

卷八

吴

孙坚母妊坚之时，梦肠出绕腰，有一童女负之，绕吴阊门外，又授以芳茅一茎。童女语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赐母以土，王于翼、轸之地，鼎足于天下。百年中应于异宝授于人也。"语毕而觉，日起筮之。筮者曰："所梦童女负母绕阊门，是太白之精，感化来梦。"夫帝王之兴，必有神迹自表，白气者，金色。及吴灭而践晋祚，梦之征焉。

录曰：按《吴书》云："孙坚母怀坚之时，梦肠出绕阊门。"与王之说为异。夫西方金位，以叶晋德，兴亡之兆，后而效焉。盖表吴亡而授晋也。夫六梦八征，著明《周易》，授兰怀日，事类而非。及吴氏之兴年，嘉禾之号，芳茅之征信矣。至晋太康元年，孙皓送六金玺云："时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夫孙氏擅割江东，包卷百越，吞席汉阳，威惕中夏，富强之业，三雄比盛。时有未宾而兵戈岁起，每梗心于邛蜀，愤慨于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师旅，遵之以俭素，去其游侈之费，塞兹雕靡之涂，不欲使四方民劳，非无玉工也。固能轻彼池山，贱斯棘实，汉鄙盈车之屑，燕弃璞于衡庑，沉河底谷，义昭攸古，务崇俭约，岂非高欤！及乎吴亡时，以六代金玺归晋，坚母之梦验矣。

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

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鸡，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拆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纳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幻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

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余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虎魄如意抚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果以姿色见宠。每以夫人游昭宣之台，志意幸愜，既尽酣醉，唾于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矣！"权乃翻其名曰榴环台。又与夫人游钓台，得大鱼。王大喜，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戒！"至于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幾其神"。吴主于是罢宴，夫人果见弃逐。钓台基今尚存焉。

录曰：赵、潘二夫人，妍明伎艺，婉娈通神，抑亦汉游洛妃之俦，荆巫云雨之类；而能避妖幸之嬖，睹进退之机。夫盈则有亏，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固明矣。语乎荣悴，譬诸草木，华落张弛，势之必然。巧言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见列

于前周，班、赵载详于往汉。异代同闻，可为叹也！

黄龙元年，始都武昌。时越巂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声音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祥。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背明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灭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尺，腾入舟中。母祝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宝、异剑，穷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冢上，白鹄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鹄。"及承生，位至丞相、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鹄之祥也。

录曰：国之将亡，其兆先见。《传》曰："明神见之，观其德也。"及归命面缚来降，斯为效矣。蛇、鹄者，虫禽之最灵，张氏以为嘉瑞。《吴越春秋》、百家杂说云，吴王阖闾，崇饰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宝物。数百年后，灵鹄翔于林壑，神虎啸于山丘，湛卢之剑，飞入于楚。收魂聚怪，富丽以极，而诡异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讥其骄惑，嬴博杨孙，君子贵其合礼。观夫远古，指详中代，求诸事迹，俭泰相悬。至如末世，渐相夸矫，生滋淫湎，死则同殉，委积珍宝，埃尘灭身，乖于同穴，可谓叹欷！

吕蒙入吴，吴主劝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座上酣醉，忽卧，于梦中诵《周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曰："向梦见伏牺、周公、文王，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

贞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旨，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语通《周易》。”

录曰：夫精诚之至，叶于幽冥，与日月均其明，与四时齐其契，故能德会三古，道合神微。若郑君之感先圣，周盘之梦东里，迹同事异，光被遐策，索隐钩深，妙于玄旨。孔门群说，未若吕生之学焉。

孙和悦邓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流污裤，娇姹弥苦。自舐其疮，命太医合药。医曰：“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即购致百金，能得白獭髓者，厚赏之。有富春渔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则逃入石穴。伺其祭鱼之时，獭有斗死者，穴中应有枯骨，虽无髓，其骨可合玉舂为粉，喷于疮上，其痕则灭。”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点如朱，逼而视之，更益其妍。诸嬖人欲要宠，皆以丹脂点颊而后进幸。妖惑相动，遂成淫俗。

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与爱姬四人，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殊方异国所出，凡经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舆席，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乱之。所居室名为“思香媚寝”。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

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诫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糜竺用陶朱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货拟王家，有宝库千间。竺性能赈生恤死，家内马厩屋仄有古冢，中有伏尸，夜闻涕泣声。竺乃寻其泣声之处，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诉云："昔汉末妾为赤眉所害，叩棺见剥，今袒在地，羞昼见人，垂二百年。今就将军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体。"竺许之，即命之为棺椁，以青布为衣衫，置于冢中，设祭既毕。历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语竺曰："君财宝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芦杖一枚长九尺，报君棺椁衣服之惠。"竺挟杖而归。所住邻中常见竺家有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谓竺曰："将非怪也？"竺乃疑此异，问其家僮。云："时见青芦杖自出门间，疑其神，不敢言也。"竺为性多忌，信厌术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青衣童子数十人来云："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恤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财物不尽。自今以后，亦宜防卫！"竺乃掘沟渠周绕其库。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于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火灾；鹳能聚水于巢上也。"家人乃收□□数千头养于池渠中，以厌火。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患害。"时三国交锋，军用万倍，乃输其宝物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绣毡罽积如丘垅，骏马万匹。及蜀破后，无复所有，饮恨而终。

周群妙闲算术谶说。游岷山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

而立。群抽所佩书刀投猿，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颛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

录曰：孙和、孙亮、刘备，并惑于淫宠之玩，忘于军旅之略，犹比强大魏，克伐无功，可为嗟矣！周群之学，通于神明，白猿之祥，有类越人问剑之言，其事迂诞，若是而非也。夫阴阳递生，五行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灭。《淮南子》云“方诸向月津为水”，以厌火灾乎。糜氏富于珍奇，削方诸为鸟兽之状，犹土龙以祈雨也。□□之音，与方诸相乱，盖声之讹矣。羽毛之类，非可御烈火，于义则为乖，于事则违类，先《坟》旧《典》，说以其详焉。

卷九

晋时事

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苒弱，状似金蓉。时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则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时好言帝王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渍麴糵，八薮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泽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木偶于心识乎？"好啜浊糟，常言渴于醇酒。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思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老羌异域之人，远隔山川，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养马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纣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对曰："马圉老羌，渐染皇化，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若欢酒池之乐，更为殷纣之民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草在，故茂先《金蓉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三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乎相乱。"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为三树，枝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权之事。时有杨骏、杨瑶、杨济三弟兄，号曰"三杨"。马圉醉羌所说之验。

录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优孟之俦，因俳说以进

谏。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与华同，片言窃讽，媚足规范。及其俳谐诡谲，推辞指诫，因物而刺，言之者无罪，抑亦东方曼倩之俦欤！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肠烂肠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为深诫。未若甘并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沆瀣，迅千灵于一朝，方尘劫于俄顷，乎可淫此酣乐，忘彼久视者乎？夫物有事异而名同者，自非穷神达理，莫能遥照。岂可假于诐辞，专求于邪说。天命有兆，历运攸归，何可妄信于谣讹，指怪于纤草？将溺所闻，信诸厥术，可为嗟乎！

咸宁四年，立芳蔬园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有菜名曰“芸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烂熳，春夏叶密，秋蕊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者为上蔬，其味辛；色黄者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为下蔬，其味咸。常以三蔬充御膳。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渴饥。宫人采带其茎叶，香气历日不歇。

录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类也。《草木疏》云：“其实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疑似卉。或云神类非一，弥相惑乱。可以疗饥，其色必紫，百家杂说，音旨相符。论其形品，详斯香色，虽移植芳圃，芬美莫俦。故薰兰有质，物性无改，产乖本地，逾见芬烈，譬诸姜桂，岂因地而辛矣！当此一代，是谓仙蔬，实为神异。

张华为九酝酒，以三薇渍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麦熟而获之。蘖用水渍麦三夕而萌芽，平旦鸡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之酿酒，醇美，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笑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两说声同而事异也。闾里歌曰：“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言耽此美酒，以悦一时，何用保守灵而取长久。至怀帝末，民间园圃皆生蒿棘，狐兔游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荧惑犯紫微，若不早避，当无洛阳。乃诏内外四方及京邑诸宫观林卫之

内，及民间园囿，皆植紫薇，以为厌胜。至刘、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绝也。

晋太康元年，白云起于灞水，三日而灭。有司奏云："天下应太平。"帝问其故，曰："昔舜时黄云兴于郊野，夏代白云蔽于都邑，殷代玄云覆于林薮，斯皆应世之休征，殊乡绝域应有贡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献火浣布万匹。其国人称："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烟色以随四时而见，名为'净火'。有不洁之衣，投于火石之上，虽滞污渍涅，皆如新浣。"当虞舜时，其国献黄布；汉末献赤布，梁冀制为衣，谓之"丹衣"。史家云："单衣今缝掖也。"字异声同，未知孰是。

录曰：帝王之兴，叶休祥之应，天无隐祥，地无蓄宝，是以因神物以表运，见星云以观德。按《周官》有冯相氏，以观祥录之数。晋以金德，故白云起于灞水。《山海经》及《异物志》云："燃洲之兽，生于火中，以毛织为布，虽有垢腻，投火则洁净也。"两说不同，故偕录焉。

因墀国献五足兽，状如师子；玉钱千缗，其形如环，环重十两，上有"天寿永吉"之字。问其使者五足兽是何变化，对曰："东方有解形之民，使头飞于南海，左手飞于东山，右手飞于西泽，自脐以下，两足孤立。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落玄洲之上，化为五足兽，则一指为一足也。其人既失两手，使傍人割里肉以为两臂，宛然如旧也。"因墀国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铁为车轮，十年方至晋。及还，轮皆绝锐，莫知其远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其使不食中国滋味，自赍金壶，壶中有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岁。其国有大枫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荫于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为三皇之

像：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前有竹简长尺二寸，书大篆之文，皆言开辟以来事，人莫能识。或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是仓颉造书之处。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也。其国人皆多力，不食五谷，日中无影，饮桂浆云雾。羽毛为衣，发大如缕，坚韧如筋，伸之几至一丈，置之自缩如蠡。续人发以为绳，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来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衔玉杓以授子晋，子晋取而食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挥云，则云雪自止。白蛙化为双白鸠入云，望之遂灭。皆频斯国之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国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以车马珍服送之出关。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赐麟角笔，以麟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为永平元年，常山郡献伤魂鸟，状如鸡，毛色似凤。帝恶其名，弃而不纳，复爱其毛羽。当时博物者云："黄帝杀蚩尤，有貙、虎误噬一妇人，七日气不绝，黄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椁。有鸟翔其冢上，其声自呼为伤魂，则此妇人之灵也。"后人不得其令终者，此鸟来集其国园林之中。至汉哀、平之末，王莽多杀伐贤良，其鸟亟来哀鸣。时人疾此鸟名，使常山郡国弹射驱之。至晋初，

干戈始戢，四海攸归，山野间时见此鸟。憎其名，改“伤魂”为“相弘”。及封孙皓为归命侯，相弘之义，叶于此矣。永平之末，死伤多故，门嗟巷哭，常山有献，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似盖。亦云，月出则荷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中，因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将种还胡中。至今绝矣，池亦填塞。

祖梁国献蔓金苔，色如黄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于水中，蔓延于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以金苔赐之，置漆盘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帝虑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入胡中。

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翔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皇之冠。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风年三十，妙年者争嫉

之，或者云“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石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

石虎于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珮，风至铿锵，和鸣清雅。盛夏之时，登高楼以望四极，奏金石丝竹之乐，以日继夜。于楼下开马埒射场，周回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画于埒旁。聚金玉钱贝之宝，以赏百戏之人。四厢置锦幔，屋柱皆隐起为龙凤百兽之形，雕斫众宝，以饰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诸羌互于楼上。时亢旱，舂杂宝异香为屑，使数百人于楼上吹散之，名曰“芳尘”。台上有铜龙，腹容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嗽酒，风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台”，用以洒尘。楼上戏笑之声，音震空中。又为四时浴室，用输石珹玦为堤岸，或以琥珀为瓶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縠为囊，盛百杂香，渍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千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名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共宫人宠嬖者解媟服宴戏，弥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罢，泄水于宫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争来汲取，得升合以归，其家人莫不怡悦。至石氏破灭，燋龙犹在邺城，池今夷塞矣。

录曰：居室见妒，故亦奸巧之恒情，因娇湎嬖，而菲锦之辞入。至于惑听邪谄，岂能隔于求媚；凭欢藉幸，缘和嫟而相容。是以先宠未退，盛衰之萌兆矣；一朝爱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辞乃作。石崇叨擅时资，财业倾世，遂乃歌拟房中，乐称“恒舞”，季庭管室，岂独古之贬乎！石虎席卷西京，崇丽妖虐，外僭和鸾文物之仪，内修三英、九华之号，灵祥远贡，光耀旧都，珠玑丹紫，饰备于土木。自古以来，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焉。

卷十

诸名山

昆仑山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四面风者，言东南西北一时俱起也。又有祛尘之风，若衣服尘污者，风至吹之，衣则净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雾，著草木则滴沥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洒焉。以瑶器承之，如粕。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烛。第三层有禾穟，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有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霄阙，直上四十丈。东有风云雨师阙。南有丹密云，望之如丹色，丹云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蜕其五脏。此潭左侧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为脂。北有珍林别出，折枝相扣，音声和韵。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红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莱山

蓬莱山亦名防丘，亦名云来，高二万里，广七万里。水浅，有细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净，仙者服之。东有郁夷国，时有金雾。诸仙说此上常浮转低昂，有如山上架楼，室常向明以开户牖，及雾灭歇，户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承露而饮，终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银、仓环、水精、火藻为阶。有冰水、沸水，饮者千岁。有大螺名裸步，负其壳露行，冷则复入其壳。生卵着石则软，取之则坚。明王出世，则浮于海际焉。有葭，红色，可编为席，温柔如罽毳焉。有鸟名鸿鹅，色似鸿，形如秃鹜，腹内无肠，羽翮附骨而生，无皮肉也。雄雌相眄则生产。南有鸟，名鸳鸯，形似雁，徘徊云间，栖息高岫，足不践地，生于石穴中，万岁一交则生雏，千岁衔毛学飞，以千万为群，推其毛长者高翥万里。圣君之世，来入国郊。有浮筠之簳，叶青茎紫，子大如珠，有青鸾集其上。下有沙砺，细如粉，柔风至，叶条翻起，拂细沙如云雾。仙者来观而戏焉，风吹竹叶，声如钟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峦雉。东有龙场，地方千里，玉瑶为林，云色皆紫。有龙，皮骨如山阜，散百顷，遇其蜕骨之时，如生龙。或云："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凝坚，可为宝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昭王。王坐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缠。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质方一丈，则重一两。昭王舂此石为泥，泥通霞之台，与西王母常游居此台上。常有众鸾凤鼓舞，如琴瑟和鸣，神光照

耀，如日月之出。台左右种恒春之树，叶如莲花，芬芳如桂，花随四时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贡焉，列国咸贺。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忧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葌，叶色如绀，茎色如漆，细软可萦，海人织以为席荐，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则列坐方国之宾。莎萝为经。莎萝草细大如发，一茎百寻，柔软香滑，群仙以为龙、鹄之辔。有池方百里，水浅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为器，可作舟矣。百炼可为金，色青，照鬼魅犹如石镜，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望水间有五色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万岁一实，实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轻。上如华盖，群仙以避风雨。有金峦之观，饰以众环，直上干云。中有青瑶几，覆以云纨之素，刻碧玉为倒龙之状，悬火精为日，刻黑玉为乌，以水精为月，青瑶为蟾兔。于地下为机榱，以测昏明，不亏弦望。时时有香风泠然而至，张袖受之，则历年不歇。有兽名嗅石，其状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饮浊水，嗅石则知有金玉，吹石则开，金沙宝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状如菖蒲，食叶则醉，饵根则醒。有鸟如凤，身绀翼丹，名曰“藏珠”，每鸣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饰仙裳，盖轻而耀于日月也。

员峤山

员峤山，一名环丘。上有方湖，周回千里。多大鹊，高一丈，衔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鹊衔粟飞于中国，故世俗间往往有之。其粟，食之历月不饥。故《吕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

周之粟焉。”东有云石，广五百里，驳骆如锦，扣之片片，则蓊然云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龟，八足六眼，背负七星、日、月、八方之图，腹有五岳、四渎之象。时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视有白光，可以为杖。南有移池国，人长三尺，寿万岁，以茅为衣服，皆长裾大袖，因风以升烟霞，若鸟用羽毛也。人皆双瞳，修眉长耳，餐九天之正气，死而复生，于亿劫之内，见五岳再成尘。扶桑万岁一枯，其人视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肠之国，甜水绕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钧投之，久久乃没。其国人常行于水上，逍遥于绝岳之岭，度天下广狭，绕八柱为一息，经四轴而暂寝，拾尘吐雾，以算历劫之数，而成阜丘，亦不尽也。

岱舆山

岱舆山，一名浮析，东有员渊千里，常沸腾，以金石投之，则烂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黄烟从地出，起数丈，烟色万变。山人掘之，入地数尺，得燋石如炭灭，有碎火，以蒸烛投之，则然而青色，深掘则火转盛。有草名莽煌，叶圆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则燋，刈之为席，方冬弥温，以枝相摩，则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鸟兽行则没足。风吹沙起若雾，亦名金雾，亦曰金尘。沙著树粲然，如黄金涂矣。和之以泥，涂仙宫，则晃昱明粲也。西有舄玉山，其石五色而轻，或似履舄之状，光泽可爱，有类人工。其黑色者为胜，众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驾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岁不饥。玉梁之侧，有斑斓自然云霞龙凤之状。梁去玄流千余丈，云气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千寻，可为舟航，谓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长千寻，细枝为舟，犹长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辉耀，谓

之“苍芝”。荧火大如蜂，声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黄者无肠，倒飞，腹向天；白者脑重，头垂自挂；黑者如乌，至千岁形变如小燕；青者毫毛长二寸，色如翠；赤者止于石穴，穴上入天，视日出入恒在其上。有兽名嗽月，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此兽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轩辕之世获焉。有遥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叶细长而白，如忘忧之草，其花叶俱香，扇馥数里，故名遥香草。其子如薏中实，甘香，食之累月不饥渴，体如草之香，久食延龄万岁。仙人常采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蟾兔为之倒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鲵，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六曰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伏。八名真刚，以切玉断金，如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其山有兽，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为窟；亦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其雌者色白如银。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食尽，而封署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以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镆铘”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后以石匣埋藏。及晋之中兴，夜有紫色冲斗牛。张华使雷焕为丰城县令，掘而得之。华与焕各宝其一。拭以华阴之土，光耀射人。后华遇害，失剑所在。焕子佩其一剑，过延平津，剑鸣飞入水。及入水寻之，但见双龙缠屈于潭下，目光如电，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常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律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其山又有灵洞，入中常如有烛于前。中有异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药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楼琼宇，宫观异常。乃见众女，霓裳冰颜，艳质与世人殊别。来邀采药之人，饮以琼浆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箫管丝桐。饯令还家，赠之丹醴之诀。虽怀慕恋，且思其子息，却还洞穴，还若灯烛导前，便绝饥渴，而达旧乡。已见邑里人户，各非故乡邻，唯寻得九代孙。问之，云："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今经三百年也。"其人说于邻里，亦失所之。

录曰：按《禹贡》山海，正史说名山大泽，或不列书图，著于编杂之部。或有乍无，或同乍异，故使览者回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说，员峤、岱舆，瑰奇是聚，先《坟》莫记。蓬莱、瀛洲、方丈，各有别名；昆吾神异，张骞亦云焉。睹华戎不同寒暑律人獠禽至其异气，云水草木，怪丽殊形，考之载籍，同其生类。非夫贵远体大，则笑其虚诞。俟诸宏博，验斯灵异焉。

异　　苑

［南朝宋］刘敬叔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异苑》十卷，南朝宋刘敬叔撰。敬叔史书无传，明胡震亨汇其事之散见史书者为《刘敬叔传》，称刘敬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东晋安帝义熙中拜南平国郎中令，以事忤刘毅，为所奏免官。宋初召为征西长史，文帝元嘉三年（426）入为给事黄门郎。明帝泰始（465—471）中卒于家。又敬叔自称义熙十三年（417）为长沙景王（刘道怜）骠骑参军（见《异苑》卷三“货牛淹泪”条），传未载。

《隋书·经籍志》著录：“《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并著录《续异苑》十卷，不著撰人姓氏。《旧唐书》以下各史志无目。明万历中胡震亨于临安获宋本，与友人沈汝纳校定百余字，刻入《秘册汇函》，遂得流传于世。后《津逮秘书》、《学津讨原》、《说库》、《古今说部丛书》皆收之，《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俱为十卷。《唐宋丛书》、《五朝小说》、《说郛》卷一一七皆收一卷，系节本。《说郛》卷一一三录《梁清传》一篇，实亦出本书卷六“梁清家诸异”条。《旧小说》甲集录七条。

《异苑》收罗古今怪异之事三百八十三则。上起晋文公、秦始皇，下迄刘裕、刘毅等，凡天文地理、社会人文、自然民俗之神异谲怪之事，“几备矣”（毛晋语）。《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且全书“大致尚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唐刘知幾《史通》称《晋书》载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去之怪事，即据本书卷二“武库火”条载入。又如卷五“厕

神后帝”条、“紫姑神”条，最早记录厕神后帝（即紫姑神）的来历及民间正月十五迎厕神的习俗，为《荆楚岁时记》、《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多种书籍所引用，于民俗学研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此次整理，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参校《说库》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凡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避讳字则径正之。又《学津讨原》本目录各卷下均拟有标题，现并移至各条目前，以便阅读。

异苑题辞

戊子岁，余就试临安，同友人姚叔祥、吕锡侯，诣徐贾检书。废册山积，每抽一编，则飞尘噫人。最后得刘敬叔《异苑》，是宋纸所抄。三人目顾色飞，即罄酒资易归。各录一通，随各证定讹漏，互录简端。未几，锡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诸生间。此书遂置为蠹丛。又十年为戊戌，下第南归，与友人沈汝纳同舟。出示之，复共证定百许字，遂称善本。余间语叔祥："何当令锡侯见之，不更快耶？"相与泫然久之。考《南史》、《宋书》，通无敬叔传；因汇其事之散在史书者，为小传，俾读者有考焉。己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识。

刘敬叔传

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既而有诏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使人将反命，毅方知之。谓敬叔典礼，故为此慢，大以为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诛，高祖受禅，召为征西长史。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异苑》十余卷行世。

卷一

美人虹

古语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绛，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为雩，俗呼为美人。

饮虹吐金

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澳，须臾嗡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随涸，便吐金满釜。于是灾弊日祛而丰富岁臻。

虹化妪

太原温湛婢，见一妪向婢流涕，无孔窍。婢骇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长舒，上没霄汉。

白虹入室

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病。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

九嶷山舜庙

衡阳山、九嶷山，皆有舜庙。每太守修理祀祭洁敬，则闻弦歌之声。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县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时西王母献。

衡山三峰

衡山有三峰极秀。其一名华盖，又名紫盖，澄天明景，辄有一双白鹤回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闻讽诵声，清响亮彻。一峰名芙蓉，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派，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汨潭马迹

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汨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

姑石山

浔阳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岭，便闻长啸声，甚清澈；及至峰顶，见一人箕踞石上。

天台山

会稽天台山，虽非遐远，自非卒一作忽。生忘形，则不能跻也。赤城阻其径，瀑布激其冲。石有莓苔之险，渊有不测之深。

卞山石柜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常往开之，风雨晦冥乃止。

陶侃钓矶

钓矶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

乘矶山

乘矶山，下临清川。昔有渔父宿于川，夜半，闻水中有弦歌之音，宫商和畅，清弄谐密。

百丈山石书

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石案，置石书二卷。

涛山角声

永宁县涛山有河，水色红赤，有自然石桥，多鱼獭异禽。阴雨

时，尝闻鞉角声甚亮。

沙山鼓角

凉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师于此者，积尸数万。从是有大风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时闻有鼓角声。

句容水脉

吴孙权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漕句容，中道凿破窑，掘得一异物，无有首尾，形如数百斛船，长数十丈，蠢蠢而动。有顷，悉融液成汁，时人莫能识。得此之后，遂获泉源。或谓是水脉，每至大旱，余渎皆竭，惟此巨流焉。

五百陂

东乡太湖，吴庚申岁，于此有一军士五百人，将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约令水涸。夜梦人云："塘水速竭，若见巨鳞，慎勿杀也。又有铜釜，并不可发。"明往，尺水翕然而尽，得白鱼，形状非常。小人贪利，剖而治之；见昨所祭余食，充溢肠内。须臾复得釜，又取发。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时没溺；唯督监得存，具说事状。于今犹名此湖为"五百陂"。

百簿濑

永嘉郡有百簿濑。郡人断水捕鱼，宰生祷祭，以祈多获。逾时，

了无所得。众侣忿怨，弃业将罢。其夕，并梦见一老公云：“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闻有跳跃声，惊起共看，乃是大鱼，剉以为脍，顿获百簿。故因以“百簿”名濑。

飞鱼径

晋吴隶为鱼塞于云湖，有大鱼化为人，语隶云：“晚有大鱼攻塞，切勿杀。”隶许之。须臾，有大鱼至，群鱼从之。隶同侣误杀大鱼。是夕风雨晦冥，鱼悉飞上木间。因号为“飞鱼径”。

山井鸟巢

兰陵昌虑县郳一作郢。城有华山。山上有井，鸟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团翅。此鸟见，则大水。井又不可窥，窥者不盈一岁，辄死。

龙吒

浔阳昙椿，世居长沙。宅有古井，每夜辄闻有如炮竹声相承，谓之龙吒。

沸井

句容县有延陵季子庙。庙前井及渎，恒自涌沸，故曰“沸井”。于今犹然。亦曰“沸潭”。

井砖疑龙

陈郡谢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见二龙甚分明，行道住观，莫不嗟异。有人入井，始知是砖隐起作龙形。

武溪石穴

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沃沮东界

河东毌邱俭，字仲恭，尝征沃沮，使王颀穷其东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随波流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但两袖，顿长三丈。

卷二

洛钟鸣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或作不扣自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

吴郡石鼓

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打之则鸣矣。"于是如言，音闻数十里。

铜澡盘

晋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燃石

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加鼎于上，炊足以

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此燃石也。”

显节陵策文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台中外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校，果然。

武库火晋惠帝元康五年

晋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王莽头等三物。中书监张茂先惧难作，列兵陈卫。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

金锁金牛

晋康帝建元中，有渔父垂钓，得一金锁。引锁尽，见金牛。急挽出，牛断，犹得锁，长二尺。

钱变土

晋太元中，桂阳临武徐孙江行，见岸有钱溢出，即辇着船中。须臾，悉变成土。

铜炉自行

晋义熙中，庞猗为宜都太守。御人牧马于野，见一铜炉上焰带锁而行，持归以呈猗。遂槛盛，逸下荆州无都北，乃一作鬼。忽风雨，有叫声。火光烛天，径来趋船，失炉所在。

一船金

义熙中，新野黄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长守富也。"舒不能从，遂成土壤。

樟竹桁大船

晋时，钱塘浙江有樟竹桁大船。每有乘者，辄漂荡摇扬而不可禁。常鸣鼓钱塘江头，凌浪如故。惟船吏章粤能相制伏。及粤死，遂废去。

山阴县钱船

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凿得两大船，船中有钱皆轮文。时日向暮，凿者驰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严。至明旦，失钱所在，惟有船存。视其状，悉有钱处。

金鼎变铜铎

苻坚建元年中，长安樵人于城内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化为铜鼎；入门，又变成大铎。

钟鸣水中

西河有钟在水中，晦朔辄鸣。声响悲激，羁客闻而凄怆。

元马河碧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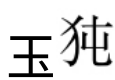
越巂门会元县有元马河，有铜钫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铜釜作声

长山朱郭夫妻采藻涧滨，见二铜釜沿流而下，取之而归。有员盖满中，铜器光辉曜目，自然作声。郭惧运盖，北山埋之。而后卖釜，与人共载出，为货船无故自覆，失釜所在。

铜马

上党侯亮之于江都城下，获一石磨，下有铜马。

玉 

宏农杨子阳，闻土中有声，掘得玉 ，长可尺许。屋栋间乃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昼夜不息。米坠既止，忽有一青蛇，长数尺，住梁上，每落粪辄成碎银。子阳获银米，遂为富儿。锻银作器，货卖倍售；余家市者，随以破灭。

洗石孕金

永康王旷井上有洗石，时见赤气。后有二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未及度钱。子妇孙氏睹二黄鸟斗于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内空段有二鸟处。

石骆驼

西域苟一作拘。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铁及手承取，即便对过；唯瓠芦盛之者，则得饮之，令人身体香净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

佛发

月支国有佛发，盛以琉璃罂。

石城甘橘

南康归一作皈。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脱持归者，便遇大蛇，或颠仆失径。家人啖之辄病。

五色浮石

阳羡县小吏吴龛于溪中见五色浮石，因取内床头。至夜，化成女子。

柑化鸢

河内司马元胤，元嘉中为新釜令。丧官，月旦设祭。柑化而为鸢。

竹生花

晋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枣生桃李

晋太元中，南郡忻一作州字。陵县有枣树。一年忽生桃、李、枣三种花子。

桑再椹

汉兴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时刘玄德军于沛，年荒谷贵，士众皆饥，仰以为粮。

白桑椹

北方有白桑椹，长数寸，食之甘美。

竹节中人

建安有筼筜竹，节中有人，长尺许，头足皆具。

连理竹

元嘉四年，东阳流一作留。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连理。野人无知，谓之祸祟，欲斫杀之。

嘉瓜

汉安帝元初三年，平陆有瓜，异处同蒂，共生一瓜，时以为嘉瓜。

一瓜三茎

晋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园生瓜，三茎一实。

越王菜

晋安平有越王余算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于舟中作筹算。有余者，弃之于水，生焉。

土藷

薯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土藷。若欲掘取，默然则获；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随所积之物而像之也。

土精

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铧，便闻土中呻吟声。寻音而取，果得人参。

交州菌

交州诸菌以叶涂人躯，便举体菌生，生既遍，就朽烂，肌肉消腐。

神农窟

隋县永阳一多县字。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为神农窟。窟前有百药丛茂，莫不毕备。又别有异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绿、晡黄、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卷三

鹤语

晋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

鸾鸣

罽宾国王买得一鸾，欲其鸣不可致。饰金繁，飨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

鹦鹉说梦

张华有白鹦鹉。华每出行还，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答曰：“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后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公犹强之，至庭，为鹯所搏；教其啄鹯脚，仅而获免。

鹦鹉灭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鸲鹆学语

五月五日翦鸲鹆舌，教令学人语，声尤清越，虽鹦鹉不能过也。

鸲鹆听琵琶

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翦鸲鹆舌，每教令学人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顾问。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听辄移时。

山鸡舞镜

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韦仲将为之赋其事。其事一作甚美。

群乌咋犬

晋义熙三年，朱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啖，驱逐不去。有猎犬咋杀两乌，余乌因共咋杀犬，又啖其肉，唯余骨存。

杜鹃催鸣

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便呕血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以应之。

鸡作人语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置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由此玄言大进。

金色鹅

晋义熙中，羌主姚毗于洛阳阴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于九皋，养之此沟。

鹅引导

傅承为江夏守，有一双鹅，失之三年，忽引导得三十余头来向承家。

虎标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溢阳，止主人夏蛮舍中。忽见有白纸一幅长尺

余，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标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伺候。须臾虎至，即格杀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

虎攫府佐

彭城刘广雅，以晋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都，路经竹里亭于逻宿。此逻多虎，刘极自防卫，系马于户前，手执戟，布于地上。中宵，与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跨越人畜，独取刘而去。

美女变虎

晋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门，仿佛见一女子，因言曲相调，便要桓入草中。桓悦其色，乃随去。女子忽然变成虎，负桓著背上，径向深山。其家左右寻觅，惟见虎迹。旬日，虎送桓下著门外。太元中三字误。

畜虎理讼

扶南王范寻常畜虎五六头及鳄鱼十头。若有讼，未知曲直，便投与鱼、虎。鱼、虎不食，则为有理。秽貊之人，祭虎为神，将有以也。

醉共虎眠

永初中，邵都梁冯恭醉卧于山路。夜有虎来，以头枕其背。恭中

宵展转，以手搏之，复大寝。向晓始醒，犹见虎蹲在脚后，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穴辟秽

熊兽藏于山穴，穴里不得见秽及伤残，见则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内，余伴执杖，隐在崖侧。熊辄共舆出，人不致伤损，傍人仍得骋其矛。

熊呼字

熊无穴，或居大树孔中。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

刘幡射獐

元嘉初，青州刘幡射得一獐，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从而拔塞，须臾复还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种类，治伤痍多愈。

大客

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躅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长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踯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

绝无其患。

货牛淹泪

晋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在西州得一黄牛，时将货之，便昼夜衔草不食，淹泪瘦瘠。

马度苻坚

苻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骲马，堕而落涧。追兵几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鞍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而受焉。坚援之得登岸，而一作西。走庐江。

犬殉

晋隆安初，东海何澹之屡入关中。后还，得一犬，壮大非常。每出入，辄已知处。澹之后抱疾，犬亦疾，寻及于亡。

狡兔

楚王与群臣猎于云梦，纵良犬逐狡兔，三日而获之。其肠似铁，良工曰："可以为剑。"

鼠王国

西域有鼠王国。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俗谚云："鼠得死人目睛则为王。"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有之。

义鼠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污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囊珠报德

前废帝景和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陇。夜有大鼠，形如豘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

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遂啮杀之。

刀子换貂皮

貂出句丽国，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见之，形貌类人，长三尺，能制貂，爱乐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边，须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蒋山精附《抱朴子》

吴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蒋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龙，有五色赤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

龙鲊

陆机尝饷张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鱼，质状非常，乃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

宅龙致富

张永家地有泉出，小龙在焉。从此遂为富室。逾年，因雨腾跃而去。于是生资日不暇给。俗说云：“与龙共居，不知神龙效矣。”

西寺异物

晋太元中，东阳西寺七佛屋龛下有一物出，头如鹿。有法献道人，迫而观之。于是吐沫喷洒，气若云雾。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头复出。寻觅其处，亦无孔穴。年年有声，殷若小雷。

土龙

晋义熙中，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居室内土，忽自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有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

槎变龙

赵牙行船于阖庐，见水际有大槎，人牵不动。牙往举得之，以著船。船破，槎变为龙，浮水而去。

射蛟暴死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一作死。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持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曰：“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

邓遐治蛟

荆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极深。常有蛟杀人，浴汲死者不脱岁。升平中，陈郡邓遐字应遥，为襄阳太守。素勇健，愤而入水觅蛟，得之。便举拳曳著岸，欲斫杀。母语云：“蛟是神物，宁忍杀之？今可咒令勿复为患。”遐咒而放焉。自兹迄今，遂无此患。一云：遐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水丹，勇冠当时。于后遂无蛟患。

蒙山大蛇

鲁国中牟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屋者，辄大蛇数十丈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

饷田异报

新野苏卷一作巷。与妇佃于野舍，每至饭时，辄有一物来，其形似蛇，长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异而饷之。遂经数载，产业加厚。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病。日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

蛇化雉

晋中朝武库内，封闭甚密。忽有雉雊，时人咸谓为怪。张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库中，雉侧果得蛇蜕。

蛇应雉媒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屡雊，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竹中蛇雉

晋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又吴郡桐庐人，常伐余一作除字。遗竹，见一竹竿，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钟忠畜蛇

丹阳钟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见有一蛇长二尺许，文色似青琉璃，头有双角，白如玉，感而畜之。于是资业日登。经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继殒毙。此蛇来吉去凶，其唯龙乎？

蛇衔草

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

蛇公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莲花，正白。

诸葛博识

吴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担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舟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系，方见烹臛。虽然，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得？”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建业，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树，乃熟。”献者乃说龟树共言。权使人伐桑树煮之，龟乃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

叩龟得路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摄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头，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臛。食之，须臾暴死，惟不啖者无恙。

鲐鱼

鲐鱼：凡诸鱼欲产，鲐辄以头冲其腹。鲐鱼自欲生者，亦更相撞

触。故世人谓为众鱼之生母也。

死人发变鳣

晋义熙五年，卢循自广州下，泊船江西，众多疫死。事平之后，人往蔡州，见死人发变而为鳣。今上镇西参军与司马张逝瞻河际，有一棺棺头有鳣。众试令拨看，都是发，亦有未即化者。一说云：生以秫沈沐，死则发变为鳣。又昔有人食不能无鳣，死后改棺，鲜满棺中。鲜即鳣也。

煮肉变虾蟆

司马休遣文武千余人迎家人，达南郡。值风泊船，上岸伐薪。见聚肉有数百斤，乃割取还，以镬煮之。汤欲热，皆变成数千虾蟆。

蝶变鯊

蝴蝶变作鯊。

鸚鵡螺

鸚鵡螺形似鸟，故以为名。常脱壳而游，朝出则有虫类如蜘蛛，入其壳中。螺夕还，则此虫出。庾阐所谓“鸚鵡内游，寄居负壳”者也。

苍蝇传诏

晋明帝尝欲肆眚，闭而不谋，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去。帝窃异焉。令人寻看，即蝇所集处，辄传有诏，喧然已遍矣。

叩头虫

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咒令叩头，又咒令吐血，皆从所教。如似请放，稽颡辄七十而有声。故俗呼为叩头虫也。

缢女

缢女，虫也。一名蚬，长寸许，头赤身黑，恒吐丝自悬。昔齐东郭姜既乱崔杼之室，庆封杀其三子，姜亦自经。俗传此妇骸化为虫，故以“缢女”名虫。

卷四

火井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数世天子

孙钟，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性。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三人临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见之厚，欲连世封侯？欲数世天子？"钟曰："数世天子，故当所乐。"因为钟定墓地，出门悉化成白鹄。一云：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

邺宫刻字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尝刻邺宫屋材一作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宫。"及晋惠帝幸邺宫，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见刻字，计年

正合。一云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

梦日环城

王敦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躬往觇之。敦时昼寝，梦日环其城，乃卓然惊寤，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黄气钟灵

晋简文既废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阳令在帝前，祷至三更。忽有黄气自西南来，逆室前。尔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管涔王献剑

刘曜隐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饰，背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

襄国谶

石勒为郭敬客，时襄国有谶曰：“力在左，革在右。让无言，或入口。”“让”去“言”为“襄”字，“或”入“口”乃“国”字也。勒后遂都襄国。

灵昌津

石勒伐刘曜于洛阳，从大河南济。时河冻将合，军至而冰自泮。舟楫无阂，遂生擒曜。谓是神灵之助，命曰“灵昌津”。

长安谣

晋时长安谣曰：“秦川城中血没踠，惟有凉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间，关内歼破，浮血飘舟。张轨拥众一方，威恩共著。

天麦

凉州张骏，字公彦。九年，天雨五谷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麦”。

神自称玄冥

凉州张祚伪和平中，有神见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言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

枭鸣牙中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狄，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刘季奴

宋武帝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视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返。

女水

临淄牛山下有女水。齐人谚曰："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慕容超时，干涸弥载。及天兵薄伐，一作北征。乃激洪流。

小儿辇沙

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邱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邱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邱"，从此得病。

晋宣帝庙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裂，梁无故自折。凡宗庙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煌绝之祥也。

海凫毛

晋惠帝时，人有得一鸟毛，长三丈，以示张华。华惨然叹曰：“所谓海凫毛也。此毛出，则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衣中火光

晋惠帝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光。众咸怪之。自后蕃臣构兵，洛阳失御，后为刘曜所嫔。

玉马缺口齿

晋永嘉元年，车骑大将军东瀛王司马腾字元迈，自并州迁镇邺。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焉。或谓马无齿，则不得食。未几，晋遂大乱。腾后为汲桑所杀。

洛城二鹅

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荣。永嘉中，洛城东北角步广里中地陷，有二鹅出焉。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奉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鹅，苍者胡象，后胡当入洛。白者不能飞，此国讳也。”

巾箱中鼓角

晋孝武太元末，帝每闻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于是请僧斋会。夜见一臂长三丈许，手长数尺，来摸经案。是岁帝崩，天下大乱。晋室自此而衰。

卢修叛谶

晋孝武太元末，有谶曰："修起会稽。"其后，卢修果从会稽叛。

义熙火灾

晋义熙十一年，京都火灾大行。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犹自不绝。时王宏守吴郡，昼坐厅视事。忽见天上有一赤物下，状如信幡，遥集南人家屋上。须臾，火遂大发。宏知天为之灾，故不罪始火之家。识者知晋室微弱之象也。

孙恩乱兆

隆安初，吴郡治下狗常夜吠，聚皋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觇视之，见一狗有两三头者，皆前向乱吠。无几，有孙恩之乱。

藏彄凶兆

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彄。欻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坐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杀。旧传"藏彄令人生离"，斯验深矣。

苻秦亡征

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陵县民穿井，得大龟三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命作石池养之，食以粟。后死，藏其骨于太庙。其夜，庙丞高虏梦龟谓之曰："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遇，陨命秦庭。"即有人梦中谓虏曰："龟三千六百岁而终，终必妖兴。亡国之征也。"未几，为谢玄破于淮淝，自缢新城浮图中。

慕容死猎

慕容皝出畋，见一老父曰："此非猎所，王宜还也。"皝明晨复去，值有白兔，驰马射之，坠石而卒。

西秦将亡

西秦乞伏炽磐都长安。端门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共相攻伐，国寻灭亡。

霹雳题背

佛佛虏一作乞佛虏。凶虐暴恶，常自言国名"佛佛"，则是佛中之佛。寻被震死，既葬，而复就冢中霹雳其柩，引身出外，题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也。国少时为涉去所袭。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雳杀人，亦自题背。

人像无头

凉州张寔，字安逊。夜寝，忽见屋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寻为左右所害。

卢龙将乱

卢龙将寇乱，京师谣言曰：“十丈瓦屋，芦作柱，薤作栏。”未几而败。

元嘉末妖孽

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

德星聚

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血迹公字

陶侃左手有文，直达中指上横节便止。有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若彻于上，位在无极。”侃以针挑令彻，血流弹

壁，乃作“公”字。又取纸裹，“公”迹愈明。

桓灵宝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儿生有奇曜，宜目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复言为“神灵宝”，犹复用三，既难重前，却减“神”一字，名曰“灵宝”。灵宝，玄小字也。

魏肇之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飞入其手。占者以为封爵之祥。

刘道人

东莞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凤凰集其庭。相人韦薮谓之曰：“子必协赞大猷。”

埋钱免灾

徐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宜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位极人臣。”后羡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惟羡之在外获全。

刺史预兆

晋陵韦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见庭前井中有人出，齐长尺余，被带组甲，麾伍相应，相随出门，良久乃尽。朗兄薮颇善占筮，尝云："吾子当至刺史。"后朗历刺青、广二州。

贾谧伏诛

晋贾谧字长渊，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谧斋屋。柱陷入地，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朝服上天数百丈，久之，乃坠于中丞台。又蛇出其被中，谧甚恐。明年伏诛。

刘氏狗妖

晋孝武太元元年，刘波字道则，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

人头窥户

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竟被诛。

北伐败征

河南褚裒字季野，将北伐。军士忽同时唱言："可各持两楯。"复相谓曰："一人焉用两楯为？"及败北，抛戈弃甲，两手各持一楯，蒙

首而奔。

照镜无面

晋安帝义熙三年，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尝照镜，不见其面。俄而难及。

盼刀相

元帝永昌元年，丹阳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自照镜，不见其头。乃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先时，历阳陈训私谓所亲曰："甘侯头低而视仰，相法名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领兵，则可以免。"至是，果为敦所袭。

安石薨兆

东晋谢安字安石，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谢头来，久之，乃失所在。妇具说之，谢容色无易。是月而薨。

青衣女子

晋阮明泊舟西浦，见一青衣女子，弯弓射之。女即轩云而去。明寻被害。

王缓伏诛

义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须臾下地，复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缓怀贰伏诛。

鼠孽兆亡

晋隆安中，高惠清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群鼠更相衔尾，自屋梁相连至地。清寻得喑疾，数日而亡。

桓振将灭

晋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也。

刘毅作逆

义熙中，刘毅镇江州，为卢循所败，惴懆逾剧。及徙荆州，益复怏怏。尝伸纸作书，约部将王亮储兵作逆。忽风展纸，不得书。毅仰天大诟。风遂吹纸入空。须臾碎裂，如飞雪纷下。未几，高祖南讨，毅败擒斩。

傅亮被诛

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斋。夜忽见北窗外树下有一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

檀道济凶兆

元嘉中，高平檀道济镇浔阳。十二年，入朝，与家分别。顾瞻城阙，歔欷逾深。识者是知道济之不南旋也。故时人为其一作之字。歌曰："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济将发舟，所养孔雀来衔其衣，驱去复来，如此数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诛。道济未下少时，有人施罟于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凿若新，使匠作舴艋，勿加斫斧。工人误截两头。檀以为不祥，杀三巧手，欲以塞愆。匠违约加斫，凶兆先构矣。

扬州青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清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

黑龙无后足

东海徐羡之，字宗文。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余，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后文帝立，羡之竟以凶终。

借头

太元中，王公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

炙变人头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讫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终不食，投地，大怒。少顷，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矣。乃大惊愕，反属目睹其首在空中，挥霍而没。至州便殒。

刘敬宣败

彭城刘敬宣，字万寿。尝夜与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只芒履于座，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著，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

狗作人言

安固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卧于当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几，豫死。

鸡突灶火

卞伯玉作东阳郡，灶正炽火，有鸡遥从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鸣啄如故。伯玉寻病殒。

张司空暴疾

张仲舒为司空，在广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以笺纸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驶。仲舒恶而焚之，犹自数生，府州多相传示。张经宿暴疾而死。

谢临川被诛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视。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满箧。及为临川郡，饭中欻有大虫。谢遂被诛。

赤鬼

谢晦在荆州，见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阙

蜈蚣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长三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才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合门时患，死亡相继。

魂卧曝席

新野庾寔妻毛氏，尝于五月五日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

卷五

梅姑庙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一作麻。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婿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流波漂至今庙处铃下。巫人当令殡殓，不须坟瘗，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时见水雾中暧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没溺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也。

宫亭湖庙

宫亭湖庙神，甚有灵验。商旅经过，若有祷请，则一时能使湖中分风沿溯皆举帆，利涉无虞。

江神祠

秦时中宿县十里外有观亭江神祠坛，甚灵异。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晋中朝有质子将归洛，反路见一行旅，寄其书云：“吾家在观亭，亭庙前石间有悬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应者。”及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没。寻还云：“河伯欲见君。”此人亦不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今俗咸言观亭有江伯神也。

竹王祠

汉武帝时，夜郎竹王神者，名兴。初，有女子浣于豚水，见三节大竹流入足间，推之不去。闻其中有号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所破之竹，弃之于野，即生成林。王尝从人止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并存。后汉使唐蒙开牂牁郡，斩竹王首。夷獠咸诉，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太守吴霸以闻帝，封三子为侯。死，配食父庙。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徐君庙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瑶，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

伍员庙

晋永嘉中，吴相伍员庙。吴郡人叔父为台郎，在洛。值京都倾覆，归途阻塞。当济江，南风不得进。既投奏，即日得渡。

厕神后帝

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帻，自

称“后帝”，云：“以君长者，故来相报。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处。《杂五行书》曰：“厕神，后帝也。”

海山使者

侃家童千余人，尝得胡奴，不喜言，尝默坐。侃一日出郊，奴执鞭以随。胡僧见而惊礼云：“此海山使者也。”侃异之。至夜，失奴所在。

丹阳袁双

晋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所诛，便觉所在灵怪。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鼍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双之神为是物凭也。

青溪小姑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穀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栗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仇王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晋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

圣公

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火发荡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

驱除大将军

晋义熙中，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著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异于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因赠银铎一双而灭。铎或作环。

命囊一挺炭

晋时信安郑徽一作微。年少时，登前桥，仿佛见一老翁，以一囊与徽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忽失所在。徽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之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徽年八十三，病笃，语子弟

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绝。

鬼子母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者凄忾。杜氏尝梦鬼子母皇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象，焚剉而后去。

紫姑神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一作妒。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一作行年。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茅一作穿。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左苍右黄

乌伤陈氏，有女未醮，著屐径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惟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举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犬，设祀于树下。

杨明府

剡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神舍，烧神座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而去。陇遂得痿病死。

卞山项庙

晋武太始初，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一作籍。庙。相传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接宾。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殒。

张舒受秘术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长山张舒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如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

钱祐受术数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会稽余姚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之时，至一宫府，入重门，见一人凭几而坐，

形貌伟壮，左右侍者三十余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术数之法，故令虎迎汝。汝无惧也。”留十五昼夜，语诸要术，尽教道之。方祐受法毕，便遣令还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门，乃见归路。既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卒。

十二棋卜

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自此以后，秘而不传。晋宁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黄皮衣，竹筒盛此书，以授法味。无何，失所在。遂复传流于世云。

太山府君

历阳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裤褶，语之云：“闻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陈云：“刘政能造。”其人乃去。数旬而刘殒，石氏犹存。刘作几有名，遂以致毙。

鳣父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空朽。每雨，水辄满溢。有估客载生鳣至此，聊放一头于朽树中，以为狡狯。村民见之，以鱼鳣非树中之物，咸谓是神。乃依树起屋，宰牲祭祀，未尝虚日。因遂名“鳣父庙”。人有祈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返，见其如此，即取作臛。于是遂绝。

龙载船

吴猛还豫章，附载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视船下，有两龙载之，船不着水。

王子晋

陶侃字士行。微时，遭父艰。有人长九尺，端悦通刺，字不可识。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晋。君有巨相，故来相看。"于是脱衣帢，服仙羽，升鹄而腾飏。

鸟迹书

晋太元末，湘东姚祖为郡吏。经衡山，望岩下有数年少，并执笔作书。祖谓是行侣休息，乃枉道过之。未至百许步，少年相与翻然飞飏，遗一纸书在坐处。前数句古时字，自后皆鸟迹。一作篆。

徐公遇仙

东阳徐公，居在长山下。常登岭见二人坐于山崖对饮。公索之。二人乃与一小杯，公饮之遂醉。后常不食亦不饥。

撂蒲仙

昔有人乘马山行，遥望岫里有二老翁相对撂蒲。遂下马造焉，以

策注地而观之。自谓俄顷，视其马鞭，摧然已烂。顾瞻其马，鞍骸枯朽。既还至家，无复亲属。一恸而绝。

梵唱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

慧远咒龙

沙门释慧远栖神庐岳，常有游龙翔其前。远公有奴，以石掷中，乃腾跃上升。有顷，风云飙煜。公知是龙之所兴，登山烧香，会僧齐声唱偈。于是霹雳回向投龙之石，云雨乃除。

慧炽见形

沙门竺慧炽，新野人，住江陵四层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为设七日会。其日将夕，烧香竟。沙门道贤因往视炽弟子，至房前，忽暧暧若人形，详视乃慧炽也。容貌衣服，不异生时。谓贤曰：“君旦食肉，美否？”曰：“美。”炽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鬼地狱。”道贤惧瞀，未及得答。炽复言：“汝若不信，试看我背后。”乃回背示贤，见三黄狗，形半似驴，眼甚赤，光照户内，状欲啮炽而复止。贤骇怖闷绝，良久乃苏。

灵味

灵味寺在建康钟山蒋林里。永初三年，沙门法意起造。晋末有高逸沙门，莫显名迹，岩栖谷隐，常在钟山之阿。一夜，忽闻怪石崩坠，声振林薄。明旦履行，惟见清泉湛然。聚徒结宇，号曰："灵味。"

双屐

武陵宗超之，奉经好道，宋元嘉中亡。将葬，犹未阖棺。其从兄简之来会葬，启盖视之，但见双屐在棺中云。

恶戏报

元嘉中，丹阳多宝寺画佛堂、作金刚。寺主奴婢恶，戏以刀刮其目眼。辄见一人甚壮，五色彩衣，持小刀挑目睛。数夜眼烂，于今永盲。

天钵

汲郡卫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尝诵经长斋，非道不行。家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是天钵。中满香饭，举坐肃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士度以惠怀之际得道。

诵经停刑

太原王玄谟，字彦德。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世音千遍则免。”玄谟梦中曰：“何可竟也。”仍见授。既觉诵之，且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唱停刑。

折鸭翅报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去石盂隔一小涧，日夕往还。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就唼。群永不得过。欲举锡杖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遂绝水。经数日死。临死向人说，年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现报。

卷六

王陵

晋宣帝诛王陵，后寝疾。日见陵来逼。帝呼曰：“彦云缓我。”身上便有打处。贾逵亦为祟。少日遂薨。初，陵既被执，过贾逵庙。呼曰：“贾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尔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夏侯玄

晋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坐，上脱头，置其傍。悉取果食鱼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乱。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后有巫见帝涕泗云：“国家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诉怨得伸故也。”爽以势族致诛，玄以时望被戮。

嵇中散

晋嵇中散常于夜中灯火下弹琴。有一人入室，初来时面甚小，斯须渐大，遂长丈余，颜色甚黑，单衣草带。嵇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

土瓦中人

晋邹湛，南阳人。初，湛常见一人，自称甄舒仲，余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积土败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检之，果然。乃厚加殡殓毕。梦此人来谢。

山阳王辅嗣

晋清河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见一年少，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酹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冢尔。"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说陆云独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云时饥乏，因而诣前。至一家，墙院甚整，便寄宿。见一年少，可二十余，丰姿甚嘉，论叙平生，不异于人，寻共说《老子》，极有辞致。云出，临别语云："我是山阳王辅嗣。"云出门，回望向处，止是一冢。云始谓俄顷已经三日，乃大怪怅。

朱彦胆勇

晋永嘉中，朱彦居永宁。披荒入舍，便闻管弦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呼杀其犬。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

鬼唱佳声

晋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已久，无宜干突。"始悟是鬼。

麻子轩

刘聪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回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昔乐工成凭，今居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下。

形见慰母

晋太元中，桓轨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轨之郡，坠濑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辄有一黑乌，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

荀泽见形

晋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嬿婉绸缪，遂有妊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汝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致劬不复堪。"经少时而绝。

亡妇免夫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猛妇举手指撝，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婿乃得免。

庾绍之见形

晋新野庾绍之，字道遐。与南阳宋协中表之亲，情好绸缪。桓玄时，庾为湘东太守，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一小儿通云：“庾湘东来。”须臾便至，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耳。”协问鬼神之事，绍辄漫略，不甚谐对。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末复求酒，协时时饵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执杯还置，云：“有茱萸气。”协曰：“卿恶之耶？”绍云：“上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为人语声高壮，此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屐声，极有惧色。乃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

山阴徐琦

晋义熙三年，山阴徐琦每出门，见一女子，貌极艳丽。琦便解银钤赠之。女曰：“感君佳贶。”以青铜镜与琦，便结为伉俪。

葛辉夫妖死

晋义熙中，乌伤葛辉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为蝴蝶，缤纷飞散。忽有一物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

团扇梦别

义熙中，高平檀茂崇丧亡。其母沛郡刘氏昼眠，梦见崇手执团扇云："崇年命未尽，横被灾厉，上永违离。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惊觉。果于屏风间得扇，上皆如蜘蛛网络。抚执悲恸。

朱衣吏滥取

义熙中，长山唐邦闻扣门声，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

鬼歌子夜

晋孝武太元中，琅玡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章郡，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许氏鬼祟

晋太元中，吴兴许一作沈。寂之，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摄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

床下老公

晋元兴中，东阳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甚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疾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啖，疟即断绝。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毛。牙之后诣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乃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乃牙之家鬼。

秦树冥缘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宿。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居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似过嫌？保无虞，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

灵侯

南平国蛮兵一作岳。在姑孰，一作苏。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每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事事有验。时郄倚为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

尉。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荆州俗谚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灵侯。

户外应声

昔有老姥雨夜纺绩，断失其镈所在。姥独骂云：“何物鬼担去？”户外即有应声言：“暂借避雨，实不偷镈。宜就觅之。”姥惊惧窥外，略无所见，镈亦寻获。

妒鬼

吴兴袁乞妻临终，执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见其死妇语之云：“君先结誓，云何负言？”因以刀割其阳道。虽不致死，人性永废。

花上盈盈

临一作林。川聂包死数年，忽诣南丰相沈道袭作歌。其歌笑甚有伦次，每歌辄作“花上盈盈正闻行，当归不闻死复生”。事异辞怪。

亡儿慰母

琅玡王凝之，字叔平。妻左将军夫人谢氏，弈之女也。尝频亡二男，悼惜甚过，哭泣累年，若居至艰。后忽见二儿俱还，皆若锁械，慰免其母：“宜自宽割。儿并有罪。若垂哀怜，可为作福。”于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鬼作嗔声

琅玡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妇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瘗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

打鼓称冤

沙门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尺𩰫𩰫，光彩耀目，作百种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谈。为广州刺史，大儿邵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乃杀而籍没家财焉。法存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日。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邵之此至扬都，亦丧。

司马家奴

河内司马惟之奴天雄死后还，其妇来喜闻体有鞭痕而脚著锁。问云："有何过，至如此？"曰："曾因醉，窃骂大家，今受此罪。"

颜延之妾

陈郡颜延之字延年，有爱妾死。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日临哭，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延之惧，坠地。因病卒。

鬼食粔籹

永初中，张骥于都丧亡。司马茂之往哭，见骥凭几而坐，以箸刺粔籹食之。粔籹膏环也。

厩中怪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入厩中，便有鬼怪。中宵笼月，户牖少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三月，举家悉得时病，既而渐差。

刘元入魏

刘元字幼祖，少与武帝善，而轻何无忌，遂不相得，乃去。游吴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临风长啸，对月鼓琴于剑池上。忽闻环珮音，一女子衣紫罗之衣，垂钿带，谓元曰："吴王爱女，愿来相访。"元曰："吴王爱女，岂非韩重妻紫玉耶？"遂与元偕行，谓元曰："闻君与刘裕相得，裕是王者。然与何无忌不美，此人恐为君患。若北还仕魏朝，官亦不减牧伯。"言讫，忽不见。乃在一大陵松树下，约去虎邱三里许。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麝香辟恶

元嘉二十年，王怀之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妪，头戴大发，身披白罗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

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复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

一足鬼

元嘉中，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挞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此处原文为框）。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

鬼作五木

元嘉中，颍川宋寂。昼忽有一足鬼，长三尺，遂为寂驱使。欲与邻人摴蒱而无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杨枝，于户间作之，即烧灼，黑白虽分明，但朴耳。

七日假

元嘉十二年，长山郭悖病亡。后孙儿见悖著帻布裙，在灵床上呼孙与语，云："今得七日假，假满将去。二小鬼捉襆在门，可就取也。"孙求襆，即得。又云："汝叔从都还，得锽犁鏺。可试取看。"便以呈之，仍以两铁钳加，苍苍作声。语孙曰："我无复归缘，从此而绝。"

黄父鬼

黄州治下有黄父一作文。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绝。

山灵

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形长丈余，胸臂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为小鬼，或为妇人，或如鸟兽足迹，或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也。

鬼避徐叔宝

元嘉十四年，徐道饶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清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辇。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如猕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中。见便大笑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

梁清家诸异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间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仍闻擘萝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一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宫下，来过旧居。乃留不去。或鸟头人身，举面是毛，掷洒粪秽。清引弓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汁染箭。又睹一物，形如猴，悬在树标。令人刺，中其髀，堕地淹没。经日，反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经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松罗床帐，一作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菊，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问："何以恒掷秽污？"答曰："粪污者，钱财之象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illegible]诵咒文。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于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人众数十，一人戴帻，送书粗纸，有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侬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叔操丧，哭泣答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次。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刹，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之。"清先奉使燉煌，忆见此僧。清有婢产，于此遂绝。

青桐树

句章人一无人字。吴平州门前，忽生一株青桐树，上有谣歌之声。平恶而斫杀。平随军北征，首尾三载。死桐欻自还立于故根之上。又闻树巅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吴平寻当归。适闻杀此树，已复有光辉。"平寻复归如见。

卷七

武帝冢中物

汉武帝冢里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郿市买得此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

礜石冢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山冈，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得大墓，有礜石满茔。仲宣博识强记，皆此类也。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障山而见此异。魏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谲。一作当。

苍梧王墓

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茗饮获报

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饮，先辄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二百余年，谬蒙惠泽。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飨吾佳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遂觉。明日晨兴，乃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而贯皆新。提还告其儿。儿并有惭色。从是祷酹愈至。

金镜助赠

晋隆安中，颜从尝起新屋。夜梦人语云：“君何坏吾冢？”明日，床前亟掘之，遂见一棺。从便为设祭，云：“今当移好处，别作小冢。”明朝，一人诣门求通，姓朱名护，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贶，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仆巾箱中有金镜，愿以相助。”遂于棺头巾箱中取金镜三枚赠从。忽然不见。

古坟鼓角

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骊山，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冢发，闻鼓角声。

诸葛闾墓

颍川诸葛闾字道明，墓在扬州庄蒋山之西。每至阴雨，冢中辄有弦歌之声。

鸡山雉涧

朱文绣与罗子钟为友，俱仕于梁。绣既死，子钟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鸡山，绣葬于其中。北九里有雉涧，埋钟于其内。绣神灵变为鸡，钟魂魄化为雉，清鸣哀响，往来不绝。故诗曰："鸡山别飞向，雉涧和清音。"

戴墓王气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间。占者云有王气。宣武仗钺一作威。西下，停武昌。令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

古墓完尸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漆棺老姥

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坏，见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上云："七百年堕水。元嘉二十载三月坠于悬巘，和盖从潮漂沉，辄溯流还依本处。"村人朱护等异而启之，见一老姥，年可七十许。皤头著袿，鬓发皓白，不殊生人。钗髻衣服，粲然若新。送葬器物，枕

履悉存。护乃赍酒脯，施于柩侧。尔夜，护妇梦见姥云：“向获名贶，感至无已。但我墙屋毁发，形骸飘露。今以值一千，乞为治护也。”置钱便去。明觉，果得。即用改殓，移于高阜。

黄公冢

广陵郡东界，有黄公冢高坟二所。前有一井，面广数尺，每旱不竭。有人于其中得铜釜及罐各一。又云：江都郡东界有黄公坟三所，阴天恒闻有鞞角之声。

即墨古冢

即墨有古冢。或发之，有金牛塞埏门，不可移动。犯之则大祸。

黄帝伶人

嵇康字叔夜，谯国人也。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当厚相报。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高贵乡公时，康为中散大夫。后为钟会所谗，司马文王诛之。

梦得大象

晋会稽张茂字伟康，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一作推。雅曰：“君当为大郡守，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

也。故为大郡。然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杀之而取其郡。

邓庙

邓艾庙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毁已久。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也。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邓庙。为立瓦屋。

河神请马

晋明帝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

梦生八翼

陶侃梦生八翼，飞翔冲天。见天门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门不得进，以翼搏天。阍者以杖击之，因堕地，折其左翼。惊悟，左腋犹痛。其后都督八州，威果振主。潜有窥拟之志，每忆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燃犀照渚

晋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

赤衣帻。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峤甚恶之。未几卒。

苻坚凶梦

苻坚将欲南师也，梦葵生城内。明以问妇，妇曰：“若征军远行，难为将也。”坚又梦地东南倾，复以问。云：“江左不可平也。君无南行！必败之象也。”坚不从。卒以败。

梦合子生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

慧猷诗梦

晋武太元二年，沙门竺慧猷夜梦读诗五首。其一篇后曰：“陌南酸枣树，名为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载还柱马屋。”

王戎梦椹

太元中，太原王戎为郁林太守，泊船新亭眠。梦有人以七枚椹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

龙山神

晋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

长人入梦

晋义熙初，乌伤黄蔡于查溪岸照射，见水际有物，眼光彻其间，相去三尺许，形如大斗。引弩射之，应弦而中。便闻从流奔惊，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经年，与伴共至一处，名为竹落岗。去先所二十许里，有骨可长三丈余，见昔射箭贯在其中。因语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于此。”拔矢而归。其夕，梦见一长人责诮之曰：“我在洲渚之间，无关人事，而横见杀害，怨苦莫伸。连时觅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殒。

梦得如意

晋太原郭澄之，字仲靖。义熙初，诸葛长民欲取为辅国谘议，澄之不乐。后为南康太守。卢循之反自广州，长民以其无先告，因骋私恶，收澄之以付廷尉，将致大辟。夜梦见一神人，以乌角如意与之。虽是寤中，殊自指的。既觉，便在其头侧，可长尺余，形制甚陋。澄之遂得无恙。后从入关，赍以自随。忽失所在。

衡阳守

义熙中，商灵均为桂阳太守。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

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商惊寤惆怅。永初三年，除衡阳守。知冥理难逃，辞，不得免。果卒官。

梦谢拯棺

商仲堪在丹徒，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以酒食。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一云：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洲。君将为州。”言终而没。

梦还符谶

蒋道支于水侧，见一浮楂，取为研。制形象鱼，有道家符谶及纸，皆内鱼研中。常以自随二十余年。忽失之，梦人云：“吾暂游湘水，过湘君庙，为二妃所留。今复还，可于水际见寻也。”道支诘旦至水侧，见罾者得一鲤鱼，买剖之。得先时符谶及纸，方悟是所梦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气，直上入云。后人有过湘君庙，见此鱼研在二妃侧。

刘穆之佳梦

刘穆之，东莞人，世居京口。初，为琅玡府主簿。尝梦与武帝泛海，遇大风，惊，俯视船下，见二白龙夹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耸秀，意甚悦。又尝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老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

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

丧仪如梦

景平中，颍川荀茂远至南康。夜梦一人，头有一角，为远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问是何职？答曰：“官生于水。”于是而寤，未解所说。因复寐，又梦部伍至扬州水门，堕水而死。作棺既成，远入中自试，恨小，即见殡殓，葬之渚次。怅然惊觉，以告母兄。船至水门，果落江而殒。丧仪一如其梦。

沈庆之异梦

吴兴沈庆之字宏先，废帝遣从子攸之赍药赐死，时年八十。是岁旦，庆之梦有人以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寤而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两匹，八十尺也。足度，无盈余矣。”遂死。初，庆之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问其故。答云：“卤簿，固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后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日。”

谢客儿

临川太守谢灵运。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治音稚。奉道之家静室也。

卷八

赵晃劾蛇妖

后汉时，姑苏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励。从者六七人，遍扰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风雨。郡兵不能掩。术士赵晃闻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见之乎？"乃净水焚香，长啸一声。大风疾至，闻室中数十人响应。晃掷手中符如风。顷若，有人持物来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随复旋风拥去。晃谓守曰："可视之。"使者出门，人已报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长三丈，断首路旁。其六七从者，皆身首异处，亦鼋鼍之属。

乐广治狸怪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人。晋惠帝时，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于廊下督邮传中治事，无敢在厅事者。惟广处之不疑。常白日外户自开，二子凯、横等皆惊怖。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遂绝。

徐爽遇女妖

晋怀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爽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

绪？”奭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设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奭恍惚，年余乃差。

桓谦灭门兆

晋太元中，桓谦字敬祖。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岊一作塥。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捷。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径入穴中。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寂不复出。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以门衅同灭。

青衣人索骨

太元中，吴兴沈霸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惟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后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杀？一作欤。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

异物象形

晋孝武太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

龟载碑还

吴郡岑渊为吴郡时，大司农卿碑注在江东湖西。太元中，村人见龟载从田中出，还其先处，萍藻犹著腹下。

牝猴入篑

晋太元末，徐寂之尝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时或言见华房深宇，芳茵广筵。寂之与女觞肴宴乐。数年，其弟晬之闻屋内群语，潜往窥之，见数女子从后户出。惟余一者，隐在篑边。晬之径入，寂之怒曰："今方欢乐，何故唐突？"忽复共言云："篑中有人。"晬之即发看，有一牝猴。遂杀之。寂之病遂瘥。

扫帚怪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

紫衣女

晋义熙中，乌伤人孙乞赍父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

伐桃致怪

晋义熙中，永嘉松阳赵翼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空中有语声，或歌或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

赤苋魅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武昌三魅

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有嫁女，未及升车，忽便失性，出外殴击人，乃自云已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春以为欺惑百姓，刻期须得妖魅。翼日，有一青蛇来到巫所，即以大钉钉其头。至日中时，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鼍从江中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鼍自分死，冒来先入，慢与女辞诀。女遂恸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渐差。或问巫曰：“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鼍是其对。”所获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灵验，皆杀之。

鼉魅

元嘉初，建康大夏营寡妇严，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曰："我华督，造府。"径沿西墙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鼉。察其所出入处，甚茔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乃绝。

暂同阜虫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双，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帋，一作领巾。来就其寝。每一作母。听闻荐下有声历历，发之，见一青色白缨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清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于时咸谓双暂同阜蠡矣。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与阜蠡交。

獺化

河东常丑奴，将一小儿湖边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时日向暝，见一少女子，姿容极美，乘小船载莼，径前投丑奴舍寄住。因卧，觉有臊气，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户外，变为獺。

蜘蛛魅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来往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宴尔

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一作懈。

王纂针魅

元嘉十八年，广陵下市县人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海陵王纂者，能疗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一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狸中狸

元嘉十九年，长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复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

石龟耗粟

余姚县仓，封印完全。既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于是不复损耗。

绳彄获髻

琅玡费县民家，恒患失物。谓是偷者每以扃钥为意，常周行宅内。后果见篱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泽，有踪迹。乃作绳彄，放穿穴口。夜中忽闻有摆扑声，往掩，得一髻，长三尺许。从此无复所

失。

树下老公

永康舒寿夫，与同里猎于远山。群犬吠深茂处，异而看之。见树下有一老公，长可三尺，头须蒙然，面绉齿落，通身黄服，裁能动摇。因问：“为是何人，而来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兼多伎艺。弹琴歌诗，闲究《五典》。”寿夫等共缚束，令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唤，不可复来。请解我绳，当呼女也。”猎人犹不置。俄而变成一兽，黄色四足；其形似皋，又复似狐；头长三尺，额生一角，耳高于顶，面如故。寿夫等大惧，狼狈放解，倏忽失处。

徐女复生

晋广州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箓，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生一男一女。

陈忠女

鄢阳陈忠女名丰。邻人葛勃有美姿，丰与村中数女共聚络丝戏，相谓曰：“若得婿如葛勃，无所恨也。”阙

乐安章沉

临海乐安章沉，一作汎。年二十余死。经数日，将敛而苏。云：被录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年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沉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沉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沉共宿嫌接，更相问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沉先为护府军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到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寝嫌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赐。

胎教

瞽瞍生舜，征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妇人妊孕，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井水，详观影而去。勿返顾，勿令婿见，必生男。

额上生儿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怀妊，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以出。长为将，今犹存，名胡儿。

怀妊生冰

元嘉中高平平邱孝妇怀妊，生一团冰。得日，便消液成水。

怪胎

魏郡徐逮字君及，妇平昌孟氏生儿，头有一角，一脚。头正仰向，通身尽赤，落地无声，乘虚而去。

温盘石

太原温盘石，母怀身三年然后生，堕地便坐而笑，发覆面，牙齿皆具。

人兽合胎

丹阳县庆妇生一男、一虎、一狸。狸、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备。即杀之。儿经六日死。母无他异。

髀疮生儿

长山赵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痒，搔之成疮。儿从疮出，母子平安。

刘毅妻妖胎

刘毅讨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与玄，遂宠擅诸姬，有

身。及玄败，郭还。遂产一儿、一鼠。毅怒杀儿，鼠走枯莽中。其后郭病死，方殓。鼠忽来，跳入棺内。

尸生儿

元嘉中，沛国武漂之妻林氏怀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中，要须割出。妻乳母伤痛之，乃抚尸而祝曰："若天道有灵，无令死被擘裂。"须臾，尸面赧然上色。于是呼婢共扶之。俄顷，儿堕而尸倒。

汉末小黄门

汉末大乱，宫人小黄门上墓树上避兵，食松柏实，遂不复饥。举体生毛，长尺许。乱离既平，魏武闻而收养，还食谷，齿落头白。

猎见异人

吴天门张某，一作盖。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寝息处而无烟火。须臾，见一人，形长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猎人化鹿

晋咸宁中，鄱阳乐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猎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儿悲号，鹿跳跃远去。遂失所在。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复袭其事。后忽射一白鹿，乃于两角间得道

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乡居年月在焉。睹之悔懊，乃烧弓矢，永断射猎。

社公令作虎

晋太康中，荥阳郑袭为广陵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在。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虓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著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

吏变三足虎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远一作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林麓，即变成三足大虎。所竖一足，即成其尾也。

神罚作虎

晋太元十九年，鄱阳桓阐杀犬，祭乡里绥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阐以肉生贻我，当谪令自食也。”其年，忽变作虎。作虎之始，见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跃噬逐。

胡道洽

胡道洽者，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

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殓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

天谪变熊

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黄秀，无故入山，经日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云：“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儿哀恸而归。逾年，伐山人见之，其形尽为熊矣。

谢白面

陈郡谢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疮，诸治莫愈。梦日环其城，乃自匿远山，卧于岩下。中宵，有物来舐其疮，随舐随除。既不见形，意为是龙。而舐处悉白，故世呼为谢白面。

啖鸭成瘕

元嘉中，章安有人啖鸭肉，乃成瘕病。胸满面赤，不得饮食。医令服秫米沈。须臾烦闷，吐一鸭雏，身、喙、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缀昔所食肉，病遂获差。

食牛作牛鸣

山阴有人尝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鸣。每劳辄剧，食乃止。

误吞发成瘕

有人误吞发，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张口时，见喉中有一头出受膏。乃取小钩为饵而引。得一物，长三尺余，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悬于屋间，旬日融尽，惟发在焉。

卷九

郑康成

后汉郑玄字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寝。梦一老父，以刀开腹心，倾墨汁著内，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一说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

亡牛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之卜，曰："当在西面穷墙中。可视诸邱冢中，牛当悬头上向。"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为藏己牛，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

失妻

洛或作路。中小人失妻者，辂为卜，教使明旦于东阳城门中，伺担豚人，牵与共斗。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瓮，妇从瓮中出。

火灾

中书令纪玄龙，辂乡里人也。辂在田舍，尝候远邻。主人苦频失火，辂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当有一角巾诸生，驾黑牛故车来；必引留，为设宾主，此能消之。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听。遂留当宿，意大不安，以为图己。主人罢入，生乃持刀出门外，倚两薪积间，侧立假寐。忽有一物直来过前，状如兽；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惊，举刀斫，便死。视之，则狐。自是主人不复有灾。

盗鹿

时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语云："此有盗者，是汝东巷中第三家也。汝径往门前，候无人时，取一瓦子，密发其碓屋东头第七椽。以瓦著下，不过明日食时，自送还汝。"其夜，盗者父忽患头痛，壮热烦疼，亦来诣辂卜。辂为发祟，盗者具服。令担皮肉，还藏著故处，病当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语使复往如前，举椽弃瓦，盗父亦差。

失物

都尉治内史有失物者，辂使明晨于寺门外看，当逢一人，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自当得之。暮果获于故处。

鸟鸣

安德令刘长仁，闻辂晓鸟鸣，初不信之。须臾，有鸣鹊来在阁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娄离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北同伍民来告，如辂言。

飞鸠

辂尝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鸣甚悲。辂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携肫一头、酒一壶来候。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鸡作食。箭从树间激中数岁女子手，流血惊怖。

饯席射覆

馆陶令诸葛原字景春，迁新兴太守。辂往饯之，宾客并会。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畜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座惊喜。

印囊山鸡毛

平原太守刘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鸡毛置器中，使辂筮之。辂曰："内方外员，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邠曰："此郡

官舍，连有变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辂曰：“或因汉末之乱，兵马扰攘，军尸流血，污染邱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愿安百禄，以光休宠。”

王经迁官

清河王经字君备，去官还家。辂与相见，经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辂曰：“爻吉，不为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怀中，殷殷有声，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妇人，觅索余光。”经大笑曰：“实如君言。”辂曰：“吉。迁官之征也。”顷之，为江夏太守。

赵侯异术

晋南阳赵侯，一作度。少好诸异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闭目吹气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长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说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脱，乃稽颡谢过，著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

庾嘉德善筮

颍川庾嘉德，善于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东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车者，无问识否，但就其载，得与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径便升车，曹大骇呼，生惊奔入草，

刺一死尸。下视，乃其婢也。

任诩从军

北海任诩字彦期，从军十年乃归。临还，握粟出卜。师云：“非屋莫宿，非食时莫沐。”诩结伴数十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与庇于岩下。窃意“非屋莫宿”戒，遂负担栉休。岩崩压停者，悉死。至家，妻先与外人通情，谋共杀之，请以湿发为识。妇宵则劝诩令沐，复忆“非食时莫沐”之忌，收发而止。妇惭愧负怍，乃自沐焉；散发同寝。通者夜来，不知妇人也，斩首而去。

沐坚咒毙

河间沐坚字壁强，石勒时监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为坚形，以刃矛斫刺，咒令倒毙。坚寻得病，苦被捶割，于是遂殒。

泾祠妖幻

晋咸宁中，高阳新城叟为泾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鉴，辄见所署置之人，衣冠俨然。百姓信惑，京都翕集。收而斩之。

黄金僦船

扶南国治生，皆用黄金。僦船东西远近雇一斤。时有不至所届，欲减金数，船主便作幻，诳使船底砥折，状欲沦滞海中，进退不动。众人惶怖，还请赛，船合如初。

孙溪奴

元嘉初，上虞孙溪奴多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后出民间，破宿瘦辟，遥彻腹内，而令不痛。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疮又即敛。虎伤蛇噬、烦毒、垂死、禁护皆差。向空长啸，则群鹊来萃。夜咒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于长山为本主所得。知有禁术，虑必亡叛，的缚枷锁，极为重复。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阳童

永嘉阳童，孙权时俗师也。尝独乘船往建宁，泊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来，欲击童。童因起，谓曰："谁敢近阳童者！"鬼即稽颡云："实不知是阳使者。"童便敕使乘船，船飞迅驶，有过猛帆。至县，乃遣之。

王仆医术

荥阳郑鲜之字道子，为尚书左仆射。女脚患挛癖，就王仆医。仆阳请水浇之，余浇庭中枯枣树。树既生，女脚亦差。

卷十

足下之称

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

田文五月生

田文母嬖也，五月五日生文。父敕令勿举。母私举文，长成童，以实告之。遂启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云："生及户，损父。"文曰："受命于天，岂受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其贤，立为嗣。齐封为孟尝君。俗以五月为恶月，故忌。

吴客木雕

魏安釐王观翔雕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雕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吴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雕而献之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臣闻大王之好飞也，故敢献雕。安知大王之恶此也？可谓知有用之雕鸟，未悟无用之雕鸟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雕一作鹄。

颜乌纯孝

东阳颜乌，以纯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所居之村。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欲令聋者远闻。即于鼓处立县，而名为乌伤。王莽改为乌孝，以彰其行迹云。

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旴，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一作循。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陈留蔡邕字伯喈，避难过吴，读《曹娥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管宁思过

管宁字幼安，避难辽东。后还，泛海遭风，船垂倾没。宁潜思良久，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恐在此。”

徐邈私饮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从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徐邈。鲜于辅进

曰：“醉客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后文帝幸许昌，见邈，问曰：“颇复‘中圣人’否？”对曰：“昔子反毙于穀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

妒妻绝嗣

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妻郭氏，为人凶妒。生儿犁民，年始三岁，乳母抱之当阁，犁民见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怀中鸣撮。郭遥见，谓充爱乳母，即鞭杀之。儿恒啼泣，不食他乳。经日遂死。郭于是终身无子。

满奋膏汗

晋司隶校尉高平满奋，字武秋，丰肥，肉溃肤裂。每至暑夏，辄膏汗流溢。其有爱妾，夜取以燃照，炎灼发于屋表。奋大恶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乱，为胡贼所烧，皎若烛光。

雷震不惊

晋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卧，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惧；而放独自若，云：“微觉有声，不足为惊。”

周虓守节

浔阳周虓，字孟威，晋宁康中，镇于巴西，为苻坚所获，守节不

屈。坚使使者道虓清道，虓躬治逵陌，谓使者曰：“烦君与语氐贼苻坚，何至仰烦国士如此？”又潜图袭坚。坚闻之，曰：“狢子正欲觅死。杀之，适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敛已经旬，坚怒犹未歇。剖棺临视虓尸，欻回眸断齿，鬓髭张列，睛瞳明亮，回盼瞩坚。坚睹而喜称，乃厚加赠赙。

掘金相让

汝南殷陶，市同县张南宅。掘地，得钱百万、金千斤，即以还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宝为君出。”终不肯受。陶送付县。

投笺河伯

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字君文，求尸积日不得，设祭冰侧。又笺与河伯。投笺一宿，岸侧冰开，尸手执笺浮出，伦又笺谢。

张贞妇

蜀郡张贞行船覆，溺死。贞妇黄因投江就之。积十四日，执夫手俱浮出。

杨香扼虎

顺阳南乡杨丰，与息名香于田获粟，因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无寸刃，直扼虎颈。丰遂得免。香以诚孝，至感猛兽，为之逡巡。太

守平昌孟肇之赐贷之谷，旌其门闾焉。

崔景贤惠政

崔景贤为平昌郡守，有惠民政。尝悬一蒲鞭，而未尝用。

任城王沉饮

任城王六月沉饮，忽失所在。人以为中酒毒而化。

刘邕嗜痂

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啖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

孙广忌虱

太原孙广，头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期丧大功，小则小功缌服。

刘鸺鹠

有人姓刘，在朱方，人不得共语。若与之言，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须臾火燎，资蓄服

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刘鸺鹠。脱遇诸涂，皆闭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

扬𧨏藏镪

晋陵曲阿扬𧨏，一作汤贶。财数千万。三吴人多取其直，为商贾治生，辄得倍直。或行长江，卒遇暴风及劫盗者，若投𧨏钱，多获免济。𧨏死后，先所埋金，皆移去邻人陈家。陈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镪，封题是“扬𧨏”姓字。然后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乎？

予尝以古今怪异之事，不可胜纪。及读刘敬叔《异苑》，几备矣。然载秦世谣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载高陵龟而不及毛宝铸印之验。陈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独遗？沙门慧炽真奇，而佛图澄岂容尽逸？至于络丝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韩友、杜不愆辈种种异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博览者广焉。湖南毛晋识。

幽　明　录

［南朝宋］刘义庆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幽明录》，南朝宋刘义庆撰。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荆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寡嗜欲，喜文学，招纳文士，撰集著述多种。其中《世说新语》是当时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本书则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书名“幽”、“明”二字，分别代表鬼神和人间世界，本书力求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带有明显的因果轮回的消极成分。但在客观上，它也反映了人世间的现实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写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爱情的力量可以冲破人与神、生与死的界限。书中还生动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如汉代重儒尊经，老狸也能化为人与董仲舒论五经；魏晋尚清谈，公鸡也会和人谈玄理。不少情节奇幻的故事，则是佛教对中国本土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折射。很多故事，成为唐代传奇、清代小说取资的素材。

《幽明录》大约在宋代已亡佚，后人只能从《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和一些类书中辑集它的佚文。鲁迅在本世纪初从大量文献辑得本书佚文，收入《古小说钩沉》，堪称该备。今即以此本为底本，作分段标点。底本有误者，则据其他版本、有关类书或正史予以校正，不出校记。

幽明录

庙方四丈，不作墉壁。道广五尺，夹树兰香。斋者煮以沐浴，然后亲祭，所谓“浴兰汤”。

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结构巧丽，穷尽神工，横光岩渚，竦曜星汉。台内有金几，雕文备置，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护。有一五通仙人来，欲甘膳，四神排击，延而退。

邺城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二十丈，长四十丈，广二十丈，安金凤皇二头于其上。石季龙将衰，一头飞入漳河，清朗见在水底；一头今犹存。

始兴县有皋天子国。因山崎岖，十有余里，坑堑数重，阡陌交通。城内堂基碎瓦，柱穿犹存。东有皋天子冢。皋天子，未之闻也。

始兴县有 天子城，城东有冢。昔有发之者，垂陷，而冢里有角声震于外，惧而塞之。

始兴灵水，源有汤泉。每至霜雪，见其上烝气高数十丈，生物投之，须臾便熟。泉中常有细赤鱼出游，莫有获者。

艾县辅山有温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两泉发源，相去数尺。热泉可煮鸡豚，冰泉常若冰生。双流数丈而合，俱会于一溪。

襄邑县南濑乡，老子之旧乡也。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能洁斋入祠者，水温清随人意念。

始安熙平县东南有山，山西其形长狭，水从下注塘，一日再减盈

缩，因名为“朝夕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淹地八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常至五日一跃奋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跃出水，则小鱼奔迸，随水上岸，不可胜计。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参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谓二郡督邮争界于此。

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

巴丘县自金冈以上二十里，名黄金潭，莫测其深；上有濑，亦名黄金濑。古有钓于此潭，获一金锁，引之，遂满一船。有金牛出，声貌莽壮。钓人被骇，牛因奋勇跃而还潭，锁乃将尽，钓人以刀斫得数尺。潭、濑因此取名。

淮南牛渚津水极深，无可算计，人见一金牛，形甚瑰壮，以金为锁绊。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

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下有泉，飞流如舒一匹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虽纤罗不动，其上翛翛，恒凄清风也。

宫亭湖边傍山间，有石数枚，形圆若镜，明可以鉴人，谓之石镜。后有行人过，以火燎一枚，至不复明，其人眼乃失明。

山阴县九侯神山上有灵坛，坛前有古井，常无水，及请告神，水

即涌出，供用足，乃复渐止。

谯县城东，因城为台，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葬也，魏武帝即筑以为台，东面墙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复筑之。

乐安县故市经荒乱，人民饿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阴将雨，辄闻吟啸呻叹声聒于耳。

平都县南陂上有冢，行人于陂取得鲤，道逢冢中人来云："何敢取吾鱼？"夺著车上而去。

广陵有冢，相传是汉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过，见地有数十具磨，取一具持归。暮即叩门求磨甚急，明旦送著故处。

广陵露白村人，每夜辄见鬼怪，咸有异形丑恶。怯弱者莫敢过。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时发掘，入地尺许，得一朽烂方相头。访之故老，咸云："尝有人冒雨送葬，至此遇劫，一时散走，方相头陷没泥中。"

硕县下有眩潭，以视之眩人眼，因以为名。旁有田陂，昔有人船行过此陂，见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无何，见一人，长壮乌衣，立于岸侧，语行人云："吾昨下陂，不过而死，可为报眩潭。"行人曰："眩潭无人，云何可报？"乌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须臾，潭中有号泣声。

东莱人性灵，作酒多醇，浊而更清，二人曰以是醇□（此处原文为框）。

楚文王少时好猎，有一人献一鹰，文王见之，爪距神爽，殊绝常鹰。故为猎于云梦，置网云布，烟烧张天，毛群羽族，争噬竞搏。此鹰轩颈瞪目，无搏噬之志。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献者曰："若效于雉兔，臣岂敢献？"俄而，云际有一物凝翔，鲜白不辨其形，鹰便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

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众莫能识。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文王乃厚赏之。

汉武帝常微行过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因留宿，夜与婢□（此处原文为框）。有书生亦家宿，善天文。忽见客星移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跃，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乃见一男子，操刀将欲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蹙缩走，客星应时即退。帝闻其声，异而召问之，书生具说所见，乃悟曰：“此人是婢婿，将欲肆其凶于朕。”乃召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伏诛，厚赐书生。

汉武见物如牛肝，入地不动，问东方朔，朔曰：“此积愁之气，惟酒可以忘愁，今即以酒灌之，即消。”

汉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常与帝围棋相娱。女风姿端正，帝密悦，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疮经年。故《汉书》云：“避暑甘泉宫，正其时也。”

甘泉王母降。

汉武帝与群臣宴于未央，方啖黍臛，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赪皱，须发皓白，拄杖偻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也。”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之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缨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

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赍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治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难产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

汉武帝以玄豹白凤膏磨青锡屑，以酥油和之为灯，虽雨中灯不灭。

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因此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

文翁常欲断大树，砍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中所砍一丈八尺处。后果为郡。

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入，止于对床。张恶之，披怀祝曰："鸠，尔来为我祸耶止承尘，为我福耶入我怀。"鸠翻飞入怀，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带钩焉。遂宝之。自是之后，子孙昌盛。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

汉建武元年，东莱人姓乜，家尝作酒卢，入内政见三奇客，共持曲饭至抒其酒饮，异以饭曲代处，而三鬼相与醉于林中。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曹娥父溺死，娥见瓜浮，得尸。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世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曰世五公焉。

陈仲举微时，常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落地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

陇西秦嘉，字士会，俊秀之士。妇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誉。桓帝时，嘉为曹掾赴洛。淑归宁于家，昼卧，流涕覆面，嫂怪问之，云：“适见嘉自说往津乡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丧，一客赍书还，日中当至。”举家大惊。书至，事事如梦。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稍下坠地。民争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表上闻，藏之秘府。颢汉灵帝时至太尉。

冯贵，前汉汉桓帝贵人也，美艳绝双。死后卅余年，群贼发其冢，见贵人颜色如故。贼遂竞奸之，斗争相煞而死。

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至门，见路旁有小屋灯火，因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与丈夫共处，呼邻家止宿。女自伴夜，共弹琴箜篌。至晓，此人谢去，问其姓字，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援复一缸；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

汉时太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绁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

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栊户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宴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异道，本非久势。"至明日，解珮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洁。"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忽，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軿车仿佛若飞。

汉末大乱，颍川有人将避地他郡。有女七八岁，不能涉远，势不两全。道边有古冢穿败，以绳系女下之。经年余还，于冢寻觅，欲更殡葬。忽见女尚存，父大惊，问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于晨暮徐辄伸头翕气，为试效之，果觉不复饥渴。"家人于冢寻索此物，乃是大龟。

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瓜熟，有三少年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引入庵中，设瓜及饭，礼敬殷勤。三人临去，谓钟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为数代天子乎？"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顾。"钟下山六十步，回看，并为白鹤飞去。钟遂于此葬母，冢上有气触天。钟后生坚，坚生权，权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为晋所伐，降为归命侯。

董卓信巫，军中常有言祷祀求福。一日，从卓求布，仓卒与新布手巾。又求取笔，便捉以书手巾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于巾上。授卓曰："慎此也！"后卓为吕布所杀，后人乃知况吕布也。

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又尝梦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无为横虑。"帝然之。后果害族移器，悉如梦焉。

钟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裲裆，伤一髀，以裲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

孙权时，南方遣吏献犀簪。吏过宫亭湖庐山君庙请福，神下教求簪，而盛簪器便在神前。吏叩曰："簪献天子，必乞哀念。"神云："临入石头，当相还。"吏遂去，达石头，有三尺鲤鱼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

吴兴钱乘，孙权时，曾昼卧久，不觉两吻沫出数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适见一老公，食以熇筋，恨未尽而呼之。"乘本尪瘠，既尔之后，遂以力闻。官至无难监。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呦呦有人声。往

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

吴时，有王姥，年九岁病死，自朝至暮复苏。云：见一老妪，挟将飞见北斗君，有狗如狮子大，深目，伏井栏中，云此天公狗也。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黶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即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墜。

吴末，中书郎失其姓名，夜读书。家有重门，忽闻外面门皆开，恐有急诏。户复开，一人有八尺许，乌衣帽，持杖坐床下，与之熟相视，吐舌至膝。于是大怖，裂书为火，至晓鸡鸣，便去。门户闭如故，其人平安。

邓艾庙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祠，然后得解。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后相者又云："此墓尚当出折臂三公。"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

汉时，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尝见此穴。"夫自逆视之，至穴，妇遂推下，经多时至底。妇于后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忽，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小强。周皇觅路，仍得一穴，便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

尘，而闻糠米香，啖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过如泥者，味似向尘，复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详，□（此处原文为框）就明广。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而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间所闻。便告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前进。凡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饥馁，长人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亦取，后捋令啖，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间。"人便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下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大夫。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

嵩高山北有大穴，晋时有人误堕穴中，见二人围棋。下有一杯白饮，与堕者饮，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堕者曰："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之。"堕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

张华将败，有飘风吹衣轴，六七倚壁。

陈郡谢鲲，尝在一亭中宿。此亭从来杀人，夜四更末，有一人黄衣呼："幼舆可开户。"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臂便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寻血，遂取获焉。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阮瞻素秉无鬼论，世莫能难，每自谓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阮，寒温毕，即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

事，反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耶？仆便是鬼！”于是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默然，意色大恶。后年余病死。

永嘉中，泰山巢氏先为相县令，居在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形者唯婢而已。每与婢宴饮，辄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攻。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隐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其水为娥潭。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人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想遇，

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悮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

王敦召吴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并进。船至大雷，见猛行水上，从东北还逆船。弟子问其故，猛云："水神数兴波浪，贼害行旅，暂过约敕。"以真珠一握为信。

王敦近吴猛，恶之于坐，欻然失去。乃附载还南，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视船下有两龙载船，皆不著水。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方为请命，未可殡殓。"尸卧静舍，惟心下稍暖。居七日，时盛暑，庆形体向坏，猛凌晨至，教令属候气续为作水，令以洗，并饮漱，如此便退。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遂起，吐腐血数升，稍能言语。三日，平复如常。说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语对。次未至，俄而见吴君北面陈释断之，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莫不迎接。请谒吴君，而吴君皆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

王丞相见郭景纯，请为一卦。卦成，郭意甚恶，云有震厄，公能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如公长，置常寝处，灾可消也。王从之，数日果震，柏木粉碎。

王丞相茂弘梦人欲以百万钱买大儿长豫，丞相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炭作屋，得一窖钱，料之，百万亿。大惧，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

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疾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壮，著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至数升，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

蔡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着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上有亲，侨住谟家。暂行数宿，过期不反。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胀满，不得吐痢，某时死，主人殡殓。"谟悲涕相对。又云："我病名乾霍乱，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药，故今死耳。"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断取脚而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与时日，皆与梦符。后有患乾霍乱者，谟试用，辄差。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缞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

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离山，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多平夷古墓。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冢发，内闻鼓角声。时郗公自来观墓，俄而罕然，自是多如此。

晋南顿王平新营一宅，始移，梦见一人云："平舆令王欲以一器金赂暴胜之，为暴所戮，埋金在吾上。见镇迮甚，若君复筑室，无复出入涯。"平明旦即凿壁下入五尺，果得金。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人谓巫师为道人，路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舍？"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数千间瓦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呗偈者，自然饮食者，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到太山门，而身不至。推问土地神，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于是

遣神更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上热熬。”使吏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投铁床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一宿二日，备极冤楚。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禄籍，余算八年。府君曰：“录来。”牛首人复以铁叉叉著熬边。府君曰：“今遣卿归，终毕余算。勿复杀生淫祀。”礼忽还活，遂不复作巫师。

晋太宁元年，余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过庙乞福。既去，亡履，已行五六里，懒复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后至，云：“官使还君。”化为鹄，飞入田中。

晋太兴二年，吴氏华隆好猎，养一快犬，名曰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荻，犬暂出渚次。隆为大蛇所围，绕周身。犬还，便咋蛇，蛇死。隆僵仆无所知，犬仿佛涕泣。走还船，复反草中。其伴怪其所以，随往，见隆闷绝委地。将归家二日，犬为不食。隆复苏，乃始进饭。隆愈爱惜，同于亲戚。后忽失之，二年寻求，见在显山。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矣。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云：“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行近郭外，忽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后五十日被诛。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置瓮中养之。渐大，放江中。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

者莫不沉溺。所养人被甲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须臾视之，乃是先放白龟。既得至岸，回顾而去。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邪？"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经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石勒问佛图澄："刘曜可擒，兆可见不？"澄令童子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咒。有顷，举手向童子，掌内晃然有异。澄问："有所见不？"曰："唯见一军人，长大白皙，有异望，以朱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石虎时，太武殿图贤人之像，头忽悉缩入肩中。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设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闱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

晋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忽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

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先人，来至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具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此处原文为框）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抃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比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

苻坚时，有射师经嵩山。望见松柏上有一双白鸟，似鹄而大。至树下，又见一蛇，长五丈许，上树取鸟。未至鸟一丈，鸟便欲飞，蛇张口翕之，鸟不得去。缤纷一食顷，鸟转欲困，射师彀弩射三矢，蛇陨而鸟得飏。去树百余步，山边整理毛羽。须臾，云晦雷发，惊耳骇目，射师慑，不得旋踵。见向鸟徘徊其上，毛落纷纷，似如相援。如此数阵，雷息电灭，射师得免，鸟亦高飞。

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司空翦五月五日鸲鹆舌，教令学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问。顾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立听移时。又善能效人语笑声。司空大会吏佐，令悉效四座语，无不绝似。有生齆鼻，语难学，学之不似，因内头于瓮中以效焉，遂与齆者语声不异。主典人于鸲鹆前盗物，参军如厕，鸲鹆伺无人，密白主典人盗某物，将军衔之而未发。后盗牛肉，鸲鹆复白，参军曰："汝云盗肉，应有验。"鸲鹆曰："以新荷裹著屏风后。"检之，果获，痛加治，而盗者患之，以热

汤灌杀。参军为之悲伤累日，遂请杀此人，以报其怨。司空教曰："原杀鸲鹆之痛，诚合治杀，不可以禽鸟故，极之于法。"令止五岁刑也。

桓冲镇江陵，正会夕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咒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甚异之。都督复谓曰："汝若须活，遍拜众人者，直往。"牛涕殒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醉止得启，冲闻之叹息，都督痛加鞭罚。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者，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数瓮酒与之，俄顷失去，两瓮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甘说之，大惊。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心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

谢安石当桓温之世，恒惧不全。夜忽梦乘桓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不得复前，莫有解此梦者。温死后，果代居宰相，历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乘桓舆者，代居其位也；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见白鸡住者，今太岁在酉，吾病殆将不起乎？"少日而卒。

陈相子，吴兴乌程人，始见佛家经，遂学升霞之术。及在人间斋，辄闻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

安开者，安城之俗巫也，善于幻术。每至祠神时，击鼓宰三牲，积薪然火盛炽，束带入火中，章纸烧尽，而开形体衣服犹如初。时王

凝之为江州，伺王当行，阳为王刷头，簪荷叶以为帽，与王著。当是亦不觉帽之有异，到坐之后，荷叶乃见，举坐惊骇，王不知。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谪，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

晋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当日见一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可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萧然都尽。过三年乃归，斋中复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曰："能用吾言，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后皆如母言。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志孝结坟，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未作竟，妇人每求眠，而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遇夜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缚孝子付官，应偿死。孝子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则射杀。视之，妇人已还成狸。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许逊曰："不见得襄而有大功，见襄走入太玄中。"问曰："太玄是何等也？"答曰："南为丹野，北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其言。

桓大司马镇赭圻时，有何参军晨出，行于田野中，溺死人髑髅上。还，昼寝，梦一妇人语云："君是佳人，何以见秽污？暮当令知

之！”是时有暴虎，人无敢行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趋穴欲溺，虎怒溺，断阴茎，即死。

桓温内怀无君之心，时比丘尼从远来，夏五月，尼在别室浴，温窃窥之。见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断两足，及斩头手。有顷浴竟，温问：“向窥见尼，何得自残毁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当如是。”温惆怅不悦。

陈郡袁真在豫州，送妓女阿薛、阿郭、阿马三人与桓宣武。至经时，三人共出庭前观望，见一流星，直堕盆水中。薛、郭二人更以瓢取，皆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使饮之，即觉有妊，遂生桓玄。

习凿齿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见黄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带绛绫香囊。

桓大司马温时，有参军夜坐，忽见屋梁栋间，有一伏兔，张目切齿而向之，甚可畏。兔来转近，遂引刀而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反伤其膝，流血滂沱。深怪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后忽复见如前，意回惑，复索刀重斫，因伤委顿。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过而止。

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还家，长康思之不已，乃画作女形，簪著壁上。簪处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进。

刘琮善弹琴，忽得困病，许逊曰：“近见蒋家女鬼相录在山石间，专使弹琴作乐，恐欲致灾也。”琮曰：“吾常梦见女子将吾宴戏，恐必不免。”逊笑曰：“蒋姑相爱重，恐不能相放耳。已为诫之，今去，当无患也。”琮渐差。

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

许逊少孤，不识祖墓，倾心所感，忽见祖语曰：“我死三十余

年，于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举标榜曰：“可以此下求我。”于是迎丧，葬者曰：“此墓中当出一侯及小县长。”

桂阳罗君章，二十许，都未有意，不属意学问。常昼寝，梦得一鸟卵，五色杂耀，不似人间物，梦中因取吞之。于是渐有志向。遂勤学，读九经，以清才闻。

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此人何罪？”对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输，既不能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令还。既更生，具说其言。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必当死。终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户，必死。”犬至，果然。终祚乃下声语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担水来。”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浇取我？我穴周流，无所不至。”竟日浇灌，了无所获。密令奴更借三十余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时，处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盗二十万钱叛。”后试开库，实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终祚当为商贾，闭其户而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有远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时桓温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万钱，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室犹闭，一无所失，其怪亦绝。遂大富。

桓玄既肆无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于安城。玄在南州坐，忽见一平上帻人，持马鞭，通云：“蒋侯来。”玄惊愕然，便见阶下奴子御幰车，见一士大夫，自云是蒋子文：“君何以害太傅？与为伯仲。”顾视之间，便不复见。

桓玄在南郡国第居时，出诣殷荆州，于鹄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桓即以所乘马易牛。乘至零陵溪，牛忽骏驶非常。因息驾饮牛，牛径入水不出。桓遣人觇守，经日绝迹也。

索元在历阳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为神所降，来与元相闻，许为治护。元性刚直，以为妖惑，收以付狱，戮之中于市中。女临死曰：“却后十日，当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晋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贱人，简文无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李太后给卑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当生贵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帝、会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见，而怪有虎厄，且生所未见，乃令人画作虎象。因以手抚，欲打虎戏，患手肿痛，遂以疾崩。

晋太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云：“所送者非我尸，仓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迄明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丰，细检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羡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羡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已。”粹初令卢贞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亡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邪？”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钱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女妻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固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果共奇其事。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二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三日，而心下犹暖，经七日方苏。说：初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录去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

吏朱衣紫带，玄冠介帻。或所被著，悉珠玉相连结，非世中仪服。复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以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儿。"左右有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世中是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砖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用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云："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

晋太元中，瓦官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和，将入城北角，共尽欢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便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并在，当问我父母。"矜便令女婢问其父母，父母亦悬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养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日，驺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霄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

大元中，临海有李巫，不知所由来。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礼佛读经。语人云："明年天下当大疫，此境尤剧。又，二纪之后，此邦之西北大郡，僵尸横路。"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令，权停

家。巫云："周令今去宜南行，必当暴死。"便指北山曰："后二十日，此应有异事彰也。"后十日余，大石夜颓落百丈，砰磕若雷。庾楷为临海太守，过诣周，设馔作伎。至夜，庾还航中，天晓。庾自披屏风，呼："叔道，何痴不起？"左右怃看，气绝久矣。到明年，县内病死者数千人。

泰元中，有一师从远来，莫知所出，云："人命应终，有生乐代死者，则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复不过少时。"人闻此，咸怪其虚诞。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属纊，子猷谓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师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贤弟命既应终，君侯算亦当尽，复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笃，恒禁来往。闻亡，便抚心悲惋，都不得一声，背即溃裂。推师之言，信而有实。

王允、祖安国、张显等，以太元中乘船。见仙人赐糖饴三饼，大如比输钱，厚二分。

大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邻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韦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邪？"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

晋太元末，长星见，孝武甚恶之。是日，华林园中饮，帝因举杯属星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亦何时有万岁天子？"取杯酬之。帝亦寻崩也。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标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

晋孝武帝于殿中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著白夹黄练单衣，举身沾濡，自称华林园中池水神，名曰淋涔君也。若善见待，当相福祐。时帝饮已醉，取常所佩刀掷之。刀空过无碍，神忿曰："不以佳士垂接，当令知所以居。"少时，而帝暴崩。皆呼此灵为祸也。

义熙三年，山阴徐琦每出门，见一女子，貌极艳丽，琦便解臂上银钤赠之。女曰："感君来贶。"以青铜镜与琦，便尔结为伉俪。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帜，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

义熙七年，东阳费道思新娶得妇，相爱。妇梳头，道思戏拔银钗著户阁头。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所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

义熙中，江乘聂湖忽有一板，广数尺，长二丈余，恒停在此川溪，采菱及捕鱼者资以自济。后有数人共乘板入湖，试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没，数人溺死。

河东贾弼之，小名翳儿，具谙究世谱。义熙中，为琅邪府参军。

夜梦有一人，面皻疱，甚多须，大鼻瞬目，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易。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藏。云：“那汉何处来？”琅邪王大惊，遣传教呼视，弼到琅邪，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因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云：“那得异男子？”弼坐自陈说良久，并遣人至府检问，方信。后能半面啼，半面笑，两足、手、口、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余并如先。俄而安帝崩，恭帝立。

晋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阴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跂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偏，成残废人。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郄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郄，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郄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

晋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蛟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经年无患。至元兴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旅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宿便死。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为毛璩参军。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体上皆毛，于窗棂中执仲宗臂牵仲宗。大呼，左右来救之，鬼乃去。

晋隆安年中，颜从尝起新屋，夜梦人语云：“君何坏我冢？”明日，床前掘除之，遂见一棺材。从便为设祭，云：“今当移好处，别作小冢。”明朝，一人诣门求通，姓朱名护。列坐，乃言云：“我居四十年，昨厚贶，相感何已！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仆巾箱中有金镜以相助。”遂以棺头举巾箱，出金镜三双赠从。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李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邪？”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鹄。

晋元熙中，桂阳郡有一老翁，常以钓为业。后清晨出钓，遇大鱼食饵，掣纶甚急，船人奄然俱没。家人寻丧于钓所，见老翁及鱼并死，为钓纶所缠。鱼腹下有丹字，文曰：“我闻曾潭乐，故从檐潭来。磔死弊老翁，持钓数见欺。好食赤鲤鲙，今日得汝为。”

孙恩作逆时，吴兴纷乱，一男子避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死。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

诸葛长民富贵后，尝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状。毛修之尝与同宿，骇愕不达此意，视之良久。长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来，辄共斗，深自惊惧焉。”屋中柱及椽角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应刀隐灭，去辄复出。悉以纸裹柱桷，纸内蔌蔌如有行声。

司马休之遣文武千余人迎家，达南都，值风泊船。上岸伐薪，见聚肉有数百斤，乃割取之。还以镬煮之，汤始欲热，皆变成数千虾蟆也。

姚泓叔父大将军绍总司戎政，召胡僧问以休咎。僧乃以面为大胡

饼形，径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余卷而吞之。讫便起去，了无所言。是岁五月，杨盛大破姚军于清水。九月，晋师北讨，扫定颍洛，遂席卷丰镐，生禽泓焉。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此处原文为框）□（此处原文为框）扰乱，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惙然，未有气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扣床而来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见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帻子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用之。

晋末黄祖，奉亲至孝。母病笃，庭中稽颡。俄顷，天汉开明，有一老公，将小儿，持箱自通。即以两丸药赐母服之，众患顿消。因停宿。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际天，琴歌清好。祖往视之，坐斗帐里，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鹅子，明彩炫耀。翁曰："汝入三月，可泛河而来。"依期行，见门题曰"善福门"，内有水曰"湎源池"，有芙蕖如车轮。

晋临川太守谢摛，夜中闻鼓吹声。兄藻曰："夜者阴间，不及存，将在身后。"及死，赠长水校尉，加鼓吹。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著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功大进。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作何官？"驺云："召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我已作此官，何故复召邪？"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

晋庐陵太守庞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系狱，而非其罪。见蝼蛄行其左右，相谓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当善乎？"因投饭与蝼

蛄，食尽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与食，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当行刑，蝼蛄掘壁根，为大孔，破，得从此孔出亡。后遇赦得活。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柏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杀之。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塌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掌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此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

桓恭为桓安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详视是古

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我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烝尝莫继。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旁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

阳羡县小吏吴龛，有主人在溪南。尝以一日乘掘头舟过水，溪内忽见一五色浮石。取内床头，至夜化成一女子，自称是河伯女。

河南人赵良，与其乡人诸生至长安。及新安界，遭霖雨，粮乏，相谓曰："尔当正饥，那得美食邪？"在后堂应时羹饭备具，两人惊愕，不敢食。有人声曰："但食无嫌也。"明日早，两人复曰："那复得美食？"即复在前。遂至长安，无他祸福。

成彪兄丧，哀悼结气，昼夜哭泣。兄提二升酒一盘梨就之，引酌相欢。彪问略答，彪悲咽问："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久弗应，肃然无言。泻余酒著瓯中，挈罂而去。后钓于湖，经所共饮处，释纶悲感。有大鱼跳入船中，俯视诸小鱼。彪仰天号恸，俯而见之，悉放诸小鱼，大者便自出船去。

东平吕球，丰财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风不得行，泊菰际。见一少女，乘船采菱，举体皆衣荷叶。因问："姑非鬼邪？衣服何至如此？"女则有惧色，答云："子不闻'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乎？"然有惧容，回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遥射之，即获一獭，向者之船，皆是蘋蘩薀藻之叶。见老母立岸侧，如有所候，望见船过，

因问云：“君向来不见湖中采菱女子邪？”球云：“近在后。”寻射，复获老獭。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采菱女，容色过人，有时至人家，结好者甚众。”

河东常丑奴寓居章安县，以采蒲为业。将一小儿，湖边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时日向暝，见一女子，容姿殊美，乘一小船，载莼径前，投丑奴舍寄住。丑奴嘲之，灭火共卧，觉有腥气，又指甚短，惕然疑是魅。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户，变而为獭。

人有山行坠涧者，无出路，饥饿欲死。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四方。人因学之，遂不饥。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后，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泽，颇更聪慧。洎食谷，啖滋味，百日复其本质。

建德民虞敬上厕，辄有一人授手内草与之，不睹其形，如此非一过。后至厕，久无送者，但闻户外斗声。窥之，正见死奴与死婢争先进草。奴适在前，婢便因后挝，由此辄两相击。食顷，敬欲出，婢奴阵势方未已，乃厉声叱之，奄如火灭。自是遂绝。

广陵韩咎字兴彦，陈敏反时，与敏弟恢战于寻阳。还营下马，觉鞭重，见有绿锦囊，中有短卷书著鞭鞘，皆不知所从来。开视之，故谷纸佛神咒经，乃世之常闻也。

武宣程羁，偏生，未被举。家常使种葱，后连理树生于园圃。

谯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恸，云：“竟无遗体遂伤，此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后见就，依平生时阴阳，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交接。后叹曰：“亡人亦无生理。可别作屋见置，瞻视满十月，然后殡。”尔来觉妇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灵产。

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冈。夜梦鲁肃瞋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弟争墓。"后于坐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杀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海陵民黄寻，先居家单贫。尝因大风雨，散钱飞至其家，来触篱援，误落在余处，皆拾而得之。寻后巨富，钱至数千万，遂擅名于江表。

余杭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百许，前车辎重，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然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所向如意，田蚕并收，家遂富。

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岁。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署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捕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阱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公，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将射之。公曰："此中有阱，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恩。"因灭不见。令身感冥事，在官数年，多惠于民。

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向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日暮，不得入门，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仪，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气感冥昧，所降若有缘。嗟我遘良契，寄忻霄梦间。"中曲云："成公从仪起，兰香降张硕。苟云冥分结，缠绵在今夕。"下曲云："伫我风云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寝处向明，升去，顾谓曰："且至御亭。"女便惊怖。猎人至，郡狗入屋，于床咬死，成大狸。

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诣止。有诸生壮勇，行歌止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至夜，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摄笛。诸生不耐，忽便笑谓：“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邪？”乃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拔剑斫之，得一老雄鸡，从者并鸡雏耳。

一士人姓王，坐斋中。有一人通刺诣之，题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寻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之，果于瓦器中得一铜人，长尺余。

襄阳城南有秦民，为性至孝，亲没，泣血三年。人有为其咏《蓼莪》诗者，民闻其义，涕泗不自胜。

寻阳参军梦一妇人，前跪自称：“先葬近水淹没，诚能见救，虽不能富贵，可令君薄免祸。”参军答曰：“何以为志？”妇人曰：“君见渚边上有鱼钗，即我也。”参军明旦觅，果见一毁坟，其上有钗，移置高燥处。却十余日，参军行至东桥，牛奔直趋水，垂堕，忽转，正得无恙也。

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克期未至，女暴亡。提一金罂，受二升许，径到裴床前立，以罂赠裴。

宏农徐俭家，有一远来客寄宿。有马一匹，中夜惊跳。客不安，骑马而去。一物长丈余，来逐马后，客射之，闻如中木声。明日寻昨路，见箭著一碓栅。

刘松在家，忽见一鬼，拔剑斫之。鬼走，松起逐。见鬼在高山岩石上卧，乃往逼突。群鬼争走，遗置药杵臼及所余药，因将还家。松为人合药时，临熟取一撮经此臼者，无不效验。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从京还，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广屋中。雨止月朗，遥见一女子，来至屋檐下。便有悲叹之音，乃解腰中

绻绳，悬屋角自绞。又觉屋檐上如有人牵绳绞。此人密以刀斫绻绳，又斫屋上，见一鬼西走。向曙，女气方苏，能语："家在前。"持此人将归，向女父母说其事。或是天运使然，因以女嫁与为妻。

爰琮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宴。忽有人得剪刀于石下者，众咸异之。综问主簿，主簿对曰："昔吴长沙桓王尝饮饯孙洲，父老云：'此洲狭而长，君尝为长沙乎？'果应。夫三刀为州，得交刀，君亦当交州。"后果交州。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后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罨之，即缚得鬼。

琅邪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贫耗，常假乞自给。谷在圈中，计日月未应尽，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谓是家中相窃盗，故复封检题识，而耗如初。后有宿客远来，际夕，至巷口，见数人担谷从门出，客借问："诸葛在不？"答云："悉在。"客进，语讫，因问："卿何得大粜担？"主人云："告乞少谷欲充口，云何复得粜之？"客云："我向来逢见数人，担谷从门出。若不粜者，为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视，窃自疑怪。试入看，封题俨然如故。试开圈量视，即无十许斛，知前后所失，非人为之也。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病疟，逃于社中，得《素书》一卷，谴劾百鬼法，所劾辄效。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出来，变形如奴。送书京师，朝发暮反，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趋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忽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止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亦不知。自后二

十许日，刘果诛。

护军琅邪王华，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齿已长。华后梦牛语之曰："衰老不复堪苦载，载二人尚可，过此必死。"华谓偶尔梦。与三人同载还府，此牛果死。

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妇，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怀忿怒，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为无礼，愿遵敕语。"眇以问弟，弟大骂曰："何缘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扑杀。"客初犹不敢约厉分明，后来闭户欲缚，便变成大狸，从窗中出。

巴东有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进，入屋烧香。忽有风雨至，家人见一白鹭从屋中飞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会稽谢祖之妇，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长二尺许，便径出门去。后数十年，妇以老终。祖忽闻西北有风雨之声，顷之，见一蛇，长十数丈，腹可十余围，入户造灵座。因至柩所，绕数匝，以头打柩，目血泪俱出，良久而去。

会稽郡吏鄮县薛重，得假还家。夜，户闭，闻妻床上有丈夫鼾声。唤妻，妻从床上出，未及开户，重持刀便逆问妻曰："醉人是谁？"妻大惊愕，因苦自申明，实无人意。重家唯有一户，搜索，了无所见。见一大蛇，隐在床脚，酒臭，重便斩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数日，而妇死。又数日，而重卒。经三日复生，说始死时，有神人将重到一官府，见官寮，问："何以杀人？"重曰："实不曾行凶。"曰："寸断掷在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此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常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妄讼人。敕左右召来！"吏卒乃领一人来，著平巾帻，具诘其淫妻之过，将付狱。重乃令人送还。

曲阿虞晚所居宅内，有一皂荚，大十余围，高十余丈，枝条扶疏，阴覆数家，诸鸟依其上。晚令奴斫上枝，因坠殆死。空中有骂者

曰：“虞晚，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掷之，大小并委顿。如此二年，渐消灭。

虞晚家有皂荚树，有神。隔路有大榆树，古传曰：是雌雄。晚被斫，此树枯死。

太原王仲德，年少时遭乱，避胡贼，绝粒三日，草中卧。忽有人扶其头，呼云：“可起啖枣。”王便寤。瞥见一小儿，长四尺，即隐。乃有一囊干枣在前，啖之，小有气力，便起。

安定人周敬，种瓜时亢旱，鬼为槎水浇瓜，瓜大滋繁。问姓名，不答。还白父：“尝有惠于人否？”父曰：“西郭樊营，先作郡吏，偿官数百斛米，我时以百斛助之。其人已死。”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

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箓，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缕，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径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缯绛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酬，接之礼。女然后发遣，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情煎骂，遂懊叹卒。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迁作建威参军。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中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来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理？”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覆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卤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舆，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十八人，来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

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家室，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至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妇病遂亡。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豚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馔，即获流通。

桂阳人李经，与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

剡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且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北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如雾除。顾归舍，疲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然，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如鸿毛。开晨失。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便笑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仗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祖大笑。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故，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闾。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顺尽忠孝，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板云：“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至来日，复至曰：“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告妻子处分家事，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而没。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云：“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吕顺丧妇，更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衾，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独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殪。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著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悁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

巨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送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

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神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

东阳丁譁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丧，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郎患疮，闻参军能治，故来耳。”譁使前，姿形端媚，从婢数人。命仆具肴馔，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婢取瑟琶弹之，歌曰：“久闻所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故是悦人情。”放瑟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观良觌，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云：“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自称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隽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

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货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斩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其日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徐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邪？"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鼍及狸。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尝醉，旦起，见屋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安东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

秦高平李羡家奴健，至石头冈，忽见一人云："妇与人通情，遂为所杀，欲报仇，岂能见助？"奴用其言，果见人来。鬼便捉头，奴换与手，即时倒地，还半路，便死。鬼以千钱一匹青绞缎袍与奴，嘱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可自著，勿卖也。"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月光一死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缝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当相祐助。"便与鬼食，舒席著地，以饭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复犯暴人。后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闻云："主人家有梓船，奴甚爱惜，当取以为棺。"见担船至，有斧锯声。治船既竟，闻呼唤"举尸著棺中，缝眼不见，唯闻处分，不闻下钉声，便见船渐渐升空，入云霄中。久久灭，从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闻如有百数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我当为汝所困者邪？但知恶心，我憎汝状，故破船坏耳。"缝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缝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

宋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有嫁女，未及升车，忽便失性。出外，殴击人乘云："已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将女至江际，击鼓，以术祝治疗。春以为欺惑百姓，刻期须得妖魅。后有一青蛇来到巫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前。更以赤朱书背作符，更遣去入江。至暮，有大白鼍从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龟随后催逼。鼍自分死，冒未先入幔与女辞诀。女恸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渐差。或问巫曰："魅者归于何物？"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鼍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是魅。"春始知灵验。

宋初，淮南郡有物髡人发。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置麴以涂壁。夕有数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屋檐下，已有数百人头髻。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还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魇梦郎君来。"

徐羡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祚之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羡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

吴郡张茂度在益州时，忽有人道朝廷诛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遂传之纷纭。张推问道：“造言之主，何由言此？”答曰：“实无所承，恍忽不知言之耳！”张鞭之，传者遂息。后乃验。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见父于天上。父谓曰：“汝算录正余八年，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谪中。吾比欲安处汝，职局无缺者，惟有雷公缺。当启以补其职。”即奏按入内，便得充此任。令至辽东行雨，乘露车，中有水，东西灌洒。未至，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事毕还，见父，苦求还，云：“不乐处职。”父遣去，遂得苏活。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俊家在丹阳郡。后尝闲居，而天大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牵狡狯，而并不沾濡。俊疑非人。俄见共争一瓠壶子，俊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俊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俊问之，对曰：“此是小儿物，不知何由在此？”俊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俊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裔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魇。裔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药，服之遂瘥。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总是血，未一月，而夫妇相继病卒。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輛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迁为南徐州。先于蜀中载一青牛，下常自乘，恒于目前养视。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丧未还都，先遣驱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异，即待丧。丧既下船，便随去。

吉米翰从弟名礜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将迎。"礜石厚为施设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礜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礜石曰："君前已留怀，今复得见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家人莫见也。礜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邱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部都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永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咀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

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师子并伏，负一金玉床，云名“师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白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座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中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时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所变身形之路，各从其所趋去：杀生者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鹜蛇身。恶舌者作鸱鸮鸺鹠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中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凋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縢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父母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

蔡廓作豫章郡，水发。大儿始迎妇，在渚次。儿欲渡妇船，衣挂船头，遂堕水，即没。徐羡之作扬州，登敕两岸，厚赏渔人及昆仑，共寻觅，至二更不得。妇哀泣之间，仿佛如梦闻婿告之曰：“吾今在卿船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没觅，果见坐在船下。初出水，

颜色如平生。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掏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覆，妇人至床边取被以覆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如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计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

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

宋时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辔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骆驿把火，寻见城郭邑居，至便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泊"。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容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送丝布单衣

及纱袷、绢裙、纱衫、裈、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宫婉媚，便成礼。三日后，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迈，兄丧，因还婚宦。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以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勿复枉杀。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嘉庆慕焉。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子共出家，学道舍卫城中。值王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夙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年少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广州客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事佛精进。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

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捱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我家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东昌县山有物，形如人，长四五尺，裸身被发，发长五六寸。常在高山岩石间住，喑哑作声，而不成语，能啸相呼。常隐于幽昧之间，不可恒见。有人伐木，宿于山中。至夜眠后，此物抱子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人火边，烧炙以食儿。时人有未眠者，密相觉语，齐起共突击。便走，而遗其子，声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击人，趣得然后止。

会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黄练单衣帢，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曰：“仆姓卢，名钩，家在坛溪边临水。”复经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边沟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称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坛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自是遂绝。

吴兴徐长夙与鲍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谓徐“宜有纳誓”。徐誓以不仕，于是受箓。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县乡翕然有美谈，欲用为县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其七，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

使身一人留卫箓耳！”徐仍还箓，遂退。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殃杀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邪？”母云：“无。”相率而去。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后田头。祚夜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暝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灭。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因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前见，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以来，何时至内？”妇曰：“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妇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床，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

汉武凿昆明，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僧。”帝以朔不知，难以核问。后汉帝时，外国道人来，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问之，胡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烧之余。”乃知朔言有旨。

蒲城李通，死来云：见沙门法祖为阎罗王讲《首楞严经》。又见

道士王浮身被锁械。求祖忏悔，祖不肯赴。孤负圣人，死方思悔。

康阿得死三日，还苏，说：初死时，两人扶腋，有白马吏驱之。不知行几里，见北向黑暗门；南入，见东向黑门；西入，见南向黑门；北入，见有十余梁间瓦屋。有人皂服笼冠，边有三十余吏，皆言府君，西南复有四五十吏。阿得便前拜府君。府君问："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图塔寺，供养道人。"府君曰："卿大福德。"问都录使者："此人命尽耶？"见持一卷书伏地案之，其字甚细，曰："余算三十五年。"府君大怒曰："小吏何敢顿夺人命？"便缚白马吏著柱，处罚一百，血出流漫。问得："欲归不？"得曰："尔。"府君曰："今当送卿归，欲便遣卿案行地狱。"即给马一匹，及一从人。东北出，不知几里，见一城，方数十里，有满城土屋。因见未事佛时亡伯、伯母、亡叔、叔母，皆著杻械，衣裳破坏，身体脓血。复前行，见一城，其中有卧铁床上者，烧床正赤。凡见十狱，各有楚毒。狱名"赤沙"、"黄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剑树，抱赤铜柱。于是便还。复见七八十梁间瓦屋，夹道种槐，云名"福舍"，诸佛弟子住中。福多者上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遥见大殿二十余梁，有二男子、二妇人从殿上来下，是得事佛后亡伯、伯母、亡叔、叔母。须臾，有一道人来，问得："识我不？"得曰："不识。"曰："汝何以不识我？我共汝作佛图主。"于是遂而忆之，还至府君所，即遣前二人送归，忽便苏活也。

石长和死，四日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恒去和五十步，长和疾行，亦尔。道两边棘刺皆如鹰爪。见人大小群走棘中，如被驱逐，身体破坏，地有凝血。棘中人见长和独行平道，叹息曰："佛弟子独乐，得行大道中。"前行，见七八十梁瓦屋，中有阁十余，梁上有窗向。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纵掖，凭向坐，唯衣襟以上见。长和即向拜。人曰："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和曰："尔。"意中便若忆此时也。有冯翊牧孟承夫妻先死，阁上人曰："贤者识承不？"长和曰："识。"阁上人曰："孟承生时不精进，今恒为我扫地。承妻精进，晏然与官家事。"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

承妻今在中。”妻即开窗向，见长和，问：“石贤者何时来？”遍问其家中儿女大小名字平安不，“还时过此，当因一封书”。斯须，见承阁西头来，一手捉扫帚粪箕，一手捉把箒，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修精进，为信尔不？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莫妄！”阁上问都录主者：“石贤者命尽耶？枉夺其命耶？”主者报：“按录余四十年。”阁上人敕主者：“辏车一乘，两辟车骑，两吏送石贤者。”须臾，东向便有车骑人从如所差之数。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边，所在有亭传、吏民、床坐饮食之具。倏然归家，前见父母坐其尸边。见尸大如牛，闻尸臭。不欲入其中，绕尸三匝，长和叹息，当尸头前。见其亡姊于后推之，便踣尸面上，因即苏。

续 齐 谐 记

［梁］吴　均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续齐谐记》一卷，梁吴均撰。吴均（469—520），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刺史，辟均为郡主簿，官至奉朝请。好学，有才气，其诗为士人所效，号“吴均体”。精史学，有《后汉书注》、《齐春秋》等。

今本《续齐谐记》仅十七条，然文学性较高，颇多佳作。其取材，部分辑自旧集，还有不少来自民间传说故事，情节新奇，富于浪漫气息。其中“阳羡书生”写书生因脚痛卧路侧，后求寄许彦鹅笼中，为酬许而口吐珍馐、美女，美女又口吐男子，男子又吐女，终又依次回纳书生口中，极为奇幻精彩。此事显然本自佛经故事，则又可见佛教对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本书不少故事，还成为后代话本小说及传奇的素材，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书现存版本颇多，今以明嘉靖《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予以标点出版。

续齐谐记

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铰具。至夜，车辖上金凤凰辄亡去，莫知所之，至晓乃还。如此非一。守车人亦尝见。后南郡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车辖上凤凰俱飞去，晓则俱还。今则不返，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凤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罗鸟所得。"帝闻而疑之，置承露盘上，俄而飞去。帝使寻之，直入光家，止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即乘御之。至帝崩，凤凰飞去，莫知所在。嵇康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资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太中大夫。陆机诗云："三荆欢同株。"

弘农杨宝，性慈爱。年九岁，至华阴山，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逐树下，伤瘢甚多，宛转复为蝼蚁所困。宝怀之以归，置诸梁上。夜闻啼声甚切，亲自照视，为蚊所啮，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余日，毛羽成，飞翔，朝去暮来，宿巾箱中，如此积年。忽与群雀俱来，哀鸣绕堂，数日乃去。是夕，宝三更读书，有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为鸱枭所搏，蒙君之仁爱见救，今当受赐南海。"别以四玉环与之，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事如此环矣。"宝之孝大闻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

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时，有大鸟降，人皆谓真孝招也。蔡邕论云：“昔日黄雀报恩而至。”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静可怜，见人辄去。帝欲见之，终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獭嗜鲻鱼，乃不避死。”画板作两生鲻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佳之。曰：“闻卿善画，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尝执笔，然人之所目，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颜公《庭诰》云：“徐景山之画獭是也。”

张华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为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司空耶？”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制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年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狸不从，遂见华。见其容止风流，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声实，华未尝胜。次复商略三史，探贯百氏，包十圣，洞三才，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明公乃尊贤容众，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也？”言卒便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问华曰：“公门置兵甲阑锜，当是疑仆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谈，知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答，而使人防御甚严。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魅鬼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惟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使人伐之。”至，闻华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穴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使还，未至洛阳，而变成枯木。遂燃以照之，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复可得。”

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路次林中，露一尸已自臭烂，鸟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驱鸟，鸟即起，如此非一。潜异之，看见尸头上着通天犀纛，揣其价，可数万钱。潜乃拔取。既去，见众鸟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纛上晋武陵王晞，晞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复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啼叫，云：“何为见屠割？

必诉天，当相报！”江夫人恶之，月余乃亡。

桓玄篡位后来朱雀门中，忽见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笼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者数十人。歌云：“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无归。日既夕，二小儿入建康县，至閤下，遂成双漆鼓槌。吏列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败。车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之，又芒绳束缚其尸沈诸江中，悉如所歌焉。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

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与至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挚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洽为城阳令。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弘农邓绍，尝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曰：“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遗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

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吴兴故邺县东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竖一石，可高百余丈，至青而圆，如两间屋大。四面斗绝，仰之干云外，无登陟之理。其上复有盘石，圆如车盖，恒转如磨，声若风雨，土人号为石磨。转快则年丰，转迟则岁俭。欲知年之丰俭，验之无失。

钱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沟桥东。夜，闻空中呻吟，声甚苦，秋夫起，至呻吟处，问曰：“汝是鬼邪？何为如此？饥寒须衣食邪？抱病须治疗邪？”鬼曰：“我是东阳人，姓斯，名僧平。昔为乐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虽为鬼，苦亦如生。为君善医，故来相告。”秋夫曰：“但汝无形，何由治？”鬼曰：“但缚茅作人，按穴针之，讫，弃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为针腰目二处，并复薄祭，遣人送后湖中。及暝，梦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为奉朝请。

会稽赵文韶，为东宫扶侍，坐清溪中桥，与尚书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许。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夜乌飞》，其声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闻君歌声，有门人逐月游戏，遣相闻耳。”时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须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怜，犹将两婢自随。问：“家在何处？”举手指王尚书宅，曰：“是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邪？”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顾谓婢子：“还取箜篌，为扶侍鼓之。”须臾至，女为酌两三弹，泠泠更增楚绝。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带系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阕，夜已久，遂相伫燕寝，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碗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庙歇，神坐上见碗，甚疑；而委悉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箜篌带缚

如故。祠庙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当宋元嘉五年也。

《齐谐》，志怪者也。盖庄生寓言耳。今吴均所续，特取义云耳，前无其书也。考《文献通考》书目，亦云。至元甲子，吴郡陆友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上之上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卷上之下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卷中之上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卷中之下
赏誉第八上
赏誉第八下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卷下之上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卷下之下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著，我国志人小说的名著。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侄，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为嗣，道规死，义庆袭封临川王。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他先后任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和荆州、江州、南兖州刺史等职。

《世说新语》的作者，虽说历代皆署刘义庆，但据鲁迅推测，此书当是在刘义庆主持下，由众多被他招聚门下的文学之士集体撰写的。

该书凡36门，一千一百多则。所记对象，上起秦末，下迄南朝，而绝大部分篇幅，是记东汉末至刘宋初近三百年间的人和事，其中重点又是汉末魏晋时期。它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各个方面，因而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世说新语》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梁人刘峻，为《世说新语》作了注。刘峻（458—521或522），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人，字孝标。他的注对正文多所补益辨正，征引繁富，引用书目达四百余种，这些书如今大部分已失传，赖有刘注才得以流传，因而历来对刘注的评价很高。

《世说新语》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刻本，后代诸本大多皆据之翻刻。近人对该书的整理，重要的有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和徐

震塄的《世说新语校笺》。对它作译注的，较为精审的有张撝之的《世说新语译注》。

本书以清光绪间王先谦传刻之宋本为底本，校以他本来分段标点。凡底本有误据他本改者，不出校记。该本计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今仍其旧。

卷上之上

德行第一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为豫章太守，《海内先贤传》曰："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迁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谢承《后汉书》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豫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许叔重曰："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车上跽曰式。吾之礼贤，有何不可！"袁宏《汉纪》曰："蕃在豫章，为穉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子居别见。《典略》曰："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师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见宪则自降薄，怅然若有所失。母问：'汝何不乐乎？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良之师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续汉书》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学至成皋屈伯彦精庐。乏食，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李元礼一见称之曰：'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为作碑，

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征。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汝南先贤传》曰：“袁宏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辟太尉掾，卒。”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薛莹《后汉书》曰：“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俊才。迁司隶校尉，为党事自杀。”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三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先贤行状》曰：“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所拔韦褐刍牧之中，执案刀笔之吏，皆为英彦。举方正，补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风承世，除林虑长，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余。”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穉叔、颍阴荀淑、长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陈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人。为闻喜令、太丘长，风化宣流。乃使元方将车，《先贤行状》曰：“陈纪字元方，寔长子也。至德绝俗，与寔高名并著，而弟谌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世号‘三君’，百城皆图画。”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箸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张璠《汉纪》曰：“淑有八子：俭、鲲、靖、焘、汪、爽、肃、敷。淑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为高阳里。时人号曰八龙。”文若亦小，坐箸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檀道鸾《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

客有问陈季方：《海内先贤传》曰：“陈谌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识博达。司空掾公车征，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

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魏书》曰：“陈群字长文，祖寔，尝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及长，有识度。其所善，皆父党。”与季方子孝先，《陈氏谱》曰：“谌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魏略》曰：“灵帝时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谓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傅子》曰：“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齐相管仲之后也。”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魏书》曰：“朗字景兴，东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礼记》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五经要义》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臘。”晋博士张亮议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飨之，岁终休老息

民也。臘者，祭宗庙五祀。传曰：‘臘，接也。祭则新故交接也。’秦、汉以来，臘之明日为祝岁，古之遗语也。”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王隐《晋书》曰：“张华字茂先，范阳人也。累迁司空，而为赵王伦所害。”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华峤《谱叙》曰：“歆为下邽令，汉室方乱，乃与同志士郑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关出，道遇一丈夫独行，愿得与俱。皆哀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在危险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今无故受之，不知其义，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乃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卒共还，出之而后别。”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晋诸公赞》曰：“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继室以庐江朱氏，生览。”《晋阳秋》曰：“后母数谮祥，屡以非理使祥，弟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妇，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难卒致。须臾，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至如此。”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趍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恻然。”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虞预《晋书》曰：“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吕虔檄为别驾，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累迁太保。”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魏书》曰：“文王讳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李康《家诫》曰：“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

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顾谓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谯国铚人。”王隐《晋书》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谯国铚县。以出自会稽，取国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预《晋书》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氏焉。”《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文章叙录》曰：“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晋诸公赞》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晋践祚，累迁荆州刺史，以平吴功，封安丰侯。”《晋阳秋》曰：“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弈，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时汝南和峤，亦名士也，以礼法自持。处大忧，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毁不逮戎也。”武帝谓刘仲雄曰：王隐《晋书》曰：“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后也。亮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王公大人，望风惮之。侨居阳平，太守杜恕致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余人。三魏佥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累迁尚书司隶校尉。”“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晋阳秋》曰：“世祖及时谈以此贵戎也。”

梁王、赵王，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位至相国。”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晋诸公赞》曰：“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从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识。楷特精《易》义。累迁河南尹、中书令，卒。”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名士传》曰：“楷行己取与，任心而动，毁誉虽

至，处之晏然。”皆此类。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晋阳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曲礼》曰：“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也。”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世语》曰：“浑字长源，有才望。历尚书、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虞预《晋书》曰：“戎由是显名。”

刘道真尝为徒，《晋百官名》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风王骏虞预《晋书》曰：“骏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学至孝。”《晋诸公赞》曰：“骏八岁为散骑常侍，侍魏齐王讲。晋受禅，封扶风王，镇关中，为政最美。薨，赠武王。西土思之，但见其碑赞者，皆拜之而泣。其遗爱如此。”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晋诸公赞》曰：“王澄字平子，有达识，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辅之字彦国，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鉴别传》曰：“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郗虑后也。少有体正，耽思经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乱，饥馑相望，冠带以下，皆割己之资供鉴。元皇征为领军，迁司空、太尉。”《中兴书》曰：“鉴兄子迈，字思远，有干世才略。累迁少府、中护军。”郗

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周氏谱》曰："翼字子卿，陈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优，车骑咨议。历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传》曰："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句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大父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少朗俊机警，风颖标彻，历廷尉正。曾在省与同僚共饮，见行炙者有异于常仆，乃割炙以啖之。后赵王伦篡位，其子为中领军，逼用荣为长史。及伦诛，荣亦被执。凡受戮等辈十有余人。或有救荣者，问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荣乃悟而叹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岂虚言哉！'"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隐《晋书》曰："祖纳字士言，范阳遒人，九世孝廉。纳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历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峤荐为光禄大夫。"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王乂别传》曰："乂字叔元，琅邪临沂人。时蜀新平，二将作乱，文帝西之长安，乃征为相国司马，迁大尚书、出督幽州诸军事、平北将军。"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楚国先贤传》曰："百里奚字凡伯，楚国人。少仕于虞，为大夫。晋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谏而不听，奚乃去之。"《说苑》曰："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虞，诸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观盐，怪其牛肥，问其故，对曰：'饮食以时，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孙支让其卿位，号曰五羖大夫。"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镇字康时，陈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长史。"《中兴书》曰："镇清约寡欲，所在有异绩。"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别传》曰："王导字茂弘，琅邪人。祖览，以德行称。父裁，侍御史。导少知名，家世贫约，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也。"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晋阳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质以忠清显。质为荆州，威自京师往省之。及

告归，质赐威绢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于何得此？’质曰：‘是吾奉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爨炊。食毕，复随旅进道。质帐下都督阴赍粮要之，因与为伴。每事相助经营之，又进少饭，威疑之，密诱问之，乃知都督也。谢而遣之。后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为徐州，世祖赐见，与论边事及平生。帝叹其父清，因谓威曰：‘卿清孰与父？’对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为胜汝邪？’对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远矣。’”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晋阳秋》曰：“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七岁丧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简。”邓粲《晋纪》曰：“永嘉中，攸为石勒所获，召见，立幕下与语，说之，坐而饭焉。攸车所止，与胡人邻毂，胡人失火烧车营，勒吏案问胡，胡诬攸。攸度不可与争，乃曰：‘向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应万死。’勒知遣之。所诬胡厚德攸，遗其驴马护送，令得逸。”王隐《晋书》曰：“攸以路远，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以叛。贼又掠其牛马。攸语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遗民。今当步走，儋两儿尽死，不如弃己儿，抱遗民。吾后犹当有儿。’妇从之。”《中兴书》曰：“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至尚书左仆射，卒。弟子绥服攸齐衰三年。”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中兴书》曰：“王悦字长豫，丞相导长子也。仕至中书侍郎。”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导次子也。少卓荦不羁，疾学尚武，不为导所重。至中军将军。多才艺，善隶书，与济阳江彪以善弈闻。”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篋。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王氏谱》曰：“导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桓彝别传》曰：“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父颖，有高名。彝少孤，识鉴明朗，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乱，投迹杨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师也。以

业慈清净，而不耐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岏山中，同游十余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终于山中也。

庾公乘马有的卢，《晋阳秋》曰："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长兄也。渊雅有德量，时人方之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侍从父琛，避地会稽，端拱嶷然，郡人严惮之。觐接之者，数人而已。累迁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伯乐《相马经》曰："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或语令卖去。《语林》曰："殷浩劝公卖马。"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贾谊《新书》曰："孙叔敖为儿时，出道上，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泣。问其故，对曰：'夫见两头蛇者，必死。今出见之，故尔。'母曰：'蛇今安在？'对曰：'恐后人见，杀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阴德，必有阳报，尔无忧也。'后遂兴于楚朝。及长，为楚令尹。"效之，不亦达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阮光禄别传》曰："裕字思旷，陈留尉氏人。祖略，齐国内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识，累迁侍中。以疾筑室会稽剡山。征金紫光禄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谢奕作剡令，《中兴书》曰："谢奕字无奕，陈郡阳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书。奕少有器鉴，辟太尉掾、剡令，累迁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箸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文字志》曰："谢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善行书。累迁太保、录尚书事。赠太傅。"《晋阳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祖䂮，安东将军。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简贵之风，冲默之称。累迁江、兖二州刺史。赠侍中、太傅。"

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刘尹别传》曰：“惔字真长，沛国萧人也。汉氏之后。真长有雅裁，虽荜门陋巷，晏如也。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包氏《论语》曰：“祷，请也。”孔安国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谢氏谱》曰：“安娶沛国刘耽女。”按：太尉刘子真，清洁有志操，行己以礼。而二子不才，并黩货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训导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闻见，而不放效，岂严训所变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晋简文为抚军时，《续晋阳秋》曰：“帝讳昱，字道万，中宗少子也。仁闻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抚军辅政。大司马桓温废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别传》曰：“宣字子宣，陈留人，汉莱芜长范丹后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儿童时，手伤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异之。征太学博士、散骑常侍，一无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中兴书》曰：“宣家至贫，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室，宣固辞。羡爱之，以宣贫，加年饥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续晋阳秋》曰：“韩伯字康伯，颍川人。好学，善言理。历豫章太守、领军将军。”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幄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王氏谱》曰：“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献之别传》曰：“祖父旷，淮南太守。父羲

之，右将军。咸宁中，诏尚余姚公主，迁中书令，卒。”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晋安帝纪》曰：“仲堪，陈郡人，太常融孙也。车骑将军谢玄请为长史，孝武说之，俄为黄门侍郎。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桓玄别传》曰：“玄字敬道，谯国龙亢人，大司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爱之。临终命以为嗣。年七岁，袭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马、义兴太守。不得志，少时去职，归其国。与荆州刺史殷仲堪素旧，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记》曰：“广字德度，弘农人，杨震后也。”《晋安帝纪》曰：“觊字伯道，陈郡人。由中书郎出为南蛮校尉。觊亦以率易才悟著称，与从弟仲堪俱知名。”《中兴书》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觊，觊不同。杨广与弟佺期劝杀觊，仲堪不许。”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鬬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春秋传》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论语》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徐广《晋纪》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晋阳人，安北将军坦之次子也。以辅国司马，出为江州刺史。愉始至镇，而桓玄、杨佺期举兵以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无防，惶遽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篡位，迁尚书左仆射。”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中兴书》曰：“绥字彦猷，愉子也。少有令誉。自王浑至坦之，六世盛德，绥又知名，于时冠冕，莫与为比。位至中书令、荆州刺史。桓玄败后，与父愉谋反，伏诛。”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玄别传》曰：“玄克荆州，杀殷道护及仲堪参军罗企生、鲍季礼，皆仲堪所亲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中兴书》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请为府功曹，桓玄来攻，

转咨议参军。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忧之，谓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事必无成。成败天也，吾当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并无送者，唯企生从焉。路经家门，遵生绐之曰：‘作如此分别，何可不执手？’企生回马授手，遵生便牵下之，谓曰：‘家有老母，将欲何行？’企生挥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内，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愿少见待！’仲堪见其无脱理，策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诣玄，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或谓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诚节，若遂不诣，祸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见遇以国士，不能共殄丑逆，致此奔败，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闻，怒而收之。谓曰：‘相遇如此，何以见负？’企生曰：‘使君口血未干，而生此奸计，自伤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尔！’玄遂斩之。时年三十有七，众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王隐《晋书》曰：“绍字延祖，谯国铚人。父康有奇才俊辩。绍十岁而孤，事母孝谨，累迁散骑常侍。惠帝败于荡阴，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绍俨然端冕，以身卫帝。兵交御辇，飞箭雨集，遂以见害也。”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王恭从会稽还，周祗《隆安记》曰：“恭字孝伯，太原晋阳人。祖父濛，司徒左长史，风流标望。父蕴，镇军将军，亦得世誉。”《恭别传》曰：“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历丹阳尹、中书令。出为五州都督、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晋安帝纪》曰：“忱字元达，北平将军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于当世，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仕至荆州刺史。”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吴郡陈遗，未详。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晋安帝纪》曰：“孙恩一名灵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谋反诛。恩逸逃于海上，聚众十万人，攻没郡县。后为临海太守辛昺斩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别见。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

以为纯孝之报也。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续晋阳秋》曰："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阴人，车骑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贫，能善树节，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特进，卒。"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隐之小字也。《吴氏谱》曰："坦之字处靖，濮阳人。仕至西中郎将功曹。父坚，取东苑童侩女，名秦姬。"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郑缉《孝子传》曰："隐之字处默，少有孝行，遭母丧，哀毁过礼。时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扬州刺史殷浩之妹，聪明妇人也。隐之每哭，康伯母辄辍事流涕，悲不自胜，终其丧如此。谓康伯曰：'汝后若居铨衡，当用此辈人。'后康伯为吏部尚书，乃进用之。"《晋安帝纪》曰："隐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洁，奉禄颁九族，冬月无被。桓玄欲革岭南之弊，以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为卢循所攻，还京师。历尚书、领军将军。"《晋中兴书》曰："旧云：往广州，饮贪泉，失廉洁之性。吴隐之为刺史，自酌贪泉饮之，题石门为诗云云。"

言语第二

边文礼见袁奉高，闳也。失次序。《文士传》曰："边让字文礼，陈留人。才俊辩逸，大将军何进闻其名，召署令史，以礼见之。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让出就曹，时孔融、王朗等并前为掾，共书刺从让，让平衡与交接。后为九江太守，为魏武帝所杀。"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皇甫谧曰："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尧舜皆师而学事焉，后隐于沛泽之中，尧乃致天下而让焉。由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闻尧让而去。其友巢父闻由为尧所让，以为污己，乃临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于是遁耕

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巅，在阳城之南十里。尧因就其墓，号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绝也。”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按：袁闳卒于太尉掾，未尝为汝南，斯说谬矣。

徐孺子穉也。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五经通议》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阴也；蟾蜍，亦阴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孔文举融也。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四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观其为人，遂造之。膺问：‘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莫不叹息，佥曰：‘异童子也！’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同坐以告。韪曰：‘人小时了了者，长大未必能奇。’融应声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膺大笑，顾谓融曰：‘长大必为伟器。’”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二子方八岁、九岁，融见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见执。’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见杀。”《世

语》曰：“魏太祖以岁俭禁酒，融谓酒以成礼，不宜禁。由是惑众，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龆齔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裴松之以为《世语》云融儿不辟，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孙盛之言，诚所未譬。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安有见父被执，而无变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将死而废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犹若兹，而况颠沛哉！盛以此为美谈，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也。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按寔之在乡里，州郡有疑狱不能决者，皆将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辞，或托狂悸，皆曰：“宁为刑戮所苦，不为陈君所非。”岂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卫，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谓东野之言耳！客有问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王廙注《系辞》曰：“金至坚矣，同心者，其利无不入。兰芳物也，无不乐者。言其同心者，物无不乐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纪》曰：“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邽。乃谮伯奇于吉甫，于是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杀后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详。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荀爽一名谞。《汉南纪》曰：“谞文章典籍无不涉，时人谚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潜处笃志，征聘无所就。”张璠《汉纪》曰：“董卓秉政，复征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曰而至三公。”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春秋传》曰：“祁奚为中军尉，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谓祁奚可谓能举善

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槌》，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传》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以建安初北游，或劝其诣京师贵游者，衡怀一刺，遂至漫灭，竟无所诣。融数与武帝笺，称其才，帝倾心欲见。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图欲辱之，乃令录为鼓吏。后至八月朝会，大阅试鼓节，作三重阁，列坐宾客。以帛绢制衣，作一岑牟、一单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著此新衣。次传衡，衡击鼓为《渔阳掺槌》，蹋地来前，蹑𩊚脚足，容态不常，鼓声甚悲，音节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独不易服？’衡便止。当武帝前，先脱幝，次脱余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单绞，后乃著幝。毕，复击鼓掺槌而去，颜色无怍。武帝笑谓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渔阳掺槌》，自衡造也。为黄祖所杀。”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武丁梦天赐己贤人，使百工写其象，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于傅岩之野，是谓傅说。”张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从也。谓相从坐轻刑也。”魏武惭而赦之。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蜀志》曰：“庞统字士元，襄阳人。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有知人之鉴，士元弱冠往见徽，徽采桑树上，坐士元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异之曰：‘生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渐显。”《襄阳记》曰：“士元，德公之从子也。年少未有识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与语，叹曰：‘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后刘备访世事于德操，德操曰：‘俗士岂识时务，此间自有伏龙、凤雏。’谓诸葛孔明与士元也。”《华阳国志》曰：“刘备引士元为军师中郎将，从攻洛，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马徽别传》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

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刘表子琮往候徽，遣问在不，会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其丑陋，骂曰：‘死佣，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称是邪！’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辞谢。徽乃谓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类。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会其病死。’”“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庄子》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禹为天子，伯成辞诸侯而耕于野。禹往见之，趋就下风而问焉。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家语》曰：“原宪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枢而瓮牖，上漏下湿，坐而弦歌。子贡轩车不容巷，往见之，曰：‘先生何病也？’宪曰：‘宪闻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许由、巢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孟子》曰：“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与乡人居，若在涂炭，盖圣人之清也。”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古史考》曰：“吕不韦为秦子楚行千金货于华阳夫人，请立子楚为嗣。及子楚立，封不韦洛阳十万户，号文信侯。”以诈获爵，故曰窃也。《论语》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民无德而称焉。”孔安国曰：“千驷，四千匹。”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刘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人。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文士传》曰：“桢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

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魏志》曰：“帝讳丕，字子桓，受汉禅。”按诸书或云桢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后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谓桢得罪黄初之时，谬矣。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魏书》曰：“毓字稚叔，颍川长社人，相国繇长子也。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仕至车骑将军。”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贫好学，为《周易》、《老子训》。历大理、相国，迁太傅。”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魏志》曰：“会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精练名理，累迁黄门侍郎。诸葛诞反，文王征之，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拜镇西将军。伐蜀，蜀平，进位司徒。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谓所亲曰：‘我淮南已来，画无遗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归乎？’遂谋反，见诛，时年四十。”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魏本传》曰：“帝讳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废，未立为嗣。文帝与俱猎，见子母鹿，文帝射其母，应弦而倒。复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文帝曰：‘好语动人心。’遂定为嗣，是为明帝。”《魏书》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孙象袭爵，象薨，子畅嗣，起大第，车驾亲自临之。”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文章叙录》曰：“袭字熙伯，东海兰陵人。有才学，累迁侍中、光禄勋。”“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秦《诗》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按《魏书》：帝于后园为象母起观，名其里曰渭阳。然则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阳”为馆名，亦乖旧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汉大将军进孙也。或云何苗孙也。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者多得济拔。为司马宣王所诛。"秦丞相《寒食散论》曰："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嵇中散语赵景真：嵇绍《赵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汉末，其祖流宕客缑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与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贱家也，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归便求师诵书，蚤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师问之，答曰：'自伤不能致荣华，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先君尝谓之曰：'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风。'至论议清辩，有从横才，然亦不以自长也。孟元基辟为辽东从事，在郡断九狱，见称清当。自痛弃亲远游，母亡不见，吐血发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严尤《三将叙》曰："白起，平原君劝赵孝成王受冯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将，谁能当之者乎？'对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小头而面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面锐者，敢断决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廉颇为人，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不如，持守足以当之。'王从其计。"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万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万五千里，日中树表则无影矣。周髀长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句也。正南千里，句尺五寸；正北千里，句尺七寸。"《周髀》之书也。寸管能测往复之气。《吕氏春秋》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笛，以听凤凰之鸣。雄鸣六，雌鸣六，以为律吕。"《续汉书·律历志》曰："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以律候气。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幔，以木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司马景王东征，《魏书》曰："司马师字子元，相国宣文侯长子也。以道

德清粹，重于朝廷，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毋丘俭反，师自征之，薨谥景王。”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晋诸公赞》曰：“喜字季和，上党铜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艺学。宣帝为相国，辟喜，喜固辞疾。景帝辅政，为从事中郎，累迁光禄大夫，特进。赠太保。”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载，棘阳人，少为农人养犊。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碑文》曰‘言为世范，行为士则’，遂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见司马宣王，三辟为掾，累迁征西将军。伐蜀，蜀平，进位太尉。为卫瓘所害。”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朱凤《晋纪》曰：“文王讳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传》曰：“陆通者，楚狂接舆也。好养性，游诸名山。尝遇孔子而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入蜀，在峨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别传》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复尔耳！’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晋世谱》曰：“世祖讳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禅。”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

帝笑之。荀绰《冀州记》曰："奋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宠之孙也。性清平有识，自吏部郎出为冀州刺史。"《晋诸公赞》曰："奋体量清雅，有曾祖宠之风，迁尚书令，为荀顗所害。"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晋诸公赞》曰："靓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诞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诞以寿阳叛，遣靓入质于吴，以靓为右将军、大司马。"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录》曰："洪字叔开，吴郡人，有才辩，初仕吴朝。太康中，本州从事，举秀才。"王隐《晋书》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旧说云："隋侯出行，有蛇斩而中断者，侯连而续之，蛇遂得生而去。后衔明月珠以报其德，光明照夜同昼，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赋》所谓"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韩氏曰："和氏之璧，盖出于井里之中。"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按《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戎人也。"则东夷是舜非禹也。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尚书》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作《多士》。"孔安国注曰："殷大夫心不则德义之经，故徙于王都，迩教诲也。"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按华令思举秀才入洛，与王武子相酬对，皆与此言不异，无容二人同有此辞。疑《世说》穿凿也。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还，乐令广也。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虞预《晋书》曰："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司徒戎从弟，父乂，平北将军。夷甫蚤知名，以清虚通理称，仕至太尉，为石勒所害。"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晋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记》曰："頠弘济有清识，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历侍中、尚书左仆射，为赵王伦所害。"张茂先论

《史》《汉》，靡靡可听；《晋阳秋》曰：“华博览洽闻，无不贯综。世祖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世不能过也。”我与王安丰戎也。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

王武子、《晋诸公赞》曰：“王济字武子，太原晋阳人，司徒浑第二子也。有俊才，能清言。起家中书郎，终太仆。”孙子荆《文士传》曰：“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晋阳秋》曰：“楚，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弘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弘为乡里品状，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冯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沖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虞预《晋书》曰：“乐广字彦辅，南阳人。清夷冲旷，加有理识。累迁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虚淡，时人重其贞贵，代王戎为尚书令。”《八王故事》曰：“司马颖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将军。”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晋百官名》曰：“司马乂字士度，封长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晋阳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长沙王猜广，广曰：‘宁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犹疑之，遂以忧卒。”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陆机诣王武子，《晋阳秋》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大司马。机与弟云并有俊才。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机别传》曰：“博学善属文，非礼不动。入晋，仕著作郎，至平原内史。”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俗传行疟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尝谓

景丹曰："尝闻壮士不病疟，大将军反病疟耶？"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晋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国人，惠帝时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过江，朱凤《晋书》曰："帝讳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袭爵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乱过江起义，遂即皇帝位。《谥法》曰：始建国都曰元。"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帝王世纪》曰："殷祖乙徙耿，为河所毁。"今河东皮氏耿乡是也。"盘庚五迁，复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迁洛邑。《春秋传》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今之偃师是也。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预《晋书》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扬州刺史浚长子也。"《晋阳秋》曰："顗有风流才气，少知名，正体嶷然，侪辈不敢媟也。汝南贲泰渊通清操之士，尝叹曰：'汝、颍固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今复见周伯仁，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举寒素，累迁尚书仆射，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子何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丹阳记》曰："新亭，吴旧立，先基崩沦。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之徙创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也。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春秋传》曰："楚伐郑，诸侯救之。郑执郧公钟仪献晋，景公观军府，见而问之曰：'南冠而絷者为谁？'有司对曰：'楚囚也。'使税之。问其族，对曰：'伶人也。'"能为乐乎？'曰：'先父之职，敢有二事？'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君盍归之，以合晋、楚之成。'"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赖，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诸公赞》曰："卫玠字叔宝，河

东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黄门侍郎。”《玠别传》曰：“玠颖识通达，天韵标令，陈郡谢幼舆敬以亚父之礼。论者以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谓‘诸王三子，不如卫家一儿’。娶乐广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润之望，所谓秦晋之匹也。’为太子洗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与兄别于梁里涧，语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顾和别传》曰：“和字君孝，吴郡人。祖容，吴荆州刺史。父相，晋临海太守。和总角知名，族人顾荣雅相器爱，曰：‘此吾家之骐骥也，必振衰族。’累迁尚书令。”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顾荣。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邓粲《晋纪》曰：“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

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贺循别见。不徒东南之美，《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实为海内之秀。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王隐《晋书》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迈，有经国之才。父璠，光禄大夫。琨少称俊朗，累迁司徒长史、尚书右丞。迎大驾于长安，以有殊勋，封广武侯。年三十五，出为并州刺史，为段日磾所害。”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汉书·叙传》曰：“彪字叔皮，扶风人，客于天水。陇西隗嚣有窥觎之志，彪作《王命论》以讽之。”《东观汉记》曰：“马援字文渊，茂陵人。从公孙述、隗嚣游，后见光武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虞预《晋书》曰：“峤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标俊清彻，英颖显名，为司空刘琨左司马。是时二都倾覆，天下大乱，琨闻元皇受命中兴，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峤奉使，峤喟然对曰：‘峤虽乏管、张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辞不敏，以违高旨？’以左长史奉使劝进，累迁骠骑大将军。”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

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史记》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语林》曰："初温奉使劝进，晋王大集宾客见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尽惊。既坐，陈说九服分崩，皇室弛绝，晋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无主，闻者莫不踊跃，植发穿冠。王丞相深相付托。温公既见丞相，便游乐不住，曰：'既见管仲，天下事无复忧。'"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含别传》曰："含字处弘，琅邪临沂人。累迁徐州刺史、光禄勋，与弟敦作逆，伏诛。"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邓粲《晋纪》曰："初，王导协赞中兴，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刘隗为间己，举兵讨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备也。"王丞相诣阙谢。《中兴书》曰："导从兄敦，举兵讨刘隗，导率子弟二十余人，旦旦到公车，泥首谢罪。"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汉书》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为丞相，临拜，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上问扬雄，李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无形之声。'博后坐事自杀。"故《序传》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王弼注曰："翰，高飞也。飞者，音飞而实不从也。"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高坐别传》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为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周仆射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对其灵坐，作胡祝数千言，音声高畅，既而挥涕收泪，其哀乐废兴皆此类。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塔寺记》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冈常行头陀，卒于梅冈，即葬焉。晋元帝于冢边立寺，因名高坐。"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邓粲《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俯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尝往焉。”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涅槃经》云：“如来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之图绘者为此象。”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挚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长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凉州刺史。瞻少善属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乱，依王敦为户曹参军。历安丰、新蔡、西阳太守。见敦以故坏裘赐老病外部都督，瞻谏曰：‘尊裘虽故，不宜与小吏。’敦曰：‘何为不可？’瞻时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赐，貂蝉亦可赐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视去西阳，如脱屣耳！’敦反，乃左迁随郡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挚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琦据荆州以距敦，竟为所害。”《史记》曰：“甘罗，秦相茂之孙也。年十二，而秦相吕不韦欲使张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又请车五乘以使赵，还报秦，秦封甘罗为上卿，赐以甘茂田宅。”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王隐《晋书》曰：“孔坦字君平，会稽山阴人。善《春秋》，有文辩。历太子舍人，累迁廷尉卿。”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孔氏谱》曰：“沈字德度，会稽山阴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群，鸿胪卿。沈至琅邪王文学。”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刘向《别录》曰：“晏平仲名婴，东莱夷维人。事齐灵公、庄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礼记》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为俭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礼？”注：“豚，俎实也。豆，径尺。言并豚之两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佛图澄与诸石游，《澄别传》曰：“道人佛图澄，不知何许人，出于燉煌，好佛道，出家为沙门。永嘉中，至洛阳，值京师有难，潜遁草泽间。石勒雄异好杀害，因勒大将军郭默略见勒。以麻油涂掌，占见吉凶。数百里外听浮图铃声，逆知祸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师澄，号大和尚。自知终日。开棺无尸，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赵书》曰：“虎字季龙，勒从弟也。征伐每斩将搴旗。勒死，诛勒诸儿，袭位。”《庄子》曰：“海上之人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游，鸥之至者数百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取来玩之。’明日之海上，鸥舞而不下。”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鲲。子别见。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晋阳秋》曰：“谢尚字仁祖，陈郡人，鲲之子也。龆龀丧兄，哀恸过人。及遭父丧，温峤唁之，尚号叫极哀。既而收涕告诉，有异常童。峤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阳人，后徙寻阳。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张华见而谓曰：‘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刘弘镇沔南，取为长史，谓侃曰：‘昔吾为羊太傅参佐，见语云：“君后当居身处。”今相观，亦复然矣。’累迁湘、广、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大将军。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进太尉，赠大司马，谥桓公。”按王隐《晋书》载侃临终《表》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先朝历世异恩。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余寇未诛，山陵未复，所以愤慨兼怀，唯此而已！犹冀犬马之齿，尚可少延，欲为陛下北吞石虎，西诛李雄，势遂不振，良图永息。临书振腕，涕泗横流。伏愿遴选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有表若此，非无献替。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吕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问曰：‘子如不讳，谁代子相者？竖刁何如？’管仲曰：‘自宫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后果乱齐。”时贤以为德音。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高逸沙门传》曰：“法师居会稽，皇帝重其风德，遣使迎焉，法师暂出应命。司徒会稽王天性虚澹，与法师结殷勤之欢。师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或云卞令。别见。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中兴书》曰："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博学强识，历著作郎，浏阳令。庾亮为荆州，以为征西主簿，累迁秘书监。"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晋百官名》曰："孙潜字齐由，太原人。"《中兴书》曰："潜，盛长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讨王国宝，潜时在郡，逼为咨议参军，固辞不就，遂以忧卒。"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孙放别传》曰："放字齐庄，监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卒长沙王相。"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恢。敷别见。《续晋阳秋》曰："张玄之字祖希，吴郡太守澄之孙也。少以学显，历吏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谢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卒于郡。"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论》曰："佛在阴庵罗双树间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动。诸三学人，佥然不乐，郁伊交涕；诸无学人，但念诸法，一切无常。"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法畅著《人物论》，自叙其美云："悟锐有神，才辞通辩。"

庾穉恭为荆州，《庾翼别传》曰："翼字穉恭，颍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时论以经略许之。兄太尉亮薨，朝议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进征南将军、

荆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赋序》曰：“昔吴人直截鸟翼而摇之，风不减方圆二扇，而功无加，然中国莫有生意者。灭吴之后，翕然贵之，无人不用。”按庾怿以白羽扇献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闻翼也。侍中刘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彦祖，彭城丛亭人。祖讷，司隶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初仕领军参军，太傅出东，劭谓京洛必危，乃单马奔扬州。历侍中、豫章太守。”“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钟，钟期也。夔，舜乐正。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骠骑亡后，何充别见。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别传》曰：“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后也。父彝，有识鉴。温少有豪迈风气，为温峤所知，累迁琅邪内史，进征西大将军，镇西夏。时逆胡未诛，余烬假息，温亲勒郡卒，建旗致讨，清荡伊、洛，展敬园陵。薨，谥宣武侯。”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卫《诗》也。殳，长一丈二尺，无刃。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中兴书》曰：“悦字君叔，晋陵人。初为殷浩扬州别驾。浩卒，上疏理浩。或谏以浩为太宗所废，必不依许，悦固争之，浩果得申，物论称之。后至尚书左丞。”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顾凯之为父传曰：“君以直道陵迟于世。入见王，王发无二毛，而君已斑白。问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臣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受命之异也。’王称善久之。”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晋阳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领七千余人伐蜀，拜表辄行。"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汉书》曰："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以病去官。后王尊为刺史，至其坂，问吏曰：'非王阳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晋阳秋》曰："泰和六年闰十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十一月，大司马桓温废帝为海西公。"《晋安帝纪》曰："桓温于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于寿阳。既而谓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公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高世之勋，未足以镇厌民望。'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时温夙有此谋，深纳超言，遂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徐广《晋纪》曰："咸安元年十二月，荧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犹在焉。帝惩海西之事，心甚忧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中兴书》曰："超字景兴，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累迁中书郎、司徒左长史。"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庾阐《从征诗》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续晋阳秋》曰："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论语》曰："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历告坐中人也。"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濠、濮，二水名也。《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邪？'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也？'""庄周钓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愿以境内累庄子。'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于庙。此宁曳尾于涂中，宁留骨而贵乎？'二大夫曰：'宁曳尾于涂

中。’庄子曰：‘往矣！吾亦宁曳尾于涂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父旷，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高逸沙门传》曰：“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心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汉书·叙传》曰：“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于成帝，宜劝学，召见宴昵，拜为中常侍。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诏伯受之。”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秉叙》曰：“秉字长达，太山平阳人。汉南阳太守续曾孙。大父魏郡府君，即车骑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郑氏无子，乃养秉。龆龀而佳，小心敬慎。十岁而郑夫人薨，秉思容尽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并卒，秉群从父率礼相承，人不闲其亲，雍雍如也。仕参抚军将军事，将奋千里之足，挥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产以为无与为善，自夫子之没，有子产之叹矣！亡后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祸繁也？岂非司马生之所惑欤？”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别见。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羊氏谱》曰：“权字道舆，徐州刺史悦之子也。仕至尚书左丞。”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长史别传》曰：“濛字仲祖，太原晋阳人。其先出自周室，经汉、魏，世为大族。祖父佐，北军中候。父讷，叶令。濛

神气清韶，年十余岁，放迈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辟司徒掾、中书郎，以后父赠光禄大夫。”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语林》曰：“仲祖语真长曰：‘卿近大进。’刘曰：‘卿仰看邪？’王问何意，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荆产，王微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将军。父澄，荆州刺史。微历尚书郎、右军司马。”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春秋传》曰：“介葛卢来朝鲁，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杜预注曰：“介，东夷国。葛卢，其君名也。”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续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传》曰：“吉凶无门，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扬州记》曰：“冶城，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王茂弘所治也。”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纪》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今称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给。《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垒，《礼记》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战国策》曰：“卫商鞅，诸庶孽子，名鞅，姓公孙氏。少好刑名学，为秦孝公相，封于商。”岂清言致患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胡儿，谢朗小字也。《续晋阳秋》曰：“朗字长度，安次兄据之长子。安蚤知之。文义艳发，名亚于玄，仕至东阳太

守。”“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王氏谱》曰：“凝之字叔平，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晋安帝纪》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孙恩之攻会稽，凝之谓民吏曰：‘不须备防，吾已请大道，许遣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恩所害。”《妇人集》曰：“谢夫人名道蕴，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王中郎传》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人。祖东海太守承，清淡平远。父述，贞贵简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誉辑朝野，标的当时。累迁侍中、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中兴书》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学，举秀才。大司马桓温参军，领大著作，掌国史，游击将军，卒。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中、别驾，迁荥阳太守。”论青、楚人物。《滔集》载其论，略曰：滔以春秋时鲍叔、管仲、隰朋、召忽、轮扁、宁戚、麦丘人、逢丑父、晏婴、涓子；战国时公羊高、孟轲、邹衍、田单、荀卿、邹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鲁连、淳于髡、盼子、田光、颜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汉时伏征君、终军、东郭先生、叔孙通、万石君、东方朔、安期先生；后汉时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庆、承幼子、徐防、薛方、郑康成、周孟玉、刘祖荣、临孝存、侍其元矩、孙宾硕、刘仲谋、刘公山、王仪伯、郎宗、祢正平、刘成国；魏时管幼安、邴根矩、华子鱼、徐伟长、任昭先、伏高阳。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凿齿以神农生于黔中，《邵南》咏其美化，《春秋》称其多才，《汉广》之风，不同《鸡鸣》之篇，子文、叔敖，羞与管仲比德。接舆之歌《凤兮》，渔父之咏《沧浪》，汉阴丈人之折子贡，市南宜僚、屠羊说之不为利回，鲁仲连不及老莱夫妻，田光之于屈原，邓禹、卓茂无敌于天下，管幼安不胜庞公，庞士元不推华子鱼，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乐令无对于晋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长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则准的如此；论其土，则群圣之所葬；考其风，则诗人之所歌；寻其事，则未有赤眉、黄巾之贼。此何如青州邪？滔与相往反，凿齿无以对也。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马融注《论语》曰：“唯义所在。”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晋中兴士人书》曰：“许珣能清言，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

荀中郎在京口，《晋阳秋》曰：“荀羡字令则，颍川人，光禄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识裁，少以主婿为驸马都尉。是时殷浩参谋百揆，引羡为援，频莅义兴、吴郡，超授北中郎将、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兴书》曰：“羡年二十八，出为徐、兖二州。中兴方伯之少，未有若羡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记》曰：“城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高数十丈，号曰北固。”“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史记·封禅书》曰：“蓬莱、方丈、瀛洲此三山，世传在海中，去人不远。尝有至者，言诸仙人不死药在焉。黄金白银为宫阙，草物禽兽尽白，望之如云。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风引船而去，终莫能至。秦始皇登会稽，并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药。汉武帝既封泰山，无风雨变至，方士更言蓬莱诸药可得，于是上欣然东至海，冀获蓬莱者。”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超别传》曰：“超精于理义，沙门支道林以为一时之俊。”《庄子》曰：“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支公书》曰：“山去会稽二百里。”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问左右：“此是何水？”《中兴书》曰：“谢万字万石，太傅安弟也。才气高俊，蚤知名。历吏部郎、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散骑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记》曰：“曲阿本名云阳，秦始皇以有王气，凿北阬山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吴还为云阳，今复名曲阿。”谢曰：“故当渊注渟著，纳而不流。”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安也。以问子弟，车骑玄也。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谢车骑家传》曰：“玄字幼度，镇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尝与子侄燕集，问：‘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于赐予，不过斤合，当有旨不？’玄答有辞致也。”

谢胡儿语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广《晋纪》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历仕至丹阳尹，兼中领军。”“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春秋传》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杜预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中兴书》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记室参军，以贫，求剡县，迁大著作、中书郎。”殷扬州殷浩别见。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卫《诗》：北门，刺仕不得志也。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字修龄，琅邪临沂人，王廙之子也。历吴兴太守，征侍中、丹阳尹、秘书监，并不就。拜使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吴兴记》曰：“於潜县东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盖众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县，悉石濑恶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无险，故行旅集焉。”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谢万作豫州都督，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中兴书》曰：“高崧字茂琰，广陵人。父悝，光禄大夫。崧少好学，善史传。累迁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当疆理西蕃，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谢因此得终坐。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安南，谢奉，别见。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续晋阳秋》曰：“袁宏字彦伯，陈郡人，魏郎中令焕六世孙也。祖猷，侍中。父勖，临汝令。宏起家建威参军，安南司马记室。太傅谢安赏宏机捷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而赠之。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坐叹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显也。在郡卒。”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中兴书》曰："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称，历太学博士、大著作、散骑常侍。"《遂初赋叙》曰："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於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世远，高柔字也。别见。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城临汉江，临江王所治。王被征，出城北门而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还矣！'从此不开北门。"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晋诸公赞》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阳人也。世长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称。为儿时，游汶滨，有行父止而观焉，叹息曰：'处士大好相，善为之，未六十，当有重功于天下。即富贵，无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迁都督荆州诸军事。自在南夏，吴人说服，称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闻公丧，号哭罢市。"故不如铜雀台上妓。"魏武《遗令》曰："以吾妾与妓人皆著铜雀台上，施六尺床繐帷，月朝十五日，辄使向帐作伎。"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会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长，县因山得名。"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丘渊之《文章录》曰："顾恺之字长康，晋陵人。父说，尚书左丞。恺之，义熙初为散骑常侍。"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讳昌明，简文第三子也。初，简文观谶书曰：'晋氏阼尽昌明。'及帝诞育，东方始明，故因生时以为讳，而相与忘告简文。问之，乃以讳对。简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聪惠，推贤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车武子难苦问谢，车胤别见。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羊，乔小字也。《袁氏家传》曰："乔字彦升，陈郡人。父瓌，光禄大夫。乔历尚书郎、江夏相。从桓温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会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阴，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谢玄。"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王珣《游严陵濑诗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门题目》曰："道壹文锋富赡。孙绰为之赞曰：'驰骋游说，言固不虚。唯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敷。条柯猗蔚，枝干扶疏。'"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张资《凉州记》曰："天锡字纯嘏，安定乌氏人，张耳后也。曾祖轨，永嘉中为凉州刺史，值京师大乱，遂据凉土。天锡篡位，自立为凉州牧。苻坚使将姚苌攻没凉州，天锡归长安，坚以为侍中、比部尚书、归义侯。从坚至寿阳，坚军败，遂南归。拜散骑常侍、西平公。"《中兴书》曰："天锡后以贫拜庐江太守。薨，赠侍中。"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诗·鲁颂》曰："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淳酪养性，人

无嫉心。”《西河旧事》曰：“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但写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恺之为桓温参军，甚被亲昵。”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春秋考异邮》曰：“距不周风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广莫者，精大备也。盖北风也，一曰寒风。”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征西寮属名》曰：“毛玄字伯成，颍川人。仕至征西行军参军。”

范宁作豫章，《中兴书》曰：“宁字武子，慎阳县人。博学通览，累迁中书郎、豫章太守。”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孝文王传》曰：“王讳道子，简文皇帝第五子也。封会稽王，领司徒、扬州刺史，进太傅。为桓玄所害，赠丞相。”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续晋阳秋》曰：“谢重字景重，陈郡人。父朗，东阳太守。重明秀有才会，终骠骑长史。”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荀顗、荀勖修定法制，乐则未闻。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张资《凉州记》曰：“天锡明鉴颖发，英声少著。”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女谱》曰：“重女月镜，适王恭子愔之。”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

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丹阳记》曰："东府城西，有简文为会稽王时第，东则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领扬州，仍住先舍，故俗称东府。"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阿宁，王恭小字也。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晋安帝纪》曰："温在姑孰，讽朝廷，求九锡。谢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仆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岂可以此事语人邪？'安徐问其计。彪之曰：'闻其疾已笃，且可缓其事。'安从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檀道鸾论之曰："道子可谓易于由言，谢重能解纷纭矣。"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王司徒传》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导之孙，领军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称。大司马桓温辟为主簿，从讨袁真，封交趾望海县东亭侯，累迁尚书左仆射、领选、进尚书令。""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晋阳秋》曰："苏峻既诛，大事克平之后，都邑残荒。温峤议徙都豫章，以即丰全。朝士及三吴豪杰，谓可迁都会稽，王导独谓'不宜迁都。建业，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谓是王者之宅。今虽凋残，宜修劳来旋定之道，镇静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复乎！'终至康宁，导之策也。"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孔安国《注论语》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贤人则善。"

桓玄问羊孚：《羊氏谱》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书郎。父

绥，中书郎。孚历太学博士、州别驾、太尉参军。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晋安帝纪》曰：“混字叔源，陈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学砥砺立名。累迁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坐党刘毅伏诛。”《论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郑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续晋阳秋》曰：“仲文字仲文，陈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吴兴太守。仲文闻玄平京邑，弃郡投焉。玄甚说之，引为咨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少礼。其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妓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甚贪吝，多纳贿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败，先投义军。累迁侍中尚书。以罪伏诛。”“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岳别见。其《赋叙》曰：“晋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仆野人也，猥厕朝列，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至，故以《秋兴》命篇。”玄咨嗟称善。刘谦之《晋纪》曰：“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应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简之对曰：‘昔潘岳《秋兴赋叙》云：“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应直也。’玄欢然从之。”此语微异，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详载之。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丘渊之《新集录》曰：“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玄，车骑将军。父涣，秘书郎。灵运历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以罪伏诛。”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宋书》曰：“孔淳之字彦深，鲁国人。少以辞荣就约，征聘无所就。元嘉初，散骑郎征，不到，隐上虞山。”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庄子》云：“渔父谓孔子曰：‘人有

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逾数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离，自以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卷上之下

政事第三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陈寔已别见。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按后汉时贾彪有此事，不闻寔也。

陈元方年十一时，陈纪已见。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汉纪》曰："寔为太丘，其政不严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检众《汉书》，袁氏诸公，未知谁为邺令。故阙其文以待通识者。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环济《吴纪》曰："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祖齐，父景，并历美官。邵历散骑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后迁太子太傅。"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吴录》曰："抗字幼节，吴郡人，丞相逊子，孙策外孙也。为江陵都督，

累迁大司马、荆州牧。”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虞预《晋书》曰：“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涛蚤孤而贫，少有器量，宿士犹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庄》、《老》，与嵇康善。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累迁吏部尚书、仆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谥康侯。”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鞯，王济剔嬲不得休。”王隐《晋书》曰：“初，涛领吏部，潘岳内非之，密为作谣曰：‘阁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鞯，和峤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贤论》曰：“涛之处选，非望路绝，故贻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传》曰：“尼字正叔，荥阳人。祖最，尚书左丞。父满，平原太守。并以文学称。尼少有清才，文词温雅。初应州辟，终太常卿。”

贾充初定律令，《晋诸公赞》曰：“充字公闾，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为尚书，迁廷尉，听讼称平。晋受禅，封鲁郡公。充有才识，明达治体，加善刑法，由此与散骑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网，以为《晋律》。薨，赠太宰。”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王隐《晋书》曰：“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有核练才，清虚寡欲，喜论经史，草衣缊袍，不以为忧。累迁司徒、太保。晋受禅，进太傅。”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续晋阳秋》曰：“初，文帝命荀勖、贾充、裴秀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也。”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晋诸公赞》曰：“亮字长兴，河内野王人，太常陆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即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参同选举。若意不齐，事不得谐，可不召公与选，而实得叙所怀。’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相，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亮在职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山公启事》曰："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晋诸公赞》曰："康遇事后二十年，绍乃为涛所拔。"王隐《晋书》曰："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竹林七贤论》曰："绍惧不自容，将解褐，故咨之于涛。"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隐《晋书》曰："绍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涛启武帝云云。"

王安期为东海郡，《名士传》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晋阳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无所循尚。累迁东海内史，为政清静，吏民怀之。避乱渡江，是时道路寇盗，人怀忧惧，承每遇艰险，处之怡然。元皇为镇东，引为从事中郎。"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孟子》曰："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若是其大乎？'对曰：'民犹以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杀麋鹿者如杀人罪，是以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也，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池鱼复何足惜！"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吕氏春秋》曰："宁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也。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不敢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学十五岁而为周威公之师也。"使吏送令归家。

成帝在石头，《晋世谱》曰："帝讳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晋阳秋》曰："让，乐安人，诸任之后。随苏峻作乱。"《雅别传》曰："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魏太傅钟繇弟仲常曾孙也。少有才志，累迁至侍中。"右卫将军刘超。《晋阳秋》曰："超字世逾，琅邪人，汉成阳景王六世孙。封临沂慈乡侯，遂家焉。父征为琅邪国上将军。超为县小吏，稍迁记室掾、安东舍人。忠清慎密，为中宗所拔。自以职在中书，绝不与人交关书疏，闭门不通宾客，家无儋石之储。讨王敦有功，封零阳伯，为义兴太守，而受拜及往还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迁右卫大将军。"帝泣

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雅别传》曰："苏峻逼主上幸石头，雅与刘超并侍帝侧匡卫，与石头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觉被害。"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许氏谱》曰："柳字季祖，高阳人。祖允，魏中领军。父猛，吏部郎。"刘谦之《晋纪》曰："柳妻，祖逖子涣女。苏峻招祖约为逆，约遣柳以众会。峻既克京师，拜丹阳尹。后以罪诛。"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许氏谱》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语林》曰："任名颙，时官在都，预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晋阳秋》曰："王导接诱应会，少有牾者。虽疏交常宾，一见多输写款诚，自谓为导所遇，同之旧昵。"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玩别传》曰："玩字士瑶，吴郡吴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誉。玩器量淹雅，累迁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令，赠太尉。"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尝从容谓冰曰：'卿辈自是网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谢安石每叹咏此唱。庾赤玉曾问羡：'王公治何似？讵是所长？'羡曰：'其余令绩，不复称论。然三捉三治，三休三败。'"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晋阳秋》曰："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

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首伏，三军称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中兴书》曰：“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何骠骑作会稽，《晋阳秋》曰：“何充字次道，庐江人。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累迁会稽内史、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赠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孙统《存诔叙》曰：“存字道长，会稽山阴人也。祖阳，散骑常侍。父伟，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风情高逸，历卫军长史、尚书吏部郎。”范汪《棋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泰别传》曰：“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晋阳秋》曰：“何充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温别传》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迁荆州刺史，在州宽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谱》曰："歆字叔道，温第三子，仕至尚书。"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免。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尚书·皋陶谟》："一日万机。"孔安国曰："几，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东阳记》云："遐字彦林，河内人。祖涛，司徒。父简，仪同三司。遐历武陵王友、东阳太守。"《江惇传》曰："山遐为东阳，风政严苛，多任刑杀，郡内苦之。惇隐东阳，以仁恕怀物，遐感其德，为微损威猛。"

殷浩始作扬州，《浩别传》曰："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人。祖识，濮阳相。父羡，光禄勋。浩少有重名，仕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中兴书》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寻薨，太宗以抚军辅政，征浩为扬州，从民誉也。"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纟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

王大为吏部郎，王忱，已见。尝作选草，临当奏，王僧弥来，聊出示之。僧弥，王珉小字也。《珉别传》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导孙，中领军洽少子。有才蓺，善行书，名出兄珣右，累迁侍中、中书令。赠太常。"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张玄，已见。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续

晋阳秋》曰：“王献之为中书令，王珉代之，时人曰‘大、小王令’。”“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古史考》曰：“庭坚号曰皋陶，舜谋臣也。舜举之于尧，尧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家语》曰：“孔子自鲁司空为大司寇，三日而诛乱法大夫少正卯。”

文学第四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少而好问，学无常师。大将军邓骘召为舍人，弃，游武都。会羌虏起，自关以西道断。融以谓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何则？生贵于天下也。岂以曲俗咫尺为羞，灭无限之身哉？因往应之，为校书郎，出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高士传》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汉尚书。”《玄别传》曰：“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遂去吏，师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就东郡张恭祖受《周礼》、《礼记》、《春秋传》。周流博观，每经历山川，及接颜一见，皆终身不忘。扶风马季长以英儒著名，玄往从之，参考同异。季长后戚，嫚于待士，玄不得见，住左右，自起精庐，既因绍介得通。时涿郡卢子幹为门人冠首，季长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长谓子幹曰：‘吾与汝皆弗如也。’季长临别，执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后遇党锢，隐居著述，凡百余万言。大将军何进辟玄，乃缝掖相见。玄长八尺余，须眉美秀，姿容甚伟。进待以宾礼，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莫，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献帝在许都，征为大司农，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汉南纪》曰：“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少行清苦，为诸生，尤明《春秋左氏传》，为作训解。举孝廉，为尚书郎、九江太守。”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卫《式微》诗也。毛公曰：“泥中，卫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卫、邶《柏舟》之诗。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挚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阳安平人，骃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文章叙录》曰：“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弼别传》曰：“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吏部尚书何晏甚奇之，题之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

矣！’以弼补台郎。弼事功雅非所长，益不留意，颇以所长笑人，故为时士所嫉。又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晋景帝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其为高识悼惜如此。”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东闻喜人，太常潜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别传》曰：“弼父为尚书郎，裴徽为吏部郎，徽见异之，故问。”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虚胜，《魏志》曰：“嘏字兰硕，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累迁河南尹、尚书。嘏尝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傅子》曰：“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钟会年甚少，嘏以明知交会。”荀粲谈尚玄远。《粲别传》曰：“粲字奉倩，颍川颍阴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诸兄儒术论议各知名。粲能言玄远，常以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粲别传》曰：“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管辂传》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章叙录》曰：“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

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晋诸公赞》曰：“裴頠谈理，与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晋诸公赞》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敳之徒皆希慕简旷。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王隐《晋书》曰：“厷字茂远，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绪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𤇾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周礼》有六梦：一曰正梦，谓无所感动，平安而梦也。二曰噩梦，谓惊愕而梦也。三曰思梦，谓觉时所思念也。四曰寤梦，谓觉时道之而梦也。五曰喜梦，谓喜说而梦也。六曰惧梦，谓恐惧而梦也。按乐所言“想”者，盖思梦也。“因”者，盖正梦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既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春秋传》曰：“晋景公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刺之不可及，药不至焉。’公曰：‘良医也。’”注：“肓，鬲也。心下为膏。”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晋阳秋》曰：“庾敳字子嵩，颍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长史。”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

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一息不留，忽焉生灭。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驰车之轮，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则前至不异后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异后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无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为假矣，而至者岂实哉？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秀本传或言，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文士传》曰：“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名士传》曰：“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傲然无营，家无儋石之储，晏如也。琅邪王处仲为鸿胪卿，谓曰：‘鸿胪丞差有禄，卿常无食，能作不？’修曰：‘为复可耳。’遂为鸿胪丞、太子洗马。”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晋诸公赞》曰：“裴遐字叔道，河东人。父纬，长水校尉。遐少有理称，辟司空掾、散骑郎。”《永嘉流

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适遐也。”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邓粲《晋纪》曰：“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敦别传》曰：“敦字处仲，琅邪临沂人。少有名理，累迁青州刺史。避地江左，历侍中、丞相、大将军、扬州牧。以罪伏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晋阳秋》曰：“谢鲲字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避乱江东，为豫章太守，王敦引为长史。”《鲲别传》曰：“鲲四十三卒，赠太常。”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对。时友叹曰：‘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见大将军王敦，敦与谈论，咨嗟不能自已。”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嵇康《声无哀乐论》略曰：“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乎？”《养生》、嵇叔夜《养生论》曰：“夫虱箸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岂唯蒸之使重无使轻，芬之使香无使延哉？诚能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庶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不可养生哉？”《言尽意》，欧阳坚石《言尽意论》略曰：“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矣。”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按《庾亮僚属名》及《中兴书》，浩为亮司马，非为长史也。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王述别传》曰：“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祖湛，父承，并有高名。述蚤孤，事亲孝谨，箪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为有识所知，袭爵蓝田侯。”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

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王濛、王述，并为王导所辟。辄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佛经之行中国尚矣，莫详其始。《牟子》曰："汉明帝夜梦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问群臣。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有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部，在兰台石室。"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与牟子传记便为不同。《魏略·西戎传》曰："天竺城中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图。浮图者，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黄，发如青丝，爪如铜。其母梦白象而孕。及生，从右胁出，而有髻，坠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津。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汉武故事》曰："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验刘向、鱼豢之说，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则牟传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盖明帝遣使广求异闻，非是时无经也。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孔丛子》曰："赵人公孙龙云：'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马非马也。'"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兴书》曰："裕甚精论难。"

褚季野语孙安国褚裒、孙盛并已见。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

仰攻？”《墨子》曰：“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楚王曰：‘闻大王将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设攻宋之具，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计，墨子萦带守之。输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辍兵。”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浩别传》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爱之。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按殷浩大谢尚三岁，便是时流。或当贵其胜致，故为之挥汗。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易乾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三成德，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时和也。变也者，天地不变，不能成朝；夫妇不变，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郑玄《序易》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系辞》曰：‘《乾》《坤》，《易》之蕴也，《易》之门户也。’又曰：‘《乾》确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简易法则也。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则言其从时出入移动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则言其张设布列不易也。”据此三义而说《易》之道，广矣，大矣。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庾法畅《人物论》曰：“法深学义渊博，名声蚤著，弘道法师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成实论》曰：“波利质多天树，其香则逆风而闻。”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续晋阳秋》曰："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唯盛而已。"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冯氏谱》曰："冯怀字祖思，长乐人。历太常、护国将军。"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尽。

殷中军浩也。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刘惔，已见。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神农书》曰："夫有石城七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乐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论》，《支道林集·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论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见。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论语》曰："默而识之，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维摩诘经》曰："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也。'"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法师传》曰：“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寻庄周，则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道贤论》以七沙门比竹林七贤。遁比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法华经》曰：“三乘者：一曰声闻乘，二曰缘觉乘，三曰菩萨乘。声闻者，悟四谛而得道也。缘觉者，悟因缘而得道也。菩萨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则罗汉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闻因缘而解，或听环珮而得悟。神能独达，故以缘觉为名也。菩萨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则止行六度，真教则通修万善，功不为己，志存广济，故以大道为名也。”

许掾询也。年少时，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字敬仁，太原晋阳人。父濛，司徒左长史。修明秀有美称，善隶行书，号曰‘流奕清举’。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时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没，与修同年，故修弟熙乃叹曰：‘无愧于古人，而年与之齐也。’”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东阳，谢朗也，已见。《中兴书》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谢氏谱》曰：“朗父据，取太康王韬女，名绥。”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简文。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安西，谢奕。已见。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玄别传》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高逸沙门传》曰："遁居会稽，晋哀帝钦其风味，遣中使至东迎之。遁遂辞丘壑，高步天邑。"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殷中军读《小品》，《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高逸沙门传》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达，欲访之于遁。遂邂逅不遇，深以为恨。其为名识赏重，如此之至焉。"《语林》曰："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释氏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名德沙门题目》曰："于法开才辨从

横，以数术弘教。”《高逸沙门传》曰：“法开初以义学著名，后与支遁有竞，故遁居剡县，更学医术。”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庄子》曰：“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则自然而已然，谓之天然。天然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

殷、谢诸人共集。殷浩、谢安。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成实论》曰：“眼识不待到而知，虚尘假空与明，故得见色。若眼到色到，色闲则无空明。如眼触目，则不能见彼。当知眼识不到而知。”依如此说，则眼不往，形不入，遥属而见也。谢有问，殷无答，疑阙文。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殷中军被废东阳，浩黜废事，别见。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僧肇《注维摩经》曰：“维摩诘者，秦言净名，盖法身之大士，见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波罗密，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罗；尸罗者，精进也。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则五者为舟，般若为导，导则俱绝有相之流，升无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罗密也。”渊源未畅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简文。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

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崤，谓二陵之地，函，函谷关也。并秦之险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赋》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谢玄小字。已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大雅》诗也。毛苌注曰："訏，大也。谟，谋也。辰，时也。"郑玄注曰："猷，图也。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凭字长宗，吴郡人。有意气，为乡闾所称。学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选举孝廉，试策高第。为惔所举，补太常博士。累迁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安法师传》曰："竺法汰者，体器弘简，道情冥到，法师友而善焉。"一说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经》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见远方之色；二曰天耳通，闻障外之声；三曰身通，飞行隐显；四曰它心通，水镜万虑；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脱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则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宿命则过去心之明也。因天眼发未来之智，则未来心之明也。同归异名，义在斯矣。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

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语曰：'彼何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贡曰：'服忠信，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欤？'曰：'非也。'渔父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闻而求问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诫孔子。"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谈玄速。"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其论略曰："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详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来，苟子，王修小字。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论，特不近人情，犹疑斯文为谬也。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庄子》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不中。谓卵有毛，鸡三足，马有卵，犬可为羊，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丁子有尾，白狗黑，连环可解。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盖辩者之囿也。"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九、七觉之声。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周祗《隆安记》曰："仲堪好学而有理思也。"

殷荆州曾问远公：张野《远法师铭》曰："沙门释惠远，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世为冠族。年十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以为师。抽簪落发，研求法藏。释昙翼每资以灯烛之费。诵鉴淹远，高悟冥赜。安常叹曰：'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襄阳既没，振锡南游，结宇灵岳。自年六十，不复出山。名被流沙，彼国僧众，皆称汉地有大乘沙门。每至然香礼拜，辄东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终。""《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太史待诏王朔，朔言恐有兵气。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应在后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樊英别传》曰："汉顺帝时，殿下钟鸣，问英。对曰：'蜀岷山崩。山于铜为母，母崩子鸣，非圣朝灾。'后蜀果上山崩，日月相应。"二说微异，故并载之。远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辅也。《羊氏谱》曰："辅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书郎。父绥，中书郎。辅仕至卫军功曹。娶琅邪王讷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王氏谱》曰："讷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禄大夫。父临之，东阳太守。讷之历尚书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殷氏谱》曰："仲堪娶琅邪王临之女，

字英彦。”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庄子》篇也。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晋安帝纪》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出经叙》曰：“僧伽提婆，罽宾人，姓瞿昙氏。俊朗有深鉴，苻坚至长安，出诸经。后渡江，远法师请译《阿毗昙》。”远法师《阿毗昙叙》曰：“《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领，咏歌之微言。源流广大，管综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法胜，以《阿毗昙》源流广大，卒难寻究，别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请令译焉。”阿毗昙者，晋言大法也。道标法师曰：“阿毗昙者，秦言无比法也。”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法冈，未详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出经叙》曰：“提婆以隆安初游京师，东亭侯王珣迎至舍讲《阿毗昙》。提婆宗致既明，振发义奥，王僧弥一听便自讲，其明义易启人心如此。未详年卒。”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周祗《隆安记》曰：“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魏志》曰：“陈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余岁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见难问，应声而答，太祖宠爱之，几为太子者数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复封东阿。植每求试不得，而国亟迁易，汲汲无欢。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冲已见。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纪》曰："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人。父涣，魏郎中令。准忠信居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不胜己也。世事多险，故治退不敢求进。著书不万余言。"荀绰《兖州记》曰："准有隽才，泰始中位给事中。"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顾恺之《晋文章记》曰："阮籍《劝进》，落落有宏致，至转说徐而摄之也。"一本注阮籍《劝进文》略曰："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怀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其来久矣。周公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势，光宅曲阜，奄有龟蒙。明公宜奉圣旨，受兹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思别传》曰："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父雍起于笔札，多所掌练，为殿中御史。思早丧母，雍怜之，不甚教其书学。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冏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礧礌，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愜。后示张公。张华已见。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王隐《晋书》曰："谧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曾孙也。祖叔献，灞陵令。父叔侯，举孝廉。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所养叔母叹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家存教，岂我居不卜邻，何尔鲁之甚乎？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年二十余，就乡里席坦受书，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武帝借其书二车，遂博览。太子中庶子、议郎征，并不就，终于家。"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思别传》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

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其辞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晋阳秋》曰：“岳字安仁，荥阳人。夙以才颖发名。善属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仕至黄门侍郎，为孙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诗》成，《文士传》曰：“湛字孝若，谯国人，魏征西将军夏侯渊曾孙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补雅词，名亚潘岳。历中书侍郎。”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其诗曰：“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鸡鸣在门。孳孳恭诲，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风诗》。岳《家风诗》载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孙楚《集》云：“妇胡毋氏也。”其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一作“文于情生，情于文生”。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王隐《晋书》曰：“广字季思，东平人。拜成都王为太弟。欲使诣洛，广子孙多在洛，虑害，乃自杀。挚虞字仲治，京兆长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仆卿。虞少好学，师事皇甫谧，善校练文义，多所著述。历秘书监、太常卿。从惠帝至长安，遂流离鄠、杜间。性

好博古，而文籍荡尽。永嘉五年，洛中大饥，遂饿而死。虞与广名位略同，广长口才，虞长笔才，俱少政事。众坐广谈，虞不能对；虞退笔难广，广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世。广无可记，虞多所录，于斯为胜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中兴书》曰：“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为司徒左西属。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累迁吏部尚书、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赋》成，《晋阳秋》曰：“敞永嘉中为石勒所害。先是敞见王室多难，知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王隐《晋书》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别传》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丽，才学赏豫，足参上流。其诗赋诔颂，并传于世，而讷于言。造次咏语，常人无异。又不持仪检，形质穨索，纵情嫚惰，时有醉饱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尽，岂酒色之能害！’王敦取为参军。敦纵兵都辇，乃咨以大事，璞极言成败，不为回屈。敦忌而害之。”诗，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别见。“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中兴书》曰：“阐字仲初，颍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岁便能属文。迁散骑侍郎，领大著作。为《扬都赋》，邈绝当时。五十四卒。”

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袁氏家传》曰：“乔有文才。”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

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王隐《论扬雄太玄经》曰：“《玄经》虽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谓其屋下架屋。”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续晋阳秋》曰：“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kk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后以忤旨，左迁户曹参军、衡阳太守。在郡著《汉晋春秋》，斥温觊觎之心也。”《凿齿集》载其论，略曰：“静汉末累世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且汉有系周之业，则晋无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时，吴、楚称王。若推有德，彼必自系于周，不推吴、楚也。况长辔庙堂，吴、蜀两定，天下之功也。”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陆氏谱》曰：“退字黎民，吴郡人。高祖凯，吴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禄大夫。”“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陆氏谱》曰：“退，凭婿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修《集》载其论曰：“或问‘《易》称贤人，黄裳元吉，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求通则有损，有损则元吉之称将虚设乎？’答曰：‘贤人诚未能暗与理会，当居然人从，比之理尽，犹一豪之领一梁。一豪之领一梁，虽于理有损，不足以挠梁。贤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挠梁，于贤人何有损之者哉！’”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

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续晋阳秋》曰：“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中兴书》曰：“范启字荣期，慎阳人。父坚，护军。启以才义显于世，仕至黄门郎。”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此赋之佳处。辄云：“应是我辈语。”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刘谦之《晋纪》载安《议》曰：“谨按谥法：‘一德不懈曰简，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仿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

袁虎少贫，虎，袁宏小字也。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遂住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穉，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

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

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中兴书》曰：“万善属文，能谈论。”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文多不载。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氏谱》曰：“夷字君齐，吴郡人。祖廞，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续晋阳秋》曰：“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载其《赋》云：“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晋阳秋》曰：“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中兴书》曰：“曹毗字辅佐，谯国人，魏大司马休曾孙也。好文籍，能属词，累迁太学博士、尚书郎、光禄勋。”裁为负版绔，《论语》曰：“孔子式负版者。”郑氏注曰：“版，谓邦国籍也。负之者，贱隶人也。”非无文采，酷无裁制。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箸书。”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

更作，无复向一字。《续晋阳秋》曰："珣学涉通敏，文高当世。"

桓宣武北征，《温别传》曰："温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鲜卑。"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胡奴，陶范。别见。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隕。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二说不同，故详载焉。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中兴书》曰："恺之博学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为时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温云：'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续晋阳秋》曰："恺之矜伐过实，诸年少因相称誉，以为戏弄。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自云得先贤风制，瞻每遥赞之。恺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将眠，语捶脚人令代，恺之不觉有异，遂几申旦而后止。"

殷仲文天才宏赡，《续晋阳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数十篇。"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亮，别见。"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丘渊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陈郡人。祖耽，历阳太守。父质，琅邪内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迁太尉长史、丹阳尹。义熙九年卒。"才不减班固。"《续汉书》曰："固字孟坚，右扶风人。幼有俊才，学无常师，善属文，经传无不究览。"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中兴书》曰："胤字茂祖，谯国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见称，仕至中书令。玄败，徙安成郡，后见诛。"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睹，王爽小字也。《中兴书》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败，赠太常。"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晋安帝纪》曰："玄文翰之美，高于一世。"《玄集》载其《诔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灵，不贻其福。天道茫昧，孰测倚伏？犬马反噬，豺狼翘陆。岭摧高梧，林残故竹。人之云亡，邦国丧牧。于以诔之，爰旌芳郁。"文多，不尽载。

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玄别传》曰："玄既克殷仲堪，后杨佺期，遣使讽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领江州、荆州二刺史。"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

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蕴。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见笺，驰唤前，云："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孟昶别见。为刘牢之主簿，《续晋阳秋》曰："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世以将显。父遁，征虏将军。牢之沈毅多计，数为谢玄参军。苻坚之役，以骁猛成功。及平王恭，转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归降，用为会稽内史。欲解其兵，奔而缢死。"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卷中之上

方正第五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陈寔及纪，并已见。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楚国先贤传》曰："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父资，有美誉。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敬礼之。敕文帝修子弟礼，就家拜汉中太守。武帝平冀州，从至邺，陈群等皆为之拜。帝犹以旧情介意，薄其位而优其礼，就家访以朝政，居宾客之右。文帝征为直谏大夫。明帝欲引以为相，以老固辞。"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憾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华峤《谱叙》曰："魏受禅，朝臣三公以下，并受爵位。华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空，不进爵。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事汉朝，心虽说喜，义干其色，亦惧陛下，实应见憎。'帝大说，叹息良久，遂重异之。"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魏志》曰：“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黄初元年，奉使贺文帝践阼，而稽留不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风氏之诛。’帝说之，擢为雍州刺史，迁征西将军。淮在关中三十余年，功绩显著，迁仪同三司，赠大将军。”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魏略》曰：“凌字彦云，太原祁人。历司空、太尉、征东将军。密欲立楚王彪，司马宣王自讨之。凌自缚归罪，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凌行至项城，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灭。命邪！’遂自杀。”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语》曰：“淮妻当从坐，侍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上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追之，于是数千骑往追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五子若亡，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书至，宣王乃表原之。”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客于荆州，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谓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诣亮，谓关羽、张飞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累迁丞相、益州牧。率众北征，卒于渭南。”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魏志》曰：“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累迁卫尉。”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晋阳秋》曰：“诸葛亮寇于郿，据渭水南原，诏使高祖拒之。亮善抚御，又戎政严明，且侨军远征，粮运艰涩，利在野战。朝廷每闻

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故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亮虽挑战，或遗高祖巾帼。巾帼，妇女之饰，欲以激怒，冀获曹咎之利。朝廷虑高祖不胜忿愤，而卫尉辛毗骨鲠之臣，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亮果复挑战，高祖乃奋怒，将出应之，毗仗节中门而立，高祖乃止。将士闻见者益加勇锐。识者以人臣虽拥众千万而屈于王人，大略深长，皆如此之类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谯国人，夏侯尚之子，大将军前妻兄也。风格高朗，弘辩博畅。正始中，护军。曹爽诛，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太傅薨。许允谓玄曰：‘子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后中书令李丰恶大将军执政，遂谋以玄代之。大将军闻其谋，诛丰，收玄送廷尉。”干宝《晋纪》曰：“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尔！’不以闻也，故及于难。”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名士传》曰：“初，玄以钟毓志趣不同，不与之交。玄被收时，毓为廷尉，执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余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距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世语》曰：“本字休元，临淮东阳人。”《魏志》曰：“本，广陵东阳人。父矫，司徒。本历郡守、廷尉。所在操纲领，举大体，能使群下自尽，有率御之才。不亲小事，不读法律，而得廷尉之称。迁镇北将军。”本弟骞《晋阳秋》曰：“骞字休渊，司徒第二子，无謇谔风，滑稽而多智谋。仕至大司马。”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名士传》曰：“玄以乡党贵齿，本不论德位，年长者必为拜。与陈本母前饮，骞来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杂者也。”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魏志》曰：“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

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县。高贵乡公好学夙成。齐王废，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汉晋春秋》曰：“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谏不听，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昭为之备。髦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诃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髦，刃出于背。”《魏氏春秋》曰：“帝将诛大将军，诏有司复进位相国，加九锡。帝夜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遣使自出致讨，会雨而却。明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当决行此事。’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仓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帝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率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电晦冥。”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汉晋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马昭闻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谓我何？’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杀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闾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魏氏春秋》曰：“泰劝大将军诛贾充，大将军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死。”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晋诸公赞》曰：“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峤少以雅量称，深为贾充所知，每向世祖称之。历尚书、太子少傅。”干宝《晋纪》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风，美于信受。侍中和峤数言于上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愿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长适，又怀齐王，朋党之论弗入也。后上谓峤曰：‘太子

近入朝，吾谓差进，卿可与荀侍中共往言。’及颉奉诏还，对上曰：‘太子明识弘新，有如明诏。’问峤，峤对曰：‘圣质如初。’上默然。”《晋阳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继大业，遣和峤、荀勖往观察之。既见，勖称叹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于故。’峤曰：‘皇太子圣质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尽。’天下闻之，莫不称峤为忠，而欲灰灭勖也。”按：荀颉清雅，性不阿谀。校之二说，则孙盛为得也。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雠，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晋诸公赞》曰：“吴亡，靓入洛，以父诞为太祖所杀，誓不见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靓之姊也。帝后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中，于是以至孝发名。时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绍死荡阴之役。谈者咸曰：‘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晋诸公赞》曰：“齐王当出藩，而王济谏请无数，又累遣常山主与妇长广公主共入稽颡，陈乞留之。世祖甚恚，谓王戎曰：‘我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朕家计，而甄德、王济连遣妇入来，生哭人邪？济等尚尔，况余者乎？’济自此被责，左迁国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汉书》曰：“淮南厉王长，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于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瓒《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缝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广，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王隐《晋书》曰：“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汉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孙。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预智谋渊博，明于治乱，常称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累迁河南尹，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以平吴勋封当阳侯。预无伎艺之能，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辄在将帅之限。赠征南将军，仪同三司。”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

去。《八王故事》曰："济字文通，弘农人，杨骏弟也。有才识，累迁太子太保，与骏同诛。"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语林》曰："中朝方镇还，不与元凯共坐。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晋诸公赞》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济有才干，与世祖同年相善，谓世祖曰：'后富贵时，见用作领护军各十年。'世祖即位，累迁左将军、特进。"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虞预《晋书》曰："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十余岁能属文，外祖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为安阳令，民生为立祠。累迁侍中、中书监。"和峤为令。故事，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王隐《晋书》曰："勖性佞媚，誉太子，出齐王。当时私议，损国害民，孙、刘之匹也。后世若有良史，当著《佞幸传》。"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曹嘉之《晋纪》曰："中书监、令常同车入朝。至和峤为令，而荀勖为监，峤意强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此始也。"

山公大儿著短帢，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晋诸公赞》曰："山该字伯伦，司徒涛长子也。雄有器识，仕至左卫将军。"

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汉晋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语》曰："雄有节概，仕至黄门郎、护军将军。"按：王隐、孙盛《不与故君相闻议》曰："昔在晋初，河内温县领校向雄，送御牺牛，不先呈郡，辄随比送洛。值天大热，郡送牛

多暍死。台法甚重，太守吴奋召雄与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奋大怒，下雄狱，将大治之。会司隶辟雄都官从事，数年，为黄门侍郎。奋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见。武帝闻之，给雄酒礼，使诣奋解，雄乃奉诏。”此则非刘淮也。《晋诸公赞》曰：“淮字君平，沛国杼秋人。少以清正称。累迁河内太守、侍中、尚书仆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礼记》曰：“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郑玄曰：“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虞预《晋书》曰：“冏字景治，齐王攸子也。少聪惠，及长，谦约好施。赵王伦篡位，冏起义兵诛伦，拜大司马，加九锡，政皆决之。而恣用群小，不复朝觐，遂为长沙王所诛。”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冏设宰会，召葛旃《齐王官属名》曰：“旃字虚旃，齐王从事中郎。”《晋阳秋》曰：“齐王起义，转长史。既克赵王伦，与董艾等专执威权。冏败，见诛。”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农人。祖遇，魏侍中。父缓，秘书监。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检。齐王起义，艾为新汲令，赴军，用艾领右将军。王败，见诛。”共论时宜。旃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旃等不自得而退。

卢志于众坐《世语》曰：“志字子通，范阳人，尚书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邺令，历成都王长史、卫尉卿、尚书郎。”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抗已见。《吴书》曰：“逊字伯言，吴郡人，世为冠族。初领海昌令，号神君，累迁丞相。”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于世。累迁吏部郎、尚书。选举，先性行而后言才，进司空。珽，咸熙中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书。”士龙失色。云别见。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孔氏《志怪》曰：“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

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猎，见一獐，举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复起，充逐之，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门中一铃下有唱家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贵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尽可体，便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崔曰：‘近得尊府君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举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见父手迹，便歔欷无辞。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使充就东廊。充至，妇已下车，立席头，共拜。为三日毕，还见崔。崔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生男，当以相还；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崔送至门，执手零涕，离别之感，无异生人。复致衣一袭，被褥一副。充便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临水戏，忽见一犊车，乍浮乍没。既上岸，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儿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别，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曜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爱恩从此别，断绝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不见二车处。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诣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者。欻有一老婢，问充得碗之由。还报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视之，果是。谓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箸棺中。今视卿碗甚似，得碗本末可得闻不？’充以事对。即诣充家迎儿。儿有崔氏状，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为令器。历数郡二千石，皆著绩。其后生植，为汉尚书。植子毓，为魏司空。冠盖相承至今也。”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贞烈。赵王伦为相国，忱为太傅长史，乃版以参相国军事。使者卒至，忱深惧豫祸，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长和，一名陶，泰山平阳人。世为冠族。父繇，车骑掾。忱历太傅长史、扬州刺史，迁侍中。永嘉五年，遭乱被害，年五十余。”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树，阮修已见。《春秋传》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风俗通》曰：“《孝经》称社者，土也。广博不可备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然则社自祀句龙，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箸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论衡》曰：“世谓人死为鬼，非也。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如审鬼者死人精神，人见之宜从裸袒之形，无为见衣带被服也。何则？衣无精神也。由此言之，见衣服象人，则形体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中兴书》曰：“郑太后字阿春，荥阳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吴氏。时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将纳吴氏，后与吴氏女游后园，有言之于中宗者，纳为夫人，甚宠。生简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刁协。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兴书》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并非敬后所生，而谓裒有大成之度，胜于明帝，因从容问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贤？’导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优劣。如此，故当以年。’于是更封裒为琅邪王。”而此与《世说》互异，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为实？且从容调谏，理或可安。岂有登阶一言，曾无奇说，便为之改计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杜预《左传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莸，臭草。”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玩已见。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恢别传》曰：“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

祖诞，司空。父靓，亦知名。恢少有令问，称为明贤。避难江左，中宗召补主簿，累迁尚书令。”《庾氏谱》曰：“庾亮子会，娶恢女，名文彪。”庾会别见。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羊氏谱》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车骑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书郎。娶诸葛恢次女。”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彪别见。恢儿娶邓攸女。《诸葛氏谱》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荥阳太守。娶河南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陈郡人。父衡，博士。裒历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及恢亡，遂婚。《谢氏谱》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兴书》曰：“石字石奴，历尚书令，聚敛无厌，取讥当世。”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邓粲《晋纪》曰：“周谟字叔治，颉次弟也。仕至中护军。嵩字仲智，谟兄也。性绞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颉被害，王敦使人吊焉。嵩曰：‘亡兄，天下有义人，为天下无义人所杀，复何所吊？’敦甚衔之。犹取为从事中郎，因事诛嵩。”《晋阳秋》曰：“嵩事佛，临刑犹诵经。”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阿奴，谟小字。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虞预《晋书》曰：“刁协字玄亮，勃海饶安人。少好学，虽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兴制度，皆禀于协。累迁尚书令，中宗信重之。为王敦所忌，举兵讨之，奔至江南，败死。”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径便出。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籍。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中兴书》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罗贤俊，辟充为主簿。充知敦有异

志，逡巡疏外。及敦称含有惠政，一坐畏敦，击节而已，充独抗之。其时众人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为东海王文学。”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徐广《晋纪》曰：“顾显字孟著，吴郡人，骠骑荣兄子。少有重名，泰兴中为骑郎。蚤卒，时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按明帝未即位，颉已为王敦所杀，此说非也。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颉别传》曰：“王敦讨刘隗，时温太真为东宫庶子，在承华门外，与颉相见，曰：‘大将军此举有在，义无有滥。’颉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乱，共相推戴数年而为此者乎？处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在？’”《晋阳秋》曰：“王澄为荆州，群贼并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犹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搤而杀之。”《裴子》曰：“平子从荆州下，大将军因欲杀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铁楯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将军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积饮食，皆不能动，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将军带绝，与力士斗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许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刘谦之《晋纪》曰：“敦欲废明帝，言于众曰：‘太子子道有亏，温司马昔在东宫悉其事。’峤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晋阳秋》曰：“王敦既下，六军败绩。颉长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劝颉避难，颉曰：‘吾备位大臣，朝廷倾挠，岂可草间求活，投身胡虏邪？’乃与朝士诣敦，敦曰：‘近日战有余力不？’对曰：‘恨力不足，岂有余邪？’”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王隐《晋书》曰：“峻字子高，长广掖人。少有才学，仕郡主簿，举孝廉。值中原乱，招合流旧三千余家，结垒本县，宣示王化，收葬枯骨，远近感其恩义，咸共宗焉。讨王敦有功，封公，迁历阳太守。峻外营将表曰：‘鼓自鸣。’峻自斫鼓曰：‘我乡里时，有此则空城。’有顷，诏书征峻。峻曰：‘台下云我反，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乃作乱。”《晋阳秋》曰：“峻率众二万，济自横江，至于蒋山，王师败绩。”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传》曰：“楚庄王围郑，晋使荀林父率师救郑，与楚战于邲，晋师败绩。桓子归，请死。晋平公将许之，士贞子谏而止。后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获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会稽后贤记》曰：“群字敬休，会稽山阴人。祖竺，吴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群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晋阳秋》曰：“匡术为阜陵令，逃亡无行。庾亮征苏峻，术劝峻诛亮，遂与峻同反。后以宛城降。”因众坐戏语，令术劝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语》曰：“孔子之宋，匡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战。孔子止之曰：‘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述先王之道而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弹剑，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罢。”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鹰化为鸠。”郑

玄曰："鸠，播谷也。"《夏小正》曰："鹰则为鸠。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鸠也者，非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故具之。"

苏子高事平，《灵鬼志·谣征》曰："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后诸公诛峻，硕犹据石头，溃散而逃，追斩之。"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孔坦。乱离之后，百姓雕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按王隐《晋书》："苏峻事平，陶侃欲将坦上，用为豫章太守，坦辞母老不行。台以为吴郡。吴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吴兴内史。"不闻尹京。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孔愉别传》曰："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初辟中宗参军，讨华轶有功，封余不亭侯。愉少时尝得一龟，放于余不溪中，龟于路左顾者数过。及后铸印，而龟左顾，更铸犹如此。印师以闻，愉悟，取而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始得全首领。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邓粲《晋纪》曰："初，有赞侃于王敦者，乃以从弟廙代侃为荆州，左迁侃广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闻大怒。及侃将莅广州，过敦，敦陈兵欲害侃。敦咨议参军梅陶谏敦，乃止，厚礼而遣之。"王隐《晋书》亦同。按二书所叙，则有惠于陶是梅陶，非颐也。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别传》曰："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人。博学有识，避地江左，历左光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薨，赠司空。"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晋阳秋》曰："庾冰字季坚，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检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迁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中兴书》曰："帝讳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晋阳秋》曰："初，显宗临崩，庾冰议立长君，何充谓宜奉皇子。争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处外任。及冰出镇武昌，充自京驰还，言于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龙飞，使晋德再隆者，冰之勋也。臣无与焉。'"帝有惭色。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徐广《晋纪》曰："江彪字思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弈，为中兴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范汪《棋品》曰："彪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庾冰。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王隐《晋书》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马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中兴书》曰："温曾为徐州刺史。"沛国属徐州，故呼温使君。斗战者，以温为将也。桓甚有恨容。刘尹，真长。已见。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时，坦之，已见。江虨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按《王彪之别传》曰："彪之从伯导谓彪之曰：'选曹举汝为尚书郎，幸可作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述别传》曰："述常以为人之处世，当先量己而后动，义无虚让，是以应辞便当固执。其贞正不逾皆此类。"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绰集》载《诔》文曰："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中纳是，吐诚悔非。虽实不敏，敬佩弦韦。永戢话言，口诵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广《晋纪》曰："羲，字叔和，太保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将军、吴国内史。"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简文。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王濛，已见。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刘氏谱》曰："简字仲约，南阳人。祖乔，豫州刺史。父珽，颍川太守。简仕至大司马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孔子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刘尹之意，盖从此言也。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司州，已见。陶胡奴为乌程令，胡奴，

陶范小字也。《陶侃别传》曰："范字道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何法盛以为第九子。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阮光禄阮裕，已见。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兴书》曰："裕终日颓然，无所错综，而物自宗之。"刘尹时为会稽，乃叹曰："我入，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别传》曰："温有豪迈风气也。"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桓伊小字也。《续晋阳秋》曰："伊字叔夏，谯国铚人。父景，护军将军。伊少有才艺，又善声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累迁豫州刺史，赠右将军。"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罗府君别传》曰："含字君章，桂阳枣阳人。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后寓湘境，故为桂阳人。含，临海太守彦曾孙，荥阳太守缓少子也。桓宣武辟为别驾，以官廨諠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为床，织苇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余。桓公尝谓众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岂惟荆楚而已！'累迁散骑常侍、廷尉、长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挺生。岂非至行之征邪？"

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韩伯，已见。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汉书》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马。"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王坦之，王述

并已见。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王氏谱》曰："坦之子恺，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兴书》曰："恺字茂仁，历吴国内史、丹阳尹，赠太常。"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春秋传》曰："楚伐郑。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曰："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荀、刘，已见。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羊氏谱》曰："绥字仲彦，太山人。父楷，尚书郎。绥仕至中书侍郎。"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阮思旷也。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

太极殿始成，徐广《晋纪》曰："孝武宁康二年，尚书令王彪之等启改作新宫。太元三年二月，内外军六千人始营筑，至七月而成。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尚书谢万监视，赐爵关内侯。大匠毛安之，关中侯。"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箸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谢安与王语次，因及魏时起陵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县梯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安欲以此风动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知其心，乃不复逼之。"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

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卢奴，江敳小字也。《晋安帝纪》曰：“敳字仲凯，济阳人。祖正，散骑常侍。父虨，仆射。并以义正器素，知名当世。敳历位内外，简退箸称，历黄门侍郎、骠骑咨议。”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宋书》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远，湘州刺史。”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兴书》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国宝夜开门入，为遗诏。爽为黄门郎，距之曰：‘大行晏驾，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斩！’国宝惧，乃止。”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中兴书》曰：“王濛女讳穆之，为哀帝皇后。王蕴女讳法惠，为孝武皇后。”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张玄已见。建武，王忱也。《晋安帝纪》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后为建武将军。”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范宁已见。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名盖，即宁妹也，生忱。”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顾邵，环济《吴纪》曰：“邵字孝则，吴郡人。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举善以教民，风化大行。”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江表传》曰：“雍字元叹，曾就蔡伯喈，伯喈赏异之，以其名与

之。”《吴志》曰：“雍累迁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拜侯还第，家人不知。为人不饮酒，寡言语。孙权尝曰：‘顾侯在坐，令人不乐。’位至丞相。”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礼记》曰：“延陵季子适齐，及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晋阳秋》曰：“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鍾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见顾恺之《书赞》。《语林》曰：“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臧荣绪又以为诸葛诞也。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

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传》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称也。"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竹林七贤论》曰："明帝自阁上望见，使人问戎姓名而异之。"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晋阳秋》曰："司隶校尉刘毅奏：'南郡太守刘肇以布五十疋杂物遗前豫州刺史王戎，请槛车征付廷尉治罪，除名终身。'戎以书未达，不坐。"《竹林七贤论》曰："戎报肇书，议者佥以为讥。世祖患之，乃发口诏曰：'以戎之为士，义岂怀私？'议者乃息，戎亦不谢。"

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晋诸公赞》曰："楷息瓒，取杨骏女。骏诛，以相婚党，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证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传》曰："楚王之难，李肇恶楷名重，收将害之。楷神色不变，举动自若，诸人请救，得免。"《晋阳秋》曰："楷与王戎俱加仪同三司。"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邓粲《晋纪》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刘淮为镇东将军，镇寿阳。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一作暗故当耳。一作真是斗将故耳。

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

《晋阳秋》曰：“刘舆字庆孙，中山人。有豪侠才算，善交结。为范阳王虓所昵，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为长史。”《八王故事》曰：“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长子。少尚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归。累迁司空、太傅。”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坠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晋诸公赞》曰：“邈字景声，河东闻喜人。少有通才，从兄頠器赏之，每与清言，终日达曙。自谓理构多如，辄每谢之，然未能出也。历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监东海王军事。少为文士，而经事为将，虽非其才，而以罕重称也。”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见。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丹阳记》曰：“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诸王所居。”何所稍严。”《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约别传》曰：“约字士少，范阳遒人。累迁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镇寿阳。与苏峻反，峻败，约投石勒。约本幽州冠族，宾客填门，勒登高望见车骑，大惊。又使占夺乡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恶之，遂诛约。”《晋阳秋》曰：“阮孚字遥集，陈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调，而无俊异。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广州刺史。”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

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孚别传》曰："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晋百官名》曰："许璪字思文，义兴阳羡人。"《许氏谱》曰："璪祖艳，字子良，永兴长。父裴，字季显，乌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许上床便呿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顾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顾荣曰："此吾家骐骥也，必兴吾宗。"仕至尚书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庾氏谱》曰："会字会宗，太尉亮长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阿恭，会小字也。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按庾亮《启参佐名》，裒时直为参军，不掌记室也。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钱唐县记》曰："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未详。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

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王氏谱》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鉴女，名璿，字子房。”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曼别传》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阳平太守。曼颓纵宏任，饮酒诞节，与陈留阮放等号兖州八达。累迁丹阳尹，为苏峻所害。”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明帝东宫僚属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车骑长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时，避乱渡江，累迁黄门侍郎。褒其清俭，赠大鸿胪。”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孙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车，四曰火军，五曰火队。”凡军必知五火之变，故以火攻者，明也。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语林》曰：“周侯饮酒已醉，箸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中兴书》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晋阳秋》曰：“苏峻作逆，诏亮都督征讨，战于建阳门外，王师败绩，亮于陈携二弟奔温峤。”乱兵相剥掠，射误中柂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贼！”众乃安。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刘氏谱》曰：“刘绥妻陈留阮蕃女，字幼娥。”绥，别见。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庾氏传》曰：“翼娶高平刘绥女，字静女。”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

堕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温。与简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续晋阳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镇。尝与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鸣角鼓噪，部伍并惊驰，温阳骇异，晞大震，帝举止自若，音颜无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温服惮也。"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劭荟别传》曰："劭字敬伦，丞相导第五子。清贵简素，研味玄赜。大司马桓温称为凤雏。累迁尚书仆射、吴国内史。荟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誉，夷泰无竞。仕至镇军将军。"正值收庾希家。《中兴书》曰："希字始彦，司空冰长子。累迁徐、兖二州刺史。希兄弟贵盛，桓温忌之，讽免希官，遂奔于暨阳。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及温诛希弟柔、倩，闻希难，逃于海陵。后还京口聚众，事败，为温所诛。"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续晋阳秋》曰："超谓温雄武，当乐推之运，遂深自委结。温亦深相器重，故潜谋密计，莫不预焉。"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帐，一作帷。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中兴书》曰："安先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晋安帝纪》曰："简文晏驾，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大怒，以为黜其权，谢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侧，在位望者，战栗失色。或云自此欲杀

王、谢。”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效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温止新亭，大陈兵卫，呼安及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措，倒执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举动，不异于常。举目遍历温左右卫士，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于是矜庄之心顿尽。命部左右，促燕行觞，笑语移日。”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超得宠桓温，专杀生之威。

支道林还东，《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安和上传》曰：“释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卫，年十二作沙门。神性聪敏而貌至陋，佛图澄甚重之。值石氏乱，于陆浑山木食修学，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阳。以佛法东流，经籍错谬，更为条章，标序篇目，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无疾卒。”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晋百官名》曰：“谢奉字弘道，会稽山阴人。”《谢氏谱》曰：“奉祖端，散骑常侍。父凤，丞相主簿。奉历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竟不

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晋安帝纪》曰：“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为刘真长所知。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屡辞征命，遂箸高尚之称。”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续晋阳秋》曰：“初，苻坚南寇，京师大震。谢安无惧色，方命驾出墅，与兄子玄围棋。夜还乃处分，少日皆办。破贼又无喜容。其高量如此。”《谢车骑传》曰：“氐贼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朝廷遣诸军距之，凡八万。坚进屯寿阳，玄为前锋都督，与从弟玫等选精锐决战。射伤坚，俘获数万计，得伪辇及云母车，宝器山积，锦罽万端，牛、马、驴、骡、驼十万头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晋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兴书》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荦不羁，欲为傲达，仕至黄门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续晋阳秋》曰：“献之虽不修赏贯，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坚游魂近境，坚，别见。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王珉、谢玄并已见。小奴，王荟小字也。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谢玄曾为徐州，故云使君。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诗张！”玄叔父安，曾为吴兴，玄少时从之游，故珉云然。谢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

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续晋阳秋》曰：“珣初辟大司马掾，桓温至重之，常称‘王掾必为黑头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闻长星也。且汉文八年，有长星出东方。文颖注曰：“长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长十丈，或二三丈，无常也。”此星见，多为兵革事。此后十六年，文帝乃崩。盖知长星非关天子，《世说》虚也。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文士传》曰：“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踈广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自东海避难元城，改姓，去‘踈’之足以为束氏。皙博学多识，问无不对。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校果然。曾为《饼赋》诸文，文甚俳谑。三十九岁卒，元城为之废市。”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益寿，谢混小字也。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王睹已见。齐，王熙小字也。《中兴书》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阳公主，太子洗马，早卒。”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矚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识鉴第七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续汉书》曰：“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少治《礼》及严氏《春秋》。累迁尚书令。玄严明有才略，长于知人。初，魏武帝为诸生，未知名也，玄甚异之。”《魏书》曰：“玄见太祖曰：‘吾见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语》曰：“玄谓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孙盛《杂语》曰：“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世说》所言谬矣。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魏志》曰：“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适长沙。”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魏略》曰：“邓飏字玄茂，南阳宛人，邓禹之后也。少得士名。明帝时为中书郎，以与李胜等为浮华被斥。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为人好货，臧艾以父妾与飏，得显官，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富邓玄茂。’何晏选不得人，颇由飏，以党曹爽诛。”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史记》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怒，欲辱之。相如每称疾，望见，引车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将军哉？顾秦强赵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于赵。今两虎斗，势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后私仇也。’颇闻，谢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志，然犹劝嘏结交云。”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记》曰："孙武，齐人。吴起，卫人。并善兵法。"《竹林七贤论》曰："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名士传》曰："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竹林七贤论》曰："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欻起，皆如涛言。"《名士传》曰："王夷甫推叹涛'晻晻为与道合，其深不可测'。皆此类也。"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晋阳秋》曰："夷甫父乂，有简书，将免官，夷甫年十七，见所继从舅羊祜，申陈事状，辞甚俊伟。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此人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者，必此人也！'"《汉晋春秋》曰："初，羊祜以军法欲斩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败，不相贵重。天下为之语曰：'二王当朝，世人莫敢称羊公之有德。'"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晋阳秋》曰："潘滔字阳仲，荥阳人，太常尼从子也。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汉晋春秋》曰："初，王夷甫言东海王越，转王敦为杨州。潘滔初为太傅长史，言于太傅曰：'王处仲蜂目已露，豺声未发，今树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贼之也。'"《晋阳秋》曰："敦为太子舍人，与滔同僚，故有此言。"习、孙二说，便小迁异。《春秋传》曰："楚令尹子上谓世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

石勒不知书，《石勒传》曰："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骑射。晋元康中，流宕山东，与平原茌平人师欢家庸，耳恒闻鼓角鞞铎之音，勒私异之。初，勒乡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长，类铁骑之象。国中生人参，葩叶

甚盛。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貌奇异，有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杰并起，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为左前督。桑败，共推勒为主。攻下州县，都于襄国。后僭正号，死，谥明皇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邓粲《晋纪》曰："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汉书》曰："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食其劝立六国后，王令趣刻印。张良入谏，以为不可。辍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趣令销印。"

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晋诸公赞》曰："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少以明识清允称。傅嘏极贵重之，谓之宁武子。仕至太保，为楚王玮所害。"《玠别传》曰："玠有虚令之秀，清胜之气，在群伍之中，有异人之望。祖太保见玠五岁曰：'此儿神爽聪令，与众大异，恐吾年老，不及见尔。'"

刘越石云："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虞预《晋书》曰："华轶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孙也。累迁江州刺史。倾心下士，甚得士欢心。以不从元皇命见诛。"《汉晋春秋》曰："刘琨知轶必败，谓其自取之也。"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文士传》曰："张翰字季鹰。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大司马齐王冏辟为东曹掾。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艰，哀毁过礼。自以年宿，不营当世，以疾终于家。"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中兴书》曰："恢避难过江，与颍川荀道明、陈留蔡道明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时人为之语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语林》曰："丞相拜司空，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当复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晋诸公赞》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东海王越辟为掾，后行陈留太守。大行威罚，为坞人所害。”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晋百官名》曰：“朗字世彦，弘农人。”《杨氏谱》曰：“朗祖嚣，典军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隐《晋书》曰：“朗有器识才量，善能当世。仕至雍州刺史。”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邓粲《晋纪》曰：“阿奴，嵩之弟周谟也。”三周并已见。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晋阳秋》曰：“应字安期，含子也。敦无子，养为嗣，以为武卫将军，用为副贰，伏诛。”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危，必兴愍恻。《王彬别传》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览，父正，并有名德。彬爽气出侪类，有雅正之韵。与元帝姨兄弟，佐佑皇业，累迁侍中。从兄敦下石头，害周伯仁，彬与颉素善，往哭其尸，甚恸。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惨容而问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复何为者哉？’彬曰：‘伯仁清誉之士，有何罪？’因数敦曰：‘抗旌犯上，杀戮忠良！’音辞慷慨，与泪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为之解，命彬曰：‘拜谢。’彬曰：‘有足疾。比来见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颈疾？’以亲故不害之。累迁江州刺史、左仆射。赠卫将军。”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传》曰：“舒字处明，琅邪人。祖览，知名。父会，御史。舒器业简素，有文武干。中宗用为北

中郎将、荆州刺史、尚书仆射。出为会稽太守。以父名会，累表自陈。讨苏峻有功，封彭泽侯，赠车骑大将军。”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郦寄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嘉别传》曰：“嘉字万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吴司空。祖父揖，晋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嘉部庐陵从事。下都还，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待还，当问从事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语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太傅褚裒有器识，亮正旦大会，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久之，指嘉曰：‘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之。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寮毕集。时佐史并著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嘉喜酣畅，愈多不乱。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续晋阳秋》曰：“逵善图画，穷巧丹青也。”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中兴书》曰：“浩栖迟积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园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谱》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兴书》曰：“爰之有父翼风，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陶侃别传》曰：“庾翼

薨，表其子爰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未薨，敬豫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惮之，议者欲以授桓温。时简文辅政，然之。刘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不许。温后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华阳国志》曰：“李势字子仁，洛阳临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晋乱据蜀，特子雄，称号成都。势祖骧，特弟也。骧生寿，寿篡位自立，势即寿子也。晋安西将军伐蜀，势归降，迁之扬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温别传》曰：“初，朝廷以蜀处险远，而温众寡少，县军深入，甚以忧惧。而温直指成都，李势面缚。”《语林》曰：“刘尹见桓公每嬉戏必取胜，谓曰：‘卿乃尔好利，何不焦头？’及伐蜀，故有此言。”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

郗超与谢玄不善。符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车频《秦书》曰：“符坚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诈称谶文，改曰‘符’。言已当王，应符命也。坚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诞，背赤色隐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隶徐正名知人，坚六岁时，尝戏于路，正见而异焉，问曰：‘符郎！此官街，小儿行戏，不畏缚邪？’坚曰：‘吏缚有罪，不缚小儿。’正谓左右曰：‘此儿有王霸相。’石氏乱，伯父健及父雄西入关，健梦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头为龙骧将军。肩头，坚小字也。健即拜为龙骧，以应神命。后健僭帝号。死，子生立，凶暴，群臣杀之而立坚。坚立十五年，遣长乐公丕攻没襄阳。十九年，大兴师伐晋，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乃遣告晋曰：‘已为晋君于长安城中建广夏之室，今故大举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中兴书》曰：“于时氐贼强盛，朝议求文武良将可镇靖北方者。卫大将军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书郎郗超闻而叹

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其举。’”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续晋阳秋》曰：“玄识局贞正，有经国之才略。”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续晋阳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孙，秘书监韶之子。太傅谢安见其少时，叹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及长，果俊迈有风气。好老、庄之言，当世荣誉，弗之屑也，唯与殷仲堪善。累迁中书郎、义兴太守。女为恭帝皇后。”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谱》曰：“瑗字叔玉，北地灵州人。历护军长史、安城太守。”《宋书》曰：“迪字长猷，瑗长子也。位至五兵尚书。赠太常。”丘渊之《文章录》曰：“亮字季友，迪弟也。历尚书令，仕光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诛。”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父蕴、王忱，并已见。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忱与恭为王绪所间，终成怨隙。别见。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续晋阳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识，裁见，谓其父曰：‘此儿当成卿门户，宜资令学问。’胤就业恭勤，博览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为从事，一岁至治中。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谢公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累迁丹阳尹、护军将军、吏部尚书。”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在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晋安帝纪》曰："孝武深为晏驾后计，擢仲堪代王忱为荆州。仲堪虽有美誉，议者未以方岳相许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议者谓其殆矣。终为桓玄所败。"

卷中之下

赏誉第八上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汝南先贤传》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仲举尝叹曰：‘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也。’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请干将作剑。干将者，吴人，其妻曰莫邪。干将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阴阳，百神临视，而金铁之精未流。夫妻乃剪发及爪而投之炉中，金铁乃濡，遂成二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阴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以献阖闾，阖闾甚宝重之。”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李氏家传》曰：“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榦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汝南先贤传》曰：谢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识人伦，虽郭林宗不及甄之鉴也。见许子将兄弟弱冠时，则曰：‘平舆之渊有二龙。’仕为豫章从事。许虔字子政，平舆人。体尚高洁，雅正宽亮。谢子微见虔兄弟，叹曰：‘若许子政者，榦国之器也。’虔弟劭，声未发时，时人以谓不如虔。虔恒抚髀称劭，自以为不及也。释褐为郡功曹，黜奸废恶，一郡肃然。年三十五卒。”《海内先贤传》曰：“许劭字子将，虔弟也。山峙渊停，行应规表。邵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十岁时，叹曰：‘此乃希世之伟人也。’初，劭拔樊子昭于市肆，出虞承贤于客舍，召李叔才于无闻，擢郭子瑜于小吏。广陵徐孟本来临汝南，闻劭高名，召功曹。时袁绍以公族为濮阳长，弃官还。副车从骑将入郡界，乃叹曰：‘许子将秉持清格，岂可以吾舆服见之邪？’遂单马而归。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于豫

章也。”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张璠《汉纪》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阳人。为功曹，辟公府掾。升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闻滂高名，皆解印绶去。为党事见诛。”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魏书》曰：“度字叔济，襄平人。累迁冀州刺史、辽东太守。”《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东管朱虚人。少孤，数岁时过书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学者，有亲也。一则愿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中心感伤，故泣耳。’师恻然曰：‘苟欲学，不须资也。’于是就业。长则博览洽闻，金玉其行。知世将乱，避地辽东。公孙度厚礼之。中国既宁，欲还乡里，为度禁绝。原密自治严，谓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观其意。皆曰：‘乐移。’原旧有捕鱼大船，请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数日，度乃觉，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也。’魏王辟祭酒，累迁五官中郎长史。”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隐《晋书》曰：“戎少清明晓悟。”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裴頠已见。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按诸书皆云：钟会荐裴楷、王戎于晋文王，文王辟以为掾，不闻为吏部郎。

王濬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晋阳秋》曰：“戎为儿童，钟会异之。”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虞预《晋书》曰：“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父潜，魏太常。秀有风操，八岁能著文。叔父徽，有声名。秀年十余岁，有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大将军辟为掾。父终，推财与兄。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巨鹿公。后累迁左光禄、司空。四十八薨，谥元公，配食宗庙。”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礼记》曰：“周丰谓鲁哀公曰：‘宗庙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碩，江墙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玄、会、

嘏、涛，并已见上。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晋诸公赞》曰："奕字泰业，太原阳曲人。累世旧族。奕有才望，历雍州刺史、尚书。"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顾恺之《画赞》曰："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谱》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续，汉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历车骑掾，娶乐国祯女，生五子：乘、洽、式、亮、悦也。"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名士传》曰："咸字仲容，陈留人，籍兄子也。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为散骑侍郎。山涛举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见之心醉，不觉叹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涛《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晋阳秋》曰："咸行已多违礼度，涛举以为吏部郎，世祖不许。"《竹林七贤论》曰："山涛之举阮咸，固知上不能用，盖惜旷世之俊，莫识其真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称其清真寡欲，则迹外之意自见耳。"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杜笃《新书》曰："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知人多此类。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终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称泰："自汉元以来，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虞预《晋书》曰："武陔字

元夏，沛国竹邑人。父周，魏光禄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品望，乡人诸父，未能觉其多少。时同郡刘公荣名知人，尝造周，周见其三子。公荣曰：‘君三子皆国士。元夏器量最优，有辅佐之风，力仕宦，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陔至左仆射。”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晋诸公赞》曰：“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名士传》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见夷甫，谓长史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三公，不为我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也。’夜使推墙杀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清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邓粲《晋纪》曰：“王湛字处冲，太原人。隐德，人莫之知，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唯父昶异焉。昶丧，居墓次，兄子济往省湛，见床头有《周易》，谓湛曰：‘叔父用此何为？颇曾看不？’湛笑曰：‘体中佳时，脱复看耳。今日当与汝言。’因共谈《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济性好马，而所乘马骏驶，意甚爱之。湛曰：‘此虽小驶，然力薄不堪苦。近见督邮马，当胜此，但养不至耳。’济取督邮马，谷食十数日，与湛试之。湛未尝乘马，卒然便驰骋，步骤不异于济，而马不相胜。湛曰：‘今直行车路，何以别马胜不，唯当就蚁封耳！’于是就蚁封盘马，果倒踣。其俊识天才乃尔。”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

舒以上。”《晋阳秋》曰：“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有优润。见湛，叹服其德宇。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之曰：‘欲以我处季孟之间乎？’”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任城人。幼孤，为外氏宁家所养。宁氏起宅，相者曰：‘当出贵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谓应相也。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迟钝，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不以介意。身长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箸韦衣入山泽，每猎大获。为后将军钟毓长史，毓与参佐射戏，舒常为坐画筹。后值朋人少，以舒充数，于是发无不中，加博措闲雅，殆尽其妙。毓叹谢之曰：‘吾之不足尽卿，如此射矣！’转相国参军。晋王每朝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累迁侍中、司徒。”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渊博，赡于论难。”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褚氏家传》曰：“陶字季雅，吴郡钱塘人，褚先生后也。陶聪惠绝伦，年三十，作《鸥鸟》、《水硊》二赋。宛陵严仲弼见而奇之曰：‘褚先生复出矣！’弱不好弄，清谈闲默，以坟、典自娱。语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吴归命世祖，补台郎、建忠校尉。司空张华与陶书曰：‘二陆龙跃于江、汉，彦先凤鸣于朝阳，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渊、岱之宝不匮。’仕至中尉。”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载洪与刺史周俊书曰：“一日侍坐，言及吴士，询于刍荛，遂见下问。造次承颜，载辞不举，敕令条列名状，退辄思之。今称疏所知：吴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矫非，清足厉俗，信可结神，才堪干世。仕吴为广州刺史、吴郡太守。吴平，还下邳，闭门自守，不交宾客。诚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也。朱诞字永长，吴郡人。体履清和，黄中通理。吴朝举贤良，累迁议郎，今归在家。诚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也。严隐字仲弼，吴郡人。禀气清纯，思度渊伟。吴朝举贤良，宛陵令。吴平，去职。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也。张畅字威伯，吴郡人。禀性坚明，志行

清朗，居磨涅之中，无淄磷之损。岁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陆云别传》曰：“云字士龙，吴大司马抗之第五子，机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瑰伟，口敏能谈，博闻强记。善著述，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托、扬乌之俦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为主簿。俊常叹曰：‘陆士龙当今之颜渊也！’累迁太子舍人、清河内史。为成都王所害。”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按蔡所论士十六人，无陆机兄弟，又无“凡此诸君”以下，疑益之。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顾恺之《画赞》曰：“涛有而不恃。”皆此类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晋诸公赞》曰：“粹，沛国人。历侍中、南中郎将。宏，历秘书监、光禄大夫。”《晋后略》曰：“漠少以清识为名，与王夷甫友善，并好以人伦为意，故世人许以才智之名。自相国右长史出为襄州刺史。以贵简称。”按《刘氏谱》：刘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晋后略》曰：“播字友声，长乐人。位至大宗正，生荪。”《八王故事》曰：“荪少以才悟，识当世之宜。蚤历清职，仕至侍中。为长沙王所害。”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晋诸公赞》曰：“乔字曾伯，河间人。有才学，仕至司隶校尉。顺字曼长，仕至太仆卿。”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晋阳秋》曰：“尚书令卫瓘见广曰：‘昔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王隐《晋书》曰：“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郑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晋阳秋》曰："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其伏理推心，皆此类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隐《晋书》曰："澄通朗好人伦，情无所系。"

太傅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晋阳秋》曰："太傅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腻也，近将污人。'太傅疑而御之。舆乃密视天下兵簿诸屯戎及仓库处所，人谷多少，牛马器械，水陆地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对。舆便屈指筹计，所发兵仗处所，粮廪运转，事无凝滞。于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八王故事》曰："刘舆才长综核，潘滔以博学为名，裴邈强力方正，皆为东海王所昵，俱显一府。故时人称曰：舆长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赏誉第八下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世语》曰："浑字长成，清虚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绍，清远雅正。已见。涛子简，疏通高素。虞预《晋书》曰："简字季伦，平雅有父风。与嵇绍、刘漠等齐名。迁尚书，出为征南将军。"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名士传》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兴书》曰："孚风韵疏诞，少有

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贤论》曰：“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晋诸公赞》曰：“洛阳败，纯、悌出奔，为贼所害。”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晋诸公赞》曰：“王绥字万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晋书》曰：“戎子万，有美号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虞预《晋书》曰：“琮字子躬，颍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王澄别传》曰：“澄风韵迈达，志气不群。从兄戎、兄夷甫，名冠当年。四海人士，一为澄所题目，则二兄不复措意，云‘已经平子’，其见重如此。是以名闻益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倾注。澄后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旧游识见者，犹曰：‘当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名士传》曰：“子玄有俊才，能言《庄》、《老》。”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晋阳秋》曰：“敳为太傅从事中郎。”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赵吴郡行状》曰：“穆字季子，汲郡人。贞淑平粹，才识清通。历尚书郎、太傅参军。后太傅越与穆及王承、阮瞻、邓攸书曰：‘《礼》：八岁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学。明可以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受者浅，体之所安者深。是以闲习礼度，不如式瞻轨仪。讽味遗言，不如亲承辞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资，未闻道德之风，欲屈诸君，时以闲豫，周旋燕诲也。’穆历晋明帝师、冠军将军、吴郡太守。封南乡侯。”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晋诸公赞》曰："玄少希慕简旷。"《八王故事》曰："玄为陈留太守。或劝玄过江投琅邪王，玄曰：'王处仲得志于彼，家叔犹不免害，岂能容我？'谓其器宇不容于敦也。"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王隐《晋书》曰："董养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禄求荣。永嘉中，洛城东北角步广里中地陷，中有二鹅，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问之博识者，不能知。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鹅，苍者胡象，后明当入洛，白者不能飞，此国讳也。'"谢鲲《元化论序》曰："陈留董仲道于元康中见惠帝废杨悼后，升太学堂叹曰：'建此堂也，将何为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斯起。'顾谓谢鲲、阮孚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其所终。"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顾恺之《夷甫画赞》曰："夷甫天形瓌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晋诸公赞》曰："温几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历司徒右长史、湘州刺史，卒官。"刘王乔、曹嘉之《晋纪》曰："刘畴字王乔，彭城人。父讷，司隶校尉。畴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有胡数百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长史。"裴叔则俱至，酬酢终日。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文士传》曰："云性弘静，怡怡然为士友所宗。机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王氏谱》曰："濛父讷，娶颍州庾琮之女，字三寿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名士传》曰：“敳不为辨析之谈，而举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从谈之祖”。从，一作诵。许，一作辞。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晋阳秋》曰：“敳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虞预《晋书》曰：“逖字士稚，范阳遒人。豁荡不修仪检，轻财好施。”《晋阳秋》曰：“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为汝南太守，值京师倾覆，率流民数百家南度，行达泗口，安东板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为己任，乃说中宗雪复神州之计，拜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怀义士，屡摧石虎，虎不敢复窥河南，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箸鞭耳！’会其病卒。先有妖星见豫州分，逖曰：‘此必为我也！天未欲灭寇故耳！’赠车骑将军。”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名士传》曰：“敳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敳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王舒已见。《王邃别传》曰：“邃字处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刚清，以政事称。累迁中领军、尚书左仆射。”舒、邃并敦从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

使负实。”使，一作便。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遗？”邓粲《晋纪》曰：“颉为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贼。颉狼狈失据，陶侃救之，得免。颉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选侃代颉。颉还建康，未即得用也。”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箸。”《高坐传》曰：“庾亮、周颉、桓彝一代名士，一见和尚，披衿致契。曾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称卓朗。’于是桓始咨嗟，以为标之极似。宣武尝云：‘少见和尚，称其精神渊箸，当年出伦。’其为名士所叹如此。”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王应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春秋左氏传》曰：“叔向，羊舌肸也。晋大夫。”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玠别传》曰：“玠至武昌见王敦，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别传》曰：“微迈上有父风。”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言谈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虞预书》曰：“戴俨字若思，广陵人。才义辩济，有风标锋颖。累迁征西将军，为王敦所害。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卞望之之峰距。”《卞壼别传》曰：“壼字望之，济阴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贵正见称，累迁御史中丞，权门屏迹，转领军尚书令。苏峻作乱，率众距战，父子二人俱死王难。”邓粲《晋纪》曰：“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壼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

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语林》曰：“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疴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此言殊有由绪，故聊载之耳。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当不减阮主簿。”《中兴书》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闻其名，召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纵酒昏酣，不综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晋阳秋》曰：“颉正情嶷然，虽一时侪类，皆无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世语》曰：“淮字始立，弘农华阴人。曾祖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嚣，典军校尉。淮元康末为冀州刺史。”荀绰《冀州记》曰：“淮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规意，消摇卒岁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犹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为军咨议祭酒，府散停家。关东诸侯欲以淮补三事，以示怀贤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时年二十有七。”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

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何充已见。

丞相治杨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晋阳秋》曰：“充，导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韵淹济，有文义才情，导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誉，遂历显位。导有副贰已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曹嘉之《晋纪》曰：“畴有重名，永嘉中为阎鼎所害。司徒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

司徒公之美选也。’”

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晋阳秋》曰：“述体道清粹，简贵静正，怡然自足，不交非类。虽群英纷纷，俊乂交驰，述独蔑然，曾不慕羡。由是名誉久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言非圣人，不能无过。意讥赞述之徒。

世目杨朗“沈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杨淮有六子，曰：乔、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论者以谓悉有台辅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叹曰：‘中朝不乱，诸杨作公未已也。’”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刘氏谱》曰：“绥字万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绥历骠骑长史。”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为舆县令。谯国桓彝有人伦鉴识，尝去职无事，至广陵寻亲旧，遇风，停浦中累日，在船忧邑，上岸消摇，见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访之。云：‘舆县廨也，令姓徐名宁。’彝既独行，思逢悟赏，聊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数夕，与宁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问所在，彝即叙之。累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晋阳秋》曰：“裒简穆有器识。”故为彝所目也。

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晋阳秋》曰：“宁字建宁，长乐人，贾氏孽子也。初自结于王应、诸葛瑶。应败，浮游吴会，吴人咸侮辱之。闻京师乱，驰出投苏峻，峻甚昵之，以为谋主。及峻闻义军起，自姑孰屯于石头，是宁之计。峻败，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称。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晋阳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预、父锡，有誉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阳丞，蚤卒。成帝纳乂女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穉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谓亮有廊庙之器，翼有臣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江左名士传》曰："乂，清标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语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标鲜甚清令，初若熙怡，容无韵，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倪，庾倩小字也。徐广《晋纪》曰："倩字少彦，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长史。桓温以其宗强，使下邳王晃诬与谋反而诛之。"

庾穉恭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礼记》曰："妇人之讳不出门。"余无所讳。"

萧中郎，孙丞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晋百官名》曰："萧轮字祖周，乐安人。"刘谦之《晋纪》曰："轮有才学，善《三礼》，历常侍、国子博士。"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王濛、子修并已见。"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

与天下共推之。”《续晋阳秋》曰：“初，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徐广《晋纪》曰：“述贞审，真意不显。”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孙绰与庾亮笺曰：“王敦可人之目，数十年间也。”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晋阳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徐广《晋纪》曰：“浩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其美誉。”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谓吉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

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中兴书》曰：“江灌字道群，陈留人，仆射彪从弟也。有才器，与从兄道名相亚。仕尚书中护军。”

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桀。沈、存、顗、奉并别见。《虞氏谱》曰：“球字和琳，会稽余姚人。祖授，吴广州刺史。父基、右军司马。球仕至黄门侍郎。”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长、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谢奉字也。言虞氏宗长、琳之才，谢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中兴书》曰：“浩能言理，谈论精微，

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别传》曰：“濛之交物，虚己纳善，恕而后行，希见其喜愠之色。凡与一面，莫不敬而爱之。然少孤，事诸母甚谨，笃义穆族，不修小洁，以清贫见称。”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支遁别传》曰：“遁任心独往，风期高亮。”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刘尹别传》曰：“惔既令望，姻娅帝室，故屡居达官。然性不偶俗，心淡荣利。虽身登显列，而每挹降，闲静自守而已。”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赤玉，庾统小字。《中兴书》曰：“统字长仁，颍川人，卫将军择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寻阳太守。”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续晋阳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为舅殷浩所称。”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晋阳秋》曰：“述少贫约，箪瓢陋巷，不求闻达，由是为有识所重。”

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谓穷人以辞。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中兴书》曰：“万才器俊秀，善自炫曜，故致有时誉。兼善属文，能谈论，时人称之。”

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徐广《晋纪》曰：“江惇字思悛，陈留人，仆射彪弟也。性笃学，手不释书，博览坟典，儒道兼综。征聘无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

情过于所闻。”《许氏谱》曰：“玄度母，华轶女也。”按《询集》，询出都迎姊，于路赋诗，《续晋阳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缪矣。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阮裕、王悦、安期、王应并已见。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传》曰：“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邻家有女，尝往挑之。女方织，以梭投折其两齿。既归，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支遁别传》曰：“遁神心警悟，清识玄远，尝至京师，王仲祖称其造微之功，不异王弼。”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续晋阳秋》曰：“时穆帝幼冲，母后临朝，简文亲贤民望，任登宰辅。桓温有平蜀、洛之勋，擅强西陕。帝自料文弱，无以抗之。陈郡殷浩，素有盛名，时论比之管、葛。故征浩为扬州，温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续晋阳秋》曰：“初，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桓温在西蕃，钦其盛名，讽朝廷请为司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年四十，起家应务也。”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伏滔《大司马寮属名》曰：“悦字悦子，下邳人。历大司马参军、左卫将军。”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温集》载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时绥定。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神怀挺率，少致人誉，是以入赞百揆，出蕃方司。宜进据洛阳，抚宁黎庶。谓可本官都督司州诸军

事。”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晋阳秋》曰：“尚率易挺达，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温时在姑孰。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王恬已见。《文字志》曰：“恬识理明贵，为后进冠冕也。”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卫氏谱》曰：“承字君长，成阳人，位至左军长史。”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陈泰已见。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濛别传》曰：“濛与沛国刘惔齐名，时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赏也。”

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东听，王又曰：“自是钵釪后王、何人也。”《高逸沙门传》曰：“王濛恒寻遁，遇祇洹寺中讲，正在高坐上，每举麈尾，常领数百言，而情理俱畅。预坐百余人，皆结舌注耳。濛云：‘听讲众僧，向高坐者，是钵釪后王、何人也。’”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稽叔夜《琴赋》也。刘惔真长，丹阳尹。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魏氏谱》曰：“隐字安时，会稽上虞人。历义兴太守、御史中丞。弟逖，黄门郎。”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车频《秦书》曰："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王领军供养之。《中兴书》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导第三子，累迁吴郡内史，为士民所怀。征拜中领军，寻加中书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门题目》曰："法汰高亮开达。"孙绰为汰赞曰："凄风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事外潇洒，神内恢廓。实从前起，名随后跃。"《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诏曰：'法汰师丧逝，哀痛伤怀，可赠钱十万。'"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足副时谈"。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孙绰为《惔谏叙》曰："神犹渊镜，言必珠玉。"

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嘉宾，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会稽记》曰："亭在山阴，临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王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应为"临"。《王氏谱》曰："临之字仲产，琅邪人，仆射彪之子。仕至东阳太守。"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

谢中郎云："王修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王氏谱》曰："耆之字修载，琅邪人，荆州刺史廙第三子。历中书郎、鄱阳太守、给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之少有秀令之称。"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按谢尚年长于惔，神颖夙彰，而曰北面于刘，非可信。

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与谢安相善也。"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郄嘉宾。"《续晋阳秋》曰："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检。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语曰：'大才槃槃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郄嘉宾。'"其语小异，故详录焉。

人问王长史江虨兄弟群从，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虨及弟淳，从灌，并有德行，知名于世。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续晋阳秋》曰："谢安初携幼释同好，养志海滨，襟情超畅，尤好声律，然抑之以礼，在哀能至。弟万之丧，不听丝竹者将十年。及辅政，而修室第园馆，丽车服，虽期功之惨，不废妓乐。王坦之因苦谏焉。"按谢公盖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尔。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简，好达玄言也。"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充饮酒能温克。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修龄，王胡之小字也。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别传》曰："胡之治身清约，以风操自居。"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晋诸公赞》曰："祖约少有清称。"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王濛别传》曰："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商略古贤，显默之际，辞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谢镇西道敬仁“文学镞镞，无能不新”。《语林》曰：“敬仁有异才，时贤皆重之。王右军在郡迎敬仁，叔仁辄同车，常恶其迟。后以马迎敬仁，虽复风雨，亦不以车也。”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见。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少有风尚，才器率举，有秀悟之称。”

世称“苟子秀出，阿兴清和”。苟子已见。阿兴，王蕴小字。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打。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晋诸公赞》曰：“堪字世胄，东平寿张人，少以高亮义正称。为尚书左丞，有准绳操。为石勒所害，赠太尉。”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晋诸公赞》曰：“烈字阳秀，蚤知名。魏朝，为治书御史。”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岳集》曰：“堪为成都王军司马。岳送至北邙别，作诗曰：‘微微发肤，受之父母。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亲伊姑，我父唯舅。’”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晋阳秋》曰：“邓攸既弃子，遂无复继嗣，为有识伤惜。”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中兴书》曰：“洽于公子中最知名，与颍川荀羡俱有美称。”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按述虽简，而性不宽裕，投火怒蝇，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虚相褒饰，则《世说》谬设斯语也。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

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续晋阳秋》曰："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

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中兴书》曰："允字子思，陈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谦退，有儒者之风。历吏部尚书。"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

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语林》曰："羊驎因酒醉，抚谢左军谓太傅曰：'此家讵复后镇西？'太傅曰：'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

谢公领中书监，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王、谢不通事。别见。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询小字法护，而此言阿瓜，未为可解，傥小名有两耳。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也。"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

范豫章谓王荆州：范宁、王忱并已见。"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天锡已见。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未详。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续晋阳秋》曰："珉风情秀发，才辞富

赡。”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晋安帝纪》曰：“初，忱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谐睦，吾徒得戮力明时，复何忧哉？’忱以为然，而虑弗见令，乃令袁悦具言之。悦每欲间恭，乃于王坐责让恭曰：‘卿何妄生同异，疑误朝野？’其言切厉。恭虽惋怅，谓忱为构己也。忱虽心不负恭，而无以自亮。于是情好大离，而怨隙成矣。”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谢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诞放。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中兴书》曰：“恭虽才不多，而清辩过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殷仲堪丧后，桓玄问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续晋阳秋》曰：“仲堪，仲文之从兄也，少有美誉。”

品藻第九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续汉书》曰：“蔡伯喈，陈留圉人。通达有俊才，博学善属文，伎艺术数，无不精综。仕至左中郎将，为王允所诛。”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张璠《汉纪》曰：“时人为之语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仲举遂在三君之下，谢沈《汉书》曰：“三君者，一时之所贵也。窦武、刘淑、陈蕃，少有高操，海内尊而称之，故得因以为目。”元礼居八俊之上。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绲、朱寓、魏朗、

刘佑、杜楷、赵典为八俊。”《英雄记》曰：“先是张俭等相与作衣冠纠弹，弹中人相调，言：‘我弹中诚有八俊、八乂，犹古之八元、八凯也。’”谢沈《书》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纬》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壮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蜀志》曰：“周瑜领南郡，士元为功曹。瑜卒，士元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还西，并会阊门与士元言。”见陆绩、《文士传》曰：“绩字公纪，幼有俊朗才数，博学多通。庞士元年长于绩，共为交友。仕至郁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顾劭、全琮环济《吴纪》曰：“琮字子黄，吴郡钱塘人。有德行义概，为大司马。”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蒋济《万机论》曰：“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难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七十，退能守静，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幼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插齿牙，树颊颏，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敌。’”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吴志》曰：“劭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事，往来相见，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吴录》曰：“劭安其言，更亲之。”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吴书》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诸葛’，因为氏。瑾少以至孝称。累迁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诞字公休，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亟用之。后有当不，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寮莫不慎其所举。累迁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谋逆伏诛。”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吴书》曰：“瑾避乱渡江，大皇帝取为长史，遣使蜀，但与弟亮公会相见，反无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时人服其弘量。”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魏志》曰："陔与泰善，故文王问之。"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逸士传》曰："靖字叔慈，颍川人。有俊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号'八龙'。隐身修学，动止合礼。弟爽，亦有才学，显名当世。或问汝南许章：'爽与靖孰贤？'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终，时人惜之，号玄行先生。"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典略》曰："彧字文若，颍川人。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彧为人英伟，折节待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间，不以私欲挠意。年五十薨，谥曰敬侯。以其德高，追赠太尉。"荀顗方陈泰。《晋诸公赞》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礼立德，思义温雅，加深识国体，累迁光禄大夫。晋受禅，封临淮公。典朝仪，刊正国式，为一代之制。转太尉，为台辅，德望清重，留心礼教。卒，谥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晋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晋诸公赞》曰："康有弘量，历太子左率。"裴绰方王澄，《王朝目录》曰："绰字仲舒，楷弟也，名亚于楷。历中书黄门侍郎。"裴瓒方王敦，《晋诸公赞》曰："瓒字国宝，楷之子。才气爽俊，终中书郎。"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荀绰《冀州记》曰："乔字国彦，爽朗有远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贵识。并为后出之俊。为裴頠、乐广所重。"《晋诸公赞》曰："乔似淮而疏，皆为二千石。髦为石勒所害。"

刘令言始入洛，《刘氏谱》曰："纳字令言，彭城丛亭人。祖瑾，乐安长。父㪷，魏洛阳令。纳历司隶校尉。"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王隐《晋书》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宁少府。父隆，州从事。恢仕至秦相，秩中

二千石。”杜方叔拙于用长。”《晋诸公赞》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

王夷甫云：“闾丘冲，荀绰《兖州记》曰：“冲字宾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冲清平有鉴识，博学有文义。累迁太傅长史，虽不能立功盖世，然闻义不惑，当世莅事，务于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经诰，饰以文采，未尝有滞。性尤通达，不矜不假。好音乐，侍婢在侧，不释弦管。出入乘四望车，居之甚夷，不能亏损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论者不以为侈，不以为僭，至于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于始。为光禄勋，京邑未溃，乘车出，为贼所害，时人皆痛惜之。”优于满奋、郝隆。《晋诸公赞》曰：“隆字弘始，高平人。为人通亮清识。为吏部郎、扬州刺史。齐王冏起义，隆应檄稽留，为参军王邃所杀。”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兖州记》曰：“于时高平人士偶盛，满奋、郝隆达在冲前，名位已显，而刘宝、王夷甫犹以冲之虚贵，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江左名士传》曰：“承言理辩物，但明其旨要，不为辞费，有识伏其约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龙门，见而雅重之，以比南阳乐广。”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晋阳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称，而轻薄无行。兄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常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敞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丧，敦败，敞世誉如初。”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强梁，自少及长，季伦斩妓，曾无异色，若斯傲狠，岂惮于周颉乎？其言不然也。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沈约《晋书》曰：“周颉，王敦素惮之，见辄面热，虽复腊月，亦扇面不休，其惮如此。”

会稽虞骙，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虞光禄传》曰：“骙字思行，会稽余姚人。虞翻曾孙，右光禄潭兄子也。虽机干不及潭，而至行过之。历吏部郎、吴兴守，征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王丞相尝谓骙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愉已见。《会稽后贤记》曰：“潭字世康，山阴人，吴司徒固曾孙也。沈婉有雅望，少与孔愉齐名。仕至光禄大夫。”《晋阳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张伟康俱著名，时谓‘会

稽三康’。伟康名茂，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曰：‘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兽也。取其音狩，故为大郡，然象以齿丧身。’后为吴郡，果为沈充所杀。”兼之者其在卿乎？”骙未达而丧。《虞光禄传》曰：“骙未登台鼎，时论称屈。”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颉比臣，有国士门风。”邓粲《晋纪》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称之。”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八王故事》曰：“胡毋辅之少有雅俗鉴识，与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公乃止。敦自谓右者在己也。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巢。”虞预《晋书》曰：“峤厚自封植，嶷然不群。”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晋阳秋》曰：“鲲随王敦下，入朝，见太子于东宫，语及夕，太子从容问鲲曰：‘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孰愈？’对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纵意丘壑，自谓过之。’”邓粲《晋纪》曰：“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故邻家之女，折其两齿。世为谣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故时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敞比温忠武。议郎、祭酒者也。《王氏谱》曰：“颖字茂英，位至议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袭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颉比。”按颉死弥年，明帝乃即位。《世说》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晋诸公赞》曰："夷甫性矜峻，少为同志所推。"

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祎："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未详宋祎。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按诸书皆以谢鲲比亮，不闻周颉。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按太尉刘寔论王肃：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性嗜荣贵，不求苟合，治身不秽，尤惜财物。王、郗志性，傥亦同乎？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氏谱序》曰："晋大夫郤至封于温，子孙因氏，居太原祁县，为郡著姓。"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前篇及诸书皆云王公重何充，谓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轻诋。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谢故邪？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晋阳秋》曰："充所昵庸杂，以此损名。"阮思旷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语林》曰："阮光禄闻何次道为宰相，叹曰：'我当何处生活？'"此则阮未许何为鼎辅，二说便相符也。

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刘绥已见。

郗司空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郗愔别传》曰："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太宰鉴长子

也。渊靖纯素，无执无竞，简私昵，罕交游。历会稽内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中兴书》曰：“裕以人不须广学，正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颓然，无所修综，而物自宗之。”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理本真率，巧则乖其致；道唯虚澹，俊则违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晋阳秋》曰：“齐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肃，清和平允，亲贤下士，仁惠好施。能属文，善尺牍。初，荀勖、冯紞为武帝亲幸，攸恶勖之佞，勖惧攸或嗣立，必诛己，且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从容曰：‘陛下万年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寮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归国，必举朝谓之不可。若然，则臣言征矣。’侍中冯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诸侯，成五等，宜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帝从之。于是下诏，使攸之国。攸闻勖、紞间己，忧忿不知所为。入辞，出，欧血薨。帝哭之恸。冯紞侍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殒，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祸乱，覆神州，在斯而已。舆隶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俊乎？此言非也。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遐与浩并能清言。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徐广《晋纪》曰：“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

焉。”“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桓温别传》曰：“兴宁九年，以温克复旧京，肃静华夏，进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大司马，加黄钺，使入参朝政。”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续晋阳秋》曰：“简文辅政，引殷浩为扬州，欲以抗桓。桓素轻浩，未之惮也。”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谢奉也。已见。《谢氏谱》曰：“奉弟聘，字弘远。历侍中、廷尉卿。”学义不及孔岩，《中兴书》曰：“岩字彭祖，会稽山阴人。父俭，黄门侍郎。岩有才学，历丹阳尹、尚书、西阳侯，在朝多所匡正。为吴兴太守，大得民和。后卒于家。”居然自胜。”言奉任天真也。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桓伊已见。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

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虎，卫玠小字。《玠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问：‘杜弘治可方卫洗马不？’谢曰：‘安得比！其间可容数人。’”《江左名士传》曰：“刘真长曰：‘吾请评之，弘治肤清，叔宝神清。’论者谓为知言。”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马相如传》曰：“闲雅甚都。”《语林》曰：“刘真长与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条达清长。’”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类秀之任率也。

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西阳即孔岩也。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卿家平阳，何如乐令？”《晋诸公赞》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少以清尚见称。历吏部郎、平阳太守。”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晋阳秋》曰：“赵王伦篡位，乐广与满奋、崔随进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晋诸公赞》曰：“赵王为相国，取重为左司马，重以伦将篡，辞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复自治，至于笃甚。扶曳受拜，数日卒。时人惜之。赠散骑常侍。”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中兴书》曰：“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王述从骠骑功曹，出为宛陵令。述之为宛陵，多修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丞相王导使人谓之曰：‘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后屡临州郡，无所造作，世始叹服之。”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

我。”《刘惔别传》曰：“惔有俊才，其谈咏虚胜，理会所归，王濛略同，而叙致过之，其词当也。”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中兴书》曰：“万之为豫州，氐、羌暴掠司、豫，鲜卑屯结并、冀。万既受方任，自率众入颍，以援洛阳。万矜豪傲物，失士众之心。北中郎郗昙以疾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向还南，遂自溃乱，狼狈单归。太宗责之，废为庶人。”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书大传》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耳，是非御侮邪？’”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经夷险。渊源蒸烛之曜，岂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马官属名》曰：“刘爽字文时，彭城人。”《刘氏谱》曰：“爽祖昶，彭城内史。父济，临海令。爽历车骑咨议、长沙相、散骑常侍。”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荀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中兴书》曰：“万器量不及安石，虽居藩任，安在私门之时，名称居万上也。”

刘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谓能多出有也。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石崇《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魏书》曰："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刚直疾恶，常慕汲黯之为人。仕至侍中、河东相。"《晋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则次子。"山涛《启事》曰："愉忠义有智意，位至光禄大夫。"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拟道。"《名士传》曰："敞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中兴书》曰："孙统字承公，太原人。善属文，时人谓其有祖楚风。仕至余姚令。"润于林道。"《陈逵别传》曰："逵字林道，颍川许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禄大夫。逵少有干，以清敏立名。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领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好谈谐，善属文辞，为当世所重。"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宋明帝《文章志》曰："绰博涉经史，长于属文，与许询俱与负俗之谈。询卒不降志，而绰婴纶世务焉。"《续晋阳秋》曰："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谢公以嘉宾言为得。凡彻诣者，盖深核之名也。谢不彻，王亦不诣。谢、王于理，相与为朋俦也。

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

以还，吾皆百之。”庾和已见。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祎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祎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寻阳公主。仕至中书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与桓温称之，赠散骑常侍。”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言其有才而无德也。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传》曰：“遁神悟机发，风期所得，自然超迈也。”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此处原文为框）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史记》曰：“廉颇者，赵良将也，以勇气闻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请以十五城易之。赵遣相如送璧，秦受之，无还城意。相如请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曰：‘王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秦王谢之。后秦王使赵王鼓瑟，相如请秦王击筑。赵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颇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镇东将军司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书郎。”李志《晋百官名》曰：“志字温祖，江夏钟武人。”《李氏谱》曰：“志祖重，散骑常侍。父慕，纯阳令。志仕至员外常侍、南康相。”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啖尽。”言人皆如曹、李质鲁淳悫，则天下无奸民，可结绳致治。然才智无闻，功迹俱灭，身尽于狐狸，无擅世之名也。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谢公问孙僧奴：僧奴，孙腾小字也。《晋百官名》曰：“腾字伯海，太原人。”《中兴书》曰：“腾，統子也。博学。历中庶子、廷尉。”“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孙曰：“云是世业人。”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于时以比殷洪远。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

论，庾公自足没林公。”《殷羡言行》曰：“时有人称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举宗本槌人。’”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魏氏春秋》曰：“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续晋阳秋》曰：“坦之雅贵有识量，风格峻整。”

谢太傅谓王孝伯：“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王氏谱》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历秘书监、侍中、尚书、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太傅曰：“长史韶兴。”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续晋阳秋》曰：“献之文义并非所长，而能撮其胜会，故擅名一时，为风流之冠也。”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质而惔文也。

袁彦伯为吏部郎，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嵇康《高士传》曰：“丹字大春，扶风郿人。博学高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未尝书刺谒一人。’北宫五王更请，莫能致。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设麦饭、葱菜，以观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来相过，何谓如此！’乃出盛馔。侯起，左右进辇，丹笑曰：‘闻桀、纣驾人车，此所谓人车者邪？’侯即去辇。越骑梁松，贵震朝廷，请交丹，丹不肯见。后丹得时疾，松自将医视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吊之。时宾客满廷，丹裘褐不完，入门，坐者皆悚，望其颜色。丹四向长揖，前与松语，客主礼毕后，长揖径坐，莫得与语。不肯为吏，径出，后遂隐遁。其《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披褐长揖，义陵群萃。’”“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说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 ，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常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家。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问袁侍中《袁氏谱》曰：“恪之字元祖，陈郡阳夏人。祖王孙，司徒从事中郎。父纶，临汝令。恪之仕黄门侍郎，义熙初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谓超拔也。

王珣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中兴书》曰：“谧字雅远，丞相导孙，车骑劭子。有才器，袭爵武冈侯，位至司徒。”“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领军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过坦之而无年，故致此论。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谓条畅也。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不言若羲之，而言胜胡之。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谱》曰：“桢之字公榦，琅邪人，徽之子。历侍中、大司马长史。”第七叔，献之也。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庄子》曰：“楂、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中兴书》曰：“谦字敬祖，冲第三子。尚书仆射、中军将军。”《晋安帝纪》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规箴第十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汉书》曰：“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朔别传》曰：“朔，南阳步广里人。”《列仙传》云：“朔是楚人。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郎中。宣帝初，弃官而去，共谓岁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记·滑稽传》曰：“汉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后号大乳母。其子孙从奴，横暴长安中，当道夺人衣物。有司请徙乳母于边，奏可。乳母入辞。帝所幸倡郭舍人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乳母乃先见，为下

泣。舍人曰：‘即入辞，勿去，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乳母活邪？尚何还顾邪？’于是人主怜之。诏止毋徙，罚请者。”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汉书》曰：“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尤好钟律，知音声，以孝廉为郎。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及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将以为贤邪？’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贤而理，任不肖而乱，自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蚤纳贤？何为卒任不肖以至亡？’于是上曰：‘乱亡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悟，安得乱亡之君？’房曰：‘齐桓、二世何不以幽、厉疑之，而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盗贼不禁，刑人满市’云云，问上曰：‘今治也？乱也？’上曰：‘然愈于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曰：‘今为乱者谁？’房曰：‘上所亲与图事帷幄中者。’房指谓石显及充宗。显等乃建言，宜试房以郡守，遂以房为东郡。显发其私事，坐弃市。”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夫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所，一作许。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环济《吴纪》曰：“休字子烈，吴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孙琳废少主，迎休立之。锐意典籍，欲毕览百家之事。颇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时舍书。崩，谥景皇帝。”《条列吴事》曰：“休在位烝烝，无有遗事，唯射雉可讥。”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吴录》曰：“凯字敬风，吴人，丞相逊族子。忠鲠有大节，笃志好学。初为建忠校尉，虽有军事，手不释卷。累迁左丞相。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辂别传》曰：“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声发徐州。冀州刺史裴徽举秀才，谓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彻，殆破秋豪，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曰：‘若九事皆至义，不足劳思。若阴阳者，精之久矣。’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皆明。何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也。’时邓尚书在曰：‘此君善《易》，而语初不论《易》中辞义，何邪？’辂答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尚书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闻君非徒善论《易》，至于分蓍思爻，亦为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顷梦青蝇数十来鼻头上，驱之不去，有何意故？’辂曰：‘鸱鸮，天下贱鸟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则怀我好音。况辂心过草木，注情葵藿，敢不尽忠？唯察之尔。昔元、凯之相重华，宣慈惠和，仁义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然后据鼎足而登金铉，调阴阳而济兆民，此履道之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霆，望云赴景，万里驰风。而怀德者少，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变化虽相生，极则有害。虚满虽相受，溢则有竭。圣人见阴阳之性，明存亡之理，损益以为衰，抑进以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大壮》。《谦》则裒多益寡，《大壮》则非礼不履。伏愿君侯上寻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则三公可决，青蝇可驱。’邓曰：‘此老生之常谈。’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晋阳秋》曰："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官属大会，令左右赍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使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大说，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妃由是怨瓘，后遂诛之。"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晋诸公赞》曰："郭豫字太宁，太原人。仕至相国参军，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晋百官名》曰："阳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时为幽州刺史。"《语林》曰："阳性游侠，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与别，常填门，遂死于几下，故惧之。"犹汉之楼护，《汉书·游侠传》曰："护字君卿，齐人。学经传，甚得名誉。母死，送葬车三千两。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晋阳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时有假贷者，皆与焚券，未尝谋货利之事。"王隐《晋书》曰："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儋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娶乐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

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邓粲《晋纪》曰："上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

渡江，王导深以谏，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鲲别传》曰：“鲲之讽切雅正。”皆此类也。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晋阳秋》曰：“鲲为豫章太守，王敦将肆逆，以鲲有时望，逼与俱行。既克京邑，将旋武昌，鲲曰：‘不就朝觐，鲲惧天下私议也。’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不虞之虑。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何损于时？’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时，廷尉张闿葛洪《富民塘颂》曰：“闿字敬绪，丹阳人，张昭孙也。”《中兴书》曰：“闿，晋陵内史，甚有威德。转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门，早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檛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循别传》曰：“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本姓庆，高祖纯，避汉帝讳，改为贺氏。父邵，吴中书令，以忠正见害。循少婴家祸，流放荒裔，吴平乃还。秉节高举，元帝为安东，王循为吴国内史。”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见辞之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毁坏。”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中兴书》曰：“鉴少好学博览，虽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综。”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苏峻东征沈充，《晋阳秋》曰："充字士居，吴兴人。少好兵，谄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为车骑将军，领吴国内史。明帝伐王敦，充率众就王含，谓其妻曰：'男儿不建豹尾，不复归矣！'敦死，充将吴儒斩首于京都。"请吏部郎陆迈与俱。《陆碑》曰："迈字功高，吴郡人。器识清敏，风检澄峻。累迁振威太守、尚书吏部郎。"将至吴，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未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请从我家始。"峻遂止。

陆玩拜司空，《玩别传》曰："是时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薨殂，朝野忧惧，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辞让不获，乃叹息谓朋友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矣。'时人以为知言。"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箸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翼别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辈，岂应狂狷如此哉？时若有斯言，亦传闻者之谬矣。"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含别传》曰："刺史庾亮初命含为部从事，桓温临州，转参军。"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中兴书》曰："尚为建武将军、江夏相。"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

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按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邪？《世说》此言，迂谬已甚。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续晋阳秋》曰："珉有俊才，与兄珣并有名，声出珣右。故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春秋公羊传》曰："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侧之恶人。"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晋安帝纪》曰："殷仲堪举兵，觊弗与同，且以己居小任，唯当守局而已；晋阳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觊辄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遂以忧卒。"

远公在庐山中，《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东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长与吴芮助汉定天下，野王亡军中。汉八年，封俗鄱阳男，食邑兹部，印曰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谓庐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亲睹神灵，乃封俗为大明公，四时秩祭焉。"远法师《庐山记》曰："山在江州寻阳郡，左挟彭泽，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于仙人，而共游其岭，遂托室崖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为神仙之庐而命焉。"《法师游山记》曰："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麕兔腾逸，参佐

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箸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氏谱》曰："绪字仲业，太原人。祖延。父乂，抚军。"《晋安帝纪》曰："绪为会稽王从事中郎，以佞邪亲幸。王珣、王恭恶国宝与绪乱政，与殷仲堪克期同举，内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斩绪以说诸侯。国宝，平北将军坦之第三子。太傅谢安，国宝妇父也，恶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辅政，迁中书令，有妾数百。从弟绪有宠于王，深为其说，国宝权动内外，王珣、王恭、殷仲堪为孝武所待，不为相王所眄。恭抗表讨之，车胤又争之。会稽王既不能拒诸侯兵，遂委罪国宝，付廷尉赐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欻欻，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史记》曰："有上书告汉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叹曰：'吾尝将百万之军，安知狱吏之为贵也？'"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韩诗外传》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请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处于棠下而听讼焉。诗人见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捷悟第十一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文士传》曰："杨修字德祖，弘农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学思干。魏武为丞相，辟为主簿。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对数纸，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连答之。'已而风吹纸次乱，守者不别，而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然以所白甚有理，终亦是修。后为武帝所诛。"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齏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会稽典录》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修未尝过江也。《异苑》曰：“陈留蔡邕避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寮，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按《晋阳秋》、邓《纪》皆云：敦将至，峤烧朱雀桥以阻其兵。而云未断大桁，致帝怒，大为讹谬。一本云“帝自劝峤入”，一本作“啖饮帝怒”，此则近也。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

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晋阳秋》曰："大司马将讨慕容暐，表求申劝平北愔及袁真等严办。愔以羸疾求退，诏大司马领愔所任。"按《中兴书》：愔辞此行，温责其不从，转授会稽。《世说》为谬。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石头，桓遐小字。《中兴书》曰："遐字伯道，温长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箸箅，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箸箅，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其时秦宜禄阿鳔亦随母在宫，并宠如子，常谓晏为假子也。"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

《顾恺之家传》曰：“敷字祖根，吴郡吴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箸襦，寻作复幅。”儿云：“已足，不须复幅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箸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箸复衣，但箸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老子》曰：“躁胜寒，静胜热。”此言夜静寒，宜重肃也。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简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桓冲别传》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迁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因指与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灵宝，玄小字也。鞠爱过于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俄而一槌小异，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应侍侧曰：“不然，此是回帆槌。”使视之，云“船人入夹口”。应知鼓又善于敦也。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

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邓粲《晋纪》曰：“敦性简脱，口不言财，其存尚如此。”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晋阳秋》曰：“敦少称高率通朗，有鉴裁。”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魏武帝《乐府诗》。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阳记》曰：“西池，孙登所创，《吴史》所称西苑也。明帝修复之耳。”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时，权重未在己。及季坚作相，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汉晋春秋》曰：“翼风仪美劭，才能丰赡，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其意气如此。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初，翼辄发所部奴及车马万数，率大军入沔，将谋伐狄，遂次于襄阳。”《翼别传》曰：“翼为荆州，雅有正志。每以门地威重，兄弟宠授，不陈力竭诚，何以报国。虽蜀阻险塞，胡负凶力，然皆无道酷虐，易可乘灭。当此时，不能扫除二寇以复王业，非丈夫也。于是征役三州，悉其帑实，成众五万，兼率荒附，治戎大举，直指魏、赵，军次襄阳，耀威汉北也。”大会参佐，陈其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

辈不见王大将军。”《中兴书》曰：“馥，周抚孙也，字湛隐。有将略，曾作敦掾。”

桓公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皇甫谧《高士传》曰：“陈仲子字子终，齐人。兄戴相齐，食禄万钟。仲子以兄禄为不义，乃适楚，居于陵。曾乏粮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实，三咽而后能视。身自织屦，令妻擗纻，以易衣食。尝归省母，有馈其兄生鹅者。仲子嚬顦曰：‘恶用此鶂鶂为哉！’后母杀鹅，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门，哇而吐之。楚王闻其名，聘以为相，乃夫妇逃去，为人灌园。”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豁别传》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迁荆州刺史，赠司空。”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中兴书》曰：“石虔有才干，有史学，累有战功。仕至豫州刺史，赠后军将军。”

陈林道在西岸，《晋阳秋》曰：“逵为西中郎将，领淮南太守，戍历阳。”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吴录》曰：“长沙桓王讳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风气，年十九而袭业，众号孙郎。平定江东，为许贡客射破其面，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岂可复立功乎？’乃谓张昭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绶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卿不如我；任贤使能，各尽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语毕而薨，年二十有六。”于是竟坐不得谈。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f《离骚·九歌·少司命》之辞。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续晋阳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兴书》曰：“初，桓玄篡位，国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寻阳。义旗既兴，归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诛。”玄时事形已济，在平乘上笳鼓

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阮籍《咏怀诗》也。

卷下之上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按此言，则晏之妖丽，本资外饰。且晏养自宫中，与帝相长，岂复疑其形姿待验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魏志》曰：“玄为黄门侍郎，与毛曾并坐。玄甚耻之，曾说形于色。明帝恨之，左迁玄为羽林监。”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魏略》曰：“李丰字安国，卫尉李义子也。识别人物，海内注意。明帝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以安国对之。是时丰为黄门郎，改名宣。上问安国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丰对。上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仕至中书令，为晋王所诛。”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

常之器。”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形状短小，而目甚清炤，视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别传》曰：“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续文章志》曰：“思貌丑悴，不持仪饰。”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语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二说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八王故事》曰：“岳与湛著契，故好同游。”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名士传》曰：“楷病困，诏遣黄门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属夷甫云：‘竟未相识。’夷甫还，亦叹其神俊。”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康已见上。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国统》曰：“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

侧，觉我形秽！”《玠别传》曰：“骠骑王济，玠之舅也。尝与同游，语人曰：‘昨日吾与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侧，朗然来照人。’”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诗叙》曰：“王诩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谱》曰：“诩，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玠别传》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赋》曰：“始徐进而羸形，似不胜乎罗绮。”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玠别传》曰：“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则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岂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诸书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或云谢幼舆言。

周侯说王长史父《王氏谱》曰：“讷字文开，太原人。祖默，尚书。父祜，散骑常侍。讷始过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晋阳秋》曰：“苏峻自姑孰至于石头，逼迁天子。峻以仓屋为宫，使人守卫。”《灵鬼志·谣征》曰：“明帝末有谣歌：‘侧侧力，放马出山侧。大马死，小马饿。’后峻迁帝于石头，御膳不具。”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

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徐广《晋纪》曰：“肃祖遗诏，庾亮、王导辅幼主而进大臣官，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寝遗诏也。”《中兴书》曰：“初，庾亮欲征苏峻，卞壶不许。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故峻得作乱京邑也。”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语林》曰：“谢公云：‘小时在殿廷会见丞相，便觉清风来拂人。’”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标令上，为后来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粗可得方诸卫玠。’”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温为温峤所赏，故名温。”《吴志》曰：“孙权字仲谋，策弟也。汉使者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并有才秀明达，皆禄胙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晋阳秋》曰：“宣王天姿杰迈，有英雄之略。”

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

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大奴，王劭也。已见。《中兴书》曰："劭美姿容，持仪操也。"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语林》曰："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语林》曰："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阮曰：'欲闻其言，恶见其面。'"此则林公之形，信当丑异。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晋阳秋》曰："尚善音乐。"《裴子》云："丞相尝曰：'坚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际想。'"坚石，尚小名。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敬和，王洽已见。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续晋阳秋》曰："帝美风姿，举止端详。"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仆射，谢安。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

神姿，一时退匿。长仁已见，一说是庾亮。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处别传》曰："处字子隐，吴郡阳羡人。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不治细行。"《晋阳秋》曰："处轻果薄行，州郡所弃。"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迹一作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义兴有邪足虎，溪渚长桥有苍蛟，并大啖人，郭西周，时谓郡中三害。"周即处也。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晋阳秋》曰："处仕晋为御史中丞，多所弹纠。氐人齐万年反，乃令处距万年。伏波孙秀欲表处母老，处曰：'忠孝之道，何当得两全？'乃进战。斩首万计。弦绝矢尽，左右劝退，处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战而没。"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骥騄；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伦即辟渊。"过江，仕至

征西将军。

企羡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阿龙，丞相小字。不觉至台门。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欲，一作叹。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大喜。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晋安帝纪》曰："昶字彦达，平昌人。父馥，中护军。昶矜严有志局，少为王恭所知。豫义旗之勋，迁丹阳尹。卢循既下，昶虑事不济，仰药而死。"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伤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驴鸣。《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曾祖龚、父畅，皆为汉三公。粲至长安见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吾不及也！吾家书籍，尽当与之。'避乱荆州，依刘表，以粲貌寝通脱，不甚重之。太祖以从征吴，道中卒。"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按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说其母。人之所好，傥亦同之。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韦昭《汉书注》曰："垆，酒肆也。以土为堕，四边高似垆也。"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语林》曰："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既作驴鸣，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隐《晋书》曰："戎子绥，欲取裴遁女。绥既蚤亡，戎过伤痛，不许人求之，遂至老无敢取者。"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吊之。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许征墓东。玠之薨，谢幼舆发哀于武昌，

感恸不自胜。人问：‘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栋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玠别传》曰：“玠咸和中改迁于江宁。丞相王公教曰：‘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旧好。’”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亮子会，会妻父彪，并已见上。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记》曰：“初，庾亮病，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许赛车下牛，从来未解。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灵鬼志·谣征》曰：“文康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旐车。’后连征不入，寻薨，下都葬焉。”

王长史病笃，寝卧镫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恸绝。《濛别传》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支遁传》曰：“法虔，道林同学也。俊朗有理义，遁甚重之。”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庄子》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运斤斫之，垩尽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辍弦于钟子，《韩诗外传》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之，以为在者无足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中兴书》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时俊乂。及死之日，贵贱为诔者四十余人。”《续晋阳秋》曰：“超党戴桓氏，为其谋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小书箱付门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伤愍为毙。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则呈此箱。’愔后果恸悼成疾，门生乃如超旨，则与桓温往反密计。愔见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后不复哭。”

戴公见林法师墓，《支遁传》曰：“遁太和元年终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王珣《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其为时贤所惜如此。

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绥已见。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中兴书》曰：“珣兄弟皆婿谢氏，以猜嫌离婚。太傅既与珣绝婚，又离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法护，珣小字。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末婢，谢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开率有大度，为孙恩所害。赠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献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幽明录》曰：“泰元中，有一师从远来，莫知所出。云：‘人命应终，有生乐代者，则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复不过少时。’人闻此，咸怪其虚诞。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属纩，子猷谓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师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贤弟命既应终，君侯算亦当尽，复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笃，恒禁来往。闻亡，

便抚心悲惋，都不得一声，背即溃裂。推师之言，信而有实。”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中兴书》曰：“烈宗丧，会稽王道子执政，宠幸王国宝，委以机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叹。”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孚已见。《宋书》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怀静默，秉操无竞。美姿容，善笑言，长于草隶。”《羊氏谱》曰：“孚即欣从祖。”祝予之叹，如何可言！”《公羊传》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断也。天将亡夫子耳。”

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卞范已见。“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谱》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绪，散骑常侍。元历征虏将军、历阳太守。”《幽明录》曰：“元在历阳，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为神所降，来与元相闻，许为治护。元性刚直，以为妖惑，收以付狱，戮之于市中。女临死曰：‘却后十七日，当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匆匆作此诋突，讵允天心？”

栖逸第十八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嘐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

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竹林七贤论》曰：“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魏氏春秋》曰：“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钟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阳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学，善草隶，与兄式齐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弹琴，读诵不辍。河间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后避难，随兄南渡，司徒王导复辟之。廞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尝为二府辟，故号李公府也。式字景则，廞长兄也。思理儒隐，有平素之誉。渡江，累迁临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

何必减骠骑？”《中兴书》曰：“何准字幼道，庐江灊人。骠骑将军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征聘一无所就。充位居宰相，权倾人主，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世事。于时名德皆称之。年四十七卒。有女，为穆帝皇后。赠光禄大夫。子恢，让不受。”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阮裕别传》曰：“裕居会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老子》曰：“宠辱若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杨子》曰：“蜀庄沈冥。”李轨注曰：“沈冥，犹玄寂，泯然无迹之貌。”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孔愉别传》曰：“永嘉大乱，愉入临海山中，不求闻达，中宗命为参军。”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訏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邓粲《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葅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斥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晋阳秋》曰：“翟汤字道渊，南阳人，汉方进之后也。笃行任素，义让廉洁，馈赠一无所受。值乱多寇，闻汤名德，皆不敢犯。”《寻阳记》曰：“初，庾亮临江州，闻翟汤之风，束带蹑屐而诣焉。亮礼甚恭。汤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称其能

言，表荐之。征国子博士，不赴。主簿张玄曰：‘此君卧龙，不可动也。’终于家。”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袁宏《孟处士铭》曰：“处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吴司空孟宗后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栖迟蓬荜之下，绝人间之事，亲族慕其孝。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称疾不至。相府历年虚位，而澹然无闷，卒不降志，时人奇之。”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僧渊已见。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续晋阳秋》曰：“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国子博士征，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谱》曰：“逯字安丘，谯国人。祖硕，父绥，有名位。逯以武勇显，有功，封广陵侯，仕至大司农。”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郑玄《礼记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苇，或以茅。”此言许由尚致尧帝之让，筐篚之遗，岂非轻邪？

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续晋阳秋》曰：“宣少尚隐遁，家于豫章，以清洁自立。”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约，琼小字。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尚书，郗恢也。别见。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谢敷字庆绪，会稽人，崇信释氏。初入太平山中十余年，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以母老还南山若邪中。内史郗愔表荐之，征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处士星。古云：‘以处士当之。’时戴逵居剡，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先敷著名，时人忧之。俄而敷死，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贤媛第十九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史记》曰：“婴故东阳令史，居县素信，为长者。东阳人欲立长，乃请婴。婴母见之。乃以兵属项梁，梁以婴为上柱国。”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汉书·匈奴传》曰：“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求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明君赐之。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形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单于大说，献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石季伦曰：“昭以触文帝讳，故改为明。”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汉书·外戚传》曰：“成帝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河阳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帝微行过主，见而说之，召入宫，大得幸，立为后。班婕妤者，雁门人。成帝初，选入宫，大得幸，立为婕妤。帝游后庭，尝欲与同辇，婕妤辞之。赵飞燕谮许皇后及婕妤，婕妤对有辞致，上怜之，赐黄金百斤。飞燕娇妒，婕妤恐见危，中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葬园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魏书》曰：“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以汉延熹三年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纳于谯。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列女传》曰：“赵姬者，桐乡令东郡虞韪妻，颍川赵氏女也。才敏多览。韪既没，文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省。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作《列女传解》，号《赵母注》。赋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景献羊皇后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阳人。少与清河崔赞，俱发名于冀州。仕至领军将军。”《陈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真守道，动以礼让。仕魏，至卫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魏略》曰：“范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农，为宣王所诛。”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

几？”《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为吏部，选迁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将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不可以情求。’允颔之而入。帝怒诘之，允对曰：‘某郡太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后，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视之，乃释然。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魏志》曰：“初，领军与夏侯玄、李丰亲善，有诈作尺一诏书，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无何，有人天未明乘马以诏版付允门吏，曰：‘有诏。’因便驱走。允投书烧之，不以关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丰被收，允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允回遑不定，中道还取裤。大将军闻而怪之曰：‘我自收李丰，士大夫何为匆匆乎？’会镇北将军刘静卒，以允代静。大将军与允书曰：‘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此所谓著绣昼行也。’会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钱谷，乞诸俳及其官属。减死徙边，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为镇北，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晋诸公赞》曰：“允有正情，与文帝不平，遂幽杀之。”《妇人集》载阮氏与允书，陈允祸患所起，辞甚酸怆，文多不录。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世语》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晋诸公赞》曰：“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礼学

儒博，加有才识，为幽州刺史。”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魏氏春秋》曰：“王广字公渊，王凌子也。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魏志》曰：“广有志尚学行，凌诛，并死。”臣谓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憾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世语》曰：“经字彦伟，清河人。高贵乡公之难，王沈、王业驰告文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后诛经及其母。”《晋诸公赞》曰：“沈、业将出，呼经，不从，曰：‘吾子行矣！’”《汉晋春秋》曰：“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经谏曰：‘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听。后杀经，并及其母。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宝《晋纪》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按傅畅、干宝所记，则是经实忠贞于魏，而《世语》既谓其正直，复云因沈、业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晋阳秋》曰：“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箸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王隐《晋书》曰：“韩氏有才识，涛未仕时，戏之曰：‘忍寒，我当作三公，不知卿堪为夫人不耳？’”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虞预《晋书》曰："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谱》曰："钟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孙。"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妇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丰诛，徙乐浪。"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晋诸公赞》曰："世祖践阼，李氏赦还，而齐献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纳其母。充不许，为李氏筑宅而不往来。充母柳氏将亡，充问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充别传》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按《晋诸公赞》曰："世祖以李丰得罪晋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无离绝之理，乃下诏敕断，不得往还。"而王隐《晋书》亦云："充既与李绝婚，更取城阳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锢解，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责充曰：'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辄使人寻充。诏许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诏以谦让不敢当盛礼。"《晋赞》既云世祖下诏不遣李还，而王隐《晋书》及《充别传》并言诏听置立左右夫人。充惮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孰是。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且郭槐强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皆为虚也。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晋诸公赞》曰："李氏有才德，世称《李夫人训》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齐王妃。"《妇人集》曰："李氏至乐浪，遗二女《典式》八篇。"王隐《晋书》曰："贾后字南风，为赵王所诛。"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谱》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阳太守。"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汝南别传》曰："襄城郝仲将，门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尝见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迈，母仪冠族。其通识余裕，皆此类。"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王氏谱》曰："夫人，黄门侍郎钟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妇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诗赋颂诔行于世。"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李平阳，秦州子，李重已见。《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晋诸公赞》曰："孙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晋阳秋》曰："伦篡位，秀为中书令，事皆决于秀。为齐王所诛。"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按诸书皆云："重知赵王伦作乱，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书乃言自裁，甚乖谬。且伦、秀凶虐，动加诛夷，欲立威权，自当显戮，何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八王故事》曰："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吴，自御史中丞出为扬州刺史。元康初，加安东将军。"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按

《周氏谱》：“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为妾，妄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逵未详。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一作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晋阳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时大雪，侃家无草，湛彻所卧荐剉给。阴截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章顾荣或责羊晫曰：‘君奈何与小人同舆？’晫曰：‘此寒俊也。’”王隐《晋书》曰：“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侃别传》曰：“母湛氏，贤明有法训。侃在武昌，与佐吏从容饮燕，常有饮限。或劝犹可少进，侃凄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亲见约，故不敢逾限。’及侃丁母忧，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异，知非常人。遣随视之，但见双鹤冲天而去。”《幽明录》曰：“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按吴司徒孟宗为雷池监，以鲊饷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后人因孟假为此说。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妒记》曰：“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

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希已见。玉台，庾友小字。《庾氏谱》曰：“友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历中书郎、东阳太守。”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谱》曰：“友字弘之，长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中兴书》曰：“桓温杀庾希弟倩，希闻难而逃，希弟友当伏诛。子妇桓氏女，请温，得宥。”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刘夫人已见。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桓氏谱》曰：“冲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见。《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鉴少子。性韵方质，和正沈简。累迁丹阳尹、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二谢：安、万。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封胡，谢韶小字。遏末，谢渊小字。韶字穆度，万子，车骑司马。渊字叔度，奕第二子，义兴太守。时人称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谓朗，遏谓玄，末谓韶，朗玄渊。一作胡谓渊，遏谓玄，末谓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鞠，卞范之。母之外孙也。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夫人，玄之妹。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郗氏谱》曰：“超娶汝南周闵女，名马头。”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毛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郑玄注曰：“穴谓圹中墟也。”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大常卿。”问：“眼耳未觉恶不？”《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韩氏谱》曰：“绘之字季伦。父康伯，太常卿。绘之仕至衡阳太守。”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续晋阳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马温之孙。父济，给事中。叔父玄，篡逆见诛。亮聚众于长沙，自号湘州刺史。杀太宰甄恭、衡阳前太守韩绘之等十余人。为刘毅军人郭珍斩之。”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术解第二十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

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晋后略》曰："钟律之器，自周之未废，而汉成、哀之间，诸儒修而治之。至后汉末，复隳矣。魏氏使协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礼，徒依于时丝管之声、时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礼度。于是世祖命中书监荀勖依典制，定钟律。既铸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数枚，比之不差。又诸郡舍仓库，或有汉时故钟，以律命之，皆不叩而应，声响韵合，又若俱成。"《晋诸公赞》曰："律成，散骑侍郎阮咸谓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勖性自矜，乃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而病卒。后得地中古铜尺，校度勖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无能正者。"干宝《晋纪》曰："荀勖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校大乐本音不和。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而夔据之，是以失韵。乃依《周礼》，积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铭。遂以为式，用之郊庙。"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录》曰："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箸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语林》曰："武子性爱马，亦甚别之。故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陈氏谱》曰："述字嗣祖，颍川许昌人。有美名。"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

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青鸟子《相冢书》曰：“葬龙之角，暴富贵，后当灭门。”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璞别传》曰：“璞少好经术，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内将乱，璞投策叹曰：‘黔黎将同异类矣！’便结亲昵十余家，南渡江，居于暨阳。”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王隐《晋书》曰：“璞消灾转祸，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晋书》曰：“法开善医术，尝行，莫投主人，妻产，而儿积日不堕。法开曰：‘此易治耳。’杀一肥羊，食十余脔而针之。须臾儿下，羊胄裹儿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

巧艺第二十一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傅玄《弹棋赋叙》曰："汉成帝好蹴踘，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今观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则弹棋之戏，其来久矣。且《梁冀传》云："冀善弹棋，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谬矣。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典论》常自叙曰："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少工有二焉：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博物志》曰："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葛巾角撇棋也。"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洛阳宫殿簿》曰："陵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卫恒《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绬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孔氏志怪》曰："勖以宝剑付妻。"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世语》曰："会善学人书，伐蜀之役，于剑阁要邓艾章表，皆约其言。令词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孔氏志怪》曰："于时咸谓勖之报会，过于所失数十倍。彼此书画，巧妙之极。"

羊长和博学工书，《文字志》曰："忱性能草书，亦善行隶，有称于一时。"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学，《中兴书》曰：“逵不远千里，往豫章诣范宣，宣见逵，异之，以兄女妻焉。”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钞书亦钞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续晋阳秋》曰：“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绝者，深所珍惜，悉糊题其前。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后恺之见封题如初，而画并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列仙传》曰：“务光，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汤将伐桀，谋于光，光曰：‘非吾事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不知其它。’汤克天下，让于光，光曰：‘吾闻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让我乎？’负石自沈于卢水。”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恺之历画古贤，皆为之赞也。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博物志》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语林》曰：“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续晋阳秋》曰：“恺之图写特妙。”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仲堪眇目故也。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日，一作月。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宠礼第二十二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中兴书》曰："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坐，固辞然后止。"

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续晋阳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并为温所昵。"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语林》曰："玄度出都，真长九日十一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儿，即系也。丘渊之《文章录》曰："系字敬鲁，仕至光禄大夫。"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范之为丹阳尹，羊孚南州暂还，往卞许，云："下官疾动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移晨达莫。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负我。"丘渊之《文章录》曰："范之字敬祖，济阴冤句人。祖嵘，下邳太守。父循，尚书郎。桓玄辅政，范之迁丹阳尹。玄败，伏诛。"

任诞第二十三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晋诸公赞》曰：“何曾字颖考，陈郡阳夏人。父夔，魏太仆。曾以高雅称，加性仁孝，累迁司隶校尉。用心甚正，朝廷师之。仕晋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干宝《晋纪》曰：“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复言之于太祖，籍饮啖不辍。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见《竹林七贤论》。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刘氏谱》曰：“昶字公荣，沛国人。”《晋阳秋》曰：“昶为人通达，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文士传》曰："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说，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竹林七贤论》又云："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此好事者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刘伶太始中犹在。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幄衣，诸君何为入我幄中？"邓粲《晋纪》曰："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幄衣，诸君自不当入我幄中，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邓粲《晋纪》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幄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幄也。"

阮步兵籍也。丧母，裴令公楷也。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唷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

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名士传》曰：“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戴逵论之曰：“若裴公之制吊，欲冥外以护内，有达意也，有弘防也。”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裴氏家传》曰：“顾取戎长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阮孚别传》曰：“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拉拻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晋诸公赞》曰：“恺字元裒，乐安博昌人。有雅识国干，万机大小多综之。与贾充不平，充乃启恺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恺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

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刘宝已见。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名士传》曰："修性简任。"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箸白接䍦。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彊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襄阳记》曰："汉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处也。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文士传》曰："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晋中兴书》曰："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瓮侧，取醉而去。温峤素知爱卓，请为平南长史，卒。"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晋阳秋》曰："逖性通济，不拘小节。又宾从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万数，扬土大饥，宾客攻剽，逖辄拥护全卫，谈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调。"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群已见上。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安樗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中兴书》曰："峤有俊朗之目，而不拘细行。"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卞壼别传》曰："壼正色立朝，百寮严惮，贵游子弟，莫不祗肃。"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重其达也。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晋阳秋》曰："初，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屡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谓凤德之衰也。'"《语林》曰："伯仁正有姊丧，三日醉，姑丧，二日醉，大损资望。每醉，诸公常共屯守。"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卫永已见。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中兴书》曰："冰为吴郡，苏峻作逆，遣军伐冰，冰弃郡奔会稽。"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

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殷洪乔作豫章郡，《殷氏谱》曰："羡字洪乔，陈郡人。父识，镇东司马。羡仕至豫章太守。"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王濛别传》曰："丞相王导辟名士时贤，协赞中兴。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为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晋阳秋》曰："尚性通任，善音乐。"《语林》曰："谢镇西酒后，于槃案间，为洛市肆工鸲鹆舞，甚佳。"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戎性通任，尚类之。

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伊，已见。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箸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尚书，谢裒，尚叔也。已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轻率，不拘细行。兄葬后，往墓还。王濛、刘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问惔曰：'计仁祖正当不为异同耳。'惔曰：'仁祖韵中自应来。'乃遣要之。尚初辞，然已无归意。及再请，即回轩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袁氏家传》曰："耽字彦道，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曾孙也。魁梧爽朗，高风振迈，少倜傥不羁，有异才，士人多归之。仕至司徒从事中郎。"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慊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耽在艰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唤。'即脱其衰，共出门去。觉头上有布帽，掷去，箸小帽。既戏，袁形势呼袒，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顷刻失数百万也。"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光禄，王蕴也。《续晋阳秋》曰："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略少醒日。"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中兴书》曰："承公少诞任不羁，家于会稽，性好山水。及求鄞县，遗心细务，纵意游肆，名阜盛川，靡不历览。"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袁氏谱》曰："耽大妹名女皇，适殷浩。小妹名女正，适谢尚。"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已见。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王子猷诣郗雍州，《中兴书》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昙，北中郎将。恢长八尺，美髭髯，风神魁梧。烈宗器之，以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为雍州刺史。"雍州在内。见有𩞁𩞁，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见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庄子》曰："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无忤色。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

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晋阳秋》曰：“友字它仁，襄阳人。少好学，不持节检。性嗜酒，当其所遇，不择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余食，虽复营署垆肆，不以为羞。桓温常责之云：‘君太不逮！须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复无。’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后在温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席起别，友至尤晚。问之，友答曰：‘民性饮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回还以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虽笑其滑稽，而心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宏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说。薨于益州。”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晋东宫官名》曰：“湛字处度，高平人。”《张氏谱》曰：“湛祖嶷，正员郎。父旷，镇军司马。湛仕至中书郎。”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别见。《续晋阳秋》曰：“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尹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今云挽歌，未详。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裴启《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云云。”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车骑，王洽，别见。友

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驎，张湛小字也。谯子《法训》云：“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也。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传》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其将公孙夏命歌《虞殡》。”杜预曰：“《虞殡》，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箫乐丧。”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然谯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中兴书》曰：“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中兴书》曰：“徽之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居山阴也。”左诗曰：“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箸胜地。”王已见。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续晋阳秋》曰：“左将军桓伊善音乐，孝武饮燕，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请进之。’帝赏其放率，听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抚筝而歌怨诗，因以为谏也。”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

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玄别传》曰："玄初拜太子洗马，时朝廷以温有不臣之迹，故抑玄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晋安帝纪》曰："玄哀乐过人，每欢戚之发，未尝不至呜咽。"王叹曰："灵宝故自达。"灵宝，玄小字也。《异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儿生有奇耀，宜目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复言为'神灵宝'，犹复用三。既难重前，却减'神'一字，名曰'灵宝'。"《语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时，其达而不拘，皆此类。"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晋安帝纪》曰："忱少慕达，好酒，在荆州转甚，一饮或至连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辄经日，自号上顿。世喭以大饮为'上顿'，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王氏谱》曰："廞字伯舆，琅邪人。父荟，卫将军。廞历司徒长史。"周祗《隆安记》曰："初，王恭将唱义，使喻三吴，廞居丧，拔以为吴国内史。国宝既死，恭罢兵，令廞反丧服。廞大怒，即日据吴都以叛。恭使司马刘牢之讨廞，廞败，不知所在。"

简傲第二十四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汉晋春秋》曰："文王进爵为王，司徒何曾与朝臣皆尽礼，唯王祥长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晋阳秋》曰："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濬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唯公荣者，可不与酒。'"《竹林七贤论》曰："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刘公荣通士，性尤好酒。籍与戎酬酢终日，而公荣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为物论所先，皆此类。"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文士传》曰："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虽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晋阳秋》曰："安字中悌，东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干宝《晋纪》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则率尔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干宝《晋纪》曰："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顾，独坐车中。康母就设酒食，求康儿共与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

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凤，神鸟也。从鸟，凡声。”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为荆州，《晋阳秋》曰：“惠帝时，太尉王夷甫言于选者，以弟澄为荆州刺史，从弟敦为青州刺史。澄、敦俱诣太尉辞。太尉谓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邓粲《晋纪》曰：“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高坐传》曰：“王公曾诣和上，和上解带偃伏，悟言神解。见尚书令卞望之，便敛衿饰容。时叹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中兴书》曰：“奕自吏部郎，出为晋陵太守。”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还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虎子，谢据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见。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谢氏谱》曰：“万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尝箸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述别传》曰：“述少真独退静，人未尝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中兴书》曰：“桓冲引徽之为参军，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论语》曰：“厩焚，孔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贵人贱畜，故不问也。”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曰：“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马融注曰：“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恬已见。时为吴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箸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万败事已见上。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愔子超，有盛名，且获宠于桓温，故为超敬愔。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

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顾氏谱》曰："辟疆，吴郡人。历郡功曹、平北参军。"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

卷下之下

排调第二十五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瑾已见。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江表传》曰："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仕吴至太傅。为孙峻所害。"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环济《吴纪》曰："张昭字子布，忠正有才义，仕吴，为辅吴将军。"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二陈，骞与泰也。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骞父矫，宣帝讳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仕至光禄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孔安国《注论语》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党，助也。君子虽众，不相私助。"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

败人意！”《魏氏春秋》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晋武帝问孙皓：《吴录》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孙也。景帝崩，皓嗣位，为晋所灭，封归命侯。”“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传》曰：“许由为尧所让，其友巢父责之。由乃过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头责秦子羽云：子羽未详。“子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温颙已见。《荀氏谱》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语》曰：“寓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晋，至尚书。”范阳张华、士卿刘许、《晋百官名》曰：“刘许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骠骑将军。许，惠帝时为宗正卿。”按许与张华同范阳人，故曰士卿，互其辞也。宗正卿，或曰士卿。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晋诸公赞》曰：“湛字润甫，新野人。以文义达，仕至侍中。诩字思渊，荥阳开封人，为卫尉卿。祖泰，扬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谓，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文士传》曰：“华为人少威仪，多姿态。”推意此语，则此六句，还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胶饴”，则指邹湛。湛辩丽英博，而有此称。未详。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张敏集》载《头责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时好昵，有太原温长仁颙、颍川荀景伯寓、范阳张茂先华、士卿刘文生许、南阳邹润甫湛、河南郑思渊诩。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亢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其文曰：“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植发肤、置鼻耳、安眉须、插牙齿、眸子摛光，双颧隆起。每至出入之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

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崎岖。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不戴，金银不佩，钗以当笄，帢以代帼，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污黑，岁莫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于形容，我贱子乎意态。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仇，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人宝也，则当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也，则当如许由、子威、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岁流芳。子欲为游说也，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令辞从容。子欲为进趣也，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也，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廓然离欲，志陵云日。子欲为隐遁也，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濑濡，栖迟神丘，垂饵巨壑。此一介之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于处士，进无望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以受性拘系，不闻礼义，设以天幸，为子所寄。今欲使吾为忠也，即当如伍胥、屈平。欲使吾为信也，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介节邪，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以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寓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子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谓，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图，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槛中之熊，深阱之虎，石间饥蟹，窦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宜其拳局翦蹙，至老无所希也。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谱》曰：“伦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浑弟也。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用心淡如也。为《老子例略》、《周纪》。年二十余，举孝廉，不行。历大将军参军。年二十五卒，大将军为之流涕。”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

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晋百官名》曰：“荀隐字鸣鹤，颍川人。”《荀氏家传》曰：“隐祖昕，乐安太守。父岳，中书郎。隐与陆云在张华坐语，互相反覆，陆连受屈，隐辞皆美丽，张公称善云。世有此书，寻之未得。历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陆太尉诣王丞相，陆玩已见。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殷羡已见。“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诸葛恢。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湁！”吴人以冷为湁。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以戏周之无能。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谓颉好媟渎故。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亲也。”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

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有盘辟之好。”以戏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干宝向刘真长《中兴书》曰：“宝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吴奋武将军。父莹，丹阳丞。宝少以博学才器著称，历散骑常侍。”叙其《搜神记》，《孔氏志怪》曰：“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春秋传》曰：“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赵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赵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贤大夫也，为法受恶。’”

许文思往顾和许，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许琛已见。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管辂别传》曰：“鼻者天中之山。”《相书》曰：“鼻之所在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充崇释氏，甚加敬也。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尹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勇迈终古。”终古，往古也。《楚辞》曰：“吾不能忍此终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思旷，裕也。

庾征西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晋阳秋》曰：“翼率众入沔，将谋伐狄。既至襄阳，狄尚强，未可决战。会康帝崩，兄冰薨，留长子方之守襄阳，自驰还夏。”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豫章，殷羡。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二人说小异，故详载之。

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蚕室中！"《汉书》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马迁盛明陵之忠，帝以迁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乃述唐、虞以来，至于获麟，为《史记》。迁与任安书曰：'李陵既生降，仆又茸之以蚕室。'"苏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时如蚕室。旧时平阴有蚕室狱。"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高灵已见。《妇人集》载桓玄问王凝之妻谢氏曰："太傅东山二十余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无用为心，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玄之已见。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征西寮属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吴至征西参军。"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本草》曰："远志一名棘宛，其叶名小草。"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孙放别传》曰："放兄弟并秀异，与庾翼子园客同为学生。园客少有佳称，因谈笑嘲放曰：'诸孙于今为盛。'盛，监君讳也。放即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放应机制胜，时人仰焉。司马景王、陈、钟诸贤相酬，无以逾也。"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颍阳人。左将军略之孙。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记》曰："项羽为汉兵所围，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唐诗》曰："晋献公好攻战，国人多丧，其诗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袁故嘲之。刘尚晋明帝女，《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

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檎腊亦放，何必其枪铃邪？"殷融已见。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晋阳秋》曰："海西公讳奕，字延龄，成帝子也。兴宁中即位。少同阉人之疾，使宫人与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马温自广陵还姑孰，过京都，以皇太后令，废帝为海西公。"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郗昙、王修已见。《史记》曰："楚庄王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迎劳楚王，王问鼎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春秋传》曰："齐桓公伐楚，责苞茅之不贡。"《论语》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孔安国曰："后生，少年。"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张苍梧碑》曰："君讳镇，字义远，吴国吴人。忠恕宽明，简正贞粹。泰安中，除苍梧太守。讨王含有功，封兴道县侯。"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小雅》诗也。《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豹奴，桓嗣小字。《中兴书》曰："嗣字恭祖，车骑将军冲子也。少有清誉。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谱》曰："混字奉正，中军将军恬子。仕至丹阳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春秋传》曰："唇亡齿寒。"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仓，郗融小字也。《郗氏谱》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学，不拜而蚤终。"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蜀志》陈寿评曰："亮连年动众，而无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东方朔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也。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出《离骚》。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王坦之、范启已见。《世说》是孙绰、习凿齿言。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氈氋而不肯舞。故称比之。徐广《晋纪》曰："刘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学，能言理。历中书郎、宣城太守。"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魏氏谱》曰："颉字长齐，会稽人。祖胤，处士。父说，大鸿胪卿。颉仕至山阴令。"《汉书》曰："沛公入咸阳，召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应劭注曰："抵，至也。但至于罪。"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恒任之风，当有所弘

耳。”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谢并已见。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中兴书》曰：“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晋阳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久在扬州，征役吏民，功赏万计，是以为遐迩所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庄子》曰：“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支策，惠子之据梧，三子之智几矣，皆其盛也，故载之末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问之，庖丁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蕴、谢玄已见。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战国策》曰：“苏秦说惠王而不见用，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大困而归。父母不与言，妻不为下机，嫂不为炊。后为从长，行过洛阳，车骑辎重甚众，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视。秦笑谓其嫂曰：‘何先倨而后恭？’嫂谢曰：‘见季子位高而金多。’秦叹曰：‘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贫贱则轻易之，而况于他人哉！’”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周祗《隆安记》曰：“破冢，洲名，在华容

县。”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苻朗初过江，裴景仁《秦书》曰：“朗字元达，苻坚从兄。性宏放，神气爽悟。坚常曰：‘吾家千里驹也。’坚为慕容冲所围，朗降谢玄，用为员外散骑侍郎。吏部郎王忱与兄国宝命驾诣之。沙门法汰问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丑而才，国宝美而狠故也。朗常与朝士宴，时贤并用唾壶，朗欲夸之，使小儿跪而张口，唾而含出。又善识味，会稽王道子为设精馔，讫，问：‘关中之食，孰若于此？’朗曰：‘皆好。唯盐味小生。’即问宰夫，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恒半露。’问之，亦验。又食鹅炙，知白黑之处，咸试而记之，无豪厘之差。著《苻子》数十篇，盖老、庄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后众谗而杀之。”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王氏谱》曰：“肃之字幼恭，右将军羲之第四子。历中书郎、骠骑咨议。”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

东府客馆是版屋。谢景重诣太傅，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秦诗叙》曰：“襄公备其兵甲，以讨西戎，妇人闵其君子，故作诗曰：‘在其版屋，乱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续晋阳秋》曰：“山松，陈郡人。祖乔，益州刺史。父方平，义兴太守。山松历秘书监、吴国内史。孙恩作乱，见害。初，帝为晋陵公主访婿于王珣，珣举谢混云：‘人才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脔。”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兴书》曰：“仲堪父尝疾患

经时，仲堪衣不解带数年。自分剂汤药，误以药手拭泪，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尚书大传》曰：“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焉，名乔。’二三子往观之，见乔实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乔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见梓实晋晋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礼记》曰：“成王有罪，周公则挞伯禽。”亦其义也。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晋东宫百官名》曰：“庾鸿字伯鸾，颍川人。”《庾氏谱》曰：“鸿祖义，吴国内史。父楷，左卫将军。鸿仕至辅国内史。”“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道曜，未详。思道，王祯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祯之字思道，故曰“顾名思义”。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祖氏谱》曰：“广字渊度，范阳人。父台之，仕光禄大夫。广仕至护军长史。”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续晋阳秋》曰：“修少为玄所侮，于言端常嗤鄙之。”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国语》曰：“仲尼在陈，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尺有咫。问于仲尼。对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方贿贡，于是肃慎氏贡楛矢。古者分异姓之职，使不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椟，如初。”

轻诋第二十六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见。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史记》曰："乐毅，中山人。贤而为燕昭王将军，率诸侯伐齐，终于赵。"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列女传》曰："钟离春者，齐无盐之女也。其丑无双，黄头深目，长壮大节，鼻昂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诣齐宣王，乞备后宫，因说王以四殆。王拜为正后。"《吴越春秋》曰："越王句践得山中采薪女子，名曰西施，献之吴王。"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按王公雅量通济，庾亮之在武昌，传其应下，公以识度裁之，嚣言自息。岂或回贰有扇尘之事乎？王隐《晋书·戴洋传》曰："丹阳太守王导，问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为土地之主，而于申上冶，火光昭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导呼冶令奕逊，使启镇东徙，今东冶是也。"《丹阳记》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冶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冶。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王丞相已见。元规，复可所难？"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晋诸公赞》曰："充字子尼，陈留雍丘人。"《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充少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莫有媟慢于其前者。高平刘整有隽才，而车服奢丽，谓人曰：'纱縠，人常服耳。尝遇蔡子尼在坐，终日不自安。'见

惮如此。是时，陈留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尝经郡境，问：‘此郡多士，有谁乎？’吏曰：‘有江应元、蔡子尼。’时陈留多居大位者，澄问：‘何以但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位也。’澄笑而止。充历成都王东曹掾，故称东曹。”《妒记》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王公不能久堪，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元会日，夫人于青疏台中，望见两三儿骑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见，甚怜爱之。语婢：‘汝出问，是谁家儿？’给使不达旨，乃答云：‘是第四王等诸郎。’曹氏闻，惊愕大恚。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以左手攀车兰，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劣得先至。蔡司徒闻而笑之，乃故诣王公，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谓信然，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王大愧。后贬蔡曰：‘吾昔与安期、千里，共在洛水。’”

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谢歆《金昌亭诗叙》曰：“余寻师，来入经吴，行达昌门，忽睹斯亭，傍川带河，其榜题曰‘金昌’。访之耆老，曰：‘昔朱买臣仕汉，还为会稽内史，逢其迎吏，游旅北舍，与买臣争席。买臣出其印绶，群吏惭服自裁。因事建亭，号曰“金伤”，失其字义耳。’”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座惊散，无不狼狈。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𤞷、虎犊，还其所如。”虎𤞷，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谱》曰：“彭之字安寿，琅邪人。祖正，尚书郎。父彬，卫将军。彭之仕至黄门郎。虎犊，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头须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少有局干之称。累迁至左光禄大夫。”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长乐，孙绰。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大雅》诗。毛公注曰：“殄，尽。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晋阳秋》曰："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刘镇南铭》曰："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黄中通理，博识多闻。仕至镇南将军、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觸奴角反。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孙统为《柔集叙》曰："柔字世远，乐安人。才理清鲜，安行仁义。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妇人。柔家道隆崇，既罢司空参军、安固令，营宅于伏川。驰动之情既薄，又爱玩贤妻，便有终焉之志。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俛俛应命，眷恋绸缪，不能相舍。相赠诗书，清婉辛切。"

刘尹、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言江此言，非是丑拙，似有忿于王也。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列仙传》曰："商丘子晋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问其须要，言'但食老朮、昌蒲根，饮水，如此便不饥不老耳'。贵戚富室，闻而服之，不能终岁辄止，谓将有匿术。"孙绰为赞曰："商丘卓

荦，执策吹竽。渴饮寒泉，饥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逢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孙绰表谏曰：“中宗龙飞，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不然，胡马久已践建康之地，江东为豺狼之场矣。”绰赋《遂初》，陈止足之道。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夫人，刘惔之妹。谢深有愧色。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按《邴原别传》：“魏五官中郎将，尝与群贤共论曰：‘今有一丸药，得济一人疾，而君、父俱病，与君邪？与父邪？’诸人纷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复难。”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春秋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言禹、汤以圣德自罪，所以能兴。今万失律致败，虽复自咎，其可济焉？故王嘉万也。

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伏滔《长笛赋叙》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制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之馆，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音声独绝。历代传之至于今。”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一作台。乐器，虺瓦一作旭凡。吊孙家儿打折。”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箸腻颜帢，缟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腻颜，挟《左传》，逐郑康成，自为高足弟子。笃而论之，不离尘垢囊也。’”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礼记》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中郎，谢万。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庾龢、裴启已见。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列子》曰："伯乐谓秦穆公曰：'臣所与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马，反，曰：'得矣！牡而黄。'使人取之，牝而骊。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马之能知也？'伯乐曰：'若皋之观马者，天机也。得其精，亡其粗；在其内，亡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有贵于马也。'既而，马果千里足。"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安问其归资。答曰：'岭南凋弊，唯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服焉。价增数倍，旬月无卖。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箸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

殷𩔖、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谢氏谱》曰："尚长女僧要适庾龢，次女僧韶适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巢，殷𩔖小字也。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颊似镇西。"庾复云："颊似，足作健不？"《庾氏谱》曰："恒字敬则。祖亮，父龢。恒仕至尚书仆射。"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续晋阳秋》曰："宏，苻坚太子也。坚为姚苌所杀，宏将母妻来投，诏赐田宅。桓玄以宏为将，玄败，寇湘中，伏诛。"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讷在坐。"讷，询小字。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永嘉记》曰："王和之字兴道，琅玡人。祖翼，平南将军。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历永嘉太守、正员常侍。"望蔡，谢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烝食不？"旧语：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释。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谲第二十七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

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曹瞒传》曰："操小字阿瞒，少好谲诈，游放无度。"孙盛《杂语》云："武王少好侠，放荡不修行业。尝私入常侍张让宅中，让乃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有绝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曹瞒传》曰："操在军，廪谷不足，私语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后军中言操欺众，操题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盗军谷。'遂斩之。仍云：'特当借汝死以厌众心。'"其变诈皆此类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按袁、曹后由鼎跱，迹始携贰。自斯以前，不闻仇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剑也？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箸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憩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异苑》

曰：“帝躬往姑孰，敦时昼寝，卓然惊悟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晋阳秋》曰：“凤字世仪，吴嘉兴尉子也。奸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晋阳秋》曰：“是时成帝在襁褓，太后临朝，中书令庾亮以元舅辅政，欲以风轨格政，绳御四海。而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亮图召峻，王导、卞壸并不欲。亮曰：‘苏峻豺狼，终为祸乱，晁错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优诏，以大司农征之。峻怒曰：‘庾亮欲诱杀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峤闻乱，号泣登舟，遣参军王愆期推征西陶侃为盟主，俱赴京师。时亮败绩奔峤，人皆尤而少之。峤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给之。”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曰：“卿但遥拜，必无它，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行？”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谱》：“峤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玡王诩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谷口云：“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王隐《晋书》曰：“建兴二年，峤为刘琨假守左司

马，都督上前锋诸军事，讨刘聪。”《晋阳秋》曰：“聪一名载，字玄明，屠各人。父渊，因乱起兵。死，聪嗣业。”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即庾亮子会妻。父彪，已见上。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彪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名德沙门题目》曰：“支愍度才鉴清出。”孙绰《愍度赞》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禀昭见，而能越人。世重秀异，咸竞尔珍。孤桐峄阳，浮磬泗滨。”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旧义者曰：“种智有是，而能圆照。然则万累斯尽，谓之空无；常住不变，谓之妙有。”而无义者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鬙，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将，辟州别驾，不就。娶太原孙绰女，字阿恒。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

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瘗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中兴书》曰："初，桓温请范汪为征西长史，复表为江州，并不就。还都，因求为东阳太守，温甚恨之。汪后为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国，失期，温挟憾奏汪为庶人。汪居吴，后至姑孰见温，温语其下曰：'玄平乃来见，当以护军起之。'汪数日辞归，温曰：'卿适来，何以便去？'汪曰：'数岁小儿丧，往年经乱，权瘗此境，故来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谢遏年少时，好箸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遏，谢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厷已见。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记》曰："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晋阳秋》曰："初，浩以中军将军镇寿阳，羌姚襄上书归降。后有罪，浩阴图诛之。会关中有变，苻健死。浩伪率军而行，云'修复山陵'。襄前驱，恐，遂反。军至山桑，闻襄将至，弃辎重驰保谯。襄至，据山桑，焚其舟实。至寿阳，略流民而还。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

浩，抚军大将军奏免浩，除名为民。浩驰还谢罪。既而迁于东阳信安县。”

桓公坐有参军椅烝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箸百尺楼上，儋梯将去。”《续晋阳秋》曰：“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它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其悲见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则书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实也。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马寮属名》曰：“邓遐字应玄，陈郡人，平南将军岳之子。勇力绝人，气盖当世，时人方之樊哙。为桓温参军，数从温征伐，历竟陵太守。枋头之役，温既怀耻忿，且惮遐，因免遐官，病卒。”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郭林宗别传》曰：“巨鹿孟敏，字叔达，敦朴质直。客居太原，杂处凡俗，未有所名。尝至市买甑，荷儋堕地坏之，径去不顾。适遇林宗，见而异之，因问曰：‘坏甑可惜，何以不顾？’客曰：‘甑既已破，视之何益？’林宗赏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谓必为美士，劝令读书。游学十年，遂知名，三府并辟，不就。东夏以为美贤。”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司马晞传》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学，尚武凶恣。时太宗辅政，晞以宗长不得执权，常怀愤慨，欲因桓温入朝杀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辞，引与晞及子综谋逆。有司奏晞等斩刑，诏原之，徙新安。晞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又燕会，使人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后果徙新安。”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晋安帝纪》曰：“桓玄败，殷仲文归京师，高

祖以其卫从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为镇军长史。自以名辈先达，位遇至重，而后来谢混之徒，皆畴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后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晋安帝纪》曰：“仲文后为东阳，愈愤怨，乃与桓胤谋反，遂伏诛。仲文尝照镜不见头，俄而难及。”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孙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叹。

俭啬第二十九

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晋诸公赞》曰：“峤性不通，治家富拟王公，而至俭，将有犯义之名。”《语林》曰：“峤诸弟往园中食李，而皆计核责钱。故峤妇弟王济伐之也。”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隐《晋书》曰：“戎性至俭，不能自奉养，财不出外。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晋诸公赞》曰：“戎性简要，不治仪望，自遇甚薄，而产业过丰。论者以为台辅之望不重。”王隐《晋书》曰：“戎好治生，园田周遍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筭计家资。”《晋阳秋》曰：“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论之曰：“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岂其然乎？’逵曰：‘运有险易，时有昏明，如子之言，则蘧瑗、季札之徒，皆负责矣。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卫江州在寻阳，《永嘉流人名》曰：“卫展字道舒，河东安邑人。祖列，彭城护军。父韶，广平令。展，光熙初除鹰扬将军、江州刺史。”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疮，除风，久服之，轻身。”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中兴书》曰：“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仕至尚书郎。”按轨，刘氏之甥。此应弘度，非弘范也。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悦也。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中兴书》曰：“超少卓荦而不羁，有旷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王隐《晋书》曰：“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记》曰：“丞相素为诸父所重，王君夫问王敦：‘闻君从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与共来。’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丞相还，曰：‘恐此君处世，当有如此事。’”两说不同，故详录。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语林》曰："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裤，以手擎饮食。烝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裤，一作襦。

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晋诸公赞》曰："王恺字君夫，东海人，王肃子也。虽无检行，而少以才力见名，有在公之称。既自以外戚，晋氏政宽，又性至豪。旧制，鸩不得过江，为其羽栎酒中，必杀人。恺为翊军时，得鸩于石崇而养之，其大如鹅，喙长尺余，纯食蛇虺。司隶奏按恺、崇，诏悉原之，即烧于都街。恺肆其意色，无所忌惮。为后军将军，卒谥曰丑。"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蒓虀。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扼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蒓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晋诸公赞》曰："崇性好侠，与王恺竞相夸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相牛经》曰："《牛经》

出宁戚，传百里奚。汉世河西薛公得其书，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负重致远，未服辎軿，故文不传。至魏世，高堂生又传以与晋宣帝，其后王恺得其书焉。”臣按其《相经》云：“阴虹属颈，千里。”《注》曰：“阴虹者，双筋白尾骨属颈，宁戚所饭者也。”恺之牛，其亦有阴虹也。宁戚《经》曰：“棰头欲得高，百体欲得紧，大腠疏肋难龄齝，龙头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细，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袒，因直内箸曲阁重闺里，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续文章志》曰：“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南州异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距其国七八百里，名珊瑚树洲。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丈，珊瑚生于石上。初生白，软弱似菌。国人乘大船，载铁网，先没在水下，一年便生网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错，高三四尺，大者围尺余。三年色赤，便以铁钞发其根，系铁网于船，绞车举网。还，裁凿恣意所作。若过时不凿，便枯索虫蛊。其大者输之王府，细者卖之。”《广志》曰：“珊瑚大者，可为车轴。”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晋诸公赞》曰：“济与从兄恬不平，济为河南尹，未拜，行过王宫，吏不时下道，济于车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论者以济为不长者。寻转太仆，而王恬已见委任，济遂斥外。”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沟一作埒。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家语》曰：“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二岁蚤死。”原宪已见。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史记》曰：“端木赐字子贡，卫人。尝相鲁，家累千金，终于齐。”石正色云：“士

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原宪以瓮为巨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朱凤《晋书》曰：“彭城穆王权，字子舆，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俗以牛心为贵，故羲之先餐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见。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王胡之、王恬并已见。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按《王氏谱》：胡之是恬从祖兄。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蒱，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论语》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

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中兴书》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历尚书左仆射。”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灵鬼志·谣征》曰：“初，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时，民忽歌《黄昙曲》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朋。’少时，石民死，王忱为荆州。”佛大，忱小字也。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谗险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邓粲《晋纪》云：“刘琨尝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劲狭，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无以答。后果为王敦所害。刘琨闻之曰：‘自取死耳！’”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

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袁氏谱》曰："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朗，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权，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别传》曰："雅字茂建，东海沂人，少知名。"《晋安帝纪》曰："雅之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举觞。时议谓珣、恭宜傅东宫，而雅以宠幸，超授太傅、尚书左仆射。"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要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按国宝得宠于会稽王，由绪获进，同恶相求，有如市贾，终至诛夷，曾不携贰。岂有仲堪微间而成离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刚勇而黄须，北讨代郡，独与麾下百余人突虏而走。太祖闻曰：'我黄须儿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黄初三年，彰来朝。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魏志·方伎传》曰："文帝问占梦周宣：'吾梦磨钱文，欲灭而愈更明，何

谓？’宣怅然不对。帝固问之，宣曰：‘陛下家事，虽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欲灭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婚姻之礼，人道之大，岂由一不拜而遂为妾媵者乎！《世说》之言，于是乎纰缪。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王隐《晋书》曰：“成都王颖讨长沙王乂，使陆为都督前锋诸军事。”《机别传》曰：“成都王长史卢志，与机弟云趣舍不同。又黄门孟玖求为邯郸令于颖，颖教付云，云时为左司马，曰：‘刑余之人，不可以君民！’玖闻此怨云，与志谗构日至。及机于七里涧大败，玖诬机谋反所致，颖乃使牵秀斩机。先是，夕梦黑幔绕车，手决不开，恶之。明旦，秀兵奄至，机解戎服，箸衣帽见秀，容貌自若，遂见害。时年四十三。军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雾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干宝《晋纪》曰：“初，陆抗诛步阐，百口皆尽，有识尤之。及机、云见害，三族无遗。”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八王故事》曰：“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邓粲《晋纪》曰：“琨为并州牧，纠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敬彻按：“琨以永嘉元年为并州，于时晋阳空城，寇盗四攻，而能收合士众，抗行渊、勒，十年之中，败而能振，不能抚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无烟，岂一日有数千人归之？若一日数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纪之间以对大难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

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虞预《晋书》曰：“敦克京邑，参军吕猗说敦曰：‘周颉、戴渊，皆有名望，足以惑众。视近日之言，无惭惧之色，若不除之，役将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渊、颉。初，猗为台郎，渊既上官，素有高气，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说焉。”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宣王创业，诛曹爽，任蒋济之流者是也。高贵乡公之事，已见上。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邓粲《晋纪》曰：“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樗蒲，临当成都，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总角时，与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衿，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凄怆之深，言何能尽！’”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温氏谱》曰：“峤父襜，娶清河崔参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虞预《晋书》曰：“元帝即位，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峤以母亡，逼贼，不得往临葬，固辞。诏曰：‘峤以未葬，朝议又颇有异同，故不拜。其令人坐议，吾将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寻阳记》曰：“周邵字子南，与南阳翟汤隐于寻阳庐山。庾亮临江州，闻翟、周之风，束带蹑履而诣焉。闻庾至，转避之。亮后密往，值邵弹鸟于林，因前与语。还，便云：‘此人可起。’即拔为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其集载

与邵书曰："西阳一郡，户口差实，非履道真纯，何以镇其流遁？询之朝野，佥曰足下。今具上表，请足下临之无让。"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阮氏谱》曰："牖字彦伦，裕长子也。仕至州主簿。"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祐。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识，必无此弊。脱此非谬，何其惑欤！夫文王期尽，圣子不能驻其年，释种诛夷，神力无以延其命。故业有定限，报不可移。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岂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续晋阳秋》曰："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征西，谢奕。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岂水之性哉？人可使为不善，性亦犹是也。"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虚。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

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续晋阳秋》曰：“桓冲本以将相异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谢安，故解扬州以让安。自谓少经军镇，及为荆州，闻苻坚自出淮、肥，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时安已遣诸军，且欲外示闲暇，因令冲军还。冲大惊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吾量贼必破襄阳，而并力淮、肥。今大敌果至，方游谈示暇，遣诸不经事年少，而实寡弱，天下谁知？吾其左衽矣！’俄闻大勋克举，惭慨而薨。”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记》曰：“仲堪以人情注于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倦赍宝物遗相王宠幸媒尼左右，以罪状玄，玄知其谋而击灭之。”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孔安国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贵，则仁者不处。”玄意色甚恶。

纰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阳公主，字修祎。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邵即循父也。皓凶暴骄矜，邵上书切谏，皓深恨之。亲近惮邵贞正，谮云谤毁国事，被诘责。后还复职。邵中恶风，口不能言语。皓疑邵托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数，卒无一言。锯杀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礼记》：“创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迟。”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大戴礼·劝学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为《劝学章》取义焉。《尔雅》曰：“蝤蛑小者劳。”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于蟹，而大于彭蝤，即《尔

雅》所谓蝎蜂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状甚相类。蔡谟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谓读《尔雅》不熟也。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晋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长，乐安人。父琨，少府卿。瞻历谒者仆射、都尉、天门太守。"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虎子，据小字。据字玄道，尚书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据也。章伸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则谓第二者为中。今谢昆弟有六，而以据为中郎，未可解。当由有三时，以中为称，因仍不改也。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殷氏谱》曰："殷师字师子。祖识、父融，并有名。师至骠骑咨议，生仲堪。"《续晋阳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带，弥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大雅诗》也。毛公注曰："谷，穷也。"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鲙鱼虾鲩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中兴书》曰："啸父，会稽人，光禄潭之孙，右将军纯之子。少历显位，与王廞同废为庶人。义旗初，为会稽内史。"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

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国宝大喜，而夜开阁，唤纲纪，话势虽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娶甄会女。绍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邺城破，五官将从而入绍舍，见甄怖，以头伏姑膝上。五官将谓绍妻袁夫人：‘扶甄令举头。’见其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娶，擅室数岁。”《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见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知是熙妻，使令揽发，以袖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甄曰：‘不复死矣。’遂纳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将纳熙妻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博学，真谓书传所记。后见融问之，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粲别传》曰：“粲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非难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至葬夕，赴期者裁十余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恸路人。粲虽褊隘，以燕婉自丧，然有识犹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何劭论粲曰：“仲尼称‘有德者有言’。而荀粲减于是，力顾所言有余，而识不足。”

贾公闾《充别传》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闾，言后必有充

闾之异。”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晋诸公赞》云：“郭氏即贾后母也。为性高朗，知后无子，甚忧爱愍怀，每劝厉之。临亡，诲贾后，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赵充华及贾谧母，并勿令出入宫中。又曰：‘此皆乱汝事！’后不能用，终至诛夷。”臣按：傅畅此言，则郭氏贤明妇人也。向令贾后抚爱愍怀，岂当纵其妒悍，自毙其子。然则物我不同，或老壮情异乎？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太原郭氏录》曰：“秀字彦才，吴郡吴人，为下口督，甚有威恩。孙皓惮欲除之，遣将军何定溯江而上，辞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谋，遂来归化。世祖喜之，以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晋阳秋》曰：“蒯氏襄阳人，祖良，吏部尚书。父钧，南阳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晋诸公赞》曰：“寿字德真，南阳赭阳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箸人，则历月不歇。《十洲记》曰：“汉武帝时，西域月氏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烧之，芳气经三月不歇。”盖此香也。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郭子》谓与韩寿通者，乃是陈骞女，即以妻寿，未婚而女亡。寿因娶贾氏，故世因传是充女。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语林》曰：“雷有宠，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干宝《晋纪》曰：“石崇有妓人绿珠，美而工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别馆北邙下，方登凉观，临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择。’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绿珠也，未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许。”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王隐《晋书》曰：“岳父文德，为琅邪太守，孙秀为小吏给使，岳数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晋阳秋》曰：“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人。有才藻，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初，建为冯翊太守，赵王伦为征西将军，孙秀为腹心，挠乱关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隐《晋书》曰：“石崇、潘岳与贾谧相友善，及谧废，惧终见危，与淮南王谋诛伦，事泄，收崇及亲期以上皆斩之。初，岳母诫岳以止足之道，及收，与母别曰：‘负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东市，始叹曰：‘奴辈利吾家之财。’收崇人曰：‘知财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语林》曰：“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玙、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

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刘璨《晋纪》曰："琨与兄玙俱知名，游权贵之间，当世以为豪杰。"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晋阳秋》曰："司马丞字元敬，谯王逊子也。为中宗相州刺史，路过武昌，王敦与燕会，酒酣，谓丞曰：'大王笃实佳士，非将御之才。'对曰：'焉知铅刀不能一割乎？'敦将谋逆，召丞为军司马，丞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死忠与义，又何求焉！'乃驰檄诸郡丞赴义。敦遣从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贼迎之，薨于车。敦既灭，追赠骠骑，谥曰愍王。"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无忌别传》曰："无忌字公寿，丞子也。才器兼济，有文武干。袭封谯王，卫军将军。"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司马氏谱》曰："丞娶南阳赵氏女。"《王廙别传》曰："廙字世将。祖览、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导、庾亮游于石头，会廙至，尔日迅风飞帆，廙倚船楼长啸，神气甚逸。导谓亮曰：'世将为复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为物所疾。加平南将军，薨。"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应镇南作荆州，王隐《晋书》曰："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璩曾孙也。为人弘长有淹度，饰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叹曰：'所谓文质之士！'累迁江州刺史、镇南将军。"王修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便欲斫。修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兴书》曰："褚褒为江州，无忌于坐拔刀斫耆之，褒与桓景共免之。御史奏无忌欲专杀害，诏以赎论。"前章既言无忌母告之，而此章复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马丞，遐迩共悉，修龄兄弟岂容不知。孙盛之言，皆实录也。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

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中兴书》曰："羲之与述志尚不同，而两不相能。述为会稽，艰居郡境。王羲之后为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诣，述深以为恨。丧除，征拜扬州，就征，周行郡境，而不历羲之。临发，一别而去。羲之初语其友曰：'王怀祖免丧，正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为仆射。更望会稽，便自邈然。'述既显授，又检校会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于课对。羲之耻慨，遂称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复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征也。"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云何耳。"《汉书》曰："吕后欲王诸吕，问右相王陵，以为不可。问左丞相陈平，平曰：'可。'陵出让平，平曰：'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君不如臣。'"《晋安帝纪》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斩国宝，王珣固谏之，乃止。既而恭谓珣曰：'此日视君，一似胡广。'珣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如何也。'"

王孝伯死，县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续晋阳秋》曰："王恭深惧祸难，抗表起兵。于是遣左将军谢琰讨恭。恭败，走曲阿，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与恭善，欲载出都，面相折数，闻西军之逼，乃令于儿塘斩之，枭首于东桁也。"

桓玄将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许袭之。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余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桓氏谱》曰："桓冲后娶颍川庾蔑女，字姚。"《晋安帝纪》曰："修少为玄所侮，言论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图玄之意。修母曰：'灵宝视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图！'修乃止。"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

段成式，字柯古，山东临淄邹平人，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或稍后，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父段文昌于中晚唐间官居显要，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曾出任宰相，工诗，有文名。成式于文宗开成初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历尚书郎，吉州、处州、江州三郡刺史，官至太常少卿。段氏乃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多，成式从小博闻强记，入仕后又得饱览秘阁书籍，尤深通于佛典。除《酉阳杂俎》外，其《庐陵官下记》二卷已佚；今《全唐诗》、《全唐文》各存其诗文一卷。

《酉阳杂俎》在唐人笔记中是一部别具特色的重要之作。此书分门辑事，鲁迅先生称其“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至以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独创之作”；“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中国小说史略》）。明李云鹄在序此书时则说它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书名“酉阳”，乃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以示取材珍秘。故千百年来，向为世人所重，书中资料，颇具研究价值。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和英国李约瑟博士分别在他们的科技著作《中国伊朗编·阿月浑子》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所征引。

此书最早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列于小说家类，为三十卷。《郡斋读书志》谓《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酉阳杂俎》十卷。历经传抄，现通常能见到的有《四部丛刊》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稗海》本、《唐人说荟》本和《说库》本等多种。以上诸本中，《四部丛刊》本为最早，系影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云鹄本，李乃据赵琦美校本刊印，包括前集二十卷和续集十卷；余则或无续集，或存漫漶，或有缺漏，而《学津讨原》本较为完备。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校，并适当汲取了前人和今人的有关校勘成果，择善而从，依照本丛书体例，不出校记。

酉阳杂俎序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骃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

目　录

校点说明
酉阳杂俎序
前集卷一
　　忠志
　　礼异
　　天咫
前集卷二
　　玉格
　　壶史
前集卷三
　　贝编
前集卷四
　　境异
　　喜兆
　　祸兆
　　物革
前集卷五
　　诡习
　　怪术
前集卷六
　　艺绝
　　器奇
　　乐
前集卷七
　　酒食
　　医

前集卷八
黥
雷
梦
前集卷九
事感
盗侠
前集卷十
物异
前集卷十一
广知
前集卷十二
语资
前集卷十三
冥迹
尸穸
前集卷十四
诺皋记上
前集卷十五
诺皋记下
前集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前集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鳞介篇
虫篇
前集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篇
前集卷十九
广动植之四
草篇
前集卷二十
肉攫部
续集卷一
支诺皋上
续集卷二
支诺皋中
续集卷三
支诺皋下
续集卷四
贬误
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续集卷八
支动
续集卷九
支植上
续集卷十
支植下
返回总目录

前集卷一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阖。　上尝观渔于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于是中网而止。

骨利幹国献马百匹，十匹尤骏，上为制名。决波瑜者，近后足有距，走历门三限不踬，上尤惜之。隋内库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贯如连环，将表其辔。上后尝骑与侍臣游，恶其饰，以鞭击碎之。一曰文皇御制十骏名。

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尝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鹊放于野外。

高宗初扶床，将戏弄笔，左右试置纸于前，乃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许传外。

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长尺余。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龙中，召学士赐猎，作吐陪行，前方后圆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悬死鼠于鸢足，联其目，放而钓焉，二雕果击于鸢盘。狡兔起前，上举挝击毙之，帝称那庚，从臣皆呼万岁。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上尝梦日乌飞，蝙蝠数十逐而堕地。惊觉，召万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时。”翌日而崩。

睿宗尝阅内库，见一鞭，金色，长四尺，数节有虫啮处，状如盘龙，靶上悬牙牌，题象耳皮，或言隋宫库旧物也。上为冀王时，寝斋壁上，蜗迹成天字，上惧，遽扫之，经数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铸黄金为蜗形，分置于释道像前。

玄宗，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虫娘，上呼为师娘。为太上皇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名。”因指寿安，“虫娘是鸦女，汝后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武，遂令苏澄尚之，封寿安焉。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

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他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　阔尾羊窟利　马酪　音声人两部　野猪鲊　鲫鱼并鲙手刀子　清酒　大锦　苏造真符宝舆　余甘煎　辽泽野鸡　五术汤　金石凌汤一剂及药童昔贤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脱犀头匙箸　金银平脱隔馄饨盘　金花狮子瓶　平脱着足叠子　熟线绫接鞠　金大脑盘　银平脱破觚　八角花乌屏风　银凿镂铁锁　帖白一曰花檀香床　绿白平细背席　绣鹅毛毡兼令瑶令光就宅张设　金鸾紫罗绯罗立马宝　鸡袍　龙须夹帖　八斗金渡银酒瓮　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　银笊篱　银平脱食台盘　油画食藏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　金平脱铁面碗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谓风狂。遽白上，潜视举止。妇人言已，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兼画图进。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向妇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庆云见，黄气抱日。初，楚州献定国宝一十二，乃诏上监国。诏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生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灾，令此宝镇之。其数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献焉：一曰玄黄，形如笏，长八寸，有孔，辟人间兵疫。二曰玉鸡，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三曰谷璧，白玉也，如粟粒，无雕镌之迹，王者得之，五谷丰熟。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所在处，外国归伏。五曰碧色宝。六曰如

意宝珠，大如鸡卵。七曰红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径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啖入印中。十一曰皇后采桑钩，细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无孔。诸宝置之日中，皆白气连天。

礼异

西汉，帝见丞相，谒者赞曰："皇帝为丞相起。"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

汉木主，緹以桔木皮，置牖中，张绵絮以障外。不出时，玄堂之上，以笼为俑人，无头，坐起如生时。

凡节，守国用玉节，守都鄙用角节，使山邦用虎节，土邦用人节，泽邦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古者安平用璧，兴事用圭，成功用璋，边戎用珩，战斗用璩，城围用环，灾乱用𠑇，大旱用龙，龙节也，大丧用琮。

北齐迎南使，太学博士监舍迎使。传诏二人，骑马荷信在前。羊车二人，捉刀在传诏后。监舍一人，典客令一人，并进贤冠。生，朱衣骑马罩伞十余，绛衫一人，引从使车前。又，绛衫骑马平巾帻六人，使主副各乘车，但马在车后。铁甲者百余人，仪仗百余人，剪彩如衣带，白羽间为矟，髯发绛袍，帽凡五色，袍随髯色，以木为矟、刃、戟，画绛为虾蟆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门辟，左右亦有二大画鼓。北使入门，击钟磬，至马道北、悬钟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击磬，道东北面立。其钟悬外东西厢，皆有陛臣。马道南、近道东有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

句丽、百济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位定，梁主从东堂中出，云斋在外宿，故不由上阁来，击钟鼓，乘舆警跸，侍从升东阶，南面幄内坐。幄是绿油天皂裙，甚高，用绳系着四柱，凭黑漆曲几。坐定，梁诸臣从西门入，着具服、博山远游冠，缨末以翠羽、真珠为饰，双双佩带剑，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导引，次二人并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剑箱，别二十人具省服，从者百余人。至宣城王前数步，北面有重席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献玉，梁主不为兴。　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入乐游苑西门内青油幕下。梁主备三仗，乘舆从南门入，操等东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几，引台使入。梁主坐皂帐，南面。诸宾及群官俱坐定，遣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具有辞答。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进梁主者，题曰御杯，自余各题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饮。又图象旧事，令随流而转，始至讫于座罢，首尾不绝也。

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辟恶散、却鬼丸三种。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illegible]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illegible]，《说文》云即婿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举置柜中，覆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illegible]骑而环车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躝新妇迹。又妇入门先拜猪枳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

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

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正月进箕帚、长生花。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illegible]，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

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言称足下。

天咫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此语差近。

僧一行，博览无不知，尤善于数，钩深藏往，当时学者莫能测。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数十万。及一行开元中承上敬遇，言无不可，常思报之。寻王姥儿犯杀人罪，狱未具，姥访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明君执法，难以请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大瓮于中。又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奴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于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

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陨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成式以此事颇怪，然大传众口，不得不著之。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瘥。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踠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首而失。

长庆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光属于林中如匹布。其人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员外郎张周封尝说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尝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萝越涧，境极幽敻，遂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睡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一曰言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襆，有斤凿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可一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支径：“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

前集卷二

玉格

道列三界诸天，数与释氏同，但名别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谓常融、玉隆、梵度、贾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馀、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罗，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圆十二纲，运关三百六十转为一周，天运三千六百周为阳孛。地纪推机三百三十转为一度，地转三千三百度为阳蚀。天地相去四十万九千里，四方相去万万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昆仑为天地之齐。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宫，言冥谪阴者之所。　有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回三万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宫，周一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是为六天鬼神之宫。　六天：一曰纣绝阴天宫，二曰泰煞谅事宫，三曰明辰耐犯宫，四曰怙照罪气宫，五曰宗灵七非宫，六曰敢司连苑一作宛宫。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宫名。　空洞之小天，三阴所治也。　又耐犯宫主生，纣绝天主死。　祸福续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项梁城《酆都宫颂》曰：纣绝标帝晨，谅事构重阿。炎如霄汉烟，勃若景耀华。武阳带神锋，怙照吞清河。开阖临丹井，云门郁嵯峨。七非通奇灵，连苑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万言，此唯天宫名耳。夜中微读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琼作《重思赋》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云气交被，嘉谷应时。

夏启为东明公，文王为西明公，邵公为南明公，季札为北明公，四时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圣之德，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复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又有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易世练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命终当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余骨随身而迁。男左女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连苑、曲泉、泰煞、九幽、云夜、九都、三灵、万掠、四极、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狱，流沙赤等号溟溟狱，北岳狱也。又二十四狱，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号。人犯五千恶为五狱鬼，六千恶为二十八狱狱囚，万恶乃堕薜荔也。

罪簿有黑、绿、白簿，赤丹编简。刑有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寒河源及西津水置、东海风刀、电一曰雷风、积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万四千，灵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域，一曰地。九阶、二十七位，七十二万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支《复立经》是也。孔子为元宫仙。　佛为三十三天仙，延宾官主所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无为。

《释老志》亦曰：佛于西域得道。陶胜力言：小方诸国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读《夏归藏》，用之以飞行也。藏经，菩萨戒也。

方诸山在乙地。

太极真仙中，庄周为闱编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灵官。万善升玉清。

白志见腹，名在琼简者；目有绿筋，名在金赤书者；阴有伏骨，名在琳札青书者；胸有偃骨，名在星书者；眼四规，名在方诸者；掌理回菌，名在绿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学，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气不洁，性耐秽，则坏玄丘之相矣。

五脏、九宫、十二室、四支、五体、三焦、九窍、百八十机关、三百六十骨节、三万六千神，随其所而居之。魂以精为根，魄以目为户，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过；本命日，天曹计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灵。又曰：一居人头中，令人多思欲，好车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饮，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杀。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药　钟山白胶　阆风石脑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极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圆丘紫柰　白水灵蛤　八天赤薤　高丘余粮　沧浪青钱　三十六芝　龙胎醴　九鼎鱼　火枣交梨　凤林鸣醅　中央紫蜜　崩岳电柳　玄郭绮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黄藻　炎山夜日　玄霜绛雪　环刚树子　赤树白子　佪水玉精　白琅霜　紫酱一作浆　月醴　虹丹　鸿丹

药草异号　丹山魂：雄黄　青要女：空青　灵华泛腴：薰陆香　北帝玄珠：消石　东华童子：青木香　五精金：阳起石　流丹白膏：胡粉　亭炅独生：鸡舌香　倒行神骨：戎盐　白虎脱齿：金牙石　灵黄：石硫黄　陆虎遗生：龙骨　章阳羽玄：白附子　绿伏石：母慈石　绛晨伏胎：茯苓　七白灵蔬：薤白华，一名守宅，一名家芝　伏

龙李：苏牙树　凡三十四名。

图籍有符图七千章

《雌一玉检》、《四规明镜》、《五柱中经》、《飞龟帙》、《飞黄子经》、《鹿卢跻经》、《含景图》、《卧引图》、《园芝图》、《木芝图》、《大隗新芝图》、《牵牛经》、《玉案记》、《玉玺记》、《腊成记》、《丹台经》一曰记、《日月厨食经》、《金楼经》、《三十六水经》、《中黄丈人经》、《协龙子鹿台经》、《玉胎经》、《官氏经》、《凤纲经》、《六阴玉女经》、《白虎七变经》、《九仙经》、《十上化经》、《滕中有首摄提经》、《三纲六纪经》、《白子变化经》、《隐首经》、《入军经》、《泉枢经》、《赤甲经》、《金刚八叠录》一曰经。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如弹丸，入口而孕，凝神琼胎宫三千七百年，赤明开运，岁在甲子，诞于扶刀，盖天西那王国，郁寥山丹玄之阿。　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　又曰：青帝劫末，元气改运，托形于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气绕身，五行兽卫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陈国苦县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号，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灵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师、上清太极真人、上景君等号。形长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门，又耳附连环，又耳无轮廓。眉如北斗，色绿，中有紫毛，长五寸。目方瞳，绿筋贯之，有紫光。鼻双柱，口方，齿数六八。颐若方丘，颊如横珑，龙颜金容，额三理，腹三志，顶三约把，十蹈五身，绿毛白血，顶有紫气。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恶，目光不毁，头发尽脱，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晓、向暮谓之地下主者。太乙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所谓太阴练形也。赵成子后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于内，紫色发外。又曰：若人暂死，适太阴权过

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闭，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尸。王西城漱龙胎而死诀，饮琼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彻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潜升，而头足异处。黑狄咽虹丹而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柏成纳气而胃肠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环二双于石间，勿顾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龙仙，食之为太极仙；第二芝名参成，食之为太极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也。锻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　青乌公入华山，四百七十一岁，十二试三不过。后服金汋而升太极，以为试三不过，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有傅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当得道。"积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随司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东北角有石匮，季主戒勿开。零子思归，发之，见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远，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经数载，复令守一铜匮，又违戒，所见如前，竟不得道。

卫国县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练，时有瓜叶出焉。相传苻秦时有李班者，颇好道术，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宫宇，床榻上有经书，见二人对坐，须发皓白。班前拜于床下，一人顾曰："卿可还，无宜久住。"班辞出，至穴口，有瓜数个，欲取，乃化为石。寻故道得还。至家，家人云，班去来已经四十年矣。

长白山，相传古肃然山也。岘南有钟鸣，燕世桑门释惠霄者，自广固至此岘，听钟声，稍前，忽见一寺，门宇炳焕，遂求中食，见一

沙弥，乃摘一桃与霄。须臾，又与一桃，语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回头顾，失寺。至广固，见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县鸣石山，岩高百余仞，人以物扣岩，声甚清越。晋太康中，逸士田宣隐于岩下，叶风霜月，常拊石自娱。每见一人着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方去。宣于后令人击石，乃于岩上潜伺。俄然果来，因遽执袂诘之。自言姓王，字中伦，卫人。周宣王时入少室山学道，比频适方壶，去来经此，爱此石响，故辄留听。宣乃求其养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则凌空百余步犹见，渐渐烟雾障之。宣得石，含辄百日不饥。

荆州利水间有二石若阙，名曰韶石。晋永和中，有飞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见之。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泰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之。至此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自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逆恚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惧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闾舍，皆为墟墓矣。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晓。及卒后，时有人见之。　玄宗幸蜀，梦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赍雄黄十斤，送于峨眉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被褐，须鬓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夹侍立屏风侧，手指大盘石臼：“可致药于此。上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复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晚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俯咮，翅关上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年少，岂解哀此鹤耶？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芦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至洛中干胡芦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芦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芦生初无难色，开襆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援针刺臂，滴血下满其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其血涂鹤，言与之结缘。复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庑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

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襆物，大如羹碗，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所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为诫也。”裴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矣。

明经赵业，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令，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人甚众，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桥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黑石，高数丈，听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辩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赵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拨幞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朱衣者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蓝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谯，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丹臒交焕，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如一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顷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霞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

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赵自窥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错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也，可寻此行，勿返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详悉。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北去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论解衣将尽力苞之，僧曰："此或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尝听长老说，昔日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个而返。僧切戒论不得言。论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壶史

武攸绪，天后从子。年十四，潜于长安市中卖卜，一处不过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隐居，服赤箭、伏苓。贵人王公所遗鹿裘藤器，上积尘萝，弃而不用。晚年肌肉始尽，目有紫光，昼见星月，又能辨数里外语。安乐公主出降，上遣玺书召，令勉受国命，暂屈高标。至京，亲贵候谒，寒温之外，不交一言。封国公，及还山，敕学士赋诗送之。

玄宗学隐形于罗公远，或衣带、或巾脚不能隐，上诘之，公远极言曰：“陛下未能脱屣天下，而以道为戏，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将困于鱼服也。”玄宗怒，谩骂之。公远遂走入殿柱中，极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复大言于石碣中，乃易碣观之。碣明莹，见公远形在其中，长寸余，因碎为十数段，悉有公远形。上惧，谢焉，忽不复见。后中使于蜀道见之，公远笑曰：“为我谢陛下。”

邢和璞，偏得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睹。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斸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斸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钁立于穴前一曰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帽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璞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如旧，旬日病愈。　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謦咳。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乎？”邢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君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幼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飧，休于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及罢，归至阆州，舍紫极宫，适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段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

鲩邀，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鲩而终。

王皎一曰畋先生善他术，于数未尝言。天宝中，偶与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时将乱矣！”为邻人所传。时上春秋高，颇拘忌，其语为人所奏，上令密诏杀之。刑者镬其头数十方死，因破其脑视之，脑骨厚一寸八分。皎先与达奚侍郎来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屦至达奚家，方知异人也。

翟天师名乾祐，峡中人，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卧常虚枕。晚年往往言将来事。尝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当有八人过此，可善待之。”人不知悟。其夜，火焚数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随之。曾于江岸与弟子数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弟子中两人见月规半天，楼殿金阙满焉，数息间不复见。

蜀有道士阳狂，俗号为灰袋，翟天师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尝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炊，流汗袒寝，僧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人素神之，因为设道场。斋散，忽起，就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成式见蜀郡郭采真尊师说也。

秀才权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祗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粗沙数抔挼捋，已成豆矣。及汤成，与甘豆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

曰："余贫迫若此，无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予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札，聚于盘上噀之，悉成牛肉。复汲数瓶水，顷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三千。秀才惭，谢雇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雇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说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无不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宝历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涨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诈访其息利之术。卢觉，竟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也，若信吾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当有匠饼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戒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三千四百钱也。"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语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籴，怒其不应，因蹴其户，张重篑捍之。顷聚人数百，张乃自后门率妻孥回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切，乃号适张所，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槥就舆，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卢不耐，竟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谒卢。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可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慎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子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锹其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其

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且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醮而瘗焉，儿女豁愈矣。卢生到复州，又尝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讶之，卢曰：“此辈尽劫江贼也。”其异如此。赵元和言卢生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尝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

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下弦月子来。”其女遂贴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一室朗若张烛。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风雨，与一老人同庇树阴，其人偏坐敬让之。雨止，老人遗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岁余，妻暴病卒。数日，方忆老人丹事，乃毁齿灌之，微有暖气，颜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状如沉醉，爪甲亦长。其人至今舆以相随，说者于四明见之矣。

前集卷三

贝编

释门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华严藏世界、八寒八热地狱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释者率能言之。今不复具，录其事尤异者。

鬘持天，十住处、十六分中轮王，乐不及其二。

四种乐：一无怨，二随念，及天女不念馀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迹有十地也。

目不瞚，众蜂出妙音。　六天香风，皆入此天。　四天王十地彩地。　质多罗地八林。　箜篌天十地金流河。　无影山。　有影游一曰随。　乌随一曰众。　其行处池同其色。　众乌说偈白身天。　身色如拘勿头花。　无足柔软。　随足上下。　乐游戏天。　乘鹅殿。宝树枝叶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忆念树物随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时林，一日具六时。

千辐轮殿，天妃舍友一曰女所坐也。　衣无经纬。　将死者尘着身。　马殿千鹅驾。　金刚绽带。　行林随天所至。　众乌金臆。大象百头，头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顶有山，名曰界庄严。鼻有

河，如阎牟那河水，散落世界为雾。胁有二园，一名喜林，二名乐林。象名伊罗婆那。　光明林，四维有意树。帝释将与修罗战，入此林四树间，自见胜败之相。　甲胄林，甲胄从树而生，不可破坏。莲出摩偷美饮也，修一千二百善业者，生此天。上妙之触，如触迦旃邻提鸟，此鸟轮王出世方见。　开合林，开目常见光明。　夜摩天，住虚空，阎婆风所持也。　积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无衣，二见物生希有心，三弱颜，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莲池花不开一无不字，二近林蜂一曰绛离树，三听天女歌而出压离，四近树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见身光衣触如金刚，及照毗琉璃镜，不见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缓，二头花散落，三赤花在道变为黄，四风吹无缕衣，如人依触，五飞行意倦，六触水而浊，七取树花高不可及，八见天子无媚，九发散粗涩。　又，唇动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种离垢布施生此天，群鸟青影覆万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坏，常与修罗斗战等。　三十三天八种失坏，有劣天，不为帝释所识等。食夜摩天，六失坏，食劣生惭等。兜率陀天，四失坏，不乐鹅王说法声等。　化乐天，四失坏，天业将尽，其足无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坏，宝翅蜂舍去等。

色界天下石，经十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阎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作五十五，脉十三，身虫有毛灯䐜血。　禅都摩虫，流行血中。　善色虫，处粪中，令人安乐。　起根虫，饱则喜。　欢喜□（原文此处为方框）虫，能见众梦。又有痶痪瞢等。　赊婆罗人穿唇。　驼面目有诸人二足。师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罗刹所住。眴目间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铜康白等。　郁单越鸡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无畏四天王否如鸭音

林。　麒麟陀树。　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头旃檀，天人与阿修罗斗，伤者于此涂香。　提罗迦树花，见日光即开。　拘尼陀树花，见月光即开。　无忧树，女人触之花方开。　尸利沙树，足蹈即长。　又，白龙、活鹅、旋鼻境界等花。　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亿聚落，一万二城大国。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三大林峪髣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亿五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发庄严。　北洲眼庄严。　西洲顶腹庄严。　东洲肩脞庄严。　生赡部者见白氍，生郁林越见赤氍，见母如鹅；生瞿陀夷，生黄屋，见母如牛；生弗婆提见青氍，见母如马。　阿修罗以鬼摄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摄在海地下八万四千由旬。　酒树　又有树，群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罗婆树，其实如瓮。

四婇女如影等，各有十二亿那由他侍女，寿五千岁，地名月鬘。　不见顶山十三处，鹿迷蜂旋。　赤目鱼，正走冰行，主空住山窟。　爱池鱼口等。　黄鬘林。

铪毗罗城。　战时手足断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　鬼怪，阎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种魔罗令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鸟，唯得食鱼，舍鹅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亿种，龙住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瞿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水则夭，单越人恶冷风。　龙不发冷，于弗婆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也。　其雷声，兜率天作歌呗音，阎浮提作海潮音。　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护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轮，阿修罗中雨兵仗，阎浮提中雨清净水。　地狱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无记也。　团生死诸天也。

青出死地狱。　黄出死饿鬼。　赤业一曰出畜生。　活地狱十六别处，下天五千年，此狱一昼夜。金刚虫瓮热黄蓝花心，弥泥鱼。　排筒。

黑绳地狱。　旃荼一曰荼剧。　畏鹫处合地狱上中下笘铜汁河中身。　洋如苏鹫腹火入。　割刳处，坚鞡一曰靳炎口，夜于一曰干朱诛虫。　铁蚁。　泪火处，以佉佗罗灰致眼中，镾池鼋。

号叫地狱。　发流火处。　火未虫处，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大号叫地狱。　阔广三居赊，口生确虫火鬓一曰须处，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树鱼腹苦。

焦热地狱。　十二炎处。　火生十方及饥渴火也。　针风生龙口中，弥泥鱼。　镬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亿由旬，鬘块乌处地盆虫。　置之鼓牛鼓出恶声。　千头龙。　阿鼻十六别剧，衣裳健破浣而速垢，将生阿鼻之相。　死时见身如八岁儿，面在下空中风吹三千年受苦，胜如阿迦尼吒天乐。狱中臭气能坏欲界六天，有出没之二山遮之。乌口处，黑肚处，一角二角处。

八寒地狱，多与常说同。　凡生地狱有三种形：罪轻作人形，其次畜形，极苦无形，如肉轩、肉屏等。今佛寺中画地狱变，唯隔子狱稍如经说，其苦具悉，图人间者曾无一据。　旧说地狱中阴，牛头阿傍，无情业所感现。　人渐死时足后最冷，出地狱之相也。　器世将坏，无生地狱者。　阿修罗有一切观见池，战之胜败，悉见池中。鬘持天，镜林中，天人自见善恶因缘。　正行天，颇梨树，见人行与非法。　毗留博天，常于此观之。　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见于殿壁中。　无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树，见阎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则照百由旬，行不善则凋枯，半行善则半荣。　微细行天，宝树枝叶悉见，天人影像，上中下业，亦见其中。　阎摩那婆罗天，娑罗树中见果报，其殿净如镜，悉见天人所作之业果报。　又，第二树中有千柱殿，有业网，诸地狱十六隔剧，悉见其中。　夜摩天，抚垢镜池，池中见自身额上所见过见业果。　又，阎浮那施塔影中，见欲界罪福及三恶，趣言天象异者，若有将食肥腻沉水。鸟下飞，日将蚀，诸方赤。

二十八宿：昴一曰角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时，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属火。　毕形如笠，又属木，祭用鹿肉，祭颇罗堕。　觜属日一无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头，祭用果。参属日，姓天婆斯绻，形如妇人黶，祭用醍醐。　井属日，姓同参，形如足迹，祭用粳米和蜜。　鬼属木，姓炮波罗毗，形如佛胸，祭同井。　柳属蛇，姓、祭与参同，形如蛇。　星属火，形如河岸，姓宾伽耶尼，祭用乌麻。　张属福德天，姓瞿昙弥，形、祭如井。　翼属林天，姓恃陈如，祭用黑豆，形同上。　轸属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　角属喜乐天，姓质多罗，形如上，祭用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　氐姓多罗尼，以花祭。房属慈天，姓阿蓝婆，形如璎珞，祭用酒肉。　心属忉利天，姓迦罗延，形如大麦，祭用粳米。　尾属腊师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果根。箕属清净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逻，形如人拓石，祭如井。　牛属梵天，姓梵岚摩，形如牛头，祭如参。　女属毗纽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鸟肉。　虚姓同翼，形如鸟，祭用乌豆汁。　危姓单罗尼，形如参一曰心，祭以粳米。　室属蛇头天，蝎天之子，姓阎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陀难阇。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娄属乾闼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马头，祭用大麦。　胃姓驮伽毗，形如鼎足。　亢、虚、参、胃四星，不得入阵。　轸宿生人，七步无蛇。　角宿生人，好嘲戏。　女宿生人，亢、参、危三宿日作事不成。　虚角一有事字胜。

一千六百刹那为一伽那，倍六十名横呼律多，倍三十名为一日夜。　夜叉口烟为彗。

龙王身光曰忧流迦，此言天狗。

汉明帝始造白马寺，寺中悬幡，影入内，帝怪问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乌仗那国有佛迹，随人身福寿，量有长短。

那揭罗曷国城东塔中有佛顶骨，周二尺，欲知善恶者，以香涂印骨，其迹焕然，善恶相悉见。

北天健驮罗国有大窣堵波，佛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玄奘言成坏已三。

西域佛金刚座，有标界铜观自在像两躯，国人相传菩萨身没，佛法亦尽，隋末已没过胸臆矣。

乾陀国头河岸有系白象树，花叶似枣，季冬方熟，相传此树灭，佛法亦灭。

北朝时，徐州角城县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时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属国有阿㚇茶国，城北大林中有伽蓝音佛，于此听比丘着函缚屣。函缚，此言靴也。

宁王宪寝疾，上命中使送医药，相望于道。僧崇一疗宪稍瘳，上悦，持赐崇一绯袍鱼袋。

梁简文帝有《谢赐郁泥纳袈裟表》。

魏使陆操至梁，梁王坐小舆，使再拜，遣中书舍人殷炅宣旨劳问。至重云殿，引升殿，梁主着菩萨衣，北面，太子以下皆菩萨衣，侍卫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厢东面。一道人赞礼，佛词凡有三卷，其赞第三卷中称为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礼佛讫，台使与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骞、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贺季友及三僧迎门引接。至浮图中，佛旁有执板笔者，僧谓骞曰："此是尸头，专记人罪。"骞曰："便是僧之董狐。"复入二堂，佛前有铜钵，中燃灯，劼曰："可谓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卢县东有金榆山，昔朗法师令弟子至此采榆荚，诣瑕丘市易，皆化为金钱。

后魏胡后尝问沙门一曰法师宝公国祚，且言把粟与鸡唤朱朱，盖尔朱也。

有赵法和请占，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法和寻丧父。

历城县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腻光若滴。扣之，声及百里。北齐时移于都内，使人击之，其声杳绝。却令归本寺，扣之声如故。士人语曰："磬神圣，恋光政。"

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麻屑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又言那兰陀寺僧食堂中，热际有巨蝇数万至，僧上堂时，悉自飞集于庭树。

僧万回年二十余，貌痴不语。其兄戍辽阳，久绝音问，或传其死，其家为作斋。万回忽卷饼茹，大言曰："兄在，我将馈之。"出门如飞，马驰不及。及暮而还，得其兄书，缄封犹湿，计往返一日万里，因号焉。

天后任酷吏罗织，位稍隆者日别妻子。博陵王崔玄晖，位望俱极，其母忧之曰："汝可一迎万回，此僧宝志之流，可以观其举止祸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礼，兼施银匙箸一双。万回忽下阶，掷其匙箸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谓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箸下得书一卷。观之，谶纬书也，遽令焚之。数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图谶不获，得雪。时酷吏多令盗夜埋蛊遗谶于人家，经月，乃密籍之。博陵微万回，则灭族矣。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岁尝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刚三藏设坛请雨，连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作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霁。

玄宗又尝召术士罗公远与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一曰击窣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见，头若丘陵，夜常承露气。见不空，作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何以见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居也。"不空为受戒，说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复忿恨，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自舍昔而来。"后旬月，樵者见蛇死于涧中，臭达数十里。不空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则雨至。

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所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屋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

荆州贞元初，有狂僧些僧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佰途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五佰从前隐慝也。五佰惊而自悔。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

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坏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吴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而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肢不摧。安国寺僧熟地，常烧木佛，往往与人语，颇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测。

睿宗初生含凉殿，则天乃于殿内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长，闲观其侧，玉像忽言：“尔后当为天子。”

前集卷四

境异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颈。中央之人，窍通于口。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为伧。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嚼]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

人祭天。”即取呵嚇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嚇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嚇，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　西屠俗，染齿令黑。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

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掊沙自处，但出其面。

木饮州，珠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

木仆，尾若龟，长数寸，居木上，食人。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

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

孝亿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国大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眼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矟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祆，不识佛法。有祆祠三百一曰千余所，马步甲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亿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

仍建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紫矿泥地，承雨

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咸，土俗俟海潮落之后，平地为池，取鱼以作食。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以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赍缘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

昆吾国，累墼为丘，象浮屠，有三层，尸干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居中悬衣服彩缯，哭祀之。　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　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国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床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出首领家，首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众人执瓦石棒杖，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

苏都识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口，其窟不知深浅。

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衣食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

亦曰马留。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着芒心接离，名曰苧绥。尝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盘瓠初死，置于树，以笄刺其下，其后化为象。

临邑县有雁翅泊，泊旁无树木。土人至春夏，常于此泽罗雁鸟，取其翅以御暑。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

鄯善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十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

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目无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

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

《王子年拾遗记》言，汉武时，因墀国使言，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罗，吹至一岛上，满山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后偶取搅茶，随搅而消焉。

喜兆

集贤张希复学士尝言：李揆相公将拜相前一月，日将夕，有虾蟆大如床，见于寝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将拜相，井忽涨水，深尺余。

郑絪相公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投瓦砾，五六夜不绝，乃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经久复归昭国。郑公归心释门禅室方丈，及归，将入丈室，蟢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

成式见大理丞郑复说，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军头颇易一曰异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沔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有此烛在，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及不复见烛，乃诈疾归宗。

祸兆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像，默祈冥卫。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

姜楚公，尝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杯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勿六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

萧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于寺，设斋庆之。斋毕作乐，乐忽暴霹雳，竿各成数十片。至来年，当雷霹日，澣死。

物革

咨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司徒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尝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余，砉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

进士段硕尝识南孝廉者，善斫鲙，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衒技，先起鱼架之，忽暴风雨，雷震一声，鲙悉化为蝴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

开成末，河阳黄鱼池，冰作花如缬。

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株。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简家园蔓菁，忽变为莲。

前集卷五

诡习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于，于性快，见其拜伏迟缓，不甚礼之。别日游宴，不复得进，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矣！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见待之厚，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连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每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乃行入筒中。曾观之大骇，方言于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

张芬曾为韦南康亲随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硊。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尝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一作弹弓。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严，如人模成焉。

建中初，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

元和末，均州郧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观之。

怪术

大历中，荆州有术士从南来，止于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唯金粟纶巾鹜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成式见寺僧惟肃说，忘其姓名。

张魏公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肉。夜会客，与之剧饮。僧假裲裆巾帼，市铅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邪？"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各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

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日色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迹亦灭，僧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一李秀才偕至，乃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其僧房门后有笻杖孑孑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气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足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日行八百里。"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

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曰：“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户外，大言曰：“过！过！”墨遂透背焉。

长寿寺僧詈，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昝老若在，何虑！”遂迎昝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饭数升，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吸其疮，尸渐低，蛇疱缩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荆州，百姓张七政，善止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药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张，张言前为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马草一掬，再三挪之，悉成灯蛾飞。又画一妇人于壁，酌酒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可尽，湿起坏落，其术终不肯传人。

韩佽在桂州，有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蛱蝶数十，因逐之，至一大树下忽灭。掘之，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将攻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紫气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天忽大雾，至午稍开霁，州宅诸树滴下小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其年韩卒。

海州司马韦敷，曾往嘉兴，道遇释子希遁，深于缮生之术。又能用日辰可代药石，见敷镊白，曰：“贫道为公择日拔之。”经五六日，僧请镊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镊之，鬓不复变。座客有祈镊者，僧言取时稍差。别后，髭色果带绿，其妙如此。

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言事十不一中。家人头痛、嚏咳者，服其药，未尝效也。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尝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墼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诸君共记卯年也。"至大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西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　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

厌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鼠不食谷；以塞坎，百鼠种绝。

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谛弥谛弥揭罗谛。"念满万遍，彩随呼而成。

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天师翟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惟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

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见一行，谓曰：“师何能？”对曰：“惟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受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从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萩萩。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道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今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惜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数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图》及《义诀》一卷

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后生颜子也。”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但颔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行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绖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遂榜天津桥表柱卖卜，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云：“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趿，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绐之，其精如此。

前集卷六

艺绝

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开元中，笔匠名铁头，能莹管如玉，莫传其法。

成都宝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尘不集，如新塑者。相传此像初造时，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脏，次四肢百节。将百余年，纤尘不凝焉。

李叔詹尝识一范阳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有一艺，将去，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笔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拓以緻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旧记藏[驱]令人生离，或言古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驱]。成式尝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山人石旻尤妙打[驱]，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驱]，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

巾襞中。旻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曰："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辨则相授。"疑其见欺，竟不及画。

器奇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临阵，常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有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镇西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诗："刻舟寻化去，弹铗未酬恩。"

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铗星镡，有时而吼。尝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髯，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不堪君玩，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堕黑气着地，数日方散。

成式相识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梢大如臂，遂并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于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镜，第七者光不蚀，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田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至外县，去州三百余里，高方令锢身勘田。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开解之。坐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田曰："予尝游海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田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请避左右："某于新罗获一巾子辟尘，欲献此赎田。"于怀内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虚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翌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驺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遇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不悦，固求见处士，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即于巾上抽与之。针金色，大如布针，监军乃札于巾试之。骤于尘中，尘唯及马鬃尾焉。高与监军日日礼谒，将讨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乐

咸阳宫中有铸铜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组绶花彩，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纫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玙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出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铭曰"昭华之管"。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

有田僧超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

古琵琶弦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

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莫不流涕。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后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为笛，吹之，其声清圆，胜于丝竹。

琴有气，尝识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前集卷七

酒食

魏贾琦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杯。历下学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青田核，莫知其树实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顷水成酒。一名青田壶，亦曰青田酒。蜀后主有桃核两扇，每扇着仁处，约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贮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处。

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臛，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

梁刘孝仪食鲭鲊，曰："五侯九伯，令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怪。"孝仪曰："实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尾，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鲰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岏议曰："鲰之就腊，骤于屈伸，而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母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唇吻外缄，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　后梁韦琳，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鲰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鲰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粽一曰糁熬将军、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兢载惕。臣美愧夏鳣，味惭冬鲤。常怀鲐腹之诮，每惧鳖岩之讥。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私，曲蒙钩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筯，泽覃紫腤，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椒，纡苏佩榄。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诚，谨列铜鎗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谢也。"

伊尹干汤，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虫，谓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变　三飧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药之酱　秋黄之苏　楚苗　挫槽　山肤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嘄，酸而不哖，咸而不减，辛而不糶，淡而不薄，肥而不

腴。

猩唇 貜炙 觾翠 挌腴 縻腱 述荡之孥 旄象之约 桂蠹 石鳆 河隈之苏 巩洛之鳟 洞庭之鲋 灌水之鲤—云鳐 珠翠之珍 菜黄之鲐 臑鳖 炮羔 腾凫 螾臛 御宿青祭—云粲 瓜州红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会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杨山之穄 南海之秬 寿木之华 玄木之叶 梦泽之芹 具区之菁 杨朴之姜 招摇之桂 越酪之菌 长泽之卵 三危之露 昆仑之井 黄颔臛 醒酒鲭 饧糊饦馈 粔籹 寒具 小蛳 熟蚬 炙糌 蛆子 蟹蚾 葫精 细乌贼 细飘—曰鱼鳔 梨酌 鲎酱 干栗 曲阿酒 麻酒 搌酒 新鳝子 石耳 蒲叶崧 西椑 青根粟 菰首 鰡子鲟 熊蒸 麻胡麦 藏荔支 绿施笋 紫鳎 千里莼 鲩曰万丈蚊足 红淬精细曰万凿百炼 蝇首如蛔 张掖九蒸豉 一丈三节蔗 一岁一花梨 行米 丈松 鱼鳝 蚶酱 苏膏 糖颓蜣子 新乌蜊 缛胶法 乐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酱酿法 绿酃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鸽臛 隔冒法 肚铜法 大貊炙 蜀梼炙 路时腊 棋腊 攫天腊 细面法 飞面法 薄演法 笼上牢丸 汤中牢丸 樱桃馗 蝎饼 阿韩特饼 凡当饼 兜猪肉 悬熟 杏炙 蛙炙 脂血 大扁饧 马鞍饧 黄丑 白丑 白龙舍 黄龙舍 荆饧 竿炙 羌煮—曰炙 疏饼 饧糊饼 饼谓之托，或谓之饦馄。 饴谓之馇—曰馉。 饱饶谓之饵—曰饷。 餥饰饴饴本二字皆从鱼。 茹、叽，食也。 膜—曰馂、腠、厢、胀、膰，肉也。 膘、脑，膜也。 腾、膹—曰膗、膗，臛也。 格、糈、麸、糅，馓也。 饪—曰饼、饾、膟、镣、饨，饵也。 酴、酸、酮、酥，醅也。酪、胾、醇，浆也。 鹹、鹾、鹾、鹺，盐也。 醯、酵、酗、醥、酱，酱也。

折粟米法：取简胜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乳煮羊胯利法：槟榔詹阔一寸，长一寸半，胡饭皮。

鲤鲋鲊法：次第以竹枝赍头置日中，书复为记赍字　五色饼法：刻木莲花，藉禽兽形按成之，合中累积五色竖作道，名为斗钉。　色

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粄法、汤胘法、沙棋法、甘口法。　蔓菁藾菹法：饱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樗蒲形。　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练猪膏三合。　梨溲法、腴肉法、膵肉法、瀹鮎法。　治犊头，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木耳鲙、汉瓜菹切用骨刀、豆牙菹、肺饼法、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鱼菹。菹族并乙去法一曰汁。　又，鲙法：鲤一尺，鲫八寸，去排泥之羽，鲫员天肉腮后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鱼脑，皆能令鲙缕不着刀。　鱼肉冻胻法：渌肉酸胻，用鲫鱼、白鲤、鲂、鯸、鳜、鲛，煮驴马肉用助底。郁驴肉驴作鲈贮反。炙肉，鲪鱼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　韩约能作樱桃饼锣，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醴鱼、臆连蒸诈草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盝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极佳。　道流陈景思说，敕使齐日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

医

卢城之东有扁鹊冢，云魏时针药之士，以卮腊祷之，所谓卢医也。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

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一有娑字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飚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

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每有此水，则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传道此水者则死。又有药名咀赖罗，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树，状如桑树，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叶，叶下，便有乌鸟衔之飞去，则众箭射乌而取其叶也。后死于长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脉之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腮鲤鱼毒也。"其子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惊异焉。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方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且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按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后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前集卷八

黥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一曰弓剑，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灸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札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又贼赵武建，札一百六十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

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鞁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多则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逗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襕屠苏，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若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从兄遘，贞元中，尝过黄坑，有从者拾髑颅骨数片将为药，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从者夜梦一人，掩面从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为我深藏之，当福君。”从者惊觉毛戴，遽为埋之。后有事，鬼仿佛梦中报之，以是获财，欲至十万而卒。

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剳肌

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枣节杖击其胫，随击筋涨臃肿，初无痕挞。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刺，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一日有过，杨令五百人捕获，闭门杖杀之。判云：“錾刺四肢，只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

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或言以黛则色鲜。成式问奴辈，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蜍杵臼，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求印。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一曰是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邓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嬖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百姓间有面戴青痣如黥，旧言妇人在草蓐亡者，以墨点其面，不

尔，则不利后人。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绣面佬子，盖雕题之遗俗也。

周官，墨刑罚三百。郑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门。《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颡也。黥人者，马羁笮人面也。郑云：涿鹿黥，世谓之刀墨之民。

《尚书大传》：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额也。取汉法，火之胜金。

《汉书》：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

又《汉书》：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庐。王乌等去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

晋令，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

梁朝杂律，凡囚未断，先刻面作劫字。

释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黥。

《天宝实录》云：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况相定黥布当王，淫著红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册乎！偶录所记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也。

安丰县尉裴顒，士淹孙也。言玄宗尝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声，超对曰：“来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玄宗又每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常得胜风。

贞元初，郑州百姓王幹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幹遂掩户，把锄乱击。声渐小，云气亦敛，幹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骫然坠地，变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铛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休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者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百姓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亲情，据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云，气如窑烟。斯须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百姓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羡家乃亲故也。夜遇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如栲栳。　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觉门外喧闹，因潜于窗櫺中观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两目遂昏焉。

处士周洪言：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暴风雨，有物坠如玃，两目睒睒。众人惊伏床下。倏忽上阶，历视众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耳悉泥矣。邑人言：向来雷震，牛战鸟堕，邑客但觉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有庄，新起堂，上梁才毕，疾风甚雨。时庄客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油瓮悉列于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

梦

魏杨元慎能解梦，广阳王元渊梦着衮衣倚槐树，问元慎。元慎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为尔朱荣所杀，赠司徒。

许超梦盗羊入狱，元慎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

侯君集与承乾谋通逆，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骨一片，状如鱼尾。因哙呓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钧弓。欲自首，不决而败。

扬州东陵圣母庙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时梦中被人录于一处，言天符令摄将军巡南岳，遂擐以金锁甲，令骑，道从千余人，马蹀虚南去。须臾至，岳神拜迎马前，梦中如有处分。岳中峰岭溪谷，无不历也。恍惚而返，鸡鸣惊觉，自是生须数十根。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镪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

道士秦霞霁，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尝梦大树，树忽穴，有小儿

青摺鬐发，自穴而出，语秦曰合土尊师。因惊觉，自是休咎之事，小儿仿佛报焉。凡五年，秦意为妖，偶以事访于师，师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证。因此遂绝。旧说梦不欲数占，信矣。

蜀医昝殷言：藏气阴多则数梦，阳壮则梦少，梦亦不复记。《周礼》有掌三梦，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谓会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恶梦至四郊也。

《汉仪》大傩侲子辞，有伯奇食梦。道门言梦者魄妖，或谓三尸所为。释门言有四：一善恶种子，二四大偏增，三贤圣加持，四善恶征祥。成式尝见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经》，亦未暇寻讨。又言梦不可取，取则著，著则怪入。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　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　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女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身人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问一云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秘书郎韩泉善解梦。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属，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湿焉。选人与韩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以善占梦，近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昼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伫思曰：“凡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

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固无釜也。”贾客至家，妻果卒已数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诬矣。

补阙杨子孙堇善占梦。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堇言松丘垅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前集卷九

事感

平原高苑城东有渔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溢，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刳其腹中，有得一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

谯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时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思水，升直万钱矣，来公有思水色。恕独见一青乌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乌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出，因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唯来公与恕供疗而已。议者以为盛德所感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

李彦佐在沧景，大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延舟，冰触舟，舟覆诏失。李公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暴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讶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沉浮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传语诘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尝匮，尔河伯洎鳞之长，当卫天子诏，何

返溺之？予或不获，予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诚已达，乃沉钩索之，一钓而出，封角如旧，唯篆印微湿耳。李公所至，令务严简，推诚于物，著于官下。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钓而沉诏获，得非精诚之至乎！

盗侠

魏明帝起凌云台，峻峙数十丈，即韦诞白首处。有人铃下能着屐登缘，不异践地，明帝怪而杀之，腋下有两肉翅，长数寸。

高堂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停于此矣。城傍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齐天保初，土鼓县令丁永兴，有群贼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祈祀者，乃执诸县案杀之，自后祀者颇绝。《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飞天夜叉术也。韩晋公在浙西时，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髩}履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罂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

马侍中尝宝一玉精碗，夏蝇不近，盛水经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尝匣于卧内，有小奴七八岁，偷弄坠破焉。时马出未归，左右惊惧，忽失小奴。马知之大怒，鞭左右数百，将杀小奴，三日寻之不获。有婢晨治地，见紫衣带垂于寝床下，视之，乃小奴蹶张其床而负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马睹之大骇，曰：“破吾碗乃细过也。”即令左右^{擤}杀之。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

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雨忽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驮言："却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汲汤，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

相传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起，曰："谁引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贼，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约理辩，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伎，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挹光电激，或横若裂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黎君胆气。"黎拜曰："今日以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

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又前进，日已没，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知其盗也，乃弹之，正中其脑。僧初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知无奈何，亦不复弹。见僧方至一庄，数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韦坐一厅中，唤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也。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地焉。盖脑衔弹丸而无伤，虽列言“无痕挞”，孟称“不肤挠”，不翅过也。有顷，布筵具蒸犊，犊札刀子十余，以齑饼环之。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言未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则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循壁虚摄，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游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

言亲故在阳羡，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语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趼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

李廓在颍州，获光火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餍不悟者，故不得不食。”两京逆旅中，多画鸜鹒及茶碗。贼谓之鸜鹒辣者，记嘴所向；碗子辣者，亦示其缓急也。

前集卷十

物异

秦镜，僰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

风声木，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风声木枝，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枝汗，将死则折。里语曰："生年未半枝不汗。"

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

珊瑚，汉积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无劳县山出石墨，爨之弥年不消。

异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间千余字，色黄，不似镌刻，状如蝌蚪，莫有识者。

田公泉，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饮之除肠中三虫。用以浣衣，胜灰汁。

萤火芝，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叶似草，实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彻，可以夜书。

石人，寻阳山上有石人，高丈余，虎至此辄倒石人前。

冬瓜，晋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

铜驼，汉元帝竟宁元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

箕，晋时钱塘有人作箕，年收鱼亿计，号万匠箕。

碑龟，临邑县北有华公墓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

陆盐，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末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则全尽。

《颍阳碑》“魏曹丕受禅处”，后六字生金。司马氏金行，明六世迁魏也。

泉，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寻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

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麝[禬]，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禬]，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

玉龙，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

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水声如琴瑟，水尽方止。

木字，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简，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尺，得涌泉，泉中得木简，长一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赤木，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名得其宜也。

红沫，练丹砂为黄金，碎以染笔，书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红沫。

镜石，济南郡有方山，相传有奂生得仙于此。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南燕时，镜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恶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

锥，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

釜石，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

鱼石，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长数寸，烧之作鱼腥。

铜神，衡阳唐安县东有略塘，塘有铜神，往往铜声激水，水为变绿，作铜腥，鱼尽死。

材，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

鼓杖，含洭县翁水口下东岸有圣鼓杖，即阳山之鼓杖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船人误以篙触，必患疟。

井，石阳县有井，水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粥饮，悉作金色，气甚芬馥。

燃石，建城县出燃石，色黄理疏，以水灌之则热，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县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摇动，则石鼓鸣，鸣则秦土有殃。

半汤湖，句容县吴渎塘有半汤湖，湖水半冷半热，热可以瀹鸡。皆有鱼，鱼交入辄死。

盐，朐䏰县盐井，有盐方寸，中央隆起如张伞，名曰伞子盐。

泉，玉门军有芦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驼马千头饮之不竭。

茯苓，沈约谢始安王赐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两，有表。

古镬，虢州陵县石城岗有古镬一口，树生其内，大数围。

君王盐，白盐崖有盐如水精，名为君王盐。

手板，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

鼠丸，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

木囚，《论衡》言，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臼，以芦苇为郭，藉卧木囚于其中。囚当罪，木囚不动；囚或冤，木囚乃奋起。

苏秦金，魏时洛阳令史高显掘得黄金百斤，铭曰“苏秦金”。

梨，洛阳报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真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花生数十，渐长似莲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顷萎灭。旬日，滕得病卒。

官金中蝼顶金最上，六两为一垛，有卧蝼蛄穴及水皋形，当中陷处名曰趾腹。又铤上凹处有紫色，名紫胆。开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寸。

芝，天宝初，临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状如天尊。太守张景佚拔柱献焉。

龟，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树，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十，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绕行积旁，积蛇尽死，乃各登其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奉三龟来献。

雪，贞元二年，长安大雪，平地深尺余，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贞元四年，雨木于陈留，大如指，长寸许，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遍十余里。

齿，梵那衍国有金轮王齿，长三寸。

石柱，劫化他国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无忧王所建，色绀光润，随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阗城东南有大河，溉一国之田。忽然绝流，其国王问罗洪僧，言龙所为也。王乃祠龙，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来，拜曰："妾夫死，愿得大臣为夫，水当复旧。"有大臣请行，举国送之。其臣车驾白马，入水不溺，中河而后白马浮出，负一旃檀鼓及书一函。发书，言大鼓悬城东南，寇至，鼓当自鸣。后寇至，鼓辄自鸣。

石靴，于阗国刹利寺有石靴。

石阜石，河目县东有石阜石，破之有禄马迹。

舍利，东迦毕诚国有窣堵波，舍利常见，如缀珠幡，循绕表树一曰柱。

虮像，健驮逻国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虮，大者如指，小者如米，啮石壁如雕镌，成立佛状。

焦米，乾陀国昔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

辟支佛靴，于阗国赞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彩，岁久不烂。

石驼溺，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马，俱位国以马种莳，大食国马解人语。

石人，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此

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

铜马，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

蛇碛，苏都瑟匿国西北有蛇碛，南北蛇原五百余里，中间遍地毒气如烟，飞鸟悉坠地，蛇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鼍，私诃条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鼍，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鼍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

毒槊，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撅得之。蛮中人呼为铎刀。

甲，辽城东有锁甲，高丽言前燕时自天而落。

土槟榔，状如槟榔，在孔穴间得之，新者犹软。相传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恶疮。

鬼矢，生阴湿地，浅黄白色，或时见之，主疮。

石栏干，生大海底，高尺余，有根，茎上有孔如物点，渔人网罥取之。初出水正红色，见风渐渐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舆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卤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见。成式大和初扬州见寄客及僧说。

醢石，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视之，有四足如蜒，举之，足亦随缩。

桃核，水部员外郎杜陟常见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甚新，断如膝头，初无疮迹。

瓷碗，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常病魇。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疱起如沤，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中有一人，长一寸，立于沤，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璺耳。数日，其子遂着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谬。

铁镜，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晃尝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余，鼻大如拳，言于道者处传得，亦无他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别人影。

大虫皮，永宁王盐铁旧有大虫皮，大如一掌，须尾斑点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长三尺余，头项中骨筋成就，云是僬侥国人。

牛黄，牛黄在胆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贤校理张希复言，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

上清珠，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验也。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彩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尺，赤如榴花，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

前集卷十一

广知

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金曾经在丘冢及为钗钏、溲器，陶隐居谓之辱金，不可合炼。

炼铜时与一童女俱，以水灌铜，铜当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凹陷者牝铜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无也。

灶无故自湿润者，赤虾蟆名钩注居之，去则止。

饮酒者，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微则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阻险气多瘿，暑气多残，云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尪，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身神及诸神名异者：脑神曰觉元，发神曰玄华，目神曰虚监，鼻神曰冲龙玉，舌神曰始梁。

夫学道之人，须鸣天鼓以召众神也。左相叩为天钟，卒遇凶恶不祥叩之。右相叩为天磬，若经山泽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当道鸣之。叩之数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玉女以黄玉为痣，大如黍，在鼻上。无此痣者鬼使也。

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一作二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凡梦五脏得五谷：肺为麻，肝为麦，心为黍，肾为菽，脾为粟。

凡人不可北向理发、脱衣、及唾、大小便。

月朔日勿怒。

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树木，五月五日勿见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恶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罚责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头，叩头则倾九天，覆泥丸，九天帝号于上境，太乙泣于中田，但心存叩头而已。　老子拔白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有六字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隐诀》言太清外术：生人发挂果树，乌鸟不敢食其实。瓜两鼻两蒂，食之杀人。檐下滴菜，有毒堇、黄花及赤芥一曰芥杀人。瓠牛践苗则子苦。大醉不可卧黍穰上，汗出眉发落。妇人有娠，食干姜，令胎肉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无光。三月不可食陈菹。莎衣结治蠼螋疮。井口边草，止小儿夜啼，着母卧荐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疗天行。寡妇藁荐草节，去小儿霍乱。自缢死绳主颠狂。孝子衿灰傅面

皯。东家门鸡栖木作灰，治失音。砧垢能蚀人履底。古榇板作琴底，合阴阳、通神。鱼有睫，及目合，腹中自连珠，二目不同，连鳞、白鬐，腹下丹字，并杀人。鳖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杀人。蛇以桑柴烧之，则见足出。兽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窍，悉害人。马夜眼，五月以后食之杀人。犬悬蹄肉有毒。白马鞍下肉食之，伤人五脏。乌自死，目不闭，鸭目白，乌四距，卵有八字，并杀人。凡飞鸟投人家井中，必有物，当拔而放之。水脉不可断，井水沸不可饮，酒浆无影者，不可饮。蝮与青蛙，蛇中最毒，蛇怒时毒在头尾。凡冢井间气，秋夏中之杀人。先以鸡毛投之，毛直下，无毒；回旋而下，不可犯，当以醋数斗浇之，方可入矣。颇梨，千岁冰所化也。琉璃玛瑙，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软，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玛瑙，鬼血所化也。《玄中记》言：枫脂入地为琥珀。《世说》曰：桃沉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丝，琥珀苗也。

鬼书有业煞，刁斗出于古器。

百体中有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书、籀书、谬一云缪篆书、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署书、虫食叶书、胡书、篷书、天竺书、楷书、横书、芝英隶、钟隶、鼓隶、龙虎篆、麒麟篆、鱼篆、虫篆、鸟篆、鼠篆、牛书、兔书、草书、龙草书、狼书、犬书、鸡书、震书、反左书、行押书、楫书、景书、半草书。

召奏用虎爪书，为不可学，以防诈伪。诰下用偃波书。谢章诏板用螭脚书。节信用乌书。朝贺用慎书一曰填，亦施于婚姻。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牸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

胡综博物，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此盖是乎？”

邓城西百余里有穀城，穀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庙《金人缄口铭》。

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罾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宴集，参军张伯瑜咨公言：“向为血羹，频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语，果成。时清河王怪而异焉，乃咨公：“未审何义得尔？”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实未解。坐散，语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实未晓。”叔道对曰：“藕能散血，湖目莲子，故令公思。”清河叹曰：“人不读书，其犹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书生。”

梁主客陆缅谓魏使尉瑾曰：“我至邺，见双阙极高，图饰甚丽，此间石阙亦为不下。我家有荀勖尺，以铜为之，金字成铭，家世所宝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将入内。此阙既成，用铜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师象魏，固中天之华阙。此间地势过下，理不得高。”魏肇师曰：“荀勖之尺是积黍所为，用调钟律，阮咸讥其声有湫隘之韵。后得玉尺度之，过短。”

旧说不见辅星者将死，成式亲故常会修行里，有不见者，未周岁而卒。

相传识人星不患疟，成式亲识中，识者悉患疟。又俗不欲看天狱星，有流星入，当被发坐哭之，候星却出，灾方弭。《金楼子》言：余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长而摇者鹿，帖地而明灭者兔，

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夹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又言雕翎能食诸鸟羽，复善作风羽。风羽法，去括三寸钻小孔，令透笴及锼风渠深一粒，自括达于孔，则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数至九。成式常试之，至六七而已，外乱莫能辨，郭言渐益炬则可别。又说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魉，三名泄节枢，四名尺凫，五名索关，六名魄奴，七名灶[illegible]一曰[illegible]，旧抄九影名在麻面纸中，向下两字鱼食不记。八名亥灵胎，九鱼全食不辨。

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则贵而寿；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影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鸟雀不污者。凤翔山人张盈善飞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刚，鸟不集者，非其灵验也，盖由取土处及塑像时，偶与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观当阳像可知其贫富。故洛阳修梵寺有金刚二，鸟雀不集。元魏时，梵僧菩提达摩，称得其真像也。

或言龙血入地为琥珀。《南蛮记》：宁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则蜂出，土人烧冶，以为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箓，博知，尝谓成式，瓷瓦器璺者可弃。昔遇道者言，雷蛊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画中有天藏菩萨、地藏菩萨，近明谛观之，规彩铄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画僧及神鬼，

目随人转，点眸子极正则尔。

秀才顾非熊言：钓鱼当钓其有旋绕者，失其所主，众鳞不复去，顷刻可尽。

慈恩寺僧广升言：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畔土三斤，炭末三两，瓷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淀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拓汁半合，九味和捣三千杵，齐手丸之，阴干。郑彙为刺史时，有富家名寅，读书善饮酒，彙甚重之。后为盗，事发而死。寅常诣灵鉴角放弹，寅指一树节，其节目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一发而中，弹丸反射，不破。至灵鉴，乃陷节碎弹焉。

王彦威尚书在汴州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言试之，一日两夜，雨大注。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焉。

前集卷十二

语资

历城县魏明寺中有《韩公碑》，大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录州界石碑，言此碑词义最善，常藏一本于枕中，故家人名此枕为麒麟函。韩公讳麒麟。

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魏肇师曰："古人托曲者多矣，然《鹦鹉赋》，祢衡、潘尼二集并载；《弈赋》，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于此？"君房曰："词人自是好相采取，一字不异，良是后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锡》或称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无。举世所推如温子升独擅邺下，尝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近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门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谢藻、信威长史王缵冲、宣城王文学萧恺、兼散骑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骑常侍贺文发，宴魏使李骞、崔劼。温凉毕，少遐咏骞赠其诗曰："萧萧一曰肃风帘举，依依然可想。"骞曰："未若'灯花寒不结'最附时事。"少遐报诗中有此语。劼问少遐曰："今岁奇寒，江淮之间，不乃冰冻？"少遐曰："在此虽有薄冰，亦不废行，不似河冰一合，便胜车马。"狎曰："河冰上有狸迹，

便堪人渡。”劼曰：“狸当为狐，应是字错。”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预，狐疑鼬预，因此而传耳。”劼曰：“鹊巢避风，雉去恶政，乃是鸟之一长；狐疑鼬预，可谓兽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劝魏使尉瑾酒，一吸即尽。笑曰：“奇快！”瑾曰：“乡在邺饮酒，未尝倾卮。武州已来，举无遗滴。”君房曰：“我饮实少，亦是习惯。微学其进，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与时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师曰：“徐君年随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复作，若为轻重？”

梁宴魏使，魏肇师举酒劝陈昭曰：“此席以后，便与卿少时阻阔，念此甚以凄眷。”昭曰：“我钦仰名贤，亦何已也。路中都不尽深心，便复乖隔，泫叹如何！”俄而酒至鹦鹉杯，徐君房饮不尽，属肇师，肇师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张。非独为玩好，亦所以为罚，卿今日真不得辞责。”信曰：“庶子好为术数。”遂命更满酌。君房谓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师曰：“此谓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谓瑾、肇师曰：“适信家饷致濡醁酒数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为。必不敢先尝，谨当奉荐。”肇师曰：“每有珍藏，多相费累，顾更以多惭。”

宁王尝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荦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腷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啭”焉。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一曰时出。

黄𪓐儿矮陋机惠，玄宗常凭之行，问外间事，动有锡赉，号曰肉杌。一日入迟，上怪之，对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贼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因下阶叩头。上曰："外无奏，汝无惧。"复凭之。有顷，京兆上表论，上即叱出，令杖杀焉。

历城房家园，齐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杂树森竦，泉石崇邃，历中祓禊之胜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谓伤吾凤条！"自后人不复敢折。公语参军尹孝逸曰："昔季伦金谷山泉，何必逾此？"孝逸对曰："曾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诚如明教。"孝逸尝欲还邺，词人饯宿于此。逸为诗曰："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时人以此两句，比谢灵运池塘十字焉。

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至年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尝与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为尉迟敬德拉折。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徐敬业年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射必溢镝，走马若灭，老骑不能及。英公尝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

魏仆射收临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曰：“吾所经多矣，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唯未审东阳何如？”崔对曰：“青有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胜相似。曾听所论，不能逾越。”公遂命笔为诗。于时新故之际，司存缺然，求笔不得，乃以伍伯杖画堂北壁为诗曰：“述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留谢此山阿。”

舜祠东有大石，广三丈许，有凿“不醉不归”四字于其上，公曰：“此非遗德。”令凿去之。

梁宴魏使李骞、崔劼。乐作，梁舍人贺季曰：“音声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听歌怆然，知是其母，理实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听音观俗，转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国，实有观风之美。”季曰：“卿发此言，乃欲挑战？”骞曰：“请执鞭弭，与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数奔之事，久已相谢。”季曰：“车乱旗靡，恐有所归。”劼曰：“平阴之役，先鸣已久。”克曰：“吾方欲馆谷而旌武功。”骞曰：“王夷师熸，将以谁属？”遂共大笑而止。乐欲讫，有马数十匹驰过，末有阉人。骞曰：“巷伯乃同趣马，讵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绍，恐不能免。”

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

燕公尝读其《夫子学堂碑颂》，头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及禄山反，制《胡

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薛平司徒尝送太仆卿周皓，上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余，著绯。皓独问：“君属此司多少时？”老人言：“某本艺正伤折，天宝初，高将军郎君被人打，下颔骨脱，某为正之，高将军赏钱千万，兼特奏绯。”皓因颔遣之，唯薛觉皓颜色不足。伺客散，独留，从容谓周曰：“向卿问著绯老吏，似觉卿不悦，何也？”皓惊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仆，邀薛宿，曰：“此事长，可缓言之。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予时与数辈富于财，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扃方合，忽觉击门声，皓不许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裘，骑从数十，大诟其母，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扛鼎，顾从者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殴之，踣于拳下，遂突出。时都亭驿有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腰具白金数挺，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甚喜，皓因拜之为叔，遂言状，简老命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皓号哭而别，简老寻卒。皓官已达，简老表妹尚在，儿娶女嫁，将四十余年，人无所知者。适被老吏言之，不觉自愧，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亲见薛司徒说之也。

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尝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览悉加垩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㱿，坏墙薰鼠，览未尝责。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或怪之。乃题诗于竹曰："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忽一夕，有梵僧拨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尝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吾将归欤！"遂遽浴讫一曰早起，隐几而化。

马仆射一曰侍中既立勋业，颇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悦为钱龙，至今为义士非之。当时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谣于军中，曰："斋钟动也，和尚不上堂。"月余，方异其服色，谒之，言善相，马遽见，因请远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处，当得宝物直数千万者，可以通之。"马初不实之，客曰："公岂不闻谣乎？正谓公也。斋钟动，时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马听之始惑，即为具肪玉、纹犀及贝珠焉。客一去不复知之，马病剧，方悔之。

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后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会，时妓女玉壶忌鱼炙，见之色动。因访诸妓所恶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竞征虱拿鼠事，多至百余条，予戏摭其事，作《破虱录》。

前集卷十三

冥迹

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张弓射之，即变为桃人、茅马。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才俊，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夜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台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入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入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风咏，虽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嘉君吟啸，故欲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乃与论汉魏大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乃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请僧为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于桓家冢，遂于

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什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

南巨川尝识判冥者张叔言，因撰《续神异记》，具载其灵验。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数内，两人是妇人。　又，乌龟、狐亦判冥。

于襄阳顿在镇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年，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

顾况丧一子，年十七，其子魂游，恍惚如梦，不离其家。顾悲伤不已，因作诗，吟之且哭。诗云：“老人丧一子，日暮泣成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听之感恸，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经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忽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以后又不记。年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进士顾非熊，成式常访之，涕泣为成式言。释氏《处胎经》，言人之住胎，与此稍差。

尸穸

近代丧礼，初死内棺，而截亡人衣后幅留之。

又，内棺加盖，以肉饭黍酒著棺前，摇盖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后止。

琢钉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干也。

铭旌出门，众人掣裂将去。

送亡人不可送韦革、铁物及铜磨镜使盖，言死者不可使见明也。董勋言："《礼》：弁服韎韐。此用韦也一曰茅韦。"

刻木为屋舍、车马、奴婢、抵蛊等，周之前用涂车、刍灵，周以来用俑。

送亡者又以黄卷、蜡钱、兔毫、弩机、纸疏、挂树之属，又作辗车。车，古蒌也，蒌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魌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圹。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儆。据费长房识李娥一曰俄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

又，忌狗见尸，令有重丧。

亡人坐土作魂衣，谓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赍镜奁盖。

蒌，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绋讴。故旧律发冢弃市。冢者，重也。言为孝子所重，发一茧土则坐，不须物也。

吊字，矢贯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礼》：贯弓而吊，以助鸟兽之害。　后魏俗竞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两边作大铜环钮，不问公私贵贱，悉白油络幰辆车，迾素矟仗，打虏鼓，哭声欲似南朝。传哭挽歌无破声，亦小异于京师焉。

《周礼》：方相氏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石虎，为此也。

昔秦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欲杀之，当以柏插其首。”

遭丧妇人有面衣，期以下妇人著帼，不著面衣。　又，妇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汉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镊、玉唾壶。

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

元魏时，菩提寺僧多一曰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时复游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极则止。洛阳奉终里多卖送死之具，涵言：“作柏棺莫作桑欀。吾地下见发鬼兵，一鬼称是柏棺，主者曰：虽是柏棺，乃桑欀也。”

南朝薨卒赠予者以密，应看貂蝉者以雁代之，绶者以书。

先贤大臣冢墓，揭杙题其官号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际。

南阳县民苏调女死三年，自开棺还家，言夫将军事。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无复作苦。又言可用梓木为棺。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羊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

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一曰后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风生，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

又，侯白《旌异记》曰一作言：盗发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飞焰赫然，盗被烧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将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骸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裈五十腰。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殓。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近，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闻乐声在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住，遂负尸而返。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弘济上人，斋戒清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

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

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

前集卷十四

诺皋记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状；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乃圣人定璇玑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乱。当有道之日，鬼不伤人；在观德之时，神无乏主。若列生言灶下之驹掇，庄生言户内之雷霆，楚庄争随兕而祸移，齐桓睹委蛇而病愈。征祥变化，无日无之，在乎不伤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舆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

昆仑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灵山，有十巫：咸、即、盼、彭、姑、真、礼、抵、谢、罗，从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浑瀒，状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无面目，是识一曰嗜音歌舞，实为帝江。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焉。

汉竹宫用紫泥为坛，天神下若流火，玉饰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汉祭天神用万二千杯，养牛五岁，重三千斤。

太一君讳腊，天秩万二千石。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无所拘忌。尝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翁乘余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执一曰报阴，第二星曰叶诣一作谐，第三星曰视金，第四星曰拒一作洰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开宝，第七星曰招摇一曰始。

东王公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时，秩二万六千石，佩杂色绶，绶长六丈六尺，从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小者夺算，算一百日。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宫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曰冰夷，一曰冯夷。又曰人面鱼身。《金匮》言，一名冯循一作修，《河图》言，姓吕名夷，《穆天子传》言无夷，《淮南子》言冯迟。《圣贤记》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伯九千导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执明，呼之，入火不烧。

《太真科经》说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鼙生。丙午日鬼名挻弢。乙卯日鬼名天隑。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遳。辛丑日鬼名迖。乙酉日鬼名聂左。丙辰日鬼名天遰。辛卯日鬼名慭。酉虫鬼名发廷迋。厕鬼名顼天竺一曰笙。语忘、敬遗二鬼名，妇人临产呼之，不害人，长三寸三分，上下乌衣。马鬼名赐。蛇鬼名㓨石圭一曰廛。井鬼名琼。衣服鬼名甚辽。神荼、郁垒领万鬼，旧傩词曰“申作食”。狒胃食虎，雄伯食魅，腾兰一曰简食祥，搅一曰揽诸食咎，伯倚食梦，强梁祖名共，食砾一曰磔死。寄生、穷奇、腾根，共食蛊。王延寿所梦有游光、㽙毅、诸渠、印尧、夔瞿、伧徻、将剧、摘脉、尧峴寺一曰尧岘等。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高二三尺即坏，叹曰：“吾应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国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逐日转踪匝，女遂化为海神。其海神至今犹在堡子下，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

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龙。时有贾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龙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出。至龙所，见龙卧，将欲斩之，因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乃作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常乘龙而行。

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一曰加色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缐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缐谒王，缐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著此手迹

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缐。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缐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南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缐，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柘于缐上，千万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绐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原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其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王知其伪，且自恃福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人臂，绕其峰再浃。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来于此矣。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华不注泉，齐顷公取水处，方圆百余步。北齐时，有人以绳千尺沉石试之不穷，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便齐手一作祭，元齐字而举之，小举小雨，大举大雨。相传此石忽见于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淯水宛一曰穴口旁，义兴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然岸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去，乃衣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以铜牛牵之，行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毂有六幅，通体青色，毂内黄锐，状如常运。于时沈敬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往。

虎窟山，相传燕建平中，济南太守胡谘，于此山窟得白虎，因名

焉。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枝于函旁。复掘三丈，遇盘石，下有水流汹汹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驶。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义之船。"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杜林，南燕太上时末，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济伯，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于杜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敬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胄。敬伯辞出，以一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杜林中，而衣裳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黿一曰龟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杜林下有河伯家。

妒妇津，相传言晋泰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常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己丑，不致水神怒；丑妇讳之，无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虞道施，义熙中乘车山行，忽有一人，乌衣，径上车言寄载。头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临别语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尔相容。"因留赠银环一双。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火发荡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

大足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茂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长、戢波、目伋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王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姬嫔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蕊不妍，女无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颐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戚，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回顾二使，乃巨龙也。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

日西赆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比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右座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三千人及其珠玑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雪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令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冰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澈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

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数日，公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

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忽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脏。见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因飞去，竟不知何怪也。

贾相公耽在滑州，境内大旱，秋稼尽损。贾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旱，烦君二人救三军百姓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贾笑曰："君可辱为健步，乙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君等踪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一如贾言，自市至野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垒

石标表志焉。经信而返。贾大喜，令军健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往其所，因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

胡珣为虢州时，猎人杀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镮，镮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之。

博士丘濡说，汝州旁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戒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磔耳如驴焉，至地乃复人矣，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野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惠，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辈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疠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尔归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侧避；或见㨘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见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箓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

李公佐大历中在庐州，有书吏王庚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骑呵辟，书吏遽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节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车钩索断。"紫衣者言："检簿。"遂见数吏检簿曰："合取庐州某里张某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无恙，经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郑相馀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勒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腊高稍倦，郑公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郑公为起草屋种植，有沙弥、行者各一人。居之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妇人布衣甚端丽，至阶作礼。智圆遽整衣，怪问：“弟子何由至此？”妇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啾，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剧，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悉无而返。来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和尚所止处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声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间以刀子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与行者瘗之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浆于田中。村人访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圆和尚兰若。沙弥之父欣然访其子耗，其人请问，具言其事，盖魅所为也。沙弥父母尽皆号哭诣僧，僧犹绐焉。其父乃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令持念为将来资粮，郑公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㩦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和尚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几里古丘中。”僧言于官吏，用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苕帚

也。僧始得雪，自是绝珠贯，不复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镮，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人语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甃钱成龙形，号王清本。

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跬。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钻镨，走集岩下。奴以利刃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薪烧其崖，臭满一山中。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创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

前集卷十五

诺皋记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常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亭，观其下箸。初食鲙数叠，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于茶瓯中，以叠覆之。食未半，怪覆瓯倾侧，刘举视之，向者骨珠已长数寸，如人状，坐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言，访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恶鲙。

冯坦者，尝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　陆绍郎中又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因疮毁其鼻如劓焉。

有陈朴，元和中住崇贤里北街。大门外有大槐树，朴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狐犬老乌之类，飞入树中，遂伐视之。树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儿，长尺余。

僧无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

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衣箱内。一日，送客至浐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鞭筑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忽至，大震数声。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取水，误坠碗，经月余，出于渭河。

东平未用兵，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仆从数十。孟欲参谒，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然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熟，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因恐惧，无睡，张寻大鼾。至三更后，孟才交睫，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捽入东偏房中，拳声如杵。一饷间，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入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程须早发，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贶，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为前去。行数日，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迟明，空鞍失所在。驿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惟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每诫夜食必须发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常持念游览，不复应举。

刘积中尝于京近县庄居，妻病重。于一夕，刘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

向口如咒状，顾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固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为形稍工者，则为佳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轮奉迎。”刘心计无奈何，亦许之。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与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间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矣。经数月，姥复来拜谢曰：“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人！”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屣，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尝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亦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入堂中。乃上堂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然而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詧，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听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詧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詧不知所为，厅阶前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块，掘之转阔，势如鏊形，乃火其上，沃醯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有顷，共牵詧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之际，妇人复还，大笑，詧亦随出。詧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詧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状。

独孤叔牙尝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揽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雨处，辄生黄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环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润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怀中。坐食顷，觉怀中渐重，潜起观之，觉叶上鳞起，栗栗而动。史惊惧，弃林中，遽白众曰："此必龙也，可速去矣。"须臾，林中白烟生，弥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雷大至。

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遍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五色龟，大如钱，吐五色气，弥满一室。后常养之。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狗脊觜《水经注》言此狗架觜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挥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蔽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诣巫酹地谢之，亦无他焉。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猯一曰獔，《永嘉郡记》作山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曰蛟，一名濯肉，一名热肉，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鸠青色，亦曰治乌。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间，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扰人，许于伍相庙多已。旧说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树皮，饿死，化为鸟都。皮骨为猪都，妇女为人都。鸟一曰乌都左腋下有镜印，阔二寸一分，右脚无大指，右手无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树根居者名猪都，在树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树尾者名鸟都。其禁有打土垄法、山鹊法。其掌诀：右手第二指上节边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为

履屉，治脚气。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

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仓场狐暴，刘遣吏生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耳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令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

南中有兽名风狸，如狙，眉长好羞，见人辄低头，其溺能理风疾。术士多言风狸杖难得于翳形草。南人以上长绳系于野外大树下，人匿于旁树穴中以伺之。三日后知无人至，乃于草中寻摸，忽得一草茎，折之长尺许，窥树上有鸟集，指之，随指而堕，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劲走夺之。见人遽啮食之，或不及，则弃于草中，若不可得，当打之数百，方肯为人取。有得之者，禽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如隔壁，井匠惧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亡新求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有天状状。"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大和三年，寿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回。其妻久病，才相见，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东园矣，可速逐之。乙大惊，因趣园中。时昏黑，见一物长六尺余，状如婴儿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将击之，物遂走，遗其器。乙就视，见其妻半身。乙惊倒，或亡所见。反视妻，自

发际、眉间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谓乙曰：“可办乳二升，沃于园中所见物处，我前生为人后妻，节其子乳致死，因为所讼，冥断还其半身，向无君则死矣。”

大和末，荆南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才半寸，葛巾杖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骂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顷有妇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长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真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驺卒，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肢痛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之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呆，肉眼不识真官，乞赐余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墙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驱驴，驮桶不避，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其树根枯，下有大虾蟆如叠，挟二笔^{镋}他答反，树溜津满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门浮沤钉，其盖已落。虾蟆即驴矣，笔^{镋}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露，食者悉病呕泄。

陵州龙兴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举石臼。好客，往来多依之。

尝夜会寺僧十余，设煎饼。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饼。”众僧惊散，惟惠恪掇煎饼数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极力急握之。魅哀祈，声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断，乃鸟一羽也。明日，随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岩罅而灭。惠恪率人发掘，乃一坑罌石。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行，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两宿而死。

郓州阚司仓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钮氏，有一子，妻爱之，与其子均焉，衣物饮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戏与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啮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惊怖，逐夺之。其子状貌长短，正与乳母儿不下也。妻知其怪，谢之，钮氏复手簸主人之子，始如旧矣。阚为灾祥，密令人持镬暗击之，正当其脑，骫然反中门扇。钮大怒，诟阚曰：“尔如此勿悔。”阚知无可奈何，与妻拜祈之，怒方解。钮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创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苦也。又玄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人面，至死不差。时荆秀才杜晔话此事于座客。

许卑山人言：江左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痹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与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

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今年春拜扫假回，至湖城逆旅。说去年秋有河北军将过此，至郊外数里，忽有旋风如升器，尝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焉。时马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风因散灭，马亦死。军将割马腹视之，腹中无伤，不知是何怪也。

前集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并序

成式以天地间所化所产，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经》、《尔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学也。昔曹丕著论于火布，滕循献疑于虾须，蔡谟不识蟛蜞，刘縚误呼荔挺，至今可笑，学者岂容略乎？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凤生鸾，鸾生庶鸟。　应龙生建鸟，建鸟生骐[骐]，骐[骐]生庶兽。　分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　分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鱼]，玄[鱼]生灵龟，灵龟生庶龟。　日冯生玄阳阏，玄阳阏生鳞胎，鳞胎生干木，干木生庶木。招摇生程君一曰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应黄，应黄生黄华，黄华生庶草。　海间生屈龙，屈一曰尾龙生容华，容华生[莱]，[莱]生藻，藻生浮草。　甲虫影伏，羽虫体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　无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后。　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蛚一曰蚓属却行，蛇属纡行，蜻蛚属注鸣，蜩属旁鸣，发皇翼鸣，蚣蝑股鸣，蝶螈胃鸣。　蜩三十日而死。　鳣鱼三月上官于孟津。　鹧鸪向日飞。　鳊与[鲗]鱼，车螯与移角并相似。　凤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扶。　麒麟牡鸣曰逝一曰游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助，夏鸣曰养

绥。　鳖无耳为守神。　虎五指为貙。　鱼满三百六十年则为蛟龙，引飞去水。　鱼二千斤为蛟。　武阳小鱼，一斤千头。　东海大鱼，瞳子大如三斗盎。　桃支竹以四寸为一节，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节。　木兰去皮不死。　荆木心方。　蛇有水、草、木、土四种。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鹤左右脚里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无兔、鸽。　江南一曰耒无狼、马。　朱提以南无鸠、鹊。　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　鸮，楚鸠所生。　骡不滋乳。　蔡中郎以反舌为虾蟆，《淮南子》以蛩为蟣蠓，诗义以蟊为蝼蛄，高诱以乾鹊为蟋蟀。　兔吐子。　鸬鹚吐鸠。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虾蟆。　虾蟆无肠。　龟一曰鼋肠属于头。　蝌蚪尾脱则足生。　鸟未孕者为禽，鸟养子曰乳。　蛇蟠向王，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巳，虎奋冲破，乾鹊知来，猩猩知往。　鸛影抱，虾蟆声抱。　蝉化齐后，鸟生杜宇。椰子为越王头，壶楼为杜宇项。　鹧鸪鸣曰向南不北，逃闾鸣悬壶卢系项一曰颈。豆以二七为族，粟累十二为寸。

人参处处生，兰长生为瑞。　有实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麦忌戌，大麦忌子。　荠、葶苈、菥蓂为三叶，孟夏煞之。　乌头壳外有毛，石劫应节生花。　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无故丛生，枝尽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终岁无乌，有寇。郡中忽无鸟者，日乌亡。　鸡无故自飞去，家有蛊。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谋。　见蛇交，三年死。蛇冬见寝室，主兵急。人夜卧无故失髻者，鼠妖也。　屋柱木无故生芝者，白为丧，赤为血，黑为贼，黄为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财；如牛马者，远役；如龟蛇者，田蚕耗。　德及幽隐，则比目鱼至一曰生。妾媵有制，则白燕来巢。　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之求借，一皆遗弃。　语曰：买鱼得鲊，不如食茹。宁去累世宅，不去鼫鱼额。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得合澜蠾，虽不足豪，亦足以

高。　槟榔扶留，可以忘忧。　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草木晖晖，苍黄乱飞。

羽篇

凤，骨黑，雄雌夕旦鸣各异。黄帝使伶伦制十二籥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释氏书言孔雀因雷声而孕。

鹳，江淮谓群鹳旋飞为鹳井。鹤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

乌鸣地上无好声。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喜，此旧占所不载。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纳、绪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　俗候乌飞翅重，天将雨。

鹊巢中必有梁。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戏于后园，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一十五处。宰臣上表贺。

贞元三年，中书省梧桐树上有鹊以泥为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言燕蛰于水一曰井底，旧说燕不入室，是井之虚也。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巢有容匹素练者。

雀，释氏书言雀沙生，因浴沙尘受卵。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

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无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

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鹦鹉，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鹦鹉四趾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　玄宗时，有五色鹦鹉能言，上令左右试牵帝衣，鸟辄瞋目叱咤。岐府文学熊延京，献《鹦鹉篇》以赞其事，张燕公有表贺，称为时乐鸟。

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应之。

雊鸲，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鹦鹉。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也。

鹅，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浦。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之声，众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隐起“元鼎元年”字。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鸟，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镮贯之。

鸡鹊，旧言辟火灾。巢于高树，生子穴中，衔其母翅，飞下养之。

鸡即鸱字，相传鹊生三子，一为鸡。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置鸡脑酒。鸡脑酒令人久醉健忘。

异鸟，天宝二年，平卢有紫虫食禾苗，时东北有赤头鸟，群飞食之。　开元二十三年，榆关有蚜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

之。　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鸟随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三寸，状类蝙蝠。又邠州有白头鸟，乳鸲鹆。

王母使者，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

吐绶鸟，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鸲鹆，羽色一曰毛多黑，杂以黄白，头颊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

鸛鴣，一名堕羿，形似鹊，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蠓雕，喙大而勾，长一尺，赤黄色，受二升，南人以为酒杯也。

菘节鸟，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终南深谷中有之。

老鶊，秦中山谷间有鸟如枭，色青黄，肉翅，好食烟，见人辄惊落，隐首草穴中，常露身。其声如婴儿啼，名老鶊。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鸟，头有冠如戴胜，大若野鸡。

兜兜鸟，其声自号，正月以后作声，至五月节不知所在，其形似鸲鹆。

虾蟆护，南山下有鸟名虾蟆护，多在田中，头有冠，色苍，足赤，形似鹭。

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

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有时有声，声如力车鸣，或言是水鸡过也。

《白泽图》谓之苍鸆，《帝喾》书谓之逆鸽，夫子、子夏所见。宝历中，国子四门助教史迥语成式，尝见裴瑜所注《尔雅》，言鸽麋鸹是九头鸟也。

细鸟，汉武时毕勒国献细鸟，以方尺玉为笼，数百头状如蝇，声如鸿鹄，此国以候日，因名候日虫。集宫人衣，辄蒙爱幸。

嗽金鸟，出昆明国，形如雀，色黄，常翱翔于海上。魏明帝时，其国来献此鸟，饴以真珠及龟脑，常吐金屑如粟，铸之，乃为器服。宫人争以鸟所吐金为钗珥，谓之辟寒金，以鸟不畏寒也。宫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

背明鸟，吴时越嶲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必对北，其声百变。

岢岚鸟，出河西赤坞镇，状似乌而大，飞翔于阵上，多不利。

鹣鶼，状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常见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势控地，不能自振。及举，上凌青霄。出凉州也。

鵴鸟，武周县合火山，山上有鵴鸟。形类乌，觜赤如丹。一名赤觜乌，亦曰阿鵴鸟。

训胡，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

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南人继母有娠乳儿，儿疟，唯鵰毛治之。

毛篇

师子，释氏书言，师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　西域有黑师子、捧师子。　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师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

旧说苏合香，师子粪也。

象，旧说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释氏书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声。

又言，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　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　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龟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　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象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妒，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杀之。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　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常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郑为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　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胁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临官，使无官人所媚嫉。　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

马，虏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谙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以下可以留种。旧种马：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

瓜州饲马以蒉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教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根针。　大食国马解人语。　悉怛国、怛幹国出好马。　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　体名有输鼠、外凫、乌头、龙翅、虎口。　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　回毛在颈，白马。黑马鞍下腋下回毛，右胁白毛，左右后足白。　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郤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悬燧，亦曰鸡舌绿帙。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则为独肝。水牛有独肝者杀人，逆贼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岐胡有寿，膺匡欲广，毫筋欲横，蹄后筋也。常有声，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无寿。睫乱触人。衔乌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肋难养。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

甯公所饭牛，阴虹属颈。阴虹，双筋自尾属颈也。

北虏之先索国有泥师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为鸿，遂委三子，谓曰：“尔可从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随牛，牛所粪，悉成肉酪。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为银也。明年，世祖封禅。

鹿，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尝观猎人猎，忽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

《南康记》云：合浦有鹿，额上戴科藤一枝，四条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尝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栏折则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鸿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天铁熊，高宗时，加一曰伽毗叶国献天铁熊，擒白象、师子。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脞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薰之当令手孪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狈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

貊泽，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于铜铁瓦器中，贮悉透，以骨盛则不漏。

猞猁，徼外勃樊州，熏陆香所出也，如枫脂，猞猁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状似獭，其头身四肢了无毛，唯从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广一寸，长三四分。猎得者斫刺不伤，积薪焚之不死，乃大杖击之，骨碎乃死。

黄腰，一名唐已，人见之不祥，俗相传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连囊，以酒浇干之，其气如真麝。

耶希，有鹿两头，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谓鹿为耶，矢为希。

蠵，似黄狗，圊有常处，若行远不及其家一云处，则以草塞其尻。

猳㹠，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状，长七尺，名猳㹠，一曰马化。好窃人妻，多时形皆类之，尽姓杨，蜀中姓杨者往往玃爪。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辄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髲。旧说反踵，猎者言无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进雌雄二头。

在子者，鳖身人首，炙之以藿则鸣，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广，重十斤。　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前集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鳞介篇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井鱼，井鱼脑有穴，每翕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菩提胜说。

异鱼，东海渔人言近获鱼，长五六尺，肠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鲲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

黄鱼，蜀中每杀黄鱼，天必阴雨。

乌贼，旧说名河伯度一曰从事小吏，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江东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碇，遇风，则蚪前一须下碇。

鮐鱼，凡诸鱼欲产，鮐鱼辄舐其腹，世谓之众鱼之生母。

鳍鱼，章安县出，出入鳍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

鲛鱼，鲛子惊则入母腹中。

马头鱼，象浦有鱼，色黑，长五丈余，头如马，伺人入水食人。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斑鱼，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树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蟹，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负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风游行。今蟹壳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为蟹帆，成式荆州尝得一枚。至今闽岭重蟹子酱。蟹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也。

飞鱼，朗山浪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

温泉中鱼，南人随溪有三亭城，城下温泉中，生小鱼。

羊头鱼，周陵溪中有鱼，其头似羊，俗呼为羊头鱼，丰肉少骨，殊美于余鱼。

鲟鱼，济南郡东北有鲟坑，传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鲟鱼焉。

瑇瑁，虫不再交者，虎驾与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见之者凶，蚌当雷声则痳一曰痢。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

平原郡贡螗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

蝤蛑，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奔鲟，奔鲟一名瀱，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著岸上，声如婴儿啼。顶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波覆船。

蛤蜊，候风雨，能以壳为翅飞。

拥剑，一螯，极小，以大者斗，小者食。

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一名螺开出食，螺欲合，遽入壳中。

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介虫中唯牡蛎是咸水结成也。

玉桃，似蚌，长二寸，广五寸，壳中柱炙之如牛头肱项。

数丸，形似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钱，壳甚固，壮夫极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虫篇

蝉，未蜕时名复育，相传言蛣蜣所化。秀才韦翾一曰翻，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复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

蝶，白蛱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蝴蝶。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者，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标蝇，置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才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　元和中，成式假居在长兴里，庭中有一穴蚁，形状大如次窃赤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蠖及小鱼一曰虫入穴，辄坏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此。　山人程宗乂一曰文云，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蜘蛛，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为蜘

蛛。

蜈蚣，绥安县多蜈蚣，大者兔寻，能以气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蠮螉，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

颠当，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乱纲中者。《尔雅》谓之王蛛蜴，《鬼谷子》谓之蛛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颠当牢守门，蠮螉寇汝无处奔。"

蝇，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

蛣蜣，草中有蛣蜣树。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异虫，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觜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常鼾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异蜂，有蜂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也。

白蜂窠，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窠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衅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问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帏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子，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有蛆，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

水虫，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微细。　抱枪，水虫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枪，如棘针，螫人有毒。

负子，水虫也，有子多负之。

避役，南中有虫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虫。状似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云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成式再从兄郐常观之。

食胶虫，夏月食松胶，前脚傅之，后脚摄之，内之尻中。

蟣蝍，形如蝉，其子如虾，著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谢豹，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常掘地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鼢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车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一本云，沧州俗呼为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声唧聊。碎车，别俗呼为没盐虫也。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襕，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鸡吃辄死，俗呼土虫。

雷蜞，大如蚓，以物触之乃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啮人毒甚。

矛，蛇头鳖身，入水缘树木，生岭南，南人谓之矛。膏至利，铜瓦器贮浸出，惟鸡卵壳盛之不漏，主肿毒。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蚺蛇，长十丈，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创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成式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

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而有，俗呼为主簿虫。蝎常为蜗所食，以迹规之，蝎不复去。旧说过满百，为蝎所螫。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虿。

虱，旧说虱虫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扪得两头虱。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虮虱。有水竹，叶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

蝗，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竺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为野狐鼻涕。

前集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财如碗。甲子年结实，味与新罗、南诏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在城东，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盖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蕧一曰覆，死曰笴，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

箘堕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一曰兰隔，状如湿面。将成竹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陨箨后，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

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缲车，食之落人齿。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异木，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京西持国寺，寺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乃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都官陈修古员外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异树，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妪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

异果，赡披国有人牧羊千百余头，有一羊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群羊异一曰长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羊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羊人窃一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矣。

甘子，天宝十年，上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蚂蚁，结窠于甘树，甘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东州后堂石榴皆生双子。南诏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　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

柿，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汉帝杏，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也。

仙人枣，晋时太仓南有翟泉，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栀子，诸花少六出者，唯栀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栀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花也。

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祈之，辄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

娑罗，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天宝初，安西道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赤白柽，出凉州，大者为炭，复一曰伤入灰汁，可以煮铜为银。

仙树，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　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

椒，可以来水银。茱萸气好上，椒气好下。

构，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可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

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松桢，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

侯骚，蔓生，子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

蠡荠，子如弹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坚可酌酒，实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

比闾，出白州，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车，终日行不败。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至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以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梵名有二：一曰宾拨梨婆一曰梨娑力叉，二曰阿湿曷唎婆一曰娑力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一曰娑力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设赏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垣上二丈余。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娑一曰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娑力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叉多罗多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娑力叉者，汉言叶树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记》称嵩高寺中有思惟树，即贝多也。

释氏有贝多树下《思惟经》，顾徽《广州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

交趾近出贝多枝，弹材中第一。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屡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

紫𦍒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濡，其树枝条即出紫𦍒。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𦍒。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鸾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蔀弹。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之甚美。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

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饧，可食。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槃砮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

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音阳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白豆蔻，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似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

荜拨，出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拂林国呼为呵梨诃咂。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

酬齐，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顼勃梨咂。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国，呼为忽野檐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

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入药用。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缋。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参，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青白色，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

捺祗，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

阿驿，波斯国呼为阿驺，拂林呼为底柠。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椑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椑子，味似甘柿，而一月一熟。

前集卷十九

广动植之四

草篇

芝，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柱献之。

大历八年，庐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参成芝，断而可续。　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　隐辰芝，状如斗，以屋一作星为节，以茎为刚一作网。

凤脑芝，《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实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刻，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　白符芝，大雪而白华。　五德芝，如车马。　菌芝，如楼。　凡学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鸟衔芝至。罗门山食一曰生石芝，得地仙。

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石间，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阶，开成末，有苔状如苦苣，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嫩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

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爇檀。

瓦松，崔融《瓦松赋》序曰："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霤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霤。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柢连卷。间紫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恧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代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蔷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　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惟我所能，祖父已尝瓦此殿矣。众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　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綖，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瓜，恶香，香中尤忌麝。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芰，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王安贫《武陵记》言：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成式曾于荆州，有僧遗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一曰刺，可以节一曰挼莎。　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　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没波下，亦曰青水芰。　玄都有菱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凫伯子常采之。

兔丝子，多近棘及藿，山居者疑二草之气类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刘憓，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憓怪而拔草，复倒。如此三度，憓密录此草

种之，多主伤折，俗呼为刘慬草。

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　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　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　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　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言若土人所食者，合呼为赤箭。

蜀葵，本胡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以缉为布。枯时烧作灰，藏火，火久不灭。花有重台者。

茄子，茄字本莲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节下食伽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伽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疗本草》。此误作《食疗本草》，原出《拾遗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菰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痰，根能治灶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种。　《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浦长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异菌，开成元年春，成式修行里私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枝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缘垂裙如鹅鞴一曰鞴，高尺余，至午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芋香。成式常置香炉于枥台，每念经，门生以为善征。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楠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尺，遂成千佛状。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铫隐起，摩之殊软。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考，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

又梁简文延香园，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一曰柄干通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目，轻巧可爱，其柄又得脱也。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讴曲，必动，叶如舞也。

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一曰物过，辄叱之。

仙人绦，出衡岳，无根蒂，生石上，状如同心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屯田韦郎中从事南海，亲见。

蔓金苔，晋时外国献蔓金苔，萦聚之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铄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异蒿，田布悦之子也。大和中，尝过蔡州北，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似鹪鹩巢在颠，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

蜜草，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盐。

老鸦笊篱，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笊篱。

鸭舌草，生水中，似莼。俗呼为鸭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间，丛生，花偏如栀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黑。误食之，数日卒，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立死。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经冬在水不死，成式于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无心草。

盆甑草，即牵牛子也。结实后断之，状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龟，蔓如薯蓣。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

油点草，叶似菪茲，每叶上有黑点相对。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莳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薯蓣。

落回一曰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逻回，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碗，至秋叶滴露，随滴生苗。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

通脱木，如蜱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心空，中有瓤，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一年进来中土。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

青草槐，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一本云迄十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节上，如弹丸，味如白鸡，代竹皆向

北。有大树鸡，如栝棬，呼为胡孙眼。

石耳，庐山有石耳，性热。

野狐丝，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

金钱花，一云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进来中土。梁时荆州掾属双陆，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荷，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一曰两叶，状如骈盖，子如玄珠，可以饰珮也。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

梦草，汉武时，异国所献，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好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

乌蓬，叶如鸟翅，俗呼为仙人花。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国，草红色，叶如莲叶，月出则舒，月没则卷。

红草，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虹。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时，苑中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一茎，谓之神草。

三蔬，晋时有芳蔬园，在墉一曰金墉之东，有菜名芸薇。类有三种：紫色为上蔬，味辛；黄色者为中蔬，味甘；青者为下蔬，味咸。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

乃植于地。

水网藻，汉武昆明池中有水网藻，枝横侧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美闷不复动。　东方朔言，为小儿时，井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住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屐，因乘泛红泉，得至草处食之。

挟剑豆，乐浪东有融泽，之中生豆荚，形似人挟剑，横斜而生。

牧靡，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鹊误食，乌喙中毒，必急飞牧靡上，喙牧靡以解也。

前集卷二十

肉攫部

取鹰法，七月二十日为上时，内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为次时，八月下旬为下时，塞外鹰毕至矣。　鹰网目方一寸八分，纵八十目，横五十目。以黄蘖和杼汁染之，令与地色相类。蠡虫好食网，以蘖防之。　有网竿　都杙　吴公　磔竿二：一为鹑竿，一为鸽竿。鸽飞能远察：见鹰，常在人前；若竦身动盼，则随其所视候之。

取木鸡、木雀、鹞，网目方二寸，纵三十目，横十八目。

凡鸷鸟，雏生而有慧，出壳之后，即于窠外放巢。大鸷恐其堕坠，及为日所曝，热暍致损，乃取带叶树枝，插其巢畔，防其坠堕及作阴凉也。欲验雏之大小，以所插之叶为候，若一日二日，其叶虽萎而尚带青色，至六七日，其叶微黄，十日后枯瘁，此时雏渐大可取。

凡禽兽，必藏匿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

鹰巢，一名菆鹰，呼菆子者，雏鹰也。鹰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笼。拔毛先从头起，必于平旦过顶，至伏鹑则止，从颈下过飏毛，至尾则止。尾根下毛名飏毛。其背毛、并两翅大翎覆翮、及尾

毛十二根等并拔之，两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笼。

雕角鹰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笼。

鹘，北回鹰过尽停放，四月上旬入笼，不拔毛。

鹘，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笼。

凡鹞击等，一变为鸽，二变为鹘，转鸽，三变为正鸽。自此以后，至累变，皆为正鸽。

白鸽，觜爪白者，从一变为鹘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纵理，翎尾斑节，微微有黄色者，一变为鹘，则两翅封上，及两胜之毛间似紫白，其余白色不改。

齐王高纬武平六年，得幽州行台仆射河东潘子光所送白鹘，合身如雪色。视臆前微微有纵白斑之理，理色暧昧如缬，觜本之色微带青白，向末渐乌，其爪亦同于觜，蜡胫并作黄白赤，是为上品。黄麻色，一变为鹘，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纵斑渐阔而短，鹘转出后，乃至累变，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纵理转就短细，渐加膝上鲜白，此为次。青麻色，其变色一同黄麻之鹘，此为下品。　又有罗鸟鸽，罗麻鸽。一曰鹘。

白兔鹰，觜爪白者，从一变为鹘，乃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觜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臆前纵理及翎尾斑节，微有黄色者，一变，背上翅尾微为灰色，臆前纵理变为横理，变色微漠若无，胜间仍白。至于鹘转以后，其灰色微褐，而渐渐向白，其觜爪极黑，体上黄鹊斑色微深者，一变为青白鹘，鹘转之后，乃至累变，臆前横理转细，则渐为鸽色也。

齐王高洋天保三年，获白兔鹰一联，不知所得之处。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为浅乌之色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蜡

胫并黄，当时号为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齐武平初，领军将军赵野叉献白兔鹰一联，头及顶遥看悉白，近边熟视，乃有紫迹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迹点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绕。白色之外，以黑为缘，翅毛亦以白为地，紫色节之。臆前以白为地，微微有纁赤纵理。眼黄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渐乌，蜡作浅黄色，胫指之色亦黄，爪色与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者，一变为紫理白鹘，鹘转以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紫渐灭成白。其觜爪极黑者，一变为青白鹘，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作灰白色。

赤色，一变为鹘，其色带黑，鹘转以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变为青鹘，而微带灰色，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

鹭烂堆一曰雌、一曰雄黄，一变之鹘，色如鹜鹎，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黄色，一变之后，乃至累变，其色似于鹜鹎，而色微深，大况鹭烂雄黄变色同也。

青斑，一变为青父鹘，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谓斑上有黑色，一变为青白鹘，杂带黑色，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赤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鹘，其色多黑，鹘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黑虽渐褐，世人仍名为黑鸽。

青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鵰，其色带青黑，鵰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虽细，臆前之色仍常暗黪，此下色也。

鹰之雌雄，唯以大小为异，其余形像，本无分别。雉鹰虽小，而是雄鹰，羽毛杂色，从初及变，既同兔鹰，更无别述。雉鹰一岁，臆前纵理阔者，世名为鸮斑，至后变为鵰鸽之时，其臆纵理变作横理，然犹阔大，若臆前纵理本细者，后变为鵰鸽之时，臆前横理亦细。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余，便鸟而快，一名沙里白。生代北沙漠里荆窠上，向雁门、马邑飞。

代都赤者，紫背，黑须，白睛，白毛，三斤半以上，四斤以下便兔，生代川赤岩里，向虚丘、中山、白峒飞。

漠北白者，身长且大，五斤有余，细斑短胫，鹰内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远近，向代川、中山飞，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细斑，三斤以上、四斤以下便兔，生代东房山白杨、椵树上，向范阳、中山飞。

渔阳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无及东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叶树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飞。

东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余，鹰内之最大。生卢龙、和龙以北，不知远近，向涣休、巨黑一曰里、章武、合口、光州一曰川飞，虽稍软，若值快者，越于前鹰。　土黄，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栎树上，或大或小。

黑皂骊，大者五斤，生渔阳山松、杉树上，多死，时有快者，章武飞。　白皂骊，大者五斤，生渔阳、白道、河阳、漠北，所在皆有。生柏枯树上，便鸟，向灵丘、中山、范阳、章武飞。　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杨树上，细斑者快，向灵丘山、范阳飞。

鵰鹰荏子，青黑者快，蜕净眼明，是未尝养雏，尤快。若目多

眵，蜕不净者，已养雏矣，不任用，多死。又条头无花，虽远而聚，或条出句然作声，短命之候。口内赤，反掌热，隔衣蒸人，长命之候。叠尾、振卷打格、只立理面毛、藏头睡，长命之候也。

凡鸷鸟飞尤忌错，喉病入叉，十无一活。汊在咽喉骨前皮里，缺盆骨内，膝之下。

吸筒，以银镍为之，大如角鹰翅管，鹰以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条不过五条数者短命，条如赤小豆汁与白相和者死。

凡网损，摆伤，兔蹋伤，鹤兵爪，皆为病。

续集卷一

支诺皋上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𠫑，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𠫑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𠫑不知也。至蚕时，有一蚕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缲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𠫑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𠫑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𠫑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云："尔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散，以金锥插于石罅。旁𠫑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赡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谷事，仍谓旁𠫑试以蚕谷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𠫑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蚕如常蚕；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予金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糠一作塘三版乎？欲尔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糠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

临濑一作湍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每晏坐，必求寒林静境，殆非人迹所至。经数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应曰："汝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睹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阃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无踪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火犹荧荧。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绝。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淘一作钩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余，赪鬐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

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大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于午，忽无病死，经宿而苏。言始梦至一处，城壁台殿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袒视，左髆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肉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箑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飞或走，或为人者，倾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吏曰："有生之类，先死而毕。"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鹄觐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厩，潜身草积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相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烛索鹄于草积中，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病而死。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鬼鬙鬙，头长二尺余，满头碎光如星，眨眨一作荧荧可恶。戏灯弄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余粒。

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誓，言住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枚，大如蝇，金色，迭飞起灯焰，或蹲于炷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一枚，乃薰陆香

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尝臂鹞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绐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窠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鹞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尔必为我暂留，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家，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诺许，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值，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货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盖人间三日也。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甯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艺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当入彼画中治之。"郭抚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裱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来？"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吻若方笑，甯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者，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

奉天县国盛村百姓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

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不实之，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骷髅，载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是会昌五年事。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寝，梦徙倚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衣黄，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值而去也？”明经大骇，褫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及第。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于郓州举其先，同茔一作兄柩葬于磁州滏汤县之西岗县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积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肢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体仆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人。自是常恐悸，唵呓不安，因哀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贼稹一作刘积阻兵，谊为其魁，军破枭首。其家无少长，悉投井中死。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遇暴风雨，避于敧一作桤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朗晴，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者。其上平齐如削，其中有窍可盛，其下渐阔而圆，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言无。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己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

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贼稹阻命之时，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浐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月乘凉于庭际。疏旷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顷间，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睹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遽走。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翘，艳冶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门阖警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复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一饷间，崔生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诲责不及。”道士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痴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绠也。遂钓出于庭中，又诟辱之。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号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故而至，非有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隔纸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唇，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

坐，痂面虮衣，访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语，乞儿后应和。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大惊异，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年，妻尚未生，岂蓬瀛籍者谪于人间乎！方之蒙袂辑履，有愤于黔娄，擿植索涂，见称于杨子，差不同耳。

续集卷二

支诺皋中

上都浑瑊宅，戟门内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夜月霁后，有蚓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条。及晓，悉入穴。或时众鸣，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令公时，堂前忽有一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

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

大和七年，上都青龙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热，乃狂言虚笑，契宗精神总持，遂焚香敕勒。兄忽诟骂曰："汝是僧，第归寺住持，何横于事？我止居在南柯，爱汝苗硕多获，故暂来耳。"契宗疑其狐魅，复禁桃枝击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顺，神当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无奈何，乃已。病者欻起牵其母，母遂中恶。援其妻，妻亦卒。乃摹其弟妇，回面失明，经日悉复旧。乃语契宗曰："尔不去，当唤我眷属来。"言已，有鼠数百，觳觳作声，大于常鼠，与人相触，驱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尔声气，吾不惧尔，今须我大兄弟自来。"因长呼曰："寒

月、寒月，可来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从病者脚起，缘衾止于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击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户，烛其穴，踪至一房，见其物潜走瓮中，契宗举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经三日发视，其物如铁，不得动，因以油煎杀之，臭达数里，其兄遂愈。月余，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众意其兴蛊。

贞元中，望苑驿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于路旁成林，构茅屋数椽，夏月常馈浆水于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禫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言语明悟，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饭之。谓曰：“今日暮夜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遂纳之后堂，呼之为妹。倩其成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缀细密，殆非人工。王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既无极亲，能为我家作新妇子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粗井灶。”王申即日赁衣贳礼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惊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妇，喜极呓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复应。启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寝，忽梦一人，自言姓张名垂，因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卒。

江淮有何亚秦，弯弓三百斤，常解斗牛，脱其一角。又过蕲州，遇一人长六尺余，髯而甚口，呼：“亚秦，可负我过桥。”亚秦知其非人，因为背，觉脑冷如冰，即急投至交牛柱，乃击之，化为杉木，沥血升余。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百姓行车数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坊内，有哭声起，受寄者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百姓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至，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数里可乎？"百姓知其异，许之。其人登车，览其囊，不悦，顾曰："何无信？"百姓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者，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疮，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于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所谓搐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惊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被白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之中多言此事，盖道门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

于季友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渔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

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周封员外入蜀，亲睹其事。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驺卒止之。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恽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与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往扬州，有妻子居住太平侧，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楮朱书，乃绐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蒋草草被遣还，陨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

姚司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鳣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以盆池。经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灯挫针，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下，大言曰："乞一钱。"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熟。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标扛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踊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箕，喘若鞴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伐折罗叱之，女恐怖泚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视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箕，箕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浃旬，其女臂上肿

起如沤，大如瓜，瞻禁针刺之，出血数合，竟差。

东都龙门有一处，相传广成子所居也。天宝中，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枝干拂地。一年中桐始华，有异蜂，声如人吟咏，禅师谛视之，具体人也，但有翅长寸余，禅师异之，乃以卷竹幂巾网获一焉，置于纱笼中，意嗜桐花，采华致其旁。经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声。忽有数人翔集笼者，若相慰状。又一日，其类数百，有乘车舆者，其大小相称，积于笼外，语声甚细，亦不惧人。禅师隐于柱听之，有曰："孔昇翁为君筮不祥，君颇记无？"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惧焉！"有曰："叱叱，予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十幅，君出可为礼星子词，当为料理。"语皆非世人事，终日而去。禅师举笼放之，因祝谢之。经次日，有人长三尺，黄罗衣，步虚止禅师屠苏前，状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谢。"指顾间失所在，自是遂绝。

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昇，峨眉县，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山南顶径狭，俄转而待，负笈忽入石罅，僧广昇先览，即牵之，力不胜，视石罅甚细，若随笈而开也。众因组衣断蔓，厉其腰肋出之。笈才出，罅亦随合。众诘之，曰："我常薪于此，有道士住此隙内，每假我舂药。适亦招我，我不觉入。"时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化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弊帚也。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人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质，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履，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

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鸽一只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顿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成式尝见道者论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无分，见怪而去，宜乎。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听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璋欲击之，变成火满川，久而乃灭。

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镒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玉城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中有水，方数步，尝见二黑鱼，长尺余，游于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谷中灵物，兄奈何杀此？"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褫衣号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夜掷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比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

今免放，杖伤遍体，汝第视予，无疑也。”弟喜，遽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之，验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垣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沍寒袒露，体无拘折。中使将返，信夫忽叫，拦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出一襆，内中使靴中，仍曰：“为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襆，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军将使于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良久，曰：“此搐气袋耳。”军将乃举甓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无缝，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

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宾。’”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哭伏。

华阴县东七级赵村，村路因水啮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车过桥，桥根坏，坠车焉，村人不复收。积三年，村正尝夜度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啾啾曰：“射着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败车轮六七片，有血，正衔其箭。

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馔，不食，唯饮酒数杯，即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赠金皂襦帼，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也。"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诣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如其言，诘旦，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郾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责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今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之于家，其灵歇矣。

登封尝有士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士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尾，具体可爱。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镌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图，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蛱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续集卷三

支诺皋下

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痫疾卒。瘗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死。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有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悉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一吏曰："李简身坏，须令别托生。"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访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婴齐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扬州海陵县还俗僧义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为我剃须发，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义本经宿却活。言见二黄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问曰："此何州县？"吏言："扬州海陵县僧。"王

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无僧，因何作僧领来？"令回，还俗了领来。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阿贺尝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子各枕一夕，无所觉，赵枕辄复如旧，或喧悸不得眠，其侄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月余，赵病死。妻令侄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无丝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臂。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阿贺今住洛阳会节坊，成式家雇其纫针，亲见其说。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夜久弹琴，觉舟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子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殁，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扬子令石义留，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上，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郎君琴声，奇音翕响，心感怀叹，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元则自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随，请为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窣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旋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丈，及聆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庐州舒城县蚓，成式三从房伯父，大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

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三尺，白项下有两足，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谦蚓，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儿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谦亦不得活。

越州有卢冉者，时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因之顾头堰。堰在山阴县顾头村，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在堰尝凭吏求鱼。韩方寤，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中，被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鲠，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婢仆。有顷，置砧斫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成式书吏沈郅家在越州，与堰相近，目睹其事。

曹州南华县端相寺，时尉李蕴至寺巡检，偶见尼房中地方丈余独高，疑其藏物，掘之数尺，得一瓦瓶，覆以木槃。视之，有颅骨、大方隅颧下属骨两片，长八寸。开罅彻上容钗股，若合筒瓦，下齐如截，莹如白牙。蕴意尼所产，因毁之。

中书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垒石象佛，默期冥助。时近腊日，心慕同侪，叹吒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及

觉，不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乌数十如雀，飞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唤，逐出希逸，坏炼取怀玉，扶知留后。成式见台州乔庶说，乔之先官于东平目击其事。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棘针一枝，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雷。"韦试令踏地惊之，虫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宁王相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一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　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　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以后，每寐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鱼，日命仆市之，或不获，辄笞责。一日，仆不得鱼，访之于猎者可渔之处，猎者绐之，曰："某向打鱼，网得一麝，因渔而获，不亦异乎？"仆依其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审如是，或有灵矣。"因置诸榻，日夕荐香火，历数年不坏，颇有吉凶之验。溪友人恶溪所为，伺其出，烹而食之，亦无其灵。

成都坊正张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丽，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篋锦，夜诣其居，具告所欲，张欣然许之。异日，谒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岿然，与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扪佛乳，揭之，

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道行十数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坊正叩门五六，有丸髻婉童启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坊正甚谨，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堂中，珠玑缇绣，罗列满目，又有琼杯，陆海备陈。饮彻，命引进妓数四，支鬟撩鬓，缥若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退，骑从如州牧，列烛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早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头。"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妪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既阑，妓自持锸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堵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贞元初事。

兴元城固县有韦氏女，两岁能语，自然识字，好读佛经。至五岁，一县所有经悉读遍。至八岁，忽清晨薰衣靓妆，默存牖下，父母讶移时不出，视之，已蜕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处士许卑得于韦氏邻人张弘郢。

忠州垫江县县吏冉端，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岗，为卜地，云合有生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橹，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即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

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伐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叫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祷，疗以雄黄丸，方愈。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尝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状如钩锁，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尝见，不知年代，其或炼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地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

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尝有帖衙俳儿干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张翱等五人为火。七师遇于涂，各与十五文，勤勤若相别为赠之意。后数日，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凡四五年间，人争施与，每得钱帛，悉用修观，语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因醉卧墦间。迨宵分方始寤，将归，历道

左里余，值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睹一妇人姿容惨悴，服装羸弊，方向灯纫缝，延郝，以浆授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陈情。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自大和中戍边不返，妾遘疾而殁，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肌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离散恍惚，如梦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阴德，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谓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家佣作，凡数岁矣。所聚十三万，备掩藏固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瘗视之，散钱培榇，缗之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瘗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处绝险，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尝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胼胝，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镬劐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升余，即着于釜，承瀑敲火，煮饭劝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谓薄分，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亵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其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劾步渐趋，以至蓬转涡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日不复饥渴矣。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泅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

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于畚锸，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绐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

秀才田瞫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项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犹尚奢侈。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搘颐，竟日懒为一言。其于馔羞，犹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牍，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尝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千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恃才，常为持权者所忌。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

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芬芬，馥馥袭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一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青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情颇轻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明夜又来，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诸女皆曰：“可。”阿措来言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求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姓李，及颜色衣服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护卫某等，亦可至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续集卷四

贬误

小戏中于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予因读《座右方》，谓之“蹙戎”。又尝览王充《论衡》之言秦穆为缪音谬。及往往见士流遇人促装，必谓之曰“车马有行色”。直台、直省者云“寓直”，实为可笑。乃录宾语甚误者，著之于此。

予大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尝因与曲宴。中夜，公语及国朝词人优劣云：“世人言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张曲江著词也，盖取虞翻《与弟求婚书》，徒以芝草为灵芝耳。”予后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始览王充《论衡》，自云“充细族孤门”，或啁之，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必当因祖有以效贤号，则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

范传正中丞举进士，省试《风过竹赋》，甚丽，为词人所讽，然为从竹之箫，非萧艾之萧也。《荀子》云：如风过箫，忽然已化。义同。草上之风必偃，相传至今已为误。予读《淮南子》云：夫播棋丸于地，圆者趣窐，方者止高，各从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风之过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浊应矣。高诱注云：清商，浊宫也。

相传云，释道钦住径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

州晏，尝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予读《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传云，韩晋公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对在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吏问晋公，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悼，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者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凡人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惧，知其奸也。”

相传云，德宗幸东宫，太子亲割羊脾，水泽手，因以饼洁之，太子觉上色动，乃徐卷而食。司空赞皇公著《次柳氏旧闻》，又云是肃宗。刘餗《传记》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上屡目之，士及佯不悟，徐卷而啖。

相传云，张上客艺过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虚悸，每语腹中辄响，诣上客请治，曰：“此病古方所无。”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读之，凡历药名六七不应，因据药疗之立愈。据刘餗《传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言：“无此方。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可谓周，令试读之。”其人发声辄应，至某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方，以此药为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书还书等为二痴。据杜荆州书告耽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车致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据《北史》，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博陵崔谌，暹之兄也。尝调之曰："何不以锥刺颐，作数十孔，拔左右好须者栽之。"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艺须。"崔家时有恶疾，故庶以此调之。俗呼滹沱河为崔家墓田。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㽞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㽞为合沧耳也。

予在秘丘，尝见同官说俗说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予读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着。"则知楼罗之言，起已多时。一云："城头网张雀，楼罗人会着。"

世说曹著轻薄才，长于题目人。尝目一达官为热鏊上猢狲，其实旧语也。《朝野佥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大行急，谓之趁蛇鹳鹊。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薰水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鏊上猢狲。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予开成初，读《三国典略》，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颂》，梁武谓其兄荔曰："此颂清拔，卿之士龙也。"

俗好剧语者云，昔有某氏破产贳酒，少有醒时，其友题其门阖云："今日饮酒醉，明日饮酒醉。"邻人读之不解，曰："今日饮酒醉，是何等语？"于今青衿之子，无不记者。《谈薮》云：北齐高祖尝宴群

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

相传玄宗尝令左右提优人黄幡绰入池水中，复出，幡绰曰：“向见屈原笑臣，尔遭逢圣明，何尔至此？”据《朝野佥载》：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顷，出而大笑，上问之，云：“臣见屈原，谓臣云：‘我遇楚怀无道，汝何事亦来耶？’”帝不觉惊起，赐物百段。又《北齐书》，显祖无道，内外各怀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甚于桀纣。帝令缚致水中，沉没久之，后令引出，谓曰：“我何如桀纣？”集曰：“向来你不及矣。”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盖事本起于此。

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佥载》云：鲁般者，肃州燉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俗说沙门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弈棋呼杀，阍者误听杀之。浮休子云：梁有榼头师，高行神异，武帝敬之，尝令中使召至，陛奏榼头师至，帝方棋，欲杀子一段，应声曰：“杀。”中使人遽出斩之。帝棋罢，命师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杀，已法之矣。师临死云：‘我无罪，前生为沙弥，误锄杀一蚓，帝时为蚓，今此报也。’”

予门吏陆畅，江东人，语多差误，轻薄者多加诸以为剧语。予为儿时，尝听人说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银奁盛藻豆。

陆不识，辄沃水服之。其友生问："君为贵门女婿，几多乐事？"陆云："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㪚，殆不可过。"近览《世说新书》，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下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漆盘贮水，琉璃碗进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饮之，群婢莫不掩口。

焦赣《易林·乾卦》云："道陟多阪，胡言连蹇。译喑且聋，莫使道通。"据梁元帝《易连山》，每卦引《归藏》斗图，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赣《易林》乾卦卦辞，与赣《易林》卦辞同，盖相传误也。

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释氏《本行经》云：自穿藏阿逻仙言，磨棘画羽为自然义。盖从此出也。

《续齐谐记》云，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二十余，卧路侧，云足痛，求寄鹅笼中，彦戏言许之。书生便入笼中，笼亦不广，书生与双鹅并坐，负之不觉重。至一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薄设馔。"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盘中海陆珍羞，方丈盈前。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相随，今欲召之。"彦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绝伦，接膝而坐。俄书生醉卧，女谓彦曰："向窃一男子同来，欲暂呼，愿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余，明恪可爱，与彦叙寒温，挥觞共饮。书生似欲觉，女复吐锦行障，障书生。久而书生将觉，女又吞男子，独对彦坐。书生徐起，谓彦曰："暂眠遂久留君，日已晚，当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及诸铜盘，悉纳口中。留大铜盘与彦曰："无以籍意，与君相忆也。"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相传天宝中，中岳道士顾玄绩，尝怀金游市中。历数年，忽遇一人，强登旗亭，扛壶尽醉。日与之熟，一年中输数百金，其人疑有

为，拜请所欲。玄绩笑曰：“予烧金丹八转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则济吾事。予察君，神静有胆气，将烦君一夕之劳。或药成，相与期于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随入中岳，上峰险绝，岩中有丹灶盆，乳泉滴沥，乱松闭景。玄绩取干饭食之，即日上章封剆。及暮，授其一板云：“可击此知更，五更当有人来此，慎勿与言也。”其人曰：“如约。”至五更，忽有数铁骑呵之曰：避！其人不动。有顷，若王者，仪卫甚盛，问汝何不避，令左右斩之。其人如梦：遂生于大贾家。及长成，思玄绩不言之戒。父母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为！”遂次第杀其子。其人失声，豁然梦觉，鼎破如震，丹已飞矣。释玄奘《西域记》云：中天婆罗疟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隐者于池侧结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砾为金银，未能飞腾诸天，遂筑坛作法，求一烈士，旷岁不获。后遇一人于城中，乃与同游。至池侧，赠以金银五百，谓曰：“尽当来取。”如此数返，烈士屡求效命。隐者曰：“祈君终夕不言。”烈士曰：“死尽不惮，岂徒一夕屏息乎！”于是令烈士执刀立于坛侧，隐者按剑念咒。将晓，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隐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语其违约。烈士云：“夜分后，惛然若梦，见昔事主躬来慰谕，忍不交言，怒而见害。托生南天婆罗门家住胎，被尝艰苦，每思恩德，未尝出声。及娶，生子，丧父母，亦不语。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剑提其子，若不言杀尔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应遽止妻，不觉发此声耳。”隐者曰：“此魔所为，吾过矣。”烈士惭忿而死。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

相传云，一公初谒华严，严命坐，顷曰：“尔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师驰白马过寺门矣。”又问之，一公曰：“危乎，师何为处乎刹末也？”华严曰：“聪明果不虚，试复观我。”一公良久，泚颡，面洞赤，作礼曰：“师得无入普贤地乎？”集贤校理郑符云：“柳中庸善《易》，尝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檐第七题。”复问之，在某处。寂曰：“万物无逃于数也，吾将逃矣。”尝试测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动，吾无得而知矣。”又《诜

禅师本传》云：日照三藏诣诜，诜不迎接，直责之曰：“僧何为俗入嚣湫处？”诜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过人头，岂容摽身鸟外？”诜曰：“吾前心于市，后心刹末。三藏果聪明者，且复我。”日照乃弹指数十，曰：“是境空寂，诸佛从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齐而来，处于郑，命曰季咸。列子见之心醉，以告壶丘子。壶丘子曰：“尝试与来，以吾示之。”明日，列子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列子又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与见壶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壶丘子曰：“吾与之虚而猗移，因以为方靡，因以为流波，故逃也。”予谓诸说悉互窜是事也。如晋时有人百掷百卢，王衍曰：“后掷似前掷矣。”盖取于《列子》均后于前之义，当时人闻以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类也。

相传江淮间有驿，俗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姑嘬，血滴筋露而死。据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常违父语，若东则西，若水则火。病且死，欲葬于陵屯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据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水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阴县佷子，子家赀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于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听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成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

今军中将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画鹿。李绩封君义《聘梁记》曰：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

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獐。”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獐形。”自獐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枭镜者，往往谓壁间蛛为镜，见其形规而匾。伏子，必为子所食也。《西汉》云：春祠黄帝，用一枭、破镜，以枭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枭羹也。破镜食父，如貙虎眼。黄帝欲绝其类，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赋云：“荐祠破镜，膳用一枭。”

《朝野佥载》云：隋末有昝君谟善射，闭目而射，应口而中，云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有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笑曰：“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云：甘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蒸一作征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予未亏齿时，尝闻亲故说，张芬中丞在韦南康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坐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又能拳上倒碗，走十间地不落。《朝野佥载》云：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平之子，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拈其后脚，百不失一。

士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其浅误也如此。《礼记》曰：疏屏，天子之庙饰。郑注云：屏谓之树，今罘罳也。列之为云气虫兽，如今之阙。张揖《广雅》曰：复罳谓之屏。刘熙《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臣将入请事，此复重思。西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罘罳在外，诸侯之象。后果七国举兵。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也。”鱼豢

《魏略》曰：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罳。予自筮仕以来，凡见搢绅数十人，皆谬言枭镜、罘罳事。

世说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谓之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巢不入药用。越于汉，亦小差耳。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

世说挽歌起于田横，为横死，从者不敢大哭，为歌以寄哀也。挚虞《新礼议》：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劳苦，歌声哀切，遂以送终，非古制也。工部郎中严厚本云："挽歌其来久矣。据《左氏传》，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示必死也。"予近读《庄子》曰：绋讴于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云：绋读曰拂，引柩索。讴，挽歌，斥疏缓，苦急促。言引绋讴者，为人用力也。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列子》云：瓦抠者巧，钩抠者惮，黄金抠者昏。殷敬顺敬训曰：驱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校胜负。若人耦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乌。又今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序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

《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典论》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京师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恨不与数子对。起于魏室明矣。今弹棋用棋二十四，以色别贵贱，棋绝后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棋，依六博棋形一云依大棋

形，颇似枕状。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于局中，余闻一作斗者白黑围绕之，十八筹成都。

《梁职仪》曰：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今录仆射、尚书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来，唯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今人相传云：陈希烈不便税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李右座见云便为将来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谓丑为貌寝，误矣。《魏志》曰：刘表以王粲貌寝，体通悦，不甚重之。一云貌寝，体通悦，甚重之。注云：寝，貌不足也。

予大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今六博齿采妓乘，乘字去声呼，无齿曰乘。据《博塞经》云：无齿为绳，三齿为杂绳。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据《晋书》，刘毅与宋祖、诸葛长民等东府聚戏，并合大掷，制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已还，毅后掷得雉。

今阁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曰：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寮拜，有虏中使者见之，归国遂行此礼。时礼乐尽在江南，北方举动法之。周隋相沿，国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汉秩甚卑，若今千牛官。举中者，皆禁中。言中严，谓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与汉殊绝，犹奏中严外办，非也。

《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祭，质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谬之大者矣。夫宫中祭邪魅及葬窳则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至于奠雁曰鹅，税缨曰合髻，见烛举乐，铺母卺童，其礼太紊，杂求诸野。

今之士大夫丧妻，往往杖竹甚长，谓之过头杖。据《礼》，父在，嫡子妻丧不杖，众子则杖。据《礼》，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报之。杖同削杖也。

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书，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会暇日，游大兴善寺。因问《两京新记》及《游目记》，多所遗略，乃约一旬寻两街寺。以街东兴善为首，二记所不具，则别录之。游及慈恩，初知官将并寺，僧众草草，乃泛问一二上人及记塔下画迹，游于此遂绝。后三年，予职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所留书籍，揃坏居半，于故简中睹与二亡友游寺，沥血泪交，当时造适乐事，邈不可追。复方刊整，才足续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两卷，传诸释子。东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兴善寺　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开目，其工颇拙，犹差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　行香院堂后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双松，稍脱俗格。曼殊堂工塑极精妙，外壁有泥金帧，不空自西域赍来者。发塔内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宫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时仁寿元年十二月八日。　旃檀像堂中有《时非时经》，界朱写之，盛以漆龛，僧云隋朝旧物。　寺后先有曲池，不空临终时忽

然涸竭，至惟宽禅师止住，因潦通泉，白莲藻自生，今复成陆矣。东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𣞤脂，不可浣。昭国东门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树，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宝历末，予见说已十五余年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尝有貉子听经，斋时鸟鹊就掌取食。长庆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欢。有僧玄幽题此院诗，警句曰："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今有梵僧㑹陈如难陀，以粉画坛。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华经。　左顾蛤像，旧传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数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置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陈宣帝。　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段玉成，截肪无玷腻，彩若滴。　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大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坏，唯天王不损。

辞　《二十字连绝句》　乘晴入精舍，语默想东林。尽是忘机侣，谁惊息影禽。善继　有松堪系马，遇钵更投针。记得汤师句，高禅助朗吟。柯古　一雨微尘尽，支郎许数过。方同嗅蒼卜，不用算多罗。梦复　《蛤像连二十字连句》虽因雀变化，不逐月亏盈。纵有天中匠，神工讵可成。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只为隋。宁同蚌顽恶，但与鹬相持。善继　《圣柱连句》上有铁索迹。天心助兴善，圣迹此开阳。柯古　载想雷轮重，绾疑电索长。善继　上冲扶蟧蛃，不动束锒铛。柯古　饥鸟未曾啄，乖龙宁敢藏。善继

语　各征象事须切，不得引俗书　一宝之数，无钩不可。鼎上人　唯猊可伏，非驼所堪。柯古　坑中无底，迹中无胜。文上人　与马同渡，负猿而行。善继　色青力劣，名香几重。梦复　尾既出牖，身可取

兴。约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　形如珂雪，力绝羁琐。善继　园开胁上，河出鼻中。柯古　一醉难调，六对曾胜。日高上人

长乐坊安国寺　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　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禅师法空影堂，世号吉州空者，久养一骡，将终，鸣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风，尝于空室，埋一柱锁之，僧难辄愈。　佛殿　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当阳弥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来。未建都时，此像在村兰若中，往往放光，因号光明寺。寺在怀远坊，后为延火所烧，唯像独存。法空初移像时，索大如虎口，数十牛曳之，索断不动。法空执炉，依法作礼，九拜，涕泣发誓，像身忽嘭嘭有声，迸分竟地为数十段。不终日，移至寺焉。　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处为圣容院，迁像庑下。上忽梦一僧，形容奇伟，诉曰："暴露数日，岂圣君意耶？"及明，驾幸验问，如梦。即令移就堂中侧，施帷帐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工名李岫。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当时辇土营之。　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余人。

辞　《红楼连句》隐侯体　重叠碎晴空，余霞更照红。蟾踪近鸩鹊，鸟道接相风善继　苔静金轮路，云轻白日宫。元和中，帝幸此处。壁诗传谢客，词人陈至题此院诗云：藻井尚寒龙迹在，红楼初启日光通。门榜占休公。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号为《红楼集》。柯古　《穗柏连句》一院暑难侵，莓苔可影深。标枝争息鸟，余吹正开衿。柯古　宿雨香添色，残阳石在阴。乘闲动诗思，助静入禅心。善继　《题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两题。静，虚。热际，安居。梦复　龛灯敛，印香除。东林宾客，西涧图书。檐外垂青豆，经中发白蕖。纵辩宗因衮衮，忘言理事如如。柯古竟　泉台定将入流否，邻笛足疑青梵余。柯古新续

语　征释门中僻事须对　麋字、莎灯、华绵、象荐昇上人　集鬘地，效殿林。柯古　夜续不竟

常乐坊赵景公寺　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　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深壁。院门上白画树石，颇似阎立德。予携立德行天祠粉本验之，无异。　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　华严院中，输石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　寺有小银象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象高六尺余，古样精巧。又有嵌七宝字《多心经》小屏风，盛以宝函，上有杂色珠及白珠，骈甃乱目。禄山乱，宫人藏于此寺。屏风十五牒，三十行经，后云：发心主司马恒存，愿成主上柱国索伏宝息、上柱国真德，为法界众生造。黄金牒经，善继疑外国物。

辞　《吴画连句》惨淡十堵内，吴生纵狂迹。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壁。柯古　其中龙最怪，张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时，安知不霹雳。善继　此际忽仙子，猎猎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参差夺人魄。梦复　往往乘猛虎，冲梁耸奇石一作特。苍峭束高泉，角睐警欹侧。柯古　冥狱不可视，毛蛓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沉火宅。善继

语　各录禅师佳语：兰若和尚云，家家门有长安道。柯古　荆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继　无名和尚云，最后一大息须分明。梦复

《题约公院四言》印火荧荧，灯续焰青。善继　七俱胝咒，四阿含经。柯古　各录佳语，聊事素屏。梦复　丈室安居，延宾不扃。昇上人

大同坊灵华寺　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灵华。俨即康藏之师也，康本住靖恭里毡曲，忽睹

光如轮，众人皆见，遂寻光至俨讲经所灭。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宝初，自南内移来，画迹拙俗。　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俨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住灵华寺。"俨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俨遂立社，建堂移之。　圣画堂中构大坊为壁，设色焕缛。本邵武宗画，不知何以称圣？据《西域记》，菩提树东有精舍，昔婆罗门兄弟，欲图如来，初成佛像，旷岁无人应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画如来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灯照室，可闭户六月。终怪之，余四日未满，遂开户，已无人矣。唯右膊上工未毕，盖好事僧侈此说也。堂中有于阗[输]石立像，甚古。　《游目记》所说刺柏，大和中伐为殿材。

辞　《偶连句》　共入夕阳寺，因窥甘露门。昇上人　清香惹苔藓，忍草杂兰荪。梦复　捷偈飞钳答，新诗倚杖论。柯古　坏幡标古刹，圣像焕崇垣。善继　岂慕穿笼鸟，难防在牖猿。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语更三幡。善继

道政坊宝应寺　韩幹，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幹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幹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犹入神。　有王家旧铁石及齐公所丧一岁子，漆之如罗睺罗，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弥勒殿，齐公寝堂也。东廊北面杨岫之画鬼神，齐公嫌其笔迹不工，故止一堵。

辞　《僧房连句》　古画思匡岭，上方疑傅岩。蝶闲移忍草，蝉晓揭高杉。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经发莅函。井通松底脉，书拆洞中缄。善继　《哭小小写真连句》　如生小小真，犹自未栖尘。梦复　褕袂将离壁，斜柯欲近人。柯古　昔时知出众，清宠占横陈。善继　不遣游张巷，岂教窥宋邻。梦复　庾楼吹笛裂，弘阁赏歌新。柯古　蝉怯折腰步，蛾惊半额颦。善继　图形谁有术，买笑讵辞贫。柯古　复陇迷村

径，重泉隔汉津。梦复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为鳞。善继　残月巫山夕，余霞洛浦晨。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立法寺　初，居人张频宅也。尝供养一僧，僧以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中皆满，犹有数万躯。东廊南观音院、卢奢那堂内槽北面壁画维摩变，屏风上相传有虞世南书。其日，善继令彻障登榻读之，有世南、献之白，方知不谬矣。　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鲁公序，张渭侍郎、钱起郎中赞。　曼殊院东廊，大历中，画人陈子昂画廷下象马人物，一时之妙也。及檐前额上有相观法，法儗韩混同。西廊壁有刘整画双松，亦不循常辙。

征内典中禽事，须切对：鹫头作岭，鸡足名山。梦复　孔雀为经，鸚鵡语偈。善继　共命是化，入数论贪。柯古　未解出笼，岂能献果。昇上人　鵕居其上，雁堕于前。柯古　巢顶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鹤鹤一作鸛，珠里认鹅。柯古　征兽中事，须切对：金翅鸟王，银角犊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号雀离。善继　啐啄同时，㥄悷调伏。昇上人

征马事：加诸楚毒，昇上人　乾陟，善继　马宝，梦复　驮经，柯古　爱马，昇上人　绀马，善继　马麦约食粳，柯古　铁马，昇上人　先陀和，柯古　胜步，昇上人　游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萨寺　佛殿东西障日及诸柱上图画，是东廊旧迹，旧郑法士画。开元中，因屋坏移入大佛殿内槽北壁。食堂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佛殿内槽后壁面，吴道玄画《消灾经》事，树石古险。元和中，上欲令移之，虑其摧坏，乃下诏择画手写进。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　故兴元郑公尚书题北壁僧院，诗曰：“但

虑彩色污，无虞臂胛肥。”置寺碑阴，雕饰奇巧，相传郑法士所起样也。初，会觉上人以施利起宅十余亩，工毕，酿酒百石，列瓶瓮于两庑下，引吴道玄观之，因谓曰：“檀越为我画，以是赏之。”吴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许。予以踪迹似不及景公寺画。　中三门内东门塑神，善继云是吴生弟子王耐儿之工也。其侧一鬼有灵，往往百姓戏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　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祝右座功德，冀获厚赙。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两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胔之臭，众方知异人，遂塑灰为像，今在佛殿上，世号束草师。

辞　《书事连句》　悉为无事者，任被俗流憎。梦复　客异干时客，僧非出院僧。柯古　远闻疏牖磬，晓辨密龛灯。善继　步触珠幡响，吟窥钵水澄。梦复　句饶方外趣，游愜社中朋。柯古　静里已驯鸽，斋中亦好鹰。善继　金涂笔是褧，彩溜纸非缯。昇上人　锡杖已克，田衣从坏塍。柯古　占床敷一胁，卷箔赖长肱。善继　佛日初开照，魔天破几层。柯古　咒中陈秘计，论处正先登。善继　勇带绽绽，疑作磁针石，危防丘井藤。昇上人

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宣阳坊奉慈寺　开元中，虢国夫人宅。安禄山伪署百官，以田乾真为京兆尹，取此宅为府，后为郭曖驸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赐钱二十万，绣帧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则，以七宝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负来。寺成后二年，司农少卿杨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诗题此寺，自称关西孔子二十七代孙，字德邻。警句云："日月金轮动，旃檀碧树秋。塔分鸿雁翅，钟挂凤凰楼。"事因见，敕赐衣。

征释门衣事，语须对：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　五纳，三衣。善继　惭愧，抖擞。昇上人　坏衣，严身。约上人　畜长十日，应作三志。入上人　杂身四寸，掩手两指。柯古　琐形，刀残。善继　其形如稻，其色如莲。昇上人　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　本官蒲萄园中禅师影堂，师号惠中，肃宗上元二年，征至京师，初居此寺。征诏云："杖锡而来，京师非远。斋心已久，副朕虚怀。"　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将版基于水际，虑伤生命，乃建三月道场，祝一足至多足、无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虫蚁。又以复素过水，有虫投一井水中，号护生井，至今涸。又铸

铜蟾为息烟灯，天下传之。今曼殊院尝转经，每赐香，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其上层窗下尉迟画，下层窗下吴道玄画，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韦处厚，自居内廷至相位，每归，辄至此塔，焚香瞻礼。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辞　《中禅师影堂连句》　名下固无虚，敖曹貌严毅。洞达见空王，圆融入佛地。善继　一言当要害，忽忽醒诸醉。不动须弥山一云不动如须弥，多方辨无匮。梦复　坦率对万乘，偈答无所避。尔如毗沙门，外形如脱履。柯古　但以理为量，不语怪力事。木石摧贡高，慈悲引贪恚。昇上人　当时乏支许，何人契深致。随宜讵说三，直下开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寿寺　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受十余斛。　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智增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令家人装治之，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高，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　寺有先天菩萨帧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于奥室立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竭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毕。后塑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鸟树，一凤四翅。水肚树，所题深怪，不可

详悉。画样凡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辞　《先天帧赞连句》　观音化身，厥形孔怪。胣[腷]淫厉，众魔膜拜。善继　指蔓鸿纷，榜列区界。其事明张，何不可解。柯古　阎河德川，大士先天。众像参罗，[暾暾]田田。梦复　百亿花发，百千灯燃。胶如络绎，浩汗连绵。善继　焰摩界戚一作灭，洛迦苦霁。正念归依，众眚如彗。柯古　戾滓可汰，痴膜可蜕。稽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继　阐提墨尿，睹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征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　呼阿翁、善继　呼将军、梦复　呼火老、柯古　五轮硠、善继　初施棨戟、梦复　常卧鹿床、柯古　长六尺五寸、善继　陪葬泰陵、梦复　咏荠、柯古　齿成印、善继　上国下国、梦复　梦鞭、柯古　吕氏生髭。善继

宣阳坊静域寺　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可惧。东廊树石险怪，高僧亦怪。西廊万寿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形势若脱。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　万菩萨堂内有宝塔，以小金铜塔数百饰之。大历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善继云：合是刘铭一作铦。　佛殿东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一作维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　三门外画，亦皇甫轸迹也。金刚旧有灵，天宝初，驸马独孤明宅与寺相近，独孤有婢名怀香，稚齿俊俏，尝悦西邻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门，有巨蛇束之俱卒。　佛殿内西座，蕃神甚古实质。贞元以前，西蕃两度盟，皆载此神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

辞　《三阶院连句》　密密助堂堂，隋人歌𡍮桑。双弧摧孔雀，一矢陨贪狼。柯古　百步望云立，九规看月张。获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墙。善继　还似贯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为灭射天狂。柯古　绝艺却南牧，英声来鬼方。丽龟何足敌，殪豕未为长。善继　龙臂胜猿臂，星芒起箭芒。虚夸绝高鸟，垂拱议明堂。柯古

崇义坊招福寺　本曰正觉，国初毁之，以其地立第赐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长宁公主佛堂于此，重建此寺。寺内旧有池，下永乐东街数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树根多露。长安二年，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寺，彩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景龙二年，又赐真容坐像，诏寺中别建圣容院，是玄宗在春宫真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重修之。　睿宗圣容院，门外鬼神数壁，自内移来，画迹甚异，鬼所执野鸡，似觉毛起。库院鬼子母，贞元中，李真画，往往得长史规矩，把镜者犹工。　寺西南隅僧伽像，从来有灵，至今百姓上幡伞不绝。先，寺奴朝来者，常续明涂地，数十年不懈。李某为尹时，有贼引朝来，吏将收捕，奴不胜其冤，乃上钟楼，遥启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间，见异僧以如意击曰："无苦，自将治也。"奴觉，奴跳下数尺地，一毛不损。囚闻之，悔懊自服，奴竟无事。

辞　《赠诸上人连句》　翻了西天偈，烧余梵宇香。捻眉愁俗客，支颊背残阳。柯古　洲号唯思沃，山名秪记匡。辨中摧世智，定里破魔强。善继　许睿禅心彻，汤休诗思长。朗吟疏磬断，久语贯珠妨。柯古　乘兴书芭叶，闲来入豆房。漫题存古壁，怪画匝长廊。善继

事征　释门古今谜字：争田书贞字，善继　焉兜知伯叔，柯古　解梦羊负鱼，梦复　问入曰下人，善继　塔上书师子。柯古　征前代关释门佳谱：何充志大宇宙，善继　此子疲于津梁。柯古　生天在丈人后。梦复　二何佞于佛。善继　问年，答小如来五岁。柯古　答四声，云天宝寺刹。梦复　菩萨颦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继　周妻何肉。柯古

招国坊崇济寺　寺内有天后织成蛟蛟，志作纹龙被袄子及绣衣六事。东廊从南第二院，有宣律师制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数株甚奇。

辞　《宣律和尚袈裟绝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时不镇尼师坛。无因盖得龙宫地，畦里尘飞业相残。善继　和前云：南山披时寒夜中，一角不动毗岚风。何人见此生惭愧，断续犹应护得龙。柯古　《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疏，榆枷方迥屑。无人擅谈柄，一枝不敢折。柯古　半庭苔藓深，吹余鸣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犹避阴。善继　僻径根从露，闲房枝任侵。一株风正好，来助碧云吟。梦复　时时扫窗声，重露滴寒砌。风飐一枝遒，闲窥别生势。昇上人　偃盖入楼妨，盘根侵井窄。高僧独惆怅，为与澄岚隔。柯古

永安坊永寿寺　三门东吴道子画，似不得意。佛殿名会仙，本是内中梳洗殿。贞元中，有证智禅师，往往著灵验。或时在张棣兰若中治田，及夜归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辞　《闲中好》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梦复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柯古　闲中好，幽磬度声迟。卷上论题肇，画中僧姓支。善继

崇仁一作圣坊资圣寺　净土院门外，相传吴生一夕秉烛醉画，就中戟手，视之恶骇。院门里卢楞伽画，卢尝学吴势，吴亦授以手诀，乃画总持三门寺，方半，吴大赏之，谓人曰："楞伽不得心诀，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画毕而卒。　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　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令。　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　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中书载赞。东廊北头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那、和修绝妙。团塔上菩萨，李异一作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荛葵尤佳。　塔中藏千部《法华经》。

辞　《诸画连句》柏梁体　吴生画勇矛戟攒，柯古　出奇变势千万端，一作出奇骋变势万端。善继　苍苍鬼怪层壁宽，梦复　睹之忽忽毛发寒，柯古　棱伽之力所疼瘢，一作所痹。柯古　李真、周昉优劣难，梦复　活禽生卉推边鸾，柯古　花房嫩彩犹未干，善继　韩幹变态如激湍，梦复　惜哉壁画势未殚，柯古　后人新画何漫汗。善继

晋昌坊楚国寺　寺内有楚哀王等金身铜像。哀王绣袄半袖犹在。长庆中，赐织成双凤夹黄袄子，镇在寺中。门内有放生池。大和中，赐白氎黄胯衫。寺墙西朱泚宅。

事征　地狱等活约上人八抹洛伽义上人波吒昇上人坏从狱不生柯古铅河约上人剑林义上人烊铜昇上人诸上人以予该悉内典，请予独征。无中荫五无间黑绳赤树，火厚二百肘，风吹二千年。陆陀罗炭，钵头摩赫护量五十由旬，舌长三车赊铜鹫铁蚁阿鼻十一义，九千钵头摩如一裟诃麻，百年余一尽。并柯古

慈恩寺　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太宗尝赐三藏衲，约直百余金，其工无针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译经僧栖玄，以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张之广衢，指其长短，著《破义图》。其序云：岂谓象系之表，犹开八正之门；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难四十余条。诏才就寺对论。三藏谓才云："檀越平生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析毫藏耳，衮衮不穷，凡数千言。才屈不能领，辞屈礼拜。　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摹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　寺中柿树、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时常执炉循诸屋壁，有变相处，辄献虔祝，年无虚月。又殿庭大莎罗树，大历中，安西所进。其木桩赐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种之，一株不活。

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薨，贼辟知留后，先君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后辟逆节渐露，诏以袁公滋为节度使。成式再从叔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先君知其谋。于一时先君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觉，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声。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关扃，已开辟矣。先君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事孔著。成式近观晋宋以来，时人咸著传记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讲解有唐已来《金刚经灵验记》三卷，成式当奉先命受持讲解。大和二年，于扬州僧栖简处听《平消御注》一遍。六年，于荆州僧靖奢处听《大云疏》一遍。开成元年，于上都怀楚法师处听《青龙疏》一遍。复日念书写，犹希传照罔极，尽形流通，摭拾遗逸，以备阙佛事，号《金刚经鸠异》。

张镒相公先君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门，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仡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张凤翔，即予门吏卢迈亲姨夫，迈语予云。

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乃积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为予说。

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梦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与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绐云："我尝嘱孙咸写《法华经》。"故咸被追对。咸初不省，僧故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尊者语云，弟子若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

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回，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

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足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无饮药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复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舆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禅师曙中，尝见从贵说。

韦南康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发系撅，覆以驼毯一作罽，寝其上。此人惟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见一人着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君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之曰："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余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焉。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

语云："刘辟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辟判杀，辟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是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好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面，见在汉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辟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对，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抵假。"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设若干人斋，画某像。赵云："此来生缘尔！"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转《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依言，有顷，见黄袱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烧处尚在。又令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复令昭往一司曰生禄，检其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傍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后遇疾且死，同寺有僧灵岿，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岿："惟恭上人何在？"灵岿即语其处，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罔，亦以其迹勉灵岿也。"灵岿感悟，折节缁门。

董进朝，元和中入军。初在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着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久蒙其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姓同年，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

之。及明，已闻对门复魂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父母焉。后出家，法号慧通，住兴元唐安寺。

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涔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着岸不死。视手中物，乃授持《金刚经》也。咤滩至下牢三百余里。

长庆初，荆州公安僧会宗，姓蔡，尝中蛊，得病骨立。乃发愿念《金刚经》以待尽，至五十遍，昼梦有人令开口，喉中引出发十余茎。夜又梦吐大螾长一肘余，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坚见其事。

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令登绣坐，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拷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后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余。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

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持念《金刚经》。宝历初一云长庆，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而坐，但默念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

大和三年，贼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伤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阙。其日，忠幹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櫑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

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匆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大哭。忽闻人语声，忠幹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得渡此河。"忠幹拜之，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扪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惊惧，遂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里，即梦中所过河也。忠幹见在齐德军。

何轸，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假，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受入关，沐浴易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葬，塔在荆州北郭。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钊司空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缬，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番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数声，立抱王殷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

郭司空离蜀之年，有百姓赵安常念《金刚经》。因行野外，见衣一襆遗墓侧，安以无主，遂持还。至家言于妻子，邻人即告官赵盗物，捕送县。贼曹怒其不承认，以大关挟胫，折三段。后令杖脊，杖下辄折。吏意其有他术，问之，唯念《金刚经》。及申郭，郭亦异之，判放。及归，其妻云："某日闻君经函中震裂数声，惧不敢发。"安乃驰视之，带断轴折，纸尽破裂。安今见在。

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

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畲枉烧杀之。尔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箜篌，杀狗两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系死籍，犹可以免，为作何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日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今在什邡县。

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公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冬冬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绿，当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引出，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债，备尝苦毒。”涉遽云：“尔时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啮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刳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尝记得无？”涉辞以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乃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所拓处，数日青肿。

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

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有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信宿，方及丰州界。归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拜之，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所裹疮物，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狱。其人惟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至于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诬之。

续集卷八

支动

北海有木兔，类^{颱}^{顎}。

鼠食盐则身轻。

乌贼鱼骨如通草，可以刻为戏物。

章举每月三八则多。

虾姑状若蜈蚣，管虾。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胁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嚼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

猎者不杀豺，以财为同声。又，南方恶豺向人作声。

卫公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觜似鸡，身如鱼。

卫公年十一过瞿塘，波中睹一物，状如婴儿，有翼，翼如鹦鹉。公知其怪，即时不言，晚风大起方说。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鲤，带微红，味极美。

负朱鱼亦绝美，每鳞一点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鱼食乳水，食之甚温。

蜃身一半以下鳞尽逆。

大和七年，河阴忽有蝇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阳界经旬方散。有李犨，时为尉，向予三从兄说。

南中玳瑁斑点尽模糊，唯振州玳瑁如舶上者。尝见卫公先白书上作此[illegible]字。

卫公言鹅警鬼，[illegible]厌火，孔雀辟恶。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威远军子将臧平者，好斗鸡，高于常鸡数寸，无敢敌者。威远监军与物十匹强买之，因寒食乃进。十宅诸王皆好斗鸡，此鸡凡敌十数，犹擅场怙气。穆宗大悦，因赐威远监军帛百匹。主鸡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鸡实有弟，长趾善鸣，前岁卖之河北军将，获钱二百万。"

韦绚云：巴州兔作貍斑。

凡鹫鸟雄小雌大，庶鸟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献云：吉州有异虫，长三寸余，六足，见蚓必啮为两段，才断各化为异虫，相似无别。

又有赤腰蜂，养子于蜘蛛腹下。

鲦鲺鱼，肝与子俱毒，食此鱼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鱼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贻孙云：尝见木枝化为蚓。

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庶子张文规又曰：“医方中畏食鲤鱼，谓若鱼中猪肉也。”

卫公画得峡中异蝶，翅阔四寸余，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公又说道书中言獐鹿无魂，故可食。

予幼时尝见说郎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会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贤云：“泾帅段祐宅在招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郎巾。出至修行南街金吾铺，偶问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识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虫，两头光，带黄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栗蠕动，有一女奴脸唇瞤动，诘之，果窃器而欲逃者。”

象管，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可令代樵。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蛮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余，其头似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潜牛，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

水，角坚复出。

猫，目睛暮圆，及午竖敛如^{绽}，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蛱蝶，士人往往见之。

鼠，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

千岁燕，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记》云：五百岁燕生胡髯。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

鹊窠，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勾足鸲鹆，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媚药。

壁镜，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杀蛇。

大蝎，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

红蝙蝠，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

蝙蝠。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近远，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一名鱼伯。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蜾蠃，今谓之蠮螉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

鲫鱼，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黄魟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颔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魟音烘。

螃蛤，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蛤，其溺甚毒。

郫县侯生者，于沤麻池侧得鳝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更生，自此轻健。

剑鱼，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

金驴，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圣龟，福州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镮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

运粮驴，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

邓州卜者，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视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肢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吉时焉。

五时鸡，影鹅池北有鸣琴苑伺夜鸡，鸣随鼓节而鸣，从夜至晓，一更为一声，五更为五声，亦曰五时鸡。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向北徂。

猬见虎则跳入虎耳。

鹞子两翅各有复翎，左名撩风，右名掠草。带两翎出猎，必多获。

世俗相传云，鸱不饮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饮。

开元二十一年，富平县产一角神羊，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议者以为獬豸。

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廌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

鼠胆在肝，活取则有。

续集卷九

支植上

卫公平泉庄有黄辛夷、紫丁香。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叶。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叶，蒂棱，出蒋山。

溪荪，如高粱姜，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作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类海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

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辔岭。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花，色相傍，出忠州鸣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叶中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为朵，其簇一蕊，蕊如莲房，色如退红，出温州。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如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花，色白心黄，六瓣，出舶上。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

三赖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药中最切用。

卫公言：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又，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

卫公言：滑州樱桃十二枚，长一尺。

韦绚云：湖南有灵寿花，数蒂簇开，视一曰规日如槿，红色，春秋皆发，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峰下法华寺，有石榴花如槿，红花，春秋皆发。

卫公又言：衡山旧无棘，弥境草木无有伤者。曾录知江南，地本

无棘，润州仓库或要固墙隙，植蔷薇枝而已。

卫公言：有蜀花鸟图，草花有金粟、石阚、水礼、独用将军、药管。石阚叶甚奇，根似棕叶。大凡木脉皆一脊，唯桂叶三脊。近见菝葜亦三脊。

莼根，羹之绝美，江东谓之莼龟。

王旻言：萝卜根茎，并生熟俱凉。

重台朱槿，似桑，南中呼为桑槿。

金松，叶似麦门冬，叶中一缕如金綖，出浙东，台州犹多。

卫公言：回纥草鼓如鼓，又难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并益肉食。

又青州防风子可乱毕拨。

又太原晋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卫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尝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卫公庄上旧有同心蒂木芙蓉。

卫公言：金钱花损眼。

紫薇，北人呼为猴郎达树，谓其无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树绝大，有环数夫臂者。

卫公言：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

东都胜境有三溪，今张文规庄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瘿，今大如李。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硕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上敛，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硕又言：常卢潘云，衡山石名怀。

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卫公言：二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东都敦化坊百姓家，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处士郑又玄云：闽中多佛桑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红者。

独豆树，顿丘南应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树，高十余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豆树。

木龙树，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鱼甲松，洛中有鱼甲松。

续集卷十

支植下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古文柱，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色绫木，台山有色绫木，理如绫文，百姓取为枕，呼为色绫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

黝木，节似虫兽，可以为鞭。

桄榔树，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百斛，

以牛乳啖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

河伯下材，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

交让木，《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

三枝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胤，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醋心树，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摽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

山茶花，山茶叶似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异木花，卫公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

兰。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蒌。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橄榄子，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榄。

东荒栗，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二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

猴栗，李卫公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鸡卵。

儋崖瓠，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

童子寺竹，卫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大如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

石发，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以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县破冈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篑，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

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红色者。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谏都尉。东有芜地，西邻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

枫树，子大如鸡卵，二月华已乃著实，八九月熟，曝干，烧之香馥。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目录

玄怪录
卷一
杜子春
张 老
裴 谌
韦 氏
元无有
郭代公
来君绰
卷二
尼妙寂
党氏女
崔 环
柳归舜
崔书生
曹 惠
滕庭俊
顾 总
居延部落主
刘 讽
董 慎
卷三
开元明皇幸广陵
袁洪儿夸郎
张 左
萧志忠

李汭言
南 缵
侯 遹
巴邛人
刘法师
刁俊朝
古元之
卢公涣
齐饶州
吴全素
掠剩使
叶天师
许元长
王国良
卷四
张宠奴
叶氏妇
马仆射总
华山客
尹纵之
王 煌
岑 曦
李 沈
续玄怪录
卷一
杨敬真
辛公平上仙
凉国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诚
麒麟客

卷二
卢仆射从史
李岳州
张 质
韦令公皋
郑虢州骢夫人
薛 伟
卷三
苏州客
张 庾
窦玉妻
房杜二相国
钱方义
卷四
张 逢
定婚店
叶令女
驴 言
木工蔡荣
梁 革
李卫公靖行雨
返回总目录

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玄怪录》，唐牛僧孺撰。僧孺（779—849）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一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永贞元年（805）进士及第，元和三年（808）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第一。长庆年间官至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与李德裕一派交恶，史称“牛李党争”。开成三年（838）拜左仆射。会昌二年（842），因李德裕为相，贬为循州员外长史。宣宗时移衡州、汝州长史，迁太子少保。又转太子少师。

《玄怪录》成书年代，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称为牛僧孺应贡举时温卷之作，近人汪辟疆《唐人小说》据此以为“大抵未通籍以前所作”。但书中故事多有元和（如《吴全素》、《李沈》）、长庆（如《张宠奴》、《马仆射总》）年间事，甚至有大和八年（839）事。故今人推测其书集中写于大和年间，大和八年后成书。此说待考。

《玄怪录》被后人公认为唐传奇专集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较大。鲁迅认为：“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中国小说史略》）本书记述南朝梁至唐大和

年间神奇鬼异之事，内容丰富，有影射官场腐败黑暗的，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歌颂义士侠女的，有描写恋爱婚姻的，其中多可见作者目世之见和人生观念。与前代小说相比，作者写作技巧高超，特别是虚构意识强烈。因此，该书的故事题材和叙事方法多为后代小说如“三言两拍”所借鉴。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宋代书目多有著录，皆为十卷。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十一卷”，后人疑“一”为衍文。明代以后，因原书散落，版本、卷数杂乱，陈应翔刻本为四卷（书名作《幽怪录》，宋人避始祖玄朗讳），高儒《百川书志》作十一卷，《四库全书》作一卷。另宋代以来类书、丛书如《太平广记》等也多有引征。陈刻本所收最多，为四十四篇，其中有六篇为他本未见。今以陈刻本为底本，参校《太平广记》等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收逸文，则不予收入。

卷一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之故见弃。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

未受之初，发愤，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

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榇，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

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

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硙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

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

见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张　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人，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耜锄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愧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置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恋。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晓，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长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延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见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喨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

俄而及门。门有紫衣门吏，拜引入中厅。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氛氲，遍满崖谷。忽闻环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固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如？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馔，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

明日方晓，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中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数十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隐隐有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乃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贯，持此

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

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庸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王老曰：“钱即实有，帽是乎？”韦前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自青布帏中出，曰：“张老尝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钱载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山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

复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前，忽见张老昆仑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大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

裴　谌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谌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

寂寞者，岂非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翁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影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谌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

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朏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行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夫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谌也。遽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谳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谌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或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翛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谌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珮之声，二青衣出曰：“阿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

乃谌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馔，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筝，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也。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筝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晓，裴召前黄头曰：“送赵氏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以醒之。今日之会，诚难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往复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

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群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后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得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继后嗣，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筵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

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

韦　氏

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征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闱。与新妇渡水，迨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焉。自入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焉。又无人而大开，遂入。及坏戟门，亦开，又入。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人来诟，遂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诟，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

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惟妻与妇□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籍役者，得□例焉。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阉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

噫！梦信征也，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又何以偕焉。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尝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逃窜，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自出。无有憩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未几，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如此，吾党岂不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文即口号联句也。吟诵既朗，无有听之甚悉。其一衣冠长人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嘹亮高声为子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家贫长夜清会时，辉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诗曰：“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亦不能加耳。

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郭代公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

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径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下，灯烛辉煌，牢馔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

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入而复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入。"有戈剑弓矢，翼引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许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于此矣。寻其血踪，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榇而来，将收其尸，以备殡殓。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

告焉。乡老共怒公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少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公命。”

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劐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

乡人翻共相庆，会饯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得免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闱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者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援谕，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

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

子，君绰忧惧连诛，因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投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外有四五个客。"蜗儿即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二小童持烛自中门出，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清霄良会，殊是所愿。"即命酒合坐。

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李来。"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贡，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恨俱不自胜。

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蜗螺丁子，皆大常者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卷二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女也。初嫁任华，浔阳大贾也。父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县，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省吾惑者。"于是褐衣之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俊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恳而神告如此，当为汝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蘭，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获释憾，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

耳。”乃再拜而去。

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阁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蘭喜召之。俄又闻其从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凡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蘭家器之。昼与群佣共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蘭愈敬念，视士寂，即自视其子不若也。蘭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蘭、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在。虑其擒一而惊逸其一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服，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之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

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志，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韩城县芝川南村人也。

先是，有蔺如宾者，舍于芝川。元和初，客有王兰者，以钱数百

万鬻茗，止其家。积数年，无亲友之来者。一旦卧疾，如宾以其无后患也，杀之。服馔车舆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其年生一男，美而慧，虽孔融、卫玠之为奇，犹未可为比。其家念之，谓骊珠赵璧未敌，名曰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数金，其或不欲，舞神拜佛之费，一日而罄，不顾也。既而渐大，轻裘肥马，恣其出入。于是交游少年，歌楼酒肆，悦音恣博，日不暂息，虽狂徒皆伏其豪。然而孳产稍衰，稼或不登，即乞贷望岁。元和十年，玉童暴卒。父母之哀，哭玠之不若也。号哭之声，感动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宾极困成瘵。其所饰终之具，洎舍财梵侣、佛画莲宫、致席命乐之费，若不以家为者。虽丧毕，每忌日，饭僧施财而追泣焉。自是稍稍致贫如旧日矣。

大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于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门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馔。此北数里芝川店有蔺氏者，亡子忌日，方当饭僧，师到必喜，盍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绐我也？"女笑曰："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照大异之，问其所以，不对而入。照于是造蔺氏门，入巷而见其广幕崇筵。及门，门者喜照之来，揖之而入。既卒食，如宾哀不自胜。照曰："掌人念亡子若此，要见其今身乎？"如宾大惊，乃问之，照具以告。

如宾遽适党氏，请见之。父母以告，女不肯出。如宾益耸跃，独念不以其母来，且无藉手，此所以不出也。遂归。明日，与其妻偕，携蜀红二十匹为请见之资。女纳红，复不肯出。如宾求其父母万辞，父母以如宾之恳也，入谓女曰："汝既不欲见，不当言之。既言而蔺叟若此之请，安得不强见？"女不复语。父母曰："必不见，则何辞？"女曰："递告之，何必相见。但云：'其子身存及没，多歧所费，王兰之财尽未？'闻此必不求矣。"父母出以告。如宾顾其妻，无言而退。

既出，父母问其故，女曰："儿前身茗客王兰也，有钱数百万，客其家。元和初，头眩而卧，遂为如宾所杀，而取其财，因而巨富。某既死，而诉于上帝。上帝召问：'欲何以报？'兰言愿为子以耗之，

故委蜕焉。耗之且尽而死。近与之计，唯十环未足，故有蜀红之赠。而今而后，如宾不复念其子，而斋亦罢尔。韩城有赵子良者尝贯茗五束，未酬而兰死。今当以其直求为妇，币足而某去耳，亦不为妇也。”

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纳币焉。亲迎之期，约在岁首。既毕纳而失女。父母惧子良之责也，伪哭而徙葬焉。其夕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诈心万端，谓人可以言排，神可以诈惑。以诈惑人者，人亦诈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诬人者，人亦诬焉。虽虚矫之俗，交报或阙，而冥冥间良不可罔。知己之所为而不咎人者鲜矣，故遣某托身近地而警群妄耳。顷者未言，得侍昏旦；此心既启，难复淹留。抚育之恩，亦偿旧□，□□（原文此处为□）顾盼，能不怅怀。各勉令图，无惑多恨。”言讫而去。□□□□（原文此处为□）劝戒耶？

大和壬子岁通王府功曹赵遵约言。

崔　环

安平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荥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遂行数百步入城。城中街两畔，官林相对，绝无人家。直北数里到门，题曰“判官院”。见二吏迤逦向北，亦有林木。袴靴抹头，佩刀头，执弓矢者，散立者，各数百人。同到之人数千，或杻，或系，或缚，或囊盛耳头，或连其项，或衣服俨然，或簪裙济济，各有惧色，或泣或叹。其黄衫人，一留伴环，一入告。俄闻决人四下声，既而告者出曰：“判官传语：何故不抚幼小，不务成家，广破庄园，但恣酒色。又虑尔小累无掌，且为宽恕，轻杖放归。宜即洗心，勿复贰过。若踵前非，固无容舍。”乃敕伴者令送归。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环泣曰：“弃背多年，

号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颜不遥，乞一拜见，死且无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见也。”环曰：“向者传语，云已见责。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则不得归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胫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视，其两胫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济，匍匐而行，举足甚艰。同到之人，叹羡之声，喧于歧路。

南行百余步，街东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为日虽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贫。各有许惠资财，竟无暇取，不因送郎阴路，无因得往求之。请即暂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顷即来。诸处皆是恶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讫各去，久而不来。环闷，试诣街西行，一署门题曰“人矿院”。门亦甚净。环素有胆，且恃其父为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过屏障，见一大石，周回数里。有一军将坐于石北厅上，据案而坐。铺人各绕石。及石，上有数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铁椎椎人为矿石。东有杻械枷锁者数千人，悲啼恐惧，不可名状。点名拽来，投来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军将判之，一吏于案后读之云：“付某狱讫。”鬼亦捧去。其中有付硠狱者，付火狱者，付汤狱者。

环直逼石前看之，军将指之云：“曹司法严，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来闲看？”人吏竞来传问，环恃不对。军将怒曰：“看既无端，问又不对，旁观岂如身试之审乎！”敕一吏拽来锻之。环一魂尚立，见其石上别有一身，被拽，扑卧石上，大锤锤之，痛苦之极，实不可忍。须臾，骨肉皆碎，仅欲成泥。二吏者走来，捶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闲行，何故来此？”遽告军将曰：“此是判官郎君，阳禄未终，追来却放，暂来入看。无间地狱，入不须臾，遂道如斯。何计得令复旧？”军将者亦惧曰：“初问不言，忿而处置。如何？”因问诸鬼曰：“何计得令复旧？”皆曰：“唯濮阳霞一人耳。”曰：“远近？”曰：“去此万里。昨者北海王与化形出游，为海人所损。其王请出，今亦未回。”乃令一鬼召之。

有顷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应急而来，喘犹未定。军将指环曰：“何计？”霞曰：“易耳。”遂解衣缠腰，取怀中药末糁于矿上团扑，一翻一糁，扁搓其矿为头项及身手足，剜刻五脏，通为肠胃，雕为九窍，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项曰：“起！”遂起来与立合为一，遂能行。大为二吏所贵。相与复南行。将去，濮阳霞抚肩曰：“措大，人矿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许一钱？”环许钱三十万。霞笑曰：“老吏身忙，当使小鬼枭儿往取，见即分付。”遂行。

欲及城门，见一吏从北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矿环之过，恐宣之怒环而召也，谓环曰：“彼见若问，但言欲观地狱之法，以为儆戒，故在此耳。”吏见果问，环答之如言。遂别去。

复行，须臾至荥阳。二吏曰：“还生必矣。某将有所取，能一观乎？”环曰：“固所愿也。”共入县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怀中绳系床上女人头，尽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气，气尽，乃拽下，皆缚之，同送环家。入门，二吏大呼曰：“崔环！”误筑门扇，遂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后数日有枭鸣于庭，环曰：“濮阳翁之子来矣！”遂令家人刻纸钱焚之，乃去。疾平，潜寻所见妇人家，乃县纠郭霈妻也。其时尚未有分河之议。后数日，河中节度使司徒薛公平议奏分河一枝，冀减冲城之势。初奏三丁取一，既虑不足，复奏请二丁役一，竟如环阴司所见也。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磎硐，不由径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

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

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实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呼："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

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
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
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

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

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何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急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见也。

崔书生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周逻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莳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驭当疲，敢具箪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单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

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自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侍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一川，山中异花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郎遣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盒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常见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盒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在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迨卒。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轻红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悉无异人。

惠问曰："汝何时来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总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也。隐侯哀宣城无辜，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在圹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娘子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颌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咬头将至此，以到今日。"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索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家娘子？"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琴瑟不睦，伺宣城颜严，则磔石抵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娘子，美资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尝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日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何如？"即皆喜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索轻素作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使被锦绣。轻素喜笑曰："此度非论舞姬，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有他人会

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言讫而灭。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云：“神君新纳一夫人，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识。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云。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烧，热数日方定。召医，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阳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旁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自叹吟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虽无所解，然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正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遂见一门，门启，华堂复阁甚绮秀，馆中有樽酒盘杓。麻大揖庭俊同坐。

良久，门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即降阶相让，还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君诗题成未？”麻大自书题目，曰：“《同在浑平原门联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

自与慎终邻，馨香遂满身。
无关好清净，又用去灰尘。

且耶良久乃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

章，亦不恶。”于是且耶即吟曰：

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
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

庭俊犹未悟，见其馆华盛，因有淹留歇马之计，乃书四句云：

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
如欠冯驩在，今希厕下宾。

且耶、麻大皆笑曰：“使君得在浑家，一日自当足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十巡。主人至，见庭俊，不见麻大二人，家人叫呼之。庭俊应曰：“庭有馆宾。”麻大二人一时不见，身在厕屋下，旁有大苍蝇、秃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后顿愈，不复更发矣。

顾　总

梁天监元年，顾总为县吏，数被鞭捶，尝郁郁愤怀。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见顾总曰：“刘君，颇忆畴昔周旋否？”总惊曰：“弊宗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刘桢，为魏时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今当不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有记室音旨。”因出袖中五轴书示总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藻思泉涌。

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一章诗，题目曰《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

在汉绝纲纪，溟渎多腾湍。
煌煌魏世祖，拯溺静波澜。
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
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
文皇在春宫，烝孝逾问安。
监抚多余闲，园囿恣游观。
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鸾。
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涑。
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
被命仰为和，顾己试所难。
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
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
今朝坤明国，再顾簪蝉冠。
侍游于离宫，高蹑浮云端。
却忆西园时，生死暂悲酸。
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
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

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余同览镜，余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余。'渠立应余曰：'防风骨节专车，当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余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余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相斫道乎？'余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子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开国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明国家累悉无恙，贤小娘子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

忆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辛苦，弃荣华。

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

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为一章寄娇羞娘子：

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
时殊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访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

乃携《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并具陈见王粲、徐幹之状，仍说前生是刘桢。县宰因见桢卒后诗，大惊曰：“不可使刘公幹为小吏！”即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矣。时人勖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进修哉！”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麠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腊腊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甚惊，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

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

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伺隙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闻而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火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下憩。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诵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于是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勺、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明府，一女郎为录事。明府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祇果山，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君纠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

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父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刘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须传翠簪，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绥下坐，使说令。紫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

明月清风，良宵会同。
星河易翻，欢娱不终。
绿樽翠杓，为君斟酌。
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又歌曰：

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
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入。

又歌曰：

玉户金钭，愿陪君王。
邯郸宫中，金石丝簧。
卫女秦娥，左右成行。
纨缟缤纷，翠眉红妆。
王欢转眄，为王歌舞。
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传

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嘘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谛视之，拾得翠钗数只。将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惧，必俟刑正而后退。

尝因事暇偶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为录事，知之乎？"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平疑狱，必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者。"印甚分明。及后署曰："倨。"慎谓使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府即知矣。"因持大布囊，内慎于中，负之趋出兖州郭，致囊于路左，汲水为泥，封慎两目。慎目既无所睹，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矣。"便令写出，抉去目泥，便赐青缣衣、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式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纷纭，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余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尔，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常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

俄顷，审通至，曰："此易耳，当为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

辞。”即补充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恣奸行。令狐寔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狱，仍录状申天曹者。”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匮》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谪。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者。”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无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则甘罪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并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者。”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处置者。”府君悦，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一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促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欵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角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见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家也。

卷三

开元明皇幸广陵

开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谓叶仙师曰：“四方之盛，陈于此夕。师知何处极丽？”对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帝曰：“何术可使吾一观之？”师曰：“侍御皆可，何独陛下乎。”俄而虹桥起于殿前，板阁架虚，阑楯若画。师奏：“桥成，请行，但无回顾而已。”于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黄旛绰、乐官数十人从行，步步渐高，若造云中。

俄顷之间，已到广陵矣。月色如昼，街陌绳直，寺观陈设之盛，灯火之光照灼台殿。士女华丽，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现于五色云中。”乃蹈舞而拜，阗溢里巷。帝大悦焉，乃曰：“此真广陵也？”师曰：“请敕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后可验矣。”于是作乐云中。瞻听之人，纷纭相蹈。曲终，帝意将回，有顷之间，已到阙矣。帝极喜。

人或谓仙师幻术造微，暂炫耳目。久之未决。后数旬，广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云自西来，临孝感寺道场上，高数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终西去。官僚士女，无不具瞻。斯盖陛下孝诚感通，玄德昭著，名应仙箓，道冠帝图。不然，何以初元朝礼之晨而庆云现，小臣贱修之地而仙乐陈。则垂衣裳者徒闻帝德，歌《南风》者才洽人心，岂与盛朝同日而语哉！”上览表大悦，方信师之不妄也。

袁洪儿夸郎

陈朱崖太守袁洪儿，小名夸郎，年二十，生来性好书，乐静，别处一院，颇能玄言。尝野见翠鸟，命罗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彻烛长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鸟所在，见一双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为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剧韵。人为三言四言句诗，一句开口一句合咏。《春》诗曰：‘花落也，蛱蝶舞，人何多疾，吁足忧苦。’如剧韵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不能尽记得。”夸郎甚异之，曰：“汝是谁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从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便为袁郎子罗得。封郎去此不远，但具主人之礼，少顷封郎即至。”夸郎乃命酒具茶器。

未移时，翡翠至，曰：“封郎在门外。”出见一少年，可二十余，言辞温雅，风流爽迈，揖让登席，讨论子史，自晡竟夕，宾主相得。夸郎曰：“足下高居，当垂见喻。”封郎曰：“平仲来日当有蔬馔奉邀，然非仆本居，赘于琅琊耳。”再三殷勤而别。

及明日辰后，有小童前拜曰：“封郎使归儿送书，令从二郎引路。”启书读曰：“佳辰气茂，思得良会，驻足层台，企俟光仪，唯足下但东驰耳。”夸郎即策马从之，可行十里，忽见泉石萦彻，异花骈植，宾馆宏敞，穷极瑰宝；门县青绡幕，下宛一尺余，皆爇兽炭。夸郎即与封郎相见，方顾异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笔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犹未毕？”但令去火，而幕色尤鲜。坐未几，又有四人出宅，皆风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其名曰准、曰推、曰惟、曰淮。”夸郎相见，坐讫。即有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盘至。珍羞万品，中有珍异，无不殚尽。王淮曰：“有少家乐，请此奉娱。”即有女娃十余人并出，别有胡优咬指翘足，一时拜员外，资次即为给舍。淮指二妓曰：“石崇妾

仙娥娘也，名称亚于绿珠。”于是丝竹并作，铿锵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寝，封生谓夸郎曰：“此亦足为富贵，然丈人为太守，当不以此为盛。”夸郎曰：“不以鄙贱，百倍行采，不审何以致之？”封生曰：“君诚能结同心，仆便请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请袁君思之。”夸郎曰：“但恐龙门下难为鱼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长，即出曰：“允矣，明日吉辰，便为迎日。”夸郎大悦，许之。

明日，王氏昆弟方陈设于堂下，茵榻帷帐，赫然眩目。及夸郎入，帘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动趋跄，犹似把书入学时。”又老青衣过，夸郎拜谢讫，目之。即又笑曰：“禽霏□无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将暮，傧来皆至，有青衣持笺催妆诗，夸郎下笔赋诗曰：

好花本自有春晖，不偶红妆乱玉姿。
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将多少借光仪。

其余吉礼，无不毕备。篇咏甚多，而不悉记得。唯忆得《咏花扇》诗曰：

团扇画方新，金花照锦茵。
那言灯下见，更值月中人。

夸郎妻殊丽绝国，举止闲雅，小名曰从从，正名携。第二十七仪质亦得类娣娣，辩捷善戏谑，赠袁郎诗曰：

人家女美大须愁，往往丑郎门外求。
昨日金刚脚下见，今朝何得此间游。

及后，班坐桐阴，封平仲鼓琴，顾谓夸郎曰：“姨夫岂无一言相赠？”夸郎即赋诗曰：

宝匣开玉琴，高梧消烦暑。
商弦一以发，白云飘然举。
何必苍梧东，激琴怀怨浦。

夸郎日恣余嗛，遂无归思。忽觉妻色惨然，又饰行装。夸郎问封生，封生曰：“丈人晋侍中王济也，久为阴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贤尊在此，不能俱往，则当从此有终天之别。”其妻呜咽流涕曰：“君本自殊途，不期与会，致今日之别，亦封郎二兄之过。”遂闻外人呼声，走出，回顾已茫然不复见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归，数月犹惝恍，往往奔至前所，别无所见，复涕泣而还，终岁乃如故。

张　左

前进士张左尝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叟自斜径合路，左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于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问所从来！”左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我潦倒，欲噱吾释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扑马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左方疲倦，取酒将饮，就请曰：“箪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饮讫，左觇其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见，梁、陈、隋、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

“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为欢。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既觉，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于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托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合矣，寿有术乎？’”

“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曹也，好服木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酒酣畅，大言曰：“薛君曹疏淡若此，何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知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曹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曹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曹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盍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无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曹。君曹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翠竹，萦绕香甸。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瑰丽。君曹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侧。谓君曹曰：“此国大小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翡翠帘帷，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视。有高冠、长鬣、绛纱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百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节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曹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

风软景和丽，异花馥林塘。
登高一怅望，信美非吾乡。

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居处。随视童子，亦不见。因问诸邻人，邻人

云：“失君曹已七八年矣。”君曹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曹卒，遂生于申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至得到兜玄国。然俗想未尽，不可长生。然汝由此寿千岁矣。吾授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左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此卷八事，无非叟之所说。其夕，将明，左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炭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左遽寻之，已复不见。时贞元中。

萧志忠

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鞟，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死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

少间，随往觇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

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
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

"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斑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穴，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飞去。

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李汭言

汉中从事李汭言：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投止，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纳之。计无所出。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为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即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餐，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尉妻曰："兼琼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服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驴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绡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觇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旁射，不可正视。坐皆慑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红坏立尽。

兼琼大骇，具状录奏闻。帝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帝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买山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访，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至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帝召问，张果犹在席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俟仙伯言耳。"因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帝放还，出后不知所在。

南　缵

广汉守南缵，尝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得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错误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于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某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连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

青袍人至厅，与崔生同坐受谒。通胥徒、僧道等讫，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回。崔生试问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流半日，即请却回。青袍人令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人亦偕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

崔生至同州，问妻子。妻子云："病七八日，冥然无知，神不识生，愈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记阴道见崔生时，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也。

侯　遹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黄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近甸良田别墅，货买甚多。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厕下坐。遹怒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

引满杯，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忆记乎？"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

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妓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两大橘，如三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长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相与决赌。决赌讫，一叟曰："君输我海上龙王第七女髲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枝，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宝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㒳。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来如此，似在陈、隋之间，但不知的年号耳。

刘法师

贞元中，华州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

设斋，则见一人逢掖衣，而面黧瘦，来居末座，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往，亦当无闷。”

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萝攀葛，才有鸟道，经过崖谷险绝，虽猿狖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径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入，其人乃怒谓公弼：“何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余故交，故请来此，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内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能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盆水，以肘后青囊中一刀圭粉糁之，以饮法师，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噀东谷中，乃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见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

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

昭应县尉薛公幹为僧孺叔父言也。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妪，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瓿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

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走腾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

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觇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糇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蝤蛴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贳酒欲饮。黄冠因转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

元之云：当昏醉时，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篿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

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莸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纪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鸦、鹞、鸲鹆、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蓦驳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喑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餐。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至地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

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

卢公涣

黄门侍郎卢公涣，为明州刺史。属邑象山县，溪谷迥无人处。有盗发墓者云：初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墓。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君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圹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

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禁之。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恋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货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见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却入，门复合如初。

盗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弗允说，两扇欻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解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黄门令覆视其墓，其中门内有一石床，骸枕之类，水漂已半垂于下。因却为封两门，窒其隧路矣。

齐饶州

饶州刺史齐推女，适湖州参军韦会。长庆三年，韦以妻方娠，将赴调，乃送归鄱阳，遂登上国。十一月，妻方诞之夕，忽见一人长丈余，金甲仗钺，怒曰："我梁朝陈将军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秽触！"举钺将杀之。齐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将军在此。比来承教，乞容移去。"将军曰："不移当死。"左右悉闻齐氏哀诉之声，惊起来视，见齐氏汗流浃背，精神恍然，绕而问之，徐言所见。及明，侍婢白于使君，请居他室。使君素正直，执无鬼之论，不听。至其夜三更，将军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当相恕，知而不避，

岂可复容！”跳来将用钺。齐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从所请。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于万死。”将军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洒扫他室，移榻其中。方将辇运，使君公退，问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数十。曰：“产蓐虚羸，正气不足，妖由之兴，岂足遽信？”女泣以请，终亦不许。入夜自寝其前，以身为援，堂中添人加烛以安之。夜分，闻齐氏惊痛之声，开门入视，则头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极，百倍常情，以为引刀自残不足以谢其女。乃殡于异室，遣健步者报韦会。

韦以文籍小差，为天官所黜，异道来复，凶讣不逢。去饶州百余里，忽见一女人，仪容、行步酷似齐氏。乃援其仆而指之曰：“汝见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仆曰：“夫人刺史爱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类耳。”韦审观之，愈是，跃马而近焉。其人乃入门，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马，过，回而视之，齐氏自门出，呼曰：“韦君，忍不相顾？”遽下马视之，真其妻也，惊问其故，具云陈将军之事，因泣曰：“妾诚愚陋，幸奉巾栉，言词情礼，未尝获罪于君子。方欲竭节闺门，终于白首，而枉为狂鬼所杀。自检命籍，当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尽意。韦曰：“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苟有歧路，汤火能入。但生死异路，幽晦难知，如可竭诚，愿闻其计。”齐曰：“此村东数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领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马步行，及门趋谒，若拜上官然，垂泣诉冤，彼必大怒，乃至诟骂，屈辱捶击，拖拽秽唾，必尽数受之。事穷然后见哀，即妾必还矣。先生之貌，固不称焉。晦冥之事，幸无忽也。”于是同行。韦牵马授之，齐氏哭曰：“今妾此身，故非旧日，君虽乘马，亦难相及。事甚迫切，君无推辞。”韦鞭马随之，往往不及。

行数里，遥见道北草堂。齐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诚坚，万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还；无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从此辞

矣。”挥涕而去。数步间，忽不见。韦收泪，诣草堂。未到数百步，去马公服，使仆人执谒前引。到堂前，学徒曰：“先生转食未归。”韦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来，形状丑秽之极，问其门人，曰：“先生也。”命仆呈谒，韦趋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于牧竖，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惊。”韦拱诉曰：“妻齐氏，享年未半，枉为梁朝陈将军所杀，伏乞放归，终其残禄。”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门人相竞，尚不能断，况冥晦间事乎！官人莫风狂否？火急须去，勿恣妖言。”不顾而入。

韦随入，拜于床前曰：“实诉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顾其徒曰：“此人风疾，来此相喧，众可拽出。”又复入。“汝共唾之。”村童数十，竞来唾面，其秽可知。韦亦不敢拭，唾歇，然后拜，言诚恳切。先生曰：“吾闻风狂之人，打亦不痛，诸生为吾击之，无折肢败面耳。”村童复来群击，痛不可堪。韦执笏拱立，任其挥击。击罢，又前哀乞。又敕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复入者三。先生谓其徒曰：“此人乃实知吾有术，故此相访。汝今归，吾当救之耳。”

众童既散，谓韦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诚恳，试为检寻。”因命入房。房中铺一净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炉，炉前又铺席。坐定，令韦跪于案前，俄见黄衫人引向北，行数百里，入城郭，廛里闹喧，一如会府。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楼殿峨若皇居，卫士执兵，立、坐者各数百人。及门，门吏通曰：“前湖州参军韦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间，堂中一间，卷帘，设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韦入，向坐而拜，起视之，乃田先生也。韦复诉冤，左右曰：“近西通状。”韦乃趋近西廊，又有授笔砚者，乃为诉词。韦问：“当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状上殿，王判曰：“追陈将军，仍检状过。”判状出，瞬息间通曰：“提陈将军到。”衣甲仗钺，如齐氏言。王责曰：“何故枉杀平人？”将军曰：“自居此室，已数百岁，而齐氏擅秽，再宥不移，忿而杀之，罪当万死。”王判曰：“明晦异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横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杀无辜，可

决一百，配流东海之南。”

案吏过状曰：“齐氏禄命实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齐：“阳禄未尽，理合却回，今将放归，意欲愿否？”齐氏曰：“诚愿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齐氏宅舍破坏，回无所归。”王曰：“差人修补。”吏曰：“事事皆隳，修补不及。”王曰：“必须放归。”出门商量状过，顷复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无计。”王曰：“魂与生人，事有何异？”曰：“所以有异者，唯年满当死之日，病笃而无尸耳。其他并同。”王召韦曰：“生魂只有此异。”韦拜请之。遂令齐氏同归。各拜而出。黄衫人复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坠，开目即复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据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诚恳，不可致也。然贤夫人未葬，尚瘗旧房，宜飞书葬之，到即无苦也。慎勿言于郡，苟微露于人，将不利于使君耳。贤阁只在门前，便可同去。”

韦拜谢而出，其妻已在马前矣。此时却为生人，不复轻健。韦掷其衣驮，令妻乘马，自跨卫从之，且飞书于郡，请葬其柩。使君始闻韦之将到也，设馆，施缳帐以待之。及得书，惊骇，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舆迓焉。见之，益闷。多方以问，不言其实。其夏，醉韦以酒，迫问之，不觉具述，使君闻而恶焉。俄而得疾，数月而卒。韦潜使人觇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

齐氏饮食生育，无异于常，但肩舆之夫，不觉其有人也。余闻之已久，或未深信。大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坚尘，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参军张奇者，即韦之外弟，具言斯事，无差旧闻，且曰：“齐嫂见在，自归后，已往拜之，精神容饰，殊胜旧日。”冥吏之理于幽晦也，岂虚语哉！

吴全素

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牌来召。全素曰："礼闱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入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硙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牍，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检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出身，其后三年衣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牍。"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迟，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羡而泣者不可胜纪。

既出其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归不得，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不应。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忿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力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

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曰：“然则何以言事？”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毕，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魇不寤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

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全素曰：“固所愿也。”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计当寝床，又抽瓦拆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

拽于堂前，以绳囚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者，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升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

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净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若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

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荧煌，言语切切，沙门二人当窗读《八阳经》。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投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一吏曰：“事毕矣，送君去。”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

乃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端，足可以诫其知进而不知退者。

掠剩使

杜陵韦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卒于官。

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吏跃马而来，骑从数十，而貌似璞。见元方若识，而急下马避之，入茶坊，垂帘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帘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帘入见，实裴璞也。惊喜拜之，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从吏之赳赳焉！”裴曰：“吾为阴官，职辖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陇右山川掠剩使耳。”曰：“何为典耶？”曰：“吾职司

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人之转货求丐也，命当即□，忽遇物之稀，或主人深顾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啄，无非前定，况财宝乎？阴司所籍，其获有限，获而逾籍，阴吏状来，乃掠之也。”韦曰：“所谓掠者，夺之于囊耶，窃之于怀耶？”裴曰：“非也，当数而得，一一有成，数外之财，为吾所运，或令虚耗，或藉横事，或买卖不及常价，殊不关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学者善之本，德之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财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遗子，又当复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于泾殊无所得，诸镇平平耳。人生有命，时不参差，以道静观，无复违挠，勉之哉！璞以公事，顷入城中，阴冥数限，不可逾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马。元方固请曰：“阔别多年，忽此集会，款言未几，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廨署，署在汧陇，阻吐蕃，将来虑其侵轶，当与阴道京尹共议会盟。虽非远图，聊亦纾患，亦粗安之计也。戎马已驾，来期不遥，事非早谋，不可为备，且去，且去！”上马数里，遂不复见。顾其所遗，乃真白金也。怅然而西，所历之获，无差其说。

彼乐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浑骚动，朝廷知之，又虑其叛，思援臣以为谋，宰相莅盟，相国崔公不欲临境，遂为城下之盟，卒如其说也。

叶天师

开元中，道士叶静能讲于明州奉化县兴唐观。自升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来而后去，必迟迟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讲将罢去，愈更淹留。听徒毕去，师乃召问。泣拜而言，自称鳞位。

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陈，既蒙下问，敢不尽其诚恳。位实非人，乃宝藏之守龙也。职在观南小海中，千秋无失，乃获稍迁，苟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罚，今九百余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忧午日午时，其术即成，来喝水干，宝无所隐。弟子当死，不敢望荣迁，然千载之炎海，诚不可忍。惟仙师哀之，必免斯难，不敢忘德。”师许之，乃泣谢而去。师恐遗忘，乃大书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

其日，赴食于邑人，既回方憩，门人忽读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今方欲午，吾师正憩，岂忘之乎？”将入白，师已闻，遽问曰：“今何时？”对曰：“顷刻未午耳。”师遽使青衣门人执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见黑云惨空，毒风四起，有婆罗门仗剑，乘黑云，持咒于海上，连喝，海水寻减半矣。青衣使亦随声堕焉。又使黄衣门人执朱符奔马以往，去海一百余步，又喝，寻堕，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龙跳跃浅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执黄符以往，僧又喝之，连喝不堕，及岸，则海水才一二尺，白龙者奋鬣张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随手水复。婆罗门抚剑而叹曰：“三十年精勤，一旦术尽。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既而，海恬然波停风息，前堕二使，亦渐能起，相与偕归，具白于师。未毕，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几死于胡术，非仙师之力，不能免矣！位兽也，惧不克报，然终天依附，愿出门人，可指使也。若承师命，虽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门人焉。

师以其观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十里之外，阖观患之。他日，师谓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怜其汲远，思绕观有泉以济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师能见活，又脱千年之苦，岂可辞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将拒，俟战胜然后可。令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复，然后归，庶几有从命□□之功。”合观从之。过期而还，则石甃绕观，清流潺潺，既周而南入于海。黄冠赖焉。乃题渠曰：“仙师渠。”师所以妙术广大天下，盖龙之

所助焉。

许元长

许元长者，江陵术士焉，客淮南。御史陆俊之从事广陵也，有贤妻，待之情分倍愈于常。俄而妻亡，俊之伤悼，情又过之。每至春风动处，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展转忘寐，思苦畏叹，或伫立无憀，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矣。全失壮容，骤或雪鬓。

他日，元长来，陆生知有奇术，试以汉武帝李夫人之事诱之。元长曰："此甚易耳。"曰："然则能为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瞥见而已。元长又异焉。"陆曰："然则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从容尽平生之意。"陆喜极，拜曰："先生诚能致之，顾某骨肉，手足无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仿佛能记乎？"曰："然。"于是，择癸丑日艮宫直音，空其室，陈设焚香之外，悉无外物。乃备美食，夜分，使陆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长曰：夫人之来，非元长在此不可。元长若去，夫人隐矣。侍御夫人久丧，枕席单然，魂（下阙）。

王国良

庄宅使巡官王国良，下吏之凶暴者也，凭恃宦官，常以凌辱人为事。李复言再从妹夫武全益罢献陵台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贫，往往纳佣违约束，即言词惨秽，不可和解。宾客到者，莫不先以国良告之，虑其谤及，畏如毒蛇。元和十二年冬，复言馆于武氏，国良者五日一来，其言愈秽，未尝不掩耳而走。

忽不来二十日，俄闻缓和之声，遣人问之，徐曰："国良也。"一

家畏其悉辞，出而祈之。乃讶其羸瘠。曰：“国良前者奉辞，遂染重病，卧七日而死。死亦七日而苏。冥官以无礼见挞，杖疮见在，久不得来。”复言呼坐，请言其实。国良曰：“疾势既困，忽有壮士数人，揎拳露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笼头，拽行不知里数，亦不知到城郭。忽去其头囊，乃官府门也，署曰‘太山府君院’。喘亦未定，捽入厅前。一人绯衣，当衙坐，谓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狱，一日未尽，亦不可追。可速检过。’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国良从今日已后，有命十年。’判官令拽出放归，既出门，复怒曰：‘拽来！此人言语惨秽，抵忤平人，若不痛惩，无以为诫。’遂拗坐决杖二十。拽起，不苏者久之。判官又赐厅前池水一杯，曰：‘饮之不忘，为吾转语世间人，慎其口过。口之招非，动挂网罗，一言以失，驷马不追。’国良匍匐来归，数宿方到，入门蹶倒，从此忽悟。家人泣伺将殓，问其时日，身冷已七日矣，唯心头似暖，不忍即殓。今起五六日矣，疮痛犹在。”

袒而视之，满背黯黑，若将溃烂然，四际微紫，欲从外散，且曰：“自小凶顽，不识善恶，言词狂悖，罪责积多，从此见戒，不敢复怒矣。凡若有钱，幸副期约，勿使获罪于上也。”乃去。自是每到，必若仁者。明年九月，忽闻其死。计其得杖，从满十月，岂非阴司之事，以年为月乎？

卷四

张宠奴

长庆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镇阳也，进士王泰客焉。闻兵起，乃出城南。走时，兵交于野，乃昼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黄色随来。俄而，犬顾泰曰："此路绝险，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诚告之曰："镇阳之难矣。"犬曰："然得逢捷飞，亦郎之福也。许捷飞为仆，乃可无患。"泰私谓："夫人行爽于显明之中者，有人责；行爽于幽冥之中者，有鬼诛。今吾行无爽，于吾何诛。神祇尚不惧，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许焉。犬忽化为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飞钝于行，请元从暂为驴，借捷飞乘之，乃可从行。"泰惊不对。乃驱其仆下路，未数步，不觉已为驴矣。犬乃乘之。泰甚惧，然无计御之，但仗正心而已。

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长数尺，头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扬眉而笑曰："捷飞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质于人。"乃曰："郎幸无怖。"大头者低面而走。又数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闪闪，呼曰："捷飞安得事人？"又对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飞喜曰："此二物者，以人为上味，得人则戏投而争食之，困，然后食。今既去矣，余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刘老者，其家不贫，可以小憩。"

俄而到焉，乃华居大第也。犬扣其门，有应而出者，则七十余老人，行步甚健，启门喜曰："捷飞安得与上客来？"犬曰："吾游冀州，不遇，回次山口，偶事于郎。郎以违镇阳之难，不敢昼行，故夜至。今极困，愿得稍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馆泰于厅中。盘馔品味，果粟之属，有顷而至。又有草粟，筐贮饲马，化驴亦饱

焉。当食，而捷飞预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馔，若更有酒，主人之分尽矣。”老人曰：“不待启言，已令涤器。”俄有小童陈酒器，亦甚精洁。老人令捷飞酌焉，遂与同饮。

数巡，捷飞曰：“酒非默饮之物，大凡人之家乐，有上客而不见，复谁见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欢，安敢惜焉。”遽召宠奴。有顷，闻宠奴至，乃美妓也，貌称三十余，拜泰而坐其南，辞色颇不平。泰请歌即唱，老人请即必辞拒。犬曰：“宠奴之不肯歌者，当以无侣为恨耳！侧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未顷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鲜华，坐宠奴之下。巡及老人，请花眼即唱，请宠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诉。巡又至老人，执杯固请不得，老人颇愧，乃笑曰：“常日请歌，宠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弃老夫耶？然以旧情当未全替，终请一曲。”宠奴拂衣起曰：“刘琨被段匹磾杀却，张宠奴乃与老野狐唱歌来。”灯火俱灭，满厅暗然。徐窥户外似明，遂匍匐而出。

顾其厅即大墓也。马系长松下，旧仆立于门前，月轮正午。泰问其仆曰：“汝向者何为？”曰：“梦化为驴，为人所乘，而与马偕食草焉。”泰乃寻前路而去，行十余里，天曙，逢耕人，问之曰：“近有何墓？”对曰：“此十里内有晋朝并州刺史刘琨歌妓张宠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数里，路隅有朽骷髅，旁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视之，若四眼，盖所召花眼也。而思大头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吾尝以儒视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释视之，轮回之义，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华落千载，犹歌于冥冥之中？则信乎视听之表，圣贤有不言者也。

叶氏妇

叶诚者，中牟县梁城乡染人也。妇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

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货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

其家有牛，骍而角者，夫妇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视牛，曰："引重致远，毛角筋骨可爱者，吾州无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远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适南海君次子，从车五百辆，辆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当州唯一，只此牛耳，盍报使乎？"遂去。其妇视牛，则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蓝花涂之。

才毕，有军吏紫衣乘马，导从数十骑，笑而入视牛，则异前所报矣。军吏大怒，执地界将决之，责曰："贵主远嫁，一州择牛，既此牛中，奈何虚妄？"对曰："适与衙官对定，所以驰报。及回失牛，乃本牛主隐匿也。请收牛主问之，牛不远矣。"乃令促主人来。遂数人登阶，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见中恶，呼不应矣。长幼绕而哭之。妇独不哭，乃汲水浇牛，蓝色尽，见界吏牵去，而翁复来，上阶，乃承呼而起曰："吾为军吏责以隐牛，方欲洗涤，赖新妇自洗，遂得放归。"使视其牛，已死矣。

杨曙方宰中牟，闻此说，乃召而问之，一无谬矣。

马仆射总

检校右仆射总，元和末节制东平。长庆二年六月十日午时，寝熟，梦二军吏乘马入中门，及阶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统屈公。"公惊曰："都统谁耶？"曰："见则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统之命，仆射不合辞。"不觉衣服上马，一吏引，一吏从，遂出郓州北郭门数百里。入城，又数十里，见城门题曰："六押大都统府。"门吏武饰，威容甚严。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门，正北百余步有殿九间，垂帘下有大声曰：“屈上阶。”阴知其声乃杜司徒佑也，遂趋而升。二阁竖出卷帘。既而见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见极喜，慰劳如平生，遂揖坐。都统曰：“莫怪奉邀否？佑任此官，年劳将转，上司许自择替。中朝之堪付重权者，今揣量无逾于阁下者，将欲奉托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统’，□□（原文此处为□）为不是过也。且以大庇亲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驹过隙，谁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时易失，苟非深分，岂荐自代。权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为节制，死岂为民。阳禄方崇，阴位谁顾？直使为王且不愿，况都统哉！”杜曰：“上请授公，天命难拒；文符即下，何能违天？”公曰：“天听甚卑，亦从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诬其天命乎？”杜曰：“终与公，公岂能免？”公曰：“终不受，都统安能与？必若以鬼相逼，岂无天乎？”杜乃顾谓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谐矣。”公曰：“渴，请两盂茶。”杜乃促煎茶。从吏曰：“仆射既不住，不合饮此茶。况时热，不可久住，宜速命驾。”

俄而牵马立于故处，公辞将去，都统步步送之。既下阶，执手曰：“勉修令图，此位终奉。”遂乘马南行，旧吏引从如初，乃却从故道。

华山客

党超元者，同州郃阳县人，元和二年隐居华山罗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风景甚好，忽闻扣门之声。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绝代，异香满路。”超元邀之而入，与坐。言词清辨，风韵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识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即必非寻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来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欢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冢之妖狐也。学道多年，

遂成仙业。今日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娱，笑言之会，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怀疑。若徇微情，愿以命托。”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五坊箭下。来晚，猎徒有过者，宜备酒食以待之。彼必问其所须，即曰：‘亲戚有疾，要一猎狐。能遂私诚，必有殊赠。’以此恳请，其人必从。赠礼所须，今便留献。”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道成之后，奉报不轻。”乃拜泣而去。

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谓曰：“我猎徒也，宜为衣冠所恶，今党郎倾盖如此，何以报之。”因问所须。超元曰：“亲戚有疾，医藉猎狐，其疾见困，非此不愈。”乃祈于诸人：“幸得而见惠，愿奉五素为酒楼费。”十人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突走绕大冢者，作围围之，一箭而毙。其徒喜曰：“昨夜党人固求，今日果获。”乃持来与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潜送穴中，以土封之。

后七日夜半，复有扣门者。超元出视，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谢曰：“道业虽成，准例当死，为人所食，无计复生。今蒙深恩，特全毙质，修理得活，以证此身。磨顶至踵，无以奉报。人尘已去，云驾有期，仙路遥遥，难期会面，请从此辞。药金五十斤，收充赠谢。此金每两值四十缗，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有青云出于冢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焰方炽，能思静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间，暂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讫而去。明晨专视，果有青云出于冢上，良久方散。

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耳。

尹纵之

尹纵之，元和四年八月，肄业中条山西峰。月朗风清，必吟啸鼓琴以怡中。一夕，闻檐外履步之声，若女子行者。纵之遥谓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远。每闻郎君吟咏鼓琴之声，未尝不倾耳向风，凝视于蓬户。以父母训严，不敢来听。今夕之亲有适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独止。复闻久慕之声，故来潜听，不期郎之闻也。”纵之曰：“居止接近，相见是常，既来听琴，何不入座？”纵之出迎，女子乃拜。纵之略复之，引以入户，设榻命坐。仪貌风态，绰约异常，但耳稍黑。纵之以为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闲寂，颇积愁思，得此甚惬心也。命仆夫具果煮茗，弹琴以怡之。山深景静，琴思清远，女意极欢。因留宿，女辞曰：“父母如何？”纵之曰：“喜会是赴，固不夜归。五更潜复闭户为独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觉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欢，誓将白首，绸缪之意，无不备尽。

天欲曙，衣服将归。纵之深念，虑其得归而难召也，思留质以系之。顾床前有青花毡履，遽起取一只锁于柜中。女泣曰：“妾贫无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当跣足而去，父母召问，何以说告焉？杖固不辞，绝将来之望也。”纵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严，闻此恶声，不复存命，岂以承欢一宵，遂令死谢。缱绻之言，声未绝矣，必忘陋拙，许再侍枕席，每夕尊长寝后，犹可潜来。若终留之，终将杀妾，非深念之道也。绸缪之欢，弃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泣曰：“但请与之，一夕不至，任言于邻里。”自五更至晓，泣拜床前，言辞万端。纵之以其辞恳，益疑，坚留之。将明，又不敢住。又泣曰：“妾前生负郎君，送命于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修文求名，终无成矣。”收泪而去。

纵之以通宵之倦，忽寝熟。日及窗，方觉，闻床前腥气，起而视之，则一方凝血在地，点点而去。开柜验毡履，乃猪蹄壳也。遽策杖

寻血而行，至山下王朝猪圈，血踪入焉。乃视之，一大母猪无后右蹄壳，血引墙下，见纵之，怒目而走。纵之告王朝，朝执弓矢逐之，一矢而毙。其年，纵之山下求贡，虽声华籍盛，终无成，岂负豕之罪欤？

王　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时，自洛之缑氏庄。乃出建春门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冢，前有白衣姬设祭而哭甚哀。煌微觇之，年适十八九，容色绝代。旁有二婢，无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适河东裴直。未二年，裴郎乃游洛不复。小娘子讶焉，与某辈二人偕来，到洛则裴已卒矣。其夫葬于此，故来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归？"曰："小娘子少孤无家，何归！顷婚礼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驻洛，必谋从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无妇，庄居缑氏，亦不甚贫。今愿领微诚，试为咨达。"婢笑，徐诣姬言之。姬闻而哭愈哀。婢牵衣止之曰："今日将夕矣，野外无所止，归秦无生业。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赡，固不急于衣食，必欲他行，舍此何适？若未能抑情从变，亦得归体，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结发事裴，今客死洛下，绸缪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无谢裴恩。未展哀诚，岂忍他适。汝勿言，吾且当还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归洛非有第宅，决为客之于缑，何伤？"婢复以告。

姬顾日将夕，回称所抵，乃敛哀拜煌，言礼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饰骑。与煌同行十余里，偕宿彭婆店，礼设别榻。每闻煌言，必呜咽而泣，不敢不以礼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别业，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诚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顾。身今无归，已沐深念，请备礼席，展相见之仪。"煌遽令陈设，对食毕，入成结褵之礼。自是相欢之意，日愈殷勤。观其容容婉娩，言词闲雅，工容之妙，卓绝当时。信誓之诚，惟死而已。

后数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术之士也，素与煌善。见煌颜色，大异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此耶？"煌笑曰："纳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绝，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断矣，玄言亦无能奉救也。"煌心不悦，以所谋之事未果，白不遗人，请归。其意尤切，缠绵之思，不可形状。

更十余日，煌复入洛，遇玄言于南市。执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决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时，其人当来；来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与煌别。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怀之。既背去，玄言谓其仆曰："明日午时，芝田妖当来，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视其形状，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时视之，坐死耶。"其仆潜记之。

及时，煌坐堂中。芝田妖恨恨来，及门，煌以怀中符投之，立变面为耐重鬼。鬼执煌，已死矣。问其仆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见？"反捽煌，卧于床上，一踏而毙。日暮，玄言来候之，煌已死矣。问其仆曰："何形？"仆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满，自合择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满三千年亦当求替。今脱卧亡，终天不复得替矣。"前睹煌尸，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传之仆。

岑　曦

进士郑知古，睿宗朝客于相国岑公门下，有日矣。一夕，寝于内厅。夜分，远闻众闹祈哀之声。倾耳听之，声声渐近。既而分明闻其所求人曰："岑氏寒微，未达于天下，幸而生曦，谬掌朝政，其心畏惧，未尝敢危人。设使妇人而持权者，其心亦猛于曦矣。即曦□□御

物，生无怨人，死无怨鬼，何所触犯，而当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当使曦以阴钱百万奉谢。”泣告之声盈路。俄见大鬼丈余，蓬头朱衣，执长剑，逾墙而入。有丈夫、妇女、老者、少者亦随之入。或自投于墙下遮拜，其辞恳切。大鬼不顾，又逾中门，众已纷纭而入。食顷，闻阖门大哭之声。惊起听之，大鬼者执曦头仍出。门内哭声极哀，若有大祸。衙鼓将动，稍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为，行于廊下，以及鸣鼓。

鼓发，中门大开，厩吏乃惊焉。导从之士俨立于门下矣。知古微觇之，闻曦起而靦冠矣。有顷，朝天时至，执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抚马欲上，忽扪其颈曰：“吾夜半项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书吏为简，请展前假小憩之。遂复入，行数步，回曰：“今晨有事，须自对扬。”强投简而登马。知古所见中夜之事小验，益忧。有顷，一骑奔归，曰：“相国伏法□，家当籍没！”知古逾垣而出，免焉。法司所诘。前拜泣而求恕者，盖岑氏之先也。

仆常闻人之荣辱，皆禀自阴灵，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内，其可忽之乎！

李　沈

陇西李沈者，其父尝受朱泚恩，贼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产、童仆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读书弹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群、群弟进士于皆执门人礼，即其所与游者，不待言矣。常与处士李擢为刎颈交。

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谓沈曰：“吾有故将适宋，回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闻其去，离思浩然，遂登舟。初约一程，程尽，则曰：“兄之情岂尽于此？”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别，直抵睢阳。其暮，擢谢舟人而去，与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诚久，兄识擢

何人也？”沈曰：“辨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顷为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时。阴道公事，故不任昼，乃得与兄同游。今去阴迁阳，托孕于亲已五载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艺难为匹。唯虑一舍此身，都醉前业，祈兄与醒之耳。然擢孕五载，寓亲腹中，其家以为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货而为，擢尚未往，神固何为！兄可往其家，书朱‘产’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绢素。兄得且去，候擢三岁，宜复来视之，且曰：‘主人孙久不产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儿奇惠，今三载矣，思宿以占之，故复来也。’可取儿抱卧，夜久，伺掌人闭户，即抱于静处呼曰：‘李擢，记我否？’儿当啼，啼即掌之。再三问之，擢必微悟。兄宜与擢言洛中居处及游宴之地，擢当大悟。悟后，此身之业无孑遗矣。此时必醒素以归，擢乃后荣盛。兄不可复得从容矣。兄声名籍甚，不久当有大谏之拜，慎勿赴也，赴当非寿。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车门，即擢新身之居也。”言讫，泣拜而去。

迟明，沈策杖访之，果有胡村。叩门求憩，掌人翁年八十余，倚杖延入。即命坐，似有忧色。沈问之，翁曰：“新妇孕五载矣，计穷术尽，略无少征。”沈因曰：“沈道门留心，颇善咒术，不产之由，见之即辨。”遽令左右召新妇来。沈诊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于是令速具产所、帷帐、床榻毕，沈执笔若祝者，朱书“产”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极喜，奉绢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儿不常也，三岁当复来，为君相之。”言讫而去。

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岁矣。愿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许之。沈夜伺人静，抱之远处，呼曰：“李擢，今识我否？”儿惊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见我不记耶？”又掌之，儿愈啼。而问之者三四，儿忽曰：“十六兄果能来此耶？”沈因与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归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儿有重禄，乃成家之贵人也，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赠绢五十匹，因取别。乃忆醒素之言，盖以三才五星隐其成数耳。

以沈食禄而诛，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贪禄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续玄怪录

[唐]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续玄怪录》，唐李复言撰。复言生平说法不一。据清钱大昕及今人卞孝萱考证，即李谅（775—833），字复言。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历任泗州刺史等，终于岭南节度使。但书中《麒麟客》篇谓张茂实大中初游洛中，已为李谅身后之事。另据宋钱易《南部新书》甲集，《纂异》作者为李复言，开成五年（840）进士。但书中《辛公平上仙》和《张质》二篇皆云“李生”于元和初，六年（811）任彭城宰，则不应为开成间举子。故二说皆存疑待考。

从书名看，《续玄怪录》当成书于《玄怪录》之后。然《玄怪录》中多次提到，像《张老》、《王国良》、《尼妙寂》篇，都是牛僧孺从李复言处听来并“纂而录之”的，则知李复言与牛僧孺当为同时代、同辈人，且有记录怪异之事的同好。由此推之，二书当编撰于同时，可能先有《玄怪录》之书名，李复言慕之，而名己撰曰《续玄怪录》。

《续玄怪录》记唐代奇闻异事，以元和事居多，又因受当时佛、道二教影响，书中多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事。也有直接揭露官场丑行和社会矛盾的。总体来说，其内容和风格与《玄怪录》相似，对后

世影响较大，明清的戏曲、小说从中多有取材。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作五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作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五卷，又录李复言《搜古异录》十卷，当为同书异名。今存南宋临安府尹家书棚刻本，题作《续幽怪录》（宋人避始祖玄朗讳）四卷，二十三篇，其中《辛公平上仙》篇他本未见。另《太平广记》、原本《说郛》、《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也多有引征。今以南宋尹家书棚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收逸文，则不予收入。

卷一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同村王清。其夫贫，力田；杨氏奉箕帚，供农妇之职甚谨。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

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语，当于静室宁之。请君与儿女暂居异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无他，因以许之，不问其故。杨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扫其室，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于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次，邻人来曰："昨夜夜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阖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邯，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之声、异香之芳从东来，复下王氏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走告，县令李邯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新妇者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俟之。'遂求静室。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执节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来献，

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人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阕，青衣引白鹤来，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盘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翛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

几劫澄烦思，今身仅小成。
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行。

湛真诗曰：

绰约离尘界，从容上太清。
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

修真诗曰：

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
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

守真诗曰：

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
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

敬真亦继诗曰：

人世徒纷扰，其生似蕣华。
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

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锽，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请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次第前引，东去，倏忽间已到蓬莱。其宫阙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清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

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来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尚书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唯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上召见，舍于内殿。虔诚访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时啖果实，或饮酒三两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

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辩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磁涧王氏，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得肝羹耳。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馔僧，得僧之余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羹。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其将来之事，莫不中的。

行次阌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士，识臻何为者？”曰：“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谋少酒肉奉遗。请华阴相待。”黄昏，臻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迤逦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来扑林，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焉，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

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馔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跸，无计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宴时腥羶，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範及诸门，门吏皆立拜。

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三更，上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拜。"因慰问以："人间纷挐，万机劳苦，淫声荡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抆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

成君。”牵辔扬鞭，忽不复见。公平扣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来年，公平授扬州江都县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皆如所言。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凉国武公李愬

凉武公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郓；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煞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

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原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言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由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

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材行官业著于国史，故不书。

薛中丞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未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尘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数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

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决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妖僧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问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家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夐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也。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曰：“今暮当去。”迨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潜一游，可乎？”夐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夐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茂实惊欲回，夐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夐曰：“相随，请不复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

下一山，物象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毕，且命茂实坐。夐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帏、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欢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当复相见。夐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修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夐取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夐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于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

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绐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殓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去。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终不知所在也。

卷二

卢仆射从史

卢公元和初以左仆射节制泽潞，因镇阳拒命，迹涉不臣，为中官骠骑将军吐突承璀所绐，缚送京师。以反状未明，左迁虆州司马。既而逆迹尽露，赐死于康州。

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扁舟泛沧海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来之事，乃见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贫贱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之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鱼，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

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使君无礼，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也。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大错！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方肯却回。女巫曰："仆射却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女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而设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忧疑日极。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伏乞略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终更不言。湘因问曰："仆

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形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于豪兽。故佛以世界为火宅，道以人身为大患。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圆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君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而不言，乃去。

湘到辇下，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佶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祭酒，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鬻糕者，其气爀爀。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欲糕之色盈面。俊顾曰：“此甚贱，何不以钱易之？”客曰：“囊中无钱耳。”俊曰：“俊有钱，愿献一饱，多少唯意。”客甚喜，啖数片。

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少故，愿请少间。”俊下路听之。曰：“某乃冥吏之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而历试者亦十年；心破魂断，以望斯举，今复无名，岂不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禄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

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书其名，可乎？”俊曰：“几赂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公夷简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

既而俊诣祭酒。祭酒未冠，闻俊来，怒目延坐，徐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状头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频频见问，吾岂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恳于名者，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祭酒曰：“唯唯。”其声甚不平。俊见其责，忧疑愈极，乃变服伺祭酒出，随之到子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祭酒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谓无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见，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不副然诺，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揩处。

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即糕客之约。迨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牍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既而勿复道也。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俊筮仕之后，追劾贬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

生人之穷达，皆自阴骘，岂虚乎哉。

张　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初暮，见数人执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遂乘马随之，出县门。初黄昏，县吏犹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人吏敢无礼如此！"人亦不顾。出数十里，到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去马步行，约百余步，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乃敕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检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

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遂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雨裛衣，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视之，惊曰："县失官人并马，此莫是乎？"竞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县。其柏林在县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

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及乘马出门，门吏虽环坐，为鬼所隐，人亦不见。有顷，家童求质不得，问于邻厅，并云不在。入厩视

马，亦不在，而仆夫不觉。访于门吏，吏不见出。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也，严于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

元和六年，质尉彭城，李生者为之宰，讶其神荡，说奇以导之，质因具言也。

韦令公皋

韦皋初无官，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廷，与宾朋从游，且摅其愤。张公愈恶，乘间谓公曰："幕僚无非时彦，延赏尚钦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见轻也如此。

他日，其妻尤甚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大丈夫何处不安？今厌贱如此而不知，欢然度日，奇哉！推故舞人，岂公之乐？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时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尝希乘张之权于仕，一旦悟此身茫然，于是入告张行意。张公遗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遗二十束。

公将别而行也，自中堂归院，益州女巫适到，见之，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丞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绿衣郎者，乃百余人。"夫人既悯韦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闻是大喜，遽言于相国。相国怒曰："闺闱中人无端乃如是。且延赏女已嫁此人，怜其贫而赠薄，请益则加，奈何假托妖巫以相罔乎？"拗怒，与之帛五束。

是日韦行。月余日，到岐。岐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窥神器，驾幸奉天。兵戈乱起，征镇路绝，辇下军士，衣食将阙，独陇州贡献不绝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在军粮使。既而妖氛廓清，驾还宫阙，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辞相国岁余，代居其位。相国闻之，拔剑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之过。左右执之，久而方解。闻知韦路入朝，盖以轻忽之极，无面目复见。

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张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郑虢州骠夫人

弘农令女既笄，将适卢氏。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曰："卢郎，非长而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子婿，中形，且无髯。"夫人大惊曰："吾女今夕适人，何以非卢生？"曰："不知其他，卢非子婿之貌。"俄而卢纳采。夫人怒，援巫视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卢纳其身，非夫人之子婿也。"其家大怒，共逐焉。

及夕，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若惊，奔而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及。掌人素有丈夫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然罕敌，指曰："此女岂惊人乎？今若不出，人以为兽形也。"众莫不嗟愤。掌人曰："此女已奉见，众宾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有郑骠，为卢之傧相，在坐，起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仕于京，逢卢，问其走状。卢曰："两眼赤，且大如

盏，牙长数寸，出于口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善，乃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褵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验巫言有征矣。

薛　伟

薛伟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殓，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与我觑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飧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幹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幹之藏巨鱼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煞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

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巇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

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惑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

“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幹垂钓，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腹。纵吞其钩，赵幹岂煞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幹收纶以出。幹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幹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幹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之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

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幹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

卷三

苏州客

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隽爽之极。一相见，意颇勤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浮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月。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托，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小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聪惠，使渠助为掌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

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仆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娘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辩惠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饮馔，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赍，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诺，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疠。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即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

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下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镮矣，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

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穰，人民忠孝。比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邮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噪，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去，渠亦当来，亦销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瀺灂竟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词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

张　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二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氛馥，惊惶之次，俄闻行步之声渐近。庾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开庾门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以乐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代莫比；衣服华丽，首饰珍光，宛若公王节制家。庾侧身走入堂前，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华丽，床榻并列，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掌人，遂欲张乐，得无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异类，邀来同欢，亦甚不恶。"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姊妹步月，偶入贵院，酒肉丝竹，辄以自随，秀才能暂出作掌人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

传词者叩门而呼，庾不应；推门，门复闭，遂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应，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馔芳珍，音曲清亮，权贵之极，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是坊中出来，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众起纷纭，各执而去。庾逐之，夺得一盏，遽以衣裹之。及明解视，乃一白角盏。盏中之奇，不是过也。院中香气，数日不歇。其盏锁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之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春，进士上第焉。

窦玉妻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其时客多，宾馆颇溢，二人闻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闲，借其西廊，以俟郡试。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厢，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笼，此外空然，更无他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喜其无姬仆也。迨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堂，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夷、胜衔之。

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三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其闭户之声，乃复听之，闻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致相突乃如此，岂非君率易也？"窦辞以非己之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觇之，尽复其故。窦三者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召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非习妖幻，何以致之丽人？不言其实，当即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人庄，问其掌，庄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恨不知其官位。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梳头相见。'少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陈设之盛晔，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

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女，年近长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无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顾，何副眷怜。但虑庸虚，敢不承命。’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于是言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揖玉退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一袭，巾栉一幞。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明之士。一人姓王，称郡法曹；一人姓裴，称户曹；一人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

“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已为夫妇，便合相从。信誓之诚，言犹在耳。一夕而别，何太惊人。’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迩。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入辞而行。常令君箧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数万减焉。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昼别宵会尔。’玉入辞，丈人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子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馔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箧，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国

房相国玄龄、杜相国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

至二更，闻街中有高声呼“王文叚”者，连呼不已。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谢而去。二君共喜，识之。竟同入凤城，诏为名相焉。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童仆无从者，忽见蓬头青衣者长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入，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之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将以君故相害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依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得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厚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矣。”方义到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

等，并塞鼻。尚书门人王直温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贵酬其直，令早毕工。功毕，饭僧，赞叹，回付郭登。

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到阶下。方义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示，方义从之。及门，失丈人矣。见一紫袍牙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销《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为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慈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可求人，非其亲人，不可自诣，适已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疾三旬，盖缘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须宜相避。"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梦寐。转经之请，天晓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敬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又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敢来黩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

复言顷亦闻之，未详其实。大和二年秋，与方义从兄及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荐。道途授馆，日夕同之，宵话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备书焉。

卷四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电。

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郑纠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纠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跐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倚树，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

初，其仆夫惊其失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寻之，杳无行处。及其来也，惊喜，问其故。逢绐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

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亦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逢西迈，具改姓名，以避遐。议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也。

吁，亦可谓异矣！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罢。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捡书。固步觇之，不识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觌，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生人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缨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

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词狱，以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愜之极。然其眉间，常帖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阴骘之定，不可变也。

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

叶令女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女幼，大历中，许邑客郑楚曰：“及长，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官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

其吉晨，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子，目犹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于雨中，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棂折，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

既而闻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徐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即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相救乎？”元方奇之，执烛出视，真衣缨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既扶入，复固其门，拾佛塔毁象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

及明而送归。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礼，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

驴　言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张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

击我？”和曰：“吾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然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当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亦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

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敢取者。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之。问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往觇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

和东邻有右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备书之。

木工蔡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自总角至于不惑，未尝暂忘也。

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其母曰：“蔡荣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见。仍速作妇人装梳，覆以妇人之服。有人来问，必绐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不测其故，遽藏器物，装梳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曰：“蔡荣在否？”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月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

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幹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然莫不惊之。计即平愈，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

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牟团户于三异乡，遍闻其说，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者也。大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艳者，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公者闻而召焉。命革诊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佳人也。"公喜留之，送其直于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公宠之也，不悦之意形于颜色。然业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

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及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绋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请往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阶前数步之内，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神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辞，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

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

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于公，公飞牍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于公，遂与。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大和壬子岁，调授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

其年秋，友人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郎，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纂录耳。

李卫公靖行雨

卫国公李靖微时，常射猎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困闷益极，乃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

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叩门久之。一人出问。公告其迷，且请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应不可。"公曰："试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遂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往还，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

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公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伤！"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已晚矣。童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厅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公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鞴青驄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诫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躩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其足渐高，但讶其稳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躩，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其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

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袒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并连坐，如何？"公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即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猎徒，以斗猛为事，一旦取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乎？"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

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悦奴之不得乎？

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极将相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宣室志
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总目录

宣室志
裴铏传奇
返回总目录

宣 室 志

[唐]张 读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宣室志》，著者张读（834或835—886？），字圣用，一字圣朋，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市）人。大中六年登进士第，入宣歙观察使郑薰幕。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读随僖宗入蜀，官吏部侍郎。后兼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读高祖张鹭，祖父张荐，外祖牛僧孺皆为小说名家。其著述除《宣室志》外，尚有《建中西狩录》，已佚。

《宣室志》，取名于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故此书多记神仙鬼怪狐精、佛门休咎故事，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其中叙鬼神狐精与人相爱事，生动感人，颇具传奇色彩，常为后世小说、戏曲作者取材。书中所载一些佛教故事，也可见出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全书内容广泛，涉及面甚多。凡此种种，对今人了解当时的风俗习尚及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原书已佚。现存最早的为明抄本与《稗海》本，均为十卷，并附《补遗》一卷，共一百五十五条。此外《太平广记》、《绀珠集》、《类说》中有不见于今本者六十余条。可知今本已非原貌。今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及其他刻本，文字择善而从。疏虞之处，请读者指正。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补遗
返回总目录

卷一

李揆于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圮。揆惊，入视之，见一蛤蟆俯于地，高数尺，魁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一缶盖之。客曰："夫蛤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荣命付公乎？"黎明启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行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于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甚，因偃于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状甚异，来宪前谓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于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往。"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旁，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惧！"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忽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见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尔。宪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于人，岂非怪之尤者乎！"于是尽杀之。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营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医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几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中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数日，其声益响，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复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为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见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视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为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焉，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舆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悟所梦。觉为梦日，果其杀蜘蛛于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

吴郡陆颙，家于长城之东，其世以明经仕。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惟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颙谢曰："颙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酬燕，极欢而去。颙，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颙寿。颙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尔。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颙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颙

曰：“彼胡率好利不顾其身，争米盐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轻金缯为君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颙遂侨居于渭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颙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处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颙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欲富君尔，幸望知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颙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尔。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颙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颙曰：“何以识之？”“吾尝见宝气亘天，起于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斯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颙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颙又问曰：“此虫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虫，又金箧扃之，命颙致于寝室，谓颙曰：“明日当自来。”及明旦，胡人以十辆车辇金玉绢帛约数万献于颙，共持金函而去。颙自此大富，治园田为养生具，日食果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颙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夸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颙既以甚富，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仅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霞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二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谓颙曰：“至宝来

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步，鳞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龙宫，入蛟室，奇珍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其获甚多。胡人谓颙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资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颙。径于南越货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而甲于巨室也。

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贵，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诛死。

跋扈李师道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失利，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咸若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罹郑注之祸。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一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验也。”于是以铁数十钧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者发吾所镇之铁，则其家长当死！”唐大和元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发地营缮，得其所镇之铁。后数月，造果卒。

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踯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衄；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出军征讨，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玄者，尝为北部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必主败折，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照，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求画工，将命施彩饰绘，责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直，愿输工，可乎？”寺僧欲先阅其笔，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诸寺，宁有迹乎？”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圬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殿宇，且为僧约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户，亦不劳赐食，盖以畏风日侵铄也。当以泥锢之，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自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怪也。当不宜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惟西北墉未尽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莫敢继其色者。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尝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貌如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父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貌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当壮，志尹君之容状。’自始至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不老惫，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哉！”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

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廨，馆于官署中，日与同席。闻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佛屠氏，尝曰："佛祖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汁置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割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落，其夕，卒于馆中。严君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汁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汁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无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公曰："吾闻神仙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尔；不然，何变异之若是耶！"将命发其墓以视之，然虑惑于人，遂寝其事。

浮屠氏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颜貌清瘦，须发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吾师可立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当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捧子音奉，即荷竹橐而贩者，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师第言愿游稚川，捧子当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美以俟捧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捧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敬稍殆，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捧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捧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尝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捧子曰："稚川甚近。师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得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捧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捧子与契虚共负巨石置

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步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步，见一高山，其山攒峰迥拔，道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捧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捧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十寻。捧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絙系一竹橐，自山顶缒下，捧子命契虚瞑目坐橐中，仅半日，捧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玑玉交映于云霞之外。捧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有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捧子曰："此僧何为者？莫非人间人乎？"捧子对曰："此僧名契虚，尝愿游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凭玉几而坐，其貌甚伟。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捧子命契虚稽首上谒且拜，谓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尝绝三彭之仇乎？"契虚不能对。真君曰："慎勿久留于此！"因命捧子与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栏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腻黯黑，洞莹心目。捧子谓之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问："此人为谁？乃于此瞬目乎？"捧子曰："此人名杨外郎也。外郎乃隋氏宗室，尝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国属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尔。"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捧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视，其两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既而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捧子曰："此人姓一，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者。"于是捧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去时之履历。契虚因问捧子曰："吾向者谒觐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捧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

津俱至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已绝粒，故不置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征其实。契虚始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尝传其事，谓之《稚川记》。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立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默而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而不听；二相惧，复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侧，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兹有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不之顾，岂二相有忤于圣意乎？"玄宗笑而谓曰："我昨夕梦十仙子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节奏，由是默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此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

卷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披金甲，执银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镝]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阍人惊寤。及曙，视其门，已辟矣。即日以梦白于寺僧，众往共视，见神人之迹。告于京兆尹，尹具表以闻。肃宗命使验之，果如其言。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戒之曰："吾有急事，俟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计日不还，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倏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贵人据案而坐，侍卫严肃，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音问，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有命使长安，且有刻限，不然当死。今为大王使蜀，是弃相国命，他日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日至西蜀，而还长安，未为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饮食。忧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鞠躬如朝谒礼。顷有诉冤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出。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都，访成都萧

敬之者与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机幽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我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致怀中尔。”赵即以钱贮怀中，了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弃道旁。俄有追者至，以钱数千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汝，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酒食，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往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为金天王所摄为婿。今我妻在此，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留赵一日，赠缣数匹，以还书托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物，可用之。”赵拜谢而出，径归淮南。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持宝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惊寤，叹息良久。明日晨起，语于宾僚，即命释赵而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

元载布衣时，尝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行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匿于庙庑下。二人见之甚惧，且虑为其所害，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声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速去，无有惊于贵人！”群盗惶怖驰去。二人相贺曰：“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吾闻声，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异。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谒觐，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尝职军伍间，今已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出于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于推算者，能预知君平

生荣悴得失之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得丧，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而惧，即起曰：“尔既非人，果鬼乎？是将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尔。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岁霖雨数月，居舍尽圮，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剥且甚，又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坯土尔。今我赴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行，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有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傥为我重建庙宇，以时祭祀，则幸之甚矣。惟愿无忘！”袁生许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黩于我，君当悉屏去吏卒，独入庙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谨受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问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乃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卒，独入于庙中，见其檐宇摧颓，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谓袁生曰：“君不忘夙约，今日动劳车驷，俯而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引入庙。见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数人立其旁。袁生因问曰：“此僧亦何为而得罪，以至于是？”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身有殃咎，故系于此，今将一岁矣。每旦夕，余则鞭箠之。从此后旬余，余当释之。”袁生又问曰：“此僧身居阳世，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系之，则其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为余所系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兴建祠宇，幸疾图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归，欲为计其工费，然以初官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生魂，因而困惫，僧本不知。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脱矣。吾今假以他语，俾其建庙，无乃不可乎？彼僧闻此，必无所疑。”于是命驾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道成师者，卧疾沉惫，几一岁矣。袁生见道成，道成曰：“某病将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尽。”袁生曰：“师疾如此，濒于逝矣。我能愈之。师其愿乎？师其发愿出财修建赤水神庙，自当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虽于赀货，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生魂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

苦，叱其神：‘尔何为系生人魂？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相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当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毋以疾愈怠尔初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曰：“敬受教！”后旬余，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谓我曰：‘师之疾，赤水神为之也。疾若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臿负畚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遗者。又明日，道成诣袁生。袁生喜曰：“师疾果愈。吾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谓曰：“可速建赤水神庙，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人所以赖于神者，以其福可延，祸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诸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今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扑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道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尔。”袁生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而为仇也？”神曰：“道成虽为僧，而余福犹盛，故吾不能为灾。今君禄与命衰，皆弃宿约，故吾得而为谋矣。”言已不见。生甚恶之。数日，竟以忧卒。

王锷之镇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锷薨。时元和中也。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益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村甿陈翁者，尝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缨金珮，光饰华焕，鞭马疾驱。适遇陈翁，因驻马而

谓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致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者皆愈。

王锷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尝避暑于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危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见之。崔泽惧而且恶，命家童逐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允。后月余，卒于郡。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因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其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见帝！"神曰："威梓国绝域远夷，部落繁聚，世与韩氏为仇，而乃骋悖肆奸，觊觎中夏。今将付之，非力不给，卿以为何如？"愈对曰："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之而去。于是书其词揭于座右，终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人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门而入。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尝为郢语之。

故相李回，少时尝久疾，其兄辩召巫祝，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而降，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

俄顷，其貌颓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尝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其寺僧亦以太守终不敢言。未几而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如缕织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且异曰：“崔君为吾郡太守，尝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复生。回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亦竟归其寺焉。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姿质甚妙而风度明朗，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则享国无疆，无劳采常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产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贞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骓毛，两胁有麟甲，鬃尾若龙之鬐鬣，嘶鸣真篪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贞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尝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贞即白于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献。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尝一夕，有三四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饮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君幸与我肉，今食具尽，愿君更赐之！”薰即又置肉于掌

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俟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声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满于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寻之，入里中民家。既以事问民，民曰：“家有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若符所怪，即杀而食之。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尝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匹，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童丱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报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释之。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岗之上，其下龛宇轩豁，可居穷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孥，病足而伛，常策杖行乞于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龛中，时大雪，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群犬但集于叟旁，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竟以身卫叟肢体，由是寒威稍解。后旬余，竟以寒死于龛中，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

卷三

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尝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咎？"乃令扑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视之。忽见韩生所蓄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即挟鞍鞭马，驰骋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马，马竟跃而过，黑衣人乘马而去。复归，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往，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其为踪历历可辨。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其踪方息。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伏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内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无泄。兹事泄之，则吾属不遗噍类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又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当即编于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人唯而去。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喂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及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黑衣人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惊，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

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邻居士子十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冢，穴中有数犬，毛状异恶，尽杀之以归。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尝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上，而门外有群鼠数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童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圮，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德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

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尝一日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能举。公启而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谬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者异物接于踵，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乃贬为缙云守也。

娄师德布衣时，尝因沉疾，夜梦一人紫衣，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数里，见路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途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见一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旁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履历清贵，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忧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始悟为梦游尔。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

凡八十有五，今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后三日而薨。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法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言，将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复释教，寺宇僧尼如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

清河张诜，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喜，且以为上将用我。既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卒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于前。过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喧然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幂迤逦。城之西北数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门。其城内檐宇栉比，兵士甚多，又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门内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巍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数十，具甲倚剑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见一人峨冠，被衮龙衣，凭玉案而坐其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妇人，亦据玉案，在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既而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

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合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固无惧尔！”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经历，尽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衮龙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历代圣贤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奴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洎天将晓，其导从群吏自外见慎矜门外有一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街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出宰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转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答。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生鹿献，吴生命置于庭。已而，吴生绐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余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尔。目若电光，齿若战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图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图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岘，家极赡，生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初霁，郡民望见浮图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彩衣，郡民且以为怪。岘闻之，往观焉。望其衣妆，甚肖己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岘女也。岘惊讯其故，女曰："某向者独处，有一夜叉，长丈余，甚狞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图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困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图，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其暮归，因诘之：'何为惧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则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终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归浮图上，望某而语曰：'汝为何有异志弃我乎？使我不得再近汝也。从此别去矣！'夜叉东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图中得以归。"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声而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固知其怪，恶而且惕。久之，闻烛影下有曰："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置掌中。幸无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于地，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物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汝，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见惠乎？"越石谓其妾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其面，乃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怖。以手击张氏，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驰走，不敢返顾。明日穷其迹，于垣上下有过踪。越石

曰："此夜叉今夕将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许，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连声不已。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恶之，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爱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询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故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卒之日，此女当愈。"郑君即遣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无疾而卒。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集轻薄少年二十余辈为乐，厥后省过，折节读书，以诗名称之。累为河朔官，改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兼能之，雅为太守所重。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是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欢饮入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乐于今夕，岂无嘉宾韵士，愿为我召而见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无名人。其僚属庸猥，恐其辞令不谨，礼度失当，少有愆责，吾之任也。"士真强之，太守曰："录事参军李某，愿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生入趋拜，士真见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甚不悦，瞪视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座皆愕。少顷，士真叱左右

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人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宁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尝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窘，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客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尝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崖岩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端。自此家稍赡，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与王君之宴，既入而视王君之貌，乃吾曩所杀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怀栗惕。自知死于旦夕，今将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狱中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送士真，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酣，太守因欢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为召之，而李某愚劣，不习礼法，有忤于明公，实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问李某之罪何为者？愿得明公教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一见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再言！”及宴罢，太守密访其年，曰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卷四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忘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抵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其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而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人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愿君勿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汝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童，且以事讯之。其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黯其翼嗷其鸣者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妾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有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东向而去。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于前而寝，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屋瓦上得焉。仆夫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屐，复于屋瓦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窥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乃命取焚之，卒飞而去。

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尝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傥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寿，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默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嚬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今之命若败缕之悬风中，危将断而飘矣。而君不能念事之急耶？幸即为计，不

然，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于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昨夕之梦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失其首。宗元益异之。

唐河东柳泝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置于盆水中。先是，泝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泝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泝悸然而寤，果闻儿啼，曰：“梦一大鱼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泝梦合。泝异之，乃视小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泝益惧焉。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旬余，儿之疮始愈。泝自后不复钓。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以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天宝十三年春三月，成与晖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鬣摇首，作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者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有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偿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以纪述。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亭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清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坐，谈议朗畅，出

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沈曰：“我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为名焉，欲使继吾学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者。”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赏叹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文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体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是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履危机。’此言岂虚语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尝为蔡公郢州记室，梦一人告我曰：‘君后位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返矣。”因相与归，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载。”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以事告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反，又一年而乔卒。

元和长庆间，有郭翥者，尝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明不相通，约先殁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

翥居华阴，一夕独处，闻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语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烛，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详，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近，即以手扪之，讶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搅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是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尸而返。

长庆中，裴度为北都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欲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置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置药屑于鼎中。赵恶之，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越数日，果卒。

李光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尝梦一白衣人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公逵绐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具以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常在其门，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生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灵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邠江，至泥阳郡，舍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百函。观遂留止，将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镐]，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乃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一夕未寝，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旁若无人。如是

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吾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俟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熟寝，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吾子言之失而忧之深乎？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尔也。精魄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安所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尝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孰为耶？”习曰：“吾子将谓死未得更生也。”遂与偕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相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至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袴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木蒙蔽，庐舍骈接。习谓观曰：“与君俱住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释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褰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惕惶惑，忽有牵观者，回视其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于东南指郡城而归。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驰去，将无及！”顷之，遂至寺。时天已晓，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以其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神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诵阅藏经，虽寒暑不少惰，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间，言事往往奇中。尝为沂州临沂尉，今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云。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尝一日，里中三四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具话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能识之。"乃顾一妇人，衣青衣，拥婴儿，步于岸，生指谓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魂也。"杨生曰："然则汝何以辨其为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何窃人之子？将安往乎！"妇人闻而惊慑，疾回步，未十数，遽无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旁一家陈斋设供，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任与杨往问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苏矣，故设斋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与鬼妇所拥者无异。诸客皆惊叹久之，谓任生曰："先生真有术者。"生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濆，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一月，京师乱，餗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濆受贾餗恩，今当匿于濆家，愿得骁健士五百，环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濆门，召濆出厅，谕之曰："贾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濆度其势，不可以理辩，则抗辞拒之。部将怒，执诣士良所，士良使戮于辕门之外。时濆弟湘在河东郡居，是日，湘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有血污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童逐之，遽不见。越三日而凶问至。

卷五

荥阳有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趏捷闻，家于巩洛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健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路，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入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西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皂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洛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之。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贼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其尸。即驰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

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纵横，入里中甿殷氏家，掠夺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巨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

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甿，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锸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日柔搦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食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迁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赀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聪明，状貌愈少，而发之秃者尽黟然而长矣，其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悟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居山林，弃人世，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范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尝欲质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处。”曰：“吾自能弭之。”后一

夕，卢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轩下。夜既深，闻有扣门者，从吏即问之，应曰："柳将军遣某送书与卢侍御。"卢不应。已而，投一书轩下，字若濡笔而书者，点画纤整。虔命从吏读其字曰："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吾惧，宁不愧于心乎？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于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其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胸，其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有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宇，于屋瓦下得一瓢杓长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从事某，其官舍常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割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童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见其树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堕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

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大和八年秋，宽自大理评事解县榷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童伐一树，既伐，见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具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

有醴泉县民吴偃者，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余岁，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后数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于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呻吟之声。偃

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穴中宽敞，旁有古槐木，盘根甚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空腹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独观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但指则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顾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梃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梃揕其首，其躯若草所绾，梃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观虑其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尝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往寻，果见古杉，有梃贯其枝柯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验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客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及闻牖间有吟啸之声，珪知其怪耳，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从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无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于是缉丝为缗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缗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间云："何罪而见缚，其义安在？得无悔耶！"遂引缗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缗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绝矣。

灵石县南，尝夜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

初，董叔经为河西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堕，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之。其后妖亦绝。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木十余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雨霁后，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怿。月余，梁生父卒。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兄弟四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篇，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思，虽寒暑切肌，食粟袭苎，不惮劳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愈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义，何蔽滞之甚耶？"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居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终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坚。老夫虽无所能，诚有补于郎君，幸一访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览书自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显”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立极，樊文男钦贡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其铭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而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数，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而穴出。公念之，命工迁其骸于高原。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铭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鳄，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南山有雷震暴，声闻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汗流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

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俱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名，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示之鳄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斗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诏丞相晋国公裴度将兵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虫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辨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之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令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也；‘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须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辩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诛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辩，擢为裨将。

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回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迂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回之患。

卷六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大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宜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如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此而死。尔勿泄吾言；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之疾随愈，万金果卒。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尝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于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陇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胡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

郭郛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肸蚃间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郛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

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郭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吾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郭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郭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之信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是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嘉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命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以至诸葛长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尔，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长史之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一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中郎曰：“山树高高影。”步

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盘杯亦亡见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矣。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度宏丽，相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岂能为祟哉！"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吾寝于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者，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各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现于人，而人自惊悸以死，固非神灵害人也。吾今遇汝，汝无畏。若真有所诉，当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子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之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

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堂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向大笑。其妪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所来。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吾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剑置于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妪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余，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有一妪谓吕生曰："吾将与合矣，君且观我。"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妪，与前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为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祟耶？"妪笑曰："君言过矣。果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祛除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压蚁尔。今夕愿往君舍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妪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妪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妪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忽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虽然，妪等亦将成君一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童于其所没处发之，下至丈余，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信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

宋顺帝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躅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还。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晚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马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宝，愿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跃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生曰："此宝安所用乎？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载，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于是我等越海逾山，来中夏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厚价而归。

杜陵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弇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怠。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往！"弇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行十里，得郑氏亭，撑空危危，扩然四峙，门因花辟，砌用烟矗。弇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状。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弇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幕，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弇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后世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此为何所？女郎亦何为者？愿一闻之。"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

顾，且贻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惟虑不可久滞世间人。若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飘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之声。日晚酒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名《紫云》，愿授圣王。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况又非知音者。如是，则固不为耳。”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是可矣。”又曰：“吾有三宝焉，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彻，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彻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宫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连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于体，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宝，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籍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之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表以识之。又明日，携锸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

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背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刓；乃命磨莹，其清若水之洁澈，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是宝。由是人无知者。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谓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此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祸所归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复执以北也。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者，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语音，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启请案椽，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久坏矣，如何？'案椽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借其壳还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历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缗帛随以修佛像，施贫饿者。后还家，至今尚存。

卷七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劳，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请。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遣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钑]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坚[硍]，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土人持以献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高公之文刻焉。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叟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础，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础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大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

径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启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激。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兀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光阅而异之，遂行，出径约数十步，回望其室，尽无见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大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扆'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之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大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觐。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烬。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责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

唐刘禹锡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此，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岂有黩神龙耶？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讫，大震一声，若发左右，坐榻倾靡，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秉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其长数丈，血流于地。乃是禅堂庭北有槐树，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龙蜿蜒之迹焉。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幕，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日卓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声稍响，[illegible]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师命巫属祷焉，巫者告曰：‘某日当有大雨。’至日，果为之沾足。”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大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

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天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仅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童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纵横十数，状类杖痕。疑雷鬼之所为也。

宝历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梦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于是思玄求炼金之术，积十余年，会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敝裘，扣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甚，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痈尽溃，血秽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召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童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视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灿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而锐字者，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宁领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愚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傥公宽之，某庶获自新耳。"[诲]曰："帝主命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案掾出崔君籍。有顷，案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召，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诲]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廪禄，用副吾

子之托。”崔又再拜谢。言方毕，忽有云气炳然，红光自空而下，谭及廷掾仆吏俱惊跃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于室中壁隙间潜窥之，见谭具巾笏，率廷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导帝命。于是谭及廷掾再拜受书，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谭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行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谭曰：“血属无类。吁，可悲乎！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己身卧于榻，其妻孥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余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馈遗甚多。闻崔之言，惧连坐，因命亲吏持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轴，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将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寝，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郭，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之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而熟视之，乃是刘溉，曰：“吾兄何自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远不可逃，每念妻孥，若刖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将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窦即师扬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语诸人。

贞元中，有卢江郡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瞿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向西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取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尔；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颔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谓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时，愿足矣！有不能补治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得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为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经义，又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措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之像，以彰感应。

高阳许文度，唐大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寂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是时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忧且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涛黑色，杳莫穷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正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肢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病少间，策而行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果前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尝闻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盖其佛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阅佛书，因穷尽其旨，而皈依于释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读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篇，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且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肢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肢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违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端坐而逝。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肢体连贯，若缀络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瘗于塔中。

宁勉者，云中人也，年少，有刚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士千人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违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恟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有所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见星月明朗，有贼兵驰走，颠踬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卒数千人，得其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诵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虏曰："向者望见城上有巨人数百，俱长三丈余，雄猛可惧，怒目呿吻，袒肱执剑。蓟人见之，尽惨然汗栗，遂驰走远避，又安有斗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也。

唐贞观中，有玉润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读《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迥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具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果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致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读《法华经》声在石函内，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所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也。

卷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尝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推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以伺之：望见一狼自室中开户而出；天未晓，而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诲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需生者尔！"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户，家人又伺而视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复还矣。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苇林，里中尝有会宴，致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缯帛于室者，亦尝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日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吾夕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缯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嚬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颡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引发一中。及驾还，乃敕

厨吏炙其胜以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闻之！”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猎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误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圃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耶？”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但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诏内臣力士具验之。凡食顷，绝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误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铁钳，令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殆不可见。且持以进，上命磨拭视之，其文字芜蔽，殆不可识矣。上于是验果之言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征诸纪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少差。顾谓力士曰：“异哉！张果能言汉武帝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颍川陈岩，字叶梦，武阳人，间侨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之南。先父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颍之志，方将栖迹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尝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宜原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氏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

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饵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颦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悫，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止？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往京师，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令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致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愈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恶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精符箓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里民具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屋瓦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于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尝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亦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马。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相传云其地非吉地，固不可居。后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中，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尝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买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有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时举一几击长史肩，长史惧而

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童寻之，见前时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内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尔。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经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闻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独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绘图铸像，已而自赍衣粮，诣郡中佛寺饭僧。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径中，见山下有石龛，龛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磬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又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权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资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屠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萨埵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则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心，岂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于猛兽，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

命，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龛而礼。礼四方已毕，忽跃而腾向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声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尔亦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余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旁，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属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起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县有村民，因辇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告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而且惫，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乃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

唐邠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里，初为小胥，性喜杀，尚渔猎钓弋，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走，计以万数。

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绕其榻而噬之，疮痏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妻子、兄弟咸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宾客卢贞有犹子，尝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即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其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韝]，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悴，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且命执侍左右。征其家于何所，对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谓先生为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且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之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率，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谇语耶！"全素佯惧不敢对。明日，蒋生独行山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也，见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箦蔽其尸，将命棺而瘗于野。及撤其箦，见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

石砚，亦亡见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奇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炉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中。

卷九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数。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丹成，疑转功未完，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观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侍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斫古松垂枝，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入道华房中，一无所见，惟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案上，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人视之，中留偈一首云："帖裹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著与肉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教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辞，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观名"昇仙院"。

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少常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与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闾丘子默然有惭色。后数岁，闾丘氏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

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耶！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来往。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濛阳郡佛寺中。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锢其心，徒为居山林，终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濛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辩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也？”又玄惊叹之，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令我生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不见。又玄既悟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

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屠氏。一日，因诣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尔。”广异之。后

一日，乃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国史。余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常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毁；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睹。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闻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然，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时，而谓吾曰：‘后十年，我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师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

之来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尝考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门僧，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出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纵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得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庸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举层霄，德诚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尔，非他也；然尝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独某家畜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极爱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得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

其状与吏所献者不异，而神俊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所未尝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君之祸者，二犬耳。"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撤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为盗，昨夕偕来，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所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二犬见之，乃蹲于树下，某伺其他往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某心也，盖受制于人尔。愿释之。"休璟命解缚，盗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将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余之所能为哉！"休璟有表弟卢轸，帅荆门，有术者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焉，庶可瘳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转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纸，无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不知所终。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吾往岁在剑南，与此子友善，今闻生于韦氏，吾故不远而来。"韦氏异

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左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饮酒食肉；日衣弊裘，虽盛暑不脱，由是蚤虮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以为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旁，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尝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笑曰：“骇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由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谓之曰：“僧当死心奉教戒，奈何食酒肉，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斗殴，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岂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龌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大师，及开户而大师亦亡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云。

元和初，长乐县有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曰：“汝，吾同姓也。”因相与往来经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旧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且当一访我也！”生诺之，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访焉。时有一僧在庭，

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谒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哉？"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内有一僧，状与鉴师同。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云："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屠氏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感异之。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老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尽，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令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行诚不免矣，然乃终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晋山，见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识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冥数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军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不悦。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构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圮，遂召数工计土木

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异也。

道岩师者，居于成都宝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岩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岩悸且甚，俯而不敢动。久之，忽闻空中有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岩闻之，惧亦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神？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溃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岩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岩请曰："吾愿观檀越之形，使画工图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顾无懔悚耶？"道岩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形质狞，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岩一见，背忽汗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于画工，图于西轩之壁。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者，刘既至，尝假其百余编，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垒，漂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画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殊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尾有题识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之，后当有人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题。"刘阅其识，叹息良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改元一十有三矣，与其

记语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非假其名而传于后乎！

卷十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亦可疗。"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臆中动摇，有顷，呕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幺么，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愈。

荥阳郑德楙，尝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郑愕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配敌。"郑知非人，坚拒之。俄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青罗裙，年将四十，而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诣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甲族美才，愿托姻娅。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珞，长筵列馔，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与比。食毕，命酒，以银樽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馥。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艳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外门步至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夜成礼。明日，夫人命女舆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帏茵席，皆悉精

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返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疑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事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谓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过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显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燕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也，鞁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之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回。”郑始寻其故处，惟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处，吾复何忧。”乃为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人多怨望，颇招鬼灾，乃致方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下人积怨者不少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计月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阒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邪？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坠而下，又一人逾垣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张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啭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坠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童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曰：“赖此人，不然，几为所

祸。向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裕尝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后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清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听之，甚觉类窦裕，亟起，与语未及，遂亡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命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于路前，有志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度使入觐，为导骑所迫，四顾惟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从，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于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可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一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俄而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无足怪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殁，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

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被诛。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爱之。忽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为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仅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饮食，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哭笑，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夺，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童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童驰白，裴君出，具话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处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公益恐，其家童惶惑，计无所出。及暮，忽阒然不闻其声，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后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尝举进士下第，后为晋阳普原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

学，闻明公以文学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延入与之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滞，隐迹藂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虑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酴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辞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童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语其事，时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计真者，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密，真既亡其仆马，怅然，遂扣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是谁家？”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童遽以告主。顷之，又令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经典图籍、裀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沉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止贵客，宁有间耶？”真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爱慕之。又命家童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馔供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留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之，明日乃别。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

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问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无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意悲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敢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绝，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肢体，瘗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殓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而还。居岁余，七子二女相继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真终无恶心。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四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

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少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圮，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其地，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蚕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常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一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卑，不可乘以过，遂易门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敢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雷既息，其光随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将伺之。”于是挈衣橐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忽有大风雷振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果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冰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光在身后，子春即奋跃挥臂，砉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开，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及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广二三尺，魁魁若蟠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师曰："后此蛇决水潴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其蛇至夕则驾风雷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耶？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潴城之应。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蹙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童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鸠鹊，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数，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或翼其旁，或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帛百余端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鹞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鹞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鹞献焉。

补遗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卧于榻，寝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之乐，如是者久而不绝。俄又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一阕，员且惊且异，翊日命家童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及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其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复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颓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今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土，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古罄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观庭，忽见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如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望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

至翱所，因驻谓翱曰：“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南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帐帟，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见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下竟发楚王诗。”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惟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肠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久之。美人遂顾左右撤帷帟，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舆人物尽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于笥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长望，追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渺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车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往东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

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日，以怨结遂卒。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策辄不动，惟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状，兀然而来。法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西来渐近，乃是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逾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半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亦无存者。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飞者，曰"煞"。大和中，有郑生者，尝客于隰州，与郡官畋于野，有鹰逐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生将命解而视之，忽亡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畋尝遇一妖鸟，事与此同。

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经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祸至。"叟大惧。及晓，与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衣色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

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具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李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人，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言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

元和中，博陵崔毅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尝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牖下趋至榻前，且谓毅曰："幸寄君砚席，可乎？"毅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毅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毅前，乃诗也，字细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童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毅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毅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毅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毅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居肄业。常忽忽不安，自

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其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割然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人成其行数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掷之。僧道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

开成中，河东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于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且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见。

国初有神像，范金而制，传云，隋朝有术士镕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视焉。时肃宗在东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声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是，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凡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裴铏传奇

[唐]裴　铏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裴铏传奇》，原名《传奇》，唐裴铏撰。铏生平不见史载，据《全唐文》和《唐诗纪事》等，知其咸通八年（867）为静海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衔，乾符五年（878）为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衔。

书中除《王居贞》篇外，各篇皆系以历史年代，其中最晚的《陶尹二君》和《宁茵》二篇系宣宗大中年间事；又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以其为温卷之作，据此今人周楞伽认为成书于咸通末年，“至迟不出乾符初”作者显达之时（见《裴铏传奇·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书中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如《昆仑奴》篇为世代传诵。书中人仙、人鬼的恋爱故事如《裴航》篇也别具一格，极具浪漫色彩。全书内容虚实相结合，情节生动，构思精巧，叙事委婉；文中多用诗歌、骈句，故文笔华丽典雅，代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最高成就，堪称唐代小说之经典。书名《传奇》也因此成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命名依据，并为中国文学中“传奇性”一词的引申来源。书中的许多故事成为明清戏曲、小说题材的渊薮。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六卷，并云：“《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收录本书三卷本，但至高儒《百川书志》录为一卷，云只二十二事，则

已为残本。二本今已不存。赖《太平广记》、《岁时广记》、《类说》等多有征引，今人周楞伽据此辑成《裴铏传奇》，共三十一篇。今以《太平广记》、《岁时广记》为底本，校以《类说》，并参考了周辑本的辑校成果。另《绀珠集》本所收《金钗玉龟》和《红拂妓》二篇为周辑本漏载，今据《四库全书》本补入。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裴铏传奇
　　元柳二公
　　崔　　炜
　　陶尹二君
　　许栖岩
　　裴　　航
　　樊夫人
　　封　　陟
　　薛　　昭
　　金刚仙
　　郑德璘
　　昆仑奴
　　聂隐娘
　　张无颇
　　萧　　旷
　　曾季衡
　　赵　　合
　　颜　　濬
　　韦自东
　　卢　　涵
　　陈鸾凤
　　江　　叟
　　周　　邯
　　马　　拯
　　王居贞

宁　　茵

蒋　　武

孙　　恪

姚　　坤

邓　　甲

高　　昱

文　　箫

金钗玉龟

红拂妓

返回总目录

裴铏传奇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飨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飓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罥长鲸之鬐，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鲛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

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当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

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瀣，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

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笺，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命侍女进馔，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饷。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饷，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饷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馔，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但子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

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

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

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递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前海上之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

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谓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

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馔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

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戚。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

（《太平广记》卷二五）

崔　　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

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亦不见。

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之数日。炜素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

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飨。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童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

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

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黯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

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

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

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缉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赍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

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

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

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馔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

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

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

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海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

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

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

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

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馔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瓯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妪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

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四）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涉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

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攲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在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欻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寒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余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

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与同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

二公遂俱稽颡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蒂。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

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

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

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

毛女继和曰：

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

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

花片蝶翅而扬空中。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

（《太平广记》卷四○）

许栖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马惊，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

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见碧桃万余株，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元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元君，召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黄庭》云：'但思一部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数也！"

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颍阳尊师，为元君布算。元君曰："请

算三事：擘太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擘太华虽云巨灵，实夸父之神也；立海桥虽云丑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为？”曰：“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道士曰：“乾卦今日中。”

逡巡，有仙童曰：“东皇君请今宵曲龙山桥玩月。”元君请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同跨鹿、龙而去。顷刻而至，见危桥若长虹亘天，势连河汉，深入沧溟。东皇君命酌醴，鸾歌凤舞，响彻天外。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

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命牵栖岩马来。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汝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玉女曰：“龙子回日，虢县田婆针寄少许来。”

跨马，食顷达虢县旧庄，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询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尝寄信买针。”遂取针系马鬣，放之渭滨，化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

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

（《太平广记》卷四七）

裴　　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

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

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搴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

遂饰装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苎。航揖之，求浆。妪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妪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妪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

良久，谓妪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躇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妪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妪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

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妪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妪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妪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妪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帏。”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俄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帏，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妪，悲泣感荷。妪曰：“裴郎自是清灵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妪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妪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大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

（《太平广记》卷五○）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尝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

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谕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

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梢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

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鼍，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噀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鼍，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咸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

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

（《太平广记》卷六○）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薮。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猱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阗。烟锁笃篁之翠节，露滋踯躅之红葩。薛蔓衣垣，苔茸毯砌。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轿]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嚬]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

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

陟览之，若不闻。云[轿]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欻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

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跱。自矜孤寝，转懵空闺。秋却银钅工，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薮，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兼室尽登仙。

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

陟览，又不回意。

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竹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为证，叔子是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

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

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

辎轿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移。

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

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性虽执迷，操唯坚洁，实由朴戇，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

（《太平广记》卷六八）

薛　　昭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锒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薮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

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

之南。昭询其姓氏。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间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事，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

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

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垅上更添愁。

兰翘和曰：

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

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

云容和曰：

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

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

昭亦和曰：

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净洗玉阶尘。

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

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阈，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起榇，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

申师，名元也。

（《太平广记》卷六九）

金刚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刳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枳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殂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持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

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

（《太平广记》卷九六）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旁有鹾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㮇，邻舟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

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

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蕣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

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

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韦姝诗二首曰：

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

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

又曰：

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细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

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

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当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觐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

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

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太平广记》卷一五二）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者掌三，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

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

左右莫能究其意。

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携炼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

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

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搴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馔，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欻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刳逐二女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

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

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搜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

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

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赡，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

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或痊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

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珰，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氲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搴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篦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

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

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

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

又曰：

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

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

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

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限。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

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谢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佩金鸣玉，骑从阗咽，惊动闾里。后无颇稍畏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一○）

萧　　旷

大和中，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

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谓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

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君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

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行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

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坼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胎，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原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

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

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消翠羽空。

织绡诗曰：

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

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

旷答二女诗曰：

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

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

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蹑虚而去，无所睹矣。

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

（《太平广记》卷三一一）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盐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炷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殁，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之于人。"遂与侍婢俱去。

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

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

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莺离芳草竭。

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

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

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

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

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箧中，得小金镂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寝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于沙碛。

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挝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

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壕，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涤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钟陵韦大夫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

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

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馑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饵之能度世。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耳。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颜　　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濬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或谐谑，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渝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

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鬟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双鬟笑曰：“憨措大，收取眼。”美人亦讶之，乃曰：“幼芳之言不缪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阇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

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蹑其踪而去，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青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郎君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

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贼不仁何甚乎！昔刘禅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孙皓岂无嫔御，晋帝不诛。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怨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幸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吴公台下，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

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

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

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

孔贵嫔曰：

宝阁排空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

青溪犹有当时月，应照琼花绽绮筵。

幼芳曰：

皓魄初圆恨彩娥，繁华秾艳竟如何？

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作逝波。

濬亦和曰：

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绮窗斜。

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

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珰珮而入座。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濬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咨祈幽府。"呜咽而别。

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青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濬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

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迴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

自东扪萝蹑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扃其户，以石佛拒之。

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镝]，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阈，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

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生平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跻险蹑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

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

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

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

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裂，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六）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

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佳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

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

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

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能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

及庄门，已三更，扃门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跧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

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旁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

（《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陈鸾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

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穑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飨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刀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啮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

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爇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空之处，后雷不能复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

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与绪。厚酬其值。

（《太平广记》卷三九四）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阌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扪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得存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

数日，至阌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

笛而吹之，一气清逸，五音激越，驱泉迸山，引雁行低，槁叶辞林，轻云出岫。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

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

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四一六）

周　　邯

贞元中，有处士周邯，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滟澦，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邯喜甚，每舣舟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爇犀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

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赡。

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旦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而往劫之。”水精饮酒，仗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手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拿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亢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躯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

攀。

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鸮，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

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

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

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

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僧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弼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不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

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弸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今方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征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斑，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啮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

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

（《太平广记》卷四三○）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

（《太平广记》卷四三○）

宁　　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关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至颍考叔挟辀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光武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叩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及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颔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迹，但偷生耳。适闻风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斑寅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脩脯以送酒。茵出鹿

脯，寅啮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齑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鹁鸠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

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

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

寅继之曰：

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

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昆。

特曰：

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

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

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之才，岂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

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亦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惟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

（《太平广记》卷四三四）

蒋　　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罴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

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

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枚，跪献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

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钗钏数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黄兽，擒其耳，醢其脑。昨见山客脱象之苦，因来相投。”武挟矢欲行，见前者跨象猩猩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赂，欲射兽，是养虎噬人。观其钗钏，可知食妇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惭曰：“吾当留意。”回矢殒虎，踣其猩猩。悬钗钏于门。村人多来认云：“为虎所食。”武一无所取。

（《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搴帘而入。

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

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

吟讽惨容。后因来搴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

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赡足，巨有金缯，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暌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

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

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杂。

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堧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

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扪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

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

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

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

怅，舣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五）

姚　　坤

大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以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常于阒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硰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

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盻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盻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所据耶？"狐曰："君不闻《西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

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硰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

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

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

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

（《太平广记》卷四五四）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

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葆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篆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

蛇先去，小蛇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阛阓，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

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风，有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啜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

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

（《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缨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浮'，信不虚耳！"又曰："请各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

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梦，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漦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俄而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箧，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

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

（《太平广记》卷四七○）

文　　箫

大和末岁，有书生文箫者，海内无家，因萍梗抵钟陵郡。生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尘，与紫极宫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

钟陵有西山，山有游帷观，即许仙君逊上升地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祐。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阛阓。其间有豪杰，多以金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闲立，握臂连踏而唱，其调清，其词艳，惟对答敏捷者胜。

时文箫亦往观焉，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词理，脱尘出俗，意谐物外。其词曰：

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

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

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

久之，歌罢，秉烛穿大松径将尽，陟山扪石，冒险而去。生亦潜蹑其踪。烛将尽，有仙童数辈，持松炬而导之。生因失声，姝乃觉，回首而诘："莫非文箫耶？"生曰："然。"姝曰："吾与子数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绝顶坦然之地，侍卫甚严，有几案帷幄，金炉国香。与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请姝详断，其间多江湖沉溺之事。某日，风波误杀孩稚。姝怒曰："岂容易而误耶？"仙娥持书既去，忽天地黯晦，风雷震怒，摆裂帐帷，倾覆香几。生恐惧不敢旁

视。姝仓皇披衣秉简，叩齿肃容，伏地待罪。俄而风雨帖息，星宿陈布，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姝遂号泣，与生携手下山而归钟陵。生方知姝姓名，因诘曰：“夫人之先，可得闻乎？”姝曰：“我父吴仙君猛，豫章人也。《晋书》有传。常持孝行，济人利物，立正祛邪。今为仙君，名标洞府。吾亦为仙，主阴籍，仅六百年矣。睹色界而兴心，俄遭其谪，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

生素穷寒，不能自赡。姝曰：“君但具纸，吾写孙愐《唐韵》。”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获五缗。缗将尽，又为之。如此仅十载，至会昌二年，稍为人知，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郡举村中，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姝因题笔作诗曰：

一斑与两斑，引入越王山。

世数今逃尽，烟萝得再还。

箫声宜露滴，鹤翅向云间。

一粒仙人药，服之能驻颜。

是夜，风雷骤至，闻二虎咆哮于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见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飞，陟峰峦而去。郡生闻之惊骇，于案上见玉合子，开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却皓首而返童颜。后竟不复见二人。今钟陵人多有吴氏所写《唐韵》在焉。

（《岁时广记》卷三三）

金钗玉龟

明皇念杨妃，令方士杨什伍求之。至蓬莱顶高宫西庑，上玄女仙张太真即贵妃，谓什伍曰：“我，上帝侍女，隶上玄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为侍卫尔。”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盒各半、玉龟子为信。什伍以进，上为潸然，赐号“通幽”。

（《绀珠集》）

红拂妓

李靖微时，见杨素白事。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曰：“我杨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托，故来奔耳。”

（《绀珠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朝野佥载
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总目录

朝野佥载
云溪友议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返回总目录

朝野佥载

[唐]张　鹭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本书作者张鹭，字文成，号浮休子。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曾任率更令、县尉、鸿胪丞等职。《旧唐书》本传说他“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当时文名藉甚，员半千揄扬道：“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人们因之称他为“青钱学士”。新罗、日本也远闻其名，来朝不惜重金购置其文。今存传世著作除《朝野佥载》外，尚有《游仙窟》、《龙筋凤髓判》等。

《朝野佥载》记述唐代前期朝野遗事佚闻，尤以武后一朝事迹为多。举凡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等均有反映，暴露了“贿货纵横，赃污狼藉”的现实世相。另有治病医例、星相占卜、神灵怪异、文坛掌故等资料及琐闻碎语，皆有可观。至于谐噱荒怪纤悉胪载而失之于琐杂，则为后世垢病，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就曾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当然，以唐人记唐事，耳目所接，毕竟较近事实，故其所录亦为《资治通鉴》等史书所引用。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鹭《朝野佥载》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同，并另增《佥载补遗》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并云：“其书本三十卷，此特其节略尔。”上述诸本后均散失。明代以后流行有一卷本与六卷本，一卷本有《说郛》、《历代小史》本等，六卷本以《宝颜堂秘笈》为代表。这两者源流体系各不相同。据当代学者赵守俨先生考证，《秘笈》本全部抄辑自《太平广记》，但有遗漏、误收及误抄，致使此本有若干条目记述作者身后之事。《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谓："《佥载》乃𪩘所作，《补遗》则为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无论其是否为臆测，也可聊备一说。此外尚有一种十卷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有"许氏有抄本十卷"、"影宋十卷本"、"胡心耘有校宋十卷本"。就"影宋"而言，源流颇早，惜均未能得见。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云曾见一种十卷本抄本，与《秘笈》比较，乃内容相同，仅分卷有异而已。未知十卷本是否均如此，姑以存疑。

此次校点，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参校《太平广记》及《说郛》、《历代小史》各本与有关史书，并参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斟酌取舍，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返回总目录

卷一

贞观年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绸襦，遂邀为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漫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合宫尉卢崇道奸，没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讫，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阙，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门郎，至秋而卒。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鹭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

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尽。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惟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疯，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后渐可，百日平复。又商州有人患大疯，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罂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罂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入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觇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元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悦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无效。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追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百姓病。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

洛州有士人患应语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

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一云问医苏澄云。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有铜末束之。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以涂马鞭头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贴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㐌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张鹭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以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复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

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

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

景龙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

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绐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绐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缉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

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后改为圣真观。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材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颎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颎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材门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苒，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之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

龙朔以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往娶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乃《突厥盐》之应。

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遘疾，不愈，回至宫而崩。

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

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驼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

周如意年中以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文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孑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

周垂拱已来，《苾拏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拏。

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

神龙以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之应也。

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

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兆。

景龙中谣曰：“黄柏犊子挽纫断，两脚踏地鞋𩍐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纫断者，韦欲作乱。鞋𩍐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

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

上箭如猬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也。

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

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踣”。未一年而陆颂殒。

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

咸亨以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

魏仆射子名叔麟，谶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诛。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谶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温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

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倒盏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奔走，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

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沥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

鞋。”有顷，门夫着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鸳窠（鸳，啄木也），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着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惟悭吝耳。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綦连辉事，于新开推鞫，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两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枭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满，一无所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邻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

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楚，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纠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

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

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

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遗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

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绷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涉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矜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祎延生问曰：“明公看祎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祎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祎卒。

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张文成，枭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又蜘蛛大如栗，当寝门上悬丝。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矣。

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

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乌鹊，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至无差。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

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曰：“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蛁蟟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鹊巢下地，其年大水。”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

幽州都督孙佺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

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土番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燉燉，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挞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罚。

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渑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惟行纲夜樗蒲不睡，据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

洛阳县令宋之逊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逊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

卷二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螫死，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人得免。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之。县令诘，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丈余，甚铦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

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胲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觳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狝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缒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流。可谓积恶之家殃有余也。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爇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

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可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胁取肠，良久乃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谚云“走马报”。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勘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牓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但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但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蓄锦，朝堂决杀之。

周明堂尉吉顼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顼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顼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顼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顼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遘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顼有力焉。除顼中丞，赐绯。顼理綦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

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

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等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

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胜楚痛，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识字者宣讫，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缒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若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

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鬃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狼戾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搘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傅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鞫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牛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友朋长辞。"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走，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头，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

周默啜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褒公段瓒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瓒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鞫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瓒先射，三发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射，箭如猬毛，仍气殢殢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割取心掷地，仍趌趌跳数十回。懿宗忍毒如此。

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瓠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

监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鹭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半年，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刻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狠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旁人不得枨触。”差摄御史康訾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改尽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㬋，玄㬋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堂下有一伏尸，晋朝三品将军，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知此事，公毋多言。”后月余日，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迨登阶，鬼引弓射中肩膊间。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令巫者观之，果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为也。”掘之三丈，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起，数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

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绐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神因操钵举匕，以筋食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食毕，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十里，精庐殿堂，穷极壮大，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骑数万，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僧，恐山中血污伽蓝，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大力长者云。

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

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

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磕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蟮。帝时为蟮，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

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稜法师处听讲。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薄暮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并坐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便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避。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执持弓箭，乘马赶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

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令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

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

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幸之。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拨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而无及焉。

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瘅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

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其婢，厥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绐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而卒。

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

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祷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恒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贝，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级，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妪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锢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受枷棒之声，夜半而卒。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柩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其肉。自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

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

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一本作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凫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侍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楚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

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遂阎罗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

尚书右丞陆馀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馀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馀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匮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

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抢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卤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杷

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参军石惠恭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

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寮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

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

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检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

国子进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参军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云：“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

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鸟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鸟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鸟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

卷三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败，党附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龙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龙，杀旧县令，掠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顼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顼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

监察御史李畲母清素贞洁。畲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剩。”又问车脚几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畲，畲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辞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

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贽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思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隋开皇中，京兆韦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衮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桃符家有黄犊，宰而献之，因问衮乞姓。衮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衮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犊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代深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

则天后尝梦一鹦鹉，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

然。内史狄仁杰曰：“鹉者，陛下姓也；两翅折，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仁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

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云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豚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张鹔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鸠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鷟鹔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鹔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撇。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撇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傍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勉赍敕令湜自尽。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

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咀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鹭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慝崇奸，构虚成实。坎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祷，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速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皆逆韦之辈为之也。

韦庶人葬其父韦玄贞，号酆王。葬毕，官人路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常作官人，甚大艰苦，宜与赏，着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恸，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赂贿验，遂斩之。

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

浮休子张鹭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

得四品。”郭曰：“阿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绸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刃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水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神不挠。

凌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内不伤。复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断，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人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

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管弦，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

上，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

蜀县令刘静妻患疾，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静以为不可得，俨乃画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岭南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四月，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缑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卖，唯得百钱耳。"俨独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

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缸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疾，时人莫测。

大足中，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杀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阉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客，以厌而丧。

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合，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面而走。孝和抚掌大笑。

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

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门外，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

欧阳通，询之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阳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

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佥”，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邓州司佥。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

贞观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莳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味奇，乃进之，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来，碍渚而住矣。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配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结白鱼为饼。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𩡧貂之褥，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饮以碗盏一双，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常，频唤不觉。出为衡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

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氏之败，斩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钹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珲璨、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

隋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轻车之比。天心其关人事也欤！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涌出。穷天下之壮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噎。奉敕，辄到者官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

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相聚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走。捕访久之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访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也。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

而勿问。”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

白铁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铜像于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绐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每见佛光。”大设斋，卜吉日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厮，不得。乃劝曰：“诸公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更于埋处厮之，得金铜像。乡人以为圣，远近传之，莫不欲见。乃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左侧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绯紫红黄绫为袋数十重盛像，人聚观者，去一重一回布施，收千端乃见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号光王，署置官职，杀长吏，数年为患。命将军程务挺斩之。

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令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常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饭。晚出外腹痛，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并韭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

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而鼻臭之。田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元珍谏：“大国和亲使，若杀之不祥。”乃放之。后与知微争于殿廷，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

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刺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问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尝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玄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回宅取杯酒暖愈。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

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禀，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

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鸡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有士人陆景旸，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旸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

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

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赃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

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污，有一里正死，范集里正二百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过罪，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纳钱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破其脑。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要笋，且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驴，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匹，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绫，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

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而免。

洛州司佥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故江南人谓为“金牛御史”。

张昌仪为洛阳令，借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风声鼓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如此。

卷四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牓，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只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廷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𩡧。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辨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着故敝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旁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旁卧放气，一钱不直。"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

唐高士廉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着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逯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鸷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谓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蓁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蓁蓁。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

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孺子视望阳，目为“呷醋汉”。氾水令苏徵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鹔目随侯为“臛乱土枭”。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怯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鹔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

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鹔号为“饱乳犊子”。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鄭，改姓郑，时人号为“鄭郑”。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墩城，闻刘尚书没蕃，著靴不得，狼狈而走。时将军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及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能斗，总由曹新妇。”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博硕肥腯，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泷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开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谲。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观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朮”。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

相”。目舍人杨伸嗣为“熟鏊上湖狲”。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

唐郝象贤，侍郎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绐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翼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

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为“驱驴宰相”。

周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悰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硞，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硞，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之失。”上乃释之。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具。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五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

王武懿宗斩之。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驽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藉。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讥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曰："岑羲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蜣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令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赤，地上丝氲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

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忌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日好作忌日。谈者笑之。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匿。当玄宗起义兵，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途，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舍，请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流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树，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凄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炼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阅文华。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词，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辨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衮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

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同驽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跱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趑趄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项，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鸮鸡栖于苇苕，鲨鳍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果谋反伏诛。

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似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鹊之所传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

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令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鹞迸散，惟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镐为县官下乡，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着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所亲有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馔，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咸欣然而去。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至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也。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开，忽一声称"鸳"，一声称"央"。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改鄢县为晏城县。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者烦然不食，则天问曰："何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穴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饱即鸣杖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鼋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

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时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众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

杭州富阳县韩珣庄掘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十头，土有微润。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趋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讯，贞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以上集，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者，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卷五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极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璥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某与寡妇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经县陈牒。子云令送敬府狱禁，教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

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与敬。"一县服其精察。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佥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嗤之曰："个贼住，即下驴来。"即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踪至，皆如其言。

张鹫为阳县尉日，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粮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鹫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

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经县告。鹫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来。鹫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饿处。鹫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计。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十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迹，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员，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嗔之曰：“饭何为两种者？”驿客将恐，对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槌饼与之曰：“噇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谘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子远觇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

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踬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

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旁，番官至辞，英公频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牓。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埘收刈打飏讫，硠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罴，有客裂饼缘者，罴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罴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罴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

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打杖行罚，其事亦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谪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

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皤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黏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餐焉。"宋明帝嗜蜜渍蟋蟀，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足怪欤！夫亦其癖也。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咨趄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祆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

道士史崇玄，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侨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授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中士女相贺。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于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绐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簿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飏。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莨菪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忽，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

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欻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欻电霹雳，风雨晦冥，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

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诵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

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妓、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鸶"，人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鸶'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则知辟邪之枕无效矣。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市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砧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着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

初，有洛州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太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位，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把锄，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赵州石桥甚工，磨砆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有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镬□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驸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曰“师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硞，鬃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张讷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荆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讷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年，极肥健，行骤脚不散。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有人头而蛇身。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

顾渚山赬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缴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则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则垂头直下，滴沫地坟起，变为沙虱，中人为

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

种黍来蛇，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枝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令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

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鹘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鹘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鹘不敢侮之。

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反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托张易之。易之被戮，托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斩。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并外饰忠鲠，内藏谄媚，翕肩屏气，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斩，何异鹇鸠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破。后之君子，可不鉴哉！

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谀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肉骨俱尽。

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幞，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顼父皙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怪问之，二人曰："儿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遂进顼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承嗣故也。

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周年，易之族，佞者并流于岭南。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

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涖，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氏诛，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

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设，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母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力士母丧前披发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耻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损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卷六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遂被追至。入乌头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义。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乞杖处。其宅中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

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斗。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着，得绸锦罗绮亦着。于利贞师座前听，问贞师曰："万物定否？"贞曰："定。"鼎曰："阇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壑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贞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贞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人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爇之，遂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为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弭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议者。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马走，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旁棘子流血。

贞观中，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而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

开元中，萧颖士方年十九，擢进士。至二十余，该博三教。其赋性躁忿浮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仆杜亮，每一决责，皆由非义。平复，遭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

敬宗时，高崔巍喜弄痴。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常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亦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弟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为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

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尔。"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缺，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帊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义方出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法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其书碎。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水沉洁澈千丈。祭者

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之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举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即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出徽安门。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人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曰："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鹏举所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案，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又嘱云："焚时愿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帏帕，金字牓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俱。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

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帝，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径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绨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子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公主云：“方熨龙衮，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爇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骘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拜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处士萧时和作传。　　一说，鹏举得释后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入，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着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着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

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鞯，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镫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房内，以手捻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着吉莫靴走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

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缉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缉。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缉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矟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守将，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围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虆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长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剉，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绹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余，皆纵横破裂。曾游瓜埠，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

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长八尺。曾猎，有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无所伤。

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鞴马解绊，着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曾与将军元帅奖驰骋，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围，谓绍业曰："相随带将军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损伤。裴旻为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围之。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

贞观中，恒州有彭闳、高瓒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闳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闳于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卢照邻字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所欲劝，胡子则捧盏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鸠，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鸠之声。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

薛脊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时为判官，无恙也。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十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

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郎年二十余，日晏于驿

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姝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三婢未来，踌躇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借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唯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

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缺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扳，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

永徽中，张鹔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堕井死。鹔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而死。又鹔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殁。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

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祈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

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忌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

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崔玄㬋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晕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㬋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

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庚申年卒。

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草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

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麴先沖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沖又卒。

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亦罢，此其验也。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曰：“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

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

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冏藏。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即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落。”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

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裈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无㝵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㝵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㝵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㝵不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㝵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麻车三日，

并与之。[导]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

云溪友议

[唐]范　摅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云溪友议》，共六十五条，大抵记述唐开元以后文坛的逸事琐闻、诗歌本事，性质颇类孟棨所著《本事诗》。此书尤其引起后人注目的是这样几点：一是作者的生活年代与所记之事时间较为切近，“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二是书中较集中地提供了唐代白话诗的资料；三是其中有不少资料被后人改编为戏剧或小说，成为后世其他艺术形式的素材。它的缺点是，所载多有不实之处。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亦曾指出，并谓此书立论亦多有不当之处，读者可参看。

著者范摅，吴人，居越州五云溪（会稽若耶溪别名），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子。与诗人方干同时。乾符间客于湖州霅川，闻李涉遇盗，曾往游巫峡。一生未做官，以布衣终。谢世后，李咸用曾有《悼范摅处士诗》（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云溪友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十二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刊误）。现存《稗海》本十二卷、明刻本三卷。两本内容无异，唯三卷本各以三字标题，十二卷本则无。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三卷本标点排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于1959年以商濬《稗海》本核勘。此次整理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底本，明显讹误，即据《稗海》本、《太平广记》有关条目校改，间亦依《四库》本改正误字。

目录

校点说明
云溪友议序
卷上
名儒对
南阳录
苎萝遇
鲁公明
真诗解
毗陵出
巫咏难
灵丘误
襄阳杰
冯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严黄门
哀贫诫
古制兴
夷君诮
饯歌序
宗兄悼
梦神姥
玉泉祠
舞娥异
卷中

葬书生
玉箫化
苗夫人
思归隐
买山谶
吴门秀
钱塘论
辞雍氏
李右座
衡阳遁
三乡略
狂巫讪
彰术士
云中命
谭生刺
弘农忿
贤君鉴
澧阳谶
白马吟
中山诲
赞皇勋
南黔南
卷下
和戎讽
去山泰
因嫌进
讯岳灵
沈母议
龟长证
祝坟应

郭仆奇
名义士
江客仁
艳阳词
温裴黜
琅琊忤
巢燕词
题红怨
羡门远
金仙指
蜀僧喻
杂嘲戏
窥衣帷
闺妇歌
返回总目录

云溪友议序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踌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卷上

名儒对

王仆射起，再主礼闱，远迩称扬，皆以文德巍巍，聿兴之也。武宗皇帝诏至殿曰：“朕近见二字，一‘㪅’一‘穷’，莫能详也，特询于卿。”王公对曰：“臣于三教经典，窃常遍览。向者二字，群书未之见也，未审天颜于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謇’‘奫’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骕□，于今靡有详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学综朝野，偶为此二字相试，非于经籍而得之。”遂赐金彩等。乃知王公，三学之中，无不通晓。我唐之孔、郑乎？

南阳录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行于世，佥谓鬼谷、留侯复生也。所谓玄龟食蟒，黄腰服虎，飞鼠断猿，稂狐啮鹤，以小服大，皆得乌衣之旨，筌遂通其义也。筌后为邓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东南隅忽见异气。明旦，呼吏于郊市，如产男女者，不以贫富，悉取至焉。过十余辈，筌视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访之。乃得牧羊胡妇一子，李君惨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

之，筌以为不可，曰：“此胡鸹必为国盗，古亦有然，杀假恐生真矣。”则安禄山生于南阳，异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谶曰：“两角女子绿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灭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后李遐周谶曰：“樵市人将尽，函关马不归；道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动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称太平，杀之不得耳。梁武帝视太白之变，而下殿奔，后愧于夷狄之主。凡为大盗者，必有异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苎萝遇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苎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珰，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鸾之会，仍为恨别之词。后有萧山郭凝素者，闻王轩之遇，每适于浣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其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泽诗曰：“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鲁公明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

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真诗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颍。岁久，颍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颍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亲名宦，唯务玄虚。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离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实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

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

巫咏难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

灵丘误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襄阳杰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顿。郑书傲倪自若，似无郡吏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须至矣。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垂特达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载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幅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无双，即薛太保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

于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岂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以此观之，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遂多以缯帛赆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徐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谭。历观国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冯生佞

雍陶员外，蜀川人也。上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悸赧，方有狐首之思欤。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贽者稀得见焉。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诃曰：“与公昧平生，何方相识矣！”道明曰：“诵员外之言，仰员外之德；诗集中日得相见，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夸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文园岂尚也？

江都事

李相公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苍龙，二曰沈

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抵之戏。既至，果然趋径也。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驾车老牛筋皮为炙瘤魁之脔。魁，酒樽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栖槐榴为之，或铜铸也。坐四辈于地茵，大柈，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千瞋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又令试于抵戏，苍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进五千，苍龙等退还本道，语曰："壮儿过大梁，如上龙门也。"大梁城北门，常扃锁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平泰也。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焉。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郑圃也，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人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其仆、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惧罹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秕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逾境者也。又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郎君来谒。"丞相于晤对之间，未甚周至。悬车白尚书先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且曰："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廿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廿丈诗。'"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快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府公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

决。”竟不免其槱楚。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东之日，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铭，戒其僧曰：“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李公到镇，游于野寺，睹元公之诗而笑曰：“僧有渔罟之事，必投于镜湖。”后有犯者，坚而不恕焉。复为二绝而示之云：“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祇园说法无高下，尔辈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鬟鬣尽生天。凡庸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忽有老僧诣谒，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云：“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至如浮薄宾客，莫敢候门。三教所来，俱有区别。海内服其才俊，终于相者也。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后之剡川天宫精舍，凭笈而昼寝。有老僧斋罢，见一大蛇上刹前李树，食其子焉。恐其遗毒而人误食之，徐徐驱下，蛇乃望东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怀中，倏而不见矣。公乃惊觉。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睹否？”李公曰：“梦中上李树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见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归本院，经数年而辞赴举。将行，赠以衣钵之资，因喻之曰：“郎君身必贵矣。然勿以僧之尤过，贻于祸难。”及领会稽，僧有犯者，事无巨细，皆至极刑。唯忆无锡之时也，遂更剡川为龙宫寺额。嗟老僧之已逝，为其营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于龙宫一寺矣。云溪子曰：萧相国立殊勋，方明昴宿；《前汉史》谓：酇侯，昴星之精尔。杜元凯因醉吐，始见蛇形。则李公食李于龙宫，其不谬矣。

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雁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邛市，画舸朱轩万里游。”万里桥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欧阳太原亡姬之事，孟简尚书已有序诗述之矣。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

四背篇

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也！”每题诗，不言其姓，但“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讥也。宋雍初无令誉，及婴瞽疾，其诗名始彰。卢员外纶作拟僧之诗，僧清江作七夕之咏，刘随州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诗流以为四背，或云四倒，然辞意悉为佳致乎？卢公诗曰：“愿得远公知姓字，焚香洗钵过余生。”清江上人诗曰：“唯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刘随州诗曰：“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宋君诗曰：“黄鸟不堪愁里听，绿杨宜向雨中看。”

严黄门

武后朝严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为长安戎曹，权过京尹，至今为寮者，愿得安之之术焉。定之则登历台省，亦有时名。娶裴卿之女，才三夕，其妻梦一人佩服金紫，美须鬓，曰："诸葛亮也，来为夫人儿。"既妊而产婴孩，其状端伟，颇异常流，定之薄其妻而爱其子。严武年八岁，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吾与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如离妇焉。"其母凄咽，武亦愤惋难处。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及定之归，惊愕，视之，乃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铁锤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戏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之也。"父曰："真严定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绾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此谓武之酷暴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杜初自作《阆中行》："豺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陈晃字子昂。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当时同为义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

哀贫诫

余以曾子回车不入胜母之闾，吕不韦有桐轮之媚，是乃曾参立孝行之名，不韦抱淫邪之责。迩之进退者，岂以二子而骘是非乎？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贵。有归评事任江陵鹾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云："某欲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敏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糇粮，主人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鹾院，情况款密，且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怏恨，悔而不能明，与率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既违名路，从知长沙，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欲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古制兴

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任用韵。李肱："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势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馀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披文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

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评曰：“李君文章精练，行义昭详。策名于睿哲之朝，得路于韦萧之室。然止于岳、齐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夷君诮

登州贾者马行馀，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馀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馀论及经籍，行馀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识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辞，扬舲背扶桑而去。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闲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馀还至乡井，自以贪吝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咄，况于英哲也。

饯歌序

李尚书讷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蘖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蘖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将衰，歌当废矣！”时察院崔侍御元范，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光候亭。屡命小蘖歌饯，在座各为一绝句赠送之。亚相为首唱矣，崔下句云：“独向柏台为老吏。”皆曰：“侍御凤阁中书，即其程也，何以老于柏台？”众请改之。崔让曰：“某但止于此任，宁望九迁乎？”是年秋，崔君鞠狱于谯中，乃终于柏台之任矣。杨、封、卢、高数篇，亦其次也。《听盛小蘖歌送崔侍御浙东廉使》，李讷：“绣

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藂歌。”《奉和亚台御史》，崔元范：“杨公留宴岘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团练判官杨知至：“燕赵能歌有几人，落花回雪似含嚬。声随御史西归去，谁伴文翁怨九春？”观察判官封彦冲：“莲府才为绿水宾，庾杲之在王俭府，似芙蓉泛绿水，故有此句。忽乘骏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观察支使卢邺：“何郎戴笏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前进士高湘：“谢安春渚饯袁宏，千里仁风一扇清。歌黛惨时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飞觥。”处士卢瀫：“乌台上客紫髯公，共捧天书静镜中。桃叶不须歌白苎，耶溪暮雨起樵风。”

宗兄悼

滕倪苦心为诗，嘉声早播。远之吉州，谒宗人迈郎中。吉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白发不知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鸶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矣。”倪既秋试，捧笈告游，及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於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无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霄无路接差池。”

梦神姥

卢著作肇为华州纥干公泉防御判官，游仙掌诸峰，歇马于巨灵庙。忽寐，梦在数间空舍中，见一老妪于大釜中燃火。卢君询其所

由，曰：“老人是华岳神母也。”又问：“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奚为？”母愀然曰：“食之也。”卢曰：“且儿为五岳神主，厌于祷祠；母食树子，岂无奉养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虽有君臣父子，祸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飨焉。”卢梦毕，召岳庙祝，别置神母位，常馔出生一分，公宴则阙。在家，忽遗忘之，哕咽而体中不快也。云溪子曰：亲闻范阳所述，故书之。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壤，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今吴楚之俗，梦半猪者，乃书其屋柱而禳之。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兴土木之功而树，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舞娥异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蛾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亚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

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袿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舆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帏。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合当大辟。引谳之时，启鸣曰：“某偶黩典章，即从诛戮。然昔于群山，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死而无恨欤！”乃命缓系而听之，清声上彻云汉。公曰：“不谓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下。可命鸾鹤同游，可与孙、阮齐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而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之也，具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发龙吟之韵，奏出塞之悲，闺思乡情，莫不凄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农业，可为伶人尔。”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阵齐整；慕容贷法，而兵士倾心。宽猛相济，故无不均。前闻于襄阳雕鹗高举，后有李汉南文学推能。于、李之双名，真亚匹也；虽杨、杜之齐勋，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卷中

葬书生

刘侍郎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之书，欲轻举之便。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披僧服焉。僧名“溢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瘗于牖下，而尸骸跼促，死者从直，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缁属，果其然也。寻改窆于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刘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是夜，梦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轲立食之，食讫明爽，虽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轲嚼一卵而吞，二者犹豫未食，手握之而觉。后乃精于儒学，而隶文章，因荣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身为传记。吏部尚书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馀暇，当为一文赞焉。”韩公左迁，其文竟不成也。刘君之修史时，宰辅得人，藩条有事，朝廷凡有瑕绩，悉欲书之，冀人惕励。拟纵董狐之笔，尤谤必生，匿其功过，又非史职。常暮则沉湎而出。韩公曰：“史官，国之枢机也。其如海纳之醉乎？”云溪子以刘公之居史馆而为两端，夫杜微之聋也，推蜀贤于葛亮；阮籍之醉也，托魏史于王沉。恐危难之逼，假聋醉而混时；遇物从机，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岐周；邹湛瘗甄舒，而名魁岘首；刘君因梦寐而解衣，遂通三学，可谓古人乎！前者有郑广文虔者，明皇时为文馆，故以广文号焉。编集之外，唯日嗜酒。睹嫔妃之

贵，必致邦家之祸乎？杜工部遗之歌，略曰：“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醉则乘马归，颇遭官长骂。”“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诸公往往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才名四十年，座客寒无毡；近者苏司业，瓌。时时与酒钱。”予以刘磁州之醉，与广文所同，避嫌远害，未为非也。

玉箫化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辅，相国之从兄也。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祗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陁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瞑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鞫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羁缧？”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爇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蓂荚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

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僧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袂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棘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议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衽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往，复通其盐运而不赡金帛，遂令部落怀贰，猾悍邦君，蟊虿为群，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不啻万人。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或谓黜韦帅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阴叛国，名居定难之勋；窦融要君，迹践诸侯之列，盖录其勋而不废其名乎？所让不合教戎濮诗书，致闲兵法，考其衔怨有以，而莫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为大谬矣。

苗夫人

张延赏相公，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晋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与比俦。”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于众多视之悒怏，而不能制遏也。皋妻张氏，垂泣而

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赆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册而已。清河公睹之，莫可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独居其上也。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发驾日以为名。有人特报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张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昝妪巫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诮，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张公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贤哉！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东床者乎！所以郭泗滨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多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思归隐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澈上人，骘忘形之契，篇诗唱和，月居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味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船、康王庙为七咏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卜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尔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羽翼，松径

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霄，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谭玄，幸先达其深趣矣！”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历览前代散发海隅者，其几人乎？寄庐山上人澈公诗曰：亚相丹：“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澈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买山谶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瓶钵，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绹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公绅忧悸而已。颇得绣衣之称。吴汝南诣阙申冤，蔡君先榜之曰：“是主上忧国之时，乃臣下无私之日。”谪居澧州，为厉员外玄所辱。稍迁抚州刺史，常称宇内无人。对僧徒，则非大品之谈；遇道流，则五千言之义；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贤于仲尼；次论《周易》，则评九圣之谬。来者纵得相许，有始而无卒焉。谓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为放生池，不与渔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钓于此，蔡君张眦，遣吏捕之。钓者乃为诗曰：“抛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献新诗。临川太守清如镜，不是渔人下钓时。”京览诗，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识者，曰：“野人张顶也。”顶字不惑，本姓王氏，隐而不言。蔡牧益自骄矜，作诗以责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节邕交，道经湘口，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远以酒乐相迟。座有琼枝者，郑君之所爱，而席之最姝。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邕交所为，多如此类，德义者见鄙，终其不佺也。行泊中兴颂所，地名，在浯溪也。俛勉不前。题篇久之，似有怅怅之意。才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

权厝于此。二子延、近，号诉苍天，未终丧而俱逝。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不徒言哉！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

吴门秀

昔张茂先谓陆机曰：“君家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又见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吴门之德不孤，川渎之珍不匮矣。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躭、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贡举之年，和群公对雪，落句云：“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又《山斋玩月》诗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夜睹婵娟。起来自擘书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经崔谏议玄亮林亭》曰：“蝉噪入云树，风开无主花。”在越，每经游兰亭，高步禹迹、石帆之绝境，如不系之舟焉。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洿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陆洿，员外畅之侄也。而乃采药西山，饮泉滫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吴。昔许真君铭曰：“有水曰滫，有鱼曰鱿，天地昏冥，何以伏藏。”又谓真君淬剑之水，铸锻者多于此水砥砺也。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傧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咏帘》诗曰：“劳将素手卷虾须，琼室流光更缀珠。玉漏报来过夜半，可怜潘岳立踟蹰。”《咏行障》诗曰：“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语笑声。”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得“花”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柏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

大咍，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物之外，别赐宫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赏吻翰之端也。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翠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歙入汉宫。”此篇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孙也。陆君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钱塘论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张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此寺大江之中。“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母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谯周室里，定游夏于丘虔；马守帷中，分《易》

《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拔，岂唯偏党乎？”张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纠绳，复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赋者矣。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嗫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尹曰：“李直水，林宗字也。吾之猘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祜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

辞雍氏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嘲妓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了，纥梯纥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候涯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旁再拜竞灼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

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赠诗曰：“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杂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语，琵琶弦断倚屏风。”“日暮迎来画阁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鸡鼓翼纱窗外，已觉恩情逐晓风。”又悼妓诗曰：“赤板桥西小竹篱，槿花还似去年时。淡黄衫子都无也，肠断丁香画雀儿。”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扬州总效之女也，仪质闲雅，夫妇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诗名，资赡每厚。崔生常于饮食之处，略无裨敬之颜，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剑，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袭弓马。养女合嫁军门，徒慕士流之德。小女违公，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汝若不从，吾当挥剑！”立令涯妻剃发为尼。涯方悲泣悔过，雍亦不听分疏，亲戚挥恸，别易会难。涯不得已，裁诗留赠。至今江浦离愁，莫不吟讽是诗而惜别也。诗曰：“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当开元之际，与巷陌交通，权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须出其门也；如不称意者，必遭窜逐之祸。虽杨国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爱之众，皆不胜其珠翠。尝赐宫娥二人，一者潜归私家，经旬方还，相公亦乃不知。其荣显谓之右座相公，轩盖诸侯，见者如履冰谷。举子尉迟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频年不第，投书于右座，皆击刺之说。匡有《暮行潼关》之作，云：“明日飞出海，黄河流上天。”又《观内人楼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鉴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衔冤，不假陶铸之力，则从四夷八蛮，分为左衽矣！岂为进人乎？岂为贤相乎？”及得相见，右座曰：“有一萧颖士，既叨科第，轻时纵酒，不遵名教。尝忤吏部王尚书丘，然以文识

该通，孰为其敌，君子不遗其言，几至鞭扑。子之诗篇，幸未方于颖士，且吾之名，复异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见怒，惶怖而趋出。恓屑无依，退归林墅。罢宁戚之高歌，效约成之独乐。登山临水，劳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为辅翊，妒贤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华登用，进二八于明君；姬旦为相，述四人于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万方之轨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残贼，不慕姚、姬，卒罹其殃，乃其宜矣。

衡阳遁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群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遁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又：‘暮雨夜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二联乃安贞佳句也。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

三乡略

云溪子素闻“三乡”之咏，怅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吴郡陆君贞

洞，或纪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然群书有无名氏，乐府集无名诗。今简陆君之意，诗序亦云姓字隐而不书。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编其旧序，是诗继和者，多不能遍录，略举十余篇以次之。无名序曰：“余本若耶溪东，与同志者二三，纫兰佩蕙，每贪幽闲之境，玩花光于松月之亭，竟昼绵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换星霜矣。自后不得已，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晋昌里第。其居也，门绝嚣尘，花木丛翠。东西邻二佛宫，皆上国胜游之最。伺其闲寂，因游览焉，亦不辜一时之风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帝里芳春，吊影东迈。涉浐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虢略，抵陕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讌笑之地，绸缪之所。衔冤加叹，举目魂销。虽残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复生，无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笔聊题，终不能涤其怀抱，绝笔恸哭而去。以翰墨非妇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隐而不书。时会昌壬戌岁仲春十九日。”又赋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殁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过此山。”和诗十一首。进士陆贞洞：“惆怅残花怨暮春，孤鸾舞镜倍伤神。清词好个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同前王祝：“女几山前岚气低，佳人留恨此中题。不知云雨归何处，空使王孙见即迷。”刘谷：“兰蕙芬芳见玉姿，路旁花笑景迟迟。苎萝山下无穷意，并在三乡惜别时。”王条：“浣沙游女出关东，旧迹新词一梦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李昌邺：“红粉萧娘手自题，分明幽怨发云闺。不应更学文君去，泣向残花归剡溪。”王硕：“无姓无名越水滨，芳词空怨路旁人。莫教才子偏惆怅，宋玉东家是旧邻。”李缟：“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归思若随文字在，路旁空为感千秋。”张绮：“洛川依旧好风光，莲帐无因见女郎。云雨散来音信断，此生遗恨寄三乡。”高衢：“南北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独留芳翰悲前迹，陌上恐伤桃李颜。”韦冰：“来时欢笑去时哀，家国迢迢向越台。待写百年幽思尽，故宫流水莫相催。”五言复睹三乡题处，留赠贾驰：“壁古字未灭，声长响不绝。蕙质本如云，松心应耐雪。耿耿离幽谷，悠悠望瓯越。杞妇哭夫时，城崩无此说。”

狂巫讪

太仆韦卿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门曰：“某善祷祝星神，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卿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卿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公合族拜乞之：“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悉与之。时湖上崔大夫偪，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其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诏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诬诳，便付京兆处死讫申。韦则量事受责，门下议贬潘州司马。云溪子曰：“昔晋献因姊姬之谮，申生不终孝道；汉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躯。事莫争于当时，仁必伤于旧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亲综万机，恩覃九裔，可以农轩比德，舜禹同规。测韦氏之深冤，获全家之盛族，虽之岭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远诗：“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彰术士

昔许负谓薄姬必贵，何颙谓曹瞒必杰，是挟天子而号令诸侯。其言所验，编于简牍。夫艺术于时者，不可不申扬赞。浙东李尚书褒，闻婺女二人，有异术，曰娄千宝、吕元芳。发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家。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

及再见李公，李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毂，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无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馀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迁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薨变，是无他拜。卢纁判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毂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正范郎中止于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宫，止于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年来，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又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娄千宝曰：“胜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周易》卜得《震》卦，如闻雷不见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当此之时，或阴人之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失其大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薨于郓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睹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云溪子曰：自童骙之年知之，方敢备录。

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鬵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祓禊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后李校书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湘中，乘舟题二妃庙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共俨然。野庙向江空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段乃为诗，哭李四校书也："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

谭生刺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弘农忿

东川处士柳全节，习百家之言，衣华阳鹤氅，或呼为“柳尊师”，又曰“柳百经”也。有子棠，应进士举，才思优赡，见者奇之。庞严舍人眷眄诸歌姬，方戏于阶，问：“墙头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命姬者饰妆，召柳秀才对观之。庞公曰：“恐墙上远见不得分明。”因请细而观瞩。棠深耻之，不辞而去。时裴谏议休相公，因封事出汉州，即棠旧知也。闻棠来，且喜；及再谒，则蓝衫木简而已。裴公问其故，对曰：“名场孤寒，虚掷光景。欲求斗粟之养，以成子道焉。”有宴，召冯戡、胡據、柳棠三举士。裴公于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于盐铁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见之，盖惜其举子也。柳棠之欲罢举者，为庞门之有失矣。乃弃蓝袍而归旧服。非时请见司谏，司谏慨然谓曰：“子年方少，篇翰如流，不可骥垂长坂，兰谢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与荐书。开成二年，上第。后归东川，历旬，但于狭斜旧游之处，不谒府主杨尚书汝士。杨公谓诸宾曰：“每见报前柳棠秀才多于妓家饮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访。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乡矣。斟三器酒，内一巨鱼杯，棠不即饮。杨公乃诮曰：“文章谩道能吞凤，杯酒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张社会，应须遭这老尚书。”棠答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

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恨，鲲化成鹏也不难。”初，棠与冯戡争先，棠所颉颃；及第后，戡与诗曰：“桃花浪里成龙去，竹叶山头退鹚飞。”棠、戡为友甚善焉。柳每于东川席上，狂纵日甚，干忤杨公，诗曰：“莫言名位未相俦，风月何曾阻献酬？前辈不须轻后辈，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闵尚书，与杨公中外昆弟，况有朗陵之分。东川益怒，为书让其座主高锴侍郎曰：“柳棠者，凶悖鬙竖，识者恶之。狡过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门之贵，岂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滥司文柄，以副悬旄，夙夜兢惶，恐招讪谤。是以搜求俊彦，冀辅聪明，不敢蔽才，与棠及第。”东川又书曰：“昔周公挞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杀王式，式，昌邑之师也。而怨霍光乎？岂不由师傅之情尔？兴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后文学焉。吾师垂训，千古不易。前书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宁失于何植、王条也？”高公又复书曰：“唐尧之圣也，不致丹朱之贤；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坠典？伊祁九子，尽可等于黄、唐；门人三千，悉能继于颜、闵。若棠者，自求瑕玷，难以磨灭。其所忤黩尊威，亦予谬举之过也。”棠闻二公交让，不任忧惕，又不敢远申卑谢，遂之剑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画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联夕而饮。王君辞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男忝趋文场，不知许容侍座否？老夫暂归憩歇焉。”王氏之子洎醉，轻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称举人，与棠分有前后。画师之子，安得无礼于先辈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黄葛巾，谓棠曰：“我大似贤尊，尊师幸不喧酗耳！”棠转益怒，叱咤而散。柳生虽登科第，始参越嶲军事，而夭丧。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诚累恩门举主。善乎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贤君鉴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

第，及诗、赋、论进呈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上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中书对曰：“赋即偏枯丛杂，论即褒贬是非，诗即缘题落韵。只如《白云起封中》诗云“封中白云起”是也。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诗曰：‘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上鉴钱公此年宏词诗，曰：“且一种重用文字，此诗似不及起。起则今之协律之字也。合于匏革宫商，即变郑卫文奏。惟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摛藻妍华，无以加。其前进宏词诗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诗，便付吏选。”

澧阳谶

故荆州杜司空悰，自忠武军节度使出澧阳。宏词李宣古者李生，会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数陪游宴，每谑戏于其座：或以铅粉傅其面，或以轻绡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于泥中，欲辱之槚楚也。长林公主闻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书不念诸子学，又拟陪李秀才砚席。岂有饮筵，而举人细过？待士如此，异时那得平阳之誉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东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却赴中座。贵主传旨京兆公，请为诗，冀弥缝也。李生得韵书之，不劳思忖也。诗曰：得“高”字。“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鬙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劳。”杜公赏诗，贶物十箱，希无愧于一醉也。后二子裔休、孺休，皆以进士登科。人谓之曰：“非其母贤，不成其子。”时澧州宴席酒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乃当筵一咏，

遂至钳口。又杜牧侍郎罢宣城幕，经陕圻，有录事肥而且巨，敏其言词，牧为诗以挫焉。复州陆巖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一诗，至今欢狎之所，辞吟之篇，无不低颜变色也。《赠崔云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雪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赠肥录事》，杜紫微："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裈。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陆君《赠胡子女》："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頞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

白马吟

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讳忌，竟没于县曹，知己叹其运蹇也。薛平仆射出镇浙西，投谒，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之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絷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云中放去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子细看。"河东公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以殊礼相待，厚送篚赂饯行。曾后游蜀川，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在成都宾馆，则李珪郎中、郭圆员外、陈会端公、袁不约侍郎、来择书记、薛重评事，皆远从公，可谓莲幕之盛矣。曾每与诸公评论，则言笑弥日；侍于相公，则轻佻无所畏怵。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障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献《鲸鲼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鸦

鸢所获，奈鲂鲊之何？”相公览赋而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贽者无以出于曾，曾有过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公之用心乎。又作《潼关赋》而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乃与贾岛齐谴，为时所忽，至于潦倒，诚可惜哉！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中山诲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砻砺，终为怏怏。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席上赠汝州刘中丞》，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奉和牛尚书》，汝州刺史刘禹锡：“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后主印，所以升降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中

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廋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廋词”，隐语，时人罕知。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衮；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蕞。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言遵道路知苏杭五郡。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於、缄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蘋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衒，俱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中山刘公后以太子校书尚书令呼刘为州牧也。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赞皇勋朱涯太尉之封也。

石雄仆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王侍中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飨，皆谓其灵。弘约乃号启于神之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约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㘝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庭议欲讨伐。赞皇时为上宰，而用于石雄，雄奋武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展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以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焉。太尉相公洎谪潮州，有客复陈石仆射神祠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噎郁乎。《再贬朱崖道中诗》曰："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宠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龙津。黑山永破和亲虏，乌岭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楼》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欲似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先是，韦相公执谊得罪，薨变于此，今朱崖有韦公山。柳宗元员外与韦丞相有龆年之好，三致书与广州赵尚书宗儒相公，劝表雪韦公之罪，始诏归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赞皇感其远谪不还，为文祭曰："维大中年月日，赵郡李德裕，谨以蔬醴之奠，敬祭于故相国韦公仆射之灵。呜呼！皇道咸宁，藉乎贤相；德迈皋陶，功宣吕尚。文学世推，智谋神贶。一遘谗嫉，远投荒障。地虽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谅。野掇涧蘋，思违秬

鬯。信成祸深，业崇身丧。某亦窜迹南陬，从公旧丘。永泯轩裳之愿，长为猿鹤之愁。嘻吁绝域，寤寐西周。傥知公者，测公非罪；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临风敬吊，愿与神游。呜呼！”云云。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也，毁誉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二十一岁，复为仆射，武皇朝犹主国。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贺庆而已。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南黔南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为客吏难阻。每宴集，令召，则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称疾不赴。”南生羁旅穷愁，似无容足之地。唯城南鬻饭老妪，待之无厌色。后十七年，为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饭之恩必报，眦睚之怨必酬。吾虽位微，幸当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饭妪焉。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撰《驳史》三十卷，与马史殊贯，班书小异，三国二晋已下之文，多被攻难。每于朝野榷论，莫能屈之者乎！唯吴武陵郎中、刘轲侍御，俱服其才识也。初为拾遗，与崔詹事黯，因谏诤出宰。崔为枝江令，南为松滋令。二谏垣墙，矫翼翩翩，无所羁束。双名并扇，二邑妥然。公府常为高榻相待，南公犹赠副戎等诗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堕落江南路几千。从事不须轻县宰，满身犹带御炉烟。”

卷下

和戎讽

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矣。文宗、武宗之代，举子亦有斯咏，果毅者佳焉。有项斯者，作《长安退将诗》曰：“塞外冲沙损眼明，归来养疾卧秦城。上高楼阁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剑行。常说老身思斗将，最怜无事削蕃营。翠蛾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苏郁曰：“关月夜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

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二郎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其山，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言也。时京兆尹张大夫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宋言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李潘舍人放榜，以言为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为望外也。乃服冯涯知人，寻亦获雪。

因嫌进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赵郡果为宰辅，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潜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是粗人，何以当其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虽即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讪士，唯唯而从。吴君不附国庠，名第在于榜末。是日既集省门试，谓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观者皆讶焉。

讯岳灵

乐坤员外，素名冲，出入文场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归耕之

思。乃辞知己东迈，夜祷华岳庙。虔心启祝："愿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则重适关城，如不可，则无由再窥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绶人检簿书报云："来年有乐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果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职，曰："主簿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神甚灵也。

沈母议

潞州沈尚书询，宣宗九载，主春闱。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也？"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见哀？"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后果升上第，擢奏芸阁，从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龟长证

《左传》称筮短龟长，知凶袭吉。《易经》周鲁上圣，龟亦备在典彝。后之学者，随应而术之。李相公回，以旧名躔，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者筮，一者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亹矣。"淮南从事力荐毕丞相诫，后又举赵渭南嘏。

李公长庆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永兴魏相公謩为给事。因省会，谓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璋，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李公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旧事相让耶？”李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至今少台官之直拜也。后三五年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实继文贞之谏，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江之除，续有临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牵也！”

祝坟应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垅，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茶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郭仆奇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甚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常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一篇章，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葡萄，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之，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夫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愚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京兆全曙司录，尝述此事于王祝、李磎二郎中，并进士韩铢、郑嵩等也。

名义士

廖有方校书，元和十年失意后游蜀。至宝鸡西界馆，窆一旅逝之人，天下誉为君子之道也。书板为其记云：“余元和乙未岁，落第西征，适此公署，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惙也。乃于暗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瘞之礼，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廖君自西蜀取东川路，还至灵合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饫啜熊鹿之珍，极宾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如此，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至，相别悲啼，又赠赆缯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之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逾一驿，

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竟不挈还。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于文武宰僚，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牒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

江客仁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尝适九江看牧弟。临袂，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荷戴山人芳也。唯书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复异，而气义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阳夜宴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屦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祗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韦叟吟曰："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羁。"以汇征年少而事轻肥故也。李生还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韦乃喟然叹曰："老其丑矣，少壮所嗤！"至客改令，不离旧意，曰："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韦微笑曰："白发不远于秀才，何忽于老夫也！"叟复还令曰："此公头白真可怜，惜伊红颜美少年。"于是共论数

十家歌诗，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汇征遂吟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顶雪为衣。泠泠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思明复吟二篇曰：“因韩为赵两游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纵使鸡鸣见关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长在水长流。”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遇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跧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即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觞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也，乾符己丑岁，客于霅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

艳阳词

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公既在中书，论与裴晋公度子弟撰及第，议出同州。诏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闇褰之过也。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排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

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罗啧》之曲也。金陵有罗啧楼，即陈后主所建。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一“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二“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三“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四“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五“闷向江头采白蘋，尝随女伴祭江神。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六“昨夜北风寒，牵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七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夺焉。元公求在浙江七年，因醉题东武亭。此亭宋武帝所制，壮丽天下莫比也。诗曰：“役役闲人事，纷纷碎簿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卢侍御简求戏曰：“丞相虽不恋鲈鱼，乃恋谁耶？”初娶京兆韦氏，字蕙蘩，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嘉偶。初韦蕙蘩逝，不胜其悲，韩侍郎作墓铭。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赠钱过百万，为君营奠复营斋。”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武昌建节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时中门外构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编录之。

温裴黜

裴郎中诫，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歧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词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又曰：“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又曰：“簳蠍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思量大是恶因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长抱在胸前。”又曰：“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拼。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温歧曰：“一尺深红朦曲尘，旧物天生如此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又曰：“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啧》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滕迈郎中一首：“三条陌上拂金羁，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贺知章秘监一首：“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杨巨源员外一首：“江边杨柳曲尘丝，立马凭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应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刘禹锡尚书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韩琮舍人二首：“枝斗芳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又曰：“梁苑随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睹其妙。杜牧舍人

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冒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旁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

琅琊忤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时谓长孙翱、朱庆馀，各有一篇，苟为当矣。长孙词曰："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朱君词曰："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对泣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元公以讳秀明经制策入仕，秀字子芝，为鲁山令，政有能名。颜真卿为碑文，号曰"元鲁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莫若兹乎，乃自河南之咏也。渭南先与内宫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巢燕词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

同矣。章正字孝标《对月》落句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有类乎秦交云：“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吹北宫愁。”章君章题之中，颇得声称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秉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前有章八元，后有章孝标，皆桐庐人，名虽远而还不达矣。后五十年来，有闽川欧阳澥者，四门詹之孙也。贾陵、陈羽、李观、李绛、韩愈、王涯、刘遵古、崔群、冯宿、李博等，与四门同年，其名流于海岳。澥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亦为《燕诗》以献主司郑愚侍郎，其词虽为朝贤称叹，尚未第焉。澥诗曰：“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题红怨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

君收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羡门远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艺术。时有一道士，策杖蹑屦，直入戟门。门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则傲然不窥，向竹而吟曰：“积尘为太山，掬水成东海。富贵有时乖，希夷无日改。绛节出崆峒，霓衣发光彩。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自谓我是一贤也。访其名姓，曰：“黄山隐。”府公未能明其真伪，请于宫观，愿在牌亭，得观云水。亚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试令干事军将持书送绢百匹、钱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隐启缄忻喜，立修回报。遂乃脱其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恭，殊异初来傲睨之态矣。皇甫公判书之末，乃至尽刑，曰：“道士黄山隐，轻人复重财。太山将比甑，东海只容杯。绿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云溪子曰：王子年之著书也，不脱后秦之难；东方朔之知机也，恐罹西汉之咎。是乔、松独乐，巢、务不居。若山隐者，拟为妖惑，敢蔑公侯。死无于吉，致孙策镜里之殃；来非许迈，起刘恢舟中之顾。足见凡愚。黄山隐自贻之祸，安定公明察之断，合其宜乎！

金仙指

邓州有老僧，日食二鸱鸠。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馔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老僧盥嗽，双鸠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飧，其鸠二脚亦生。其僧后乃不食此味，睹验，众加敬异，号曰“南阳鸱鸠和尚”也。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陀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此事柳仆射仲郢在兴元日睹验之也。宝志大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如今秣陵有鲙残鱼也。且达人崇佛奉僧，近亦众矣。若留守王仆射逢、裴相公休、凤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仆射安潜，皆严饰道场，躬自焚香执钱，老而无倦焉。然诸贵达，皆乃恶其过犯，必不容贷焉。李常侍续，分陕之日，闲登城楼，遥见二僧抱秩从寺门而出，有二鬼异状随僧后谛听。行过百步，忽见一女子自东而来，二僧极目而送。鬼乃俱怒，抛砂石作旋风，左右或有见者。遂召僧至，问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门，共论经义。寻有他言，不敢隐讳伏藏。”公曰：“鬼神重斋戒，善恶必知。”二僧既还，益加惕励也。岳牧李员外膺，群玉校书者，即岳牧从孙也。昔来觐谒，曾与宴席。李公曰：“吾征士也，识古知今。视汝侪流，只如粟粒。”群玉兢惶，几不脱于榄辱。其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称。群玉后过岳阳，题诗曰：“昔年曾接李膺欢，远泛仙舟醉碧澜。诗句乱题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冥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过，春风回首涕栏干。”岳阳于奉释之心，日无倦矣。尝撰清远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投网罗者，其不恕乎。尝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曰：“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襄州李八座翱，断僧相打，云：“夫说法则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云：“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婺州

陆郎中长源，判僧常满、智真等同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等事，云：“且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苦行未同迦叶，自谓头陀；神通何有净名，入诸淫舍。犯尔严戒，黩我明刑，仍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又断金华观道士盛若虚，云：“本是樵童牧竖，偶然戴帻依师。不游玄牝之门，莫鉴丹田之义。早闻僭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为弊斯久。常住钱谷，唯贮私家。三盏香炉，不修数夕。至于奴婢，遍结亲情。良贱不分，儿女盈室。行齐犬马，一异廉愚。恣伊非类之徒，负我无为之教。贷其死状，尚任生全。量决若干，便勒出院。别召精洁主首，务在焚修。”浙西韩相公晃，断法师云晏等五人聚集赌钱，因有喧诤，云：“正法何曾执贝，空门不积余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

蜀僧喻

云溪子昔遁西霞峰，厥气方壮，尝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禅宗普愿大师之嗣孙也。南泉之德业，诸佛之支体。《维三经》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离佛离道，即是一真。”大师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恶，智有利钝，心智两非，名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检员外为之铭曰：“百骸俱散，一物常灵。”释学徒服其简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则论六度迷津，三明启道，此灭彼往，无荣绝辱也。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诗云：“欺枉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往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无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遣我寒，无食令我饥。还尔天公我，还我未生时。”又曰：“我肉众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躯。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已

须。莫教阎老断，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粗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则迟，富斋行则疾。贪他油煮馇，我有波罗蜜。饱食不知惭，受罪无休日。”又曰：“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却是成忧恼，珠金虚满堂。满堂何所用，妻儿日夜忙。行坐闻人死，不解暂思量。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图谋未入手，只是愿饥荒。结得百家怨，此身终受殃。”又曰：“本是尿屎袋，强将脂粉涂。音茶。凡人无所识，唤作一团花。相牵入地狱，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唯欺谩，口中佯念佛。世无百年人，拟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闩，鬼见拍手笑。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劝君莫杀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轮环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镜，布施不须财。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来。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我身虽孤独，未死先怀虑。家有五男儿，哭我无所据。哭我我不闻，不哭我亦去。无常忽到来，知身在何处！”又曰：“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时！”

杂嘲戏

万彤云为白太傅所知，后游梓州，累为阍人艰阻。为诗以献卢尚书弘宣，范阳公怒阍者，而礼万生焉。诗曰：“荷衣拭泪几回穿，欲

谒朱门抵上天。不是尚书轻下客，山家无物与王权。”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饮，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戏焉。卢子发：“白帝城头二月时，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无袁许，客子由来是相师。”《咏螃蟹呈浙西从事》，皮日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又题《金钱花》：“阴阳为火地为炉，铸得金钱不用模。谩向人前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郑愚《醉题广州使院》，似讥前政：“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留黄。”《拟权龙褒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李日新《题仙娥驿》诗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陈羯馗锣古馋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尚盘数脔紫光球。”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钣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钣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张祜客于丹徒，有朱坛者轻佻，侮慢祜之篇咏。后坛与祜卷，欲其润饰之，祜乃戏简二十字，欣而不悟，厚为饯别焉：“昔人有玉碗，击之千里鸣。今日睹斯文，碗有当时声。”温州颜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张祜观其骑猎马上，以诗戏之曰：“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张祜为冬瓜堰官，憾其牛户无礼，责欲鞭笞，无不取给于其中也，然无名秀才居多，职事皆怯于祜。钱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经过，祜令语曰：“张祜前称进士，不亦难乎？”冲和乃自启名，而赠诗嘲之。祜平生傲诞，至于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诗曰：“白在东都元已薨，兰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韦鹏翼《戏题盱眙邵明府壁》：“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乐营子女席上戏宾客，量情三木，乃书榜子示诸妓云，岭南掌书记张保胤：“绿罗裙上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回不敢恼儿郎。”时谓张书记，文彩纵横，比之何逊；人材瑰伟，有似玄宗。及罢府北归，留诗戏诸同

院，闻者莫不大咍。诗曰：“忆昔前年富贵时，如今头恼尚依俙。布袍破后思宫内，锦裤穿时忆御衣。鹘子背钻高力士，婵娟翻画太真妃。如今憔悴离南海，恰似当时幸蜀归。”莆田县有染家，家富，因醉殴兄，至高标十木。既归，乡亲为会。有柳逢秀才旅游掇席，主人不乐，柳生怒而题壁，染人遂与束帛赎其诗。“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浙东孟简尚书，六衙按覆囚徒，其间一人自曰“鲁人孔颙”，献诗启云：“偶寻长街柳阴吟咏，忽被都虞候拘缧数日，责以罪名，敢露血诚，伏请申雪。”孟公立以宾客待之，批其状曰：“薛陟不知典教，岂辨贤良？驱遣健徒，凭陵国士，殊无畏惮，辄恣威权，翻成刺许之宾，何异吠尧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补散将，外镇收管。”孔生诗曰：“有个将军不得名，唯教健卒喝书生。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戏酬张十五秀才见寄池亳二州之事，宣武军掌书记李昼：“秋浦亚卿颜叔子，谯都中宪老桑门。如今柳巷通车马，唯恐他时立棘垣。”《题大梁临汴驿》，进士姚嵘：“近日侯门不重才，莫将文艺拟为媒。相逢若要如胶漆，不是红妆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

窥衣帷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韫秀。王绪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

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韫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而或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孙弘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公于是稍减矣。太原内外亲族，悉来谒贺者众矣。韫秀置于闲院。忽因晴霁日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条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亘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韫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晒曝衣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而辞。韫秀每分衣服饰于他人，而不及于太原之骨肉也，且曰：“非儿不礼于姑娣，其奈当时见辱乎？”洎元公贪吝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

闺妇歌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

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大唐新语

（外五种）

龙城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三水小牍　唐阙史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总目录

大唐新语
龙城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三水小牍
唐阙史
返回总目录

大唐新语

[唐]刘　肃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大唐新语》，《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始见著录，其后书名屡有改动。《宋史·艺文志》别史类作《唐新语》。明人冯梦祯、潘玄度等刻本，均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子部小说家类，其“续录”云：“宋刊本，题《世说》。”则其改名“世说”，当不始于明代。明徐㷭《红雨楼书目》卷三著录刘肃《大唐新话》十三卷，则是又一异名。因“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故后世书目大抵将其归于小说家类。

作者刘肃，《新唐书·艺文志》注作“元和中江都主簿”。明刻《稗海》本此书首有“原序”，作时为“元和丁亥”（807），结衔署“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云“肃元和中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此外身世无考。

本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记载唐代人物言行故事，凡十三卷，分“匡赞”、“规谏”、“著述”、“谐谑”等三十门，以类相从，取材于佚文旧事有裨劝戒教化者，已发现采自刘餗《隋唐嘉话》、张鹭《朝野佥载》者多条。所记上起武德之初，下迄大历之末，几近二百载朝野要闻，搜罗筛选而成。名章俊语迭出，治唐史者多所取资。陈寅恪先生以为，除《谐谑》一篇外，“大都出自国史”。书前刘肃自序云：“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酌《春秋》微婉与风谣直白之中，文风亦雅亦俗，承六朝余风，近江左习尚，令人想见典午风流。

此次校点，以明商濬辑《稗海》本为底本，校以明潘玄度刻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参考新旧《唐书》与《太平广记》等相关内容，择善而从，有所增删改动。为避免烦琐，一律不出校记。底本原佚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现据校本补入。书名原

作“大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加“世说”为“臆撰”，并云：“商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据此，书名仍复其旧。

目录

校点说明
原序
卷一
　　匡赞第一
　　规谏第二
卷二
　　极谏第三
　　刚正第四
卷三
　　公直第五
　　清廉第六
卷四
　　持法第七
　　政能第八
卷五
　　忠烈第九
　　节义第十
　　孝行第十一
卷六
　　友悌第十二
　　举贤第十三
卷七
　　识量第十四
　　容恕第十五
　　知微第十六
卷八

聪敏第十七
文章第十八
卷九
著述第十九
从善第二十
谀佞第二十一
卷十
厘革第二十二
隐逸第二十三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惩戒第二十五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酷忍第二十七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记异第二十九
郊禅第三十
总论
返回总目录

原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编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臣刘肃撰

卷一

匡赞第一

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闻于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建平县男，补文学馆学士。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贞观初为右仆射，玄龄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公为仆射，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自是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宽平，不求备以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如晦、玄龄引进之，如不及也。太宗每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二人相须以断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谓虞世南曰："吾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怀。卿体吾意，为制碑也。"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及赐玄龄黄银带，因谓之曰："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泫然流涕。以黄银带辟恶，为鬼神所畏，命取金带，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已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徵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徵诘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夷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朴素，至今应

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徵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踣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水，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乂安。如此事，朕并兼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然文武之烈，未尝无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将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闻‘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太子承乾既废，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乃谓侍臣曰：“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进曰：“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而肯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后宠魏王，爱之逾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须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

因起入内。翌日，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谓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无忌争趋持，上抽佩刀，无忌等惊惧。遂良于手争取佩刀，以授晋王。因请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晋王。”无忌等曰：“谨奉诏。异议者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宜拜谢之。”晋王因下拜。移御太极殿，召百寮，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皆

称万岁。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徒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频，承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朝，默啜陷赵、定等州，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发诸州兵以讨之，略无应募者。中宗时在春宫，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亲征之。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贼既退，顼征还，以状闻。则天曰：“人心如是邪？”因谓顼曰：“卿可于众中说之。”顼于朝堂昌言，朝士闻者喜悦。诸武患之，乃发顼弟兄赃状，贬为安固尉。顼辞日，得召见，涕泪曰：“臣辞阙庭，无复再谒请言事。臣疾亟矣，请坐筹之。”则天曰：“可。”顼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和之为泥，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顼曰：“臣亦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则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顼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昌宗以贵宠惧不全，计于顼。顼曰：“公兄弟承恩泽深矣，非有大功，必无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岂唯全家，当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顼所谋。”昌宗涕泣请闻之，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复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既知顼之谋，乃召顼问。顼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顾托于陛下，当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兴复唐室，顼有力焉。睿宗登极，下诏曰：“曩时王命中圮，人谋未辑，首陈反正之议，克创祈天之业。永怀忠烈，宁忘厥勋，可赠御史大夫。”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

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宝位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则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长安末张易之等将为乱，张柬之阴谋之，遂引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为将，委以禁兵。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晖等率兵将至玄武门。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启曰：“张易之兄弟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无罪幽废，人神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启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克期以今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请为后图。”同皎讽谕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马。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等于迎仙院。则天闻变，乃起，见太子曰：“乃是汝邪？小儿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往者天皇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长，久居东宫，将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诛凶竖，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内难，则天意人事归乎李氏久矣。今圣躬不康，神器无主，陛下宜‘复子明辟’，以顺亿兆神祇之心。臣等谨奉天意，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万代不绝，天下幸甚矣！”则天乃卧不语。见李湛，曰：“汝是诛易之兄弟人耶？我养汝辈，翻见今日！”湛不敢对。湛，义府之子也。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于光范门内乘步辇，俟执政以讽之。众皆恐惧，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异议！”遂与姚崇奏：“公主就东都，出宁王已下为刺

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公主闻之，大怒。玄宗惧，乃奏崇、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崇贬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苏颋，神龙中给事中，并修弘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瓌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制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苏家父子前后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颋过其父也。”后罢政事，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

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崇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几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

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尚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及薨，玄宗为之罢元会，制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年；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星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释义探系表之微，英词鼓天下之动，昔传风讽，绸缪岁华。含春谷之声，和而必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与国，则天衢以通；济同以和，则朝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吁嗟不憖，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洽若在耳；玉殿遗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用当宁抚几，临乐撤悬，罢称觞之仪，遵往禭之礼。可赐太师，赙物五百段。"礼有加等，儒者荣之。

开元中，陆坚为中书舍人。以丽正学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拟过为丰赡，谓朝列曰："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将议罢之。张说闻之，谓诸宰相曰："说闻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造池台，或耽玩声色。圣上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为未达也。"玄宗后闻其言，坚之恩眄，从此而减。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官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

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之先觉，诏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雄名，殁则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于社稷，先觉合于蓍龟。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赐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规谏第二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太宗：有人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乃免。

太宗尝罢朝自言：“杀却此田舍汉！”文德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于庭。太宗惊曰：“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徵得尽直言。妾备后宫，安敢不贺？”于是太宗意乃释。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玄素曰：“臣观自古已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

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缪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纳之。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沣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沣川官属。魏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仿阙庭法式；朝觐，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舍不问。

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褚遂良呼为九经库。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意不为畋猎。高宗深赏焉，赐那律绢帛二百匹。

魏知古性方直，景云末为侍中。玄宗初即位，猎于渭川，时知古从驾，因献诗以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来未及，翾飞岂暇翔。蜚熊从渭水，瑞翟相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诏褒美，赐物五十段。后兼知吏部尚书，典选事，深为称职。所荐用人，遂咸至大官。

卷二

极谏第三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搜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献鹞鸲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岂此物乎？”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僚友，则克崇磐石，永固维城矣。”高祖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书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为伶人衣也。’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俱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高祖竟不能从。

苏长：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后，其行台仆射苏长以汉南归顺。高祖责其后服，长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高祖与之有旧，遂笑而释之。后从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长对曰：“陛下畋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

未有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前后匡谏讽刺，多所弘益。

张玄素为给事中，贞观初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上书极谏。其略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时功力，何异昔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高门大殿，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称为至德。今若不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取舍顿异，何以昭示万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赐彩三百匹。魏徵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马周，太宗将幸九成宫，上疏谏曰：“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二百余里，銮舆动轫，俄经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脱上皇情或思感，欲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意只为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载。太宗称善。

皇甫德参上书曰：“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徵进曰：“贾谊当汉文之

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则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之。否则于后谁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徐充容，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切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无功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岂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则人胥悦矣。”词多不尽载。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已上，谓曰：“帝五载一巡狩，群后肆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如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见明敕施行，所以不敢陈黩。奉敕顾问，敢不尽言。伏以高黎虽平，扶余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觉稍难。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搜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传忠梗，能献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彩百匹，迁祠部员外。

李君球，高宗将伐高黎，上疏谏曰：“心之痛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且高黎小丑，潜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文多不载，疏奏不报。

中书令郝处俊：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臣议之。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处俊已殁，孙象竟被族诛。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

周兴、来俊臣罗织衣冠，朝野惧慑，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十斤，行反间之术。项羽果疑臣下，陈平之计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如当有凶慝，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后除国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祸，伏乞陛下回思迁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臣得殁为忠鬼，孰与存为谄人。如罗织之徒，即是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哉？”遂为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赠济州刺史。中宗朝追复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累迁内史。后以赃罪，流于岭南而死。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人，时西突厥、阿史那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闻四牡项领，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按宗楚客、纪处讷等性唯险诐，志越溪壑。幸以遭遇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刻意砥操，忧国如家，微效涓尘，以裨川岳。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潜通猃狁，纳贿易资；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闻充斥，秽迹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赃私，取怨外国。论之者取祸以结舌，语之者避罪而钳口。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以严刑，皆由黩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曾无悛改，乃徇赃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谬忝公直，义在触邪，请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从，遽令与琬和解。俄而韦氏败，楚客等咸诛。

苏安恒博学，尤明《周礼》、《左氏》。长安二年，上疏谏请复子明辟，其词曰：“臣闻‘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过；臣道不轨，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

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疏奏不纳。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将杀之，赖朱敬则、桓彦范等保护获免。后坐节悯太子事，下狱死。睿宗即位，下诏曰：“苏安恒文学立身，鲠直成操，往年陈疏，忠谠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兴言轸悼，用恻于怀。可赠谏议大夫。”

张柬之既迁则天于上阳宫，中宗犹以皇太子监国，告武氏之庙。时累日阴翳，侍御史崔浑奏曰：“方今国命初复，正当徽号称唐，顺万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庙？庙宜毁之，复唐鸿业，天下幸甚。”中宗深纳之。制命既行，阴云四除，万里澄廓，咸以为天人之应。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上书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斩月将。黄门侍郎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侧门，迎谓璟曰：“朕以为已斩矣，何以缓之？”命促斩。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固请按而后刑。中宗大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乃流月将于岭南，寻使人杀之。

柳泽，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复旧职，上疏谏曰：“药不毒不可以触疾，词不切不可以裨过。是以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迩谀佞者，积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纳姚、宋之计，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正者衔冤，附伪者得志，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耶？”睿宗遂从之，因而擢泽拜监察御史。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玄宗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及诸水禽，上疏谏曰：“方今九𪆴时忙，三农并作，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力倦担负，食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粮。道路观者，莫不言陛下贱人而贵鸟。陛下当

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则□□溪鹅之类，曷足贵也！陛下昔龙潜藩邸，备历艰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将鸟稍多。卿具奏之，词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以处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谠，深用喜慰。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禄山，天宝末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玄宗宣付中书，令即日进呈。韦见素谓杨国忠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暴于天下，今又以蕃将代汉，其反明矣。”遽请对。玄宗曰：“卿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趋下殿，涕泗且陈禄山反状。诏令复位，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诏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为图矣。”见素自此后，每对见，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销其难，请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许为草诏，讫，中留之。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且观其变。璆琳受赂而还，因言无反状。玄宗谓宰臣曰：“必无二心，诏本朕已焚矣。”后璆琳纳赂事泄，因祭龙堂，托事扑杀之。十四年，遣中使马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承威覆命，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见臣宣进旨，踞床不起，但云：‘圣体安稳否？’遽令送臣于别馆。数日，然后免难。”至十月九日，反于范阳，以诛国忠为名，荡覆二京，窃弄神器，迄今五十余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向使师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诚，则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宁在人谋，痛哉！

刚正第四

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出为同州刺史。遂良复职，黜仁约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约对曰：“仆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而触物便

发。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祎，仁祎惶惧，应对失次。仁约历阶而进曰：“臣与仁祎连曹，颇知事由。仁祎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祎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词辩纵横，音旨朗畅。高宗深纳之，乃释仁祎。仁约在宪司，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答曰：“雕鹗鹰鹫，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后为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振举纲目，朝廷肃然。

李义府恃恩放纵，妇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系大理，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或有告之者，诏刘仁轨鞫之。义府惧谋泄，毙正义于狱。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告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曰：“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横玉阶弹之。先叱义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后跪宣弹文曰：“臣闻春鹦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士有贱而言忠者。”乃庭劾义府曰：“臣闻诬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职。不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奉皇眷。而乃冯附城社，蔽亏日月；托公行私，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当金风届节，玉露启途，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鹫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贬莱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撰《笔海》十卷。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李昭德：则天朝谀佞者必见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请进。诸宰臣诘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进。”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岂尽反邪？”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数凶人，大狱遂罢。以正直庭诤，为皇甫文所构，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张，反为所构，云结少年为耐久朋。则天大怒，下狱勘之。易之引张说为证。召大臣，令元忠与易之、说等定是非。说佯气逼不应。元忠惧，谓说曰：“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说叱曰：“魏元忠为宰相，而有委巷小儿罗织之言，岂大臣所谓？”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说曰：“臣不闻也。”易之遽曰：“张说与元忠同逆。”则天问其故，易之曰：“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此其状也。”说奏曰：“易之、昌宗大无知，所言伊、周，徒闻其语耳，讵知伊、周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绶，臣以郎官拜贺。元忠曰：‘无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胜畏惧。’臣曰：‘公当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历代书为忠臣，陛下不遣臣学伊、周，使臣将何所学？”说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托为党。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附元忠有族灭之势。臣不敢面欺，亦惧元忠冤魂耳。”遂焚香为誓。元忠免死，流放岭南。

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穷理其状。则天曰：“易之已有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且谋反大逆，法无容免，请勒就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即入鼎镬。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遽宣敕命，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则天意若解，乃传命，令易之就台推问。斯须，特敕原之，仍

遣易之、昌宗就璟辞谢。拒而不见，令使者谓之曰：“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璟谓左右：“恨不先打竖子脑破，而令混乱国经，吾负此恨。”时朝列呼易之、昌宗为五郎、六郎，璟独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璟曰：“郑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惭而退。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当别以事诛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礼，将刺杀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车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寻伏诛。

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则天曰：“不可。”矩固请，则天曰：“卿去矣！朕即遣来。”矩至台，薛师亦至，踏阶下马，但坦腹于床。将按之，薛师跃马而去。遽以闻则天。则天曰：“此道人患风，不须苦问。所度僧，任卿穷按其事。”诸僧流远恶州。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构，下狱死。

则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将兵讨之，畏懦不进。比贼退散后，乃奏沧、瀛等州诖误者数百家。左拾遗王永礼廷折之曰：“素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拥兵数万，闻贼辄退走，失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草泽诖误之人以自解，岂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

宗惶惧，诸诖误者悉免。

中宗朝，郑普思承恩宠而潜图不轨。苏瓌奏请按之，以司直范献忠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于韦庶人，持敕于御前对，中宗屡抑瓌而理普思，应对颇不中。献忠历阶而进曰："臣请先斩苏瓌。"中宗问其故，对曰："苏瓌，国之大臣，荷荣贵久矣，不能先斩逆贼而后闻。今使其眩惑天听，摇动刑柄，而普思反状昭露，陛下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天耶？臣请死，终不能事普思。"狱乃定。朝廷咸壮之。

中宗反正才月余，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韦氏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桓彦范奏曰："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参闻政事。愚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无不破国亡家，倾朝继路。以阴干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书》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干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以苍生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叙，鼎命维新矣。"疏奏不纳。又有故僧惠范、山人郑普思、叶静能等，并挟左道，出入宫禁。彦范等切谏，并不从。后彦范等反及祸。

桓彦范等既匡复帝室，勋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将诬以不轨诛之。大理丞李朝隐请问明状。卿裴谭附会三思，异朝隐判，竟坐诛。谭迁刑部尚书，侍御史李祥弹之曰："异李朝隐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会三思，状验斯在，天下闻者，莫不寒心。刑部尚书，从此而得。"略无回避，朝廷壮之。祥解褐监亭尉，因校考为录事参军所挤排。祥趋入，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祥当要居之地，为其妄褒贬耳。使祥秉笔，颇亦有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状。"遂援笔曰："怯断大案，好勾小稽。隐自不清，疑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矣。

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百寮惕惧，莫敢言者。监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陈其罪状，请收案问。中宗不许。明日，又进密状。乃降敕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自此朝廷相谓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谓欤？"累迁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称，历刑部员外、扬州司马。丁母忧，昼夜哀号，水浆不入于口，不胜丧而卒。

陆大同为雍州司田，时安乐公主、韦温等侵百姓田业，大同尽断还之。长吏惧势，谋出大同。会将有事南郊，时已十月，长吏乃举牒令大同巡县劝田畴，冀他判司摇动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陆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时劝课，切恐烦劳。"长吏益不悦，乃奏大同为河东令，寻复为雍州司仓。长吏新兴王晋附会太平公主，故多阿党。大同终不从。因谓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为不别求好官？"大同曰："某无身材，但守公直，素无廊庙之望，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晋不能屈。大同阖门雍睦，四从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质为万年令，有富人同行盗，系而按之。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盗者，令质不从。擢乃谮之于中宗。中宗怒，临轩召见，举朝为之恐惧。令质奏曰："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故当以货求耳。臣岂不惧擢之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中宗怒解，乃释之。朝列贺之，曰："设以获谴，流于岭南，亦为幸也。"

卷三

公直第五

唐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与议建成事。方庆辞曰：“臣母老，请归养。”太宗不之逼。贞观中，以为藁城令。孙袭秀，神龙初为监察御史。时武三思诬桓、敬等反，又称袭秀与敬等有谋。至是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辞理竟不屈。或报祖雍云：“适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袭秀闻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彦范负国刑宪，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测。闻其死乃对雍流涕，何也？”袭秀曰：“桓彦范自负刑宪，然与袭秀有旧，闻其死，岂不伤耶！”祖雍曰：“足下下狱，闻诸弟俱纵酒而无忧色，何也？”袭秀曰：“袭秀何负于国家，但于桓彦范有旧耳。公若尽杀诸弟，不知矣；如独杀袭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动，握其手曰：“请无虑，当活公。”乃善为之辞，得不坐。

陆德明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号，署为散骑侍郎。王令子师之，将行束修之礼。德明服巴豆散，卧东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绐之痢，竟不与语，遂移病成皋。及入朝，太宗引为文馆学士，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术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终于国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阳仓，谓长史郭恪曰：“魏公既归于唐，我士众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自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以启魏公，听公自献，则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闻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闻，高祖大悦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总管，赐姓李氏。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窦静为司农卿，赵元楷为少卿，静颇方直，甚不悦元楷之为。官属大会，谓元楷曰：“如隋炀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农须公矣。方今圣上躬履节俭，屈一人以安兆庶，司农何用于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众于河南，静上疏极谏，以为不便。又请太宗置屯田，以省馈饷。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丧，许敬宗以言笑获谴。及太宗梓宫在前殿，又垂臂过，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敬宗往居先后丧，已坐言笑黜；今对大行梓宫，又垂臂无礼。”敬宗惧获罪，高宗寝其奏。事虽不行，时人重其刚正。

刘仁轨为左仆射，暮年颇以言词取悦诉者。户部员外魏克己断案，多为仁轨所异同。克己执之曰：“异方之乐，不入人心；秋蝉之声，徒聒人耳。”仁轨怒焉，骂之曰：“痴汉！”克己俄迁吏部侍郎。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日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

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钦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礼历阶进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籍贫官九品之俸！而钦望欺夺之，臣窃不取。”纳言姚琦前进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求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奈何使圣朝仿习之？姚琦言臣不识大体，不知琦言是大体耶？”遂寝。

魏元忠男昇娶荥阳郑远女，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状弹曰：“郑远纳钱五百万，将女易官。先朝以元忠旧臣，操履坚正，岂独尚兹贤行，实欲荣其姻戚，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且元忠官历三朝，荣跻十等，虽金精屡铄，而玉色常温。远胄虽参华，身实凡品。若言齐郑非偶，不合结缡；既冰玉交欢，理资同穴。而下山之夫未远，御轮之婿已周，无闻寄死托孤，见危授命。斯所谓滓秽流品，点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渑；四裔遐陬，宜从摈斥。虽渥恩周洽，刑罚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资惩革。请裁以宪纲，禁锢终身。”远以此废弃。朝野咸赏察之公直。

来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正事商量，内史李昭德抚掌谓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诸宰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太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乃复辱国耶？”遂寝。思止竟为昭德所绳，榜杀之。

长安末，诸酷吏并诛死，则天悔于枉滥，谓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推勘，递相牵引，咸自承伏。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滥者，更使近臣就狱推问，得报皆自承引，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自周兴、俊臣死，更不闻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岂不有冤滥耶？”夏官侍郎姚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

者，皆枉酷自诬而死，告事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推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灭凶竖，朝庭宴安。今日已后，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则天大悦曰：“已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乃赐银一千两。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

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龙末，朝纲失叙，风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许献食，号为“烧尾”。时苏瓌拜仆射，独不献食。后因侍□，宗晋卿谓瓌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主调阴阳，代天理物。今粒食涌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耳。”晋卿无以对。

中宗暴崩，秘不发丧。韦庶人亲总庶政，召宰相韦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会议。遗诏令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参谋辅政。宗楚客谓韦温曰：“今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太后于诸王居嫂叔之地，难为仪注，是诏理全不可。”苏瓌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诏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语，乃宣行之。

玄宗令宋璟制诸王及公主邑号，续遣中使宣诏令，更作一佳号。

璟奏曰："七子均养，鸣鸠之德。至锡名号，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宠子异，非正家国之大训，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诏。"玄宗从之。

苏瓌：开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蚀之。玄宗素服候变，撤乐减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赈恤，不急之务，一切停罢。瓌与宋璟谏曰："陛下频降德音，勤恤人隐，令徒已下刑尽责保放。惟流死等色，则情不可宽，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云分野应灾祥，冀合上旨。臣以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女谒不行，谗夫渐远，此所谓修德。囹圄不扰，甲兵不黩，理官不以深苛，军将不以轻进，此所谓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纵日月盈亏，将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故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诚动天，不在制书频下。"玄宗深纳之。

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铣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为驸马，奏请与其父合葬。敕旨许之。给事中夏侯铦驳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祔旧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铣必诉于玄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铦谬膺驳正，敢废司存？请傍移礼官，以求指定。"朝庭咸壮之。

玄宗将封禅泰山，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工录及己之亲戚。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为次。若颠倒衣裳，则讥议起矣。今登封霈泽，十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果为于文融所劾。

李辅国扈从肃宗，栖止帷幄，宣传诏命，自灵武列行军司马，中

外枢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后，于银台门决事，凡追捕，先行后闻，权倾朝野，道路侧目。又求宰相，肃宗谓之曰："卿勋业则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讽裴冕等速表荐己。肃宗患之，乃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卿与裴冕早为之所。"华出问冕，冕曰："初无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为也。"覆命奏之，上大悦。

清廉第六

李袭誉：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及誉为扬州，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余顷。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资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郑善果父诚周为大将军，讨尉迟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笃慎，大业中为鲁郡太守。母崔氏甚贤明，晓正道。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闻剖析合理，悦；若处事不允，则不与之言。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国，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今致方伯，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炀帝以其俭素，考为天下第一，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入朝，拜左庶子，数进忠言，多所匡谏。迁工部尚书，正身奉法，甚著劳绩。

冯立有武艺，略涉书记，事隐太子。太子诛，左右悉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难！"乃率兵犯玄武门，杀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来请罪，太宗数之

曰："汝间构阻我骨肉，复出兵来战，杀我将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对曰："屈身事王，期于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太宗宥之。立谓其所亲曰："逢莫大之恩，终当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人力战，杀获甚众。太宗深嘉叹之。出牧南海，前后牧守率多贪冒，蛮夷患之，数为叛逆。立不营生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毕饮而去。

裴炎有雅望于朝庭，高宗临崩，与舅王德真俱受遗诏辅少主。则天既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将行革命之事。徐敬业举兵于扬州，时炎为内史，示闲暇不急讨。则天潜察之，下炎诏狱。凤阁侍郎胡元范、刘齐贤等庭争，以炎忠鲠无反状。则天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范、贤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则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诛，范、贤亦被废黜。炎将刑，顾谓兄弟曰："可怜官职并自得之，炎无分毫遗，今坐炎流窜矣。"炎虽官达而甚清贫，收其家，略无积聚，时人伤焉。

杨峤为祭酒，谓人曰："吾虽三品，非不荣贵，意常不逾畴昔一尉也。"时议重之。峤祖父休之，事北齐，执政将封为王以宠之，休之固辞而谓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为侍中，频乞骸骨，诏许之。初，日知将欲陈请，不与妻谋。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也。"

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简，宅舍屋宇无所增改。尝乘款段，豆卢钦望谓之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叹伏。

冯履谦，七岁读书数万言，九岁能属文。自管城尉丁艰，补河北

尉。有部人张怀道任河阳尉，与谦畴旧，饷一镜焉。谦集县吏遍示之，咸曰："维扬之美者，甚嘉也。"谦谓县吏曰："此张公所致也，吾与之有旧。虽亲故不坐，著之章程，吾效官，但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昌言曰："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同于此。"覆书于使者，乃归之。闻者莫不钦尚。官至驾部郎中。

卢怀慎，其先范阳人，祖父悊为灵昌令，因家焉。怀慎少清俭廉约，不营家业。累居右职。及秉钧衡，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不免匮乏。及薨，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玄宗幸东都，下诏曰："故检校黄门监卢怀慎，衣冠重器，廊庙周材。讦谟当三杰之一，学行总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辅汉，同季文之相鲁。节邻于古，俭实可师。虽清白莹然，籯金非宝；然妻孥贫窭，儋石屡空。言念平昔，弥深轸悼。宜恤凌统之孤，用旌晏婴之德。宜赐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车驾还京师，望见怀慎别业，方营大祥斋，悯其贫乏，即赐绢五百匹。制苏颋为之碑，仍御书焉。子奂，历任以清白闻，为陕郡太守。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还京师，次陕城顿，赏其政能，题赞于其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为国之宝，不坠家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岭南利兼山海，前后牧守赃污者多。乃以奂为岭南太守，贪吏敛迹，人庶爱之。

卷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干局，明法令，仕隋门下省录事。太宗以为秦府掾，常谓侍臣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乃以为大理少卿。杜如晦临终，委胄以选举。及在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时议非之。太宗尝言："戴胄于朕无骨肉之亲，但其忠直励行，情深体国，所延官爵以酬劳耳。"其见重如此。

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余人，皆他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徒。他官所断死囚，称冤不已；临所断者，默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为狱固当若是。"囚遂见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亲为之考词曰："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初，临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韦挺责以朝列不肃，临曰："此将为小事，不以介意，请俟后命。"翌日，挺离班与江夏王道宗语，趋进曰："王乱班。"将弹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语。"临曰："大夫亦乱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动。

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纳其言。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中书舍人张文瓘执据律不当死。太宗曰："仓粮事重，不斩恐犯

者众。”魏徵进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骘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勣赡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我作法则耳。”固不行。勣闻，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时议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怀虑深矣。”

明崇俨为正谏大夫，以奇术承恩。夜遇刺客，敕三司推鞫，其妄承引连坐者众。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此辈必死之囚，愿假数日之命。”高宗曰：“卿以为枉也？”仁恭曰：“臣识虑浅短，非的以为枉，恐万一非实，则怨气生焉。”缓之旬余，果获贼。高宗善之，迁刑部侍郎。

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飞骑因番请见，先涕泣不自胜，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胜，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杰曰：“法是陛下法，臣仅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仁杰固谏，侍中张文瓘以笏挥令出。仁杰乃引张释之高庙、辛毗牵裾之例，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不难。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陛下不纳臣言，臣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仁杰曰：“陛下作法，悬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岂有罪非极刑，特令赐死？法既无恒，万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今日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编入史。又曰：“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后因谏事，高宗笑曰：“卿得权善才便也。”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惧之。仁杰按之，请付法，高宗特原之。仁

杰奏曰：“虽国之英秀，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必不欲推问，请曲赦之，弃臣于无人之境，以为忠贞将来之戒。”高宗乃许之。由是朝廷肃然。

李日知为司刑丞，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遣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闻，日知果直。

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天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获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月余，复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则天固授之，有功曰：“臣闻鹿走于山林，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必坐而死矣。”则天既深器重，竟授之，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中宗朝，追赠越州都督，优赐其家，并授一品官。开元初，窦希瑊外戚荣贵，奏请回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时，刑部奏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自羲、农以降，或设狱而人不犯，或画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为称首。及其叔世，乱狱滋繁，周之季年，不胜其弊。刑书原于子产，峭涧起于安于，秦严其法，以至于灭。”又曰：“且父子天属，昆弟同气。诛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顾，何爱兄弟？”文多不尽载，朝

廷从之。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子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按，便行诛决。怀古穷其根本，释净满而坐告者，以闻。则天惊怒，色动声战，责怀古宽纵。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执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虽死不恨也。"则天意解，乃释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倦而寝，梦一僧状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时人以为忠恕之报。

魏元忠、张说为二张所构，流放岭南。夏官侍郎崔贞慎、将军独孤祎之、郎中皇甫伯琼等八人并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则天命马怀素按之，曰："此事并实，可略问，速以闻。"斯须，中使催迫者数焉，曰："反状皎然，何费功夫，遂至许时？"怀素奏请柴明对问。则天曰："我亦不知柴明处，但据此状，何须柴明！"怀素执贞慎等无反状。则天怒曰："尔宽纵反者耶？"怀素曰："魏元忠以国相流放，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则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诛，栾布奏事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者罪耶？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则天曰："尔欲总不与罪耶？"怀素曰："臣识见庸浅，不见贞慎等罪。"则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时朱敬则知政事，对朝堂执怀素手曰："马子，马子，可爱，可爱！"时人深赏之。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

纵之。我令俊臣勘当，汝无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须状实。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实，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侧门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扰。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行。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学，明法理。则天朝，长安市屡非时杀人，履霜因入市，闻其称冤声，乘醉入兵围中，大为刑官所责。履霜曰：“刑人于市，与众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请详其按。此据令式也，何见责之甚？”刑官唯诺，以按示之。时履霜详其案，遂拔其二。斯须，监刑御史至，诃责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当刑能申理者，加阶而编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闻，两囚竟免。由是名动京师。他日当刑之家，或可分议者，必求履霜详案。履霜惧不行。死家诉于主司，往往召履霜详究，多所全济。补山阴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后为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宪问》五卷，撮刑狱之机要。

僧惠范恃权势逼夺生人妻，州县不能理。其夫诣台诉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将奏之。台中惧其不捷，请寝其议。登曰：“宪司

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为岐州刺史。时议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谓欤！”

李承嘉为御史大夫，谓诸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诸御史悉不禀之。承嘉厉而复言，监察萧至忠徐进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设弹中丞，大夫岂得奉咨耶？”承嘉无以对。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余人，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州狱。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时宰相切责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见执政，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云：‘见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并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对，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次于巴阳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春驿，方睡，见此十人祈哀。才寐觉，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驿人对如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殽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县，备槥椟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刘少徵凭恃岑义亲姻，颇黩于货。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义嘱替否以宽其罪。替否谓同列曰：“少徵恃势贪暴。吾忝宪司，奈何惧势宽纵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处死。

政能第八

开元中，申王㧑奏：“辰府录事阎楚珪，望授辰府参军。”玄宗许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驸马所有奏请，非降墨敕，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请停。”诏从之。

肃宗初克复，重将帅之臣，而武人怙宠，不遵法度。将军王去荣打杀本县令，据法处死。肃宗将宥之，下百寮议。韦陟议曰：“昔汉

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陟尝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毡展庆，曾不立班；朱绂承荣，无宜卧拜。”时人推其强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犹少，至三从弟侄皆封为王。及太宗即位，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封德彝对曰：“不便。历观往古，封王者当今最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居名器，所以别亲疏也。”太宗曰：“朕为百姓理天下，不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疏属悉降爵为公。

狄仁杰因使岐州，遇背军士卒数百人，夜纵剽掠，昼潜山谷，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仁杰曰：“此途穷者，不辑之，当为患。”乃明榜要路，许以陈首。仍出系狱者，廪而给遣之。高宗喜曰：“仁杰识国家大体。”乃颁示天下，宥其同类，潜窜毕首矣。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闻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决长卢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

高宗朝，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乘，而卖鬻蔬菜。”事遂不行。

员半千本名馀庆，与何彦先师事王义方。义方甚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改名半千。义方卒，半千、彦先皆制师服。上元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刺史郑齐宗大怒，因而按之，将以上闻。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

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对曰：“臣观载籍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则天利，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战？”高宗深嗟赏，对策上第，擢拜左卫渭上参军，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辞，则天曰：“久闻卿，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且留待制也。”前后赐绢千余匹。累迁正谏大夫，封平凉郡公。开元初，卒。

郑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阴尉应制，则天临轩，问何者为忠。诸应制者对，率不称旨。惟忠曰：“臣闻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黄门侍郎。时议禁岭南首领家蓄兵器，惟忠议曰：“夫为政不可骤革其习俗。且《蜀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挠耶？”事遂不行。

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京师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窥天，姜师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凿之利也。

则天将不利王室，越王贞于汝南举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没官人五千余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时狄仁杰检校刺史，哀其诖误，止司刑使，停斩决，飞奏表曰：“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表奏，特敕配流丰州。诸囚次于宁州，宁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侧，斋三日而后行。诸囚至丰州，复立碑纪德。初，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既平之后，将士恃威，征敛无度，仁杰率皆不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

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汝南勃乱，一越王耶？”仁杰曰：“今一越王已死，而万越王生。”光辅质之。仁杰曰：“明公亲董戎旃二十余万，所在劫夺，远迩流离，创巨之余，肝脑涂地。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势不自固，所以先著纲理之也。自天兵暂临，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绳坠四面成蹊。奈何纵求功之人，杀投降之士？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将请尚方断马剑斩足下，当北面请命，死犹生也。”遂为光辅所谮，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为立生祠。迁内史。及薨，朝野凄恸。则天赠文昌左相，中宗朝赠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国公。哀荣备于三朝，代莫与为比。

韦景骏为肥乡令，县界漳水，连年泛滥。景骏审其地势，增筑堤防，遂无水患，至今赖焉。时河北大饥，景骏躬自巡抚贫弱，人吏立碑以纪其德。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泪下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迁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弥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岁，亦在其中。景骏谓之曰：“计吾北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思，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老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终于奉先令。子述，开元、天宝之际，为工部侍郎，代吴兢修国史。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费之甚，实百当今，然而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富，济人盛事也。臣实谓当今宜行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

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不然。”文多不尽载。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也，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之！”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俟其后。寡妇既出，谓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杰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乃杖杀道士及寡妇，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吐蕃、突厥二寇频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于南界硖石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停军，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虏不复纵。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往年粟麦斛至数千，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粮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至凉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为长安令。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奴辈愈甚，府县莫敢言者。皎设法擒捕，群奴潜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惧，尽缢杀悬于街树，境内肃然。出为怀州刺史。历任内外，咸有声称也。

卷五

忠烈第九

李玄通刺定州，为刘黑闼所获，重其才，欲以为将。叹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当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馈者，玄通曰：“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宽慰，吾当为君一醉。”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曲终，太息曰：“大丈夫受国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哉！”以刀溃腹而死。高祖为之流涕，以其子为将军。

刘感镇泾州，为薛仁杲所围，感孤城自守。后督众出战，因为贼所擒。仁杲令感语城中曰：“援军已大败，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伪许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败在朝夕。秦王率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杀之。垂死，声色愈厉。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谥曰忠壮。

常达为陇州刺史，为薛举将仵政所执以见举。达词色不屈，举指其妻谓达：“且识皇后否？”达曰：“只是瘿老妪，何足可识！”举奇而宥之。有奴贼帅张贵问达曰：“汝识我？”达曰：“汝逃奴耶！”瞋目视之。大怒，将杀达，人救获免。及贼平，高祖谓达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诏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当须载之史策。”后复拜陇州刺史。

尧君素为隋炀帝守蒲州，频败义师。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说之，君素悲不自胜。通泣谓君素曰：“义兵所临，无不响应，天时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贵。”君素曰：“主上委公以关中甲兵，

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报效，何为人作说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当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谓之曰：“天命有归，隋祚已尽，君何自苦陷身祸败？”君素曰：“天下名义，岂妇人所知。”引弓射之，恸哭而去。君素寻知事必不济，要在守厄，数谓诸将曰：“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俄为麾下所杀。后太宗幸河东，嘉其忠节，赠河东刺史。

屈突仲通，隋炀帝所任，留镇长安。义师既济河，通将兵至潼关以御义师，遂为刘文静所败。通至归东都，不顾家属。文静遣通子寿往喻之，通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为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马，东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负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见高祖，高祖曰：“何见之晚也？”通泣曰：“不能尽人臣之节，于此奉见，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忠臣也。”以为兵部尚书。

萧瑀，贞观初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未定也。我当此日，实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大功而不蒙赏。卿不可以厚利诱，不可以刑戮惧，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贞臣。”又谓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无以过也。然善恶太明，有时而失。”瑀谢曰：“臣特蒙训诫，惟死忠良。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嗣。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后丧母，复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旧源上无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树盛冬开花，大鹿挟其道。本道使卢怀慎以闻，诏旌其门闾。玄宗即位，追

思金藏节，下制褒美。拜右骁卫将军，仍令史官编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长也。少以军功，历右羽林大将军，掌禁兵。神龙初，张柬之谓多祚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将军击鼓钟鼎食，贵宠当代，岂非大帝之恩。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将军诚能报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立盟誓，义形于色，遂与柬之定策诛易之等。以功封辽阳郡王，实八百户。后从节愍太子举兵，遇害。睿宗下诏追复本官。

张敬之，则天时每思唐德，唯以禄仕，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当入三品，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有僧泓者，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六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励此儿子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师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乱政，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概，与驸马王同皎谋诛之。事发，同皎遇害。憬遁于比干庙自刎，临死谓左右曰："韦后乱国，宠树奸佞。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久。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处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傥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三思果败。

神龙初，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北军入玄武门，斩张易之等，迁则天于上阳宫。柬之勒兵于景运门，将引诸武以诛之。彦范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诛戮，遽解其缚。柬之固争，不果。既而权归三思，诸同谋者咸曰："斩我项者，桓彦范也。"彦范曰："主上畴昔为英王，素有明断，吾留诸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势既尔，乃上天之命，岂人事乎！"寻并流放，为三思所害。海内咸痛之。

节愍太子以武三思乱国，起北军诛之。既而韦庶人与安乐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门，千骑王欢憙倒戈击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县，为宗楚客之党所害。三思尝令子宗训与安乐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积忿恨，遂举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殒身殉难，下诏曰："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罗构间，困于谗嫉，莫顾钛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愤惋。今四凶灭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晕之冤，以抒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先是宗楚客、纪处讷、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同谋，请收付狱。"中宗命御史中丞萧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愿陛下详之。且往者则天欲立相王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构虚。中宗纳其言，乃止。十起未详。

节义第十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讨王世充。时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且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朽老，诚不足当重任。但自惟畴昔就执事，岂以两儿为念？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公也！"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可尚也。"

李纲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慕张纲为人，因改名曰纲，字文纪。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及宪遇害，无敢收视者。纲抚柩号恸，躬自埋瘗，时人义之。仕隋太子洗

马。太子勇之废也，隋文帝切责宫寮，以其不存辅导。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贤明之士辅之，足嗣皇业。奈何使弦歌鹰犬之徒日在其侧？乃陛下训导之不足，岂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为尚书左丞。周齐王女孀居，纲以故吏每加赡恤。及纲卒，宇文氏被发号哭，如丧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读姚思廉不离王侧。义师将入殿门，思廉谓之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不宜无礼于王。"众伏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须臾，太宗至，闻其义，令其扶主至顺阳门，泣拜而去。众咸叹其贞，谓忠烈之士也。

节愍太子兵散遇害，宫寮莫敢近者。有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时人义之。宗楚客闻之大怒，收付制狱，贬平兴丞，因杀之。睿宗践祚，下诏曰："宁嘉勖能重名节，事高栾、向，幽途已往，生气凛然。静言忠义，追存褒宠，可赠永和县令。"

禄山之难，御史中丞卢奕留司东都。禄山反，未至间，奕遣家属入京，誓以守死。贼至，奕朝服持印，坐厅事以见贼徒，谓曰："为人臣，识忠与顺耳，使不为逆节，死无恨焉。"贼徒皆怆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

张志宽为布衣，居河东。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国所称。寇贼闻其名，不犯其闾。后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县令问其故，志宽对曰："母尝所害苦，志宽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

怒曰："妖妄之词也！"系之于法。驰遣验之，果如所言，异之。高祖闻，旌表门闾，就拜散骑常侍。

王君操父，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殴死。贞观初，君则以运代迁革，不惧宪纲。又以君操孤微，必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露。为君操密藏白刃刺杀之，刳其心肝，咀之立尽。诣刺史自陈。州司以其擅杀，问之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杀二十余年。闻诸典礼，父仇不同天，早愿从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上闻，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为陈国王典仪，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泣涕谓家人曰："大人必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能不戚乎！"遂急告归，父果已殁，毁瘠过礼。事以孝闻，累迁吏部员外。

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宴，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加叹异，累迁膳部员外。

孟景休事亲以孝闻，丁母忧，哀毁逾礼，殆至灭性。弟景祎年在襁褓，景休亲乳之。祭为之丰。及葬时，属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堕，既而复生如初。景休进士擢第，历监察御史、鸿胪丞。为来俊臣所构，遇害，时人伤焉。

刘审礼为工部尚书。仪凤中吐蕃将入寇，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审礼诸子诣阙，自请入

吐蕃以赎其父，诏许之。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比至，审礼已卒。易从昼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还其父尸。易从徒跣万里，护榇以归，葬于彭城故茔。朝廷嘉之，赠审礼工部尚书，谥曰悼。审礼，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少丧母，为祖母元氏所养。元氏有疾，审礼亲尝药膳。事母亦以孝闻。与再从弟同居，家无异爨，阖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易从后为彭城长史，为周兴所陷，系于彭城狱。将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诬枉，竞解衣投于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易从一门仁孝，举无与比，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昇，年十岁，配流岭南。后六道使诛流人，昇以言行忠信，为首领所保，匡救获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忧，哀毁过礼。为邺县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盖盈尺。州以闻，迁监察御史，转并州兵曹、冯翊令，贫乏徒荷其仁恤。时有云气如盖，当其厅事，须臾五色错杂，遍于州郭。以状闻，敕编入史。其在并州，厅前丛苇，有小鸟如鹪鹩来巢，孕卵五色，旦如鸡子，数日𣪘毁雏见，已大于母。月余，五色成文，大如鹅，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号为"兵曹鸟"。

张审素为隽州都督，有告其赃者，敕监察杨汪按之。汪途中为审素之党所劫，对汪杀告事者。汪到益州，诬审素谋反，构成其罪，遂斩之，籍没其家。子琇与兄瑝年幼，徙岭外，后各逃归。汪后更名万顷，转殿中侍御史。开元二十三年，瑝、琇于东都候万顷，手刃之，系表于斧刃，言复仇之状，遂奔逃。行至汜水，为吏所得。时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合从矜恕。张九龄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为然，顾谓九龄等曰："复仇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人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议，当须告示。"乃下诏曰："张瑝兄弟同杀，推问款成，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词，矜其为父报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存久要，盖

以济人，期于止杀。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瑝、琇既死，士庶痛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处造义井。并葬于北邙，恐为万顷家人所发，作疑冢数所于其所。其为时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卷六

友悌第十二

李勣既贵，其姊病，必亲为煮粥。火爇其须，姊曰："仆妾幸多，何为自苦若是？"勣对曰："岂无人耶？顾姊年长，勣亦年老，虽欲长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冯元常阖门孝友，天下无比。或居兄弟服制，昼则从事，夜则尽会礼堂，虽病亦各卧东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归私室。历官左右丞，多所厘革，朝无留事。高宗大渐，敕诸长史曰："朕四体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闻。"其委任如此。则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说怪妄，以为祥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论其妖妄，不可诬罔士庶。则天甚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寻构害之。神龙初，诏旌其门为"忠臣门"。元常忠孝正直，冠绝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无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乱，为贼所执。慈明乃潜使人奉表江都，论贼形势，密义而释之。慈明知天命有归，劝密归国，密不纳。贼帅翟让怒骂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尔辈，不图为贼所执，合杀但杀，何烦骂也！"让大怒，乱斫而死。炀帝闻而伤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壮武公。拜二子为承务郎。

毕构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降玺书以慰之："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讹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乃赐以衣服。终于户部尚书。构性至孝，初丁继亲忧，其萧氏、卢氏两妹皆在襁褓，亲乳之，乳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恸哭，绝者久之，言曰："虽兄弟无三年之礼，吾荷鞠育，岂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构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构疾，星驰赴京，侍医药者累

月。既而哀毁骨立，变服视事，逾年未尝言笑，深为朝野所重。

薛王业母早亡，为贤妃亲自鞠养。开元初，业迎贤妃归私第，以申供养。业同母妹淮阳、凉阳二公主亦早亡，业抚爱其子如己子。玄宗以业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

陆南金博涉经史，言行修谨。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赃，自岭南逃归，匿于南金家。俄为仇人所发，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词引南金，旭处以极法。南金弟赵璧请代兄死。南金执称弟实自诬，以身当死。兄弟争死。旭问其故，赵璧曰："兄长有能干。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上其状。玄宗嘉而宥之。张说、陆象先等咸相钦重，累迁库部员外。南金祖士季为隋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侍郎。王充将行篡夺，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廷文武遂无忠烈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后事泄，充遂停士季侍读。贞观初，为太学博士而卒。

举贤第十三

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余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张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悉推家产以遗之，弼辞而不受。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贵，乃张弼之力也。乞回臣之官爵以复之。"太宗即以弼为中郎，俄迁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谨，虽妻子不见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房玄龄每称曰："李大亮忠贞文武，有大将节，比之周勃、王陵矣。"后收葬五宗之无后者三十余柩，送终之礼莫不备具。所赐赏分遗亲戚。事兄嫂如

父母焉。临终，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毕而卒。家无余财，无珠玉以为含。亲戚孤遗为大亮鞠养，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叹伏之。

高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李靖与卫文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关中平，诛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乃赦之。及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谓之曰：“李靖反且实，便可处分。”御史知其诬罔，与告事者行数驿，佯失告状，惊惧，鞭挞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状分明，亲奉进旨。今失告状，幸救其命，更请状。”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验与本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见重于杨素，素乃以从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引德彝为土工监。宫成，文帝大怒曰：“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得罪。德彝曰：“公勿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赏。”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对，独孤皇后劳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室，岂非孝顺。”赏赉甚厚。素退问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虽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妇人唯丽是好。后心既悦，圣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时勋略在位，下唯激赏德彝，抚其床曰：“封郎后时，必据吾座。”后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见素，深加嗟赏，亟荐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聪明博学。秦府初开，为记室参军。未几卒，太宗深追悼之。后谓房玄龄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书令处之。”

魏徵、王珪、韦挺俱事隐太子。时或称东宫有异图，高祖不欲彰其事，将黜免宫寮以解之。流挺、珪于嶲州，徵但免官。而徵言于裴寂、封德彝曰：“徵与韦挺、王珪并承东宫恩遇，俱以被责退。今

挺、珪得罪，而徵独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杀召公，周公岂得不知？”无何，挺等征还。

马周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补州助教，颇不亲事。刺史达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为浚仪令崔贤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长安，止于将军常何家。贞观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周备陈损益四十余条，何见之，惊曰：“条目何多也？不敢以闻。”周曰：“将军蒙国厚恩，亲承圣旨，所陈利害，已形翰墨，业不可止也。将军即不闻，其可得耶？”何遂以闻。太宗大骇，召问何，遽召周与语，甚奇之。直门下省，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即其条也。太宗有事辽海，诏周辅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及凯旋，高宗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悦，问高宗。高宗曰：“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东辄窥我。”锡赉甚厚。及薨，太宗为之恸。每思之甚，将假道术以求见，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门下省，太宗就命监察里行，俄拜监察御史。“里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萧诜，江陵平，授秘书郎，直中书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谙练故事，长于文诰。时无逮，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复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与枢密。及迁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对曰：“非勋非旧，滥登宠荣，位高责重，古人所戒，所以忧耳。”有来贺者，辄曰：“今日受吊不受贺。”辽东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顿竭。太宗忧之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徵对曰：“臣愚，不能尽知，唯霍王元轨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徵曰：“经学文雅，亦汉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令聘徵女为妃。

元轨，高祖子也。高祖崩，毁瘠过礼，恒衣布衣，示有终身之戚。尝使国令征赋，令曰："请依诸王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也！"令惭而退。则天时，越王贞举兵。元轨随例配流，行至陈仓，死于槛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顾问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坐在后主之傍。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随弘智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汉史。武德中为詹事府主簿，与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孤德棻、袁朗等修《艺文类聚》。事兄弘安，同于事父，凡所动止，咨而后行。累迁黄门侍郎。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宰臣以下听之。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难问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留意。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顾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逮。"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愿以此言奉献。"高宗大悦，赐彩二百匹，迁国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季逊为贝州刺史，甘露遍于庭中树。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请以闻。"逊谦退，寝其事。历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侄，谓其子曰："吾厚尔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义，勿辞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弈、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

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

张楚金年十七，与兄越石同以茂才应举。所司以兄弟不可两收，将罢越石。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请某退。"时李绩为州牧，叹曰："贡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双举也。"令两人同赴上京，俱擢第。迁刑部尚书。后为周兴构陷，将刑，仰天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臣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市人为之歔欷。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讫，天开朗，庆云纷郁。时人感其忠正孝悌之报。

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以资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特荐为并州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

高智周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家。仲览，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产以奉四子。尝因夜卧，各言其志。处俊曰："愿秉枢轴一日足矣。"智周及济愿亦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枢轴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尝引相者观济等。相者曰："四人皆贵极人臣，而石不及见矣。然来早贵，所惜末途屯蹶。高达而最寿者。夫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之道也。"顾谓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宦州县。及济领吏部，处约以瀛州判佐参选。引注之次，济遽索笔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亦一时之美。智周后为费令，与佐官均分俸禄，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仲览，贞观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济等乃贵。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为二张所构，左授高要尉。王晙密状以申明之。宋璟时为

凤阁舍人，谓晙曰：“魏公且全已尔，今子冒其威严而理之，坐见子狼狈也。”晙曰：“魏公忠而获罪，晙为义所激，必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裴景昇为尉氏尉，以无异效，不居最课。考满，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节若是，岂可使无上考，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送路考’，省校无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当冀中也。”为之词曰：“考秩已终，言归有日。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磬。苦心清节，从此可知。不旌此人，无以激劝。”时人咸称亮之推贤。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业为侍御史，与桓、敬等匡复皇室。及桓、敬败，福业放于番禺，匿志州参军敬元礼家。吏搜获之，与元礼俱死。福业将就刑，谢元礼曰：“子有老亲，为福业所累，愧其深矣！”元礼曰：“明公穷而归我，我得已乎？今贻亲以非疾之忧，深所痛切。”见者伤之。

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勉百姓农桑，蚕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潜届于境，部人以原蚕茧书旌。敬潜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闻。玺书旌赏。或问思贞曰：“公敏行者，往与李承嘉忿竞，何几若斯？”思贞曰：“不能言者，时或有言。承嘉恃权相侮，仆义不受，然不知言之从何而至矣。”

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勉复应制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课者，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自下第升甲科，为天下第一，擢第，拜监察，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使，有乎？”仁杰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之使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于国家。”则天乃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

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乃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矣。与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晖等诛讨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张沛为同州刺史，任正名为录事参军，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寮，独呼二人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诛韦庶人，沛兄涉为殿中监，伏法，并及沛。沛将出就刑，正名时在假内，闻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艰，同州京之左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覆奏而理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幽求方立元勋，居中用事，遂免沛于难。

刘幽求既翊戴睿宗，后为中书令崔湜所构，放于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贞杀之。时王晙为桂州都督，知利贞希时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贞屡移牒索之，晙终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报曰："刘幽求有社稷大功，穷投于荒裔，无当死之罪，奈何坐观夷灭耶？"幽求惧俱不全，谓晙曰："吾忤大臣而见保，恐势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晙如获罪，放于沧海，亦无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诛，幽求复登用也。

韩琬少负才华，长安中为高邮主簿，使于都场，以州县徒劳，率然题壁曰："筋力尽于高邮，容色衰于主簿，岂言行之缺，而友朋之过欤？"景龙中，自亳州司户应制，集于京。吏部员外薛钦绪考琬，策入高等，谓琬曰："今日非朋友之过欤？昔尝与魏知古、崔璩、卢藏用听《涅槃经》于大云寺，会食，之旧舍，偶见题壁。诸公曰：'此高邮主簿叹后时耶？'顾问主人，方知足下。即末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谢之曰："士感知己，岂期十年之外，见君子之深心乎？"

张嘉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尉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好客乎？"驿吏白以嘉贞。循宪召与相见，咨以其事积时疑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则天曰："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于草莱，目不睹阙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至天庭，此万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间，若披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初，拜中书舍人，迁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无状。玄宗将罪告事者，嘉贞谏曰："准法，告事不实，虽有反坐，此则不然。天下无虞，重兵利器，皆委边将。若告事者一不当，随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为他日之患。且臣备陛下腹心，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玄宗大悦，许以衡轴处之。嘉贞因曰："臣闻时难得而易失，及其过也，虽圣贤不能为时。昔马周起徒步谒圣主，血气方盛，太宗用之尽其才，才五十而终。向用稍晚，则无及也。今臣幸少壮，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时用之。他日衰老，何能为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当召卿。"卒用之为相。在职尚简易，善疏决。论者称之。

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形庄肃，似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对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尝与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驾径往，立于雪中，深尺余，期者方至。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出为晋州刺史，甚有异绩。晚徒失职，为太平公主所引，与之图事，以及于祸害。

玄宗谓宰臣曰："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对曰："任贤用

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苏颋可除中书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及入谢，固辞，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诸宰臣论及。此皆卿之故人，遂无荐者，朕尝为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改后，朕每思无出卿者。”俄而弟诜为给事中，颋上表陈让。上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者乎？”颋曰：“晋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即父子犹同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时谓之苏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谢之。卿所制文诰，朕自识之。自今以后，进书皆须别录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箧中也。”至今为故事。

卷七

识量第十四

大理卿孙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论事，擢侍书御史，即御史中丞也。虽承内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还家而卧，不见颜色。斯须侍御史已下造门，子孙惊喜以报，伏伽徐起以见之。时人方之顾雍。伏伽与张玄素，隋末俱为尚书令史，既官达后，伏伽谈论之际，了不讳之。太宗尝问玄素，玄素以实对。既出，神彩沮丧，如有所失。众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丽莫离支盖苏文贡白金，褚遂良进曰："莫离支弑其君，陛下以之兴兵，将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太庙，臧哀伯谏以为不可。《春秋》书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何以示后？臣谓莫离支所献不宜受。"太宗从之。

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患风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绖缞大功未葬，并不得朝会。仍终丧，不得参燕乐。比来朝官不依礼法，身有哀惨，陪厕朝贺，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请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则天从之。方庆，周司空褒之曾孙，博通群书，所著论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时人编次之，名曰《礼杂问》。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子晙，工札翰，善琴棋，少聪悟而性严整，历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历居法官，数折大狱，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节，全活者数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慕其为

人，乃著论称有功断贤于张释之。其略曰：“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有功之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难。难易之间，优劣可知矣。”君子以为知言。

狄仁杰为内史，则天谓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言，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谮者，并为友善，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张文瓘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馔珍美，请减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枢机，待贤才也。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虚名。国家所贵，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为多也。”初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狱四百余条，无一人称屈。文瓘尝卧疾，系囚设斋以祷焉。及迁侍中，诸囚一时恸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潜、沛、洽、涉，皆至三品，时人呼为“万石张家”。咸以为福善之应也。

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陆遗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执政。执政诘之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与薛昭有旧，途穷而归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见待？”执政义之。出为磁州刺史。

神龙初，将合祔则天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谏曰：“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以来，始有合葬。伏愿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疏奏不纳。有识之士咸是之。

开元初，玄宗诏太子宾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礼记疏》，拟行之于国学。及成，奏上之。中书令张说奏曰：“今上《礼记》，是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载，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钞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

炎旧书，更加厘正，兼为之注。先朝虽加赐赉，其书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诏从之，留其书于内府，竟不颁下。时议以为说之通识，过于魏徵。

玄宗尝赐握兵都将郭知运等四人天军节度，太原尹王皎独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犹子事父。在三之义，宁有等差。岂有经侍宫闱臣子敢当恩贶？”以死自誓，固辞不受，优诏许之。

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宴会。举酒，说推让不肯先饮，谓诸学士曰：“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长安中，说修《三教珠英》，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至于行立前后，不以品秩为限也。”遂命数杯一时同饮。时议深赏之。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适之在门下也，性疏而不忌，林甫尝卖之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适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见疏退。林甫阴构陷之，贬于袁州，遣御史罗奭就州处置。适之闻命排马牒到，仰药而死。子霅，亦见害。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以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汉法，非有功

不封。唐尊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兵器，盖将帅之常务。陛下念其勤劳，赏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擢仙客为相。先是，张守珪累有战功，玄宗将授之以宰相。九龄谏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后授，不可以赏功。若开此路，恐生人心。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滥爵轻，不可理也。若赏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龄由是获谴。自后朝士惩九龄之纳忠见斥，咸持禄养恩，无敢庭议矣。

容恕第十五

崔善为明天文历算，晓达时务，为尚书左丞。令史恶其明察，乃为谤书曰：“崔子曲如钩，随时待封侯。”高宗谓之曰：“浇薄之后，人多丑政。昔北齐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纬暗主遂灭其家。朕虽不明，幸免斯事。”乃构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

契苾何力，铁勒酋长也。太宗征辽，以为前军总管。军次白雀

城，被矟中腰，疮重疾甚。太宗亲为傅药。及城破，敕求得伤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杀之。何力奏曰：“犬马犹为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义勇士也。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刘童为御史、东都留台，时蔺谟为留守，辄役数百人修宫内。刘童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谟拒之曰：“别奉进旨。”童奏之，诏决谟二十下，谪岭南。童后因他事左授临朐令，时有敕令上佐县令送租。谟已为司农卿，知出纳。谟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恶，乃召仓吏谓之曰：“刘侍御顷在宪司，革非惩违，今亲自送租，固无瑕玷。数州行纳，与刘侍御同行，亦必无欠折。”一切令受纳，更无所问。时人赏谟忠恕。刘名灵童。

苏良嗣为洛州长史，坐妻犯赃，左迁冀州刺史。及事释，妻妹诣良嗣，初无恨色，谓之曰：“牧守迁转出入是常，不闻有所累也。”后为荆州长史。高宗使中官缘江采异竹，植于苑内。中官科船载竹，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谏。高宗谓则天曰：“吾约束不严整，果为良嗣所怪乎？”诏慰谕，便令弃竹于江中。荆州旧有河东寺，后梁萧詧为其兄河东王所造。良嗣见而惊曰：“此在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何关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学，深为人所笑。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总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众推承庆之弘恕。

皇甫文备与徐有功同案制狱，诬有功党逆人，奏成其罪。后文备

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谓有功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娄师德弱冠进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强盛，诏募猛士以讨之。师德以监察御史应募，高宗大悦，授朝散大夫，专总边任。前后四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朴忠沉厚，心无适莫。狄仁杰入相也，师德密荐之。及为同列，颇轻师德，频挤之外使。师德知之而不憾。则天觉之，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官，未闻其知人。”则天曰：“朕之用卿，师德实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大惭而退，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容，莫窥其际也。”当危乱之朝，屠灭者接踵，而师德以功名终始，识者多之。初，师德在庙堂，其弟某以资高拜代州都督。将行，谓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终之？”弟对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为兄之忧也。”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谨受教。”师德与人不竞，皆此类也。

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囊袋，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恐旁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旱涝，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车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陆象先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录事曰：“此例皆合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远，此岂不解吾意。若论必须行杖，当自汝始。”录事惭惧而退。常谓人曰：“天下本自无事，只是愚人扰之，始为烦耳。但静其源，何忧不简。”前后历典数州，其政如

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赐宰臣钟乳。宋璟既拜赐，而命医人炼之。医请将归家炼，子弟谏曰："此乳珍异，他者不如，今付之归，恐招欺换。"璟诫之曰："自隐尔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诚，犹恐不至，矧有猜责，岂可得乎？"

知微第十六

隋吏部侍郎高构典选铨综，至房玄龄、杜如晦，愕然正视良久，降阶抗礼。延入内斋共食，谓之曰："二贤当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为托。"因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嗟仰不已。贞观初，如晦终右仆射，玄龄至司空，咸如构言。

房玄龄与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济时之志。开皇中，随父彦谦至长安。时天下宴安，论者以为国祚无疆。玄龄密告彦谦曰："隋帝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止之，因谓友人李少适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大之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少适以为不然。大业之季，其言皆验。及义师济河，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以为谋主，每叹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邓禹，人益亲。'寡人有玄龄，亦犹禹也。"佐平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倾其种落，言于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至高宗末，突厥果为患。突厥初平，温彦博议迁其人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魏徵以为不可，曰："夷不乱华，非长久之计。"开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以李密为主，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无倦。及平武牢，获戴胄，亟推荐。咸至大官。时称勣有知人之鉴。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纥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反。太宗大惊，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鞫问，且将贯其死。群臣固争，遽请斩之，以明大法。谓之曰：“与公长诀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达之衢。君集谓监者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羁绁，击灭二虏，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为庶人，流之岭南。

马周雅善敷奏，动无不中。岑文本谓人曰：“吾观马周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言辩而理切。奇锋高论，往往间出，听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无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宝属隋将来护儿帐内，宝母死，护儿遣使吊之。军吏咸怪曰：“士卒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此人勇有志节，吾岂以卑贱处之！”叔宝后事李密。密败，入王充。程咬金谓叔宝曰：“充好为咒誓，乃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后充拒王师，二人统兵战，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于牖下，皆万人敌也。

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

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

魏王泰有宠于太宗，所给月料逾于太子。褚遂良谏曰：“圣人制礼，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长，谓之储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计，与王者共之。庶子虽贤，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爱子也。”文多不尽载，太宗纳之。

李义府侨居于蜀，袁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君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飏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位寿，咸如天纲之言。

李嗣贞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道士刘槩辅俨为设乐。嗣贞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章怀太子果为则天所构，废为庶人，死于巴州。刘槩辅俨奏其事，自始平令擢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宗与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谓中书令薛元超曰：“此书生虽未解朝庭礼仪，名以定体，真宰相也。”则天时为酷吏罗织下狱，有诏出之。小吏先闻以告，元忠惊喜，问：“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为元忠也。

裴行俭少聪敏多艺，立功边陲，屡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

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国，因内宴，见张易之兄弟恃宠，无人臣礼，数奏抑之。则天不悦，谓及善曰：“卿既无事，更有游宴，但检校阁中，不须去也。”及善因请假月余，则天不之问。及善叹曰：“岂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员外，知贡举。有进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览之良久，谓之曰：“第一。清河崔郎，仪貌不恶，须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莫可量，岂必要须进士？”再三慰谕而遣之。闻者大噱焉。

玄宗东封回，右丞相张说奏曰：“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国家久事征讨，实亦劳心。今甘、凉、河、鄯征发不息，已数十年于兹矣，虽有克捷，亦有败军，此诚安危之时也。闻其悔过请和，惟陛下许其稽颡，以息边境，则苍生幸甚。”玄宗曰：“待与王君㚟筹之。”说出，谓源乾曜曰：“君㚟勇而无谋，好兵以求相。两国和好，何以为功？彼若入朝，则吾计不行矣。”竟如其言。说惧君㚟黩兵，终致倾覆，时隽州获斗羊，因上斗羊表以讽焉。玄宗不纳。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杀刺史田元献，并害君㚟父，大杀掠男女，取军资仓粮而去。君㚟驰赴肃州以袭之，还至甘州巩笔驿，为吐蕃所击，师徒大败，君㚟死之。咸如说言。

卷八

聪敏第十七

贞观中，有雄雉集于东宫明德殿，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为宝鸡祠。汉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秦府仓曹李守素尤谙氏族，时人号为“肉谱”。虞世南语人曰：“昔任彦昇善谈经籍，称为‘五经笥’，今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南为秘书监，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其书盛行于代。

卢庄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会有献书者，庄道窃窥之，请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后生何轻薄之行！”庄道请讽之，果通。复请倒讽，又通。士廉称叹良久，庄道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窥记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牍试之，一览倒讽。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满，复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识之曰：“此是朕聪明小儿耶？”授长安尉。太宗将录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余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异，即日拜监察

御史。

冯智戴，高州首领盎之子，贞观初，奉盎并入朝。太宗闻其善兵法，试指山际云以问之曰：“其下有贼，今日可击否？”对曰：“可击。”问：“何以知之？”对曰：“云形似树，日辰在金。金能制木，击之必胜。”太宗奇之，授左武卫将军。

王义方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敕宰相与语，侍中许敬宗以员外郎独孤悊有词学，命与义方谈及史籍，屡相诘对。义方惊曰：“此郎何姓？”悊曰：“独孤。”义方曰：“识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愤愤。斯须复相诘，乃错乱其言，谓悊曰：“长孙识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胜忿怒，对敬宗殴之。敬宗曰：“此拳虽俊，终不可为。”乃黜悊，拜义方为侍御史。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贾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时有事辽海，委以支度军粮，还奏便宜，迁侍御史。高宗问辽东事宜，言忠奏：“辽东可平。”画其山川地势，皆如目见。又问诸将所能，言忠对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委。庞同善虽非斗将，所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震敌。高偘俭素自处，中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才，颇、翦之俦。诸将夙夜小心，忠身忧国，莫逮于李勣。”高宗深纳之。累迁吏部员外。

魏奉古制举擢第，授雍丘尉。尝日公□，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

览之，曰：“皆旧文。”援笔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抚掌。奉古徐笑曰：“适览记之，非旧习也。”由是知名。时姚珽莅汴州，群寮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厩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言，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终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闲书判。”数日，崇仪谓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寮，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大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开元中为吏部尚书。

李嗣真聪敏多才能，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溅破，付左寺丞。贺兰敏之已下战栗。遽召嗣真，咋笔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遗百代，助损益而可知；永鉴千年，同比肩而为友。”高宗览之，问曰：“谁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诏加两阶。时敏之恃宠骄盈，嗣真审其必败，谓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因饥年，讽执政，求出为义乌令。敏之，则天姊子也，无何果败。

天授中，寿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以下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斯须而毕。词理典赡，举朝叹伏。

唐休璟为灵武大总管，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记在目前。先是突厥与诸蕃相攻，安西道绝。表奏押至，则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顷草奏，便施行。居十余日，安西道果奏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谓魏元忠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当一也。"

玄宗幸成都，给事中裴士淹从。士淹聪悟柔顺，颇精历代史。玄宗甚爱之，马上偕行，得备顾问。时肃忠在凤翔，每有大除拜，辄启闻。房琯为将，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贼也。"历评诸将，并云："非灭贼材。"又曰："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因言崇之宏才远略。语及宋璟，玄宗不悦曰："彼卖直以沽名耳。"历数十余人，皆当其目。至张九龄，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士淹因启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应。

文章第十八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幹之乱，流越嶲。太宗戡内难，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淹聪辩多才艺，与韦福嗣为莫逆之友。开皇中，相与谋曰："主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擢，盍各效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隐逸。隋文帝闻之，谪戍江表。后还乡里，以经籍自娱。吏部郎中高构知名，表荐之，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

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赋西汉

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李百药，德林之子，才行相继，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制《帝京篇》，命其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以诗酒自适，尽平生之意。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云秋。”音韵凄响，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他日，崔融与张说评论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说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

苏味道使岭南，闻崔、马二侍御入省，因寄诗曰：“振鹭齐飞日，迁莺远听闻。明光共待漏，清鉴各披云。喜得廊庙举，嗟为台阁分。皎林怀柏悦，新幄阻兰孙。冠去神羊影，车连瑞雉群。独怜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华，代以文章著称，累迁凤阁侍郎、知政事。与张锡俱坐法，系于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贵，所坐事轻，供待甚备。味道终不敢当，不乘马，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锡乘马至寺，舍二品院，气色自若。帷屏饮膳，无忝平居。则天闻之，原味道而放锡于岭南。

刘怀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怀一赠之诗曰：“惟昔参多世，无双仰异才。鹰鹯同放逐，鹓鹭忝游陪。入任光三命，迁荣历二台。隔墙钦素躅，对阁限清埃。紫署春光早，兰闱曙色催。谁怜夕阳至，空想邓林隈。”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濯濯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箨小未成竿。”同列张沈和之曰：“闻君庭竹咏，幽意岁寒多。叹息为冠小，良工将奈何。”后迁户部员外。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钦思彦之风韵，赠诗曰：“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虚襟。君子重名义，贞道冠衣簪。风云行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坠叶下风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思彦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谓百年轻。今投欢会面，顾眄尽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并。累日同游处，通宵款素诚。霜飘知柳脆，雪冒觉松贞。愿言何所道，幸得岁寒名。”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孤松郁山椒，肃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干，亦生百尺条。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惜哉无人招。寒霜十二月，枝叶独不凋。”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宣明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面，因赋诗曰：“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厌艰险，只思清国仇。山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时人称为绝唱。

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名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

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而终。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计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陆馀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磬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长寿中，有荥阳郑属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属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

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鸡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抱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张文成以词学知名，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摽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累迁司门员外。文成凡七应举，四参选，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人号“青铜学士”。久视中，太官令马仙童陷默啜，问张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贬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见用也？”后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其才远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鹭，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子审，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尝献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垣翰

墨林。讽《诗》关国体，讲《易》见天心。”玄宗深佳赏之，优诏答曰：“得所进诗，甚为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其徐坚已下，并有赞述，文多不尽载。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罪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

卷九

著述第十九

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徵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贞观中，纪国寺僧慧静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静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

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而匿其名氏耳。

开元初，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造，请停。引今古为证，文多不尽载。其略曰：“今所行《孝经》，题曰郑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郑玄，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后魏北齐之代，立于学宫，盖虏俗无识，故致斯谬。今验《孝经》，非郑玄所注，凡十二条。又今俗所行《老子》，云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庵于河上，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习俗之虚语。案《艺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无河上公注。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况有识者乎？《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传。”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深为识者所叹。

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汉书》云：“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经序》，相承云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陆德明亦云：“案郑志及《晋中经簿》并无，唯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注为主。”今验《孝经注》，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则刘子玄所证，信有征矣。

萧何封酇侯，先儒及颜师古以酇为南阳筑阳之城。筑阳今属襄州。窃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案班固何须穿凿，更制别音乎？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开元十二年，沙门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玄宗亲为之序，文多不尽载。其略曰："孰为天大，此焉取则。均以寒暑，分诸晷刻。盈缩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鉴无惑。"因遣太史官驰往安南及蔚州测候日影，经年乃定。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

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

从善第二十

魏徵尝取急还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装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韦悰为右丞，勾当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四十价，奏其隐没。太宗切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奏曰：“司农无罪。”太宗骇而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无由贱。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太宗深赏之，顾谓韦悰曰：“卿识用欲逮伏伽远矣！”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太宗闻之，笑曰：“朕用尹伊，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复得几筹耶？”俄果获贼。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郭翰为御史，巡察陇右，所经州县，多为按劾。次于宁州，时狄仁杰为刺史，风化大行。翰才入境，耆老荐扬之状已盈于路。翰就馆，以州所供纸笔置于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徒烦扰耳。”即命驾而去。翰性宽简不苛，读《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尘”，慨然叹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

身。”乃祈执政，辞以儒门不愿持宪。改授麟台郎。时刘祎之坐赐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谢死表。其子哀号将绝，不能书。监刑者催逼之，祎之乃自操纸，援笔即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翰读之，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征还。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瘐死，行旅无利。左拾遗张宣明监姚、嶲诸军事，兼招慰使，仍亲验其路，审其难险，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临云，深谷无景，至有斗绝巨险，殆不通人踪。经之者必搏壁傍崖，胁息而度。虽竟日登顿，二十许里，木人犹堪泪下，铁马亦可蹄穿。”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谀佞第二十一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谓之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之。将军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责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兰之心肝当为太子诸王所食，岂到汝乎？”行恭惭谢而退。兰本青州明经，遇乱为乡里所称，保完青郡，远近归之。初降李密。密败归国，在代州为游客所告，遂族灭。

许敬宗父善心，与虞基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贞观初，敬宗以便佞为恩，德彝薄其为人，每谓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炀帝之被戮也，隋官贺化及。善心独不至，化及以

其人望而释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见害。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掌知国史，记注不直，论者尤之。与李义府赞立则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剿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毂焉。子昂，颇有才藻，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为继，假姓虞氏。昂素与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岭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叙其阀阅。又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闻《礼》，事绝于家庭；纳采问名，唯同于黩货。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彦伯诉于执政，请改谥。礼官议以为既过能改曰恭，乃谥为恭。彦伯，昂之子也，既与思古忿兢，将于众中殴之。思古谓曰："吾与贤家君报仇，缘何反怒？"彦伯大惭而退。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则天称尊号，以睿宗为皇嗣，居东宫。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

德赐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门外，昌言曰：“此贼欲废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扑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杀之。

则天朝，尝三月降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祥瑞，草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味道曰：“国家事，何为诳妄以贺朝庭？”求礼曰：“宰相不能燮理阴阳，令三月降雪。此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腊月雷当为瑞雷耶？”举朝善之，遂不贺。求礼方正有词华，历左台殿中，转卫王掾而卒。

魏元忠为御史大夫，卧病，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独后，见元忠，忧形于色，请视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辞拒。霸固请尝之，元忠惊惕。霸喜悦曰：“大夫泄味甘，或难瘳；而今味苦矣，即日当愈。”元忠刚直，甚恶其佞，露其事于朝庭。

张易之兄同休，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欣然，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丽舞，略无惭色。再思又见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后昌宗兄弟犯赃，则天命桓彦范、李承嘉勘当以取实。经数日，彦范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赃四千余贯，法当解职。”昌宗奏：“臣有功于国家，所犯不至解免。”则天谓诸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时为内史，奏曰：“昌宗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视再思如粪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

郑愔者，沧州人，来俊臣罗织文状，皆愔草定。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易之败，黜为宣州司户。既而归。武三思用事，将害桓

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谒三思。三思见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问其故，对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国破家亡也。后大笑者，贺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为上所忌，日夜为计，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岂不知之？今据将相之权，有过人之智，废则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之势，孰与则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悦，引与登楼。谋陷五王而杀之，皆崔湜、郑愔之谋也。累迁吏部侍郎，卖官为务，后与谯王重福构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睿宗朝，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谘决，然后以闻。睿宗与群臣呼公主为太平，玄宗为三郎。凡所奏请，必问曰："与三郎商量未？"其见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玄宗孤立而无援。及窦怀贞等诛，乃遁于山寺，俄赐自尽。窦怀贞倾巧进用，累迁晋州长史，谄事中贵，尽得其欢心。韦庶人乳母王氏，本蛮婢也，怀贞聘之为妻，封莒国夫人。俗为奶母之聳曰阿奢，怀贞每因谒见及进奏表状，列其官次，署曰"翊圣皇后阿奢"。时人鄙之，呼为奢，怀贞欣然自得。韦庶人败，遂斩其妻，持首以献。居宪台及京尹，每视事，见无须者误以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践祚，怀贞位极人臣，道谀不悛，以至于败。先天中，玄宗戡内难，怀贞投水死。

驸马张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悦之，谓垍曰："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谢不敢当。杨贵妃知之，以告杨国忠。杨国忠深忌之。时安禄山入朝，玄宗将加宰相，命垍草诏。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于唐。"玄宗乃止。及安禄山归范阳，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力士归，玄宗问曰："禄山喜乎？"力士对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有言。"国忠遽曰："此张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国忠之诬，疑垍漏泄，大怒。黜垍为卢溪郡司马，兄均为建安郡司马，弟埆为宜春郡司马。

卷十

厘革第二十二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则白帢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巾渡河，递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官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寻废矣。

太史令傅奕，博综群言，尤精《庄》、《老》，以齐生死、混荣辱为事，深排释氏，嫉之如仇。尝至河东，遇弥勒塔，士女辐辏礼拜。奕长揖之曰：“汝往代之圣人，我当今之达士。”奕上疏请去释教，其词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又上论十二首，高祖将从之，会传位而止。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咏，善画，好酒。尝戏为《渭川歌》，词曰：“遮莫鼕鼕动，须倾湛湛杯。金吾傥借问，报道玉山颓。”甚为时人所赏。

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为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行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伏。

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闻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仆射并是正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终亩之礼。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亲耕于洛阳东门之外。诸儒奏议，以古者耦耕，以一拨为一推，其礼久废。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于是公卿以下，皆过于古制。

隋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注，诰词即尚书、侍郎为与之。自贞观已后，员外郎尽制授。则天朝，御史始制授。肃宗于灵武即大位，以强寇在郊，始令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

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眺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方壮，宜节之以雅，从禽好郑、卫，将荡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义上疏以讽。玄宗纳之，迁下邽主簿，而好乐如初。自周衰，乐工师散绝，迨汉制，但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晋末中原板荡，夏音与声俱绝。后魏、周、齐，悉用胡乐奏西凉伎，慆心堙耳，极而不反。隋平陈，因清商而制雅乐，有名无实，五音虚悬而不能奏。国初始采珽宫之义，备九变之节，然承衰乱之后，当时君子无能知乐。泗滨之磬，贮于太常，天宝中乃以华原石代之。问其故，对曰：“泗滨声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曰：“椑。《礼》云：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则载以从，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椑从，自此始也。

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旧制：宰相臣尝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门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执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今以为故事。

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

遒丽者号为高等，拙弱者号为蓝罗，至今以为故事。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始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辙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周礼》：大司徒掌选士之道。春秋之时，卿士代禄，选士之制阙焉。秦承国制，所资武力，任事者皆刀笔俗吏，不由礼义，以至于亡。汉因秦制，未遑条贯。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元帝令光禄勋举四科，以吏事。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武德则以考功郎中试贡士。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进二科而已。古唯试策，贞观八年加进士试经史。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二科并帖经。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性刚急，不容物，乃集进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为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士数权之过。权曰："人或猥知，窃闻之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安，将与众详之，若何？"众皆曰："唯。"及出，权谓众人曰："向之斯言，意属吾也。昂与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为？"乃阴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引谓昂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有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辞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怠，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以权不逊，遂下权吏。初，昂以强愎不受属请，及有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乃寝罢之。

肃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

使，市轻货以济军须。肃宗纳之，拜监察御史。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今已乱矣。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将何以示远方，收人心乎？”肃宗曰：“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卒用琦策，骤迁御史中丞，改铸乾元钱，一以当十。又迁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复判度支盐铁事。永泰初，奏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载既伏诛，代宗始躬亲政事，励精求理。时常衮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以节财省费。便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司仓判军粮，司士判甲仗。士人团练，春夏放归，秋冬追集。其刺史官衔，既有持节诸军事，使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参军，即是团练使判官。代宗并从之。衮独出群拟，为戢兵之渐，持衡数岁，时用小康焉。

隐逸第二十三

孙思邈，华原人，七岁就学，日讽千言。及长，善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常谓人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太宗召诣京师，嗟其颜貌甚少，谓之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之徒，岂虚也哉！”将授之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颇明推步导养之术。时范阳卢照邻有盛名于朝，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彭殇之殊致，尝问于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运转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人有四肢五

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沴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则兆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又天文之危沴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制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永徽初卒，遗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如空焉。时人疑其尸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范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每织芒屩，置之于路，见者皆言：“朱居士屩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之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优异，蜀人以为美谈。

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枝条山，往来汾、晋。时人传其长年秘术。耆老咸云：“有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则天召之，佯尸于妒女庙前。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至开元二十三年，刺史韦济以闻，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果对晤气绝如死。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令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赍玺书迎之。果随峤至东都，于集贤院肩舆入宫，倍加礼敬。公卿皆往拜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生。”时人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

食，时进美酒及三黄丸。寻下诏曰：“恒州张果老，方外之士也。迹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尘，应召城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累陈老病，请归恒州。赐绢三百匹，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给驿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随入山。无何寿终，或传尸解。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未仕时，尝辟谷练气，颇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权要，纵情奢逸，卒陷宪纲。悲夫！

司马承祯，字子徵，隐于天台山，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尝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经》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心目一览，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也。”睿宗深加赏异。无何，苦辞归，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取佣，供葬毕，隐于嵩山。师事道士，得修养之术。后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义，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

旌贤，贲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匹。

元恺博学善天文，然恭慎，未尝言之。宋璟与之同乡曲，将加荐举，兼遗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为刺史，邀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恐不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家，取素丝五两以酬之，曰：“义不受过望之财。”

白履中博涉文史，隐居大梁，时人号为梁丘子。开元中，王志愔表荐堪为学官，可代马怀素、褚无量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履中辞以老疾，不任职事，授朝散大夫。寻请归乡，手诏曰：“卿孝悌立身，静退敦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早闻，通班是锡。岂唯精贲山薮，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遂停留数月。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不忠信奉见。”玄宗异之。诏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并辞不受。乃给米百石，绢五百匹，还隐居之所。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锋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赐帛五十匹。时有国子司业盖文达涉经史，明三《传》。窦抗为冀州，集诸儒士，令相论难。时刘焯、刘执思、孔颖达、刘彦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达所言，皆出其意表。窦大奇之，因问："盖生就谁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导。"窦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弟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备馔。俄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

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诀，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魏徵有大志，不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隋末为道士，初仕李密，密败归国。后为窦建德所执，建德败，委质于隐太子。太子诛，太宗稍任用，前后规谏二百余奏，无不称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夺嫡之渐。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

忠謇无逾魏徵。我遣辅太子，用绝天下之望。”乃以为太子太师。徵以疾辞，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卿，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宅无堂，太宗将营小殿，辍其材以赐之，五日而就。遣使赍布被素褥以赐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抚之流涕。问其所欲，徵曰：“婺不恤纬，而忧宗社之陨。”徵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与不知，莫不痛惜。

李纲詹事：隐太子尝至温汤，纲以小疾不从。献生鱼者，太子召饔者鲙之。时唐俭、赵元楷在坐，各自赞能为鲙。太子谓之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实有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李纲矣。”于是送绢二百匹以遗之。数谏太子，郁郁不得志。辞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谓之曰：“我儿初登储贰，故以宫事相委，勿辞屈也。”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他日，顾谓勣曰：“朕当属卿以孤幼，思之无逾公者。往不负李密，岂负于朕哉！”勣流涕而致谢，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徵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闾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俘其魁帅以还。中宗不时加褒赏，左拾遗呼延皓论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累迁汾州刺史。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徵铸。”即谓此是也。

开元初，左常侍褚无量与光禄卿马怀素隔日侍读。诏曰：“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至六年，分部上架毕。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移时乃出。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

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时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乾曜问说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张说既致仕，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及说薨，玄宗亲制神道碑。其略曰：“长安中，公为凤阁舍人。属麟台监张易之诬构大臣，作为飞语。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必以中伤。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忧掘蛊之变。是时敕公为证，啖以右职。一言刺回，四国交乱。公重为义，死且不辞，庭辩无辜。中旨有忤，左右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词。反元忠之茔魂，出太子于坑陷，人谓此举义重于生。由是长流钦州，守正故也。”文多不尽载。

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百匹。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煚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煚梦着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恶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

自汉、魏以来，历代皆封孔子后，或为褒城侯，或号褒圣侯。至开元二十七年，诏册孔子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有司奠祭，乐用宫悬八佾之舞。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皆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

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文多不尽载。

惩戒第二十五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技进身者，可为炯戒。

刘仁轨为给事中，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青州刺史。时有事辽海，义府逼仁轨运粮，果漂没，敕御史袁异式按之。异式希义府意，遇仁轨不以礼，或对之猥泄，曰：“公与当朝仇者为谁？何不引决？”仁轨曰：“乞方便。”乃于房中裂布，将头自缢。少顷，仁轨出曰：“不能为公死。刘仁轨岂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至则拜大司宪御史大夫也。初，仁轨被征，次于莱州驿，舍于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曰：“西厅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谁？”答曰：“带方州刺史。”命移仁轨于东厅。既拜大夫，此御史及异式俱在台内，不自安。仁轨慰之曰：“公何瘦也？无以昔事不安耶？知君为势家所逼。仁轨岂不如韩安国，但恨公对仁轨卧而泄耳。”又谓诸御史曰：“诸公出使，当举冤滞，发明耳

目，兴行礼义，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驿，驿中东厅西厅复有何异乎？若移乃公就东厅，岂忠恕之道也！愿诸公不为也。”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军中奏请，多为敬玄所掣肘。仁轨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辞。高宗曰：“仁轨须朕，朕亦行之，卿何辞！”敬玄遂行，大败于青海，时议稍少之。始，仁轨既官达，其弟仁相在乡曲升沉不同，遂构嫌恨，与轨别籍，每与县祗奉户课。或谓之曰：“何不与给事同籍？五品家当免差科。”仁相曰：“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兄弟以荣贱致隔者，可为至戒。

杨昉为左丞时，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庭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多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详其案状。诉者以道理已成，无复疑滞，勃然逼昉。昉曰：“适朝退未食，食毕当详案。”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杀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战七胜，优诏褒美，授左骁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拊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若有所争者，曰：“我寿当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者得不慎欤！

李义府定策立则天，自中书舍人拜相，与许敬宗居中用事，连起大狱，诛锄将相，道路以目骇。入则谄谀，出则奸宄，责官鬻狱，海内嚣然。百寮畏惮，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状，谓之曰：“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今且为卿掩覆，勿复如此。”义府凭恃则天，不虑高宗加怒，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对曰：“谁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怫然，竟不引过，缓步而出。会右金吾仓曹杨仁颖奏其赃污，诏刘祥道并三司鞫

之。狱成，长流嶲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取人奴婢，及败，一夕奔散，各归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乾封初，大赦，唯长流人不许还。义府愤恚而死，海内快之。

刘思立任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吏部侍郎马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铨综流品之奇，可谓振理风俗。”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讦，亦趑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后，斯风大坏，苟且公行，无复曩日之事。

王义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宅酬直讫，数日，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宾朋曰：“侍御贵重，不知交易，树当随宅，无别酬例。”义方曰：“此嘉树，不比他也。”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循默以求达耶？”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坎坷以至于终。

高宗大渐，顾命裴炎辅少主。既而则天以太后临朝，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炎惧，遂与则天定策，废中宗为卢陵王，幽于别所。则天命炎及中书侍郎刘祎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则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则天曰：“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

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竟不之觉。仕进者可不勉欤！

周矩为殿中侍御史，大夫苏味道待之甚薄，屡言其不了事。矩深以为恨。后味道下狱，敕矩推之。矩谓味道曰：“尝责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辩。”味道由是坐诛。

严识玄为巩令，中书舍人路敬潜黜陟河南道，使还次巩。识玄自以初莅，复以敬潜使还，颇有慢色，虽郊迎之，才上马，弛镫揖鞭而已。敬潜怒，摄而案之，曰：“郊外远迎，故违明敕。马上高揖，深慢王人。礼律有违，恭倨无准。仰具之。”识玄拜伏流汗，乃舍之。后转魏州刺史，为魏令李怀让所辱。俄又俱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难以为容。举朝以为深戒。

李知白为侍中，子弟才总角而婚名族，识者非之：“宰相当存久远，敦风俗，奈何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次及太子。太子之将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阴申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哭声。召巫觋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瘗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毙，识者知有神道焉。

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林甫惩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言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诸蕃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夫蕃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于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狄不足图也。”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痛矣哉！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大业末，洛经饥馑，因出樵采，为李密所得。密即其门人也，令文远南面坐，率其徒属北面拜之。远谓密曰："将军欲为伊、霍，继绝扶倾，鄙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迫险乘危，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密谢曰："敬闻命矣。"密败，归王充。充亦曾受业，见之大悦，给其廪食。文远每见充，必尽敬拜之。或问曰："闻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入朝，迁拜国子博士，甚为太宗所重。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

赵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识量。及为佐命元勋，身极崇盛。尝谓所亲："吾所居宅，微为壮丽，非吾心也。将卖之，别营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没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已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寮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云'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杰长子也，历淄、许、贝等州刺史。居丧备礼，睿宗朝，起复太府少卿。光嗣频表不赴。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门忠于王室，夺卿情理，以展殊恩。屡表固陈，词理恳至，循环省览，有足可

矜。今遂所请，用劝浮薄。待卿情理云毕，更俟后命。”仍编入史。

赵武盖少孤，生于河右，遂狎弋猎，获鲜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学，武盖不从。母歔欷谓曰：“汝不习典坟，而肆情畋猎，吾无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学焉，数年博通经史，进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代。

赵彦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国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马而终。张说为岳州，著《五君咏》述彦昭曰：“耿公山岳灵，思远神亦妙。鸷鸟峻操立，哀玉振清调。叶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红缴。湘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为时贤器重如此。

韩思彦以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长吏受其财贿，不决与夺。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讫，以其余乳赐争财者，谓之曰：“汝兄弟久禁，当饥渴，可饮此乳。”才遍，兄弟窃相语，遂号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蛮夷不识孝义，恶妻儿离间，以至是。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复擗踊悲号，不自胜，左右莫不流涕。请同居如初。思彦以状闻，敕付史官，时议美之。

张沆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沆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沆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开元初，工部尚书魏知古卒。宋璟闻之，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七

太宗征辽东，留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辅太子于定州监国。洎兼左庶子，总吏、礼、户三尚书事。太宗谓之曰："我今远征，使尔辅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尔宜深识我意。"洎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僭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言发无端，甚怪之，诫之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及征辽还，太宗有疾，洎从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独可忧圣躬耳！"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洎曰："国家之事，不足虑也。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异志，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洎引马周以自明。及问周，言如洎所陈。遂良固执曰："同讳之耳。"遂赐洎死。遂良终于两朝，多所匡正；及其败也，咸以为陷洎之报焉。

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临刑，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见其族灭。"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皇后性长厚，未尝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爽，见内人尚官，又不为礼。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倾心结之。所得赏赐，悉以分布。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高宗遂有意废之。长孙无忌已下，切谏以为不可。时中书舍人李义府阴贼乐祸，无忌恶之，左迁壁州司马。诏书未至门下，李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曰："武昭仪甚承恩宠，上欲立为皇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大臣异议耳。公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坐取富贵。"义府然其计，遂代德俭宿直，叩头上表，请立武昭仪。高宗大悦，召见与语，赐宝珠一斗，诏复旧官。德俭，许敬宗之甥也，瘿而多智，时人号曰智囊。义府于是与敬宗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等，观时变而布腹心

矣。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彠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悦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得不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遂良固执不从，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又宣言于朝曰：“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异议！”则天令人以闻，高宗意乃定。遂废王皇后及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高宗犹念之，至其幽所，见其门封闭极密，唯通一窍以通食器，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复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废弃以为宫婢，何敢窃皇后名！”言讫呜咽。又曰：“至尊思旧，使妾再见日月，望改此为回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分。”则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于酒瓮中，谓左右曰：“令此两妪骨醉可矣。”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闻敕骂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愿我托生为猫儿，阿武为老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许养猫儿。频见二人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则天恶之，命巫祝祈祷，祟终不灭。

则天以长孙无忌不附己，且恶其权，深衔之。许敬宗希旨乐祸，又伺其隙。会栎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有朋党之事，诏敬宗推问。敬宗甚急，季方自杀。又搜奉节，得私书与赵师者。遂奏言：“赵师即无忌，少发，呼作赵师。阴为隐语，欲谋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顿有恶事。往年高阳公主与朕同气，与夫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百

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审问。敬宗奏曰：“请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决不忍杀之。”竟不引问，配流黔州。则天寻使人逼杀之。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韩瑗、无忌姻亲，许敬宗惧为己患，诬其同反。追至京，考讯，叹曰：“身可杀，词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结奏之，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之。高宗义之，不问。

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纪。俊臣案诏狱，特选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又有枷名𠢕尾猭，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大略如此。又与其徒侯思止、卫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由是破家者已千数。则天不下阶序，潜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并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乃胁仁杰等令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免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其司员外，引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仁杰自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匿置于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虑。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持以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悯然，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反，今子弟诉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巾带。”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使者将覆命，俊臣乃令德寿代仁杰等作谢死

表，代署，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等谓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仁杰等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杰等五人获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为高宗所钟爱。自升储位，敬礼大臣及儒学之士，未尝有过，天下归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师监国。时关中饥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恻然哀之，命家令等给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见之惊悯，遽奏出降。又请以沙苑地分借贫人。诏皆许之。则天大怒，即日以卫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爱，遇毒而薨，时年二十四。朝野莫不伤痛。

侯思止贫寒无赖，事恒州参军高元礼家。则天朝，以告变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洛阳北有坂名白司马，将军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闾巷佣保，尝以此谓诸囚也。元忠词气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轻重。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阶，坐而问之。元忠容止自若。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诬以谋反，诛之。其子诉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刘如璿不觉言唧唧而泪下。俊臣奏如璿党恶人，下狱。如璿对曰：“年老，目遇风而泪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泪，既是因风；口中唧唧之声，如何分雪？”处以绞刑。则天宥之，流于瀼州。子景宪诉冤，得征还，复本官。俊臣无文，其批，郑愔之词也。则天时朝士多不自保，险薄之徒，竞告事以求官赏。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行本，献可之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之幞头下，常令露出，冀则天见之。时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着绯衫，覆床涕泣

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杀之。圣历中，思徵出见霸，霸甚恶之。退朝遽归家，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徵从数十骑止其庭，诟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闾里咸见焉。霸才气绝，思徵亦没。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时中桥新成，则天问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对曰："洛桥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则天默然。

武三思既废五王，虑为后患，乃令宣州司功参军郑愔，告张柬之与王同皎同谋反。又令人阴疏韦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行废黜。中宗大怒，付执政按之。诸相皆佯假寐，唯李峤、韦巨源、杨再思遽出承制，攘袂于其间。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为此榜，虽托废皇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诛。"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结罪。又讽皇太子上表，请夷柬之等三族。中书舍人崔湜又劝三思尽杀之，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景所恶，贬嘉州司马，三思即以利贞为南海都督，令矫诏杀之。唯桓彦范于竹槎上曳，肉尽而死。初，柬之惧三思谗，引湜以为耳目，自使伺其动静。湜反党三思以图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纪乱常，海内忿恚。张仲之、宋之逊、祖延庆等，谋于袖中发铜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逊子昙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闻，则天敕宰臣与御史大夫李承嘉于新开门案问。诸相惧三思，但俛俛，佯不应仲之等。唯李峤独与承嘉耳语，令御史姚绍之密致力士七十余，引仲之对问。至则塞口反接，送于系所。绍之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谓绍之曰："反贼！我臂且折，当诉尔于天曹。"请裂汗衫与绍之，乃自诬反而族。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庭侧目焉。寻坐赃污，宪司推之，获赃五十余贯，当死。韦庶人之党护之，得免，放于

岭南。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询为人瘦小特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数行俱下，博览古今，精究《苍》《雅》。初学王羲之书，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博！”博惭而与官。

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

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经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平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

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景龙中，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贺遂涉时为员外，戏咏之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谦光酬之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署，不应列星文。”

益州每岁进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代以细布。既

而恐柑子为布所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驿使驰白长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柑子事，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柑子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章，名闻当代。

王上客自负其才，意在前行员外。俄除膳部员外，既乖本志，颇怀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使，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蹭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东北隅，故有此咏。

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铿并以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铿独不沾。景、嵩二人多须，对立于庭。铿嘲之曰："一双胡子着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搽早立，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后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铿忽风眩而倒。铿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咏之曰："飘风忽起团栾回，倒地还如着脚捶。昨夜殿上空行事，直为元非五品才。"时人无不讽咏。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否？"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侥幸者去故也。"闻者皆大噱。

姚崇为紫微令，旧例给舍直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给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后遂停宰相直宿。

记异第二十九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

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袁天纲，益州人，尤精相术。贞观初，敕召赴京，途经利州。时武士彠为刺史，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遍召诸子令相之。见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迍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然亦不利。"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贞观末，高士廉问天纲曰："君之禄寿，可至何所？"对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风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回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米麦之异。则天以为休祯，号曰庆山。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则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出，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出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立至。"则天大怒，流之岭南。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郯公公谨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文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历经。一行乃撰《开元大演历》一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请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兖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

午时量日影，皆数年乃定。安南量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其朗、兖、太原等州，并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术，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殁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

郊禅第三十

郊祀，礼之宗主也。《传》曰：“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唐尧望秩，周文明发，礼备心诚，神祇降福。东邻杀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祸不旋踵。秦兴五畤之祠，淫而无法；汉增百神之祀，黩而不经。国家远酌《周官》，近看隋制，无文咸秩，事举其中。故撮其旨要，载之篇末。

贞观中，百官上表请封禅，太宗许焉。唯魏徵切谏，以为不可。太宗谓魏徵曰：“朕欲封禅，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徵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人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一丰，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疮，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言，兆人咸尔。”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

高宗乾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宫官执帷。天后率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识者咸非焉。时有罗文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禅须用明水以实樽彝。按《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注云：‘方诸，阴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诏令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禅礼多阙不载。管仲对齐桓公：自古封禅者，七

十有二君。自管仲后，西汉一封禅，东汉三封禅。而张说《封祀坛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汉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为数耳。汉武帝封太山，刻石纪号，其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生人蕃息，天禄永德。"其历代玉检文皆秘，代莫闻知。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翼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御制撰《太山铭》，亲札勒山顶。诏张说制《封祀坛碑》，以纪功德。

玄宗将东封，诏张说、徐坚、贺知章、韦绎、康子元等，撰东封仪。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说谓坚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虽当皇母位，亦当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议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鉴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皇后配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大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圜丘，韦庶人为亚献，皆受其咎。平坐斋郎及女人执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礼，非唯乾坤降祐，亦当垂范将来，为万代法也。"事遂施行。

宝应初，杜鸿渐为礼仪使，与礼官薛颀、归崇敬等建议，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为太祖。景皇帝受封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请以景皇帝配座，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

博士独孤及议，亦以为若配天之位既易，则天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恐失宗祖报本之道。代宗从之。至永泰二年，关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执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诏旨令百司议，乃止。先是谏议大夫黎幹亦奏称：“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发十诘十难以明之。疏奏，不纳。

总论

史册之兴，其来尚矣。苍颉代结绳之政，伯阳主藏室之书。晋之董孤、楚之猗相，皆简牍椎轮也。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范晔绌公才而采私论，舍典实而饰浮言。陈寿意不迨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国家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赘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书，贱狙诈也；刊淫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

龙城录

[唐] 柳宗元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龙城录》一卷，旧题唐柳宗元撰。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中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805）任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活动，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诗文皆工，与韩愈等同为唐宋八大家。有《柳河东集》传世。

柳州旧称龙城。因《龙城录》旧本题唐柳宗元撰，宋葛峤将它编入柳集之中，而《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于是自宋代始，此书作者是谁便引起了争论。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均以为是王铚伪作，《朱子语录》亦说："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铚之为也。"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柳先生集》收《龙城录》为附录，短序有"柳先生谪居龙城，因次所闻于中朝士大夫"；而书中《龙城无妖邪之怪》条又有"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之语。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龙城录》一卷，称柳宗元撰。龙城谓柳州也。罗浮梅花梦事出其中。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或云王铚性之作。"故一般以为可能是王铚伪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夷坚支志》戊卷五"柳子厚《龙城录》，盖刘无言所作，皆寓言也"，认为："又与何薳以为出于王铚者不同，盖传闻异词，未详孰是也。"这样，此书作者就有三种不同说法。《龙城录》与柳文之峭拔矫健相比，文笔有明显不同。但是，宋人也只是凭其传闻，未有具体证据可以佐证。因此，此书作者究竟是谁，一时尚难肯定。

《龙城录》所叙，以赵师雄醉憩于梅花树下，与花神相遇的故事最负盛名，虽短短一百余字，却写得丝丝入扣，缠绵悱恻，为世人所

重。祝穆编《方舆胜览》，在广东惠州“名贤”栏首先记载的即赵师雄梅花梦故事，几乎全文摘引《龙城录》中此条。此外，还有涉及吴峤、魏徵、房玄龄、李白、韩愈等众多人物的异闻逸事。其中如《赵昱斩蛟》，写得有声有色，颇具传奇本色。

此书有二卷本与一卷本多种，均为四十三条。二卷本附于世綵堂本《韩柳二集》及《五百家注柳先生集》中。一卷本收在《历代小史》、《说郛》、《五朝小说大观》、《唐人说荟》、《唐代丛书》、《古今说部丛书》和《说库》等丛书之中。今以《五朝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参校有关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校点说明
龙城录
吴峤精明天文
魏徵嗜醋芹
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
武居常有身后名
房玄龄为相无嗣
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李太白得仙
韩退之梦吞丹篆
宁王画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隐语
景州龙见三头
神尧皇帝破龙门贼
明皇梦游广寒宫
任中宣梦水神持镜
夜坐谈鬼而怪至
裴武公夜得鬼诗而化为烬
房玄龄有大誉
阎立本有丹青之誉
王宏善为八体书
张昶著龙山史记注
龙城无妖邪之怪
王渐作孝经义
晋哀帝著书深阐至理

老叟讲明种蓺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贾奭著书仙去
开元藏书七万卷
明皇识射覆之术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太宗沉书于滹沱
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
高皇帝宴赏牡丹
魏徵善治酒
裴令公训子
华阳洞小儿化为龙
贾宣伯有治三虫之药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
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
罗池石刻
刘仲卿隐金华洞
赵昱斩蛟
宋单父种牡丹
返回总目录

龙城录

吴峤精明天文

吴峤，霅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时炀帝元年，过邺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气流萃于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尧即位，方知不诬。峤精明天文，即袁天罡之师也。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谠论，赞襄万机，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旦，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远知善《易》，于观感间，曲尽微妙。善知人死生祸福，作《易总》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书，雷雨忽至，阴云腾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电绕室。暝雾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认青翠，莫识其制作也。远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

取。”远知方惶惧，据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书立矣。老人责曰：“上方禁文，自有飞天保卫，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辄混藏缃帙，据其所得？实以告我！”远知战悸对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传授焉。”老人颐颔。顷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于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纪数也。”远知拜命次，旋风飓起，坼帷裂幕。时已二鼓，明月在东，星斗灿然，俱无影响。所取将书，乃《易总》耳。远知志颇自失，后闭户不出，经岁不食。人因窥阒中，但闻劝酬交欢，竟不知为谁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观安泊。间或逃去。如此者数次。天后封金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谢。一日告殂，遗言：“尸赴东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语，敕葬开明原上。后长寿中，台州有人过海，阻风飘荡，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见画船一叶，渺自天末来。惊视之，乃远知也。渐相近，台人拜而呼之。远知曰：“君涉险何至于此？”告台人：“此洋海之东十万里也。”台人问归计奈何，远知曰：“借子迅风正西，一夕可到登州。为传语天坛观张光道士。”台人既辞去，舟回如飞羽，但觉风翟翟而过。明日至登州，方知远知死久矣。访天坛道士，其徒云：“死两日矣。”方验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后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颐下有须，若猿颔也，其上有四靥。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当有身后名，而骨法当刑。然有女，当八十年后起家暴贵，寻亦浸微。”居常不信，后卒如言。丐者岂非异人乎！

房玄龄为相无嗣

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奈无嗣相绍何。”公怒。时遗直已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绝房氏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

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

韩仲卿一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耳。”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去。此亦可骇也。

韩退之梦吞丹篆

退之常说：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令强吞之，旁一人抚掌而笑。觉后亦似胸中如物噎，经数日方无恙。尚由记其上一两字，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宁王画马化去

宁王善画马。开元兴庆池南华萼楼下，壁上有《六马滚尘图》。内明皇最眷爱玉面花骢，谓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鬣，信伟如也。后壁惟有五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将变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隐语

开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隐语，不可解。云："天汉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伤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龙见三头

开元四年，景州水中见一龙三头，时邺中大水。后一日，有风自龙见处西南来，飞屋拔木，白昼暝。

神尧皇帝破龙门贼

神尧皇帝拜河东节度使，九月领大使，击龙门贼毋端儿。夜过韩津口，时明月方出，白雾初澄。于小桥下，有二人语，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辈勤亦不少矣。”神尧停马问，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汉兵也。昨奉东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人付龙门，助将军讨贼。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于此，亦自感伤，兼欲先知于将军耳。”神尧讶其言深切，询其姓氏。但笑谢，言：“将军贵人也。其仆卒之贱，分不当逾。”言讫，苍惶辞去，言：“大队至矣。”倏忽不见。倾疾风如过矢，风尘蔽天而过。神尧默喜之。明日破贼，发七十二矢皆中，而复得其矢。信知圣王所向，至灵亦先为佐佑焉。

明皇梦游广寒宫

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其守门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王城崔巍，但闻清香霭郁，视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归，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尔。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师但笑谢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任中宣梦水神持镜

长安任中宣家素畜宝镜，谓之飞精，识者谓是三代物。后有八字，仅可晓，然近籀篆，云：“水银阴精，百炼成镜。”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后中宣南鹜洞庭，风浪汹然，因泊舟。梦一道士，赤衣乘龙，诣中宣言：“此镜乃水府至宝，出世有期，今当归我矣。”中宣因问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镜而去。梦回，亟视箧中，已失所在。

夜坐谈鬼而怪至

君诲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火，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度往来，乍离乍合，变为犬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诲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谈鬼，谈鬼则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诗而化为烬

开元末，裴武公军夜宿武休。帐前见一介胄者，掷一纸书而去。武公取视，乃四韵诗云：“屡策羸骖历乱峋，丛岚映日昼如曛。长桥驾险浮天汉，危栈通歧触岫云。却念淮阴还得计，又嗟忠武不堪闻。废兴尽系前生数，休衒英雄勇冠军。”武公得诗，大不悦，纸随手落为烬。信知鬼物所制也。出师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余薨。

房玄龄有大誉

房玄龄幼稚日，王通说其父，谓：“此细眼奴，非立忠志，则为乱贼；辅帝者，则为儒师。”绰有大誉矣。

阎立本有丹青之誉

阎立本画《宣王吉日图》，太宗文皇帝上为题字。时朝中诸公皆议论东都从幸，上出示图于诸臣，称为越绝前世。已而忽藏于衣袖，笑谢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誉。

王宏善为八体书

王宏，济南人，太宗幼日同学，因问为八体书。太宗既即极，因访宏，而乡人竟传隐去。是亦子陵之徒欤？

张昶著龙山史记注

沈休文有《龙山史记注》，即张昶著。昶，后汉末大儒，而世亦不称誉。余少时，江南李育之来访，余求进此文。后为火所焚，更不复得。岂斯文天欲秘者耶！

龙城无妖邪之怪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箧易衣，尽为灰烬。余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恳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

王渐作孝经义

国初有孝子王渐，作《孝经义》成，五十卷，事亦该备。而渐性鄙朴，凡乡里有斗讼，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反为渐谢。后有病者，即请渐来诵经，寻亦得愈，其名蔼然。余时过汴州，适会路逢一老人，亦谈此事，颇亦敬其诚也。

晋哀帝著书深阐至理

晋哀帝著《丹青符经》五卷、《丹台录》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阐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术。

老叟讲明种蓺之言

余南迁度高乡，道逢老叟，与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蓺。其言深耕穊种，时耘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若夫尧汤之水旱，霜雹之不时，则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将书诸绅，贽于治民理生者。无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书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师谒余，裹饭从游于溱渭之间。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于古器。凡自战国洎于萧梁之间，谱所载者十得五六，而皆精制奇巧，后世莫

迨。然生颇为文思涩，设诸勤求古器心在于文书间，亦足以超伟于当代也。

贾奭著书仙去

贾奭，河南人，字师道，与余先人同室读书。为人谨顺，少调官河南尉，才吏也。后五十岁，弃家隐伊阳小水乡和乐村鸣皋山中。著书二十卷，号鸣皋子。迩年不知其所终，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讹幻莫之信也。有子饬，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

开元藏书七万卷

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谭、马怀素、张说、侯行果、陆坚、康子元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阙文。而贼遽兴，兵火交紊，两都灰烬无存。惜哉！

明皇识射覆之术

上皇始平祸乱，在宫所与道士冯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斩关”，又得卦，曰“铸印乘轩”。存澄启谢曰：“昔此卦三灵为最善，黄帝胜炎帝而筮得之。所谓合因斩关，铸印乘轩，始当果断，终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识之矣。”后即位，应其术焉。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上皇初登极，梦二龙一符，自红雾中来。上大隶“姚崇宋璟”四字，挂之两大树上，宛延而去。梦回，上召申王圆兆。王进曰：“两木，相也。二人名，为天遣龙致于树。即知崇、璟当为辅相兆矣。”上叹异之。

太宗沉书于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结文书数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复禀上当如何，太宗曰：“付诸曹吏行。”顷闻于外，有大臣将自尽者。上乃复取文书，背裹一物，疑石重。上亲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此与光武焚交谤数千章者何异。

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绛州翼城人。少时性懵，梦一赤衣人，持巨凿破其腹，若内草茹于心中，痛甚惊寤。自后聪敏，为流辈所尊。开元中，张说荐诣朝。上召见延英，上问：“曹植《幽思赋》，何为远取景物为句，意旨安在？”知章对以：“植所谓赋，作不徒然。若倚高台之曲嵎，望且重也。处幽僻之闲深，位至卑也。望翔云之悠悠，嗟朝霁而夕阴，以为物无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顾秋华之零落，岁将暮也。感岁暮而伤心，年将易也。观跃鱼于南沼，使智者居于明，非得志也。聆鸣鹤于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笔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扬太雅之哀吟，悯其时也。仰清风以叹息，思濯烦也。寄予思于悲弦，

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远，措者大也。重登高以临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意不尽也。此幽思所以赋也。”上敬异之，擢礼部侍郎、集贤院正字。

高皇帝宴赏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使夫婉儿稍知义训，亦足为贤妇人，而称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祸成所以无赦于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醽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羌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所谓富人藏万石葡萄酒，数十岁不败者乎？

裴令公训子

裴令公常训其子：凡吾辈但可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为万乘之相，则天也。

华阳洞小儿化为龙

茅山隐士吴绰，素擅洁誉。神凤初，因采药于华阳洞口，见一小儿，手把大珠三颗，其色莹然，戏于松下。绰见之，因前询谁氏子，儿奔忙入洞中。绰恐为虎所害，遂连呼，相从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见儿化作龙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绰素刚胆，以药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龙亦不见。出不十余步，洞门闭矣。绰后上皇封素养先生。此语贾宣伯说。

贾宣伯有治三虫之药

贾宣伯有神药，能治三虫。止熬黄柏木，以热酒沃之，别无他味。一日过松江，得巨鱼，置于水罟中，因投水刀圭药，鱼引吸中即死。取视则见八足，若爪利焉。后吴江有怪，土人谓蛟为害，宣伯以数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于水，而水虫莫知数，皆为药死。山人此药，云本受之于闾皂山王天师。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书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胁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帝命列仙举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后身耶，谲而可惧。元和元年六月也。

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

张复，澧州人。饱书帙，作《条山集》三十卷，论世外事。此人兼得鬼神趣，隐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罗池石刻

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

刘仲卿隐金华洞

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为刘先生隐息处。其内有三十六室，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室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被贬于东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即道士萧至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

赵昱斩蛟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从事道士李珏。隋末，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臧腾，强起昱至京师。炀帝縻以上爵，不就，独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会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一万人，夹江岸鼓噪，声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岩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以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

于波面，扬鞭而过。州人争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珏传仙去，亦封佑应保慈先生。

宋单父种牡丹

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因话录

[唐]赵　璘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因话录》六卷，唐赵璘撰。

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文宗大和八年（834）登进士第，开成三年（838）举拔萃科，宣宗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曾为裴坦从事，后官汉州刺史、衢州刺史。赵璘系德宗贞元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其母柳氏为关中贵族，母之叔曾祖姑为玄宗柳婕妤，生延王玢，为肃宗弟兄。由于家世原因，书中所记，乃得之于家族和亲故间的异闻轶事，以及他本人的亲历往事或见闻。除本书外，据《东观奏记》称，赵璘曾采访诸科目记，撰成《登科记》十三卷。可惜此书今已失传。

《因话录》一书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分为五部分：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王公贵族和百官；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附谐戏；卷五徵部，为事，记典故等；卷六羽部，为物，记见闻、杂物，凡无处归属者入此部。所录资料颇为珍贵，可与史传相参证。本书另一特点是每条资料文字较为简洁，却往往成为后世文艺创作的素材。如郭子仪之子郭暧尚昇平公主，夫妻琴瑟不和，郭暧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激怒公主而向代宗皇帝告状，急得郭子仪拘子向皇帝请罪。书中记述了君臣共同教育子女的经过。此事为后代戏曲《打金枝》所用，影响深远。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今有《百川学海》、《唐宋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等多种刊本，乃一卷本；《稗乘》本为三卷本；而《稗海》本为六卷本。现以《稗海》本为底本，用《唐语林》等有关著作作了校勘，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宫部
卷二
　　商部上
卷三
　　商部下
卷四
　　角部
　　角部之次
　　谐戏附
卷五
　　徵部
卷六
　　羽部
返回总目录

卷一

宫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学问，玄宗甚重之。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柳氏乃尚书右丞范之女，睦州刺史齐物之妹也。柳氏姻眷，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方与公、康城公，皆《北史》有传。睦州刺史讳齐物，尚书右丞之子。右丞讳范，国史有传，少而俊迈，风格精异，能为江南折桂书生，咏调精绝，见媚于时。自周隋已后，家富于财。尝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娇陈者，姿艺俱美，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诣之，悦焉。娇陈曰："第中有锦帐三十重，即奉事终身。"盖将以斯言戏之耳。翌日，遂如数载席帐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间，常闻娇陈名，访之。及召入宫，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许其归。因语曰："我闻柳家多贤子女，可以称内职者，可言之。"娇陈以睦州君女弟对。遂纳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闺门士行，为官政绩，载于家传，此偶因娇陈事书之。

肃宗在春宫，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有龙见于殿之东梁，玄宗目之，顾问诸王："有所见乎？"皆曰："无之。"问太子，太子俯而未对。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

安禄山入觐，肃宗屡言其不臣之状，玄宗无言。一日，召太子诸王击球，太子潜欲以鞍马伤之。密谓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无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桩者，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俯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

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

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问诸从事，皆云：“自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汾阳曰：“此事须得柳侍御裁之。”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奉使在京，即以书急召之。既至，汾阳迎笑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君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汾阳曰：“正合子仪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衔之首称：“驸马都尉郭暧父。”其中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汾阳览之大喜。其文列于左：

> 维某年月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伏惟德曜坤灵，明齐月魄，母仪万国，化洽六宫，光辅圣人，赞成阴教，载荣史策，式播讴谣。奄违圣日，上仙灵界，遐迩痛愤，宫闱哀慕。臣幸忝诸亲，男尚贵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钟，姻戚光荣，宗族咸戴。今园陵礼备，祖载及期，臣限守方镇，不获陪侍行宫，瞻望灵驾，不胜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国戚，许申祭礼，超越等夷，古今所绝，独开圣造，无任惶恐铭戴之至。谨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飨！

代宗以郭尚父勋高，兼连姻帝室，常呼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内人往来，必询其门内休戚。尚父二爱姬，或云南阳夫人及李夫人。尝竞宠争长，互论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媢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赐金帛及簪镮，命宫人载酒以和之。方饮，令选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发，遽引满置觞于席前曰：“酒尽不须歌。”

郭暧尝与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

父嫌天子不作。”质词别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韩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俯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万年捕贼官李镕，使促求访。李尉伫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干事所由于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者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教坊乐工也。上皇时数登此，每来，鸱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鸱。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鸱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心知圣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闻。敕尽收此辈，却系教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

德宗尝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能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万方，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具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

德宗躬亲庶政，中外除授，无不留神。余伯父自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特授高陵县令，裴尚书武，亦自鄜坊监察宰栎阳，二人同制。后数日，因游苑中，有执役者，上问：“何处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为汝拣得一好长官，知否？”伯父讳修，贞元三年进士及第，当年制策登科。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裴晋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语左右曰：“裴度终爱我切。”刘遂改授连州。

宪宗知权文公甚真。后权长孺知盐铁福建院，赃污盈积，有司以具狱奏。上曰：“必致极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舆族子。”上曰：“德舆必不合有子弟犯赃。若德舆在，自犯赃，朕且不赦，况其宗从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长流康州。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赏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文宗欲以韦宣州温为翰林学士。韦以先父遗命，恳辞。上后谓次对官曰：“韦温，朕每欲用之，皆辞诉，又安用韦温？”声色俱厉。户部崔侍郎蠡进曰：“韦温禀其父遗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乱命也，岂谓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乱命而不改者，此则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换塔杪一柱，倾都奔走，皆以为神。上闻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当时匠者，岂亦有神？”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武宗时，李崖州尝面奏处士王龟志业堪为谏官。上曰：“龟是谁子？”对曰：“王起之子。”曰：“凡言处士者，当是山野之人。王龟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无以对。又将赐杜悰之子无逸衣，所司条列数目，其衫色未奉进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赐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难假其服色，但赐青衣无衫可也。”

宣宗朝，两省官对。上曰：“卿等皆朕诤臣，切须各务公道，但无私党。所论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虽直无益。”时予任补阙在外。

大中七年冬，诏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璘时为左补阙，请权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庆，万国来朝。华夷愿睹盛仪，士庶固当胥悦。但窃闻关辅之内，频岁不登；自冬已来，降雪极少。尚须祈祷，方轸圣慈。伏见去岁之初，权御宣政。从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简礼全，人心为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丰年，却依旧典。所冀觞称万寿，不愆元会之期；礼酌一时，益表圣明之美。臣官忝谏列，合陈管见。疏奏之明日，闻上谓宰臣曰：“有谏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须罢否？”宰臣魏公谟奏曰：“元年大庆，正殿称贺，亦是常仪，况当无事之时。陛下肆觐百辟，朝廷盛礼，不可废阙。”上曰：“近华州奏，光化贼劫下邽县，又关辅久无雨雪，皆朕之忧，岂谓之无事？须与他罢。假如权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诏，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阳当亏，遂罢之。其后宰相因奏对，以遗补多阙，请更除八人。上曰：“谏官但要职业修举，亦岂在多。只如张道符、牛业、赵璘辈三数人足矣，使朕闻所未闻。”

卷二

商　部　上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寮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闻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无故走马，犯者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纵横之状，王叱而遣之。明日，对宾僚吁叹者数四。众皆不晓，徐问之，王曰："某之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奶儿，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时，有高堂之庆。王每因军中大宴，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赵夫人板舆至，君外族赵氏，事具家传。王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尝谓柳君曰："子仪早亲戎事，不尽奉养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因呜咽不胜。又曰："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爨，子仪自捧馔具供养，足矣！"而赵夫人以清素自居，终不一往。

司徒郑真公，每在方镇，崇树公家，陈设器用，无不精备。至于宴犒之事，未尝刻薄。而居常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无日无之，凡是礼物，皆经神虑。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绱，俱住招国，太傅

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宪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其后门内居台席者多矣。

韩仆射皋为京兆尹，韦相贯之以畿尉趋事。及韦公入相，仆射为吏部尚书，每至中书，韦常异礼，以伸故吏之敬。又仆射为尹时，久旱祈雨，县官读祝文，一心记公之家讳，及称官衔毕，而误呼先相公名。公但惨然，因命重读，亦不之罪。在夏口，尝病小疮，令医傅膏药。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皋实是硬。"竟不以为事，得大贤体矣。初，公自贬所量移钱唐，与李庶人不协。后公在鄂州，锜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其后公果移镇浙右焉。自黄门以来，三世传执一笏，经祖父所执，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归则躬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镇南又奏为从事。杜公入相，昭公复掌选。至杜出镇西川，奏宋相申锡为从事。数年，杜以南蛮入寇，贬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诬，谪佐开州。又数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铨衡，三领节镇，皆带府号，为尚书，惟不历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间未尝遇重疾，异数寿考，为中朝之首焉。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太夫人，尽孝敬之道，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连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辇，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尝以毅颜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优泰者，不知其数。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殁，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虽箱箧刀尺微物，悉手自

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闼，又与继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得人之盛，时论居多。

赵郡李氏，三祖之后，元和初，同时各一人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大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诸族罕有。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

大僚睦亲敦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凭、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国武都公宗闵，士大夫间罕俦。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语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泰章后亦为尚书。

靖安李少师，虽居贵位，不以威重隔物。与宾僚饮宴谭笑，曲尽布衣之欢，不记过失。善饮酒。暑月临水，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箸刺之，不尽则重饮。燕散，有人言昨饮大欢者，公曰："今日言欢，则明前之不欢，无论好恶，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狭，燕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太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元和已来，宰相有两李少师，故以所居别之。永宁少师固言，性狷急，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师事具国史。

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

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刘公为尹，一皆穷治。至有匿军中名目，自称百姓者。旬朔内，坊市奸偷宿猾，慑气屏迹。余尝与友生入市，市内有一军人，乘醉误突友生驴。过旁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头上各有一刘尹，栗栗惴惧，不敢为非。而与属吏言，未曾伤气，不叱责一官。人常谓府县僚曰：“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游赏，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镇宣武，戎事之隙，以琴书为娱。自造琴，聚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则裁而胶缀；不中者弃之。故所蓄二琴殊绝，所谓“响泉”、“韵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筝声，惟二宠妓曰秀奴、七七，皆聪慧善琴，兼筝与歌，时令奏之。自撰《琴谱》。兵部员外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诗调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尝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旦，不俟外宾。与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处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诗韵，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虽不及见，每闻长属说其风格容仪，真神仙也。又传闻汧公徐夫人，虽生二子，中年于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后，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于初。既得君于诸子之中，宝爱悬隔，天人降谪，信不诬矣。在官所得俸禄，付与从子，一不问数，惟给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礼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农公既为传，此不复书。君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谓君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

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踣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陕州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

张弘靖三世掌书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杨巨源赠公诗云：“伊陟无闻祖，韦贤不到孙。”时称其能与张家说家门。巨源在元和中，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辍。巨源年老，头数摇，人言吟诗多致得。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

沈吏部传师，性不流不矫，待物以和。观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公先君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公继世为史官，及出镇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人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尝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公名问已光，又在班列，往往宾客至门，值公方受杖责。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及因对扬，宪宗正色诘公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知打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决，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

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卷三

商部下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武都公门下，时以为得人。惜其命运湮厄，不得在抡鉴之地。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笔继业，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胤、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标雅范，为后来所重。少卿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亦士林之美。

广平程子齐昔范，未举进士日，著《程子中谟》三卷，韩文公一见大称叹。及赴举，言于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下第，大振屈声。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李太师逢吉在相位，见其书，特荐拜左拾遗。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没。其立身贞苦，能清谭乐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与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书证，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镇河中，尚书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昭公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旆过乡关。"州里荣之。余宗侄橹，应进士时，著《乡籍》一篇，大夸河东

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橹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橹著《乡籍》载之。

杨仆射於陵在考功时，与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座，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代有姑之婿与侄之婿，谓之上下同门，盖以此况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书承宣门生。不数年，李佐魏博军，因奏事，特赐紫，而庾尚衣绯，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

李相国武都公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尚书与族孙璟，开成中，同在翰林，时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来，奕世以文学居清列。舍人在名场淹屈，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性喜汲引后进，出其门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记录此书后二年，柳公方知举。

开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员外郎纥干公，崔相国群门生也。公及第日，于相国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及为考官之前，假舍于相国故第，亦于此厅见门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继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头孙河南谷，先于雁门公为丞。公后自中书舍人观察江西，又历工部侍郎，节制南海，累赠封雁门公。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

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其首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宪宗平荡宿寇，数致太平，正当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勋，为章武佐命，观其辞赋气概，岂得无异日之事乎？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

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阌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缘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惟恐伤人；屋倒阌乡，常侍岂宜问马？”

新野庾倬，贞元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馔以饷其姊。始言所爱小男，以饷之。同官初甚鄙笑，后知之，咸嘉叹。倬生简休。

荥阳郑还古，少有俊才，嗜学，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齐间，遇李师道渐阻王命，扶侍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迫，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也，妇道克备。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藏中物，虽妻之赀玩，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偿博，勿使别为债息，为恶人所陷误也。”弟感其意，为之稍节。有堂弟浪迹好吹觱篥，投许昌军为健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所知之为方镇者，求补他职。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惜也。

刘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尝出师经其本县，欲申桑梓之礼于令，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数筐，将遗邑僚，

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绢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是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将校之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散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启诉于公者。其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作赤烘，羊羔儿作声尽是没益。"公览之而笑，各改署他职。

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其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能，学赡辞逸，诙谐纵辩，盖东方曼倩之俦。与余外祖户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户曹讳澹，字中庸，别有传。交契深至。外祖有笺事状，陆君所撰。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记识一复州老僧，是陆僧弟子，常讽其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颔之而去。有顷，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叹。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裴澥为陕府录事参军。李汧公勉除长史充观察，始至官，属吏谒讫。令别召裴录事，坐与之语，面约云："少顷有燕，便请随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极怒。明晨召澥让之曰："某忝公之官长，以素闻公名，兼朝中亲友，话公美事，思接从容。故超礼分，面

约赴燕，遂累召不来，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细思之，未知谁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宾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过矣，请吾子归所止。”澥既退，汧公遽命驾访之，拜请置在宾席。澥之子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惭，遂特书上考。澥后累迁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国群为华州刺史。郑县陆镇以名与崔公近讳音同，请假。崔视事后，遍问官属，怪镇不在列，左右以回避对。公曰：“县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罢不治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瑱。公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省中无陆瑱名也。”其知大体如此。

柳元公善张尚书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去盖下马而拜，张止之不获。他日张言于元公曰：“寿郎则小仆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谦太过。”元公作色不应。久之，张起去。元公谓客曰：“张正甫与公绰往还，欲使儿于街中骑马冲公绰耶？此人亦不足与语。”张闻之，拜谢。元公为西川从事，尝纳一姬，同院知之。或征出其妓者，言之数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谦侄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亩，在洛城之东，守道力田以自给，未尝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计百两，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内。临终，其妻李氏，以家贫子幼，身后冻馁为忧。崔屏人，语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记处。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卢郎中来，可告也。”未几，卢赴调，经洛中，吊崔氏之孤讫。李使婢传语曰：“新妇有哀迫之事，须面见

姑夫。”卢许之。既见，乃述亡夫之意。卢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谨厚者，持金付之。卢遂罢选，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复市南货入洛，为崔孤置田宅，兼为剖分家事，既毕而归。逾年方选。竟未尝言于人，惟密亲有知者。卢君生既字子严，清望重器，为世名臣，信阴德之报也。

有读萧氏集，问功曹是谁子孙，及有后否。余应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讳顺之，《齐书》有传。武帝受禅，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阳王，薨谥忠烈。恢生宜丰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将军夙。夙生雅州都督善义。善义生左卫录事参军元恭。元恭生密县主簿旻。旻生杨府功曹讳颖士，字茂挺，门人谥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谅直有功曹之风。时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恃恩奸佞，与张滂不叶。金部恶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以山水自娱，识者甚高之。终于检校仓部郎中。生三子，皆无禄早世，无后。惟次子东，从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县。功曹以其子妻门人柳君讳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拯之。或传功曹为李林甫所召，时在禫制中，谒见，林甫薄之，不复用。萧遂作《伐樱桃树赋》以刺。此盖不与者所诬也。功曹孝爱著于士林，李吏部华称其冒难葬亲，岂有越礼之事？此事且下萧公数等者不为。余尝闻外族长老说，林甫闻功曹名，欲见之，知在艰棘。后闻禫制已毕，令功曹所厚之人导意，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遂许之。林甫出中书至寺，自以宰辅之尊，意谓功曹便于下马处趋见。功曹乃于门内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与宰相敌礼，竟不问。后余见今丞相崔公铉，说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孙也。柳夫人聪明强记，且得于其外族，可为实录。”

余座主陇西公为台丞，奏今孔尚书温、丞相徐公商为监察。及孔为中丞，陇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朝。而孔徐二公并时为丞相，每宴集，时人以为盛事。亦可太息于宦途也。

唐尚书特，大和六年尉渭南，为京兆府试进士官。杜丞相悰时为京兆尹，将托亲知闻等第，时重十人，内为等第。召公从容，兼命茶酒。及语举人，则趋而下阶，俯伏不对，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数年内皆及第，无缺落者，前后莫比。时余偶在等第之选。

权寔子范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者，事发，笞臀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罚异。权对曰："前吏所取者，名属左军。台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况凭禁军之势耶！彼受贿于此辈，且是知抑豪强，可以末减。后吏则挟台之威，恐吓百姓，杖背全命，犹为至轻。"

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先到台中。三院多张之亲友，为求马价，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权独先署，谓众曰："某向不与张君熟，且闻其在穷丧马，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且一缗何足为轻重，若使小生荐所不知之人，实不从众署状。"

刑部郎中元沛妻刘氏，全白之妹，贤而有文学。著《女仪》一篇，亦曰《直训》。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箓于吴筠先生，精苦寿考。长子固，早有名，官历省郎、刺史、国子司业。次子察，进士及第，累佐使府，后高卧庐山。察之长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进士及第，亦尚灵玄矣。

卷四

角部角，为人凡不仕者，皆以此部。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田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悭尽去。吕侍郎渭、杨侍郎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祷不获，或请邀致先生。杨公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发弊衣，欣然就辇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黄箓坛场，法具已陈，而天阴晦。弟子请先生祈晴，先生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升坛，天即开霁。尝有村姥，持一碧绢襦来奉先生，先生对众便著之，在坐者窃笑，先生不以介意。杨公尝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先生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旁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使候先生，兼遗银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先生曰："报汝阿本郎，不久即归，勿忧也。"未几，杨果移杭州长史。良逸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记人官位姓名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抚其背曰："尔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良逸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小师。尝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晨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以告，媪曰："此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气，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后居九贞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语其故云："于山口见一猛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此。"即以一符

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君，于田君即邻于入室。欧阳曾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君蜕去，蒋次之，欧阳亦逝。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也。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濒海，海溢，家人悉惊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举族悲念。洎水退而归，其婴儿在桑之交枝，无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为名。及长，聪慧简率，真气内充。自元和至大和，为供奉道士，朝野归向。

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

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

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进，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各因所业谈论，取本教所业，以符大德之目，此犹近于理，至有号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讹亦甚矣！有似昔岁，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亦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为

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元和中，僧鉴虚本为不知肉味，作僧素无道行。及有罪伏诛，后人遂作《鉴虚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为之，置于鉴虚耳。亦犹《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乐天，《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也。故其辞多鄙浅。

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炉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甚高洁，好事因说其先师名彦范，姓刘，虽为沙门，早究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年八十，犹精强，僧行不亏。性颇嗜酒，饮亦未尝及乱。学徒有携壶至者，欣然而受之。每进三数杯，则讲说方锐。所居有小圃，自植茶，为鹿所损，人劝以垣隔之，诸名士悉乐为运石共成。穆兵部贽，事之最谨。尝得美酒，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累石之际，因白师曰：“有少好酒，和尚饮否？”彦范笑而倾饮。满似酣，则语穆曰：“不用般石，且来听书。”遂与剖析微奥，至多不倦。郑君更征其遗事，僧叹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无前辈之风。”因出一纸，穆兵部与书，倾寒暄之仪极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诱。自居班列，终日尘屑。却思昔岁临清涧，荫长松，接侍座下，获闻微言。未知何时复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岭上云，但驰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仅同婴儿，所饮或如少壮。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实怀忧恋。”其诚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门人姓名，状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当时嗜学事师，可谓至矣。又云，

有耆宿僧总持，彦范之友也。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垦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归。若可惜者，则求而积之，召主以付，不至则置于路口，其独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皇崩问之状。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可则前后数逃归，辄为候者所得。蕃帅虽不杀，以皮鞭榜之，凡数百，竟得脱。凡在蕃六年，及归，诣阙自陈，敕付神策军前驱使。未及进用，为军中沙汰，因配在浙东，止得散将而已，竟无官。开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见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时冻损足。视其臂，一字尚存。译云："天子家臣。"可则亦细言河湟可复之状。听其语，犹微染戎音。

谐戏附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贵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春宫，常危惧。上闻幡绰言，

俯首久之。上又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是年满令史。"上问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笑而止。上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坐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幡绰优人，假戏谑之言警悟时主，解纷救祸之事甚众，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辔。路周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尚书选，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江西盐铁留后事，将至，李公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燕，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馔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李公遍问旧时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卖却。李责曰："郎君未官家贫，产业从卖，何至卖及书籍古画？"惆怅久之。复问曰："有一本虞永兴手写《尚书》，此犹在否？"其人惭惧，不敢言卖，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尚书》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谈谐之事，遂问曰："《尚书》何屯？"愿曰："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李公兴怒之意大开，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后，洪之属邑民产一子，有三首，李公览状恶之，久不怿。愿曰："留待长大，令试幞头。"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下人呼举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庞尹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赍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对举匕箸。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

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预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

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仲，廉察陕郊，岘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否？"岘初犹俯首颦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卢尚书弘宣，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低头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辩之，皆大笑。

有人说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遣，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腻脂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余尝读谢绰宗《拾遗录》云：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遇狗枷败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此颇与寰、恭相类耳。

衢州视事际，有妇人姓翁，陈牒论田产，称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两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征其类。余尝目睹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辅，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卷五

徵部徵为事，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皆入此部。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东道，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人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祠部呼为冰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直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镝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柜初成，周戎时为吏部郎中，大书其上，戏作考词状："当有千有万，忍俊不禁考上下。"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乃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迁向上，则又入推，益为劳屑。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畅适也。

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玄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谈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白杂端曰："举事。"欲上堂，三院长各于会堂南廊下，先白杂端云："合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则以第行别之。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其两院皆如此。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又错，则向上人乃举。若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所罚，亦悉免。御史历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鞫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两院为戏谑之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咍之曰："著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篸端"。篸端有罚。殿中已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爱除拜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长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立于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门，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大抵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烦却揖。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上门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御史初上，后遇杂端上堂，则举三愆九失仪，意缘是新人，欲并罚出。未遇杂端上堂，其犯旧条并不罚。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寝于此多魇。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监察

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及上矣。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堂中有《仪注》，近渐遗阙，虽有版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恐磨灭矣。因与亲友话及此，遂粗疏之。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尚书休为谏议大夫，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对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或问东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将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后世反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则反害也。燧人钻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后世有咸阳焚烧宫室，三月不绝之毒？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安知后世有假鬻文字，以市道欺诳时俗之弊？后稷播百谷，安知后世有榷酤闭籴茶盐求利之苦？轩辕制车服戎器，安知后世有华泽靡丽相尚，及穷兵黩武之弊？制宫室，安知后世有甲第别馆，凌云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后世有入金纳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别九州，安知后世有山林川泽之税，开津堰埭之难？周公制嫁娶之礼，安知后世以依炫姻援而求富贵？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垂五常之教，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盗声华，叨尊显？凡此触类浇讹，流荡纪纲，大坏其本，岂圣人之过耶？其由圣人启之耶？其后世为治者，引而炽之耶？呜呼！马肝之说，余不忍言。所可叹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国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为法，尤可悲也。桀、纣、幽、厉，身遭放弑，常与万世之君，必为龟镜。则伊、周一时公忠，反误后世乱臣贼子；桀、纣、幽、厉，一时淫虐，而有益万世明君矣。善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当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则不任。故使人无弃无滥，天下无一人叹不遇而怀过望之事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传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班固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

称其职，民安其业者也。’光武不许馆陶公主子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业之君，国朝列圣，躬亲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视，犹于小官小吏，一赏一罚，重慎如此，况辅弼之臣，岂得容易苟且哉？苻秦入寇，谢安石用其兄子玄为帅以拒之。郗超虽素与不善，闻而叹曰：‘安为重举亲，明也。玄心不负举，才也。’人皆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于淮淝，破苻秦百万之众。郗嘉宾之言，亦可谓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亲，无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无嘉宾之论，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阴贼，妒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各获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能解。召之与宴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无敢滥出入者，竟获其力。”

裴光德垍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执守如此。呜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养待贤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婴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滥讹弊，流荡可忧，不知谁之咎也。已上二章，偶曾论及，坐有相知者，因附于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为话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不知叶静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时，有道术者乃法善也。

谈话之误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误甚矣。

又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今人往往说旧云："准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称令。称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误也。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今之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所任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其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飨君非礼也。"今之方镇刺史入本部，于令长以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阶之仪，昧于《礼经》，遂同僭拟，是不讲贯所致。又小人姑息讹谬相承，亦可笑且叹也。近见会补阙，实引《礼记·乡饮酒义》。言东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义，义者宾之位。此理亦至当矣。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大僚书，往往呼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监修宰相书》呼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

行，施之可也。近见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资暇集》，亦与此说相符耳。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遣问严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后人相传云：得织女支机石，持以问君平。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

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府未曾有东西台之称。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东都为东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又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门下黄裳。（下有缺文）

（上原缺）为当致敬，安得辄废？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觋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

有士人退朝，诣其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怿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贤愚，且觉其臭。"友生应曰："毳褐之臭，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反讥余与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鸣蒿莱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

下辈不通义理者，使之写文字，甚误。悉同一本，若宦字，仕宦，合著臣妾之臣。多作官。职官，合著 也。荥字，荥水在荥阳，合著水也。

多作荣，荣枯，合著木。或多误著荧。荧，合著火。髭鬚，合著须，多著宾。鬢髮。合著宾。又偏旁只较一点一画，而义全不通，若棹、棹船，从木。掉、掉尾，从扌。杨、杨柳，从木。扬、扬州，从扌。棒、棒枝，从木。捧、捧字，从扌。传、经传，无点。傅、师傅及人姓，有点。沐、无点者，沐浴也。沭、有点者，音述，古沭阳县。氏、无点者，姓氏。氏、有点者，古弥氏县字。惟怅、上思惟，下惆怅，并从心。帷帐、此并从巾。赐惕，并无横画。又锡、铅锡之字，无横画，音先檗反。鍚、《毛诗》镂鍚，《左传》鍚鸾字，有横画，皆音杨。埸，堰埸字，音易。若此者众矣。辨文字者，勿以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庙讳炎，改两火相重，其偏旁言谈字已改为譚，淡改为澹。其噉字，俗多不定，旧或书餤。餤音谭，《尔雅》训进，本非饭食名。世重饼噉，庖人以意相传。及下俚，凡关食物，偏旁尽从食。又啗字声不同，索前史及诸家并佛经，多作口边敢。其音与著两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韵》，噉字是正也，著两火俗也，并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马即合用啗字，音徒滥反。以义言之，以物自食，谓之噉。以物喂人，谓之啗。又案《汉书·高帝纪》云："使郦食其陆贾往说，将啗以利。"颜监注曰："啗者本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则改变为徒滥反。今以利诱之，取实为辞也。"颜监讲啗字虽未分明，亦无口旁两火之说。则明是字俗相传，而后人为姓，亦因俗耳。近日书饼噉字，至有食边口边作覃，及口边作詹者，率意而为，其误甚矣。《切韵》是寻常文书，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卷六

羽部

南人长林中大树谓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则必神怒致祸。□□乃斧他人之树，为主所诉，官捕而鞫之，当以盗论。其家质田以赂狱吏，鬻衣以备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疮而归，此乃避祸而速祸也。

又有里人为邻巫所惑，而当有灾，宜谢神，乃杀家犊，酿酒，声鼓以祀。时官禁屠牛私酿，法甚峻，又当国忌，不合动乐。并犯三罪，为吏所擒。家长邻保，皆抵重罪，连及数十人，此乃禳灾适所以致灾也，其愚如此。

洪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樯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燕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数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将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以名入。至呈伎之际，极为调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失序，人马皆毙于刃下。

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寘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

曰："莫轻此囊，大有好物。"盗在侧闻之。其夜，杀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开无获，投牒于水。盗为吏所捕，得其状。枢机之发，岂容易哉？此所谓不密而致害也。

进士郑翚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有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电雨，发洪，数家皆陷溺无遗，惟卢氏当中一家无恙。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受业村学，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惟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力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入。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此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荣达。

卢宾客贞白父曰老彭，有道术，兼号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简辞、弘正、简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节度使，可谓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锴，初举进士，就安邑所居谒之。谓锴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后十余年方得，勿以迟晚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锴至长庆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终庶子。简辞已下三人，亲昆弟也。弘宣又简辞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拥旄。

张昙为汾阳王从事，家尝有怪。召术者问之，言以大祸将至，惟休退则免。昙不之信。又方燕宾，席上见血，有巫者闻之，劝其杜门不纳宾客，屏游宴。昙怒杖之。其后昙言语乖度，公颇衔之。又屡言同列间事，每独候见，多值公方燕宠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门者令通。公谓其以武臣轻忽，益不平之。后因请公去所任吏，遂发怒囚之以闻，竟毙于杖。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仆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传是陈子谅。

李凉公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晨至，惨然。公问其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是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窃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绰，少年豪侠，不拘小节。天宝中，有方士过其家，崔倾财奉之，亦无所望。方士临去，留药一丸为别。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燕蓟之乱，家人避贼，崔在后未去。忽见床下有菌，甚肥鲜，因煮而食之，杂以荤味。自此体腹轻健，至老更无疾病，月中视小字，夜食生彘。元和初犹在，年九十余卒。苏州刺史韦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赠崔都水诗》者是也。向得灵药，便能正尔服之，当已轻举矣。其次，食所化灵芝，不杂荤茹，又应反颜住世，寿不可量。盖玄中但以有寿无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苏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而相国奇章公带平章事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将相之位，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在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从刑部尚书除观察。明年冬，牛公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书一通示余曰："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谮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数百，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言大使无恙。弘素与某熟，遂至卧内问之。王曰：'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时，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常为予说。"已上并本录，崔公名寿。

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馔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投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余按《广陵烈士传》曰：刘隽，字幼节。迁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为吏民所亲。时县有友人相过者，主人欢喜为具，捕犬，因误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杀心，应当伏辜。"隽曰："闻许太子至孝，误不尝药，史官书弑君，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今主人与客，本无仇恨，但欢喜为供，有亲爱饮食之意，无伤害之心。不幸而死。当以《周礼》过误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时两杀不辜。"平法者拘有常例不听。隽曰："界有失礼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绶去。盖与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为之辩耳。

汉州开元寺，有菩萨像，自顶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洁腻可爱，雕琢极工，高数尺。会昌毁寺时，佛像多遭摧折刓缺，惟此不伤丝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宝而置放西廊。余与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从事杨仁赡同谒，杨深于释氏，好古之士也。赡敬弥日，而玄心精识

多闻，话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异之，虔心镌刻，殆忘餐寝。有美女常器食给之。其人运思在像，都无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饥渴既逼，兼毒厉匝体，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谢切至。女复来，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尝有记录，因毁寺失其传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长庆中，两京闾巷间相见，多云："合是阿舅。"及大和以来，文宗欲崇树外戚，而诈称国舅者数辈，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说，果有验矣。

余年小，在江汉，尝与群儿戏。以竹笋为枪，鸟翎饰其上，裂纸为旌旗，作战斗之像，相向云杀。俄尔立定，又云再杀。不数年，宪宗剪除群寇，蔡、齐二巨猾，相次夷灭，再杀之应也。

大和初，京师有轻薄徒，取贡士姓名，以义理编饰为词，号为"举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大和初，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涂。是岁潜卒。此近马祸也。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入试食物，兼备晨食，请存偃息以候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流辈多已崇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当时韦氏先期举人，无周方之名者，益闷闷。大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景方居守，尚书族弟也。赴举过陕。尚书时廉察陕郊，诘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无义也。"遂更名周方。滂闻之，极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观察大夫郑常说此事。大夫，即滂之再从弟也。子溥又自

说应举时，曾梦看及第榜，榜上但见大书“凤”字。大中元年冬，求解凤翔，偶看本府乡贡士纸之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缑山月闻王子晋吹笙》诗，坐侧诸诗，悉有“凤”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郑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询侍郎以中书舍人知举。其登第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会，仓部李郎中螾时在座，因戏诸进士曰：“今日极盛，螾与贤座主同年。”时右司李郎中从晦，又在座戏螾曰：“殊未耳。小生与贤座主同年，如何？”谓郴州柳侍郎也。众皆以为异。是日，数公皆诣宾客。冯尚书审，则又柳公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举坐嗟叹。侍读谏议漳说。

河南孔尹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取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孙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

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当时为大理司直，常叹滞淹。会张谟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郑司直久屈，必请举自代。”旋遇萧儹服阕，且要与官，诸坐遂以萧为博士。前此，有大云寺僧宝锐者，知人休咎。因问之，锐曰：“司直朝官终得，中间且合为数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历作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锐师说事，亦不常中，此又极验者。以阴隲要显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而赵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绣衣之拜矣。一日，偶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问早晚得官，僧曰：“观君之色，殊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而归。

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将状来。”公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问公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对。延龄愠骂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请得行否？”既见上，奏事毕，因问曰：“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谙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复至，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阁，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谙熟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又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不行。蒙却归故林，而赵公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眦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馔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人。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又闻动剪刀声。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公而至于庭。坐既

定，闻栉焉有声。先是，谭生请好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甚痛。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坚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谭生立以状报淮南，崔相国复书云：“自发医后，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后数日，而征诏至金陵。嗟夫！向若杨君不遇，谭生不至，公心不断，九日不晴，征诏遽来，归期是切，碍其目疾，位当废矣，安得秉钧入辅，为帝股肱？此数事足验玄助。而公作相之后，谭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大唐传载

[唐]佚　名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大唐传载》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传载》，不著撰人。是书开卷有云："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不仅可知其书命名之由，而且可推测其成书年代。此书所载内容上自唐初，下迄文宗，其"河南冯宿之三子"条，"当大和初"云云，可作佐证。其后宣宗大中、懿宗咸通虽均有八年，惟本书无宣宗、懿宗二朝记载，故粗略可推定书当作于唐文宗大和八年。

书中记述唐代公卿大夫的言论事迹，可觇当时风尚。其中如尉迟敬德、唐临、韩皋、李晟等材料，宋祁修《唐书》时都已采入各本传。另有一些典章制度的零星记载，也极具史料价值。此外的趣谈琐闻以及志怪灵异故事，虽无关宏旨，亦有小说本色，可资谈助。本书"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条，记李勉贫苦时德行，此素材后衍变成《醒世恒言》中《李汧公穷途逢侠客》，颇堪注目。

《大唐传载》现有条目，均见于《太平广记》。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明《说郛》百卷本卷三八收《传载》文十一则，宛委山堂明陶宗仪辑《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卷三二收《传载》文十五则，内容皆不见于今本《大唐传载》，且作者均题为"唐刘餗"，显然书名及作者都不符。今传有《四库全书》、《唐人说荟》、《守山阁丛书》诸本，其中《守山阁丛书》本虽注明据《四库全书》原本，而业经编辑者金山钱熙祚锡之校刊，不失为一种较佳传本。今即以之为底本，并保留其大部分校记及跋。另以《太平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本参校，酌改文字及径改清代避讳字。囿于本丛书体例，概不出校。校点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目录

校点说明
大唐传载
返回总目录

大唐传载

书云："不有博弈者乎？犹贤乎已。"斯圣人疾夫饱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试故艺。"试，用也。夫艺者，不独总多能，第以其无用于代而穷愁时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后必有自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阳道州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

苏州开元寺东有陆氏世居，门临河涘，有巨石块立焉。乃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此石重之，人号郁林石。陆氏自绩及裔孙国朝太子少保兖公，犹保其居。今子孙渐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费县西漏泽者，漫十数里。岁时雨降即泛溢自满，蒲鱼之利，人实赖焉。至白露应节前后一夕，即一空如扫焉。信殊异也。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床。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以此获免，余之愿焉。"命彻而焚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畚。议者称正焉。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十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黄金还，缄封如故。

赵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时为相，皆第三。即司徒吉甫、司

空绛、华州刺史藩。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汧公勉少年贫苦，与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付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毕，密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果然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公请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奉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后竟如其言。

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曰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兴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诏中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马有麟为左神策大将军。神策监军将军之始也。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其日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播议用士人掌之。

弘农杨氏居东都者，承四太尉之后。世传黄雀所衔玉环，至天

宝，为杨国忠所夺，今不知所在。

张守珪，陕州平陆人，自幽州入觐，过本县，见令李杭，申桑梓之礼。见陕尉李冕桎梏，令众冤呼。张公曰：“困危之中，岂能相救？”至灵宝，便奏兖州判官。冕后至宰相。

贞元中，张茂宗所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谥为庄穆；韦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赠韩国公主，谥为贞穆。所司择日册命。国朝已来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谥者。公主追谥，自此始也。

徐尚书晦、沈吏部传师，徐公嗜酒，沈公善餐。杨东川嗣复尝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稳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麁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头在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其头云：“只者头子大堪麁食。”牛头人笑而放回。○在旁、其头、牛头人，《广记》二百五十并作阿旁。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语平生各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弈，怕妄与佞。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

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马。有人言于执政：“大马甚多，货不得。举人不得骑，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

陆鸿渐嗜茶，撰《茶经》三卷，行于代。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置于灶釜上左右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将赐旌节专征，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

高祖之制，镇君有大都督之号。

玄宗之初，为节度大使节度之号。

凡皇太子、亲王统军，中有元帅府之制。

宰相遥领节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开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并以宗子为之。

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役，四曰徭。凡丁，岁输粟二石。凡调，随乡土所产绢绫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岁二旬，闰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入钱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铸钱使第五琦奏请铸乾元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五十。宝应元年，以盗铸日甚，物价腾贵，咸称非便。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征钱，谓之白著榷酤。

至德元年，敕天下州县量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中，初税每亩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

卢中丞迈有宝琴四，各直数十万。有寒玉、古磬、响泉、和志之号。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謩、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

之，李公云：“二严不如暮。”○《广记》百七十四作“二年不知暮”。

豆卢署少年旅于衢州，梦老人云：“君后二十年为牧兹郡。”已果为衢州，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

郑滁州盱于曲江见令史醉池岸，云：“更一转即入流矣。”

白宾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枝。”

贾至常侍平生毁佛。尝假寐厅事，忽见一牛首人，长不满尺，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公惊起而讯之，对曰：“所谓镬汤者，罪其毁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汤沸，忽染于足，涌然而上。未几，烘烂而卒。

乌江有项羽系乌骓树，历千余年尚郁茂。建中年中，县令张勤厌宾客观游，令伐却。至今兹地独不生草。

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妻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

刘巨麟，开元中为广州刺史，弟仲邱为丽政殿学士，兄弟友爱。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将分半以遗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铢无差焉。

萧功曹颖士、赵员外骥，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肄业，共一靴，久而见东郭之迹。赵曰：“可谓驶于道路矣。”萧曰：“无乃禄在其中。”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山水。”

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也。贞元中，李宾客洞为县令，乃刬翳荟，开径隧，人方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

簿，标堠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颜太师鲁公刻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也。

曲阜县先圣庙前有数株古柏，亦传千余岁，其大十围。潘华为兖州，军食贫穷，无以结四方之信。华遂命伐之，裁为简册，刻为器皿，以行饷云。

张文贞公第某女嫁卢氏，尝为舅卢公求官，候公朝下而问焉。公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开元东封，有太原人于伯陇者，年一百二十八岁，精爽不昧。其子已卒，两孙随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诣阙引见，上劳之：“老人无拜礼。”伯陇曰：“臣，神尧皇帝之臣也。荏苒岁月，得至今日，复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圣，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来。”上笑而悯之，乃赐紫袍牙笏，及优恤有加。伯陇自言隋仁寿年生，说大业末事，了然可见。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至五十九又为尚书右丞。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纾、杜元颖同时为拾遗，令使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邱杜当入。”

萧功曹颖士尝出灞桥，道左逢一老人，眉发皓白，状骨甚奇古。萧甚异之。老人瞻顾，萧因问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萧固请言之。老人曰：“吾与鄱阳王恢善，君甚类之。”乃颖士六代祖。萧问其所来，不应而去。

洛阳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高台飞阁，余址隐嶙。独有一皂荚树甚大，至今郁茂。

郑公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辰堠，自公始也。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柳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

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其策试者并集于都堂，唱其第于尚书省。有落去者，语云："两两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声，长安竹帛皆枯死。"

开元中，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遂诣王请见，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听公。"吏部归，九人皆超资好官，独某者当时出，云："据其书判，自合得官，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

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

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圜丘，至时不到，云："太常大寺，实曰伽蓝；圜丘小僧，不合无礼。"

沙堤起天宝三年，因萧京兆炅奉请于要路筑甬道以通车骑，而覆沙其上。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番所没，其破兆矣。

高平徐弘毅为弹侍御史，创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到台司举而罚焉。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

拾人细事？”弘毅报之曰：“为我谢公卿，所以然者，以恶其无礼于其君。”

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尝随俗样。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裹者犹幼小时样。今巾子有仆射样。

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晏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惨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此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韩太保皋常言：“《洪范》五福，独不言贵者，贵近于高危。福之自至犹警动，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望乎？”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兆。时道茂在俘囚中，当断之际，告西平曰：“公忘少杀人之言乎？”西平释之。○末四字，据《广记》二百二十三补。

韩太保皋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亲友咸谓公曰：“自乾元以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得无不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刚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令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宠，干求相

位，奈何以此为望哉？”

张秘书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竟殁于赤岭外。

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拜相日，出外舍，见一州郡图，迟回不敢看。良久，临起，误视，乃崖州图也。竟以贬终。

王河南维，或有人报云：“公除右辖。”王曰：“吾居此官，虑被人呼为不解作诗王右丞。”

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惟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其物可佳可爱，公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韦中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相君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矣，颠蹶坠下山址，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苏给事岱，建中末，为太常博士。遇朱泚乱，将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烛前导，危险毕见。既过，烛然后灭。岂忠愤所感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有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杖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盘底泻水卷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卷人鼓只在调竖慢。此卷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闭之积年矣。

泾州将郝玭，自贞元末及元和中，数于泾州擒杀西人。及筑临泾城，西戎畏之。赞普铸一金郝玭，号曰：“有能得玭者，赐金玭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妇女辎重以实壕堑，谓之湿稍。

窦参之作相也，用从父弟申为耳目。每除吏，先言于申，申告人，故谓窦给事为喜鹊。

同州唐女寺有盗帅董太宫之漆身，后有盗者皆来拜祝，有至鸣祝者。今漆足背口牙。

襄州汉皋庙，本为解珮于汉皋之义，今为汉高祖，误也。

陕州平陆县主簿厅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玄龄、如晦题处。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杨京兆凭兄弟三人皆能文学，甚攻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为夏州、徐泗、凤翔、宣武、河中五节度，宪为江西观察、岭南节度，愬为唐邓、襄阳、徐泗、凤翔、泽潞、魏博六节度使，听为夏州、灵武、河东、郑滑、魏博、邠宁、凤翔七节度。一门登坛授钺无比焉。

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从事，每日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因为之奏章服焉。○首十一字原与前辛邱杜条首二十四字错简互误，据唐语林、广记百七十四校正。

河南广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于其上立汉高庙。

茅山下泊宫茅君炼丹井，香洁不受触，曾有修宫工人获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已来，及江西数郡中人，争施金货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赞皇德裕在浙西也，命于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于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肉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换骨匣，每年若大风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泽州长平即白起坑赵卒故地，开元中诏为省冤谷。至今天气长阴，有泉色赤，于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终南山有湫池，本咸阳大洲，一夜忽飞去。所历皆暴雨，与鱼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胜计，遂落终南山中峰。水浮数尺，纵广一里余，色如黛黑，云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祷无不应焉。山僧采樵，时见群龙瀺灂其中。

昭应庆山，长安中从河朔飞来。夜过，闻雷声如疾风，○《广记》三百九十七作有声如雷，疾若奔马。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张憬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求见，非徒行也，意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石不尽勤勤之意何耶？且穷通贵贱，自属苍苍，何与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位极人臣。

解县盐池，当安史时水忽淡，銮舆反正复如故。

上都崇圣寺有徐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汉中王瑀为太常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挞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又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裴延龄尝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须白，犹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与一僧知闻。其僧每年以香炼顶供养佛，至八十余终。后岁余，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绝殊，而顶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鱼肉，数岁出家，为南岳高行律师焉。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名皆第十四。每诣通家称王十四郎，或问曰：“藻也？素也？”

常相衮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旭日登场，思非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以杂文入选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

左右常侍与给谏同。厨人进鲜菌于给谏，问云：“莫有毒否？”厨人答曰：“常侍已尝了。”

乾元中，太子左赞善大夫吕旬母张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归，愈思念之。忽觉左乳长汁流出，顾谓孙鄢：“汝父即来也。”不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当安史乱，河东大饥，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谷。及扫却又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赖焉。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三字原脱，据《唐语林》补。崔均之家法。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永宁为王太傅锷地，安邑为马北平燧地。后王、马皆进入宫。王宅累赐韩

令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也；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常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黄彻焉。相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置五色彩于架，令视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次也。"

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

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童归取白衫，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

唐皎，贞观中为吏部。先时选集四时，随到即补。皎始请以冬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

徐大理宥少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吏感其恩信，递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罚。"终官不杖一人。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充交兵使。五原旱，有冤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德宗问李汧公勉："人云卢杞是奸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时，卢杞为相，奏颜鲁公往宣谕之，而谓颜曰："十三丈此行出自圣意。"颜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亲舌舐之，

乃忍以垂死之年饵于虎口！”杞闻之，踣焉。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蛮清平官，犹国家之宰相也。元和中，有邓旁来庭，宰臣问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对曰：“亦犹大朝之刘宗经矣。”

苏户部并、刘常侍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

河南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八，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

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以阶砖日影为入候。公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焉。

永州龙兴寺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僧怀素善草隶，尝浚井，得军司马印，文字不灭，雕刻如新。怀素每草书，用此为志。

英公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其髭。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勣曰：“岂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愜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

尉迟敬德性饶宽而尤善避槊。每军骑入阵，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人。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焉。敬德曰：“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大惭恨。太宗之御窦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二人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敌来，与汝决！”追骑甚众，不敢御。

窦建德之役，既阵未战。太宗见一少年骑骢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不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陨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攻之万全，乃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之，是马实内厩之良马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请舆，病行。”至相州，疾笃，不能进。

驻跸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千万之众不战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县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额内官。元和六年，又减州县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县市买交关每贯五十文纳官。

间架：建中四年，户部侍郎赵赞奏天下州县屋宇间架率算钱有差。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

天宝中，天下无事，选六宫风流艳态者，名花鸟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骏，其七尽毙于栈道，惟一云骓存焉。德宗幸梁，亦充御马。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龙池，约二亩已来，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盛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当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

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唯止于东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镈，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词，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台文献公避暑于青龙寺，梦戴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王，致中兴；君男亦佐中兴，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先是郡城之东，四牧故府，废者七稔。公莅止后，命启籥而居之。郡吏以语怪坚请，公曰："神实正直，正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德失则妖兴。居之在人。"

《唐志·杂史类》：《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检《太平广记》引《传载》文，悉见今《大唐传载》，则《唐志》著录者即此也。《唐语林》、《近事会元》亦颇引用，字句间有异同。惟《广记》二百一引陆鸿渐事，二百七十八引豆卢署事，并多至百二三十字，疑原书已佚，此系后人删节之本。然如颜鲁公条"五原有冤狱"下，《广记》百七十二引有"久不决真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语林》亦脱去，则知此本单行已久矣。今无别本可校，止据诸书所引，讹者正之，阙者补之，两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说之一云尔。熙祚。

三水小牍

[唐] 皇甫枚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三水小牍》，唐皇甫枚撰。枚字遵美，安定三水（今陕西彬县）人。咸通末为鲁山主簿，光启年中赴调行在。据晁载之《续谈助》本跋载："枚自言天祐庚午（910）岁寓食汾晋为此书。"则成书时间当依此说。

书中记晚唐间奇闻逸事，或与时世相关，或为神灵果报。书中若干故事末附议论，则为前人小说所罕见。其与《阙史》、《剧谈录》共开后来宋人小说好发议论之风气。部分故事对后代文学或有影响。

本书《崇文总目》作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三卷。原书已佚。《续谈助》、《绀珠集》、《类说》、《太平广记》等多有征引。今传辑本有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二卷；《古今说海》本一卷，七条；清末缪荃孙据《抱经堂丛书》本，校以《太平广记》、《续谈助》诸书，补辑佚文十二条，刻入《云自在龛丛书》。今以《云自在龛丛书》本为底本，校以《类说》、《太平广记》、《续谈助》等。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另《类说》所收逸文，因其归属未有定论，故不予收入。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上十七则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元稹烹鲤得镜
永福湖水变血
冠盖山获古铜斗
风卷曝纸如雪
蛇鼠斗
白角栉之异
埋蚕受祸
韦玭马祸
王玄冲登华山莲华峰
鲁山尧庙
卫庆耕田得大珠
董汉勋宴阵没同僚
赵将军凶宅
鲁县纥豆将军庙
王知古为狐招婿
卷下十八则
崆峒山神仙灵迹
高平县所见
陈璠临刑赋诗
郏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夏侯祯黩女灵皇甫枚为祷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驺人为献
黑水将军灵异
刘刺夫家怪异
郑大王聘严郜女为子妇
李约遇老父求负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周撞子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
岘阳峰池雨征
暴风拔旆李钧不终
逸文
返回总目录

卷上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凰岭前。讽颂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隐迹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既申弟子礼，服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居师门，人不见其惰容。尝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不？'诸生虽强应，而窃以为浓阴驮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篠，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玄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于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韩文公之寝疾也，名医良药，日进有加，而无瘳。忽宵中惊怖，既寤，而汗沾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问之，良久曰："向来梦神人长丈余，金铠持戟，直入寝门。我不觉降阶拜之。自称大圣，瞋目谓

我曰：‘睢邃骨桀国世与韩为仇，吾欲讨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愿从大圣讨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从其请矣。

元稹烹鲤得镜

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遥望河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亲信某往视之。某遂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亲信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古大钱；以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既莹，则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中。及相公薨，镜亦亡去。

永福湖水变血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注之。平时绕岸皆台榭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堧多修竹乔木，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别业也。当咸通中，庞勋之作变，崔公为所执也，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而复。未几而其家凶问至。余光启初寓居郑地，故得之。昔读本朝书，见河间王之征辅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忽化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

冠盖山获古铜斗

余温泉别业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庄前冠盖山之阴，获古铜斗，长二尺余，其魁方而下杀，柄曲且圆。既治之，四周皆隐起麟凤

龟龙之状，标有异字十。访于明篆籀者，亦不能详。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气者望有佳气处，辄瘗奇物以厌当之。”此其是乎？而庄后横冈，发自紫逻。联鸣皋而东，洎庄之左，已延袤数十里矣。庄西二里许，旧掘沟三道以断厥势，亦类此也，故书。

风卷曝纸如雪

唐文德戊申岁，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蛇鼠斗

乾宁末，初峡师蛇鼠斗于南门之外，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峡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

白角栉之异

唐张应自荣梗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螾，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栉，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橐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河阴，天景爝蒸。憩于园井，就之灌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栉置盆水上，忽黑气渤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洞而栉已亡。

埋蚕受祸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插坎地，养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

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肩及饼饵贮囊，无他物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纲纪鞫之，具款云："某瘗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令就村验埋蚕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阙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辜，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

韦玭马祸

京兆韦玭，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驵骏。"玭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者。"遂市之。日宴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

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蓁莽沟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玭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瞋目仰视玭，而长鸣躩地。少顷，啮其桑本，木柿落如掌。卧即或啮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玭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眢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玭与马俱殒焉。

王玄冲登华山莲华峰

咸通癸巳岁，余从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华野狐泉店。鼎臣兄与余同登南坡兰若，访主僧曰义海。因话三峰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玄冲者，来自天姥，云游涉名山，亦尽东南之美矣。惟有华山莲华峰，今则方伺一登耳。计其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当熇烟为信。翌日，发笈取一药壶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数息间，有白烟欻起莲华峰，海秘之不言。后二旬而玄冲至，言曰："前者既入华阳山，寻微径至莲华峰下。初登虽峻险，犹可重足一迹；既及峰三分之一，则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时遇石室，上下悬绝，则有萝茑及石发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峰顶。顶广约百亩，中有池亦数亩，菡萏方盛，浓碧鲜妍，四旁则巨桧乔松。池侧有破铁舟，触之则碎。既周览矣，乃熇火焉。既而循池玩花，探取落叶数片及铁舟寸许怀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栗，复倍于登涉时。"海不觉其执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于是玄冲尽以莲叶铁舟铁赠海。明日复负笈而去，莫知所终。则尚子寻五岳，亦斯人之徒与。

鲁山尧庙

汝之鲁山县二十里曰鲁山，民讹曰“路山”。则古曰“尧山”也。岊山《续谈助》岊山作山岊。有唐尧庙，故《文选·南都赋》云“甘厥龙而为醢，视鲁山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尧山”是也。

卫庆耕田得大珠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垅亩中，若星流，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衣以缣囊，缄之漆匣。会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迭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铃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璺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丧，室已如悬罄矣。

董汉勋宴阵没同僚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趀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翼日，盛饰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亦无恙。

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明之代，郡国

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禽，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复杀数十人。日夕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

赵将军凶宅

许都城西之北陬，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

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趀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其妖异，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中庭，绨绤而坐。一鼓尽，阒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闻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气异香，馥于檐楹。游氏子心谓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纡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廊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事。后卒无敢居者。

鲁县纥豆将军庙

汝州鲁县，元魏时西广州也。刺史纥豆陵层，雄勇有智略。及卒，将吏奉遗旨窆于子城南之左却敌上。今县治其中，于却敌前立庙，题云“纥豆将军”，岁时奉祀焉。

王知古为狐招婿

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之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帻。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罘置于通衢，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则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翥者、攫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素不中春官选。乃退处于三川之上，以击鞠飞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绍介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赡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小童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鞲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乃雾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

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古陌樵径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半，试长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达旦，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壁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惟闺闱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问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次。

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于山薮接畛，豺狼所嗥，若复固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敞，帷幙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馔，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尝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好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及；《广记》作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耦，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谑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磬折而对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凫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

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谁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少时，则燎沉当庭，良夜将艾，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也？”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出，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阶。知古匡儴趠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门阖扉，犹闻喧哗未已。

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张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也。”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茂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缊荷锸，且掘且熏。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置罗罥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其尸归。

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谐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秽膻之穴矣。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以摭奇文，故传言之。

卷下

崆峒山神仙灵迹

汝州临汝县南十八里，广成坡之西垠，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黄帝访道之地，广成子所隐也。祠在山东麓，堂上广成子像，戴独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门之右有碑，刺史陆长源文。其颠洞穴如盎，将有大风雨，则白犬自穴出，田夫以为候，亦名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丽，必有素雾自山岊起。须臾，粉堞青甍，弥亘数里，楼殿辽阔，花木焕烂。数息中，雾势漫散，不复见矣。庸辈不知神仙窟宅，谓广成化城，乃里谈也。"

高平县所见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茆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屦，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坡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

陈璠临刑赋诗

陈璠者，沛中之卒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详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浦乃令其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迫，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贻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憯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赀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余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其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郡，友絷之往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而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

积玉堆金官又崇，未几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时以为鬼代作也。

郏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陆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后，方调授汝州郏城令，时乾符丁酉岁也。是秋，王仙芝党与起自海沂，来攻郡。途经郏城，存微服将遁，为贼所虏。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绐之曰："某庖人也。"乃命

溲面煎油作𧿹𧿹者，移时不成，贼酋怒曰：“这汉谩语，把剑来！”存惧，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众大笑，释之。时校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贼至为所掠，将妻之，崔氏大诟曰：“我公卿家女，为士子妻，死乃缘命，岂受草贼污辱！”贼怒，刳其心而食，见者无不洒涕。

夏侯祯黩女灵皇甫枚为祷乃免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女灵观”，其像独一女子焉，低鬟颦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怪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然肖泰华也。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骤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为吾立祠于山前，山亦吾所持来者，无旷时祭，当福汝。”乡人遂建祠宫，书祠典，历数世矣。

咸通末，余调补县印吏，实尸尝祭，与同舍生谯国夏侯祯偕行。祭毕，与祯纵观祠内，祯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祯少年未有配偶，今者仰觌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神其鉴乎。”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惝恍不寐，若为阴灵所中。其仆来告，余走视之，则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谓曰：“得非女灵乎？”祯颔焉。余命吏载楮镪，洁尊席而祷曰：“夫人岳镇爱女，疆埸明祇，致禾黍丰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县常祀，某职其事，敢不严恭，岂谓友生不胜饯斝之余。至有慢言黩于神听，岂降之罚耶？亦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是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祇虐《广记》作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缘张硕而动云𬱟，顾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阍一叫，必贻帏箔不修之素，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奠讫，夏侯生康豫如故。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渤海封夫人讳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孙也。诸兄皆贡士，有声名场。夫人气韵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隶，工文章；盛饰则芙蕖出绿波，巧思则柳絮因风起。至于婉静之法，翦制之工，固不学而生知。姻党号为淑女。咸通戊子岁，始从媒贽，移天于殷门故秘省校书保晦遐构。遐构兄，余寮婿也。爰钟自出，姑实亲姨，夙夜蒸蒸，劬劳无怠。广明庚子岁，妖缠黄道，衅起白丁，关辅烽飞，辇毂遐狩。以天府陆海之盛，奄化于鲸鲵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溃，校书自永宁里所居，尽室潜于兰陵里萧氏池台，地邻五门，以为贼不复入。至明日，群凶雾合。秘校遂为所俘。贼酋睹夫人之丽，将欲叱后乘以载之。夫人正色相拒，确然不移，诱说万辞，俱瞑目反背而莫顾。日将夕，贼因勃然起曰："行则保罗绮于百龄，止则取齑粉于一剑！"夫人奋袂骂曰："狂贼狂贼，我生于公卿高门，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凤凰和鸣。岂意昊天不容，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犹生之年。终不负秽抱羞于汝逆竖之手！"言讫，遇害。贼酋既去，秘校脱身来归。侍婢迎门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声而前，枕尸于股。大恸良久，挥泪于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见。"遂长号而绝。三婢子睹主父主母俱殒，乃相携投浚井而死。

三水人曰：噫！二主二天，实士女之丑行。至于临危抗节，乃丈夫难事，岂谓今见于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阴之嫔，贞烈规仪，永光于彤管矣。辛丑岁，遐构兄出自雍，话兹事，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

广明庚子岁，余在汝坟温泉之别业。夏四月朔旦，云物暴起于西

北隅，瞬息间浓云四塞，大风坏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棬者。鸟兽尽殪，被于山泽中。至午方霁，观行潦之内，虾蟹甚众。明日，余抵洛城。自长夏门之北，夹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门之鸱吻亦失矣，余以为非吉征。至八月，汝州召募军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门回掠东都南市，焚长夏门而去，入蜀。自兹诸夏骚荡矣。上天垂戒，岂虚也哉！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驺人为献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驺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

黑水将军灵异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濟有黑水将军祠。大和初，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须眉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未展，上诉于帝。帝曰：'汝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祐斯民。"言讫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溪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刳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锁焉。

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霖霪，东道泥泞。历崤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

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氛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率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禽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

刘刺夫家怪异

彭城刘刺夫，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鄠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耔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耔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缊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

郑大王聘严郜女为子妇

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虽羁束于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夫人河东裴氏，有三女：长适荥阳郑氏，次适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丽妍莹。乙巳岁，年十五矣。时清明节，严公尽室登陉山。山西岑有郑大王祠，乃于祠中荐酒馔，令诸女纵观，日晚方归。降及山半，旋风忽起于道左，缭绕诸女，尘坌阴晦。众皆惊惧，而阿珊独仆于地，色变不能言，鬟上失金翘。乃扶持而归，召巫者视之。巫译神言曰：“我郑大王也，今聘尔女为第三子妇。”其家遽使赍酒殽纸钱，令巫者诣祠求之。既至，得金翘于神座上，巫者再三请祷，神终言不

可。明日，阿珊殒，便凭巫言以达所以，严氏遂令送服玩，设礼筵于祠内。厥后每有所须，必托巫言告其家。严公夫人即余室之诸姑也，故得其实而传之。

李约遇老父求负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里，鼓方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向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父欲至咸阳，而蹒跚不良于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持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将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负而见登？何相惮而见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旧败柩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窭，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旁，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割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叹，自可于吾法中取富贵，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特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鹚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

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皆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戆，至是一听不忘。叟戒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丧必至。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叩石，当有应门者。"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

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为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旂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君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浔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旂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唯，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而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禽。至上党，絷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惟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神君怒曰："庸奴！终违前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锓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叩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广州刺史张谋孙，虽出于阖茸，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倅，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于汝坟，于郡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尝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周撞子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剑，左冲右捽，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此言。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

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倡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多情自郁争因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

一女僮曰绿翘，亦特明惠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炼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狎。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炼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沉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莫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瘗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觇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锸共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岘阳峰池雨征

安定郡有岘阳峰，峰上有池，若雨而云起池中若车盖然。故里谚云："岘山张盖雨滂沱。"

暴风拔旆李钧不终

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薄，抗疏上闻，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然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支干皆摺折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

逸文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黩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驺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觇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总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启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

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广记》四十九。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长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爰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驮雨，霆击石旁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趺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刚又如此。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陁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啖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旁，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广记》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

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贽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贽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怍。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惝恍，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𦍒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至。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痁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堧也。思礼觉，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嚣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贯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广记》一百二十三。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

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赡，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微贱，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残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马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广记》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书令晋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凫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鬓，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其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疾，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广记》二百二十。

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饔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末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丈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不？"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广记》二百六十五。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驺人高璠而生。一岁时，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啮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广记》二百七十五。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釭。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之东南隅

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与四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咍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礼。《广记》二百七十五。《岁时广记》十七。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缨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闲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

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
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

以所题密缄之，托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

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
郎心应以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

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

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
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
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
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

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

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

无力严妆倚绣栊，暗题蝉锦思难穷。
近来羸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

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翦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觏，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篇。"诗曰：

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
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

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桂以增怀；秋帐冬钎，泛金罍而寄恨。

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妙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恳，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

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莺肯独飞？
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

封讫，乃召门妪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忽一日，将夕，门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里，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逾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钎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

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
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

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

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
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

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当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无何，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

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执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广记》四百九十一。

乾符丁酉岁，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刺。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山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于江堧。《续谈助》。

桂林有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一日，欲自桂过明，同行者二人与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韩生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往视之，则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状。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仆办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曰：“子所贮月光，今安在？”韩生抚掌对曰：“我几忘之。”即狼狈走舟中，取篮杓一挥，则白光燎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昼如秋天晴夜，月色潋滟，秋毫皆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琅邪代醉编》。

唐阙史

[唐] 高彦休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唐阙史》，或称《阙史》，唐高彦休著。高彦休（854—？），号参寥子。乾符元年举进士，中和年间曾以朝议郎守咸阳郡尉，后摄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之盐铁巡官。《唐阙史》成于中和四年，其自序云："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所记内容较为可信。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现存《闾丘辨囿》、《知不足斋丛书》本，二卷，五十一则。宋人著述引文中尚有上列现存诸本所无之逸文。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整理标点出版。逸文暂不辑补。

目录

校点说明
唐阙史序
卷上
丁约剑解
荥阳公清俭
郗尚书鼠妖
裴晋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沧州钓飞诏
周丞相对扬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卢给事
李丞相特达
杨江西及第
崔相国请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舍人牧湖州
许道敏同年
韦御史铛怪
郑相国题马嵬诗
秦中子得先人书
齐将军义犬
真陵开山
郑侍郎判司勋检
赵江阴政事

单进士辨字
李仆射方正
卷下
郑少尹及第
卢员外题青龙寺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尚书雪冤狱
李可及戏三教
梦神医病者
渤海僧通鸟兽言
御楼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辛尚书神力
贱买古画马
韦进士见亡妓
卢尚书庄堕雷公
泗州风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兰陵公晚遇
寿安山土棺
卢相国指挥镇州事
太清宫玉石像
卢左丞赴陕郊诗
杨尚书补吏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军中生饩
虎食伊璠
蓝田贡冰
东都焚寺
返回总目录

唐阙史序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滋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葅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卷上

丁约剑解

大历初，韦行式为西川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常耽玩道书，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尝少惰。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棘门，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阃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食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亦复遐寿。后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师，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哗，询其由，曰："刘悟执逆帅李师道下将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丛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约则已见矣，微笑遥谓子威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载矣，幸且相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则散絷于邮舍，壁间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相见之期，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剑解、火解、水解，惟剑解实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异韩、

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以进，亦愧领之。子威又曰：“某得亲朋书，促令著鞭，以为明晨藁街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再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𨻶，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饫仆饱马，诘旦往棘场候焉。停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颔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及之次，丁囚跃出而南，广众之中，蹑足以进。又登酒肆，言当之蜀，脱衣换觞，与子威对饮，云：“某自此遐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

参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将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则无闻焉。盖羽化尸解，脱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与利善桎缚其身乎？富与贵能胶糊其心乎？噫！内胶糊而外桎缚，是以仙灵之风，清真之气，无从而入也。

荥阳公清俭

荥阳公尚书郑浣，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尹正圻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未尝干谒，拜揖甚野，冠带亦古。郑公之子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公心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故乡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致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将脂辖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而为饼者，郑孙搴去其皮，然后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与中，何以异耶？仆常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返朴，敦厚风俗，是独怜子力用弊衣，必能知

艰难于稼穑，奈何嚣浮有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饼表，郑孙错愕失据，器而承之，公则尽食所弃。遂揖归宾闼，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参寥子曰：传不云乎？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公所执如此，宜乎子孙昌衍，光辅累朝矣。

郗尚书鼠妖

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鞟，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入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鞟中，珠目锦身，长筴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

参寥子曰：枭鸣鼠舞，不常为灾。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晋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褊而直。为郎南宫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温、洛。时相允之。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庖突无烟。晋公时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卑辞厚礼，辟为留守府从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礼。公优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诛，其无玉石俱焚者乎？”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公与乐天，俱兴平年传法堂师弟子。值正

郎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词敬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非敢望也。”正郎赧怒稍解，则请斗酿而归。至家独饮其半，寝酣数刻，呕哕而兴，乘醉挥毫，黄绢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元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跃马而归。公门下之僚属列校，咸扼腕切齿，思脔其肉。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羁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有二。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其数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正郎领受之，无愧色。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获及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烂于砧机杵臼，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讦之性，率此类也。

参寥子曰：祢衡恃才名傲黄祖而死，正郎以直气诋晋公而生。尊贤容众之风，山高水深之量，较之古今，悬鸡凤矣。至于皇甫正郎螫指而渫众巢，信乎拔剑逐蝇之说。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未尝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则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亹亹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专局北司，则飞龙庄宅，内园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潜图不轨，籍没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丞相河南公妻晋国夫人京兆□□，原缺二字，赵本及金本俱旁注“禛相”二字，义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无“禛”字。才辨强明，资质瑰秀。尝登楼轴帘，俯瞰阡陌。轩车簪绂，经过楼下，俯盖挝马，若不自安。而晋国冶态自恃，无羞避色。一日，命妇朝觐皇太后。仗鼓才下，晋国出宅，将升步辇，执烛者双前步引。晋国怒不乘马，旁有中书绯衣吏二人，方请事于丞相门，晋国谓曰：“第持炬前导。”绯衣吏辞以前无规，晋国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则以自我而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骑。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书朱绂吏为驺导。

沧州钓飞诏

太和末，司空陇西公之镇横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诏北渡。于时寒气方隆，河冰层合，以诏北渡，公急击冰，令截舟中流。水胜舟覆舟人尽溺，诏书随没。守者以状闻，水工大恐，失脚捽地，走东西阶，乃连使飞令，鞭策相沓，以必复为命。守吏持众击冰抉诏，搜索六日竟不得。浑河奔湍，崩腾东走，度其泛去不啻千万里也。水工又谓津吏曰："王命莫大，尔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诏，吏无大小一死之！"吏辈得令大恐，于是相与言曰："吾帅信于用刑，今不得诏，吾百族之血，当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阴骘，遽敢没天子之书，而忍嫁祸于吾辈哉？请帅祷祭，冀凭肸蚃而有以复也。"水工乃命具蠲洁版词而祝之。词卒酒沥，划然有声，若飞雳横霆，地动水响。倏而视之，则河冰中断二十余丈，间阔三四步。沉丝一钓，随钩而出，第印微湿，封角不败。

议者曰：黄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轻止半升，长水之下，六日之久，复与一缕相遇，斯盖水神河伯以芝泥缄敕，蛟鱼辈推鳞翼总而归之。时有从事掾宋藩，为记甚备，然多归美于水工。议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对扬

文宗皇帝自改元开成后，尝郁郁不乐，驾幸两军球猎，宴会十减六七，宠锡之命，左解于右，盖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风痹稍间，延英初对宰臣。时以药饵初平，台座略奏事后，诸司及待制官并不召对，盖虑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后，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卫者屏息不敢进。上徐谓曰："今日直翰林者为谁？"学士院使奏曰："中书舍人周墀。"上曰："试命召来。"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赐酒三器，问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阶再拜而称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尧之圣，虞舜之明，殷汤之仁，夏禹之俭。"上曰："卿爱君之志，不得不然。然

朕不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所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尔？”汝南公震惧惶骇，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诞敷文教，销偃武功，蛮貊怀柔，车书顺轨，臣窃谓羲、昊、轩、顼才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曾不足比数，岂可以赧、献亡国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愿陛下无执扐谦之小节，以为社稷之大幸也，则天下幸甚，生灵受福，非独臣之愿也。”上又曰：“朕自以为不及也。周赧、汉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臣，固以为不及也。”既而龙姿掩抑，泪落衣襟。汝南公陨越于前，不复进谏，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尔不复视朝，以至厌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有李处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颇中。一郡肃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声谓曰：“仲尼大圣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父耶？”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致鬼神见乎？且公骨肉间，朝夕当有遘病沉困者，宴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于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将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哕食昏瞑，百刻不糁。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数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且归罪于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俪义重，息胤情牵，不得已解缧绁而祈叩之。则曰：“第手翰一状，俟夜祷之，某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椠，他无所须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词祝，洁手书之。性褊，札写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烛炮更深，疲于毫研，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闻呻吟顿减，阖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可免，犹谓迟迟，诫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

曰：“无之。向写数本，悉以涂改，不忍自欺。就焚之书，颇为精谨，老夫未尝忘也。”生曰：“谈何容易，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日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从，病亦渐间。

路舍人友卢给事

路舍人群，与卢给事宏正，性相异，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紫微日谋高卧，有制诏则就宅草之；夕拜未尝乞告，有宾客则就省谒之。虽秦吴所尚，而埙篪其友。一日，雪满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将欲晏入，先及路门。紫微寓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鹤氅，手卷膝琴，篝火于炉，酌杯于机。忽闻卢至，曰：“适我愿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华焕，意气轩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台庭，以图外任。”紫微貌惨曰：“驾肩权门，所不忍视，且有夙分，徒劳汝形。腊营一壶，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诣省之计决矣。”紫微又呼侍儿曰：“卢六待去，早来药糜，宜洁匀越中二饮器，我与给事公俪食。”夕拜振声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达，各尽其性。

李丞相特达

丞相陇西公之秉钧衡也，以特达自负，鱼服民间，时尝旅游覃怀，寓王氏别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赍逾限官□来谒。蹇驴村仆，不得与鸣珂武卫者较进，则隐于执金挝坎舍，伺板舆出，拜于道

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刍饩之。逾旬，以前衔除大理寺评事，且赪吉钿轴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狱寺有新莅官者，必寺寮旧委，微此则在朝五品以上清资官为识，盖国家慎刑谳也。王氏子罢耕客长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莅，复谒相门。机务方繁积于外，无肯为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谒，候坎舍如前。步辇始过，则凫趋以进，具道前事。相君问曰：“有状乎？”对曰：“无。”又曰：“有纸乎？”亦曰：“无。”“襟袖何贮？”则遽探轴以进。丞相舁中尝置毫砚，遂拥百骑批绫纸曰：“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仍语廷评曰：“寄谢棘寺诸曹长，此亦五品以上清资朝官也。”时议许以特达称。

杨江西及第

祭酒杨尚书敬之子，江西观察使载。江西应科时，成均长年，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钟陵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色目，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符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舍。有秣马伺仆如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侦所自，曰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亟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秀，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曰：“不然。”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与之同处。杨公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尤自得者《华山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况华之高，曰：“醯鸡之往来，周东西矣；蜂蝎之联联，阿房成矣；见若茧栗，祖龙藏矣；小星奕奕，咸阳焚矣。”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诵念。是后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谓升第必矣。试期有日，因食面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杨公惋痛嗟骇，

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中。仍谓江西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则江西中选，而同年无氏濮阳者，固不可谕。之夏首将关，送于天官氏。时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今则不然。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榜因以望题。题毕，杨公闲步塔下仰视之，则曰“弘农杨载，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

崔相国请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庄严宏厚，清雅公忠，善诱后来，有佐时许国之志。时以艺学进者，一参讲席，如登龙门。初诏以绣衣自洛朝觐，访别承国寺僧神照。照亦近岁名僧，无出其右者。谓曰：“弟子忝官西上，师有何言赠别？”僧笑曰：“大哉，临别之问！”公避席以请。则曰：“恶事不为，贤人也；善事不为，圣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与众共之，无或独擅，无或多取。独善多取，祸生其中矣，孔孟其犹病诸！”言既而别，崔公不谕。祥鸾威凤，游于青云，爰立作相。时宣宗景化维新，求理方切，将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誉望云高，朝野人情，谓可以继汾阳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备顾问于便殿，宰臣齐进。上曰：“朕以时和岁丰，万方无事，欲御楼肆赦以答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楼所费至多，宣下须有名目，次则频行赦宥，实启幸门。今边戍衣赐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议，俟至中书，召有司计度，续具申奏。”上不悦，曰：“遣朕何处求御楼名目？”太保奏曰：“臣闻太子是天下之本，实系万国之心，匕鬯是司。国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礼，则岂惟肆赦，兼可郊天。”时上方饵金石药求长生之术，遂致躁渴不康，内外无人知者。疑忌方切，恶聆斯言，俯首久之，不复顾问。后旬日，罢知政事。时同列恶其太劲，有以飞语巧中者。所赖自居台席，人情攸归，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动摇，不尔则忧在意表。老僧赠别，于斯验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东公，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宰字于曲阜者，耕人恳田，得古铁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厚古丑，蠹蚀于土壤者。既洗涤之，复磨砻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善八体书。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致于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为古矣，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枝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辇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文学柄，得士之后，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生，器出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赞。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乃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齐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是第八盟。齐桓公，鲁庄公九年即位，十六年会于幽，二十七年又会于幽，僖公三年会于阳谷，四年会诸侯侵蔡，五年会首止，七年会宁母，八年会洮，九年会葵丘，十五年会牡丘。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既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会，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之。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击碎，然后举爵尽欢而罢。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

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许道敏同年

贡士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丞相大称其文学精臻，宜在公选。主文加简揖额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厉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傧赞。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佩高谈，极欢而罢。居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骇。主文不敢第于甲乙。尔后晦昧坎壈，不复闻达，继丁家故，垂二十载。至柘国小兵部知举年，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侍郎读，一举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傧导外郎鹊桥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厘，何啻千里。

韦御史铛怪

故山北从事韦某，殿中尝话幼年尚在庠序，甫书云节，逮夜，自学舍捧书以归。及堂寝，阒其无人，独狭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潞豸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宇下营时奠之具。潞豸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即众訾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铛蒇事，仍贮婴孩于怀抱间。婴涌身须食，因误坠于铛中，沸油浪涌。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益炽，盖膏水相反也。乃杂掷罂瓿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灭后视婴，已燋爇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废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终。

郑相国题马嵬诗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秕颜、谢，笞挞曹、刘。为渭南县尉日，尝有题缑山王子晋庙诗，尤为绝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晓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红丝瑟，秦郎白管箫。衣从星渚浣，丹就日宫烧。句曲觞金洞，天台啸石桥。雾垂鸦翅发，冰冻虎章腰。”议者以为傥遇评于精鉴，当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书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盖先兢慎诚信，四方宾贾慕之如归，岁获美利，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

书，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且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祸，履校灭趾，故先觉耳。然吾已请于阴骘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夕于春明门外逆旅，仍备缣之随龄者三十有五，蘖帕弢之。候夜分则往灞水横梁，步及石岸，见有黄其衣者，乃置于前，礼祝而进，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善计家事，急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阖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宵出青门之外，俨若不寐，恭候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横梁，怯于无觌。至则果睹一物，形质恢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载惊载喜，捧素于前，祈祝设拜，无敢却顾，急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独有仆之司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铜壶始漏，复有掷书者，厩皂立擒之，乃邻宇集庠序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札如上，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状始末，诉于县官，诘问伏罪，遂寘枯木。时故桂府李常侍丛制锦万年，讼牍数年前尚在，往往为朝士取去。

参寥子云：巫蛊似是，其孰能辩。小则蒲纸，大则桐人。

齐将军义犬

禁军大校有瑛名而齐姓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史衔至于剧宪。家蓄良犬四，尝畋回广中，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罄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敕仆伺其所往，则圮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篚牝而归，以败茵席温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感激。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齐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弥加勤。又更律琯，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襄事于丘陇，则留四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斯犬独举足踣土成坳，俯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

参寥子曰：噫，被毳于蹄走，而能两有忠孝，嗟夫！

真陵开山

丞相夏侯公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弥月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醯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于柏寝之上得折钗半股，其长如掌，衔于顽石间。匠者抉取以献夏侯公，公以园陵甫及，圣情哀慕，寝而不奏。上古已前，宁无妆牖，桑海陵谷，其可谓诬。

郑侍郎判司勋检

吏部郑侍郎薰，介洁方廉，以端劲自许，朝右畏惮，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阶至朝散大夫者，许追荣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议大夫者，用勋荫子。至光禄大夫者，得衮服庙祭，设棨戟。一日，内侍省牒言，弓箭库使正议大夫内谒者监某乙请少恩例，用阶荫子。吏部牒司勋刺检云，大历中鱼朝恩曾有是事。郑公怒吏，判其后云：“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无敢复请者。后以聚食百口，困于朝俸，白执政以外任为请。时宰以公清望耆德，议假端揆出刺华州，拟状留中不出。论者或以为尝失律于宛陵，上意迟于再委分阃，而仆射李公亦尝不利于镜水，何三拥朱轮于莲华峰下哉！盖以三峰且无戎机，不侔藩府，止类关辅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实以刚简为幸臣所忌。

赵江阴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赵宏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由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辩之。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矣。且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邑宰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辨。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之善政，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则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吾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焉敢厚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乃召捕盗之干事者数辈至淮堧曰："有聚啸而寇江者，按验已具，且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居处。"名姓形状，俱以西邻指言，请械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刃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西邻自恃无迹，未甚加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号呼与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辨证甚明，且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率多金银锦绣，非农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囚意稍开，谓皆非所贮者，且不疑东邻之越讼也。乃言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复谓曰："汝果非寇江者，何为讳东邻所赎八百缗？"导引诉邻，令其偶值。于是惭惧灰色，祈死厅前。赵令桎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参寥子曰：江阴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异之政，无由人知。史氏宜采此以广圣朝循吏传。

单进士辨字

进士单长鸣者，随计求试于春官日，袖状诉吏云：“某姓单，音丹。为笔引榜者易为單，音善。单诚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实贻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谕，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异耶？”长鸣厉声曰：“不然！梯航所通，声化所暨，文学之柄，属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书，则台州吴儿乃吕州矣儿也。”主文者不能对，词场目为举妖。

李仆射方正

三峰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长安修行里，有密邻即故日南阳相也。丞相早岁与之有旧，及登庸权倾天下，相君选妓数辈，以宰府不可外馆，栋宇无便事者，独书阁东邻，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迟迟于发言。忽一日，谨致一函，以为必遂。及睹覆札，大失所望。又逾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愿以厚价购之，或用水竹别墅交质。李公复不许。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动初意，竟无回命。有王处士者，知书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与之同处。丞相密召以诚告之，托其讽谕。王生抃捧其旨，勇于展效，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间公遘疾，生独侍前。公谓曰：“筋衰骨弱，风气因得乘间而入，所谓空穴来风，枳枸来巢也。”生对曰：“然。向聆西院枭集树杪，某心忧之，果致微恙。空院之来妖禽，犹枳枸来巢矣。且知赍器换缗，未如鬻之以赡医药。”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发上植，厉声曰：“男子寒死馁死，病而死尔，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庐，

不忍为权贵优笑之地。”挥手而别，自是王生及门，不复再接矣。

卷下

郑少尹及第

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今复有前定卓异之说，且非诞妄，故附于此。长安鼎甲之族，有荥阳郑氏，尝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讳复礼，应进士举十，不中所司选，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昼则平居，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亚不胜其蹇蹶愤惋，则择日斋沐候焉。颇容接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知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之不能隐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颇异，不可名也。"蒲亚拜请其期，宏道曰："唯君无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蒲亚愕眙不谕，复再拜请语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是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蒲亚虽大疑其言，然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唯敬谢而退。至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姓名于主文者。蒲亚以其非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之二年，新昌杨相国再司文柄，蒲亚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蒲亚奇叹且久，因记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宏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其可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讳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籍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大和九年九举，年年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辖私异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

附书于小书之杪。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时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讳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二年，礼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举，第二人姓张，同年有郭八郎。阴骘驱驾，须及于斯，非兔楮可以尽述者。尔后荥阳之弟侄就试，如破竹之势，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异，故书。

卢员外题青龙寺

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于僧院。气凄惨如蓄甚忧者，吁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人辄话其异。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雍起居，誉望清举，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尝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么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羽檄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掠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徒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踪，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

崔尚书雪冤狱

尚书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结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构逆，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胤之属。妻尝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内，四裔竟无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戕于巨盗而帑其财贿矣。洛城有杨乾夫者，以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于事，且利其色，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清旭，更垂访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缟服髽发，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积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夜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据优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返洛，疥痒瘠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所从。辗转饥寒，循路号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楫认，则诃詈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胜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皆厚贿以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辩奸，于是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校强。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禄未绝，洛尹更任，则衔血赍冤，诉于新政。新政亦不能辩，其所鞫吏，得以肆堇毒于簧言，且曰："以具狱讼旧政者，有汉律在。"则又列夤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洒血而目枯焉。时博陵公伊水燕居，备聆

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化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弃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沴，黧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至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李可及戏三教

优孟师曾见于史传，是知伶伦优笑，其来尚矣。开元中黄幡绰，玄宗如一日不见，则龙颜为之不舒。而幡绰往往能以倡戏匡谏者，漆城荡荡，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参寥子曰：开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经典，好古博雅，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有太常寺乐官尉迟璋者，善习古乐，为法曲箫磬琴瑟，戛击铿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献。诏中书门下及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班坐以听。句。合奏相顾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赐贡院，充试进士

赋题，又命授尉迟璋官，丞相荥阳郑公覃拟王府率。时有左拾遗窦洵直上疏，以为乐官受赏，不如多予之金，无令浼污清秩。荥阳公曰：“王府率是六品杂官，君谓之清秩，便授洵直可否？”时上方锐意纳谏，亦优容之。今可及以不稽之词，非圣人之论，狐媚于上，遽授崇秩，虽员外环卫而名品稍过。时非无谏官，竟不能证引近例，抗疏论列者，吁！

梦神医病者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不详谁氏笔迹，而精妙如动，祈请辐辏，传有神异。尝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视之燕宋也。母氏啜泣，遍访医巫，竟无能原其病状。一日，自言欲从释氏，且不能跛倚，其可髡首而缁体乎？母徇其欲，肩致绘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于寺庑。逾旬喜寐，梦有人魁形铠服，焰加于肩，弓梏其臂，持筋类鲙，以食病者。复若严悸，促迫咀嚼坚韧，不堪其忧。所食亵丈，蘧然而觉，绵骨木强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弧矢之六石者于门，且示曰：“能引其半者，骈粮以赐之，满者倍斯。”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

渤海僧通鸟兽言

公冶长通鸟语，介葛卢辨牛鸣，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萨多罗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鸟兽之言，往往闻鸟鹊燕雀啅噪，则说休咎及闾巷间事，如目击者。佛图澄之听铃语，不是过也。一日，秋暑方炎，与小朝客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路遇牝豕引诸豘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曰：“此猪有语否？”对曰：“有

之，人自不能谕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吃奶’。料其不远当遇官槐而止，且饲群子矣。”诸朝士颇奇之，因缓辔以侦，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阴，踞乳诸子。尔后贵臣宅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中官主禁旅者，将籍名于军寺，蕃僧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

参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兽之音固异，挝而跨之可也，杀而食之可也。非礼非义，勿欺于前。

御楼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岁，上以年和时丰，思减徭免罪，乃下诏以其冬御丹凤楼，申眚灾肆赦之命。有司择用十月十日。近岁以知星食禄者，止能胶柱选日，不克风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蒇事向毕，巳时风雨暴作。上仁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霁，人心甚悦。诏有司令市良土，以夷楼前坳潦之所。时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于是严令两邑召载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只轮载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钱，至是幸时之急，遂高其价，逾倍方止。两邑官吏有司捕盗者专其事，虑价不廉，惧未敢发。李公以羲驭向晚，闵事不集，坐退朝别馆。市有消递院，尹退朝即视事于其中。具桎梏鞭扑于前，援毫以伺，督责骑步，旁午于道。二县僚不得已趋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轮十数及三，今则幸其急，骤加十至七，愿立毙其首以衄其价。”李公谓曰：“事非舒缓，安以价为？”遂令每乘加钱至百。二官吏奉命大喜，只轮云集。至暮，夷坳燥潴俱毕。役夫乐其善价，继来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诘旦，上御楼宣赦，百官毕集，乐悬具举，兵仗罗列，建鸡免囚。楼观之下，纤埃不生，圣颜甚悦。后一日，鬻土者诣府请直，则复给五十钱。

参寥子曰：丞相得权变之道，前时立毙之，则事不集矣；今

日厚偿之，则幸门启矣。始加至百以饵其来，终削之半以惩其蠹，擒纵其术，于是乎在。此亦书事之琐者。嗟乎！国家分列卿寺，其位亚诸侯一级，而挈壶氏之司，纡朱拖紫，敛板莅事者，不下五六百员，皆月蠹厚禄，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书。皆市中卜祝小儿，居羲和梓慎之职。其有干局可称者，岁精一轴历书而已。呜呼！由是欃枪所起，彗孛所指，星纬陵犯之度，日月薄蚀之由，君臣无得而察。后之执政者，不得不以此为深虑。

王居士神丹

有长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其中。一日，游于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栾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终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余，遘病甚危，众医聚药，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笺，期于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持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语，女则物化，其家始营丧具。居士仗策而回，乃诟骂囚拘，将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迩。中平一榻，籍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中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与众伺之。及晚，烟烬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温水置于心。及夕，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嘘。又数刻，心水微滟。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苏，黎明则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

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依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

参寥子曰：奇绝之艺，和扁之术，何代无之。有实艺而无谄行者，公卿之门不内。贾生所以恸哭于时事，愚知谊心。

辛尚书神力

邕府辛谠尚书，传有神力，尝与故滑台杜仆射为泗上郡职。时属丰沛兵起，浮磬雉堞，围于贼锋，其不抵于偷儿之手者数板而已。杜公将有包胥乞师之请于邻封，以劘垒方严，募辕门勇士，无敢应者。独谠请行。岸列霜锋，河浮战舰，裸身宵度，胜舟而济，获告邻部，果解重围，贼锋遂衄。朝廷录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团练于泗州，节度于邕州。尝言微时力田自粒，三伏甚暑，与邻庄老农纳凉于山之阴。山上有巨牛怒斗者，哮吼争力声达数里。邻人虑其奔北退走，则有蹂践冲触之患，相谋备钩索为制拒之计。辛曰："众力非及，某能当之。"俄顷，有牛果北而下，狞蹄踣土，凶角以奔。辛则正立中逵，俟其欲至，两执其角，牛不能前。旁观移时，如不置力，牛怒滋甚，退身数尺，养力而冲。如是三四，划然有声，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壮观，则命持斫斧断角，坚不可刈。辛复拉之，应手而碎。时谠侏儒瘠瘁，如不胜衣；至官崇体腯，力亦随减。

贱买古画马

荥阳外郎蒉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绐妇人廉市马画。外郎奇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罽裁标，斑鼍轴之，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隙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以七

万购献牢盆者得署。渭渠横梁，梗船碎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于是卑价市之。为妓主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外郎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至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外郎以其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桎送，后永亡其耗。

参寥子曰：时也玉塞风清，虏多汉冕，长安马肆，以驯良骏逸称者，蹄不止三万。而数幅绘事，反邀丰直，且复阱人于死，此诚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浇浮之风，亦取笑于骊连栗陆之代。

韦进士见亡妓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凋落。韦悲咽痛悼，不能悦情，茹蔬甚羸，弃事而寐，意其梦睹。一日，家童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尝视妓妖蛊，时则牵于相念，促命见之。乃妙选良辰，斋除堂室，舒帏于壁，穗香于炉，仍须一经身之衣以导其魂。韦自喜自叹，搜衣荩箧，皆换福于梵王家矣，唯余一裙之金缕者。任曰：“事济矣。”是日宜绝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为诫。设灯炬于香前，曰：“观后烬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长啸，香裙在手，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嗟之声，俄顷映帏微出，蒨服少选，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拜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坐，无异平生。或与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烛跋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仿佛衣香，泛于坐侧。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因来奉救，

沤珠槿艳，不必多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没。

参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鲜不惑者。淫声艳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灭陈，西施破吴，汉武文成之溺，明皇马嵬之惑，大亦丧国，小能亡躯。由是老子目盲耳聋之诫，宜置于座右。

卢尚书庄堕雷公

洛城建春门外，有信安卢尚书庄，竹树亭台，芰荷洲岛，实为胜境。乾符乙未岁，有乡荐之士，相与避暑，坦率于西亭。钓罢弈棋之际，阴云暴兴，雷霆击空。食顷大雨，未可整归骑，第临轩观霖霪之势。忽有一物，堕于檐下，膻样其状，而崇角奢足，随陨偃于弈榻之前，如伤困者。众咸惊异，相与环观，危轩跨池，少顷，则泅转于水中矣。柔毛雨渍，印于碧砌，积久不灭。相与逼视，余腥薄人，命仆搜池，竟不复得。

泗州风狂尼

丞相陇西公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状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将祈礼者，睢盱顾视。女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更变，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迹其来。释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堕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火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今上即位，是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岁，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宪宗命取到京。时韩吏部上疏极谏，以为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顶者，刃其臂者。当时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及到京，则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楼，降万乘之尊，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不可胜纪，皆言："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辈何所吝哉！"此乃上之风行，下则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鸜盘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诏归本寺，肩舁陌上，粗备香梵，去岁徒众，万无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顶莹蹄，亦不复至。所异者桃林之兽，青田之禽，岂能时其盛衰，改柯易叶，浮沉于世态耶？

丞相兰陵公晚遇

丞相兰陵崔公，清誉俭德，时所推服。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今上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岁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为上相，公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贤哲，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再兴不憖遗之叹，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美焉。议者曰：高位厚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者，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世传太公晚达，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钓渭之年一纪。乃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

参寥子曰：道则由己，命则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在天

之命，达则为稷卓，为蛟龙，为云雨；穷则为孔孟，为禽鱼，为游泳，何往而不适哉！弄怒涛者鲜不溺死，戏竿杪者或多堕伤，急驱必猛颠，遄荣亦骤辱，士有尤人而躁进者，非君子也。

寿安山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圮，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见风揉而成尘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汩于水，粉腻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戴记》云：夏后氏用堲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椁。郑玄注曰：堲周，以土为之也。岂锡玄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卢相国指挥镇州事

丞相范阳公携，清苦律身，刓断无滞，代天理物，必先鹑衣觳食，遐陬远裔，以是四方之誉，翕然归之。乾符丁酉岁，因与同列廷诤机务，词气相高。朝廷两解之，偕授宾翼储闱，分秩洛汭、河朔三镇。屡贡表词，且以弃瑕擢用为请。先是，常山帅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袭继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时每律琯三周，则各隆品爵，仍与幽、魏并制。幽、魏继有更变，景崇独得军情，以是爵位相悬，镇至剧品。景崇时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户，实食袭三百户，穷极勋赏，无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镇州故，未行册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泽，怀抚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饷挽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当道与卢龙、魏博往列，三载考绩，咸蒙宠荣。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两镇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景儒，自委郡符，亟闻美政，诚惭内举，堪委外藩，请回臣官，荣授景儒一镇，意图易定。”时内臣秉权者，固欲与

之。一日，枢密使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乃曰：“相公为国择帅，尝难其人。今或能教战抚民，袭守政化，即良将也。何必拒常山之请耶？况某知景儒，恪居官次，若别选用，未必及之。适奉圣旨，便委中山，以收后效。”诸相无言，独崔公沆曰：“开府固昧远大之计矣。国朝自蒯胡作乱，于今三道，止类国宾，尝贻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机，噬脐无及。始则入充贡赋，终尔渐紊彝章，疆界接连，既以与之，复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军意请立子孙，倘未议加兵，即立须降节。然后魏博岂无骨肉，必俯瞰洛城，显然卢龙，坐邀青社。开府此际，何术枝梧？”二内臣呿颐结舌者久之，且曰：“适奉圣旨，遣与相公商量。所仗者庙谟，非敢参以末议。”崔公遂草诏意进曰：“卿世袭忠贞，材兼文武，既竭事君之节，必先体国之诚。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卫齐勋，龚、黄让政。至于擢用，自贮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须经久，易定既为恩赏，幽、魏何以酬劳？辍食再思，难允诚请，临轩注想，宜悉朕怀。望付翰林如此赐诏。”诏书再往，勤请愈坚，表云：“愿得手足之荣，共竭股肱之效。”圣上为之旰食，乃诏范阳公以兵部尚书入觐。到京旬日，拜特进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三镇有表，贺宰辅得其人。时公以步蹇，未任衙谢。上因命中书官就宅问计，对曰：“臣待罪台司，五环星岁，前后三镇，以甘言佞臣，美贶饵臣，臣皆拒而不纳。或所论奏不违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将显布皇恩，且诫曰：“事出此口，言归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来，无为贿妄于其间也。前日驿书已告尔帅矣。宜以覆族为虑，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请与书，谕以是非祸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进书草。卢公才辨词藻，尤工于指谕事理。上览书色动，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赍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辕，令望加官，勤留当道。”且言：“臣滥分茅土，曾乏内劳，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让爵，不敢贪荣，幽、魏加官，请循往例。”上大悦。

太清宫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诏天下州府立紫极宫，度道流为三元朝醮之会。长安重建太清宫，琢玉石为玄元皇帝真像，雕镌之丽，不类人工。列太常乐悬，服天子衮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肃宗二圣真容于殿之东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陈希烈于东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为言者曰："陈、李二相，阴狡险诈，常欲动摇东宫，将有不利于先帝者数四。赖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尔则宗庙有缀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铸金肖形之像也？"寻诏除去，瘗于殿阴，尔后人无知者。至广明庚子岁，丞相范阳公为太清宫使，因命葺修颓废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涤去泥壤，则簪裾端简，如龙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状白公。公命寻究之，则林甫官衔铭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险巧罪迹，不宜获保首领，请辇送京兆府击碎之。"议者以为李林甫、陈希烈辅佐明皇，骄奢贪狠，而又益憎蓄怨，摇动储君，信是一乱臣贼子也。然《礼经》云"刑不上大夫"，而况琢石之像，且异戮尸之责，况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门，君子谓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传丞相奏章云："臣闻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宠异之命，冠于人臣；枭獍之心，勃于君上。像已辇送京兆府集众击碎讫。其徒伴陈希烈，见搜擒次，候获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闻之，无不掩笑。辇碎林甫、搜寻希烈之事，则实有之，至于徒伴擒获之语，斯又妄也。

卢左丞赴陕郊诗

卢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

乾符初，服丧纪于洛下，先终制，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郊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县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授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前畿尉迁监察御史。鸣珂佩玉，纡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城为之一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槱之日。填咽临都，驿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左辖始舍辔居首筵，则为川尹邀去，乃大合乐于旧相之座，而诸朝容已携酒馔出城者，散于田野选胜聚饮。歌乐四起，飘飘然若澧州上巳、会稽禊事也。无贵无贱，及暮醉归。有白髯驿吏声指曰："某自拥彗清邮，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辖有诗题在嘉祥驿云："交亲荣饯洛城空，秉钺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此诗为牌子，后为易定帅王处存碎之。

杨尚书补吏

青州杨尚书损，观风陕郊日，政令颇肃。郡人戎校缺，必采于舆论而升陟之；缕及细胥贱卒，率用斯道。以是莅政累载，无积薪叹燥请托之源。一日，使院有专兵籍者阙，局司颇重，选置惟难。有吏两人，众推合授，较其岁月职次功绩违犯，无少差异者。从事掾不能决，请裁于长。长或臆断，谁曰无私。杨公俯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谓曰："为吏之最，孰先于书算耶？姑听吾言：有夕道于丛林间者，聆群跖评窃贿之数，且曰人六匹则长仗。五匹，人七匹则短八匹。不知几人复几匹。"顾主砚小吏著于纸，令俯阶筹之。且曰："先达者胜。"少顷，一吏果以状先，遂授良阙，侪类则眙伏而退。以其类亥二首六身之说，故书。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有河东薛氏子二，野居伊阙，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书，皆务修进。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腊婚嫁之资。一日，木阴初成，清和戒候。偶有击扉者，启而视之，则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屏霜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则延入宾位，雅谈奥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因愿少驻。"二子则留连之。坐久复曰："舍此东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内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丰狱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赡亲属之甚困者，唯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薛大惊。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辈，悉命具畚锸之类，俟择日发土，须臾可以目验矣。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坏，不复能追。令俟良宵，翦方为埠法，步水噀之，不能遁也。"且诫童仆无得泄者。又问结坛所须，则曰："须徽缰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缙彩缣素甚夥，暨机案炉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不毫触耳。所费者祭膳十座，醑茗随之，器以中金者为首。"二子则竭产以经营，其所缺者，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术，以是粪睨金玉，常以济人危急为务。今有橐装寓太微宫，欲以奉寄。"二子许诺，乃召人负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胜，缄镝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第封门而俟，且诫："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或为人窥，则福移祸至。俟行法毕，当举燧以呼炬兴，可与童役偕来矣。俟扶桑未烛，聚力以发，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敬依此教，严戢舆皂，无得妄行。自夜分危坐，系望烛光，杳不见举，伺久则鸡晨树杪矣。二子虑太阳东上，览于行人，不得已辟户遐侦之，默无影响。步于松下，则掷杯覆器，似数辈纵食于其间者。炉香机案，倾侧左右，缙彩器皿，悉已携去，轮蹄印迹，错于短墙，疑用徽缰萦固以

遁。因发四箧，瓦砾实中。自是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敢诉。而骇谈非论，夕遍京洛。

参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军中生饩

寇陷钟陵毒逋岁，诏会诸侯之师讨之，未格苗间，统兵者带绕于贼堞。王人督军，日月而至，宴犒迎饯，旬日无虚时。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浅源，宝视肥羌，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犹傲价于雾市，逾月复罄。一日，上命内臣之贵显者，慰抚于柳营。有军帅置生饩于皇华，发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华喜为珍贶，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则命启器，乃刑刖一足，屈于椟中，缣袎麻屦，亦不削去。皇华大哕，终日不食。

参寥子曰：钩爪踞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枭獍，孰能分善恶于毫厘之间哉！

虎食伊璠

巢偷污踞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者，各为好事传记，冠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祸患之来，其可苟免？

蓝田贡冰

蓝田县岁贡冰，常在冬杪。有腊候尚怒，蓝水不冰，则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础，方尺数之，厚三寸数之，十及镌额，求中矩者亦艰，难以具美。至于清虚明洁，如椎骊颔而割蚌腹也。或有粟砂线叶黏于其中，则命镌取，以跃汤补之。汤澄蓝水沸于中金器，赫天不辍，以傒其用。或沃以冷，则冻敛不固，寻复脱去。用火泉填之，乃水纹丝散，交涯如织，磨砻以平。他邑亦贡，其数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蓝冰也。中和辛丑，翠华在蜀，优诏以云栈岩险，罢贡洞庭丹实。是年木奴之属，既醯且瘠。有鸡林僧亦言，本国濒海岛上，其水多卤，或有如剉檗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彼国或一岁息于朝贡，则淮水为之不至，且多群疫，水旱作厉，与冰橘之说符。

东都焚寺

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乾符初，尝有估客沥愿帚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万，以埏埴叠脊峻十有三尺，每瓦丘铁贯之具，率以木者，神功异绩，不可殚记，咸此类也。巢贼陷洛之前年，寺僧见东鸱鸣吻上有青碧霏烟，径冲天汉，如筒如幢，其围合抱。是日秋霁，天无纤云。斯气也，自卯至酉而后销散，烟中隐隐如有物。上下观者如堵，竟不能谕。粤二年，烬灭于贼燧。

参寥子者，高彦休，乾符中人也。众传之本出余，余得之丈人太仆李公，公得之海虞钱允言家。祝允明记。

《唐阙史》上下卷，得西亭汪氏钞本，匆遽录就。复得秀野

草堂刊本校勘，订正讹字数百。然细阅刊本，尚多舛错，亦未称为完善也。雍正丙午除夕前一日，谷林赵昱识于小山堂。

乾隆三十年岁次乙酉仲春，从汪氏振绮堂假赵谷林先生手校本勘定，并录其题语于右。得闲居士鲍廷博识。

三月十七日，再假桐乡金氏桐华馆钞本，校于知不足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次柳氏旧闻

（外七种）

博异志　纂异记　玉泉子

录异记　金华子　甘泽谣

独异志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总目录

次柳氏旧闻
博异志
纂异记
玉泉子
录异记
金华子
甘泽谣
独异志
返回总目录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次柳氏旧闻》，唐李德裕（787—849）撰。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唐宰相李吉甫之子。以荫补校书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敬宗时，为浙西观察使。文宗立，裴度荐为相，而李宗闵、牛僧孺辈深衔之，摈不得进。武宗时，由淮南节度使入相，当国六年。宣宗立，被贬崖州司户，卒。新旧《唐书》有传。本篇内容盖记高力士所述玄宗宫中之事，高力士以之语于柳芳，芳传之其子柳冕，冕告诉于德裕之父李吉甫，德裕则记其父言以成书，进于唐文宗，以备史官之阙。

本书为较早记述安史之乱及唐玄宗有关情事的笔记小说，且富有文采，曾对后世以明皇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产生过一定影响。然此书的本来面目，不得而知，至宋时，似仅剩十七事，故曾慥《类说》题名曰《明皇十七事》。其散佚辑录及历代著录情况，可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重刻次柳氏旧闻序》。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作底本，参校《唐开元小说六种》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唐开元小说六种》本后附叶德辉《考异》一卷，实为校勘，兹择其善者校改正文。

目　录

校点说明
次柳氏旧闻
　　补遗
返回总目录

次柳氏旧闻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宸殿听政，宰臣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觋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尤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凡有十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闻于上；而宫阙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与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太子宫中，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其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肸蚃之际，有神人长丈余，身披金甲，操戈绕药三匝，煮尽覆

而无遗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火，又投一剂，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见神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说又至，告其详。说降阶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经，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之与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垍，若亲戚昆弟云。芳本张说所引，说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书，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士事，以吏部尚书宋璟门下过官，知古心衔之，思有以中之者。时，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家君，颇招顾请托。知古归，悉以上闻。他日，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两人皆分司东都矣。其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动崇，而意崇私其子，或为之隐。及闻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从知之？"崇曰："知古微时，是臣之所慰荐，以至荣达。臣之子愚，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于是明崇不私其子之过，而薄知古之负崇也。上欲斥之，崇为之请曰："臣有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乃许之。翌日，以知古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力士语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无不感悦。

萧嵩为相，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陨涕。上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归，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也。”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终，贵全大义，亦国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柑子，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士。有张果者，则天时闻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与使偕至，其所为变怪不测。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术，视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恶夭寿。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后召果与坐，密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臣愿得见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终莫能见。上谓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败其中，试饮以堇汁，无苦者，乃真奇士也。”会天寒甚，使以汁进果，果遂饮尽三卮，醇然如醉者，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其齿，已尽燋且黧矣。命左右取铁如意以击齿，尽堕而藏之于带。乃于怀中出神药，色微红，傅于堕齿穴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矣，而粲然洁白。上方信其不诬也。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三藏，善召龙致云之术。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无畏奏云：“今旱，数当然耳。召龙兴云，烈风迅雷，适足暴物，不可为也。”上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无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为陈请雨具，而幡幢像设甚备。无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

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如龙状，其大类指，赤色，首啖水上，俄复没于钵水中。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出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绝驰而去，还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西，若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风，震雷以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驰至矣。衢中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时孟温礼为河南尹，目睹其事。温礼子皞，尝言于臣亡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亦云：奉诏致雨，灭火返风，昭昭然遍于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桥有荷泽寺者，即高力士去请咒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于此地造寺而名荷上声泽焉。寺今见存。

玄宗善八分书，凡命将相，皆先以御札书其名，置案上。会太子入侍，上举金瓯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谁耶？射中，赐尔卮酒。"肃宗拜而称曰："非崔琳、卢从愿乎？"上曰："然。"因举瓯以示之，乃赐卮酒。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将倚为相者数矣，终以宗族繁盛，附托者众，卒不用。

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第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久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命，无有妓女。上为之动色，顾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嚣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选中。顷者，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许曰："上始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方寤。

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有神人长丈余，介金操剑，谓妾曰：‘帝命与汝作子。’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肃宗验之于烛下，有若绽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吴操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符。

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幼体弱，皇孙体未舒，负媪惶惑，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非吾儿。”负媪叩头具服。上睨谓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一过其父。”及上起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吴溱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

肃宗为太子时，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兴庆宫，上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朝退，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时天下无事，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阙，乘传遽以告，上欲迁幸，复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张乐宫殿中，每尝置之别榻，以黄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段师取弹之。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调》。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出涕，顾侍者曰：“谁为此词？”或对曰：“宰相李峤。”上曰：“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

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

望见千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谓曰：“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此乎？”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仅五十载，岂不由斯道乎？

天宝中，兴庆池小龙尝出游宫垣南沟水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及銮舆西幸，龙一夕乘云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将乘舟，有龙翼舟而进，上泫然流涕，顾谓左右曰：“此吾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之，于是龙振甲而去。

玄宗于诸昆季，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不遑。上顾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

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槅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补遗

天宝中，安禄山每来朝，上特异待之，每为致坐于殿，而遍张金鸡障其下，来辄赐坐。肃宗谏曰："自古正殿无人臣坐礼，陛下宠之既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厌弭之尔。"

天宝中，上于内道场为兆庶祈福，亲制素黄文。及登坛之际，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腾于天也。闻空有言云："圣寿延长。"王公已下请编入史册，制从之。（以上据《学海类编》本补）

博　异　志

［唐］谷神子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博异志》，唐谷神子纂。谷神子其人，历来有郑怀古、冯廓、裴铏三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皆认为是郑怀古。怀古字号不详，元和间进士，家居洛阳，曾任太学博士、河中从事、吉州掾等。事迹见《因话录》卷三。

作者自序其书“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其“笑语”之文恬淡闲适，幽默诙谐，意境美妙；“箴规”之文则多写出人间世态诸相。故事想象奇特，隽永动人，虽多记仙鬼，但颇具人情意味。文中常穿插诗歌韵文，故每每可见情景交融之境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其故事内容亦常为后世戏曲、小说所引用。

本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题为一卷。《少室山房笔丛》云一卷本为十篇，今传《顾氏山房小说》等俱为一卷十篇。《太平广记》亦多有征引本书，或作《博异记》、《博异录》、《博异传》等，共二十三篇，然多在今本之外（参见中华书局《博异志·集异记》，1980年）。今以《顾氏山房小说》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引，则未予收入。

目　录

校点说明
博异志序
博异志
　　敬元颖
　　许汉阳
　　王昌龄
　　张竭忠
　　崔玄微
　　阴隐客
　　岑文本
　　沈亚之
　　刘方玄
　　马侍中
返回总目录

博异志序

夫习谶谭妖，其来久矣，非博闻强识，何以知之。然须抄录见知，雌黄事类。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既悟英彦之讨论，亦是宾朋之节奏。若纂集克备，即应对如流。余放志西斋，从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只同求己，何必标名。是称谷神子。

博异志

敬元颖

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乃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抄习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子，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堕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乃窥于井上，忽见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则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叹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

后数月炎旱，此井亦不减。忽一日，水顿竭，清旦，有一人扣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制饰铅粉乃当时耳。仲躬与坐，而讯之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实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都有五毒龙，斯乃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征，多故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汉已来，已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国初方堕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其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被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难矣。如脱难，愿于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所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乃当时

命匠，令一信者与匠同入井中，但见异物，即令收之。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面阔七寸八分。仲躬令洗净，安匣中，焚香以洁之。斯乃敬元颖者也。

一更后，忽见元颖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以生成之恩，煦衣浊水泥之下。某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苔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而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尔。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矣。"言讫，再拜，云："自此去，不复见形矣。"仲躬遽留之，问曰："汝以红绿脂粉之丽，何以诱女子小儿也？"对曰："某变化无常，各以所悦，百方谋策，以供龙用。"言讫，即无所见。

明晨，忽有牙人扣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仲躬移居，夫役并足。到斋时，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直契书，一无遗阙。"并交割讫。后三日，会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隍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所有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绩效也。

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后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依方安焉。于鼻[illegible]题曰"夷则之镜"。

许汉阳

汉阳名商，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洪波急，寻小浦[illegible]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北

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发若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入以游词；又大笑，返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内厅，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

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日宫"。四面奇花异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汉阳列拜。又引上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相拜问来由，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愿追欢。"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一树，高数丈余，干如梧桐，叶如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大如斗盎，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阑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鸟再拜，女郎举酒，众乐具作，萧萧泠泠，杳入神仙。才一巡，此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间事杂之，则女郎亦无所酬答。

欢饮至二更已来，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请又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白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诵之。"诸女郎及汉阳曰："善。"乃言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颇黎为匣，砚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

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论。”四更已来，命发。收拾挥霍次，二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归舟，忽大风，云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

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讯之，曰：“濡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过归洞庭，宵宴于此处，取我辈四人作酒，缘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过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方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

王昌龄

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诗曰：

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

直为猛风波里骤，莫怪昌龄不下船。

读毕而过。当市草履子时，兼市金错刀子一副，贮在履子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履子将往，使者亦不晓焉。昌龄至前程，偶觅错刀子，方知误并将神庙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长可三尺，跃入昌龄舟中。昌龄笑曰：“自来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

子，宛是误送庙中者。昌龄叹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闻葛仙公命鱼送书，古诗有‘剖鲤得素书’，今日亦颇同。”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皆全，有不专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行，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缑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潜觇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弃道士而往。至明，并无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或金简玉箓洎冠帔，或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苑东有宅，耽道，饵木伏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入嵩山采之。采毕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阒，风月清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里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命坐于月下。问出行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

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坐芳香，酵酵袭人。处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

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

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

又白衣人送酒，歌曰：

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轻。

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

至十八姨持盏，性轻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子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醋醋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则立之，庶夫免于患也。"处士许之。乃齐声曰："不敢忘德。"拜谢而去。处士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刮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乃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来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于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处士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言此事于时人，得不信也。

阴隐客

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

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旁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而旁行。俄转，会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于山。正立而视，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旁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乎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鬓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勒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傥赐从容，乞乘便而言之。”

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与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阆、姑射，然方得仙官职位，主箓、主符、主印、主衣，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

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聿寻来路，又令饮白泉数掬。欲至山顶求来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已人间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真伯。”

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而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惟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

岑文本

贞观中，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寐初觉，忽有叩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常与方圆行下，皆得美畅。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遂厌人间，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晓耳。”文本诘以汉、魏、宋、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

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文本乃别，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不见。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无余物，唯得古钱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余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

沈亚之

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谓军泾州，昔见陇西公言：少从邢凤游。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问：“丽人何自而临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凤曰：“愿示其书目。”美人曰：“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丽人幸少留，得赐观览于人。”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其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之，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机上取彩笺，传春阳之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帏空度九秋霜。”凤吟卒，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弓弯之状以示凤。既罢，美人泫然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从容。”须臾间竟去，凤亦旋觉，昏然忘有所记。凤更衣，即于怀袖中得其词，惊视，方省所梦。时贞元中也。又吴兴姚合谓亚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鸣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词客作挽歌。炎遂应教作西施挽歌。其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

所，凄恨不胜怀。’进词，王甚嘉之。乃悟，能记其实。”炎，太原人也。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之厅。其西有巴篱，所隔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数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后，见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厅西有家口语言啸咏之声，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语声稍重而带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弱]，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使我患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绪之不绝。复吟诗者，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无所记录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颇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其声。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更无人。”方叙此中宾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请开院视之，则秋草满地，苍苔没阶。中院之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面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

耶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

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

视其书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入亦逃，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其来由耳。

马侍中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乃寄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见言，当为其岐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讳，庭叱而出。畏惧之色见园吏，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恂遑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忙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中。尚未安，闻车马蹄喷声，人相议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悉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襆曰：“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至忧疑也。”燧乃应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尔。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襆，有熟肉一瓯，胡饼数枚。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得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近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金牙锋铄，臂曲瘿木，甲挐兽爪，衣豹皮裈，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烻，吐火噀血，跳踯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魄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请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马生匿于此？”子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踏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意气徐步而去。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燧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及，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

纂 异 记

[唐]李 玫 撰
李宗为 校点

校点说明

《纂异记》原书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均曾著录，但于作者的名字则颇有不同。《新唐书》、《崇文总目》作“李玫”，《宋志》则题“李攻”，又“一作政”。《南部新书》引书中《许生》事而称作者为“李纹”，《全唐诗》亦载《许生》中诗而题作者为“李玖”。核以此书中《齐君房》篇末作者自称“李玫”，则其名当以“玫”为是。

李玫的生平事迹，勾稽诸书所载，仅知其大略如下：他在大和元年（827）前寄居洛阳龙门山天竺寺习业，其间曾受到王涯“推食解衣”的恩遇；大和九年（835）前后任歙州巡官，闻王涯等“甘露四相”遇难，作诗悼之，几乎罹祸；至大中、咸通年间犹曾赴进士试，不第，但以文章闻名于时。

据《友会丛谈》所述，《纂异记》是李玫病居遣兴之作。原书佚失已久，本书系自《太平广记》中辑出。谈恺刻本《太平广记》注“出《纂异记》”（“纂”或讹作“慕”）者凡十二篇，而明抄本在此之外则另有谈本注出“《集异记》”的《蒋琛》、《僧晏通》二篇也注出“《纂异记》”。其中《蒋琛》一文与《纂异记》诸篇风格吻合，故从明抄本辑入；《僧晏通》纯为志怪一流，显然不是李玫所作，则从谈本略之。这样，本书实际辑得《纂异记》佚文十三篇。此书原只一卷，今所辑近二万言，当与原帙已相去不远。

本书所辑皆按其在《太平广记》中原来的卷次校录，以中华书局

1961年版本为底本，复以收有《纂异记》佚文或节文之《说郛》、《虞初志》、《绀珠集》、《类说》、《岁时广记》、《群书类编故事》等书加以校雠，尽量令其文从字顺，接近原貌。遵照本丛书的体例，不出校记。

《纂异记》最大的特点是许多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与以往唐人传奇之用以消遣娱乐、抒情逞才大异其趣，可谓是我国第一部讽刺小说集，其创作年代也早于唐末皮日休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因此，此书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影响与地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目　录

校点说明
纂异记
　　嵩岳嫁女
　　陈季卿
　　刘景复
　　张生
　　蒋琛
　　三史王生
　　张生
　　韦鲍生妓
　　许生
　　浮梁张令
　　杨祯
　　齐君房
　　徐玄之
返回总目录

纂异记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敝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二、三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份耳。"璆、韶甚愜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璆、韶请簇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酘孰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倾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

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赍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

枝于路旁。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亦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藉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座，不宜尘触耳。”

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右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蹇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

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筝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刘君矣。”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道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论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途，以苛虐为官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伪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纾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

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旂，导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泠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孙某，克构丕基，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西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

喙，蝼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疠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甿，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疠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许，可以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有执绛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醼，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改，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

劝君酒，为君悲且吟。

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

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

奉君酒，休叹市朝非。

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

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

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

宴移玄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

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

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

王母酬穆天子歌曰：

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

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

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

悄知穆满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

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

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翛翛。

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

汉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

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

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

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招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

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

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

帝持杯久之。

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

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

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皇发六龙。

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

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

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立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沾及璆、韶，璆、韶饫饱。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

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

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

于是茅盈诗云：

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

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

巢父诗曰：

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

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

诗既入，内有环佩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

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

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见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

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太平广记》卷五○）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尝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

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

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

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

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

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

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

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

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

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

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

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

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曰：

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

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

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

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

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

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

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

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

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

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

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

（《太平广记》卷七四）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

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

数杯，醉而作歌曰：

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逤发。

四弦拢捻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

大声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渤。

小弦切切怨飕飕，鬼泣神悲低悉率。

侧腕斜挑掣流电，当胸直戛腾秋鹘。

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

我闻天宝年间事，凉州未作西戎窟。

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

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

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

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嗢。

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

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

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

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

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

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泪草札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中，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

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

（《太平广记》卷二八○）

张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

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

叹衰草，络纬声切切。

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

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

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

劝君酒，君莫辞。

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

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

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

怨空闺，秋日亦难暮。

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

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

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

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

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

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

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

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

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

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

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扪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

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张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奴凡歌六、

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奴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

（《太平广记》卷二八二）

蒋琛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尝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

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渎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迩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悫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

未顷，有龟鼍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坦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裀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冲跃，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觌，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

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

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㵎，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

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𨍏阗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

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便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吾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刬洪钟之剑，不刳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刳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

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

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

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

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

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

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

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

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欤？"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

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

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

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

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

誓将柔荑抉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

青娥翠黛兮沉江堧，碧云斜月兮空婵娟。

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

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

白露涛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

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

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

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

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

又不见，朝来津亭维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

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

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

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

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

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

酒至霅溪神，湘王歌曰：

渺渺烟波接九嶷，几人经此泣江蓠。

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

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

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

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

香袅碧云飘绮席，觥飞白玉滟椒浆。

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

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

珠光龙耀火煊煊，夜接朝云宴渚宫。

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

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助功。

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

凤骞骞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

玉温温以呈器兮，困碔砆之争辉。

当侯门之四辟兮，墐嘉谟之重扉。

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

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

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

矜孑孑于空举兮，靡群援之可依。

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

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蓠秋。

日晼晼兮川云收，棹歌四起兮悲风幽。

羁魂汩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

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

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

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

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

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留。

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

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

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

灵鼍振鼕鼕，神龙耀煌煌。

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

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

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渎王。

谅予衰俗人，无能振[illegible]纲。

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

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

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

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

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

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

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衔杯作歌曰：

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垄。

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

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

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

上帝悯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

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怫郁之心胸。

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

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越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鼕鼕。

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歌终，霅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

（《太平广记》卷三○九）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有旁议者，必大言折之。

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

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亵黩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

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

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君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掴之。一掴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

（《太平广记》卷三一○）

张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蒲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闼耸辔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毙，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指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

初夜方寝，见绛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

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

帝止生之词，怃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偏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号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

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

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

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

薰薰兮思何传。

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

哉！”乃遂惊悟。

（《太平广记》卷三一○）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蓄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

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左。扒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驵骏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胫凫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轩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

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

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

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

又歌送鲍生酒云：

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

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

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

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曰："殊不见赏'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缪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为之好德，再适为之尊贤，三适为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川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尽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尚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汩汩焉。隐岩穴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协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愬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欢于雕文刻句者哉！"

"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曰："便以《妾

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英；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倾城。香暖深闺，未厌夭桃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立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颊，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

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箧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公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

（《太平广记》卷三四九）

许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问三乐否，看取路旁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

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

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矶。

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

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

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

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

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

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

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

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

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

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

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

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

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

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

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

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

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

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

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

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

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

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

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

长大少须髯者诗云：

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

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

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

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

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

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语，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齕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

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

（《太平广记》卷三五○）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

至华阴，仆夫施幄幕，陈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妪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饫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

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名。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将死之籍付诸岳，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

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迫。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

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甿，全我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汩没心源；爱恶嗜欲，戕伐性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汩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氏。”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予为阍人’，则吾饱神盘子矣。文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以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

（《太平广记》卷三五○）

杨祯

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

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祯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

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

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

祯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

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

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

祯拜迎于门。

既即席，问祯之姓氏，祯具告。祯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祯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祯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陁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令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巽生及蛾郎，不复强暴矣。”

祯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禀炎上之烈性，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鼐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觌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祯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尝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

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

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

每侵星请归，祯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违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

半年，家童归，告祯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

（《太平广记》卷三七三）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堪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

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

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

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日一飧，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狮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伛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

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

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年五十有七矣，僧腊方二十。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籍，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

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矰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

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带剑操斧手执弓槌者，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碟鼎镬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侦者，又数百。

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帻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钺前，宣言曰："殿下将欲观鱼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帻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辈；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优之类，不可尽记。

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帻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帻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复获鲂、鲤、鲈、鳜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鞫齐奏。

酒至赤帻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饥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

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蚤虰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

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入城，有宫阙甚丽。玄之至阶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谈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

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陈设之类，尤炳焕于人间。

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自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谶，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蹑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令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

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蜃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谠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反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勾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黩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蜃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蚳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止。

于是蚳言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通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刍荛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泽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

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

既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至北。赤玉洎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启邻国之庆也。”蜃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蜃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

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汗流浃洽。既明，乃召家童，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

（《太平广记》卷四七八）

玉　泉　子

［唐］阙　名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玉泉子》，唐人著，作者姓名无考。此书杂载中晚唐文士官宦逸事琐闻、社会习尚、迷信怪异，内容较集中于举场弊端、吏治腐败及世态炎凉，颇可见出作者之思想趣向。文笔洗炼传神，为人所称。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题《玉泉子闻见真录》；《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卷，题《玉泉笔论》；《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玉泉笔端》三卷，又别一卷，谓三卷本不著名氏，有中和三年序，末有黄巢陷落之明年无名氏跋，称“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又谓“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则知宋时犹有三种《玉泉子》流传。今本《玉泉子》一卷皆从《稗海》本出，学术界大多认为系后人杂纂众书而成。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以《稗海》本整理标点出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据周勋初诸先生考证，《类说》、《太平广记》、《唐语林》中均有不见于《稗海》本之《玉泉子》条目，而《稗海》本又杂有《卢氏杂说》等他书文字。现仍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改成横排本印行，并改正一些错讹与标点；辑佚补遗，剔除伪作，则俟诸异日。

目　录

校点说明
玉泉子
返回总目录

玉泉子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于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即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也。

裴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饮酣，左右忽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弘量，临事不挠。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惟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制：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丁稜、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卢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体小陋，及引见，则俯而致词。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戏之曰：“闻君善筝，可得闻乎？”稜

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稜等登，稜等登，岂非筝之声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权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其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杭州，凌準连州，程异郴州，陈谏台州。及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连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而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宽，形于颜色。不累日十人敕下，湜未之知。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愤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远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兆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尚书郎权京兆尹事，李蠙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送。”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歧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在淮南，与崔铉作度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官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邓敞，封敖之门生，初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势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时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尝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踔，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而归，将及家，绐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驱其辎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帐、帷幕、杂物，列于庭庑之间。李氏惊曰：“此何为？”奴曰：“夫人将到，令具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为！”即抚膺大哭。顷之，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切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诉于官，二女方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悭吝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桥，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从事。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

杜邠公悰为小儿时，尝至昭应县，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爱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悰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岿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观其像，颇类向者所见之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与王生同在场屋，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往来笔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谒孜。孜既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

崔殷梦瓌，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

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饬身世以为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瓌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旁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因蔑视之，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固问，且欲戏之。日休童仆遽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橐笥皆皮，时人传之，以为口实。

日休尝游江湖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

裴勋质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尝与父坦会饮，坦令飞盏，每属其人辄目诸状。坦付勋曰：“矮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十分。”勋饮讫而复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其轻薄如此。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上省，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所不敢从，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

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辄一时有声。”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求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为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即指所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者。福即伪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绐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当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莫不大笑之。

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过之。希古性行诞僻，初应进士举，投丞郎以所业，丞郎延奖之。希古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嶓为希古所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事，杂以幡盖，是谓道场者。每凌晨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撤衣无所有，然后高履以往。

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舍屋脊，内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

七镇使相而已，盖一枝稍短尔。

苗躭以进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谓将来通塞，可以响卜，即命儿侄洒扫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躭复祝其至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且挈鱼以入，其实元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因怒之矣。又儿或微刳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终饿死尔，何滞我之如是耶！"初，躭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见辇棺而过者，以其价贱，即僦之，寝息其中。既至洛东门，阍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躭恐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贫病，不能致他舆，奈何怪也？"阍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柩。"后躭亦终江州刺史。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而去，竟登第而返。

赵悰妻父为钟陵大将，悰以久随计不第，穷悴愈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悰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竟以簪服而庆遗焉。

李讷除浙东路，出淮楚时，卢罕方为郡守。讷既至，适值元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欣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急命驾而往，舟已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约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杨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赵颛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勖。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勖对之。温氏遽出厅事，执勖袖大哭。勖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勖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兄弟，床前果失一只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送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已下，桑梓多系闽焉。时以为中官薮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李蠙时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百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

贾相耽在滑台，于城北命筑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果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凿此井？"曰："贾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闻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彦枢，苏州人也，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出入故相国裴公坦门下，以年老优恤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

目以诵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坦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拟议名氏，迨与夺径路，僧悉熟之，归寺而彦枢诣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耶？郎君知举耶？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划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与夺，悉由郎君，侍郎宁偶人耶？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平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必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道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陡要及第耳。"勋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道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无差忒。

韦保衡尝访同人家，方坐，有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为相，李蜌镇岐下，钜新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独孤云除西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时久，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于独孤，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阙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赤其族，物议以为卢甚之报焉。初，崔铉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轲。而方瑄、钱凤既朋党宏大，莫不为之尽力。甚出于卑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过而诬

罔。瑄曰：“左补阙出为翟阳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此卢甚结喉也。”瑄甚不怿。京城不守，崔氏诸子并血其族。呜呼！谓天盖高，何其明哉！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盗奄至，即以所有金币，罗列岸上，而任盗贼自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来足矣。”其女有姿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取小舟，载之而去。女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汝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逑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词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

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嫉忌。中慰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

杜羔，字中立，少年时赡于财产，它无所求。其所与游者，徒利于酒肉，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座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琢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镬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煞之可以应其祸哉？

李蠙与王铎进士同年，后居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己后之。路岩出镇益失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焉。蠙阴知之，挈一壶酒请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愿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饮铎。妻氏疑其堇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须为妻儿谋。”蠙惊曰：“以吾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

牛庶锡性静退寡合，累举不第。贞元元年，因问日者，“君明年状头及第。”庶锡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经少保萧昕宅前，值昕策杖独游南园，庶锡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客，甚喜，延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外议以何人当知举？”庶锡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屈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庶锡起拜谢。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庶锡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状头及第。

故相卢携为监察御史，中丞归仁绍上初日，传语携曰：“昔自浙东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绫三千匹？请出台。”后自郎官除洛阳县令，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携自洛阳至相台百数日，曰：“间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之云：“自相公大拜请假。”携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

进士李昭嘏，举十上不第。时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寤，见一轴文卷在枕前，看其题处乃昭嘏之卷。令选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还枕前。再三如此。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后巡厅谢晋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公杜邠公悰充弘文馆学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于新厅内。杜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邠国之元子，绛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坐，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观之，则邠公之言，其大概验矣。”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廷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

马摠为天平军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旁，摠隐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戚，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左相元

封语之。俄而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所诣严邃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闻。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摠固辞，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摠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薨，岂马公误听，抑姑增年以悦其意耶？

李克勤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时，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绝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将数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使，华州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则郑县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论，乃舍崔令罪，止责授颍阳县尉。

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洎。有同时今京兆府司录贺兰洎卒，彬因谒紫微，问：“今日有何新事？”对曰：“适过府，闻纥干洎卒。”洎曰：“莫错否？”彬曰：“不错。”洎曰：“君又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入。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

省郎张廷之有疾，过诣赵鄂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说与鄂皆同，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邀饮，坚虐百杯，诉之不及，其夕卒。时论谓之二妙。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翌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会，仍以束帛赆之。如是十年许。吕疾亟，命儿侄列前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当日一棋子，亦

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虑其忧畏；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

夏侯孜为左拾遗，常着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言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

李德裕退朝，多与亲表裴璟破体笑语，询以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云：“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末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竞，更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饮三器讫，饮一器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头恼？’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缩头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曰：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屏，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

李德裕在中书，尝饮惠山泉，自毗陵至京置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者，虽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书，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一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惑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颔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弈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因以惠山一罂，昊天一罂，杂以八罂，一类十罂，暗记出处，遗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昊天，余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叹。当时停水

递，人不告劳，浮议乃弭。

崔蠡知制诰，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苦俭啬，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亲宾至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门士人请谒于蠡，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俭，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已忝孙侄之行，又且资货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左丞，知举礼部。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分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善者，使候问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岂可以珙兄弟作假对耶？"荆终不谕。亲族咸忧栗不安。甥姓中有颖悟者，探取荆文集详之，乃掌制日贬崔球为抚州郡丞云："夤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感疾。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岁许，在郑㑹左右主笔砚。至十八九，㑹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瞻山水。时雨新霁，岩岚奇秀，泉石甚佳。㑹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㑹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顾左右，但向来刘景在后三二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词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及生

瞻及第。

杜黄裳知贡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枢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烦指列。"枢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枢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成，或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序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及谢恩，黄裳谓之曰："序珠来去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为御史中丞也，时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臣，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十数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总统王宰、石雄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与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至中书，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军使，不能尽知，敢以为请。"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援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磬折致词，回击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吏安在？"郡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退。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亲率军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业之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庇于檐下。时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

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连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已谢愧再三，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客，某又碍夜，前去不得，甚忧怪，乃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公曰："某家贫无以待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尔言之过矣。"老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领节钺，勉自爱也。"业既数年不第，从戎幕矣。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使。业以讨党项功除镇武汾泾，凡五镇麾钺，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鞁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文昌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城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作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限。去灵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就。"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韦皋奏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郎，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帘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尔。"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吏部郎中。

崔湜为中书令，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尝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后乃我辈一人，此终是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

李抱真之镇潞州，军资匮缺，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请于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运，俟火

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申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执垆，对众说法。抱真率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阗，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以贮焉。

长兴于相悰与举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镜，所常宝者。悰布素时，曾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其镜旋亦坠矣。

宣平卢太傅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已伤器刃矣，言陂中得之。卢公后从浙西回使淮，复诘于相国李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集贤韩昶，名父之子，虽教有方，而性颇暗劣。及为校理，史传中见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有谏院不受。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果龙也，强驱之，必虑为灾难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溢，漂溺万户。处士避罪亦潜去。十年，有人于他处见犹在。

杜紫微顷于宰执处求一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

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尝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

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巡警吏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良久起，举瓯将饮，顾视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独喜自负，一举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即帝位。

裴均仆射之镇襄州也，郑滑馆驿巡官裴弘泰先聘至驿，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设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悦，因责之曰：“君何后来？大涉不敬。”时酒已数筹，弘泰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怠慢。然叔父检罪，请尽饮在座器物，仍欲乞饮尽赐弘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壮之，均亦许弘泰。弘泰遂次第揭银器饮之，饮讫，即置怀中，须臾盈怀。盘中余一银醢，受一斗已上，其酒亦满。弘泰捧之而饮，均亦令人吏去醢覆中。饮讫，踏其醢抱之而出，请索牡马归驿。均以弘泰饮酒必过量所伤，忧之，使吏问饮后所宜。使者方见弘泰戴纱帽于厅上秤器物，正重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回车赠赏甚厚。

太保令狐相绚出镇淮海日，友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睹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双勾，两日不全。”诸僚佐幕驻足久之，莫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也。两日除双勾，‘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叹羡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寺僧，属其怨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至复来复阻。他日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龛龙东去海，时日应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龛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存焉。敬文不

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字存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踪矣。客云合寺苟卒，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因视其肉，已化为水，众服其广识。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有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昭宗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一撞舍钱一万贯，命大臣请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寺运钱十万贯入寺。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章为左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所沮，则伤盛重，因劝韦勿除郎中。

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尝轻之。李俄受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讌，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曰：“某与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目帅请书。合坐大笑，修古大惭。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作容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下，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神策军中，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思恭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

岐下，温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近西门，坟陌皆造二垄焉。吊者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崔郢为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来要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郑馀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众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诣之。至日高，馀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囂然。馀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抬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食美，诸人强进而罢。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縠绫罗布。其后驸马韦处仁冠布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

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幸求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杨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老等十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有迁，其途实繁，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相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岂时之重利耶？抑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喻。

裴冕代杜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者，常十匹。每宴宾客，滋味品极，坐客有昧于名者。

崔安潜东洛掌选，人有不能显其姓名，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起资县令。后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冯蒗给事亲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雀省。

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使官，先是何人？"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曰："卿在河中断大事时如何？"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使对，多以开裂为号。时裴司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所谓不以本官呼之也。

光在河中日，遇国忌行香，便与判官及屈客寺中宴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脆脐。"他人皆尽思不得。至薛乃还令曰："脚杏。"满坐皆大笑。

李据，宰相绛之侄，生长绮纨，曾宰字于渑池，皆以门荫也。不知书，因节岁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后又祗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祗承人并不敢去。又判决祗承人云："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或语据曰："岂合吃杖，不合吃杖也。"李曰："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

录 异 记

［五代］杜光庭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录异记》著者杜光庭，字圣宾，一作宾至，号东瀛子，又号华顶羽人。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寓居处州缙云（今属浙江）。咸通间，应九经举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因道士潘稠荐，僖宗召见，赐紫衣，赐号广成先生。后入蜀，依前蜀王建，住成都玉局观。拜户部侍郎，封蔡国公。后主王衍即位，从其受道箓。乾德三年，封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旋即解官，隐居青城山白云观。一生著述甚丰，除有关道教著作之外，传奇志怪小说存世者有《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墉城集仙录》、《录异记》等。有文集，今存十二卷，《全唐诗》并辑存其诗一卷。

《录异记》，《崇文总目》著录为十卷，通行本为八卷。《国史经籍志》道家类著录为四卷，实为八卷本之并合。全书分“仙”、“异人”、“忠”、“孝”、“感应”、“鬼神”、“墓”等十七类，多记神仙怪异之事，荒诞不经，不足凭信。或云“杜撰”一词，即源于此公。然叙事条畅，状物可观，颇可满足一般读者嗜奇猎异心理。

此次校点用《四部丛刊》影印之《秘册汇函》本为底本。另，《太平广记》、《类说》中有溢出于底本外者三十余条，因未经详考，暂不收录。

目　录

校点说明
录异记序
卷一
　　仙
卷二
　　异人
卷三
　　忠
　　孝
　　感应
　　异梦
卷四
　　鬼神
卷五
　　龙
　　异虎
　　异龟
　　异鼋
　　异蛇
　　异鱼
卷六
　　洞
卷七
　　异水
　　异石
卷八

墓

返回总目录

录异记序

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著阴阳神变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随二气而生，应五行而出，虽景星甘露，合璧连珠，嘉麦嘉禾，珍禽珍兽，神芝灵液，卿云醴泉，异类为人，人为异类，皆数至而出，不得不生；数讫而化，不得不没：亦由田鼠为鸮，野鸡为蜃，雀化为蛤，鹰化为鸠，星精降而为贤臣，岳灵升而为良辅，今古所载，其徒实繁。又若晋石莘神凭人约物，鸟血鱼火，为灾为异，有之乍惊于闻听，验之乃关于数历，大区之内，无日无之耶？因暇辰偶为集录，或征于闻见，或采诸方册，庶好事者无忘于披绎焉，命曰《录异记》。　臣光庭谨叙。

卷一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受道弟子百余人，惟张仪、苏秦不慕神仙，好纵横之术。时王纲颓弛，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云扰。二子得志，肆唇吻于战国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辩谲相高，争名贪禄，无复云林之志。先生遗仪、秦书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将尽，时既将老。君不见河边之树乎？仆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见嵩岱松柏，华霍之树，上叶凌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隐龙潜，千秋万岁，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与天下人有骨血，盖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云路之荣，慕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仪、秦答书曰："先生秉德含弘，饥必啖芝英，渴必饮玉浆，德与神灵齐，明与三光同。不忘赐书，戒以贪味。仪〔等〕以不敏，名闻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时君。刺以河边，喻以深山，虽素空暗，诚衔斯旨。仪等白。"伟哉先生，玄览遐鉴，兴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虫之乐，栖竹苇之巢，自掇泯灭，悲夫痛哉！

庐山九天使者，开元中，皇帝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

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汩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构庙时，材木自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垩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阙。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像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日，因召天台炼师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灊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录，弹纠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盖各置庙以斋食为飨。"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

鄂州黄鹤楼前江中，云有罗真人碑，言是罗真人曾于鄂州化见，头为双髻，年可四十余，于民家佣力，未尝言语。忽一旦，郡中大设，于众中叱责一人，令其速去。此人惊惧拜谢，奔入楼下江中，众皆异之。太守问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龙也，潜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诈，试请一见白龙，验其虚实。此人与太守登楼，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龙即见，长数百丈，众皆见之。寻复遣去，此人是罗真人也。今罗公远真人于蜀频见，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见，亦恐是公远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诣之，容状衰老，枯槁伛偻。阍者谓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必须有异于人，王乃礼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见也。"拒之数四，公求见不已，阍者对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见，却致年少，又何难哉！"于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状。阍者

惊而引进，王倒屣而迎之，设礼称弟子曰：“高仙远降，何以教寡人？”问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谓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也。”时王之小臣伍被曾有过，恐王诛之，心不自安，诣阙告变，证安必反。武帝疑之，诏大宗正持节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谓王曰：“伍被人臣而诬其主，天必诛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无此事，日复一日，人间岂可舍哉？”乃取鼎煮药，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余人，同日升天，鸡犬舐药器者，亦同飞去。八公与王驻马于山石上，但留人马踪迹，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诛伍被。自此广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药，竟不得。其后王母降时，授仙经，密赐灵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间，抱犊《道经》见于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迹耳。

成都至真观道士黎元兴，龙朔年中，于学射山欲创造观宇。夜梦神人引升高山大殿之中，谒见中央黄老君。身长数丈，髭须皎白，戴金凤冠，著云霞衣，侍卫十余人。顾谓元兴曰：“吾近有材木，可构此观，无烦忧也。”如此再梦数日，有人于万岁池中乘舟取鱼，或见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极多，以告元兴。元兴令人取之，得乌杨木千余段，至有长百尺者。以用起观，作黄老君殿，依梦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讲堂斋坛，房廊门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赏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长山杨谟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悬险，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饰黄紫，往往出见。是时所见人数稍多，诏道门威仪凝真大师默鉴先生任可言、内大德施昭训，赍青词御香，与内使杨知淑同往醮谢。又复出见如初。诏改景谷县为金仙县，道长山为玄都山，杨谟洞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为玉清公，置紫霞观，以旌其事。县令李镛，赐绯鱼袋正授。

思州大江之侧，崖壁万仞，高处有洞门，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叫声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窥江岸，踌躇久之方去。洞下江滩水浅，往来舟船于此般载上岸，船轻然后可行。有旭川刘宰宏，曾过此滩，舟人具话其事，因呼数声，仙人果出。山上绝顶，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仅十尺，亦有数百尺者，皆光色洁白如凝酥积雪，人迹不到。大都黔峡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绝迹胜境，为神仙所居。

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球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球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于郡中白日升天，约是壬申癸酉年也。晋州汾西令张文涣长官说此。

仙人许君，居世之时，尝因修观工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复识，因刬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语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愕然异之，再问其事，杳不复答。乃炷香虔祝，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灭，而当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宜速求之！"许君乃访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云："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川万灵，得三官举明，可以证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成都道士杨景昭说此。

马道流名智能，常游历江湖间。乾宁丁巳岁，至玉梁观。时有大斋，智能径上山顶。时道众留之不住，至山顶九仙得道处，安座俨然而化，神色不变，手足柔软，与生无异。

司马凝正攻书好道，游江湖间久矣。咸通初，与道士白无隅、张坚白于洞真观缮写真经，寻复游历诸山，貌如五十岁人。天复中，来往西山、玉笥，袁、吉诸郡。人皆识之，但性多阖茸，未尝拘检。每于市肆里巷，与人斗殴。忽于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喧醉，为人所击。众患之，醒而谓之曰："师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污辱道风，

亦且喧乱于我。”凝正怒曰：“我为僧人所辱，何用生为！”即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黑，手足坚劲。即为官中检视，县申于州，时当暑月，停留数日，验覆方毕，了无臭败。州司命给衣物秘器，沐浴将殓，蹶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饮酒，与常无异。众共惊叹，莫测其由。今犹在江西境内，时天祐庚午年也。

隐士朱君记《灵池县图经》云：朱桃槌者，隐士也。以武德元年于蜀县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织屦自给，口无二价。后居楝平山白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侧有一树，垂阴布护于其上，当暑炽之月，兹焉如秋。桃槌休偃于是焉。有好古之士，多于兹游。朱公或斫轮以为资，前长史李厚德、后长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以尺牍，并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东薛公稷初为彭山令，闻其风而说之，乃作《茆茨赋》以赠焉。洎解印还京，假途就谒，其室已虚矣。但遗踪宛然。访于乡里，云：“朱公或出或处，或隐或显，盖得道者。”薛公题赞于其壁而还长安。复数年，乡人时见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隐之石，今亦不见。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长亦闭塞，后宰邑好事者刻赋为碣，立于洞门官道之侧，然乡邑祈请，焚香祷祝者，颇有灵应。自非得道证品，孰能与于此乎？

赋

若夫虚寂之士，不以世务为荣；隐遁之流，乃以闲居为乐。故孔子达士，仍遭沮溺之讥；叔夜高人，乃被孙登之诮。况复寻山玩水，散志娱神，稳卧茆茨之间，属想青云之外，逸世间之烦襟，遂明时之高志而已矣。其辞曰：

若乃观余庵室，修诸陋质；野外孤摽，山旁迥出。峭壁则崩剥而通风，悬崖则摧颓而泻日。时或居闲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硐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叶而为巾。不以声名为贵，不以珠玉为珍。自然风前引啸，月下高眠。庭唯三径，琴则

一弦；散诞池塘之上，逍遥岩壑之间。逍遥兮无所托，志意兮还自乐。向明月以弹琴，对清风而缓酌。望岭上之青松，听云间之白鹤；用山水以优游，忘琴书之寂寞。谷中偏觉鸟声多，声多音韵自相和。见许毛衣真乱锦，听渠声韵宛如歌。调弦声缓急，向我茆茨集。时逢双燕来，屡值游蜂入。冰开绿水更应流，草长阶前还复湿。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羡功名立。将知世事尽徒劳，争似幽栖长自戢。

赞

先生知足，离居盘桓。口无二价，食惟一餐。筑土为室，卷叶为冠。斫轮之妙，齐扁同欢。

卷二

异人

李特字玄休，廪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皆出，皆争为长。于是务相约以剑刺穴能著者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廪君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至砀石上，望鹰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玄。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廪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

袁起者，后汉时湘中人。在乡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闻酒气，自云起与天人共饮，后任汉阳令，逆说丰俭有验，白日判阳夜判阴。

忽乘云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羲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贫窭，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耶，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终之人少一千钱，托道兄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极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某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小男后当为僧，然其师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骘品定。"言讫，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之室，因与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得《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庇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连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伫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

某何敢不祗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讨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旄钺。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窦垂山，与虎豹同处，驯之如家犬焉。鸦数只集其肩臂之上，鸣戏为常。又有巨蛇时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数头，于庭中月夜交搏腾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梃击之，遂散去。知果于观侧薙草，兔卧草中不惊。手移于他所如猫犬耳。其狎异类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凤州宾佐，王鄯员外时在相国满在相府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陨之时，事行也，可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段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彩缬锦绣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贶，仅二百余。十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而止，又十来日，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褒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

黄齐，衙队军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鬓皎白，颜色婴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流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树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

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圣贤镇压岗源，穿绝地脉，致其迟晚。凡此去处，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应金德久远，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汝当为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终无申达之路。数月，齐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翦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

道士郄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以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之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见法遵至来，抱其足不肯舍去。法遵去后，昼夜啼号，累日不息。法遵至，则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后，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尾，其光遂绝。已四五岁，舍在观中。今稍长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

湖南判官郑郎中荛庭，今为连州刺史。顷于岳下寄褐，其兄鱼监纟乙诞一男，当生之时，有鹤七只，盘旋居处。至七日，鹤又来。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鹤俱来。天地晴朗，云物稍异，皆经日而去。所产之子，性颇淳厚，仪貌整肃，即以鹤为名。天复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隐黄立传记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木请谒焉。阍者不能拒之，公异而见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宝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异，是以献尔。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斫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且老，或身已殁。子孙亦当得其旨诀，非洛匠无能斫之者也。”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殂矣。其子应召而来，睨而视之曰：“此可徐而斫之矣。”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爪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羽全

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跑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岸中得钱；马所跑处，亦恐有物。"因令左右[illegible]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之，以其狎熟，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半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

宣州节使赵锽，额上亦有肉隐起，时人疑其有珠。既为淮南，攻夺其郡县，锽为乱兵所害。有卒访其首级，剖额得珠而去。货与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复用。"乃售与塑画之人为佛额珠而已。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夹，两手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有两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辨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髡发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殪于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

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

苻氏始王关中，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问姓名不答，俄而不见。新平令以间苻健，以为妖，下靖狱。会大霖雨，河渭蒲津监寇登得一履于河，长七尺三寸，人迹称之，指长尺余，文深一寸。健叹曰："覆载之间，何所不有。张靖所见，定非虚也！"赦之。

吉州东山有观焉，隔赣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杨尊师居焉。师有道术，能飞符救人。观侧有三井，一井出盐，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阙，师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疗众疾。师得道之后，取之，无复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开元年天师申元之藏道士之书三石函于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咒之法，至今邵州犹多能此术者，为南法焉。

白鹤山属岳州湘阴县，接潭、澧二州界，即晋代陶真君拔宅升天之所，有陶仙观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盗不可得至，居者数百户，晏然无虞。处士胡恬卜居于此，父为晏州刺史，恬独好道，高卧云林，善阴阳纬候、星历推步、炉火黄白之事，彭素、道易、占术、篆隶、词赋，皆曲尽其能；调元炼气，专以神仙为务。景福年于安州遇上蔡人马处谦卖卜于世，悯其瞽疾而致孝于二亲，学术未至，旨甘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课之诀。岁余业就，送之出山。时鄂州大旱，相国杜洪与恬相遇，话及祈祷之事，恬为考召，投丹符于江中，俄而大霪，合境告足。厚酬金帛，不顾而去。虽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犹在山中。尝诫处谦曰："吾之所学，为身也，非以为人。以子纯孝恭谨，故以相教，欲丰终身之给。黄白之术，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祸。夫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数而夸诞，轻言以取患。夫人资五气而生有升降，阴阳有盛衰，五星有逆顺，年命有吉凶；然积善者贻福，积恶者贻殃，视其所履，灾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

禳请所及也。”由是处谦虽与人言休咎，未尝行禳厌之事。是后，仕蜀为少将作、检校仆射。

卷三

忠

光启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东兵士入京师。是时车驾已巡幸陈仓，诸侯奔问，相次而至。河东之师搜索都城，诸朝士于新昌井窨中得奉常牛公丛及甥侄三四人与军将卢谦。将往河东，卢谦方有疾，舍于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东，晋王承迎禀敬逾于师资，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礼谕之焉。朝廷故实、政理体要，晋王亦时访之于公焉。是岁六月，僖宗幸褒梁，萧遘、裴彻立襄王于长安，号曰监国。京辅左右洎江南河北，皆传襄王教令，以怀抚之，或就加勋爵，或征督贡奉。亦使谏议大夫郑合敬与中官赍教令官告，以入河东。牛公谓晋王曰："传闻圣上驻跸陈仓，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众心，盖萧、裴辈嫉阉尹持权，不欲扈卫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晋王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余，道路阻绝，不复得知朝廷之信。牛公忧戚不怿，因之遘疾，晋王叠命医药，或躬诣所居，劝以饮食，不能致损。卢谦疾愈，自西京乞食开道，求公之信息，亦达河东。晋王嘉其诚节，授以右职，谓其左右将校曰："事主勤尽有卢谦者，吾将脱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岂复惜官爵重赏乎！"一旦，医工忽谓牛公以行路谬传之信云：襄王正位，圣主升遐。公失声号呼，呕血而绝，良久方苏。自草遗表，恳陈晋王忠孝诚节，自言老病不得扈卫奔问，辞旨激切，览者感动。公呜咽涕泗移时，绝笔而薨。晋王惊痛者久之，斩医工以谢焉。乃驿表俾卢谦奏于

行在，上闻于岐府，下诏褒美，赠牛公忠贞公，卢谦授滑州别驾。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万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归京。乙巳年，驾回长安，转右散骑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帅犯阙，是夜三更，驾出宝鸡。慥方寝疾，不得扈卫，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门息迹，养疾累月。其夏，襄王称制，京师搜访，具言教令峻切，萧、裴秉权，中外畏惮。慥不自安，舁疾起。既至，伪诏加左常侍。慥称疾不朝谢。襄王使御医视之，赐药物，一无所受，号恸而薨。朝野闻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黄巢陷长安，南北臣僚奔问者相继。无何，执金吾张直方与宰臣刘邺、于悰诸朝士等，潜议奔行朝，为群盗所觉，诛戮者至多。自是厄束，内外阻绝。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乐工邓慢儿、角抵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城粮贮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吾党受国恩深，志效忠赤而飞窜无门，皆为逆党所使。吾将贡策，请竭其粮，外货不至，内食既尽，不一二年，可自败亡矣。"万余，黄巢怜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从容言曰："长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来逼，须有御备；不尔，固守为难，请自望仙门以北，周玄武、白虎诸门，博筑城池，置楼橹却敌，为御捍之备，有持久之安也。"黄巢喜，且赏其忠节。即日使两街选召丁夫各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四十文，日计左右军支米四千石、钱八千贯。岁余功不辍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万余惧贼觉其机，出投河阳，经年病卒。邓慢儿善弹琵琶，乐府推其首冠，黄巢颇狎之。因灸其右手，托以风废，终不为弹。礼之甚厚，而未尝为执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辄与之金帛。一旦谓其友曰："吾尝闻忠节之士，有死而已。吾频为大寇所逼，终不能为之屈节奏曲，今日见召，吾当就死，不复归矣。"与妻女一儿诀别，使者促之，遂入见黄巢。黄巢欣然谓曰："汝乐官推所艺第一，而久云风废，吾亦信待于汝，岂不致三两声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儿曰："某出身应役，朱紫

之服，皆唐天子所赐，固不忍负前朝之恩，以此乐乐于他人也。”巢大怒，命斩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发无不中，巢甚爱之，衣以锦服，出入常在马前。渭桥为官军所夺，黄巢亲领兵以御之。既至桥，命米生引满以射，凡发十数箭，箭皆及远而不中。黄巢诘之：“箭皆及远而不中物，何也？”对曰：“圣唐兵士，非亲即故，故不中尔。”巢怒，亦杀之。

孝

资州人阴玄之，少习五经，尤精《左史》，父殁庐墓，六时临哭，常有溪龙山虎助其号声。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灯来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忧，庐墓凡六年，草庵破坏，终不再葺，处于土穴中，每患冷气腰脚，声音嘶嗄而讲诵不倦。每谓人曰：“干名求进，非为己身，吾二亲俱殁，禄不及养，何用名为？”竟不应举，贫苦终身，八十余而卒。

杨太博，资州人也。年十六，庐父母墓三年。有神灯照墓，猛虎驯伏，有白兔之异。蜀相王公上闻，降敕褒奖，表其门闾。

句龙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庐墓于官路之东，年逾八十，发长丈余。父母二坟各生紫芝一茎，高六七寸，驯伏猛兽以为常焉。广明辛丑岁，僖宗幸蜀，亲幸其第，坐于庭中巨石上。弘道寻作亭子覆护其石。乙巳年驾回，又临幸之，颁赐钱帛衣物甚多，来往皆如之。驾驻剑州，诏复其租赋三年，仍赐旌表。

感应

嘉州夹江令检校工部尚书朱播，尝居官得疾，四支不能运用，举

体沉重，每转侧皆须数人扶舁，以为风废，药饵攻之未效。忽眼痛且瘇，昼夜烦楚。又数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汤饮，不知石斗之量。又数日，心狂愤愦，若有所睹。赖其沉顿不能转动，若不然，亦将披发裸走无所畏惮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属，风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昼夜不寐，疲倦之极，忽如睡不睡，见七仙人列坐在前，才长五六寸，衣数冠服、眉目髭发历历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两畔横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横坐如何？忽闻侧畔空中有人应曰："既为仙人，无所不可，何怪横坐？"闻讫，亦不见所语之人。七仙人亦复不见，自此常觉有人为握搦手足，扪拍背膊，所疾渐损。其日，所嗜冷水汤饮顿减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祗对宾客，所疾全愈。因画北斗七星真人供养焉。

刀子判官右仆射尹瓌，永平三年寝疾。初患下痢，昼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风狂热，言词无度，忽忽多忘常欲，颠沛驰走，一家扃镉守护之，因而手足不遂，肢体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于几案。又历数月，家人看视，昼夜劳倦，忽见一老人髭鬓雪白，着白衣来谓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抬其头，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灯，就前取鞋着之。四顾，见仆使皆困卧，不欲惊之，自持烛出门，巡行一宅，然后乃复其处。一家惊异，自此都愈。

异梦

礼部尚书庾朴，举进士时，甚有声称，必就册名。梦入桂宫折得桂枝，将归人间，视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岁，婚归氏，亲迎之后，旬日间，窃视归氏，额上指许，常涂艺油。问之，云："小年为火所烧，有痕而无发也，故又名桂娘子。"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岁，梦一万斤秤。如此者三度，梦挂

秤于楼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恶之。是岁十月八日戊申薨，时年六十一。

广明辛丑岁正月，僖宗车驾已及左绵。郫县镇使任时当昼假寝于厅事，忽梦巡街小吏告之曰："大将军迎驾，合伺于道左。"任即奔诣通衢之侧，兵骑数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异常严整；戈甲之盛，首尾十余里不绝；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数，拥白马朱缨金甲一人，五彩日月旗罗列以从。任鞠躬，两食顷，队仗方绝。问报者大将军为谁，云是法定寺后李将军也。既觉，流汗浃体，想其所睹，犹历然在目。是岁，余奉诏青城修斋，话其事，光庭记。

卷四

鬼神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唯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节使行。李生映槐树以自匿，既过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队仗复回，又避之，然后徐行随之。有一步健押茶担，其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关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步健许侦之。既及庙门，天犹未曙。步健约生伺于门侧，押茶担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请矣！"遽引相见，欣喜异常，即留于下处。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祗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须，情旨敦厚。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颡色憔悴，衣服褴缕，泣而相问。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辞人间，何得于此相遇？"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作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愿为述姓字。若得南山觜神，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去离幽苦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言罢，复下处。侍御寻亦罢宴而归，顾问久之，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得。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间遗、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其位卑

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道之，生潜近伺之，历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门相贺。觜神沾洒相感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侄庄当漂坏，上下邻里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缣相酬。”须臾觜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生独在庙中，欻如梦觉。出门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却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损甚多，唯崔生庄独得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匹。生益信不虚。复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鄑说。

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魄荆楚间，常半酣鞈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掩口而笑。不数年，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邮巡，忽失意，韦公逐之，使摄灵池尉。苍惶受命，羸僮劣马，奔追就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扣关良久，令长差人延之，然后得入。时自邮巡与韦奉使入长安。公与刘禹锡深交，禹锡为礼部员外，公往谒之，禹锡与日者从容之际，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既去，日者出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邹平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归阙，果如日者所言。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涨，将坏京江灌口，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如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导江令黄璟及镇静军同奏其事，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旗队若数千人，在水东坝内屯驻。旗帜帟幕，人物喧阗，与军行无异。不敢探报，莫知其由，

但是州内警备突来而已。未晓，差人密探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探者问之，答曰：“江渎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差人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

遂州东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宽衣大袖，著古冠帻，立于道左，与村人语曰：“我钟离大王也。旧有庙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坏，今形像溯流而上，即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水旱祷祈无不征验。或云初见时似道流形。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必加显验。或为人殴击，或道途颠蹶，由是远近畏而敬之。县人杨知遇者，尝受正一盟威箓。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因庙门过，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桥细路略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异之。

庐山九天使者真君庙门外，有石如瓦甑，光滑莹洁，人尝看玩之，颇有灵异。或庙中秽触者，多被灵官执于石边扑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戏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数四。俄有刘敦者诣州陈状，讼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庙所追寻，但有小童戏弄此石之事，而无刘敦庙前居住踪迹。时有毛尊师寄止庙中，云近有官人刘敦，云在庙前居止，曾相访言话，甚是风流稽古之人。亦曾访之，不知居处。既言坐其头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与众人劚掘其下，才三四尺，即连大石，根甚广阔，众共神异，因立小亭作纱窗以护净之。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孙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闷，赋诗于壁，以诘以叹。顷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

神谓之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申素诚，以摅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为大将军，《吴书》有传。将军诛南山之虎，斩长桥蛟龙，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字廓浦，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内尝有鸷兽暴害于人，渔樵不通，道途断绝。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镜，光彩闪烁，害人最多。余亦诛之，殄灭其类。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肖形构宇三十余处，及此庙貌，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祠为白虎神庙，谬之甚矣。幸君子访问，得叙首末，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话于襄中宾幕，编述书版，置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风判官王士澄督审支郡，览而异之，恐板木销讹，乃刻石于庙。故祀典曰：捍大灾，御大患，功及于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绍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丰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然甿俗莫知，谬以为白虎之庙，非孙生之赋咏激发，廓浦之幽灵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后之览者，审而识之。

合州巴川县，兵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盗拔寨木，擒之送镇，镇将斩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后，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投掷火烛，损破器物，钱帛衣服，无不遗失。箱箧之中，锁闭如初，具内衣服，多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相去千里，祟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事力将困。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来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祟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并与发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大王自来，且暂驻泊，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龛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插天蓬于舍檐高处，并无污损。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

主人语话。忽令小大念诗赋，作音乐，一一能随声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错呼，必为改正。言论间，多劝人为善，亦今人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或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亦有名锦绣娘及妻仆使等，食物所费，亦甚不少。大都见善人君子即肯言话；稍近凶暴强恶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陵毁，固即不语。僧去之后，徐谓人曰：“此僧餐狗肉饮酒，凶暴无良，不欲共语。”然人之所行善恶灾福吉凶，了了知之，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旦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大，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篑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慑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

卷五

龙

海龙王宅在苏州东入海五六日程小岛之前，阔百余里，四面海水粘浊，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舟船不敢辄近。每大潮水漫没其上，不见此浪，船则得过。夜中远望，见此水上红光如日，方百余里，上与天连。船人相传：龙王宫在其下矣。

柳子华，唐朝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车骑犊车，前后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子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柳孙君庆，乾符中为节度押衙、青城镇遏使。颇好善，常以药石救贫民之疾。每自躬亲抚视建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诚及物，为时人所重。有一珠大如球子，云是其祖所留，数世传宝矣。照物形状、毛发、形色，一一备足，但皆倒立耳。是时晋源贼帅韩珠攻陷青城，及诸草市。柳为都镇，领所部将士救陶坝镇，为贼所围。健卒三十辈与柳战数百人，兵力不均，将陷敌，犹有步卒十余人拥柳突围，不果，为贼所害，远近知者，莫不痛惜。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内有刘文龙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驯者，到任之后，

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辞以对。岁余，驯及马皆瞽。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或黄，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半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垒垒相次，行入汉江，却回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一，青黑色，剖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

摩诃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有龙。

异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来。语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惧之。

吉阳治在涪州南，溯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设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化中，盗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化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往郭外，经年渐去。

异龟

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忽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为骨肉所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而怀之。洎达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饮膳、刍豢、灯烛、供具一无所阙。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大如绥，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去，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麋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应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闻。

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视，皮壳已燋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颈动足，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

宣州下流采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与东梁隔水相对。西梁居民捕龟为业，生解其板以为灼卜之货。既解，其甲与肉俱弃水中，犹能运动。或云其板复生，岁岁取之，日供货不知纪极，而此山出龟未尝竭尽。天下所卜之龟，皆出于此，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曰，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矣。”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文曰“天下安，千万日”。

武德末，太宗平内难，苑中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佑，锡以宝龟”。

蜀丁卯年，会昌庙城壕岸侧穴中龟生四龟，各三二寸，背上有金书“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堋口镇将王彦徽于罗真人宫内得白龟以进。

长沙县东晋太始元年有神龟，皎然白色，其形长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龟塘。下有良田百余顷。

异鼋

鼋其状如鳖，腹下赤者为鼋，白者为鳖。俗云鼋之身有十二属肉，渔人捕得之，惧其所害，必加钩[镟]利器制之。乃以长柯巨斧[钆]而碎之，虽支分脔解，随其巨细，未投汤镬者，皆能跳走。鳖与鼋虽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于蜀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锅中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鳖不死。举家惊惧，以为能类也。乃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

异蛇

剑利门有蛇长三尺，其大如瓮，小者亦如柱焉。兔头蛇身，项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轮转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饮血焉。其名曰“坂鼻”。每于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鸣声若牛，响闻数里，地为之震⿱宀业焉。民有冬烧田者，或烧杀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驿有巨蛇，黑色，高三十余丈，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瓮者数百头随之，自东向西，群队行旅。自辰时已前见之，至酉时方尽，不知其长几里也。将尽，有一小儿执红旗立于蛇尾之上，跳跃鼓舞而过。是岁，山南节度使阳守亮败。

南海中有山高数十里，周围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缴山三四匝，饮海水，如此为常。一旦，饮海水之次，有大鱼自海中来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复见。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

黄颔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刳剔五脏，盘而串置于烟火之上，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呻吟痛楚异常。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刳剔肠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刿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儿亦平愈焉。

异鱼

南海中有山高数千尺，两山相去十余里，有巨鱼相斗，鬐鬣挂山，半山为之摧折。

郫县侯生者，于沤麻池侧得鳝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

天复初，冯行袭侍中节制金州。洵阳县永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嘱柏君”。

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梃，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合至七十，并宜削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年三十五。

鳡鱼状如鳢，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魁。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即部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嗾嗾之声。北帝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魁符，书于砖石之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能行之。

鲮鲮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盛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亏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屦，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陵，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闻，絷系狴牢，以俟王命。吴生亲族惧

敕命到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鲩鲻鲼鱼以啖之，冀其狱中自毙。吴生食之无苦。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啖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欤！

卷六

洞

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入谷二十余里，有二洞：一名东女学，一名西女学。其东女学崖壁悬绝，洞门在崖面，跻攀不及，夜往往闻读书之声。其西女学，约山有路，可到洞门，近门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门时有人，秉烛可入，行一二十里，两面有五门，皆各有题记，或通蓬莱及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闭洞门，不通人入。又山顶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许，有自然横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余，可通人。过其底，旁有崖龛，梯磴而上，屈曲甚广。龛内有道经数万卷，皆置于柏木板床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门所投之简，委积朽烂，不知其数。其大顺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于洞内取《养生经》出外传写，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余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当谷内有三石盆，其盆各广丈余，制度光滑，迨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满，余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时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触犯，即立致雷雹，损伤苗稼。由是乡里多隐避踪迹，难于寻访。山上有仙人斗圣，踪迹极多。东女学山前有神雕一窠，常护洞门，人或侵犯者，神雕击之，立致殒毙。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于山上，民有锄禾者，为雕所惊走，避于石人之下，置笠于石人头上，雕即击之，石人头殒，于今见在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闾氏、麻氏。

繁阳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阳平之别名也。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本际经》云“天师张道陵所游，太上说经之处，在成都府新都县南。渡江十五里，众山连接，孤峰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潜龙之时，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门自开。县吏时康乡、所由杨靖、道士张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门开后，每日有百姓往来者。府差县典杨泽、画工任从与张守真同往检覆，画图申上，称：把灯烛入洞看检，其第一门对北高二尺，阔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门，约五尺已来，第二洞门方一尺六寸，入内并是黑处，长一丈二尺，阔六尺。有石窟两处，在东畔。并西南有洞门两路。南畔一路，圆阔一尺六寸，入内长一丈二尺，阔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处，西畔两路入内通绕门，圆阔一丈七尺，内各阔五尺、高六尺已来。门相去一丈，门屋一所，高五尺，阔四尺。从内往来，有刻枓栱甋瓦，约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阔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枓栱甋瓦。石灶一所，高一尺，阔一尺五寸，门阔五寸。石窟三处，各阔七尺。又西入洞门，圆阔一尺七寸，弯曲入向南门，屋一所，高六尺，阔四尺，从内来往，有石枓栱甋瓦。又有灶模两所，共一床，高一尺，阔二尺三寸。门阔八尺，有石枓栱。西北角又有一门，方一尺六寸，内方二丈已来。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圆阔一尺六寸已来，将灯烛近前，有黑气出，灯火即灭，更入不得。其洞连接繁阳本山，相去三里已来。其山据诸乡帐生张赟等状称：繁阳是古迹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闭塞。元和中南康王韦皋莅蜀，洞忽开，时人咸云：洞门开，即年丰物贱。寻又闭塞。至是复开，其后果远近丰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侧有麻姑宅基，盖修道之所也。

开州后倚盛山，东枕清江，溯江而北三十余里，至温汤井。井有汤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门自开。当门有石钟，自然成形，如数千斤钟大，悬身去地二尺许，外像钟而中实，扣之无声。门两壁有石如金刚力士之形者数人。钟旁有小径，高六尺已来，有二三丈稍阔，有石碑，巨龟负之，自然而成，但无文字而已。

碑侧有巨屏，上与鼎相连，下有一穴，侧身可入，一二尺许，自是广阔。中有路径，平坦与常无异。路之左右滴乳为石，罗列众形，龙麟、鸾鹤、颓云、巍山，如林如柱，似动似跃，乍飞乍顾，千形万态，不可殚纪。仅一里许，傍耸莲台，周回数步，高三四丈，层缀重叠，皆可攀跻。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烛照之，通透莹彻，随折脆断。及出洞门外，得风皆为白石矣。自台侧三四十步，步有莲花，罗布于地。旁有甘泉，水色温白。游洞者烹茗于此。前有横溪，湍波甚急；其声喧汹，流出洞外。溪上有桥长二三丈，阔一丈许，非石非土，功甚宏壮。过桥得黄土坡，高四五丈，道径险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顶。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静，中高数丈，壁上皆有游山之人题记年月处。堂之极处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广三四尺，去下丈余，跻攀莫及。相传云，昔有游人攀缘而入，累月之后，出于巫山洞中，自后无复敢入者。

岐府西陇州路七十余里有鱼龙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随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鱼龙形。人过洞前，并不敢语。语者便闻风雷之声立致，惊惧奔走；但诸人不闻耳。

绵州昌明县豆圆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长岗，犹通车马；东临峭壁，陡绝一隅。自西壁至东峰，石笋如圆，两崖中断，相去百余丈，跻攀险绝，人所不到。其顶有天尊古宫，不知所制年月。古仙曾笮绳桥以通登览，而缉笮朽绝，已积岁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续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传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欢，山下居人，幼而为道，常持《五千言》，诵不辍口。著弊布褐日于市诵经，乞酒醉而登山。攀缘峭险，以绝道为桥焉。山顶多曰松树，以绳系之，横亘中顶，布板椽于绳上，士女善看，随而度焉。行及其半，动摇将堕，而其底不测，莫敢俯视。数年，绳朽桥坏，无复缉者。咸通壬辰岁，与宾客醮山于西峰展礼。时毛师他游，人有谓令曰："此峰之侧有小径抱崖，才通人迹，无所攀援。意欢常游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隐在穴中，座内有广陵郭头陀者，令请由此径而往探求

之。头陀久之，惊眙不能语，而后言曰：“此径去约三十余丈，然到一穴口，才三五尺。下去平地犹数百尺，穴内可坐十余人，中有巨木柜，缄锁极固。意欢读经处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经卷在焉。不知意欢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欢每多持灯碗度绳桥，山侧居人视之，以为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独往，意欢夜归，亦无所畏焉。常有二鸦，有客将至，鸦必飞鸣，意欢整饰宾阶坐榻未毕，客果至矣。

壬子岁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滞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催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水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

东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南，六十余里，地名东柱、西柱，众山连接，峰峦秀异，乡人云，有山自南而来，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过，因以为名。又东有数峰，峭拔，一峰最高，云是蒲仙上升之所。蒲仙山下侧近崖上及溪涧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处，人多不识，往往亦可寻见。

焰阳洞，古老相传在陵州阳山之上，从来隐蔽，人莫知处。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并监使、保义军使、太保马全章中夜梦一人，紫衣束带，巍冠古服，状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阳洞也，闭塞多年，能开发护持，可以福利邦国。”又指其地近开小径，亦可断之，勿使常人践踏。言讫而去。及旦，全章往寻其所，果见土势微陷，以杖导之，深不可测。即令本军节级侯广之勾当人夫劚掘，渐获踪由。相次开掘，见三重石门，其内并是细砂，一无虫蚁他物。其洞自东入西，深三丈九尺，阔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门第一重高六尺，阔五尺二寸；第二重门高五尺五寸，阔三尺七寸；第三重门高四尺七寸，阔三尺五寸。第三重门内从顶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门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镌凿精巧，迨非人功。第三重门内南畔石房阔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后别有

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门，旁通一缝，以灯烛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阔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内有石床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阔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床长三尺八寸，阔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灶模长二尺三寸，门额阔七寸，灶深八寸，周围三尺五寸。从洞门向东一直至盐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门面正东。全章召得当井监天师院主内大德道士费省真顾问，云："天师院见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师圣德碑》云：'张天师以东汉建安二年自沛游蜀，占乾为分野，见阳山气象，指门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醎泉焉。'今验此洞，正当井上，即是焰阳洞也。"

卷七

异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秦时立此县，至今不改。《地理志》云："益水在其阳。"今则无闻。北临资水，源出邵陵武岗县界，东北流入洞庭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平旦，或平午，览瞩移晷，仍渐散灭。县去长沙径道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其土谣曰："长沙益阳，一时相卬。"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秉成宫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阶基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第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旦云霞鲜朗，见天际宫馆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

新康县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验。

钱塘江潮头，昔伍子胥累谏吴王，忤旨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伐吴；以鲧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唐，过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激，闻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

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唐潮水相应

焉。

中宗景龙年东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马树木行立其上，历历焉影可俯视。月余乃灭。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测，名曰昭潭。谚曰："昭潭无底橘洲浮。"昔人覆舟于此，沉其铜甑，甑有铭题。后于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潜穴相通耳。

湘水龛中有石床，床上有石棺和盖宛然，其色如青铜镜，莫之能测。

庐山西南七十里有涌泉观，昔太极仙公葛玄炼丹于此，感致泉水自石窦中涌出，流百余里，入浔阳湖，溉田极广。其地旧多水蛭，农人患之，仙公刻符于洞门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处，皆无水蛭之患，远近赖之。后人凿此符移于涌泉观中，但旧迹在耳，而灵验不改。

汉州赤水有涌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涌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硙，流为大溪。

药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宫亭中。此宫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药水一穴，径二尺已来，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数寸，不耗不溢。古老相传云：昔有二鹄栖于双柏之上，时饮此水，居人因取饮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剑，铦利倍常。因名药水。双柏夹井，至今犹在。魏周之间，敕构宫宇，以其山有九处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宫。宫北五里有汤口村，昔有温汤，院宇崇丽，郡人浴于此。庐陵王在郡之日，爱女年幼，浴于汤中，遇疠而夭。自此汤泉涸竭。今为陵陆矣。初女殁之后，密梦于其父云："汤下阴暗，愿置灯以照之。"王命树九幽灯昼夜照灼，今并泯灭，无复旧址，但号汤口村焉。

青城县西北去县三里有老君观，观门东，上有一泉，号为跑泉。

其泉水味甘，四时不绝，春夏如冰冷，秋冬即温。昔太上老君与天真皇人于此会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马跑成泉焉。

六时水。青城山宗玄观南二里已来，有峭崖面对观中，高五百余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坛，昔宁真君与轩辕黄帝授道之所。下涧底，有石龛。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时，从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绝。时人游，礼见焉。

异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ruby>霣<rt>贯</rt></ruby>，一是土之精，坠于穀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穀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穀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黄石焉。占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丈，后为赤眉所发，不见其尸，黄石亦失所在，其气自绝。

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天下，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为传国宝。又《古今异说》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坠于南海中，为大珠，径尺余，时出海上，光照数百里，红气亘天。今名其地为珠池，亦名珠崖，后有时出焉。

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美玉，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庙于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气见处是也。"翼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常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尺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已来。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声闻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为文，有牛马仙人之状，及玉环、玉玦兼文字，果应司马氏为晋，以符金德焉。唐尧之际，当天气穷于太阳，地气极于太阴，阳九百六交周之运，甲申之年，洪灾之会，故五星<ruby>贾<rt>霣</rt></ruby>精，日月浊景，有此异焉。

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ruby>贾<rt>霣</rt></ruby>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尺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相国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观内。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有石青色坚腻，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群飞，凡十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时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亦不得。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之，已化为石。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但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焉。

绵州昌明县山中周回二十里许，瓷香炉者二寸来，或全破，堆积林中，莫知其数。

洪州建昌县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倒卧者多，时有立者。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

侧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出两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汪锷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凤毛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方上下万治忠孝为善”。敕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不虚，并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于柱础。人或坐之踏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

蜀州晋源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生，即灵验，西边者死。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

镇静军侧近江坝中有石长五六尺，高大二尺已来，击之如钟声。军使刘师简送一石，长四尺已来，形圆色青，击之如钟磬声。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捶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石季龙立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川十里许，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

牟平海滨矣。

卷八

墓

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庙东南隅有八卦坛，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树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浅。岁旱以金银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国家投奠之所。穴侧有龙堂焉。东关外有伏羲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谓之翁婆墓。陈州虽小，寇贼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灵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祸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又华陕界黄河中有小洲岛，古树数根，河水泛涨，终不能没，云是女娲墓。大历年中连日风雨晦冥，雷电不已，晴霁之后，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卒百余人往发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汉长沙王吴芮冢，在长沙县东二里，高二十七丈，周回六百丈。昔诸葛诞长史吴纲时，有人诣纲者云："君酷似吴芮。"纲惊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黄初三年，尝至长沙，见人发吴芮冢，中多玉器，芮僵尸容貌不异生时。君酷似之。"纲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时见

得，玉复何在？”曰：“悉置孙坚庙中。”

汉长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周回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间相去三丈。

宣州当涂县之东南有横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盗发之，得一穴，续绢为绳，凡七十匹，缒一人以观之，为黑蜂所虿。蜂既甚多，缒者惊惧而去，竟无所得。相传云是陶广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厅前有皂荚树，数人合抱，鸟不敢栖。人犯之者，立有灵应。相传见之数百年矣。大厅中非时不敢视事，固为常矣。李宪为太守，既至，命伐其树。吏民争之，咸以为不可。宪竟伐去之。既而群鸦数千，鸣噪不已。宪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数尺，乃巨墓也。中有石志，谶言数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后五百岁开墓贼李宪是也。”所谶将来之事，至今犹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迁厅事以避之。按东晋元帝元年时，郭璞为王敦所杀，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东晋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岁矣。

钟传初入洪州，命修一城，军吏散掘墓砖以称用。工毕，传梦一人，古服颀长，貌如子路，来诣传曰：“将军何得暴我居处，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觉，历问军吏宾客，莫能知者。市老罗通入谒曰：“旧图云：城东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传甚灵，恐军人取砖，有所触犯。”传使人视之，果验。即命甃砌修饰，立亭子于其上，以表古迹。既毕后，梦致谢。传以束帛赏罗通焉。按澹台灭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于武城，貌恶而廉谨。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许静墓，在成都延秋门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许将军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属，犯者必有祸焉。近制置军营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岿然存焉，人莫敢犯。静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县过江二十余里有南宝寺，在南宝村，过横岭则到。有好事者寻访山水，登岭行，倦息于树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话山川形胜。指顾之间，见路侧一坟，老叟曰："此坟若是丈夫，则无可说；若是女人，则子当为三公好事者。"异其言，访于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郑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与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儿，十余岁。时有客僧姓郑游止寺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儿供给汤粥，甚得气力，拟乞为童子将去，问可否。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为问之。石生许可，固无所吝。"三纲问石生，生乃许焉。僧将去，因姓郑氏，僧以方书伎术教之，又别遇方士，颇精游艺，交谒王公，因遂荣达。大和中，恩渥隆异，除凤府节度使，因坐事伏诛，即郑注也。其母死后，寺僧葬于岭上，则是老叟所指之坟也。

李道，咸通末为凤翔府府曹，因推发掘冢贼，问其所发，云："数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域之外古冢皆开发矣。"又问其所得之物，云："尝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十余尺，得一石门，以物开之，门内箭出不已，如是百余发，不复有箭矣。遂以物撞开之。一盗先入，俄为轮剑所中，倒死于地。门内十余木人周转运剑，其疾如风，势不可近。盗以木横拒之，机关遂定，尽拔去其刃，亦不复能转，因至其中。但见帐幄俨然，缛褥舒展，遍于座上。有漆灯甚明，木偶人与姬妾皆偶。去地丈余，有皮裹棺柩，铁索悬挂焉。即以木撞之，才动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驰出门，砂已深二尺余。良久视之，砂满冢内，不可复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阳原上，既入，得镜两面，可照人。鼻在侧畔。背面莹洁如新，磨毕以面照之如常无异；以背照之，形状备足，衣冠俨然而倒立也。"

安州东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回数百步，莫知名氏。群盗发掘，见以生铁锢之入地丈余，莫见其底矣。

城东二十余里有一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各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样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

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盗以二师子献太守武司空。太守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太守宗姓之分，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司徒李公师泰，理第于成都锦浦里北门之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相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岗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巨冢焉。砖甓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眼，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蕃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犹刃焉。督役者驰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钱得有石余。公以命复瘗之，仍不开发其冢，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度其地形，当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以龙神享之，为立小屋，龙堂即在墓之东矣。李公不发古冢，不贪金钱，亦古贤之高鉴也。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孩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

洪州丰城县，旧在赣江之南，即雷焕得剑之所也。自黄巢后，所在干戈，县邑多为抚州所侵。制置使唐宝迁邑于江北，城于赤岗之上，前临陡崖，以为险固。发掘丘墓，创屋宇居人，市井数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厉鬼，形状长大，见者辄有所伤。唐公在县，居人皆安；或时往州使及暂有他适，即鬼物恣横不可禁止；唐公复至，晏然无苦。其后唐与诸郡制置，使查鄣代之理县，鬼物敬伏，与唐无异。鄣或暂出，鬼即为害。数年之后，县竟荒毁，后还旧处。就中廨署内厅事间尤难居止。顷有邻郡避难户人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略尽。暮夜之际，鬼多见形为暴。疑是积古丘墓中伏尸鬼耳，终莫知其

年代。

金　华　子

［五代］刘崇远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金华子》，五代时南唐刘崇远撰。刘自号金华子，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据《金华子》自序云，少年慕道，最嗜吟咏，中年后方出仕，历宰二邑，前后达二十余年。罢秩归京，任文林郎、大理司直，犹缀吟不断。《金华子》即著于此时。是书多记朝野异闻，虽意在有助于强国富民，张皇帝德，却颇杂神奇鬼怪之说；其中记述晚唐文学家事迹部分，对研究唐代文学较有参考价值。

《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有《金华子》著录。原书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上下两卷。《读画斋丛书》本即据《四库》本刻印，且刻入周广业之校注。周广业据《说郛》、《绀珠集》、《唐诗纪事》、《稽神录》等书补入五条，列于书后。然周广业所补亦不全，如《类说》、《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中之《金华子》佚文均未能顾及（见周勋初《唐语林校证·附录》）；且所补五条亦多乖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读画斋丛书》本校点出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现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为基础，用《四库》本、《唐语林》覆校、参校，改正错字与标点，不出校记，底本上原有校语则予保留；对于应补的佚文，暂且从阙。

目　录

校点说明
自序
卷上
卷下
补
附
返回总目录

自序

金华子者，河南刘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羁鞅于放牧间，读其书，想其人，恍若游于金华之境，因自号焉。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暨乎鬓发焦秃，而无所成名。凡为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辈。年逾壮室，方莅官于畿甸，继宰二邑，共换二十余寒暑，惟知趦趄畏慎，不能磊落经济。罢秩归京，得留缀班。家贫窭，在阙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犹缀吟不倦，纵情任兴，一联一句，亦时有合于清奇。顾于食玉燃桂，不无挠怀，才缓纡斯须，则啸傲自若。或遇盛友良会，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犹耳聪意悦，未尝不周旋观察，冀或凑会警戒，庶几助于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于逾晷不息。时皇上忧勤大宝，宵衣旰食，致治之切，无愧前代。命有司张皇公道，抡择材隽，科第取士，郁然反古。时有以春闱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睹强国富民之论，古今得失之理，则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时，而抱名称不闻于世，何疾复甚于斯矣！因念为童时，侍立长者左右，或于冬宵漏永，秋阶月莹，尊年省睡，率皆话旧时经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则承平事实，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隶。自念髫龀之后，甚能记听，今虽稚齿变老，耄忘失忆，十可一二，犹存乎心耳。并成人游宦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渐恐年代浸远，知者已疏；更积新沉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

卷上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顺天膺运。相羿祸浃，有仍之庆始隆；哀莽毒饫，铜马之尊是显。尧储复正，文庙重新。漉沉海之断纶，却成万目；拨伏灰之余简，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风，依汉而杂霸道。浇漓顿革，习尚无虚。遂使武必韬钤，不空弓马；文先政理，乃播风骚。由是勋伐子孙，知弓裘之可重；闾阎童稚，识诗书之有望。不有所废，其何以兴？是知杨氏饬弊于前，乃自弊也；烈祖聿兴于后，固天兴乎！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尔无闻。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跂及，岂不以经营之大基有素乎？

王师范镇青州，以其祖父版籍旧地，凡本县令新到，必备仪注，躬往投刺；县令畏惧出迎，不许之。师范令二三客，将挟县令坐于厅上，命执事通曰："百姓节度使王某。"参拜于庭中而出。县令惶惑，步随至府谢罪，加逊而遣之。从事多谏其非宜，请不行。师范曰："以某之见则不然，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师范器宇英俊，短于宽恕，杀戮过差，人知其必败。或曰：能用礼以正身，仗大顺而举事，反结仇衅，祸不旋踵，其故何哉？金华子曰：昔刘越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而十万之众，曾不假息。诚统之非才，然

亦时运不可干也。时梁氏方炽，谓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穷迫，痛宰辅诛戮于道路。师范适当依附于勤王，诚宜鼓扇恩信，完结民力，宽而有众，才可合顺。而专任威刑，轻视民命，以一州之地，敌干鼎之豪；纵杀戮之心，救崩溃之势。抱薪扑燎，其可得乎？

陆翱，字楚臣，进士擢第。诗不甚高，而才调宛丽，有子弟之标格。未成名时，甚贫素，其《闲居即事》云："衰柳欹闲苑，白门啼暮鸦。茅厨烟不动，书牖日空斜。老忆东山石，贫看南阮家。沉忧损神虑，萱草自开花。"《宴赵氏北楼》云："殷勤赵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东海，仙娥在北楼。酒阑珠露滴，歌迥石城秋。本为愁人设，愁人到晓愁。"题品物类亦绮美，鹦鹉、早莺、柳絮、燕子，当时甚播于人口。及第累年，无闻入召，一游东诸侯，获镪仅百万而已。竟无所成，卒于江南。长子希声，好学多艺，勤于读史，非寝食未尝释卷。中朝诸侯子弟好读史者，无及希声。昭宗朝登庸，辞疾不就，出游江外，获全危难。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常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谘字学之众，实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连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皆有吟咏。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三年领郡，郡郡管仙山。"为庐陵顽民妄诉，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隐于岘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学相遇，常送墨一铤与飞卿，往复致谢。递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行于世。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泮排列舟舸，结络彩舰，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忽于其夕，北风暴作，彩船汹涌，势莫可制。既明，皆逐风飘泊湖之南岸，执事者相顾莫之为计。须臾涓与官吏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

外。大将愧惧，以彩舰联从，非人力堪制，无计取回。涓微笑曰：“竞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观者叹骇，服其权智。涓之机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屿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于记识。初典杭州，上事数日，唤都押衙，谓曰：“乍到郡中，未能忆诸走吏姓名，卒要呼唤，皆滞人颐指。居常当直将卒，都有几人？”对曰：“在衙当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纸一幅，大书姓名，贴在胸襟前，逐人点过。自此一阅，逮及三考，未尝误唤一人者。

《柳氏旧闻》，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质疑者默识之，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今按其书已失不获。德裕之父，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乃编此为《次柳氏旧闻》，以备史官之说也。

宣宗以后，近代宰相堂判俊赡，无及路公岩者。杜尚书慆，邠公之弟，牧泗州，为庞勋所围，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高锡望牧滁州，婴城固守而死。岩判崔雍状引二子以证其事云：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荣；杜慆孤城获全，寻加殊奖。

杜邠公悰，暮年耽于燕会。案《绀珠集》作游宴。淮海之政，有狱市之誉，闻于上听，《绀珠集》作宣宗闻之。因除崔魏公铉替悰。上赋长韵诗送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亲养治，一方狱市获来苏。”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绀珠集》此下有无才学三字。钱塘龚承麟本传，希下无“才”字。闻御制，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邠公悦之。《绀珠集》作以迎崔公，公颇衔之。案傅教舞以媚崔，则邠公不应悦，《绀珠集》作衔是也，否则邠当作崔。公自广陵致仕东洛，扬州军将因入奏经洛中，以故吏参焉。公问曰：“来苏健否？”军将不敢对。公曰：“傅希才也。”对曰：“健。”龚本《绀珠集》作来

苏健否，谓傅希也，亦无“才”字，则此二“才”字皆衍文。

故事：南曹郎既闻除目，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纵未领命，亦不复还省矣。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时，有除翰林学士之命。既还省，吏忽报除目下，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驾而将复治故厅。至省，省门子前曰：“员外已受报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举不敢避，遂退。彦若，公相之子，能驰誉清显，中尉杨复恭善之，故能变致中授耳。

令狐公绹，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即诏诸郡刺史，秩满不得赴别郡，须归阙朝对后，方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州，许其便即之任。上览谢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缘地近授守，庶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设，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绹尝以过承恩顾，故擅移授。及闻上言，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

令狐补阙滈与中书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称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薇。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鸶，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咸通之际，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沙汰名士，以经纬其伍。涓、澹，亲昆仲也。澹即预于品目，以涓之俊逸，目为龃率，不许齿焉。多方敬接，冀时昵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应对，避之如虿螫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宽，桂林大夫，即常侍之兄。同营别墅于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号为“土墙李家宅”。

宣宗尝亲试神童李毅于便殿。毅年数岁，聪慧详敏，对问机悟，上甚悦之。因赐解褐官绢二匹，香一合子，以彰异渥。上之俭德皆此类也。

宣宗临御逾于一纪，而忧勤之道，始终一致。但天下虽宁，水旱间有。大中之间，越、洪、潭、青、广等道数梗，以上之恭俭明德，始无异心。方隅诸将，虽失统驭，而恩诏慰抚，不日安辑，舆论谓上为小太宗。

王尚书式，仆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见重于武宗。常自誉于上曰：“读书则五行皆下，为文则七步成章。”而式颇有武干，善用兵，累总戎平裘甫等。温璋失利于徐州，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乃自河阳移式领河阳全军赴任焉。驻军境外，优游缓进。徐州将士自王智兴后，矫矫难制。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于两廊夹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之间，一夫号呼，众卒率和。节使多儒，素懦怯，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闻式到近境，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参既毕，乃问其逐帅之罪，命皆斩于帐前，不留一人。

崔魏公镇淮海九载，法令一设，无复更改。出入严整，未尝轻易仪注，常列引马军将，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物阜，军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犹存，喜论其余爱，或戏之为九年老。

崔雍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庞勋悖乱，贼兵攻和，雍弃城奔浙右，为路岩所构，竟坐此见害。雍与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进士，列甲乙科，尝号为“点头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贺，会饮中堂。既醉而寝，忽梦游历于公署间，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设酒馔甚备。既而醉饱，不敢承命，其人坚请不已。雍乃请

曰："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绿衣曰："不可，须先辈自尽。"既寤，甚恶之。及和州失律，投于连帅，裴公璩奏之，锁縻于思过院。雍忧恚且闷，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不日敕至，果如梦焉。

初周侍中宝之在军，困于刍粟之备。有仆忘其姓名，恒力负至，不令有乏。如是绵历星纪，未尝辞倦。及其达也，举之隶诸卫，使主厩庾，以谨厚尤见委任。既卒数年矣，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公甲午生，甚恶之，遂病痞而薨。

李景让尚书，少孤贫。夫人某氏，性严重明断，近代贵族母氏之贤，无及之也。孀居东洛，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尝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内古墙夜坍[隤]。童仆修筑次，忽见一糟船，实以散钱，婢仆等当困窭之际，喜其有获，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闻之，诫童仆曰："切未得辄取，候吾来视之而后发。"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闻不勤而获禄，犹为身灾，士君子所慎者。非义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赍吾门，此未敢觌。"乃令函掩如故。其后诸子景让、景温、景庄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让最刚正，奏弹无所避。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楼子，皆幛之，《说郛》作皆封泥之。惧其纠劾也。以上见《说郛》，从《说郛》校。案《绀珠集》作看街楼阁皆泥之，畏其纠弹也。其摘目亦曰泥楼。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旧俗除亚相者，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绀珠集》作大拜。谓之辱台。而景让未十旬，蒋公伸入相，景让除西川节度，赴任不逾年，乃请老归于洛下，终身不复再起。太夫人孀居之岁，才未中年，贞干严肃，姻族敬惮，训厉诸子，言动以礼，虽及宦达之后，稍怠于辞旨，则椟楚无舍。先是景让除浙西节度使，已而忽问曰："取何日进发？"偶然忘思虑，便云拟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让惶惧，方悟失对。太夫人曰："官职贵达，不用老母得也。"命童仆折去巾绶，挞于堂下。景让时已斑白，而高堂严厉，常若履冰，缙绅之流，健羡莫及。其后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怒挞而毙之。既而三军汹汹，将致翻

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出坐厅中，叱景让立于阶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安得轻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宁，不唯上负圣君，而令垂暮老母，衔羞而死，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语正，左右感咽。乃命坐于庭中，将挞其背，宾僚将校毕至，拜泣乞之。移时不许，大将以下，呜咽感谢之。于是军伍帖然无复异议矣。景庄累举不捷，太夫人闻其点额，即笞其兄，中表皆劝。如是累岁，连受庭责，终不荐托。亲知切请之，则曰：“朝廷知是李景让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谓春官：“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是岁景庄登第矣。

李赵公绅再镇广陵，宁[修]《绀珠集》作郑[修]。犹幕江淮。[修]永贞二[修]年相公权德舆门生，洎武宗朝，逾四十载。赵国虽事威严，而亦以宿老敬之。[修]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乐侑之，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绀珠集》作舞者年老伶人孙子多，献口号曰。“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经武，经字元作继，兼元作又，今从《绀珠集》。昔日曾闻阿舞婆，《绀珠集》作昔人曾闻阿武婆。如今亲见阿婆舞。”赵公赧然久之。

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清重恭宽，虽左右僮仆，希见其语。在翰苑最久，常侍从亲密，性习慎厚故也。在任三载，自上任坐于东厅，洎于罢去，未尝他处。虽重臣经历，亦不逾中门。雍容之度，丹青莫及。时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审权，人谓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好纵情酣饮，京师号为“王邓子”。性复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喜贺主人，持杯跪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达官来顾，味稍美，敢拜寿觞。”式笑取而饮，愧领而去。行百余步，乃回辔复谓之曰：“向者酒甚不恶，可更一杯。”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骈，云南之功，闻于四海。晚节妖乱，嗤笑婢子之口。呜

呼！怒邻不义，幸灾不仁，亡不旋踵，已则甚之。虽自取也，然若有天道，岂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球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见？"宝乃辄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睹，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周侍中宝初在军中，性强毅，阉官之门，莫肯折节。逮将中年，犹处下位。或自愤悱，独以领球子供奉者前后凡三十六度，遂挂圣意，迁金吾第二番将军。寻迁对御仗第一筹，丧其一目。授泾原节度，移镇浙东，与燕公对境。高骈在军中时，以兄呼宝；及总元戎，意遂轻少。兼以对境微衅，憎爱日寻，渐积为仇雠矣。

韩藩端公，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问宛陵，请藩为副使。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以藩年齿高暮，凡游从观会，莫肯从狎。藩不平之。一日，诸郎府移厨看花，而藩为之幕长，方盛服厅中，俟其来报。移时莫之召，藩乃入谒。瑄见藩至，甚讶其不赴会，藩便言不知，瑄乃与藩携手往焉。既至彼，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宾从初端揖竦听，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厉声曰："韩三十五老大汉，向同年觅得一副使，而更学斗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馔席遂散。

李瞻、王祝继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郡道不修支郡礼。初李给事多不顺从廉使，犹刚正于可否。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周侍中宝皆隐忍之。瞻罢秩退隐茅山，则免黄巢之难。祝刚讦北土，遂罹王珙之害。金华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诚不谬乎！

生附子之毒能杀人，人固知之矣。而医工或劝人服者，惟生黑豆

和合，可以纾患。句曲茅山出乌头，道流水煮为丸，饷遗知闻。愚频见服者逾月而后毒作，则痰吐昏迷，亟疗方止。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见藩自宣州罢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忽有道流劝服补益药，以生附子数两，以硫黄为丸。藩服之数月，乃方似觉有力。常日数服，忽一日鼻出鲜血，顷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貌瑰伟，既疲委顿，簟席流液，须臾侍疾骨肉，鞋袜皆如绯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泽莫及，但以血肉举骨就木而已。金华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岂韩公运数会于此也？《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进药之审也。夫肉面，养身之恒物也，冷暖苟差，犹能灾人，而况金石灵草乎？蕴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转之制，孰可轻脱驾驭乎？处天地间，飞动微物尽能顾惜身命，况于达明之士也！何乃苟利纵欲，劫掠为功，由彼兵火，自贻不戢之祸，冀无自焚也，不亦远乎？

王昭辅尝话故钟陵平江西时，见一王处士善筮，自云授《易》于至人，纤巨如见。钟陵幕中有杨推官，常因休暇，会同人小饮。时宾客未齐间，且于小厅弈棋握槊以伫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丧，遽归堂前，使人传语宾客，托以不安，且罢此会。于是宾客皆散。昭辅方举进士，亦在坐中，使人独命入。谓曰："闻秀才与王处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请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过之。既布卦，曰："卦甚异，可速报之，冤家亟来索，七日当至，宜决行计。"问："宜祷禳乎？"曰："至冤得请于天，讵可改乎？"昭辅复命。时杨方危坐以俟其返，既闻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问昭辅曰："向来觉辞色改常否？"曰："众皆睹之。"杨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扬宰，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妆，为诸女姊骄族来恼，其嫂甚怒，逼逐之，出于中门。其旦某入府，遇放衙归早，忽见不衣裙独在中门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时弟又不在，大怒之，责其点污家风，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药物蹑灌之，沉闷不苏，经中夕而死，尔后绝无影响。适来忽见蹑履自南廊纵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诉于天，已得伸雪，七日内当来

取尔命矣。’此固无可奈何，然验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诬。”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终中书舍人，自作墓志云：生平好读书，为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可为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矣。典吴兴日，梦人告之曰：“尔位当至郎中。”复问其次，曰：“礼部。”再问，曰：“中书舍人，终于典郡耳。”又夜寝不寐，有人即告曰：“尔改名毕。”又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过隙也。”逾月而卒。《绀珠集》作未几卒。临终留诗诲其二子曹师、晦辞。柅柅德祥。等云：“万物有好丑，各以姿状论。唯人则不尔，不学与学论。学非采其花，要自抉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妄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德祥昭宗朝为礼部侍郎，知贡举，甚有声望。

杜晦辞，牧之子，自南曹郎为赵公隐从事于朱方。元作西方，今从《说郛》校。王郢之叛，赵相国以抚御失宜致仕，晦辞罢职。时北门李相国在淮南，辟为判官，晦辞以恩门休戚，辞不受命，退隐于阳羡别业，时论多之。永宁刘相国镇淮南，又辟为节度判官，方始应召。狂于美色，有父遗风。赴淮南之召，路经常州，李瞻给事方为郡守。晦辞于祖席忽顾营妓朱娘言别，掩袂大哭。瞻曰：“此风声妇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辇随而遗之。晦辞自饮筵散，不及换衣，便步归舟中，以告其内。内子性仁和，闻之无难色，遂履而迎之。其喜于适愿也如是。

卷下

琅邪王氏与太原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尝有“锥头”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称是己族，其实非也。太原贵盛之中，自有“钹镂”之号。而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家”。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曾取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姊，北门李相国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巧于图利，一时之便，蔚以为得人，竟乱管榷之政。程累牧数郡，皆无政声。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初辞之，私谓人曰：“崔氏之门著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国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以应命而适之。其后让能显达，封国夫人，而程之女竟无闻焉。

蔡州伯父院诸兄皆少孤。洎南海子长擢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诘早童仆捷至，穆氏长阿姨入贺北堂，伯母方起，未离寝榻。问安之后，虑惊尊情，不敢遽闻，但嬉笑于前。久之，忽问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对曰：“亦只缘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将及第耶！”言讫满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觉皆流涕。吁！长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诚非淳挚也不能感物。

李郢诗调美丽，亦有子弟标格，郑尚书颢门生也。居于杭州，疏于驰竞，终于员外郎。初将赴举，闻邻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

争娶之，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一千缗，先到即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往。复曰：“请各赋一篇，以定胜负。”负者乃甘退，女竟适郢。初及第回江南，经苏州，遇亲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辞以决意春归，为妻作生日。亲知不放，与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归意。郢为寄内曰：“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香二月天。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新上七丝弦。鸳鸯交颈期千载，琴瑟和谐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兄子咸通初来牧余杭，郢时入访犹子，留宿虚白堂云：“阙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江风彻曙不得睡，《绀珠集》作不成寐。二十五声秋点长。”

张祜诗名闻于海外。居润州之丹阳，尝作侠客传，盖祜得隐侠术，所以托词自叙也。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请承乏丹阳，因得追寻往迹。而祜之故居，垝垣废址，依然东郭长河之隅。常讯于庐里，则乱前故老犹存，颇能记忆旧事，说祜之行止，亦不异从前所闻。问其隐侠，则云：不睹他异，唯邑人往售物于府城，每抵晚归时，犹见祜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己则劲步出郭，夜回县下，及过祜门，则又先归矣。如此恒常不以为怪。从县至府七十里，其迢递而蹑履速，人莫测焉。

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常跨驴策杖经阛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群儿令笑，因吟咏而去。

龟直中绞，名曰千里。其近首横绞之第一级，左右有斜理，皆接于千里者，龟王之绞也，今取常龟验之，莫有也。以上元缺，今从《说郛》补。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亲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长可一寸，往来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绀珠集》作夜半。忽觉船一舷压重，及晓视之，《说郛》作起而视之。即有众龟层叠乘船而上。其人大惧，以将涉海，虑蹈不虞，因取所藏

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众龟遂散。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惜其遇而不能得，盖薄福之人不胜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人叹惋不已。

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精巧，乐部俳优，尤有机捷者。虽魏公德重缙绅，观其谐谑，亦颇为之开颐。尝行宴之暇，与国夫人卢氏，偶坐于堂，公忽微笑不已。夫人讶而讯之，曰：“此中有乐人孙子，多出言吐气，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轴帘召之。孙子既至，抚掌大笑而言曰：“大人两个，更不著别人。”风貌闲雅，举止可笑，参拜引辟，献辞敏悟。夫人称善，因厚赐之。

王师范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殴杀美人张氏，为其父诣州诉冤。师范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为父，冀其可厚赂和解，勉谕重叠。其父确然曰：“骨肉至冤，唯在相公裁断尔。”曰：“若必如是，即国法，予安敢乱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责。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

中朝盛时，名重之贤，指顾即能置人羽翼。朱庆余之赴举也，张水部一为其发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国崇望举进士，因朔望起居郑太师从谠，阍者已呈刺，适遇裴侍郎后至，先入从容，公乃命屈刘秀才以入。相国以主司在前，不敢升进坐隅，拜于副阶之上。郑公乃降而揖焉。亟乃趋出，郑公伫立于阶所目之。候其掩映门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举人。”裴公亦赞叹。明年列于门生矣。

李节，得道之士，通三礼学甚精。少工欧阳率更书，自称东山道士。杖策孤迈，居止无定。每历诸子之家，才止厅事，少时遂去，儿妻泣留，蔑之顾也。率多游于市井之间，纵饮酒肆，稍稍于肋胁后取碎黄白物，鬻换酒价，资镪时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窃伺踪迹，莫之得也。或浃旬又见鄜里中。少年之徒多从而学书，必惬意者，方许之教。尝于衢路间，忽见士人，节谓之曰：“速将二千钱来，二十日内教你欧书取成。”人敬从之，果无谬矣。得钱随手与人。又善射法，兖州

节度使王庶人闻之，迎而就试焉。节曰：“当于隙所置一物，但略言，节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仆于球场内，以箬笼覆之，谓节曰：“西望射之可中矣。”节曰：“不识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许之，未深信。既一发箭，使往觇之，奴已贯心而毙矣。王公大惊，惋无及。欲从之学，节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矣。”王内恶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猎，节遂亡归山东。忽一旦遍请知闻告别，翌日而卒。葬于城南平地，垒石为椁。累年有猎者，兔鹰随走入于墓穴中。猎者窥之，见其衣冠俨然而寝，即戏之曰：“三礼健否？”以草杖掀之，乃空衣焉，方验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经及第，恃其强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争讼。自江南采巨木，送于台省，卒不能运，系絷既久，则又卤莽舍之，如此数四。人号为“宦途恶少”。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仙芝既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横行中原，竟陷京洛，数年方灭。金华子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则归服，恶则离贰。始盗贼聚于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剥于赋敛，水旱不恤其病馁，父母妻子，求养无计。初则窥夺谷粟，以救死命。党与既成，则连衡同恶，跨山压海，东逾梁宋，南穷高广。列岳无城壁之险，重关无百二之固。蟒喙嘘天，翠华狼狈而西幸；豺牙烁日，齐民肝脑以涂地。酆镐凌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运既遭，翻飞之变是作。愚家自京洛沦陷，遂河海播迁，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刘郢本事贩鬻。王氏既承昭皇密诏，会诸道将伐朱氏，乃遣郢偷取兖州。郢乃诈为回图军将，于兖州置邸院，日雇佣夫数百，诣青州，潜遣健卒，伪白衣，逐晨就役，夜即留寓于密室。如是数月间，得敢死之士千余人。又于大竹内藏兵仗入，监门皆不留意。既而迎晓突入州，据其甲仗库。时兖州节度使姓张，统师伐河北。郢既入据子

城，甲兵精锐，城内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将素无恩信于众，郭谕以将为顺举，戢御严明，鸡犬无挠，军庶悦伏。青州益师又至，兼招诱武勇，不日众逾数万。张氏家族在州，供备逾于其旧。张帅有母，郭端简候问，备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见者畏而敬之。俄而张帅闻变，回师围城。张母登陴，呼其子而语之曰："我今虽在城内，与汝隔绝，而刘司空晨夕端笏问我起居，其余燕雀莫敢喧杂，汝切不可无礼于他。"由是张顿兵缓攻青州，听命于梁。围解，郭乃归降梁。梁太祖得郭大喜，累用征伐，皆获殊勋。平魏府后，遂为梁氏元帅，威名显于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历生姓吴，在监三十年，请老还江南。后叙优劳，授官江南郡之掾曹，辞不赴任，归隐建邺旧里。有寓居卢苻宝者，亦名士也，尝问之曰："近年以来，相坐多不满四人，非三台星有灾乎？"曰："非三台也。""紫薇星受灾乎？"曰："此十余年内，数或可备，苟或有之，即其家不免大祸。"后路公岩、于公琮、王公铎、韦公保衡、杨公收、刘公邺、卢公携相次登于台座，其后皆不免。惟于公琮赖长公主保护，获全于遣中耳。

卢公携入相三日，堂判：福建观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时，众词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复等三人，到任之后，政事乖张，并勒停见任。天下为之岌岌。黄巢势盛，遣使乞郓州节度使，敕下许之。携谓妖乱之徒，若许则侥倖得志。及潼关不守，銮驾将西幸，为小黄门数十人诣宅拥门诟责之，遂置堇而毙。黄巢既入京，斫其棺焉。

郑修为江淮留后，金帛山叠，而性鄙啬。每朝炊报熟，即纳于库，逐时量给，缄锁严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姊方治妆未毕，家人备夫人晨馔于侧。姊顾谓其弟曰："我未及餐，尔可且点心。"止于水饭数匙。复备夫人点心，修诟曰："适已给了，何得又请？"告以某舅餐却。修不得已付之曰："怎么人家夫人娘子，吃得如许多饭食？"

朱冲和常游杭州，临安监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颇邀迎止宿，情甚厚。冲和深感之，来监中访同姓，因出入。邻司稍熟，亦不防备。一日，邻房吏偶以私历一道，置在案间。冲和窥之，皆盗分官钱，约数千百万，候其他适，遂取之怀袖而去。吏人既失此历，知为冲和所制，一监之人无不罹重辟矣。众情危惧，共请主人，愿以白金十笏赎之。冲和既闻，念苟不许之，则宗人亦当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难，以久受弟之殊分，则无不可也。"众人常谙其禀性刚执，倘一问不允，则无复摇动。初令往探，若卜大敌，及闻其许成，咸私制贺，五百两银，不时齐足。冲和既见，乃取银并历同封而还之，并续绝句："三千里内布干戈，累得鲸鲵入网罗。今日宝刀无杀气，只缘君处受恩多。"然终以恶名为人所构，竟不免焉。

以恩地为恩府，始于唐马戴。戴，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而动天下之浮议。

许棠《绀珠集》作许党，晚年登第。常言于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渐衰暮，行倦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真人世孤进之还丹也。

苗绅贬南中，崔相国彦昭，其故人也，见而悯焉，呼绅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绅叹久淹屈，既闻时宰之抚谕，莫胜其喜。及还家，其子迎于门，绅笑语其子曰："今日见崔相国，悯我如此。"遂坐于厅，高诵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声而卒。悲夫！

顾况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时见长松之上，悬挂巨钟。再寻其钟，杳无蹊径。其所在即贵溪、弋阳封疆之间。愚宰上饶日，有玉山县民秀频来说：本邑怀玉山内樵苏人往往见之，长松森罗，泉石幽丽，前望若有宫苑，林树掩映。松门之上，有巨藤横亘，挂大钟，可

长丈余，去地又若十丈。有采樵人瞩目望于上下，徘徊竟日。将去，即密记道路远近，明日与亲识同往，则莫记所在。时樵采则忽遇之，又非向时所在，钟与松门则无异状云。旬月前，邻舍之人见之，不诳也。由是知逋公之记不谬哉。

常有新安人说：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皆长寿，尽有二百岁者，乡人谓仙源。疑或有花木灵草常堕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朮，泉流连绵不远乎？余功及物犹能镇驻也。是知名山巨岳，无不间有灵异之境。信州灵山，虽不齿于岳镇盛名中，而古仙胜迹亦甚可数。其状秀拔，诸峰矗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长寿。县之人吏，时有父母过百岁鬓发不衰者。

溯、密间有一僧，常行井廛间，举止无定，如狂如风。邸店之家或有爱惜宝货，若来就觅，即与之，虽是贵物，亦不敢拒。旦若舍之，暮必获十倍之利，由是人多爱敬，无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贫道爱吃脂葱杂面饦饦，速即煮来。"人家见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将半，忽舍起四顾，忽见粪土或干驴粪，即手捧投于碗内，自掴其口言曰："更敢贪嗜美食否？"则食尽而去。然所历之处，必寻有异事。其后河水瀑溢，州城沉者数版，州人恐惧，皆登陴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涨，顷刻去女墙头数寸，城人号哭，数十万众，命在须臾。此僧忽大呼而来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须与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躯质以沉，巨浪随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益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涕泣而寻其尸。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见其端然而坐，方袍俨然。大众欢呼云："和尚在。"就问，则已溺死矣。乃以辇舆舁起赴近岸，数百之众，莫可举动。又其洲上淤泥，不可起塔庙，相顾计议未决。经宿，其涂泥涌高数尺，地变黄土，坚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拮休，莫详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来宣、池、金陵。每于山中两钱买柴，赴江下一钱价卖与人，自云吃利不尽。善符乡野牛瘴，即以片纸书云："曹拮休，拣残牛。"与牛主，令归贴于牛群之大

者角上，无不立愈。性嗜鲙，持网者携鲙以候，既见，即问其来意。渔人曰："业网于圌山，每岁夏先得鲥一头，献于府主，例获一千文。今冀早获取赏，故来相投。"受而许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适去未久，复有一人亦携鲙来，告如前。沉吟久之，复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鲥鱼，遂奔赴府主。至厅门，忽遇宾客，迟回未将上次。其后得符亦赍一头来到，乃同将上，皆获一缗焉。此人灵异甚多，已见于沈汾侍御所著《续仙传》，遗落数件，故复叙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澈，皎洁鉴人，心腑洞然。见者大惊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镜投于大江中。既投而后悔之，方诉于人，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吾闻希世神物，咸宝藏于天府，川渎之灵，密司其职。归藏氏所传，固阴祇之多护，何乃复奋发于泥滓间，而又不得令识者一睹。岂上古之至宝，时亦示显晦于人哉？而隐见有数，俾特出愚者之手，必其无能滞留于凡目耶！

杨琢常说：在淄青日，见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逾三尺。其燕哺雏既飞，忽一旦有诸野禽飞入庭除，俄而渐聚梁栋之上，栖息无空隙，不复畏人。厨人馈食于堂，手中盘馔，皆被众禽搏撮，莫可驱赶。其家老人，罔测灾祥，顾之甚闷。忽以杖击破燕巢，随手有白凤雏长数尺，自巢而堕，未及于地，即掀然出户，望西南冲天而去。诸禽亦应时散逝，须臾□□（此处为方框）。予往岁宰于晋陵，琢时为县丞，云皆目之所睹。"掀然"下元有"飞去"二字，无"出户"至此一段，今从《说郛》补。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凤子，腾跃飞去。《绀珠集》：又一燕窠，中有赤光，毁之，赤凤子长尺许，鳞甲皆具，少顷腾而飞去。案此当即下赤龙子节文，而误以龙为凤也，《说郛》无之。

《志怪篇》曰：凡藏诸宝亡不知处者，以铜盘盛井华水，赴所失处，掘地照之，见人影者，物在下也。杨琢云：北海县中门前，有一处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隐起。洪遵泉志引，作隐起若小堆阜。如是积有岁华，人莫敢铲凿。有一县宰，乃特令平之。既去数尺土，即得小铁钱

散实其下，《绀珠集》作得五铢钱取不尽。如是渐广，众力运取，仅深尺余。泉志作深丈余。东西袤延，西面际乃得一记云：《绀珠集》作一石记云。“此是海眼，故铸铁以镇压之。”量其数不可胜计，又不明叙时代，其钱大小如五铢。阖县惧悚，虑致灾变，乃备祭酹，却以所取钱，皆填筑如故。其后亦无他祥。

杨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隐隐有声，若鸣鼓地中，日夜不辍。夜后，厢巡呵喝于外，责其不戢灯烛。既入其舍视之，不见有火，才出门外，元脱“责其”以下二十字，从《说郛》补。望之则又光焰亘天。居旬日间，元讹“闻”。人渐声传，日或聚众其家。老父惧，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小赤龙子，长尺余元脱“赤”字“子”字。坠下，鳞甲炳焕。老父惊惧，速以茵褥藉之。焚香祷谢未毕，既而见一火龙，长丈余，自檐庑而入，光如列炬，元脱“光”“列”字。烁人瞻视。一家骇震，窜伏稽颡。徐拥其子，入自寝室，穴其屋腾天《说郛》作腾空。而去，亦不损物。句元脱。然其家不数年隳败焉。此段，《说郛》接前白凤雏下。

杨琢云：胶东属郡有隐士，莫详其姓氏乡里。布袍单衣行乞于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霞举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绀珠集》作常舞于市，称曰：吉风留馨。市中群儿随绕噪拥，咸谓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传舍，郡非冲要，使命稀到，常寄宿于驿廊土榻之上。苇簟一重，每醉而归，先以冷水连洗，令湿透，然后就枕，寒暑有变，兹固无改也。虽风霜如割，单枲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热气傍蒸于人。驿之门者皆识其非常人，每酤酒数升，置于床前，及常为水沃簟，以候其入。见酒即饮罄而后寝，如是经历累年。忽一旦往道斋大会中，白日上升矣。《绀珠集》作后于市中，白日乘云而去。

僧守亮，受业上元古瓦官寺，学行无所闻，而好言《周易》中《彖》《象》。赞皇李公之镇浙右，以南朝众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纲首见

亮，因戏谓之曰：“大夫取一解《易》僧，吾师常时爱说《易》，可能去否？”亮闻之，遂请行。既至，赞皇初见仪容村野，未之加敬。及与论《易》道，亮乃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凡欲质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长安闾里中小儿，常以纤草刺地穴间，共邀胜负，戏以手抚地曰：“颠当出来。”既见草动，则钓出赤色小虫子，形如蜘蛛。北人见之寻常，固不介意；南人偶见，因而异之者。盖江南小儿亦谓之钓骆驼，其虫子之背有若驼峰然也。缙绅会同时有以此质疑，众默然。客有前明经刘寡辞曰：“此《尔雅》所谓王蛱蜴，景纯之注可校焉。”证之于书皆信，众皆叹服。

补

高宗、太祖之兴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赋租，务从优减，税纳逾数，皆系枉法。兵兴之后，因乱政经，天下骚扰，盗贼荐起。六合岌[illegible]，世无完城，非以失民心之所致哉！乾符中，所在犹皆平宁，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州郡间或忽有遗火，沿烧不数舍，而士庶惊挠，奔迫狂骇，逾时不息，惋叹之音，谓极于罹毒也。不数年后，大浸滔天，九有无复息肩，遗贼反覆，偷安兵革，则向来之荼苦，犹甘荠焉。案《说郛》所载六条，皆小有异同，而此其首条也。本书无之，今补录于此。

李宽为常侍，有门下者姓卢，善相。或问："李公如何？"曰："据其面部所无者：无子、无宅、无冢。"公有数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尝还乡居。死于池州，乘舟归，舟破沉其骨。案《绀珠集》载《金华子》十三条，亦小有异同，而是条则本书所阙。《绀珠集》每条各有标目，是条在"二十五声秋点长"后，"孤进还丹"前，目曰"面部三无"，今补。

马戴，大中初，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龙阳尉。行道舆，咏以自伤。其《方城怀古》云："申胥任向秦庭哭，靳尚终贻楚国羞。"《新春闻赦》云："道在猜谗息，仁深疾苦除。尧聪能下渴，九衢林马[illegible]，千门识车辙。秦台破心胆，黥阵惊毛发。子固屈一鸣，余固宜三刖。"又曰："丹散束飞来，喃喃送君札。呼儿旋供衫，走马空踏袜。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带雪。喜极至无言，笑余翻不悦。"又《送迟诗》云："手捻金仆姑，腰悬玉辘轳。爬头峰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六宫虽念相如赋，其那防边重武夫！"原注：聪能下渴，必有脱字。广业案：道在上，应脱一句。○按新春闻赦《全唐诗》作："道在猜谗

息，仁深疾苦除。尧聪能下听，汤网本来疏。”

孟迟，陈商门生，为浙西掌书记，以谗罢。至淮南，崔相公奏掌书记。后以诗寄浙右幕中曰：“由来恶舌驷难追，自古无媒谤所归。句践岂能容范蠡，李斯何暇救韩非？巨拳岂为鸡挥肋，强弩那因鼠发机？惭愧故人同鲍叔，此心江柳尚依依。”案计敏夫《唐诗纪事》载《金华子》二条，戴贬龙阳尉，已见前恩府条，余并本书所阙。

附

徐铉《稽神录》拾遗云：金乡徐明府，有道术。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绢，乃画持简道士，如所梦者。案是条，疑鼎臣从《金华子》摘录者，姑附于末。

甘　泽　谣

［唐］袁　郊　撰
李宗为　校点

校点说明

袁郊《甘泽谣》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宋人其他著录悉相一致。

袁郊，蔡州朗山人，宪宗朝宰相袁滋之子。综合诸书记载，知其生平大略如此：出生于元和年（806—820）中期，字之仪或之乾，咸通年中曾为祠部郎中，或又曾任刑部郎中。昭宗朝为翰林学士，官终虢州刺史。

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甘泽谣》全书凡九篇，系咸通九年（868）春季袁郊患足疾时所作，书前有作者自序。今存《甘泽谣》一卷，乃明人杨仪所传。其《重校〈甘泽谣〉序》称此书在明代已几乎绝迹，端赖其百方搜求始获一旧本，“其为书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则损缺不可复读”，故付阙如。明末毛晋据杨仪传本将此书刊入《津逮秘书》，清嘉庆中张海鹏复据《津逮秘书》本校正后刊入《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又据《学津讨原》本编录。故杨仪之原刊本虽已绝迹，其传本却赓续不绝。

杨仪传本之可靠性，向来为人所疑。清人周亮工《书影》称其书“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对此，《四库全书提要》有所辨证，大略谓杨仪本与《太平广记》注“出《甘泽谣》”者“一一相符”，当是从《太平广记》中辑出，故不能称之为赝书。此说影响极大，后来治唐人传奇者莫不从之，故杨本中所有而《广记》注“出《传奇》”之《聂隐娘》一文，也向来被定为《传奇》作者裴铏所作。

然而，只要将杨仪传本与《太平广记》细细校勘，就可以发现在文字上颇有详略异歧之处，最显著的是《陶岘》篇末，杨本有“孟彦深复游青琐”等五十九字，为《广记》所无。其他《广记》缺数字者更是不胜枚举。即以《聂隐娘》一文而言，其风格与袁郊诸作也无不相合而与裴铏所作颇相径庭，故杨仪所传当确有所本，并非辑自《广记》。

本书以毛晋《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太平广记》、明抄本《说郛》、《类说》、《岁时广记》诸书，遵照本丛书的体例，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甘泽谣
　　魏先生
　　素娥
　　陶岘
　　懒残
　　聂隐娘
　　韦驺
　　圆观
　　红线
　　许云封
返回总目录

甘泽谣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为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

及隋末兵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依；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执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教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相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包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也；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废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时。此帝王之规模地。凡为将军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罪之民，乃雕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轲云：'夫谁与

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秉其才知，动以机钤，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期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贶，报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妖祲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罂，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心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质于人，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

因写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世充争衡。首尾二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说，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复构桃林之叛。

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盖文贞之宗亲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者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

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谢谒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无请召梁公也。”三思

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

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

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于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宁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讫，更问亦不应也。

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

陶岘

陶岘者，彭泽之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

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岘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岘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拒之曰：“某麋鹿间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请者，系方伯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士，号为“水仙”。

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遗古剑长二尺许，玉环径四寸，海舶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归，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于水，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如此数岁。

因渡巢湖，亦投环剑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跳波而出焉，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岘曰："敬奉谕矣。然某尝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别襄阳山水，后老吴郡也。"

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环剑，命摩诃下取。见摩诃汩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断，殆不任持，曰："环剑不可取。有龙高二丈许，而环剑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岘曰："汝与环剑，吾之三宝。今者既亡环剑，汝将安用？必须为我力争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肢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岘也。

岘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诗曰：

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

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成。

鸦栖枫叶夕阳动，鹭立芦根秋水明。

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

孟彦深复游青琐，出为武昌令；孟云卿当时文学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时好事者为《饮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懒残

懒残者，名明瓒，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

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呗，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谨敬，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就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一拜而退。

居一月，刺吏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拦。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震雷。山石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

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棰，为尔尽驱除之。”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梃，皆蹑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虎豹亦绝踪。

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

聂隐娘

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乃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后夜，果失隐娘所在。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啼哭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可自领取。"尼欻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习。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父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乃曰："隐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猱极多，松萝益邃。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执宝剑一口，长一二尺许，锋利，吹毛可断。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走遇之，亦莫知其去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中，人莫能见。以首入囊反命，则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其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时，得其首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必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又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具

外室而居。

数年后，父卒。魏帅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曰："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来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曰：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云："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动召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得罪仆射，合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请当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盖知魏帅之不及刘也。刘问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在，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于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末化之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入冥漠，无形而灭影。隐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一一请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

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谓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

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韦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拘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

驺亲弟骍，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贾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尝为城守，方刚谠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寤，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钩缗，果获弟之尸于岸。

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怀畏。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龠，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

圆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饮酒为务；父憕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闻知，惟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生讥诮。

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

行次南浦，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锦裆，负瓮而汲。圆观望见，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上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恐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公当访临。若相顾一笑，即某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

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符。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

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

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向李公曰：“真信士。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诣。初到寺前，歌曰：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寺前又歌曰：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一年，亡。

红线

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遣掌笺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颇凄，调其声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归。

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初置昭义军，以滏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互为姻娅，人使日浃往来。

时田承嗣尝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

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

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除，唯红线从行。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虽贱品，然亦有解主忧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易尔，不足劳主忧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观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惊曰：“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济，反速其祸，奈何？”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乃入闺房，饬其行具。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见。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问曰：“事谐否？”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盒为信耳。”

红线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步于庭庑，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橐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盒，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著名香及美珠，散覆其上。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同梦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光凝，炉香烬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鼾而鼾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盒以归。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注，晨飙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余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金盒，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盒，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挝叩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以金盒授之；捧承之时，惊怛绝倒。遂驻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赉。明日，遣使赍缯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役当奉毂后车，来则麾鞭前马。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

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赖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世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功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

嵩知不可驻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中冷朝阳为辞。辞曰：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

歌毕，嵩不胜悲，红线反袂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秋，瀼露凝冷，舟中吟讽，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久之。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謩外孙也。

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高笛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人不语，不语真我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陈宝。'外祖辞曰：'本于学士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陈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謩外孙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是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邱。"

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谓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未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有清响异

音，非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

韦公曰：“欲信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划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

独　异　志

［唐］李　冗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据张永钦、侯志明点校本《独异志》，前录明嘉靖抄本《独异志》有自序云："《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此处为方框）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然有记载所繁者俱□□（此处为方框）不量虚薄，构成三卷。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此序是否即为原貌，不可考知，但对《独异志》一书的旨意是说得很清楚的：它是记"世事之独异"者，摭录"经籍□□（此处为方框）耳目可见闻"者，并及"神仙鬼怪"之事；写作的目的是要"愿传博达，所贵解颜"。因此全书所记，均为世间怪怪奇奇之异事，且不说"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之类，即使记当时事，也充满神秘怪异色彩。其中有些记载，在未发现新的古佚书之前，其出处可以说是最早的，如女娲兄妹结为夫妇事，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事等，均为后世民俗学家、小说戏曲家取资。有些故事则可看作是由起源至后世传说及小说戏曲之中间环节，如"子产闻哭察奸"条等。全书文笔简练，承六朝志怪余绪。

《独异志》作者，明抄本所录自序署作"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冗纂"，但正史未见有关李冗的记载。考《全唐文》卷八○六及四明方志，咸通六年有"李伉"者任明州刺史。于是较多学者认为李伉即为《独异志》作者。此外各种著录及书目中将作者署为"李元"、"李冗"、"李亢"等等，都难以下最后的结论。此次校点整理，仍以《稗海》本所署，著者暂定作"李冗"，其经历则仅知其曾官明州刺史。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独异志》十卷，今

传明抄本、《稗海》本、《四库》本均作上中下三卷。何时散佚，不得而知。

今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及《太平广记》等有关条目，并据张永钦、侯志明校本所引明抄本异文参校。至于补漏辑逸，暂付阙如。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返回总目录

卷上

伊尹无父，生于空桑中。禹妻化为石，后剖腹而生启。老君耳长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胁而生，及生，鬓发皓白。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刘邕好食人疮痂，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离娄察见秋毫于十里之外，卫臣弘演开己腹，纳懿公之肝。周穆贵为天子，车辙马迹遍于天下，凡游行一亿一万里。

海若居海岛，每至八月，即有流槎过，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赍粮乘槎而往，及至一处，见有人饮牛于河，又见织女，问其处，饮牛之父曰："可归问蜀严君平，当知之。"其人归，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计时即汝也。"其人乃知随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从舜巡狩，行及湘川，闻舜崩于苍梧，泣下，泪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孙吕面长三尺，阔三寸，为卫国贤臣。

汉赵伯翁尝昼寝，群孙戏其腹上，内七李于脐中。李至烂流汁出，其家谓其将死，后李核出而无患。

刘曜字永明，须百茎，皆长五尺。

汉中山靖王胜，有男女一百人，其后子孙流衍，于今问之，皆刘裔。

后周独孤信三女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

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

汉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积恶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条，为霍光所废。

项羽每叱咤，万人手足皆废。

晋宣王司马懿，自顾见背。

隋有麦铁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发洛阳，往宋州为盗，及明却返。宋人因见其所盗之物者，执麦告之，为吏所劫，乃承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间为水火焚荡俱尽。妻茅氏，连八年孪生十六子，相持行乞于市。

梁武帝贵为天子，三舍身为同泰寺奴。

唐郭子仪授中书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钱二万贯，官供二千人，熟食马料五百石。

郭太后贵极，绵联八朝帝王：代宗外孙，德宗外甥，顺宗新妇，宪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广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涌。

东汉孟业，身重千斤，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悬栋间，业启曰："陛下秤上秤臣，请秤之；虽肉重千斤，而智无一两。"

于宝母妒，当葬父时，潜推一婢于墓中。十余年后母亡，与父合葬，开墓，婢伏于棺上，久而乃生，问之如平昔之时，指使无异。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经，入维摩诘方丈室。及归，将书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柳子昇妻郑氏，无疾而终。临卒时告子昇曰：“不离君之身，后十八年更与君为亲。”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后产一男而卒。

前凉张轨时，抱罕令严根妾产，同夕产一女、一龙、一鸷。

贾弼之夜梦一人，面貌极齄丑。谓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梦中微有所诺，及觉，临镜大惊，一如梦中见者。左右家人见之，皆奔走。其所异者，两手各执一笔，书之于纸，俱有理例，徐说之亲戚，然后乃信。

魏建凌云阁既成，匠人误钉其额，文帝乃令车绳引上，韦诞题三字而下，顷刻之间，头须皓白。

晋赵末年八岁，一夕异长，身长八尺，髭须满颔，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树，其末有一实甚大，独异之。由是会宾客，摘而将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于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阳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乐之，即袒其体，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数日间暴卒。其家恨杀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数十人，一夕同卒。

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经》有大耳国，其人寝，常以一耳为席，一耳为衾。

贾耽为滑州节度，酸枣县有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双目。旦食，妇以食裹纳犬粪授姑，姑食之，觉有异气。其子出远还，姑问其子：“此何物，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电发，若有人截妇首，以犬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告不孝者，时人谓之

狗头新妇。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开腹明之，五脏坠地。后遣医工复内入腹，以桑皮细针缝合，经夕复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国公。

有娥简狄氏，吞鸟卵而生后稷。

东汉陆续，岁饥，太守施贫者食，既毕问之，凡赐六百人，言其姓名，无一参差。

吴王阖闾死，埋剑客三千以为殉葬。

汉武钩弋夫人姓赵氏，手本拳，帝纳后以手伸之，遂展。

王献之常为写《祭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视日睛不眩。

廉颇食，尽米一斗，肉一斤。

陶侃，有相者视其手策文上指，谓曰："策文到指上为三公，贵不可说。"侃以针刺之通指，因血出，洒墙为公字。

唐大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神异经》有李子昂，长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鹄所吞，居鹄腹中，三年不死。

殷纣为糟丘酒池，广可以泛舟。

张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依东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多能，

无不该博。

蜀先主刘备，自见其耳。

邹衍吹律，能变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后弃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为虎，遂食，其虎复化为人。当其为虎时，不知其为人；及其为人，又不知其为虎。

申包胥哭于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后周有一人姓陈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齐年。至四十，儿女又各生孙，孙复生子，子复生孙，相承百年内，其子孙盈数百人。老少悉为炀帝征辽所杀。

东汉灵帝时，有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灵帝时，洛阳女子生时两头四臂。

魏文帝尝著《典论》云："天下无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国进此二物，文帝遂毁《典论》。

古有女木兰者，代其父从征，身备戎装，凡十三年，同伙之卒不知其是女儿。

蜀人杨行廉精巧，尝刻木为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写下瓶口。

汉有黄安，不知何许人，常坐一龟，畏日光，龟每二千年一出头，安坐来见龟五出头矣。

苻坚三年，凤凰集于东阁。坚欲赦国中，时无有知者。忽有一童儿，绯帕幕首，走于市曰：“官家有赦。”坚复验诘，言赦书日，有一苍蝇立于笔端，久而飞去，化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风涛甚。有二花蛇龙负舟而过，左右恐惧，惟禹安然无畏。

王濬伐吴，于蜀江造战舰长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马楼。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堕，足自胫而脱，善击球、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挟二妻，生子数人。至元和末，犹在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燉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冢，见王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发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言。

唐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国，裴公破吴元济，入其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妊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妇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而产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韩晋公滉镇浙西，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必据而平之。浙右进钱船渡江，为惊涛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众以钱填其数。滉自至津部视之，乃责江神，因指其钱曰：“此钱干，非水中得之者。”问吏，吏具实对；复投词诟责。俄然二缗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宝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坼，乃命鼓座于殿阶

击之，满树花发。帝谓左右曰：“一曲未终而花烂然，得不以我为圣耶？”

刘伶好酒，常袒露不挂丝。人见而责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裤，君等无事，何得入我裈裤中。”其人笑而退。

唐开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大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进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内一人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十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走赴。群众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风忽起，画舸半沉，声伎持篙楫，不知纪极，三十八人无一生者。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葫芦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禄。葫芦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其后脱褐，从韦令公于西川，官至御史大夫，为行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薨，使辟入奏，请益东川，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葫芦生筮之，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常与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随。今复得此卦，非曩昔贤乎？”辟即依阿唯诺。葫芦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不甚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唐贺知章，会稽永真人，进士擢第，太常少卿、秘书监，为太子诸王侍读。性落托放纵，逸思过人。年八十余，因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对曰：“有十幅。”乃书告老乞归乡里。皇帝及皇太子诸王皆赋送行诗，赐越中剡田以给之。

孔子行过少陵原，闻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焉：“何哭之悲也？”妇人曰：“向者刈薪而遗簪。”孔子复问曰：“刈薪遗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一过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某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晋尚书令卞壶，死苏峻之难，葬在上元县。后盗发其墓，见壶鬓发苍白，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甲，穿于手背。安帝赐钱十万，令改葬焉。

挚虞《要注》云："晋武帝时，有彭权为侍中。帝问髦头义，权答曰：秦时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髦头。"帝乃令虎贲之士戴之，以卫左右。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曾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昙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李氏女，乃三十年余。章从职太原，弃其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鬖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经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照惊噫久之，谓之曰："贫道五十年前，常谓郎君必贵。今削尽，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上帝，以罪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刀划腹于浴斛，五脏堕地，遂死。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长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

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太宗苦病痢疾，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宝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荜茇方进。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徵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作，问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荜茇有效，复令进之。”一啜又平复。上问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徵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岂不及汝邪！”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立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隐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飞诏与之参诀。时人谓隐居为“山中宰相”。

梁张僧繇善画，为吴兴太守，武帝每思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传往写其貌，如对其面。尝于江陵天皇寺画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释门之内画此，何也？”对曰：“异日赖之。”至后周，焚灭佛教，以此殿有儒圣，独不焚之。又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睛。人问之，答曰：“点则飞去。”众人以为虚诞，固请点之。顷刻，雷霆，二龙乘云腾上，其二不点者犹在。画之通神若此。

晋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见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岁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终焉。

唐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殓，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亡者遂起，与之相搏，家人子弟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并卧一床，长短、形状、姿貌、鬓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定识，遂同棺葬之。

汉武陈皇后，本其姑公主嫖女也，色衰弃后宫。乃以黄金五百斤赠司马相如，令作赋。赋成，帝见之，再得宠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龟，每战胜，龟则起；及其败死之日，瘤入一寸。

东汉耿秉，镇抚西边，单于匈奴多怀其恩。闻秉卒，有[illegible]面流血哀痛者，举国发丧。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寮有宴，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愿纵之。云醉，因劝加于刑责，于是杖之二十。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之曰："君省相识否？"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余，中唯贮酒糟数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旦夕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额挼捩，肢体、手指、肩髀，皆改于旧，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以为贱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于观察使李铦，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人而覆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变改人者数代矣。

郑覃历官三十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唐萧瑀尝因内宴，上曰："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相顾未言，瑀引手取杯。帝问曰："卿有何说？"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抚掌，极欢而罢。

唐贞观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琼甚愤惋，乃赍百千诣茆山道士叶灵中求章奏以问吉凶。灵中年九十，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去，缥眇不见。食顷后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断。"一岁，琼无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经，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于齐州灵严寺院，有松一本立于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归即此枝东向，使吾门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向指，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归，得佛经六百部，至今众谓之摩顶松。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长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说苑》曰：汤时大旱七年，煎沙烂石，于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崇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言未既，天大雨。

汉霍光立宣帝，帝谒太庙，为初献，帝行而光在后，帝恐惧，如负荆棘。

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传车垂赤帷裳。琮升车搴帏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善恶，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闻之，振悚耳目。

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旧有贪泉，人饮之则贪黩。隐之酌而饮之，兼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又居母丧过礼，家贫无以候，宵分常有双鹤至，夜半惊唳，隐之起哭，不失其时。

伍员吹箫，行乞食于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虚，丁曰：“臣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无肯綮，若初发硎，游刃必有余地也。”

郢人以垩漫其鼻，薄如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去

其垩而不伤鼻。

唐高宗尝苦头风，而目闭心乱，乃召医工，工曰：“当于眉间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头是汝出血处！”命扑之。帝曰：“若因血获差，幸也。”遂针之，血出溅黼衣，眼遂明而悉平复。天后自抱缯帛以赠医工。

阮籍放旷，有兵家女，极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遂往哭之，尽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须，可以挂弓。

唐韩幹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问曰：“何缘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画良马，愿赐一匹。”幹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收而用之。

谢灵运临刑，翦其须施广州佛寺，须长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一人哭于当道，问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吾行必以暴风雨，灌坛当吾道，不敢以疾风暴雨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过境。

晋桓豁镇荆州，有一参军五月五日采鸲鹆[illegible]，剪其舌，令学人语，经年遂能言。后因大会，豁出之，令遍学座客话。有一人患齆鼻，鸲乃遽飞入瓮中，语与患者无异，举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卢怀慎无疾暴终，夫人崔氏，止儿女不令号哭，曰：“公命未终，我得知之。”语曰：“公清俭而廉洁，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燕公同时为相，张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鼓橐，为说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匹哉！”言讫复绝。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偶游南园，令家仆童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

晋孟嘉少知名，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甚远。亮问江州刺史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认之。”俄然指曰：“彼君少异于众，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为驸马，如厕，左右侍者甚众。敦乃脱衣裸体而登厕，无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贼。”其后果为乱也。

宋武帝未杀殷仲文之时，仲文每照镜，常不见其首，后数日，果为武帝所杀。

汉宣帝时，有人于疏属山石盖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将至长安，乃变为石。宣帝集群臣问之，无一知者。刘向对曰：“此是黄帝时寘窳国负贰之臣，犯罪大逆，黄帝不忍诛，流之疏属山。若有明君，当得出外。”帝不信，谓其妖言，收向系狱。其子歆自出应募以救其父，曰：“须七岁女子以乳之，即复变。”帝使女子乳，于是复为人，便能言语应对，如刘向之言。帝大悦，拜向大中大夫，歆为宗正卿。诏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经》。”

汉东方朔，岁星精也。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

东汉王霸，善抚士卒，每有人死者，脱衣殓之。

刘琨、字越石，尝为胡骑所围，救兵不至。城中窘迫无计，琨乃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贼皆流涕怀土。至晚复吹之，贼舍围而去。

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吊曰：“祸当君，可移于相。”公曰：“相，所理国家，不可也。”“可移于百姓。”公曰：“百姓，国之

本，不可也。”“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本，不可也。”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于是荧惑退三舍。

唐贞元中，李师古暇日常宴其从事。适有日者预坐，师古遣遍视幕客皇甫弼、贾直言之徒凡十辈，答曰：“十日之内，俱有重祸。”又指一从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马厄。”时有从事姓魏者，师古之妻党，移第凿池，积土其旁，上构高亭，极为弘敞，既成，即迎入舍乐之。饮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胜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于死。王生因为角马木长钉横贯其脑，立死。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与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于是国无相弃者。

隋杨素家，富侈之极，家童数千人，后庭曳罗绮之女亦数千，都会之处，邸店碾硙，不知纪极。性贪营利，心无厌足，时议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苍头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疠，子孙尽死，唯一子续生数旬，群奴欲杀之，分其财。善窃之，将入瑕丘山中，至七岁，出理于官。钟离意为令，杀群奴，表善之忠孝。善后拜郡守。

魏太祖军中粮乏，令主仓吏用小斗。后军众有言，太祖归罪主吏，谓曰：“借汝死，令压众。”谤词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于后曰：“此天牛，能粪金以遗王。”王以为然，即发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张仪随其后开蜀。

汉于公门坏，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门，可容车马，我治狱多阴德，后世必昌。”子定国，果为丞相。

殷仲堪节俭，为荆州刺史，每食，饭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若挞之于市。

禹伤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斩马以祭之，仰天而啸。忽梦神人，自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书者斋焉。"禹遂斋三日，乃降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

孙坚，字文台，战而堕马，军吏失之，所爱骏马入营，踣地悲鸣。人异之，逐马往，得坚于草中。

王粲尝谒蔡邕，倒屣迎之。满座皆惊，曰："王孙久有异才，吾家书籍，悉以赠之。"

越王勾践为吴所败于会稽，将以勉励于众，尝施一器，悬胆于门，出入尝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贺若弼父敦，临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锥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败，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议伤炀帝，为炀帝所杀。

宋刘裕贫贱时，尝盖布被，用牛尾作蝇拂子。及登极，亦不弃之。敕其女彭城公主，谨收藏以遗子孙。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敕天下贡献绫罗锦绮，不令织鸟兽之形，恐裁剪之时，有伤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引海水，利鱼盐，邑人歌之。时瀛州刺史贾敦顺、冀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楚王铸作三剑，晋、郑求之不得，兵围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晋军血流，郑卒奔走。

晋谢玄，字幼度，有才业，甚为从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罗香囊，安鄙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得，焚之。

汉武帝自回中郡绕一山曲，见一物盘地，状若牛，推之不去，击

之不散。问左右，无能知者。东方朔进曰：“请以酒一斛浇之。”帝命酒浇之，立散。复问，朔曰：“此必秦之故狱，积其怨气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抚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张南苑三百年，敕云：“期毕便申。”

汉光武爱惜士卒，每欲发一兵，头须悉白。

东方朔伏日对武帝拔剑割肉，帝令自责，曰：“拔剑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责，反自誉也。”蒙赐酒一斛、肉一百斤，令遗细君。

秦穆公亡善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皆赐酒沃之。后与晋战，而三百人争死以报恩。

卫玠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无怨怒。

汉阴丈人抱瓮入井，负水灌园，有人教其为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宁自倦败，不可以机为用，有伤真性。”

秦始皇欲观日，乃造石桥海岸，驱使鬼运。始皇曰：“欲见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谓始皇左右曰：“我形甚丑，勿画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画地图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脱走，仅免死，左右皆陷没焉。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见门阃有血，即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山上。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时，有西国胡僧，能口吐火，以威协众。

奕对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烧臣，即为圣者。”高祖试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东，乃令胡僧作法。于是跳跃禁咒，火出僧口，直触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烧僧，立死。

晋孝武欲为晋陵公主求婿，问王珣曰：“得及刘真长、王子敬便足。”珣曰：“谢琨不及刘真长，不减王子敬。”帝然之。未几帝崩。后司空袁山松欲以女妻谢琨，珣曰：“卿勿近禁脔。”元帝初渡江，国内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项肉一斤尤脆美，进充御食，时人以此为禁脔。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鞫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燧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要尉。

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为猿鹤，君子为鹤，小人为猿。

陈胜以丹帛书“陈胜王”字置鱼腹中令卖，有市得者，烹食之，见而怪之，遂立胜为王。

刘备尝乘爱马号的卢，居樊城，刘表欲因会杀之。备走陷檀溪，乃语的卢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马一跃三丈，遂脱难。

任公子为钓，用十五犗蹲于会稽，期年无所得。一旦获大鱼，自荆江东，皆厌腥臊。

卷中

吴公子光飨王僚，令专诸侍，置剑于蒸鱼腹中，因进鱼抽剑，刺杀王僚。

晋羊祜，字叔子，为荆州守，有恩及闾里。及死，阖境并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讳之。襄阳百姓于岘山立堕泪碑。

王允欲杀蔡邕，马日磾曰："邕逸才多艺，详汉传事，何可害之！"允曰："汉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今岂可使佞臣执笔，我辈等蒙其讪议耶？"遂杀之。

魏陈寿撰《三国志》，丁廙、丁仪俱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与我千斛米，当为尊公立佳传。"其子不与之，遂不作传。

晋王濛、刘惔，并为中书侍郎。及宋辅政，俱加侍中。时人故号为"入室之宾"也。

汉赵尧为周昌侍御史，人谓之曰："赵尧乃奇士也，必代君为大夫。"昌曰："尧，刀笔吏，何至此也！"后昌为赵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视尧曰："无以易尧。"乃授尧。

晋帝问王夷甫曰："寿阳以东常涝，寿阳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寿阳以东，吴人亡国哀音，鼎足强邦，一朝失职，叹愤为阴，阴积成水，故常涝。寿阳以西，中国新平，强吴美宝尽入，志盈心满，常欢娱，故旱。"

因畅为河南尹，时久旱，祷祠无应，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余具，遽降大雨，年谷丰稔。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换，唯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马号曰白鹘，后因猎献于文帝。

《武陵记》曰：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绣锦，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崔豹《古今注》：齐王后怨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嘒喉而鸣。后王悔恨，闻蝉即悲叹。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百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百，可领之。"缗皆濡湿，父母虽受钱，不知其由。泰归问焉，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法严寺。

晋王导子悦，年二十有名，为中书郎。导尝梦人以百万买悦，于梦中领之。导寤不乐，亟为祈祷。未几修墙，掘得钱百万，导意恶之，一皆不用。及悦病，导复梦一被甲持刀，自称蒋山侯索食，食毕，作色谓导曰："公儿已卖与他！"言讫觉，翌日悦卒。

汉景帝好游猎，有猎人见虎，无便得之，乃为珍馔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悉化为虎而去。

后汉马略，年十七，闭室读书，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续命而已。乡里谓之潜龙。三十谒桓帝曰："我贤人也。"遂拜关内侯、光州刺史。略弃官入海，恶虫猛兽悉避路。

《吕氏春秋》曰：齐有二烈士别于路，相与沽酒共饮。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无须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

递相食啖。须臾，酒与肉皆尽而俱死。

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围台城，远近不通。简文与太子大器为计，缚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必厌胜术，不然，即事达人。"令左右射之，及堕，皆化为禽鸟飞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传》曰：房临刑之时，谓人曰："吾死之后，客星入天井。"举朝皆哀之。

王充《论衡》云：汉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为囚象，凿地为坎，致木人拷讯之。若正罪，则木人不动；如冤枉，则木人摇其头。精感立政动神如此。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时，波弋国人贡茶芜之香，若焚著衣，而弥月不绝；过地则土石皆香，经朽木与腐草，则皆荣秀；用熏枯骨，则肌肉再生。

后汉明帝杨后，花面美色，有颠狂病，发则杀人。唯内傅孟召为文，后每读之，颠狂辄醒。时人语曰："孟召文，差颠狂。"

《玉箱记》曰：前汉刘子光西征，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间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

齐王奂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孪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阳郡民王保幸种田六顷，悉生嘉禾。

周厉王时，北斗与三台并流，不知其所。厉王没后，两主星复见。

《搜神记》：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先有大查当江损行舟。若

祠祭者，查浮可见；不祭者辄沉，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数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汹汹然波浪振惊，查浮遂移去，不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诵祚之德也。

干宝《搜神记》曰：零陵太守史满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余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岁，太守使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门请见，自称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怀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两世慎勿开墓中绝。"言讫不见。懿曰："此或数也。"遂开视之，乃一金龙子，长三四寸，背上有铭云："父子从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禅，世墓中绝；元帝渡江，都建邺。

《三峡录》云：明月峡中，二溪东西。宋顺帝昇明二年，峡人微生亮于溪中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之，见一美女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称唐高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女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不知所终。

《成应元事统》云：车胤好学，常聚萤光读书。时值风雨，胤叹曰："天不遣我成其志业耶！"言讫，有大萤傍书窗，比常萤数倍，读书讫即去，如风雨即至。

汉黄霸为封溪令，部人陈廉携酒并猩猩以献。霸问是何物，人未及应，囊中语曰："斗酒并仆耳。"霸以其物有灵，开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为三公，武帝委以国事，每月三两归其家。家畜犬，见吠之。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以致如是！"

《越绝书》曰：越王句践既为吴辱，尝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蛙怒，句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助平吴。

《搜神记》曰：冯稜妻死，稜哭之恸，乃叹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复苏，后孕十月，产讫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风雨雷电，路旁有五松树，荫翳数亩，乃封为五大夫。忽闻松上有人言曰：“无道德，无仁礼，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闻，始皇不乐，乃归，崩于沙丘。

汉高祖每战，亲当矢石，前后被七十二箭，或言灭七十二黑子。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闻窗外有呼者，积出见之，有五六丈夫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起视，皆汉古钱，计得一百七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东宫舍人。

后汉刘圣公，初得玺绶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绳绕圣公。明日为刘盆子将谢禄缢杀之，亦绕星之象。

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谋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尝居南山野中，喜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侮之，多伐树践囿，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俄有二虎近其居，为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铜头铁额，食沙啖石，然卒为黄帝所灭也。

《搜神记》曰：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凌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台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树。及大，树枝条相交，有二鸟哀鸣其上，因号之曰“相思树”。

黄帝斩蚩尤，冢在高平寿长县，高七丈，时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如匹绛，时人谓之蚩尤旗。

《西京杂记》：弘成子少时好学，尝有人过门，受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聪敏，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学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为名儒。

晋陶侃微时，丁父艰。将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有一牛眠圩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改葬地。

汉太尉杨震以忠贞见黜，及还洛，叹曰：“吾居上司，疾奸臣樊丰之狡不能诛，知帑藏空虚而不能富。”因饮鸩而卒。门人冤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鸟翼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头垂泪。葬毕，乃飞去。时人以为忠贞所感。

《会稽记》：上虞兰室山，葛玄所隐之处。有隐几化为鹿，鹿鸣即县令有罪。

司马郊，字子都，隐居华山，向五十年，禽兽日游目前，有如家驯。每灌园，不食菜心，以其伤生意。及四时山果熟，果大大鸟衔，果小小鸟衔，俱送郊斋中，不知纪极。叹曰：“禽鸟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颗。异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于庭，悲鸣累日而去。

魏陈思王曹植，与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尝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爱，不敢肆心，因召植游华林园饮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缢杀。使者以弓弦三缢不死，而弦皆顿绝，植即惊觉。左右走白帝，帝自是

后不敢害植。

《华阳国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滨。忽见三节大竹筒至女前，闻竹中儿啼，剖而视之，得一男，收养。及长，甚有武才，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

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复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缉笼之下，忽涌一泉，清泠可爱。时人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

汉杨仆为楼船将军，自以功高，耻为关外人，请以家财移关于新安，有诏从之。

《列子》曰：韩娥过齐雍门，鬻歌假食，既毕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复作长歌，于是雍门之人，欣跃抃舞不止。乃厚赂遣之。

项籍开始皇墓，探取珠宝，其余不尽取者，有金雁飞出墓外，为罗者所获。

汉武帝元封中，浮圻国贡兰金之泥。其金生于汤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飞鸟不敢过，居人不敢渡。国人于水边见有此泥，取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贡于汉，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卫青、张骞，皆蒙此泥封玺绶。帝既崩，紫泥遂绝。

石虎于太武殿前造楼，高四十丈，以珠为帘，五色玉为珮。每风至即惊触，似音乐在空，过者皆仰视爱之。又屑诸异香如粉撒楼上，风吹四散，谓之“芳尘”。

《吕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恶之，此人无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悦其臭，昼夜随之，不能抛舍。

晋文公时，有蛇当道而横，文公以为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

蛇。守吏夜梦有人杀蛇，曰：“何以当圣人道！”觉而见蛇已坏矣。

《庄子》云：齐桓公出游于泽，泽畔见一物，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见人则捧其首。公谓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见者必霸。”公后果霸其国，为五霸之首。

魏公子无忌视事，忽有一鹫逐鸠，鸠入公子案下，鹫遂去。令捕鹫，取数百列于庭下问之，逐鸠者当伏趯。有鹫伏罪于地，乃杀之，而放其群鹫。

后汉卢景初生，项有一丛白毛，数之得四十九茎，后四十九年卒。

后汉裴安祖常息大树下，有鸷鸟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触树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荫地，俄顷复生，乃飞去。因寝见一人，衣冠甚伟，拜谢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谢。”安祖年八十而卒。

后汉郑弘为临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夹车而行。弘异之，主簿黄国曰：“三公车旁画鹿，君必为相。”后位至太尉。

宋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义庆掷器于阶，虹遂作风雨声，响撼庭户，良久不见。

《列女传》：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问：“泣何也？”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泽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远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祸将至矣。”期年而答子见诛。

伪蜀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来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后有郑美人，势亦宠爱，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姬三人。未几，势为桓温所杀。

吴道子善画神，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于东都天宫寺图神鬼数壁，以资冥助。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衰服，若常时妆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际，魔魅化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

晋王恺有牛，号八百里，常莹其踶角。王武子戏与射赌，以金敌之，偶中的，谓左右曰："可生采其心作炙。"至食一脔而止。

蜀将姜维既死，剖其腹，视其胆如斗大。

左思构《三都赋》，门庭墙溷，皆置纸笔，十年乃就。

汉张仓年老而无齿，饮人乳，过百余岁终。常感王陵，母卒后，奉陵妻，朝夕侍诺，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阳城者，华阴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随，皆不娶妻。朝廷以谏议大夫征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质于酒家，有得三数斛者，料钱入室，即复赎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随志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西首。

晋桓玄贪秽，金玉不离其手。

吴隐之兄坦之，葬母设祭，每祭恸绝，至第七祭，呕血而死。

要离羸瘦极，每出，遇顺风即行，逆风即倒。

汉成帝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

唐高开道箭在脑中，使医凿骨取出镞，与客饮酒，谈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临行戒曰：“吾甚爱汝，慎勿与人相竞。”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其于保身远害，皆如此类也。

苍梧王酷暴好杀，尝自持刀槊，行见人，即击刺死之。若一日不杀人，即惨而不乐。

何宴常服妇人之衣。

晋陆云，字士龙，家在吴，久不得家信。有犬黄耳，云摩其背，谓曰：“与吾达一书至家，得否？”其犬即摇尾，因以竹筒盛书，置之犬项，旬日达家，得报而还。

陈正为太官，进炙，有发贯炙，光武令斩正，正曰：“臣有三罪，请言毕而后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发，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砺，不能断发，臣罪二也；臣与庖人六目同视之，曾不如黄门两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黄门而释正。

汉武帝自甘泉至渭桥，有女浴于渭水者，乳长七尺。上怪问之，答曰：“后第七车当知我。”时侍中张宽在第七车，使问之。宽曰：“祭天星斋不严，即此女见。”

梁沈约家藏书十二万卷，然心僻恶，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老，以有元宝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于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玄宗幸蜀之时，至东泰山，内臣高力士拢马请下，东北陈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亲辞九庙，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恸极，左右不胜哀咽。

陆贾得南越王赵佗所赠橐中装万金，归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贾携侍儿竟乐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极其滋味承奉。其宝剑珠玉随身皆赐之，虽非训导，亦为达见。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然心痛，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帙，金十饼。乃卖二饼葬书生，其余枕之项下，置素书腹上而退。其后数十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其儿归葬。金八饼在项下，素书在腹上。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为尚书，人无敢以好衣食见者。武帝叹曰：“吾不及毛尚书能移风俗。”

窦婴征七国时，得赐千金，置之庑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谓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丽者也；发言举事，左右皆曰，君圣者也。吾内外不见其过，安得不亡乎！”于是改行易操。后三年，美行于宋，宋人迎之复位，谥曰昭。

晋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绿李子，熟时惠人，必钻破其核，恐他人种植之。

王澄出为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见路旁树有一鹊巢，乃自解衣上树，探弄鹊雏，旁若无人。

王右军永和九年曲水会，用鼠须笔、蚕茧纸，为《兰亭记叙》，平生之札，最为得意。其后虽书数百本，无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萧

翼密购得之，爵赏之外，别费亿万。太宗临崩，谓高宗曰：“以《兰亭》殉吾，孝也。”遂随梓宫入陵。

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蒲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

汉和亿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亿令设槛，得二虎，亿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亿杀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兽皆出境，吏人以为神君。

后汉郑玄居山东，有疑莫知所问，遂往入关诣马融，三年不得见。一日融大会，遂见之，登楼问其疑，数十段，皆决。语毕遂归。融谓门人曰：“玄既归，吾道东矣。”

晋索綝报兄之仇，手杀四十人。

鲁公仪休为相，归见其妻织，乃焚机而出，谓其妻曰：“吾为相食禄，今尔夺百姓之利，使民安归哉！”

韩康伯隐药肆，卖价无二。有二女子买药，不识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无二价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丽国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气自天而下，大如鸡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东明，善射。王恐为国害，欲杀之。东明走，弯弓射水，鱼鳖浮出而为梁，以渡东明。

魏武帝尝居铜雀台，及终，令妓乐登台，望西陵而歌舞。

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鹬毛为冠，郑伯闻而恶甚，使盗诱杀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以其非法服也。晋大医司马程据上武帝雉头裘，诏曰：“此裘非常服，损费功用。”遂命火于殿前焚之。

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头上葛巾漉酒，毕复裹之。

晋羊琇，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瓮，须臾易之，有顷便可熟。

汉文帝俭约，常集谏书囊而为帐。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晋庾衮，字叔褒，父在常戒衮以酒。及父殁，日饮不止。因责曰："余废先人之戒，何以训人！"乃携梃于墓前，自杖三十。

晋明帝十余岁，未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问曰："日与长安孰近？"答曰："日近。"复问之："何言日近？"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帝异之，明日对群臣复问之，答曰："日远，长安近。"元帝甚惊，问曰："何以与昨日之对有异？"复答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人从日边来。"帝愈奇之，立为太子。

管辂年七八岁时，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言动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鹄，尚知天时，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纳后妻谗言，尝笞舜，舜见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故能保身于孝道。

黄霸为颍川太守，召吏，方食于野亭，鸟攫食，霸见吏曰："汝为鸟攫食耶！"吏惊，以为霸尽知其行止，后不敢为非。

秦败，豪杰之士争取金玉，唯任氏子独为仓窖贮粟。后谷石万钱，于是金玉宝货，尽归任氏。

何劭，字敬祖，日供口食计二万钱，而兼四方珍味。虽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吕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轻也。

唐初，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东封，过其家，问之何以致然，公艺执笔，唯书百余“忍”字，余无他言。遂旌表其门。

汉高祖既入关，诸将劫珠玉宝货，唯萧何独收秦格式律令，卒为汉名相，功居第一。

阮修字宣子，居贫，年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一钱不得。

隋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四人同气。大业末，天下饥馑，其妻欲劝分居，乃窃取庭树中鸟雏，置诸窠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乱，战争之秋，禽鸟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计，中夜遂搅妻发大呼曰：“此乃破家贼！”召诸兄弟，哭以告之，而弃其妻。居虽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为天后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因抛一石于云中，心祝之曰：“我为帝，即此石不落。”遂为树枝阁之，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浃旬，践居帝位。

荀奉倩与妻情厚，冬月妇病热，奉倩出露坐，候体冷，即入熨之，甚为世所讥。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鱼来，御舟而过。

河间王孝恭，才智识略，时出于众。初，受诏征蒲公祏，上有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自省，无负神祇，此变应是公祏。时人服其先见。

太公封于齐，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谓曰：“客寝甚甘，殆非就国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关，遂止。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国人知之。桓公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

言，国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圣人乎？今东都牙安在？”桓公顾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谓三色？”曰：“欢欣众悦，钟鼓之色；愁倅哀忧，衰绖之色；猛厉忠实，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东面南面指之，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者六所，古今无之。

公仪休相鲁国，入园见妻莳葵，因拔去，谓妻曰：“身为国相，与民争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窃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还。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与鸥鸟狎引，数百相从。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可与俱来，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群鸥翔而不下，盖以机萌于心而物惧也。

姚泓将妻子降于刘裕，裕斩之于建康市，凡百里之内，草皆焦而死。

苻坚委政于王猛，小大无疑。猛卒，其子皮谋反，坚让曰：“丞相临终，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与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验也！”赦而不诛。

唐仪凤中，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判馆，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然后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尝启齿。归经，号恸无时。国朝夺情，惟通得理。

汉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晋颜含有孝行，兄畿服药过多，死于家，含遂开棺，复生。母妻家人尽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无劳怠。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召门尉陈饶等二十三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乎？"饶等皆伏而不对。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难用！"陈饶对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诸己而责诸人。"燕曰："先诸己而责诸人，其云何？"饶曰："三斗之粟，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食，园果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携掷，而士不得一尝；绫纨绮縠丽靡于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为缘。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轻，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铅刀蓄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惭而避席，曰："燕过矣！"

卷下

赵简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举兵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令退，军吏谏曰：“君诛有罪而城自坏者，天助也，曷为退？”襄子曰：“吾闻于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险。’使其理城后攻之。”中牟闻之，请降。

太康畋于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辇其母以从，终失国。

汉王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吕后问计于张良，曰：“南山有四皓，隐而不仕于秦。太子卑辞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于是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绮里季，皆随太子入谒。高帝曰：“吾得天下，□□（此处为方框）不到。今从吾儿游，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来；今太子贤明，臣故佐之。”于是太子乃定。高祖谓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难动摇矣。”

李嘉祐为相州刺史，至都询故事，皆云前后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则贬。嘉祐按其图籍，自北周尉迟迥死王事始也。乃为迥立庙，四时享之。后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吴，竟加以冕服。而其后皆荣迁去。

汉耿寿昌置常平仓，贱时籴粟，贵时减价卖恤民，以成为国之体也。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

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气刚直。初为洛阳令，有罪戮于都市，已坐讫，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业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传呼：“释元忠。”传呼先至，执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岂可求生？”有顷方至，观者咸服其安闲神异也。

隋炀帝无道，杜伏威以齐州叛，炀帝遣陈稜击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击而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毕，然后斩其首，携入稜军中，稜遂大败。

汉惠帝时，叔孙通讽上曰：“古者春有献。今樱桃熟，愿陛下取之。”献果皆自此始。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唐沧景节度李同捷叛，王智兴帅徐泗兵讨于棣州。时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于城上战棚骂智兴，军吏耻之，智兴蒙衣掩耳不忍闻。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击去其首。”智兴喜曰：“若中，赏汝千万金！”乃与抛发一石，正中其首，随石迸落，军中欢叫，城上飞动。

汉臧宫威名闻于匈奴。匈奴欲识，使人求见宫。宫启帝曰：“域外重人形状魁梧，臣貌丑陋，不如选瓌伟者示之。”帝以大鸿胪卿魏应代之。

东汉宦者张让、赵忠持国权，引用屠沽人登清贵。灵帝语左右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故卒以灭汉者，赵、张是也。

张安世每举进贤达，不令其知。或有诣门谢者，安世亦不见。终

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谢恩私门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楼临大道，日夕歌宴击博于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飞鸢衔腐鼠堕客。客举面，值其笑。二客相与谋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谚曰：“骄奢之灾，祸非一致。”

汉邴丹曼容养志乐，外权势，仕至六百石，即免归，畏权而祸至也。

张衡死，蔡邕生，时人以邕为张衡后身。

唐初有阚稜者，善用长刀，刀长丈余，每下刀毙数人，莫有嗣者。

薄昭，汉文帝舅。以其杀汉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丧服哭之，昭遂自尽。或云昭侍饮，酌酒不满，一郎纠之，昭既归，使人持刀杀纠者，帝闻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质皆人，而足如马蹄，谓之“马蹄突厥”。

窦滔久戍，其妻苏氏能词，织锦为回文诗，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纵横读之，皆有旨义。

贾逵年五岁，姊抱听邻家读书，及长，俱能通经籍。姊问曰：“吾未尝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听读书，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群书，天下闻名。载粟帛受业，而家大富。时人以为贾逵舌耕。

钟繇年七十而纳正室。

卫青本平阳公主家参乘，驸马曹寿卒，敕令择国中贵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贵，主问之曰：“是常为我参乘，如之何？”使者答曰：“当世无如将军者。”遂尚平阳公主。

汉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纵横，帝怒乳母，流于边。入辞帝，郭舍人谓曰：“母今出时，但屡顾，我当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顾舍人。舍人骂曰：“妪回顾何为？帝壮矣，岂假汝乳耶！”帝于是悦，遂不流乳母。

秦优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动。时天雨甚，武士被盾立于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盾郎，汝虽长，立雨中；我虽短，立殿上。”始皇闻之，乃命徙立庑下。

汉高祖微时，常与客过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厌叔，佯为羹尽，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为帝，封其子为“戛羹侯”。或问帝，帝曰：“其母不长者。”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有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宠徐姬。姬性妒，后怨帝，每召至，即妆半面见之。意者以帝一目，非为全面也。帝亲杀之。

尸乡有祝鸡翁，善养群鸡，皆有名呼之。贩卖鸡卵，获亿万。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怀光既叛于蒲，朝廷以法诛之。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

郑之管城，有居人郑虔章者，落魄杯酒间，年五十余无闻焉。日醉归，寝宾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为鬼曳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荒叫，亲戚举烛俱至，相与牵争而不能制。渐入至胸臆，头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堕水者。乃合众村锹镬掘之，深丈余，得一枯骨，可长八九寸。又复旁搜无所见，因出而葬之。

王锷为辛京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甚易之。一旦击球，驰逐既酣，锷仰天呵气，高数丈，若白练上衔。杲谓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弟配之。锷终为将相。

西极有献续弦胶者，帝不信，即断而接之。使人挽曳，及他处，断而接者如故。

魏国有女子极美丽，逾时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疮肿，脓水不绝。遇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犬走三十里，归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顷一赤蛇从疮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张果老先生者，不知岁数。出于邢州，帝迎于内，礼敬甚，问无不知者。一旦有道士叶静能，亦多知解。玄宗问：“果老何人？”静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讫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许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血流，偃仆于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儿多口过，不谪之，败天地间事耳。”帝哀恳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复生。其后果老辞归邢州所隐之处，俄然不知所往。

后汉刘焉，字君卿，灵帝时为太常。见王室多故，意求之交趾，欲避难。侍中董扶谓焉曰：“常见益州有天子气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舆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烧，所造作物荡尽焉，疽背而死。

始皇时长安县忽有大水，涨而欲没县。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谓幹曰：“今日卿何作鱼面？”幹曰：“明府亦作鱼头。”言讫，遂陷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贵极。庭穿大井，合木为柜，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珍珠、琼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天兵枭戮而赤族，其肉色并如金。

《神异记》注曰：西南大荒中有兽，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

欺人，言东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诡。

吴孙权猎于武昌，有神女见曰：“今日当猎异兽。”忽然不见。俄顷猎得一豹，女复见曰：“可竖其尾于我处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设，自孙权始焉。”

《三十国春秋》：伪前梁张重华在梁州，欲诛西河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皆无尾，未几祚遇祸。

唐贾直言，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饮之，立死，酒自左足间出，复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归还东平。以劲直名闻，拜谏议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节，直言随父流所，谓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复相见。”令其改适。董入室，以绳缚发，取笔令直言封之，启曰：“非君不解，毕死不开。”其后二十二年再会，旧题宛然，以油沐之，其发俱堕。

太宗朝罢归而含怒曰：“终须杀此田舍奴！”文献皇后问曰：“大家嗔怨谁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对众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惊问曰：“何也？”后曰：“妾闻主圣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圣德，不有忠臣，妾敢庆贺！”帝大悦，益重魏徵。

曹操密语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挟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执汝。汝勿言，吾有重报于汝。”其人不悟，遂缄默至于死。操用此以惑众，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越。

唐张文成七登科选，员半千云：“张子之文，如青钱万拣万中。”时人以文成为“青钱学士”。

唐狄仁杰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驳下，问有何劳绩，寺复执申曰：“岁凡断狱一万二千。”考功特升上下考。

齐高洋残酷，其弟南阳王淖献计，令取群蝎置斛中，裸断一人，为蝎所螫，哀号宛转，不胜其苦。洋笑，飞书谓其弟曰：“有此乐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阅看。肃宗谏曰：“历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上曰：“渠有异相，故禳之。”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化为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龙首猪身，无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国。

河上公尝居河上，不知姓字，无营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见之。自云穷《老子》一经，甚侮侵于世。与帝语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岂无敬君之礼乎？”公遂跃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虽尊，于我何加？”帝谢之，乃下，共论《老子》经之义，帝不能屈。

陆云有笑癖。尝谒司空张华，华多须，以袋盛之。云见华，不及拜而笑倒。又尝自服缑绰上船，见水中影，笑而堕水，几至于死。

太宗以魏徵为人镜，谓左右曰：“以古为镜见成败，以铜为镜知美丑，以人为镜知善恶。吾用此三镜，以辨兴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镜！”

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祭彤为辽东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赐钱百万。

周亚夫平七国归，不得任用，怏怏不乐。帝觉之，因宴与肉，大胾不设箸。亚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饥食藁席，九十日至饿死。先时人相其有纵理入口，当饿死，果然。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贫贱谁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

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时已无道，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头击树而死。其人得之，后日日忘家失业，专坐此树下守兔。有过者见之，问：“汝何守株也如是？”

后汉窦武生时，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侧，蜿蜒磕头，血流而去。

郅都为济南太守，诛豪族三百余家，不顾妻子。

后汉韦逞母宗氏，博究经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纱窗授业。

荀菘有女名灌，菘为襄阳太守，为杜曾所围，菘欲求救于平南将军石览。灌年十三，率勇士千余人，逾城突围，且战且前，诣览乞救。览假兵救菘，贼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种大守，授右骁卫将军，早立功勋。太宗征辽，至白雀城，为贼所围，腰中贼矟，疮极重。帝因传令，及拔贼城，得行矟者高突鹁鸹。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杀。曰：“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郄超有旷世之度，每有寒素后进，力引拔之。死日为其作诔者四千余人。

鲁肃以义气周急为意。周瑜为居巢长，居母丧，过肃求粮。时肃有米两囤，各三千斛。指一囤与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吴。

晋王浑妻钟氏，字琰，有藻鉴。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与群吏处，琰自帷中窃视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

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数月卒。

伊尹负鼎以干汤，汤令调味甚甘，得进见。汤问之，答曰：“使臣调国亦如是。”遂以为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从驾马上，以商较当时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贤而泥者也。”论及数十人，皆当其目。末问：“李林甫如何？”上曰：“妒贤嫉能，古今无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俯首而无言。

晋杜预拜荆州，贺客皆集，羊琇与裴楷后至。客坐连床，琇怒曰：“杜预以连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

汉昭帝纳上官桀孙女，其父名安，策立为后，方年六岁。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岁，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博，然性褊躁，忿戾无比。常使一佣仆曰杜亮，每一决责，便至疮痍，养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适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而卒至于死也。

吴诸葛恪妻晨起对妆台，一婢侍后，忽跃身触栋，张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顷，家人归曰：“恪为孙峻所杀。”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一女子，四岁不能走，又不忍弃之，乃悬笼于古冢中，意谓他日得骸骨。及三年归，引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则馁，见其旁有物引颈呼吸，则效之，故能活。”广定入视之，乃一龟也。陈寔之言，固当不妄。

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帻，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

晋荀爽女适阴瑜，周岁瑜卒，爽以女才高气逸，悯其少寡，欲夺志再嫁。郭奕遣所亲人问之，女私挟刃至，爽夺之。其后广集亲族，设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见之。女令四角备烛，与奕相见，奕但危坐。即令备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书扇曰：“以尸还阴氏。”自缢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阴，而出入有阻，乃勖励子孙移之。山神见曰：“山极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复有孙，子子孙孙，誓而移之，何为不可！”于是神命夸娥氏为之移之。

秦于骊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诗》《书》，皆用李斯之计，欲愚黔首焉。

赫连勃勃本号屈子，自改其姓云赫连勃勃，言辉赫与天连。杀人积其头为京观，谓之髑髅台。蒸土筑城，锥刺入，即板筑者死；刺之不入，即锻锥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杀铠匠，不入者杀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兴嗣为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

刘幽求自朝邑尉为中书舍人，三日内拜相。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寿年八十一终。

公孙瓒既杀刘虞，则见有胜己者皆杀之。男子年七岁者不许入城，传达皆用妇人，令语音雄者宣扬其命。

袁绍逼急，乃先缢其妻儿姊妹，然后自赴火而死。

魏武残人性命，重伎艺。有一歌儿性甚慧，而声响入云，操爱其声，未忍杀。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声如歌者，密令教授。数月乃成，听之，立杀其前者。

晋范粲，字承明，时齐王芳被废，承明哭甚恸，因不仕。景王辅政，召之不赴，称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闻音。家有婚姻，咨访之，合意者即色不变，否者即卧寝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于所寝之车。

唐狄仁杰为安抚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张巡守宁陵，事急心孤，每战，喊一声，即雁数行飞逆。阮籍居母丧，有吊客至，籍哭即呕血，伏鸡滑浇。

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为人，书曰“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

季孙相鲁，家无衣帛之妾，栎无食粟之马。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义并州，第三女柴绍妻，聚兵鄠、杜间，以应高祖。高祖登位后，封平阳公主，号娘子军，克著勋绩。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

魏文侯问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贤足恃乎？”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傲，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旦而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君欲理国，贤可恃乎！”

常㧑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无教语弟子乎？”㧑乃大其口

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岂非柔耶？”“齿亡乎？”曰：“亡，岂非刚耶？”[扒]曰：“天子事尽矣。”

子产闻妇人哭，使人执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问曰：“何以知之？”子产曰：“夫人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陈氏，叔宝妹。因惧乱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镜分之，以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镜，于市内卖之，以图相合。至期适市，果有一破镜，德言乃题其背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余七月辉。”时陈氏为杨素所爱，见之，乃命德言对饮。三人环坐，令陈氏赋诗一章，即还之。陈氏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素感之，乃还德言。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为友而贤，俱诣道途，其遇风雨，粮尽，计不俱存。角哀乃并粮与伯陶，得济。角哀入空树中饿死。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点校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教坊记

（外七种）

隋唐嘉话　唐国史补

刘宾客嘉话录　尚书故实

北里志　幽闲鼓吹　中朝故事

〔唐〕崔令欽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目录

教坊记
- 校点说明
- 序
- 教坊记
- 教坊记补遗

隋唐嘉话
- 校点说明
- 卷上
- 卷中
- 卷下

唐国史补
- 校点说明
- 唐国史补序
- 卷上
- 卷中
- 卷下

刘宾客嘉话录
- 校点说明
- 原序
- 刘宾客嘉话录

尚书故实
- 校点说明
- 尚书故实

北里志
- 校点说明
- 北里志序

北里志
附录
幽闲鼓吹
校点说明
幽闲鼓吹
中朝故事
校点说明
中朝故事
返回总目录

文章的“□”字，原文即为如此

教坊记

[唐] 崔令钦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教坊记》一卷，唐崔令钦撰。

崔令钦，唐玄宗至唐德宗时人。开元年间官左金吾仓曹参军；天宝年间迁著作佐郎，转礼部员外郎；肃宗时改官仓部郎中。后入蜀，任万州刺史，终国子司业。令钦于天宝间为礼部员外郎时，因避安史之乱，寓居润州，师事鹤林寺径山大师。《教坊记》乃在润州时为追忆往昔长安声乐之盛而作。此外，崔氏尚著有《哀江南赋注》一卷，今已失传。

教坊为唐代掌管女乐的官署，专典有关音乐、歌舞，以至俳优杂技等俗乐的教习和演出。本书叙述了唐代的教坊制度、人物、轶闻、琐事，特别是记录的三百多曲名，不但保留了唐代乐曲的丰富资料，且这些曲名，又隐约反映出盛唐四十年间的文治、武功、礼俗、宗教、民情方面的一鳞半甲，故全书虽仅二千八百余字，却也弥足珍贵。

《教坊记》版本，有元陶宗仪《说郛》本，明《古今说海》、《古今逸史》、《续百川学海》、《格致丛书》、《百名家书》、《五朝小说大观》、《绿窗女史》本，以及清《唐人说荟》、《四库全书》、《香艳丛书》本等多种。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编辑出版《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时，曾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用《说郛》本作了校勘，并从《全唐文》中补了自序一篇，又从曾慥《类说》中辑得七则；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春莺啭》一则较本书一则为详，亦一并辑入作为《补遗》，成为一种较完备的本子。现即据以重校后印行。这次重校，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又从《类说》中辑得二则，列入原《补遗》之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曾出版了任半塘先生的《教坊记笺订》，为一学术性专著，读

者如欲进一步研究，可参阅。

序

昔阴康氏之王也，元气肇分，灾沴未弭，水有襄陵之变，人多肿腿之疾。思所以通利关节，于是制舞。舜作歌以平八风，非慆心也。春秋之时，齐遗鲁以女乐；晋梗阳之大宗，亦以上献子，始淫声色矣！施及汉室，有若卫子夫以歌进，赵飞燕以舞宠。自兹厥后，风流弥盛。晋氏兆乱，涂歌是作；终被诸管弦，载在乐府。吕光之破龟兹，得其名称，多亦佛曲百余成。我国家玄元之胤，未闻颂德。高宗乃命工白明达造道曲、道调。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羁縻之。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彼一出，则往复矣，长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上不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illegible]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原注：坊中呼太常人为“声伎儿”。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麇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

教坊记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其对所如式。

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佩琚居然易辨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挡弹家”。

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挡弹家弥月不成。至戏日，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没三郎。”令宜春院人为首尾，挡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首既引队，群所属目，故须能者。乐将阕，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也。

《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

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戏日，内妓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来叠去，不离此两曲，余尽让内人也。《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凡棚车上击鼓，非《柘枝》，则《阿辽破》也。

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召内人姊妹入内赐食，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于是内妓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摽弄百端。

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与长入赵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药杀之。王辅国、郑衔山与解愁相知，又是侯乡里，密谓薛忠、王琰曰：“为我语侯大兄：晚间有人送粥，慎莫吃。”及期，果有赠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谋杀其夫，衔山情愿擎土袋。灯灭，既黑，衔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压口鼻，余党不之觉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闻。上令范安及穷究其事，于是赵解愁等皆决一百。众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绽裂，故活。是以诸女戏相谓曰：“女伴，尔自今后缝压婿土袋，当加意夹缝缝之，更勿令开绽也。”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

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谣娘》。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虽吃锤子亦醉，不烦酒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自苏始。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原注：谓腋气也。

曲名

献天花　和风柳　美唐风　透碧空小石　巫山女

度春江　众仙乐正平　大定乐　龙飞乐小石

庆云乐　绕殿乐　泛舟乐　抛球乐　清平乐大石

放鹰乐　夜半乐　破阵乐贞观时制　还京乐

天下乐正平　同心乐　贺圣朝南吕宫《薄媚》

奉圣乐　千秋乐　泛龙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凤楼春　负阳春　帝台春　绕池春

满园春　长命女　武媚娘　杜韦娘　柳青娘

杨柳枝　柳含烟　簪杨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纱窗恨　金蓑岭　隔帘听

恨无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怜

别赵十　忆赵十　念家山　红罗袄　乌夜啼

墙头花　摘得新　北门西　煮羊头　河渎神

二郎神　醉乡游　醉花间　灯下见　醉思乡

秦边邮　太白星　剪春罗　会佳宾　当庭月

思帝乡正平　归国遥　感皇恩道调宫　恋皇恩

皇帝感　恋情深　忆汉月　忆先皇　圣无忧

定风波　木兰花　更漏长　菩萨蛮　破南蛮

八拍蛮　芳草洞　守陵宫　临江仙　虞美人

映山红　献忠心　卧沙堆　怨黄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扫市舞　凤归云　罗裾带　同心结

一捻盐　阿也黄　劫家鸡　绿头鸭　下水船

留客住　离别难　喜长新　羌心怨　女王国

缭踏歌　天外闻　贺皇化　五云仙　满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叶杯　感庭秋　月遮楼

感恩多　长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团乱旋　喜春莺　大献寿　鹊踏枝　万年欢

曲玉管　倾杯乐　谒金门　巫山一段云

望月婆罗门　玉树后庭花　西河狮子

西河剑器　怨陵三台　儒士谒金门　武士朝金阙

掺弄　麦秀两岐　金雀儿　浐水吟　玉搔头

鹦鹉杯　路逢花　初漏归　相见欢　苏幕遮

游春苑　黄钟乐　诉衷情　折红莲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乐　长庆乐　喜回銮　渔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梦江南　濮阳女

静戎烟　三台　上韵　中韵　下韵

普恩光　恋情欢　杨下采桑　大酺乐　合罗缝

苏合香　山鹧鸪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乐

木笪　看月宫　宫人怨　叹疆场　拂霓裳

驻征游　泛涛溪　胡相问　广陵散　帝归京

喜还京　游春梦　柘枝引　留诸错　如意娘

黄羊儿　兰陵王　小秦王　花王发　大明乐

望远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鹘乐　镇西乐

金殿乐　南歌子　八拍子　漁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风流子　吴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绿钿子　金钱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枣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碛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红娘子　甘州子　刺历子

镇西子　北庭子　采莲子　破阵子　剑器子

师子　女冠子　仙鹤子　穆护子　赞普子

蕃将子　回戈子　带竿子　摸鱼子　南乡子

大吕子　南浦子　拨棹子　何满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队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舍麦子　多利子　毗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剑阁子　嵇琴子　莫璧子　胡攒子　唧唧子

玩花子　西国朝天

大曲名

踏金莲　绿腰　凉州　薄媚　贺圣乐

伊州　甘州　泛龙舟　采桑　千秋乐

霓裳　玉树后庭花　伴侣　雨霖铃

柘枝　胡僧破　平蕃　相驼逼　吕太后

突厥三台　大宝　一斗盐　羊头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记　断弓弦　碧霄吟　穿心蛮

罗步底　回波乐　千春乐　龟兹乐　醉浑脱

映山鸡　昊破　四会子　安公子　舞春风

迎春风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玩中秋

迎仙客　同心结

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踏谣娘》：北齐有人姓苏，疱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怨，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弄又加典库，全失旧旨。或呼为《谈容娘》，又非。

《乌夜啼》：宋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阳。后宥之，使未达，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业末，炀帝将幸扬州，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从焉。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曰："内里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怆，谓其子曰："尔不须扈从，大驾必不回。"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

返。宫为君，吾是以知之。”

《春莺啭》：高宗晓声律，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

记曰：夫以廉洁之美而道之者寡，骄淫之丑而陷之者众，何哉？志意劣而嗜欲强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惧；溺声色则必伤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欤？且人之生身所禀，五常耳。至有悦其妻而图其夫，前古多矣，是违仁也；纳异宠而薄糟糠，凡今众矣，是忘义也；重衽席之娱，轻宗祀之敬，是废礼也；贪耳目之玩，忽祸败之端，是无智也；心有所爱，则[illegible]冒苟得，不顾宿诺，是弃信也。敦谕，履仁，蹈义，修礼，任智，而信以成之。呜呼，国君保之，则比德尧、舜；士庶由之，则齐名周、孔矣。当为永代表式，宁止一时称誉。倘谓修小善而无益，犯小恶而无伤，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节，施之于国则国风败，行之于家则家法坏，败与坏，不其痛哉！是以楚庄悔惧，斥遣夏氏，宋武纳谏，遽绝慕容，终成霸业，号为良主。岂比高纬以冯小怜灭身，叔宝以张贵妃亡国，汉成以昭仪绝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无元龟，自有人鉴。遂形简牍，敢告后贤。

唐崔令钦撰著作佐郎

教坊记补遗

上尝三殿打球，荣王堕马闪绝，移时不苏。黄幡绰奏曰：“大家如今年纪不为小，圣体又重，不宜自劳。何不著女婿等与诸人为之？如臣坐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旁观大家驰逐忙遽，何暇云乐？”上曰：“尔言大有理，不复自为也。”

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番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中使宣旨云：“此技尤难，近教坊教成。”其实乃小儿也。

坊中谓太常乐人为声伎儿。

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惋，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旁观若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虚静，似从空中来。

庞三娘善歌舞，其舞颇脚重。然特工装束。又有年，面多皱，帖以轻纱，杂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遂若少容。尝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造门，既见，呼为“恶婆”，问庞三娘子所在。庞绐之曰：“庞三是我外甥，今暂不在。明日来书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庞乃盛饰，顾客不之识也，因曰：“昨日已参见娘子阿姨。”其变状如此，故坊中呼为“卖假金贼”。

有颜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能料理之，遂若横波，虽家人不觉也。尝因儿死，哀哭拭泪，其婢见面惊曰：“娘子眼破也。”

魏二容色粗美，歌舞甚拙。尝与同类宴集，起舞。杨家生者，笑视之。须臾歌次，架上鹦鹉初移足右转，俄复左转。家生顾曰：“左

转也。”意指鹦鹉，实无他也。魏以为斥己，辍歌极骂，罢乐。人呼失律为“左转”。

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

上偏私在左厢，故楼下戏，右厢竿木多失落：是其隐语也。

吕元真打鼓，头上置水碗，曲终而水不倾动，众推其能定头项。上在藩邸，召之。元真恃其能，多不时至，乃云：“须得黄纸。”“黄纸”，谓敕也。上衔之，故流辈皆有爵命，惟元真素身。

隋唐嘉话

[唐]刘餗　撰
恒鹤　校点

校点说明

《隋唐嘉话》三卷，唐刘餗撰。刘餗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名史家刘知幾之子。天宝初，官集贤殿学士，兼知史官，监修国史，终右补阙。刘氏父子更莅史官数十年，精于修史，颇有章法。《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杂传记类著录刘餗《国朝传记》三卷；丙部小说家类又著录《传记》三卷，并注："一作《国史异纂》。"其他见诸史志的著作尚有：《史例》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国朝旧事》四十卷、《六说》五卷、《兼讲书》五卷、《授经图》三卷、《续说苑》十卷。以上诸书，就其原名原貌而言均已亡佚，现存传本仅有已易名之《隋唐嘉话》一种。《全唐文》卷三七八录刘餗《兰亭记》一文，查系《隋唐嘉话》卷下之一则笔记，并非佚文。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录《刘餗》小说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录《隋唐佳话》一卷，列在刘餗《传记》与《小说》之间；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录刘餗《隋唐佳话》三卷、《唐小说》一卷。均将《隋唐嘉话》与《小说》、《（国朝）传记》并列而未加任何注释，可见各本未必是同书异名。可能的情况是，在流传翻刻过程中，各本在内容上有某种交叉与重叠，因此造成三书本源之混淆与迷惑。《四库全书》未收此书，大约以为它是伪作吧。

《隋唐嘉话》开卷有序云："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刘餗似有意以此为正史大典之补充。书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除少数几条南北朝及隋代逸闻外，主体是记本朝，尤详于唐太宗一朝君臣时事。记载虽是片断言行，而吉光片羽，也熠熠闪烁。许多名人佚事，脍炙人口。如薛道衡作《人日》诗、宋之问赋诗夺东方虬锦袍等，为后世盛传。本书上承《世说新语》，下启历史见闻笔记小说先河，有相当价值。李肇《唐国史补》

则为接续此书之作。

此次校点，以上海涵芬楼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历代小史》、《说郛》、《唐人说荟》以及其他重要类书所引相关条目，于分段、文字，斟酌比较，择善而定。

卷上

述曰：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参择吏必于长者，惧其文害。观焉马周上事，与曹参异乎？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非言所也。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隋高颎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曾日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内有声如磬，寻之乃镜声也。无何而子夔死。后更有声，无何而威败。后不知所在云。

洛阳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也。初筑外垣之时，掘得一冢，无砖甓。棺中有平上朱衣，铭云："筮言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校其年月，当魏黄初二年。

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阳公主闻高祖起义太原，乃于鄠司竹园招集亡命以迎军，时谓之娘子兵。

秦王府仓曹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秘书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笥；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隋司隶薛道衡子收，以文学为秦王府记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谓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

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匡社稷，谋于卫公李靖，靖辞。谋于英公徐勣，勣亦辞。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礼。初嗣位，与郑公语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太宗每谓人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也。

太宗谓群臣曰："始人皆言当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劝我，今

遂得功业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见之。”

卫公既灭突厥，斥境至于大漠，谓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高宗末年，突厥为患矣。突厥之平，仆射温彦博请其种落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于是入居长安者且万家。郑公以为夷不乱华，非久远策，争论数年不决。至开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复空也。

卫公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位宦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去。出庙门百许步，闻后有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不见人。后竟至端揆。隋大业中，卫公上书，言高祖终不为人臣，请速除之。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昇等俱收。卫、骨既死，太宗虑囚，见靖与语，固请于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静巴、汉，擒萧铣，荡一扬、越，师不留行，皆靖之力。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玉帛无遗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铨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视良久，降阶与之抗礼。延入内厅，共食甚恭，曰：“二贤当为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寿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相托。”贞观初，杜薨于右仆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余载。

太宗之为秦王，府僚多被迁夺，深患之。梁公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帝大惊，由是亲宠日笃。杜仆射薨后，太宗食瓜美，怆然思之，遂辍其半，使置之于灵座。

郑公尝拜扫还，谓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徵，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徵，欲尽其言。徵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至于微隐之际，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他心焉。”

卫公为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许之。流其子岭南为奴。侯君集既诛，录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绝代。太宗问其状，曰：“自尔已来，常食人乳而不饭。”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簟二，甚精，御府所无，亦隐而不献。至时并得焉。

英公始与单雄信俱臣李密，结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勣来归国。雄信壮勇过人。勣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元吉恃其膂力，每亲行围。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尽饮，驰马而出，枪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连呼曰：“阿兄，阿兄，此是勣主！”雄信揽辔而止，顾笑曰：“胡儿不缘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将就戮，英公

请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已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无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迟敬德，性骁果而尤善避槊。每单骑入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之。敬德云：“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由是大惭恨。太宗之御窦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斗者来，与汝决。”贼追骑甚众，而不敢逼。御建德之役，既陈未战，太宗望见一少年，骑骢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未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损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致之万全，及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是马，实内厩之良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谢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老臣请舆病行矣。”至相州，病笃不能进。驻跸之役，高丽与靺羯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抗王师，平壤之

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帝不应。既合战，为贼所乘，殆将不振。还谓卫公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时江夏在侧，帝顾之，道宗具陈前言。帝怅然曰：“时匆遽不忆也。”驻跸之役，六军为高丽所乘，太宗命视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围，帝大恐。须臾复曰围解，高丽哭声动山谷，勣军大胜，斩首数万，俘虏亦数万。

郑公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焉。

征辽之役，梁公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台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所，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斩腰。玺书责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专断之。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

赵公宴朝贵，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或对为不如，或谓过之。曰：“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

武卫将军秦叔宝，晚年常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经三百余战，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何能无病乎？”

秦武卫勇力绝人，其所将枪逾越常制。初从太宗围王充于洛阳，驰马顿之城下而去。城中数十人，共拔不能动，叔宝复驰马举之以还。迄今国家每大陈设，必列于殿庭，以旌异之。

卷中

太宗令虞监写《列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太宗将致樱桃于酇公，称奉则以尊，言赐又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闻虞监亡，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代。

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奏太阳合日蚀当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蚀，卿将何以自处？"曰："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蚀矣。"如言而蚀，不差毫发。

李太史与张文收率更坐，有暴风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者法月，数当十三，今缺其一。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敕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以为《景云河水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

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而不厌。

太宗阅医方，见《明堂图》，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乃怆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诏不得笞背。

贞观中，有河内人妄为妖言，大理丞张蕴古以其素狂病，不当坐。太宗以有情，令斩之。寻悔，以无所及。自后每决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当阙，求之未得，乃自职之。

张宾客文瓘之为大理，获罪者皆曰："张卿所罚，不为枉也。"

中书令马周，始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以青焉。

贞观中，拣材力骁捷善持射者，谓之飞骑。上出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猛兽皮鞯以从。

李义府始召见，太宗试令咏乌，其末句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宋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为叠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收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者已在门。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者，便不复苏。

贞观中有婆罗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马奔凑其处如市。时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之焉。”胡僧缄縢甚严固，求良久，乃得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阎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更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始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于是聚钱数十万，贸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谓挡琵琶是也。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得于罗刹国。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也。

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

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侥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高开道作乱幽州，矢陷其颊，召医使出之。对以镞深不可出，则俾斩之。又召一人，如前对，则又斩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须忍痛。”因铍面凿骨，置楔于其间，骨裂开寸余，抽出箭镞。开道奏伎进膳不辍。

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闻，将罪之。

太宗谓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讨逆伐叛，虽凭威灵，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锋刃也。今大业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见所伤之处。帝对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为恨？”

太宗谓尉迟公曰：“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敬德谢曰：“臣妇虽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闻说古人语：富不易妻，仁也。臣窃慕之。愿停圣恩。”叩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

虞监草行，本师于释智永。尝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其所弃笔头至盈瓮。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贵显，其父亮尚在，乃别开门。敕尝有以赐遂良，使者由正门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门。”

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

太宗征高丽，高宗留居定州，请驿递表起居。飞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将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勣，将以死诤。赵公请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无汗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当不讳之时，躬奉遗诏，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见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纳其言，事遂中寝。

王义方，时人比之稷、卨。郑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义府引为御史。义府以定册武后勋，恃宠任势，王恶而弹之。坐是见贬，坎轲以至于终矣。

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有患应声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

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某人何因辄受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人见嘱。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注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

许高阳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曰“缪”。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尊报仇，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李义府既居荣宠，葬其父祖，自京至于一原七十余里，役者相继。始国家以来，人臣丧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东有冢极高大，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亦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

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鸲鹆衔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鱼袋钩铁。数日而加大夫。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可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卢，本滑州总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谋逆诛，故卢没入于宫中。帝既即位，封燕国夫人，品第一。卢既藉恩宠，屡诉才幹枉见构陷。帝曰：“此先朝时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许。及卢将亡，复请与才幹合葬。帝以获罪先朝，亦不许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高宗时，司农欲以冬藏余菜，卖之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判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邦，而贩蔬鬻菜。”事竟不行。

杨汴州德幹，高宗朝为万年令。有宦官恃贵宠，放鹞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鹞头。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你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烦矫对，

但取其以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徐勣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徐状胡故也。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他事已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见船中无所有，乃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使告云：“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帅，责以早降之意，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英公既薨，高宗思平辽勋，令制其冢像高丽中三山，犹汉霍去病之祁连云。后孙敬业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雾三日不解，乃止焉。

卷下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时，投匦者或不陈事，而谩以嘲戏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匦之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岂可拘以常调者乎？"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娄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宠禄，率是道也。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其间。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御史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羞而止。

武后临朝，薛怀义势倾当时，虽王主皆下之。苏良嗣仆射遇诸朝，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使左右牵拽，搭面数十。武后知曰：“阿师当向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勿犯他。”

武后使阎知微与田归道使突厥，归道还云：“突厥叛。”知微争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与可汗等，以示华人，大破赵、定等州，自河以北骚然。朝廷以为知微卖国，乃族阎氏。知微不知，无何逃还，武后业已致戮，乃云其恶臣子所嫉，赐百官甘心焉。于是兵刃交下，非要职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为明堂，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则俯视明堂矣。未就，并为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狭于前，犹三百余尺。

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今明堂始微于西南倾，工人以木于中鹰之。武后不欲人见，因加为九龙盘纠之状。其圆盖上本施一金凤，至是改凤为珠，群龙捧之。

武后将如洛阳，至阌乡县东，骑忽不进。召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樵者所苦。闻大驾今至，故求哀。”后敕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将军王果尝经峡口，见一棺于崖侧，将坠，使人迁之平处，得铭云：“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

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

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主。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绚丝，能得几日络？"昌仪见之，遽命笔书其下曰："一日即足。"无何而祸及。

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传。

补阙乔知之有宠婢，为武承嗣所夺。知之为《绿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宠者结于衣带上，投井而死。承嗣惊惋，不知其故。既见诗，大恨。知之竟坐此见构陷亡。

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槩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庙存焉。

魏仆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处，人或记之，不差尺寸。魏仆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罗织下狱，有命出之。小吏闻者以告，魏惊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从元忠焉。

朱正谏敬则，代著孝义，自宇文周至国家，并令旌表，门标六阙。

中宗反正后，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操，乃与王驸马同

皎谋诛武三思。事发，同皎见害，憬遁于比干庙中自刎。临死，谓左右曰：“比干，忠臣也。倘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

神龙中，洛城东地若水影，纤微必照，就视则无所见。长史李承喜上表庆贺。

崔融司业作武后哀策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

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球场。

兵部尚书韦嗣立，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封嗣立为逍遥公，又改其居凤凰原为清虚原，鹦鹉谷为幽栖谷。吏部南院旧无选人坐，韦嗣立尚书之为吏部，始奏请有司供床褥，自后因为故事。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穿，有捕鱼利，京师赖之。中宗朝，安乐公主请焉，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主不悦，因大役人徒，别掘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当时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无何而迁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为大理丞。武后方肆诛戮，大卿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断，再三不从。元礼使谓李曰：“胡元礼在，此人莫

觅活。”李起谓使者：“日知咨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觅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丧，吐蕃来吊，深衣练冠待于庙。或曰：“今定陵自有寝庙，若择宗室最长者，素服受礼于彼，其可乎？”举朝称善而从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耳。”

崔司知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优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名氏云。

李大夫杰之为河南尹，有妇人诉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辩明，但言：“得罪于母，死甘分。”察其状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请杀之。李曰：“审然，可买棺来取儿尸。”因使人尾其后。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妇执意弥坚。时道士方在门外，密令擒之。既出其不意，一问便曰：“某与彼妇人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杀，便以向棺载母丧以归。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堕殆死。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类也。又善于摄卫，开元十二年终，年且百岁。

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令，享北郊。监享御史有怒于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扣钟磬，使夔暗名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

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适来问疾，僧具以告。俄顷，轻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锉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甚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

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墓铭云：龟言水，蓍言市。

今上之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兆，上因以食箸试之。既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征。既而诛韦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礼起家五品，至今犹存。

今上既诛韦氏，擢用贤俊，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书令元之、侍中璟、御史大夫构、河南尹杰，皆一时之选，时人称姚、宋、毕、李焉。

张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为录事，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官，而独呼二公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诛韦氏，沛兄涉为殿中监，见杀，并令诛沛。沛将出就州，正名时假在家，闻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难，同州京之佐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劝令复奏，因送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方立元勋，用事于中，竟脱沛于难，二公之力。

萧至忠自晋州之入也，蒋大理钦绪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忧不见用，无为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蒋退而曰："九代之

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书令，岁余以诛死。

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复御用也。

姚开府凡三为相，而必兼兵部，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暗能计之矣。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令，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武后闻之，使籍其家，唯有书数百卷。后令问资财所在，知皆以济人，于是奇而免之。后为凉州都督，路不拾遗。藩国闻其风，多请朝献。自国家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倾国作寇，某官薛讷为元帅以御之，大捷而还。时有贺者退曰：“薛公谦而有礼，宜有凯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赐为第一，院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无益于事，乃破执之，其礼至今遂绝。

京城诸州邸，贞观初所造。至开元初李尚书入，悉卖与居人，以钱入官。

崔湜之为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十余载，河东公竟为中书焉。

东封之岁，洛阳平御路，北市东南隅得铭汉丞相长史朱买臣墓云：“蓍言市，千载之后阿谁是？”

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张说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请为千秋节。百姓祭皆就此日，名为赛白帝。群臣上万岁寿，王公戚里进金镜

绶带，士庶结丝承露囊，更相遗问。

十九年春，诏州县社及奠并不得用牲牢，荐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诏京都置太公庙于孔子庙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汉留侯张良配享。置令丞、录事各一员。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壁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后岁余，王牸产一骑犊，有白文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与梁山相望，旧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匹焉。至开元中年，始别建室而迁出之。或云张燕公之为也。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下。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潼津关为周密。

开元初，司农卿姜师度引洛水灌朝邑泽，尽发以修堤堰。墓为水所湍击，今浸颓削焉。

崔潞府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人谓之崔公望省楼。

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存。

旧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

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曰代面舞也。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鎗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而无复声矣。

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欧阳询率更所书也。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后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真小。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云。

卢黄门思道仕高齐，久不得进。时和士开方贵宠用事，或谓卢

曰：“何不一见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为人所见，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门，立者众矣。卢驻辔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与槐柳齐列？因鞭马疾去。有过卢黄门思道者，见一胡人在座，问此何等，答曰：“从兄浩。”反语卢浩尚为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唐国史补

[唐] 李肇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唐国史补》三卷，唐李肇撰。

李肇，生平未详。仅知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前曾任华州参军。元和十三年（818）自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历右补阙、司勋员外郎。长庆元年（821）十二月自司勋员外郎贬为澧州刺史。大和初官中书舍人，卒于开成元年（836）之前。《唐国史补》作于长庆年间，署官名为尚书左司郎中。除本书外，尚有《翰林志》一卷、《经史释题》二卷。

《唐国史补》亦名《国史补》，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中卷各一百零三节，下卷一百零二节，共三百零八节，每节均用五字标目。刘餗所撰《国朝传记》（即《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唐开元间事，此书踵刘著而作，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中的轶事琐闻，本着国史“或阙则补”的观点，故名《国史补》。自序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种著书态度是相当纯正的，故宋欧阳修的《归田录》，自称仿此书而作。此三百多节的内容，除少数有具体细节者外，大多言简意赅，抓住事物本质。条目既多，涉及面亦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礼仪、文化，几乎包罗万象，有如开元、长庆间的读史长卷。在所述的百数十人中，在朝在野，政坛文坛，尤多著名人物，作者的爱憎褒贬，表露无遗，给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有著录。现有《津逮秘书》、《唐宋丛书》、《学津讨原》、《得月簃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及汲古阁影宋本等多种。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用《唐语林》、《太平广记》及新旧《唐书》等有关著作作校勘，错字、避讳

字径改，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唐国史补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

鲁山乳兄子　崔颢见李邕　张说西岳碑　兖公答参军

刘迅著六说　玄宗幸长安　西国献狮子　裴旻遇真虎

伪撰庚桑子　李白脱靴事　张均答弟垍　王维取嘉句

张旭得笔法　李阳冰小篆　绛州碧落碑　胡雏犯崔令

王积薪闻棋　房氏子问疾　王摩诘辨画　张果老衣物

白岑发背方　张公戏浑瑊　安禄山心动　杨妃好荔枝

百钱玩锦鞦　玄宗思张公　临淮代汾阳　蜀郡万里桥

李翰论张巡　左震斩巫事　李唐讽肃宗　柳芳续韦书

李华含元赋　李翰借音乐　二李叙昭穆　李稹称族望

张说婚山东　王家号钣镂　杨氏居阌乡　元次山称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廙有清德　李华赋节妇

李端诗擅场　袁傪破贼事　郗昂犯三怒　刘晏见钱流

母喜严武死　郑损为乡葬　刘沮迁幸议　鱼朝恩讲易

淮水无支奇　佛法过海东　路嗣恭入觐　都卢缘橦歌

韩滉召径山　黄三姑穷理　李丹与妹书　熊执易义风

刘颇偿瓮直　德宗恕尼哭　杨炎有崖谷　卢杞论官猪

王武俊决水　执朱泚使者　裴佶佯为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异露布　李令勋臣首　埋怀村下营　韩滉自负米

张凤翔被害　韩滉过大梁　卢杞为奸邪　马燧雪怀光

和解二勋臣　李马不举乐　卢迈撤盐醋　包佶恶陈氏

颜鲁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窦申号鹊喜　三处士高卑

汴州佛流汗　德宗望云骓　命马继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婿　李泌任虚诞　李氏子坠塔　疗风酝蛇酒

鸟鬼报王稹　韦丹驴易鼋　阳城裂白麻　裴延龄画雕

韩皋劫吕渭　张造批省牒　张宏毅过驿　韦伦朝朔望

韩陆同使幕　三评事除拜　诸道出界粮

右卷上凡一百三节

浑令喜不疑　韦皋次汾阳　韦太尉设教　高郢焚制草

扬穆分优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銮

行状比桓文　阎吉州入道　韦聿白方语　耻科第为资

误造郑云逵　何儒亮访叔　陆羽得姓氏　顾况多轻薄

崔膺性狂率　刘圆假官称　康昆仑琵琶　悬买米画图

京兆府筵馔　刘滩理普润　李惠登循吏　阳城勉诸生

置广文馆事　李实荐萧祐　任迪简呷醋　熊执易谏疏

应制排公在　崔叔清恶诗　马畅宅大杏　曹洽杀小使

薛尚衍何祥　襄样节度使　史牟杀外甥　郑珣瑜罢相

王叔文扬言　郑绱草诏事　谋始得郈公　刘辟为乱阶

韦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圣三昧　李约买萧字

韩愈登华山　王先生名言　灵澈莲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辄有雨　役者将化虎　鸩鸟久愈毒　犀牛解鸩毒

张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贵盛　李锜裂襟书

李铦自拘囚　裴垍报崔枢　宪宗问京尹　独孤郁嘉婿

韦相叱广宣　韦相拒碑志　杜羔有至行　余长安复仇

孔戣论海味　侯高试县令　球场草生对　郑阳武易比

王相注太玄　蒋乂宰臣录　陈谏阅染簿　求碑志救贫

崔昭行贿事　夜不开女墙　王锷散财货　韩弘贼张圆

陈仪刺高洪　论害武相事　晋公祭王义　张仲方驳谥

李氏公惭卿　李愬用李祐　诛贬同晦朔　鉴虚煮胛法

卢昂瑟瑟枕　京师尚牡丹　郝玼食吐蕃　王忱百日约

公主降回鹘　赵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杀　韦山甫服饵

僧荐重元阁　贮醋辟蛟龙　王彦伯治疾　宋清有义声

王四舅一字　窦氏白麦面　灞浐中浸黄　射雉兔之法

古屋东为户　故囚报李勉　妾报父冤事

右卷中凡一百三节

近代宰相评　拜相礼优异　宰相判事目　台省相呼目

两省上事仪　中书参酌院　论仆射仪注　论尚书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长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论选集　朱泚伪黄案　郎官分判制　叙诸曹题目

度支判出入　当直夜发敕　省中四军紫　御史台故事

御史扰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给公券　御史争驿厅

用使下御史　台省相爱憎　内外诸使名　叙著名诸公

叙专门之学　张参手写书　熊氏类九经　高定易外传

董和通乾论　诗赐载叔伦　二文僧首出　韦应物高洁

李益著诗名　韩沈良史才　张登善小赋　叙近代文妖

叙进士科举　礼部置贡院　曲号义阳子　宋济答客嘲

宋五又坦率　叙时文所尚　裴冀论试题　二崔俱捷事

熊执易擅场　第果实进士　韩愈引后进　宋沆得征调

李汧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郑宥调二琴　韩会歌妙绝

李舟著笛记　李牟夜吹笛　赵璧说五弦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嫂知音　于公顺圣乐　曲名想夫怜　讹谬坊中语

叙诸茶品目　叙酒名著者　叙诸州精纸　货贿通用物

诙谐等所自　叙风俗所侈　饮酒四字令　叙博长行戏

董叔儒博经　叙古樗蒲法　叙舟楫之利　狮子国海舶

舟中鼠有灵　天官所书气　虹霓飓风母　人食雷公事

龙门人善游　杜邠公下峡　鱼登龙门化　蝎为主簿虫

江东吐蚊鸟　猓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甘子不结实

扬州江心镜　苏州伤荷藕　宣州兔毛褐　越人娶织妇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叙祠庙之弊　菹库蔡伯喈

大摩尼议政　元义使新罗　李汭不受赠　虏帐中烹茶

维州复陷事　赞普妻名号

右卷下凡一百二节

卷上

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

玄宗令张燕公撰《华岳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禅师所作。或云碑之文凿破，乱取之曰：“巉巉太华，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见仙掌。”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公，请去官。”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刘迅著《六说》，以探圣人之旨。唯说《易》不成，行于代者五篇而已。识者伏其精峻。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说，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顾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真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愧，不复射虎。

天宝中，天下屡言圣祖见，因以《四子》列学官。故有伪为《庚桑子》者，其辞鄙俚，非圣贤书。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张垍、张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独赐珍玩，以夸于均。均笑曰：“此乃妇翁与女婿，固非天子赐学士也。”

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立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搵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矣。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及载。

绛州有碑，篆字与古文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而寝处其下，

数日不能去。验其文是唐初，不载书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谓之《碧落碑》。

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将出。上遽曰：“朕与卿戏耳！”遂令曳出。才至门外，立杖杀之。俄顷有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王积薪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妇曰：“诺。”媪曰：“第几道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积薪暗记。明日覆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

韦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

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画《奏乐图》，维孰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

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

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

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

安禄山恩宠浸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有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鞠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

郭汾阳自河阳入，李太尉代领其兵。旧营垒也，旧士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之，精彩皆变。

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

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

肃宗以王屿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传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晨至驿，而门扃不启，震乃坏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积资货，以贷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朝廷厚加慰奖，拜震商州刺史。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对山人李唐于便殿。顾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是时张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著论言龟卜可废，可谓深识之士矣。以失节贼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鲁山，极笔于权著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李赞皇峤，初与李奉宸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令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

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杨氏自杨震号为关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结，天宝之乱，自汝[illegible]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功。结，天宝中，始在商馀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山，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为漫郎。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也。"

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

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宅，延晏至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江左之乱，江阴尉邹待徵妻薄氏为盗所掠，密以其夫棺告托于村媪，而后死之。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

郭暧，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袁㑹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㑹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各遣笞臀而释之。

郗昂与韦陟友善，因话国朝宰相。陟曰："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出，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此苍遑？"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顼，误云韦安石。"既而又失言。复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触犯三人，举朝嗟叹，惟韦陟遂与之绝。

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

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桉。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韦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

后，吾知免官婢矣！”

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则卢藏用外甥，不仕，乡里号曰云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阁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宣示曰：“西蕃频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对，而仓遑颇甚。给事中刘不记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耶！屯兵无数，何不捍寇，而欲胁天子去宗庙！”仗内震耸，朝恩大恐骇而退。因罢迁幸之议。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座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独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

柳相初名载，后改名浑。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检。时路嗣恭初平五岭。元载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宝，是欲为乱，陛下不信，试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诏使至，嗣恭不虑，请待秋凉，以修觐礼。浑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为执政所中。今少迁延，必族灭矣。”嗣恭惧曰：“为之奈何？”浑曰：“健步追还表缄，公今日过江，宿石头驿乃可。”嗣恭从之。代宗谓载曰：“嗣恭不俟驾行矣！”载无以对。

元载擅权累年。客有为《都卢缘橦歌》讽其至危之势，载览而泣

下。

韩晋公闻径山，以为妖妄，肩舆召至庭中，望其状貌，不觉生敬，乃为设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愿乞一号。”径山曰：“功德山。”后闻自杭至润，妇人乞号，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黄三姑者，穷理尽性。时径山有盛名，常倦应接，诉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试取鱼子来咬著，宁有许闹事！”径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

熊执易应举，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屡叹息者。问之，乃尧山令樊泽，将赴制举，驴劣不能进。执易乃辍所乘马，并囊中缣帛，悉与泽，以遂其往。诘朝，执易乃东归。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僮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臾，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闻亲之丧，责其哭踊？”遂令扶出，闻者殒涕。

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及即位，征拜。炎有崖谷，言论持正，对见必为之加敬。岁余不倦。及后以刘晏事，上不怿，卢杞揣知而阴中之。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

曰："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属意于杞，悉听其奏。

五节度讨魏州，王武俊来救，引水以围，官军樵采路绝。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开路，当退军。"武俊曰："我不会诸将讨贼不利而退，何词以见天子？"遂令决水。官军退三十里，复下军营。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州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而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也。

朱泚之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壈而终，朝野惜之。

德宗初复宫阙，所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为首，浑侍中次之。

司徒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因问其地名。答曰："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至是果然。

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至发军食，常自负米一石登舟，大将已下皆运，一日之中，积载数万斛。后大修石头五城，召补迎驾子弟，亦招物议也。

张凤翔闻难，尽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钿钗枕镜，列于小厅，将献行在。俄顷后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镒，镒遂与判官由水窦得出，匿村舍中。数日稍定，会镒家僮先知之，走告军中，军中计议迎镒，遂遇害也。

韩晋公自江东入觐，气概杰出。是时刘元佐在大梁，倔强难制。滉欲必致朝觐，结为兄弟，入拜其亲。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元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元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汧公曰："卢杞何处奸邪？"勉曰："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

初，马司徒面雪李怀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由此李、马不叶。

李令尝为制将，将军至西川，与张延赏有隙。及延赏大拜，二勋臣在朝，德宗令韩晋公和解之。每宴乐，则宰臣尽在，太常教坊音声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李、马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则执金吾闻奏，俄顷必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矣？"

包佶自陈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数代不与陈氏为婚媾。"

颜鲁公之在蔡州，再从侄岘家僮银鹿始终随之。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公答曰："老夫所记，唯诸侯朝觐之礼耳！"临以白刃，视之晏然。尝草《遗表》，及自为《墓志》、《祭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龙兴寺。

李怀光之反，高贞公陷于河中，与吕鸣岳、张延英谋诛之。事泄，二将遇害，怀光执之于庭，辞气不挠。又说怀光子璀，驻军四十七日。时李少保鄘，亦在险中。

窦参之败，给事中窦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闻申欲至，人家谓之喜鹊。"遂赐死。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流汗。节帅刘元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复起输斋梵。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乃令官为簿书，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门曰："佛汗止矣！"所入盖巨万计，悉以赡军。

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至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多图写之。

马司徒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系祖也。

张建封自徐州入觐，为《朝天行》，末句云："赖有双旌在手中，镆铘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说。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奏曰："臣不敢学交质罔上。"德宗从之。

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

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

身而坠，赖腰带挂钉，风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内不能起。院僧径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连衣为绳，久乃取之下，经宿乃苏。

李丹之弟患风疾，或说乌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酝以曲糵，戛戛蛇声，数日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之，斯须悉化为水，惟毛发存焉。

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使军将谭弘受、王稹往岭南充使。向至桂林馆，为群乌所噪，王稹以石击之，乌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谭弘受忽病头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逦相待，或先报我家，令人相接。寻裴中令梦谭弘受言："在道为王稹所杀，掠其钱物，委尸在竹林中。两日内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击乌之事，乃是乌鬼报仇也。

韦丹少在东洛，尝至中桥，见数百人喧集水滨，乃渔者网得大鼋，系之桥柱，引颈四顾，似有求救之状。丹问曰："几千钱可赎？"答曰："五千文。"丹曰："吾只有驴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与之。放鼋水中，徒步而归。后报恩，别有传。

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闻之以为难，竟寝之。

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上知众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则词头送以次人。是时吕渭草敕，皋忧恐问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皋劫之曰："与公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宰相，渭执之，夺其靴笏，恟恟至午后三刻乃止。

贞元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

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

李汶为商州刺史，渭南尉张宏毅过商州，汶意谓必来干我，以请馈□。须臾，吏报宏毅发去矣。汶曰：“未尝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请为监察御史，于是宏毅有时望。

韦伦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群从甥侄，候于下马桥，不减百人。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一本作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

韩令为宣武军节度使，张正元为邕管经略使，王宗为寿州刺史，皆自试大理评事殊拜。本寺移牒醵光寺钱，相次而至，寺监为荣。

贞元十五年，讨吴少诚，始令度支供诸道出界粮。元和十年，又加其数矣。

卷中

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唯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阳再收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公独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贞元中，杨氏、穆氏兄弟，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言，杨氏兄弟宾客皆同，穆氏兄弟宾客各殊，以此为优劣。

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拒而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

德宗幸金銮院，问学士郑馀庆曰：“近日有衣作否？”馀庆对曰：“无之。”乃赐百缣，令作寒服。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后坐贡院任情，责及前事，乃贬信州刺史。

阎寀为吉州刺史，表请入道，赐名遗荣，隶桃源观，朝端盛赋诗以赠之。戎昱诗云："庐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坛。"

国子司业韦聿，皋之兄也，中朝以为戏弄。尝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权相为舍人，以闻望自处，尝语同僚曰："未尝以科第为资。"郑云逵戏曰："更有一人。"遽问："谁？"答曰："韦聿者也。"满座绝倒。

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居，尝有客来求医，误造云逵门。云逵知之，延入与诊候曰："热风颇甚。"客又请药方。云逵曰："某是给事中，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客惊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热风，或云即刘俛也。

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会冬至，需家致宴挥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并在座焉。儒亮食毕徐出，需细审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师自是呼为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贞元末卒。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监军使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诺。”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复曰：“某有请。”监军曰：“唯。”“却请崔膺。”合座皆笑，然后得免。

江淮客刘圆，尝谒江州刺史崔沆，称前拾遗。沆引坐徐劝曰：“谏官不可自称，司直评事可矣。”须臾他客至，圆抑扬曰：“大理评事刘圆。”沆甚奇之。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乱，得国工康昆仑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内。

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扬子留后徐粲杖杀之。

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

刘澭拔涿州兵数千归朝，法令齐整，鸡犬无遗。授行秦州刺史，理普润，军中不置更漏，不设音乐，士卒疾者策杖问之，死者哭之，时人疑其奸雄，后拜节度而卒。

李惠登自军校授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识惠字，不识登字。”为理清俭，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阖境大化，近代循吏，无如惠登者。

国子监诸馆生，污杂无良。阳城为司业，以道德训喻，有遗亲三年者勉之归觐，由是生徒稍变。自天宝五年置广文馆，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积，主者或盗用之。

李实为司农卿，督责官税。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

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尝秉笔者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面荐德宗。闻居丧礼，屈指以待。及释服，明日以处士拜拾遗。祐虽工文章，善书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军□后至，当饮觥酒，军吏误以醋酌。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严暴，发之则死者多矣，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闻者皆感泣。后景略因为之省刑。及景略卒，军中请以为主，自卫佐拜御史中丞，为军使，后至易定节度使。时人呼为呷醋节帅。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登惨然曰：“愿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独当也。”

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两头置标，号曰排公，以中不中为胜负也。

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曰：“此恶诗，焉用进？”时呼为准敕恶诗。

马司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姚南仲滑州苦于监军使薛盈珍，遣部将曹洽奏论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尽言于上，至滋水驿，夜半先杀小使，乃自杀，缄遗表于囊中。

于司空𩔖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𩔖用数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而归，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绫彩，尚衍颔之而已，亦不形言。𩔖叹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颉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捡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郑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韦执谊遽起，延入阁内。珣瑜叹曰："可以归矣！"遂命驾，不终食而出，自是罢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设食于翰林中，大会诸阉，袖金以赠。明日又至，扬言圣人适于苑中射兔，上马如飞，敢有异议者腰斩。其日乃丁母忧。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诏》。絪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宪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启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谋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之《记》。初，刘辟有心疾，人自外至，辄如吞噬之状。同府崔佐时体甚肥硕，辟据地而吞，眦裂血流。独卢文若至不吞，故后自惑为乱。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锁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唯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

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罗浮王先生，人或问为政难易。先生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道否？”先生曰：“直则同。”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

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京辅故老言：每营山陵封辄雨，至少霖淫亦十余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将化为虎，群众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问苕溪子：“是何谓也？”答曰：“阳极而阴，晦极而明，为雷为电，为雪为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窍者卵，九窍者胎，推迁之变化也。燕雀为蛤，野鸡为蜃，虾蟆为鹑，蚕蛹为蛾，蚯蚓为百合，腐草为萤火，乌足之根为蛴螬，久竹生青蜓，田鼠为鴽，老猷为猿，陶蒸之变化也。仁而为暴，圣而为狂，雌鸡为雄，男子为女人，为蛇为虎，耗乱之变化也。是必生化而后气化，气化而后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穷焉。”

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茯苓千岁为琥魄，琥魄千岁为琴玉，愈久则愈精也。鹗鸟千岁为鸩，愈老则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鹦鸱，及生可疗之草。

张氏嘉贞生延赏，延赏生弘靖。国朝已来，祖孙三代为相，唯此一家。弘靖既拜，荐韩皋自代。韩氏休生滉，滉生皋，二代为相，一为左仆射，终不登廊庙。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苗夫人，其父太师也，其舅张河东也，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近代衣冠妇人之贵，无如此者。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锜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铦，锜之从父兄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量其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闻而愍之，薄贬而已。

裴相垍尝应宏词崔枢考，不中第。及为相，擢枢为礼部侍郎，笑而谓曰："此报德也。"枢惶恐欲坠阶，又笑曰："此言戏耳！"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时人谓之善对。

独孤郁，权相子婿，历掌内职纶诏，有美名，宪宗尝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

韦相贯之为尚书右丞，入内，僧广宣造门曰："窃闻阁下不久拜

相。”贯之叱曰：“安得不轨之言！”命纸草奏，僧恐惧走出。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

杜羔有至行，父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尝抱终身之戚。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儿。”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来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庙，日夜悲泣，忽睹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后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询之。”羔号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岁余，指其丘垅，因得归。羔至工部尚书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仇”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垍当国，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江淮海味无堪，道路扰人，并其类数十条上。后欲用戣，上不记名，问裴晋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岭南节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子女皆为嫁之。

李逊为衢州刺史，以侯高试守县令。高策杖入府，以议百姓，亦近代所难也。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上为之启齿。

郑阳武常言欲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比以人事。又

云：“玄义之有庄周，犹禅律之有维摩诘，欲图画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经》，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一卷，故得物议所嗤。

陈谏者，市人，强记。忽遇染人岁籍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不忘。

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有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逢笑曰：“适有人走马呼医，立可待否？”

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不记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缅千匹。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锁，守陴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山积，有旧客诫锷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教，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请问其目。”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张圆者，韩弘旧吏。初弘秉节，事无大小委之。后乃奏贬，圆多怨言，乃量移诱至汴州，极欢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杀之，尽收所赂而还。

于頔任高洪，苛刻剥下，一道苦之。小将陈仪，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群胥奔溃，洪走案库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唯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贼张晏辈。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捍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议谥，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曰："吉甫议信不著，又兴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谥。"其子上诉，乃贬仲方。

李载者，燕代豪杰。常臂鹰携妓以猎，旁若无人，方伯为之前席，终不肯任。载生栖筠，为御史大夫，磊落可观，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国八年，柔而多智。"公惭卿，卿惭长"，近之矣。吉甫生德裕，为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直无党。

李司空愬之讨吴元济也，破新栅，擒贼将李祐，将斩而后免之。解衣辍食，与祐卧起帐中半岁，推之肝胆，然后授以精甲，使为先锋，虽祐妻子在贼中，愬不疑也。夜冒风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缚元济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皆四月晦，谈者为异。及元和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岂偶然耳。

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城中言鉴虚善煮羊胛，传以为法。

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承之。御史中丞孟简案鞫旬月，乃得而进。宪宗召市人估其价直，或云："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厮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郝玼镇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惧。宪宗召欲授钺，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为盩厔镇将，清苦肃下，有军士犯禁，杖而枷之，约曰：“百日而脱。未及百日而脱者有三：我死则脱，尔死则脱，天子之命则脱。非此，臂可折，约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上御通化门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公主驻车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将命出幕，答拜而退。

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

田令既为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与之举哀，而授魏博节度。布乃尽出妓乐，舍鹰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发而入。后知力不可报，密为遗表，伏剑而终。

韦山甫以石流黄济人嗜欲，故其术大行，多有暴风死者。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箓，以为神仙之俦。长庆二年卒于馀干，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无小异于人者。”

苏州重元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主从之。僧每食毕，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椓其间，未逾月，阁柱悉正。

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数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彦伯自言医道将行，时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少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皆饮之而去。翌日，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其后有奴告其谬妄，所输面乃常麦，非白麦也。群从诸宅，一时暴热皆发。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坊曲必有大署其门，以烙黄为业者。灞浐水中，常有昼至暮去者，谓之浸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茶为之也。

凡射知雉兔头脚之法云：先以加其头，次减其脚。以见脚除头，以本头除脚。飞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为牖，东为户。故今语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当户。"

或说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鞫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

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尔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二子喉而去。

卷下

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德宗朝，则崔太傅尚用，杨崖州尚文，张凤翔尚学，韩晋公尚断，乃一时之风采。其后贞元末年，得高贞公郢门下，亦足坐镇风俗。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别本，一时之风采下，作“其后天子少，陆忠州每言：‘我自教得。’又自贾仆射为识字董秦，故常有别受顾问者，末年得高贞公”。其下并同。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问疾，有司就私第设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外郎御史遗补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两省谑起居郎为螭头，以其立近石螭也。中书门下官并于西省上事，以便礼仪。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并廊参。

长庆初，上以刑法为重，每有断大狱，又令中书舍人一员参酌而出之，百司呼为参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仆射上，宰相皆送，监察御史捧案，员外郎奉笔，殿中侍御史押门，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

事主，仪注太重，元和已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故房梁公言李纬好髭须，崔日知有望省楼，张曲江论牛仙客，皆其事也。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自是杨於陵任尚书，其子嗣复历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数家。

自开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县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卖之。"于是放选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裴仆射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东市西街，时人以为盛事。

长庆初，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亦速毕也。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举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又集，乃尉两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历试。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下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贞元已后，方有使额也。

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乃出官。

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军紫。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惟刑部郎官得终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崔蘧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奏，立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军也。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

给公券。

元和中，元稹为监察御史，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处上厅，因为定制。

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知匦使、宫苑使、闲厩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监察使、馆驿使、监仓使、左右街使，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蕃使、防御使、经略使、镇遏使、招讨使、榷盐使、水陆运使、营田使、给纳使、监牧使、长春宫使、团练司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籴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

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燕公、曲江、太尉、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兖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颜鲁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二人连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苏宋。燕许、大手笔。元王、秉权。常杨、制诰。萧李。文章。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李太尉、韦中令、裴晋公、白太傅、贾仆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贾长江、赵渭南；二人连呼者：元白；又有罗钤、吉网、酷吏罗希奭、吉温。员推、韦状。能吏员结、韦元甫。又有四夔、四凶。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名嫌宪宗庙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常手写《九经》，以谓读书不如写书。

熊执易类《九经》之义，为《化统》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献，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写进，其妻薛氏虑坠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贞公郢之子也。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年七岁，读书至《牧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年二十三，为京兆府参军卒。

董和，究天地阴阳历律之学，著《通乾论》十五卷成。至荆南，节度裴胄之问，董生言曰："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楚僧灵一，律行高洁，而能为诗。吴僧皎然，亦名昼，盛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遗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

安以还，各得其风韵。

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

近代有造谤而著书，《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氣。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张睢阳、元鲁山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成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至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犹以广文生登第，自

后乃群奔于京兆矣。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由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将军裴冀曰："若使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

崔元翰为杨崖州所知，欲拜补阙，恳曰："愿得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亦不晓呈试，故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侍郎曰："若试《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侍郎为其所中，愕然换其题，是岁二崔俱捷。

熊执易通于《易》理，会建中四年，试《易知险阻论》，执易端坐剖析，倾动场中，乃一举而捷。

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后侯味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

宋沆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征调，沆乃考钟律而得之。

李汧公雅好琴，常斫桐，又取漆桶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京师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张相弘靖，少时夜会名客，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商则商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

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而善歌妙绝。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鉴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于頔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独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言虽诙谐，一时亦有谓也。頔又令女妓为《八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相承不改耳。"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人呼提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莝，七戈反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詠，诨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纡，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岘、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饮酒，有杯盘狼籍、扬觯绝缨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又有击毬、畋猎之乐，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而不胜，召狄梁公说之。梁公对曰：“宫中无子之象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鉴险易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一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

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故曰“滟澦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澦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

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桅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舟人言鼠亦有灵，舟中群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说气也。

南海人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飓风将至，则多虹霓，名曰飓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见。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彘。又云与黄鱼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为禁药。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旧语曰："五月下峡，死而不吊。"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旧言春水时至，鱼登龙门，有化龙者。今邠晋山穴间龙蜕骨角甚多，人采以为药，有五色者。

剑南元无蝎，尝有人任主簿，将蝎之任而有之，今呼为主簿虫也。

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树，实类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空壳矣。

剑南人之采猓㹠者，获一猓㹠，则数十猓㹠可尽得矣。何哉？其猓㹠性仁，不忍伤类，见被获者，聚族而啼，虽杀之，终不去也。噫，此乃兽之状人之心也。乐羊食其子，史牟杀其甥，则人之状兽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与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

骂曰："诱我也！"乃绝走远去，久而复来，稍稍相劝，俄顷俱醉，其足皆绊于屐，因遂获之。或有其图而赞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卧养真。"

罗浮甘子，开元中方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常资进贡。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曰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近多重台荷花，花上复生一花，藕乃实中，亦异也。有生花异，而其藕不变者。

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凡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文彩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浣。开元中，日以骆驼数十驮入内，以给六宫。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洲，遇海岛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携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雨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问之，乃莱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唯李汭为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湓湖者。”

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常惜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

西蕃呼赞普之妻为朱蒙。

刘宾客嘉话录

[唐] 韦绚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刘宾客嘉话录》，著者韦绚（801—866？），字文明，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顺宗时宰相韦执谊子。大和五年（831）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幕府巡官，历官校书郎、起居舍人、江陵少尹、义武军节度使等。除本书外，尚著有《戎幕闲谈》。

据书前自序，知穆宗长庆元年作者二十一岁时往投夔州刺史刘禹锡从学，闲中刘禹锡为述前代轶事，退而默记，写成此书。书成于大中十年（856），记述唐代朝政掌故，兼及经传诗文评价。原书已佚，今本皆从《顾氏文房小说》本出，共一三〇则，据今人唐兰先生等学者考证，其中仅四十五则为原书所有，其余则录自《尚书故事》、《隋唐嘉话》等书。唐兰辑本（中华书局《文史》第四辑《〈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除对今本作校理外，复从《唐语林》、《太平广记》等书中补辑逸文五十六则，最是精审。今即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唐兰辑本考定伪作者，前加“*”号以示区别，文字据唐兰辑本择要加以校改；书后收入唐兰辑本“补遗”部分（其“附录”部分从略）。

原序

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挐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春。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

刘宾客嘉话录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炽，城孤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加金吾将军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绿耳于玄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献，膻臊阙庭。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余阵。主辱臣死，当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励将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又《夜闻笛》诗曰：“岩峣试一临，虏骑俯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吟。”时雍丘令令狐潮以书劝诱，不纳。其书有曰“宋七昆季，卫九诸子，昔断金成契，今乃刎颈相图”云云。时刘禹锡具知宋卫，耳剽所得，濡毫有遗，所冀多闻补其阙也。又说，许远亦有文，其祭纛文，为时所称。所谓“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剑”。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鸠翔，危堞龙攫。”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是一张仆射耳。则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巡性明达，不以簿书介意。为真源宰，县有豪华南金，悉委之，故时人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闻之，不以为事。

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餳”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餳”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卢齐卿暴死，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罢。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曰"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忘。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副。时德宗在梁，奏的合过，况曹王有功，且亲也。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的过否？"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过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谓赵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轻挞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又问之："且我有宰相分无？"曰："有。"崔曰："远近？"曰："只隔一两改官，不至三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诸僚皆知其说。是日，悉之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改？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此。"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为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大经一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崔忧间，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

齐映相公同制。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曰："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时宰相。"薛讶忿之，嘿然不乐。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始前进士，己正郎，势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后姜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其军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崔在姜后。离虔州后，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也。

李丞相泌谓德宗曰："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崽郎？"圣颜不悦。泌曰："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宝，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德宗问："卿从道门，本师复是谁？"渠牟曰："臣师李先师，仙师师张果老先生。肃宗皇帝师李先师，为仙帝。臣道合为陛下师，由迹微官卑，故不足为陛下师。"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

德宗降三日，玄宗立于高阶上，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抱德宗来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肃宗、代宗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寿六十三。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后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崽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受命，享国绵远，岂徒然哉！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

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誌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誌公之寓言也。

时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被贼伏弩射之，中万春面，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询问巡，知是万春，乃言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与潮书曰：“仆诚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圣主，畴则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须展志。”云云，“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数加益智之丸，无令病入膏肓，坐视斧锛也”。

琼州地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其土多此虫，盖其状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鸣，其形朐䏰。上音屈，下音忍。

绚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与子夜，何也？”公曰：“未详。”

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矣。”计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自王府长史三年为新罗使，始得郎中，朱绂。因见宰相，自言此事。时宰不知是谁，曰：“大是急流。”

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纳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

等自陈首，不可过三日，过则舁榇相见。”其纳贿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赍其榇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榇中，令不良入，命取钉钉之，送汴河讫，乃请见廉使。使叹赏久之。后公为大梁节度使，人问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哑如应曰“是”。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徒曰：“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丞相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

菜之菠棱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陶，因张骞而至也。绚曰：“岂非颇棱国将来，而语讹为菠棱耶？”

杜丞相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真、卢新州杞、陆丞相贽、张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又大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

范希朝将赴镇太原，辞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处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应，亦且恕；至第三遍不应，即任郎中员外下手插打得。”插打为造箭者插羽打干，言攒箭射我也。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

出甲者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厮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河东张嘉贞为平姚，见河东碑为文书甚佳。及还，面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事书史册。

蔡之将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头不变；又有雀数百，同为一窠，皆丝絮为之；有群鸟同巢，一旦尽弃掷其鸮而去；有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麻屏两片，下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灭。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对立。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岂非异也！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元公镇南海日，疽生于鬓，气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来房前，谓元公曰：“本师知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元公宠姬韩氏，家号静君，遂取膏疾贴之于疮上，至暮而拔，数日平复。于苍黄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余重，并无出入处，方知是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吉四男训、谊、谨、谌。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说。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狸骨理劳方也。右军临之，谓之狸骨帖。　*昔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

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意何也？”后数日，贬台州刺史。　　*河东公出镇并州日，上问：“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不记去处。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也。　*王平南，廙。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右军学其书。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又中章程。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同异。耕人忘其姓名。　*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祖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帝不悦。尝以撅笔书，恐帝所忌故也。　*陆畅尝谒韦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赠罗八百匹。皋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开先所进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与者欲窘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作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古镌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草书、章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点画类龙爪，后遂为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则杀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掣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犹能激动如此。　　*五星恶浮图佛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或谓之禳灾，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庆，琅耶王。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帖乎？”方庆遂进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谓之《宝章集》，亦曰《王氏世宝》。　　*今延英

殿，紫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骤微蹇。上每于此待之。宰相传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术，诏征聘，于车中化为大鸟飞去，遗二翮于山谷间。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处。　*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杨祭酒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度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项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卢公尚书宝惜有年矣。张宾获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卢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来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嗟讶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何处。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都学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梁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章仇兼琼镇蜀日，仇尝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则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食饮馔之类，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传记所传，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较具。至夜，车辖上金凤皇辄亡去，莫知所之，至晓乃还。如此非一，守车人亦尝见。后南郡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车辖上凤皇俱飞去，晓则俱还，今日不返，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罗鸟所得。"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上，俄而飞去。帝使寻之，直入光家，止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御之。至帝崩，凤皇飞去，莫知所在。嵇

康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正谓此也。　*昔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路次，林中遇一尸，已臭烂，鸟来食之，辄见小儿长三尺驱鸟，鸟飞起，如此非一。潜异之，看见尸头上着通天犀纛，揣其价，可数万钱。潜乃拔取。既去，众鸟争集，无通驱者。潜以此纛上晋武灵王晞。晞薨，以衬众僧，王武纲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复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天当相报。"江夫人恶之，月余乃亡。

石季龙少好挟弹，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盖言童稚不奇不慧，即非异器定矣。

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今鸬鹚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说同，此岂亦仙禽者乎？绚曰："但恐世只知鹤胎生，不知鸬鹚亦是胎生，鹤便谓胎生也。若缘鸬鹚食腥鱼，虽胎生不得与鹤同，今见养鹤者说其鹤食腥秽更甚于鸬鹚。若以色黑于鹤，则白鹤千万年方变为玄鹤，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其鸬鹚之谓乎？"绚曰："鹤难见也，鸬鹚易见也，世人贵耳而贱目之故也。若使鸾凰如鹤之长见，即鹤亦如鸬鹚矣。以少为贵，世以不见为圣为瑞而贵之也。所以进士陈标咏蜀葵诗云：'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鸬鹚之谓也。"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烝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作亲情。后适元士会，因以流落。真穷相女子也。

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

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之何也，曰：“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亦有声名”耳。

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亦赐死。

王缙之下狱也，问头云：“身为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则不知，死则合死。”

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公曰：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尝于元载相宅门见一人，频至其门，上下瞻顾。卢疑异人，乃邀以归，且问元载相公如何，曰：“新相将出，旧者须去，吾已见新相矣。一人绯，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东住，皆惨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经旬日，王、元二相下狱。德宗将用刘晏为门下，杨炎为中书，外皆传说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时国舅吴凑见王、元事讫，因贺德宗而启之曰：“新相欲用谁？”德宗曰：“刘、杨。”凑不语。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无妨。”凑曰：“二人俱曾用也，行当可见。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上曰：“为谁？”吴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并命拜二人为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说，绯紫、短长、街之东西，无不验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边柳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亦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时，

长安诸城门金吾官见一小儿衣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旬日，赵相薨。

公曰：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问曰："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是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糕，谓人曰："某不敢吃，请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讳，良久低头，然语多不可具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以娱之。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鬍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卢新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使，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上恻然，欲免之，谓卢相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诬之也。揆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致仕东都，大司徒杜公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头头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尔。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

罢，德宗有喜色。

饮酒四字，著于史氏，出于则天时壁州刺史郑弘庆者进之。人或知之，以三台送酒，当未尽晓。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筑三个台，宫人拍手呼“上台”，因以送酒。

德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东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相留更住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曰：“此汉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之。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向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大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又与石话服食，云：“汝服钟乳否？”曰：“近服甚觉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盖讥其作相日无急难之效也。又尝于街西游宴，贪在北局，时已昏黑，从者迭报云：“鼓动。”司徒应声曰：“靴！靴！”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以吊客，靴靴答之，连声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时，官园纳苎头而余者分给将校，其主将报之。军将谢苎头，司徒手拍头云：“著他了也。”然后传语：“此苎头不必谢也。”

予与窦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州，亦异矣。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镮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怿，自是命宾，不设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欤？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瓮，每瓮皆数万。人来觅书，兼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退笔冢，自制铭志。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法书一轴，每随身携往。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缄裹，置于箧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中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箧中，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棘围门外。忽有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傥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以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以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遽以钱送诣兴道。欵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 *张尚书牧弘农日，捕获发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

曰：“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南川有尧女冢，近亦曾为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发验其冢，果有开处，旋获其党，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国贵人家矣。”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者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欤？矧贻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用银三铤添补，然犹不及旧者。*果州谢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场上，帝锡以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致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贞观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　*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邠州，令贡之。判司云：“邠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改雍州司户。　*郑公尝出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太宗劳之，曰：“卿今日至，可谓人日矣。”*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事，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世。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生死人。太宗令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令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物所击者，便不复苏。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遂作醉僧图，每以此嘲之。于是诸僧聚钱十万，资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世。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倦则布毯坐观，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为掐琵琶是也。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或谓之不聪。敬宗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之。”*高阳许敬宗，奏

流其子昂于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为“谬”。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家君报仇雠，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五百金，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卢承庆尚书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其左右：“此是刘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复闻谠言。在时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独持国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若神仙焉。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嘉隐云：“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木耳。”徐叹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云：“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徐状胡也。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你与西门豹作对。”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制，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安乐公主请之，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别凿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定昆池诗，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寻迁侍中。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

其非士类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时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以来，不闻有僧名昙刚。”盖疾于时，故隐其名氏云。 *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 *洛阳画匠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工直未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王家产一骍犊，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开元二十年也。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扬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在。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是真小文。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尾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 *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铽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间人，鼸鼻酗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鸣赐马，第一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用而无益于事，罢之。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

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右韦绚所录《刘宾客嘉话》，《新唐书》采用多矣，而人罕见全录。圜家有先人手校旧本，因锓板于昌化县学，以补博洽君子之万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谨书。

补遗

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唐语林》二。

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扬、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唐语林》二。

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唐语林》二。

又说：“甘棠”之诗“勿剪原脱此二字，今补。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能”《困学纪闻》三引《唐语林》作“低”。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此两句《困学纪闻》引作“勿拜则不止勿剪”。明召伯渐远，“明”《困学纪闻》作“言”。人思不得见也。“不得见也”《困学纪闻》作“不可及”。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唐语林》二。“毛郑不注”四字，齐之鸾本作“毛都不注此下”。

按《唐语林》此下为“为诗用僻事”条。

韦绚曰：“司马墙何也？”曰：“今唯陵寝绕垣，即呼为司马墙。而球场是也，不呼之何也？”刘禹锡曰：“恐是陵寝，即呼臣下避之。”《唐语林》二。

《诗》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卫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唐语林》二。

魏文帝诗云“画舸覆缇”，本作“堤”，今正。即今淮浙间𦨭船篷子上帷幕耳。《唐书·卢藩传》言之，文渊阁本《唐语林》原注云：“案《唐书》无《卢藩传》，韦绚唐人，亦无引《唐书》之理，疑有脱误。”船子著油□，比惑之，见魏诗方悟。《唐语林》二。

又曰：“旄邱”者上侧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郑注云“旄当为垼”，又言“垼未详”，齐之鸾本“又”上尚有一字，不清楚，似是“既”字。何也？《唐语林》二。

郭璞《山海经》序曰：“人不得耳闻眼不见为无。”非也，是自不知不见耳，夏虫疑冰之类是矣。仲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韦编三绝。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唐语林》二。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与之□□，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此下为“五夜”条。

刘禹锡曰：《总龟》作“刘梦得言”，《容斋随笔》作“刘梦得云”。茱萸二字，《总龟》无“二字”二字。《随笔》作“诗中用茱萸字者”。更三诗人道之，本作“经二诗人用”，据《总龟》改，《随笔》

作“凡三人”。而有能否，“而”本作“亦”，据《总龟》改，《随笔》无此句。杜甫云“云”本作“言”，据《随笔》改，《总龟》作“杜子美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云：本无“云”字，据《总龟》增，《随笔》作“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遍插”《随笔》作“插遍”。朱仿云：“仿”《随笔》作“放”。“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总龟》无此四字。杜公《总龟》作“子美”。为优。《唐语林》二本无“朱仿以下”至此，但存“最优也”三字，据《总龟》《随笔》增。《诗话总龟》五《容斋随笔》四。

刘禹锡曰：《总龟》无此四字。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总龟》作“矜奇特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总龟》无“之”字。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乃有求人气色沮”七字，《总龟》作“曰：有求色必赧”。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唐语林》二。《诗话总龟》十四，与下条为一条。

因曰：本无此二字，据《总龟》补。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此诗”云云，《总龟》作“此过华阴山下作”。而用莲蓬之菡萏，《总龟》作“初用莲峰作菡萏”。极的当而暗静矣。《唐语林》二。《诗话总龟》十四连上条，末句作“的当而暗尽矣”。

按《唐语林》此下为“石季龙”条。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者。”《唐语林》二。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总龟》句首有“刘梦得曰”四字。“驳”误“骏”，“十”误“一”。“‘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之云‘仰父俯子’。”本无“之”字，依《总龟》增。《总龟》“俯”作“抚”。

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总龟》无此十二字。柳云："韩碑兼有冒子，"冒"《总龟》作"帽"。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唐语林》二。《诗话总龟》五，"便"误作"使"。

刘禹锡曰：《总龟》无"禹锡"二字。"韩碑柳雅"，"柳"《总龟》误作"刘"。予为诗云：本无"为"字，依《总龟》增。"城中晨鸡喔喔鸣，"晨"《总龟》作"早"，《临汉隐居诗话》作"城中喔喔晨鸡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总龟》无"尚书城也"四字。须臾之间，《总龟》无此句。贼都不觉。《总龟》作"贼无觉者"。又落句云：本作"又诗落句言"，此依《总龟》改。"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时"《临汉隐居诗话》作"年"。所以言"十二载"者。《总龟》无"所以"二字。因以记淮西平之年。《唐语林》二。《诗话总龟》五"记淮西平"作"见平淮西"。按《临汉隐居诗话》约引前二句云："为尽李愬之美"后两句云："为尽宪宗之美"，不知此文有脱误，抑是魏泰误记上节刘氏评《平淮西雅》之语也。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宏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黶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唐语林》二。

又曰：薛伯鼻修史，为愬传，收蔡州径入为能。禹锡曰："我则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释缚委心用之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唐语林》二。

刘禹锡曰：《春秋》称"赵盾以八百乘"，凡帅能曰以，由也。由赵盾也。《唐语林》二。

又曰：王莽以羲和为官名，如今之司天台，本属太史氏。故春秋史鱼、史苏、史亹，皆知阴阳术数也。《唐语林》二。

《南都赋》"南"齐之鸾本《唐语林》作"蜀"，误。"春茆"音子卯之卯也。"春茆"下本有"夏韭"两字，而无"音"字，齐之鸾本

有“音”字。按“音”字当接“子卯之卯也”五字，为“茆”字作音耳。后人既增“夏韭”二字，遂以“音”字为误而删之。然《南都赋》自云“春卵夏笋，秋韭冬菁”，不云“夏韭”也。而公孙罗云：“茆鸟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无言。《唐语林》二。

方书中“劳薪”，亦有“劳水”者，扬之使水力弱，亦劳也。亦用笔心，笔亦心劳一也。与薪劳之理，皆药家之妙用。《唐语林》二。

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唐语林》二。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齐之鸾本《唐语林》“在”误作“为”，《广记》只有“夔州西市”四字。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看”《广记》作“有”，非。箕张翼舒，鹅形鹳势，“鹳”本作“鹤”，据《广记》改。聚石分布，“聚”《广记》作“象”。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颁涌滉瀁，“颁涌”本误作“颁滂”，据《广记》改，“滉”《广记》作“混”。可胜道哉。本无此四字，据《广记》增。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硊巨石，“硊”本作“礭”，依《广记》改。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广记》作“人奔山上”，似误。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本无“则”字，据《广记》增。及乎水落川平，本作“及乎水已平”，据《广记》改。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本无“诸葛”二字，据《广记》增。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本作“垂六七百年间”，据《广记》改。年年淘洒推激，本无“年年”二字，据《广记》增。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先主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东晋桓温过此曰：“此常山蛇阵，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其中则头尾皆应。”常山者地名，其蛇两头，出于常山，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故名之也。温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陆法和亦曾征蜀，“陆法和”以下本另起，

今据齐之鸾本《唐语林》改。“亦曾”二字本作“尝”，亦据齐本。及上白帝城，插标，曰：“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既掘之，得箭镞一斛。或曰：“当法和至此时，去诸葛亮犹近，应有人向说，故法和掘之耳。法和虽是异人，未必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未必”本作“必未”，据齐本改。《太平广记》三百七十四引至“殆今不动”。《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此下为“诸葛亮令兵士独种蔓菁”条。

禹锡曰：“‘芍药’和物之名也，此药之性能调和物，或音‘著略’，语讹也。”绚时献赋，用此“芍药”字，以“烟兮雾兮，气兮霭兮”，言四时调和为云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所引，以上各条，似有次序，故首出焉。

刘□□云：“刘”作“郑”，今以意改。“张燕公文逸而学奥，苏许公文似古，学少简而密。张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华前落，藁瘗城隅，天使马悲，启滕公之室；人看鹤舞，闭王母之坟。’亦其比也。”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含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菻带以赐焉。苏尝梦书壁云：‘元老见逐，谗人孔多。既诛群凶，方宣大化。’后十三年视草禁中，拜刘幽求左仆射制，上亲授其意，及进本，上自益前四句，乃梦中之词也。”《唐语林》二。

又曰：“曰”本作“闻”，今以意改。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诗曰：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所谓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

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师子花。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唐语林》二。

按此二条本为一条，详其文义，当亦出《嘉话录》。文中引“公又云”即韦书通例。末云“其自得如此”，按张巡守睢阳条云：“其忠勇如此”，杜丞相鸿渐条云：“贵人多知人也如此”，苗给事条云：“其父子之情切如此”，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条云：“名场险巇如此”，均与此相类，故定为《嘉话录》佚文。首言“郑□□云”，疑本作“刘禹锡云”，既脱“禹锡”两字，又误“刘”为“郑”耳。按《观林诗话》引《树萱录》云：“杜工部诗世传骨气高峭，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西清诗话》云：“《树萱录》云：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疟鬼自避。初曰：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何矣。”又《唐诗纪事》卷十八引《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葛常之《韵语阳秋》引《古今诗话》曰：“子美因见病疟者，曰：诵吾诗可疗。令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之句，病遂愈。”诸书传说不一，但以《嘉话录》为最早，且只是杜氏自得之意，并非其诗句真得疗疟疾，似为近真也。

宣平郑相之铨衡也，《广记》首有“刘禹锡曰”四字。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入其”二字本误倒，据《广记》改。刘禹锡曰：本无“曰”字，据《广记》增。“予从弟某在郑铨，本无“予从”二字，据《广记》增。“在”本作“为”，据齐之鸾本《唐语林》改，《广记》同。注潮州尉，“潮”《广记》误作“湖”，又“尉”字误入下句“一

字”下。一唱唯唯而出。《广记》少一“唯”字。郑呼之却回，曰：“曰”上本尚有一“郑”字，据《广记》删。‘如公所试，“公”本作“此”，据《广记》改。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本无“之”字，据《广记》增。亦无五六人，《广记》无此句。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选官又称第一，“选”《广记》作“过”。宜其有后于鲁也。”《广记》无“宜”字。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尉，《广记》无“尉”字。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牓子引张，才入门，报已定，《广记》无“报”字。不可改。时人服之。”《唐语林》一。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六。

裴藻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采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藻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藻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唐语林》三。

苗给事子缵应举次，“给事”二字《广记》作“粲”，又脱“次”字。而给事以中风语涩，“给事”二字，《广记》作“粲”。而心中至切。“中”《广记》作“绪”。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本少一“入”字，据《广记》增。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唐语林》四。《太平广记》一百八十。

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元败，欲出官。王相缙曰：“且留作诰。”待发遣诸人尽，始出为婺州刺史。又曰：独孤侍郎求知制诰，“侍郎”《广记》作“及”。试见元相，“相”《广记》作“载”。元相知其所欲，《广记》无此“相”字。迎谓常州曰：《广记》无“迎常州”三字。“知制诰阿谁堪？”“阿谁”二字本作“可难”，误。据《广记》改。《广记》无“知”字。心知不我与也，《广记》作“及心知不我与而

他也”。乃荐李侍郎纾。《广记》无“侍郎”二字。时杨炎在阁下，忌常州之来，“常州”《广记》作“及”。故元阻之。本无“故”字，据《广记》增。乃二人之力也。《唐语林》五。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七无“之”字。

赵璟卢迈二相《广记》“相”下有“国”字。皆吉州旅客，《广记》作“皆吉州人”。人人呼为赵七卢三。“人人”《广记》作“旅众”。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广女婿，“广”《广记》作“旷”。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作湖南判官，《广记》无“作”字。累奏官至监察。“奏”本作“授”，据《广记》改。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相复”二字原倒，据《广记》改。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罢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俄而除替”以下二十六字，《广记》作“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十八字，盖节引而多误也。璟闲居慕静，“闲居”《广记》作“居京”。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是泌相之从弟。《广记》无“是”字。璟因其相访，《广记》无“其相”二字。引元素于青龙寺，“引”《广记》作“别”，误。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本无“合”字，据《广记》增。誓不敢怨他人也。《广记》无“他也”二字。诚非偶然耳，本无“诚”字，据《广记》增。盖得于日者焉。”《广记》无“焉”字。遂同访之。《广记》无此句。仍密问元素年命，本无“仍密”二字，据《广记》增。谓之曰：《广记》无“谓之”二字。“据此年命，本无此句，据《广记》增。亦合富贵人也。”“亦合”本作“公亦”，据《广记》改。元素因自负，亦不言于泌相兄也。《广记》无“于”字。顷之，本无此二字，据《广记》增。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本无“对”字，据《广记》增。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式为判官，泌因乃奏璟为副使，“乃”《广记》作“判”。未至西蕃，《广记》无“西”字。右丞有阙，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追赴”二字本作“进”，据《广记》改。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五

年，《广记》“五年”上有“作相”二字。薨于位。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唐语林》六。　《太平广记》一百五十二。

按此条下似当接今本“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一条。

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故卢新州见忌，欲出之。公见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按《唐语林》本不记出处，此条次卢华州条上，且文义近似，故录之。《唐语林》六。

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安邑薨于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则不然，中有变色，是谁过欤？又曰：李安邑之为淮海也，树置裴光德，及去则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对宪宗曰：“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不胜愤。”圣颜赧然。翌日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盖与节是蕃之谋也。又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刘禹锡曰：“宰相皆用此势，自公孙弘始而增稳妙焉。但看其传，当自知之。萧曹之时，未有斯作。”《唐语林》六。

刘禹锡守连州，“守”《广记》作“牧”，“刘禹锡”《侯鲭录》六作“刘梦得”，盖本作“公”字，各以臆改耳。替高霞寓，《广记》脱“霞”字。霞寓本无此二字，据《侯鲭录》增。《广记》只有“寓”字。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侯鲭录》无“曰”字。“以承眷，辄请自代矣。”“辄”《侯鲭录》作“顾”，“请”《广记》作“举”。公曰：“奉感。本无“奉”字，据《侯鲭录》增。“公”字《广记》作“刘”，下皆阙文。然有一话。《侯鲭录》无“然”字，《广记》阙文。曾有老妪，《侯鲭录》“有”下有“一”字。山行见大虫，本作“见一兽如大虫”，据《广记》引，“见”《侯鲭录》作“遇”。羸然跬步而不进，“跬步”《侯鲭录》作“惧”。若伤其足者。《广记》无“者”字。妪因即之，《广记》作“妪目之”，误。而虎举前足以示妪，《广记》作“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妪”，《侯鲭录》作“乃举足以视妪”。妪看之，《广记》无此句。乃有芒刺在掌下，《广记》

无“下”字，《侯鲭录》无“乃”字。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妪而去，《广记》作“俄奋迅阚吼”《侯鲭录》作“俄顷奋迅而去”。似愧其恩者。“似”《广记》作“而”，无“者”字。“愧”《侯鲭录》作“感”。及归，翌日，《侯鲭录》无此四字。《广记》作“自后”二字。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广记》无“至者”二字，《侯鲭录》无“者”字。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伤”下《侯鲭录》有“之”字。因为亲族具云其事而心异之。《侯鲭录》无此十二字。一旦忽掷一死人入，本无“入”字，据《侯鲭录》增。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凶者呵捕《广记》作“妪乃被村胥诃捕”，《侯鲭录》作“被村人所捕”。云：杀人。《侯鲭录》作“称为杀人”，《广记》无此句。妪具说其由，《侯鲭录》无“具”字。始得释缚。乃登垣，《广记》“乃”上有“妪”字。伺其虎至而语之，曰：《广记》《侯鲭录》并无“之”字。‘感则感矣，《广记》无“感则”二字。叩头大王，“头”《侯鲭录》作“首”。已后更莫抛人来也。’”《太平广记》二百五十一“抛人”作“抛死人”。《侯鲭录》六“莫”作“不”，误。　《唐语林》六。

刘禹锡曰：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橐笔于魑首之下，人君言动皆书之，君臣启沃皆记之，后付史氏记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写除目，著作局可张罗，不亦倒置乎。《唐语林》六。

刘禹锡曰：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畜好马，曰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韦绚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筹，若不酷好，岂可得哉。《唐语林》六。

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太平广记》七六。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

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太平广记》一百七十四。

侍郎潘炎进士牓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易定押衙，“易”本作“异”，据《唐诗纪事》二十二改。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唐诗纪事》云：“其一为奚陟。”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太平广记》一百七十九。

通事舍人宣诏，旧例，“例”本作“命”，据《近事会元》改。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声摘句以助之。“声摘”原作“摘声”，误，以意改。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近事会元》无“者”字。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近事会元》卷二引无“时柳宗元”以下。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七。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敭原作“剔”，今以意改。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颔之。李珪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太平广记》一百八十七。

贞元末，《纪事》作“贞元元年”，《总龟》作“贞元中”。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纪事》无“王

实”二字，《总龟》无“度支”以下十一字。皆承恩宠事《总龟》作“皆宠贵”。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师老”《纪事》俱误作“老师”。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总龟》无二“持”字。会齐运朝对，《总龟》无“朝”字。上嗟其羸弱，“上”《总龟》作“顺宗”。许其致政而归。本无“归”字，据《总龟》增。“其”《纪事》《总龟》作“以”，“政”《纪事》《总龟》作“仕”。师老失据，“据”本作“授”，据《纪事》《总龟》改。故无名子曰：《纪事》《总龟》无“故”字。“太府朝天升穆老，“府”《纪事》《总龟》作“尉”，误。尚书倒地落刘师。”“师”《纪事》作“郎”。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八，本无“刘禹锡曰”以下十字，据《唐诗纪事》四十八引《古今诗话》《诗话总龟》三十六补。

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本与上为一条，今别。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八。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本与下条相连，今析之。“各记有”三字似有脱误。

轻纱本作“妙”，误，据《唐语林》改。夏中用者名为冷子。本无“名”字，据《唐语林》增。取其似蕉葛《唐语林》作“叶”。之轻健而名之。《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本误与上条相联。　《唐语林》八。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南部新书》无“也”字。如故人子弟，《南部新书》无“如”字，“弟”下有“也”字。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本无“台丞数弹劾”五字，而作四个方围，据《南部新书》补。因事戒之，曰：本无“事戒”二字，作一方围，据《南部新书》补。“仆有一言，“仆”字本空，据《南部新书》补。为大郎久计，“大”本误“入”，“计”字本空，据《南部新书》改。他日少树敌为佳。”本无“他日少树”四字，作五方围，又“敌”误“蔽”，“佳”误“珪”，据《南部新书》改正。穆深纳之，“深”字本空，据《南部新书》补。由是稍霁其威也。《太平广记》二百三十五，末句原作“友□□威也”，今据《南部新书》辛卷补正。

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太平广记》二百四十二。

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丈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颈。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太平广记》二百四十四。

刘禹锡曰：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之□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太平广记》二百五十五。

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

名字者，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纬略》引作“起自进士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纬略》引作“游寺中而题其姓名于塔下”。因为故事。《纬略》卷五引“慈恩题名”以下，“因”作“遂”。《太平广记》二百五十六。

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疑当作“问”。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楦为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齕邓邓把将化疑当作“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纥邓否？”曰：“死罪死罪。”《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本作“倪”今正。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镐者锡之□也。“锡”疑当作“镐”。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疑当作“镐”。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按此所谓廋词也。“伯禽”名鲤，谐“理”，或“李”指司法也。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何乃相卿。”“卿”疑当作“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且”《类事》作“曰”。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类事》无“更”字。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于是”《类事》作“乃”。谓有蛟螭凭焉。“谓”《类事》作“恐”。衣出而声不已。“已”《类事》作“止”。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类事》无“乃”字。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龙”《类事》作“螭”。禹锡曰：“曰”《类事》作“云”。“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在”《类事》作“斯”，“尤”《类事》作“可谓”。而终不免，“终”下《类事》有“犹”字。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三《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太平广记》四百九十七。

尚书故实

[唐] 李绰　撰
萧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尚书故实》著者李绰，字肩孟，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广明中曾避乱于郑州中牟县。龙纪元年官太常博士，约于乾宁初任膳部郎中，四年为礼部郎中。唐亡不仕，避乱南方。著有《秦中岁时记》一卷，已佚，《尚书故实》一卷，今存。

据《尚书故实》书前自序，云“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蒙“宾护尚书河东张公”接待，“每容侍话”，所言都是异常之事。于是李绰纂集其中“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所云“河东张公”为谁？《新唐书·艺文志》注：“尚书即张延赏。”后来又有人以为是张嘉贞、张宏靖。但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说法，认为张延赏、张嘉贞、张宏靖之说，都难以断定，当存疑待考。全书多记艺林掌故，颇具史料价值，为后人所重。文笔简练，轻快灵动，诚足解颐。

传世的本子有《宝颜堂秘笈》本及《重辑百川学海》本、《畿辅丛书》本等，均一卷。《太平广记》、《绀珠集》中所引，亦有数条不见于今本。此次整理用《丛书集成》排印《宝颜堂秘笈》本作底本，校以《四库》本，并用《太平广记》等参校。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底本中原有校注文字，则予保留。

尚书故实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㠯臣。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秩有同于锥印，迹更甚于酒佣。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与文皇帝同上一字，后乃删去。尝有碑版，凿处具在。太武是陵庙中玉册定□，神尧乃母后追尊。颜公曾抗疏极论，为袁㑹所沮而寝。

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盖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刘黑闼，为突厥所窘，遂亲发箭射退贼骑。突厥中得此箭传观，皆叹伏神异。后余弓一张，箭五只，藏在武库。历代一作朝。郊丘重礼，必陈于仪卫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与法物同为煨烬矣。然此即刘氏斩蛇剑之比也，岂不有所归乎？

司马天师名承祯，字紫微，形状类陶隐居。玄宗谓人曰："承祯，弘景后身也。"天降车，上有字曰"赐司马承祯"。尸解去日，白鹤一作云。满庭，异香郁烈。承祯号白云先生，故人谓车为白云车。至文宗朝，并张骞海槎同取入内。

有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

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此君所念诗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写录。

又说汉武帝时，尝有外域献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撮山海之异，遂成书，郭弘农注解。

郑广文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卢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黄白术，变瓦砾泥土立成黄金。宾护时在相国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于淮阴，宾护见范阳公叙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后果有人于湘潭间见之，已变姓名矣。宾护既徙知广陵，常亦话于崔魏公。公因说他日有王修能变竹叶为黄金，某所目击也。

进士卢融尝说，卢元公镇南海日，疽发于鬓，气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来床前谓相国曰：“本师知尚书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相国宠姬韩氏遂取膏药疾贴于疮上，至暮而较数日平复。于仓皇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数重，并无出入处。方知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融即相国亲密，目验其事，因附于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东公为中书令着绯，绰安邑宅中，曾有河东公任中书令着绯真。又说傅游艺居相位着绿。

李师诲者，画蕃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刘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县宰。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围数尺掘之，得片石如断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乐器毁而坠欤？"此石后流转到绰安邑宅中。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语出诸子书，检寻未得。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本张维素家收得，维素，从申之子。传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时张公镇并州，进图表，李太尉卫公作也。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维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赎得。经年忽闻款关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知《清夜图》在宅，计闲居家贫，请以绢三百匹易之。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使人。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盐院，时王庶人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复落在一粉铺内。郭侍郎承嘏。阍者以钱三百买得献郭。郭公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复进入内。宾护亲见相国说。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脑骨，微红而润泽，抑异于常也。

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又说表弟卢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见仙人乘鹤而过，别有数鹤飞在前后，适睹自一鹤背迁一鹤背，亦如人换马之状。

国朝李嗣真评事云："顾画屈居第一，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北风图》，《毛诗》义。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蜀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孙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纳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谂即尚书公之群从。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颙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厥功方就。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指说，非也。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治劳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圆空，音孔。盖碑者，悲本也。墟墓间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绳于空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礼》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人因就纪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亦设圆空，不知根本，甚失。后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开元中为相州都督，廨宇有灾异，郡守物故者连累。政将军嘉祐终金吾将军。至，则于正寝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肃屏间闻叹息声。俄有人自西庑而出，衣巾蓝缕，形器憔悴，历阶而上，直至于前。将军因厉声问曰：“是何神祇，来至于此！”答曰：“余后周将尉迟回也。死于此地，遗骸尚存，愿托有心，得毕葬祭。前牧守者，皆胆薄气劣，惊悸而终，非余所害。”又指一十余岁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瘗庑下。”明日，将军召吏发掘，果得二

骸。备衣衾棺器，礼而葬之。越二夕，复出感谢，因曰：“余无他能报效，愿裨公政节宣，水旱唯所命焉。”将军遂以事上闻，请置庙，岁时血食。上特降书诏褒异，勒碑叙述，今相州碑庙见在。

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后数日，贬官台州刺史。

河东公镇并州，上问：“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张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者乎？

王平南廙，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吾诸事不足法，惟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焉。

宣平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芍字今呼为鹊革下，芍药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已伤器刃矣。云：“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公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有中章程。时座中有前将作李少监韫，亦云曾见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槛回廊，户牖重复。有一僧室，当门有柜，扃锁甚牢。窃知者云：“自柜而入，则别有幽房邃阁，诘曲深严，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不记名姓，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必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处见犹在。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冢，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准，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

王内史书帖中有与蜀郡守朱不记名。书求樱桃来禽，日给藤子。来禽，言味甘来众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种已成矣。又问司马相如、杨子云有后否，蜀城门是司马错所制存乎。

卢元公钧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处。既而望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蒨，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顷，复有一人至前，谓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却走而去。逡巡递声连呼曰："上公屈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仅四十，戴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纠，窜避于此。推某为长，强谓之上公。尔来数百年，无教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绡十匹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马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绡视之，光白可鉴。韦遂骤却入关诣相国，具述其事。因以戋戋分遗亲爱，相国得绡，亦裁制自服。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

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画者王默为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张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说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有黄金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咍之，亦赏其真实也。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帝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王第一。”帝不悦，后尝以橛笔书，恐为帝所忌故也。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匹。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贼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银三铤添补，然不及旧者。会昌拆寺，命中贵人毁像，收银送内库中。人以白公所添铸，比旧耳少银数十两，遂诣白公索余银。恐涉隐没故也。

又云士张林说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覆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归，谓之苏杠乌讲反。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

□州谢真人上升前，玉帝锡以鞍马为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置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镌字皆

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草书、章草、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筋、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即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犹激动如此。

五星恶浮屠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中，或谓之禳灾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庆，琅琊王也。武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存乎？"方庆遂集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一卷进上。后命崔融作序，谓为《宝章集》，亦曰《王氏世宝》也。

今延英殿，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骤微蹇，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于小延英，自此始也。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践历五院者共三人，为李商隐、张魏公延赏、温仆射造也。

裴岳者，久应举，与长兴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镜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时得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宾护与岳微亲，面诘之，云："不虚。"旋亦坠失。

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

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按隐居《古今刀剑录》云：自古好刀剑，多投伊水中，以禳胁人之妖。盖伊水中有怪异似人，胁胫已下至脚，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损害人矣。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诏征聘于车中，化为大鸟飞去，坠三翮于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公云，牧弘农日，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某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山尧女冢，近亦曾为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即冢果有开处，旋获其盗，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称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公前岁自京徒步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具如所说，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也，皆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欤？矧贻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冢果何人哉？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门见匠人施垩箪，遂创意焉。梁萧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引，皆名公之词也。

杜紫微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又杜公自述，不曾历小

比，此必传之误。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东都顷千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尚书匡宝惜有年。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公除潞州，旗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书，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

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其时急切减而赈之，曰：“钱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

尝有一沦落衣冠，以先人执友方为邦伯，因远投谒，冀有厚需。及谒见，即情极寻常，所赍至寡。归无道路之费，愁怨动容，因闲步长衢，叹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过于前，回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气，余愿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于要厚恤，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迟望门外。遂延入，谓之曰：“余隐者也，见为县狱卒，要在济人之急。”既夜分，取一碗合于面前，俄顷揭看，见一班白紫绶者才长数寸。此人诟责之曰：“与人有分，不恤其孤可乎！”紫衣者逊谢，久之，复用碗覆于地，更揭之，则无有矣。明日平旦，闻传声觅某秀才甚急，往则紫衣敛板以待，情义顿浓，遂赠数百缣，亦不言其事，岂非仙术乎。经云：佛教上属鬼宿，盖神鬼之事，鬼暗则佛教衰矣。吴先生尝称有《灵鬼录》，佛乃一灵

鬼耳。

李抱真之镇潞州也，军资匮阙，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诣之，谓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请于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藉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泄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此一事，东都储隐说，后即江表诗人路豹所为。豹非苟于利者，乃刚正之性，以惩无良。豹与张祜、崔涯三人，为文酒之侣也。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则神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实饮馔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人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馓饼。桓玄尝盛具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涴，玄不怿，自是会客不设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悯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也。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欤？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将禁军在蜀戍蛮，与张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数四，虑西平不悦而罢。后上令韩晋公善说，然后并处中书。一日，因内宴禁中，出瑞锦一匹，令系两人一处，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启圣宫有明皇帝欹枕斜书壁处，并腰鼓马槽并在。公为潞州从事，皆见之。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吴兴永福寺，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

孙季雍著《葬经》，又有著《葬略》者，言葬用吉礼，僧尼并不可令见之也。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书法一卷，每携随兵。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缄裹置于箧中，及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箧中。匆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于棘围门外，见一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而许之。逡巡，赍程试往而易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诸兴道。款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日，方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国卢公宴语，亲闻其事。今又得于张公，方审其异也云耳。

北里志

[唐] 孙棨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北里志》一卷，唐孙棨撰。

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子。历官侍御史、中书舍人。此书成于僖宗中和四年（884），为唐王朝经乱离之后作者追忆旧游而作。唐自宣宗以来，贵族子弟、新进举子，盛行狎游之风。时妓女聚居之地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北门内，通称北里，故书名为《北里志》。

此书虽短短十数则，然生动地记述了唐时长安文士和一些歌妓的生活情状：《海论三曲中事》为总叙；《天水仙哥》以下，逐一描述了诸妓与各文士间诗酒往还的种种佳话，诸如“席纠”、“酒纠”之趣闻，以及“曲中常价，一席四环，见烛即倍”等细节的记载，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是为后世《青楼集》、《板桥杂记》一类作品之开端。

《北里志》最早著录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今有《古今说海》、《续百川学海》、《说郛》、《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等多种版本。现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用《说郛》本作了校勘，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北里志序

自太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北里志

海论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

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应以难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多有游惰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倡所豢养，必号为妙客。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牒，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袁州婆，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镮，继烛即倍之。

天水仙哥

天水仙哥，字绛真，住于南曲中。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声价耳。故右史郑休范仁表。尝在席上赠诗曰：“严吹如何下太清，玉肌无奈六铢轻。虽知不是流霞酌，愿听云和瑟一声。”刘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贲先辈扇之，郑贲本吴人，或荐裴赞为东床，因与名士相接，素无操守，粗有词学。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与覃同年，因诣事覃，以求维扬幕，不慎廉隅，猥亵财利，又薄其中馈，竟为时辈所弃斥。极嗜欲于长安中。天水之齿甚长于覃，但闻众誉天水，亦不知其妍丑。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增所购，终无难色。会他日天水实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缗不已。所由辈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终不至。时有户部府吏李全者户部炼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诸妓，覃闻，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银榼可二斤许。全贪其重赂，经入曲追天水入兜舆中，相与至宴所。至则蓬头垢面，涕泗交下，搴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

楚儿

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退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逛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锻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娘馆甚稀。每有旧识过其所居，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锻乃亲仁诸裔孙也，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每知必极笞辱。润娘虽甚痛愤，已而殊不少革。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使郑光业昌国。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

锻知之，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遥视之，甚惊悔，且虑其不任矣。光业明日特取路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已，持彩笺送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汾阳王有铁券，免死罪，今则无矣。盖恐吓之词。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马上取笔答之曰：“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乾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殊不减，始知昨日是蒲鞭。”光业性疏纵，且无畏惮，不拘小节，是以敢驻马报复，仍便送之，闻者为缩颈。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

郑举举

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眷。有名贤醵宴，辟数妓，举举者预焉。今左谏王致君、调。右貂郑礼臣、彀。夕拜孙文府、储。小天赵为山崇。皆在席。时礼臣初入内庭，矜夸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对，甚减欢情。举举知之，乃下筹指礼臣曰：“学士语太多。翰林学士虽甚贵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陉、刘允承、雍章亦尝为之，又岂能增其声价耶？”致君已下，皆跃起拜之，喜不自胜。致君、礼臣因引满自饮，更不复有言。于是极欢，至暮而罢。致君已下，各取彩缯遗酬。孙龙光为状元，名偓，文府弟，为状元在乾符五年。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潜。杜宁臣、彦殊。崔勋美、昭愿。赵延吉、光逢。卢文举、择。李茂勋茂蔼弟。等数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尽预，故同年卢嗣业诉醵罚钱，致诗于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砚，得志助花钿。徒步求秋赋，持杯给暮谭。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嗣业，简辞之子。少有词艺，无操守之誉。与

同年非旧知闻，多称力穷不遵醵罚，故有此篇。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俾追召匀齐。举举、绛真，皆都知也。曲中常价，一席四环，见烛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今左史刘郊文崇及第年，亦惑于举举。同年宴，而举举有疾不来，其年酒纠，多非举举，遂令同年李深之邀为酒纠。坐久，觉状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故硖州夏侯表中，泽。相国少子，离辞年自比员刺硖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牙娘批颊，伤其面颇甚。翼日期集于师门，同年多窃视之，表中因厉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腮。"同年皆骇然。裴公俯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裴公瓒，其年主司。今小天赵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谓之郡君。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甚明悟，为山颇惮之。或亲姻中闻为山属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为山自外归，内子谓为山曰："今日颜色甚悦畅，定应是见郡君也。"为山愕然久之，无言以答，亦终不敢诘其言之所来。

颜令宾

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后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四，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

酒，相邀无后期。”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谓求赙送于诸客，甚喜。及闻其言，颇慊之。及卒，将瘗之日，得书数篇，其母拆视之，皆哀挽词也，母怒掷之于街中曰：“此岂救我朝夕也。”其邻有喜羌竹刘驼驼，聪爽能为曲子词，或云尝私于令宾，因取哀词数篇，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是日瘗于青门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驼驼使唱，驼驼尚记其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辒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尊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麕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或询驼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驼哂曰：“大有宋玉在。”诸子皆知私于乐工，及邻里之人，极以为耻，递相掩覆。绛真因与诸子争全相谑，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后有与绛真及诸子昵熟者，勤问之，终不言也。

杨妙儿

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本亦为名辈，后老退为假母。居第最宽洁，宾甚翕集。长妓曰莱儿，字逢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光远。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

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及应举，自以俊才，期于一战而取。莱儿亦谓之万全，是岁冬大夸于宾客，指光远为一鸣先辈。及光远下第，京师小子弟，自南院径取道诣莱儿以快之。莱儿正盛饰立于门前以俟榜，小子弟辈马上念诗以谑之曰："尽道莱儿口可凭，一冬夸婿好声名。适来安远门前见，光远何曾解一鸣。"莱儿尚未信，应声嘲答曰："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其敏捷皆此类也。是春，莱儿氍毹久不痊于光远，京师以宴下第者谓之打氍毹。光远尝以长句诗题莱儿室曰："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莱儿酬之曰："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莱儿乱离前有阛阓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人颇思之，不得复睹。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杨氏未尝优恤，莱儿因大诟假母，拂衣而去，后假母泣诉于他宾。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今相国萧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时，每知闻间为之致宴，必约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儿，既乏丰姿，又拙戏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王团儿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车驾反正，朝官多居此。己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时年二十。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名就，今字衮求，近白小求，宰临晋。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垂休本第四十，后改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

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名澹，赠诗方在内庭。“怪得清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应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时为内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风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肤，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愜，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无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剌蹙黄金线几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尚校数行未满，翼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郁悲，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予，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余因谢之曰：“甚知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未及答，因授予笔，请和其诗。予题其笺后曰：“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览之因泣，不复言，自是情意顿薄。其夏，予东之洛，或醵饮于家，酒酣，数相嘱曰：“此欢不知可继否？”因泣下。洎冬初还京，果为豪者主之，不复可见。曲中诸子，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母，谓之买断。但未免官使，不复祗接于客。至春上巳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缞麻，北座者遍出甲反。麻衣，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因于棚后候其女佣以询之，曰：“宣阳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

主也。”时街使令坤为敬瑄，二缑盖在外艰耳。及下棚，复见女佣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诘旦诣其里，见能之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能之团红巾掷予曰：“宜之诗也。”舒而题诗曰：“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予览之，怅然驰回，且不复及其门。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语予：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每遇宾客话及，呜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顷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贵主许纳别室。于公琮。尚广德公主，宣宗女也，颇有贤淑之誉。从子悦冒其季父，悦，珠之子。于公柄国时，颇用事。曾贬振州司户，后改名应举，左揆为力甚切，竟不得。后投迹今左广令孜门，因中第，遂佐十军。先通洛真而纳之，月余不能事，诸媵之间彰其迹，以告贵主。主即出之，亦获数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尽，吏不能给，遂复入曲，携胥一女，亦当时绝色。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郑右史仁表。常与诗曰：“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欲得横波盼，又怕回筹错指人。”离乱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渭。渥之弟，今改名，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之。文远一见，不胜爱慕。时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戏文远题诗曰：“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一时迁。”予题于楣间讫，先回。间两日，

文远因同诣南院，文远言：“前者醉中题姓字于所诣，非宜也。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文远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约，耸辔而归。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因仓皇而回，遂乃奔窜。因与文远思所题诗，真谶词也。

王苏苏

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后苏苏见王家郎君，辄询：“热赶郎在否？”

王莲莲

王莲莲，字沼容，微有风貌。女弟小仙已下数辈，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无王衍之嫌，诸妓皆攫余特甚，诣其门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盖无图者矣。

刘泰娘

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乱离之

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细询之，云："门前一樗树子。"寻遇暮雨，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过其门，恰遇犊车返矣，遂题其舍曰："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

张住住

张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剉姜果之类。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邻有庞佛奴，与之同岁，亦聪警，甚相悦慕，年六七岁，随师于众学中，归则转教住住，私有结发之契。及住住将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陈小凤者，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约其岁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佣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妪为之地，妪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妪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幔寝，所以遂平生。既而谓佛奴曰："子既不能见聘，今且后时矣。随子而奔，两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图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愿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凤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负子矣，而子其可便负我家而辱之乎？子必为我之计！"佛奴许之。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复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时

小凤为平康富家，车服甚盛。佛奴佣于徐邸，不能给食，母兄喻之，邻里讥之。住住终不舍佛奴，指阶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轻薄小儿，遇事辄唱“住住诳小凤也”，邻里或知之。俄而复值北曲王团儿假女小福，为郑九郎主之，而私于曲中盛六子者，及诞一子，荥阳抚之甚厚。曲中唱曰：“张公吃酒李公颠，盛六生儿郑九怜。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久之小凤因访住住，微闻其唱，疑而未察。其与住住昵者，诘旦告以街中之辞曰：“是日前佛奴雄鸡，因避斗飞上屋伤足，前曲小铁炉田小福者，卖马街头，遇佛奴父，以为小福所伤，遂殴之。”住住素有口辩，因抚掌曰：“是何庞汉，打他卖马街头田小福？街头唱：‘舍下雄鸡失一足，街头小福拉三拳。’且雄鸡失德，是何谓也？”小凤既不审且不喻，遂无以对，住住因大咍，递呼家人，随弄小凤，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视鸡足且良，遂以生丝缠其鸡足，置街中，召群小儿共变其唱住住之言。小凤复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见鸡跛，又闻改唱，深恨向来误听，乃益市酒肉，复之张舍。一夕，宴语甚欢，至旦将归，街中又唱曰：“莫将庞大作荍音翘。团，庞大皮中的不干。不怕凰凰当额打，更将鸡脚用筋缠。”小凤闻此唱，不复诣住住。佛奴初佣徐邸，邸将甚怜之，为致职名，竟裨邸将，终以礼聘住住，将连大第，而小凤家事日蹙，复不侔矣。

附录

狎游妓馆五事

胡證尚书

胡證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公尝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公潜遣一介求救于胡。胡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胡后到饮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胡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胡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坐，胡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胡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裴思谦状元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因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光业补衮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杨汝士尚书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郑合敬先辈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楚娘字润卿，妓之尤者。

北里不测堪戒二事

余顷年往长安中，鳏居侨寓，颇有介静之名。然惚率交友，未赏辞避，故胜游狎宴，常亦预之。朝中知己，谓余能立于颜生子祚生之间矣。余不达声律，且无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惩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尝闻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击其事，几罹毒手，实昭著本末，垂戒后来。且又焉知当今无之，但不值执金吾曲台之泄耳。

故王金吾式

王金吾，故山南相国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

令狐博士滈

令狐博士滈，相君当权日，尚为贡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一旦忽告以亲戚聚会，乞辍一日，遂去之。滈于邻舍密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瘗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

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及旦，归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载于明文耳。顷年举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游于一春。近不知谁何启迪。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惑，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则鼓洪波遵覆辙者，甚于作俑乎？后之人可以作规者，当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廪也；述误陷，所以警其轻体也。叙宜之，所以怜拯己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诫上姓之容易也。举令宾，所以念蚩蚩者有轻才之高见也；举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让之明心也。引执金吾与曲台，所以裨将来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幽闲鼓吹

[唐] 张固　撰
恒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幽闲鼓吹》一卷，唐清河张固撰。《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清河为其郡望，具体籍贯仍未可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谓张固为“懿、僖间”人，余未详。是书记事虽从宣宗时叙起，却并非专叙宣宗朝事，凡开元、天宝至大中间遗事，均有涉及。文坛掌故如白居易以诗初谒顾况，顾况前倨后恭；李贺以歌诗谒韩愈，韩愈激赏其“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句等，后人都耳熟能详。又李贺诗歌篇什流传甚少之原因，乃由于其表兄之毁弃作梗。于此可见其大略。是书记达官贵人、文士墨客轶事琐闻，较为曲折生动。“崔造相将退位”条，写其退位前犹豫不决，退位后“居闲躁闷”，后决定再入官场，其原因竟是赋闲“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为特权而固位心态如描。又元载丈人得婿一函后之心理状态，亦相当逼真传神。《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在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故书中内容大都采入唐史及《唐语林》等书。

此书旧有明嘉靖大石山人顾元庆跋，谓书“共二十五篇”，与《群斋读书志》所载“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合。上海涵芬楼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即是顾元庆十友斋据宋本重刻者。细核之乃有二十七篇。《四库全书总目》云“今检此本乃二十六篇，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耳”，亦不合。今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将“潘炎侍郎”及“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也合为一条，已符二十五篇之数。其实，“潘炎”两条同叙潘炎夫人事，合而为一不错；至于“元载”及其子两条乃分叙二人事，本不当合，故今传《幽闲鼓吹》实为二十六篇。

此次校点即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参考《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说郛》本等，

改正若干错字，不出校记。

幽闲鼓吹

宣宗嘱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之弟颢，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时韦尚书澳遽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新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讫，亦屏之。乃问曰：“朕于敕使如何？”韦公即述上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首曰：“总未总未，依前怕他。在于卿如何？计将安出？”韦公既不为之素备，乃率意对曰：“以臣所见，谋之于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识者委以计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惭汗而退。噫！大君之问，社稷之福，对扬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之。”公尝蓄论储君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视远郡谢上表，左右曰：“不足烦圣虑也。”上曰：“远郡无非时章奏，只有此谢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恳乎？吾不敢忽也。”

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此题。”速改之，为《渥洼马赋》，曰：“校些子。”奋笔斯须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胡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尹曰：“乔彝峥嵘甚，宜以解副荐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苗帝师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驴出都门，贳酒一壶，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馀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耻，宁要知前事耶？”苗

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

宾客刘公之为屯田员外郎时，事势稍异，旦夕有腾趠之势。知一僧有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韦觉之，乃去。与僧语，不对。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三十馀年在中书，刘转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维扬，封川李相在湖州，拜宾客分司。朱崖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朱崖入相，过洛。封川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解纷。复书曰："怨即不怨，见即无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封川在位，朱崖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效，朱崖知而忧之。邠公杜相即封川党，时为京兆尹。一日谒封川，封川深念，杜公进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辞学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安邑门。门人报杜尹来，朱崖迎揖曰："安得访此寂寞？"对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朱崖惊喜，双泪遽落，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遽告封川，封川与虔州议之，竟为所隳，

终致后祸。

朱崖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馀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钦义也。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并毡车子一乘，亦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遗奴三百匹缣帛？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

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相国常赋诗，命院中属和，周正郎乃簪笏见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也。"相国嘉之曰："遽以实告，贤于能诗者矣。"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流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极弊。因命屈之，与语，大奇之，遂为见知："以君才识必自当富贵，何贫也？"举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奴婢偃蹇

者鞭挞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也。

安禄山将反前三两日，于宅宴集大将十馀人，锡赉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也。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中令衔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张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府解头？"中令有惭色。

崔咸舍人尝受张公之知，及悬车之后，公与议行止。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公便令制表。表上，值无厚善者，而一章允请。三数月后，门馆阒寂，家人辈窃骂之。公后亦悔，每语子弟曰："后有大段事，勿与少年郎议之。"

崔造相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遂复起。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

元相载在中书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材不任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拆而视之，更无一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

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数日。及辞去，奉绢一千匹。

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应举，知于颉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中朝故事

[五代] 尉迟偓　撰
恒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关于《中朝故事》，《四库全书总目》综述最为简赅："《中朝故事》二卷，南唐尉迟偓撰。偓，履贯未详。书首旧题'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尉赐金鱼袋臣偓奉旨纂进'。盖李氏有国时，偓为史官，承命所作。李昪自以为出太宗之后，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也。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除后半部分载异人异事骇人耳目，纯为小说体外，前半之实录则大抵严谨，后人修史时亦往往采录。"每岁上巳日，许宫女于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条，写成千上万亲戚只能一年一度探望入宫女子，悲欢离合形同探监，令人想见有唐宫女制度之严酷。"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职"条，载李德裕托亲知顺道取金山下扬子江中泠水，亲知醉酒忘却，取建业石城下水，李德裕饮而能辨其汲地事，后被明人移花接木铺张敷衍，改编成《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相关内容而收入《警世通言》，可觇此故事之流变。书中有些记载或许失实，如记昭宗一条云："改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领兵入河中。四月冬节，上又为凤翔兵士拥幸政城。"据《新唐书·昭宗纪》载："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陷河中。"时间不合。"四月冬节"云云亦不可解。《旧唐书》昭宗本纪载："天复元年四月，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或与此事有关，疑其文字有脱讹。要之瑕不掩瑜，所载颇有史料价值。

《中朝故事》向有一卷本与二卷本之分，然究其内容则相同，仅分卷有异。一卷本有江阴缪氏云自在龛抄本、南陵徐氏丛书本、《历代小史》、《唐代丛书》初集等本。《四库全书》二卷本与徐氏丛书、《历代小史》本条目相同，而以"古有豢龙氏"条起为下卷而已。今即以徐氏丛书本为校点底本，校以其他各本，酌予增改。为避烦琐，一律不出校记。

中朝故事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间，跨驴重戴，纵目四顾，往往及暮方归大内。近臣多谏："陛下不合频出。"上曰："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内难已前，在藩邸间出游城南韦杜之曲，间行村落之舍，遇王琚闲话，果赞成大事。吾是以要访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见一人，状若军将，坐槐树下石上。见上来，遽起鞠躬而立，上诘之，云："姓赵，淮南人也。"问之，云："闻杜悰相公出镇淮南，欲往谒耳。"上曰："旧识邪？"对云："非旧识，始往投诚。"上曰："公闻杜公何如人也？"对曰："杜是累朝元老。圣上英明，复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悦之，诘曰："怀中何有？""乃一牍，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来奉召。"翌日，上以状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别敕押衙。"终身获厚禄焉。其人感遇，人皆称之。

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诞，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军护军田令孜辅翊于朝，僖宗呼为阿父。朝纲由己，人无敢言。每入对扬，皆自备两牙盘果食，便对御前从容良久而退，以为常式。数年后，扈从幸蜀，转恣眦睚，杀害孔多。及翠华还京，不敢侍从。时令孜见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乃求为监军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岁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体貌端明，人望伟如也。虽运钟艰险，智量过人。每与侍臣言论，商较时政，曾无厌倦。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与朝臣

有隙，将欲构乱，干犯神京。上乃顺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上郁郁不乐，时登城西齐云眺望。明年秋，制《菩萨蛮》词二首曰："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又一曰："飘飖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

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上戊午年还京，庚申岁以中官多凶恶，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为左军军容刘季述，右军王仲仙，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拥禁兵唤诸道进奏官伪上表请上颐养逊位，扶上出东内，册德皇监国。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诛四辈，改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领兵入河中。四月冬节，上又为凤翔兵士拥幸政城，朱全忠将兵迎驾围逼。时涉三载，癸亥岁正月二十三日，驾出朱全忠寨中，乃还辇毂。甲子岁全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京国士子进士成名后，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庙，须曾扬历于字人。遂假途于长安、万年之邑，或驾在东洛，亦为河南、洛阳之宰。数月之后，必迁居阁下，京尹不可侔也。两县令初欲莅事，须谒谢京尹，皆异常待之。庭前铺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于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赞两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从容便就饭，会府中遂为体例。

咸通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瞻以清俭自守，忠正佐时。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谢，怒其医官韩宗绍等，絷于霜台，并亲属二三百人散系大理，内外忧惧。瞻上疏切谏。时路岩、韦保衡恃宠忌之，出瞻为荆南节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郑畋为制词，略曰："早以文学，叠中殊科。风稜甚高，恭慎无玷。而又僻于廉洁，不尚浮华。安数亩之居，乃非己有；却四方之赂，唯畏人知"云云。韦、路大怒，贬畋为梧州刺史。取十道图检，见驩州去京万里，乃谪瞻为驩州司户参

军。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深焉，将欲加害。时遇懿皇厌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萧仿佐佑大政。仿举瞻自代。又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理之，韦、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岩出为益帅，保衡又离相位，召瞻为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韦保衡南窜，相遇于江中，瞻家人齐登舟外诟骂之。保衡约束家人，无辞以对。至贺州驿内伏法，乃是数年前杀杨收阁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词》送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庾慑怒，乃上酒于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晓词间音律。"瞻投杯曰："君应只解为制词也！"是夕，庾饮鸩而卒。瞻至京，俄入中书。时宰相刘邺先与韦、路相熟，深有忧色。方判盐铁，乃于院中置会召瞻，饮中寘毒而薨。邺寻授淮南节度使。僖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词曰："刘公出典扬州，庶事必应大治，民瘼康泰矣。"诸伶人皆倡和曰："此真最药王菩萨也。"人皆哂之。路岩即贬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没家产不知纪极。有蚊帱一领，轻密如碧烟，人疑其鲛绡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辅相崔彦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犹下第，因访凝。凝衩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年经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隳坏，凝罢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曰："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职，声香色味俱能别之。赞皇公李德裕，博达之士也。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泠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忆及，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也。有亲

知授舒州牧，李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赞皇阅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服其广识也。

旧说：海中有派水贯于新罗国，色清而甘，或彼国怠于进奉中华，则彼水浊而无味。又岭南荔枝，明皇幸蜀后，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下，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东都嘉庆李、睦仁柿，亦味醋而涩。

北省官往日遗补每上疏谏诤，多谢罪立誓词，右补阙与左拾遗结状。故中朝士人重右补阙、左拾遗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持致公直，数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齐国公彦若，亦以忠于上和于众，竟无贬谪之祸。

卢耽自进士登科后，出将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称前衔，皆从此任受于彼。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擎馎饦，食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内以雅乐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绅子弟皆怯于尚公主。盖以帝戚强盛，公主自置群僚，以至庄宅库舆尽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会不同。公主多亲戚聚宴，或出盘游，驸马不得与之相见，凡出入间婢仆不敢顾盼。公主则恣行所为，往往数朝不一相见。唯于琮相国所尚广德公主，则贤和不同，乃懿皇亲妹。于琮遭韦、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宫赐药酒。公主诟骂，夺而掷之。常持于公手执公腰带而坐。凡所经历，州郡官吏不敢参迎，道途肩舁，门相对而行。果寻被诏却还辇毂，授太

子少傅，次除右仆射，所谓公主之力也。

宫苑之间，八节游从固多名目。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各择日排宴祗候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止。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在处堆积樱桃以充看玩也。

同州有长春宫，其间园林繁茂，花木无所不有，芳菲长如三春节矣。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堂候官共十五人，每岁都酿醵钱十五万贯。秋间于坊曲税四区大宅，鳞次相列，取便修装，遍栽花药。至牡丹开日，请四相到其中，并家人亲戚，日迎达官，至暮娱乐，教坊声妓无不来者。恩赐酒食亦无虚日。中官驱高车大马而至，以取金帛优赏，花落而罢。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镇州王家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钱物，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上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十二撞新钟，舍钱一万贯。令诸大臣各取意击之。上曰："有人能舍钱一千贯文者，却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韩建丧母，寻访松楸之地。有术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钱物，亦乃不久而散。若华州境内，即莫加于此也。"建乃于兹葬母。明年，大驾来幸，三峰四海之人罔不辐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见钱九百万贯。后三年，尽为朱全忠所有。

两军所置街巡，禁止军中凶暴。若乃百姓为盗，即属京兆府并两县捕贼司。军人百姓不相参杂，天下亦如此。

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岁上巳日，许宫女于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纵其问

讯。家眷更相赠遗，一日之内，人有千万。有初到亲戚便相见者，有及暮而呼唤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岁岁如此。

华清宫汤泉内，天宝中刻石为座，及作芙蓉。仆闻说到今犹在，屋木亦有全者。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祐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古有豢龙氏，长安有豢龙户。观水即知龙色目，有无悉知之。懿皇朝，龙户上言："龙池中走失两条。"往关东寻访数十日，东都魏王池中见之。取而归阙，经华州。时李讷为华州刺史，讷父名建，杓直，与白居易相善。讷为人正直，闻得龙来，大以为虚妄，命就公府视之。则于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内，乃二细鳅鱼也。讷怒目曰："何以为验？"其人对曰："验非难也。"请于地中凿一穴，阔一尺已来，注水其间，收鳅投水内。鱼到水中，相趁旋转，尾触穴四隅，随触而陷，水亦暴涨。逡巡，穴已阔数尺。其人谘讷云："恐穴更广，即难制也。"遂搦入瓶中。讷方奇之，厚赠钱帛，携归辇下。

徐彦若弟彦枢，大中末，遇京国中元夜，观灯于坊曲间。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谓徐公曰："君贵人也。他年贤兄必为辅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须请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难也。不尔，当有祸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内居，别日请相访。"遂分路而去。经旬日，彦枢行及其巷，乃访之，并无人居。行十步余，有一小神祠，外路已穷矣。于是谒其神，见土偶宛是夜中所睹者，含笑相视。彦枢记之。光化末，彦枢官至左谏议大夫，兄方居宰辅，遂话于兄。时四方皆为豪杰所据，唯有广南是嗣薛王知柔为节度使，彦若遂请出广州。昭皇授以节钺而去，果免患难。

宣皇朝有术士董元素，自江南来，人言能役使鬼神。上闻之，召见，状貌甚异。帝谓左右曰：“斯人不可测也。”留于翰林中宿。洎夜，召与语曰：“闻公颇有神术，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素对曰：“此小事。”请安一合于御榻前。数刻间，有微风入幕，元素乃启其合，柑子满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县柑子也，远处取恐迟。”上尝之，甚惊叹，谓之曰：“卿要物应不难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阴谴。”明日，上命一内家小儿以银笛吹之，夜上高树，宣元素从容闻其声。上曰：“近有此怪，卿为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儿耳。”乃书一符飞之，顷刻乃不闻其声。明日唤小儿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拨去，黑中无计求也。”上又以十余片令怀上树，踵前吹之，宣元素听。元素吐气少许，其声遂绝。上再三怪之，明日唤问，乃是被风吹落宫墙外，无由到树上。又令人于后苑作一地穴如屋，点烛于其间，入数人鸣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复飞符，良久乃不闻其声。翌日，上责穴中人，曰：“方击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击也。”其夕又穴鸣之，戒曰：“任闻宣传，不可止也。”复不闻声。上明日问其由，奏曰：“昨日陛下亲到穴止约，臣遂不敢违命。”上曰：“今夕更为，纵是我来，亦不可止也。”复不闻声。隔日奏曰：“有一赤龙入穴，人皆惊走，所以然也。”宣皇骇之，异常敬重。前后异术不可尽记，赐赉孔多。半年后坚辞归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终。

李思齐者，常著绿戴席帽于京辇，状貌若二十许人。每阅市场，登酒肆，逢人即与相善。令狐楚闻之，召至宅，语言非常人。楚子绹侍立，睹之亦觉其异。云：“在昊天观安下。”明日，楚令人觅之，无踪。咸通中，绹为淮南节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门吏于市肆见思齐貌若当时，惊而白绹。绹亦惊，使邀之，拜为丈人。谓绹曰：“何衰老如是？”绹复再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极宫安下。”去而不复来。有人复一见在酒楼上，绹又令访之，竟不来，莫知所去。

段文昌贞元中在西川，为南康王韦皋宾从。皋薨后，遭刘辟，遂

为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复剑南，召居旧职，文昌再三谢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谓之曰："此椅子犹不足与君坐。"遽请归阙。行至兴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树曰："君去日既逢梅脸绽，来时应见杏花开。"及抵京华，屡迁爵秩。数年后，拜益州节度使。经兴元，至往日僧院，睹庭中杏花方盛，访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怆，为之设斋而去。文昌孙安节为人厚重，言未尝虚发。每云："天复中避乱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见一老妇人，无一半头，坐床心缉麻，运手甚熟。其儿妇在侧，言广明庚子岁巢寇入京，为贼所伤，自鼻一半已上并随刃去。有人以药封裹之，时不死两日，亦如往者。后微动手足，眷属以米饮灌口中，久而无恙，今已二十余年矣。人间有此异事。"安节又云："长安多凶宅，无人敢居。街东有宅，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双目若火，其面满五间堂屋中，人呼为大青面。街西有宅，龟头厅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间屋中，人呼为小青面。安节少年，因冷节与侪类数人筑气球，落于此宅中。斟酌不远，于壁隙见在细草内，安节与众穿壁入去取球。数步间，试窥厅中，果见其面满屋下，泛眼视诸人。乃一时奔出，莫敢取其球也。"

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为戏。挈一小儿，年十岁已来。有刀截下头，卧于地上，以头安置之，遂乞钱，云："活此儿子。"众竞与之。乃叱一声，其儿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万。钱多后，叱儿不起。其人乃谢诸看人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纵之，某当拜为师父。"言讫，叱其小儿，不起。俄有巡吏执之，言："汝杀人，须赴公府。"其人曰："千万人中某固难逃窜。然某更有异术，请且观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内取一瓜子，以刀划开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设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幸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头，欻然堕地。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仰面吐气一道，如匹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

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过海欲往新罗。舟至海中山岛畔避风，与同舟一道流行。其岛屿间见泉水一泓，中有赤鲤一头。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咒禹步获之。僧云："海中异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无惧。"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内，乃往海东。明年僧还京，复寓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无不中者。由是谒请如市，一二年间，获缗不知其数。一旦有客诣之，见小柏木神堂内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扪其中，得一小儿，长数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画，状似欲语。忽脱手，飞去空中而不见。其僧叹惋久之，乃诟骂逐其客。客惧，走避之。经月，闻其僧言其事皆无凭也。

王鲔者，凝之兄也，多异术。有相知多智，为使往宣州推事，谓鲔曰："有何饯行相赠？"鲔出一小囊，其间如弹丸，不知何物也。谓之曰："可长结在身边，无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余日，昼寝于驿厅内。睡中转身为弹子所隐，胁下痛极，因跃下床，就外观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声，震骇驿内，使人免兹难也。康骈著《剧谈录》，亦载鲔有异术。

中书令韦昭度方秉机衡，中外趋附者千万。忽有老僧来谒。昭度方在道院独坐，睹其僧，颇异之。僧曰："令公祸将及矣！能随贫道去否？特来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惧焉，白僧曰："某当权已久，深虑祸生，甚欲远行。然略须辞别家眷。"其僧不许。昭度须请入焉。及至堂中，长幼聚哭云："无信妄说！"拽其衣裾。移时昭度脱身趋道院，已失其僧矣。询诸阍吏，无有见者。两月间遂遇难，与表弟李磎同破家也。

代说郑畋是鬼胎，其母卒后，与其父亚再合而生畋。初，亚未达，旅游诸处，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观中女冠院侧。及归，妻已卒。询其婢，婢曰："娘子将欲产卧之夕，闻空中有语曰：'汝须出观外，无触污吾清境。不然，吾当杀汝。'妻祝曰：'某妇人也，出无所归，愿

圣者悯念。’及五更分娠后乃殒绝。观内道众为殡于墙外野田中矣。”亚以钱酒往酹之。是夜梦妻曰：“某命未尽，合与君生贵子。无何，为触污道院，为神灵所杀。从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间只有一僧，年可五十来。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讳，但再三哀鸣祈之，当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为信。次夕，又再梦之，语如初。亚于是趋其院，果见彼桑门，初谒之，亦喜。亚遂告之，殊不管顾，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岂能主幽冥之间事乎？”亚复恳之。僧怒，以拄杖驱击。亚甘其辱，连日不去，夕亦不寝。僧乃许之，曰：“汝既心坚若此，俟吾寻访之。”乃坐入定，半夜后起谓亚曰：“事谐矣。天曙但先归，吾当送来。”亚其夕归观，三更中闻外户人语。即引妻来，言：“本身已惫坏，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嘱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恶明处。三二年间乃生畋。又数岁，妻乃辞去，言：“年数已尽，合当决去。”涕泗而别，俄不知所之。

咸通初，有布衣爨，忘记其名，到京辇，云黔巫。间来王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锯并小刀斧，剪截其炭，叠成二楼，数刻乃成。散药末于上，下用火烧之。药引火势，斯须即通彻二楼，光明赫然，望其檐宇窗户、雕楹刻桷并阑槛，罔不周备。又有飞桥连接二楼，有人物男女若来往其上。移时后，炭渐飞扬成灰，方无所睹。懿皇闻之，召入宫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为湖南观察使，渔者献鲤鱼一头，长数尺。琮命家人烹之，鱼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县印。琮令厅吏索衡山县近文书，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来。及到，阅之，果然新铸也。琮屏人诘之，宰邑者伏罪，首曰：“旧印为恶人窃去，某与主吏并忧刑戮，所以潜命工匠为之。今则唯俟死命也。”琮悯之，为秘其事，碎新印，令赍旧印归县，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餐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夜间亦是一食。暮年有医工谘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脏腑壅滞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余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

见人牧羊遍满山陇，不知几千万口。客诘之：“自何而来？”答曰：“来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顾之际，转瞬恍然，并无所睹。乃知神灵所授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唐摭言》，著者王定保（870—941?），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任容管节度巡官。唐末世乱，奔亡湖南、广州，入清海节度使刘隐幕，继为刘隐之子南汉主刘龑宁远军节度使，官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据清人刘敏崧考证，《唐摭言》约成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九月之后至三年七月之前。全书十五卷，详细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与此相关的遗闻琐事、文士风习，并保存了许多诗人别集中失载的断章零句，是后人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极有资料价值。书中有一部分故事被后世演为小说戏曲，如裴度还带、王勃滕王阁作赋、王播孤贫中举、孟浩然终身不遇、李白写《清平调》等。

此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五卷。今存《雅雨堂丛书》本十五卷及仅为删节本之《稗海》本一卷等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以雅雨堂刻本为据，并对照学津讨原本补正若干文字，排印出版。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重版。此次整理校点，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底本，据《太平广记》、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有关条目改正错讹。原书附录《＜唐摭言＞校勘记》，此次整理时也酌取一二校改。

目　录

卷一
统序科第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述进士上篇
述进士下篇
散序进士
两监
西监
东监
乡贡
广文
两都贡举
试杂文
朝见
谒先师
进士归礼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废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为状元
等第罢举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得失以道
恚恨
卷三
散序
谢恩
期集
点检文书
过堂
关试
宴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卷四
节操
与恩地旧交
师友
气义
卷五
切磋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卷六
公荐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贵附
好放孤寒
升沈后进
知己
卷八

通榜
主司挠闷
阴注阳受
梦
听响卜
自放状头
遭遇
友放
误放
忧中有喜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别头及第
及第后隐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误掇恶名
好知己恶及第
好及第恶登科
敕赐及第
表荐及第
恶得及第
芳林十哲今记得者八人
四凶今所记者三
卷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海叙不遇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无官受黜
荐举不捷
已得复失
以德报怨
恶分疏
怨怒戆直附
卷十二
自负
轻佻戏谑嘲咏附
设奇沽誉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无名子谤议
卷十四
主司称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杂记
条流进士
闽中进士
贤仆夫
旧话

切忌

没用处

返回总目录

卷一

统序科第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途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隽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繇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汉，孜孜矻矻，以事华泽。琴瑟不改，而清浊殊途；丹漆不施，而丰俭异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厥有沿革，录之如左。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述进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繇是赵傪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古者，闾有序，乡有庠，以时教行礼而视化焉。其有秀异者，则升于诸侯之学；诸侯岁贡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学。故命曰造士，然后命焉。周礼：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

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进士下篇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尝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曰：“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会”。藉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毹毹”，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亦谓之“秋卷”。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散序进士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

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云："从师祖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损之生法，以硕学丽藻，名动京师，亦举进士，自监察御史为会稽令。"

两监

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成童。"华与赵七侍御骅、萧十功曹颖士、故邵十六司仓轸，未冠游太学，皆苦贫共被。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后二年擢第，以冤横贬，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辈，皆由太学登第。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矧或执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则所守亦不坚矣。繇是贞元十年已来，殆绝于两监矣。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后，乃废。龙朔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各绢三匹；四门学生，各绢二匹；隽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授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类三不及，在学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贡举者，并解退。其从县向州者，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阕重任者不在计限，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授。每一经必令终讲，未终不得改业。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

州县学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并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未及一经而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贡人省试下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州县学生取郭下县人替。诸州县学生习本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事，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诸百姓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学授业者，亦听。会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名太学；外州寄学及士人，并宜隶名所在官学；仍永为常制。

西监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

东监

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乡贡

乡贡里选，盛于中古乎！今之所称，盖本同而末异也。今之解送，则古之上计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员数十人。汉置五经而已。太常选民年十八已上好学者，补弟子；郡国有好文学，敬

顺于乡党者，令与计偕，受业太常，如弟子。一岁辄课通经艺，补文学掌故。上第为郎。其秀异等，太常以名闻；其下材不事学者，罢之。若等虽举于乡，亦由于学。两汉之制盖本乎周礼者也。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刘思立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绾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寻亦浸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广文

天宝九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置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广文生者，名第无高下。贞元八年，欧阳詹第三人，李观第五人。迩来此类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来，率以为末第。或曰：乡贡，宾也；学生，主也。主宜下于宾，故列于后也。大顺二年，孔鲁公在相位，思矫其弊，故特置吴仁璧于蒋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职，及第者复循常而已。悲夫！

两都贡举

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试杂文

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弘、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朝见

国朝旧式，天下贡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见。长寿二年，拾遗刘承之上疏："请元日举人朝见，列于方物之前。"从之。见状，台司接览，中使宣口敕慰谕。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计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谒先师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子大夫复臻于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食；乙夜观书，分宵不寐。悟专经之义，笃学史之文。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劝！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

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习才也。”

进士归礼部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悉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嘱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论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有如赵、邵、萧、李，赵骅，邵轸，萧颖士，

李华。娄、郭、苑、陈，娄师德，郭元振，苑咸，陈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分契。洎乎近代，厥道浸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长我之望殊缺，远方之来亦乖。止谓群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学而知之者，习也。浑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劳乎？潢污行潦，又何板筑之置乎？纫衣之献，彼迹疏而道亲也；画龙之劾，斯面交而心贼也。后之进者，定交择友，当问道之何如。

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贞实之士不复齿，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其始末录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抟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废等第

开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岂合差等？今年不定高下，不锁试官；既绝猜嫌，暂息浮竞。差功曹卢

宗回主试。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镇徐方，复置等第。

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唯务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朋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在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解不合区分。其今年所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淆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

李特文公孙。韦硎　沈驾　罗隐　刘纂　倪曙　唐骈　周繁池人，善赋。　吴廷隐　贾涉其年所试八韵，涉擅场，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杨正举六年　唐炎八年　高钑九年　平曾长庆二年贬　崔伸宝历二年罢　韦铤太和二年　郑从谠开成二年　韦彖乾宁二年

等第末为状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罢举

刘骘　田鬯并元和七年　张傒　韦元佐并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韦璟十四年　辛谅　崔悫　薛浑并长庆元年　韦澌　李余并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卢镒并宝历元年　韦敖二年　元道　韦衍并大和二年　殷恪　刘筠并八年　崔渍开成二年　胡澳　樊京并卒　温岐四年　苏俊卒　韩宁会昌二年　李谟　韩肱并三年　魏镣　孙玙并四年卒　韦硎　沈驾　罗隐　周繁并乾符三年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韦力仁　赵蕃并三年　黄颇　刘纂后二十一年

论曰：孟轲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则命通。以此循彼，匪命从于性耶！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寻休。黄颇以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载；刘纂以平漫子弟，汩没者二十一年。温岐滥窜于白衣，罗隐负冤于丹桂。由斯言之，可谓命通性能，岂曰性能命通者欤！苟怫于是，何奸宄乱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试比同礼部三场试，巢寇之后，并只就一场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元。后弘正自丞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

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璞有文而使气，邺挟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邺云：“罗邺讳则，则可知也。”邺父则，为余杭盐铁小吏。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镈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镈暴

卒。时峻父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

张又新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怠。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

合淝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内一人不记姓名。先是封川李相迁阁长，会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执辞之际，屡以文柄迎贺于公。公曰：“诚如所言，庐山处士四人，倘能计偕，当以到京兆先后为齿。”既，公果主文。于是拥旌旗，造柴关，激之而笑。时三贤皆胶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书就贡。比及京师，已锁贡院，乃捶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淝神质瑰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作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符载后佐李骘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已上李群与杨衡、符载等事一节，事意、年代前后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援笔而成曰：鴥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沉载浮。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与弟正辞书，贞元末，正辞取京兆解，掾不送，翱故以书勉之。其书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人之所忧也。吾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到于天人之际耳。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余者以与时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也；如非吾力也，虽尽其十，只益动其心尔，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则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尔。”

恚恨

大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阎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上呼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

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停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对曰："建州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末送。肇有启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昨某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

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曰："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过，又以齐甿，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波可望，故旧不遗。近者，伏承皇皇者华，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泠然。明公纵欲高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与？着绿袍，乘骢马，跄跄正色，谁敢直言？仆所以数日伺君，望尘而拜，有不平事，欲图于君，莫厌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仆虽幼小，未闲声律，辄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仆之枉落，岂肯缄口！是则公之激仆，仆岂不知！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亦上一纸书，蒙数遍读，重相摩奖，道有性灵云。某年来掌试，仰取一名，于是逡巡受命，匍匐而归，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园。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光华藉

甚，不是不知，君须稍垂后恩，雪仆前耻；若不然，仆之方寸别有所施。何者？故旧相逢，今日之谓也。仆之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泠然顿首。”

论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曰：“求己，不责于人。”君子振迹发身，咸觊善地。反之于己，何得丧之不常；望之于人，则爱憎之竞作。王泠然之负气，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复仇，尤人太过。陵轹险诐，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诲弟之书，华良夫于时之启，所谓君子之儒也。徐凝、马植，岂非得之！且武当垂名于不朽，尹璞所谓虽文何益！后之学者，得不以为炯戒哉！

卷三

散序

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官张良佐，并士参为“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团司先于主司宅侧税一大第，与新人期集。院内供帐宴馔，甲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旧例率以状元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第一部。小科头一人，第二部。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平时不以数，后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逼曲江大

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谢恩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着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亦不常。即有，于都省致谢。公卿来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蓦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点检文书

状元、录事具启事取人数，主司于其间点请三五人工于八韵、五言者。或文字乖讹，便在点窜矣。大约避庙讳、御名、宰相讳。然三十所制，分为两卷，以金铜轴头、青缥首进上。

过堂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于时，主司亦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有一吏抗声屈主司，乃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在左右下，即云庆惧。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襕简，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列于阶前，铺席褥，请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答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关试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宴名

大相识主司在具庆。　次相识主司在偏侍。　小相识主司有兄弟。　闻喜敕士宴。　樱桃　月灯　打球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楼，宝寿、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　关宴此最大宴，亦谓之“离筵”，备述于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公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知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

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实录：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让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夐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所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尚书命引至庑下，坐而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复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于扬州功曹。

小归尚书榜，裴起部与邠之李抟先辈旧友。抟以诗贺廷裕曰："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箓新从紫府来。天上也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祯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滓曝鱼鳃。"既而复以二十八字谑之曰："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知何似杏园春？"裴有六韵答曰："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知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杨氏宅，时主文寓杨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鹚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度尝狎游，为

两军力人十许辈陵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证复举三钟。次及一角牴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载妓，微服鼾鞚，纵观于侧。遂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搀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绐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书为大京兆，杨知至侍郎将携家人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云："已为三十子之鸠居矣。"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

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乐和李公榜，于时上在谅暗，故新人游赏，率常雅饮。诗人赵嘏寄赠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回飙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酿醽！”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大顺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衮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对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粉署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王起于会昌中放第二榜，内道场诗僧广宣以诗寄贺曰：“从辞凤阁掌丝纶，便向青云领贡宾。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眼看龙化门前水，手放莺飞谷口春。明日定归台席去，鹬鸮原上共陶钧。”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闱，亦选功夫亦选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学秤无私。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向公谁是证，弥天上士与新诗。”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

明典实，繇是复委前务。三领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余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墀初年《木鸡赋》及第，常陪仆射守职内庭。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羡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卢肇，字子发。

公心独立副天心，三辖春闱冠古今。兰署门生皆入室，莲峰太守别知音。同升翰苑时名重，遍历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听朝夕继为霖。丁棱，字子威。

三年竭力向春闱，塞断浮华众路歧。盛选栋梁称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时。登龙旧美无斜径，折桂新荣尽直枝。莫道只陪金马贵，相期更在凤凰池。姚鹄，字居云。

昔年桃李已滋荣，今日兰荪又发生。葑菲采时皆有道，权衡分处且无情。叨陪鸳鹭朝天客，共作门阑出谷莺。何事感恩遍觉重？忽闻金榜扣柴荆。退之自顾微劣，始不敢有叨窃之望，策试之后，遂归盩厔山居。不期一旦进士团遣人赍榜，扣关相报，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圣。

当年门下化龙成，今日余波进后生。仙籍共知推丽则，禁垣同得荐嘉名。桃溪早茂夸新萼，菊圃初开耀晚英。谁料羽毛方出谷，许教齐和九皋鸣。孟球，字廷玉。

孔门频建铸颜功，紫绶青衿感激同。一箦勤劳成太华，三年恩德重维嵩。杨随前辈穿皆中，桂许平人折欲空。惭和周郎应见顾，感知大造意无穷。刘耕，字遵益。

常将公道选群生，犹被春闱屈重名。文柄久持殊岁纪，恩门三启动寰瀛。云霄幸接鸳鸾盛，变化欣同草木荣。乍得阳和如细柳，参差长近亚夫营。裴翻，字云章。

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将报德是经营。樊骧，字彦龙。

满朝朱紫半门生，新榜劳人又得名。国器旧知收片玉，朝宗转觉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继入花源九族荣。共仰莲峰听雪唱，欲赓仙曲意怔营。崔轩，字鸣冈。

一振声华入紫微，三开秦镜照春闱。龙门旧列金章贵，莺谷新迁碧落飞。恩感风雷皆变化，诗裁锦绣借光辉。谁知散质多荣忝，鸳鹭清尘接布衣。蒯希逸，字大隐。

龙门一变荷生成，况是三传不朽名。美誉早闻喧北阙，颓波今见走东瀛。鸳行既接参差影，鸡树仍同次第荣。从此青衿与朱紫，升堂侍宴更何营?林滋，字后象。

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扬文德振寰瀛。伫为霖雨曾相贺，半在云霄觉更荣。何处新诗添照灼？碧莲峰下柳间营。李仙古，字垂后。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满皇州。独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颜生鲁卫游。多羡龙门齐变化，屡看鸡树第名流。升堂何处最荣美？朱紫环尊几献酬。黄颇，字无颇。

三开文镜继芳声，暗指云霄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

共垂名。莲峰对处朱轮贵，金榜传时玉韵成。更许下才听白雪，一枝今过郄诜荣。张道符，字梦锡。

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鸿不得名。天上宴回联步武，禁中麻出满寰瀛。簪裾尽过前贤贵，门馆仍叨后学荣。看着凤池相继入，都堂那肯滞关营?邱上卿，字陪之。

重德由来为国生，五朝清显冠公卿。风波久伫济川楫，羽翼三迁出谷莺。绛帐青衿同日贵，春兰秋菊异时荣。孔门弟子皆贤哲，谁料穷儒忝一名！石贯，字总之。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凰上汉声。李潜，字德隐。

科文又主守初时，光显门生济会期。美擅东堂登甲乙，荣同内署待恩私。群莺共喜新迁木，双凤皆当即入池。别有倍深知感士，曾经两度得芳枝。孟宁，字处中。

儒雅皆传德教行，几敦浮俗赞文明。龙门昔上波涛远，禁署同登渥泽荣。虚散谬当陪杞梓，后先宁异感生成？时方侧席征贤急，况说歌谣近帝京！唐思言，字子文。

圣朝文德最推贤，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启龙门将二纪，两司莺谷已三年。蓬山皆美齐荣贵，金榜谁知忝后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峰前。左牢，字德胶。

春闱帝念主生成，长庆公闻两岁名。有诏赤心分雨露，无私和气浃寰瀛。龙门乍出难胜幸，鸳侣先行是最荣。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惭属和意屏营。王甚夷，字无党。

长庆曾收间世英，早居台阁冠公卿。天书再受恩波远，金榜三开日月明。已见差肩趋翰苑，更期联步掌台衡。小儒谬迹云霄路，心仰

莲峰望太清。金厚载，字化光。

曹汾尚书镇许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钱二十万。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时进士胡锜有启贺，略曰："桂枝折处，著莱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旧箭。"汾之名第同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如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华州榜，薛侍郎诸门生诗曰："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絜，谨干不与常等。睹钧褊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忧形于色。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绐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其仆唯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往看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欣然，复谓曰："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但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既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帟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醵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见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阙，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鸿者造之，愿佣力。鸿以锥刀，暇日往往反资于肃，

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鸿征租，皆如期而至，往来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鸿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鸿即辞去。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时公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醵罚，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公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元，方议醵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罗玠，贞元五年及第关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死。后有关试前卒者，谓之“报罗”。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宴席间，帟幕、器皿之类皆假于计司，杨公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箠振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忍聆。诸君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坠，于是连加殴击，复夺所执箠，箠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门子乃操箠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箠。既而奔马而返，左右从而俱入，门亦随闭而已。座内甚欣愧，然不测其来，仍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谁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则当为擒矣。”后旬朔，座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楚娘，闰娘，妓之尤者。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侣。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锦标，船头所得。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许昼者，睢阳人也，薄攻五字诗。天复四年，大驾东幸，驻跸甘棠。昼于此际及第。梁太祖长子，号大卿郎君者，常与昼属和。昼以卿为奥主，随驾至洛下，携同年数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许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开落，皆籍其数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昼慢骂久之。主吏衔之，潜遣一介驰报梁祖。梁祖闻之，颇睚眦，独命械昼而献。于时，大卿窃知，间道先遣使至。昼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

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四面看棚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先是饮席未合，同年相与循槛肆览。邹希回者，年七十余，榜末及第。时同年将欲即席，希回坚请更一巡历。众皆笑。或谑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郑颢都尉放榜，请假往东洛觐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俄有纪于屋壁曰：“三十骅骝一哄尘，来时不锁杏园春。杨花满地如飞雪，应有偷游曲水人。”

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夐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宁末，驾幸三峰，太子太师卢知猷于西溪亭子赴进士关宴，因谓前达曰：“老夫似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个矣！”

李峣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赁油幕以张去之。峣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驭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峣时为丞相韦都尉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纪。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

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正卿。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裴晋公赴敌淮西，题名华岳之阙门。大顺中，户部侍郎司空图以一绝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鞞。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昧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丘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

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卷四

节操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缇缯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笈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就彼。时寺门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卢大郎补阙，卢名上字与仆家讳同，下字曰晖。升平郑公之甥也。晖少孤，长于外氏，愚常诲之举进士。咸通十一年初，举广明，庚子岁，遇大寇犯阙，窜身南服。时外兄郑续镇南海，晖向与续同庠序。续仕

州县官，晖自号白衣卿相。然二表俱为愚钟爱。尔来未十稔，续为节行将，晖乃穷儒，复脱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续待之甚厚。时大驾幸蜀，天下沸腾，续勉之出处，且曰："人生几何，苟富贵可图，何须一第耳！"晖不答。复请宾佐诱激者数四，复虚右席以待晖。晖因曰："大朝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如晖能否，焉敢期于饕餮！然闻昔舅氏所勖，常以一第见勉。今旧馆寂寥，奈何违宿昔之约！苟白衣殁世，亦其命也；若见利改途，有死不可！"续闻之，加敬。自是龙钟场屋复十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卒于右衮。

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操守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为托，曰："其长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不可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洗刷，却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钱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停舟徒步，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妪，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妪曰："老妇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怃然久之，因绐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届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与恩地旧交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

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着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师友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岘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淮阳，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曰：“云已访萧公功曹矣。”即颖士也。

卢江何长师，赵郡李华，范阳卢东美，少与韩衢为友，江淮间号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孙，吏部郎中综之子，卒于工部尚书。郑余庆请先行朋友服，私谥曰“贞”，子曰泰章。

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李华《三贤论》曰：“潭，昂之孙，有古人风。”李华称元德秀、张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经术。”

贞元十二年，李摯以大宏词振名，与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摯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书于

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诡。我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于苍生之望，则为不幸；为足下谋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准。仆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以增叹。仆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农，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达，仆所知之，其于得丧，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岂当不察之耶！惟强饭自爱。珍重，珍重！”

李华祭萧颖士文：“维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赵郡李华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杨府功曹兰陵萧公之灵：呜呼茂挺，平生相知，情体如一；岁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丧予，此痛何极！华衅罚深重，艰难所钟，殊方永慕，触目号裂，途穷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为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沦厄终身。避乱全絜，忠也；冒危迁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师之训，而殁于道路，何负于天乎？痛哉！华畴昔之岁，幸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古称管、鲍、今则萧、李，有过必规，无文不讲。知名当世，实类无人，循环往复，何日忘此！存实等泣血千里，羁旅相依；闻其一哀，心骨皆断。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虽欲寄词，秖益填塞。茂挺，君其降灵！尚享！”

韩文公瘗砚文：“陇西李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贻之砚。四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间，役者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之：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瓦砾异！”

杜工部交郑广文，尝以诗赠虔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

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我师。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帘前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澹，生前相遇且衔杯。”又曰：“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频遭官长骂。垂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及虔即世，甫赋《八哀诗》，其一章诔虔也。

崔群字敦诗，贞元八年，陆贽下及第，与韩愈为友。群佐宣州幕时，愈与群书论交，略云：“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然晓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麤巨细，出入晦明，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广之，诚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从何而得也。”

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邺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去，果谐所志。

毛杰与卢藏用书：“月日，云梦子毛杰谨致书于卢公足下：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则披襟而论翰墨，道狎则言事而致谈笑。何必鸡鸣狗盗，始资侥幸之能；簟食瓢饮，不顾清虚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尔谐，擢为近侍。所以从容禁省，出入琐闱；忠弼在躬，优柔荐及。杰时在草莽，运厄穷愁，思折俎而无因，嗟扫门而不逮。岂知群邪遘逆，联声嗷嗷，紫夺我朱，远诣恶土。赖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饵芝朮以养闲，坐烟篁而收思。杰梁鸿远旅，闵仲未归，留恋德音，徘徊失路。互乡童子，当愿接于宣尼；苏门先生，竟未言于阮籍。公于杰者如彼，仆于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游；四海兄弟，何必轻于行路！贾生不云乎：‘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小智自私，贱彼贵我。’况公拂衣高尚，习静闲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岂有自私而已无大观者哉！倘能怜云壑，奖无知，憨张良小子，说鸿濛之偈，遗黄石之书，虚往实归，沾雾露

之微润；裒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则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庆毕矣。”卢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访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门，放荡云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遗，猥辱书札，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使人惭愧也。仆知之矣：士之生代，则有冥志深蔽，灭木穹窒，炼九还以咽气，味三秀以咏言，固将养蒙全理，不以能鸣天性，则其上也。义感当途，说动时主；怀全德以自达，裂山河以取贵，又其次也。至于诚信不申，忠孝胥缺，独御魑魅，永投豺虎，无面目以可数，椎心膺以问天，斯最下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黩，卒罹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晷。加我数年，庶无大过。览庄生鹍鹏之喻，则乾坤龙马之旨可好矣；培风运海，则六九之源无差矣；隳之正气，则洗心藏密有由矣。开卷独得，恬然会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与谢，斯亦暧昧所守，何必为是！倘吾人起予，指掌而说，今之隐几，不亦乐乎！道在稊稗，无相阻，曷为区区，过劳按剑也！顷风眩成疾，下泪复厉，笔此还答，无所铨次，淹迟日期，庶不我责。卢藏用顿首。”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

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翱与陆傪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颇尝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案实录：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之类是也。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

气义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衰服者叩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

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大愜圣旨。并口占《古剑》一篇以进。上奇之，命缮写，当直学士。

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郐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缣就纳国色，偶遇人启护，倾囊救之。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知其来。启缄，乃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赞曰：孰以显廉？临财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则久。穷乃益坚，达以胡有！无得无丧，天长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则否。

卷五

切磋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呼叔孙婼敕略。为婼敕晷。日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婼敕略。为婼，敕晷。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盖书"略"字以"田"加"各"首，久而成"曰"，配"咎"为"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二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以为损，况为博簺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籍实不识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讥吾与人言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高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诲之耳。博簺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

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诚，三年方一见。诚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诚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赞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子华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

李翱与陆傪书：“李观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书，年止于二十九，虽有名于时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谁哉！信乎天地鬼神之无情于善人，而不罚罪也甚矣！为善者将安所归乎？翱书其人，赠于兄；赠于兄，盖思君子之知我也。予与观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则见文，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书己之文次，忽然若观之文，亦见于君也，故书《苦雨赋》缀于前。当下笔时，复得咏其文，则观也虽不永年，亦不甚远于扬子云矣。书苦雨之辞，既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旨，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当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之，不是过也。其词乃能如此，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亦可以类知也。穷愁不能无述，适有书寄弟正辞，及其终，亦自觉不甚下寻常之所为者，亦以赠焉。亦唯读观、愈之词，冀一详焉。翱再拜。”

李元宾与弟书曰：“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

明经世传，不可坠也。文贵天成，强不高也。二事并良，苟事立，汝择处焉。”

景福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从约进《法华经》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从约入内赐斋，面锡紫衣一副。将行，太常博士戴司颜以诗赠行。略曰：“远来朝凤阙，归去恋元侯。”时吴子华任中谏，司颜仰公之名，志在属和，以为从约之资。融览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书。第一书：“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麄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巍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急急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记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再拜。”

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

言无从，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词。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仇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薜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

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韩文公、皇甫补阙见李长吉时，年七岁。二公不之信，因面试《高轩过》一篇。

蒋凝，咸通中词赋绝伦，随计途次汉南，谒相国徐公。公见其人么麽，不信其有才，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位赋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从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诮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

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论曰：书云：“人无常师，主善为师。”於戏！近世浮薄，率皆贵彼生知，耻乎下学；质疑问礼者，先怀愧色；探微赜奥者，翻汩沈流。风教颓圮，莫甚于此。由是李华自曰：“师于茂挺。”李翱亦曰“请益退之”。于时，名遂功成，才高位显，务乎矫俗，以遏崩波。盛则盛矣，方之缪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师之者，可谓旷古一人而已。有若考核词艺之臧否，振举后生之行藏，非唯立贤，所谓报国。噫！今之论者，信侥幸之贼欤！

卷六

公荐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

名，大振天下。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为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泠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阁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则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所恨公初为相，而仆始总角；公再为相，仆方志学；及仆预乡举，公左官于巴邱；及仆参常调，而公统军于沙朔。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契、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者见之乎？公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无其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拔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亦未富贵，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炫，恐不道不知。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谋、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天丧斯文，凋零向尽，唯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知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仆闻位称燮理者，则道合阴阳，四时不愆，则百

姓无怨。岂有冬初不雪，春尽不雨，麦苗继日而青死，桑叶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言人君欲贤者而不用，徒张此意；厥灾荒，云大旱也，阴阳不雨。复曰“师出过时”，兹谓旷，其旱不生。夫天道远，人道迩。仆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请以人事言之。主上开张翰林，引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汉高祖云：“当今之贤士，岂独异于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云才积而便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欲德不用之罚也。仍闻六胡为孽，日寇边陲；邦家连兵，来往塞下；巴西诸将，必不出师，过时之咎也。四效之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庙堂肉食者何以谋之？相公在外十余年，而复相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今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则不雨，公将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赐，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银器及锦衣等，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民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公三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为亢极矣。夫物极则反，人盛必衰；日中则昃，月成则亏。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贵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公当此时，思欲生入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其可得乎？今则不然，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仆恐前途更失，后悔难追！主上以相公为贤，使辅佐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明君之举，岂曰能贤？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公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亦可举苏以自代，然后为朔方之行。抑又闻：“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报国之重，莫若进贤。去年赦

书云："草泽卑位之间，恐遗贤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闻。"而吏部起请云："试日等第全下者，举主量加贬削"条目一行，仆知天下父不举子，兄不举弟。向者，百司诸州长官皆无才能之辈，并是全躯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则恐出；暂居州郡，即思改。岂有轻为进举，以取贬削？今闻天下向有四百人应举，相公岂与四百人尽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诸州长官，惧贬削而不举者多矣。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相公必欲选良宰，莫若举前仓部员外郎吴太玄为洛阳令；必欲举御史中丞，莫若举襄州刺史吴靳。清辇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阁之风，非靳不可。仆非吴靳亲友，但以知其贤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抑又闻之，昔闵子骞为政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书、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为此职，见贞观已来故事。今吏部侍郎杨滔，眼不识字，心不好贤，芜秽我清司，改张我旧贯，去年冬奏请："自今已后，官无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书，不如十乡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相公复此改张，甄别安在？古人有坐钓登相，立筹封侯；今仆无尚父之谋，薛公之策，徒以仕于书苑，生于学门，小道逢时，大言祈相。仆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诗赠公爱子协律，其诗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浅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尝一脔之肉，可知一鼎之味。"请公且看此十字，则知仆曾吟五言，则亦更有旧文，愿呈作者。如公之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书上论不雨，阴阳乖度；中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语多忤。其善也，必为执事所哂；其恶也，必为执事所怒。倘哂既罢，怒方解，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

也。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出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上面许偓为相。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复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叹。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之轻佻，赞复有嫌亹，驰入请见，于上前具言二公长短。上曰："赵崇是偓荐。"时偓在侧，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与大臣争。"上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桉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秦竽！"

崔颢荐樊衡书："夫相州者，先王之旧都，西山雄崇，足是秀异。窃见县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绝伦。虽白面书生，有雄胆大略，深识可以轨时俗，长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实有岁年。今国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类，莫不踊跃。况诏征隐逸，州贡茂异，衡之际会，千载一时。君侯复躬自执圭，陪銮日观，此州名藩，必有所举。当是举者，非衡而谁？伏愿不弃贤才，赐以甄奖。得奔大礼，升闻天朝。衡因此时策名树绩，报国荣家，令当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门矣。颢不胜区区，敢闻左右。俯伏阶屏，用增战汗！"

颢荐齐秀才书："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学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风姿，外若坦荡，中甚畏慎。执事倘引在幕下，列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弃幽远。况孝若相门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数年矣。不劳重币，而获至宝，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实斯人也。请为阁下记其若此。唯用与舍，高明裁之。谨再拜。"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载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格于天地，功及后世；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岂唯霸者焉，虽圣人亦不免焉！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后世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得为齐桓公矣，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世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阁下之好贤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则有人焉。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阁下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阁下复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观、愈，皆豪杰之士也，如此人，不时出。观自古天下亦有数百年无如其人者焉。闻阁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实为阁下惜焉。岂惟翱一人而已，后之读前载者，亦必多为阁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阁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观荐郊于梁肃补阙书曰：‘郊之五言，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韩愈送郊诗曰：‘作诗三百首，沓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

岂欺天下之人哉！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其穷也甚矣！又有张籍、李景俭者，皆奇才也。未闻阁下知之。凡贤士奇人，皆自有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材，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往而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圣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虽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与德均好者，又其次也；虽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财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贤者则宜有别于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礼》、《乐》，删《诗》序《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万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庙存焉，虽贤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于人者寡矣。故无益于人，虽孔子之庙犹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于人，而不能礼善人、良士，则不如无待也。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于郊之身，其为惜之不可既矣。阁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翱，穷贱人也，直词无让，非所宜至于此者也，为道之存焉耳；不直则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赞曰：举孤弃仇，圣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数公，时行时止。守道克勤，荐贤不倚。泠然所尚，鸿儒不为矣。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贵附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寐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绛，赵郡赞皇人。曾祖贞简；祖冈，官终襄帅。绛为名相。绛子璋，宣州观察。杨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落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狭，织一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从坐。璋子德璘

名过其实，入梁，终夕拜。

徐商相公尝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颇为寒畯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蠙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阈者也。

升沈后进

大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由相公尝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瓒、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

瓒，礼部尚书；潜，侍中。

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沈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

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寘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么？”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沉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论曰：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华而不实，以比周鼓誉者，不为君子腹诽，鲜矣！

知己

张燕公知房太尉，独孤常州知梁补阙，二君子之美出于李翱《上杨中丞书云》：“窃以当世之士，立行光明，可以为后生之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焉。举其五六人，则无诱劝之心，虽有卓荦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虽则或知之，欲为之荐言于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自信；自信犹且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见之，不如其再。若张燕公之于房太尉，独孤常州之于梁补阙者，讫不见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举人事。其九

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知之道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拭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殁，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进也。当时意谓先进者遇人特达，皆合有此心，亦未谓知己之难得也。梁君殁，于兹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旨，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梁君之文，弗啻数倍，虽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无怍于中心。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名声晦昧于时，俗人皆谓之固宜，然后知先进者遇人特达，亦不皆有此心，乃知己之难得也。未见善而不能知，虽善何为！知而不能誉，则如弗知；誉而不能深，则如勿誉；深而不能久，则如弗深；久而不能终，则如勿久。翱虽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为之言于人，岂非誉欤？谓其得古人之遗风，岂非深欤？而逮及终身，岂非久欤？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将继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厄穷也！遂赋《感知己》以自伤。”其言怨而不乱，盖小雅骚人之余风也。

李元宾曰：“观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华撰《三贤论》：刘脊虚，萧颖士，元德秀。“或曰，吾读古人之书，而求古人之未获，嗟夫！遐叔谓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乎！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和无味，至文无采。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谲之音，太师、乐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杂为颠颓，被缊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将割其善恶，在迁政化，端风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六经谐人心，萧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正，萧呼吸折

节而获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元奉亲孝，居丧安，抚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职明于赏罚，终身贫而乐天知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于是作《破阵乐》词，是乐也，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乃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推是而论，则见刘之深矣。萧以史书为繁，尤罪子长不编年，陈事而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次序缵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殁；推是而论，则见萧之志矣。元据师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见其仁。刘被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言理乱根源，人伦隐明，参乎元精，而后见其妙。萧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折，当废兴去就之际，一死一生之间，而后见其大节；视听过速，欲人人如我，志与时多背，常见诟于人，取其中节之举，足可以为人师矣：学广而不遍精，其贯穿甚于精者；又文方复雅商之至当，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迈蹈厉，可与知者言也。茂挺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还莒，道邀使车发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方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无憾也！’夫如是，得不谓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与游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每见鲁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绍宗，深明操持；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崿伯高，含大雅之素；崿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邃廉静；梁国乔泽潭源，昂昂有古风；弘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刘在京下，尝寝疾，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顾谓宾从曰：‘挺卿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每有胜理必诣与谈，终日忘返，退而叹曰：‘闻清言，

见皇王之理矣。’陈郡殷寅，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对，未与刘面，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陇西李广敬叔坚，明而冲粹；范阳卢虚舟幼真，质方而清；颍川陈谠言士然，淡而不厌；吴兴沈兴宗季长，专静不渝；颍川陈谦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是皆重刘者也。工部侍郎韦述修国史，推萧同事；礼部侍郎阳浚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汝南邵轸纬卿，有词学标干；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陈郡殷寅直清，达于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俊；会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陆据德邻，恢恢善于事理；河东柳芳仲敷，该练故事；长乐贾至幼邻，名重当时；京兆韦收仲成，远虑而深；南阳张有略维之，履道体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刘颖士端，疏明简畅；颍川韩拯佐元，行备而文；乐安孙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韦建士经，中明外纯；颍川陈晋正卿，深于诗书；天水尹徵之诚明，贯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萧者也。尚书颜公，重名节，敦故旧，与茂挺少相知；颜与陆据、柳芳最善，茂挺与赵骅、邵轸洎华最善，天下谓之‘颜、萧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间，不幸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殁于汝南。今复求斯人，有之无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贤不登尊位，不享下寿，居易委顺，贤人之达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贤也深，故言之不怍云。”一云：李华复有权皋张有略。出皋墓铭。

颜真卿与陆据、柳芳善。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嘏为赵倚楼。复有赠嘏诗曰：“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灞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张祜略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萧未之面，而四贤造萧多矣，靡

不偕行。萧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萧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萧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

李华著《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蒋凝，江东人，工于八韵，然其形不称名。随计途次襄阳，谒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次赋成，尤得意。时温飞卿居幕下，大加称誉。

论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节不合。得之于内，失之于外，万万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于羁束，未旋踵而责以非礼，善窥其合而已矣。其有属辞叙事，言虽讦□（此处为方框），知之者不其咎欤？苟异于是，其如险诐何！

卷八

通榜

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茲、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茲、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

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傪员外书》。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遗卢参预之；第二、第三榜，谏议柳逊、起居舍人于竞佐之；钱紫微珝亦颇通矣。

郑颢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颢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颢待榜不至，陨获且至。会雍遣小童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颢问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颢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颢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

主司挠闷

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闱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时情。”

阴注阳受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谓其妖，叱去。既而谓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系于非所。其夕内子心痛将绝，颇为儿女所尤，亟命召至谢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剧饮，数斗不乱。翱心敬惮，以孺人之危为乞；因请为翱奏章，其妻寻愈。翱叩头致谢。复谓翱曰：“所写章不谨，某向甚惧谪罚。”翱对以自札固无错误。其人微笑，即探怀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慊。因访于道人，道人言曰：“此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暨曛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桉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非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镇襄阳，其人复至，翱虔敬可知也。谓翱曰：“鄙人载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为将相。

梦

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

际。俄梦朱衣吏白云：“松围三尺，子当及第。”辐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辐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沈光始贡于有司，尝梦一海船；自梦后，咸败于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谓失之之梦，而特地不测。无何，谢恩之际升阶，忽尔回飙吹一海图，拂光之面，正当一巨舶，即梦中所睹物。

孙龙光偓，崔澹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偓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喜郎君，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也。”

予次匡庐，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梦朱衣道人，长丈余，特以青灰落衣襟间霏霏然，常自谓鱼透龙门，凡三经复透矣。私心常虑举事中辍。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侥忝矣。

听响卜

毕诫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状头

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选，知与无预评品者。第三场庭参之际，公谓诸生曰：“主上误听薄劣，俾为社稷求栋梁，诸学士皆一时英俊，奈无人相救！”时入策五百余人，相顾

而已。枢年七十余，独趋进曰：“未谕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对曰：“枢不才。”公欣然延之，从容因命卷帘，授以纸笔。枢援毫斯须而就。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闻之，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然后长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亲笔自札之。

郑损舍人，光启中随驾在兴元，丞相陆公扆为状元。先是，扆与损同止逆旅，扆于时出丞相文忠公之门，切于了却身事。时已六月，恳叩公，希奏置举场。公曰：“奈时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曰：“郑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请扆致谢于损，扆乃躬诣损拜请，其榜贴皆扆自定。

遭遇

贞元二年，牛锡庶、谢登，萧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宝应二年一榜之后，尔来二纪矣。国之耆老，殆非俊造驰骛之所。二子久屈场籍，其年计偕来，主文颇以耕凿为急，无何并驰人事，因回避朝客。误入昕第，昕岸帻倚杖，谓二子来谒，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谁也，潜访于阍吏，吏曰：“萧尚书也。”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昕以久无后进及门，见之甚善，因留连竟日。俄有一仆附耳，昕盼二子輾然。既而上列继至，二子隐于屏后。或曰：“二十四年载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闻之，亦不意是昕。犹虑数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辞；昕面告之，复许以高第，竟如所诺。

友放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

甚为交友，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甚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甚果造门，左右绐以敏中他适，甚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甚，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甚矣。"

误放

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辞。初与计偕，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唐突中书舍人刘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介致问，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要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而忌之，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落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为浅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曰："寒畯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忧中有喜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缞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歌诗，而深自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童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已落重收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

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畯，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尚书，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或曰：李景让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鞠中得赋槁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受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崔昭矩，大顺中裴公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倜，丞相曾公损之子，倜及第，翌日损登庸。王倜过堂别见。

归黯亲迎拜席日，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

别头及第

别头及第，始于上元二年钱令绪、郑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谓之承优及第。

杨严等，会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杨知至、刑部尚书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郑朴、河东节度使崔元式女婿。杨严、监察御史发之弟。窦缄，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付翰林重考覆，续奉进。止杨严一人，宜与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时杨知至因以长句呈同年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及第后隐居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不起。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归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迹丘园，绝踪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飙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入道

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

萧俯自左仆射表请度为道士。

蒋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乱相离，遂屏迹丘园。因应天令节表请入道，从之。

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归庆，既莫知况宁否，亦隐于旧山。或闻有所遇长生之秘术也。

论曰：士之谋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达失二揆，宏道要枢，可谓勤于修己者与！苟昧于斯，系彼能否，临深履薄，歧路纷如，得之则恃己所长，失之则尤人不尽。干禄之子，能不慎诸！乃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图富贵。倚之则事怠，怠则智性昏；引之则感通，通则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盖厄穷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与圣哲同辙者，则得丧语默，复何虿芥乎！复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与知而已矣。包子之误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资笑谈，不足以彰事实。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齿矣。

卷九

防慎不至

张岘妻，颜荛舍人犹女。岘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岘请叩荛求宰字。岘许之，而荛久不应，樊谓诳己，中心衔之颇切。一旦，谓岘曰："弟卷轴不鄙，恶札可以佐弟。"岘欣然以十余轴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试，每轴头为札三两纸而授之，岘郁悒而已。

房翃，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录之际，仰泥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翃以中表重地，只荐翃一人，主司不获已须应之。翃既临曙，更请叩副试，主司不诺，遂罢。

李廷璧，乾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廷璧起取衣之。同铺赏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贼也！"

误掇恶名

华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尝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太学博士。

刘纂者，高州刘舍人蜕之子也，嗣为文亦不恶。乾宁中寒栖京

师，偶与一医工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于其人，其人即上枢吴开府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人来嘱，斯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万计莫能雪之。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扬篆员外，乾符中佐永宁刘丞相淮南幕，因游江失足坠水，待遣人归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闻之，命以衣授篆。少顷衣至，甚华靡，问之，乃护戎所赐。时中贵李全华监扬州。公闻之无言。后除起居舍人，为同列谮，改授驾部员外郎，由是一生坎轲。

好知己恶及第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诗》刺之："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郑隐者，其先闽人，徙居循阳，因而耕焉。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阙下黜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隐贽谒之，沆一见甚慰意，自是日与之游。隐年少懒于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众怒，故责其逋租，系之非所。沆闻大怒，以钱代隐输官，复延之上席。未几，沆以普恩还京，命隐偕行。隐禀性趦趄，沆之门吏家仆靡不恶之，往往呼为乞索儿，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沆召隐征辩，隐以实对，沆又资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行至商颜，诏沆知贡举。时在京骨肉，闻沆携隐，皆以书止之。沆不能舍，遂令就策试，然与诸亲约止于此耳。暨榜除之夕，沆

巡廊自呼隐者三四，矍然顿气而言曰：“郑隐，崔沆不与了，却更有何人肯与之！”一举及第。然隐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上过关宴，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间。中和末，郑续镇南海，辟为从事，诸同舍皆以无素知，闻隐自谓有科第志，无复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续不得已，致隐于外邑。居岁余，又不为宰君所礼。会续欲贡士，以幕内无名人，迎隐尸之。其宰君谓隐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饯送筵置鸩。隐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为杨崖州炎所知，欲奏补阙，恳曰：“愿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呈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盛气白侍郎曰：“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主司于帘中卒愕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好及第恶登科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

论曰：古人举事之所难者，大则赴汤火，次则临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闻者靡不胆寒发竖，永为子孙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愧彼为裘之义，□乎析薪之喻，方之汤、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谤，斯不可忘。若邵郑二子，单进求名之志先其类，虽顺坂之势可惜，而揠苗之戒难忘。名既靡扬，得之不永。崔公胁制，仁者所不为也。许、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为名也。莎锦之譬，谑浪而已。

敕赐及第

韦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入内庭。

永宁刘相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中外贺缄极众，唯郓州李尚书种一章最著，乃福建韦尚书岫之辞也。于是韦佐郓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树之烟，何人折桂？溯甘泉之水，独我登龙。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相国深所慊郁，盖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终宛陵，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昇为军倅。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入内。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

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恩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与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尹判鹾，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载，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为本寺人吏所累，南迁。

表荐及第

乾宁中，驾幸三峰。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榜内。时杨令公行密镇维扬，奄有宣浙，扬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阳，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谕判官，至大梁

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荐之。文圭复拟饰非，遍投启事于公卿间，略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鹈鹕避风，不望洪钟之乐。"既擢第，由宋汴驰过，俄为多言者所发；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自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常以文圭为证，白马之诛，靡不由此也。

何泽，韶阳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经略，有文称。泽乾宁中，随计至三峰行在，永乐崔公，即泽之同年丈人也；闻泽来举，乃以一绝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访我子，稳将鬟鬣上龙门。"时主文与夺未分，又会相庭有所阻，时崔相公胤恃权，即永乐犹子也。因之败于垂成。后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入贡，敕赐及第。

恶得及第

于梲旧名韬玉，长兴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余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入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梲小字。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梲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

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芳林十哲今记得者八人

沈云翔，亚之弟也。

林缮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详。

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有《贵公子行》曰："阶前莎毯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绾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览之，相顾瞿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蛇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四凶今所记者三

陈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辞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终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凡数十节，备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瑊家，可以赡军一二年。"上问："边瑊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讦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辄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陵，全家溯汉至贾堑，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陵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之谈者。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知，盖不能抑

压耳。乾符中官为博士，三年释奠礼毕，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时子振讲《礼记》、《陆鸾》、《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犹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顺中，邠州节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于禹，沼乐游行瑜之门，行瑜呼沼李郎。会与计偕，仆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负是大恣。未几，按甲来觐，讽天子诛大臣，缙绅间重足一迹，沼出入行瑜之门，颇有得色。及行瑜败，诏捕沼，沼亡命秦陇。

论曰：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时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恶蔽于反己，得失幸于尤人；岂不骤达终危，虽荣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而能索身于坦夷者，未之有也。扬子云曰：治亦凤也。美才高识，其唯君子欤！

卷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亦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

乾符中，蒋凝应宏辞，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试，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得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臼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贞元中，乐天应宏辞，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考落。盖赋有"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也。

论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虽抱屈于一时，竟垂誉于千载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唯蒋君乎！

海叙不遇

宋济老于词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落官韵，抚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明皇先问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讥宋济曰：‘白袍何纷纷？’答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

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颇为典谒所沮，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为通。”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庄布谒皮日休不遇，因以长书疏之，大行于世。

温宪，先辈庭筠之子，光启中及第，寻为山南从事。辞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

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贳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俯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䠷䠷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

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意匠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

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鸮原谩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羡君归棹五诸侯。”

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长于储。定数举矣，而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游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定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燕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既呈于公，公览之怃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

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阆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竹烟岚冻，偷秋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又赠司空侍郎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又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忏射雕。”复赠高仆射曰：“征南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闲倚陵云金柱看，形容消瘦老于真。”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复送人归日东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唯吴子华深知之。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麛。”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

赵牧，不知何许人。大中、咸通中，敦李长吉为短歌，可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酒》诗曰：“云翁耕扶桑，种黍养日乌。手挼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古书，冯唐八十无高车。人生如云在须臾，何乃自苦七尺躯。裂衣换酒且为娱，劝君日饮一瓢，夜饮一壶。杞天崩，雷腾腾，桀非桀是何足凭。桐君桂父岂胜我，醉里白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余尤工轻巧，辞多不载。

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物。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寺》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若

《莲花》诗曰：“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此颇形迹。复能为应用四六之文，辞亦深侔章句。

刘光远，不知何许人，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竟不知其所终。

姚岩杰，梁国公元崇之裔孙。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尝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陵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鞠场亭宇初构，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既而标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以牛车拽之磨去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薛萝。”卢子发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之以束帛，辞以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始谓以文友相遇，千载一时。肇不得已，辍所乘马，迎至郡斋，馆谷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子发，子发尝以篇咏诧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山。”岩杰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独照巴山耶！”子发惭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子发改令曰：“目前取一联象，令主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肇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乱，岩杰苦河鱼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终。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径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遗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

缪岛云，少从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狒狒，折杨枝洒醉猩猩。"《庐山瀑布》曰："白鸟远行树，玉虹孤饮潭。"皆夐出前辈。开成中常游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苦心于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又《月》诗云："轮中别有物，后改云"桂根宁诗在"。光外更无空。"玢与李骘旧交；骘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授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至蒲陕间，遇一前资郡牧即世，请维志其墓。维立成数百言，有燕许风骨，厚获濡润。而乃性嗜煎饼，尝为文会，每个煎饼才熟，而维一韵赋成。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竟无所成而卒。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骘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

役，盲俗互有论列。骘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邑役，不止一任涛耳。”

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

周缄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缄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缄善角抵。

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繁工八韵，有飞卿之风。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

章碣，不知何许人，或曰孝标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诗在好知己恶及第门。复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棨尝谓同志曰：“闵生之文，酷似西汉。”有《渔腹志》一篇，棨尤所推伏。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夐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

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诗曰：“与月长洪濛，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青霄日，应虚白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神功。”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知，因以诗唁二子曰：“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日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知。何曾见尧日，相与啜浇漓。”

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夤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余年，名振海内。乾宁中，驾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时建奏勒诸王放散殿；后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谋也。上返正，转假礼部尚书，充黄州节度判官。上至华清宫，遣使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驾幸岐，梁太祖自东平拥师迎驾至三峰，单骑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谋，遣人害之。

陈象，袁州新喻人也，少为县吏，一旦愤激为文，有西汉风骨，著《贯子》十篇。南平王钟传镇豫章，以羔雁聘之，累迁行军司马，御史大夫。传薨，象复佐其子文政。为淮师攻陷，象被擒送维扬，戮之。象颇师黄老，讫至于此，莫知所自也。

汤筠，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

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阗委，未尝有倦色。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笧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难至临川，忧恚而卒。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谮，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李凝古，给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从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古辞学精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无何，溥奏诸将各领一麾，凝古获濡润而不之谢，溥因兹减薄。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张建封幕卒，使下廷评，韩文公作《东野志》，谥曰贞曜先生。贾岛诗曰："身殁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处，斜日下寒天。"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

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与龙。”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辨》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瑀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杨公为奥主，进诗三百篇，授麟台雠校。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终。颜荛给事为文志其墓，吴子华奠文千余言，略曰：“大风吹海，海波沦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巅绝。风下霜晴，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武陵深阗，川长昼白，间为子文，渺茫岑寂。豕突鲸狂，其来莫当。云沉鸟没，其去倏忽。腻若凝脂，软于无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及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　陆逵　傅锡　平曾　贾岛　刘稚珪　顾邵孙吴人。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繇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蒙颇穷《易》象，著《大顺图》三卷。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然隐才雄而麄疏，邺才清而绵致。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王大夫名与定保家讳一字同。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无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谐矣。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县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

反初不第

张策，同文子也，自小从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之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举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颇倚之，为谋府。策极力媒蘖，崇竟罹冤酷。

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

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浸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足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乃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

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侧，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辞，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唯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荐举不捷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包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

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砚，璘袗绨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已得复失

杨知至，会昌五年王仆射重奏五人：源重、杨知至、杨严、郑朴、窦缄，奉敕特放杨严，其余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吊》诗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随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当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张渍，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渍等八人，赵渭南贻渍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以德报怨

裴垍举宏辞，崔枢考之落第。及垍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也。”

贾泳父翛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贽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恶分疏

宋人许昼，闽人黄遘，遘尝宰滑州卫南，与昼声迹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谤昼尝笞背矣。昼性卞急，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皆尽知己，一旦昼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视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昼、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更欢也。

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进士褚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贽于威。威览之，连有数字犯威家讳，威因拱而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以长笺致谢，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矜持太过，翻达空函。"

怨怒戆直附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属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你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珏，共赏绝艺。珏应召而至，公从容为客请一篇，珏方怀怫郁，因以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公大惭恚。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公横海殊量，干霄伟材，郁为能贤，特负公望，雄笔丽藻，独步当时，峻节清心，高迈流俗。其为御史也，则察视臧否，纠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则弥纶旧章，发挥清议。其拜舍人也，则专掌纶綍，翱翔掖垣。其迁侍郎也，则综核才名，规模礼物。良由心照明镜，手握纯钩，龙门少登，鹏翼孤运，犹且谦能下士，贵不易交。顷辱音书，恍若会面，眷顾之重，宿昔不渝。执玩徘徊，缄藏反覆，伐木之诗重作，采葵之咏再兴，何慰如之！幸甚，幸甚！仆诚鄙陋，素乏异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诺。背憎噂喳，少小不为；蘧蒢戚施，平生所耻。故得从游君子，厕迹周行，欢会之间，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辄写茗荛。公往在临淄，请仆为曹掾，喜奉颜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赏，斗酒脔肉，何曾暂忘！分若芝兰，坚逾胶漆。时范、穆二子，俱在属城，仆滥同人，见称四友。尝因醉后，遂论晚慕官资，众识许公荣阳，勃然不顾；公诚相期于下郡，咸及为荣。志气之间，悬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寻殂，唯仆尚

存，得观荣贵。此畴昔之情一也。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时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蹶。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仆侨装未空，同爨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妪，提携破筐，频来扫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公授郑县，归迎板舆；仆已罢官，时为贫士。于焉贳酒，犹出荒郊，候得轩车，便成野酌。留连数日，款曲襟怀，旋怆分离，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掺袂凄然，虽限山川，常怀梦想。此畴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仆尉长安，多陪府庭，是称联吏。数游魏十四华馆，频诣武七芳筵。婉娈心期，绸缪燕语，应接无暇，取与非他。车公若无悒然不乐，黄生未见鄙吝偏形。此畴昔之情五也。公迁侍御，仆忝起居，执法记言，连行供奉，举目相见，为欢益深。焕烂玉除之前，馥郁香炉之下。仰戴空极，尽睹朝仪，若在钧天，如临元圃。此畴昔之情六也。仆转郎署，先在祠曹；公自台端，俯临礼部。昔称同舍，今则同厅。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寻常接坐。攀由鸿鹄，倚是蒹葭，咫尺余光，环回末职，官连两载，事等一家。此畴昔之情七也。复考进士文策，同就侍郎厅房，信宿重阙，差池接席，掎摭之务，仰止弥高。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是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腾，已迁京县。虽云报国，亦忝知人。此畴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犹有可论，况仆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称扬，故为繁冗。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公未达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早为相国所知，累迁官守。其在铨管也，用仆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仆为尚书郎。只字片言，曾蒙激赏，连谗被谤，备与辨明。察于危难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后缘疏惰，自取播迁。顾三省而多惭，甘一黜而何

赎！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从闽适越，染瘴缠疴，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颁鬓，难为壮心。常情尚有咨嗟，故旧能无叹息！非辞坎壈，但愧揶揄。遍观昔人沉沦，多因推荐，其有超然却贵，自达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贤，须逢鲍叔；以陈平之智，须遇无知；以诸葛之才，见称徐庶；以祢衡之俊，见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称数。其于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顾眄生光，剪拂增价，岂忘朽株之事，而轻连茹之辞乎！即有言而莫从，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复恐傍人疏间，贝锦成章。仆既无负于他人，人岂有嫌于仆？愚之窃料，当谓不然，彼欲加诸，复难重尔！尝试大抵如之，或在苍黄，或于疑似，都由听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亹隙。廉蔺独能生觉，萧朱杳不深知。备出时谈，可为殷鉴。且今之从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只应吏道。仆于藻翰，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僝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嗟乎，不与其间，益用惆怅！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孙；未知生涯几何，竟当遂否？天不可问，人欲奚为！然则同时郎官及余亲故，自仆贬黜之后，亡者三十余人，皆负声华，岂无知己？不与年寿，相次殁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与追从，亦思题篇，匪朝即夕，索然皆尽，非恸而谁！不奈吾侪多从鬼录，独求荣进，实愧无厌，向前借誉，于公是谬。自顷探释氏苦空之说，览庄生齐物之言，宠辱何殊，喜愠无别。希求速进者，未必以前有；永甘弃废者，未必以后无。倚伏难知，吉凶何定！朝荣暮落，始富终贫。范卷箦而后荣，邓赐钱而饿死。当黥而贵，折臂犹亨，翻覆何定！波澜飘飘，风雨任运推转，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邺城最当官路，使命来往，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俸禄供币，盖不足云，筋力渐衰，故难堪也。傥少乖阻，即起憾辞，诚兼济之义存，若屡空而理在。加以物务牵率，形役徒劳，幸有田园在于河内，控带泉石，交映林亭，密尔太行，尤丰药物。素书数千卷，足览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闲诗赋。兼令佐酒，何处生愁？更引围棋，别成招隐。风

来北牖，月出东岑，往往观鱼，时时梦蝶，唯开一径，懒问四邻。潘岳于是闲栖，梁竦由其罢叹。行将谢病，自此归耕。倘不遂微诚，明神是殛！远陈本末之事，庶体行藏之心。秋中渐凉，惟纳休谧！出处方异，会合无期，愿以加餐，匪唯长忆。不具。张楚白。”

任华戆直，上严大夫笺：“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俾三尺之童，奉笺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公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申之以喜色，则膏肓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论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于时人。祸患之机，怨仇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秀获罪，嵇叔夜为钟会所图，古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诫乎？必能遇士则诫于倨，抚下则宏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唯命，不用华言亦唯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华与京尹杜中丞书：“中丞阁下：仆常以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见。无何，建母丧家贫，假借服具，而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焉。及辟阳侯遭谗而竟获免者，建之力也。其后淮南王以诸吕之故诛辟阳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祸。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祸福存立之门，固不易耳。仆到京辇，尝以孤介自

处，终不能结金张之援，过卫霍之庐，苟或见招，辄以辞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试。一昨不意执事猥以文章见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为知己矣。亦尝造诣门馆，公相待甚厚，谈笑怡如。仆由是益知公懿德宏远，必能永保贞吉，而与人有终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辄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哉？若道不合，虽以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况肯策款段，崎岖傍人门庭，开强言乎！矧仆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当分减。然必若易致，则已自致矣，安能烦于公？且凡有济物之心，必能辍于己，方可以成济之道。公乃曰分减，岂辍己之义哉？况自蒙见许，已过旬日，客舍倾听，寂寥无声，公岂事繁遗忘耶？当不至遗忘。以为闲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于信而薄于义，则四方无所取。唯公留意耳！任华顿首。”

华与庾中丞书：“中丞阁下：公久在西掖，声华满路，一昨迁拜中宪，台阁生风，甚善，甚善！华窃有所怪，请试言之。何者？华自去冬拜谒，偏承眷顾，幸辱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众君子闻之当信矣。华请陪李太仆诣阙庭，公乃谓太仆曰：‘任子文辞，可为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华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若是耶？岂华才减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叹惋耳。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荐，朝廷方以振举遗滞为务，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当公言之次，曾不闻以片言见及公其意者，岂欲弃前日之信乎？华本野人，尝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咸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后进何望矣！任华顿首。”

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

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其所阙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抑又闻昔有躄者，耻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诣平原君，请笑者头，平原君虽许之，终所不忍。居无何，宾客别去过半。君怪之，有一客对曰：‘以君不杀笑躄者，谓君为爱色而贱士。’平原君大惊悔过，即日斩美人头，造躄门者谢焉。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岂复得哉！仆亦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仆即解体者也。请从此辞。任华顿首。”

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崔国辅谨上书于都督何公节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责以为怠于奉上之礼，死罪，死罪！窃闻礼不妄说人，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义也。故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非礼勿定；宦学事师，非礼勿亲。所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修身践言合道以成礼。今人无礼，多涉于佞媚，不全于仁义；故以难进而易退，孜孜善行者为失礼，悲夫！古之有礼者则贵，今之有礼者则贱，虽然，君子终身不弃礼为苟容。《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国辅常见君公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见待。君公闻叔向乎？闻张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胜衣，为晋国之望。张良妇人也，而懦夫下辈，宜君公不礼。萧曹为刀笔吏，碌碌无奇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贞逐于楚，张仪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异。仆今日复何言哉！”

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于濵滉之中或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某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凡载请执事，三趋戟门。门人谓某曰：‘子私来耶？公来耶？’若言公，小子实非公；若言私，公庭无私，不得入。以兹交战彷徨于今。信知

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如龙之门转深，如玉之粟转贵，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溪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

论曰：夫子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之逊人，不以为谄；言之危人，不以为讦。盖言与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丘之圣者。儒有用言干进，几乎！若乃交道匪终，得言纪之者，时则有其人矣。

卷十二

自负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节契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甫献韦左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将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能令终。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赤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

郑起居仁表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鹤曰："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

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知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贽，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知文赋易为下者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此条杂见卷九四凶门。

元次山《中兴颂》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犯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夫立圣德大业者，必有歌颂，若今歌颂圣德，刻诸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适侍御，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直见黜。故韩文公志适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慕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耶！'即提所作书缘路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众，不中第，益久

困矣。”

薛能尚书题集后曰：“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缑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王贞白寄郑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诗，缄封寄与谁？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烧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曹州布衣袁参顿首谨上梁公阁下：参将自托于君，长为君用，欲之乎？且参之托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怀相印，不失通侯，寿客满堂，黄金横带，则参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称君之长，使天下之人，不能议君矣。若使君当不测之时，遘不测之祸，身从吏讯，妻子满狱，则参请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剑，以白君冤，使酷杀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缘谤书，不得见察，卒至免逐，为天下笑，则参以一寸之节，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污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不尔，则更以眦血次污其衣，见陵之羞，不能丑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万岁后，而君门阑卒有饥寒之虞，则参请解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终身奉之，使子孙之忧，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托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长为君用，得无不知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心实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复数载，黄金尽，乌裘弊，唇齿落，不得成名，而亲之在堂，终莫有慰，日暮途远，不知所为。然独念非君无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顾见诚，使得慰亲恐惧。参闻言为必听者出，义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无感激？况今以亲亲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欢然卒不见拒，尔后即参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时之言，终不负德。夫幽则有鬼，天则有神，鬼神之间，参所必有。如使参敢负于君者，则鬼神之灵共诛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伟才，四入为

相，艰难情伪，君尽知之。至于进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参之五利而许君乎？参必愚侪鲰生，而自守取咎尔！则君之相士，何其备耶！至愚殆欲窥君之鉴矣。顿首，顿首。参今亦不敢盛称誉，上绐于君，然窃自言之，正参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见相以义，则参之本图；若见相以才，则惟君所识。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参，顾此时坐而相弃，语曰：‘厚利可爱，盛时难再，失利后时，终必有悔。’君独不闻蒯人之泣乎？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进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云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岂宜失时！苟使君强自迟回至冰散，则君尚欲开口，其事焉得哉！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参顿首。”

轻佻戏谑嘲咏附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充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歧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启阅之，凡一辐，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等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李白戏赠杜甫曰：“长乐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祇为从来学诗苦。”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入试者，于时举子率皆以白纸糊案子面，昌图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

而罢。光业尝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谘仗取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罗隐谢裴廷翰诗卷云：“泽国佳人，唯妆半面；营丘辨士，或献空笼。”

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辐，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洗马而卒。其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小仪，王蒗任小宾，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蒗遽请下句，昭纬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蒗，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蒗当制，略曰：“陵轹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郑光业材质瑰伟，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论曰：语云：当仁不让于师，颜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为之太过；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欤！参以五利受售，不系能否，儒行缺矣。轻薄之徒，终丧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慎诸！

设奇沽誉

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从间窃谓公曰：“此应是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

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缬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

酒失

崔橹酒后失虔州陆郎中肱，以诗谢之曰：“醉时颠蹶醒时羞，曲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

宋人卫元规，酒后忤宋州丁仆射，谢书略曰：“自兹囚酒星于天狱，焚醉目于秦坑。”人多讥之。

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

韩衮，咸通七年赵骘下状元及第，性好嗜酒。谢恩之际，赵公与之首宴。公屡赏欧阳琳文学，衮睨之曰：“明公何劳再三称一复姓汉！”公愕然为之彻席。自是从容不过三爵。及杏园开宴时，河中蒋相以故相守兵部尚书，其年子泳及第，相国欣然来突，众皆荣之。衮厉声曰：“贤郎在座，两头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错愕而去。及泳归，公庭责之曰：“席内有颠酒同年，不报我，岂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与之欢醉矣。

史苌上李中丞书：“祸之将至，鬼神夺魄，岂有委身府幕，尘忝下僚，而擅犯威重，前后非一，中丞审苌岂非知礼之人？岂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马尘，十有三载，杯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赐赏鉴，辟书府，及陪接万里，星霜二年，正当策名之时，岂愿固有干触？此盖命之牵陷，一至于此，实非常情之所料也。岂非十

二年间，东驰西走，肝胆涂地，竟无所成，鬓发颁白，幸逢推荐，恩命垂至，自贻颠危，昏昏薄言，罔知攸处，岂非命矣，岂非命矣！且初坐之时，每举一盏酒，未尝不三思其过，似觉体中有酒，亦哀请矜量；既对众宾复，不敢苦诉。俄而迷乱乍合，若怪魅以凭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宁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纵宽以万死，苌亦无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单绪，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儿息，封树何日，先灵靡安！痛此缠迫，乞哀残喘！今髡剪首发，自为毁责，期在粉骨，永知此过。中丞旋旆之日，愿随一卒，步走后尘，洗节布诚，以期他效。伏愿少垂旧惠，恋恋故人，无任忧悸感切之至！谨投书阁下，荒辞无叙，万不申一，仍凭押衙口哀谢，不宣。苌再拜。”

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毛。“雪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裀。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更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簟，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宫。都缘一点瑕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戏跃莲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纶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鹰离主。“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贞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泻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元公诗。

论曰：萧琛以桃杖虎靴，邢绍以绛绵纠发，所务先设奇以动众，后务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为一时之口实者也。郑公之服锦，王公之衣缬，得无意于彼乎？苟名实相远，则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沉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

卷十三

敏捷

王勣，绛州人，开耀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阁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勣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一时俱毕。

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

段维晚富辞藻，敏赡第一。常私试八韵，好吃煎饼，凡一个煎饼成，一韵粲然。此条杂见卷十海叙不遇门。

昭宗天复元年正旦，东内反正，既御楼，内翰维吴子华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题于台盘上。孝标唯然，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

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麄。”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麄。”公极欢而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里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柳棠谒梓州杨尚书汝士，因赴社宴。杨公逼棠巨杯，棠坚不饮。杨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谩道能吞凤，杯盏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陪社宴，定应遭著老尚书。”棠应声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陪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愧，鲲化为鹏也不难。”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匹，令宫人拜谢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

裴虔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笑人何事寡诗情。祇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

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

裴廷裕，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水。”上曰：“颇知其人构思甚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矛盾

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祜尝与狎[谳]。公因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祜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祜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乐天。“及第全胜十改官，

金鞍[illegible]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手臂着襕，未见口唇开□！”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曰：“文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或谓文公以观文止高乎当世。盖谓已高乎古人也。

李缪公，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

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不记其词。璘览之略不伫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榈叶散野叉头。”群玉知之，讯之他事矣。

论曰：构思明速，禀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

无名子谤议

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有无名子自云山东野客，移书于刘：“吏部足下：公总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专对，无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长，竿妙入神，善谑称名字不正，过此以往，非仆所闻。徒以命偶良时，身居显职，方云好经术，重文章，卖此虚名，负其美称。今年圣上虚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权，所期公有独见之明，清平为首。岂意公有专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无大集，一昨所试，四方毕臻。公但以搜索为功，纠讦为务，或有小过，必陷深文；既毁其发肤，又贬其官叙，使孝子亏全归之望，良臣绝没齿之怨。岂以省阔从容之司，甚于府县暴虐之政？所立严法，树威胁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圣主失含宏之道，损宽仁之德，岂忠臣之节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烦碎之事，奏请无度，尘黩颇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气慑，选士胆惊。内以承宠承荣，外以作威作福：岂良臣之体耶！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矫俗，以大言夸时，宏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窃居翰苑，谬践掖垣，虽十年掌于王言，岂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铺不对为古，以率意不经为奇。作者见之痛心，后来闻之抚掌。奈何轻蔽天下之才，以自称为已高，以少取为公道！故郄至自伐称兵，处父尚云终丧其族。以兹偏见，求典礼闱，深骇物情，实乖时

望。故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圣人用心，异代同体。衮云亲奉密旨，令少取入等，岂圣人容众之意耶！为近臣而厚诬，干处士之横议，甚不可也！况杜亚薄知经籍，素懵文辞；李翰虽以辞藻擢第，不以书判擅名，不慎举人，自贻伊咎。又常衮谓所亲曰，昨者考判，以经语对经，以史对史，皆未点对，考为下等。先翰有常无名判云：‘卫侯之政由宁氏，鲁侯之令出季孙。’又常无欲云：‘在陵室而须开，阙夷盘而不可。’岂以经对史耶？又严迪云：‘下樊姬之车，曳郑崇之履。’岂以史对经耶？数十年之间，布众多之口，纵世人可罔，而先贤安可诬也？今信四竖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其问又‘金盘’对于‘玉府’，非惟问头不识，抑亦义理全乖，据此口嘲，堪入𥳑缕。张载华以‘江皋’对‘瀍洛’，朱邵南以‘养老’对‘乞言’，理目未通，对仍未识，并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则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见录，苟容私谒，岂谓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论于美丑；无太阿之利，安可议其断割？使五千之人，嚣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况宏辞大国光华，吏曹物色，公明立标榜令尽赴上都东京者，弃而不收，常衮大辱于国，岂以往来败绩，自丧秣陵之师；今日复仇，欲雪会稽之耻。虽擢须贾之发，衮不足以赎罪；负廉颇之荆，公不足以谢过。况所置科目，标在格文，尽无宏辞，固违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实负明公；以此求相，实负苍生。况公为主司，自合参议，信衮等升降由己，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结舌不得语，罔上若是，欺下如斯。岂以天德盖高，帝阍难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权！呜呼，使朱云在朝，汲黯当位，则败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辅侍郎，非公等所望也！无名子长揖诗曰：‘三铨选客不须嗔，五个登科各有因。无识伯和怜吉獠，弄权虞候为王申。载华甲第归丞相，裴子门徒入舍人。莫怪邵南书判好，他家自有景监亲。’”

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巍峨。既而问及庙院，标曰：“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

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此条杂见卷八误放门。

赵骘试《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为状元。或为中贵语之曰：“侍郎既试《王者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状元，得无意乎？”骘由是求出华州。

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赋》，为拾遗杜裔休驳奏，允章辞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裔休寻亦改官。

光启中，蒋嶓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不贫。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嶓唯用一丸丹。”

论曰：飞书毁谤，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过；不公，足以推命。睚眦仇之，无益于己。夫子之谓桓魋，孟子之称臧仓，其是之谓与?

卷十四

主司称意

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后除左丞。

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补阙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贡举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礼部侍郎。

天祐元年，杨涉行在陕州放榜，后大拜。

二年，张文蔚东洛放榜后大拜。

主司失意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得，势拟倾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并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

量移本州别驾，敦始陈谢恩之礼。

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会昌六年，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授王起。

咸通四年，萧仿杂文榜中，数人有故，放榜后发觉，责授蕲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贬蕲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书舍人知制诰宇文瓒制敕："朕体至公以御极，推至理以临人，举必任才，黜皆由过，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萧仿，早以艺文，洊升华显，清贞不磷，介洁无徒，居多正直之容，动有休嘉之称。近者擢司贡籍，期尽精研，既紊官常，颇兴物论，经询大义，去留或致其纷拿，榜挂先场，进退备闻其差互。且昧泉鱼之察，徒怀冰孽之忧，岂可尚列貂蝉，复延骑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谓非恩，深宜自励！可守蕲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萧仿蕲州刺史谢上兼知贡举败阙表："臣某言：臣谬掌贡闱，果兹败失，上负圣奖，下乖人情，实省己以竞惭，每自咎而惶灼。犹赖陛下猥矜拙直，特贷刑书，不夺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恋，奉严谴以奔驰，不驻羸骖，继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当日于宣政门外谢讫，便辞进发，今月一日到任上讫。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机变，皆为叨据，果窃显荣。一心唯知效忠，万虑未尝念失。是以顷升谏列，已因论事去官；后忝琐闱，亦缘举职统旆。身流岭外，望绝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国。伏遇陛下临御大宝，恭行孝思，询以旧臣，遍沾厚渥。臣远从海峤，首还阙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诏。任抡材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与国而同归，官与职而俱盛。常思惕厉，粗免悔尤，已尘铨衡，复忝贡务。昨虽有过，今合具陈：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推公过即怨讟并生，行应奉即语言皆息。为日虽久，近岁转难。如臣孤微，

岂合操[专]！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时至公，是以不听嘱论，坚收沈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臣昨选择，实不屈人，杂文之中，偶失详究。扇众口以腾毁，致朝典以指名，缄深恳而一得敷陈，奉诏命而须乘邮传。罢远藩赴阙，还乡国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谪官，历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险艰。今则已达孤城，唯勤郡政，缉绥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粗立微劳，用赎前过。伏乞陛下特开睿鉴，俯察愚衷。臣前后黜责，多因奉公，秉持直诚，常逢于党与，分使如此，时亦自嗟。写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残而得还帝里，岂望复升荣级，更被宠光？愿受代于蕲春，遂闲散于辇下。臣官为牧守，不同镇藩，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知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驰魂执笔，流血拜章，形神虽处于遐陬，梦寐尚驰于班列。臣无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阙屏营之至！谨差军事押衙某奉表陈谢以闻。”

仿与浙东郑商绰大夫雪门生薛扶状：“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计尽得于邸吏，久不奉荣问，惶惧实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奖最深，辄欲披陈其事，略言首尾，冀当克副虚襟，鉴雪幽抱。伏以近年贡务，皆自阁下权知，某叨历清崇，不掌纶诰，去冬遽因铨衡，叨主文柄，珥貂载笔，忝幸实多。遂将匪石之心，冀伸藻镜之用，壅遏末俗，荡涤讹风，刈楚于庭，得人之举，而腾口易唱，长舌莫箝，吹毛岂惜其一言，指颊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谤，皆由拙直。窃以常年主司，亲属尽得就试，某敕下后，榜示南院外内亲族，具有约勒，并请不下文书，敛怨之语，日已盈庭。复礼部旧吏云，当年例得明经一人，某面责其事，即严厘革。然皆阴蓄狡恨，求肆蠹言，致杂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构成，失于考议，敢不引过？又常年榜帖，并他人主张，凡是旧知，先当垂翅。灵蛇在握，弃而不收；璞鼠韬怀，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胁制于一时，遗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辈亦有数人，皆朝夕相门，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书，某坚守不听，唯运独见。见在子弟无三举，门生旧知才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门馆，日夕即与子弟不生，为轻小之徒，望风传说曰，笔削重事，闺门得专。某但不欺知白

之诚，岂畏如簧之巧！顷年赴广州日，外生薛廷望，荐一李仲将外生薛扶秀才云，负文业，穷寄岭峤。到镇日，相见之后，果有辞藻；久与宴处，端厚日新。成名后，人传是蕃夷外亲，岭南巨富，发身财赂，委质科名。扶即薛谓近从兄弟班行，内外亲族绝多，岭表之时，寒苦可悯，曾与月给，虚说蕃商，慷此谤言，岂粗相近？况孔振是宣父胄绪，韩绾即文公令孙，苏[药]故奉常之后，雁序双高，而风埃久处，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沈。其余四面搜罗，皆有久居艺行之士，繁于简牍，不敢具载。某裁断自己，实无愧怀；敦朝廷厚风，去士林时态，此志惶挠，岂惮悔尤！今则公忠道消，奸邪计胜，众情犹有惋叹，深分却无悯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岂正德而亦同浮议！久猜疑闷，莫喻尊崇，幸无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论。粗陈本末，希存旧知。临纸写诚，含毫增叹。特垂鉴宥，无轻弃遗，幸甚！”

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浣]附于中贵，既愤退黜，百计摧之。上亦深器[浣]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屦，靡有不至。

卷十五

杂记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匹，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至开元二十四年，以员外郎李昂与举子矛盾失体，因以礼部侍郎专知。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

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板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列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垣墙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

前诗题为赋题，太学石经诗并辞，入贡院日面试。大中中，都尉郑尚书放榜，上以红笺笔札一名纸云“乡贡进士，李御名。”以赐镐。

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尝梦见，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仿佛，忽睹形仪。”复曰：“高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高祖呼裴寂为裴三明皇呼宋济作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

高祖呼萧瑀为萧郎宣宗呼郑镐为郑郎。

裴晋公下世，文宗赐御制一篇，置于灵座之上。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原作乡，据全唐诗改。一怆然。”

元和十三年，进士陈标，献诸先辈诗曰：“春官南院院墙东，晓色初分日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

令狐赵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泽无二。尝便殿召对，夜艾方罢，宣赐金莲花送归院。院使已下，谓是驾来，皆鞠躬阶下。俄传吟曰：“学士归院！”莫不惊异。金莲花，烛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署，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中贵人颇以绨绤为讶，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觉寒气逼人，熟视有龙皮在侧。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当有损。”银饼馅，皆乳酪膏腴所制也。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

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飖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长庆中，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汝士。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饶兄用，罨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故贺书曰：“宾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此李骘之词也。时为节度巡官。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

崔安潜镇西川，李铤为小将。广明初，驾幸西蜀，铤乃蜀帅带平章事。安潜乃具寮耳；曾趋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锡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

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

善气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面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上面许成功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即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韦承贻咸光中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光化初，几为圬墁者有所废，杨洞见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赵渭南嘏尝有诗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不知姓名。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嘏。嘏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嘏，嘏下马揭帘视之，姬抱嘏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

条流进士

咸通中，上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手，亦皆跨长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梧甚，故有此句。此条已见卷十二轻佻门。

闽中进士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余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嘴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诏以长溪岁赋资之，令之计月而受，余无所取。

欧阳詹卒，韩文公为哀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詹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

贤仆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箠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武公干常事蒯希逸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公坚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时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寻本末未得。

卢钧仆夫已具宴集门，及钧孙肃仆夫并同前。

李元宾与弟书云，赖一仆佣债，以资日给。其文颇勤勤叙之，而不记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公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輾然曰："我使头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官大笑。时谯公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公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既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旧话

一曰闻多见少，迹静心勤。省闲游，事知己也。卷头有眼，投谒必其地也。肚里没嗔。得失算命，群居用和。二曰貌谨气和，见面少，闻名多。古人有言，见多成丑之谓也。凡后进游历前达之门，或虑进趋揖让，偶有蹶失，则虽有烜赫之文，终负生疏之诮。故文艺既至，第要投谒庆吊及时，不必孜孜求见也。如其深知已下岁寒之契，师友则不然也。三曰上等举人，应同人举；推公共也。中等举人，应丞郎举；计通塞也。下等举人，应宰相举。

切忌

就门生手里索及第　求僧道荐属姑息　对人前说中表在重位　夸解作客　爱享后进酒食

没用处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制举人第一等人十无二。御史中丞张倚之子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盖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难而退。

论曰：七情十义，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礼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门，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辞，垂于简编，侔于粉缋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顶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舐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洎乎评品是非，商较今古，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能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赡敏，而矛盾榛芜也。亦由辱以马鞯，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蓍鉴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其有迹处皂隶，而行同君子者，苟遗而不书，则取舍之道，贱贤而贵愚；忠孝之本，先华而后实，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类而已。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校点说明

《北梦琐言》著者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唐末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天成初，避地江陵，因梁震荐，为荆南高季兴掌书记。历事从诲、保融、继冲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宋建隆四年（963），力劝高继冲以三州之地降宋，得宋太祖嘉许，授黄州刺史。乾德六年，被荐为学士，未及召而卒。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自负才学，有史才，著述甚丰。尤擅曲子词，其词清疏秀朗。

《北梦琐言》作于江陵为官期间，记述晚唐、五代间政治遗闻、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及社会风俗人情。内容广泛，涉及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诸问题及文人遭遇、僧道兴替等。写作态度谨严，自云："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所载史实，较为翔实可信。

此书自序及《宋史·荆南高氏世家》、《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述古堂书目》皆云三十卷，然《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言为二十卷，则此书自元代以后已有散佚。近人缪荃孙以二十卷本为基础，又从《太平广记》中辑出佚文四卷，收入《云自在龛丛书》中。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以缪荃孙本为底本，逸文部分用《太平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订，断句出版。我在1980年，用中华上编本作底本，参阅商氏《稗海》本、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浙江图书馆藏文澜

阁《四库全书》丁氏补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吴氏拜经楼旧抄本，并校对了缪氏《云自在龛丛书》本，纠正误排，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书后附各书目著录及序跋。现即据是本改成横排简体出版。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1981年版新加的校语、按语酌情删节，条目编号、书后附录均予删去。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北梦琐言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玭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迨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乂"，《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诮焉。

目录

校点说明
北梦琐言序
卷第一
宣宗称进士
李太尉英俊
郑光免税
再兴释教
郑氏女庐墓
日本国王子棋
驳杜预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僧孺奇士
令狐滈预拔文解
刘三复记三生事
秃角犀
魏文贞公笏
卷第二
皮日休献书
宰相怙权温庭筠附
骆山人告王庭凑
授任致寇
高骈开海路王审知开海附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荫花事附
文宗重王起
卷第三
卢肇为进士状元

戏改毕诫相名
段相踏金莲夏侯相附
李固言相国为柳表所误
杜邠公不恤亲戚
李光颜太师选佳婿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图附
河中饯刘相瞻
李氏瑞槐赵令公檽枣附
高太尉决礼佛僧
王中令铎拒黄巢
路侍中巾裹
李勋尚书发愤赵观文附
郑愚尚书锦半臂
韦宙相足谷翁
李当尚书竹笼崔珏二子附
吴行鲁温溲器厉图南附
崔侍中省刑狱
刘蜕山人不祭先祖
杜审权斥冯涓
不肖子三变
薛保逊轻薄
陈会螳螂赋
刘仆射荔枝图
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
卷第四
赵令公红拂子
薛氏子具军仪
孙偓相通简
柳玭大夫赏牟麝
孙揆尚书锯解刘知俊附

崔允相腋文
诸重德好尚
毕舅知分蜀杨会附
杨蔚使君三典洋源
妖人伪称陈仆射
哭麻刘舍人事
蔡京尚书拔顾氏昆弟
陆扆相六月及第卢光启附
吴融侍郎文笔
破天荒解
成令公为蛇绕身
张濬相破贼
薛澄州弄笏罗九皋附
西岳神毙张簇
柳婢讥盖巨源
赵师儒与柳大夫唱和
祖系图进士榜
温李齐名
崔氏女失身为周宝妻末山尼卢氏女附
崔禹昌不识牛
张曙戏杜荀鹤
卷第五
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
李远讥曹唐
中书蕃人事
徐相讥成中令
韦尚书鉴卢相
薛逢赏王助
陈陶癖书
阳朔山水

淮浙解纷诏
吴融天幸
沈蒋人物
张濬乐朋龟与田军容中外事
薛少师拒中外事
杨晟义母安师建附
成令公和州载
韦太尉伐西川
章鲁封不幸
裴氏再行归登尚书附
闭门避蛮王先主附
高太尉机诈
张道古题墓
叙巢居子
罗衮不就西川辟李频黄匪躬附
高测启事韩昭附
符载侯翮归隐赵蕤附
卷第六
吴湘事刘汉弘附
裴相生于于阗国事双峰禅师文如海道士附
韦氏女配刘谦事
田布尚书事
李太尉请修狄梁公庙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业表
李常侍遇道术
陆相公劝酒事朱进士酒狂东皋子刘虚白附
裴郑立襄王事
田军容檄韦太尉
朱李骤进

李群玉轻薄事韦沆李璩附
以歌词自娱蜀相韦庄晋相和凝附
刘蜕奏令狐相
陆龟蒙追赠薛许州附
颜给事墓铭
李磎行状梁补阙附
白太傅墓铭卢郑二相附
内官改创职事窦给事附
罗顾升降方干附
李琪书树叶
杜荀鹤入翰林平曾贾岛附
乐工关小红石溗附
孙内子萧惟香附
卷第七
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
郑綮相诗李程附
来鹏诗沈光杨敬之附
李学士赋谶刘昌美勾伟附
卢诗三遇
李㴑行文卷皮日休庄布附
郑准集军书
郑准讥陈咏
王超笺奏石钦若许存附
李商隐草进剑表蜀庾传昌顾云附
高崇文相国咏雪
洞庭湖诗李洞包贺卢延让顾况附
高蟾以诗策名胡曾罗隐附
韦杜气概李频附
梁震无禄
夏侯生说刘仆射事

曹相梦剃度
玄德感
刘道济幽窗梦
卷第八
李太尉与段少常书
孙仆射酹酒裴迪附
三朝士以名取戏
张仁龟阴责
裴相国及第后进业
侯泳忤豆卢相
卢沆遇宣宗私行贾岛附
顾非熊再生
张曙起小悼
张裼尚书无忌讳
荆十三娘义侠事
李当尚书亡女魂
卷第九
孟弘微躁妄
杨收相报杨玄价
刘山甫题天王
韦宰相功德验陈微附
刺血写经僧
成令公掷杯珓事
白莲女惑苏昌远
柳鹏举诱五弦妓
云芳子魂事李茵
刍灵祟
高燕公神笔
鱼玄机徐月英附
李氏女

冯藻慕名
李涪尚书改切韵
穆李非命
王给事刚鲠
裴杨操尚
出腹不生养卢侍郎
张兴师决门僧
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鸾附
张翱轻傲李坚白蒋贻恭附
刘李愚甥
李鹏遇桑道茂
孔侍郎借油衣
前贤戏调
京兆府鸦挽铃
天帝召棋客
新赵意医
疗疑病
非意致祸
崔枢食龙子
薛准阴诛
崔雍食子肉李侣苏循附
王迪车辗事
杜孺休种青莲花
严军容猫犬怪
窦家酒炙地
李昌符咏婢仆
钟大夫知命丹效
卷第十一
张直方誉裴休

薛侍郎纸裹鹞子
进士团所由倒罚崔状元
程贺为崔亚持服
高太尉骈请留蛮宰相
夏侯相以术而殂
张金吾威势取术
蔡畋虚诞何法成附
申屠别驾术祸
宗小子药妖
李璧尚书戮律僧
崔元亮降云鹤赵驾仙梁威仪附
关三郎入关
希慕求进
垂血泪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卷第十二
卢藩神俊
杨收不学仙
张氏子敦壁鱼
柳大夫不受润笔李德阳附
杨寅疑相术李暠附
杨镳偶大姑神史光泽附
柳氏子幞头脚许承杰李思益附
铁补阙贞澹
张林多戏
沈尚书非命刘建封附
王潜司徒烧纸钱秦威仪附
崔从事为庙神赐药李氏土地神附
张璟为灵庙草奏
浐水神正直

堑杜氏山冈事鲜于仲通唐氏严氏附
鼠狼智
卷第十三
草贼号令公
王重荣逐两帅
郑文公报恩
韩简听书李茂贞附
孟方立陈桑梓礼罗虬附
雷电救王镕
李全忠芦生三节
张建章泛海遇仙
卷第十四
李茂贞胁尹杀宰相
三镇拥兵杀二相
儒将成败
外藩从事于东一作本省上事
韩建始终
孔纬惜盐铁印
神告罗弘信子绍威附
燕王刘仁恭异梦
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门
朱全忠迎驾于凤翔
韩建卖李巨川
天子赐勋臣诗
朱令公为昭宗拢马
昭宗遇弑
请杀德王
谋害衣冠
诬何太后

为堂叔母侍疾
秦宗权诉不反
李摩云掷钵从事
卷第十六
以酒致祸
蜀使洪饮
朱瑾杀兄
马景设诈
朱延寿妻王烈女
木星入斗
木中异文
薛贻矩画赞
舂磨寨
梁祖脱难
梁祖梦丁会
殿栋折坠
梁祖围枣强事
仇殷召课
卷第十七
梁祖为佣保
梁祖张夫人
朱邪先代
亲王拜蕃侯
李习吉溺黄河
周式抗梁祖
宦官阴谋
晋王上源驿遇难
刘鄩忠于旧主
驳昭宗谥号
晋世子入觐赐□鹅酒器

邺王偷江东诗
魏博衙军
缚驴戴旗
卷第十八
杨千郎
娠子能语
明宗不伐
明宗独见
庄宗诸弟遇害
刘皇后笞父
明宗诛诸凶
韩伊二妃夏夫人附
无官酬勋
明宗命相
明宗睿相
明宗恶贪吏
诛不孝
安重诲枉杀任圜
卷第十九
玉界尺
周玄豹
老益贪
解玄龟进诗
击碎舍利
崔协对扬
降龙大师
鱼目为舍利
姚洪忠烈夏鲁奇附
座主门生同入翰林
戏萧希甫

明宗奖冯道
明宗戒秦王
诙谐所累
明宗不乐进马张虔钊附
康澄章疏
明宗讽孟鹄
戮丁延徽
卷第二十
见马抚髀
受赂曲法
因事纳谏
秦王轻佻
沈徽曲江吟温颙附
姜志认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斥三遇
杜何博士高讽附
韦巽尪钝周仁矩附
中令忍欲王彦章附
何见鬼
孙卵斋
冯见鬼
休公真率
逸文卷第一
杨云外飞空蹑虚
向隐射覆
强绅望气
彭钉筋相术
郑山古授黄承真阴符
马处谦谈命奇验

黄万户神术
僧怀濬书吉凶
马希声谋杀沈申
韦承皋修黄白术
王宗黯诬杀裴垣
公乘通投生为驴
武穆王巡边遇怪
二顾死无坟墓
杨鼎夫是盐里人
牛希济梦异
蜀后主王衍拜唐
章孝子割股炼指
许宗裔决狱雪冤
陈敬瑄大度
逸文卷第二
王建戒部下骄暴
许存斩三王
王俳优巨力
周归祐屡遭重创不死
许寂遇剑侠杜光庭齐己附
丁秀才奇术致物
韩定辞诗中僻典
赵大饼
陈涤误书
高季昌推崇梁王
胡恬授马处谦星诀
醋泥医火烧疮甚验
僧惠照梦相国寺中铁塔
蜀王先主礼僧
蜀王先主亲骑军

赵生王舍人颜云迂诞
逸文卷第三
路德延放恣
东西川人轻薄
薛韦轻高氏
卢程以氏族傲物
蜀王先主遭轻薄
孙光宪异梦
托梦区分财产
郑起空宅梦异
于世尊妖妄
大慈寺佛光
大轮咒术
崔从事梦神赐药
计氏江涨遇救
马希声暴卒
土偶避位
璧山神
江伥
庙神开穴口江水
李矩冤狱
陶福暴疾
僧彦翛恍惚见秦王
蜀先主掷骰子
僧彦先犯隐秽
母猪龙湫
雷公箓
逸文卷第四
电取乖龙
僧子朗祈雨

金银化烟
赵廷隐家莲花
毒菌
烧畲毙龙
钓鱼见龙
湫龙会亲
盐井中龙
捕鱼获龙
乖龙入口
误杀安天龙
斗龙
武休潭蛟
伐蛟
周雄毙虎
捕鹿
捕猴
犬逐狐
张蜚子神
神山大蛇
唐庄宗出猎毙大蛇
毒蛇遇制
鹳捕蛇
南人采龟溺
砂俘
高季昌论唐庄宗
王氏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卷第一

宣宗称进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颇留心贡举，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凡对宰臣言政事，即终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郑光免税

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鄠县两庄，皆令免税。宰臣奏恐非宜，诏曰："朕以光元舅，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等每于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寻罢。葆光子同寮尝买一庄，喜其无税，乃谓曰："天下庄产，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见拒，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求祈不暇。国舅尚尔，庶寮胡为！

再兴释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初听政，谓宰相曰："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为事。相国萧仿、裴坦时为常侍、谏议，上疏极谏，其略云："臣等闻玄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是首。相沿百世，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出尘中，非为帝王所能慕也。"广引无益有损之义，文多不录，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也。懿皇虽听览称奖，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才至京师，俄而晏驾。识者谓大丧之兆也。

郑氏女庐墓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识者

曰：“女子适边，取父遗骸合葬，烈而且孝，诚可嘉也。庐墓习于近俗，国不能禁，非也。”广引礼经而证之。

日本国王子棋

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夷人也，犹不可轻，况中国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驳杜预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

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贞範，精于《春秋》，有驳正元凯之谬，条绪甚多，人咸讶之，独鄙夫尝以陈、陆、啖、赵之论窃然之。非苟合也，唯义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论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非抑文章也，虑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单贫，力学，有倜傥之志。唐永贞中，擢进士第，时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建州两镇、东都留守、左仆射。先是，撰《周秦行记》，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赐谥。后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曰"简"，白居易

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记》，非所宜言，德裕著论而罪之，正人览《记》而骇之，勿谓卫公掩贤妒善，牛相不罹大祸，亦幸而免！”

令狐滈预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国令狐绹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权，势倾天下。以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云云。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阉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

刘三复记三生事

唐大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构。”或归以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心连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辙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椋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秃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孙，父曰从郁，历遗补畿令。悰尚宪宗岐阳公主，累居大镇，复居廊庙。无他才，未尝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有朝士贻书于悰曰："公以硕大敦厖之德，生于文明之运。矢厥谟猷，出入隆显。"极言讥之，文多不录。时人号为"秃角犀"。凡莅藩镇，未尝断狱，系囚死而不问，宜其责之。呜呼！处高位而妨贤，享厚禄以丰己，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富贵而终，斯又何人也！子孙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贞公笏

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谟，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今授谟右补阙。"委舍人善为之词。又问谟曰："卿家有何图书？"谟曰："家书悉无，唯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

卷第二

皮日休献书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者，必斥乎经史，为圣人之贼也。"云云。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请同明经也。其二请以韩文公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其几于室授者，唯韩愈焉。蹴及杨、墨，蹂践释、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列，则典礼未为备也。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业文，隐鹿门山，号醉吟先生，窃比大圣。榜未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何？"休对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黄寇中遇害，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

宰相怙权温庭筠附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蜕、崔瑄叠上疏疏之，宣宗优容，绹出镇维扬，上表诉子之冤，其略云："一从先帝，久次中书，得臣恩者谓臣好，不得臣恩者谓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众人之口？"时以执己之短，取诮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毕竟无成。有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

骆山人告王庭凑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庭凑，即王武俊支属也。庭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只，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王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为留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于庭凑。及入庙，神乃侧坐。至今面东起宇尚存焉。庭凑清俭公正，忠于朝廷，勤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

授任致寇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黩。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一作知。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

高骈开海路王审知开海附

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利楫，石限横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时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之以济焉。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未知其详。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畔石碕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号此地为"天威路"，实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荫花事附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億，赋诗三一作“二”。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寮，示我调举时诗卷，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节镇，扬历省寺，赠守太尉。文宗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又画仪形于便殿。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虽历外镇，家无余财。知其甚贫，诏以仙韶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起昧于理家，俸入其家，尽为仆妾所有，耄年寒馁，故加给焉。于时识者以起不能陈逊，而与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耻货殖。至于荷畚执耒，灌园鬻蔬，未有禄以代耕，岂空器而为养，安可忘甘苦不迨晨昏？今之世禄嚣薄，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其狗彘，少歉则困彼妻孥，而云安贫，吾无所取。唯衣与食，所谓切身，傥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国者，得不思俭

而足用乎！”

卷第三

卢肇为进士状元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掌武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榜，先禀朝廷，恐有亲属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遣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时论曰："卢虽受知于掌武，无妨主司之公道也。"

戏改毕诫相名

唐相毕诫，吴乡人，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擢进士，未遂其志，尝谒一受知朝士者，希为改名，以期亨达。此朝士讥其鹾贾之子，请改为"诫"字，相国忻然，受而谢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辅。前之朝士，惭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莲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阇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书规之，邹平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国未偶，伶俜风尘，蹇驴无故坠井，每及朝士之门，舍逆旅之馆，多有龃龉，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后登将相。何先塞而后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

李固言相国为柳表所误

唐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雅一作"惟"。性长厚，未习参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戏谑，以相国不谙人事，俾习趋揖之仪，俟其磬折，密于乌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相国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号曰"貂郤"，固不能为人延誉也。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谒许常侍，相国果诣骑省，高阳公惭谢曰："某官绪极闲冷，不足发君子声采。"虽然，已藏之于心。又睹乌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公知礼闱，李相国居状头及第。是知柳氏之戏侮，足致陇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亲戚

杜邠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左右为骇浪所惊，呼唤不暇，渴甚，自泼汤茶吃也。"镇荆州日，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贫困尤甚，相国未尝拯济，至于节

腊，一无沾遗。有乘肩舆至衙门诟骂者，亦不省问之。凡莅方镇，不理狱讼，在凤翔洎西川，系囚毕政，无轻无重，任其殍殣。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牍。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尝荐贤，时号“秃角犀”。

李光颜太师选佳婿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一作君。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乃召一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与夫必娶高、国，求婚王、谢，何其远哉？”王特尚书与太师宅重叠姻戚，常语之。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图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虑梦寐中见先灵也。食馎饦面，不过十八片。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琅琊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琅琊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尔后为御史分司，旧相卢公携访之，乃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饯刘相瞻

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札，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相孤贫有艺，虽登科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馇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刘军容玄冀游寺，见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窭，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州一作“山”。人，朝无强援，谓僧曰：“某虽闲废，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入，蒲尹张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国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相国对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细话之。

李氏瑞槐赵令公檽枣附

唐相国李公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近者石晋朝赵令公莹家，庭有檽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诣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赵令先德小字‘相之儿’，得非此应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身，当其子孙尔。”后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则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达，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则盛衰之气，亦随人而效之。向者槐枣异常，岂非王气先集耶。不然，何荣茂挺特拔耸之如是也？陇西事得于李载仁大夫；天水事得于长阳宰康张，甚详悉也。

高太尉决礼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数千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陵胁州将，果叶渤海之言。时称骈好妖术，斯亦或然之验与！得于资中处士王迢。

王中令铎拒黄巢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之才，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寇兵渐近，先是，赴镇以姬妾自随，其内未行，本以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中令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寮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懦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一作"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黄巢起广州，自号义军百万都统，上表先陈犯阙之意，其词云："傥便归降，必有升奖。"朝廷耻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羡，虽卫玠、潘

岳，不足为比。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后乃翦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闾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讥之曰：“尔非路侍中耶！”尝过鬻豚之肆，见侩豕者谓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

李勋尚书发愤赵观文附

薛能尚书镇郓州，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八座方为客司小子弟，亦负文藻，潜慕进修，因舍归田里。未逾岁，服麻衣，执所业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请引见。元戎曰：“此子慕善，才与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俾罢职司闲居，恐妨令子修进。尔后果策名第，扬历清显，出为郓州节度也。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详。近代进士赵观文、桂州小军杜状元及第，乃才举也。

郑愚尚书锦半臂

唐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称烜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荥阳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荥阳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或曰：“荥阳因醉眠，左右见一白猪。”盖杜征南蛇吐之类。

韦宙相足谷翁

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除广州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京兆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懿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

李当尚书竹笼崔珏二子附

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政以其各有阶缘，弗克禁止，闾巷苦之。八座严明有断，处分宽织篾笼，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侪惕息，各务戢敛也。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凶恶，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吴行鲁温溲器厉图南附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十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某亦有之，何为常执厮仆之役？"乃脱屦呈之。中尉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终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相公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除西川制云："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讥之也。厉图南为西川副使，

随府罢职。行鲁欲延辟之，图南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翦头刺面，而趋侍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起居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酖杀之。

崔侍中省刑狱

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而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而中壶预政，以玷盛德，惜哉！

刘蜕山人不祭先祖

唐刘舍人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莫晓其端倪也。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于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隐逸之流，何伤菽水之礼？紫微以儒而进，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绪言，紊先王之旧制，以时一作“报本”。之敬，能便废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说，时未喻也。”

杜审权斥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除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赍，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霸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有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变

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薛保逊轻薄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一作"公"。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监来省，卢新妇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阈。薛监知而大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镇，魏相谟登庸，方有征拜，而殒于郡。愚曾睹薛文数幅，其一云："饯交亲于灞上，止逆旅

氏，见数物象人。诘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之生民，为此辈笞挞！”又《观优》云：“绯胡折窣，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为姊妹夫，径至澧州慰省。回至邮亭，回望而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澧州老军将周蔼，旧曾服事，备言之。

陈会螳螂赋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赋》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

刘仆射荔枝图

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荬饽饹，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朝士闻而哂之。及镇番禺，效吴隐之为人，京国亲知贫乏者颙俟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薨于岭表，扶护灵榇，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时人讥之。

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

唐赵大夫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

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亚台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张策尝为僧，返俗应举，亚台鄙之。或曰：“刘轲、蔡京，得非僧乎？”亚台曰：“刘、蔡辈虽作僧，未为人知，翻然贡艺，有何不可？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卷第四

赵令公红拂子

唐襄州赵康凝令公，世勋嗣袭，人质甚伟，酷好修容，前后垂镜，以整冠栉。往往以家讳刑人。相国崔公胤出镇湖南，由岘首，赵令逢迎开宴，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红拂子于乌巾上拂之，相国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后汉南失守，已而奔吴，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逊之，遽尸其位。其不识去就，皆此类也，竟罹祸于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军仪

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麓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意以节将为麓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怪惊，八座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也。盖不得本分官，矫此以见志，非轻薄乎？

孙偓相通简

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轺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箓，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谷水、白马驿之祸，唯相国获免焉。

柳玭大夫赏牟麐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惮之。谪授泸州郡守，先诣东川庭参，具橐鞬。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亚台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麐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亚台奖饰甚勤，甥侄从行，以为牟子卷轴，不消见遇。亚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独能慕善，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之，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子弟窃笑而服之。

孙揆尚书锯解刘知俊附

唐末，朝廷围太原不克，以宰相张濬为都统，华帅韩建为副使，泽潞孙揆尚书以本道兵会伐。军容使杨复恭与张相不叶，逗挠其师，因而自溃。由是贬张相为绣州牧。孙尚书为太原所执，诟骂元戎李公克用，以狗猪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锯解。虽加苦楚，而锯齿不行。

八座乃谓曰：“死狗猪，解人须用板夹，然后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锯，方行未绝间，骂声不歇。何乃壮而不怖，斯则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刘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骁暴之声，天下咸闻焉。蜀先主坐其惨酷而诛之，受戮日，章皇万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孙帅，何勇怯之不侔也。孙揆尚书少年不慧，涕泪狼籍，蒙然而已。十五岁适然一变，非唯时俊，乃烈士也。

崔允相腋文

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缁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存之。

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或有征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见未闻言、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馇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馇头也。杜豳公每早食馈饭干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亦远乎！

毕舅知分蜀杨会附

唐毕相诫，家本寒微，其渭阳为太湖县伍伯，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特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为杨会除长马以酬之。杨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虽强假军职，除授检校官，竟不舍县役，亦毕舅之次也。

杨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杨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颍川辄便他适。乃谓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方遂披揖。弘农曰："向风久矣，幸获祗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迓造次。"颍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州牧不怿，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尔后秩满无恙，不喻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殒于是邦。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玭为愚话之。

妖人伪称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

师立、牛勖、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弥勒会妖人弥勒会，北中金刚禅也。窥此声势，乃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谋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供承间，而真陈仆射亦连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川，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仆射由阉官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以自贻诛灭，非不幸也。"

哭麻刘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奥学，冠绝群彦，为朋党所排。洎登岩廊，似涉由径，虽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刘舍人崇鲁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祢，条上其事，具表论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贿饮酖，乃作《鸚鵡杯赋》，丑词讦切，人为寒心。朝士有识者阅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彭城子何所逃刑。"时以为然。

蔡京尚书拔顾氏昆弟

唐蔡京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八座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八座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迁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至使相。

陆扆相六月及第卢光启附

唐陆相扆举进士，属僖宗再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于时奔避劳止，又时当六月而相国策名，尔后在翰林，暑月苦于蒸溽。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天。"以其进取非时也。然相国文才重德，名冠一时。朝中陆氏三人，号曰"三陆"，即相国洎希声及威三人也。卢相光启，先人伏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涂。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相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邪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笔也。"俊迈亦有族昆之风。

吴融侍郎文笔

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虽愧荒拙，敢不著力。未闻愜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于江陵，为僧贯休撰诗序，以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又《祭陆龟蒙文》，即云："海内文章，止鲁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时不免识者所讥。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关即衙前将校之子也，及第归乡，都押已下，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瓯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修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成令公为蛇绕身

唐荆州成令公汭，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璜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尔后招辑户口，训练士卒，沿流而镇渚宫。寻授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令初姓郭，后归本姓。有孔目官贺隐者，亦返俗僧也，端贞俭约，始为腹心，凡有阙政，赖其规赞。自贺隐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骋辩陵人，又多矜伐，为识者所鄙。妇翁竺知章，乃饼匠也，言多不逊，又元子微过，皆手刃之，竟无系嗣。楼船之役，幕僚结舌，终致鄂渚之败，惜哉！

张濬相破贼

唐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相国濬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前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相国曰：“某一布衣耳，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人勉其入蜀，适遇相国圣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相国得

药奉亲，所疾痊复。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

薛澄州弄笏罗九皋附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岐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有小吏常学其行步揖逊，公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则恕尔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岩在西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条郎中。大貂遥见，促召衫带，逼视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岳神毙张簧

唐张策早为僧，败道归俗，后为梁相。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观侧有庄。其弟簧亦轻易道教，因脱亵服，挂于天尊臂上，云借此公为我掌之。须臾精神恍惚，似遭殴击，痛叫狼狈，或顿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状，归至别业而卒。斯人也，必党于释氏。而轻侮道尊。人之无礼，自贻阴殛，非不幸也。与嘉州崔使君开尹真君石函事同。开石函，为冥官所录，夺算，见《宣室志》。李载仁郎中目睹，为愚话之。

柳婢讥盖巨源

唐柳仆射仲郢镇鄠城，有一婢失意，将婢于成都鬻之。盖巨源使

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宅在苦竹溪。女侩具以柳婢言导，盖公欲之，乃取归其家，女工之具悉随之，日夕赏其巧技。或一日，盖公临街窥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绫罗者从窗下过，召俾就宅。盖公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恙，命扶之而去，一无言语，但令舆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柳家细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也。清族之家，率由礼门，盖公暴贵，未知士风，为婢仆所讥，宜矣哉！

赵师儒与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泸州，泝舟经马骁镇。土豪赵师儒率乡兵数千，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本道署以军职。闻五马经过，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参状云："百姓赵师儒。"亚台以其有职，非隶属邑，怪而辞之。师儒曰："巴蜀乱离，某怀集乡人拒他盗，非敢僭幸，妄徼戎职。"亚台欣而接之，乃驻旌旆，馆于寨中，供亿丰备，钦礼弥勤。师儒亦有诗句，皆陈素心，亚台悉为和之。睹其清俭，不觉嗟叹曰："我他年若登廊庙，必为斯人而致节察。"盖赏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图进士榜

禅门有《祖系图》，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进士有《登科记》，怀将相才者，咸编缀之。而名实相违，玉石混杂，疑误后人，良可怪也。唐进士宇文翃，虽士族子，无文藻，酷爱上科。有女及笄，真国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时窦璠年逾耳顺，方谋继室，其兄谏议，叵有气焰，能为人致登第。翃嫁一作"娉"。女与璠，璠为言

之元昆，果有所获。相国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台杜尚书宅遭火，几爇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因而延燎。"京兆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用以讥之。葆光子尝试一僧，备谙谬妄，一旦拥徒说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预《祖系》乎？是则宇文翃登科，后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齐名

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缙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此类也。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县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一千匹。吴兴沈徽云："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榜楚，由是改名焉。"庭云又每岁举场，多借举人为其假手，一作"多为举人假手"。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云，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云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

也。

崔氏女失身为周宝妻末山尼卢氏女附

浙西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时相之姊妹也。少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独焉。大貂素以豪侠闻，知崔有容色，乃逾垣而窃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没。尔后周除浙右，其内亦至国号，乃具车马，偕归崔门，曰："昔者官职卑下，未敢先言，此际叨尘，亦不相辱。"相国不得已而容之。此事凤翔杨少尹说之甚详。近代江南钟令内子，乃卢肇员外之女也，乱离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杀，而偶非丈夫也。"《仙传》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坛，群僧调之，乃自颠仆。此乃修道而灵官所卫也已。末山尼开堂说法，禅师邓隐峰，有道者也，试其所守，中夜挟刃入禅堂，欲行强暴，尼惮死失志。隐峰取去衵服，集众僧以晓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将张勍暴横，鞭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讲《无量寿经》。张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诟骂，张乃折其齿，与其父同沉于蟆颐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讲经尼以守戒而陨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似一段障难，而况冶容诲淫者哉！孙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遂以妻之，杀家人而灭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伤于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识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国前，崔禹昌擢进士第，有别业在汴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对，初到夷门，希梁祖意，请陈桑梓礼，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轻薄，甚蒙管领，常预宾次，或陪亵戏。梁祖以其有庄墅，必藉牛，乃问曰："庄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识得有牛。"意是无牛，以

时俗语“不识得有”对之。梁祖大怒曰：“岂有人不识牛，谓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几至不测，后有人言，方渐释怒。

张曙戏杜荀鹤

唐右补阙张曙，吏部侍郎褧之子，祎之侄。文章秀丽，精神敏俊，甚有时称。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黄巢乱离，莫知存没。或有于枯骸中头上见有玉天尊，以曙未访遗骸，不合进取，以此阻之。后于裴贽侍郎下擢进士第，官至右补阙。曾戏同年杜荀鹤曰：“杜十四仁贤大荣幸，得与张五十郎同年。”荀鹤答曰：“张五十郎大荣幸，得与荀鹤同年。天下只闻杜荀鹤名字，岂知张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虚名不足定人优劣，曙有《击瓯赋》，其警句云：“董双成青琐鸾惊，啄开珠网；穆天子红韁马解，踏破琼田。”又有《鄠郊赋》，叙长安乱离，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区区之荀鹤，不足拟伦。

卷第五

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

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虑其冤，乃密奏榜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后，宫娥皆以木团头，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样，匠人曰："斫军容头、特进头。"至是果验也。

李远讥曹唐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睹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

中书蕃人事

李肇《国史补》云："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

登粉署，省中谑之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诫、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吴融侍郎，乃赵崇大夫门生，即世日，天水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歉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

徐相讥成中令

唐乾宁中，荆南成令公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真命。末年骋辨，每事标特。初以澧、郎旧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相国徐公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相国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成令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馔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相国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者，偏州一伙草贼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东海文雅高谈，听之亹亹，成令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国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令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

韦尚书鉴卢相

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平声。盖短舌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韦岫尚书加钦，谓其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

薛逢赏王助

唐大中初，绵州魏城县人王助举进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陈子昂后，继之者乃此侯也。尝撰魏城县道观碑，词华典赡。于时薛逢牧绵州，见而赏之，以其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壮其文类王勃也。自幼妇刊建，薛使君列衔于碑阴，以光其文。虽兵乱焚荡，而螭首岿然。好事者经过，皆税驾而览之。助后以瞽废，无闻于世，赖河东公振发增价，而子孙荣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学士。

陈陶癖书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其诗句云："江湖水深浅，不足掉鲸尾。"又云："饮冰狼子瘦，思日鹧鸪寒。"又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与东流任斑鬓，向隅终守铁梭飞。"诸如此例，不可殚记。著《癖书》十卷，闻其名而未尝见之。或云："《癖书》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今两存之。

阳朔山水

王赞侍郎，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琅琊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琅琊曰："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而见？"因之大笑。杨宰俄而选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纷诏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高太尉镇淮海，拥兵不进，与浙西周宝不睦，表章递奏，各述短长。朝廷欲降诏和之，学士草词，殊不惬旨。前进士李端有壮笔，军容田令孜知之，召而与语，授以毫翰。李仍请酒，饮数杯，诏书一笔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辩也，深称上旨。除行在知制诰，官至省郎。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著绿，不称其宜。"相国大喜，果以此章而获恩命也。李太尉破昭义，自草诏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

吴融天幸

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吴侍郎，越州萧山县人，举进士，场中甚有声采。屡遭维縶，不遂观光，乃脱身西上。将及苏台界，回顾有紫绶者二人追之，吴谓必遭笼罩。须臾，紫绶者殊不相顾，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唤船命吴共济。比达岸，杳然失之。由是获免。尔后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蒋人物

沈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即风姿可知也。蒋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

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前代潘安仁、卫叔宝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时号“玉笋班”。沈询子仁伟，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谓世济其美。又外郎班者粲不杂，亦号“玉笋班”也。

张濬乐朋龟与田军容中外事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洎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诸相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猥地谢酒，即又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薄之。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侍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洎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可之。

薛少师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师，右族名流，仕于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倾动，渐自尊大，天下惧之。孤卿为四镇官告使，夷门客将刘翰先来类会，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会，谓谒者曰：“某无德，安敢辄受令公拜。”竟不为屈。洎受禅之后，勉事于梁，而太祖优容之，寿考而终也。中间奉命册蜀先主为司徒，馆中旧疾发动，蜀人送当医人杨仆射，俾攻疗之。孤卿致书感谢，其书末请借肩舆，归京寻医。蜀主讶之，乃曰：“幸有方药，何不俟愈而行？”坚请且驻行轩，公谓客将曰：“夜来问此医官。殊不识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药而北

归。后唐相国韦公说，仕梁为中书舍人，倅轺于钱塘。先是，钱尚父自据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关西，悉为勍敌，又频失利于淮海，甚藉两浙牵掎之，其次又资贡赋，凡命使臣远泛沧溟，一则希其丰遗，二则惧不周旋，悉皆拜之。钱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长揖而已，既不辱命，识者异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杨晟义母安师建附

唐杨晟始事凤翔节度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愍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也。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洎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访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请。弘农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伸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凡十日而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叹一作"嗟"。赏而行戮，为设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载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师于梁王。梁王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帅兵救之，于是禀奉霸主欲亲征，乃以巡属五州事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己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词，唯孔目官杨厚赞成之。舟次

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非前兆乎！湖南及郎州军入江陵，俘载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盖前定也。

韦太尉伐西川

唐陈敬瑄据成都府拒命，韦太尉昭度充招讨使，率东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时为草贼，剽掠诸县，乃拥手下兵投掌武，署为衙内指挥使，资其爪牙也。因奏请割西川数州，就临邛建节以授之。蜀主卑谦多智，事韦公甚谨。掌武量其事势，终不能驾御。况军旅之事，又非所长。每欲攻城，请戎服临阵，虑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军人安敢无礼？”东川都显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赐一缗，俾充肉价，他皆仿此。重围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将下，一旦门外喧哗，以军粮阙乏，兵士擒曳掌武亲吏骆别驾名志者，脔而啖之。由是惧罹其祸，遽托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归朝。虽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鲁封不幸

屯难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进士章鲁封，与罗隐齐名，皆浙中人，频举不第，声采甚著。钱尚父土豪倔起，号钱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于是章、罗二士，罹其笼罩。然其出于草莱，未谙事体，重县宰而轻郎官，尝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县令。”即可知也。以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见笞，差罗隐宰钱塘，皆畏死禀命也。章、罗以之为耻，钱公用之为荣，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鲁封后典苏州，著《章子》三卷

行于世。罗隐为中朝所重，钱公寻倍加敬，官至给事中，享寿考温饱而卒。

裴氏再行归登尚书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啬，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闭屋缄贮，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时，钟爱一女，选荥阳郑进士以婿之。才过礼期，遽属秋荐，不免随计，无何到京，寻报物故。五教念女及婿，不胜悲痛，而郑偶笑之。盖夫妇之爱未深，不解思虑，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门生故吏而告之，因别适人。乱伦再醮，自河东始也。元祯一作“颀”。少监、苏涯中丞、赐紫杨玭少尹与五教亲吏别驾说皆同。归登尚书每浴，皆屏左右，自于浴斛中坐移时，或有窥者，见一巨龟吹水也。性甚鄙啬，尝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旦内子于封处割食，八座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斯亦愈于和峤之流也。

闭门避蛮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刘辟构逆后，久无干戈，人不习战。每岁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蛮旗才举，望风而溃。咸通中，长驱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户而拒之，蛮亦不敢扣门也。尝有一蛮，迷路入广都县村墅，里人相率数百辈叫噪而逐之，蛮一回顾，却走如堵墙崩焉。自昼及暝，终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王蜀先主时，云南寇蜀，蜀军勇锐欲吞之，俘擒啖食，不以为敌，与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机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画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惩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临，遂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渤海规画地势，图版筑焉。虑畚锸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山此僧多为掌武决策，人谓是庞勋漏网而变名也。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骠信詹栗不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

张道古题墓

唐天复中，张道古，沧州蒲台县人，擢进士第，拜左补阙，文学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乱表》，左授施掾，尔后入蜀。先是，所陈《二乱疏》云："只今刘备、孙权，已生于世矣。"惧为蜀主所憾，无路栖托。洎逢开创，诚思征召，为幕寮排摈，卒不齿录，竟罹非命也。尝自筮，遇凶卦，预造一穴，题表云："唐左补阙张道古墓。"后果遇害而瘗之。人有获其上蜀主书遗稿，极言幕寮掩其才学，不为延誉，又非违时变，盘桓取祸之流也。补阙深于彖象，著书号《易题》数卷，行于世。

叙巢居子

唐贞元中，秭归人覃正夫顷栖庐岳，帅符载征召为文，竟汩没于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数篇示愚，辞韵挺特，风调凛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号《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书于归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访之。书未达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适遇延爇而煨烬之。嗟

乎！鄙于覃生，异时也，苟得缮写流布，振彼声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罗衮不就西川辟李频黄匪躬附

唐罗员外衮，成都临邛人，应进士举，文学优赡，操尚甚高。唐大顺中策名，不归故乡。时属丧乱，朝廷多故，契阔兵难，备历饥寒。蜀先主致书于翰林令狐学士、吴侍郎，选书记一员，欲以桂阳应聘，外郎谓知己曰："誓拥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无复西归，为鲁国东家丘也。"竟通朝籍，终于梁礼部员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扬子云二息亡，遗体葬于蜀，与夫延陵季子，何相远哉？近代李频、黄匪躬，皆岭表人，频即遗其糟糠，别婚士族。黄即三十年不返乡里，于时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测启事韩昭附

唐高测，彭州人，聪明博识，文翰纵横，至于天文历数，琴棋书画，长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尝谒高燕公上启事，自序其要云："读书万卷，饮酒百杯。"燕公曰："万卷书不易征诘，百杯酒得以奉试。"乃饮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进所著书。除秘校，卒于威胜军节度判官也。韩昭，仕王氏至礼部尚书、文思殿吴抄本作"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时有朝士李台嘏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符载侯翮归隐赵蕤附

唐武都符载，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以习业。杨衡擢进士第，宋济先死无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怀会之望。韦南康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韦公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之池，符公离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绕步池滨，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依栖韦公，特与撰真赞，其词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觌，麟阁之中。"洎京兆变故，彭城知留务，起雄据之意，符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顺。刘辟之败也，幕寮多罹其祸。唯符生以笺奏稿草一箧呈高崇文相公，长揖东下，栖于庐山，即前之真赞，可谓有先鉴也。居浔阳二林间，优游卒岁。南昌军奏请为副倅，授奉礼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于时守道循常者，号曰"凶人"。曾览符公全集，其文简举清便，入其堂奥者，唯建平子覃正夫乎！宋济虽有词学，其文冗泛，非符之流。湛贲卒于彭山宰，墓铭即宋文也。唐光启中，成都人侯翮，风仪端秀，有若冰壶。以拔萃出身，为邠宁从事。僖皇播迁，擢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试数题目，其词立就，旧族朝士，潜推服之。僖宗归阙，除郡不赴。归隐导江别墅，号"卧龙馆"。王蜀先主图霸，屈致幕府。先俾节度判官冯涓候一作"俟"。其可否，冯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羁寓成都，为侯公轸恤，甚德之。其辟书，即冯涓极笔也。侯有谢书上王先主，其自负云："可以行修笺表，坐了檄书。"其先人，蜀之小将也。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卷第六

吴湘事刘汉弘附

唐李绅性刚直，在中书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反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谓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误我也。"马植曾为卫公所忌，出为外任。吴湘之事，鞫于宪台，扶风时为中宪，得行其志焉。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唯刘汉弘晓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盖公之才，已难得也。

裴相生于于阗国事双峰禅师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国姓

字，闻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国，敕旨不允也。双峰禅师聚徒千人，谈玄之盛，无能及也，一旦惑于民女而败道焉。是知淫为大罚，信矣。相国李公蔚始与师善，为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庄子》，文词浩博，恳求一尉，与夫汤惠休、廖广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韦氏女配刘谦事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寮，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龚，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

田布尚书事

唐通义相国崔魏公铉之镇淮扬也，卢丞相耽罢浙西，张郎中铎罢常州，俱过维扬谒魏公。公以暇日，与二客私款。方弈，有持状报女巫与田布尚书偕至，洎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异之。俄而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与神遇，拜曰："谢相公。"公曰："何谢？"神曰："布有不肖子，黩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相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异哉！某之为相也，未尝以机密损益于家人。忽一日，夏州节度使奏银州刺史田锷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然怒曰：'赃罪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尽赤其族。翌日，从容谓上

曰：‘锣贓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请一作“诣”。朝觐，奉吏员，布亦继父之款。布会征淮口，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论罪，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某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见焉。公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怃然曰：“某常负此妪八十万钱，今方忍耻而偿之，乃宿债尔。”公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未足，代付之日，神乃辞去，自后言事不验。梁相国李公琪传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负一女子之债，死且如是，而况于负国之大债乎？窃君之禄而不报，盗君之柄而不忠，岂其未得闻于斯论耶？而崔相国出入将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请修狄梁公庙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掌武曰：“好骡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与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词色不怿，掌武启白曰：“此出之何难？”乃请修狄梁公庙，于是武相渐求出镇，智计已闻于早成矣。愚曾览太尉《三朝献替录》，真可谓英才。竟罹朋党，亦独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龄，无储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怀危栗，后郭美人诞育一女，未逾月卒，适值懿皇伤忧之际，皇女忽言得活。登极后，钟爱之，封同昌公主，降韦保衡，恩泽无比。因有疾，汤药不效而殒，医官韩宗昭、康守商等数家皆族诛。刘相国瞻上谏，

懿皇不听。懿皇尝幸左军，见观音像陷地四尺，问左右，对曰：“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地之道人。”上悦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于都城，时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华事，见苏鹗《杜阳杂编》。

侯昌业表

唐自广明后，阉人擅权，置南北废置使。军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侧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忧之。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留中不出，命于仗内戮之。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必若侯昌业以此识见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术

陇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质气古淡。一作“泊”。光化中，与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邻寺，以散郁陶。寺僧有爽公者，因与小貂相识。每晨他出，或赴斋请，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锁其房，请其宴息。久而弥笃，乃曰：“李常侍在寺，争忍阖扉乎？”或一日，从容谓小貂曰：“世有黄白之术，信乎，好之乎？”貂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辄好？”僧曰：“贫道之每拂曙出寺，为修功德因缘也。仰常侍德，岂敢秘惜。”小貂辞逊再三，竟得其术。尔后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载诞之辰，乃献银药盂子。此外虽家屡空，终不自奉，亦不传于子孙。遂平宰李璩，乃嫡孙也，尝为愚话之。广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术，苟得之必致祸矣。唯名行谨洁者，往往得之。”即李貂之谓也。

陆相公劝酒事朱进士酒狂东皋子刘虚白附

陆相扆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朱秀才，遂宁府人，虔余，举进士，有《杨贵妃别明皇赋》最佳。然狂于酒，陇州防御使鞏咸，乃蜀将也，朱生以乡人下第，谒之。鞏亦使酒，新铸一剑，乃曰：“如何得一汉试之。”朱便引颈，俄而身首异处，惜哉，死非其所！即陆公之戏，诚哉善言也。东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庙碑》、《醉乡记》，备言酒德。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

裴郑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萧遘、裴澈、郑匡图等同奉之。洎破伪主，而僖皇反正，裴、郑等皆罹大辟。始，具兵卫四围，矛槊森然，裴相犹戏曰：“天子之墙数仞也。”萧遘相就河中赐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旧恩，希贬降。久而毒烂其手，竟饮之而终。

田军容檄韦太尉

唐太尉韦公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僧澈承恩，为人潜结中禁，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悟达国师知玄。乃澈之师

也，尝鄙之。诸相在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澈处吃茶。后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檄书曰：“伏以太尉相国，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盖谓此也。

朱李骤进

唐李师望，乃诸宗属也，自负才术，欲以方面为己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之勇怯，遂上书希割西川数州，于临邛郡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乃阴通一作“致意”。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导，侵轶蜀川。元戎窦滂不能遏截，师望亦寻受贬，黜陇西。又云：“因任华阳捕贼。”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登庸，恃其口辩，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拜。对扬之日，面陈时事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无以施展，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陵作念经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时人曰：“拔士为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丧乱，天下阻兵，虽负奇才，不能谋画。而朱公一儒生，以区区辩给，欲整其乱，祇自取辱焉。涓缕未申，勍敌已至，勤教乐童吹筚篥，甚为识者所责也。

李群玉轻薄事韦沆李璩附

唐李群玉校书，字文山，澧州人。有诗名，散逸不乐应举，亲友强之，一上而已。尝受知于相国河东裴公休，为其延誉，因进诗，授弘文馆校书，终于荆、襄间。然多狎酒徒，疑其为张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谪官澧阳，备知其行止，因为纪之，乃清介高节之人，非轻率之

士，疑为同人所谤。或曰，曾为荆之幕下，假书题谒澧吏艾使君，李谓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以戏其姓之癖也。州将以其轻脱，所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韦沆者，衣缨旧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没于世。陇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孙也，常宰襄州乐乡县。京兆侨于是邑，常来干扰，李亦祗奉不厌。一旦谓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饥寒。室人闻之大怒曰，人唤郎为长官即得，唤我作长官夫人即不可。”陇西闻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词自娱蜀相韦庄晋相和凝附

先是，李远以曾有诗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与郡守，宰相为言，然始俞允。又云：“长日惟消一局棋。”两存之。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刘蜕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国令狐公，君臣道契，人无间然。刘舍人每讦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相国，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其实有耳未闻。”云云。又以子弟纳财贿，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紫微托以腹心，都不疑虑，

乃为一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赂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之。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赃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党，与崔、卢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以此少之。

陆龟蒙追赠薛许州附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博为吴兴、庐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五卷。丞相李公蔚、卢公携景重之。罗给事寄陆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吴侍郎融传贻史，右补阙韦庄撰诔文，相国陆希声撰碑文，给事中颜荛书，皮日休博士为诗。皮寇死浙中。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句奇意精，识者亦然之。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之比也。

颜给事墓铭

颜给事荛，谪官没于湖外。尝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

扆二君，于荛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复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变，不知异日见余骨肉孤幼，复如何哉！”

李磎行状梁补阙附

司空图侍郎撰李公磎行状，以公有出伦之才，为时辈妒忌，罹于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论语》一部，《明无为》上下二一作三。篇，《义说》一篇。仓卒之辰，焚于贼火，时人无所闻也，惜哉！《阳春白雪》，世人寡和，岂虚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韩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观、皇甫湜数君子之文，陵轹荀、孟，糠秕颜、谢。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补阙而已，乃诸人之龟鉴。而梁之声采寂寂，岂《阳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誉喧喧者，宜鉴其滥吹也。”

白太傅墓铭卢郑二相附

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诗挽元相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后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郑文公畋，与卢相携亲表也，阀阅相齐，词学相均。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叶，挥霍间言语相挤诟，不觉砚瓦翻泼。谓宰相斗击，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内官改创职事窦给事附

古者，阉官擅权专制者多矣，其间不无忠孝，亦存简编。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绶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其襕笏宣导，自弘农改作也。严遵美，内褐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阁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趋，汗流喘乏，只云：“伏以军容。”寂无所道，抵掌视之良久，云：“貌寝人微，凡事无能。”严公曰：“不敢。”退而大咍。严公物故，蜀朝册赠命，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罗顾升降方干附

唐罗给事隐、顾博士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顾虽鹾商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乖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与之，丰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名于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学士话于梁震先辈，愚于梁公处闻之。罗既频不得意，未免怨望，竟为贵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诗人方干，亦吴人也。王龟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连下两拜，亚相安详以答之，未起间，方又致一拜，时号“方三拜”也。

李琪书树叶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因与弘农杨玢藏迹于荆、楚间。杨即溯蜀。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相寂寞，每临流跋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尔后宜都之子彬，羁旅渚宫，因省相国，乃数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鹤入翰林平曾贾岛附

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洎受禅，拜翰林学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至于掌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咏而已，经国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贻伊耻也。制贬平曾、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皆此类也。

乐工关小红石溧附

唐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娼伎儿，皆为强诸侯有之。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羊不采桑》乎？”关伶俯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复有琵琶石溧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公见赏，俾与诸子涣、沨连水边作名也。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溧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溧乃扑槽而诟

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亦叹讶之。丧乱以来，冠履颠倒，不幸之事，何可胜道，岂独贱伶云乎哉！

孙内子萧惟香附

唐乐安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钇香比兰，一作“自古清香胜蕙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后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代《谢崔家郎君酒诗》曰：“谢将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又台州盘嶲。村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因奔琅琊。复淫冶不禁，王舍于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托身无所，自经而死。店有数百首诗，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诚然也哉！闻于刘山甫。

卷第七

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

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宣宗索赵嘏诗：其卷首有《题秦皇诗》，其略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或云："孟郊、王维于翰林。"今两存之。

郑綮相诗李程附

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尝典庐州，吴王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因有遗阙而笞责之，然其儒懦清慎，弘农常重之。昭宗时，吴雄据淮海，朝廷务行姑息，因盛言郑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惊骇。于时皇纲已紊，四方多故，相国既无施展，事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于攘却之术，相国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时病，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相国乃题诗于中书壁上，其词曰："侧坡蛆昆仑，蚁子竞来拖，一朝白

雨下，无钝无喽啰。”商本作“娄罗”。意者以时运将衰，纵有才智，亦不能康济，当有玉石俱焚之虑也。时亦然之。相国《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粘柱础，宿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麑寒入来。”常云：此诗属对，可以称衡，重轻不偏也。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日，试举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赋》，程相大惊，虑掩其美，伸览之次，服其才丽。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程相大咍曰：“李程赋且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由是浩赋不能陵迈。

来鹏诗沈光杨敬之附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云：“一夜绿荷风翦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前进士沈光有《洞庭乐赋》，韦八座岫谓朝贤曰：“此赋乃一片宫商也。”后辟为闽从事。弘农杨敬之撰《华山赋》，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讽之，其略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室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纭，强秦去矣。蜂巢联联，构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其千载改更兴怀，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杨氏华阴之茂族，冠盖甚远。此乃寄意于华山而言世事，实雄才也。

李学士赋谶刘昌美勾伟附

唐乾宁中，刘昌美典夔州。时属夏潦，峡涨湍险，俚俗云：“滟澦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

荛学士，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郡牧以水势正恶，且望少驻，以图利涉。陇西匆遽，殆为人所促召，坚请东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桡，长揖而别，州将目送之际，盘涡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奶妪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监灶户陈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穿白缺衫，皂义襕青裤，执铁蒺藜，问李公之行迈，自云迎候。其奶妪苏后，亦说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厅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奶妪名。”遂送出水滨。于时具以其事奏闻，自后以瞿塘为水府，春秋祭之。初，陇西文赋中有《金钗坠井赋》，至是谶焉。世传云，人之正直，死为冥官。道书云，酆都阴府官属，乃人间有德者卿相为之，亦号阴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判冥之说。刘昌美两典夔州，云安县僧玄悟，曾有蜀川将校王尚书者，舍己俸三百千以修观音堂，此像有灵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经七日，邻于腐坏，忽然再苏，灌汤药以辅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见刘行军即昌美也。说云：“何乃侵用功德钱？以旧曾相识放归，须还此钱。”玄悟乃戒门人鬻衣钵而偿之，寻复卒也。西川孔目官勾伟，于其辈最号廉直，绵竹县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复还魂，见冥官谓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负人钱三万未偿，汝今归去，为我言于家人也。”王生后访勾氏子，仍以债主姓名言之，果为酬还。

卢诗三遇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一作“相”。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卢尝有诗云：“不同文赋易，为是

者之乎。”后入翰林，阁笔而已。同列戏之曰：“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竟以不称职，数日而罢也。

李浣行文卷皮日休庄布附

唐晋相李浣，磎相之子也，文学渊奥，迥出辈流。于时公相之子弟，无能及者。应举时，文卷行《明易先生书》，又有《答明易先生书》，朝士览之，不测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进，竟罹非祸。尔后磎相追雪，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司空图撰行状。浣赠礼部员外郎。先是，刘崇鲁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贬黜。磎以大彭先世，因赃仰药，撰《鹦鹉杯赋》。李浣酬词云：“玉犬吠天关，彩童哭仙吏。一封红篆书，为奏尘寰事。八极鳌柱倾，四溟龙鬣沸。长庚冷有芒，文曲淡无气。乌轮不再中，黄沙瘗腥鬼。请帝命真官，临云启金匮。方与清华宫，重正紫极位。旷古雨露恩，安得借一作“惜”。沾施。生人血欲尽，欃枪无饱意。”甚有文义焉。又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蛇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鞂鞋赋》，递相谤诮。皮生后为湖南军倅，亦甚傲诞，自号“间气布衣”。庄布以长书责之，行于世也。

郑准集军书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至祝朝贵书，云中书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贺襄州赵令嗣袭，其书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于庆贺中显言其庶贱也，邻道之敬，其若是乎。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

郑准讥陈咏

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跸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讥其比涤器当垆也。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颍川尝以诗道自负，谒荆幕郑准，准亦自负雄笔，谓颍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数处回缄，祈为假手。"颍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盖欲以高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王超笺奏石钦若许存附

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笺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冯涓节制判掌其奏笺。岁久转厅，以掌记辟韦庄郎中，于权变之间，未甚惬旨。阆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无体式，然其切露直致，易为晓悟。加以凤翔用王超笺奏，超以一本旧族，思偶风云，每遇飞章，言伪而辩，蜀先主爱之，以二王书题表稿示长乐公。公乃致书逊谢，倍加赞赏，其要曰："有眼未见，有耳未闻。"盖讥其阻兵恃强，失事君去就。王超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后又有名石钦若者，体效其笔，为刘知俊判官，随轩降蜀，不能谦退远害，宾主争露锋颖，竟同诛之。阅其缄题表章行行然，宜其见忌而取祸也。许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杀之，亲吏柳修业劝其谦静。每立大功而皆托疾，由是获免于先主之世。即彭城之旧寮，不若高阳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

见三卷。闻于卢卿宏也。

李商隐草进剑表蜀庾传昌顾云附

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相国危急，有宝剑，尝为君上所赐，将进之。命李起草，不惬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剑，武库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赐。既不合将归一作"于"。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间。"时人服其简当。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蜀中庾传昌舍人，始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赡，伤于冗杂。因候相国张公，有故未及见，庾怒而归，草一启事，仅数千字，授于谒者，拂袖而去。他日，张相谓朝士曰："庾舍人见示长笺，不可多得。虽然，曾闻其草角觝牒词，动乃数幅。"讥其无简当体要之用也。黄箓擅场，星辰备位，顾云博士为高燕公草斋词云："天静则星辰可摘。"奇险之句，施于至敬，可乎？唐末乱离，渴于救时之术，孔相国纬，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览，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审所陈利害，其要如何？"盖鄙其不达变也。国子司业于晦。曾上崔相国公胤启事数千字，上至尧、舜，下及隋、唐，一兴一替，历历可纪。其末散漫，殊非简略。所以儒生中通变者鲜矣。裴晋公临终，进先帝所赐玉带表文，与令狐公事颇同，未知孰是？旧朝士多云，李义山草《进剑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国咏雪

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

不见顾鄙夫。鄙夫虽武人，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髂儿射落雁，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髂儿”。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也。太尉骈，即其曾孙也，镇蜀日，以蛮蜑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宫。

洞庭湖诗李洞包贺卢延让顾况附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壑，此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已。海为桑田，于斯验也。前辈许棠《过洞庭诗》，最为首出，尔后无继斯作。诗僧齐己驻锡巴陵，欲吟一诗，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戏谓己公曰：“题洞庭者，某诗绝矣，诸人幸勿措词。”己公坚请口札，押衙抑扬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无髭须。”以其不成湖也。诸僧大笑之。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复有包贺者，多为麄鄙之句，至于“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树挂小瓶儿”，又云“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靸鞋”，又云“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虽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来风之义也。卢延让哭边将诗曰：“自是碔砂发，非干炮石伤。牒多身上职，盘大背边疮。”人谓此是“打脊诗”也。世传逸诗云：“窗下有时留客宿，室中无事伴僧眠。”号曰“自落便宜诗”。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驻马上山阿。”久思不得，顾曰：“何不道‘风来屎气多’？”秀才云：“贤莫无礼。”顾曰：“是况。”其人惭惕而退。仆早岁尝和南越诗云：“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牛翰林览而绝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后方晓之。学吟之流，得不以斯为戒也。

高蟾以诗策名胡曾罗隐附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许州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一作“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曰：“翰苑何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给事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

韦杜气概李频附

杜荀鹤曾得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笥笥。”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

梁震无禄

唐荆南节判司空董，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尝访之。一日，薛亚尹谓司空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絷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

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溯，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竟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耶。

夏侯生说刘仆射事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薨。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

曹相梦剃度

唐曹相国确判计，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度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占梦多验，相国召之，具以所梦语一作“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也。

玄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一作“致”。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

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愚尝略得披览，而其本偶亡，绝无人收得，海隅迢递，莫可搜访。今之所集，云“闻于刘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记其三四，惜哉！

刘道济幽窗梦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是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盖女子及笄，不有所归，岂非父兄之过哉。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妇家，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盖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

卷第八

李太尉与段少常书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尝遗段少常成式书曰：“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吉甫相典忠州，溯流之任，行次秭归，地名云居台，在江中，掌武诞于此处，小名台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孙仆射酹酒裴迪附

唐孙会宗仆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闻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识。洎即席，说与主人，咸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于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迪者，贽相之堂弟，无文学，于荆南投笔事赵司徒，为虞总小将，对客侧身一酹。赵公未喻朝贤间风规，极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戏

唐张裼尚书，朝望既高，号为流品。与韦相保衡有分，韦言于同列，以其名“裼”，裼训袒衣也，又《诗》云：“载衣之裼。”裼即小儿褓衣，乃绷带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几，韦相流贬，竟不大拜。韦尝问立名之由，裼以少孤，为无学问亲表所误也。后唐姚相名洎，善谈吐，仍多辩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戏之曰：“洎训肉汁，胡为名？”洎无以酬之。然洎亦训至。虽然，古人以名贻诮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齐丘、用砺、希敦、人过，亦无取焉。其复名须依义训，唯单名易讳者善矣。裼公生五子，彝宪、文蔚知名，文蔚后登庸也。

张仁龟阴责

唐张裼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子苏氏号尘外，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淮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教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裼公已薨。至宅门，童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齿诸兄弟之列，名仁龟。有文，性好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于候馆自经而死，莫知所为。先是，张处士怅恨而终，必有冥诉，罹此祸也。柱史为杨钜侍郎爱婿也。

裴相国及第后进业

唐相国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汉侍郎下及第。自以举业未精，遽此叨忝，未尝曲谢座主，辞归鄠县别墅，三年肄业不入城。岁时，恩

地唯启状而已，至于同年，邻于谢绝，掩关勤苦，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后至大拜，为时名相也。夫世之干禄，先资名第，既得之后，鲜不替懈。自非笃于文学，省顾宾实者，安能及斯。裴公庙堂之期，有以见进德之无斁也。

侯泳忤豆卢相

唐咸通中，举子侯泳有声采，亦士流也，而阙于恭慎。豆卢琢罢相守仆射，乘间诣僧院，放仆乘他适，而于僧宇独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门，殊不顾揖，傲岸据榻，谓叟曰："大参、长史乎？"叟曰："非也。"又问曰："令录乎？"亦曰："非也。""远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监乎？"答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处，疑是丞郎，匆遽而出。至门，见仆御肩舆旋至，方知是豆卢公也。归去后，自咎悚惕，贡一长笺首过。赖先曾有卷及门，揆路通入，泳乃自陈乖疏，公亦逊谢，恕其不相识也。留而命酒，凡劝十盂，乃小惩也。仍云："虽不奉讶，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惭灼无以自容。先是，豆卢家昆弟饮清酒而已，侯氏盛馔而饮，此日每饮一杯，回首摘席经咀之，几不济，所谓雅责也。

卢沆遇宣宗私行贾岛附

唐陕州廉使卢沆，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沆乃自称进士卢沆。帝请诗卷袖之，乘驴而去。他日，对大臣语及卢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问沆，与主上有何阶缘？沆乃具陈因由，时亦不讶，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初，卢家未尝知举，

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竟不果也。贾岛遇宣宗微行，问秀才名，对曰：“贾岛。”帝曰：“久闻诗名。”岛曰：“何以知之？”后言于宰臣，与平曾相次谪授长江尉，所谓不识贵人也。

顾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顾况，字逋翁，好轻侮朝士，贬在江外，多与僧道交游。时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三岁能言冥间闻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历历然。长成应举，擢进士第，或有朝士问，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传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何适。”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张曙起小悼

唐张祎侍郎，朝望甚高，有爱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犹子右补阙曙，才俊风流，因增大阮之悲，乃制《浣溪纱》，其词曰：“枕障薰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好风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置于几上。大阮朝退，凭几无聊，忽睹此诗，不觉哀恸，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谏小字也。然于风教，似亦不可，以其叔侄年颜相似，恕之可耳。谚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谑戏固不免也。

张裼尚书无忌讳

唐张裼尚书，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后归东都，一日，仿佛见其亡亲，谓曰：“去得也。”遂办装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阴告也。东都柏坡有庄，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时有乐声，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价买之，遽令发掘，其下乃麦曲耳。以之和泥，涂一院墙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兴，向使疑误神怪，则有物凭焉，必为村巫酒食之资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荆十三娘义侠事

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止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爱一妓，为其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恨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报仇。但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后与赵进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当尚书亡女魂

唐李当尚书镇兴元，褒城县有处士陈休复者，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之间，又有一休复。无何，殒于狴牢，遽睹腐败，辖司申而瘗之。尔后宛在褒城，八座惊异，不敢寻问。一旦爱女暴亡，其内子追悼成疾，无以救疗。幕客有白八座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陈生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堂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帘下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愊忆，

失声而哭，亡魂倏而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卷第九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中郎一作“郎中”。夹入墙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摈弃，幸矣！

杨收相报杨玄价

唐杨相国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客将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郑尚书。”八座惊骇，以弘农近有后命，安得此来？乃接延之。杨相国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谮，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荥阳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荥阳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间，长揖而灭。荥阳令于北郊具酒馔素钱以祭之。杨相犹子有典寿阳者，见相国乘白

马，臂朱弓，拈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锡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牧龟范，曾趋事郑尚书，熟详其事。愚于毛氏子闻之。

刘山甫题天王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于岭外，侍从北归，泊船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灯不续。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随张处权请郎君咏之，乃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汝何相侮？”俄而惊觉，而风浪斗起，倒樯绝缆，沈溺在即。遽起悔过，令撤诗牌然后已。山甫自序。

韦宰相功德验陈微附

蜀路白卫岭，多虎豹噬人，有选人京兆韦，忘其名。唐光化中，调授巴南宰，常念《金刚经》，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岭头行人，相驻叫噪，见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盖持经之力也。成都府广都县人陈微，自少年常诵《金刚经》，与胥姓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马生扬言欲追捕之。陈乃砺一匕首，行坐相随，傥遇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执录。一作“僇”字。或一日，行于村路蓊荟间，马胥伏而掩之，陈抽刀一挥，马生仰倒，由是获脱。至前方悟手之所挥乃刀鞘，及归所匿处，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马胥亦无所伤，何其异也。

刺血写经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进刺血写经，聚众教化寺，所司申报高燕公，判云：“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所司不喻绳绞，赐钱一千，送出东郭，幸而误免。后卒于荆州玉泉寺。

成令公掷杯珓事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闻。已决行期，不听谏诤，师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亦甚有灵。中令舣舟而谒之，炷香虔诚，冥祷胜负，以求杯珓阴阳之兆。凡三十掷皆不吉。乃谓所信孔目官杨师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师厚对曰：“令公数年造船，旌旗已启，中路而退，将何面目回见军民？”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破阵之败，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杨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则成氏灭亡，未可知也。

白莲女惑苏昌远

唐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台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一日，忽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绝丽，阅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荣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之，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鬼神无形，必凭于物，精气所附，非菡萏之能哉！闻于刘山

甫。

柳鹏举诱五弦妓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其女仆自缢而死。或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惊讶其来。女仆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谒”。经时而去。见刘山甫《闲谈》中。

云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行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乃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无可一作“以”。奈何。宫娥与李情爱至深，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忆恋之意。迨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人鬼殊途，告辞而去。闻于刘山甫。

刍灵祟

唐文德中，小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在丈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久而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吴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气。”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

高燕公神笔

淮海小将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为鬼物所祟，常呼“韩郎”。往来如生人，唯不见形。奉外舅姑礼，自云天朝神。朱以异事，不敢隐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书名，俾朱归帖于女房门上，其邪来见，咨嗟言别而去。闻于刘山甫。

鱼玄机徐月英附

唐女道鱼玄机，字蕙兰，甚有才思。咸通中，为李亿补阙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女道士，有怨李公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自是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江淮间有徐月英，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事久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一本又有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闲窗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间即孙尚书储数贤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孙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有西班李将军女，奔波随人，迤逦达兴元，骨肉分散，无所依托。适值凤翔奏将军董司马者，乃晦其门阀，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于承奉，得至于蜀。寻访亲眷，知在行朝，始谓董生曰：“丧乱之中，女弱不

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于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董生惊愕，遂下其山矣。识者谓女子之智，亦足称也。见刘山甫《闲谈》。

冯藻慕名

唐冯藻，常侍肃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先辈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职。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亦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历官卿监峡牧，终于骑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轻禄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书改切韵

唐李涪尚书，福相之子，以《开元礼》及第，亦一作“不”。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学，礼乐之事谘禀之，时人号为“周礼库”，盖籍于旧典也。广明以前，《切韵》多用吴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韵》，一有“其上声”。全刊吴音。当方进而闻于宰相，佥许之。无何，巢寇犯阙，因而寝止。于今无人敢以声韵措怀也。然曾见《韵铨》，鄙驳《切韵》，改正吴音，亦甚核当，不知八座于此，又何规制也？惜哉！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监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畅，播于时流。黄巢后，扶侍圣善，归东都别墅。与御史穆延晦同行，宿于虢州公馆。翌日，修谒郡牧张存，即王珙下部将也，谓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经过，必须展分报答也。"典客诣馆话于穆生，因修状谒谢。张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谒为对，乃斩谒者。穆生惊怪，失意归馆，寻遣人就而害之。李监察不喻，方抱忧惶，俄亦遇害，将以灭口。于时李公绕圣善所憩之床，无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诉冤，梦航谓骨肉间曰："张存已得请于上帝，不日即死。"果为珙所诛。葆光子尝读李肇《国史补》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归其家，与妻议所酬之物。妻嫌数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杀之。'李公急走，遇侠士方免此祸。"常以为虚诞，今张存翻害穆、李，即《史补》之说，信非虚诞也，怪哉！

王给事刚鲠

唐王祝给事，名家子，以刚鲠自任，仍以所尚垂训子孙，嫌人柔弱。一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极丰。黄寇前尝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旋江湖，甚有时望。急诏征回，归装极厚，水陆分载。行至甘棠，王珙帅于是邦，不式王命，凶暴众闻。以夕拜将来必居廊庙，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备列珍玩，帘下妓乐齐列，其内子亦映帘共拱立。乃敛容向夕拜曰："某虽武夫，叨忝旄钺。今日多幸，获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居子侄之列，即荣幸也。"夕拜不允，坚抗再三，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处分两辖，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黄河，获其囊三四百笼，以舟行没溺闻奏。

朝廷多故，舍而不问。夕拜有一子，此际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卒。虽陕帅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刚有立事，时有用舍。以柔济刚，不爽权变。当衰乱之世，须适时之宜。王公傥受其致敬，庸何伤哉？但却其赂即善也。履尾灭族，悲夫！”

裴杨操尚

唐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相女适裴坦长子，嫁资丰厚，什器多用金银。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国号及儿女辈到新妇院，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视碟子内，乃卧鱼犀。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养卢侍郎

卢氏衣冠第一，历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歉宗人无掌文柄，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知礼闱。是岁十二月，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子星散。迨收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羡色。赵崇大夫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一本无“养”字。

张兴师决门僧

唐相国张濬二子，一曰义师，即小字也，本名格，为蜀相；一曰兴师，忘其名。后号李将军，名俨，与父达军机于淮海，亦遇害也。格与兴师，昆弟俊迈，而尚矫谲，皆有父风。兴师幼年出宅门，见其门僧，忘其名。传相国处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国召

僧，坐安，见其词色不怿，因问之。僧以郎君传相国处分见怪，未知罪名。相国惊骇惭谢，以儿子狂骇，幸师慈悲。回至堂前，唤兴师怒责之，且曰："汝见僧何罪，而敢造次。"对曰："今日虽无罪过，想其向来隐恶不少，是以笞之。"相国不觉失笑。

此卷第十九条，载陕虢观察使卢渥，与八卷陕州廉使卢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孙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鸾附

唐狄归昌右丞，爱与僧游，每诵前辈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略得浮生半日闲。”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疏之。郑谷郎中亦爱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与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鸾有逸才而不拘检，早岁称卿御，谒薛氏能尚书于嘉州。八座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俾出家，自于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玭大夫甚爱其才，租庸张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谒张相，张相亦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铤江西判官，后为西班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

张翱轻傲李坚白蒋贻恭附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翱云：“只此两句，合吃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金鞭响背，十三长逝。惜其恃才而取祸也。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蜀绵州刺史李，忘其名。时号“嗑咀”。以军功

致郡符，好宾客，有酒徒李坚白者，麄有文笔，李侯谓曰：“足下何以名为坚白？”对曰：“莫要改为士元，亮君雄是权耶？”又有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痛遭榜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袜头袴，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为何作散子将脚。”他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遭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缙绅中少恶之。近闻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刘李愚甥

唐刘瞻相公，有清德大名，与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传。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性甚懵一作“鲁”。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刘氏之门一作“子”。不可无后，常加楚箠，终不长进。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叹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绠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其渭阳李侍郎充使番禺，为越王刘氏所縻，为广相而薨。仆与刘赞犹子悫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仿佛乎。

李鹏遇桑道茂

唐盛唐县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氏。”后如其言。长男名石，出将入相，子孙两世及第，至今无间。次即讳福，扬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见有诸孙皆朱紫，不坠士风。何先见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遗补时，朝回遇雨，不赍油衣，乃避雨于坊叟之庑下。滂注愈甚，已过食时，民家意其朝饥，延入厅事。俄有一叟，乌帽纱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备酒馔，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惭谢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然已令铺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赏羡，不觉顿忘宦情。他日说于僚友，为大隐之美也，古之富者，拟于封君，《洪范》五福，一曰富，先贤以无事当贵，岂斯人之徒耶？复有一丞郎，马上内逼，急诣一空宅，径登溷轩，斯乃大优穆刀绫空屋也，优忽至，丞郎惭谢之。优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请光访。"人闻之，莫不绝倒。

前贤戏调

唐裴晋公度，风貌不扬，自撰真赞云："尔身不长，尔貌不扬。胡为而将？胡为而相？"幕下从事，逊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内相为优。"公笑曰："诸贤好信谦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于民家，见覆斗上安锡佛一躯，洸诡词以赞之。民曰："偶未庆赞，为去僧院地远尔。"洸曰："何必须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发随分具斋餐炷香虔诚，洸俯仰朗称曰："锡镴佛子，柔软世尊。斗上庄严，为有十升功德。"念摩诃波若波罗蜜。又赵璘员外为裴坦相汉南从事，璘甚陋，裴公戏之曰："赵公本不丑，孩抱时，乳母怜惜，往往抚弄云：'作丑子，作丑子。'因此一定。"赵公大咍。薛侍郎昭纬气貌昏浊，杜紫微唇厚，温庭筠号"温钟馗"，一作"夔"。不称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买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几？"对曰："与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也。"杜

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举息利钱济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问曰：“子本对是几钱？”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纬拜官，教坊优伶继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独先行到，公有所赐，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有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继来，公索其笛，唤近阶，指笛窍问之曰：“何者是《浣溪纱》孔子？”伶大笑之。又道士陈子霄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宇文翰郎中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玄之又玄。”斯皆清贤雅戏，以之群居，又何伤也。

京兆府鸦挽铃

唐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声，俾看架下，不见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见鸦一只。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诉冤也。”命吏随鸦所在捕之。其鸦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乃执之送府，以禽鸟诉冤，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而报之。

天帝召棋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可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生棋思甚迟，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生更下，又随手著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请指挥家事。”滑生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和也。昔颜回、卜商为地下修文郎，又李长吉为帝召撰乐府，岂斯类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极天皇大帝也。按《真诰》，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号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

辟请，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棋之命，乃酆宫帝君乎？与《真诰》仿佛，故梗概而言之。

新赵意医

医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随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士。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得非外食耶？"仆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馔。"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捩汁，折齿而灌之，由是方苏。崔魏公闻而异之，召到衙，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医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士。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已危，与梁生所说同矣。谓曰："只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时，咀齕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归，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具言得赵生教也。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

疗疑病

元颃博士话唐时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效官，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愈。京城医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

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诳语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说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阁子内，且令从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非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诳也，请退谋餐。”他妙多斯类，非庸医所及也。凡欲以仓扁之术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祸

唐时杜彦林为朝官，一日，马惊蹶倒，踏镫既深，抽脚不出，为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审权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马入门，为门楣所轧，项颈低曲，伸脰前引，肩高于顶，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献王好马，不惜千金，没世不遇。周先帝命内臣李廷玉赐马与南平王，且问所好何马。乃曰：“良马千万无一，若骏者即可得而选。苟要坐下坦一作“且”。稳，免劳控制，唯骟庶几也。既免蹄啮，不假衔枚，两军列阵，万骑如一。苟未经骟，乱气狡愤，介胄在身，与马争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辔挥兵乎？”自是江南蜀马，往往学骟，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夸于目，驯柔者便于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难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枢食龙子

唐崔枢为小朝官，家人于井中汲得一鱼，枢本好鲜食，意是厨人治鱼，误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梦为冥官领过，读判云：“人间小臣，辄食龙子，所有官爵并削除。”后一年卒。枢甚有声，不跻显位，误有所食，岂命也夫！

薛准阴诛

唐薛准官至员外郎，丧乱后，不养继母，盘桓江淮间，道门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阁皂观，遇修黄箓斋道士升坛行法事，准亦就列，忽失声痛叫云中箭，速请笔砚，口占一诗曰：“盖国深恩不易酬，又离继母出他州。谁知天怒无因息，积恶终身乞命休。”顷便卒。天复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隐慝而致阴诛。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继母，闻于列传。盖以常人难行，而己能行，即亲母可知也。岂可以继母而同行路哉！薛死仓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李侣苏循附

唐咸通中，庞勋反于徐州。时崔雍典和州，为勋所陷，执到彭门，雍善谈笑，逊词以从之，冀纾其祸。勋亦见待甚厚。其子少俊，饮博击拂，自得亲近，更无阻猜。雍以失节于贼，以门户为忧，谓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剸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复何恨？”其子承命，密怀利刃。忽色变身战。勋疑讶，因搜怀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饮，一作“饭”。既彻，问雍曰：“肉美乎。”对曰：“以味珍且饱。”勋曰：“此即贤郎肉也。”亦命杀之。后黄巢入广州，执节度使李侣，随军至荆州，令侣草表，述其所怀。侣曰：“某骨肉满朝，世受国恩，腕即可断，表终不为。”寻于江津害之。唐末，苏循尚书谄一作“谲”。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

并门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薄之。与夫雍、侣为人，视苏循诚远矣。

王迪车辗事

王迪舍人，早负才业，未卜骞翔。一日，谒宰相杜太尉，于宅门十字通衢，街路稍狭，有二牛车东西交至，迪马夹在其间，马惊仆而卧，为车辙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指。三日后入拜翰林，虽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种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甥，有种花之异，闻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驿致书问。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为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图亲看此花，为愚话之。愚见今一作"人"。以鸡粪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者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嵋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州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花，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于凶兆，斯又何哉？

严军容猫犬怪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于阉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为供奉官，袴衫给事，无秉简入侍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

事厅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乃是杨复恭夺宰相权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发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讶。旁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颠发也。"犬曰："莫管他，从他。"俄而舞定，自惊自笑，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梁川。蜀军收降兴元，因徙于剑南，依王先主，优待甚异，于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季玄为季孟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恶。尝闻此传，偶未得见。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轻忌太过，以致参商，盖邦国之不幸也。先是，路岩相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

窦家酒炙地

唐崇贤窦公家，罕有名第，璟仆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价，乃曰："将军所便，不敢奉违，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两处护戎缄题。"其阉喜而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幸济。东市有隙地一片，洼下渟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奶妪将煎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纸标，得一个饼。儿童奔走抛砖瓦博煎饼，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时皆谓之轻薄，号为酒炙地。亦能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窦回、窦雍，无文艺而取名，盖饮啖之力也。得于元中凡数贤。《御史台记》说裴明礼买宅事与窦氏同，疑窦效裴之为也。

李昌符咏婢仆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与夫桃杖、虎靴，事虽不同，用奇即无异也。

钟大夫知命丹效

唐广南节度使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一作"于"。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寿县主簿欧阳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之家，逾月不食。欧主簿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于官中，尔后疾愈。葆光子时为郡倅，钟公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奉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药大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丹有验，故记之。成都觉性院，有僧合此药卖之，人多服也。

卷第十一

张直方誉裴休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西班倜傥勋臣也。好接宾客，歌妓丝竹，甲于他族。与裴相国休相对，相国始麻衣就试，执金慕其风采，裴因造谒，执金款待异礼。他日朝中盛称裴秀才文艺，朝贤讶之，相国恐涉杂交，不遑安处，自是不敢更历其门，执金频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谋进取，虑致物誉，非是偃蹇。"一日，又召，传语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荐。"裴益悚惕。

薛侍郎纸裹鹞子

唐薛昭纬侍郎，恃才与地，邻于傲物。常以宰辅自许，切于大拜。于时梁太祖已兼四镇，兵力渐大，有问鼎之心，速于传禅。薛公衔命梁国，一作"园"。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薛公标韵词辩，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公祗对，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传语送鹞子一头。薛生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真一作"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鞲袋中。"来人失笑，闻于使衙。

进士团所由倒罚崔状元

唐进士崔昭矩为状元，有进士团所由，动静举罚。一日，所由疏失，状元笞之。逡巡，所由谢伏一作“杖”。于阶前，对诸进士曰：“崔十五郎不合于同年前面，瞋决所由，请罚若干。”博陵无言以对。

程贺为崔亚持服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差充厅子，其弟在州，曾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公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处分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无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缞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骈请留蛮宰相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陵，无以抗拒。高公自东平移镇成都，蛮酋犹傅蜀城。掌武先选骁锐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词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术而殂

唐相国夏侯公孜，富贵后，得彭、素之术，甚有所益。出镇蒲中，悦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闾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长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国门庭，乱离后，挈家寄于凤州山谷，寻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妪献此术于节使满存相公，大获濡济。其子名籍，学吟诗，入西川依托勋臣，为幕下从事，时人号为“夏侯驴子”，乃世济其鄙猥也。仆闻之于强山人甚详，亦尝与籍相识。籍子婿罗峤，与仆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风。然夏侯长官者，得非相国之师乎？

张金吾威势取术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一旦开筵，命朝士看干水银，点制不谬，众皆叹羡，以谓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张公大笑曰：“己非所能，有自来矣。顷任桂府团练使，逢一道士，蕴此利术，就而求之，终不可得。乃令健卒缚于山中，以死胁之。道士惊怕，但言药即多献，术则不传，唯死而已。由是得药，纵其他适。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己能也。”

蔡畋虚诞何法成附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涂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负，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笞杀之。王先主时，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卖符药

为业。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禅院侧。左院有毳衲者，因与法成相识，出入其家，令卖药银，就其家饮啖而已。法成以其内子饵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迁延未传。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还家掩缚，欲报巡吏。此僧惊惧，因谬授其法，并成药数两，释缚而窜。法成闻此术，以致发狂，大言于人，夸解利术。未久闻于蜀后主，召入苑中，与补军职。然不尽僧法，他日药尽，遽属更变，伶俜而已，偶免谬妄之诛也。彭韬光者，与何生切邻，兼得其事，为余话之。

申屠别驾术祸

高骈镇维扬，有申屠别驾怀至术，为吕用之谮毁，一旦作窜。燕公命吏赍长限牒所在寻捕，至襄州禅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狱絷维。申生告狱吏，要见督邮韦公。吏以告之，韦遽面见，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药，欲献元戎刘公巨容可乎？"韦审之，遂非时入谒，因得道达，点□瓦半叶以呈之。刘公叹讶，乃虚以叛狱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岘山，即田令孜弟也。刘公乘醉将药金夸衒于中使。中使回，闻于田中尉。洎刘司空朝觐行在，与申生偕往，藏隐此人，不令他适。田军容衔之，于导江庄加害，刘、申皆不幸也。有一子号申司马，居朗州，尚存点汞药在身，荆南节判司空董太监得申生四粒药，点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时，有一士著绿布衫，常在街衢，仍栖逆旅。巡使萧怀武欲求其术，坚确不与，遂于马院打杀之。盖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药妖

唐世长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术，唯在平康狎游，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微时游处，因色失欢。他日陈公遭遇，出镇成都。京国乱离，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锦江。然畏颍川知之，遂旅游资中郡，销

声敛迹，惟恐人知。寓应真观，修一炉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运式，看一日吉凶。无何失声，便谋他适，走至内江县，颍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药道士收得，传致数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书戮律僧

唐李璧尚书出镇东川，有律僧忘其名。临坛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师仰。檀施云集，由是鞅掌，嗜欲之心炽焉。一旦发露前后女童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尝见同僚王行军说："幽州有坛长，近八十岁，即都校之元昆也。每归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乱，遂要反初，以青为偶。乃谓偶曰：'平生不谓有此欢畅，悔知之晚也。'军府怪而笑之。"仆有门徒僧，不欲斥其名，经论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预临坛之列，尼辈参请，号曰"依止"。自是丑声盈耳，亦不以为耻。呜呼！如来制戒，为入道之门。苟非其人，反为聚淫丛薮。信乎道不虚行也。

崔元亮降云鹤赵驾仙梁威仪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简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昼夜。尝于州衙开黄箓道场，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斋之晨，必降祥云鸾鹤，州民咸睹。亮典湖州，修斋，亦降仙鹤，太白为赞。至今眉州每岁设黄箓斋，凡执一作"职"。事军校及茶酒厮役祗承，皆知斋法次第。道士罗昭然寿一百一十三岁，预崔牧之斋席，跨驴出街，坠驴而脚在镫内，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时，玉局观道士赵驾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修斋，入坛行法事。其厮仆卧而惊魇，问师何在。人问之，乃曰："适见四人著绯，自天而下，曳二道士于坛前，鞭背二十。"问者止之令勿言。比赵驾仙与上官道士相次患发背而

毙。又有何景冲作道门威仪，好食蒜，上坛行法事，时有蒜气。后于青城修斋，度江船覆溺死。斯盖罔道不恭，为天罚也。成中令镇荆南，请道士梁威仪行法事，俯伏奏章，顿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毁废道场。斯亦何、赵之流也。大约荆、湘僧道赴斋，皆恣洪饮，俚人不以为非。欲求降鉴，安可得也？

关三郎入关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

希慕求进

唐自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乡、丁茂珪场中头角，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瑝、郑嵎四君子，蒙其盼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无华腴寒素，虽瑰意琦行，奥学雄文，苟不资发扬，无以昭播。是则希颜慕蔺，驰骋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泪

唐进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历官台省，始举进士时，文卷皆内子为之，动合规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傥疏放，善与人交，未尝以文章为意。黄寇犯阙，夫妻遭难。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声，双血被面。其从母为尼，亲见其祸，泣言于姻亲。愚于殷之中表闻之，方信古人云："泪尽继之以血。"哀痛之极也。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唐世刘崇望弟兄五人，内四人皆登进士第，仕至将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与一人为后。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诰，褒贬朝中卿相，咸摭其实。骨肉间惧闻于外，旋取烬之，宛为掌诰之美，竟废于时。鄙夫蜀乡，与前简刺李咏使君有分。陇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词，指挥天曹地府阴隙之事，落翰如飞。家君忧惧，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为我父，勿预我事。"他日坠井而死。心为灵台，既婴风恙，而才思伦序，斯又何哉？

卷第十二

卢藩神俊

唐卢尚书藩，以文学登进士第，以英雄自许，历数镇，薨于灵武连帅。恩赐吊祭，内臣厚希例贶，其家事力不充，未办归装，而天使所求无厌，家人苦之。亲表中有官人，于灵前告曰："家贫如此，将何遵副！尚书平生奇杰，岂无威灵及此宦者乎？"俄而馆中天使中恶，以至于卒。是知精魂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从孙，尚在江陵，尝闻此说，故纪之以儆贪货者。

杨收不学仙

唐相国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直，为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以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柷，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煚古鼎反。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𨥭、镳、鑑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竹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相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悲夫！薛泽补阙，乃杨氏之女孙

婿，尝语之。

张氏子敎壁鱼

唐张裼尚书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惑之，乃书“神仙”字，碎翦实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作，竟月不食，言语麄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俟其发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多年方谢世。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闢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

柳大夫不受润笔李德阳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笔法，盖公权少师之遗妙也。责授泸州牧，礼参东川元戎顾彦朗相公。适遇降德政碑，顾欲濡染，以光刊刻。亚台曰：“恶札固无所吝，若以润笔先一作“见”。赐，即不敢闻命。”相国钦之，书讫，竟不干渎也。梁世兖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说法，檀施云集，时号“金刚禅”也。他日物故，建塔树碑。庐岳道士李德阳善欧书，下猛之徒，请书碑志，许奉一千缗。德阳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缗之遗，非所望也。”终不肯书。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杨寅疑相术李暠附

唐十军军容使开府严遵美门客杨寅，善袁、许之术，于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疏属，隆准龙颜，垂手过膝，杨生异之，说于中尉。由是时一作“暗”。有资遗之，意其必致非常。黄寇犯阙，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为士民挟持，入京升含元殿，不逾浃旬，寻亦遇害。岂大人之相，只为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杨生叹嗟，不复言知人之鉴也。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于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观，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将举而败，妖辈星散，而暠独罹其祸焉。其适长裕者，临邛之大儒也，与暠相善，不信暠之造妖，良由躯干国姓，为群凶所凭。所以多事之秋，灭迹匿端，无为绿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暠有书，召玉局观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崔无敩，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德辉问曰：“将欲北行何如？”崔令画地作字，弘农乃书“北千”两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耳。”杨生不果去，而李暠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杨镳偶大姑神史光泽附

唐杨镳，收相之子，少年为江西推巡，优游外幕也。属秋祭，请祀大姑神。西江中有两山孤拔，号大者为大孤，小者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赋》寄意焉。后人语讹，作姑姊之“姑”，创祠山上，塑像艳丽。而风涛甚恶，行旅惮之，每岁本府命从事躬祭，镳预于此行。镳悦大姑偶容，有言谑浪。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俯就杨公，呼为杨郎，逊词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弘农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小姑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恐不利于君。”弘农忧惶，遂然诺之，恳希一作“布”。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小姑亦许之。杨生归，指挥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来迎也。薛泽补阙与镳姻懿，常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州节判史在德郎中子光

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太山庙，谓神曰：“与神作第三儿得否？”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见召，逾月而殂也。呜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许之，自贻伊戚。将来可为鉴戒也。

柳氏子幞头脚许承杰李思益附

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泸州郡，洎牵复，沿路染疾，至东川通泉县求医。幕中有昆弟或云瑛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亚台回面，且云不识。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坚云不识，莫喻尊旨。良久，老仆忖之，得非郎君幞头脚乎？固宜见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见阻。比郎君垂下翘翘之尾，果接抚之。其纯厚皆此类也。仆亲家柳坤，即亚台疏房也，侨寓阳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亚台先问读书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须学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业，幸勿弃分阴也。泸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实麄重，传及数政，莫知于今存否？蜀朝东川节度许存太师，有功勋臣也。其子承杰，即故黔使君禧实之子，随母嫁许，然其骄贵僭越，少有伦比。作都头，军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声伎术。出即同节使行李，凡从行之物，一切奢大，骑碧暖座，垂鱼纷错。每修书题，印章微有浸渍，即必改换，书吏苦之。流辈以为话端，皆推茂刺顾夐为首。许公他日有会，乃谓顾曰：“阁下何太谈谤？”顾乃分疏，因指同席数人为证。顾无以对，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为众所知。至于鱼袋上铸蓬莱山，非我唱扬。”席上愈笑，方知鱼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为蕃酋害之。西川卫前军将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华焕纤丽。蜀先主左右羡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费。是要为我光扬军府，仰与江货场勾当，俾其作衣装也。”先主又于作院见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鹰嘴，后露脑枕，怪而截其嘴也。又登楼见行人戴褴褛席帽，云破普没反。头烂额，是何好事？然自务俭素，爱净洁，皆此类也。蜀朝有小

朝士裴璨，俸薄且闲，或劝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县，非有仙骨何以得？”见其爱羡，即可知也。每云：“黄寇之后，所失已多。唯袜头裤穿靴，不传旧时也。”仆同院司空监云：“木围裹头，于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劳烦？此一事不请师古。”又嫌以银棱瓷器，托里碗碟，徒费功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遗丑可知。自非铁石为心，未有不贻他说。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幞头，引起数事，岂资谈笑，亦足小惩也。

铁补阙贞澹

唐乾宁中，补阙杨贻德，华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于时，请告华阴。方属京国扰攘，乃谋南来，藏迹于江陵，闾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无烟，藜藿不给，未尝陨获。于时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刘之言。弘农韬藏，不及门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惊讶，以为闻听不至，阙申情礼。兼以入翰苑秉钧轴期之，补阙曰：“人之官职，又非妄图。令公过饰，何当奖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于垂搜罗之命，他日不过作南中一刺史尔，此际必有奉扰。”中令赠三百缗，只受三十缗，办装所剩，一作“残”。却纳朝廷，号为“铁补阙”。未久，除道州牧，却经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从官衣装，五十千行资，他无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栖南岳，与玄泰布衲、遁希禅师同居车箱源双泉。归本长老得祖印于杨公，既殁，家人亦终，似得悬解之道也。本公得禅道于三贤，乃郑起先辈为愚话之。

张林多戏

唐张林，本士子，擢进士第，官至台侍御。为诗小巧，多采景于园林亭沼间，至如“菱叶乍翻人采后，荇花初没舸行时。”他皆此类。

受眷于崔相昭纬，或谒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见？”林曰：“为饭瓮子热发。”崔讶饭瓮不康之语，林曰：“数日来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遗以衣襦，问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张林。”相国大笑，终始优遇也。葆光子曰：“东方朔以恢谐自容，娄君卿以唇舌取适，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托公侯之势，取容苟媚，过于优旃，自非厚德严正之人，未有不为此辈调笑也。”

沈尚书非命刘建封附

唐沈询，侍郎亚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为惊湍激船拶梁板漂递，沈子亦漂而死。询镇潞州，宠婢，夫人甚妒，因配与家人归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归秦惭恨，伺隙剸刃于询，果罹凶手。杀归秦以充祭，亦无及也。唐天复中，湖南节度使刘建封淫其牵拢官陈忘其名。之妇。陈为同列所戏，耻而发怒，伺便心蒺藜击杀之。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盖惩彭城之遭罹也。淫为大罚，昔贤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祸、奴祸取鉴哉！

王潜司徒烧纸钱秦威仪附

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时爇纸钱以奉之。王后镇荆南，有染户许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子诣衙，云要见司徒。乃通入，于阶前问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摄，至一衙府，未见王，且领至判官厅。见一官人凭几曰：‘此人错来，自是鹰坊许琛，不干汝事。’即发遣回，谓许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门生故吏，鲜有念旧于身后者。唯司徒不忘，每岁常以纸钱见遗，深感恩德。然所赐纸钱多穿不得，司徒事多，检点不至，仰为我诣衙具导此意。’”王公闻之，悲泣惭讶，而鹰坊许琛果

亦物故。自此选好纸翦钱以奉之。此事与杨收相于郑愚尚书处借钱事同。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仪，勤于焚修者，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喻。”夜梦真人曰：“纸钱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须？”由是岳中亦信之。

崔从事为庙神赐药李氏土地神附

闽从事崔员外，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逢寇贼，悉遭杀戮，唯外郎于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驱驰远路，复患痁疾，行迈之次，难求药饵。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此亦鬼神辅德也。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异事也。

张璟为灵庙草奏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欲谒连帅张相。至衡州犬嗥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庙神所责。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诛。庙神为其分理，一作“疏”。奏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廖骘校书亲见璟，说其事甚详也。

浐水神正直

唐黄寇奔冲，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

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瘗，其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怪而诘之。女曰：“我为浐水神之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厥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行笞责。兼逊谢抚慰，差人送来。缘夕旦未有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苞，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白于严慈，云已有生处，悲咽告辞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难言。素浐之灵，有义方之训，所谓聪明正直之流也。

堑杜氏山冈事鲜于仲通唐氏严氏附

古有宅墓之书，世人多尚其事，识者犹或非之。杜公正伦与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轻远，衔之。洎公宦达后，因事堑断杜陵山脉，由是诸杜数代不振。鲜于仲通兄弟，阆州新井县人，崛起俱登将坛。望气者以其祖先坟上有异气，降敕堑断之，裔孙有鲜于岳者，幼年寝处，席底有一小蛇，盖新出卵者。家人见之，以为奇事。此侯及壮，常有自负之色，历官终于普州安岳县令，不免风尘。其徒戏之曰“鲜于蛇”也。唐峰，亦阆州人，有坟茔在茂贤草市。峰因负贩，与一术人偕行，经其先茔，术士曰：“此坟茔子孙合至公相。”峰谓曰：“此即家坟陇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胜福也。子孙合为贼盗，皆不令终。”峰志之，尔后遭遇蜀先主开国，峰亦典郡，其二子道袭官，皆至节将。三人典郡，竟如术士之言，何其验也。严司空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

鼠狼智

相国张公文蔚，庄在东都北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于穴外坋土，恰容蛇头，俟其出穴。果入所坋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于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也？

卷第十三

草贼号令公

王中令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使，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玫有旧，避地浮阳，与其都统幕客十来人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俟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橐装姬仆而还，铎与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得非琅琊公诉于上帝乎？

王重荣逐两帅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始为牙将，黄巢犯阙，元戎李都奉伪，畏重荣党附者多，因荐为副使。一日，忽谓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报，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贼陷一邦，于国不忠，而又日加箕敛，众口纷然，倏忽变生，何以遏也？"遽命斩其伪使，都无以对，因以军印授重荣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窦潏间路至河中代都为帅，重荣迎之。潏前为京兆尹，有惨酷之名，时谓之"堕叠"。及至，翌日集军校于庭，谓曰："天子命重臣作镇将，遏贼冲，安可轻议斥

逐，令北门出乎？且为恶者必一两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潏不知军校皆重荣之亲党也，众皆不对。重荣乃自屏肃佩剑，历阶而上，谓潏曰：“为恶者非我而谁？”召潏之仆吏控马及阶，请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潏不敢仰视，乃跃马复由北门而出。重荣破黄巢有功，正授节制，封郡王，与田令孜结怨，他日为部将常行儒杀之。时号“铁条”，以其刚也。

郑文公报恩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思恭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皆造二陇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韩简听书李茂贞附

魏博节度使韩简，性麄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秦王李茂贞请三传王利甫讲《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经义文，亹亹堪厅。茂贞连月听之不倦。利甫后寄褐于道门，改名昼，卒于洛中也。武臣未必轻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辈，沮其学善

也，惜哉。

孟方立陈桑梓礼罗虬附

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广明中，潞帅高浔攻诸葛爽于河阳，方立出天井关为前锋。时浔为大将刘广所逐，广忌方立，留戍于关。后广为潞人所杀，三军乃以方立为帅。因有首邱之思，遂移军于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有识者赏焉。侄迁嗣为潞帅，降太原。葆光子曰："罗虬累举不第，务于躁进，因罢举依于宦官，典台州，昼锦也。常以展墓，勉谒邑宰，横笏傲然。宰曰：'某虽尘吏，不达事体，然使君岂不看松柏下人乎？'讥其无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尝见雕阴官妓《比红儿》诗，他无闻也。"

雷电救王镕

景福中，幽州帅李匡威率兵救镇州，军次博水。会军乱，推其弟匡俦充留后，诸军皆散。乃以书报弟，付之军政，南欲赴阙。泊于陆泽，镇州赵王王镕以匡威救难失国，因请税驾于常山府郭。以中离变，会匡威有幕客李贞抱自阙回，与匡威相遇，同登寺楼，观镇州山川之美，有爱恋之意。乃谋托亲忌，王镕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诣理所。乃入自子城东门，门内有镕亲骑营中之卒，忽掩其外关，复于阙垣中有一人识是王镕，遽挟于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斗移时，与贞抱俱死。镕年十六七，疏瘦，当与匡威并辔之时，雷电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飞，拔大木数株。明日，镕但觉项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挟，不胜其苦故也。访之，则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数，信然。镕自脱此难，更在位三十余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获

免？

李全忠芦生三节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以告别驾张建章。建章积书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者茅也，合生陂泽之间，而生于室，非其常也。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可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俦为太原所攻，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自布素中以饮博为事，渔阳士子多忌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祷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一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有马郁者，少负文艺，匡威曾问其年，郁曰："弱冠后，两周星。"傲形于色。后匡威继父为侯，首召马郁问曰："子今弱冠后几周星岁？"郁但顿颡谢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爱也，何惧之有？"因署以府职。其阔达多如此类，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尝见范阳熟人说：李匡俦妻张氏，国色也。其兄匡威为帅，强淫之。匡俦按剑而俟，夜深妻回，出步辇，为其夫杀之。匡威羞见其弟及将校，或言欲将兵救援镇州，既出城，三军立匡俦为帅。匡威遂称欲归朝觐，行次常山，又有劫质王镕之事。匡俦移牒王镕，往复指陈，终不及淫秽之事，讳国恶也。

张建章泛海遇仙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

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曾赍府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乃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人也。忽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涛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又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包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其笃学也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于时亦闻于朝廷，葆光子曾遇蓟门军校姓孙，忘其名。细话张大夫遇水仙，蒙遗鲛绡，自赍而进，好事者为之立传，今亳州太清宫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乡人掌东序之宝，其言国玺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进鲛绡，箧而贮之，轴之如帛，以红线三道札之。亦云夏天清暑展开，可以满室凛然。”迩来变更，莫知何在。

卷第十四

李茂贞胁尹杀宰相

凤翔李茂贞跋扈至甚，昭宗谓宰相杜让能曰：“《春秋》之义，叛而必诛。安有甸服之间，显违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讨，四方其谓我何？”让能奏曰：“艰难已来，行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炽，附之者众，一旦难骤革之。又京师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惧，设有陵犯，损威愈甚。愿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计之。”帝曰：“政刑弛紊，诏令不出都门，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彦若镇凤翔，以茂贞为兴元尹，以嗣覃王率禁军送彦若，或茂贞迁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军旅所决，一委让能。让能恳谏不从，王师果败。或云此举乃让能报私怨也。茂贞先以长书与让能，继上表，仍拥兵至临皋驿，请诛宰相。帝遂斩枢密使李周瞳以徇，乃贬让能，仍诏送至军前。茂贞具礼出迎，至驿，复表请行朝典，让能奏曰：“晁错之辜，谬及于臣，今若归罪于臣，可纾国难。”帝不得已，贬让能雷州司户参军，遣中使害于驿内。识者以让能临难无苟免，亦得其死也。后追赠太尉，其子晓，貌如削玉，有制诰之才，仕梁至宰相。凤历年，洛都有变，为乱军误害，时皆叹惜之。

三镇拥兵杀二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汗流浃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龟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及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其名，终身退让，今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为刘崇龟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纳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讦崇龟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铤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铤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害。其子浣，有高才，同日害之。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铤，亦冤报之一事也。

儒将成败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裴度、韦皋是也。然而时有夷险，不可一概而论。王铎初镇荆南，黄巢入寇，望风而遁。他日将兵捍潼关，黄巢令人传语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敌，无污我锋刃，自取败亡也。"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正谓是也。谏议大夫郑宝曾献书以规，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为牙爪，何士参帷幄？当今大盗移国，群雄奋戈，幕下非旧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谈笑之秋也。"尔后罢军权，镇滑台，竟有贝州之祸。郑文公畋首倡中兴，传檄讨贼，杀戮黄寇，镇静关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胁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韦岫、郓州蔡崇、徐方支祥、许昌薛能、河中李都窦潏、凤翔徐彦若，狼狈恐惧，求免不暇。唯张濬大言，自方管、葛，

以无谋之韩建，倅用刚之孙揆，出征大卤，自贻败亡。尔后朱朴踵为大言，骤居相位，亦曾上表请破凤翔。所谓以羊将狼，投卵击石，幸而不用，何过望哉！客有谓葆光子曰：“儒将诚则有之，唐自大中已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囊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就有如卢藩、薛能者，目为麄才。一旦宇内尘惊，闾左飚起，遽以褒衣博带，令押燕颔虎头，适足以取笑耳！则韦昭度之惮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从事于东一作本省上事

河东节度副使李习吉，“习”，《五代史》作“袭”。尝应举不第，为李都河中从事。都失守，习吉自昭义游太原，辟为从事。习吉好学，有笔述，虽马上军前，手不释卷。太原所发笺奏军书，皆习吉所为也。因从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谏议大夫，使上事北省以荣之，竟归太原，复其戎职。庄宗即位，追赠礼部尚书。梁太祖每览太原书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陈琳、阮瑀，亦不是过。”

韩建始终

韩建两随李茂贞迫胁君上，杀戮辅相。昭宗出居，本幸鄜畤，建恳迎奉，请至华下，供亿之劳，具在《勤王录》。而杀害郯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驳论《勤王录》数条，且曰：“韩建不遇时可也，而云堤防道路，拱卫乘舆，欲盖而彰，则禁固之意可知也。又与诸道书云语诏书征赴行在，妄也。又曾无纠率诸侯，述保大定功之志也。”以为唐运陵替，皆有一作“由”。历数，自黄巢既戮，蔡贼生焉。宗权灭后，而朱玫、王行瑜继之。才舍茂贞，而有韩建。所

谓一莽虽死，十莽复生，何天意不祐乎！竟为朱温宰相。蜀先主闻之笑曰：“韩建非豹变之才，与朱温作相宜也。”葆光子曰：“华州韩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国，识有可嘉。于时号为‘北韩南郭’，郭即成令冒称也。士大夫可以依赖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义小亏，诸侯不至，葵丘之会是也。成、韩位居王辅，荷宠于唐，朱公有无君之心，露问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纠率同盟，亦可以结约亲邻，共张声势。而乃助桀作孽，画匹成蛇，舍我善邻，陈诚伪室。华阴失守，既无力以枝梧，鄂渚丧师，乃无名而陷没。非忠非义，吾所谓二公始终谬也。向使成令睦汉南诸侯，结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谋，固无所取。惜哉！”

孔纬惜盐铁印

孔纬在中书，朱全忠并有数镇，兵力强盛，表请盐铁印。诏下宰相议之，纬力争不从，谓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盐铁印，非兴兵不可。”全忠寻止。后韩建讨太原不利，为张濬所误，贬之。它日，昭宗欲再攻凤翔，以问纬。纬曰：“凤翔天子西门，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贤臣，殊未达时事。”纬曰：“陛下以臣为贤，是谤臣也。臣若贤，肯立于陛下之朝？”因称疾，以太子太师致仕，卒于华下。

神告罗弘信子绍威附

中和中，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曰“白须翁”。巫有宋迁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

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临淮王。弘信卒，子绍威继之，与梁祖通欢结亲，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军八千人，丰其衣粮，动要姑息，时人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主使频遭斥逐，由此益骄。绍威不平，有意翦灭。因与汴人计会，诈令役夫肩笼内藏器甲，扬言汴帅葬罗氏之女。绍威密令人于兵仗库断弓弦共甲襻，夜会汴人，擐甲持戈，攻杀牙军。牙军觉之，排闼入库，而弓甲无所施勇也。全营杀尽，仍破其家。人谓牙军久盛，宜其死矣。绍威虽豁素心，而纪纲无有，渐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疮，痛不可忍，意其牙军为祟，乃谓亲吏曰："聚六州四十三县铁，打一个错不成也。"绍威卒，其子周翰继之，俄而移镇滑台，罗氏失去其国矣。

燕王刘仁恭异梦

刘仁恭微时，曾梦佛旛于手指飞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自破太原军于安塞城后，士兵精强，孩视邻道。发管内丁壮，号三十万，南取邺中，图袁、曹之霸。先下甘陵，无少长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鸺鹠数头，飞下幄帐内，逐之复来。仁恭恶之。竟为魏军、汴军夹攻，大败之，杀其名将单可及，仁恭单马而遁。于时军败于内黄，尔后汴帅攻燕，亦败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帅开宴，俳优戏医病人以讥之，且问病状"内黄以何药可瘥？"其聘使谓汴帅曰："内黄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宾主大笑，赏使乎之美也。

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门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觐奏事，朝廷允之，盖军容使韩全诲与之交结。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鸾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时韩全诲深相交结，崔胤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与凤翔连兵，劫迁入洛之始。识者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阙，焚烧京城。是宴也，俳优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宴罢有言："他日须斩此优。"辔新闻之，因请假往凤翔，茂贞遥见，诟之曰："此优穷也，胡为敢来？"辔新对曰："只要起居，不为求救。"茂贞曰："贫俭如斯，胡不求乞？"安曰："近日京中但卖麸炭，可以取济，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赦之也。

朱全忠迎驾于凤翔

军容使韩全诲以驾幸凤翔，李茂贞比怀挟帝以令诸侯之意，惧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虑。乃结汴州同起军，助其迎驾。汴军傅城，川军乃攻兴元，其帅王万洪以无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并为蜀有，方变谋却助凤翔。于时命掌书记韦庄奉使至军前，

朱公大怒。自此与西川失欢，而汴帅军罢。

韩建卖李巨川

李巨川有笔述，历举不第。先以仕伪襄王，与唐彦谦俱贬于山南，褒帅杨守亮优待之。山南失守，随致仕杨军容复恭，与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导行者引出华州，复恭为韩建挫辱，极骂为奴，以短褐蒙之，毙于枯木。守亮槛送至京，斩于独柳树，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黄巢时，多救护导引朝士令趋行在，人有逃黄巢而投附，皆济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为韩建副使，朱令公军次于华，用张濬计，先取韩建，其幕客张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诣辕门请降，朱公谓曰：“车驾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道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识者谓韩建无行，求解怒于朱公，遂为所卖，时人冤之。巨川有子慎仪，仕后唐为翰林学士。唯张策本与张濬有分，携印而降，叶濬之谋。后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韩建，以兄呼之。寻奏移许昌，梁凤历初，亦遇害也。

天子赐勋臣诗

德宗皇帝好为诗，以赐容州戴叔伦。文宗、宣宗皆以诗赐大臣。昭宗驻跸华州，以歌辞赐韩建，以诗及《杨柳枝》辞赐朱全忠。所赐一也，或以敬，或以惮，受其赐者，得不求其义焉。

朱令公为昭宗拢马

汴帅朱公再围凤翔，与茂贞军战于虢县西槐林驿，大败岐军，横尸不绝，鲍气闻于十里。昭宗遂杀宦官韩全诲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贞亦斩其义子继筠首以送。于是车驾还宫，朱令俯首马前请罪，涕泣拢帝马行千步，帝为之动容。至京师，以宰相崔胤判六军。乃下诏诛宦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一十人，又凤翔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并赐自尽。天复三年，汴人拥兵杀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劫迁车驾，移都东洛。既入华州，百姓呼万岁，帝泣谓百姓曰："百姓勿唱万岁，朕弗原本作"无"，据商本校改。能与尔等为主也。"沿路有《思帝乡》之词，乃曰："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讫，泫然流涕。行至陕府，内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赐全忠，内人唱歌，全忠将饮酒，韩建蹑其足。全忠惧，辞醉而退。至谷水而杀内人可证及随驾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迁都至洛，左右并是汴人，虽有尊名，乃是虚器，如在笼槛，郁郁不乐。朱全忠以诸侯尽有匡复之志，虑帝有奔幸之谋。时护驾朱友谅等聚兵殿庭，诉以衣食不足，帝方劳谕，友谅引兵升殿，帝颠仆入内，军士蹑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谅曰："臣非敢无礼，奉元帅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斩数辈，竟为乱兵所害。内人李渐荣、裴正一闻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谅、氏叔琮扇动军情，诛朱友谅、氏叔琮，以成济之罪归之。友谅等临刑诉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当如我。"后全忠即位，为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请杀德王

辉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诸王子孙，并密为全忠所害。德王，

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刘季述等废昭宗，册为皇帝。季述等伏诛，令归少阳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渐盛。全忠恶之，请崔胤密启云："太子曾窃宝位，大义灭亲。"昭宗不纳。一日，驾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吾之爱子，何故频令吾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全忠闻之。宴罢，尽杀之。

谋害衣冠

辉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旧朝达官尚在班列，将谋篡夺，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贬降。旧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大夫赵崇、王赞等，于滑州白马驿赐自尽。时宰相臣柳璨性阴狡贪权，恶枢等在己之上，与全忠腹心枢密使蒋玄晖、太常卿张廷范密友交结而害枢等。俄而廷范辕裂，玄晖与柳璨，及弟瑶、瑊相继伏诛。先是，故相张濬一家并害，而弃尸黄河。朱公谋主李振累应进士举不第，尤愤朝贵，时谓朱全忠曰："此清流辈，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尔朱荣河阴之戮衣冠，不是过也。俄而辉王禅位，封济阴王，于曹州遇鸩而崩。唐祚自此灭矣。

诬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蒋玄晖为枢密使，伺帝动静。积庆何太后以昭宗见害之后，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宫人阿秋面召玄晖属戒，所乞它日传禅之后，保全子母性命。言发，无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传禅，召玄晖到汴州，责以太迟。玄晖以传禅先须封国，授九锡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锡，看作天子否？"玄晖归奔洛阳，与宰相商量，为赵殷衡诬谮，云与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杀太后及宫人，而诛蒋玄晖，时人冤之。赵殷衡后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实

是何姓。仕后唐明宗为宣徽使，出为许昌、沧州两镇，时人知其狡谲倾险，莫不惮之。

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遗充史馆修撰崔瑑进状，以堂叔母在孟州济源私庄，抱疾加甚，无兄弟奉养，无强近告投。兼以年将七十，地绝百里，阙视药膳，不遑晓夕，遂乞假躬往侍疾。敕旨依允。时人义之。或曰："避祸而享义名者，亦智也。"

秦宗权诉不反

黄巢破后，蔡州秦宗权继为反逆，兵力强锐，又复称僭，山东诸郡苦之，十年之间，屠脍生聚。汴帅朱全忠尽节御之，宗权为部将申丛擒而折足囚缚，朱全忠具表槛送至京，京兆尹孙揆率府县吏阅之，宗权即槛中举首曰："宗权非反也，大尹哀之。"观者因以为笑。

李摩云掷钵从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至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栅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自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于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卷第十六

以酒致祸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酒酣，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每事误禀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斩从晦，留藏耀，列其夤，械斩于寿春市。葆光子曰："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据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托以寒热，召之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鞯足端简门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诲之所致也。"

蜀使洪饮

梁太祖初兼四镇，先主遣押衙潘岏持聘。岏饮酒一石不乱，每攀宴饮，礼容益庄，梁祖爱之。饮酣，梁祖曰："押衙能饮一盘器物乎？"岏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岏并饮之。岏愈温克，梁祖谓其归馆，多应倾泻困卧，俾人侦之。岏簪筍箨冠子，秤所

得酒器，涤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郑顼持聘，梁祖问以剑阁道路，顼极言危峻。梁祖曰：“贤主人可以过得？”顼对曰：“若不上闻，恐误令公军机。”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杀兄

朱瑾之据兖州，梁祖攻之未克，其从父兄齐州刺史琼先降，与琼同诣壁下以晓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规出献款曰：“兄已降，愿贷瑾不死，请以镇委吏。”既而启延寿门，陈牌印于笥曰：“兄来，请先奉此。”梁祖命琼受之，葛从周疑诈，选勇士孙少迪等仗剑以驭。琼曰：“彼力屈，不足疑。”琼进前受印籥，瑾单马曰：“兄独来密语耳。”始相及，瑾令骁卒董怀进勾曳琼坠马，乃发所匿刃杀琼，勾戟突出牵入之。须臾，城上鼓噪，掷琼首于埤也。我军失色，梁祖哀恸久之，斩军谋徐厚，署琼弟玭为齐州防御使，恩礼殊厚。瑾竟弃城投扬州。

马景设诈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敌垒尚坚，旦思班退。亲从指挥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载矣，今奸党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为告事者。有骑卒马景应命，因朱友伦总骑军且至，将大出兵迓。景请其时给骏驷，杂所出队中。十许里，跃马西逸，叩岐阃，以军怨东遁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万，俟夕将逝，宜速掩之。当落我机内矣。然是往也，决无生理，愿录其妻孥。梁祖凄然止其行，景固请，乃徇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不十里，果风骑却走，岐人纳之。不失厥料，岐军启两扉悉众来。我师宿已秣马饱士，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大破岐军，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贞丧

胆，昭宗降诏还京，始遂奉迎矣。功归高公，而马景妻孥倍加轸恤。且解扬以守正为忠，不顾其身也。马景以死命行诈，非图身也，人之难事，唯景有之。

朱延寿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寿州朱延寿将举军以背杨行密，请杜荀鹤持笺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寿飞骑以赴，俱为淮军所杀。延寿之将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寿曰："愿日致一介，以宁所怀。"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阖州中之扉。而捕骑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发百燎，庐舍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无以过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晋公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应为福耳。"咸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唯斗帝王之宫宿，唯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它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谶，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为"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乃斯事也。安知钟于砀山之朱乎？

木中异文

梁开平中，潞州军前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人因伐树倒，分为两片，内有六字，皆如左书，曰‘天四十载石进’。”乃图其状以献。仍付史馆。尔后唐庄宗皇帝自晋王登位，以为应之。中间石氏自并门受国，称晋朝，湖南马希范解释此字表闻焉。

薛贻矩画赞

梁相国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与北司交通。天复中，翦戮阉官，贻矩尝与韩全诲等作写真赞，悉纪于内侍省屋壁间，坐是谪官。它日赍唐帝命禅于梁，仕至宰相。

舂磨寨

黄巢自长安遁归，与其众屯于陈、蔡间澱河，下寨连络，号“八山营”。于时蔡州秦宗权惧巢，以城降之。时既饥乏，野无所掠，唯捕人为食。肉尽继之以骨，或碓捣，或硙磨，咸用充饥。天军四合，巢军不利，其党骇散，频为雷电大雨淹浸其营，乃与妻孥昆弟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外甥林言斩首送徐州时溥下裨将李师锐，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脱难

梁祖亲征郓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土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乌止于峻堞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乌鸟也，将有不如意之事。”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掩扑，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来迎，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间，为贼所迫，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因获免焉。副使李璠、都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被十四五箭。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

梁祖梦丁会

丁会为昭义节帅，常惧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谓敬翔曰：“吾梦丁会在前祗候，吾将乘马欲出，圉人以马就台，忽为丁会跨之以出。时梦中怒，叱喝数声，因惊觉，甚恶之。”是月，丁会举潞州军民归河东矣。

殿栋折坠

梁祖末年，多行诛戮。一夕，寝殿大栋忽坠于御榻之上。初，闻土落于寝帐上，乃惊觉。久之，又闻有小木坠于帐顶间，遂懼然下床。未出殿门，其栋乃坠。迟明，召诸王近臣令观之，夜来惊危，几不相见，由是君臣相泣。又曰：“惊忧之时，如有人引头于寝阁门内云：‘里面莫有人否？’所以匆忙奔起，得非宫殿神乎？”它日，又游于大内西九曲池，泛鹢舟于池上。舟忽倾侧，上堕于池中。宫嫔并内侍从官并跃入池，扶策登岸，移时方安。尔后发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祸。舟倾栋折，非佳事也。

梁祖围枣强事

梁祖末年，用军不利，河北数镇，不顺其命。一旦躁挠，坚要亲征。师次深州界，遂令杨师厚分兵攻枣强县，半浃旬方拔其垒。是邑也，池湟坚牢，人心犷悍，昼夜攻击，以至疲竭。既陷之日，无少长皆屠之。时有一百姓来投军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间，乃谓周彝曰："请一剑，愿先登以收其城。"未许间，忽然抽茶担子挥击周彝，头上中担，几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枣强城中遣来令诈降，本意欲窥算梁军招讨使杨师厚，斯人不能辨，误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劲如此。

仇殷召课

梁司天监仇殷，术数精妙，每见吉凶，不敢明言。稍关逆耳，秘而不说，往往罚俸。盖惧梁祖之好杀也。梁自昭义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乡不利，王景仁大败，皆为太原节使嗣晋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怀子孙之忧，唯柏乡狼狈，亦自咎云："违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卷第十七

梁祖为佣保

梁祖，宋州砀山县午沟里人。本名温，赐名全忠，建国后，改名晃。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诚早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养寄于同县人刘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无行。崇母抚养之，崇弟兄尝加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窜，为崇追回，崇母遮护，以免朴责。善逐走鹿，往往及而获之。又崇母常见其有龙蛇之异。它日，与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贼，伯兄昱与母王氏尚依刘家。温既辞去，不知存亡。及温领镇于汴，盛饰舆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皇恐，辞避深藏，不之信。谓人曰："朱三落拓无行，何处作贼送死，焉能自致富贵？汴帅非吾子也。"使者具陈离乡去里之由，归国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与崇母并迎归汴，温盛礼郊迎，人士改观。崇以旧恩，位至列卿，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贵，封晋国太夫人。仲兄存于贼中为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于母，欢甚，语及家事，谓母曰："朱五经辛苦业儒，不登一命，今有子为节度使，无忝先人矣。"母不怿，良久，谓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谓英特，行义未必如先人。朱二与汝同入贼军，身死蛮徼，孤男稚女，艰食无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诸无取也。"温垂涕谢罪，即令召诸兄子皆至汴，友宁、友伦皆立军功，位至方镇。

梁祖张夫人

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蕤，曾为宋州刺史。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因以妇礼纳之。温以其宿款，深加敬异。张贤明有礼，温虽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谋军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郓，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无依，寓于辎车。"张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张氏答拜泣下，谓之曰："兖、郓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寻干戈，致吾姒如此。设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为尼，张恒给其费。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

朱邪先代

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碛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后克用祖朱邪执宜与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归朝，德宗于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都督。后迁于神武川黄花堆之别墅，即今应州是也。执宜生赤心，以讨徐州庞勋功，赐国姓并名，号李国昌。懿宗问其先世所出，云本陇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与汝同乡里。"敕令编籍郑王房。始为云州大同军节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节度，其侄克让为羽林将军，其子克用最闻名，以破黄巢功，为太原节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执宜号懿祖、国昌号献祖、克用号太祖皇帝。太祖在妊十三月，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躁，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

日，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能连射双鸟，至于树叶针锋马鞭，皆能中之。曾于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仆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或所居帐内，时如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献祖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飞虎子”。眇一目，时号“独眼龙”，功业磊落，不可尽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亲王拜蕃侯

唐乾宁中，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拥兵胁君，诛戮宰辅，焚烧宫阙。初，帝西幸凤翔，昭宗出居石门莎城，太原克用领蕃汉马步入京，三镇大惧。是年破邠州，斩王行瑜。昭宗嘉奖倚赖，命延王丕、丹王允赍诏赐李公衣服。兼令二亲王设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晋王以宠之。延王才识过人，聪悟辩慧，在晋阳留宴累月，每献酬乐作，必为晋王起舞，后为韩建所杀。

李习吉溺黄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师，次河西县，王珂于冰上构浮航，公渡浮航，马足陷桥。李习吉从，马轶坠河，习吉抱冰，舟人拯之获免。王珂惧，公谓曰：“公之于吾，非机桥者，何嫌之有？李谏议有闻于时，则不吾知也。”置酒笑乐而罢。习吉，右相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博翼也。”其见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进军攻王镕于常山。赵之宾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谓王镕曰：“事急矣，速决所向。式愿为行人。”即出见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违盟爽信，弊赋已及于此，期于无舍。”式曰：“明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王氏今降心纳质，愿修旧好，明公乃欲穷兵黩武，残灭同盟，天下其谓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谓之曰：“与公戏耳。”镕即送牛酒币货数万犒汴军，仍令其子入质于汴，因而解围。近代之鲁仲连也。

宦官阴谋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启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韩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妇人数十以进，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以为城社，视崔胤眥裂。时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诀别。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诲引禁军，陈兵仗，逼帝幸凤翔。它日，崔胤与梁祖叶谋以诛阉宦，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尝谓亲知曰：“灭吾族者，必缁儿也。”缁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友曰：“助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

晋王上源驿遇难

晋王李克用妻刘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弘益。先是，

汴州上源驿之变，晋王愤恨，欲回军攻之。夫人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退。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晋王危惧，与周德威议，欲出保云州。刘夫人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何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藩？”晋王止行，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刘鄩忠于旧主

王师範之镇青州，以部将刘鄩窃据兖州。先是，汴将葛从周镇于是邦，因出征，刘鄩将图兖也，诈为茶商，苞苴铠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窃发之日，得其徒千人，据其府舍，升堂拜从周之母，仍以礼待其妻子，子弟职掌、妻孥供亿如常。俄而从周攻其城，梯幢云合，鄩以板舆请从周母登城，谕从周曰：“刘将军待我不异于儿，新妇已下，并不失所。”从周在城下歔欷，即时退舍。及青州兵败，师範纳款，梁祖遣使谕鄩，鄩曰：“臣知王公修好，与梁国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见其势穷，擅命不顾，非尽心于所事也。仆俟王公之命，俯首非晚。”至是师範谕之，方以城归。梁祖多其义，超擢非次，官至方镇，为梁之名将。

驳昭宗谥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

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诐，滋不悦，时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苏楷为衣冠土枭。

晋世子入觐赐□鹅酒器

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我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鹅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

邺王偷江东诗

邺王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

魏博衙军

魏博富雄，列侯专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罗绍威愤衙军制己，密闻梁祖，表里应接算杀之。杨师厚后入魏城，揖出罗周翰，因而代之。师厚卒，梁以贺德伦领镇，分其土宇，创立相贝为节镇，灭

其力用。三军作乱，胁持德伦，背梁归晋。其状词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乐毅辞燕，且异倾邪之行。"晋王览状，拥兵亲临，先数张彦胁主虐民罪而斩之，便以张彦亲军五百人带甲持仗，环马而行。晋王宽衣缓带，略无猜间，众心大服。它日资魏博兵力称健，竟平河南也。衙军自罗绍威杀戮后，又迫胁贺德伦，复拥兵持赵在礼，天成初，赴行在，于时又杀三千家，乃世袭凶恶也。

缚驴戴旗

晋王之入魏博，梁将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觇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一步一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早缚刍为人，插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老者，曰："军去已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其计谋如是。

卷第十八

杨千郎

庄宗异母弟存乂，即郭崇韬女婿，伏诛。先是，郭崇韬即诛之后，朝野骇惋，议论纷然。庄宗令阉人察访外事，言存乂于诸将坐上，诉郭氏之无罪，其言怨望。又于妖术人杨千郎家饮酒聚会，攘臂而泣。杨千郎者，魏州贱民，自言得墨子术于妇翁，能役使阴物，帽下召食物果实之类。又蒲博必胜，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说炼丹干汞，易人形，破扃鐍。贵要间神奇之，官至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与存乂同罹其祸。

娠子能语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声闻于外，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军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产。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也。太祖欲试以诚，召于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过束帛数缗而已。所得赐与，必分部下。战胜凯还，侪类自伐，帝徐言曰："人战以口，我战以手。"众皆心服其能。

明宗独见

庄宗晏驾，明宗皇帝为将相推举，霍彦威、孔循上言，唐运已衰，请改国号。明宗谓藩邸近侍曰："何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仇，为昭宗皇帝后，国号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名号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献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战，为唐室雪冤，身编宗属。武皇功业，即吾功业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绍，于意何嫌？运之衰隆，吾当身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独见也。

庄宗诸弟遇害

赵在礼作乱，诸将拥明宗入阙。未到间，从马直郭从谦攻兴教门，帝母弟存渥从上战，及宫车晏驾，存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至风谷，为部下所杀。刘皇后欲出家为尼，旋亦杀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众请杀存霸，以安人心，符彦超不能禁。时存霸已剪发，衣僧衣，谒彦超，愿为山僧，竟不免也。存纪、存确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报安重诲，重诲曰："主上已下诏寻访，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杀之。"果并命于民家。后明宗闻之，切让

重诲，伤惜久之。

刘皇后笞父

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它日，成安人刘叟诣邺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时，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岌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然为太后不礼，复以韩夫人居正，无以发明。大臣希旨，请册刘氏为皇后。议者以后出于寒贱，好兴利聚财，初在邺都，令人设法稗贩，所鬻樵苏果茹，亦以皇后为名。正位之后，凡贡奉先入后宫，唯写佛经施尼师，它无所赐。阙下诸军困乏，以至妻子饿殍，宰相请出内库俵给，后将出妆具银盆两口，皇子满喜等三人，令鬻以赡军。一旦作乱，亡国灭族，与夫褒姒、妲己无异也。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朴扶掴搭，竟为囂妇恩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刘后以囊盛金合犀带四，欲于太原造寺为尼，沿路复通皇弟存渥，同篑而寝，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

明宗诛诸凶

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

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真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

韩伊二妃夏夫人附

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冯道尊册契丹主，大张宴席。其国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嫱、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宠，后嫁契丹突欲，名李赞华，所谓东丹王，即阿保机长子。先归朝，后除滑州节度使，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夏鲁奇家，今为尼也。

无官酬勋

乱离以来，官爵过滥，封王作辅，狗尾续貂。天成初，桂州节度观察使马尔，即湖南马殷之弟，本无功德，品秩已高，制词云：“尔名尊四辅，位冠三师。既非品秩升迁，难以井田增益。”此要语也。

议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贾谊所以长叹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纂，安重诲用事，取谋于孔循，旧相豆卢革、韦说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极荐崔协，而任圜力争之，云："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呼为'无字碑'。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代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谗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蛣蜣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终相之。帝曰："冯书记先帝判官，与物无竞，可以相矣。"由是道与协并命而舍李琪，识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从荣出镇邺都，或一日，上谓安重诲曰："从荣左右，有诈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险，岂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闻后，稍难安处，且望严戒。"遂止。

明宗恶贪吏

明宗皇帝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苌蔺，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

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

诛不孝

缑氏县令裴彦文，事母不谨，诛之。襄邑人周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明宗降敕赐死。

安重诲枉杀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圆、图、回、团，雍穆有裕，风采俱异。圜美姿容，有口辨，负筹略。平蜀后，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简拔贤俊，杜绝幸门，忧国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诲忌之，常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渐深。俄罢三司，除太子太保，归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乱，立遣人称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气不挠，中外冤痛。清泰中，赠右仆射。

卷第十九

玉界尺

太傅致仕赵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学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缙绅仰之。

周玄豹

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澄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它年甚贵。”来岁，二人果睹零落，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犹重之，言事多中，承业俾明宗易衣列于诸校之下，以它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榜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纂，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诸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于妖惑。”乃令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八十而终。又闻尝与蜀高祖预说符命嗣主，至于云龙将相，其言无不

符验。果异乎哉！

老益贪

礼部尚书崔贻孙，年过八十，求进不休。囊橐之资，素有贮积，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后，二子争财，甘旨医药，咸不供侍。书责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无为老朽，岂放尔邪！”为缙绅之笑端。

解玄龟进诗

道士解玄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所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切，堪笑也。”时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

击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进其牙，大如拳，褐溃皴裂。赵凤言于执政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已施数千，闻毁碎，方遂摈弃之云云。此僧号智明，幽州人，仆尝识之。

崔协对扬

明宗问宰相冯道，卢质近日吃酒否？对曰：“质曾到臣居，亦饮数爵，臣劝不令过度。事亦如酒，过即患生。”崔协强言于坐曰：“臣闻‘食医心镜’酒极好，不假药饵，足以安心神。”左右见其肤浅，不觉哂之。

降龙大师

五台山僧诚慧，其徒号为“降龙大师”。镇州大水，坏其南城，诚慧曰：“彼无信心，吾使一小龙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龙故也。同光初到阙，权贵皆拜之，唯郭崇韬知其为人，终不设拜。京师旱，迎至洛下祈雨，数旬无征应。或以焚燎为闻，惧而潜去，至寺惭恚而终。建塔号“法雨大师”，何其谬也。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云山中要千数番麁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夏鲁奇附

阆州守御指挥使姚洪，梁时经事董璋。璋将书□频诱，洪以大义拒之。城陷被擒，璋责之，洪大骂璋曰：“老贼孤恩背主，吾于尔何恩，而云相负？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无尽。今天子付以茅土，结党反噬，尔本奴才，即无耻。吾忠义之士，不忍为

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肤，然镬于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骂不已，明宗闻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卫，给赐颇优。于时夏鲁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并为忠烈也。

座主门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议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

戏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教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相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死。又以毁訾宰臣，责授岚州司马。

明宗奖冯道

明宗谓侍臣曰：“冯道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而食，卧则刍稿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从荣曰："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时从荣方聚杂进士浮薄之子，以歌诗吟咏为事，上道此言规讽之。或一日，秦王进诗，上说于俳优敬新磨，敬新磨赞美，而曰："勿讶秦王诗好，他阿爷平生爱作诗。"上大笑。

诙谐所累

宰相冯道，形神庸陋，一旦为丞相，士人多窃笑之。刘岳与任赞偶语，见道行而复顾。赞曰："新相回顾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园册》来。"道之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授散骑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

明宗不乐进马张虔钊附

泾原帅李金全，累历藩镇，所在掊敛。非时进马，上问其为治如何，莫专以进马为事。虽黾勉受之，圣旨不怿。张虔钊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廪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它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朝论鄙之。虔钊好与禅毳谜语，自云知道，心与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饭僧，更希福利。

议者以渠于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后叛入蜀，取人产业，黩货无厌，蜀民怨之。或说在蜀问一禅僧云："如何是舍利？"对曰："垂置僦居，即得舍利。"清河惭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长兴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敕旨褒称之，议者曰："虽孙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与易地而处矣。"

明宗讽孟鹄

孟鹄自三司勾押官历许州节度使，上曰："鹄掌三司几年，得至方镇？"枢密使范延光奏对。上曰："鹄实干事人，以此至方镇。争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径忝冒，故以此讽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合处极法。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吾不得，非但卿言。"竟处死。

卷第二十

见马抚髀

上问范延光见管马数，对曰：“见管马军三万五千。”上抚髀叹曰：“朕从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骑军不过七千。先皇帝与汴军校战，自始至终，马数才万。今有铁马三万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卒练士将帅之不至也。老者马将奈何？”延光以马数多，国力虚耗为言，上亦然之。

受赂曲法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女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至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

令妻来朝，惧事发，令内地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及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惟从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宫哀祈，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

因事纳谏

冯道对："太子食，有邪蒿，师傅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事乎！"上退，问群臣"邪蒿"之义。范延光对："无名之役，不急之务，且宜罢之。"自安重诲伏诛，而宦者孟汉琼连宫掖之势，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因宰臣奏对，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惊悟上意也。上圣体乖和，冯道对寝膳之间，动思调卫。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见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风虚之疾。冯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讽悟上意。

秦王轻佻

秦王从荣之为元帅，轻佻浅露，狎近浮薄。列坐将帅，而与判官论诗。未跻大位，而许人祸福。由是中外忌惮，竟及诛败。上闻从荣伏诛，悲骇几落御榻，气绝复苏者再。由是不豫转增，以至晏驾。自云："我今日自作刘窟头也。"

沈徽曲江吟温颉附

吴兴沈徽，乃温庭筠诸甥也。尝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不独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调，善杂画，每

理发则思来，辄罢栉而缀文也。有温颉者，乃飞卿之孙，宪之子。仕蜀，官至常侍，无它能，唯以隐僻绘事为克绍也。中间出官，旋游临邛，欲以此献于州牧，为谒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时号“钟馗”，颉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奸秽而流之。

姜志认父

姜志，许昌人，自小乱离，失其父母，尔后仕蜀，至武信军节度使。先是，厩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频罹鞭扑。一旦告老于国夫人，请免马厩之役，而丐食于道路。夫人愍之，诘其乡贯姻亲，兼云有一子，随军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记验，一一述之。果志之父也。洎父子相认，悲号殒绝。志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偿昔日所误之事。举国嗟叹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馆主王鄑尚书，自西京乱离，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龛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之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数任，即王鄂。近闻殁于雅斜，往往灵语说事如平生。又言我为阴官云云，即记前生不诬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万州人，粗解书记，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往广州谒嗣薛王，归装甚丰。于时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开府，前陵州

王洪使君，皆未宦达，舒子窃资而奉之。尔后三人继登显秩，而恃此阶缘，多行无礼于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寻为王公所鄙。次依宋开府，亦以不恭见弃，转荐于嘉牧顾珣。珣承奉贵近，误奏为团练判官，赐绯，转员外郎。未久失意，复疏之，俾其入贡，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实要斥远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经年，乃诣堂陈状，只望本分入贡之恩泽。朝廷以其北面因依，莫测本末，优与拟议，转检校工部郎中。所谓三斥三遇也。愚尝览吴武陵为李吉甫相所误致及第，因类而附之。

杜何博士高讽附

杜何博士，相国驸马悰之子。仕蜀至五转，无它才俊，止以贵公子享俸禄而已。耻其官卑，诣执政陈启，自述门阀，其末云："昔年入贡，仕在花树韦吏部先德之前；即韦庄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冯长官小男之后。"即少常锐也。执政愍而慰之。有高讽者，自云太尉诸孙，羁旅三川，而多忤物。每叹求官不遂，遍告人曰："何不还我罗城来？"盖以掌武所筑，蜀人安之。其疏阔皆如此也。

韦巽尪钝周仁矩附

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蒙钝，率由婢妪。仕蜀，先主以其事旧，优容之，以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门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为驸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于市肆酒坊之间，人有哀者，日获三二百钱，与其徒饮啖而已。成都人皆嗟叹之。

中令忍欲王彦章附

唐凤翔李[illegible]令公，收蜀充馈运使，于蜀城东门外下营。魏王与郭侍中入居蜀宫，玉帛子女，它人无复见矣。中令寂寞无以遣，适颍川陈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阶缘，而得候谒，因求一美人以献之。有萧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宠爱也，曾赐与凤翔归降指挥使王胡，忘其名。赐名丞弇。王胡乃岐王赐姓，连“彦”字，卒后，萧氏寡而无子，其容态明悟，国人具闻。陈致媒氏，诱之而献。抱衾之夕，中令于窗隙中窥之，叹其妍妙，乃诘所来。左右方以王胡为对，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诚不可容。然其向来，吾之子侄矣。此事不可。”遽令约回。时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复礼，诚贵达人难事，颍川每为愚话之。周彦章本姓王，以军功为金吾卫使。后主采选宫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内人欲选入宫。王乃按剑曰：“某是先皇令与周氏作义男，本姓王，为众所闻也。岂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军将无妇者，以女衣襟结之，便为夫妻。尔后国变，王乃领兵于大安楼前，胁后主诛君侧韩昭等，即其事也。

何见鬼

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之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娉，少环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它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存焉。亡者之魂无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它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它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斋忏，其疾遂痊。竟受其环钏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

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少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预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之政，悉此类也。

孙卵斋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人号“孙卵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其将来升沈。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皆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愚同席备见说，故记之。

冯见鬼

遂宁有冯见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令公知俊交替，摭其旧事，叠有奏论。冯生谓颍川曰：“府主虽号元戎，前无旌节所引，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彭城伏诛。有官人林泳者，本闽人也，尝谓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妖。”冯闻之甚不平。或一日，对众谓之曰：“阁下为官，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生，许为解其冤也。它皆类此。

休公真率

沙门贯休，钟离人也。风骚之外，精于笔札，举止真率，诚高人也。然不晓时事，往往诋讦朝贤，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须登坛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衔之，乃遽于黔中因病以《鹤诗》寄意曰："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以诗见意也。冯涓大夫有大名于人间，沦落于蜀，自比杜工部，意谓它人无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谒韦书记庄，而长乐公后至，遂与相见，欣然抚掌曰："我与你阿叔有分。"长乐怒而拂袖。它日谒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师似我礼拜也。"自是频投刺字，终为阍者所拒。休公谓韦公曰："我得得为渠入蜀，何意见怪？"道门杜先生。亦以此疏之。国清寺律僧尝许具蒿脯，未得间。姜侍中宅有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谓律僧曰："乃蒿饼子何在？"其他皆此类。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尝跨马。时人甚重之，异乎广宣、栖白之流也。

《北梦琐言》二十卷，富春孙光宪纂集唐末、后梁、后唐、石晋时事。此书乃武林忻悦学家藏陕刊旧本，今归成芥庵夏隐君。中间刊误舛讹，如日曰、纂篡、欢叹、虽难、关阙、祸福等字，可以意改，余不敢强，以俟别本订之。至正二十四年，岁次甲辰，五月七日写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辍卷。华亭在家道人孙道明识于泗北村居映雪斋，时年六十又八也。连日梅雨，时西南二乡，皆成巨浸，丰年未卜，今日喜晴，聊书记耳。

丙辰五月，侍疾于家，因假琴川书屋所藏吴方山钞本核过，吴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从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节，叶石君识。

逸文卷第一

杨云外飞空蹑虚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亵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颡，自是信有神仙矣。《广记》四十。

向隐射覆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

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出奔，为梁将贺瓌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慑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广记》七十九。

强绅望气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卤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跷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隐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妪止之，谓孙少年也，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广记》八十。

彭钉筋相术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

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迅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同上。

郑山古授黄承真阴符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傥行吾教以穰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子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禀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谶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同上。

马处谦谈命奇验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

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洎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迅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同上。

黄万户神术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辂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辂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同上。

僧怀濬书吉凶

秭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

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絷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胡卢，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殚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荼毗之。《广记》九十八。

马希声谋杀沈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汴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广记》一百二十四。

韦承皋修黄白术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

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沈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同上。

王宗黯诬杀裴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羁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沉滟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同上。

公乘通投生为驴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慝，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皆知之。《广记》一百三十四。

武穆王巡边遇怪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襕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睢盱，莫知何物。左右

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广记》一百四十五。

二顾死无坟墓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虽为戎倅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熏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尊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广记》一百五十八。

杨鼎夫是盐里人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

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同上。

牛希济梦异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同上。

蜀后主王衍拜唐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容，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仕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广记》一百六十三。

章孝子割股炼指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启出游，殂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旁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像。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有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溥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广记》一百六十八。

许宗裔决狱雪冤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杖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镫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缧囚纷诉，且言丝钩纨乃是家物，与被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家缲丝车，又各赍绸纨卷，问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绸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广记》一百七十二。

陈敬瑄大度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

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齑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广记》一百七十七。

逸文卷第二

王建戒部下骄暴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勍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汝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勍胸上打人，推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广记》一百九十。

许存斩三王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觇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禀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其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誓]凭陵，若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

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絷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同上。

王俳优巨力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广记》一百九十二。

周归祐屡遭重创不死

燕之旧将周归祐，蓟门更变之际，以剑拄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同上。

许寂遇剑侠杜光庭齐己附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

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乃鹿卢跷。"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沩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丁秀才奇术致物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羡。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同上。

韩定辞诗中僻典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巘嵇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

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彧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彧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彧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彧：“巖嵇之山，当在何处？”彧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广记》二百。

赵大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五余辈，皆著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广记》二百三十四。

陈涤误书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广记》二百四十二。

高季昌推崇梁王

□□□□□□□董掌奏记，府主褊急。□□□□□□□□□诣梁园劝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段数十匹以安之。董虽禀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衣段，乃谬恩也。《广记》二百四十四。

胡恬授马处谦星诀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广记》二百十五。

醋泥医火烧疮甚验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广记》二百二十。

僧惠照梦相国寺中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镕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谍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广记》一百一。

蜀王先主礼僧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广记》二百五十二。

蜀王先主亲骑军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

□□□□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淮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曰大顺□□□□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

逸文卷第三

路德延放恣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广记》二百六十四。

东西川人轻薄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广记》二百六十五。

薛韦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州留后。时宰相韦说、郑珏，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

酒馔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赡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跧荆楚。明年，保勖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𦈡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州幕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广记》二百六十六。

卢程以氏族傲物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同上。

蜀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从，髡发行㹠，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以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鄄城，轻薄幕寮皆害之。同上。

孙光宪异梦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勖见召上桥，授以笔研，令光宪指㧞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櫜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鞹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广记》二百七十九。

托梦区分财产

湘湖有大校周蔼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以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傥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贻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归来，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

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广记》二百八十一。

郑起空宅梦异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而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同上。

于世尊妖妄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錾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缰，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广记》二百八十九。

大慈寺佛光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同上。

大轮咒术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同上。

崔从事梦神赐药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惟崔仓皇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痁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同上。

计氏江涨遇救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帻佩刀者洎朱衣秉简者安存之，令洎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广记》三百十三。

马希声暴卒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同上。

土偶避位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神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广记》三百十四。

璧山神

合州有璧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穑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广记》三百十五。

江伥

江河边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载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妪、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汭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裙裾，殆似水湿，汭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广记》三百五十二。

庙神开穴口江水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壅，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璪，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𨽻往省之，至夜，韩家人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同上。

李矩冤狱

成汭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贼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忠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栲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

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月，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同上。

陶福暴疾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道，拥一人步行，荷校絷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同上。

僧彦脩恍惚见秦王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未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广记》三百五十三。

蜀先主掷骰子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

赐之。《广记》三百七十四。

僧彦先犯隐秽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慝，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俛俛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亵，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广记》三百八十五。

母猪龙湫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邑长具牢醴，命邑宰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夫人之至诚，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广记》四百二十三。

雷公篆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

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箓》，与雷同职。”因取其箓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叉地为井，号“拳叉井”；或画一士负薪枅，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箓。或云：“《三洞法箓》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广记》三百九十五。

逸文卷第四

电取乖龙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尝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蛇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广记》三百九十五。

僧子朗祈雨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俦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广记》三百九十六。

金银化烟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竟以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室，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箧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广记》四百一。

赵廷隐家莲花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谭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岐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岐分三朵，蜀主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广记》四百九。

毒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闾，非茅搜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榉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熏，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椹汁服之即

愈，僧光远说也。《广记》四百十三。

烧畲毙龙

大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畲，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广记》四百二十三。

钓鱼见龙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惰学，爱钓术，日往潭上。一旦龙见，满潭水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广记》四百二十四。

湫龙会亲

彭州濛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婚，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絷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

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同上。

盐井中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同上。

捕鱼获龙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鬐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广记》四百二十五。

乖龙入口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青将郭彦郎者，行舟峡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指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同上。

误杀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州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塱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神之罚，斯又何哉？"同上。

斗龙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同上。

武休潭蛟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同上。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鼍。"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虬蜧蛟蝹，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黏，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蛇力困，里人喧噪以助，竟毙之。同上。

周雄毙虎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杈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常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

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谨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大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广记》四百三十二。

捕鹿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麀鹿声，则麚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广记》四百四十三。

捕猴

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广记》四百四十六。

犬逐狐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广记》四百五十五。

张蚤子神

梓潼县张蚤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嶲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蚤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蚤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广记》四百五十八。

神山大蛇

孙光宪曾行次叙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镫，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广记》四百五十九。

唐庄宗出猎毙大蛇

太原属邑有清水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刲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同上。

毒蛇遇制

恒州井陉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鹍鹅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同上。

鹳捕蛇

南方有鹳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转，因得而啖。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篾缹缚其巢，鹳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广记》四百六十三。

南人采龟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黏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广记》四百七十二。

砂俘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广记》四百七十九。

高季昌论唐庄宗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觐，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钞《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

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贻厥子孙。《广记》五百。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範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绿腰、莫靼、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常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

林按：据人文本《广记》卷二百五增。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开元天宝遗事

（外七种）

明皇杂录　松窗杂录　开天传信记

本事诗　杜阳杂编　剧谈录

桂苑丛谈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总目录

开元天宝遗事
明皇杂录
松窗杂录
开天传信记
本事诗
杜阳杂编
剧谈录
桂苑丛谈
返回总目录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王仁裕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开元天宝遗事》，五代王仁裕（880—956）撰。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以文辞知名秦陇间。后随唐废帝于军中，凡传谕檄文、书函、诏令，多出其手。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工诗文，通晓音律，尝集其平生所作诗万余首为百卷，号《西江集》，今佚。新旧《五代史》有传。是书共一百五十九条，记宫中琐闻杂事，尤留意宫内外风俗习尚。如七月七日乞巧、红丝结褵、金钱卜、斗花、秋千、灵鹊报喜等，均有记载；唐明皇、杨贵妃、其他王公贵族淫靡之风，亦多涉略。故尤为后世戏曲小说家、掌故家所重。唯是书多采摭民间传闻，未能详核史实，故疏失舛误之处，亦所不免。洪迈《容斋随笔》摘其谬误者四事，良有以也。《开元天宝遗事》，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清《补五代史艺文志》均有著录。传世刻本有：明张氏建业铜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均二卷；《续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唐人说荟》本等，均一卷。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五朝小说大观》本、《唐代丛书》本，错讹径予改正，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卷上
开元
天宝上
卷下
天宝下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开元

玉有太平字

开元元年，内中因雨过，地润微裂，至夜有光。宿卫者记其处所，晓乃奏之。上令凿其地，得宝玉一片，如拍板样，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称贺，收之内库。

步辇召学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论时务。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赐箸表直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

截镫留鞭

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就赐中金一千两。

惭颜厚如甲

进士杨光远，惟多矫饰，不识忌讳，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未尝自足；稍有不从，便多诽谤，常遭有势者挞辱，略无改悔。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

七宝山座

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

痴贤

右拾遗张方回，精神不爽，时人呼为痴汉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论之，精彩昂然，进不惧死。明皇常谓："右拾遗张方回，忠贤人也。"

蜂蝶相随

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

扫雪迎宾

巨豪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会。

梦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猎，后为汾阳令，忽梦一乳虎相逼，惊而睡觉，因兹染疾。后有僧海宁者，因过象门，谓邻叟曰："此居有妖气，久则不可救也。"邻叟遂闻于象，象召僧令视之。僧曰："当与君禳之。"遂择日设坛，持剑禹步诵咒，自大门而入，至于寝所，绕患人数遍而叱之。忽于床下作一虎声，家人悉惊奔散，周象亦不觉投床下，伏死于地。僧以水噀之，须臾如故。

记事珠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游仙枕

龟兹国进奉枕一枚，其色如码碯，温温如玉，其制作甚朴素。若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名为游仙枕。后赐与杨国忠。

随蝶所幸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

记恶碑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于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中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自暖杯

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遂收于内藏。

辟寒犀

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顷自隋文帝时，本国曾进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悦，厚赐之。

传书鸽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牵红丝娶妇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

豪友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唤铁

太白山有隐士郭休，字退夫，有运气绝粒之术。于山中建茅屋百余间，有白云亭、炼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坛、集神阁。每于白云亭与宾客看山禽野兽，即以槌击一铁片子，其声清响，山中鸟兽闻之，集于亭下，呼为唤铁。

鹦鹉告事

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崇义妻刘氏，有国色，与邻舍儿李弇私通，情甚于夫，遂有意欲害崇义。忽一日，醉归寝于室中，刘氏与李弇同谋而害之，埋于枯井中。其时仆妾辈并无所觉，惟有鹦鹉一只在堂前架上。洎杀崇义之后，其妻却令童仆四散寻觅其夫，遂经府陈词，言其夫不归，窃虑为人所害。府县官吏，日夜捕贼，涉疑之人及童仆辈，经栲捶者百数人，莫究其弊。后来县官等再诣崇义家检校，其架上鹦鹉，忽然声屈，县官遂取于臂上，因问其故。鹦鹉曰："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官吏等遂执缚刘氏及捕李弇下狱，备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闻，明皇叹讶久之。其刘氏、李弇依刑处死，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付后宫养喂。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

瑞炭

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取溪冰敲其精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

物外之游

王休高尚不亲势利，常与名僧数人，或跨驴，或骑牛，寻访山水，自谓结物外之游。

花妖

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

天宝上

花上金铃

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乌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

七宝砚炉

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巧。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烛

宁王好声色，有人献烛百炬，似蜡而腻，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宾妓间坐，酒酣作狂，其烛则昏昏然，如物所掩，罢则复明矣，莫测其怪也。

梦玉燕投怀

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而有孕，生说。果为宰相，其至贵之祥也。

馋灯

南中有鱼，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鱼脂炼为油，或将照纺缉机杼，则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饮食，则分外光明。时人号为馋鱼灯。

助娇花

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

照病镜

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

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汉之慎恤胶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警恶刀

贵妃父杨玄琰，少时尝有一刀，每出入于道涂间，多佩此刀。或前有恶兽、盗贼，则所佩之刀铿然有声，似警于人也。玄琰宝之。

梦中有孕

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时人无不讥诮也。

金笼蟋蟀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烛奴

申王亦务奢侈，盖时使之然。每夜宫中与诸王贵戚聚宴，以龙檀木雕成独发童子，衣以绿衣袍，系之束带，使执画烛，列立于宴席之侧，目为烛奴。诸宫贵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兴庆池南岸，有草数丛，叶紫而心殷。有一人醉过于草傍，不觉失于酒态。后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为醒醉草。

盆池鱼

明皇以李林甫为相，后因召张九龄问可否，九龄曰："宰相之职，四海具瞻，若任人不当，则国受其殃，只如林甫为相，然宠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后祸延宗社。"帝意不悦。忽一日，帝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示于九龄、林甫曰："槛前盆池中所养鱼数头，鲜活可爱。"林甫曰："赖陛下恩波所养。"九龄曰："盆池之鱼犹陛下任人，他但能装景致助儿女之戏尔。"帝甚不悦。时人皆美九龄之忠直。

看花马

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

肤，称为暖手，当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于禁苑中见黄莺，常呼之为金衣公子。

花茵

学士许慎选，放旷不拘小节，多与亲友结宴于花圃中，未尝具帷幄、设坐具，使童仆辈聚落花铺于坐下。慎选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坐具？”

销恨花

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

醉舆

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令宫妓辈抬舁归寝室。本宫呼曰醉舆。

妓围

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

气，自呼为妓围。

风流薮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依冰山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几。后年，张生及第，释褐授华阴尉。时县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张生有吏道，勤于政事，每申举一事，则太守、令尹抑而不从。张生曰："大丈夫有凌霄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遂拂衣长往，归遁于嵩山。

禽拥行车

李元纮，开元初为好畤令，赋役平允，不严而治，大有政声。迁润州司马，发离百里，士民号泣遮路，乌鹊之类飞拥行车。有诏褒美之。

镜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时，因于日中览镜，镜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负，遂修相业，后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牍，昼决狱讼。常养一雀，每夜至初更时有声，至五更则急鸣，耀卿呼为知更雀。又于厅前，有一大桐树，至晓则有群鸟翔集，以此为出厅之候，故呼为报晓鸟。时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枝叶，葱蒨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重兴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诬矣。

颠饮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选婿窗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祸福

卢奂为陕州刺史，严毅之声闻于关内。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知奂有神政，御笔赞于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仁虽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为国宝，不队家风。"寻除兵部侍郎。陕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语曰："不须赛神明，不必求巫祝。尔莫犯卢公，立便有祸福。"

移春槛

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

冰山辟暑

杨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宴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

戏掷金钱

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

射团

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

卷下

天宝下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茧，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赌筵宴，以为戏笑。

撤去灯烛

苏颋与李乂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

刀枪自鸣

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

富窟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

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床畔香童

元宝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而四方之士尽归而仰焉。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

龙皮扇

元宝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质。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爱而不受，帝曰："此龙皮扇子也。"

梦笔头生花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醒酒花

明皇与贵妃幸华清宫，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帝曰："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蛛丝才巧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夜明杖

隐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则有声。每出处遇夜，则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陟险，未尝足失，盖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张开为荆州刺史，至郡界，风雨瞑晦，不辨面目，唯闻空中有殿喝之声相次，云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数人。开问其故，对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谒庙后，各致祭谢及建饰庙貌。自此政誉尤善也。

县妖破胆

李杲迁洛阳令，严刑峻法，民吏畏服。县之积弊，杲尽革之，逾月之中，县务清简。时有进士刘兼，赴举上都，舍于村邸。至夜中，闻户外街衢中有数人相语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辈见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胆，此中不可久居，宜迁于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讶其事，遂启门视之，寂无影响，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书赞一首于村

邸之壁云：“狡吏畏威，县妖破胆。好录政声，闻于御览。”后明皇旌其能，赐金百两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寖削此仪也。

喜信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

被底鸳鸯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兴庆池，与妃子昼寝于水殿中。宫嫔辈凭栏倚槛，争看雌雄二鸂鶒戏于水中。帝时拥贵妃于绡帐内，谓宫嫔曰：“尔等爱水中鸂鶒，争如我被底鸳鸯？”

半仙之戏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风旌

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

占雨石

学士苏颋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尝置于砚席间，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颋以此常为雨候，固无差矣。

向火乞儿

张九龄见朝之文武僚属趋附杨国忠，争求富贵，惟九龄未尝及门，杨甚衔之。九龄常与识者议曰："今时之朝彦，皆是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果然因禄山之乱，附炎者皆罪累族灭，不可胜数。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向火言附炎也。

结棚避暑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冰箸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霁，有晴色，因寒，所结檐溜，皆为冰条。

妃子使侍儿敲下二条看玩。帝自晚朝视政回，问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箸也。”帝谓左右曰：“妃子聪惠，比象可爱也。”

鸡声断爱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诵讽焉。

占风铎

岐王宫中于竹林内悬碎玉片子，每夜闻玉片子相触之声即知有风，号为占风铎。

山猿报时

商山隐士高太素，累征不起，在山中构道院二十余间。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时，即有猿一枚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为报时猿，其性度有如此。

游盖飘青云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故学士苏颋《应制》

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红冰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投钱赌寝

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召入妃子，遂罢此戏。

精神顿生

明皇每朝政有阙，则虚怀纳谏，大开士路。早朝百辟趋班，帝见张九龄风威秀整，异于众僚，谓左右曰：“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口案

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无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辈未敢讯劾，先取则于九龄。囚于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无轻重，咸乐其罪。时人谓之张公口案。

言刑

张燕公说，有宰辅之才，而多诡诈，复贪财贿。时人亦多之，亦污之。每中书议事，及众僚巡厅，或有所忤，立便叱骂，为众所嫌。故朝彦相谓曰："张公之言，毒于极刑。"言好面辱人也。

销魂桥

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

逐恶如驱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异政。明皇谓宰辅曰："袁光庭性逐恶如扇驱蚊蚋。"

歇马杯

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吹火照书

苏颋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其苦学如此。后至相

位。

金牌断酒

安禄山受帝眷爱，常与妃子同食，无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

文阵雄帅

张九龄常览苏颋文卷，谓同僚曰："苏生之俊赡无敌，真文阵之雄帅也。"

射飞毛

羽林将刘洪，喜骑射，常对御，使人于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帝赏叹厚赐焉。

泪妆

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

索斗鸡

李林甫为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协群议，而面无和气。国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

肉阵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传书燕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信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般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灯婢

宁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列木雕矮婢，饰以彩绘，各执华灯，自昏达旦，故目之为灯婢。

解语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

油幕

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

斗花

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裙幄

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凤炭

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参杂也。

文帅

明皇常谓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乞巧楼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

含玉咽津

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藉其凉津沃肺也。

红汗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金函

明皇忧勤国政，谏无不从。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于右，时取读之，未尝懈怠也。

击鉴救月

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即士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

歌直千金

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常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林甫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

隔障歌

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

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楼车载乐

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

猧子乱局

一日，明皇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观之。上欲输次，妃子将康国猧子放之，令于局上乱其输赢，上甚悦焉。

决云儿

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

长汤十六所

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

锦雁

奉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钣镂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国夫人有夜明枕，设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灯烛。

金鸡障

明皇每宴，使禄山坐于御侧，以金鸡障隔之。

百枝灯树

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千炬烛围

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有脚阳春

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粲花之论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

醉圣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灵鹊报喜

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

走丸之辩

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

中，为探春之宴。

冰兽赠王公

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

嚼麝之谈

宁王骄贵，极于奢侈，每与宾客议论，先含嚼沉麝，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

醉语

李林甫每与同僚议及公直之事，则如痴醉之人，未尝问答；或语及阿徇之事，则响应如流。张曲江常谓宾客曰："李林甫议事如醉汉脑语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天气严寒，则在此鞍上坐，如温火之气。

百宝栏

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楯，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

四香阁

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诸学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顾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明皇笑曰："学士过有所饰。"

雪刺满头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窃禄簪裳，备员廊庙，霜毫生颔，雪刺满头，求退归耕，养慵岩穴，乐生尧世，死荷圣恩。"

忍字

光禄卿王守和，未尝与人有争，尝于案几间大书"忍"字，至于帏幌之属，以绣画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时引对，问曰："卿名守和，已知不争，好书'忍'字，尤见用心。"奏曰："臣闻坚而必断，刚

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帝曰：“善。”赐帛以旌之。

风流阵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被锦被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台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兵，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义

太液池岸有竹数十丛，牙笋未尝相离，密密如栽也。帝因与诸王闲步于竹间，帝谓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离心离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怀贰心生离间之意，睹此可以为鉴。”诸勖王皆唯唯，帝呼为竹义。

美人呵笔

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

如此。

明 皇 杂 录

［唐］郑处诲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处诲字延美（一作廷美），荥阳人。大和八年（834）举进士，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新旧《唐书》有传。处诲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明皇杂录》为其官校书郎时所撰。此书记玄宗一代杂事，偶亦兼及肃、代两朝史实，颇有史料价值，然时见乖错，《四库全书总目》叹为“小说记事，苟非耳目亲接，安可轻言”。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杂史类著录二卷，《郡斋读书志》收原书二卷，别录一卷，但均非完帙。《守山阁丛书》本据《四库》本翻刻，分上下两卷及补遗一卷，并自辑逸文一卷。今以《守山阁丛书》本作底本，参校《唐代丛书》本及《太平广记》有关各条。底本原有《校勘记》数纸，今不迻录，仅择其善者，径改补正文。另辑得补遗四则，采自宋曾慥《类说》及阮阅《诗话总龟》。

目录

卷上
卷下
补遗
逸文
补遗四则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脍；既殁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县丞，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伊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直宿者为谁，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尝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今为北方诸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

叹用舍如有人主张。

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厉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颈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瓌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瓌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瓌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瓌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

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持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萧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则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藉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瘗。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僮瘗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瘗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旧制，八品以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疑阻，屡以其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

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张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霅，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霅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偏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

李林甫宅亦屡有妖怪，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

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朱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此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

王鉷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取笑乐，遂置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勖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褓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耶？”由是恩义益衰。

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卷下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耶？"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纵横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籍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为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请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芳》，于芳，鲁山文也。玄宗

闻而异之，试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外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

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各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事，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靴，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卖，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

有工数百人，发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絜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后复归韦氏，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屡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摺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咸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

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尝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尝精于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尝不析其详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不能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尝闻堇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也。"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堇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舍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堕，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帖，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馔，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坐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又奇之也。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

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谴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视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若公存则家泰，亡则家破。”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其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待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读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

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

补遗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雒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唐天宝中，有孙甑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甑生善辏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檀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

朝，竟立大节。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徐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

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藏，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颔云：“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绖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𧨏。”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𧨏，以为上之语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𧨏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𧨏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

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

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中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

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遇公主进食，方列于通衢，乃传呵按辔，行于其间。宫苑小儿数百人

奋梃而前，华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与诸公主按舞于万岁楼下。上乘步辇，从复道窥见卫士食毕，以饼相弃水窦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杀之。上方震怒，左右无敢言者。宁王从容请上曰：“从复道窥见护卫士之有过而杀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勤俭爱物，恶弃于地，奈何性命至重，反轻于残飧乎？”上蹶然大悟，遽命赦之。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逸文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御览》五百七十。案：上并见《乐府杂录》，此疑有误。

开成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同上。此亦疑《乐府杂录》文。

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贺怀智洞知音律。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见，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六帖》“如”作“出”。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御览》五百八十三，《六帖》六十二。

李林甫子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尝与林甫同处。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栁发，见林甫坐处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纵当华皓，必当鬒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赐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与平。平食讫，一旦发毛如罄。《御览》八百六十一。《海录碎事》十上引云：“李林甫婿郑平，鬓发斑。明皇幸林甫第赐食，以甘露羹与平食。一夕鬓如黧。”疑《御览》有脱误。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少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

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广记》一百四十三。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宇，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敝簀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与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殁，家无留储，惟苍头自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因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广记》一百六十五，《御览》八百四十一，《避暑录话》上。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有“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殁，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异之。《广记》一百九十八。

开元中，有名医纪朋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之，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公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

者，惧其声不能清，且常食豚蹄羹，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旁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郎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广记》二百十九，《御览》九百三十，《证类本草》三四，《吴郡志》四十三。

哥舒翰尝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广记》四百三十六。

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六帖》四。

正月望夜，上与叶法善游西凉州，烛灯十数里，俄顷还而楼下之歌舞未终。同上。

三元日，宣令崇元学士讲《道德》、《南华》等经，群公咸就观礼。同上。

上自解红玉带赐宁王。《六帖》十二。

上以紫金带赐岐王，盖昔高宗破高丽所得。开元中，高丽遣使来朝，宴内殿，因从容言于内臣曰：“紫金带本国亡是，岁荒民散，干戈屡起，幸在内帑，一见足矣。”上闻之，封付其使。同上。

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六帖》十四。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公尝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汝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大。"韩公奇而玩之，益亲厚。《六帖》三十一，《唐语林》末句作"约为义儿，弥加慰勉"。

吴道玄善画，将军裴旻请画天宫寺壁，道玄曰："闻将军善舞剑，愿作气以助挥毫。"旻欣然为舞一曲。道玄看毕，奋笔立成，若有神助。《六帖》三十二。

明皇自为上皇，尝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双鹤下，顾左右曰："上帝召我为孔昇真人。"未几果崩。《六帖》三十八。

兴庆宫帝潜邸，于西南隅起花萼相辉之楼，与诸王游处。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命作乐，有进《水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问谁为此词，曰："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六帖》六十一，《碧鸡漫志》。又《六帖》九十四作："羯胡犯京，上欲迁幸，复登楼置酒。有一少年自言工歌，歌云云。上闻之，潸然流涕，顾侍臣云云。不待终曲而去。"与此小异。

羯胡犯京，上欲迁幸，复登花萼楼，置酒四顾，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长乐宫中，常置别榻，以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是，命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僧段师弹之。《六帖》六十二《鸡肋》。

元献皇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张说，因进经，袖出木瓜以献。《六帖》一百。

玄宗曰："我祖破高丽，获紫金带、红玉支二宝，朕以岐王初进龙池篇，赐之金带，以红玉支赐妃子，后以赐阿蛮。"《海录碎事》十

五。

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乐（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岁以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名，会南海进荔支，因名《荔支香》。《海录碎事》十六。

玄宗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上觉，命玉笛习之，尽得其曲。同上。

玄宗梦凌波池中龙女，制《凌波曲》。同上。

崔琳三十年间，无中外缌麻之丧。《事文类聚》前集五十二。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即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帏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舞，上六字《六帖》作"即飞至将翼"。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六帖》九十四。

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能改斋漫录》十四。

肃宗中兴而枯松复生。同上。

明皇用叶法善术，上元夜，自上阳宫往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取之，不诬。《碧鸡漫志》。

上幸东都至绣岭宫。《玉海》百五十七。

补遗四则

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詠、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上幸绣岭宫，宫隘而暑甚。上使觇姚崇，报曰："乘小驷，按辔木阴下。"上从之，顿忘烦暑。（以上据宋曾慥《类说》卷十六补。案：第二条《守山阁丛书》本列《逸文》之末，引自《玉海》，然不全，兹补足之。）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

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以上据宋阮阅《诗话总龟》补。）

松 窗 杂 录

［唐］李　濬　编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松窗杂录》，记唐中宗至武宗间宫廷轶事，而以玄宗一朝事迹

为多。作者自云“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所叙故事大多生动传神，然亦有失实之处，类小说家言。

此书的作者，历来说法很多，今较多倾向于李濬一说。李濬，无锡人，诗人李绅之子。僖宗乾符四年（877）自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六年春乞假南归，编集李绅所作制诏章表等文章，又编撰本书。《顾氏文房小说》中所收的《松窗杂录》为较早刊行的本子。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标点排印。现即根据中华上编本为基础，参阅《四库全书》本，订正错排，改动了一些标点。

濬忆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难，后以中外无事，锐意政理，好于观书。迨自周汉以来有所未及者，必欲尽举之。帝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尤注意于起居注。先天、开元中，皆选当时鸿儒或贞正之士充之。若有举其职者，虽十数年犹载笔螭头，惜不欲去，则迁名曹郎与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宝十一载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内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内起居注自开元二年春，因上幸宁王宅，叙家人礼，至于乐奏前后，酒食沾赉，上无自专，皆令禀于宁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嗕但谨为上客。"上在禁中尝自称阿嗕。以是极欢而罢。明日宁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闺行极庶人之礼，无以光示万代。臣请自今后臣与兄弟各轮日载笔于乘舆前，得以行在纪叙其事，四季则用朱印联名牒送史馆，然皆依外史例悉上闻，庶明臣等守职如螭头官。"上以八分书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欣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宝十载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用雕檀轴紫龙凤绫褾。书成，宁王上请自部纳于史阁。上命赐以酒乐，共宴侍臣于史馆。上宝惜是史尤甚，因命别起大阁以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未□升殿宫，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阁，不移时灰灭。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间传记者尤鲜。禄山谋臣严庄、高尚。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

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曰：“是桥何名？”节度使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上好马上击球，内厩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之？”幡绰曰：“臣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马皆良马也，以是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

上自临淄郡王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师，观时晦迹，尤用卑损。会春暮，豪家子数辈盛酒馔，游于昆明池，选胜方宴。上戎服臂小鹰于野次，因疾驱直突会前，诸子辈颇露难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门族官品备陈之。”酒及于上，因大声曰：“曾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某也。”诸少年闻之，惊走四散，不敢复视于车服。上因联饮三银船，尽一巨馅，徐乘马而东去。

上初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惠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让励上，因前进曰：“书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诫。”

何皇后始以色进，及上登位不数年，恩宠日衰。后忧畏之状，愈不自安。然抚下有恩，幸免谗语共危之祸。忽一日泣诉于上曰：“三郎独不记何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汤饼耶？何忍不追念于前时！”上闻之戚然改容，有悯皇后之色。由是得延于其恩者三更秋。终以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见黜焉。后无罪被摈，六宫共怜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尝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抚于赭袍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日忆所通书，可奏为吾者言之。”颋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失其名。亦进曰：“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

德宗命李泌为相，以泌三朝顾遇，礼待信用不与诸宰相等。常于便殿语及玄宗朝，尤惜谬用李林甫，因再三叹息重言曰：“中原之祸，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历则天、中宗多难之后，虽江充将陷戾园，贾后欲图愍怀，于睿宗之患无以改过也。及降封临淄，旋出入阁，上下鄠杜之间，备闻人间疾苦。又以天纵英姿，志除内难，有汉宣之多异，仗萧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奸凶自殪。而夙尚儒学，深达政经，薄汉高马上之言，美武帝更仆之问。自初登宝位，乐近正人。惟帝之难，力所能举。上既勤俭，政事无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东封之后，上每览帝籍，有自多之言。用声色为娱，渐堂阶之峻。故古语曰：‘贫不学俭而俭自来，富不学奢而奢自至。’若以勤俭为志，则臣下守法，官无邪人。及嗜欲稍深，则政亦怠矣。故林甫善为承迎上意，招顾金玉，托庇左右，安国委相之迹如是，则百吏可知。是以扬雄言：昔武帝运帑藏之财，填庐山之壑，未为害也。今货入权门，甚于此矣。林甫未厌，仙客继之。昔齐桓以管仲存而霸业成，管仲亡而

齐难作，则古人所讽见于深旨。”由是泌屡以是非讽之，上怡然听从，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书，吾高枕矣。”

大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谒。修己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画者流视之。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杨妃方恃恩宠，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自大和乙卯岁后，上不乐事，稍闻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因见横廊架巨轴于其上，上谓修己曰：“斯《开元东封图》也。”因命内巨轴悬于东庑下。上举白玉如意指张说辈数人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来，则吾可见开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见于颜色，遂命进美酎尽爵，促步辇归寝殿。《开成永诸录》中叙上语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难理，则进饮酎酎以自醉解。”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姚崇为相，忽一日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朱衣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语崇曰：“说多智谋，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构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说当无害。”林甫正将诏付于御史，中路以马坠告假。说之未遭崇构也，前旬月有教授书生私通

于侍婢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尹。书生励声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贵为相，岂无缓急有用人乎？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以侍儿与归。书生一遁迹去，旬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谢者久之。今方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必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状所宝之物，书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鸡林郡夜明帘为寄信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手札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书生具以说旨言之，兼用帘为贽。且请公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张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张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谒，具为奏之。上感动，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再见张丞相矣。

太尉卫国公为并州从事，到职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诣门请谒。公命与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请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因令垂帘静伺之，生与公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生遽请归，竟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卫公长庆中在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举异于当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忽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惊取照之，历历尽见五藏六府，营脉动，竦骇神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舍旁，遂乃闻之于公，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

物之异闻　雷公锁　辟尘犀簪　暖金鱼袋　青龙皮　鄱阳王墓中自动墨研　口中软杖子　龙脑香昆仑子　元先生赠韦丹尚书鲛绡　镂白玉香囊并玉锁子长三尺余　异竹篾长二百余尺　黄杨枕文有仙人乘龙形　张公洞翠碧石枕疑中藏上药　海虾蟆牙汉时大司马郎小雎牙象

子腹中成二佛象各一轴　桃源洞中仙人棋子　不生涩铁腰带　韦壳尚书梦中所得软罗缬巾　西蜀织成兰亭　罽宾国黄金衣　笔管上镂卢思道《燕行歌》　拂林国雕紫文马脑如小合底写国王□□上又小貌亦类之　白玉剑长二尺余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经目识，客有疑问，悉用条注。

开天传信记

［唐］郑　綮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开天传信记》，唐郑綮（一作郑棨）撰。綮字蕴武，荥阳人。以进士登第，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后为兵部郎中、知台杂，迁给事中。昭宗时拜相。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及拜相，侃然守道，无复诙谐。以太子少保致仕，昭宗光化二年（899）卒。新旧《唐书》有传。全书记开元天宝故事三十二条，其中神仙志

怪者十四条，与《明皇杂录》等雷同者九条。本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误作《开元传信记》。此书版本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学津讨原》本、《唐人说荟》本、《荥阳杂俎八种》本等。今以《百川学海》本作底本，校以《学津讨原》本、《唐代丛书》本，《太平广记》收入诸条亦作参校。其中“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条，《百川学海》本语多不词，径以《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六作底本，以《唐代丛书》本作校。明显误字，据新旧《唐书》及其他各本改正。

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勤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闻听，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筲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

上于藩邸时，每戏游城南韦、杜之间。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树下。适有书生延上过其家，家贫，止于村妻、一驴而已。上坐未久，书生杀驴拔蒜备馔，酒肉霧霈。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谘议合意，益亲善焉。及韦氏专制，上忧甚，独密言于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也？"上遂纳琚之谋，戡定祸难。累拜为中书侍郎，实预配享焉。

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形忧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邪？"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或讲经义、论理道，间以球猎蒲博、赋诗饮食，欢笑戏谑，未常惰怠。近古帝王友爱之道，无与比也。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是时，刘晏年八岁，献《东封书》。上览而奇之，命宰相出题，就中书试验。张说、源乾曜等咸宠荐。上以晏间生秀妙，引晏于内殿，纵六宫观看。贵妃坐晏于膝上，亲为晏画眉总丱髻。宫中人投果遗花者，不可胜数也。寻拜晏秘书省

正字。

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元崇进曰：“臣闻《大田》诗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师古，用可救时，是朕心也。”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是岁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百余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

上将登封太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之，谥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槥椟，叠石为墓，在封禅坛北一里余。于今存焉。

车驾次华阴，上见岳神数里迎谒。上问左右，莫之见。遂诏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发紫衣，迎候陛下。”上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上至庙，见神橐鞬，俯伏庭东南大柏树下，又诏阿马婆问之，对如上见。上加敬礼，命阿马婆致意，而旋降诏先诣岳，封为金天王，仍上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伦比焉。

上为皇孙时，风表瑰异，神彩英迈。尝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而惊异之，再三顾曰：“此儿气概，终当为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

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天宝中，上以三河道险束，漕运艰难，乃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万，久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三四丈，皆凿坚石。匠人于石得古铁鍱，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二字，皆篆文也。上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

苏瓌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仆杂作。一日，有客诣瓌，候于厅所。颋拥彗趋庭，遗坠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曰："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瓌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亲之。适有人献瓌兔，悬于廊庑间。瓌乃召颋咏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瓌大惊奇，骤加礼敬。颋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及上平内难，一夕间制诏络绎，无非颋出，代称小许公也。

上封太山回，车驾次上党。路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

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酒食，与之话旧。故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驻留焉。及车驾过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肃。顾谓左右曰："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诏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骡驴、牛羊、骆驼、猫、猴、猪貔四足之类，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

上幸蜀回，车驾次剑门，门左右岩壁峭绝。上谓侍臣曰："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因驻跸题诗曰："剑阁横空峻，銮舆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其诗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贾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事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

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请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云回》。"遂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太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弧矢射之。矢发，龙潜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谏官上言，乃止。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识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也。”上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尔。”上以言诚而益亲善之。

一行将卒，留物一封，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初不谕，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

罗公远多秘术，最善隐形之法。上就公远，虽传受不肯尽其要。上每与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每被宫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压杀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远于路，乘骡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谑耶？”

万回师，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谓愚而痴，无所知，虽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诚死，日夕涕泣而忧思也。万回顾父母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巾履之

属，悉备之，某将觐焉。”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谓之“万回”也。居常貌如愚痴，忽有先觉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其车骑，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灭亡之祸及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日夕侍奉，特敕于集贤院图形焉。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待焉。法善居玄真观，尝有朝客数十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忽有人叩门，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谓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末席，抗声谈论，援引古人，一席不测，众耸观之。良久蹔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语辩如此，岂非魃魅为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麴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失坠于阶下，化为瓶榼，一座惊慑，遽视其所，乃盈瓶酢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风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宽为河南尹，宽性好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旦夕造谒焉。居一日，宽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宾从，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声云：“一行天师至。”一行入，诣作礼，礼寂之足。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顾云无不可者，语讫入礼，礼语如是三。寂唯云：“是，是！”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堂，自阖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声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后寂灭度，宽复衰绖。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为搢绅所讥也。宽子谞复为河南尹，素好诙谐，多异笔。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谐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辞与你判，笑杀门前著靴汉。”又有

妇人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谂大笑，判状云：“猫儿不识主，旁我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谂。”遂纳其猫儿，争者亦哂。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常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文，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

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上，上见而敬信焉。上谓三藏曰：“师自远而来，困倦，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国时，闻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诫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而喧，秽污绱席。宣律颇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扑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异人也，整衣作礼，投而师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顾视之，乃少年也。宣律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求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上令采蓝田绿玉琢为器，上造簨虡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二金狮子，作拏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神妙，一时无比也。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于太常正乐库。

上所幸美人，忽梦人邀去，纵酒密会，任饮尽而归，归辄流汗，

倦怠忽忽。后因从容尽白于上，上曰：“此必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上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求之。异日，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上每嘉之。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黄幡绰，祈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孙，猢孙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赂遗，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宅也。林甫于正堂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土木秀丽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必不存焉。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动，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牙钩爪三尺余，以击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中，善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轿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辏；銮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钣鞍。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摺得女娲瓤，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虽短，伎艺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帝览而奇之，将加殊赏，上命朝霞改

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时，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

本　事　诗

［唐］孟　棨　撰
李学颖　校点

校点说明

关于《本事诗》的作者孟棨，生平资料很少，籍贯家世均不可详，仅知其字初中，唐文宗开成（836—840）中曾在广西梧州做过小官，出入场籍三十余年，僖宗乾符二年（875）始登进士第。《本事诗》成于光启二年（886），自序称“前尚书司勋郎中”，疑仕终此官。开成至光启已五十年，棨享寿当甚高。

诗歌至唐极盛，而许多诗作的产生都包含着一段饶有兴味的故事。《本事诗》采集了以唐人为主的若干“触事兴咏”之作，并记载了与之相联系的轶事遗闻和民间传说。其中有些故事如人面桃花、破镜重圆、制衣结缘、灵隐续诗等，久已脍炙人口；也有些故事对权贵横恣、封赏私滥、吏治腐败、宫闱哀怨等现象进行了揭露与嘲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事诗》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创了纪事诗话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嗣后续作踵起，不仅历朝诗皆有篇幅浩大的《纪事》，形成系列，而且扩及于词，可见其影响之深广。现用《历代诗话》本标点出版，校以《津逮秘书》本，并以《太平广记》有关篇目参校，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本事诗序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愤第四
征异第五
征咎第六
嘲戏第七
返回总目录

本事诗序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闻见非博，事多阙漏，访于通识，期复续之。时光启二年十一月，大驾在褒中，前尚书司勋郎中赐紫金鱼袋孟棨序。

情感第一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

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球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召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

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

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皆当时名士。然而荜门圭窦，室唯四壁。邻有李将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韩同饮。韩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逾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窥韩所居，即萧然葭艾，闻客至，必名人，因乘间语李曰：“韩秀才穷甚矣，然所与游，必闻名人，是必不久贫贱，宜假借之。”李深颔之。间一日，具馔邀韩。酒酣，谓韩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从坐接韩，韩殊不意，恳辞不敢当。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间，一言道合，尚相许以死，况一妇人，何足辞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谓韩曰：“夫子居贫，无以自振，柳资数百万，可以取济。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尽其操。”即长揖而去。韩追让之，顾况然自疑曰：“此豪达者，昨暮备言之矣。勿复致讶。”俄就柳居。来岁成名，后数干淄青节度侯希逸，奏为从事。以世方扰，不敢以柳自随，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连三岁，不果迓，因以良金买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柳以色显独居，恐不自免，乃欲落发为尼，居佛寺。后翃随侯希逸入朝，寻访不得，已为立功番将沙吒利所劫，宠之专房。翃怅然不能割。会入中书，至子城东南角，逢犊车，缓随之。车中问曰：“得非青州韩员外邪？”曰：“是。”遂披帘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无从自脱。明日尚此路还，愿更一来取别。”韩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犊车寻至，车中投一红巾苞小合子，实以香膏，呜咽言曰：“终身永诀。”车如电逝。韩不胜情，为之雪涕。是日，临淄大校置酒于都市酒楼，邀韩。韩赴之，怅然不乐。座人曰：“韩员外风流谈笑，未尝不适。今日何惨然邪？”韩具话之。有虞候将许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尝以义烈自许，愿得员外手笔数字，当立置

之。”座人皆激赞。韩不得已与之。俊乃急装，乘一马、牵一马而驰，径趋沙吒利之第。会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将军坠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惊出，即以韩札示之。挟上马，绝驰而去。座未罢，即以柳氏授韩，曰：“幸不辱命。”一座惊叹。时沙吒初立功，代宗方优借，大惧祸作，阖座同见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奋髯，曰：“此我往日所为也，而俊复能之！”立修表上闻，深罪沙吒利。代宗称叹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赐绢二千匹，柳氏却归韩翃。”后罢府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自韩复为汴职以下，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因录于此也。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构隙，事在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蹙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沉沦之祸，鄙实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铭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尽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夕就张郎中。张与杨虔州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无容，杨未尝意，

敬待特甚。张尝谓杨曰：“我少年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必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心，杨以笏触之曰：“君何大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谓痴？”杨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邪？”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我邪？”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阑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鬏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鬏髻，字亦作低堕，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传也。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欠一首。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

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事感第二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元相公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褒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尝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乡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似识，问其前衔，即往日之逃席黄丞也。说问前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樽，舣舟请余同载。余不免其意，与之尽欢。遍问座隅山水，则褒

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怀古，作《赠黄明府》诗曰：‘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同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陂陁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大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宥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尚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蒭云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挐。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

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艅艎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怨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

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

贾岛于兴化里凿池种竹，起台榭。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于庭内题诗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侮慢不逊，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终。

征异第五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复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棰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葬。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杖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嶢，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座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出赵鲁《游南岳记》。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言尝与文友数人会宿，有老道士形貌瑰异，自通姓名求宿，言论甚奇。既及饮酒，众度其必不留情于诗，因联句咏鈉中石罂，将以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调烹。"至弥明，自云不善俗书，书则人多不识。遣人执笔，吟曰："龙

头缩菌蠢，豕腹涨膨脖。”座客无不叹异。会人思竭，不能复续，弥明连足成之。有微吟者，其声凄苦，弥明咏中讥侮之，曰：“仍于蚯蚓窍，更作苍蝇声。”状罂之声，既已酷似；讥微吟者，亦复著题，皆大惊伏。须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声如雷。座人异且畏之，咸避就寝。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

马相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

征咎第六

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遘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

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试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

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连不中第，薄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曰：“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台榭，寂寞独归人。”后旬日而殁，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梦。

嘲戏第七

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

国初长孙太尉，见欧阳率更姿形么陋，嘲之曰：“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亦酬之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闻之而笑曰：“询此嘲，岂不畏皇后闻邪？”

则天朝，左司郎中张元一，滑稽善谑。时西戎犯边，则天欲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统兵以御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高蹁。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则天闻之，初未悟，曰：“懿宗无马邪，何故骑猪？”元一解之曰：“骑猪者，是夹豕走也。”则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构，贵欲辱臣。”则天命赋诗与之，懿宗请赋奉字。元一立嘲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奉奉。未见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欢，故懿宗不能侵伤。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

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朱绂未复。尝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撰词起舞，因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谙，信足跳梁上壁龛。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亦以绯鱼赐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尝谓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黑，视之如鸠盘荼，安有人不畏鸠盘荼？”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轨，中宗渐畏之。内宴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杜阳杂编

[唐]苏　鹗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杜阳杂编》著者苏鹗，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唐懿宗咸通间举进士，十上不第，至僖宗光启二年（886），始得折桂。其余事迹不详。此书成于僖宗乾符三年（876）。苏鹗家居武功杜阳川，故取以为书名。《杜阳杂编》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十朝故事，宫廷轶事、海外异闻，均有所记载，内容十分广泛，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前人则以为类六朝志怪小说，不足凭信。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今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等，均作三卷。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将《稗海》本校点整理出版。今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基础，据《四库全书》本校改部分错排。

目录

卷上
卷中
卷下
返回总目录

卷上

代宗广德元年，吐番犯便桥。上幸陕，王师不利。常有紫气如车盖，以迎马首。及回潼关，上叹曰："河水洋洋，送朕东去。"上至陕，因望铁牛，蹶然谓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宫中有尼号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验，屡抚吾背曰：'天下有灾，遇牛方回。'今见牛也，朕将回尔。"是夜，梦黄衣童子歌于帐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呼胡呼何奈何！"诘旦，上具言其梦。侍臣咸称土德当王，胡虏破灭之兆也。黄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数，峨峨者高盛之义也。是月，副元帅郭子仪与大将李忠义、渭北节度使王仲昇克复京都，吐番大溃。上还宫阙，图功臣于凌烟阁上，因谓子仪曰："安禄山僭乱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尘，卿复戮力，今日天下乃卿与我也，虽图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沾衣。子仪伏于上前，呜咽流涕曰："老臣无复致命久矣。但虑衰耄不堪王事，赖仗陛下宗庙社稷之灵，以成微绩。"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长六尺余。九花虬，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麟，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为九花虬。亦有狮子骢，皆其类。上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左右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阂夜，而九花虬缓缓然若行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及者。上以为超光、趍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遗记》：周穆王有八骏，号超光、趍影、逐日者。自是益加钟爱。既复京师，特赐子仪，崇功臣也。

上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匣中获玉鞭，鞭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光可鉴物，节文端妍，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虽以斧锯锻斫，终不伤缺。上叹为异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玉丝为鞘。碧玉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

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瑟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闱，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贾嵩员外所传也。

上宽厚之德出于天然，为儿时常为玄宗器之。每坐于玉案前，熟视上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上。上清珠即开元初罽宾国所贡，罽宾国在西海。其珠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出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象摇动于其中。及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气，掌库者具以事告。上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乃泫然流涕，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于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忽有水旱兵革之灾，上每虔祝之，无不应验。

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其国在海东北四万里。国西南有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其国人有疾，辄照其形，遂知起于某藏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国之绿豆，其色殷红，而光芒长数尺。本国人亦呼为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啖一丸，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而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上因赐独孤妃。与上同游龙舟，池有紫云，自钗上而生，俄顷满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内，以水喷之，遂化为二龙，腾空东去。

上崇奉释氏，每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彩氍毹，制度巧丽，亦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象。忽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又献万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籍其地焉。万佛山则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

而更镂金玉水精为幡盖流苏，庵罗薝蔔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而势若飞动。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径阔三寸，上以龟口衔之。每击其钟，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音，盖关戾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纪。上因置九光扇于岩巘间，四月八日召两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睹九色光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于口而退。传之于僧惟籍。

李辅国恣横无君，上切齿久矣。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兵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首，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觉亦不敢言，辅国寻为盗所杀。上异之，方以梦话于左右。先是肃宗赐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间所有。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虽锁之金函石匮，终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则芬馥经年，纵浣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于座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輾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泗交下。辅国恶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里巷，酷烈弥月犹在，盖舂之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初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人，知异常物，隐屑二合。而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及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竟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识。夏则于堂中设迎凉之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如杉。虽若干枯，未尝凋落。盛暑束之窗户间，而凉风自至。凤首木高一尺，雕刻鸾凤之状，形似枯槁，毛羽脱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为常春木。纵烈火焚之，终不燋黑焉。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类者耶？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眦睚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上恶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未浹旬月，同列

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绯便求紫。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遭斥逐于岭表。及朝恩被诛，天下无不快焉。

上纂业之始，多以庶务托于钧衡。而元载专政，益堕国典，若非良金重宝，趑趄左道，则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衮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少于分别，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沓伯。由是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时崔祐甫素公直，与众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裨皇化耶？"由是益为持权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执政，人心方有所归。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即绞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阳花，亦类白蘋，其花红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来也。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恶之既甚，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即秘之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军卒，人故得其实。载有龙须拂，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精为柄，刻红玉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敢入，拂之为声，鸡犬牛马无不惊逸。

若垂之池潭，则麟介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则成瀑布三五尺。未尝辄断，烧燕肉熏之，则烨烨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屡言之，载不得已而遂进焉。载自云得于洞庭道士张知和。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摇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本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其褥出自勾骊国，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其色殷鲜，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一二两，抟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以求是服也。唯贾至、杨公南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王子年《拾遗记》：赵飞燕体轻恐暴风，帝为筑台焉。公南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碧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尘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颔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自为俚妻矣。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自一妇人而致也。传于进士贾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断，无以比德。每进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闻一善可录，未尝不称奖之。百官对敭如稍称旨，无不即抬眉耸听，朝退辄书其姓名于座侧。或有奖用，多所称职。故卿大夫已下谓上圣英睿。每与宰臣从容询访时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贤进善皆此类也。及上蒙尘，幸奉天，翰林学士姜公辅屡进嘉谋，深叶上意。初，泾原兵乱长安，公辅奏云："朱泚甚有反状，不如早为之所，无令为凶逆也。"上仓皇之际，不暇听从。更云：朱泚素镇泾原，颇得将士心，今罢兵权，居常悒悒，不如诏之以从銮驾。不然，即斩之以绝后患。及闻段秀实之死，上执公辅手曰："姜公姜公，先见之明可谓神略矣。卢杞，朕擢自郡守，坐于庙堂，自陈百口之说，何独误我也？"卢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将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内殿，因叹曰："千万年社稷，

岂为狗鼠所窃耶？”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左右皆呼万岁。上曰：“若碎小寇如斩狻猊，不足忧也。”及乘舆遇夜，侍从皆见上仗数尺光明，即火精剑也。建中二年，大林国所贡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瘴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上始于行在，无药饵以备将士金疮。时有裨将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赐之，其匣则火精剑匣也。近臣谏曰：“陛下奈何以裨将金疮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凶奴逆恣，欲危社稷，是军中藉材用人之际，而战士有疮，如朕身之疮也。昔太宗剪须以付英公，今朕以人为宝，岂以剑匣为宝也！”左右及中外闻者无不感悦。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姜公辅曰：“不然，但以地名亦应也。”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上观隐林气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语，隐林即天宝末贾循之犹子也。上因延于卧内，以采筹略之深浅。隐林于狮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上甚异之。隐林因奏曰：“臣昨夜梦日坠地，臣以头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来事莫非前定！”遂拜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后驾迁幸梁州，而隐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走泾原，而兵士才余数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对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泚伪号汉。田父曰：“天不长凶，地不生恶，蛇不为龙，鼠不为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将杀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忽马上叩头称乞命，而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复苏，左右扶上马，问其故。泚曰：“见段司农、刘海宾杖戈执戟，与朕相敌，不堪其苦也。”时将士闻者益怀异意。翌日达泾州，伪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遂至宁州彭源县，为心腹卫士韩旻、薛纶、朱维孝等逼而坠阱，将杀之。泚谓旻曰：“汝等朕所钟爱，今将败绩，可忍共杀耶？”旻曰：“诚为陛下腹心，失则不可共为涂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贵也。”言未终，泚首

已断。泚始乱长安，源休、姚令言等，广陈图谶，以坚泚意。及为伪宰相，日益自负。休乃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或闻王师不利，而喜色出面，谓令言曰："天下将定，吾等之功岂后于萧何矣？"令言曰："汉皇未弱于刘季。"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谏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谓休不奈官职。乔琳虽受伪官而性好谐戏，因语旧僚曰："源公真所谓火迫酇侯耳。"

代宗朝，异国所献奇禽驯兽，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贡朱来鸟，形有类于戴胜，而红觜绀尾，尾长于身。巧解人语，善别人意。其音清响，闻于庭外数百步。宫中多所怜爱，为玉屑和香稻以啖之，则其声益加寥亮。夜则栖于金笼，昼则飞翔于庭庑，而俊鹰大鹘不敢近。一日，为巨雕所搏而毙，宫中无不歔欷。或遇其笼自开，内人有善书者，于金华纸上为朱来鸟写《多心经》。及朱泚犯禁闱，朱来鸟之兆明矣。又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比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去。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双珠者，泚与弟滔。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木也，丑，牛也。是岁改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岁贼平故也。

上切于时政，而颇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学士草诏。及进本，上辄多改注，即顾谓左右曰："朕处渠等极位，复以美词褒之，所冀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为相，悉以国务委之，而祐甫事无巨细悉皆陈谏。上曰："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当。及杨公南、卢杞执政，报恩复仇，紊乱纲纪，朝野为之戢手。公南既杀刘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赐死崖州，时人谓刘相公冤报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杨杀晏。二年十月乙未，贬杨为崖州司户，去州百里赐死。实录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诛，使回，云至乙丑，下诏杀之。

上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提笔贡

艺者，满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用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词理乖谬者，即浓笔抹之至尾。如辄称旨者，必翘足朗吟。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自览考之，称叹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绶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绶不辱其受献，不伤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回，进瑞鞭一。其文节高，有麟凤龟龙之形，体质微，而鳞甲毛羽无不备具。其色照烂，有类琥珀，于暗中挥之则如电光。上虽不好宝货祥瑞，及览此鞭，颇甚称旨称叹。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盖饰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长一尺。《相马经》云：耳中有毛长一尺者，日行千里。而进退缓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诸苑。内厩控马侍者进瑞鞭，上指二骏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矣。"遂命酒饮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间落碧蹄。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书舍人韩翃诗也。

八年，吴明国《洞冥记》有吴明之珑。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挹娄、沃沮皆出汉东夷传。其土宜五谷，珍玉尤多。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而一岁之内乘云控鹤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王，遂愿入贡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疾不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三二合，如过度则有风

雷之异。若误螫人则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及沉疴眇跛诸僻恶之病，无不疗焉。

卷中

顺宗皇帝即位岁，拘弭国贡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似燕，其声清，殆不类寻常禽鸟，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异，遂盛于水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持蜡炬以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持入江海内，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浮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于左臂，毒龙畏五色丝。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黑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赭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者无异。变昼草，有类芭蕉，可长三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中，其上缄以胡书。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贵也？"遂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也。"

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称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后汉卢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帝师，因号为帝师也。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工，谓之神助。因令止于宫中，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彻其盖，惟

有藕屦而已。后入海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是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作《卢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世人传焉。

宪宗皇帝宽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与宰臣言政事，莫不严肃容貌。是以进善出恶，俗泰刑清，而天下风化矣。或延英入阁，未尝不以生民哀乐为意。或四方进歌舞妓乐，上皆不纳。则谓左右曰："六宫之内嫔御已多，一旬之中资费盈万，岂可剥肤搥髓强娱耳目焉！"其俭德忧人皆此类也。

吴元济之乱淮西，以宰臣裴度为元帅。及对于殿，上曰："伪蔡称兵，朕于择帅甚难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将帅，如造大舟以越沧海，其功则多，其成则大，一日万里无所不届。若乘一叶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真谓一日万里矣。"度曰："微臣无状，叨蒙大用。唯虑一丸之卵不足以胜太山，款段之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庙之灵，臣虽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胜语。上亦为之动容。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洲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台殿，金户银阙。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见。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函。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上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达京师，即具以事进。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及览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尔。因命缄以紫泥玉锁，致于帐内。其上往往见五色光，可长数尺。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上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验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术，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宫禁，以炼石

为名。时有处士伊祁玄解，缜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高三尺，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勒，唯以青毡藉其背。常游历青兖间，若与人款曲语，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上知其异人，遂令密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类茭叶，光软香净，冬温夏凉。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乌弋山离国见班固《西域传》。上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上因问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上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隐隐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莪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可荫一亩。其花鲜洁，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莫得见。玄解请上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二，亡其国名。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坐于上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上惊而问曰："何谓龙玉虎玉耶？"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水，必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上异其言，遂令试之，各如其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上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上，上未之许。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彩绘华丽，间以珠玉。上因元日与玄解观之。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右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上追思叹恨，仅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碧麦、紫米。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经合丘禺槁之山。合丘禺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彩石甃池塘，采大拓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斗，自然五色。国人缲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㡌，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则舒，水火相反，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焕烂，逾于向时。上乃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上益异之。翌日出示术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麦大于中华之麦粒，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苣藤，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久则后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荐于玄元皇帝，故当时道士有得食者。得于太清宫道士朱环中。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蛱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晓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获者。上令张网于空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绛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妆奁中。其后开宝厨，睹金钱玉屑之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

飞龙卫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内，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飞龙使异其机巧，遂以

事奏，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及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稍娱至尊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试为我作之。”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凉州》。上令召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猎蝇，于数百步之内，如鹞捕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碗。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美，醉则经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龙鱼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终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络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无沾润，上方叹为异物也。夜明犀，其状类通天，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缯千重终不能掩其辉焕。上令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蜡炬，有如昼日。

宝历二年，浙东国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二曰轻凤。修眉夥首，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所食多荔枝榧实、金屑龙脑之类。衣轷罗之衣，戴轻金之冠，表异国所贡也。轷罗衣无缝而成，其纹巧织，人未之识焉。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为二女歌舞台，每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观于庭际，舞态艳逸，更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

日所侵故也。由是宫中语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

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伦比。每与宰臣学士论政事之暇，未尝不话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以文进者，无不谔谔焉。于是上每视朝后即阅群书，见无道之君行状，则必扼腕歔欷；读尧舜禹汤传，则欢呼裣衽。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已下侍茶汤饮馔。而李训讲《周易》微义颇叶于上意。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训谢之，上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上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玄珠赋》，谓之玄祖。传于水部贾暠员外。

大和九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颇恶之。或登临游幸，虽百戏骈罗，未尝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上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女，济败，因以声得为宫人。"俄遂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与也。光明皎洁，可照十数步。言其犀槌即响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应其

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着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上谓之天上乐，乃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焉。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自宝库中出，游于阶庭间，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宫人掷珊瑚玦击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令遍搜库内，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视之，曰："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睹颔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颇梨连环系于玉彘之前足，其后更不复见焉。以彘能啖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异，乃焚香祝之。俄顷自开，中有二人，形眉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璎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舍，遂不知所在。传之泾州从事陈讷。

王涯初为大官，名德闻望颇为朝廷钦仰。末年恃宠固位，为士大夫讥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屡见，知气者以不吉语告之。而涯广自引谕，曾无休退之意。及伏诛，时人谓王公祸至不省，惑矣。

郑注奸险，左道荧惑人主，为天下侧目。郑镇凤翔日，有草如茵，生于紫金带上。注既心有所图，乃喜谓芝瑞。识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于土，常也；今生于金，是反常也。郑氏之祸将至，其不久矣。注又常置药箧，药化为青蝇万数飞去。注颇恶之，数日不视事，未逾月而诛焉。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耽以餗宗党，复喜其文才宏丽，由是延纳之。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谓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当执政之时，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颔之，以至动容。及大和

初，饬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而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至京师，索米僦舍。经三十余月，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尉耳。涯潦倒无雁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见，款曲而许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败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为族人，被执而腰斩之。

舒守谦，即元舆之族也，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以源流非远，而礼遇颇厚，经岁处元舆舍，未尝一日间怠于车服饮馔。元舆谓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秘书郎。及持相印，许列清曹命之。无何，末年以非过怒守谦，至于朔旦伏谒，顿不相见。由是日加谴责，亦为童仆辈白眼。守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南。元舆亦不见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怊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泣涕涟洏。始达昭应，忽闻元舆之祸，释然惊喜。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从诛戮。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有定分焉。

卷下

武宗皇帝会昌元年，夫馀国夫馀国见《汉·东夷传》。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松风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飚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诸殿内，稍秋风飕飕，即令撤去。上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亡其国名。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马脑㮚、紫瓷盆。马脑㮚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传于濮州刺史杨坦。

处士元藏幾，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奉信郎。大业元年，为过海使判官，遇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救，而藏幾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藏幾具以事对。洲人曰："此乃沧浪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语中华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雾之酿。洲上有久视山，山下出澄绿水，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绿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数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浔员外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

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影焕烁，与真金无异，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其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缒之，终不能没。藏幾淹驻既久，忽思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年号，则贞元也；访乡里，则榛芜也；追子孙，皆疏属也。自隋大业元年至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鸟大小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则至，或令衔珠，或令授人语，乃谓之传信鸟，本出沧浪洲也。藏幾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数十年间遍游无定，人莫知之。惟赵归真常与藏幾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遂得其实。归真往往以藏幾之异备奏于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征，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幾泛小舟于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俭德，器识高远。比在藩邸，常为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满身，南面独语，如对百僚。郑太后惶恐，虑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见，熟视上貌，以玉精如意抚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岂曰心疾乎？"即赐上御马金带，仍令选良家子以纳上宅。及即位，时人比汉文帝。衣浣濯之衣，馔不兼味。先是，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其地。自上垂拱，并不许焉。凡与朝士从容，未尝一日不论儒学，而颇注意于贡举。常于殿柱上题乡贡进士字。或大臣出镇，即赋诗赐之。凡欲对公卿百僚，必先严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后方出。语及庶政，则终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见者，率皆焚爇。倡优妓乐或弥日嬉戏，上未尝等闲破颜，纵赐与亦甚寡薄。一日，后宫有疾，召医人侍汤药。洎平愈，上袖出金数两遗之。医者将谢，遽止之曰："勿使内官知，言出于外，更使谏官上疏也。"其俭静率多此类。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

炼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纹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云有龙油鱼油故也。优者亦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后汉·东夷传》云：海中有女王国，视井即有孕。又梁朝公子传云女国有六。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麴蘖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貌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

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辞上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鹫水禽山鸟，无不亲狎如一。又有鸟，人面绿毛，觜爪悉绀，其声曰甘虫，因谓之曰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市肆焉。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上疾稍间，妃异之，具以事闻。上曰：“无泄是言，贵不见忘。”又尝大雪盈尺，上寝室上，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

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捩晕。及上自郓王即位，捩晕之言应矣。

宣宗制《泰边陲曲》，其词曰：“海岱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号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㮚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楮以金龟银螯。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圆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蜀凤褥。连珠帐，续真珠为之也。却寒帘，类玳瑁班，有紫色，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未知出自何国。又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鹧鸪之状。翡翠匣，积毛羽饰之。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又带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类桃实，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二物称得之鬼谷国。火蚕绵云出炎洲，絮衣一袭用一两，稍过度则熇蒸之气不可近也。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儿”。工巧妙丽，殆非人工所制。有金陵得之者，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授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钗亦亡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话于门人。或有云：玉儿即潘妃小字也。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精、马脑、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是时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耶？”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顾问当垆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中贵人共视之，益叹其异。上每赐御馔汤物，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灵消炙、红虬脯，其酒有凝露

浆、桂花酳，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见败。红虬脯，非虬也，但伫于盘中则健如虬。红丝高一尺，以箸抑之无数分，撤则复其故。迨诸品味人莫能识，而公主家餍饫如里中糠秕。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赟为灯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赟具以事对。其烛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其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蜡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饵，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访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也。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也。《山海经》曰：南方有山，中多白猿。虽日加饵，一无其验，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官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兵士卤簿率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上赐酒一百斛，饼馅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及灵车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词理悲切，人多传写。是后上晨夕惴心挂想。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怨感，听之莫不泪下。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画八百匹官绉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鲠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灭族无日矣。”可及恃宠，亦无改作。可及善转喉舌，对至尊弄媚眼，作头脑，连声作词，唱新声曲，须臾

即百数方休。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礼。"可及至舍，见一中使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谓之酒，及封启，皆实中也。上赐可及金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车载归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更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坐流岭南，其旧赐珍玩悉皆进纳。君子谓西门有先见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为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研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遍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盆，四隅立金颖伽，高三丈，磴道栏槛无不悉具，前绣锦襜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即设万人斋，敕大德僧撤首为讲论。上创修安国寺，台殿廊宇制度宏丽。就中三间华饰秘邃，天下称之为最，工人以夜继日而成之。上亲幸赏劳，观者如堵。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赐升朝官已下锦袍，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

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煌，与日争丽。又悉珊瑚、马脑、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

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瑥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识者以为物极为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号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耋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甸百无一二焉。

剧　谈　录

［唐］康　骈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剧谈录》著者康骈，一作康㧑，字驾言，池州（今安徽贵池）人。咸通中，应进士试，乾符五年（878）登第，六年举宏博。历官崇文馆校书郎。广明乱后，退居乡里，后入宜州田頵幕府，荐授中书舍人。

此书成于乾宁二年（895），自序云："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后因兵乱，亡佚都尽，及退耕池阳山中，耕耨之余，继成前志。所记多为中晚唐期间朝野遗闻，亦涉及神仙灵怪及剑侠故事。所记史料，多有可疑之处；所作传奇，则颇有可观，对后世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剧谈录》作者自序及各种著录均为二卷，惟《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作三卷。晚清刘世珩曾以《太平广记》、《类说》、《角力记》等校勘，卷前据《稽古堂丛刻》本补录自序一篇，并辑有逸文，刻入《贵池先哲遗书》中，最便应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刘本断句排印。今即据此本，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对书中误阙，作了一些校补。

目录

剧谈录序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王鲔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滩
浑令公李西平爇朱泚云梯
潘将军失珠
李邺侯救窦庭芝
续坤蹶马
龙待诏相笏丁重相于驸马附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换金县令
郭郛见穷鬼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狄惟谦请雨
王侍中题诗
道流相夏侯谯公
华山龙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刘相国宅
李相国宅

慈恩寺牡丹
管万敌遇壮士
张季弘逢恶新妇
玉蕊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枢食井鱼
洛中豪士
凤翔府举兵讨贼
老君庙画
白傅乘舟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韦颛枭鸣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卢琢
李生见神物遗酒
说方士
广谪仙怨词台州刺史窦弘余撰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国谒李贺
逸文
桑道茂
元稹
裴度
李德裕
返回总目录

剧谈录序

骈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于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羁寓，旅乎秦甸洛师，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进趋不遑，未暇编缀。及寇犯天邑，挈归渔樵，属江表乱离，亡逸都尽。景福、乾宁之际，耦耕于池阳山中，闭关云林，罕值三益；而又环堵之内，阙于坟典。思欲叙他日之游谈，迹先王之轨范，不可得矣。然则平昔之道，本为于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舍穷愁之翰墨？因想时经丧乱，代隔中兴，人事变更，邈同千载，寂寥堙没，知者渐稀；是以耘耨之余，粗成前志。所记亦多遗漏，非详悉者不复叙焉。分为二编，目之曰《剧谈录》。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宣宗皇帝圣政钦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怀；仄席伫贤，每如不及。令狐相国自吴兴郡守授司勋郎中，未居内署，初与学士候对，便以为有宰辅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来召。行百余步，至于便殿，遣内人秉烛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问："卿来从江表，见彼中甿庶来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不能自理，常须良弼贤佐。迩来窃窥朝廷，皆未睹其忠赤。"相国降阶俯伏曰："圣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才为翰林学士，所职者，朕之丝纶。向来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复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赐之。有小案置于御床，案上有书两卷，指谓相国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大禹谟》。"复问："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相国跪于御前，抗声而诵，至"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上止之曰："朕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后已。《书》又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是则欲致升平，当用此言为首。"相公抃舞而称曰："先臣父每言《金镜》垂裕，可为万古格言。自非聪明文思，无以探其壶奥。况尧舜、禹汤之道，在典谟训诰之间。陛下不以黄屋为尊，每观之于夙夜，将欲择贤举善，使庶绩咸熙，如此则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睹卿词学。"临轩伫立久之，谓中使曰："持烛送学士归院！"及还禁林，夜漏将半，咸以近臣恩泽，殆无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岁余，遂为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铉，首尾才经二载。尝自郊坛回，渭南

尉赵嘏上诗云：“鹗在卿云冰在壶，代天材业奉讦谟。荣同伊陟传朱户，秀比王商入画图。昨夜星辰回剑履，前年风月满江湖。不知机务时多暇，犹许诗家属和无。”

议曰：凡怀才抱器，有时而通，非得苟容，虽遇不显。向使明主有任贤之意，近臣无专对之能；徒彰妄进之讥，方病退惭之说：殊恩厚渥岂及于身？是以君子励志饬躬，以遭逢之运，良有旨哉。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斝，得神仙保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见于童幼，奕世奉之，不穷年寿云。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先是，令狐相公谕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话与处士刘平执友修道。平，天宝中居于齐鲁间，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辇下。行至华阴县，值叶天师投龙于西岳，平见二青衣童子承虚而至，所卫禄山魑魅，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行。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却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

王鲔活崔相公歌妓

凤翔少尹王鲔，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与儿童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瘗之，祭以酒馔。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窣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迩来凡有吉凶，先兆肸蚃，必来潜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相国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鲔。一

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小妓善歌，得于亲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国俄而自归。内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相国复坐，鲔具言歌者仪貌，相国怪而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后绯袍，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遽报中恶，救不及矣。相国悲惋不已。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甚干事，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鲔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以土盆盛酒，横板用安牛头，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鲔既去，久而无声。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之后，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有室宇华丽，其间列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女妓中。欢笑方洽，忽闻人大叫，声震庭庑，坐中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而入，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者引于阶前，背负而出，才数十步，忽觉卧于室内。迩后相国询其由，鲔终不尽言其事。

御史滩

河南府伊阙县前临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牛相国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宰邑者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鹭鸶双立。前后居人以此为则。"相国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祝曰："既能有滩，何惜鹭鸶！"宴未终，俄有一双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御史。

浑令公李西平爇朱泚云梯

朱泚之乱，德宗皇帝车驾出幸奉天。是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泚造攻城云梯，其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中令李司徒奏曰："贼锋既盛，云梯又壮，若纵之，诚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不能举。二公酹酒抗词，拜空祝曰："天道助顺，至圣感神。泚贼包藏祸心，窃弄凶器，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瑊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爇，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飙骇，烟埃涨天，梯烬卒奔，贼遂退衄。德宗皇帝御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复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铭镂钟鼎。匡扶社稷，终始一致。其后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节制。忠烈荣耀，于今蔼然。

李司徒尝于左广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人，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道茂倾信者甚众，造谒多不即见之。闻李公在门，亲自迎接，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而问之，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盛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公莫测其由，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请于襟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贼庭。既克复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斩决，道茂将就刑，请致分雪之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将军失珠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时人呼为潘鹘硉也。本居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数日，尽心檀施，僧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已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赠，云："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

数年，藏镪巨万，遂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尝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来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新霁，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装蓝缕，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及罢，随之而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然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旬。累日或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子，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从内中将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之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将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寻觅，厚备缯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还与，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女子先在，谓超曰："少倾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去，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谓超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径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缯锦，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

冯针给事，常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超具述前事，潘将军所说与超符同。

李邺侯救窦庭芝

宝应年中，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卢生，每言吉

凶，无不必中，如此者往来甚频，长幼莫不倾盖。一旦凌晨入门，颇甚嗟惋，庭芝问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族恐无遗类，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远！"既而举家涕泣，请问求生之路。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具述形貌服饰，仍约浃旬求之。于是窦与兄弟群从，洎妻子奴仆，晓夕求访于洛下。时李邺侯有内艰，居于河清县，因省觐亲友，策蹇驴入洛。至中桥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驴忽惊逸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值庭芝车马罗列将出，忽见邺侯，皆惊眙而退。俄有人出来，云此是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驴收在马厩，请客入座，员外尝愿修谒。如此者数四，邺侯不获已，就其厅事。庭芝既出，降阶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送殊厚，但云贵达之辰，愿以一家为托。邺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于道，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服，车驾出幸奉天，遂陷于贼庭。及銮舆返正，德宗首命诛之，邺侯自南岳征回，至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圣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懿亲乎？以此论之，犹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上闻，由是特原其罪。邺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传陕州问之，窦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黄中君，盖指于朕，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灵城在清谷前浊谷后，恐以此言之。

续坤蹶马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坤，官为都水使者。颇得秦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时日皆可预言。古者善医道多矣，迹其前事，不过视彻膏肓，心解分剂，未闻乎评诊脉候，见于蓍龟之能也。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众医无不疗之，不瘳。舁疾请坤投药，数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

之。求骏者才试，遂复如初，累月不售。邻伍间有王生，贸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窭。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以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致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王生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遣之。俄见王生易衣装，置仆马，至于奴婢妻子服饰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缣资几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畜，获价颇多，但惊驽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云数日前魏博曾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正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其偶。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价，遂以四十万酬之。是以物之逢时亦有冥数，不遇其主，则驽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

龙待诏相笏丁重相于驸马附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相竹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笏，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相国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犹未已。朱崖目之，回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寒心股栗。未旬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相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来，京国察相者殊多，言事适中者甚少。愚之所识处士丁重，善于相人吉凶，屡有奇验。于都尉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相国秉钧持权，与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路公笑曰："见是帝王密亲，复作盐铁使尔。"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相国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揖，如百斛巨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路曰："处士可谓弘远矣！"其后浃旬，于果登台铉。路相国每见朝士，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者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宠于武宗皇帝，嫔御之中，莫与为比。一旦，龙体不豫，召而问曰："我若不讳，汝将何之？"对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宠，若陛下万岁之后，无复生焉！"是日，俾于御榻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切，闻者莫不涕零。及宫中晏驾，哀恸数日而殒。禁掖近臣以小棺殡于殿侧。山陵之际，梓宫重莫能举，识者曰："得非候才人乎？"于是舆榇以殉，遂窆于端陵之侧。是岁，攻文之士或为赋题，或为诗，目以为冯媛、班姬无以过也。所知者张祜有诗云："偶因清唱咏歌频，奏入宫中二十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

袁相雪换金县令

李汧公镇凤翔，有属邑编甿，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注：《汉书》武帝诏云：往者东岳见金，又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状，以叶瑞应。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效之。里民送于县署，沿牒将至府庭。宰邑者喜于获宝，欲以自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土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鞫案其事，获金之社，咸共证焉。宰邑者为众所挤，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诎辱滋甚，遂以为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遂令拘系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狱具，备以词案上闻。汧公览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惊叹。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胠箧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非判官亲懿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曰："闻彼之罪，何不乐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请相国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府中按问，乃令阅瓮间，得三十五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在焉。遂于列肆索金熔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二农工，讵中舁至县境，计其负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皆为宰相。

愚尝闻金宝藏于土，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部敦化坊有麟迹见于兴庆观，殿宇悉皆颓毁。咸通中，毕相国再令营造，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金，理材者与工匠三十三人尽惧为官所取，乃辇木梯盖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银铤。所说与此正同。

郭郛见穷鬼

通事舍人郭郛，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辇，委困方甚。肸蚃间常有二物，状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郛俱往。所造之间，如碍枳棘，匪惟干禄不遂，方且病于寒馁。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如此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处于净室，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离者久焉；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郛既喜其去，遂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王氏，其家大积金帛，将往散之，不久当竭。"郛复问云："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计于安品子，其余冰销雾散。"而晓钟忽鸣，遂失所在。郛既兴盥漱，便觉愁愤开豁，是日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涉旬，于政事堂见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郛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骋骏好奇，闻之未甚为信。知胜业坊王氏于左广列职，其后往伺之。王氏润屋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姬仆声乐，其间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时张生预其末，密访于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吝。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裴晋公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傍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

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忽睹裴公，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见我龙钟相戏尔。”其秋，东府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皇以问宰臣，裴公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追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晋公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陈许汴滑三帅，先于郾城县屯军。晋公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六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风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

狄惟谦请雨

会昌中，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抚绥勤恤，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涉历春夏，数百里水泉农亩，无不耗致枯竭。祷于晋祠者数旬，略无阴曀之兆。时有郭天师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之道。有监军使将至京师，因缘中贵，出入宫掖。其后军牒告归，遂赐天师号。既而亢旱滋甚，阖境莫知所为，佥言曰：“若得天师一到晋祠，则灾旱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主帅难之。惟谦曰：“灾厉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师一救，万姓恐无聊生。”既而，主帅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迎于私室，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丰洁饮馔，自旦及昏，磬折于阶庭之下，如此者两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于上界请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恳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由是四郊士庶，奔走云集，三夕于兹，曾不降雨。又曰：“灾沴所兴，亦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上天请，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无沾霪。郭乃骤索马入州宅，惟

谦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此来，更乞至心祈祷。”于是勃然而怒骂曰：“庸琐官人，不知道理，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惟谦谢曰：“非敢更烦天师，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谦宿诫左右曰：“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邪？明晨别有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我自当之。”及晓，伺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常供肴醴，一无所施，坐于皇堂，大恣呵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兹日，焉敢言归！”叱左右坐于神前，鞭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后有山，高万千丈，遽令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于其上。于是合县骇愕云：“长官打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是时炎旱累月，烁石流金，晴空万里，略无纤翳。祠上忽有片云如车盖，俄顷渐高，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随之而合。雷震数声，甘泽大澍，焦原赤野，无不滋润。于是士庶数千，自山顶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杖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有感，深加叹异。与监军发表上闻，俄有诏书褒奖，赐钱五十万，宠赐章服，为绛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声。

敕书云：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此天厉，将瘅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翦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天心犹鉴于克诚，余志岂忘于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

王侍中题诗

王侍中智兴，武略英奇，初授徐方节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间生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儒者。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从容赋诗，顷之，达于王公，乃召护军俱至。从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复以彩笺数十幅散于座。众宾相顾迟疑。将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

前，从事礼为揖让，王公曰：“某以韬钤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遂乃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平生弓剑自相随，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咸云：“忠烈词彩，虽曹景宗、贺若弼，无以加也！”曹景宗于御座探韵赋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路旁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览之，称赏无已。又隋将贺若弼《赠源雄》诗云：“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莫使骐骝上，无我二人名。”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睹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古来英杰动寰区，武德文经未有余。王氏柱天勋业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公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知名，篇什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留驻数旬，临歧赠绢千匹。其后移镇蒲津，子宴平仗节灵武，四远多士，翕然归向。风烈遗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谯公

张侍郎为河阳乌司徒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以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极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惟在保守勋庸，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国为馆驿巡官，形质低悴，乌因戏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直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

世俗；傥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三十年内白日升天。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访寻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之而已。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去，云：“药数粒，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复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鼎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详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书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话于亲友，追想其风，莫能及矣。

华山龙移湫

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余里，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崖垅高亚，无贮水之所；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从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符旅，无不枉道而观。有好事者自辇轂、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逮于累月。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子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睹片叶纤茎，必有飞鸟衔而去之。祈祷者多致花钿粉黛及绮罗之类，启祝投之，欻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有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冥晦，车马几为暴水所漂。迩后人愈敬伏，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阗国所献，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能

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能及，盗者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列，自兹无用矣！”内官惶栗谢罪，请以浃旬求捕，大悬金帛购求，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巷，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军王敬宏，常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宏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手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宏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岂不见，何言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曰：“乐器本相随，所难者惜其妙手。南军去左广回复三十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宏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紧，意以为窃盗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曰：“使汝累年，不知趋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客，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尔。”因言：“父母俱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以报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闲，因兹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践蹋，跬步间人不相见。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观之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惧于尔；既而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宫掖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宏归蜀，于是寻之不可，但赏敬宏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江海，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曀忽开，亦有青牛奋跃而出，相去约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数丈。是夕飘溺尤甚，京邑遂至萧条。十余年间，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阍者，白昼闻五凤楼中有人歌云："天津桥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时郑相国涯留守洛师，闻之，以为妖妄。经月余，从事宴罢夜归，执烛者有火烬遗落，骑从才过，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烧其半。及潦将兴，谷洛先涨，魏王与月波二堤俱坏，乃明阍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书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国器之，许于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阴沉，涉旬霖沥，贺拔惎任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京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适对之。贺拔惎遂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公览书叹曰："丈夫处世，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蓄美馔。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关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拔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贤，联骑而至，阍者具陈与贺拔从容，无不惋愕而去。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祗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遣斥之

罪。相国称叹。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拔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而终始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快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矢，皆中其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欧之状。蕃将士卒，但呼噪助之。于是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内地。宣皇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獍武皆神算，开拓乾坤是圣功。四师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弢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卷下

刘相国宅

通义坊刘相国宅，本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第。进贤起自戎旅，而倜傥瑰玮，累居藩翰，富于财宝。虽豪侈奉身，雅好宾客。有中朝宿德，常话在名场日，失意边游，进贤接纳甚至。其后京华相遇，时亦造其门。属牡丹盛开，因以赏花为名，及期而往。厅事备陈饮馔，宴席之间，已非寻常。举杯数巡，复引众宾归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妓妾俱服纨绮，执丝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仆双鬟者二人，所须无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绮肴，穷极水陆，至于仆乘供给，靡不丰盈。自午讫于明晨，不睹杯盘狼籍。朝士云：迩后历观豪贵之属，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后进贤徙居长兴，其宅互为他人所有。咸通中，刘相国罢北京亚尹，复为翰林学士，数岁后，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税焉。及出镇荆南，朝野无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长，闻之俱为涕泣。其后兴化萧相登庸，举为自代，表云："正人吞声而扼腕，百姓掩泪于道途。"是时升道郑相国在内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是时都下传写，为之纸贵。持权者睹其词大怒，郑公自翰林承旨左迁梧州，相国自端溪窜于日南，谪居四年，方获清雪，以秘书监召还。未久，复持钧轴。或将甲第为献，竟无所受。复于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饰。清风俭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义之感物也大哉！刘公知帝道钦明，欲贤人尽举，四海之内，翕然向风。虽谪居累年，再升鼎饪，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誉一时，流芳千载，岂不伟

欤！其有冒官爵，叨货贿，怙宠专权，身存名灭者，一何谬哉！”

李相国宅

朱崖李相国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桑道茂谓为玉碗。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尝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病。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将期憩息于清凉之所。既而延入小斋，不甚高敞，四壁施设，皆古书名画，而炎烁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飙爽气，凛若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问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贮水，渍白龙皮，置于座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于鱼扈，其初以为鳞介之属，曾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相国好奇，因以金帛赎之而献。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代之宝。及南迁，悉为恶溪沉溺。使昆仑没水求之，在鳄鱼穴，不能取。”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胁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云：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又新昌北街牛相国宅，即玄宗朝将作监康䜣旧第，桑道茂谓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

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遍诣僧室，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于是从而诘之，经宿不去。云："上人向来之言，当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寓目，春游之愿足矣！"僧但云："昔于他处一逢，盖非辇毂所见。"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贫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而誓云："终身不复言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关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出语，使人见之，从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同来入寺，至有花僧院，从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闲步。将出门，令小仆寄安茶笈，裹以黄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俯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但相盻而笑。既而却归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谓僧曰："窃知贵院旧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所寄笼子，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

管万敌遇壮士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辅，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旁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

己，欲令殒于手下，尽力拳之，如扣木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消灭。

张季弘逢恶新妇

咸通中有左军张季弘，勇而多力，尝雨中经胜业坊，遇泥泞深隘。有僧人骑驴负薪而至，适当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妪谓其子曰：“恶人将归矣，速令备办茶饭，勿令喧噪！”既而愁愤吁叹，咸有所惧。季弘问之，媪曰：“有新妇悖恶，制之不可。”季弘曰：“向来见媪忧恐，谓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共语邪？”媪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众皆畏惧，遂至于此。”季弘笑曰：“其他则非某所知，若壮勇，当为主人除之。”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则母子无患矣；虽然穷阙，当为酬赠。”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日暮，妇人负束薪而归，状貌亦无他异。逆旅后囿有盘石，季弘坐其上，置骡鞭于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城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承事阿家，岂敢如此！”新妇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其媪在旁谓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新妇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弘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天，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睹蕣颜。唯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嬴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书还第，使人以布囊盛钱数千，沿路以施丐者。于是贫乏相率罗路隅，所分既微，渐不能普。台铉行李无复威仪。时有朝士，投笺谏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兴，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弥纶纪纲；举贤任能，以光庶事；俾万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损不急之官，杜私门之请。如此则刑清俗富，天下自无穷人。不宜专政庙堂，方行小惠。昔子产以己车济人于溱洧，君子谓不知为政，不如以时修桥梁。惟明公察焉。执政者览书惭怒。俄而

巢寇陷京，遂及于难。

崔道枢食井鱼

中书舍人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乾符二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可五尺，鳞鬣金色，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投于江水。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人，戴金翠冠，著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金栉，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而出，及轩陛间，付双鬟青衣置于绣衣案上。更引韦生东庑曹署理，诘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湄，虽为人所食，即无从而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啖之，俱难获免。然君且却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浃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具以所说话于眷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经及旬余，韦生果殁。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梦于母云："以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兄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书文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见绣衣操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后有判词云："崔道枢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寿亦减一半。"时道枢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为。时节在冬季，其母方为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之妻孥咸在京师，紫微备述其事。旧传夔州及牛渚矶皆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贵子弟，承藉勋荫，物用优足。恣陈锦衣玉食，不以充诎为戒，饮馔华鲜，极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止亦在东洛，深感其家恩旧，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来往。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见其饮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馔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不可致；止于精洁修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飧荼食檗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睹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某前者所说岂谬哉！"而因造其门以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肴馔可为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馔，先烧令熟，谓之炼火，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于餐啖。"僧抚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时窜避，潜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文，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谓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可与诸郎君吃否？"但低首惭靦，无复词对。

古人云：膏粱之性难正，其此之谓乎？是以圣人量腹而食，贤者戒于奢逸。宋武帝幸武帐堂，将往，敕诸子弟勿食。至会所赐馔，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饥色。帝谓曰："尔曹少长骄贵，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前圣用心同旨哉。

凤翔府举兵讨贼

巢寇攻陷宫阙，近京藩镇，悉无兵备。初，王仙芝败衄，黄寇引余党南走交广。朝廷以高骈令公统帅诸道兵师，于江湖屯据要路。议者以为高令公奕世名将，可以坐制凶渠。及贼徒拥众北来，浮舟遂逼淮甸，于天长县广布营塞驻泊。高令公既不出军，但闭关自保而已。贼锋因此弥锐，长驱遂涉淮北。时齐相公领青州，睹蜂蚁强众，亦不敢进，卷旆遄征，或于中路迟留。藩屏既无捍御，庙堂复失机谋，盗遍九衢乃未知觉，岂不异哉！时李相镇蒲津，郑相国镇岐下，既闻车马播迁，俱有勤王之念。郑相国率宾僚将校共巡城垒，雉堞池隍，悉皆毁塞，计其修筑之功，万旅月余未竟。而贼锋方盛，立虞奔轶。明晨复召从事大将，坐于内厅，询以谋计。咸以巨盗方炽，未可枝梧。众议且欲从权，俟兵集乃图收复。相国曰："诸君劝某臣贼乎？"于是欻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为地甃所伤，面首皆破。洎日午达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语。是时关辅征镇，咸已归款，唯凤翔信耗不通。贼议兴师致讨，有奔来者具述其事，于是监军与僚佐代为表章，使两骑驰至京国。贼徒览之大喜，遣王怀顺将百余人厚赍彩缯金玉，以申慰劳之意。既而，开筵以待怀顺。宴席施设，侔于曩日，列坐行觞，将陈饮馔。乐工才合管弦，文武军吏及声妓一时恸哭。监军从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怀顺与来者皆骇愕相眄。就食乃问其由，时吏部孙侍郎亦在幕中，对曰："相国自镇此方，恩及万物。听政之暇，时命音乐与将吏交欢，遽及风疹所侵，今辰不赴兹会，众闻丝竹声，不觉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凄伤。相国闻之曰："我知亿兆人民之心，未厌唐德。贼势虽甚，窃据宫阙，灭亡当在旦夕。"于是密飞羽檄，告于邻道会兵。旬朔间，邠、泾、洋、陇及沿边藩镇，俱以锐师来集。既而，神策守镇军士，闻风亦至麾下。一旦，贼中遣千余人，大索粮糗。于时烽候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贼入界大惊，俱就擒戮。有后殿者，奔以状告，凶党无不夺魄。陷京黔庶，亦思奋勇，初，有走还京中者云："凤翔郑相公已叛黄王，兵士甚众。"巢闻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拟作

何计？”唯赵张王潘闻之，已为奔轶之备也。俄而蒲关、晋绛、并汾泽潞，及河北三镇，并举雄师，翕然响附。相国仗节训兵，援旗誓众，摧锋督战，累剉凶渠，首运奇谋，终摧巨孽。其后请朝，庸蜀复秉化权，匡国济时，终始一致，文经武纬，何谢古人。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相国有焉。

老君庙画

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杜工部题诗云：“配极玄都阿，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爱敬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庑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雉一只，逼而观之，势若飞动。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之于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垒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退宫嫔御，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每清风朗月，即闻山池之内步虚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

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糗粮既尽，四远复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窥其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询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于今日。"士则具陈奔驰涉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食馔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梁栋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蕞豆之状，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已极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取罗浮相近。傥能脱去纷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因述虑失道，曰："勿忧，去此二三里，与采薪人相值，可以随之而去，国门不

远。”既出于山隅，果有人采薪在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延之致于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经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相公宙出镇广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时萧相国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酒数杯，他无所食矣。

韦颛枭鸣

大中年，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见光婢妾罗列衣装，仆者排比鞍马。颛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颛坐迫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魄惊骇，杖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仆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灾患！”俄而禁鼓忽鸣，榜到，颛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世以鹏至枭鸣，不祥之兆。近观数事，亦不然乎？

昔邓艾枭鸣牙旗，乃军胜之兆，张率更闻于庭树，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为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卢琢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广陵将及襄汉，朝廷以王铎令公为南面

都统，崔相国、豆卢相国同日策拜。宣麻之际，殿庭雾气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贺，有雹大如鸡卵。时五月二十三日。识者以为钧轴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师，二相俱及于难，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见神物遗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浔寓居圃田别墅，禀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衔杯酹酒，无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檐庑之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侲劣，服饰或青或紫，后有矮仆提酒两壶，相与历阶而上，左右妻孥悉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至于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遗君一醉！"俄以巨盆满酌逼饮，两壶俱尽，床笫衾裯，皆是余沥。将出，谓浔曰："何似当时惜酒也邪！"自兹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寝瘵惙然，数月方愈。冯给事为郑州刺史，亲召李生而说之。

说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常云飞炼中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采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衔石矿，非烹冶乃无从而得。归真斋醮数朝，写御书置于岩穴间。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宝，盖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旦当从所请。"语罢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丈，银液坌然而涌出，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罕知其术。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

初，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箓，尝取罗浮山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虽圣德不逮前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一日而至。”上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语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中使奉进，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如此类。王琼妙于化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栽培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蕊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猷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观周尊师，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间便居洞庭山，诸父隐尧，深得真道。有张孺华者，襄汉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广赍财宝，访道于江湖之间。至吴门，知隐尧出世修炼，径往洞庭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倾竭以资香火。隐尧知其志，俾于岸顶坐守药炉，其或风雨晦冥，往往有神物来萃，殊形诡状，深可骇人。孺华端洁自安，竟不微动。如此者涉于周岁，隐尧谓之曰：“炉中炼药乃七返灵砂也，虽非九转金丹，饵之可还魂返魄。曩令子弟数辈守之，靡不畏怯而罢，汝相从未久，遂能苦节如是。”及鼎开药成，才成十粒，但令宝之以囊箧，未传吞饵之法。孺华以去乡逾年，一旦告归觐省，隐尧别谓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兹复为世网所萦。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嚣尘为恋。付汝之药，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终者审其未至朽败，虽涉旬能使再活；然事关阴骘，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轻授。凡欲此药救人，当焚香启告，吾为助尔。”孺华归，甚为乡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殁，服之皆愈。居数岁，复诣洞庭，系舟于金陵江岸。有良贾徐士则者，乘巨艘十余只，亦于浦间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壮岁，无疾而殒于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华悯之，因以灵砂往救。其初服之时未验，再服一粒，蹶然而苏，云：“所至之处，城府甚严。方为吏从拘录，俄有二黄衣人，手执丹书文字洞庭周尊师令唤，厅事间有紫衣者据案而坐。于是簪笏而兴，谓左右曰：‘仙师来召，焉可复留！’乃令放还。谓曰：‘汝因此寿命增延，当可力行善道。’”士则所将财物，分其半以答孺华。孺华取钱五十万，散施贫乏。至洞庭，与隐尧俱隐。

广谪仙怨词台州刺史窦弘余撰

玄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自尽，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惶出狩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取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矣。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于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及銮驾至成都，乃进此谱，请曲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对。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绝，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之内，吹之为曲，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本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闻长老话谪仙之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事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辄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在弯弯。"骈以为窦使君序《谪仙怨》云刘随州之词，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盖明皇登骆谷之时，实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述焉。骈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晴山碍日横天，绿叠君王马前。銮辂西巡蜀国，龙颜东望秦川。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长笛此时吹罢，何言独为婵娟。"

含元殿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釦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乱，逮乾符中，近百年无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谧，文物之盛，笼罩姬汉，藩方职贡。府无虚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饬廉谨，以邀时誉。食禄者守其官，耕贾者专其业，八纮四海，遂同文轨。承平既久，稍务奢逸。贵族豪家，轻视稼穑；征镇牧守，或非其才。黔黎兴杼轴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盗。然主上劳谦端委，无亏圣政，亦使寇犯神州，銮辂播越；况秦汉之代，魏晋之时，主荒臣残，岂不颠覆！今则睹淳辉之列，启中兴之期，亿兆人心复新于唐德矣。礼乐刑政，得无诫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南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

升平裴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

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步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而对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连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左右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县令请换罗江宰矣。宣皇在宫即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事。及龙飞，裴公入秉钧轴，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真身相传云是释迦文佛中指节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旧于凤翔建塔。又释氏《涅槃经》云：如来于双林灭度，贮于金棺银椁，积旃檀香焚之，诸天以八金刚分取舍利，唯留四牙，余悉煨烬。未详此骨从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馔盈溢路衢，谓之无碍檀施。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缁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有悲怆涕泣者。真身以宝舆舁之，居于内殿数月。俄属懿皇厌代，密使送于凤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砖垒浮图供养，妖妄之辈互陈感应。或云夜中震动，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资财，因此获利者甚众。及宫车晏驾，怗然乃定。诸坊浮图，一时毁坼。有好事者密询放光之由，云以大云母片窥看，远而望之，靡不倾信耳。咸通、乾符中，兴善寺复有阿阇黎，以教法传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华焕，器用俱是宝玉。语人云："焚香结坐，每告西方。"及迁化，谥为普照大师，信者咸为出

涕。刘都尉、崔给事、寓张常侍。同与中贵，多为弟子。出城之日，皆缟素后随，劝朝士持斋。受其法者，不复思理时务。

骈常读《名僧传》，宋文帝时，有永那跋摩，居金陵祇园寺。文帝谓之曰："弟子常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闺门，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将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定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知百姓之饥，斯所以就于无饥；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于无寒。如此，则持斋亦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于阙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弘济也？"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挛章句。如公者，真所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

元相国谒李贺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辍轲。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亹亹不

绝。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庥、来鹄、贾随，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钤、宋耘、沈驾、周繁，以词赋标名；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张维、皇甫川、郭郛、刘延晖，以古风擅价：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其虚薄叨联名级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人最拈弄小说，虽金紫大老，趋跄殿陛之余；使命一方，鞅掌簿书之暇：尽日有所记录，积久成编。李文饶、刘宾客，尤兢兢耳。时至咸通，以迨乾宁，其间韵事，足新耳目。况三辅、曲江，士庶都冶景物，为之点次，事事俱堪捃拾也。康校书能无技痒乎！古人读《汉书》。至留侯遇高帝于下邳，便浮一大白。想此时长安酒垆间，声价不啻倍蓰矣。　湖南毛晋识。

逸文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安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

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广记》三百九十四。

元稹

唐元稹，镇江夏，襄州贾墅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污于外。是年稹卒。同上。

裴度

裴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

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櫜鞭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广记》四百五。

李德裕

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故数年之间无物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花钱。"威势之使人也。同上。

桂苑丛谈

［五代］严子休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桂苑丛谈》，严子休著。严子休，郡望冯翊（今陕西大荔），自号冯翊子。子休为字为名，不详。五代时人。此书首记唐懿宗咸通时至唐末遗闻十则，多为怪异游侠之事，从中颇可见出晚唐社会风情，亦可探后世小说之源，如“崔张自称侠”条，即与《儒林外史》中“张铁臂虚设人头会”情节相类。后录“史遗”十八条，多为杂采众书而成，其中亦不乏为后世所乐道者，如围棋国手王积薪夜宿山村，闻主人婆媳弈盲棋事。

《桂苑丛谈》今存《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等，以《宝颜堂秘笈》本为最完备，但亦非原璧，有散佚条目。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宝颜堂秘笈》本标点排印。今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基础，校以《四库》本，重加标点出版。

目录

张绰有道术
太尉朱崖辩狱
崔张自称侠
班支使解大明寺语
赏心亭
方竹柱杖
杜可均却鼠
李将军为左道所误
沙弥辩诗意
客饮甘露亭
史遗
返回总目录

张绰有道术

咸通初，有进士张绰者，下第后多游江淮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嗜酒耽棋。又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天大哂，命笔题云：“争奈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谩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异之。不喜装饰，多历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饮，若遂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三二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常游盐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酒试之，相竞较力，留系是邑中。醒乃课述德、陈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释之。诗所记惟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长清。”自后狄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在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醉，因求捣网剪纸鹤二只，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后来。”时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题云：“张绰张绰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却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记绰时事诗极多。

太尉朱崖辩狱

太尉朱崖出镇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文字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者隐用之。但初上之时交领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鞫成具狱，伏罪昭昭，然未穷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细行而费之，以是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虑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郡众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乘此挤排之。"因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令门不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鞫前数辈，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崔张自称侠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以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一旦张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张二子一椿儿，一桂子，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花夜月中。"人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等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后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语

太保令狐相绚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勾两日全。”诸宾至而顾之，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无字也。添却双勾两日全，比字也。以此观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嗟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赏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自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辔躬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无胜游之地，且风亭月榭既已荒凉，花圃钓台未惬深旨，一朝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辟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监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陶同游，问及往日芦管之事。陶因献朱崖、陆鬯、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鬲栗管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佳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其发端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于是赐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名，因名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称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陷逆，乃为刍豢之地。叹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两出镇于浙右，前任罢日游甘露寺，因访别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诏西行，祗别和尚。”老僧者熟于祗接，至于谈话多空教所长，不甚对以他事。由是公怜而敬之。煮茗既终，将欲辞去。公曰：“昔有客遗筇杖竹一条，聊与师赠别。”亟令取之，须臾而至。其杖虽竹而方，所持向上，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天生可爱。且朱崖所宝之物即可知也。别后不数岁，再领朱方，居三日，复因到院，问前时柱杖何在。曰：“至今宝之。”公请出观之，则老僧规圆而漆之矣。公嗟叹再弥日，自此不复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远之物，云是大宛国人所遗竹，唯此一茎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尝语愚云：往岁江行风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出岭而去。忽见兰若甚多，僧院睹客来皆扃门不内。独有一院大敞其户，见一僧翘足而眠，以手书空，顾客殊不介意。友人窃自思书空有换鹅之能，翘足类坦床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虽强起，全不乐客。不得已而问曰：“先达有诗云：‘书空翘足睡，路险侧身行。’和尚其庶几乎？”僧曰：“贫道不知何许事，适者画房门拔匙翻。”客不辞而出。呜呼！弥天四海之谈，澄汰簸扬之对，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僖宗末，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余。人见其好饮绝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盖自量其得所。人有怜之者，命与之饮，三两杯便止。有姓乐者，列酒旗于城街之西，常许以阴雨往诸旗亭不及，即令来此与饮。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无所获，必乃过之，乐亦无阻。一旦遇大雪，诣乐而求饮。睹主事者白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陪来。"乐不喜其说。可均乃问曰："何故？"曰："有人将衣物换酒，收藏不谨，致鼠啮坏。"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验否。请书以试之，术或有验，则尽此室永无鼠矣。"就将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踪遂绝，不知何故。杜属府城倾陷之后，秦、毕重围之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粒耳。

李将军为左道所误

护军李将军全皋罢淮海日，寓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一小校绍介一道人，云能炉火之事。护军乃延而客之，自此常与之善。一日，话及黄白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升已来者，得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火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喜其说，顾囊有金带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用火之后，日日亲自看验。居数日觉有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数日既满，斋沐而后开，金色粲然，的不虚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日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初且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而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无踪迹。

沙弥辩诗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友会语愚云：顷年在京权寄青龙寺日，见有客尝访寺僧，届宾署，属主者匆遽，不暇留连。翌日复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时又来，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笔题门而去。词曰：“龛龙东去海，時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能详，独有沙弥能解之。众问其由，则曰：“龛龙去矣，乃合字；時日隐西，乃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无踪由。客云沙弥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饮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语愚云：吴王收复浙右之岁明年夏中夜，月莹无云，望江澄澈如昼，诸徒侣悉已禅寂，竟无人踪，禽犬皆息矣。独某默默持课，时亦惜其皎月沉房廊，临江恰幽静。俄有数人自西轩而来，领仆厮辈挈酒壶，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话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与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兹景矣。僧窥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来？必是幽灵异人乎！乃于窗际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罗列果食器皿，随时所有。东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扬甚美。西坐一人北虏之服，魁梧亹亹。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东向者设礼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简，清瘦多髯。飞杯之顷，东向者语西坐曰：“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果致如是乎？”虏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贤金昆不竖篱棘见未萌，吾子岂有向来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头不乐。南向朱衣曰：“时世命也，知复何为？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为何如？”东向者曰：“朝代虽殊，古今一致。俾公纵无满宫多少承恩者，似有容华，妾也亦恐不脱此难。”北向逢掖衣曰：“此犹可也。大忌者，‘满身珠翠将何用，唯与豪客拂象床’。大患此也。”朱衣欷歔低头而已。东向曰：“今日得恣纵江南之游，皆乏风流矣。仆记云：‘邑人种得西施花，千古春风开不尽。’可谓越古越今矣。”酒至西行，虏服曰：“各征曩日临危一言以代丝竹，自吟自送，可乎？”众曰：“可。”虏服乃执杯而吟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可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次至逢掖，举行而歌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巡至东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兹路信难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里龙蛇纸上鸾，逡巡千幅不将难。顾云已往罗隐耄，更有何人逞笔端。”吟罢东楼晨钟遽鸣，僧户轧然而启，欻尔而散，竟无踪矣。僧之聪慧不群，多有道之者，愚故得而录其略焉。

史遗

崔英年九岁，在秦王苻坚宫内读书。坚殿上方卧，诸生皆趋，英独缓步。怪而问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纣君，何用畏乎？”又问：“卿读何书？”曰：“《孝经》。”坚曰：“有何义？”曰：“在上不骄。”坚为之起，更问：“有何义？”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爱下，下敬上。”坚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见，陛下至尊，不可再睹洪恩，士或可用则用，何在后期？”坚曰：“须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谏议大夫。

高洑为沧牧，善捕贼。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韦道建白：“高洑捉贼无不获矣，得此可为神。”洑乃诈为州县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认之，因获是贼。

高延宗，北齐文帝之弟，纵恣过度。为齐牧，乃于楼上溺而使人向上张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粪以饲左右。

崔弘度，隋文时为太仆卿，尝戒左右曰：“无得诳我。”后因食鳖，问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斗醋，不见崔弘度。宁茹三斗艾，不逢屈突盖。”盖同时虐吏也。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

释法庆，炀帝时在长安先天寺造丈六夹柱像，未成暴亡。时宝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还。良久，云见宫殿若王者，见法庆在一像前

语曰："法庆造像未毕，何乃令我死？"检簿者曰："命禄俱尽。"像曰："须成我矣，可给荷叶以终其事。"言讫大智再生。众异之，往问法庆，亦话说其验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叶一枚，斋时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邹凤炽，高宗时人，眉高背曲，住长安怀德坊，富于财。市南山木，每树估一匹。自云山木可尽，我绢有余，乃邹骆驼也。

王积薪随明皇西幸，有司奔从，翰林弈棋者独王在焉。蜀道隘狭，每止息，道路店舍多为尊官所占，王凄凄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薪水。才瞑，妇姑皆阖户而休，王宿于檐下。夜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棋一局。"王异之。堂内无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王即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及四鼓，王一一密记，共下子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北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迟明，王具礼请问于老姥。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王则出局尽平生之妙，而布子未及数十，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因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王即更求其说。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王谢而别，行不数十步，回顾皆失向之室庐矣。自是王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势，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有焉。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舆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娠，母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

曰：“某之若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亦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及冠有文章，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得煎茶之法著于世。

吴郡顾况，贞元中进士及第，词清妙绝，为韩晋公浙西观察判官。公尝有乳母与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杀。阖宅莫敢言，密令人言于况，令救之。况乃诣公所问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岂伊乳母先犯也？”况对曰：“三尺儿亦知公法令禁，何宅内人而违犯？然公幼年时读书早起夜卧，看侍即要乳母；今年长为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诚宜杀之也。”公悲悟，遽舍之。况后在朝为小著，谐谑轻薄，傲毁朝士，贬信州司马。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长于外家不齿。及长能文，首出众子，作《道旁孤儿歌》以讽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张建封书院，怜其才引为上客，善为画。时因酒兴，偶画得一匹马，为诸小儿窃去。一旦将行营，大叫称膺失马，张公令捕之，厢将问毛色，应云膺马昨夜犹在毡下。监军怒，请杀之。建封与监军先有约，彼此不相违。建封曰：“却乞取崔膺。”军中遂舍之。

淮南节度杜佑，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为正嫡，有敕封邑为国夫人。膺密劝请让追封亡妻梁氏，佑请膺为表略云：以妾为妻，鲁史所禁。又云“岂伊身贱之时，妻同勤苦；宦达之后，妾享荣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时议美焉。其后终为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为李氏置堇而卒。

李铦，锜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于浙西反，恸哭，悉驱妻子奴婢老幼量项而枷，自拘于廉使，朝廷闻而薄贬。

马司徒之子鬯，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德宗以为未尝见，颇怪鬯，令中使就封其树，盖惧宅废为奉诚园也。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饮酒，吏误以醋供。迪简以李景略令酷，发之必死，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人闻皆泣感。后景略卒，军请为主，自卫佐拜中宪，为军使，后镇亦定。

周郑客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一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座不乐，主人为之罢宴矣。

越僧灵彻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廉使韦丹，以惠远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之节，虽冬夏云阴月黑无所差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困学纪闻

[宋] 王应麟 撰
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困学纪闻》二十卷，南宋王应麟著。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祖籍河南开封。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进士，宝祐四年（1256）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因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除本书之外，计有《小学绀珠》、《通鉴地理考及通释》、《玉海》、《诗地理考》、《通鉴答问》、《汉书艺文志考证》、《深宁集》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

全书按经史子集分，计经部八卷，包括《易》、《书》、《诗》、诸《礼》、乐、《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孟子》、小学、经说等；史部和子部八卷，包括天道、历数、地理、诸子、考史；集部三卷，包括评文、评诗三卷；最末为杂识一卷。书前有作者题识云："幼承义方，晚遇黉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开卷有得，述为《纪闻》。" 作者一生博洽多闻，有宋一代诸儒罕与其伦比，《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曰："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鄙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书中尤重史学，正如全祖望所云："先生之学，私淑东莱（吕祖谦）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此中自有鼎革之后的家国之痛及深切反思，故视为对两宋学术的某种总结亦无不可。全书博涉四部，展示了作者精湛的考据学功力，确立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并称宋代三大笔记，并居宋代三大笔记之首。此外，本书影响有清一代学术甚巨，三百年间儒林中

人，无不深得其学术沾溉，顾炎武之《日知录》、阎若璩之《潜丘札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赵翼之《陔馀丛考》、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等，每多引为矩矱，颇见遗风。

《困学纪闻》成书于元初，而付梓则在王氏逝世三十年后的元泰定二年（1325）。此本世称“庆元路儒学刻本”。民国时，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影印面世。然《困学纪闻》一书文字简奥，向称难读，故自清初多有笺注。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1638—1704）据元刊本重校并加笺，为当时最善之本。此后不久，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在阎本的基础上加以校笺，世称“二笺本”。至乾隆时，著名学者全祖望（1705—1755）又对“二笺本”补充注评，世称“三笺本”。乾嘉间，余姚人翁元圻（1751—1825）综辑诸家笺注，并博搜群籍，穷其事原，以数十年之功，成《困学纪闻注》，是为《困学纪闻》注本的集大成者。此次整理，以元庆元路儒学刻本为底本，参校“三笺本”和翁元圻《困学纪闻注》本。本书校点，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原书中的引文和史实，已尽量与原书核对。底本中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及明显讹误的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

目录

校点说明
自叙　王应麟
序　全祖望
卷一
　易
卷二
　书
卷三
　诗
卷四
　周礼
卷五
　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乐
卷六
　春秋
　左氏
卷七
　公羊
　穀梁
　论语
　孝经
卷八
　孟子

小学
经说
卷九
天道
历数
卷十
地理
诸子
卷十一
考史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历代田制考
历代漕运考
两汉崇儒考
卷十七
评文
卷十八
评诗
卷十九
评文

卷二十
杂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自叙

王应麟

幼承义方，晚遇囏屯。
炳烛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
开卷有得，述为《纪闻》。
深宁叟识。[1]

幼承義方晚遇囍屯炳燭之明用志
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别于下民開卷
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寀識

[1] 上图系王应麟《自叙》手迹，元刊本及翁注本皆影刻之。翁注本下有阎咏按语：“右三十八字乃尚书亲笔，常熟毛黼季扆以视徵君，且曰：‘盍摹勒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请。盖徵君曾两遣人至鄞县访其裔孙，求行状、墓铭、神道碑，以补《宋史》列传之略，不可得。又欲绘其遗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迹，犹前志也。阎咏临并记。”

序

全祖望

深宁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见。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于《玉海》之后者十余种，而碎金所萃，则为《困学纪闻》。顾其援引书籍奥博，难以猝得其来历，太原阎徵君潜丘尝为之笺，已而长洲何学士义门又补之。斯二笺者，世宗宪皇帝居潜藩，皆尝充乙夜之览。近年祁门马氏以阎本开雕，而间采何说以附之，桐乡汪氏又以何本开雕，诚后学之津梁也。潜丘详于考索，其于是书最所致意。然笔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时挟偏乖之见，如力攻《古文尚书》，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顾何必哓哓搀入此笺之内，无乃不知所以裁之耶？义门则简核，而欲高自标置，晚年妄思论学，遂谓是书尚不免词科人习气，不知己之批尾家当，尚有流露此笺，未经洗涤者。岁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无事，取二本合订之，冗者删简，而未尽者则申其说，其未及考索者补之，而驳正其纰缪者，又得三百余条。江西万丈孺庐见之嗟赏，以为在二家之上。予学殖荒落，岂敢与先辈争入室操戈之胜，况莫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笺也。胡身之谓小颜释班史，弹射数十家无完肤，而三刘所以正小颜者正复不少。是书虽经三笺，然阙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内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刘者乎？予日望之矣。

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后学全祖望撰。

卷一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之道也。处忧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惧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辞非止言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

履霜戒于未然，月几望戒于将然。《易》贵未然之防，至于几，则危矣。

“潜龙以不见成德”，管宁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时，杜袭所以戒繁钦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

“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见《韩非·解老》。可以发明贞固之说。

《乾》初九，《复》也。“潜龙勿用”，即“闭关”之义。《坤》初六，《姤》也。“履霜坚冰至”，即“女壮”之戒。

《淮南·人间训》云：“《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以阴、阳言日、夕，《易》说所未及。

蔡泽谓：“《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泽相秦数月而归相印，非苟

知之。《贾谊书》云：“亢龙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龙之神也，其惟蜚龙乎？”

《越绝》引《易》进退存亡之言曰：“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得有丧之理。”陆宣公云：“丧者得之理，得者丧之端。”其语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为“羿、莽、娲、武非常之变”。干宝之说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总己，专断万机，虽情体信顺，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愚谓此说为长。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与天地并立。一旅复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晋，郡县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际，分严而情通。“上天下泽，《履》”，其分严也；“山上有泽，《咸》”，其情通也。不严则为《未济》之三阳失位，不通则为《否》之“天下无邦”。

《阴符经》云：“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愚尝读《易》之《临》曰“刚浸而长”，《遯》曰“浸而长也”，自《临》而长为《泰》，自《遯》而长为《否》，浸者渐也，圣人之戒深矣。

“系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系于金柅”，一柔方进而止之也。

《蒙》之刚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刚中，“五”也，占而从之曰“原筮”。

“童蒙”应于“二”之刚，则吉，养之早也。“童观”远于“五”之刚，则吝，见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随》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

乱之机，《兑》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厉。”

“鸣谦”则吉，“鸣豫”则凶。鸣者，心声之发也。“未知获戾于上下”，鸣谦者欤？“二三子亦姑谋乐”，鸣豫者欤？

柔而刚，则能迁善。刚而柔，则能顺理。《复》之“六三”，柔而不中，勉为初之刚而屡失，故频复。《巽》之“九三”，刚而不中，勉为初之柔而屡失，故频巽。

《小畜》上九，“月几望”则凶，阴亢阳也。《归妹》六五，“月几望”则吉，阴应阳也。《中孚》六四，“月几望”则无咎，阴从阳也。曰“几”者，戒其将盈，阴盈则阳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门”，《随》之“初”曰“出门”，谨于出门之初，则不苟同，不诡随。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开迁善之门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进善之机也。

“大蹇朋来”，进君子之真朋也。“涣其群”，退小人之伪朋也。泰言“朋”，否言“群”。

君子进而众贤聚，故《复》“朋来无咎”。众贤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云不雨”者二。《小畜》终于“既雨”者，阳之极为阴也。《小过》终于“已亢”者，阴之极为阳也。畜极则通，过极则亢。

“谨乃俭德，惟怀永图”，故“甘节，吉”。“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故“甘临，无攸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故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实，观其自养

也”。

召平、董公、四皓、鲁两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贱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经不以秦而亡也。万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坏也。《剥》之终曰“硕果不食”，阳非阴之所能剥。

下阳举而虢亡，虎牢城而郑惧，西河失而魏蹙，大岘度而燕危，故曰“设险以守其国”。狄患攘而民怨结，宗藩弱而戚党颛，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镇强，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复》曰“朋来”，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阳大阴小而言“阴阳”，阖而辟也；朔先晦后而言“晦朔”，终而始也。

《尔雅》：“小罍谓之坎”，“大琴谓之离”。万物之象，无非《易》也。

《易》之终始皆阳也，始于《乾》之“初九”，终于《未济》之“上九”。

《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则无与于人事欤？曰：圣人以天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复》之初即《乾》之元，“硕果不食”则生矣，《复》之所谓仁也。《乾》为木果，在春为仁，发生也，在冬为乾，归根也，终而复始。

张子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朱子谓“圣人作

《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贞’，不言‘利不贞’，言‘贞吉’，不言‘不贞吉’，言‘利御寇’，不言‘利为寇’也。”

闻之前修曰：“中庸、诚、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龙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复》以自知”，必自知，然后见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尝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夺”；“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变。

“下学而上达”，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汉，能上阴阳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系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诗》相汉，能陈《关雎》之义，而不能止奄寺之恶，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经术虽明，奚益焉！

五阳之盛而一阴生，是以圣人谨于微。齐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陈完奔齐，亡齐者已至矣。汉宣帝甘露三年，匈奴来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我艺祖受命之二年，女真来贡，而宣和之祸乃作于女真。张芸叟曰：“《易》者极深而研几，当潜而勿用之时，必知有亢，当履霜之时，必知有战。”

《易》言“积善”曰家，《大学》言“兴仁”、“兴让”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胜小人之邪。《易》曰：“田获三狐得黄矢。”世之乱也，小人以狡胜君子之介。《诗》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为井，以木巽火为鼎，上止下动为颐，颐中有物为噬嗑，小过有飞鸟之象焉。余卦可以类求。王辅嗣“忘象”之说，蒙庄绪余尔。

《左传》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朱子发以为郑康成之语。愚谓“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见于《易纬通卦验》，汉儒皆谓之《易》。则此所谓《易》云者，盖纬书也。

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豶豕之牙”，谓“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荑”，谓“枯音姑，无姑山榆”；《晋》“锡马蕃庶”读为“藩遮”，谓“藩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读如“解”，“解谓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当为“倪仡”；《萃》“一握为笑”，“握”读为“夫三为屋”之“屋”；《系辞》“道济天下”，“道”当作“导”，“言天下之至赜”，“赜”当为“动”；《说卦》“为乾卦”，“乾”当为“幹”。其说多凿。郑学今亡传，《释文》及《正义》间见之。

《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而贾逵以为“八王之法”，张平子以为“《周礼》八议之刑”。索，空也，空设之。唯马融以为八卦。杜预但云“古书名”，盖孔安国《书序》犹未行也。愚按，《国语》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韦昭注谓“八体以应八卦也，谓《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离》为目，《兑》为口，《坎》为耳，《艮》为手”，此足以证孔、马之说。

《易》正义云：“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朱子谓《系辞》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上《系》、下《系》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彖》即文王所系之辞。《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彖象上下传》者，孔子释经之辞也。愚按，《释文》云：“王肃本作‘系辞上传’，讫

于《杂卦》，皆有‘传’字。”《本义》从之。《汉·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王肃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举商、周。‘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发云：“《革》存乎汤、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复》存乎颜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谓：“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范》道统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数相为经纬，皆演于商之季世。

桓谭《新论》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详而商《易》简。未详所据。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吕氏春秋》：“贲，色不纯也。”

苕谿刘氏云：“《夬》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忧’，盖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时，然后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临一小人，徒能使之忧而已。惟其有忧，则将图之无不至矣。”愚谓“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忧”，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诸儒所不及。

王辅嗣以“寂然至无”为《复》，又云：“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苏子美辨其非。愚谓先儒云“至静之中有动之端”，所以见天地之心，与寂然至无之说异矣。“冬至阴之复”，盖如周子“利贞诚”之

复，就归处言之。荆公曰：“阳以进为复，初九是也；阴以退为复，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为七日者，举前卦而云也。《复》之‘七日来复’，《震》‘既济之七日得’，皆举初爻。”

叶少蕴谓：“凡《易》见于有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体也。而《易》不以体对用，故别而论之曰：《易》无体。”晁景迂曰：“体用本乎释氏。”

利贞者，性情也。王辅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颜子好学论》“性其情”之语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汤举皋、伊而不仁者远。”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本义》云：“郭璞《洞林》读至‘汇’字绝句，下卦放此。”愚按正义曰：“‘以其汇’者，汇，类也，以类相从。‘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顺，下应于《乾》，已去则纳，故征行则吉。”亦以“汇”字绝句。《泰》之“征吉”，引其类以有为；《否》之“贞吉”，絷其身以有待。

俭德避难，朱子谓“收敛其德，不形于外”。申屠蟠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复，阳之极也，而否将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阳之复也，而泰将至。

一许敬宗在文馆，唐为武氏矣。一杨畏居言路，元祐为绍圣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声之隤，陇西以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为耻。清议所以维持风俗也。清议废，风俗坏，则有毁宗泽而誉张邦昌者，有贬张浚而褒秦桧者。观民风设教，居贤德善俗，可不谨哉！

齐德衰于召陵，晋志怠于萧鱼；淮平而异、鎛用，潞定而归真惑。《易》曰：“日中则昃。”《玄》曰：“月阙其抟，不如开明于西。”

“制官刑”则“具训蒙士”，“无彝酒”则“诰教小子”。《易》曰：“童牛之梏。”《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

龟灵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锦尚絅”；兰薰而摧，玉刚而折，是以“危行言孙”。此“白贲”、“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

惟进贤可以正君，故公仲进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进攸之、祎、允，而宫府之体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魏相因许伯，不能遏弘、石之恶。《泰》曰“拔茅”，《渐》曰“进以正”。

《乾·文言》曰：“宽以居之。”朱子谓：“心广而道积。”程子《易·小畜》传曰：“止则聚矣。”吕成公谓：“心散则道不积，充拓收敛，当两进其功。”

丹书敬义之训，夫子于《坤》六二《文言》发之。“孟子以‘集义’为本，程子以‘居敬’为先。”张宣公谓：“工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

“小畜（上）〔下〕体乾，复上体坤，乾坤相应，故《小畜》初九‘复自道’，‘九二’‘牵复，吉’，与《复》六四‘中行独复’，‘六五’‘敦复无悔’，义甚相类。‘牵复’中‘不自失’，‘敦复’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见于《彖》，明一卦之义也。

里克之中立，邓析之两可，终于邪而已。故《随》之“六二”曰：“弗兼与也。”

“虚美熏心”，秦乱之萌；“浮文妨要”，晋衰之兆。故《贲》受之以《剥》。

廉耻，国之脉也。廉耻泯则国从之，是以楚瓦好贿郢城危，晋盈求货霸业衰，秦赂谗牧迁为虏，汉金间增垓败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学》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乱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击之。”

“翰音登于天”，无实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君子无斯须不学也，黄霸之受《尚书》，赵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难颠沛中，况优游暇豫之时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连山》首《艮》，艮，万物之所终始也。八风始于不周，卦气始于《中孚》，冬至为历元，黄钟为律本。北方终阴而始阳，故谓之朔方。《太玄》纪日于牛宿，纪气于中首，而以罔、冥为元。艮之终始万物也。虞仲翔云：“万物成始乾甲，成终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沙随程氏云：“医家《难经》为《百刻图》，一岁阴阳升降，会于立春，一日阴阳昏晓，会于艮时。此说与《易》合。”又云：“北方之气，至阴而阳生焉。《彖》曰：‘习坎，重险也。’于物为龟为蛇，于方为朔为北，于《太玄》配罔与冥，所以八纯卦中，独冠以习。”

日月为《易》，一奇一耦，阴阳之象也。王介甫《诗说》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阳生矣则言日，阴生矣则言月。与《易·临》‘至于八月有凶’，《复》‘七日来

复’同意。四月正阳也，秀蓼言月，何也？以言阴生也。阴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阴生者，气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复》刚长，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临》阳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迟。”沙随程氏云：“阳极于九，而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而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

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变与六爻皆变者，其别各六十有四；一爻变与五爻变者，其别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变与四爻变者，其别各九百有六十；三爻变者，其别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发谓：“《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顺以巽’者，《蒙》之《观》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离》、《兑》，故曰《革》。是谓天下之至变。”张真父谓：“《易》无所不变，《蒙》曰‘困蒙’，《小畜》曰‘复自道’，又曰‘牵复’，《履》曰‘夬履’，《离》曰‘履错然’，《归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归妹’，《临》曰‘咸临’，《咸》曰‘执其随’，《艮》曰‘不拯其随’，《噬嗑》曰‘颐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肤’，《损》曰‘勿损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壮于前趾’，又曰‘壮于頄’，《遯》曰‘执之用黄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兑》曰‘孚于剥’，《未济》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变之象。《小畜》以一阳为复，《兑》以一阴为剥，变之变者也。六十有四，相错而不相乱。”张文饶谓：“《临》之初、二，皆曰‘咸临’，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兑》之说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与《履》，《乾》、《兑》相易之卦也。”

《临》所谓“八月”，其说有三：一云自丑至申为《否》，一云自子至未为《遯》，一云自寅至酉为《观》。《本义》兼取《遯》、《观》二说。《复》所谓“七日”，其说有三，一谓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后为《复》，一谓过《坤》六位，至《复》为七日，一谓自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本义》取“自《姤》至

《复》”之说。

《易》正义云：“四月纯阳，阴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纯阴，阳在其中，而荠麦生。”《汉和帝纪》：“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与《月令》不同。张文饶曰：“阳虽生于子，实兆于亥，故十月荠麦生。阴虽生于午，实兆于巳，故四月靡草死。”《参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麦生。”

“初六，履霜，阴始凝也。”见于《魏·文帝纪》注，太史丞许芝引《易传》之言。沙随程氏、朱文公皆从之。郭京本无“初六”字。

龟山曰：“子见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处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谓非所以为训，“若使大人处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则亦不足以为大人矣。”

《颐》初九，王辅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至哉斯言，可书诸绅。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傅玄《口铭》也。《颐》“慎言语，节饮食”，正义用其语。

“圣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复》。盖《复》者，去其不善而复于善之谓也。若《蒙》，则无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趾所以行，辅所以言。艮其趾，虽行犹不行也；艮其辅，虽言犹不言也。故能时行时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冯当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伛背为躬，见背而不见面。朱文公诗云“反躬艮其背”，止于所不见，止于至善也。

“帝乙归妹”，子夏传谓汤之归妹也。京房载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荀爽对策，引“帝乙归妹”，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张说《郎国公主铭》亦云：“帝唐降

女，天乙归妹。”若《左传》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纣父”。二说不同，《正义》皆略之。

“《离》言‘明两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趋而下者至也。”此陆农师之说，朱文公取之。

范谔昌《证坠简》：“《震·彖辞》脱‘不丧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渐》上九疑‘陆’字误”，胡安定取之。

《释文》引《子夏传》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礼》疏谓：“坤为土，坎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万国，亲诸侯。

《释文》引郑注异字，然《内则》注“明夷睇于左股”，犹有所遗。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训。晁景迂云：“古者礼冠，未有簪名。”

《说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孔子曰：“《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今《易》无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今《易》无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传》之言，殆非也。

《盐铁论》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说文》引《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今《易》无之。疑《易传》及《易纬》。

后汉鲁恭引《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

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又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赵温曰：“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汉儒说《易》，可以参考。

王肃注《易》十卷，今不传。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体离阴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获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备其难。”见《太平御览》。

《汉·郊祀志》引“西邻之禴祭”，颜师古注：“瀹煮新菜以祭。”盖以“禴”为“瀹”。王辅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苹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与颜注同。郑康成谓：“禴，夏祭之名。”

《离》九三，蔡伯静解云：“‘鼓缶而歌’，当衰而乐也。‘大耋之嗟’，当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顺其常而已。不乐则哀，皆为其动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说长于古注。

《京氏易》，“剥床以簠”谓祭器。澹庵云：“《易》于《剥》、《坎》，取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泽，《履》”，此《易》之言礼。“雷出地奋，《豫》”，此《易》之言乐。吕成公之说，本于《汉书》“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

“涣其群”，苏明允云：“群者，圣人所欲涣以一天下者也。”《本义》取之，谓程传有所不及。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绝恶念于“履霜”之萌。

《坊记》曰：“不耕获，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

誉，腐儒之谓也。”《左氏传》穆姜以“元、亨、利、贞”为《随》之四德。为是说者，其未见《彖》、《象》、《文言》欤？

《易纬坤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读《易》，不可为宰相。’”注者未详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刚也。“谦谦”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险之闲也，“蹇蹇”六二，阴居阴也。

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济六爻悉无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云，曰泉，曰雨；《离》曰明，曰电。

《曾子·天圆篇》：“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薛士龙诗云：“尝闻曾子书，金火中外明。圆方递含施，二景参黄庭。”愚按《周髀》云：“日犹火，月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其说本于《易》之《坎》、《离》。《坎》内阳外阴，故为水、为月；《离》内阴外阳，故为火、为日。

《系辞》正义云：“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证成其义。”愚考王弼终于魏正始十年，韩康伯，东晋简文帝引为谈客，二人不同时，相去甚远，谓之“亲受业”，误矣。

程子言《易》，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朱子以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愚尝观颜延之《庭诰》云：“马、陆得其象数，取之于物；荀、王举其正宗，得之于心。”其说以荀、王为长。李泰发亦谓“一行明数而不知其义，管辂明象而不通其理”。盖自辅嗣之学行，而象数之说隐。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故李鼎祚独宗康成之学，朱子发兼取程、邵之说。

冯当可谓：“王辅嗣蔽于虚无，而《易》与人事疏；伊川专于治

乱，而《易》与天道远。”又谓：“近有伊川，然后《易》与世故通，而王氏之说为可废。然伊川往往舍画求《易》，故时有不合，又不会通一卦之体，以观其全，每求之爻辞离散之间，故其误十犹五六。”晁子止为《易广传》，当可答书曰：“判浑全之体，使后学无以致其思，非传远之道。”

吕元钧云：“求于八卦之先，而牵于数，故谓《坎》、《离》先天地；得于六爻之后，而惑乎气，故谓卦气起《中孚》。”

伏羲之《易》，当以图观，文王以后始有书。艾轩云：“《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诚斋云：“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制之字也。”愚按，《易纬乾凿度》以八卦之画为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字。

上《系》七爻，起于《中孚》“鸣鹤在阴”；下《系》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来”。《卦气图》自《复》至《咸》八十八阳、九十二阴，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阴、九十二阳，《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复》亦六日七分，阴阳自然之数也。

龟山曰：“《乾》、《坤》两卦，圣人释其义于后，是解《易》之法。”沙随曰：“《乾》、《坤》，《易》之门，《文言》于《乾》，四致意焉，《坤》则一而已。举《乾》、《坤》之义，则他卦可知。上《系》解七爻，下《系》解十一爻，大略类《文言》，学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释文》云：“桓玄、明僧绍作‘仁’。”今本乃从桓玄，误矣。《本义》作“人”，云：“吕氏从古，盖所谓‘非众罔与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古用木画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写卦。筮者执以示主人。”卦者主画地识爻，六爻备，乃以方版写之。“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

钱，九也；三多为交钱，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八也。”见《仪礼》疏。

《易》者，数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讼》“三百户”、“三褫”，《师》“三锡”，《比》“三驱”，《同人》“三岁”，《蛊》“先甲后甲三日”，《临》“八月”，《复》“七日”、“十年”，《颐》“十年”，《坎》“簋贰”、“三岁”，《晋》“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车”，《解》“三狐”，《损》“贰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刚”，《萃》“一握”，《困》“三岁”，《革》“三就”，《震》“七日”，《渐》“三岁”，《丰》“三岁”，《旅》“一矢”，《巽》“先庚后庚三日”、“三品”，《既济》“七日”、“三年”，《未济》“三年”。其数例总释于《乾凿度》。如“月几望”、“巳日乃孚”，皆阴阳气数之变。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随、临、无妄、革也。惟乾不言所利。

遏恶扬善，所以顺天休命；内君子外小人，所以财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养正”作之师。

《大畜》为学，《贲》为文。“能止健”而后可以为学，“文明以止”而后可以为文。止者，笃实而已。不以笃实为本，则学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体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谓：“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云：“为斯贱之役。”唐郭京谓“斯”合作“僝”。愚按《后汉·左雄传》“职斯禄薄”注云：“斯，贱也。”不必改僝字。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汤伯纪云：“乱，如‘疾病则乱’之‘乱’。”愚谓唐玄宗极炽而丰，泰之极也，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非“命乱”而何！

《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礼·本命篇》“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传》岂即此篇欤？

《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若“乾升于坤曰云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皆诸儒所未发。

王昭素谓：“《序卦》云‘《离》者丽也’。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谓后人妄有上、下经之辩。吴仁杰亦从王、晁之论。沙随程氏按《系辞》曰：“二篇之策，从韩康伯本。”张文饶云：“《序卦》上经不言《乾》、《坤》，下经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诸用也。”朱新仲谓：“《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阴阳养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讼而成之。’然则《序卦》亦杂以经师之言欤？”

刘梦得《辨易九六论》曰：“董生言本毕中和，中和本其师，师之学本一行。”朱文公曰：“毕氏揲法，视疏义为详。柳子厚诋梦得肤末于学，误矣。”

《古易》五家：吕微仲、晁以道、睢阳王氏、东莱吕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吴仁杰二家。而洪兴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传》为正，以诸书附着其下，为《考异释疑》。

经说多依托，《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师愈作也。

《越绝外传》：范子曰："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愚谓"先阴后阳"即《归藏》先《坤》之义，阖而辟，静而动也。

《郑志》：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赞》，所谓《赞》云者，《易赞》也。棘下，即稷下也。刘向《别录》："谈说之士会于稷门下。"

《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圣理玄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情状，运气生死休咎，不可执一隅，故曰《易》含万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也。张文饶言"四易"又异于是："易有四，体一用三。伏羲《先天》，体也；《连山》天易，《归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谓"二至四为互体，三至五为约象"。《仪礼疏》云："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

《说卦》虞翻曰："《乾》、《坤》五贵三贱，故定位。《艮》、《兑》同气相求，故通气。《震》、《巽》同声相应，故相薄。《坎》戊《离》巳，月三十日一会于壬，故不相射。《坤》消从

午至亥，故顺。《乾》息从子至巳，故逆。”盖用纳甲卦气之说。

“初九，潜龙”，辞也。有“九”则有“六”，变也。“潜龙”，象也；“勿用”，占也。辅汉卿谓：“《易》须识辞、变、象、占四字。”项氏曰：“不称‘乾马’而称‘震龙’，震，动也，乾之动自震始。”

阳为大，阴为小。《大畜》、《小畜》，《大过》、《小过》，取阴阳为义。

六爻有得有失，唯《谦》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汉书·叙传》“六世耽耽，其欲淑淑”，音涤。注：“《颐·六四》爻辞，淑淑，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传作“攸攸”。颜注以“淑淑”为欲利，辅嗣以“逐逐”为尚实，其义不同。

上蔡谢子为《晁以道传易堂记后序》，言：“安乐邵先生《皇极经世》之学，师承颇异。安乐之父，昔于庐山解后文恭胡公，从隐者老浮图游。隐者曰：‘胡子世福甚厚，当秉国政；邵子仕虽不耦，学业必传。’因同授《易》书。”上蔡之文今不传，仅载于张稘《书文恭集后》。康节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邵子《观物外篇》曰：“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张文饶谓：“《先天图》自《泰》历《蛊》而至《否》，自《否》历《随》而至《泰》，即南北之运数也。”《闻见录》载邵子之言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盖为闻杜鹃发也。陈忠肃谓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则以人事知之。

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

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

迂斋讲《易》，谓："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无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后，天下之万事无非易。"又《策问》谓："种明逸以易学名，而其后世衡至师道累叶为名将。郭逵以将帅显，而其后兼山、白云皆明《易》。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也。"愚闻之先君云。

知识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贵笃实，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礼火则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济》也。"养生之说，阴升阳降。

《史记》春申君说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今《易·未济》曰："小狐汔济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后汉·西羌传》："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则鬼方即鬼戎与？《诗·殷武》"奋伐荆楚"，朱子《集传》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愚按《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可以证《集传》之说。

《未济》"三阳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隐者。朱子谓："《火珠林》已有，盖伊川未曾看杂书。"

虞翻梦吞三爻而通《易》，陆希声梦三圣人而舍象数作传。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声未知"比之匪人"之训，践履与《易》相违。

张绪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谓晏以《老》《庄》谈《易》，系小子观朵颐，所不解者岂止七事哉。以义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谈亡晋，衍也，非弼也。范宁以王弼、何晏并言，过矣。

“上坎为云，下坎为雨”，虞翻之说也，郭子和从之。坎在上为云，故云雷屯，坎在下为雨，故雷雨作解。“女子贞不字”，谓许嫁笄而字，耿氏之说也，朱文公从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虚也；《兑》之说无言，说以诚也。尧之“于变时雍”，孔子之“绥来动和”，其感至矣。文王灵台之乐，宣王《云汉》之忧，其说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义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馆阁书目》：“《周易元包》十卷，唐卫元嵩撰。”今按杨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北史·艺术传》：“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事，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书目》以为唐人，误矣。

扬雄《覈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刘牧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为《徐复传》云：“康定中，仁宗命讲《易》《乾》、《坤》、《既济》、《未济》，又问今岁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复对：‘岁直小过，而太一守中宫，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与林瑀同修《周易会元纪》。”今考侍讲林瑀上《会元纪》，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开说，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贾昌朝奏瑀所学不经，不宜备顾问，遂绌之。复与瑀同修不经之书，不可谓知《易》也。《荀子》曰：“善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晋孔坦书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辩”，《解》曰“夙吉”。治之于未乱，为之于未有。在周子谓之“几”，在张子谓之“豫”。

程子《易传》，晚始授门人。止斋《春秋后传》亦曰：“此身后之书。”刘道原谓：“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

也。”

《易纬辩终备》曰：“煌煌之燿，《乾》为之纲。合凝之类，《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节摇通。万物孳甲，日营始东。”六节盖谓六子。日营始东，《震》也。

东坡曰：“《左氏》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知庄子曰：“师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预注：“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尝一日无阳，亦未尝一日无君子，故十月为阳，纯坤称龙。朱子曰：“《复》之一阳，是《坤》卦积来，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阳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谓：“明虽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岂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独知之乎？”愚谓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韩子云“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在险之时，用礼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诰》戒，其象见于《易》，其言详于《书》。三爻皆阳，刚制之意也。

“蒐陆夬夬。”项氏《玩辞》曰：“蒐音丸，山羊也。陆，其所行之路也，犹‘鸿渐于陆’之‘陆’。兑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说文》“蒐，山羊细角也，从兔足，苜声，读若丸。‘宽’字从此。”徐锴按：“《本草注》：蒐羊似麤，羊角，有文，俗作羱。”

“圣人不以位为乐也。”在《易》谓之“虎尾”，在《书》谓之“朽索”、“深渊”。

“先甲”、“先庚”。吴祕注《法言》云：“《周礼》‘治象，挟日而

敛之’，郑司农云：‘从甲至癸，谓之挟日。是以《易》称“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为申命令之义。独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宽令也；庚金主义，示其严令也。’”

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余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于《乾》九三曰：“《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上九”曰：“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于《文言》曰：“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又曰：“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于《坤》曰：“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初六”曰：“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于《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极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进，而上九说征之辐。”于《大有》六五曰：“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于《豫》初六曰：“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于《观》上九曰：“观我生，自观其道者也；观其生，为民所观者也。”于《贲》六五曰：“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戋戋。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于《复》曰：“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于《颐》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于《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九三”曰：“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上九”曰：“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于《睽》上九曰：“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后说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时，睽疑亡也。贵于遇雨，和阴阳也。阴阳既和，群疑亡也。”于《蹇》初六曰：“处难之始，居止之

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知矣哉。”于《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则众生心。”于《渐》上九曰：“进取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于《中孚》上九曰：“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于《小过》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则不雨也；《小过》阳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称父，纯阳。《坤》称母，纯阴。《震》长男，阳在初。《巽》长女，阴在初。《坎》中男，阳在中。《离》中女，阴在中。《艮》少男，阳在末。《兑》少女。阴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义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养正，察乎微；《颐》之养正，先乎近。

《家人》卦辞曰：“利女贞。”男正易，女正难。二《南》之诗，以化行闺门为极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谓也。”身正则家正矣。

《蒙》之“初”曰“发”，《家人》之“初”曰“闲”。《颜氏家训》谓：“教儿婴孩，教妇初来。”

卷二

书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传》所谓“《三坟》、《五典》”是也。前贤谓“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理实未然。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武王所以端綄东面而受于师尚父也。少皞氏之纪官，夫子所以见郯子而学焉也。孰谓无书可读哉！

《吕氏春秋·序意》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不韦《十二纪》成于秦八年，岁在涒滩，上古之书犹存，前圣传道之渊源犹可考也。

《书大传》，《虞传》有《九共篇》。引《书》曰：“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殷传》有《帝告篇》，引《书》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岂伏生亦见《古文逸篇》邪？《大传》之《序》有《嘉禾》、《揜诰》，今本阙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齐、梁之间，似孔壁中《书》残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郑渔仲谓：“《书》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恐未然。

汉初去圣未远，帝王遗书犹有存者。《贾谊书·修政语》引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帝喾曰：“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也。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财，而身专其美矣。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

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诸侯会，则问于诸侯曰：‘诸侯以寡人为骄乎？’朔日朝，则问于士曰：‘诸大夫以寡人为汰乎？’”又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得贤而（学）〔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是以明君慎其举，而君子慎与。”又曰：“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问粥子，武王问王子旦、师尚父。《淮南·人间训》引《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此帝王大训之存于汉者。若高帝能除挟书之律，萧相国能收秦博士官之书，则倚相所读者必不坠矣。幸而绪言尚在，知者鲜焉，好古之士盍玩绎于斯？

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今本阙。《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训》在西序”，“读书百篇”，谓此类也。

《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然则今所传《古文尚书》，未必皆孔安国之本。《宋景文笔记》云：“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书讯刺字，皆用古文。”按国史《艺文志》“唐孝明写以今字，藏其旧本。开宝五年，别定今文音义。咸平三年，孙奭请摹印《古文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今亦不传。然汉至唐

所谓古文者，孔安国以隶存古，非科斗书也。今有《古文尚书》，吕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今本岂忠恕所定欤？宣和六年诏《洪范》复从旧文，以“陂”为“颇”，然监本未尝复旧也。

吴才老《书裨传·考异》云：“伏氏口传与经传所引，有文异而有益于经，有文异而无益于经，有文异而音同，有文异而义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复著。“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古文“定”作“正”，开元误作“定”。晁景迂云。“舜让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记·自序》：“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又或作“曶”。郑康成曰：“笏也。”《大传·大诰》曰“民仪有十夫”。王莽作《大诰》，曰“民献仪九万夫”，盖本于此。又《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俊德”，今无“俊”字。《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汉·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岁。“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注读为“梁鹣”。《汉·五行志》作“凉阴”，《大传》作“梁闇”。“予若观火”，《周礼注》谓“今燕俗，名汤热为观”。《微子》“我其发出狂”，《史记·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郑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难谌”，《王莽传》作“天应棐谌”。“钦明文思安安”，《考灵耀》作“晏晏”，郑氏注：“宽容覆载谓之晏。”冯衍《显志赋》：“思唐虞之晏晏。”第五伦上书：“体晏晏之姿。”《无逸》“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曰“肆高宗之飨国百年”，汉杜钦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寿”。“费誓”，《说文》作“棐誓”，《史记》作“肸”，《大传》作“鲜”。“度作刑以诘四方”，《周礼》注云“度作详刑”。“哀矜折狱”，《汉·于定国传》作“哀鳏哲狱”。《大传》：“哀矜哲狱。”“折民惟刑”，《汉·刑法志》作“悊民”。“天齐于民，俾我一日”，杨赐《封事》作“假我一日”，赐通《桓君章句》，即《欧阳尚书》。刘恺引“上刑挟轻，下刑挟重”。《说文》：“顾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辄切。

《书》始二《典》，犹《诗》之首二《南》。取费、秦之《誓》，犹《诗》之有《鲁颂》。

《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则伏生不以是为《虞书》。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矣，而《尧典》“命羲和”以数十言尽之。《天官书》、《天文志》详矣，而《舜典》“玑衡”以一言尽之。叙事当以《书》为法。《尧典》以“日中”、“宵中”为春、秋之别，《月令》两言“日夜分”，无春、秋之异。

《尧典》“日月星辰”，孔注谓“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益稷》“日月星辰”谓“日月星为三辰”。五礼一也，孔注于《舜典》以为吉、凶、军、宾、嘉，于《皋陶谟》则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史记索隐》云：“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训化，解释纡回。”今《史记》作“南譌”。

《周礼》注引《书》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郑玄所注《尚书》，古篆‘卯’字，反以为‘昧’。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裴松之谓翻言为然。

“宅嵎夷”，《释文》云：“《尚书考灵耀》及《史记》作‘禺銕’。”今按《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正义：“郁音隅。”《夏本纪》“嵎夷既略”，《索隐》云：“《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按《周语》太子晋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胙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左传》“许，太岳之胤也”，杜氏注谓：“太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当从《周语》之说。迂斋云：“申、吕、齐、许，皆四岳之后。尧让许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从”，孔安国传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妇、朋友，“天叙有典”，而遗其三

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谓："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侧陋之人，顾居其上，此凶乱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恶显而舜诛之。"韩非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此可以证程子之说。韩非谓尧诛共、鲧，非也。

范蜀公《正书》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宫、大辟也。"《皇王大纪》之说本诸此，而以墨、劓、剕、宫、大辟为贼刑之科目。

《书序》"帝厘下土方，设居方"，《释文》云："一读至'方'字绝句。"《商颂》"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绝句，云"《楚辞·天问》'禹降省下土方'，盖用此语。"然《书序》已有此读矣。

郑康成读《舜典》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

《大禹谟》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辞。心者治之本，心斯须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见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举曰"元"曰"恺"，吉德之实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议论相传，气脉相续，在春秋时谓之"善人"，在西汉时谓之"长者"。惟吉则仁，所谓"元者，善之长"，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无虞"，絜斋解云："治安之时，危乱之萌已兆。汉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汉已兆于极盛之日矣。无虞岂可不儆

戒？”愚谓匈奴衰而女戎兴，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历山之时，祗见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见父之为顽，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尝有过，而惟见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师之后，诞敷文德，无异负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满损谦益，捷于影响，人心岂可以自满哉！”愚谓仲虺之诰成汤，召公之训武王，戒其满而自矜也。齐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庄宗取汴，皆以满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尽天理而无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钦厥止。”去人欲而复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书》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郑康成注《周礼》谓：“周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二《礼》之说，自相背驰。鲁秉周礼，周、鲁之礼其有异乎？

《古文尚书》及《说文》“璪火黻黼黼黻”，艾轩曰：“黻黼黼黻，当各为一物。璪当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为璪之状，而以火旁饰之，火因物而后见耳。《考工记》谓‘火以圜’，得非指璪火为一物乎？郑司农谓为圜形似火，此为近之。希冕，谓黻黼黼黻皆从黹，同谓之希冕。陆德明‘希’与‘黹’同，盖有由来也。”

“鸟兽跄跄”，马融以为笋虡。《七经小传》用其说。《书裨传》以“凤凰来仪”为箫声之和，艾轩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韶”，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

《说文》“㝵，嫚也”，引《虞书》“若丹朱㝵”、《论语》“㝵荡舟”。按《书》有“罔水行舟”之语，则“㝵荡舟”者，恐即谓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卫包所改，当从古。

“若稽古”称尧、舜、禹三圣，而皋陶与焉。舜以天下逊禹，禹独推皋陶。孟子论道之正传，亦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子夏亦曰“舜举皋陶”。观于《谟》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

蛮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余；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渊矣。

《淮南子》曰：“皋陶瘖而为大理。”此犹“夔一足”之说也。皋陶陈谟赓歌，谓之瘖，可乎？司马公诗云：“法官由来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索隐》云：“《尚书》谓之伯益。”而《陈杞世家》谓“伯翳之后封为秦，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则伯翳非伯益矣。《水经注》：“偃师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黄度文叔《书说》“益即隤敳”，本于此。

《郑语》史伯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注谓“四岳之族”。《大戴礼·诰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记·历书》引之，而其文小异。“虞、夏之历”，为“昔自在古历”；“百草权舆，瑞雉无释”，为“百草奋兴，秭鴂先滭”。

《吕氏春秋·察传篇》云：“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吕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语》“尧育重黎之后”，重黎举夔见于此。

汉董贤册文，言“允执其中”，萧咸谓此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笔之于史矣。而固纪窦宪之功，曰“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其谀甚于董贤之册。当宪气焰方张，有议欲拜之伏称万岁者，微韩稜

正色，则无君之恶肆矣。此固所以文奸言而无忌惮也。倪正父驳“昆命元龟”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谟》以相克为次，《洪范》以生数为次。五德，邹衍以相胜为义，刘向以相生为义。

“柔而立”，无立为懦；“柔惠且直”，不直为谄。“柔嘉维则”，失其则，非嘉也。

《贾谊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此《逸书》也。

《禹贡释文》：“《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隋》、《唐志》无此书。《太平御览》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录》有此三句。夹漈《通志·艺文略》：“《周公城名录》一卷。城、职字相似，恐传写之误。”《世说》注云：“推《周公城录》，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内篇·登涉》引《周公城名录》。

《大传》曰：“歌《大化》、《大训》、《六府》、《九原》而夏道兴。”注谓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谓“九德惟叙”、“九德之歌”，于此犹可考。

《说文》引《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盖《虞书》说也。

“豫州，荥波既猪”，《古文》云“荥嶓既都”。《职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郑注云“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播既都”，贾公彦疏云“《禹贡》有播水，无波”。然则汉、唐《书》本皆作“荥播”也。《史记·夏本纪》作播，音波。

《史记》引《禹贡》“二百里任国”，《书》“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为任。注：“任，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男”、“任”二字盖通用。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东坡《书传》云：“吴王夫差阙沟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时则无之。”愚按吴之通水有二焉，《左氏传》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今广陵韩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左氏传》哀十三年“会黄池”，注云：“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百川东注，弱水独西，故《洪范》弱为六极。弱与柔异，柔如汉文帝，弱如元帝。

“过九江，至于东陵”，曾彦和谓“东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记》正义岳州有巴陵，盖是东陵。曾说本此。

“朔南暨”为句，下云“声教讫于四海”。《史记》注本如此。

《说苑》子贡曰：“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庄子》谓“禹攻有扈，国为虚厉”，皆与《书》异。《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毙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吕氏春秋》曰：“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谓伐扈战甘者，夏后启也，误以为相。然其事可以补《夏书》之阙。

《甘誓》“予则孥戮汝”，孔传谓“辱及汝子”。《王莽传》作“奴”，颜注谓：“戮之以为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岂及子之谓乎？”

蔡邕《铭论》：“殷汤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训。蔡氏：“自‘予视天下’以后，谓‘予’，五子自称也。”然“予临兆民”之语，恐非五子自称。

《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龢均，王府则有。”韦昭注云：“《逸书》也。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均，则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关，衡也。’”时未见《古文》，故云《逸书》。左思《魏都赋》“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底慎”，盖亦用韦说。李善引贾逵《国语注》曰：“关，通也。”孔安国谓金铁曰石，未详。

《左氏传》“夏有观、扈”，《汉》东郡有畔观县，今开德府观城。《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谓：“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水经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观。”愚谓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岂朱、均、管、蔡之比？韦氏说非也。

《史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索隐》云：“一作告。从先王居，故作《帝告》。”

《史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岂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见之乎？后有《补汤征》者，盖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历议》云：“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按《皇极经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与历不同。

君子之去留，国之存亡系焉。故《夏书》终于《汝鸠》、《汝

方》，《商书》终于《微子》。

《汤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国以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权以胁之，使勿犯。”《酒诰》“予其杀”，安国以为“择罪重者而杀之”。吕居仁谓安国能明圣人未尽之意，实有大功于圣人者。

郑康成注《禹贡》“九河”云：“齐桓公塞之，同为一。”《诗》正义云：“不知所出何书。”愚按《书》正义引《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郑盖据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

郑康成《书》注间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皆所不及。

《吕氏春秋》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又曰：“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为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其舛异如此。

《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也”，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

《孟子》云：“伊尹莱朱。”注：“莱朱，亦汤贤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传》曰：“仲虺居薛，为汤左相。”是则伊尹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为汤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详所据。

孔安国谓汤始改正朔，郑康成谓自古改正朔。叶少蕴云：“《甘誓》已言三正，则子、丑、寅叠以为正者，尚矣。”“爰革夏正”，林少颖

谓："革正之事，古未尝有，盖始于汤，而武王因之。"

《汉·律历志》引《伊训》"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说者谓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当作'乃'，即所谓'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郑康成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上篇是盘庚为臣时事，中篇、下篇是盘庚为君时事。正义以为"谬妄"。《书裨传》云："郑，大儒，必有所据而言。"

《书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迁于耿。"《殷本纪》谓祖乙迁于邢。《皇极经世》"祖乙践位，圮于耿，徙居邢"，盖从《史记》。以《书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为"圮于相"，恐未通。苏氏《书传》云："祖乙圮于耿，盘庚不得不迁。"以《经世》纪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践位，后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而后盘庚立。祖乙曾孙。盘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践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谓民荡析离居，因耿之圮，不应如是之久也。当阙所疑。

盘庚之迁也，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消息盈虚之运，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议迁都，以观天地兴衰为言，谓关中文物奢侈皆极焉，已盛而衰，难可兴也，而以襄、邓为建都极选。陈同父上书孝庙，亦谓"钱塘山川之气发泄无余"，而以荆襄为进取之机，其言与朴略同。朴不足道也，岂亦有闻于气运之说乎？

《大传》引《盘庚》"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皆《古文》所无。

《论语》："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国注云："《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疏云："《尚书·汤誓》无此文，而《汤诰》有之，又与此小异。惟《墨子》引《汤誓》，其辞与此正同。"

“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汉昭烈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盖得此意。

桑穀之祥，太戊问伊陟。《韩诗外传》以为“穀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误也。《汉·五行志》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于政事，故桑穀之异见”，又误也。《书大传》谓“武丁之时，先王道亏，刑罚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问诸祖已”，刘向盖袭《大传》之误。

“说筑傅岩之野。”吴氏《裨传》、蔡氏《集传》以“筑”为“居”。愚按《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当从古注。傅岩在陕州平陆县北。

《鲁语》展禽曰：“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孔丛子》引《书》曰：“维高宗报上甲微。”盖《逸书》也。

学，立志而后成，逊志而后得。立志刚也，逊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虽事纣，内秉王心。”岂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纯，心与貌异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亡则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御。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为方伯连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诗作。唇亡齿寒，卫终为狄所灭。卫之亡，犹商之亡也。秦拔上党而韩、赵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会以誓众。”晁氏曰：“开元间，卫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为说，真燕书哉！”或说谓新经以“泰”为“否泰”之“泰”，纣时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武王大会诸侯往伐，以倾纣之否。非经意也。《大誓》与《大诰》同。音泰者非。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孔安国注《论语》言：“虽有管、蔡为周亲，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与注《尚书》异。《书传》云：“纣至亲虽

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注》从《书传》。

《论语·释文》“予有乱十人”，《左传》叔孙穆子亦曰“武王有乱十人”。刘原父谓子无臣母之理，妇人盖邑姜也。然本无“臣”字，旧说不必改。

《左氏传》云“太伯不从”，《楚辞·天问》云“叔旦不嘉”，与夷、齐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尽善”。

《武成》“式商容闾”，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严乎将有急色。’故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见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也。’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籥，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为天子，欲以为三公。商容辞曰：‘吾尝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固辞不受命。君子闻之曰：‘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君子哉！去素餐远矣。’”《史记》燕王遗乐闲书曰：“纣之时，商容不达，身祗辱焉，以冀其变。”《乐记》：“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注乃谓：“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盖康成不见古文《武成》，故以“容”为“礼乐”。张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史记·周纪》云“表商容之闾”，皆与《书》合。

颜师古《刊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归兽’，当依‘罾’字。《费誓序》‘东郊不𨷂’，案《说文》及《古今字诂》，𨷂，古‘辟’字，辟训开，故孔氏释云‘东郊不开’，不得径读辟为开。”愚按《古文尚

书》，师古之说是也。虞翻谓“分北三苗”，“北”，古“别”字。

《大传》：“《洪范》曰：‘不叶于极，不丽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记·宋世家》亦云“毋侮鳏寡”。

《周礼·太卜》注引《洪范》：“曰雨，曰济，曰圛，曰蟊，曰尅。”《诗》“齐子岂弟”笺：“《古文尚书》以弟为圛。”正义云：“《洪范稽疑》论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泽光明。’盖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贾逵以今文校之，定以为圛；郑依贾氏所奏。”《说文》引《书》“圛圛升云，半有半无”。今按“圛”即《洪范》“曰驿”，其下乃注文。《古文尚书》“曰圛，曰圛”，与《周礼注》同。

《诗》：“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庄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皆为《洪范》之学。

曾子固奏疏曰：“《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而要其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不逾矩，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韩非》谓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盖述《洪范》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讨有罪”，故无作好恶；“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故无作聪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权，故“惟辟作福、威”。

司马彪注《庄子》，云箕子名胥馀。《史记正义》“《尸子》云”。

“巢伯来朝”，注云“南方之远国”，正义谓南巢。李杞解曰：“成汤放桀于南巢，巢人纳之。意者终商之世，义不朝商乎？诚如是，亦足

以见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兴，于是巢始来朝。”其说美矣，然无所据。

《金縢》之书，其异说有二焉。《鲁世家》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梅福传》云：“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着灾。”此皆《尚书大传》之说，盖伏生不见《古文》故也。《蒙恬传》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乃书而藏之记府。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欲为乱。周公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此又以武王有疾为成王。《索隐》曰“不知出何书”。《鲁世家》亦与《恬传》同。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轩曰：“至诚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辞，则不无妄传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谓当从郑氏，以“辟”为“避”。

《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通鉴外纪》引《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周书·文传》“文王受命九年，时惟莫春，在镐，召太子发”。按《史记》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或有因于古也。

文公赏雍季，以义而不以谋；襄子赏高共，以礼而不以功，故曰“崇德报功”。

“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史记·鲁世家》以“丕”为“负”，《索隐》引郑玄曰：“丕读曰负。”隗嚣移檄曰：“庶无负子之责。”盖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责”如史传中“责其侍子”之“责”，盖云上帝责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史

记》以“归”为“餽”。二字通用，见《论语》。

三监，孔氏谓管、蔡、商。《汉·地理志》：“殷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唯郑康成以三监为管、蔡、霍。苏氏从孔说，林氏、蔡氏从郑说。三亳，孔氏谓亳人之归文王者三，所为之立监。康成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轘辕，西降谷也。”皇甫谧以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林氏从郑说，吕氏从皇甫说。《诗谱》以三叔为三监。孙毓云：“三监当有霍叔。郑义为长。”

“民献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贤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独“鲁两生”也。

《周书·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注云：“东谓卫、殷、邶、鄘。”《诗谱》：“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康叔宇于殷，即卫也。注以殷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东，故曰东征。邶、鄘、卫皆东也。《康诰》曰：“在兹东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欤？《顾命》有南宫毛。

《法言》谓：“《酒诰》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诰》古、今文皆有之，岂扬子未之见欤？《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而《大传》引《酒诰》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无此句，岂即脱简欤？

“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违”、“保”、“辟”绝句，朱文公以为复出诸儒之表。《洛诰》“复子明辟”，荆公谓：“周公得卜，复命于成王也。”汉儒“居摄还政”之说于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无隐张氏以为：“此告者之词云尔。劝汝执而尽杀之也，汝当思之曰：‘是

商之诸臣，化纣为淫湎者，而可遽杀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杀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杀之词，奈何以为劝哉！”愚谓此说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周封建诸侯，与大家巨室共守之，以为社稷之镇。“九两”所谓“宗，以族得民”。《公刘》之雅，所谓“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鲁之封有六族焉，卫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系人心，维国势。不特诸侯为然，周公作《皇门》之书曰：“维其有大门宗子，茂扬肃德，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咸献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报职用休，俾嗣在厥家，万子孙用末被先王之灵光。”然则王室之不坏，繄大门宗子是赖。自封建之法废，国如木之无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学，内有师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训。国子之贤者，命之导训诸侯，若鲁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谂之，镇静者修之，若晋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后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国有与立矣。

商之泽深矣，周既翦商，历三纪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书》，《梓材》谓之“迷民”，《召诰》谓之“雠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盖皆商之忠臣义士也。至《毕命》始谓之“顽民”，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删《诗》，存邶、鄘于《风》，系商于《颂》。吁，商之泽深矣！

《召诰》正义引《周书·月令》云“三日粤朏”。《汉·律历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颜注谓说月之光采。愚以《书正义》考之，“采”字疑当作“令”。

娄敬曰：“成王即位，周公营成周，以为此天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吕氏春秋》南宫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辞曰：‘惟予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说苑》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

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三说大意略同。

“周公为师，召公为保。”郑康成不见《周官》之篇，以“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师氏”“保氏”注亦引《书序》云：“圣贤兼此官。”《礼记·文王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属，师氏也。”两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传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汉书·古今人表》：“女皇尧妃，散宜氏女。”当以散宜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传》云：“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故《书》曰‘越惟有胥赋小大多政。’”古、今文之异如此。

《无逸》，《大传》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辞，其义尤切。

《无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国，以在位言。《吕刑》“穆王享国百年”，以寿数言。

祖甲，孔安国、王肃云：“汤孙太甲也。”马融、郑玄云：“武丁子帝甲也。”《书正义》以郑为妄。《史记正义》按《帝王年代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说是。王肃云：“先中宗，后祖甲，先盛德，后有过。”蔡氏《书传》从郑说，谓非太甲。按邵子《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历年皆与《书》合，亦不以太甲为祖甲。

《无逸》多言“不敢”，《孝经》亦多言“不敢”。尧、舜之兢业，曾子之战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与我一。“自作元命”，我与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顾畏于民碞”；天之监临常在目，故曰“顾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司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愚谓汉宣帝综核名实，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奸；唐宣宗抉擿细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闇于大也。故尧、舜之知，不遍物而急先务。

观《蔡仲之命》，知周所以兴；观中山靖王之对，知汉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汉惩七国之难，抑损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国之兴亡决焉。

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见《坊记》注，它无所考。《传》有凡、将、邢、茅、胙、祭，岂君陈其一人欤？凡伯、祭公谋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学之传远矣。

“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郑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郑以目验知之。《仪礼》疏。

“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谓成王失言，盖将顺其美。善则称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顺”之一字，其弊为谀。有善归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为良显乎？闇愎之君诵斯言，则归过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称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诚以待士，则栾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贤以及民，则田单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论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与晏子之论齐、子思之论卫一也。西汉之亡，亦以群臣同声，故曰“庶言同则绎”。

《周官》：“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后封建定。柳子谓“天子不得变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释丧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币之献。诸儒以为礼之变，苏氏以为失礼。”朱文公谓：“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学’之语。如《伊训》‘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见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汉、唐即位行册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盖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也。”蔡氏《书传》取苏氏而不用文公之说。愚观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号，有欲俟钦宗服除奉册者，林黄中议：“唐宪宗上顺宗册，在德宗服中，谓行礼无害，第备乐而不作可也。”刘韶美议曰：“唐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后，谓之无服。群臣上尊号，亦多在即位之年，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观韶美之言，则文公《语录》所云“汉唐册礼”，乃一时答问，未为定说也。

《史记·周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书序》缺“公”字。

《毕命》一篇，以风俗为本。殷民既化，其效见于东迁之后。盟向之民，不肯归郑；阳樊之民，不肯从晋。及其末也，周民东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贾至议取士以安史之乱为鉴，谓：“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盖国之存亡在风俗，‘四维不张’而秦历促，‘耻尚失所’而晋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兴也，商民后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卫风先变，一日移之而有余。

“虽收放心，闲之维艰”，孟子“求放心”之说也。“绳愆纠缪，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说也。

卫石碏以义厉一国，而宁、蘧之类萃焉；晋赵衰以逊化一国，而知、范之贤继焉。故曰“树之风声”。

齐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远矣；鲁宗人之守礼，周孔之泽深矣。

故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

“皇帝”始见于《吕刑》。赵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无“皇”字，然岐以帝为“天”，则非。

兵以恭行天罚，谓之“天吏”；刑以具严天威，谓之“天牧”。

《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

张子韶《书说》于《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厉激发，读之使人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变乎？胡文定《春秋传》，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诗传》，其说《王风·扬之水》亦然。

子夏问“金革之事无辟”，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郑注云：“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后世起复者，皆以伯禽藉口。尝考《书·多方》“王来自奄”，孔注云：“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并兴。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据此，则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没之时，非居丧即戎也。《左传》“殽之役，晋始墨”，若伯禽行之，则晋不言“始”矣。《（记礼）〔礼记〕》之言，恐非谓《费誓》也。

魏觞诸侯于范台，鲁共公举觞择言，以酒、味、色、台池为戒。汉高帝围鲁，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周公、伯禽之化。历战国、秦、楚犹一日也。

周益公谓：“《文苑英华》赋多用‘员来’，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今之‘云’字乃‘员’之省文。”愚按《汉书》韦孟《谏诗》，颜师古注引《秦誓》“虽则员然”。古文作“员”。

《文心雕龙》云："书标七观。"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见《大传》。《孔丛子》云："《帝典》观美，《大禹谟》、《禹贡》观事，《皋陶谟》、《益稷》观政，《泰誓》观义。"此其略异者。

春秋时，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贞"，子服惠伯之言"黄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单穆公之言"《旱鹿》"，叔孙穆子之言"《鹿鸣》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闵马父之言"商《那》之颂"，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观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张之言"《说命》"，其有功于经学，在汉儒训故之先。盖自迟任、史佚以来，统绪相承，气脉未尝绝也。

《颜氏家训》云《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今仅见于唐元行冲《释疑》。王粲曰："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馆阁书目》：《粲集》八卷，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官师相规"，注谓"官众"。《左传》"官师从单靖公"，注："天子官师，非卿也。"《汉·贾谊传》"官师小吏"，注云："一官之长。"愚谓汉注得之，周官皆有师。

王景文谓"文章根本在六经"。张安国欲记《考古图》，曰："宜用《顾命》。"游庐山，序所历，曰："当用《禹贡》。"

伊尹之始终，《书序》备矣。陆士衡《豪士赋序》"伊生抱明，允以婴戮"，盖惑于《汲冢纪年》之妄说也。皇甫谧云"伊尹百有余岁"，应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论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赵岐注《孟子》云："寿若召公。"

《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汤所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简可见。

《周礼·大司马》注引《书》曰：“前师乃鼓𣪘譟。”疏谓《书传》说武王伐纣时事。二《礼》疏引《书传略说》，皆《书大传》也。

《洪范》“五者来备”，《史记》云“五是来备”。荀爽谓之“五韪”，李云谓之“五氏”，传习之差如此，近于郢书燕说矣。

土气为风，水气为雨，箕属东方木，克土，土为妃，故好风。毕属西方金，克木，木为妃，故好雨。此郑康成说也。吴仁杰谓“《易》以《坎》为水，北方之卦”，又云“雨以润之，则雨属水”。《汉志》：“轸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贵而言富。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

赵岐注《孟子》，不见《古文》，以“其助上帝宠之”断句。又“我武惟扬”注云：“《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尧典》曰‘厘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又“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谓皆《逸篇》之辞。又引《书》“禹拜谠言”。

“葛伯仇饷”，非孟子详述其事，则异说不胜其繁矣。孟子之时，古书犹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

《易乾凿度》曰：“《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汤玄孙之孙也。按《史记》，汤至帝乙二十九王，谓“六世王”，未详。唐陈正节曰：“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谓“十二君”，亦未详。

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朱文公曰：“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泰》之极，则“城复于隍”；《既

济》之极，则“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则无及矣。

伊尹以“辩言乱政”戒其君，盘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周公训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张释之谏文帝超迁啬夫，所以监秦之失也。《周官》曰“无以利口”，《冏命》曰“无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将相功臣，少文多质，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此汉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书》正义之说也。“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诗》、《春秋》正义之说也。

尧、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门，高弟皆为一科。故曰：“无求备于一夫。”

“强恕而行”，忍也，原宪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视同仁，容也，颜子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忍言事，容言德，习忍则至于容。

“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则不匮”。“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故“君子能劳则有继”。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则入于夷狄禽兽，虽有土不得而居，虽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后及禹、稷。”此说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尽废，其祸烈于洚水；四维不张，其害憯于阻饥。

《周礼·司刑》五刑之属二千五百，穆王虽多五百章，而轻刑增，重刑减。班固以《周礼》为中典，《甫刑》为重典，非也。

舜、皋陶曰“钦”曰“中”，苏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吕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谓“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则，贻厥子孙，而有盘游无度者；汤有义礼，垂裕后昆，而有颠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难也。宋武帝留葛灯笼、麻绳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作法于俭，其敝犹侈，况以侈示后乎？

因岱柴而封禅，因时巡而逸游，因《洛书》而崇饰符瑞，因建极而杂糅正邪，因享多仪而立享上之说。塞忠谏谓之浮言，锢君子谓之朋比，惨礉少恩曰威克厥爱，违众妄动曰惟克果断。其甚焉者，丕之夺汉，托之舜、禹；衍之篡齐，托之汤、武；邵陵、海西之废，托之伊尹；新都之摄，临湖之变，托之周公。侮圣言以文奸慝，岂经之过哉！

苏绰《大诰》，近于莽矣，《太玄》所谓“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欤？苏威五教，绰之遗风也。

《史记·秦纪》：“缪公三十三年，败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军，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书序》云“败崤归，作《誓》”，与《史》不同。邵子谓：“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过自誓之言，几于王道，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

《大传》：“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诸侯来朝，迎于郊者，问其所不知。”唐册太子文云：“尽谦恭于齿胄，审方俗于迎郊。”愚谓“孟侯”见《康诰》，谓诸侯之长，盖方伯也。《大传》说非。

《汉·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隋》、《唐志》系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简书在晋咸宁五年，而两汉已有《周书》矣。太史公引《克殷》、

《度邑》，郑康成注《周礼》云“《周书·王会》备焉”，注《仪礼》云“《周书》‘北唐以闾’”，许叔重《说文》引《逸周书》“大翰若翬雉”，又引“貙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皆在汉世。杜元凯解《左传》时，《汲冢书》未出也。“千里百县”，“辔之柔矣”，皆以《周书》为据，则此书非始出于汲冢也。按《晋·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得竹书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书》。《纪》云咸宁五年，《左传后序》云太康元年，当考。《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云：“《竹书》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题，七卷不可名题。”其目录亦无《周书》。然则系《周书》于《汲冢》，其误明矣。

《书大传》载四海、河江、五湖、巨野、巨定、济中、孟诸、隆谷、大都之贡物，此禹时也。《周书》载伊尹为四方献令，此汤时也。《王会》载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自稷慎以下，其贽物二十一；自义渠以下，其贽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贽物十四；自权扶以下，其贽物九，此成王时也。愚谓《旅獒》之训曰：“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珍异之贡。”恐非三代之制。

《王会》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乐记》所谓祝陈也。殷公、夏公，《乐记》所谓杞宋也。然则《郊特牲》云“尊贤不过二代”，其说非矣。

《周书·史记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之亡。国名多传记所未见。

《周书·大聚篇》：“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亦见《文子》。张文潜《祭司马公文》“冬阳夏冰，赴者争先”，盖本于

此。

《周书·谥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将葬，乃制作谥。”今所传《周书》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葬，乃制谥。”与《六家谥法》所载不同。盖今本缺误。《文心雕龙》云“赋宪之谥”，出于此。〇吕成公《策问》：“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闳夭以尊显。”闳夭谥当考。

《文心雕龙》：“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夏箴》见《周书·文传》，《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

《周书·小开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顺道九纪：一辰以纪日，二宿以纪月，三日以纪德，四月以纪刑，五春以纪生，六夏以纪长，七秋以纪杀，八冬以纪藏，九岁以纪终。”“九纪”与《洪范》“五纪”相表里。《文选》任彦升曰：“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书》：“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即九纪也。

任章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萧何引《周书》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者欤？老氏之言，范蠡、张良之谋，皆出于此。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

《三坟》书无传，宓牺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峚以迎阴阳”者，不复见。《管子·轻重戊篇》：“虙戏作，造六峚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峚，行阴阳。”“峚”字未详。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今有山、气、形之书，谓之《连山》、《归藏》、《坤乾》，元丰中毛渐得之西京。或云：“张天觉得之比阳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黄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逊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随”也。“惟学逊志”，《谦》之“卑以自牧”也。逊一也，而善恶异。君体刚而用柔，臣体柔而用刚。君不逊志，则为唐德宗之强明；臣而逊言，则为梁丘据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邻戒”，则无咎矣。蜀汉之亡也，吴华覈诣宫门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倾覆，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吁！华覈亦吴之祖伊欤？

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曰：“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太史公亦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帝谓“卑之无甚高论”，宣帝谓“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犹行也。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舜之“克艰”，文之“无逸”，心也。后之勤政者，事为而已。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辞》周公所作，《师》之“上六”、《既济》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传》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谓之《商书》。陶渊明于义熙后，但书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

“既获仁人”，武所以克商也。“养民以致贤人”，兴汉在于一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复汉在于一言。

张文饶曰：“尧之历象，盖天法也；舜之玑衡，浑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书，其称相者，独伊尹、伊陟、傅说、周公、召公、毕公六人耳。”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劲之于充，张嵊之于稷，李湛之于义府，可谓能盖愆矣。

刑止于五，而《秋官·条狼氏》“誓驭曰车轘”。此春秋时尝有之，至秦用之，岂成周之法哉！

“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屡省”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苏氏虽以意言之，考之《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执之法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舜所操之权也。皋陶执法于下，而舜以其权济于上，刘颂所谓“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后制刑。”“又”与“宥”同。则苏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诚意感通而极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丧志”，志为物所役也。李文饶《通犀带赋》曰：“美服珍玩，近于祸机。虞公灭而垂棘返，壮武残而龙剑飞。先后所以闻义则服，防患则微。经侯委珮而去，宣子辞环以归。”此可以为玩物之戒。

“好问则裕”，谓闻见广而德有余也。《中庸》曰：“舜好问。”“博学之”，必“审问之”；“学以聚之”，必“问以辨之”；“敏而好学”，必“不耻下问”。老子亦云：“知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

舜咨十二牧，终于“难任人”；命九官，终于“聖谗说”。孔子答为邦之问，终于“远佞人”，一也。

南丰序《南齐书》曰：“唐、虞为二《典》者，所记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又曰：“方是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后山《黄楼铭序》云：“昔之诗人，歌其政事，则并其道德而传之。”朱文公《诗·破斧》

传云：“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皆用南丰文法。

虞之《赓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权舆也。《洪范》“无偏无陂”至“归其有极”，蔡氏谓此章盖《诗》之体，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与《周礼》“太师教以六诗”同一机。《伊训》以“三风十愆”训太甲，自“圣谟洋洋”而下，亦叶其音，盖欲日诵是训，如卫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诗》可以兴。”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凡两言之，或谓脱简重出。《东观汉记》王阜为重泉令，鸾鸟集学宫，阜击磬而舞，况舜乐所感乎？

汤之《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万物之灵。”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谓“性善”，渊源远矣。

《文侯之命》“其归视尔师，宁尔邦”，此《觐礼》所谓“伯父无事，归宁乃邦”，古者待诸侯之礼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礼文之旧，而不能雪君父之雠耻，岂知礼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谓当为“柳谷”。《周礼》注：“度西曰柳谷。”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内诸侯为伯，为周、召、毕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诸侯为伯，为齐、晋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职，以统诸侯，则伯者安得而窃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为独夫之言，一为圣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贼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乐乎天者也。此圣狂所以异。”

圣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后敬心生。谓天不足畏，民不足畏，为桀、纣、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吕成公已有此说。

“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

卷三

诗

《经典序录》："河间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一云鲁人。"失其名。《初学记》："荀卿授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见于此。正义云："《儒林传》：'毛公，赵人。'"不言其名。《后汉书》："赵人毛苌。"《序录》亦云"名长"。今《后汉书》作"苌"，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苌最得圣贤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诗序》及《孟子》所谓"高子"也。以《丝衣》"绎宾尸"为"灵星　之尸"，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则已失其义矣。赵岐云："高子，齐人。"谓"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亦高子也。

《序录》："子夏传曾申，申传李克。"《读诗记》引陆玑《草木疏》，以曾申为申公，以克为克，皆误。

《诗》"六义"，三经三纬，郑氏注《周礼》"六诗"及孔氏正义，其说尚矣，朱子《集传》从之。而程子谓："《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一二者。"《读诗记》谓"《风》非无雅，《雅》非无颂。盖因郑笺豳雅、豳颂之说。"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为"豳颂"，亦未知是否也。吕成公云："豳雅、颂恐逸。"

《逸诗》篇名若《貍首》、《射义》。《骊驹》、《大戴礼》、《汉书》注。《祈招》、《左传》。《辔之柔矣》，《左传》、《周书》。皆有其

辞，唯《采荠》、《周礼》。《河水》、《新宫》、《茅鸱》、《左传》。《鸠飞》《国语》。无辞。或谓《河水》，《沔水》也；《新宫》，《斯干》也；《鸠飞》，《小宛》也。周子醇《乐府拾遗》曰："孔子删《诗》，有全篇删者，《骊驹》是也；有删两句者，'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为绚兮'是也。"愚考之《周礼》疏引《春秋纬》云"月离于箕，风扬沙"，非诗也；"素以为绚兮"，朱文公谓《硕人》诗四章而章皆七句，不应此章独多一句，盖不可知其何诗，然则非删一句也。若全篇之删，亦不止《骊驹》。《论语》"唐棣之华"之类。

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未详所出。

鹤林吴氏论《诗》曰："兴之体，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六十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焉。盖谓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也。"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頍弁》一诗，而比、兴、赋兼之。"则析义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文心雕龙》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鹤林之言本于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关雎》作。"艾轩谓："三家说《诗》，各有师承。今齐、韩之说，字与义多不同。毛公为赵人，未必不出于《韩诗》。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说。《古文尚书》与子长并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饥'、'惟刑之谧'，当有来处，非口传之失也。"晁景迂曰："齐、鲁、韩三家，以《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繁）〔蘩〕》、《采蘋》、《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类，皆为康王诗，《王风》为鲁诗。"薛士龙曰："《关雎》作刺之说，是赋其诗者。"

艾轩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

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周南》之诗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当文王与纣之事，于君臣之分严矣。此周之所以为至德。

朱子《诗传》云：“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两县，未知召亭的在何县。”愚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县西南。”

横渠《策问》云：“湖州学兴，窃意遗声寓之埙籥，因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使学者朝夕咏歌。今其声无传焉。”朱子《仪礼通解》有《风雅十二诗谱》，乃赵彦肃所传，云即开元遗声也。

《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蘋》而后《草虫》。”

马永卿问刘元城曰：“《王·黍离》在《邶》、《鄘》、《卫》之后，且天子可在诸侯后乎？”曰：“非诸侯也。周既灭商，分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序《诗》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王·黍离》上。”

“《新序》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鲁诗》出于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然《黍离》，《王风》之首，恐不可以为《卫诗》也。”《韩诗》云：“《黍离》，伯封作。”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其《韩诗》之说欤？伯封事唯见于此。

南丰谓：“《列女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式微》一篇，又谓二人之作。

韩文公为《施士丐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诣士丐，听说《诗》，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则不止“勿翦”，言召伯渐远，人思不可及。’”《读诗记》董氏引士丐说。

周有《房中》之乐，《燕礼》注谓“弦歌，《周南》、《召南》之诗”。汉《安世房中乐》，唐山夫人所作。魏缪袭谓《安世歌》“神来燕享，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谓《房中》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

《白虎通·谏诤篇》：“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亦齐、鲁、韩之说与？

《韩诗外传》：“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晁景迂《诗序论》云：“序《驺虞》，王道成也，风其为雅欤？序《鱼丽》，可以告神明，雅其为颂欤？”《解颐新语》云：“文王之风，终于《驺虞》，《序》以为王道成，则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终于《鱼丽》，《序》以为可告神明，则近于颂矣。”潏水李氏曰：“《小雅》虽言政，犹有风之体。《大雅》之正，几于颂矣。”

欧阳公曰：“霸者兴，变风息焉。然《诗》止于陈灵，在桓、文之后。”

“八能之士”，见《易纬通卦验》：“或调黄钟，或调六律，或调五音，或调五声，或调五行，或调律历，或调阴阳，或调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见《毛诗·定之方中》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

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定之方中》传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正义：“春秋时，鲁有仲梁怀，故言鲁人。”《韩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渊明《群辅录》云：“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刘孝孙为《毛诗正论》，演毛之简，破郑之怪。李邦直亦谓：“毛之说简而深，此河间献王所以高其学也。”郑之释繁塞而多失。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绿衣”，以为禄；“不谏亦入”，以为入宗庙；“庭燎”，以为不设鸡人之官，此类不可悉举。

艾轩云：“读《风》诗不解《芣苢》，读《雅》诗不解《鹤鸣》，此为无得于《诗》者。”傅至乐读《诗》至《鸳鸯》之二章，因悟比兴之体。

江汉之女，不可犯以非礼，可以见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节，可以见汉俗之美。

《大雅》之变，作于大臣，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也。《小雅》之变，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类是也。《风》之变也，匹夫匹妇皆得以风刺，清议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驺虞、驺吾、驺牙，一物也，声相近而字异。《解颐新语》既以“虞”为“虞人”，又谓“文王以驺牙名囿”，盖惑于异说。《鲁诗传》曰：“梁驺，天子之田。”见《后汉》注，与《贾谊书》同，不必以“驺牙”为证。

《射义》：“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郑康成注云：“于嗟

乎，《驺虞》，叹仁人也。”《周礼》疏引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其说与《射义》合。《文选》注引《琴操》曰：“《驺虞》，邵国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时，不失嘉会。”《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岂即《诗·驺虞》欤？

《大戴礼·投壶》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上林赋》“揜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貍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貍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

《无衣》非美晋，盖闵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为晋侯，而篡臣无所忌。威烈王之命晋大夫，袭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则有三大夫之命，出尔反尔也。

“诗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谓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孟子集注》同。吕成公谓：“盖指笔削《春秋》之时，非谓《春秋》之所始也。诗既亡，则人情不止于礼义，天下无复公好恶，《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欤？”艾轩曰：“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应亡。’使孟子复出，必从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说《诗》者未详其地。《隋志》邢州内丘县有干言山。李公绪记云：“柏人县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尧山县。”《鲁颂》“徂来之松”，《后汉》注：“兖州博城县有徂来山。”一名尤来。“新甫之柏”，传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后魏·地形

志》：“鲁郡汶阳县有新甫山。”《通典》：“汉汶阳故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太史公闻之董生曰“《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则山川不可不考也。

桧有疾恣之诗。《周语》富辰曰：“郐之亡，由叔妘。”

《豳风》于十月云“曰为改岁”，言农事之毕也。《祭义》于三月云“岁既单矣”，言蚕事之毕也。农、桑一岁之大务，故皆以岁言之。

《七月》笺、传言“豳土晚寒”者三。孙毓云：“寒乡率早寒，北方是也。热乡乃晚寒，南方是也。毛传言‘晚寒’者，豳土寒多，虽晚犹寒，非谓寒来晚也。”

“《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诗·七月》正义：“《吴志》：孙皓问《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举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郑以‘日永星火’与心星别。”今按康成答问，盖《郑志》所载孙皓，乃康成弟子后人，因孙皓名氏，遂改《郑志》为《吴志》。康成不与吴孙皓同时，《吴志》亦无此语。

“熠燿宵行”传云：“熠燿，燐也。”朱子谓：“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虫名，如蚕，夜行，有光如萤。”其说本董氏。《说文》引《诗》“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末章云“仓庚于飞，熠燿其羽”，其义一也。

《七月》见王业之难，亦见王道之易。孟子以农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风》终于周公，《雅》终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则变者可以复于正。

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读《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李柟和伯，亦自言：“吾于《诗·甫

田》悟进学，《衡门》识处世。”和伯弟樗，迂仲。吕成公所谓二李伯仲也。此可为学诗之法。

太史公谓：“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鹿鸣》，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弹弦风谏。”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蔡邕《琴赋》云：“《鹿鸣》三章。”《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时作讽也。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

“宵雅肄三”，《丽泽论说》以为“夜诵”，此门人记录之失。《读诗记》取郑、董二子以“宵”为“小”，则夜诵之说非矣。

刘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声无诗，故云‘笙’不云‘歌’。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朱子谓：“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薛鼓之节而亡之。”《仪礼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诗》“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丰水有芑”，草也；“维糜维芑”，白粱粟也。《礼记》引“丰水有芑”，郑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三：“无折我树杞”，柳属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櫞也。“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后汉·西羌传》：“穆王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盖自穆王迁戎于太原，而太原为戎狄之居，宣王仅能驱之出竟而已。其后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骊山之祸，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迁戎始，西周之亡，犹西晋也。籍谈

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晋地。书此以补诗说之遗。

《史记·周纪》："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匈奴传》："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诗也。"《古今人表》"懿王时诗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诗始作。"然则《采薇》为懿王之诗矣。《史记·匈奴传》不云懿王。《诗谱序》："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王失礼之后，邶不尊贤。"正义谓："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谓《采薇》正雅，当从毛氏，若变风，则始于懿王。

《史记·匈奴传》："周襄王与戎狄伐郑，戎狄逐襄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匈奴传》则曰："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为宣王诗，是也。以《鲁颂》、《六月》、《出车》为襄王诗，以《出车》为宣王诗，而《史》、《汉》又不同，皆未详。

《文王》之诗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此周所以兴也。宣王之后为幽王，《斯干》之祥，《黍离》之萌也。太师皇父之后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为尹氏太师，蹶父之后为蹶维趣马，申伯之后为申侯，则与犬戎灭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绍，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诵"，美诗以名着著也。"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刺诗以名著者也。为吉甫易，为家父、孟子难。

"皇父孔圣"，自谓圣也。"具曰予圣"，君臣俱自谓圣也。自圣

者，乱亡之原。光武诏上书者不得言“圣”，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之胜人也。“藐藐昊天，无不克巩”，言天之终定也。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人曷尝能胜天哉，天定有迟速耳。《诗》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胜天。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谓：“世虽昏乱，君子不可以为恶，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谓《诗》云“周宗既灭”，哀痛深矣，犹以敬畏相戒。圣贤心学，守而勿失，中夏虽亡，而义理未尝亡，世道虽坏，而本心未尝坏，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则“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则“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郑用三良未可间，卫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谋强敌畏，汲直守节乱萌弭。《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正先谏诛嬴运促，李云忠陨汉宗覆，章华罹僇陈业隳，昭图婴祸唐鼎移。《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君子在下位，犹足以美风俗，汉之清议是也。小人在下位，犹足以坏风俗，晋之放旷是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

“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羞恶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无羞恶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

《车攻》“东有甫草”，郑笺云：“郑有甫田。”谓圃田，郑薮也。止斋《周礼说》云：“《诗》不以圃田系郑。”愚谓宣王封弟友于郑，在畿内。咸林今华州郑县。圃田泽，《左氏》谓之原圃，在今开封之中牟。宣王时非郑地，《小雅》安得系于郑乎？《尔雅》“郑有圃田”，盖指东迁后之郑言之。

《诗小传》云："《诗》有夏正，无周正。《七月》陈王业，《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纯阴用事而日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极，其至皆夏正也，而独谓《十月之交》为周正，可乎？汉历幽王无八月朔食，而唐历则有之，识者疑其傅会而为此也。"愚按正义谓"校之无术"，而《大衍历·日蚀议》云："虞𪊨以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𪊨造梁《大同历》，非始于唐也。郑笺谓"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历家因之。孙莘老解《春秋》用郑说，谓："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诗人丑之，安得曰分至不为灾也？"苏子由、陈少南皆以十月为阳月，朱文公从之。《宋书·礼志》载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大衍历议》云："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疏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尝考《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有二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阳之月，先儒止谓四月，非也。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子由《诗说》与存中同。

元城谓："《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则长短不齐。又此诗正大夫离居之后，瞀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颐新语》亦云："《韩诗》世罕有，其书或出于好事者之傅会。"

《盐铁论》引"《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故商师若乌，周师若荼"，盖谓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赵岐谓伯奇之诗："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辞也。"又谓《鸱鸮》之篇刺邠君。盖汉儒言《诗》多异说。《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

《韩诗》：“‘箌彼甫田’，箌，卓也。”《尔雅·释诂》：“箌，大也。”郭璞注云：“箌，义未闻。”岂未见《韩诗》故耶？疏引《韩诗》。

《大东》：“维北有斗。”或以为南斗，或以为北斗。朱子《集传》兼取二说。

《吕氏春秋》谓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疑与咸丘蒙同一说，而托之于舜。

袁孝政释《刘子》曰：“魏武公信谗，诗刺之曰：‘营营青蝇，止于藩。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此《小雅》也，谓之《魏诗》，可乎？

朱子《诗传》：“《采菽》，天子所以答《鱼藻》也。《黍苗》，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皆非刺诗。”愚按《国语》注：“《采菽》，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黍苗》，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韦昭已有是说。

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二《礼》，与笺《诗》异。如“先君之思，以勖寡人”为定姜之诗，“生甫及申”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维禹敶之”、“上天之载”、“匪革其犹”、“汭泯之即”、“至于汤齐”是也。注《礼记》与注《易》异，如“东邻”、“西邻”是也。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新经义云：“乱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极也，乃适归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际，其言验矣。而兆乱者谁欤？言与行违，心与迹异，荆舒之谓也。

单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鹿散亡，薮泽肆既，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诵“险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叹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况贤者而不乐其生乎？“天地闭，贤人隐”，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汉·地理志》，汉中南郑县有旱山，沱水所出，东北入㵎。”旱山在梁州之境，与汉广相近，故取以兴焉。

“鼍鸣如鼓”，新经之说也。《解颐新语》取之，凿矣。

《贾谊书·容经篇》：“谚云：‘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选左右之说。爰延亦云：“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甫之地，为形势控扼之要。“甫”即“吕”也。《吕刑》一曰《甫刑》。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左氏传》：“楚子重请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吕而始强，兹所以为周室之屏翰欤？《汉·地理志》：“南阳宛县，申伯国。”《诗》、《书》及《左氏》注不言吕国所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云：“吕在宛县。”《水经注》亦谓：“宛西吕城，四岳受封。”然则申、吕，汉之宛县也。高帝入关，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势可见。李忠定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舆地广记》云：“蔡州新蔡，古吕国。”今按新蔡之地属蔡，未尝属楚，子重不当请为赏田，则吕国在宛明矣。

《礼记·孔子闲居》：“《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郑康成注言：“周道将兴，五岳为之生贤辅佐仲山甫及申伯，为周之干臣。”正义云：“按《郑志》，注《礼》在先，未得毛传。”愚谓：仲山甫，犹《仪礼》所谓“伯某甫”也。《周语》云“樊仲山父”，盖“甫”与“父”同。若以仲山甫为“甫”，则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说《诗》者乃取此而舍笺、传，爱奇之过也。《权德舆集》云：“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

《左氏传》曰：“诸侯释位，以闲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

官。”《云汉》之序曰：“内有拨乱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兴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请愆，则《庭燎》之箴，始勤终怠可见矣。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则《沔水》之规，谗言其兴可见矣。

《祈父》传谓：“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按《通鉴外纪》：“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转予于卹”，盖谓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也。于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也。《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讥，以此坊民，犹有五侯擅汉、三马食曹之祸。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于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矣。“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矣。商之“咈其耇长”，吴之“播弃黎老”，与乱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职竟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

《裳裳者华》，兴贤者功臣之子孙，世臣与国升降者也。王朝则周、召二公夹辅王室；家父、仍叔，二雅旧人，历汾王之乱、平王之迁犹在也。侯国则翼之九宗，遂之四氏，与封建之法相维持。彼汉之彧、群，魏之荀、何，江左之渊、俭，唐季之崔、柳，岂世臣之谓乎！

“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虽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楚所以乱也。“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所以微也。

“择三有事，亶侯多藏”，贪墨之臣为蟊贼。“小东大东，杼柚其

空”，聚敛之臣为斧斤。《文侯之命》所谓“殄资泽于下民”也。是时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为群邪之宗。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质于神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正直之道，无愧于幽隐。

杨泉《物理论》曰：“稻、粱、菽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谷。故《诗》曰‘播厥百谷’。”

《诗谱》引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知此传在何书。”

三代之礼有损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刘》之诗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军三单”，军制始于此；“彻田为粮”，彻法始于此。《周礼》有自来矣。

“咨女殷商”，犹贾山之借秦为谕也。周公戒成王：“无若殷王受。”又曰：“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图之耐辱也；“善人载尸”，裴度之晚节也。

孔子于《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于《缗蛮》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此说《诗》之法。韩子于《菁菁者莪》屑屑训释，盖少作也。晚岁引《诗》，言“老成人重于典刑”，简而当矣。

考之《周语》，立鲁公子戏，则仲山甫谏；料民太原，则仲山甫又谏。然听之藐藐也。当时公卿，唯虢文公谏不籍千亩，而他无闻焉。此诗人所以有“爰莫助之”之叹。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以“燕”为燕安。王肃云：“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见《水经注》。燕，北燕国。”愚谓《诗》云“奄受北

国”，肃说为长。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李氏以为同州鄠谷。今按《说文》有左冯翊鄠阳亭，同都切。冯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

《汉·恩泽侯表》曰：“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后之宠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终以召戎祸，犹可以为万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汉亡于王莽、何进，晋亡于贾谧，唐几亡于杨国忠，石晋亡于冯玉。

“盗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谓民贼也。有民贼则贼民兴。汉傅燮曰：“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唐裴度曰：“欲平贼，当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内有衣冠之盗，而后外有干戈之盗。”

“大师维垣”，郑笺以为“三公”，王介甫以为“大众”，朱子《集传》从王说。

《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诗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已’，孟仲子曰‘于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序录》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岂名氏之同欤？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薛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

欧阳公《时世论》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是康王以后之诗。《执竞》：‘不显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当是昭王

已后之诗。《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书》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为也。此扬雄所谓‘康王之时，颂声作于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见子孙之善继也。班孟坚文曰‘成、康没而颂声寝’，言自成、康之后不复有见于《颂》也。”朱子《集传》与欧、范之说合。

《昊天有成命》：“二（侯）〔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国语》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愚观《贾谊书·礼容语》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其义尤明。

欧阳公《诗论》：“古今诸儒谓‘来牟’为麦者，更无他书所见，直用二《颂》毛、郑之说。来牟为麦，始出于毛、郑，而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刘向《封事》引“饴我厘麰”，“厘麰，麦也，始自天降”。《文选》注引《韩诗》“贻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麦也”。毛、郑之说，未可以为非。毛氏传：“牟，麦也。”郑笺：“赤乌以牟麦俱来。”《广雅》始以为“来，小麦；牟，大麦”。以刘向说参考，当从古注。

陈少南不取《鲁颂》，然“思无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晋姜鼎铭》曰：“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鲁颂》“三寿作朋”，盖古语也。先儒以为“三卿”，恐非。

商、周之《颂》，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至《鲁颂》始为溢美之言。所谓“善颂”、“善祷”者，非商、周之体也。后世作颂，效鲁而近谀，又下矣。

或谓文之繁简，视世之文质，然商质而周文，《商颂》繁而《周

颂》简，文不可以一体观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马公注《扬子》，谓：“正考甫作《商颂》，奚斯作《閟宫》之诗，故云然。”愚按《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与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注云：“《韩诗章句》美襄公。”《乐记》：“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郑康成注谓“商、宋诗”，盖用《韩诗》说也。考之《左传》，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颂于襄公之时乎？《后汉·曹褒传》“奚斯颂鲁，考甫咏殷”，注引《韩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诗正义》云：“奚斯作新庙，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谓《鲁颂》奚斯作，谬矣。”然扬子之言，皆本《韩诗》，时《毛诗》未行也。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冯衍传》注引“薛夫子《韩诗章句》”，即汉也。

“《长发》，大禘”，笺云：“郊祭天也。”“《雝》，禘大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郑康成以祭天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辨其失矣。王肃以禘、祫为一祭，亦非也。禘与祫异，祫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禘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禘于祫，宗庙有祫无禘。

范宁《穀梁序》：“孔子就太师正《雅》《颂》，因鲁史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已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得所，则降《王》于《国风》，非孔子也。

《隰有苌楚》笺云：“人少而端悫，则长大无情欲。”胡邦衡解

《学记》取之。

《吕氏春秋》：“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高诱注以为歌《硕鼠》，不知何所据。《三齐记》载宁戚歌，所谓“南山矸，白石烂”者是也。

“四月秀葽”，诸儒不详其名，唯《说文》引刘向说，以为苦葽。曹氏以《尔雅》、《本草》证之，知其为远志。

董氏举侯包言“卫武公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朱子谓不知此出在何处。愚考侯包之说见于《诗》正义。《隋·经籍志》：“《韩诗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则包学《韩诗》者也。

《秦诗》“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为屋。张宣公《南岳唱酬序》云：“方广寺皆板屋，问老宿，云：‘用瓦辄为冰雪冻裂。’自此如高台、上封皆然。”《汉·地理志》：天水陇西民以板为屋。以南岳观之，非独西陲也。

“唐棣之华”、“维常之华”协“车”字，“黍稷方华”协“涂”字，“隰有荷华”协“且”字。曹氏谓“华”当作“𦍒”，音“敷”，盖古“车”本音“居”。《易》曰“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来徐徐，困于金车”，其音皆然。至《说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汉而转其声。愚按《何彼秾矣》，《释文》或云：“古读‘华’为‘敷’，与‘居’为韵。后放此。”朱文公《集传》并着二音，而以音“敷”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漙音团。《集传》叶上兖反。颜氏《正俗》云：“案吕氏《字林》作‘𩅦’，上兖反。训云露貌，音与婉类。”

“葛屦履霜，坎坷其侧”。颜氏云：“《礼》‘今也衡缝’，衡即横也，不劳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马，至于“五之”、“六之”，犹《缁衣》之“改为”也。

《权舆》“四簋”，至于“每食不饱”，犹醴酒之不设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礼。

营谢、戍申，其笃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亲亲，平王忘雠也。

《孝经》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谓曹交曰：“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圣贤之训，皆以服在言行之前，盖服之不衷，则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笃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齐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济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鉴，苏文忠慨焉。彧附曹，群忘汉，朱文公悕焉。

“敬之，群臣进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进曰：‘能除患则为福。’中卿进曰：‘先事虑事，先患虑患。’下卿进曰：‘敬戒无怠。’”群臣进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终以敬，此心学之原也。伊尹训太甲曰：“祗厥身。”召、毕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为告君第一义。

叶氏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诏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

朱子《诗序辩说》多取郑渔仲《诗辩妄》。艾轩谓：“欧阳公《诗本义》不当谓之《本义》。古人旨意精粹，何尝如此费辞。”

《唐志》：“《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学士杨嗣复、张次宗上之。”按《名贤画录》：“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然则所图非止草

木虫鱼也。《隋志》：梁有《毛诗古贤圣图》二卷。

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关关之雎，挚有别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鸤鸠，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纯洁也；仁如驺虞，不嗜杀也。鸳鸯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仓庚，阳之侯也；鸣鵙，阴之兆也。蒹葭露霜，变也；桃虫拚飞，化也。“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诚不可掩也；“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无不在也。“南有乔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华”，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鲔”，避危难也；“匪兕匪虎”，慨劳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苇》，见忠信也。《葛屦》褊而《羔裘》怠也，《蟋蟀》俭而《蜉蝣》奢也。“爰有树檀，其下维谷”，美必有恶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恶可为美也。黍以为稷，心眩于视也；蝇以为鸡，心惑于听也。“绿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驹”，贤人隐也。“赠以芍药”，“贻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谖草”，“言采其蝱”，忧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凤凰于飞”，“雉离于罗”，治乱之符也。《相鼠》、《硕鼠》，疾恶也；《采葛》、《采苓》，伤谗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有多识之益也。

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不足以一献”，皆诵言而忘味者也。自赐、商之后，言《诗》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为知道者二：《鸱鸮》、《烝民》是也。如《灵台》、《皇矣》、《北山》、《云汉》、《小弁》、《凯风》，深得诗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学《诗》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鸤鸠在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得《风》《雅》之旨，而引逸《诗》尤多，其孔笔所删欤？

《法言》曰：“守儒：辕固、申公。”二子无愧于言《诗》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谏，亦其次也。彼说《诗》“解颐”者，能无愧乎！

《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玑字元恪所撰，非陆机也。

“郑氏《诗谱》，徐整畅，太叔裘隐。”见《释文序录》。《隋志》：“太叔求及刘炫注。”《古今书录》云“徐正阳注”。《馆阁书目》谓注者为太叔求，而不考《叙录》。徐正阳疑即徐整，误以整为正，畅为阳也。整字文操，吴太常卿。

《诗纬含神雾》曰：“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又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泛历枢》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际之厄。”五际本于《齐诗》，四始与《毛诗序》异，盖习闻其说而失之也。

曹氏《论诗》云：“诗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来则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康衢之民谣。”愚按《素问·天元纪大论》：鬼臾区曰：“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盖古诗之体始于此。然伊川谓《素问》出于战国之末。

《文粹》李行修云：“刘迅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说》，以继《六经》，自“孔氏”至“考乱”，凡八十九章，取汉史诏书及群臣奏议以拟《尚书》，又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然文中子尝续经矣。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曹、刘、颜、谢之诗，岂有‘物则秉彝’之

训？”况迅乎！

艾轩曰：“九德、九夏，《雅》、《颂》之流也。《貍首》，风也。豳之《雅》、《颂》，犹《鲁颂》也。”薛士龙曰：“《诗》之音律，犹《易》之象数。”

说《诗》者谓宋襄公作䃂钟之乐。按《博古图》有宋公成䃂钟。《大晟乐书》：“应天得六钟，篆其带曰茎钟。诏谓‘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此奸谀傅会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说《诗》，陋矣。

《大学》“止于至善”，引《诗》者五；“齐家”引《诗》者三。朱子谓：“咏叹淫液，其味深长，最宜潜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诗》。朱子谓：“‘衣锦尚絅’至‘不显惟德’，始学成德之序也。‘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赞不显之德也。反复示人，至深切矣。”《孝经》引《诗》十，引《书》一。张子韶云：“多与《诗》、《书》意不相类，直取圣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经》与圣人合，非圣人合《六经》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诗》、《书》而后立意也。《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经之法。”

束皙《补亡诗》“循彼南陔”，释曰：“陔，陇也。”《群经音辩》云：“《序》曰：‘孝子相戒以养。’‘陔’当训戒。《乡饮酒》、《燕礼》：‘宾醉而出，奏《陔夏》。’郑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与《诗序》义协。”愚按《春官·乐师》郑司农注：“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陔为节。”

《荀子》曰“善为《诗》者不说”，程子之“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诗》无此句。李善引《毛诗》曰：“何颜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无之。

《说文叙》云："其称《诗》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诗》考之，其文多异。"得此𧑘𧑘"为蟾蠩，"硕大且𡢁"为重颐，皆《韩诗》之说也。

蔡邕《正交论》云："周德始衰，《颂》声既寝，《伐木》有'鸟鸣'之刺。"是以《正雅》为刺也。

春秋时，诸侯急攻战而缓教化，其留意学校者，唯鲁僖公能修泮宫，卫文公敬教劝学，它无闻焉。郑有《子衿》"城阙"之刺，子产仅能不毁乡校而已。

吴才老《诗叶韵补音序》曰："《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定为一家之学。"开元中修五经文字，"我心惨惨"为懆，七到反。"伐鼓渊渊"为𩏂，於巾反。皆与《释文》异。乃知德明之学，当时亦未必尽用。

"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馝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彤《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鬱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疏云："种之必好，似有神助。"《吕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汉赵过曰："后稷始甽田。"

"兴雨祈祈"，雨欲徐徐则入土。《盐铁论》云："周公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韩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笺云："设礼食大具，其意勤勤。"正义王肃云："大

屋。”崔駰《七依》说宫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选·灵光殿赋》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见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门庑，其形旁广而卑。”正义：“殷人以来，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两下而已，无四阿，如汉之门庑。”郑康成于《诗》、《礼》注异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风》始于《关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齐》又《关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显亦临”，谨独者齐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卫武公自警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随会“柔而不犯”。韩文公为《王仲舒铭》曰：“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与其友处，顺若妇女，何德之光。”

“尔土宇昄章”，必曰“俾尔弥尔性”。务广地而不务广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务德而勤远略”，齐之霸所以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乱所以萌。

风俗，世道之元气也。观《葛生》之诗，尧之遗风变为北方之强矣；观《驷驖》、《小戎》之诗，文、武好善之民变为山西之勇猛矣。晋、秦以是强于诸侯。然晋之分为三，秦之二世而亡，风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为治，威强不足而德义有余。商之季也，有故家遗俗焉；周之衰也，怀其旧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鲁以稷配天，周之东迁，始僭礼矣。夫子以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齐百庭燎，晋请王章，习以为常，礼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发曰：“《诗》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孙》之类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也。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也。句中删字者，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

劳百姓’是也。”

止斋曰：“《国风》作而《二南》之正变。邶、鄘、曹、郐，特微国也，而《国风》以之终始。盖邶、鄘自别于卫，而诸侯侵无统纪，及其厌乱思治，追怀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郐然，君子以为是《二南》之可复。世无周公，谁能正之？是故以《豳》终。”

卷四

周礼

汉河间献王得《周官》，而武帝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唯唐太宗夜读之，以为“真圣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经者，太宗而已。刘歆始用之，苏绰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经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经者，王、程二子而已。

《汉志》谓之《周官经》，《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意者《周礼》之名昉此乎？然《后汉书》云：“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犹未以《周礼》名也。《隋志》自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礼》。《隋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今见于《释文》。

五峰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传《周礼》阙《冬官》，未尝阙也，乃冬官事属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羡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断简失次。取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俞庭椿为《复古编》，亦云：“《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末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

《考工记》，或以为先秦书，而《礼记正义》云：“孝文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马融云：“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汉书》谓河间献

王得之，非孝文时也。《序录》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六艺论》云："壁中得六篇，误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汉时科斗书已废，则《记》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记》非周书也。言周人上舆，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沟洫浍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马、司常、巾车之制，眡周典大不类。"

《礼器》"经礼三百"，郑氏注谓："即《周礼》三百六十官。"《汉·志》"礼经三百"，臣瓒注云："《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礼经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朱子从瓒说，谓《周礼》乃设官分职之书，礼典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

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汨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谓："郑注误有三。《王制》，汉儒之书，今以释《周礼》，其误一。《司马法》，兵制也，今以证田制，其误二。汉官制皆袭秦，今引汉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汉御史大夫之职，谓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类，其误三。"鹤山谓："以末世弊法释三代令典，如以汉算拟邦赋，以莽制拟国服。"止斋谓："以《周礼》为非圣人之书者，以说之者之过也。"

张禹以《论语》文其谀，刘歆以《周官》文其奸，犹以《诗》《礼》发冢也。禹不足以玷《论语》，而以歆訾《周礼》，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窃其一二以自盖尔。"

易氏《总义》云："府史胥徒，《通典》总言其为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内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数，非谓府史胥徒也。

嫔御、奄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

宰；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领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辅德之法。周之兴也，滕侯为卜正，吕伋为虎贲氏，侍御仆从，罔非正人，左右携仆，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妇寺阶乱，膳夫内史，趣马师氏，缔交于嬖宠，琐琐姻亚，私人之子，窃位于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议近臣矣，至汉而中朝得以诎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无用矣，由周公之典废也。间有诘责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杨秉，宫中府中为一体如诸葛武侯，可谓知宰相之职者。唐太宗责房玄龄以“北门营缮，何预君事”，岂善读《周礼》者哉！我朝赵普于一熏笼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后宫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赵鼎于内苑移竹，责宦者罢其役，庶几古大臣之风矣。五峰乃谓周公不当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内宰用大夫、士、世妇。每宫卿二人，皆分命贤臣，以参检内事。”汉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为之，犹有成周遗意。

《汉·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曰九府。”愚按《尔雅》“医无闾之珣玗琪，会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华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昆仑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谷鱼盐，是谓九府”。五峰胡氏《皇王大纪》所述与《尔雅》同，而继之曰：“尚父立圜法，轻重以铢，通九府之货。”又按《史记》列传“吾读管氏《轻重》、《九府》”，刘向《别录》曰“《九府书》，民间无有”，《索隐》谓其书论铸钱之轻重，《盐铁论》文学曰“管仲设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货”。然则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设之，其名列于《尔雅》，盖即管氏书也。《大纪》之说得之，颜注恐非。《曲礼》“天子之六府”，亦与《大禹谟》之“六府”异。

“九嫔”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经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传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钩命决》之言也。汉儒以纬书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

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汉诸侯子入宿卫，齐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师受业，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犹古。

奄止于上士，抑其权也。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内侍并列于六省，开奄尹与政之阶，与周典统于冢宰异矣。

“八则”，“礼俗以驭其民”。吕微仲谓“庶民可参之以俗，士以上专用礼”，此说非也。《大传》：“百志成，故礼俗刑。”吕成公谓：“礼、俗不可分为两事，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若礼自礼，俗自俗，不可谓之礼俗。”

王之膳服虽不会，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节也。待王之膳服，不过以关市之赋，则其用简矣。

司徒掌教不言财，司马掌政不言兵。乡遂、九畿，兵、财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无善教善政，于是忧财用、畏夷狄矣。

乡有军制，无田制；遂有田制，无军制。疏云：“郑注互见其义。”

大司徒“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诗·定之方中》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宫，何为夕？’对曰：‘古之立国，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枢星即极星也。公刘居豳，“既景乃冈”，然则尚矣。

蔡邕《明堂论》曰：“王居明堂之礼，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故

《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朱子《大学章句序》“王宫有学”，盖谓此。鲁孝公之为公子，尝入京师为国子，人称其孝，宣王命之导训诸侯。他书言国子者，唯《周语》焉。

《师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赵无愧、徐仲车之徒以之。”

《牧誓》、《顾命》皆言“师氏”。《云汉》之传曰：“年谷不登，则师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为师氏。而“槀维师氏”，以刺匪其人。“九两”，“师以贤得民”，注谓“诸侯师氏”，言贤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师氏。”

《保氏》“九数”，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释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郑注。”愚按“少仪”正义引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句股。”马融、干宝等更云：“今有夕桀，各为二篇，未知所出。”则“夕桀”二字，后人附益，非郑注信矣。刘徽《九章算经序》云：“包牺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黄帝建《历纪》，协律吕。隶首作数。周公制礼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汉张苍、耿寿昌皆善算，因旧文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谓“汉时在街置室，检弹一里之民”。《金石录》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失于考《礼》注，而郦氏注《水经》，洪氏《隶释》皆以“街”为“卫”，又误矣。《汉·食货志》言古制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谓“耡”者欤？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释文》“胥，息徐反”，刘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酱也。”《集韵》：“蝑、蟹醢，四夜切。”当从《集韵》。“笱人”《天官》。注：“鱐者，析乾之，出东海。”陆广微《吴地记》云：“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鲞。”读如想。

《管子·地员篇》：“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长，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曰五忞，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曰五犹，次曰五𣪍，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凫，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种。”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图》谓：“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地员篇》：“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𦸗，𦸗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藿，藿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𦸗，即“郁”也。衰，谓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岂其遗制欤？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为法；五等诸侯之地，以分为法。尺有五寸者，一万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万里。尝考《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测于交州，何承天谓六百里差一寸。后魏永平元年，测于洛阳，信都芳谓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于阳城，魏之于金陵，皆隃度，未可据也。唐开元十二年，植表浚仪，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余，遂以旧说千里一寸为妄。王朴曰：“阳城乃在洛之东偏，开元

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马公《日景图》云：“日行黄道，每岁有差，地中当随而转移。故周在洛邑，汉在颍川阳城，唐在汴州浚仪。”潏水李氏云：“周于阳城测景，说者谓地形西北高，东南下。极星在北，斗亦在北。极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则地之中。”

“诸公之地，方五百里”，与《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产曰“列国一同”，《孟子》亦曰“鲁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鲁方七百里”。或谓《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职方氏》疏云：“无功，纵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谓若虞公、虢公，旧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国，以无功故也。”愚按《左氏传》“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谓“旧是殷之公”，误矣。

“岁终，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计簿。”疏云：“汉时考吏，谓之计吏。”今按《说苑》“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韩子·外储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新序》“魏文侯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史记》“秦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然则春秋、战国时已有上计，非始于汉。

朱文公曰：“读曹公、杜牧《孙子》，见其所论车乘人数，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论此事，以考《周礼》军制皆合。”愚按《孙子·作战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曹公注：“驰车，轻车也。”杜牧注：“轻车，战车也。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廐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为一队。举十万之众，革车千乘。校其费用支计，则百万之众，皆可知也。”《左氏传》：“乙卯，楚师军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吕成公谓：“凡战，兵车在前，辎重常在兵车之后。楚重次日乃至，后一日，故无钞击之患。”唐说斋云：“儒者谓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实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战车也，其二十五人重车也。”

古者步百为亩，古之百亩，为今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为今三百七十五亩。窦俨曰："小亩步百，周之制也。中亩二百四十，汉之制也。大亩三百六十，齐之制也。今所用者，溉之中亩。"《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先帝哀怜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通典》谓："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二说不同。

《禹贡》之田九等，蔿掩别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谓《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乡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莱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马》上、中、下地三等，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乡遂公邑之制；《匠人》"沟洫"，乃采地之制。郑康成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朱文公亦云："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井田、沟洫决不可合。而永嘉诸儒欲混为一。康成注分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书》云："周畿内及天下诸侯一用贡法。"盖泰伯已与康成异矣，非始于永嘉诸儒也。刘氏《中义》以《匠人》沟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谓《遂人》言积数，《匠人》言方法，然《周礼》、《考工》各为一书。易氏谓："《匠人》，前代之制。"

禹"尽力乎沟洫"，"濬畎浍，距川"。《遂人》五沟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丰，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险掌之。自乡遂之法弛，子驷为田洫而丧田者以为怨，子产作封洫而伍田畴以为谤。晋欲使齐尽东其亩，而戎车是利，甚而两周争东西之流。至商鞅决裂阡陌，吕政决通川防，古制荡然矣。古者内为田庐，外为沟洫，在《易》之《师》。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下《坎》上《坤》之象。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沟洫之坏，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积。先儒谓："井田坏而戎马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郑氏注“合耦”并言之。疏谓：“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赵过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经》：“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载邹穆公曰‘百姓饱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何待赵过？过特教人耦犁，费省而功倍尔。”

盬盐，引池而化，《山海经》“盬贩之泽”，《穆天子传》“至于盬”，晋郇瑕氏之地，而猗顿用是起者也。散盐，煮水而成，《夏书》青州之贡，《职方》幽州之利，齐之渠展，燕之辽东，而宿沙初作者也。形盐，物地以出之，周公阅所云“盐虎形”也。饴盐，于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盐也。后周四盐之政仿此。古者川泽之饶，与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齐，至汉二十倍于古。考之《汉志》，盐官三十有五，唐有盐之县一百五。本朝盐所出者十二路，为池二，为监七，为场二十二，为井六百有九，法益详而利无遗矣。

“玩物丧志”，召公以为戒。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无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韦昭注《周语》曰：“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为艺。孔子曰：“执射乎？执御乎？”《诗》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黄既驾，两骖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学射者多矣。造父之师泰豆氏，尹需之习秋驾，皆学御者也。《说苑》谓“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货贿用玺节”，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检封。”《职金》云：“楬而玺之。”《左传》：“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

追而与之。”《战国策》：“欲玺者段干子也。”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卫宏云：“秦以来天子为玺，又独以玉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玺为宝。《五代史》臣曰：“国以玉玺为传授神器，遂古无闻。”《运斗枢》曰：“舜为天子，黄龙负玺。”《世本》曰：“鲁昭公始作玺。”

《司门》“正其货贿”，正者，禁其淫侈而归于正也。注读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犹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传》：“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

“司禄阙。”《孟子》云：“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赵氏注：“今《周礼》司禄之官无其职，是诸侯皆去之，故不复存。”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后汉《蔡邕集》所载“百官会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说苑》：“魏文侯御廪灾，素服辟正殿五日。”《庄子·说剑》云：“入殿门不趋。”盖战国始有是名。《燕礼》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疏谓“汉时殿屋四向流水”，举汉以况周。然《汉·黄霸传》“先上殿”，注谓“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

《大宗伯》疏：《星备》云：“五星初起牵牛。岁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荧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岁而周天。镇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岁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岁而周天。”《冯相氏》疏：《星备》云：“明王在上，则日月五星皆乘黄道。”《保章氏》疏：《星备》云：“五星更王相休废，其色不同。王则光芒，相则内实，休则光芒无角，不动摇，废则少光，色顺四时，其国皆当也。”《星备》之书，仅见于此。《隋》、《唐志》皆不著录。

周五礼之别三十有六，唐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来，始以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

之学。”

“九磬之舞”注云：“当为大磬。”愚谓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说苑》，“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作《徵招》、《角招》，盖舜乐之存者。刘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识其三焉，祈、徵、角之谓也。”《山海经》：“夏后开得《九辩》、《九歌》以下，始歌《九招》于大穆之野。”《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竹书》曰：“夏后开儛《九招》。”《史记》：“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成。”艾轩谓：“‘劝之以九歌’，即《九招》之乐。”《吕氏春秋》：“帝喾命咸黑作为舞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则《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修而用之。秦唯《韶》、《武》二乐存。

班固《律历志》述刘歆之言，以律为下生，吕为上生。郑康成以黄钟三律为下生，以蕤宾三律为上生。梁武帝《钟律纬》谓：“班固夹钟、中吕过于无调，郑康成有升阳而无降阳。”陈用之《礼书》谓“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郑说为是。张文饶《翼玄》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当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当用蕤宾重上生。司马迁、刘歆之法，月律也；吕不韦、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晋志》取司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论。

大卜“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夏后铸鼎，繇曰：“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懿氏占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嬀之后，将育于姜。”成季卜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骊姬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卫侯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汉文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皆龟繇也。

卜师“四兆”，郑氏锷以理推之，谓：“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汉武帝发易占，知神马从西北来；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义兆，占行义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弓兆，有射意，后世有覆射之法。”

龟人“六龟”，《易》“十朋之龟”，《尔雅》十“龟”。《唐六典》辨龟九类五色，依四时用之。

《列子》“梦有六候”，与《占梦》同，“噩”作“䰟”。东坡曰：“高宗言梦，文王、武王言梦，孔子亦言梦。其情性治，其梦不乱。”西山曰：“正梦不缘感而得，余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犹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经说》曰：‘共绥执授。’”疏云：“《孝经说》，《孝经纬》文。共绥执授，谓将绥祭之时，共此绥祭以授尸。”愚谓：疏谓绥祭，非也。《后汉·礼仪志》注：“《孝经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谒者奉几，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宋均曰：‘供绥，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永平二年养老诏亦有“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之语，盖取《孝经纬》。

郑司农注“肃攥”：“但俯下手，今时揎是也。”项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折腰也。其仪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汉时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误矣。周天元令妇人拜天台，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内则》尚右手者，言敛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普问王贻孙，对曰：“古诗‘长跪问故夫’，妇人亦跪也。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曰：“唐张建章《渤海记》备言之。”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气也。二郑解，其同者六，其异者四。“太卜掌三梦之法”，“其经运十，其别九十”，谓占梦之正法有十

也，一运而九变，十运而九十变。注以“经运”为“十煇”。先儒谓日之煇光。梦之变通，其占不同，不当改“运”为“煇”。

太史“正岁年以序事”，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数三百五十四日。《汉·历志》曰：“闰所以正中朔也。”或谓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则谓之岁，用建子则谓之年。《洪范》正义：从冬至及明年冬至为一岁。

冯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牵牛、东井。”《左氏传》：“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正义云：“春分，朔则日在娄，望则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娄。娄、角天之中道，故昼夜等。冬至，朔则日在斗，望则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昼夜长短极。”冬至，古日在牵牛，今在斗。郑注与孔疏异，历法岁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论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吴、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别，一次所主，或亘万里，跨数州，或于寰内不布一郡。《国语》“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今丰鄗当秦宿，而周分隶豫州，理实难详。至如荧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实沈为祟，晋侯受其殃，事验时有相应。贾公彦谓：“吴、越在南，齐、鲁在东，今岁星或北或西，不依国地所在，此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之辰，国属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维燕，可以言东北。

“十有二岁”，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潏水云：“岁星在天，岁阴在地。《天官书》曰：‘岁阴在摄提格，岁星在星纪；岁阴在单阏，岁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验之多差，近年尤甚。岁星常先月余，近年以来常先一百二十余日。”愚考《大衍历议》曰：“岁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余年而超一次。战国后其行寖急，至汉尚微差，及哀、平间余势乃尽，

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陈氏谓：“如《左氏》之说，则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记》之说，则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师春》谓：“岁星每岁而成一分，积百四十四年而满本数，则为超辰之限。”

外史“达书名”，郑康成谓：“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夹漈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尚义，谐声尚声。”“《说文》形也，以母统子；《广韵》声也，以子该母。”“字书，眼学；韵书，耳学。”《中庸或问》曰：“司徒教民，书居其一。外史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又九岁一谕焉。其制度之详如此。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

《鎛师》注引《春秋传》“宾将趋”，今《左传》作“掫”。《环人》注引“御下搛马”，今作“两”。《职方氏》注引《国语》“闽芈蛮矣”，今作“蛮芈”。

“司爟”，郑司农引《鄹子》，与《论语》马融引《周书·月令》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火不数变，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东汉·礼仪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改水唯见于此。

水有疏导，火有出纳，山林金锡之地，皆为之厉禁，时而用之，先王财成辅相之妙也。《盐铁论》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通万物

也。”《管子》：“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时，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时，各九刻。”愚谓易氏之说与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时”，注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则早时，戌、亥则晚时”。愚按，卫宏《汉旧仪》“中黄门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谓之五更”，疏以“戊”为“戌”，误矣。马融以昏明为限，郑康成以日出入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见为夜，日入后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属昼。郑与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昼夜长短，以岳台为定。九服之地，与岳台不同，则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职方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作“识方氏”。《史通》云：“《周书·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兖州，其浸卢维”，注云：“当为雷雍，字误也。”颜师古曰：“卢水在济北卢县。”《说文》：“潍水出琅邪箕屋山，东入海，徐州浸。”《夏书》：“潍、淄其道。”郑读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门之内，大仆掌之；三曰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朝士掌之。内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门，古之外朝；太极殿，古之中朝；两仪殿，古之内朝。”

郑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谓王与公同服九章之衮。考之经，无所见。《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则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数，岂“同服九章”，无君臣之别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岂有周服九章而鲁乃服十二章者乎？汉明帝采《周官》、《礼

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备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谓宫刑至隋乃赦。崔浩《汉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书》正义：“隋开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隋也。

孙君孚《谈圃》谓：“《周官》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听。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辩。”今按《周礼义》云：“牛耳，尸盟者所执。”无顺听之说，盖荆公闻而知之。

《萍氏》“几酒”，犹妹土之诰也，禹恶旨酒。《易·未济》之终，以“濡首”为戒，曷尝导民以饮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书于《汉武纪》，其流害万世，甚于鲁之“初税亩”。

《大戴记·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仪礼经传》以为《朝事》义。

《考工记》“貉逾汶则死”，先儒以汶为鲁之汶水。《列子释文》云：“按《史记》汶与崏同，谓汶江也。今江边人云‘狐不渡江’。《说文》：‘貉，狐类也。’逾越大水，则伤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滨，器不苦窳。周陶正犹以虞阏父为之。

“周人上舆”。《中庸或问》：“轨者车之辙迹，舆之广六尺六寸，其辙迹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迩，莫不齐同。至秦，然后车以六尺为度。”

《轮人》注：“掣，读为‘纷容掣参’之‘掣’。”疏云：“今检未得。”愚谓即《上林赋》“纷溶箭蔘”。

《冶氏》注：“铤，读如‘麦秀铤’之‘铤’。”《表记》注：“移，读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书，疏不释其义，或者《农书》所载欤？移，昌氏反。

潏水云："㮚氏为量。郑玄以'方尺积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旧有一古铜敦，乃周成王时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师复扈邦，赐有功师氏，而数亦皆备。

嘉量之铭，祭侯之辞，皆极文章之妙。而《梓人》笋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飞动之状。盖精于道者，兼物物而后能制器。《庄子》谓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以天合天，道与艺俱化，岂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记·投壶篇》云："嗟尔不定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尔曾孙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辞也，与《梓人》同而略异。苌弘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侯者，射垛也，因祭寓意，以为诸侯之戒。

《司仪》"问君"，"君问大夫"，"君劳客"，注云："问君曰：'君不恙乎？'对曰：'使臣之来，寡君命臣于庭。'问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对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劳客曰：'道路悠远，客甚劳。'劳介则曰：'二三子甚劳。'"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问之辞，亦未得其实。"愚按《说苑》："魏太子击封中山，遣仓唐使于文侯。文侯召仓唐，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郑氏所述，盖古礼也。《大行人》注亦云"问不恙"。

《周礼》，刘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注，故云"故书"。朱子曰："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各有书。'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如战之陈'，其陈法不可见矣。"

《冥氏》注，郑司农云："读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传》，"冥都传颜氏《春秋》之学"。疏谓"若《晏子》、《吕氏》之类"，非也。

王肃《圣证论》讥短郑康成，谓："天体无二，郊、丘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毁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于礼学，先儒韪之。《圣证论》今不传，正义仅见一二。《唐·礼志》曰："谶纬乱经，郑玄主其说。'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官议：'六天出纬书。南郊、圜丘一也，玄以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为祭太微五帝。"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

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沙随程氏曰："《禹贡》冀州之北，不可画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画九畿之地。"

《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司隶》："帅四翟之隶，使皆服其邦服，执其邦兵，守王宫。"唐太宗擒颉利，其酋长带刀宿卫，亦古制也。然结社率之变，几至危殆。盖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带百蛮之名，而不虞后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师》"抱磿"，音历。《史记》乐毅书："故鼎反乎磿室。"徐广注："磿，历也。"《战国策》、《新序》作"历室"，盖古字通用。

《太史》"大师抱天时"，注云："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史记·日者传》"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枫木为天，枣心为地。"六壬之说，许叔重曰："水者，准也。"生数一，成数五，以水数配之，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本黄帝、风后之术。孤虚者，一画为孤，

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虚、实而向背之。《吴越春秋》计硯曰：“孤、虚，谓天门地户也。”

郑刚忠《解义》，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阅，旗物之互建”，“六乡六遂，师都之异名”，“阴阳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国，有朝贡之惑”，“豆区钟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辩明使有条理。

古者国有闲田，田有余夫，夫有闲民，民有羡卒，不尽其财力也。至秦而自实田，至汉而覈垦田，至隋而阅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隐田，于是财殚力尽，民无乐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途有三：诸侯三年一贡士，侯国之士也；乡大夫兴贤能，王畿之士也；大司乐教国子，国之贵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饰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谏，防奢靡之原也。种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朴也。

卷五

仪礼

《三礼义宗》云："《仪礼》十七篇，吉礼三，凶礼四，宾礼三，嘉礼七，军礼皆亡。"《礼器》注："《曲礼》，谓今礼也。"即指《仪礼》。而《仪礼》疏云："亦名《曲礼》。"晋荀崧亦云。朱文公从《汉书》臣瓒注，谓《仪礼》乃经礼也。《曲礼》皆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谓'威仪三千'也。《逸礼·中霤》在《月令》注疏。《奔丧》、《投壶》，《释文》引郑氏云："实《曲礼》之正篇。"又《迁庙》、《衅庙》，见《大戴记》，可补《经礼》之阙。

韩文公《读仪礼》谓："考于今，无所用。"愚谓天秩有礼，小大由之，冠昏丧祭，必于是稽焉。文公大儒，犹以为无所用，毋怪乎冠礼之行，不非郑尹而怪孙子也。

《艺文志》谓之《礼古经》，未有《仪礼》之名。张淳云："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传焉。注谓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论衡》以为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恐非。《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于《三礼注》，《学礼》，见于贾谊书，《古大明堂》之礼，见于蔡邕论，虽寂寥片言，断圭碎璧，犹可宝也。

《六艺论》"五传弟子"，谓高堂生之学，萧奋、孟卿、后苍、戴德、戴圣也。

《士冠礼》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滕、薛名蔮为頍。"蔮，古内反。《续汉舆服志》："蔮，簪珥。"《集韵》有箘、帼，无蔮字。疏云："卷帻之类。"《隶释·武荣碑》云"阙帻"。

"兄弟毕袗玄"，注："袗，同也。古文袗为均。"疏云："当读如《左传》'均服振振'。"按《后汉·舆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盖"袀"字误为"袗"。《释文》之忍反，亦误。

《士冠礼》有"醮用酒"，注以为"用旧俗"。《士丧礼》云"商祝、夏祝"，则礼之兼夏、殷者。

"二十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仪礼》贾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礼记》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谓五十为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荣叔、南季之类。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为重。"

冠辞"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见其言。《论语》"迅雷风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错成文。

《士昏礼·目录》"日入三商为昏"，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灵曜》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按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皆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诗》正义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盖取此。苏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乡饮酒》疏曰："乡大夫饮酒，尚德也。党正饮酒，尚齿也。"公是刘氏曰："谋宾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齿，老者异秩，尚年也。大夫为僎，坐于宾东，尚爵也。"

《乡射礼》"设丰"，《燕礼》"有丰"，注："丰形似豆而

卑。”《三礼图》云：“罚爵，作人形。丰，国名也，坐酒亡国，戴盂戒酒。”崔駰《酒箴》：“丰侯沉酒，荷罂负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李尤《丰侯铭》：“丰侯醉乱，乃象其形。”

《燕礼》疏“四向流水曰东霤”，《考工记》之“四阿”，《上林赋》之“四注”也。两下屋曰东荣，《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礼》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

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卹》一篇，而凶礼居五礼之末。五服如父在为母、叔嫂之类，率意轻改，皆不达礼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后唐始。见《五代史·马缟传》。

《宋·何承天传》云：“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为三百卷。”又王俭别钞《条目》为十三卷，梁孔子祛续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亦撮《礼论》为之。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唐时犹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礼序》曰：“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庾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杜之松借王无功《家礼问》、《丧礼新义》，无功条答之。又借王俭《礼论》，则谓：“往于处士程融处曾见此本。观其制作，动多自我，周、孔规模，十不存一。”今诸儒所著皆不传，盖礼学之废久矣。

《礼》特牲不言牢。《楚语》“天子举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举以少牢”注：“羊、豕。”《汉·昭纪》“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唐《牛羊日历》，牛僧孺、杨虞卿有“太牢笔，少牢口”之语。然太牢非止于牛，少牢非止于羊也。

欧阳公自云“平生何尝读《仪礼》”，而濮议为言者所诋。高抑崇于乡饮考《仪礼》不详，而朱文公讥之。礼学不可不讲也。

“布八十缕为一升”，郑谓：“升当作登。登，成也。”吴仁杰曰：“今织具曰簆，以成之多少为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齿为一成，而两缕共一齿。”正合康成之说。衰三升，其粗者。缁布冠三十升，其细者。

《聘礼》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谓出《齐语》。今按此晏子之言，见《韩诗外传》：“卫孙文子聘鲁，公登亦登。叔孙穆子曰：‘子不后寡君一等。’”

“皮树”，注云“兽名”。张镒《三礼图》云：“皮树，人面兽形。”它书未见。

《诗》、《礼》相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见《大射仪》；《楚茨》可以见《少牢馈食礼》。

《燕礼》：“公与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辞？’”春秋辞命之美，有自来矣。

《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陈宣帝太建十年，立方明坛于娄湖，以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此与苏绰之“六官”、苏威之“五教”何以异？《传》曰：“不协而盟，无故而盟百官，不几于戏乎！”

《士相见义》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师不学，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见。”

“乡先生”，谓父师、少师，教于闾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书大传》谓之“父师”、“少师”，《白虎通》谓之“右师”、“左师”。

庠为乡学，有堂有室。序为州学，有堂无室。有室则四分其堂，去一以为室，故浅。无室则全得其四分以为堂，故深。

礼记

《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传以卷为篇。《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集贤注记》，魏哲。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佃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集贤注记》：张说曰："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徵因炎旧书，整比为注。"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见贾谊《新书·礼篇》。刘原父谓："'若夫坐如尸，立如齐'，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字，失于删去。"然则《曲礼》之所采摭，非一书也。

"恒言不称老。"汉胡广年已八十，继母在堂，言不称老。

"赐果于君前。"《说苑》："晏子曰：'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汉桓荣，诏赐奇果，举手捧之以拜。

"儗人必于其伦。"《说苑》："魏文侯封子击中山。仓唐奉使，文

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儗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儗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

《列女传》：“孟母曰：‘《礼》，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今《曲礼》阙二句。《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亦本于《曲礼》。

“在丑夷不争。”唐沈季诠事母孝，未尝与人争。皆以为怯。季诠曰：“吾怯乎？为人子者，可遗忧于亲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岂有“献民虏”？田以井授，岂有“献田宅”？无总于货宝，岂有“受珠玉”？记《礼》者，周之末造也。

“张拱”，出《曲礼》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张拱曰翔。”“叶拱”，出《书大传》。“子夏叶拱而进”，又《家语》“师襄子辟席叶拱而对”。注：“两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经筵进讲，谓“君以自强不息为刚，臣以陈善闭邪为敬。讲经理，讨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无厌斁之心，下无顾望之意，是故学以聚之而德益进，问以辩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规讽云。

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然《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已有骑之渐。

《曲礼》、《礼器》、《内则》，疏引“《隐义》云”。按《隋志》：“《礼记音义隐》一卷，射氏撰。”又《音义隐》七卷。

《檀弓》载申生辞于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图吾君。”澹庵胡氏谓：“狐突事晋未尝去，此云不出，记《礼》者误。”愚考《晋语》“申

生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申生使猛足言于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盖未考此，非《记》之误也。

《檀弓》笔力，《左氏》不逮也，于申生、杜蒉《传》作“屠蒯”。二事见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门人，其文与《中庸》之文有似《论语》。子思、檀弓，皆纂修《论语》之人也。”

《家语·终记》云：“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仗？喆人其萎，吾将安放？”《檀弓》无“吾将安仗”四字。或谓庐陵刘美中家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盖与《家语》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苍梧者，文颖曰：“九嶷半在苍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张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见《檀弓》。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与《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盖公羊家之说。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盖以庸为城也。

马融云：“东西为广，南北为轮。”《王制》：“南北两近一遥，东西两遥一近。”是南北长，东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为尺，汉专用十寸为尺。”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

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此汉太初后历也。《月令》正义云：“刘歆作《三统历》改之。”又按《三统历》：“谷雨三月节，清明中。”而《时训》、《通卦验》清明在谷雨之前，与今历同。然则二书皆作于刘歆之后，《时训》非周公书明矣。是以朱子集《仪礼》，取《夏小正》而不取《时训》。马融注《论语》，谓《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书序》：“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唐《大衍历议》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李业兴以来，迄《麟德历》凡七家，皆以鸡始乳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为次候，与《周书》相校，二十余日。一行改从古义。《汉上易图》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二书详略虽异，大要则同。《易通卦验》所记气候，比之《时训》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当以《时训》为定。故扬子云《太玄》二十四气，关子明论七十二候，皆以《时训》。”

《时训》、《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见：“孟春，鸿雁来”，《夏小正》曰“雁北乡”，《吕氏春秋》、《淮南·时则训》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北’，盖‘来’字本‘北’字，康成时犹未误，故曰‘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其后传写者因‘仲秋鸿雁来’，误以‘北’为‘来’。”“仲秋，鸿雁来”，《吕氏》、《淮南》曰“候雁来”；“季秋，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小正》曰“九月，遰鸿雁”，《吕氏》、《淮南》曰“候雁来”，高诱、许叔重注以“候雁来”为句；宾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曰宾爵。“季冬，雁北乡”，《小正》在正月，《易》说在二月。正义谓“节气有早晚”。

“鱼上冰”，《夏小正》曰“鱼陟负冰”。陟，升也。负冰云者，言

解蛰也。《淮南》曰：“鱼上负冰。”注：“鲤鱼应阳而动，上负冰也。”《盐石新论》谓：“《小戴》去一‘负’字，于文为阙。”然《时训》与《月令》同，《吕氏春秋》亦无负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验》云“小寒”。“季冬，鹊始巢。”《诗推度灾》云“复之日”。“雉雊鸡乳。”《通卦验》云“立春”。皆以节气有早晚也。

《月令》正义：“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按《天文录》云：“虞昺作《穹天论》。”《晋·天文志》云：“虞耸立《穹天论》。”耸、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论》云：“族祖河间立《穹天》。”耸为河间相，然则非昺也。

“宿离不贷。”蔡邕曰：“宿，日所在；离，月所历。”

“地气上腾”注：“《农书》曰：‘土上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正义云：“《氾胜之书》也。”唐中和节进《农书》。按《会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表云：“书凡十二篇。”《馆阁书目》云：“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冬祀井”，《太玄数》云“冬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鹰化为鸠，阴为阳所化；爵化为蛤，阳为阴所化。堇荼如饴，恶变而美；荃蕙为茅，美变而恶。

《曲礼》，隋王劭勘晋宋古本，皆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证，以为无此一句。

公孙弘云：“好问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学”。

《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保傅传》谓：“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恶，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太史之

任也。”愚谓人君所讳言者，灾异之变，所恶闻者，危亡之事，太史奉书以告君，召穆公所谓史献书者也。

《曾子问》于变礼无不讲，《天圆篇》言天地万物之理。曾子之学，博而约者也。

《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叹，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

《夏时》、《坤乾》，何以见夏、殷之礼？《易象》、《鲁春秋》，何以见周礼？此三代损益大纲领也，学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礼运》无此语。五性，仁、义、礼、智、信。”韩子《原性》与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

《内则》：“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贾谊《新书·胎教篇》：“悬弧之礼，东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枣。五弧五分矢，东、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余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内则》，国君世子之礼；《新书》，王太子之礼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师”；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属焉。故曰“周公师保万民”。此君相之职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内则》之篇，以言教。

“养老”，在《家语》则孔子之对哀公。在《书大传》则春子之对宣王。记《礼》者兼取之。宣王问于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义，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卫闻之乐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吕氏春秋》：“春居问于齐宣王曰：‘今王为太室，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此即《大传》所谓春子，但其名不同。《大传》名卫，《吕氏春秋》名居。

“蒙以养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故无失言失礼也。”《淮南·主术训》、魏文帝《成王论》、袁宏《后汉纪论》皆用其语。《通鉴》裴子野论：“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亦本于此。《淮南》云：“心知规而师傅谕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魏文帝云：“相者导仪。”袁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数与方名。”数者，一至十也。方名，《汉志》所谓五方也。“九年，教数日。”《汉志》所谓六甲也。“十年，学书计。”六书、九数也；计者，数之详，百千万亿也。《汉志》六甲、五方、书计，皆以八岁学之，与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轻。“色斯举矣”，去之速也；“翔而后集”，就之迟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母曰：“妇人之礼，精五饭，羃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诵古诗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烛。”唐时有不识厅屏，而言笑不闻于邻者，其习闻《内则》之训欤？

张彦远云：“郑玄未辩樝梨。”按《内则》注：“樝，梨之不臧者。”谓之未辩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积，如今作幧头为之也。"幧，七消反。《后汉》向栩"着绛绡头"，注："字当作'幧'。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着幧头。'《仪礼》注：'如今著幓头，自项中而前交额上，却绕髻也。'"

紫，间色也，孔子恶其夺朱。周衰，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管子》云："齐桓公好服紫衣，齐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郑康成以紫緌为宋王者之后服，贾逵、杜预以紫衣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皮弁以日视朝。"沙随程氏云："皮弁视朝，明目达聪。若黈纩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专诚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鲁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春秋意林》曰："鲁之有天子礼乐，殆周之末王赐之，非成王也。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实始为墨翟之学。使成王之世鲁已郊矣，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见《吕氏春秋·仲春纪》。公是始发此论，博而笃矣。石林、止斋皆因之。

"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宫"，武公非始封之君，毁已久而复立，盖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礼。《春秋》之所讥，而《记》以为礼乎？

《鲁世家》："伯禽之孙濆，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诸侯篡弑之祸自此始。《记》谓"君臣未尝相弑"，不亦诬乎！太史公曰："揖让之礼则从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屡书，以讥其僭，又书"新作南门"、"新作雉门"及"两观"，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礼为当用，则如泮宫、閟宫，《春秋》不书矣。

《少仪》“朝廷曰退”，进不可贪也；“燕游曰归”，乐不可极也。

《学记》以“发虑宪”为第一义，谓所发之志虑合于法式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一年者，学之始；辨云者，分别其心所趋向也。虑之所发必谨，志之所趋必辨；为善不为利，为己不为人；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此学之本也。能辨志，然后能继志，故曰“士先志”。

“畿内为学二，为序十有二，为庠三百。诸侯之国半之。”王无咎之言也，陆务观取焉。天子、诸侯有君师之职，公卿有师保之义，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

《列子》云：“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张湛注云：“学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难。”

文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与《乐记》相出入，古之遗言欤？致堂云：“《乐记》，子贡作。”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朱子曰：“古者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则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如孟子“性善”、“养气”，前圣所未发也。

《史记·乐书》引《乐记》，而注兼存王肃说。《通典》引《大传》，亦取肃注。肃字子雍，《魏志》有传。《集说》以肃为元魏人，误也。有两王肃，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经学名。

“礼主其减”，《史记·乐书》作“礼主其谦”。王肃曰：“自谦损也。”“礼有报而乐有反”，郑注：“‘报’读为‘褒’。”孙炎曰：“报，谓礼尚

往来，以劝进之。”“石声磬”，郑注：“‘磬’当为‘罄’。”《乐书》作“石声硜口鼎反。硜以立别”。《史记正义》：“《乐记》，公孙尼子次撰。”

《南风》之诗出《尸子》及《家语》，郑氏注《乐记》云：“其辞未闻。”

艾轩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是琴之全体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宫、少商，则不复有琴；乐之有少宫、少徵，则不复有乐，以繁脆噍杀之调皆生于二变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更，亦老之称也。

《杂记》“里尹主之”注，《王度记》曰：“百户为里，里一尹，其禄如庶人在官者。”正义：“按《别录》，《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东夷之子也。”唐扶余璋之子义慈，号海东曾子；颉利之子叠罗支，其母后至，不敢尝品肉。孰谓夷无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经援神契》谓：“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孟子》赵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孙子荆诗：“三命皆有极。”皆本《援神契》。

《祭义》曰“术省之”。贾山《至言》：“术追厥功。”“术”与“述”同。

《孔悝鼎铭》：“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注谓“以夏之孟夏禘祭”。正义：“哀十五年冬，蒯聩得国。十六年六月，卫侯饮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盖命后即逐之也。”愚按《通鉴外纪目录》，是年六月丁未朔，则无丁亥，当阙疑。裴松之曰：“孔悝之

铭，行是人非。”

《经解》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阮孝绪《七录》，用《易》居前。王俭《七志》，《孝经》为初。

《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成于夫子之门人，则《记》所谓“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记》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礼》，必有所据。

孔子曰：“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鍉伯华之行也。《大戴礼》、《家语》。曾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朱文公问吕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书？疏中亦不说破。”吕答未见，当考。《礼记集说》削此二句。《周礼》注：“堪，读如薄借綦之綦。”“轐，读如旃仆之仆。”疏皆以为未闻。

“期之丧，达乎大夫。”吕与叔之说详矣。朱文公谓“古人贵贵之义”。然亦是周公制礼以后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

“大经”、“大本”，注：“大经，《春秋》也；大本，《孝经》也。”盖泥于纬书“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其说疏矣。

“衣锦尚絅”，《书大传》作“尚蕧”。注：“蕧，读为絅，或为絺。”

朱文公《答项平父书》云：“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义理不细。而某自

觉于为己为人，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即此书观之，文公未尝不取陆氏之所长也。《太极》之书，岂好辩哉！

徐彦伯《枢机论》曰：“中庸镂其心，左阶铭其背。”“中庸镂心”未详所出，但有服膺之语。

《乐记》：“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传》“蒙皋比”。

《缁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周书·祭公篇》：“公曰：‘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叶公”当作“祭公”，疑记《礼》者之误。

《深衣》“方领”。朱文公谓：“衣领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续衽钩边者，连续裳旁，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非有别布一幅裁之如钩而缀于裳旁也。”康成注：“钩边，若今曲裾。”文公晚岁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汉史考之：朱勃之衣方领，谓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谓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马公之说。

《大戴记·投壶篇》末云：“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隮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卒莫。”此命射之辞也。

哀公之问，非切问也，故孔子于问舜冠则不对，于问儒服则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独行”者一。人所以参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尔”，颜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学》之“亲民”当为“新”，犹《金縢》之“新迎”当为“亲”也，皆传写之误。

古之人文以达意，非有意于传也。《汤盘铭》以《大学》传，《虞人箴》、《祈招诗》、《谗鼎铭》以《左氏》传，楚狂《沧浪之歌》以孔、孟氏之书传。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问》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说似不同，当以《章句》为正。

子罕却玉，韩起辞环，有无穷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无穷之恶。故曰：“惟善以为宝。”

《乡饮酒义》“立三宾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焉。”《公羊传》：“大火、心。伐、参。北辰北极。为大辰。”汉文帝诏：“上以累三光之明。”颜注：“谓日、月、星。”

《春秋》正义引《辨名记》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选，倍选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倍桀曰圣。”《礼记》正义引之，以为蔡氏。《白虎通》引《礼别名记》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万桀曰圣。”盖《礼记》逸篇也。

《后汉》崔琦对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注言“马鹿”而不言“玄黄”。按《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琦所谓“玄黄改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义》所谓“轻财重礼”也。

《后汉·东夷传》：“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载徐容居之对

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然则驹王即偃王欤？济河即所谓"西至河上"也？

《易乾凿度》："水为信，土为知。"《中庸》注："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服氏注《左传》："土为信。"朱文公谓："信犹五行之土，服说是也。"

《儒行》云："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子路喜闻过，善人能受尽言。如讳人之面数，则面谀之人至，而曾子不当三数子夏矣。以是为刚毅，焉得刚？故程子谓"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

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廪，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则赐，不过九命"。伏生《大传》谓："诸侯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车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此言三赐而已。《汉武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九锡"始见于此，遂为篡臣窃国之资，自王莽始。《礼纬含文嘉》有"九锡"之说，亦起哀、平间。饰经文奸以覆邦家，汉儒之罪大矣。

《表记》"殷人先罚而后赏"，汉武帝谓"殷人执五刑以督奸"，皆言殷政之严也。《书》曰"代虐以宽"，《诗》曰"敷政优优"，岂尚严哉！

“仁右道左”，仁对道而言。张宣公以为言“周流运用处。右为阳，而用之所行也；左为阴，而体之所存也”。

“国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马公曰：“礼别嫌明微。大夫贵近于君，故推而远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贱，远于君，虽与之同物，无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弟子累其师，李斯、韩非之于荀卿也；弟子贤于师，卢植、郑玄之于马融也。

《曲礼》：“刑不上大夫。”《家语》：“冉有问刑不上于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其言与贾谊书同而加详焉。谊盖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条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刘子》曰：“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高彦先《谨独铭》曰：“其出户如见宾，其入虚如有人。其行无愧于影，其寝无愧于衾。”四句并见《刘子》。

《大学章句》“咏叹淫液”，刊本误为“淫泆”。

《月令》言“来岁”者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来岁之宜”，夏正建寅也。《月令》作于秦，虽用夏时，犹存秦制。《淮南·时则训》与《月令》同。汉太初以前犹以十月为岁首。

《理道要诀》云：“周人尚以手抟食，故《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未尽。今夷狄及海南诸国、五岭外人，皆以手抟食，岂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则废。后魏文成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俗父母亡，取状貌类者为尸，败化黩礼，请厘革。’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犹未能绝。秦穆公、魏颗之父、陈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华久绝矣。”

《少仪》：“颖，警枕也。”谓之颖者，颎然警悟也。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

“舜葬苍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为‘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舜葬于纪’。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鸣条亭，在陈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

《儒行》言儒之异十有七条，程子以为非孔子之言。胡氏谓：“游、夏门人所为，其文章殆与荀卿相类。”

古者无一民不学也，二十五家为闾，闾同一巷，巷有门，门有两塾。上老坐于右塾，为右师；庶老坐于左塾，为左师。出入则里胥坐右塾，邻长坐左塾，察其长幼揖逊之序。新谷已入，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所谓家有塾也。闻之先儒曰：“先王之时，其人则四民也，其居则六乡、三采、五比、四闾也，其田则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则三吏、六联、五侯、九伯也，其教则五典、十义、六德、六行也，其学则五礼、六乐、五射、六驭、六书、九数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正岁孟月之吉，党正社禜之会，读法饮射，无非教也。弟子之职，摄衣、沃盥、执帚、播洒、馔馈、陈膳、执烛、奉席，无非学也。汉犹有三老　，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余论未泯，清议在乡党，而廉耻兴焉。经学有师法，而义理明焉。”吁，古道何时而复乎！

“絜矩”，学者之事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圣人之事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吕与叔曰：“孔子温良恭让，其于乡党似不能言，未闻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于圣人，特门人弟子逆料圣人之意而为此说。将以推尊圣人，而不知非圣人之所当言。”此言可以厉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礼记

《大戴礼》《哀公问》、《投壶》二篇与《小戴》无甚异。《礼察》篇首与《经解》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而《曾子书》十篇皆在焉。《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子》。《保傅篇》，则《贾谊书》之《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也，《汉书》谓之《保傅传》。

《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与《家语》同，但《家语》谓子夏问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闻《山书》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为《记》。

《践阼篇》载武王十七铭。《后汉·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武王《衣之铭》曰：‘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镜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觞铭》曰：‘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崔駰传》注引《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诫，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熟惟二者，必后无凶。’杖之书曰：‘辅人无苟，扶人无咎。’”《太平御览》诸书引《太公阴谋》：“笔之书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箠之书曰：‘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踬，民剧则败。’”又引《金匮》：“其《冠铭》曰：‘宠以著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曰：‘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门之书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户之书曰：‘出畏之，入惧之。’牖之书曰：‘阛望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钥之书曰：‘昏谨守，深察讹。’砚之书曰：‘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书锋曰：‘忍之须臾，乃全汝躯。’书刀曰：‘刀利磑磑，无为汝开。’书井曰：‘原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蔡邕《铭论》谓：“武王践

阼，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铭十有八章。”参考《金匮》、《阴谋》之书，则不止于十八章矣。书于篇后，俾好古者有考。

“武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丹书之言。”皇氏曰：“王在宾位，师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寻常师徒之教，则师东面，弟子西面，与此异。”

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阼》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仪礼经传》删“且臣闻之”至“必及其世”。《大学或问》因汤《盘铭》及武王之铭。

《大戴记》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职》，《孔丛子》之《小尔雅》，古书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谓：“尧、舜、禹之时，历年多无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历家谓日月薄食可以术推者，衰世之术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归之君德，颇与孔子之言合。一行之术精矣，而有此论，则诚不可委之数。”

《说苑》引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与《大戴礼》、《荀子·劝学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劝学篇》一卷，《易》正义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术。”晋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谓《劝学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

本于此。“行其所闻，则广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与《史记》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冠〕篇》载《孝昭冠辞》，其后氏曲台所记欤？《后汉·礼仪志》注引《博物记》云。《迎日辞》，亦见《尚书大传》。三句与《洛诰》同。

《哀公问五义》云：“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盖古字通用。杨倞云：“缪当为胶，肫与訰同。”非也。

贾谊“审取舍”之言，见《礼察篇》。

《四代篇》引《诗》云：“东有开明，避景帝讳也。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啬民执功，百草咸淳。”庶虞，盖山虞泽虞之属。马融《广成颂》用“飞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仲隗当考。

《小辨篇》：子曰：“缀学之徒，安知忠信？”刘歆书“缀学之士”，本此。

“传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注谓“依于《雅》、《颂》”。张揖云：“即《尔雅》也。”《尔雅》之名，始见于此。

《保傅篇》：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从。邓元事唯见于此，当考。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学者。

傅氏《夏小正序》："郑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讲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诗·七月》笺引《小正》者一。朱子发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至《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岂《时训》因《小正》而加详欤？"

《孔子三朝》七篇。《艺文志》注："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大戴礼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凡七篇。

乐

《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嚳之乐曰《六英》。"《汉志》、《白虎通》云"《六茎》、《五英》"，《帝王世纪》"高阳作《五英》，高辛作《六茎》"，《列子》注以《六莹》为帝嚳乐，《淮南子》注以《六莹》为颛顼乐。《通鉴外纪》云："《汉志》、《世纪》放六乐撰其名，故多异。"

徐景安《乐章文谱》曰："五音合数，而乐未成文。案旋宫以明均律，迭生二变，方协七音。乃以变徵之声，循环正徵，复以变宫之律，回演清宫。其变徵以变字为文，其变宫以均字为谱。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宫，倍应声同，终归一律。"陈晋之《乐书》谓："二变四清，乐之蠹也。四清之名，起于钟磬二八之文；二变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宫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谓之子声，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半声是也。变宫、变徵始见于《国语》注。《后汉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每律各添二声而得之也。"正声是全律之声，如黄钟九寸是也。子

声是半律之声，如黄钟四寸半是也。宫与羽，角与徵，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徵二声。《仁宗实录》叙皇祐新乐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之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见于范蜀公《乐书》，《实录》盖蜀公之笔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谓黄帝之法也。司马公谓："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难以定是非。"蔡季通谓："律、度、量、衡，言盖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为律吹之而得其声。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为"尺量"。然《实录》不宜避私讳。

《淮南子·天文训》云："律以当辰，音以当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本于此。

《考工记·磬氏》疏："按《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朱文公问蔡季通："不知所谓'《乐》云'者是何书？今考《三礼图》，以为《乐经》。"《书大传》亦引《乐》曰："舟张辟雍，鸽鸽相从。"汉元始四年立《乐经》。《续汉志》鲍邺引《乐经》，今其书无传。

晋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盖用阮籍《乐论》之语。《乐论》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容。"

乐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赋》："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宋书·乐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

也。”今按《蔡邕传》注引《琴赋序》：“相如绿绮，蔡邕焦尾。”《宋志》恐误。

嵇叔夜《琴赋》：“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李善注：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融覃思于《止息》。”明古有此曲。韩皋谓：“嵇康为是曲，当晋、魏之际，以魏文武大臣败散于广陵始；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今以《选》注考之，《广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扬州刺史治寿春，亦非广陵。顾况《广陵散记》云：“曲有《日宫散》、《月宫散》、《归云引》、《华岳引》。”然则“散”犹“引”也，败散之说非矣。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世说》注引东方朔、樊英事。《乐纂》又谓：“晋人有铜澡盘自鸣，张茂先曰：‘此器与洛阳钟声谐，宫中撞钟，故鸣。’”

《朱子语录》云：“《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汉志》无刘歆说乐，此记录之误。《近思续录》亦误取之。隋牛弘引刘歆《钟律书》，出《风俗通》。

周无射之钟，至隋乃毁；唐显庆之辂，至本朝犹存。物之寿亦有数邪？

徐氏之礼，善盘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乐，纪铿锵之声而不能言其义。汉世所谓礼乐者，叔孙通之仪，李延年之律尔。礼缺而乐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声，亦不复传矣。

夏侯太初《辩乐论》：“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黄帝有龙衮之颂。”元次山《补乐歌》有《网罟》、《丰年》二篇。《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竹弹歌》见《吴越春秋》。

韩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坏陵》二

操。

范蜀公《议乐》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杨次公非之曰："《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种异。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未之前闻也。"晁子止曰："纵黍为之则尺长，律管容黍为有余，王朴是也。横黍为之则尺短，律管容黍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书·乐志》多取刘贶《太乐令壁记》。

《吕才传》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尺八，乐器之名，见《摭言》、《逸史》。《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与《乐记》意同。

《吕氏春秋》："齐之衰也，作为大吕。"即《乐毅书》所云"大吕陈于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获而不得，而曾子以为有贪狼之志。客有弹琴，见螳螂方向鸣蝉，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为有杀心。二事相类。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冶剑，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长，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七年，琴成入韩。"岂韩有两聂政与？

范蜀公曰："清声不见于经，唯《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簨，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今考皇祐二年，王尧臣等言："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唐制以十六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今太常钟垂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又乐工所陈自

磬、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刘几用四清声，未可以为非。

西山先生曰："礼中有乐，乐中有礼。朱文公谓'严而泰，和而节'。礼胜则离，以其太严，须用有乐；乐胜则流，以其太和，须用有礼。"

致堂胡氏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乐记》则子夏所述也。至于礼，夫子欲为一书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叹是也。"

鲁虽赐以天子之礼乐，其实与天子固有隆杀也。乐有夷、蛮而无戎、狄也，门有雉、库而无皋、应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无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无虞氏之豆也。其后鲁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鲁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鲁有郊庙之礼，始于惠公之请，在平王东迁之后。说见前。

《乡饮酒》："升歌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南陔》、《白华》、《华黍》。闲歌三终，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三终。"《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燕礼》谓之乡乐，亦曰房中之乐。大射，歌《鹿鸣》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管《新宫》三终，其篇亡。笙诗无辞，则管诗亦无辞。《左传》："宋公享昭子，赋《新宫》。"则《新宫》有辞。

卷六

春秋

《春秋》之法，韩文公“谨严”二字尽之；学《春秋》之法，吕成公“切近”二字尽之。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凛凛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伯，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为作与？

“春王正月”，程氏传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胡氏传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文公谓：“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义，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如胡氏之说，则周亦未尝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不如是错乱无章也。刘质夫说，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谓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叶氏考《左传》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以为《经》、《传》所记有例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陈氏

《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则鲁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张氏《集传》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为正岁。《诗·七月》言月皆夏时，而以周正为'一之日'，可见兼存之法。"沙随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吕成公《讲义》于"春"字略焉，盖阙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传》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龟山谓"其说似太支离，恐改元初无此意"。东莱《集解》亦不取。

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无"正月"。陆淳曰："元年有'正'，言隐当立而不行即位之礼。十年无'正'，讥隐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贻祸。"

《春秋》书"侵"者才五十八，而书"伐"者至于二百一十三。苏氏谓"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辞曰伐"。愚谓《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非皆有辞而伐也。

《金石录》："鼎铭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铭，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当读为'位'。盖古字假借，其说见郑氏注《仪礼》。秦泰山刻石犹如此。"愚按《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诅楚文》"变输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证《公》、《穀》"郑人来输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谓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记·孔子世家》："文辞有可与人共者，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李善注引《史记》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今本无"子游"二字。

《公羊》疏："按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刘原父谓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朱文公谓“二书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

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静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鹤山曰：“《春秋》由惧而作，书成而乱贼惧。乱贼盖陷溺之深者，而犹惧焉，则人性固不相远也。”其说本于吕成公《讲义》。

书“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书“齐崔氏出奔卫”，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观之，履霜坚冰之戒明矣。圣人绝恶于未萌，必谨其微。

薛士龙《春秋旨要序》谓：“先王之制，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于周之太史。隐之时，始更《鲁历》而为鲁史，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费誓》、《秦誓》列于《周书》，《甘棠》、《韩奕》编之《南》、《雅》，乌在诸侯之有史也！《晋乘》始于殇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诸侯之力政焉耳。”止斋《后传》因之。朱文公以为“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闾尚有史，况一国乎？”愚谓《酒诰》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则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历家推验精者不过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卫朴得三十五，独庄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汉日食五十三，后汉七十二，唐九十三。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余一交会。然《春秋》隐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虽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是频交而食也。汉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频食。

西畴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无秋、冬，定十四年无冬，桓十七年书'夏五'而阙其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阙其事，僖二十八年书'壬申'而不系之月，桓十年书'五月'而不系之夏，昭十二年书'十二月'而不系之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朔与日者，皆阙也。"

《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义云："此《春秋纬》文。"愚谓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时未有之，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

"公矢鱼于棠。"朱文公曰："据《传》曰'则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汉武亲射蛟江中之类。按《淮南·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则《左氏》陈鱼之说非矣。"

《春秋》正月书"王"者九十二，二月书"王"者二十有三，三月书"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无事，皆书"王"。何休谓："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后。"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为妄。

"纪侯大去其国。"陈齐之谓："圣人盖生名之。大，名也，若汉栾大是也。"愚按以大为纪侯之名，本刘质夫说。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此《内储说上篇》文。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

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沙随《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隶古《春秋》作‘有蟘’。《尔雅》：‘食叶蟘，音特。’”《尔雅》：“蜚，蠦蜚。”“即负盘，臭虫。”刘歆曰“负蠜”，误矣。江休复《杂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渊则涸，行木则枯’，疑《春秋》所书即此物。若是负蠜，不当云有，谓之多可也。”

郎顗谓：“鲁僖遭旱，修政自敕，时雨自降。”然《春秋》于僖公初书“雨”，已而书“雩”，已而书“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谨也。《春秋》或名以劝善，或名以惩恶，衮钺一时，薰莸千载。东汉豪杰耻不得豫党锢，慕其流芳也。我朝镌工之微，不肯附名党碑，惧其播恶也。名教立而荣辱公，其转移风俗之机乎！

“公如京师”，非礼也。晋、楚可以言“如”，京师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觐之礼废矣。

仲子之賵，宰书其名；成风之賵，王不书天。正三纲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贵”之说，谓之知《春秋》之义，可乎？汉章帝不以尊号加于贾贵人，晋明帝不以尊号加于荀豫章君，犹近古也。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刘原父以为“自相命，非正也”。止斋亦以为“相推长也。于是齐僖称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责卫宣”。愚谓齐、卫胥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齐、魏会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坚，其来渐矣。

书“郊”九，皆卜不吉。失时，牛灾，则书之。书“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书。

三书“搜”于昭公之时，兵权在大夫。再书“搜”于定公之时，兵权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于春夏书元年。正义谓：“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鉴》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即以为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谓：“夺汉太速，与魏太遽，非《春秋》存陈之意。”

《春秋》三书“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齐有彗星，见于《传》而《经》不书。

星孛东方，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人事之感，天地为之变动，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晋自武、献以来，以诈力强其国，故《传》曰“晋人虎狼也”，“晋人无信”，“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春秋》书“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与之。义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阳尚存。《春秋》之作，见人心之犹可正也。

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

邢有狄难，已迁于夷仪，三国之师城邢，俾反其国都，故列三国称师，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蛮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缘陵使迁，故书诸侯而不列序。狄入卫，逾年，齐侯方城楚丘以

处文公，故但书“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书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随程氏云。

齐桓之霸，自盟于幽至会于淮，凡十有二会。而孔子称“九合诸侯”。刘氏《意林》曰：“始于幽，终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车而已。庄十六年，九国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国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国会于柽。二年，四国盟于贯。五年，八国会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国盟于宁母。八年，王人与七国会于洮。九年，宰周公与七国会于葵丘。十三年，七国会于咸。凡九合诸侯也。牡丘之盟、阳谷之会、淮之会，盖有兵车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会盟凡二十有一。独称九合，举衣裳之会尔。”《穀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论语》疏谓“不取北杏及阳谷为九”。《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其说不同。朱文公谓：“九，《春秋传》作‘纠’，展喜犒师之词云尔。”李氏韶《世纪》云：“桓公会不迩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会畿内，盟子虎矣。桓公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奖臣抑君；文公则为元咺执卫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谲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又曰：“《易》无达吉，《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陆农师称之。又曰：“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攻媿谓“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太平御览》载二事，其一引《春秋》许止进药，其一引夫人归于齐。《通典》载一事，引《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应劭谓“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隋》、《唐志》十卷。今仅见三事而已。御史中丞众议薛况之罪，孔季彦断梁人之狱，皆以《春秋》合于经谊。终军之诘徐偃，则论正而心刻矣。吕步舒使治淮南狱，穷验其事，盖仲舒弟子不知其师书者也。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张汤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也。胡文定公

曰：“《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汉儒之失。《盐铁论》：文学曰：“吕步舒弄口而见戮。”

刘原父深于《春秋》，然议郭后祔庙，引《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当许其号而不许其礼。”张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而二《传》有非嫡之辞。敞议非是。”然则稽经议礼，难矣哉！

桓以许田赂郑，宣以济西田赂齐，身为不义，而以赂免。取宋郜鼎，纳莒仆宝玉，人欲横流，天理灭矣。末流之敝，货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窃宝弓而盗臣肆行矣，受女乐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来，知利而不知义矣。《孟子》是以有“不夺不餍”之戒。

“公如京师”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师”者五，其简如是。而朝聘于大国，史不绝书。尊卑之分不明，强弱之力是视，记《礼》者以鲁为有道之国，道焉在哉！

卫人立晋，不称公子者，宣公淫乱，此狄入卫之兆也。居中国，去人伦，变华而狄，以灭其国，东徙渡河，终不复还旧封。《诗》以《鹑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于晋始立名之。

书“狄入卫”，书“楚子入陈”，不忍诸夏见灭于夷狄，故称“入”焉。书“吴入郢”，楚昭出奔，犹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犹有臣也，故不言“楚”。书“于越入吴”，国无人焉，如升虚邑，故言“吴”。

礼乐自天子出，而“献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税亩”焉，故皆书曰“初”。《史记·表》于秦书“初立西畤”，“初租禾”，“初为赋”，取法乎《春秋》。

陈同甫《春秋属辞》：“‘公会戎于潜’、‘公及戎盟于唐’，曰：圣人不与戎狄共中国，故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齐侯使其弟年来聘’、‘郑伯使其弟语来盟’，曰：诸侯以国事为家事，圣人以国事为王

事。‘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许叔入于许’，曰：不能大复国于诸侯，则力不足以君国；不能公复国于诸侯，则义不足以有国。‘公如齐纳币’、‘大夫宗妇觌用币’，曰：父子之大义，不以夫妇而遂废；夫妇之常礼，不以强弱而有加。‘郑伯逃归不盟’、‘郑伯乞盟’，曰：去就不裁于大义，则举动无异于匹夫。‘宋公会于盂’、‘战于泓’，曰：与夷狄共中国者，必不能与夷狄争中国。‘盟于翟泉’，‘晋人、秦人围郑’，曰：锐于合诸侯者，必有时而惰；工于假大义者，必有时而拙。‘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卫人侵狄，卫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见小国之无策；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遂城虎牢’、‘戍郑虎牢’，曰：公其险于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敌之策；归其险于一国，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于诸侯不自嫌，则列国之于王室何以辨？”其发明经旨，简而当。

《晋语》司马侯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谓《乘》、《梼杌》也。鲁之《春秋》，韩起所见，《公羊传》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节邵子学于李挺之，先视以陆淳《春秋》，欲以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终焉。此学自《春秋》而始也。横渠张子谓“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说见《性理拾遗》。朱子谓“《春秋》乃学者最后事”。此学至《春秋》而终也。

孙明复《春秋总论》曰：“《周礼》‘九命作伯’，得专征诸侯，《孟子》所谓‘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语》司马公《迂书》皆用此说，《通鉴》谓“王霸无异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见《左传》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以“霸”为“伯”可也，而非《孟子》，则过矣。邵子于五霸取秦穆、晋文、齐桓、楚庄。

锡桓公命，葬成风，王不书“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时，此天法也。不书即位，名天子之宰，贬诸侯，讨大夫，此王法

也。孟子谓“天子之事”，邵子谓“尽性之书”，胡文定谓“传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切于《春秋》。三忠臣书“及”，而为义者劝焉；三叛人书名，而不义者惧焉。书克段、许止而孝弟行矣，书仲子、成风而纲常立矣。书郜鼎、卫宝而义利辨矣，书遇于清、会于稷，而乱贼之党沮矣。

宣之于仲遂，定之于意如，以私劳忘大谊，不若叔孙昭子远矣。晋文公以定襄王而请隧，王弗许，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为首，其有感于宝庆之臣乎？懔懔焉《春秋》之法也。

“晋阳以叛”书，圣笔严矣。公羊氏乃谓“逐君侧之恶”，《穀梁》亦云“以地正国”。汉之乱贼，晋之强臣，唐之悍将，假此名以称乱，甚于《诗》《礼》发冢者也。

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书，皆三纲之大者：曰“成宋乱”，以宋督弗讨而货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讨而细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无辨而宗庙之礼乱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严乎！

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干侯”之比也。沙随程氏谓：“三子不以敬王之例书‘居’，而引诸侯之在他国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欤？”朱文公诗，以为范太史受说伊川，然既济之议，乃其始也。

大雩、大阅、大搜、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礼也，书鲁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川，经书“大

雩”二十有一，非礼也。贾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诸侯雩上帝，于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无君；申之会，诸侯皆狄。春秋之大变也。有鸡泽之盟，而后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后有申之会。君臣、夷夏之分，谨其微而已。

诸侯之主盟，自齐桓始也。北杏、鄄之会，鲁不至，及幽之盟而始会焉，则鲁不亟于从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灵始也。申之会，鲁不至，及蘧启疆之召，而后如楚焉，则鲁不亟于从狄也。故曰：“鲁一变，至于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贤，而秉国不平，西周所以夷于列国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师之恶，而私立子朝，东周所以降于战国也。

鲁，秉礼之国也，大夫不止僭诸侯而旅泰山，以《雍》彻，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窃宝弓，祀先公，僭诸侯矣。

左氏

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刘知幾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谶纬，《穀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浅，《公羊》失之险，《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穀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诬，或

失之乱，或失之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叶少蕴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学者取其长，舍其短，庶乎得圣人之心矣。啖、赵以后，凭私臆决，甚而阁束三《传》，是犹入室而不由户也。

吕成公谓《左氏》有三病：周郑交质，不明君臣之义，一也；以人事傅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之事则善，说圣人之事则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谓“为《春秋》学余二十年”。《馆阁书目》以为依托。

汉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学官。《左氏》尝立而复废，贾逵以为明刘氏之为尧后，始得立。不以学之是非，而以时之好恶，末哉，汉儒之言经也！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作俑者矣。

正义云：“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愚尝考和帝元兴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误也。郑兴子众，终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时，二误也。章帝之子为和帝，先后失序，三误也。《释文序录》亦云“元兴十一年”，皆非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孔子之言也。东方曼倩、杜元凯皆用之。

老泉《谥论》云：“妇人有谥，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鲁惠公声子已有谥，在春秋之初。

众仲对羽数，服、杜之说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则每佾八人。杜预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则人数如其佾数。宋太常傅隆以杜预为非，谓：“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降杀以两，减其二列耳。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刘原父谓：“士无舞，特牲、少牢皆士礼，无用乐舞之仪。”

石碏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公羊传》公子翬曰：“吾为子口隐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为叔父”，《穆天子传》亦云“穆满”，皆生而称谥，纪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亲戚，凡二十六国。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史记》云：“文、武、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与此同。《荀子》谓：“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汉表》谓：“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后汉章和元年诏谓：“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当以成鱄之言为正。皇甫谧亦云：“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将率之士皆封，诸侯国四百人，兄弟之国十五人，同姓之国四十人。”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天下之恶一也。”名臣之言，可训万世。盖祁子之学识，见于不沐浴佩玉之时。卫多君子，渊源有自来矣。

原繁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万世为臣之大法。《西山读书记》取之。《博议》贬繁，恐未为笃论。

郑伯谓烛之武曰：“若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观《魏受禅碑》、《唐六臣传》，利菑而乐亡者有矣。

君之于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于亲亦曰慈，《内则》云：“慈以旨甘。”圣贤言忠，不颛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于朋友必忠告，事亲必忠养。以善教人，以利及民，无适非忠

也。

《素问》：“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注谓：“立首气于初节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余闰于相望之后。”此可以发明《左氏》“正时”之义。

《通鉴外纪目录》云：“杜预《长历》既违五岁再闰，又非归余于终，但据《春秋》经传，考日辰朔晦，前后甲子不合，则置一闰，非历也。”《春秋分记》云：“《长历》于隐元年正月朔则辛巳，二年则乙亥。诸历之正皆建子，而预之正独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则改易闰余，强以求合。故闰月相距，近则十余月，远或七十余月。”刘羲叟起汉元以来为《长历》，《通鉴目录》用之。

“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曰“贰”曰“叛”，于君臣之义失矣，不可以训。《通鉴》书“燕叛齐”，而《大事记》非之；书“蜀汉寇魏”，而《纲目》非之；书“晋寇梁”，而《读史管见》非之。况天子之于臣乎！

晋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杜氏以冀亭为冀国。尝考之《东汉·西羌传》“渭首有冀戎”，《史记》云秦武公伐而县之，汉天水郡之冀县也。入颠軨者，盖冀戎。前此虢公败犬戎于渭汭，盖亦渭首之戎，但秦之县冀，在晋假道于虞之前，盖其余种也。晋自有冀邑。冀缺为卿，复与之冀。

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生”之一字，与《乐记》“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孟子》“乐则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以生为活，其说以为民受天地之中则能活也。朱文公谓此说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于忧患”之“生”，盖心生生不穷。勤则生矣，生则乌可已也；怠焉则放，放则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

古者以德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晋之智伯，齐之盆成括，以才称者，古所谓“不才子”也。

禹，鲧之子也。史克于鲧曰“世济其凶”，而于禹曰“世济其美”。论其世，则鲧非美也。于此见立言之难。

“贵而能贫”，张文节、司马公有焉。“能贱而有耻”，刘道原、陈无己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变夷。卫有戎州，以夷变夏。

《管子·大匡篇》：“管仲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毋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隄，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孟子》所谓“五禁”，略见于此。吕成公曰：“如内政之类，桓公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隐而不书，使后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说苑》：“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政，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亦五禁之意，传记不载。

“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韩非子》曰：“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曰：‘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此即赵衰事也。

杜预解《传》云：“诸侯谅闇，国事皆用吉礼。”《议太子服》云：“高宗无服丧之文，唯称不言而已。”饰经舞礼，不可以训。

伯宗伐潞，曰：“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乐毅伐齐，曰：“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羊祜伐吴，曰：“若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

江未可窥也。”此皆兵家权谋，惟恐人之迁善，岂所谓以善养人者哉！

“西陆朝觌”，其说有三：服氏谓“春分奎晨见东方”，杜氏谓“三月奎朝见”，郑氏谓“四月昴朝见”。《尔雅》：“西陆，昴也。”刘炫云：“郑为近之。”《诗》“三星在天”，其说有二：毛氏以为“参，十月始见”，郑氏以为“心，三月见东方”。朱文公从郑说。

“季氏有嘉树，韩宣子誉之。”服虔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误。

宋伯姬，先儒谓妇人之伯夷。《左氏》谓“女而不妇”，非也。陆淳又以为“非可继可传之道”。胡文定讥之，谓以此卜其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谓淳党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谥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谥也。

蔡墨曰：“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后汉有侍御史扰龙宗，岂其苗裔欤？

宁殖愧诸侯之策，贾充忧谥传，其恶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谓善”。

《左氏》曰：“先二子鸣。”《庄子》曰：“子以坚白鸣。”昌黎《送东野序》言“鸣”字本于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几乎无欲矣。

侨不以防怨为善，而怨自弭，故侨与郑俱昌。斯以分过为忠，而过益彰，故斯与秦俱亡。

《韩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乐喜为司城以为政"，即子罕也。《左氏》载其言行，《檀弓》亦称之，贤大夫也。《宋世家》无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与田常并言，不亦诬乎！《战国策》谓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谤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无两子罕，则非、斯之言妄矣。《史记》邹阳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作"子冉"。文颖注以子冉为子罕，皆所未详。

臧文仲"废六关"。《家语》云"置六关"，注谓："文仲置关以税行者，故为不仁。"

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苌弘为违天，是人臣不当扶颠持危也。以楚克有陈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乱华也。赵氏震揆曰："《左氏》之害义，未有甚于记女宽之论苌弘也。自昔圣贤未尝以天废人。殷既错天命，王子则曰：'自靖自献。'周天命不又，大夫则曰：'黾勉从事。'治乱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颠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为违天，则乱臣贼子为顺天矣，而可哉！"

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乃长卫侯于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传》未足信也。

《韩诗外传》："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辩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船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愚按《左传》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

夷庚”，正义谓“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选》注误。

齐伐晋，“入孟门”。孟门山在慈州文城县。林成己《春秋论》谓孟门即孟津，误矣。晋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说多见于《水经注》。

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吕文靖于李辰妃之丧，其意本于此。

卫“公叔发”，注谓公叔文子。《论语》孔注作“公孙拔”。《集注》云“公孙枝”，盖传写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颜高，字子骄”。定八年《传》：“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一人俱毙。”岂即斯人与？《家语》作“颜刻”。《孔子世家》云：“过匡，颜刻为仆。”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迟为右；有若与微虎之宵攻，则颜高以挽强名，无足怪也。

攻媿跋语用“飞矢在上，行人在下”，迂斋引熙宁八年旧弼韩、富、文三公之对。愚考《春秋释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举不以怒，则刑不滥；刑不滥，则两国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勋也。是以虽飞矢在上，走驿在下。”见正义。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试胄闱，王图南发策，亦用此二语。

《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

魏绛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杜氏谓：“靡，夏遗臣事羿者。”真文忠辩之曰：“靡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岂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张宣公曰：“若

靡，可谓忠之盛者矣！”

师旷“骤歌北风，又歌南风”。服氏注：“北风，无射、夹钟以北；南风，姑洗、南吕以南。律是候气之管，气则风也。”

“谗鼎之铭”，服氏注：“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正义谓二说无据。愚考《韩子·说林》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新序》、《吕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则谗鼎，鲁鼎也。《明堂位》“鲁有崇鼎”，服注不为无据。

谓之“郑志”，以明兄弟之伦；谓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长葛”，《经》以为冬，《传》以为秋。刘原父谓：“《左氏》杂取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魏锺繇谓：“《左氏》为太官，《公羊》为卖饼家。”

权载之问《左氏》云“夏五之阙”、“《艮》八之占”，名对也。

史赵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鲁语》：“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韦昭注云：“幕，舜之后，虞思也，为夏诸侯。”《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注亦以为“舜后虞思”。按《左氏》，则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

一曰：九江当淼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鹗《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锺离也。

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璵璠敛，仲梁怀弗与。”《吕氏春秋》云：“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说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初学记》引《逸论语》曰：“璠璵，鲁之宝玉也。”下与《说文》同。其即季孙之事欤？

范武子之德，本于“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纵女祁之恶，信子鞅之谗，锢逐栾盈，几危晋国，忝厥祖矣。再传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子赣之责公孙成也。刘歆亦少愧哉！

“犹秉周礼”，“齐犹有礼”，观“犹”之一字，则礼废久矣。

吕向注《雪赋》曰：“隐公之时，大雪平地一尺，是岁大熟，为丰年。桓公之时，平地广一丈，以为阳伤阴盛之证。”按《左氏》于隐公云“平地尺为大雪”，不言是岁大熟；桓公事无所据，其说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闻其广一丈也。

柳子《晋问》：“魏绛之言：‘近宝则公室乃贫。’”按《左传》成六年，此乃韩献子之言。

刘勰《辨骚》：“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洪庆善曰：“《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

《列子》载“随会知政，群盗奔秦”，“赵襄子胜翟，有忧色”，皆

格言也。而谓随会时有赵文子，又谓孔子闻襄子之言，其先后差齵。凡诸子纪事，若此者众。《说苑》载祁奚救叔向，以栾盈为乐达，范宣子为范桓子，皆误。

《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按《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

雍熙中校九经，史馆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孔维谓不可。按据杜镐引贞观敕，以经籍讹舛，由五胡之乱，学士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今并以六朝旧本为证，持以诘维。维不能对。见《谈苑》。太平兴国中校《汉书》，安德裕取《西域传》山川名号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语。钱熙谓人曰："予于此书，特经师授，皆有训说，岂可胸臆涂窜，以合词章？"见晏元献公书。观镐、熙之言，则经史校雠不可以臆见定也。

前辈学识，日新日进。东坡《咏三良》，其和渊明者，与在凤翔时所作议论夐殊。吕成公《博议》论公孙敖二子，及《续说》则谓"宗子有君道"，赵宣子使臾骈送贾季帑，则谓"古人风俗尚厚，《博议》非是"。可以见进德修业之功。

齐、晋、楚之霸，皆先服郑；范雎、李斯之谋，皆先攻韩。盖虎牢之险，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虢叔恃险而郑取之，郑不能守而韩灭之，韩又不监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汉、楚争之。在德不在险，佳兵者好还，信夫！

欲治国者先齐家，家之不齐，莫甚于鲁、卫，观《诗》可见已。卫不足言也，鲁自括、戏之争，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乱，而哀姜袭其迹矣；自成风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鲁、卫之政，兄弟也。"然卫多君子，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风化犹嫩也。畏清议者，亦曰："何以见鲁、卫之士？"政治虽浊，风俗不衰，与汉之东都同。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曲礼》注云：“生者不相辟名。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诀》云：“自古至商，子孙不讳祖父之名。周制方讳。”夷狄皆无讳。汉宣帝诏曰：“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则生而称讳矣。《博议》谓：“名子者当为孙地。”出《颜氏家训》。

《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故晋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劝曹操迎献帝，彧之言曰：“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岂诚于为义者？故曰“谲而不正”。《淮南》之书谓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闺内之法安在哉！《诗》于《卫风·木瓜》，犹美齐桓，而《唐风》不录晋文，亦以是夫。

介子推曰：“身将隐，焉用文之？”君子之潜也，名不可得闻。先儒谓召平高于四皓，申屠蟠贤于郭泰。

邵子曰：“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盖取其悔过自誓。胡文定谓文四年“见伐不报，始能践自誓之言矣”。《尸子》称：“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此虽大禹之泣辜无以过。以此坊民，犹有立威于弃灰者。

楚之兴也，筚路蓝缕；其衰也，翠被豹舄。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

乐王鲋毁叔向，以平公不好贤也；梁丘据不毁晏子，以景公好贤也。二臣皆从君者，易地则皆然。刘贡父诗云。《顾子》曰：“昔梁丘据之谏景公也于房，晏婴之谏景公也于朝。然晏婴之忠著于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绝。”顾夷《义训》，《唐志》在“儒家”。梁丘据岂能谏景公哉？斯言缪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盖而名章，如赵盾伪出奔，崔杼杀太史，将以盖弑君之恶，而其恶益著焉。推此类言之，可见谨严之法。求名非谓齐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孙郃论“春秋无贤臣”，盖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鲁之不说学；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习诵。

史墨对赵简子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又曰：“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简子在晋，犹季氏在鲁也。史墨之对，其何悖哉！张睢阳责尹子奇曰：“未识人伦，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畏而能自修者也。“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怠而不自强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于寇莱公曰：“不可学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违，不适雠国。所托也则隐。”斯言也，盖有闻于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国者，不狃之罪人也。

齐人歌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春秋之季，已轻儒矣。至战国，而淳于髡有“贤者无益”之讥，秦昭王有“儒无益”之问，末流极于李斯。

申包胥似张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请秦师以却吴；韩亡矣，借汉兵以灭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雠未报，则使越，为之谋以灭吴；见《吴语》。韩王成之雠未报，则从汉，为之谋以灭项，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赏，汉业既成而谢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后，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国复兴，而韩祀不续，天也，子房之志则伸矣。我思古人，唯汉诸葛武侯可以继之。“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张承业，功虽不就，抑可以为次矣，不当以功之成否论。吁！春秋亡国五十二，未见其人也。遂之四氏，仅能歼齐戍。其亡而复存者，唯一包胥，岂不难哉！太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非所以劝忠也。《战国策》：楚莫敖子华曰："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棼冒勃苏赢粮潜行，上峥山，逾深谿，跖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鹤立不转，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口。秦遂出革车千乘，卒万人，属之子满《左氏》作"蒲"。与子虎，下塞以东，与吴人战于浊水，大败之。"棼冒勃苏即申包胥也，岂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欤？《淮南·修务训》云："申包胥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关，躐蒙茏，蹷沙石，跖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墨，涕液交集，以见秦王。"亦与子华之言同。所谓"莫敖大心深入吴军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马戌也。戌者，叶公诸梁之父也。诸梁定白公之乱，不有其功而老于叶。其闻包胥之风而师法之欤？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天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灶言郑之将火，或中或否，子产谓"焉知天道"；梓慎言鲁之将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圣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于赵宣子，沐谦之于司马楚之，诚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载甲操戟，李林甫重关复壁，不亦愚乎！

《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所以训寅畏、防怠忽也。灾异，古史官之职。陨石六鹢，宋襄以问周内史。有云夹日，楚昭以问周太史。在汉则太史公掌天官，张衡为日官。我朝旧制，太史局隶秘书。凡天文失度，三馆皆知之。淳熙中，荧惑入斗，同修国史李焘，类次汉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进。荧惑犯氐，秘书丞蒋继周言："氐者邸也，驿传宜备非常。"不淹旬，都进奏院灾。盖每有星变，馆吏以片纸录报，故得因事献言。自景定后，枋臣欲抹杀灾异，三馆遂不复

知。甲子，彗星宫中见之，乃下求言之诏，则蒙蔽可见。壬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阳。灾异其可忽哉！为人臣不知《春秋》之义，其祸天下极矣，叔辄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诸侯而败于泓，楚灵卜得天下而辱于乾溪。《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

臧孙于鲁曰："国有人焉。"师慧于宋曰："必无人焉。"襄仲于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有士五人，晋文所以霸也；有太叔仪，有母弟鱄，卫献所以入也；有赵孟，有伯瑕，有史赵、师旷，有叔向、女齐，晋所以未可媮也。曰"子无谓秦无人"，曰"无善人，则国从之"，国之存亡轻重，视其人之有无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乱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谓之有。虞有宫之奇，项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窥吴，则曰"彼有人焉"；贾生言天下倒悬，则曰："犹为国有人乎？"此皆以人为盛衰也。

隐公之大夫多不氏，犹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则说者不一矣。

《春秋》诛乱臣贼子，《左氏》谓"称君，君无道也"，《穀梁》谓"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启乱臣贼子之言也，其为害教大矣。"

宗人衅夏之守礼，圣人遗化也。后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汉之刘辅，魏之栈潜，我朝之邹浩，守经据古，其有鲁宗人之风乎！

夫差之报越，其志壮矣。燕昭报齐似之，取其大节而略其成败可也。慕容盛之讨兰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责。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君子犹有取焉，况吴乎！

周之大宝镇，《河图》、《大训》列焉。《易象》在鲁，《三坟》、《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宝矣。然而老聃之礼，苌弘之乐，

文献犹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观射父、倚相皆诵古训，以华其国，以得典籍故也。区区一鼎，与怀璧同，其能国乎？

古之谋国者，知彼知己，如良医察脉，如善（奕）〔弈〕观棋，德刑、政事、典礼不易。“楚自克庸以来”，此晋臣之知楚也。“晋君类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晋也。皆以纪纲风俗知之。楚自郢之后，晋自萧鱼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

请讨陈恒之年，《春秋》终焉。夫子之请讨也，将以见之行事。请讨不从，然后托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鲁国。”《史记》载夫子之言曰：“夫鲁，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此夫子之训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义云：“石经古文‘虞’作‘欥’，‘鲁’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当有似之者。”

《艺文志》：“《春秋虞氏微传》二篇。”按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然则张苍师荀卿者也。《左氏传》汉初出苍家，亦有功于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门人，申公事之受《诗》，是为《鲁诗》。《经典序录》：“根牟子传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荀卿之门有三人焉，李斯、韩非不能玷其学也。《毛诗传》以平平为辨治，又以五十矢为束，皆与《荀子》同。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俭。董仲舒《对策》乃谓“俭非圣人之中制”，公孙弘亦云“人主病不广大”，舒、弘正邪虽殊，而启武帝之侈心则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晋，国武子好尽言而不容于齐，小人众而君

子独也。汉士习于谄谀，而以汲长孺为戆，朱游为狂。晋士习于旷达，而以卞望之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习俗移也。

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自及矣。《晋语》：赵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斩袪，芋尹无宇之断旌，其雠一也。披请见而晋文让之，无宇执人于宫而楚灵赦之，楚灵之量优于晋文矣。汉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鹄，吴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荀林父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范鞅也。一以丧师，一以失诸侯。《书》曰："人惟求旧。"

以近事为鉴，则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冯是也。告君亦然。樊哙谏高帝曰："独不见赵高之事乎？"爰盎谏文帝曰："独不见人彘乎？"

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传》言鄢陵之败，苗贲皇之为。《楚语》云雍子之为，与《传》不同。傅玄云："《国语》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叶少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王荆公以为六国时人。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郑渔仲云："左氏世为楚史。"司马公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国语》之文不及《传》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见《鲁语》。《容斋三笔·书博古图》谓《左传》无玉磬之说，非也。

《晋语》：伯宗索士庇州犁，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

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毕阳之孙豫让，见《战国策》祖孙皆以义烈著，所谓“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书于传，故表而出之。

《晋语》：知宣子将以瑶为后，知果曰：“不如宵也。”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通鉴》取此。《战国策》：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智过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韩非子》同，云更其族。智过，即智果也。二说之先后不同。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注：“骚，愁也；离，畔也。”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皇王大纪》：“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围至晋。晋赵武子鞅鸣玉以相。”按《楚语》：“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盖楚昭王时，鞅者，武之孙也。今以王孙圉为公子围，以鞅为武之子，皆误。

古者，“孙以王父字为氏”。子产，子国之子，《国语》谓公孙成子，《左传》谓公孙侨。子产之子，始为国氏。致堂作《子产传》，曰“国侨”，非也。

《郑语》“依、暳、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径华城西。史伯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

《晋语》窦犨对赵简子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见其贤矣。《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之死，临河而叹。《索隐》云：“鸣犊，犨字。”《通鉴外纪》于周敬王二十八年书“简子杀鸣

犊”，三十年书“窦犨对简子”，误也。

江端礼尝病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国语》而其文多以《国语》为法。

古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子大叔九言。”《论语》：“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乃有句称。今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非也。

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孙子》曰：“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临吴分，真文忠公奏：“汉之肇造，以宽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晋之却敌，以将相有人，而不在岁星之临吴。”

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至邓析竹刑，则书于竹简矣。然《甫刑》云：“明启《刑书》。”其来已久。《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其制一也。

赵襄子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说苑·谈丛》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吕居仁谓：“‘忍诟’二字，古之格言，学者可以详思而致力。”

“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谂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齐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败论人。”愚尝观蔡邕《独断》引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韩文公谓“君

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常；君子得福为常，而小人得福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服虔云：“以其多文辞，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正义谓：“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

“是谓一终，一星终也。”今俗语云“一匝”。《淮南子》：“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数集”。注：“杂，匝也。人生子，从子至亥为一匝。”俗语出于此。

或以益为皋陶之子。《列女传》：“睪子生五岁而赞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李邕为《李思训碑》，云：“睪子赞禹，甘生相秦。”“睪”与“皋”同。林少颖谓：“伯益即伯翳，其后为秦。臧文仲闻六、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使皋陶犹有后于秦，则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坚闻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坚也。”

嫠不恤纬，齐女有礼。漆室女忧君，况委质为臣者乎？《列女传》鲁漆室女。《韩诗外传》云：“鲁监门之女婴。”〇莒妇投纺，复其夫之雠，而不知有君，与不恤纬者异矣。

汉世祖罢郡国都尉，晋武帝去州郡武备，其害皆见于后。唐穆宗之销兵，则不崇朝而变生焉。故曰：“谁能去兵？”

刘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不识其先，籍谈取诮。”邓名世曰：“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见《晋语》。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诸掌。”郑渔仲曰：“《世本》、《公子谱》二书，皆本《左传》。”

子皮曰：“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程子谓：“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庄公寤生。”《风俗通》云：“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

黄池之会，王孙雒曰：“必会而先之。”吴、晋争先，雒之谋也，然不能救吴之亡。故《吕氏春秋》曰：“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然则雒亦嚭之流耳。

晋有四姬，郑子产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传》，穆王有盛姬。盖周礼之坏，自王朝始，诸侯何诛焉？

叔向习《春秋》，为平公之傅，而不能谏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则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违母之训而从君之命。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反而不缩，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后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于晏婴；杞田之治，仅及于侵小。师保固如是乎？

鲁用田赋。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晋铸刑鼎，仲尼曰：“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鲁、晋所以立国也。是以汉循高祖之法则治，唐变太宗之制则乱。夏有“典则”，商云“成宪”，周云“旧章”。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或谓克己复礼，古人所传，非出于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复礼为仁，非指克己复礼即仁也。胥臣曰：‘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盖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

《晋语》：栾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称主。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称主。《左传》医和谓赵孟曰：“主是谓矣。”魏戊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此大夫称主也。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

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称也。《史记·甘茂传》：乐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谤书。乐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魏以大夫为诸侯，故犹称主君。

卷七

公羊

汉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为儒者宗。“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闻之董生者，又深得纲领之正。尝考公羊氏之《传》，所谓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非《公羊》之言也。苏氏谓：“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谓：“休负公羊之学。”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皆出于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笔谈》曰：“《史记·年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即位。’《纂例》隐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啖、赵得于何书？”《盐石新论》以为：“啖、赵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训》，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时记录之误。”安定谓：“平王东迁，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绝之，犹有所待焉。历孝逾惠，莫能中兴，于是绝之，所以始于隐公也。”

汉以《春秋》决事，如隽不疑引“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萧望之引“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丞相御史议封冯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颛之可也”，皆本《公羊》。虽于经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于严助以《春秋》对，乃引“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其谬甚矣。

《左氏》载曹刿问战，谏观社，蔼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战国之风，春秋初未有此习

也。《穀梁》柯盟曹刿，《公羊》作曹子。然则沬即刿也。此游士之虚语。而燕丹之用荆轲，欲以齐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汉武用此义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说为非。然朱子序《戊午谠议》曰：“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雠者无时焉可与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系焉。公羊子大有功于圣经。

以祭仲废君为行权，范宁已讥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马师、孙綝、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谓：“前则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为美，非美也。孟子以为盛，有激而云。”

以卫石恶为恶人。刘原父非之曰：“董贤可谓贤乎？”又以仲孙何忌为“讥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欤？东汉之士，犹无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为姜氏，讥以妾为妻也。董仲舒谓成风，先儒取之。仲舒说经，盖不泥于《公羊》也。晋江彪曰：“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曾谓周礼在鲁，其臣无一江彪乎？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汉·五行志》：董仲舒以为“宋中几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颜注云：“衰城，谓以差次受功赋也。”按《左氏传》：“迟速衰序，于是焉在。”又云：“宋仲几不受功”，“蓑”字当从《汉志》作“衰”，音初为反，衰，差也。与《左氏》合。

公羊子，齐人，其传《春秋》多齐言。登来、化我、樵之、漱浣、笋将、踊为、诈战、往党、往殆、于诸、累、怴、如、昉、棓、脰之类是也。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礼》多齐言。曲㚇曰媒，疾

为戚，麋为獐，沤曰淄，椎为终葵，手足擘为骹，全菹为芋，祭为堕，题肩为击征，滑曰灑，相绞讦为掉磬，无发为秃楬，穅为相，殷声如衣，祈之言是之类是也。方言之异如此，则《书》之诰誓其可强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己，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为礼，以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谓：“谅闇既终，嘉好之事，通于外内。”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左、杜而忘诸乎？杜预在晋，议太子之服，谓：“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此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司马公以为“巧饰经传，以附人情”。预但知春秋衰世之礼，而未知先王制礼之本也。《公羊》长于《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传序》：“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孝经序》袭其语。

桓五年《传》：“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则近京师。”按郑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属雍州。东迁之后，徙新郑，在今河南，其地属豫州。谓“近京师”则可，谓在冀州则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殽之败，即楚，见吕相绝秦，故《穀梁》曰：“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止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灭庸以后，秦为楚役。”

伯宗攘辇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说汉王，赵涉遮说条侯，系天下兴亡安危之大几，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隐九年，侠卒。侠者，所侠也。所氏见于史者，汉有所忠，《食货》、《郊祀志》，《石庆》、《司马相如传》。后汉有所辅。《独行·刘茂传》。《风俗通》："所姓，宋大夫华所事之后。"鲁有所氏，非但出于宋也。然无骇、翬、挟、柔、溺、宛，先儒谓大夫未爵命于天子，不氏。则侠之氏为所，非也。

《公羊传》于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于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载贾逵语云："仲尼时年三十五。"定以孔子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从《史记》。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然以年则《公》、《穀》、《史记》有一年之差，以月则《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侯国不守典礼，而使宰咺归賵；侯国不共贡职，而使石尚归脤。《经》书天王以是始终，盖伤周而叹鲁也。《穀梁》谓石尚欲书《春秋》，曾是以为礼乎？

《文中子》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盖杜预屈《经》以申《传》，何休引纬以汩《经》，唯宁之学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礼，与《毛诗·云汉》传略同；言搜狩之礼，与《毛诗·车攻》传相合。此古礼之存者。

《左传》正义云："汉代古学不行，明帝集诸学士作《白虎通义》，因《穀梁》之文为之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田猎何？为苗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春谓之田何？春，岁之本，举本名而言之也。夏谓之苗何？择其怀任者也。秋谓之搜何？搜索肥者也。冬谓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今

《白虎通义》十卷无此语，岂亦有逸篇欤？然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正义谓明帝，亦误。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邓，厶地”。

穀梁子，或以为名赤，或以为名俶。秦孝公时人。今按《传》载《尸子》之语，尸佼与商鞅同时，故以穀梁子为秦孝公时人。然不可考。《汉书》但云“鲁学”。

论语

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独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曰：“柳子谓孔子之没，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有常师之号，是以称子。其说非欤？”曰：“非也，此太史公采杂说之谬。宋子京、苏子由辨之矣。《孟子》谓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盖其言行气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记子游谓‘有若之言似夫子’之类是也，岂谓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此《孟子》之言也。盖在言语之科，宰我、子贡之流亚也。”曰：“有子之言，可得闻与？”曰：“‘盍彻’之对，‘出类拔萃’之语，见于《论》、《孟》。而《论语》首篇所载凡三章，曰‘孝弟’，曰‘礼’，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论‘晏子焉知礼’，则《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恶卧而焠掌。’可以见其苦学。”曰：“朱子谓有子重厚和易，其然与？”曰：“吴伐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与焉，可谓勇于为义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并称，然斯道之传，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学，曾子之学也，而有子之学无传焉，何欤？”曰：“曾子守约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圣人，而未能

力行也。《家语》称其‘强识好古道’，其视以鲁得之者有闲矣。”曰：“学者学有子，可乎？”曰：“孝弟务本，此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圣人之学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厉空，造一贯忠恕之域，吾见其自大而无得也。学曾子者，当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记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尝辨之矣。若语子游欲去丧之踊；孺子𫐓之丧，哀公欲设拨以问若，若对以为可，皆非也。唯《论语》所载为是。”

《春秋》正义云：“哀公问主于宰我。案古《论语》及孔、郑皆以为社主，张、包、周等并为庙主。”今本作“问社”。《集解》用孔氏说，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义必有据。

张衡《思玄赋》：“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注引《论语》：“里仁为美。宅不处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择’为‘宅’，则里犹宅也。盖古文云然。今以‘宅’为‘择’，而谓里为所居，乃郑氏训解，而何晏从之。当以古文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为“起予”，理明辞达也；回非“助我”，默识心通也。

《说苑》：“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集注》取之。

“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孙季和谓：“举直而加之枉之上，则民服，枉固服于直也；举枉而加之直之上，则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诸家解，何用加二“诸”字。

王景文云：“孔子见起证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孟子见进证而知其极，故曰：‘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见困证而知其穷，故曰：‘苟有命世之人，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惜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时难人难，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见《观物篇》。

“默而识之”，朱子谓不言而存诸心。“屡空”，不取虚中之说，恐学者流于异端也。

申枨，郑康成云：“盖孔子弟子申续。《史记》云：‘申棠，字周。’《家语》云：‘申续，字周。’”今《史记》以“棠”为“党”，《家语》以“续”为“绩”，传写之讹也。后汉《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无申棠之欲。”亦以“枨”为“棠”。则申棠、申枨一人尔。唐开元封申党召陵伯，又封申枨鲁伯。本朝祥符封枨文登侯，又封党淄川侯，俱列从祀。党即棠也，一人而为二人，失于详考《论语释文》也。《史记索隐》谓《文翁图》有申枨、申棠，今所传《礼殿图》有申党，无申枨。

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董仲舒《对策》：“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人’，项橐也。”《隶释》载《逢盛碑》，以为“后橐”。孟康之说，未知所出。《论语注疏》无之。

“师摯之始”，郑康成谓“鲁太师之名”。“太师摯适齐”，孔安国以为鲁哀公时人，康成以为周平王时人。班固《礼乐志》谓：“殷纣作淫声，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师摯以下八人于纣时。吴斗南云：“按《商本纪》，纣世抱乐器而犇者，太师疵、少师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师摯八人之后，误合两事为一。”石林云：“司马迁论周厉王事曰：‘师摯见之矣。’”则师摯，厉王时人也。诸说不同，横渠从孔安国注。

“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见《大戴礼·文王官人篇》。

“老彭”，郑注云：“老聃、彭祖。”龟山曰：“老氏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问》言礼证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盖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语而传之。《列子》引

《黄帝书》即‘谷神不死章’也。聃虽知礼，谓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灭绝之。《礼运》‘谋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是意。”致堂曰：“仲尼问礼，或以证旧闻，或以绝灭礼学之故振而作之。使于问答之际有启发，非以为师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乡城，邑人相传谓互乡童子见孔子者，此处也。前代因立互乡县，其城犹存。”鹿邑属亳县。

“不舍昼夜”，《释文》：“舍，音舍。”《集注》亦云“上声”，而《楚辞辨证》云：“洪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舍者，非是。”《辨证》乃朱子晚岁之书，当从之。

庞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张仪同学从衡，李斯、韩非同学刑名，始也朋而终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则精；虑欲远，远则周。

“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

互乡童子则进之，开其善也；阙党童子则抑之，勉其学也。

草庐一言而定三分之业，一言之兴邦也；夕阳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祸，一言之丧邦也。

唐太宗文学馆学士，许敬宗与焉；裴晋公淮西宾佐，李宗闵与焉。以是知佞人之难远。

尹和静云：“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东涧谓：“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则’字，失本义矣。”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颜子和风庆云之气象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郑注：“纯，黑缯也，侧基反。”而《释文》以郑为下音，今读者从上音如字，非也。按《仪礼》疏，古“缁”、“紂”二字并行，“缁布”之“缁”，本字不误。“紂帛”之“紂”多误为纯。《周礼》“纯帛”注：“纯，实缁字。古缁以‘才’为声。”《释文》：“纯，侧其反。依字从糸才。”《诗·行露笺》：“紂帛。”《释文》云：“紂音缁，依字糸旁才。后人以才为屯，因作纯。”又《丰》诗笺云：“士妻紂衣。”《仪礼》“纯衣”，《释文》无音，亦非也。《集解》：“纯，丝也。”取《说文》。

“君子不以绀緅饰”，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记》‘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緅在纁、缁之间。《尔雅》‘一入为縓’，《礼》‘练衣黄里，縓缘’，‘练冠，麻衣縓缘’，盖孔氏误以緅为縓，则緅不可为近丧服。”《集注》谓“緅，绛色，以饰练服”，亦用孔注。正义曰：“‘一入为緅’，未知出何书。又云‘三年练以緅饰衣’，似读緅为縓。”当以石林之说为正。

马融注《论语》云：“所因，三纲五常。”《大学衍义》谓“‘三纲’之说，始见于《白虎通》。”愚按《谷永传》云：“勤三纲之严。”《太玄·永·次五》云：“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其说尚矣。《礼记》正义引《礼纬含文嘉》有“三纲”之言，然纬书亦起于西汉之末。

《太平御览》引《庄子》曰：“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请祷”，可以参观。

“仁者静。”孔安国云：“无欲故静。”与《太极图说》同。

石林解“执礼”云：“犹执射、执御之执。《记》曰：‘秋学礼，执礼者诏之。’盖古者谓持礼书以治人者，皆曰‘执’。《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读礼书。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凡射事，执其礼事。’此礼之见于书者也。”解“《雅》《颂》各得其所”云：“季札观鲁

乐，以《小雅》为周德之衰，《大雅》为文王之德。《小雅》皆变雅，《大雅》皆正雅。楚庄王言武王克商，作《颂》，以《时迈》为首，而《武》次之，《赉》为第三，《桓》为第六，以所作为先后。以此考之，《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为先后者，《诗》未删之序也。论政事之废兴，而以所陈者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为先后者，删《诗》之序也。”其说可以补注义之遗。

《吕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此即叶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犹曰‘正己’，而《吕氏春秋》以为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尝驾五龙以腾唐衢，武尝服九駮以驰文涂，此上御也。”谓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问道，闻见深矣。”可以发明“无所用心”之戒。言无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弈为贤也。读此章者，当以韦昭之论、陶侃之言参观。

曹操《祭桥玄文》曰：“仲尼称‘不如颜渊’。”注引《论语》“孔子谓子贡：‘吾与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与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说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谓四产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兴周国。《周书·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贤臣。”《晋语》“文王询八虞”，贾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兴周”之言考之，当在文、武时。

东坡解“孟庄子之孝”为献子。石林谓：“以献子为穆伯之子，以惠叔为惠伯，读《左氏》不精，二者皆误。”致堂取苏说，而不辨其误。

《吕氏春秋·不苟论》曰：“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

王、周公旦而问焉。”注引《论语》“梦见周公”。孔、墨并称，始于战国之士，其流及于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论其行，而不及朱张。或曰：“其行与孔子同，故不复论也。”《释文》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论语》疏：“案《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少阳篇》未详何书。真宗问陈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阳篇》以夷齐为伯叔之谥，彼已去国，隐居终身，尚谁为之节惠哉？盖如伯达、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莜之行，虽未能合乎中，陈仲子之操，虽未能充其类，然唯孔、孟可以议之。斯人清风远韵，如鸾鹄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视世俗徇利亡耻、饕荣苟得者，犹腐鼠粪壤也。小人无忌惮，自以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讥评之列，学者其审诸！

《吕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复释之。”盖因“子路共之”而为此说。朱文公《集注》引晁、刘两说，“共”字当为“拱执”之义。

上蔡云：“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本王无咎之说。

陆务观云：“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为力不同科。”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谓此说是。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五峰曰：“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长大，根茎华实虽凌云蔽日，据山蟠地，从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尝自外增益之也。”用《乐记》“区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颖亦说与黄祖舜如此。”

《汉·艺文志》“小道可观”，《蔡邕传》“致远则泥”，以子夏之言为孔子。《唐·孔颖达传》“以能问于不能”，以曾子之言为孔子。

“卞庄子之勇。”《或问》云：“事见《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此可见其有勇也。

《史记》正义首阳山有五。颜师古注《汉书》云：“伯夷歌‘登彼西山’，当以陇西为是。”石曼卿诗曰：“耻生汤武干戈日，宁死唐虞揖让区。”谓首阳在河东蒲坂，乃舜都也。余尝考之《曾子书》，以为“夷、齐死于济、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济之间”，则曼卿谓首阳在蒲，为得其实。浍，水名。《左氏》所谓“汾浍”。

水，一也，孔子观之而明道体之无息，孟子观之而明为学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其观于水也，亦亚于孔、孟矣。于此见格物之学。

吕成公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遂终身无暴怒。絜斋见象山读《康诰》有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前辈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经，谓《诗》、《书》。

四勿、九思，皆以视为先。见弓以为蛇，见寝石以为伏虎，视汨其心也；闵周者黍稷不分，念亲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视也。吴筠《心目论》以“动神者心，乱心者目”。《阴符经》：“心生于物，死于物，

机在目。”蔡季通释其义曰：“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西方论六根、六识，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传言谏，其言责与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于是有欲毁乡校者，有谓“处士横议”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责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梦前宰辅以太学所上书求余跋语，梦中作此，寤而识之。

“非帷裳，必杀之。”郑康成云：“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倍要。”见《春秋正义》。《集解》不取《集注》，用郑说。

孔门弟子，唯言偃吴人，而澹台灭明南游至江。《史记正义》：“苏州南五里有澹台湖。”《儒林传》：“澹台子羽居楚。”

韩非曰：“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此虽与《论语》、《史记》不同，然亦夫子去鲁之一事也。考《左氏传》，郈，叔孙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谒，则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则可以事骄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诬；袁安、任隗以素行，窦氏无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弥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祸，叔向之于乐王鲋也。朱博之党丁、傅，福可求乎？贾捐之之谄石显，祸可避乎？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朱子以无垢为杂学。《论语集注》独取“审富贵，安贫贱”之语。

陈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体无穷，借水以明之。‘鸢飞戾天，

鱼跃于渊’，道体无不在，借鸢鱼以明之。”叶仲圭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岂常人之所无哉，昏与明异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风乎舞雩’，风，歌也。”仲长统云：“讽于舞雩之下。”愚谓以“风”为“讽”，则与“咏而归”一意矣，当从旧说。

上蔡《论语解》引元泽王元泽。云：“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本《史记》赵良之言。《商君传》。

《集注》：“蘧伯玉于孙林父、宁殖放弑之谋，不对而出。”按《左氏传》，宁殖当为宁喜。

《史记·循吏传》：“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与令尹子文之事相类，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虽能读坟、典、索、丘，足以为史，而不足以为师。”

《刘子·谨独篇》曰：“颜回不以夜浴改容。”《颜氏家训》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皆未详所出。《家语》“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非老而学者。

蘧伯玉，《史记》谓“孔子所严事”，不当在弟子列。《礼殿图》有之，而唐、宋皆锡封从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党，致堂胡氏之说当矣。《家语》不列其名氏，盖自《史记》失之。《家语》有县亶，字子象，《史记索隐》以为县丰，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礼记·檀弓》有县子，岂其人与？

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曰：“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非以狂狷为讥。

“无可无不可”，致堂谓：“以五字成文。圣人从容中道，无所偏倚。世之通傥不泥者，才足谓之‘无不可’尔。”马援以此称高帝，亦稔于常谈。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箦，一于正而已。论学则曰“正心”，论政则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谓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谓常人也。

微生高，《汉·古今人表》作“尾生高”。盖即《庄子》所谓尾生。东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释文》。

陈自明以“子见南子”为“南蒯”。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

圣人“毋必”，而《乡党》言“必”者十有七，记必为之事也。其传《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阴疑于阳，必战。”“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门受道，唯颜、曾、子贡。太史公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是以战国说客视子贡也。又列于《货殖传》，以《论语》一言而断其终身，可乎？子贡闻“一以贯之”之传，与曾子同，货殖何足以疵之？

“过则勿惮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欺也”，皆断以“勿”。盖去恶不力，则为善不勇。

孔门独颜子为好学，所问曰“为仁”，曰“为邦”，成己成物，体用本末备矣。

“唐棣”与“常棣”不同。致堂谓“‘偏其反而’即《诗·常棣篇》，孔子删而不取”，恐误。

阙党之童，游圣门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乡之童，难与言者也，夫子与其进，是以知习之可移。

孝经

《孝经序》“六家异同”，今考《经典序录》有孔、郑、王、刘、韦五家，而无虞翻注。有虞槃佑，东晋处士也。

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晁子止谓：“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冯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

《古文孝经》，《汉志》、《书序》谓出孔壁，而许冲上其父《说文》，曰“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其说不同。

“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荆公谓：“当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也。”晁子止《读书志》乃谓“介甫阿其所好”。盖子止守景迂之学，以《孟子》为疑，非笃论也。朱文公于《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说。

“是何言与”，司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亦无之。近世所传《刊误》以五字入经文，非也。

《孝经》郑氏注，陆德明云：“与康成注《五经》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说，而《孝经注》云：“上帝，天之别名。”故陆澄谓“不

与注书相类”。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国，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辍。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与《孝经》稍异。

彭忠肃公以“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裒集格言，为《五致录》。司马公《家范》亦以“五致”类事，忠肃之书本于此。

《国史志》云：“《孝经》孔安国传，古二十二章，有《闺门篇》为世所疑。郑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郑志目录》不载，通儒皆验其非。开元中，孝明纂诸说自注，以夺二家。然尚不知郑氏之为小同。”

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慈湖、蒙斋谓古“孝”字只是“学”字。愚按《古文韵》：“学”字，古《老子》作“ ”；“教”字，郭昭卿《字指》作“ ”。

“不敢毁伤”至“不敢失于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贤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诗》于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经纬》之言也。见《东汉·韦彪传》注。

刘盛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苏绰戒子威云：“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愚谓梁元帝之万卷，不如盛、绰之一言。学不知要，犹不学也。

范太史《孝经说》曰：“能事亲则能事神。”真文忠公《劝孝文》曰：“侍郎王公盖梅溪也。见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

不供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

“严父莫大于配天。”《神宗圣训》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鸿渐等议，明堂以考肃宗配上帝，一时误礼非祀，无丰昵之义。

“孝子之事亲终矣。”此言丧祭之终，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极，未为孝之终也。曾子战兢知免，而易箦得正，犹在其后。信乎终之之难也。

卷八

孟子

《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以问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

赵氏《孟子章指》引《论语》曰：“力行近仁。”误以《中庸》为《论语》。无垢《孝经解》，误以“临深履薄”为卫武公之诗。致堂《无逸传》误以“不解于位”为《泂酌》。吴才老《书裨传·臣辩》误以晋侯重耳为申生，诚斋《易传后序》误以韩宣子为季札。

《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书》云：“有子胜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犹跂以为长，偃以为广，不可久也。’”胜盖告子之名，岂即《孟子》所谓告子欤？

《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无“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县志》：“齐雪宫故趾，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见晏子于雪宫’。”

《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赵岐注谓“讥管、晏不勉其君以王业”。“文王望道而未之见”，注谓：“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实汨之。”

“琴张”，注谓“子张善鼓琴”，盖未知《左传》有琴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说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赵氏注：《古纪》、《世本》滕国有考公麇、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无传，此可备参考。

“《志》曰‘丧祭从先祖’”，注引《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愚谓“邦国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郑书、楚书、秦记之类。

《孟子疏》谓：“齐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愚考之《史记》，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内储说》。

《说苑》：“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产以乘舆济人之事也。叔向之时，郑无景差，当以《孟子》为正。

“曾西”，注以为曾子之孙，《集注》因之。《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郅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与今《孟子》语小异。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愚按《书大传》云：“岁事既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

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谓造士。”《汉书·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义，当以是观之。

“弃礼捐耻”，秦所以败；“耻尚失所”，晋所以替。耻之于人大矣。

陈蕃谏校猎曰：“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举首嚬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为一章。

梁惠王“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潏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属魏，后尽为秦并，丧于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孟子》无此语，其在《外书》欤？

周子静端朝。为学官。小司成袭盖卿以“守气不如守约”命题。子静曰：“‘气’不与‘约’字对，两‘守’字著略点。晦翁注甚明，岂可破句读《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金楼子》曰：“曾生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轩以陶渊明“委心”之言为非。

仁曰仁术，儒曰儒术，术即道也。申不害以术治韩，晁错言“术数”，公孙弘谓“智者术之原”，君子始恶乎术矣。故学者当择术。

致堂曰："杨朱与老聃同时，墨翟又在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以为杨、墨出于师商，考之不详甚矣。"朱文公曰："庄周之学，出于老子，韩子始谓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以其书之称子方者考之，则子方之学子夏，周之学子方者，皆不可见。"愚谓观此二说，则异端之学，非孔门弟子传流之差也。

《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又曰："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此子莫之"执中"也。

杨之学似老，墨之学似佛。杨朱书唯见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刘原父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孟子》引费惠公之言，谓小国之君也。春秋时，费为鲁季氏之邑。《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盖战国时以邑为国，意者鲁季氏之僭欤？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处。但禅学有体无用。

"曹交"，注谓曹君之弟。按《左传》哀公八年，宋灭曹。至孟子时，曹亡久矣。曹交盖以国为氏者。

老泉《三子知圣人污论》，误以"污"字为句。赵岐谓"孟子知其言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记·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今无此语。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疑皆附会。《圣证论》云："《子思书》、

《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云孟子舆。”

《孟子》正义云：“唐林谨思《续孟子书》二卷，谓《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与韩文公之说同。

《正义序》云“孙奭”，《崇文总目》、《馆阁书目》、《读书志》皆无之。朱文公谓：“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书不似疏。”

《吕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此可以证《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丧以薄。《宋书·礼志》引《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盖墨家托于禹也。

好乐，好勇，好货色，齐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静，故不能用贾谊；武帝好纷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节义之俗成；太宗诛一德儒，而谏争之门辟。信乎如风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犹不得也。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汤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学伊尹者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亦圣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谷；管仲，已熟之荑稗；杨、墨，五谷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战国之君以为宝，故曰“诸侯之宝三”。

为“天吏”，则可以伐燕，于楚、汉见之。董公未说汉王之前，以强弱角胜负，所谓以燕伐燕也。三军缟素之后，则为天吏矣。仁义之言，齐、梁以为迂阔者，董公一言而汉、楚之兴亡决焉，可谓豪杰之士。

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余论也。

“善推其所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敛也。致堂曰：“心无理不该。去而不能推，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则潜天地，抚四海，致千岁之日至，知百世之损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己，由义理而发，无以害之，可使与天地参；由形气而发，无以检之，至于违禽兽不远。”此言收敛之功也。不阖则无辟，不涵养则不能推广。

“守孰为大？守身为大。”有猷有为矣，必曰有守；“不亏其义”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将叹习曰：“入时愈深，则趋正愈远。”以守身为法，以入时为戒，可谓士矣。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诸葛武侯谓“汉贼不两立”，其义正矣。然取刘璋之事，可谓义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日无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与？

“夫道一而已矣。”为善而杂于利者，非善也；为儒而杂于异端者，非儒也。

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

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谓：“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盖古有此言也。

孺子“沧浪”之歌，亦见于《楚辞·渔父》。考之《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则此歌楚声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古之士所以异于民也。苏秦无二顷田，而奔走游说，岂所谓士乎哉！水心叶氏云：“周衰，不复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学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上蔡谢子曰：“天下皆乱而己独治，不害为太平。”蜀士杨肩吾曰：“天下虽不治平，而吾国未尝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国虽不治平，而吾家未尝不治且平者，曾、闵是也。一家虽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尝不治且平者，舜与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盐铁论》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与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尧问》，其意一也。

“利与善之闲”，君子必审择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几，善恶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闲”，“材与不材之间”，扬、庄之言私。

“若将终身焉”，穷不失义；“若固有之”，达不离道。能处穷，斯能处达。

“养心莫善于寡欲”，注云：“欲，利也。”虽非本指，“廉者招福，浊者速祸”，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谓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愚谓不如《孟子》之七字。不养其心而言养生，所谓“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也。

《吕氏春秋·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管子》引《神农之数》，《文子》亦引《神农之法》，此即许行所为《神农之言》欤？《汉·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孔子顺曰：“秦为不义，义所不入。”其志如鲁仲连。

句容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多盗，迁社稷于南山之上，盗亦衰息。见陈后山《谈丛》。岳州田鼠害稼，雍明远曰：“迎猫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随以毙。见《范蜀公集》。《孟子》有“变置社稷”，《礼记》有“八蜡”，孰谓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尽性于己；“求在外者”，听命于天。李成季曰：“与其有求于人，曷若无欲于己？与其使人可贱，不若以贱自安。”吕居仁亦以见人有求为非。

“宿于昼”，《水经注》云：“漕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

谓漦中也。俗以漦水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漦。”或云当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人王蠋”，《通鉴》作“昼邑”。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邵子之论秦曰：“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

“商鞅富强之术，诱三晋之民，力耕于内，而使秦民应敌于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于民，秦焉得诱之？仁胜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无敌”。

“盖大夫王驩。”汉泰山郡盖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西北。

赵氏《春秋论》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谓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齐桓其作俑也。‘今之诸侯，五伯之罪人’，谓其春秋而战国之也，晋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谓其战国而七国之也，晋之韩、赵、魏其作俑也。”

止斋曰：“人多言常平出汉耿中丞，颜师古以寿昌为‘权’道。岂知常平盖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今文作‘检’，班氏《食货志》作‘敛’是也。”夫丰岁不敛，饥岁不发，岂所谓无常平乎？

陈烈读“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记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然后读书，遂一览无遗。前贤之读书如此。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言战国之民也。周之盛时，以井牧授田，以乡遂设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兴而民好善”。

小学

《尔雅》注："汉武帝时得豹文鼹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文选》注引《窦氏家传》，以为窦攸，世祖诏诸侯子弟从攸受《尔雅》。二说不同。

《尔雅》："西至于邠国，谓之四极。"朱文公曰："邠国近在秦陇，非绝远之地。"愚按《说文》引《尔雅》曰："西至汃国，谓四极。汃，西极之水也。"府巾切。

《尔雅》疏："按《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幙、蒙、赎、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则无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烛于玉烛，饮于醴泉，畅于永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烛。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其风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四气和为通正，此之谓永风。'"

《尔雅》疏引"舍人云"："按《经典序录》，《尔雅》有犍为文学注二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

《白虎通》引《亲属记》，即《尔雅·释亲》也。《通典》："颜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则兄弟之子不得称侄；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侄唯施于舅、姑耳。'雷次宗曰：'侄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刘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侄"为"犹子"。朱文公谓："古人固不谓兄弟之子为侄，亦无云犹子者，记礼者言"犹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从俗称侄，亦无害于义理也。

"傅，负版。"郭璞注："未详。"即柳子所为作《蝜蝂传》者也。《西京赋》"戎葵怀羊"，《尔雅》"蒐怀羊"，璞亦曰"未详"。

陆玑为《诗草木疏》，刘杳为《离骚草木疏》，王方庆有《园庭草木疏》，李文饶有《山居草木记》。君子所以贵乎多识也。然《尔雅》不释“蕣蒰”，字书不见“栮桤”，学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诸！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说文》：“茗，荼芽也。”东坡诗：“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黄昏。”后山诗“黄昏汤”，疑即此也。

终军之对鼷鼠，卢若虚之辩鼩鼠，江南进士之问天鸡，刘原父之识六驳，可谓善读《尔雅》矣。蔡谟不识彭蜞，人谓“读《尔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学之陋也。

唐玄度《十体书》曰：“周宣王太史籀始变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诗》、《书》，唯《易》与史篇得全。逮王莽乱，此篇亡失，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说文》多引王育说，如“天屈西北为无”，“苍頡出，见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说文叙》：“《尉律》试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亡新使甄丰等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佐即隶也。《书》正义亦云：“秦有八体，亡新六书。”去大篆、刻符、殳书、署书，加古文、奇字。《艺文志》谓：“汉兴，萧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以六体试之。’”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律即《尉律》也。六体非汉兴之法，当从《说文叙》改“六”为“八”。

《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颜氏解为“蠲其子孙之役”，非也，即《参同契》所谓“老翁复丁壮”。朱文公诗“自庆樽前老复丁”，《黄庭经》亦有此三字。

董彦远《除正字谢启》，叙字学，涉猎该洽。其略云："残经不悟于郭亡，阙文徒存于夏有。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数。书残武殪，颂乱汤齐。乌写混淆，鱼鲁杂糅。增河南之邑为雒，减汉东之国为隋。避上则皋不从辛，绝下则对因去口。枣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疏姓绝。定文于六穗之禾，训同于导；分序于八寸之策，执异为宗。丁尾乱真，钩须失实。书立书肖，而既谬国名；为卷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误伪，谁正云兴之祁祁；隶体散亡，共守（鸾）〔銮〕声之钺钺。锁定银铛之名，车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缝之为来，指二首六身之为亥。郡章立信，救时惟正于四羊；国史传疑，考义共惑于三豕。傅会作九禾之秀，离析为三刀之州。合乐之奏，妄加文武之为斌；定经之名，误合日月之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书忘形象，作非衣小儿之谣。四十八安取于桑？三十七未足语世。梁父七十二家，名虽俱在；《尉律》四十九类，书盖已亡。误存舟二间之为航，安识门五日之为闰？"学者遍观异书，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识之一也。彦远有《古文集类叙》云："孔安国以隶古易科斗，故汉人不识古字。开元又废汉隶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识隶古。"今按《书序》"为隶古定"，正义谓："就古文体而从隶以定之，虽隶而犹古，盖存古则可慕，为隶则可识。"非谓隶书为隶古也。

宋景文公云："萧何自题苍龙、白虎二阙，后世署书由何始。"《说文》："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

夹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后百余年东巡泰山刻石，则小篆非出于李斯。

古器铭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吕与叔《考古图》谓"嗣王逾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质人淳，取其同类。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谓："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刘原父以为“郑”，曰“文、武时毛叔郑也”，而吕与叔以为“郏”。《簠铭》“中”上一字，欧阳公以为“张”，曰“宣王时张仲也”，而与叔以为“犀”。《周姜敦》“伯”下一字，欧阳公以为“冏”，曰“穆王时伯冏也”，而与叔以为“百”。古文难考，几于郢书燕说。

《博古图》：“《晋姜鼎铭》‘用蕲绰绾眉寿’，《伯硕父鼎铭》‘用祈丐百禄眉寿绾绰’，《孟姜敦铭》‘绾绰眉寿’。”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语。”愚谓《汉书·安世房中歌》云：“克绰永福。”颜氏注：“绰，缓也，亦谓延长。”

张燕公《谢碑额表》云：“孔篆吴札之坟，秦存展季之垄。”言孔子篆者始见于此。

《金石录·汲县太公碑》云：“晋太康二年得竹策之书，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一百一十余岁。”今按《书·顾命》云“齐侯吕伋”，则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为齐侯矣。

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载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

秦《诅楚文》作于惠文王之时，所诅者，楚怀王也。怀王远屈平，迩靳尚，而受商于之欺，致武关之执，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国人怜之如悲亲戚，积怨深怒，发于陈、项，而秦亡也忽焉。六国之灭，楚最无罪，反尔好还，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吁，秦诅楚耶？楚诅秦耶？

徐楚金《说文系传》有《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吕太史谓：“元本断烂，每行灭去数字，故尤难读。若得精小学者，以许氏《说文》参绎，恐犹可补也。”今浙东所刊，得本于石林叶氏，苏魏公本也。

《说文》：“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宋·符瑞志》：“凤凰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然则爵即凤凰欤？

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吴斗南书》，谓“东汉讨羌檄，日辰与《通鉴长历》不同”，盖指此也。今考《通鉴目录》，汉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后汉纪》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当以《长历》为正。

《汉·西域传》：“安息国，书革，旁行为书记。”颜氏注：“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书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书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夹漈《六书略》云：“梵书左旋，其势向右；华书右旋，其势向左。”

韩文公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子美曰：“读书难字过。”字岂易识哉！李衡《识字说》曰：“读书须是识字。固有读书而不识字者，如孔光、张禹、许敬宗、柳宗元，非不读书，但不识字。孔光不识‘进退’字，张禹不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识‘忠孝’字，柳宗元不识‘节义’字。”此可为学者之戒。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庾肩吾云：“隶书，今之正书。”张怀瓘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书。”《千文》云：“杜藁锺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

康节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吕声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谓：“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辟翕，吕有唱和。一阴一阳交，而日月星辰备焉；一刚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备焉；一辟一翕，而平上去入备焉；一唱一和，而开发收闭备焉。律感吕而声生焉，吕应律而音生焉。”《观物》之书本于此，谓：“辟翕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

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东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横渠张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夹漈郑氏曰：“声为经，音为纬。平、上、去、入，四声也，其体纵，故为经；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体横，故为纬。”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于西域，岂所谓“学在四夷”者欤？司马公以三十六字母总为三百八十四声，为二十图。夹漈谓：“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华则一音该一字，梵则一字或贯数音。”鸠摩罗什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佛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谐声，六书之一也，声韵之学尚矣。夹漈谓：“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释文序录》云：“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考古编》谓“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隋陆法言为《切韵》五卷，后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孙愐有《唐韵》，今之《广韵》则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书为一，或谓《广韵》为《唐韵》，非也。鹤山魏氏云：“《唐韵》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今平声分上下，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自‘真’字而来。”愚考徐景安《乐书》，凡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徵为上，羽为去，则唐时平声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声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其宫声不得，乃分平声为二。”然后魏江式曰：“晋吕静放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龢、徵、羽各为一篇。”则韵分为五，始于吕静，非自沈约始也。约答陆厥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沈存中云：“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

《潜虚》以“荑”为“天”，古文也。见《广韵》，而《集韵》不

载。《古文韵》萆字，《碧落》文。

《广韵》言姓氏甚详，然“充”字有充虞，见《孟子》。“归”字有齐归，见《左传》。其遗阙多矣。“贲育”，谓孟贲、夏育也，《广韵》以贲为姓，“古有勇士贲育”，谬矣。

颜鲁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今不传。

《韩非·五蠹》曰：“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说文》云：“自营为厶。”“背厶为公。”

宋元宪宝玩《佩觿》三篇。苏文忠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置箧中。晁以道晚年日课识十五字。

夹漈谓：“《说文》定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误以子为母者二百十类。”

吴孙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曌、刘龑（因之）〔及囿〕，皆字书所无。《梁四公记》亦然。

《隋志》以《苍颉》、《训纂》、《滂喜》为《三苍》，《说文系传》以《苍颉》、《爰历》、《博学》为《三苍》，并《训纂》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揃摵寡合同”。《庄子·外物篇》“眦嫉可以休老”，亦作“揃摵”。

“不”字，本方久反，凡书之“不”字，皆点入声。“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书之“其”字，皆点平声。《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声与上、去、入相间。近世续《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经说

“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或云“七经”，后汉赵典学孔子七经。蜀秦宓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或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庄子·天道篇》。或以五经、五纬为“十经”。《南史·周续之》。或云“九经”。《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唐·谷那律传》“九经库”，始有“九经”之名。《乐经》既亡，而有“五经”，自汉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经”，犹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汉·艺文志》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二说不同。然《五经》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所谓《齐诗》。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

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后蜀石经于高祖、太宗讳皆缺画，唐之泽深矣。

《唐·儒学传序》：“文宗定《五经》，鑱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按《文粹》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序》以参为文宗时，误矣。参所定乃书于壁，非鑱石也。《旧史·纪》云：“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会要》载是年八月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状》：“今所详覆，多因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艺文志》参有《五经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是正讹文乃玄度，非参也。

《皇览·冢墓记》曰：“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愚谓“儒以《诗》《礼》发冢”，《庄子》讥假经以文奸者尔，乃欲发冢以求《诗》《书》，汉儒之陋至此！

欧阳文忠公《笔说》云：“安昌侯张禹曰：‘书必博见，然后识其真伪。’”当考所出。

艾轩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经》注我”之意，盖欲学者于践履实地用功，不但寻行数墨也。

虞溥《厉学》曰：“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无以为智，不勤教无以为仁。”愚谓此皆天下名言，学者宜书以自儆。

《文中子》言：“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陆鲁望谓：“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舜、皋陶之《赓歌》、《五子之歌》皆载于《书》，则《诗》与《书》一也。《文中子》之言当矣。

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

古未有板本，好学者患无书。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抱朴子所写，反覆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后魏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其勤与编蒲缉柳一也。《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国初，广诸义疏音释，令孔维、邢昺雠定颁布。

《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

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皆纬候也。《河》、《洛》、七纬，合为八十一篇。《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经纬》三十六篇，《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璇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又有《尚书中候》、《论语讖》，在七纬之外。按李寻有"五经六纬"之言，盖起于哀、平。至光武笃信之，诸儒习为内学。隋焚其书，今唯《易纬》存焉。正义多引讖纬。欧阳公欲取《九经》之疏，删去讖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至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

司马文正公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朱文公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矣。'"见《援神契》。是以圣人为巫史也。纬书谬妄，而沈约取之，无识甚矣。

《家语》："齐太史子余叹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对策》云："见素王之文。"贾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自号素王。"卢钦《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语》之言而失其义，所谓郢书燕说也。《庄子》云："玄圣素王之道。"祥符中谥孔子为"玄圣"，后避圣祖名，改"至圣"。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

《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学衍义后序》谓“有进奸言于经幄者”。尝以问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讲《易·乾》之《文言》‘知进退存亡’，为奸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书》亡；鲁有《颂》而《诗》亡；鲁郊禘，秦僭畤，而《礼》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彻，而《乐》亡。

《法言》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盖刘歆《七略》取《法言》之语。

卷九

天道

《三五历纪》：“天去地九万里。”《淮南子》以为五亿万里。《春秋元命包》：“阳极于九，周天八十一万里。”《洛书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孝经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闲，相去万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里。”《关令内传》：“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万里；东卯西酉，亦九千万里。四隅空相去九千万里。天去地四十千万里。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为脉。”《论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积凡七十三万里。天去地六万余里。”《灵宪》：“自地至天一亿万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离地八万里。冬至之日，虽在外衡，常出极下地上二万里。”《周礼疏》：“按《考灵曜》‘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河图括地象》：‘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极广长，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广雅》：‘天圜，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闲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义：“《考灵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万一千里，是天圆周之里数也。以围三径一言之，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回直径

之数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是为四游之极，谓之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三十八万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处，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数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昼一夜之闲，凡行九十余万里。人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之闲，天行八十余里。人之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六百余息，是故一昼一夜而天行九十余万里。”致堂胡氏谓：“天虽对地而名，未易以智识窥。非地为有方所可议之比也。”

《河图括地象》云：“天左动，起于牵牛；地右动，起于毕。”《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尔雅》注：“牵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终始，故谓之星纪。”

杨倞注《荀子》云：“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其说本于张湛《列子注》，谓：“自地而上，则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离天也。”

《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又曰：“地〔在〕太虚之中，大气举之。”道书谓：“风泽洞虚，金刚乘天。”佛书谓：“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风泽洞虚”者，风为风轮，所谓大气举之也；泽为水轮，所谓浮天载地也。“金刚乘天”者，道家谓之“刚风”，岐伯谓之“大气”，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气刚劲”者是也。张湛解《列子·汤问》曰：“太虚无穷，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则“风轮依虚空”可见矣。

《三礼义宗》：“天有四和。昆仑之四方，其气和暖，谓之和。天道左转，一日一夜，转过一度。日月左行于天而转，一日一夜，帀于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极四和。”注谓：“四和者，谓之极。子午卯酉，得东西南北之中。”《义宗》之说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径千里。”徐整《长历》曰：“大星径百里，

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晋鲁胜《正天论》谓：“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详其说。

《月令》正义引《前汉·律历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载四分度之一。愚谓《天度》列为二十八宿，唯斗有余分。《续汉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晋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余分。唐一行谓《太初历》，“今赤道星度，其遗法也”。《续汉志》黄道度与《前志》不同。贾逵论云：“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谓：“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蔡伯静亦谓：“历家欲求日月交会，故以赤道为起算之法。《月令》正义引赤道度，其以是欤？”《淮南子·天文训》“箕十一四分一”，与《汉》、《晋志》不同。

日右转，星左转，约八十年差一度。汉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见李肇《国史补》。裴胄问董生云：“贞观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此李淳风之说也。汉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庆历甲申，《崇天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见《武经总要》。岁差之说不同。”贾逵云：“古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何承天云：“尧冬至日在须女十度，《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四分，《景初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汉初用秦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晋姜岌以月蚀，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尧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东壁。”

信都芳曰："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刘智谓："黄帝为盖天，颛顼造浑仪。"《春秋文曜钩》谓："帝尧时，羲和立浑仪。"而本朝韩显符《浑仪法要序》以为伏羲立浑仪。未详所出。

《后汉·天文志》："黄帝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斗苞似是人名氏，当考。

刻之长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长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语盖出于方氏《礼记解》。

《观象赋》，后魏张渊撰。见《后魏书》。《初学记》云宋张镜，非也。

《大象赋》，《唐志》谓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风之父也。"今本题杨炯撰，毕怀亮注。《馆阁书目》题张衡撰，李淳风注。薛士龙书其后曰："专本巫咸星赞，旁览不及《隋书》，时君能致之兰台，坐卧浑仪之下，其所论著，何止此耶！"愚观赋之末曰："有少微之养寂，无进贤之见誉。耻附耳以求达，方卷舌以幽居。"则为李播撰无疑矣。播仕隋高祖时，弃官为道士，时未有《隋志》，非"旁览不及"也。张衡著《灵宪》，杨炯作《浑天赋》，后人因以此赋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谓"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遗内供奉王希明撰，乔令来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颂》、《五行吟》总为一卷。郑渔仲曰："隋有丹元子，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见象。王希明纂《汉》、《晋志》释之。"然则王希明、丹元子盖二人也。

沈约《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将伐殷，聚房；齐桓将霸，聚箕；汉高入秦，聚东井。周、汉以王，齐以霸。"襄陵许氏谓："恒星不见，星陨如雨，齐桓之祥也。沙鹿崩，晋文之祥也。桓将兴而天

文隳，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后汉永建初，李郃上书曰：“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齕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杀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书》。按太史公《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赵尹皋。”又谓：“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验仅见于此，《赵世家》不载。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谓“殷商，巫咸”，考之《书》“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国云：“巫，氏也。”马融谓“殷之巫也”，郑康成谓“巫官”，孔颖达云：“咸、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后汉·天文志》乃云“汤则巫咸”，当以《书》为正。《史记正义》：“巫咸，吴人，今苏州常熟县西海隅上有巫咸、巫贤冢，并识之，以广异闻。”郭璞《巫咸山赋序》：“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此又一巫咸也。

《庄子》言：“傅说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古赋有云：“傅说奉中闱之祠。”注云：“傅说一星，在尾北后河中，盖后宫女巫也。”说为商良相，岂为后宫女巫祈子而祷祠哉！此天官之难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君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丁鸿《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其言出于此。

元祐末，日食不尽如钩。元符末，日食正阳之朔。此皆有阴慝见于祲象，志壹之动气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岩叟言：“《汉·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按元丰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复既，则是不当既而既也。”愚谓月食之既，犹儆戒如此，况

日食乎？

医书《素问》之中，亦尝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质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标星藏曜，故星之见者七焉。九星谓天蓬、天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盖从标而为始，所谓九星者，此是也。”《楚辞》刘向《九叹》云：“讯九魁音祈。与六神。”注：“九魁，谓北斗九星也。”《补注》谓：“北斗七星，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经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九，加辅、弼二星故也。’”与《素问注》不同。《曲礼》“招摇在上”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义引《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摇光则招摇也。”《淮南子·时则训》注：“招摇，斗建也。”《楚辞补注》以招摇在七星之外，恐误。徐整《长历》曰：“北斗七星间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云，阴中之阳；风，阳中之阴。”朱文公云：“纬星，阴中之阳；经星，阳中之阴。”按《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颜之推《归心篇》、孔毅父《星说》，亦仿屈子《天问》之意。然《天问》不若庄子《天运》之简妙。巫咸招之言，不对之对，过柳子《天对》矣。傅玄《（疑）〔拟〕天问》，见《太平御览》。

古诗“黄姑织女时相见”之句，此所云黄姑，即河鼓也，吴音讹而然。

《黄帝风经》曰：“调长祥和，天之善风也。折扬奔厉，天之怒风也。”见《御览》。《周官·小祝》：“宁风旱。”汉代田之法能风与旱。此昌黎所以讼风伯也。

《太平御览》以五色云列于咎征。宋景平元年，有云五色如锦，

而徐羡之废帝。韩魏公五色云见之事，不见于国史，疑《家传》之增饰也。

《龙城录》“月落参横”之语，《容斋随笔》辨其误。然古乐府《善哉行》云：“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忘寝与餐。”《龙城录》语本此，而未尝考参星见之时也。

《天经》，绍兴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谓：“类集古今言天者，极为该备。”

星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尧典》举四时之正，以午为中。《月令》举十二时之中，以未为中。以火星论之，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诸星亦然。《诗·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也。朱子曰：“尧时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汉、晋以来又差。今比尧时似差及四分之一。”

《后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晕五星之属列《天文志》，薄蚀彗孛之比入《五行说》。七曜一也，而分为二志。故陆机云‘学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没戌，故五星为五辰，十二舍亦为十二辰。

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月令》正义。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诗正义》。

《唐·天文志》：“咸通中，荧惑、镇、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谓人妖，何以弭变！

《月令》凡二傩，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郑康成谓：“阴气右行，季春之中，日行历昴，阳气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毕，昴有

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于是索室驱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然则民之疾，系乎日星之行度。古者圣君范围于上，贤相燮理于下，是为天地之良医。皇建有极，五福锡民，莫不寿考且宁。傩所以存爱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测景在浚仪岳台。”按宋次道《东京记》：“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今祥符县西九里有岳台。”《图经》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筑此台，祷于其上，因以为名。”

历数

《太初历》：“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孟康注：“此为甲寅之岁。”《大事记解题》：“按《通鉴目录》、《皇极经世》‘太初元年，岁次丁丑’。当考。”愚按《大衍历议》云：“《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犹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阏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其说可以补《解题》之遗。

《大衍历议》曰：“《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历》庚申元后百十四岁。纬所载壬子冬至，则其遗术也。”按《汉志》鲁厘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隋志》：“《春秋纬命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则纬与殷历同。故刘洪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即《命历序》所谓“孔子修《春秋》用殷历”也。《晋志》姜岌曰：“考其交会，不与《殷历》相应。”《春秋分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历法，积之气候，验之日食，则春秋隐、桓之正皆建丑。庄、闵、

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后建子，间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异尚也，历乱而不之正也。”

历有小历，有大历。唐曹士蔿《七曜符天历》，一云《合元万分历》，本天竺历法，以显庆五年庚申为历元，雨水为岁首，世谓之小历，行于民间。石晋《调元历》用之。后周王朴校定大历，削去符天之学，为《钦天历》。

刘贶曰：“历动而右移，律动而左转。”

刘洪曰：“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李文简以为至论。

蓂荚谓之历草。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荚生于庭，为帝成历。”而《大戴·明堂篇》谓：“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唐律赋有《朱草合朔》。古有云：“梧桐不生，则九州异。”注谓一叶为一月，有闰十三叶。平园《闰月表》用梧桐之叶十三。

纳甲之法，朱文公谓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参同契》借以寓行持进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离象火就己。”虞与魏伯阳皆会稽人，其传盖有所自。汉上朱氏云：“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辛、己、丁三者得于坤。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数。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自甲至壬，其数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数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说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运六气，一岁五行主运各七十二日。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厥阴风木；而火独有二。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为一周。《左氏》载医和之言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即《素问》五六之数。《易》、《洪范》、《月令》，其致一也。杨退修谓："五运六气，通之者唯王砅。然迁变行度，莫知其始终次序。"程子曰："气、运之说，尧、舜时十日一雨，五日一风，始用得。"

朱文公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又谓："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谓十二物，未见所从来。"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之证也；"季冬出土牛"，丑为牛之证也。蔡邕《月令论》云："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义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说文》亦谓巳为蛇象形。

自帝尧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尧而上，六阙逢无纪。致堂云："有书契以来，凡几鸿荒、几至德矣。《广雅》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盖茫诞之说。"刘道原《疑年谱》谓"大庭至无怀氏无年，而有总数"。尧、舜之年，众说不同。《三统历》次夏、商、西周，与《汲冢纪年》及《商历》差异，况开辟之初乎？王质景文云："浑沦以前，其略见于释氏之《长含经》。开辟以后，其详见于邵氏之《皇极经世》。"

以十一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乾。《聿斯经》本梵书。程子谓："三命是律，五星是历。"晁氏谓："泠州鸠曰：'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术，其来尚矣。"

“《定之方中》，公刘之诗，择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论命之说也。”《传》云：“不利子商。”则见姓之有五音。《诗·吉日》“维戊”、“庚午”，则见支干之有吉凶。

《五代史·马重绩传》：“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考《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天台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为正前，十分四刻为正后，二十分中心为时正。上古以来，皆依此法。”欧阳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阙“八刻”二字，不若《会要》之明白。

《数术记遗》云：“世人言三不能比两，乃云捐闷与四维。”甄鸾注《艺经》曰：“捐闷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时相从。徐援称‘捐闷是奇两之术’。”《御览》引《艺经》作“悁闷”。“三不能比两”者，孔子所造，布十干于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维”，东莱子所造，布十二时四维。

桓谭《新论》曰：“老子谓之玄，扬子谓之太玄。”石林谓：“《太玄》皆《老子》绪余。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为九，故九而九之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为三方，自是为九，而积之为八十一首。”《金楼子》云：“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

《潜虚》，心学也，以元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温公之学，子云之学也。《先天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岂惟先天哉！《连山》始《艮》，终而始也；《归藏》先《坤》，阖而辟也。《易》之《乾》，太极之动也；《玄》之中，一阳之初也。皆心之体，一心正而万事正，谨始之义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见天地之心乎？”愚于《虚》亦云。《虚》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张文饶《衍义》以养气释元，似未尽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注云：“阴阳之数，日辰之名。”盘洲于闰十一月用中榆立闰，盖出于此。

《国史志》云：“历为算本。治历之善，积算远，其验难而差迟；治历之不善，积算近，其验易而差亦速。”

历元始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豳诗》于十月“曰为改岁”。周以十一月为正，盖本此。“曰为改岁”，用周正；“何以卒岁”，乃夏正。

卷十

地理

《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

《盐铁论》："大夫曰：'邹子推终始之运，谓中国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故秦欲达九州，方瀛海，朝万国。'文学曰：'邹衍怪说，荧惑诸侯。秦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愚谓秦皇穷兵胡粤，流毒天下，邹衍迂诞之说实启之。异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埁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埁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此即《汉志》所谓"系水土之风气"也。杜牧亦云："山东之地，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坚谓"禹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李垂《导河书》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晁补之《河议》曰："二渠于《禹贡》无见。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

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而河入勃海，盖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贡传》曰：“鸟鼠，《地志》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此以唐之州县言，若本朝舆地，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县南，今秦州大潭县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县，熙宁七年，以大潭隶岷州。今为西和州，当云“今西和州大潭县”。朱文公《诗传》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兴平县。”按《舆地广记》，凤翔府天兴县，故雍县，秦德公所都也。兴平乃章邯为雍王所都之废丘也。当云“雍，今凤翔府天兴县”。

《吕氏春秋》：“禹南至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此屈子《远游》所谓“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朱文公谓：“汉之寻阳县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说明矣，然汉柴桑县属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为九江，柴桑县为九江亭，则九江之名，其误久矣。以九江为洞庭，本于《水经》，而胡、晁、曾氏因之。

《国语注》“姑蔑，今太湖”，当作“大末”。“甬句东，今句章东，海口外洲”，当作“浃口”。盖传写之误。唐卢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县南率山，东入海”，今《汉志》云“蛮夷中”。

《战国策》：“田单为栈道木阁，迎齐王与后于城阳山中。”非但蜀有栈阁也。

楚“北有甘鱼之口”，鲍氏注疑为济阴高鱼，非也。《左氏》昭十三年《传》“次于鱼陂”，注云：“竟陵县城西北有甘鱼陂。”

《大事记解题》：“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载。按《舆

地广记》，汉武帝置郡，既而罢之。”愚按，《黄霸传》“入谷沈黎郡”，《后汉·莋都夷传》：“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冉駹夷传》：“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宣帝纪》：“地节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为兰陵令。县在汉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诚斋《延陵怀古》有《兰陵令》一章，盖误以南兰陵为楚之兰陵也。古灵字亦误。

文中子父曰“铜川府君”。隆为铜川令。阮氏注：“上党有铜鞮县。”龚氏注：“隋初置铜川县，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郡秀容县，开皇初置新兴郡、铜川县，十八年置忻州。”龚注是也。

《中说》“同州府君”，龚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于虎牢，西魏始改华州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

《汉·地理志》言风俗，多取太史公《货殖传》。然太史公语尤奇峻，可以参观。

《地理志》：“《禹贡》桐柏大复山，在平氏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入海。”《禹贡集解》云：“淮陵，晋犹存，不知何代废省。今其地当在楚州界。”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县。”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永宁元年为淮陵国。《舆地广记》：“泗州招信县，本淮陵县，汉属临淮郡。宋曰睢陵，置济阴郡。”今按汉、晋有淮陵、睢陵二县，宋济阴郡有睢陵县，而淮陵郡无淮陵县。盖宋之睢陵，即汉之淮陵也。《广记》：汉睢陵故城，在淮阳军下邳县。《寰宇记》：“古淮陵城在招信县西北二十五里。”然则《禹贡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谓“齐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淄有服官”。《说苑》：“《墨子》曰：‘锦绣絺紵，乱君之所造。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然犹几不能胜。’”齐俗之侈，盖自景公始。

琅邪郡灵门县壶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沟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邺。”出《吕氏春秋·先识览》，以“贤令”为“圣令”，“舄卤”为“斥卤”。

《史记·货殖传》：“南阳西通武关、郧关。”正义云：“《地理志》宛西通武关，而无郧关。‘郧’当作‘洵’。洵水上有关，在金州洵阳县。”愚按《汉志》，汉中郡长利县有郧关。长利，今商州上津县，武关在商洛县，正义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与；晋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镇扞契丹，及幽镇亡，而契丹之患始炽，方镇之效也。郡县削弱，则夷狄之祸烈矣。

《九域志》：“沧州有汉武台。”《唐·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伐高丽，班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台余基三成，燕齐之士为汉武求仙之处。

李太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说本扬雄《蜀记》。愚谓岷、嶓载于《禹贡》，庸、蜀见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谓：“晋郭璞注三卷，后魏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书。云‘济水过寿张’，则前汉寿良县光武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则狄县安帝更名；‘荷水过湖陆’，则湖陵县

章帝更名；‘汾水过永安’，则彘县顺帝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序也。”愚按《经》云“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诸葛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云“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然则非后汉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旧唐志》云“郭璞撰”。愚谓所载及魏、晋，疑出于璞也。《新唐志》始以为桑钦，而又云“一作郭璞撰”，盖疑之也。《经》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注云“赫连果城也”，乃后魏所置，其郦氏附益欤？按《前汉·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谓“钦，成帝时人”，意者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如《山海经》禹、益所记，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之名，《本草》神农所述，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之称，《尔雅》作于周公，而云‘张仲孝友’，《苍颉篇》造于李斯，而云‘汉兼天下’，皆非本文”，颜之推尝论之矣。《通典》又谓“景纯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传。

《三辅黄图》所载“灵金内府”及“天禄阁青藜杖”皆王嘉《拾遗记》谲诞之说。程泰之谓《黄图》盖唐人增续成之。《水经注》引《黄图》，今本所无。

《殷芸小说》云：“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

《素问》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

《汉袁良碑》云：“帝御九龙殿，引对饮宴。”《集古录跋》谓：“九龙殿名，惟见于此。”愚按张平子《东京赋》曰：“九龙之内，寔曰嘉德”，注：“九龙，本周时殿名，门上有三铜柱，柱有三龙相纠绕，故曰九龙。嘉德殿在九龙门内。”非但见于此碑也。

武后在洛阳，不归长安。此《通鉴》所载也。张柬之等举兵，至后所寝长生殿，又迁后于上阳宫，皆在洛阳。程泰之《雍录》乃谓长

安宫殿，误矣。

冯衍赋云："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未详所出。《水经注》引《墨子》曰："舜渔濩泽。"今《墨子·尚贤篇》曰："舜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服"字疑即"濩"字。

《汉·王嘉传》："为南陵丞。"颜注："南陵，县名，属宣城。"按汉无宣城郡南陵县，宣城县属丹阳郡。南陵属京兆，文帝七年置。颜注不考《地理志》，何邪？

《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为雍州之山。晁氏谓："冀州之吕梁狐岐山也。"蔡氏《集传》从之。朱文公曰："梁山证据不甚明白。"

《贾谊书》曰："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武关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诸侯；函谷在陕州灵宝，以限北诸侯；临晋在同州朝邑，以限东诸侯。

鲍明远《登大雷岸与妹书》云："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其词奇丽超绝，翰墨畦径，可以讽诵。明远妹令晖有文才，能诗，见锺嵘《诗品》。大雷在舒州望江县，《水经注》所谓"大雷口"也。晋有大雷戍，陈置大雷郡。庾亮《报温峤书》："无过雷池一步。""积雨为池，谓之雷池。东入于江，为大雷口。"《元和郡县志》云。

余仕于吴郡，尝见长洲宰，其圃扁曰"茂苑"，盖取诸《吴都赋》。余曰："长洲非此地也。"问其故，余曰："吴王濞都广陵。《汉·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东阳，今盱眙县，故枚乘说吴王云'长洲之苑'，服虔以为'吴苑'，韦昭以为长洲在吴东，盖谓广陵之吴也。"曰："它有所据乎？"曰："隋虞绰撰《长洲玉镜》，盖炀帝在江都所作也。长洲之名县，始于唐武后时。"《元和郡县志》："苑在长洲县西南七十里。"未足据也，当从《郡国志》。

杀胡林，在栾城县。唐属赵州，后属真定府。《纪异录》云："林内射杀

狐，因以名之。”《续通典》云：“唐天后时袭突厥，群胡死于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后也。奇章，巴州之县。梁普通六年置，取县东八里奇章山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舆地广记》皆云“其章”，误也。《续通典》作“奇章”。

诸子

《汉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传，视汉亡八篇矣。十篇见于《大戴礼》。景迂云：“世知读《曾子》者，殆未见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记虽或甚疏，亦必切于日用躬行之实。”

太史公序《历书》曰：“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翻忽。”出《曾子·天圆章》。《曾子》云：“其间不容发。”

《通鉴》载“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记》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时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过于寿考乎？”

《家语》：“《荀子》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韩诗外传》、《说苑》皆云“观于周庙，有欹器焉”。《晋·杜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当以周庙为是。

《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汉·艺文志》“道家”有《黄帝铭》六篇。蔡邕《铭论》：“黄帝有《巾机》之法。”《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金人铭》盖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铭龟山杨公曰：“孰能识车中之状，意欲施之。”《韩诗外

传》云：“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贡曰：‘何足辞也？’子曰：‘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盖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

荀卿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陈仲子犹可议，直哉史鱼，以为盗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与子思、孟轲皆在焉，岂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辞·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适楚，在屈原后，岂用《楚辞》语欤？抑二子皆述古语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独不知李斯、韩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注云：“横革、直成，未闻。”韩侍郎云：“此论益、皋陶之功，横而不顺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尝考《吕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窥即直成也，“真”与“直”字相类。横革即横革也，皆禹辅佐之名。之交，未详。《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马融传》注作“皋牢，犹牢笼也。”

孟子三见齐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杨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与言也。”此《庄子》所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宫赋》之语本此。

《劝学篇》“青出之蓝”作“青取之于蓝”，“圣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润”作“草木润”，“君子如嚮矣”作“知響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余不胜纪。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当俟详考。〇“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

河间献王之言，惟见于《说苑》，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又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又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司马公为《献王赞》，谓：“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

《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诗》、

《书》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论》曰："疑而问，问而辩，问辩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东坡亦谓《太玄》、《法言》："雕虫而变其音节，谓之经，可乎？"

《法言》末篇称"汉公"，斯言之玷，过于《美新》矣。司马公虽曲为之辩，然不能涤莽大夫之羞也。

"五两之纶，半通之铜。"注云："半通，阙。"今按仲长统《昌言》曰："身无半通青纶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灵根，闭朋牖"，《太玄》之心学也。

《中说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会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隋无此名。

"《诗》失于齐、鲁"，当从龚氏本云"《论》失于齐、鲁"，谓《论语》也。上文已言"齐、韩、毛、郑，《诗》之末也"，不当重出。

"封禅，秦、汉之侈心。"此河汾笃论也。房、魏学于河汾，而议封禅之礼，不以为非，安在其为守师说乎？梁有许懋，而唐无人焉，曾谓房、魏不如懋乎！

龚氏注《中说》，引古语云："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愚按《楚辞·橘颂》云："闭心自谨终不过失兮。"王逸注："闭心，捐欲也。"

《中说》于文取陆机，于史取陈寿，自魏、晋而下言之也。

“记註兴而史道诬矣。”“註”当作“注”，“记注”谓汉、晋以后起居注之类，虚美隐恶，史无直笔，故曰“诬”。阮逸谓若裴松之注《三国志》，恐非。

“张玄素问礼”，注云：“史传未见。”玄素蒲州人，《唐书》有传，注以为未见，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唯称孝文，然治家无法，佳兵不已，再传而遂乱，安在其黎民怀之！

“文中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龚氏本云：“子游黄颊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绩尝题诗黄颊山壁。”愚按《负苓者传》：“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当从龚本。

仲长子光，《中说》称之。王无功为传云：“著《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为祭文云：“明道若昧，进道若退。鸟飞知还，龙亢靡悔。藏用以密，养正以蒙。不见其始，孰知其终。”

无功《答冯子华书》曰：“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品相得。”又曰：“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谓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溟，高深极矣。’”可附《中说》注。

李百药曰“分四声八病”，按《诗苑类格》沈约曰：“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唯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长福郊，少福畤。”龚氏本载前述长子福奖。刘禹锡撰《王质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

生怡，怡生潜。”质，潜之季子，为谏议大夫、给事中，终宣歙观察使，《唐书》有传。福畤之子，见于《文艺传》者勔、勖、勃、助、劼、劝。“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龚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奖、福祚、福畤。”福奖疑即福郊也。书此以补《世家》之阙。

王无功《游北山赋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其赋云：“白牛溪里，冈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而姚义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达方庄周。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然无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郑毅夫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通时年八九岁，未有门人，而有德林请见，归而有忧色，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霑襟。关子明太和中见魏孝文，如存于开皇间，亦一百二三十岁矣，而有问礼于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读书志》谓：“薛道衡仁寿二年出襄州，通仁寿四年始到长安，其书有‘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用此推之，则以房、杜为门人抑又可知也。”

《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闳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

张巨山《读管子》曰：“读《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知其功业之所本，然后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浅也。书多古字，如‘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而注乃谓‘召忽谓管仲为兄’。‘泽命不渝’，而注乃以为‘泽恩之命’。甚陋，不可遍举。”愚谓《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

龄，非也。

《地员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谓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实数。"手实"之名，始见于此。吕惠卿因以行手实之法。苏文忠论管仲之无后，利不可与民争也，盖有激云。

《傅子》谓《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古史》谓："多申、韩之言，以智欺其民，以术倾邻国。有不赀之宝，石璧菁茅之谋，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决狱折中，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理。"《吕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说苑》，弦章在景公时，当以《管子》为正。

黄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鉴外纪》改为风后。

《弟子职》，《汉志》附于《孝经》。朱子谓："疑是作内政时，士之子常为士，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独得诸河上公，而古本无有也。傅奕能辩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司马公谓："不远而复，不离于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谓："能啬则不远而复，重积德者，先已有所积，复养以啬，是又加积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当为"复"。

方伯謩，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盖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为申、韩惨刻，原于《道德》，亦过矣。"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似与师说背驰。

“生之徒十有三。”《韩非·解老》云：“四肢与九窍。”

首章以“有”、“无”字下断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谓：“名可名，有名、无名皆一义。常无欲，是说无欲。”

“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之意。汤、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无利天下之心，而与天下同其利，然后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养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谓：“养生之大者，在爱气闲欲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此言神无离形，则气多内充。”董子亦有得于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计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书称平王问道，老子与孔子同时，又云范蠡师之，去平王之时远矣。序谓周平王时人，非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黯取之；“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魏相取之；“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董仲舒取之；“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班固、杜甫、韩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孙思邈取之；“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陆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郑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越绝》、刘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皆见此书。其见于《列》、《庄》、《淮南子》者，不可缕

数。

《文子》曰：“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长孺学黄老言，故用《文子》之语。颜注云：“积薪之言出《曾子》。”当考。

《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汉·艺文志》：“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当从《国策》。

壶丘子林，列子之师也。《吕氏春秋》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则与子产同时。

列子以仕卫为“嫁于卫”，从一而终，之死靡它，是之谓正。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

“狐父之盗。”《史记正义》：“《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砀山县东南三十里。”

东坡欲去《庄子》《盗跖》、《渔父篇》。而邵子《观物外篇》谓：“《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

五峰云：“《庄子》之书，世人狭隘执泥者，取其大略，不为无益。若笃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论，则其中无真实妙义，不可推而行也。”愚谓此读《庄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庄》、《列》。

《韩诗外传》：“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与《庄子》同而小异。《汉·古今人表》作“轮边”。

《大宗师》曰：“道可传而不可受。”屈子《远游》曰：“道可受兮

不可传。”敢问其所以异？曰：“《庄子》所谓传，传以心也；屈子所谓受，受以心也。目击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传之，离道远矣。”

朱文公谓《庚桑楚》一篇皆是禅。

《天运篇》：“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太平御览》引《庄子》曰云云。孔子曰：“吾与汝处于鲁之时，人用意如飞鸿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鱼者，吾为钩缴以投之。吾今见龙云云，余口张不能嗡，舌出不能缩，又何规哉！”与今本异。

初寮谓：“《庄子》之言风，其辞若与风俱鸣于众窍，掩卷而坐，犹觉寥寥之逼耳。”

《齐物论》：“女以妄听之奚。”张文潜铭商瑶曰：“造物则奚。”句法本此。

“饰小说以干县令。”疏云：“县，高也。谓求高名令闻。”有进士程文用此，犯圣祖讳。

谓惠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列子》释文：“公孙龙，字子秉。”秉，谓公孙龙也。

“鲁鸡固能矣。”注云：“大鸡也，今蜀鸡。”《尔雅》：“鸡大者蜀。”韩文公《守戒》曰：“鲁鸡之不期，蜀鸡之不支。”是以蜀鸡为小也，未详。

荆公曰：“古之善事亲者，非事其亲之谓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间世》。

吕吉甫曰："圣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盖孔氏与老氏同生于衰周，庄子与孟子俱游于梁惠，其书之言，未尝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养知"者，主静而识益明；"以知养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庄子》而郭象窃之，郗绍作《晋中兴书》而何法盛窃之。二事相类。

"支离疏鼓筴播精"，《文选》注作"播糈"。

郭象注曰："圣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阳春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其语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者，则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梦者也。"邯郸枕、南柯守之说，皆原此意。幽求子曰："当其梦时，睹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鱼。"东坡《梦斋铭》意出于此。

《庄子》称"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则滑厘，墨者也。《史记·儒林传》谓："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岂滑厘逃儒而入于墨，亦若吴起之言兵欤？《说苑》载禽滑厘问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无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闲也。"贾谊《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万隙开。"横渠诗语也。

王坦之著《废庄论》，而其论多用《庄》语。胡文定《春秋纲领》有取于《庄子》之言，其可废乎？

豫且事有二。《说苑》："吴王欲从民饮。伍子胥曰：'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豫且射，中目。白龙不化，豫且不射。'"张平子《东京赋》所谓"白龙鱼服，见困豫且"者也。《史记·龟策传》褚先生

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庄子》所谓“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者也。

郭象注云：“喜惧战于胸中，固已结冰炭于五藏矣。”韩文公《听颍师琴诗》：“无以冰炭置我肠。”本于此。

《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邵子诗谓“齐物到头争”，恐误。张文潜曰：“庄周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而托之于天籁。其言曰：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为至矣，而周固自未离夫万之一也，曷足以为是非之定哉？虽然，如周者，亦略税驾矣。”

庄子逸篇

陆德明《叙录》曰：“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二。’《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北齐杜弼注《庄子·惠施篇》，今无此篇，亦逸篇也。

阏奕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司马彪曰：“元天，山名。”

游凫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

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啸，鬼数若齿。

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

尹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明日往朝师，师曰：“今将教子以秋驾。”司马彪曰：“秋驾，法驾也。”

空阅一作“门”。来风，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着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

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曰：“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毁王也。

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食饮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凤之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鸟居止。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宝。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贤左智。”

善卷，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师事之。蒲衣八岁，而舜师之。

廉者不食不义之食，不噉不义之水。

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觚，灶额也。

羊沟之鸡，三岁为株。相者视之，则非良鸡也。然而数以胜人者，以狸膏涂其头。羊沟，斗鸡处。株，魁帅也。鸡畏狸也。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乎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绝。

鹊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

金铁蒙以大緤，载六骥之上，则致千里。

孔子舍于沙丘，见主人曰："辩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识之？"曰："其口穷跨，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举足也高，其践地也深，鹿与而牛舍。"

青鹞爱子忘亲。司马彪曰："鹞鸟专爱其子，而忘其母也。"

声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问焉："我有四足，动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于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与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颠。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断指而得头。

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子张见鲁哀公不礼士也，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而见。君之礼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室雕文尽写以龙，于是天龙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

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不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并作，则为惊怖。阳气独上，则为癫病。

以十钧射者，见天而不见云。以七钧射者，见鹄而不见鸽。以五钧射者，见鸽而不见雀。

函牛之鼎沸，蚁不得措一足焉。喻圣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蹈也。

赵简子出田，郑龙为右。有一野人，简子曰：“龙下射彼，使无惊吾马。”三命郑龙，郑龙不对。简子怒。郑龙曰：“昔吾先君伐卫克曹，退为践土之盟，不戮一人。君今一朝田，而曰‘必为我杀人’，是虎狼杀人，故将救之。”简子愀焉曰：“不爱其身以活人者，可无从乎？”还车辍田，曰：“人之田也得兽，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集。梁君下车，彀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抚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龙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龙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齐”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为有德于天而惠施于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杀人，无异于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人猎皆得禽兽，吾猎独得善言而归。”

人而不学，命之曰视皮。一作“肉”。学而不行，命之曰辄囊。辄，系者也，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为伤寿，故不食之。

祝牧谓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鼓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余处。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鹞为鹯，鹯为布谷，布谷为鹞，此物变也。

卢敖见若士深目鸢肩。

礼若亢锯之柄。亢，举也。礼有所断割，犹举锯之柄以断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绩。谓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母犹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已。"母曰："吾闻君子不学诗书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窃盗之心；妇人不好纺绩织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

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世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间见之，断圭碎璧，亦足为箧椟之珍。博识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览》引《苏子》曰："兰以芳自烧，膏以明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苏秦能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汉书》楚老父之言，本于此。《文子》引《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己事亲，一夜而五起，视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让以天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师旷。"《汉书》称孝己，《庄子》称蒲衣子，其事见此。太子晋事见《周书》。

邹阳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尸子》谓："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文心雕龙》："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谓之"祠田"，岂他有所据乎？

程子，见《家语》。子华子，见《庄子》。近有《子华子》之书，谓程本字子华，即孔子倾盖而语者。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韩子·内储说》谓叔向谗苌弘。按《左传》哀三年"周人杀苌弘"，叔向之没久矣。

《韩子》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为殷法，又托于仲尼，法家侮圣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按《史记》，赧王倍秦，与诸侯约从。卫为衡之事，未详。

《说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崇侯、优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时有雅侈，余皆阙。《吕氏春秋》云："夏桀染于羊辛、岐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古今人表》桀时有干辛。荣夷终即荣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

《韩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愚按《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

又云："吴起教楚悼王损不急之枝官。"注："谓非要急，若树之枝也。养树者必披落其枝，为政者亦损其闲冗。"宋景文诗："何言汉朴学，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愚谓"坚白"，公孙龙之言也；"无厚"，邓析之言也。

"渔者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吕太史《西汉手笔》曰："利之所激，深宫之女皆仪、秦也。"文法本此。

"叔瞻、宫之奇，亦虞、郑之扁鹊也。"后魏崔浩谓："王猛之经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笔墨畦径，皆有自来。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刘梦得用此语。"恃"作"俟"。

巨、孱之费金璧，西门豹之纳玺，战国之时，官邪赂章，毁誉决于左右之口，于此可见。若阿、即墨之断者，几何人哉？赵之郭开，齐之后胜，皆受秦间金。魏信陵之以毁废，亦以万金为间。三国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此名言也。郑长者之书，见《汉·艺文志》。

"吏者，民之本纲也。圣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韩非废。

《韩子》谓："赵襄子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事在孔子后，孔鲋已辨其妄。然传记若此者众。《说苑》："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宁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城濮在楚成王时，以为平王，谬矣。宁子，宁越。又曰："晋平公好乐，多赋敛，治城郭。有咎犯者，见门大夫以乐见，平公内之。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又

曰：“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又曰：“晋灵公造九层台，荀息闻之，上书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迹，皆在前。刘子政博极群书，何述纪之误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晋文遇栾武子也，叶公诸梁问乐王鲋，皆不同时。

《韩子》云：“赵襄子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战国策》云“延陵王”，误也。鲍氏改“王”为“君”，亦未之考。

《韩子》云：“吴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柔东门外，令人能徙此于西门外者，赐之上田宅。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赐之上田宅。’于是攻之，一朝而拔。”《吕氏春秋》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则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愚按商鞅入秦，在吴起死后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吴起之遗智欤？

《说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鲁连子》曰：“古善渔者宿沙瞿子，使渔于山，则虽十宿沙子不得一鱼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渍沙，虽十宿沙不能得也。”

《鹖冠子·博选篇》用《战国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服赋》而已。柳子之辩，其知言哉！

《战国策》郑璞之说，亦见《尹文子》。

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见《慎子》。

《吴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柳子《佩韦赋》："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国举。"桑，谓承桑氏也。一本改"桑"字为"乘"，误。

程子曰："韩信多多益办，是分数明。"按《孙子》："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杜牧注谓："韩信多多益办。"

汉景帝后二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本李克对魏文侯之言。见《说苑》。《艺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韩子》谓："钟鼎之铭，皆番吾之迹，华山之博也。"蔡邕谓"唯郭有道无愧"。昌黎犹不免谀。白乐天《立碑诗》曰："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孙子·用间篇》当参考。伊、吕圣人之耦，岂诡遇求获者？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纣海滨，当取信于《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苏秦、张仪往事之，受捭阖之术十有二章，复受《转丸》、《胠箧》三章。然秦、仪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货财之赐。秦也，仪也，知道未足行，复往见，具言：'所受于师，行之，少有口吻之验耳。未有倾河填海移山之力，岂可更闻至要，使弟子深见其阃奥乎？'先生曰：'为子陈言至道。'斋戒择日而往见，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龙》云："《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程子曰："秦、仪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

蒯通善为长短说，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边通学短长。《史记索隐》云："《战国策》亦名《长短书》。"

鬻熊为周文王师，著书二十二篇，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贾谊书》引文王、武王、成王问，皆今书所无。

《吕氏春秋》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荀子》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墨子有见于齐，兼爱也；阳朱贵己，为我也。《吕氏》以孔子列于老氏之后，秦无儒故也。

迂斋云：“《梓人传》规模从《吕氏春秋》来。”愚按《吕氏·分职篇》云：“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也。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柳子立意本于此。

刘向《论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本于《吕氏春秋》。

《说苑》：“晋太史屠余见晋平公之骄，以其国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愚谓平公后三年晋未亡也。是时两周未分，亦无周威公。《吕氏春秋》：“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高诱注以为“晋出公”，当从《吕览》。然晋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骄亡也，屠黍不可谓知几。

《孔丛子》：“公孙龙臧三耳。”《吕氏春秋》作“藏三牙”。

贾谊疏“壹动而五业附”，《新书》云“五美附”。见《五美

篇》。“业”字当作“美”。

《六韬》曰：“冠虽弊，礼加之于首；履虽新，法践之于地。”贾谊之言本此。《韩非子》亦云：“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黄帝曰：“日中必熹，操刀必割。”颜注此语见《六韬》。“主上之操也”，语出《尉缭子》。

《淮南·诠言训》曰：“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张夫人谏苻坚之言，本于此。

《贾谊书》云：“德渥泽洽，调和大畅，则天清澈，地富煴，物时熟。”吴斗南谓：“汉《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当作‘煴’。”

《盐铁论》文学曰：“臧文仲治鲁，胜盗而自矜。子贡曰：‘民将欺，而况民盗乎？’”文仲、子贡不同时，斯言误矣。

仲长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寿；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验于人也。均之蚕也，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此寒温饥饱之为修短，验于物者也。”论养生者，盍于此观之？韩子苍《医说》用此意。《物理论》曰：“道家则尚冷，以草木用冷生。医家则尚温，以血脉以暖通。”

《淮南子》曰：“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蝯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亦见《文子》。此柳子《种树传》之意。

《文子》：“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注云：“鳖聋无耳。”《淮南子》曰：“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马，聋虫也。”注云：“喻无知。”孝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从耳？”对曰：“《山海经》龙听以角，不以耳。”《山海经》检此语未见。

《傅子》曰："人之学者，犹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伊川谓："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论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仲舒儒者，岂肯为方士家录？盖依托也。

又按《汉禁中起居注》，即《西京杂记》所谓"葛洪家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马后撰《明帝起居注》，则汉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任。"荀悦《申鉴》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动静之节，必书焉。"

《祛惑篇》：有古强者云："孔子常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擿三折。'今乃大悟。"《史记》世家"韦编三绝"、"铁擿"，见于此。擿，一作挝。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萧远《运命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汉光武诏引《黄石公记》，未有《三略》之名。《含神雾》云："风后为黄帝师，又为禹师。化为老子，授张良书。"今有《素书》六篇，谓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为是。荆公诗云："素书一卷天与之。"

《太平御览》引《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知雨之流粟。"此《邹子》之书，非战国之邹子也。

《慎子》曰："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见《初学记》。《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言事不可常也，谓礼从俗则非。"

《尸子》曰："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已来，子产治郑，城门

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愚谓为邦必“放郑声”，此孔子之言也，岂有抱钟而朝之言哉！程子谓：“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于郑简公亦云。”

《论衡》，盖蔡中郎所秘玩。而刘氏《史通》讥之曰：“充自纪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说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吕南公谓：“充饰小辩以惊俗，蔡邕欲独传之，何其谬哉！”

《家语》“问舜冠”，谓鲁哀公问孔子，《尚书大传》以为成王问周公。

《子思子》曰：“东户季子之时，道上雁行而不拾遗，余粮宿诸亩首。”“余粮栖亩”本于此。

刘邵《人物志》曰：“《易》以《咸》为德，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愚谓《咸》言“虚”而不言“无”，与老氏异。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圣人不常出，亦不常绝。”

或问贤，曰：“颜渊、黔娄、四皓、韦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颜渊，则圣人矣；出乎韦玄成，则众人矣。”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此《韩非》语也。余襄公《谨箴》用之。

杜牧《注孙子序》云：“孙武著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

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考之《史记》本传，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非笔削为十三篇也。

《庄子》楚狂之歌，所谓“迷阳”，人皆不晓。胡明仲云：“荆楚有草，丛生修条，四时发颖。春夏之交，花亦繁丽。条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故曰‘无伤吾行，无伤吾足’。”

卷十一

考史

《战国策》：“张仪说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文与此同。”鲍氏失于考证。吕成公《丽泽集》文取此篇。

“邹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齐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闻其贤，聘之，将问政焉。田巴改制新衣，拂饬冠带，顾谓其妾，妾曰：‘佼。’将出门，问其从者，从者曰：‘佼。’过于淄水，自照视，丑恶甚焉。遂见齐王。齐王问政，对曰：‘今者大王召臣，臣问妾，妾爱臣，谀臣曰“佼”；问从者，从者畏臣，谀臣曰“佼”。臣至临淄水而观，然后知丑恶也。今王察之，齐国治矣。’”与邹忌之言略同。洪景卢谓：《孟子》所书齐景公问晏子，与《管子·内言·戒篇》相似，盖传记若是者多矣。

“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按，《吕氏春秋·贵直论》：“狐援说齐愍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五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紵；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每斮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汉·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愚谓杀诤臣者必亡，狐援其泄冶之类乎！

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入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国未尝无士也。

《太平御览》引《战国策》曰："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山据险，擅利而处，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故，夺其所爱。'"今本无之。

"乐闲入赵，燕王以书谢焉。"《新序》以为惠王遗乐毅书。

《新序》：乐毅书："君子绝交无恶言，去臣无恶声。"

战国有两公孙弘，一在齐，为孟尝君见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马憙招大国之威求相。与汉平津侯为三。《韩子》云："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是又一人也。

《禹贡》正义：郑康成云："《战国策》：'碣石在九门。'"姚宏云："《战国策》遗逸，如司马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引'九门本有宫室而居'，今本所无。"

晏元献论秦穆公以由余为贤，用其谋伐戎："夫臣节有死无贰，戎使由余观秦，终竭谋虑，灭其旧疆，岂锺仪操南音，乐毅不谋燕国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辟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训矣。"元献之论有补世教，故录之。

唐太宗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见《韩子》：由余对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国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国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龙曰："齐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断，而在毁誉者之

刑。”今按，毁誉者乃佞臣周破胡。见《列女传》。

《大事记》“魏以田文为相”，《解题》曰：“田文与孟尝君姓名适同而在前。《吕氏春秋·审分览》作‘商文’，所载‘吴起问答’，与《史记》略同。”《西山读书乙记》谓：“田文，游侠之宗主，以主少国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误以为孟尝君。

王逸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汉兴，徙楚昭、屈、景于长陵，以强干弱支，则三姓至汉初犹盛也。《庄子》曰：“昭、景也，着戴也；甲氏也，着封也，非一也。”说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欤？秦欲与楚怀王会武关，昭雎、屈平皆谏王无行。襄王自齐归，齐求东地五百里，昭常请守之，景鲤请西索救于秦，东地复全。三闾之贤者，忠于宗国，所以长久。

《陈轸传》“卞庄子刺虎”，《战国策》作“管庄子”，《索隐》引《战国策》作“馆庄子”：“馆谓逆旅舍。其人字庄子。”

晋、楚之争霸在郑，秦之争天下在韩、魏。林少颖谓：“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也。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古史》云：“范雎自为身谋，未见有益于秦。”愚谓此策不为无益，然韩不用韩玘，魏不废信陵，则国不亡。

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迁西周公，而东周君犹存也。壬子，秦迁东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当自丙午至壬子，系周统于七国之上，乃得《春秋》存陈之义。《大事记》周赧后即系秦，朱子以为未当，《纲目》以七国如楚、汉并书之。

七国，齐、魏、赵、韩皆大夫篡，楚为黄，秦为吕，唯燕为旧国，召公之泽远矣。惠王不用乐毅，太子丹乃用荆轲，其能国乎？

老泉谓："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愚谓取蜀则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战而烧夷陵也。

鲁仲连书："富比乎陶、卫。"延笃注《战国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卫。"今按，商君封于商，非封卫也。

李文叔《书战国策》曰："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者为不易得。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愚观董晋之答回纥、语李怀光、谭忠之说刘总，词气雄健，有先秦风，韩、杜二公之笔力，足以发之也。《董晋行状》、《燕将录》。

秦昭王五十一年灭周，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记》："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谧曰："是岁高祖生。"

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三年，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灭。二世元年，废卫君，是岁诸侯之起者五国，三年而秦亡。然则灭人之国，乃所以自灭也。

秦皇欲以一至万，新莽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宋明帝给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汉世祖曰："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千岁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让，而口不忍献五城；尹翁归不私，而不敢见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语燔书，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陈涉；指鹿束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婴。

韦昭《洞历记》：“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歌》。”古歌尚质，必无“秣马金阙”之语，盖依托也。

贾生《过秦》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春秋时，殽、桃林，晋地，非秦有也。

《史记》正误

《索隐》、《正义》、《史剡》、《通鉴考异》、《古史》、《大事记解题》所考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纪》列黄帝、颛、辛、尧、舜，谓：“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传。及《春秋》、《国语》，发明《五德》、《系姓》章矣。《书》缺有间，乃时见于他说。”五峰胡氏曰：“仲尼系《易》，历叙制器致用、兼济生民者，独称牺、农、黄帝、尧、舜氏，盖以是为五帝也，而颛、辛无闻焉。太史公所载，特形容之虚语尔。”朱文公曰：“《易大传》，孔圣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遗而不录？”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书》正义曰：“舜年六十二为天子。《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乃求禅禹。《孟子》云：‘舜荐禹于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记》皆谬。”

《夏本纪》：“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传》正义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绍国，尚有百载，乃灭有穷。《本纪》不言羿、浞之事，是迁说之疏。”

《殷本纪》：“祖乙迁于邢。”《书》正义曰：“郑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徙也。’”

“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与《书

序》违，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宫。居桐宫三年，悔过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谓太甲归亳之岁已为即位六年，迁说妄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与《书序》相违。

“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皇王大纪》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误也。”

太戊为太甲之孙。《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则亦是沃丁弟，太甲子。《书》正义谓“《本纪》、《世表》必有一误”。

《周本纪》：“不窋末年，夏氏政乱，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语》云：“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云：“不窋去夏而迁于豳。”《诗》正义：“按《公刘》之篇，公刘避乱适豳。公刘者，不窋之孙。”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历。”《左传》正义曰：“如《史记》之文，似王季与太伯别母，迁言疏缪。太伯、虞仲辟季历，适荆蛮，若有適庶，不须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欧阳公以为妄说。五峰胡氏曰：“诗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诚动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质成之年，为文王兴王业之初则可，而谓文王于是自称王则不可。”朱文公谓：“《武成》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之说，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当从何处数起？”亦未见史迁全不是，欧阳公全是，不若两存之。刘道原曰：“迁不见《古文尚书》，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国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三统历》以为九年。”

“武王祭于毕，观兵盟津。”欧阳公曰：“《伯夷传》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程子曰：“观兵必无此理。今日天命绝，则纣是独夫，岂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汉儒以‘观政’转为‘观兵’，而为周师再举之说。”

“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礼记》正义曰：“追思先圣乃封之，与《乐记》‘未及下车’义反，当以《记》为正。”

“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生叔带。”《左传》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义曰：“《史记》谬也。”

“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吕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谥共和。’《左传》：‘王子朝告诸侯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则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庄子》曰：‘共伯得之于丘首。’”

“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诗》正义曰：“稷之功成，实在尧世，其封于邰，必是尧之封，故笺、传皆以为尧。《本纪》以后稷之号亦起舜时，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纣，卜龟兆，不吉，群公皆惧，惟太公强之。”《书》正义曰：“太公《六韬》云：‘卜战，龟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逾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韬》之书，后人所作。《史记》又采用《六韬》，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实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书》正义曰：“孔传云‘穆王即位过四十矣’，不知出何书？迁若在孔后，或当各有所据。”

《秦本纪》：“晋献公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

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范太史曰：“《商鞅传》又载赵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传》，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诗》正义曰：“郑氏《诗谱》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纪》之言，文公献岐东于周，则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

《吕后本纪》，夹漈郑氏曰：“迁遗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

《乐书》：“得神马渥洼水中，为《太乙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为歌。中尉汲黯进曰云云，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说斋唐氏曰：“按《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则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传》：浑邪王降之岁，汲黯坐法免官，隐田园者数年。至更立五铢钱，复起为淮阳太守，居淮阳十岁而卒。按，《武纪》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铢钱在五年，又十岁，则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则汲黯之卒亦久矣。今《乐书》乃云得大宛马而作《天马之歌》，汲黯尝有言而公孙弘又从而谮之，不亦厚诬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时，始为谒者，迁荥阳令，称疾归，乃召为中大夫，又出为东海太守，又召为主爵都尉，又公孙弘请徙为右内史，数岁而免官，又数岁而起为淮阳太守，则未尝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马生渥洼之年，则弘之死固已久矣。《汉书·司马迁传》言《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而注言《乐书》亦亡，则此非迁之作明

矣。使迁在当时而乖舛如此，不亦缪乎！”

《天官书》“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吴氏曰：“苍龙、朱鸟、玄武各总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别一星名，《晋·天文志》所谓‘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者是已，岂所以总西方七宿哉？又列参、白虎于昴、毕之后，何其类例之驳也？”

《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纪》：“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国年表》：“定王元年，《左传》尽此。”《左传》正义曰：“杜《世族谱》云‘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岁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传终矣。’与《史记》不同。《史记》世代年月，事多舛错，故班固以文多抵捂。按《世本》‘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书》云“元王仁生贞王介”，与《世本》不相应，不知谁是’，则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纪》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经》终。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贞定王立。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与《史记》参差不同。书籍久远，事多纰缪，杜违《史记》，亦何怪焉？”

《吴世家》以光为诸樊之子，僚为夷昧之子。《左传》正义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废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为说也。杜言‘光，吴王诸樊子’，用《史记》为说也。班固云迁采《世本》为《史记》，而今之《世本》与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依冯，故杜以《史记》为正。”

《传》言太伯端委，仲雍断发。《史记》云，二人皆“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文身断发，自辟害耳，远适荆蛮，则周人不知其处，何以须“示不可用”也？皆迁之谬。石林叶氏曰：“以《春秋传》考之，断发文身盖仲雍，太伯无与焉。”

“越王灭吴，诛太宰嚭。”《通鉴外纪》曰：“《左传》哀二十四

年‘闰月，哀公如越，季孙惧，因太宰嚭而纳赂焉’，在吴亡后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吴亡即诛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书》正义曰：“面缚，缚手于后，故口衔其璧，又安得‘左牵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书》正义曰：“此篇是致政之后言留辅成王之意，其文甚明，迂妄为说尔。”

《卫世家》：“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女娣生完。完母死，庄公命夫人齐女子之。”《诗》正义曰：“礼，诸侯不再娶，且庄姜仍在。《左传》唯言‘又娶于陈’，不言为夫人。《左传》言庄姜以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杀兄篡国。吕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史记》谓厘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

“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左传》正义曰：“烝淫而谓之夫人，谬也。”

《郑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诗》正义曰：“《世家》、《年表》自乖异。”

“虢、郐果献十邑，桓公竟国之。”《诗》正义曰：“《诗谱》‘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则桓公皆自取十邑。马迁见《国语》

有‘史伯为桓公谋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会为此说耳。《外传》云‘皆子、男之国，虢、郐为大’，则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得献之桓公也。”《左传》正义曰：“按《郑语》，桓公始谋，未取之也；武公始国，非桓公也；全灭虢、郐，非献邑也。迁之言皆谬。”

《齐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菑。”《诗》正义曰：“《诗·烝民》云‘仲山甫徂齐’，传曰：‘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迁于临菑。’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菑，与《世家》异。毛公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

“顷公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奎之功。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景公不敢当。”《晋世家》：“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左传》正义曰：“此时天子虽微，诸侯并盛。晋文不敢请隧，楚庄不敢问鼎。又齐弱于晋所较不多，岂为一战而胜，便即以王相许？准时度势，理必不然。‘齐侯朝于晋，将授玉’，迁之意所以有此说者，当读此《传》‘将授玉’以为‘将授王’，遂饰成为此谬辞耳。”

《鲁世家》：哀公奔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左传》正义曰：“《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也。迁妄耳。”

《齐世家》：“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石林叶氏曰：“其说盖出《六韬》。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则出处必有义，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于文王为忤合，而孙武谓之用间，且以尝为文、武将兵，故尚权诈者多并缘自见。”说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三后协心而后道洽，在常情必以为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

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又曰：‘周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此特战国变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迁不能辨其是否，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藉此以为口实，其害岂小哉？”

《晋世家》：鄂侯郄立六年，当鲁隐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诗》正义曰：“按《左传》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则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献公使士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诗》正义曰：“案《左传》‘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则城聚以处群公子，非晋都也，言命聚曰绛，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周作《晋文侯命》。”夹漈郑氏曰：“于时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误以文侯为重耳。”

“申生母，齐桓女也；同母女弟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传》正义曰：“按《传》，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齐桓始立，不得为齐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母不得为姊妹也。皆迁之妄。”

“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传》正义曰：“邑姜方震而梦，明是邑姜梦矣，安得以为武王梦也？薄姬之梦龙据其心，燕姞之梦兰为己子，彼皆发梦于母，此何以梦发于父？是迁之妄。”

《陈世家》：“桓公鲍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太子免之三弟，长者名跃，中曰林，少曰杵臼，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诗》正义曰：“案《左传》桓五年：‘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则是佗自杀

免，非蔡人为佗杀免也。六年：‘蔡人杀陈佗。’庄二十二年《传》曰：‘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五父与佗一人，不得云‘为佗杀五父’也。六年，杀佗；十二年，陈侯跃卒，则厉公即是跃。跃既为厉公，则无复利公矣。既误以佗为厉公，又妄称跃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跃立，立五月而卒’，然则跃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跃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记》之谬。”《左传》正义曰：“束皙言‘迁分一人以为两人，以无为有’，谓此事也。”

“舜居嬀汭，其后因姓嬀氏。”《左传》正义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犹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赐姓为嬀。谓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诗》正义曰：“《楚语》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黎为火正，高阳时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颛顼命之，历及高辛，仍为此职，故二文不同也。黎实祝融，重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为祝融，谬也。”“《世家》又云：‘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郑语》以‘八姓为黎后’者，以吴回系黎之后，复居黎职，故本之黎也。《左传》‘少皞氏有子曰重，颛顼氏有子曰黎’，《史记》以重黎为一人，又言‘以吴回为重黎’，皆谬。”

“蚡冒卒，弟熊达立，是为楚武王。”《左传》正义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从《史记》。刘炫以《世家》规杜云：“蚡冒是兄，不得为父。”

“庄王即位三年，伍举入谏曰：‘愿进隐。’”愚按，庄王时有嬖人伍参，其子伍举在康王时。康王，庄王之孙。《吕氏春秋·审应览》云：“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曰：‘愿与君王讔。’”《新序》云“士庆”，然则非伍举也。

《燕世家》：“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问：劝齐伐燕，有诸？《史记》盖传闻此说之误。”

《三代世表》，稷、契皆为帝喾之子，尧亦帝喾之子。《左传》正义曰：“《世族谱》取《史记》之说，又从而讥之：‘案，鲧则舜之五世从祖父也，而及舜共为尧臣。尧则舜之三从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记》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后，则初封武庚于殷墟，复以叛而诛之，更命微子为殷后。《诗》正义曰：“《书序》《微子之命》，是宋为殷后，成王始命之。《乐记》武王投殷之后于宋，其实武王之时，始封于宋，未为殷后也。成王命为殷后，当爵为公，地方百里。《史记》以为成王之时始封微子于宋，与《乐记》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传》正义曰：“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蔡在鲁上，明以长幼为次。贾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从之。”

聃季载，杜云“毛叔聃”，又不数叔振铎者，杜以振铎非周公同母，故不数之。或杜别有所见，不以《管蔡世家》为说。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传后序》曰：“《古书纪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见于《竹书》明甚，《史记》盖失其实。邵子《皇极》之书乃从《史记》而不取《竹书》。”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赵世家》：“赵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左传》正义曰：“按《传》，赵衰适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则亦文公之女。父之从母不可以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贾、服先儒皆以为成公之女，故杜从之。”

屠岸贾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又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左传》正义曰：“‘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不得与同、括俱死也。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如此专恣。”吕成公曰：“《史记》失于传闻之差。是时晋室正盛，而云‘索庄姬子于宫中’，晋宫中自有纪纲，不容如此。赵朔已亡，而云‘与同、括同时死’。”以二者考之，见其误。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淇水李氏曰：“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称夫子者，识会稽之骨，辨坟羊之怪，道楛矢之异，测桓、厘之灾。斯以为圣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纪》曰：“迁载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传》，朱文公曰：“孔子谓：‘求仁得仁，又何怨？’《传》但见伯夷满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马之谏，孔氏未尝及也。”程子曰：“《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三）〔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语？”

《仲尼弟子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通鉴外（记）〔纪〕》曰：“战国之时，齐、鲁交兵者数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齐，一当吴兵，安能乱哉？吴不备越而亡胜齐，安能破哉？四卿擅权，晋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强哉？越从吴伐齐，灭吴乃强，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鲁、齐、晋未尝有变，吴、越不为是而存亡，迁之言华而少实哉！”

“有若状似孔子，共立为师。”宋景文公曰：“此邹、鲁间野人语

耳。观《孟子》书，则始尝谋之，后弗克举，安有撤坐之论乎？”

“宰予与田常作乱。”龟山杨氏曰：“田常为乱于齐，齐君盖弗胜也。宰予附田常，则谁得而杀之？使其为齐君而死，则予何罪焉？当是时，有阚止，字子我，死于田常之乱，是必传之者误而为宰我也。”

《孟子列传》：“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葛氏曰：“于《孟子》无所见，但有对滕文公之语。”

《刺客传》，说斋唐氏曰：“诸侯弃甲兵之雠，为盟会之礼，乃于登坛之后，奋匕首而劫国君，贼天下之礼者，非沫乎？君臣之义，有死无陨，专诸感公子光之豢养，而亲剸刃于王僚，贼天下之义者，非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政才终老母之年，遂杀身以为仲子，贼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将军以困穷归燕丹，轲说取其首以济入秦之诈，贼天下之信者，非轲乎？以贼礼、贼义、贼仁、贼信之人，并列于《传》，又从而嗟叹其志，不亦缪哉！豫子以不忘旧君，杀身而不悔，‘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诸四子之间，不亦薰莸之共器乎？”

《张叔传》：“未尝言案人。”吕成公曰：“景帝诛晁错，时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之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廷尉欧，即张欧也，安得为不案人哉？则欧固谨于细而略于大也。”

《商君传》：“赵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吕成公曰：“秦穆纳晋惠在僖九年，纳晋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劝百而风一。”江氏𤣥曰：“雄后于迁甚久，迁得引雄辞，何哉？盖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

《滑稽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史通》谓“以后为先”。

《货殖传》“子赣废著鬻财”，《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阳由传》：“与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汉书》作“冯”。吕成公曰：“吾观汲黯，廷折公孙弘，质张汤，揖卫青，所谓‘眼高四海空无人’者也。彼周阳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车，而反谓黯不敢均茵冯？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实本于《史记》。

《自序》：“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夹漈郑氏曰：“汤、武仗大义，平残贼，《易》谓顺天应人，乌可与陈涉同日而并议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传》。”郑氏曰：“孟子距杨、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异矣，岂尝猎其遗文哉？”

“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作《游侠传》。”郑氏曰：“游侠之徒，未足为煦煦孑孑之万一，况能当仁义之重名乎！”

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于阴阳、墨、名、法、道家之间，是谓儒者特六家之一尔。而不知儒者之道，无所不该。五家之所长，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谈之学本于黄、老，故其论如此。”

《封禅书》，《皇王大纪》曰：“自史迁载管仲言上古封禅之君七十有二，后世人主希慕之，以为太平盛典。然登不遍于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怀晏安，不行五载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无纳言计功

行赏之实。镌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诸侯德也。泥金检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诸侯礼也。心与天道相反，事与圣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举，而天灾人祸随至者多矣。梁许懋曰：‘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后世封禅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迁著书之谬。”

《鲁世家》“开金縢书”，吕子进曰：“考之于《书》，启金縢之书在周公未薨前，而无揃蚤事。此盖一事，传之者不同耳。”

《张释之传》：“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洪氏曰：“《汉·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张欧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传》：“夏道衰，公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逑曰：“自后稷三传而得公刘，自亶父三传而武王灭商，则公刘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岁，未知何所据？”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于秦。”“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鲁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记》差一年。襄公四年，晋魏绛和戎，裁五十余岁。

《田敬仲世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昭然可见。”苏氏曰：“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

《周本纪》：“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君于𤞷狐。”《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潏水李氏曰：“是时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缘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庄襄之子也，世数年岁相去不远。始皇东游过彭城，于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两说抵捂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时作《颂》，何其寿耶？”朱子曰：“太史公盖本《韩诗》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不类周世之文。”

《殷本纪》曰：“微子数谏纣，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而死，箕子佯狂为奴，而后太师、少师挟其祭乐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东伐。”刘氏度曰：“以《书》考之，太师即箕子也，少师即比干也。若已杀比干，囚箕子，则所谓太师、少师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恶，乃佯狂为奴。比干见箕子谏不听，乃直谏而死。微子曰：“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劝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以降于周。’今以《论语》考之，微子则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圣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则武王伐商之际，何反归于国，以自取面缚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传》，微子适周，乃在克商之后。所谓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于外耳。’”

《伯夷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者，可谓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窥测？如曰颜何为而夭？跖何为而寿？皆指一人计较天理，非知天也。”

“秦废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经世书》只言秦夺太后权，盖实不曾废。”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与孙良夫将兵侵齐，武子非老则卒矣。穆公卒，历定公、献公，凡三十七年。至灵公三十八年，而孔子来。使有两武子则可，若犹俞也，其年当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长之疏也？”

“三年不蜚不鸣”，《楚世家》谓伍举进隐于庄王，《滑稽传》谓淳于髡说齐威王。此一事而两见，然庄王时嬖人伍参，见《左氏传》，举，其子也。《新序》以为士庆，《吕氏春秋》以为成公贾，不言伍举。

卷十二

考史

“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筮存，《本草》、《素问》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问》必出于战国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见于《王莽传》，盖古之遗言也，与邵子《观物》同。

司马公诗曰：“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度湘水。”张文潜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泪留丛筠。”二诗可以祛千载之惑。

《天官书》云：“熟五斗米顷。”李商隐《李贺小传》“如炊五斗黍许时”，本于此。

“赵使乐乘代廉颇，颇怒，攻乐乘”；“使赵葱、颜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为将之法，颇、牧特战国之将尔。《易》之《师》曰：“行险而顺。”

太史公传周阳由云：“与汲黯俱为忮。”黯之正直，所谓仁者有勇，刚毅近仁者也，谓之“忮”，可乎？周阳由蝮蝎之靡尔，其可与黯并言乎？汲、郑同传犹不可，而以由与黯俱，是鸾枭接翼也。

贾生《吊屈原》曰“谓跖、蹻廉”，注：“楚之大盗曰庄蹻。”《韩非子》：“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蹻盖在庄王时。《汉·西南夷传》：“庄蹻者，楚庄

王苗裔也，以其众王滇。”此又一庄蹻也。名氏与盗同，何哉？

《淮南·人间训》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于是陈胜起于大泽。”秦击越之事，详见于此。《大事记》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题》不引《鸿烈书》，录此以补遗。淮南王谏伐闽越，其言略同。

太史公述《楚汉春秋》，其不载于书者，《正义》云：项羽歌，美人和之。《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是时已为五言矣。五言始于《五子之歌》、《行露》。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长詈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盗所耶！而反，何也？’”谓英布，《史》、《汉》不载。

汉大启九国：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淮阳，皆同姓也。长沙异姓不与焉。《汉表》削淮阳而列长沙，当从《史记》。

“断而敢行，鬼神避之。”“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战国诸子之言而赵高诵之尔，高非能

为此言也。

《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御览》载淳于髡《十酒说》曰：“罗襦排门，翠笄窥牖。”盖好事者因《滑稽传》而广之，非战国时语也。

《邹阳书》：“齐用越人蒙。”《汉书》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详。

《李斯传》注：“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云云。此书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预撰。”

《滑稽传》：“齐使淳于髡献鹄于楚。”《说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鲁连子》云：“展无所为鲁君使，遗齐君鸿。”《韩诗外传》云：“齐使使献鸿于楚。”其事皆同，而四书所载异。

《项羽纪》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为蔡生，《汉书》以为韩生。

汉高祖起布衣，灭秦、楚，自后世处之，必夸大功业，以为轶尧、舜，驾汤、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简而无自矜之意。此所以诒厥子孙，享四百年之祚欤？

“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诏也。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盖已见于此诏矣。刘向称贾谊，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伊、管岂可并言哉？林少颖论之曰：“王、霸之无辨，汉世为尤甚。拟人之非伦，汉儒为尤甚。尊王绌霸，言道义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与焉。若儒雅，则列董仲舒于公孙弘、儿宽之间。汲黯之直，岂卜式之俦哉！史笔之褒贬，万世之荣辱，而薰莸浑殽如此，谓之比良迁、董，可乎？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按，《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

“与父老约”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盖仿此语而失之。

淮阴侯羞与樊哙伍，然哙亦未易可轻：谏留居秦宫，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

吴斗南为《汉书刊误补遗》，朱文公答书曰：“刘氏所断句，如《项羽传》‘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儒林传》‘出入不悖所闻’，皆与《史记》合。‘为原庙渭北’，见一书‘庙’、‘渭’之间有‘于’字。刘氏所疑亦有误，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

《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因之。文公《语录》以此事为虚。

《文章缘起》有汉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传》：“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汉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决廷尉狱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陈留吏垦田之牍。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仅见于《通典·刑法·杂议》。

《武帝纪》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

爱也。”或云：“古写本无注《汉书》作‘而肆赦所以见爱也’。”

魏丁仪《周成汉昭论》云：“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与夫始者。”

《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货殖传》云：“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以《艺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尽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货殖传》误。《史记正义》云：“刘向《别录》亦云‘李悝’。”

贾谊《赋》“见细德之险微”，颜注云：“见苛细之人，险阨之证。”则“微”当作“徵”。见险证而去，色斯举矣，见几而作。

《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

陆澄注班史，多引《史记》，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标为异说。今其书不传。前辈谓班之于马，时有遗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战，《史》载甚详，而孟坚略不及。

《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匡衡传》注：“今有《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妄说。”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

《刑法志》：“狱刑号为平矣。”《酷吏传序》：“号为罔漏吞舟之

鱼。”《王温舒传》：“广平声为道不拾遗。”曰“号”，曰“声”，谓名然而实否也，书法婉而直。

《平当传》云：“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愚谓周勃、亚夫父子为相，事业过韦、平远甚，班孟坚其忘诸乎？

《艺文志》：“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愚谓《忠臣传》当在史记之录，而列于阴阳家何也？《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

董公之名不闻，鲁两生之氏不著。仁义之说，如山川出云，时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礼乐之言，如凤翔千仞，非燕爵之网所能罗。古之逸民也。

陈万年为三公，而教其子以谄；范滂、姜叙之母一妇人，而励其子以义。二汉风俗，以是观之。

一梁以折七国之锋，一琅邪以续典午之绪，封建可以支变故。安平之功，以画邑之王蠋；南阳之兴，以东郡之翟义。节行可以回人心。

辛庆忌之救朱云，张万福之拜阳城，服儒衣冠者亦可愧矣。

《功臣表》：“靡有孑遗，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颜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耗’。”《冯衍传》“饥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语犹然，或古亦通乎？”

卫绾“以戏车为郎”，《盐铁论》：“贤良曰：戏车鼎跃，咸出补史。累功积日，或至卿相。”鼎跃，东方朔所谓鼎官，邹阳所谓鼎士也。

《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注不载五属国之名。《表》云“三年”。考之《地理志》，属国都尉，安定治

三水，上郡治龟兹，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泽，张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属国，置于宣帝时，不在五属国之数。

张良，张仲三十代孙，张老十七代孙。《张氏谱》云：仲见《诗》，老见《春秋》、《礼记》。

《史通》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传，未见其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记其客游临邛，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载本传，如贾谊《新书》末篇，故以为《自叙》欤？

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汉财用之数，大略见此。

何武曰："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李寻曰："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寝谋称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节义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其语见吴步骘疏。

西汉末，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仕于莽。见《龚鲍传》。孔休、蔡勋、刘宣与卓茂、龚胜、鲍宣同志，不仕莽时。见《卓茂传》。王皓、王嘉并弃官。见《李业传》。《汉史》不能表而扬之为《清节传》，而仅附见其名氏，然诸君子清风肃然，立懦夫之志于百世之下，不待传而彰。

《论衡》："孝明之世，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栘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子长纪黄帝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子云书不传，平仲未详其人，孟坚颂亦亡。

荀爽《对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注引仲舒《对策》。愚谓制度之别，必有其书，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对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法真历年不窥园。赵昱历年潜思，不窥园门。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何休不窥园者十七年。

号万石者五家：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冯扬为弘农太守，八子皆为二千石，亦号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号万石严妪；秦袭为颍川太守，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号万石秦氏；唐张文瓘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号万石张家。

汉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后汉太尉再入二人，刘矩、马日磾；三入一人，胡广。司徒再入二人，鲁恭、胡广。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长孙无忌至裴枢；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郑畋；四入三人，韦巨源、姚元之、韦安石；五入三人，萧瑀、裴度、崔胤。

《宋·礼志》云："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愚谓四事唯丧纪、庙制先儒议其失。

扬雄《河东赋》："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注："伦，古善御者。"愚尝考《韩诗外传》："孔子云：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至于颜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颜伦善御之事也。书此以补《汉注》之阙。

秦亡于婴，而莽立婴以嗣平，速汉之亡也。

张竦答陈遵曰："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陈无己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难工，处者易持。"吕成公《书赵忠定父行实后》云："处者易持，出者难工。"皆本张竦之意。

杨盈川《隰川令志》云："代恭王之子郢客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华校正》，以为楚元王子郢客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详。愚按《汉书·王子侯表》："士军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严延年劾奏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朝廷肃焉。"吕成公谓："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齐之后，一人而已。"沙随程氏谓：延年女罗紨，为昌邑王贺妻，生子女持辔。惟汉人风俗之厚，故不以为嫌。王元石曰："宣帝时，有大议论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胜言武帝不宜立庙乐，有司谥故太子曰'戾'。皆后世有所不能。"刘应起时可奏疏谓："当使近习畏辅相，辅相畏台谏。若申屠嘉能使近习畏之，若严延年能使辅相畏之。"

晁错对策，首云："平阳侯臣窋等所举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自言所举之人及其官爵无所隐。汉制犹古也。自后史无所纪，唯唐张九龄对策，首云："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糊名易书之法密，不复见此矣。道坚，鲁王灵夔之孙，本传称其"方严有礼法"，是以能举九龄。而秉史笔者不书于《传》，仅见《九龄集》。

皇甫谧《高士传》云："成公者，成帝时自隐姓名，常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时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坚讥太史公之"退处士"，而不为逸民立传，是以有目睫之论。

《高帝纪》："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此谥议之始也。崔駰《章帝

谥议》，见《太平御览》。

欧阳子曰："始为朋党之论者，甚于作俑。"愚考汉史，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谋议，弘恭、石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欲专擅权势。"朋党"二字始见于此，遂为万世之祸，可谓"一言丧邦"。

何武为沛郡太守，决富家翁之子之讼，夺女财以与子，谓翁之思虑弘远。事见《风俗通》。乖崖断杭民子婿之事，其意类此。

《古今人表》许繇、巢父为二人。谯周《古史考》："许由夏常居巢，故一号巢父。"则巢、许为一人。应休琏又谓之山父。

《儒林传》"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萧该《音义》："案《风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汉有屯莫如，为常山太守。'按，此莫如姓非毛，应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沟洫志》云："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颜师古注："屯，音大门反。"而隋室分析州县，误以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证之，则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为氏，于此可考。《广韵》云："《后蜀录》有法部尚书屯度。"徒浑切，与萧该音不同。

王式以《诗》授褚少孙，《褚氏家传》云："即《续史记》褚先生。"沛人，为博士。

田何子装，《释文序录》作"子庄"。《高士传》云"字庄"。

《楼护传》云："论议常依名节。"东莱谓："居五侯之门而论名节，犹为盗跖之徒而称夷、齐也。"陈群为曹操掾，而《传》云"雅杖名义"，其能免楼护之讥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号侯。"裴松之谓："今之虚封，盖自此始。"按《汉·樊哙传》："赐爵封号贤成君。"颜注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则虚封非始于建安也。

《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之名本于此。

壶关三老茂，《汉武故事》以为郑茂。颜师古曰：“荀悦《汉纪》云‘令狐茂’。”今《汉纪》本脱“令狐茂”三字。《御览》：“《上党郡记》：令狐徵君隐城东山中。”

《张敞集》：“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报书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赐，必以及乡人。敞谨分斯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其言有儒者风味。

宣帝以刑余为周、召，非独弘、石也。平恩侯亦刑余，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祸汉，自宣帝始也。

《宣纪》：“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应劭曰：“张敞、萧望之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絜身为廉，其势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与《汉纪》不同。

《黄霸传》“鹞雀”，颜氏注：“当为‘鴅’。”徐楚金考《说文》，当为“鴅”。

《皇极经世书》：“惠帝崩，立无名子为帝。”王陵争非刘氏而王，而宫中已有非刘氏而帝者矣。

贾捐之上书罢朱崖。杜佑云：“捐之，谊之孙，高见实类其祖。”

汉之刘歆，魏之元韶，卖宗国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张文潜《文帝论》谓：“绛侯之迹，异于韩、彭者无几，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报之也。”其说太过。贾谊“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乃正论也。

扬雄自比孟子，而《校猎赋》乃曰“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

徒”。学孟子而尊杨、墨，与《法言》背驰矣。

楼护之执吕宽，小人之不义者也，不当传于《游侠》。《法言》独称“朱家之不德”，以为“长者”。楼护，朱家之罪人也。

让，美德也，然当审其是非。赵充国不归功于二将军，君子以为是；颜真卿归功于贺兰进明，君子以为非。

刘道原曰：“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

《汉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于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太平御览》。

匈奴遗汉文帝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突厥致书隋文帝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西山先生称：“天台刘深父每举史传，数百千言。汉许后《上成帝书》，于班史为隐僻处，学者多不道。一日，对客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无一字差。”前辈读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张良所学，《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光武诏报臧宫、马武，引《黄石公记》。《隋志》有《三略》三卷。《馆阁书目》云：“恐后人依托为之。”近世有《素书》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义，曰安乐。晁公武云：“厖乱无统，盖采诸书成之。”谓晋有盗发张良冢者，于玉枕中获此书，亦依托也。《初学记》又引《黄石公阴谋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对策，愿“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

考问以尽其材”。《传》谓“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考之《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所谓学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礼官劝学之诏，于是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儒林传》所载其著功令也，详于取而略于教，不过开禄利之涂而已。明经而志青紫，教子而拟籯金，孰知古者为己之学哉？傥以仲舒为相，使正谊明道之学行于时，则学者兴于礼义，庶几三代之风，岂止“彬彬多文学之士”乎！

韩信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无节，不为州里所称；主父偃学从横，诸儒排摈不容；李陵降匈奴，陇西士大夫以为愧。秦汉之后，乡党清议犹严也，是以礼官劝学，则曰“崇乡里之化”。

卷十三

考史

翟公巽谓："范蔚宗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丛陋乃尔，岂笔削未定，遂传之耶？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其书未见。

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

吕成公谓："马援还书，王昶戒子，举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过，言未脱口而已自言人之过，何其反也？"

《东观汉记》：光武诏曰："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公孙述传》："帝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见《文选》注。

明帝为太子，谏光武曰："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夫禹、汤之道，尧、舜之道也。不以圣人之道养性而取诸黄、老，谓之"学通《尚书》"，可乎？以无逸之心，明立政之体，君道尽矣，何羡乎黄、老！

"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汉尚书作诏文。见《周礼》注。尚书郎，乃今中书舍人。见《通典》。

锺离意谓“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本于《荀子》。黄琼谓“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本于《春秋考异邮》。

郅恽上书王莽云：“取之以天，还之以天。”莽犹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于殷纣之世也。

鲁丕《对策》，见袁宏《纪》，而范史不载。

《文苑传》自东汉始，而文始卑矣。

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于是三省分矣。

为杜密之居乡，犹效陈孟公、杜季良也。为刘胜之居乡，犹效张伯松、龙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择。

东汉有佛书，而诸臣论议，无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传》：《西都赋》云：“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二句为对。白闲，犹黄闲也。注云：“弓弩之属。”《御览》引《风俗通》：“白鵰，古弓名。”《文选》以“闲”为“鵰”。非禽名也。

《东都赋》“正予乐”，依谶文，改乐为《大予》。《文选》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为“正乐”。今本作“雅乐”，亦误。盖五臣本改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图》曰：“夏德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为御龙氏。”《括地图》之说本于此。然蔡墨谓“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赐氏曰御龙”，非禹也。

《文选·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论》：“永宁诏曰：‘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汉安帝年号；元始，崔寔字也。《后汉纪》不载此诏。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谓“见当时风俗及其治家整齐，即以严致平之意”。

崔寔《政论》云：“谚曰：‘一岁再赦，好儿喑哑。’”唐太宗之言盖出于此。“儿”与“人”同，如以“可人”为“可儿”。

刚者必仁，佞者必不仁。庞萌为人逊顺，而光武以托孤期之，不惟失于知人，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鸿飞冥冥也。“怀仁辅义”之言，岂特规侯霸哉？

东汉三公，无出杨震、李固之右，而始进以邓、梁，君子以为疵。故《易》之《渐》曰：“进以正。”

《曲礼》、《少仪》之教废，幼不肯事长，不肖不肯事贤。东都之季，风化何其美也！魏昭请于郭泰，愿在左右，供给洒扫。荀爽谒李膺，因为其御。范滂之归，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阙里气象，不过是矣。

仲平二年，昆阳令愍繇役之害，结单言府，收其旧直，临时募顾，不烦居民。太守、丞为之立约。见于《都乡正街弹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苏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为于禁、源怀，忠厚之俗不复见。若章者，难与并为仁矣。

精庐，见《姜肱传》，乃讲授之地，即《刘淑、包咸、檀敷传》所谓精舍也。《文选》任彦升《表》用“精庐”，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谓寺观，谬矣。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洁己，历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余嘉乃勋，应乃懿德，用升尔于王庭，其可辞乎！”文辞温雅，有典诰之风，汉郡国之条教如此。然“历试诸难”，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经注》以为光终，符县人。又引《益部耆旧传》：“符有光洛，疑即“终”字。僰道有张帛。”

刘赣父《东汉刊误》谓：《列传》第七十九注最浅陋。章怀注书，分与诸臣，疑其将终篇，故特草草耳。今观《南匈奴论》“弃蔑天公”，注引《前书》云：“‘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自云为《郭有道碑》独无愧辞，则其他可知矣。其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

《周举传》：“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注：“中国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

郭伋为并州牧，有童儿骑竹马。《史通》云：“晋阳无竹，事不可信。”

《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陈留太守（王）〔王〕况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传》注引《谢承书》曰：“况，章和元年为司徒。”《谢承书》误也。

汉诏令，人主自亲其文。光武诏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明帝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岂代言者所为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朱文公谓“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然晋人已有此论。

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朱子《纲目》以

蜀汉为正统。本习凿齿。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他。此黄权对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他。权将何辞以对？

邵公济《谒武侯庙文》云："公昔高卧，隐然一龙。鬼蜮乱世，其谁可从？惟明将军，汉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气所同。欲持尺箠，尽逐奸雄。天未悔祸，世岂能容？惟史臣寿，奸言非公。惟大夫周，误国非忠。庙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仆童。我实鄙之，筑公之宫。《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万年，仰其高风。"陈寿、谯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陆务观《筹笔驿》诗："运筹陈迹故依然，想见旌旗驻道边。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公济之文盖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夭寿，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才四十五，庞士元仅三十六；而年过七十者，乃奉书乞降之谯周也。天果厌汉德哉？

诸葛武侯曰："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太平御览》引《要览》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国魏有篡弑，吴有废立，皆受制强臣。蜀汉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国无内忧，昭烈、武侯之规模远矣。

《水经注》引武侯《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此可以裨《武侯传》之阙。晦翁："欲《传》末略载瞻及子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南轩不以为然，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谓不克肖矣。兵败身死，虽

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耳。以其犹能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此论甚精。”

昭烈谓：“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终身不敢议蜀也。司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敌。《史通》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又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则武侯事迹湮没多矣。

八阵图，薛士龙曰：“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新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鱼复，石碛迄今如故。一在广都，土垒今残破不可考。”

君子其潜如龙，非迅雷烈风不起；其翔如凤，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马德操、诸葛孔明俱隐于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隐于黄冠，而出处异。如用之，易地则皆然。

邓艾取蜀，行险以徼幸，阎伯才《阴平桥》诗云：“鱼贯羸师堪坐缚，尔时可叹蜀无人。”

张文潜《梁父吟》曰：“永安受诏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渭上空张复汉旂，蜀民已哭归师至。堂堂八阵竟何为？长安不见汉官仪。邓艾老翁夸至计，谯周鼠子辨兴衰。”其言悲壮感慨，蜀汉始终，尽于此矣。说斋云：“人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魏文喜跃于为嗣之初，大飨于忧服之中，不但以位为乐而已。其篡汉也，哆然自以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与友人宴于松柏之下，为诗云 “乐至忧复来”，又云“可不极娱情”，其末流至于阮籍。礼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晋傅玄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然则放旷之风，魏文实倡之。程子谓：“东汉之士，知名节

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愚谓东都之季，彧附曹，群忘汉，荃蕙化为茅矣，苦节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魏明帝诏但用郑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

魏以不仁得国，而司马氏父子世执其柄。然节义之臣，鬣巨奸之鋩，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毋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郑渔仲谓：“《晋史》党晋，凡忠于魏者为叛臣；《齐史》党齐，凡忠于宋者为逆党。”《史通》亦云：“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蒋子《万机论》。

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魏文帝诏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言被服、饮食难晓也。俗语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苏文定赞之曰：“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传》：“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汉·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权之识见高于群臣矣，汉儒不及也。

孙权破关羽，而昭烈复汉之志不遂。权称臣于曹操，称说天命，英雄之气安在哉？故朱子曰：“权亦汉贼也。”

《诸葛恪传》注：虞喜《志林》曰：“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亦见《通鉴》。文伟，谓费祎也；长宁，未详其人，盖蜀人也。《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

严畯之逊吕蒙，有郑子皮之风；陆逊之荐淳于式，有晋祁奚之风。吴安得不兴乎？

孙坚与策，皆以轻敌陨其身。权出合肥之围，亦幸而免。

孙休之遣李衡，有汉高帝之度；其讨孙綝，有叔孙昭子之断，吴之贤君也。

孙峻荐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终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汉昭烈托孤于孔明，而权乃托孤于恪，刘、孙之优劣，于此可见。

吴筑涂塘，晋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关。或以涂塘音涂，误也。《元和郡县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诸葛恪东关之胜，亦以此败，其失在于自用。

《史通》云：“《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干两《纪》，孙、檀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曹嘉之、干宝《晋纪》，孙盛、檀道鸾《晋阳秋》。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

李华云："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谓《晋纪论》以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

放翁《丰城剑赋》谓："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室之南迁。"愚谓丰城二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所谓孔章者，即雷焕也，盖次宗之族。此刘知幾所云庄子鲋鱼之对，贾生服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而唐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因而信之，误矣。颜师古注《汉书》，凡撰述方志、新异穿凿者，皆不录。注史犹不取，况作史乎？《豫章记》见《艺文类聚》。

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刘知幾亦以为非，而致堂乃谓元帝冒姓司马，过矣。

《演蕃露》云："晋郭展为太仆，留心于养生，而厩马充多。潘尼为《太仆箴》，叙列其事，皆推养生而致之于马。"今按，郭展事见《晋诸公赞》。潘尼为《乘舆箴》，见《晋书》，非《太仆箴》也，盖误以二事为一。

《后妃传赞》"持尺威帝"，《庾亮传论》"牙尺垂训，帝深念于负芒"。按，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答曰：'党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诸庾，甚惧。"

阮嗣宗《苏门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其有感于师、昭之际乎？然劝进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诛？

反镜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赞闵子骞云："圣既拟天，贤亦希圣。"周子前已有此语矣。

东坡谓刘壮舆曰："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陈忠肃亦曰："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庾翼谓："天公愦愦。"李文饶曰："昔秦时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吁！为天者亦难矣。《诗》云："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是之谓知天。"天醉"，见张衡《西京赋》、庾信《哀江南赋》。

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

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其深识远虑，非清谈之流也。颜延之于七贤，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涛，犹碔之于玉也。

康节邵子《西晋吟》："有刀难剖公闾腹，无木可枭元海头。祸在夕阳亭一句，上东门啸浪悠悠。"考之《晋史》，贾充纳女以壬辰，刘曜陷长安以丙子，相去才四十五年。奸臣、孽女之败国家，吁，可畏哉！近世贾妃之册以壬辰，而宋之祸亦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无大赦。汉、唐有大赦而无郊赦。故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愚谓，晋王彪之答简文云："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常谓非宜。"则郊赦东晋有之，非始于五代也。

《通鉴》："秦兵既盛，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与玄围棋赌墅。"《纲目》删"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二句，则围棋为张玄乎？谢玄乎？《世说》注引《续晋阳秋》

曰："与兄子玄围棋。"然二玄当如《汉书》叙臣胜、臣夏侯胜，以姓别之。

王导之孙谧，授玺于桓玄；谢安之孙澹，持册于刘裕。此朱子所以叹嗣守之难也。无忝乃祖，一陶渊明而已。

桓玄篡逆，卞承之谓宗庙"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乱臣贼子祭及其祖，可以长世乎？斯言不当污简牍。

《晋史·忠义传》可削者三人：韦忠不见裴頠，辞张华之辟，初节亦足称矣；而仕于刘聪，为之讨羌而死，非为晋死也，谓之忠义，可乎？王育仕于刘渊，刘敏元仕于刘曜，舍顺从逆，皆失节者也，忠义安在哉？唐之修《晋史》也，许敬宗、李义府与秉笔焉，是恶知兰艾鸾枭之辨？

陶渊明《读史》述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先儒谓："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读者不之察尔。颜延年《诔渊明》曰"有晋征士"，与《通鉴纲目》所书同一意。《南史》立传，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谓扶老藤也。见《后汉·蔡顺传》注。

渊明《与子俨等疏》，"颍川韩元长"谓韩融，韶子，《后汉》有传。"济北泛稚春"谓泛毓。《晋书》有传。集云范稚春，误。《南史》泛幼春，盖避唐讳"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贤题咏，独颜鲁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鲁公诗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苦不就，舍生悲拖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与孤云远，辩随还鸟泯。"见《庐山记》，集不载。

乐广客蛇影，与《风俗通》所载杜宣事同。

苍蝇传赦，《异苑》以为晋明帝，与《苻坚载记》同。

嵇康，魏人。司马昭恶其“非汤、武”，而死于非辜，未尝一日事晋也。《晋史》有传，康之羞也。后有良史，宜列于《魏书》。

司马师引二败以为己过，司马昭怒王仪“责在元帅”之言。昭之恶，甚于师。

刘殷失节于刘聪，而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大节已亏，其言之是非不足论也。

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苻坚。灭其三，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

晋简文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忧主辱。”东魏孝静帝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晋之德泽浅矣。”姚弋仲曰：“亟自归于晋。”王猛曰：“勿以晋为图。”人心知义，非后世所及也。

南丰《记王右军墨池》云：“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愚谓右军所长，不止翰墨。其劝殷浩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谓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其遗谢万书，谓随事行藏，与士卒同甘苦；谓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非当世所宜。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艺掩其德，谓之“一能”，过矣。

“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如“得臣犹在，忧未歇也”。觇国者以人为轻重。

《宣帝纪论》：“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出《淮南子》。

杨盛不改义熙年号，其志如陶靖节，孰谓夷无人哉？盛，武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为辱，似知耻矣，而失节于桓温之九锡，耻安在哉？

《谢邈传》：“孝武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通鉴》云：“帝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徐邈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此一事也，《晋书》以为　谢邈，《通鉴》以为徐邈，必有一误。

晋之伐吴，杜预曰：“孙皓或怖而生计，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隋之伐陈，文帝投柝于江，曰：“使彼惧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识，若优于预矣。以时考之，吴犹有死守之臣，杜预所以诡形而不敢露；陈不闻力战之将，隋文所以衡行而无所忌。预之言近乎实，文帝之言非其诚也。

《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何好庄、老；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孙绰转相祖尚，而《诗》、《骚》之体尽矣。”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

梁武帝敕群臣，自太初终齐，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起上古终宋，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书亡传。《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周朗有“椟带宝，笥着衣”之论，司马文正公有“耳视目食”之说，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陈留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

也。宋之篡晋，逾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

徐羡之、傅亮、谢晦之死，犹晋之里克、卫之宁喜也，文帝不失为叔孙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叶少蕴云："齐武帝欲为裴后立石志墓中，王俭以为非古。或以为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作志，墓有铭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马越女冢铭》，隋得《王戎墓铭》，为自晋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书《张衡墓铭》，则墓有铭，自东汉有之。"周益公谓：铭墓三代有之。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槃。东汉志墓，初犹用砖，久方刻石。

张融风止诡越，齐高帝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赞米元章云："是千载人，不可无一。"

南丰序《齐书》曰："萧子显之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谓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

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萧道成之篡夺，顺之为爪距，岂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时钱陌减，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

后魏葛荣陷冀州，贾景兴称疾不拜，每扪膝曰："吾不负汝。"伪楚之僭，喻汝砺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以"扪膝"自号，盖本于

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

北齐魏长贤曰：“王室板荡，彝伦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闻其语；有犯无隐，未见其人。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女不怀归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质有年，安可自同于匹庶？”其言凛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与之同传，兰艾混殽甚矣。长贤，徵之父也。

高洋之恶，浮于石虎、苻生，一杨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执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绯绿袍，始于隋大业六年。

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通鉴》晋元兴三年引方等论，《纲目》但云“萧方”，误削“等”字。

晋之篡魏以贾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陈以杨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犹李敬业之于勣也。炀、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扑其燎，可乎？

祖君彦檄：“光武不隔于反支。”乃明帝事，见王符《潜夫论》。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偶年之忌见于此。

梁武帝策锦被事，刘峻以疏十余事而见忌。又问栗事，沈约以少三事而为悦。君之于臣，争名记诵之末。“燕泥”、“庭草”，于隋炀何议焉？

李仲信垕为《南北史世说》，朱文公谓：《南北史》凡《通鉴》

所不取者，皆小说也。

隋万宝常听乐，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隋之不久，不待听乐而知也。师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宝常之言，复三代之乐，其能久乎？宝常之先见，不逮房玄龄。

徐楚金云：“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

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魏节闵帝阳瘖避祸，至于八年，终身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

“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宋石头城之谣也。“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陈鲁广达之留名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质之移檄也。“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燕贾坚之固守也。“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则有齐新野之刘思忌。“宁为赵鬼，不为贼臣”，则有赵仇池之田崧。“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则有魏樊城之庞悳。“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则有晋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风劲气，如严霜烈日，千载如生。其视叛臣要利者，犹犬彘也。

韦孝宽知兵而不知义。尉迟迥之讨杨坚，所以存周也。孝宽受周厚恩，乃党坚而灭迥。坚之篡也，孝宽实成之，难以逭《春秋》之诛矣。

杨坚以后父篡国，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坚之谓矣。莽、坚之女，皆节妇也，为其父者，亦少愧哉！

颜见远死节于萧齐，其孙之仪尽忠于宇文周，常山、平原之节

义，有自来矣。

卷十四

考史

唐府兵之数，《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陆贽云："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杜牧云："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旧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会要》云："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诀》云："五百九十三。"《邺侯家传》云："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关内二百七十三，余九道二百九十三。参以《志》、《传》，差互不齐。神宗问："何处言府兵最备？"王文公对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然府数与诸书亦不同。

了斋云："颜回配飨先圣，其初但为立像，至开元中，始与十哲合为一座。"按《唐志》：开元八年，"诏十哲为坐像"。《集古录》："李阳冰《缙云孔子庙记》云'换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盖独颜回配坐，而闵损等九人为立像。阳冰修庙在肃宗上元二年，其不用开元之诏，何也？"

《魏徵传》："帝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新史》润色之语也。《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尝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新史》于《罽宾传》又云："惟魏徵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鉴》考之，与《政要》所载同一事。或谓太宗以既效自满，非也。

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

《新史》论张公谨之抵龟，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纪人伦之大变也，曾是以为投机乎？晋栾书将弑厉公，召士匄、韩厥二人，皆辞。太宗临湖之变，问李靖、李勣二人，皆辞。靖、勣贤于公谨远矣。

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

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

锺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勗之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之，恶之不可揜如是。臧坚以刑人之唁为辱，此何人

哉！林甫、国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见于此。李揆当国，以子姓事辅国，不耻也，绍京何责焉？

《郑薰传》云："宦人用阶请荫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文苑英华》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

席豫未尝草书，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然豫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无私，其迷国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谨哉？《唐史》立传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讳称字。　孔光党王莽，则不言温室树不足以为谨；席豫党禄山，则未尝草书不足以为谨。

《容斋续笔》辩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愚按《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

《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致堂谓："德裕岂有是哉！杜悰，李宗闵之党，故造此语以陋文饶，史掇取之。以文饶为人大概观焉，无此事必矣。"愚案，此事出张固所撰《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信也。

《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愚按，崔圆相肃宗，在泌前。《会要》：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圆为辞，《传》误矣。

韦济试理人策第一。致堂谓："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愚考《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盖逢君之恶者，不但实不副言也。少陵《赠韦左丞诗》，即济也。

《旧史·敬宗纪》："李翱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愚谓翱为韩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数其过，可谓直矣。求知制诰，乃诬善之辞。荆公尝辩之曰："世之浅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学庵笔记》云："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愚观李文简《历代宰相表》云："中书、门下，班序各因其时。代宗以前，中书在上；宪宗以后，门下在上。大历十四年，崔祐甫与杨炎皆自门下迁中书，不知何时升改。"放翁所记，盖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书画"诺"，本朝至道初改为"准"。此东宫画诺也。陆龟蒙《说凤尾诺》云："东宫曰'令'，诸王曰'教'，其事行则曰'诺'，犹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晋元帝为琅琊王，批凤尾诺，南齐江夏王学凤尾诺，则诸王亦画诺矣。《后汉书》云"南阳宗资主画诺"，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则郡守、刺史亦画诺矣。

《唐六典》、《开元礼》宣示中外，未有明诏施行，见《吕温集》。南丰谓《六典》"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

《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刘秩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时无贤才，臣之罪也。"元稹

守同州，《旱灾自咎》诗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秩、稹可谓知所职矣。其言不可以人废。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简、宗闵、适之、岘、知柔。《传》止云九人，盖不数福、宗闵。宗室为状头有李肱。

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兴复制科，止得李垕一人。

唐宏词之论，其传于今者，唯韩文公《颜子不贰过》。制举之策，其书于史者，唯刘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见《邺侯家传》。邺侯家多书，有自来矣。

《艺文志》：“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直弘文馆。”《李泌传》云：“开元十六年，员俶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帝异之。”年岁皆不同。盖《泌传》所载，本《邺侯家传》，当以《志》为正。

韦应物，史逸其传。沈作喆为《应物传》，叙其家世云：“夏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盖据林宝《姓纂》。《唐书》韦待价乃挺之子，武后时拜文昌右相。岂二人同名欤？当考。

刘辟乱于蜀，其嫂庾氏弃绝不为亲。白乐天为诗《赠樊著作》，与阳城元稹、孔戡并称，欲其著书编为一家言。而《唐史》于庾氏无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记南内龙池，程泰之《雍录》谓“谄辞皆出李林甫，而非张九龄所得知也”。愚按，《九龄集》有《龙池圣德颂》，则夸诩符瑞，虽贤者不免。

郑余庆采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后唐刘岳等增损其书，司马公《书仪》本于此。

唐开元之任将，以久任而兆乱，其权颛也。我艺祖之任将，以久任而成功，其权分也。《柳氏家学录》谓：贞观故事，边将连帅三年一易，收其兵权。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于数易也。

忌日行香始于唐，崔蠡奏罢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于非福，则是谄祭；忏于无罪，则是诬亲。"其言不行。

诚斋《易传》云："文宗陷于宦寺之险，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于程异、元稹浸润之内。"愚谓，稹在穆宗时，异在宪宗时，非文宗事也。

颜鲁公为《郭汾阳家庙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险夷概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鲁公亦允蹈之。

杨绾《赠官制》云："历官有素丝之节，庇家无匹帛之余。"史臣谓："当时秉笔者无愧色。"

唐时午日，扬州江心铸镜供进。又千秋节，进镜。潏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镜，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径八寸，重五十两。盛露囊，千秋节戚里皆进。《华山记》云："弘农邓绍八月晓入华山，见童子执五彩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风土记》："以五彩结眼明囊。相传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饮之而长生。"皆八月中事。

《旧史·德宗纪》："贞元六年，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二月乙亥，诏送还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韩愈传》云："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寺名与前不同。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萧颖士《与韦述书》，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汉元十月，终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于《左氏》取其文，《穀

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然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

杨文庄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阅《讳行录》，悉能记之。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起兴元元年，尽大中七年。宋敏求续为《后录》五卷。

《温彦博传》“我见其不逮再稘矣”，出《说文》引《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李密传》“敖庾之藏，有时而僞”，出《诗》“王赫斯怒”郑笺：“斯音赐，尽也。”《新史》尚奇类此。

马总《通历》所载“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论》。《略论》五卷，起太昊，讫隋，假公子问答。

李翱为史官，请作行状者，指事说实，直载其词。然我朝名公秉笔，亦有误者。欧阳公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太后寿。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后老泉编《太常因革礼》，有已行之明验，质之欧公。公曰：“谏而不从，碑误也。”东坡为《张文定铭》云：“神宗问：‘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臣所草。’”李微之考《国史》，誓诏在庆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为学士。封册乃宋景文撰。朱文公为《张忠献行状》，其后语门人云：“向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后看《光尧实录》，其中多有不相应处。”以三事观之，罔罗旧闻，可不审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开元四年升祔。此失礼之始也。

龙朔改左右散骑常侍曰左右侍极，《职源》误以左史为左侍极，而近世制词多踵其误。

石林序卢鸿一《草堂图》云："《唐旧史》鸿一，盖二名，与《中岳刘真人碑》所书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据。当以《旧史》为正。"愚案，南齐张融曰："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明，越人以为鸟，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鸿一"之义取于此。

《考古编》以《通鉴》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请解机务"，"诏断表"，为今"断来章"之祖。愚按，《晋·山涛传》：手诏曰："便当摄职，令断章表。"此断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韩、柳方驾，而其行殊；元、白齐名，而其操异。管、华，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以贪虐诛。京始末见《云溪友议》。此奸臣名氏之同者。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两曾参、两毛遂，则贤否分矣。两毛遂见《西京杂记》，员半千诗用之。

颜鲁公为刑部尚书，有举家食粥之帖。盖自元载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既相，奏加京官俸。鲁公以绾荐，自湖州召还，意者俸虽加而犹薄欤？

李康《运命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宝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本杜牧所作《方玄墓志》。本朝建隆诏亦云："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愚按《理道要诀》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手写籍书。梁尚书令沈约，位已崇高，议请宝重。"盖误以傅隆为沈约也。

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遍检新、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

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

萧遘与其子三儿生日诗曰：“吾家九叶相，尽继明时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此云九叶，《宰相世系表》：梁贞阳侯之后有邺，相宣宗。

姚崇十事，见《开元升平源》，《通鉴》不取。

王起广《五位图》，《旧史》云《五运图》。

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即本传所谓“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者也。今《集》中阙。

“绯衣小儿”之谣，《朝野佥载》谓裴炎也，而张权舆以谗裴度。

韩文公子昶，虽有“金根车”之讥，而昶子绾、衮皆擢第，衮为状元。君子之泽远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蛤蚶之属。见《昌黎集》。元稹为越州，复奏罢之。见《白乐天集》。盖尝罢于元和，而复贡于长庆也。

毕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构传》，盖取韩文公所撰《毕坰志》，然炕之名不书于《忠义传》，故文公谓“广平死节，而子不荷其泽”。愚谓广平之节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颜平原也，《通鉴》亦不书其事。

广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斩程元振。于是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已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史·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

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唐史》不为伉立传，故详著其事，俾览者知词臣之献替，不独陆贽、李绛也。

东坡谓：“学韩退之不至，为皇甫湜；学湜不至，为孙樵。”朱新仲曰：“樵乃过湜，如《书何易于》、《褒城驿壁》、《（何）〔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补治道。”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邓名世谓：稍能是正数十条，而齐、秦之属，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为复姓，又不胜其谬。郑樵谓宝不知自姓所由来。

刘允济曰：“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受金事未详。

刘知幾领史事，言“五不可”，曰：“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文粹》云：“王韶直书，见雠贵族。”“宋王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当从《文粹》为王韶。《新史》误以“韶”为“劭”。韶之弑君之贼也，身为枭獍，而秉史笔，其谁服之！《传》曰：“无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战，必锦裘绣帽自表，而晟以胜；宋殷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而孝祖以败。兵岂有定法哉？

闽俗比中州，化于善也。蔡人过夷貊，化于恶也。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

奸臣唯恐其君之好学近儒，非独仇士良也。吴张布之排韦昭、盛冲，李宗闵之排郑覃、殷侑，亦士良之术。

杜佑《理道要诀》，朱文公谓非古是今之书。

魏郑公曰："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于汲黯、卫青、公孙弘，明皇之于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见矣。《中庸》之尊贤，必以修身为本。

"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孟诜之言也。《观物外篇》取之。

张文潜云："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而起于节度之有功。"愚考方镇之强，始于仆固怀恩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帅河北，非有功之将也。

司空图《房太尉》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以司空表圣之言观之，则琯建此议，可以破逆胡之胆。《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唯程致道著论发扬之。晋以琅邪立江左之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琯可谓善谋矣。

《通鉴》：刘蕡"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鉴》云："终于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当从《唐鉴》。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

颜真卿、郑畋以兴复为己任，倡义讨贼，其志壮矣。真卿权移于贺兰进明，畋见袭于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与诚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丧议汉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

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庆历中，诏官其四世孙奕。

仆固怀恩叛唐，李日月为朱泚将，而其母皆知逆顺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与韦陟论战守，曰：“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若夫军旅，则公不如我。”陟无以应。古者治军，有军礼焉，楚得臣以无礼败，晋文公以有礼胜。礼莫大于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没，盖以礼与军旅为二物也。

《唐鉴》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

独孤及《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历八年。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常衮建中初为闽人设乡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畤为博士，执许敬宗之谥不改，无忝河汾之学矣。

许敬宗谥缪，而更曰恭；陈执中谥荣灵，而更曰恭。二事　相类。

武德初，以隋张衡死非其罪，谥曰忠，是奖弑君之贼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为忠也。汉大纲正，见于戮丁公；唐无三纲，见于赠张衡。

《朝野杂记》曰：“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其说本程沙随。

欧阳子书“唐六臣”于唐亡之后，贬其恶也；朱子书“晋处士”于晋亡之后，表其节也。一字之惩劝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叹曰：‘此致治之本也。’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

欧阳子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也！

欧阳子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按，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璵为祠祭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汉明帝以后有上陵之礼，蔡邕议以为“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旧唐书》开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野祭，盖起于此。朱文公谓：“汉祭河，用寓龙、寓马，以木为之，已是纸钱之渐。唐范传正谓‘唯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本朝钱邓州不烧楮镪，吕南公为文颂之。”

《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天子之废置出于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尔之报，在其后人。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本朝复纳绫纸钱，淳熙元年始免。

周显德六年，始去符契，专以印章为验。

欧阳子、司马公之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欠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唐后主不肯和亲而亡，石晋父事契丹而兴。晋之兴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维翰之兴晋，即所以亡晋也。

朱温之兄全昱，杨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万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李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按《五代通录》李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汉·地理志》：陈留有外黄、小黄县。《五代史记》改"小黄"为"下黄"，误也。当从《通录》。

卷十五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　："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余顷，反减赋七十一万余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余。"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

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熏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余。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徵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徵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

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案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乂，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丑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今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筦。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筦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

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閤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illegible]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辞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不著，《馆阁书目》有《郑条集》一卷。条，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吕成公《与朱文

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惑。”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他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烨，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耳。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

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

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三〕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鋻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余。”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运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

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搢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法，以中等为可行。张方平论盐法，以再榷为不可。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蘧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

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谍，用缀轶遗。

孝文十二年，河决酸枣东，溃金隄。

陈留郡酸枣县，今属开封府。秦拔魏置县。地多酸枣，因以为名。金隄河隄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隄，"汉文时河决金隄，即此"。王尊为东郡太守，请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复决濮阳瓠子，注巨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输。《后汉》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今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勃海郡，在勃海之滨。今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济州巨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即巨野也。《禹贡》："大野既猪。"清河郡鄃县，《通典》：鄃故城在

德州平原县西南。大名府夏津县，本鄃县。程氏曰：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筑宣防宫。

《水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县北十里为瓠河口，亦谓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龙渊宫，俗名瓠子宫，亦名宣房宫，在濮阳县北十里。”决河，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汉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泽县有瓠子河。”澶州濮阳县有瓠子口。万里沙在莱州掖县。济州东阿县有鱼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东阿，今属郓州。

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河渠书》：“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臣瓒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时不注也。”贝丘，贝州清阳县。熙宁四年省入清河县。漯水，出东郡东武阳，省入大名府莘县、澶州朝城县。至千乘青州千乘县。入海。降水故渎，在冀州南宫县东南六里。《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倾，壅龙门，至于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始于此。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馆陶，今属大名府。《通典》：“魏州贵乡县有屯氏河，大河故渎，俗曰王莽河。章武县，沧州鲁城县，周省入清池县。”《九域志》：“大名府馆陶县、夏津县有屯氏河。南乐县有大河故渎。”

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清河之灵县鸣犊河口。《地理志》：“清河郡灵县，河水别

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灵县，隋省入博州博平县。蓨音条，县属德州，后属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决东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为河平元年。三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济南，齐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

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寻等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

信都，冀州。信都县，禹导河，北过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禹贡》“九河既道”，《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鬴，五曰胡苏，六曰简絜，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经流。”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絜为二。徒骇，《寰宇记》在沧州清池。许商云在成平。马颊，《郡县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记》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即笃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苏，《寰宇记》在沧州饶安、临津、无棣三县。许商云在东光。简絜，《舆地记》在临津。钩盘，《通典》、《寰宇记》在沧州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舆地记》在乐陵。鬲津，《寰宇记》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通典》在饶安。许商云在鬲县。《舆地记》在无棣。太史。不知所在。汉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或新河载以旧名，或一地互为两说，皆似是而非，无所依据。郑氏以为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夫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谓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余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郦道元亦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笃马河在平原县，今德州。乐史以为马颊，误矣。

平当使领河隄，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无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见鲧隄，无禹隄。鲧堙洪水，故无功，禹则导之而已。”

贾让言：“禹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

《水经》：“河水南过河东北屈县唐慈州吉昌。西，注：“《吕氏春秋》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鸿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河水又南过皮氏县河中府龙门。西，又南出龙门口。”注：“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也。”“崩浪万寻，悬流万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龙门，非驷马之追也。”潏水李氏曰：“同州韩城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有禹庙，在山断河出处。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此山尽。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岸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通典》：“绛州龙门县，今属河中府。有龙门山，即大禹所凿。《三秦记》云：‘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黄河北去县二十五里，乃龙门口。《舆地记》：“同州韩城县有龙门山。颜氏曰：‘龙门山，其东在今龙门县北，其西在今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水经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决，水流疏分，亦谓之三门山。”伊阙、碣石，见前。

淇口以东。

《通典》：“淇水出共山，东至卫州卫县界入河，谓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平帝时。今既筑隄理渠，绝

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郡县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汉荥阳县，唐属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汉命王景修渠。”《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曰：“今砾溪口是也。”《水经注》：“王景即荥水故渎东注浚仪，谓之浚仪渠。”

章帝建初三年，罢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县东南，流经五台山北，东南流过定州入海。邓训治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石臼河在定州唐昌县东北。本汉苦陉县，今省入安喜县。《通典》：“岚州宜芳县，即汉汾阳县。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石磴萦委，若羊肠焉。”《水经注》：“案《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

《张骞传》：“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汉武帝以于阗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昆仑。《博雅》曰：“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后汉书·明帝纪》注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朱文公曰：“二书之语似得其实。《水经》言昆仑去嵩高五万里，恐不能若是之远。”《通典》：“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尚书》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后汉书》云：‘西羌在汉金城郡之西南，滨于赐支。’《续汉书》：‘河关县，属金城郡，今积石军。西可千余里，有羌，谓之赐支，盖析支也。’然则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楚辞》注：“《尔雅》：‘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离骚》：“遭吾道夫昆仑。”《九歌》：“登昆仑兮四望。”

灵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兰会西宁湟州积石军。

历代田制考

秦废井田，开阡陌。周显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朱文公《开阡陌辨》曰："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归授之际，必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

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覈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所谓‘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大事记解题》曰：“决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决裂之，不能遽扫灭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使井田不废，何患田之不实乎！”

汉董仲舒请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贫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家属，皆无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为兼并，无以使民兴于廉也。”

赵过教民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传》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左传》：“晋作爰田。”《晋语》云：“作辕田。”辕，易也。《汉·地理志》：“秦商君制辕田。”“辕”与“爰”同，易也。《食货志》：“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师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覈垦田户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阡陌既弊，又为隐覈。隐覈之法，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

后魏孝文太和九年，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刘氏恕曰："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

北齐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地少人众，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林氏勋曰："周制步百为

亩，百亩仅得唐之四十余亩。唐之口分，人八十亩，几倍于古。盖贞观之盛，户不及三百万，永徽唯增十五万。若周则王畿千里，已有三百万家之田，列国不与焉。是以唐制受田倍于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狭乡虽裁其半，犹可以当成周之制。然按一时户口，而不为异日计，则后守法难矣。”既无振贫之术，乃许之卖田，后魏以来弊法也，是以启兼并之渐。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逾制，贾敦颐举没三千余顷，赋贫民。

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请为占田条限。

后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诏艾颖等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会要》云：“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农务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官吏擅到村乡，略无欺隐。除去逃荒，其余顷亩，取两税元额，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苏氏曰：“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变为两税，户无客主，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少而税多。侥幸一兴，税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余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张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

历代漕运考

汉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县东北，至华州华阴入河。刘仲冯曰：“今渭汭至长安仅三百里，固无九百余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滻数大川，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西都赋》：“通沟大漕，溃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兴元府褒城县。出衙领山至南郑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县。出衙领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凤州梁泉县。

河内。

怀、卫二州之地。

东冶，零陵、桂阳峤道。

东冶，福州闽县。零陵郡，南临源岭。永州。桂阳郡，腊岭。郴州。

沮、下辨。

沮县，汉属武都，隋为兴州顺政。沔水发源于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县，汉下辨道属武都，西魏改同谷，唐为成州同谷。《续志》：“下辨东三十余里有峡，中当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辄溢。虞诩

使人烧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

斜谷。

《郡国志》：“右扶风武功县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凤翔府郿县。

魏

陈项、寿春。

《通典》：“颍州，魏汝阴郡，邓艾屯田于此。”陈、项，陈州宛丘、项城县。寿春，见前。《晋志》：“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通典》陈州宛丘县有百尺堰。《隋志》颍川郡北舞县有百尺沟。《郡县志》百尺堰在颍州汝阴县西北一百里。

晋

滍、淯水，杨口。

《汉·地理志》：“滍水出鲁阳县鲁山，东北至定陵入汝。鲁阳，汝州鲁山县。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县西北。淯水出郦县西北，南入汉。”郦故城在邓州临湍县。《通典》：“复州沔阳县，汉云杜县。杜预为荆州刺史，开杨口达巴陵径千余里。内避长江之险，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阳。

石门。

《水经注》：“荥渎水受河水，有石门，谓为荥口石门。”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水经注》："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积石为堨。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陈协造。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许昌许州，今颍昌府许田镇。刘曜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陕，卫，汴，黎阳，汾，晋，渭水，广通渠，大兴城，潼关。

蒲州。河中府。汴州。开封府。黎阳。今濬州。汾州。唐为慈州。晋州。平阳。京兆府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广通渠，在华州，置广通仓。《隋·纪》："幸霸水，观漕渠。"潼关，在华州华阴县。渭水，在万年县北五十里，东流二百四十里，至华阴县，东北流三十五里，自永丰仓入河，谓之渭口。

山阳渎。

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州。

砥柱。

陕州硖石县，今省入陕县。有底柱山，俗名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见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破之，三穿既决，河出其间，有似于门，故亦谓三门。唐太宗勒铭。

通济渠，谷、洛水，板渚，邗沟。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济渠。隋炀帝开导，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河阴后属孟州。汴州有通济渠，隋炀帝开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运，兼引汴水，即浪浧与"蒗蕩"同。渠也。"《隋志》在浚仪县。《九域志》："汴水，古通济渠也，在开封县。"《周语》"谷、洛斗"，注云："洛在王城之南，谷在王城之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山海经》："涧水西北流，注于谷水。"《通典》："谷水本涧水，经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经》："河水又东合泛水，又东迳板城北。"注云："有津，谓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泛水。《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隋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自楚州宝应县北流入淮。

永济渠。

《国史志》："大名府永济县有永济渠。"今省为镇，入临清县。

东莱海口。

东莱郡莱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东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门，河阴，柏崖，集津仓，盐仓。含嘉仓，太原仓。

裴耀卿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泝河而入渭。三门山见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阴县，开元二十二年置领河阴仓。会昌三年属孟州。河清县，咸亨四年置柏崖县，寻省，有柏崖仓。陕州平陆县，三门西有盐仓，东有集津仓。陕县有太原仓。"《六典》："东都曰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

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纳使。刘晏移书曰：“陕郊见三门、集津遗迹。”曾子固曰：“宋兴，承周制，置集津之运，转关中之粟以给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以避底柱之险。《九域志》：“陕州平陆县三门集津镇。”

滻水，望春楼，广运潭。

《地理志》：“京兆府万年县有南望春宫，临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宫，宫东有广运潭。华州华阴县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会灞、滻，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韦坚开。”《会要》：“自华阴永丰仓以通河、渭。”望春楼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据高明，烛幽隐，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风，洋川。

商州上津县。汉长利县。扶风郡凤翔府。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德宗治上津道置馆。洋川郡洋州。溯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汴水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梁州兴元府。

汴水，梁公堰。

刘晏疏浚汴水，见宇文恺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会要》：“开元二年，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堰破漕梗，发汴、郑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滨纪其绩。”

甬桥，涡口，蔡水。

甬桥，在宿州符离县。涡口，在濠州钟离县九十里。杜佑以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东南馈。《通典》：“汴州浚仪县有蔡水。”《九域志》祥符县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设斗门。二年，导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

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开宝六年，改闵河为惠民河。与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

金、商运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桥，东渭桥。

渭桥，《三辅故事》："秦昭王作，长三百八十步。"《郡县志》："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县三里东渭桥，在万年县东。《后汉》注："渭桥本名横桥，在咸阳县东南。"

扬子院，淮阴，项城，颍，濑。

扬州扬子县，今属真州。广明元年，高骈奏改扬子院为发运使。淮阴县，楚州。项城县，陈州。颍水出阳城县阳乾山，东至下蔡，入淮。濑水，《唐志》："陈州濑水县，今改商水县。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山，东入颍。"

后周

汴水埇桥，见前。泗上。

《汉志》有两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县至方与入沛。泗上，今招信军相对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开宝六年改为广济河。自都城北历曹、济及郓，其广五丈，以通东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河造斗门，自荥阳凿渠百余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门，架流于汴，东汇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以京、索河为源。《禹贡》之菏泽。《九域志》在祥符县东明县。

蔡水。见前。

蔡河贯京师，兼闵水、洧水、潩水以通陈、颍之漕，盖古琵琶沟也。元祐四年，知陈州胡宗愈，议古八丈沟可开浚，分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入淮。杨侃《皇畿赋》："天设二渠，曰蔡曰汴。通江会海，萦畿带甸。千仓是兴，万庾是建。"

原武。

原武县，属郑州。

两汉崇儒考

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史记·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水经注》云："《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

背洙泗墙，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水百余步。《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儒林传》：“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道化，好礼乐之国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

晋灼曰：“西京无太学。”公孙弘曰：“请因旧官而兴焉。其肄习之地，则太常也。传授之师，则五经博士也。”《三辅黄图》：“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关中记》：“在安门之东，杜门之西。”何武歌太学下，王咸举幡太学下，则有太学矣。或曰：晋灼以汉初言，《黄图》记武帝时。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

《三辅故事》：“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藏秘书之府。”《黄图》云：“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成帝绥和元年，封孔吉为殷绍嘉侯。匡衡、梅福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刘向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未作而罢。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为褒成侯。

《汉表》：殷绍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县。《后汉·孔僖传》：“平帝时，封孔均，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学，帝还，视之。十九年，又幸太学。中元元年，起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临辟雍，行大射养老礼。十五年，至鲁，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元和二年，至鲁，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作六代之乐，会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于阙里，还幸太学。

《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述征记》："在国子学东二百步。"《汉官仪》："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日于中行大射礼。"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顺帝阳嘉元年、二年，灵帝熹平六年，并临辟雍。"孔子宅，在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东北也。"梅福曰："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永平二年，郡县学校行乡饮，祀孔子，犹未立庙也。梁天监四年，初立孔子庙。唐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庙。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北宫白虎门，于门立观。

顺帝永建六年，修缮太学，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经注》："汉置太学于国子堂东。石经东有一碑，阳嘉八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修太学，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元年，作毕，碑南面刻颂。'"献帝初平四年，太学行礼，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光和五年，幸太学。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太学门外。

《水经注》："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东侧。蔡邕自书丹于碑。《洛阳记》：高一丈许，广四

尺。”

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羡为宗圣侯。

晋封二十三世孙震为奉圣亭侯。后魏延兴三年，封二十七世孙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鲁，亲祠孔子庙，改封二十八世孙珍为崇圣侯。北齐封三十一世孙为恭圣侯。周武帝改封邹国公。隋文帝仍旧封，炀帝改封绍圣侯。唐贞观十一年，封裔孙德伦为褒圣侯。开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后为文宣公。宋太平兴国二年，孔宜袭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无择言不可以祖谥加后嗣，诏封宗愿为衍圣公，今世袭。后魏太和十六年，谥孔子曰文圣尼父。唐贞观二年，升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尊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谥玄圣文宣王；五年，改谥至圣。

卷十七

评文

汪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为一家，而稍与经分。”

《离骚》曰：“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犹曰“哲王”，盖屈子以尧、舜之耿介，汤、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谓之不明也。太史公《列传》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夹漈《草木略》，以兰、蕙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离骚》“滋兰”、“树蕙”，《招魂》“转蕙”、“泛兰”，是为二草，不可合为一。

江离，《史记索隐》引《吴录》曰：“临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乱发。”《广志》为“赤叶红华”。今芎藭苗曰江离，绿叶白华，又不同。《药对》以为麋芜，一名江离。芎藭、藁本、江离、麋芜并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乱人者若芎藭与藁本。”颜师古曰：“郭璞云：江离似水荠，今无识之者，然非麋芜也，《药对》误耳。”《楚辞补注》、《集注》皆缺，《读诗记》：“董氏曰：‘《古今注》谓“芍药，可离”，《唐本草》“可离，江离”，然则芍药，江离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为夷也。阴邪之类，谗害君子，变于夷矣。

“忠湛湛而愿进兮，妒披离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刘更生不能决一石显。“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偏听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陆贽、阳城不能攻一延龄。

宋玉《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淮南子》作"蜎蠉"。《七略》：蜎子名渊，楚人。唐人避讳，改"渊"为"泉"，《古文苑》又误为"洲"。宋玉《对问》"阳春白雪"，《集》云"陵阳白雪"，见《文选·琴赋》注。

刘勰《辨骚》：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洪庆善曰："《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

《艺文类聚·鉴诫类》多格言法语，如曹植《矫志诗》曰："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荀爽《女诫》曰："七岁之男，王母不抱。七岁之女，王父不持。亲非父母，不与同车。亲非兄弟，不与同筵。非礼不动，非义不行。"程晓《女典》曰："丽色妖容，高才美辞，此乃兰形棘心，玉曜瓦质。"姚信《诫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险易不亏，终始如一。"诸葛武侯《诫子》曰："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颜延之《庭诰》曰："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卞兰《座右铭》曰："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司马德操《诫子》曰："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王修《诫子》曰："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羊祜《诫子》曰："恭为德首，谨为行基。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徐勉《与子书》曰："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论》曰："君子不妄动也，必适于道；不徒语也，必经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义；不虚行也，必由于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凡此，皆可为治心齐家之法。若马援、王昶之诫，张茂先之诗，崔子玉之铭，见于史传、《文选》者，不复纪。

《文心雕龙》谓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子政简易，则趣昭而事博；子云沉寂，则志隐而味深；平子淹通，则虑

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选》，详且博矣，然犹有遗缺。尝观《杨荆州诔》“谓督勋劳”，不引《左氏》“谓督不忘”；“执友之心”，不引《曲礼》“执友称其仁”。“谓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笃不忘”也。古字“督”与“笃”通用，以“督”为察，非也。

琼，赤玉也。《雪赋》“林挺琼树”，注以为误。

韩文公《曹王皋碑》云：“王亲教之抟力、句卒、嬴越之法。”《考异》谓：“《秦纪》、《越语》、《世家》皆无‘抟力句卒’之文。”愚按，《左传》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为左右句卒”。注云：“钩伍相著，别为左右屯。”此即谓句卒也。抟力，必秦法，未见所出，《新唐书》作“团”。

“十抽一推”，或谓“推”当为“椎”，未冠之称。按《史记·秦始皇纪》：王翦“什推二人从军”。《索隐》云：“什中唯择二人。”文公语出于此，不必改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盖用佛书“三圣弟子”之说，谓老子、仲尼、颜子也。《纬文琐语》云。

曹子建《诘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诘风伯雨师。韩文公《讼风伯》盖本于此。

《送穷文》“小黠大痴”，按《张敏集·奇士刘披赋》：“古语有之，小痴为大黠，小黠为大痴。”

《欧阳生哀辞》：“闽人举进士由詹始。”史因之。黄璞《闽川名士传》：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记》，信然。欧阳詹之行，获称于昌黎，而见毁于黄璞记太原伎。黄介、喻良能为文以辨。

“太行之阳有盘谷”，在孟州济源县。

韩、柳并称而道不同。韩作《师说》，而柳不肯为师；韩辟佛，而柳谓佛与圣人合；韩谓史有人祸天刑，而柳谓刑祸非所恐。柳以封禅为非，而韩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马退山茅亭记》，见于《独孤及集》；《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岁。《为裴令公举裴冕表》，邵说作；冕大历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请听政第三表》，《文苑英华》乃林逢；《第四表》云“两河之寇盗虽除，百姓之疮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时事；《代裴行立谢移镇表》，行立移镇在后，亦他人之文；《柳州谢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谢上表》也。《舜禹之事》、《谤誉》、《咸宜》三篇，晏元献云：“恐是博士韦筹作。”《愈膏肓疾赋》，晏公亦云：“肤浅不类柳文。”宋景文公谓：《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刘梦得《答子厚书》曰：“获新文二篇，且戏余曰：将子为巨衡，以揣其钧石铢黍。”此书不见于集。《食虾蟆诗》，韩文公有答，今亦不传，则遗文散轶多矣。

《答元饶州论春秋》，又《论政理》，按《鄱阳志》，元藇也。艾轩《策问》以为元次山。次山不与子厚同时，亦未尝为饶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贤”，出《说苑》：“‘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

《饶娥碑》，按魏仲兕大历间乐平令。作《饶孝女碣》，旌其里闾，不言娥死。子厚失于传闻，而史承其误。

《游黄溪记》仿太史公《西南夷传》；皇甫湜《悲汝南子桑》仿《庄子·天运》，皆奇作也。

《王参元书》云：“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尝考李商隐《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遗表》云：“与弟季参元，俱以词场就贡，久而不调。”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隐

《志王仲元》云：“第五兄参元教之学。”

沈亚之《送韩静略序》曰：“文之病烦久矣，闻之韩祭酒之言曰：‘善艺树者，必壅以美壤，以时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乐天《老戒》诗“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皆文公绪言也。

《驴九锡》封庐山公，《鸡九锡》封浚鸡山子。《毛颖传》本于此。

刘梦得文不及诗，《祭韩退之文》乃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郑亚《会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虽有勋伐，而不知儒术；枚皋、严忌善为文章，而不至岩廊。”欧阳公曰：“刘、柳无称于事业，姚、宋不见于文章。”其言简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郑公《砥柱铭》：“挂冠莫顾，过门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履遗而不取。”《盐铁论》云：“簪堕不掇，冠挂不顾。”

梁简文《诫子当阳公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斯言非也。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辞》曰：“陈蕃所憩之家，久记玄录之岁；华歆所闻之语，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记》陈仲举宿黄申家，《列异传》华子鱼宿人门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门者言所与岁数。

庾信《马射赋》云：“落（霞）〔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语，江左卑弱之风也。

岑文本《拟剧秦美新》，虽不作可也。班孟坚《典引》师其意，

南丰说非异师其辞。

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

元次山《恶圆》曰：“宁方为阜，不圆为卿。”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义山赋怪物，言佞魖、谗魑、贪魃，曲尽小人之情状，螭魅之夏鼎也。

白乐天云：“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达人之言也。

刘梦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选》《安陆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储无以竞巧。”弈秋，见《孟子》。储字未详，盖亦善弈之人，注谓“储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张文潜学于东坡，东坡以为“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学诗》“仲庶氏吴”，本《诗》“挚仲氏任”。吕太史《钓台记》“姓是州曰严”，本柳子厚《愚溪诗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语，又出于《水经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马公“保业”云“怀玺未煖”，本元次山《出规》“岂无印绶，怀之未煖”。

张文潜《送李端叔序》：“枭鸱不鸣，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于唐吕向上疏：“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伏，岂齐仁兽？”

晁无咎《求志赋》："讯黄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罗；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颠沛？"谓《灵棋经》也。《异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东方朔密以占众事。"

荆公为《外祖母墓表》云："女妇居不识厅屏，笑言不闻邻里，是职然也。"唐岐阳公主不识刺史厅屏，见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闻于邻，见柳子厚文。荆公为文，字字不苟如此，读者不知其用事。

《大乐十二均图》，杨次公作也，编于《老苏集》；《蚕对织妇文》，宋元宪作也，编于《米元章集》；《三先生论事录序》，陈同甫作也，编于《朱文公集》，皆误。

丘宗卿谓："场屋之文，如校人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慈湖谓："文士之文，止可谓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诏题曰《册府元龟》。周益公记《文苑英华》云："太宗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各一千卷。"今按，《御览》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英华》修于七年，皆太宗时。若《元龟》乃真宗时修，益公考之未详也。《太宗实录》：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进《文苑英华》，有表，有答诏，当载于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诏馆阁分校。又以前编次未允，令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祥符二年，命覆校。皆当备载于纂修事始之后。太宗修三大书，其一乃《太平广记》五百卷。

班孟坚《两都赋序》，迂斋谓：唐说斋《中兴赋序》得此意。按《中兴赋序》云："虽词有工拙，学有博陋，气有强弱，思有浅深，要皆变化驰骛，不失古人之法度。"盖用"道有夷隆，学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赋，非《两都》比也。

澹庵云："韩安国不能《几赋》，罚酒三升；王子敬诗不成，亦饮三觥。一诗一赋，岂足以尽豪杰之士？"

"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又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

《集古录跋》谓《乐毅论》与《文选》所载时时不同，《文章正宗》谓崔寔《政论》列于《选》。今考《文选》，无此二篇，皆笔误也。

诚斋为《章焘墓铭》云："今日士师，非禾绢士师也。"《宋明帝纪》：胡毋颢专权，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毋大张橐。"禾绢，谓上也。盖谓秦桧颛政，士师非主上之士师也。

南丰序《礼阁新仪》则指新法，记襄州长渠则指水利，《兵间诗》则指徐德占，《论交诗》则指吕吉甫。此孙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邓通之谮。"考之《汉史》，无邓通谮贾生之事，盖误。景文谓：因撰《唐书》，尽见前世论著，乃悟文章之难。

张说为《广州宋璟颂》曰："犦牛牲兮菌鸡卜，神降福兮公寿考。"东坡《韩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杂志》辨楮币，谓"俗人创二字，通上下皆用，犹纸钱也"。按范淳父为《郭子皋志》，言交子云："纸币之设，本与钱相权。"元祐间已有此语矣。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杨植《许由庙碣》云"尧而许之，日而月之"，独孤及《仙掌铭》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龙》云："《论语》已前，经无'论'字。"晁子止云："不知《书》有'论道经邦'。"

和凝为文，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于世，识者多非之。此颜之推所谓"詅痴符"也。詅，力正反。杨绾有论著，未始示人，可以为法。《易》曰："白贲无咎。"

崔駰《西巡颂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击辕相杵，亦足乐也。"曹子建书"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柳子厚云"击辕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辕童"，皆本于崔、班。

刘梦得《叹牛》云："员能霸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垓下敌禽锺室诛。"《儆舟》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文法效《汉书》蒯通等《传赞》。《唐书·奸臣传赞》亦然。

张文潜《论文诗》曰："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理维当即止，妄说即虚假。气如决江河，势顺乃倾写。"

山谷《与王观复书》曰："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张文潜《答李推官书》可以参观。《文鉴》取此二书。

迂斋《太学策问》言宣和事云："夷门之植，植于燕云。"夷门在大梁。用《乐毅书》文法。

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出《淮南子》。牡，门户籥牡。《左氏博议》用此。《吕氏春

秋》：“仁人得饴，以养疾侍老也；跖、蹻得饴，以开闭取楗也。”

司马公序颜太初醇之文曰：“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观其《同州题名记》，则守长知弊政矣。观其《望仙驿记》，则守长不事厨传矣。”《文鉴》惟载《逸党》、《许希》二诗。

絜斋先生为楼，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尔，是亦楼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饮食、货财隶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显尔，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与天地并广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厉，必欲追古人而与俱。若徒侪于凡庸，而曰‘是亦人尔’，则吾所不敢也。”

邓志宏《与胡丞公书》曰：“熙、丰间，如司马温公与王荆公之所争者，曰是与非。崇宁间，陈了翁与蔡长沙之所争者，曰治与乱。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

唐五代之际，以文纪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误。回鹘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李德裕《纪圣功碑》云：“乌介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谓康居，用《汉书》郅支事也。而《旧史》云：“乌介依康居求活。”北汉郑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晋阳见闻录》：“虏俗虽不饮酒，如韦曜者，亦加灌注。”韦曜，即吴孙皓时韦昭也。而路振《九国志》云：“高祖镇河东，命韦曜北使。曜不能饮酒，虏人强之。”此殆类痴人说梦也。

卷十八

评诗

陶渊明诗："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东坡云："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具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葛鲁卿为赞，罗端良为记，皆发此意。萧统疵其《闲情》，杜子美讥其《责子》，王摩诘议其乞食，何伤于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韩子苍知之。

《咏贫士》诗云："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愚按《风俗通》曰："颍川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于水，其清可见矣。"《吴志·黄盖传》："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

《古辞》："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陶渊明《归田园》诗二句效此，唯改"高"为"桑"、"宫"为"巷"。

少陵《和严武军城早秋》诗："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的博岭，在维州；见《韦皋传》。蓬婆山，在柘州。见《元和郡县志》。

《饮中八仙》，其名氏皆见于《唐史》，唯焦遂事迹仅见于《甘泽谣》。

《石壕吏》，盖陕州陕县石壕镇也。见《九域志》、《舆地广记》。本崤县，唐改为硖石，熙宁六年省为镇。

《新安吏》"仆射如父兄"，《汝坟》之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贞行》一诗不为之讳。公议之不可掩也如是。

《赠严阁老诗》："扈圣登黄閤，明公独妙年。"《旧史·严武传》："迁给事中，时年三十二。"给事中属门下省，开元曰黄门省，故云黄閤。少陵为左拾遗，亦东省之属，故云"官曹可接联"。近世用此诗为宰辅事，误矣。《通鉴》："王涯谓给事中郑肃、韩佽曰：'二阁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称给事中为阁老也。

《公安送李晋肃入蜀》，盖即李贺之父。

王无功《三月三日赋》："聚三都之丽人。""长安水边多丽人"语本此。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土门口在镇州获鹿县，即井陉关也。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董秦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地盖在卫州汲县，非长安曲江池之杏园也。

《杜位宅守岁》，按《李林甫传》，杜位，林甫诸婿也。"四十明朝过"，《年谱》谓：天宝十载，时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欤？又《寄杜位》诗："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贬盖以林甫故。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暮、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

李尚书之芳，考诸《唐史》：之芳，蒋王恽之曾孙。"广德初，诏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岁乃得归。拜礼部尚书"。故少陵诗有"奉使失张骞，史阁行人在"之句。

杨绾谥文正，比部郎中苏端持异议。《雨过苏端》，岂即斯人欤？然少陵称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终为憸人，岂晚谬乎？

《可叹行》云："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季友，肃、代间诗人也。殷璠谓其诗放荡，爱奇务险，然而白首短褐。钱起有《赠季友赴洪州幕下诗》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从谁？诸侯重才略，见子如琼枝。"此即豫章宾客之事也。少陵谓"王也论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尧舜"，季友不但工诗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谓"邦人思之比父母"。鲍钦止云："江西观察使李勉，时季友兼监察御史，为副使。"

《出瞿唐峡》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注不解"五云"之义。尝观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云："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酉阳杂俎》谓："燕公读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愚谓老杜读书破万卷，必自有所据，或入蜀见此碑而用其语也。《晋·天文志》："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阴阳而配节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证。以一行之邃于星历，张燕公、段柯古之殚见洽闻，而犹未知焉，姑阙疑以俟博识。

《赠闾丘师太常博士均之孙》谓："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盖称均之文也。考之《旧史》，成都闾丘均，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诛，贬循州司仓。进不以道，其文不足观也已。

"终始任安义"之句，萧使君之贤可见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传也。

"陈仓石鼓又已讹"，按陈仓，在唐为凤翔宝鸡县。石鼓，在天兴县南，乃雍县也。魏太武自东平趣邹山，见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峄山之碑野火焚"，盖此时也。

《遣兴》云"门户有旌节"，注引杨国忠以剑南旌节导驾。二字出《周礼》，少陵岂用《新唐史》语哉！

《金华山》诗：“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放翁云：“蔚蓝乃隐语天名。”按《度人经》作“郁蓝”。

《成都》诗：“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谓肃宗初立，盗贼未息也。胡文定《通鉴举要补遗序》：“日毂冥蒙，众星争耀。”语本于此。

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学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頔、李实类此。杜、韩二公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

《野望诗》：“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按《唐·地理志》，彭州导江县有三奇戍。《韦皋传》：“遣大将陈洎等出三奇。”《西南备边录》所谓三奇营也。一本作“三年”，赵氏本作“三城”，当从旧本“三奇”为是。潏水李氏云：“老杜读书多，不曾尽见其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其间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锉’，乃黔蜀人语，须是博问多读。”

《八哀诗》，将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苏源明不污伪爵，其最优乎；李邕细行弗饬，次也；郑虔大节已亏，下矣。

“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明皇以侈致乱，故少陵以俭为救时之砭剂。

《别李义》诗：“丈人嗣王业。”又云：“道国继德业，丈人领宗卿。”按《唐书·宗室表、传》：“道孝王元庆次子询之子微，嗣王，终宗正卿。”李义，盖微之子也。

《送顾八分文学》，赵氏《金石录》以为前太子文学、翰林院待诏顾诫奢。《醉歌行》云“东吴顾文学”，即诫奢也。注谓顾况，误。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录》云：潮书惟《慧义寺弥勒像碑》与《彭元曜志》，“其笔法亦不绝工，非

韩、蔡比也”。

《郑驸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仪碑》云：“有女临晋公主，出降代国长公子荥阳潜曜。”又曰：“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山林。”郑潜曜，见《孝友传》。

《桥陵诗》：“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旧史》郑颢梦为联句，与此同。

《得房公池鹅》诗：“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宋元宪以鹅赠梅圣俞，圣俞以诗谢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客，从教养素翎。”宋得诗不悦。圣俞之意，本于少陵。

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赋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订千古是非。”

《文选》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则五言久矣。”

《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驱马上东门》、《游戏宛与洛》，辞兼东都，非尽是乘作。《文心雕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

鹤山云：“《礼》于生子曰诗负，于祝嘏曰诗怀。诗之为言，承也，情动于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诗。”

《列女传》：《式微》，二人之作。联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联句兴焉。”《文心雕龙》云：“联句共韵，柏梁余制。”

《左传》有《虞殡》，《庄子》有《绋讴》，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韦孟在邹诗曰："我既罂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吕成公曰："孟既致为臣而归，拳拳之意犹如此。"

《吴语》："越王告吴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古诗》"人生忽如寄"本于此。

东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风》、《雅》："尚之以琼华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龙》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览》载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

陈思王《灵芝篇》曰："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今人但知老莱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陆务观云："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用韵，谓同用此韵。后有依韵，然不以次。最后有次韵，自元、白至皮、陆，其体乃成。"

《诗苑类格》谓回文出于窦滔妻所作。《文心雕龙》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复诗，温峤有回文诗，皆在窦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复兴焉，温峤回文兴焉。"

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诗用"星星"字，出于此。

韩子苍曰："《柏梁》作而诗之体坏，《河梁》作而诗之意乖。"

李义山谓昌黎文“若元气”，荆公谓少陵诗“与元气侔”。唯韩、杜足以当之。

山谷云：“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后山谓：“山谷得法于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韩、柳，初亦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

朱文公编《小学》书，其《答刘子澄》谓：“《古乐府》及杜子美诗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今本《乐府》及诗皆不取，岂修改而删之欤？子澄著《训蒙新书》、《外书》。

韩文公《城南联句》“礼鼠拱而立”，出《关尹子》“圣人师拱鼠制礼”。《远游联句》“开弓射鴅吸”，《古文尚书》“驩兜”字也。《管子》云：“鴅然若謞之静。”即“驩”字。又《雨中联句》“高居限参拜”，《战国策》：“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二字本此。

送广帅诗：“上日马人来。”《唐书·环王传》：“西屠夷，盖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传灯录》“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说误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诗有《古朗月行》，又《把酒问月》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为隋炀所忌。《初学记》载胄《雨晴》诗“风度蝉声远，云开雁路长”，亦佳句也。

“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俗言“忍事敌灾星”，司空表圣诗也。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韩文公为序，今见于《唐诗纪事》。十二诗谓《隐月岫》、《流杯渠》、《竹嵓》、《绣衣石榻》、《宿云

亭》、《梅谿》、《桃坞》、《胡芦沼》、《茶岭》、《磐石磴》、《琵琶台》、《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须月为一会以合族。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宗会法"今不传，岑参有《韦员外家花树歌》："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太史尚书郎。朝回花底常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韦员外失其名，此诗见一门华鄂之盛。

《墨子》谓"西施之沉，其美也"，岂亦如隋之于张丽华乎？"一舸逐鸱夷"，特见于杜牧诗，未必然也。

张碧，字太碧；黄居难，字乐地，慕太白、乐天也。亦李赤之类欤？

陆鲁望《杂讽》云"红蚕缘枯桑"、"童麋来触犀"、"鶡鹅惨于冰"、"赤舌可烧城"，皆用《太玄》语。又《南征诗》"绕帐生犀一万株"，宋元宪诗"帐犀森别校"、"犀株卫帐并儿勇"，景文诗"合宴传餐帐绕犀"，皆用此。

毛泽民诗"不须买丝绣平原，不用黄金铸子期"，本李贺、贯休诗。

李义山咏贾生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马子才咏文帝云"可怜一觉登天梦，不梦商岩梦櫂郎"，虽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韩文公荐刘述古，谓举于礼部者，其诗无与为比。钱起名在第六，《豹舄赋》。

罗昭谏《咏松》曰："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谏说钱镠举兵讨梁，见《通鉴》，其忠义可见，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鹤犹粪土也。

《宋书·乐志》，《陌上桑》曰“楚辞钞”，以《九歌》、《山鬼》篇增损为之。东坡因《归去来》为词，亦此类也。

诗一字至七字，张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与可《竹》、《石》是也。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乐天谓牡丹也。“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云叟谓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韩文公诗“离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陆王碑》“平涂不过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本《书》语也，奚以泛引为？

唐彦谦诗：“啗螯讥《尔雅》，卖饼斥《公羊》。”事出《晋书》、《魏志》。

白乐天《迂叟》诗：“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则迂叟之名，不独司马公也。

“尧韭舜荣”，梁元帝《玄览赋》始用之。李群玉《蒲涧寺》诗：“涧有尧时韭，山余禹代粮。”

致堂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陆务观云：“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

寒山子诗，如施家两儿，事出《列子》；羊公鹤，事出《世说》。如子张、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猎广博，非但释子语也。对偶之工者：青蝇、白鹤，黄籍、白丁，青蚨、黄绢，黄口、白头，七札、五行，绿熊席、青凤裘。而《楚辞》尤超出笔墨畦径，曰：“有人兮山陉，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

司空表圣云：“戴容州叔伦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义山“玉生烟”之句，盖本于此。

《古诗》“何能待来兹”，“兹，年也。”《左传》“今兹”，注云：“此岁。”《吕氏春秋》：“今兹美禾，来兹美麦。”

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古诗为题见于此。

韩文公云：“六字常语一字难。”《文心雕龙》谓：“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

王俭四言，颇有子建、渊明余风。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鸿雁来翔。寥寥清景，蔼蔼微霜。草木摇落，幽兰独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畅旨酒，亦饱徽猷。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刘苞《九日》诗：“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陆务观：“夕阳频见树阴移。”

吴会，谓吴、会稽二郡也。石湖辩之甚详。魏文帝《杂诗》：“适与飘风会。”又曰：“行行至吴会。”

应璩《百一诗》：“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出《吕氏春秋》。

李虚己初与曾致尧倡酬，致尧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虚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须切响”，遂精于格律。

诗言志。“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孝肃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丰清敏之志也。

张文饶曰：“处心不可著，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是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著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

杜正献公诗："因念古圣贤，名为千古垂。何尝广居室，俭为后人师。亚圣乐簞食，寝丘无立锥。文终防势夺，景威耻家为。文园四壁立，郑公小殿移。"陈正献公诗："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二贤相之清风，可以愧木妖之习。

雁湖注荆公诗，于《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间乐在相知心"，则引范元长之语，以致其讥。《日出堂上饮》之诗"为客当酌酒，何预主人谋"，则引郑氏《考槃》之误，以寓其贬。《君难托》之诗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则明君臣始终之义，以返诸正。愚按，杨元素谓：介甫诗"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颇类之矣。言，心声也，其可掩乎？

东坡文章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郭功父寄诗云："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饶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诗有略诋及时事者，吕荥阳闻之，作《麦熟》、《缲丝》等四诗以讽止之。自此不复有前作。

后山云："苏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则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则少公之客也。"鲁直诗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文潜诗云："长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可以见一时文献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雪诗》无出晏元献、韩持国之右。

晏元献诗："二龙骖夏服，双鹤记尧年。"宋元宪诗："轩野龙催驭，尧宫鹤厌寒。"刘敬叔《异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见二白鹤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图》："日二黄人守者，外国人来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风还习习，黄人捧日故迟迟。"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黄人日故

迟。”

司马公《早朝》诗“太白明如李”，出《汉·天文志》“荧惑逾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又《即事》云“雨不成游布路归”，出《左传》“自朝布路而罢”。今《集》中皆注云“恐误”，盖未考也。

“更无柳絮随风舞，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

东坡《次韵朱公掞初夏》诗：“谏苑君方续承业，醉乡我欲访无功。”隋乐运，字承业，录夏、殷以来谏争事，名《谏苑》，文帝览而嘉焉。注谓《南史》李承业作《谏苑》。误矣。

《答王定国》诗：“谨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土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静所谓“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诗》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诗：“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尝观栾城为《欧阳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栾城评品文章至佳者，独云“不带声色”，盖得于公也。欧阳公《与梅圣俞书》云：“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东坡看人文字，于所酷爱者但称快而已，亦得于公也。

陆务观记东坡诗“翠欲流”，谓“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赋》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鲜色。”李善注引《子虚赋》：“翕呷翠粲。”张揖曰：“翠粲，衣声。”《汉书》作“萃蔡”。萃音翠。班倢伃赋“纷綷縩兮纨素声”，其义一也。以鲜明为翠，乃古语。

钱氏《养新录》十九：“《说文》：‘凗，新也。’七罪反。与翠同音。故谓鲜新为鲜翠。”

后山云："少好诗，老而不厌。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豫章以谓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仅能及之，争先则后之。"此可为学文之法。

东坡与欧阳晦夫诗三首。晦夫，名辟，桂州人。梅圣俞有诗送之云："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东坡南迁至合浦，晦夫时为石康令，出其诗稾数十幅，事见《桂林志》。注坡诗者以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荣鞠。"东坡诗云："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马公《春帖子》"候雁来归北，寒鱼陟负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诗晚岁所得尤深，鹤山称其"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

《题苏若兰回文锦诗图》云："亦有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窦连波。"连波，窦滔字也。《武后记》云："因述若兰之多才，复美连波之悔过。"

《物理论》云："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杂"，本于此。

《题王黄州墨迹》："掘地与断木，智不如机舂。圣人怀余巧，故为万物宗。"注不言所出。尝观孔融《肉刑论》云："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此诗意本于此。机舂，即水碓也。

《立春》诗"看镜道如咫"，出《汲冢周书》："王子曰：远人来驩，视道如尺。"

《呈吉老县丞》诗："觟䚟今无种，蒲卢教未形。"注云："觟䚟，此两姓，今无人。"按《太玄·难》上九云："角觟䚟，终以直，其有

犯。”二字与“解豸”同。亦见王充《论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误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庄子释文》：“彭祖至七百岁，犹曰悔不寿，恨杖晚而唾远。”“醇朴乃器师”，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赋》“堂密有美枞”，出《尔雅》注：“《尸子》谓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枞。”

后山挽司马公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与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嘘，字若轻而实重。

张文潜《咏孔光》云：“试问不言温室木，何如休望董贤车。”仲弥性《咏韦执谊不看岭南图》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应未肯受谗夫。”二诗诛奸谀之萧斧也。

朱云为槐里令，上书求见，而即得对，成帝时言路犹未塞也。张文潜诗曰：“直言请剑斩安昌，勿谓朱游只素狂。君看汉家文景业，张侯能以一言亡。”

南丰《麻姑山》诗送南城罗尉，仿《庐山高》而不逮，绝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本于李诚之“山如仁者静，风似圣之清”。朱新仲“无人马为二，对饮月成三”，本于秦少游“身与杖藜为二，影将明月成三”。陆务观“谁其云者两黄鹄，何以报之双玉盘”，本于新仲“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叶少蕴“逸人旧住子午谷，诗客独寻丁卯桥”，务观用之。程致道“明知计出柏马下，正拟身全木雁中”，敖器之用之。

或问崔德符作诗之要，曰：“但多读而勿使，斯为善。”张芸叟云：“年逾耳顺，方敢言诗。”“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者，观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间》诗云："南北车书久混同，河间今有楚人风。独惭太守非何武，已见州闾出两龚。"谓彦和兄弟也。《童蒙训》以为曾子宣作，恐误。

徐师川以谏议召，程致道在西垣，封还除书，言与中贵人唱和"鱼须"之句，为人所传。朱文公《语录》云："师川游庐山，遇宦者郑谌，与之诗。"后村谓："徐集不载'鱼须'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韵郑本然居士》云："颇知鹤胫缘诗瘦，早弃鱼须伴我闲。"本然居士，岂即郑谌欤？鱼须，笏也。

朱新仲《咏颜鲁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咏昭君》云："当时夫死若求归，凛然义动单于府。不知出此肯随俗，颜色如花心粪土。"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诗："三径谁从陶靖节？重阳惟有傅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诗云："九鼎燮调终有待，百花羞涩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于雕琢。

诚斋始学江西，既而学五字律于后山，学七字绝句于半山，最后学绝句于唐人。

诚斋《读贞观政要》云："拔士新丰逆旅中，怀贤鸭绿水波东。酒倾一斗鸢肩客，醋设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谓魏郑公，见《龙城录》。

攻媿记张武子之语，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黄河有信天缘，常开口待鱼。"

苏云卿，广汉人，隐东湖。张魏公为相，使帅漕挽其来。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为诗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倾。苏公高节如子陵，寸胶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间少不得，问津耦耕各其适。后人未可轻雌黄，两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杨楫《跋楚辞集注》云："庆元乙卯，治党人方急，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一日，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

孙烛湖《读通鉴》诗："簿书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诸公了台阁，不烦鱼雁到桐江。"又曰："清浊无心陈仲弓，圆机聊救汉诸公。末流不料儿孙误，千古黄初佐命功。"朱文公谓："二绝甚佳。"

平园诗"生戎马"、"死佛貍"，荆公诗"生白"、"杀青"，皆佳对。

鹤山诗："只期玉女是用谏，肯为金夫不有躬。"本于"玉汝"、"金吾"之对。

林和靖诗"怪书披月看铜墙"，放翁文有"铜墙鬼炊"之语，出东方朔《神异经》。

"田园图史分贫富，鼎鼐楼台辨有无。"洪舜俞诗，用庞颖公、寇莱公事。

本朝绝句，有夹漈《咏汉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诗。又荆公绝句《咏叔孙通》，亦见《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为莺，不知何出。"盖未考《诗·葛覃》注也。《缃素杂记》不知"麦秋"出《月令》，亦此类。《能改斋漫录》考古语所出，详且博矣，然"首如飞蓬"见于《诗》，乃以左思赋为始；"树桃李者夏得休息"，见于《说苑》，乃以狄梁公事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无轻立论。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剧，谓之不斟，或谓之何斟。"吕居仁《答曾吉父》诗"记我今年病不斟"，盖用此，而不知者改为"不禁"。《韦玄成传》"五世圹僚"，言五世无官也。吕成公铭汤烈母云："汤世圹僚，委祉于后。"而婺本改为"旷辽"。东坡《春帖》

用“翠管银罂”，出老杜《腊日》诗，而注者改为“银钩”。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误书”之语也。

吕居仁诗：“弱水不胜舟，有此积立铁。”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积立铁。”出老杜《铁堂峡》诗：“壁色立积铁。”又云“准拟春来泰出游”，出《汉书·田叔传》。又云“日月已秋罢”，出《元帝纪》。

赵紫芝诗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

潘庭坚《题岳麓寺道乡台》曰：“坡仙不谪黄，黄应无雪堂。道乡不如新，此台无道乡。青山非其人，山灵能颉颃。一落名胜手，境与人俱香。悲吟倚空寂，临眺生慨慷。道乡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陈枢密宗礼，景定间持节广东，有诗云：“山川只谓蛮烟累，姓字多因谪籍香。”御史虞虑劾之，陈坐谪。其后陈召入，虑镌官。

吴吉甫以晚科试漕闱，《捣药兔长生》诗云：“真水黄芽长，香风玉杵鸣。不为三窟计，永伴一轮明。”省试《圣人之道犹日中赋》，用“阙抟之月，见沫之星”。第七联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战之收。”

汤伯纪《自儆》云：“《春秋》责备贤者，造物计校好人。一点莫留余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节，庶几践斯言也。

薛士龙诗：“左角蛮攻触，南柯檀伐槐。”的对也。

徐渊子诗：“植杞必植梓，艺兰仍艺荪。过庭遗训在，凿楹故书存。”盖以“梓荪”喻“子孙”也。凿楹，出《晏子春秋》。李义山诗：“经出宣尼壁，书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诗：“切勿填河汉，须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诗，唯《寄王子真》诗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于松下。问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来矣。”盖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

筌，岐下阳平人。元丰中，赐号冲熙处士。张芸叟为《功行碑》，谓超世之资，与陈图南侔。

建隆初，诏五代时命官，投状叙理，复命之。郭恕先诗云："为逢末劫归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犹不屈其志如此。

《文鉴》取蔡确《送将归赋》，犹《楚辞后语》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诗："人间何事非戏剧，鹤有乘轩蛙给廪。"《水经注》引《晋中州记》："惠帝为太子，令曰：'若官虾蟆，可给廪。'"《晋书》无此语。

张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车攻》诗也。'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则所取也；'其鱼维何，维魴及鱮。何以贯之，维以杨柳'，则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诗》所无者，尽目为逸诗，误矣。"见致堂《论语说》。

朱文公曰："顾况诗有集，皆不及见《韦应物集》者之胜。"今按，韦集有顾况《奉同郡斋雨中宴集》诗云："好鸟依嘉树，飞雨洒高城。况与数君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丽，林堂含余清。我公未归朝，游子不待晴。白云帝乡远，沧江枫叶鸣。拜手欲无言，零泪如酒倾。寸心已摧折，别离方骨惊。安得凌风翰，肃肃宾天京。"

程可久沙随先生。《自题眄怡斋》云："乞得胶胶扰扰身，霜筠露菊便相亲。劝君莫厌羹藜藿，违己由来更病人。""六月松风万籁寒，笙竽频到枕屏间。夜深梦绕匡庐阜，瀑布溅珠过药栏。""葵花已过菊花开，万里西风拂面来。问字今朝几人至，细看屐齿破苍苔。"

朱新仲云："唐之诗人，达者唯高适。"适位不过常侍。本朝欧、王、苏、黄出，徐、陈、韩、吕继之，八人：一相、三执政、三从官，何其盛也！

山谷诗云："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诗："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东屯，乃公孙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为蜀第一。郡给诸官俸廪，以高下为差，帅漕月得九斗。王龟龄诗云："少陵别业古东屯，一饭遗忠畎亩存。我辈月叨官九斗，须知粒粒是君恩。"东屯有青苗陂。

有问"心远"之义于胡文定公者，公举上蔡语曰："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

宋正甫诗："三圣传心惟主一，六经载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书桃符云："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

葛鲁卿《借书》诗："大胜扬雄辞子骏，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广中，作《小尽行》，云："藤州三月作小尽，梧州三月作大尽。哀哉官历今不颁，忆昔升平泪成阵。我今何异桃源人，落叶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与世隔，时闻丧乱空伤神。"唐李益《问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尧历，松窗有道经。故人为柱史，为我数阶蓂。"

山谷诗"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出《孟子注》："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野处《雪》诗："天上长留滕六住，人中会有葛三来。"葛三事出《太平广记》。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诗："退之昔裁诗，颇以豪横恃。暮年意气得，金玉多自慰。买居纪厢荣，顾影乐冠佩。喜将闾巷好，持与妻子议。彼哉何足道，进退兹焉系。安知九列荣，顾是德所累。"谓《南内朝贺归》及《示儿》诗也。朱子曰："此篇所夸，乃《感二鸟》。《符读书》之

成效极致，而《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已不复言矣。”邓志宏亦谓：“爱子之情则至矣，导子之志则陋也。”

致堂曰：“韩退之赋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见录。孔子编《诗》，岂必身历而后及哉？信斯言也，《车邻》、《驷驖》，胡为而收之也？”

荆公《伤杜醇》曰：“隐约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鸡豚，筠筒钓鲂鲤。”《吊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遗秉，稚子松间拾堕樵。”二人，四明乡先生也。固穷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鲜矣。利欲滔滔，廉耻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调元手。”唐时宫中谓天子为宅家。《通鉴》：韩建发兵围十六宅，诸王呼曰：“宅家救儿！”刘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趋至，拜曰：“军容勿惊宅家。”

文宋瑞《指南录·为或人赋》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南齐》乐预谓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齿冷。”谓褚渊也。

翁与可《上徐直翁》诗：“六丈谋谟同辈服，二郎官职乃翁知。”

郑得言偪为国子博士，私试策问师道，祭酒不悦，台评及之。李艮翁丑父为诗饯之曰：“诸生幸不笑韩愈，官长何因骂郑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论，非班超不能读父兄之书，而力徼狂疾之功以为名。”先君子尝为《投笔》诗，其末云：“兰台旧家学，胡不绍箕裘。”

邓志宏曰：“诗有四忌：学白乐天者忌平易，学李长吉者忌奇僻，学李太白者忌怪诞，学举子诗者忌说功名。”

卷十九

评文

《穀梁》隐四年《传》注云："建储非以私亲，所以定名分。"邓润甫《草东宫制》云："建储非以私亲，盖明万世之统；主器莫若长子，兹本百王之谋。"盖出于此。

晏元献《谢升王记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赞于谦冲；馔去邪蒿，不忘于规谏。"《韩诗外传》周公诫伯禽曰："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

《九章算术》："五雀六燕，飞集于衡，衡适平。一雀一燕，飞而易处，则雀重而燕轻。"陆农师《谢吏部尚书表》："六燕相亭，试铨平其轻重。"盖用此。

《周书·王会》东越海𥂴，或误为"侮食"，而王元长《曲水诗序》用之，其"别风淮雨"之类乎？

骆宾王云："类同心异者，龙蹲归而宋树伐；质殊声合者，鱼形出而吴石鸣。"龙蹲，谓孔子。《春秋演孔图》：孔子"坐如蹲龙，立如牵牛"。

杨盈川叙郡守云："代临本州，则元宾之父喜形于色；继为本守，则张翕之子迎者如云。"叙县令曰："仁之所怀，幼童不能击将雏之雉；明之所断，老父不能争食粟之鸡。"对的语工。

苏许公《制》："右掖司言，伫光于五字。"常衮表："五字非工。"张南史诗："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

表，再呈辄不可意。中书侍郎锺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西掖用“五字”本于此。

张文定庆历中草两制，《荐举敕》云：“盖举类之来旧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闻外之议云：‘是且启私谒告请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浅邪！”又《察举守令敕》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众，独不闻循良尤异者之达予听，外台之职，岂非阙欤？抑朝廷未有以导之也？其视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爱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专宠健吏，所贵仁者尔。”尤延之谓二诏：大哉言乎！简而尽，直而婉，丁宁恻怛之意，见于言外。至今诵之，盎然如在春风中。岂特公之文足以导上之德意志虑，亦当时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参政制》云：“大恩之下难为报，大名之下难为处。矧兼二者，可无勉哉！尔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训辞温雅，可以见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学士，洪舜俞命词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师于甲午之元，拜内相于季秋之月。”欧阳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岁皆甲午。用事切当如此。

庆元初，嗣秀王辞中书令，赐赞拜不名。郑溥之草制云：“天下之达尊三，德兼爵齿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与亲贤而并隆。”《公羊传》注：“礼，君于臣不名者有五：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说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荣王赐诏书不名，余草制，用《说苑》事。

开禧追贬秦桧。周南仲代草制云：“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纵

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金虏南迁录》载孙大鼎疏言：遣桧间我以就和。桧之奸状著矣。嘉定之牵复，几于失刑。

韩文公《王仲舒铭》云：“敷文帝阶，擢列侍从。”野处《谢敷文阁直学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从，遽复敷文之阶。”虽借用而切当。

“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晋人之称卫玠，盖所尚者清谈也。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胡武平启，以“正始之遗音”对“夺朱之乱雅”，陆务观尝擿其误。王季海行《东坡赠太师制》云：“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恐亦袭武平之误也。若正始之清谈，非所以称坡公。

胡文定《以亲辞成都学事》云：“矧当喜惧之年，深计短长之日。”曾文清《求归侍》云：“朝则倚门，暮则倚闾，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仪《册周王文》：“识表魏舟之象，词掩汉台之驾。”上句用曹苍舒事，下句用《柏梁台》诗，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或以“驾”为“卦”，引沛献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卢《周茂振入馆谢启》虽不若董彦远之博，如“桃、莱难悟，栁、卯本同”；“幼妇外孙之义，女郎世子之名”，亦俪语之工者。

野处草《梁叔子制》云：“鼎学士之大称。”盖用刘禹锡《天平军壁记》“以牙璋玉节鼎右仆射官称”之语。又草《叶顒左相制》云：“学圣人之道”，“高天下以声”。或云：“叶语音高，故以戏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史记》谓殷纣也，不当用之王言。

徐渊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间想；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初寮启云：“得知千载，上赖古书。作吏一行，便废

此事。”皆全句。

李宗道《春秋十赋》，属对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状，弗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舆合要，而范宣左右。”“鲁昭之马将为棣，卫懿之鹤有乘轩。”“于奚辞邑，而卫人假之器；晋侯请隧，而襄王与之田。”“星已一终，鲁君之岁；亥有二首，绛老之年。”“作楚宫，见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卫侯之死夷。”“鸡惮牺而断其尾，象有齿而焚其身。”“虞不腊矣，吴其沼乎。”“好鲁以弓，请谨守宝；赐郑以金，盟无铸兵。”“蛇出泉台声姜薨，鸟鸣亳社伯姬卒。”

晏元献《进牡丹歌诗表》云：“永平神爵之颂，孝明称美者五人；贞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于三等。”按《论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诏上《神雀颂》。百官上颂，文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贞元事，见《刘太真传》。

宁皇《服药赦文》，陈正父所草也。“虽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一毫从己之欲。”天下诵之，谓写出宁皇心事。

卢思道《贺甘露》云：“神浆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玉阶之下。”常衮《贺雪》云：“重阴益固，应水泽腹坚之时；积润潜通，迎土膏脉起之候。”皆俪语之工者。

俗语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说卦》、《左传》。难为人，出《表记》。担负，出《诗·玄鸟》笺。折阅，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数，出《墨子》。服事，出《周礼·大司徒》。伏事，出陆士衡诗。分付，出《汉·原涉传》。交代，出《盖宽饶传》。区处，出《黄霸传》。多谢，出《赵广汉传》。丁宁，出《诗·采薇》笺。什物，出《后汉·宣秉传》。自由，出《五行志》。晓示，出《童恢传》。主者，出《刘陶传》。意智，出《鲜卑传》。卑末，出《栾巴

传》。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布施，出《周语》。“布施优裕。”比校，出《齐语》。行头，出《吴语》。当日，出《晋语》。地主，出《左传》、《越语》。相于，出《晋·后妃传》。料理，出《王徽之传》。长进，出《和峤传》。消息，出《魏·少帝纪》。功夫，出《王肃传》。普请，出《吴·吕蒙传》。手下，出《太史慈传》。牢固，出《陆抗传》。郑重，出《王莽传》。分外，出魏程晓上疏。小却，出《宋纪》。间介，出《长笛赋》。“间介无蹊。”娄罗，出《南史·顾欢传》。本分，出《荀子》。“见端不如见本分。”措大，出《五代·东汉世家》。假开，出《王峻传》。本色，出《唐·刘仁恭传》。古老，出《书·无逸》注。商量，出《易》商兑注。不宣备，出杨德祖《答临淄侯》。“不能宣备。”生人妇，出《魏·杜畿传》。私名，出《列子》。家公，出《庄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晋·简文纪》。传语，出《后汉·清河王庆传》。收拾，出《光武纪》。寻思，出《刘矩传》。不审，出《韩诗外传》。世情，出《缠子》。“不识世情。”尔来，出孔明《出师表》。朅来，出《思玄赋》。和买，出《左传》正义。阿谁，出《蜀·庞统传》。罢休，出《史记·孙武传》。惭愧，出《齐语》。安排，出《庄子》。比数，出《周礼·大司马》注。见在，出《稾人》注。孩儿，出《书·康诰》注。老境，出《曲礼》正义。牵帅，出《左传》。先辈，出《诗·采薇》笺。如今，出《杕杜》笺。居士，出《玉藻》。可人，出《杂记》。道人，出《汉·京房传》。寄居，出《息夫躬传》。某甲，出《周礼·职内》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翁，出《史记·范雎传》。小家子，出《汉·霍光传》。不中用，出《史记·外戚世家·王尊传》。我辈人，出《晋·石苞传》。对岸，出《乐志》。十八九，出《汉·丙吉传》。“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后汉·马廖传》。两两相视，出《周嘉传》。年纪，出《光武纪》。杂碎，出《仲长统传》。细碎事手下，出《吴·吕范传》。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礼记》。如干，出《陈·何之元传》。胶加，出《九辩》。胶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扬雄传》。“畔牢愁。”《集韵》：“愁音曹。”墨屎，出《列子》。音眉痴。冗长，出陆士衡《文赋》。无状，出《史记·夏本纪》。擘画，出《淮南子》。前定，出

《中庸》。细作，出《左传释文》。叙致，出《世说》。留连，出《后汉·刘陶传》。问息耗，出《窦后纪》。已分，出魏文帝书。物色，出《淮南子》。本师，出《史记·乐毅传》。祖师，出《汉·外戚·丁姬传》。生熟，出《庄子》。有瓜葛，出《后汉·礼仪志》注。发遣，出《陈寔传》。天然，出《贾逵传》。新鲜，出《太玄》。钝闷，出《淮南子》。夸张，出《列子》。憚恅，出《洞箫赋》。近局，出陶渊明诗。提撕，出《诗·抑》笺。本贯，出晋江统论。十字街，出《北史·李庶传》。见钱，出《汉书·王嘉传》。

梁简文《为子辞封表》云："日蚀之余，无黄童之对；荷戟入榛，异子乌之辨。"又云："熙祖流聪慧之称，方建临淮之国；元仲表岐嶷之资，乃启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扬雄童乌事。熙祖，晋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丰末，《皇弟似封普宁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联，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风摧霜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刘元城表云："志存许国，如万折而必东；忠以事君，虽三已而无愠。"斯言可以立懦志。

"驴非驴，马非马"，《汉·西域传》。"乌不乌，鹊不鹊"，《战国策》。可以为对。傅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带牛佩犊'可对。"

嘉定受宝玺，南塘贺表云："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瑑刻孔章，咸曰宁王之大宝。"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彦中、汝谈、汝腾。

王岐公《答韩魏公诏》："岂朕郁于大道，未昭治乱之原；将卿保其成功，自洁进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诏》："岂朕不德，未达好贤之诚；将卿既明，自全引退之节。"盖仿其意。

郑安晚再相，应之道草制云："彦博重入中书，特令纳节；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贤。"

黄伯庸为《贺雪表》云："招来众俊，无昼卧洛阳之人；奖励三军，有夜入蔡州之志。"语工而健。"上天同云，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复陈少阳之后，曰："如可赎兮百身，犹将宥之十世。"

"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斋对。

李显忠复节钺，汪圣锡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与冯唐面文帝之言。"又云："与人之周，庶几得颇、牧而能用；共武之服，尔其继英、卫之善兵。"

倪正父草《寿皇尊号诏》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讲非常之礼；于万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辞免表》云："逊于殳斨、伯与，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闳夭，尚助迪威。"正父答诏云："殳斨、伯与固可逊，未闻虞帝之必从；虢叔、闳夭虽曰贤，盖视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为《原贷盗贼诏》云："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烈崑冈之火，亦岂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得以全躯。"其言足以感动人心。

王卿月为《澹庵制》云："吾宁身蹈东海，独仲连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赵？"

卢肇《海潮赋后序》"马褐"、"牛衣"，古未有对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诏二老，设几以须；熙宁之遇四臣，赍书而访。尚有斯礼，勿遐尔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韩、富、文、曾。

吕成公代其父仓部《自黄州易守池州启》云："爰考唐朝，有杜

牧把麾之旧；其临秋浦，亦齐安解组之余。虽后先迁徙之偶同，顾今昔风流之非匹。”

端平初，济王夫人吴氏复旧封，其父与蒋右史良贵有连，良贵托先君代为《谢丞相启》，其末联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忧葵；厚德难酬，愿效老人之结草。”良贵称赏。

真文忠除参政，辞以疾。赵南塘草诏曰：“汉御史大夫吉当封，病，上忧之。夏侯胜谓必瘉，果然，后遂至相。朕之贤卿，甚于宣帝之德吉也。卿其亲医药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间可就车。朕遣黄门召见卿矣。”此诏有西汉风。

郑威愍公骧《新除谢上章》云：“关陕六七任，不挂权臣之横恩；崇观二十秋，靡沾故相之余润。”公之大节如此。冯翊之死义，其处之有素矣。

傅至乐《上周益公启》云：“东门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头之舐蜜，得未锱铢；况井眉之居瓶，恍如梦寐。”盖指张说也。

或上朱文公启云：“行藏勋业，销倚楼看镜之怀；窈窕崎岖，寄寻壑经丘之趣。”

宋正甫诗：“三甲未全，一丁不识。”

或试县学见黜，后预乡荐，以启谢县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敌勇，小敌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无愧矣。”

毛宪守长沙，《谢韩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诗幸托于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脱颖愿同于毛遂。”

毛泽民启云：“扬子云貌寝官卑，经虽玄而谓白；九方堙机深识妙，马本骊而为黄。”李清卿启云：“斯风未泯，则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则近舍皇甫而远求居易。”

洪舜俞荐于乡，巩嵘监试。后巩为江东宪使，舜俞分教番阳，启云："东坡倅钱唐，曾在门外鹄袍之列；半山宪江左，亦赏梁间燕语之诗。"

徐渊子为越教，《答项平甫》云："正恐异时风舞雩之流，不无或者月离毕之问。"或《答洪舜俞》云："鲁直大名，有皎洁江梅之句；少游下蔡，无丁东玉佩之词。"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辞曰："士而托于诸侯，非其义也；师不贤于弟子，将焉用之？"

张宣公《答教官》云："识其大者，岂诵说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义而已矣。"

真文忠为江东转运，有民困于买鸠之役，来诉。公判云："诏捕鵁鶄，若水尚还其使；岁贡蚶蛤，孔戮犹疏于朝。况为州县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为姜氏庆七十致语》云："今日王孙，犹有承平之故态；旧时竹马，得见会昌之新春。"承平、王孙，见柳文《姜嵩志》。

衢州稽古阁书《皋陶谟》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与斯文，为万世斯文之主。"

王相爚嘉熙间，以亲老辞督府辟，其书曰："昔温太真绝衿违母以奉广武之檄，心虽忠而人议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恋母以辞豫州之命，情虽窘而人予其顺天。"

吕倚《谢王岐公馈钱酒》，用"白水真人"、"青州从事"，岐公称之。

夏文庄表云："诗会余蚳之文，简凝含酖之墨。"余蚳，见《诗》"贝锦"笺。"笔锐干将，墨含淳酖"，出《文心雕龙》。

“独孤《驯象》，世以为工。子云《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献谓赋也。独孤绶《放驯象赋》云：“返诸林邑之野，归尔梁山之隅。时在偃兵，岂婴乎燧尾？上惟贱贿，宁恤乎焚躯？”

唐律赋《鸡鸣度关》云：“念秦关之百二，难逞狼心；笑齐客之三千，不如鸡口。”

绍兴中，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第四韵用“运筹帷帐”。考官谓《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彻棘，以语周益公，益公曰：“《史记》云‘运筹帷帐之中’，非误也。”淳熙中，省试《人主之势重万钧赋》，第一联有用“洪钟”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举，闻之曰：“张平子《西京赋》‘洪钟万钧’，此必该洽之士。”遂预选。绍熙中，四明试《航琛越水》诗，有用东坡“舶趠”二字而黜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东都之季，清议扶之而有余；强秦之末，壮士守之而不足。”前辈作《风俗万世之基》末韵。“亶聪明而有作，无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舜由仁义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举席间之觯；释椎凿而上，轮人议堂上之书。”此工执艺事以谏赋联也。

卷二十

杂识

南丰《跋西狭颂》谓："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汉画始见于今。"邵公济谓："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今于盘洲所集《隶图》见之。"

曹操夫人《与杨彪夫人书》："送房子官绵百斤。"《古文苑》误为"官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赋》："绵纩房子。"《晋阳秋》："有司奏调房子、睢阳绵，武帝不许。"《水经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绵。"

善恶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汉·五行志》"季氏之恶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实论》。："行恶见乐，为恶未熟，至其恶熟，自见受苦。行善见苦，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见受乐。"其言善恶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书大相国寺额于石，即寺为殿而藏之，御飞白名曰"宝奎殿"。绍兴庚辰，宏辞以《宝奎殿太宗皇帝御书赞》命题，唐说斋中选。但云庆历二载，而不纪月日，以《实录》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苏子美作《宝奎殿颂》，周益公题其后云："'上宰宗工，更为辞章'者，谓吕夷简作记，章得象题额之类。"《实录》云："命夷简撰记。"而说斋谓"焕乎尧章，亲加记述"，亦误。

旧制，麻三道以上，双宣学士分撰。元丰末，邓润甫为学士，一

夕锁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权直院莫俦独宿。

翰苑未尝草追赠制。绍定六年十月，史弥远赠中书令，追封卫王，令学士院降制。学士言非典故，诏特与降制。

太一宫四立月祝文，旧用定本，绍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学士院撰述。

亲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应某军管内”，尾云“牓某军”，仍散下。管内，谓所领节镇也。前辈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内”，盖草制者失之。开禧元年，皇子封荣王，牓威武军，合旧典矣。盖节钺初除，以敕书示谕本镇，亦唐朝隃领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国如周、鲁，或以州如兖、雍之类，未尝有所领之国。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领两镇。

陈自明绍熙初宏辞已入等，同试者摘《周五射记》用“襄尺”字，以为犯濮王讳。襄音让。庆元四年，从臣荐之，谓“襄”字虽同音，嫌名不当避，乃赐同进士出身。徐子仪嘉定中试，宏辞《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本注“巫”当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荐于朝。不数年，入馆掌制。

《易·观》初六注：“处于观时而最远朝美。”汤邦彦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务外游，不如务内观。”陆游字务观本此。魏傅嘏字兰石，本《淮南子》“兰生而芳，石生而坚”。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诗》“湜湜其沚”笺。黄鲁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记》“王纾有学术鲁直”。

朱文公门人㬰渊。㬰，音缓。晋有㬰清。

西王母，《山海经》云：“状如人，狗尾，蓬头戴胜，善啸，居洵水之涯。”《穆天子传》注云：“虎齿蓬发。”

《汉·天文志》：“天暒而见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韵》

云："晴字。"

《易纬是类谋》曰："民衣雾，主吸霜，间可倚杵于何藏？"《河图挺佐一辅》曰："百世之后，地高天下；千岁之后，天可倚杵。"杨文公诗有"倚杵碧天"之句。

《士冠礼》"眉寿万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图·雝公緘鼎铭》："用乞麋寿，万年无疆。"

《集韵》："吴人谓赤子曰孩。"音鸦牙。《杂记》注："婴，犹鷖弥也。"《孟子音义》："倪，谓繄。倪，小儿也。"

《周礼·辖人》注："鰒，鱼字。"以鱼名为字，亦奇语也。

《石鼓文》："帛鱼鱳鱳。"又云："有鰒有鮸。"即白鱼也。

《春秋》正义：手五指之名曰："巨指、《仪礼·大射》。《孟子》云"巨擘"。食指、《左传》。将指、《仪礼·乡射大射》注。无名指、《孟子》。小指。"《仪礼·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云季指。

《馆阁书目》："《蚕书》一卷，南唐秦处度撰。以九州蚕事，独兖州为最。"按《蚕书》见秦少游《淮海后集》。少游子湛，字处度。以为南唐人，误矣。

"水母目虾"，见郭景纯《江赋》。栾城诗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箪瓢粗足似山雌。"

殷芸《小说》："蔡司徒说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东坡诗："自甘茅屋老三间。"简斋诗："士龙同此屋三间。"又云："士衡去国三间屋。"

《唐·西域传》：末禄有军达，泥婆罗献波稜。皆菜名也。张文潜谓波稜自坡陵国来。

吕成公曰："秦多良医。医缓、医和，皆秦人。"《尸子》亦云："医竘者，秦之良医。"

巫彭作医。《吕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师曰僦贷季。《素问》。上古医曰苗父。《说苑》。

黄石圯老教授福州，闻李葵、李柟、林之奇为众推服，即走其家，备礼延致。吕太史《祭林宗丞少颖文》所谓"二李伯仲"，盖葵之子柟、樗也。葵字袭明。子柟，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陆；旁郡之士，若胡若刘。"方德顺、陆亦颜、胡原仲、刘致中。见吕居仁《寄和伯少颖迂仲》诗。

齐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语言，不妄忧虑。

吕成公谓："争校是非，不如敛藏持养。"

李猷护陈东之丧，黄子游赒欧阳澈之葬，皆义烈士也。李，明人，黄亦寓居焉。志吾乡人物者，宜特书之，以厉浇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龟鉴》，其表云："今来古往，治日少而乱日多；主圣臣贤，前车覆而后车诫。"

张鸞自号浮休子，李白有《赠参寥子》诗，张芸叟、僧道潜复以自号。

近世记录多误，《无垢心传录》以王叔文之党"陆质"为"陆贽"。质即陆淳，非贽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绍兴壬子。考其论议，以郑介夫为妄言，陈少阳为鼓变，是熙、丰之法度，非元祐之纷更，谓党人子孙为谬赏，谓苏、黄文章为末艺。甚者拟程子之学于墨、释氏，而以《易传》为谢、杨删润成书，其反理诡道甚矣，诋赵、张二相尤力。盖自绍圣以来，奸憸茂恶，家以荆、舒为师，人以章、蔡为贤，邪说詖

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祸，萧艾不薅，士习熟见闻。至绍兴间，邪詖犹肆行，笔之简牍，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兽。吁，风俗移人，可畏哉！

发汉陵者，樊崇、董卓也。发唐陵者，温韬也。恶复诛臻，天道昭昭矣。

成汤、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则《关雎》作讽，姜后请愆，况朝而受业，为士之职。《书》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经》言卿大夫之孝，引《诗》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诗》云"夙兴夜寐"。《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头"，管幼安所以惧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谓质朴古人风者也。"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朱子之诏童蒙也。"观起之蚤晏，知家之兴废"，吕子之训门人也。"起不待鸣鸡"，陆务观《示儿》之诗也。"鸡鸣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无常"，叶少蕴与子之书也。"鸡鸣而起，决择于善利之间"，为舜而已矣。

晋殷仲堪父师病积年，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北齐李元忠母多病，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积年，精习经方，洞闲针药，母疾得除。隋许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极医方，诫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文中子母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唐王勃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甄权以母病，与弟立言究习方书。王焘母有疾，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李逢吉父颜有锢疾，自料医剂，遂通方书。杜鹏举母疾，与崔沔同授医萧亮，遂穷其术。程子曰："事亲者不可不知医。"

康节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间道奔本朝。舍世禄为窭士，乃绝口不言。伯温子溥，自礼部郎使燕，道涿州良乡拜墓。洪业寺石刻，盖统和十年伯温高大父所建。统和十年，岁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适百二十年，伯温记其异。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苏魏公《书帙铭》曰："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蒲传正《戒子弟》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泽及乡里也。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如范子可谓晓之矣。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范蠡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与贫。"《史记正义》："《七略》云：司马迁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太史公著论，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术，岂以家贫无财赂，有激而云，如《货殖传》之意欤？然何足以为"妙论"？

先圣冕服。祥符二年，赐曲阜文宣王庙冕九旒，服九章。熙宁八年，国子监言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礼院议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宁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礼记》于礼之变，皆曰"始"："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诔，自此始也"；"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陘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庙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下殇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绥，自鲁桓公始也"；"朝服之缟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传》"始用六佾"，"晋于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鲁于是乎始髽"，"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始用人于亳社"，"鲁于是始尚羔"，亦记礼之始变也。孔子恶始作俑者，始之不谨，末流不胜其敝。刘懋撰器物造作之始为《物祖》。刘孝孙、房德懋集经史为《事

始》。冯鉴续《事始》，朱绘撰《事原》，高承增益为《事物纪原》。然所载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训戒。司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苏文忠公言："《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皆得谨始之义。

《周易集林·杂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阴为雨，得阳不雨。其爻发变，得坎为雨，得离不雨。巽化为坎，先风后雨；坎化为巽，先雨后风。"

江总诗："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元城刘公岁晚闲居，或问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进德修业，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陈正献公疏曰："惩羹者必吹于齑，伤桃者或戒于李。"《楚辞·惜诵》云："惩热羹而吹齏。"《北梦琐言》："唐明宗不豫，冯道入问曰：'寝膳之间，宜思调卫。'指果实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见李思戒。'"

尹和静谓"动静一理"。伊川曰："试喻之。"适闻寺钟声，曰："譬如此寺钟，方其未撞时，声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养。"朱文公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乃知为学须专心致志。先儒于钟声之入耳，体察如此。

东坡《策别》"均户口"曰："当成、康刑措之后，其民极盛之时，九州之籍，不过千三万四千有余。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晋书·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盖周之盛也。"见《帝王世纪》。

吴仁杰《盐石新论》取《潜夫论》："洗金以盐，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岁之干色为首，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以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经》四

篇颁示天下，丁度为序。

《黄石公记》云："黄石，镇星之精也。黄者，镇星色也。石者，星质也。"东坡以圯上老人为隐君子。

成都石经，孟蜀所刻。于唐高祖、太宗之讳皆缺画。范鲁公相本朝，其《诫子侄诗》曰："尧舜理日，深泉薄冰。"犹不忘唐也。

刘梦得曰："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间，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疑。"东坡《辩策问奏札》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术数之说，术者尝以三命语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慈湖先生谓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于学，顾未能忘富贵利达，何也？"公莫知所谓，先生曰："子尝以命讯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后可以语道。"

张文潜《寓陈杂诗》言颜平原事，误以卢杞为元相国。

李长吉有《春归昌谷》诗，张文潜《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居》云：

"惆怅锦囊生，遗居无复处。"在河南福昌县三乡东。

《唐六典》注："崔寔《正论》云：'熊经鸟伸，延年之术，故华佗有六禽之戏，魏文有五搥之锻。'"《后汉·华佗传》云"五禽"。

《诗释文》："《草木疏》云：'葑，芜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异。"张文潜诗："芜菁至南皆变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瑶簪玉笋不可见，使我每食思故国。"

司空表圣《题东汉传后》有取于陈太丘之容众，郭有道之诱人。此表圣所以自处也。

《化书》曰："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季元衡《俭说》曰："贪饕以招辱，不若俭而守廉。干请以犯义，不若俭而全节。侵牟以聚仇，不若俭而养福。放肆以逐欲，不若俭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悦《申鉴》曰："睹孺子之驱鸡，而见御民之术。孺子之驱鸡，急则惊，缓则滞，驯则安。"许浑诗："遁迹驱鸡吏。"

司马公时至独乐园，危坐读书堂，尝云："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张文潜《庭草》诗云："人生群动中，一气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躯。"亦此意也。观此则见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王涣之曰："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此言近于达者。

"民不可与虑始"，商鞅之变法也；"百姓何足与议"，董卓之迁都也。咈百姓以从己欲，其效可睹矣。

后魏温子升《阊阖门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枚卜无违。雕梁乃架，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纳祜，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此上梁文之始也。儿郎伟，犹言儿郎懑，攻媿尝辩之。

真文忠公曰："仁义足以包宽严，而宽严不足以尽仁义。"

傅玄《席铭》，左端曰："闲居勿极其欢。"右端曰："寝处毋忘其患。"左后曰："居其安，无忘其危。"右后曰："惑生于邪色，祸成于多言。"《冠铭》曰："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惧则安，敬则正。"《被铭》曰："被虽温，无忘人之寒。无厚于己，无薄于人。"

梁元帝《孝德传·天性赞》曰："欲报之德，不可方思；涓尘之孝，河海之慈。"即孟东野"寸草报春"之意。

苏子由记杉谓："求之于人，盖所谓不待文王而兴者。"陈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汉桓永寿二年，户一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至晋武太康元年平吴，户止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隋文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至唐高祖武德初，户止二百余万，高宗永徽初，户仅及三百八十万。玄宗天宝末，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至肃宗干元三年，户止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祸之惨如此。

刘梦得《何卜赋》云："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之利，乃稑之厄。"东坡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本此意。

隋炀帝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长城公，谓陈后主；沈后者，后主之沈后也。《通鉴释文》以"沈"音"沉"，谓沉湎之后，误矣。

曾旼，字彦和，为《书解》，朱文公、吕成公皆取之。《馆阁书目》："《书讲义》，博士曾肢等解。"盖误以"旼"为"肢"。

"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张华之称陆机、云也；"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高祖之谕李德林也。机、云于河桥之役，与王师为敌，其不忠大矣；德林愿以死奉杨坚，复以所以事齐者事周矣，二国何利焉？是以持国必崇名节，持身必守行谊。

《录异传》曰："周时尹氏贵盛，五叶不别，会食数千人。遭饥荒，罗鼎作粥。"《春秋》书尹氏，讥世卿，然能与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维持之也。近世纪舆地者，谓尹吉甫蜀人，为作清风堂，其谬妄甚矣。"物则秉彝"之诗，吉甫庶几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谗，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传论》："师宜悬帐之奇。"以卫恒《四体书序》考之，

悬帐乃梁鹄书，非师宜官书也。

《说文》：“朋”及“鹏”皆古文“凤”字。宋玉曰：“鸟有凤而鱼有鲲。”《庄子音义》崔譔云：“鹏，音凤。”

王巾，字简栖，作《头陀寺碑》，《说文通释》以为“王屮”。

封禅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记者十有二；孟献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记诵之学，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录·李阳冰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尔。”按，北齐慕容俨镇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号城隍神，则唐以前已有之。

唐子西《采藤曲》：“鲁人酒薄邯郸围，西河渡桥南越悲。”下一句未见所出。

《集古录·汉袁良碑》云：“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欧阳公云：“盖不知为何人也。”愚按《高祖纪》：三年，汉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即此辕生也。“辕”与“袁”同。

《汉华山庙碑》：“武帝立，宫曰集灵，殿曰存仙，门曰望仙。”欧阳公云：“集灵宫，他书皆不见，惟见此碑。”按《汉·地理志》：“京兆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集灵宫，武帝起。”公偶未之考耳。

《容斋五笔》“石尤风”引陈子昂、戴叔伦、司空文明诗，意其为“打头逆风”也。李义山诗作“石邮”，“来风贮石邮。”杨文公诗亦

作“邮”。“石邮风恶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无常心曰民，为己曰君子儒，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间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尧、桀异焉，仁义之心存与不存而人禽别焉，懔乎其可惧也。夫尚志谓之士，行己有耻谓之士，否则何以异乎工商？特立独行谓之儒，通天地人谓之儒，否则何以异乎老、释？困而不学则下民尔，待文王而兴则凡民尔。无其实而窃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乡。

古者重长幼之序。齿幼位卑而名韦、杨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载言也。后生不称前辈字，刘元城所以称马永卿也。

李希烈之党有韩霜露，朱泚之党有李日月，逆俦之无天甚矣。

柳芳论氏族曰：“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按《风俗通》，“乙”当作“卜”。

明州，开元二十六年置，讫于唐末，凡五乱。宝应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贞元十四年，明州将栗鍠杀其刺史卢云以反，二也；干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贼锺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将黄晟自称刺史，五也。

《通鉴》：浙西节度使裴璩败王郢，在干符四年闰二月。《纪》乃谓三年七月，当从《通鉴》。璩，字挺秀，见《世系表》。

《孟子》曰：“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萧望之曰：“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

范文正公谓：“刘禹锡、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传》称叔文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韩退之欲作唐一经，‘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岂有意于诸君子乎？”

《淮南子》：“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学常枞。《淮南》误。《说苑》亦云“常枞”。

《唐·百官志》：“守宫令。席寿三年，毡寿五年，褥寿七年。”语本《考工记》。

北齐择卢思道之诗得八首，人称八米卢郎。或谓“米”当为“采”。徐锴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轲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坟、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纬，皆本于此。

《陆机传》云：“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焚其笔砚。’”君苗，未知氏姓。考之云集，有《与平原书》，云：“前登城门，意有怀，作《登台赋》，极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复成前意。”始知其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龙》云：“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烦，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观士龙《与兄书》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兄文章高远绝异，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车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见使为鄮令，便道之职。茂安《与陆士龙书》曰：“老人及姊自闻此问，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举家惨蹙。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蜮《玉篇》：“虫穴也，房中切。”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来报。”士龙《答书》曰：“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举锸成云，下锸成雨，既浸既润，随

时代序。官无逋滞之谷，民无饥乏之虑，衣食常充，仓库恒实。荣辱既明，礼节甚备，为君甚简，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毕，严霜陨而蒹葭萎，林鸟祭而罻罗设，因民所欲，顺时游猎。结置绕冈，密罔弥山，放鹰走犬，弓弩乱发，鸟不得飞，兽不得逸。真光赫之观，盘戏之至乐也。若乃断遏海浦，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蚌捕鱼，鳣鲔赤尾，鮨齿比目，不可纪名。鱠鰡鳆，炙鷰鯸，烝石首，臛鯊鮭，真东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属，目所希见，耳所不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贵，前临终南，退燕阿房，离宫别馆，随意所居，沉沦泾渭，饮马昆明，四方奇丽，天下珍玩，无所不有，犹以不如吴会也。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县三十余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惮尔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兴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经营四方，古人所叹，何足忧乎？且彼吏民，恭谨笃慎，敬爱官长，鞭朴不施，声教风靡，汉、吴以来，临此县者，无不迁变。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茂安又答曰：“于母前伏读三周，举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恐有其言能无其事耳。”愚谓士龙之书，笔势纵放，真奇作也，可以补四明郡乘之阙遗，故详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荀卿之讥毁过矣，然因其言可以见子夏门人之气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矣。

东坡《观棋诗》“谁与棋者”，《墨君堂记》“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皆用《檀弓》文法。

《论语》“迅雷风烈必变”，错综成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本于此，非始于“吉日辰良”。

徐仲车谓："尊官重禄，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国、危人之天下不顾也。郑綮可谓知其量矣。"后村诗谓："未必朱三能跋扈，只因郑五欠经纶。"朱温之篡，崔、柳诸人之罪也，于郑綮何议焉？

宁宗阁名曰"宝章"。至和二年，五台山真容院太宗御书阁已曰"宝章"矣。

《水经注》："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方城在叶县，《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舆、并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时在野之贤萃于楚国，圣人晚年眷眷于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谓蔡也。"

善读书者，或曰"此法当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为"，或不求甚解，或务知大义。不善读者，萧绎以万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卢殷之资为诗。

"庙堂"二字，见《汉·徐乐传》，云："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梅福传》云："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刘向《九叹》云："始结言于庙堂。"王逸注："言人君为政举事，必告宗庙，议于明堂。"皆谓人君，今以为宰相，误矣。

欧阳公记醉翁亭，用"也"字；荆公志葛源，亦终篇用"也"字，盖本于《易》之《杂卦》。韩文公铭张彻亦然。

东坡《锺子翼哀词》，以四言间七言，学《荀子·成相》。

《诗·伐檀》毛氏传云："风行水成文曰涟。"老泉谓"'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本于此。

南丰诗称昌黎之文云："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

周恭叔《跋秦玺文》曰："呜呼斯乎！是尝去《诗》、《书》以

愚百姓者乎？是尝听赵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尝杀公子扶苏与蒙恬者乎？是尝教其君严督责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玺不得传者斯人也，而其刻画，吾忍观之哉！”李微之曰：“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隋谓之神玺。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

受宝之礼，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制之。其后凡嗣位，则更制。乾兴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制是宝。嘉定十四年，京东河北节度使贾涉，缴进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府宝图一册。镇江都统翟朝宗以玉检来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于是礼官奏受宝之礼，献之宗庙。明年正月朔旦，御大庆殿，受宝奉安天章阁。元符三年玉玺盖徽宗即位所制。

玺也而更为宝，匣也而更为检。古者太史“奉讳恶”，岂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咸淳末、德祐初，卖降恐后者，多武人也，其后文臣亦卖降矣。

后汉应劭有《汉官·卤簿图》，《汉官仪·卤簿篇》。晋有《卤簿图》、《卤簿仪》，齐有《卤簿仪》，陈有《卤簿图》，唐有《大驾卤簿》一卷，王象画《卤簿图》。景德二年，王钦若上《卤簿记》三卷。天圣六年，宋绶上《卤簿记》十卷。景祐五年，绶取旧编，益新制，上《卤簿图记》十卷。政和七年，诏改修，宣和元年书成，三十三卷，饰以丹采，益详备矣。

赵安仁作《戴斗怀柔录》，王晦叔作《戴斗奉使录》。戴斗，谓

北方。《尔雅》：“北戴斗极为空桐。”

击壤，周处《风土记》云：“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古儿童所戏之器，非土壤也。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十四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汉时有此议论，三代之流风遗俗犹存也。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险薄之习成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寤寐无为，《泽陂》之诗所以刺也。

刘之道煇《上李肃之纳拜书》曰：“古之君子，一语默而礼义明，一施设而风俗厚。如释之进王生之韈，而汉世重名；如裴度当李愬之谒，而蔡人知礼。”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经》而约之以《孝经》、《论语》；博之以太史公、欧阳公史记而约之以《资治通鉴》。”康节先生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学者当以此为法。

夫子雅言《诗》、《书》、执《礼》，而性与天道，高弟不得闻。程子教人《大学》、《中庸》，而“无极”、“太极”一语未尝及。

“巧言”为“辩”，“文子”为“学”，宋景文云：“此后魏、北齐里俗讹字也。”

庾信《哀江南赋》：“章蔓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夙繇之君将迎钟。赤章蔓枝谏，不用，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

夙繇亡。”《文苑英华》作“慢支”，《艺文类聚》作“曼友”，皆误。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

《吕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当作婉，婉顺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纪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盖谓有道之士。《汉·京房传》“道人”，亦谓有道之人。《元和郡县志》：“楼观，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太霄经》以尹喜为尹轨。又谓：“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汉·郊祀志》注：汉宫阁疏云：“神明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尝置九天道士百人。”盖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

道书有“赤明上皇无极永寿”之号。后周甄鸾著《笑道论》曰：“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始建元，后王因之。上皇之号，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龙汉”、“开皇”。

林灵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独李纲、傅崧卿、曾几移疾不行。宣政间，道教兴行，至有号为“女真”者，当时以为金戎猾夏先兆。

傅奕排释氏，谓：中国幻夫，模象庄、老，以文饰之。宋景文作《李蔚传赞》亦云：“华人之谲诞者，又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然则释氏用老、庄之说也，非老、庄与释氏合也。朱文公谓：“佛家窃老子好处，道家窃佛家不好处。”愚尝观姚崇《诫子孙》曰：“道士本以玄牝为宗，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无

业。”斯言当矣。致堂谓：“经论科仪依仿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为之。”考诸姚崇之言，则非始于光庭也。

《北斗经》引“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误以北辰为北斗，盖近世依托为之。

鹤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见《汉·西域传》。敷落，见《度人经》。

《汉·罽宾传》“塞种分散”，颜师古注：“即所谓释种。”按《增一阿含经》：“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石林叶氏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户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

《唐·回鹘传》：“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

说斋谓：“老、庄之学，盛于魏、晋，以召五胡之乱。而道、释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于中国。”释氏至姚兴而盛，道家至寇谦之而盛。诚斋谓：“伊川之民，被发以祭，君子已忧其戎。汉之君志荒而妖梦是践。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驱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春秋以来，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符谶。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

《晋语》：“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注：“《诗》云‘西方之人’，谓周也。”愚谓“西方之书”，盖《周志》之类。《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李知幾谓：意其说佛也。《皇王大纪论》曰：“当周昭王时，西方有桀戎，穷幻驾空

说。”《通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谓释迦生当周庄王九年，鲁庄公七年。二说不同。

王简栖《头陀寺碑》：“周、鲁二庄，亲昭夜景之鉴。”注云：“鲁庄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应经》：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佛从右胁坠地，即行七步。”按《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正义曰：“于是时周之四月，则夏之仲春。杜氏以《长历》较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见，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盖陋儒之佞佛者傅会为此说。

潏水云：“梵书有修多罗谶，言释氏之教兴废。”则谶书其来远矣。

梁观国有《议苏文》五卷，驳其羽翼异端者。或问地狱之事于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无惨酷之刑；神理至公，必无贿赂之狱。”

李寿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状，《易》尽之矣，曷为求之他？”

《通典》：唐有符祆正，谓之视流内。祆，呼烟切。胡神也。

永嘉张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虽贫而不愿禄。”问其说，曰：“始至则朝拜，遇国忌则引缁黄而荐在天之灵，皆古所无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渊；众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当如明镜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东魏檄梁曰：“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可谓切中其膏肓矣。诚斋诗云：“梵王岂是无甘露，不为君王致蜜来。”曾景建云：“此身已属侯丞相，谁办金钱赎帝归？”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讳而为此号。祥符中，以圣祖名改玄武为真武，玄枵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曰《太真经》。若迎真、奉真、崇真之类，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为女真，遂为乱华之兆。

张文潜云："尝读《宣律师传》，有一天人，说周穆王时，佛至中国。与《列子》所载西极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实事也？"愚谓，此释氏剽袭《列子》之言，非实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东野《读经》诗也。

东坡《宸奎阁碑铭》："神耀得道，非有师传。"出《八师子经》："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来诣佛所，质疑曰：'佛所事者何师？'佛曰：'吾前世师，其名难数。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也。'""惟佛与佛"，出《法华经》。

放翁载长芦宗赜师颂云："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三武，谓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尝观山谷《开先院修造记》曰："夫沙门法者，不住资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赵州以断薪续禅床，宴坐三十年；药山以三篾绕腹，一日不作则不食。今也，毁中民十家之产而成一屋，夺农夫十口之饭而饭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数百，是以有会昌之籍没。穷土木之妖，龙蛇虎豹之区化为金碧，是以有广明之除荡。"山谷之言至矣。宗赜以浮屠氏而能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欤？

儒之教以万法为实，释之教以万法为空。

北齐文宣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徽宗令沙门冠簪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说》：王丞相导拜扬州，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闇，兰

闇。”此即兰若也。

后周武帝废佛、道教，其子天元复之。唐高祖废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复之。天元不足论也，太宗亦为之，何哉？

西山先生《题杨文公所书遗教经》曰：“学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犹吾儒舍离经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扫应对而语性与天道之妙。”《跋普门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问药山禅师曰：‘如何是黑风吹船，飘落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怫然，怒形于色。师笑曰：‘发此瞋恚心，便是黑风吹船，飘落鬼国也。’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以此推之，则知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警觉，船到彼岸；灾患缠缚，随处而安，我无怖畏，如械自脱；恶人侵凌，待以横逆，我无忿嫉，如兽自奔。读是经者，作如是观，则知补陀大士真实为人，非浪语者。”

钱文季《维摩庵记》云：“维摩诘非有位者也，而　能视人之病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为己责，是诘之罪人也。”

邓志宏曰：“丹霞御寒，则烧木佛；德山说法，则撤塑像。禅教之判，其来已久。”余谓浮屠氏之有识者，犹不以是为事，而学校乃以土木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鉴考异》云：“《会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太和寺。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杜牧所谓山台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记》：“武帝去山台野邑四万所。”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校点

梦溪笔谈［宋］沈括　撰　施适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容斋随笔 [宋] 洪迈　撰　穆公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困学纪闻 [宋] 王应麟　撰　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梦溪笔谈

[宋]沈括 撰 施适 校点

校点说明

《梦溪笔谈》三十卷，其中《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北宋沈括著。沈括（1031—1095，一说1033—1097），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元丰三年（1080），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后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哲宗即位，准其迁居离故乡较近的秀州（今浙江嘉兴）。元祐三年（1088），沈括进献花费多年精力编制而成的《天下州县图》，得赐绢一百匹，朝廷又降旨允许他任便居住。此后，他移居润州，隐居梦溪园。哲宗绍圣二年（1095）病逝。

据其《自序》云，沈括“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可见该书陆续写成于作者退休后直至去世的七八年中。《笔谈》内容，“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涉猎极广。全书有十七目，凡六百余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沈括则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也因此与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并称宋代三大笔记。

本书校点，以清光绪陶氏爱庐本为底本，参校玉海堂本（玉海堂覆刻宋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覆宋本）、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刊本（文物出版社影

印）、明万历商浚《稗海》刊本、明万历陈继儒《汇秘籍》刊本、明崇祯毛晋《津逮秘书》刊本、清嘉庆十年张海鹏《学津讨原》刊本等。本书校点，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原书中的引文和史实，已尽量与原书核对。底本中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及明显讹误的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今人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新校正梦溪笔谈》对《梦溪笔谈》一书用力至勤至深，其校语详细精审，本书择要录用了其成果，然因本书体例限制，无法一一说明。

《梦溪笔谈》原文无标号和标题，本书的标号和标题沿用了我社《梦溪笔谈全译》的标号和标题（系胡道静先生《梦溪笔谈校证》所编加）。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一
故事一
1．亲郊庙次序
2．驾头扇筤
3．唐翰林院
4．学士院故事
5．玉堂
6．东西头供奉官
7．供奉班序
8．衣冠故事
9．衣冠用胡服
10．幞头
11．堂帖
12．宣头
13．引见仪制
14．笼门谢
15．槐厅
16．带坠
17．三馆职事称学士
18．雌黄改字
19．五司厅
20．银台司
21．勘箭
22．馆阁藏书
23．学士家贫

24．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
25．礼部试士
26．御试许详定官别立等
27．步行学士
28．御前卫士
29．后唐案检
30．中枢官印
卷二
故事二
31．三司使班序
32．宗子授南班官
33．大理法官亲节案
34．赐方团球带
35．凉衫
36．罢草制润笔
37．直官
38．告喝打杖
39．异姓兼中书令
40．百官会集坐次
41．罢赐功臣号
卷三
辩证一
42．古今衡制
43．些
44．阳燧
45．正阳之月
46．高祖玄孙之服
47．诗赋渎慢舜妃
48．謻门
49．水名漳洛之意

50．巫咸河
51．虎豹为程
52．流沙
53．芸草辟蠹
54．三献异说
55．玄璃之色
56．灌钢
57．佩觿
58．茅茅之辨
59．十八学士图真迹
60．中书植紫薇之非
61．汉人酿酒
62．阿胶
63．荣
64．宗庙之祭西向
65．学者为诗
66．野马
67．蒲芦
68．秦汉以前度量
69．太一十神
70．杨溥手教
卷四
辩证二
71．三江
72．海州古墓
73．桂屑除草
74．章华乾溪
75．建麾谬用旧典
76．除
77．韩愈画像之谬

78．百钱谓陌
79．参
80．《蜀道难》非刺严武
81．云梦考
卷五
乐律一
82．三祭之乐本天理
83．钟吕之义
84．八八为伍
85．胫庙
86．羯鼓遗音
87．杖鼓
88．大遍
89．拱辰管
90．新制凯歌
91．柘枝旧曲
92．善歌者语
93．从变之声
94．唐乐失古法
95．协律
96．三调乐
97．密求徵音之妄
98．润州玉磬
99．《霓裳羽衣》曲
100．乐有志声有容
101．《菩萨蛮》墨本
102．郢人善歌辨
103．纳音
104．旋虫
105．《抛球曲》

106．《广陵散》
107．簫
108．笛
109．琴材
110．《虞美人操》
卷六
乐律二
111．管色定弦
112．音声高下
113．燕乐无蕤宾律
114．今古声律差异
115．同声相应
卷七
象数一
116．《奉元历》
117．太阳过宫
118．六壬十二辰之名
119．天空非神将
120．释辰
121．五行生成数
122．揲蓍之法
123．天数之微
124．步岁之法
125．斗建岁差
126．落下闳历法
127．观测极星
128．刻漏
129．二十八宿
130．日月之形
131．日月蚀

132．三代旧术
133．月行迟速
134．物理有常有变
135．岁运主客气
136．六气配六神
137．数理得之自然
138．郑夬《易》说
139．旧历日月蚀不效
140．朱雀取象
141．候气
142．纳甲
卷八
象数二
143．《史记》律数多讹
144．卜筮用古书
145．术数之微
146．黄赤道与月道
147．二十八宿度数
148．修历当重实测
149．测候之弊
150．更造浑仪
卷九
人事一
151．寇忠愍镇定
152．允中亭
153．打关节秀才
154．夏文庄禀赋异人
155．欧阳修黜新文
156．贵人多知人
157．德一而报效不同

158．王文正局量宽厚
159．石曼卿邻豪家
160．杜五郎
161．耆英会
162．苏合香酒
163．李士衡使高丽
164．身飨其用
165．举人班列
166．王方贽均杂税
167．孙之翰却砚
168．王荆公固执
169．王子野不茹荤腥
170．赵阅道为转运使
171．孔旻爱人
172．狄青不附梁公
173．郭进治第
174．武人吟诗
175．向敏中耐官职
176．晏元献诚实
177．曹南院预讲边备
178．石曼卿豪饮
179．事不可前料
180．朱寿昌至孝
181．刘庭式不弃瞽妻
182．千轴不如一书
卷十
人事二
183．健者县令
184．李馀庆果于去恶
185．盛文肃阅人

186．林逋高逸
187．法外杀近臣
188．庞庄敏入相
卷十一
官政一
189．陈恕改茶法
190．算茶三说
191．赫连城
192．刘晏即日知价
193．校书官不恤职事
194．国初均税
195．程文简善虑事
196．用法之失
197．深州迁治之非
198．叙官降等误晓律意
199．立法知意
200．边城战棚
201．鞠真卿断狱
202．告不干己事法
203．驿传等次
204．范文正荒政
205．运粮之法
206．熙宁罢抚夷券
207．高超合龙门
208．盐品
209．老吏验尸
210．滉柱
211．盐钞法
212．河北盐法
卷十二

官政二
213．复闸
214．张杲卿鞠案
215．范文正抑商
216．王冀公有大臣节
217．岁铸钱数
218．吏禄
219．国朝茶利
220．茶法
221．租额钱
222．岁供京师米额
223．熙宁废并州县
卷十三
权智
224．盐井雨盘
225．颡叫子
226．驯鹧术
227．狄青出奇制胜
228．夜夺昆仑关
229．曹南院破虏
230．友人权数
231．王元泽巧对
232．决生死用诈术
233．雷简夫息水患
234．陈秀公焚图
235．狄青用兵
236．潴水为塞
237．罗隐谏钱镠
238．李继隆袭夏州
239．林广拒敌

240．巧为长堤
241．李允则展雄州
242．陈述古破盗案
243．侯叔献治汴堤
244．种世衡用间
卷十四
艺文一
245．属对亲切
246．相错成文
247．《城南联句》
248．富贵诗之陋
249．诗取语意为主
250．书之阙误见于他书
251．音韵之学
252．小律诗之难
253．王圣美字学
254．不晓《孟子》之义
255．《比红儿诗》
256．晚唐士人读书灭裂
257．穆修张景始为古文
258．《史记》差谬
259．卢宗回诗
260．王荆公始为集句诗
261．观人题壁可知文章
262．毗陵女子诗
卷十五
艺文二
263．切韵之学
264．《龙龛手镜》
265．古人文章不主音韵

266．潞公同甲会诗
267．晚唐五代士人作赋
268．鹳雀楼诗
269．海陵王墓铭
270．观文辨枣棘
271．献诗自达
272．蔡子正贺诗
273．推挽后学
卷十六
艺文三
274．刘克释杜诗
275．和鲁公艳词
276．魏野善为诗
卷十七
书画
277．耳鉴
278．正午牡丹
279．相国寺画壁
280．书画之妙
281．画如其人
282．观画知声
283．马不画细毛
284．佛光常圆
285．古文己字
286．活笔
287．谬从楷法之非
288．韩偓诗迹
289．徐铉篆法
290．吴道子画佛
291．晋宋人墨迹

292．鲤文之说
293．徐黄画格
294．学书良法
295．《乐毅论》传本
296．圣寿寺壁画
297．董源画笔之妙
卷十八
技艺
298．方士许我
299．喻皓《木经》
300．缀术
301．隙积与会圆
302．蹙融
303．为弓之法
304．棋局都数
305．弹棋
306．增成法
307．毕昇活板
308．卫朴历术
309．艾灼之壮
310．分曹围棋
311．西戎羊卜
312．梵天寺木塔
313．毛类主五藏各异
314．医不可恃书为用
315．芎□与苦参
316．临帖之法
317．散笔作书
318．泻肝救脾
卷十九

器用
319．礼图未可为据
320．云雷之象
321．吴钩
322．矢服纳声
323．郓州弩机
324．神臂弓
325．沈卢鱼肠
326．汉朱鲔墓
327．古鉴巧智
328．肺石
329．顺天得壹钱
330．透光鉴
331．弩机望山
332．新莽铜匜
333．瘊子甲
334．前朝玉钗
335．藻井
336．出土古印
337．唐玉辂
卷二十
神奇
338．雷斧
339．应天寺鳗井
340．宜兴陨石
341．山阳女巫
342．神仙传闻
343．佛牙
344．菜花变异
345．彭蠡小龙

346．龙卵
347．雷火
348．知道效验
349．预知死日
350．事非前定
351．吴僧文捷
352．蛤筒藏经
353．张咏前知
354．龙寿丹
355．应元保运
356．鸦觜金
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357．虹
358．墙字
359．尸毗王墓
360．夹镜
361．雷击显字
362．元绛异梦
363．木中有文
364．冷光
365．乡民咒术
366．印子金
367．紫姑灵异
368．奇疾
369．扬州夜明珠
370．登州地震
371．滴翠珠
372．海市
373．延州石笋

374．泽州石蛇
375．息石
376．买杖伏法
377．天禄
378．舒屈剑
379．前知鉴
380．三司凶宅
381．鳄鱼
382．海蛮师
383．邕州泥佛
384．地内宿藏
385．恩州旋风
386．冰花
387．河州雹异
卷二十二
谬误谲诈附
388．竹箭
389．丁谓智变
390．谬以屏为反坫
391．《酉阳杂俎》记事多诞
392．内府比玉带
393．黄宗旦病目
394．卖卜术
395．吏欺包拯
396．江淮茶纲
397．瓦松
398．陈彭年博学
399．车渠
400．雅言
卷二十三

讥谑谬误附
401．石曼卿微行
402．文章之病
403．色缴
404．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405．不识字快活
406．知府独具只眼
407．应敌文章
408．兴国寺题壁
409．木马凌床
410．王告判牒
411．题诗增俸
412．县尉戏吟
413．石曼卿初登科
414．取索卤簿案牍
415．宋齐丘
416．题壁戏谑
417．吴中士人
418．馆阁宿历
419．俗语为文
卷二十四
杂志一
420．延州五城
421．石油
422．盐南风
423．黑山
424．官不可妄得
425．赵普治第
426．跳兔
427．螓

428．霜信
429．淤田法
430．海陆变迁
431．淮河故道
432．炼丹
433．雁荡山
434．木天
435．乇罗海客
436．使臣撒殿
437．指南针
438．钟馗之始
439．鹿奴诗
440．族望
441．茶芽
442．丁香荔枝
443．旁不肯
444．漱
445．芋梗疗蜂螫
446．南北异嗜
447．乌脚溪
448．北岳恒山
449．展海子为稻田
卷二十五
杂志二
450．枳首蛇
451．天蛇
452．舆棺随使臣
453．西夏事略
454．建茶
455．胆矾炼铜

456．古节如虎符
457．验量地势
458．传拜
459．王君贶使辽
460．潘阆狂放
461．预防风患
462．蓟
463．契丹语入诗
464．邓思贤
465．蔡君谟书帖
466．天子请客
467．关中无螃蟹
468．陈秀公治第
469．廖恩脚色
470．死生有命
471．奏事过为文饰
472．木图
473．李顺案款
474．交趾叛服
475．太祖治军
476．唃厮啰
477．用度外人
478．骂退夏兵
479．校书如扫尘
卷二十六
药议
480．脏腑谬说
481．鸡舌香
482．君臣佐使
483．金罂子

484．汤散丸各有所宜
485．采药不可限时月
486．橘柚皮不同
487．麋鹿茸之别
488．枸杞
489．淡竹
490．细辛
491．蠹非甘草
492．胡麻
493．赤箭
494．地菘
495．南烛草木
496．太阴玄精
497．稷乃今之穄
498．苦躭
499．苏合香
500．熏陆即乳香
501．山豆根
502．青蒿
503．海蛤
504．漏芦
505．赭魁
506．石龙芮
507．炮制麻子
补笔谈卷一
故事
508．常参放班
509．致仕不以荫迁官
510．赐金紫
511．过正衙

512．王禹玉召对
513．虚室待尊官
514．亲王佩鱼
515．除检讨不试
516．馆职腰金
517．门状
辩证
518．庑序之辨
519．梓榆
520．襄王未梦神女
521．王才人
522．北苑茶
523．短后衣
524．班固讥迁不慊
525．不音否之谬
526．章句与义理
527．断章
528．玄纁五两
529．南北音
乐律
530．义海琴艺
531．燕乐二十八调
532．燕乐声调
533．中声正声
534．十六声
535．声律差舛
536．扁钟圆钟
537．琴瑟应声
538．敦掣住折
539．一弦稽琴格

540．正声变声
541．燕乐杀声
补笔谈卷二
象数
542．纳音新说
543．倒布
544．潮汐
545．十二气历
546．五辰
547．十干化运
548．干土寄支
549．音律之数
550．八卦之数
551．藏往知来
官政
552．不使一物失所
553．孙伯纯远虑
554．争字构讼
555．张知县菜
权智
556．释谍却虏
557．老军校退敌
558．《汉书》脱略
559．种世衡用间
560．一举济三役
561．凿澳修船
艺文
562．真摹淆乱
563．墨禅
564．书法入神之途

565．八分书
566．后主钟隐笔
器用
567．兵车制度
568．古器曲意
569．立鐨
补笔谈卷三
异事
570．金缠腰
571．龟葬梁家
杂志
572．名流雅谑
573．吴道子画钟馗
574．因诉改谥
575．守令图
576．咸平和议
577．书后敬空
578．阵数
579．九军阵法
580．尚右
581．扬州二十四桥
582．水丹
药议
583．莽草
584．流水止水
585．摩娑石与无名异
586．根茎叶性不同
587．天竹黄
588．磁针指南北之异
589．河豚

590．零陵香
591．芦荻
592．扶移
593．杜若即高良姜
594．钩吻辨
595．黄环
596．栾荆
597．紫荆
598．枳实枳壳
续笔谈
599．鲁肃简劲正不徇
600．道理最大
601．养鬼
602．杨大年草麻
603．悠然见南山
604．诗谶
605．张詠还牒
606．王禹偁联谶
607．观灯诗佳句
608．语情与诗意
609．荆公戏改退之诗
返回总目录

卷一

故事一

1．亲郊庙次序

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2．驾头扇筤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筤”，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筤”，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3．唐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4．学士院故事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閤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5．玉堂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时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6．东西头供奉官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

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7．供奉班序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中，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8．衣冠故事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9．衣冠用胡服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𨍏）〔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帨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10．幞头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

11．堂帖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予〕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札子也。

12．宣头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枢〕密院札子问宣头所起。余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札子，但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13．引见仪制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僚，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14．笼门谢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15．槐厅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閤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閤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余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16．带坠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17．三馆职事称学士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18．雌黄改字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19．五司厅

余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20．银台司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札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

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21．勘箭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

22．馆阁藏书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23．学士家贫

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

24．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

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25．礼部试士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26．御试许详定官别立等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封〕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复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复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复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27．步行学士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

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28．御前卫士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天〕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檛，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29．后唐案检

余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邦〕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则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

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30．中枢官印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卷二

故事二

31．三司使班序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閤门取旨间有叙学士者，然不为定制。

32．宗子授南班官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

33．大理法官亲节案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34．赐方团球带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

35．凉衫

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36．罢草制润笔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37．直官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

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38．告喝打杖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杖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人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39．异姓兼中书令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40．百官会集坐次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

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41．罢赐功臣号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

卷三

辩证一

42．古今衡制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43．些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萨音桑葛反，嚩无可反，诃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44．阳燧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臬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

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45．正阳之月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岁（月）〔亦〕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46．高祖玄孙之服

余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余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玄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五）〔三〕月、（远曾）〔曾孙〕缌麻三月，而无高祖、玄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旁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旁杀至于四，而皆谓之

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47．诗赋渎慢舜妃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48．謻门

历代宫室中有謻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謻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謻，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49．水名漳洛之意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灨）〔赣〕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余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则沮、漳合流，赣上则漳、（灨）〔湞〕合流，漳州余未曾目见，鄣郡则西江合流，亳漳则漳、涡合流，云梦则漳、郧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蟒蛛，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

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如聘）〔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又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鉏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50．巫咸河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又其北有尧梢音消水，亦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51．虎豹为程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子〕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52．流沙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湴河”之目。人多不晓湴河之义。余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余

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涖，字书亦作“埕”蒲滥反。按古文，埕，深泥也。术书有“涖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53．芸草辟蠹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余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54．三献异说

祭礼有腥、爊、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爊备太古、中古之礼，余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爊，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爊以鬼道接之，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爊，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55．玄璊之色

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门。稷

之璊色者谓之穈，穈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有穈有芑”。今秦人音穈，声之讹也。穈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掬之，粲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璊，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喻之也。犹鴘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喻之也。

56．灌钢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余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57．佩觿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荚支，出于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韘”者，疑古人为韘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58．茅茅之辨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余观之，此正所谓茅也，即《庄子》所谓“狙公赋茅”者茅音序。此文相近之误也。

59．十八学士图真迹

余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朗、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旭，《唐书》乃勗。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之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玄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玄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60．中书植紫薇之非

唐贞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朓诗云“芳洲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杜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微〕微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61．汉人酿酒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余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食〕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62．阿胶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63．荣

余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霤”、“西霤”，未知前荣安在。

64．宗庙之祭西向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扆，设扆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谓之扆。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65．学者为诗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66．野马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67．蒲芦

蒲芦，说者以为蜾蠃，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68．秦汉以前度量

余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69．太一十神

太一十神，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乙）〔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

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体〕。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棊”，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70．杨溥手教

余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玙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玙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札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殁”，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二）〔三〕年卒，杨溥天成五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三〕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岁庚寅，长兴（二）〔三〕年岁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卷四

辩证二

71．三江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灝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厎定，此水之理也。

72．海州古墓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旁，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

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予初仕为（沐）〔沭〕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73．桂屑除草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74．章华乾溪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二）〔一〕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囂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迁

许于夷者乃此地。十（三）〔二〕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芊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75．建麾谬用旧典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76．除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77．韩愈画像之谬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

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78．百钱谓陌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佰”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到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

79．参

《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80．《蜀道难》非刺严武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81．云梦考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

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

卷五

乐律一

82．三祭之乐本天理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蔟徵声也，乐有用太蔟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世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

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蔟、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

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序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序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序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蔟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序也。圜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序，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序天地之序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太蔟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序也。此四音之序也。

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之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盖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徵）〔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徵）〔微〕，不得其正。”其均起于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黄）〔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

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序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序，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而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二）〔三〕律为宫次序定理，非可以意凿也。

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大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83．钟吕之义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阴〕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84．八八为伍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独）〔浊〕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85．胫庙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

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86．羯鼓遗音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87．杖鼓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88．大遍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𩚬、嗺、哨、催、攕、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89．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90．新制凯歌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91．柘枝旧曲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

往往传之。

92．善歌者语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93．从变之声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旁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94．唐乐失古法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95．协律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

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96．三调乐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

97．密求徵音之妄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98．润州玉磬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99．《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京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愚）〔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100．乐有志声有容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宜）〔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101．《菩萨蛮》墨本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余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102．郢人善歌辨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

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

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拟〕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103．纳音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

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

104．旋虫

今太常钟镈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縻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栝，以其横栝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镈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栝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105．《抛球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

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晓）〔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旁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106．《广陵散》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凌〕、毋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107．簫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簫便易持"，李善注谓："簫，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簫，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簫，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簫"，故潘岳《笙赋》云："修簫内辟，余（萧）〔箫〕外逶。""裁以当簫"者，余器多裁众簫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簫，五音皆具。当簫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108．笛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篪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

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篴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篴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109．琴材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斲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㵎、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110．《虞美人操》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音〕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

卷六

乐律二

111．管色定弦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余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准，《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准，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112．音声高下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宫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大〕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113．燕乐无蕤宾律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114．今古声律差异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下〕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下凡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115．同声相应

古法钟磬每虡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虡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虡、有大吕之虡，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

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卷七

象数一

116．《奉元历》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失）〔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未〕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117．太阳过宫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徵明”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诹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诹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便用亥将、惊蛰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

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当月建，须当随黄道岁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复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厘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牛）〔东井〕、终于（奎）〔角〕，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参〕，北方玄武七宿起于（东井）〔牛〕、终于（角）〔奎〕，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118．六壬十二辰之名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徵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华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刚。九月木可为枝干，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复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余按，徵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徵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此，莫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刚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亢，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119．天空非神将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玄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120．释辰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舍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

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

121．五行生成数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122．揲蓍之法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123．天数之微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恃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余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历亦出乎亿而已，余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崇玄》、《宣明》（景福）、《明》、《崇》、《钦天》

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阴阳皆同，至交他宫则顿然差别？

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岁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亹亹消长，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明日子时顿属火也。似此之类，亦非世法可尽者。

124．步岁之法

历法步岁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谓之“斗分”。故“岁”文从步、从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125．斗建岁差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颛帝历》冬至日宿（斗）〔牛〕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则正月建丑矣。又岁与岁

合，今亦差一辰，《尧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东壁。此皆随岁差移也。

126．落下闳历法

《唐书》云：“落下闳造历，自言后八百年当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说也。落下闳历法极疏，盖当时以为密耳，其间阙略甚多，且举二事言之。汉世尚未知黄道岁差，至北齐（向）〔张〕子信方候知岁差。今以今古历校之，凡八十余年差一度，则闳之历八十年自已差一度，兼余分疏阔，据其法推气朔五星，当时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诞也。

127．观测极星

天文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玑衡是也；浑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礼部试“玑衡正天文之器赋”，举人皆杂用浑象事，试官亦自不晓，第为高等。

汉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星”，自祖暅以玑衡考验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熙宁中，余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余于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

128．刻漏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余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未〕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已〕期而日（已）〔未〕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复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及）〔反〕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其详具余奏议，藏在史官及余所著《熙宁晷漏》四卷之中。

129．二十八宿

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余：“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一期天，故以一日为一度。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后可窥而数，于是以当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伞橑，当度谓正当伞橑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则余浑仪奏议所谓“度不可见，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谓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数也”。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130．日月之形

又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余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值而无碍。”

131．日月蚀

又问：“日、月之行，（日）〔月〕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余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在〕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

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132．三代旧术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羭，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专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

133．月行迟速

北齐（向）〔张〕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则行速，星多则尤速。月行自有迟速定数，然遇行（者）〔疾〕者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说，亦阴阳相感自相契耳。

134．物理有常有变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

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此之谓“（是）〔从〕”；天气明絜，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之谓“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厉）〔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135．岁运主客气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序也，故谓之“主气”。唯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十）〔下〕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沴，此治气之法也。

136．六气配六神

六气，方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螣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水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也，故肾为寿命之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中央太阴土曰勾陈，中央之取象唯人为宜，勾陈者天子之环卫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于君？君之道无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环卫居人之中央而中虚者也，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旁而中虚，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其在于人，勾陈之配则脾也。勾陈如环，环之中则所谓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虑，非思之所能到也。故养生家曰能守黄庭则能长生，黄庭者以无所守为守，唯无所守乃可以长生。或者又谓黄庭在二肾之间，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到则不得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

137．数理得之自然

《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旧说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六者乾坤之画，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

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则变，纯少阳盈，纯多阴盈。盈为老，故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卦爻之辞皆九、六者，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朕，虽《易》亦不能言之，《国语》谓“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

138．郑夬《易》说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余后因见兵部侍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余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139．旧历日月蚀不效

庆历中有一术士姓李，多巧思，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简毙之。以献荆王，王馆于门下，会太史言月当蚀于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表闻，诏付内侍省问状，李云："本善历术，知《崇天历》蚀限太弱，此月所蚀当在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耳。"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监楚衍推步日、月蚀，遂加蚀限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月〕辰蚀东方，不效，却是蚀限太强，历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月〕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140．朱雀取象

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螣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盖云离方之长耳。或云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少昊以凤鸟至，乃以鸟纪官，则所谓丹鸟氏即凤也。又旗旐之饰皆二物，南方曰鸟隼，则鸟、隼盖两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鸟乃取象于鹑，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是也。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此丹鹑也，色赤黄而文，鋭上秃下，夏出秋藏，飞必附草，皆火类也。或有鱼所化者。鱼，鳞虫龙类，火之所自生也。天文东方苍龙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无尾，此其取于鹑欤？

141．候气

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缇縠，气至则一律飞灰。世皆疑其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何也？或谓古人自有术，或谓短长至数冥符造化，或谓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盖彪说得其略耳，唯《隋书》志论之甚详，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管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地有疏密，则不能无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后实土案上令坚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后埋律其下，虽有疏密，为木案所节其气自平，但在调其案上之土耳。

142．纳甲

《易》有纳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时，予尝考之，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乾之气也；右三柔爻，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传寅、申，（易）〔阳〕道顺。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纳辰、戌。亦顺传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纳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传卯、酉，阴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兑，初爻纳巳、亥。亦逆传也。乾、坤始于甲、乙，则长男、长女乃其次，宜纳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序，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实皆倒生，首系于干，其上抵于（颖）〔隶〕处反是根，人与鸟兽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子寅辰□丙辰戌午子甲寅□戊寅申辰戌午子□庚子午寅申辰戌壬午申戌

乾坤

生艮　生坎　生震

生兌　生離　生巽

乾坤

乙未巳卯□□丁巳酉亥卯丑未□□己卯酉亥丑未□□辛丑未亥巳酉卯癸丑酉亥

卷八

象数二

143．《史记》律数多讹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如所谓律数者“八十一为宫，五十四为徵，七十二为商，四十八为羽，六十四为角”，此止是黄钟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岂得定以此为律数？如五十四在黄钟则为徵，在夹钟则为角，在中吕则为商。兼律有多寡之数、有实积之数、有短长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又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长七寸七分二，夹钟长六寸（二）〔一〕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中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蕤宾长五寸六分（二）〔三〕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吕长四寸七分八，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误也。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余分下分（数目）〔母〕，凡“七”字皆当作“十”字，误屈其中画耳。黄钟当作“八寸十分一”，太蔟当作“七寸十分二”，姑洗当作“六寸十分四”，林钟作“五寸十分四”，南吕当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144．卜筮用古书

今之卜筮皆用古书，工拙系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动，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则凭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龟璺瓦，

皆取其无心，则不随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145．术数之微

吕才为卜宅、禄命、卜葬之说，皆以术为无验。术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术二人用之则所占各异。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无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术之微，难可（以）〔与〕俗人论也。才又论："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岂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从（苟）〔蒀〕音亟、从攴，今乃谓之苟与文，五音安在哉？此为无义，不待远求而知也。然既谓之寓，则苟以为字皆寓也，凡视听思虑所及无不可寓者。若以此为妄，则凡祸福、吉凶、死生变化孰为非妄者？能齐乎此，然后可与论先知之神矣。

146．黄赤道与月道

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实有也，亦犹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尝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为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南北极之中度最均处谓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谓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谓之"黑道"，行黄道之东谓之"青道"，行黄道之西谓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为九。日、月之行有迟、有速，难可以一术御也，故因其合散分为数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历家不知其意，遂以为实有九道，甚可嗤也。

147．二十八宿度数

二十八宿，为其有二十八星当度，故立以为宿。前世测候每为改变，如《唐书》测得毕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类，皆谬说也。星既不当度，自不当用为宿次，自是浑仪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即须以当度星为宿。唯虚宿末有奇数，自是日之余分，历家取以为斗分者此也，余宿则不然。

148．修历当重实测

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鋭，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日）〔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

149．测候之弊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

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缠）〔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150．更造浑仪

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卷九

人事一

151．寇忠愍镇定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乘舆方渡河，虏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汹汹，上使人微觇准所为，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152．允中亭

武昌张谔好学能议论，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谔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谔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于太子中允，岂非前定？

153．打关节秀才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姥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襕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姥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154．夏文庄禀赋异人

夏文庄性豪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155．欧阳修黜新文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试，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峻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156．贵人多知人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王东城一见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果如其言。

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谒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密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即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八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六年，未尝改易，名位隆重，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157．德一而报效不同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刺事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练氏有贤智，私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无顾家也。"部将得以潜去，投江南李主，以隶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适主是役，城将陷，先谕城中："能全练氏一门者有重赏。"练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释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慨，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练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练氏之后也。

又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江南国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

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饔人鲙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耶？”则乃舍之，此卒夜缒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虚实。先是，城西南依崄，素不设（守）〔备〕，卒乃引王师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

158．王文正局量宽厚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159．石曼卿邻豪家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

著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张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名，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呆，殆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160．杜五郎

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陈：“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

矣。”气韵闲旷，言词（清）〔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屋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余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话，轸遂及此，不觉肃然，顿忘烦劳。

161．耆英会

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英〕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

162．苏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缾，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朮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余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

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

163．李士衡使高丽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苍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164．身飨其用

刘美少时善锻金，后贵显，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又杨景宗微时常荷畚为丁晋公筑第，后晋公败，籍没其家，以第赐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贱时，一造上方器、一为宰相筑第，安敢自期身飨其用哉？

165．举人班列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二）〔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觐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余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

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166．王方贽均杂税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贽以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唯江南、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永式。方贽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使，有五子，皋、准、覃、巩、罕，准之子珪为宰相，其他亦多显者，岂惠民之报欤？

167．孙之翰却砚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168．王荆公固执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在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颓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169．王子野不茹荤腥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170．赵阅道为转运使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则看鹤、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问。

171．孔旻爱人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余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邴原耕而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172．狄青不附梁公

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以谓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赠而还之。比之郭崇韬哭子仪之墓，青所得多矣。

173．郭进治第

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判〕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

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174．武人吟诗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175．向敏中耐官职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日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阑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著）〔考〕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枢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右）仆射”。

176．晏元献诚实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复，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177．曹南院预讲边备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仪甫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仪甫曰：“䨓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仪甫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䨓至定，治事毕，玮谓䨓曰：‘决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䨓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总枢柄。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才，不然无以应卒。’䨓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见教。’曹曰：‘玮实知之，今当为公言。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方十余岁，极

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牙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䨓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赟、䨓、陈执中、张观。康定元年二月，守赟加节度，罢为南院，䨓、执中、观各守本官罢。

178．石曼卿豪饮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扪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179．事不可前料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后晋公骤达，极力（携）〔推〕挽，卒至显位。

庆历中，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内殿承制范亢为黄蔡间都监，以言事官坐谪后多至显官，乃悉倾家物与兢办行，兢至湖南少日

遂卒。前辈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庆历年间，谏官李兢因进谏获罪贬为湖南税官，内殿承制范亢在黄蔡地区做都监，他认为谏官贬职后大多能升为高官，便拿出所有的家产为李兢置办行李，李兢到湖南没多久就死了。前人曾说：“人做事不可别有意图，别有意图就不能如愿。”事情本来就不能预先料及。

180．朱寿昌至孝

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路，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

181．刘庭式不弃瞽妻

朝士刘庭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庭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庭式读书登科，归乡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庭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庭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庭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庭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182．千轴不如一书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襕，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卷十

人事二

183．健者县令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天章阁待制杜杞也。

184．李馀庆果于去恶

国子博士李馀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馀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馀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疟者取墓土著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185．盛文肃阅人

盛文肃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文肃骤称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谓有章曰："盛公未尝燕过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饭。"有章荷其意，别日为一诗谢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诗以入，公得诗不发封，即还之，使人谢有章曰："度已衰老，无用此诗。"不复得见。有章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亦不谕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诗中得无激触否？"有章曰："元未曾发封。"又曰："无乃笔札不严？"曰："有章自书，极严谨。"曰："如此，必是将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见文肃而问之："夏有章今日献诗何如？"公曰："不曾读，已还之。"绎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读其诗，何也？"公曰："始见其气韵清修，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切记之，他日可验。"贾文元时为参政，与有章有旧，乃荐为馆职，有诏候到任一年召试。明年除馆阁校勘，御史发其旧事，遂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郑州推官，未几卒于京师。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

186．林逋高逸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着棋。"

187．法外杀近臣

庆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谓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

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188．庞庄敏入相

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问：“此人名次公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为人。”上颔之。异日复进谳，上顾知院官问曰：“前时姓庞详议官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指挥中书与在京差遣，除三司检法官，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

卷十一

官政一

189．陈恕改茶法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余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190．算茶三说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

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191．赫连城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刓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见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192．刘晏即日知价

刘晏掌国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实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枉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193．校书官不恤职事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194．国初均税

五代方镇割据，都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195．程文简善虑事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麴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196．用法之失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为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实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依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

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197．深州迁治之非

深州旧治（靖）〔静〕安，其地鹾卤，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卤。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鹾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198．叙官降等误晓律意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199．立法知意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余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

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捂。余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200．边城战棚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为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201．鞠真卿断狱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甘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202．告不干己事法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203．驿传等次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204．范文正荒政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佛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205．运粮之法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

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中〕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二日半〕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

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206．熙宁罢抚夷券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绐？"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鉏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207．高超合龙门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为埽身太长，人力

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则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208．盐品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十）〔千〕余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209．老吏验尸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值）〔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胾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

老书（史）〔吏〕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210．滉柱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211．盐钞法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212．河北盐法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卷十二

官政二

213．复闸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214．张杲卿鞫案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215．范文正抑商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以）〔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216．王冀公有大臣节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放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217．岁铸钱数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218．吏禄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有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予为三司使日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219．国朝茶利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220．茶法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安、汉阳、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三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

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捄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閤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三〕十斤，前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221．租额钱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沣、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租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蕲州蕲口租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租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睦、湖、杭、越、

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

十三山场租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十）〔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222．岁供京师米额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223．熙宁废并州县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春〕、陵、宪、辽、窦、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胡）〔湖〕城、（峡）〔硖〕硖石、河中（西河）〔河西〕、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鄚、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溪、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修武、武陟、道州（营道）〔永明〕、庆州乐（幡）〔蟠〕、华池、瀛州（东）〔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丘、洺州曲周、临洺、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山）〔冈〕、石鼓、扬州广陵、赵州（柏）〔隆〕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保）〔深〕泽、同州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颍阳、缑氏、伊阙、滨州（相）〔招〕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高）〔西〕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定灵寿、井陉、荆南建宁、（支）〔枝〕江、辰州麻阳、招（化）〔谕〕、陈州南顿、桂州修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岢岚岚谷、蓬州（逢）〔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河〕、涪州温山、阆州晋安、岐坪、复州（王涉）〔玉沙〕、润州延陵。

卷十三

权智

224．盐井雨盘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井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自木干垂绠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干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酾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干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225．颡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

226．驯鹧术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生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鹧，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鹧皮裹肉哺之，

久之望见真鹧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227．狄青出奇制胜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

228．夜夺昆仑关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散）〔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229．曹南院破虏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縻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还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

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近，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鋭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230．友人权数

余友人有任术者，尝为延州临真尉，携家出宜秋门。是时茶禁甚严，家人怀越茶数斤，稠人中马惊，茶忽坠地，其人阳惊，回身以鞭指城门鸱尾，市人莫测，皆随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监司尝使治地讼，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乃呼讼者告之曰：“吾不忍尽尔，当贯尔半。尔所有之地，两亩止供一亩，慎不可欺，欺则尽覆入官矣。”民信之，尽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处覆之，文致其参差处，责之曰：“我戒尔无得欺，何为见负？今尽入尔田矣。”凡供一亩者悉作两亩收之，更无一犁得隐者。其权数多此类。其为人强毅恢廓，亦一时之豪也。

231．王元泽巧对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为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232．决生死用诈术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喏。”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233．雷简夫息水患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234．陈秀公焚图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235．狄青用兵

狄青戍泾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

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青后平岭寇，贼帅侬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青亦不从，以为趋利乘势，入不测之城，非大将事，智高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弈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236．潴水为塞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初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泺，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沱、漳、淇、易、（白）〔涞〕等水，〔下〕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苑泊，东尽（枯）〔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刮咸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

237．罗隐谏钱镠

浙帅钱镠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其幕下，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

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邪？”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曰：“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盖指宣卒将为敌也。后浙帅巡衣锦城，武勇都指挥使徐绾、许再（恩）〔思〕挟宣卒为乱，火青山镇，入攻中城，赖城中有备，绾等寻败，几于覆国。

238．李继隆袭夏州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其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驰至克胡，渡河入延福县，自铁茄驿夜入绥州，谋其所向。继隆欲径袭夏州，或以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以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知，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无〔定〕水，今谓之啰兀城者是也。熙宁中所治抚宁城乃抚宁旧城耳，本道图牒皆不载，唯李继隆《西征记》言之甚详也。

239．林广拒敌

熙宁中，党项母梁氏引兵犯庆州大顺城，庆帅遣别将林广拒守，虏围不解，广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虏度其势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劲弩丛射，虏多死，遂相拥而溃。

240．巧为长堤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蒢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蒢中，候干则以水车汱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241．李允则展雄州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242．陈述古破盗案

陈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绐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帷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说。

243．侯叔献治汴堤

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监丞侯叔献时莅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244．种世衡用间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入明珠族，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谮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得蕃酋之子苏吃曩，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曩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已为白姥谮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钱，川中尽明，虏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觇，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千余两悉弃之，虏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卷十四

艺文一

245．属对亲切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246．相错成文

韩退之集中《罗（神）〔池〕庙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烝〕兮兰（籍）〔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247．《城南联句》

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

248．富贵诗之陋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249．诗取语意为主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250．书之阙误见于他书

书之阙误有可见于他书者，如《诗》“天夭是椓”，后汉《蔡邕传》作“夭夭是加”，与“速速方谷”为对；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则”字为“明”字也。

251．音韵之学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观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字协用。如《诗》“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遗）〔贻〕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千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有，君子有谷，（贻）〔诒〕孙子”，“陟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罶，鲿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极多。又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班固《东都赋》“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如此亦多。今《广韵》中庆一音卿，然如《诗》之“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式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复怨其正”，亦是怲、正与宁、平协用，不止庆而已，恐别有理也。

252．小律诗之难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语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

253．王圣美字学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

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254．不晓《孟子》之义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255．《比红儿诗》

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见鬻故书者有一小编，偶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多传之。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

256．晚唐士人读书灭裂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厌饫不能饴”，饴乃饧耳，若作饮食当音（饮）〔飤〕。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乌

啄蠹根回”，乃是乌喙，非“乌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止有续断，无断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斛斯椿已有此谬，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

257．穆修张景始为古文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258．《史记》差谬

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三〕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惠〕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三〕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三〕年，余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259．卢宗回诗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堕栏干。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260．王荆公始为集句诗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261．观人题壁可知文章

欧阳文忠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矣。”

262．毗陵女子诗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卷十五

艺文二

263．切韵之学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

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脖、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牓、傍、博是也。帮，宫清之平；牓，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入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

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

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摄二声，折声自脐轮起至唇上发，如舛字浮金反之类是也；摄声鼻音，如（欿）〔歊〕字鼻中发之类是也。字母则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啰、（呼）拖、婆、荼、沙、囉、哆、也、瑟咤二合、迦、娑、么、伽、他、社、锁、拖、前一拖轻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三〕合、婆上声、车、娑么二合、〔诃婆二合〕、縒、伽上声、咤、拏、娑颇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侘〕、陀。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

264．《龙龛手镜》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265．古人文章不主音韵

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后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旁犯、蹉对蹉音千过反、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二）〔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后）〔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旁犯。如《九歌》“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烝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邪）〔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邪）〔耶〕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对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屐〕清”，侵簪、逼（履）〔屐〕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

266．潞公同甲会诗

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昫）〔珣〕、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267．晚唐五代士人作赋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鹔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倘许，疑函谷之丸封。”

268．鹳雀楼诗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之〕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萧）〔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文）〔之〕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269．海陵王墓铭

庆历间余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刻，试取石洗濯，乃齐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余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此铭朓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于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軨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扆，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旭又良。龙纛夕俪，葆挽晨锵。

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270．观文辨枣棘

枣与棘相类，皆有刺。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从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者观文可辨。

271．献诗自达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小诗自达，其一联曰：“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此得复官，任华州推官而卒。

272．蔡子正贺诗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是日有皇子之庆。蔡子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熏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蚀，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273．推挽后学

欧阳文忠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勾当滁州一镇，时

文忠守滁州，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修，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卷十六

艺文三

274．刘克释杜诗

（上）〔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陕）〔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余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

275．和鲁公艳词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276．魏野善为诗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院，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萧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吴正宪《忆陕郊》诗曰：“南郭迎天使，东郊访隐人。”“隐人”谓野也。野死，有子闲，亦有清名，今尚居陕中。

卷十七

书画

277．耳鉴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

278．正午牡丹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279．相国寺画壁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为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280．书画之妙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281．画如其人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282．观画知声

《国史（谱）〔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拨攦声之类是也。

283．马不画细毛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蓦）〔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

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

284．佛光常圆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285．古文己字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或右则为“己”。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己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域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286．活笔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进。

287．谬从楷法之非

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益讹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为吴，无口为天”，按字书，“吴”字本从口、从夨音捩，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谬从楷法言之，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亦有可疑者。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先生来来”，解云：“来来，棗也。”按“棗”字从朿音刺不从来。此或是后人所传，非当时语，如卯金刀为劉、货泉为白水真人，此则出于纬书，乃汉人之语。按“劉”字从卯音酉、从金，如柳、駲、留皆从卯，非卯字也；货从贝，真乃从具，亦非一法，不知缘何如此？字书与本史所记必有一误也。

288．韩偓诗迹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余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用仕）〔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余在京师见偓送䜣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289．徐铉篆法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蠕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蠕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

290．吴道子画佛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以一指拒壁以为准，自然匀均。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291．晋宋人墨迹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

者，所以流传至今。

292．鲤文之说

鲤鱼当胁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293．徐黄画格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卉。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寀〕、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己，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294．学书良法

余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拼）〔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尒’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则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

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则取上齐，‘釦’则取下齐。如从㕣、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

295．《乐毅论》传本

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圹。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余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296．圣寿寺壁画

王珙据陕州，集天下良工画圣寿寺壁，为一时妙绝。画工凡十八人，皆杀之，同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复有此笔，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余，其间西廊迎佛舍利、东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飞动，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余亦不甚过人。

297．董源画笔之妙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

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卷十八

技艺

298．方士许我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299．喻皓《木经》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绦，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后曰后绦，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唱，后一人曰报赛。前竿

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300．缀术

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軎术”。軎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数缀之而已，北齐祖暅有《缀术》二卷。

301．隙积与会圆

算术求积尺之法，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堑堵、鳖臑、圆锥、阳马之类，物形备矣，独未有隙积一术。古法，凡算方积之物，有立方，谓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则得之。有堑堵，谓如土墙者，两边杀、两头齐，其法并上、下广折半以为之广，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为股，以上广减下广，余者半之为句，句股求弦以为斜高。有刍童，谓如覆斗者，四面皆杀，其法倍上长加入下长，以上广乘之，倍下长加入上长，以下广乘之，并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一〕。

隙积者，谓积之有隙者，如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虽似覆斗四面皆杀，缘有刻缺及虚隙之处，用刍童法求之常失于数少。余思而得之，用刍童法为上位，下位别列下广，以上广减之，余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位。假令积罂，最上行纵横各二罂，最下行各十二罂，行行相次。先以上行二相次，率至十二，当十（二）〔一〕行也。以刍童法求之，倍上行长得四，并入下长得十六，以上广乘之得之（二）〔三〕十二，又倍下行长得（十六）〔二十四〕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四）〔二〕十六，以下广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倍）〔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广十二，以上

广减之余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位得（二）〔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为罂数也。刍童求见实方之积，隙积求见合角不尽，益出羡积也。

履亩之法，方圆曲直尽矣，未有会（图）〔圆〕之术。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古法惟以中破圆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余别（无折）〔为析〕会之术，置圆田，径半之以为弦，又以半径减去所割数，余者为股，各自乘，以股减弦，余者开方为句，倍之为割田之直径，以所割之数自乘倍之，又以圆径除所得加入直径，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减去已割之弧则再割之弧也。假令有圆田径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径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径减去所割二步，余三步为股，自乘得九，用减弦外有十六，开平方，除得四步为句，倍之为所割直径，以所割之数二步自乘为四，倍之得为八，退上一（倍）〔位〕为四尺，以圆径除，今圆径十已是盈数，无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径为所割之弧，凡得圆弧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圆径二十步求弧数，则当折半，乃所谓以圆径除之。此二类皆造微之术，古书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302．蹙融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以己常欲有余裕而致敌人于崄。虽知其术止是，然卒莫能胜之。

303．为弓之法

余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劲，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

凡弓性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干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极）〔梳〕之，复长一尺然后

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也。

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吻则木强而不来。节谓把梢裨木，长则柱，短则虚。节若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

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此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304．棋局都数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余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稊）〔秭〕，算家以万万为亿、万万亿为兆、万万兆为垓，今且以算家数计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九千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纪，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是局之大数。“万”字四十三，最下“万”字即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亿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谓之一垓，第七是〔万〕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亿）〔倍〕万万垓。此外无名可纪，但四十三次万倍乘之即是都大数，零中数不与。

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又法，先计循

边一行为法，凡十九路，得十一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终十九行亦得上数。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六亿七千二百九十九万二千零八十九局。此是两行，凡三（千）〔十〕八路变得此数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法最径捷，只六次乘便尽三百六十一路。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305．弹棋

《西京杂记》云："汉成帝（造）〔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余观弹棋绝不类蹴踘，颇与击踘相近，疑是传写误耳。唐薛嵩好蹴踘，刘钢劝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倾）〔顷〕刻之欢？"此亦击踘，《唐书》误述为蹴踘。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盖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李商隐诗曰"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今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序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汉书》注云："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记小异。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与后世法不同。

306．增成法

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乘除，唯增成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则颇简捷，位数多则

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乃为通术也。

307．毕昇活板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308．卫朴历术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蚀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旁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

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309．艾灼之壮

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壮人当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减之。

310．分曹围棋

四人分曹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术也。

311．西戎羊卜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312．梵天寺木塔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赂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313．毛类主五藏各异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禀木气，〕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314．医不可恃书为用

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如朮能动钟乳，按《乳石论》曰“服钟乳当终身忌朮”，五石诸散用钟乳为主，复用朮，理极相反，不知何谓，余以问老医，皆莫能言其义。按《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如此，则服石多者势自能相蒸，若更以药触之其发必甚，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藉外物激之令发耳。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孙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

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

315．芎□与苦参

余一族子旧服芎□，医郑叔熊见之云：“芎□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余姻家朝士张子通之妻因病脑风，服芎□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见者。又余尝苦腰重，久坐则旅拒十余步然后能行，有一将佐见余曰：“得无用苦参洁齿否？”余时以病齿用苦参数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参入齿，其气伤肾，能使人腰重。”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苦参，腰疾皆愈。此皆方书旧不载者。

316．临帖之法

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制，失其旧迹。须当横摹之，泛然不问其点画，惟旧迹是循，然后尽其妙也。

317．散笔作书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

318．泻肝救脾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

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卷十九

器用

319．礼图未可为据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余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阑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谓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余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曰“诸葛士全茖鸣钲”。“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其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士所画符，旁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钲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亦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瓮以瓦为之，《左传》却有瑶瓮；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谷璧，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谷璧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320．云雷之象

礼书言罍画云（罍）〔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状。今祭器中画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经。余尝得一古铜罍，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云雷相间为饰。如ᘏ者，古云字也，象云气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为雷，象回旋之声。其铜罍之饰，皆一ᘏ一⊙相间，乃所谓云雷之象也。今《汉书》罍字作“𦉜”，盖古人以此饰罍，后世字失传耳。

321．吴钩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322．矢服纳声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323．郓州弩机

郓州发地得一铜弩机，甚大，制作极工，其侧有刻文曰“臂师虞士，牙师张柔”，史传无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324．神臂弓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首）

〔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325．沈卢鱼肠

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而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326．汉朱鲔墓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327．古鉴巧智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328．肺石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329．顺天得壹钱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壹”，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壹”年号，莫知何代物。余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壹”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壹”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330．透光鉴

世有透光鉴，鉴（皆）〔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余观之，理诚如是。然余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331．弩机望山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短）〔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

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三）〔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句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332．新莽铜匜

余于关中得一铜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斤衡兰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造”，皆小篆。“律斤”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载。

333．瘊子甲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緪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椟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今）〔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筋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瘊子，虽置瘊子，但元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334．前朝玉钗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愚）

〔 嵎 〕《津阳门》诗曰：“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緌。”非虚语也。余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余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335．藻井

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336．出土古印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337．唐玉辂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卷二十

神奇

338．雷斧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得见。元丰中予居随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世传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间多雷斧、雷楔。按图经，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贯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则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电白县，乃是邻境，又何谓也？

339．应天寺鳗井

越州应天寺有鳗井，在一大盘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诗云“深泉鳗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鳗时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鳗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剸之。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候之。

340．宜兴陨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大〕星，几

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341．山阳女巫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余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巾箧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大箧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箧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箧？"巫良久又曰："空箧耳，安能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342．神仙传闻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余之目睹者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缕，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久）〔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

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掇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余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343．佛牙

熙宁中余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余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余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坠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著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余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344．菜花变异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

345．彭蠡小龙

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君）〔军〕仗耳。”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风，日棹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子中至祠下焚香毕，空中忽有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胜，徐下至几案间，首如龟，不类蛇首也，子中致诏意曰：“使人至此，斋三日然后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蛇受命，径入银香奁中，蟠三日不动。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奁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湿胭脂，烂然有光，穿一剪彩花过，其尾尚赤，其前已变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过一花复变为绿，如嫩草之色，少顷行上屋梁，乘纸旛脚以行，轻若鸿毛，倏忽入帐中，遂不见。明日子中还，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此龙常游舟檝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346．龙卵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椟藏，余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若五斗囊，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347．雷火

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釦者，银悉镕流在地，漆器

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佛书言“龙火得水而炽，人火得水而灭”，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

348．知道效验

知道者苟求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馔客，掌书记朱炎在（室）〔坐〕，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即诣尹，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洙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哭）〔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又问其后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讫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349．预知死日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有一

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之喟然叹息曰：“既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憾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径迁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放怀，无复芥蒂。后调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洁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扫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指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敛。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余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350．事非前定

人有前知者，数千百年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余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351．吴僧文捷

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余群从遘为知制诰知杭州，礼为上客。遘尝学诵揭帝咒，多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见曰：“舍人诵咒何故阙一句？”既而思其所诵，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寿，一日斋心，往问捷，捷曰：“公更三年为翰林学士，寿四十岁，后当为地下职任，事权不减生时，与杨乐道待制联曹，然公此时当衣衰绖视事。”文通闻之大骇曰：“数十日前曾梦杨乐道相过，云：‘受命与公同职事，所居甚乐，慎勿辞也。’”后数年果为学士，而丁母丧，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与文通诀别，时文通在

姑苏，急往钱塘见之，捷惊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来？宜即速还。”屈指计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驰还，遍别骨肉，是夜无疾而终。捷与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记，此吾家事耳。

捷尝持如意轮咒，灵变尤多，瓶中水咒之则涌立，畜一舍利，昼夜常转于琉璃瓶中，捷行道绕之，捷行速则舍利亦速，行缓则舍利亦缓。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谨，就捷乞（一）〔以〕舍利，捷遂与之，封护甚严，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斋戒延捷加持，少顷见观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动，疑其虫也，试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余爱之，持以见归，余家至今严奉，盖神物也。

352．蛤筒藏经

郢州渔人掷网于汉水，至一潭底，举之觉重，得一石长尺余，圆直如断椽，细视之乃群小蛤鳞次相比，绸缪巩固，以物试抉其一端，得一书卷，乃唐天宝年所造《金刚经》，题志甚详，字法奇古，其末云“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乃唐州属邑，不知何年坠水中，首尾略无沾渍。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宝藏其书，蛤筒复养之水中，客至欲见则出以视之。孝源因感经像之胜异，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藏于郢州兴阳寺，特为严丽。

353．张咏前知

张忠定少时谒华山陈图南，遂欲隐居华山，图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乃赠以一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谕其言，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有疮发于项后，治不差，遂自请得金

陵，皆如此诗言。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谓僧曰：“君当送我至鹿头，有事奉托。”僧依其言至鹿头关，忠定出一书封角付僧，曰：“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若不待其日及私发者，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七）〔八〕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乃持其书诣府，具陈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354．龙寿丹

熙宁七年，嘉兴僧道亲，号通照大师，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荡山，自大龙湫回，欲至瑞鹿（苑）〔院〕，见一人衣布襦行涧边，身轻若飞，履木叶而过，叶皆不动，心疑其异人，乃下涧中揖之，遂相与坐于石上，问其氏族、闾里、年齿皆不答，须发皓白，面色如少年，谓道亲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后九年当有疾，汝可持吾药献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责，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锡，以授道亲曰：“龙寿丹也。”欲去又谓道亲曰：“明年岁当大疫，吴、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药，勉修善业，当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叶与之，道亲实时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药，至癸亥岁自诣阙献之。”言讫遂去。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亲殊无恙。至元丰六年夏，梦老人趣之曰：“时至矣，何不速诣阙献药？”梦中为雷电驱逐，惶惧而起，径诣秀州，具述本末，谒假入京，诣尚书省献之。执政亲问，以为狂人，不受其献，明日因对奏知，上急使人追寻，付内侍省问状，以所遇对。未数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当御药院梁从政持御香，赐装钱百千，同道亲乘驿诣雁荡山求访老人，不复见，乃于初遇处焚香而还。先帝寻康复，谓辅臣曰：“此但预示服药兆耳。”闻其药

至今在彰善阁，当时不曾进御。

355．应元保运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天）〔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356．鸦觜金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升云：“其法为炉灶，使人隔墙鼓韝，盖不欲人觇其启闭也。其金，铁为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辐解，凿为八片，谓之‘鸦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有一龟，乃其伯祖虚己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椟藏。

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357．虹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余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余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绢）〔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反）〔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358．墙字

皇祐中，苏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垩书其墙壁，悉似"在"字，字稍异，一夕之间数万家无一遗者，至于卧内深隐之处户牖间无不到者，莫知其然，后亦无他异。

359．尸毗王墓

延州天山之巅有奉国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传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书《大智论》，言尝割身肉以饲饿鹰，至割肉尽。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县为肤施县，详肤施之义，亦与尸毗王说相符。

按《汉书》，肤施县乃秦县名，此时尚未有佛书，疑后人傅会县名为说。虽有唐人一碑，已漫灭断折不可读。庆历中施昌言镇鄜延，乃坏奉国寺为仓，发尸毗墓，得千余秤炭，其棺椁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长二尺余，颅骨大如斗，并得玉环玦七十余件，玉冲牙长仅盈尺，皆为在位者所取，金银之物则入于役夫，争取珍宝，遗骸多为拉碎，但贮一小函中埋之。东上閤门使夏元象时为兵马都监，亲董是役，为余言之甚详。至今天山仓侧，昏后独行者往往与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360．夹镜

余于谯亳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铣塞，今扣之其声泠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澈，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361．雷击显字

世传湖湘间因震雷，有鬼神书“谢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书之。此说甚著。近岁秀州华亭县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鸦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两字特奇劲，似唐人书体，至今尚在，颇与“谢仙火”事同。所谓“火”者，疑若队伍若干人为一火耳。余在汉东时，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园中，胁上各有两字，如墨笔画，扶疏类柏叶，不知何字。

362．元绛异梦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

363．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县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余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國”字中间“或”字仍起挑作尖口，全是颜笔，知其非伪者。其横画即是横理，斜画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

364．冷光

卢中甫家吴中，尝未明而起，墙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银而光艳烂然，以火烛之则了无一物。又魏国大主家亦尝见此物。李团练评尝言予，与中甫所见无少异，不知何异也。余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烂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

365．乡民咒术

余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

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上，观其咒语，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无他术。

366．印子金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药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余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谓逕之所化，手痕正如握逕之迹。襄、随之间故舂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裹蹏。麟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极工巧；裹蹏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赵飞燕外传》“帝窥赵昭仪浴，多袖金饼以赐侍儿私婢”，殆此类也。一枚重四两余，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艳，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于铅，虽大块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软，以石磨之则霏霏成屑。小说〔谓〕麟趾、裹蹏乃娄敬所为药金，方家谓之“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余在汉东，一岁凡数家得之，有一窖数十饼者，余亦买得一饼。

367．紫姑灵异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余幼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

有“藻笺篆”、“茁金篆”十余名，纶与先君有旧，余与其子弟游，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善鼓筝，音调凄婉，听者忘倦。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自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袜而登，如履缯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未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余目见者，粗志于此。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368．奇疾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愬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篑约百饼，犹称饥不已，日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余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物〕，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齕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369．扬州夜明珠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

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亭为“玩珠”。

370．登州地震

登州巨嵎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馀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何谓。

371．滴翠珠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鸡卵，微绀，色莹澈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观，则末底一点凝翠，其上色渐浅，若回转则翠处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谓之“滴翠珠”。佛书“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虽深皆可见，如人仰望虚月影”，疑此近之。

372．海市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373．延州石笋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核桃、芦根、鱼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374．泽州石蛇

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蛇状，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摸之乃石也，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盖蛇蜃所化，如石蟹之类。

375．息石

随州医蔡士宁尝宝一息石，云数十年前得于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极光莹如映，人搜和药剂，有缠纽之纹，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麻子许即定，其斤两岁息。士宁不能名，乃以归余。或云昔人所炼丹药也。形色既异，又能滋息，必非凡物，当求识者辨之。

376．买杖伏法

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柱杖

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诘其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递随州而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377．天禄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余观之，殆天禄也。按《〔后〕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蟆于平（津）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余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378．舒屈剑

钱塘有闻人绍者尝宝一剑，以十大钉陷柱中，挥剑一削，十钉皆截，隐如秤衡，而剑锋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关中种谔亦畜一剑，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盖自古有此一类，非常铁能为也。

379．前知鉴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英宗即位，覃恩赐绯。后数年僧至京师，蔡景繁时为御史，尝照之，见己著貂蝉，甚自喜，不数日摄官奉祀，遂假蝉冕。景繁终于承议郎，乃知鉴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380．三司凶宅

三司使宅本印经院，熙宁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师政经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后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谪去，而曾子宣继之，子宣亦谪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余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继为之，而奉世又谪，皆不缘三司职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计而三司官废，宅毁为官寺，厚卿亦不终任。

381．鳄鱼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余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鼍，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铦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黿，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382．海蛮师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舁至郡中数日方死。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疑此物即虎头鲨也能变虎。

383．邕州泥佛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384．地内宿藏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余缗方售，人皆以为妄费。乃营建庐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篆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置第之直，鄣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观其款识文画皆非近古所有，数已前定，则虽欲无妄费，安可得也？

385．恩州旋风

熙宁九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386．冰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余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元丰末余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辈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气象生动，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拓之无异石刻。

387．河州雹异

熙宁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悉如人头，耳目口鼻皆具，无异镌刻。次年王师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众，岂克胜之符预告邪？

卷二十二

谬误谲诈附

388．竹箭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笴而谓之箭则缪矣。

389．丁谓智变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之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390．谬以屏为反坫

尝有人自负才名，后为进士状首，敭历贵近，曾谪官知海州，有笔工善画水，召使画便厅掩障，自为之记，自书于壁间，后人以其时名，至今严护之，其间叙画水之因曰“设于厅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余窃意其心，以谓“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属，故谬以屏为反坫耳。

391．《酉阳杂俎》记事多诞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熏陆”，此尤谬，旃檀与沉香两木元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至多，熏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熏陆，乃其胶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

392．内府比玉带

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晋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不须发尚衣带，自有小私带，且可服之以谢，候还京别赐可也，有司具以此闻。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谓近侍曰：“丁谓带与同列大殊，速求一带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带，遂以赐之。其带熙宁中复归内府。

393．黄宗旦病目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

394．卖卜术

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为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

395．吏欺包拯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396．江淮茶纲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唯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入奏，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397．瓦松

崔融为《瓦松赋》云："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段成式难之曰"崔公博学，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引梁简文诗"依檐映昔邪"。成式以昔邪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叶何，成式亦自不识。

398．陈彭年博学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列于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该洽。尝摄太常卿，（道）〔导〕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诘问。

399．车渠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攻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400．雅言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

耳。”

卷二十三

讥谑谬误附

401．石曼卿微行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402．文章之病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灝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403．色缴

库藏中物，物数足而名差互者，帐籍中谓之“色缴”音叫。尝有一

从官知审官西院，引见一武人，于格合迁官，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叙致谦厚，甚有可观，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殴数人，此辕门也，方六十岁岂得遽自引退？”京师人谓之“色缴”。

404．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旧日官为中允者极少，唯老于幕官者累资方至，故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岁州县官进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热中允”。又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近岁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热撰”，时人谓“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405．不识字快活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持）〔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406．知府独具只眼

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尹正见之亦迟疑未能断，良久喝出禅僧，以袈裟送报慈寺泥迦叶披之。人以谓此僧未有见处，却是知府具一只眼。

407．应敌文章

士人应敌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用则不错。”

408．兴国寺题壁

张唐卿景祐元年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盖姚晔大中祥符元年、梁固二年皆状元而终于京官。

409．木马凌床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挽车者皆衣韦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余尝按察河朔，见挽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410．王告判牒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作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宪。”告后归〔本〕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411．题诗增俸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412．县尉戏吟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413．石曼卿初登科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讼科场，复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敕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使人，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414．取索卤簿案牍

蔡景繁为河南军巡判官日，缘事至留司御史台阅案牍，得乾德中回南郊仪仗使司牒检云：“准来文取索本京大驾卤簿，勘会本京卤簿

仪仗，先于清泰年中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

415．宋齐丘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谓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己当十万。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谟。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416．题壁戏谑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有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417．吴中士人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坐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押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

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418．馆阁宿历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419．俗语为文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甃，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

卷二十四

杂志一

420．延州五城

（廷）〔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余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421．石油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余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是洛阳尘。”

422．盐南风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南与）〔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风，虽不及盐南之厉，然亦甚于他处，不知缘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风穴山中出，今所谓风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谚云“汝州风，许州葱”，其来素矣。

423．黑山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余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达靼接境。

424．官不可妄得

余姻家朝散郎王九龄常言，其祖贻永侍中，有女子嫁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严药遂差，貂蝉喜甚，置酒庆之，女子于坐间求为朱严奏官，貂蝉难之，曰：“今岁恩例已许门医刘公才，当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径归不可留，貂蝉追谢之，遂召公才，谕以女子之意，辍是岁恩命以授朱严。制下之日而严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严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为公才请。及制下，公才之尉氏县，使人召之，公才方饮酒，闻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

门助教而死二医，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425．赵普治第

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其他可知。盖屋皆以板为笪，上以方砖甃之然后布瓦，至今完壮。涂壁以麻捣土，世俗遂谓涂壁麻为“麻捣”。

426．跳兔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尺，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余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蹷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427．螓

蟭螟之小而绿色者，北人谓之“螓”，即《诗》所谓“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顶深且方也。又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类也。

428．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429．淤田法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430．海陆变迁

余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431．淮河故道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432．炼丹

余中表兄李善胜曾与数年辈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朱砂至良药，初生婴子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术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谓之无，然亦不可不戒也。

433．雁荡山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嶮怪，上耸于天，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音漕，去声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陡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434．木天

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

435．毛罗海客

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系红鞮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

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毛〕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毛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唯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驟）〔輾〕，意若欢感。正彦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輾。

436．使臣撒殿

熙宁中珠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閤门使副内臣。

437．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转运）〔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438．钟馗之始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

乃宋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说亦远矣。

439．鹿奴诗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藁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鹿生，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斥为“鹿奴”。

440．族望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逐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中）〔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为“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

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441．茶芽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颖”，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木〕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颖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余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442．丁香荔枝

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芽，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

443．旁不肯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旁不肯”。

444．㖞漱

养鹰鹞者，其类相语谓之“昧以麦反漱”。三馆书有《昧漱》三卷，皆养鹰鹞法度及医疗之术。

445．芋梗疗蜂螫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罥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螫坠地，俄顷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后人有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即愈。

446．南北异嗜

宋明帝好食蜜渍鱁鱁，一食数升。鱁鱁乃今之乌贼肠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余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筯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447．乌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睢盱矍铄，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

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448．北岳恒山

北岳恒（岑）〔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今飞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虏界，却（是）〔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阁路可至河东，然路极峭狭。太平兴国中，车驾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门路，至今有行宫在。

449．展海子为稻田

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镕时海子园也。镕尝馆李匡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余熙宁中奉使真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

卷二十五

杂志二

450．枳首蛇

宣州宁国县多枳首蛇，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人家庭槛间动有数十同穴，略如蚯蚓。

451．天蛇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呼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傅其创，有肿起处，以钳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余家祖茔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癞也。"取木皮煮汁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

452．舆棺随使臣

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

行，至今为例。

453．西夏事略

景祐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杨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皇）〔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既而飨告于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朝廷兴师问罪，弥岁，虏之战士益少，而旧臣宿将如刚浪唆、遇〔乞〕、野利辈多以事诛，元昊力孤，复奉表称蕃，朝廷因赦之，许其自新，元昊乃更称兀卒曩宵。

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

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宁令受。“宁令”者，华言大王也。其后又纳没臧讹啰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戈于宁令受使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之室，卒与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臧讹啰辈仆宁令枭之，明日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啰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为讹啰子妇，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臧氏，讹啰怼甚，谋伏甲梁氏之宫，须其入以杀之，梁氏私以告谅祚，乃使召讹啰执于内室。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以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乞埋

为家相，许其世袭。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鞾，血涴于踝，使人裹创舁载而去，至其国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国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

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罔〕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萌讹皆以昵幸进，唯马尾粗有战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属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国。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虏中，秉常昵之，因说秉常以河南归朝廷，其谋泄，青为梁氏所诛而秉常废。

454．建茶

古人论茶，唯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455．胆矾炼铜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为钟乳、殷孽，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大卤之下则生阴精石，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

气在天为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456．古节如虎符

古之节如今之虎符，其用则有圭璋、龙虎之别，皆椟，“（将）〔辅〕之英荡”是也，汉人所持节乃古之旄也。余在汉东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酣如醉肌，温润明洁，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为币者，春官“以白琥礼西方”是也；有以为货者，《左传》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为瑞节者，“山国用虎节”是也。

457．验量地势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閤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而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余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亦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余因决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

458．传拜

唐风俗，人在远或闺门间则使人传拜以为敬，本朝两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闺闼，则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见所礼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则答拜，使人出复拜客，客与之为礼如宾主。

459．王君贶使辽

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同江，观钩鱼。临归，戎主置酒，谓君贶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先是，戎主之弟宗元为燕王，有全燕之众，久畜异谋，戎主恐其阴附朝廷，故特效恭顺。宗元后卒以称乱诛。

460．潘阆狂放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抛）〔拖〕游女上秋千"，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亡命，捕迹甚急，阆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拔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放弃终身。

461．预防风患

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

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则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462．蓟

余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如杨州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463．契丹语入诗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閤。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豘子而脆。

464．邓思贤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盖思贤，人名也，始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465．蔡君谟书帖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殊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余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过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466．天子请客

陈文忠为枢密，一日日欲没时，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时见有帘帏，灯烛炜煌，皆莫知何处。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花槛，已有数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帘，蜡烛十余炬而已。相继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齐，唯记文忠、丁谓、杜镐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镐时尚为馆职。良久，乘舆自宫中出，灯烛亦不过数十而已，宴具甚盛，卷帘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设于席东，设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尧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谕不已，尧叟恳陈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为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思与卿等共乐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开宴。今日只是宫中供办，未尝命有司，亦不召中书辅臣。以卿等机密及文馆职任，侍臣无嫌，且欲促坐语笑，不须多辞。"尧叟等皆趋下称谢，上急止之曰："此等礼数且皆置之。"尧叟悚栗危坐，上语笑极欢，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两绛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群臣欲起谢，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赐，悉良金重宝，酒罢已四鼓。时人谓之"天子请客"，文惠之子述古得于文忠，颇能道其详，此略记其一二耳。

467．关中无螃蟹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余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468．陈秀公治第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闳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469．廖恩脚色

福建剧贼廖恩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骚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时，坐恩黜免者数十人，一时在铨班叙录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独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

470．死生有命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祖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桥）〔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471．奏事过为文饰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实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閤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閤门有此条，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472．木图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镕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473．李顺案款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除閤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余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474．交趾叛服

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五代杂乱，吴（文昌）〔昌文〕始据安南，稍侵交、广之地。其后（文昌）〔昌文〕为丁琏所杀，复有其地。国朝开宝六年琏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桓杀琏自立，三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天圣七年公蕴死，子德政立。（皇）〔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蕴据安南，始为边患，屡将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熙宁元年伪改元宝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黎氏号燕鸾太妃同主国事。熙宁八年举兵陷邕、钦、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讨之，拔广源州，擒酋领刘纪，焚甲峒，破（机）〔桄〕郎、决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众来拒，大败之，斩洪真，众歼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时乾德方十岁，事皆制于尚吉。

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首领侬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龙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杀其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庆历八年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奏乞招收智高，不报，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交趾觇其隙，袭取存福以归。智高据州不肯下，反欲图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邕州陈拱拒不纳。明年，智高与其匹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广。及智高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几复叛从纪。至大军南征，郭帅遣别将燕达下广源，乃始得纪，以广源为顺州。

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

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五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至熙宁大举乃讨平之，改收隶机郎县。

475．太祖治军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衣之〕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习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476．唃厮啰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境内离散。国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籛逋之子唃厮啰，东据宗哥邈川城。唃厮啰，人号瑕萨，籛逋者胡言赞普也。唃厮，华言佛也；啰，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厮啰立，立遵与邈川首领温殪、温逋相之，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川，即所谓三河间也。祥符九年立遵与唃厮啰引众十万寇边，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玮攻败之，立遵归乃死。

唃厮啰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毡、磨毡角。立遵死，唃厮啰更取乔氏，生子董毡，取契丹之女为妇，李氏失宠，去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毡居河州、磨毡角居邈川，唃厮啰往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唃厮啰，遂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厮啰，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

至青堂，见唃厮啰，授以爵命，自此复通。磨毡角死，唃厮啰复取邈川城，收磨毡角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厮啰死，子董毡立，朝廷复授以爵命。

瞎毡有子木征，木征者华言头龙也，以其唃厮啰嫡孙，昆弟行最长，故谓之龙头，羌人语倒，谓之头龙。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钺星之子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古野反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洞）〔间〕，瞎征居结河，董毡独有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马蔺州，擒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巴〕毡角降，尽得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一千余里，降蕃户三十余万帐。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477．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

478．骂退夏兵

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至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有之。

479．校书如扫尘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卷二十六

药议

480．脏腑谬说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下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五脏，为出入息。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治）〔冶〕家之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食）〔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481．鸡舌香

余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

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鸡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剖开中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治疾殊极乖谬。

482．君臣佐使

旧说（用药有）〔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为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不必尽然也。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说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483．金罂子

金罂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罂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484．汤散丸各有所宜

汤、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无用者，唯近世人为之。大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

须用丸；又欲速者用汤，稍缓者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然汤既力大，则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难可以定论拘也。

485．采药不可限时月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沈，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486．橘柚皮不同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误也。柚皮极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柑耳。

487．麋鹿茸之别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众阳之聚上钟于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太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麛、麈，驼鹿极大而色苍，（麂）〔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488．枸杞

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千金翼》云“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如樱桃，全少核，暴干如饼，极膏润有味。

489．淡竹

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不应别有一品谓之淡竹。后人不晓，于《本草》内别疏淡竹为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两色，淡笋即淡竹也。

490．细辛

东方、南方所用细辛皆杜衡也，又谓之“马蹄香”也，黄白，拳局而脆，干则作团，非细辛也。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生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

491．蘦非甘草

《本草》注引《尔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则角坼，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

492．胡麻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余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牡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493．赤箭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后人既误出天麻一条，遂指赤箭别为一物，既无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为之，（滋）〔兹〕为不然，《本草》

明称“采根阴干”，安得以苗为之？草药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补理养生上药，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以谓其茎如箭，既言赤箭，疑当用茎，此尤不然，至如鸢尾、牛膝之类，皆谓茎叶有所似，用则用根耳，何足疑哉。

494．地菘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认地菘为火蔹，《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盖其叶似菘又似蔓菁，蔓菁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世间有单服火蔹法，乃是服地菘耳，不当用火蔹。火蔹，《本草》名稀莶，即是猪膏（苗）〔苺〕，后人不识，亦重复出之。

495．南烛草木

南烛草木，记传、《本草》所说多端，今少有识者，为其作青精饭色黑，乃误用乌桕为之，全非也。此木类也，又似草类，故谓之“南〔烛〕草木”，今人谓之“南天烛”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槛之间，茎如蒴藋，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叶微似楝而小，至秋则实赤如丹，南方至多。

496．太阴玄精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尖角，端正如刻，正如龟甲。其裙襕小堕，其前则下剡，其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

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名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鹾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497．稷乃今之穄

稷乃今之穄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无他义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属，《大雅》：“维秬维秠，维糜维芑。”秬、秠、糜、芑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糜音门，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498．苦躭

苦（耽）〔躭〕即《本草》酸浆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躭〕一条，河西番界中酸浆有盈丈者。

499．苏合香

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糊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

500．熏陆即乳香

熏陆即乳香也，本名熏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镕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

501．山豆根

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误也。

502．青蒿

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503．海蛤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车螯也。海蛤今不识其生时，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为海水砻砺光莹，都非旧质。蛤之属其类至多，房之坚久莹洁者皆可用，不适指一物，故通谓之“海蛤”耳。

504．漏芦

今方家所用漏芦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芦，苗似苦芙，根如牛

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用漏芦，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本草》自有条，正谓之“漏芦”。

505．赭魁

《本草》所论赭魁皆非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鞯。闽、岭人谓之“余粮”，《本草》“禹余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506．石龙芮

石龙芮今有两种，水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鋭，入药用水生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

507．炮制麻子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出（屯）〔毛〕罗岛，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余皆下材。用时去壳，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汤中浸，候汤冷乃取悬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干，就新瓦上轻挼，其壳悉解，簸扬取肉，粒粒皆完。

补笔谈卷一

故事

508．常参放班

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押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时未退，即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509．致仕不以荫迁官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礼则推恩迁一官，不增俸。熙宁中张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师致仕，用子荫当迁仆射，廷议以为执政官非可以子荫迁授，罢之。前两府致仕不以荫迁官，自此始。

510．赐金紫

故事，初授从官、给谏未衣紫者，告谢日面赐金紫。何圣从在陕西就任除待制，仍旧衣绯，后因朝阙值大宴，殿上独圣从衣绯，仁宗问所以，中筵起，乃赐金紫，遂服以就坐。近岁许冲元除知制诰犹着绿，告谢日面赐银绯，后数日别因对方赐金紫。

511．过正衙

自国初以来未尝御正衙视朝，百官辞、见必先过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两拜而出，别日却赴内朝。熙宁中草视朝仪，独不立见辞谢班，正御殿日却谓之“无正衙”，须候次日依前望殿虚拜谓之“过正衙”，盖阙文也。

512．王禹玉召对

熙宁三年，召对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于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

513．虚室待尊官

夏郑公为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东中）〔中府〕徙知蔡州，道经许昌，时李献臣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时以为知体。庆历中张邓公还乡，过南阳，范文正公亦虚室以待之，盖以其国爵也，遂守为故事。

514．亲王佩鱼

国朝仪制，亲王玉带不佩鱼。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

515．除检讨不试

旧制，馆职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试，唯检讨不试。初置检讨官只作差遣，未比馆职故也。后来检讨给职钱并同带职，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试。

516．馆职腰金

旧制，侍从官学士以上方腰金。元丰初，授陈子雍以馆职使高丽，还除集贤殿修撰，赐金带。馆职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517．门状

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皆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予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祗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

辩证

518．庑序之辨

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韵〕》“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

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柱）〔注〕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519．梓榆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机《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兽，“倨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檖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520．襄王未梦神女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憙，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瑰姿玮态，不可胜赞。’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

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王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521．王才人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侍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娇妬忤旨，日夕而殒，群情无不惊惧，以谓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祜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522．北苑茶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土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领之，谓之北苑使。予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

《北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苑。

523．短后衣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复更有短后之衣？

524．班固讥迁不慊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人〕”，论甚不（款）〔慊〕。

525．不音否之谬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间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

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526．章句与义理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谓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謇”，以謇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夬夬”，“夬夬”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虩虩、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夬夬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

《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立〕，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疏》非之；又或谓古书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汤誓》、《仲虺之诰》皆成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缺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527．断章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528．玄纁五两

古人谓币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渍丹秫染之。《尔雅》曰“一染谓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窺”，窺，赬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币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戋戋”，戋戋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529．南北音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劀杀之齐”，祝音呪，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呪；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为常。

乐律

530．义海琴艺

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531．燕乐二十八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七声，宫、〔羽、〕商、角、徵、变宫、变徵也。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六〕、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

声。外则为犯。

燕乐七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七羽，中吕调、南吕调又名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又名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532．燕乐声调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旁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渎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

533．中声正声

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应天地之节；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为磬之法，“已上则磨其耑，已下则磨其旁”。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即与徽应，过之则复无

韵；又磨之至于有韵处，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近世金石之工盖未尝及此。不得正声，不足为器；不得中声，不得为乐。

534．十六声

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故钟磬以十六为一堵。清宫所以为止于四者，自黄钟而降至林钟，宫、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则即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则民声皆过于君声，须当折而用黄钟、大吕之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族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角钟）〔夹钟为角〕，不可不用清宫，此清宫所以有四也。其余徵、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自当用正律，此清宫所以止于四而不止于五也。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非但义理次序如此，声必如此然后和，亦非人力所能强也。

535．声律差舛

本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此）〔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予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一事验之可见，教坊管色，岁月浸深则声渐差，辄复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响皆是古器。铁性易（缩）〔锈〕，时加磨莹，铁愈薄而声愈下。乐器须以金石为准，若准方响则声自当渐变。"古人制器用石与铜，取其不为风雨燥湿所移，未尝用铁者，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则声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536．扁钟圆钟

古乐钟皆圆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扁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

537．琴瑟应声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538．敦掣住折

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似）〔他〕调低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539．一弦稽琴格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

540．正声变声

律吕宫、商、角声各相间一律，至徵声顿间二律，所谓“变声”也。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与九徽应，独徵声与十徽应，此皆隔两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虽增少宫、少（角）〔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乃律吕清倍法也，故鼓之六与一应、七与二应皆不失本律之声。后世有变宫、变徵者，盖自羽声隔八相生再起宫，而宫生徵，虽谓之宫、徵而实非宫、徵声也。变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皆非正声，故其声厖杂破碎，不入本均，流以为郑卫，但爱其清焦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惟琴独为正声者，以其无间声以杂之也。世俗之乐惟务清新，岂复有法度，乌足道哉。

541．燕乐杀声

十二律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上）〔工〕字；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调）〔角〕，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黄钟〕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

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四）〔工〕字。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

补笔谈卷二

象数

542．纳音新说

又一说，子、午属庚，此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也。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也。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也。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也。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也。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宫与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属土。余皆仿此。三言而得之者，徵与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属火。五言而得之者，羽与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属水。七言而得之者，商与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己，故皆属金。九言而得之，角与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属（金）〔木〕。

此出于《抱朴子》，云是《河图玉版》之文。然则一何以属土，三何以属火，五何以属（金）〔水〕？其说云："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莫知何义，都不可推考。

543．倒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谓之“入易”，吴人谓之“倒布”。壬日气候如本月，癸日差温类九月，甲日类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时节则温，夏则暑，冬则寒。辛日以后自如时令。此不出阴阳书，然每岁候之亦时有准，莫知何谓。

544．潮汐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545．十二气历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复与日会，岁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复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乖，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构舍之用檀楔也，自此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

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

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之春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陵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潮、胎育之类，不预岁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藉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

546．五辰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

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

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五行之时谓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时，以四时分属五行，则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故不可以时言，须当以月言。〔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则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也。

547．十干化运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己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如甲、己所以为土，戊、癸所以为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问·五运〔行〕大论》黄帝问五运之所始于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己之分”，“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砅注引《遁甲》：“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

凡阴阳皆始于辰，〔上篇所论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谓之十二辰，十二时亦谓之十二辰，日、月、星谓之三辰，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己之岁，戊己黔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己之岁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下皆同此。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金运，庚辰、辛巳也；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水运，壬辰、癸巳也；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木运，甲辰、乙巳也；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火运，丙辰、丁巳也。《素问》曰始于“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凡运临角轸，则气在奎壁以应之，气与运常同天地之门户，故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甲、己之岁戊己土临角轸，则甲乙木在奎壁；奎属戌、壁属亥，甲、己之岁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者，乙、庚之岁庚辛金临角轸，则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者，丙、辛之岁壬癸水临角轸，则戊己土在奎壁；曰“风位

之下，金气承之”者，丁、壬之岁甲乙木临角轸，则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者，戊、癸之岁丙丁火临角轸，则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问》者皆莫能喻，故具论如此。

548．干土寄支

世之言阴阳者，以十干寄于十二支，各有五行相从，唯戊己则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则以戊寄于巳、己寄于午，六壬家亦以戊寄于巳而以己寄于未，唯《素问》以奎壁为戊分、轸角为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间，谓之戊分，则戊当在戌也；轸角在辰、巳之间，谓之己分，则己当在辰也。《遁甲》以六戊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则戊亦当在戌；六己为地户，地户在辰、巳之间，则己亦当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说正相合。按字书，戌从戊、从一，则戊寄于戌盖有从来；辰文从厂音汉、从辰，音身，《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辰字。辰从乙音隐、从己，则己寄于辰与《素问》、《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与水相随。戊，阳土也；一，水之生数也。水乃金之子，水寄于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己，阴土也；六，水之成数也。水乃木之母，水寄于东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与隐于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岩之可居者；乙，隐也。

549．音律之数

律有（积实）〔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

所谓“实积之数”者，黄钟管长九寸，（径）〔围〕九（寸）〔分〕，以黍实其中，其积九九八十一，此实积之数也。（林钟）〔太

簇长八寸〕，（径）〔围〕九（寸）〔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称八八六十四，误也，解具下文。余律准此。

所谓“长短之数”者，黄钟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长八寸，此长短之数也，余律准此。

所谓“周径之数”者，黄钟长九寸，围九分；古人言黄钟围九分，举盈数耳，细率之当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钟长六寸，亦围九分，十二律皆围九分，《前汉》志言“林钟围六分”者误也，予于《乐论》辩之甚详。《史记》称“林钟五寸十分四”，此则六九（分）五十四，足以验《前汉》误也。余律准此。

所谓“清浊之数”者，黄钟长九寸为正声，一尺八寸为黄钟浊宫，四寸五分为黄钟清宫，倍而长为浊宫，倍而短为清宫。余律准此。

550．八卦之数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

所谓“过揲之数”者，亦谓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过揲之数也，余卦准此。前卷叙之已详。

所谓“归余之数”者，乾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五，再变、三变之初各四，并卦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归余之数也；坤一爻三（少）〔多〕，初变之初九，再变、三变各八，并卦为二十（爻）〔六〕，（三爻）〔爻三〕合之七十八，此坤卦归余之数也，余卦准此。

“阴阳老少之数”，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阳之数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阴之数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阳之数七；巽、离、兑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阴之数八。

所谓“河图之数”者，河图北方一、南方九、东方三、西方七、东北八、西北六、东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东、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五；坤得（东）西、南、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震得东南、西南、东、西、北，故其数十有七；巽得南、中、东北、西北，故其数二十有八；坎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故其数二十有五；离得东、西、南、北，故其数二十；艮得南、东、西、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有三；兑得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二，具图如后。

551．藏往知来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阳爻，乾为老阳，两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后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阴爻亦如此，三爻坤为老阴，两少一多，非巽即离，非离即兑，多在前巽也，多在中离也，多在后兑也。积三爻为内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为六，〔内〕卦〔三〕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内外六十四卦复自相乘，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蓍凡十有八变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间，细算之乃见。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此变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尽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贡《易林》中所载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终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积至微之数以成至大，积至大之数却为至微，循环无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图》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变为一卦，循环相生，莫如其端。大小一也，积小以为大，积大复为小，岂非一乎？往来一也，首穷而成尾，尾穷而反成首，岂非一乎？故至诚可以前知，始末无异故也。以夜为往者，以昼为来；以昼为往者，以夜为来。来往

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来不足怪也。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独此数也，知言象为糟粕，然后可以求《易》。

官政

552．不使一物失所

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553．孙伯纯远虑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涟〕、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椿、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椿、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

远虑多类此。

554．争字构讼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构讼，孙令褫去巾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旁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传之，以为口实。

555．张知县菜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定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笞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权智

556．释谍却虏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

适有戍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557．老军校退敌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夫）〔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邪？聊欲安众心耳。"

558．《汉书》脱略

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陉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耳。向使余小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

汉五年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此亦拔赵策也。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堕马"势也。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

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予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

559．种世衡用间

种世衡初营清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岁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濒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复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虏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厚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虏人之谋臣也。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虏中事以报。朝廷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予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560．一举济三役

祥符中禁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般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561．凿澳修船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艺文

562．真摹淆乱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为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563．墨禅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语也。”尝自谓“墨禅”。

564．书法入神之途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565．八分书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566．后主钟隐笔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器用

567．兵车制度

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崇六尺〔六寸〕，轵崇三尺三寸。毂末至地也，并轸轐为四尺。（互）〔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车罔也。毂长三尺二寸，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数）〔薮〕三寸九分寸之五，毂上札辐凿眼是也。大穿内径四寸五分寸之二，记谓之“贤”，毂之里穿也。小穿内径（三）〔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记谓之“轵”，毂之外穿也。辐〔内〕九寸半，辐外一尺九寸，并辐〔广〕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毂之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辐广三寸半。深亦如之。舆六尺六寸，车（队）〔隧〕四尺四寸。（队）〔隧〕音遂，谓车之深。盖深四尺四寸，广六尺六寸也。（或）〔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轸内。崇三尺三寸，半舆之（深谓）〔广为〕之崇。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较，两輢上出（二）〔式〕者，并车高五尺五寸。轸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贰）〔式〕围七寸三分寸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轵围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轵乃輢木之植者，衡者与毂末同名。轚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贰）〔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轵而名互异。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辋深四尺七寸，此梁舡辋也。轵崇三尺三寸，此辋如桥梁，矫上四尺七寸，并衡颈为八尺七寸。

国马高八尺，除衡颈则如马之高。长一丈四尺四寸。軓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軓前一丈。策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辎当伏兔者，与任正相应。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辎前持衡者。踵围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踵，辎后承（辕）〔轸〕处。轨广八尺，两辙之间。阴如轨之长。侧于轨前。軓二，前着骖辔，后属阴。在骖之外，所以（正）〔止〕出。胁驱长一丈，皮为之，前系于衡，后属于轸，（内）〔当〕胁所以止（之）〔入〕。服马颈当衡轭，两服齐首。骖马齐衡，两骖雁行，谓小却也。辔六。服马二辔，骖马一辔。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568．古器曲意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湆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彘者，钩悬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垆多镂其底，先入火于垆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防垆热灼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灺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衺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569．立鐨

“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阁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鐨。今吴人谓立鐨为“厨”者，原起于此，以其

贮食物也，故谓之“厨”。

补笔谈卷三

异事

570．金缠腰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准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571．龟葬梁家

濒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亲，至一山中，见居人说，旬日前有数十龟负一大龟葬于此山中，梁以谓龟神物，其葬处或是福地，与其人登山观之，乃见有丘墓之象，试发之果得一死龟，梁乃迁葬他所，以龟之所穴葬其亲。其后梁生三子，立仪、立则、立贤，立则、立贤皆以进士登科。立仪尝预荐，皇祐中侬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则值熙宁立八路选格，就二广连典十余郡，今为朝请大夫致仕，予亦识之。立仪、立则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广州，郁为士族，至今谓之“龟葬梁家”。龟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适兴，

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启之邪？

杂志

572．名流雅谑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摩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谇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隶〕，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厮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毡”、“王宣庆”之诮。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予皆曾借观，笔迹可爱。

573．吴道子画钟馗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

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

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悫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将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

574．因诉改谥

故相陈岐公，有司谥荣灵，太常议之，以荣灵为甚，请谥恭。以“恭”易“荣灵”虽差美，乃是用唐许敬宗故事，适足以为累耳。钱文僖公始谥不善，人有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頔故事，后乃易今谥。

575．守令图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

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576．咸平和议

咸平末，契丹犯边，戍将王显、王继忠屯兵镇定，虏兵大至，继忠力战，为契丹所获，授以伪官，复使为将，渐见亲信。继忠乘间进说契丹讲好朝廷，息民为万世利，虏母老，亦厌兵，遂纳其言，因寓书于莫守石普，使达意于朝廷，时亦未之信。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跸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九岁子见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徼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搴车帏召皓，以木横车轭上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厚备以待之，黎明虏兵果至，迎射其大师挞览坠马死，虏兵大溃。上复使皓申前约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与利用俱往，和议遂定，乃改元景德。后皓为利用所轧，终于左侍禁。真宗后知〔之〕，录其先留九岁子牧为三班奉职，而累赠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所书本末不甚备，予得其详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伾之家。蒋颖叔为河北都转运使日，复为从伾论奏，追录其功。

577．书后敬空

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578．阵数

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予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之次，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皆在阵外，跳荡、弩手其人皆在军中。

579．九军阵法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

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有言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今营阵法是也。

580．尚右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惟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者，主道也，非以左为尊也。《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盖尝以西阶为尊，就主人阶所以为敬也。韩信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而师事之，此尊右之实也。今惟朝廷有此礼，凡臣僚登阶奏事，皆由东阶立于御座之东，不由西者，天子无宾礼也。方外唯释门主人升堂，众宾皆立于西，惟职属及门弟子立于东，盖旧俗时有存者。

581．扬州二十四桥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

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见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582．水丹

士人李，忘其名，皇祐中为舒州观察支使，能为水丹。时王荆公为通判，问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则水渐凝结如金玉，精莹骇目。”问其方，则曰：“不用一切，但调节水火之力，毫发不均即复化去，此坎、离之粹也。”曰：“日月各有进退节度。”予不得其详，推此可以求养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奋发，鸟兽孳乳，此定气所化也。今人于春、秋分夜半时汲井水满大瓮中，封闭七日，发视则有水花生于瓮面如轻冰，可采以为药，非二分时则无，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时吐翕咽津，存想腹胃，则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然耀日，术家以为丹药，此中和之在人者。凡变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穷玄化，天人无异，人自不思耳。深达此理，则养生治疾可通神矣。

药议

583．莽草

世人用莽草，种类最多，有叶大如手掌者，有细叶者，有叶光厚坚脆可拉者，有柔软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谬误。按《本草》：“若石南而叶稀无花实。”今考，木若石南信然，叶稀无花实亦

误也。今莽草，蜀道、襄汉、浙江湖间山中有，枝叶稠密，团栾可爱，叶光厚而香烈，花红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红蕊，倒垂下，满树垂动摇摇然，极可翫。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饷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南人谓之“石桂”，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其序曰“庐山多桂树”，又曰“手攀青桂枝”，盖此木也。唐人谓之“红桂”，以其花红故也，李德裕诗序曰：“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移植郊园众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卫公此说亦甚明。自古用此一类，仍毒鱼有验，《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缘谓之草，独此未喻。

584．流水止水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异，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鳅入江中辄死，乃知鳅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盖流水之鱼品流自异。

585．摩娑石与无名异

熙宁中阇婆国使人入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蕊；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菂，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世人蓄摩娑石、无名异颇多，常患不能辨真伪。小说及古方书如《炮炙论》之类亦有说者，但其言多怪诞不近人情。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宪）〔献〕太后有旨令于舶

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医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验，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壳许，入口即差。

586．根茎叶性不同

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零之根乃是独行，其主疗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则醒；楝根皮泻人，枝皮则吐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鸟兽之肉皆补血，其毛角鳞鬣皆破血，鹰鹯食鸟兽之肉，虽筋骨皆化而独不能化毛，如此之类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或别有主疗改用根茎者，自从别方。

587．天竹黄

岭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涧中水皆有毒，唯此水无毒，土人陆行多饮之，至深冬则凝结如玉，乃天竹黄也。王彦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间水皆不可饮，唯剖竹取水，烹饪、饮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阙，冬行，求竹水不可复得，问土人，乃知至冬则凝结，不复成水。遇夜野火烧林木为煨烬，而竹黄不灰，如火烧兽骨而轻，土人多于火后采拾以供药，品不若生得者为善。

588．磁针指南北之异

以磁石磨针锋则鋭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

589．河豚

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此甚误也。《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鮡鱼，亦谓之鮠五回反鱼，非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者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本草》注引《日华子》云河豚“有毒，以芦根及橄榄等解之。肝有大毒。又（为）〔名〕鮡鱼、吹肚鱼”，此乃是侯夷鱼，或曰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日华子》称“又名规鱼”，此却非也，盖差互解之耳。规鱼浙东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规；吹肚鱼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胀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为栅，待群鱼大下之时小拔去栅，使随流而下，日暮猥至，自相排蹙，或触栅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渔人乃接取之。

590．零陵香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薰，《左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零）〔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薰草条，又名蕙草，注

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591．芦荻

药中有用芦根及苇子、苇叶者，芦、苇之类凡有十数种，芦、苇、葭、菼、藋、萑、葸息理反、华之类皆是也，名字错乱，人莫能分。或疑（芦）〔藋〕似苇而小，则藋非苇也；（今）〔舍〕人云葭一名（华）〔苇〕，郭璞云藋似苇，是一物。按《尔雅》云“菼，藋；（苇）〔葭〕，芦”，盖一物也，名字虽多，会之则是两种耳，今世俗只有芦与荻两名。按《诗》疏亦将葭、菼等众名判为二物，曰：“此物初生为菼，长大为藋，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故先儒释藋为萑，释葭为苇。”予今详诸家所释，葭、芦、苇皆芦也，则菼、藋、萑自当是荻耳。《诗》云“葭菼揭揭”，则葭，芦也；菼，荻也。又曰“萑苇”，则萑，荻也；苇，芦也。连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诗释文》云“藋，江东人呼之为乌蓝”，今吴中乌蓝草乃荻属也，则（信）〔萑〕、藋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

荻芽似竹笋，味甘脆可食；茎脆，可曲如钩，作马鞭节；花嫩时紫脆，老则白如散丝；叶色重，狭长而白脊；一类小者可用为曲薄，其余唯堪供爨耳。芦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茎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叶阔大而色浅；此堪作障席、筐筥、织壁、覆屋、绞绳杂用，以其柔韧且直故也。今药中所用芦根、苇子、苇叶，以此证之，芦、苇乃是一物，皆当用芦，无用荻理。

荻芽类似竹笋，味道甘甜爽口能食用；茎柔弱，能弯曲得像钩子，像马鞭那样有节；花刚开时紫色，长老了就发白如同散丝絮；叶子颜色深重，形状狭长而有白色的筋；有一种小的能用来做曲薄，其

他只能当柴烧而已。芦芽味道较甜，作为蔬菜尤其好；茎是直的；花呈穗状像狐尾，褐色；叶片阔大而颜色浅；它能用于制作障席、筐筥以及编墙壁、盖屋顶、绞绳子等各种用途，因为它柔韧且挺直的缘故。现在药物中所用的芦根、苇子、苇叶，由此证明，芦、苇乃是一种东西，都应当用芦，没有用荻的道理。

592．扶移

扶移，即白杨也，《本草》有白杨又有扶移，扶移一条本出陈藏器《本草》，盖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杨，乃重出之。扶移亦谓之蒲移，《诗》疏曰“白杨，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谓白杨只谓之蒲移。藏器又引《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杨”，此又误也。《论语》乃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乔木耳。木只有〔常棣、有唐棣，无棠棣，《尔雅》云“常棣，棣也；唐棣，移也”，〕常棣即《小雅》所谓“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论语》所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谓之“郁李”。《豳诗》云“六月食郁及薁”，注云“郁，棣属”，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属，又谓之“车下李”，又谓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蘡同音，注谓之蘡薁，盖其实似蘡，蘡即含桃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车下李即郁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与蒲移全无交涉。《本草》续添郁李“一名车下李”，此亦误也，《晋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误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叶似棣，黄花绿茎而无实，人家庭槛中多种之。

593．杜若即高良姜

杜若，即今之高良姜，后人不识，又别出高良姜条，如赤箭再出天麻条、天名精再出地菘条、灯笼草再出苦躭条，如此之类极多。或因主疗不同，盖古人所书主疗皆多未尽，后人用久渐见其功，主疗浸广，诸药例皆如此，岂独杜若也。后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为杜若，正如用天麻、芦头为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为杜若者，杜若古人以为香草，北地山姜何尝有香？高良姜花成穗，芳华可爱，土人用盐梅汁淹以为菹，南人亦谓之山姜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图经》云杜若“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峡山）〔硤州〕，岭南（北）〔者〕甚好”，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红〔豆〕蔻也，骚人比之兰、芷。然药品中名实错乱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说，亦莫能坚决，不患多记，以广异同。

594．钩吻辨

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予尝到闽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鞫者极多，灼然如此。予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栀子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断肠草”。此草人间至毒之物，不入药用，恐《本草》所出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予见《千金》、《外台》药方中时有用野葛者，特宜子细，不可取其名而误用，正如侯夷鱼与鰟鱼同谓之河豚，不可不审也。

595．黄环

黄环，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环”者，黄环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种以为庭槛之饰。今人采其茎于槐干上接之，伪为矮槐，其根入药用能吐人。

596．栾荆

栾有二种，树生，其实可作数珠者谓之“木栾”，即《本草》栾花是也；丛生，可为杖棰者谓之“牡栾”，又名黄荆，即《本草》牡荆是也。此两种之外，唐人补《本草》又有栾荆一条，遂与二栾相乱，栾花出《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从来甚久，栾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谓栾、荆也。

597．紫荆

（柴）〔紫〕荆，陈藏器云“树似黄荆，叶小，无桠，夏秋子熟，正圆如小珠”，大误也。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木，叶如麻叶，三桠而小；黄荆稍大，圆叶，实如樗英，著树连冬不脱，人家园亭多种之。

598．枳实枳壳

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故《本草》亦只有枳实，后人用枳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主疗各有所宜，遂别出枳壳一条以附枳实之后，然两条主疗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实者便是枳壳，《本草》中枳实主疗便是枳壳主疗，后人既别出枳壳条，便合于枳实条内摘出枳壳主疗别为一条，旧条内只合留枳实主疗，后人以《神农》本

经不敢摘破，不免两条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农》本经枳实条内称“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安胃气，止溏泄，明目”，尽是枳壳之功，皆当摘入枳壳条，后来别见主疗，如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散留结、胸胁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止痛之类皆附益之，另为枳壳条；旧枳实条内称“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皆是枳实之功，宜存于本条，别有主疗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条始分，各见所主，不至甚相乱。

续笔谈

599．鲁肃简劲正不徇

鲁肃简公劲正不徇，爱憎出于天性。素与曹襄悼不协，天圣中因议茶法，曹力挤肃简，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谘夺职谪洪州。及肃简病，有人密报肃简，但云“今日有佳事”。鲁闻之，顾婿张昷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试往侦之，果襄悼谪随州，肃简曰：“得上殿乎？”张曰：“已差人押出门矣。”鲁大惊曰：“诸公误也，利用何罪至此，进退大臣岂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枢密院，尽忠于朝廷，但素不学问，倔强不识好恶耳，此外无大过也。”嗟惋久之，遽觉气塞，急召医视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动其气，脉已绝，不可复治。”是夕肃简薨。李谘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盖未知肃简临终之言也。

600．道理最大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601．养鬼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

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陕）〔峡〕，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祭，谓之“养鬼”养读从去声，言乌蛮战殇，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

602．杨大年草麻

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四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铓；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603．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

604．诗谶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节美才，年二十余，忽梦为诗，其两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虽佳句，有丘墓间意，不数月卒。高邮士人朱适，予舅氏之婿也，纳妇之夕，梦为诗两句曰：“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逾月而卒。皆不祥之梦，然诗句清丽，皆为人所传。

605．张詠还牒

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常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与之升阶，（直）〔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606．王禹偁联谶

王元之知黄州日，有两虎入郡城夜斗，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鸡夜鸣，司天占之曰"长吏灾"。时元之已病，未几移刺蕲州，到任谢上表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问，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上闻之愕然，顾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为此语？"不逾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遗表曰："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乘之梦。"

607．观灯诗佳句

元祐六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廷〕句有"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句有"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608．语情与诗意

欧阳文忠有奉使回寄刘（元）〔原〕甫诗云："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荆公赠弟（和）〔纯〕甫诗云："老我衔主恩，结草以为期。"言"老我"则语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与"老我"虽同而语无情，诗意遂颓惰。此文章佳语，独可心喻。

609．荆公戏改退之诗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容斋随笔

[宋]洪迈 撰
穆公 校点

目录

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卷一　二十九则
1. 欧率更帖
2. 罗处士志
3. 唐平蛮碑
4. 半择迦
5. 六十四种恶口
6. 八月端午
7. 赞公少公
8. 郭璞葬地
9. 黄鲁直诗
10. 禹治水
11. 敕勒歌
12. 浅妄书
13. 五臣注文选
14. 文烦简有当
15. 地险
16. 史记世次
17. 解释经旨
18. 坤动也刚
19. 乐天侍儿
20. 白公咏史
21. 十年为一秩
22. 裴晋公禊事
23. 司字作入声
24. 乐天新居诗

25. 黄纸除书
26. 白用杜句
27. 唐人重服章
28. 诗谶不然
29. 青龙寺诗
容斋随笔卷二　二十四则
1. 唐重牡丹
2. 长歌之哀
3. 韦苏州
4. 古行宫诗
5. 隔是
6. 张良无后
7. 周亚夫
8. 汉轻族人
9. 漏泄禁中语
10. 田叔
11. 孟舒魏尚
12. 秦用他国人
13. 曹参赵括
14. 信近于义
15. 刚毅近仁
16. 忠恕违道
17. 求为可知
18. 里仁
19. 汉采众议
20. 汉母后
21. 田千秋郅恽
22. 戾太子
23. 灌夫任安
24. 单于朝汉

容斋随笔卷三　二十一则
1. 进士试题
2. 儒人论佛书
3. 和归去来
4. 四海一也
5. 李太白
6. 太白雪谗
7. 冉有问卫君
8. 商颂
9. 俗语有所本
10. 鄱阳学
11. 国忌休务
12. 汉昭顺二帝
13. 三女后之贤
14. 贤父兄子弟
15. 蔡君谟帖
16. 亲王与从官往还
17. 三传记事
18. 张嘉贞
19. 张九龄作牛公碑
20. 唐人告命
21. 典章轻废
容斋随笔卷四　二十三则
1. 张浮休书
2. 温公客位榜
3. 李颀诗
4. 诗中用茱萸字
5. 鬼宿度河
6. 府名军额
7. 马融皇甫规

8. 孟蜀避唐讳
9. 翰苑亲近
10. 宁馨阿堵
11. 凤毛
12. 牛米
13. 石鼓歌过实
14. 送孟东野序
15. 喷嚏
16. 野史不可信
17. 谤书
18. 王文正公
19. 晋文公
20. 南夷服诸葛
21. 二疏赞
22. 李宓伐南诏
23. 浮梁陶器
容斋随笔卷五　二十五则
1. 汉唐八相
2. 六卦有坎
3. 晋之亡与秦隋异
4. 上官桀
5. 金日磾
6. 汉宣帝忌昌邑王
7. 平津侯
8. 韩信周瑜
9. 汉武赏功明白
10. 周召房杜
11. 三代书同文
12. 周世中国地
13. 李后主梁武帝

14. 诗什
15. 易举正
16. 其惟圣人乎
17. 易说卦
18. 元二之灾
19. 圣人污
20. 廿卌卌字
21. 字省文
22. 负剑辟咡
23. 国初人至诚
24. 史馆玉牒所
25. 稗沙门
容斋随笔卷六　十九则
1. 建武中元
2. 带职人转官
3. 上下四方
4. 魏相萧望之
5. 姓氏不可考
6. 畏无难
7. 绿竹青青
8. 孔子欲讨齐
9. 韩退之
10. 诞节受贺
11. 左氏书事
12. 狐突言词有味
13. 宣发
14. 邾文公楚昭王
15. 杜悰
16. 唐书世系表
17. 鲁昭公

18. 州县失故名
19. 严州当为庄
容斋随笔卷七　十八则
1. 孟子书百里奚
2. 韩柳为文之旨
3. 李习之论文
4. 魏郑公谏语
5. 虞世南
6. 七发
7. 将军官称
8. 北道主人
9. 洛中盱江八贤
10. 王导小名
11. 汉书用字
12. 姜嫄简狄
13. 羌庆同音
14. 佐命元臣
15. 名世英宰
16. 檀弓误字
17. 薛能诗
18. 汉晋太常
容斋随笔卷八　十五则
1. 诸葛公
2. 沐浴佩玉
3. 谈丛失实
4. 石砮
5. 陶渊明
6. 东晋将相
7. 赏鱼袋
8. 浯溪留题

9. 皇甫湜诗
10. 人物以义为名
11. 人君寿考
12. 韩文公佚事
13. 论韩公文
14. 治生从宦
15. 真宗末年
容斋随笔卷九　二十八则
1. 霍光赏功
2. 尺棰取半
3. 汉文失材
4. 陈轸之说疏
5. 颜率儿童之见
6. 皇甫湜正闰论
7. 简师之贤
8. 老人推恩
9. 唐三杰
10. 忠义出天资
11. 刘歆不孝
12. 汉法恶诞谩
13. 汉官名
14. 五胡乱华
15. 石宣为彗
16. 三公改它官
17. 带职致仕
18. 朋友之义
19. 高科得人
20. 辛庆忌
21. 楚怀王
22. 范增非人杰

23. 翰苑故事
24. 唐扬州之盛
25. 张祜诗
26. 古人无忌讳
27. 宰我不诈
28. 李益卢纶诗
容斋随笔卷十　二十则
1. 杨彪陈群
2. 爰盎温峤
3. 日饮亡何
4. 爰盎小人
5. 唐书判
6. 古彝器
7. 玉蕊杜鹃
8. 礼寺失职
9. 徐凝诗
10. 梅花横参
11. 致仕之失
12. 南班宗室
13. 省郎称谓
14. 水衡都尉二事
15. 程婴杵臼
16. 战国自取亡
17. 临敌易将
18. 司空表圣诗
19. 汉丞相
20. 册礼不讲
容斋随笔卷十一　十六则
1. 将帅贪功
2. 汉二帝治盗

3. 汉唐封禅
4. 汉封禅记
5. 杨虞卿
6. 屯蒙二卦
7. 汉诽谤法
8. 谊向触讳
9. 小贞大贞
10. 唐诗戏语
11. 何进高叡
12. 南乡掾史
13. 汉景帝忍杀
14. 燕昭汉光武之明
15. 周南召南
16. 易中爻
容斋随笔卷十二　十八则
1. 利涉大川
2. 光武弃冯衍
3. 恭显议萧望之
4. 晁错张汤
5. 逸诗书
6. 刑罚四卦
7. 巽为鱼
8. 三省长官
9. 王珪李靖
10. 虎夔藩
11. 曹操用人
12. 汉士择所从
13. 刘公荣
14. 元丰官制
15. 耳馀袁刘

16. 周汉存国
17. 曹操杀杨修
18. 古人重国体
容斋随笔卷十三　十八则
1. 谏说之难
2. 韩馥刘璋
3. 萧房知人
4. 俞似诗
5. 吴激小词
6. 君子为国
7. 兑为羊
8. 晏子杨雄
9. 一以贯之
10. 裴潜陆俟
11. 拔亡为存
12. 孙吴四英将
13. 东坡罗浮诗
14. 魏明帝容谏
15. 汉世谋于众
16. 国朝会要
17. 孙膑减灶
18. 虫鸟之智
容斋随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张文潜论诗
2. 汉祖三诈
3. 有心避祸
4. 蹇解之险
5. 士之处世
6. 张全义治洛
7. 博古图

8. 士大夫论利害
9. 舒元舆文
10. 绝唱不可和
11. 赠典轻重
12. 扬之水
13. 李陵诗
14. 大曲伊凉
15. 元次山元子
16. 次山谢表
17. 光武仁君
容斋随笔卷十五　十九则
1. 张文潜哦苏杜诗
2. 任安田仁
3. 杜延年杜钦
4. 范晔作史
5. 唐诗人有名不显者
6. 苏子由诗
7. 呼君为尔汝
8. 世事不可料
9. 蔡君谟帖语
10. 孔氏野史
11. 有若
12. 张天觉为人
13. 为文论事
14. 连昌宫词
15. 二士共谈
16. 张子韶祭文
17. 京师老吏
18. 曹操唐庄宗
19. 云中守魏尚

容斋随笔卷十六　十九则
1. 文章小伎
2. 三长月
3. 兄弟直西垣
4. 续树萱录
5. 馆职名存
6. 南宫适
7. 吴王殿
8. 王卫尉
9. 前代为监
10. 治盗法不同
11. 和诗当和意
12. 稷有天下
13. 一世人材
14. 王逢原
15. 吏文可笑
16. 靖康时事
17. 并韶
18. 谶纬之学
19. 真假皆妄
容斋续笔
容斋续笔卷一　十八则
1. 颜鲁公
2. 戒石铭
3. 双生子
4. 李建州
5. 侍从官
6. 存亡大计
7. 唐人诗不传
8. 泰誓四语

9. 重阳上巳改日
10. 田宅契券取直
11. 公子奚斯
12. 唐藩镇幕府
13. 文中子门人
14. 晋燕用兵
15. 李卫公帖
16. 王孙赋
17. 汉郡国诸官
18. 汉狱名
容斋续笔卷二　十八则
1. 权若讷冯澥
2. 岁旦饮酒
3. 存殁绝句
4. 汤武之事
5. 张释之传误
6. 张于二廷尉
7. 汉唐置邮
8. 龙且张步
9. 义理之说无穷
10. 开元五王
11. 巫蛊之祸
12. 唐诗无讳避
13. 李晟伤国体
14. 元和六学士
15. 二传误后世
16. 卜子夏
17. 父子忠邪
18. 苏张说六国
容斋续笔卷三　十八则

1. 一定之计
2. 秋兴赋
3. 太史慈
4. 谥法
5. 汉文帝受言
6. 丹青引
7. 诗国风秦中事
8. 诗文当句对
9. 东坡明正
10. 台谏不相见
11. 执政四入头
12. 无望之祸
13. 燕说
14. 折槛行
15. 朱云陈元达
16. 杜老不忘君
17. 栽松诗
18. 乌鹊鸣
容斋续笔卷四　十七则
1. 淮南守备
2. 周世宗
3. 窦贞固
4. 郑权
5. 党锢牵连之贤
6. 汉代文书式
7. 资治通鉴
8. 弱小不量力
9. 田横吕布
10. 中山宜阳
11. 相六畜

12. 卜筮不同
13. 日者
14. 柳子厚党叔文
15. 汉武心术
16. 禁天高之称
17. 宣和冗官
容斋续笔卷五　十三则
1. 秦隋之恶
2. 汉唐二武
3. 玉川子
4. 银青阶
5. 买马牧马
6. 杜诗用字
7. 唐虞象刑
8. 崔常牛李
9. 盗贼怨官吏
10. 作诗先赋韵
11. 后妃命数
12. 公为尊称
13. 台城少城
容斋续笔卷六　十五则
1. 严武不杀杜甫
2. 王嘉荐孔光
3. 朱温三事
4. 文字润笔
5. 汉举贤良
6. 戊为武
7. 怨耦曰仇
8. 说文与经传不同
9. 周亚夫

10. 炀王炀帝
11. 郑庄公
12. 百六阳九
13. 左传易筮
14. 钟繇自劾
15. 大义感人
容斋续笔卷七　十七则
1. 田租轻重
2. 女子夜绩
3. 淮南王
4. 薛国久长
5. 建除十二辰
6. 俗语算数
7. 伾文用事
8. 五十弦瑟
9. 迁固用疑字
10. 僭乱的对
11. 月不胜火
12. 灵台有持
13. 董仲舒灾异对
14. 李正己献钱
15. 宣室
16. 昔昔盐
17. 将帅当专
容斋续笔卷八　十五则
1. 蓍龟卜筮
2. 地名异音
3. 韩婴诗
4. 五行衰绝字
5. 汉表所记事

6. 萧何绐韩信
7. 彭越无罪
8. 蜘蛛结罔
9. 孙权称至尊
10. 匡山读书
11. 列国城门名
12. 缁尘素衣
13. 去国立后
14. 诗词改字
15. 姑舅为婚
容斋续笔卷九　十四则
1. 三家七穆
2. 贡薛韦匡
3. 兒宽张安世
4. 深沟高垒
5. 生之徒十有三
6. 臧氏二龟
7. 有扈氏
8. 太公丹书
9. 汉景帝
10. 萧何先见
11. 史汉书法
12. 薄昭田蚡
13. 文字结尾
14. 国初古文
容斋续笔卷十　十七则
1. 经传烦简
2. 曹参不荐士
3. 汉初诸将官
4. 汉官名

5. 汉唐辅相
6. 汉武留意郡守
7. 苦荬菜
8. 唐诸生束脩
9. 范德孺帖
10. 民不畏死
11. 天下有奇士
12. 易卦四德
13. 孙坚起兵
14. 孙权封兄策
15. 逾年改元
16. 贼臣迁都
17. 舆地道里误
容斋续笔卷十一　十五则
1. 古錞于
2. 孙玉汝
3. 唐人避讳
4. 高锴取士
5. 兵部名存
6. 武官名不正
7. 名将晚谬
8. 唐帝称太上皇
9. 杨倞注荀子
10. 昭宗相朱朴
11. 杨国忠诸使
12. 祖宗朝宰辅
13. 百官避宰相
14. 百官见宰相
15. 东坡自引所为文
容斋续笔卷十二　十二则

1. 妇人英烈
2. 无用之用
3. 龙筋凤髓判
4. 唐制举科目
5. 渊有九名
6. 东坡论庄子
7. 列子书事
8. 天生对偶
9. 铜爵灌砚
10. 崔斯立
11. 汉书注冗
12. 古迹不可考
容斋续笔卷十三　十四则
1. 科举恩数
2. 下第再试
3. 试赋用韵
4. 贞元制科
5. 贻子录
6. 金花帖子
7. 物之小大
8. 郭令公
9. 纪年兆祥
10. 民俗火葬
11. 太史日官
12. 汲冢周书
13. 曹子建论文
14. 雨水清明
容斋续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尹文子
2. 帝王训俭

3. 用计臣为相
4. 州县牌额
5. 卢知猷
6. 忌讳讳恶
7. 陈涉不可轻
8. 士匄韩厥
9. 孔墨
10. 玉川月蚀诗
11. 诗要点检
12. 周蜀九经
13. 冢宰治内
14. 宰相爵邑
15. 杨子一毛
16. 李长吉诗
17. 子夏经学
容斋续笔卷十五　十三则
1. 紫阁山村诗
2. 李林甫秦桧
3. 注书难
4. 书易脱误
5. 南陔六诗
6. 绍圣废春秋
7. 王韶熙河
8. 书籍之厄
9. 逐贫赋
10. 涧松山苗
11. 男子运起寅
12. 宰我作难
13. 古人占梦
容斋续笔卷十六　十六则

1. 高德儒
2. 唐朝士俸微
3. 计然意林
4. 思颍诗
5. 刘蕡下第
6. 酒肆旗望
7. 贤宰相遭谗
8. 宋齐丘
9. 咸杬子
10. 月中桂兔
11. 唐二帝好名
12. 周礼非周公书
13. 醉尉亭长
14. 三易之名
15. 忠臣名不传
16. 唐人酒令
容斋三笔
容斋三笔序
容斋三笔卷一　十四则
1. 晁景迂经说
2. 邳彤郦商
3. 武成之书
4. 象载瑜
5. 管晏之言
6. 共工氏
7. 汉志之误
8. 汉将军在御史上
9. 上元张灯
10. 七夕用六日
11. 宰相参政员数

12. 朱崖迁客
13. 张士贵宋璟
14. 韩欧文语
容斋三笔卷二　十六则
1. 汉宣帝不用儒
2. 国家府库
3. 刘项成败
4. 占术致祸
5. 绛侯莱公
6. 无名杀臣下
7. 平天冠
8. 介推寒食
9. 进士诉黜落
10. 后汉书载班固文
11. 赵充国马援
12. 汉人希姓
13. 绛灌
14. 题咏绝唱
15. 秀才之名
16. 魏收作史
容斋三笔卷三　十九则
1. 兔葵燕麦
2. 北狄俘虏之苦
3.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4. 李元亮诗启
5. 元魏改功臣姓氏
6. 东坡和陶诗
7. 孔戣郑穆
8. 陈季常
9. 文用谥字

10. 高唐神女赋
11. 其言明且清
12. 侍从转官
13. 曹子建七启
14. 奸鬼为人祸
15. 监司待巡检
16. 十二分野
17. 公孙五楼
18. 荐士称字著年
19. 兄弟邪正
容斋三笔卷四　十五则
1. 三竖子
2. 枢密称呼
3. 从官事体
4. 九朝国史
5. 银牌使者
6. 省钱百陌
7. 旧官衔冗赘
8. 吏胥侮洗文书
9. 宣告错误
10. 军中抵名为官
11. 祸福有命
12. 真宗北征
13. 宰相不次补
14. 外制之难
15. 文臣换武使
容斋三笔卷五　十七则
1. 舜事瞽叟
2. 孔子正名
3. 潜火字误

4. 永兴天书
5. 王衮嵇绍
6. 张咏传
7. 绯紫假服
8. 枢密名称更易
9. 过称官品
10. 仁宗立嗣
11. 郎官员数
12. 东坡慕乐天
13. 缚鸡行
14. 油污衣诗
15. 北虏诛宗王
16. 州郡书院
17. 何韩同姓
容斋三笔卷六　十五则
1. 蕨萁养人
2. 贤士隐居者
3. 张籍陈无己诗
4. 杜诗误字
5. 东坡诗用老字
6. 杜诗命意
7. 择福莫若重
8. 用人文字之失
9. 李卫公辋川图跋
10. 白公夜闻歌者
11. 谢朏志节
12. 琵琶亭诗
13. 减损入官人
14. 韩苏文章譬喻
15. 唐昭宗赠谏臣官

容斋三笔卷七　十四则
1. 执政辞转官
2. 宗室补官
3. 孙宣公谏封禅等
4. 赦恩为害
5. 代宗崇尚释氏
6. 光武苻坚
7. 周武帝宣帝
8. 唐观察使
9. 冗滥除官
10. 节度使称太尉
11. 五代滥刑
12. 太一推算
13. 赵丞相除拜
14. 唐昭宗恤录儒士
容斋三笔卷八　五则
1. 徽宗荐严疏文
2. 忠宣公谢表
3. 四六名对
4. 吾家四六
5. 唐贤启状
容斋三笔卷九　十六则
1. 枢密两长官
2. 赦放债负
3. 冯道王溥
4. 周玄豹相
5. 钴鉧沧浪
6. 司封失典故
7. 老人该恩官封
8. 学士中丞

9. 汉高祖父母姓名
10. 君臣事迹屏风
11. 僧道科目
12. 射佃逃田
13. 周世宗好杀
14. 孟字义训
15. 向巨原诗
16. 叶晦叔诗
容斋三笔卷十　十七则
1. 词学科目
2. 唐夜试进士
3. 纳绸绢尺度
4. 朱梁轻赋
5. 坎离阴阳
6. 前执政为尚书
7. 河伯娶妇
8. 六经用字
9. 鄂州兴唐寺钟
10. 祢衡轻曹操
11. 禁中文书
12. 老子之言
13. 孔丛子
14. 小星诗
15. 桃源行
16. 司封赠典之失
17. 辰巳之巳
容斋三笔卷十一　十六则
1. 碑志不书名
2. 汉文帝不用兵
3. 帝王讳名

4. 家讳中字
5. 记张元事
6. 宫室土木
7. 岁月日风雷雄雌
8. 东坡三诗
9. 天文七政
10. 符读书城南
11. 致仕官上寿
12. 五经字义相反
13. 镇星为福
14. 东坡引用史传
15. 两莫愁
16. 何公桥诗
容斋三笔卷十二　十六则
1. 盼泰秋娘三女
2. 颜鲁公祠堂诗
3. 闵子不名
4. 曾皙待子不慈
5. 具圆复诗
6. 人当知足
7. 渊明孤松
8. 饶州刺史
9. 紫极观钟
10. 兼中书令
11. 作文字要点检
12. 侍从两制
13. 片言解祸
14. 忠言嘉谟
15. 免直学士院
16. 大贤之后

容斋三笔卷十三　十三则
1. 钟鼎铭识
2. 牺尊象尊
3. 再书博古图
4. 碌碌七字
5. 占测天星
6. 政和宫室
7. 僧官试卿
8. 大观算学
9. 十八鼎
10. 四朝史志
11. 宗室参选
12. 元丰库
13. 五俗字
容斋三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三教论衡
2. 夫兄为公
3. 政和文忌
4. 瞬息须臾
5. 神宗待文武臣
6. 绿竹王刍
7. 亲除谏官
8. 检放灾伤
9. 檀弓注文
10. 左传有害理处
11. 夫人宗女请受
12. 蜀茶法
13. 判府知府
14. 歌扇舞衣
15. 官会折阅

16. 飞邻望邻
17. 衙参之礼
容斋三笔卷十五　十八则
1. 内职命词
2. 蔡京除吏
3. 题先圣庙诗
4. 季文子魏献公
5. 尊崇圣字
6. 媵字训
7. 周礼奇字
8. 大禹之书
9. 随巢胡非子
10. 别国方言
11. 纵臾
12. 总持寺唐敕牒
13. 禁旅迁补
14. 六言诗难工
15. 杯水救车薪
16. 诎一人之下
17. 秦汉重县令客
18. 之字训变
容斋三笔卷十六　二十则
1. 蹇氏父子
2. 神臂弓
3. 敕令格式
4. 颜鲁公戏吟
5. 纪年用先代名
6. 中舍
7. 多赦长恶
8. 奏谳疑狱

9. 医职冗滥
10. 切脚语
11. 唐世辟寮佐有词
12. 高子允谒刺
13. 蔡君谟书碑
14. 杨涉父子
15. 佛胸卍字
16. 苏涣诗
17. 岁后八日
18. 门焉闺焉
19. 郡县主婿官
20. 乐府诗引喻
容斋四笔
容斋四笔序
容斋四笔卷一　十九则
1. 孔庙位次
2. 周三公不特置
3. 周公作金縢
4. 云梦泽
5. 关雎不同
6. 迷痴厥拨
7. 三馆秘阁
8. 亭榭立名
9. 十十钱
10. 犀舟
11. 毕仲游二书
12. 列子与佛经相参
13. 韦孟诗乖疏
14. 匡衡守正
15. 西极化人

16. 诏令不可轻出
17. 战国策
18. 范晔汉志
19. 缮修犯土
容斋四笔卷二　二十则
1. 诸家经学兴废
2. 汉人姓名
3. 轻浮称谓
4. 鬼谷子书
5. 有美堂诗
6. 张天觉小简
7. 城狐社鼠
8. 用兵为臣下利
9. 志文不可冗
10. 赵杀鸣犊
11. 五帝官天下
12. 黄帝李法
13. 抄传文书之误
14. 二十八宿
15. 大观元夕诗
16. 颜鲁公帖
17.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18. 待制知制诰
19. 裴行俭景阳
20. 北人重甘蔗
容斋四笔卷三　十六则
1. 韩退之张籍书
2. 韩公称李杜
3. 此日足可惜
4. 粉白黛黑

5. 李杜往来诗
6. 李太白怖州佐
7. 祝不胜诅
8. 吕子论学
9. 曾太皇太后
10. 中天之台
11. 实年官年
12. 雷公炮炙论
13. 治药捷法
14. 陈翠说燕后
15. 燕非强国
16. 水旱祈祷
容斋四笔卷四　十五则
1. 今日官冗
2. 栾城和张安道诗
3. 和范杜苏四公
4. 外台秘要
5. 六枳关
6. 王荆公上书并诗
7. 左黄州表
8. 李郭诏书
9. 两道出师
10. 杜韩用歇后语
11. 唐明皇赐二相物
12. 一百五日
13. 老杜寒山诗
14. 礜石之毒
15. 会合联句
容斋四笔卷五　十四则
1. 土木偶人

2. 饶州风俗
3. 禽畜菜茄色不同
4. 伏龙肝
5. 勇怯无常
6. 赵德甫金石录
7. 韩文公荐士
8. 王勃文章
9. 吕览引诗书
10. 蓝田丞壁记
11. 钱武肃三改元
12. 黄庭换鹅
13. 宋桑林
14. 冯夷姓字
容斋四笔卷六　十五则
1. 韩文公逸诗
2. 窦叔向诗不存
3. 用柰花事
4. 王廖儿良
5. 徙木偾表
6. 建武中元续书
7. 草驹聋虫
8. 记李履中二事
9. 乾宁覆试进士
10. 临海蟹图
11. 东坡作碑铭
12. 洗儿金钱
13. 告命失故事
14. 扁字二义
15. 娑罗树
容斋四笔卷七　十四则

1. 天咫
2. 县尉为少仙
3. 杜诗用受觉二字
4. 西太一宫六言
5. 由与犹同
6. 人焉廋哉
7. 久而俱化
8. 黄文江赋
9. 沈季长进言
10. 繁遏渠
11. 替戾冈
12. 文潞公平章重事
13. 考课之法废
14. 小官受俸
容斋四笔卷八　十七则
1. 库路真
2. 得意失意诗
3. 狄监卢尹
4. 项韩兵书
5. 承天塔记
6. 穆护歌
7. 省试取人额
8. 通印子鱼
9. 寿亭侯印
10. 茸附治疽漏
11. 莆田荔枝
12. 双陆不胜
13. 华元入楚师
14. 公羊用叠语
15. 文书误一字

16. 历代史本末
17. 贤者一言解疑谮
容斋四笔卷九　十六则
1. 蒋魏公逸史
2. 沈庆之曹景宗诗
3. 蓝尾酒
4. 欧阳公辞官
5. 南北语音不同
6. 南舟北帐
7. 魏冉罪大
8. 辩秦少游义倡
9. 姓源韵谱
10. 誉人过实
11. 作文句法
12. 书简循习
13. 健讼之误
14. 用史语之失
15. 文字书简谨日
16. 更衣
容斋四笔卷十　十七则
1. 过所
2. 露布
3. 东坡题潭帖
4. 山公启事
5. 亲王回庶官书
6. 责降考试官
7. 青莲居士
8. 闽俗诡秘杀人
9. 富公迁官
10. 唐藩镇行墨敕

11. 吏部循资格
12. 五行纳音
13. 五行化真
14. 钱忠懿判语
15. 王逸少为艺所累
16. 鄂州南楼磨崖
17. 赏鱼袋出处
容斋四笔卷十一　十八则
1. 京丞相转官
2. 熙宁司农牟利
3. 文与可乐府
4. 讥议迁史
5. 常何
6. 李密诗
7. 寺监主簿
8. 温大雅兄弟名字
9. 册府元龟
10. 汉高帝祖称丰公
11. 枢密行香
12. 船名三翼
13. 东坡诲葛延之
14. 用书云之误
15. 张鷟讥武后滥官
16. 唐王府官猥下
17. 御史风闻
18. 唐御史迁转定限
容斋四笔卷十二　十三则
1. 小学不讲
2. 主臣
3. 景华御苑

4. 州升府而不为镇
5. 汉唐三君知子
6. 当官营缮
7. 治历明时
8. 仕宦捷疾
9. 词臣益轻
10. 夏英公好处
11. 祖宗用人
12. 至道九老
13. 李文正两罢相
容斋四笔卷十三　二十四则
1. 科举之弊不可革
2. 宰执子弟廷试
3. 国初救弊
4. 房玄龄名字
5. 二朱诗词
6. 金刚经四句偈
7. 四莲华之名
8. 黑法白法
9. 多心经偈
10. 天宫宝树
11. 白分黑分
12. 月双闰双
13. 逾缮那一由旬
14. 七极微尘
15. 宰相赠本生父母官
16. 执政赠三代不同
17. 唐孙处约事
18. 夏侯胜京房两传
19. 汉人坐语言获罪

20. 枢密书史
21. 知州转运使为通判
22. 范正辞治饶州
23. 荣王藏书
24. 秦杜八六子
容斋四笔卷十四　十四则
1. 祖宗亲小事
2. 王居正封驳
3. 王元之论官冗
4. 梁状元八十二岁
5. 太宗恤民
6. 潘游洪沈
7. 舞鸥游蜻
8. 郎中用资序
9. 台谏分职
10. 贞元朝士
11. 表章用两臣字对
12. 刘梦得谢上表
13. 陈简斋葆真诗
14. 仙传图志荒唐
容斋四笔卷十五　十五则
1. 徽庙朝宰辅
2. 教官掌笺奏
3. 经句全文对
4. 北郊议论
5. 讨论滥赏词
6. 尺八
7. 三给事相攻
8. 朱藏一诗
9. 蔡京轻用官职

10.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
11. 宰相任怨
12. 四李杜
13. 浑脱队
14. 岁阳岁名
15. 官称别名
容斋四笔卷十六　十二则
1. 汉重苏子卿
2. 昔贤为卒伍
3. 兵家贵于备预
4. 渠阳蛮俗
5. 寄资官
6. 亲王带将仕郎
7. 郡县用阴阳字
8. 杜畿李泌董晋
9. 严有翼诋坡公
10. 曹马能收人心
11. 取蜀将帅不利
12. 李峤杨再思
容斋五笔
容斋五笔卷一　十九则
1. 天庆诸节
2. 虢州两刺史
3. 狐假虎威
4. 徐章二先生教人
5. 张吕二公文论
6. 郎官非时得对
7. 王安石弃地
8. 双生以前为兄
9. 风俗通

10. 俗语有出
11. 昏主弃功臣
12. 问故居
13. 唐宰相不历守令
14. 张释之柳浑
15. 人臣震主
16. 五经秀才
17. 陶潜去彭泽
18. 羌戎畏服老将
19. 古人字只一言
容斋五笔卷二　十五则
1. 二叔不咸
2. 官阶服章
3. 月非望而食
4. 庆善桥
5. 西汉以来加官
6. 吕望非熊
7. 唐曹因墓铭
8. 唐史省文之失
9. 李德裕论命令
10. 汉武唐德宗
11. 诸公论唐肃宗
12. 孙马两公所言
13. 元微之诗
14. 谏缭绫戏龙罗
15. 详正学士
容斋五笔卷三　十五则
1. 人生五计
2. 瀛莫间二禽
3. 士大夫避父祖讳

4. 元正父子忠死
5. 萧颖士风节
6. 石尤风
7. 江枫雨菊
8. 开元宫嫔
9. 相里造
10. 先公诗词
11. 州县名同
12. 三衙军制
13. 欧阳公勋封赠典
14. 嘉祐四真
15. 五方老人祝圣寿
容斋五笔卷四　九则
1. 作诗旨意
2. 平王之孙
3. 毛诗语助
4. 东坡文章不可学
5. 韩文称名
6. 棘寺棘卿
7. 晋代遗文
8. 汉武帝田蚡公孙弘
9. 近世文物之殊
容斋五笔卷五　十五则
1. 庾公之斯
2. 万事不可过
3. 致仕官上寿
4. 桃花笑春风
5. 严先生祠堂记
6. 大言误国
7. 宗室覃恩免解

8. 唐书载韩柳文
9. 冥灵社首凤
10. 左传州郡
11. 贫富习常
12. 唐用宰相
13. 史记渊妙处
14. 玉津园喜晴诗
15. 虢巨贺兰
容斋五笔卷六　十二则
1. 鄱阳七谈
2. 经解之名
3. 卜筮不敬
4. 糖霜谱
5. 李彦仙守陕
6. 奸雄疾胜己者
7. 俗语放钱
8. 汉书多叙谷永
9. 玉堂殿阁
10. 汉武帝喜杀人者
11. 知人之难
12. 馆职迁除
容斋五笔卷七　十四则
1. 盛衰不可常
2. 唐赋造语相似
3. 张蕴古大宝箴
4. 国初文籍
5. 叙西汉郊祀天地
6. 骞騫二字义训
7. 书麴信陵事
8. 贡禹朱晖晚达

9. 琵琶行海棠诗
10. 东坡不随人后
11. 元白习制科
12. 门生门下见门生
13. 韩苏杜公叙马
14. 风灾霜旱
容斋五笔卷八　十二则
1. 白苏诗纪年岁
2. 天将富此翁
3. 白公说俸禄
4. 白居易出位
5. 醉翁亭记酒经
6. 白公感石
7. 礼部韵略非理
8. 唐臣乞赠祖
9. 承习用经语误
10. 长庆表章
11. 元白制科
12. 八种经典
容斋五笔卷九　十二则
1. 畏人索报书
2. 不能忘情吟
3. 擒鬼章祝文
4. 欧公送慧勤诗
5. 委蛇字之变
6. 东不可名园
7. 一二三与壹贰叁同
8. 何恙不已
9. 两汉用人人元元字
10. 韩公潮州表

11. 燕赏逢知己
12. 端午贴子词
容斋五笔卷十　十二则
1. 哀公问社
2. 绝句诗不贯穿
3. 农父田翁诗
4. 卫宣公二子
5. 谓端为匹
6. 唐人草堂诗句
7. 公穀解经书日
8. 柳应辰押字
9. 唐尧无后
10. 斯须之敬
11. 丙午丁未
12. 祖宗命相
返回总目录

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卷一　二十九则

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淳熙庚子，鄱阳洪迈景卢。

1. 欧率更帖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帖云："年二十余，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2. 罗处士志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劲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孙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3. 唐平蛮碑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4. 半择迦

《大般若经》云：梵言“扇搋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搋音丑皆反。

5. 六十四种恶口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诳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

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6.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7. 赞公少公

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

8. 郭璞葬地

《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传《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为元龟。然郭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矣。

9.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剪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10. 禹治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汩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幾道。

11.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

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案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12. 浅妄书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13. 五臣注文选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观《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于玄晖为远祖，以其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破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衮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为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14. 文烦简有当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

15. 地险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五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衮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

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衮、郓，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长安，凤翔、邠、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舆。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巍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16. 史记世次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岁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17. 解释经旨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

18. 坤动也刚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动刚故应乾不违。"张横渠云："柔亦有刚，静亦有动，但举一体，则有屈伸动静终始。"又云："积大势成而然。"东坡云："夫物非刚者能刚，惟柔者能刚尔。畜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张葆光但以训六二之直。陈了翁云："至柔至静，坤之至也。刚者道之动，方者静之得，柔刚静动，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虽以柔静为主，苟无方刚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诸家之说，率不外此。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动者谓爻之变也，《坤》不动则已，动则阳刚见焉。在初为《复》，在二为《师》，在三为《谦》，自是以往皆刚也。"其说最为分明有理。

19. 乐天侍儿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20. 白公咏史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

亨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葅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

21. 十年为一秩

白公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元日诗也。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帙新”，亦用此也。

22. 裴晋公禊事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巳，鲜有用其事者。予案《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丐还东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23. 司字作入声

白乐天诗，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着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相”字作入声，如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声读，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以“琵”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忽闻水上琵琶声”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

24. 乐天新居诗

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有《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云：“弊宅须重葺，贫家乏羡财。桥凭州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槛看花来。”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今人居闲，而郡守为之造桥，府寮为之栽树，必遭讥议，又肯形之篇咏哉！

25. 黄纸除书

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如：“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

26. 白用杜句

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27.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着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着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着绯衫”，“绯袍着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着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着绯”，“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28. 诗谶不然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29. 青龙寺诗

乐天《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诗云：“旧峰松雪旧溪云，

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顷于乾道四年讲筵开日，蒙上书此章于扇以赐，改“使臣”为“侍臣”云。

容斋随笔卷二　二十四则

1. 唐重牡丹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案，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盩厔》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2. 长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题为病中作，失其意矣。东坡守彭城，子由来访之，留百余日而去，作二小诗曰：“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乃和其诗以自解。至今观之，尚能使人凄然也。

3. 韦苏州

《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摴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唐史》失其事，不为立传，高适亦少落魄，年五十始为诗，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论云。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

4. 古行宫诗

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

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5. 隔是

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

6. 张良无后

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财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7. 周亚夫

周亚夫距吴、楚，坚壁不出。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汉史》书之，以为亚夫能持重。按，亚夫军细柳时，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军中夜

惊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8. 汉轻族人

爰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大夫议，遂族解。且偃、解两人本不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汉之轻于用刑如此。

9. 漏泄禁中语

京房与汉元帝论幽、厉事，至于十问十答。西汉所载君臣之语，未有如是之详尽委曲者。盖汉法漏泄省中语为大罪，如夏侯胜出，道上语，宣帝责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见帝时，出为御史大夫郑君言之，又为张博道其语，博密记之，后竟以此下狱弃市。今史所载，岂非狱辞乎？王章与成帝论王凤之罪，亦以王音侧听闻之耳。

10. 田叔

贯高谋弑汉祖，事发觉，汉诏赵王，有敢随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钳随王，赵王既出，上以叔等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虏入云中，孟舒不能坚守，士卒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叩头曰：“夫贯高等谋反，天子下明诏，赵有

敢随张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是乃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随张王，今叔指言舒事，几于自荐矣。叔不自以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为过，一言开悟，为之复用舒，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

11. 孟舒魏尚

云中守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田叔对文帝曰：“匈奴来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驱之哉！”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又冯唐对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士卒终日力战。上功莫府。坐首虏差六级，下吏削爵。臣以为陛下罚太重。”上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时为云中守，皆坐匈奴入寇获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复故官，事切相类，疑其只一事云。

12. 秦用他国人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它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剧辛、乐毅，几灭强齐，辛、毅皆赵人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楚之强，盖卫人也。

13. 曹参赵括

汉高祖疾甚，吕后问曰：“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萧何事惠帝，病，上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参相齐，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赵括自少时学兵法，其父奢不能难，然不谓善；谓其母曰：“赵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廉颇与秦相持，秦应侯行千金为反间于赵，曰：“秦之所畏，独赵括耳。”赵王以括代颇将。蔺相如谏，王不听。括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又不听。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白起代王齕，遂胜赵。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赵乃以括代廉颇，不待于战，而胜负之形见矣。

14. 信近于义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亲，近于礼义，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于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礼义而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况于尽礼义者乎？”范纯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爱必自亲始，亲亲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亲。”吕与叔分为三事。谢显道曰：“君师友三者，虽非天属，亦可以亲，舍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于谄贱。惟亲不失其所亲，然后为可宗也。”杨中立曰：“信不失义，恭不悖礼，又因不失其亲焉，是亦可宗也。”尹彦明

曰："因其近，虽未足以尽礼义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切以谓义与礼之极，多至于不亲，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然未敢以为是。

15. 刚毅近仁

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

16. 忠恕违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学者疑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贯道，子思恐人难晓，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违道不远。"游定夫云："道一而已，岂参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违道，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虽然，欲求入道者，莫近于此。此所以违道不远也。"杨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尽道，然而违道不远矣。"侯师圣云："子思之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已是违道。若圣人，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勿施诸人也。"诸公之说大氐不同。予切以为道不可名言，既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故曰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违者违去之谓，非违畔之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苏子由解云："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说与此略同。

17. 求为可知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为之说者，皆以为当求为可知之行。唯谢显道云：“此论犹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论则不然，难用而莫我知，斯我贵矣，夫复何求？”予以为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第四句盖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

18. 里仁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孟子论函矢、巫匠之术，而引此以质之，说者多以里为居，居以亲仁为美。予尝记一说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于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则仁亦在夫择之而已矣。尝于郑景望言之，景望不以为然。予以为此特谓闾巷之间所推以为仁者，固在所择，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为道大矣，尚安所择而处哉？

19. 汉采众议

汉元帝时，珠厓反，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上从之，遂罢珠厓郡。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对十策，有诏勿议罢边塞事。成帝时，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

议，议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勿受，天子从之。使者果诈也。哀帝时，单于求朝，帝欲止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黄门郎杨雄上书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安帝时，大将军邓騭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会公卿集议，皆以为然，郎中虞诩陈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从诩议。北匈奴复强，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邓太后召军司马班勇问之，勇以为不可，于是从勇议。顺帝时，交阯蛮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兵赴之，议郎李固驳之，乞选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从固议，岭外复平。灵帝时，凉州兵乱不解，司徒崔烈以为宜弃，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以为不可，帝从之。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20. 汉母后

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文帝系周勃，薄太后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谢曰："吏方验而出之。"遂赦勃。吴、楚反，诛，景帝欲续之，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郅都害临江王，窦太后怒，会匈奴中都以汉法，帝曰："都忠臣。"欲释之。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武帝用王臧、赵绾，太皇窦太后不悦儒术，绾请毋奏事东宫，后大怒，求得二人奸利事以责上，上下绾、臧吏，杀之。窦婴、田蚡廷辩，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宁能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为太后故杀婴。韩嫣得幸于上，

江都王为太后泣，请得入宿卫比嫣，后繇此衔嫣，嫣以奸闻，后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成帝幸张放，太后以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21. 田千秋郅恽

汉武帝杀戾太子，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当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公当遂为吾辅佐。"遂拜为丞相。光武废郭后，郅恽言曰："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为中山王太后，卒以寿终。此二人者，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

22.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家，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然其孤孙囚系于郡邸，独不能释之，至于掖庭令养视而不问也，岂非汉法至严，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虽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23. 灌夫任安

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同日免。蚡后为丞相，而婴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骜，唯灌夫独否。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财为校

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谓贤而知义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于族诛，事不可料如此。

24. 单于朝汉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又来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时，单于愿朝，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既不许矣，俄以杨雄之言，复许之。然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斋随笔卷三　二十一则

1. 进士试题

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驳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册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驳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国朝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巵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2. 儒人论佛书

韩文公《送文畅序》言儒人不当举浮屠之说以告僧。其语云："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记》云："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二公之语，可谓至当。

3. 和归去来

今人好和《归去来词》，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国书》云："足下爱渊明所赋《归去来辞》，遂同东坡先生和之，仆所未喻也。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参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赋，予谢之曰：'童子无居位，先生无并行，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参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吴音，曰：'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今辄以厚于参寥者为子言。"昔大宋相公谓陶公《归去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五经》之鼓吹。近时绘画《归去来》者，皆作大圣变，和其辞者，如即事遣兴小诗，皆不得正中者也。

4.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汉·西域传》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泽尔。班超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盖即南海之西云。

5.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案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藁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6. 太白雪谗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蟒蛇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7. 冉有问卫君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说者皆评较蒯聩、辄之是非，多至数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最为简妙。盖夷、齐以兄弟让国，而夫子贤之，则不与卫君以父子争国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语，而结意不同。尹彦明之说，与逢原同。唯杨中立云："世之说者，以谓善兄弟之让，则恶父子之争可知，失其旨矣。"其意为不可晓。

8. 商颂

宋自微子至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后又亡其七，至孔子时，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后也，于先代之诗如是，则其它可知，夫子所谓“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盖有叹于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礼，尚何有于文献哉？郯国小于杞、宋，少昊氏远于夏、商，而凤鸟名官，郯子枚数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贤矣。

9. 俗语有所本

俗语谓钱一贯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长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之檄”，汉淮南王安书云“丈一之组”，《匈奴传》“尺一牍”，《后汉》“尺一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然则亦有所本云。

10. 鄱阳学

鄱阳学在城外东湖之北，相传以为范文正公作郡守时所创。予考国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岁四月知饶州，四年十二月，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是月，范公移润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起于庆历五年乙酉岁，其郡守曰都官员外郎张君，其略云：“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宇隳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逞缔治，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云：“庆历四年春，诏郡国立学，时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始营

之，明年学成。”与余公记合。范公在饶时，延君卿置馆舍，使公有意建学，记中岂无一言及之？盖是时公既为执政，去郡十年矣。所谓前守相土者，不知为何人。

11. 国忌休务

《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以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作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休务，正与私忌义等，故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厘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12. 汉昭顺二帝

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然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临朝，共图杀害，帝阴知其谋，而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独知中常侍郑众不事豪党，遂与定议诛宪，时亦年十四，其刚决不下昭帝，但《范史》发明不出，故后世无称焉。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辅政，商以小黄门曹节用事于中，遣子冀与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害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议废立，请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矫诏收缚腾、贲。帝

震怒，收逵等杀之。此事尤与昭帝相类。霍光忠于国，而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于国，而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顺帝复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

13. 三女后之贤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坚内甚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李昇女为吴太子琏妃，昇既篡吴，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14. 贤父兄子弟

宋谢晦为右卫将军，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兄瞻惊骇，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言于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及晦立佐命功，瞻意忧惧，遇病，不疗而卒。晦果覆其宗。颜竣于孝武有功，贵重，其父延之，常语之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为孝武所诛。延之、瞻可谓贤父兄矣。隋高颎拜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尔！"颎由是常恐祸变，及罢免为民，欢然无恨色，后亦不免为炀帝所诛。唐潘孟阳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忧之。"严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三者可谓贤母矣。褚渊助萧道成篡宋为齐，渊从弟炤

谓渊子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及渊为司徒，炤叹曰，“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与其弟，屏居终身。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远曰：“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晏果为明帝所诛。炤、贲、思远，可谓贤子弟矣。

15. 蔡君谟帖

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为谏臣有言责，世人自见疏。今无是焉，世人见亲。襄之于人，未始异之，而人之观故有以异也。”观此帖，乃知昔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如此。今则反是。方为此官时，其门挥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张爵罗，风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与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来伏惟台候起居万福。闽中荔枝，唯陈家紫号为第一，辄献左右，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谨奉手状上闻，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阁下。”是时，侍从与宰相往还，其礼盖如是，今之不情苛礼，吁可厌哉！

16. 亲王与从官往还

神宗有御笔一纸，乃为颍王时封还李受门状者。状云：“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题曰“台衔回纳”。下云：“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颍王名，谨封。”名乃亲书。其后受之子覆以黄，缴进，故藏于显谟阁。先公得之于燕，始知国朝故事，亲王与从官往还公礼如

此。

17. 三传记事

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菑，《三传》所书略相似。《左氏》书秦事曰：“杞子自郑告于秦曰：‘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出师。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公羊》曰：“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嵚岩，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唫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

其书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之。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公羊》曰：“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菑于邾娄，力沛然若有余而纳之，邾娄人辞曰：‘接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虽然，貜且也长。’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纳

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穀梁》曰：“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予谓秦之事，《穀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

18. 张嘉贞

唐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天兵军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阅大臣表疏，得嘉贞所献，遂相之。议者谓明皇欲大用人，而卤莽若是，非得嘉贞表疏，则误相齐丘矣。予考其事，大为不然。按开元八年，嘉贞为相，而齐丘以天宝八载始为朔方节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时明皇临御未久，方厉精为治，不应置相而不审其名位。盖郑处诲所著《明皇杂录》妄载其事，史家误采之也，《资治通鉴》弃不取云。

19. 张九龄作牛公碑

张九龄为相，明皇欲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执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书，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因是遂罢相。观九龄集中，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亦才一

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20.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颜鲁公自书告身，今犹有存者。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事尤著，漫载于此：“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荣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以进，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太师嵩，李尚书暠，崔少保琳、陈黄门希烈，严中书挺之，张兵部均，韦太常陟，褚谏议庭诲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缥进内，上大悦，赐三相绢各三百匹，余官各二百匹。”以《唐书》考之，是时，十三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张设乐，悉拜王府官属，而不书此事。

21. 典章轻废

典章故事，有一时废革遂不可复者。牧守铜鱼之制，新除刺史给左鱼，到州取州库右鱼合契。周显德六年，诏以特降制书，何假符契！遂废之。唐两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晋天福五年，敕废之。

容斋随笔卷四　二十三则

1. 张浮休书

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

2. 温公客位榜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

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孙伋出镇广州，道过赣，获观之。

3. 李颀诗

欧阳公好称诵唐严维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及杨衡“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以为不可及。予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两句十字中，尽其意态，海水喻愁，非过语也。

4. 诗中用茱萸字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沣“发希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橹“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5. 鬼宿度河

宋苍梧王当七夕夜，令杨玉夫伺织女度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当杀汝。”钱希白《洞微志》载：“苏德哥为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可已。’盖俟鬼宿度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叶少蕴云：“公巽博学多闻，援证皆有据，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过人。”予案天上经星终古不动，鬼宿随天西行，春昏见于南，夏晨见于东，秋夜半见于东，冬昏见于东，安有所谓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织女昏晨与鬼宿正相反，其理则同。苍梧王荒悖小儿，不足笑，钱、翟、叶三公皆名儒硕学，亦不深考如此。杜诗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牛女年年度，何曾风浪生？”梁刘孝仪诗云：“欲待黄昏至，含娇浅渡河。”唐人七夕诗皆有此说，此自是牵俗遣词之过。故杜老又有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盖自洞晓其实，非它人比也。

6. 府名军额

雍州，军额曰永兴，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兴军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抚使”结衔。镇州，军额曰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军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结衔，政和中，始正以府额为称。荆州，军额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则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余掾幕县官则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尽以“江陵”为称。孟州，军额曰河阳三城，无府额，而守臣曰“知河阳军州事”。陕州无府额，而守臣曰“知陕州军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陕府”。

7. 马融皇甫规

汉顺帝时，西羌叛，遣征西将军马贤将十万人讨之。武都太守马融上疏曰：“贤处处留滞，必有溃叛之变。臣愿请贤所不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从。贤果与羌战败，父子皆没，羌遂寇三辅，烧园陵。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追击。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知其必败。愿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可以涤患。”帝不能用。赵冲击羌不利，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冲战死，累年然后定。案，马融、皇甫规之言晓然易见，而所请兵皆不过五千，然讫不肯从，乃知宣帝纳用赵充国之册为不易得，所谓明主可为忠言也。

8. 孟蜀避唐讳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平阙，乃知唐之泽远矣。

9. 翰苑亲近

白乐天《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翰苑之亲近云：“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洼银中贵

带，昂黛内人妆。赐禊东城下，颁酺曲水傍。樽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盖唐世宫禁与外廷不至相隔绝，故杜子美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而学士独称内相，至于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它司无比也。

10. 宁馨阿堵

“宁馨”、“阿堵”，晋宋间人语助耳。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却。”又山涛见衍，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今遂以阿堵为钱，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前辈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其意亦如此。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不往视，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观此，岂得为佳？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精，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犹言“此处”也。刘真长讥殷渊源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王导与何充语曰：“正自尔馨。”王恬拨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刘梦得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盖得其义。以“宁”字作平声读。

11. 凤毛

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

12.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参军封裕谏，以为魏、晋之世，假官田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

13. 石鼓歌过实

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语，尤非所宜言。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

14. 送孟东野序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15. 喷嚏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案《终

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16. 野史不可信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魏泰《东轩录》云：“真宗次澶渊，语寇莱公曰：‘虏骑未退，何人可守天雄军？’公言参知政事王钦若。退即召王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驰骑入魏，越十一日，虏退，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数进疑词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予案澶渊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时莱公为次相，钦若为参政。闰九月，钦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罢政。三年，莱公罢相，钦若复知枢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

其二事者，沈括《笔谈》云：“向文简拜右仆射，真宗谓学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敏中应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门阑悄然。明日再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存中自注云：“向公拜仆射年月，未曾考于国史，因见中书记，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钦若亦加仆射。”予案，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仆射者六人：吕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转，陈尧叟以罢枢密使拜，张齐贤以故相拜，王钦若自枢密使转。及敏中转右仆射，与钦若加左仆射同日降制，是时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谔也。

其三事者，存中《笔谈》又云：“时丁晋公从真宗巡幸，礼成，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足其数。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

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某自有小私带可服，候还京别赐可也。’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带。”予案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无足论，沈存中不应尔也。

17. 谤书

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

18. 王文正公

祥符以后，凡天书礼文、宫观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颂声之事，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魏野赠诗，所谓“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可谓君子爱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欧阳公神道碑，悉隐而不书，盖不可书也。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云。

19. 晋文公

晋公子重耳自狄适它国凡七，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皆不礼焉，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卒以得国。卫、曹、郑皆同姓，齐、宋、秦、楚皆异姓，非所谓“岂无他人，不如同姓”也。晋文公卒未葬，秦师伐郑灭滑，无预晋事。晋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绖而伐之。虽幸胜于殽，终启焚舟之战，两国交兵，不复修睦者数百年。先轸是年死于狄，至孙縠而诛灭，天也。

20. 南夷服诸葛

蜀刘禅时，南中诸郡叛，诸葛亮征之，孟获为夷汉所服，七战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志》所载，止于一时之事。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三十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事见怡显所作《云南录》。

21. 二疏赞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东坡先生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超卓如

此。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亡恙。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

22. 李宓伐南诏

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閤罗凤所擒。"《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案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23. 浮梁陶器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曰："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载许君之名。

容斋随笔卷五　二十五则

1. 汉唐八相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姚以二子及亲吏受赂，其罢犹有说；宋但以严禁恶钱及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明皇用优人戏言而罢之，二公终身不复用。宋公罢相时，年才五十八，后十七年乃薨。继之者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纮为贤，亦清介龊龊自守者。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2.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

3. 晋之亡与秦隋异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秦、晋、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扫地，晋之东虽曰“牛继马后”，终为守司马氏之祀，亦百有余年。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独异。

4. 上官桀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它事弃市。二人者，其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

5. 金日磾

金日磾没入宫，输黄门养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后受遗辅政。日磾与上官桀皆因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

6. 汉宣帝忌昌邑王

汉废昌邑王贺而立宣帝，贺居故国，帝心内忌之，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戒以谨备盗贼。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上知贺不足忌，始封为列侯。光武废太子强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待强弥厚。宣、显皆杂霸道，治尚刚严，独此事显优于宣多矣。

7. 平津侯

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朱买臣等难之，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主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乃罢式。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惜不以式事载本传中。

8. 韩信周瑜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它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

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9. 汉武赏功明白

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始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处此，必曰青久为上将，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赏，亦当有以尉其心，不然。它日无以使人，盖失之矣。

10. 周召房杜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二相，则刑措四十年，颂声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徵参预朝政。观此三相，则三百年基业之盛，概可见矣。

11. 三代书同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

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12. 周世中国地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13. 李后主梁武帝

东坡书李后主去国之词云："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予观梁武帝启侯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窦婴救灌夫，其夫人谏止之。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14. 诗什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它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15. 易举正

唐苏州司户郭京有《周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于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类“言”字，转写相仍，故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失鱼。”注：“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云：“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

也。”今本脱“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云：“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于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后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16. 其惟圣人乎

《乾》卦：“其惟圣人乎。”魏王肃本作“愚人”，后结句始作“圣人”，见陆德明《释文》。

17. 易说卦

《易·说卦》荀爽《九家集解》，《乾》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后有八，曰：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曰：为王，为鹄，为鼓。《巽》后有二，曰：为杨，为鹳。《坎》后有八，曰：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曰：为牝牛。《艮》后有三，曰：为鼻，为虎，为狐。《兑》后有二，曰：为常，为辅颊。注云：“常，西方神也。”陆德明以其与

王弼本不同，故载于《释文》。案，《震》为龙，与《乾》同，故虞翻、干宝本作“駹”。

18. 元二之灾

《后汉·邓骘传》：“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怀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轲，人民相食。”赵明诚《金石跋》云：“若读为元元，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未必然也。”案，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盖章帝时事。考之本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诸瑞皆同，则知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者，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19. 圣人污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赵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识圣人。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

平，亦不至于其所好，阿私所爱而空誉之。”详其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污下也”自是一节。盖以“下”字训污也，其义明甚。而老苏先生乃作一句读，故作《三子知圣人污论》，谓：“三子之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说窃谓不然，夫谓“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可谓大矣，犹以为污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为阿好而言。”其说正与赵氏合。大抵汉人释经子，或省去语助，如郑氏笺《毛诗》“奄观铚艾”云：“奄，久。观，多也。”盖以久训奄，以多训观。近者黄启宗有《补礼部韵略》，于“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观也。”亦是误以笺中五字为一句。

20. 廿卅卌字

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

21.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與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

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處。”“与”字云：“赐予也，与、與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

22. 负剑辟咡

《曲礼》记童子事曰：“负剑辟咡诏之。”郑氏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云：“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今庐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晓，遂易剑为抱，可叹也！

23. 国初人至诚

真宗时，并州谋帅，上谓辅臣曰：“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或有固辞，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往则授之。”及召二人至，齐贤辞以恐为人所谗。仲舒曰：“非敢有辞，但在尚书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赐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辅臣以闻。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予谓仲舒尝为二府，至于自求迁转及增请给；元之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移笺书，引例乞转。唯其至诚不矫伪故也。后之人外为大言，避宠辞禄，而阴有营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风俗使然也。

24. 史馆玉牒所

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它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

25. 稗沙门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此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容斋随笔卷六　十九则

1. 建武中元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2. 带职人转官

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慥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鬵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案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卿，不涉余级，至有

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3.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杂《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住？’答言：‘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之说，如是而已。

4. 魏相萧望之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5.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碏，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6. 畏无难

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7. 绿竹青青

毛公解《卫诗·淇奥》，分绿竹为二物，曰：“绿，王刍也。竹，萹竹也。”《韩诗》：竹字作藩，音徒沃反，亦以为萹筑。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菉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

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菉竹。”案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余万。《卫诗》又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菉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8. 孔子欲讨齐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校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肯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于三子而孙于越，比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9. 韩退之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远，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

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10. 诞节受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11. 左氏书事

《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

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皋陶听之，何所伏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厉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12. 狐突言词有味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载狐突所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其五曰：“尨凉，冬杀，金寒，玦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抵缓而不切。

13. 宣发

《考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颡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14.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案，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15.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悰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它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它宰相毕諴、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语之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予以史考之，懿

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孤绱、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至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諴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16. 唐书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谍，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戌，戌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云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戌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17. 鲁昭公

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孙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它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18. 州县失故名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19. 严州当为庄

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容斋随笔卷七　十八则

1. 孟子书百里奚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2. 韩柳为文之旨

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3. 李习之论文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杨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4. 魏郑公谏语

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禅，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此语见于公《谏录》及《旧唐书》，而《新史》不载，《资治通鉴》记其谏事，亦删此一节，可惜也！

5. 虞世南

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其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6. 七发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杨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至于近时，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沓，皆托以为东坡，大可笑也。

7. 将军官称

《前汉书·百官表》：“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案《国语》：“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又：“吴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卫将军。”《文子》：“鲁使慎子为将军。”然则其名久矣。彭宠为奴所缚，呼其妻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东汉书》注云：“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今吴人语犹谓小苍头为将军，盖本诸此。

8. 北道主人

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东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钜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弇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9. 洛中盱江八贤

司马温公《序赙礼》，书闾阎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书三人。皆以卑微不见于史氏。予顷修国史，将以缀于孝行传而不果成，聊纪之于此。温公所书皆陕州夏县人。曰医刘太，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以为今世士大夫所难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谨。夏县有水灾，民溺死者以百数，永一执竿立门首，他人物流入门者，辄擿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而死，永一诣县自陈，请以钱归其弟子。乡人负债不偿者，毁其券。曰周文粲，其兄（耆）〔嗜〕酒，仰弟为生，兄或时酗殴粲，邻人不平而唁之，粲怒

曰：“兄未尝殴我，汝何离间吾兄弟也！”曰苏庆文者，事继母以孝闻，常语其妇曰：“汝事吾母小不谨，必逐汝！”继母少寡而无子，由是安其室终身。曰台亨者，善画，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事毕，诏选试其优者，留翰林授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于田里。南公所书皆建昌南城人。曰陈策，尝买骡，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它人，命养于野庐，俟其自毙。其子与猾驵计，因经过官人丧马，即磨破骡背，以衒贾之。既售矣，策闻，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爱也，秘之。策请试以鞍，亢亢终日不得被，始谢还焉。有人从策买银器若罗绮者，策不与罗绮。其人曰：“向见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质钱而没者，岁月已久，丝力糜脆不任用，闻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当与银器投炽炭中，曰：“吾恐受质人或得银之非真者，故为公验之。”曰危整者，买鲍鱼，其驵舞秤权阴厚整。鱼人去，身留整傍，请曰：“公买止五斤，已为公密倍入之，愿畀我酒。”整大惊，追鱼人数里返之，酬以直。又饮驵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为？”曰曾叔卿者，买陶器欲转易于北方，而不果行。有人从之并售者，叔卿与之，已纳价，犹问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对：“欲效公前谋耳。”叔卿曰：“不可，吾缘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岂宜不告以误君乎？”遂不复售。而叔卿家苦贫，妻子饥寒不恤也。呜呼，此八人者贤乎哉！

10. 王导小名

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阐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11. 汉书用字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

12. 姜嫄简狄

毛公注《生民》诗，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高辛帝而见于天也。”《玄鸟》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鸟降，简狄配高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说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鸍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说本于《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案《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故践履，以求不可知之礼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

辨而明矣。

13. 羌庆同音

王观国彦宾、吴棫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案《杨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憔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14. 佐命元臣

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见于《诗》、《书》，可考也。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颛心与楚确，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唐房玄龄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独收人物致幕下，与诸将密相申结，引杜如晦与参筹帷。及为宰相，粲然兴起治功，以州县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调天下之财，以八百府、十六卫本天下之兵，以谏争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贤材有术。三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其后制节度使而州县之治坏，更二税法而租庸之理坏。变府兵为彍骑、诸卫为神策而军政坏，虽有

名臣良辅，不能救也。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此三君子之后，代天理物，硕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谓一时之相尔。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

15. 名世英宰

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16. 檀弓误字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案，嚭乃吴夫差之宰，陈遣使者正用行人，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夫差使太宰嚭问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亦尝辩正云。

17. 薛能诗

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间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两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云：“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18. 汉晋太常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酇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郫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丘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阳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戈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酇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

容斋随笔卷八　十五则

1. 诸葛公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垅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2. 沐浴佩玉

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3. 谈丛失实

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案，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案，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

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案，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昇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案，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4. 石砮

东坡作《石砮记》云：“《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簬、楛，梁州贡砮、磬。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案，《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周武王时，献其矢、砮。魏景元末亦来贡。晋元帝中兴，又贡石砮。后通贡于石虎，虎以夸李寿者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然则东坡所谓春秋以来莫识，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长二寸，岂黑水物乎？

5. 陶渊明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曰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秔，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6. 东晋将相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肥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7. 赏鱼袋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它处未之见也。

8. 浯溪留题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案，《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9. 皇甫湜诗

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10. 人物以义为名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11. 人君寿考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12. 韩文公佚事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案

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藉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13. 论韩公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杨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

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14. 治生从宦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官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15.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它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

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吏侍。”更无它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云：“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案，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容斋随笔卷九　二十八则

1. 霍光赏功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2. 尺棰取半

《庄子》载惠子之语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虽为寓言，然此理固具。盖但取其半，正碎为微尘，余半犹存，虽至于无穷可也。特所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如是之类，非词说所能了也。

3. 汉文失材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

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五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4. 陈轸之说疏

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张仪欺楚怀王，使之绝齐而献商於之地。陈轸谏曰："张仪必负王，商於不可得而齐、秦合，是北绝齐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谓善矣。然至云："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是轸不深计齐之可绝与否，但以得地为意耳。及秦负约，楚王欲攻之。轸又劝曰："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此策尤乖谬不义。且秦加亡道于我，乃欲赂以地，齐本与国，楚无故而绝之，宜割地致币，卑词谢罪，复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轸之说于是疏矣。乃知鲁仲连、虞卿为豪杰之士，非轸辈所能企及也。

5. 颜率儿童之见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请借救于齐。乃诣齐王许以鼎，齐为发兵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鼎，周君又患之。颜率复诣齐，曰："愿献九鼎，不识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齐王将寄径于梁、于楚，率皆以为不可，齐乃止。《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绐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尔。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6. 皇甫湜正闰论

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故司马公于《通鉴》取南朝承晋讫于陈亡，然后系之隋开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纪事，无所抑扬也。唯皇甫湜之论不然，曰："晋之南迁，与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种实匈奴，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邪，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失之远矣。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为得天下统。则陈僭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此说亦有理。然予复考之，灭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灭，则为周也。

7. 简师之贤

《皇甫持正集》有《送简师序》，云："韩侍郎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抃，师独愤起访余求序，行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嶮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者。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犹愈于冠儒冠，服朝服，惑溺于经怪之说以斁彝伦邪？"予读其文，想见简师之贤，而惜其名无传于后世，故表而出之。

8.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绝优。开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岁

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二十七年，赦。百岁以上，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天宝七载，京城七十以上本县令，六十以上县丞，天下侍老除官与开元等。国朝之制，百岁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庆寿之故，推恩稍优，遂有增年诡籍以冒荣命者。使如唐日，将如何哉！

9. 唐三杰

汉高祖以萧何、张良、韩信为人杰，此三人者，真足以当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张说、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其意盖以比萧、张等也。说与乾曜，岂璟比哉！明皇可谓不知臣矣。

10. 忠义出天资

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王莽移汉祚，刘歆以宗室之隽、导之为逆，孔光以宰相辅成其事。而龚胜以故大夫守谊以死。郭钦、蒋诩以刺史、郡守，栗融、禽庆、曹竟、苏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陈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腊。萧道成篡宋，褚渊、王俭，奕世达宦，身为帝甥、主婿，所以纵臾灭刘，唯恐不速。而死节者乃王蕴、卜伯兴、黄回、任候伯之辈耳。安禄山、朱泚之变，陈希烈、张均、张垍、乔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为之丞弼。而甄济、权皋、刘海宾、段秀实，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废斥列卿，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人之贤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屦乎！

11. 刘歆不孝

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刘歆事父虽不载不孝之迹，然其议论每与向异同。故向拳拳于国家，欲抑王氏以崇刘氏，而歆乃力赞王莽，唱其凶逆，至为之国师公，又改名秀以应图谶，竟亦不免为莽所诛，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惧乎！

12. 汉法恶诞谩

李广以私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之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张敞杀絮舜，上书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贼杀不辜，鞠狱故不直，死无所恨。"宣帝引拜为刺史。汉世法令，最恶诞谩罔上。广、敞虽妄杀人，一语陈情，则赦之不问，所以开臣下不敢为欺之路也。武帝待张汤非不厚，及问鲁谒居事，谓其怀诈面欺，杀之不贷，真得御臣之法。

13. 汉官名

汉官名有不书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见者。如行冤狱使者，因张敞杀絮舜而见；美俗使者，因何并代严诩而见；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决河而见；直指使者，因暴胜之而见。岂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罢乎？

14. 五胡乱华

刘聪乘晋之衰，盗窃中土，身死而嗣灭，男女无少长皆戕于靳准。刘曜承其后，不能十年，身为人禽。石勒尝盛矣，子夺于虎。虎尽有秦、魏、燕、齐、韩、赵之地，死不一年，而后嗣屠戮，无一遗种。慕容儁乘石氏之乱，跨据河山，亦仅终其身，至子而灭。苻坚之兴，又非刘、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乱，尽复燕祚，死未期年，基业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乱华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北虏，为国八十年，传数酋矣，未亡何邪？

15. 石宣为彗

石虎将杀其子宣，佛图澄谏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明年，虎死。二年，国亡。《晋史》书之以为澄言之验。予谓此乃石氏穷凶极虐，为天所弃，岂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杀其弟韬，又欲行冒顿之事，宁有不问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误信而载之，《资治通鉴》亦失于不删也。

16. 三公改它官

国初以来，宰相带三公官居位，及罢去，多有改它官者。范质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吕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师是也。天禧以前唯赵普、王旦乃依旧公师，仍复迁秩。天圣而后，恩典始隆，张士逊致仕，至以兵部尚书得太傅云。

17. 带职致仕

熙宁以前，待制学士致仕者，率迁官而解其职，若有疾就闲者，亦换为集贤院学士。盖不以近职处散地也。带职致仕，方自熙宁中王素始。后改集贤学士为修撰，政和中又改为右文云。

18. 朋友之义

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见于《诗》。“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见于《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子路之志也；“与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礼》六行，五曰任，谓信于友也。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本朝百年间，此风尚存。呜呼，今亡矣！

19. 高科得人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亦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

郑文肃公戩、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抃连名。杨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煇榜，煇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惇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后，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20. 辛庆忌

汉成帝将立赵飞燕为皇后，怒刘辅直谏，囚之掖廷狱，左将军辛庆忌等上书救辅，遂得减死。朱云请斩张禹，上怒，将杀之，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争。"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庆忌此两事，可与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书于本传，但言其为国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争朱云时，公卿在前，曾无一人助之以请，为可羞也。

21. 楚怀王

秦汉之际，楚怀王以牧羊小儿，为项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东坡所谓天下之贤主也。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见宋义论兵事，即以为上将军，而羽乃为次将。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及秦既亡，羽使人还报王，王曰："如约。"令沛公王关中。此数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于强臣者，故终不能全于项氏。然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迨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而乃立《项羽本纪》，义帝之事特附见焉，是直以羽为代秦也，其失多

矣。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

22. 范增非人杰

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

23.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废弃无余。唯学士入朝，犹有朱衣院吏双引至朝堂而止，及景灵宫行香，则引至立班处。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状，但尺纸直书其事，右语云："谘报尚书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谓之谘报。此两事仅存。

24. 唐扬州之盛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

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25. 张祜诗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它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着词声。”《上巳乐》云：“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春莺啭》云：“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偻偻软舞来。”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

26. 古人无忌讳

古人无忌讳。如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有父死，将出哭于巷者，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北面而吊焉。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哭于子贡寝门之外，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夫以国卿之寝阶，许外人入哭而葬，己所居室，而令门弟子哭其亲，朋友之丧，而受哭于寝门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圣贤所行，固为尽礼，季孙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万也。

27. 宰我不诈

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夫子以食稻衣锦问之，曰：“于女安乎？”曰：“安。”后人以是讥宰我，谓孔门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为诈隐，所以为孔门高第也。鲁悼公之丧，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谓勉强过礼也，夫不情之恶，贤者所深戒，虽孟敬子之不臣，宁废礼食食，不肯不情而为瘠。盖先王之泽未远，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28. 李益卢纶诗

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独对朗陵翁。”纶和曰：“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

容斋随笔卷十　二十则

1. 杨彪陈群

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彪备汉三公，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国华歆以形色忤旨，徙为司徒而不进爵。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相国及公独不怡，何也？"群对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彪逊词以免祸，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章惇、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其不为歆、群者几希矣！

2. 爰盎温峤

赵谈常害爰盎，盎兄子种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文帝出，谈参乘，盎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上笑，下谈，谈泣下车。温峤将去王敦，而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贰。"由是凤谋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3. 日饮亡何

《汉书·爰盎传》：“南方卑湿，君能日饮亡何。”颜师古注云：“无何，言更无余事。”而《史记·盎传》作“日饮毋苛”，盖言南方不宜多饮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4.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丞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5. 唐书判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体貌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

论。

6.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宝为奇玩。然自春秋以来，固重之矣。经传所记，取郜大鼎于宋，鲁以吴寿梦之鼎赂荀偃，晋赐子产莒之二方鼎，齐赂晋以纪甗、玉磬，徐赂齐以甲父之鼎，郑赂晋以襄钟，卫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鉴纳鲁侯，乐毅为燕破齐，祭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7. 玉蕊杜鹃

物以希见为珍，不必异种也。长安唐昌观玉蕊，乃今场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易为山礬者。润州鹤林寺杜鹃，乃今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者。二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似。而唐昌所产，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践玉峰之期，鹤林之花，至以为外国僧钵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逾百年，终归阆苑。是不特土俗罕见，虽神仙亦不识也。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重如此，盖宫禁中亦鲜云。

8. 礼寺失职

唐开元中，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至子夏为侯，群弟子为伯。本朝祥符中，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兴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制赞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标，

皆用开元国邑，其失于考据如此，今当请而正之可也。绍兴末，胡马饮江，既而自毙，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系四字王，当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处，庙令以旧告来，则已八字矣。逐郡为缴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宠之。礼寺之失职类此。方完颜亮据淮上，予从枢密行府于建康，尝致祷大江，能令虏不得渡者，当奏册为帝。洎事定，朝廷许如约。朱丞相汉章曰："四渎当一体，独帝江神，礼乎？"予曰："惩劝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长淮，受国家祭祀血食，不为不久，当胡骑之来，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险，坐遏巨敌之冲，使其百万束手倒戈而退，此其灵德阴功，于河、淮何如？自五岳进册之后，今蒋庙、陈果仁祠亦称之，江神之帝，于是为不忝矣。"朱公终以为不可，亦仅改两字。吁，可惜哉！

9. 徐凝诗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东坡指为恶诗，故不为诗人所称说。予家有凝集，观其余篇，亦自有佳处，今漫纪数绝于此。《汉宫曲》云："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云："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云："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玩花》云："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皆有情致，宜其见知于微之、乐天也。但俗子妄作乐天诗，缪为赏激，以起东坡之诮耳。

10. 梅花横参

今人梅花诗词，多用“参横”字，盖出柳子厚《龙城录》所载赵师雄事，然此实妄书，或以为刘无言所作也。其语云：“东方已白，月落参横。”且以冬半视之，黄昏时参已见，至丁夜则西没矣，安得将旦而横乎？秦少游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承此误也。唯东坡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乃为精当。老杜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之句，以全篇考之，盖初秋所作也。

11.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谓之得谢，美名也。汉韦贤、薛广德、疏广、疏受，或县安车以示子孙，卖黄金以侈君赐，为荣多矣。至于龚胜、郑弘辈，亦诏策褒表，郡县存问，合于三代敬老之义。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宠以东宫师傅、侍从。耆艾若晁迥、孙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盖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度之后，故实散亡，于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内外高卑，率为此举。其最甚而无理者，虽宰相辅臣，考终于位，其家发哀即服，降旨声钟给赙，既已阅日，方且为之告廷出命，纶书之中，不免有亲医药、介寿康之语。如秦太师、万俟丞相、陈鲁公、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箦属纩，不复有请，间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则知与不知，骇惜其死，子弟游官远地，往往饮泣不宁，谒急奔命，故及无事日，不敢为之。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岐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12.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自隆兴以后，始带宫观使及提举。今嗣濮王、永阳、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13. 省郎称谓

除省郎者，初降旨挥，但云“除某部郎官”。盖以知州资序者，当为郎中，不及者为员外郎。及吏部拟告身细衔，则始直书之。其兼权者，初云“权某部郎官”，洎入衔及文书，皆曰“权员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则曰“权郎中”。至绍兴末，冯方以馆职摄吏部，欲为异，则系衔曰“兼权尚书吏部郎官”。予尝扣其说，冯曰：“所被省札只言‘权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札中岂有‘尚书’二字乎？”冯无以对，然讫不肯改。自后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书，亦云“权郎官”，固已甚野，至于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谙熟故事，驯以致然，书之记注，为不美耳。

14. 水衡都尉二事

龚遂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议曹王生愿从，遂不忍逆。及引入宫，王生随后呼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曰：“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予谓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顾悦其佞词乎！宜其起王成胶东之伪也。褚先生于《史记》中又载武帝时，召北海太守，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自请与太守

俱。太守入宫，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守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于是以太守为水衡都尉，王先生为丞。二事不应相类如此，疑即龚遂，而褚误书也。

15. 程婴杵臼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元丰中，吴处厚以皇嗣未立，上书乞立二人庙，访求其墓，优加封爵，敕令河东路访寻遗迹，得其冢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庙食于绛。后又以为韩厥存赵，追封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且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岂复有兆域所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它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处厚之书进御，即除将作丞，狃于出位陈言以得宠禄，遂有讦蔡新州十诗之事，所获几何，诒笑无极，哀哉！

16. 战国自取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四世有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

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於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17. 临敌易将

临敌易将，固兵家之所忌，然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胜赵，以王翦易李信而灭楚，魏公子无忌易晋鄙而胜秦，将岂不可易乎？燕以骑劫易乐毅而败，赵以赵括易廉颇而败，以赵葱易李牧而灭，魏使人代信陵君将亦灭，将岂可易乎？

18. 司空表圣诗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

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愜，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

19. 汉丞相

汉丞相或终于位，或免就国，或免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复召用者，但为光禄大夫，或特进，优游散秩，未尝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则间为九卿、将军。至东汉则大不然。始于光武时，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20. 册礼不讲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赠官，皆行册礼。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辞册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靦面目。”从之。然则唐世以为常仪，辞者盖鲜。唯国朝以此礼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虽王公之贵，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礼益以不讲，良为可惜！

容斋随笔卷十一　十六则

1. 将帅贪功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卬。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2. 汉二帝治盗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

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3. 汉唐封禅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后二年，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禅礼。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已而欲从其请，魏郑公独以为不可，发六难以争之，至以谓崇虚名而受实害。会河南北大水，遂寝。十年，复使房乔裁定其礼，将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会星孛太微而罢。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著明。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谶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

4. 汉封禅记

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正纪建武东封事，每称天子为国家，其叙山势陡峭，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窬，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齎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湿，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又云："封毕，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道迫小，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讙，但讙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医令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国家不劳。'"又云："东山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凡记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尝见称于昔贤，秦、吴、周三观，亦无曾用之者。今应劭书脱略，唯刘昭补注《东汉志》仅有之，亦非全篇也。

5. 杨虞卿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云："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以其时考之，盖杨虞

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为相，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上闻而恶之，于是出虞卿为常州刺史，澣为郑州刺史，元夫为汝州刺史。皆李宗闵客也。它日，上复言及朋党，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然则虞卿之刺毗陵，乃为朝廷所逐耳，禹锡犹以为自请，诗人之言，渠可信哉！

6.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阳而四阴。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刚，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刚。而屯之爻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盖屯二居中得正，不为初刚所诱，而上从九五，所以为贞。蒙三不中不正，见九二之阳，悦而下从之，而舍上九之正应，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择所从所处，尚监兹哉！

7. 汉诽谤法

汉宣帝诏群臣议武帝庙乐，夏侯胜曰："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遂下狱，系再更冬，会赦，乃得免。章帝时，孔僖、崔骃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及后恣己，忘其前善。为邻房生告其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下吏受讯，僖以书自讼，乃勿问。元帝时，贾捐之论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厉马，攘服夷狄，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

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岂非夏侯非议诏书，僖、骃诽谤，皆汉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则在所不问乎？

8. 谊向触讳

贾谊上疏文帝曰：“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此既于生时谈死事，至云“传之老母”，则是言其当终于太后之前，又目其嗣为“愚幼不肖”，可谓指斥。而帝不以为过，谊不以为疑。刘向上书成帝谏王氏事曰：“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乃于国存时说亡语，而帝不以为过，向不以为疑，至乞援近宗室，几于自售，亦不以为嫌也。两人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隆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

9. 小贞大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身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之戒，谓当以渐而正之。说者多引鲁昭公、高贵乡公为比，予谓此自系一时国家之隆替、君身之祸福，盖有刚决而得志，隐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论也。汉宣帝之诛霍禹，和帝之诛窦宪，威宗之诛梁冀，魏孝庄之诛尔朱荣，刚决而得志者也。鲁昭公之讨季氏，齐简公之谋田常，高贵乡公之讨司马昭，晋元帝之征王敦，唐文

宗之谋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汉隐帝之杀郭威，刚决而失者也。若齐郁林王知鸾之异志，欲取之而不能，汉献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图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杀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虽欲小正之，岂可得也？

10. 唐诗戏语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谭笑，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萧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曰：“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11. 何进高叡

东汉末，何进将诛宦官，白皇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颜色，死不恨矣。”子妇为言之，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不数日，进乃为让所杀，董卓随以兵至，让等虽死，汉室亦亡。北齐和士开在武成帝世，奸蠹败国。及后主嗣立，宰相高叡与娄定远白胡太

后，出士开为兖州刺史。后欲留士开过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开载美女珠帘赂定远，曰：“蒙王力，用为方伯，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臣出之后，必有大变，今已得入，复何所虑。”于是出定远为青州而杀叡。后二年，士开虽死，齐室亦亡。呜呼！奸佞之难去久矣！何进、高叡，不惜陨身破家，为汉、齐社稷计，而张让、士开以谈笑一言，变如反掌，忠良受祸，宗庙为墟。乃知背胁瘭疽，决之不可不速；虎狼在阱，养之则自贻害。可不戒哉！

12. 南乡掾史

金石刻有《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其阴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议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诸曹掾、史、书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从掾位者九十六人，从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将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晋史》考之，南乡本南阳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为郡。至晋泰始中，所管八县，才二万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孙也。

13. 汉景帝忍杀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

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冯异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光武此言，视景帝诏书，为不侔矣。

14. 燕昭汉光武之明

乐毅为燕破齐，或谗之昭王曰：“齐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斩言者，遣使立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冯异定关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光武以章示异。异上书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及异破隗嚣，诸将欲分其功，玺书诮大司马以下，称异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异之为名将，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谗口矣。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濬平吴，谢安却苻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皆有大功于社稷，率为谮人所惎，或至杀身。区区庸主不足责，唐太宗亦未能免。营营青蝇，亦可畏哉！

15. 周南召南

《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义，“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为“南”字，则与上下文

相应，盖简策误耳。“王者之风”，恐不当系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与召公自不相涉也。

16. 易中爻

《易·系辞》云：“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者，谓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为师，而六五之爻曰“长子帅师”，以正应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为震也。坤、艮为谦，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盖自是而上，则六二、九三、六四为坎也。《归妹》之六五曰“帝乙归妹”，以下配九二而言，盖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归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盖震体云。它皆类此。

容斋随笔卷十二　十八则

1. 利涉大川

《易》卦辞称“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辞称“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讼》、《未济》，指《坎》体而言。《益》、《中孚》，指《巽》体而言。《涣》指《坎》、《巽》而言。盖《坎》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为木，木可为舟楫以济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涣》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实取诸《涣》，正合二体以取象也。《谦》、《蛊》则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则中爻有《巽》。《颐》之反，对《大过》，方有《巽》体，五去之远，所以言“不可涉”，上则变而之对卦，故“利涉”云。

2. 光武弃冯衍

汉室中兴，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诏令罢兵，辞不受召，于是始贰焉。更始方困于赤眉，而光武杀其将谢躬、苗曾，取洛阳，下河东，翻为腹心之疾。后世以成败论人，故不复议。予谓光武知更始不材，必败大业，逆取顺守，尚为有辞。彼鲍永、冯衍，始坚守并州，不肯降下，闻更始已亡，乃罢兵来归，曰：“诚惭以其众幸富贵。”其忠义

之节，凛然可称。光武不能显而用之，闻其言而不悦。永后以它立功见用，而衍终身摈斥，群臣亦无为之言者，吁可叹哉！

3. 恭显议萧望之

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内衔之，一旦赫怒，诏尚书奏诛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窦宪恃宫掖声势，夺公主园，章帝切责，有孤雏腐鼠之比，然竟不绳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讥之矣。司马公谓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其欺既明，终不能治，可谓易欺而难寤也。予谓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且望之先时已尝下廷尉矣，使其甘于再辱，忍耻对吏，将遂以恭、显之议为是耶！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论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汉颠覆，章帝仁柔无断，后汉遂衰，皆无足责。

4. 晁错张汤

晁错为内史，言事辄听，幸倾九卿，及为御史大夫，权任出丞相右。张汤为御史，每朝奏事，国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萧望之为御史，意轻丞相，遇之无礼。三人者，贤否虽不同，然均为非谊，各以它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5. 逸诗书

逸《书》、逸《诗》，虽篇名或存，既亡其辞，则其义不复可

考。而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左传》，必欲强为之说。《书》“汩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单作《明居》”注云，“咎单，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传》“国子赋辔之柔矣”注云，“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如此之类。予顷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颖为《书》学谕，讲“帝釐下土”数语，曰：“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稾饫》，略之可也。”其说最纯明可喜，林君有《书解》行于世，而不载此语，故为表出之。

6. 刑罚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罚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罚敕法。”《丰》曰：“君子以折狱致刑。”《贲》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上卦为离，丰、贲下卦为离。离，明也。圣人知刑狱为人司命，故设卦观象，必以文明为主，而后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7. 巽为鱼

《易》中所言鱼，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鱼，九四无鱼。井内卦为巽，故二有射鲋之象。中孚外卦为巽，故曰“豚鱼吉”。剥卦五阴而一阳。方一阴自下生，变乾为姤；其下三爻，乃巽体也。二阴生而为遯，则六二、九三、九四乃巽体。三阴生而为否，则六三、九四、九五乃巽体。四阴生而为观，则上三爻乃巽体。至五阴为剥，则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辞曰“贯鱼”，盖指下四爻皆从巽来，如鱼骈头而贯也。或曰：“说卦不言‘巽为鱼’，今何以知之？”曰：“以

类而知之，说卦所不该者多矣。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见于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为中男’、‘为少男’之类，它可推也。”

8. 三省长官

中书、尚书令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与大官、汤官、上林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为加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而秩稍增，尚书令为千石，然铜印墨绶，虽居几要，而去公卿甚远，至或出为县令。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真宰相之任，犹列三品。大历中乃升正二品。入国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师之上，然只以为亲王及使相兼官，无单拜者。见任宰相带侍中者才五人：范鲁公质、赵韩王普、丁晋公谓、冯魏公拯、韩魏王琦。尚书令又最贵，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赵韩王、韩魏王始赠真令，韩公官止司徒，及赠尚书令，乃诏自今更不加赠，盖不欲以三师之官，赘其称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而不置尚书令，以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为之，故郭子仪不敢拜，非本朝也。

9.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评事》诗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云云。“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至尊均嫂叔，

盛事垂不朽。”观此诗，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赠礼部尚书。然细考其事，大不与史合。蔡絛《诗话》引《唐书·列女传》云：“珪母卢氏，识房、杜必贵。”质之此诗，则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诗话》云：“不特不姓卢，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列女传》元无此事，珪传末只云：“始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二人过其家，母李窥之，知其必贵。”蔡说妄云有传，又误以李为卢，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与秦王不睦，以权相倾。珪为太子中允，说建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长年，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请行。其后杨文幹之事起，高祖责以兄弟不睦，归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还任用。久之，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尽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则珪与太宗非素交，明矣。《唐书》载李氏事，亦采之小说，恐未必然，而杜公称其祖姑事，不应不实。且太宗时宰相，别无姓王者，真不可晓也。又有杜光庭《虬须客传》云，隋炀帝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谒，窃其一妓，道遇异人，与俱至太原，因刘文静以见州将之子，言其真英主，倾家资与靖，使助创业之举，即太宗也。按，史载唐公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宗之事。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

10. 虎夔藩

黄鲁直《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云：“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盖言抵触之义，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课伐木》诗序云：“课隶人入谷斩阴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篱，是缺是补，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撑突。夔人屋壁，列树白桃，镘焉墙，实以竹，示式

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其诗句有云：“藉汝跨小篱，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乃知鲁直用此序中语。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诗，所谓“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无抵触之义，鲁直盖误用之。又《寺斋睡起》绝句云：“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按《主父偃传》：“上书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谓八事为律令而言，则“为”字当作去声读，今鲁直似以为平声，恐亦误也。

11. 曹操用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詹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12. 汉士择所从

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少时，以颍川四战之地，劝父老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往冀州，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去而从曹操，其乡人留者，多为贼所杀。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独往荆州，刘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避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陈留太守张邈与之亲友。郡士高柔独以为邈必乘间为变，率乡人欲避之，众皆以曹、张相亲，不然其言。柔举宗适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见袁绍，谓其谋臣辛评等曰："智者审于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与共济大难，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评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将何之？"嘉不复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钦数见奇于表，袭曰："所以俱来者，欲全身以待时耳。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许，俨曰："曹镇东必能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诣操。河间邢颙在无终，闻操定冀州，谓田畴曰："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颙，天民之先觉者也。"孙策定丹阳，吕范请暂领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从之。周瑜闻策声问，便推结分好，及策卒权立，瑜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一见刘备，事之不疑，此诸人识见如是，安得困于乱世哉！

13. 刘公荣

王戎诣阮籍，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

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此事见戎传，而《世说》为详。又一事云，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二者稍不同。公荣待客如是，费酒多矣，顾不蒙一杯于人乎？东坡诗云：“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盖用前事也。”

14. 元丰官制

元丰官制初成，欲以司马公为御史大夫，又将俟建储时，以公及吕申公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于既老，议处以侍中、中书令，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军国重事。自后习以为制，不复除此等官，以谓前无故事，其实不然也。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张扶除太常卿，执政言自来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复言之，乃以为国子祭酒。近岁除莫济秘书监，济辞避累日，然后就职。已而李焘、陈骙、郑丙皆为之，均曰：“职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15. 耳馀袁刘

张耳、陈馀少时为刎颈交，其后争权，相与致死地而不厌，盖势利之极，其究必然。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而终以惧死。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翟让提兵授李密，而举族不免。尔朱兆以六镇之众付高欢而卒毙于欢手。绍、密、欢忘其所自，不足深责。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

16. 周汉存国

周之初，诸侯千八百国，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国耳，七战国与卫也。然赵、韩、魏分晋而立，齐田氏代姜而兴，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旧邦。秦始皇乃吕氏子，楚幽王乃黄氏子，所谓嬴、芈之先，当不歆非类。然则惟燕、卫二姬姓存，而卫至胡亥世乃绝，若以为召公、康叔之德，则周公岂不及乎！汉列侯八百余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阳、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夺国。平阳为曹参之后，富平为张安世之后，参犹有创业之功，若安世则汤子也，史称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然轻重其心，杀人亦多矣，独无余殃乎！汉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夺国，光武乃但许宗室复故，余皆除之，虽酇侯亦不绍封，不知曹、张两侯，何以能独全也？

17. 曹操杀杨修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操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彪锦裘二领，八节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驱使二人。又遗其妻裘、靴、有心青衣二人，钱绢甚厚。卞夫人亦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房子官锦、香车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为汉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呜呼危哉！

18. 古人重国体

古人为邦，以国体为急，初无小大强弱之异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执言修辞，非贤大夫不能尽。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齐，宋华元止之，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及楚子围宋既急，犹曰："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郑三卿为盗所杀，余盗在宋，郑人纳赂以请之。师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宋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其赂。晋韩宣子有环在郑商，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晋合诸侯于平丘，子产争贡赋之次，子大叔咎之。子产曰："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郑驷偃娶于晋，偃卒，郑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晋人来问，子产对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楚囚郑印堇父，献于秦，郑以货请之。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弗从，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读此数事，知春秋列国各数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斋随笔卷十三　十八则

1. 谏说之难

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至于知其所欲说，迎而拒之，然卒至于言听而计行者，又为难而可喜者也。秦穆公执晋侯，晋阴饴甥往会盟，其为晋游说无可疑者。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秦伯曰："国谓君何？"曰："小人谓之不免，君子以为必归；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遂归晋侯。秦伐赵，赵求救于齐，齐欲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曰："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后盛气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来也。左师徐坐，问后体所苦，继乞以少子补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曰："甚于妇人。"然后及其女燕后，乃极论赵王三世之子孙无功而为侯者，祸及其身。后既寤，则言："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于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长安遂出质。范雎见疏于秦，蔡泽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泽，天下辩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雎曰："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夺我位乎？"使人召泽，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对曰："然。"即引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事。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泽以身名俱全之说诱之，极之以闳夭、周公之忠圣。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劝其归相印以让贤。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辩，敬受命，延入为上客。卒之代为秦相者泽也。秦

始皇迁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杀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请谏，王召镬将烹之。焦数以桀、纣狂悖之行，言未绝口，王母子如初。吕甥之言出于义，左师之计伸于爱，蔡泽之说激于理，若茅焦者真所谓剧虎牙者矣。范雎亲困穰侯而夺其位，何遽不如泽哉！彼此一时也。

2. 韩馥刘璋

韩馥以冀州迎袁绍，其僚耿武、闵纯、李历、赵浮、程涣等谏止之，馥不听。绍既至，数人皆见杀。刘璋迎刘备，主簿黄权、王累，名将杨怀、高沛止之，璋逐权，不纳其言，二将后为备所杀。王浚受石勒之诈，督护孙纬及将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斩之，果为勒所杀。武、纯、怀、沛诸人谓之忠于所事可矣，若云择君，则未也。呜呼！生于乱世，至死不变，可不谓贤矣乎？

3. 萧房知人

汉祖至南郑，韩信亡去，萧何自追之。上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亡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乃拜信大将，遂成汉业。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乔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为名相。二人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樊哙从高祖起丰、沛，劝霸上之还，解鸿门之厄，功亦不细矣，而韩信羞与为伍。唐俭赞太宗建大策，发蒲津之谋，定突厥之计，非庸臣也，而李靖以为不足惜。盖以信、靖而视哙、俭，犹熊罴之与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

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4. 俞似诗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尝至其处，见法堂后壁题两绝句。僧云："广州钤辖俞似之妻赵夫人所书。"诗句洒落不凡，而字画径四寸，遒健类薛稷，极可喜。数年后又过之，僧空无人，壁亦隳圮，犹能追忆其语，为纪于此，其一云："莫遣韝鹰饱一呼，将军谁志灭匈奴？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转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屐，管领东南到处山。"盖似所作也。

5. 吴激小词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纪之，闻者挥涕。其词曰："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是天涯。"激字彦高，米元章婿也。

6. 君子为国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古之为国，言辞抑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晋以诈取士会于秦，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

谋适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宋受郑赂，郑师慧曰：“宋必无人。”鲁盟臧纥之罪，纥曰：“国有人焉。”贾谊论匈奴之嫚侮，曰：“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谓国有人乎？”后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敌之不可犯，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一士重于九鼎，岂不信然？

7. 兑为羊

兑为羊，《易》之称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牵羊悔亡”，《归妹》之上六曰“士刲羊，无血”，皆兑也。大壮内外卦为震与乾，而三爻皆称羊者，自复之一阳推而上之，至二为临，则兑体已见，故九三曰“羝羊触藩，羸其角”，言三阳为泰而消兑也。自是而阳上进，至于乾而后已。六五“丧羊于易”，谓九三、九四、六五为兑也，上六复“触藩不能退”，盖阳方夬决，岂容上兑俨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兑，而云“不羸”者，赖震阳之壮耳。

8. 晏子杨雄

齐庄公之难，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及崔杼、庆封盟国人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与豫子所言众人遇我之义同，特不以身殉庄公耳。至于毅然据正以社稷为辞，非豫子可比也。杨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真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

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9. 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之语，圣贤心学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贡，而学者犹以为不同。尹彦明曰：“子贡之于学，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于曾子，不待其问而告之，曾子复深喻之曰‘唯’。至于子贡，则不足以知之矣，故先发‘多学而识之’之问，果不能知之以为然也，又复疑其不然而请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贯之’。虽闻其言，犹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贡之失，而后语以至要。”予窃以为二子皆孔门高第也，其闻言而唯，与夫闻而不复问，皆已默识于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贡者，为其先然“多学而识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闻圣言如是，遽应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师之道也，故对曰“然”，而即继以“非与”之问，岂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为孔子择而告参、赐，盖非余人所得闻，是又不然。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岂不足以语此乎？曾子于一“唯”之后，适门人有问，故发其“忠恕”之言。使子贡是时亦有从而问者，其必有以诏之矣。

10. 裴潜陆俟

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召

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菅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后之人读纸上语，专以鹰击毛挚为治，而不思救弊之术，无问华夷，吾见其败也。

11. 拔亡为存

燕乐毅伐齐，下七十余城，所存者唯莒、即墨两城耳，赖田单之力，齐复为齐，尺寸之土无所失。曹操牧兖州，州叛迎吕布，郡县八十城皆应之，唯鄄城、范、东阿不动，赖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复安。古之人拔亡为存，转祸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间，国家不竞，秦、魏、齐、韩之地，名都大邑数百，翦而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准古，岂曰无人乎哉？

12. 孙吴四英将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

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13. 东坡罗浮诗

东坡游罗浮山，作诗示叔党，其末云：“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梦书《新宫铭》者，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又有蔡少霞者，梦人遣书碑铭曰：‘公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涂，绮辂轮囷。’其末题云：五云书阁吏蔡少霞书。”予案唐小说薛用弱《集异记》，载蔡少霞梦人召去，令书碑，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词三十八句，不闻有五云阁吏之说。鱼车瑞云之语，乃《逸史》所载陈幼霞事，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盖坡公误以幼霞为少霞耳。玄卿之文，严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纪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雕珉盘础，镂檀竦粢。碧瓦鳞差，瑶阶肪截。阁凝瑞雾，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闑。珠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飚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储，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冰洁。饮玉成浆，馔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牙设。妙乐竞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讵说。如毁乾坤，自有日月。清宁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顷作《广州三清殿碑》，仿其体为铭诗曰：“天池北阯，越领东鹿。银宫旗旟，瑶殿矗矗。陛纳九齿，阊披四目。楯角储清，檐牙袤缛。雕牖甜閤，镂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箓。绣黼周张，神光晬穆。宝帐流黄，温幂结绿。翠凤千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鹭，仙翁

立鹄。昌明侍几，眉连捧纛。月节下堕，曦轮旁烛。冻雨清尘，矞云散縠。钧籁虚徐，流铃禄续。童初渟瀯，勾漏蓄缩。岳君有衡，海帝维儵。中边何护，时节朝宿。飓母沦威，疟妃谢毒。丹厓罢徼，赤子累福。亿龄圣寿，万世宋篆。”凡四十句，读者或许之，然终不近也。

14. 魏明帝容谏

魏明帝时，少府杨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大怒，谓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门小小营造，何预君事耶？”玄龄等拜谢。夫太宗之与明帝，不待比拟，观所以责玄龄之语，与夫严惮杨阜之事，不迨远矣；贤君一话一言，为后世法。惜哉！《魏史》以谓“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

15. 汉世谋于众

两汉之世，事无小大，必谋之于众人，予前论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众议者。霍光薨后，宣帝出其亲属补吏，张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颛制，请罢三侯就第。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今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贤等，王嘉言：“宜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长，其事亦议。谷永

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哀帝乃止。是知委曲迁就，使恩出君上，过归于下，汉代多如此也。

16. 国朝会要

国朝会要，自元丰三百卷之后，至崇宁、政和间，复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罢修书五十八所。时会要已进一百十卷，余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节次觊赏，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谓若朝廷许立限了毕，不过三两月可以投进。而黼务悉矫蔡京所为，故一切罢之，官吏既散，文书皆为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时礼寺典籍散佚亡几，而京师未陷，公为宰相言：“宜遣官往访故府，取见存图籍，悉辇而来，以备掌故。”此若缓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后逆豫窃据，鞠为煨烬。吁，可惜哉！

17. 孙膑减灶

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钻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18. 虫鸟之智

竹鸡之性，遇其俦必斗。捕之者扫落叶为城，置媒其中，而隐身于后操罔焉。激媒使之鸣，闻者，随声必至，闭目飞入城，直前欲斗，而罔已起，无得脱者，盖目既闭则不复见人。鹧鸪性好洁，猎人于茂林间净扫地，稍散谷于上，禽往来行游，且步且啄，则以糨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见其迹，但循一径，无问远近也。村民结绳为缳，置其所行处，麂足一絓，则倒悬于枝上，乃生获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识其穴，往往以长纸带黏于肉，蜂见之必衔入穴，乃蹑寻得之，熏取其子。虫鸟之智，自谓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斋随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张文潜论诗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2. 汉祖三诈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3. 有心避祸

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邪？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邪？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蚩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闇于几事如此哉！

4. 蹇解之险

蹇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爻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义云。

5. 士之处世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6. 张全义治洛

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圮，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厥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遗之布衫裙袴，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

无饥人，在洛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7. 博古图

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偪姞而己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偪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案《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鋗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8. 士大夫论利害

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勿欺之谊。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9. 舒元舆文

舒元舆，唐中叶文士也，今其遗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祸死，文宗因观牡丹，摘其赋中桀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悦。"为之泣下。予最爱其《玉筯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此铭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鲜知之。

10. 绝唱不可和

韦应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诗曰："今朝郡斋冷，

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其为高妙超诣，固不容夸说，而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东坡在惠州，依其韵作诗寄罗浮邓道士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二者，比之韦、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理自应尔邪。

11. 赠典轻重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从官丞、郎、直学士以降，身没大氐无赠典，唯尚书、学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书得刑书，蔡君谟自端明、礼侍得吏侍耳。元丰以后，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后遂以为常典，而致仕又迁一秩。梁扬祖终宝文学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转光禄，遂赠特进、龙图学士，盖以为银青、金紫、特进只三官，故增其职，是从左丞得仆射也。节度使旧制赠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赠开府，秦桧创立检校少保之例，以赠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岁王彦遂用之，实无所益也。元祐中，王岩叟终于朝奉郎、端明殿学士，以尝签书枢密院，故超赠正议大夫。杨愿终于朝奉郎、资政殿学士，但赠朝请大夫，以执政而赠郎秩，轻重为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12. 扬之水

《左传》所载列国人语言书讯，其辞旨如出一手。说者遂以为皆

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润色整齐，则有之矣，试以《诗》证之：《扬之水》三篇。一《周诗》，一《郑诗》，一《晋诗》，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之《谷风》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雅》之《谷风》曰“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侧”；“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浒”，“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枢，隰有榆”，“山有苞栎，隰有六駮”，“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马”，“言采其蝱”，“言观其旂”，“言韔其弓”。皆杂出于诸诗，而兴致一也。盖先王之泽未远，天下书同文，师无异道，人无异习，出口成言，皆止乎礼义，是以不谋而同尔。

13. 李陵诗

《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

14. 大曲伊凉

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纪十数联，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嫌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误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

《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凉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

15.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编》十卷，李商隐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见于《文编》，余者大氐澶漫矫亢。而第八卷中所载[illegible]方国二十国事，最为谲诞，其略云：“方国之[illegible]，尽身皆方，其俗恶圆。设有问者，曰‘汝心圆’，则两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圆耶？’圆国则反之。言国之[illegible]，三口三舌。相乳国之[illegible]，口以下直为一窍。无手国足便于手，无足国肤行如风。”其说颇近《山海经》，固已不韪，至云：“恶国之[illegible]，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illegible]，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illegible]，子孙长大则杀之。”如此之类，皆悖理害教，于事无补。次山《中兴颂》与日月争光，若此书，不作可也，惜哉！

16. 次山谢表

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太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

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吾将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辞甚苦，大略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又《贼退示官吏》一篇，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其诗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二诗忧民惨切如此。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载其《谢上表》两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则乱将作矣。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诵其诗，以《中兴颂》故诵其文，不闻有称其表者，予是以备录之，以风后之君子。次山临道州，岁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广德也。

17. 光武仁君

汉光武虽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尝不以仁恩招怀为本。隗嚣受官爵而复叛，赐诏告之曰：“若束手自诣，保无他也。”公孙述据蜀，大军征之垂灭矣，犹下诏谕之曰：“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

时自诣，则家族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遣冯异西征，戒以平定安集为急。怒吴汉杀降，责以失斩将吊民之义，可谓仁君矣。萧铣举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对，诛之于市，其隘如此，《新史》犹以高祖为圣，岂理也哉？

容斋随笔卷十五　十九则

1. 张文潜哦苏杜诗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缔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此老杜《玉华宫诗》也。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此诗不绝口，大圭请其故。曰：“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模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遂诵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曰：“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假借。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橹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响节奏，固似之矣，读之可默谕也，又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

2.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汉武帝时能臣也，而《汉史》载其事甚略，褚先

生曰：“两人俱为卫将军舍人，家监使养恶啮马。仁曰：‘不知人哉家监也！’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会贤大夫赵禹来，悉召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将军上籍以闻。诏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举三河，时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诛死。”观此事，可见武帝求才不遗微贱，得人之盛，诚非后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贵，卫青故人门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卫将军进言仁为郎中。”与褚生所书为不同。《杜周传》云：“两子夹河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书其所终，皆阙文也。

3. 杜延年杜钦

《前汉书》称：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论议持平，合和朝廷；杜钦在王凤幕府，救解冯野王、王尊之罪过，当世善政，多出于钦。予谓光以侯史吴之事，一朝杀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谏。王章言王凤之过，天子感寤，欲退凤，钦令凤上疏谢罪。上不忍废凤，凤欲遂退，钦说之而止。章死，众庶冤之，钦复说凤，以为：“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则流言消释矣。”凤白行其策。夫新莽盗国，权舆于凤，凤且退而复止，皆钦之谋。若钦者，盖汉之贼也，而谓当世善政出其手，岂不缪哉？

4. 范晔作史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既造《后汉》，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唯志

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

5. 唐诗人有名不显者

《温公诗话》云：“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奂、畅诸二诗。二人皆当时所不数，而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予观《少陵集》中所载韦迢、郭受诗，少陵酬答，至有“新诗锦不如”，“自得随珠觉夜明”之语，则二人诗名可知矣，然非编之《杜集》，几于无传焉。又有严恽《惜花》一绝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前人多不知谁作，乃见于皮、陆《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6. 苏子由诗

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

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

7. 呼君为尔汝

东坡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予谓此论特后世之俗如是尔，古之人心口一致，事从其真，虽君臣父子之间，出口而言，不复顾忌，观《诗》、《书》所载可知矣。箕子陈《洪范》，对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尔三王，自称曰予。至云：“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殆近乎相质责而邀索也。《天保》报上之诗，曰“天保定尔，俾尔戬穀”，《閟宫》颂君之诗，曰“俾尔富而昌”，“俾尔昌而炽”，及《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卬》诸诗，皆呼王为尔。《大明》曰“上帝临女”，指武王也。《民劳》曰“王欲玉女”，指厉王也。至或称为小子，虽幽、厉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呜呼！三代之风俗，可复见乎？晋武公请命乎天子，其大夫赋《无衣》，所谓“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8.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国，一天下，东游会稽，度浙江，攊然谓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不知项籍已纵观其旁，刘季起喟然之叹于咸阳矣。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内，身为汉相，日夜窥伺龟鼎，不知司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杀东昏侯，覆齐祚，而侯景以是年生于漠北。唐太宗杀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于并州。宣宗之世，无故而复河、陇，戎狄既衰，藩镇顺命，而朱温生矣。是岂智力谋虑所可为哉？

9. 蔡君谟帖语

韩献肃公守成都时，蔡君谟与之书曰：“襄启：岁行甫新，鲁钝之资，日益衰老。虽勉就职务，其于精力不堪劳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闻年来补治有方，当愈强健，果如何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时，伫君还轸，伸眉一笑，倾怀之极。今因樊都官西行，奉书问动靖，不一一。襄上子华端明阁下。”此帖语简而情厚，初无寒温之问，寝食之祝，讲德之佞也。今风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于尺牍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称，无复差等，观此其少愧乎！忆二纪之前，予在馆中，见曾监吉甫与人书，独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约云：“曾公前辈可尊，是宜曰丈，余人自今各以字行，其过误者罚一直。”行之几月，从官郎省，欣然皆欲一变，而有欲败此议者，载酒饮同舍，乞仍旧。于是从约皆解，遂不可复革，可为一叹。

10. 孔氏野史

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挈散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恸且怒，又因与妻忿争，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漕唐子方峻责。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范文正与京东人石曼卿、刘潜之类相结以取名，服中上万言书，甚非言不文之义。苏子瞻被命作《储祥宫记》，大貂陈衍幹当宫事，得旨置酒与苏高会，苏阴使人发，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堕计

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吕汲公、吴冲卿、傅献简诸公，皆不免讥议。予谓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騢》之流耳。温公自用庞颍公辟，不与潞公、子方同时，其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孙，佳士也，而跋是书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闻其言久矣，故录而藏之。"汪圣锡亦书其后，但记上官彦衡一事，岂弗深考云。

11. 有若

《史记·有若传》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状似孔子，立以为师。他日，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何以知此？'有若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谓此两事殆近于星历卜祝之学，何足以为圣人，而谓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损，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称"子夏、子张、子游，以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汉秋阳不可尚"而已，未尝深诋也。《论语》记诸善言，以有子之言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载有子闻曾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两语，以为"非君子之言"，又以为"夫子有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则其为门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书，于是为失矣。且门人所传者道也，岂应以状貌之似而师之邪？世所图《七十二贤画象》，其画有若遂与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12. 张天觉为人

张天觉为人贤否，士大夫或不详知。方大观、政和间，时名甚著，多以忠直许之。盖其作相适承蔡京之后，京弄国为奸，天下共疾，小变其政，便足以致誉，饥者易为食，故蒙贤者之名，靖康初政，遂与司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实考之，彼直奸人之雄尔。其外孙何麒作家传，云："为熙宁御史，则逐于熙宁；为元祐廷臣，则逐于元祐；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其迹是矣，而实不然。为御史时，以断狱失当，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报之，三枢密皆乞去，故坐贬。为谏官时，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于吕、武；乞追夺司马公、吕申公赠谥，仆碑毁楼；论文潞公背负国恩，吕汲公动摇先烈；辩吕惠卿、蔡確无罪。后以交通颍昌富民盖渐故，又贬。元符末，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云："当元祐之八九年，擢党人之二十辈。"及在相位，乃以与郭天信交结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誉，则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门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词，天觉所作，是以得执政云。

13. 为文论事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著，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诛猃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廑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

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14. 连昌宫词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它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俙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

15. 二士共谈

《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屦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16. 张子韶祭文

先公自岭外徙宜春，没于保昌，道出南安，时犹未闻桧相之死。

张子韶先生来致祭，其文但云：“维某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未有此格也。

17. 京师老吏

京师盛时，诸司老吏，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刘嗣明尝作《皇子剃胎发文》，用“克长克君”之语，吏持以请，嗣明曰：“此言堪为长堪为君，真善颂也。”吏拱手曰：“内中读文书不如是，最以语忌为嫌，既克长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岁，都城受围，御敌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闲无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刘珏即具稿欲献于朝，以付书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无错误，珏将上马，立俟之，既至，而结衔脱两字。趣使更写，至于三，其误如初。珏怒责之，逡巡谢曰：“非敢误也，某小人窃妄有管见，在《礼》，‘祭服敝则焚之’。今国家迫急，诚不宜以常日论，然容台之职，唯当秉礼。少卿固体国，不若俟朝廷来索则纳之，贤于先自背礼而有献也。”珏愧叹而止，后每为人言，嘉赏其意。今之胥徒，虽公府右职，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顾赇谢为业，簿书期会之间，乃漫不之晓，求如彼二人，岂可得哉！

18. 曹操唐庄宗

曹操在兖州，引兵东击陶谦于徐，而陈宫潜迎吕布为兖牧，郡县皆叛，赖程昱、荀彧之力，全东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表为东平相。唐庄宗与梁人相持于河上，梁将王檀乘虚袭晋阳。城中无备，几陷者数四，赖安金全帅子

弟击却之于内，石君立引昭义兵破之于外，晋阳获全。而庄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赏皆不行。操终有天下，庄宗虽能灭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概可睹矣。

19. 云中守魏尚

《史记》、《汉书》所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

容斋随笔卷十六　十九则

1.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宾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2. 三长月

释氏以正、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说云：天帝释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赡部洲，故当食素以徼福。官司谓之“断月”，故受驿券有所谓羊肉者，则不支。俗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人以谓唐日藩镇涖事，必大享军，屠杀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当尔也。然此说亦无所经见。予读《晋书·礼志》，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

3.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与鲜于子骏书》云：“今中书舍人皆以伯仲继直西垣，前世以来未有其事，诚国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书始下，中外欣然，举酒相属。”予以其时考之，盖元祐二年，谓苏子由、曾子开、刘贡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开之兄子固、子宣，贡甫之兄原甫，皆经是职，故少游有此语云。绍兴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兴二年，伯兄继之，乾道三年，予又继之，相距首尾九岁。予作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比之前贤，实为遭际，固为门户荣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4. 续树萱录

顷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李翰林诗曰：“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曰：“绿头鸭儿咂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曰：“鱼鳞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璧。”三人皆未终篇。细味其体格语句，往往逼真。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关子东为秦集序云“拟古数篇，曲尽唐人之体”，正谓是也。何子楚云：“《续萱录》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它人。”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详命名之义，盖取诸子虚、亡是公云。

5. 馆职名存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子，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南度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6. 南宫适

南宫适问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贱而德可贵。其义已尽，无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叹其为君子，奖其尚德，至于再言之，圣人之意斯可见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当也。杨龟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于躬稼而已，孔子未尽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责备于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与所谓'雍之言然'，则异矣。"予窃谓南宫之问，初无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为有是言？若龟山之语，浅之已甚！独谢显道云："南宫适知以躬行为事，是以谓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当时发问间，必有目击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说最为切当。

7. 吴王殿

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并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按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夺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犹指郡正听为吴王殿，以谓芮为王时所居。牛僧孺《玄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因止州宅诞育，为神人击死，后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也。

8. 王卫尉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

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踬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9. 前代为监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殷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谕。贾谊请人主引殷、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监。”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玄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乾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所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10. 治盗法不同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

緡。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盗，公择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沉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11. 和诗当和意

古人詶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媿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簴，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12.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

13.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甯、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鬬、薳、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地，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14.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学术，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祐、元丰间。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沉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逢原年二十八，敦夫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啬其寿，吁，可惜哉！

15.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绝可笑者。如文官批书印纸，虽宫、观、岳、庙，亦必云不曾请假；或已登科级，见官台省清要，必云不曾应举若试刑法。予在西掖时，汉州申显惠侯神，顷系宣抚司便宜加封昭应公，乞换给制书。礼、寺看详，谓不依元降指挥于一年限内自陈，欲符下汉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当，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礼恩泽改奏一岁儿，吏部下饶州，必欲保官状内声说被奏人曾与不曾犯决笞，有无翦刺，及曾与不曾先经补官因罪犯停废，别行改奏；又令供与予系是何服属。父之于子而问何服属，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

16. 靖康时事

邓艾伐蜀，刘禅既降，又敕姜维使降于钟会，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围燕于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至数千人，相率请于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为慕容麟沮之而罢。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原野。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17. 并韶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

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18. 谶纬之学

图谶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已”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谶，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两角犊子之谶，周子谅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议牛僧孺，而其兆为朱温。隋炀帝谓李氏当有天下，遂诛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将窃国命，遂滥五娘子之诛，而阿武婆几易姓。武后谓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杀之，而刘幽求佐临淄王平内难，韦、武二族皆殄灭。晋张华、郭璞，魏崔伯深，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于身诛家族，况其下者乎！

19. 真假皆妄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斋续笔

容斋续笔卷一　十八则

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间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因复裒臆说缀于后，惧与前书相乱，故别以一二数而目曰续，亦十六卷云。

绍熙三年三月十日迈序。

1. 颜鲁公

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处，在明皇时，为杨国忠所恶，由殿中侍御史出东都、平原。肃宗时，以论太庙筑坛事，为宰相所恶，由御史大夫出冯翊。为李辅国所恶，由刑部侍郎贬蓬州。代宗时，以言祭器不饬，元载以为诽谤，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德宗时，不容于杨炎，由吏部尚书换东宫散秩。卢杞之擅国也，欲去公，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公往见之，责其不见容，由是衔恨切骨。是时年七十有五，竟堕杞之诡计而死，议者痛之。呜呼！公既知杞之恶己，盍因其方镇之问，欣然从之。不然，则高举远引，挂冠东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终不自为去就，以蹈危机。《春秋》责备贤者，斯为可恨。司空图隐于王官谷，柳璨以诏书召之，图阳为衰野，堕笏失仪，得放还山。璨之奸恶过于杞，图非公比也，卒全身于大乱之世，然则公之委命贼手，岂不大可惜也哉！虽然，公囚困于淮西，屡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国，以激四海义烈之气，贞元反正，实为有助焉。岂

天欲全畀公以万世之名，故使一时堕于横逆以成始成终者乎！

2. 戒石铭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听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3. 双生子

今时人家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当有序。然固有经一日或亥、子时生，则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时为弟，巳时为兄，则弟乃先兄一时矣。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云：“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乃知长幼之次，自商、周以来不同如此。

4. 李建州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梨山庙，相传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书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请改之，盖以为李回也。后读《文艺·李频传》，懿宗时，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敞，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乃证其为频。继往祷而祝之，云俟获感应，则当刻石纪实。已而得雨，遂为作碑。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曰：“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箧，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其身后事落拓如此。《传》又云：“频丧归寿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县人随加封掩。”则无后可见云。《稽神录》载一事，亦以为回，徐铉失于不审也。

5. 侍从官

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岐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岐公曰：“思退亦侍从也。”然竟不克从。绍熙二年，吏部郑尚书侨上章乞荐士，诏令在内近臣台谏、在外侍从，各举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内任从官与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皆不预。安有从官得荐人，而旧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6. 存亡大计

国家大策，系于安危存亡，方变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陈至当之谋，其听而行之，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于事几，且

惑于谀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祸败，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将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其后，绍辞以子疾不行。操征乌桓，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后皆为操所灭。唐兵征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进，其臣凌敬请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关中骇震，则郑围自解。诸将曰："凌敬书生，何为知战事，其言岂可用？"建德乃谢敬。其妻曹氏，又劝令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建德亦不从，引众合战，身为人擒，国随以灭。唐庄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谋数道大举，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镇定，王彦章以禁军攻郓州，段凝以大军当庄宗。庄宗闻之，深以为忧。而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无断，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东叛，耶律德光赴救，败唐兵而围之，废帝问策于群臣。时德光兄赞华，因争国之故，亡归在唐，吏部侍郎龙敏请立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虏必有内顾之虑，然后选募精锐以击之，此解围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难，胡骑犯阙，孤军深入，后无重援，亦有出奇计乞用师捣燕者。天未悔祸，噬齐弗及，可胜叹哉！

7. 唐人诗不传

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卢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任登封尉，尽写所为诗，投留守郑馀庆，郑以书荐于宰相。"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

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

8. 泰誓四语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9. 重阳上巳改日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阳，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郑谷所赋《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为未尽也。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之语，

故记其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云。

10. 田宅契券取直

《隋书·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邑导行之费，盖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坐是招激讦诉。顷尝因奏对，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伪以息争，则自言者必多，亦以与为取之义。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条制沮其说。

11. 公子奚斯

《閟宫》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辞只谓奚斯作庙，义理甚明。郑氏之说，亦云作姜嫄庙也。而《杨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尝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谓奚斯慕考甫而作《鲁颂》，盖子云失之于前，而宋又成其过耳。故吴祕又巧为之说，曰：“正考甫《商颂》盖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闵公之庙，亦睎《诗》之教也，而《鲁颂》美之。”于义迂矣。司马温公亦以谓奚斯作《閟宫》之诗。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颂》于周大师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寿亦云奚斯颂鲁，后汉曹褒曰：“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引薛君《韩诗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误。

12. 唐藩镇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13. 文中子门人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

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14. 晋燕用兵

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晋文公围曹，攻门者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言若将发冢者。师迁焉，曹人凶惧，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将骑劫攻齐即墨，田单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军乃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已而果败燕军。观晋、燕之所以用计则同，而其成败顿异者何邪？晋但舍于墓，阳为若将发冢，故曹人惧，而燕真为之，以激怒齐人故尔。

15. 李卫公帖

李卫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裛，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当是

时，宰相皆其怨仇，故虽骨肉之亲，平生之旧，皆不敢复通音问。而某侍郎至于再遣专使，其为高义绝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后出付秘阁，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绍兴中，赵忠简公亦谪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无一人敢辄寄声，张渊道为广西帅，屡遣兵校持书及药石、酒面为馈。公尝答书云："鼎之为己为人，一至于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状，略与卫公同。既而亦终于彼，手札今尚存于张氏。姚崇曾孙勖为李公厚善，及李谮逐，摘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居海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勖数馈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与！

16. 王孙赋

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

17. 汉郡国诸官

西汉盐铁、膳羞、陂湖、工服之属，郡县各有司局斡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尝见于史传，今略以《地理》所载言之，凡铁官三十八，盐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纪其处。自余若京兆有船司空，为主船官。太原有挏马官，主牧马，元名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木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涯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忌、鱼复有橘官，鄱阳黄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内则奉常之均官、食官，司农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如是者盖以百数。

18. 汉狱名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它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间，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容斋续笔卷二　十八则

1. 权若讷冯澥

唐中宗既流杀五王，再复武氏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钦宗在位，惩王安石、蔡京之误国，政事悉以仁宗为法。左谏议大夫冯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愿无作好恶，允执厥中，则是非自明矣。"诏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复为右正言崔鶠所击。宰相不复问，而迁澥吏部侍郎。按，若讷与澥两人，议论操持绝相似，盖澥在崇宁中，首上书乞废元祐皇后，自选人除寺监丞，其始终大节，不论可见。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议愤之。

2. 岁旦饮酒

今人元日饮屠酥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时镜新书》：晋董勋云："正旦饮酒，先饮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初学记》载《四民月令》云："正旦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刘梦得、白乐天元日举酒赋诗，刘云："与君同甲子，寿酒让

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又有《岁假内命酒》一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顾况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傥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方干云：“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然则尚矣。东坡亦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其义亦然。

3. 存殁绝句

杜子美有《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没。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著《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4. 汤武之事

汤、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汉辕固、黄生争辩最详。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今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反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景

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颜师古注云：“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马肝为喻也。”东坡《志林》云：“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轲始乱之，使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可谓至论。然予切考孔子之序《书》，明言伊尹相汤伐桀，成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胜商杀受，各蔽以一语，而大指皦如，所谓六艺折衷，无待于良史复书也。

5. 张释之传误

《汉书》纪、传、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张释之为甚。本传云：“释之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欲免归。中郎将爰盎惜其去，请徙补谒者，后拜为廷尉，逮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载，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张驱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6. 张于二廷尉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汉史》所称也。两人在职皆十余年。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跸、盗环一二细事耳。杨恽为人告骄奢不悔过，下廷尉按验，始得所予孙会宗书，定国当恽大逆无道，恽坐要斩。恽之罪何至于是？其徇主之过如此。《传》所谓“决疑平法，务在哀矜”者，果何为哉！

7. 汉唐置邮

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案，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8. 龙且张步

韩信击赵，李左车劝陈余勿与战，余曰："今如此避弗击，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遂与信战，身死国亡。是时，信方为汉将，始攻下魏、代，威声犹未暴白，陈馀易之，尚不足讶。及灭赵服燕，则关东六国，既定其四矣。信伐齐，楚使龙且来救。或言汉兵不可当，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不足畏也，何为而止？"一战而没，项随以亡。耿弇讨张步，斩其大将军费邑，走邑之弟敢，进攻西安、临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蓝，势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矣。时步所盗齐地，太半为弇所得。然步犹曰："以尤来、大肜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弇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战，兄弟成禽。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龙且、张步，岂复识此哉！梁临川王宏伐魏，魏元英御之，宏停军不前；魏人劝英进据洛水，英曰："萧临川虽騃，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宏卒败退。英之识见，非前人可比也。然遂进军围钟离，魏邢峦以为不可，魏主召使还，英表称必克，为曹景宗、韦叡所挫，失亡二十余万人。智于前而昧于后，为可恨耳！

9. 义理之说无穷

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辅嗣以降，大抵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读如“矣”音，盖其义亦止如是耳。唯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予昔与《易》僧昙莹论及此，问之曰：“或读作‘己音纪日’如何？”莹曰：“岂唯此也，虽作巳音似日亦有义。”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后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之阴，于是为午，故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

10. 开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邠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岐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云：“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皆失之也。

11. 巫蛊之祸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

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于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

12. 唐诗无讳避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着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

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13. 李晟伤国体

将帅握重兵居阃外，当国家多事时，其奉上承命，尤当以恭顺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复长安，功名震耀，盖社稷宗臣也。然尝将神策军戍蜀，及还，以营妓自随，节度使张延赏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乃止。后岁余，上命韩滉谕旨于晟使释怨，滉因使晟表荐，延赏遂为相。然则辅相之拜罢，皆大将得制之，其伤国体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释然！晟之失兵柄，正缘此耳。国学武成王庙，本列晟于十哲，乾道中有旨，退于从祀，寿皇圣意岂非出此乎？

14. 元和六学士

白乐天分司东都，有诗《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后两联云：“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此诗盖与李绛者，其

词正纪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时考之，所谓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及绛也。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馆，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时同舍秘书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陈魏公应求、秘书郎史魏公直翁、校书郎王鲁公季海，皆至宰相，汪庄敏公明远至枢密使，恩数与宰臣等，甚类元和事云。

15. 二传误后世

自《左氏》载石碏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恂，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公羊》书鲁隐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语，后世援以为说，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废太子强而立东海王阳，唐高宗废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胜数。

16.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史记》所书，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历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

17. 父子忠邪

汉王氏擅国，王章、梅福尝言之，唯刘向勤勤恳恳，上封事极

谏，至云：“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举为侍中，为莽典文章，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名，皆所共谋，驯致摄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陈矫事曹氏，三世为之尽忠，明帝忧社稷，问曰：“司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窃国柄。至孙炎篡魏为晋，而矫之子骞乃用佐命勋，位极公辅。晋郗愔忠于王室，而子超党于桓氏，为温建废立之谋。超死，愔哀悼成疾。后见超书一箱，悉与温往反密计，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复哭。《晋史》以为有大义之风。向、矫、愔之忠如是，三子不胜诛矣！

18. 苏张说六国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从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至于张仪，则欲六国为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谓梁地方不过千里，卒不过三十万；韩地险恶，卒不过二十万；临菑、即墨非齐之有；断赵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长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耸听敬从，举国而付之，未尝有一语相折难者，彼皆长君，持国之日久，逮其临事，乃顾如桔槔，随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国之势，犹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较量生理，名田若干顷，岁收谷粟若干；艺园若干亩，岁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区，为钱若干；下至牛羊犬鸡，莫不有数，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

不能件析而枚数者，何待于疏远游客为吾借箸而筹哉？苟一以为多，一以为寡，将遂挈挈然举而信之乎？晁错说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以汉之广，三国渠能分其半，此错欲削诸侯，故盛言其大尔。胶西王将与吴反，群臣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非计也。”是时反者即吴、楚、诸齐，此胶西臣欲止王之谋，故盛言其小尔。二者视苏、张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则否，听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则善矣。

容斋续笔卷三　十八则

1. 一定之计

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东坡序范文正公之文，盖论之矣。伊尹起于有莘，应汤三聘，将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卒之相汤伐夏，俾厥后惟尧、舜，格于皇天。傅说在岩野，爰立作相，三篇之书，皎若星日，虽史籍久远，不详纪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礼陟配天，载于《易》之《既济》，《书》之《无逸》、《诗》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于是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为强，虽圣门羞称，后世所贱，然考其为政，盖未尝一戾于始谋。韩信劝汉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传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后，请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会荥阳，至于灭楚，无一言不酬。邓禹见光武于河北，知更始无成，说帝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帝与定计议，终济大业。耿弇与光武同讨王郎，愿归幽州，益发精兵，定彭宠，取张丰，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常以为落落难合，而事竟成。诸葛亮论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难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荆州用武之国，益州沃野千里，劝刘备跨有荆、益，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及南方已定，则表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已而尽行其说，至于用师未战而身先死，则天也。房乔杖策谒太宗为记室，即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辅成大勋，至于为相，号令典章，尽出其手，虽数百年犹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当五季草创之际，上《平边策》，以为："唐失吴、蜀，晋失

幽、并，当知所以平之之术。当今吴易图，可挠之地二千里，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难平。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于国朝，扫平诸方，先后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独幽州之举，既至城下，而诸将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颛国，言听计从，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师慕商鞅为人，苟可以取民者，无不尽，遂诒后世之害，则在所不论也。

2. 秋兴赋

宋玉《九辩》词云：“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潘安仁《秋兴赋》引其语，继之曰：“送归怀慕徒之恋，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遭一涂而难忍。”盖畅演厥旨，而下语之工拙，较然不侔也。

3. 太史慈

三国当汉、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礌礌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为可称。慈少仕东莱本郡，为奏曹吏，郡与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计败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为贼所围，慈为求救于平原，突围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难。后刘繇为扬州刺史，慈往见之，会孙策至，或劝繇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独与一骑，卒遇策，便前斗，正与策对，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为策所执，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又称其烈义，为天下智士，释缚用之，命抚安繇之子，经理其家。孙权代策，使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

督治海昏。至卒时，才年四十一，葬于新吴，今洪府奉新县也，邑人立庙敬事。乾道中封灵惠侯，予在西掖当制，其词云：“神蚤赴孔融，雅谓青州之烈士。晚从孙策，遂为吴国之信臣。立庙至今，作民司命。□一同之言状，择二美以建侯，庶几江表之间，尚忆神亭之事。”盖为是也。

4. 谥法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语出《表记》。然不云起于何时，今世传《周公谥法》，故自文王、武王以来始有谥。周之政尚文，斯可验矣。如尧、舜、禹、汤皆名，皇甫谧之徒附会为说，至于桀、纣，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谥以一字，至威烈、贞定益以两，而卫武公曰叡圣武公，见于《楚语》。孔文子曰贞惠文子，见于《檀弓》。各三字，意当时尚多有之。唐诸帝谥，经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后多少不齐。代宗以四字，肃、顺、宪以九字，余以五字，唯宣宗独十八字，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国朝祖宗谥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盖蔡京所定也。

5. 汉文帝受言

汉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年十四，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帝怜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请定律，当斩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轻刑之名，实多杀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时建明，以负天子德意，苍、敬可谓具臣矣。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

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

6.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读者或不晓其旨，以为画马夺真，圉人、太仆所为不乐，是不然。圉人、太仆盖牧养官曹及驭者，而黄金之赐，乃画史得之，是以惆怅，杜公之意深矣。又《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码碯盘，婕妤传诏才人索。”亦此意也。

7. 诗国风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风》皆周文、武、成王时诗，其所陈者，秦中事也。所谓沼沚洲涧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汉，故并江之永、汉之广，率皆得言之欤？《摽有梅》之诗，不注释梅，而《秦风·终南》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毛氏云：“梅，楠也。”笺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与楠异，亦非茂木，盖毛、郑北人，不识梅耳。若《上林赋》所引江篱、蘼芜、揭车、蘘荷、荪、若、薠、茅之类，自是侈辞过实，与所谓八川东注太湖者等也。

8. 诗文当句对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于公异《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尧、舜、禹、汤之德，统元立极之君，卧鼓偃旗，养威蓄锐，夹川陆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声塞宇宙，气雄钲鼓，□兇作威，风云动色，乘其跆藉，取彼鲸鲵，自卯及酉，来拒复攻，山倾河泄，霆斗雷驰，自北徂南，舆尸折首，左武右文，销锋铸镝之辞是也。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柂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糜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橘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李义山一诗，其题曰《当句有对》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其他诗句中，如青女素娥，对月中霜里；黄叶风雨，对青楼管弦；骨肉书题，对慧兰蹊径；花须柳眼，对紫蝶黄蜂；重吟细把，对已落犹开；急鼓疏钟，对休灯灭烛；江鱼朔雁，对秦树嵩云；万户千门，对风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9. 东坡明正

东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东归云："子之失官，有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爱也。"案，《战国策》齐邹忌谓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复问其妾与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东坡之斡旋，盖取诸此。然《四菩萨阁记》云："此画乃先君之所嗜，既免丧，以施浮图惟简，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于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而其末云："轼之以是与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与初辞意盖不同，晚学所不晓也。

10. 台谏不相见

嘉祐六年，司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上章乞立宗室为继嗣。对毕，诣中书，略为宰相韩公言其旨。韩公摄飨明堂，殿中侍御史陈洙监祭，公问洙："闻殿院与司马舍人甚熟。"洙答以"顷年曾同为直讲"。又问："近日曾闻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台谏官不相往来，不知言何事。"此一项，温公私记之甚详。然则国朝故实，台谏官元不相见。故赵清献公为御史，论陈恭公，而范蜀公以谏官与之争。元丰中，又不许两省官相往来，鲜于子骏乞罢此禁。元祐中，谏官刘器之、梁况之等论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无章疏罢黜。靖康时，谏议大夫冯懈论时政失当，为侍御史李光所驳。今两者合为一府，居同门，出同幕，与故事异，而执政祭祠行事，与监察御史不相见云。

11. 执政四入头

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固有尽历四职而不用，如张文定公、谓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类者。赵清献公自成都召还知谏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谓三司使、开封府。不为谏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严如此。至若以权侍郎方受告即为参枢，如施钜、郑仲熊者，盖秦桧所用云。

12. 无望之祸

自古无望之祸玉石俱焚者，释氏谓之劫数，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汉武帝以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独郡邸狱系者，赖丙吉得生。隋炀帝令嵩山道士潘诞合炼金丹不成，云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斩诞。其后方士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李姓。以炀帝之无道嗜杀人，不啻草莽，而二说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风言女武当王，已在宫中，欲取疑似者尽杀之，赖淳风谏而止。以太宗之贤尚如此，岂不云幸不幸哉！

13. 燕说

黄鲁直和张文潜八诗，其二云：“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未派弥九县。”大意指王氏新经学也。燕说出于《韩非子》，曰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谓持烛者曰：‘举烛。’已而误书‘举烛’二字，

非书本意也。燕相受书，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鲁直以新学多穿凿，故有此句。

14. 折槛行

杜诗《折槛行》云：“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此篇专为谏争而设，谓娄师德、宋璟也。人多疑娄公既无一语，何得为直臣？钱伸仲云：“朝有阙政，或娄公不语，则宋公语。”但师德乃是武后朝人，璟为相时，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国文》，言“群公间出，魏、杜、娄、宋”，亦并二公称之，诗言先皇，意为明皇帝也，娄氏别无显人有声开元间，为不可晓。

15. 朱云陈元达

朱云见汉成帝，请斩马剑断张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御史遂将云去。辛庆忌叩头以死争，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辑”与“集”同，谓补合之。以旌直臣。”刘聪为刘后起□仪殿，陈元达谏，聪怒，命将出斩之，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绕堂下树，左右曳之不能动。刘氏闻之，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园为纳贤园，堂为愧贤堂。两人之事甚相类，云之免于死，而庆忌即时争救之，故差易为力。若元达之命在须臾间，聪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数刻而容刘氏得以草疏乎？脱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击杀亦可，何恃于锁腰哉？是为可疑也。成帝不易槛以旌云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聪之待元达也。至今宫殿

正中一间横槛，独不施栏楯，谓之折槛，盖自汉以来相传如此矣。

16. 杜老不忘君

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今略纪其数语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类非一。

17. 栽松诗

白乐天《栽松》诗云："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于乡里，乾道己丑岁，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稚松数十本，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偶阅白公集，感而书之。

18. 乌鹊鸣

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北齐书》：奚永洛与张子信对坐，有鹊正鸣于庭树间，子信曰："鹊言不善，当有口舌事，今夜有唤，必不得往。"子信去后，高俨使召之，且云敕唤，永洛诈称堕马，遂免于难。白乐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曰："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

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然则鹊言固不善，而乌亦能报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乌》一篇云：“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案微之所赋云：“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孳。专听乌喜怒，信受若长离。”今之乌则然也。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盖不专于一说也。

容斋续笔卷四　十七则

1. 淮南守备

周世宗举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当是时，周室方强，李氏政乱，以之讨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讫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于乘舆三驾，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贞叛汉，遣其客朱元来唐求救，遂仕于唐。枢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时，请兵复诸州，即取舒、和。后以恃功偃蹇，唐将夺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执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竟斩于市。郭廷谓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为唐所种族，遣使诣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则知周师所以久者，景法度犹存，尚能制将帅死命故也。绍兴之季，虏骑犯淮，逾月之间，十四郡悉陷。予亲见沿淮诸郡守，尽扫府库储积，分寓京口，云预被旨许令移治。是乃平时无虞，则受极边之赏，一有缓急，委而去之，寇退则反，了无分毫絓于吏议，岂复肯以固守为心也哉？

2.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旧史》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驲往按之。

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于族诛二十四家，其它可以类推矣。《太祖实录·窦仪传》有此事，史臣但归咎于仪云。

3. 窦贞固

窦贞固，汉隐帝相也。周世罢政，以司徒就第。后范质用此官在中书，乃归洛阳。常与编户课役，贞固不能堪，诉于留守向拱，拱不听。熙宁初，富韩公为相，神宗尝对大臣称知河南府李中师治状。公以中师厚结中人，因对曰："陛下何从知之？"中师衔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势之时，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师辈，固不乏也。

4. 郑权

唐穆宗时，以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相率为诗送之。韩文公作序，言："权功德可称道。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旧唐史·权传》云："权在京师，以家人数多，奉入不足，求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遗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然则其为人，乃贪邪之士尔！韩公以为仁者何邪？

5. 党锢牵连之贤

汉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海内涂炭，其名迹章章者，并载于史。而一时牵连获罪，甘心以受刑诛，皆节义之士，而位行不显，仅能附见者甚多。李膺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景毅之子，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归。高城人巴肃被收，自载诣县，县令欲解印绶与俱去，肃不可。范滂在征羌，诏下急捕。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复流转东莱，上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谓曰："张俭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叹息而去。俭得免。后数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锢及五族，非经常之法。"由是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此数君子之贤如是，东汉尚名节，斯其验欤？

6. 汉代文书式

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末云："臣耽愚戇，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

云：“臣雄、臣戒愚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公府三式，始未详备。文惠公《隶释》有之。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

7. 资治通鉴

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述之要，大氐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

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

8. 弱小不量力

楚庄王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灭萧。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溃，遂入郓。齐侯伐鲁，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遂取龙。夫以齐、楚之大，而莒一小国，萧一附庸，龙一边邑，方受攻之际，幸能囚执其人，强敌许以勿杀而退师，乃不度德量力，致怨于彼，至于亡灭，可谓失计。《传》称子产善相小国，使当此时，必有以处之矣。

9. 田横吕布

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雒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材。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

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10. 中山宜阳

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燕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侯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它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11. 相六畜

《庄子》载徐无鬼见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马。《荀子》论坚白同异云：“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史记》褚先生于《日者传》后云：“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今时相马者间有之，相牛者殆绝，所谓鸡、狗、彘者，不复闻之矣。刘

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谓骨法之度数，今无一存。

12. 卜筮不同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有“龟从，筮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谓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以为渎龟筴。《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鲁穆姜徙居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杜预注云：“《周礼》太卜掌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也。”汉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则历卜诸家，自古盖不同矣。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姑以择日一事论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无一日可用也。

13. 日者

《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

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其方龙，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谓怪矣。

14. 柳子厚党叔文

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弼调护之勤。訏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15. 汉武心术

《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著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16. 禁天高之称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17.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岁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陲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容斋续笔卷五　十三则

1. 秦隋之恶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尝试裒举之。

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头会箕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嬴氏。"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贾山借秦为喻曰："为宫室之丽，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为驰道之丽，后世不得邪径而托足，为葬薶之丽，后世不得蓬颗而托葬。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天下已坏而弗自知，身死才数月耳，而宗庙灭绝。"贾谊曰："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乱，六亲殃戮，万民离叛，社稷为虚。"又曰："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视杀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晁错曰："秦发卒戍边，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首倡，天下从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谗贼，民力罢尽，矜奋自贤，法令烦憯，刑罚暴酷，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绝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

恣苟简之治。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凿渠通道，旷日引久，发適戍以备之，往者莫反，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吾丘寿王曰：“秦废王道，立私议，去仁恩而任刑戮，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主父偃曰：“秦任战胜之威，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暴兵露师，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乐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严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意广心逸。兵祸北结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天下大畔，灭世绝祀。”司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宗庙灭绝。”伍被曰：“秦为无道；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为乱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为乱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宫，欲为乱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贾捐之曰：“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刘向曰：“始皇葬于骊山，下锢三泉，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为无道，削仲尼之迹，绝周公之轨，礼坏乐崩，王道不通，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刘歆曰：“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凡汉人之论秦恶者如此。

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孙伏伽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薛收传》：“秦王平洛阳，观隋宫室，叹曰：‘炀帝无道，殚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后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为后世笑。’”张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乱者，得非君自专，法日乱乎？造乾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乾阳毕功，隋人解体。”魏徵曰：“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又曰：“隋唯贵

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方其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室台榭是饰。外示威重，内行险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陨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骄其诸子，使至夷灭。”马周曰：“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陈子昂曰：“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疲生人之力，中国之难起，身死人手，宗庙为墟。”杨相如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弃之。”吴兢曰：“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涌灼烂，号呼腾蹈。”李珏曰：“隋文帝劳于小务，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论隋恶者如此。

2. 汉唐二武

东坡云：“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而巫蛊之祸，罗织之狱，天下涂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蔡確作诗，用郝甑山上元间事，宣仁谓以吾比武后；苏辙用武帝奢侈穷兵虚耗海内为谏疏，哲宗谓至引汉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监兹！

3. 玉川子

韩退之《寄卢仝》诗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每骑屋山下窥瞰，浑舍惊怕走折趾。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夫奸盗固不义，然必有谓而发，非贪慕货财，则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贫，至于邻僧乞米，隔墙居者岂不知之？若为色而动，窥见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陨命也，恶少可谓枉著一死。予读韩诗至此，不觉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则其风味殊不浅，韩诗当亦含讥讽乎？

4. 银青阶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明宗长兴二年，诏不得荐银青阶为州县官，贱之至矣。晋天福中，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节度州听奏大将十人，它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从之。冯拯之父俊，当周太祖时，补安远镇将，以银青光禄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赠大理评事。予八世从祖师畅，畅子汉卿，卿子膺图，在南唐时皆得银青阶，至检校尚书、祭酒。然乐平县帖之全称姓名，其差徭正与里长等。元丰中，李清臣论官制，奏言："国朝踵袭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有食邑。"盖为此也。今除授蕃官，犹用此制。绍兴二十八年，广西经略司申安化三州蛮蒙全计等三百十八人进奉，乞补官勋，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带银青祭酒，而等

第加勋，文安公在西垣为之命词。

5. 买马牧马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6. 杜诗用字

律诗用“自”字、“相”字、“共”字、“独”字、“谁”字之类，皆是实字，及彼我所称，当以为对，故杜老未尝不然。今略纪其句于此：“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自吟诗送老，相劝酒开颜。”“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自

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此以“自”字对“相”字也。“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此以“自”字对“谁”字也。“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正月莺相见，非时鸟共闻。”“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病相亲。”“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独”字对“相”字也。

7. 唐虞象刑

《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亦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犯宫者屦。屦，草屦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其说虽未必然，杨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说者引前诏以证，然则唐、虞之所以齐民，礼义荣辱而已，不专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则髽者慕而冠者胜，九人髽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髽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

8.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时论议，自各有是非，不当一一校其平生贤否也。常衮为宰相，唐德宗初立，议群臣丧服，衮以为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祐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三日释服。相与力争，衮不能堪，奏贬祐甫。已而衮坐欺罔贬，祐甫代之。议者以祐甫之贤，远出衮右，故不复评其事。然揆之以理，则衮之言为然。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欲因是捣西戎腹心。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彼若来责失信，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文宗以为然，诏以城归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议者亦以德裕贤于僧孺，咸谓牛、李私憾不释，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观之，则僧孺为得，司马温公断之以义利，两人曲直始分。

9. 盗贼怨官吏

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晋安帝时，孙恩乱东土，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宣和中，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杭卒陈通为逆，每获一命官，亦即枭斩。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

10. 作诗先赋韵

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群僚，各赋一字，仍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夐并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

11. 后妃命数

《左传》所载郑文公之子十余人，其母皆贵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贱妾燕姞生穆公，独继父有国，子孙蕃衍盛大，与郑存亡。薄姬入汉王宫，岁余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岁中生文帝，自有子后希见。及吕后幽诸幸姬不得出宫，而薄氏以希见故，得从子之代，为代太后。终之承汉大业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长沙王发。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之宗室十有余万人，而中兴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发之五世孙光武也。元帝为太子，所爱司马良娣死，怒诸娣妾，莫得进见。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长御问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后，希复进见。然历汉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载。观此四后妃者，可谓承恩有限，而光华启佑，与同辈辽绝，政君遂为先汉之祸。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数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复大业。显仁皇后在宫掖时，亦不肯与同列争进，甚类薄太后云。

12. 公为尊称

柳子厚《房公铭》阴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东坡《墨君亭记》云："凡人相与称呼者，贵之则曰公。"范晔《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邓禹称邓公，吴汉称吴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国亦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范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也。

13. 台城少城

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官军为台军，使者为台使，卿士为台官，法令为台格。需科则曰台有求须，调发则曰台所遣兵。刘梦得赋《金陵五咏》，故有《台城》一篇。今人于它处指言建康为台城，则非也。晋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犹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赋诗故有"东望少城"之句。今人于它处指成都为少城，则非也。

容斋续笔卷六　十五则

1. 严武不杀杜甫

《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案，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2. 王嘉荐孔光

汉王嘉为丞相，以忠谏忤哀帝。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上可其奏。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嘉对吏自言："不能进贤退不肖。"吏问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不能进。"嘉死后，上览其对，思嘉言，复以光为丞相。案嘉

之就狱，由光逢君之恶，而嘉且死，尚称其贤，嘉用忠直陨命，名章一时，然亦可谓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贤，协媚王莽，为汉蟊蜮，尚得为贤也哉？

3. 朱温三事

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愿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沧人赖以济。及篡唐之后，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宋州节度使进瑞麦，省之不怿，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为？"遣中使诘责之，县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为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其善也。

4. 文字润笔

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县。"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

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玭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5. 汉举贤良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

仲舒所对为建元。案，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6. 戊为武

十干“戊”字只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吴中术者，又称为“武”。偶阅《旧五代史》，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语多曰“武”，朱温父名诚，以“戊”类“成”字，故司天谄之耳。

7. 怨耦曰仇

《左传》：师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案许叔重《说文》，于“逑”字上引《虞书》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则出于《虞书》，今亡矣。以“鸠僝”为“逑孱”，以“耦”为“匹”，以“仇”为“逑”，其不同如此。而“僝”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僝功。”自有二说。“旻”字下引《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𡢁”字下引《虞书》“雉𡢁”，今皆无此。

8. 说文与经传不同

许叔重在东汉，与马融、郑康成辈不甚相先后，而所著《说文》，引用经传，多与今文不同。聊摭逐书十数条，以示学者，其字异而音同者不载。所引《周易》“百谷草木丽乎土”为“艸木麗乎

地”，“服牛乘马”为“犕音备。牛乘马”，“夕惕若厉”为“若夤”，“其文蔚也”为“斐也”，“乘马班如”为“驙如”，“天地絪缊”为“天地壹□”，“繻有衣袽”为“需有衣絮”。书《晋卦》为“□”，《巽》为“孽”，《艮》为“㠯”。所引《书》“帝乃殂落”为“勋乃殂”，“窜三苗”为“□塞也，音倅。三苗”，“勿以憸人”为“譣人譣，问也。”。“在后之侗”为“在夏后之詷”，“尚不忌于凶德”为“上不朞”，“峙乃糗粮”为“餱粮”，“教胄子”为“教育子”，“百工营求”为“夐求”，“至于属妇”为“嫋妇嫋，音邹，妊身也。”，“有疾弗豫”为“有疾不悆”，“我之弗辟”为“不劈”，“截截谝言”为“戋戋巧言”。又“圜圜升云，半有半无”、“獂有爪而不敢以撅”及“以相陵懱”、“维緇有稽”之句，皆云《周书》，今所无也。所引《诗》“既伯既祷”为“既礿既禂”，“新台有泚”为“有玼”，“焉得谖草”为“安得蕙艸”，“墙有茨”为“有茦”，“棘人栾栾”为“脔脔”，“江之永矣”为“羕矣”，“得此戚施”为“丝鼀”，“伐木许许”为“所所”，“儦儦俟俟”为“伾伾俟俟”，“啿啿骆马”为“痑痑”，“赤舄几几”为“己己”，又为“掔掔音悭。”，“民之方殿屎”为“方唸□”，“混夷駾矣”为“大夷呬矣”，“陶复陶穴”为“陶窱地〔室〕也。”，“（室）其会如林”为“其旝”，“国步斯频”为“斯瞚”，“涤涤山川”为“菿菿”。《论语》“荷蕢”为“荷臾”，“亵袭”为“絪衣”，又有“跢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来”为“謜謜音愿，徐也。”，“接淅”为“漧淅漧，其两切，干渍米也。”。《左传》“尨凉”为“牻凉”，“芟夷”为“殌音泼。夷”，“圭窦”为“圭窬”，“泽之萑蒲”为“泽之目簨禁苑也。”，“衷甸两牡”为“中佃一辕”，“楄柎藉幹”，为“楄部荐榦”。《公羊》“闯然”为“覢然覢，失冉切，暂见也。”。《国语》“觥饭不及壺飧”为“侊饭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9. 周亚夫

汉景帝即位三年，七国同日反，吴王至称东帝，天下震动。周亚

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细矣，而讫死于非罪。景帝虽未为仁君，然亦非好杀卿大夫者，何独至亚夫而忍为之？切尝原其说，亚夫之为人，班、马虽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将屯细柳，只以备胡，且近在长安数十里间，非若出临边塞，与敌对垒，有呼吸不可测知之事。今天子劳军至，不得入，及遣使持节诏之，始开壁门。又使不得驱驰，以军礼见，自言介胄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称谢，然后去。是乃王旅万骑，乘舆黄屋，顾制命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见于辞气之间，以是陨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围邺，苻坚自长安赴之。至安阳，猛潜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猛之识虑，视亚夫有间矣。

10. 炀王炀帝

金酋完颜亮陨于广陵，葛王褒已自立，于是追废为王，而谥曰炀。迈奉使之日，实首闻之。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言及此，云北人戏诮之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及归，觐德寿宫奏其事，高宗天颜甚悦，曰："亮去岁南牧，已而死归。人皆以为类苻坚，唯吾独云似隋炀帝，其死处既同，今得谥又如此，岂非天乎！"此段圣语，当不见于史录，故窃志之。

11. 郑庄公

《左传》载诸国事，于第一卷首书郑庄公，自后纪其所行尤详，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说，唯诅射颍考叔，以为失政刑，此外率称其善。杜氏注文，又从而奖与之。案，庄公为周卿士，以平王贰于虢，而取

王子为质，以桓王畀虢公政，而取温之麦，取成周之禾。以王夺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师，射王中肩。谓天子不能复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颍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亲可谓乱臣贼子者矣！而曾无一语以贬之。书姜氏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虽失之于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书郑伯以齐人朝王曰："礼也。"杜云："庄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礼之。"书息侯伐郑曰："不度德。"杜云："郑庄贤。"书取郜与防归于鲁曰："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书使许叔居许东偏曰："于是乎有礼，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可谓知礼。"书周、郑交恶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是乃以天子诸侯混为一区，无复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劳王，杜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此段尤为悖理。唯公羊子于克段于鄢之下，书曰"大郑伯之恶"，为得之。

12. 百六阳九

史传称百六阳九为厄会，以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阳九，次曰阴九。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皆谓之灾岁。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而灾岁五十七。以数计之，每及八十岁，则值其一。今人但知阳九之厄。云经岁者，常岁也。

13. 左传易筮

《左传》所载《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变，未尝有两爻以上者。毕万筮仕，遇屯之比，初九变也。成季将生，遇大有之乾，六五变也。晋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晋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变而之睽。叔孙庄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变而之谦。崔杼

娶妻，遇困，乃六三变而之大过。南蒯作乱，遇坤，乃六五变而之比。赵鞅救郑，遇泰，乃六五变而之需。占者即演而为说。然崔杼“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叔孙“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专为二子所作也。唯陈厉公生敬仲，遇观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予谓此正是用中爻取义，前书论之详矣。又有相与论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郑公子曼满欲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丰之离。”晋先縠违命进师，知庄子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楚王怵侈，子大叔曰：“在复之颐。”但以爻辞合其所行之事耳！至于“为嬴败姬”、“伐齐则可”等语，自是一时探赜索隐，非后人所可到也。卫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与毕万同，虽史朝与辛廖之言则异，然皆以“利建侯”为主。

14. 钟繇自劾

汉建安中，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诏召河东太守王邑，而拜杜畿为太守。郡掾诣繇求留邑，繇不听，邑诣许自归。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曰：“谨案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明知诏书深疾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既举文书，操弹失理。轻慢宪度，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大为不敬。臣请法车召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臣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伏须罪诛。”诏不许。予观近时士大夫自劾者，不过云乞将臣重行窜黜阖门待罪而已，如繇此章，盖与为它人所纠亡异也，岂非身为司隶，职在刺举，故如是乎！

15. 大义感人

理义感人心，其究至于浃肌肤而沦骨髓，不过语言造次之间，初非有怪奇卓诡之事也。楚昭王遭吴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犇走赴秦，号哭请救，竟以复国。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已而项羽所过残灭，民大失望。刘氏四百年基业定于是矣。唐明皇避禄山乱，至扶风，士卒颇怀去就，流言不逊，召入谕之曰："朕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卿等仓卒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听各还家，朕独与子弟入蜀，今日与卿等诀。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众皆哭曰："死生从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贼围张巡于雍丘，大将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而斩之，士心益劝。河北四凶称王，李抱真使贾林说王武俊，托为天子之语，曰："朕前事诚误，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从化。及奉天诏下，武俊遣使谓田悦曰："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何得不悔过而归之？"王庭凑盗据成德，韩愈宣慰，庭凑拔刃弦弓以逆。及馆，罗甲士于廷。愈为言安、史以来逆顺祸福之理，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讫为藩臣。黄巢伪赦至凤翔，节度使郑畋不出，乐奏，将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风痺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旋起兵率倡诸镇，以复长安。田悦以魏叛，丧师遁还，亦能以语言动众心，誓同生死。乃知陆贽劝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谢天下，制书所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识者知贼不足平。凡此数端，皆异代而同符也。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邪？

容斋续笔卷七　十七则

1. 田租轻重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亩，岁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盖十一之外，更无他数也。今时大不然，每当输一石，而义仓省耗别为一斗二升，官仓明言十加六，复于其间用米之精粗为说，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则数外之取亦如之。庾人执概从而轻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给。至于水脚、头子、市例之类，其名不一，合为七八百钱，以中价计之，并僦船负担，又须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见，唯会稽为轻，视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为武帝言："民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而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谓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言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

2. 女子夜绩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谓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四十五日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战国策》甘茂亡秦出关，遇苏代，曰："江上之贫女，与富人女会绩而无烛，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以是知三代之时，民风和厚勤朴如此，非独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风》"昼尔于茅，宵尔索绹"，言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绹索，

以待时用也，夜者日之余，其为益多矣。

3. 淮南王

汉淮南厉王死，民作歌以讽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汉》所书也。高诱作《鸿烈解叙》，及许叔重注文，其辞乃云：“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为不同，后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厉王子安复为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于杂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盖《内篇》也。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叙以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然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

4. 薛国久长

《左传》载鲁哀公大夫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汉公孙卿语武帝云：“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案，《王制》所纪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国，多寡殊不侔。以环移之，一君会朝所将吏卒，姑以百人计之，则万国之众，当为百万，涂山之下，将安所归宿乎？其为夔言，无可疑者。所谓存者数十，考诸经传，可见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自此受封，历商及周末，始为宋偃王所灭，其享国千九百余年，传六十四代，三代诸侯莫之与比。薛壤地褊小，以诗则不列于《国风》，以世家则不列于《史记》，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视同侪邾、

杞、滕、鄫，独未尝受大国侵伐，则其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5.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汉》历书皆不载，《日者列传》但有“建除家以为不吉”一句。惟《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云：“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今《会元官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为月阳，破为月对，平、收随阴阳月递互为魁罡也。《酉阳杂俎·梦篇》云：“《周礼》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无此语。《正义》曰：“案《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巳，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是为阳破阴，阴破阳。’”今不知何书所载，但又以十干为破，未之前闻也。

6. 俗语算数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语算数，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苏秦说齐王之辞也。《汉书·律历志》刘歆典领钟律，奏其辞，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预注《左传》，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晋灼注《汉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语。

7. 伾文用事

唐顺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东宫旧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暴闾巷，罢盐铁使之月进，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不复叙用，即追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又谋夺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韩泰总统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中人尚未悟。会诸将以状来辞，始大怒，令其使归告其将，“无以兵属人”。当是时，此计若成，兵柄归外朝，则定策国老等事，必不至后日之患矣！所交党与，如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刘禹锡、柳宗元，皆一时豪俊、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谋务速，欲尽据大权，如郑珣瑜、高郢、武元衡稍异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后世盖有居伾、文之地，而但务啸引沾沾小人以为鹰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乐天《讽谏》，元和四年作，其中《卖炭翁》一篇，盖为宫市，然则未尝能绝也。

8. 五十弦瑟

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说者以为锦瑟者，令狐丞相侍儿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刘昭《释名》“箜篌”云：“师延所作靡靡之乐，盖空国之侯所作也。”段安节《乐府录》云：“箜篌乃郑、卫之音，以其亡国之声，故号空国之侯，亦曰坎侯。”吴兢《解题》云：“汉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应节也。后讹为箜篌。”予案《史记·封禅书》云：“汉公孙卿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武帝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应劭曰：“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前汉·郊祀志》备书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颜师古不引劭所注，然则二乐本始，晓然可考，虽刘、吴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国名，其说尤穿凿也。《初学记》、《太平御览》编载乐事，亦遗而不书。《庄子》

言“鲁遽调瑟，二十五弦皆动”，盖此云。《续汉书》云“灵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9. 迁固用疑字

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纪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畤，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新垣平望气言：“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权火举而祠，若光煇然属天焉。”“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盖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云。”“祭封禅祠，其夜若有光。”封栾大诏：“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河东迎鼎，“有黄云盖焉”。“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方士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获若石，云于陈仓。”此外如所谓“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可为观，如缑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词旨亦相似。

10. 僭乱的对

王莽窃位称新室，公孙述称成家，袁术称仲家，董卓郿坞，公孙瓒易京，皆自然的对也。

11. 月不胜火

《庄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焚和而道尽。”注云：“大而暗则多累，小而明则知分。”东坡所引，乃曰：“郭象以为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为更之曰，月固不胜烛，言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烛天地，而不能烛毫厘，此其所以不胜火也，然卒之火胜月耶？月胜火耶？”予记朱元成《萍洲可谈》所载：“王荆公在修撰经义局，因见举烛，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乎？’吕惠卿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也。’公大以为然，盖发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庄子》之旨，谓人心如月，湛然虚静，而为利害所薄，生火炽然，以焚其和，则月不能胜之矣，非论其明暗也。

12. 灵台有持

《庄子·庚桑楚篇》云：“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谓不动于物耳，其实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则失也。”陈碧虚云：“真宰存焉，随其成心而师之。”予谓是皆置论于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复采《庄子》之语以为说，而于本旨殆不然也。尝记洪庆善云：“此一章谓持心有道，苟为不知其所以持之，则不复可持矣。”盖前二人解释者，为两“而”字所惑，故从而为之辞。

13. 董仲舒灾异对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剌，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14. 李正己献钱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绍兴三十年，镇江都统制刘宝乞诣阙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罢就散职。宝规取恩宠，扫一府所有，载以自随，巨舟连樯，白金至五觥，它所赍挟皆称是。其始谋盖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买。既至，趑趄国门，不许入觐，或以谓欲上诸内府。予时为枢密检详，为丞相言："援祐甫所陈，乞以宝所赍等第赐其本军，明降诏书，遣一朝士以宝平生过恶告

谕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绥恻怛之意。或宝靳固奄有，仞为己物，则宜因人之言，发命诘问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还充赐，尤可以破其溪壑无厌之谋。”汤岐公当国，不能用也。

15. 宣室

汉宣室有殿有阁，皆在未央宫殿北，《三辅黄图》以为前殿正室。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引内董偃，东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厘于此，宣帝常斋居以决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则起于高祖时，萧何所创，为退朝听政之所。而《史记·龟策传》云：“武王围纣象郎，自杀宣室。”徐广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宣室。”注曰：“商宫名，一曰狱也。”盖商时已有此名，汉偶与之同，《黄图》乃以为“汉取旧名”，非也。

16. 昔昔盐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为隋炀帝所嫉。考其诗名《昔昔盐》，凡十韵：“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唐赵嘏广之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时伴独啼。飞斜珠箔隔，语近画梁低。帷卷闲窥户，床空暗落泥。谁能长对此，双去复双栖。”《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籧篨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厥盐》、《黄帝盐》、

《白鸽盐》、《神雀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诗“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刮骨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今南岳庙献神乐曲，有《黄帝盐》，而俗传以为“皇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不考也。韦縠编《唐才调诗》，以赵诗为刘长卿，而题为《别宕子怨》，误矣。

17. 将帅当专

《周易·师卦》：“六三，师或舆尸，凶。”“六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爻意谓用兵当付一帅，苟其俦杂然临之，则凶矣。舆尸者，众主也。安庆绪既败，遁归相州，肃宗命郭汾阳、李临淮九节度致讨。以二人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者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步骑六十万，为史思明所挫，一战而溃。宪宗讨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虽以韩弘为都统，而身未尝至。既无统帅，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数月即成功。穆宗讨王庭凑、朱克融，时裴度镇河东，亦为都招讨使，群帅如李光颜、乌重嗣，皆当时名将。而翰林学士元稹，意图宰相，忌度先进，与知枢密魏简相结，度每奏画军事，辄从中沮坏之，故屯守逾年，竟无成绩。贞元之诛吴少诚，元和之征卢从史，皆此类也。石晋开运中，为契丹所攻，中国兵力寡弱，桑维翰为宰相，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虽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辈，驽材反虏，然重威为主将，阳城之战，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国，大败强胡，耶律德光乘橐它奔窜，仅而获免。由是观之，大将之权，其可不专邪？

容斋续笔卷八　十五则

1. 蓍龟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于通神，龟为卜，蓍为筮，故曰“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纣，召公相宅，周公营成周，未尝不昆命元龟，袭祥考卜。然筮短龟长，则龟卜犹在《易》筮之上。《汉·艺文志》、刘向所辑《七略》，自《龟书》、《夏龟》之属，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后世无传焉。今之揲蓍者，率多流入于影象，所谓龟策，惟市井细人始习此艺。其得不过数钱，士大夫未尝过而问也。伎术标榜，所在如织，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轨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为君平，家家自以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于达官要人，舟车交错于道路，毁誉纷纭，而术益隐矣。《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颛帝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今独《周易》之书存，它不复可见。世谓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卦，然则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传》所载懿氏占曰：“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晋献公骊姬之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嫁伯姬之繇曰：“车说其輹，火焚其旗。寇张之弧，侄其从姑。”秦伯伐晋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文公纳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战，晋侯筮曰：“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郑，赵鞅

卜救之，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敌，不可干也。”杜氏谓“鞅姓盈，宋姓子”，盖言“嬴”与“盈”同也。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卫庄公卜梦，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阖门塞窦，乃自后逾。”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说，故杜元凯云：“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架虚而不经。”可为通论，然亦安知非《连山》、《归藏》所载乎？

2. 地名异音

郡邑之名有与本字大不同者，颜师古以为土俗各有别称者是也，姑以《汉书·地理志》言之：冯翊之栎阳为“药阳”，莲勺为“辇酌”，太原之虑虒为“庐夷”，上党之沾为“添”，河内之隆虑为“林庐”，荡阴为“汤阴”，颍川之不羹为“不郎”，南阳之郦为“掷”，堵阳为“者阳”，酇为“讚”，沛之酇为“嵯”，郫为“多”，清河之鄃为“输”，汝南之平舆为“平预”，济阴之宛句为“冤劬”，江夏之沙羡为“沙夷”，九江之橐皋为“拓姑”，庐江之雩娄为“吁闾”，山阳之方与为“房豫”，琅邪之不其为“不基”，东海之承为“证”，长沙之承阳为“烝阳”，临淮之取虑为“秋庐”，会稽之诸暨为“诸既”，太末为“闼末”，豫章之馀汗为“馀干”，梓潼之汁方为“十方”，蜀郡之徙为“斯”，益州之味为“昧”，金城之允吾为“铅牙”，允街为“铅街”，武威之朴亹为“蒲环”，张掖之番禾为“盘和”，安定之乌氏为“乌支”，上郡之龟兹为“丘慈”，西河之鹄泽为“梏泽”，代郡之狋氏为“权精”，辽西之且虑为“趄庐”，令支为“铃祇”，辽东之番汗为“盘寒”，乐浪之黏蝉为“黏提”，南海之番禺为“潘隅”，苍梧之荔浦为“肄浦”，交趾之嬴䕫为“莲篓”，九真之都庞为“都聋”，日南之西卷为“西权”，淮阳之阳夏为“阳贾”，鲁国之蕃为“皮”。皆不可求之于义训，字书亦不尽载也。

3. 韩婴诗

《前汉书·儒林传》叙《诗》云，汉兴，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又云，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婴为文帝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武帝时，与董仲舒论于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难。其后韩氏有王吉、食子公、长孙顺之学。《艺文志》，《韩家诗经》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予家有其书，读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子贡曰：'吾将南之楚，逢天暑，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水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妇人乎？'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孔子抽琴去其轸，子贡往请调其音。妇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孔子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曰：'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它亦无足言。

4. 五行衰绝字

木绝于申，故"柙"字之训为木自毙。水土绝于巳，故"汜"字之训，《说文》以为穷渎，"圯"字之训为岸圮及覆。火衰于戌，

故“威”为“滅”。金衰于丑，故钮为键闭。制字之义昭矣。

5. 汉表所记事

《汉书·功臣表》所记列侯功状，有纪传所轶者。韩信击魏，以木罂缶度军，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属淮阴，击魏，罂度军。《史记》作“瓿”。盖此计由邑所建也。信谋发兵袭吕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晋灼注曰：“《楚汉春秋》云，谢公也。”《表》有滇阳侯樂说，《史记》作“欒说”，以淮阴舍人告反，侯，盖非谢公也。须昌侯赵衍从汉王起汉中，雍军塞渭上，上计欲还，衍言从它道，道通。中牟侯单右车，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侯。邛侯黄极忠以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祁侯缯贺从击项籍，汉王败走，贺击楚迫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王。《史记》作“侯”。颜师古曰：“谓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宠褒之，许以为王也。”它复有与《传》小异者。《史记·张良传》：项梁立韩王成，以良为韩申徒。徐广云：“申徒即司徒，语音讹转也。”而《汉表》，良以韩申都下韩。师古云：“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与韩王信了不相干，颜注误矣。自“司徒”讹为“申徒”，自“申徒”为“申都”，自“申都”为“信都”，展转相传，古书岂复可以字义求也？韩信归汉，为治粟都尉，《表》以为票客。师古曰：“与纪传参错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也。”《史记》作“典客”，《索隐》以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载者。如：孔聚以执盾从；周竈以长鉞都尉；郭蒙以户卫；宣虎以重将，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彤跖以门尉；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丁礼以中涓骑；爰类以慎将，谓以谨慎为将也；许盎以骈邻说卫，骈邻者，二马曰骈，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税卫者，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许瘛以赵右林将，林将者，将士林，犹言羽林之将也；清侯以

弩将；留肸以客吏；冯解散以代大与，大与，主爵禄之官也，《史记》作“太尉”；靳强以郎中骑千人之类。聊纪于此，以示读史者云。

6. 萧何绐韩信

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称陈豨已破，绐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即被诛。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己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7. 彭越无罪

韩信、英布、彭越皆以谋反诛夷。信乘高祖自将征陈豨之时，欲诈赦诸官徒，发兵袭吕后、太子。布见汉使验问，即发兵东取荆，西击楚，对高祖言欲为帝，其为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称病不亲诣邯郸之故，上既赦以为庶人，而吕后令人告越复谋反，遂及祸。三人之事，越独为冤。且扈辄劝越反，越不听，有司以越不诛辄为反形已具。然则贯高欲杀高祖，张敖不从，其事等耳，乃以为不知状，而敖得释，何也？乐说告信，贲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仆告越不论赏，岂非汉朝亦知其故耶？栾布为越大夫，使于齐而越死，还，奏事越头下，上召骂布，欲亨之，布谓越反形未见，而帝以苛细诛之。上乃释布，拜为都尉。然则高祖于用刑，为有负于越矣，伤哉！

8. 蜘蛛结罔

佛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庄子》云："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盖虽昆虫之微，天机所运，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虑技解所可及者。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罔，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虽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间。蛛之结罔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至于纬而织之，转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尝不齐。门槛及花梢竹间，则不终日，必为人与风所败。唯闲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为至危。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岂不信哉？

9. 孙权称至尊

陈寿《三国志》，固多出于一时杂史，然独《吴书》称孙权为至尊，方在汉建安为将军时，已如此，至于诸葛亮、周瑜，见之于文字间亦皆然。周瑜病困，与权书曰："曹公在北，刘备寄寓，此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破曹公还，权迎之，肃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吕蒙遣邓玄之说郝普曰："关羽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继于道。"蒙谋取关羽，密陈计策，曰："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陆逊谓蒙曰："下见至尊，宜好为计。"甘宁欲图荆州，曰："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至尊当早规之。"权为张辽掩袭，贺齐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权欲以诸葛恪典掌军粮，诸葛亮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粮谷军之要最，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凡此之类，皆非所宜称，若以为陈寿作史虚辞，则魏、蜀不然也。

10. 匡山读书

杜子美赠李太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以为即庐山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内辨误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匡山，白读书于大匡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坊，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案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老之诗邪？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正。

11. 列国城门名

郡县及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近古。今独姑苏曰吴郡吴县，有盘门、阊门、葑门、娄门、齐门，它皆不然。春秋时，列国门名见于《左氏传》者，郑最多，曰渠门、纯门、时门、将门、闺门、皇门、鄟门、墓门。又有师之梁、桔柣之门。周曰圉门。鲁曰雩门、雉门、稷门、莱门、鹿门，又有子驹之门。《公羊传》有争门、吏门。宋曰彤门、桐门、卢门、曹门、泽门、扬门、桑林之门。邾曰鱼门、范门。卫曰阅门，盖获之门。齐曰雍门，亦有扬门、鹿门、稷门。吴曰胥门。宋垤泽之门，见《孟子》。

12. 缁尘素衣

陈简斋《墨梅》绝句一篇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恨缁尘染素衣。”语意皆妙绝。晋陆机《为顾荣赠妇》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齐谢玄晖《酬王晋安》诗云：“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正用此也。

13. 去国立后

齐高氏食邑于卢，高弱以卢叛齐，闾丘婴围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高鄙，弱致卢而出奔晋。鲁臧氏食邑于防，臧纥得罪，使来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为，纥致防而奔齐。案，弱、纥二人，据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齐、鲁之君，竟如其请，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盖当是时先王之泽未熄，非若战国务为诈力权谋之比，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带甲约降，既解甲即围而杀之者，不仁孰甚焉！

14. 诗词改字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

作“残蝉犹占一枝鸣”。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如‘浪淘尽’为‘浪声沉’，‘周郎赤壁’为‘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为‘崩云’，‘惊涛拍岸’为‘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15. 姑舅为婚

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案，《刑统·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议曰：“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緦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之故。”然则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娶，了无所妨。予记政和八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申明此项，敕局看详，以为如表叔娶表侄女，从甥女嫁从舅之类，甚为明白。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今州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时，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周武帝又诏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宣帝诏母族绝服外者听婚，皆偏闺之制。漫附于此。

容斋续笔卷九　十四则

1. 三家七穆

春秋列国卿大夫世家之盛，无越鲁三家、郑七穆者。鲁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东门氏、郈氏之类固多，唯孟孙、叔孙、季孙实出于桓公，其传序累代，皆秉国政，与鲁相为久长。若揆之以理，则桓公弑兄夺国，得罪于天，顾使有后如此。郑灵公亡，无嗣，国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辞以公子坚长。乃立坚，是为襄公。襄公将去穆氏，子良争之，愿与偕亡。乃舍之，皆为大夫。其后位卿大夫而传世者，罕、驷、丰、印、游、国、良，故曰七穆。然则诸家不逐而获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孙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2. 贡薛韦匡

《汉元帝纪赞》云："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谓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媞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衡专附石显，最为邪臣；广德但有谏御楼船一事；《禹传》称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玄成传》称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皆不著其有过。案《刘向传》："弘恭、石显白逮更生下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萧望之、周堪谋排许、史，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召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若以汉法论之，更生死有余罪，

幸元帝不杀之耳。《京房传》房欲行考功法，石显及韦丞相皆不欲行。然则韦、贡之所以进用，皆阴附恭、显而得之。《班史》隐而不论，唯于《石显传》云："贡禹明经著节，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后也。

3. 兒宽张安世

《汉史》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兒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所为不可上意。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4. 深沟高垒

韩信伐赵，赵陈馀聚兵井陉口御之。李左车说馀曰："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愿假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而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至十日，信之头可致麾下。"馀不听，一战成禽。七国反，周亚夫将兵往击，会兵荥阳，邓都尉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而东北壁昌邑，深沟高垒，使轻兵塞其饟道，以全制其极。"亚夫从之，吴果败亡。李、邓之策一也，而用与不用则异耳。秦军武安西，以攻阏与。赵奢救之，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既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奢之将略，所谓玩敌于股掌之上，虽未合战而胜形已著矣。前所云邓都尉者，亚夫故父绛侯客也。《晁错传》云："错已

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拜为城阳中尉。”邓公者，岂非邓都尉乎？《亚夫传》以为此策乃自请而后行，颜师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于己也。

5.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其说甚浅，且不解释后一节。唯苏子由以谓“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岂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其论可谓尽矣。

6. 臧氏二龟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为不智。蔡者，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左传》所称作“虚器”，正谓此也。至其孙武仲得罪于鲁，出奔邾，使告其兄贾于铸，且致大蔡焉，曰：“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盖请为先人立后也。贾再拜受龟，使弟为为己请，遂自为也。乃立臧为。为之子曰昭伯，尝如晋，从弟会窃其宝龟偻句龟所出地名。以卜为信与僭，僭吉。僭，不信也。会如晋。昭伯问内子与母弟，皆不对。会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它故者。归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从昭公孙于齐，季平子立会为臧氏后，会曰：“偻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龟故，皆以弟而夺兄位，亦异矣。

7. 有扈氏

《夏书·甘誓》，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为辞，孔安国传云：“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高诱注云：“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此事不见于他书，不知诱何以知之。传记散轶，其必有以为据矣。庄子以为“禹攻有扈，国为虚厉”，非也。

8. 太公丹书

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阼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以遗好古君子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皆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王斋三日，尚父端冕奉书，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前左端曰：‘安乐必敬。’前右端曰：‘无行可悔。’后左端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曰：‘所监不远，视尔所代。’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

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於忿疐。恶乎失道？於嗜欲。恶乎相忘？於富贵。’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共，共则寿。’屦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觞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则逃。’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申之义，发之行之，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凡十六铭。贾谊《政事书》所陈教太子一节千余言，皆此书《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赵高之事，则为汉儒所作可知矣。《汉昭帝纪》“通《保傅传》”，文颖注曰：“贾谊作，在《礼·大戴记》。”其此书乎？荀卿《议兵篇》：“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盖出诸此。《左传》晋斐豹“著于丹书”，谓以丹书其罪也。其名偶与之同耳。汉祖有丹书铁契以待功臣，盖又不同也。

9. 汉景帝

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壖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爰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

10. 萧何先见

韩信从项梁，居戏下，无所知名。又属羽，数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归汉。陈平事项羽，羽使击降河内，已而汉攻下之。羽怒，将诛定河内者。平惧诛，乃降汉。信与平固能择所从，然不若萧何之先见。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献策弗用，及惧罪且诛，然后去之也。

11. 史汉书法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畤，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所将之卒。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豨，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豨。《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

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豨。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12. 薄昭田蚡

周勃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诛诸吕功，益封赐金，尽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系急，昭为言太后，后以语文帝，乃得释。王恢坐为将军不出击匈奴单于辎重，下廷尉，当斩。恢行千金于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诛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汉世母后豫闻政事，故昭、蚡凭之以招权纳贿，其史所不书者，当非一事也。神宗熙宁七年，天下大旱，帝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争之，帝曰：“比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更失人心。”安石曰：“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耳。”是时，安石力行新法，以为民害，向经、曹佾能献忠于母后，可谓贤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当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圣烈后临朝，宰相蔡確乞复其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得免刑诛幸矣，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其圣如此，虽有昭、蚡百辈，何所容其奸乎？

13. 文字结尾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郈马正侯犯杀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

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瞷其所之，乃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14. 国初古文

欧阳公书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有敝箧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以相夸尚，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学者稍趋于古。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可谓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后叙》云：“予少嗜观韩、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见于世，《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几定，时天圣九年也。”予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云：“公少诵经籍，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

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祜得公书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书杨昭俭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矣。’”开以开宝六年登进士第，景作行状时，咸平三年。开序韩文云：“予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则在国初，开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长时数十年矣。苏、欧阳更出其后，而欧阳略不及之，乃以为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师鲁集序》亦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论最为至当。

容斋续笔卷十　十七则

1. 经传烦简

《左传》：蔡声子谓楚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其语本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曰：“先王议事以制，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其语本于《吕刑》“惟良折狱，哲人惟刑”也。旨意则同，而经传烦简为不侔矣。

2. 曹参不荐士

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日夜饮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则然矣，然以其时考之，承暴秦之后，高帝创业尚浅，日不暇给，岂无一事可关心者哉？其初相齐，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然入相汉时，未尝引盖公为助也。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深山，蒯彻为参客，或谓彻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彻以告参，参皆以为上宾。彻善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受。凡此数贤，参皆不之用，若

非史策失其传，则参不荐士之过多矣。

3. 汉初诸将官

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豨，以丞相击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陈涓以丞相定齐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载，盖萧何已居相位，诸人者，未尝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为重耳。后世使相之官，本诸此也。

4. 汉官名

汉官名既古雅，故书于史者，皆可诵味。如“朝臣龀龀不可光禄勋”，“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听”，“郎中令善愧人”，“丞相议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大将军尊贡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邪”，“大官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晓大司农”，“大司马欲用是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之类。又如所书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亦烨然有法。《后汉书》“执金吾击郾”，“大司马当击宛”，“大司马习用步骑”等语，尚有前史余味。

5. 汉唐辅相

前汉宰相四十五人，自萧、曹、魏、丙之外，如陈平、王陵、周

勃、灌婴、张苍、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以功臣侯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氂以宗戚，卫绾、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亚夫、王商、王嘉有刚直之节，薛宣、翟方进有材具，余皆容身保位，无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名为亚相，尤录录不足数。刘向所谓御史大夫未有如儿宽者，盖以余人可称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6.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庄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怀故土，出为郡吏。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诏赐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汲黯拜淮阳太守，不受印绶，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

7. 苦荬菜

吴归命侯天纪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

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买菜作平虑草。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唐·五行志》，中宗景龙二年，岐州郿县民王上宾家有苦荬菜，高三尺余，上广尺余，厚二分。说者以为草妖。予案买菜即苦荬，今俗呼为苦笃者是也。天纪、景龙之事甚相类，归命次年亡国，中宗后二年遇害，虽事非此致，亦可谓妖矣。平虑草不知何状，杨雄《甘泉赋》“并闾”注，如淳曰：“并闾，其叶随时政，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也。”颜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然则亦异草也。鬼目，见《尔雅》，郭璞云：“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员而毛，如耳珰也，赤色丛生。”《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南方草木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鸭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诸郡有之。”《交州记》曰：“高大如本瓜而小，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名羊蹄。”

8. 唐诸生束脩

《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为束脩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工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责以结字合于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脩之礼，乃于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9.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纯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归，遂解倒悬之念，庆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离均，借人至邓，本待家兄之来。今家兄虽得归颍昌，而尚未闻来耗。已累遣人禀问所行路及相见之期，人尚未还，未知果能如约否。盖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则须北去也。”予以其时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邓州分司，复故秩，许归颍昌府，则此帖当在五月间，忠宣犹未离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帅河东，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过此则须北去，虽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为长吏，虽居蕞尔小垒，而欲送还兵士，唯意所须。若接人之来，视其私计办否为迟速耳，未尝顾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摄之，置士大夫于无过之地，亦所以善风俗也。

10.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则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读者至此，多以为老氏好杀。夫老氏岂好杀者哉！旨意盖以戒时君、世主视民为至愚、至贱，轻尽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状，人人能与我为敌国，懔乎常有朽索驭六马之惧。故继之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且人情莫不欲寿，虽衰贫至骨，濒于饿隶，其与受僇而死有间矣，乌有不畏者哉？自古以来，时运俶扰，至于空天下而为盗贼，及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秦、汉、隋、唐之末，土崩鱼烂，比屋可诛。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过侥觊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滔天之患哉！龚遂之清渤海，冯异

之定关中，高仁厚之平蜀盗，王先成之说王宗侃，民情可见。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训，思过半矣。

11.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郑烛之武、弦高从容立计，以存其国。后世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数人载于此。武德初，北海贼帅綦公顺攻郡城，为郡兵所败，后得刘兰成以为谋主，才用数十百人，出奇再奋，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帅众五万来争，兰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袭之，扫空其众。

徐圆朗据海岱，或说之曰："有刘世彻者，才略不世出，名高东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使迎之。世彻至，已有众数千，圆朗使徇谯、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

裘甫乱浙东，朝廷遣王式往讨，其党刘暋劝甫引兵取越，凭城郭，据府库，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别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甫不能用。

高骈之将毕师铎攻骈，乞师于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扬州。师铎遣使趣彦过江，将奉以为主。或说之曰："仆射顺众心为一方去害，宜复奉高公而佐之，总其兵权，谁敢不服？且秦司空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未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不以为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获。

王建镇成都，攻杨晟于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

抄掠之。王先成往说其将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旦出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万一城中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于门内，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于三面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先成为条列七事为状，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竞出如归市，浸还故业。

观此五者，则其他姓名不传，与草木俱腐者，盖不可胜计矣。

12.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唯乾、坤，为能尽之。若屯、随二卦，但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者十一，蒙、同人、离、咸、兑、恒、遯、萃、涣、小过、既济也。元、亨、利者一，蛊也。利、贞者八，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也。亨、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贲、复、大过、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也。利者五，讼、豫、解、益、夬也。贞者四，师、比、否、颐也。唯八卦皆无之，观、剥、晋、睽、姤、归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姤犹可强为之辞，它则不复容拟议矣。

13. 孙坚起兵

董卓盗国柄，天下共兴义兵讨之，惟孙坚以长沙太守先至，为卓所惮，独为有功。故裴松之谓其最有忠烈之称。然长沙为荆州属部，受督于刺史王叡。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

叡举兵欲讨卓，坚乃承案行使者，诈檄杀之，以偿曩忿。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千石也，以军资不具之故，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将，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

14. 孙权封兄策

孙权即帝位，追尊兄策为长沙王，封其子为吴侯。案，孙氏奄有江、汉，皆策之功，权特承之耳，而报之之礼不相宜称。故陈寿评云："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而孙盛乃云："权远思盈虚之数，正本定名，防微于未兆，可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说迂谬如此。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

15. 逾年改元

自汉武帝建元纪年之后，嗣君绍统，必逾年乃改元。虽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为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继侄，亦终会昌六年，而改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去新岁才八日耳。意当时星辰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说，而国史传记皆失传。窃计岭、蜀之远，制书到时已是二年之春。是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考引故实，致行之弗审，使人君即位而无元年，尤为不可也。若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贞。盖已称太上皇，嫌于独无纪年，故亟更之耳。刘禅、孙亮、石

弘、苻生、李璟未逾年而改，此不足责。晋惠帝改武帝太熙为永熙，而以为欲长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汉刘知远追用晋天福，隐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显德，皆非礼之正，无足议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盖畏朱温而不敢云。

16. 贼臣迁都

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17. 舆地道里误

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祐九域志》，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其书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驿，又百里至南康县。然今虔至潭口才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载不及半也。以所经行处验之，知其它不然者多

矣。

容斋续笔卷十一　十五则

1. 古錞于

《周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四金者，錞、镯、铙、铎也。“以金錞和鼓。”郑氏注云：“錞，錞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贾公彦疏云：“錞于之名，出于汉之太予乐官。”南齐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广汉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筩，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周斛斯征精《三礼》，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乃取以合乐焉。《宣和博古图说》云“其制中虚，椎首而杀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献为证云。今乐府金錞，就击于地，灌水之制，不复考矣。是时，有虎龙錞一，山纹錞一，圜花錞一，絷马錞一，龟鱼錞一，鱼錞二，凤錞一，虎錞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高一尺三寸，上径长九寸五分，阔八寸，下口长径五寸八分，阔五寸，虎钮高一寸二分，阔寸一分，并尾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熙三年，予仲子签书峡州判官，于长阳县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径长一尺六分，阔

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长径九寸五分，阔八寸，虎钮高二寸五分，足阔三寸四分，并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錞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种，此遂为之冠。小錞无损缺，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大者破处五寸许，声不能浑全，然亦可考击也。后复得一枚，与大者无小异，自峡来，置诸箬笼中，取者不谨，断其钮，匠以药銲而栅之，遂两两相对。若《三礼图》、《景祐大乐图》所画，形制皆非。东坡《志林》记始兴王鉴一节，云："记者能道其尺寸之详如此，而拙于遣词，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仿佛，甚可恨也。"正为此云。

2. 孙玉汝

韩庄敏公缜，字玉汝，盖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义，前人未尝用，最为古雅。案唐《登科记》，会昌四年及第进士有孙玉汝。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劾罢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孙玉汝记。荣王宗绰书目，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云孙玉汝撰。盖其人也。

3. 唐人避讳

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字同音，贺遂不敢试。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盖其人云。裴德融讳"皋"，高锴以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郎官一人，同参右丞卢简求。到宅，卢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祗候。"卢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

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苍遽出门去。观此事，尤为乖刺。锴、简求皆当世名流，而所见如此。《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4. 高锴取士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请加至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牓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疏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珰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大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奏复之，事见《选举

志》。

5.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铨。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后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祐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后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于是！

6.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至于阶秩品著，则由晋、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阶二十九，自开府、特进之下，为大夫者十一，为郎者十六。武散阶四十五，为将军者十二，为校尉者十六。此外怀化、归德大将军，讫于司戈、执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长臣仆。本朝因之。元丰正官制，废文散阶，而易旧省部寺监名，称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选人七阶亦为郎，欲以将军、校

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涂辙太殊，亦请改为郎、大夫，于是以卒伍厮圉玷污此名，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汉以处名流，观察使在唐为方伯，刺史在汉为监司，在唐为郡守，岂介胄恩幸所得处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7. 名将晚谬

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攻围之，饥冻而退。及思政徙荆州，举韦孝宽代己，欢举山东之众来攻，凡五十日，复以败归，皆思政功也。其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致书于崔猷，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应接。颍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颍川，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已而陷于高澄，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皆莫及，而攻围颍川，不知进退，赴水而死。吴明彻当陈国衰削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以为举首，师之所至，前无坚城，数月之间，尽复江北之地。然其后攻周彭城，为王轨所困，欲遏归路。萧摩诃请击之，明彻不听，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间，水路遂断。摩诃又请潜军突围，复不许，遂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皆没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

8. 唐帝称太上皇

唐诸帝称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凡四君。顺宗以病废之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建成、元吉，明皇幸蜀，为太子所夺，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犹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决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谦、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诰而出命。又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诛，明日乙丑，即归政。然则犹有不获已也。若夫与尧、舜合其德，则我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为然。

9. 杨倞注荀子

唐杨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注以为《伊训篇》，今元无此语。《致士篇》所引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注以为《康诰》，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10.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华州，方强藩悍镇，远近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兴之业。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如谢安，朴所善方士许岩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愤天下之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遂拜为相，制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曰："梦傅岩而得真相，则商道中兴；猎渭滨而载献臣，则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难，渴竚英贤，暗祷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辅，契予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用精敏，久徊翔

而不振，弥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与语。理乱立分于言下，闻所未闻；兵农皆在于术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用昌衰运。自我拔奇，宁拘品秩；百度群伦，俟尔康济。”其美如此。仪者偓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当时所授旨意也。朴为相才半年而罢，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制云：“不为自审之谋，苟窃相援之力，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活国，冒半岁容身之赞，无一朝辅政之功。唯辱中台，颇兴群论。”呜呼！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朴于庶僚中，位诸公衮，以今观之，适足诒后人讥笑。《新史》赞谓：“捭豚臑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11. 杨国忠诸使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案，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玄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12. 祖宗朝宰辅

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赍诏徙海南四州都巡检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镕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

13. 百官避宰相

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案《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祐时不行用也。

14. 百官见宰相

《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寮，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

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閤门祗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遂礼均从官矣。

15. 东坡自引所为文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案此二诏，盖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言。”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乾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容斋续笔卷十二　十二则

1. 妇人英烈

妇人女子，婉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市人攻杀淖齿，而齐亡臣相与求王子立之，卒以复国。马超叛汉，杀刺史、太守。凉州参军杨阜出见姜叙于历城，与议讨贼。叙母曰："韦使君遇难，亦汝之负，但当速发，勿复顾我。"叙乃与赵昂合谋。超取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当奈月何？"异曰："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超袭历城，得叙母，母骂之曰："汝背父杀君，天地岂久容汝，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月亦死。晋卞壼拒苏峻，战死，二子随父后，亦赴敌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坚将伐晋，所幸张夫人引禹、稷、汤、武事以谏曰："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坚不听，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刘裕起兵讨逆，同谋孟昶谓妻周氏曰："我决当作贼，幸早离绝。"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指怀中儿示之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赀以给之。

何无忌夜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橙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恨！”问所与同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举事必有成之理以劝之。窦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于虎牢。建德妻曹氏劝使乘唐国之虚，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于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其妻刘氏，刘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克用归，欲勒兵攻汴，刘氏曰：“公当诉之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黄巢死，时溥献其姬妾。僖宗宣问曰：“汝曹皆勋贵子女，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戮之于市。余人皆悲怖昏醉，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唐庄宗临斩刘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谯之曰：“事已如此，生复何益？妾请先死。”即伸颈就戮。刘仁赡守寿春，幼子崇谏夜泛舟渡淮北，仁赡命斩之。监军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矣。”趣命斩之，然后成丧。王师围金陵，李后主以刘澄为润州节度使，澄开门降越。后主诛其家，澄女许嫁未适，欲活之。女曰：“叛逆之余，义不求生。”遂就死。此十余人者，义风英气，尚凛凛有生意也。虽载于史策，聊表出之。至于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阳公主在长安，其夫柴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为计。”即奔鄠，发家赀招南山亡命，谕降群盗，申法誓众，勒兵七万，威振关中，与秦王会渭北，分定京师。此其伟烈，又非它人比也。

2. 无用之用

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

而垫之致黄泉，所谓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此义本起于《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一章。《学记》：“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备；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飞者以翼为用，絷其足，则不能飞。走者以足为用，缚其手，则不能走。举场较艺，所务者才也，而拙钝者亦为之用。战陈角胜，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为之用。则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分别哉？故为国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则善矣！

3. 龙筋凤髓判

《唐史》称张鷟早惠绝伦，以文章瑞朝廷，属文下笔辄成，八应制举，皆甲科。今其书传于世者，《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也。《佥载》纪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聊载数端于此：“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不许。判云：‘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恕，曷陟屺之无情？’”“辛夫遇盗而死，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节，不伏。判云：‘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丧，年老毁瘠，或非其过礼，曰：‘哀情所钟。’判云：‘况血气之既衰，老天耄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丙妻有丧，丙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判云：‘俨衰麻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甲夜行，所由执之，辞云：‘有公事，欲早趋朝，所由以犯禁不听。’判云：‘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贵达，有故人至，坐之堂下，进以仆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臼犯；感而成事，张仪终谢于苏秦。’”“丙娶妻，无子，父母将出之，辞曰：‘归无

所从。’判云：‘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度可同于束缊。’”“乙为三品，见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称：‘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敌，敢不尽礼事君；今晋、郑同侪，安得降阶卑我？’”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余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两卷，粲然可观。张鷟，宇文成，史云：“调露中，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案，《登科记》乃上元二年，去调露尚六岁。是年，进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为无双，而不列高第。神龙元年，中才膺管乐科，于九人中为第五。景云二年，中贤良方正科，于二十人中为第三。所谓制举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4. 唐制举科目

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尔，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国、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佽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于要服，遵丘赋于革车”，并安人重谷，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于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5. 渊有九名

《庄子》载壶子见季咸事云："鲵旋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其详见于《列子·黄帝篇》，尽载其目，曰："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氿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案《尔雅》云"滥水正出"，即槛泉也。"沃泉下出，氿泉穴出，灉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决之泽为汧，肥者出同而归异。"皆禹所名也。《尔雅》之书，非周公所作，盖是训释三百篇《诗》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时已有此书否？细碎虫鱼之文，列子决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琁之渊，许叔重云："至深也。"贾谊《吊屈赋》："袭九渊之神龙。"颜师古曰："九渊，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与此不同。

6. 东坡论庄子

东坡先生作《庄子祠堂记》，辨其不诋訾孔子。"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中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尔。"东坡之识见至矣，尽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用为一事。今之庄周书《寓言》第二十七，继之以《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乃至《列御寇》为第三十二篇，读之者可以涣然冰释也。予案，《列子》书第二篇内首载御寇馈浆事数百言，即缀以杨朱争席一节，正与东坡之旨异世同符，而坡公记不及此，岂非作文时偶忘之乎！陆德明《释文》："郭子玄云，一曲之

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予参以此说，坡公所谓昧者，其然乎？《阏弈》、《游凫》诸篇，今无复存矣。

7. 列子书事

《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其言惠盎见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客将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观此一段语，宛转四反，非数百言曲而畅之不能了，而洁净粹白如此，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无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论三者优劣，斯言足以蔽之。

8. 天生对偶

旧说以“红生”“白熟”、“脚色”“手纹”、“宽焦”“薄脆”之属，为天生偶对。触类而索之，得相传名句数端，亦有经前人纪载者，聊疏于此，以广多闻。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长”，“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北斗七星三四点，南方万寿十千年”，“迅雷风烈风雷雨，绝地

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把，本是无声之乐；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皆绝工者。又有用书语两句而证以俗谚者，如“尧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谚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谚曰“便重不便轻”之类是也。

9. 铜爵灌砚

相州，古邺都，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今遗址仿佛尚存。瓦绝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饷黄鲁直，东坡所为作铭者也。其后复归王氏。砚之长几三尺，阔半之。先公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中为瓢形，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领冀州牧，治邺，始作此台云。小者规范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兴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团。“兴和”乃东魏孝静帝纪年，是时，正都邺，与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余年矣。二者皆藏侄孙僩处。予为铭建安者曰：“邺瓦所范，嘻其是邪？几九百年，来随汉槎。淬尔笔锋，肆其滂葩。僩实宝此，以昌我家。”铭兴和者曰：“魏元之东，狗脚于邺。吁其瓦存，亦禅千劫。上林得雁，获贮归笈。玩而铭之，衰泪栖睫。”赣州雩都县，故有灌婴庙，今不复存。相传左地尝为池，耕人往往于其中耕出古瓦，可窾为砚。予向来守郡日所得者，刓缺两角，犹重十斤，沈墨如发硎，其光沛然，色正黄，考德仪年，又非铜雀比，亦尝刻铭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断制于火，而卒以囿水？庙于汉侯，今千几年？何址蹙祀歇，而此独也存。县赣之雩，曰若灌池。研为我得，而铭以章之。”盖纪实也。

10.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显仕，它亦无传，而韩文公推奖之备至。其《蓝田丞壁记》云：“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赠崔评事》诗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顷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其《寄崔二十六》诗云：“西城员外丞，心迹两崛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罴。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窥。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记云“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于人”，而诗以为“连年收科第”，何其自为异也？予按，杭本韩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进屈千人”，《文苑》亦然。盖它本误以千字为于也。又《登科记》“立之以贞元三年第进士，七年，中宏词科”，正与诗合。观韩公所言，崔作诗之多可知矣，而无一篇传于今，岂非蝼蚓之杂，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11. 汉书注冗

颜师古注《汉书》，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然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其始遇字之假借，从而释之。既云“他皆类此”，则自是以降，固不烦申言。然于“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于“给复”字下，必云“复音方目反”。至如说读曰悦，繇读曰傜，乡读曰向，解读曰懈，与读曰豫，又读曰欤，雍读曰壅，道读曰导，畜读曰蓄，视读曰示，艾读曰乂，竟读曰境，饬与敕同，繇与由同，敺与驱同，晻与暗同，娄古屡字，墬古地字，饟古饷字，犇古奔字之类，各以百数。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师诸官府，失职者失其常业，其重复亦然。贷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业也，称曰副也，靡曰无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图曰谋也，耗曰减也，卒曰终也，悉曰尽也，给曰足也，浸曰渐也，则曰法也，风曰化也，永曰长也，省曰视

也，仍曰频也，疾曰速也，比曰频也，诸字义不深秘，既为之辞，而又数出，至同在一板内再见者，此类繁多，不可胜载。其豁、仇、恢、坐、邾、陕、治、脱、攘、蓺、垣、绾、颛、擅、酣、侔、重、禺、俞、选等字，亦用切脚，皆为可省。志中所注，尤为烦芜。《项羽》一传，伯读曰霸，至于四言之。若相国何、相国参、太尉勃、太尉亚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为萧何、曹参，桓、文、颜、闵必注为齐桓、晋文、颜渊、闵子骞之类，读是书者，要非童蒙小儿，夫岂不晓，何烦于屡注哉？颜自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殆是与今书相矛盾也。

12. 古迹不可考

郡县山川之古迹，朝代变更，陵谷推迁，盖已不可复识。如尧山、历山，所在多有之，皆指为尧、舜时事，编之图经。会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颠，至于禹穴，则强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马子长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实今之河中所谓舜城者，宜历世奉之唯谨。案，张芸叟《河中五废记》云：“蒲之西门所由而出者，两门之间，即舜城也，庙居其中，唐张宏靖守蒲，尝修饰之。至熙宁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为埏陶者尽矣，舜城自是遂废。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潬，所以限桥。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以铁为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冯襄，了无遗迹。中潬自此遂废。”显显者若此，它可知矣。东坡在凤翔，作《凌虚台记》云：“尝试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谓物之废兴成毁，皆不可得而知，则区区泥于陈迹，而必欲求其是，盖无此理也。《汉书·地理志》，扶风雍县有橐泉宫，秦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不以为穆公。

容斋续笔卷十三　十四则

1. 科举恩数

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余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余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以评事知县，余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闇，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后六人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2. 下第再试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进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丽，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礼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进士叶齐打鼓论榜，遂再试，复放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雨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于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于如此。

3. 试赋用韵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蓂荚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止水》、《魍魉》、《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侧者，《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侧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璧》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侧者，《金用砺》以“殷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侧者，《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太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尝覆试进士，

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大为识者所诮，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4. 贞元制科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夐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镈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镈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间，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5. 贻子录

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意必高从诲擅荆渚时，宾僚如孙光宪辈者所编，皆训儆童蒙。其《修进》一章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僩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

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略有与今制同者，独避宰相、主文讳，不复讲双只、先辈之名，它无所见。其《林园》一章谓茄为酪酥，亦甚新。

6. 金花帖子

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不多见。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曰：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皆押字。次书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讳某，父讳某，私忌某日。然后书状元孙仅，其所纪与今正同。别用高四寸绫，阔二寸，书“盛京”二字，四主司花书于下，粘于卷首，其规范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废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杨砺、李若拙、梁颢、朱台符，皆只为同知举。

7. 物之小大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叠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曁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沉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

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著鲲鹏事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电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师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8.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贵之盛，未有出郭汾阳之右者。然至其女孙为宪宗正妃，历五朝，母天下，终以不得志于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复振。及本朝庆历四年，访求厥后，仅得裔孙元亨于布衣中，以为永兴军助教。欧阳公知制诰，行其词曰：“继绝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远，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焉。况尔先王，名载旧史，勋德之厚，宜其流泽于无穷，而其后裔不可以废。往服新命，以荣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书令之门，而需一助教以为荣，吁，亦浅矣！乃知世禄不朽，如春秋诸国，至数百年者，后代不易得也。

9. 纪年兆祥

自汉武建元以来，千余年间，改元数百，其附会离合为之辞者，不可胜书，固亦有晓然而易见者。如晋元帝永昌，郭璞以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亘灵宝大亨，识者以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败。萧栋、武陵王纪，同岁窃位，皆为天正，以为二人一年而止，其后皆然。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然梁明帝萧岿亦用此，而尽二十三年。或又云，岿蕞尔一邦，故非礼祥所系。齐后主隆化，为降死，安德正延宗德昌，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为天子冢。萧琮、晋出帝广运，为军走。隋炀帝大业，为大苦末。唐僖宗广明，为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贼之祸。钦宗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由康邸建中兴之业。熙宁之末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纯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时守赣，贺表云：“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迨诏至，乃为淳熙，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

10. 民俗火葬

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鲁夏父弗忌献逆祀之议，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师居麇，楚司马子期将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僇也。列

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肉者同言之。□音寡。

11. 太史日官

《周礼》春官之属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为说。志，谓记也。史官主书，《国语》所谓《郑书》及《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则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职耳。故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而子长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今太史局正星历卜祝辈所聚，其长曰太史局令，而隶秘书省，有太史案主之，盖其源流有自来矣。

12. 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庙，又用纣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枭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

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狢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馘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后，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慎为稷慎，𢇁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瓯，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秽人前皃，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禺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𧈧、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犬，□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康民以稃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费费，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嫌羊，嫌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马，而赤鬚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闾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末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鞞、鲥酱、皎甗、利剑；正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历珠名、龙角；正北以橐驼、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13. 曹子建论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欧阳公作《尹师鲁铭》文，不深辩其获罪之冤，但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不尽，公怒，至诒书它人，深数责之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王荆公为钱公辅铭母夫人蒋氏墓，不称公辅甲科，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后云："孙七人皆幼。"不书其名。公辅意不满，以书言之，公复书曰："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如得甲科为通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荣辱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议其文亦如此。

14. 雨水清明

历家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清明为三月节，谷雨为三月中气。而汉世之初，仍周、秦所用，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

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容斋续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尹文子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钘，而文不预。又别一

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细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2. 帝王训俭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顗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何以喻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炀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3. 用计臣为相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

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4. 州县牌额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榜，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5. 卢知猷

唐之末世，王纲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于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璨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仕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案，昭

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6. 忌讳讳恶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云：“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7. 陈涉不可轻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

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8. 士匄韩厥

晋厉公既杀郤氏三卿，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执公，召士匄，匄辞不往，召韩厥，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为罪，岂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与建成、元吉相忌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王诛之，王犹豫未决。问于李靖，靖辞，问于李世勣，世勣辞，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为将相，知其有所守也。晋、唐四贤之识见略等，而无有称述者，唐史至不书其事，殆非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萧道成将革命，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谢朏，屏人与语，朏竟无一言。及王俭、褚渊之谋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参佐命，朏亦不肯从，遂不仕齐世，其亦贤矣。

9. 孔墨

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

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著《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10. 玉川月蚀诗

卢仝《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仝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泚，至于亡身，故仝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泚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为非为谬哉！予案，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仝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泚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为嬖倖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11. 诗要点检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湲”，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12. 周蜀九经

唐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嶲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它庙讳皆只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

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13. 冢宰治内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14. 宰相爵邑

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愍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婺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著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婺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15. 杨子一毛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16. 李长吉诗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17. 子夏经学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它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

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

容斋续笔卷十五　十三则

1. 紫阁山村诗

宣和间，朱勔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戩、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盖贞元、元和间也。

2. 李林甫秦桧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

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气，笑曰："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闻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尝以病谒告，政府独有余尧弼，因奏对，高宗访以机务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见，上曰："余尧弼既参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与闻。"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牍阅视，皆已书押。责之曰："君既书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卖耳！"余离席辩析，不复应。明日台评交章。段拂为人愦愦，一日，秦在前开陈颇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觉，殊窘怖，上犹慰拊之，且询其乡里。少顷，还殿廊幕中。秦闭目诵佛，典客赞揖至三，乃答。归政事堂，穷诘其语，无以对，旋遭劾，至于责居。汤思退在枢府，上偶回顾，有所问。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乞问汤思退。"上曰："此事朕岂不晓，何用问它汤思退？"秦还省见汤，已不乐，谋去之。会其病，迨于亡，遂免。考其所为，盖出偃月堂之上也。

3. 注书难

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枣”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洪庆善注《楚辞·九歌·东君篇》：“緪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引《仪礼·乡饮酒》章“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为比，云：“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即镂板，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箫作攃，《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緪瑟为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伸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陈后主三阁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恍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伸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几贻士林嗤笑。”伸仲每谈其事，以戒后生。但玉奴乃杨贵妃自称，潘妃则名玉儿也。剥枣之说，得于吴说、傅朋，箫钟则庆善自言也。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胃”，“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

4. 书易脱误

经典遭秦火之余，脱亡散落，其仅存于今者，相传千岁，虽有错误，无由复改。《汉·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以《尚书》校欧阳、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独孔氏古文，故不见二篇脱处。《周易·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若《大过》至《夬》八卦则否。盖传者之失也。东坡始正之。元本云："《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坡改云："《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谓如此而相从之次，相反之义，焕然若合符节矣。《尚书·洪范》"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便合继之以"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至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一章，乃接"五皇极"，亦以简编脱误，故失其先后之次。"五皇极"之中，盖亦有杂"九，五福"之文者。如"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也。《康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诰》，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继以"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继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后及"乃反商政"，以讫

终篇，则首尾亦粲然不紊。

5. 南陔六诗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蘋》、《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即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皙补亡六篇，不作可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肄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

6. 绍圣废春秋

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若乃《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

7.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穴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唵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余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8. 书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泝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尠。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徙洛阳，荡然无遗。今人观汉、隋、唐《经籍·艺文志》，未尝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记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

以延学士大夫，不待见主人，而下马直入读书。供牢饩以给其日力，与众共利之。今其家仅有败屋数楹，而书不知何在也！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唯刘壮舆家于庐山之阳，自其祖凝之以来，遗子孙者唯图书也，其书与七泽俱富矣。于是为作记。今刘氏之在庐山者，不闻其人，则所谓藏书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9. 逐贫赋

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杨子云《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朔《客难》，柳子《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符》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逐贫》一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盖有未之见者，辄录于此，云：“杨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诃。久为滞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宴，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之为。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贫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室，华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鹊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訾。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尔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10. 涧松山苗

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杼，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续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顿挫则不逮也。

11. 男子运起寅

今之五行家学，凡男子小运起于寅，女子小运起于申，莫知何书所载？《淮南子·氾论训》篇云：“礼三十而娶。”许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阴阳未分时俱生于子，男从子数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从子数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妇，故圣人因是制礼，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数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故男子

数从寅起，女自巳数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数从申起。”此说正为起运也。

12. 宰我作难

《史记》称宰我为齐临菑大夫，与田常作难，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作《古史》，精为辨之，以为子我者阚止也，与田常争齐政，为常所杀，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战国》之书误以为宰予。此论既出，圣门高第，得免非义之谤。东坡又引李斯《谏书》，谓曰：“常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其不从田常，故为所杀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于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应宰我遇祸，略无一言。《孟子》所载三子论圣人贤于尧、舜等语，疑是夫子没后所谈，不然，师在而各出意见议之，无复质正，恐非也。然则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证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说云：“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使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子皮谓范蠡也，蠡浮海变姓名游齐，时简公之难已十余年矣。《说苑》亦云：“田常与宰我争，宰我将攻之，鸱夷子皮告田常，遂残宰我。”此说尤为无稽，是以蠡为助田氏为齐祸，其不分贤逆如此。

13. 古人占梦

《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善恶之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觭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

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者，犹释采也。赠者，送之也。《诗》、《书》、《礼》经所载，高宗梦得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罴虺蛇之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左传》所书尤多。孔子梦坐奠于两楹。然则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略》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

容斋续笔卷十六　十六则

1.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读史不熟者，但以为史氏虚设此语，以与指鹿为马作对耳。案，隋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距此时财二年余。盖唐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之，不追书前事故也。《新唐书·太宗纪》，但书云："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尤为简略，赖《通鉴》尽纪其详。范氏《唐鉴》只论其被诛一节云。

2.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

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

3. 计然意林

《汉书·货殖传》：“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报强吴。”孟康注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予案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宇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

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它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衣与人，亦不取一衣于人之类。其它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弈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干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4. 思颍诗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钜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颍之志

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它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5. 刘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予案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郃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财七年，未知蕡及见之否乎？

6. 酒肆旗望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

7. 贤宰相遭谗

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郓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镈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

8. 宋齐丘

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

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绸、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卖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绸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簪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靦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

9. 咸杬子

《玉篇》、《唐韵》释“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杬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其叶挼擦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10. 月中桂兔

《酉阳杂俎·天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

语》楚灵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蟾桂，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为“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赋处也。

11. 唐二帝好名

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采织，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惧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

12. 周礼非周公书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

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13. 醉尉亭长

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箠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

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14.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帀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大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天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

15. 忠臣名不传

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它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

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拾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遣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如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椋，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16. 唐人酒令

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案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擘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容斋三笔

容斋三笔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间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故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案，是时逸少春秋财五十馀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驽蹇之视天骥，本非伦儗，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摅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侄，冀为《四笔》它日嘉话。

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斋三笔卷一　十四则

1. 晁景迂经说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

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桓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穀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穀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2. 邳彤郦商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巨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跷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绐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3. 武成之书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著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标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4. 象载瑜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轙”，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县象也。县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案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5. 管晏之言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

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6.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礻畧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7. 汉志之误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穀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穀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穀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案《艺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辩。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菑川之剧，泰山之肥成，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皆注云："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8. 汉将军在御史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9.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案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10.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以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11.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馀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户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12. 朱崖迁客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

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13. 张士贵宋璟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14. 韩欧文语

《盘谷序》云："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容斋三笔卷二　十六则

1. 汉宣帝不用儒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2. 国家府库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3. 刘项成败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

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4. 占术致祸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位，孟坐祆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谶，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唐李锜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锜闻之，纳为侍人。锜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为周世宗后。

5. 绛侯莱公

汉周勃诛诸吕，立文帝以安刘氏，及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爰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逊，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系廷尉之祸，几于不免。寇莱公决澶渊之策，真宗待之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对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此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顾准稍衰，旋即罢相，终海康之贬。呜呼！绛侯、莱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与钦若以从容一言，移两明主意，讫致二人于罪斥，谗言罔极，吁可畏哉！

6. 无名杀臣下

《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张汤为汉武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以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后为人所谮，罚为徒隶，使人视之，词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隋炀帝杀高熲之后，议新令，久不决。

薛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遂令自尽。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7.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执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数及旒之多少为别。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纯礼知开封府，中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尝入戏场观优，归涂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案《后汉·舆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然则其名之传久矣。

8. 介推寒食

《左传》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界休县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邺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冱寒之地，令人

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案《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举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9. 进士诉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杨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于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后来无此风矣。

10. 后汉书载班固文

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可谓尽善矣。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观《谢夷吾传》云，第五伦为司徒，使固作奏荐之，其辞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语。其他比喻，引稷、契、咎陶、傅说、伊、吕、周、召、管、晏，此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者，皆无以过。而夷吾乃在《方术传》中，所学者风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过欤？

11. 赵充国马援

前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平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西边遂定。成帝命杨雄颂其图画，至比周之方、虎。后汉光武时，西羌入居塞内，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讨之。羌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后，讫于灵帝，十世之间，羌患未尝少息。故范晔著论，以为“二汉御戎之方，为失其本。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援徙当煎于三辅，不见其事。《西羌传》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事已具《援传》。然援本传盖无其语，唯段纪明与张奂争讨东羌奏疏，正谓赵、马之失，至今为梗。充国、文渊，为汉名臣，段贬之如此，故晔据而用之，岂其然乎？

12. 汉人希姓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谿惠、申章昌、告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赢、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贲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樛乐、冷丰、冥都、濩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栝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馯臂、倗宗、衡

胡、乘宏、简卿、快钦、所忠、假仓、眭孟、□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鬈福、质氏、浊贤、稽发、萬章、瞷氏、佗羽、绣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招平、汝臣、驹幾、称忠、逯普、臺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沂、亶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祋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傜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爰、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13. 绛灌

《汉书·陈平传》：“绛、灌等谗平。”颜师古注云：“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贾谊传》：“绛、灌、东阳侯之属尽害之。”注亦以为勃、婴。案，《史记·陈平世家》曰：“绛侯、灌婴等咸谗平。”则其为两人明甚。师古不必为疑辞也。《楚汉春秋》，陆贾所作，皆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师古盖屡辩之矣。《史》、《汉·外戚·窦皇后传》，实书绛侯、灌将军，此最的证也。夏侯婴为滕令，故称滕公。而《史》并灌婴书为滕、灌，贾谊所称亦然，甚与绛、灌相类。《楚汉春秋》一书，今不复见，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云：《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出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则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师古所谓疑昧之文者此耳。张耳归汉，即立为赵王，子敖废为侯，敖子偃尝为鲁王，文帝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告韩信反，《史记·表》云欒说，《汉·表》云樂说，而《楚汉》以为谢公。其误可见。

14. 题咏绝唱

钱伸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垄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自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既各极其妙，而母舅蔡载天任四绝独擅场。《遂初亭》曰：“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曰：“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诸公皆自以为弗及也。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己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其辞云：“圆清无瑕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纭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臞。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鬓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俱老大。政成着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此章尤为驰骋痛快，且卒章含讥讽，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

15.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因阅《北史·杜正玄传》载一事

云：“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曹司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拟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盖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亦应时并就，又无点窜。然则可谓难矣，《唐书·杜正伦传》云：“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16.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案之当使入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容斋三笔卷三　十九则

1. 兔葵燕麦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云："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读《北史·邢邵传》载邵一书云："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然则此语由来久矣。《尔雅》曰："莃，兔葵。籥，雀麦。"郭璞注曰："颇似葵而叶小，状如藜；雀麦即燕麦，有毛。"《广志》曰："菟葵，爚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丝，何尝可络？道边燕麦，何尝可获？"皆见于《太平御览》。《上林赋》："蒇析苞荔。"张揖注曰："析，似燕麦，音斯。"叶庭珪《海录碎事》云："兔葵，苗如龙芮，花白茎紫。燕麦草似麦，亦曰雀麦。"但未详出于何书。

2. 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寓言之，蔡书于《甲戌日记》，后

其子大器录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

3.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汉薛宣为左冯翊，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钱，惭恐自杀。宣移书池阳曰：“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颜师古注云：“以此职追赠也。”后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吴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赠吏民官职，不以为过，后世不敢然也。

4. 李元亮诗启

建昌县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择尚书族子也，抱材尚气，不以辞色假人。崇宁中在太学，蔡薿为学录，元亮恶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礼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归乡。大观二年冬，复诣学，道过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给事中，出补外，正临此邦。元亮不肯入谒。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门卒，凡士大夫往来，无问官高卑，必飞报，虽布衣亦然。既知其来，便命驾先造所馆。元亮惊喜出迎，谢曰：“所以来，颛为门下之故。方脩贽见之礼，须明旦扣典客，不意给事先生卑躬下贱如此，前贽不可复用，当别撰一通，然后敬谒。”蔡退，元亮旋营一启，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馆而见长者，古所不然，轻身以先匹夫，今无此事。”蔡摘读嗟激，留宴连夕，饷以五十万钱，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遂登三年贡士科。元亮亦工诗，如“人闲知昼永，花落见春深”，“朝雨未休还暮雨，腊寒才过又春寒”，皆佳句也。

5.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迁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为元氏，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以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孙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赐蕃姓，如李弼为徒河氏，赵肃、赵贵为乙弗氏，刘亮为侯莫陈氏，杨忠为普六茹氏，王雄为可频氏，李虎、阎庆为大野氏，辛威为普毛氏，田宏为纥干氏，耿豪为和稽氏，王勇为厍汗氏，杨绍为叱利氏，侯植为侯伏侯氏，窦炽为纥豆陵氏，李穆为□拔氏，陆通为步六孤氏，杨纂为莫胡卢氏，寇隽为若口引氏，段永为尔绵氏，韩褒为侯吕陵氏，裴文举为贺兰氏，王轨为乌九氏，陈忻为尉迟氏，樊深为万纽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是时盖宇文泰颛国，此事皆出其手，遂复国姓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泰方以时俗文敝，命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又悉改官名，复周六卿之制，顾乃如是，殆不可晓也。

6. 东坡和陶诗

《陶渊明集·归园田居》六诗，其末“种苗在东皋”一篇，乃江文通杂体三十篇之一，明言敦陶征君《田居》，盖陶之三章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故文通云：“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正拟其意也。今《陶集》误编入，东坡据而和之。又，《东方有一士》诗十六句，复重载于《拟古》九篇中，坡公遂亦两和之，皆随意即成，不复细考耳。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

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

7. 孔戣郑穆

唐孔戣在穆宗时为尚书左丞，上书去官，天子以为礼部尚书致仕，吏部侍郎韩愈奏疏曰：“戣为人守节清苦，论议正平，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觉衰老，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不报。明年正月，戣薨。国朝郑穆在元祐中以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请老，提举洞霄宫，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亦不报。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绝相类。

8. 陈季常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祐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

公皆言之云。

9. 文用谥字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故谓为易名。然则谥之为义，正训名也。司马长卿《谕蜀文》曰：“身死无名，谥为至愚。”颜注云：“终以愚死，后叶传称，故谓之谥。”柳子厚《招海贾文》曰：“君不返兮谥为愚。”二人所用，其意则同。唯王子渊《箫赋》曰：“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李善谓：“谥者号也，言得谥为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为谥，其语可谓奇矣。

10. 高唐神女赋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前赋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问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赋云：“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复命玉赋之。”若如所言，则是王父子皆与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丑矣。然其赋虽篇首极道神女之美丽，至其中则云：“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意似近而若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頫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愿假须臾，神女称遽。闇然而冥，忽不知处。”然则神女但与怀王交御，虽见梦于襄，而未尝及乱也。玉之意可谓正矣。今人诗词，顾以襄王藉口，考其实则非是。頫，音匹零反，敛容怒色也。柳子厚《谪龙说》有“奇女頫尔怒”之语，正用此也。

11. 其言明且清

《礼记·缁衣篇》：“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郑氏注不言何诗。今《毛诗·节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经典释文》云：“从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诗》皆无此语，或皆逸《诗》也。”予案《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曰：“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然则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所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又不可晓。

12. 侍从转官

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用职事官寄禄。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学士转中书舍人。历三侍郎、学士转左曹礼、户、吏部，余人转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转左，兵侍转右。然后转六尚书，各为一官。尚书转仆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今之特进是也。故侍从止于吏书，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其庶僚久于卿列者，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继历太子宾客，遂得工部侍郎。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不许入两省、给、谏耳。元丰改谏议为太中大夫，给、舍为通议，六侍郎同为正议，左右丞为光禄。兵、户、刑、礼、工书同为银青，吏书金紫。但六转，视旧法损其五。元祐中以为太简，增正议、光禄、银青为左右，然亦财九资。大观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议，正奉以易右光禄，宣奉以易左光禄，以右银青为光禄，而至银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仿旧制，今之通奉，乃工、礼侍郎，正议乃刑、户，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禄乃六尚书也。凡侍从序迁至金紫无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绍兴以来，阶官到此绝少，唯梁扬祖、葛胜仲致仕得之。近岁有

司不能探赜典故，予以宣奉当磨勘，又该覃霈，颜师鲁在天官，径给回授一据，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达由宣奉纳禄不迁官，而于待制阁名升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龙图直学士径升本学士，尤非也。予任中书舍人日，已阶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复为理年劳，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议，殊可笑。盖台省之中，无复有老吏矣。

13. 曹子建七启

“原头火烧净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此韩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字书之，以为绝妙。予读曹子建《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纲密，地逼势胁。”乃知韩公用意所来处。《七启》又云：“名秽我身，位累我躬。”与佛氏《八大人觉经》所书“心是恶源，形为罪薮”，皆修己正心之要语也。

14. 奸鬼为人祸

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驰召名医许智藏，俊梦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当必相苦，奈何！”明夜复梦，曰：“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诊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奸鬼之害人，如出一辙。近世许叔微家一妇人，梦二苍头，前者云：“到也未？”后者应云：“到也。”以手中物击一下，遂魇。觉后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饵之，痛止而愈。此事亦与上二者相似。

15. 监司待巡检

今监司巡历郡邑，巡检、尉必迎于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从车内遣谒吏谢之，即揖而退，未尝以客礼延之也。至有倨横之人，责桥道不整，驱之车前，使徒步与卒伍齿者。予记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中一事云："余为江西转运使，往虔州，巡检殿直今保义成忠郎。康怀琪，乘舟于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县，遂与偕行。及至县驿，驿正厅东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处于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数百步，逼暮而退。夜闻康暴得疾，余急趋至康所，康已具舟将归虔，须臾数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随之。"观此，则是使者与巡检同驿而处，同席而食，至于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见也。

16. 十二分野

十二国分野，上属二十八宿，其为义多不然，前辈固有论之者矣。其甚不可晓者，莫如《晋·天文志》谓："自危至奎为娵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也，属并州。"且卫本受封于河内商虚，后徙楚丘。河内乃冀州所部，汉属司隶，其它邑皆在东郡，属兖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诸郡，自系凉州耳。又谓："自毕至东井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属益州。"且魏分晋地，得河内、河东数十县，于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为秦，其下乃列云中、定襄、雁门、代、太原、上党诸郡，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谬乱如此，而出于李淳风之手，岂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

17. 公孙五楼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后，悉以国事付公孙五楼，燕业为衰。晋刘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岘之险，坚壁清野，大军深入，将不能自归。”裕曰：“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谓我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险自固，焚荡资储，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可以坐制。若纵使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不听，裕过大岘，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举灭燕，观五楼之计，正裕之所惮也。超平生信用五楼，独于此不然，盖天意也。五楼亦可谓智士，足与李左车比肩。后世奸妄擅国，以误大事者多矣，无所谓五楼之智也。

18. 荐士称字著年

汉、魏以来诸公上表荐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称其字。如汉孔融荐祢衡表云“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齐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云“秘书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东海王澹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来乃无此式。

19.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斋三笔卷四　十五则

1. 三竖子

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问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2. 枢密称呼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

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3. 从官事体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明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

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祕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驺牒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云浙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4. 九朝国史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之役，才归即

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5. 银牌使者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6. 省钱百陌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緡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7. 旧官衔冗赘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8.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胥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官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9. 宣告错误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

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10. 军中抵名为官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它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11. 祸福有命

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讦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

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它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

12. 真宗北征

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已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13. 宰相不次补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时无它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

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14. 外制之难

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馀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顼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促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它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15. 文臣换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

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钺。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

容斋三笔卷五　十七则

1. 舜事瞽叟

《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章涂廪、浚井、象入舜宫之问以为然也。《孟子》既自云尧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井、廪贱役，岂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尧为天子，象一民耳，处心积虑杀兄而据其妻，是为公朝无复有纪纲法制矣！六艺折中于夫子，四岳之荐舜，固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然则尧试舜之时，顽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后，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岂得复有杀之之意乎？司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语，烝烝之对，而不及益赞禹之辞，故详叙之以示子侄辈。若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载，盖相承而不察耳。至于桃应有瞽叟杀人之问，虽曰设疑似而请，然亦可谓无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顾再三为之辞，宜其起后学之惑。

2. 孔子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责数之以为"野"。盖是时夫子在卫，当辄为君之际，留连最久，以其拒父而窃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适晋，闻其杀鸣犊，临河而还，谓其无罪而杀士也。

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称朝歌，墨子回车，邑里之名不善，两贤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无父之国，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卫辄待以为政，当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将导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谓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则其有补于名义，岂不大哉！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鲁。则辄之冥顽悖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执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难。惜哉！

3. 潜火字误

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义为防。然以书传考之，乃当为爝。《左传》襄二十六年，楚师大败，王夷师爝。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师爝。杜预皆注曰："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爝。"《释文》音子潜反，火灭也，《礼部韵》将廉反，皆读如歼音。则知当曰爝火。

4. 永兴天书

《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凤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谮，言：'捕获道士谯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傥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

5. 王裒嵇绍

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鲧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故禹不敢怨，而终治水之功，以盖父之恶。魏王裒、嵇绍，其父死于非命。裒之父仪，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因语言受害，裒为之终身不西向而坐。绍之父康以魏臣锺会谮之于昭，昭方谋篡魏，阴忌之，以故而及诛。绍乃仕于晋武之世，至为惠帝尽节而死。绍之事亲，视王裒远矣！温公《通鉴》，犹取其荡阴之忠，盖不足道也。

6. 张咏传

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使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道州所刻帖，有公与潭牧书一纸，王荆公跋其后云：“忠定公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少欤？”文潞公云：“予尝守蜀，睹忠定之象，遗爱在民，钦服已甚。”黄诰云：“公风烈如此，而不至于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于公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于宰相何益？公虽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观四人之言，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

7. 绯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丛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然则唐制借服色得于君前服之，国朝之制，到阙则不许。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见浙西提刑姚宪入对，紫袍金鱼。既退，一閤门吏踵其后嗫嚅。后两日，宪辞归平江，乃绯袍。予疑焉，以问知閤曾觌曰：“闻临安守与本路监司皆许服所借，而宪昨紫今绯，何也？”觌曰：“监司惟置司在辇下则许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则否。前日姚误紫，而谒吏不告，已申其罚，且备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盖失于审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颁于外，亦自难晓。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东提举常平，告身不借。予闻尝借者当如旧，与郎官薛良朋言之，于是给公据改借。后于江西见转运判官张坚衣绯，张尝知泉州，紫袍矣，予举前说，张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许，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虽运判、提举皆得如初，若它路则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该说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后知军，则其服亦借，不以本路它路也。近吴镒以知郴州除提举湖南茶盐，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8. 枢密名称更易

国朝枢密之名，其长为使，则其贰为副使；其长为知院，则其贰为同知院。如柴禹锡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为使，则敏中改副使。王继英知院，王旦同知，继冯拯、陈尧叟亦同知，及继英为使，拯、尧叟乃改签书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钦若、陈尧叟知院，马知节签书，及王、陈为使，知节迁副使，其后知节知院，则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

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绍兴以来，唯韩世忠、张俊为使，岳飞为副使。此后除使固多，而其贰只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视宰相，而乾道职制杂压，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为未然。

9. 过称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记文官学士、武官大夫之谚，今又不然。天圣职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过称官品，诸节度、观察，虽检校官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防御使至横行使，许称太保；诸司使许称司徒；幕职官等称本官；录事参军称都曹；县令称长官；判司、簿、尉许称评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时本等检校所带之官也。自后法令不复有此一项，以是其风愈炽，不容整革矣。

10. 仁宗立嗣

东坡作《范蜀公墓志》，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独上疏乞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韩维上言，谓其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乃继有论奏。《司马温公行状》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案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岁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者，以继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以嫌疑而不决，非孝也；群臣以讳避而不言，非忠也。愿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至和二年丙申，复言之。前后凡七疏，最后语尤激切。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

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11. 郎官员数

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读至尚书郎，才有正员四人，其它权摄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记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礼部时，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历监司、郡守，故任馆职及寺监、丞者不可进步，其自外召用者，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必序迁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员冗溢，至于五十有五。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谕使论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趋操卑污，有如汪师心者；性资茸阗，柔佞取容，有如黄愿、汪希旦者；浅浮躁妄，为胥辈所轻，有如李庄者：轻悦喧嚣，漫不省职，有如李扬者；粗冗不才，褊忿轻发，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无可取，有如张高者；志气衰落，难与任事，有如常瓌者；大言无当，诞诡不情，有如梁子诲者；资望太轻，士论不厌，有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者。乞行罢斥。”从之。考一时标榜，未必尽当，然十六人者后皆不显，视今日员数，多寡不侔如是。秦桧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独刑部有孙敏脩一员，余皆兼摄，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张云，兵、工八司，并于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12. 东坡慕乐天

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

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13. 缚鸡行

老杜《缚鸡行》一篇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它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远尝赋《东西船行》，全拟其意，举以相示云：“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时，德远诵至三过，颇自喜，予曰：“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德远以为知言，锐欲易之，终不能满意也。

14. 油污衣诗

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见岸上酒店败壁间，有题诗两绝，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诗太俗不足传，独后一篇殊有理致。其词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漫志于此。

15. 北虏诛宗王

绍兴庚申，虏主亶诛宗室七十二王，韩昉作诏，略云："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皇叔太傅兖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顿一兵，群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属籍讫。"绍熙癸丑，今虏主诛其叔郑王，诏曰："朕早以嫡孙，钦承先绪。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属处诸父，任当重藩，潜引凶徒，共为反计，自以元妃之长子，异于它母之诸王，冀幸国灾，窥伺神器。其妹泽国公主长乐牵同产之爱，驸马都尉唐括蒲剌睹狃连姻之私，预闻其谋，相济以恶。欲宽燕邸之戮，姑致郭邻之囚，询诸群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与男案春、阿辛并公主皆赐自尽，令有司依礼收葬，仍为辍朝。"二事甚相类，盖其视宗族至亲与涂之人无异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馆于中山，正其诛戮处，相去一月，犹血腥触人，枯骸塞井，为之终夕不安寝云。

16. 州郡书院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常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

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太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17. 何韩同姓

韩文公《送何坚序》云："何与韩同姓为近。"尝疑其说无所从出，后读《史记·周本纪》，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邓名世《姓氏书辩证》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韩原，为韩氏。韩王建为秦所灭，子孙散居陈、楚，江、淮间，以韩为何，随声变为何氏，然不能详所出也。"韩王之失国者名安，此云建，乃齐王之名，邓笔误耳。予后读孙愐《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斋三笔卷六　十五则

1. 蕨萁养人

自古凶年饥岁，民无以食，往往随所值以为命，如范蠡谓吴人就蒲蠃于东海之滨；苏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实，及啮雪与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为酪；南方人饥饿，群入野泽掘凫茈；邓禹军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阳人拔取酸枣、藜藿以给食；晋郗鉴在邹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蛰燕；幽州人以桑椹为粮，魏道武亦以供军；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嶧崌山在乐平、德兴境，李罗万斛山在浮梁、乐平、鄱阳境，皆绵亘百余里，山出蕨萁。乾道辛卯、绍熙癸丑岁旱，村民无食，争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锄往掘，深至四五尺，壮者日可得六十斤。持归捣取粉，水澄细者煮食之，如粔籹状，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间无不出者，或不远数十里，多至数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终，蕨抽拳则根无力，于是始止。盖救饿羸者半年，天之生物，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传记亦不载，岂他邦不产此乎？

2. 贤士隐居者

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无传。比得上虞李孟传录示四事，故谨书之。其一曰，慈溪蒋季庄，当宣和间，鄙王氏之学，不事科举，闭门穷经，不妄与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岁四五访其庐。季庄闻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对小室，极意讲论，自昼竟夜，殆忘寝食。告去则送之

数里，相得欢甚。或问抑崇曰：“蒋君不多与人周旋，而独厚于公，公亦惓惓于彼，愿闻其故？”抑崇曰：“闶终岁读书，凡有疑而未判，与所缺而未知者，每积至数十，辄一扣之，无不迎刃而解。”而蒋之所长，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谓知己其是乎？

其二曰，王茂刚，居明之林村，在岩壑深处，有弟不甚学问，使颛治生以糊口，而刻意读书，足迹未尝妄出，尤邃于《周易》。沈焕通判州事，尝访之。其见趣绝出于传注之外云。气象严重，窥其所得，盖进而未已也。

其三曰，顾主簿，不知何许人，南渡后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于贫贱，不蕲人之知。至于践履间，虽细事不苟也。平旦起，俟卖菜者过门，问菜把直几何，随所言酬之。它饮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断强忮者，相与讥之，曰：“汝岂顾主簿耶？”

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丰人。操行介洁，为邑人所敬。开门授徒，仅有以自给，非其义一毫不取。家至贫，常终日绝食，邻里或以薄少致馈，时时不继，宁与妻子忍饿，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纸裘，客有就访，亦欣然延纳。望其容貌，听其论议，莫不耸然。县尉谢生遗以袭衣，曰：“先生未尝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无伤也。”日章笑答曰：“一衣与万钟等耳，傥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卒辞之。汪圣锡亦知其贤，以为近于古之所谓独行者。

是四君子，真可书史策云。

3. 张籍陈无己诗

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

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颍州教授，东坡领郡，而陈赋《妾薄命》篇，言为曾南丰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全用籍意。或谓无己轻坡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薄命拟况，盖不忍师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4. 杜诗误字

李适之在明皇朝为左相，为李林甫所挤去位，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故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正咏适之也。而今所行本误以“避贤”为“世贤”，绝无意义，兼“世”字是太宗讳，岂敢用哉？《秦州雨晴》诗云：“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谓秋天辽永，风从万里而来，可谓广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浅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来时”，殊失所谓和篇本旨。

5. 东坡诗用老字

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寿州龙潭》云“观

鱼并记老庄周”，《病不赴会》云“空对亲春老孟光”，《看潮》云“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云“说禅长笑老浮屠”，《元长老纳裙》云“乞与佯狂老万回”，《东轩》云“挂冠知有老萧郎”，《侍立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闻老敬通”，《汶公东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韵韶守》云“华发萧萧老遂良”，《游罗浮》云“还须略报老同叔”，《赠辩才》云“中有老法师”，《寄子由》云“青山老从事”，《赠眼医》云“忘言老尊宿”，“妙高台中老比丘”，《谢惠酒》云“青州老从事”，《谢饷鱼》云“谁似老方朔”，《赠吴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师”，《次韵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戡”。是皆以为助语，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错出，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濞宫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奘几时归”之类，皆随语势而然。白乐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盖亦有自来矣。

6. 杜诗命意

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晓解，姑纪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第三联意味颇与前语不相联贯，读者或以为疑。按，杜之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眄赏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所损，则时时用此辈，亦亡害也。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甃沉。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此篇盖见故宫井内汲者得铜瓶而作，然首句便说废井，则下文翻覆铺叙为难，而曲折宛转如是，它人毕一生模写不能到也。又一篇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闷，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

黄。”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画《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居山颠，殿外垂帘，宫人无数，穴帘隙而窥，一时伶官戏剧，品类杂沓，皆列于下。杜一诗真所谓亲见之也。

7. 择福莫若重

《国语》载范文子曰：“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且士君子乐天知命，全身远害，避祸就福，安有迨于祸至择而处之之理哉？韦昭注云：“有两福择取其重，有两祸择取其轻。”盖以不幸而与祸会，势不容但已，则权其轻重，顺受其一焉。《庄子·养生主篇》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夫孳孳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于纵意为恶，而特以不丽于刑为得计哉？是又有说矣，其所谓恶者，盖与善相对之辞，虽于德为愆义，非若小人以身试祸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尽年。”其旨昭矣。

8.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为文，或采已用语言，当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则必诒论议。绍兴七年，赵忠简公重修《哲录》，书成，转特进，制词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忧勤不显。”此盖用范忠宣《遗表》中语，两句但易两字，而甚不然，范之辞云：“致保佑之忧勤不显。”专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实。今以保佑为哲庙，则了非本意矣。绍兴十九年，予为福州教授，为府作《谢历日表》，颂德一联云：“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证。”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谢历，蒙其采取用之，读者以为骈俪精切，予笑谓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尧在德寿，所谓‘考’者何哉？”坐客皆缩颈，信乎不可不审也。

9. 李卫公辋川图跋

《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末云：“蓝田县鹿苑寺主僧子良贽于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辋川之第也。右丞笃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洁居逾三十载。母夫人卒，表宅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图实右丞之亲笔。’予阅玩珍重，永为家藏。”弘宪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闲阅箧书中，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镇，故所藏书画多用方镇印记。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润州刺史李德裕恭题。”又一行云：“开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饶记。”前后五印：曰淮南节度使印、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之印、剑南西川节度使印、山南西道节度使印、郑滑节度使印，并赞皇二字。又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后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虽今所传云临本，然正自超妙。但卫公所志，殊为可疑。《唐书·李吉甫传》云：“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吉甫平生只为淮南节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镇，诚大不然。所用印记，如浙西、西川、山西、郑滑，皆卫公所历也；且书其父手泽，不言第几子，而有李字；又自标其字，皆非是，盖好事者妄为之。白乐天诗所说青凉寺，即辋川云。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亦大错也。

10. 白公夜闻歌者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

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议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

11. 谢朏志节

荀彧佐魏武帝，刘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齐文宣，高颎佐隋文帝，刘文静佐唐高祖，终之篡汉、晋、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细矣。彧以不言伏后事与劝止九锡，饮酖而死。穆之居守丹阳，宋祖北伐，而九锡之旨从北来，愧惧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为杨愔所谮，颎以为相畜妾，为独孤后所谮，文静以妾弟告变，为裴寂所谮，皆不免于诛。萧道成谋篡宋，欲引谢朏参赞大业，屏人与之语，朏无言。道成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从容间道石苞事讽之，朏讫不顺指。及受宋禅，方为侍中，不肯解玺绶，引枕而卧，步出府门，道成之子颐欲杀之，道成畏得罪于公议，曰：“杀之适成其名，正当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海陵王之世复为侍中，宣城王鸾谋继大统，多引朝廷名士，朏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其弟瀹为吏部尚书，朏致酒与之，曰：“可力饮此，无预人事！”其心盖恶鸾而末如之何也？朏之志节行义，凛凛如此，司马温公犹以为讥，斯亦可恕也已！《续笔》于士匄、韩厥下略及之，故复详论于此。

12. 琵琶亭诗

江州琵琶亭，下临江津，国朝以来，往来者多题咏，其工者辄为人所传。淳熙己亥岁，蜀士郭明复以中元日至亭，赋古风一章，其前云："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予过九江，维舟琵琶亭下，为赋此章。""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着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公诗有"浔阳地僻无管弦"之句。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匡庐翠扫天。"郭君，成都人，隆兴癸未登科，仕不甚达。但贾谊自长沙召还，后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误矣。吾州馀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刘长卿、张祜辈，皆留题。绍兴中，王洋元勃一绝句云："塞外风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真佳句也！

13. 减损入官人

唐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

14. 韩苏文章譬喻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15. 唐昭宗赠谏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遗孟昭图、右补阙常濬上疏论事，昭图坐贬，令孜遣人沉之于蟆颐津，赐濬死。《资治通鉴》记其事，予读《昭宗实录》，即位之初，赠昭图起居郎，濬礼部员外郎，以其直谏被戮，故褒之。方时艰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鉴》失书之，亦可惜也！

容斋三笔卷七　十四则

1. 执政辞转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在下，所以固辞，欲品秩有序尔。"于是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焘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以为："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2. 宗室补官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3. 孙宣公谏封禅等

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乂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奭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

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倖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三章论将幸亳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雠，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奭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4. 赦恩为害

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5. 代宗崇尚释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6. 光武苻坚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财二年间，乃因

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苌所执。始禁人为谶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苌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7.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齐，中原尽入舆地，陈国不足平也，而雅志节俭，至是愈笃。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保林、良使辈，度不过数十耳。一传而至宣帝，奢淫酣纵，自比于天，广搜美女，以实后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遂同时立五皇后。父子之贤否不同，一至于此！

8. 唐观察使

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余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裒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于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

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

9. 冗滥除官

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显著见者。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籥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它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10. 节度使称太尉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

殿学士，皆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洵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11. 五代滥刑

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12. 太一推算

熙宁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复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诏度地于集禧观之东，于是为中太一宫。时王安石擅国，尽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盖自此始，虽太一照临，亦不能救也。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殊为多事，寿皇圣帝厌代，泰安以久疾退处，人情业业，皆有忧葵恤纬之虑。时无星官历翁考步推赜，庸讵知非入元、复元之际乎？

13. 赵丞相除拜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职。秦桧当国，以其子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熺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陕西，与执中议论不协，不可同寅政地。"于是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在下。"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应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乾道二年，叶颙以前参知政事召还，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14. 唐昭宗恤录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

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案《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授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容斋三笔卷八　五则

1. 徽宗荐严疏文

徽宗以绍兴乙卯岁升遐。时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滞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场于开泰寺，作《功德疏》曰："千岁厌世，莫遂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絷惟欧血。伏愿盛德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北人读之亦堕泪，争相传诵。其后梓宫南还，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国恩者，出迎于城北，搏膺大恸，虏俗最重忠义，不以为罪也。

2. 忠宣公谢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衔命使北方，以淮甸贼蜂起，除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李成以兵护至南京。公遣书抵成，成方与耿坚围楚州，答书曰："汴涸，虹有红巾，非五千骑不可往。军食绝，不克唯命。"公阴遣客说坚，坚强成敛兵。公行未至泗，谍云："有迎骑甲而来。"副使龚璹惮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馈饷稽缓，有引众纳命建康之语。今靳赛、薛庆方横，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方含垢养晦之时，宜选辩士谕意，优加抚纳。"疏奏，高宗即遣使抚谕成，给米五万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须疏从中出，乃诣政事堂白副封。时方禁直达，忤宰辅意，以托事滞留为罪，特贬两秩，而许出滁阳路。绍兴十三年使回，始复元官。时已出知饶州，

命予作谢表，直叙其故，曰：“论事见从，犹获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屡沾旷荡之恩。始拜明纶，得仍旧秩。伏念臣顷繇乏使，不敢辞难。值三盗之连衡，阻两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间，辄露便宜，冀加勤恤。虽玺书赐报，乐闻充国之建言，而吏议不容，见谓陈汤之生事。亏除宦簿，绵历岁时，敢自意于来归，遂悉还于所夺。兹盖忘人之过，与天同功。念臣昔丽于微文，蔽罪本无于它意，故从数赦，俾获自新。”书印既毕，父兄复共议，秦桧方擅国，见此表语言，未必不怒，乃别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亏除之戾。圣恩深厚，卒从拔拭之科。仰服矜怜，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临冲，欲搏人而肆毒，仗节宜图于报称，引车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辞之体；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虽蒙贬秩以小惩，尚许立功而自赎。徒行万里，无补一毫，敢妄冀于隆宽，乃悉还于旧贯。兹盖忘人之过，抚下以仁。阳为德而阴为刑，未尝私意；赏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尽湔宿负。”云云。前后奉使，无有不转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归仅复所贬，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终于此阶。

3. 四六名对

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姑摭前辈及近时缀缉工致者十数联，以诒同志。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穽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文正公微时，尝冒姓朱，及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雎、范蠡，皆当家故事。邓润甫《行贵妃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绍圣中，百僚请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

东坡《坤成节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国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曰：“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王履道《大燕乐语》曰：“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为三相也。《执政以边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

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知越州日，以擅发常平仓米救荒降官，谢表曰：“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

孙仲益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既压境，见任者拒不纳，以启答郡僚曰：“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邻郡不发上供钱米，受旨推究，为平亭其事，邻守驰启来谢，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

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为中书舍人试潭州，进士何烈卷子内称臣及圣，问不举觉，坐罢职，谢表曰："谓子路使门人为臣，虽诚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圣，初亦何心？"又曰："书马者与尾而五，常负谴忧；网禽而去面之三，永衔生赐。"宋齐愈坐于金虏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知徽州，其乡郡也，谢启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

何抡除秘书少监，未几，以口语出守邛，谢启曰："云外三山，风引舟而莫近；海滨八月，槎犯斗以空还。"

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李德裕辞太尉云："国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间才七人。"其用事精确如此。

蒋子礼拜右相，王讷贺启曰："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亦可称。

4.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张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议者谓两淮保障不可恃，公亲往视之。会诏归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当制，其词曰："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衮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所谓儿戏者，指边将也，而读者乃以为诋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所以怅惜之意至矣。

《王大宝致仕词》曰："闵劳以事，圣王隆待下之仁；归絜其身，君子尽遗荣之美。"大宝有遗泄之疾，或又谓有所讥，而实不然。罢相后，起帅浙东，谢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怀会稽之章，遽叨进用。"《谢生日诗词启》曰："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誉。"时正五十岁也。

绍兴壬戌词科，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曰："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主司喜焉，擢为第一。

乙丑年，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予曰："八卦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尾句曰："但惊奎璧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秘，行地无疆。"亦忝此选。《代福州谢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征。"正用《诗凫鹭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洪范》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联文，未尝辄增一字。渊圣《乾龙节疏》曰："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左传》叔孙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彖》辞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亦纯用本文。

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监于成命之诗；艺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读者以为壮。后语曰："天地设位而圣人成能，既扑缊纷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过，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锁院所作，冬至日适有雷雪之异，殆成谶云。

叶子昂参知政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所击罢去，林遂副枢密。已而置狱治其言，皆无实，林责居筠，叶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大慰瞻仪之望。"本意用"公归"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

仪”。而御史单时疑之，谓人君而称臣为我公，彼盖不详味词理耳。子昂坐冬雷罢相，予又当制，曰：“调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劾三公，实负应天之愧。”盖因有讽谏也。

《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临于精意；王孙子而本支百世，兹载锡于蕃厘。”又曰：“春秋享祀，独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为刘氏之祭酒。”《士衎制》曰：“克羞馈祀，事其先而万国欢心；肃倡和声，行于郊而百神受职。”《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曰：“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赐叶资政辞召命诏》曰：“见晛曰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会于风云。”《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曰：“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会稽之计。”吴璘在兴元、修塞两县决坏渠为田，奖谕诏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却之谣。”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进坏鸿却陂童谣云“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等语也。刘共甫自潭帅除翰林学士，答诏曰：“不见贾生，兹趣长沙之召；既还陆贽，宜膺内相之除。”《批执政辞经修哲宗宝训转官》曰：“念叠矩重规，当贤圣之君七作；而立经陈纪，在谟训之文百篇。”哲庙正为第七主，而《宝训》百卷也。《答蒋丞相辞免》曰：“永惟万事之统，知非艰而行惟艰；有不二心之臣，帅以正则罔不正。”礼部为宰臣以显仁皇后小祥请吉服，奏曰：“练而慨然，礼应顺变；期可已矣，惧或过中。”又曰：“汉中天二百而兴，益隆大业；舜至孝五十而慕，独耀前徽。”时高宗圣寿五十四也。《辛巳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是时，岁星在楚，故云。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徯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紫宸大宴致语》曰：“庙谟先定，百官修辅而厥后惟明；黼坐端临，五帝神圣而其臣莫及。”《修圣政转官词》曰：“念五马渡江之

后，光启中兴；述六龙御天以来，式时猷训。”又曰：“荐于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焘之恩；问诸朝而朝不知，讵测形容之妙。”《汪观文复官词》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当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损？”《步帅陈敏制》曰：“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吴挺兴州制》曰：“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起复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吊，坏万里之长城；有子而贤，作三军之元帅。”《萧鹧巴词》曰：“随会在秦，晋国起六卿之惧；日磾仕汉，秺侯传七叶之芳。”《姚仲复官制》曰：“李广数奇，应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终酬拜赐之师。”《追封皇弟四子邵王词》曰：“举汉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独留遗恨。”时已封建三王也。《赵忠简谥制》曰：“见夷吾于江左，共知晋室之何忧；还德裕于崖州，岂待令狐之复梦？”《王彦赠官词》曰：“申带砺以丹书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门，竟失戍营之校尉。”《向起赠官词》曰：“驰至金城郡，方思充国之忠；生入玉门关，竟负班超之望。”《李师颜赠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严分阃之权；黑水惟梁州，怆失安边之杰。”《襄帅王宣赠官词》曰：“黄河如带，莫申刘氏之盟；汉水为池，空堕羊公之泪。”王瀹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庙，忘设象尊、牺尊，降官词曰：“牺象不设，已废司彝之供；饩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礼。”《潼川神加封词》曰：“驾飞龙兮灵之斿，具严涣命；驱厉鬼兮山之左，终相此邦。”《青城山蚕丛氏封侯词》曰：“想青神侯国之封，自今以始；虽白帝公孙之盛，于我何加？”《阳山龙母词》曰：“居然生子，乘云气以为龙；惟尔有神，时雨旸而利物。”《魏丞相赠父词》曰：“大名之后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乐之和，幸哉有子。”魏盖以使虏定和议，旋致大用。《赠母词》曰：“藏盟府之国功，不殊魏绛；成外家之宅相，重见阳元。”《封妻姜氏词》曰：“筮仕于晋曰魏，方开门户之祥；取妻必齐之姜，孰盛闺闱之美？”《虞丞相赠父词》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又《周仁赠父词》曰：“有子能贤，高举而集吴地；受予显服，会同而朝汉京。”用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高举远引，来

集吴地”，及《两京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也。《奖谕吴挺诏》曰：“闑外制将军，方有成于东乡；舟中皆敌国，应无虑于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读制》曰：“珍台闲馆，独冠皋、伊之伦魁；广厦细旃，尚论唐、虞之盛际。”又答诏曰：“一言可以兴邦，念为臣之不易；三宿而后出昼，勉为王而留行。”《王丞相进玉牒加恩制》曰：“载籍之传五三，壮太祖、太宗之立极；贤圣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诒谋。”《批以旱得雨请御殿》曰：“念七月之间则旱，咎证已深；虽三日以往为霖，忧端未贯。”

余不胜书。唯记从兄在泉幕，淮东使者，其友婿也，发京状荐之。为作谢启曰：“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县望，分无通贵之哀怜。”皆用杜诗。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赠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此事适著题，而与前《送韦书记》诗句，偶可整齐用之，故并纪于此。但以传示子孙甥侄而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5. 唐贤启状

故书中有《唐贤启状》一册，皆泛泛缄题。其间标为独孤常州及、刘信州太真、陆中丞长源、吕衡州温者，各数十篇，亦无可传诵。时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独孤有《与第五相公书》云：“垂示《送丘郎中》两诗，词清兴深，常情所不及。‘阴天闻断雁，夜浦送归人。’醲丽闲远之外，文句窈窕悽恻，比顷来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诵叹咏，大谈于吴中文人耳。”又云：“昨见《送梁侍御》六韵，清丽妍雅，妙绝今时，掩映风骚，吟讽不足。”案，第五琦乃聚敛之臣，不以文称，而独孤奖重之如此。观表出十字，诚为佳句，乃知唐人工诗者多，不必专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容斋三笔卷九　十六则

1. 枢密两长官

赵汝愚初拜相，陈骙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赵辞不受相印，乃改枢密使，而陈已供职累日，朝论谓两枢长，又名称不同，为无典故。案，熙宁元年观文殿学士、新知大名府陈升之过阙，留知枢密院。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弼既为使，神宗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且王安石意在抑彦博，故特命之。然则自有故事也。

2. 赦放债负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譟。绍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案，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一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已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3. 冯道王溥

冯道为宰相历数朝，当汉隐帝时，著《长乐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归河东，事庄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契丹主、汉高祖、今上，三世赠至师傅，阶自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自试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自中书舍人至戎太傅、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齐国公。孝于家，忠于国，己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道此文载于范质《五代通录》，欧阳公、司马温公尝诋诮之，以为无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为相，至国朝乾德二年罢，尝作《自问诗》，述其践历，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从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时同年生尚未释褐，不日作相。在廊庙凡十有一年，历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当此荣遇，十五年间遂跻极品，儒者之幸，殆无以过。今行年四十三岁，自朝请之暇，但宴居读佛书，歌咏承平，因作《自问诗》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见《三朝史》本传，而诗不传，颇与《长乐叙》相类，亦可议也。

4. 周玄豹相

唐庄宗时，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时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安重诲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为神。将召至京师，宰相赵凤谏，乃止。观此事，则玄豹之方术可知。然冯道初自燕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不可过用。”书记卢质曰：“我曾见杜黄裳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于是荐道为霸府从事。其后位极人臣，考终牖下，五代诸臣皆莫能及，则玄豹未得擅唐、许之誉也。

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猥辞不受。然则道终身不可问命，独有形状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5. 钴鉧沧浪

柳子厚《钴鉧潭西小丘记》云："丘之小不能一亩。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以兹丘之胜，致之沣水、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苏子美《沧浪亭记》云："予游吴中，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三向皆水，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予爱而裴回，遂以钱四万得之。"予谓二境之胜绝如此，至于人弃不售，安知其后卒为名人赏践？如沧浪亭者，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直数百万矣，但钴鉧复埋没不可识。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

6.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后，台省胥吏旧人多不存，后生习学，加以省记，不复谙悉典章。而司封以闲曹之故，尤为不谨。旧法，大卿、监以上赠父至太尉止，余官至吏部尚书止。今司封法，余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盖昔之吏书也，而中散以上赠父至少师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师，故凡称摄太尉者，皆为摄太傅，则赠者亦应如此，不应但许至少师也。生为执政，其身后但有子升朝，则累赠可至极品大国公。欧阳公位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后以诸子恩至太师、兖国公，而其子棐亦不过朝大夫耳，见于苏公祭文及黄门所撰神道碑。比年汪

庄敏公任枢密使，以子赠太师，当封国公，而司封以为须一子为侍从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说载于何法也？朱汉章却以子赠至大国公。旧少卿、监遇恩，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自后再该加封，则每次增百户，无止法。今一封即止。旧学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户以上，每遇恩则加实封，若虚邑五百者，其实封加二百，虚邑三百、二百者，实封加一百。今复不然，虽前执政亦只加虚邑三百耳，故侍从官多至实封百户即止，尤可笑也。

7. 老人该恩官封

晁无咎作《积善堂记》云："大观元年大赦天下，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故漳州军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询走京师状其事，省中为漳州请，漳州虽没，赦令初不异往者，丞相以为可而上之，封寿光县太君。"今自乾道以来，庆典屡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没者，其家未尝陈理，为可惜也。

8. 学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杂学士除翰林学士，蒋世修以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时施圣与在政府，语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辈当自点检。"盖谓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绍兴中所除者，不暇缕述，姑从寿皇圣帝以后，至于绍熙五年，枚数之，为学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刘忠肃、王日严、王鲁公、周益公及予，其后李献之也。二兄、史、刘、王、周皆擢执政，日严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补郡，献之遂踵武。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也。辛、

姚、黄皆执政，唯蒋补郡，昌国徙权尚书，即去国，自然以本生母忧持服云。

9. 汉高祖父母姓名

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见于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谧、王符始撰为奇语，云太公名执嘉，又名燸，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云："母温氏。是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覆，深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予切谓固果有此明证，何不载之于《汉纪》，疑亦后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尝在岭外，见康州龙媪庙碑，亦云姓温氏，则指媪为温者不一也。唐小说《纂异记》载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庙，见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长碑》昭然具载外族温氏。"盖不根诞妄之说。

10. 君臣事迹屏风

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进表称贺，白居易翰林制诏有批李夷简及百寮严绶等贺表，其略云："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坐隅之戒；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谓详尽。又以见唐世人主作

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贺，又答诏勤渠如此，亦几于丛脞矣。宪宗此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于游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风本意，果安在哉？

11.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此事见《旧五代史纪》，不知曾行与否，至何时而罢也。盖是时犹未鬻卖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废并寺院，有诏约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三处秖委判官，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其防禁之详如此，非若今时只纳钱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经、读经之异，疑为背诵与对本云。

12. 射佃逃田

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饰，不害其为盛唐。国家当五季衰乱之后，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案周世宗显德二年，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蕃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

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13. 周世宗好杀

史称周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予既书于《续笔》矣。薛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于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邻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14. 孟字义训

一字数义，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长最先之称，如所谓孟侯、孟孙、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类是也。《国语》：“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而谓孟为里克妻字则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中引此句，而司马贞《索隐》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其说无所据。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李善乃注孟为勉。蜀王衍书其臣徐延琼宅壁为孟言，蜀语谓孟为弱，故以戏之。其后孟知祥得蜀，馆于徐第，以为己谶，此义又为无稽也。东坡与欧阳叔弼诗云：“主孟当啗我，玉鳞金鲤鱼。”正用优施语。鲁之宝刀曰孟劳，不详其义。

15. 向巨原诗

亡友向巨原，自少时能作诗，予初识之于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从吴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巨原得驾字，其语云：“兹山何巍巍，气欲等嵩华。从公二三子，胜日饱闲暇。跻攀谢车舆，自办两不借。扪萝觅幽隮，行椒得孤树。侧送夕阳移，俯视高鸟下。登临记曩昔，岁月惊代谢。却数一周星，复命千里驾。身从泛梗流，事与浮云化。朅来共一尊，似为天所赦。明发还问涂，合离足悲吒。”诗成，观者皆服。傅朋游丝诗卷数百篇，巨原独不深叹美之，颇记其数句曰：“先生著名节，百世追延陵。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功成磨苍崖，盛德颂日升。勿书陵云榜，华颠踏高层。”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规讽，与前所纪刘彦冲古风相类也。后裒其平生所作数千篇，目为《葵斋杂藁》，倩予为序。时予在章贡，及序成持寄之，则已卧病，仅能于枕上一读则已。巨原初见韩子苍，得一诗，曰：“老子真祠地，君来觅纸题。文如士衡俊，年与正平齐。闻说锺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诗律在，佳处可时携。”而韩集佚不收，但见序中耳。

16. 叶晦叔诗

亡友叶黯晦叔，尝除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九年，为福建帅属，予尝因春补诸生，白于府主，邀与同考校，锁宿贡院两旬。予作长句云：“沉沉广厦清如水，市声人声不到耳。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无此士。连床夜语不成寐，往往鸡声忽惊起。是中差乐真难名，昔者相过安得此？但怜时节不相谋，正堕清明寒食里。梨花已空海棠榭，外间物色知余几。只恐雨风摧折之，负此一春吾过矣。谢公寻山饱闲暇，应笑腐儒粘故纸。锦囊

得句应已多，万一相思频寄似。”时谢景思为参议官，故卒章简之。晦叔和篇云：“文章万言抵杯水，世上虚名徒尔耳。我常自笑一生痴，那更将痴笑群子。大屋沉沉余百年，到今所阅知几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间悲喜从何起？君闻我言亦大笑，为说万事总如此。缺两句。急须了却公家事，门外不知春有几。缺三句。飞雨时闻打窗纸。他年万一复相从，未必从容今日似。”其语意超新，惜不能尽忆。又尝云：“五十六言，大氐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是也。然此犹是作对，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是也。”故予自福泮满归，晦叔以二诗送别，正用此体。一章云：“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何事与予如旧识，由来于世两相闻。闲官各喜光阴剩，胜地空多物色分。忽复翩然从此去，便应变化上青云。”二章云：“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世易为悲。梅花尽醉江清上，黯澹西风冻雨垂。”可谓奇作。然相别不两年即下世，每诵味其语，辄为悽然。因刻所作《容斋记》，尝识于末。

容斋三笔卷十　十七则

1. 词学科目

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诏，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馀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2. 唐夜试进士

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

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士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3. 纳绸绢尺度

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4. 朱梁轻赋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汙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

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5. 坎离阴阳

《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故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6. 前执政为尚书

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它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7. 河伯娶妇

《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取，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案，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献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8. 六经用字

《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祐”，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旡字，《周礼》之灋、眡、薨、麤、齍、臯、獻、□、斞、𦋞、簪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旡咎、旡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9. 鄂州兴唐寺钟

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怼，怼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案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10. 祢衡轻曹操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志怀霜雪，疾恶若雠，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

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11. 禁中文书

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乾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12.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13. 孔丛子

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案《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祐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14. 小星诗

《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唯《小星》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裯"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裯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15. 桃源行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记，然予切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16. 司封赠典之失

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炤，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钜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17. 辰巳之巳

《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它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昴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容斋三笔卷十一　十六则

1. 碑志不书名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柯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颍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2. 汉文帝不用兵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隘，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

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慄慄，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3. 帝王讳名

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成王时所作诗。昌、发不为文、武讳也。宣王名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厉王名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之句，在其孙幽王时。小国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庄襄王名楚，称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盖已非周礼矣。汉代所谓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虽但讳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讳。故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为户部，世勣但为勣。韩公《讳辨》云：“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此数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然太祖讳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广韵》于进字中亦收。张魏公以名其子，而音为进。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为人姓如故。高宗讳内从勹从口者亦然。真宗讳从亠从亘，音胡登切。

若缺其下画，则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

4. 家讳中字

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予在西垣闻其说，为诸公言，今一变成式，则它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矣，决不可行。遂止。李愿为江东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为通议，盖近世率妄称太中也。李自称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资政之子为临安通判，府中亦称为通议，而受之自如。

5. 记张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跌跌光颜、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殚纪。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则为郭药师矣。傥使中国英隽，翻致力于异域，忌壮士以资敌国者，固亦多有。贾季在狄，晋六卿以为难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为苻坚用；唐庄宗不能知韩延徽，使为阿保机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觇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

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6. 宫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宫，写蜀、荆地材至关中，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楙、柟、楮，温、台、衢、吉之梼，永、澧、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

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鍮，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一殿。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可知矣。

7. 岁月日风雷雄雌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氐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但毕、觜为月雄雌不可晓。今之言阴阳者，未尝用雄雌二字也。《郎顗传》引《易雌雄秘历》，今亡此书。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见《法苑珠林》。予家有故书一种，曰《孝经雌雄图》，云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书也。

8. 东坡三诗

东坡初赴惠州，过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既至惠州，残腊独出，至栖禅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诗云：“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在儋耳作《观棋》诗，记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句语之妙，一至于此。

9. 天文七政

《尚书·舜典》：“以齐七政。”孔安国本注谓“日月五星也”。而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尚书大传》一说又以为：“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正而万事顺成。”三说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10. 符读书城南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颛觊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

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予向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亦及此意云。

11. 致仕官上寿

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师，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韩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册，乞随班称贺，而降诏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12. 五经字义相反

治之与乱，顺之与扰，定之与荒，香之与臭，遂之与溃，皆美恶相对之字。然《五经》用之或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以乱训治也。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以扰训顺也。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类，以荒训定也。无声无臭，胡臭亶时，其臭膻，臭阴达于渊泉之类，以臭训香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以溃训遂也。郑康成笺《毛诗》溃成，与毛公皆释为遂，至于溃茂，则以为溃当作汇，汇，茂貌也。自为异同如此。

13. 镇星为福

世之伎术，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然以国家论之则不然，苻坚欲南伐，岁镇守斗，识者以为不

利。《史记·天官书》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军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军吉。"又云："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土。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其居久，其国福厚；其居易，轻速也。福薄。"如此则镇星乃为大福德，与木亡异，岂非国家休祥所系，非民庶可得侔邪？

14. 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15. 两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16. 何公桥诗

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旧架木作桥，每不过数年，辄为湍潦所坏。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纪。坡作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载于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是也。予侍亲居英，与僧希赐游南山，步过桥上，读诗碑。希赐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经党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赐所书也。赐因言，何公初请记，坡为赋此诗，既大书矣。而未遣送，郡候兵执役者见之。以告何，何又来谒，坡曰：“轼未到桥所，难以想像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车。”何谢不敢，乃并轿而行。既至，坡曰：“至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盖诗中云：“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语耳。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予闻希赐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忆前事，乃绍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斋三笔卷十二　十六则

1. 盼泰秋娘三女

白乐天《燕子楼》诗序云：“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殁，彭城有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白公尝识之，感旧游，作三绝句，首章云：“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苦，秋来只为一人长。”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冢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读者伤恻。刘梦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尚书为吴郡，得之，诲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归京师。尚书薨，出居民间，为蕲州刺史张愁所得。愁谪居武陵而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刘公为歌其事云：“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弦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张好好诗》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来乐籍中，随公移置宣城，后为沈著作所纳。见之于洛阳东城，感旧伤怀，题诗以赠曰：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无。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飘然集仙客，载以紫云车。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予谓妇人女子，华落色衰，至于失主无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见纪于英辞鸿笔，故名传到今。况于士君子终身不遇而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叹哉！然盼盼节义，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2. 颜鲁公祠堂诗

予家藏《云林绘监》册，有颜鲁公画象，徐师川题诗曰：“公生开元间，壮及天宝乱。捐躯范阳胡，竟死蔡州叛。其贤似魏徵，天下非贞观。四帝数十年，一身逢百难。少时读书史，此事心已断。老来鬓发衰，慨叹功名晚。嗟哉忠义途，捷去不可缓。初无当年悲，只令后世叹。一朝绝霖雨，南亩常亢旱。小夫计虽得，斯民盖涂炭。长歌咏君节，千载勇夫懦。敬书子张绅，庶几古人半。”师川以诗鸣江西，然此篇不为工。尝记李德远举似童敏德游湖州题公祠堂长句曰：“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杖藜上访鲁公祠，一见目明心皦皦。未说邦人怀使君，且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卢杞相，出当斯世诚艰辛。生逆龙鳞死虎口，要与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奸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杀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复有，洗空凡马须骐驎。”童之诗，语意皆超拔，亦临川人，而终身不得仕，为可惜也！

3. 闵子不名

《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指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于、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

4. 曾皙待子不慈

传记所载曾皙待其子参不慈，至云因锄菜误伤瓜，以大杖击之仆地。孔子谓参不能如虞舜小杖则受，大杖则避，以为陷父于不义，戒门人曰："参来，勿内。"予切疑无此事，殆战国时学者妄为之辞。且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有"浴乎沂，风乎舞雩"之言，涵泳圣教，有超然独见之妙，于四人之中，独蒙"吾与"之褒，则其为人之贤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几置之死地，庸人且犹不忍，而谓皙为之乎？孟子称曾子养曾皙酒肉养志，未尝有此等语也。

5. 具圆复诗

吴僧法具，字圆复，有能诗声，予乃纪之于《夷坚志》中，殊为不类。比于福州僧智恢处，见其诗稿一纸，字体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滩声嘈嘈杂雨声，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门去，五湖风浪白鸥轻。"《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肠暮鹿头，十三官驿是荆州。具车秣马晓将发，寒烛烧残语未休。"《竹轩》云："老竹排檐谁手种，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发叶底眠，冷雨斜风频入梦。冬凋峰木雪缟庐，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时吹笋排林上，吴州还见《竹溪图》。"《和子苍三马图》云："从来画马称神妙，至今只说江都王。将军曹霸实季仲，沙苑丞相犹诸郎。龙眠居士善画马，独与二子遥相望。两马骈立真骝骊，一马脱去仍腾骧。浣花老人今已亡，呜呼三马谁平章！饱知画肉亦画骨，妙处不减黄无双。"又一篇云："烧灯过了客思家，独立衡门数暝鸦。燕子未归梅落尽，小窗明月属梨花。"皆可咀嚼也。吴门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禅刹，喜其旦暮见山，作绝句曰："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甚有诗家风旨，而或者谓山若欲去，岂容人掩

住？盖吴人痴呆习气也，其说可谓不知音。

6. 人当知足

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遽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终身不渝。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隮大用者，如王黄州禹偁，杨文公億，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奭，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觌，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流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

7. 渊明孤松

渊明诗文率皆纪实，虽寓兴花竹间亦然。《归去来辞》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旋）〔桓〕。"其《饮酒诗》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所谓孤松者是已，此意盖以自况也。

8. 饶州刺史

饶州良牧守，自吴至今，以政绩著者有九贤，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盖鲜。《白乐天集》有《吴府君碑》云："君讳丹，字真存，以进士第入官。读书数千卷，著文数万言。生四五岁，所作戏辄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书，奉真箓，每专气入静，不粒食者数岁，飘然有出世心。既壮，在家为长属，有三幼弟、八稚侄，不忍见其饥寒，慨然有干禄意。求名得名，家无长物，澹乎自处，与天和始终。享寿命八十二岁，无室家累，无子孙忧，终于饶州。"官次大略如此。吴君在饶，虽无遗事可纪，以其邦君之故，姑志于书。吴为人清净恬寂，所谓达士，然年过八十尚领郡符，又非为妻子计者，良不可晓。唐之治不播弃黎老，故其居职不自以为过云。

9. 紫极观钟

饶州紫极观有唐钟一口，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刻铭其上曰："天宝九载，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其后列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三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人、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亦雅洁，字画不俗，但月朔庚申，则癸酉日当是十四日，镌之金石而误如此。浮洲开福院亦有吴武义年一钟，然非此比也。

10. 兼中书令

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此官久不除，学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为当入都堂治事。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迈考之典故，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肃宗以后，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多。国朝创业之初，尚仍旧贯，于是吴越国王钱俶、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处亲王。嘉祐末，除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中，除曹佾，与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笔谈》谓有司以佾新命，言自来不曾有活中书令请俸则例，盖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祐以后不复有之，虽崇、观、政、宣轻用名器，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蔡京三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诏于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遂废此官。今当先降指挥复置，则于事体尤惬当也。嗣王终不敢当，于是寝前命，而赐赞拜不名。

11. 作文字要点检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

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帛，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12. 侍从两制

国朝官称，谓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故称美之为三字。谓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为“大两省”。其名称如此。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盖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学士七人，曰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绛，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而它官弗预，此可见也。翰林本以六员为额，刘沆作相，典领温成后丧事，以王洙同其越礼建明，于是员外用之，尝为一时言者所谕，正此时云。

13. 片言解祸

自古将相大臣，遭罹谮毁，触君之怒，堕身于危棘将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转祸为福，盖投机中的，使闻之者晓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为多受贾人

财物，下何廷尉，械系之。王卫尉曰：“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相国守关中，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上不怿，即日赦出何。绛侯周勃免相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谓至危不容救，而于立谈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辅政，为许、史、恭、显所嫉，奏望之与周堪、刘更生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省为下狱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视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免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于是可见。

14. 忠言嘉谟

《杨子法言》：“或问忠言嘉谟，曰言合稷、契谓之忠，谟合皋陶谓之嘉。”如子云之说，则言之与谟，忠之与嘉，分而为二，传注者皆未尝为之辞，然则稷、契不能嘉谟、皋陶不能忠言乎？三圣贤遗语可传于后世者，唯《虞书》存，五篇之中，皋陶矢谟多矣，稷与契初无一话一言可考，不知子云何以立此谕乎？不若魏郑公但云“良臣稷、契、皋陶”，乃为通论。

15. 免直学士院

庆元元年正月一日，郑湜以起居郎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相，制乃湜所草，议者指为褒词太过。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为故事所无。案熙宁初，王益柔以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尝奏中书熟状加董氈阶官之误，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罢其兼直，已而迁龙图阁直学士。湜亦以罢直求去，不许，越三月而迁权刑部侍郎，

甚相类也。

16. 大贤之后

杜诗云：“大贤之后竟陵迟，荡荡古今同一体。”乃赠狄梁公曾孙者，至云“飘泊岷汉，干谒王侯”，则其衰微可知矣。近见余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时名宰，子孙亦相继达宦。然数世之后益为萧条，又经南渡之厄，今三裔并居余干，无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虽曰不显，犹簪纓仅传，而文正、文靖无闻，可为太息！

容斋三笔卷十三　十三则

1. 钟鼎铭识

三代钟鼎彝器存于今者，其间款识，唯“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语，差可辨认，余皆茫昧不可读，谈者以为古文质朴固如此，予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见于《诗》、《书》，三《盘》五《诰》，虽诘曲聱牙，尚可精求其义，它皆坦然明白，如与人言。自武王《丹书》诸铭外，其见于经传者，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氏量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祭射侯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卫礼至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孔悝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若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风美阳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诸铭未尝不粲然，何为传于今者，艰涩无绪乃尔。汉去周未远，武、宣以来，郡国每获一鼎，至于荐告宗庙，群臣上寿。窦宪出征，南单于遗以古

鼎，容五斗，其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盖以其难得故也。今世去汉千年，而器宝之出不可胜计，又为不可晓已。武帝获汾阴脽上鼎，无款识，而备礼迎享，宣帝获美阳鼎，下群臣议，张敞乃以有款识之故绌之，又何也？

2. 牺尊象尊

《周礼》司尊彝：“祼用鸡彝、鸟彝，其朝献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汉儒注曰：“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献读为牺，牺尊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又云：“献音娑，有婆娑之义。”惟王肃云：“牺、象二尊，并全牛、象之形，而凿背为尊。”陆德明释《周礼》献尊之献，音素何反。而于《左氏传》“牺象不出门”，释牺为许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图》所写，牺尊纯为牛形，象尊纯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肃之说。然则“牺”字只当读如本音，郑司农诸人所云，殊与古制不类。则知目所未睹而臆为之说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礼器之外，郡县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不复有两柱、三足、只耳、侈口之状，向在福州见之，尤为可笑也。

3. 再书博古图

予昔年因得汉匜，读《博古图》，尝载其序述可笑者数事于《随笔》，近复尽观之，其谬妄不可殚举。当政和、宣和间，蔡京为政，禁士大夫不得读史，而《春秋三传》，真束高阁，故其所引用，绝为乖盾。今一切记之于下，以示好事君子与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释之曰：“汤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说亦然。至父癸匜，则又以为齐癸公之子。乙鼎铭有“乙毛”两字，释之曰：“商有天乙、祖

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铭‘乙’，则太丁之子也。”父己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继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岂非继其后者乃为之子邪？”至父己尊，则直云“雍己之子太戊为其父作”。予案，以十干为名，商人无贵贱皆同，而必以为君，所谓“癸”即父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无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铭只一字曰“非”，释之曰：“据《史记》有非子者，为周孝王主马，其去商远甚。惟公刘五世孙曰公非，考其时当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强推古人以证之，可谓无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案，《左传》文八年所纪，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丝驹父鼎曰：“《左传》有驹伯，为郤克军佐，驹其姓也。此曰驹父，其同驹伯为姓邪？”予案《左传》，驹伯者，郤锜也，锜乃克之子。是时郤氏三卿，锜曰驹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岂得以为姓哉？叔液鼎曰：“考诸前代，叔液之名不见于经传，惟周八士有叔夜，岂其族欤？”夫伯仲叔季，为兄弟之称，古人皆然，而必指为叔夜之族，是以“叔”为氏也。周州卣曰：“‘州’出于来国，后以‘州’为氏。在晋则大夫州绰，在卫则大夫州吁，其为氏则一耳。”予案来国之名无所著见，而州吁乃卫公子，正不读《春秋》，岂不知《卫诗·国风》乎？遂以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见于它传，惟周末卫文公时，有高克将兵，疑克者乃斯人，盖卫物也。”予案元铭文但云“伯克”，初无“高”字，高克《郑·清人》之诗，儿童能诵之，乃以为卫文公时，又言周末，此书局学士，盖不曾读《毛诗》也。周毁敦曰：“铭云伯和父，和者卫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为公。”予案一时列国，虽子男之微，未有不称公者，安得平王独命卫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与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虢姜敦有惠仲，而此鬲铭之为惠季，岂非惠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案，惠伯、惠叔，正与庄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类，皆上为谥而下为字，乌得以为氏哉？齐侯镈钟铭云：“咸有九州，处禹之都。”释之曰：“齐之封域，有临淄、东莱、北海、高密、胶东、泰山、乐安、济南、平原，盖九州也。”予案铭语正谓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

周世未有，岂得便以为州乎？宋公□钟铭云：“宋公成之□钟。”释之曰：“宋自微子有国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案宋共公名，《史记》以为瑕，《春秋》以为固，初无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复名之可乎？剔成君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云雷磬曰：“《春秋》鲁饥，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案经所书，但云“臧孙辰告籴于齐”。《左传》亦无玉磬之说。汉定陶鼎曰：“汉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为定陶共王。”予案恢正封梁王，后徙赵。所谓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4.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孙愐《唐韵》引此句及王弼别本以为琭琭，然又为录录、娽娽、鹿鹿、陆陆、禄禄，凡七字。《史记》“毛遂云：‘公等录录，因人成事。’”《唐韵》以为娽娽。《汉书·萧何赞》云：“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注：“录录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马援传》：“今更共陆陆。”《庄子·渔父篇》：“禄禄而受变于俗。”后生或不尽知。

5. 占测天星

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其占测荒茫，几于可笑。偶读《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东壁西，慢流至羽林军没。主擢用文士，贤臣在位。”“绍圣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东，慢流入浊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贤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东没。主文士入国，贤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

出灵台，北行至轩辕没。主贤臣在位，天子有子孙之喜。”案是时宣仁上仙，国是丕变，一时正人以次窜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辅之，所谓四星之占，岂不可笑也！子孙之说，盖阴谄刘后云。

6. 政和宫室

自汉以来，宫室土木之盛，如汉武之甘泉、建章，陈后主之临春、结绮，隋炀帝之洛阳、江都，唐明皇之华清、连昌，已载史册。国朝祥符中，奸臣导谀，为玉清昭应、会灵、祥源诸宫，议者固以崇侈劳费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京既固位，窃国政，招大珰童贯、杨戩、贾详、蓝从熙、何诉五人，分任其事。于是始作延福宫，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崑玉、群玉七殿，东边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亦十五阁。又叠石为山，建明春阁，其高十一丈，宴春阁，广十二丈，凿圆池为海，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五人者各自为制度，不相沿袭，争以华靡相夸胜，故名“延福五位”。其后复营万岁山、艮岳山，周十余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楼馆，不可禪记。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过，有厌恶语，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变，诏取山禽水鸟十余万投诸汴渠，拆屋为薪，剪石为炮，伐竹为笓篱，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啗卫士。

7. 僧官试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予已论之矣。自其

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尚尔。元丰三年，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试光禄鸿胪卿、少卿者，请自今试卿者，改赐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赐三藏法师。诏试卿改赐六字法师，少卿四字，并冠以译经三藏。久之复罢。

8. 大观算学

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于两廊，加赐五等之爵。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赵、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飏、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立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于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于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闳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闳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9. 十八鼎

夏禹铸九鼎，唯见于《左传》王孙满对楚子及灵王欲求鼎之言，其后《史记》乃有鼎震及沦入于泗水之说。且以秦之强暴，视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辞以却？赧王之亡，尽以宝器入秦，

而独遗此，以神器如是之重，决无沦没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般舁而往，宁无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获，盖亦为传闻所误。《三礼》经所载钟彝名数详矣，独未尝一及之。《诗》、《易》所书，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复置于通天宫，不知何时而毁。国朝崇宁三年，用方士魏汉津言铸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宫之南为殿，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大观三年，又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政和六年，复用方士王仔昔议，建阁于天章阁西，徙鼎奉安。改帝鼐为隆鼐，余八鼎皆改焉，名阁曰圆象徽调阁。七年，又铸神霄九鼎，一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鼎，二曰苍壶祀天贮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渊之鼎，五曰天地阴阳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灵光晃曜炼神之鼎，九曰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遂为十八鼎。继又诏罢九鼎新名，悉复其旧。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数，唯朱忠靖公《秀水闲居录》略纪之，故详载于此。

10. 四朝史志

《四朝国史》本纪，皆迈为编修官日所作，至于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传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其汇次整理，殊为有工，然亦时有失点检处。盖文书广博，于理固然。《职官志》云："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惟赵普得之。明道末，吕夷简罢，始复加使相，其后王钦若罢日亦除，遂以为例。"案，赵普之后，寇准、陈尧叟、王钦若，皆祥符间自枢密使罢而得之。钦若以天圣初再入相，终于位，夷简乃在其后十余年。今言钦若用夷简故事，则非也。因记《新唐书》所载："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

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案，崔圆乃肃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为圆引泌为让，甚类前失也。

11. 宗室参选

吏部员多阙少，今为益甚，而选人当注职官簿尉，辄为宗室所夺，盖以尽压已到部人之故。案，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论：“祖宗时宗室无参选法，至崇宁初，大启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优为之法，参选一日，即在阖选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贵，其间不为无人，而膏粱之习，贪淫纵恣，出为民害者不少。议者颇欲惩革，罢百十人之私恩，为亿万人之公利，诚为至当。若以亲爱未忍，姑乞与在部人通理名次。”从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时，未有宗室参部之法，神宗时，始选择差注一二。崇宁初，立法太优，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占名州大县、优便丰厚之处。议者颇欲惩革，不注郡守、县令，与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从之。此二段元未尝冲改，不知何时复紊也。

12. 元丰库

神宗常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于内帑置库，自制四言诗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每库以一字揭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国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宁元年，以奉宸库珠子付河北缘边，于四榷场鬻钱银，准备买马，其数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乾道以来，有封椿、南库所

贮金银楮券，合为四千万缗，孝宗尤所垂意。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云。

13. 五俗字

书字有俗体，一律不可复改者，如冲、凉、况、减、决五字，悉以水为冫，笔陵切，与“冰”同。虽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张参《五经文字》，亦以为讹。

容斋三笔卷十四　十七则

1. 三教论衡

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此《新书》列传所载也。白乐天集有《三教论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其序曰："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启谈端。臣学浅才微，猥登讲座。窃以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然予观义林所问，首以《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请备陈名数而已。居易对以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然后言六义之数，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复引佛法比方，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难云："曾参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于四科？"居易又为辩析，乃曰："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然所问者不过芥子纳须弥山一节而已。后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道士却问敬一人而千万人悦。观其问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帝岁以此为诞日上仪，殊为可省。国朝命僧升座祝圣，盖本于此。

2. 夫兄为公

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辅行，弟妇在家，许斋醮及还家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用《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于是改“兄伯”字为“兄公”，视前所用，大为不侔矣。《玉篇》“妐”字音钟，注云：“夫之兄也。”然于义训不若前语。

3. 政和文忌

蔡京颛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用，不以为忌，今悉绌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4. 瞬息须臾

瞬息、须臾、顷刻，皆不久之辞，与释氏“一弹指间”，“一刹那

顷”之义同，而释书分别甚备。《新婆沙论》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呼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云：“一刹那者翻为一念，一怛刹翻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5. 神宗待文武臣

元丰三年，诏知州军不应举京官职官者，许通判举之。盖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许之荐举。今以小使臣守沿边小郡，而公然荐人改官，盖有司不举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刘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为吏部郎中。今朝请大夫。枢密院言：“左藏库副使陈昉恬静，久应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职若效朝士养名，而奖进之，则将习以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员外郎张问，今朝请郎。十年不磨勘，特迁礼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赏驾御，各自有宜，此所以为综核名实之善政。见《四朝志》。

6. 绿竹王刍

《随笔》中载：“毛公释绿竹王刍，以为北人不见竹，故分绿竹为二物，以绿为王刍。”熙宁初，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赋《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韩公为相，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予又记前贤所纪，仁宗时，贾边试《当仁不避于师论》，以师为众，谓其背先儒训释，特黜之。盖是时士风淳

厚，论者皆不喜新奇之说，非若王氏之学也。

7. 亲除谏官

仁宗庆历三年，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当时名士作诗，有“御笔新除三谏官”之句。元丰八年，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后问宰执：“此五人者如何？”佥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独曰：“故事，谏官皆荐诸侍从，然后大臣禀奏。今诏除出中，得无有近习援引乎？此门寖不可启。”后曰：“大臣实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当明扬，何为密荐？”由是有以亲嫌自言者，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子厚曰：“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者，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听万几，故事不可违。”光曰：“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子厚曰：“缜、光、公著必不私，它日有怀奸当国者，例此而引其亲党，恐非国之福。”后改除纯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8. 检放灾伤

水旱灾伤，农民陈诉，郡县不能体朝廷德意。或虑减放苗米，则额外加耗之入为之有亏，故往往从窄。比年以来，但有因赈济虚数而冒赏者，至于蠲租失实，于民不便者，未尝小惩。宣和之世，执政不能尽贤，而其所施行，盖有慰人意。京西运判李祜奏：“房州民数百人，陈言灾伤。知州李悝，取其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诉，用此其州蠲税不及一厘。”诏：“李悝除名，签书官皆勒停。”祜又奏：“唐、邓州蠲灾赈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尽减税，致有盗

贼。”诏：“均、房州守令悉罢，唐、邓守贰各增一官秩。”百姓见忧，出于徽宗圣意，而大臣能将顺也。

9.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门高第弟子在战国之前所论次。其文章雄健精工，虽楚、汉间诸人不能及也。而郑康成所注，又特为简当，旨意出于言外，今载其两章以示同志。“卫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绖。”注云：“惠子废适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注：“深讥之。”“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所讥行。”案，此一事，傥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晓。今用五“讥”字，词意涣然，至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字，尤为透彻也。“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注：“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今人读此段，直如亲立季氏之庭，亲见当时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领云。

10. 左传有害理处

《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艳之故，后人一切不复言，今略疏数端，以箴其失，《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氏谓：“不复专任郑伯也。”“周公阏与王孙苏争

政，王叛王孙苏。”杜氏曰：“叛者，不与也。”夫以君之于臣，而言贰与叛，岂理也哉！“晋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缴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不义。”晋范吉射、赵鞅交兵。“刘氏、范氏世为昏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国，而言拜成。谓周于晋为欺大国。诸侯之卿跋扈于天子而言讨。皆于名分为不正。其他如晋邢侯杀叔鱼，叔鱼兄叔向数其恶而尸诸市。其于兄弟之谊为弗笃矣，而托仲尼之语云：“杀亲益荣。”杜氏又谓：“荣名益己。”以弟陈尸为兄荣，尤为失也。

11. 夫人宗女请受

戚里宗妇封郡国夫人，宗女封郡县主，皆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其数甚多，《嘉祐禄令》所不备载。顷见张抡娶仲儡女，封遂安县主，月入近百千，内人请给，除粮料院帮勘、左藏库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给，外庭不复得知。因记熙宁初，神宗与王安石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贯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贯。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以金线缘幨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问献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仅得五贯耳。异时，中官月有止七百钱者。礼与其奢宁俭，自是美事也。一时旨意如此，不闻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12. 蜀茶法

蜀道诸司，惟茶马一台，最为富盛，茶之课利多寡，与夫民间利疚，它邦无由可知。予记《东坡集》有《送周朝议守汉州》诗云：“茶为西南病，甿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二

李，杞与稷也。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初，熙宁七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绸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刘佐体量，多其条画。于是宗闵乃议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况川峡四路所出茶货，比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且尽榷民茶，随买随卖，或今日买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闵作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罢去，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复极论榷茶为害，罢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复建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稷劾其疏谬，皆坐贬秩。茶场司行札子督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缴奏，以为非所当用。稷又诋其卖直钓奇，坐冲替。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诏录李杞前劳而官其子。后稷死于永乐城，其代陆师闵言其治茶五年，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缗，诏赐田十顷。凡上所书，皆见于国史。坡公所称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张之一，元钧乃吕陶，文辅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13. 判府知府

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其后改仆射为特进，官称如昔时。唯章子厚罢相守越，制词结尾云：“依前特进知越州。”虽曰黜典，亦学士院之误。同时执政蒋颖叔以手简与之，犹呼云判府，而章质夫只云知府，盖从其实，予所藏名公法书册有之。吾乡彭公器资有遗墨一帖，不知与何人？其辞曰：“某顿首，知郡相公

阁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称。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风俗淳浇之异，一至于此！

14. 歌扇舞衣

唐李义〔府〕有诗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各增两字云：“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诮。予又见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绝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然则唐诗人好以歌扇、舞衣为对也。

15. 官会折阅

官会子之作，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创样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而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陪偿及脚乘之费，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实钱浸少，至于十而损一，未及十年，不胜其弊。寿皇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仅解一时之急，时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迈自婺召还，见临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因入对言之，喜其复行。天语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后曩弊又生，且伪造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行用愈轻。迨庆元乙卯，多换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钱易纸，非有微利，谁肯为之？因记崇宁四

年有旨，在京市户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许损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贸鬻如法，毋得辄损，愿增价者听。盖有所赢缩，则可通行，此理固易晓也。

16. 飞邻望邻

自古所谓四邻，盖指东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盖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丰以后，州县榷卖坊场，而收净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从而生。往往鬻其抵产，抑配四邻，四邻贫乏，则散及飞邻、望邻之家，不复问远近，必得偿乃止。飞邻、望邻之说，诚所未闻。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奏疏论之，虽尝暂革，至绍圣又复然。

17. 衙参之礼

今监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参谒，至晡时，僚属复伺于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听进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礼，则翌旦又通谢刺。此礼之起，不知何时。唐岑参为虢州上佐，有一诗，题为《衙郡守还》，其辞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然则由来久矣。韩诗曰："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疑是谓月二日也。

容斋三笔卷十五　十八则

1. 内职命词

内庭妇职迁叙，皆出中旨，至中书命词。如尚书内省官，固知其为长年习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为主守之微者。至于红紫霞帔郡国夫人，则其年龄之长少，爵列之崇庳，无由可以测度。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时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圣训云："有一事待与卿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兄奏云："系王刚中行词，刚中除蜀帅，系臣书黄，容臣别撰入。"上颔首。后四日，经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谕，永嘉郡张夫人告词，既得圣旨，即时传旨三省，欲别撰进。昨日宰臣传圣旨，令不须别撰。"上曰："乃皇后阁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岁，宫正乃执事者，昨日宰执奏欲换告，亦无妨碍，不须别进。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称呼耳。"盖昨训词中称其容色云。

2. 蔡京除吏

唐天宝之季，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大集选人注拟于私第。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时改侍中为左相。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与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前，国忠夸谓诸妹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史策书此，以见国忠颛政舞权也。然犹令侍中、给事同坐，以明非矫。若蔡京之盗弄威柄，则又过之。政和中，以太师领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开府在经筵，尝挟所亲将仕郎吴说往见，坐于便室，设一卓，陈笔砚，置玉版纸阔三寸者数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滞，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脱故职。”京问：“何以处之？”卞曰：“须与一提学。”京取一纸，书其姓名及提举学事字而缺其路分，顾曰：“要何处？”卞曰：“其家极贫，非得俸入优厚处不可。”于是书“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别有一兵赍一双缄及紫匣来，乃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以新茶献，即就可漏上书“秘撰运副”四字授之。卞方语及吴说曰：“是安中司谏之子，颇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孙，与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见阙省局。”京问：“吴曾踏逐得未？”对曰：“打套局适缺。”又书一纸付出。少顷，卞目吴使先退，吴之从姊嫁门下侍郎薛昂，因馆其家，才还舍，具以告昂，叹所见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节次书黄矣。”始知国忠犹落第二义也。

3. 题先圣庙诗

兖州先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予顷在福州，于吕虚己处，见邵武上官校书诗一册，内一篇题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处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时京谪湖湘，子孙分窜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无人迹，故为古调以伤之。”凡三十余韵，今但记其末联云：“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与前相类。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空其赐宅，明年，开河，役夫辇泥土堆于墙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诗云：“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郿坞积黄

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左颇有才，最善谑，二十八年，杨和王之子偰，除权工部侍郎，时张循王之子子颜、子正，皆带集英修撰，且进待制矣。会叶审言自侍御史、杨元老自给事中，徙为吏、兵侍郎，盖以缴论之故。左用歇后语作绝句曰：“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请谒，人或畏其口，后竟终于布衣。

4. 季文子魏献公

拟人必于其伦，后世之说也，古人则不然。鲁季文子出一莒仆，而历引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晋魏献子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谓成鱄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鱄诵《大雅·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为九德不愆。勤施无私曰类，择善而从之曰比。言：“主之举也，近文德矣。”且季孙行父之视舜，魏舒之视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谀不以为嫌，乃知孟子所谓：“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非过论也。

5. 尊崇圣字

自孔子赞《易》、孟子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亦然也。《书》称尧、舜之德，但曰“聪明文思”，“钦明文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至益之对舜，始有“乃圣乃神”之语。《洪范》“睿作圣”与“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同列于五事，其究但曰“圣时风若”，咎征至以蒙为

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以狂与圣为善恶之对也。《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则以圣与否为对也。下文“或哲或谋，或肃或艾”，盖与五事略同。人之齐圣，不过“饮酒温克”而已。《左传》八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周官》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皆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以故鲁以臧武仲为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而孟子以为否。

6. 媵字训

“媵”之义为送，《春秋》所书，晋人卫人来媵，皆送女也。《楚辞·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其义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释文》云：“滕，达也。”九家皆作“乘”，而郑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训为送云。

7. 周礼奇字

《六经》用字，固亦间有奇古者，然唯《周礼》一书独多。予谓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常从杨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如法为灋、柄为枋、邪为衺、美为媺、呼为嚎、拜为攦、韶为□、怪为傀、暴为虣、獨为籍、风为飌、鲜为鱻、槁为薨、螺为蠃、蜱为蠯、鱼为鼫、埋为貍、吹为歙、陔为祴、暗为韽、柝为檮、探为撢、趐为翨、摘为哲、骇为駴、擊为轚、辜为槔、掬为輦、羃为榠、藻为藻、昊为㫃、叩为敏、艱为難、魅为彪，与夫庖、皫、胖、鱐、盦、眡、劀、酏、□、臡、箈、鬻、柶、絼、鼯、爂、□、朄之类，皆他经鲜用，予前已书之而不详悉。若《考工记》之字，又不可胜载也。

8. 大禹之书

《夏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谟训，舍《虞》、《夏》二书外，他无所载。《汉·艺文志》杂家者流，有《大禽》三十七篇，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禽，古"禹"字也，意必依仿而作之者，然亦周、汉间人所为，今寂而无传，亦可惜也。

9. 随巢胡非子

《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书今不复存，马总《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随巢之言曰："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者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贤于圣人"之论，其于兼爱、明鬼，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负长剑，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罴，此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渊，折蛟龙，搏鼋鼍，此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鹄立四望，颜色不变，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齐威公以鲁为南境，鲁忧之。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君子之勇也。"其说亦卑陬无过人处。

10. 别国方言

今世所传杨子云《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

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案君平本姓庄，汉显宗讳庄，始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是本字，何独至此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书称“汝、颍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

11. 纵臾

《史记·衡山王传》：“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汉书》传云：“日夜纵臾王谋反事。”如淳曰：“臾读曰勇，纵臾，犹言勉强也。”颜师古曰：“纵，音子勇反。纵臾，谓奖劝也。”杨雄《方言》云：“食阎、怂恿，音与上同。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阎，亦谓之怂恿。”今《礼部韵略》收入，《汉》注皆不引用。

12. 总持寺唐敕牒

唐世符帖文书，今存者亦少，隆兴府城内总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纸，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纸，中和五年，监军使帖僧神遇；第三纸，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江西观察使。其后列

衔者二十四人，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逊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此后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书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韦三正相之外，余皆小书使字，盖使相也。后又有节度使钟传两牒，字画端劲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时台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阳人职方员外郎李上交来豫章东湖，见所藏真迹，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张濬、朱玫、李福、李可举、李罕之、陈敬瑄、王处存、王徽、曹诚、李匡威、李茂贞、王重荣、杨守亮、王镕、乐彦祺、朱全忠、张全义、拓拔思恭、时溥、王铎、高骈也。而注云：“见《僖宗纪》及《实录》。”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乐彦祺、时溥、张濬、朱全忠、李茂贞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时使相，不应缺，而朱玫、王铎、王重荣、李福皆已死，所谓太师中书令者，史策不载，唯陈敬瑄检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后者其是欤？它皆不复可究质矣。

13. 禁旅迁补

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后，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铃辖，小者得州郡监，当留者于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使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于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干办官刘知閤，泣涕哽咽，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

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于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案，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14. 六言诗难工

唐张继诗，今人所传者唯《枫桥夜泊》一篇，荆公《诗选》亦但别有两首，乐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载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冉酬之，而序言："懿孙，予之旧好、祗役武昌，有六言诗见忆，今以七言裁答，盖拙于事者繁而费。"冉之意，以六言为难工，故衍六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水流绝涧终日，草长深山暮云，犬吠鸡鸣几处，条桑种杏何人？""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皆清绝可画，非拙而不能也。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

15. 杯水救车薪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块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

16. 诎一人之下

萧何谏高祖受汉王之封，曰："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而《汉书》注释诸家，皆不曾引证。

17. 秦汉重县令客

秦、汉之时，郡守县令之权极重，虽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为之宾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谓以礼物相庆也。司马相如游梁归蜀，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来过之，舍于都亭。临邛富人卓王孙、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窃王孙女归成都，以贫困复如临邛，王孙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长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县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时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为守令故人，往见者虽未必皆贤，岂复蒙此礼敬。稍或戾于法制，微有干托，其累主人必矣！

18. 之字训变

汉高祖讳邦，荀悦云："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谓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盖"之"字之义训变，《左传》："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谓《观》六四变而为《否》也。他皆仿此。

容斋三笔卷十六　二十则

1. 蹇氏父子

蹇周辅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两路。其子序辰，在绍圣中，乞编类《元祐章疏案牍》，人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绅之祸，无一得脱。此犹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乐自娱。后守苏州，以天宁节与其父忌日同，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其无人臣之义如是，盖举世未闻也。

2. 神臂弓

神臂弓出于弩遗法，古未有也。熙宁元年，民李宏始献之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方受旨料简弓弩，取以进。其法以檿木为身，檀为弰，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阅试，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以与金虏战，大获胜捷。十二年词科试日，主司出《克敌弓铭》为题云。

3. 敕令格式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实载于格，而公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4. 颜鲁公戏吟

陶渊明作《闲情赋》，寄意女色。萧统以为白玉微瑕。宋广平作《梅花赋》，皮日休以为铁心石肠人，而亦风流艳冶如此。《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其目曰：《大言》、《乐语》、《噱语》、《醉语》。于《乐语》云：“苦河既济真僧喜，新知满坐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噱语》云：“拈□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着接□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

5. 纪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兴元之乱，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跂及，故改年为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无所本。孝宗以来，始一切用贞元故事。隆兴以建隆、绍兴，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绍熙以绍兴、淳熙，庆元以庆历、

元祐也。

6.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时士大夫或不能晓，乃称中书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苏子美在进奏院，会馆职，有中舍者，欲预席。子美曰："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7. 多赦长恶

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己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

8. 奏谳疑狱

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仁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专务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曲贷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

罪。予守赣，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于深林，民兄后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事发系狱，以杀时无证，尸不经验，奏裁刑寺辄定为断配。予持敕不下，复奏论之，未下而此兵死于狱。因记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于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败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此旨可谓至明矣。

9. 医职冗滥

神宗董正治官，立医官，额止于四员。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三年五月始诏大夫以二十员，郎以三十员，医效至祗候，以三百人为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见带遥郡人并依元丰旧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随龙医官、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攸差判太医局，请给依能诚例支破。迈时在西掖，取会能诚全支本色，因依诚系和安大夫、潭州观察使，月请米麦百余硕，钱数百千，春冬绵绢之属，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极论之，乞将攸合得请给，令户部照条支破。孝宗圣谕云："岂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诚亦合住了。"即日御笔批依，仍改正能诚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罢医官局。

10. 切脚语

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顲，

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

11. 唐世辟寮佐有词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稿》、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钱武肃在镇牒钟廷翰摄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牒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钟廷翰，牒奉处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升官绪，寓居霅水，累历星霜，克循廉谨之规，备显温恭之道。今者愿求录用，特议抡材，安吉属城印曹阙吏，俾期差摄，勉效公方，傥闻佐理之能，岂惩超升之奖？事须差摄安吉县主簿牒举者，故牒。贞明二年三月日。"牒后衔云："使、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顺伯家，其字画端严有法，其文则掌书记所撰，殊为不工，但印记不存矣。谓主簿为印曹，亦佳。

12. 高子允谒刺

工顺伯藏昔贤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诸公谒刺，凡十六人，时公美、徐振甫、余中、龚深父、元耆宁、秦少游、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司马公休、李成季、叶致远、黄道夫、廖明略、彭器资、陈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资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其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后之士大夫一付

笔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谨谒；一曰，襄别洪州少卿学士。盖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13. 蔡君谟书碑

欧阳公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待诏职也。'"国史传所载，盖用其语。比见蔡与欧阳一帖云："曩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

14. 杨涉父子

唐杨涉为人和厚恭谨。哀帝时，自吏部侍郎拜相。时朱全忠擅国，涉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后二年全忠篡逆，涉为押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此一杨涉也，方其且相，则对其子有不幸之语，及持国宝与逆贼，则骇其子劝止之请，一何前后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惩白马之祸，丧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

15. 佛胸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开卍字于胸前，蹑千轮于足下。"又《占相部》云："如来至真，常于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秽浊不善行故。"予于《夷坚丁志》中载蔡京胸字，言："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正与此同。以大奸误国之人，而有此祥，诚不可晓也。岂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数，故产此异物，以为宗社之祸邪！

16. 苏涣诗

杜子美《赠苏涣诗序》云："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寓于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诗有"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之语。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苏涣侍御》云："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媿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褒重之如此。《唐·艺文志》，有涣诗一卷，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称'白跖'，以比庄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继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然则非所谓静隐者也。涣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府帅，其一曰："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

送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机！”读此二诗，可以知其人矣。杜赠涣诗，名为记异，语意不与它等，厥有旨哉！

17. 岁后八日

《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

18. 门焉闺焉

《左氏传》好用“门焉”字，如“晋侯围曹，门焉”，“齐侯围龙，卢蒲就魁门焉”，“吴伐巢，吴子门焉”，“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及“蔡公孙翩以两矢门之”，“门于师之梁”，“门于阳州”之类，皆奇葩之语也。然《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杰出有味。何休注“堂无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绝语辞，堂不设守视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学可谓精切，能尽立言之深意。

19. 郡县主婿官

本朝宗室袒免亲女出嫁，如婿系白身人，得文解者为将仕郎，否则承节、承信郎，妻虽死，夫为官如故。案唐贞元中，故怀泽县主婿检校赞善大夫窦克绍状言：“臣顷以国亲，超受宠禄，及县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检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许

取前衔婺州司户参军随例调集。”诏：“许赴集，仍委所司比类前任正员官依资注拟。自今已后，郡县主婿除丁忧外，有曾任正员官停检校官俸料后者，准此处分。”乃知婿官不停者，恩厚于唐世多矣。绍兴中，高士轰尚伪福国长公主，至观察使。及公主事发诛死，犹得故官，可谓优渥。

20. 乐府诗引喻

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今略书十数联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坞。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机底下，模著是谁梭。”“淮上能无雨，回头总是情。蒲帆浑未织，争得一欢成。”其两句者，如“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围棋烧败袄，著子故依然。”“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摛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黄蘖向春生，苦心日日长。”“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横眼底，方觉泪难裁。”“中劈庭前枣，教郎见赤心。”“千寻葶苈枝，争奈长长苦。”“愁见蜘蛛织，寻思直到明。”“双灯俱暗尽，奈许两无由。”“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悲。”“芙蓉腹里萎，怜汝从心起。”“朝看暮牛迹，知是宿啼痕。”“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皆是也。龟蒙又有《风人诗》四首云：“十万全师出，遥知正忆君。一心如瑞麦，长作两歧分。”“破蘖供朝爨，须知是苦辛。晓天窥落宿，谁识独醒人。”“旦日思双屦，明时愿早谐。丹青传四渎，难写是秋怀。”“闻道更新帜，多应废旧期。征衣无伴捣，独处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书离恨，因成别后悲。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思。”“镂出容刀饰，亲逢巧笑难。日中骚客佩，争奈即阑干。”“江

上秋声起，从来浪得名。逆风犹挂席，苦不会凡情。”刘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簳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尤为明白。七言亦间有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是也。近世鄙词，如《一落索》数阕，盖效此格。语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为。世传东坡一绝句云：“莲子擘开须见薏，揪枰着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盖是文与意并见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载。

容斋四笔

容斋四笔序

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续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曩自越府归，谢绝外事，独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诸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而稚子檍，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傍；必俟草一则乃退。重逆其意，则裒所忆而书之。檍嗜读书，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旦则与之俱兴。而天啬其付，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

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斋四笔卷一　十九则

1. 孔庙位次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2.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3. 周公作金縢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谟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自"惟二月既望"至"越

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案，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诮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4. 云梦泽

云梦，楚泽薮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云：“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夫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瞢中。”音皆同。

5. 关雎不同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永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絜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利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6. 迷痴厥拨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靦”。举措脱略，触事乖忤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屎、单至、啤咺、憋憋，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屎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殄，《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7. 三馆秘阁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

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太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曰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8.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9. 十十钱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

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10. 犀舟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楫。”《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11. 毕仲游二书

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

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12. 列子与佛经相参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

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13. 韦孟诗乖疏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赦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14. 匡衡守正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

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予案，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15. 西极化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16. 诏令不可轻出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17. 战国策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案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

18. 范晔汉志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随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19. 缮修犯土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容斋四笔卷二　二十则

1. 诸家经学兴废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它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穀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2. 汉人姓名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藉。"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

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3. 轻浮称谓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4. 鬼谷子书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氐意同，皆以色而为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兹哉！

5. 有美堂诗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

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6. 张天觉小简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着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7.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8. 用兵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傍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9. 志文不可冗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10. 赵杀鸣犊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犨。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犨。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犨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予案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犨。”其不同如此。

11. 五帝官天下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12. 黄帝李法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名也。《天

文志》：‘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案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13. 抄传文书之误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14.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15. 大观元夕诗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己，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16. 颜鲁公帖

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17.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

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18. 待制知制诰

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19. 裴行俭景阳

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

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案《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20.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蔗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容斋四笔卷三　十六则

1. 韩退之张籍书

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其前篇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后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驳杂之讥，前书尽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乌害于道哉？"大略籍所论四事：乞著书、讥驳杂、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今得籍所与书，前篇曰："汉之衰，浮图之法入中国，黄、老之术，相沿而炽。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前以为欢，此有累于盛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废弃日时，不识其然。愿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弘虑以接士，嗣孟轲、杨雄之作，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后篇曰："老、释惑于生人久矣，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君子汲汲于所欲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则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乃云"执事参于戎府"。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时年二十有九，十五年为徐州推官，时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

2. 韩公称李杜

《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聊疏于此。《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卢云夫》曰：“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荐士》曰：“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并《唐·志》所引，盖六用之。

3. 此日足可惜

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凡百四十句，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及其亡也，籍作诗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阳、庚二韵，其语铿锵震厉，全仿韩体。所谓“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是也。

4. 粉白黛黑

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筑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满之。”《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司马相如：“靓庄刻饰。”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墙）〔嫱〕、西施，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粉白黛黑，笑目

流眺。”韩公以黑为绿，其旨则同。

5. 李杜往来诗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丽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6.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窃慕高义，得趋末尘，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之。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

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白此书自叙其平生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炎月伏尸，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

7. 祝不胜诅

齐景公有疾，梁丘据请诛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晋中行寅将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为我祝，斋戒不敬，使吾国亡。”祝简对曰：“今舟车饰，赋敛厚，民怨谤诅多矣。苟以为祝有益于国，则诅亦将为损，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说若出一口，真药石之言也。

8. 吕子论学

吕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此说甚美，而罕为学者所称，故书以自戒。

9.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访求其母沈太后，历顺宗，及宪宗时为曾祖母，故称为曾太皇太后，盖别于祖母也。旧、新二《唐书·纪》，皆载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寿康太上时，已加尊称，若于主上则为曾祖母，当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尝以告宰相，而省吏以为典故所无，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谓不知礼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庆元为高叔祖矣，而仍称皇叔祖如故。士歆视嗣秀王伯圭为从祖，今圭称皇伯祖，而歆但为皇叔祖，乃是弟尔。礼寺亦以为国朝以来无称曾、高者，彼盖不知累朝尊属，元未之有也。

10. 中天之台

中天之台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极化人见周穆王，王为之改筑宫室，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名曰中天之台。”其一，《新序》曰：“魏王将起中天台，许绾负操锸入，曰‘臣能商台。’王曰：‘若何？’曰：‘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11. 实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

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屡言，年及七十者不许任监司、郡守，搢绅多不自安，争引年以决去就。江东提刑李信甫，虽春秋过七十，而官年损其五，坚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与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岁，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罢去。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实为请，有旨听终任。知严州秦熵乞祠之疏曰："实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遂得去。齐庆胄宁国乞归，亦曰："实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岂可纪于史录哉？

12. 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载一药而能治重疾者，今医家罕用之，聊志于此。其说云："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目辟眼𩿡，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柲，裩系宕根。囊皱旋多，夜煎竹木。体寒腹大，全赖鸬鹚。血泛经过，饮调瓜子。咳逆数数，酒服热雄。遍体疹风，冷调生侧。肠虚泄利，须假草零。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除症去块，全仗硝、硇。益食加觞，须煎芦、朴。强筋健骨，酒是苁、鳝。驻色延年，精蒸神锦。知疮所在，口点阴胶。产后肌浮，甘皮酒服。脑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觅延胡。"凡十八项。谓眉发堕落者，炼生半夏茎，取涎涂发落处，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叶有雄雌，三叶为雄，五叶为雌，须使五叶者作末，酒浸用之，目𩿡者正，脚有肉柲者，取莨宕根，系裩带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饮调鸬鹚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饮调服之，立绝。咳逆者，天雄炮过，以酒调一钱，

匕服。疹风者，侧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虚泄者，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症块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钵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效。不饮者并饮酒少者，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汤服之。苁蓉并鳝鱼作末，以黄精酒圆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圆服，颜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阴胶即是甑中气垢，点少许于口中，即知藏府所起，直彻至住处知痛，足可医也。产后肌浮，酒服甘皮立枯。头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13. 治药捷法

药有至贱易得，人所常用，而难于修制者，如香附子、菟丝子、艾叶之类。医家昧其节度，或终日疲劳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丝子，暖汤淘汰去沙土，漉干，暖酒渍，经一宿，漉出，暴微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渍，经三五日乃出，更晒微干，捣之须臾悉尽，极易碎。"盖以其颗细难施工，其说亦殊劳费。然自有捷法，但捻纸条数枚置其间，则驯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后举投水钵内，候浸渍透彻，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捣臼，悉应手縻碎。艾叶柔软不可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则即时可作细末。

14. 陈翠说燕后

赵左师触龙说太后，使长安君出质，用爱怜少子之说以感动之。予尝论之于《随笔》中。其事载于《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而《燕语》中又有陈翠一段，甚相似。云："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太后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则亦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翠遂入见后，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

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今王愿封公子，群臣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以公子为质，且以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终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为行具。”此语与触龙无异，而《史记》不书，《通鉴》不取，学者亦未尝言。

15. 燕非强国

北燕在春秋时最为僻小，能自见于中国者，不过三四，大率制命于齐。七雄之际，为齐所取，后赖五国之力，乐毅为将，然后胜齐，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苏秦说赵王曰：“赵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又曰：“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昭王谓郭隗曰：“孤极知燕弱小，不足以报齐。”苏代曰：“一齐之强，燕犹不能支。”奉阳君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赵长平之败，壮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为赵所败。太子丹谓荆轲曰：“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楚、汉之初，赵王武臣为燕军所得，赵厮养卒谓其将曰：“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灭燕易矣。”彭宠以渔阳叛，即时夷灭。十六国之起，戎狄乱华，称燕称赵者多矣，未尝有只据幽、蓟之地者也。独安禄山以三十年节制之威，又兼领河东，乘天宝政乱，出不意而举兵，史思明继之，虽为天下之祸，旋亦殄灭。至于藩镇擅地，所谓范阳、卢龙，固常受制于天雄、成德也。刘仁恭、守光父子，僭窃一方，唐庄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属十余州，如拾地芥。石晋割赂契丹，仍其旧国，恃以为强，然晋开运阳城之战，德光几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关。但太平兴国，失于轻举，又不治败将丧师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

今。若以谓幽燕为用武之地，则不然也。

16. 水旱祈祷

海内雨旸之数，郡异而县不同，为守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时祷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视天府为节，下之诸道转运司，使巡内州县，各诣名山灵祠，精洁致祷，然固难以一概论。乾道九年秋，赣、吉连雨暴涨。予守赣，方多备土囊，壅诸城门，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台符令祷雨，予格之不下，但据实报之。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问其故，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威神天，幽冥之下，将何所据凭哉？俚语笑林谓："两商人入神庙，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正谓此耳。坡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此意未易为庸俗道也。

容斋四笔卷四　十五则

1. 今日官冗

元丰中，曾巩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国朝景德垦田百七十万顷，官万员。皇祐二百二十五万顷，官二万员。治平四百三十万顷，官二万四千员。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后之郊费视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较之，其入籍者几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岁溢，未见其止，则用财之端，入官之门，当令有司讲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财之用官之数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余十年之蓄矣。"是时，海内全盛，仓库多有桩积，犹有此惧。庆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余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盖连有覃霈，庆典屡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

2. 栾城和张安道诗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卷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3. 和范杜苏四公

晋相和凝，以唐长兴四年知贡举，取范质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谓之传衣钵。盖凝在梁贞明中居此级，故以处质，且云："它日当如我。"后皆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当时以为荣。凝寿止五十八，质止五十四。《三朝史》质本传亦书之，而《新五代史·和凝传》误为第五，以《登科记》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罢相，以太子少师致仕，后以南郊免陪位恩，连进至太子太师，年八十而薨。苏子容初筮仕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处本末，曰："子异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苏更践中外，名德殊与之相似。集中有《谢杜公书》，正叙此事。其罢相也，亦以太子少师致仕，进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贤谓贵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阅多之故也。此二者并官爵年寿皆前知，异矣。

4. 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载《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所

在山神将虎来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两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气，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于是良久，又闭气三十五息，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邪。汝盗黄帝之犬，黄帝教我问汝云何。’毕，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见。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张左手五指侧之，极势跳，手上下三度，于跳中大唤，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谓人卒逢虎，魂魄惊怖，窜伏之不暇，岂能雍容步趋，仗咒语七字而脱邪？因读此方，聊书之以发一笑。此书乃唐王珪之孙焘所作，本传云：“焘视母疾，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讨绎精明，世宝焉。”盖不深考也。

5. 六枳关

盘州种枳六本，以为藩篱之限。立小门，名曰六枳关。每为人问其所出，倦于酬应。今取冯衍《显志赋》中语书于此。衍云：“楗六枳而为篱。”案，《东观汉记》作八枳。《逸周书·小开》篇云：“呜呼！汝何敬非时，何择非德？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登登皇皇，维在国枳，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家枳维欲无疆。”言上下相维，递为藩蔽也。其数有八，与《东观记》同。予详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贺宰相启》：“式维公枳。”盖用此云。

6. 王荆公上书并诗

王荆公议论高奇，果于自用。嘉祐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敝，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氐皆祖此书。又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尝赋《兼并》诗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其语绝不工。迨其得政，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吕惠卿复作手实之法，民遂大病。其祸源于此诗。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7. 左黄州表

唐肃宗时，王屿以祠祷见宠，骤得宰相。帝尝不豫，玙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时有一巫美而艳，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憸狡不法。驰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门鐍不启，震怒，破鐍入，取巫斩廷下，悉诛所从少年，籍其赃得十余万，因遣还中人。玙不能诘，帝亦不加罪。震刚决如此，而史不记其他事。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

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去思，故为作表。”予谓振即震也。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玙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书相，二年三月罢，本纪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传，以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罢，失之矣。乃承《旧史》之误也。

8. 李郭诏书

唐代宗即位，郭汾阳为近昵所摇，惧祸之及，表上自灵武、河北至于绛州，两朝所诒诏书一千余卷。家传载其表语，其多如是。又读韦端符所撰《李卫公故物记》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卫公之胄，藏文帝赐书二十通，多言征讨事，厚劳苦，‘其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暨公疾，亲诏者数四，其一曰：‘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妪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权文公视此诏，常泣曰：‘君臣之际乃如是耶！’”《新史》载其事云：“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以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摹诏本还赐彦芳。”即二事观之，唐世之所以眷礼名将相者，绸缪熟复至此。汉、晋以来所不及也。

9. 两道出师

国家用兵行师，异道并出，其胜败功罪，当随其实而处之，则赏信罚明，人知劝戒。汉武帝遣卫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将四人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宣帝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又以常惠护乌孙兵共出，五将皆无功，而广明

及田顺以罪诛，独常惠奉使克获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诸将柳元景等，既拔弘农陕城，戍潼关矣，而上以东军王玄谟败退，皆召还。其后玄谟贬黜，元景受赏。绍兴七年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是时，汪庄敏以参知政事督视荆、襄，东西不相为谋，乃亦坐谴。古今不侔如此。

10. 杜韩用歇后语

杜、韩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砺乃”，“僮仆诚自刽”，“为尔惜居诸”，“谁谓贻厥无基趾”之类是已。

11. 唐明皇赐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为右相，颛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前后同列，皆拱手备员。林甫死，杨国忠代之，其宠遇愈甚。天宝十三载，上御跃龙殿门，张乐宴群臣，赐右相绢一千五百匹，彩罗三百匹，彩绫五百匹，而赐左相绢三百，罗、绫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于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于禄山也。

12. 一百五日

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它节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江西宗派诗云“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为禁烟游赏之地，寺僧欲建华严阁，请予作《劝缘疏》，其末一联云：“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或问一百六所出，应之曰：“元微之《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是以用之。

13. 老杜寒山诗

老杜《春日忆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尝有武弁议其失曰：“既是无敌，又却似庾、鲍。”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鲍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为无敌也。”今集别本一作“无数”，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为无物堪比，何也？盖其意谓若无二物比伦，当如何说耳？读者当以是求之。

14. 礜石之毒

读黄伯思《东观余论》，内评王大令书一节，曰：“《静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辄发痈。’散者，寒食散之类。散中盖用礜石，是性极热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

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凿看，果墓，礜石满茔。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谓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鹳伏卵以助暖气。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饵服。子敬之语实然。”《淮南子》曰：“人食礜石死，蚕食之而不饥。”予仲兄文安公镇金陵，因秋暑减食，当涂医汤三益教以服礜石圆，已而饮啖日进，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余，自是数数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于捐馆。偶见其语，使人追痛，因书之以戒未来者。

15. 会合联句

《韵略》上声二肿字险窄。予向作《汪庄敏铭》诗八十句，唯萧敏中读之，曰：“押尽一韵。”今考之，犹有十字越用一董内韵。其词曰：“维天生材，万汇倾竦。侯王将相，曾是有种？公家江东，世绎耕垄。桃溪之涘，是播是穋。孰丰厥培，艺此圭珙。公羁未奋，逸驾思騋。沉酣《春秋》，蹈迪周孔。径策名第，稍辞渫□。横经湘沅，士敬如捧。蓬莱方丈，佩饰有琫。应龙天飞，荟蔚云滃。千官在序，摩厉从臾。吾惟片言，借箸泉涌。正冠霜台，过者卞悚。颜颜殿戺，声气不动。显仁东攒，巫史呼汹。昌言一下，恩浃千冢。薰粥孔炽，边戒毛氄。媕婀当位，左掣右壅。公云当今，沸渭混湨。天威震耀，谁不愤踊。遂迁中司，西柄是董。出关启旆，筹檄倥偬。业业荆襄，将懦曰拱。投袂电赴，如尊乃勇。邓唐蔡陈，驰捷系踵。佛狸归骴，民恃不恐。玺书赐朝，百揆参总。亚勋赞册，国势尊巩。督军载西，寄责罙重。方规许洛，事援秦陇。符离罔功，奇画胶孳。钧枢建使，宰席亢宠。还临西州，夹道欢拥。有衔未鬯，病癖且尰。曾不憖遗，使我心懵。湘湖高丘，草木蔚蓊。维水容裔，维山巃嵸。矢其铭诗，词费以冗。奈何乎公，万祀毋耸。”若韩、孟、籍、彻《会合联句》三十四韵，除蠔、蛹二字《韵略》不收外，余皆不出二肿中，雄奇激

越，如大川洪河，不见涯涘，非琐琐潢污行潦之水所可同语也。其诗曰：“离别言无期，会合意罕重。病添儿女恋，老丧丈夫勇。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愁去剧箭飞，讙来若泉涌。析言多新贯，摅抱无昔壅。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吟巴山荦岧，说楚波堆垄。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鼍恐。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剥苔吊斑林，角饭饵沉涿。忽尔衔远命，归欤舞新宠。鬼窟脱幽妖，天居觌清拱。京游步方振，谪梦意犹恟。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写清越，愈病失肬肿。夏阴偶高庇，宵魂接虚拥。雪弦寂寂听，茗盌纤纤捧。驰辉烛浮萤，幽响泄潜蛰。诗老独何心，江疾有馀尰。我家本瀍谷，有地介皋巩。休迹忆沉冥，峨冠惭闟□。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朝绅郁青绿，马饰曜珪珙。国仇未销铄，我志荡邛陇。君才诚倜傥，时论方汹溶。格言多彪蔚，县解无梏拲。张生得渊源，寒色拔山冢。坚如撞群金，眇若抽独蛹。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块然堕岳石，飘尔罥巢氄。龙旆垂天衢，云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声汹汹。”其间或有颛句，然众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斋四笔卷五　十四则

1. 土木偶人

赵德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坟坛，其一祝其卿坟坛。曰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予案《战国策》所载，苏秦谓孟尝君曰："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雨下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谓土木为偶人，非像而何？汉至寓龙、寓车马，皆谓以木为之，象其真形。谓之两汉未有，则不可也。

2. 饶州风俗

嘉祐中，吴孝宗子经者，作《馀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羡，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亘陌者，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3.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间，猪黑而羊白，至江、广、吉州以西，二者则反是。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若吾乡，凡鹅皆雁也。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以为湖沼观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为水茄。吾乡常茄皮白，而水茄则紫。其异如是。

4. 伏龙肝

《本草》伏龙肝，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迂隐为名尔。"雷公云："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言当以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中，俟其积久，与土为一，然后用之，则稍与名相应。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注引《杂五行书》曰："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广济历》亦有此说，又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

5. 勇怯无常

"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予爱而

书之。

6. 赵德甫金石录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槃、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云：

“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官，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日勘校装缉，得名画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误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闻虏犯京师，盈箱溢箧，恋恋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画之多幅者，器之无款识者，已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舻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期以明年具舟载之，又化为煨烬。

“己酉岁六月，德甫驻家池阳，独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衾，次书册，次卷轴，次古器。独宋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径驰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虏陷洪，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余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鼐十数，及南唐书数箧，偶在卧内，岿然独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

“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褾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帐，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7. 韩文公荐士

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

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茲、《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馀、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馀、张弘。皆与《摭言》合。

陆傪在贞元间，时名最著，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傪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则傪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放榜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

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蹑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傪，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

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

8.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9. 吕览引诗书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

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10. 蓝田丞壁记

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武夫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11. 钱武肃三改元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

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禅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瑙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乾祐、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12. 黄庭换鹅

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

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13. 宋桑林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14. 冯夷姓字

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容斋四笔卷六　十五则

1. 韩文公逸诗

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其语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今诸本韩集皆不载。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甚至，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顾独遗此，何也？

2. 窦叔向诗不存

《窦氏联珠》序云，五窦之父叔向，当代宗朝，善五言诗，名冠流辈。时属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时进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蘋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之句，可谓佳唱，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是可惜也。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夏夜宿表兄话旧》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断续长门夜，清冷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

看。”《过檐石湖》云：“晓发鱼门伐，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只尺分洲岛，纤毫指舳舻。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贞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幼王亲捧土，爱女复连茔。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命妇羞蘋叶，都人插柰花。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纵有迎神术，终悲隔绛纱。”第三篇亡。叔向字遗直，仕至左拾遗，出为溧水令。《唐书》亦称其以诗自名云。

3. 用柰花事

窦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晋史》，云成帝时，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验。绍兴五年，宁德皇后讣音从北庭来，知徽州唐煇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有语云：“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万国衔冤，徒尽簪于白柰。”是时正从徽宗蒙尘，其对偶精确如此。

4. 王廖儿良

贾谊《过秦论》曰：“六国之士，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汉书》注家皆无所释，颜师古但音儿为五奚反，廖为聊而已。此八人者，带佗、儿良、王廖不知其何国人，独《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而注云：“王廖谋兵事，贵先，建茅也。儿良作兵谋，贵后。”虽仅见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详也。廖、良列于孔、老之末，而汉四种兵书，有良《权谋》一篇。又贾谊首称宁越、杜赫为之谋，《汉书》亦不注。《吕氏》云：“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师之。”又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则越、赫善谋，可以概见。漫书之，以补《汉注》之缺。

5. 徙木偾表

商鞅变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金，乃下令。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己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予谓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盖以效起，而起之事不传。

6. 建武中元续书

《随笔》所书《建武中元》一则，文惠公作《隶释》，于蜀郡守何君《阁道碑》一篇中，以为不然。比得蜀士袁梦麒应祥《汉制丛录》，亦以纪、志、传不同为惑，而云近岁雅州荥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荥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但以出于近岁，恨不得质之文惠，为之恻然。

7. 草驹聋虫

今人谓野牧马为草马，《淮南子·修务训》曰：“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马五尺已下为驹，放

在草中，故曰草驹。”盖今之所称者是也。下文曰：“形之于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云：“虫，喻无知也。”聋虫之名甚奇。

8. 记李履中二事

崇宁中，蔡京当国，欲洗邢恕诬谤宗庙之罪，既拔拭用之，又欲令立边功以进身，于是以为泾原经略使，遂谋用车战法，及造舟五百艘，将直抵兴灵，以空夏国。诏以付熙河漕臣李复。复，长安人，久居兵间，习熟戎事，力上疏诋切之。予顷书之于国史恕列传中。比得上饶所刊《潏水集》，正复所为文，得此两奏，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传为不详尽，乃录于此。其《乞罢造战车疏》云：“奉圣旨，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两。臣尝览载籍，古者师行，固尝用车，盖兵不妄动，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车可以行。今尽之极边，戎狄乘势而来，虽鸷鸟飞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驻军，各以保险为利。其往也，车不及期，居而保险，车不能登，归则虏多袭逐，争先奔趋，不暇回顾，车安能收？非若古昔于中国为用。臣闻此议出于许彦圭，彦圭因姚麟而献说，朝廷遂然之，不知彦圭剧为轻妄。唐之房琯，尝用车战，大败于陈涛斜，十万义军，无有脱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于峻阪沟谷之间乎？又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运不合辙，牵拽不行。昨来兵夫，典卖衣物，自赁牛具，终日方进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弃车于道，大为诸路之患。今乞便行罢造，如别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牵拽前来。”其《乞罢造舡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只，于黄河顺流放下，至会州西小河内藏放。有旨专委臣监督，限一年了当。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须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线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观恕奏请，实是儿戏。且造舡五百只，若自今工料并备，亦须数年。自兰州驾放至会州，约三百里，北岸是敌境，岂可容易？会州之西，小河咸

水，其阔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岂能藏船？黄河过会州入韦精山，石峡险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过？至西安州之东，大河分为六七道，水浅滩碛，不胜舟载，一船所载，不过五马二十人，虽到兴州，又何能为？又不知几月得至。此声若出，必为夏国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挥擘画，恐虚费钱物，终误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罢二役。复字履中，为关内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尝赠诗云：“结交赖有紫髯翁，鹤骨崭崭烂修目。五言长城屹千丈，万卷书楼聊一读。”可知其人矣。

9. 乾宁覆试进士

唐昭宗乾宁二年试进士，刑部尚书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后，宣诏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入内，各赠衣一副及毡被，于武德殿前覆试，但放十五人。自状头张贻范以下重落，其六人许再入举场，四人所试最下，不许再入，苏楷其一也。故挟此憾，至于驳昭宗“圣文”之谥。崔凝坐贬合州刺史。是时，国祚如赘斿，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之不暇，顾卷卷若此。其再试也，试赋各两篇，内《良弓献问赋》，以“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声字，依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贻范等六人，讫唐末不复缀榜。盖是时不糊名，一黜之后，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黄滔者，是年及第，闽人也，九世孙沃为吉州永丰宰，刊其遗文，初试覆试凡三赋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赋》，以题中曲直两字为韵。释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恶。终篇只押两韵。《良弓献问赋》，取五声字次第用各随声为赋格。于是第一韵尾句云“资国祚之崇崇”，上平声也。第二韵“垂宝祚于绵绵”，下平声也。第三韵“曾非唯唯”，上声也。第四韵“露其言而粲粲”，去声也。而阙入声一韵。赋韵如是，前所未有。国将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丰人王正白，时再试中选，郡守为改所居坊名曰“进贤”，且减户税，亦后来所无。

10. 临海蟹图

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十有二种。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拨棹子。状如蝤蛑，螯足无毛，后两小足薄而微阔，类人之所食者，然亦颇异，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八月间盛出，人采之，与人斗，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拥剑。状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长三寸余，有光。四曰彭蜞。螯微毛，足无毛，以盐藏而货于市，《尔雅》曰："彭蠌，小者螃。"云小蟹也。蠌音泽，螃音劳，吴人呼为彭越。《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彭蜞，壳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蜞，壤沙为穴，见人则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外向，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蜞，居常东西顾睨，行不四五，又举两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蝈。大于常蟹，八足，壳通赤，状若鹅卵。十曰蜂江。如蟹，两螯足极小，坚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芦虎。似彭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蜞。大于蜞，小于常蟹。吕君云："此皆常所见者，北人罕见，故绘以为图。又海商言，海中黿鼈岛之东，一岛多蟹，种类甚异。有虎头者，有翅能飞者，有能捕鱼者，有壳大兼尺者，以非亲见，故不画。"李履中得其一本，为作记。予家楚，宦游二浙、闽、广，所识蟹属多矣，亦不悉与前说同。而所谓黄甲，白蟹、蟳、蠟诸种，吕图不载，岂名谓或殊乎？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

11. 东坡作碑铭

东坡《祭张文定文》云："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

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并张公，坡所自作。此外赵康靖、滕元发二志，乃代张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数。《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准敕差撰故同知枢密院事赵瞻神道碑并书者，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词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观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议十五卷中不载。

12. 洗儿金钱

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十数合，极其珍巧，若总而言之，殆不可胜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刘原甫在嘉祐中，因论无故疏决云：“在外群情皆云，圣意以皇女生，故施此庆，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闻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无益之费，无名之赏，殆无甚于此。若欲夸示奢丽，为世俗之观则可矣，非所以轨物训俭也。宰相、台谏以道德辅主，奈何空受此赐，曾无一言，遂事不谏！臣愿深执恭俭，以答上天之贶，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损政体。”伟哉刘公之论，其劲切如此。欧阳公铭墓，略而不书。予为国史，亦不知载于本传，比方读其奏章，故敬纪之。韩偓《金銮密记》云：“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予谓唐昭宗于是时尚复讲此，而在庭无一言，盖宫掖相承，欲罢不能也。

13. 告命失故事

祖宗时知制诰六员，故朝廷除授，虽京官磨勘，选人改秩，奏荐门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词，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举者，多出时相之意。刘原甫掌外制，以任颛落职，不降诰词，曾奏陈以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刘元瑜、王琪降官，直以敕牒。刘又言非朝廷赏罚训诰毖重之意。今观刘集，有《太平州文学袁嗣立改江州文学制》云："昔先王简不帅教而不变者，屏之裔土，终身不齿，若尔之行，岂足顾哉！然犹假以仕板，徙之善郡，不赀之恩也。勉思自新，无重其咎。"未几，嗣立又徙洪州，制云："尔顷冒宪典，迁之寻阳，复以亲嫌，于法当避。夫薄志节、寡廉耻者，固不可使处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涤。"嗣立之事微矣，乃费两诰，读此命书，可知其人。漫书之以发一笑。

14. 扁字二义

扁音薄典切，《唐韵》二义：其一曰扁署门户，其一曰姓也，此外无它说。案《鹖冠子》云："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其上为县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长。"盖如遂、党、都、保之称，诸书皆不载。

15. 娑罗树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不知所起。案《酉阳杂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而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娑罗枝，状

言：‘臣所管四镇拔汗郝国，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芘凡草，不止恶禽，近采得树枝二百茎以进。’”予比得楚州淮阴县唐开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罗树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亩，蔚映千人。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虽沉吟称引而莫辩嘉名。随所方面，颇证灵应，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尝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斋戒瞻叹。于是邑宰张松质请邕述文建碑。”观邕所言，恶禽不集，正与上说同。又有松质一书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龟，一离淮阴，百有余载，前后抗表，尚不能称，赖公威德备闻，所以还归故里，谨遣僧三人，父老七人，赍状拜谢。”宣和中，向子諲过淮阴，见此树，今有二本，方广丈余，盖非故物。蒋颖叔云：“玉像石龟，不知今安在？”然则娑罗之异，世间无别种也。吴兴芮烨国器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古风一首云：“楚州淮阴娑罗树，霜露荣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当时为有北海书。荒碑雨侵涩苔藓，尚想墨本传东吴。”正赋此也。欧阳公有《定力院七叶木》诗云：“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扣砌阴铺静，虚堂子落声。”亦此树耳，所谓七叶者未详。

容斋四笔卷七　十四则

1. 天咫

黄鲁直和王定国诗《闻苏子由病卧绩溪》云：“湔祓瘴雾姿，朝趋去天咫。”蜀士任渊注引“天威不违颜咫尺”。予案《国语》，楚灵王筑三城，使子皙问范无宇，无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韦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阳杂俎》有《天咫篇》。黄诗盖用此。徐师川《喜王秀才见过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见天咫。庭户之间，容光能几？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万顷，长空千里。”正祖述黄所用云。

2. 县尉为少仙

《随笔》载县尉为少公，予后得晏幾道叔原一帖与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所谓“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而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二字，尤为清雅，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

3. 杜诗用受觉二字

杜诗所用“受”、“觉”二字皆绝奇，今摭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监河受贷粟”，“轻燕受风

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两三人”，“一双白鱼不受钓”，“雄姿未受伏枥恩”；其“觉”字云“已觉糟床注”，“身觉省郎在”，“自觉成老丑”，“更觉松竹幽”，“日觉死生忙”，“最觉润龙鳞”，“喜觉都城动”，“更觉老随人”，“每觉升元辅”，“觉而行步奔”，“尚觉王孙贵”，“含悽觉汝贤”，“厨烟觉远庖”，“诗成觉有神”，“已觉披衣惯”，“自觉酒须赊”，“早觉仲容贤”，“城池未觉喧”，“无人觉来往”，“人才觉弟优”，“直觉巫山暮”，“重觉在天边”，“行迟更觉仙”，“深觉负平生”，“秋觉追随尽”，“追随不觉晚”，“熊罴觉自肥”，“自觉坐能坚”，“已觉良宵永”，“更觉彩衣春”，“已觉气与嵩华敌”，“未觉千金满高价”，“梅花欲开不自觉”，“胡来不觉潼关隘”，“自得随珠觉夜明”，“放箸未觉金盘空”，“东归贪路自觉难”，“更觉良工心独苦”，“始觉屏障生光辉”，“不觉前贤畏后生”，“吏情更觉沧洲远”，“我独觉子神充实”，“习池未觉风流尽”。用之虽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杂于千五百篇中，学者读之，唯见其新工也。若陈简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频复者，盖只在数百篇内，所以见其多，如“未受风作恶”，“不受珠玑络”，“不受折简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饱受今日闲”，“却扇受景风”，“语闻受远响”，“坐受世故驱”，“庭柏不受寒”，“可复受忧戚”，“宁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风”，“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细雨”，“穷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规尘”，“了不受荣悴”，“意闲不受荣与辱”，“独自人间不受寒”，“枯木无知不受寒”，“天马何妨略受鞿”，“来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阴晴与寒暑”，“长林巨木受轩轾”。“未觉懒相先”，“未觉壮心休”，“未觉身淹留”，“未觉墉阴迟”，“未觉欠孟嘉”，“未觉有等伦”，“未觉风来迟”，“未觉经旬久”，“欲往还觉非”，“独觉赋诗难”，“稍觉夜月添”，“菰蒲觉风入”，“未觉此计非”，“高处觉眼新”，“意定觉景多”，“未觉徐娘老”，“未觉有荣辱”，“未觉饥肠虚”，“未觉平生与愿违”，“村空更觉水潺湲”，“眼中微觉欠扁舟”，“居夷更觉中原好”，“便觉杯觞耐薄寒”，“墙头花定觉风阑”，可谓多矣。盖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笔所著也。

4. 西太一宫六言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荆公《题西太一宫六言》首篇也。今临川刻本以“杨柳”为“柳叶”，其意欲与荷花为切对，而语句遂不佳。此犹未足问，至改“三十六陂春水”为“三十六宫烟水”，则极可笑。公本意以在京华中，故想见江南景物，何预于宫禁哉？不学者妄意涂窜，殊为害也。彼盖以太一宫为禁廷离宫尔。

5. 由与犹同

《新唐书·藩镇传序》云：“其人自视由羌狄然。”据字义，“由”当为“犹”，故吴缜作《唐书音训》有《纠谬》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顷与予作《唐书补过》，尝驳其说。予作文每用之，辄为人所疑问，今为详载于此。如“以齐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耻为弓”，“王由足用为善”，“是由恶醉而强酒”，“由己溺之，由己饥之”，“由射于百步之外”，“见且由不得亟”，其义皆然，盖“由”与“犹”通用也。

6. 人焉廋哉

孔子论人之善恶，始之曰“视其所以”，继之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后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语详察之也。而孟氏一断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说者谓：“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故

胸中正，则神精而明。不正，则神散而昏。心之所发，并此而观，则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犹可以伪为，眸子则有不容伪者。孔圣既已发之于前，孟子知言之要，续为之说，故简亮如此。”旧见王季明云：太学士子尝戏作一论，其略曰：“知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之义。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详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言之也。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继又叠三语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虽曰不同，而其所以为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数百字，可资一笑，亦几于侮圣言矣！

7. 久而俱化

天生万物，久而与之俱化，固其理焉，无间于有情无情，有知无知也。予得双雁于衢人郑伯膺，纯白色，极驯扰可玩，置之云壑，不远飞翔。未几，陨其一，其一块独无俦，因念白鹅正同色，又性亦相类，乃取一只与同处。始也，两下不相宾接，见则东西分背，虽一盆伺谷，不肯并啜。如是五日，渐复相就，逾旬之后，怡然同群，但形体有大小，而色泽飞鸣则一。久之，雁不自知其为雁，鹅不自知其为鹅，宛如同巢而生者，与之俱化，于是验焉。今人呼鹅为舒雁，或称家雁，其褐色者为雁鹅，雁之最大者曰天鹅。唐太宗时，吐蕃録东赞上书，以谓圣功远被，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鹅犹雁也，遂铸金为鹅以献。盖二禽一种也。

8. 黄文江赋

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驾经马鬼坡》隔句云：“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褒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恨，觉红袖以难留。”“神仙表态，忽零落以无归；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马归秦，却经过于此地；九泉隔越，几凄恻于平生。”《景阳井》云：“理昧纳隍，处穷泉而讵得；诚乖驭朽，攀素绠以胡颜！”“青铜有恨，也从零落于秋风；碧浪无情，宁解流传于夜壑。”“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见朱颜；滴沥千寻，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寻，《玉树》之歌声邈矣；最堪惆怅，金瓶之咽处依然。”《馆娃宫》云：“花颜缥缈，欺树里之春风；银焰荧煌，却城头之晓色。”“恨留山鸟，啼百卉之春红；愁寄垄云，锁四天之暮碧。”“遗堵尘空，几践群游之鹿；沧洲月在，宁销怒浊之涛？”《陈皇后因赋复宠》云：“已为无雨之期，空悬梦寐；终自凌云之制，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白日上升》云：“较美古今，列子之乘风固劣；论功昼夜，姮娥之奔月非优。”凡此数十联，皆研确有精致，若夫格律之卑，则自当时体如此耳。

9. 沈季长进言

沈季长元丰中为崇政殿说书，考开封进士，既罢，入见，神宗曰：“《论不以智治国》，谁为此者？”对曰：“李定所为。”上曰：“闻定意讥朕。”季长曰：“定事陛下有年，顷者御史言定乃人伦所弃，陛下力排群议，而定始得为人如初，继又擢用不次，定虽怀利，尚当知恩，臣以此敢谓无讥陛下意。《诗序》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陛下自视岂任智者，不知何自慊疑，乃信此为讥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释然矣，

卿长者，乃喜为人辩谤。”对曰：“臣非为人辩谤，乃为陛下辩谮耳。”它日，上语及前代君臣，因曰：“汉武帝学神仙不死之术，卿晓其意否？此乃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举措谬戾，祸贻骨肉，几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祸犹尔，则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轻爵禄者少。”季长曰：“士而轻爵禄，为士言之，则可，为国言之，则非福也。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禄为耻，宁有轻爵禄者哉？至于言违谏怫，士有去志，故以爵禄为轻。”上曰：“诚如卿言。”案，季长虽尝至修起居注，其后但终于庶僚，史不立传。王和甫铭其墓，载此两论，予在史院时未之见也。其子铢为侍从，恨不获附见之，故表出于是。

10. 繁遏渠

《国语》鲁叔孙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韦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礼》有《九夏》，皆篇名。”昭虽晓其义，而不详释。案，《周礼·春官》：“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郑氏注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竞》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竞》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谓此说亦近于凿。

11. 替戾冈

坡公游鹤林、招隐，有冈字韵诗，凡作七首，最后云：“背城借

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冈。”小儿问三字所出，案《晋书·佛图澄传》，澄能听铃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刘曜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12.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丰六年以太师致仕，时七十八岁矣。后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镇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简宣谕曰：“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于辅相中无处安排，又已致仕，难为复起。”公当时以新入，不敢复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仆射，乃再上奏曰：“《书》曰：‘人惟求旧。’盖以其历年之多也。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天下所共知，年逾八十，精力尚强。臣初曾奏陈，寻蒙宣谕。切惟彦博一书生尔，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尔，何难制之？有震主之威，防虑太过。若依今官制用之为相，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有何不可？倘不欲以剧务烦老臣，则凡常程文书，只委右仆射以下签书发遣，惟事有难决者，方就彦博咨禀。自古致仕复起，盖非一人，彦博今年八十一，不过得其数年之力，愿急用之，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恐亦时有小补。今不以彦博首相，而以臣处之，是犹舍骐骥而策驽骀也，切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其自代。”奏入，不许。给事中范纯仁亦劝乞召致，留为师臣。未几，右仆射韩缜求去，后始赐司马公密诏，欲除彦博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其

合行恩礼，令相度条具。公以名体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仆射，自守右仆射。诏曰：“使彦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执奏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今使彦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伦也。”于是召赴阙。既而御史中丞刘挚、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司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以老尊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辅臣共议。潞公此命，可谓郑重费力，盖本不出于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屡谢病，乃得归，竟坐此贻绍圣之贬。

13. 考课之法废

唐制，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一监京官考，一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其末至于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外州则司录、录事参军主之，各据之以为黜陟。国朝此法尚存，庆历、皇祐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犴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橐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者曰：“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传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

情，其考可书中。”它皆类此。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案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

14. 小官受俸

沈存中《笔谈》书国初时州县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贯九百六十俸，省钱且作足钱用”之语。黄亚夫皇祐间自序其所为《伐檀集》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补于国、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然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问其所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兹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识其愧。”予谓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耳！岂非风俗日趋于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致于不能赡足乎？亚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斋四笔卷八　十七则

1. 库路真

《新唐书·地理志》：“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义不可晓。《元丰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传》，頔为襄阳节度，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頔骄蹇，故方帅不法者，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真、驱咥真，并为统军。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而未之见。

2. 得意失意诗

旧传有诗四句诵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3. 狄监卢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皎

年八十六，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会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贞本字犯唐讳。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

4. 项韩兵书

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

5. 承天塔记

黄鲁直初谪戎、涪，既得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讦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以为幸灾，遂除名羁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载其文，盖谓因之兆祸，故不忍著录。其曾孙□续编别集，始得见之。大略云：“余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而嘱余曰：‘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后六年，蒙恩东归，则七级岿然已立，于是作记。”其后云：“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风刺

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6. 穆护歌

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引《历代歌辞》曰：“曲犯角。”其语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舡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则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

7. 省试取人额

累举省试，锁院至开院，限以一月。如未讫事，则申展亦不过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不知此制起于何年。黄鲁直以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此帖载于别集。

8. 通印子鱼

鱼通印之语，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

三印”之句。盖以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初不指言为子鱼也。东坡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乃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耳。山谷所云“子鱼通印蠔破山”，盖承而用之。陈正敏《遯斋闲览》云：“其地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佳。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采其说。”郡人黄处权云：“兴化子鱼，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所产之处，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初无通应港之名。”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乃《遯斋》所指之庙者，亦非“通应”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间，庳陋之甚，农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实《遯斋》之说，遂粉刷一扁，妄标曰“通应庙”，侧题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它处未尝有也。

9. 寿亭侯印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辩跋一篇，见《赘稿》。

10. 茸附治疽漏

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余而愈，《夷坚己志》书其事。予每与医言，辄云："痈疽之发，蕴热之极也，乌有翻使热药之理？"福州医郭晋卿云："脉陷则害漏，陷者冷也，若气血温暖，则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案《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陷脉为痿，留连肉腠。"注云："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结于肉理，故发为疡痿，肉腠相连。"此说可谓明白，故复记于此，庶几或有助于疡医云。

11.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笔谈》谓焦核荔子，土人能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复植于土，以石压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此果形状，变态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龙牙，或类凤爪，钗头红之可簪，绿珠子之旁缀，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绐以常岁所产止此。公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于谱，印证其妄。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谶。此段已载《遯斋闲览》中，郡土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

12. 双陆不胜

《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何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于是召还庐陵王。《旧史》不载，《资治通鉴》但书鹦鹉折翼一事。而《考异》云："双陆之说，世传《狄梁公传》有之，以为

李邕所作，而其词多鄙诞，疑非本书，故黜不取。”《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而为狄为王莫能辨也。《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13. 华元入楚师

《左传》，楚庄王围宋，宋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惧，与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予案前三年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楚之善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军政不戒而备。”大抵言其备豫之固。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则刺客奸人，何施不得？虽至于王所可也，岂所谓军制乎？疑不然也。《公羊传》云：“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其说比《左氏》为有理。

14. 公羊用叠语

《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几四百字。其称“司马子反”者八，又再曰“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15. 文书误一字

文书一字之误，有绝系利害者，予亲经其三焉，至今思之，犹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误书“长春”为“万春”，乃金主褒节名也。德辅读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发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讲讲《毛诗》，作发题，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不学《诗》，无以言。”误书“言”为“立”，已写进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谢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兹履夏正，载颁汉朔。”书“夏正”为“周正”，院吏以呈宰执，周益公见而摘其误，吏还以告，盖语顺意同，一时不自觉也。

16. 历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紬金鐀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

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探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记》。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昞《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大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昫所上者是已，而猥酿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书》、《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17. 贤者一言解疑谮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憸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光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容斋四笔卷九　十六则

1. 蒋魏公逸史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颖叔所著也，多纪当时典章文物。云旧有数百册，兵火间尽失之，其曾孙芾始攗摭遗稿，而成此书，将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传之天下后世，既而不果。蒋公在熙宁、元祐、崇宁时，名为博闻强识，然阅其论述，颇有可议，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其一云："行、守、试，视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带本官，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带官，不当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为正司空，议者谓超过特进、东宫三太、仪同矣。"予谓行、守、试必带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后，既为司空，自不应复带阶官。吕从金紫迁，只是超特进一级耳；东宫三太，何尝以为宰相官？仪同又系使相也，吕亦无自辨之说。其二云："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其罢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诸公欲为去之，议者谓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札子，令权去之。"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为平章军国重事，故系衔只云太师。及再致仕，悉还旧称，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守"字，以尝正任太师也。所谓札子权去，恐或不然。其三云："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惟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书，比执政三迁也。"予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叙，至兵侍者转右丞，至吏侍者转左丞，皆转工书，然后细迁。今言兵侍即转工书，非也。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侍转户侍，礼

侍转兵侍，若系户侍，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历丞，故直迁尚书。今言工侍对转工书，非也。其四云：“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当在刘下，乃误以居上，人皆不觉其失，惟学士李淑知之，扬言其事，遂贴麻改之。”予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其五云：“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仪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班列益卑，未尝有左右之称也。后进不当辄议前辈，因孙偃有问，书以示之。

2. 沈庆之曹景宗诗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连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馀“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3. 蓝尾酒

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又云："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傍茅舍中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妪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叶少蕴《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燖，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叶之说如此。予谓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为酒之巡数耳，安有连饮者哉？侯白滑稽之语，见于《启颜录》。《唐·艺文志》，白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不闻有《酒律》之书也。苏鹗《演义》亦引其说。

4. 欧阳公辞官

欧阳公自亳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辞免至四，云："恩典超优，迁转颇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累降诏不从其请。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今人多不能晓。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谓历工、礼乃至刑也。下云又超两资者，谓历户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书六曹，超转其五云。

5. 南北语音不同

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如毛、郑释《诗》，以梅为枏，竹为王刍，蒌为翘翘之草是已。颜师古注《汉书》亦然。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隃领。"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旗庙之音，无所依据。"又《武帝纪》："戈船将军。"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蚊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二说皆为三刘所破，云："今南方竹舆，正作旗庙音，项亦未为全非。颜乃西北人，随其方言，遂音桥。"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难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尝有置戈者，颜北人，不知行船。项说是也。"予谓项音轿字是也，而云陵绝水则谬，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张晏云"越人于水中负船"，尤可笑。

6. 南舟北帐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7. 魏冉罪大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士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冉为范雎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诒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矣！

8. 辩秦少游义倡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

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9. 姓源韵谱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又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案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䶮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10. 誉人过实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谀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陨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11.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规仿前人，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如《前汉书·赞》云："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谮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新唐书》效之，云："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刘梦得《因论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语也。然其模范，本自《荀子·成相篇》。

12. 书简循习

近代士人，相承于书尺语言，浸涉奇猥，虽有贤识，不能自改。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予守赣时，属县兴国宰诒书云："潋水有驱策，乞疏下。"潋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尝知此，不足以为工，当言下邑、属邑足矣。为县丞者，无不采《蓝田壁记》语，云"负丞某处"，"哦松无补"，"涉笔承乏"，皆厌烂陈言。至称丞曰"蓝田"，殊为可笑。初赴州郡，与人书，必言"前政颓靡，仓库匮乏，未知所以善后"，沿习一律。正使真如所陈，读者亦不之信。予到当涂日，谢执政书云："郡虽小而事简，库钱仓粟，自可枝梧，得坐啸道院，诚为至幸。"周益公答云："从前得外郡太守书，未有不以窘冗为词，独创见来缄如此。"盖觉其与它异也。此两者皆狃熟成俗，故纪述以戒子弟辈。

13. 健讼之误

破句读书之误，根著于人，殆不可复正。在《易·彖》之下，先释卦义，然后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险，险而

止，蒙”，以“止”字为句绝，乃及于“蒙”，始系以“蒙亨，以亨行”。《讼》卦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健”字为句绝，乃及于“讼”，始系以“讼有孚”。《豫》卦“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卦“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蛊》卦“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卦“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卦“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为句绝。而童蒙入学之初，其师点句，辄混于上，遂以“健讼”相连，此下“说随”二字，尚为有说，若“止蒙”、“动豫”之类，将如之何？凡谓顽民好讼者，曰“嚚讼”，曰“终讼”，可也。黄鲁直《江西道院赋》云“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嚚于讼”，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义，正与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为“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为衍三字，恐不然也。

14. 用史语之失

今之牵引史语者，亦未免有失。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汉之间事，帝称善。颜师古云：“令其议论依附时事。”予谓不欲使为甚高难行之论，故令少卑之尔。而今之语者，直以言议不足采为“无甚高论”。又，文帝问上林令禽兽簿，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帝曰：“吏不当如此邪？”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曰：“宜从桥，且有血污车轮之讦。”张猛曰：“乘船危，就桥安。”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师古谓：“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婉也。”案，两帝之语皆是褒嘉之词，犹云：“独不当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晓人不当如是”。又，韩公《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邺侯盖谓李繁，时为随州刺史，藏书既多，且记性警敏，故签

轴严整如是耳。今人或指言虽名为收书而未尝过目者，辄曰：“新若手未触。”亦非也。

15. 文字书简谨日

作文字纪月日，当以实言，若拘拘然必以节序，则为牵强，乃似麻沙书坊桃源居士辈所跋耳。至于往还书问，不可不系日，而性率者，一切不书。予有婿生子，遣报云：“今日巳时得一子。”更不知为何时。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孙鼎臣，每致书，必题其后曰“某节”，至云“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之类。文惠公常笑云：“看孙鼎臣书，须著置历日于案上。”盖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虽寒食、冬至，亦当谨识之，况于小小气候？后生宜戒。

16. 更衣

雅志堂后小室，名之曰“更衣”，以为姻宾憩息地。稚子数请所出，因录班史语示之。《灌夫传》：“坐乃起更衣。”颜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颜注：“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卫皇后传》：“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斋四笔卷十　十七则

1. 过所

《刑统·卫禁律》云："不应度关而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又云："以过所与人。"又，《关津疏议》："关谓判过所之处，津直度人，不判过所。"《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转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汉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魏志》：仓慈为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诣洛者，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广平赵礼诣雒治病，门人赍过所诣洛阳，责礼冒名渡津，受一岁半刑。"徐铉《稽神录》："道士张谨好符法，客游华阴，得二奴，曰德儿、归宝，谨愿可凭信。张东行，凡书囊、符法、过所、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二奴忽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乃见二儿，因掷过所还之。"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故裒其事于此。

2. 露布

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唐庄宗为晋王时，擒灭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为

议者所笑。然亦有所从来。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与齐戍将力战，斩其裨将。高祖曰：“卿何为不作露布？”对曰：“顷闻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私每哂之。近虽得摧丑虏，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则用绢高悬久矣。

3. 东坡题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吾乡程钦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帅桂林，东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观其藏帖，每册各题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第四卷云：“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今观其书，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渊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下本，误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观。”第九卷云：“谢安问献之：‘君书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尔。’曰：‘人那得知！’”已上所书，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为征西将军，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诗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盖指翼前所历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4. 山公启事

《晋书·山涛传》：“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

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此语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崇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观此一帖，可以概见。然所启三人，后亦无闻，既云皆众所称，当不碌碌也。旧《潭帖》为识者称许，以为贤于他本，然于此奏“未可仓卒”之下，乃云“风笔恻然”，全无意义。今所录者，临江本也。

5. 亲王回庶官书

《随笔》中载亲王与侍从往还礼数，又得钱丕《行年杂纪》云：“升王受恩命，丕是时为将作少监，亦投贺状，王降回书签子启头。继为皇太子，三司判官并通榜子，诣内东门参贺。通入后，中贵出传令旨传语。及受册宝讫，百官班贺，又赴东宫贺，宰相亲王阶下班定，太子降阶，宰相前拜，致词讫，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词叙谢。”一时之仪如此。

6. 责降考试官

天禧二年九月，敕差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并充开封府发解官。十月，差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并国子监发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覆考开封举人，为落

解举人有讼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旧，其馀覆落并却考上人数甚多。十二月，发解官并降差遣，任布邓州，徐奭洪州，杨侃江州，丁度齐州，并监税。此事见于钱丕《杂纪》。用五待从覆考解试，前后未之有也。

7. 青莲居士

李太白《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予茶数十片，其状如手，名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称，但有"谪仙人"尔，"青莲居士"，独于此见之，文人未尝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华山中亦颇有之，其状略如蕨拳也。

8. 闽俗诡秘杀人

奸凶之民，恃富逞力，处心积虑，果于杀人。然揆之以法，盖有敕律所不曾登载，善治恶者，当原情定罪，必致其诛可也。闽中习俗尤甚，每执缚其仇，穷肆残虐。或以酒调锯屑，逼之使饮，欲其粘着肺腑，不能传化，驯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镕蜡灌注耳中，令其聋聩。或以湿荐束体，布裹卵石，痛加殴箠，而外无痕伤。或按擦其肩背，使皮肤宽皱，乃施针刺入肩井，不可复出。或以小钓钩藏于鳅鱼之腹，强使吞之，攻钻五脏，久而必死。凡此众者，类非一端，既痕肿不露于外，检验不得而见情犯，巨蠹功意两恶而法所不言。颜度鲁子为转运使，尝揭榜禁约。予守建宁，亦穷治一两事，吴、楚间士大夫

宦游于彼者，不可不察也。

9. 富公迁官

富韩公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报聘契丹，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不受。寻除翰林学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力辞。乃改资政殿学士，而谏议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复为副枢。盖昔时除目才下，即时命词给告，及其改命，但不拜执政，而犹得所进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议郎、旧为正言。中书舍人旧知制诰。而为太中大夫、旧为谏议。资政殿学士也。

10. 唐藩镇行墨敕

池州铜陵县孚贶侯庙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词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牒。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大将等，宪官具件如后：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牒。奉处分，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奖劝功勋，虽幽显不同，而褒升一致。神久标奇纪，早揖英风，灵迹屡彰，神逵不昧。夫宠赠之典，非列藩宜为，神功既昭，乃军都颙请，是行权制，用副人心。谨议褒赠游击将军宣州都督。"后云："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张魏公宣抚川、陕，便宜封爵诸神，实本诸此。

11. 吏部循资格

唐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

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材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盖今日吏部四选，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肃宗神龟二年，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沉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刘景安与书曰：“商、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材，魏、晋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洛阳令薛琡上书言：“黎元命系长吏，若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人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乞令王公贵人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其后甄琛等继亮，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静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当是自此一变。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后人罕有谈亮、澄事者。

12. 五行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之说，术家多不能晓。原其所以得名，皆从五音所生，有条不紊，端如贯珠。盖甲子为首，而五音始于宫，宫土生金，故甲子为金，而乙丑以阴从阳。商金生水，故丙子为水，而丁丑从之。角木生火，故戊子为火。徵火生土，故庚子为土。羽水生木，故

壬子为木。而己丑、辛丑、癸丑各从之。至于甲寅，则纳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故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为木。宫土生金，故壬寅为金。而五卯各从之。至甲辰，则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为火。徵火生土，故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故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为水。而五巳各从之。宫、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复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从其类。

13. 五行化真

五行运化，如甲、己化真土之类，若推求其义，无从可得，盖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谓丙寅月建也，丙属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谓戊寅月建也，戊属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壬属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说皆得之莆田郑景实。顷在馆中，见魏幾道谈五行纳音，亦然。

14. 钱忠懿判语

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其状云：“臣赞宁，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进呈，乞给下，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并取圣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读后，于真身塔前焚化。廿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但或言其称帝，则否也。此状内“进呈”、“圣旨”等语，盖类西

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贻僭帝之议，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15. 王逸少为艺所累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辅政，劝使应命，遗之书曰：“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逸少报曰：“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陵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

16. 鄂州南楼磨崖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谛视，乃磨崖二碑。其一刻两字，上曰“柳”，径二尺四寸，笔势清劲，下若翻书“人”字，唯存人脚，不可复辨，或以为符，或以为花押，邦人至禫饰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云柳君名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阔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云：“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是岁，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贞，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鉴》亦同。而此直以为“乾正”，一时所立，不应有误也。

17. 赏鱼袋出处

《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带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

容斋四笔卷十一　十八则

1. 京丞相转官

庆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宫徽称册宝，继又进敕令、玉牒、实录，大巨迁秩，于再于三，盖自崇宁至于绍熙，未之有也。于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宝赏，由正议转宣奉。十二月，用敕局赏，当得两官，以一回授，一转光禄。三年二月，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有旨三项各转两官，辞之至四五。诏减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转金紫。四月之间，陟五华资，仍回授三帙。在法，宰执转官与除拜同，故得给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迈记淳熙十四年，王左相进玉牒，并充国史礼仪使，梁右相进《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并充玉牒礼仪使。诏各与转两官。所谓各者，指二相也。时梁公误认为三者各两官，已系特进，谓如此则序进太师矣。中批只共为两官，复辞之，诏许回授，又辞，但令加恩，亦辞。适已罢相在经筵，讫于分毫不受，唯王公独加恩。今日之事全相类，而又已有去冬二赏矣。有司不谙练故实，径准昔年中旨行出，闻京公殊不自安，然无说可免，惜乎东阁贤宾客不告以十年内亲的故事，以成其美。迈顷居翰苑，答王、梁诸诏，尝上章开析论列，是以窃识其详。

2. 熙宁司农牟利

熙宁、元丰中，聚敛之臣，专务以利为国，司农遂粥天下祠庙。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南京有阏伯、微子两庙，一岁所得不过七八千，张文定公判应天府，上言曰："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得免乎！乞以公使库钱代其岁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又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者哉！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二者可谓前古未有，一日万几，盖无由尽知之也。

3. 文与可乐府

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惟东坡公称其诗骚，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见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盖其遗文也。于乐府杂咏，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惊蟠拏。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赊。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语意深入骚人阃域。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云："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令人读之，缥缥然感概无已也！

4. 讥议迁史

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如王氏《中说》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议而削异端，使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寿之书过于《汉》、《史》矣，岂其然乎？《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苏子由作《古史》，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

5. 常何

唐太宗贞观五年，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时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与语，甚悦，以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常何后亦不显，莫知其所以进。予案《李密传》，密从翟让与张须陀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遂杀须陀，常何之名盖见于此，《唐史》亦采于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也。

6. 李密诗

李密在隋大业中，从杨玄感起兵被获，以计得脱。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书如此。刘

仁轨《行年河洛记》，专载密事，云："密往来诸贼帅之间，说以举大计，莫肯从者，因作诗言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霍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诸将见诗渐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7. 寺监主簿

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预，见于王定国《旧录》，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后来掌故之吏，昧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8. 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大有字彦将，《旧史》不载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两人以大为名，彦为字，一以彦为名，大为字。《宰相世系表》则云彦将字大有。而博、雅与传同，读者往往致疑。欧阳公《集古录》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彦将行，证《表》为是，然则唯彦博异耳，故或以为误。予少时因文惠公得欧率更所书《虞恭公志铭》，乃彦博也，其名字实然。后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据此，则三温之名皆从彦，而此书首题

乃云大雅奉敕撰。不应于其间敢自称字。已而详考之，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酖，追尊为孝敬皇帝，庙曰义宗，列于太庙，故讳其名。如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改为恒农，徐弘敏改为有功，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则大雅之名，后人追改之也。颜鲁公作《颜勤礼碑》，叙颜、温二家之盛，曰：思鲁、大雅、愍楚、彦博、游秦、彦将。以雅为名，亦由避讳耳。钱闻诗在太学，以此为策问，而言欧阳作传，戾于闻见，彼盖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9. 册府元龟

真宗初，命儒臣编修君臣事迹，后谓辅臣曰："昨见《宴享门》中录唐中宗宴饮，韦庶人等预会和诗，与臣寮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礼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编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可谓尽善。"而编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偓《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件书，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谈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并从之。及书成，赐名《册府元龟》，首尾十年，皆王钦若提总，凡一千卷，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

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10. 汉高帝祖称丰公

《前汉书·高祖纪赞》云："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韵语，不知何人作此颂，诸家注释，大抵阙如。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11. 枢密行香

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与它使均称内诸司，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遂同执政。案，《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初，枢密院言："旧例国忌行香，唯枢密使、副依内诸司例不赴，恐有亏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从之。枢密使副、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自兹始也。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隆兴以来，定朝臣四参之仪，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枢密立殿上不预，亦此意云。

12. 船名三翼

《文选》张景阳《七命》曰：“浮三翼，戏中沚。”其事出《越绝书》，李善注颇言其略，盖战船也。其书云：“阖闾见子胥，问船运之备。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又，《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战船，而昔之诗人乃以为轻舟。梁元帝云“日华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张正见云“三翼木兰船”，元微之云“光阴三翼过”。其它亦鲜用之者。

13. 东坡诲葛延之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公受之，而赠以诗曰：“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葛常之，延之三从弟也，尝见其亲笔。

14. 用书云之误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者，立春、立夏；闭者，立秋、立冬；云物者，气色灾变也。”盖四时凡八节，其礼并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可为证。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故遂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则为一状，若立春则曰风从艮位上来，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它皆仿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实。《起居注》随即修入，显为文具，盖古之书云意也。

15. 张鷟讥武后滥官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鷟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刘子玄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玄之言失之矣。

16.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后，诸王府官益轻，惟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以下官

爵，悉拜王府官属。浸又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亦但备员，至与其府王不相见。宝历中，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毁，后付庄宅使收管，遂为公局。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王官为众所轻，府既不存，官同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乃诏赐延康坊宅。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开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宪宗之子，而以书吏为友，其余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刚明果断，为史所称，盖出于天性，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

17. 御史风闻

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壅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18. 唐御史迁转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

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

容斋四笔卷十二　十三则

1. 小学不讲

古人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周官》保氏之职，实掌斯事，厥后浸废。萧何著法，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以六体试之。吏人上书，字或不正，辄有举劾。刘子政父子校中秘书，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为小学，次于六艺之末。许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诸家之学，就隶为训注，谓之《说文》。蔡伯喈以经义分散、传记交乱、讹伪相蒙，乃请刊定《五经》，备体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谓之《石经》。后有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补之。唐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下之。而考功、礼部课试贡举，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至开成中，翰林待诏唐玄度又加《九经字样》，补参之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并以考正俗体讹谬。今之世不复详考，虽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又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安有不识字而能书，盖所谓识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张氏、田氏之书，择今人所共昧者，谩载于此，以训子孙。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于木阴，加点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軍字古者以车战，故军从勹下车，后相承作军，义无所取。看字从手，凡视物不审，则以手遮目看之，作□者非。扬州取轻扬之义，从木者

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为字一体，今俗分别作乾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讹。耆从旨作老，下目者讹。漆、泰、黍、黎，下并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氷〕，从小者讹。決、沖、況、涼、盜并从水，作氵者讹。饑、飢二字，上谷不熟，下饿也，今多误用。至于果、刍、韭之加草，岡加山，携之作携，鉏作鋤，恶作恶，霸作覇，筍作笋，顯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蔺，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麁，蟲作虫，墮许规反，俗作隳，又以为惰，幡作幡，怪为恠，關为關，炙从夕，閒从日，功从刀，兹合从二玄而作兹，升作㪅，輩从北，妬从户，姦为奸，纛从毒，吝作叅，冤上加点，鄰作隣，牟从干，互作□，元从点，舌从千，蓋作盖，京作亰，皎从日，次从冫，鼓从皮，潛、谮、僭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为才，阜为皂，曷为曷，匹为疋，收作收，敍作叙，卧从臣从人，而以人为卜，改从戊己之己而以为巳，九作凡，允作允，館作舘，覽作覧，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緣从衣，淫从隹，徧作遍，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輕作□，如是者皆非也。

2. 主臣

汉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史记》、《汉书》皆同。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惶恐之辞，犹今言死罪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选》载梁任昉《奏弹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后继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继之曰"谨案某官臣景宗"，又《弹刘整》亦曰"整即主臣"。齐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舍《史》、《汉》所书，而引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殊为非是。不知所谓

某人即主，有何义哉？

3. 景华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困于崇宁。后监洛南稻田务，尝送客于会节园，是时冬暮，梅花已开。明年春，监修大内，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赋诗。其词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次日，佐入园，见地上马粪，知为德符。是时，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践。有旨勒停。家素贫，传食于诸贤之舍，久乃归阳翟。德符没于靖康，官卑，不应立传，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颇忆此段事，拟载于传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纪于此。

4. 州升府而不为镇

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信阳军一小垒耳，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尤为可笑。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5. 汉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阉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6. 当官营缮

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媢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

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7. 治历明时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顼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歆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8. 仕宦捷疾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绯、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毯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矩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球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赍赐，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閤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9. 词臣益轻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10. 夏英公好处

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11.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昉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

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12.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13. 李文正两罢相

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寮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问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

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霪百余日，昉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著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昉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昉传云：昉厚善洎，及昉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容斋四笔卷十三　二十四则

1. 科举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尝致法。吏部长贰帘试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儿戏，抑又甚焉。议论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风如决流偃草，未尝少革。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见恶辄取，于事无益，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开宝中，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光范见其年少，意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曰："非唯学诗，亦尝留心词赋。"即试诗赋二首，数刻而就，甚嘉赏之。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今之世，宁复有是哉！

2. 宰执子弟廷试

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

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时为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质肃公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益公柄国，而子熺、孙埙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

3. 国初救弊

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间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太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齐贤改为，其利民如此。齐贤以太平兴国二年方登科，六年为使者，八年还朝，由密学拜执政，可谓迅用也。

4. 房玄龄名字

《旧唐书》目录书房元龄，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列传房玄龄字乔，而《宰相世系表》玄龄字乔松，三者不同。赵明诚

《金石录》得其神道碑，褚遂良书，名字与《新史》传同。予记先公自燕还，有房碑一册，于志宁撰，乃玄龄字乔松，本钦宗在东宫时所藏，其后犹有一印，曰“伯志西斋”，今亦不存矣。

5. 二朱诗词

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为黄州教授，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胡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遂为知己。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所谓“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者。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摺叠扇词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其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渊明于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用此事于五月菊，诗家叹其精切云。

6. 金刚经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刚经》，用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其四句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予博观它本，颇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云：“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而“不能见如来”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天竺三藏真谛译云：“如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

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唐三藏玄奘译云：“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唐沙门义净译前四句，与魏菩提本同，而后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后四句与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称六如，东坡以名堂者，谓梦、幻、泡、影、露、电也。而此四译，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经》第八会《世尊颂》，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二颂，亦与玄奘所译同。

7. 四莲华之名

嗢钵摩华，青莲华也；钵特摩华，亦云波头摩，赤莲华也；拘毋陁华，亦云俱物头，亦云俱牟陁，红莲也；奔荼利华，亦云芬陁利，白莲也。堵罗绵，柳絮之类，即兜罗绵也。

8.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异熟，所谓地狱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异熟，所谓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异熟，所谓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异熟，所谓预留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

9. 多心经偈

《多心经》偈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谛，菩提萨

摩诃。”又有《大明咒经》，鸠罗什所译，曰：“竭帝竭帝，波罗竭帝，波罗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10. 天宫宝树

“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此《无量寿经》所言，天宫宝树，非尘世所有也。

11.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白前黑后合为一月。又曰：日随月后行，至十五日覆月都尽，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圆满，是名白半。

12. 月双闰双

十五夜为半月，两半月为一月，三月为一时，两时为一行，两行为一年，二年半为一双。此由闰，故以闰月兼本月，此谓月双，非闰双也，以五年再闰为闰双。

13. 逾缮那一由旬

数量之称，谓逾缮那，四十里也。《毗昙论》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为一由旬。

14. 七极微尘

七极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七阿耨尘为铜上尘，七铜上尘为水上尘，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七向游尘成一虮，七虮成一虱，七虱成一穰麦，七穰麦为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

15. 宰相赠本生父母官

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率不过一代，其恩延及祖庙者绝鲜，亦未尝至极品。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令，而其父赠止太保；权德舆位宰相，其祖赠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辅贵臣，始追荣三代，国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继从叔绍。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赠所生父、祖官封，诏赠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郑国太夫人。可谓异数，后不闻继之者。

16. 执政赠三代不同

文臣封赠三代，自初除执政外，凡转厅皆不再该，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得之。然旧法又不如是。欧阳公作程文简公琳父神道碑，历叙恩典曰："琳参知政事，赠为太子少师。在政事迁左丞，系转一官。又赠太子太师。罢为资政殿学士，又赠太师、中书令。为宣徽北院使，又赠兼尚书令。"则是转官与罢政亦褒赠，而自宫师得太师中令，更为超越。它或不然。

17. 唐孙处约事

《新唐书·来济传》云："初，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仲览衍于财，有器识，待四人甚厚，私相与言志。处俊曰：'愿宰天下。'济及智周亦然。处约曰：'宰相或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足矣。'后济领吏部，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济遽注曰：'如志。'遂以为通事舍人。后皆至公辅。"《高智周传》云："智周始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仲览倾产结四人欢，因请各语所期。处俊曰：'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济如之。处约曰：'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后济居吏部，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济曰：'如志。'拟通事舍人。毕，降阶劳问平生。"案两传相去才一卷，不应重复如此，可谓冗长。本出韩琬所撰《御史台记》，而所载自不实。《处约传》："贞观中，为齐王祐记室。祐多过失，数上书切谏。王诛，太宗得其书，擢中书舍人。"是岁十七年癸卯。来济次年亦为中书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是岁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岁。若如两传所书，大为不合，韩琬之说诚谬，史氏又失于不考。仲览乡里，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岂宣城人而家于广陵也？

18. 夏侯胜京房两传

《汉书·儒林传》，欲详记经学师承，故序列唯谨，然夏侯胜、京房，又自有传。《儒林》云："胜其先夏侯都尉，以《尚书》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简卿。传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而本传又云："从始昌受《尚书》。后事简卿，又从欧阳氏。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凡百馀字。而本传又云："治《易》，事梁

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房用之尤精。为石显告非谤政治，诛。”此两者近于重复也。若其它张禹、彭宣、王骏、倪宽、龚胜、鲍宣、周堪、孔光、李寻、韦贤、玄成、薛广德、师丹、王吉、蔡谊、董仲舒、眭孟、贡禹、疏广、马宫、翟方进诸人，但志姓名及所师耳。

19. 汉人坐语言获罪

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眭孟上书，言：“有从匹夫为天子，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恶之，论以祆言惑众，伏诛。案，孟之妄发，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盖宽饶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执金吾议以指意欲求禅，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为无罪。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谄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庄助论汲黯辅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实系于一时祸福云。贾谊、刘向谈说痛切无忌讳，文、成二帝未尝问焉，《随笔》纪之矣。

20. 枢密书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监修两朝正史，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后来执政入枢府，皆不得提举修书，非故事也。

21. 知州转运使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贵不可复贱。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时赵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时有罗延吉者，既知彭、祁、绛三州，而除通判广州，滕中正知兴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郓二州，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诏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辞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陈若拙历知单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转运使，召归，会李至守洛都，表为通判；久之，柴禹锡镇泾州，复表为通判。连下迁而皆非贬降，近不复有矣。

22. 范正辞治饶州

范正辞太平兴国中，以饶州多滞讼，选知州事。至则宿系皆决遣之。胥史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会诏令科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怀土惮行，以刃故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上诉，太宗召见，正辞庭辩其事。正辞曰："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人心易动，兴敢扇摇。苟失控驭，则臣无待罪之地矣。"上壮其敢断，特迁官，充江南转运副使。饶州民甘绍者，为群盗所掠，州捕系十四人，狱具将死。正辞案部至，引问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实，命徙他所讯鞫。既而民有告盗所在者，正辞潜召监军掩捕之。盗觉遁去。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贼控弦持矟来逼，正辞大呼，以鞭击之，中贼双目，仆之。余贼渡江散走。被伤者尚有余息，旁得所弃赃，按其奸状伏法，十四人皆得释。此吾乡里事，而郡人多不闻之。

23. 荣王藏书

濮安懿王之子宗绰，蓄书七万卷。始与英宗偕学于邸，每得异书，必转以相付。宗绰家本有《岳阳记》者，皆所赐也。此国史本传所载。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目录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观一秩之目如是，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三馆秘府所未有也，盛哉！

24.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

容斋四笔卷十四　十四则

1. 祖宗亲小事

太宗朝，吕端自谏议大夫、开封判官左迁卫尉少卿。时群官有负宿谴者，率置散秩，会置考课院，每引对，多泣涕，以不免饥寒为请。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颍州副使，臣之愿也。"上曰："朕自知卿。"无何，复旧官。逾月，拜参知政事。上留意金谷之务，一日尽召三司吏李溥等对于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溥等愿给笔札，于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盐铁使陈恕等，议其可否，遣知杂御史监议，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谓宰相曰："溥等条奏事，亦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卿，钱谷利病，彼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询问，旋以职事旷废，上召而责之，始顿首谢。王宾以供奉官充亳州监军，妻极妒悍。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宾具以白上。上召见其妻诘责，俾卫士交捽之，杖一百，配为忠靖卒妻，一夕死。陈州民张矩，杀里中王裕家两人，知州田锡未尝虑问，又诣阙诉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杀。"裕家冤甚，其子福应募为军，因得见，曰："臣非欲隶军，盖家冤求诉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置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贬，锡洎通判郭渭，谪为海、郢州团练副使。饶州卒妻诉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辞庭辩。且夫引见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请；三司胥吏而引对正殿，命以官爵，

听其所陈；一州都监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责辱之；一卒应募，而得入见，遂伸家冤，为贬责吏。万几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盖未能尽云。

2. 王居正封驳

绍兴五、六年间，王居正为给事中，时王继先方以医进，中旨以其婿添监浙江税务，录黄过门下，居正封还。高宗批三省将上，及二相进呈，圣训云："卿等亦尝用医者否？"对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与酒，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上曰："然则朕宫中用医，反不得酬谢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书读。"丞相退，即语居正曰："圣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给事不必固执。"居正唯唯，遂请对，上语如前，而玉色颇厉。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有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技术庸流，享官荣，受禄俸，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使其应奉有效，仅能塞责而已，想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阙，诚为未善，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挥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谅有守，高宗之听言纳谏，史录中恐不备载，故敬书之。迈顷闻之于张九成。

3. 王元之论官冗

省官之说，昔人论之多矣，唯王元之两疏，最为切当。其一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率如是。诚能省官三千员，减俸数千万，以供边备，宽民

赋，亦大利也。”其二云：“开宝中，设官至少，臣占籍济上，未及第时，止有刺史一人，李谦溥是也，司户一人，孙贲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毕士安是也。太平兴国中，臣及第归乡，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观此二说，以今言之，何止于可为长太息哉！

4. 梁状元八十二岁

陈正敏《遯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斋之妄不待攻也。

5. 太宗恤民

曾致尧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致尧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诏戒之，使倍加安抚，勿得骚扰。是事必已编入《三朝宝训》中，此国史本传所载也。

6. 潘游洪沈

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书删定官五员，皆自选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书省正字，张表臣正民以无出身，除司农丞，四正字同日赴馆供职。少监秦伯阳于会食之次，谓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从水傍，熺有一句，愿诸君为对之，以成三馆异日佳话，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词赏叹，竟无有能对者。予因记《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少时，曾梦人告之曰："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为不然。及熙宁中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院者，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绾文约、杨绘元素，名皆从糸，始悟兄弟之说。欲用"绛绎绘维绾纶綍"为封，然未暇考之史录，岁月果同否也？

7. 舞鸥游蜻

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书，所载绝有同者。《列子·黄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沤音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吕览·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者，每朝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汝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蜻无至者矣。"此二说如出一手也。

8. 郎中用资序

国朝官制既行，除用职事官，不问资序高下，但随阶品，而加

行、守，试以赋禄，郎中、员外郎亦自为两等，颇因履历而授之。后来相承，必欲已关升知州资序者为郎中，于是拜员外郎者具改官后实历岁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细满八考则升知州，乃正作郎中，别命词给告。顷尝有旨，初除郎官者，虽资历已高，且为员外，候吏部再申，然后升作郎中。近岁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东提刑除吏部，时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自太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将作少监除度支，其告内即云郎中，与元旨挥戾矣。

9. 台谏分职

台、谏不相见，已书于《续笔》中，其分职不同，各自有故实。元丰中，赵彦若为谏议大夫，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而专任小数，与群有司校计短长，失具瞻体。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论议，而责其弹击为非也。元祐初，孙觉为谏议大夫。是时谏官、御史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然国史所载，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则盖许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辱天子侍臣。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法吏自恣，请得论罪。"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然则居此二雄职者，在唐日了不相谋云。

10. 贞元朝士

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云："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在贞元任郎官、御史，后二纪方再入朝，故有是语。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谢上表》云："新建武之官仪，不图重见；数贞元之朝士，今已无多。"汪在宣和间为馆职符宝郎，是时绍兴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谓精切。迈尝四用之，《谢侍讲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诏书，正尔恢张于治具；数贞元之朝士，独怜留落之孤踪。"以德寿庆典，曾任两省官者迁秩，蒙转通奉大夫，谢表云："供奉当时，敢齿贞元之朝士；颂歌大业，愿赓至德之中兴。"充永思陵桥道顿递使，转宣奉大夫，谢表云："武德文阶，愧三品维新之泽；贞元朝士，动一时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礼成，谢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举行，念贞元朝士之存，今其余几。"亦各随事引用。近者单夔以知绍兴府进华文阁直学士，谢表云："数甘泉法从之旧，真贞元朝士之余。"夔当淳熙中虽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余岁，似为未稳贴也。

11. 表章用两臣字对

表章自叙以两"臣"字对说，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乃为合宜。坡《湖州谢表》云："知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登州表》云："于其党而观过，谓臣或出于爱君；就所短以求长，知臣稍习于治郡。"《侍读谢表》云："谓臣虽无大过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实，欲使朝夕，与于讨论。"《颍州表》云："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汪《谢徽州》云："谓臣不改岁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为陆藻谢给事中》云："知臣椎钝无他，故长奉贤王之学；悯臣践扬滋久，故亟升法从之班。"《为汪枢密谢子自虏中归不令入城

降诏奖谕表》云："知臣齿发已凋，常恐邓攸之无后；怜臣肺肝可见，有如去病之辞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刘梦得《代窦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实，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盖本诸此。近年后生假倩作文，不识事体，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垒，亦辄云知臣察臣之类，真可笑也。

12. 刘梦得谢上表

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书，授臣使持节和州诸军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賨，不闻善最，恩私忽降，庆抃失容。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宝祚，光阐鸿猷，有汉武天人之姿，禀周成睿哲之德。发言合古，举意通神。委用得人，动植咸悦。理平之速，从古无伦。微臣何幸，获睹昌运。臣业在辞学，早岁策名。德宗尚文，擢为御史。出入中外，历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换符竹。分忧之寄，禄秩非轻，而素蓄所长，效用无日。臣闻一物失所，前王轸怀，今逢圣朝，岂患无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讫。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风，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伏乞圣慈俯赐昭鉴。"首尾叙述皆与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苏州》，诸篇一体。迈长子樟常称诵之。及为太平州，遂拟其体，代作一表。其词云："臣迈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书，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谢。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临，神武不杀，慕舜之孝，见尧于墙，德冠古今而独尊，仁并清宁而遍覆。明见万里，将大混于车书；子来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时无令名。滥竽宏博之科，说驾清华之地。瀛山抱椠，郎省握兰。在绍兴之季年，污记注于右史。龙飞应运，凤历纪祥。不遗细

微，兼取愚顿，遂以词赋之职，获侍清闲之欢。虽宿命应仙，许暂来于天上，而尘心未断，旋即堕于人间。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华郡，还紬石室书。从珍台闲馆之游，劝广厦细旃之讲。真拜学士，号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极三入承明之幸。使与大议，不专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当雄风，蹇步不足以胜重任。上恩惜其终弃，左符宠其余生。李广数奇，徒羡侯于校尉；汲黯妄发，敢叹薄于淮阳。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讫。伏以郡在江东，昔称道院；地邻淮右，今谓壮藩。谨当宣布恩威，奉行宽大，求民之瘼，问俗所宜。缓带轻裘，虽弗贤长城于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盖公。庶几固结本根，少复报酬知遇。”全规模其步骤，然视昔所作，犹觉语烦。

13. 陈简斋葆真诗

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擢置馆阁，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取“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陈得“静”字。其词曰：“清池不受暑，幽讨起予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万荷柄。是身唯可懒，共寄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清风不负客，意重百金赠。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咏》。重期踏月来，夜半啸烟艇。”诗成，出示坐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

14. 仙传图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传之类，大底荒唐谬悠，殊不能略考引史策。如卫叔卿事云：“汉仪凤二年，孝武皇帝闲居殿上而见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国遣使献香。”案，仪凤乃唐高宗纪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纪年名，而诞妄若是。自余山经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传记及故老谈说，竟为图志，用心甚专，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阳，命僚属作一书，其叙历代沿革云：“在周为楚、邓、酆诸国。”据《左传》，酆乃邓邑，后巴人伐楚围酆，盖楚灭邓，故亦来属，元非列国也。又引《左传》蔓成然事，以蔓为国。据成然乃楚大夫，灵王夺其邑，无所谓“蔓国”也。

容斋四笔卷十五　十五则

1. 徽庙朝宰辅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宗察京专愎，阳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逵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于国史本传。

2. 教官掌笺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3. 经句全文对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馔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词称美。

4. 北郊议论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

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後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圆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5. 讨论滥赏词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局，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栰、花石等纲，祥瑞，礼乐，西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白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

取朝廷旨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书，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6. 尺八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圹。'"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7. 三给事相攻

元祐中，王钦臣仲至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为给事姚勔所驳而

止。大观中，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为权官蔡薿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达在东省，以疾暂谒告两日，张天觉复官之命，过门下弟四厅，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所以托病，遂罢知滁州。

8. 朱藏一诗

政和末，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朱藏一在馆阁，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士互兴谮言，以为嘲谤。其後黼独相，馆职多迁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诗云："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或又谮于黼以为怨愤。是时，士论指三馆为闹蓝。

9. 蔡京轻用官职

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薿、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㮚、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孙鼐、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旸并为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昇并为徽猷阁待制。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

10.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

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于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晏为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定国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保太杨廷璋为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刘重进为羽林统军。若符彦卿者，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直罢归洛，八年不问，亦不别除官。其庙谟雄断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节钺，乃稽用此制。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并为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刘敷以保信，刘敏以保成，张楙以向德，王舜臣以岳阳，朱孝孙以应道，钱忱以泸川节度，并为右金吾上将军。自后不复举行矣。

11.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誉，使恩归己，故只以除用为意，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尝奏言："今之监司、郡守，其无大过者，台谏固不论击。但其间实有疲懊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转为民害。臣欲皆与祠禄，理作自陈，监司或就移小郡，庶几人有家食之资，国无旷官之失。"孝宗欣然听许。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知复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知南雄州。时太常丞阙，监左藏库许子绍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谕使小缓。子绍宛转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静江府。议者私谓若如此则是庙堂而兼台谏之职。殊不思进贤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拟宫观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绍之出，遂织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国子录吴仁杰居职未久，便欲求迁，奏罢归吏部注签判，亦此意也。

12. 四李杜

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

13. 浑脱队

唐中宗时，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旗鼓相当，腾逐喧譟。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赢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元泰竟亦不显。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勃海乐》之类，殆犹此也。

14. 岁阳岁名

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疆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

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疆圉为疆梧，著雍为徒雍，屠维为祝犁，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黓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骆，协洽为汁洽，涒滩乃为（亦）〔赤〕奋若，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乃为汭汉，此盖年祀久远，传写或讹，不必深辨。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丁丑，而以为甲寅，其失多矣。《尔雅》又有月阳、月名。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旦，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考之典籍，唯《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聚。《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十月曰良月。"《国语》："至于玄月。"它未尝称引。郭景纯注释云："自岁阳至月名，皆所未详通者，故阙而不论。"盖不可强为之说。非若《律书》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犹得穿凿傅致也。《资治通鉴》专取岁阳、岁名以冠年，不可晓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为明白尔。韩退之诗"岁在渊献牵牛中"，王介甫《字说》言"疆圉"，自余亦无说。《左传》所书"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岁在陬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顼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皆用岁星次舍言之。司马倬跋温公《潜虚》，其末云："乾道二年，岁在柔兆阉茂、玄黓执徐月、极大渊献日。"谓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岁名施于月日，尤为不然。汉章不自为文，殆是僚寀强解事者所作也。

15. 官称别名

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阙今司谏。为中谏，又曰补衮，拾遗今正言。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诰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今曰南宫，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柄。厅，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田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通曰哀乌、依乌，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胪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廷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见前《笔》。

容斋四笔卷十六　十二则

1. 汉重苏子卿

汉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上官安谋反，武子元与之有谋，坐死。武素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宣帝立，录群臣定策功，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刘德、苏武食邑。张晏曰："旧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国，德宗室俊彦，胡特令食邑。"帝闵武年老子坐事死，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曰："前发匈奴时，胡妇实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赎之。"上许焉。通国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称祭酒，甚优宠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后图画中兴辅佐有功德知名者于麒麟阁，凡十一人，而武得预。武终于典属国，盖以笃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絷留绝漠十五年，能致显仁皇太后音书，蒙高宗皇帝有"苏武不能过"之语。而厄于权臣，归国仅升一职，立朝不满三旬，讫于窜谪南荒恶地，长子停官。追诵汉史，可为痛哭者已！又案武本传云："奉使初还，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昭帝时，免武官。后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张安世荐之，即时召待诏，数进见，复为典属国。"然则豫定策时，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传》连名奏昌邑王时，直称典属国，《宣纪》封侯亦然，恐误也。

2. 昔贤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载于《诗》、《书》、《左传》，可考也。然此特谓将帅耳，乃若卒伍之贱，虽贤士亦为之，不以为异。鲁哀公时，吴伐鲁，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杜预云："卒，终也，谓于七百人中，终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盖后世斫营劫寨之类，而有若亦为之。齐伐鲁，冉求帅左师，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谓虽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杜预云："言能以义勇也。"皆孔门高弟，而亲卒伍之事，后世岂复有之？

3. 兵家贵于备预

晋盗卢循据广州，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循寇建康，以为前锋。初，道覆遣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萧衍镇雍州，以齐室必乱，密修武备，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积茅如冈阜，皆不之用。中兵参军吕僧珍觉其意，亦私具橹数百张。衍既起兵，出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橹，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魏攻之，三旬不拔，烧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虽失所从，为畔涣之归，然其事固可称也。

4. 渠阳蛮俗

靖州之地，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元丰四年，仍建为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又废为寨，五年复之。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始时渠阳县为治所，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其风俗夐与中州异。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曾杀人者谓之能。妇人徒跣，不识鞋履，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通以斑紬布为之裳。纪岁不以建寅为首，随所处无常月。要约以木铁为契。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率以刀断其咽，视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头。凡昏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裁，谓之草断。凡贷易之逋，甲不能偿，则掠乙以取直，谓之准擎。长少相犯，则少者出物，谓之出面。言语相诬，则虚者出物，谓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岩重阜，大率无十家之聚。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采于邻洞者，谓之拽门款。方争时，以首博首，获级一二则溃去，明日复来，必相当乃止。欲解仇，则备财物以和，谓之陪头暖心。战之日，观者立其傍和劝之，官虽居其中，不敢犯也。败则走，谓之上坡。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则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纵之逸，谓之趀。败者屈而归之，掠其财而还其地，谓之入地。兵器有甲胄、标牌、弓弩，而刀之铁尤良。弩则傅矢于弦而偏架之，谓之偏架弩，以利侔中土神臂弓，虽暑湿亦可用。凡仇杀，虽微隙必发，虽昔衅必报，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子弟为士人者，隶于学，仇杀则归，罢则复来。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傜民，大略如此。

5. 寄资官

内侍之职，至于干办后苑，则为出常调，流辈称之曰苑使。又进而干办龙图诸阁，曰阁长。其上曰门司，曰御药，曰御带。又其上为

省官，谓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若干办御药院，不许寄资，当迁官则转归吏部。司马公论高居简云："旧制，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今独留四人，中外以此窃议。"言之详矣。后乃不然，逮其迁带御器械可带阶官，然后尽还所寄之资。至于宣庆诸使，遥郡防、团、观察，其高者为延福宫、景福殿承宣使。顷在枢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于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来谒，已转出为武显大夫。问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显郎，后用赏故尔。"盖亦寄资也。

6. 亲王带将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贺王。及友珪篡位，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贺王友雍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以亲王而阶将仕郎，仍试衔初品，虽典章扫地之时，恐不应尔也。

7. 郡县用阴阳字

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穀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于此。山之南者，如嵩阳、华阳、恒阳、衡阳、镇阳、岳阳、峄阳、夏阳、城阳、陵阳、岐阳、首阳、营阳、咸阳、栎阳、宜阳、山阳（属河内郡，太行在北）、广阳、辟阳、河阳、鲁阳、黎阳、枞阳、零阳、巫阳、东阳、韶阳、郴阳、揭阳、戈阳（属汝南郡，戈山在西北）、当阳、青阳、黔阳、寿阳、麻阳、云阳、美阳、复阳（在复山之南）、上曲阳（在常山）、下曲阳（在钜鹿）、稒阳（在五原）、原阳（在云中）。水之北者，冯翊之

池阳、频阳、郃阳、沈阳，扶风之杜阳，河东之大阳（在大河之北）、平阳（在平河之阳）、太原之晋阳、汾阳，及河阳、洛阳、荥阳、偪阳、渭阳、淮阳、汶阳、济阳、襄阳、滏阳、渔阳、辽阳、泗阳、伊阳、永阳、滁阳、潮阳、澧阳、灌阳、汧阳、洮阳、沭阳、东郡之濮阳、东武阳、颍川之颍阳、昆阳、舞阳、汝南之汝阳、鲖阳、细阳、濯阳、滇阳、新阳、安阳、博阳、成阳，南阳之育阳、涅阳、堵阳、蔡阳、筑阳、棘阳、比阳、朝阳、湖阳、红阳，江夏之西阳，庐江之寻阳，九江之曲阳，济阴之句阳，音钩，句渎之丘。沛郡之谷阳、扶阳、漂阳，魏郡之繁阳，钜鹿之堂阳，清河之清阳，涿郡之高阳、饶阳、范阳，勃海之浮阳，济南之般阳、朝阳，泰山之东平阳、东武阳、宁阳，北海之胶阳，东海之开阳、曲阳、都阳，临淮之射阳、兰阳，丹阳之丹阳、陵阳、溧阳，豫章之鄱阳、鄡阳，桂阳之耒阳、桂阳、浈阳，武陵之无阳、辰阳、酉阳、零阳，零陵之洮阳，汉中之旬阳、沔阳、安阳，犍为之江阳、武阳、汉阳，金城之枝阳，天水之略阳、阿阳，安定之泾阳、彭阳，北地之泥阳，上郡之定阳，雁门之沃阳、剧阳，上谷之沮阳，渔阳之要阳，辽西之海阳，右北平之夕阳、聚阳，苍梧之封阳，赵国之易阳，胶东之观阳，长沙之益阳，已上皆见《汉书·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阳。合山水之称阳者，百有五六十，至阴字则甚少，盖面势在背，自难立国邑耳。山之北者，唯华阴、山阴、龟阴、蒙阴、鹑阴、雕阴、襄阴，水之南者，汾阴、荡阴、颍阴、汝阴、舞阴、济阴、汉阴、晋阴、蒲阴、湘阴、漯阴、河阴、湖阴、江阴、淮阴、圜阴，仅三十而已。若乐阳、南阳、合阳、被阳、富阳（在泰山者）、昌阳、建阳（在东海者）、武阳之类，尚多有之，莫能知其为山为水也。

8. 杜畿李泌董晋

汉建安中，河东太守王邑被召，郡掾卫固、范先请留之。固等外

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并州高干通谋。曹操选杜畿为太守，固等使兵绝陕津，数月不得渡。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固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数十日，诸将斩固等首。唐贞元初，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上加泌观察使。泌出潼关，鄜坊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泌写宣以却之，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视事。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匄汝馀生。”抱晖遂亡命。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其子乃为兵马使，欲为乱，都虞候邓惟恭执送京师。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惟恭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晋。晋既受诏，即与傔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去城十余里，乃帅诸将出迎。晋入，仍委以军政。久之，惟恭内不自安，潜谋作乱，事觉，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观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晋，皆以单车入逆城，从容妥定，其智勇过人如此。《唐史》犹讥晋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时，朝议以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时，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谓之懦弛，实为失当。晋在汴三年而薨，长源代之，即为军士所杀。向使晋听用其言，汴乱久矣。又《李泌传》但云拜陕虢观察使，开车道至三门，及杀淮西亡兵。于赴镇事略不书，亦失之也。

9. 严有翼诋坡公

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该洽有识，盖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诮其轻发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木，招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为“种薤五十本”，发丘中郎将为“中郎解摸金”，扁鹊见长桑君，使饮上池之水，为“仓公饮上池”，郑馀庆烝胡芦为卢怀慎云，如此甚多。坡诗所谓抉云汉，分天章，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若用葱为薤，用校尉为中郎，用扁鹊为仓公，用馀庆为怀慎，不失为名语，于理何害？公岂一一如学究书生，案图索骏，规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谓坡称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四族之诛，皆非殊死，为无所考据。《卢橘篇》中谓坡咏枇杷云“卢橘是乡人”，为何所据而言。《昌阳篇》中《昌蒲赞》，以为信陶隐居之言，以为昌阳，不曾详读《本草》，妄为此说。《苦荼篇》中谓“《周诗》记苦荼”为误用《尔雅》。《如皋篇》中，谓“不向如皋闲射雉”与《左传》杜注不合，其误与江总“暂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谓四月食荔枝诗，爱其体物之工，而坡未尝到闽中，不识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数者或是或非，固未为深失，然皆不必尔也。最后一篇遂名曰《辨坡》，谓《雪诗》云“飞花又舞谪仙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无雪事；“水底笙歌蛙两部”，无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咏雪，以鼓吹为笙歌，正是妙处。“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及以泽芥对溪蘋，可谓工新。乃以为出处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为老子只云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论文章，其意见亦浅矣。

10. 曹马能收人心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魏伐吴，三征各献计，诏问尚书傅嘏，嘏曰：“希赏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司马师不从，三道击吴，军大败。朝议欲贬出诸将，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弟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讨诸葛诞于寿春，王基始至，围城未合，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书奏报听。及寿春平，昭遗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心，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于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过是也。”然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谁任其咎？”司马王仪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斩之。此为谬矣！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悉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11. 取蜀将帅不利

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12. 李峤杨再思

李峤、杨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谀悦保位，为世所诋，然亦有可称。武后时，峤为给事中，来俊臣陷狄仁杰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与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为润州司马，然仁杰数人竟赖此获脱。峤此举可谓至难，而《资治通鉴》不载。神龙初，要官阙，执政以次用其亲。韦巨源秉笔，当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再思喟然曰："吾等诚负天下！"巨源曰："时当尔耳。"再思此言，自状其短，观过知仁，亦足称也。

容斋五笔

容斋五笔卷一　十九则

1. 天庆诸节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2. 虢州两刺史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杞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3. 狐假虎威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叩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

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4.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处士章詧，隐者，其学长于《易》、《太玄》，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复摛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简易明白，学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5. 张吕二公文论

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著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此南公与人书如此，予亦载之传中。

6. 郎官非时得对

唐肃宗在灵武，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司膳员外郎李勉过而问之，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时得入对，虽唐制不可详知，想兵戈艰难时暂如是耳。

7. 王安石弃地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诏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以可与及不可许之状，皆以为不可。王安石当国，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于是诏不论有无照验，擗拨与之。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虏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案庆历中，虏求关南十县，朝廷方以西夏为虑，犹不过增岁币以塞其欲，至于土地，尺寸弗与。熙宁之兵力胜于曩时，而用萧禧坚坐都亭之故，轻弃疆埸设险要害之处。安石果于大言，其实无词以却之也。孙权谓："鲁肃劝吾借刘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安石之语亦然。

8. 双生以前为兄

《续笔》已书《公羊传》注双生子事，兹读《西京杂记》，得一说甚详。云："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则以嚚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嚚亦当为弟矣。'许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此最可证。

9. 风俗通

应劭《风俗通》虽东汉末所作，然所载亦难尽信。其叙希姓者

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瓆、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鄱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於、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县令，惟移良之名曾见于史，恐未必然也。

10. 俗语有出

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案《广韵》“摊”字下云：“摊蒲，四数也。”竹工谓屋椽上织箔曰簩笪，《广韵》簩字下云：“符簩，竹笪也。”采帛铺谓剪截之余曰畹子。畹，一欢切。注，裁余也。挑剔灯火之杖曰□，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济翁《资暇集》云：“意钱当曰摊铺，疾道之。讹其音为蒲。”此说不然。

11.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伐齐，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单一旦悉复之，使齐复为齐。而襄王听幸臣九子之谮，单几不免。秦苻坚举百万之师伐晋，赖谢安却之，而孝武帝听王国宝之谗，安不能立于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暐，暐兵屡挫，议欲奔北，慕容垂一战，使燕复存，乃用慕容评之毁，垂窜身苻氏，国随以亡。朱泚据京都，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于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12. 问故居

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诸集中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盖天目疑非陶居处。然李太白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乃用此尔。王摩诘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杜公《送韦郎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忆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王介甫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古今诗人怀想故居，形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诸子句皆是也。至于杜公《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云："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每读至此，未尝不为之凄然。《寄题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尤可见一时之怀抱也。

13. 唐宰相不历守令

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垍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县令。绾初补太子正字，擢右拾遗，起居、中书舍人，礼、吏部侍郎，国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调寿安尉，历藩府判官，入为起居、中书舍人，拜相；黄裳初佐朔方府，入为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拜相；藩佐东都、徐州府，入为秘书郎，郎中，给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迁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拜相。五贤行业，史策书之已详，兹不复论。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中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14. 张释之柳浑

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惊乘舆马，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上怒，释之曰：“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颜师古谓：“言初执获此人，天子即令诛之，其事即毕。”唐柳浑为相，玉工为德宗作带，误毁一銙，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识不类，怒其欺，诏京兆论死，浑曰：“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于法，罪当杖，请论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谓张、柳之论，可谓善矣，然张云“上使使诛之则已”，柳云“陛下遽杀之则已”，无乃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乎！斯一节未为至当也。

15.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霍光拥昭立宣，势侔人主，宣帝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传之口：“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周亚夫平定七国，景帝怒其固争栗太子，由此疏之，后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讫以无罪杀之。谢安却苻坚百万之众，晋室复存，功名既盛，险诐求进之徒，多毁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会稽王道子之奸扇，至使避位出外，终以至亡。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为相，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杀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将篡周，欲引高颎入府，颎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及帝受禅，用为相二十年，朝臣莫与为比。颎自以为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积为独孤皇后、汉王谅等所谮，帝欲成其罪，既罢之后，至云：“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

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炀帝，竟以冤诛。郭子仪再造王室，以身为天下安危，权任既重，功名复大，德宗即位，自外召还朝，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李晟以孤军复京城，不见信于庸主，使之昼夜泣，目为之肿，卒夺其兵，百端疑忌，几于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宣宗立，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之森竖。”明日罢之，终于贬死海外。若郭崇韬、安重诲，皆然也。

16. 五经秀才

唐杨绾为相，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李栖筠、贾至以绾所言为是，然亦不闻施行也。

17. 陶潜去彭泽

《晋书》及《南史·陶潜传》皆云：“潜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案陶集载此辞，自有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心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

18. 羌戎畏服老将

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往击之。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壹斗而死，可得邪！”充国时年七十六，讫平之。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寇，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复与之和。诸酋长皆大喜曰：“曩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稳，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郭公是时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将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归，故其言云：“蛮夷之俗，畏壮侮老。”盖有为而云。

19.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经》：“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案《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驯。至于妇人，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者，若陈胜字涉，项

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容斋五笔卷二　十五则

1. 二叔不咸

《左氏传》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盖三叔也。杜预注以为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说管、蔡、郕、霍十六国，其义昭然。所言亲戚者，指兄弟耳。

2. 官阶服章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馀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覃霈，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3. 月非望而食

历家论日月食，自汉太初以来，始定日食，不在朔则在晦，否则二日，然甚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盖置望参错也。天体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为罗睺。交中者，计都也。隐暗不可见，于是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过能求朔望耳。若余日入交，则书所不载，由汉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历，皆然。姑以庆元丁巳岁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为入交中，七月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两夜，乃以二更尽月食之既，才两刻复明，十一月十八夜复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张五度，而计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张十七度，计都未动，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阳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张六度，入交中阴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验如此。予窃又有疑焉，太阴一月一周天，必两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历翁之说，仍不拘月望，则玉川子之诗不胜作矣，当更求其旨趣云。顷见太史局官刘孝荣言："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望夜正与日对，故一轮光满。或月行有迟疾先后，日光所不照处，则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阳而过，则日光为所遮，故为日食。非此二日，则无薄食之理。"其说亦通。

4. 庆善桥

饶州学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书之矣。城内庆善桥之说，亦然。比因郡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5. 西汉以来加官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步浪反。乘舆车。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而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杨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磾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为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祗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6. 吕望非熊

自李翰《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曰："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史

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骃《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彲，非熊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7. 唐曹因墓铭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云：“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8. 唐史省文之失

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闵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9. 李德裕论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寖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10. 汉武唐德宗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擢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尔。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杞二人卷卷如此，是可叹也！

11. 诸公论唐肃宗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12. 孙马两公所言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蜺，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

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13. 元微之诗

《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栏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14. 谏缭绫戏龙罗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15. 详正学士

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雠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雠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容斋五笔卷三　十五则

1. 人生五计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间，寿夭不齐，姑以七十为率：十岁为童儿，父母膝下，视寒暖燥湿之节，调乳哺衣食之宜，以须成立，其名曰生计；二十为丈夫，骨强志健，问津名利之场，秣马厉兵，以取我胜，如骥子伏枥，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计；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择利而行，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计；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其名曰死计。"朱公每以语人，以身计则喜，以家计则大喜，以老计则不答，以死计则大笑，且曰："子之计拙也。"朱既不胜笑者之众，则亦自疑其计之拙，曰："岂皆恶老而讳死邪？"因为南华长老作《大死庵记》，遂识其语。予之年龄逾七望八，当以书诸绅云。

2. 瀛莫间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泺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鹭，奔走水上，不闲腐草泥沙，唼唼然必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画。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漫画均度，一日无饥色，而反加壮大。二禽皆禀性所赋，其不同如此。

3. 士大夫避父祖讳

国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讳，盖有不同。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在礼固然，亦有出于一时恩旨免避，或旋为改更者。建隆创业之初，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皆拜使相，而彦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自余未有不避者。吕希纯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辞。然富韩公之父单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诰，韩保枢之子忠宪公亿，孙绛、缜，皆历位枢密，未尝避。岂别有说乎？

4.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禄山表权皋入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谏，欲行，虑祸及亲，因献俘京师，在道诈死，既啥敛而逸去。皋母谓实死，恸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归其母。皋潜奉侍，昼夜南奔。既渡江而禄山反。天下闻其名，争取以为属。甄济居青岩山，诸府五辟，诏十至，坚卧不起。安禄山入朝，求济于玄宗，授范阳掌书记，济不得已而起。察禄山有反谋，不可谏，因谒归，阳欧血不支，舁归旧庐。禄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断其首。"济引颈待之。使以实病告，庆绪复使强舆至东都。会广平王平东都，诣军门上谒，肃宗使污贼官罗拜，以愧其心。《唐书》列二人于《卓行传》，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辇父匿山中。贼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谓弟曰："贼禄不可养亲，彼利吾名，难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犹生也。"贼既得，诱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闻，仰药死。事平，诏录伏节十一姓，而正为冠。皋、济之终，与正皆赠秘书少监。予谓皋、济得生，而正一门皆并命，故当时

以为伏节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义》、《卓行》中，但附见于其祖万顷《文艺》之末，《资治通鉴》亦不载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显，为可恨也！白乐天作张諴碑云："以左武卫参军分司东都，属安禄山陷覆洛京，以伪职淫刑，胁劫士庶，公与同官卢巽潜遁于陆浑山，食木实，饮泉水者二年，讫不为逆命所污。肃宗诏河南搜访不仕贼庭、隐藏山谷者，得六人以应诏，公与巽在焉。繇是名节闻于朝，优诏褒美，特授密县主簿。"

5. 萧颖士风节

萧颖士为唐名人，后之学者但称其才华而已，至以笞楚童奴为之过。予反复考之，盖有风节识量之士也。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不诣，林甫怒其不下己。后召诣史馆，又不屈，愈见疾，至免官更调河南参军。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公何遽轻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刘展反，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谁致其死哉？"弗纳。颖士之言论操持如此，今所称之者浅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堕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

6. 石尤风

石尤风，不知其义，意其为打头逆风也。唐人诗好用之。陈子昂《入峡苦风》云：“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伦《送裴明州》云：“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留卢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计南朝篇咏，必多用之，未暇忆也。

7. 江枫雨菊

作诗要有来处，则为渊源宗派。然字字执泥，又为拘涩。予于此学，无自得之见，少年时，尤失之雕琢。记一联，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枫。”后以其太险，改为：“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枫。”比前句微有蕴藉。盖取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严武“江头赤叶枫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补衲衣裳，殊为可笑。聊书之以示儿辈云。

8. 开元宫嫔

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白乐天《长恨歌》云“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盖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嘻，其甚矣！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故裴寂为晋阳宫监，以私侍高祖。及高祖义师经过处，悉罢之。其多可想。

9. 相里造

唐内侍监鱼朝恩，怙贵诞肆，凡诏会群臣计事，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宰相元载辩强，亦拱默。唯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诘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怿，黜衎以动造，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时，屯军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尚何赖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此段载于《唐史·宦者传》中，不能记相里造之本末。予谓造当阉侍威权震主，生杀在手之时，以区区一郎吏，而抗身与为敌，后来名人议论，及叙列忠言鲠词，未见有称述之者，《通鉴》亦不书，聊纪于此，以章潜德。同时刘给事争幸河中，亦然。

10. 先公诗词

先忠宣公好读书，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谪岭表九年，重之以风淫末疾，而翻阅书策，早暮不置，尤熟于杜诗。初归国到阙，命迈作谢赐物一札子，窜定两句云："已为死别，偶遂生还。"谓迈曰："此虽不必泥出处，然有所本更佳。东坡《海外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杜老《羌村》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正用其语。"在乡邦日，招两使者会集，出所将宣和殿书画旧物示之。提刑洪庆善作诗曰："愿公十袭勿浪出，六丁取将飞辟历！"辟历二字如古文，不从雨。公和之曰："万里怀归为公出，往事宣和空历历！"迈请其意，曰：亦出杜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绍兴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阕。时

在囚拘中，无书可检，但有《初学记》、韩、杜、苏、白乐天集，所引用句语，一一有来处。北方不识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

其一，《忆江梅》云："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馀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愬谁？　　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忆两京梅发时。""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华向晴昊！"乐天《忆杭州梅花》："三年闲闷在馀杭，曾为梅花醉几场。"车驾时在临安。柳子厚："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江总："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牵花来并笑。"高适："遥怜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卢仝："含愁更奏绿绮琴，相思一夜梅花发。"刘方平："晚岁芳梅树，繁花四面同。东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东坡："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其二，《访寒梅》云："春还消息访寒梅。赏初开。梦吟来。映雪衔霜清绝绕风台。可怕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　　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惭《下里》。万株连绮。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绿珠楼下梅花满，今日曾无一枝在。"江总："金谷万株连绮甍，梅花隐处藏娇莺。"何逊："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杜公："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楸花媚远天。""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乐天："赏自初开直至落。""莫怕长洲桃李妒，明年好为使君开。"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梁简文赋"香随风而远度"，及赵师雄《罗浮见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顾》诗云："学妆欲待问花神。"崔

橹：“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

其三，《怜落梅》云：“重闺佳丽最怜梅。牖春开，学妆来。争粉翻光何遽落梳台。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满，劝阿谁？　　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隔千里。旧时罗绮。已零散，沈谢双飞。不见娇姿真悔着单衣。若作和羹休讶晚，堕烟雨，任春风，片片吹。”注引梁简文赋：“重闺佳丽，貌婉心娴。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遣寒。”“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娥眉。”又：“争楼上之落粉，夺机中之织素。”梁王诗：“翻光同雪舞。”鲍泉：“萦窗落梳台。”江总：“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骏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风香。”谢庄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觅不见，真悔着衣单！”东坡：“抱丛暗蕊初含子。”“玉妃谪堕烟雨村。”王建：“自是桃花贪结子。”

第四篇失其稿，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

11. 州县名同

晋、宋以来，置立州郡，惟以多为贵。先是中原陷胡、羯，本土遗民，或侨寓南方，故即其所聚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旧名。如南徐、南兖、南豫、南雍州、南兰陵、南东海、南琅邪、南东莞、南鲁郡，其类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复然。国朝之制，州名或同，则增一字以别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广东者增“南”字；蜀有剑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声音颇同，患于舛误，则俗间称呼，自加上下东西为别。故称岳为上岳，鄂为下鄂。清州与青类，称为北清；郢州与颍类，称为西郢；融州与容类，称为西融者是也。若县邑则不问，今河南、静江

府、巩州皆有永宁县，饶、邛、衡州皆有安仁县，蔡、英之真阳，庐、汝之梁，光、台之仙居，临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处、吉之龙泉，严、池之建德，渭、秀之华亭，信、吉之永丰，郴、兴国之永兴，衢、嘉之龙游，施、临江之清江，洪、万之武宁，福、循之长乐，郴、连之桂阳，福、桂之永福是也。

12. 三衙军制

乾道四年正月，迈为中书舍人，因入对，论三衙军制名称不正："以祖宗之制论之，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级辄废。一或有阙，即以功次递迁。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都副指挥使，如捧日左厢第一军、天武右厢第二军之类。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累圣相承，皆用此术，以制军诘禁。自南渡以后，触事草创，于是三帅之资浅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而都虞候以下，不复设置，乃以宿卫虎士而与在外诸军同其名，以统制、统领为之长。又使遥带外路总管、钤辖。考之旧制则非法，稽之事体则非是。以陛下圣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谓爪牙之士，岂无十数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之职预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系，异时拜将，必无一军皆惊之举。于以销压未萌，循名责实，则环卫将军虽不置可也。乞下枢密院讨论故实，图议其当，恐或可以少赞布昭圣武之意。"读札子毕，孝宗甚喜，即批付枢密院。是时，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刘珙不乐，曰："舍人要如何行？"对之以："但随所见敷陈，若施行与否，自系庙堂处分。"竟寝不行。后阅《华阳集》，王珪撰《高琼神道碑》

云：“王为殿前都指挥使，管军员阙，兼领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负薪之忧，谁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挥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职近事亲，易以第进，又使士卒预识其威名，缓急临戎，上下得以附习，此军制之大要也。’有旨从之。”据琼所言如此，正合前说。

13. 欧阳公勋封赠典

吉州新刊《欧阳公文集》，于年谱下尽载官爵、制词，无一遗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谩书于策，且记典章随时之异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勋，便得骑都尉，越过骁、武、飞、云四级。自龙图阁直学士初封爵，便得信都县子，越过男一等。翰林学士加恩而得五百户，初加实封，便得二百户。及罢政，为观文学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薨之后，以子登朝，遇大礼，自太子太师合赠司空，而躐赠太尉，盖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赠即为太师，仍封国公。今殊不然，除勋官既罢外，侍从初封，亦从县男为始，每加不过三百户。待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实封财百户。执政去位，但与侍从同，均为虚邑三百而已。身后加赠，只单转一官，两子升朝，乃进二官，虽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宫师直赠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诰、知颍州转官而与直龙图阁、知亳州王洙同一词。《唐书》成，进秩，五人同制。公与宋景文公、范忠文公、王忠简公皆带从官职，而宋次道乃集贤校理耳。

14.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韩公为宰相，欧阳公在翰林，包孝肃公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

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欧阳公之子发、棐等，叙公事迹，载此语，可谓公言。

15. 五方老人祝圣寿

圣节所用祝颂乐语，外方州县各当筵致语一篇，又有王母队者。若教坊，唯祝圣而已。欧阳公集，乃载《五方老人祝寿文》五首，其东方曰：“但某太山老叟、东海真仙，溜穿石而曾究始终，松避雨而备知岁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尝守寅宾之官；夷吾纪七十二君，尽睹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遗枣，笑方朔之偷桃。风入律而来自岩前，斗指春而光临洞口。昔汉武帝尝怀三岛之胜游，有羡门生欲谒巨公于昭代，今则紫庭降圣，华渚开祥，远离朝日之方，来展望云之恳。千八百国，咸归至治之风；亿万斯年，共祷无疆之寿。”其颂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处所作，今无复用之。

容斋五笔卷四　九则

1. 作诗旨意

《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贵者，若“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夸服饰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赞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华”，“华如桃李”，“鬒发如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颜如舜华”，“洵美且都”；语嫁聘之侈者，若“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烂其盈门”。其词可谓尽善矣。魏、晋、六朝，流连光景，不可胜述。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匐叶重鬓唇，珠压腰衱稳称身”，“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筝”，“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楼上楼前尽珠翠，眩转荧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予独爱朱庆馀《闺意》一绝句上张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细味此章，元不谈量女之容貌，而其华艳韶好，体态温柔，风流酝藉，非第一人不足当也。欧阳公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斯之谓也。庆馀名可久，以字行。登宝历进士第，而官不达。著录于《艺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张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直万金。”其爱之重之，可

见矣。然比之庆馀，殊为不及。

2. 平王之孙

《周南》、《召南》之诗，合为二十有五篇。自汉以来为之说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无牴牾。如《何彼秾矣》，乃美王姬之诗，其辞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笺云："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郑氏不立说。考其意，盖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若所谓武王载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与成者。然证诸《春秋经》，鲁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曰："单伯送王姬。"继之以"筑王姬之馆于外"，又继之以"王姬归于齐"。杜预注云："王将嫁女于齐，命鲁为主。庄公在谅闇，虑齐侯当亲迎，不忍便以礼接于庙，故筑舍于外。"末书"归于齐"者，终此一事也。十一年又书"王姬归于齐"，《传》言"齐侯来逆共姬"，乃桓公也。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娣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为武王女，文王孙，于义何取？

3. 毛诗语助

《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且"字，如"椒聊且"，"远条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齐子归止"，"曷又怀止"，"女心伤止"。"思"字，如"不可求思"，"尔羊来思"，"今我来思"。"而"字，如："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

之以琼华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词·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字，独《招魂》用之耳！

4. 东坡文章不可学

东坡作《盖公堂记》云：“始吾居乡，有病寒而欬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欬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莫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时，熙宁中，公在密州，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其议论病之三易，与秦、汉之所以兴亡治乱，不过三百言而尽之。张文潜作《药戒》，仅千言，云：“张子病痞，积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纳，从医而问之。曰：‘非下之不可。’归而饮其药，既饮而暴下。不终日，而向之伏者散而无余，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导达，呼吸开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数日，痞复作，投

以故药，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辄愈。然张子之气，一语而三引，体不劳而汗，股不步而栗，肤革无所耗于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来。闻楚之南，有良医焉，往而问之。医叹曰：‘子无叹是薾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伤，求无伤于终者，则初无望于快吾心。痞横乎胸中，其累大矣。击而去之，不须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为也。必将击搏震挠而后可，其功未成而和气已病。则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伤矣。不终月而快者五，则和平之气，不既索乎？且将去子之痞，而无害于和乎！子归，燕居三月，而后予之药可为也。’张子归三月而复请之。医曰：‘子之气少全矣！’取药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终年而复常。且饮药不得亟进。’张子归而行其说。其初使人懑然迟之，盖三投其药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见其所攻，久较则月异而时不同，盖终岁而疾平。张子谒医谢，而问其故。医曰：‘是治国之说也。独不见秦之治民乎？敕之以命，捍而不听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听，治之不变，则秦之民尝痞矣。商君见其痞也，厉以刑法，威以斩伐，痛刬而力锄之。流荡四达，无敢或拒，痞尝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几痞而几快矣。积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终日而百疾皆起，欲运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应。故秦之亡者，是好为快者之过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尝痞矣。先王不敢求快于吾心，阴解其乱，而除去其滞，使之悠然自趋于平安而不自知。于是政成教达，悠久而无后患。则余之药终年而愈疾者，盖无足怪也。’”予观文潜之说，尽祖苏公之绪论，而千言之烦，不若三百言之简也。故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窃料苏公之记，文潜必未之见，是以著此篇；若既见之，当不复屋下架屋也。

5. 韩文称名

欧阳公作文，多自称予，虽说君上处亦然，《三笔》尝论之矣。欧公取法于韩公，而韩不然。《滕王阁记》、《袁公先庙》为尊者所作，谦而称名，宜也。至于《徐泗掌书记壁记》、《科斗书后记》、《李虚中墓志》之类，皆曰愈，可见其谦以下人。后之为文者所应取法也。

6. 棘寺棘卿

今人称大理为棘寺，卿为棘卿，丞为棘丞，此出《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氏注云："植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与棗同。"棘之字，两朿相并；棗之字，两朿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则难以独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料后人藉此而言。郑注亦只引前说，此但谓其入朝立治之处，若以指刑部尚书亦可也。《易·坎卦》"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以居险峭囚执为词，其义自别。

7. 晋代遗文

故簏中得旧书一帙，题为《晋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载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张敏者，太原人，仕历平南参军、太子舍人、济北长史。其一篇曰《头责子羽文》，极为尖新。古来文士皆无此作，恐《艺文类聚》、《文苑英华》或有之，惜其泯没不传，谩采之以遗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温长仁、颍川荀景伯、范阳张茂先、士卿刘先生、南阳邹润甫、河南郑思渊。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时昵好。张、荀之徒，数年之中，继踵登朝，

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抗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又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文曰：“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为子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莳发肤，置鼻耳，安眉頞，插牙齿。眸子桥光，双权隆起。每至出入人间，邀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跨䟦。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弗戴，金银弗佩，艾以当笄，帻以代带，百味弗尝，食粟茹菜，岁暮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形容，我贱子意态。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仇，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仁贤耶？则当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耶？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载流芳。子欲为游说耶？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含辞从容。子欲为进趋耶？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耶？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漠然离俗，志凌云日。子欲为隐遁耶？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濑濯，栖迟神岳，垂饵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晞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处士，进无望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瑾闻命矣。受性拘系，不闻礼义，误以天幸，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为忠耶？当如包胥、屈平；欲使吾为信耶？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节耶？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蹇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御人体，而独为子头。且儗人其伦，喻子侪偶，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禹，范阳张华，士乡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谓；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虀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沉渊窃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谋，譬犹凿地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牢槛之熊，深阱之虎，石间饿蟹，灶中之鼠！事虽多，而见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无所睎也。支离其形者，犹能不困，命也夫，与子同处！'"其文九百馀言，颇有东方朔《客难》、刘孝标《绝交论》之体。《集仙传》所载神女《成公智琼传》，见于《太平广记》，盖敏之作也。邹湛姓名，因羊叔子而传，而字曰润甫，则见于此。

8. 汉武帝田蚡公孙弘

尚论古人者，如《汉史》所书，于武帝则讥其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于田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于公孙弘则云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实有大功于名教。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皇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功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于一时；蚡、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诏书，尚能称弘之率下笃俗，但不及此云。

9. 近世文物之殊

国家南渡以来，典章文物，多不与承平类。姑以予所亲见者言之，盖月异而岁不同，今聊纪从官立班随驾、省试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驺从、朝报简削数项，以示子侄。

侍从常朝，绍兴中分立于垂拱殿隔门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犹然。暨淳熙，则引于殿门上，东西对立。车驾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观察使，以杂压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检校少保节度使，每出必处正尚书之后。而乾道以来，两班分而为二，唯使相不然。故开府仪同三司皆与执政官联行，而居其上。

绍兴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净慈，待词科试，见省试官联骑，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员以亲事官一人执敕黄行前。是时，知举、参详、点检官，合三十一员，最后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贡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参详官，既入内受敕，则各各乘马，不同时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贡举，则了与昔异。三三两两，自为迟速，其乘轿者十人而九矣。

宰府呼召之礼，始时庶僚皆然，已而卿、监、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缘提举官属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后，宰相益自卑，于是馆职亦免。迄于淳熙，则凡职事官悉罢此制。

朝士驺从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军司名籍，而帮钱米于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两分可供一名。如假借于近郡者，给其半。初犹破省，马并一驭者，后不复有焉。若乘轿，仅能充负荷而已。今日似益增，虽下列亦占十余辈。

进奏院报状，必载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表，与夫庆贺表章一篇。

凡朝廷除郡守，先则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录黄下吏部，则前衔后拟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资阙，或云年满。仍借紫借绯，候回日却依旧服色。”外官求休致，则云：“某州申某官姓名，为病乞致仕。”或两人三人后，云：“某时已降敕，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复行，但小报批下。或禁小报，则无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为讳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闻，有一二欲士大夫见之者，须以属东省乃可。郡守更不报细衔。礼文简脱，一至于此。

容斋五笔卷五　十五则

1.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疑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此一段既毕，而继之曰：“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书子濯、庾公一段，几二百字，其旨以谓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则必无逢蒙之祸。然前段结尾，自常为文者处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于尹公之他则可，不然，后段之末，必当云：以是事观之，羿之不善取友，至于杀身，其失如此，然后文体相属。兹判为两节，若不关联，而宫商相宣，律吕明焕，立言之妙，是岂步趋模仿所能仿佛哉？人为儿童时，便读此章，未必深识其趣，故因表出而极论之。《左氏传》书卫献公奔齐云：“尹公他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他与差为孙林父追公，公孙丁御公。庾公差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后美恶皆不同。

2. 万事不可过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扬子法言》云："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盖谄王莽也。后之议者，谓阿衡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乃诮莽耳。其旨意固然。

3. 致仕官上寿

国朝大臣及侍从致仕后，多居京师。熙宁中，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元祐初，韩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还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册礼毕，乞随班称贺，降诏免赴。皆故事也。

4. 桃花笑春风

王荆公集古《胡笳词》一章云："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后章云："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二者贴合，如出一手，每叹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护诗，后一句久不见其所出。近读范文正公《灵岩寺》一篇云："春风似旧花犹笑。"以"仍"为"犹"，乃此也。李义山又有绝句云："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语意两极其妙。

5. 严先生祠堂记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用《屯》之初九，《蛊》之上九，极论汉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财二百字。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翟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趑趄，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张伯玉守河阳，作《六经阁记》，先托游士及在职者各为之，凡七八本，既毕，并会于府，伯玉一一阅之，取纸书十四字，遍示客曰："六经阁，诸子、史、集在焉，不书，尊经也。"时曾子固亦预坐，惊起摘伏。迈顷闻此二事于张子韶，不能追忆经阁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谁手，后之君子，当有知之者矣。

6. 大言误国

隗嚣谋畔汉，马援劝止之甚力，而其将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马最强，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嚣反遂决，至于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汉。隋文帝伐陈，大军临江，都官尚书孔范言于后主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尽度邪？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已而国亡，身窜远裔。唐元宗有克复中原之志，及下南闽，意以谓诸国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穷薄，且无良将。魏岑因侍宴言："臣少游元城，好其风物，陛下平中原，臣独乞任魏州。"元宗许之。岑趋墀下拜谢，人皆以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远，居常好大言，有杂耕

渭上之志，闻王师入讨，对宾客挼手言：“此送死来尔！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烦再举也。”不两月蜀亡，昭远为俘。此四臣之佞，本为爵禄及一时容悦而已，亦可悲哉！

7.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尧太上皇帝以圣寿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内，蒙被甚广。太学诸生，至于武学，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该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学者不预，诸人相率诣宰府，且遍谒侍从、台谏，各纳一札子，叙述大旨，其要以为：“德寿霈典，普天同庆，而玉牒支派，辱居胶庠，顾不获与布衣书生等。窃譬之世俗尊长生日，召会族姻，而本家子孙，不享杯酒脔炙，外议谓何？今厖鸿之泽如此，宗学乃不许厕名，于义于礼，恐为未惬。”是时，诸公莫肯出手为言，迈以待制侍讲内宿，适蒙宣引，因出其纸以奏，仍为敷陈此辈所云尊长生日会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谕可谓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当有理。”时所携只是白札子，蒙径付出施行，遂一例免举。其人名字，今不复能记忆矣。

8. 唐书载韩柳文

宋景文修《唐书》，《韩文公传》全载其《进学解》、《谏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祝鳄鱼文》，皆不甚润色，而但换《进学解》数字，颇不如本意。元云“招诸生立馆下”，改“招”字为“召”，既言先生入学，则诸生在前，招而诲之足矣，何召之为？“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本言川流横溃，故障之使东，若以为停，于义甚浅。改“跋前疐后”为“踬后”，韩公本用《狼跋》诗语，非踬也。其他以“爬罗剔抉”为“杷罗”，“焚膏油”为“烧”，以“取败几时”为“其

败”。《吴元济传》书《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减节辄不稳当。“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减“西川”字。“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减“祠”、“其”两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减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节都统讨军”，以“讨”为“诸”，尤不然。讨者，如《左传》讨军实之义，若云“诸军”，何人不能下此语。《柳子厚传》载其文章四篇，《与萧俛》、《许孟容书》、《贞符》、《惩咎赋》也。《孟容书》意象步武，全与汉杨恽《答孙会宗书》相似，《贞符》仿班孟坚《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内闵悼，作赋自儆。”然其语曰：“逾再岁之寒暑。”则责居日月未为久，难以言不得召也。《资治通鉴》但载《梓人》及《郭橐驼传》，以为其文之有理者。其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9. 冥灵社首凤

光尧上仙，于梓宫发引前夕，合用警场导引鼓吹词。迈在翰苑制撰，其《六州歌头》内一句云：“春秋不说楚冥灵。”常时进入文字，立待报者，则贴黄批急速，未尝停滞。是时，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请付出。太常吏欲习熟歌唱，守院门伺候。适有表弟沈日新在军将桥客邸，一士人乃上庠旧识，忽问“楚冥灵”出处，沈亦不能知，来扣予，因以《庄子》语告之，急走报，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珰霍汝弼，使释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转费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诗五章，其四云：“鼎湖龙去远，社首凤来迟。”当时不敢宣泄，而带御器械谢纯孝密以为问，乃为举王子年《拾遗记》，盖周成王事也。禁苑文书，周悉乃尔。

10. 左传州郡

《左传》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郑战，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注云：“《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然则郡乃隶县，而历代地理、郡国志未之或书。又《传》所载地名，从州者凡五。“鲁宣公会齐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齐地在泰山牟县西。”见于正经。它如：“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庄王灭陈，复封之，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齐子尾使闾丘婴伐我阳州。”注：“鲁地。”后四十年，又书：“鲁侵齐，门于阳州。”注：“攻其门也。”“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是齐、鲁皆有此地也。卫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11. 贫富习常

少时，见前辈一说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弃其子而乳之；贫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懒行，而使人肩舆；贫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舆人。是皆习以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为异，悲夫！”甚爱其论。后乃得之于晁以道《客语》中，故谨书之，益广其传。

12.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历诸曹尚书、御史大夫，领方镇，入为仆射、东宫师傅，而不得相者，若颜真卿、王起、杨於陵、马总、卢钧、韩皋、柳公绰公权、卢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过侍郎、给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礼绝百僚，谏官、御史听命之不暇，顾何敢辄抨弹其失，与国朝异矣。

其先在职者，仍许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萧嵩之引韩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陈希烈，杨国忠引韦见素，卢杞引关播，李泌引董晋、窦参，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13. 史记渊妙处

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请行，而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见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及见衍，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

也。”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14. 玉津园喜晴诗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车驾宿戒幸玉津园，命下，大雨，有旨许从驾官带雨具，将晓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归，迈进一诗歌咏其实云：“五更犹自雨如麻，无限都人仰翠华。翻手作云方怅望，举头见日共惊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夸。上苑春光无尽藏，何须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从诣景灵宫朝献，蒙于幕次赐和篇，圣制云，“比幸玉津园，纵观春事，适霁色可喜，卿有诗来上，因俯同其韵：春郊柔绿遍桑麻，小驻芳园览物华。应信吾心非暇逸，顿回晴意绝咨嗟。每思富庶将同乐，敢务游畋漫自夸？不似华清当日事，五家车骑烂如花。”后二日，兵部尚书宇文价内引，上举似此诗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华清车骑答之。”价拱手称赞。明日以相告云。

15. 虢巨贺兰

天下国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为人臣者当随其事力，悉心尽忠，以致尺寸之效。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唐天宝禄山之乱，可谓极矣。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继之，拥数道之兵，临要害之地，尊为征镇，有民有财，而汗漫忌疾，非徒无益，而反败之。巨在彭城，张巡在雍丘，以将士有功，遣使诣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惟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阳。先是太守许远积粮六万石，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远固争不得。二郡得

粮，遂以城叛，而睢阳食尽。颜鲁公起兵平原，合众十万，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时，进明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度河，公每事咨之，军权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讨。后诣行在，因谮房琯，自岭南而易河南。张巡受围困棘，遣南霁云告急于其所治临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阳失守，实二人之故。一时议者，皆不以为言，使之连据高位，显为佚罚。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为段子璋所杀，进明坐第五琦党，自御史大夫窜谪以死。天网恢恢，兹焉不漏。

容斋五笔卷六　十二则

1. 鄱阳七谈

鄱阳素无图经地志，元祐六年，馀干进士都颉，始作《七谈》一篇，叙土风人物，云："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而未有形于诗赋之流者，因作《七谈》。"其起事则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语则以"毕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险胜，番君之灵杰。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铜冶铸钱，陶埴为器。其五章，言宫寺游观，王遥仙坛，吴氏润泉，叔伦戴堤。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尧山之民，有陶唐之遗风。凡三千余字，自谓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为无慊。予偶于故簏中得之，惜其不传于世，故表著于此。其所引张、徐、王、顾所著，今不复存，更为可恨也！

2. 经解之名

晋、唐至今，诸儒训释《六经》，否则自立佳名，盖各以百数，其书曰传、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战国迨汉，则其名简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义也。《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也。《毛诗故训传》，颜师古谓流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小学有杜林《苍颉故》。二曰微，谓释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应劭

《风俗通》，唐刘知幾《史通》，韩滉《春秋通》。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其义，他书无用此字者。《论语》之学，但曰《齐论》、《鲁论》、《张侯论》，后来皆不然也。

3. 卜筮不敬

古者龟为卜，筴为筮，皆兴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斋戒乃请，问不相袭，故史祝所言，其验若答。周史筮陈敬仲，知其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将必代齐有国。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于为嬴败姬，惠、怀之乱。至邃至赜，通于神明。后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饮食猥杂之际，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问四五，而责其术之不信，岂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坚之论曰："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及至衰世，懈于斋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谓《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诗·小旻》之章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言卜问烦数，狎嫚于龟，龟灵厌之，不告以道也。汉世尚尔，况在于今，未尝顷刻尽敬，而一归咎于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4. 糖霜谱

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见，自古食蔗者始为蔗浆，宋玉《招魂》所谓"胹鳖炰羔有柘浆"是也。其后为蔗饧，孙亮使黄门就中藏吏取交州献甘蔗饧是也。后又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本草》亦云，"炼糖和乳为石蜜"是也。后又为蔗

酒，唐赤土国用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陁国，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于西域远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尽于此，不言作霜，然则糖霜非古也。历世诗人模奇写异，亦无一章一句言之，唯东坡公过金山寺，作诗送遂宁僧圆宝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鲁直在戎州，作颂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云："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则遂宁糖霜见于文字者，实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颗碎色浅味薄，才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繖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芀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昆仑蔗也。红蔗止堪生啖，芀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霜户器用，曰蔗削，曰蔗镰，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床，曰漆瓮，各有制度。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叠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紫为上，深琥珀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宣和初，王黼创应奉司，遂宁常贡外，岁别进数千斤。是时，所产益奇，墙壁或方寸，应奉司罢，乃不再见。当时因之大扰，败本业者居半，久而未复。遂宁王灼作《糖霜谱》七篇，具载其说，予采取之以广闻见。

5. 李彦仙守陕

靖康夷虏之祸，忠义之士，死于守城，而得书史传者，如汾州之张克戩、隆德之张確、怀之霍安国、代之史抗、建宁寨之杨震、震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来，士之得其死者盖不少。兹读王灼所作《李

彦仙传》，虽尝具表上进，然虑实录、正史未曾采用，谨识于此。

彦仙字少严，本名孝忠，其先宁州人也，后徙于巩。幼有大志，喜谈兵，习骑射，所历山川形势必识之。尚气，谨然诺，非豪侠不交。金人南侵，郡县募勤王军，彦仙散家赀，得三千人，入援京师。虏围太原，李纲为宣抚使，彦仙上书切诋，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弃官亡命。顷之，复从种师中，师中败死，仙走陕州。守将李弥大问北事，条对详复，使扼殽、渑间。金人再围汴，陕西范致虚总六路兵进援，仙请曰："殽、渑险隘，难于立军，前却即众溃矣。宜分道并进，伺空以出。且留半军于陕，为善后计。"致虚曰："如子言，乃逗挠也。"仙曰："兵轻而分，正可速达。"不从，争益牢，致虚怒，罢其职。既而败绩，卒无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陕州，经制使王瓊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为石壕尉，独如平时，归者繦属，即徙老稚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诸山，拔武锐者分主之，自营三觜。谕众曰："虏实易与，今得地利，若辈坚守足矣。"少日虏复据陕，分军来攻，有健酋升前皐嫚骂，仙单骑冲击，挟之以归，始料众，正部伍。虏数万围三觜，仙邀战，伏精兵后崦，掩杀万计，夺马三百，虏解去。京、洛间多争附者，势益雄张，未阅月，破虏五十余壁。初，虏再入陕，官其土人，俾招复业者，人给符别之。仙阴纵麾下往，约日内应。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虏方备南壁，而水军自新店，夜顺流薄城东北蒙泉坡龙堂沟以入，表里夹攻，僵尸相藉，遂复陕。始，河东之人倡义拒虏，仙约胡夜叉者为助，假以沿河提举，意不满，叛趋南原。仙诱致杀之，夺五千众。邵隆、邵云本其党，欲为复仇，仙因客镌说，遂来归。乘胜渡河，栅中条诸山，蒲、解至太原皆响动，乃分遣隆、云等取安邑、虞乡、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几拔，会援至，不克。以功迁阁门宣赞舍人，就畀陕，兼安抚司公事，悉裒所俘酋长护送行在。上咨叹，赐袍带、枪剑，许直达奏事，便宜处决。时关以东独陕在，益增陴、疏堑、蒐军、缮铠，广屯田，训农耕作。家素留巩，尽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闻者感悦，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乌鲁撤拔围

陕，仙背城鏖斗七日，虏伤甚跳奔。三年，娄宿孛堇自绛移屯蒲、解，谍知之。设伏于诸谷，鼓躁横突，俘馘十八，娄宿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轻军掎角，次虞乡，虏以万甲逆石钟谷口，终日战，斩级二千，迁武功大夫、宁州观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时河东土豪密附，期王师来为应。仙益治军，欲请于朝，乞诏陕西诸路各助步骑二万。会张浚经略处置川、陕，弗之许。十二月，娄宿众十万复围陕，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营部嚣乱，纵兵乘之，虏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垒，昼夜进攻，鹅车、天桥、火车、冲车丛进，仙随机拒敌，又为金汁炮，火药所及，縻烂无遗，而围不解。日凭堞须外援，浚为遣军，虏先阻雍，不得进，则令泾原曲端出鄜坊绕虏后。端素嫉仙声绩逾己，幸其败，诡托不行。丁巳，城陷，仙挟亲军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殊，战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虏尝许以河南元帅，及围合，复言如前约，当退师。仙叱曰："吾宁鬼于宋，安用汝富贵为！"虏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将破，先令军中，生致者予万金。仙平时弊衣同士卒，及是杂群伍中死，虏不能察。其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虽亲属不贷。诸将败事，或有他过，其外屯者，辄封箧，遣帐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词。当是时，同、华、长安尽为敌薮，陕斗绝一隅，初无朝家素定约束，中立孤军日与虏确，但诵忠义，感励其众。每拜君赐暨取敌金赀，悉均之，毛铢不入己。以是精兵三万，大小二百战，皆乐为用。军事独裁决，至郡政必问法所底，阖境称治。浚承制赠彰武军节度使，建庙商州。

邵云者，龙门人。城破被执，娄宿欲命以千户长，肆詈不屈，乃钉之木架上，置解州东门外。恶少抚其背涅文，戏曰："可鞘吾佩刀。"云怒，偃架仆之。后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绝，喉断乃已。初行刑，将剸刃，云叱之，失刀而毙，其忠勇盖如此。

6. 奸雄疾胜己者

自古奸雄得志，包藏祸心，窥伺神器，其势必嫉士大夫之胜己者，故常持“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说。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举、祢正平、杨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马昭、师，温太真之值王处仲，谢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谓不幸矣。伯喈仅仅脱卓手，终以之陨命。正平转死于黄祖，文举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东市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为劝进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钱风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谢公以高名达识，表里至诚，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窥之意。然尚有“为性命忍须臾”，及“晋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

7. 俗语放钱

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来。《汉书·谷永传》云：“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8. 汉书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时读书甚精勤，昼夜不释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尝见梁宏夫诵《汉书》，即云：“唯谷永一人，无处不有。”宏夫验之于史，乃服其说。今五十余年矣，漫摭永诸所论建，以渫予在

原之思。薛宣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简在两府。谏大夫刘辅系狱，永同中朝臣上书救之。光禄大夫郑宽中卒，永乞以师傅恩加其礼谥。陈汤下狱，永上疏讼其功。鸿嘉河决，永言当观水势，然后顺天心而图之。成帝好鬼神方术，永言皆妄人惑众，挟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绝此类。梁王为有司奏禽兽行，永上疏谏止勿治。淳于长初封，下朝臣议，永言长当封。段会宗复为西域都护，永怜其老复远出，手书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请皇后就宫，令众妾人人更进。建始星孛营室，永言为后宫怀妊之象，彗星加之，将有绝继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对，言酒亡节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陨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楼护传》言："谷子云之笔札。"《叙传》述其论许、班事。《许皇后传》云："上采永所言以答书。"其载于史者详复如此。本传云："永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盖谓是云。

9. 玉堂殿阁

汉谷永对成帝问曰："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颜师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汉书·李寻传》："久污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宫。"翼奉疏曰："孝文帝时，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殿阁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汉宫阁记》云："未央宫有玉堂、宣室阁。"又引《汉书》："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阶皆玉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汉书·郊祀志》但云"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而无它语。晋灼注杨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黄图》无此文。国朝太宗淳化中，赐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后以最下一字犯庙讳，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绍兴末，学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书"玉堂"二字，揭于直庐，麟之跋

语，自有所疑。已而议者皆谓玉堂乃殿名，不得以为臣下直舍，当如承明故事，请曰“玉堂之庐”可也。今翰林但扁“摛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则其为禁内宫殿明白，有殿、有阁、有台。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当日亦尝为燕游之地，师古直以为嬖幸之舍，与前注自相舛异，大误矣！

10. 汉武帝喜杀人者

汉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李广以故将军屏居蓝田，夜出至亭，为霸陵醉尉所辱。居无何，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胡建守军正丞，谓未得真官，兼守之也。时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当选士马日，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趋至拜谒，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斩之，遂上奏曰：“案军法：‘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臣谨以斩。”谓丞属军正，斩御史于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显名。观此二诏，岂不开妄杀之路乎？

11. 知人之难

霍光事武帝，但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虽以小心谨饬亲信，初未尝少见于事也。一旦位诸百寮之上，使之受遗当国。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没入官养马，上因游宴见马，于造次顷刻间，异其

为人，即日亲近，其后遂为光副。两人皆能称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时辅政，几于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则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为未能尽，此虽帝尧之圣而以为难也。

12. 馆职迁除

建炎南渡，稍置馆职，绍兴初，始定制，除监、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书郎二员，校书、正字通十二员为额，仿唐瀛州十八学士之数。其迁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论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后，有旨，须曾任知县，始得除台、察，曾任郡守，始得为郎。三馆之士固无有历此者，于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为将作、军器少监，旋进为监，既班在郎上，则无所不可为。欲径隮清要者，则由著廷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过兼权省郎，年岁间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归六院矣。尔后颇靳其选，俟再迁寺监丞簿，然后命之。向时郡守召用，虽自军垒亦除郎，今资浅望轻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斋五笔卷七　十四则

1. 盛衰不可常

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国初时，工部尚书杨玢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以状诉其事，玢批纸尾，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宫殿已如此，殆于宗周《黍离》之咏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题一绝句，字极小而端劲，最为感人。其词曰：“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为何人，必唐世诗流所作也。李峤《汾阴行》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明皇闻之，至于泣下。杜甫《观画马图》云：“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元微之《连昌宫词》云：“两宫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闼树宛然。”又云：“舞榭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凡此诸篇，不可胜纪。《飞燕别传》以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予切有疑焉，不唯其书太媟，至云杨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捽辱决曹班蠲，蠲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自

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照其妄也。因序次诸诗，聊载于此。

2. 唐赋造语相似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作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后又有李庾者，赋西都云：“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杨、杜远甚。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牧之乃佑孙，则《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彦休者，昭宗时人。

3. 张蕴古大宝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虽具姓名于《文艺·谢偃传》末，又不载此文，但云“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而已。《资治通鉴》仅载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纊塞耳而听于无

声。”然此外尚多规正之语，如曰：“惟辟作福，惟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蚩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公，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为史所书，故学者亦罕传诵。蕴古为丞四年，以无罪受戮，太宗寻悔之，乃有覆奏之旨，传亦不书，而以为坐事诛，皆失之矣。《旧唐书》全载此箴，仍专立传，不知宋景文何为削之也？

4. 国初文籍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5. 叙西汉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论，国朝元丰、元祐、绍圣中三议之矣，莫辩于东坡之立说，然其大旨驳当时议臣，谓周、汉以来，皆尝合祭，及谓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畤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祐、绍三议，皆未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赜，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

6. 骞鸑二字义训

骞、鸑二字，音义训释不同。以字书正之，骞，去乾切，注云："马腹絷，又亏也。"今列于《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鸑，虚言切，注云："飞皃。"今列于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骞腾"之"骞"为轩昂掀举之义，非也。其字之下从马，马岂能掀举哉？闵损字子骞，虽古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亏少之义，则涣然矣。其下从鸟，则于掀飞之训为得。此字殆废于今，故东坡、山谷亦皆押"骞"字入元韵，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特不暇毛举深考耳，唯韩公《和侯协律咏笋》一联云："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鸑。"乃为得之。此固小学琐琐，尤可以见公之不苟于下笔也。

7. 书麴信陵事

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麴令抚惸嫠。麴，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惨黩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辇，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它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8. 贡禹朱晖晚达

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9. 琵琶行海棠诗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谪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10. 东坡不随人后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杨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鸾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皃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

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杼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11. 元白习制科

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12. 门生门下见门生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劝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

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13. 韩苏杜公叙马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齕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幹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幹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地。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14. 风灾霜旱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馀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容斋五笔卷八　十二则

1. 白苏诗纪年岁

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皃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发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鬓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

八”，“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见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时年七十一。”，“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

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莫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玩味庄诵，便如阅年谱也。

2. 天将富此翁

唐刘仁轨任给事中，为宰相李义府所恶，出为青州刺史。及代还，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没免官。其后百济叛，诏以白衣检校带方州刺史。仁轨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果削平辽海。白乐天有《自题酒库》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注云："刘仁轨诗：'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然则《唐史》以此为仁轨之语，而不言其诗，为未审耳。

3. 白公说俸禄

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

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僶俛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其它人者，如陕州王司马曰：“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曰：“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叹洛阳、长水二县令曰：“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曰：“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观其生涯如是，东坡云：“公廪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

4.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为左赞善大夫，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因是贬江州司马。此《唐书》本传语也。案是时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弘靖不足道，贯之于是为失矣。白集载与杨虞卿书云：“左降诏下，明日而东，思欲一陈于左右，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书籍以来，未有此事。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丞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语以伪言，或陷以非语，皆曰：‘丞、郎、给、舍、谏宫、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则一时指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坠井死，而赋《新井篇》，以是左降。”前书所谓不以此为罪名者，是已。

5. 醉翁亭记酒经

欧阳公《醉翁亭记》、东坡公《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其词云：“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笡，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笡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搵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笡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爵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

6. 白公感石

白乐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作诗兼呈刘梦得》，其末云："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注："与梦得俱典姑苏，而不获此石。"又有《感石上旧字》云："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案，陈结之并无所经见，全不可晓。后观其《对酒有怀寄李郎中》一绝句，曰："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云："桃叶，结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后结之之义始明。乐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诗云："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因刘梦得有戏之之句，又答之云："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然其钟情处竟不能忘，如云"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金羁骆马近贳却，罗袖柳枝寻放还"，"（触）〔觞〕咏罢来宾閤闭，笙歌散后妓房空"是也，读之使人凄然。

7. 礼部韵略非理

《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闱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屦'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才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此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帘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又"静"之与"靓"，其义一也，

而以“静”为上声，“靓”为去声。案，《汉书》贾谊《服赋》“澹虖若深渊之靓”，颜师古注“靓与静同”。《史记》正作“静”。杨雄《甘泉赋》“暗暗靓深”，注云“靓即静字耳”。今淅入两音，殊为非理。予名云竹庄之堂曰“赏静”，取杜诗“赏静怜云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频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静’之左傍乃‘争’字，以故不定叠。”于是撤去元扁，而改为“靓”云。

8. 唐臣乞赠祖

唐世赠典唯一品乃及祖，余官只赠父耳。而长庆中流泽颇异，白乐天制集有户部尚书杨於陵，回赠其祖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为郡夫人。马总准制赠亡父，亦请回其祖及祖母。散骑常侍张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时，崔植为相，亦有《陈情表》云：“亡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承后。嗣袭虽移，孝心则在。自去年以来，累有庆泽，凡在朝列，再蒙追荣，或有陈乞，皆许回授。臣猥当宠擢，而显扬之命，独未及于先人。今请以在身官秩，并前后合叙勋封，特乞回充追赠。”则知其时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执政，乞以己合转官回赠高祖，既已得旨，而为后省封还。固近无此比，且失于考引唐时故事也。

9. 承习用经语误

经传中事实多有转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训故者，如：《邶·谷风》之诗，为淫新昏弃旧室而作，其词曰：“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宴，安也，言安爱尔之新昏，但以我御穷苦之时，至于富贵则弃我。今人乃以初娶为宴尔，非惟于诗意不合，且又再娶事，岂堪用也。《抑》之诗曰：“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毛公曰：“訏，大也；

谟，谋也；犹，道也；辰，时也。”“犹”与“猷”同。郑笺曰：“犹，图也，言大谋定命。为天下远图庶事，而以岁时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谓上告下之义，今词臣乃用于制诏，以属臣下，而臣下于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与“入告尔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诗曰：“诞弥厥月。”毛公曰：“诞，大也；弥，终也。”郑笺言：“后稷之在其母，终人道十月而生。”案训“弥”为“终”，其义亦未易晓。至“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既释“弥”为“终”，又曰酋终也，颇涉烦复。《生民》凡有八诞字“诞寘之隘巷”，“诞寘之平林”，“诞寘之寒冰”，“诞实匍匐”，“诞后稷之穑”，“诞降嘉种”，“诞我祀如何”，若悉以诞为大，于义亦不通。它如“诞先登于岸”之类，新安朱氏以为发语之辞，是已。莆田郑氏云：“弥只训满，谓满此月耳。”今称圣节曰降诞，曰诞节，人相称曰诞日、诞辰、庆诞，皆为不然。但承习胶固，无由可革，虽东坡公亦云“仰止诞弥之庆”，未能免俗。书之于此，使子弟后生辈知之。《左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侯将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谓拜于堂下，而受胙于堂上。今人简牍谢馈者，辄曰“谨已下拜”，犹未为甚失，若“天威不违颜咫尺”，则上四字为天子设，下三字为人臣设，故注言：“天鉴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于表奏中言违颜，或曰咫颜、咫尺之颜，全与本指爽戾。如用龙颜、圣颜、天颜之类，自无害也。

10. 长庆表章

唐自大历以河北三镇为悍藩所据，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归国，长庆初王承元、刘总去镇、幽，于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颖、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长之策，轻徙田弘正，以启王庭凑之乱，缪用张弘靖，以启朱克融之乱。朝廷以诸道十五万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嗣、李光颜当时名将，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

尽，遂以节钺授二贼，再失河朔，讫于唐亡。观一时事势，何止可为痛哭！而宰相请上尊号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以谓威灵四及，请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无羞耻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学士元稹求为宰相，恐裴度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多从中沮坏之。度上表极陈其状，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劝上罢兵。未几，拜相，居易代作谢表，其略云：“臣遭遇圣明，不因人进，擢居禁内，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黩宸聪，合当死责。”其文过饰非如此。居易二表，诚为有玷盛德。

11. 元白制科

元、白习制科，其书后分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头》、《策项》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谦逊》、《塞人望》、《政必成》、《不劳而理》、《风化浇朴》、《复雍熙》、《感人心》之类，凡七十五门，言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备载于文集云。

12. 八种经典

开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字。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字，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字。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

千九百九十字。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种经典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唐长庆二年，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白乐天为作碑文，其叙如此。予切爱其简明洁亮，故备录之。

容斋五笔卷九　十二则

1. 畏人索报书

士大夫得交朋书问，有懒傲不肯即答者。记白乐天《老慵》一绝句曰："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案，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云："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乐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书，其来久矣。

2. 不能忘情吟

予既书白公钟情蛮、素于前卷，今复见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为之感叹，辄载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籍在长物中，将鬻之。马出门，骧首反顾。素闻马嘶，惨然立见拜，婉娈有辞，辞毕涕下。予亦愍默不能对，且命反袂，饮之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隤。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

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咍，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观公之文，固以遣情释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后卷，故读之者未必记忆。东坡犹以为柳枝不忍去，因刘梦得“春尽絮飞”之句方知之。于是美朝云之独留，为之作诗，有“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语。然不及二年而病亡，为可叹也。

3. 擒鬼章祝文

东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狝获禽，必有指踪之自。丰年多廪，孰知耘耔之劳？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庭，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其意盖以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归功，谓武帝、宪宗亦经营于初，而绩效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苏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给事在临安所刊，并江州本、麻沙书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称右臂”。正是好处，却芟去之，岂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迹，独得其全。坡集奏议中登州上殿三札，皆非是。司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弹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还翰林，而此章乃熙宁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孙，而为妄人所误，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内制有《温公安葬祭文》，云：“元丰之末，天步为艰。社稷之卫，中外所属。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当世，行满天下。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月未周，纲纪略定。天若相之，又复夺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太平可期。长为宗臣，以表后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怀！”而石本颇不同，其词云：“元丰之末，天步惟艰。社稷之卫，存者有几？

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岁未及期，纲纪略定。道之将行，非天而谁？天既予之，又复夺之。惟圣与贤，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终于太平。永为宗臣，与国无极。于其葬也，告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异也。

4. 欧公送慧勤诗

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夷考其实，非南方比也。读欧阳公《送僧慧勤归馀杭》之诗可知矣。曰：“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耽耽拟侯王。文彩莹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栖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馀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杂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三者孰苦乐？子奚勤四方！”观此诗中所谓吴越宫室、饮食、山水三者之胜，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乐》三章送之归。勤后识东坡，为作诗集序者。

5. 委蛇字之变

欧公《乐郊诗》云：“有山在其东，有水出逶夷。”近岁，丁朝佐《辨正》谓其字参古今之变，必有所据。予因其说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变。一曰委蛇，本于《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从迹也。”郑笺：“委曲自得之皃。委，〔於〕危反。蛇音

移。”《左传》引此句，杜注云：“顺貌。”《庄子》载齐桓公泽中所见，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诗·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从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韩诗》释上文云：“公正貌。”《说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迟，《诗》：“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注：“历远之貌。”五曰倭夷，《韩诗》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诗：“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孙绰《天台山赋》：“既克隮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韩诗》“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七曰委移，《离骚经》：“载云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云旗委移，长也。”八曰逶移，刘向《九叹》：“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后汉《费凤碑》：“君有逶蛇之节。”十曰蜲蛇，张衡《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李善注：“蜲蛇，声余诘曲也。”十一曰邐迤，汉《逢盛碑》：“当遂邐迤，立号建基。”十二曰威迟，刘梦得诗：“柳动御沟清，威迟堤上行。”韩公《南海庙碑》：“蜿蜒蛇蛇。”亦然也。则欧公正用《韩诗》，朝佐不暇寻绎之尔。

6. 东不可名园

今人亭馆园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东园、东亭、西池、南馆、北榭之类，固为简雅，然有当避就处。欧阳公作《真州东园记》，最显。案《汉书·百官表》：“将作少府，掌治宫室。属官有东园主章。”注云：“章谓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绍兴三十年，予为省试参详官，主司委出词科题，同院或欲以“东园主章”为箴，予曰：“君但知《汉表》耳！《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师古曰：‘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贤传》：‘东园秘器以赐贤。’注引《汉旧仪》：东园秘器作棺。若是岂佳处乎？”同院惊谢而退。然则以东名园，是为不可。予有两园，适居东西，故扁西为西

园，而以东为东圃，盖避此也。

7. 一二三与壹贰叁同

古书及汉人用字，如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皆同。《鸬鸠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仪一兮”。《表记》：“节以壹惠。”注：“言声誉虽有众多者，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汉《华山碑》：“五载壹巡狩。”《祠孔庙碑》：“恢崇壹变。”《祝睦碑》：“非礼，壹不得犯。”而后碑云：“非礼之常，一不得当。”则与壹通用也。《孟子》：“市价不贰。”赵岐注云：“无二贾者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则二与贰通用也。《易·系辞》：“叁天两地。”《释文》云：“参，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礼》：“设其参。”注：“参，谓卿三人。”则三与参通用也。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栢亦然。予顷在英州，访邻人利秀才。利新作茅斋，颇净洁，从予乞名。其前有两高松，因为诵《蓝田壁记》，命之曰“二松”。其季请曰：“是使大贰字否？”坐者皆哂。盖其人不知书，信口辄言，以贻讥笑。若以古字论之，亦未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咏”，而采借隶法，扁为“壹咏”，读者多以为疑，顾第弗深考耳。

8. 何恙不已

公孙弘为丞相，以病归印，上报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颜师古注：“恙，忧也。何忧于疾不止也。”《礼部韵略》训恙字，亦曰忧也。初无训病之义。盖既云罹疾矣，不应复云病，师古之说甚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问人病为贵恙，谓轻者为微恙，心疾为心恙，风疾为风恙，根著已深，无由可改。

9. 两汉用人人元元字

《前汉书》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纪》“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又曰“人人自安难动摇”，《元帝纪》“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货志》“人人自爱而重犯法”，《韩信传》“人人自以为得大将”，《曹参传》“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张良传》“人人自坚”，《叔孙通传》“吏人人奉职”，《贾谊传》“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杨雄传》“人人自以为咎繇”，《鲍宣传》“人人牵引所私”，《韩延寿传》“人人问以谣俗”、“人人为饮”，《张骞传》“人人有言轻重”，《李寻传》“人人自贤”，《王莽传》“人人延问”，《严安传》“人人自以为更生”，《王吉传》“人人自制”是也。《后汉书》亦间有之，如《崔骃传》“人人有以自优”，《五行志》“人人莫不畏宪”，《吴汉传》“诸将人人多请之”，《申屠刚传》“人人怀忧”，《王允传》“人人自危”，《荀彧传》“人人自安”，《吕强传》“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经无所见，而两《汉书》多用之。如《前汉·文帝纪》“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纪》“烛幽隐，劝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纪》“不忘元元”，《元纪》“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元元骚动”、“元元安所归命”，《成纪》“元元冤失职者众”，《哀纪》“元元不赡”，《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严安传》“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严助传》“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贾捐之传》“保全元元”，《东方朔传》“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传》“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鲍宣传》“为天牧养元元”，《萧育传》“安元元而已”，《匡衡薛宣传》“哀闵元元”，《王嘉传》“忧闵元元”，《谷永传》“以慰元元之心”，《匈奴传》“元元万民”是也。《后汉·光武纪》“下为元元所归”、“贼害元元”、“元元愁恨”、“惠兹元元”，《章纪》“诚欲元元去末归本”、“元元未谕”、“深元元之爱”，《和纪》“爱养元元”、“下济元元”，《顺纪》“元元被害”，《质纪》“元元婴此困毒”，《桓

纪》“害及元元”，《邓后纪》、《刘毅传》“垂恩元元”，《王昌传》“元元创痍”，《耿弇传》“元元叩心”，《郎顗传》“弘济元元”、“贷赡元元”，《曹褒传》“仁济元元”，《范升传》“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钟离意传》“忧念元元”，《何敞传》“元元怨恨”、“安济元元”，《杨终传》“以济元元”，《虞诩传》“遭元元无妄之灾”，《皇甫规传》“平志毕力，以庆元元”是也。予谓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万民，近于复重矣。故颜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10. 韩公潮州表

韩文公《谏佛骨表》，其词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监临，臣不怨悔。”坐此贬潮州刺史。而谢表云：“臣于当时之文，未有过人者。至论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逊。而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考韩所言，其意乃望召还。宪宗虽有武功，亦未至编之《诗》、《书》而无愧，至于“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东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语，摧挫献佞，大与谏表不侔，当时李汉辈编定文集，惜不能为之除去。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给饘粥，欲望许令常州居住。”辄叙徐州守河及获妖贼事，庶因功过相除，得从所便。读者谓与韩公相类，是不然。二表均为归命君上，然其情则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实迹，而所乞不过见地耳，且略无一佞词，真为可服。

11. 燕赏逢知己

白乐天为河南尹日，有《答舒员外》云：“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值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曰：‘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谓遣英、蒨二妓与舒君同游也。酡颜一笑夭桃绽，清泠秋声寒玉哀。轩骑逶迤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谢希深、欧阳公官洛阳，同游嵩山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留守钱文僖公遣吏以厨传歌妓至，且劳之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王定国访东坡公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来。坡时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伫立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寥师泛舟洪下，追忆曩游，作诗曰：“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味此三游之胜，今之燕宾者宁复有之？盖亦值知己也。

12. 端午贴子词

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然遣词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阁瞳眬隐晓霞，瑶墀九御荐菖华。何时又进江心鉴，试与君王却众邪。”李邦直云：“艾叶成人后，榴花结子初。江心新得镜，龙瑞护仙居。”赵彦若云：“扬子江中方铸镜，未央宫里更飞符。菱花欲共朱灵合，驱尽神奸又得无？”又：“扬子江中百炼金，宝奁疑是月华沉。争如圣后无私鉴，明照人间万善心。”又：“江心百炼青铜镜，架上双纫翠缕衣。”李士美云：“何须百炼鉴，自胜五兵符。”傅墨卿云：“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前施。”许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龙鉴，苑外多年废鹭陂。合照乾坤共作镜，放生河海尽为池。”苏子由云：“扬子江中写镜龙，波如细縠不摇风。宫中惊捧秋天月，长照人间助至公。”大概如此。唯东坡不然，曰：“讲馀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

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若白乐天《讽谏百炼镜》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监古监今不监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用意正与坡合。予亦尝有一联云：“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然去之远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竟渡之的，盖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诸祝颂，故必用镜事云。

容斋五笔卷十　十二则

1. 哀公问社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为之，初非求异而取义于彼也。哀公本不必致问，既闻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战栗”之语。其意谓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实则非也。孔子责宰我不能因事献可替否，既非成事，尚为可说，又非遂事，尚为可谏，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谓“使民战栗”一句，亦出于宰我，记之者欲与前言有别，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说。然战栗之对，使出于我，则导君于猛，显为非宜。出于哀公，则便即时正救，以杜其始。两者皆失之，无所逃于圣人之责也。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家，不克成，卒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盖在于此。何休注《公羊传》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则战栗之说，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则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说有之。

2. 绝句诗不贯穿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此欧阳公绝妙之语。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贯穿，故名之曰《梦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论诗，尝立一说云：老杜近体律

诗，精深妥帖，虽多至百韵，亦首尾相应，如常山之蛇，无间断龃龉处。而绝句乃或不然，五言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梢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如“糁径杨花铺白氈，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类是也。予因其说，以《唐人万绝句》考之，但有司空图《杂题》云：“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3. 农父田翁诗

张碧《农父》诗云：“运锄耕劚侵星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田翁》诗云：“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读之使人怆然，以今观之，何啻倍蓰也！

4. 卫宣公二子

卫宣公二子之事，《诗》与《左传》所书，始末甚详，《乘舟》之诗，为伋、寿而作也。《左传》云：“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急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宣姜与公子朔谮急子。宣姜者，宣公所纳伋之妻，翻谮其过。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

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鲁隐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乱，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岁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已能同母谮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岁以下儿所能办也。然则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

5. 谓端为匹

今人谓缣帛一匹为壹端，或总言端匹。按《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也。”然则以端为匹非矣。《湘山野录》载夏英公镇襄阳，遇大礼赦恩，赐致仕官束帛，以绢十匹与胡旦，旦笑曰：“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诸儒韩康伯等所解‘束帛戋戋’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则卷其帛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正合此说也。然《周易正义》及王弼注、《韩诗外传》皆无其语。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案，《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注云：“束帛谓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莹以此为证，犹之可也。

6. 唐人草堂诗句

予于东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诗句书之壁而未暇也，姑录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堑西无树林。”白公有《别草堂》三绝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刘梦得《伤愚溪》云：“草堂无主燕飞回。”元微之《和裴校书》云：“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云：“暗归草堂静，半入花源去。”朱庆馀：“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与雪

为邻。”顾况：“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草堂只待新秋景。”又云：“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题湖上草堂》云：“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7. 公穀解经书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大抵志在尊王，至于纪年叙事，只因旧史。杜预见《汲冢书魏国史记》，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以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所谓书日不书日，在轻重事体本无所系，而《公羊》、《穀梁》二传，每事断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一说，其它亦鲜。今表二《传》之语，以示儿曹。《公羊》云：“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葬者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难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齐人伐卫。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录乎内也。”“辛巳，晋败秦于殽。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甲戌，败狄于咸。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隐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诸侯日卒，正也。”“日入，恶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阅崇武，故谨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败齐师。不日，疑战也。”“公败宋师。其日，成败之也。”“齐人灭遂。其不日，微国也。”“公会齐侯，盟于柯，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媵陈人之

妇。其不日，数渝，恶之也。”“癸亥，葬纪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闵纪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变也。”“戊申，陨石于宋。是月，六鹢退飞。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齐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晋处父盟。不言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须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乙卯，晋、楚战于邲。日，其事败也。”“癸卯，晋灭潞。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贤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进也。”“癸酉，战于鞍。其日，或曰日其战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庚申，莒溃。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秋，公至自会。不日，至自伐郑也。”“丙戌，郑伯卒于操。其日，未逾竟也。”“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纥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夺父政，是谓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释时月者亦然，通经之士，可以默谕矣。沙鹿、梁山为两说，尤不然。苏子由《春秋论》云：“公羊、穀梁之传，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祥，何足以为喜怒？”其意盖亦如此。

8. 柳应辰押字

予顷因见鄂州南楼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既载之《四笔》中，今始究其实，柳之名是已。盖以国朝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仍有诗云：“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人来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阆中陈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为。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今应辰镌刻广博如许，已怪矣。好事者从而为之说，谓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蒋世基《述梦记》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职方员外郎柳拱辰受代归阙，祁阳县令齐术送行至白水，梦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结也，今柳公游浯溪，无诗而去，子盍求之。’觉而心异之，遂献一诗。柳依韵而和，其语不工。”拱辰以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应辰兄也，辄并记之。

9. 唐尧无后

尧、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后虽不有天下，而传至于陈及田齐，几二千载。惟尧之后，当舜在位时即绝，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源丹朱之恶，固在所绝。方舜、禹之世，顾不能别访贤胄为之立继乎？《左传》载子产之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谓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于晋者。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氏，曰御龙。”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然则封国虽绝，尚有子孙。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蓟，而未尝一见于简策。史赵言楚之灭陈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臧文仲闻蓼与

六二国亡，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尧之盛德，岂出舜、皋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孙，何也？

10. 斯须之敬

今公私宴会，称与主人对席者曰席面。古者谓之宾、谓之客是已。《仪礼·燕礼篇》：“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宾少进，礼辞。又命之，宾许诺。”《左传》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杜预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权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国，侍从共饯之于吏部尚书厅，陈应求主席，自六部长贰之外，两省官皆预，凡会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应求揖之为客，辞不就，曰：“常时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诸公言：“此席正为侍郎设，何辞之为？”薛终不可。予时为右史，最居末坐。给事中王日严目予曰：“景卢能仓卒间应对，愿出一转语折衷之。”予笑谓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侍郎姑处斯须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复如常时。”薛无以对，诸公皆称善，遂就席。

11.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摭汉以来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权归吕氏，几覆刘宗。武帝元光元年为丁未，长星见，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将出征匈奴，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屠夷死灭，不可胜数，及于巫蛊之祸，太子子父皆败。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复废，一岁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由是国统三绝，汉业遂颓，虽光武

建武之时，海内无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刘渊乱华之衅，正是岁也。殇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东汉政乱，实基于此。桓帝终于永康丁未，孝灵继之，汉室灭矣。魏文帝以黄初丙午终，明帝嗣位，司马氏夺国，兆于此时。晋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东宫，五胡毒乱，此其源也。东晋讫隋，南北分裂，九县飚回，在所不论。唐太宗贞观之季，武氏已在后宫，中宗神龙、景龙，其事可见。代宗大历元、二，大盗初平，而置其余孽于河北，强藩悍镇，卒以亡唐。宝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为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药。僖宗光启之际，天下固已大乱，而中官劫幸兴元，襄王熅僭立。石晋开运，遗祸至今。皇朝景德，方脱契丹之扰，而明年祥符，神仙宫观之役崇炽，海内虚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惛乱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总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12. 祖宗命相

祖宗进用宰相，惟意所属，初不以内外高卑为主。若召故相，则率置诸见当国者之上，太平兴国中，薛文惠公居正薨，卢多逊、沈伦在相位，而赵韩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为集贤，而召故相吕文穆公蒙正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钦若为参政，不次补，而毕文简公士安由侍读学士、寇忠愍公准由三司使，并命为史馆、集贤，毕公虽历参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陈恭公执中罢，刘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复为昭文，富为集贤，而沆迁史馆。熙宁三年，韩献肃公绛、王荆公安石同拜，韩在上而先罢，荆公越四年亦罢。韩复为馆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韩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于洛，司马公自门下侍郎，拜左仆射，固辞，乞令彦博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而己为

右以佐之。宣仁不许，曰：“彦博岂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仆射，会台谏有言，彦博不可居三省长官，于是但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以后，蔡京凡四入，辄为首台。此非可论典故也。隆兴元年冬，汤岐公思退为右仆射，张魏公浚为枢密使，孝宗欲命张为左，请于德寿，高宗曰：“汤思退元是左相，张浚元是右相，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出命。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目录

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
返回总目录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清　异　录

[宋]陶　穀　撰
孔　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清异录》，宋陶穀（903—970）撰。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邠县）人。为人强记嗜学，博通经史。历官后晋知制诰、仓部郎中，后汉给事中，后周吏部侍郎，入宋官至户部尚书。

《清异录》采摭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若干条，每条下各出事实缘起，以类编排为三十七门，天文地理、人事官志、草木花果、虫鱼鸟兽、居室器用乃至仙神鬼妖，无所不备，当时社会方方面面，广为包罗。其书有关内容为后世频频引用，颇具影响。惟其条目总数，实为六百五十七，与俞允文序所言六百四十八不符；而目录各门下所载条目数，百花、兽名、鱼、居室、陈设、馔羞诸门亦有一条多寡之出入。大约统计疏漏之外，流传版本的差异也是该书条目数不一的原因。

《清异录》的足本（相对而言）有二卷、四卷之分，所录门、事皆同，只是随意分卷而已。今取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卷本（《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为三卷，未知何据）为底本，以《丛书集成》影印《宝颜堂秘笈》四卷本（兽名门缺页，失五事）参校，并录入参校本卷首俞允文序。卷首目录与正文标题略有出入，为存原貌，姑仍其旧。失当之处，敬祈指正。

目录

清异录序
卷上
天文
地理
君道
官志
人事
女行
君子
幺么
释族
仙宗
草
木竹附
花
果
蔬
药
禽
兽
虫
鱼
卷下
肢体
作用
居室

衣服
装饰
陈设
器具
文用
武器
酒浆
茗荈
馔羞
薰燎
丧葬
鬼
神
妖
返回总目录

清异录序

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清异录》四卷，凡十五门二百三十事，遗缺过半。后复得抄本，不第卷次，凡三十七门六百四十八事，比道明本为备，而文独简略，讹谬亦多。然道明本虽遗缺，殆为穀书；而简略者，则《说郛》所载陶宗仪删定本也。今参校勘正十有二三，而疑误难正者并复存之。史称穀为人隽辩宏博，强记嗜学，多所总览。乾德初，尝为南郊礼仪使，法物制度，皆穀所定，一时咸共推美。故今此书亦颇该洽，诚游览者之秘苑也。昔蔡中郎得王仲任《论衡》，秘之帐中，以为谈助；王朗得之，至许下，人称其才进。吾之得穀之书，当亦符斯语尔。隆庆壬申春日，河间俞允文撰。

卷上

天文

龙润

李煜在国时，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龙润之祥。”

跋扈将军

隋炀帝泛舟，忽阴风颇紧，叹曰：“此风可谓跋扈将军。”

奇水

雨无云而降，非龙而作，号为奇水。

天公絮

云者，山川之气，今秦陇村民称为天公絮。

赤真人

周季年，东汉国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来一夜春。”后大宋受命。

吼天氏

吕圜贫。秋深大风，邻人朱录事富而轻圜，后叠小纸掷圜前，云：“吕圜，洛师人也，身寒而德备。一日，吼天氏作孽，独示威於圜。”

圣琉璃

王衍伶官家乐侍燕，小池水澄天见，家乐应制云：“一段圣琉璃。”

艳阳根

伪闽中书吏韦添天字谜云：“露头更一日，真是艳阳根。”

碧翁翁

晋出帝不善诗，时为俳谐语。咏天诗曰：“高平上监碧翁翁。”

地盖

王彪天赋云：“溥为地盖，浩作星衢。”

润骨丹

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晴夏晚云，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风，夜阶急雨。各制一铭。晚云云：“作万变图，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锣腾空，映檐白醉。”春雪云：“消除疫疠，名润骨丹。”清风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冷飞白

老伶官黄世明，常言逮事庄宗。大雪内宴，敬新磨进词号冷飞白。

天公玉戏

比丘清传与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号天公玉戏。”

花鞴扇

俗以开花风为花鞴扇，润花雨为花沐浴。至花老，风雨断送，盖花刑耳。

惊世先生

惊世先生，雷之声也。千里镜，电之形也。

千里烛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钱：在家则为扇子灯，出路则为千里烛。”意其日月也。

迷空步障

世宗时，水部郎韩彦卿使高丽。卿有一书曰《博学记》，偷抄之，得三百余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步障、雾。威屑、霜。教水、露。冰子、雹。气母、虹。屑金、星。秋明大老、天河。

地理

黄金母

汾晋村野间语曰：“欲作千箱主，问取黄金母。”意谓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东丹王突欲买巧石数峰，目为空青府。

圆光石

赵光逢奴往淮壖，偶得一石，四边玲珑类火。光逢爱之，名曰圆光石。

隐士泥

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土。周护始调涂其四堵，因呼隐士泥。

宠仙

桑维翰寿辰，韦潜德献太湖石一块，上有镌字金饰，曰宠仙。

琉璃变

刘东叔赋腊月雨云：“且雨且冻山径滑，是谁作此琉璃变？”

四时节

桂林一日之间具四时之气，迁谪者恶之，号为四时节。

节木汴州

广陵东南一都会，凡百颇类京师，号节木汴州。

地上天宫

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

青铜海

汴老圃纪生一锄芘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

七弦水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巅隐一泉，分七派。山僧颠坚名为七弦水。

小蓬莱

违命侯苑中凿地广一顷，池心叠石象三神山，号小蓬莱。

麦家地理

腊雪熟麦，春雪杀麦。田翁以此占丰俭，为麦家地理。

十辛

积麦以十辛良。下子不得过三辛，收发不得过三辛，上场入仓亦用辛日。

君道

萧闲大夫

刘钖僭立，奢丽自恣，在宫中自称萧闲大夫。

候窗监

南汉刘晟殿侧，置宫人望明窗，以候晓。宫人谓之候窗监。

仁炉义鞴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画像赞云："仁炉义鞴，道薪德火。"

摘瓜手

人君号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许敬宗乃得与，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无滥。

扫国真人

隋裴寂待选京都。一日郊饮，遇老人画地上沙土曰“扫国真人”，又曰“玉环天子”，又曰“兵丹上圣”，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后人绀绎其名，扫国者，太宗之刿平僭暴也；玉环，太真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乱，玉环天子是玄宗明矣；宪宗始以兵定方镇之强，终以丹躁灭身，兵丹之目，其宪宗之谓乎？

避贤招难存三奉五皇帝

昭宗丁不可为之时，遭无所立之地，人戏上尊号曰避贤招难存三奉五皇帝。盖帝常曰：“朕东西所至，祸难随之，愿避贤者路。”三谓三主，帝后及杨柳昭仪，五谓全忠、行瑜、克用、茂贞、韩建。

彩局儿

开元中，后宫繁众，侍御寝者难于取舍，为彩局儿以定之。集宫嫔，用骰子掷，最胜一人乃得专夜。宦珰私号骰子为锉角媒人。

大昏元年

王曦绍僭号梁闽越，淫刑不道。黄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孟蜀吊伐

孟蜀隳危，大军吊伐。伪昶遣皇太子玄诰、平章事王昭远统兵捍御。玄诰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太祖叹曰：“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

不晚矣。”

紫明供奉

武帝宣内供奉，赐坐，食甘露球蜜，捣山药油浴。既退，侵夜，宫嫔离次，上独映琉璃灯笼观书。久之，归寝殿。王才人问：“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绿罗供奉已去，皂罗供奉宫人特髻。不来，与紫明供奉灯。相守，熟读《尚书·无逸》篇数遍。朕非不能取热闹快活，正要与弦管尊罍暂时隔破。”

容易郎君

晋少主志于富贵，才进姓名，即问几钱；拜官赐职，出于谈笑。幸臣私号容易郎君。

大体双

刘钹昏纵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钹嬖之，赐号媚猪。延方士，求健阳法，久乃得，多多益办。好观人交，选恶少年，配以雏宫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后园，褫衣使露而偶，钹扶媚猪延行览玩，号曰大体双。又择新采异与媚猪对。鸟兽见之熟，亦作合。

官志

风力相国

越公杨素专恣既久，包藏可畏，四方寒心，不敢直指，故以风力相国概之。

润家钱

南汉地狭力弱，事例卑猥，州县时会僚属，不设席而分馈阿堵，号润家钱。

分身将

梁将葛从周，忠义骁勇，每临阵，东西南北，忽焉如神，晋人称为分身将。

肉雷

来绍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天禀鸷忍，以决罚为乐。尝宰郃阳，生灵困于孽手。创造铁绳千条，或有令不承，则急缚之，仍以其半捶手，往往委顿。每肆枯木之威，则百囚俱断，轰响震动一邑，时呼肉雷。

百和参军

袁象先判衢州，时幕客谢平子癖于焚香，至忘形废事。同僚苏收戏刺一札，伺其亡也而投之，云："鼎炷郎守馥州百和参军谢子平。"

撷金炼玉束雪量珠

王播拜诸道盐铁转运使，秘书丞许少连贺启：“撷金炼玉，束雪量珠。”

玉葺金卤

伪唐徐履掌建阳茶局。弟复治海陵盐政，监检烹炼之亭榜曰金卤。履闻之，洁敞焙舍，命曰玉葺。

赤心榜

张聿宰华亭，治政凛然。凡有府使赋外之需，直榜邑门。民感其诚，指为赤心榜。

小宰羊

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

抱冰公事

蒙州立山县丞晁觉民，自中原避兵南来，因仕霸朝，食料衣服皆市于邻邑，一吏专主之。既回，物多毫末，皆置诸狱，当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

牛皮绷铁鼓

苏州录事参军薛朋龟，廉勤明察，胥吏呼为牛皮绷铁鼓，言难缦也。

软绣天街

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近日士大夫骑吏华繁者，亦号半里娇。

人间第一黄

伪唐赃臣褚仁规，窃禄泰州刺史，恶政不可缕举。有智民请吻儒为二诗，皆隐语，凡写数千幅，诣金陵粘贴，事乃上闻。诗曰："多求囊白昧苍苍，兼取人间第一黄。"云云。白黄隐金银字。

脯掾

何敬洙帅武昌，时司仓彭湘杰习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号为脯掾。

裹头冰

宋城主簿祝天贶励己如冰玉，百姓呼为裹头冰。天贶去后，和甄来尉，颇得天贶馀味，加以儒而文，民间语曰："去了裹头冰，却得一段著脚琉璃。"

名字副车

邓州别驾令狐上选，政贪性疏，百姓呼名字副车。

人事

闹侯

侯元亮，马氏时湖湘宰。退居长沙，门常有客，宴会无虚日。人目为闹侯。

九龙烛

杜黄裳，当宪宗初载，深谋密议，眷礼敦优，生日例外别赐九龙烛十挺。

呷大夫

家述、常聿修仕伪蜀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西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瓮将竭，叩门求饮，未通大道，已见罍耻，濡笔书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

蜂窠巷陌

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手民

木匠总号运金之艺，又曰手民手货。

鼎社

广顺三年，以柴守礼子荣为皇子，拜守礼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即位，是为世宗。守礼居西洛，与王溥、王彦超、韩令坤之父结友嬉游，裘马衣冠，僭逼逾制。当时人为一日具设乐集妓，轮环无已，谓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礼日点十名，以片纸书姓字，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诣府尹出纸呈示，尹从旁佥字。妓见纸画时争到买唤子，号曰鼎社。

到头庵主彻底门生

魏仁浦长百僚，提奖单隐岩至列郎，又附他相，仁浦不悦。一日，浮屠仁普来乞山资，留饭而隐岩至。以束素赠别，顾仁普曰："到头庵主，彻底门生。今昔所难，即而勉之。"隐岩面不类人，唯唯而

退。

女及第

齐鲁燕赵之种蚕收茧讫，主蚕者簪通花银碗谢祠庙。村野指为女及第。

钱井经商

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不动尊

宣武刘，钱民也。铸铁为筭子，薄游，妓求钗奁，刘子辞之，姥曰："郎君家库里许多青铜，教做不动尊，可惜烂了风流。抛散能使几何？"刘子云："我爷唤筭子作长生铁，况钱乎？彼日日烧香，祷祝天地三光，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银千百亿化身，岂止不动尊而已！"为人父者，闻此可以少戒。

瓯宰

广席多宾，必差一人惯习精俊者，充瓯宰，使举职律众。

金搭膝

温韬少无赖，拳人几死。市魁将送官。谢过魁前，拜逾数百，魁

释之。韬每念之以为耻，既贵达，拍金薄为搭膝，带之曰：“聊酬此膝。”

郑世尊

或曰：“不肖子倾产破业，所病不瘳，其终奈何？”司马安仁曰：“为郑世尊而已。”又问：“何谓？”曰：“郑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几为馁鬼；佛世尊欲与一切众生结胜因缘，遂于舍卫次第而乞。合二义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谁当乎？”

三债三悦

桑维翰草莱时，语友人：“吾有富贵在造物，未还三债，是以知之。上债钱货，中债妓女，下债书籍。”既而铁砚功成。一日酒后，谓亲密曰：“吾始望不及此，当以数语劝子一杯。”其人满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悦而持之，一曰钱，二曰妓，三曰不敢遗天下书。”公徐云：“吾炫露太甚。”自罚一觥。

女行

胭脂虎

朱氏女沉惨狡妒，嫁为陆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

冠子虫

俗骂妇人为冠子虫，谓性若虫蛇，有伤无补。

补阙灯檠

冀时儒李大壮畏服小君，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为绾匾髻，中安灯碗，燃灯火。大壮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人诨目之曰补阙灯檠。

黑心符

一妻不能御，一家从可知。以之卿诸侯，一国从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从可知。盖夫夫妇妇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之教也。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书》之训也。无攸遂在中馈，《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诗》之劝也。威公纵文姜，丧躯而几亡鲁；高祖畏吕氏，召乱而几亡汉；文帝牵掣于独孤，废嫡长，立致大业之倾；高宗溺惑于武媚，故失威权，阶大周之僭。万乘尚尔，况庶人乎！又况讲再醮，备继室，既无结发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祸幸矣！闵家以芦絮示薄，许氏以铁杵表酷，其事历历可见。为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箦之间，夜以继日，缠爱纽情，牢不可拔。妻计日行，夫势日削，如钳碍口，噤不得声；如络冒头，痴不得动；如杻械被身，束缚囚系，不得自由。而至寒热饥饱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为不信惟命，使为不义惟命，使为不忠惟命，使为不慈惟命，使躬行残忍刻薄之所不为惟命。呼令杀人，则恨头落之迟；呼令自杀，则恐刀来之晚。极口骂辱焉，迎以笑嬉；尽力

决挞焉，连称罪过。数以犯，再拜谢之；役以事，健步办之。曰“舐吾痔”，诺而趋；曰“尝吾便”，跪而进。上不知有亲，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谓古不闻、今不见，彼尚且流汗积踵，吐血逾胸，悚惧憧惶，战栗振掉，惟恐妻语之厉而色之庄也。其效伊何？有家则妻擅其家，有国则妻据其国，有天下则妻指麾其天下。令一县则小君映帘，守一州则夫人并坐。论道经邦，奋庸熙载，则于飞对内殿，连理入都堂，粉黛判赏罚，裙襦执生杀矣。世虽晚犹有是非，俗虽浇犹分善恶。有臣如此，君必乱之；有朋如此，朋必绝之；有闾里如此，邻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号泣而摈之；有同气如此，兄弟必纷纭而舍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有子孙侄如此，必色变心移，东西南北而避之。妇人遂启口为云雾，发喉为雷霆，展身为电，转身为风，诬春为秋，改白为黑，指吴作越，号女作男。无力龃龉，喜不自胜，喜在其间。愚以度日，坐以待尽，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齿发且衰，寿命且尽，货均彼卷而怀之，则联秦合晋之事萌而请媒通聘之迹见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齿，乡已不录，兄弟不亲，子孙不集。人非高于泰山，鬼责深于沧海，其家墟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继焉。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并枕於菟，连盘野葛；就子孙言之，乃通心钻、彻骨锥；就朋友亲族言之，乃一轮车、四墙屋。甚者至于杀夫首子，祸绵刀锯，冤著市曹，祭祀绝而门庭芜。然世人恬为之，悟且畏者曾无也。吾年六十，目见耳闻，不可算数。今训汝等，有妻固所不免，当待之如宾客，防之如盗贼，以德易色，修己率下。妻既正，子孙敢不正乎？万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栉付之侍婢，米盐畀之诸子，日授方略，坐享宴安。又或无嗣孤单，则宜归老弟侄，以心与之，孰敢不尽。若更重昏续娶，定见败身殒家，至时亲友不欲言，子孙不敢谏，兼已惑已误，难信难处，岂知吾熟谙而预言之。龟鉴在前，无复缕缕。立石中寝，永戒来裔。稍越吾言，祖先神明，共赐诛殛。百世循之，真万金之良药也。

右莱州长史于义方《黑心符》一卷，录以传后。黑心者，继妇之

德名也。陶氏子孙，其戒之哉！

水香劝盏

扈戴畏内特甚。未仕时，欲出则谒假于细君，细君滴水于地，指曰："不干须前归。"若去远，则燃香印掐至某所，以为还家之验。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晓，哗曰："扈君恐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耳，是当罚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联，劝请酒一盏。"众以为善，乃俱起，一人捧瓯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饮尽。别云："细弹防事水，短爇戒时香。"别云："战兢思水约，匍匐赴香期。"别云："出佩香三尺，归防水九章。"别云："命系逡巡水，时牵决定香。"戴连沃六七巨觥，吐呕淋漓。既上马，群噪曰："若夫人怪迟，但道被水香劝盏留住。"

君子

髯佛

滑州贾宁，性仁恕，赈饥救患，耆稚爱慕之，以宁多髯，遂皆以髯佛呼之。

老鸦陈

巴陵陈氏，累世孝谨，乡里以老鸦陈目之，谓乌鸦能反哺也。

返生钱

宣城儒士林修己，深方脉治病，不求报谢。人致馈再三哀恳，则留百余一，时人名为返生钱。

泰火否炉

蒲中赵节博赡刚直，乡人敬之。尝作《炉火》诗云："近冬附火为泰火，透春拥炉成否炉。用否随时有轻重，进身君子合知无。"

天梳日帽

唐隐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汤泉沐发，风于朝晖之下。适所亲者至，曰："高年岂不自爱而草草若是耶？"游岩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复何需？"

安富大夫

岐下梁[扨]以市隐为乐。有府从事来见，将为言于岐帅而官之，[扨]怒，府从事徐曰："先生之量，未易量也。人之贫者富之，人之病者安之，人之贱者贵之。人视先生贱且病之穷叟耳，而皆反其所乐，而今而后，敢以安富大夫目先生。"

棣友

范阳窦禹钧生五子。子仪等友爱天至。仪曰："吾与汝等离兄弟之

拘牵，真棣友也。”

百悔经

闽士刘乙尝乘醉与人争妓女。既醒惭悔，集书籍凡因饮酒致失贾祸者，编以自警，题曰《百悔经》。自后不饮，至于终身。

乐天羹七百二十碗

周维简隐洪州西山，尝云得米三四石，乐天羹七百二十碗，足了一年支费。

虚饤玲珑石镇羊

游士藻为晋王记室。予过其居，知昨夜命客，问食品，曰：“第一虚装玲珑石镇羊。”予曰：“好改作饤字，便是一句诗。”士藻令取夜来食目，对面涂注，云：“吾平生以顺人情为佛事，独违学士，可乎？”

幺么

虫使

庄宗时，伶官朱国宾天姿乖狠，众皆畏恨，以其闽人，号为虫使。

腹兵

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凿空大使驾险三郎

桂州衙内都知兵马使蒋刚，善迎合上官，剥兵刻民，诳妄诈欺，运以智数。刚序行第三，时号凿空大使驾险三郎。

瓮精

螺川人何画，薄有文艺，而屈意于五侯鲭，尤善酒。人以瓮精诮之。

释族

的乳三神仙

太祖陈桥时，太后方饭僧于寺，惧不测。寺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禅，赐的乳三神仙。

引饭大师

禅家未粥饭先鸣槌，维那掌之。蘖林目净槌为引饭大师，维那为栾槌都督。

钵盂精

行脚僧惊举子驴，举子不忿，僧曰："麻衣鬼，著汝何时会林？"举子扬鞭曰："钵盂精，且理会取养命圆。"

扫地和尚

王建僭立后，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论官府人家寺观，遇即汛扫，人以扫地和尚目之。建末年，于诸处写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后王衍秦川之祸，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

双拈布

长安素上人，四时止双拈布为三衣，执一鬼脚杖而已。

寄生囊

梓潼双灯寺僧书一颂曰"撞来好个寄生囊"云云，趺坐而化。

寒灰道者

俞郢隐天童山。大寒则于厨内取麸火一器，亦纳直于主者，呼寒灰道者全利头。僧举能素苦白秃疮痂糊顶，禅人皆呼为寒灰道者。

泥融觉

比丘无染游庐山，春雨路滑，忽仆石上，由是洞见本原。士大夫称为泥融觉。

砑金虚缕沉水香纽列环

晋天福三年，赐僧法城跋遮那。袈裟环也。王言云：“敕法城卿佛国栋梁，僧坛领袖。今遣内官赐卿砑金虚缕沉水香纽列环一枚，至可领取。”

无无老

沙门爱英住池阳村，示人之语曰：“万论千经，不如无念无营。”时郡娼满莹娘多姿而富情，真妓女中麟凤。进士张振祖以“无念无营，有情有色”制一联云：“门前草满无无老，床底钱多有有娘。”

猪羊三昧

冤朐僧行修食必大炙，人戏之云：“修院主猪羊鸡鸭三昧正受。”

紫织方

获嘉秃士贯微僭奢如贵要子弟。旋织小叠胜罗染椹服，号紫织方。

面忠

蒸雪会，乃道忠行化余杭，一钱不遗，专供灵隐海众，月设一斋，延僧广备蒸作。人人喜曰：“来日赴忠道者蒸雪会。”忠之化人，惟曰买面，故称面忠。

舟航化

玄奘论道释云：“道有为，宗舟航化；佛无为，宗虚空化。”

汤饼藏油虀饱吃佛

无念，苦行比丘也，食量延数人。楚大韶延僧，既旅集，大韶长子以长纸书“汤饼藏油虀饱吃佛”榜念坐处，念不动声色，如法饮食而退。

梵嫂

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忽一少年踵门谒晖，愿置酒参会梵嫂。晖难之。凌晨，但见院牌用纸漫书曰：“敕赐双飞之寺。”

偎红倚翠大师

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

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酝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为谁也。煜尝密谕徐铉，铉言于所亲焉。

僧旗佛伞

龙兴寺檀越舍幡盖文云：“僧旗交舞，丁当起于风铃；佛伞高擎，焜耀生乎日鉴。”其造语脱落寻常轨辙，而不书谁人制撰。

三只袜

去习者云行至峨眉山，而隐蓄三只袜，常穿二补一。岁久裂帛交杂，望之葺葺焉，自呼为狮子袜。

五百斤铁蒸胡

汴州封禅寺有铁香炉，大容三石，都人目之曰香井炉。边锁一木柜，窍其顶，游者香毕，以白水真人投柜窍，寺门收此以为一岁麦本。他院释戏封禅房袍曰：“贵刹不愁斋粥，世尊面前者五百斤铁蒸胡，好一件坚牢常住。”

肉香炉肉灯台

齐赵人好以身为供养，且谓两臂为肉灯台，顶心为肉香炉。

仙宗

饕餮仙

近世事仙道者，不务寡欲，多搜黄白术，贪婪无厌，宜谓之饕餮仙。

花饼道人

五朝泉州有贫士，行乞得钱，尽买花麻饼食之。群小儿呼为花饼道人。

长生箓

华阴士人子，别庄在老鸦谷。因收刈与密友饮，夜醉。乘月出庄，信步似十余里，至一宫殿中，皆仙妆妇人。玉宇宝台上安玉匣，大标金字曰“长生箓”。二人睹一金翠双鬟女发书读之曰：“九琳上魔伯校玉书先春法师，长养三天花木，并增算五千年。”二人失声，忽然不见，身在乱石乔木间耳。

太飞丸

吴毅，临邛人。以多疾，斋祷于青城山紫极院，置坛设醮。科仪毕，假寐斋厅，梦天人称自剪刀馆来，授一竹简，题曰：“太飞丸炼心法用盐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间白蝙蝠是。”其制合之节甚详，仍戒以绝嗜欲方可服。

氤氲大使

朱起家居阳翟，年逾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宠宠，艳秀明慧，起甚留意，宠尤系心。缘馆院各别，种种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诣都，辇起送至郊外，独回之次，逢青巾短袍担筇杖药篮者，熟视起曰："郎君幸值贫道，否则危矣。"起骇异，下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济。"起再拜，以宠事诉。青巾笑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买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会，华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为子嘱之。"临去，篮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灵扇子。凡访宠，以扇自蔽，人皆不见。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绝。"起如戒，往来无阻。后十五年，宠疫病而殂。青巾盖仙也。

飧和阁

太上明堂，玄宗上经清斋休粮，存日月在口中。赵威伯受法于范丘林，行挹日月之道。《内景》注载上清紫虚吞日月气法，蜀天师杜光庭所庐作飧和阁，奉行如上事。

草

香祖

兰虽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袭人，弥旬不歇。故江南人以兰为香

祖。

昌九

宜春太守虞杲，郡斋植昌蒲五槛。次子梦髯翁自号昌九，言愿赐保养。

瓔珞藤

终南山出瓔珞藤，软碧可爱，叶甚小，有子累累然缠固其上，真似瓔珞。

科名草

杜荀鹤舍前椿树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饰之，安几砚间，号科名草。

蕉迷

南汉贵珰赵纯节，性惟喜芭蕉，凡轩窗馆宇咸种之。时称纯节为蕉迷。

草帝

青城山叟谢调《芭蕉歌》略云：“草中一种无伦比，琐屑蒿莱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苏氏园，幽胜第一。广主尝与幸姬李蟾妃微至此憩酌绿蕉林，广主命笔大书蕉叶曰“扇子仙”。苏氏于广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

绿天

怀素居零陵庵东郊，治芭蕉，亘带几数万，取叶代纸而书，号其所曰“绿天庵”、曰“种纸”。厥后道州刺史追作《绿天铭》。

馨列侯

唐保大二年，国主幸饮香亭赏新兰，诏苑令取沪溪美土，为馨列侯壅培之具。

萧寒郡假节侯

芦之为物，大类此君，但霜雪侵陵改素为愧耳。故好事君子号芦为“萧寒郡假节侯”。

护阶君子

常保衡呼麦门冬、鹿葱为护阶君子，金蓉、玉簪为绿庄严。

一元木公

瓦松秽屋，为不材之草，有门生离合为四字，曰一元木公，实不称名。瓦松盖白日登天，可以下视百草矣。

绿衣元宝

苔一名地钱，一名绿衣元宝。王彦章葺园亭，垒坛种花，急欲苔藓少助野意，而经年不生，顾弟子曰："叵耐这绿拗儿！"

土三材

葛为世用，花入药，根参果，蔴筋备纫织。土生而具三材，亦草中之白眉。

绿参差

芭蕉诗最难作，胡邰阳嵩一篇云："野人无帐幄，爱此绿参差。"云云。

木竹附

绿卿

王彪《临池赋》云："碧氏方澄，宅龟鱼而荡漾；绿卿高拂，宿烟雾以参差。"

节氏

三堂人家石柱础有文曰《虚中子生成记》。初云：“虚中子，姓节氏，化龙之后也。”隔十数字云：“与笙箫令寿鬣，支离叟坚文，同志莫逆。”又其后云：“生子茁，封甘锐侯。”余皆漫灭不存，疑是昔人种竹记。窃记鬣是松，支是柏，茁是笋。

圆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庐山石虎庵。夜梦人长清瘦而斑衣，言舍身为庵中供养具。俄窗外竹生一笋花紫箨，如梦者之衣，既成竹，六尺余，无节，黄绿莹净。江州太守闻之，意将夺取。竹一夕自倒，太守寻罪去。光乃用为拄杖，目曰直兄。光来都下，予因见之。光云梦者自称圆通居士，予遂小篆此四字于杖之首，令黑漆之。

丁香竹

荆南判官刘彧，弃官游秦陇闽粤。箧中收大竹拾余颗，每有客，则斫取少许煎饮，其辛香如鸡舌汤。人坚叩其名，曰：“谓之丁香竹，非中国所产也。”

平头笋

海南岛中一类笋，极腴厚而甚短，岛人号平头笋。

天亲竹

秦维言双竹自是一种，有成林者，因出三拄杖两岐。后问浙人，云此是天亲竹，有时出一番双笋，故例皆分岐，亦非年年有之。

不平生

崔凤蹉跎失志。洛南天庆观颇幽雅，常陪友生夏月招凉于古槐下，戏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为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后朋从呼槐为不平生。

锦心氏绣腹郎

懿宗时，求老槐于城北笔头谷李殊庄，亦不下百年矣。树腰刻小字，一曰锦心氏，一曰绣腹郎。云殊之祖爱甚，故刻记之。

浅色沉

同光中，秦陇野人得柏树，解截为版，成器物，置密室中时，馨芳之气稍类沉水。初得而焚之亦不香，盖性不宜火。此浅色沉耳。

木仙

张荐明隐乐山。林有古松十余株，谓人曰："予人中之仙，此木中之仙也。"

文章树

张曲江里第之侧有古柘，尝因狂风发其一根，解为器具，花纹甚奇。人以公之手笔冠世，目之曰文章树。

三义亭

同州郃阳县刘靖家兄弟不异居，宅旁榆树生桑，西廊梧桐生谷枝，明年坟中白杨生桧，并郁茂相若。乡人号榆为义祖，桐为小义，白杨为义孙，分先后也。县令出官钱为修三义亭。

漏春和尚

新栽柳树，必用泥固济其木，颇类比丘顶。相元伯玉宅前插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一一无恙。"盖取杜子美"漏泄春光有柳条"之句。

通天笋

衡州人家竹林中生五笋，彻梢无节，目观者神之，名通天笋。

蚱蜢竹

江湖间有一种野竹，其叶纠结如虫状。山民曰："此蚱蜢竹也。"

靴鞋树

金乡路上一老榆，往来者就树下易草屦，例以其旧悬而去。行人

指为靴鞋树。

省便珠

释知足尝曰：“吾身炉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笺乳作梦中戏？”人强之，但摘窗前柏子焚爇和口者指为省便珠。

佛影蔬

新罗论迦逻岛有笋曰佛影蔬。中国虽大，无此一种。

边幼节

余为笋效傅休奕作墓志曰：边幼节，字脆中，晋林琅玕之裔也。以汤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花

小南强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钖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睡香

庐山瑞香花，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梦中闻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觉，寻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谓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独立仙

孟昶时，每腊日，内官各献罗体圈金花树子，梁守珍献忘忧花，缕金于花上，曰独立仙。

锦洞天

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

黄玉玦

钱俶以弟信镇湖州。后圃芙蓉枝上穿一黄玉玦，枝梢交杂，不知从何而穿也。信截干取玦以献人，谓真仙来游，留此以惊世耳。

百叶仙人

洛阳大内临芳殿，庄宗所建。牡丹千余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具于后：

百叶仙人浅红　月宫花白　小黄娇深黄　雪夫人白　粉奴

香白　蓬莱相公紫花黄绿　卵心黄　御衣红　紫龙杯　三云紫　盘紫酥浅红　天王子　出样黄　火焰奴正红　太平楼阁千叶黄

玉鸡苗

东平城南许司马后圃，蔷薇花太繁，欲分于别地栽插。忽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鸡状，五色灿然。郡人遂呼蔷薇为玉鸡苗。

楼罗历

刘𨱗在国，春深，令宫人斗花。凌晨开后苑，各任采择。少顷，敕还宫锁苑门。膳讫普集，角胜负于殿中。宦士抱关，宫人出入，皆搜怀袖置楼罗历以验姓名，法制甚严，时号花禁。负者献耍金耍银买燕。

鼎文帔

许智老居长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亩余。一日盛开，宾客盈溢坐中，王子怀言花不逾万，若过之受罚，指所携妓贾三英胡锦鼎文帔以酬直。智老命仆厕群采，凡一万三千余朵。子怀褫帔纳主人，靦而默遁。

十二香

吴门于永锡专好梅花，吟十二香诗。今录其名意：

万选香拔枝剪折，遴拣繁种。水玉香清水玉缸，参差如雪。
二色香帷幔深置，脂粉同妍。自得香帘幕窥蔽，独享馥然。
扑凸香巧插鸦鬓，妙丽无比。筭　香采折凑然，计多受赏。
富贵香簪组共赏，金玉辉映。混沌香夜室映灯，暗中拂鼻。
盗跖香就树临瓶，至诚窃取。君子香不假风力，芳誉远闻。
一寸香醉藏怀袖，馨闻断续。使者香专使贡持，临门远送。

紫风流

庐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蘖，色正紫，类丁香，号紫风流。江南后主诏取数十根植于移风殿，赐名蓬莱紫。

婪尾春

胡嶠诗："瓶里数枝婪尾春。"时人罔喻其意。桑维翰曰："唐末文人有谓芍药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后之杯，芍药殿春，亦得是名。"

金刚不坏王

懿宗赏花短歌云："长生白，久视黄，共拜金刚不坏王。"谓菊花也。

雨天三昧

闽昶春余宴后苑，飞红满空。昶曰："《弥陀经》云雨天曼陀罗华，此景近似今日。观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宫设三昧燕。"

花经九品九命

张翊者，世本长安，因乱南来，先主擢置上列。时邦西平昌令卒，翊好学多思致，尝戏造《花经》，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时服其允当。

一品九命

兰　牡丹　腊梅　酴醾　紫风流睡香异名

二品八命

琼花　蕙　岩桂　茉莉　含笑

三品七命

芍药　莲　蕾蔔　丁香　碧桃　垂丝海棠　千叶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蔻　后庭　忘忧　樱桃　林禽　梅

五品五命

杨花　月红　梨花　千叶李　桃花　石榴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宝相　紫薇　凌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水　真珠　粉团　郁李　蔷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灯　木笔　金凤　夜合　踯躅　金钱　锦带　石蝉

八品二命

杜鹃　大清　滴露　刺桐　木兰　鸡冠　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牵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莲

花九锡

《警忘录》载，罗虬撰《花九锡》，然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披襟，若夫容、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云乎！

重顶帷障风　金错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贮　雕文台座安置　画图　翻曲　美醑赏　新诗咏

五宜

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蔔宜檀。韩熙载有五宜说。

瀛洲玉雨

司空图《菩萨蛮》谓梨花为瀛洲玉雨。

严山圭木

韩恭叟离合岩桂二字为严山圭木。

慈恩傅粉绿衣郎

陶子召客于西宅，为酴醾开尊，无以侑劝，请坐人各撰小名，得有思致者七。是日十一客，费曲生八斗，夜三鼓而罢。家并有酴醾酒肉，如吾十二人之乐，没世不可得。赛白蔓君、四字天花、花圣人、慈恩傅粉、绿衣郎、独步春、沉香密友。

百宜枝杖

酴醾木香，事事称宜，故卖插枝者云百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

花腊

脂粉流爱重酴醾，盛开时置书册中，冬间取以插鬓，盖花腊耳。

香琼绶带

薛熊赏酴醾诗云：“香琼绶带雪缨络。”

花太医

苏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时人竞称为花太医。

抬举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屑硫黄，碾如面，拌细土，挑动花根壅罨，入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脉既暖，立春，渐有花蕾生如粟粒，即掐去，惟留中心一蕊，气聚故花肥，至开时大如碗面。

兰花第一香

兰无偶，称为第一。

洛白扬红汴黄江紫

瑞香有洛白、扬红、汴黄、江紫。花之变极矣。

果

瑞圣奴

天宝年，内中柑树结实，帝日与贵妃赏御，呼为瑞圣奴。

馀甘尉

邺中环桃特异，后唐庄宗曰：“昔人以橘为千头木奴，此不为馀甘尉乎？”

梅檀

冯长乐别墅有数种梅檀：紫粉、分心、软带之类。

冷金丹

来禽百枚，用蜂蜜浸十日，取出，别入蜂蜜五斤，细丹砂末二两，搅拌封泥，一月出之，阴干，名冷金丹。饭后酒时食一两枚，其功胜九转丹。

省事三

北方莲实状长少味，出藕颇佳，然止三孔，用汉语转译，其名曰省事三。

蜜父蜡兄

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种枇杷者，恃其色曰蜡兄。

青灰蔗

甘蔗盛于吴中，亦有精粗。如昆仑蔗、夹苗蔗、青灰蔗皆可炼糖；桄榔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功德浆即此物也。

金香大丞相

庄宗小酌，进新橘，命诸伶咏之。唐朝美诗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子，若个是汝人？"帝大笑，赐所御软金杯。

赤志翁

予尝以鸭卵及莲枝一捻红饷符昭远。介还，送一诗云："圣胎初出赤志翁，丑杖旁扶赤志翁。"

河东饭

晋王尝穷追汴师，粮运不继，蒸栗以食。军中遂呼栗为河东饭。

鸡冠枣

睢阳多善枣：鸡冠枣宜作脯，醍醐枣宜生啖。或谓枣是圣花儿。

红云宴

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蜀。刘钖每年设红云宴，正红荔枝熟时。

玉枕薯

岭外多薯，间有发深山邃谷而得之者，枚块连属，有数十斤者，味极甘香。人多自食，未尝货于外。本名玉枕薯，又号三家薯。

土麝香

尝因会客食瓜，言最恶麝香。坐有张延祖曰："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种瓜，为乡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术耳。"求麝二钱许怀去。后旬日，以药末搅麝见送，每种瓜一窠，根下用药一捻。既结，破之，麝气扑鼻。次年种其子，名之曰土麝香，然不用药麝，止微香耳。

掌扇冈

樱桃素盛，睢阳地名掌扇冈尤繁妙，有一树收子至三石者。

东韦李

东韦李，朔方处处有，云韦氏中东脊之孙种来得名。

天公掌

淇薯药称最大者号天公掌，次者号拙骨羊。

月一盘

蜀孟昶月旦必素餐，性喜薯药。左右因呼薯药为月一盘。

四十团

贾人自岭外还，得一枝龙眼，已盐干，凡四十团，共千枚。至荆南献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槛子立置之，名之曰海珠藂。

绣水团

龙眼金，余但知其名绣水团、川弹子而已。按《本草》一号荔枝奴。

玉角香

新罗使者每来，多鬻松子，有数等，玉角香、重堂枣、御家长、龙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铁脚梨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号为铁脚梨。

黄金颡

丘鹏南出甘蔗啖朝友，云黄金颡。

百二子

河东匍萄有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

御蝉香

洛南会昌中，瓜圃结五六实，长几尺，而极大者类蛾绿，其上皱文酷似蝉形，圃中人连蔓移土槛贡，上命之曰御蝉香挹腰绿。

百子瓮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为百子瓮。

独子青

辽东一处有瓜，若浇沃，则以酒代水。实成破为十段，若段中止有一子而长数寸，食一颗可作十日粮。国人珍之，名独子青。

瓜战

吴越称霅上瓜。钱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数，言定、剖观，负者张宴，谓之瓜战。

鼻选

瓜最盛者，无逾齐赵。车担列市，道路浓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选。"

闽香玉女

闽士赴科，临川人赴调，会京师旗亭，各举乡产。闽士曰："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杨梅。闽士不忿，遂成喧竞。旁有滑稽子徐为一绝云："闽香玉女含香雪，吴会星郎驾火云。草木无情争底事，青明经对赤参军。"

淀脚绡

夷门瓜品中，淀脚绡夹鹑，其色香味可魁本类也。

禊宝

崔远家墅在长安城南，就中禊池，产巨藕，贵重一时，相传为禊宝，又曰玉臂龙。

竹青枣

唐末，群方贡国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禁帅郝惟庆曰：“此公状类吾乡竹青枣，加之一时，久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赐臣？所喜者，金棱略绰盘耳。”

九天材料

一时之果品类几何？惟假蜂、蔗、川糖、白盐、药物，煎酿曝糁，各随所宜。郭崇韬家最善乎此。知味者称为九天材料。

爽团

冯瀛王爽团法，弄色金杏，新水浸没，生姜、甘草草、丁香、蜀椒、缩砂、白豆蔻、盐花、沉檀、龙麝，皆取末如面，搅拌，日晒干，候水尽味透，更以香药铺糁，其功成矣。宿酲未解，一枚可以萧然。

百益红

百益一损者枣，一益百损者梨。医氏目枣为百益红，梨为百损黄。

赐紫樱桃

温庭筠曰：“匍萄是赐紫樱桃，黄葵是镀金木槿。”

云英麨

郑文宝云英麨，予得食，酷嗜之。宝赠方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姑、百合，并择净肉烂蒸之，风前吹晾少时，石臼中捣极细，入川糖蜜熟再捣，令相得，取出作一团，停冷性硬，净刀随意切食。糖多为佳，蜜须合宜，过则大稀。

蔬

昆味

落苏本名茄子，隋炀帝缘饰为昆仑紫瓜，人间但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莴苣也。

翰林虀

右补阙崔从授余翰林虀法，每用时菜五七种，择去老寿者，细长破之，入汤，审硬软，作汁，量浅深。慎启闭，时检察，待其玉洁而芳香，则熟矣。若欲食，先炼雍州酥，次下干虀及盐花，冬春用熟笋，夏秋用生藕，亦刀破令形与虀同。既熟，搅于羹中，极清美。卢质在翰林躬为之。

胡麻自然汁

羹虀寸截连汁置洁器中，炼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盐，捣姜搅匀，泼淡汤饼。此乃余杭寿禅师法。非事佛者，加炼熟葱韭益佳。

百岁羹

俗号虀为百岁羹，言至贫亦可具，虽百岁可长享也。

子母蔗

湖南马氏有鸡狗坊卒长，能种子母蔗。

龙须菜

瓮菜出闽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号龙须菜。

一束金

杜颐食不可无韭，人恶其啖，候其仆市还，潜取弃之。怒骂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也？"

盘碗葱

盘碗葱，赵魏间有之，几如柱杖粗，但盈尺耳。

和事草

葱和美众味，若药剂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曰和事草。

五鼎芝

北方桑上生白耳，名桑鹅，贵有力者咸嗜之，呼五鼎芝。

南方韭

南方韭，多须，叶短阔而圆。

玉乳萝卜

王奭善营度，子弟不许仕宦。每年止种火田玉乳萝卜、壶城马面菘，可致千缗。

蒺藜精

江南吴协、刘宾王同省，殊不相下。时方严冽，厅后石芥藜长，协曰："可谓介然特立。"宾王曰："诚如公言，但恨黄发之言变成蒺藜精耳。"协已耳顺，闻而衔之。

鳖还丹

孟贯献诗于世宗，遂联九品。有《药性论序》曰：“红苋为跛鳖之还丹。”

题头菌

保大中，村民于烂木上得菌几一担，状如莲花叶而色赤黄，因呼题头菌。

笋奴菌妾

江右多菘菜，鬻笋者恶之，骂曰：“心子菜，盖笋奴菌妾也。”

金毛菜

石发，吴越亦有之，然以新罗者为上，彼国呼为金毛菜。

笑矣乎

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土人戏呼为笑矣乎。

休休散

湖湘习为毒药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毙之，厚用茅草盖罨，几旬则生菌蕈，发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干，捣末糁酒食茶汤中，遇者无不赴泉壤。世人号为休休散。

麝香草

蒜，五代宫中呼麝香草。

三无比

钟谟嗜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蒌蒿、莱菔、菠薐为三无比。

炼鹤一羹醉猫三饼

居士李巍求道雪窦山中，畦蔬自供。有问巍曰："日进何味？"答曰："以炼鹤一羹，盖为炼得身形似鹤形也。醉猫三饼。巍以莳萝薄荷捣饭为饼。"问者语所亲者，以清饥道者旦暮必以菜解。

缠齿羊

袁居道不求闻达，马希范间延入府。希范病酒，厌膏腻。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贫家缠齿羊。"询其故，则蔬茹。

净街槌

瓠少味无韵，荤素俱不相宜，俗呼净街槌。

药

迎年佩

咸通后，士风尚于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参木香如豆样，时时倾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号迎年佩。

狮子术

潜山产善术，以其盘结丑怪，有兽之形，因号为狮子术。

三青蔓

按清冷真君外诀，贝杞为三青蔓，其苗为换骨菜。

炼骨汤

潜山老黄冠，年一百一岁。扈长官好修摄，赂黄冠仆窃药而来，乃吴茱萸、艾叶、川椒、杜仲、干木瓜、木鳖肉、瓦上松花。扈信之，名曰炼骨汤。此仙家谓之水炙香。

锦郎

槟榔含章甚美，绝象枸锦，性体坚刚，耐于断削。余治为书轴，因名锦郎。

谬剂而已

医之于人，功次天地。其间滥谬，盗名取赀，无功有害。药乎，药乎，谬剂而已。

一药谱

苾蒻清本良于医，药数百品，各以角贴，所题名字诡异。余大骇，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进士侯宁极戏造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因时多艰，不传于世。"余以礼求假录一通，用娱闲暇。

假君子牵牛　昌明童子川乌头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气白扁豆　金丸使者椒　馘毒仙预知子　贵老陈皮　远秀卿沈香　化米先生神曲　九日三官吴茱萸　焰叟硫黄　三闾小玉白芷　中黄节士麻黄　时美中莳萝　导河掾木猪苓　嗽神五味子　方曲氏防风　削坚中尉三棱　白天寿吴术　洞庭奴隶枳壳　黄英石檀香　绿剑真人菖蒲　魏去疾阿魏　禹孙泽泻　橐籥尊师仙灵脾　风棱御史史君子　雪如来白芨　风味团头缩砂　赦肺侯欵冬花　骨鲠元君荜薢　苦督邮黄芩　调睡参军酸枣仁　黑司命苁蓉　知微老白薇　太清尊者朴硝　既济公升麻　冷翠金刚石楠叶　脱核婴儿桃仁　涩翁诃梨勒　抱雪居士香附子　随汤给事中甘遂　斜枝大夫草龙胆　野丈白头翁　建阳八座蛇床子　玄房仲长统皂荚　藜生药王覆盆子　仁枣川炼子　石仲宁滑石　命门录事安息香　隐上座郁李仁　水状元紫苏　飞风道者牙硝　帝膏苏合香　毕和尚毕澄茄　金山力士自然铜　麝男甘松　冰喉尉薄荷　草东床大腹皮　肾曹都尉葫芦巴　寿祖威灵仙　玲珑霍去病藿香　千眼油𦉢人　延年卷雪桑白皮　水银腊轻粉　黄香影子栀

子　六亭剂五味子　显明狚阿胶　出样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黄　疮帚何首乌　支解黄丁香　洗瘴丹槟榔　海腊麒麟竭　水磨橄榄　金铃子　无名印地榆　无忧扇枇杷叶　鬼木串槐角　黑煞星夜明砂　续命筒干漆　蛮龙舌血没药　羽化魁五加皮　清凉种香薷　度厄钱连翘　汤主山茱萸　圣茏松瞿麦　翻胃木常山　醒心杖远志　玉皇瓜马兜铃　偷蜜珊瑚甘草　德儿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圣脯干姜　红心石赤石脂　药本五灵脂　静风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阳子兔丝子　山屠黄蘖　脾家瑞气肉豆蔻　甜面淳于蜜陀僧　剔骨香青皮　痰宫劈历半夏　玉虚饭龙脑　锁眉根苦参　黑龙衣鳖甲　小帝青青盐　百辣云生姜　绶带米麦蘖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黄　沙田髓黄精　无声虎大黄　小昌明草乌头　草兵巴豆　巢烟九肋乌梅　百子堂草果子　皱面还丹人参　琥珀孙松脂　贼参荠苨　不死面茯苓　火泉竹沥　比目沈香乌药　陆续丸蔓荆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纸　滴胆芝黄连　新罗白肉白附子　瘦香娇丁香　破关符蓬莪术　王丝皮杜仲　血柜牡丹皮　川元蠢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药绵黄耆　英华库益智　通天拄杖牛膝　赤天佩姜黄　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须石斛　飞天蕊旋复花　安神队杖麦门冬　郓芝天麻　锦绣根芍药　草鱼目薏苡仁　茅君宝箧苍术　尉陀生桂　炼形松子柏子仁　芦头豹子柴胡　丑宝牛黄　肚里屏风艾　九畹菜泽兰　女二天当归　天通绿木香　旱水晶硼砂　还元大品地黄　两平章羌活　死冰白僵蚕　一寸楼台蜂窠　三尺箓枸杞　无情手砺砂　拔萃团麝香　绿须姜细辛　笑靥金菊花　走根梅干葛　八月珠茴香　银条德星山药　埋光乌药良姜　椹圣荜拨　破军杀大戟　吉祥杵桔梗　金母蜕郁金　线子檀芽香　良医匕首亭历　产家大器秦艽　滴金卵延胡索　鬼丹芦会　宜州样子白豆蔻　瓦垅班贝母　孝梗知母　万金茸紫苑　秦尖蒺莉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脔白敛　保生藂藁本　狨奴狗脊　蒜脑薯百合　备身弩芫花　玉灵片石膏

黄庭泉

长生之药，惟积久灌溉丹田为上。仙家以津液为种寿泉，祖《黄庭》也。

草师婆

福德绵、吉祥草、草师婆，皆谓艾也。

大灵豆

华山陈抟有大灵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饥，筋骨如故，颜色反婴。

肝天

药有五天：决明为肝天，紫苑为肺天，神曲为脾天，远志为心天，苁蓉为肾天。

草裹丹砂

耆老妇人好熨烙以瓦片暖肚，名为草裹丹砂。凡阴寒觉足疼用之。

扁鹊铭

椒又名扁鹊铭，蜀产者上。叶属木故青，皮本火故赤，花应土故黄，膜兆金故白，子符水故黑：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饵家重之。

却老霜

却老霜，九炼松脂为之，辟谷长生。

日面天肠福衢寿车

《大清草木方》云：服云母者成日面天肠，饵钟乳者登福衢寿车。

草创刀圭

《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火轮三昧

凡病膏肓之际，药效难比针灸之所以用也。针长于宣壅滞，灸长于气血，古人谓之延年火，又曰火轮三昧。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火灵库

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

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大道丸

食草木方：黑豆一升，去皮。贯众一两，甘草如之，茯苓、吴术、缩砂仁减半，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煮。火须文武紧慢得中，直至水尽，拣去药，取豆捣如泥，作鸡头实大，有盖瓷瓶密封。黄巢乱江淮，人窜入山林，多饿死。八公山有刹帝利种文禅制此药，名大道丸，嚼一丸，则恣食苗叶可为终日饱。虽异草殊木，素所不识，亦无毒，甘甜与进饭粮一同。获济者众。

回头青

香附子，湖湘人谓之回头青，言就地划去，转首已青。用之之法：砂盆中熟擦去毛，作细末，水搅浸澄一日夜，去水，膏熬稠，捏饼，微火焙干，复浸。如此五七遍，入药，宛然有沉水香味。单服尤清。

禽

羹本

郝轮陈别墅畜鸡数百。外甥丁权伯劝谕轮："畜一鸡，日杀小虫无数，况损命莫知纪极，岂不寒心？"轮曰："汝要我破除羹本，虽亲而

实疏也。”

插羽佳人

豪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以其蛊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

白鸥脯

陈乔、张佖之子，秋晚并游玄武湖。时群鸥游泛，佖子曰：“一轴内本潇湘。”乔子俄顾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佥议云：“张佖子半茎凤毛，陈乔男一堆牛屎。”乔子从是得陈一堆白鸥脯之名。

家常腽肭脐

腽肭脐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积功固亦峻紧，盖家常腽肭脐也。

婆娑儿

郑遨隐居。有高士问：“何以阅日？”对曰：“不注目于婆娑儿，即侧耳于鼓吹长。”谓玩鸥而听蛙也。

黑凤凰

礼部郎康凝畏妻甚有声。妻尝病，求乌鸦为药，而积雪未消，难

以网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惧，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仅获一枚。同省刘尚贤戏之曰："圣人以凤凰来仪为瑞，君获此免祸，可谓黑凤凰矣。"

兀地奴

世谓鹅为兀地奴，谓其行步[䞣]跚耳。

减脚鹅

御史符昭远曰："鸭颇类乎鹅，但足短耳，宜谓之减脚鹅。"

轩郎

韩中书俾舒雅作《鹤赋》，有曰："眷彼轩郎，治兹松府。"

书空匠

书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赏菊，分赋秋雁，族子秘书丞敞先就，诗曰："天扫闲云秋净时，书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福德长

韩轸家藏《三义雁图》，有赞云："伺察非常，为福德长。"

灌阳公

宣城开元寺殿上有鹤，云巢沙门梵报撰《灌阳公开府记》。

瓦亭仙

鹳多在殿阁鸱尾及人家屋兽结窠，故或有呼瓦亭仙者。

青喜

李正己被囚执，梦云青雀噪即报喜也。是旦果有群雀啁啾，色皆青苍。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为青喜。

凤隐

韦嗣立宅后林麓邃密，有黄鹄一双潜于左侧，每韦氏有吉庆事，则先期盘翔。时人议曰："人君德感，凤凰呈瑞。世未尝无凤凰，非可出之时而自隐耳。今山鹄为韦氏家候祥报吉否，则与凤凰隐同焉者也。"

半瑞

吴兴罗捕者得一鸢，紫翠色，俊鸷可喜。山民朱神佐以谓钱俶初即位，此是珍祥，献之必推赏典。即重价偿罗者，携诸杭，将献鸢，无故而殒。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肉寄生

章贡小蒙川苏氏山林多鸠，宾客满坐，可悉餍饫。一网数十百，咄嗟可具。故其党戏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九苞奴

《动植广疏》云：“锦雉一名九苞奴。”谓其有文无德，真凤凰之奴隶。

哑瑞

于颙、董天休俱为鄜州从事。颙文辨，天休木讷而衣冠甚丽。一日，有吏人获锦雉来献，颙笑曰：“此物毛羽灿错，但鸣不中律吕，亦哑瑞而已矣。”天休觉其谑己，徐曰：“若以声语求之，蝉似可取，其如闹禅师座上敲拄杖示众，而望道远矣。”颙衔之。因兹日益参商，讼于有司，至于相骂辱，讥调之诗悉著在史牍，若发诵之，可清欢竟日，目为凤凰案。

长生网

鹑之为性，闻同类之声则至。熟其性，必求鹑之善鸣者诱致，则无不获。自号引鹑为长生网。

族味

鹑捕之者多论网而获，故雌雄群子同被鼎俎。世人文其名为族味。

碧海舍人

隋宦者刘继诠，得芙蓉鸥二十四只以献，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鸥字三品鸟，宜封碧海舍人。”

人日鸟

南唐王建封不识文义，族子有《动植疏》，俾吏录之。其载鸽事，以传写讹谬，分一字为三，变而为人日鸟矣。建封信之，每人日开筵，必首进此味。

痴伯子

葛从周养一皂鹰甚鸷，忽突笼飞去。从周惜，责掌事讨捕良急。从周方食，小仆报桐树上鹰见栖泊，望之，乃一鸱也，怒骂曰：“不解事奴，此痴伯子，得万个何所用！”促寻黑漫天。黑漫天，所失鹰名也。

唾十三

《厌胜章》言：枭乃天毒所产，见闻者必罹殃祸。急向枭连唾十三口，然后静坐，存北斗，一时许可禳。伪汉蒙州刺判史龙骁，武人，极讳己名，又父名碏、子名蛩，亦讳之。郡人呼枭曰唾十三，鹊曰喜奈何，蛩曰秋风部属，私相告云：“若使君祖讳饭，吾辈亦当称甑家粥耶？”

纳脍场小尉

取鱼用鸬鹚，快捷为甚。当涂茭塘，石阜民庄舍在焉，畜鸬鹚于家，缆小舟在岸，日遣一丁取鱼供家。邑尉过，时见之，谓阜民曰："小舟即纳脍场，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渔郎用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渔郎用鸬鹚者，名乌头网。"

锦地鸥

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

观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师，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唐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

渊明鬼

太府少卿潘崇有处女名妙玉，咏杜鹃云："一九苞奴般，毛羽渊明鬼。"

顷刻虫

后周武帝置官于泸川，酿毒药为酒，年以供进。所用材品不一，名野。叉酒。役者皆取大辟舍罪而驱策之，官长岁颁续命金以毒气薰煮。官被者多死，徒卒恐怯。鸩为一拂鸟、顷刻虫，蝮蛇为劈历，蜂为小峭。

九罗

明崇俨《厌胜书》：鬼车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触，灭身破家。故一名九罗。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类胜，羽毛中凡十种，鬼车切畏之，宜用烹制，召巫为祭，尽禳[袷]之法焉。

相如锦

相如、文君用鹣鹣裘贳酒。长沙浪士王渲与名倡董和仙客为丽服，涂鹣鹣状，号相如锦。久而都下亦效之。

兽

白沙龙

冯翊产羊，膏嫩第一。言饮食者推冯翊白沙龙为首。

珍郎

天后好食冷修羊肠。张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杀身以奉国。”

角仙

华清宫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玉署三牲

道家流书言，獐、鹿、麂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糟糠氏

伪唐陈乔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也。"

金鞍使者

王昶倾金钱市名马，凡得五匹，各有位号，曰金鞍使者、千里将军、致远侯、渥洼郎、骥国公。

灵寿子

武宗为颖王时，邸园畜食兽之可人者，以备十玩。绘《十玩图》，于今传播。

九皋处士鹤　玄素先生白鹇　长鸣都尉鸡　灵寿子龟　惺惺奴猴　守门使犬　长耳公驴　鼠将猫　茸客鹿　辨哥鹦鹉

麝香瑜

魏王继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马数百，皆逸足也，继岌犹比选之，得二十许匹，格赏不可言。

麝香瑜　锦耳骢　骆十二　趁日骢　偏界王　陷冰瑜　长命骝　孙儿骢　笼菘白　八百哥　掠地云　锦地龙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瑜　撒沙骝　天花骆　旋风白　窣地娇　六尺金　衔蝉奴

后唐琼花公主，自丱角养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乌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为麝香瑜妲己。

尾君子

郭休隐居太山，畜一胡孙，谨恪不逾规矩，呼曰尾君子。

黄奴

耒阳廖习之家生一黄犬，识人喜怒颐指。习之尝作歌云：“吾家黄奴类黄耳。”

绿耳梯

江南后主同气宜春王从谦，常春日与妃侍游宫中后圃，妃侍睹桃花烂开，意欲折而条高。小黄门取彩梯献。时从谦正乘骏马击球，乃引鞚至花底痛采芳菲，顾谓嫔妾曰：“吾之绿耳梯何如？”

菊道人

亳社吉祥僧刹有僧诵《华严》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驯伏不去，随僧坐起，听经坐禅。惟餐菊花，饮清泉。僧呼菊道人。

白雪姑

余在辇毂，至大街，见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猫儿，色白，小名白雪姑。"

钝公子

天成、长兴中，以牛者耕之本，杀禁甚严，有盗屠私贩，不敢显其名，婉称曰格饵，亦犹李甘家号甘子为金轮藏、杨虞卿家号鱼为水花羊、陆象仙家号象为钝公子、李栖筠家号犀为独笋牛、石虎时号虎为黄猛、朱全忠时号钟为大圣铜，俱以避讳故也。

肉胡床

吉祥座，杜重威马也；肉胡床，景延广马也。

肉灶烧丹

开运中，术士曹盈道来谒，自陈能肉灶烧丹，借厅修养。询其说，肉灶者，末生朱砂饲羊羔腩，乃供厨；借厅者，素女容成闭阳采阴之意。

四足仙人

鲁人东野宾王适吴，至盱眙村店，使仆夫籴米拾薪，俱未来，而马已脱鞍解络饱于芳秀也。宾王羡曰：“绿耳公，尔为四足仙人，我是两脚饿鬼。”

黄毛菩萨

予阳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为欺心事，出言鲠直，诨名撞倒墙。尤不喜杀牛，见村舍悬列牛头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从此黄毛菩萨身主发生。临了杀倒，却有天在！”

峻青宅

李道殷，华山道士。山栖谷饮，有奇术，能摄伏鬼神。畜一黑猿儿，呼为臂童。道殷于庵侧古松上，以茅草枝稍营一巢，为臂童寝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虫

涂金折枝蜻蜓

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线笼贮养之。尔后上元卖花者取象为之，售于游女。

花贼

温庭筠尝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遍示知识，无人可属。久之，自联其下曰："花贼玉腰奴。"予以谓道尽蜂蝶。

篆愁君

临川李善宁之子，十岁能即席赋诗。亲友尝以贫家壁试之，略不构思，吟曰："椒气从何得？灯光凿处分。拖涎来藻饰，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蜗牛也。

莎亭部落

浮屠氏《弥陀经》云：极乐世界有白鸥、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故今人目为西方部落。至于呼蛩为莎亭部落，不知何为。

青林乐音药。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妾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

尔雅虫

小符拆字为赋，得父绪余。余过其家，正见庄宾来呈蚤，小符曰："此虫雅哉？"予曰："子将拆蚤为二，出雅字以张本。若作尔雅虫，无疑也。"适中其谋，轰笑而已。

鱼

一命鳗鳠

江南紫微郎熙载酷好鳗鳠，庖人私语曰：“韩中书一命二鳗鳠。”

王字鲤

鲤鱼多是龙化，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

裙襕大夫

晋祠小池蓄老鳖，大如食盘，不知何人题阑柱曰：“裙襕大夫，乌衣开国。何元美后，失鳖所在。”

平福公

唐故宫池中有一六目龟，或出曝背，人见其甲上有刻字，微金，仿佛如曰平福公君灵。古老传是武宗王美人所养，福犹腹也，借音而已。

水晶人

二三友来访，买得虾蟹具馔，语及唐士人逆风至长须国娶虾女事，坐客谢谦冲曰：“虾女岂不好？白角衫裹个水晶人。”满筵无不大

笑。

黄大

伪德昌宫使刘承勋嗜蟹，但取圆壳而已。亲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勋曰：“十万白八，敌一个黄大不得。”谓蟹有八足，故云。

筴舌虫

卢绛从弟纯以蟹肉为一品膏，尝曰：“四方之味，当许含黄伯为第一。”后因食二螯筴伤其舌，血流盈襟。绛自是戏纯蟹为筴舌虫。

软钉雪笼

京洛白鳝极佳，烹治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杨承禄造脱骨独为魁冠，禁中时亦宣索承禄进之，文其名曰软钉雪笼。

水族加恩簿

吴越功德判官毛胜多雅戏，以地产鱼虾海物，四方所无，因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有钱氏子得之，余观私家，一夕全录。

水族，浙地之产为多。加恩簿者，晋陵毛胜公敌所出也。须鳞壳甲，种类差殊，荐醴登盘，皆可于口。陈言烂说，不足尽其妙，故各扬乃德，各叙所材，然后总材德形容之美，假以封之。令者，盖沧海龙君之命。夫龙擅于海，君制万族，号令其间，宁有不可！胜生居水国，餍享群鲜，常以天馋居士自名，则观此簿者宜不责而笑也。

玉桂仙君江殊乃江瑶之文名。

令咨尔独步王江殊，鼎鼐仙姿，琼瑶绀体，天赋臣美，时称绝佳。宜以流碧郡为灵渊国，追号玉桂仙君，称海珍元年。

章丘大都督

一沧浪头盖章举，二白中隐盖车螯，
三淡然子盖蚶菜，四季遐盖虾魁。

令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沧浪头，隐浪色奇，入瓯称最；杜口中郎将白中隐，负乃厚德，韬其雄姿；殊形中尉兼灵甘尹淡然子，体虽诡异，用实芳鲜；玉德公季遐，纯洁内含，爽妙外济。沧浪头可灵渊国上相无比，白中隐可含珍大元帅丰甘上柱国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将军远胜王，季遐可清绡内相颉羹郡王。

爽国公

一南宠乃蠟，二甲藏用乃蝤蛑，
三解蕴中乃蟹，四解微子乃彭越。

令多黄尉权行尺一令南宠，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黄城监远珍侯；复以尔专盘处士甲藏用，素称蠟副，众许蟹师，宜授爽国公圆珍巨美功臣；复以尔甘黄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蕴中，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糟丘常侍兼美；复以尔解微子，形质肖祖，风味专门，咀嚼谩陈，当置下列，宜授尔郎黄少相。

甘松左右丞仲扃乃蛤蠎。

令合州刺史仲扃，重负双宅，闭藏不发，既命之为含津令，升之为悫诚君矣，粉身功大，偿之实难，宜授紫晖将军甘松左右丞监试甘圆内吏。

清腴馆学士文名灵蜕先生。

令灵蜕先生，外无排胁之皴，内无鲠喉之乱，宜授红铛祭酒清腴馆学士。

橙虀录事鲈名红文生卢清臣。

令惟尔清臣，销酲引兴鳞鬣之乡，宜授橙虀录事守招贤使者。

珍曹必用郎中鲥名时充。

令珍曹必用郎中时充，铛材本美，妙位无高，宜授诸衙效死军使持节雅州诸军事。

骨鲠卿鲚名白圭夫子。

令惟尔白圭夫子，貌则清臞，材极美俊，宜授骨鲠卿。

醉舌公鼋名甘鼎。

令甘鼎，究详尔调鼎之材，咽舌潮津，宜封醉舌公。

擐甲尚书鳖名甲拆翁。

令甲拆翁，挟弹于中巧也，负担于外礼也。介胄自防，不问寒暑，智也。步武懦缓，不逾[规]绳，仁也。故前以擐甲尚书荣其迹，显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

典酱大夫鲎名长尾先生。

令长尾先生，惟吴越人以谓用先生治酱，华夏无敌，宜授典酱大夫仙衣使者。

新美舍人石首名元镇。

令元镇，区区枕石子孙，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

怀奇令史石决明名朱子房。

令和羹长朱子房，酒方沉酣，臭薰一座，挑箸少进，神明顿还，至于七孔赋形，治目为最，宜授怀奇令史。

甘盘校尉乌贼名甘盘。

令甘盘校尉，吐墨自卫，白事有声，宜授噀墨将军。

通幽博士龟名元介卿。

令元介卿，尔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

同体合用功臣借眼公乃水母。

令惟尔借眼公，受体不全，两相藉赖，宜授同体合用功臣左右卫驾海将军。

点花使者李藏珍即真珠，斑希即玳瑁。

令李藏珍，照乘走盘，厥价不赀；斑希，裁簪制器，不在金银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圆辉隐士，斑希宜授点花使者。

梵响参军

牡蛎曰房叔化，梵响曰屈突通，研光螺曰
阮用光，珂曰罗幼文。

令房叔化，粉厕汤丸，裹护丹器；屈突通，振声远闻，可知佛乐；阮用光，运体施功，物皆滑莹；罗幼文，类乎贝孙，点缀鞍勒，灿然可观，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乐藏监固济；突通可曲沃郎，梵响参军摄玉塔金舍；用光可检校大辉光，宜充掌书记；幼文可马衣丞。

济馋都护

田青是螺蛳，申洁是蛙，江伯夷是鳜鳆
屯江小尉是江狁。

令惟尔田青，微藏浅味，无所取材，世或烹调以为怪品；申洁，苍皮瘾疹，矮股跳梁；江伯夷，宋帝酷好，鳔则别名；屯江小尉，渔工得隽，亦号甘肥。田青授具体郎，申洁宜授济馋都护行水乐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风使试汤波太守。

银丝省餍德郎

锦袍氏鳜也，李本鲤也，鲜于羹鲫也，楚鲜白鱼也，

缩项仙人鳊也，食宠侯鲟鳇也，单长福鲝也，

管统蒽管也，备员居士东崇也，唐少连崇连也。

令以尔锦袍氏，骨疏肉紧，体具文章，宜授苏肠御史仙盘游奕使。以尔李本，三十六鳞，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尔鲜于羹，斫脍清妙，见称杜陵，宜授轻薄使银丝省餍德郎。以尔楚鲜，隐釜沉糟，价倾淮甸，宜授倾淮别驾。以尔缩项仙人，鬼腹星鳞，道亨襄汉，宜授槎头刺史。以尔食宠侯，友节斑驳，标致高爽，宜授添厨太监。以尔单长福，曲直靡常，鲜载具美，宜授泥蟠掾。以尔管统，省象菜伯，可备煎和，宜授长白侯同盘司箸局平章事。以尔备员居士，腥粗无状，见取俗人，宜授炼身公子。以尔唐少连，池塘下格，代匮充庖，宜授保福军节度使。

春荣小供奉河豚名黄荐可。

令黄荐可，尔泽嫩可贵，然失于经治，败伤厥毒，故世以醇疵隐士为尔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荣小供奉。

辅庖生鳆名新餐氏。

令新餐氏，尔疗饥无术，清醉有材，莽新妖乱，临盘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宁洗！尔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补辅庖生。

表坚郎

令盖顽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坚郎。

卷下

肢体

髭圣

唐文皇虬须壮冠，人号髭圣。

何首乌

吉州宾客吏何一面有黑志，连耳右腮，曹号何首乌。

玉版刀

小雪乍晴，开明窗深炉之会，时檐际串脯正干湿得宜，取以侑觞。众宾用小刃削食，独丘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兕，一坐哗云：“丘主簿口中自有玉版刀也。”

十样佛

世有十样佛，皆秃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儿、五优伶、六角觝、七泅鱼汉、八打狐人、九秃疮、十酒秃。

五百斤肉磨

晋祖时，寺宦者廖习之体质魁梧，食量宽，博食物，勇捷有若豺虎。晋祖尝云："卿腹中不是脾胃，乃五百斤肉磨。"

梦宅

张崇帅庐，遇生日，设延生大斋，僧道献功德疏，祈祝之词往往上比彭李。有草衣叟闻之，笑曰："分身梦宅，会归变灭。革囊污秽，烦恼所生。何足多恋！"或言于崇。崇以寿日，免决押领出。

黑京

临沂路村人，依大树卖瓜。有行者四五人邂逅一处，因互问乡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邺京，惟黥面武士未对。坐末儒生戾声曰："君莫非黑京否？"众俱不晓。天下多口不饶人，薄德无顾藉，措大打头，优伶次之。

针史

自唐末，无赖男子以札刺相高，或铺《辋川图》一本，或砌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至有以平生所历郡县饮酒蒲博之事、所交妇人姓名齿行第坊巷形貌之详一一标表者。时人号为针史。

作用

齿牙春色

娄师德位贵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谓师德为齿牙春色。

口欢手怒

和鲁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则哄堂大笑。时博士杨永符能草圣，有省郎闻鲁公笑声，戏谓杨曰：“丞相口欢笑。”永符曰：“予忝事笔墨，方挥扫之际，亦谓太博手怒耶？”

无字歌

长沙狱掾任福祖拥驺吏出行，有卖药道人行吟曰：“无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叶参军子，人人与个拜缺木。大作厅上假阎罗。”福祖审思岂非异人，急遣访求，已出城矣。

混沌谱

华山陈真人隐于睡。冯翊士寇朝一常事真人，得睡之崖略。后还乡，惟睡而已。郡南刘垂范往谒，其从以睡告。垂范坐寝外，闻鼾鼾之声雄美可听，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乐，乃华胥调双门曲也。”或曰：“未审谱记，何如？”垂范以浓墨涂纸满幅，题曰“混沌谱”，云：“即此是也。”

小太平

郭尚贤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大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每夜先发后脚方寝，自曰：“梳头浴脚长生事，临卧之时小太平。”

轻薄莲花

王行简，江西人。口吻甚恶，当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经题品，终身不可逃丑。识者憎畏，号行简舌头为轻薄莲花。

守中论

杨玢，靖恭诸杨也。还政天子，娑婆田里，自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著《守中论》。

软尽虚空藏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浮屠者流谓，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今世假装桃杏，义修楼阁，虽士大夫尚不能免，况屠沽乎？余不敢诋訾，辄借菩萨名加两字，称曰软尽虚空藏。

居室

竹节洞

洛下公卿第宅棋布，而郭从义为冠。巧匠蔡奇献样，起竹节洞，通贯明窈，人以为神工。然从义亦不甚以为佳，终往他所。

不思议堂

懿代崇佛法，馆宇逾制，佛骨至，起不思议堂，将奉遗体。工半，帝升遐。

薝蔔馆

杜岐公别墅建薝蔔馆，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属俱象之。按《本草》，栀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然正是西域薝蔔。

会龙桥

蜀相许寂相王衍。衍终秦川，寂至洛，以尚书致政。葺园馆，引水为溪，架巨竹为桥，号会龙桥，谓竹可以化龙耳。

秋声馆

余衔命渡淮，入广陵界，维舟野次。纵步至一村圃，有碧芦方数亩，中隐小室，榜曰秋声馆。时甚爱之，不知谁家之别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览骥亭

周初，枢密王峻会朝臣，予亦预。吏引坐览骥亭，深不喻其名，呼吏问之，曰："太尉暇日，悉阅厩马于此为娱玩焉。"

幈宫

幈宫，孟蜀高祖晚年作。以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斗之，用为寝所。

含熏阁

长安富室王元宝，起高阁，以银镂三棱屏风代篱落，密置香槽自花镂中出，号含熏阁。

自在窗

韩熙载家故纵姬侍，第侧建横窗，络以丝绳，为观觇之地。初惟市物，后或调戏，赠与所欲如意，时人目为自在窗。

栈王家

王骥家寿春，出郊隔山陂，以木栈通之，其门人遂目为栈王家。

凤凰京

压韵难得京字，因读陈张正见《阙下行灯宵》诗，谩记之：“华耀荔枝烛，光绚凤凰京。”

金迷纸醉

痈医孟斧，昭宗时常以方药入侍。唐末窜居蜀中。以其熟于宫，故治居宅法度奇雅。有一小室，窗牖焕明，器皆金纸，光莹四射，金采夺目。所亲见之，归语人曰：“此室暂憩，令人金迷纸醉。”

小鲁轩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谓之袁台。地属李致，致有文驰声众，筑室于袁台，取登东山而小鲁之义，榜为小鲁轩。

策勋亭

吴门王希默，简淡无他好，惟以对镜为娱，整饰眉髻，终日无倦。以杜甫有“勋业频看镜”之句，作策勋亭。

剖金堂

宣城何子华，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开尊洁馔，与众共之。

五窟

善谈者，莫儒生若也。老拙幼学时，同舍生刘垂尤有口材，曹号虚空锦，说他时得志事，余尝记一说，曰：“有钱当作五窟室：吴香窟，尽种梅株；秦香窟，周悬麝脐；越香窟，植岩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兰。四木草各占一时，馀日入麝窟，便足了一年，死且为香鬼，况于生乎？”其人仕而贫，财不副心而卒。

假天

贫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窃微光。又或四邻局塞，则半空架版，叠垛箱笥，分寝儿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称。

高明世界

陈犀罢司农少卿，省女兄于姑苏。适上元夜观灯，车马喧腾，目夺神醉，叹曰：“涉冰霜，泛烟水，乍见此高明世界。”遂觉神明，顿还旧观。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色错列。

长庆赤

穆宗喜华丽，所建殿阁，以纸膏胶水调粉饰墙，名雪花泥。又一等鳔清和丹砂末，谓之长庆赤。

藏用仙人

广府刘龚僭大号，晚年亦事奢靡，作南熏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气无形。尝谓左右：“隋帝论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不失作风流天子。”

蝶庵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烂游华胥国。意欲于洛阳买水竹作蝶庵，谢事居其间。庵未下手，铭已毕工。庵中当以庄周为开山第一祖，陈抟配食。然忙者难为注籍供职。

醉沤亭

王震为天福国子博士，好观雨中沤疏稠出没，每雨，就四阶狭拥处寓目而心醉焉。张麟瑞戏之曰：“公宜以此亭为醉沤。”

衣服

珠络平金朝天幞头

广顺初，簿阅太庙杂物，其间有珠络平金朝天幞头一事。

顺裹

郢王凤历之叛，别制幞头，都如唐巾，但更双脚为仙藤耳，其徒号为顺裹。

圣逍遥

同光既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优，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顶尚有合其遗制者，曰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幞头、乌程样、玲珑高常侍、小朝天、玄虚令、漆相公、自在冠、凤翼、三千日华、轻利巾、九叶云、黑三郎、庆云仙圣、天宜卿，凡二十品。

李家宽

清泰燕服凡两品，幞头李家宽者，漆地加金线，棱盘四脚差细。

安丰顶

南汉僭创小国，乃作平顶帽自冠之，由是风俗一变，皆以安丰顶为尚。

化巾

桑维翰服蝉翼纱大人帽，庶表四方，名为化巾。

韩君轻格

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帽者谓为韩君轻格。

减样方平帽

罗隐帽轻巧简便省朴，人窃仿学，相传为减样方平帽。

千重袜

唐制，立冬进千重袜。其法用罗帛十余层，锦夹络之。

钦帽

道士所顶者橐籥冠，或戴星朝上巾，曰笼绡。尝跨马都市间，曰："暑热何不去钦帽？"试回视之，乃老黄冠卸其上巾矣。

龙蕊簪

吴越孙妃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僧不以为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国龙蕊簪也。"增价至万二千缗易去。

蒸黄透绣袄子

明宗天资恭俭。尝因苦寒，左右进蒸黄透绣袄子，不肯服，索托罗毡袄衣之。

遵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制进，名鲁风鞋。宰相诸王效之而微杀其式，别呼为遵王履。

脆玉绦

武帝缘金丹示孽，中境躁乱。内侍童膺福希旨进脆玉绦，用锦作虚带，以冰条裸腹系之，心腑俱凉，移时销镕，复别更替。

佛光裤

潞王从珂出驰猎，从者皆轻零衫佛光裤。佛光者，以杂色横合为裤。

小样云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则顶矮冠。清泰间，都下星货铺卖一冠子，银为之，五朵平云，作三层安置，计止是梁朝物，匠者遂依效造小样求售。

十指仓

曹翰事世宗为枢密承旨，性贪侈，常著锦袜金线丝鞋，朝士有托无名子嘲之者，诗曰：“不作锦衣裳，裁为十指仓。千金包汗脚，惭愧络丝娘。”

雨仙

张崇帅广，在镇不法，酷于聚敛。从者数千人，出遇雨雪，皆顶莲花帽琥珀衫，所费油绢，不知纪极。市人称曰雨仙。

小太清

临川上饶之民，以新智创作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拈织，夏月衣之，轻凉适体。陈凤阁乔始以为外衫，号太清氅。又为四裣肉衫子，呼小太清。

拂拂娇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霁，登兴平阁，见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样纱，作千褶裙，分赐宫嫔。自后民间尚之，竞为衫裙，号拂拂娇。

氅装

男子出家学佛，始衣矾墨连裙黪，谓之氅装。

阑单带叠垛衫

谚曰："阑单带，叠垛衫，肥人也觉瘦岩岩。"阑单，破裂状。叠垛，补衲盖掩之多。

凤尾袍

凤尾袍者，相国桑维翰时未仕缊衣也。谓其缊缕穿结，类乎凤

尾。

芭蕉裤

余在翰苑，以油衣渐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马行油作铺目录：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二贯。”

围头债

晋朝贱者，承人乏供，八砖之职，猥蒙天眷。一日大暑，方下直还私室，裸袒挥拂。未须臾，中使促召。左右急报裹头巾，余叹曰：“阿僧祇劫中欠此围头债，天使于禁林严紧地还之也。”

装饰

脂粉簿

显德中，岐下幕客入朝，因言其家有旧书名《脂粉簿》，载古今妆饰殊制。

开元御爱眉

五代宫中画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国初小山尚行。得之宦者窦季明。

胭脂晕品

僖、昭时，都下倡家竞事妆唇，妇女以此分妍否。其点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

浅文殊

范阳凤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秾艳明俊，颇通宾游。创作新眉，轻纤不类时俗，人以其佛弟子，谓之浅文殊眉。

绿牙五色梳

洛阳少年崔瑜卿，多赀，喜游冶。尝为倡女玉润子造绿象牙五色梳，费钱近二十万。

北苑妆

江南晚季，建阳进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极可爱。宫嫔缕金于面，皆以淡妆，以此花饼施于额上，时号北苑妆。

胶煤变相

莹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更假以岁年，当

率同志为修眉史矣。”有细宅眷而不喜莹者，谤之为胶煤变相。自昭、哀来，不用青黛扫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号熏墨变相。

陈设

瑞英帘

人家畜一帘，赤紫色，人在帘间，自外望之，绕身有光。云得于天宝之乱，盖宫禁物也。后归于浑瑊家，有贵臣识之曰：“此瑞英帘耳。”

尊重缬帐

显德中，创行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工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

六合被

庄宗灭梁平蜀，志颇自逸，命蜀匠旋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

起纹秋水席

显德中，书堂设起纹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类绵，叠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不识其何物为之。

杨花枕

卢文纪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坚实者悉不可用。亲旧间作杨花枕赠之，遂获安寝。自是，缝青缯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水精金脉屏风

成德节度王镕求长生不死，日延异人方士，坐邃宇映水精金脉屏风，焚香，谓飞升可致。吏民莫不窃笑。

斗磨大同簟

李文饶家藏会昌所赐大同簟，其体白竹也，斗磨平密，了无罅隙，但如一度腻玉耳。

左宫枕

左宫枕，青玉为之，体方平，长可寝二人，冬温夏凉，醉者破酲，梦者游仙。云是左宫王夫人，左宫以授杜光庭，光庭进之蜀主。与皇明帐为幂宫二宝。

皇明帐

自知祥传至㬎，但称皇明帐，不知所自。色浅红，恐是鲛鲛之类。于皱纹中有十洲三岛象，施之大小床，皆称可，此为怪耳。夜则灿错如金箔状。㬎败，失所在。

玉罗汉屏

京城北医者孙氏有木颊小石屏，石色赤绿，上有正白如蒙头坐僧，颇类真。京人相沿号玉罗汉屏孙家。

逍遥座

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明皇行幸频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则无以寄身，遂创意如此。当时称逍遥座。

青纱连二枕

舒雅作青纱连二枕，满贮酴醾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书郎秦南运见之，留诗曰："阴香装艳入青纱，还与欹眠好事家。梦里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斗清华。"

绰楔台盘

五代五十年间，易姓告代如翻镦上饼然。官爵益滥，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贵出于非意，视国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谋，故将相大臣得以窃享燕安。当时贵势以筵具更相尚，陆珍水异，毕集于前，至于方丈之案不胜列，旁挺二案翼之。珠花玉果，蔬笋鲊醢，糖品香剂，参差数百，谓之绰楔台盘。御宴官家，例不能辨。

节日翁

陆龟蒙谭谑有味。居笠泽，有一竹禅床，常用偃憩。时十月天已寒，侍童忘施毡褥，龟蒙已坐，急起呼曰：“此节日翁，须是与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夏清侯传

保大霸主同气曰宜春王从谦，材性夙成，制撰多不具藁，拟下邳侯革华体作《夏清侯传》云：侯姓干氏，讳秀，字耸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虚郎，大父挺凌云处士。父太清方隐于幽闲，辄以卓立卿自名。衣绿缕，佩玉玦。秦闻之，就拜银绿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面目凛然，佥曰凤雏而文，虎鞹而斑斑，秀之谓也。不日间，昂霄耸壑，姿态猗猗，远胜其父。久之，材坚可用。时秦王病暑，席温为下常侍，不称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驾追锋车，旁午于道。既至，引对，王大悦，诏柄臣金开剖喻。秀以革故鼎新之义，然后剖析其材，刮削其粗，编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缜密，于是风采德能一变。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识卿之晚，赐姓名为平莹，封夏清侯，实食嶰谷三百户。莹以赐姓名，改字少覃。自此槐殿虚敞，玉窗邃深。莹专奉起居，往往屏疏妃嫔，以身藉。莹向之，喘雷汗雨，隐不复见，如超热海登广寒宫。王病良愈，谓左右：“莹每近吾，则四体生风，神志增爽，虽古清卿清郎，何以尚兹？”宠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头，使沉水卷足，功臣添凭，皆出其下。莹暇日沐浴万珠水，醺酣百穗香，辟谷安居，咏箨兮之诗以自娱。感子猷此君之称，嫌牧之夫人之谤，回视作甲者劳于魏武，为冠者小于汉高，白虎殿之虚名，童子寺之寡援，未尝不伤其类而长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后五年，秋归田园，夏直轩阁，功日大。无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风。席温再幸，兼拜罗大周为斗围监，蒙厚中为边幅将军，同司卧起。莹绝不召，踪迹卷而不舒，潦倒尘埃中，每火云排空，日色如焰，则忆昔悲今，泪数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请以便。就第，终王世不用。子嗣节袭国，有罪除。其封人

以凝秋叟呼之，既不契风云，但以时见于士庶家，亦得人之欢心。后世尚循莹业，流落遍于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辙迹不至云。

器具

十二时盘

唐内库有一盘，色正黄，圜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觉逐时物象变更，且如辰时花草间皆戏龙，转巳则为蛇，转午则成马矣。因号十二时盘。流传及朱梁犹在。

鱼英托镂椰子立壶

刘钖伪宫中有鱼英托镂椰子立壶四只，各受三斗。岭海人亦以为罕有。鱼英盖鱼脑骨，熁治之可以成器。

仙台秘府小中臼

郭从义营洛第，发池得一器，受五升余，体如绿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四角有蕃人坐，顶旁有篆文曰仙台秘府小中臼。按苏鹗《杜阳杂编》，仙台秘府乃武宗修和药饵之所。

神通盏

文宗属宦竖专横，动即掣肘，颇以酣饮为娱。嫔御之小户者厌患

之，争赂内执事，则造黄金盏，以金莲荷菱芰为玦束盘，其实中空，盏满，则可潜引入盘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盏、了事盘之号。

五位瓶

五位瓶，自同光至开运盛行。以银铜为之，高三尺，围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样，安嵌盖，其口有微洼处，可以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银棱木瓜胡样桶

段文昌微时，贫几不能自存。既贵，遂竭财奉身，晚年尤甚。以木瓜益脚膝，银棱木瓜胡样桶濯足。盖用木瓜树解合为桶也。

九曲杯

以螺为杯，亦无甚奇。惟薮冗极弯曲，则可以藏酒。有一螺能贮三盏许者，号九曲螺杯。

小海瓯

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小海瓯。

抵鹊杯

抵鹊杯，房州刺史元自诚物也。类珉而色浅黄，夏月用浸桃李，

虽无坚雪，而水与果俱冰齿。盛冬贮水，则竟不冻。

占景盘

郭江州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

燕羽觞

江南中书厨宰相饮器有燕羽觞，似常杯而狭长，两边作羽形，涂以佳漆。云昔有宰相病目，恶五色耗明，凡器用类改令黑。

小三山

吴越孙总监承祐富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绿一块，天质嵯峨如山，命匠治为博山香炉峰，尖上作一暗窍，出烟一则聚，而且直穗凌空，实美观视。亲朋效之，呼小三山。

夜潴

溺曰房中弱水，见于道书。溺器曰夜潴，见于唐人文集。

盏中游妓

余家有鱼英酒盏，中嵌园林美女像，又尝以沉香水喷饭，入碗清

馨。左散骑常侍黄霖曰："陶翰林甑里熏香，盏中游妓，非好事而何？"

水晶不落

白乐天《送春》诗云："银花不落从君劝。"不落，酒器也，乃屈卮凿落之类。开运宰相冯玉家有滑样水晶不落一只。

玉太古

李煜伪长秋周氏居柔仪殿，有主香宫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小三神、卍字金、凤口婴、玉太古、容华鼎，凡数十种，金玉为之。

平一公

《博学记》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废。《舜典》：同一度量衡。孔安国注谓丈尺斛斗斤两，今文其名曰平一公。尺度曰大展，斗量曰半昌王，又曰吉佃王，升曰夕十。遂知鸡林人亦解离合也。

光明夹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阙，阙则不便于我毕集焉。惟荷者罹其害，故须物物轻便。余取小薄镜，舍奁，糊纸左右，掩为镜室，白牌题曰光明夹。后撰远涉器具数十种，皆如光明夹。

乌舅金奴

江南烈祖素俭，寝殿烛不用脂蜡，灌以乌臼子油，但呼乌舅。案上捧烛铁人高尺五，云是杨氏时马厩中物。一日黄昏，急须烛，唤小黄门："掇过我金奴来。"左右窃相谓曰："乌舅金奴，正好作对。"

百八丸

和尚市语以念珠为百八丸。裴休见人执此则喜色可掬，曰："手中把诸佛窖子，未见有堕三涂者也。"

八难炉

有膏粱子弟上庄墅监获稻，天寒野迥，须附火，庄宾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类比丘圆茨低密，烟不出，两目泪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堕泪庵，拥八难炉，胜如吃十五大棒！"

还元竹

自纸行于世，简牍之制遂绝。予曾与所亲言，当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变白，磨莹破之，阔半寸，长七寸，厚三分，两两胶固，面目在外，细线为绳三道编联，使卷舒快利。每片书字一行，密则倍，不欲人见者，加囊封。宜号还元竹。终以身未至南，但成漫语。

方亭侯

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凭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竞作方便囊，重锦为之，形如今之照袋。每出行，杂置衣巾篦鉴香药词册，颇为简快。

金头黄钢小品

针之为物，至微者也。问诸女流医工，则详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笔也。朱汤匠氏谙熟精好四方所推金头黄钢小品，医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制衣，小三分以作绣。

龙酥方丈小骊山

吴越外戚孙承祐奢僭异常，用龙脑煎酥制小样骊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桥道，纤悉备具，近者毕工。承祐大喜，赠蜡装龙脑山子一座。其小骊山，中朝士君子见之，云围方丈许。

金刚炭

金刚炭，有司以进御炉，围径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烧

造时，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小炽一炉，可以终日。

珠龙九五鞍

刘钹自结珠龙九五鞍，献阙下，颇甚勤劳。

小摩尼数珠

汉隐帝之祸，手中犹持小摩尼数珠凡一百八枚，盖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

玉平脱双蒲萄镜

开运既私宠冯夫人，其事犹秘。会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脱、双蒲萄镜，乃高祖所爱，帝初即位，举以赐冯，人咸讶之。未久，册为皇后。

仙音烛

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者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

净君

商山馆中窗颊上有八句诗云："净君扫浮尘，凉友招清风。炎炎火

云节，萧然一堂中。谁知鹿冠叟，心地如虚空。虚空亦莫问，睡起照青铜。”不知何人作。净君、凉友，是帚与扇明矣。

金泥五檐伞

晋少主北还，至孟津界一古寺，遗下所张紫罗伞，五层叠垛檐，仍泥金作盘花，但朱柄折耳。

薛丑刀

薛丑刀，圃里人善栽植，凡花穿接，无不冠绝，常持厚脊利刃芟洗繁秽，人遂名此样为薛丑刀。

碧金仙

有刁萧者，携一镜，色碧体莹，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余，以俸粒五石换之，置于文瑞堂，呼为铜此君。

光音王

光叔之贤，会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戏令宫嫔离合镜字。须臾，以光音王奏。帝曰：“镜子封王耶？”帝不怿而罢。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骄龙杖

天师杜光庭骄龙杖，红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为，相传是仙人留赐。

流星辇

蜀衍荒于游幸，乃造平底大车，下设四卧轴，每轴安五轮，凡二十轮。牵以骏马，骑去如飞，谓之流星辇。

巧先生

石守信掌库奴萧云，常博弈大北，夜开库私取钱币，怆惶失锁所在。云不敢明言，但云："不见叉手铁龙。"有同类戏曰："何不问巧先生求之？"意以锁口尚衔钥讥云焉。

眉匠

篦诚琐缕物也，然丈夫整鬓，妇人作眉，舍此无以代之。余名之曰鬓师眉匠。

主风神

余游少室，经坛院，大暑疲苶，其徒以扇进，题曰："经坛院主主风神。"而解事有可爱者。

黑金社

庐山白鹿洞，游士辐凑。每冬寒，醵金市乌薪为御冬备，号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为毡炉会，盖御密窗家张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星子炭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饵之，病中热，不敢衣绵拥炉，冬月冷坐殿中。宫人以金盆置麸炭火少许进御，止暖手而已。禁闼因呼麸火为星子炭。

黑太阳

黑太阳法出自韦郇公家。用精炭捣治作末，研米煎粥挺和，得所豫办圆铁范，满内炭末，运铁面锤实击五七十下出范，阴干。范巨细若盏口，厚如两饼[饹]，盛寒炉中炽十数枚，烘燃彻夜。晋人兽炭，岂此类邪？

卢州大中正

焚香赖匙匕，室既密，炉既深，非运匕治灰，则浅深峻缓将焉托哉？匕之为功审矣，命之曰卢州大中正。

齐肩大士

合浦有书生张奉世，贫苦，飘泊是邦，谄登有位之门，猎取酒肉为业。又能洪饮巨餐，未尝见其醉饫。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相谓曰："张君亦有艺也。彼日夕差使齐肩大士，功力如神。"闻者莫不大噱。盖谓运箸敏速，盘无留味也。

木齿丹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法用奴婢细意者执梳理发，无数日，愈多愈神。

高密侯

江南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其后戚连椒阃，后主戏问之，言："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温，至于遭遇盛明，遂舍旧业。"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贵，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当封，特以为高密侯。实诮之耳。

漆方士

王丞相溥还政闲居，四方书牍答报皆手笔，然不过百字。目前事与亲党相闻，倦于纸札封叠，造赤漆小版书其上，仆吏以帊蒙传去，虽一时间，可发数十。公自为木笺，后复加颊拒安抽面以启闭，字湿则能护之，故又有漆方士、漆雕开之名。

光济叟

同光年，高丽行人至，副使春部少卿上柱国朴嵓叟，文雅如中朝贤士。既行，吏扫除其馆舍，得余烛半梃，其末红印篆文曰"光济叟"，盖以命烛也。

铁了事

杜岐公悰，以剜耳匙子为铁了事。见悰败藁有云悰封邠国公，恐非岐字。

火寸

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

二仪刀

上饶葛溪铁精而工细，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遗赠，皆交股屈环，遇物如风，经年不营。一上有凿字曰“二仪刀”。

惺惺二十一

博徒隐语，以骰子为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谓六只成副。

文用

月团

徐铉兄弟工翰染，崇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值三万。”

藏锋都尉

蜀多文妇，亦风土所致。元微之素闻薛涛名，因奉使使见焉。微之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曰："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微之惊服。传记止载"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而遗此，故录之。

璧友

余家世宝一砚，不知何在。形正圆，腹作两池，底分三鱼口以承之，紫润可爱。背阴有字云"璧友"，铭云："华先生制，天受玉质，研磨百为，夫惟岁寒，非友而谁？"似是唐物。

定名笔

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豪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则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

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

先君蓄白乐天墨迹两幅，背之右角有方长小黄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臣彦古等上。"彦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五剑堂

范丞相质一墨，表曰五剑堂造，里曰天关第一煤。下有“臣”字而磨灭其名。究其所来，实辽东物也。

雪方池

和鲁公有白方砚，通明无纤翳，得之于峨嵋比丘公，自题砚室曰雪方池。

金棱玉海

武昌节度掌书记周彬公，余同僚。一砚四围有少金纹如陷制者，处士方为献诗曰：“金棱玉海比连城，假借文章取盛名。”

仙翁砚

南昌陈省躬好砚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铉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号为仙翁砚，盖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说。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阐之砚，体纯紫而截腰有绿纹，如城之女墙，是以得名。

四镮鼓砚

宣城裁衣肆用一石镇，紫而润。予以谓堪为砚材，买之，琢为四

镮鼓砚，缀以白玉环，方圆逾一尺。

发光地菩萨

舒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纸，以简献于熙载，云："海中有无心斑道人，往诣门下。若书材糙涩逆意，可使道人训之，即证发光地菩萨。"熙载喜受之。发光地，十地之一也，出华严书。

畦宗郎君

欧阳通善书，修饰文具，其家藏遗物尚多，皆就刻名号，研室曰紫方馆金苽盛，研滴曰金小相，镇纸曰套子龟、熏陆香魁。小连城、王毡。千钧史，水莹铁眠儿。界尺曰由准氏，芒笔曰畦宗郎君，夹槽曰半身龙。

三灾石

萧颖士文爽兼人，而矜躁为甚。尝至仓曹李韶家，见歙砚颇良，既退，语同行者："君识此砚乎？盖三灾石也。"同行不喻而问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灾；文辞不优，研二灾；窗几狼籍，研三灾。"同行者敛眉颔之。

宝帚

伪唐宜春王从谦喜书札，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士人往往呼为宝帚。

副墨子

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尝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团，曰："以此终身。"墨印文曰"香璧"，阴篆曰"副墨子"。

麝香月

韩熙载留心翰墨，四方胶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于书馆旁烧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宝之。熙载死，妓妾携去，了无存者。

卯品

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兴能来朝，善书札，有译者乞得章草两幅，皆《文选》中诗。沙苑杨履，显德中为翰林编排官，言译者乃远祖，出两幅示余，笔法有晋人标韵。纸两幅，一云女儿青微绀，一云卯品，晃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

宝相枝

开元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各二十，龙鳞月砚各一。宝相枝，斑竹笔管也，花点匀密，纹如兔毫。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

字厄

蔡邕非纨素不下笔，书篆老贼，古奸太多，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楮先生可谓自重。今人不择纸而书，已纳败阙；更有用故纸者，字之大厄也。

尺二冤家

少师杨凝式，书画独步一时。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少师见则浩叹曰："无奈许多债主，真尺二冤家也。"少时怪阎立本戒子弟勿习丹青，年长以来，始觉以能为累。

治书奴

裁刀治书参差之不齐者，在笔墨砚纸间盖似奴隶职也，却似有大功于书。且虽四子精绝，标界停直，字札楷稳，而边幅无状，不截而整之未可也。表饰面目者，缮写人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如此品等然后为正。余为裁刀争功，儿戏之甚，都缘无事，日月长故耳。

退锋郎

赵光逢薄游襄汉，濯足溪上，见一方砖类碑，上题字云："秃友退锋郎，功成鬓发伤。冢头封马鬣，不敢负恩光。独孤贞节立。"砖后积土如盎，微有苔藓，盖好事者瘗笔所在。

化化笺

记未冠时游龙门山寺，欲留诗，求纸，僧以皱纸进。余题大字曰："化化笺。"还之。僧惭惧，躬揖请其故，答曰："纸之粗恶，则供溷材，一化也。丐徒取诸圊厕，积之家匠，买别抄麸面店肆，收苞果药，遂成此纸，二化也。故曰化化笺。备杂用可也，载字画不可也。举以与人，不可之甚。汝秃士不通世故，放过三十拄杖，亦知感幸否乎？"今年履风波，豪气挫灭，不能为是事矣。

鄱阳白

先君子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光紧厚白，谓之鄱阳白。问饶人，云："本地无此物也。"

研光小本

姚颉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研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研光小本。余尝询其诀，颉侄云："妙处与作墨同，用胶有工拙耳。"

武器

玉柄龙

朔方裨将，其父尝梦朱衣黑帻人曰："吾开阳长史，天命以玉柄龙授君，若遇橐籥翁，宜付之。"后汾阳王诞日，部曲竞献珍异，裨将以父所宝玉柄龙奉之，意汾阳即翁也。得梦六日买是剑，既藏四年归汾

阳。

护圣将军

贞明末，帝夜于寝间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云母匣贮所用剑，名匣曰护圣将军之馆。

坚利侯

安禄山得飞刚宝剑，欲奏上，乞封剑为坚利侯。僚属以无此例，力止之。

风流箭

宝历中，帝造纸箭竹皮弓，纸间密贮龙麝末香。每宫嫔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宫中名风流箭，为之语曰："风流箭中的人人愿。"

一丈威

隋炀帝将征辽，将军麦铁杖见帝，慷慨誓死捍敌，帝赐御副枪一丈威。

托地仙

枪材难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杨师厚时赐枪效节军皆采于

此。团典所用，多是绝品。圣龙筋馀军不过四五等，托地仙、长腰奴、范阳娇、金梢袅儿是也。更有风火枝、圣蚰蜓，颇曲弱，军中不取。

小逡巡

王建初起，军中隐语代器械之名，以犯者为不祥，至孟氏时犹有能道其略者。剑曰夺命龙，刀曰小逡巡，枪曰肩二，斧曰铁糕糜，甲曰千斤使，弓曰潘尚书，弩曰百步王，箭曰飞郎，鼓曰圣牛儿，锣曰响八，旗曰愁眉锦，铁蒺藜曰冷尖。

十二机弩

宣武厅子都尤勇悍，其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晋人极畏此。文士戏呼为急龙车。

火龙标

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缓急之际，用以挥军，祖自目为火龙标。

玉鞊儿腰品

唐剑具稍短，常施于胁下者名腰品。陇西人韦景珍有四方志，呼卢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鞊儿腰品，修饰若神人。李太白尝识之，见《感寓》诗云：“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谓景珍也。

金翅将军

葛从周有水莹铁甲，十年不磨治，亦若镜面，遇贼战不利，甲必前昏，事已还复。从周常以候克衄，其验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设次于中寝，曰金翅将军之位。

酒浆

太平君子

穆宗临芳殿赏樱桃，进西凉州蒲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天禄大夫

王世充僭号，谓群臣曰："朕万几繁壅，所以辅朕和气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禄大夫，永赖醇德。"

鱼儿酒

裴晋公盛冬常以鱼儿酒饮客。其法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

含春王

唐末，冯翊城外酒家门额书云：“飞空却回顾，谢此含春王。”于“王”字末大书“酒也”，字体散逸，非世俗书。人谓是吕洞宾题。

天公匙

马怀真，蒲中进士也。有异术。一日，召十数客，面前一方台，台上有一小铜盘，盘中一黑匙。于是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觉有酒一杯许入喉。又以盘向人倾之，满口是羊，次鱼，次鸡。一坐皆同。怀真偶起，人视题目有文曰“天公匙”，盘底曰“如意盘”。有戏假之者，曰：“但恐耍龙儿不肯奉借。”

甘露经

汝阳王琎家有酒，法号甘露经。四方风俗，诸家材料，莫不备具。

玉浮梁

旧闻李太白好饮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吴婢，使酿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试取一盏至，则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饮盖此耳。

快活汤

当涂一种酒曲，皆发散药，见风即消，既不久醉，又无肠腹滞之患，人号曰快活汤，士大夫呼君子觞。

林虑浆

后唐时，高丽遣其广评侍郎韩申一来。申一通书史，临回召对便殿，出新贡林虑浆面赐之。

觥筹狱

荆南节判单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亲朋，强以巨杯，多致狼狈。然人以其德善，亦喜从之。时戏语曰："单家酒筵，乃觥筹狱也。"

杂瑞样

酒不可杂饮，饮之，虽善酒者亦醉，盖生取煮炼之殊，官法私方之异，饮家之所深忌。宛叶书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诸家群遗之酒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问之，一人曰："某惧君家百氏浆。"次曰："所畏者杂瑞样耳。"

曲世界

河阳释法常，性英爽，酷嗜酒，无寒暑风雨。常醉，醉即熟寝，觉即朗吟曰："优游曲世界，烂漫枕神仙。"尝谓同志云："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转而入于飞蝶都，则又蒙腾浩渺而不思觉也。"

丑未觞

余开运中赐丑未觞，法用雍酥栈羊筒子髓置醇酒中，暖消而后饮。

瓷宫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刘拾遗玉露春病于辛，皇甫别驾庆云春病于酽，光禄大夫致仕韦炳取三家酒搅合澄窨饮之，遂为雍都第一名，瓷宫集大成。瓷宫谓耀州青榼。

祸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杯，注于肠，善恶喜怒交矣，祸福得失岐矣。倘夫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容为者为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一言蔽之曰："祸泉而已。"

瓶盏病

嗜饮者，无早晚，无寒暑。乐固醉，愁亦如之。闲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无，醪醴善否，一不问。典当抽那，借贷赊荷，一不恤。日必饮，饮必醉，醉不厌，贫不悔。俗号瓶盏病。遍揭《本草》，细检《素问》，只无此一种药。

茗荈

十六汤

苏廙《仙芽传》第九卷载作汤十六法，以谓汤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滥汤，则与凡末同调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自第一至第三。注以缓急，言者凡三品；自第四至第六。以器标者共五品；自第七至十一。以薪论者共五品。自第十二至十六。

第一得一汤

火绩已储，水性乃尽。如斗中米，如称上鱼。高低适平，无过不及为度，盖一而不偏杂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汤得一可建汤勋。

第二婴汤

薪火方交，水釜才炽，急取旋倾，若婴儿之未孩欲责以壮夫之事，难矣哉！

第三百寿汤一名白发汤。

人过百息，水逾十沸，或以话阻，或以事废，始取用之，汤已失性矣。敢问皤鬓苍颜之大老，还可执弓挟矢以取中乎？还可雄登阔步以迈远乎？

第四中汤

亦见夫鼓琴者也，声合中则意妙。亦见磨墨者也，力合中则色浓。声有缓急则琴亡，力有缓急则墨丧，注汤有缓急则茶败。欲汤之中，臂任其责。

第五断脉汤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颤臂弹，惟恐其深瓶觜之端，若存若忘，汤不顺通，故茶不匀粹，是犹人之百脉气血断续，欲寿奚苟，恶毙宜逃。

第六大壮汤

力士之把针，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伤于粗也。且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茗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六分，万一快泻而深积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贵汤

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策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

第八秀碧汤

石凝结天地秀气而赋形者也，琢以为器，秀犹在焉，其汤不良，

末之有也。

第九压一汤

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炫豪臭公子道。

第十缠口汤

猥人俗辈，炼水之器岂暇深择？铜铁铅锡，取热而已。夫是汤也，腥苦且涩，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减价汤

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销声。谚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

第十二法律汤

凡木可以煮汤，不独炭也。惟沃茶之汤，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熏。犯律逾法，汤乖则茶殆矣。

第十三一面汤

或柴中之麸火，或焚馀之虚炭，木体虽尽而性且浮，性浮则汤有

终嫩之嫌。炭则不然，实汤之友。

第十四宵人汤

茶本灵草，触之则败。粪火虽热，恶性未尽，作汤泛茶，减耗香味。

第十五贼汤一名贱汤。

竹篆树梢，风日干之，燃鼎附瓶，颇甚快意。然体性虚薄，无中和之气，为茶之残贼也。

第十六魔汤

调茶在汤之淑慝，而汤最恶烟。燃柴一枝，浓烟蔽室，又安有汤邪？苟用此汤，又安有茶耶？所以为大魔。

龙陂山子茶

开宝中，窦仪以新茶饮余，味极美，奁面标云“龙陂山子茶”。龙陂是顾渚之别境。

圣杨花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杨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

汤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

缕金耐重儿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儿八枚，胶以金缕，献于闽王曦，遇通文之祸，为内侍所盗，转遗贵臣。

乳妖

吴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保勉白子季兴，延置紫云庵，日试其艺。保勉父子呼为汤神，奏授华定水大师上人，目曰乳妖。

清人树

伪闽甘露堂前两株茶郁茂婆娑，宫人呼为清人树。每春初，嫔嫱戏摘新芽，堂中设倾筐会。

玉蝉膏

显德初，大理徐恪见贻卿信铤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蝉膏，一种曰清风使。恪，建人也。

森伯

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谁能目之？

水豹囊

豹革为囊，风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每引此义，称茶为水豹囊。

不夜侯

胡峤《飞龙^{硐}饮茶》诗曰："沾牙旧姓馀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新奇哉！峤宿学，雄材未达，为耶律德光所虏北去，后间道复归。

鸡苏佛

犹子彝年十二岁，予读胡峤茶诗，爱其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凉好唤鸡苏佛，回味宜称橄榄仙。"然彝亦文词之有基址者也。

冷面草

符昭远不喜茶。尝为御史，同列会茶，叹曰："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也。"饭余，嚼佛眼芎，以甘菊汤送之，亦可爽神。

晚甘侯

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生成盏

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耳。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茶百戏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甘草癖

宣城何子华邀客于剖金堂，庆新橙。酒半，出嘉阳严峻画陆鸿渐像，子华因言：“前世惑骏逸者为马癖，泥贯索者为钱癖，耽于子息者为誉儿癖，耽于褒贬者为《左传》癖。若此叟者，溺于茗事，将何以名其癖？”杨粹仲曰：“茶至珍，盖未离乎草也。草中之甘，无出茶上者，宜追目陆氏为甘草癖。”坐客曰：“允矣哉！”

苦口师

皮光业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请尝新柑，筵具殊丰，簪绂丛集。才至，未顾尊罍而呼茶甚急，径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噱曰：“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

馔羞

无心炙

段成式驰猎，饥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彘臛，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余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无心炙。

莲花饼馅

郭进家能作莲花饼馅，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莲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宫婢流落，因受顾于家，婢言宫中人号蕊押班。

缕子脍

广陵法曹宋龟造缕子脍，其法用鲫鱼肉鲤鱼子，以碧筒或菊苗为胎骨。

自然羹

蜀中有一道人卖自然羹，人试买之，碗中二鱼，鳞鬣肠胃皆在鳞上，有黑纹如一圆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鳞肠，其味香美。有问："鱼上何故有月？"道人从碗中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尝有鱼并汁，笑而急走，回顾云："蓬莱月也不识。"明年时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复再见。

赤明香

赤明香，世传仇士良家脯名也。轻薄甘香，殷红浮脆，后世莫及。

玲珑牡丹鲊

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

五福饼

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炉饼，各五事，细味

之，馅料互不同。以问士人，叹曰：“此五福饼也。”

辋川小样

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鲊臛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逍遥炙

睿宗闻金仙玉真公主饮素，日令以九龙食舆装逍遥炙赐之。

单笼金乳酥

韦巨源拜尚书令，上烧尾食。其家故书中尚有食账，今择奇异者略记。

单笼金乳酥是饼，但用独隔通笼，欲气隔。 曼陀样夹饼公厅炉。 巨胜奴酥蜜寒具。 婆罗门轻高面笼蒸。 贵妃红加味红酥。 七返膏七卷作四花，恐是糕子。 金铃炙酥搅印脂取真。 御黄王母饭遍缕印脂，盖饭面装杂味。 通花软牛肠胎用羊膏髓。 光明虾炙生虾则可用。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花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 生进鸭花汤饼厨典入内下汤。 同心生结脯先结后风干。 见风消油浴饼。 金银夹花平截剧蟹细碎卷。 火焰盏口[illegible]上言花，下言体。 冷蟾儿羹冷蛤蜊。 唐安[illegible]斗花。 水晶龙凤糕枣米蒸破，见花乃进。 双拌方破饼饼料花角。 玉露团雕酥。 汉宫棋钱能印花煮。 长生粥进料。 天花[illegible]锣九炼香。 赐绯含香粽子蜜淋。 甜雪蜜[illegible]太例面。 八方寒食饼用木范。 素蒸音声部面蒸象蓬莱仙人，凡七十字。 白龙臛治鳜肉。 金粟平[illegible]鱼子。 凤凰胎杂治鱼白。 羊皮花丝长及尺。 逡巡酱鱼羊体。 乳酿鱼完进。 丁子香淋脍醋别。 葱醋鸡入笼。 吴兴连带鲊不发缸。 西江料蒸彘肩屑。 红羊枝杖蹄上载一羊，得四事。 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数。 八仙盘剧鹅作八副。 雪婴儿治蛙豆荚贴。 仙人脔乳瀹鸡。 小天酥鹿鸡糁拌。 分装蒸腊熊存白。 卯羹纯兔。 青凉臛碎封狸肉夹脂。 箸头春炙活鹑子。 暖寒花酿驴蒸耿烂。 水炼犊炙尽火力。 五生盘羊兔牛熊鹿并细治。 格食羊肉肠脏缠豆荚各别。 过门香薄治群物入沸油烹。 缠花云梦肉卷镇。 红罗饤[illegible]血。 遍地锦装鳖羊脂鸭卵脂副。 蕃体间缕宝相肝盘七升。 汤浴绣丸肉糜治隐卵花。

谢讽《食经》中略抄五十三种：

北齐武威王生羊脍 细供没忽羊羹 急成小[illegible]飞鸾脍 咄嗟脍 剔缕鸡 爽酒十样卷生 龙须炙 千金碎香饼子 花折鹅糕 修羊宝卷 交加鸭脂 君子饤 越国公碎金饭 雲头对炉饼 剪雲析鱼羹 虞公断醒酢 鱼羊仙料 紫龙糕 十二香点臛 春香泛汤 滑饼 象牙[illegible] 汤装浮萍面 金装韭黄艾炙 白消熊 恬乳花面英 加料盐花鱼屑 专门脍 拖刀羊皮雅脍 折箸羹 香翠鹑羹 朱衣[illegible] 千日酱 露浆山子羊蒸 加乳腐 天孙脍 添酥冷白寒具 金丸玉菜臛鳖 暗装笼味 高细浮动羊 乾坤奕饼 乾炙满天星 含浆饼 撮高巧装坛样饼 杨花泛汤糁饼 天真羊脍 鱼脍永加王特封 烙羊成美公 无忧腊 藏蟹含春侯二名如上注。 新治月华饭 连珠起肉

缕金龙凤蟹

炀帝幸江都，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上旋洁拭殼面，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

消灾饼

僖宗幸蜀，乏食。有宫人出方巾所包面半升许，会村人献酒一偏提，用酒溲面煼饼以进，嫔嫱泣奉曰："此消灾饼，乞强进半枚。"

滹沱饭

光武在滹沱，有公孙豆粥之荐。至今西北州县有号粥为滹沱饭。

学士羹

窦俨尝病目，几丧明，得良医愈之，劝令频食羊眼。俨遂终身食之。其家名双晕羹，世人有呼为学士羹者。

道场羹

江南仰山善作道场羹，脯面蔬笋，非一物也。

清风饭

宝历元年，内出清风饭。制度：赐御庖令造进。法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惟大暑方作。

法乳汤

明宗在藩，不妄费。尝召幕属论事，各设法乳汤半盏，盖罂中粟所煎者。

同阿饼

天成中，帝令作同阿饼。法用碎肉与面搜和如臂，刀截，每只二寸厚，蒸之。

转身米

贵有力者治饭材，舂捣簸汰，但中心一颗存焉。俗谓之转身米。

双弓米

单公洁，阳翟人。耻言贫。尝有所亲访之，留食[饃]，惭于正名，但云："啜少许双弓。"

麦穗生

吴门萧琏，仕至太常博士。家习庖馔，慕虞悰、谢讽之为人，作

卷子生，止用肥羟包卷成云样然，美观而已。别作散饤麦穗生，滋味殊冠。

邹平公食宪章

段文昌丞相尤精馔事，第中庖所榜曰炼珍堂，在涂号行珍馆。家有老婢，掌修脔之法，指授女仆。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阅百婢，独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编《食经》五十弓，时称邹平公食宪章。

寒消粉

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他时再聚，忽问："前日盛馔，有入口寒而消者，尚可得否？"弥绐之曰："此名龙髓膏，金牛国所贡，闻用寒消粉煎成，宁可复得？"众客无不绝倒。

回汤武库

腊日家宴作腊，四方用种种轻细不拘名品治之，如大豆加以汤液滋味。盖时人以为节馔，遂与老室儿女辈举饮食中以杂味为之者，间记于册。季冬，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家多方鸠集羊豕牛鹿兔鸽鱼鹅百珍之众，预期十日而办造，至正旦日方成，以品目多者为上。用制汤饼盛筵而荐之，名回汤武库。大概秦陇盛行。

社零星

予偶以农干至庄墅，适秋社，庄丁皆戏社零星，盖用猪羊鸡鸭粉

面蔬米为羹。

辣骄羊

和鲁公尝以春社遗节馔，用奁，惟一新样大方碗覆以剪镂蜡春罗，碗内品物不知其几种也。物十而饭二焉，禁庭社日为之，名辣骄羊。

剥皮丹

唐末，天降奇祸，兵革遍海内，时多饥俭。秦宗权破巢魁于汝城，遂为节度使。满目荆榛，强名曰藩府，粒食价逾金璧。通衢有饭肆偶开，榜诸门曰："货剥皮丹，每服只卖三千。"服以碗言也。彼时之民，与犬豕何以异？

玉尖面

赵宗儒在翰林时，闻中使言："今日早馔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内馅，上甚嗜之。"问其形制，盖人间出尖馒头也。又问消之说，曰："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

十远羹

石耳、石发、石线、海紫菜、鹿角脂菜、天花蕈、沙鱼、海鳔白、石决明、虾魁脂，右用鸡羊鹑汁及决明虾蕈浸渍，自然水澄清，与三汁相和，盐酎庄严多汁为良。十品不足，听阙，忌入别物，恐伦类杂则风韵去矣。

小四海

孙承祐在浙右，尝馔客，指其盘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鳜鱼，西之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

雁椟

富家出游，运致馔具，皆用髹椟，蒙以紫碧重檐罩衣，两人舁之。其行列之盛，有若雁行，旁观号为雁椟。

八珍主人

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反是为：恶酱为厨司大耗，恶醋为小耗。

张手美家

阊阖门外通衢有食肆，人呼为张手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凑，号曰浇店。偶记其名，播告四方事口腹者。

元阳脔元日。　油画明珠上元油饭。　六一菜人日。　涅盘兜二月十五。　手里行厨上巳。　冬凌粥寒食。　指天馉馎四月八。　如意圆重午。　绿荷包子伏日。　辣鸡脔二社饭。　摩睺罗饭七夕。　玩月羹中秋。　盂兰饼馇中元。　米锦重九糕。　宜盘冬至。　萱草面腊日。　法王料斗腊八。

酒骨糟

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赐绯羊，其法以红曲煮肉，紧卷

石镇，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纸薄，乃进。注云酒骨糟也。

建康七妙

金陵士大夫渊薮，家家事鼎铛，有七妙：虀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寒具嚼著惊动十里人。

糟云

释鉴兴《天台山居颂》：“汤玉入瓯，糟云上箸。”谓汤饼莹滑，糟姜岐秀焉耳。

花糕员外

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赀为员外官，盖显德中也。都人呼花糕员外。因取糕目录笺之。

满天星金米。　糁拌夹枣豆。　金糕糜员外糁外有花。　花截肚内有花。　大小虹桥晕子。　木蜜金毛面枣狮子也。

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黄

魏王继岌每荐羹，以羊兔猪脔而参之。时卢澄为平章事趋朝，待漏堂厨具小馔，澄惟进粥，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种并供，澄各取少许，并和而食。厨官遂有“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黄”之语。

玉杵羹金绵鲊

吴淑《冬日招客》诗云："晓羹沉玉杵，寒鲊叠金绵。"杵谓小截山蒻，绵乃黄雀脂膏。

于阗法全蒸羊

于阗法全蒸羊，广顺中尚食取法为之。西施捧心，学者愈丑。

薰燎

龙脑著色小儿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未见著色者也。汴都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刀圭第一香

昭宗尝赐崔胤香一，黄绫角约二两，御题曰刀圭第一香。酷烈清妙，虽焚豆大，亦终日旖旎。盖成通所制，赐同昌公主者。

𠸄𠸄香

江南山谷间有一种奇木，曰麝香树。其老根焚之亦清烈，号𠸄𠸄

香。

灵芳国

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国。或云平蜀得之者。

曲水香

用香末布篆文木范中，急覆之，是为曲水香。

旖旎山

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钱俶许黄金五百两，竟不售。

斗香

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惟韦温挟椒涂所赐，常获魁。

平等香

清泰中，荆南有僧货平等香，贫富不二价。不见市香和合，疑其仙者。

鹧鸪沉界尺

沉水带斑点者，名鹧鸪沉。华山道士苏志恬偶获尺许，修为界尺。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

鹰觜香

番禺牙侩徐审与舶主何吉罗洽密，不忍分判，临岐出如鸟嘴尖者三枚，赠审曰："此鹰觜香也，价不可言。当时疫，于中夜焚一颗则举家无恙。"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香，阖门独免。余者供事之，呼为吉罗香。

沉香甑

有贾至林邑，舍一翁姥家，日食其饭，浓香满室。贾亦不喻。偶见甑，则沉香所剜也。

山水香

道士谭紫霄，有异术，闽王昶奉之为师，月给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炽则沃以苏合油。

伴月香

徐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其所亲私，别号伴月香。

雪香扇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沉香似芬陀利华

显德末，进士贾颙于九仙山遇靖长官，行若奔马。知其异，拜而求道，取箧中所遗沉水香焚之。靖曰："此香全类斜光下等六天所种芬陀利华。汝有道骨，而俗缘未尽。"因授炼仙丹一粒，以柏子为粮，迄今尚健。

三匀煎去声

长安宋清，以鬻药致富。尝以香剂遗中朝簪绅，题识器曰三匀煎。焚之富贵清妙。其法止龙脑、麝末、精沉等耳。

夺真盘饤

显德元年，周祖创造供荐之物。世宗以外姓继统，凡百务从崇厚，灵前看果，雕香为之，承以黄金，起突叠格，禁中谓之夺真盘

饤。

乞儿香

林邑、占城、阇婆、交趾，以杂出异香剂和而范之，气韵不凡，谓中国三匀四绝为乞儿香。

庄严饼子

长安大兴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神香事。庄严饼子，供佛之品也；峭儿，延宾之用也；旖旎丸，自奉之等也。檀那概之曰琳和尚品字香。

六尺雪檀

南夷香槎到文登，尽以易匹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白，号雪檀，长六尺，地人买为僧坊刹竿。

握君

僧继颙住五台山，手执香如意，紫檀镂成，芬馨满室。继元时在潜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则顶帽具三衣，假比丘秉此挥谈，名为握君。

清门处士

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发源于心清闻妙香也。

四奇家具

后唐福庆公主下降孟知祥。长兴四年，明宗晏驾，唐避乱，庄宗诸儿削发为苾蒭，间道走蜀。时知祥新称帝，为公主厚待犹子，赐予千计，敕器用局以沉香降真为钵，木香为匙箸，锡之。常食堂展钵，众僧私相谓曰："我辈谓渠顶相衣服均是金轮王孙，但面前四奇家具，有无不等耳。"

丧葬

魂楼墓衣

葬处土封谓之魂楼，凡两品：一如平顶炊饼，一如倒合水桶，上作铜炉形。亦有更用一重砖甃者，或刻镇物象，名墓衣。

泉台上宝冥游亚宝

显德六年，世宗庆陵殡土，发引之日，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义疾

他疾惟一脏受病，劳瘵则异矣，次第传变，五脏百脉俱伤并绝，然后奄丧。人死则有虫出，中者病如前人，非死不已。一传十，十传百，展转无穷，故号义疾。

永息庵

右补阙正己四十四致仕，预制棺，题曰永息庵，置诸寝室。人劝移之僻地。曰："吾欲见之常运死想，灭除贪爱耳。"寿七十八，无疾而逝。

漆宅

余尝临外氏之丧，正见漆工髹裹凶器，余因言棺椁甚如法，漆工曰："七郎中随身富贵，只赢得一座漆宅，岂可卤莽？"

布漆山

天成、开运以来，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寝，人立两边不相见者，凶肆号布漆山。

漆宫沙府

苏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登撰版文曰："漆宫永[闷]，沙府告成。"礼毕，余问沙府之说，曰："自隧道至窆棺之穴，皆铺沙以防阴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尝引用之。"

大小脱空

长安人物，繁习俗，侈丧葬，陈拽寓像，其表以绫绡金银者曰大脱空，楮外而设色者曰小脱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谓之茅行家事。

土筵席

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耶？庵墓前甃石，若砖表之面方长高不登三尺，号曰券台。贫无力，则每祭祀以藉尊俎，谓之土筵席。

鬼

会举人名鬼

释种令超游南岳，将至祝融峰，逢赤帻紫衣人，同憩道侧。超问其所之，因密语曰："我岂人也？凡举子入试，天命俊鬼三番旁护之，欲以振发其聪明。其中为名第及时运未偶者，则无所护卫。君以一第为儿戏邪？我即其数也，隶蓬莱下宫西台，此来南岳，关会一人阴德增减耳。"

神

侯白唾神茶

侯白，隋人，性轻多戏言。尝唾壁，误中神荼像，人因责之，应曰：“侯白两脚堕地，双眼觑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

紫相公

进士于则谒外亲于汧阳，未至十余里，饭于野店。旁有紫荆树，村民祠以为神，呼曰紫相公。则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马径去。是夜，梦峨冠紫衣人来见，自陈：“余则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属隶，有天平吏掌丰，辣判官主俭，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鲜以是品为供。蚤蒙厚饮，可谓非常之惠。”因口占赠诗曰：“降酒先生风韵高，搅银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后，小碾当衔马脚槽。”盖则是日以小分须银匙打茶，故目为搅银公子。则家业蔬圃中祠之，年年获收。

妖

活玉巢

盩厔吏魁召士人训子弟，馆于门。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复作，左腮掀肿，遂张口卧，意似瞢腾。忽闻有声发于龈腭，若切切语言，人马喧哄。渐次出口外，痛顿止。至半夜，却闻蚤来之声，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也。”似呵喝状，颊上蠢蠢然，直入口。弹指顷，齿大痛。诘旦，具告主人。劝呼符祝用符水，士人从之。痛已肿消，竟不知何

怪也。

江淮异人录

[宋]吴　淑　撰
孔　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江淮异人录》，宋吴淑（947—1002）撰。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幼俊爽，属文敏速，深受韩熙载、潘佑器重。南唐进士，后以秘书郎直内史从李煜归宋，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另有《事类赋》、《谑名录》传世。

本书记载唐代及南唐时道流、侠客、术士凡二十五人的奇异事迹。《四库提要》云："徐铉尝积二十年之力成《稽神录》一书。淑为铉婿，殆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语怪欤？"这或许是激发吴淑写作的一个因素。所载并非全属荒诞无稽，如"耿先生"一条，马令、陆游二《南唐书》均采入，可见亦堪为史书之补助。

《江淮异人录》传本有一卷、二卷之分，《宋史·吴淑传》著录为三卷，未见传本。今取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卷本为底本，校以《知不足斋丛书》一卷本。二本所录均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三人全同（标题间有差异）；不同之二人，《四库》本为"唐宁王"、"花姑"，知不足斋本为"虔州少年"、"瞿童"。另《四库》本"干大"一条，知不足斋本作"于大"，今姑依底本作"干大"。凡遇异文，择善而从，概不出校。整理校点如有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目录

卷上
唐宁王
花姑
沈汾
聂师道聂绍元附
李梦符
李胜
潘宸
陈允升
陈曙
司马郊
刘同圭
史公镐
董绍颜
卷下
耿先生
张训妻
张标
干大
江处士
钱处士
润州处士
建康异人
洪州书生
杭州野翁
糁潭渔父

宣州军士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唐宁王

宁王善画马。花萼楼壁画《六马滚尘图》，明皇最爱玉面花骢，后失之，止存五马。

花姑

宋单父有种艺术，牡丹变易千种。明皇召至骊山，种花万本，色样不同。呼为花姑。案是书所载，皆南唐人事，独此二条为唐明皇时。考之宋元以后诸书，所引用皆同。今仍其旧，列于卷首。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乐道，家有二妾。一日，谓之曰："我若死，尔能哭我乎？"妾甚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问之，对曰："苟

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试哭，吾欲观之。”妾初不从，强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执而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拥袂而哭。哭毕视之，汾已卒矣。

聂师道聂绍元附

聂师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涛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为道士，居于南山中，师道往事之。涛时诣方外，至于郡政，咸以咨之，乃名其山为问政山。吴朝以师道久居是山，因号为问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师道至，瞻信日众。师道与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人苦热疾，村中无复医药。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洁，可以解。”及疾危困，复劝之。病人有难色。师道谕之曰：“事急矣，何难于此？吾为汝先尝之。”乃取啖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后给事中裴枢为歙州刺史，当唐祚之季，诏令不行。宣州田頵、池州陶雅举兵围之，累月。歙州频破之后，食尽援绝，议以城降，而城中杀外军已多，无敢将命出者。师道自请行。枢曰：“君乃道士，岂可游兵革中邪？请易服以往。”师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缒之出城。二将初甚怪，及与之语，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约已定，复遣还城中。及期，枢适有未尽，复欲延期，更令师道出谕之。人谓其二三，咸为危之，师道亦无难色。及复见二将，皆曰：“无不可。唯给事命。”时城中人获全，师道之力也。吴太祖闻其名，召之广陵，建紫极宫以居之。一夜，有群盗入其所止，至于什器皆尽取之。师道谓之曰：“汝为盗，取吾财以救饥寒也，持此将安用邪？”乃引于曲室，尽取金帛与之，仍谓曰：“尔当从某处出，此无巡人，可以无患。”盗如所教，竟以不败。后吴朝遣师道往龙虎山设醮，道遇群贼劫之，将加害，其中一人熟视师道，谓同党曰：“勿犯先生。”令尽取所得还之，群盗亦皆从其言。因谓师道：“某即昔年扬州

紫极宫中为盗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报。”后卒于广陵。时方遣使于湖湘，使还，至某处，见师道，问之曰：“何以至此？”师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为然。及入吴境，方知师道卒矣。

聂师道侄孙绍元，少入道。风貌和雅，善属文。年二十余卒。初，绍元既病剧，有四鹤集于绍元所处屋上。及其卒，人咸见五鹤冲天而去。

李梦符

李梦符者，常游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余，短小而洁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荡自恣，四时常插花，遍历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与饮，或令为歌词，应声为之，初不经心，而各有意趣。钟传之镇洪州也，以其狂妄惑众，将罪之。梦符于狱中献词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不之罪。后桂州刺史李琼遣使至洪州，言梦符乃其弟也，请遣之。钟令求于市中旅舍，其人曰：“昨夜不归。”因尔不知所终。案《郡阁雅言》云：李梦符，不知何许人。梁开平初，锺传镇洪州，日与布衣饮酒，狂吟放逸，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踏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得钱，便入酒家。其词有千余首传于江表，略其一两首云：“村寺钟声渡远滩，半轮残月落前山。徐徐拨棹却归湾，浪叠朝霞锦绣翻。”又曰：“渔弟渔兄喜到来，婆官赛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烂煮鲈鱼满案堆。”每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气如蒸。钟氏亡，亦不知所在。附录于此。

李胜

书生李胜，尝游洪州西山中，与处士卢齐及同人五六辈雪夜共饮。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势若此，固不可出门也。”胜曰：“欲何所

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书籍在星子，君能为我取之乎？”胜曰：“可。”乃出门去。饮未散，携书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余里也。游帷观中有道士，尝不礼胜。胜曰：“吾不能杀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闭户寝于室，胜令童子叩户，取李秀才匕首。道士起，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劲势犹动。自是畏惧，改心礼胜。

潘扆

潘扆者，大理评事潘鹏之子也。少居于和州，樵采鸡笼山以供养其亲。尝过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载过江，扆敬其老，许之。时大雪，扆市酒与同载者饮。及江中流，酒已尽，扆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于髻中取一小葫芦子倾之，极饮不竭。及岸，谓扆曰：“子事亲孝，复有道气，可教也。”乃授以道术。扆自是所为绝异，世号曰“潘仙人”。尝至人家，见池沼中落叶甚多，谓主人曰：“此可以为戏。”令以物漉之，取置之于地，随叶大小，皆为鱼。更弃于水，叶复如故。有蒯毫者，请扆为术，以娱坐宾。扆顾见门前有铁店，请其砧以为戏。既至，扆乃出一小刀子，细细切之至尽。坐宾惊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坏也。”乃合聚之，砧复如故。又尝于袖中出一幅旧方巾，谓人曰：“勿轻此。非人有急，不可从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举以蔽面，退行数步，则不复见。能背本诵所未尝见书，或卷而封之，置之于前，首举一字，则诵之终卷，其间点注涂乙，悉能知之。所为此类，亦不复尽记。后亦以病卒。案马令、陆游《南唐书》俱有扆传，载其往来江淮间，自称野客。尝依海州刺史郑匡国，不甚见礼。行笥中有二锡丸，光如白虹，人触之，身首异处。其所为类剑客事。后匡国知其术，表荐于烈祖，召居紫极宫，数年卒。同时又有一潘扆，曾献神丹方于烈祖者。俱与此所载绝异，今附录于此。

陈允升

陈允升，饶州人也，人谓之陈百年。少而默静，好道。家世弋猎，允升独不食其肉，亦不与人交言。十岁，诣龙虎山入道，栖隐深邃，人鲜得见之者。或家人见之者，则奔走不顾。天祐中，人见于抚州麻姑山，计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颜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讽早知其异，迎置郡中，独处一室，时或失之。尝夜坐，危谓之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港。案牢港一作丰城港，见《大典》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卷。今去为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选便还，携一布囊，可数百颗。因共食之。危尝有姻礼，市黄金郡中，少不足用，颇呵责其下。允升曰："无怒。吾能为之。"乃取厚纸，以药涂之，投于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后危与吴师战，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讽不之悟，果败于象牙潭。

陈曙

陈曙，蕲州善坛观道士也，人谓为百岁，实亦不知其数。步行日数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虚一位以待之，远近必至。烈祖闻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叹息曰："吾老矣，何益于国而枉见召？"后数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尝至夜独焚香于庭，仰天拜祝，退而恸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为预知也。后过江居永兴景星废观，结庐独居，常有虎豹随之，亦罕有见者。及卒，数日方棺敛，而遍体发汗焉。

司马郊

司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游于江表，常被冠褐蹑履而行，日可千百里。每往来上江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将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将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风高，且竹屋低隘，不可举火。”郊不从。俄而火盛，焰出于竹瓦之隙，人皆惊骇。既而火灭，郊所有什器皆尽，卧床亦熏灼，而荐席无有焦者。至洪州市中，探鲊食之。市中小儿呼曰：“道士吃鲊！”郊怒，以物击小儿，中额流血。巡人执郊送于虞候。素知其名，善劝说之，郊乃极口恶骂。虞候者不胜其怒，杖之至十，郊谓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常居歙之某观，病痢困剧。观主乃口白县令姚蕴，使人候之。郊曰：“姚长官何故知吾病也？”来者以告。郊怒，忽起结束，径入某山中，甚恶人言。后十余日，持一大杖，求观主，将抶之。观中道士共礼拜求救，乃免。又能诈死，以至青肿臭腐，俄而复活。后入庐山，居简寂观，因醉卧数日而卒。临终命置一杖于棺中，及葬，觉棺空，发之，唯杖在焉。

刘同圭

余外祖艾氏，其先居于洪州。有刘同圭者，赁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持一筐蕈卖之，夕醉而归。积久，邻人怪之，夜穴壁窥之，见出一土缶，以水噀之，须臾蕈生，及晓刈之。及病，谓媪曰：“我死，必置一杖于棺中。”及卒，如其言。初举棺以出，人觉甚重，及至半路，渐轻如无尸，荡其棺，唯觉杖在其中。发之，独得杖耳。

史公镐

兵部尚书张翰典铨有史公镐者，江南大将史公铢弟也。性冲澹乐道，尝求为扬子令，会已除官，不果。翰见其旷达多奇，试谓之曰：“且为扬子尉，可乎？”公镐亦欣然从之。后为瑞昌令，卒于官。时方晴霁，而所居宅上独云雨。时有望见云气上有一人，绯衣乘马，冉冉而上，极高而没。

董绍颜

天祐时，董绍颜者，能知人。何敬洙侍李简侧，绍颜目之曰：“此非常人。”后敬洙累授节镇，为时名将。初，义祖之镇润也，绍颜在焉，常阅衙中诸将校而品第之。有蓝彦思者，谓绍颜曰：“尔多言，或中也。”绍颜曰：“君勿言，即非善终者。”彦思曰：“吾军校死于锋刃，是吾事也，何足言哉！”绍颜曰：“汝宁得好锋刃之下而死乎？”后郡郭屡灾，衙中亦为之备，或造桶以贮水，而军人因是持桶刀为乱，彦思死于难焉。

卷下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将校耿谦之女也。少而明慧，颇有姿色。知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奇伟恍惚，莫知其从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异奇之事，召之入宫，盖观其术，不以贯鱼之列待之，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见上多持简，精彩卓逸，言词朗畅。手如鸟爪，不便于用，饮食皆仰于人。复不喜行宫中，常使人抱持之。每为词句，题于墙壁，自称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术不常的然发扬于外，遇事则应，阐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宫，问以黄白之事，试之皆验。复广为之，而简易不烦。上尝因暇豫谓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烦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试为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银，以硾纸重复裹之，封题甚密。先生纳于怀中，良久，忽若裂帛声。先生笑曰："陛下尝不信下妾之术，今日面观，可复不信耶？"持以与上。上周视，题处如旧，发之，已为银矣。又尝大雪，上戏之曰："先生能以雪为银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实之，削为银铤状，先生自投于炽炭中。炭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过食顷，曰："可矣。"赫然洞赤，置之于地，及冷，烂然为银铤，而刀迹具在。反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状，盖为火之所融释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银甚多，上诞日，每作器用，献以为寿。又多巧思，

所作必出于人。南海尝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蔷薇水清泚郁烈，龙脑浆补益男子，上常宝惜之，每以龙脑浆调酒服之，香气连日不绝于口。亦以赐近臣。先生见之，曰："此未为佳也。"上曰："先生岂能为之？"曰："试为之，亦可就。"乃取龙脑，以细绢袋之，悬于琉璃瓶中。上亲封题之，置酒于其侧而观之。食顷，先生曰："龙脑已浆矣。"上自起附耳听之，果闻滴沥声。且复饮。少选，又视之，见琉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发之，已半瓶，香气酷烈，逾于旧者远矣。先生后有孕，一日，谓上曰："妾此夕当产，神孙圣子，诚在此耳。请备生产之所用物。"上悉为设之，益令宫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风震霆，室中人皆震惧。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不复得矣。"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略同于常人，后亦竟以疾终。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岂其人乎！余顷在江南，常闻其事，而宫掖秘奥，说者多有异同。及江表平，今在京师，尝诣徐率更游，游即义祖孙也，宫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备为余言。耿先生者，父云军大校。耿少为女道士，玉貌鸟爪，常著碧霞帔，自称北大先生。始因宋齐邱进。尝见宫婢持粪扫，谓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弃之。"取置铛中烹炼良久，皆成白金。尝遇雪拥炉，索金盆贮雪，令宫人握雪成铤，投火中，徐举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犹在。又能爝火干也，亦作炒聚。麦粒成圆珠，光彩粲然夺目。大食国进龙脑油，元宗秘爱。耿视之，曰："此未为佳。"以夹缣囊贮白龙脑数斤悬之，有顷，沥液如注，香味逾于所进。遂得幸于元宗，有娠。将产之夕，雷雨震电。及霁，娠已失矣。久之，宫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隐去。凡月余，中外大骇。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宝华宫。在城东南三十里外。吴葛仙翁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宝华宫碑，宫基经火，正当井处，故老云当时即焚之也。元宗亟命齐王景遂往迎太后，见与数道士方酣饮，乃迎还宫。道士皆诛死，耿亦不复得入宫中，然犹往来江淮，后不知所终。金陵好事家至今犹有耿先生写真云。案此传后半徐率更以下，马、陆《南唐书》俱全用之，惟北大先生作比邱先生，未知孰是。

张训妻

张训，吴太祖之将校也。口大，时谓之张大口。后立殊勋，历海、密、黄、常四郡刺史，楚州团练使，淮南节度副使，终赠太傅。其妻每言事皆神异。吴祖尝赐训铠甲与马，皆不若诸将。吴祖梦一妇人衣珠衣，告曰："公赐训甲与马非良，当为易之。"吴祖问训："尔事何神？"训亦不能测也。有衣箱，常自启闭，训未尝见之。一日，妻出，训窃视之，果见剑并珠衣一袭。及妻归，谓训曰："君开我衣箱耶？"后与训发恶，勃然而去。先是，其妻产一子，方在乳哺，训怜其绝母，是夕，抚惜逼身而卧。及夜半，其妻忽自外，入其帐，将乳其子。训因叱之曰："既去何复来耶！"其妻不答，俄然而去。徐觉其茵褥间似有污湿，起，烛而视之，厥子首已失矣。竟莫知所之。

张标

闽中处士张标者，有道术，能通于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体不冷，既苏，多说冥中事。或先言未来，一一皆验。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帅，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孙侃留居闽中，因家人疾，请标祷于冥府。标从之，因曰："见君之先人在水府，有冥职。"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干大

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时常持花，不欲近人。尝至应圣宫，以

花置道像前。道士为设茶，置之食案，须人退，干乃取饮。饮讫，置茶盏于案，长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复相揖，但不与人语耳。

江处士

歙州江处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乡里中尝有妇人为鬼辩附著，家人或仿佛见之。一夜，其夫觉有人与妇共寝，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缚。及火至，止见捉己所系腰带也。广求符禁，终不能绝，乃往诣江，曰："吾虽能御之，然意不欲与鬼为仇耳。既告我，当为善遣之。"令归家洒扫一室，令童子一人烹茶待。吾至，无得令人辄窥。如其言。江寻至，入室坐，令童子迎客。果见一绿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见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妇人复故。又尝有入山伐木，因为鬼物所著，自言曰："树乃我之所止，汝今见伐，吾将何依？当假汝身为我窟宅。"自是，其人觉皮肤之内有物驰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胜其苦。往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楼，楼北有茂竹。江方坐楼上，觉神在竹林中，呼问之，鬼具以告，且求赦过。江曰："吾已知矣。"寻而人至，谓之曰："汝可于乡里中觅寻空室人不居者，复来告吾。"人往寻得之。江以方寸纸署名与之，戒之曰："至空屋弃之。"如言，而病者获全。又尝有人为夔鬼所扰，其家置图画于楼上，皆为秽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闭楼门三日，当使去之。"如言，三日开之，秽物尽去，而图画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亲见其事。

钱处士

钱处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尝止于金陵杨某家。初，吴朝以金陵为州，筑城西接江、东至潮沟。钱指城西荒秽之地，劝杨买之。杨从其言。及建为都邑，而杨氏所买地正在繁会之处，乃构层楼为酒肆焉。处士常宿于杨家中，夜忽起，谓人曰："地下兵马喧阗，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测也。明日，义祖自京口至金陵，时人无有预知者。尝见一人，谓之曰："尔天罚将及，可急告谢自责。"人曰："我未省有过。"钱曰："尔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饮食不如意，因怒其下，弃食于沟中。"钱曰："正是此，亦可急取所弃食之。"人乃取之，将以水汰去其秽，俄而雷电大震，钱曰："急并秽食之。"如言，而雷电果息。尝有人图钱之状，钱见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对圣人也。"人不悟。后有僧取其图置于志公塔中，人以为应。后烈祖取之入宫，陈之于内寝焉。又每为谶语，说东方事，言李氏祚仿佛一倍杨氏。初，吴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谓杨氏自称尊号至禅代二十五年，故仿佛倍之耳。

润州处士

润州处士，失姓名。高尚有道术，人皆敬信之。安仁义之叛也，郡人惶骇，咸欲奔溃。或曰："处士恬然居此，无恙也。"于是人稍安堵。处士有所亲挈家出郡境以避难，有女已适人，不克同往，托于处士，许之。既而围城急，处士谓女曰："可持汝家一物来，吾令汝免难。"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处士持刀遍以手折按之，复与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简然，伺城中出兵，随之以出，可以无患。"如教，在万众中，无有见之者。至城外数十里村店，见其兄前，兄不之见也。乃弃刀于水中，复往，兄乃见之，惊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复令取刀持之，则不能蔽形矣。后城陷，处士不知所之。

建康异人

建康关城之东郊坛门外，尝有一人，不言姓名，于北面野水构小屋而居，才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两事，余无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不历街巷市井，但诸寺逍遥游观而已。人颇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寻迹其出处，而问其所欲。及问之，亦无所求。时盛寒，官方施贫者衲衣，见其衣单，以一衲衣与之，辞之不受。强与之，乃转与人。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观其所向。乃毁屋，移于玄武湖西南。内臣张琪果园中多荒秽，亦有野水，复于水际构屋居之。时大雪数日，园人不见其出入，意其冻死，观之，见屋已坏，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而发屋视之，则方熟寝于雪中。惊起，略无寒色，乃去。后不知所之。

洪州书生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绊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而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书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反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见。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少子，吾不能容，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之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杭州野翁

钟传之镇洪州也，尝遣衙中将校晏某使浙中。晏至杭州，时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阗委。晏亦出。见翁妪二人，对饮于野中，其翁忽尔乘云而上，万众喧呼。妪仰望恸哭，翁为下十数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复上，极高而没。余外祖艾氏，其先识晏，亲闻其说。

糁潭渔父

吴太祖为庐州八营匠巡警，至糁潭，憩于江岸。有渔父鼓舟直至其前，馈鱼数头曰："此犹公子孙鳞次而霸也。"因四顾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吴祖异之，将遗以物，不顾而去。

宣州军士

义祖子魏王知证镇宣州，有军士失姓名，家惟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归，求水沐浴，换新衣，坐绳床而终。妻见之，大惊曰："君死矣。"于是不哭，亦浴换衣，与夫对坐而卒。魏王因并冢葬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稽神录
睽车志

[宋] 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总目录

稽神录
睽车志
返回总目录

稽 神 录

[宋]徐 铉 撰
傅 成 校点

校点说明

《稽神录》，著者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吴，后转仕南唐，随后主李煜降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中常侍。善属文，与韩熙载齐名。精小学，与其弟徐锴号称“二徐”。入宋后曾参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丛书。所著除本书外，今存有《骑省集》。

《稽神录》是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所记多为灵异神怪之事，宣扬神灵显圣，因果报应。《宋史》本传云徐铉“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引杨亿（大年）《谈苑》语云：“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又引《稽神录》原序（今已佚），称此书编撰，“自乙未岁至乙卯，凡二十年，仅得百五十事”。乙卯为南唐保大十三年（955），今本不止一百五十条，且书中有叙及后周显德五年（958）及宋代年月，知后来陆续又有增补。由此可见，《稽神录》乃徐铉长期搜集、刻意经营而撰成者。从总体上看，“其文平实简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有的篇章也写得幽凄委婉，曲折动人。此书开宋人志怪小说欲人可信和果报迷信的风气，以后吴淑撰《江淮异人录》，洪迈撰《夷坚志》，都明显受其影响。

《稽神录》的版本，《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卷；《郡斋读书志》作六卷；《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六卷，并云："元本十卷。今无卷第，总作一卷，当是自他书中录出者。"说明在宋代即有不同的版本。明代毛晋刻《津逮秘书》，清代张海鹏刻《学津讨原》，均收入此书，并作六卷，附拾遗一卷。据《枫窗小牍》，修《太平广记》时，徐铉经总编纂李昉同意，将所著《稽神录》收入书中。四库馆臣怀疑本书是后人从《太平广记》录出成帙。后陆心源据《太平广记》校异补遗，于原书拾遗十三条外又得三十四条。1919年商务印书馆又用经陈仲鱼以宋本校过的《太平广记》和《类说》再作校勘，复从《类说》中辑得《广记》未收者十二条，与陆氏所补合为补遗一卷。是为《稽神录》较为完备的本子。本次整理，即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参校《学津讨原》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类说》以及有关史志，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其中有数条与《广记》所载出处不同，疑有误收者；又涵芬楼本据《类说》补遗的"杨祜患头风"、"郑玄老奴"、"耻与魑魅争光"三条，经核天启本《类说》，乃出《幽明录》，非《稽神录》佚文；"采菱遇蛟"、"北斗君主簿"二条不见天启本《类说》，《广记》所载注出《幽明录》。今为保持原书面貌，仍予保留。整理工作或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卷之一

朱拯

韦建

郑就

董昌

熊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甘露寺

南康县令

犬吠石

瓮形石

金蚕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杨迈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食虎
鞭牛
王姥
陈璋
吴宗嗣
孙汉威
唐道袭
鬻醯者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建康乐人
黄廷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田达诚
卷之三
徐彦成
周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讠利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骘
舒州军吏

田颜
钟传
顿金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渔人妻
陈寨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施汴
朱庆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辞
姚氏
彭颙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黄仁濬
孙德遵
木成文
柳翁
李禅
蚓疮
蜂余
熊迺
刘威
马希范
卷之五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稼
王延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周宝
陈师
陈金
沈彬

梅真君
康氏
豫章人
陈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破木有肉
登第皂荚
张怀武
卷之六
李攻
赵瑜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铤
浔阳县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鲍回
梨山庙

吴延瑢
贝禧
支戬
食黄精婢
豫章人
稽神录拾遗
龙昌裔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妪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稽神录补遗
李汉雄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钟遵
鲁思郾女
袁弘御
蒯亮
张易
广陵木工
郭厚

彭虎子
马举
陈龟范
马思道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陈褒
朱氏子
张某妻
张谨
合肥富人
平固人
海陵斗鹅
海陵人
广陵少年
染人
海上人
契丹
杨蘧
洞中道士对棋
波中妇人
采菱遇蛟
北斗君主簿
杨祜患头风
郑玄老奴

耻与魑魅争光
邓公场采银
李白旧宅酒榼
老猿窃妇人
凶宅掘银
紫薇宫题壁

返回总目录

卷之一

朱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都。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拯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其数。《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韦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导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郑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尝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就曰：“可于里东掘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读曰：“天命早已归我，我为天子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函中，有碧纸朱书，其文人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合兴董氏。”又有王守贞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绘宫嫔，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尤兴百艺幻惑之术。昌每言：“我闻兔子上金床，谶我也。我卯生，来岁属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衮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曰：“卿道得这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无奈何也。”盖缘工人所制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时人闻者，皆大笑之。《广记》卷二百九十引《会稽典录》，当删，因系原本误收，姑存以备考。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使平

光寺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广记》卷三百九十二。

彭城佛寺

国初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漂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庐山卖油者

庐山下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绯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常用其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李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常使傔人李诚来往检事。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起大风，飞沙拔木，卷其伞盖而去，惟持伞柄。行数十步，雷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旁数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震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复里余，又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乃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茅山牛

庚寅岁，有茅山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曝于草上而假寐。及觉，失之。惟一邻儿在旁，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汝！"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不已。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女，有老姥与之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乃求访，诸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干鱼、果实、酒醢，甚丰腆。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而他日不可再归

矣。姥问："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得。"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可见矣。《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江西村妪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妪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妪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丹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摄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误矣！可急取蚯蚓捣烂，傅脐中，当瘥。"如言傅之，乃苏。《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旁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新衣恐污，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雳取龙，子闻之乎？"范固不知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南康县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华馆水轩。忽有暴雨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蔌蔌有声，若物飞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狭长。时东西影壁旁有大桐树，亦拔出，投于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令，县治后连带石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还家，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于中讫无所得。《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金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圆石，如球形。式加砻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破视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蜀下，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蚨西送还钱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蓄之，则宝货自至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

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乃子先入，倚锸而死；其父继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凿。《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鸡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儿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涌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熄，井中惟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军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湮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绳甚急，即出之，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邑庐，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欲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尝奉使镇此井。《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巵，顷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绚缒石而测之，数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馒头而出，与人间尝食者无小异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寇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求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扬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庭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旦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渥即命购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广记》卷二百七十七。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惟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矣。善自爱。"致雍后受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表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痼。忽梦一道

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厉色曰："甚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因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王玙

伪吴鄂帅王玙，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玙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飞石，正中其栅木及玙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玙无伤。因叹曰："流星正谓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谢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尝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玉为

之。谓万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陆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与之尤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容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君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由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

慈孝，功成业就，宜受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客候之，谓曰：“明日君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尝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惟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示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惟记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后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惟一婢，名丹砂。《广记》卷二百七十九引作《广异记》。

王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诏奉召君。”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隘狭，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曰：“至期平旦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云：“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

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陶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卷之二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某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置捕而获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能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广记》卷四百四十三。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鞲。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其兔，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广记》卷四百四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

之而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贾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橘，其大如升，将表献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有蠕蠕而动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长数寸。《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姚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内，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王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惟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生，积年十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培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间，卖薪将尽，有一蛇苍白色，蟠于船舷，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得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展拨，应手啮其指，毛失声颠仆，遂卒。良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食虎

建安山中人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塌尾，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视，其虎被食略尽，但存少骨。《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鞭牛

京口居人晚出，见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戏于水滨。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王姥

广陵有王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以归。《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陈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舁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骥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舁至，璋扶疾而出，舁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杀汝。”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死之。是夕圉人窃秣之，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刍。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数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食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之中，马亦悲鸣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五。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某府吏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责之曰：“我前世负尔钱，我今还矣。尔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入，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复偿？”吏不答，径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诘之，云死已翌日矣。驹长，卖之，正得所负钱数。《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群马惊嘶。汉威以为妖，拔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雷雹大至，化为龙而去。《广记》卷四百四十。

鬻醯者

建康有鬻醯者某，蓄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犹置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中。既入水，猫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绠而镝之铺中，镪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索啮壁而去，竟不复见。《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人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焉，惟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选补兴化尉，竟无怪。《广记》卷四百四十。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尝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卢、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苏长史

苏长史者，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道士冠，衣褐，来谒苏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祸及。"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其处，获白鼠三十余头，皆杀之。宅不复凶矣。《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尝暑夜独居寝室，望月于中庭。既出户，忽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乐，但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叱。须臾，坐中皆突入阴沟中，遂不见。后数日，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聚语喧豗，如前所闻。《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漂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皆如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应。已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宫，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如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窥之。俄而王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阳地使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坐于别室，王及其群臣来祀祝。客据案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思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具为思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至为余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吏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因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新移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记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

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临吾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司空，周书记木石□（此处为方框）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入府，遇乱兵伤胸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者，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而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擒而殴之。令惊怒大呼，而远方人绝，

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父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一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及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黄廷让

建康吏黄廷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恍然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床。廷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张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妇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顾，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

提一足而行，竟亦无他怪祸。《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具酒食。便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语如常。他人但闻其声，惟夫妻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詈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遂入。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广记》卷三百五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遂去。尔日，德遇晨起如厕，乃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冶城之西。《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八，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

以行矣！”一黄衣前白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记之。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业，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成，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呵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惟有厅事耳。”即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吾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亦严整家中人慎火，万一不虞，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付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耳。”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十篇，皆有意趣，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傥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也。”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亦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大字南头一段红。”众不喻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亦虚其堂，以幕帷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达诚辞谢，即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云：“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翌日乃还，曰：“主政在扬州，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耳。”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

竟不获。《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卷之三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席，宾礼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今肯辱枉顾乎？"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帅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广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更与交易于市。三往返，获其厚利。间一岁复往，但见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询其里中，竟无能知之者。《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周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

宿无所。升高而望，遥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愧无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妇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听，悄无人声，洁方竦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别，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瘗之。《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亟。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又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杨副使被召之扬都，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尝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辞脱，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市人卖贩，利息皆有常数。过数得之为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用也。”章即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色，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

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我与鬼同游，复持鬼物，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有同院人觉其面色甚异，以为中恶，竟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尝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仗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处。君既坚贞，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墨宛然。鬼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必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地，夜即相与登岸，深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皎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艘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床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直。"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妇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恸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死有金，尔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即往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傥杀尔妻，必谓我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归母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主至贫，复丧一子，未有以殓。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号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梳两髽髻者，径入其家，负尸而去，莫知所之。《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清源都将

清源人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侵晨趋府未归，家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令其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杀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女二，长女入厨切肉具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白父曰：“砧下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复失

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因而遂绝。某其年亦卒。《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王⿰讠利妻

王⿰讠利者，南安县大盆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讠利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岁余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尝来者亦不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溥。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问于地府，乃前生隐瞒阿姐钱一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词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复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林昌业

林昌业者，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羊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髭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有砻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砻之。林问："无故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馔饭蔬而已。凡月余，砻谷不辍，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再来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潘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惟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箧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公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胡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口具，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耳。"言讫不见。澄遂为僧焉。《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王攀

高邮县医士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

曰："此非高邮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曙，至城东常宿之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宿处寻之，但一古冢，并无人家。《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门者，曰："君家纳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著，皆卒。甲寅岁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刘骘

洪州高安人刘骘，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葬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任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因通信至其家，骘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吾阿兄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家使来。"乃曰："非兄名骘，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小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抚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来恒为诸兄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骘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骘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

安制置使，召骘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测其甚深。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骘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百十余辈持刀仗剑，几中我面，故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今至举身犹痛。"骘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戍。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津桥之西。前生因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人，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琪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比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今愈矣。"《广记》卷三百五十八。

田頵

宣州节度田頵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惟甲兵存焉。頵资以起事，于明年遂败。《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钟传

南平王钟传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岁余，御史中丞薛昭纬贬官至豫章，传取此第以居之。后遂卒于是。《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襕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宋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江，见水滨人物喧聚，乃渔人得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舟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某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我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困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予将有以奉报。君之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乌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者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莳田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有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有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长可三尺，为网乱䌷所萦，浃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肩，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细，见一大鼋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鼋亦下，未及水，死于岸侧。意者鬼神使此鼋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侵，恐屋坏，榻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而去。《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枚，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蓄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撤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踞地而坐，不可推动，不食不语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瘦疾，转相传染，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中，多得鳗鲡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至今尚无恙。《广记》卷二百二十。

陈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咒之术，为人治疾多效者。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

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寤，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十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旁。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广记》卷二百二十。

卷之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傔力曰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都瘥，操篙理缆，尤觉轻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复还，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广记》卷二百二十。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人谢及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及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摧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酿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乃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赵某妻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旬，将葬，忽大叫而活。云：为一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集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其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遂卒，不复苏矣。《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粟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尝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引作《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常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饼以饲马，马齿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亡。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广记》卷一百三十三。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广记》卷一百三十四。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还，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广记》卷一百三十八。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西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屋梁上有小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木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弃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颢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觐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大峰，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间大风雨，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尝与亲友宴游于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而视之，遂不见。自是

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姚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彭颙

宣州盐铁院官彭颙，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优乐工数十人，长皆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颙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懑，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颙后病愈，亦不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篞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中，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崔彦章

饶州刺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一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携舆归州而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立，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丧于此堂。《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黄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男子，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熊勋

军吏熊勋家于建康长乐坡之东。尝日晚，见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被缯彩包一鸡卵壳也。锉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广记》卷三百六十七引，不注出处。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妪携少女过于前，衣服缊缕，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妪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妪及女始脱故衣，皆化为凝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姿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扃镝。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其髻中。其夜，佯寝以阅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为置髻中，升床而寝，无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至暮登舟，遂长往。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纨然有声。因尔遂绝。《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黄仁濬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濬，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如醉人状，食顷不止。旁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应验。《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其家寝室中铁灯檠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灯檠所，忽尔仆地，遂卒。《广记》卷同上。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隶书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入贡。司天少监徐鸿独谓其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为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书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广记》卷一百六十三。

柳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凡鄱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役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大木，长数丈，交加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惟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瓦盆贮之。中有一鱓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二十三。

李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出院门，扑之亦不中。及飞出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辒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蚓疮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举身皆痒，曰："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死。《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蜂余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吾家贫，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惟闻讧讧之声。既晓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常患风，因而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熊迺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远，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

东来，传呼甚厉。廼弟恐惧，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有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贮在庭中，以火烧之，少时荡尽。众口所哭，廼亦寻患足肿，麓于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终。《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刘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遂亡。《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卷之五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木，常于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内有金漆柏床六张，茭荐芒簟皆新，金银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睹。《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镰悬于岩下，非旁道所至，不知其所从。其二鹤嘴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簟为井，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姻即成。"师粲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至今犹为军士。

《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卖饼王老

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乡伍方按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其罪。《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桃林禾稼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其子延义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未已，收获稌粳在迩，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义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其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以饰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广记》卷三百七

十四。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见。《广记》卷三百七十四，不注出处。

法曹吏

庐州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何故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固如旧。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月余，竟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谮，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扬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与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宁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以祭。数日，存败绩，死之。《广

记》卷一百二十四。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重，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邑客冯氏具卮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没。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其他。明日方饮，暴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陵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与我白诸妻儿，多置纸笔于棺中，予将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即刘璠也。"命以酒食祭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黥面，后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说其人，乃抚膺叹曰："吾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中矣。《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吴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辛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

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周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椟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墓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其辒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辒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之上，冉冉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广记》卷七十。

陈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静，试寻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既入，见道士衣冠华洁，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虽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曰：“此而后不可复继见矣。”《广记》卷五十一。

陈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时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浸食，至尽。城平，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开，当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广记》卷五十一。

沈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焚修服饵为事。尝游都下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表，见仙女数十，冉冉而下，往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视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室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圹，制造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卒。其后豫章有渔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入一石门，焕然明朗。行数百步，见一白髯翁，谛视之，颇类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山天宝洞之南门也。《广记》卷五十四。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案，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访一亲知，已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以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惟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广记》卷四十五。

康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贷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稿，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久之。乃走如舍西，訇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钱五千，羊牛羫，樽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入获富，日以富赡，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长，遂为富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广记》卷四百一。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匮。发之，得金人十二躯，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镌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口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戍将劫之，后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一。

陈濬

江南陈濬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舍，舍之厅事。夜分，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人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人不复见矣。自是丰富。《广记》卷四百一。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过舍南大冢，冢旁恒有一黄衣人，与之较力为戏。其主因归迟，将责之，奴以实告。往觇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仆，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遂殷富。《广记》卷四百一。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而舞，即击之，坠地乃白金一饼。复掘地，获银数千两，遂致富裕云。《广记》卷四百一。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国人邀而问之："君有宝耶？"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万为价得之。岑虽宝藏而实无用，得钱甚喜，因以与之。胡谢而去。岑氏因此而赡，但恨不能问其名与所用云。《广记》卷四百四。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未及山半，有大树，下一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于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纳衣襟得五百而归。尽率其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雇而正之，不可再得也。"《广记》卷四百五。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需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

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四百五。

邢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堕地者。明旦视之，皆钱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瘗之。再视，则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装置巾箱中。自尔稍稍充足，后颇富饶矣。《广记》卷四百五。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而止，所收已钜万。至今为富人云。《广记》卷四百五。

曹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戍港有因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石城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广记》卷四百五。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许，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穷究者矣。《广记》卷四百七。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即生一荚，以为常矣。梁贞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喻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隶学究及第。仁隶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隶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生荚，遂至今矣。《广记》卷四百七。

张怀武

南平王钟传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忽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尝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醴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吏也。顷甲辰年大饥，闻豫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帅其属奔豫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武昌，衅隙大作，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云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强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为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

徒召难矣。’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豫章，无人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士，故以肸蚃告人乎？《广记》卷三百十三。

卷之六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攻，自言少时因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震中外。攻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绰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绰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月，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攻复谓绰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月，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亲见之。《广记》卷三百十三。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矣。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求死？"对曰："瑜应乡荐，累

举不第，退无归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与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折者。《广记》卷三百十三。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丰，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广记》卷三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覆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径上船，问：“有好发髻，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鸟爪也。持髻而去，舟乃达口。廷禹又言：其所亲自江西如广陵，携一十岁儿。行至马当泊舟，登岸

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彩毛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积久愈。《广记》卷三百十四。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惟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正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托遗其妇，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有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传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详。《广记》卷三百十四。

刘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而卒。《广记》卷三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黄鲁

徐三诲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晰。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诲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召募伏于草间以伺。三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广记》卷三百十四。

张铤

张铤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铤大恶之，使巫祝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秽如是耶？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鸮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

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修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带投地，画工以吏为醉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卒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纳之籍，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见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版木如丘陵，复有诸人运溺者财物入库中甚多。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广记》卷三百十四。

酤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

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撅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曰：“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白：“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夜至店前，使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一日，江宁大火，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广记》卷三百十四。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广记》卷三百十四。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迴之庙。迴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迴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神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广记》卷三百十五。

吴延瑵

广陵有仓官吴延瑵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某妪，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云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正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妪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及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妪曰："闻君为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妪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耶？"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耶？"妪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瑵，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妪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瑵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瑵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合，岂当嫌老少耶？"瑵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匹，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妪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尔。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旁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有被惊声，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妪曰："蛇岂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妪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妪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妪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少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妪在此，固辞得还。"妪回，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妪，云："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妪至葬所，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氏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

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厚赠妪，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妪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处。后十年，广陵乱□（此处为方框），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广记》卷三百十五。

贝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于茭渎别业。夜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第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余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殷徐谓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褥、食案、帷幕，陈设毕，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将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与偕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复归，安得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殷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晚，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车马、廪饩，甚丰备。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空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有数厨，皆宝玉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

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作“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殷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将归，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七十八。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戩，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觜，使画盘粉以卜。戩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惟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戩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广记》卷一百五十八。

食黄精婢

临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杪乃生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杪矣。及

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辄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网三面围之。俄而腾上山顶。其主亦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馔，多其五味，令甚香美，致其往来之路，观其食否。"果如其言，常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状，即黄精也。复使寻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广记》卷四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视无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倮身绕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人独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广记》卷四百十七。

稽神录拾遗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朵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书一纸，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暭，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考。《广记》卷二百四十三。

李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孚。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小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如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

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广记》卷八十五。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亟，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广记》卷八十五。

华阴店妪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意，亦甚忧闷。会豫章郎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于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妪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妪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忽失所著鞋，诘责僮仆甚喧。既即路，妪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妪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则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不足为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

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为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妪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广记》卷八十五。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常卖药于市，市中人负其直，刘从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积薪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神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复见。易后求其间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公。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张武

张武者，始为庐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留师，行又日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惟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

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广记》卷八十五。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铁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见也。《广记》卷八十五。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者。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晓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某，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瘳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讶嫌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

欲食，常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饮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儿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广记》卷八十五。

蒋舜卿

光州检日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以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人善医，令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广记》卷八十五。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舟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窥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逐。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我商贾也，顷岁漂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需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

延之过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复有遇之者。《广记》卷八十六。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直。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木棒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遗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尝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寸之土，曰："以此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龟尚存，至今宝藏于杜氏。《广记》卷八十六。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微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为持竿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砍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碍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亦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待何时当安？"答曰："侬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竟平，皆

如其言。《广记》卷八十六。

稽神录补遗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广记》卷八十。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陈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雠。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雠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钟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传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吾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鲁思郾女

内臣鲁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曰："己扬子县里

民之女，往岁建昌录事某以事至扬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鄘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广记》卷一百三十。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镩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广记》卷二百十五。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齰，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广记》卷二百二十。

张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惙且甚。恍惚见一神

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嗛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广记》卷二百二十。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广记》卷二百二十。

郭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中（下有脱……）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下有脱……）"王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椁，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语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广记》卷三百十八。

马举

马举尝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

然职禄无阙。”又问寿几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广记》卷三百八十五。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吾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广记》卷三百八十八。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去。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广记》卷三百九十。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犹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镮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覆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广记》卷三百九十。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柸，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柸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广记》卷三百九十。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骷髅，长三尺。陈

人左鹏亲见之焉。《广记》卷三百九十。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涟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广记》卷三百九十。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广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去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牛，所杀无数。尝于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汝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狠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死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广记》卷四百四十二。

张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矣。"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傔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广记》卷四百五十五。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肘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广记》卷四百六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平固人

虔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鸜鹆，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瘗于野。至城门，阍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鸜鹆，乃获免。《广记》卷四百六十二，曾慥《类说》亦引。

染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

人问之，乃所谓笪却日也。此地以为寻常，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脑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广记》卷四百八十。

杨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广记》卷五百。

洞中道士对棋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郑道士以绳缒下百余丈，旁有光，往视之，路穷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对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问："欲渡否？"答曰："当还。"童子回舟而去。郑复缒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笋塞其口，自是无入者。曾慥《类说》。

波中妇人

谢仲宣泛舟西江，见一妇人没波中，腰以下乃鱼也。竟不知人化鱼，鱼化人。曾慥《类说》。

采菱遇蛟

晋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盛以叉杀之，惧

而还家。后数年亢旱，盛步至湖，见先叉在地，拾取之。忽心痛，还家而卒。曾慥《类说》。

北斗君主簿

许攸梦乌衣叟奉漆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陈康为主簿。"既觉，康忽来谒，攸告之。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得北斗主簿，主为忝矣。"明年，同日而死。曾慥《类说》。

杨祜患头风

杨祜常患头风，医欲治之，祜曰："吾生三日时，首向北，北户觉风吹项，意甚患之，不能语耳。病源已远，不可治也。"曾慥《类说》。

郑玄老奴

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夜久，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入，自云是郑玄，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妄讥老子。"言讫而去。辅嗣暴卒。曾慥《类说》。

耻与魑魅争光

嵇康灯下弹琴，忽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曾慥《类说》。

邓公场采银

饶州邓公场，采银之所，山有涧水出底。天祐末，银夫十余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天窗，日光下照，楼阁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顷之流血自涧出，数日不绝。自是无敢入者。曾慥《类说》。

李白旧宅酒榼

沧州有李巡官，居洛阳空宅。其子夜读书，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闼而入。其子惧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与我为友，汝何为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与汝饮。"乃以席帽盛酒，而至数杯。其父从户外窥见，以为怪魅，以砖掷之，皂衣走。视其帽，酒榼盖也。明日，粪壤中得榼一只。故老云李翰林旧宅也。曾慥《类说》。

老猿窃妇人

晋州含山有妖鬼，好窃妇人。尝有士人行至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寻求，入深山。一大石，有五六妇人共坐，问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妇人曰："贤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经过，为所窃也。将军窃人至此，与行容、彭之术，每十日一试。取索练周缠其身及手足，作法运气，练皆断裂。每一试辄增一匹，明日当五匹。君明旦至此伺之，吾等当以六七匹急缠其身。俟君至，即共杀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见一人貌甚可畏，众妇以练缚之。至六匹，乃直前格之，遂杀之，乃一老猿也。因获其妻，众妇皆得出。其怪遂绝。

曾慥《类说》。

凶宅掘银

寿州大将赵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入居之，独据中堂。夜有物推床曰：“我等在此已久，为君所压，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与移其床于庭下，璘亦安寝。明日，于堂上置床处掘得银一窖，宅遂安。曾慥《类说》。

紫薇宫题壁

建业市有卜者，忽于紫薇宫题壁云：“昨日朝天过紫薇，玉坛风冷杏花稀。碧桃昵我传消息，何事人间更不归？”自是绝迹，人皆言其上升。曾慥《类说》。

睽　车　志

［宋］郭　彖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睽车志》六卷，宋郭彖撰。郭彖，字伯象，和州（今安徽和县）人。登进士第，官至知兴国军。又，从本书卷六“绍兴丁卯秋”条及《宋会要辑稿·选举》，知其绍兴十七年（1147）官浙江某县主簿，被漕檄考试括苍；淳熙间由监左藏南库任贡举点检试卷官，盖南宋高宗、孝宗时人。

本书书名取自《易·睽》“载鬼一车”，显见为志怪小说。书承六朝志怪体，专记耳闻目睹之神鬼异谈，“多建炎、绍兴与乾道、淳熙间事，而汴京旧闻，亦间为录入。各条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说，盖用洪迈《夷坚志》之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种注记资料来源以求征信的做法，后世多有承袭，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即如此。

本书所记，大多为因果报应之事，以寓作者劝惩垂戒之意，对时事也时有针砭；内容虽荒诞不经，无裨考证，然有资谈助。纪事以简捷为主，其恢奇可喜之处，间为后人小说所采纳。如卷一记刘尧举事，被《初刻拍案惊奇》卷三收入入话；卷五述陆大郎事，被《初刻拍案惊奇》卷五收入入话；周清原《西湖二集》，也有采录。

本书《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作五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今传世有《稗海》、《说海汇编》等本，均作五卷，续一卷，续卷题“睽车续志卷之六”；《四库全书》本作六卷。现以《稗海》本作

底本，校以《四库》本，卷次依《四库》本作六卷。《四库》本卷四较《稗海》本少“宣和间”、“逆亮”二条，但于《稗海》本缺字误刻多有补正。凡底本错讹，依本丛书体例，径行改正，不出校。

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返回总目录

卷一

宣政间，长安人有牧牛于野者，数亡其牛，寻之，牛卧一处，荐草肥软，方丈之内异于常草。自后每于其处寻，辄得之。一日大雪，视牛卧处独不积，异而掘之，深二丈许，得石匣，刻曰："开元祭地黄琮。"启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许作新粟也。大资郑公亿年说三事。

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纻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

宣和间，林灵素希世宠幸，数召入禁中，赐坐便殿。一日，灵素倏起趋阶下曰："九华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顷，果中宫至。灵素再拜殿下。继又曰："神霄某夫人来。"已而，果有贵嫔继至者。灵素曰："在仙班中与臣等列，礼不当拜。"长揖而坐。俄忽瞪视喈曰："是间何乃有妖魅气耶？"时露台妓李师师者出入宫禁，言讫而师师至，灵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内侍救护得免。灵素曰："若杀此人，其尸无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诛。"上笑而不从。

林灵素未遭遇时，落魄不检。尝从旗亭贳酒，久不归直。其人督

之，灵素计窘，即举手自扪其面，则左颊已成枯骨髑髅，而余半面如故，谓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扪右颊矣。"其人惊怖，竟为折券。韩亚卿知丞说。

左贲字彦文，有道术，游京师依段氏，甚礼重之。段氏母病，贲为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坛上，五鼓始苏，怆然不怿久之。段氏甚惧，诘之，贲曰："太夫人无苦，三日当愈，禄筭尚永。"段问："先生何为不怿？"贲曰："适出金阙，忽遇先师，力见邀，已不可辞，后五日当去。贲本意且欲住世广行利益，今志不遂，故不乐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贲竟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敛之。贲兄居洛，段命凶肆数人舁棺送之，既举棺，辞不肯往，云："棺必无尸。某等业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举棺即知之。今此甚轻，是必假致它物，至彼或遭讯诘。"段与之约曰："苟为累，吾自当之。"既至，兄果疑，发视，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紫微王舍人稽中说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满还里，素慕神仙长生之说。一日有道者谒之，故絮蓝缕，疥癞狼藉，谓孟曰："以公好道，故来谒公。顷在青州印施《度人经》，我尝受一轴，公颇忆否？"视文书御轴取观，真曩所施也。又曰："我能烧汞为白金，愿以相授。"孟曰："某不愿也。"乃曰："必不欲，姑试一观。"自于腰间取镪数百，顾孟从者，令市汞至，则以实鼎炽炭环之，解带间剂投其中，有顷，取倾出，真白金也。它日，又至，曰："我来与公别。适得佳茗，愿共尝之。"探怀出建茶一块，裹以坏布，虮虱仆缘。孟有难色，辞以无茶具。道者取纸裹槌碎，顾炉中银铛取水煮之，分注两盏，揖孟举啜。孟辞以太热。久之，又言已冷，当留候再温饮之。道者愠曰："果相恶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犹送之门，还见所覆茗地皆黄金，其盏及铛茗所渍处表里皆金，始知其异人，亟追访之，已失所在。

仪真报恩长老子照言：绍兴间，尝与同辈三人行脚至湖南，经山谷间，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废兰若，相与投宿。墙屋颓圮，寂无人

声，一室掩户，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炉，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视之则煮芋也。诸僧正饥，食之甚美。已而视糊窗，乃淳化中故绫纸度牒，室中有数大瓮，所贮或芋或栗或山蒉，了无盐醯之属。俄有一人荷插负芋栗自外归，被发，体皆黄毛，衣故败僧衲，直入坐土榻，见客不交一谈，与语亦不应答。夜既深，皆倚墙壁坐睡，暨天晓，已失其人所在，惟炉火旁置四瓦缶，其一已空，盖其人食之而出，余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饷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岩谷荆莽中二十余里，乃得路还。

绍兴二十八年，外舅杨紫微与陈申公俊卿同为小著，省中共处一位，在国史局堂之西阁，其东阁则大著位也，时方虚其处。一日晨入省，则有老兵雉经于西阁，挂梁间，趣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入，乃暂徙东位。外舅谓同省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颜也。"俄报二公同除大著。事虽仓卒，而应兆如此。

赵汝言字允之，死已数年，有遗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谦之怜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梦至一所，高阙长廊，金碧辉焕，汝言在其间，方与一金紫老人对立而语。问老人为谁，旁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笔题诗于壁曰："弹指红尘二十年，归来瀛海浩无边。梦魂相遇因随念，珍重前生兄弟缘。"老人继题其后曰："处世休论大小年，瀛关从此断尘缘。芝阶云路逍遥处，羽盖飞鲵不用鞭。"汝言复顾语曰："住子已无恙，以兄念至，缘因念结，故得与兄暂相遇耳。"谦之方悟其已死，恸哭而觉。谦之自传其事甚详。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县大火，屋居焚爇大半，灼烂死者十余人。先一夕，许浦戍卒自府请冬衣还，顿止距县一舍。戍将梦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戍将至庭下，谓之曰："明日常熟有变，毋得纵部下为乱。"且令责军令状。既寤惊疑。及晓令戍卒皆止未得进，独从数卒先止郭外塔院，迟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炽，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为乱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旧传谶记云："潮过唯亭出状元。"又云："西山石移，状元南归。"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吴县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经草木皆压藉，宛然行迹可验。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过唯亭，环城而西。穹隆在城西，唯亭距城东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试，平江岁贡者尽下，唯黄由以国学解中选，未廷试，皆传黄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国学发荐，南归之验也。

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岁除夜，梦长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门上，欲钉之。梦中与之辨解，长人乃去，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其春，姚氏举家病疫，死者数人。

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每执笔，必先斋素，盥沐更衣。后病死。死之夜，其母梦韵来别云："以经之力，今即往生乌程县厅吏蔡家作女。"时蔡妻方娠，是夜梦有肩舆及门者，迎之，则韵也，云来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来视，女为之哑然一笑，人咸异之。

龙舒人刘观任平江许浦监酒。其子尧举，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试，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尧举调之。舟人防闲甚严，无由得间。既引试，舟人以其重扃棘闱，无它虑也，日出市贸易。而试题适唐卿私课，既得意，出院甚早，比两场皆然，遂与舟女得谐私约。观夫妇一夕梦黄衣二人驰至，报榜云："郎君首荐。"观前欲视其榜，旁一人忽掣去云："刘尧举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举矣。"觉言其梦而协，颇惊异。俄而拆卷，尧举以杂犯见黜，主文皆叹惜其文。既归，观以梦语之，且诘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举果首荐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国传姚行可说。

衢州江山毛知录，尝梦入冥吏引至一处，若官府，两庑皆大屋，贮钱满中，各以官为标识。问之，曰："此俸禄也。"毛视其俸，吏指一处积镪五百余千，曰："此尔俸也。位至丞郡。"又见旁别积十二千，题曰饶州德兴某人俸。毛后为徽州录参，值方寇作，州倅逃去，

毛摄倅两月而贼至遇害。德兴某人者，后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刘运使文伯说。

信州小儿医蔡助教者，其邻尝遗火，随即扑灭，事不闻官。它日，蔡与郡官偶语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惩。"即白郡将，逮其邻人，系之数日，乃挞而遣之。邻人在系染疫，归即传其家，不一月，尽室皆死。后数岁，蔡如厕，忽见邻人逐而殴之，即得疾死。其乡人有干之临安者，见蔡于通衢，露首，二黄衣人驱之北去。乡人前问劳，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将往棘寺。"匆匆而别。乡人归，始知蔡已殂，其见之日乃其死之日也。周济美左司说。

大参王公子明未贵时，待一倅阙。夫人尝梦有人见呼运使恭人，喜以语公，公亦自喜将为监司。后果为浙漕，而夫人死。其后公登政府，始知前梦神告其止于为运使妻尔。黄倅掞说。

文学杨良能邦礼，其妻华亭郑氏归宁，适其家改葬祖姑，启棺，俨然不朽，视其面貌长短与郑氏无小异。计其死之年，乃郑氏生之年也。众皆惊异。郑氏甚恶之，因感疾，未几而卒。杨良能说。

宗室士⿰纟药，宣和间以未有子，每岁生朝为千道斋以祈嗣续。一日斋坐已定，忽有丐者喧门求入。士⿰纟药纳之，坐者莫肯与齿，竟就下位。食已，众皆散去，丐者独留彷徨。士⿰纟药揖与语，乃问："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则曰："此亦易事。"士⿰纟药方督视彻器，不暇详款，丐者告去，期明日来，且探怀出药七粒曰："食药也。"令士⿰纟药吞之。邑君自屏间望见，遥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纟药握药以入，邑君令舒视之，但一朱书吕字，数日不消。王彦正舍人说二事。

蔡纯诚通判与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书招蔡，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嘱其徒云："蔡至贫，此合中吾衣钵金二两，来则与之。"蔡至，哭之恸，僧复开目与语良久，且云："当有道人来烧香，非常人也，可随之，当有所遇。"言讫瞑目长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

前揖之，道者爇香径去。蔡随其所往，行甚远，道者问："随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两手，顷之其热如灼。蔡云："今偏体皆暖，惟脑尚冷。"则又以手熨其脑，应手即温。乃谓蔡曰："勿庸随我。"用所衣布袍赠蔡曰："某年月日岳阳楼前用钱三百七十买此。"言已，长揖别去。蔡收其袍藏之。它年，蔡有故至山东一郡茶肆中，复遇道者，相见甚喜，袖间出纶竿缉布缕为钓，笑掷地，徐引之，得大鲤，相携酒垆脍食之而去。

吴兴杨礼承务，其母县主素与尼法安善。安尝夜梦有青莲花，其女曰莲师，自婴孩则口常作莲花香，然生四岁而夭，火之，其骨自颅至足皆相钩联，举之不绝。杨礼承务说三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狯，为一乡之害。年五十，忽悟所为，痛自刻励，日诵佛号，数年不暂辍。忽一日，遍诣素所往来者，自言所积恶业至重，须焚身以忏，各丐薪数束，不旬日，得薪数百束，积高二丈许。结纸庵其颠，刻日自焚。观者环绕，然村人犹畏之，无敢与之下火。相乃口衔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然，须臾烟焰周合，乃至指节烬落，凝然不动。

临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忏累年，置火鏊于像前，昼夜持诵环绕，遇困倦即以指触鏊而醒之。晚年两手惟存四指。建忏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甓，辄诵大悲神咒七遍。建炎间，虏至，积薪其下焚之，薪为之尽而屋不然，乃不复焚。

岳侯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众皆惊愕，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复书一绝云："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丞相秦公闻而恶之，擒治其徒，流窜者数人，有死者。左司周济美说。

皇甫坦自云数百岁人，言人休咎时验。尝馆于道院，有人访之，值其它出。其人素与相善，留待之。启其门封，惟一榻萧然，索席下

得一半臂，鲜血淋漓。惊惧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欢。顾谓童子："风冷，可于席下取吾着睡衣来。"童子即取半臂，坦对客衣之。衣甚新洁，初无血也。喜为人书字，亦多验者。汪国正远猷登第已逾壮室，以未有子为忧，求字于坦，书一湧字，已而汪授吴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试，坦书落字与之，士人不乐。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视其字，草头即二十，其傍从水不为点而作三画，各字右笔止作一点，乃名字耳。汪彦远国正说。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楼，怪不可居，或飞掷瓦砾，或闻叹息讴吟之声。家人畏惧，莫敢正视，惟知已在家则寂然。一日，郡庠季试，教官例当宿直舍。知已预忧其扰，乃置几案笔砚于楼上，连纸数幅题其前，问怪所从来，令书其后以对。已乃筛灰其下，扃鐍谨识而出。间二日归，询其家，则怪不复作。启钥视灰，凝然无迹，而案上纸书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顷随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逮今二十年，营魂荡无所归，偶见此楼空闲，故暂寄此，非敢为厉。近媒者为议城南洪秀才姻，方且归彼，不复此留矣。字体纤弱，真女子笔迹。书辞数百言，缅缅有条理。知已亦敬异之。它日偶至城南忠义庙，其间神像果有洪秀才，盖义兵拒寇死事者也。永嘉陈韶美说。

孙机仲郎中绍远父元善价居平江，尝有干过市，见鬻笼饼者，乃其亡仆。孙自疑白昼见鬼，唾之，仆遽前拜祈曰："主翁无然，将使某贾不售。"孙问："尔已死，何乃在此？"仆请孙至居人稀僻处，曰："寿数未尽，药误致殂，而阴府不见收录，营魂泛然无所之适，故为此以度日。今阛阓中如某者且千数，只如宅中广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复与儿同寝，彼将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杨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体，必有异。"孙甚惊，归如其说火之，所灼忽有青烟出衣被间，俄而烟绝，乳媪已失所在，衣被如蝉蜕焉。广官人者，机仲弟绍祖，字文仲者也。张判院良臣汉卿说四事。

支提长老善秀，言其乡里有人以田猎毕弋为业者，其妻昼寝，忽见床前地裂，深不可测，俯视见城郭屋宇。恍惚间，身堕其间，至殿

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头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断其手足，剖割心肺县挂之，自踵至顶细锉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团块，业风吹之，俄复为人。方其身被惨毒，而其识神在旁，见其屠剥痛苦不可名状。既醒，则身故在榻上，移时始能言，百体余痛，经日乃定。自后或经岁，或半载，所见辄如此，不胜其苦。一日又然，则闻殿上人谓之曰："当往求善秀长老说忏悔可以灭罪。"乃如其言谒秀，道其故。秀教之诵破地狱真言，具为演说忏涤，自后乃不复睹前事，竟亦善终。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临安监。尝建请于北关创立新仓，攘取民居八十余家，毁撤屋宇，老稚流离，怨嗟欢沸。初霖夜坐书阁，草定建请利便，忽见其姊婿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过，径趋宅堂。方惊愕间，其妻及女皆寐焉。急呼醒，问之，云："适见其婢自外来，云与小娘子作伐。"询其女而梦协，甚恶之。其女遂病。仓成而地卑湿，或言曩数有淹没之患，霖愈益忧恐。乃高为地版，离地二尺，所费不赀。又欲大营备水车骨之具，官无余镪，其家素富，乃从妻丐五百缗，妻拒不与。霖窘迫，以刃自裁，收之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虽愈而颔颈挛不复伸，俯首不能仰视，神识沮丧，遂成心疾，请祠禄以归。

卷二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杀，日以弹射臂鹰走狗为乐，所杀不可胜纪。营一宅新成，迁居之，房闼间巨蛇纵横，至相纠结如辫，杀之复然。家有三男二女，长曰嗣昌，业进士，忽得心疾，朝夕恸哭，云忆其亡父母。其妻谓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杀之以复仇，然不可与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听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惑死。次子、季子不数年相继殂，晚年仲复丧妻，生计益落，孑然一身，独享高寿，而健啖康强，嗜杀如故。岂佛经所谓魔力所持者耶？

杨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达。典蜀郡。先是普州乐至县有临水精舍，主僧夜梦一贵人跨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暂还，不久当复往归。"寤而有金堂县尉令狐习舆病适至，信宿而卒。习父扐家居，初未闻习病，一夕梦习缘檄归，喜甚，亟迎门，及下马，揖而言曰："习不孝，不得终事父母，今当为眉山杨氏子，名虞仲，后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职显于今世矣。"辞诀而去。父惊愕而寤。其日讣至，扐痛悼甚。它日物色访眉山杨氏，实以是岁生子，及长，名虞仲，登第之年正习死后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悫作习墓表，述其事甚详。虞仲倅遂宁日，令狐氏有讼事，自它郡送遂宁，虑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宾达之。虞仲亦隐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肃录其墓表见遗。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书至云：“关大王有书。”公甚骇愕，视其缄云：“书上元城县尉李尚书，汉前将军关云长押。”诘民何自得之，云：“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诣县，由某地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觉惊异，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书，不敢不持达。”公发书，其间皆预言靖康祸变，以事涉怪，即火其书，遣其人不复问，作诗纪之云：“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大荒虚。”公后果贵显，卒蹈围城之祸。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后改赐今名。其子浚淳记其事刻之石。

绍兴府治依山，林樾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数卒直宿蓬莱阁，夏热，各散寝。中夜，一卒曰张富者，见红裳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其腹上，奋起捽之，忽不见，但两手狐毛满把。

汀、漳间有古驿多怪。尝有士人独宿西厢，乙夜见群鼠自梁栱间缘壁下地，莫知其数，固已异之。俄又见数鼠共挈一物，若小箱箧然，置地，发之，皆袍帻之属，竞取服之，俨如唐装，冠屦皆备。既而递为进趋揖逊之状。士人素有胆气，拊床叱之曰：“鼠辈敢尔扰人！”殊不惊避。遽起取席下白梃乱击之，仓猝间误触灯灭，益尽力挝击，俄而寂然。明旦视床前死鼠满地。扬州教官陈德明光宗说。

道州孚惠庙，灵响甚著。淳熙己亥，郴寇大作，侵轶州境。郡守赵公郎中汝谊以郡无城池，听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谨请入贼说以祸福，不从则死之，即日见害。贼进至江华，距城不一舍。公益忧愤，倦而假寐。见二大夫儒衣冠，貌甚伟岸，来谒，且言毋恐。公意其孚惠之神也，即具冠带往谒。俄有燕数千自祠所随公朱轓蜚集黄堂上，翔而为三起而复集，喙皆外向如一。漏尽数刻，繇所从方陈而去。是夕寇遁。民有被俘逃还者，闻贼言道州号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舍而去。郡教官章颖记其事刻石。

贰卿周公自彊，淳熙辛丑自静江移镇丹阳。有第宅在上饶，将取

道过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昼闻钲声自宅堂出，亟启钥视之，则声在后堂大柜中，复开柜寻之，则声在地下，久之觉声寖远而灭。后数月，公捐馆。陈宏甫承务说。

提辖左帑张朝奉逊，四明人。始改秩知常州晋陵县，任满挈家东还，夜泊宜兴驿前。时正暑，张有子年二十许，独与之寝于舡之头仓。是夜月明如昼，四鼓后，婢辈忽若惊魇，欢言暗中若有人手丛杂扪索之状，又闻舡背亦如拿攫之声。张惊起，呼叱，久乃定。即开舡门出立舷边，号召舟子辈，盖疑其盗也。已乃还寝，则不见其子，呼之不应。明烛索之，无所得。诘舡外人，初未尝见其出。举舟惶骇，扰扰以至天晓，对岸有泊舟者遥谓舟人曰："我曹夜寝舡背，约四鼓时，忽见彼舡背长大人十数，若有所求索，俄有长臂大手十数出水中，共捽一人入水矣。"乃使人没水求之，得其尸焉。同年陈子荣宗丞说。

泉司干官陈子永泳，每夜用释氏法诵咒施食，仍爇尊胜咒幡数纸。尝宿铅山驿舍中，夜有妇人立床前，叱之，云："无恐，我来从官人觅经幡耳。"许之，忽不见。明日祝而烧之，夜复来拜谢而去。陈宏甫承务说。

平江黄埭张虞部家豪于财，第宅甚宏壮。张为人质直，素不信巫怪之说，每有兴筑，不择时日。尝作一亭，掘地得肉块混然，初无割剥之迹，俗谓太岁神。张不为异，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基创，且遂名为太岁亭。又尝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应者，俄而所畜犬首顶其帽束带其背而出，左右骇愕，张徐谓犬曰："养汝几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毙于庭矣。王日章承务说。

秀州海盐县渔户杨刺旗，尝寝渔舟，夜梦被人擒去，刺其面为旗，惊寤而面颊犹痛。俄而天晓，亟起就舡舷照之，初无迹，第见鱼虾拥出水面，团结成块。掷网尽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状，持归刮洗泥垢，则纯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为杨刺旗家。承信郎杨伯详说。

华亭陈之方为泉司属官，未赴任间，故人有任维扬倅者，陈往谒之，留馆厅事之侧。一夕就寝，似梦非梦，见一妇人来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当代去，次及公，故来相报。”陈还家而卒。潘周翰承务说七事。

闽中一士人居华亭，有赵通判者居乌程，约士人为馆客，久未得往。士人偶闲步至狱祠，见一妇人缓行，一仆持一小青盖且挈香合背子从其后，遍诣殿庑拜而焚香，毕事而出。士人随之行数十步，妇人回顾问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复问妇人姓氏，则不答，笑以所持扇示之，上有“书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姓第，但怪无书姓者，未及详语，妇人遽取仆所持铜丝香合以授士人，即前行去。复随之一里许，入一寺中，人迹稠杂，忽失妇人所在。后数日，赵倅遣仆马持书来迎，正二十七日书也。士人异之。既至书馆，每以所得香合爱玩，常置几间。一婢常来书馆视童稚辈，每谛视香合，酷似赵亡妻棺中旧物，入言之。倅取验视信然，因问士人所从得。初犹讳之，扣之再四，乃备言曩日所遇。倅问妇人服饰状貌，乃其亡妻丛涂寺中也，悲惋久之，即议举葬。启殡视棺侧有小窍，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乌程岳祠启黄箓醮会。西殿鸱吻有蛇蟠绕其上，法师叶以十四日夜拜章言于众，曰一二日必有风雷之变。时连日晴明，天宇澄廓，纤云不飞，众以其言不验。至十六日暮夜，浓云郁兴，须臾蔽空，迅雷风烈，雨雹交下，雹大如弹，屋瓦为碎。众皆凛然，移时乃定。灵坛供具幡旗之属，俨然如旧，略无漂濡。乙夜云敛月明，视鸱吻并与蛇皆失所在。翌日访郊外，初无风雹之惊，盖是时飘击之势，止数百步间也。

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贫，既卒，其友周逸卿为率平日交游裒金作设冥佛事以荐悼之。翌日，逸卿有故出城，嘱其家谨扃钥。初夜外门轰然自开，若有人直入，连呼“逸卿，大卞专来奉谢”，家人惊遽出视，但门已辟，阒无他睹。

平江潘择可，崇宁五年以舍法贡入京。未至，夜梦衣褐挽车三十辆，其弟端夫衣绿随其后。至政和三年，择可以上舍释褐。后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车三十者，三十载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疟半年，百药无效。沉顿中，梦黄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则生，更食则死。"既寤，誓不复食，病亦随愈。

京师有道人姓郑，持一铜铃，终日摇鸣阗阗间，丐钱为食用，余则分惠贫者，号为郑摇铃。宣和末忽迤逦南来维扬，摇铃丐钱如故，夜则寄宿逆旅。久之，谓主人曰："吾将死，愿以随身衣物悉置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舁棺出城，举者觉渐轻，复闻铃声如在数十步外。俄而铃声渐远，则棺愈轻，若无尸。至焚所，启盖视之，惟一竹杖而已。

吴江檀丘村人陈布袋，业匠氏。其妇家在震泽。淳熙辛丑有故来谒其外姑，将至路，逢相识金大郎者，相揖而过。陈先闻已死月余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谒其信否。入门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挟掖已不省人。舁卧榻上，手足拘挛若被执缚状，阅两时顷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时，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颈，即觉昏愦，若有人捽之东去海岸山颠，执问曾见金某日为某事否，对以与金初无干涉，皆不知之。旁有人持文书展视云："误矣。"即执陈投别一山上，乃自寻路归。自临安由德清，所过街衢人物不异常时，至浔溪距震泽十八里，见岳祠甚雄，面正向北，门外路平阔七八丈，入者纷纷，绝无出者，凡其所识近亡殁者，往往见之。浔溪素无岳庙，心独怪之。既入门，栏楯皆纯铁，有人叱之出曰："汝未当留。"即由路东还，过市桥后，遇金，露首，有人驱之甚速。陈问何匆猝如此，金且行且应曰："被急取案追摄对公事耳。"陈徐至家，若过高阜甚峻，有人自后推仆，遂醒。沈梭省干说二事。

吴江蠡泽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佣于应天寺僧子孚房为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间，孚往近市张湾桥黄家作佛事，朱童立门外，见

群儿拾螺蚌水中，往从之。忽见白衣人呼之，与偕行，至塘岸，与坐地上取泥作团，强令吞之，复以泥窒其鼻耳，则昏不知人。俄觉有人殴其背，泥尽脱出，开目见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驶，即至其家，犬跃去而朱童仆卧篱落间。家闻呻吟，出视甚惊，莫知所从来，诘之不能语，舁归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真武甚谨，疑其阴护也。

沈蒙老博士初为太学率履斋生，晨起盥颒已，盆水尚温，忽变牡丹花状，枝叶扶疏，蕊萼相承，宛然如画。次年同舍登科者十余人。蒙老孙樗说四事。

开德府有士人家贮水瓷瓮忽有菌生其腹，隐然而出，植根甚坚，触之不落，数日大如人手，光润烨然，真芝草也。陶器坚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诘。

陇州汧源县公宇，一夕堂门已扃锁，忽有妓女数人执乐器游于庭下。令之妻适见之，妓女俱前祷曰："妾等久为土地祠乐妓，丐为诵《法华经》回向则可藉以往生。"妻以语令，翌日乃请僧诵经于庙，其夜复见前妓来谢而去。数日，又有如前来祷者，亦为诵经，如是者三。后令君夜独燕坐，忽有鬼物，状甚狞怪，前曰："土地神谢君，妓女无几，即皆令往生，吾且乏使，当移祸君家。"令叱之，遂不见。自后妓女亦无再来祷者，令家亦无恙。

沧州有妇人不食，惟日饮水数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悦怿。人问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值岁歉，谷贵艰食，乃仰天祷曰："今日所获不足以活二人，愿天悯之，使我饮水不饥，庶所得可尽以供母。"遂临井饮一杯，果不饥，自是亦不思食。又数岁而母卒，时不食已三十年矣。

执政府候兵任章，尝因小疾，忽昏愦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见二人若公皂，持檄来逮去。如行山野间，数十里入大城门，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者坐殿上，问姓名乡里，叱吏云："误矣！"令

引观地狱数处，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复引出城，若非向来所经。或过市里通衢，见人鬼淆混，有相识者，与语如不闻也。俄出一崖穴，送至其家。入门见身卧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视其旁，迎语送者曰：“复还耶？吾守之久，馁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间推仆榻上，乃苏。自此疾虽愈而常怔忡恐悸，或遗亡颠错，若失心状。久之，因出行，中途遇一道人，瞪目视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为汝疗之。”令市一牛心，至则道人割取其半，咒祝已，令食之。章顿觉心地安泰，不复惊怯。问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问为？”不受谢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间，遂失所在。右史赵舍人说。

镇江士人亡其姓名。妻悍妒，买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屡欲投缳，士人忧之。有干之金陵，丁宁恳谕其妻而行。去家才两日，忽中夜闻枕前切切之声，不见其形，自言即其妾，引决死矣，恳求为诵经追修。士人大忧恐，亟遣仆归，为其区处。暨仆还，得家信，则妾故无恙。鬼复夜至，士人诘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实非妾，因公忧虑之切，故假此以觊荐拔，自此不敢复出，幸勿见治。但今业已至此，不能独回，须且相随以俟公归。”许之。自此悄然。士人干毕将还，约亲故十人同游钟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复闻鬼语，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为厉，有少事奉报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间第几人乘骡，第几人骑白马，此二人它日贵人也。”问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馀则不然。”二人者，叶审言枢密其一也，时方为小官云。

绍兴甲寅七月十四日，吴县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萌枭獍之心，怀刃挈榼，与母同之近村看亲。中路，请母藉草饮，意欲乘醉行逆。时天晴霁，俄有黑云骤起，大震一声，击其子殒道旁。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怀刃，有知其谋者，始以告焉。又长洲县北原村农夫谢三二，不敬其母，动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霁，欲放田水，詈母而出，才至田所，大雷震死。范公㦸德老承务说九事。

绍兴五年六月大雷电，无锡苏村一民家所用斗秤尽挂于门外大树之杪，行人皆见之。盖其家每轻重其手也。

绍兴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长洲县地震，自西北方来，树林皆摇动。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尝如此。又绍兴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熙宁间，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陈乞改名雍观。时王荆公当国，怪其名无义理，因问改名之故，对云："梦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晓其义。"后其人之官，一日自城还邑，从吏卒行渡浮桥，忽大风骤起，鼓其衣裾，尽没淮水。已而从者拯救皆免，独不得令。事闻朝廷，荆公曰："向见此人无故改名，且疑雍观二字或有出处。因阅《山海经》，乃知其为水官之名，固虑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后县僚或梦雍观驺从甚盛，往来淮岸，疑其死为水官也。

常熟县东北百余里，地名涂松，有姓陆人，业屠。隆兴初，絷一牛，始下刃，牛极力索绝，负刃而逃。陆追之数里相及，牛反顾，以角触陆腹，穿肠溃立死。

钱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梦青衣数百哀鸣乞命。明日适见鬻田鸡者，感梦，买放，倾笼出之，其数与梦无差。

常熟县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鹅，已去毛入釜，鹅忽鸣。家人走报，翊不之异，熟而食之。后数日疽发于背，病甚，顾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与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逮我急，势须一往。"问追者限在何日，复自应曰："明日。"翌旦果殂。

卷三

淳熙庚子辛丑岁，平江比年大旱。常熟县虞山北葛市村有农夫姓过，种田六十亩，岁常丰熟。过觊例免秋赋，亦伪以旱伤闻，官果得免输，自以得计。明年壬寅夏，飞蝗骤至，首集过田，禾穟皆尽，而邻比接壤之田，蝗过不食。又有二农家，不得其姓，㝵亩东西相接。东家淳朴守分，西则狡狯暴狠，淳朴之家常苦之。是年蝗至，尽集西家之田，而不入东界。西农怪之，夜以布囊贮蝗移置东田，有报东家农，弗之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当自去。"明日蝗复飞集西家，东田无伤焉。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妇。妇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妇嘱姑为毕其炊。媪盲无所睹，饭成扪器贮之，误得溺器。妇归不敢言，先取其当中洁者食姑，次以馈夫，其亲器臭恶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昼暝，觌面不相睹，其妇暗中若为人摄去。俄顷开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怀掖间得小布囊，贮米三四升，适足给朝晡。明旦视囊米复如故，宝之至今。予始闻此事，窃谓昼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类。至谓囊米旦旦常盈，则颇近迂诞。然范德老为人诚悫，必不妄传，而村妇一节如此，亦可尚也，故录以为劝云。

常倅陈森按视北使宿顿，至属县无锡，暴得疾。其子充弃兄弟自城拿舟迎候，解维已昏暮，时夜暗舟中明烛，充忧懑不能寐。舟有偕

行者，炙肉饮酒，三鼓后，忽有物状如猕猴，自水中跃登，船舻偏重且没。舟人惶遽叱之，其物索肉，亟掷与之，乃没。魏掞上舍说三事。

宜兴陈宰冕，有干过宿富阳客邸中。夜灯暗且灭，见壁间有人影，举动若傀儡状。陈惊惧，掷枕抵壁。邸主问知其故，推门为明其灯乃已。明日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数日也。

盐官马大夫中行妻悍妒，一婢免乳即沉其子，杂糠谷为粥，乘热以食，婢竟以血癖而殂，乃取死子同坎瘗之。后数年，妻为厉所凭，自言坐血池中，受无量苦，上诉于天，今当偕诣阴府。其家祷之，且许以诵经饭僧，皆不从，且云："主母今亦数尽，故我得相近。"又云马在世仅有三年之寿。妻竟死。传此事时马尚存。

盛大监勋绍兴初知襄阳，单骑之官。府治有一楼，为公退燕息之所。勋常独居楼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汉江水满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勋昼寝，登梯隙壁窃视，乃见一大鲤鱼，金鳞赬鬣，游泳斛中，如觉有窥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惊惧趋下。自是彻去斛，不复取水。岳州张佐才承务说。

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雨旸致祷，则设宴席于城隍祠，东向坐神像之侧，举酒若相献酬，往往获应。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令典客声喏传言以致之。间有得缗钱于香案之侧，若神以劳送者。尝晨兴呼谯门鼓吏，问夜来三更不闻鼓声，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缠绕其鼓，故不敢近。米颔之，叱吏去，不复问。故郡人皆疑其蟒精，至今父老犹传道之。

刘知常，襄阳人。其兄为襄阳县之胥魁。知常始生，皓首赭面，里俗谓之社公儿。年十四五，随闾里出游万山。俄独行迷路，望远峰之颠有光景，趋即之，见一道士，坐磐石上，诉以迷路之状，且告之饥。道士袖出一物饵之，顿觉果然。道士指以归路，且约明日复会此。知常既归，一宿而皓首变黑，面皙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

遂授金丹之诀，且告之曰：“吾桐柏真人。若归，他日苟欲见我，一念及我即至。”遂辞归。自是脱然有遗去尘世之志，以母老，不能违侍侧，乃于所居之旁辟草庐以居，时人谓之草庵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观间，徽宗闻其名，诏蕊珠殿侍宸往襄阳寻访，知常与偕至京师，见于内殿，验其方术。知常取盐数斛布地上，疏为畦畛，每畦相去数寸为一窍，取药置窍中，有顷悉成金莲子。又取故败铁器钱镈之类，以药点化，皆成黄金。上神其术，赐以金冠象简、绯袍皂襈，号丹华处士，眎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黄金为金宝轮，颁藏天下神霄宫。知常又自作金合数百，贮所炼丹，分遗公卿。太师蔡元长京尝赠之诗，有“万镒黄金手化铁，五色彩云神授丹”之句，盖记其实也。无为胡知县说。

和州兵火前尝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翌日，日晏而门不启，兵级辈怪之，呼门不应，乃毁壁以入，而室之户扃，复毁而入，乃见布席于地，杯盘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与其妻孥数人皆踣其旁死矣。众甚骇惧，即以闻府，乃掘其处，深数尺，得二长石，发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滞魄之为怪也。

无为军城内有秀溪者，初名锦绣溪。始未有城，溪水与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盖亦灵异。或夜傍水际启壳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数丈。秀之名盖取川媚之义也。其后筑城，绝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泉州故陈洪进所据也。州之便厅，至今郡守不敢登。厅阶常有剑影，极分明，障之不能掩，削之不能去，郡人神而畏之。屋今敝甚，而不敢葺。近城法石寺，洪进墓在焉。旁有小冢，则其女之殡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时或形见，遇者辄死。有连江尉龚遂良游寺中，夜见之，翌日与人言：“吾体中大觉不佳。”且嘱后事。肩舆亟送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偶便旋于墓侧，即得心疾，狂易不知人，逾年乃愈。李顾言朝奉说二事。

治平丁未岁，漳州地震，裂长数十丈，阔丈余，有狗自中走出，视其底皆林木，枝叶蔚然。

泉州永春县毗湖村民苏二十一郎为行商，死于外，同辈以烬骨还其家。苏之神随至，语言如婴儿，或见其形，亦能预言人休咎。有亲旧往视者，苏辄令其妻具饮馔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来，率以黎明时，先远闻空中击钲声渐近，既至，如风雨然自檐楹间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与立庙祀焉，至今犹存。黄童朝散说。

翟公逊大参汝文镇会稽，岁尝大旱，于便坐供张，命典谒者迎释迦佛及龙王像，与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向，盛具乞雨于二像。明日，大雨霶霈。临街有楼，怪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楼上，事之甚谨，莫敢正视。公逊过之，有瓦砾自楼飞掷，正中帽檐。公逊大怒，驻车召戎官撤去神像，毁其楼为酒肆。一日出游，闻路旁民舍聚哭，问之，曰："家有妇为鬼所凭，召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逊曰："审如是，胡不投牒讼于府？"民勉从之，明日状其事诉焉。公逊大书曰："送城隍庙依法施行。"令民赍诣庙，以楮镪焚之，且嘱曰："三日鬼不去，可来告。"至次日中夜，民家觉大旋风绕舍，屋瓦皆飞，病妇忽自床起，颠倒踉跄，投门而出。家人追及门外，共执持之，移时乃苏，云："初见有人持牒来，云城隍追汝，遂随之出，皆不省其他也。"自此遂愈。公逊罢镇归，渡钱塘，潮未当应。公逊祷而请之，须臾潮至。其异事皆此类。而性资诙诡，居于常州，建大第，市瓦数十万。公逊取视之，嫌有布纹，曰："吾方奉亲居此，岂可置布纹于头上耶？"以巨梃一时击碎。陶者请曰："即不用布，无以藉坯。"公逊命取罗数十匹给之。郑咸平老奉议说。

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满挈家还乡，道经合肥，与其帅有旧，留连数日，馆于佛寺。一夕既寝，闻箱箧中切切有声，疑其鼠也，明旦发视，中有金钗数只，皆寸截之，别箧贮罗縠甚多，皆细剪如簟纹。富大惊异，出对寺僧说之。僧曰："是何愚鬼，此寺素未有怪也。"言讫，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绫縠矣。明日谒帅作于客次复举其事，且

云："所将匹帛悉坏，惟衣服幸全尔。"俄视其衣，已剪如前。富大惧，亟辞而去。后亦无它。无为进士李记言说。

明州育王塔，灵感甚多。魏丞相南夫母秦国太夫人祥除，饭僧寺中。丞相夫人庆国姜氏然香于臂，有高丽僧适在其间，咨嗟赞异。俄丞相之犹子鲤门指塔级间有佛现，丞相随所指视之，良信。众皆争睹，悉见佛像，而各不同，或见金像、铁像，或肉色相，或见半身，或惟见头髻，或惟见面，观者骇异。丞相乃于诸像中询众目所同见多者，命工图之。

程迥者，伊川之后。绍兴八年，来居临安之后洋街。门临通衢，垂帘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飞入，径著于堂壁。家人就视，乃一美妇，仅长五六寸，而形体皆具，容服甚丽，见人殊不惊，小声历历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为祸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为小龛，香火奉之，颇能预言，休咎皆验。好事者争往求观，人输百钱，乃为启龛，至者络绎，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复飞去，不知所在。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艳而性静默，居常外户不窥，惟暮夜独行后圃。璋初不以为异，但每自后归，则口吻间若咀嚼物。他日密随觇之，则徐氏入一竹丛间，俯而扪地，若有所索，归仍咀嚼。夜于枕边摸得一白石子，但视皆有齿痕若啮残然。已而视其箱中齿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诘之，终隐不言。始徐氏甚妒，自齿石之后，遂不复妒，更为宽容，璋寝婢子别榻，皆纵不问。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郑邦杰以泛海贸迁为业，往来高丽、日本。一夕舟行，闻铙鼓声自远而至，既而渐近，则见一舟甚长，旌旗闪烁，两舷坐数十百人，啸呼鼓棹，疾进渐近，若畏人舟，径没水半里所复出，鼓棹如前。舟师云此谓鬼划舡，盖前后溺死者所为，见之者不利。邦杰乃还。

张𦍒初为福州安南县丞，郡有指使张悦，以州檄到县，颇傲慢不逊，𦍒心衔之。后知福州，而悦为本路巡辖马递，至州上谒，𦍒踞坐厅事，引悦廷参。悦甚不堪，诵语纷纭，𦍒命廷卒加捶。时韩王世忠驻建州，𦍒即械送之，申牒诉言悦常私悦田路分之女，强逼与乱。韩王大怒，斩悦于军门。𦍒后知袁州，日坐书室，忽如中恶，仆地不醒人。左右扶掖进汤药，以少苏，乃亟命取朝服来。家人问之，答曰："适见张巡辖来，便相捽拽，今须与同往辨理。"言讫而卒。从义郎吕仲权说二事。

绍兴初，福建寇乱，贼魁曰张义、张万全、叶百三，凶焰颇盛。提刑李稷臣谕降之。二张谮叶于稷臣，且言初无降意，将复为变。稷臣信之，乃植大柱于通衢，取叶以铁索锁缚于柱，炽炭围绕，醯和五辛饮之，备极楚毒。稷臣躬临视之，叶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体皆焦烂，乃死。自是稷臣每独坐时见叶在侧，大恶之。后三年，稷臣遍体生疮疱，状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王圣图，元城先生之外舅也。未第前，尝梦被命除给事。以有笺榜来议姻者，视其家世，惟题四字曰灵泽夫人。明年登上第，晚年得知潞州，吏白典祠当谒者，而灵泽夫人在其数。圣图恍然，甚惊异之。期年，以给事召。圣图私念前梦，忽忽不乐，不复理装为行计。一日，过灵泽庙阙门，状甚惶遽，人问其故，曰："此夜连梦。"遂卒。

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贬所，尝昼寝，梦一道士来谒，顷之得家书，报其内子生男，而诞辰即梦道士日也，先生异之。俄还自贬所，视所生男，状貌宛然梦中所见也，故名之曰景道，钟爱之异于它子。暨元城再贬岭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于家。元城闻之，悲悼不能自胜。南海道士有异术，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景道果见形于位，谓元城曰："我昔为道士，公为淄青节度，因射误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抚育之恩，犹当偿其半。"元城于是为刺臂血书《般若心经》以荐之。

汴河岸有卖粥妪，日以所得钱置缿筒中，暮则数而缗之。间得楮镪二，惊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买粥者，有一妇人，青衫素裲裆，日以二钱市粥，风雨不渝。乃别贮其钱，乃暮视之，宛然楮镪也。密随所往，则北去一里所，阒无人境，妇人辄四顾入丛薄间而灭。如是者一年。忽妇人来谓妪曰："我久寄寓比邻，今良人见迎，将别妪去矣。"妪问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属妪。我李大夫妾也，舟行赴官，至此死于蓐间，藁葬而去。我既掩圹而子随生，我死无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岁。李今来发丛，若闻儿啼，必惊怪恐，遂不举此子。乞妪为道其故，俾取儿善视之。"以金钗为赠而别。俄有大舟抵岸，问之，则李大夫也。径往发丛，妪因随之，举柩而儿果啼。李大夫骇惧，因为言，且取钗示之。李谛视信亡妾之物，乃发棺取儿养之。李知县明仲说。

王陔字希武，参政绹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昆山。陔居家艰，独处于厅事之侧，其家婢妾颇众，夜则扃锁堂门而寝。一夕，有老乳婢梦中若惊魇，其声初甚微，叫呼不醒者久之。婢辈惊起，就榻视之，则无见矣。举家惊骇，明烛四索，无所得，乃开扃遍索于外，得之西圃池亭之侧，坐以胡床，而耳目鼻口悉为泥塞。急扶掖洗剔去之，则已昏然不知人矣。舁归灌沃汤药，移时竟死。其宅墙垣四周，而中门扃锁则不通内外，不知何从而出也。时传其地基故漏泽园也。

宣政间，河决，湍流横溃，不复可塞。有河清卒牢吉，往来坏堰之旁，相视塞河之策。忽闻有呼其姓名者，至于三四，亲比近阒无人，寻呼声出葭苇间，迫视乃一大虾蟆，蹲高如人。异而拜之，蟆问："尔数往来何为者？"对以河决不可塞之状。蟆即吐一物举蹯承之，状如生离支，以与吉曰："吞此可没水七日，即能穷堰决之源。或有所睹，切勿惊也。"且授以沉置茇楗之法，云："堰成须庙以镇之。"吉拜谢，忽失蟆所在。自此遂善没水，深行河底，见决处下有龙方熟寐。出如蟆所教，河决迄塞而建庙焉。李知县昭明仲说。

许式字叔矜，赴调京师，归行由汴。岸舟有呼许侍郎者，直诣式

舟。式曰：“误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是矣。某与君有先契，闻君将归，故欲一见。”因探怀出物一袭曰：“以此赠行，异日得十四岁女子乳即可饵也。”许大讶，且奇之，徐发袭，得白石数块，坚莹可爱，因缄藏之。是后凡历数任，得倅博州。一日行县还，太守谓曰：“近一事异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许曰：“其年几何？”曰：“十四岁矣。”许忽记曩事，特诘问之。女子涕泣曰：“实无它，但一日尝浣衣溪旁，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误应之，乃一道者，熟视都无一语，径去。方应声间，忽若有感，自尔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许因访道者容状衣服，即汴岸所见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谨养视女子，及产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应手如膏，因即饵之，经月饵尽，乳即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实而释之。其后果登禁从，享年八十，容色童润，如少壮时云。乡人蔡津退若说。

卷四

姚大夫安礼尝暮宿驿舍，仆辈各已休寝。时夏夜盛热不得寐，独起散步屏后，闻庭下蔌蔌有声，隙屏窥之，正见一叟，皤然素衣顶冠，长才尺许，策杖缓行，仰首视月，以手加额。姚初意其神物，屏息不敢惊。俄一蜣螂飞过其前，叟即举杖一击堕地，俯拾裂食之。姚乃拔剑逐之，转过厅侧廊庑后，走入郁栖而灭，插剑识之。明旦，命仆发视，得一白猬甚大，旁有故铁托火箸各一，盖其冠杖也，乃杀之。驿舍旧多怪，自此遂绝。陈襄仲谟说二事。

张无尽之子龙图公，家于义兴郭外。有故遣仆入邑，舟行数里，日将没，见一妇人行岸上，手挈油罌，迎舟而过。仆熟视，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应，去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问："尔今安在？"妇人远指岸侧一古木曰："吾居是间。"复问："须油安用？"曰："吾遍体创裂，借此膏润则痛少差耳。"且谓仆："郭门外精舍老僧戒行严洁，惟日诵《金光明经》，为吾求诵十部以资冥福，当即往生。"仆如其言访僧诵经，还过其处，击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木穴中，曰："招喜得经已受生矣。烦再为吾诵十部。"仆方问其何人，忽不复见。他日复访僧诵经，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

宋左藏晛尝言：家故泽州，有第宅园圃。墙角有古冢，因治地发之，得一石志，题曰郡守李公之墓。垒石为藏，棺中朽骨一具，无它

物，而棺之侧斫石为乳婢抱哺一婴儿。不知其何为也。

士人李武锡尝得疾，惟脊骨间痛不可忍，百药攻治不效，若此数十年。后因改葬其父，易棺迁其骸，脊骨节间有大白虫，乃拨去之，自此脊痛顿愈。吴大任承务说。

宗室赵伯琯居明州小溪，游侠尚气，建第宅甚雄。尝暮行溪滨，见有物自其宅门出，乃一熏笼，自行蹒跚勃窣，徐过其前。惊顾之间，乃疾行入水而没。俄而伯琯死。张汉卿省幹说。

常州华严寺僧道良，为知库数年，多所干没。忽卧病危惙，长老道素夜梦良来云："且往近庄养疾去。"逮晓则报良巳卒。俄近庄报牛夜产犊而病一目，良素眇，皆惊讶。他日道素按视近庄，取犊视之，见素泪下。素谓曰："汝知库耶？业报如此，当随吾还寺，曳硊作面供众以偿宿负。"犊即随肩舆以行，不待驱逐。既至寺，日作面两石。有常课主者窃增其数，犊至常课即止，驱之竟不行。或呼知库良公抚劳之，则泪下。有僮行斥良名骂之曰："盗常住贼！"则怒目奔触，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酸赚至顿食五十枚。僧从简言亲见其事。

绍兴辛未岁，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余日，抵一山下。连日风涛，不能前，商登岸闲步，绝无居人，一径极高峻。乃攀蹑而登至绝顶，有梵宫焉，彩碧轮奂，金书榜额，字不可识。商人游其间，阒然无人，惟丈室一僧独坐禅榻。商前作礼，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风，欲饭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诺。"期以明日。商乃还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满矣，盖不知其所从来也。斋毕，僧引入小轩，焚香瀹茗，视窗外竹数个，干叶如丹。商坚求一二竿，曰："欲持归中国为伟异之观。"僧自起斩一根与之。商持还，即得便风，就舟口裁其竹为杖，每以刀锲削辄随刃有光，益异之。前至一国，偶携其杖登岸，有老叟见之，惊曰："君何自得之？请易箪珠。"商贪其赂而与焉。叟曰："君亲至普陀落伽山，此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商始惊

悔，归舟中，取削叶余札宝藏之，有久病医药无效者，取札煎汤饮之辄愈。陈仲谟知录说。

程泳之沂为平江昆山宰，秩满，其弟钜为府监仓，乃携其家就居焉。一日，泳之方与妻对食，忽有髑髅自空堕几案间，举家骇愕。泳之为祭父而埋之。不数日，泳之妻病，日浸加剧，一夕为鬼所凭，下语云："我李贯也。尔先为吾妻，酷妒特甚，三婢怀妊，皆手杀之，今使吾无后，职汝之由。吾既死，资财且多，曾不为吾广作佛事，以伸荐悼，乃尽奄有为再嫁资。吾已讼于阴府，不汝置也。"妻遂冥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视之，道士取幅纸密咒，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见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旁有三妇人，皆被发流血，庭中捽一妇人鞭之甚楚。"程视之果然，遭鞭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为阴府所逮，疾不可为也。"程恳祈徒欲其少苏而诀，道士复作法书篆文焚之，童子复视，则曰："鞭者已停棰矣。"程亟入视其妻，果渐苏醒，能言，问之，乃言前嫁为李贯妻，实尝杀婢，故为所诉。乃嘱程集箧中某物，皆贯故物也，可货以饭僧。已而竟卒。陈监仓钜说。

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询其所从来，辄云所居在近。诘其姓氏，即不答，且云："相慕而来，何乃见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第诘之终不言。居月余，士人复诘之，女子乃曰："方将自陈，君宜勿讶。我实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数政前郡倅马公之第几女，小字绚娘，死于公廨，丛涂于此，即君所居之邻空室是也。然将还生，得接燕寝之久，今体已苏矣。君可具斤锸，夜密发棺，我自于中相助。然棺既开，则不复能施力矣，当懵然如熟寐，君但逼耳连呼我小字及行第，当微开目，即拥致卧榻，饮之醇酒，放令安寝，既寤即复生矣。君能相从，再生之日，君之赐也，誓终身奉箕帚。"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脱金握臂俾士人办装，与俱遁去，转徙湖湘间，数年生二子。其后马倅来衢，迁葬此女，视殡有损，棺空无物，大惊闻官，尽逮寺僧鞫之，莫知所以。马亦疑若为盗发取金帛，则不应失其尸。有一僧默念数岁前士人邻居久

之，不告而去，物色访之，得之湖湘间。士人先孑然，复疑其有妻子，问其所娶，则云马氏女也。因逮士人，问得妻之由。女曰：“可并以我书寄父，业已委身从人，惟父母勿念。”父得书，真其亡女笔札，遣老仆往视，女出与语，问家人良苦，无一遗误。士人略述本末，而隐其发棺一事。马亦恶其涉怪，不复终诘，亦忌见其女，第遣人问劳之而已。卢县丞连德广说二事。

待制卢知原，知某州日，有军卒妻生子，未周岁而死，既殡葬，辄夜归乳其子，卒与语则不应。复谓之曰：“死生异路，生儿饮亡者乳，恐不相益。”亦不应。如是比夜而至，卒惧且疑，曰：“是未必果亡妻，或鬼物所为，不去必害此儿。”乃密置刃席下，是夜复至，举刃逆之，应手而灭。明旦卒卧未起，有扣门者，出应，乃捕吏，即执之，曰：“尔杀人。”视血踪自藏寻之直至妻墓，有尸伏于冢上，其腰被刃，流血而踣。卒辞实不杀人，视尸状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事，邻里为证妻实病死，葬且多日。乃发冢验之，棺空无物。待制之子连亲为予言，且云“此狱适当卢公罢州之际，竟不知后政何以决之”。

苏州昆山慧聚寺僧如远，善医，多受谢遗致富，而不守戒律。一日遇寒食节，邑人陈监仓襄作裹蒸百枚，分半馈之，远发器食解包，尽成泥块。俄而远卒。陈仲谟说。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远迓宪车，同徒数人，日将暮，见道旁一妇人，携汲器立溪侧。小吏就丐饮，且挑狎之。妇人初无难色，谈笑而道之。吏引手扪其胸臆间皆青毛，长数寸，冷如冰。吏惊呼而走，妇人大笑，挈汲器徐步而去。李仲明云司马端行说。

辛未赵榜有进士鲁璪，省试纳卷毕，将出门，偶思省题诗误押旁韵，仓皇反走五幕求之。时卷轴混淆山积，人语喧哄，决谓不可检寻，叹恨忧沮。适一老吏问其故，曰：“吾能为公取之。”璪赂镪二十千，吏即入幕，于乱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璪，乃涂窜其误。吏嘱

曰："谢镪幸为送吴山坊某人家，即我家也。"瑮喜谢而去。越三日，往访其家，则云某人者故太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询其状貌，正贡院所见者也。瑮惊唶，因语其故，且感其德，以镪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间，泉州有人泛海，值恶风，漂至一岛。其徒数人登岸，但见花草甚芳美，初无路径。行入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浅。众皆揭涉，得一径，入大山谷间。俄见长人数十，身皆丈余，耳垂至腹，即前擒数人者，每两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处，举大铁笼罩之。长人常一人看守，倦即卧石上，卷其耳为枕焉。时揭罩取一人，褫去其衣，众共裂食之。内一人窃于罩下抔土为窟，每守者睡熟即极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边，值番舶得还。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武康郑丞咸平老说。

湖州武康监税周光以职事被檄入府，馆于一寺之僧堂。每夜常见圣僧像前，鼠盗其供物果实之类入于像座之下。一日，乘间于座下寻之，则鼠乃聚故碎经纸为窠，内有新生鼠四枚，皆无足，宛转啾啾然。盖毁经盗果之报也。

昆山慧聚寺山岩中有开山响大师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见于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仓卒徙置，盖岁久能为怪耳。

金陵舟梢李某者，其妻言，有一姊平日惟诵《金刚经》，死十余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启殡，朽化都尽，惟其肝心宛然独存于白骨间，略无损败。既火化，愈坚如腊然。盖诵经之验也。

建炎间，术者周生观人书字分配笔画以知休咎。车驾自明驻杭时，虏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戏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虏骑将逼。"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为术，下即为兀。不旬日，果传兀朮南侵。赵相、秦枢庙谟不协，各欲引退，二公各书退字示之。周曰："赵公即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

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踪迹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验。

吉州民家有画入定观音像，供事谨甚。一日，像忽开目。其家初疑儿童为戏，明日视之，复闭如初，方大惊异。后数日，其家一仆忽自经于佛堂。黄知县童士季说。

绍兴壬午岁，海陵有货药者，牵一牛，臂胜间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旁出一人手如婴儿臂。外兄胡元常亲见之。

峡江水中有物，头似狻猊而无足，自颈以下扁阔如匹练，粘涎如胶，喜食马，土人谓之马皮婆。有浴马于江者，辄伺无人，揭举其尾覆罥马背腹间，曳之入水。土人或絷马于岸，其物掷尾罥之，马絷不得去，而其物胶不得脱，则捕而杀之。李昭明仲说。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贫窭，思文以钩距心计致富。初一武臣忘其姓名。监秀州华亭县盐场，赃污不法，多受亭户贿赂，任思文以为肘臂，约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满受代，乃从而取之，思文尽干没不与。武臣者不胜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钟爱之，而其子幼则多病，治疗之费，竭产不恤。年六七岁竟死，思文恸悼，恨不身代之也。盖棺之际，痛不能舍，复举面幂抚之，则其子面已变如向武臣之状，盛怒勃然，惧而亟瘗之。赵谦之司户说。

成都杨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无行，遭杖罚者屡矣。尝于市肆遇异人，风采秀耸，杨日与之饮，凡日所得悉为饮费。久之，异人曰：“能从我游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杨曰：“弃此直差易耳。”归则手书与妻诀，仍寻配嫁之，一子数岁，以予人。他日，复遇异人，则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详。异人曰：“诚然乎？当随我所之。”杨敬诺，从之，复痛饮酒垆，日暮乃相将出城。是夜月明如昼，异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余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处，

渐行草莽中，又数里，杨觉履地甚湿，继而水没足，乃大声呼曰：“迷路入水矣！”异人曰：“第前，无苦也。”杨复前行，水浸深。又行一二里，则没膝及股，而异人前行无异平地也。乃解衣深涉，水及腹，俄及胸臆，杨犹进不已，则水已承颐，乃复大呼，以水深不可进。异人唶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间如梦觉，乃身在城濠桥上，异人亦在其旁。即于桥下取一小铁铛，及于腰间解一皮篋，赠之曰：“子缘未至。”乃长揖而去。追之数百步，忽不见。杨自是发狂，乍悲乍喜，语言无伦，如病心人，往往预言人休咎，学道者从之浸多。每月八日，辄施贫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两边，直抵城门，杨以铛煮粥，令其徒舁以自随，躬以杓盛粥给丐者。仍于皮篋中取钱与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数百人，而所给常足。李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见，敬待之。子弟辈与之狎，或戏匿其篋，杨索之不得而去。度明当施贫，乃来求取甚力，既得，即欣然置腰间，以手抚之，钱已满矣。身衣敝衲，或赠以新衣，即服之，顾视喜笑，仍收其故衲。或求之不与，明日视之，敝衲如故，新衣随即施于贫者尽矣。一日谒李，时方独坐后圃之舫斋，杨视左右无人，曰：“吾饷使君一物。”即作呕哕之状，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彻如冰玉，命李吞之。李有难色，迟疑间，杨即复自吞之，跳入斋前池水中，大呼杀人数声。李命左右扶去。不数月而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日，寇自山居诣城谒，李适出赴府会，子弟请坐书室。寇忽问曰：“运使每出赴公会，宅厨亦破食料否？”子弟曰：“然。”寇曰：“某来特报一事：近至冥府，视运使食簿无几，宜极裁节。”子弟初不之信，未几而李果卒。二事殿撰之孙明仲亲为予言。又云是时复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许人，亦莫详其姓氏，蓬头垢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侧。以食与之，即伸首取食必尽，数日不与食，亦不饥。所处不复移徙，未常见其溲便。盖亦异人也。李明仲言四事。

宣和间，沂密有优人，持二子，号曰胡孩儿，年各六七岁，童首而长鬣，所至观者如堵。自云其妇孪生，此二儿生而有髭。亦不知优

人所自来，后失所在。寻而胡丑乱华，盖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制尖靴，头极长锐，云便于取𩊚，而足指所不及，谓之不到头。又为短鞭，仅存其半，谓之没下鞘。其后渝盟犯顺，果为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卷五

李尚书倞居密州城东都曹之旧廨，素传多怪，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间，一日有鬻冠珥者过其后门，见数妇人各买冠珥以入。鬻者意李之后房，待其取直，久立门侧，阒不复出。转至大门询之，则扃鐍甚严，见守舍卒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与启关入视，则冠珥之属或列置灶上，或悬挂壁间。李既入居，一夕独坐书室张灯观书，令满注膏油，婢仆各休寝。夜分，灯釭忽无故自坠，覆书册上。李亟呼烛视之，釭正安几上，油膏如故，无涓滴沾污。乳母携小儿戏，便坐阶侧，有竹筩满贮石灰，小儿至筩所大惊呼，乳母走从之，云适见一小人，立灰中，面甚丑怪。他日视土地祠中木偶，小儿指曰："此即前日灰中所见也。"李后修治其屋，开通屏障，撤屋瓦改覆，每瓦沟下置细书天童神咒一轴以厌之，怪不复见。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遴择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陈察推者通谒，与李有旧，叙话甚款，因言近丧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胜。李女自青琐间窥之，窃谓侍婢曰："是人笃于情义，如此决非轻薄者，得为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询其姓氏，每言辄及之。陈时年逾强仕，瘠黑而多髯，容状尘垢，素好学，能诗，妙书札。李喜之，每叹曰："使其年貌稍称吾女，亦足婿矣。"女闻之，窃谓傅姆曰："女子托身惟择所归，年之长少，貌之美丑，岂论也哉！"由是家人颇识女

意。媒议他姻，则默不乐，父母怪之，曰：“岂宿缘耶？”乃遣媒通约。陈初固拒，以年长非偶，其议屡格，则女辄忧愤，或愠不食。父母忧之，固请，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俪和鸣，抚陈之二女如己所生。谓陈曰：“女已长，婚对当及时，不宜缓也。”朝夕屡以为言，且广询媒妁，不半载而嫁其长女，倾资奉之。陈曰：“季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陈辞曰：“纵得婿，今无以备奁具。”妻曰：“第求婿，吾为营办。”又数月，亦受币，亟议嫁遣。陈曰：“奈何？”妻忽谓陈曰：“君昔贮金五十星于小罂中，埋床下，盍取用之？岂于己女而有吝耶？”陈大惊曰：“汝何从知之？”但笑而不言。盖陈实尝埋金，他人无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适。妻谓陈曰：“吾责已塞，今无余事矣，当置酒相贺。”乃与陈对饮，极量欢甚，各大醉而寝。翌日醒觉，妻忽惊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顾陈曰：“尔何人也？”陈大惊，疑其心疾，媵侍辈围守。妻惊恐惶惑，问曰：“我何为在此？”媵侍曰：“夫人成亲一年，岂不省耶？”妻都不晓。俄其父母至，抚慰之，因历言其本末。妻大恸曰：“父母生女不为择配，此人丑老可恶，忍以我弃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梦觉，前事皆不知之。陈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系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毕姻嫁也。后竟仳离而改醮焉，异哉！王教授伯广师德言。

李允升字子猷，毗陵人。绍兴甲戌岁登第，再调官知建康府上元县。方待阙次，一日，家居燕坐书室，忽见黄衣声喏于庭下，云：“赍到敕牒。”李惊曰：“吾新任敕牒久已取至，岂复有此？”黄衣人即探怀取一黄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荆阳坊土地。”李方以自有新任辨争间，则已有人从罗列庭下。黄衣人曰：“必未欲赴，须白之城隍。”乃扶上马，径诣城隍祠，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违，可自署状，愿新任满日赴上。”从之，神命送之还。将出，见里人张某者荷械于庑下，李悟其已死，前问其良苦。张曰：“烦归谓吾儿，吾尝于某年月日发心作一醮事，手疏钉置梁栱间，人无知者，令为我偿此心愿。”生至家，从者乃声喏辞去。恍然身乃坐胡床上，历历记其事似

梦非梦，家人皆不睹其他，但见其咄咄独语，复举手如握笔书字状。因诣张氏，道其所见。其家如言索之，果得张手疏，宛然不差。李后到任，坐罪流岭南，竟未晓荆阳之说。

蜀人孙思文，美风姿，每自负其标韵。娶妻姝丽，伉俪之间，相得欢甚。一日，偕诣神祠纵观，思文指神像谓妻曰："彼孰与我美？"妻曰："卿似胜也。"夜归，思文梦神召责之，叱令换其面。即有数鬼捽至一处，见若假面数十，取其间锁颐蹙颏大丑者割去面而易之，惊呼而寤，以手扪面，觉有异，呼烛视之，果然。妻即怖死，孙大悔恨而已。

临川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自以宰杀物命至多，必受恶报。又其体至丰肥，乃日诵佛号数百声，画佛像瞻礼，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人皆笑之。如是积十数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贫，无以棺敛，人谓必臭溃矣。俄天大雨，停尸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湿其体，经夕悉凝为冰。凡停三日，略无变动，邻里为营葬之。魏良佐通判说二事。

表弟魏良佐尝自长沙逆妇折氏还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昼，舟人皆寝，闻舳尾拍浮之声，疑其盗也，起视，见一人援柂欲上，操篙击之，其人释柂而詈，语音嘲哳不可晓，始惧其为鬼物，仓猝移舟避之。随舟而骂，声益厉。中流极深，而其人常出半身于水面，且行且骂，三二里去舟益远，乃默无声，谛视，乃流尸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王审知故宫也。便坐极雄丽，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阶，即有文身见于梁间。郡人或传昔尝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即视事于便坐。须臾有叱声出于屏间，守谓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扰人？"应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见避，公何独见逼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当有与汝抗者。"守不以为然。自是比日升便坐，旬余，守方据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阍而入，刺守杀之，左右亦杀卒。噫，是果审知之神乎？将卒以酒而狂易，适与

神之言会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借以为灵乎？夫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则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视事于便坐，正也，鬼而乱人之居，非正也。以非正而害正，不为滥诛乎？昭昭在上，其又听而弗问乎？或者以审知故国，天假其灵，使有所归，则庙食足矣，奚至奸乱于人如此乎？昔吴兴郡于厅事为神坐以祀项羽，号愤王，甚灵响。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彦喻为太守，著履登厅事，果闻室中有叱声。彦喻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事，何也？"因迁之于庙，而废槌牛之祀，竟亦无他。以羽而视审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为鬼，亦不若羽之服义也。

绍兴间，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疏荡不检。一朝士与之善。朝士家有数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与一妓私相悦慕，而未得间。一日郎官折简寄妓与为私约，朝士适见之，妓不敢隐，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则非尔之过，当为尔辈为一笑资。姑答简，与之期以来夕密会于西厢，且云主人者适有故之城外，越日乃归，此机不可失。"郎官得简，喜不自胜，如期赴之，妓已先待于会所。引入屏后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褰幔，则妓已自榻后潜去，朝士者方偃卧榻上，瞠目视之。郎官羸露，惶遽欲走，则门已闭。朝士谩为好辞谑之曰："与公厚善，何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欢，已遣归矣。惟公勿讶。"徐起复曰："某家使令稍众，不略相惩，彼将观望，无所畏惮。"乃呼群仆掖之于柱，以巨竹梃挞之二十，流血及髁，呼服谢罪。复谓曰："与公素善，故不欲闻官，薄示庭训，亦不泄于它人也。"乃遣出，亦不与衣。其人狼狈遁还。明日朝路，仍复相见如故云。虑德广说。

无为有陈氏，家资累百巨万，而主人者貌甚寝陋，时谓之陈猕猴。起宅于郡治之西南，颇华壮而多怪。绍兴改元，大盗焚劫之余，触目荆棘，有贾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堂后地形隆高，夏夜纳凉，忽闻丝竹之声甚微，而清远可听。属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冢也。

平江陆大郎者，家颇富厚，有别业在平山。一庵僧与之素善，僧

所置产业，率皆寄陆户内。既久，陆遂萌干没之心，僧索之不与，乃讼之官。陆多推金钱赂胥辈，僧不得直，反坐诬诈。僧不胜忿恨，乃日焚香望陆门而拜且祷，愿为其子，取偿所负。久之，僧死。逾年，而陆生子，以年长始立嗣，钟爱之，号曰小大郎。稍长，游荡不检，家资为耗，陆不之禁也。及陆死，小大郎者奉葬甚厚，是后妄费益侈，不数年，财产荡尽。无以为计，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既童其山，则又托言风水不利，发取其棺及甃甓之属，尽卖之，焚其骨，弃烬湖中。人皆谓小大郎即僧后身，盖伐墓焚尸之酷，非至雠不忍为也。今世之不肖子以贫故，若小大郎所为者多矣。是虽名为子孙，安知非宿世冤憎，愿力之重，假托以偿其忿耶？但业缘所牵，一经歌罗逻位则不复自知耳。郑光锡都承说。

游学士酵捐馆，棺际舍利涌出，灵座亦有之。其邑封爇香祝之曰："性相空寂，况此幻身，本来无有，既到这里，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见。表兄魏守高佐说。

闽人郑鉴虚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觉瘦悴。友人访之，见其露臂，肤革虚黄如蝉蜕然，怪而问之，虚中恍惚若谵言者曰："居妻家亦颇乐，偶自瘦尔。"虚中初无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感，惊谓之曰："君未尝娶，何者为妻家？得无妄想耶？"虚中遽若省悟，但唯唯愧谢而已。是夜即得疾，继而殂。寺僧云其所寓室有数政前兵官子妇之棺瘗其下，而郑初不之知也。他日兵官之家发取其殯，棺坏易之，见其尸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始悟虚中盖与之遇也。何庇县尉说。

朱藻字元章，徽人。某年南宫奏名，方待廷试，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观优，有邻坐者，士人与语颇狎，因问其姓字乡里，皆与元章同。士人讶之。又云："某幸已过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详诘，适优者散场，观者哄然而出。士人与邻坐者亦起出门，将邀就茶肆与语，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归邸，与朱言及，共拊掌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故冒其名字也。顷

之庭对，而朱以犯讳降学究出身，且就部阙。因追忆曩者士人所遇，盖鬼也，益知科名无非前定。司农及寺丞躬明说。

秦奎为鄂州都统司干官，尝于临安买一妾归，居数年，生一男。其妻尝以事怒之过甚，妾不胜忿，厉声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见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即应曰："我乃鬼耳。"忽变其形长大，容质不异，而颡抵屋极。举家骇愕，已复如故。诘问之，终不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恋之故，亦不遣之，今犹在其家。周师禹左藏说。

曹滋字仲益，尝以干至衢州江山县。县有江郎庙，滋闻其灵响，往拜谒焉。庙有二女像，甚美，俗传江郎之女。滋心悦慕，注视甚久。见一像若动目相盻者，惊惧而还。夜梦其女来与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梦而至。间与滋论文，多所启发。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驱之。女怒曰："相慕而来，非有不利于子，何乃见逐？吾不可复留此。"会曹亦将行，送之出州境，泣别而去。七舍郑称说。

靳瑶者，丹阳牙校，尝得谴，避地维扬，与其妻偕谒后土祠。甫瞻礼间，妻遽得心痛，浸剧不省人，与归即死。郡人素传有五通神依后土祠为祟，瑶不胜哀愤，既敛火化毕事，即具羊酒诣城隍祠祷且讼。翌日暮归，还经后土祠东空旷处，见妇人独行渐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恸。妻曰："我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讼于神，神俾我还。既被焚，乃无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俪之情，当为至恳，万一再生。"瑶请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术，君往求焉。"言讫而隐。瑶诘朝走城南访茅君，果得于村巷中。茅檐荆扉，教授村童十数人。瑶前拜之，茅起逊谢再四不已。茅问来意，瑶具陈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继之以怒。瑶恳益勤。茅默然良久曰："君真笃于伉俪者，姑以事状来。"瑶已素备，即探怀出状。茅览之，就其书几取笔连书数十字，类隶草，淡墨欹横，茫然不可晓，语瑶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当有应者，即以授之。"瑶如其言，至则茂林荫翳，庙极邃深，森然可畏。勉

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书而入。俄顷复出，斩竹一根，嘱瑶曰：“骑此，但闭目东行，当有所睹。”瑶跨竹去如驶马时，窃开目则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复闭目则又迅驰。久之，忽觉自止，开目乃见粉垣华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瑶入，指东庑下小门，令瑶入观。回廊四合，中有妇女，或笄或丱以百数，而妻在焉。近语瑶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许借体还生。城东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当死，我之精魄径投其体，则再生矣。然彼身则朱氏女也，君当往求婚。冥数如此，必可再合也。”复遽曰：“君不宜久此。”送瑶庑门。瑶出，门亦随闭，回视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趍出门，所乘竹故在，仓卒复跨之，瞑目，觉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马蹶堕地，惊顾，乃在城濠侧，已昏暗严鼓后矣。褰衣揭水，攀垝垣以入。至其日，访城东朱氏，闻其女病甚。瑶固已疑，徊翔邻近，至午后，闻其家哭声甚哀，移顷哭声遽止，询之，云女复苏矣。瑶怪其事颇验，暨复访茅君，则室已虚矣。自是暇日时一至城东，密访其邻，皆云朱氏女自还魂，神识不复如旧，至不识其父母兄弟，但口时问靳瑶何在。瑶因托媒氏通意。父母闻瑶姓名已骇愕，遽入谓女曰：“靳瑶今来议汝姻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瑶。其家竟以归之。它日瑶从容访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新广州李司理篪说。

毗陵薛季成元功，绍兴乙卯登科，再为邑令，不能脱选，时意倦游，乃请于朝以归。命下，以通直郎致仕，未几病卒。无子，其侄为主后事，且录致仕告身置之棺，仓卒间误书左字为右，其侄亦不之审也。居无何，梦为人逮至一官府，季成据案坐，作色数之曰：“吾平生读书，仅得一官，自谓不负笔研，今乃诬吾进非科第，使吾愧见同列，奈何？”命左右挺之数十。侄惘然梦中忆昨误，乃再三引咎。季成色稍霁，叱令改正，乃释之使去。侄既醒，别书告焚之，后不复梦。人疑其为神云。费兖承务说三事。

晋陵丁瑞叔连，乾道初元赴乡举。未试前数日，梦人授以敕牒，视其文曰乡贡进士丁可留云。端叔既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语

不雅驯，乃止。既试毕，考官丁可者见一试卷，绝爱之，以病先出院，属同考官必令置之前列。及发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留之证。竟以是举登科。

锡山许宗美琮，绍兴己卯随计吏试礼部，与同舍祷于太一宫，默以所见为得失之谶。触目一牌云“竺落黄茄天宗美”，以犯落字，大恶之。是岁果被黜。后入太学为诸生，以寿皇登极恩赴省，复诣宫如前祷焉。祷已，周行廊庑间，才举足，则见二神位云“河魁、从魁”，宗美甚喜而出。洎南宫揭榜，何自然为省元，而宗美以诗赋魁。前场盖谶二魁之姓名云。

卷六

盐官上管场亭户邬守兴，绍兴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邻人相率诉于县官以免税。守兴曰："吾闻旱干而投诉，即是诉天。且吾家二税并是折盐，何用诉为？"乃独不预名。明年夏复大旱，一乡尽成枯槁，惟守兴田时时得雨，是岁独稔，收倍常年。曹元裕省干说。

成忠郎张珏，靖康间隶禁旅。都城失守，众溃为盗。常过金州一山寺，缁徒皆已窜避，乃闻一僧房后妇人笑语声。怪而寻之，乃大蛇蟠结数堆，惊视之际，俄失所在。知光州赵谦之说四事。

邵彪大夫未第前，梦黄衣人持春榜来，欣然取视，榜背乃有己姓名，而下注一龙字。寤而自解，谓必应龙首之选。来春登第，乃在行间，余年而耳聩，始悟龙者谓聋也。

宣和间元夕，州西酒楼一道人来索酒痛饮，初不持钱，将去，取笔题诗壁间："偶到皇都玩月华，笙歌留我醉流霞。劝君不用悲尘世，天上人间只一家。"乃探怀取药匕许，拭杯即成黄金，以偿酒直。明日哗传都下，禁中闻之，以金十两易其杯去。

奉直大夫钱璘乾道丙戌任临安倅，尝梦一伟丈夫黄衣冠曰："吾土宿也。"熟视钱久之，曰："一军足矣。"觉言其梦，谓当得军垒，俄而病卒。初钱再娶张氏，悍妒，且不事事，倾橐嫁其二女，家资荡尽，

至不能葬。时叶梦锡丞相奉使饷军朱方，其子说之诣叶告急，乃俾部无为军钱纲，得水脚资数百千以毕葬事，始验一军之说。

吕仲发显谟宰安吉日，县圃有大杏一株，十月间忽开花四朵，全是蔷薇，殊不类杏。自是吕从刘恭甫枢密之辟，不逾年，凡四迁秩。亦花之瑞也。仲发自言。

平江凌知县建宅桑林巷，颇壮丽而多怪，门户时自开阖，或飞掷瓦砾。居既不安，乃损价鬻之。有阎太尉者买之以居，其怪如故。人皆谓凶宅，转鬻不复售。适官创武宪公廨，乃拆买其材，而总管开兆得其地。上有银杏树，大数围，枝干尉茂，覆地甚广。开疑怪所依，乃伐去之，且发其根下，得遗骸一具，支节皆全，弃湖中。今复为宅，而怪不复见。许昇助教说。

绍兴丁卯秋，枢密沈公以临安教授被漕檄考试括苍。既入院，梦朱衣六人坐于堂而会议。时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校，而独后未至。沈与同官言其梦，曰："郭簿必不来矣。"暨予寻至，皆谓其梦无验。俄而同官龙游县丞有亲戚当就试者，举子哗言纷纷，丞竟不自安，引嫌不待试而出。考校竟止六人。

常熟县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书凡三处，盖昔人所传谢仙火之类。内一柱题字最端谨可识，云："助溪作火田。"凡五字，上一字作从貝从力，字书所无。字皆作隶体，倒书，入木三分，不类雕刻，然各去地丈余，与旧说身长三尺者差异。

刘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余，居衡岳紫盖峰下。间出衡山县市，从人丐得钱，则市盐酪径归，尽则更出。日携一竹篮，中贮大小笔棕帚麻拂数事，遍游诸寺庙，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窍有尘土即以笔拈出之，率以为常，环百里人皆熟识之。县市一富人尝赠一衲袍，刘欣谢而去。越数日见之，则故褐如初。问之，云："吾几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门不掩，既归就寝，门亦不扃。自得袍之后，不衣而出

则心系念，因市一锁，出则锁之。或衣以出，夜归则牢关以备盗。数日营营，不能自决。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适遇一人过前，即脱袍与之，吾心方坦然无复系念。嘻，吾几为子所累矣！”尝至上封，归路遇雨，视道边一冢有穴，遂入以避。会昏暮，因就寝。夜将半，睡觉，雨止，月明透穴，照圹中历历可见，甓甃甚光洁，比壁惟白骨一具，自顶至足俱全，余无一物。刘方起坐，少近视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刘。刘极力奋击，乃零落堕地，不复动矣。刘出每与人谈此异。或曰：此非怪也，刘真气壮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儿童拔鸡羽置之怀，以手指上下引之，随应，羽稍折断即不应，亦此类也。

赵三翁名进，字从先，中牟县白沙镇人。自言遇孙思邈，授以道要，从之十稔。一日留于县境淳泽村，曰：“切勿离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俟吾再来，与汝同归。”宣和壬寅岁，果被召，见馆于葆真宫。顷之丐归，徽庙询所欲，奏曰：“臣本归兵，去役未有放停公凭，愿得给赐，余无所欲。”即日降旨，命开封尹盛章出给与，其实年已一百八岁矣。技术无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来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县堕门山道友席洞云筑室于独纥岭瀑水潭侧，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迁入，百怪毕见，未及一年，祸变相踵。席谒翁，且告之故。翁曰：“得无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说多矣，素不闻五箭之说，敢问何谓也？”翁曰：“峰颠、岭脊、陵首、陇背、土囊之口，直当风门，急如激矢者，名曰风箭；峻溪、急流、悬泉、泻瀑，冲石走沙，声如雷动，昼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坚刚、烁燥、斥卤、沙碛，不生草木，不泽水泉，硬铁腥锡，毒虫蚁聚，散若坏壤者，名曰土箭；层崖、叠巘、峻壁、巉岩、锐峰、峭岫，拔刃攒锷，耸齿露骨，状如浮图者，名曰石箭；长林、古木、茂樾、丛薄，翳天蔽日，垂萝蔓藤，阴森肃冽，如墟墓间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伤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环纡抱，气象明邃，形势宽闲，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归，依我言，去凶就吉，当自无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有顿保义公孺者，苦冷疾

二年矣，几至骨立，百药不效。一日方灼艾，翁过之，询其病源，顿以实告。翁令彻去火艾。时方盛暑，俾就屋开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令顿仰卧，揉艾遍布腹上，约十数斤，就日光炙之。移时觉热透脐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鸣，冷气下泄，口鼻间皆浓艾气，乃止。明日又复为之。如是一月，疾愈。仍令为之一百二十日。自此病不作，壮健如初。且曰："此孙真人秘诀也。世人但知着艾炷而不知点穴虚忍痛楚，耗损气力。日者太阳真火，艾既遍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极大，但五六七月为上。若秋冬间当以艾十数斤铺腹，蒙以绵衣，熨斗盛炭火徐熨之，候闻浓艾气方止，亦其次也。"其术每出奇而中理，事迹甚多。嵩山张寿昌朋父为作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贾氏谭录
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目录

贾氏谭录
校点说明
原序
贾氏谭录
涑水记闻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逸文
返回总目录

贾氏谭录

校点说明

《贾氏谭录》一卷，宋张洎（933—996）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今属安徽）人。初仕南唐，为刑部郎中、中书舍人；入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淳化中官至参知政事。

此书系张洎于庚午岁（开宝三年，970）为南唐出使宋时，对宋左补阙贾黄中言谈所作的记录，故名《贾氏谭录》。其原序谓“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六条”，然所记不止六条，疑有误。而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此书“录其家贾黄中所谈三十余事”，今各本收录均远不足此数。惟《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搜辑，参以《说郛》、《类说》，共得二十六条，录存较多，并据《说郛》所录补入原序；钱熙祚

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刻入《守山阁丛书》，条目全同而稍加校订。贾黄中出身官宦世家，熟知台阁故事，以张洎实录，得存唐代轶闻，间有足补史书之阙者，如牛李党争启衅于口角之类。

现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有关史料参校。失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原序

庚午岁，予衔命宋都，舍于怀信驿。左补阙贾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学，善于谈论，每款接，常益所闻。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六条，号曰《贾氏谭录》，贻诸好事者云尔。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贾氏谭录

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故台之南，西对瀛洲门。周环数顷，水深广，南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环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已来，多被百姓斫伐，今所存者，犹有列行焉。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而已。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北山岭之上，基址最为崭绝。前次南即长生殿故基，东南汤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澈如玉，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形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阶级而下，中有双白石莲，泉眼自瓮口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南角即妃子汤，汤面稍狭，汤侧有红石盆四所，作菡萏于白石之面。余汤迤逦相属，下凿石作暗窦透水。出东南数十步，复立石表，水自石表出，灌注石盆中。贾君云："此是后人置也。"

滑台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垫之患。贞元中，丞相贾公始凿八角井于城隅道旁，以镇河水。自是郡邑无复漂溺之祸。咸通中，刺史李橦具以事闻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从事韦岫纪事迹于碑石。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真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献疏请赐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卒不赐谥。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义山之词也。案《说郛》亦载此条，与此略异，云敏中曾任谏官，献疏请叔谥。《新唐书》但云敏中为相，始请谥曰文。《北梦琐言》亦同。存之以备参考。

李邺侯为相日，吴人顾况西游长安，邺侯一见如故，待以殊礼。邺侯卒，况作《白鸟诗》以寄怀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覈。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

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

李赞皇初掌北门奏记，有相者谓公他日位极人臣，但厄在白马耳。及登相位，虽亲族亦未尝有畜白马者。会昌初，再入庙堂，专持国柄，平上党，破回鹘，立功殊异，策拜太尉，封卫国公。然性多忌刻，当途之士有不协者，必遭谴逐。翰林学士白敏中大惧，遂调。给事中韦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领三司钱谷，专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旋属淮海。李绅有吴汝纳之狱，上命刑部侍郎马植专鞫其事，尽得德裕党庇之恶，由是坐罪，窜南海，殁而不返。厄在白马，其信乎！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王铎既解诸道都统，乞归河北养疾，肩舆就路，妓女数百人拥从前后，观者骇目。道出镇州，主帅迎接甚谨。初，铎之入朝也，李山甫方为镇州从事，劝主帅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刘蕡精于儒术。读《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或问曰：“《文中子》于六籍何如？”蕡曰：“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尔！”后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贡院所司呼延氏，自举场已来，世掌其职，迄今不绝。此亦异事。贾君常问："放举人榜右语及贡院字用淡墨毡书，何也？"对曰："闻诸祖公说，李纡侍郎将放举人，命笔吏勒纸书，未及填右语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史王昶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笔，不能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悟，则修改无及矣。然一榜之内，字有二体，浓淡相间，反致其妍。自后，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毡书，益增奇丽耳。"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为院体。院体者，贞元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尝工行草，然体近隶，故院中胥徒尤所仿，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则又甚矣。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京兆户民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罕有勤稼者。盖豪荡之俗，犹存余态尔。

贾君云，僖、昭之时，长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虽拵经离乱，而兵难不及，故今衣冠子孙居鄠杜间，室庐相比。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予问贾君："中土人每日火面而食，然不致壅热之患，何也？"贾君曰："夹河风性寒，故民多伤风，河洛东地咸水性冷，故民虽哺粟食

麦而无热疾。”又曰：“滑台风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共啖附子如啖芋栗。”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华岳金天王庙玄宗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自鸣。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所爇。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其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此山。北岩之上，有瀑水流注谷中，溉良田数顷。至今为司空氏之庄宅，子孙犹存。

李德裕平泉庄，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有力者取去。唯礼星石、其石纵广一丈，长丈余，有文理成斗极象。狮子石，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其状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具。为陶学士徙置梁园别墅。

李德裕平泉庄，台榭百余所，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自制《平泉花木记》。今悉以绝矣，唯雁翅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珠子柏、柏实皆如珠子联生叶上。莲房、玉蕊等犹有存者。怪石为洛阳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案怪石以下十八字，原本误脱。谨据曾慥《类说》增入。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而无花，叶相对。行路人见者，或唱《虞美人》，则两叶渐摇动如人抚掌之状，颇应节

也。或唱他辞，即寂然不动也。贾君亲见之。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致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

含元殿前龙尾道，诘屈七转，由丹凤北望，宛如龙尾下垂。案以下五条，宋曾慥《类说》所载，谨增入。

李赞皇平上党，破回鹘，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构思亭、伐叛亭。

文中子，隋末隐白牛溪。北面学者，国初多居佐命之列。刘禹锡盛称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士夫拟议及诸史笔，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李汧公勉百纳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无比。

华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阳对照则见之，日暮则渐隐不见。

涑水记闻

校点说明

《涑水记闻》十六卷，宋司马光撰。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宋代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宝元元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谥文正，追封温国公。所编《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国重要的编年体通史。另有《传家集》、《稽古录》、《切韵指掌图》等作。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主要记宋太祖至神宗几朝的军政大事、朝典政章。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止于北宋建国前，于是作者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后纪》，以记载自北宋开国至作者当代这一段历史。《涑水记闻》就是为撰写《后纪》作资料准备的史料汇

集。作者治学严谨，因而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向为研治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涑水记闻》的版本，以卷数分，有两卷本、十六卷本和八卷本三个系统。20世纪前半世纪，著名学者缪荃孙、傅增湘、夏敬观等曾对该书作了许多校勘整理工作；1989年，邓广铭、张希清二先生又出版了经过精心整理的新式标点本。本书以商务印书馆夏敬观所校十六卷本为底本进行标点，而校以其他诸本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有关类书，凡底本有误，则据他本、他书径改，不出校记。

卷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军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甲辰，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欢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系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

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明道二年，先公为利州路转运使，光侍食于蜀道驿中。先公为光言太祖不夺市事，且曰：“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为京城巡检，刚愎无谋，时人谓之“韩瞠眼”。其子少，病伛，号“韩橐驼”，颇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尝劝通为不利，通不以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彦昇专杀，甚怒，欲斩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终身废之不用。太祖即位，赠通中书令，以礼葬之。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及太祖入城，诸将奉登明德门，太祖命将士皆释甲还营，太祖亦归公署，释黄袍。俄而将士拥质及宰相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军校罗彦瓌按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质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且称“万

岁”，请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内出制书，禅位，太祖就龙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东序，还即帝位，群臣朝贺。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盖薄其为人也。尝称质之贤，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郑毅夫云。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汉皆自还。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谏曰：“陛下得

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数，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于是众心俱服，中外大安。《诗》称武王之德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又曰：“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汉高祖骂医曰：“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乃知聪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尝见小黄门有损画壁者，怒曰：“竖子可斩也！此乃天子廨舍，汝岂得败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将亲征，军校有献手梳者，上曰：“此何以异于常梳而献之？”军校密言曰：“陛下试引梳首视之，梳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中，平居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亲用此物，事将何如？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魏舜卿云。

太祖尝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早来吾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孔子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

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见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太祖初即位，颇好畋猎，坠马，怒，自拔佩刀刺马杀之。既而叹曰：“我耽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困，马何罪焉？”自是遂不复猎。

开宝元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

太祖尝谓左右曰：“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太祖亲征泽、潞，中书舍人赵逢惮涉山险，称坠马伤足，止于怀州。及师还，当草制，复称疾，上怒，谓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贬房州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谓之曰：“克之还，必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而还，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与人如此。

孔子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右皆出石介《三朝圣政录》。

潞州节度使李筠谋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诇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构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诤，老贼不汝听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使吾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汝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耶？"其子归，具以白筠。筠欲谋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向，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

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克日自焚。筠为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耳。”筠乃与夫人先往，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近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杀之，尽取其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险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克之，斩筠，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遂赦之。阎士良云。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尝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擅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复冠，召升殿，曰：“今后不宜尔，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诏

赵普于榻前，约为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日发金匮，得书，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

赵普尝欲除某人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坏裂投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乃悟，用之。其后果称职，得其力。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与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赵兴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

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度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主诸道钱谷，收选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赵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果断，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睹干戈，圣贤之见何其远哉！普为人阴

刻，当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谋，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纳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技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赐粮，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东，围太原，久之不拔，宿卫之士皆奋自告曰："蕞尔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请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简训练汝曹，比至于成，心力尽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实吾之股肱牙爪，吾宁不得太原，岂可糜灭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还。军士闻之，无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为建昌宫，晋改命曰大宁宫，周世宗复加营缮，犹未尽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营之，一如洛阳宫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开诸门直望之，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

太祖征李筠，河东遣其宰相卫融将兵助筠，融兵败，生获之。上面责其助乱，因

谓："朕今赦汝，汝能为我用乎？"对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刘氏温衣饱食，何忍负之！陛下虽不杀臣，臣终不为陛下用。得间则走河东耳。"上怒，命以铁梳梳其首，曳出。融曰："人谁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药，赐袭衣、金带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师平江南，徐铉从李煜入，太祖责之，以其不早劝李煜降也。铉曰："臣在江南，备位大臣，国亡不能止，罪当死，尚何所言！"上悦，抚之曰："卿诚忠臣，事我当如事李氏也。"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甚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为籍记之。每一官缺，则披籍选用焉。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训鉴图》。

太祖微时，与董遵诲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远军。通远军，今环州是也。其母因乱没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赎而与之，遵诲涕泣，憾无死所。党项羌掠回鹘贡物，遵诲寄声诮让之，羌惧，即遣使谢，归其所掠。

太祖使郭进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辄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进杀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军校告其谋反者，上诘问其故，军校辞穷，服曰：“进御下严，臣不胜忿怨，故诬之耳。”上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释不问，使御河东寇，曰：“汝有功则我奏迁汝官，败则降河东，勿复来也。”军校往死战，果立功而还。

张永德，周祖之婿也。为邓州节度使，有军士告其谋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张美为沧州节度使，民有上书告美强取其女为妾，及受取民财四千缗。太祖召上书者，谕之曰：“汝沧州，昔张美未来时，民间安否？”对曰：“不安。”曰：“既来，则何如？”对曰：“既来，则无复兵寇。”帝曰：“然则张美全活沧州百姓之命，其赐大矣。虽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贬此人，杀此人，吾何爱焉，但爱汝沧州之人耳。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复敢。汝女值钱几何？”对曰：“值钱五百缗。”帝即命官给美所取民钱，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为。母叩头谢罪曰：“妾在阙下，不知也。”乃赐其母钱万缗，令遗美曰：“语汝儿，汝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岁时赠遗其家，数慰抚之。”美惶恐，折节为廉谨。顷之，以政绩闻。美在沧州十年，

故世谓之沧州张氏。庞安道云。

周渭，连州人。湖南与广南战，渭为广南所虏，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广南有官禄矣。太祖平广南，得渭，喜，以为平广南得一人耳。后以为侍御史、广南转运使。渭久已改娶，使人访其故妻，先与之别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长。渭欲复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复往。且吾有妇孙，居此久，不可去。"渭为具奏，诏特爵为县君，并其二子，渭皆为奏官。张公锡云。

周渭为白马县主簿，大吏有罪，渭辄治之。太祖奇其材，擢为赞善大夫。后通判兴州事，有外寨军校纵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责而斩之，众莫敢动。上闻，益壮之，诏褒称焉。出《圣政录》。

王明为鄢陵县令，公廉爱民。是时天下新定，法禁尚宽，吏多受民赂遗，岁时皆有常数，民亦习之，不知其非。明为鄢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献馈。明曰："令不用钱，可人致数束薪刍水际，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数日，积薪刍至数十万，明取以筑堤道，明年无水患。太祖闻之，即擢明知广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

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太祖时，宫人不满三百人，犹以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数十人。

太祖尝曰：“贵家子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由是诏：“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

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做文章，无所用也。”

太祖性节俭，寝殿设布缘帏帘，常出麻屦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时所服也。”右出《圣政录》。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敕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别奏事，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上曰：“卿苦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韩王曰：“陛下何以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蓝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太祖即位，常话及世宗旧吏，曰：“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监征蜀之军。尧夫云。

太祖时，宋白知举，疑为陶穀。多受金银，取舍不公，恐榜出群议沸腾，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托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举，取舍汝当自决，何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别致人言，当斫汝头以谢众！”白大惧，而悉改其榜，使协公议而出之。

卷二

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之，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皆服其量。

太宗末，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锸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荆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傅弩，戒勿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掠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跃散走，纵兵击之，俘斩殆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所获而何？”盗曰：“我昔与

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耶？我又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为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办耶？”巡检惭而退。

至道中，国家征夏虏，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陕西骚动，民皆逃匿，赋役不肯供给。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员外郎杨谭、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长安人歌之曰：“杨谭见手先教锁，林特逢头便索枷。”长安多大豪及有荫户，尤不可号令。有见任知某州妻清河县君者，不肯运粮，谭锁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趋令。谭、特令民每驴负若干，每人担若干，仍赍粮若干，官为封之，须出塞乃听食，怨嗟之声满道。既而京兆最为先办，民无逃弃者。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毕，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复称之。二人以是得显官，谭终谏议大夫，特至尚书、三司使。

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是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惊，曰：“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赖有寇准忧国家耳。”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专以军事付王绍宣，罢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凤翔府，召寇准参知政事。昌言

自凤翔历秦、陕、永兴三州，入为御史中丞。真宗咸平五年，翰林学士王钦若、直馆洪湛知贡举。京师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争财，出其钱簿，有若干贯遗知举洪学士。上怒，下御史台穷治，连及王钦若，亦有所受。是时钦若被眷遇，上大怒，以为昌言操意巇险，诬陷大臣，昌言自户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贬安州司马。自是不获省录十余年，更屡赦，量移放还。至祥符中，乃复叙为户部侍郎。西祀恩，迁吏部侍郎卒。

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颐，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事平，罢参知政事，知凤翔府。王原叔云。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耳。"既而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功，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棰楚，自诬服。具上，州官

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矣。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厅，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留熟观其狱词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垣而哭，倾家资以饭僧，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耶？”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厅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晋擢，自幕职半岁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

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转运司，期八月出塞，令办刍粟。转运司

调发方集，继隆复为檄言：“据阴阳人状，国家不利八月出师，当更取十月。”转运司遂散刍粟。既而复为檄云：“得保塞胡侦候状，言贼且入塞，当以时进兵，刍粟即日取办。”是时民输挽者适散，仓卒不可复集，继隆遂奏转运司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驿骑取转运使卢之翰、窦玭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枢密副使钱若水争之，请先推验，有状然后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罢，若水独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侦视廷中有何人，报云：“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上出诘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朕所以擢任尔者，以尔为贤，尔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对曰：“陛下不知臣无能，使得待罪二府，固当竭其愚虑，不避死亡，补益陛下，以报厚恩。李继隆外戚，贵重莫比，今陛下据其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验事状明白，乃加诛，亦何晚焉？献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获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吕端等，奏请如若水议，先令责状，许之，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既而虏欲入塞事皆虚，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王居日云。

曹侍中将薨，真宗亲临视之，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固问之，对曰：“臣二子

璨与玮，才器可取，皆堪为将。”上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已而果然。玮知秦州，尝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对曰：“旧如此者久矣。”玮怒曰：“旧固不可改也？”命牵出斩之。僚佐以主者老将，谙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谏玮，玮不听，卒诛之。军中慑伏。西蕃犯塞，候骑报虏将至，玮方饮啖自若。顷之，报虏去城数里，乃起贯戴，以帛缠身，令数人引之，身停不动。上马出城，望见虏阵有僧奔马径往来于阵前检校，玮问左右曰：“彼布阵乃用僧耶？”对曰：“不然。此虏之贵人也。”玮问军中谁善射者，众言李超。玮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对曰：“凭太保威灵，愿得五十骑裹送至虏阵前，可以取之。”玮以百骑与之，敕曰：“不获而返，当死。”遂进至虏阵前，骑左右开，超射之，一发而毙。于是虏鸣笳而遁。玮以大军征之，虏众大败，出塞穷追，俘斩万计，改边凿濠。西边由是慑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玮，则加手于额，呼之为父云。全昭云。

玮在秦州，有士卒十余人，叛赴虏中。军吏来告，玮方与客弈棋，不应。军吏亟言之，玮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显言耶？”虏闻之，亟归告其将，尽杀之。伯康云。

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

斩人。尝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后杖之，人皆不晓其意。彬曰："吾闻此人新取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恶之，朝夕笞骂，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张锡云。

杨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学，善属文，有志节。是时福建属江南，亦置进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间道诣中朝应举，夜浮江津。周世宗时及第，为拾遗。是时太祖已为时望所归，徽之上书言之。及太祖即位，将杀徽之，太宗时为晋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杀。"其后左迁为峨眉令，十余年不得调。太宗即位，始召之，用为太子谕德、侍讲，官至兵部侍郎，赠仆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虽亲子弟，不肯奏以为官，平生独奏外孙宋绶、族人自诚及某三人而已。绶后历清显，至参知政事。自诚，徽之疏族也，徙居建昌。自诚子伟，仕至翰林学士；从父弟仪，今为秘阁校理。黄希云。

光禄寺卿王济，刑部详覆官，屡上封事。是时诸道置提举茶盐酒税官，朝廷因令访察民间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选。会京西道缺官，太宗问左右："刑部有好言者，为谁？"左右以济对，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为益州路转运使，入奏事，太宗令

以事先诣中书，廷式曰：“臣乘传来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断决之，非为宰相来也。奈何诣中书？”上悦，即非时出见之，赐钱五十万，遣还官。

兖王宫翊善姚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官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闻是言时，亦为假山，亟命毁之。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太宗日使医视之，逾月不瘳，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欲辅佐王为善耳。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之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曰：“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

田锡好直谏，太祖或时不能堪，锡从容奏曰：“陛下日往月来，养成圣性。”上悦，亦重

之。右出《圣政录》。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少善属文，举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闻其名，召为右正言、直史馆，才周岁，遂知制诰。禹偁性刚狷，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命执政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能戒。禹偁为翰林学士，上优待之，同列莫与比。上尝曰："当今文章，惟王禹偁独步耳。"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呆，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莱公知开封府，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莱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有太平之责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誉望之损也。"莱公喜，起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则不能胜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退，自宰相幕次前过不入，端使人邀之至幕中，曰："向者主上召君何为？"准曰："议

边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不然。”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必预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准以获继迁母告。端曰：“君何以处之？”准曰：“准欲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为何如？”准曰：“陛下以为然，令准之密院行文书耳。”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者也。愿君少缓其事，文书勿亟下，端将入，覆奏之。”即召阁门吏，使奏“宰相臣吕端请对”。上召入之，端见，具道准言，且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汉高祖曰：‘愿遗我一杯羹。’夫举大事者，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杀继迁之母，继迁可擒乎？若不然，徒树怨雠而坚其叛心也。”上曰：“然则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请直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徕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后病死于延州，继迁寻亦死，其子德明竟纳降请命。张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长子，从太宗征幽州，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衔之不言。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

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阁门，推户取割果刀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苏王元偓，太祖遗腹子，太宗子养之。杨乐道云。

太宗时，寇准为员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准手引上衣，令上复坐，决其事然后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准，尝曰：“朕得寇准，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准以虞部员外郎言事，召对称旨。太宗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以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推官。上怒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则可也。”陆子云。

李穆字孟雍，阳武人。幼沉谨，温厚好学，闻酸枣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师之。昭素喜其开敏，谓人曰：“观李生才能气度，他日必为卿相。”昭素先时著《易论》三十三篇，秘不传人，至是尽以授穆，穆由是知名。举进士，翰林学士徐台符知贡举，擢之上第，除郢州军事判官，迁汝州防御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学之士，或荐穆，擢拜右拾遗。太祖登极，迁殿中侍御史，屡奉使伪国。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陕州，坐有罪，复免一官。

久之，召为中允，寻以左拾遗知制诰。太宗即位，屡迁至中书舍人。宰相卢多逊得罪，穆坐与之同年登进士第，降授司封员外郎。上惜其才，寻命之考校贡院。及御试进士，上见其颜色憔悴，怜之，复以为中书舍人，职任皆如故。寻命知开封事，有能名，遂擢参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恶暑而畏风，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适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尝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毁过人。朝命起复，固辞，不得已，视事，然终不饮酒食肉，未终丧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谓宰相曰："李穆，国之良臣，奄尔沦没，非穆之不幸，乃国之不幸也。"穆赠工部尚书。出穆《行状》。

钱氏在两浙，置知机务如知枢密院，通儒院学士如翰林学士。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钱俶，首建归朝之策。吴越丞相沈虎子者，钱氏骨鲠臣也。俶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俶出虎子为刺史，以仁冀代为丞相。仁冀说俶曰："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时，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礼而遣之。太平兴国三年，仁冀复从俶入朝，卢多逊说上留之勿遣。俶朝礼毕，数日，欲去，不获命，又不敢辞，君臣恐惧，莫知所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纳

土，祸将至矣。”俶左右固争，以为不可，仁冀厉声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虽有羽翼不能飞出耳。”遂定速纳两浙地图，请效土为内臣。上一再辞让，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国王，俶子惟濬淮南军节度使兼侍中，以仁冀为副。俶辞，又更除邓州。以仁冀为鸿胪卿，久之卒不迁官，盖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此诗名大振。

卢多逊父有高识，深恶多逊所为，闻其与赵中令为仇，曰：“彼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竟以忧卒。未几，多逊败。富公云。

韩王将营西宅，遣人于秦、陇市良材以万数，卢多逊阴以白上，曰：“普身为元宰，乃与商贾竞利。”及宅成，韩王时为西京留守，已病矣。诏诣阙，将行，乘小车一游第中，遂如京师，捐于馆，不复再来矣。

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仇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仇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藏英请不用

兵，先往说下瓦桥关。乃单骑往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汝非敌也。不下，且见屠！”藏英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张文裕云。

卷三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未发书，实不知。"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韩王东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病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共发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称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无遗。彬之子孙贵盛，至今不绝，翰卒未至十年，子孙有乞匄于海上者矣。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来见，彬给五百人，使为之运宫中珍宝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

为官物，不可复得矣。”时煜方以亡国忧愤，无意于蓄财，所取不多，故比诸降王独贫。彬克江南，入见，诣阁门进榜子云：“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时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济州人。生十余岁，能属文。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及第，补成武主簿，改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方奖拔文士，闻其名，召拜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赐之。禹偁献《端拱箴》，以为诫。寻以左司谏知制诰。上尝称之曰：“王禹偁文章，当今天下独步。”判大理寺，散骑常侍徐铉为奴巫道安所诬，谪官，禹偁上疏讼之，请反坐奴罪，由是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徙解州团练副使。上思其才，复召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刚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馆，以父老，求外补，出知单州，遭父丧，起复。至道初，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司，多所封驳。孝章皇后崩，丧礼颇不备，禹偁上书论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扬州。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王禹偁为谏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为外任人、内修德，则可以弭之。外则合兵势以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以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张掎角，下诏感励边人，取燕、蓟旧疆，盖吊晋遗民，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

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请节用、省役、薄赋、缓刑。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执政疑禹偁轻重其间，落职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斗，食其一，冬雷，群鸡夜鸣。禹偁上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以问司天官，对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蕲州。寻诏还朝，禹偁已卒。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请明数继迁罪状，募故胡杀之。真宗即位，诏群臣论事，禹偁上疏陈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因嗣统之庆，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为人也。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开宝前，诸国未平，而财赋足，兵威强，由所养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设官至简而事皆举。兴国后，增员太冗，宜皆经制之。三曰：艰选举，使入官不滥。先朝登第近仅万人，宜纠以旧制，还举场于有司。至吏部铨择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宜依格敕注拟。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无耗。恐其惊骇，且罢度人、修寺一二十载，容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ruby>憸<rt>xiǎn</rt></ruby>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其后，潘罗支

射死继迁，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岁限度僧尼之数，及病囚轻系，得养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时，禹偁为翰林学士，尝草继迁制，遗马五十匹以备濡润，禹偁以状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及别去，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亏此价哉！"禹偁之卒，谏议大夫戚纶诔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疾恶过仇雠。"世以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观书龙图阁，得禹偁章奏，叹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称其子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尉，即召对，擢大理评事。皇祐中，其曾孙汾第进士甲科，以免解例当降，仁宗阅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孙也。"令无降等。面问其子孙仕者几人，汾具以对。及汾改京官，又命优进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张洎为举人时，张佖在江南已通贵，洎每奉谒求见，称从表侄孙，既及第，称弟，及秉政，不复论中表矣，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国亡，俱仕中国。洎作《钱俶谥议》云："亢而无悔。"佖奏驳之，洎广引经传自辨，乃得解。事见《国史》。

张洎与陈乔皆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约效死于李煜之前。乔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国责陛下久不归命之罪，谁为陛下辨之？臣请从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时，洎为员外郎判考功，寇莱公判流内铨，年少倨贵，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门，磬折候之。莱公悦，引与语，爱其辨博，遂荐于太宗。欲用之，而闻潘佑因洎而死，薄其为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诏多江南人，洎皆厚抚之。太宗尝从容问佑之死于待诏，曰：“人言皆张洎谮之，何如？”待诏对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杀之，非执政之罪也。”莱公又数为上言洎学术该富，智识宏敏，上亦自爱其才，久之，遂与莱公皆参知政事。洎女嫁杨文侨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语以为笑，后终出之。由是两家不相能，故文侨公修《国史》，为《洎传》，极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趣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初为泰州司理参军，路冲知州事，尝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系之。会有献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谓曰：“汝为我对一句诗，当脱汝械。”嗣宗请诗，冲曰：“佳果更将新合合。”嗣宗应声曰：“恶人须用大枷枷。”冲悦，即舍

之。太宗时，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岭南，讶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以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诣京师。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节，迁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后知汾州事。州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重。前后长吏皆先谒奠，乃敢视事。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皆杀之。韩钦圣云。

张开封云：梅侍读询，晚年尤躁于禄位。尝朝退，过阁门，见箱中有锦轴云："胡则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视之，询远避之而过，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何以视？"时人多笑之。

孙器之云：询年七十余，又病足，常抚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两府者，汝也。"有所爱马，每夜令五人相代牵之，将马不系于柱，恐其系绊或伤之也。又夜中数自出视之。尝牵马将乘，抚其鞍曰："贱畜，吾已薄命矣，汝岂无分被绣鞯耶？"

龚伯建云：询与孙何、盛度、丁谓，真宗时俱在清贯。询好洁衣服，裒以龙麝，其香数步袭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污；度体充壮，居马上，前如仰，后如俯；谓，吴人，面如刻削。时人为之语曰："梅香，孙臭，盛肥，丁

瘦。”

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为转运使，颇尚苛峻，州县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灭者纸本数联，钉于馆中。何至，则读其碑，辨识文字，以爪搔发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云。

器之曰：何为转运使，令人负礓砾自随，所至散之地，吏应对小误，则于地倒曳之。故从者凭依其威，妄为寒暑，所至骚扰，人不称贤。度虽肥，拜起轻捷。为翰林学士时，尝自前殿出，宰相在后，度初不知，忽见，趋而避之，行百余步，乃得直舍，隐于其中。翰林学士石中立见其喘甚，问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问否？”度曰：“不问。”别去十余步，乃悟，骂曰：“奴乃以我为牛也。”谓貌睢盱，若常寒饿者，而贵震天下，相者以为真猴形云。

中立性滑稽，尝与同列观南御园所畜狮子，主者云：“县官日破肉五斤以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狮子耶？”中立曰：“然。吾辈官皆员外郎，借声为“园外狼”也。敢望园中狮子乎？”众大笑。朝士上官辟尝谏之，曰：“公名位非轻，奈何谈笑如此？”中立曰：“君自为上官辟，借声为鼻。何能知下官口？”及为参知政事日，或谓曰：“公为两府，谈谐度可止矣。”中

立取除书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参知政事，余如故’，奈何止也？”尝坠马，左右惊扶之，中立起曰：“赖尔‘石’参政也，向若‘瓦’参政，虀粉久矣。”中立为参知政事，无他材能，时人或以郑綮方之，未几，罢为资政殿学士，不复用，老于家。

先朝时，锁厅举进士者，时有一人，以为奇异。试不中皆以责罚，为私罪。其后，诏文官听应两举，武官一举，不中者不获罚。景祐四年，锁厅人最盛，开封府投牒者，至数百人，国子监及诸州者不在焉。是时，陈尧佐为宰相，韩亿为枢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尧佐子博古为解元，亿子孙四人皆无落者。众议喧然，作《河满子》以嘲之，流闻达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萧定基时掌誊录，因奏事，上问《河满子》之词，定基因诵之。先是，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迁饶州；王宫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陈为王府官二十年不迁，诏改除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因涕下，上怜之，数日，遂为枢密副使。当时轻薄者取张祜诗，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国三千里，学士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于是，诏今后锁厅应举人与白衣别试，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众试于转运司，恐其妨白衣解额故也。庆历中，又诏文武锁厅试者不

复限以举数。故事，锁厅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复升之。

宋静曰：景祐五年御试进士，上以时议之故，密诏陈博古、韩氏四子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宋静试卷皆不得预。考官奏："镇、静实有文，久在场屋，有名声，非附两家之势得之。"乃听考而降其等级。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者，虽近下犹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镇始。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兄镃皆以词赋著名。自吴育、欧阳修为省元，殿前唱第过三人，则疾声自言。镇独默然，时人以是贤之。静字子镇，眉州人。

庐州曾绍齐言，其乡里数十年之间，吏治简易，民俗富乐。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县，难相见也"。嫁娶者，宗族竞为饮宴以相贺，四十日而止，伤今不然。

庆历五年正月一日，见任两制以上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贾昌朝，陈执中。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贻永。参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给事中宋庠。枢密副使谏议大夫庞籍，吴育。节度使、中书门下平章事：军知陈州章得象，军知澶州王德用，军北京留守夏竦，王贻永见上。尚书：刑部晏殊。节度使：军知永兴军程琳。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郑戩。端明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王

尧臣，李淑。翰林学士：王尧臣见上，判官院孙抃，同判杨察，三司使张方平。资政殿学士：侍郎、西京留守张观，给事中、知扬州韩琦，谏议大夫知邓州范仲淹，知曹州任中师，南京留守王举正，知郓州富弼。翰林侍读学士：判农寺杨偕，知青州叶清臣，判三班院柳植，知秦州梁适，知郑州王拱辰，提举诸司宋祁。龙图阁学士：王尧臣、宋祁并见上。枢密直学士：知镇州明镐，知杭州蒋堂，知益州文彦博，知许州李昭直。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孙祖德，知徐州张奎，给事中、知开封府张存、刘沆，知滑州张锡，田况居忧。御史中丞：高若讷。尚书左丞：知杭州徐衍。给事中：知亳州高觌。谏议大夫：知广州魏瓘，知江宁李宥。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国信使王祺，同判杨伟、彭乘、赵槩，判流内铨钱明逸。天章阁待制：知处州张昷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孙沔，知庆州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苏州滕宗谅、杨安国，陕西都转运使夏安期，河北都转运使鱼周询。前两府致仕：太傅张士逊，太子太师张耆，太子太傅李迪，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两制致仕：侍郎郎简。

张安寿曰：吕申公夷简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庆历中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误忘一拜而起，外间谨言吕相失仪。

余时举制科在京师，闻之，曰：“吕公为相久，非不详审者，今大朝会而失仪，是天夺之魄，殆将亡矣。”后十四日，忽感风疾，遂致仕，以至不起。

又曰：彭内翰乘往在三馆时，尝预钓鱼宴。故事，天子未得鱼，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是时上已得鱼，左右以红丝网承之，侍座者毕贺。已而乘同列有得鱼者，欲举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也。”侍中，曹郓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顷之，宰辅有得鱼者，左右以白网承之，及利用得鱼，复用红网，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谓人曰：“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未几而败。

景休曰：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属文，为时人所称。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五，贡院奏名第四。会其父死于边，竦以死事者子补奉职。贡院奏：“竦所试诗赋优于省元陈尧佐，以其幼，故抑之。来举请免省试。”诏许之。竦以奉职行父丧，服终，换丹阳主簿，举贤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评事、通判台州，秩满，迁光禄寺丞、

直史馆。顷之，奉诏修史，俄知制诰，时年二十七。

又曰：宋兴以来，御试制科人无登第三等者，惟吴育第三等下，自余皆四等上，并为及第，降此则落之。

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及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乃诏自今后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

原叔曰：赵槩与欧阳修同直史馆，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轻之。及修除知制诰，是时韩、范在中书，以槩为不文，乃除天章阁待制，槩淡然不以屑意。及韩、范出，乃复除知制诰。会修甥嫁为修从子晟妻，与人淫乱，事觉，语连及修，时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疾韩、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与甥乱。上怒，狱急，群臣无敢言者，

槩独上书言："修以文章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书奏，上不悦。人皆为之惧，槩亦淡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为知制诰、知滁州，执政私晓譬令槩求去，乃知苏州。遭丧去官，服阕，除翰林学士，槩复表让，以欧阳修先进，不可超越为学士。奏虽不报，时论美之。

庞公曰：先帝时，龙图阁待制皆更直秘阁下，夜召入禁中，访以外事，近岁直者，惟申牒托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其审刑详议官，皆自台谏馆阁为之。近岁用人颇轻，清流皆耻为之。凡天下狱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具狱上请，先下审刑院，令详议官投均分之略观大情，即日下大理寺详断，官复投均分之，抄其节目，以法处之，皆手自书概定。覆上审刑院，详议官再观之，重抄节目贴黄，六人通观署定乃奏。其有不当，则驳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审刑院如小属吏。凡有事，审刑院用头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用申状。

原叔、不疑曰：陆参少好学，淳谨，独与

母居。邻家失火，母急呼，参不应，蹴之堕床下。良久，束带，火将至，曰：“大人向者呼参，未束带，故不敢应。”及长，举进士及第。尝为县令，有劫盗系甚急，参愍之，呼谓曰：“汝迫于饥寒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缓其缚。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参，参命捕之，叹曰：“我仁恻缓汝，汝乃忍负参如此，脱复捕得，胡颜见参？”又有讼田者，判其状尾而授之，曰：“汝不见虞、芮之事乎？”讼者赍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复以见参，参又判其后曰：“嗟乎，一县之人，曾无深于《诗》者！”人皆传以为笑。蔡文忠公以为有淳古之风，荐之朝廷，官员外郎，迁史馆检讨。著《蒙书》十卷。

师道曰：张昪音便。自知杂左迁知润州，司谏陈旭数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昪贤，然言词不择轻重。”旭请其事，上曰：“顷论张尧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妇人坏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难也。”上曰：“又论杨怀敏‘苟得志，所为不减刘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昪志在去恶，言之不激，则圣听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昪以天章阁待制代杜杞知庆州。

又曰：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

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十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朝廷劾其弃信专杀之状，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阁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国昌，始以医进。景祐初，累迁药局奉御，职上药。是时尚、杨二美人方有宠，每夕并侍上寝，上体为之敝，或累日不进食。中外忧惧，皆归罪二美人。保庆杨太后亟以为言，上未能去。入内，内侍省都知阎文应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胜烦，乃许。文应即召毡车载之出。二美人涕泣辞说，不肯行。文应批其颊，骂曰："宫婢尚复何云！"即载送别宫。明日，下诏以尚氏为女冠，杨氏为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内宠颇盛，上体多疾。司谏滕宗谅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倦色，政事如不挂圣怀。"坐是出知信州。

又曰：吕申公见上体不安，故擢允让管勾宗正司，宗室听换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时，自借职十迁至诸司副使，及换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迁即为遥郡刺史，俸禄十倍于旧，国用益广，于今为烈。

又曰：范讽性倜傥，好直节，不拘细行。

自在场屋，与鞠詠、滕宗谅游，已有轩轾之名。及为中丞，力挤张士逊，援吕夷简，意夷简引己至二府。夷简忌其刚伉，久之不敢荐引，讽愤激求出，知兖州。将行，谓上曰：“陛下朝中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始召臣，将无益。”夷简愈恶之，故寻被谴谪。

吕相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次《中书总例》，谓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

卷四

叔礼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时，契丹主在燕京，朝廷发兵屯定州者，几六万人，居逆旅及民家，阗塞城市，未尝有一人敢喧哗暴横者。将校相戒曰："吾辈各当务敛士卒，勿令扰我菩萨。"一旦，仓中给军粮，军士以所给米黑，喧哗纷扰，监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见德用，德用曰："汝从我，当自入仓视之。"乃往召专副问曰："昨日我不令汝给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则汝何不先给白米后给黑米？此辈见所给米腐黑，以为所给尽如是，故喧哗耳。"专副对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从者杖专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谓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给与汝曹，当弃之乎？汝何敢乃尔喧哗！"四卒相顾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从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挥使骂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挥使百拜流汗，乃舍之。仓中肃然，僚佐皆服其能处事。

翰林学士曾公曰：景祐末，河东地震，京师正月雷。上忧灾异，深自贬损。秘书丞国子

监直讲林瑀上言："灾异有常数，不足忧。"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阴阳之言上之。上素好术数，观瑀书，异之，欲为迁官，参知政事程琳以为不可，乃赐绯章服。瑀时兼诸王宫教授，琳因言："瑀所挟多图纬之言，不宜与宗室游。"乃罢宫职。上每读瑀书有不解者，辄令御药院批问，瑀因是得由御药院关说于上，大抵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会天章阁侍讲阙，讲官李淑等荐史馆检讨王洙，事在中书，未行。一旦，内以瑀充侍讲。是时，吕夷简虽恶瑀，欲探观上意用瑀坚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荐耳。不若并进二名，更请上择之。"众以为然。明日，以洙、瑀名进，上曰："王洙何如？"夷简对曰："博学，明于经术。"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简曰请并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阁侍讲。瑀侍上数年，专以术数悦上意。又言布衣徐复善《易》，召至阙下，拜官不受。瑀与撰《天文会元图》上之，言自古圣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汉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书问御史中丞贾昌朝，对曰："臣所不习。"瑀与昌朝辨于上前，由是与昌朝不协。上问瑀："太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对乾卦。又问真宗，亦然。上由是不乐，益厌瑀之迂谈。昌朝因劾奏："瑀为儒士，不师圣人之言，专挟邪说，罔惑上听，不可在近侍。"有诏落侍讲、通判歙州。后知戎州，坐事失官，遂废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诏陕西拣阅诸军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为民。议者纷然，以为边事未可知，不宜减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粮，归乡闾间，必相聚为盗贼。缘边诸将，争之尤甚。是时，文公执政，庞公为枢密使，固执行之不疑。是岁，陕西所免新保捷凡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求曰：陕西缘边计一岁费七十贯钱养一保捷，是岁，边费凡减二百四十五万贯，陕西之民，由是稍苏。

又曰：庆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谏官，君谟以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力，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以其诗荐于上，寻亦除谏官。

张侍郎曰：陈执中以前两府知青州，兼青、齐一路安抚使。转运使沈邈、陈述古之徒轻之，数以事侵执中，言以卒数万余修青州城，民间苦之。集贤校理李昭遘上言执中之短，诏以昭遘疏示之，执中惭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诏不许。会贼王伦起沂州，入青州境，执中谓青、齐捉贼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永吉惧，请以所部兵迫之，自谓必得。贼自青、齐

历楚、泗、真、扬，入蕲、黄，永吉自后缓兵驱之。贼闻后有兵，不敢顿舍，比至蕲、黄，疲敝不能进，党与稍散，永吉追击尽杀之。上闻之，嘉永吉以为能，超迁阁门通事舍人，又迁阁门使。入见，许升殿，上称美永吉获伦之功，永吉对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极言陈执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让，而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时？"对曰："数岁矣。"未几，上谓宰相曰："陈执中可为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上言："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诰即青州授之，且谕意曰："朕欲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谏官复上殿，上作色逆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久矣。"谏官乃不敢复言。中使至青州，谕上旨，执中涕泣谢恩。既至中书，是时杜衍、章得象为相，贾昌朝与执中参知政事，凡议论，执中多与之立异。蔡襄、孙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云："今谏院阙人，乞且留二人供职。"既奏，上颔之。退归，即诏吏出札子，令襄、甫且如旧供职。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令如此？"吏还白衍，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遂上奏云："衍党顾二人，苟欲令其在谏署，欺罔擅

权。及臣觉其情，遂取札子焚之以灭迹，怀奸不忠。”明日，衍左迁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仍即日发遣，贾昌朝为相，蔡襄知福州，孙甫知邓州。顷之，得象亦出知陈州，执中遂为相。

又曰：执中之为相也，叶清臣为翰林学士，草其制诰，少所褒美。庆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读学士自扬州移知汾州，过京师，袖麻词草于上前自陈，曰：“臣代王言，不敢虚美，当执中为相，才德实无可言，执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扬州移臣汾州，水陆数千里。臣诚无罪，惟陛下哀之。”因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资政殿学士程琳自知永兴军府移青州，执中复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兴军。清臣官时为户部郎中，上命迁谏议大夫，执中曰：“故事，两制自中书郎中迁左右郎，今迁谏议大夫太优，乞且令兼龙图阁学士。”上许之。故事，新除知永兴军府者，当有锡赉，执中复曰：“清臣近已得赐。”遂不与。清臣愈憾，过京师，复于上前力言执中之短，上疏及口陈者不可胜数，辞龙图阁学士不受。上命与之锡赉，亦不受。既而终赴长安，上遇执中亦如故。或曰：“往者执中自谏官左迁，乘舟东下，清臣自两浙罢官归，道中相遇而争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从来远矣。”

又曰：天章阁待制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

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杀知州、通判等，枭待举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推都监为主，不从，即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监押韦贵，贵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众许之，遂立贵为主。贵以言谕之，令勿动仓库及妄杀人，且说之以归顺朝廷，众颇听之。会朝廷遣知制诰田况赍诏谕之，况遣人于城下遥与贼语，出诏示之，贼终狐疑不听，稍近城则射之，不能得其要领。有殿直郭逵者，径逾濠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诞妄耶？"辞气雄辩，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于是信之，争投兵下城降，即日开门。大军入，收后服者一指挥而坑之，余皆勿问。殿直加阁门祗候。

保州城未下之时，有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云："贼于城上呼云：'斩张

盖之首，我当降。’愿赐盖之首以示贼，宜可得。”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即军中斩盖之首以示贼。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复还，且奏：“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盖之落职知虢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昙仆夫也。事昙久，亲信之。既而去昙应募兵，以选入捧日军，凡十余年。会昙以子学妖术妄言事，父子械系御史台狱。上怒甚，治狱方急，昙平生亲友，无一人敢饷问之者，逵日夕守台门不离，给饮食、候信问者四十余日。昙坐贬南恩州别驾，仍即时监防出城，诸子皆流岭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逵曰：“我主人也，岂得不送之乎？”昙河朔人，不习岭南水土，其从者皆辞去，曰：“某不能从君之死乡也。”数日，昙感恚自死，旁无家人，逵使母守其尸，出为之治丧事，朝夕哭如亲父子，见者皆为流涕。殡于城南佛舍然后去。呜呼！逵，贱隶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矫迹求名以取禄仕也，独能出于天性至诚，不顾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终无倦如此，岂不贤哉！嗟乎！彼所得于昙，不过一饭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临不测之患，屏手侧足，戾目窥之，犹惧其祸之将及己也，

若畏猛犬，远避去之，或从而挤之以自脱，敢望其优恤振救耶？彼虽巍然衣冠类君子哉，稽其行事，则此仆夫必羞之。

王景曰：晋盐之利，唐氏以来可以半天下之赋。神功以此法令严峻，民不敢乱煮炼，官盐大售。真庙以降，缓刑罚，宽聚敛，私盐多，官利日耗。章献时，景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陈尧咨等多谓不便。章献力欲行之，廷谓大臣曰："闻外多苦恶盐，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耳，外间皆是土盐。"章献曰："不然。御膳亦多土盐，不可食。欲为通商，则何如？"大臣皆以为："必如是，县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献曰："虽弃数千万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复言。于是命盛度与三司详定，卒行其法。诏下，各郡之民皆作感圣恩斋。庆历初，范杰复建议："官自运盐，于诸州卖之。"八年，范祥又请："令民入钱于边，给钞请盐。"朝廷从之，擢祥为陕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筑塘泊，非以限幽蓟之民，盖欲断虏入寇之路，使出一涂，见易制耳。及杨怀敏为水则，乃言可以限绝北胡，堤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无有限极。其间不合处又三十四里，而图画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渊之役，胡自梁门、遂城之间，积薪土为甬道而来，曾不留行。又况冰冻，汲自

西山或不合处过，足以明其无益矣。去岁河决商胡，河朔水灾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处，怀敏补之，水不能北流则愈南侵也。

梁寔曰：杜杞在广南，诱宜州蛮数十人，饮以曼陀罗酒，醉而杀之。以书诧于寔父，自比马援，曰："此不足以为吾功，力能办西北，顾未得施耳。"时言事者争言杞为国家行不信于蛮夷，获小忘大。朝廷诘杞之所杀蛮数，为即洞中诛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对。亦有阴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员外郎数年位至两制。

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学，博通书传，善讲说。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再调大理评事，充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诏奭说《尚书·说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读详明，帝称善，因叹曰："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耶？"因以切励辅臣，赐奭绯章服。累迁都官员外郎，侍诸王讲，赐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书门下谕奭欲任以他官，奭对不敢辞，乃罢诸王侍讲。顷之，自职方员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龙图待制。会真宗幸亳州，谒太清宫，奭上言切谏，真宗不纳，遂为《解疑论》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转左谏议大夫、知河阳，还为给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养，诏知兖州。上即位，召还，以工部侍郎为翰林侍讲学士，

预修先朝实录，丁父忧，起复旧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奭每上前说经，及乱君亡国之事，反覆申绎，未尝避讳，因以规讽。又掇五经切治道者，为五十篇，号《经典徽言》，上之。画《无逸》为图，乞施便坐，为观鉴之助。时章献明肃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与上同听政，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见，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几。"奏留中不报。上与太后雅爱重之，每进见，常加礼。久之，上表致仕，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谕，不听所请。因诏与龙图阁学士冯元讲《老子》三章，礼部尚书晏殊进读唐史，各赐帛二百匹。改工部尚书、知兖州，侍宴太清楼，近臣皆预。俄出御飞白书赐群臣，中书门下、枢密院大字一轴，诸学士以下小字各二轴，惟奭与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赐焉，并诏群臣赋诗。翌日，奭入谢承明殿，上令讲《老子》三章，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宴于瑞圣园，上赋诗饯行，并召近臣赋诗，士大夫以为荣。初耤恩，改礼部侍郎。是岁，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纳婢妾，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谥曰宣。奭举动方重，议论有根柢，不肯诡随雷同。真宗已封禅，符瑞屡降，群臣皆歌诵盛德，独奭正言谏诤，毅然有古人风采。又定著《论语》、《尔雅》、《孝经》正义，请以孟轲书镂板，复郑氏所注《月令》。初，五郊，

从祀不设席，尊不施冪，七祠时飨，饮福用一尊，不设三登，登歌不《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十七位。享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奭皆言其谬阙，并从增改云。又建言礼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实则一帝。今位号重复，不合典礼。冬至宜罢五帝，雩祀设五帝，不设昊天帝位。乞与群臣议，不行。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年月》，传于时。三子：瑶，虞部员外郎；琪，卫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冯元、孙奭俱以儒素称。冯进士，奭诸科及第。奭数上疏直谏。真宗末，侍东宫。天圣初，皆为侍读学士。十年，奭因请老，诏不许，奭请不已，乃迁礼部尚书、知兖州，上宴太清楼下以饯之。又诏两制、三馆饯于秘阁。奭已辞，亟行，诏追饯席于瑞圣园。先是，言两制者，中丞不预，王时为中丞，耻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预。"上疏请行，诏许之。上又赐御书以宠之。卒于兖州。元性微吝，判国子监，公宴日，以其家所赐酒充事，而取直以归，人以此少之。无子，死之日，家资巨万。

子高曰：故事，直学士以上皆服金带。孙奭羸老，不胜其重，诏特听服犀带而赐金带。

张景晦之曰：十一月，夏虏寇承平砦，都辖许怀德却之，寇曰：“来月见延州城下。”范雍惧，请济师。十二月，以甲五千来，留半月，寇无闻。正月初，还屯华沼，寇又声言由保安来。怀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孙、钤辖黄德和屯保安以御之。李奠骄贪，士愤之。十七日，寇声言取金明砦，奠甲以俟，逮亥不至，释而寝。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奠骋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闻寇且至，亟呼刘平，平至自华沼赴难。会大雪，平兼行过保安，元孙、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议进师，裨将郭遵曰：“吾未识寇深浅而瞽进，必败。请先止此，侦而进。”平叱曰：“竖子骁决，乃尔怯沮吾军！”遂呼马乘去。士未遍食，践雪行数十里。寇伪为雍使，督进，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单骑引众。”平信之，遂进屯五龙川，据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阵搏战，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军少利。比晚复至，为两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数千人南遁，平军遂败，寇围而薙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孙以残甲数千自固。夜四鼓，贼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贼骑自山四出，绝官军为二，平与元孙俱被执。平不复食，没于兴州。雍以实状闻，乃斫德和腰，赏平、元孙家。初，雍辟计用章自副，延州被贼围，雍召用章，问计，对曰：“惟

有死尔，尚何言！”会其夜雪大作，贼撤城下兵去，用章以曾劝雍弃延州，诏杖流，雍迁知安州。

又曰：十月一日，沿边部署葛怀敏、钤辖李知和以甲七万出屯瓦亭，裨将刘贺以胡三万从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镇戎守曹英皆来请援。十三日，进屯镇戎，李知和善郭固，请救之，怀敏未应。知和请暨英先进，曰：“君禄盈库，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进。寇以羸㹠饵，知和告胜相继，军中心跃。十七日，知和过平定十里，为寇所窘，来告，怀敏遂以大军赴之。适至平定，知和已败还。军中扰寇继至，赵珣以数千骑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军后呼噪，军中闭声灭火，旦辄敛去。粮道绝，军馁十日。怀敏诸将皆欲还走，珣曰：“来涂寇必有伏，若由笼竿往彼无险，且非所意。”自昏议至四鼓，不决，珣愤，欲斫指，众解之，因罢。比明，中军已行，众从之。寇蹑其后，为方阵而行。及定川，寇分为二道，自两旁截之，军绝为三。中军歼，前军脱者十二三，后军自笼竿，尽免。

西鄙用兵，许公当国，增兵四十万。及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减陕西保捷八万。

侬智高破岭南十四州，狄青平之。

文公罢三蕃接伴，不使侵扰河北，虏使大悦。

赵抃上言，陈相不学无术，温成葬多过制度，翰林学士顿置七员。措置颠倒，刘湜自江宁移广州不改待制，向传式自南京移江南迁龙直；吴充、鞠真卿按举礼生代置事，礼生赎铜，充、真卿出知军。引用邪佞，崔峄非次除给事中，峄治执中狱依违，以酬私恩。寄嬖人于周豫之家，举豫为馆职。私仇嫌隙，邵必知常州议决徒刑，既自举觉，又更赦宥，去官迁官，执中以宿嫌，自开封府推官降充邵武军监当。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赃罪，决配广南牢城，本家诉雪，悉是虚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良善，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奏梁适，既得罪，冯京言吴充、鞠真卿无罪，充等寻押出门，京亦然。很愎任情，迎儿方年十三，用嬖人张氏之言，累行笞挞，穷冬躶缚，绝其饭食，幽囚至死。海棠为张氏所捶，遍身疮痕，自缢而死。又一女仆，髡发，自缢而死。一月之内，三事继发。前后所发，亦闻不少。家声狼籍，帷簿浑淆，信任胥吏，贵族宗姻，不免饥寒。招延卜祝执中之门未尝礼一贤才，所与语者，苗达、刘抃、刘希叟之徒，所预坐者，普元、李贤宁、程惟象之辈。处台鼎之重，测候灾变，意将奚为？等八事。

卷五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吕夷简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上与吕夷简谋，以夏竦等皆庄献太后之党，悉罢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夷简罢之。是日，夷简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夷简素与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相结，使为中讷，久之，乃知事由郭后。

十月戊午，张士逊罢，吕夷简复入相。上以张士逊等在相位多不称职，复思吕夷简。会上庄献太后谥，还，过枢密使杨崇勋饮酒，致班慰失时。罢士逊为左仆射，崇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复以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

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批上颊，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怪阁门不受章奏，遣吏诇之，始知其事未降诏书。丙辰，与范仲淹帅诸台谏诣阁门请对，阁门不为奏。道辅欲自宣祐门入趋内东门，宣祐监宦者阖扉拒之。道辅拊门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宦者奏之，须臾，有旨“令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道辅等悉诣中书，论辩喧哗。夷简曰：“废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此汉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余废后，皆昏君所为。主上躬尧、舜之资，而相公更劝之效昏君所为乎？”夷简拱立，曰：“兹事明日请君更自登对力陈之。”道辅等退，夷简即为敕状，贬出道辅等。故事，中丞罢，须有告词。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辅等始还家，敕寻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故废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夷简、文应闻之，大惧。会后有小疾，文应使医官故以药发其疾。疾甚，未绝，文应以不救闻，遽以棺敛之。王伯庸时为谏官，上言："郭后未卒，数日先具棺器，请推按其起居状。"上不从，但以后礼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郓徙并，过京师，谒上。时上特用文、富为相，以为得人，谓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同词，皆曰贤相也。"始平公曰："文彦博，臣顷与之同在中书，详知其所为，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耳。况前者被谤而出，今当愈畏慎矣。富弼顷为枢密院副使，未执大政，朝士大夫有与之为恩者，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己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则非忠臣，何足贤也！若一以公议概之，则向之誉者将转为谤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之言进之，未几又以一

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庆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杨安国、赵师民皆醇儒，乃昔时遵度之比，久侍经筵，各宜进职。”于是安国加直龙图阁，仍赐紫，又以安国新除母服，家贫，赐金百两。师民充天章阁侍读，仍赐绯。

吕许公疾病，仁宗剪髭为药以赐之，又手诏以问群臣可任两府者，其亲遇如此。

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以国用不足，同议省兵。于是拣放为民者六万余人，减其衣粮之半者二万余人。众议纷然，以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愿为农，又皆习弓刀，一旦散之闾阎，必皆为盗贼。”上亦疑之，以问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贼者，二臣请以死当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拣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缩颈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如此？”上意乃决。边储由是稍苏。后数年，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增数万人。

狄青既破侬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不用为枢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河东，北有幽州，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耶？’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壤，此陛下所当法。今青奉陛下威灵，殄戮凶丑，克称圣心，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则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青名位极矣。寇盗之警，不可前知，万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哉？且枢密使高若讷无过，若之何罢之？不若且为之移镇，加检校官，赐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谏官御史言，若讷举胡恢书石经，恢狂险无行；又若讷前导者殴人致死，可谓无过乎？”庞公曰：“今之庶僚举选人充京官，未迁官者犹不坐，况若讷大臣，举恢以本官书石经，未尝有所迁也，奈何以此解其枢务哉？若讷居马上，前导去之里余，不幸殴人至死，若讷寻执之以付开封正其法，若讷何罪哉？且里官御史上言之时，陛下既已赦若讷不问矣，今乃追举以为罪，无乃不可乎？”参知政事梁适曰：“王则止据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还为宰相；侬智高扰乱广南两路，青讨平之，为枢密使何足为过哉？”籍曰：“贝州之

赏，当时论者已嫌其太重，然彦博为参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补亦当为之，况有功乎？又国朝文臣为宰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也。且臣不欲使青为枢密使者，非徒为国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骤擢为枢密副使，中外汹汹，以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争之累日，上乃从之，曰：“然则更与其诸子官，何如？”籍曰：“昔卫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无伤也。”于是以青为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加检校太傅，诸子皆超迁数官，赏赐金帛甚厚。后数月，两府奏事，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使，不妨己涂辙，故于上前争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怿，乃密为奏，言狄青功大，赏之太薄，无以劝后；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语告青，又使人语内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讼其功，及言与孙沔褒赏太薄，许为外助。上既日日闻之，不能无信。顷之，上忽对两府谓籍曰：“平南之功，前日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枢密副使，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观察使，高若讷优迁一官，加迁上学士，置之经筵。”又言张尧佐亦除宣徽使，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至中

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阁内议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讷时为户部侍郎，籍乃与同列议于阁内，以若讷为尚书左丞，加观文殿学士兼侍读，其余皆如圣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诏行之。

始平公自定州归朝，既入见，退诣中书，白执政以求致仕。执政曰：“康宁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坚，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乃不得已也，岂得为止足哉？”因退归私第，坚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札子不可胜数，朝廷乃许之，以太保致仕。是时论者皆谓公精力充壮，未必肯决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立仗朝会。前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庭，跣祷于天。及旦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耶？”彦博知上有疾，猝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彦博遣人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过多，今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

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内侍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社稷之安危，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及夕，诸宫门白下锁，志聪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庚申，两府诣东阁小殿门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宰相曰：“相公且为天子肆赦消灾。”两府退，始议下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辄离。曹后以是亦不敢辄近上左右。诸女皆幼，福康公主最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无至亲在上侧者，惟十阁宫人侍奉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两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宫中而无名。辛酉，文彦博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之西庑。史志聪等曰：“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何论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请诣寝殿见上，史志聪等难之，平章事富弼责之，志聪等不敢违。是日，

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求见执政白事。文彦博曰：“此际宫门何可夜开？”诘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执政欲收捕按治，彦博曰：“如此，则张皇惊众。”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怀德曰：“在军职中最为谨良。”彦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彦博曰：“然则此卒有怨于彼，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众以为然。彦博乃请平章事刘沆判状尾，斩于军门。及上疾愈，沆谮彦博于上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结内侍右班副都知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候两府聚处，于大庆殿庭执状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彦博知其意有所在，顾未有以制也。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等以其状白宰执，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同列问，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语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对曰：“然。”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无得复尔！”二人退，彦博乃以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妄言，何不斩

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师方位，彦博复遣二人往，武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不敢辄妄言，有人教之耳。”继隆默不敢对。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无害也。戊辰以后，上神思寖清宁，然终不语，群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诏惟两府近臣候问于内东门，余悉罢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参。丙午，百官奏贺康复。

贡父曰：章献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宫美携之入京。美以锻银为业，时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美因锻得见。太子语之曰：“蜀妇人多才慧，汝为我求一蜀姬。”美因纳后于太子，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乳母恶之。太宗尝问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对，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几，太宗宴驾，太子即帝位，复召入宫。

刘贡父曰：真宗将立刘后，参知政事赵安仁以为刘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门。上虽不乐，而以其守正，无以罪也。他日，上从容与王冀公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冀公欲挤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

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荐寇莱公为相，莱公数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专称其长。上一日谓太尉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太尉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太尉。初，莱公在藩镇，尝因生日构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上怒甚，谓太尉曰：“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对曰：“准诚贤能，无如骐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骐耳。”遂不问。及太尉疾亟，上问以后事，惟对以早宜召寇准为相。袁默云。

钱资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称圣旨行之。尝与马知节俱奏事上前，冀公将退，知节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

张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渊一掷，詠不敢为也。”深叹服之。富公云。

邢惇，雍丘人，以学术称乡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对，问以治道，惇不对。上问其故，惇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

矣，臣复何言？”上因除试四门助教，遣归。惇衣服居处，一如平日，乡人不觉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见其敕与废纸同束屋梁间。滕元发云。

卷六

冯拯，河南人，其父为赵韩王守第舍。拯年少时，韩王见之，问此为谁，其父对曰：“某男也。”韩王奇其状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读书？”其父遂使之就学。数年，举进士，韩王为之延誉，遂及第。太宗时，拯上言请立太子，太宗怒，谪之岭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广州事。其同官为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莱公素恶拯，会覃恩，拯迁虞部员外郎，其同官迁屯田员外郎。以拯素刚，让居其下，莱公见奏状，怒，下书诘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据？趣以状对。”于是拯密奏言：“寇准以私憾专抑挫臣，吕端畏怯，不敢与争，张洎又准所引用，朝廷之事，一决于准，威福自任，纵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章奏，大怒，莱公由是出知褒州。上又责让吕端、张洎，二人皆顿首曰：“准在中书，臣等备员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发丁朱崖罪，窜之南荒，拯之力也。拯无文学，而性伉直，自奉养奢靡，官至侍郎。聂之美云。

种放以处士召见，拜谏官，真宗待以殊礼，名动海内。后谒归终南山，恃恩骄倨甚。王嗣宗时知长安，见通判以下群拜谒，放小俯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诸侄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状元及第，名位不轻，胡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实空疏，才识无以逾人，专饰诈巧，盗虚名。陛下尊礼放，擢为显官，臣恐天下窃笑，益长浇伪之风。且陛下召魏野，野闭门避匿，而放阴结权贵以自荐达。"因抉摘言放阴事数条。上虽两不之问，而待放之意寖衰。齐州进士李冠尝献嗣宗诗曰："终南处士声名灭，邠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为之焚纸钱祈祷，嗣宗闻之，笑曰："何等鬼神，敢问王嗣宗取枉法赃耶？"魏舜卿云。

嗣宗性忌刻，多与人相迕。世传嗣宗有恩仇簿，已报者则勾之。晚年交游，皆入仇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广南摄官，以勤为吏职，又善以辞色承上接下，官至尚书三司使、修昭应宫副使。是时，丁朱崖为修宫使，特一日三见，亦三拜之。与吏卒语，皆煦煦抚慰之，由是人皆

乐为尽力，事无不齐集。精力过人，常通夕坐而假寝，未尝解衣就枕。郝元规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时生。景德中，从幸永安，还，得疾，薨，时年十岁许。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道云。

李允则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与契丹和亲，约不修河北城隍，允则欲展州城，乃置银器五百两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请多以人守之。"允则不许。数月，契丹数十骑盗取之，允则大怒，移牒涿州捕贼，因且急筑其城。契丹内惭，不敢止也。允则为长吏，于市中下马往富民家，军营与妇女笑语无所间，然富民犯罪未尝稍宽假。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当时边臣无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省都知周怀政密言于上，请传位皇太子，上自称太上皇，上许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豫知，既而月余无所闻。二月二日，上幸后苑，命后宫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怀政伺上独处，密怀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计，陛下已许臣等，而月余不决，何也？臣请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划其胸，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惊，因是疾复作，左右扶舆入禁中。皇后命收怀政下狱，按问其状。又于宫中索得莱公奏言传位事，乃命亲军校杨崇勋密告云："寇准、周怀政等谋废

上、立太子。”遂馆诛怀政而贬莱公。

寇莱公之贬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赍敕往授之，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既至，莱公方与郡官宴饮，驿吏言状，莱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见，入传舍中，久不出。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为。莱公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以敕示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著之，短才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

真宗晚年不豫，尝对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刘氏独置朕于宫中。”众知上眊乱误言，皆不应。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无是事也。”章献在幄下闻之，由是恶迪。初，自给事中、参知政事除工部尚书、平章事，既而贬官，十余年，历诸侍郎，景祐初，复以工部侍郎即入相。陆子履云。

胡顺之为浮梁县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前县令不肯禁。顺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顺之怒曰：“汝辈嫉其富，欲使之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顺之乃使快手继之，又白不能。

又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顺之怅然曰：“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稿，自抵其居，以稿塞门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顺之悉令掩捕，驱至县，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尽痛杖之。乃召谓曰：“胡顺之无道，既焚尔宅，又杖尔父子兄弟，尔可速诣府自诉矣。”臧氏皆慑服，无敢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为一县先。府常遣教练使诣县，顺之闻之，曰：“是固欲来烦扰我也。”乃微使人随之，阴记其入驿舍及受驿吏供给之物。既至，入谒，色甚倨，顺之延与坐，徐谓曰：“教练何官耶？”曰：“本州职员耳。”曰：“应入驿乎？”教练使踧踖曰：“道中无邸店，暂止驿中耳。”又曰：“应受驿吏供给乎？”曰：“道中无刍粮，故受之。”又曰：“应与命官坐乎？”教练使乃趋下谢罪。顺之乃收械系狱，置暗室中，以粪环其侧。教练使不胜其苦，因顺之过狱，呼曰：“令何不问我罪？”顺之笑谢曰：“教练幸勿讶也，今方多事，未暇论也。”系十日，然后杖之二十，教练使不服，曰：“我，职员也，有罪当受杖于州。”顺之笑曰：“教练使久为职员，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无敢扰县者。州虽恶之，然亦不能罪也。后为青州幕僚，发麻氏罪，破其家，皆顺之之力也。真宗闻其名，召至京师，除著作佐郎、洪州佥判。顺之为人深刻无恩，至洪州，未几，病目，恶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日光所

烁，则惨痛彻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专以无赖把持长短，凭陵细民，殖产至富。后以覃恩迁秘书丞，又上言得失。章献太后临朝，特迁太常博士，又以覃恩迁屯田员外，卒于洪州。顺之进士及第，颇善属文。冯广渊云。

青州临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尝为本州录事参军。节度使广纳货赂，皆令麻氏主之，积至巨万。既而节度使被召赴阙，不及取而卒，麻氏尽有其财，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渊，其游兵至临淄，麻氏率壮夫千余人据堡自守，乡里赖之全济者甚众。至今基址尚存，谓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敛器械尽输官，留十二三以卫其家。麻温舒兄弟皆举进士，馆阁美官。家既富饶，宗族横于齐。有孤侄懦弱，麻氏家长恐分其财，幽饿杀之。事觉，姜遵为转运使，欲树名声，因索其家，获兵器及玉图书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纵横临淄，齐人慑服，私畜兵，刻玉宝，将图不轨。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孙有官者皆贬夺，籍没家财，不可胜纪。麻氏由是遂衰。孟翱云。

真宗时，京师民家子有与人斗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颠踬而死。会疏决，法官处其罪当笞。上曰："母呼不止，违犯教令，当徒二年，何谓笞也？"群臣无不惊服。张锡云。

永兴军上言朱能得天书，真宗自拜迎入

宫。孙奭知河阳，上疏切谏，以为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其辞有云："得来惟自于朱能，崇信只闻于陛下。"其质直如此，上亦不责。顷之，朱能果败。

真宗将西祀，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切谏，以为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过欲效秦皇、汉武刻石诵德，夸耀后世耳。其辞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于饥岁。今陛下好行幸，数赋敛，安知天下无刘、项、黄巢乎？"上乃自制《辨疑论》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谕焉。奭子瑜，字叔礼，云："其表千余言，叔礼能口诵之。"予从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时，寇准、毕士安为相，士安以疾留京师，准从车驾幸澶渊。王钦若阴言于上，请幸金陵，以避其锐，陈尧叟请幸蜀。上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二人所为，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耶？"上悟，乃止。二人由是怨准。

上在澶渊南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固请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丧考

妣。”冯拯在旁呵之曰：“高琼何得无礼！”琼怒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将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以退虏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辇不进，琼以所执柱棰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城下将士皆呼万岁，气势百倍。会虏大将挞览中弩死，虏众遂退。他日，上命寇准召琼诣中书，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

寇准从车驾在澶渊，每夕与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常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忧矣。”虏兵既退，来求和亲，诏刘仁范往议之，仁范以疾辞，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与之约，岁给金缯二十万，虏嫌其少。利用复还奏之，上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利用辞去，准召利用至幄次，与语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车驾还自澶渊，毕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师，士安罢相，寇准代为首相。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乘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

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上由是寖疏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舆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延和殿。劳勉数四，因命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谁乎？”旦谢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上曰：“张詠如何？”不对。又曰：“马亮如何？”不对。上曰：“试以卿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怃然有间，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旦薨岁余，上卒用准为相。直省吏今尚存，亲为元震言之。前数事皆元震闻其先所言也，震先人为内侍省都知。右皆蓝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准得罪，丁谓、李迪同为相，以其事进呈，上命除准小处知州。谓退，遂署其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与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由是二人斗阋，更相论奏。上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草制，罢谓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谓。外人先闻其事，制出，无不愕然，上亦不复省也。元震及李子仪云。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

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嫉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

曹玮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问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枢密直学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众议皆谓及虽谨厚有行，非守边之臣，不足以继玮。杨亿以众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兵白昼夺妇人银钗于市中，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观书如故。将吏皆惊。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谓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议谓及不胜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议，何其易得也。夫以禁军戍边，白昼为盗于市，主将斩之，事之常也，乌足以为异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慑服，边境

之事，玮处之已尽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坏玮之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矣。”亿由是益服旦之识度。张宗益云。

真宗既与契丹议和，王文正旦问于李文靖沆曰：“和议何如？”文靖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游，大修宫观，文正乃潜叹曰：“李公可谓有先知之明矣。”傅钦文云。

苏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镐云。晚年，王烧金以幻术宠贵，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

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粮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

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寻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本镇，昌龄为忠武行军司马，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浔州。杨乐道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宰相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祖择之、郑毅夫云。

真宗尝谓李宗谔曰："闻卿能敦睦宗族，不损家声，朕今保守祖宗基业，亦犹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贽知天雄军，贽辞诉不肯赴职，上不许。贽退，上以问宰相，对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复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贽为大藩而不行，后何以使群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宁州，上言：“昨清远军失守，盖朝廷素不留意。”因请兵三五万。真宗曰：“西边事，吾未尝敢忘之，盖熙政远不知耳。”周莹等曰：“清远失守，将帅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逊，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难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后谁敢言者？”因赐诏书褒嘉焉。

真宗东封还，群臣献歌颂称赞功德者相继，惟进士孙籍献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

秦国长公主尝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尚良使兼医官院事，上谓王继英曰：“雍王元份亦尝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医官所领，此固不可也。”驸马都尉石保吉自求见上，言：“仆夫盗财，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上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诏侍读、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真宗尝读《易》，召大理评事冯元讲《泰卦》。元曰：“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泰。亦犹君意接于下，下情达于上，无有壅蔽，则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则万物失宜，上下不通，则国家不治。”上大悦，赐元绯衣。

真宗重礼杜镐。镐直龙图阁，上尝因沐浴罢，饮上尊酒，封其余，遣使赐镐于阁下。镐素不饮，得赐喜，饮之至尽，因动旧疾，忽僵不知人。上闻之惊，步行至阁下，自调药饮之。仍召其子津入侍疾。少顷，镐稍苏，见至尊在，欲起，上抚令卧。镐疾平，然后入宫。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以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

种放隐于终南山豹林谷，讲诵经籍，门人甚众。太宗闻其名，召之，放辞以母老不至，诏每节给钱物供养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赐钱二十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复赐钱五万，诏本府礼遣，亦辞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周珪，赍诏至山召之，仍赐钱十万、绢百匹，放应命至阙。上喜，见放便殿，赐坐与语，即坐拜司谏、直昭文馆，赐居第、什器，御厨给膳。明年，放上表请归山，上令暂归，三两月复来赴阙。因拜起居舍人，宴饯于龙图阁，上赋诗送之，命群臣皆送。景德三年，迁右谏议大夫。祥符元年，迁给事

中。从祀汾阴，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阴，召河中府处士李渎、刘巽，巽拜大理评事，致仕，乃赐绯，渎以疾辞。又召华山郑隐、敷永李宁，对于行宫，隐赐号正晦先生。又召陕州魏野，亦辞疾，不应命。右皆出《圣政录》。

先朝命郭后观奉宸库，后辞曰："奉宸国之宝库，非妇人所当入。陛下欲惠赐六宫，愿量颁之，不敢奉诏。"上为之止。李贵云。

卷七

枢密直学士张詠知益州，有巡检所领龙猛军人溃为群盗。龙猛军者，本皆募群盗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斗，连入数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钤辖以州事委之，愕然，请其故，詠曰："今盗势如此，而钤辖晏然安坐，无讨贼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钤辖宜摄州事，詠将出讨之。"钤辖惊曰："某行矣。"詠曰："何时？"曰："即今。"詠领左右张酒具于城西门上，曰："钤辖将出，吾今饯之。"钤辖不得已，勒兵出城，与饮于楼上。酒数行，钤辖曰："某愿有谒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粮，愿皆应付。"詠曰："诺。老夫亦有谒于钤辖。"曰："何也？"詠曰："钤辖今往，必灭贼，若无功而退，必断头于此楼之下矣。"钤辖震栗而去。既而与贼战，果败，士众皆还走几十里。钤辖召其将校告之曰："观此翁所为，真斩我，不为异也。"遂复进，力战，大破之，贼遂平。

张詠时，有僧行止不明，有司执之以白詠，詠熟视，判其牒曰："勘杀人贼。"既而案

问，果一民也，与僧同行于道中，杀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为僧。僚属问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王胜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应宫，张詠上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头置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詠头置于丁谓之门，以谢丁谓。"上亦不罪焉。不记所传。

真宗判开封府，杨砺为府僚，及登储贰，因为东宫官，即位，为枢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问疾，所居在隘巷中，辇不能进。左右请还，上不许，因降辇，步至其第，存劳甚至。原叔云。

杨砺，太祖建隆初状元及第。在开封府，真宗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真宗退问左右，然后知之，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开封府，李应机知咸平县。府遣散从以帖下县，有所追捕，散从恃王势，欢呼于县廷。应机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从走归，具道其语，泣诉于王，王不答，而默记其名，嘉其谅直。及即

帝位，擢应机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谓之曰：“朕方以西蜀为忧，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为大任，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闻。”应机至州，未几，有走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饯之，应机故称疾不会，走马心已不平。及暮，应机又使人谓走马曰：“应机有密疏，欲附走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应之曰：“诺。”明日，走马使人诣应机曰：“某治装已毕，且行矣，愿得所赍文疏。”应机曰：“某之疏不可使人传也，当自来受之。”走马虽怒，其意欲积其骄横之状具奏于上，乃诣应机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问曰：“李应机无恙乎？有疏来否？”走马愕然失据，即对曰：“有。”因探其怀出之。上周览，称善数四，因问应机在蜀治行何如，走马踧踖，转辞更称誉之。上曰：“汝还语应机，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见，尽当以闻。蜀中无事，行召卿矣。”顷之，召入，迁擢，数岁中至显官。应机为吏强敏，而贪财多权诈，其后上亦察其为人，寖疏之。李公达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枢密使陈尧叟奏请沿河皆撤去浮桥，舟船皆收泊南岸。敕下河阳、陕州、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惊扰。监察御史王济知河中府，独不肯撤，封还敕书，且奏以为不可。陕州通判张稷时以公事在外，州

中已撤浮桥，稷还，闻河中府不撤，乃复修之。寇相时在中书，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济为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方且进用。济性鲠直，众多嫌之，及寇相出，济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为三司判官、转运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万余。契丹将至，城中惶遽。钦若与诸将探符分守诸门，阁门使孙全照曰："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官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某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全照付之。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北门至南门二十里，请复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挥，用无不胜。于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潜师复过魏府，伏兵断其后，魏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无魏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钦若许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契丹伏兵略尽，魏乃复存。董照云。

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

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每扪其痕辄哭。楚楷云。

景德中，契丹犯澶渊，天子亲征，枢密使陈尧叟、王钦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锋。是时，乘舆在河上行宫，召寇准入谋事。准将入，闻内中人谓上曰："群臣欲将官家何之耶？何不速还京师？"准入见，上以金陵谋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向者妇人之言。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气势百倍。今若陛下回銮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计，乃北渡河。

丁、寇异趋，不协久矣。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郓公由是衔之。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刘氏宗人横于蜀中，夺民盐井，上以后故，欲舍其罪，莱公固请必行其罪。是时上已不能记览，政事多宫中所决。丁相知曹、寇不平，遂与郓公合谋，罢莱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岁余，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称制，莱公再贬雷州。是岁，丁相亦获罪。

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有大度，孤贫落

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盗十余人，会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惶恐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大夫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吾辈粗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龌龊儿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慨慷士，诸君又何问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为数段而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执天下，当念吾曹皆不得已而为盗耳，愿早自结纳。"竟以金帛遗之。齐贤皆受不让，重负而还。

张齐贤真宗时为相，戚里有争分财不均者，更相诉讼。又因入宫，自理于上前，更十余日，不能断。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也，臣请自治之。"上许之。齐贤坐相府，召诸讼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财多，汝所分财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状结实，乃召两吏趣从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皆按堵如故，分书则交易之，讼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张昭孙云。

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陈尧咨知府，有李太监者，尧咨旧交，其子尤为强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尧咨问其父兄宦游何方，得安信否，语言勤至。

既而让曰："汝不肖，无赖如是，我不能与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赎刑，无复耻耳。我与尔父兄善，义犹骨肉，当代汝父兄训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数十下。由是子弟亡赖者皆惕息。然其用刑过酷。有博戏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马于其傍，腐臭气中疮皆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足。其残忍如此。董昭云。

真宗时，王钦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见辄悦之。每拜一官，中谢日，辄问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宠遇如此。钦若为人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人莫之悟。与王旦同为相，翰林学士李宗谔有时名，旦善视之。旦欲引宗谔参政事，以告钦若，钦若曰："善。"旦曰："当以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凡千余缗，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中谢日，所赐物近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荐于上，上作色不许。其权谲皆此类。后罢相，为资政殿学士。故事，杂学士并在翰林学士下。及钦若入朝，上见其位在李宗谔下，怪之，以问左右，左右以故事对。上即除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位在翰林学士上。资政殿大学士自此始。初，钦若与丁谓善，援引至两府。及谓得志，稍叛钦若，钦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当时两府领少师、少傅、少保，召

钦若于外，为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遗忘。丁谓方用事，寻有诏，钦若以太子太保归班。钦若袖诏书曰："上命臣以归班，不识诏旨所谓。"上留其诏，改除司空、资政殿大学士。顷之，钦若宴见，上问："卿何故不如中书？"对曰："臣不为宰相，安敢之中书？"上顾都知，送钦若诣中书视事。钦若既出，使都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诏。"因归私第。上命中书降麻。丁谓因除钦若节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钦若上表请觐，未报，亟留府事委僚属而入朝。谓因责以擅委符印诣阙，无人臣礼，下诏贬司农卿、南京分司。会今上即位，丁谓败，章献太后以钦若先朝宠臣，复起知升州。自升州召还，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复为相。然钦若不复大用事如真宗时矣。未几，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遗钦若，为人所知，钦若因自发其事，太后由是解体。顷之，薨于位，谥曰文穆。无子，养族人为后。钦若方用事时，四方馈遗，不可胜纪。其家金帛、图书、奇玩富于丁谓，为天火所焚，一朝殆尽。辛若渝云。

王文穆为人虽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渊之役，文穆镇天雄。契丹既退，王亲军率大兵向魏府，魏府钤辖惧，欲闭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则积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结彩棚以待之。至则迎劳，欢宴饮酒连日。既罢，其所统兵皆已分散

诸道矣，亲军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缞服者言之。

王钦若为翰林学士，与比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贡举，湛后差入贡院，时诸科已试第六场。是时，法禁尚疏，钦若奴祁睿得出入贡院。钦若妻受一举人赂，书睿掌以姓名语钦若，皆奏名。有济源经科，因一僧许赂钦若银十铤，既入六铤，余负而不归，僧往索之，因喧斗。事发，下御史台鞫案。事方纷纭，真宗擢钦若参知政事。中丞赵昌言以狱辞闻，收钦若下台对辨，上虽知其事，终不许，曰："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两府，岂可遽令下吏乎？"昌言争不能得。湛乃独承其罪，诏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岭南牢城。湛家贫，每会客从同僚梁颢借银器，是时适在其家，没以为赃。钦若内亦自愧，其后擢湛子鼎为官以报之。真宗晚年，钦若恩遇寖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台核实。上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欲为人辨虚实耳。"钦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苏子容云。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谷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食谷且尽，不能得输。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谷，不至朽败。奏至，太宗大

喜，手诏答许之，因识其名。秩满入见，擢为朝官。真宗即位，钦若首乞免放欠负，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圣初，契丹遣使请借塞内地牧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钦若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命肩舆入殿中问之，钦若曰："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虏以虚言相恐喝耳，未必敢来。宜密诏曹玮，使奏乞整顿士马以备非常。"太后从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玮时知定州。董沔云。

太宗时，大臣得罪者，贬谪无所假贷，制辞极言诋之。未几，思其才，辄复进用。真宗重于进退大臣，制辞亦加审慎。向敏中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妇柴氏上书，讼敏中典宅亏价，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许。上面问敏中，对曰："臣自丧妻以来，未尝谋及再娶。"既而上闻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责其不实，罢相归班。其麻辞曰："翊赞之功未著，廉洁之操蔑闻。"又曰："朕选用不明，搢绅兴诮。"议者以敏中为终身摈弃不复用矣。是时，凡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有所得，然人皆乐与之处，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倜傥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尤不治。上闻之，皆不以为善。唯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称。上曰："大臣出临方面，惟向敏中尽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复用之意。会夏州李

继迁末年，兵败被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小字阿妻。必归朝廷，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死，德明纳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兴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毕，徙知汝南府。东封西祀，皆以敏中为东京留守。西祀还，遂复为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过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许，僧求寝于门外车箱中，许之。夜半，有盗入其家，自墙上挟一妇人并囊衣而出。僧适不寐，见之，自念不为主人所纳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妇及财，明日必执我诣县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堕眢井，则妇人已为人所杀，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访亡僧并子妇尸，得之井中，执以诣县，掠治，僧自诬云：“与子妇奸，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其中。赃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狱成，诣府，府皆不以为疑，独敏中以赃不获为疑。引僧诘问数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当负此人死，无可辨者”。敏中固问之，僧乃以实对。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吏食于村店，店妪闻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问之曰：“某僧者其狱如何？”吏绐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妪叹息曰：“今若获贼，则何如？”吏曰：“府已误决此狱矣，虽获贼，亦不敢问也。”妪曰：“然则言

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吏曰：“某人安在？”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一府咸以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彻，进士及第，官至左拾遗。父祐，以文学介直知名，知制诰二十余年，官至兵部侍郎，风鉴精审。旦少时，祐尝明以语人，谓旦必至公辅，手植三槐于庭以识之。旦自幼聪悟，宽裕清粹。太平兴国中，一举登进士第，除大理评事、知岳州平江县事，徙监潭州酒税。知州事何承矩荐其才行，太宗诏除著作郎。时方兴文学，修三馆，建秘阁，购文籍，旦以选预校正。遭父丧，趣出供职。端拱中，通判郑州事，月余，徙濠州。遭母丧去，诏复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馆。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诰。四年，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会妻父赵昌言参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诰中书属官，引唐独孤郁避权德舆事，固求解职，上嘉而许之，以礼部郎中充集贤院修撰，掌铨课如故。逾年，昌言罢政事，旦即日复知制诰，依前修撰，仍赐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书舍人。数月，召入翰林为学士，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司。咸平三年，权知贡举。锁宿旬日，就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明年，迁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从车驾幸澶渊。时郓

王留守京师，暴得心疾，诏旦权东京留守事，乘传而归，听以便宜从事。三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年，车驾幸永安，以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及还，监修《国史》。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以旦为封禅大礼使，又为天书仪卫使。从登封泰山，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受诏作《封禅坛颂》，迁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祀汾阴，以旦为汾阴大礼使，还，迁左仆射、同平章事。受诏作《汾阴祠坛颂》，上更欲迁旦官，旦沥恳固辞，乃止加昭文馆大学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圣祖降临，又加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成，以旦为玉清昭应宫使。铸铜像成，以旦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宝符阁成，又为天书刻玉使。车驾幸亳，以旦为奉祀大礼使。上以兖州寿丘为圣母降生之地，于是处建景灵宫，以旦为朝修使。宫成，拜司空。《国史》成，进拜司徒。天禧元年，进拜太保、同平章事。圣祖上尊号，以旦为太极观奉上宝册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辞，累章不许。及自兖州还，恳请备至，乃诏册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有重事，不以时日，并入参决。旦闻之，惶恐，拜章乞寝，恩至阁门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优假之数卒如前诏，既而疾甚，求对便座，扶以升殿。上见其癯瘠，恻然许之。旦退，复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应宫使，罢知政事，特给

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礼官草具尚书省都堂署事之仪。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赠太师、尚书令，谥文正。上出次发哀，群臣奉慰。擢其弟旭度支员外郎，兄子大理评事睦为大理寺丞，弟子卫尉寺丞质为大理寺丞。外孙韩纲、苏舜元、范禧并同学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补太常寺太祝，徽秘书省校书郎。初，旦与钱若水同直史馆、知制诰，有僧善相，谓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极人臣，富贵无与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贵也？"僧曰："作相之后，面当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养薄耳。"后果如其言。旦以宽厚清约为相几二十年，遭时承平，人主宠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称之。事寡嫂谨，抚弟妹恩，禄赐所得，与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无所问。遇恩，荫补遍于群从，身没之日，诸子犹有褐衣者。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时，马知节、林崇训皆以检校官签书枢密院事。知节为人质直，真宗东封泰山，车驾发京师，上及从官皆蔬食。封禅礼毕，上问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节独进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与臣同次舍，无不私食肉

者。”又顾旦等曰：“知节言是否？”旦再拜曰：“诚如知节之言。”邓言吉云。

卷八

王化基为人宽厚，尝知某州，与僚佐同坐，有卒过庭下，为化基詈，而不及幕职，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闻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也。向或知之，化基无用此詈，当以与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惠献。子举正，有父风，官亦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安简。冯广渊云。

李文定公迪罢陕西都转运使，还朝。是时，真宗方议东封西祀，修太平事业。知秦州曹玮奏：“羌人潜谋入寇，请大益兵为备。”上怒，以玮虚张虏势，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陕西还，召见，示以玮奏，问其虚实，欲斩玮以戒妄言者。文定从容奏曰：“玮，武人，远在边鄙，不知朝廷事体，辄有奏陈，不足深罪。臣前任陕西，观边将才略，无能出玮之右者，他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玮，良将，必不妄言。所请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请。臣观陛下意，但不欲从都门出兵耳。秦之旁郡兵

甚多，可发以戍秦。臣在陕西，籍诸州兵数为小册，尝置鞶囊中以自随，今未敢以进。”上趣取阅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传诏枢密遣之。”既而，虏众果入寇，玮迎击，大破之，遂开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谓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将立章献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周怀政之诛，上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为参知政事，候上怒稍解，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悟，由是独诛怀政等，而东宫不动摇，迪之力也。及为相，真宗已不豫，丁谓与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谓矫书圣语，欲为林特迁官，迪不胜忿，与谓争辨，引手板欲击谓，谓走，获免。因更相论奏。诏二人俱罢相，迪知郓州。明日，谓复留为相。迪至郓且半岁，真宗晏驾，迪贬衡州团练副使。谓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至郓州，见通判以下而不见迪，迪惶恐，以刃自刭，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胁，无所不至。人往见迪，辄籍其名，或馈之食，留至溃腐，弃捐不与。迪客邓馀怒曰：“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邓馀不畏死，汝杀我公，我必杀汝！”从迪至衡州，不离左右。仲宣颇惮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岁余，除秘书监、知舒州。章献太后崩，迪时以尚书左丞知河阳。今上即位，召诣京师，加资政殿大学士，数日复为相。迪自以为受不世之

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吕夷简忌之，潜短之于上，岁余罢相，出知某州。迪谓人曰：“迪不自量，恃圣主之知，自以为宋璟，而以吕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刘氏号秦国延寿保圣夫人言，仁宗圣性宽仁，宗族近有幸求内批者，上咸不违。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谓宰相曰：“自今内批与官及差遣者，并具旧条，复奏取旨。”

庆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时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寝撤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耳。”

庆历三年九月，知谏院王素、余靖、欧阳修、蔡襄以言事不避，并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转运使，将之官，入辞，上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辞，书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为目。上顾见之，问其所书者何？靖以实对。上指其字一一问之，尽而后已。上之听纳不倦如此。

温成皇后张氏，其先吴人，从钱氏归国，为供奉官。祖颖，进士及第，终于县令。子尧封，尚幼，二女入宫事真宗，名位甚微。尧封亦进士及第，早终，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尧封从父弟尧佐亦进士及第，时已为员外郎，不收恤诸孤。后母卖后于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者，而适蹇氏，生男守和。大长公主纳后于禁中仙韶部，宫人贾氏母养之。上尝宫中宴饮，后为俳优，上见而悦，遂有宠。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为修媛，后册为贵妃，饮膳供给，皆逾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以曹后素谨，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进用尧佐，数年间为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三司使、淮海军节度使、宣徽使，追封尧封为清河郡王，后母为齐国夫人，后兄化基子守诚、蹇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贵。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册为温成皇后，礼数资送甚极丰厚。后方宠幸，贾氏尤用事，谓之贾夫人，受纳货贿，为人属请，无不行者。贾安公以姑礼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获讥于世。齐国夫人柔弱，故官爵赏赐多入尧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终于阁门祗候，后薨，齐国夫人相继物故。后数年，尧佐亦卒，张氏遂衰。

子渊曰：温成立忌日，礼官列言不可，执政患之。有礼官谓执政曰：“礼官张刍独主此

议，他人皆不得已从之耳。”执政乃追引前岁刍乞落职，代父牧入蜀及乞广安军，进退失据。奏落检校职监潭州酒。礼官议者稍稍息。

庆历元年十二月，才人张氏进封修媛。庆历四年三月，以修媛张氏之世父职方员外郎尧佐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尧佐不当得此差遣。一尧佐不足为轻重，但鉴郭后之祸兴于杨、尚。”上曰：“朕不以女谒用人，自有臣僚奏举。物议不允，当与一郡。”

至和元年，张氏妃薨，初谥广明皇后，又谥元明，又谥温成，京师禁乐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仪殿殡于奉先寺，仪卫甚盛。又诏与孝惠、淑德、章怀、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殡成，上前五日不视朝，两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仪殿，设警场于右掖门之外。是日旦发引，陈卤簿、鼓吹、太常乐、僧道，威仪甚盛。皇亲、两府、诸司缘道设祭，自右掖门至奉先院，络绎不绝。百官班辞于御史台前陈祭，又赴奉先院。已殡，百官复诣西上阁门奉慰。

宝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决御史台所奏冯士元狱，谓宰相曰：“此狱事连大臣，近者台司进奏禁止郑戩、庞籍起居，自余盛度、程琳殊无论奏。度、琳乃儒臣耳，脱有权势更重者，当如之何？”于是开封府判官李

宗简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阁待制庞籍赎铜四斤、知汝州，自余与士元交关者，皆以罪轻重责降有差。其知开封府郑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枢密院事盛度除尚书右丞、知扬州，参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禄卿、知颍州，皆以交关士元使干治私务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辅降授给事中、知郓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赐京西、鄜延马递步特支钱。诏审刑院、刑部、大理寺不得通宾客，有受情曲法者，开相告之科。鄜延路奏："边事警急，差强壮丁防守诸寨，换禁兵斗敌。"从之。辛酉，赐鄜延特支钱。

上问宰相唐世入阁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曰丹凤，丹凤之内曰含元殿，每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阁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阁。"

李端愿曰：章献之志非也，暴得疾耳。凿垣而出，瘗于洪福寺，章献之过也。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

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尝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儿如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章惠为小娘。及章献崩，尊章惠为太后，所以奉事曲尽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庙。弟景宗，少为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凶悍，使酒，好以滑槌殴人，世谓之“杨滑槌”。数犯法，上以章惠故，优容之，官至观察使。初，丁谓治第于城南，景宗为兵，负土焉。及谓败，第没，上以赐景宗居之。

十一日，赐两府、两制宴于中书，喜雪也。

十九日，赐两府、两制宴于都庭驿，曾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种，凡酒一献，从以四殽，堂厨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张贵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极礼数以宠秩之，乃追谥温成皇后，殡于皇仪殿，命参知政事刘沆监议丧事。是时，陈执中、梁适为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皆惶恐，不爱名器，以承顺上意。又诏为温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礼院冯浩、张刍、吴充、鞠真卿皆争之，执政患之。因刍向时奏以父牧尝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

书，自愿入蜀，更不代行。无何，牧至京师，复上奏乞免蜀官。以是执政以刍奏事更不代行前后异同，落史馆检校，监潭州酒，欲以警策其余。礼院故事，常豫为印署众衔，或非时中旨有所访问，不暇遍白礼官，则白判寺一人，书填印状，通进施行。是时，温成丧事，日有中旨访问礼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监，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状进内。事既施行，而论者皆责礼官。礼官无以自明，乃召礼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访问礼典稍重应商议者，皆须遍白众官，议定奏闻。自非常行熟事，不得辄以印状申发，仍责状申委。"后数日，有诏问温成皇后庙应如他庙用乐舞否？礼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状奏云："当有乐舞。"事下礼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礼直官李亶于开封府，使按其罪。是时，蔡襄权知开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状行之久矣，礼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复牒送亶于礼院，云："请任自施行。"充、真卿复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游台谏之门，会温成后神主祔新庙，皆以两制摄献官，端明殿学士杨察摄太尉，殿中侍御史赵抃监祭，吴充监礼。上又遣内臣临视。察临事，内出圭瓒以盥鬯。充言于察曰："礼，上亲享太庙则用圭瓒，若有司摄事，则用璋瓒。今使有司祭温成庙而用圭瓒，是薄于太庙而厚于姬妾也。其于圣德，亏损不细，请奏易之。"察有难

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内臣侍祭者已闻之，密以上闻，诏即改用璋瓒祭之。明日，赵抃上言，劾蔡襄知开封府不崇治礼直官罪，畏懦观望。于是执政以为充因祠祭教抃上言。又，礼直官日在温成坟所，诉于内臣云：“欲送礼直官于开封府者，充与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与真卿。明日，诏礼直官及系检礼生各赎铜八斤，充及真卿皆补外官，充知高邮军，真卿知淮扬军。于是台谏争言充等不当补外，最后，右正言修起居注冯京言最切直，以为“今百职隳废，独充能举其职，而陛下责胥吏太轻，责充等太重，将何以振饬纪纲？”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开封府推官、集贤校理刁约掌修坟顿递，亦尝对中贵人言温成礼数太重，诏以约为京西路提点刑狱，亦即日行。元规受诏读册，辞曰：“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册。今召臣承之，臣实耻之。”奏报闻。至日，集贤官僚谓之曰：“公今日何为复来？”元规曰：“共传误本耳。”又谏追册曰：“皆由佞臣赞成兹事。”二相甚衔之。将行追册，言官力谏，上意稍解。明日，以问执政，执政顺成之。梦得及毋湜、俞希孟皆求外补，郭申锡请长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杨乐道曰：初，章献为上娶郭后，后恃章献骄妒，章献崩，后与尚美人争宠，批伤今上颈，上召都知阎文应示之，文应劝上废后。上

问吕夷简，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废为金庭教主。文应怀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悖语，文应即驱出，以车送瑶华宫。既而上悔之，作《庆金枝曲》，遣使赐后，后和而献之。又使诏入宫，文应惧，以疾闻。上命赐之酒及药，文应遂鸩之。丁正臣曰：范讽问上伤，上以后语之。及疾，文应使医真毒，上终不知。

庆历三年九月，谏官蔡襄上言：“自今两府私第毋得见宾客。欲询访天下之事，采拔奇异之材，许临时延召。”诏：“旬休，许见宾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上言：“两制以上，毋得诣两府之第。”诏从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诏赐两府曰：“朕观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务，享无疆之休。倘设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纳言屡述御臣之规，颇立科条，用制邪慝。方今图任贤哲，倚为股肱，论道是咨，推诚无间，而有禁未解，斯岂称朕意耶？先是，两制臣寮不许至执政私第，两府大臣奏荐人不得充台谏官，凡此条约，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际，了无疑间之迹。卿等谋谟举措，义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事，兖国公主入居禁中，玮所生母杨氏归玮兄璋之宅，公主乳母韩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公主宅诸色祗应人始

皆随散遣之。玮貌陋性朴，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视之。乳母韩氏等复离间。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公主尝与怀吉等闲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伤杨氏。由是外人喧哗，咸有异议。朝廷贬逐怀吉等于外州，公主恚怼，或欲自经，或欲赴井，或纵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然公主意终恶玮。至是不复肯入中门，居于厅事，昼夜不眠，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颠狂。左右以闻，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陈车服之等，所以见王姬之尊；启脂泽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宠。兹虽亲爱之攸属，时乃风化之所关。苟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示于流俗？兖国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钟怜，故于外家之近亲，以求副车之善配。而保傅无状，闺门失欢，历年于兹，生事不顺，达于听闻，深所惊骇！虽然恩义之常，人所难断，至于赏罚之际，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从下国。於戏！惟肃雍以成美德，惟柔顺以辑令名，及兹恪恭，庶几永福。可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观察使，依旧知卫州。"公主既还禁中，上数使人慰劳李氏，赐玮金二百两，且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玮兄璋上言："家门薄祚，弟玮愚呆，不足以承天姻，乞赐指挥。"上许之离绝。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责降焉。

嘉祐元年夏，诏自今举选人充京官者，已举不得复首，又被举者亦不得纳举主人。诏文武官、宗室、嫔御、内官应奏荐亲戚补官，旧制过乾元节奏一人者，今过三年亲郊乃得之。其余减损各有差。

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水坏城西南隅，漂没军营民居甚众。宰相以下亲护役救水，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谢天地于大庆殿。礼毕，御宣德门，大赦，改元，恩赐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郭恩遇夏贼于屈野河西，与战，败绩，恩及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皆为虏所擒。秋，虏复遣道元归。

诏文武官应磨勘转官者，皆令审官院以时举行，毋得自投牒。又诏自今间岁一设科场，复置明经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盐铁副使郭申锡属与李参讼失实，黜知濠州。"

李参，郓州人，为定州通判。夏守恩为真定路都部署，贪滥不法，转运使杨偕、张存欲

发其事，使参按之，得其敛戍军家口钱十万为之遣放者。权知定州，取富民金钗四十二枚，为之移卒于外县。守恩坐除名、连州编管，弟殿前指挥使守赟亦解兵权，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吕相之短，坐落职，知饶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许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即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书谕赵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语极悖慢，文正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闻。时宋相庠为参知政事。先是，许公执政，诸公唯诺书纸尾而已，不敢有所预，宋公多与之论辨，许公不悦。一日，二人独在中书，许公从容言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去不奏，他人敢尔耶？"宋公以为许公诚深罪范也。时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闻虏有悔过之意，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乃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则辱在臣矣。故不敢以闻也。"奏上，两府共进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斩！"杜祁公时为枢密副使，

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争之甚切。宋公谓许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许公默然，终无一语。上顾问许公："如何？"许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责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论者喧然，而宋公不知为许公所卖也。宋公亦寻出知扬州。

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言："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柔而易制者，升为心腹，奸而可使者，保为羽翼。是张禹不独生于汉，而李林甫复见于今也。"夷简见书，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侄宗实既坚辞宗正之命，诸中贵人乃荐燕王元俨之子允初。上召入宫，命坐，赐茶。允初顾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罢，上曰："允初痴呆，岂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宁护葬事，凌蔑诸子，所馈遗近万缗，而心犹未厌。故奏宗懿不孝，坐夺俸黜官。

癸未，皇子犹坚卧不肯入肩舆，宗谔责之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命而终不受耶？我非不能与众执汝强置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

恸哭而就肩舆。杨乐道云。

令教授周孟阳作《让知宗正表》，每一表饷之金十两，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方当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亦乐道云。

丁正臣曰：皇子坚辞新命，孟阳使人谓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别有所奏，君独能无恙乎？”

卷九

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挟瓦砾。诏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因罢沙汰。

壬申，以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吴奎为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翰林侍读学士、权知开封府王素充群牧使。初，素与欧阳修数称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颇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开封府，冀弼引己，以登两府。既不如志，因诋毁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复还，知开封府，愈郁郁不得志，厌倦烦剧，府事多卤莽不治，数出游宴。素性骄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贿闻。为人无志操，士大夫多鄙之。开封府先有散从官马千、马清，善督察盗贼，累功至班行，府中赖之。或谓素："二马在外，威福自恣，大为奸利。"素悉奏逐之远方。于是京师盗贼累发，求捕不获。台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补，朝廷因而罢之。

大理寺丞杨忱监蕲州酒税，仍令御史台即

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读学士偕之子，少与弟慥俱有俊声。忱治《春秋》，慥治《易》，弃先儒旧说，务为高奇，以欺骇流俗。其父甚奇之，与人书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为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读其句者。忱常言《春秋》无褒贬。与人谈，流荡无涯岸，要取不可胜而已。性轻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检。商贩江、淮间，以口舌动摇监司及州县，得其权力，以侵刻细民，江、淮间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阙京师。弟慥掌永兴安抚司机宜，卒于长安。忱不往视，日游处于娼家。会有告其贩纱漏税者，忱自言与权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台推鞫，朝廷许之。狱成，以赎论，仍冲替。忱尚留京师，御史中丞王畴劾奏忱曰："忱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气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辅，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县，诸孔犯法，无所容贷。

章献太后临朝，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权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过杭州，时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时中人奉使者，无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当今无比，荣枯大

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锐，复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礼无加者。明公虽不求福，独不畏其祸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过，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谓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处？而久居余杭繁剧之地，岂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惧也。”及笑曰：“及老矣，诚得小郡以自逸，庸何伤？”待之如前，亦无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伤也，时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废，京师富民陈子诚者，因保庆杨太后纳女入宫，太后许以为后也。已至掖庭，将进御，勾当御药院阎士良闻之，遽见上。上方披《百叶图》择日。士良曰：“陛下读此何为？”上曰：“汝何问焉？”士良曰：“臣闻陛下欲纳陈氏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诚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诚是大臣家奴仆之官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后，岂不愧见公卿大夫也？”上遽命出之。孙器之云士良自言。

先是，赵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贡，不过称教练使，衣服礼容皆如牙吏。宝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绯，佩蹀躞，奉表纳旌节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

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又曰：“称王则不喜，朝帝乃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以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顺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谥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西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

宝元二年六月壬午，诏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除属籍。华戎之人，有能捕斩元昊者，即除静难军节度使，仍赐钱谷银绢。元昊所部之人能归顺者，并等第推赏。丙戌，诏河东安抚司牒北朝安抚司，以赵元昊背叛，河东缘边点集兵马，虑北朝惊疑。

宝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国军节度使、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宁军节度使，发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献所居第，以益芳林园，诏给其直。八月庚辰朔，武宁节度使王德用自陈：所置马得于马商陈贵，契约具在，非折继宣所卖。诏德用除右千牛卫将军，徙知随州，仍增置随州通判一员。九月丁未，折继宣授诸卫将

军，徙知内地，以其弟代之。

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环庆路都部署司奏：夏虏寇掠保安军及延州，驻泊钤辖。六宅使卢守懃等将兵击却之，各以功大小受赏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资，除殿直。

癸酉，雨水冰。己卯，昭远受诏宰猗氏。孔道辅卒于澶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国疲敝，阴谋入寇。朝廷闻之，十月始修河北诸州城。又籍民为壮强以备之。又籍陕西、河东民为乡兵弓手。时天下久承平，忽闻点兵，民情惊扰。敕谕以“今籍民兵，止令守卫，虑有不逞之徒，妄相惊煽云。官欲文面为兵，发之戍边，有为此言者，听人告捕，当以其家财充赏”。

二年正月，契丹大发兵，屯幽、蓟间。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奉书入见。己巳，边吏以闻，朝廷为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假中书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监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复归。指挥使史吉帅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谋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此往还之迹何可掩？

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于斩头，愿先斩吉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行也。”寨主、监押惭惧，引辔而返。虏至，围城，吉率众拒守，数日而虏去。朝廷以寨主、监押完城功，各迁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岂论功乎？”后官至团练使。女为郭逵夫人，亦有明识。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规之曰：“我与公俱老，所衣食几何？子孙皆有官，公位望不轻，胡为多藏以败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尝出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分，练夫人密摘二将使去。二将奔南唐，将兵攻建州，破之。时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将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余五房子孙无及第者，惟章卫状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孙继五房耳。黄好谦云。

初，周王将生，诏选孕妇朱氏以备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视之，曰：“此儿丰盈，亦有福相，留宫中娱皇子。”皇子七岁薨，真宗以其

儿赐内侍省都知张景宗为养子，名曰茂实。及长，累历军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有军人繁用，其父尝为张氏仆。用幼闻父言茂实生于宫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用冀幸恩赏，即为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实，以表呈之。茂实衔之，以用属开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军。然事遂流布，众庶谨然。于是言事者请召用还察实，诏以嘉庆院为制狱案之。至和元年八月，嘉庆院制狱奏：军人繁用素病心，妄对张茂实陈牒，称茂实为皇亲。案署茂实得状当奏，擅送本衙取勘。台谏官劾茂实当上言而不以闻，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马。狱成，知谏院张择行录问，驳繁用非心病，诏更验定。繁用配广南牢城，所连及者皆释之。茂实先已内不自安，求出，除宁远军节度使、知滁州。

枢密直学士明镐讨贝州，久未下，上深以为忧，问于两府。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自往督战。八年正月丁丑，以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监诸将讨贝州。时枢密使夏竦恶镐，所奏请，多从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彦博奏："今在军中，请得便宜从事，不从中覆。"上许之。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将筑距圉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以攻城，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

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久之，穴成，自教场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彦博，选敢死士二百，命指挥使将之，衔枚自穴中入。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遂曰："军中有病咳者数人，此不可去，请易之。"从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缒以引城下之人，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战，身被十余创，援枪刺牛，牛却走践贼，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著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贼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峦、吉死于乱兵，不知所在。彦博请斩则于北京，夏竦奏言所获贼魁恐非真，遂槛车送京师，剐于马市。董秀、刘炳并除内殿崇班。

初，赵元昊既陷安远、塞门，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远不足守者悉弃之，而虏益内侵为边患。大理寺丞、佥署保大军节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城，修之，东可通河东运路，北可扼虏要冲。"诏从之，命世衡帅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凿，众以为城无井则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无水者？"即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自是边城之无井者

效之，皆得水。诏名其城曰青涧，以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众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气节，以荫将作监主簿，累迁太子中舍。尝知武功县，用刑严峻，杖人使自凭阑立砖上受棰，足或落砖则更从一数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执帖下乡村，但以片纸榜县门，云："追某人，期某日诣县庭。"其亲识见之，惊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宁云。后通判凤州，知州王蒙正，章献太后姻家也，尝以私干世衡，不从，乃诱王知谦使诣阙讼冤，而阴为之内助，世衡坐流窦州。章献崩，龙图阁直学士李铉奏雪其罪，补卫尉寺丞。《墓志》云。后知渑池县，葺馆舍，设什器，乃至砧臼匙箸，无不毕备，客至如归，由是声誉大振。县旁山上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下令校手搏，倾城人随往观之。世衡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其权数皆如此类。初至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优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使之射，射中则释之。由是

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视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抚养羌属，亲入其帐，得其欢心，争为之用。寇至屡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带，或撤席上银器遗之。比数年，青涧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诸寨中，独不求益兵、运刍粮。众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涧城种世衡，为属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诸不法事讦讼，按验有状。鄜延路经略使庞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涧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则边将无所措手足。"诏勿问。顷之，世衡徙知环州，将行，别庞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肠铁石，今日为公下泪也。"颍公云。

庆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边，至为环庆经略使。环州属羌，多怀贰心，密与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属羌心，而青涧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有牛奴讹，素崛强，未尝出见州官，闻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慰劳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讹凶诈难信，且道险，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结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讹尚寝，世衡蹴起之，奴讹大惊，曰："吾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率部落罗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尝夜与慕恩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

内，潜于壁隙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心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生羌归附者百余帐，纳所得元昊文券、袍带，无复贰心。世衡令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败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尝以罪怒一番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询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众云。

环、原之间，属羌明珠、密臧、康奴三种最大，素号横猾，抚之则骄不可制，攻之则险不可入，常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于夏虏。二川之间，有古细腰城。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抚陕西，命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说诱夏虏，以故未出兵争之。世衡以钱募战士，昼夜版筑，旬月而成。乃召三种酋长，谕以官筑此城，为汝御寇。三种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绝，因而服从。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属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数日。青涧、环州吏民及属羌皆画像事之。八子：古、诊、詠、谘、谔、讦、记、谊。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涧城，欲遣僧王

嵩入赵元昊境为间，与之饮，谓曰：“虏若得汝，拷掠求实，汝不胜痛，当以实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试之。”乃缚嵩于庭，而掠之数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时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宁令之舅野利旺荣及刚浪唆，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世衡使嵩为民服，赍书与旺荣，曰：“向者得书，知有善意，欲背僭伪归款朝廷，甚善。事宜早发，狐疑变生。”且遗之枣及画龟。旺荣以闻于元昊。锁嵩囚地牢中，且半岁。会元昊欲复归中国，而耻先自言，乃释嵩囚，使旺荣遗边将书，遣教练使李文贵送嵩还，曰：“向者种洛苑书意，欲求通和耶？”边将送文贵及嵩诣延州，时庞公为经略使，已奉朝旨招纳元昊，始遣文贵往来议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职。众云及自见。

东染院使种世衡长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为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诣阙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虏，离间其用事臣，旺荣兄弟皆被诛，元昊由是势衰，称臣请服。经略使庞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两府。”庞公时为枢密使，奏称：“嵩入虏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荣如故。及元昊请服之时，先令旺荣为书遗边将。元昊妻即旺荣妹，元昊黜其妻，旺荣兄弟怨望。元昊既称臣，后二年，旺荣谋因元昊子娶妇之夕作乱，杀元昊事觉，族诛，非因嵩离间而死。臣与范仲淹、韩琦皆豫受中书札

子：‘候西事平，除两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专以招怀之功得两府。文书具在，皆可验。”朝廷知古妄言，犹以父功，特除古天兴主簿，令御史台押出城，趣使之官。

嘉祐七年，拓跋谅祚始请称汉官，以伶人薛老峰为副使，称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又请尚主，及乞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一藏并译经僧及幞头、工人、伶官等。诏给国子监书及释氏经并幞头，尚主，辞以昔尝赐姓，其余皆托辞以拒之。夏，当遣使者赐谅祚生辰礼物。初命内殿承制余允，台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择使者。”乃命供备库副使张宗道。初入境，虏馆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礼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仆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来，当相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仆居上位。”事久不决，虏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国必不敢尔。”逆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有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自云：“两国之欢如鱼水。”宗道曰：“然则天朝，水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

于内帑借钱一百二十万，绸绢七十万，银四十万，锦绮二十万，助十分之七。

汴张巩大兴狭河之役，使河面俱阔百五十尺，所修自京东抵南京，以东已狭，不更修也。今岁所修，止于开封境。王临云。

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

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君贶云。

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君贶云。

谏议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孙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祸，粲犹在襁褓，其母投之墙外，由是独得免。崧于故相昉为从叔，世居深州饶阳，坟墓夹道，崧在道东，谓之“东李”，昉在道西，谓之“西李”，故宗詠犹与宗谔联名。治臣云。

黄庠，洪州人，文学精赡，取国子监进士解、贡院奏名皆第一，声誉赫然，天下之士皆服为之下。及就殿试，病不能执笔，有诏复举就殿试，未及期而卒。

杨寘字审贤，两为国子解元，贡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冯京字当世，鄂州人，府解、贡院殿廷皆第一。自见。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人。举进士，国子补监生，发解礼部，奏名皆第一人。天圣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参知政事孙抃为观文殿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枢密副使赵槩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抃以进士高第，累官至两制。性淳厚，无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为枢密副使。多病，昏忘，医官自陈劳绩求迁，吏以文书白抃。抃见吏衣紫，误以为医官，因引手案上，谓曰："抃数日来体中不佳，君试为诊之。"闻者传以为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之拱默，未尝开一言。是时，枢密使张昪屡以老乞致仕，朝论以抃次应为枢密使，恐必不胜任。殿中侍御史韩缜因进见，极言其不才，当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后数日，中书奏事

退，宰相韩琦、曾公亮独留身在后，抃下殿，谓参知政事欧阳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岂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韩缜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顿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请退，朝廷许之。

卷十

文潞公知益州，喜游宴。尝宴钤辖廨舍，夜久不罢，从卒辄拆马厩为薪，不可禁遏。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实寒，可拆与之。”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杨希元云。

故相刘沆薨，赠侍中，知制诰张瓌草诰词，颇薄其为人。其子瑾诣阙，累章讼冤，称瓌挟私怨，至诋瓌云“祖奸，父赃，母秽，妻滥”。瓌，洎之孙，父方洄，尝以赃抵罪，母、妻之谤，出于钱晦所讼“一门萃众丑，一身备百恶”。又帅兄弟妇女，衰绖诣待漏院哭诉。执政褒赠乃朝廷恩典，瓌不当加贬黜之词。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迁知黄州，然瑾竟亦不敢请谥。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黄白术，宋氏伺其夫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夫归，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爱金帛，市

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客至，辄于窗间听之。客与其子论文学、政事，则为之设酒肴。或闲谈、谐谑，则不设也。侨居常州，胡枢密宿为举人，有文行，宋氏以为必贵。亢少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听出。惟胡秀才召，乃给衣冠使诣之。既而二子皆登进士第，仕至显官。景公云。

张密学奎少嗜酒，尝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复饮，至终身。

崔公孺，谏议大夫立之子，韩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执政，用监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镕之地，宜法造化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薮泽，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为民害，可乎？"魏公甚严惮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尪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尧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忧，寓居城

下。晏公请掌府学，仲淹尝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仲淹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仲淹即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师，上宰相书，言朝政得失民间利病，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时晏殊亦在京师，荐一人为馆职，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荐斯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遂除馆职。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帅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

黄晞，闽人，好读书，客游京师，数十年不归。家贫，谒索以为生，衣不蔽体，得钱辄买书，所费殆数百缗，自号"聱隅子"。石守道为直讲，闻其名，使诸生如古礼，执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补学职，晞固辞不就。故欧阳永叔《哭徂徕先生》诗云"羔雁聘黄晞，晞

惊走邻家”是也。著书甚多。至和中，或荐于朝，除试太学助教，月余，未及具绿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鲁，所聚及自著书，皆散无存者。好谦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遗腹生公，其祖爱之。幼时，祖父脱帽，使公执之，会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与之，使挟以自泛。公一手挟竿，一手执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为母私财以适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剑斫之，伤脑。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数升，仅而得免。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及贵，其长兄犹存，待遇甚有恩礼。二兄及钱氏、姑氏子孙，受公荫补官者数人，仍皆为之婚嫁。崔甥云。

庆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阁，召中书、枢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观内库瑞物，因问安边大略，移刻而罢。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

善，其于国家何害？”

庆历四年五月己巳，诏特徙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泾原路部署尹洙知庆州。先是，资政殿学士郑戩兼陕西四路招讨经略都部署，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以为秦、渭两路有急，发兵相援，路出陇坻之内，回远，恐不及事，请募熟户，于山外筑永洛、结公二城，以兵戍之，缓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状闻，命沪及著作佐郎董士濂董其役。会枢密院使韩琦陕西宣抚还，奏罢四路招讨，以戩知永兴军。又言：“山外多熟户，恐城未毕而寇至，请罢之。”戩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辄罢。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沪、士濂令还，沪、士濂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付，请遂城之。洙怒，以沪、士濂违部署司节制，命泾原路部署狄青往斩之，青械系沪、士濂于德顺军。及周询还，言二城利害与戩议同，乃徙洙于庆州，沪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军、弓箭手等钱有差。

庆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抚陕西、河东，自知权要恶之者多，上益厌之，乃上章乞罢政事，除一郡。上欲听其请，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请而罢之，恐天下皆谓陛下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谢，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上从之。希文果奉表谢，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罢知邠

州。既而杜丞相、富彦国、韩稚圭、欧阳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始平公云。

庆历六年八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为参知政事。是时，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议罢制科，育以为不可，争论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务，故有是命。庞籍为枢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参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因言于上，以亲戚共事为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滨海，旧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卤，不可稼穑。范文正公监西溪仓，建白于朝，请筑捍海堤于三州之境，长数百里，以卫民田，朝廷从之。以文正为兴化令，专掌役事。又以发运使张伦兼知泰州，发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野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唆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而刚浪唆勇健有智谋，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涧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遗刚浪唆书。元昊囚嵩，而使刚浪唆麾下教练使李文贵诣世衡所，阳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书来，何意也？岂欲和亲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贵于青涧城。后数月，元昊寇泾原，葛怀敏战没。会梁适使契丹，契丹主谓适

曰：“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诏公招怀元昊：元昊苟肯称臣，虽仍其僭称亦不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公以为若此间使人往说之，则元昊益骄，不可与言。乃自青涧城召李文贵，谓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节。汝曹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为朝廷臣，纷纷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汝犯边之初，以国家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屡与汝胜。今边民亦习战，汝之屡胜，岂可常耶？我国家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兵一败，社稷可忧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溥爱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降号称臣，归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礼数赏锡必优于前矣。”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谁不受赐！”公乃厚待而遣之。顷之，文贵复以刚浪唆等遗公书来言和亲之意，用邻国抗敌之礼，公上之。朝廷为还书草，称刚浪唆等为太尉，使公报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称其臣已为三公，则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称其胡中官谟宁令，非中国之所谕，无伤也。”朝廷善而从之。刚浪唆又以书来，欲仍其僭称，公不复奏，即日答之，曰：“此非边臣之所敢知也。若名号稍正，则议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贺从勖

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勖至京师，朝廷遣邵良佐、张子奭等复往议定名号，及每岁所赐之物，及他盟约，使称臣誓表上之。

至和三年春，仁宗寝疾，不能言，两府以设道场为名，皆宿禁中，专决庶政。有禁卒诣开封府告大校谋为变者，府中夜封上之。时富公以疾谒告，惟潞公、刘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帅问：“大校平日所为如何？”三帅言其谨愿，潞公秉笔欲判其状，斩告变者。伯庸捏其膝，乃请刘相判之。

仁宗寝疾，两府虽宿禁中，数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内侍都知等诘之曰：“主上疾有增损，皆不令两府知，何也？”对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违豫，海内寒心。彦博等备位两府，与国同安危，岂得不预知也？何谓漏泄？”顾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书，令供状：今后禁中事如不令两府知，甘伏军令。”诸内侍大惧。日暮，皇城诸门白下锁，都知曰：“汝自白两府，我当他剑不得。”由是禁中事两府无不知者。枢密使王德用开便门入中书，潞公执守门亲事官付府挞之。明日，谓同列曰：“昨日悔不斩守门者。天子违豫，禁中门户岂得妄开也。”

先是，诏周后柴氏，每遇亲郊，听奏补一

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盖以国家未如古礼封二王后。"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诏："择柴氏族人最长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则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于河南、郑州境内与应入差遣，更给公田十顷。其周室陵庙，委之管勾，岁时祭享。如至知州资序，即与他处差遣，更取以次近亲袭爵受官承替。"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学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佑。温成皇后庙请去扁榜，自今不复命两制祠，止令本庙使臣行礼。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枢密副使包拯薨，车驾临幸其第。拯字希仁，庐州人，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后历监察御史，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迁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又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历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薨。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亦人所难也。

尹师鲁谪官监均州酒，时范希文知邓州，师鲁得疾，即擅去官，诣邓州，以后事属希文。希文日往视其疾，师鲁曰："今日疾势复增几分，可得几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

至，师鲁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此不可信，洙并无所见，但觉气息奄奄渐欲尽耳。”隐几坐，与希文语久之，谓希文曰：“公可出，洙将逝矣。”希文出至厅事，已闻其内号哭。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黄好谦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举进士，未预解荐，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为干知韶州者举制科。知州怒，以为玩己，按其罪，无所得，惟得与仝、希古接坐，仝坐违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闲居虔州，不复仕进。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为馆职，为范文正讼冤获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参大政，引为谏官。秘书丞茹孝标丧服未除，入京师私营身计，靖上言：“孝标冒哀求仕，不孝。”孝标由是获罪，深憾靖。靖迁龙图阁直学士，王仝数以书干靖求贷，靖不能应其求。孝标闻靖尝犯刑，诈匿应举，乃自诣韶州购求其案，得之。时钱子飞为谏官，方攻范党，孝标以其事语之，子飞即以闻。诏下虔州问王仝。靖阴使人讽仝令避去，仝辞以贫不能出，靖置银百两于茶篚中，托人饷之。所托者怪其重，开视窃银而致茶于仝，仝大怒。及诏至，州官劝仝对“当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从，对称“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卫将军分司。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归韶州，州吏尝鞫其狱者往见之，靖不为礼，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缇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嘱其子曰：“此方今达官之案，他日朝廷必来求之。汝谨掌视，慎勿失去。”及茹孝标求其案，人以为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标访于吏子，竟得之。伯达云。

丁度字公雅，开封祥符人。祖顗，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曰：“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父逢吉，以医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将作监丞致仕。度以祀汾阴岁举服勤词学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评事、通判通州事，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今上即位，度上书请博延儒臣、劝讲道谊，增置谏官、切劘治体，垦辟荒芜、安集流窜，以为州县殿最。章献皇后善之，迁太常博士，赐绯。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转运使，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久之，兼侍读学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学士。国朝故事，中书制民政，枢密专兵谋。及赵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号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异同，则下无适从，非为国体。”于是始诏军旅重务，二府通议。度在两禁十五年，性宽厚，若不修威仪，流辈多易之。上尝从容问度：“用人资序与才器孰先度？”对曰：“天下无事则循守资序，有事则简拔才器。”上甚善之。会谏官有言度乘间求

进者，上以度言谕执政，且曰：“度侍从十五年，而应对如是，不自为地，真淳厚长者也。”寻以为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逾年，参知政事。顷之，卫士为变，事连宦官杨怀敏，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使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狱，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自安。”度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未几，度求解政事。时初置紫宸殿学士，以度为之，兼侍读学士，寻以“紫宸”称呼非宜，改为观文殿学士。后数年薨，赠吏部尚书，谥文简。度早丧妻，晚年学修养之术，尝独居静室，左右给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彦博知永兴军，起居舍人母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扰也。”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晓然，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拓跋谅祚之母密臧氏，本野利旺荣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曩霄初娶野利氏，生子宁令，将纳刚朗凌女为妇，旺荣与刚朗凌谋，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帐，伏兵杀之。事泄，族诛。密臧氏削发为尼，而生谅祚。庆历八年

正月辛未，宁令弑曩霄，国人讨诛之，立谅祚。邢佐臣云。

卷十一

王罕云：侬智高犯广州，罕为转运使，出巡至梅州，闻之而还。仲简使人间道以蜡丸告急，且召罕，罕从者才数十人，问曰：“围城何由得入？”曰：“城东有贼所不到者可以夜缒而入。”罕曰：“不可。”进至惠州，广民拥马求救，曰：“贼围城，十县民皆反，相杀掠，死伤散野。”罕曰：“吾闻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询识者，而后行之。无人，则询老者也。’”乃召耆老问之，对曰：“某家客户十余人，今复亡为贼矣。请各集兵卫其家。”罕曰：“贼者多以庄客，何以御之？”仍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壮丁二百，又帖每县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卫。捕得暴掠者十余人，皆腰斩之。又牒知州、知县、县令皆得擅斩人。一夕，乡村肃然。罕为募民骁勇者以自随，得二千人，船百艘，制旌旗钲鼓，长驱而下，趣广州。蛮兵数千人来逆战，击却之。蛮皆敛兵聚于城西，乃开南门，作乐而入。罕不视家，登城，子死于贼人之手而不哭。树鹿角于南门之西以拒蛮，自是南门不复闭矣，凡粮用，皆自南门而入。东关主簿黄固取抛村，知新州侍其渊在广州，

罕以其忠勇与之共守。蛮众数万，皆所掠二广之民也，使之昼夜攻城，为火车，顺风已焚西门。时六月，城上不能立，军校请罕下城少休，罕欲从之，渊奋剑责军校曰："汝曹竭力拒敌，则犹可以生，若欲溃去，纵不为贼所灭，朝廷亦当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气亦百倍，蛮车不能克而退。提刑鲍轲率其孥欲过岭北，至雄州，萧勃留之，乃日递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计事，罕不来，又奏之。谏官李兑奏罕只在广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围解，罕降一官，信州监税，轲受赏，罕不自言。黄固当解城时最输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渊亦得罪，渊功亦不录。罕云王纮云。

庆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陈曙等迁官，赏讨光化贼之功也。先是，知光化军、水部员外郎韩纲性苛急，失众士心。去年九月，群盗张海等入光化军境，剽劫闾里，纲部分宣毅军士三百余人，被甲乘城，凡十余日。城中民高貲者献蒸饼酒肉以享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酒人一卮，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御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时有监押使在军中，所部军士不以请给历自随，民又请献钱以资监押之军士。纲曰："本军之士尚无钱给之，何有于监押？"悉辞不受。军士遂讹传民献以资乘城之士，而知军却之，益加怨愤。纲又使员

僚王德作城内布兵图，久之不成，纲怒，骂曰：“我不敢斩汝耶！”因召刽子，令每日执剑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骆子中通刺谒纲，纲迎语子中不用拜。军士误听，以为子中献钱而纲辞不取。时方给饼肉，员僚邵兴叱军士起，曰：“汝辈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饼入纲庭中。纲怒，命执投饼者，得数人，械系于狱。明日，狱司以节状追捕其党，邵兴惧，因纠率其众，盗取库中兵器作乱，欲杀纲，纲自宅后逾城逃出，乘小舟沿汉下数里，再宿而后返，与官吏皆逃。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行趋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经死。兴独率其众与商州巡检战，杀之。员僚赵干及军百余人，自贼所走还光化军。兴所过劫掠民居行旅，及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杀其将，兴元府员僚赵明以众降兴。兴闻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贼使臣李方将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击破兴等于渭水，斩兴及其党五十余人，生擒赵明，余党皆溃，州县逐捕，尽诛之。陈曙等皆以功迁，纲坐弃城除名，英州编管。监押许士从追三官，舒州编管。

庆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观诸路提转所按举官吏，务为苛刻，不存远大，可降诏约束。”

保州云翼兵士旧有特支口粮，通判石待举以为安坐冗食，白转运司减之。军士怨怒，作乱，杀知州、通判、都监，以监押韦贵为主，闭城拒命。诏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边都巡检入内押班杨怀敏、知定州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等讨之。丙辰，枢密奏，保州城下诸将未有统一，诏富弼乘驿诣城下，授之节制，以便宜从事。九月，李昭亮、杨怀敏命侍禁郭逵以诏书入城招谕乱兵，乱兵开城出降，有数百后出，悉诛。庚申，河北都转运使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中落职知虢州；副使、刑部郎中、直史馆张沔降充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减云翼食及不觉察乱兵也。郭逵加阁门祗候。逵兄遵以勇力闻，从刘平与夏虏战死五龙水。

周革曰：景德中，中国作誓书以授虏，虏继之以四言曰："孤虽不才，敢遵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庆历中，岁增给二十万，更作誓书亦如之。嘉祐初，枢密院求誓书不获，又求宁化军疆境文字，亦不获。于是韩稚圭曰："枢密院，国家戎事之要，今文书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编辑之，数年而毕，成千余卷。得杜衍祁公手录誓书一本于废书，其正本不复见。

庆历中，契丹以兵压境，欲复周世宗所取关南之地，腾书中国，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

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兴无名之师，直抵幽、蓟。”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书与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约曰：“能为我令元昊称臣纳款，我岁增二十万物；不能者，岁增十万物。”契丹曰：“元昊称臣纳款，我颐指之劳耳。汝当以二十万与我，然当谓之‘献’，或谓之‘纳’，然后可。至于公主，则不必尔也。”富公固争献纳之名，归白朝廷。

庆历三年十二月八日，韩琦奏：“窃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诛讨，欲为守御之计，则莫若修完城寨，贼来则坚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战而困，此经久之策也。臣前至泾原，见缘边堡寨隳损，应增置者甚众，合计度修筑。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来，役作甚苦。又闻来春欲令兴修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州、泾原救应之路。其间自泾原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一百三十里，并是生户所居，只于其中通达一径，须作二大寨、十余小堡乃可通。计其土功，何啻百万。更须采伐林木，作楼橹营廨，又须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积蓄刍粮。所费如此，只求一日通进援兵。又救应山外，比积石、仪州、黄石河路只省得两程，况刘沪昨已杀永平路城一带生户，李中和降陇州城一带蕃部，各补署职各充熟户，将来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

人，小小蕃族，安敢为梗？则知不须城寨已可往来。况今近里要害城堡尚多阙漏，岂暇于孤僻无益之处枉劳军民？事之缓急，当有先后。伏乞只作朝廷指挥，下陕西缘边四路部署司、泾原经略司，将泾原路弓箭手等，来春且令修筑逐地未了堡寨，其水洛、结公二城权住修筑，候向来城寨修完了毕，别奏取旨。如朝廷未以为然，乞选差亲信中使，至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水洛城便与未便。”诏如议罢修。先是，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修二城，陕西四路招讨部署郑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彦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会琦自陕西宣抚还，奏请罢之。又罢四路招讨，以戩知永兴军。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罢，遣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议者纷纭不决。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洙召沪、士廉令罢役，蕃部皆遮止沪等，请自备财力，卒修二城，沪、士廉亦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以付，恐违蕃部之意，别致生变，遂城之。洙以沪、士廉违节度，命狄青往斩之，青囚之以闻。于是城中蕃汉之民皆逃溃，生户及亡命等争据其地。韩琦又言：“郑戩奏乞令臣不预商量。臣常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迹，或致赏罚间有差误。因退思之，臣在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详。今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

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札与鱼周询等及陕西都转运使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二城修之，于边计甚便，况水洛城今已修毕，惟女墙少许未完，弃之可惜，诚宜遂令讫役。”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之。

琦所论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所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敝，二也。将来修成上件城堡，计思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一带城寨。自近岁修成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内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比水洛只远一程；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来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二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转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川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

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多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马扼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险隘，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为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是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隔限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视之以为篱帐，只备西路三都口一带贼马来路。今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人闻言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缘边地土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强人为之标占，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落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无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嘱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官中未见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

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见添置城塞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修水洛城，不惟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臈家城、袅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岩州，连宗哥、青塘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川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不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在于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惟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戩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是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至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复修水洛城，则陇城川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后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

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戩，轻视本路主帅，一向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戩等争气加诬，则边上帅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陕西四路，惟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耗，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励逐路帅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论列边事，时与究其利害，略去嫌疑，处置不差，事乃经久。

静江军留后刘平为鄜延、邠宁、环庆路副都部署，屯庆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闻夏虏将自保安军土门路入寇，移正牒使平将兵趋土门救应。十五日，平将所部三千人发庆州。十八日，至保安军，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十九日，与元孙合军趋土门。有番官言："贼兵数万已入寨，直指金明。"会得范雍牒，令平、元孙还兵救延州，平、元孙引兵还。明日，复至保安军，因昼夜兼行。二十二日，至万安镇。平、元孙将骑兵先发，令兵

饭讫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许，止，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是时，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兵二千余人屯保安军北碎金路，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至二十里马铺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会，凡五将，合步骑近万人。乃引兵东行，且五里，平下令诸军唱杀齐进。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贼。是时平地有雪五寸许，贼于水东为偃月阵，官军亦于水西作偃月阵相向。贼稍遣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军并进，击却之，夺其傍牌，杀获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后及右胫皆中箭。会日暮，军士争挈人头及斫马，诣平论功，平曰："战方急，且自记之，悉当赏汝也。"言未究，贼引生兵大至，直前荡官军，官军却二三十步。是时黄德和在阵后，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众军顾之皆溃。平子侍禁宜孙追及德和，执其马鞚，拜之数十，曰："太保且当勒兵还，与大人并力却贼，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从。宜孙又请遣兵一二人还访其父，德和不与，宜孙与德和俱走。平使军校以剑截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余人，力战拒贼，贼退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贼一里许。贼夜使人至寨傍问曰："寨内有主将否乎？"平戒军士勿应。贼又

使人诈为汉卒，传言送文牒，军士知其诈，斫杀之。至四更，贼使人绕寨诟曰：“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挥使李康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贼庸足破乎！”及明，平命军士整促甲马，再与贼战。贼又使人临阵叫曰：“汝肯降乎？我当舍尔。不则尽杀之。”平又使李康应曰：“我来巡边，何者为降？汝欲和者，当为汝奏朝廷耳。”贼乃举鞭麾骑自四山下，不可胜计，合击官军，死者甚众。至巳时，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骑直前冲阵中央，阵分为二，平与元孙皆为贼所虏。平仆夫王信以颉敦负留后印及宣敕从平在阵，与平相失，贼尽夺其衣并颉敦等，信逃窜得免。是时，黄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县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缘道纵兵士剽窃民家被寇者货财，及饮酒，杀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张政自战所脱归，德和问曰：“汝见刘太尉、石太尉乎？后来如何？”政当时实与刘、石相失，不能知其处，道中闻散言“刘太尉以亡失多，不敢归，已降贼矣”，因言于德和曰：“刘太尉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士卒死伤至尽，太尉令军士曰：‘汝曹勿复发箭，今日败矣，吾不能庇汝曹，当解甲降之耳。’贼遂执其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与汝曹当诡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贼，力战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赏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

云平降贼。散卒继至者，皆言平降贼，以顺德和意。有蕃落将吕密，实见平与元孙为贼所虏，并所得官军旗帜，收卷以去，德和间问之，亦顺指意，言："平与元孙降贼，贼以红旗前导而去。"德和喜，命所亲吏辛睿作吕密等状，仍增损其语，使与己意相傅会。睿意谓状中有名者皆应得赏，乃更私益兵士曲荣等数人名于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状为状云："二十三日，贼生兵冲破大阵，臣与刘平等阻西山为寨。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平以其卒降贼，臣等义不受屈，与数百人力战得出。"会平仆夫王信自延州来，德和与知鄜州张馆使杂问之，信私念其主为大将，而为贼所擒，可丑，因绐言："贼使李金明来约和亲，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还，言元昊欲与太尉面相约结，平乘马即入贼军中，从者不得入，皆见剽剥，信独脱归。"德和起诣东厢，召信诘曰："军士来者皆言平降，而汝独言平往约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数日，德和召信诣其馆，谓曰："汝太尉降贼，人人皆知之，我已取军士等状奏之矣。汝今言乃异同，朝廷将有制狱，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与汝银钗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时鄜州使人监守信，信欲亡不得，身无衣，寒甚，乃为书遗平子曰："信从太尉与贼战不利，太尉入贼中约和亲。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贼，朝廷将有制狱，信当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

衣装为贼所掠，饥寒不可忍，愿衣裳及钱粮，速寄以来。”有庖人将如庆州，信与书寄之。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书，以闻。二月一日，德和将其众归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领其众，遣德和归鄜州听朝廷旨，寻又徙之同州。德和始惧，奏言：“臣尽忠于国，范雍诬言臣弃军走。”又以书抵钤辖卢守懃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贵人至者，当力为营护之，死生不敢忘。”守懃等悉上其书。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入内供奉官梁知诚即河中府置狱按之。先是，有诏：“平仆人王信乘传诣阙。”既而复械送河中府彦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隐，皆服其实。时河东都转运使王沿又奏言：“访知延州有金明败卒二人自虏中逃还，云刘平、石元孙、李士郴皆为贼系缚而去，平在道不食，数骂贼云：‘狗贼，我颈长三尺余，何不速杀我，缚我去何也！’”彦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处。四月十五日，具狱以闻。中书、枢密院共召大理寺约法，准律：主将以下先退者斩之。又，部曲告主者绞。二十二日，两府进呈，奉圣旨：黄德和于河中府腰斩，枭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杀。

赵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为后，生子宁令，当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荣为谟宁令，旺荣号野利王，刚浪唆号天都王，分典左右厢兵，贵宠用事。知青涧城事种世衡欲离间其君

臣，遣僧王嵩赍银龟及书遗旺荣曰：“汝向欲归附，何不速决！”旺荣见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长矣，乃为此儿戏乎？”囚嵩于窖中，凡岁余。元昊虽屡入寇，常以胜归，然人畜死伤亦众，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缘边交市，颇贫乏，思归朝廷，而耻先发。庆历三年，使旺荣出嵩而问之曰：“我不晓种使君之意，欲与我通和耶？”即赠之衣服，遣教练使李文贵与之偕诣世衡。时龙图阁直学士庞籍为鄜延经略招讨使，以元昊新寇泾原，止之于边，不使前。朝廷以厌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诏籍怀之。籍上言：“虏骤胜方骄，若中国自遣人说之，彼亦偃蹇，不可与言。”乃召文贵诣延州问状，文贵言求请和，籍谓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向事朝廷甚谨，由汝辈群下妄加之名号，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涂原野。汝民习于战斗，吾民习于太平，故王师数不利，然汝岂能保其常胜耶？吾败不害，汝败社稷可忧。今若能悔过从善，出于款诚，名体俱正，当相为奏之，庶几朝廷或开允耳。”因赠遗遣归。文贵寻以旺荣、曹偶四人书来，用敌国修好之礼。籍以其不逊，未敢复书，请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复书，纳而勿拒，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诏。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称。今方抑止其僭，而称其臣为上公，恐虏滋骄，不可得臣。旺荣等书自称

宁令、谟宁令，此虏中之官，中国不能知其义，可以无嫌，臣辄从而称之。”旺荣等又请欲用小国事大之礼，籍曰：“此非边帅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来，当为导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贺从勖上书，称“男南面邦国令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籍使谓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犹上表称臣，今名体未正，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师，而天子不许，请更归议之。”籍上言：“请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至其国，以诏旨抑之，彼必称臣。凡名称、礼数及求自得之物，当力加裁损，必不得已，乃少许之。若所求不违，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厌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与从勖俱至其国更议之。四年五月，元昊自号夏国主，始遣使称臣。八月，朝廷听元昊称夏国主，岁赐绢茶银彩合二十五万五千，元昊乃献誓表。十月，赐诏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为国主，更名曩霄。

种世衡卒，庞籍为枢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谏官钱彦远书称：“吾父离间刚浪唆，使元昊诛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称臣请服。今庞以吾父功为两府，而吾父无所褒赏。”彦远为上言之。籍取前后边奏辩于上前，曰：“元昊称臣请服之时，刚浪唆等方用事，文书皆其兄弟所行。称臣后数年，自以作乱被诛，非因世衡之

离间也。臣向与韩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两府。’琦与仲淹先为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犹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兴尉丞，即日勒之官。

夏国酋长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有众万余人，其弟夷山先降，为熟户。青涧城使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名山，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赂，许以来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谔大发兵奄至，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之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其姊识其声，曰：“汝为谁？”曰：“夷山也。”姊曰：“何以为验？”夷山示之手，无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尝约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枪而哭，谔遂以兵驱其部落牛羊南还。众多遁亡，比至入塞，才四千余人。朝廷即除名山诸司使。郭帅云。

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绥州，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之以粮，戍之以兵，有急当救之，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及馈、戍及救，彼自有以当谅祚。”因遗书，令勿给粮，追还戍

兵，若谅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时宣徽使郭逵为鄜延经略使，以为不可。韩公使司封郎中刘航往督责之，逵固执不从，曰："如此，则降户无以自存，皆溃去矣。"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余人。郭帅云。

文公以取绥州为无名，请以易安远、塞门于夏国，遣祠部郎中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于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寨基。"缜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入奏。枢密院札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使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札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上怒甚，以让文公，文公亟奏前札鄜延：更不施行。时赵卨掌机宜于经略司，求前札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卨惊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郭帅云。

卷十二

范帅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虏得入寨。其子谏曰：“虏大举，将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则势弱，不能拒也。”士彬不从。康定元年，虏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溃，其子力战而死，彬遂为所擒。郭帅云。

金明既陷，安远、塞门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赵振不能救，遂弃安远，拔城中兵民以归。又移书塞门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则守，不可守亦拔兵民以归。”延德守半岁，救兵不至，遂率众弃城归，虏据险邀之，举众皆没。及元昊请降，遂割其地以赐之。郭帅云。

宝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钤辖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县都监、新寨解家河卢关路巡检李士彬申：四日戌时，男殿直怀宝及七罗寨指挥使，引到宥州团练侍者密臧福罗，以赵元昊所给告身三道来云：山禺令公先在元昊处为枢密，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又欲诛山禺。八月二十五日，山禺自河外与侍者二人逃归，既济河，集缘河兵断河津三

处。二十八日，山禺使其弟三太尉者将宥州兵监河津诸屯。九月一日，告密臧福罗以事状，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谋反，欲杀大王，赖我闻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杀我，汝为我赍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导引告延州大人，我当悉以黄河以南户口归命朝廷。朝廷欲得质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来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语，当亟来，我别以马七八百匹献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军驿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监州兵至河上，悉发户口归朝廷也。”密臧福罗至金明，以状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已具奏闻。今山禺云欲归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还其告身，谕以元昊职贡无亏，难议受其降款，遣之还。臣等仍恐虏为奸诈，已戒缘边刺候严备去讫。又奏：六日，保安军北番官巡检、殿直刘怀中状申：“讷知山禺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寻得保安军状云：“五日寅时，山禺及弟二防御、三防御等，将麾下一十五骑至，皆被甲执兵，告指挥使云欲归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军诘问山禺等所以来事故，勒令北归。仍令缘边部族首领严兵巡逻，或更有北来户口，皆约遣令还，毋得承受，别致引惹者。诏鄜延路都钤辖司，严饬缘边诸寨及番官等，晨夜设备，遣人讷候。如虏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战，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

得张皇。或更有山禺所部来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为彼意婉顺约回，务令安静。所诇知事宜，节次驿置以闻。仍下环庆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军马司准此。”是时，知延州、管勾鄜延路军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郭劝，都钤辖、四方馆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军、供备库副使朱吉、高继隆等破后桥寨。康定元年正月十八日，鄜延环庆路经略使范雍奏：“洛苑使、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礼宾使、环庆路驻泊钤辖、知庆州张崇俊部领兵马，入西贼界，打破贼后桥寨。先令番官奉职、巡检李明领番部围寨，继隆、崇俊领大军继进，与贼斗敌相杀，又分擘兵甲，令柔远寨主、左侍禁阁门祗候武英，监押左侍禁王庆，东谷寨监押、奉职张立，左侍禁、阁门祗候、北路都巡检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门，入城。又令淮安镇都监、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刘政，东谷寨主、左侍禁贾庆，各部领兵马入贼界驻泊，牵拽策应，破荡诸族帐，又令入内西头侍奉官、走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盘路口。其殿侍、军员、兵士及番官使唤得力，或斫倒人头，或伤中重身，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验今来北贼往来沿边作祸，正当用人之际，特与各转补名目，所贵激赏边臣及各军吏效命。”奉圣旨：高继隆、张崇俊于见今使额上各转七资，刘政、郝仁禹以下各转官有差。

宝元二年三月甲寅，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唃厮罗遣使入贡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枢密院奏："唃厮罗前妻为尼，已有二子，今再娶乔氏女为妻。"诏唃厮罗前妻赐紫衣、师号及法名，今妻赐邑号，二子并除团练使。

宝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监李士彬捕得元昊伪署环州刺史刘乞㑹，送京师，斩于都市。以元昊令入延州界诱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二月癸酉，韩琦奏："昨者夏虏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检使、侍禁、阁门祗候郭遵从刘平与贼战。有跨马舞二剑以出，大呼云欲斗将者，平问诸将，无敢敌者，遵独请行，因上马舞二铁简与贼格斗，贼应手脑碎，余众遂却。顷之，遵又横大钢刀，率百余人，进陷虏阵，至其帐而还。凡三出三入，所杀者几百人。遵马倒，为贼所害，闻贼中皆叹服其勇也。乞优赐褒赠及录其子孙。"诏赠遵果州团练使，母、妻皆封郡君，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风自西北起，京师昼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随问刘平、石元孙家属，加赐赠。

四月戊子，都转运司奏："请令准江南造纸甲三二万副，本路给防城手力。"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帐籍制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发兵戍守西边，恐诸处无备，乞于京东西州军增置弓手。辛丑，诏天章阁待制高若讷为京西体量安抚使，就委点集。甲辰，中书门下奏："诸路并宜增置弓手，以备盗贼。"诏除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已从差，及川、陕、广南、福建更不点外，其余路分，量户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开封府并河北买驴三千头，载军器输陕西。"诏减二千头，仍增京东西两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凤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领唃厮罗之子磨毡自请奋击夏虏，乞朝廷遣使监护。乃降诏命从之。八月辛丑，诏屯田员外郎刘涣往秦州至邈川以东勾当公事。涣知晋州，自请使外国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诏河北、河东强壮，陕西、京东、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团置押官一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一人，五都为一营，指挥使一人教习。

康定元年秋，夏虏寇保安军、镇戎军。九月二十日，环庆路部署、知庆州任福谋袭夏虏白豹城，以牵制虏势，使东路都巡检任政、华池寨主胡永锡击之，使凤川寨监押、殿直刘世卿将广勇、神虎二指挥会华池，又使淮安镇都监刘政、监押张立将兵趋西谷寨，与寨主等共击近寨诸族，期以二十日丑时俱发。福以十六

日夜闭门后，授诸军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门非从兵行无得辄出一人，声言巡边。是夜，宿业乐镇。十八日晚，入柔远寨。十九日，犒谕柔远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诸将，使驻泊都监王怀正攻白豹城西，断神树赖来路；北都巡检范全攻其东，断金汤之路；柔远寨主谭嘉震攻其北，断叶市之路；供奉官王庆、走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族；帐驻泊都监武英主入城门斗敌，福以大军驻于城南，照管策应。是日，引兵柔远寨，置番官等于福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时，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即时攻城。卯时克之，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聚积。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擒伪署张团练，杀首领七人，斩获二百五十有余级，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番书五十通。军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番官巡检赵明为殿而还。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贼不知万数，围逼州城，攻击四日夜乃退。寻令乡兵赵素等探候，西贼尚在后河州、赤土岭、毛家坞一带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窃虑西贼虚作退势，诱引大兵追逐，别设伏兵，奔冲州城，见不辍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应次。"麟府路走马承受公事樊玉

奏：“窃见本路军马司准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贼攻围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时，其贼拔寨过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带下寨，去州约十五里。其夜，当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东探候，建宁寨已为西贼所破，贼于周回下七寨，杀虏寨主、监押及寨内军民，焚荡仓场、库务、军营、民居、敌楼、战棚皆尽。其贼亦不辍，下屈野河来奔冲州城。当州日夜拒守，军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飞骑长夜偷路去急，乞军马司星夜进城，发兵救应。”河东路转运使文彦博奏：“昨西贼围丰州及宁远寨，其并、代州副部署、通判团练使王元，麟府州钤辖、东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舆，只在府州闭垒自守，并无出兵救援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宁远寨破，十九日丰州破。二十一日，西贼引退已远，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随军十日粮草，计人粮马料九千石，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军。臣寻急令保德、火山、岢岚军人户各备脚乘，于府州请搬上件随军。其王元、康德舆只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粮草，经三日，复将所部兵马入城，亦不先告人户令知，其人户等见军马入城，谓是西贼将至，皆仓皇奔窜入城，弃所搬粮草脚乘并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户搬所余粮草于仓场回纳。窃缘人户请搬粮草、雇脚乘，所费至重，臣取得人户雇脚契帖，每搬随军草一束、粮一斗，不以远近日

数，计钱一贯文。如此费耗，若一两次，何以任之？若或出军击贼，远救城寨，须要粮草先行，虽有重费，不可辞劳。其如贼退已远，麟州道路已通，方领军马出城，又不前去追袭，却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扎寨，令人户运粮，元辈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边全藉良将，若王元、康德舆驽下之材，如此举动，必致败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别择武臣，付以边事。”诏：“昨以西贼围闭麟州府，专差王元及并、代州钤辖、供备库使杨怀志往彼策应，自部领军马到府州，并不出兵广作声援救应，致陷没丰州及宁远寨。其康德舆系专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应。已降敕命，王元降右卫将军、陵州团练使，杨怀志降供备库副使，康德舆落遥郡军，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饬。仍令王元、康德舆分析上件因依闻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赵元昊悉众入寇，陷金明寨，执都监李士彬父子，遂攻安远、塞门、永平三寨。安远最居极边，贼斫坏两重门，监押、侍禁邵元吉遣下军士，斫退贼兵，复夺得城门。拒守数日，贼乃去。贼遂合众屯于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余寨。二十三日，贼分兵出东西城之后，乃两城之间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诸军发矢攻贼，死者颇众，遂不敢攻。明日，贼引兵退。其守城将佐钤辖卢守懃

等，谨条次其功状，乞超资酬赏，以励后来。”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监押殿直韩遂，安远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职曹度、借职王懿，皆死于贼。邵元吉及塞门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权监押右侍禁王继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权监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诏死事者优与赠官，仍赙钱绢，录其子孙。元吉迁西头供奉官、㘝门祗候，充安远寨主。

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延州人谓之“铁壁相公”，夏虏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诱士彬，士彬杀之。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曰：“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帛，使隶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十八寨，甚众。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于地，狼狈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骄，又以严酷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岁，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士彬时在黄帷寨，闻虏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虏遂鞚马以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

逃，母、妻策马奔延州，范雍犹疑，使人诇虏，皆为所擒。明日，骑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杀，后十余年，卒于虏中。

康定初，夏虏入寇，参知政事宋庠荐供奉官、阁门祗候桑怿有勇略，今在岭南，请召于西边任使。诏迁内殿崇班，充鄜延路驻泊都监。顷之，徙泾原路驻泊都监，屯镇戎军。至是战死。

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赵元昊寇渭州，先遣游兵数千骑入塞，侵掠怀远寨、静边寨、笼竿城。西路都同巡检常鼎、刘肃及诸寨与战，斩获颇众。于是环庆路部署任福及钤辖朱观，泾原路都监王珪、桑怿，渭州都监赵律，镇戎军都监李简、监押李禹亨等合兵三万余人追击之。将作监丞耿傅掌督刍粮，亦在军中。贼阴引兵数万自武延川入据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诸将及士卒贪虏获，分道争进。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时，官军追贼已三日，士卒饥疲，猝与贼遇，怿力战先死，福等兵大败，福与武英、王珪、赵律、李简、李禹亨、刘肃、耿傅等皆死于贼。指挥使、忠佐死者十五人，军员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亡马一千三百匹。杀虏民五千九百余口，熟户一千四百余口，焚二千二百六帐。斩贼首五百一十级，获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开封人，少时颇涉书史。咸平中，应募补殿前诸班，以材力选为列校，凡六迁，至遥领刺史。宝元初，夏州赵元昊始绝朝贡，朝廷选班直诸校有勇干者除前班官，任以边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岚、石、隰州都巡检使，寻改凤翔、秦凤、阶成等路驻泊马部军副都部署兼知陇州。康定元年，迁忻州团练使，充鄜延路驻泊兵马部署，寻徙知庆州兼邠宁环庆路兵马部署、安抚使。是岁九月，福与诸将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余帐，获其防御、团练使等七人，朝廷赏其功，迁贺州防御使兼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月余，又迁侍卫亲军都虞候。明年春，受诏乘传至泾原，与陕西都部署经制边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与诸将出兵合数万人御之。先战小利，乘胜直进，至三川口，忽遇虏兵且二十万，官军大败。矢中福子怀亮之嗌，怀亮坠马，援福马鞅告之，福犹趣以疾战，虏击怀亮坠崖死。福乘马运四刃铁简与虏斗，身被十矢，颊中二刃，乃为虏所杀，年六十一。上闻而惜之，赠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进封其母董氏为陇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怀德除供备库副使，怀亮赠率府副率，怀誉除供奉官，怀谨侍禁，孙惟恭、惟让皆除殿直，侄怀玉除借职，赐田宅赙赠甚多。

王立字诚之，维州北海人。咸平三年，进

士及第，补宁化军判官。天圣四年，为夔州路转运使。施州徼外蛮夷，利得赐物，每岁求入贡者甚多，所过烦扰，为公私患。立奏令以贡物输施州，遣还溪洞；又城施州，通云安军道以运盐，朝廷嘉之。历江南东、陕西、河北、河东路转运使。并州有群盗，攻劫行旅，州县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选巡检兵士十五人自随，阳云以护行装，微讷知盗处，掩捕尽获之，五日中获十八人，盗贼遂息。自河东徙知扬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为户部副使，寻以足疾，出知庐州。迁右谏议大夫，徙知密州，秩满归卒。

庆历初，赵元昊围麟州二十七日。城中无井，掘地以贮雨水。是时水竭，知州苗继宣拍泥以涂藁积，备火箭射。贼有谍者潜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过二日，当破。"元昊望见涂积，曰："城中无水，何暇涂积？"斩谍者，解围去。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曰："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粮饷，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

吉尝从都监王凯及中贵人将兵数千人，猝

遇虏数万骑。中贵人惶恐，以手帛自经，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与虏战？若吉不胜，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数人守中贵人，曰：“贵人有不虞，当尽斩若属。”因将所部先登，射杀虏大将，虏众大奔，众军乘之，虏坠崖死者万余人。奏上，凯自侍禁除礼宾使、本路钤辖，吉自奉职除礼宾副使。吉尝与夏虏战，其子文宣年十八，从行。战罢，不见文宣，其麾下请入虏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为虏所获，尚何以求为？”顷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与虏战，所发不过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杀数人，然后反，曰：“及其张弓挟矢之时，直往抱之，使彼仓猝无以拒吾，则成擒矣。吾前后数入其阵，未尝发两矢也。”时又有张节，与吉齐名，皆不至显官而卒。

庆历三年正月，广南东路转运司奏：“前此温台府巡检军士鄂陵，杀巡检使，寇掠数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归，梟首广市，乞旌赏。”诏补殿侍监、南剑州酒税。初，内臣温台巡检张怀信性苛虐，号“张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胜怨忿，杀之，至是始平焉。

庆历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蛮邓和尚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阳监。”先是，宜州奏：“本管环州蛮贼欧希范

僭称桂王，欧正辞僭称桂州牧，攻环州，杀官吏。”诏以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充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使，委以便宜经略。

庆历四年七月，梓州路转运司奏：“知泸州、左侍禁、阁门祗候李康伯，令教练使史受招谕淯井叛蛮，酋长出降。乞旌赏及补授殿侍，充淯州监一路巡检，李康伯与提点刑狱。”

邈州首领唃厮罗有三子，曰磨氐、瞎氐、董氐。董氐尤桀黠，杀二兄而并其众。唃厮罗老，国事皆委之董氐。秦凤经略使张方平使人诱董氐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氐遣使入贡。会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氐，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之战，屡为所败。嘉祐六年秋，谅祚遣使请尚公主，鄜延经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纳其使。会谅祚举兵击董氐，屯于古渭州之侧。古渭州熟户、诸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来，并吞诸族，皆诣方平诉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为守城之备，尽籍诸县马，悉发下番兵以自救。枢密张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兴、泾原、环庆三路，期以有警急则召之，以省刍粮，谓之下番兵，关西震耸。方平仍驿书言状，乞发京畿禁

军十指挥赴本路。枢密使张昪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凤，边人言虏入寇前后甚众，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上从之，数日方平复
奏：“谅祚已引兵西去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薛向云。

卷十三

皇祐中，侬智高自邕州乘流东下，时承平岁久，缘江诸州城栅隳敝，又无兵甲，长吏以下皆望风逃溃。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道谓僚属曰："贼锋甚盛，吾州众寡不敌，必不能拒贼。然吾与兵马监押为国家守城，贼至死之，职也。若君等先贼未至，宜与家属避山中。"师道亦置其家属山中，师道妻方产，弃子于草间而去。师道在城上，妻遣奴与师道相闻，师道怒曰："吾已与汝为死诀，尚寄声何为！"引弓射奴，杀之。时贼已在近，师道与监理闭门守城，贼攻陷之，师道坐正厅事，射杀贼数人，然后死。贼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残灭之。进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怀州印匿于民间，贼搜得之，延坐与食，谓曰："尔能事我，我以尔为龙图阁学士。"覲骂曰："死蛮！汝安知龙图阁学士为何物，乃欲污我？"贼怒，斩之。及事平，朝廷赠覲谏议大夫，师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赐赉甚厚。弃城者皆除名编管。康卫云。

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后属交趾，称广

源州节度使。有金坑，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终为所灭，乃叛交趾，过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诣邕州求朝命为补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数入为盗。先是，礼宾使亓赟坐事出为洪州都指挥使，会赦，有荐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诏除御前忠佐，将兵戍邕州。赟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败，为智高所擒，恐智高杀之，乃绐言："我来非战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误相与斗，遂至于此。"因谕以祸福。智高喜，以为然，遣其党数十人随赟至邕州，不敢复求刺史，但乞通贡朝廷。邕州言状，朝廷以赟妄入其境，取败，为贼所擒，又欲脱死，妄许其朝贡，为国生事，罢之，黜为全州都指挥使，智高之人皆却还。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纳，穷无所归，遂谋作乱。有黄师宓者，广州人，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因为之画取广州之计，智高悦之，以为谋主。是时，武臣陈珙知邕州，智高阴结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发所部之人及老弱尽空，沿江而下，凡战兵七千余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闭城拒之，城中之人为内应，贼遂陷邕州，执珙等官吏，皆杀之。司户参军孔宗旦骂贼而死。智高自称仁惠

皇帝，改元启历，沿江东下。横、贵、浔、
龚、藤、梧、康、封、端诸州无城栅，皆望风
奔溃，不二旬，至广州。知广州仲简性愚且
狠，贼未至时，僚佐请为之备，皆不听。至遣
兵出战，贼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
上岸，广州兵皆奔溃。先是，广州地皆蚬壳，
不可筑城，前知州魏瓘以甓为之，其中甚隘
小，仅可容府署、仓库而已。百姓惊走，辇金
宝入城，简闭门拒之，曰："我城中无物，犹恐
贼来，况聚金宝于城中耶？"城外人皆号哭，金
宝悉为贼所掠，简遂闭门拒守。转运使王罕时
巡按至梅州，闻之，亟还番禺。乡村无赖少
年，乘贼势互相剽掠，州县不能制，民遮马自
诉者甚众。罕乃下马，召诸老人坐而问之，
曰："汝曹尝经此变乎？"对曰："昔陈进之乱，
民间亦如是。时有县令，籍民间强壮者，悉令
自卫乡里，无得他适。于是乡村下不能侵暴，
亦不能侵暴邻村，一境独安。"罕即遍移牒州
县，用其策，且斩为暴者数人，民间始安。罕
既入城，钤辖侍其渊等共修守备。贼掠得海船
昆仑奴，使登楼车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圆以为
炮，每发辄杀数人。昼夜攻城，五十余日，不
克而去。时提点刑狱鲍轲欲迁其家置岭北，至
南雄州，知州责而留之。轲乃诇广州间，日有
所奏。罕在围城中，无奏章。贼退，朝廷赏轲
而责罕，罕坐左迁。

五月乙巳朔，丙寅，侬智高攻广州。壬辰，诏知桂州陈曙将兵救之。直史馆杨畋，继业之族人也，尝为湖南提点刑狱，讨叛蛮，与士卒同甘苦，士卒爱之，时居父丧。六月乙亥，诏起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畋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寻罢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壬戌，智高解广州围，西还攻贺州，不克。广南东路钤辖张忠初到官，所将皆乌合之兵，智高遇战于白田，忠败死。西路钤辖蒋偕性轻率，举措如狂人，军于太平场，初不设备。九月戊申，智高悉击杀之。丙辰，又败官军于龙岫洞。丁巳，以余靖提举广南东西路兵甲，寻为经略使，又命枢密直学士孙沔、入内押班石全彬与靖同讨智高。西路钤辖王正伦败于馆门驿，遂陷昭州。枢密副使狄青请自出战击贼，庚午，以青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抚、都大提举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谏官韩绛上言，狄青武人，不足专任，固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上以访执政，时庞籍独为相，对云："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制胜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青素名善将，今以二府将大兵讨贼，若又不胜，不惟岭南非陛下之有，则荆湖、江南皆可忧矣。祸难之兴，未见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

专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齐众，然后用之，必能办贼，幸陛下勿以为忧也。”上曰：“善。”以是岭南用兵皆受青节度，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议之。时余靖军于宾州，闻智高将至，弃城及刍粮，走保邕。丁丑，智高陷宾州，靖引兵扬言邀贼，留监押守邕州，监押亦走。甲申，智高复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诸道兵皆会，诸将闻宣抚使将至，争先立功。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曙将万人击智高，为七寨，逗遛不进。十二月壬申朔，智高与曙战于金城驿，曙败，遁归，死者二千余人，弃捐器械辎重甚众。交趾王德政请出兵二万助收智高，狄青奏：“官军自足办贼，无用交趾兵。”丁未，诏交趾毋出兵。青又请西边番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五年正月，青至宾州，余靖、陈曙皆来迎谒。时馈运未至，青初令备五日粮，既又备十日粮。智高闻之，由是懈惰不为备，上元张灯高会。先是，诸将视其帅如寮采，无所严惮，每议事，各执所见，喧争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立陈曙于庭下，数其败军之罪，并军校数十人皆斩之。诸将股栗，莫敢仰视。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节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进，步骑二万人。或说侬智高曰：“骑兵利平地，宜遣人守昆仑关，勿使度险，使其兵疲食尽，击之无不胜者。”智高骤胜，轻官军，不用

其言。青倍道兼行，出昆仑关，直趋其城。智高闻之，狼狈遽发兵出战。戊午，相遇于归仁铺。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执长枪居前，羸弱悉在其后。其前锋孙节战不利而死，将卒畏青令严，力战莫敢退者。青登高丘，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长枪之后，断蛮兵为二，旋而击之，枪立为束，蛮军败，杀获三千余人，获其侍郎黄师宓等。智高走还城，官军追之，营城下。营中夜惊呼，蛮闻之，以为官军且进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将于振追之，过田州不及而还，智高奔大理。捷书至，上喜，谓庞籍曰："岭南非卿执议之坚，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还，上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谓之曰：'朕欲用卿为使相，然今外敌尚多，卿为使相，安肯复为朕尽死力耶？'赐钱二十万缗而已。今青虽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赏以此官，则富贵极矣。异日复有寇盗，青更立功，将以何官赏之？且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谓国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论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使青得罪于众人也。臣所言非徒便国体，亦为青谋也。昔卫青已为大将军，封侯立功，汉武帝更封其子为侯。陛下若谓赏功未尽，宜更官其诸子。"争之累日，上乃许之。二月癸未，加青护国军节度使，枢密副使如故，仍迁诸子官。既而议者多谓青赏薄，石全彬复为青讼功于中

书。五月乙巳，竟以青为枢密使。先时，所司奏：余安道募人能获智高者，有孔目官杨元卿、进士石鉴等十人皆献策请行，安道一一问之，以元卿策为善。元卿曰：“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请往以逆顺谕之顺从，使之转谕他族，无不听矣。若皆听命，则智高将谁与处此？必成擒矣。”安道悦，使赍黄牛、盐等物往说之。二族随元卿出见安道，安道皆铺纹彩装饰谱牒如告身状，慰劳燕犒，厚赐遣之。于是转相说与，稍稍请降。先是，智高筑宫于特磨寨，及败，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闻诸族俱叛，惶惧，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继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将兵卫之，智高自将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发诸族陈充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安道欲烹之，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所获非智高母、子，蛮人妄执之以干赏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师，请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虚实，诏许之。缘道皆不执縻，供待甚严。至京师，馆于故府司，朝夕给饮膳，惟所欲，如养骄子，月费钱三百余贯，病则国医临视。后数月，智光发狂，殴防卫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诛无以惩蛮夷。又徒费国财，养之无用，请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专欲杀之耶？”自是群臣不敢言。智高母年六十余，隆准

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识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夺之。继封年十四，智高长子，智高僭立为太子。继明八岁。安道以获智高母，召其所亲黄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师。汾自幕职迁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职，鉴除斋郎，其余皆除斋郎、殿侍。以元卿、鉴晓蛮语，皆留侍侬母。元卿等愤叹曰："昔我初获智高母，余侍郎谓我等勿入京师，留此待官赏耳。我等皆曰：'智高杀我等亲戚近数十口，我愿至京师，分此妪一脔食之。'岂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养亲。执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愤逼杀此妪。'设有不幸，我等当偿其死耶？"数见执政，涕泣求归，不许。

侬智高将至广州，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仲简尚未之信，殊不设备，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动欲逃窜者斩。及贼至，简闭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闭门不纳，悉为贼所杀掠。简阴具舟，欲与家属逃去，僚属以为不可。会转运使王罕巡行他州，闻贼至，亟还入广州城，悉力拒守，几陷者数四，仅而得免。提点刑狱鲍轲止于南雄城，讷贼动静，相继以闻。及贼退，朝廷责罕奏章稀少，黜监信州税，仲简落职知筠州，以鲍轲为勤职，欲以为本路转运使，台谏有言而止。

蒋偕将千余人，昼夜兼行，追侬智高至黄

富场。蛮人诇知官军饥疲，夜以酒设寨饮之，即帐中斩偕首，因纵击其众，大破之，枭偕及偏裨首于战场而去。李章云。

侬智高围广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贼亦疲乏，又不习水战，常惧海贼来抄其宝货。东莞县主簿兼令黄固素为吏民所爱信，侦知贼情，乃募海上无赖少年，得数千人，船百余艘，沿流而下，夜趋广州城，鼓噪而进，贼大惊，即时遁去。广州命固率所募之众溯流追之，而贼弃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会通判孟造素不悦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载盐鲞于上流贩卖，及县中官钱有出入不明者，摄固下狱治之，诬以赃罪，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数为辩雪，治平中乃得广州幕职。蔡子直云。

石鉴，邕州人，尝举进士，不中第。侬智高陷邕州，鉴亲属多为贼所杀，鉴逃奔桂州。智高攻广州不下，还据邕州。秘书监余靖受朝命讨贼，鉴以书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蛮，素受朝廷官爵恩赐，必不附智高。向者从智高东下，皆广源州蛮及中国亡命者，不过数千人，其余皆驱掠二广之民也。今智高据邕州，财力富强，必诱胁诸蛮，再图进取。若使智高尽得三十六洞之兵，其为中国患，未可量也。鉴素知诸洞山川人情，请以朝廷威德说谕诸蛮酋长，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鉴昭州军事推官，间道说诸洞酋

长，皆听命。惟结洞酋长黄守陵最强，智高深与相结。洞中有良田甚广，饶粳糯及鱼，四面阻绝，惟一道可入。智高遗守陵书曰：“吾向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候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并厚以金珠遗守陵。守陵喜，运糯米以饷智高。鉴使人说守陵曰：“智高乘州县无备，横行岭南，今力尽势穷，复还邕州，朝廷兴大兵以讨之，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以取族灭？且智高父存勖，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勖袭杀存禄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虎狼，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袭之，守陵先为之备，逆战，大破之。会智高亦为狄青所败，遂不敢入结洞而逃奔特磨。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智高悉以所得二广金帛子女遗特磨蛮酋侬夏诚，又以其母妻夏诚弟夏卿相结纳，夏诚许以兵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将居于夏诚所居之东十五里丝苇寨，而身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

兵自邕州寇广南。鉴请诣特磨寨说夏诚，使图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鉴几为所获，不得进而还。鉴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险远，必不设备。鉴请不用中国尺兵斗粮，募诸洞壮丁往袭之，仍以重赂说特磨，使为内应，取之必矣。"靖许之，仍许萧继将大兵为鉴后，继常与鉴相距十程。鉴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进。

前知邕州萧注曰：广源州本属田州，侬智高父本山獠，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田州酋长请往袭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许。广源州地产金，一两直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恶之，遣兵袭虏之。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收其余众，臣事交趾。既长，因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正左右，欲夺其国，事觅逃归，因求内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纳。智高谓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转掠诸洞，徙居右江文村，阴察官军形势，与邕州奸人相结，使为内应。在文村五年，遂袭邕州，陷之。

侬智高围广州，转运使王罕婴城拒守，都监侍其渊昼夜未尝眠。久之，将士疲极。有裨将诱士卒下城，欲与之开门降贼，渊遇之，谕士卒曰："汝曹降贼，必驱汝为奴隶，负担归其巢穴，朝廷欲诛汝曹父母妻子。不若并力完

城，岂惟保汝家，亦将有功受赏矣。”士卒乃复还，登城。罕乃寝于城上，渊忽来，徐撼而觉之，曰：“公勿惊，公随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与罕率弩手二十余人，衔枚至一处，俯见贼已逾壕，蚁附登城，将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觉，渊指示弩手使射之，贼急走出壕外。及贼退，渊终不言裨将谋反之事。熙宁中致仕，介甫知其为人，特除一子官，给全俸。渊年八十余，气志安壮。范尧夫以为阴德之报。尧夫云。

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洞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洞骚然。使人执《交趾图》以言攻取之策，不可胜数。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有‘先声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间往归之。会石鉴与百祥有亲，奏称百祥有战功，除侍禁，充钦廉巡检。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因以百祥书与逵，逵檄广西转运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缢而死。郭帅云。

交趾贼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

日连破钦、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围邕州。知州、皇城使苏缄昼夜筑城力战，所杀伤蛮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广西钤辖张守节等过昆仑关赴援，兵少轻进，三千余人悉为蛮众所掩，杀伤殆尽。刘执中与广西提刑遁回，后更无援兵。王师自京师数千里赴援，孤城抗贼，昼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尽，城遂溃破，苏缄犹誓士卒殊死战，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二十二日，贼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师前军三将已达桂林，一将暂戍长沙，中军旦夕过府，亦长沙置局，后军三将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将襄州。湖北饥，米斗计百五十钞，馁死者无数。任公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内州峒官吏军民等云："已差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赵卨充安南道行营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广西南路安抚使，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内侍押班李宪充副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燕达充副都总领。顺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怀敌忾之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助顺，爵赏赐予，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罪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无惑。比

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赋，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时交趾为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服。故我率兵追捕亡叛者。而钤辖张守节等辄相邀遮，士众奋击，应时授首。”又言：“桂管点阅峒兵，明言又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师，欲相拯济。”故介甫自作此榜以报覆之。王正甫云。

提点刑狱杨畋自将击破叛蛮。癸酉，诏特支荆湖击蛮诸军钱有差，仍命中使赍诏察视，具功状以闻。

王罕知潭州，州素号多事，知州多以威严取办，罕独以仁恕为之，州事亦治。有老妪病狂，数邀知州诉事，言无伦理，知州却之，则悖骂。先后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妪复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归厅事，召使前，徐问，妪虽言杂乱无次，亦有可晓者。乃本为人嫡妻，无子，其妾有子，夫死为妾所逐，家资为妾尽据之。妪屡诉于官，不得直，因愤恚发狂。罕为直其事，以家资还之。吏民服其能察冤。李南公云。

旧制，试院门禁严密，家人日遣报报平安，传数人口，讹谬皆不可晓，常苦之。皇祐

中，王罕为监门，始置平安历，使吏隔门问来者，详录其语于历，传入院中，试官复批所欲告家人之语，及所取之物于历，罕遣吏呼其人，读示之，往来无一差失。自知举至弥封、誊录、巡捕共一历，人皆见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后遵以为法。自见。

熙宁中，王绍开熙河，诸将皆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独辞不受，曰："羌虏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竟辞之。时人重其知耻。

元丰五年，韩持国知颍昌府，官满，有旨许令持国再仕。中书舍人曾巩草诰词，称其"纯明直亮"。既进呈，上览，批其后曰："按维天资忿戾，素无事国之意，朋奸罔上，老不革心。朕以东宫之旧，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词乖僻，可令曾巩赎铜十斤，别草词以进。"

元丰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对，上问以至和继嗣事。潞公对曰："臣等备位两府，当此之际议继嗣，乃职分耳。然亦幸直时无李辅国、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怃然有间而美之。仁宗宦官，虽有蒙宠信任者，台谏言其罪，辄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

权。

卷十四

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州将常在茂州受处分。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旧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辄取货于民家，遣州将往赎之，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宁八年，屯田员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请筑城，琪为奏之，乞如民所请，筑城绕民居，凡八百余步。朝廷下成都路钤辖司，度其利害。时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领都钤辖，李琪已罢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庆下百常检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筑之。既而，蛮酋群诉于百常，称城基侵我地，乞罢筑，百常不许，诉者不已，百常以梃驱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兴筑城，才丈余，静州等群蛮数百奄至其处。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帅之拒击，杀数人，蛮乃退，百常率迁民入牙城。明日，蛮数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庐舍，引梯冲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众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长二人为檑木所杀，蛮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屡来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众犹游

绕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关路通永康军，北有陇东路通绵州，皆为蛮所据。百常募人间道诣成都，及书木牌数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驻泊都监孙清，将数千人自箕宗关入，蛮伏兵击之，清死而士卒死杀不多。又有王供备等将数千人自陇东道入，时州蛮请降，从者杀其二子。蛮怒，密告静州等蛮，使遮其前，而自后驱之，壅溪上流，官军既涉而决之，杀溺殆尽。既而钤辖司命百常与之和誓，蛮人稍定。蔡延庆奏乞朝廷遣近上内臣共经制蛮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专制蛮事。中书、院枢密札子皆云“奉圣旨：讲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札子，掩袭叛蛮”。其年五月，中正将兵数千自箕宗关入，经恭州、荡州境，乘其无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级，掳掠畜产，焚其庐舍皆尽。既而，复与之和誓。至七月，又袭击之。又随而与之和誓，乃还，奏云“事毕”。始，蔡帅兵恐监司不肯应给军需，故奏乞近上内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军事皆与都钤辖司商议，中正将行，奏云：“茂州去成都远，若事大小一与钤辖司商议，恐失事机，乞委臣专决，关钤辖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军事进止，皆由己出，蔡不复得预闻。事既施行，但关知而已。监司皆附之。遂奏：“蔡延庆区处失宜，致生边患。又延庆既与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关，蛮渝约出兵拒战。”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资政殿学士冯京代之。又奏：“范百常

筑城侵蛮地，生边患。”坐夺一官、勒停。陇西土田肥美，静州等蛮时引生羌据其地，中正不能讨，北路遂绝。故事，与蛮为和誓者，蛮先输货，谓之“抵兵”，又输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家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瘗之。掘地为坎，乃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曰：“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备誓具，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先自剑门过，蛮皆怨而轻之。自是剽掠不绝。狄谘、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东，令转运司勾押吏与陈安石同坐计度军粮，吏曰：“都运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论都运？若事办，奏汝班行；不办，有剑加汝。”

先是，种谔上言，乞不受王中正节制，会谔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许之。明日，诏书至，谔不复见中正，引兵先趋夏州。时河东夫闻鄜延夫言，此去绥德城甚近，两日中亡归者二千余人，河东转运判官庄公岳等斩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东，奴视转运使，又奏提举常平仓赵成管勾随军运钱粮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书，但遣人口传指挥，转运使杨思不敢

违。公岳等以口语无所凭，从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挥事多，恐将命者有所忘误，乞记之于纸笔。”自后，始以片纸书之。公岳等白中正军出境应备几日粮，中正以为鄜延受我节制，前与鄜延军遇，彼粮皆我有也，乃书片纸云：“止可备半月粮。”公岳等恐中道乏绝，阴更备八日糗粮。及种谔既得诏不受中正节制，委中正去，鄜延粮不可复得，人马渐乏食，乃遣官属引民夫千余人索胡人所窖谷糜，发之，得千余石。庚午，至夏州，时夏州，已降种谔。中正军于城东，城中居民数十家。时朝旨禁入贼禁抄掠，贼亦弃城邑皆走河北，士卒无所得，皆愤悒思战。诸将皆言于中正曰：“鄜延军先行，所获功甚多，我军出境近二旬，所获才三十余级，何以复命于天子？且食尽矣，请袭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从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余家，遂屠之，斩首百余级，降者十余人，获牛马百六十，羊千九百。军于城东二日，杀得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内将官张真、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余人发糜窖，遇虏千余人，与战，败之，斩首九百余。丙子，至牛心亭，食尽。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机宜景思义，得其粮，遂引兵趋保安军顺宁寨。己卯，王中正军于归娘岭下，不敢入寨，遣官属请粮于顺宁。军夫冻馁，僵仆于道路，未死，众已剐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师，乃归延州。计士卒死亡者近三万人，民夫

逃归者大半，死者近三千余人，随军入寨者万千余人。马二千余匹，死者几半，驴三千余头，无还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谔皆趋灵州、兴州。中正不习军事，自入虏境，望空而行，无向导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虏知其营栅之处，每夜二更辄令军士灭私火，后军饭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军中驴鸣。及食尽，士卒怨愤，流言当先杀王昭宣及庄、赵二漕乃溃归。中正颇闻之，乃于众中扬言："必竭力前进，死而后已。"阴令走马承受金安石奏："转运司粮运不继，故不能进军。今且于顺宁寨境上就食。"庄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粮，因朝廷罢中正节制，故粮乏。"上怒，命械系公岳等于隰州狱，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粮，王中正令臣等只备半月粮，片纸为验。臣等阴备八日糗粮。今出寨二十余日始至宥州，粮不得不乏。"上乃命脱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复有所言，甚惧。及还朝，过隰州，谓曰："二君勿忧，保无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职事皆如故。

初，河东发民夫十一万，中正减粮数，止用六万余人，余皆令待命于保德军。既而朝旨令余夫运粮自鄜州出，踵中正军，凡四万余人，遣晋州将官訾虎将兵八千护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护送，乞益兵出塞。及不

知道所从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诏召夫还，更令自隰州趋延州饷中正军。会天章阁待制赵卨领河东转运使，奏：“冬气已深，水凛草枯，馈运难通。”乃罢之。王中正既还延州，分所部兵屯河东诸州。山东兵往往百千为群，擅自溃归，朝廷命所在招抚，给券遣归本营。士兵亦有擅去者。会高遵裕灵州失利，诏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书召河东分兵屯。知石州赵宗本将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哗呼万岁，宗本父子闭门相保。又有山东将官王从丕部兵亦不肯发，从丕晓谕数日乃行。会遵裕已至庆州，诏中正引还，宗本、从丕各降二官，士卒不问。

元丰三年，泸州蛮乞第犯边，诏四方馆使韩存宝将兵讨之。乞第所居曰归来州，距泸州东南七百里。十月，存宝出兵，久雨，十余日，出寨才六十余里，留屯不进，遣人招谕。乞第有文书服罪请降，军中食尽，存宝引还。自发泸州至此，凡六十余日。朝廷责其不待诏擅引兵还，命知杂御史何正臣就按斩之。更命林广将存宝部兵及环庆兵、黔南兵合四万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击之。离泸州四百余里即是深箐，七荐切，竹茂也。皆高阪险绝，竹木茂密，华人不能入，蛮所恃以自存者也。蛮逆战于箐外，广击败之，蛮走，广伐木开道，引兵踵之。又二百余里，至归来州，乞第逆战，又

败，乃率其众窜匿。五年正月己丑，广入归来州，惟茅屋数十间，分兵搜捕山箐，皆无所获。所赍食尽，得蛮所储粟千余斛，数日亦尽，馈运不继。先是，有实封诏书在走马承受所，题云："至归来州乃开。"至是开之，诏云："若至归来，讨捕乞第，必不可获，听引兵还。"是役也，颇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给米二升，余无廪给。诸州民夫负粮者，既输粮，官不复给食，以是多馁死不还，有名籍可知者四万人。其家人辅行及送资装者不预焉。军士屯泸州岁余，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费约缗钱百余万。

元丰四年冬，朝廷大举讨夏国。十一月，环庆都总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泾原副使总管刘昌祚出葫芦河，共趋灵州，诏昌祚受遵裕节制。昌祚上言军事不称旨，上赐遵裕书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任事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武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武城，遵裕在道闻之，即上贺表曰："臣遣昌祚进攻，已克其城。"既而所传皆虚。遵裕至灵武城，以为城朝夕可下，使昌祚军于闲地，自以环庆兵攻之。时军中皆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皆细小朴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堑。又欲以军法斩昌祚，众共救解之。昌祚忧患成疾，泾原军士皆愤怒。转运判官范纯粹谓遵裕

曰：“两军不协，恐生他变。”力劝遵裕诣昌祚营问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尝败，何谓降也？”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羸虏，左萦右拂，直前斩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出，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耶？”由是取败。

高遵裕既败归，元丰五年，李宪请发兵自泾原筑寨稍前，直抵灵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陕西困于夫役，下诏谕民，更不调夫。至是，李宪牒都转运司，复调夫馈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军乏粮，斩都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吏往辄殴之。解州加知县以督之，不能进。命巡检、县尉逼之，则执梃欲斗，州县无如之何。士卒前出寨，冻馁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惮行，无斗志。仓库蓄积皆竭。群臣莫敢言，独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师不可再举。”天子巽辞谢之。枢密副使吕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怿，晦叔因请解机务，即除知定州。会内侍押班李舜举自泾原来，为上泣言：“必若出师，关中必乱。”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劳之。舜举退，诣执政王禹玉，禹玉迎见，以好言悦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

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禹玉发惭。六月，诏罢泾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横山之地，遣舜举与承议郎、直龙图阁徐禧往视之，乃命禧节制军事。八月，禧、舜举与鄜延经略使沈括、转运使李稷将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始修永乐，与米脂、绥德皆在无定川中。永乐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绝崖，地险要，虏骑数来争之，皆败去。先是，夏虏发国人，十丁取九以为兵，近二十万人，赍百日粮屯于泾原之北，候官军出塞而击之。既闻城永乐，即引兵趋鄜延。边人来告者前后数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虏若大来，是吾立功迁官之秋也。”上赐禧等黄旗，曰：“将士立功，受赏当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当与存中归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万余人于永乐，括、偕、禧、舜举以八千人还米脂。是日，永乐遣人走告虏骑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举复如永乐。丁亥，虏骑至城下，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陈于崖下水际，禧、舜举、稷植黄旗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曲珍曰：“今众心已摇，不可复战，战必败，请收兵

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耶？”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道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堞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围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沈括闻曲珍败，永乐被围，退保绥德，遂归延州。时有诏令李宪将环庆兵数万救永乐，比至延州，永乐已陷矣。

永乐既失守，夏国以书系矢，射于环庆境上，经略使卢秉弃之。虏乃更遣所得俘囚，赍书移牒以遗秉，秉不敢不以闻。其词曰：“十一月八日，夏国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乃谨裁书致于安抚经略麾下：伏审统戎方面，久向英风，应慎抚绥，以副倾注。昨于兵役之际，提戈相轧，今以书问贽信，非变化曲折之不同，盖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国者，礼义之所从出，必动止猷为，不失其正。苟听诬受

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岂不为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驱甲兵，大行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谓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遂有去年灵州之役、今秋永乐之战。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且中国祖宗之世，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穷讨之策既尝施之矣，诸边肆桡之谋亦尝用之矣，知侥幸之无成，故终归乐天事小之道。兼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边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今与中国乘隙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息哉！即念天民无辜，被兹涂炭之苦，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有志于天下也。况夏国主上自朝廷见伐之后，夙宵兴念，谓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岂不惜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玄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孔暡，于鬼切。鲁山处士旼之弟也。为顺阳令，有虎来至城南，暡令吏卒往逐之，暡最居其前。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虎来搏暡，有小吏执砚，趋当其前，虎衔以去。暡

取猎户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谏不可，瞗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小吏亦不死。

汪辅之为河北监司，以轻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处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时有味，白首无成。”又曰：“插笔有风，空囹无日。”或解之曰：“杜牧诗云：‘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属意怨望。”有旨，复令分司。

赵阅道抃熙宁中以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立赏禁人增米价。阅道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阅道治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张济云。

赵阅道为人清素，好养生，知成都，独与一道人及大龟偕行。后知成都，并二侍者无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为谏官，赵阅道为御史，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且曰：“陛下问赵抃，即知其为人。”他日，上以问阅道，对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称其忠？”对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岂非忠乎？”既

退，介甫谓阅道曰：“公不与景仁有隙乎？”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

曾布为三司使，与吕嘉问争市易事，介甫主嘉问，布坐左迁。诏命始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问字望之。或问刘贡甫，曰：“曾子避席。”又问：“望之何如？”曰：“望之俨然。”介甫闻之不喜，由是出贡父知曹州。公佐云。

冯当世、孙和叔、吕晦叔、薛师正同知枢密府，三人屡于上前争论，晦叔独默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尝纳之，三人亦不能违已。出则未尝语人。皆讥晦叔循默，不副众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为辨之。伯淳云。

上好与两府议论天下事，尝谓晦叔曰：“民间不知有役矣。”对曰：“然。上户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索钱，则苦矣。”上曰：“然则法亦当更矣。”伯淳云。

晦叔与师正并命入枢府，师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亲之，议事颇相左。阁门副使韩存宝将陕西兵讨泸戎蛮，拔数栅，斩首数百级。上欲优进官秩，以劝立功者，师正曰：“泸戎本无事，今优赏存宝，后有立功大于

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书言是也。”乃除四方馆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贫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贷，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举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杨作云。

李南公知长沙县，有斗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曰：“乙真甲伪也。”诘之，果服。盖方有榉柳，以叶涂肤，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棓伤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殴伤者血聚而硬㕮，伪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南公曰：“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书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惧，是岁，初限未满，此村税最先集。又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输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河北提点刑狱有班行犯罪，

下狱按之，不服，闭口不食百余日，狱吏不敢拷讯，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问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问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气者，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

元丰元年正月十五日夜，张灯，太皇太后以齿疾不能食，不出观。故上于闰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张灯，露台妓乐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数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医不能愈。会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疗之，数日而愈。上闻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疗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医官，赐金紫，仍赐金帛，直数千缗。

岐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阁者数年。元丰二年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王二嬖人共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拷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所陷，徐对

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按验得实，然后议之。”乃召二婢，使宫官郑穆问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宫官冯诰录问。上乃以其狱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乃曰：“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诚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闻汝沮骂岐王，有诸？”对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候王意解，当复迎之。”君贶云。

卷十五

元丰三年，开封府界提点陈向建议，令民资及三千缗者养战马一匹，民甚苦之。薛师正时为枢密副使，初无异议，及事已施行，向诣枢密院白事，师正欲压众议，折难甚苦。向怒，以告谏官舒亶，劾奏师正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诽以盗名。由是罢正议大夫、知颍州。谏官又言其罢黜之后，不杜门省咎，而宾客集其门日以百数，对客有怨愤语，改知随州。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纠弹，落职知河阳。

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覆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旁唱“宰相尊重”，客蹴踖起退。及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

常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公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往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会府中徙市于桥侧，市人喜公之出，随观之，于是安上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违世，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乎！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

初，选人李公义陈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龙爪形，沈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宫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只列干木下如耙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两端钉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事下大名安抚司，安抚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官满入京师，王介甫问子渊：“浚川铁耙、龙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渊因变言：“此诚善法，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渊都水外监丞，置浚川司，使行其法，听其指使二十人，给公使库钱。子渊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

卒，用二物疏浚，各置历，书其课曰：“某日以扫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实水深则耙不能及底，虚曳去来。水浅则齿碍泥沙，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所书之课，皆妄撰，不可考验也。会都水监丞程昉建议于大名河曲开直河，既成，子渊属昉称直河浅，牒浚川司使用耙浚之，庶几附以为功，昉从之。既而奏上状，昉、子渊及督役指使各迁一官。先是，大名府河每岁夏水涨，则自许家港溢出，及秋水落，还复故道，皆在大提之内。熙宁八年，子渊复欲求功，乃令指使讽诸扫中大名府云：“今岁七分入许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势遂移，乞牒浚川司用耙疏浚故道。”府司从之。是岁旱，港水所浸田不适万顷，子渊用耙不及一月而罢。九年，子渊上言：“去岁大河几移，赖浚川耙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其督役官吏，更乞酬奖。”事下都水监，司保奏称子渊等有奇功，乞加优赏。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耙、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王介甫亦颇闻之，故不信都水监之言，更下河北转运、安抚司，令保奏。会介甫罢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浚，秋涸故其常理，虽河滨甚愚之人，皆知浚川耙无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为欺罔。”奏上，上不悦，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转运司共按视浚川利害。本乃与都水监主簿陈祐甫、河北转运使陈知俭共按问，诸扫人言：“八年，故河道水减三尺，耙未至间已增二

尺，耙至又增二尺。又从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复，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实非耙所致。”子渊在京师，先闻之，遽上殿言：“熊本、陈知俭、陈祐甫意谓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将入相，附会其意，以浚川耙为不便。臣闻本奉使按事，及诣彦博纳拜，从彦博饮食，祐甫、知俭皆预焉，及屏人私语，今所奏必不公。且观彦博之意，非止言浚川耙而已。陛下一听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坏矣。”上以为然。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言：“熊本奉使不谨，议论不公，乞更委官详定浚川是非。”十年，诏命确与知检院黄履详定，有是非者取勘闻奏。确于是置狱，逮系证佐二百余人，狱逾半年不决。上又命内供奉官冯宗道试浚川耙于汴水，宗道辞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试之，宗道乃请与子渊偕往。每料测量，有深于旧者，有不增不减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据实奏闻，上意稍悟，治狱微缓。会荥泽河堤涨急，诏判都水监俞充往治之，河危将决，赖用浚川耙疏导得免，具图以闻。上嘉之，于是治狱益急。时郊赦将近，诏浚川事不以赦原。狱具，子渊坐上言诈不实，熊本、陈祐甫坐附会违制，陈知俭坐报制院不实。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诰，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分司；范子渊、陈祐甫夺一官，职任如故；陈知俭夺一官，充替。知俭云。

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初，河决白马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沈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陕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东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则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县境，入穀水，委实便利可行。”盖出渑县境则陕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置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琉等二口水势，琉等报："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琉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立之云。

元丰元年春，塞汴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河北行，不行

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珍、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邦彦云。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其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等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人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尽言其非。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公弼云。

吴冲卿、蔡中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

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令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有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常给刍粟及缣帛粮饷，所省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马士宣云。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下。”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为：“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分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倘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贵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贩夫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耶？”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献之。”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惟孔子为圣人耳。孔子

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置制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然，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自见。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谔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钱缗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资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举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刘鸣玉云。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语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君贶云。

三司使章惇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惇通刺入门谒见，安道使谢曰："素不相识，不敢相见。"惇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惇曰："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惇，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王承偓云。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草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当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尝谓人

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鲁公之深也。”王兖云。

韩魏公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妪，搒捶求货，邻人不忍，共传呼来，语贼曰：“此妪更无他货，可惜搒死。”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法司，后为兵司大将，王介甫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驳正大理寺及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之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苟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四等。今盗魁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从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杖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平、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若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

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决，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佥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周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评事文及甫，乃陈安民之姊子、吴冲卿之婿也。冲卿时为首相，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吏求问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为司农吏，利其货，诡托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行求大理。事下开封府，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冲卿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乃移其狱下御史台司，旬有数日，所按与开封无异。会冲卿在告，王珪奏令确共按之，与寺丞刘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详断官窦平、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贿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闻掠囚声，以为平、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于前而问之，安民惧，具道尝请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确得其辞，甚喜，遽欲与润甫登对奏之，言丞相受请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事甚微，大理实无受赂事，而蔡确深探其狱，滋蔓不已，窦平等皆朝士，搒掠身无完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上使人

止之，不得前。命谏官黄履、监察御史黄廉、御药李舜举同诣台按验。三人与润甫、确坐庑下，约都不得语，引囚于前，读示以所承之词，令实则书实，虚则自陈冤。囚畏狱吏之酷，皆书款引实，验拷掠之痕，则无之，履等还奏。确又上书："陈安民请求文及甫，事连宰相，邓润甫党附执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结正。"上遂大怒，以润甫为面谩，确为忠直。元丰元年四月丙辰，润甫落翰林学士、中丞，以右谏议大夫知抚州，告词曰："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中允、监察里行上官均亦尝上言确按狱深刻，降授光禄寺丞、知邵武军光泽县，告词曰："不务审克，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如所言。"确自右正言除右谏议、权中丞。确遂收文及甫系狱。及甫惧，亦云尝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尝属冲卿子群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确又收刑房检正刘奉世。奉世先为枢府检详，冲卿自枢府入相，奏为检正，雅信重之。确令大理称受奉世风旨出相州狱，奉世惧，亦云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请。又欲收安持，上不许，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言尝以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韩忠彦皆上所厚，承之尝为都检正，忠彦，韩公之子也，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诐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结正。六月己丑，刘奉世落直史馆，监当。吴安持夺一官，降监当。文及甫冲替。陈安民追停。韩忠彦赎铜十

斤。自余连坐者十余人。周清迁一官。冲卿上表请退，及阁门待罪者三四日，上辄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帅台谏官登对，言罪吴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戚所属请，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止。公廉、李举之、王得臣、伯淳、冯如晦云。

卷十六

向来执政弄权者，虽潜因喜怒作威福，犹不敢乱资序、废赦令。王介甫引用新进资浅者，多借以官，苟为己尽力，则因而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或无功，或无过，则暗计资考及常格，然后迁官。如吕吉甫弟升卿新及第，为真定府观察推官，初无资考，使之察访京东，还，除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皆须朝官为之，借以太子中允，寻召为崇正殿说书。及介甫与吉甫有隙，升卿复于上前诋讦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迁太祝，监无为军税。练亨甫以泗州军事推官为崇文院校书兼检正官，及坐邓绾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资为潭州军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外补，几十年，经三赦，大临才得待制，颂不得秘书监。及熙宁十年圜丘赦，颂除谏议大夫。宗回云。

熙宁七年圜丘赦，中书奏谪官应复者四十

余人，中旨悉复旧原。吕吉甫参知政事，意所恶者皆废格不可。如胡宗愈、刘挚皆坐为台谏官言事落职外补，至是惟挚复馆职，宗愈为苏州通判，一不沾恩。挚尝言曾布，布为吉甫所恶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复馆职。宗回云。

介甫用新进为提转，其资在通判以下则称“权发遣”，知州称“权”，又迁则落“权”字。李舜卿云。

何浃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浃所至暴横，棰挞吏民以立威，皆窜匿无地。气陵提转，直出其上，公牒州县云：“未得当司指挥，其提转牒皆不得施行。”转运司李竦、判官陈充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诣之白事，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至其坐榻之侧，亦不为起。浃欲废广安军，众议以为旁出他州远，不可废。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贤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楼记》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军要害之意。”浃曰：“凡事当从公论，此妄语，何足凭也？”李竦等具奏其状，诏罢归。浃沿道上奏，讼竦等，无所不道。至京师，下开封府鞫问。浃索纸万幅以答款，府司以数百幅给之，乃一纸书一宗。坐上书诈不实，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时所遣提举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浃最为甚。刘峤云。

初，韩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佥书判官

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苏兖云。

上将召用介甫，访于大臣，争称誉之。张安道时为承旨，独言："安石言伪而辩，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苏兖云。

曾布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憾之。苏兖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狱，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辅按之，亦无状迹。王雱危之，以让练亨甫、吕嘉问，亨甫等请以邓绾所言惠卿事杂他书下秀狱，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结堂吏，吏遽报惠卿于陈州。惠卿列言其状，上以示介甫，介甫对"无之"，归以问雱，乃知其状。介甫以咎雱，雱时已寝疾，愤怒，遂绝。介甫以是惭于上，遂坚求退。苏兖云。

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之，以问介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

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苏兖云。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生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许，而心怜之。及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闻方有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苏兖云。

上以外事问介甫，介甫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以问所从来？”介甫曰：“陛下以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介甫由是恶评，竟挤而逐之。他日，介甫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从谁得之，介甫不肯对，上曰：“朕无隐于卿，卿独有隐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镇金陵，吉甫欲引介甫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吉甫以直讲沈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为侍讲。吉甫又引弟升卿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钱谷利害、营缮等事。上

特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词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吉甫所为，以谓必累介甫。雱等深恶之，故亦不甚得进用也。伯淳云。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其党为之谋曰：“今取门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重，否则，将有人窥间隙矣。”介甫从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赵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鞠丞之云。

熙宁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问疾，自朝至暮十往返，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治，又给三日，又命两府就第议事。伯淳云。

兴化县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人衣金紫，自称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将产子。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与夫人常坐于船门帘下，见船过辄问：“非胡尉船乎？”既而得

之，举家悲喜，亟往抚视，涕泣，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曹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丐其儿，其母不可，乃遣之。苏兖云。

内侍李宪既怨介甫罢其南征，乃言青苗钱为民害，上以内批罢之，介甫固执不可而止。先是，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官无余蓄。至是，剩留五分，皆宪发之也。苏兖云。

介甫既罢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颇更张，禹玉始无异同。御史彭汝砺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从而和之。今吴充变行新法，王珪亦从而和之。若昨是则今非，今是则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变。汝砺又言："俞充为成都转运使，与宦官王中正共讨茂州蛮，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宪拥兵骄恣。"由是不得居台中，加馆职充江南东路提刑。汝砺因辞馆职。苏兖云。

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谓之不弟，放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罢江西转运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贤院，以太祝监无为军酒税。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安礼由是乞出，一章即许之，除知润州。介甫犹以吉甫先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采其过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宜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时人以为必除侍讲。上问以其兄秉政物论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尝力谏其兄，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介甫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谁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僇及先人，发掘丘垄，岂得不预我事也！"仲道、思正、苏兖云。

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片语所从来，皆无以对。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

列，中外骇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须阅实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辩章之屡闻，皆狂澜而无考。”又曰：“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干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献所著，名曰《发明自身之学》，皆荒浪狂谲之语。其一篇曰《法身三门》，其略曰：“敷阳子既罢枢密副使、知洪州，于庐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号曰太虚无极真人。遂立三门：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皆会而朝之。太虚无极真人出独化之明，建大法旗，击大法鼓，手提玉印，临大庭而躬接之。”其书凡十万余言，皆仿此。既而进御，又摹印以遗朝中诸公及天下藩镇学校，其妖妄无所忌惮如此。王公仪得其书以示余。

观文殿学士、知洪州王韶上谢表曰：“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曰：“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谪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

未尝曲徇。”又曰：“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请便亲，敢因谢表，辞旨怨愤？指斥圣躬，公为罔慢。”于是落韶观文殿学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两府会议于天章阁，介甫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只就东府。”上从之。介甫忧沮，形于颜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办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苏兖云。

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人未尝见其经营及有囊橐，而资用常饶，猝有宾客十数，珍馔立具，皆以为有归钱术。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

后之意，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袁默云。

进士叶適，试补监生第一，介甫爱其新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適奏对不称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馆阁校勘检正官，月余而卒。禧称旨。禧无学术而口辩，扬眉奋髯，足以移人意。上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与其妻先奸后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

郑侠，闽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侠以选人监安上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侠自以为所言中，于是屡上疏论事，皆不省。是岁冬，侠上书几五千言，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且

言："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时立异与校计。请黜惠卿，进用冯京。"吕吉甫大怒，白上夺侠官，汀州编管。侠贫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怜之，或有遗之钱米者。上问冯当世："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之识。"御史知杂张琥闻之，阴访求当世与侠通交状。或语以当世尝从侠借书画，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大臣，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侠，选人，何从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当世，实："对不识，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党知制诰邓润甫与御史台同按问，遣选人舒亶乘驿追侠诣台，索其箧笥中文书，悉封上之。舒亶还，特除京官以赏之。台中掠治侠，具疏所与交通者，皆逮系之。僧晓容善相，多出入当世家，亦收系按验。取当世门历，阅视宾客无侠名。侠素师事王雱，而议论尝与雱异，与王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侠既上疏，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家兄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后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疏，集贤校理丁讽判检院，延坐与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当世，语及侠，当世称："侠疏文词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既窜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与之旧，命其子驸马都

尉师约资送之，师约曰：“师约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银百两，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于是台司收安国、讽等鞫之。安国自陈无此语，台司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诋谰耶？”安国惭惧，即服罪。润甫等亦深探侠狱，多所连引，久系不决。上以其枝蔓，令岁前必令狱具，台官皆不得归家。狱成，惠卿奏侠谤国，欲置之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编管而已。当世罢政事，以谏议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夺一官，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税，王安国追出身以来敕诰，放归田里，晓容勒归本贯，其余吏民有与侠交游及馈送者，皆杖臀二十，远州编管。乃赐诏介甫慰谕，又以安礼权都检正，以慰其心。范尧夫、张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婿，自南方罢官，押钱纲数千缗诣京师，私用千余缗，求妻家偿之，其妻父叔皮不为偿。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尝于上元夜微步游闾里，乃夜叩东府门告变：“叔皮及弟叔敖私诣某者，云已有天命，谋作乱，密造乘舆服御服已具。”敕开封府判官吴幾复按验，皆无状，永年引诬，病死狱中，方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监金耀门文书

库。翰林学士杨绘、待制窦卞皆尝举之。永年盗卖官文书，得钱，费于娼家，畏其妻知之，伪立簿云：“买金银若干遗杨内翰，若干遗窦待制。”亦尝买缯帛及酒遗绘、卞及提举司、集贤修撰张刍。绘受之，卞止受其酒，刍俱不受。又尝召绘、卞饮于其家，令县主手掬酒以饮卞、绘。县主以永年盗官文书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门告变，诏吴幾复按之。永年告变事今已明白，其盗官文书等事请付三司结绝。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两制，请付御史台穷治。”皆奉旨依。知杂御史蔡确奏：“幾复不抉摘卞、绘等脏污，避事惜情。”熙宁十年五月，绘责授荆南节度副使，卞落职管勾灵仙观，吴幾复知唐州。上以刍独不受其馈遗，未几，迁谏议大夫、知邓州。李南公、吴辨叔云。

知制诰邓润甫上言：“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变风俗。”上嘉纳之。寻有中旨，以陈述古为枢密直学士，宋次道为龙图阁直学士。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逸文据宋刻朱子《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补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乃落天章阁待制，出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上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修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奏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时蔡襄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以歌之。

王仁瞻自剑南独先归阙乞见，历数王全斌等贪纵之状。太祖笑谓仁瞻曰："纳李廷珪妓，擅开丰德库金宝，此又谁邪？"仁瞻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谨，但止有曹彬一人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帅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衰绖数人营理丧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赠敛棺椁皆

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赗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王魏公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延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忝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生平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叹惜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数录进。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止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邢祥颇肆谈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失。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称职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翊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谋。

庆历初，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

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辈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辔。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卿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急召近臣，臣若奔驰以进，虑人心惊动耳。”上以为深得辅臣之体。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归田录

（外五种）

江邻幾杂志　南唐近事

画墁录　泊宅编

孔氏谈苑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目录

归田录
- 校点说明
- 自序
- 卷一
- 卷二
- 补遗

南唐近事
- 校点说明
- 南唐近事序
- 南唐近事
- 南唐近事补遗

画墁录
- 校点说明
- 画墁录

泊宅编
- 校点说明
- 方氏泊宅编序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卷九
- 卷十

孔氏谈苑
- 校点说明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江邻幾杂志
- 校点说明

江邻幾杂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归 田 录

【宋】欧阳修　撰
韩谷　校点

校点说明

《归田录》二卷，宋欧阳修（1007—1072）撰。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为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以范仲淹被贬，贻书责司谏高若讷，贬夷陵令。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支持范仲淹新政，后贬知滁州。至和元年（1054）入为翰林学士，编修《新唐书》，后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致仕。有《欧阳文忠公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此书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书中记载了朝廷轶事、职官制度和人物事迹，多为欧阳修耳闻目睹，随手记叙，有重要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大致可资考据"。

《归田录》的成书，据其自序，作于治平四年（1067）。向有原本和上进本之说。宋朱弁《曲洧旧闻》云，其书"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记事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周煇《清波杂志》云："元本亦尝出，《庐陵集》所载上下才二卷，乃进本也。"今二卷本当为呈上之进本，而所言原本，除以上两家外，宋人笔记中多有述之，说法各异，但均未实见其流传。《宋史·艺文志》著为八卷，是否为原本或为误记；《名臣言行录》、《皇宋事实类苑》、《事文类聚》等宋人著作引文中亦多有今本所无者，这些佚文是否就是出自《归田录》原本，凡此种种，尚待进一步证实。

《归田录》通行版本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等。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宋周必大所编《欧阳文忠公集》的元刊本为底本，"校以宋椠《文集》本，其祠堂刻本《文集》本及《稗海》刻本略有同异，皆附注之"。并从朱熹《名臣言行录》中辑录两条作为补遗，刊入涵芬楼小说丛书。今即以此本为底本，并

参校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及《说郛》诸本。文字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底本原有夏敬观所作校语。今依丛书体例，予以删除。

自序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

归田录

卷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世传浩惟一女，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

故参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悫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

职以启谢丁，时丁方为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于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鵩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后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赏尔一官。”岁余，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真宗时，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建隆末，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穀，穀曰：“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闻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元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

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准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别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为得体。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有大臣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报国。"士大夫初闻此言，以谓不切于事，及其后当国者或不思事体，或收恩取誉，屡更祖宗旧制，遂至官兵冗滥，不可胜纪，而用度无节，财用匮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识虑之精。

陶尚书穀为学士，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穀遽趋入。

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简肃待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其后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有问于公何以知其必贵者，公曰："其为人端肃，其言简而理尽，凡人简重则尊严，此贵臣相也。"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时皆服公知人。

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

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左氏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上问其故，贾以实对。上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以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而点最难工。至和中，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自谓穷尽物象。上亦颇佳之，乃特为"清淨"二字以赐之，其六点尤为奇绝，又出三百点外。

仁宗圣性恭俭。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绉，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绉也。然外人无知者，惟两府侍疾，因见之尔。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

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至和初，陈恭公罢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际，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听其论议，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复用，朝士往往相贺。黄门具奏，上大悦。余时为学士，后数日，奏事垂拱殿，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余以朝士相贺为对。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梦卜，苟不知人，当从人望，梦卜岂足凭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记，至以梦卜而求贤，孰若用搢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语也。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内火，遂迁于玉清昭应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迁于洞真。洞真又火，又迁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荡无子遗，遂迁于景灵。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辄火，景灵必不免，愿迁他所。"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简公度罢参知政事，为紫宸殿学士，即文明殿学士也。文明本有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又有学士，为诸学士之首。后以"文明"者，真宗谥号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学士皆以殿名为官称，如端明、资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称曰丁紫宸。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遽更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殿名，理宜避之，盖当时不知。然则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学也。

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时寇莱公在中书，定其班位依杂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冀公因诉于上曰："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为特加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宠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为一轻浮子所戏，遽前贺云："闻君有台宪之命。"仲容立马愧谢久之，徐问其何以知之。对曰："今新制台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时三院御史乃仲简、论程、掌禹锡也。闻者传以为笑。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

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今后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杂端。”至今如此。

丁晋公之南迁也，行过潭州，自作《斋僧疏》云：“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巧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其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

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淳化中，罢相知安州，安陆山郡，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视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饮食甚微，每析半饼，以箸卷之，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此亦异于常人也。

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有一行者，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闵之，因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如此。

枢密曹侍中利用，澶渊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议定盟好，由是进用。当庄献明肃太后时，以勋旧自处，权倾中外，虽太后亦严惮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泽，皆执不行。然以其所执既多，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则不得已而行之。久之为小人所测，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请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徐启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或其亲信，为言之，许矣。”于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执不能已，俛俛行之。于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齿，遂及曹芮之祸。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祸患之来，非智虑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枢府，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罗崇勋时为供奉官，监后苑作岁满叙劳，过求恩赏，内中唐突不已。庄献太后怒之，帘前谕曹，使召而戒励。曹归院坐厅事，召崇勋立庭中，去其巾带，困辱久之，乃取状以闻。崇勋不胜其耻。其后曹芮事作，镇州急奏，言芮反状，仁宗、太后大惊，崇勋适在侧，因自请行。既受命，喜见颜色，昼夜疾驰，锻成其狱。芮既被诛，曹初贬随州，再贬房州。行

至襄阳渡北津，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谕。至襄阳驿，遂逼其自缢。

宋郑公庠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其为知制诰，仁宗骤加奖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进者谮之，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获已，乃改为庠，字公序。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寿而终。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可以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尝曰：“自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坏，子弟请加修葺，公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其仁心爱物盖如此。既平江南回，诣阁门入见，榜子称“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其谦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饣柬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国朝雅乐，即用王朴所制周乐。太祖时，和岘以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乐者犹以为高，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照每谓人曰：“声高则急促，下则舒缓，吾乐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王侍读洙身尤短小，常戏之曰：“君乐之成，能使我长乎？”闻者以为笑，而乐成竟不用。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

公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其后遂皆著姓。

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罢枢密副使，为南京留守，时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张亢最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为牛；琪瘦骨立，亢目为猴。二人以此自相讥诮。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一坐为之大笑。

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戩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于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于阵。后公为舍人，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公辞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当时以为四六偶对，最为精绝。

孙何、孙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僅为陕西转运使，作《骊山诗》二篇，其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时方建玉清昭应宫，有恶僅者欲中伤之，因录其诗以进。真宗读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骊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读，而陈胜、禄山之语卒得不闻，人以为幸也。

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太常所用王朴乐，编钟皆不圆而侧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

为非及。照作新乐，将铸编钟，给铜铸泻务，得古编钟一枚，工人不敢销毁，遂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曰：“粤朕皇祖宝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王朴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不圆侧垂，正与朴钟同，然后知朴博古好学，不为无据也。其后胡瑗改铸编钟，遂圆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窃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必有眩惑之疾。”未几，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验矣。其乐亦寻废。

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两府，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是岁王文安公尧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韩仆射琦、西厅参政赵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与二公同府，每见语此，以为科场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后至今治平三年，三十余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亦可怪也。

归田录

卷二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赵元昊二子：长曰佞令受，次曰谅祚。谅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宠，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谅祚母之兄曰没藏讹啰者，亦黠虏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谋。元昊已见杀，讹啰遂以弑逆之罪诛佞令受子母，而谅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讹啰遂专夏国之政。其后谅祚稍长，卒杀讹啰，灭其族。元昊为西鄙患者十余年，国家困天下之力，有事于一方，而败军杀将不可胜数，然未尝少挫其锋。及其困于女色，祸生父子之间，以亡其身，此自古贤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讹啰教人之子杀其父，以为己利，而卒亦灭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契丹阿保机，当唐末五代时最盛。开平中，屡遣使聘梁，梁亦遣人报聘。今世传李琪《金门集》有《赐契丹诏》，乃为阿布机，当时书诏不应有误；而自五代以来，见于他书者皆为阿保机，虽今契丹之人，自谓之阿保机，亦不应有失。又有赵志忠者，本华人也，自幼陷虏，为人明敏，在虏中举进士，至显官。既而脱身归国，能述虏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又云：“阿保机，虏人实谓之阿保谨。”未知孰是。此圣人所以慎于传疑也。

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至今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者亦然。

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成官至尚书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笔，惟学士院玉堂北壁独存，人间不复见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画虎名家，而鼎最为妙，今子孙犹以画虎为业，而曾不得其仿佛也。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时而遂为故事者。契丹人使见辞赐宴，杂学士员虽多皆赴坐，惟翰林学士只召当直一员，余皆不赴。诸王宫教授入谢，祖宗时偶因便殿不御袍带见之，至今教授入谢，必俟上入内解袍带复出见之，有司皆以为定制也。

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临终为句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尤为人称诵。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继者。

俚谚云：“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不知是何等语，虽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圣中有尚书郎赵世长者，常以滑稽自负，其老也求为西京留台御史，有轻薄子送以诗云：“此回真是送灯台。”世长深恶之，亦以不能酬酢为恨，其后竟卒于留台也。

官制废久矣，今其名称讹谬者多，虽士大夫皆从俗，不以为怪。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唐制：三卫官有司阶、司戈、执干、执戟，谓之四色官。今三卫废，无官属，惟金吾有一人，每日于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谓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师诸司库务，皆由三司举官监掌。而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可胜数，为三司使者常以为患。田元均，为人宽厚长者，其在三司深厌干请者，虽不能从，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颜强笑以遣之，尝谓人曰：“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闻者传以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太宗时有待诏贾玄，以棋供奉，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

者。近时有李憨子者，颇为人所称，云举世无敌手。然其人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间。故胡旦尝语人曰："以棋为易解，则如旦聪明尚或不能；以为难解，则愚下小人往往造于精绝。"信如其言也。

王副枢畴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枢密副使，梅夫人入谢慈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国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罢相时父母皆在，人以为荣。今富丞相弼入中书时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后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议赠恤之典，云："无见任宰相丁忧例。"是岁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丧在殡，特罢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庆殿为明堂，盖明堂者，路寝也，方于寓祭圜丘，斯为近礼。明堂额御篆，以金填字，门牌亦御飞白，皆皇祐中所书，神翰雄伟，势若飞动。余诗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者，谓二牌也。

钱思公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三班院所领使臣八千余人，莅事于外，其罢而在院者，常数百人。每岁乾元节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颇多，以充公用。故京师谓之语曰"三班吃香，群牧吃粪"也。

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亦着题也。

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惟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铸之制以赐群臣，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今俗谓球路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负重名于时，晚年尤精字学，尝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宝玩之。其在中书，堂吏书牒尾以俗体书宋为宋，公见之不肯下笔，责堂吏曰：“吾虽不才，尚能见姓书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惧改之，乃肯书名。

京师食店卖酸馅者，皆大出牌榜于通衢，而俚俗昧于字法，转酸从食，馅从舀。有滑稽子谓人曰：“彼家所卖馂，音俊叨。不知为何物也。”饮食四方异宜，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至或传者转失其本。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晋束皙《饼赋》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九之号，惟馒头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晓为何物。薄持，荀氏又谓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赐中书、枢密院御筵于相国寺罗汉院。国朝之制，岁时赐宴多矣，自两制已上皆与。惟上元一夕，只赐中书、枢密院，虽前两府见任使相，皆不得与也。是岁昭文韩相、集贤曾公、枢密张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与西厅赵侍郎槩、副枢胡谏议宿、吴谏议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顾，四人者皆同时翰林学士，相继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与道玉堂旧事为笑乐，遂皆引满剧饮，亦一时之盛事也。

国朝之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赐食，与阁门、引进、四方馆使列坐庑下，亲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赐衣门谢，则与内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书则别班谢于门上。故朝中为之语曰：“厨中赐食，阶下谢衣。”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至今朝遂号为两府，事权进用，禄赐礼遇，与宰相均，惟日趋内朝、侍宴、赐衣等事尚循唐旧。其任隆辅弼之崇，而杂用内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盖沿革异时，因循不能厘正也。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篋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仁宗初立今上为皇子，令中书召学士草诏，学士王珪当直，诏至中书谕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须面奉圣旨。”于是求对。明日面禀得旨，乃草诏。群公皆以王为真得学士体也。

盛文肃公丰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晋公疏瘦如削。二公皆两浙人也，并以文辞知名于时。梅学士询在真宗时已为名臣，至庆历中为翰林侍读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有窦元宾者，五代汉宰相正固之孙也，以名家子有文行为馆职，而不喜修饰，经时未尝沐浴。故时人为之语曰“盛肥丁瘦，梅香窦臭”也。

宝元中，赵元昊叛命，朝廷命将讨伐，以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余以为四路皆内地也，当如故事置灵夏四面行营招讨使。今自于境内，何所招讨？余因窃料王师必不能出境。其后用兵五六年，刘平、任福、葛怀敏三大将皆自战其地而大败，由是至于罢兵，竟不能出师。

吕文穆公蒙正以宽厚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鉴，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献以求知。其弟伺间从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复敢言。闻者叹服，以谓贤于李卫公远矣。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昔贤之所难也。

国朝百有余年，年号无过九年者。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九年改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为天禧，庆历九年改为皇祐，嘉祐九年改为治平。惟天圣尽九年，而十年改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中书、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札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若百司申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咨报，其实如札子，亦不书名，但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谓之咨报。今俗谓草书名为押字也。此唐学士旧规也。唐世学士院故事，近时隳废殆尽，惟此一事在尔。

燕王元俨，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亡殁，至仁宗即位，独燕王在，以皇叔之亲，特见尊礼。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时，仁宗幸其宫，亲为调药。平生未尝语朝政，遗言一二事皆切于

理。余时知制诰，所作赠官制，所载皆其实事也。

华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昼睡。每自旦酣寝，至暮始兴，盥濯栉漱，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而罢，则复寝以终日，无日不如此。由是一宫之人皆昼睡夕兴。允良不甚喜声色，亦不为佗骄恣，惟以夜为昼，亦其性之异，前世所未有也。故观察使刘从广，燕王婿也，尝语余："燕王好坐木马子，坐则不下，或饥则便就其上饮食，往往乘兴奏乐于前，酣饮终日。"亦其性之异也。

皇子颢封东阳郡王，除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翰林贾学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师臣也，子为父师，于体不顺。中书检勘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盖自国朝命官，只以差遣为职事，自三师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于因循尔。"议者皆以贾言为当也。

端明殿学士，五代后唐时置，国朝尤以为贵，多以翰林学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职及换职者，百年间才两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卫士作乱于殿前，杀伤四人。取准备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问："寝阁在何处？"宫人不对，杀之。既而宿直都知闻变，领宿卫士入搜索，已复逃窜。后三日，于内城西北角楼中获一人，杀之。时内臣杨怀敏受旨"获贼勿杀"，而仓卒杀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者撰此格，因以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子彩名红鹤、皂鹤者，别演为鹤格。郑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门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绝无知者。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澹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时学士，循唐故事，见宰相不具靴笏，系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计会堂头直省官，学士将至，宰相出迎。近时学士，始具靴笏，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于客位，有移时不得见者。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渐薄，盖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也。

张尧封者，南京进士也，累举不第，家甚贫。有善相者谓曰："视子之相，不过一幕职，然君骨贵，必享王封。"人初莫晓其旨。其后尧封举进士及第，终于幕职。尧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贵，尧封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数尺。上降诏责躬求直言，学士草诏，有"大臣惕思天变"之语。上夜批出云："淫雨为灾，专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变"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励如此。

章郇公得象与石资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谈谐，尝戏章云："昔时名画，有戴松牛、韩幹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闽人多短小，而长大者必为贵人。郇公身既长大，而语声如钟，岂出其类者是为异人乎！其为相务以厚重，镇止浮竞，时人称其德量。

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尊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则于菉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热而豆性

凉，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今唐、邓间多大柿，其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槟榔置其中，榲桲亦可。则红熟烂如泥而可食。土人谓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淮南人藏监酒蟹，凡一器数十蟹，以皂荚半挺置其中，则可藏经岁不沙。至于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气粉犀，此二物则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予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诸药中犀最难捣，必先镑屑，乃入众药中捣之，众药筛罗已尽，而犀屑独存。余偶见一医僧元达者，解犀为小块子，方一寸半许，以极薄纸裹置于怀中，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薰蒸浃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然今医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志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饮过多，非常人之量，以为异人，稍献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谨。二人饮啖自若，傲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

燕龙图肃有巧思，初为永兴推官，知府寇莱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镮忽脱，公怅然，以问诸匠，皆莫知所为。燕请以镮脚为锁簧内之，则不脱矣。莱公大喜。燕为人宽厚长者，博学多闻，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世犹不能行之，今岳《书仪》十已废其七八，其一二仅行于世者，皆苟简粗略，不如本书。就中转失乖缪，可为大笑者，坐鞍一事尔。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嗟，以为阙礼。其转失乖缪，至于如此。

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前日濮园皇伯之议是已，岂止坐鞍之缪哉？

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显圣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显德中增广之，更名显圣，而俚俗多道其旧名，今转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尝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庙，岂止俚俗之缪哉？西京龙门山，夹伊水上，自端门望之如双阙，故谓之阙塞。而山口有庙，曰阙口庙。余尝见其庙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锐，按膝而坐，问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尔。

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惟"打"字尔。打丁雅反。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字。丁雅反者。其义主"考击"之打自音"谪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谪耿"为是。不知因何转为"丁雅"也。

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咸平五年，陈恕知贡举，选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为第一，御试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为第一。故京师为语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岁取人虽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与王公随、章公得象；参知政事一人，韩公亿；侍读学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诰一人，陈知微。而汪白青、杨楷二人虽不达，而皆以文学知名当世。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

归田录

补遗

太宗飞白书张咏、向敏中二人名付中书曰：“二人者名臣，为朕记之。”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知枢密院，止百余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后坐事出知永兴。驾幸澶渊，手赐密诏：“尽付西鄙，得便宜从事。”公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邦人大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庑下幕中。明旦，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令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公振袂一挥，伏卒齐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诛之。剿讫屏尸，亟命灰沙扫庭，张乐宴饮，宾从股慄。

李文靖公沆为相，王魏公旦方参预政事。时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其后北狄讲和，西戎纳款，而封岱祠汾，搜讲坠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以上二条从宋本朱子《名臣言行录》补 。

南唐近事

【宋】郑文宝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953—1013）撰。文宝字仲贤，太平兴国进士。初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受知于李昉。太宗和真宗时，数任陕西转运使，熟悉西边山川形势和人情风俗，曾献《河西陇右图》，建议营田，积粟实边，多次参与抵御西夏及辽的战役。官终兵部员外郎。《宋史》本传称其“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著有《谈苑》、《江表志》和《南唐近事》等。

据其书前自序称南唐烈祖、元宗和后主三世“史籍荡尽，惜夫前事十不存一”，遂以“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世仕江南，得诸闻见。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书中所记皆为南唐李氏三主四十年间杂事，半为史实故迹实录，半为小说异闻。由于南唐史籍多毁于兵燹，故此书所记旧闻琐事亦颇为史家所重，可据以补正史之阙。陆游撰《南唐书》，采用此书资料约占十分之五六，足见其价值之一斑。

据郑文宝自序，此书成于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宋史·艺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唐宋丛书》、《续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续集、《说郛》、《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皆收录此书，然内容不尽一致。现据《宝颜堂秘笈》所录55则为底本，又据《说郛》补入《宝颜堂秘笈》本未收录的6则，加以标点，并校以《唐宋丛书》和《四库全书》本。诸本所载字词不同之处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终开宝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鸿儒，颇常嗜学，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好事君子无或陋焉。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郑文宝序。

归田录

南唐近事

烈祖辅吴之初，未逾强仕，元勋硕望，足以镇时靖乱。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同、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绾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遂服药变其髭鬓，一夕成霜。洎历数有归，让皇内禅，诸藩入觐，竟无异图。

烈祖尝昼寝，梦一黄龙缭绕殿槛，鳞甲炳焕，照耀庭宇，殆非常状。逼而视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视前殿，即齐王凭槛而立，侦上之安否。问其至止时刻，及视向背，皆符所梦。上曰："天意谆谆，信非偶尔。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间，遂正储位。齐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县大厅相传云阴有鬼物所据，前政令长升之者必为瓦砾所掷。或中夜之后毁去按砚，或家人暴疾，遗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厅莅事，始获小康。江梦孙闻之，尝愤其说。然梦孙儒行正直，众所推服。无何自秘书郎出宰是邑，下车之日，升正厅受贺讫，向夜具香案端笏当中而坐，诵《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篾尔无闻。自始来至终考，莫睹怪异。后之为政者皆饮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回十数里。幕府、鸡笼二山环其西，钟阜、蒋山诸峰耸其左。名园胜境，掩映如画。六朝旧迹，多出其间。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建康实录》所谓玄武湖是也。一日，诸阁老待漏朝堂，语及林泉之事。坐间冯谧因举玄宗赐贺监三百里镜湖，信为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赐后湖，亦畅予平生也。"吏部徐铉怡声而对曰："主上尊贤待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尔。"冯有大惭色。

朱巩侍郎童蒙日，在广陵入学。其师甚严，每朝午归餐，指景为约。其时不至，当行榜楚。朱虽禀师之命，然常为里巷中一恶犬当道，过辄啅吠。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无啮我，早入学中，免为夫子笞责。"精诚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顾。是夕，犬暴卒于家。

处士史虚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尝对客弈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缀。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晚节放达，好乘双犊板辕，挂酒壶于车上，山童总角负瓢以随，往来庐阜之间，任意所适。当时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宁，割江之际，虚白乃为《割江赋》以讽曰："舟车有限，沿汀岛以俱闲；鱼鳖无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赋《隐士》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其讥刺时政，率皆类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泽。虚白鹤氅杖藜，谒銮辂于江左。元宗驻跸存问，颁之谷帛。又知其嗜酒，别赐御酝数壶，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将终，谓其子曰："皇上赐吾上樽，饮之略尽，固留一榼，藏之于家。待吾死日，殓以时服，置拄杖一条及此酒于棺中，葬之足矣。四时慎勿享奠，无益劳费，何利死者？吾当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遗命，而其子顿绝时祀。每因节序，必修奠讫爇纸缙于灵座，纸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则自灭，遂不复更祭奠矣。

严续相公歌姬，唐镐给事通犀带，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妓解带较胜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罢拉而偕去，相君怅然遣之。

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惟蒋廷翊独持一缣还家，余无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终尚书郎。

钟谟性聪敏，多记问，奏疏理论，颖脱时辈。自礼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见道旁古碑，必驻马历览，皆默识。或止邮亭，命笔缮写。一日之行，不过数里而已。又见一圭首丰碑，制度甚广，约其词旨不下数千余字，卧诸荒堑之中，半为水潦所淹，无由披读。谟欣然解衣游泳堑中，以手扪揣，默记其文，志诸纸墨。他日征还，重经是路，天久不雨，无复沉碑之泉，乃发笥得旧录本，就塹较之，无一字差误。

冯谧总戎广陵，为周师所陷，乃削发披缁以绐周人，将图间道南归，为识者所擒，送至行在。时钟谟亦使周。人或讥之，曰："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世宗甚悦，因释罪归之，终中书侍郎。

贾崇自统军拜使相，镇江都。周师未及境，尽焚其井邑，弃垒而渡。元宗引见于便殿，责其奔溃之由，且曰："朝野谓卿为贾尉迟，朕甚赖卿。一旦敌兵未至，弃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

陈“舒元既叛，大军失律，城孤气寡，无数旅之兵以御要害，虽真尉迟亦无所施其勇。臣当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释罪，长流抚州。

元宗少跻大位，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见诸学士，必先遣中使数使宣谕。或诉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齐丘为子嵩，李建勋为史馆，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间，待遇之礼率类于此。

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吴侯伯多饷粟帛。尝荷杖郊原，手植一树于平野之间，召诸子戒曰：“异日葬吾此地，违之者非人子也。”居数年，彬终。诸子将起坟于植树之所。寻有术士语以吉凶事，近树北数尺之地卜葬，家人诺之。是夕，诸子咸梦家君诃责擅移葬地，“复违吾言，祸其至矣”。诘朝乃依遗命，伐树掘土深丈余，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洁可鉴，盖上刊八篆字云：“开成二年寿椁一所。”乃举棺就椁而葬之，广狭之间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为诗，以色丝系铜佛像长寸余悬于襟上，衣道士服，辟谷。隆冬盛夏惟单褐布裙，跣足日驰数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来玉笥、浮云二山，林栖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识之。

位崇文以旧德殊勋，位崇台衮，巨镇名藩节制逮之。坐镇浮竞，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将。临武昌日，阅兵于蹴踘场。武昌厅有古屋百余间，久经霖雨，一旦而颓，出乎不意，声闻数里，左右色动心恐。惟崇文指纵点阅，安详如故，亦无所顾问。

何敬洙善弹射，性勇决。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李性严毅，果于杀戮，左右给使之人小有过愆，鲜获全宥。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有苍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谓诸僮曰：“谁敢破此？”何时余酣，乘兴厉色而应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掷砚于石阶之上，铿然毁裂。群竖迸散，无敢观者。翌日，李衙退视事，责碎砚之由。主者具以实对。李极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贤明，知何有奇相，每曰：“异日当极贵。”至是，匿何后堂中。旬浃之间，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独坐小厅，有一鸟申喙向李而噪，其声甚厉。李恶之，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鸟亦随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驱逐，略无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顾左右曰：“何敬洙善弹，亟召来，能毙此畜，当释尔罪。”何应召而至，注丸挟弹，精诚中激，应弦毙之。李佳赏至再，遂舍其罪。洎成立，擢为小校，以军功累建旌钺。建隆初，自江西移镇鄂渚。下车之日，小亭中复见一鸟，顾何而鸣。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尔乎？”乃取食物，自置诸掌，鸟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后何位至中

书令，守太师致仕，功算崇极，时莫与比。灵禽之应，岂徒然哉？

冯僎即刑部尚书谧之子也。举进士。初年少众誉籍籍，以为平折丹桂。秋赋之间，僎一夕梦登崇孝寺幡刹极高处打方响。先是徐幼文能圆梦，遂诣徐请圆之。徐曰："虽有声价至下地。"洎来春，僎俄成名于侍郎韩熙载榜下。或有责徐之言谬者。徐曰："诚如吾语，后当知之。"放榜数日，中书奏主司取士不当，遂追榜御试，冯果覆落。

邓匡图为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谒之。邓不甚礼遇，馆于外厩。忽一日，邓命潘观猎近郊。邓妻因诣厩中觇扆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笼而已。笼中有锡弹丸二枚，其他一无所有。艾夜扆从禽归，启笼之际忽为叹骇之声，且曰："定为妇人所触。幸吾朝来摄其光铠，不尔，断妇人颈久矣。"圉人异之，乃闻于邓。邓诘其由，室家具以实告。邓颇惊异，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剑术乎？"潘曰："素所习之。"邓曰："愿先生陈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观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当斋戒三日，择近郊平广之地，可试吾术。"邓如其约，至期，命潘联镳而出至城东。其始潘自怀袖中出二弹丸置掌中，俄有气两条如白虹之状微微出指端，须臾上接于天，若风雨之声，当空而转。又绕邓之颈，左盘右旋千余匝。其势奔掣，其声铮扒，虽震电迅雷无以加也。邓据案危坐，丧精褫魄，雨汗浃体，莫知己身之所从。乃稽首祈谢曰："先生神术，固已知矣。幸摄其威灵，无相见怖。"潘笑举一手，二白气复贯掌中，若云雾之乍收。数食间复为二锡弹丸矣。邓自此礼遇弥厚，表荐于烈祖纳焉。其后欲传之于人。一夕，梦其师怒扆擅泄灵术，传非其人，阴夺其法。既寤，不复能剑矣。寻病终于紫极宫。临终上言，乞桐棺葬于近地，后当尸解。上从之，使中贵人护葬于金波园。至保大中，元宗命亲信发冢观之，骸骨尚在，迄无异焉。

进士黄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诗句中多用驴字，如《献高侍郎》诗云"天下传将舞马赋，门前迎得跨驴宾"之类。又尝谒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丰肌却老。"明旦潘公趋朝，天阶未曙，见槐树烟雾中有人若猿狙之状，迫而视之，即可也。怪问其故，乃拥条而谢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孙晟为尚书郎，上赐一宅在凤台山西冈垅之间。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韩熙载见其门卑巷陋，谓孙曰："湫隘若此，岂称为相第耶？"举座莫喻其旨。明年孙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间果正台席。

昇元格，盗物直三缗者，处极法。庐陵村落间有豪民，暑雨初霁，曝衣箧于庭中，失新洁衾服不少许，计其资直不下数十千。居远

僻远，人罕经行，唯一贫人邻垣而已。周访踪状，必为邻人盗之，乃诉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验，归罪于贫人，诈服为盗。诘其赃，即言散鬻于市，盖不胜捶掠也。赴法之日，冤声动人。长吏察其词色似非盗者，未即刑戮，遂具案闻于朝廷。烈祖命员外郎萧俨覆之。俨持法明辩，甚有理声。受命之日，乃绝荤茹，斋戒理棹，冥祷神祇。昼夜兼行，伫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详约始末，迄无他状。俨是夕复焚香于庭，稽首冥祷，愿降儆戒，将行大辟。翌日，天气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尽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为牛所啖，犹未消溃。遂赦贫民，而俨骤获大用。

谏议大夫张义方命道士陈友合还丹于牛头山，频年未就。会义方遘疾将卒，恨不成九转之功。一旦，命子弟发丹灶，灶下有巨虺，火吻锦麟，蜿蜒其间，若为神物护持。乃取丹自饵一粒，喑痖而终。当时识者以为气未尽，服之阴者不寿也。

刘仁赡镇寿春，周师坚垒三载，蹙而不降。一夕，爱子泛舟于敌境，艾夜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请于赡。赡将行军法，监军使恳救不回，复使驰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爱育，情若不及。奈军法至重，不可私也；名义至大，不可亏也。苟屈公议，使刘氏之门有不忠之名，妾与令公何颜以见三军？"遂促令斩之，然后成其丧礼。战士无不堕泪。

高越，燕人也。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云："雪爪星眸众鸟归，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谩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遂不告而去。后为范阳王卢文纳之为婿，与王南归烈祖。累居清显，终礼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词赋著名，故江南士人言体物者，以江、高为称首焉。

朱匡业、刘存忠虽无勋略，然以宿旧严整，皆处环卫之长。刘彦贞寿阳既败，我师屡北，京师危之。元宗临轩旰食，问其守御之方。匡业对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抚州。存忠在侧，赞美匡业之言不已，流饶州。

韩寅亮，渥之子也。尝为予言渥捐馆之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缄镝甚密，人罕见者，意其必有珍玩，使亲信发观，惟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余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有老仆泫然而言曰："公为学士日，常视草金銮内殿，深夜方还翰苑。当时皆宫妓秉烛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乱，得罪南迁，十不存一二矣。"余丱岁延平家有老尼，尝说斯事，与寅亮之言颇同。尼即渥之妾云耳。

张易为太弟宾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时论惮之。尝侍宴昭爱宫，储后持所爱玉杯亲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顾之色。易张目排座抗音而让曰："殿下轻人重器，不止亏损至德，恐乖圣人慈俭之旨。"言讫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储后避席而谢之。

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忘其姓名，体貌魁伟，饮啖酒肉，有兼人之量。晚节服饵丹砂，躁于冲举。魏王之镇浔阳也，郡斋有双鹤，因风所飘，憩于道馆，回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惊且喜，焚香端简，前瞻云霓，自谓当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仪清弱，莫胜其载。毛伤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毙。翌日驯养者诘知其状，诉于公府，王不之罪。处士陈沆闻之，为绝句以讽云："啖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龙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

庆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伦，未冠而薨，上深轸悼。每顾侍臣曰："子夏丧明，不为异也。"或对曰："臣闻仁而不寿，仙经所谓炼形于太阴之中。然庆王必将侍三后于三清，友王乔于玉除。伏望少寝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辅吴，将有禅让之事，人情尚怀彼此一二不乐。周宗请之，上曰："吾夜梦为人引剑断吾之颈，意所恶之。"宗遽下阶拜贺，曰："当策立耳。"居数日而内禅。

王鲁为当涂宰，颇以资产为务。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鲁乃判曰："汝虽打草，吾已蛇惊，为好事者口实焉。"

邓亚文，高安乡野之人也。烈祖时自尚书郎拜青阳令，升厅就案而食。自谓尊显弥极，还语儿子辈云："当思为学自致烟霄。吾为百里之长，声鼓吃饭，脑后接笔，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齐丘微时，日者相之曰："君贵不可说，然亚夫下狱之相，君实有之。位极之日，当早引退，庶几保全。"齐丘登相位数载致仕，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干记事，乃饿死于青阳。

元宗幼学之年，冯权常给使左右，上深所亲幸。每曰："我富贵之日，为尔置银靴焉。"保大初，听政之暇，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欢极，颁赉有等。语及前事，即日赐银三十斤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

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

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刚直不附，贵近侧目。或谓曰：“公罢直私门，何以为乐？”常曰：“垂帏痛饮，面壁而已。”盖冯魏擅权之际也。

周业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刘郎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婿，时为禁帅。无何，昇元中金陵告灾，业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上者，上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业家语之。业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复命，至使殿门，会刘郎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业，又惧与之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上曰：“火不为灾。业诚如圣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业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上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业乃全恕。

陈诲嗜鸽，驯养千余只。诲自南剑牧拜建州观察使，去郡前一月，群鸽先之富沙，旧所无子遗矣。又尝因早衙，有一鸽投诲之怀袖中，为鹰鹯所击故也。诲感之，自是不复食鸽矣。

章齐一为道士，滑稽无度，善于嘲毁，倡里乐籍多称其词，曰齐二，次曰齐三。保大中，任乐坊判官。一旦暴疾，齐一齰舌而终。

女冠耿先生，长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将诞前三日，谓左右曰：“我子非常，产之夕当有异。”及他夕，果震雷绕室，大雨河倾，半夜雷止。耿身不复孕，左右莫知所产，将子亦随失矣。

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富于资产。性鄙屑，别墅林池，未尝暂适。既不嗜学，又杜绝宾客。惟自荷一锄，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余颗若种蔬状布土壤之间，记颗俯拾，周而复始，以此为乐焉。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已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靦颜而已。

兵部尚书杜业，任枢密，有权变，足几会，兵赋民籍，指之掌

中。其妻张氏妒悍尤甚，室绝婢妾。业惮之如事严亲。烈祖尝命元皇后召张至内庭，诫之曰："业位望通显，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岂妇道所宜耶？"张垂涕而言曰："业本狂生，遭逢始运。多垒之初，陛下所藉者驽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纵之必贻其患，将误于任使耳。"烈祖闻之大加奖叹，以银盆彩段赏之。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搔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鹞，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

严求微时为阳邑吏，阳宰器之，待以宾礼。每曰："卿当自爱。他日极人臣之位，吾不复见卿之贵，幸以遗孤留意。"期年，严亟登公辅。宰殁既久，其子理遗命候谒严门。严赠担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怀而退。严不甚顾，密遣家人赍黄金数十斤，伺于逆旅间，谢之曰："非阳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备行李。"又荐一官，地宅仆马毕为之置。其子他日及门致谢，严曰："聊以报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见后，终身谢绝焉。

烈祖辅吴，日与诸侯会射延宾亭。刘信擎牙注矢揖拟四座，小校孙汉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己当之。上自此益加宠遇，位至侍中九江帅。

刘信攻南康，终月不下。义祖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语刘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闻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凯旋之日，师至新林浦，犒锡不至，亦无所存劳。他日谒见，义祖命诸元勋为六博之戏，以纾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倾西江之水终难自涤。不负公，当一掷遍赤。诚如前旨，则众彩而已。信当自拘，不烦刑吏耳。"义祖免释不暇，投之于盆，六子皆赤。义祖赏其精诚昭感，复待以忠贞焉。

李建勋镇临川，方与僚属会饮郡斋，有送九江帅周宗书至者，诉以赴镇日近，器用仪注或阙，求辍于临川。李无复报简，但乘醉大批其书一绝云："偶罢阿衡来此郡，固无闲物可应官。凭君为报群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媵国君同妆梳服饰，偕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国君也。"王悦而遣之。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庖爨，不置妾媵。齐丘选姿首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冯延巳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命。

张洎计偕之岁，为润帅燕王冀所荐，首谒韩熙载。韩一见待之如故，谓曰："子好一中书舍人。"顷之，韩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纶闱之任。

进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绝当代。上饶郡公尝闻于元宗，上甚欲召对，属淮甸多故，盘桓期月，戎务日繁，竟不获见。出关日，李建勋赠一绝云："韵如古涧长流水，怨似秋枝欲断蝉。可惜人间容易听，新声不到御楼前。"

钟传镇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谒。传以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岁当头立，诸神莫敢当。其中有一物，常带洞庭香。"

程员举进士，将逼试，夜梦乌衣吏及门告员曰："君与王伦、廖衢、陈度、魏清并已及第。"员梦中惊喜，理服驰马诣省门。见杨遂、张观、曾颢立街中谓曰："榜在鸡行，何忽至此？"员怅然而觉，秘不敢言。其年考功员外郎张佖权知贡举，果放杨遂等三人，员辈卒无征应。既夏，内降御札，尚虑遗贤，命张洎舍人取所试诗赋就中书重定，务在精选。洎果取员等五人附来春别榜及第。明年岁在癸酉也。

李德来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时号"李猫儿"。本无学术，诈称博闻。每呼马为韩卢，乐工为伶伦，谄佞为謇谔，以此贻讥于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许人也。保大初征知阙下，倾都瞻礼，阗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积数万。常出入宫禁中。他日，从上登百尺楼。上曰："新建此楼，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数岁，木平卒，淮甸大扰，自寿阳置烽堠以应龙安山，旦夕上多登览，以瞻动静。又上最钟爱庆王，王初幼学，上问："寿命几何？"木平曰："郎君聪明哲智，预知六十年事。寿当七十。"是岁疾终，年十七，盖反语以对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时贱游，尝宿同郡潘长史家。是夜潘妻梦门前有仪注鞍马，拥剑镨铩，衙队约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见乃寓宿秀才。觉后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来晨略见。”饯酒一钟，赠之金柜腕，曰：“郎君他日富贵，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来年至京，一举成名。不二十年，自枢密副使除本州刺史。离阙日，元宗赐内库酒二百瓶。

韩熙载放旷不稽，所得俸钱，即为诸姬分去。乃著衲衣负匡，令门生舒雅报手板，于诸姬院乞食，以为笑乐。使中国，作诗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来，举目无相识。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陶穀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风秦光弱好兰》云诈：为“好驿因卒缘女，，恶每因日缘敝，衣只持得帚邮埽亭地一。夜陶眠悦。之别与神狎仙，。因　赠琵一词名　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后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韩熙载，北人，仕江南，致位通显，不防闲婢妾，有北齐徐之才风。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

归田录

南唐近事补遗

讥嘲

李尧，广陵布衣，常以喉舌捭阖为己任。宋齐丘罢镇江西，尧裹足来谒。齐丘问：“客素习何业？”尧曰：“修相业于今十年矣。”宋曰：“君修相福乎？”尧不能答。他日复求见，宋属子卒，左右不复通知，乃题一绝而去。词曰：“中兴唐祚灭强胡，总是先生设远谟。今日丧雏犹解哭，让皇宫眷合何如？ ”

使酒

朱业为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复威厉，饮后恣意斩决，无复见者，惟其妻钟氏能制之，搴帏一呼，慑栗而止。张易令通倅之职，至府数日，业为启宴。酒举未及三爵，易乘宿酲，掷觥排席，诟让蜂起。业怡声屏幛之间，谓左右曰：“张公使酒未可当也。”命扶易而出。此后府公无复使酒焉。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从官赋诗。学士朱巩诗成独晚，洎众制皆就，巩已醉矣，唯进一联。上疑其构思大，久复不终篇。巩再拜致谢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遗饷不丰好者，皆以朱公为口实。

掠 地 皮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旁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捋 须 钱

张崇帅庐州，好为不法，士庶苦之。尝入觐，江都庐人幸其改任，皆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来，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再入觐，盛有罢府之议，不敢指实，道路相见皆捋须为庆。崇归，又征捋须钱。尝为伶人所戏，一伶假为人死有谴当作水族者，阴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崇大惭。

梦谶

后主篡位之初，尝梦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恶之。及金陵之陷，补阙杨克让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征欤。

画 墁 录

【宋】张舜民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画墁录》著者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矶斋。宋邠州（今陕西彬县）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秘书少监，知陕、潭、青三州。宋徽宗时，坐元祐党籍，贬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复集贤殿修撰。《宋史》有传。工诗，有《画墁集》。

书中多记朝野杂事，间亦阑入私人意气，有诬妄失实之处。然文字简洁传神，颇可照见当时世态风情。如叙乌台诗案的情形云，有甲乙两人同里，相得甚欢。一日，甲不见乙，问之乙家，云外出。后遇之，询其外出之由，乙答说是因为避查贼赃的嫌疑。后乙不见甲，询之，乃云是为了和贼诗（指苏轼诗）的缘故。虽是戏谈，然文字狱的恐怖、士人的惊惶、士大夫的谑浪，都跃然纸上。书中尚有一些关于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作《画墁集》。今传有《百川学海》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等，均一卷，题《画墁录》。今以《稗海》本作底本，字多脱误，径以《四库全书》本改补，概不出校。

归田录

画墁录

《吴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书，为黄巢所焚，摧剥仅可辨。当时日书三字，发三驿，刻工亦然。徐常侍谪三山，过庙下，徘徊旬日，察碑之兴功不可得。一田父进曰：“当时积土而立。”唯而去。

相国寺烧朱院旧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斤。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尔为僧，远近皆呼‘烧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烧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据敖仓，便谓得计，亦井蛙耳。

郭祖微时，与冯晖同里闬，相善也。椎埋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戒曰：“尔曹各于项脐自爱。尔之雀衔谷，尔之雁出瓮，乃亨显之时也。”寒食，冯之妇得麻鞋数双，密藏之，将以作节。冯搜得之，蒲博醉归，卧门外，其妇勃然曰：“节到也，如何办得？”冯徐扪腹曰：“休说办不办，且看瓮里飞出雁。”郭祖秉旄之后，雀谷稍近，登位之后，雀遂衔谷。冯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号郭威为郭雀儿。冯，继业之父，朔方节度使、卫王。

刘伯寿少年不羁，其父晔尹京，每旦，父趋郡，随马而出，簿佐侦伺父还，先入，其自课书史，从容无阙。一旦早至白矾楼下，天未明，独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继入就坐，因相问劳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饮酒乎？”伯寿曰：“性不能饮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饮，老夫自饮。可登此楼乎？”伯寿欣然从之。既上，阒无一人，老人一举已斗余矣。熟视伯寿曰：“少年人清气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犹位跻三品。至耄年，文武双全，子孙蕃衍。”乃授以丹术。元丰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师，访伯寿于嵩阳，是时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极，行步如飞，予与登封令庞元常、杜子春明经奔喘不及。伯寿顾而笑曰：“三年少乃尔耶？”袒露髀股示人，皆无肉，皮裹骨，毛长数寸，扣之有声，光彩烂然。足未歇，歌所为大曲，略数千言，响振

山谷。累夕对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无疾也。

国初侯涉，木强人也，主铨事。雷德骧诣部求官，拟宁州司理参军，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狱。"以笔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胶，傅破布单，施虎径中，木叶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则恐，微若奋厉，便能固半身。虎怒，顿锉不能去，就擒，既刲剥，肠皆断。虎身臭，蚊蚋或集耳鼻中，虽尽力，无能去之，以至顷扑而死。开腹，肠亦断，俗云"蚊子咬杀大虫"。《本草》著八月后蟹与虎斗，而虎败，骨入虎耳，以此而死。非力不赡，知有所穷也。

临潼县驿前有俚妇，三子皆售诸过客，二为正使，一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刘，郎官者，县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陈，升卿大怒，闻公决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钱不明，配流广南。人谓无亲之报也。

凤翔妇与黄冠通奸，即妊，不能决，在禁中四年。至英庙登极赦到，宣竟而妇生子，发被面，齿满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阅之，不谬。

许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广，自宋公序开拓，遂弥漫，菰蒲鱼稻，采取不资。于是以诗落成，人多称美。西南水心有观音堂，昔乃四门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后改置此像，蛇不复出，像乃慈圣光献法容云。

宁州之南二十里枣社镇，以狄梁公两为宁州刺史，民立祠植枣，取两束之义。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谬为早云。

《本草》著糯米为稻米，累朝释略数千言，无一字言堪为酒，正如《白氏六帖》录禽遗大鹏也。

北虏待南人，礼数皆约，毫末工伎，皆自幽、涿遣发之帐前，人以为劳。乐列三百余人，节奏讹舛，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伸缩手足而已。角抵以倒地为负，不倒为胜。两人相持，终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深以为耻也。待客则先汤后茶，揖则礼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丧马七千匹，城下沙烬中大小团茶可拾也，乃是将以买人头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举以笔摘略数千百

字，以烛蜡固之，付有司上之，实遗奏也。神宗得之，不胜悲涕累日。是时，胡人虽入月城而未逼，左右以马御之，舜举以鞭挥击，不肯上马。少顷僵躏，人犹见之。李复上马，将出门，失辔。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内，然夜黑沸涛中，面上中箭，恐非敌人也。独徐禧不知所归，人无道者。或云有还人见之夏国者三五，颇符合，疑亦有之。

熙宁中，郎中赵诚自富顺监代还，过凤翔，自言一任二年，裁两次杖罪。元丰中，河中人刘勃自南京军巡官代还，自言一任断绞刑二百六十有奇，斩刑六十余，钉吊二十七，此一院数也。绍圣二年冬，予至陕府，三年七月，裁断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伤，生所未见也。子杀父、父杀子各一，兄弟相杀、妻杀夫者数人。

士人举止，不可不慎也。近见陕西一漕使，为当涂荐终南太平宫道士张景先，既前席，与之并轿同涂，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轿中举手揖，景先亦举手。至咸阳，为一监官大诟，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无如之何，观者快之。景先后主亳州太清宫，黄履守亳，每走见，执弟子礼，内寝馈食，再拜问遗，必百缣。凭陵郡官，狎饮无所不至。范彝叟来，客将赞名，仪石南一喏而退，观者又快之。

王铣为侍禁三班院，差监修主第，语同事曰："吾辈受寒热修成，不知谁家厮居此？"既而铣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与刘美打银、杨景崇担土事同。

黄巢入长安，苦王李之难，僖宗再狩，近毂之民，争入攘宝货，唯幽民取佛，至今虽民家充满，或铜或漆，其工致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环州有肃宗引驾佛坐像，崇丈余，精彩照人，旁视可畏。土人云：国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举。每有军事，则守臣致告。

唐宫城两横街，今西京内是也。大明宫太极殿与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后是第一横街，直紫宸后，延英后第二横街，才是后殿。每朔望宣政排仗。是日诸陵上食，故不御前殿，即是东西上阁门，鸣仗而入，谓之入阁。今东京内城一重横街。文德殿正衙与大庆殿排行，殿后即是横街。仗入而无所属，故未即鸣仗。皇祐中考求入门故事，谓之入门仪，以至问策贡士，久之不决。一日，仁宗因阅长安图，指内次第。翌日喻执政，始判然。初以谓入门自是一仪也。

仁宗庆历初，改锡庆院为太学，都下举子稍稍居之，不过数十人，至暮出归，不许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孙复、胡瑗领教事，乞弛太学火禁，准小三馆秘阁令，脱有不戒，愿以身任之。自尔诸生

方敢宿留，四方学者稍稍臻集。然熙宁之初，犹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数人矣。

大礼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赐，元符星变，自三省、枢密院皆乞罢。

唐制五品阶不着绯，三品不着紫，今参知政事、宰臣皆着绯也。

司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

韩玉汝自言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识，聆其语，似齐人。坐间序揖后，酒到辄尽。时酒行无筭，盏空则酒来，不食顷，略已数杯，意似醺酣。玉汝独念邻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节片时，再坐将起，满引任醉无害，今万一为台司所纠。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贤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吃！"反不能堪，因复曰："殿上主人只为你一个。"

祖宗朝内臣出使，不得预职事外事，责军令状。

东水门外觉照院，元祐末，予缘干适彼，与寺僧纵步道旁，指一圹云："此陶穀坟也。"墓门洞开，其间无一物，因讽寺僧为掩覆。僧曰："屡掩屡开，不可晓。十余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尔后不复来。"陶为人轻检，尝指其头曰："必戴貂蝉。"今则髑髅亦不复见矣。

钱若水暇日在家延一术士，戒阍者不得进客。既而门外喧争久之，呼问阍者，曰："有一秀才欲请谒，辞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进，则刺字书云"临江军进士王钦若"。既入，无冠、头巾，皂衫黄带，雀跃嘶声而结喉，鄙状可掬。钱意甚轻之。术士一见，不复顾钱，侧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顷，王辞，术士不揖钱，褰衣从之。钱大骇，使人呼术者，诘之，乃曰："斯人大富贵人也，名位寿考无不极，但无嗣，当以外姓为嗣。"既卒，真庙俾其婿张环主祀。

李舜举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尝韪之。一日，谓曰："尔养取一子服事。"舜举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举谢曰："臣唯有一子，待与陛下监税。"

张璞者，幽人，少屡盗，贝丘之役应募坎窟得官。后为正使带亲御器械、泾原钤辖，知镇戎军，被重疾，忽叩头乞三年葬毕死，未几疾已。一日，蜕壳如蝉，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岁余，其子令发其

墓，取金带抵罪。世谓不葬之罪，最有征验。

王钦若罢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诗送行，独杨大年不作诗于上前。真宗遣近侍谕旨作诗，大年竟不作。

钱明逸每宿戒，必诘其谒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无数，一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过三五人，酒数斗，瓷盏一只，青盐数粒，席地而坐，终日不交一谈，恐多酒气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问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终日倾注，无涓滴挥洒，始可谓之酒徒，其视揖让饮酒如牢狱中。

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鬼饮者，夜不以烧烛；了饮者，饮次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头围坐；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头出饮，毕复缩之；鹤饮者，一杯复登树，下再饮耳。

慈恩与含元殿正相直，其来以高宗每天阴则两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针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层，后减为七层，所以卢照邻诗云："十层碧瓦摇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夫高宗知母之诚笃哉，而报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辅镇，即唐魏郑公庄也。田邑极雕弊，不蔽风雨。嘉祐中，求唐贤之后有道严者，中人欢然相率出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见之如人形状，正如图画，发朱，皮如螺蚌，腰著豹皮裈。观者略数千人。常以大树庇身，累日乃不复见。又泷州吴山县汉高村，关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堕庭中，如马台状，乃一皮幞头也。垢腻寸余，蛇蜴出入，臭闻十余步。李氏子欲焚之，长老曰："不可。"然雷鸣不去，在屋上丈余，观者不少。众观之少间，黑云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丰中诗狱兴，凡馆舍诸人与子瞻和诗，罔不及。其后刘贡父于僧寺闲话子瞻，乃造语有一举子与同里子弟相得甚欢，一日同里不出，询其家，云近出外县。久之复归，诘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贼赃，暂出回避。"一日，举子不出，同里者询其家，乃曰："昨日为府中追去。"未几复出，诘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贼诗。"子瞻亦不能喜愠。

古盖凤翔府麟游县，每令长上事，必作招祓舞，其节奏与诸处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宫本，山县无妓子，但止以手分书耳。"

尧之治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欧阳文忠公序唐历志，以无补

于人伦。

翁肃，闽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犹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罢起，转身复将入州宅，代者揽衣止之，曰：“这个使不得。”

张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资，南京库帑不迨也。常闭目使人运筹，一算差，必能擿之。库物精粗，分毫不谬。

尝见吕相简与一邻县官托买酒，云：“今为亲将至，专致钱一千托沽酒。”又于后批：“切不得令厅下人送来。纳钱二百，烦雇一人担来。”

吾家旧畜镜，传为杨妃故物，径尺许，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铭，其略曰：“粉壁交映，珠帘对看。潜窥圣淑，丽则常端。”圣淑字名少空，有并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诞节名千秋，藩镇进镜若紫丝承露囊，此几是耶？

郭讵性善谑，攻词曲，以选人入市易务，不数年至中行。元祐初，厘校市易，复以为承议郎。亲知每见之，必诘问所因，郭词吃，不能答，为作捷《河便传敷》陈咏，甘且草只将以，见甘意草，云论：。“　大　官朴无消闷，大刚戟被并旁银人粉，，竟疏来风相紧问，。甘草又 难间相混。及至下来，转杀他人，尔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变行之，至今以为常格。

狄武襄，西河书佐也，逋罪入京，窜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为清涧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帅鄜延，科阅军书至夜分，从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两手如玉，种以此异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于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两界非时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则知雄州，欲展城无由，因作银香炉，置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窃取之，遂大喧勃，踪迹去来，辞连北疆，纷纭久之。因兴工起筑，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层，躬率十缁，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级，如指诸掌。

熙宁中，余知宁州襄乐县，排架阁，以周祖广顺中平兖州慕容彦超露布为祖。潭州架阁，以建隆四年求遗书诏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门，使太祖走马，以马力尽处为城

也。

郭祖受命讨守真，驻师河中城下逾年。望气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气，谓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犹豫不决，使术者视家人，至子妇符氏，术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妇乃尔，吾可知矣。”遂决。既婴城，无炮材，颇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炮材也。守真大喜，以为受命之符。其后既破，郭祖以符氏纳世宗，是为符后。

郭祖宿师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为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开之日，尽诛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余皆免。’”一日城开，乃即其地为普救寺。

太祖微时，多游关中，虽甚窘乏，未尝干投。人或周之，必择而后纳；有伯钱之余，必有与人。人颇异之。长武城寺僧严者常周之，往来无倦，阴异其骨气，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过者朝谒。其绘事本褐衫青巾，据地六博，后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乐舞失容。上色愠，范质乃言曰：“今岁二麦必倍收。”上喜动色，命满泛，入夜方罢，莫不沽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陈桥之变，即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穀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

太祖少亲戎事，性乐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衔谓之崇政殿说书云。

太祖朝，进讲为难，每遇疑义，必面加诘难，往反久之。尔后累朝，但端默谛听，得有商榷。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训及二典政实，必拱手上加肃敬。

神庙博涉多识，闻一该十，每发疑难，迥出众人意表，故讲官每以进讲为难，退而相语曰：“今日又言行过也。”黄履见苏子由，以手扪其腹曰：“予腹每趋讲，未尝不汗出也。”

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唐募军有翘关负石之格，取其关，持其末，五举为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靶，绝力断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诀："铺前脚，坐后脚，两手要停不须高，靶里弦外觑帖子，急拽后手托弓梢。"刘昌祚云："某把弓，万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东，皆自土门还师，驻驿真定潭园。有两朝行宫，岁谨缮完。器甲所储，至二十四库。累有旨批排，二年裁毕四库而已。潭园方广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辑。宫后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羓之所也。

神宗于崇政殿设二十四库，以储金帛，亲制库铭，其略曰"昔在前朝，猃狁孔炽，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诸分置作院。

河北设五都仓，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绝而上宾，是天未欲燕蓟之民归中国乎？

阶级条，太祖制也，若曰一阶一级全归状事之仪，至今枢司以匣藏之也。

庆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凉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则无问寒暑，虽六军卫士，重戴披衫，与士大夫错杂路冲无别。虽曰凉衫，实热衫也。

杜常，昭宪太后之族子也。神宗闻宪之门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喻执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却一双鬼眼，可提举农田水利。"太祖常谓陶穀一双鬼眼。

太祖深鉴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即位，尽收诸镇之兵，列之畿甸，节镇惟置州事，以时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无吠犬之警，可谓不世之功矣。或云陈希夷之策。

《唐书》太宗在洛登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缀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盗之事，是时裴晋公同行，并辔趋朝。史载毡帽虽伤不害，以马逸得脱。考其时，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读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诏重修，唯《唐书》卒业，所费缗钱十万有奇。既进御，翌日，有《旧唐书》不得毁，久之谕执政等云："当时何不令欧阳修为之？"魏公对曰："修分作帝纪、表、志。"既退，语曰："尔应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学，有佣书陈逵者，携一子方孩，饥冻不可支，书亦不佳。或曰：“此陈彭年嫡孙也。其父彦博守汀州，以赃败，杖脊流海岛，遂至无赖。”时余方冠，未知彭年之为人，独念祖为执政而孙已若是耶？既而见刘贡父，尽得彭行事，所谓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报也不差。后逵困甚，与其弟归，发彭年冢，取金带分货抵罪云。

王君贶拜三司，二十有七岁矣。自尔居洛起第，至八十岁，位至宣、徽二府，尽其财力，终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孙与其侄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亟坏。富郑公亦起大第，无子，族子绍定居之。绍定本始姑苏人，富家，又无子。

范祥领制置解盐，始抄法，初年课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谓抄盐，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则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以抄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为重载，易之为抄，则数幅纸耳。于是禁绝盐法，边置折博务，张官置吏，买到钱充折斛斗。粜客得钱，不能置远，必来买抄，是用边籴不匮，抄法通行。逮至熙宁，边事稍勤，用抄日增。元丰初年，赈饥亦用，自尔军须国计，无所不资。商贾入京，价折于金部，岁出见钱三千万贯，买抄以摧。见钱不继，抄法朘削，冶盐水泠，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时人事，符会如此，良可叹息。

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其中，故谓之一串。

陆羽所烹，惟是草茗尔。迨至本朝，建溪独盛，采焙制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鉴别，亦过古先。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贡不过四十饼，专拟上供，虽近臣之家，徒闻之而未尝见也。天圣中，又为小团，其品迥加于大团，赐两府，然止于一斤。唯上大齐宿八人两府，共赐小团一饼，缕之以金。八人折归，以侈非常之赐，亲知瞻玩，赓唱以诗，故欧阳永叔有《龙茶小录》。或以大团问者，辄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庙，已而奉亲，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宁末，神宗有旨：建州制密云龙，其品又加于小团矣。然密云之出，则二团少粗，以不能两好也。予元祐中详定殿试，是年秋，为制举考第官，各蒙赐三饼，然亲知诛责，殆将不胜。宣仁一日叹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宁中，苏子容使虏，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俦敢与虏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虏，广赍团茶，自尔虏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此以一罗酬四团，少不满则形言语。近有

贵貂处边，以大团为常供，密云为好茶。

嘉祐末，得石经二段于洛阳城，乃蔡邕隶书《论语》，文无甚异，唯“求之欤，抑与之欤”。

古今事有符合者：韩信破齐历下，田横烹郦生，耿弇破张步杀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诸葛走生仲达，死姚崇算生张说；张德舆捃裴晋公，与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杀杨挺，与孙膑斩庞涓，皆同。

魏严，唐魏郑公裔孙也，曾拜国子四门助教。熙宁末，予过其门，见严年可六十许，语言成理，出郑公画像，乃近年笔，多为俗人书题。唐之谱牒诏诰，无一存者。乃曰：“为官员持去尽矣，唯有周特登城县帖判状辈数种。”有免车牛状，县判云：“魏公唐室勋贤，名传青史，既是簪缨之后，难与百姓雷同，其车牛特免。”今之县令敢尔乎！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略崖嶮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宕之山水秀绝，天下无有也。临江之上一处当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银，其高无际，出众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狮子，人常见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记无忧城，东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寝疾，药未验，间召草泽，始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良已。自尔以其穴目为惺惺穴，《针经》初无此名。或曰即风府也。

熙宁以前，凡郊祀大驾还内，至朱雀门外，忽有绿衣人出道，蹯跚潦倒，如醉状，乘舆为之少扼，谓之天子避酒客。及门，两扇遽阖，门内抗声曰：“从南来者是何人？”门外应曰：“是赵家第几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应曰：“是。”开门，乘舆乃进，谓之勘箭。此近司门符节之制，然踏袭鄙俗，至是果命罢之。

泾州东长武城在城泺，最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亲征薛举尝驻跸，门楼十二间，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题字尚在也。北阻泾水，即高墁二城，楼堞坚完。

历日后宫宿相属相联，本是一甲子，以真庙后年五十九，嫌于数穷，遂演之为一百二十岁。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汉京师有大庙曰原庙，颜师古以原为重，谓京城已有庙而又立为重，至引原蚕之原。大抵汉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谓之原庙。

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多为唐人所质。人固有不知，无足怪也。

《新唐书》以浅水原怀中冢为浑瑊平凉会明所杀战士敛死者。平凉离浅水原三百里，无容以数千人迁至三百里，谬甚矣。怀中冢乃太宗征薛举战士也，亦有马处。是时天下创建十昭仁寺，宜禄县乃其一处，为其中当战地也。蜀人吴缜有《新书纠谬》，至十二卷。

《考工记》之文，可谓文矣。或以为周公之文，然乎？亦必三代之文，汉诸儒不及矣。

《禹贡》曰："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峡府三门是也。绝河流若岩墙然，凿为三门，河经其中，东洋如小城状，即析城也。禹庙在西漳，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高数百丈，尺铭勒其上，但取稍平处或险处，互布昌一峰之间。其字方可尺余，魏公撰文，正字薛纯，稷之子也。每欲印拓，伺天气晴明，先维舟砥下，下梯而升上，数日不可竟。俯视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难得真本。元符中，大水环三门，一夕寺庙皆失，略无孑遗，铭亦失数十字。

虏岁使正旦、生辰，驰至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虏帐前，见毕，亦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毗黎邦，大鼠也，虏中上供佛，善麋物，如猪猯，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麋烂，臣下不敢畜，唯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虏传大骇，亟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唯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贵重如此。

刘综知开封府，一日奏事毕，真庙延之，从容曰："卿与中宫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综变色作秦音："启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中。"未几，出知庐州。

颜师古注《前汉》"蹴踘"：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若于气球中用物，如何胜踢？古人亦有谬作。

唐家二百八十余年，河决二穀、洛城，岁为患，攘天津，浸宫阙，垫城郭不已。本朝无五年不河决而穀、洛之患殊稀。洛中耆旧

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滥为祥害。自祥符至熙宁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垫，公私荡没。富公晏夫人尚无恙也，仓卒以浴桶济之而沉。水退，死者众多，妇人簪珥皆失，多有脱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长夏门不及。洛中故有语云："长夏门外有庄，福善坡头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势耳，至此乃知水谶不苟云。

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箸，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简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唯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户部船也。

建中、贞元间，藩镇至京师，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缠头彩率千匹，教坊、梨园小儿所劳各以千计。元丰中，刘伯寿谢事后，以议乐召至京城，已事得请，薄有沾赉，与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阅于樊楼。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几，种谔自鄜延陈边事到阙，一日期集于樊，服紫花织成袍，令束带，刘、沈皆葛巾鹤氅，都人观者颇塞。是日谔挥散亦数千人。神宗密令黄门窥之。既而谔辞，上举贞元故事，勉以浑、郭功名。

希夷先生陈抟，后唐长兴中进士也。既而弃科举，之武当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炼气，年已七十余，华阴葺云台废观居之。祖宗三庙皆召见，问以河东征伐，抟不答，师出果无功。居数年，见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今之本镇，所补治道甚多。知人贵贱休咎，今有《人伦风鉴》行于世，后人集先生之言，以为书也。

熙宁中，有一朝士，齐人，知定平县。韩子华宣抚经由，怪其县印漫汗，因取观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锥，故非是本县铸造。"子华曰："何为？"宰因阴指其题刻曰："太平兴国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华顾幕府曰："县故正无有是也。"

本朝草圣，少得人知名者苏舜元。舜元之书不迨舜钦，笔简而意足。其子澥，元丰中为江东提举，上殿，神宗问："颇收卿父书否？"对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进来。"澥退，迫走亲知，裒得数帖。上一阅，命内侍辈取之，乃舜元书也。上鉴之精妙类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孙也，有才辩高识，能道南朝故事。予之尊外祖母温，杨涉之外孙也。予兄初游学，温夫人无恙，年八十余，耳

目聪明，日视针指，每道唐室故事，历历可听。或见予兄服皂衫纱帽，谓曰：“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纻襕系里织带也。”或命饮宴燕，则以琴自随：“此汝外祖出入体也，必有仓头负荷，今胡不然？脱或侵夜，厢巡防卫至所居，颇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镇了，已是幸事。”

李元则再守长沙，裁供备库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财用、农田、学校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湘之农夫以为患，且未知粟米、秆草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构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誓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秆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马秣茭也。

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唯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筵，于便寝别设留倡，徒用小乐，号呼达旦。或咏东野三月晦诗云：“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又咏中秋诗云：“莫辞终夕有，动是隔年期。”

赵韩王两京起第，外门皆柴荆，不设正寝。（阙）三间小厅事堂中位七间，左右分子舍三间，南北各七位，与堂相差。每位东西庑凿二井，后园亭榭制作雄丽，见之使人竦然。厅事有椅子十只，样制古朴，保坐分列，自韩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见柴荆，既而观堂筵以及后圃，哂之曰：“此老子终是不纯。”堂中犹有当时酒，如胶漆，以水参之，芳烈倍常，饮之皆醉。初河南府岁课修内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为赵普修宅买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赵普宅了上供。

长安启夏门里道东南亭子，今杨六郎园子，即退之所谓符读书城南处也。樊川花□所居，焦咏府竹园，皆韩公别业也。少东，白序都官樟金台军别业，老杜所咏处也。

王世则，长沙人，冠岁辞亲，入南岳读书，其父遗之一千。居数年，还家宁亲，既而出二千，封识如故。明年状元及第。

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从驱驴，亦就食于逆旅。宗鲁一见，前揖寒温，延之共案。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将还洛也。”宗鲁不复之京师，与之同归洛中。其父诘之，曰：“今既得贵婿，可复回矣。此人生不出选调，死封真王。”于是婿之，乃张尧封也，实生温成皇后。天圣中登进士第，终亳州军事推

官，后封清河郡王。

司马温公与庞元鲁俱为张存龙图婿。张夫人贤惠。庞颍公帅太原，温公从辟。是年三十余，未有子。庞公与刘夫人欲有所置，刘发之，张欣然莫逆。未几得之，凡岁几朝，温公未尝盻睐。庞、刘知之，必以主毋在嫌。一日，召张夫人赏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靓妆就书院供茶。温公怫然曰："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尔出来此作甚么？"明日，颍公幕府白："司马院丞却有祖风。"谓相如、卓氏也。县君孙兆曰："司马院丞可惜不会弹琴，却会鳖厮趯。"闻者大笑。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见之，王钦臣所执是也。西京任谔所守，任圜笏也。贾种民所守，贾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击人。今人之笏，虽有段秀实，亦无能为也。

房陵有猎人，射雉冠一境，矢无虚发。尝遇猿，凡七十有余发，皆不中。猿乃举手长揖而去。因弃弓矢，不复猎。

神宗自隶明川郡王即位，熙宁初，升颍川为顺昌，久知其军谬，遂升许州为颍昌府。

季布为河东太守，帝曰："河东，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邻王室，股肱相须。今人守太原，谢上表皆引股肱，疏矣。嘉祐、治平间，有中官杜浙者，好与举子同游，学文谈不悉是非，然居扬州，凡答亲旧书，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务孔洪"，如此甚多。苏子瞻过维扬，苏子容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后子瞻与同会，问典客曰："为谁？"对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贝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为河北提刑，廨舍在贝州，方出城而难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区民家，遗其乳子而去。事定，还旧居，凝尘满室，地上犹有被蓐。觉有物动，视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籲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无恙。

《新唐书》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奸臣亦多矣，所载者才九人，可尽信乎？

汾阳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浑咸宁洗足，咸宁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对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视之，哂曰：“不迨吾。”谓浑中寿也。

或荐王迥于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喻。或哂曰：此介甫谐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么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尝于浑氏见德宗所赐诏书，金钺。杂诏数命，其二奉天诏也。一曰：“今赐卿剑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将军裁之。”一曰：“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干纸，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马希倩奏来，朕今与卿诀矣。”钺乐铎无柏，金彩尚存。画像少年，袁生也。与蒲中□水异，侍立，彩抱胡须人袁日善射，郝将军。浑咸宁少给事汾阳，未尝惮劳。汾阳在军中，咸宁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阳问之，对曰：“向峡以请寝。”汾阳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铸开通钱，仰篆隶八分体，十文重一两，为开通元宝，亦曰开元通宝。背有眉，乃大复窦后指甲痕也，进样时，误以甲承之。其铜剂，后人皆不能法。今独隶体钱行于世，八分与篆体钱皆不复见矣。开元之谶，已见武德年宝。

承相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陶隐居注《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谅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面也。

张耆四十二男子，冯行已儿息二十二人。或传耆开窗直厩舍，先以马合，纵婢隔观之，从而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汤沃其下部，日出方罢，无他术。

仁宗庙有侯杰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谓侯之六石。元丰团教太保长却为陈留弩，踏六石者，不数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为应格。建中靖国，予为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从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尝行泷外百家镇温汤，即哥舒别业也。寺有小碣石色蓝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孙梁记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贞牒，天祐十年，河东不禀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为正统。朱梁系唐，史氏之识浅矣。

元祐末，宣仁圣烈太后上宾，辽人遣使吊祭。虏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头内孔中，植其足，又取叶数百，披掐遍体。以疏别造毂车，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报谢入蕃，见其辙路深尺余，此蕃国贵人礼也。贱者则燔之以归。耶律之羁尚矣。

李译谏议知凤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府宫尊卑，接武不相辨。挥拂不开，践踏成泥。其大者如扇。丧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晋公南迁，过潭州云山海会寺，供僧，致猕猴无数，满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诘也。

西域之蕃处中国，以至夏契丹交驰，罔不在邻郭，今青唐是也。货到，每十橐驼税一，如是积六十年，宝货不资，唯真珠、翡翠以柜，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丰末年，官军下青唐，皆为兵将所有，县官十不一二。王瞻以马驼真珠，每线长六尺，象犀辈为粗重，弃之不取也。中途有旨搜检，凡战兵所挟，投之黄河，唯环庆一官露两袒，大语曰："我杀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问。王瞻在房陵卖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断之，纳诸煎器，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骇，而至今呼瞻为歌利王。

彭汝砺，饶州人，治平状元，熙宁中为江西运判，妻宁氏。适有曾氏子监洪州盐米仓，卒于官。其妻养明宋氏有色，彭意欲纳之，而方服未暇也。后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顺不暇。或曰：宋氏中间曾归一朝官，而彭不知。绍圣中，彭典九江，病革将逝，命索笔，人以为必有偈颂，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而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长安今府宇，即唐尚书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录厅前石幢，即郎官题名石也。张长史书序，笔画整楷。如张君作字，诡怪颠倒，不可名状；至为楷法，整若军阵。乃为能事之极，无所不可。

波唐善词曲，始为楚州职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虫，唐方少年，负气不堪，其后作"蝗虫三叠"，且曰："不是这下辈无礼，都缘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带禁军随行，坐赃三十年。至熙宁，魏公札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签判，作《霜飞叶》云"愿早作归来计"之语，介甫大怒，矢言曰："谁教你！"及河大决曹村，凡豫事者皆获免，其

惟唐冲替久之。王广渊以乡闾之素，辟渭州签判，作《雨中花》云：“有谁念我，如今霜鬓，远赴边堠。”广渊闻之亦怒，责歌者，唐郁不自安，竟卒于官。先自曲初成，识者曰：“唐不归矣。”以其有“身在碧云西畔，情随陇水东流”之语，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龄命称聘契丹皇城使，张璪价焉。张颓龄，枢府难其行，璪哀请。故事：死于虏，朝廷恩数甚渥，北虏棺银装校三百两。既行，璪饮冷食生无忌，昌龄戒之，不纳。既至虏境，益甚，昌龄颇患之，禁从者无供。璪怒骂不足，果病噤，不纳粥药，至十许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复命。登对进前，上面哂之，退语近臣曰：“张璪生还，奈何诣政堂？”诸公大笑。昌龄直被他害杀，每夜使人防视，若有些好恶，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妇孙睥睨，阿翁刦地又却来也。

文德殿祖庙，仪鸾司于萧屏上以皮条系一牌，上刻“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谓之行室，社弦大卿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衔在所。”同行曰：“本事见他社出自法云：凡自外诏京者，官既降，告付阁门札万本，官必曰：可依条交割本职公事，乘递马发来赴阙。予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县监司行遣文字，当著依条令札坐。圣旨是□口□，犹曰依条，恐非也。”宰执唯唯，即持指挥去二字，不期岁久复着，所谓官抑不如曹抑也。

韩魏公庆历初自副枢出知扬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开元礼》不著凶礼，以为预凶事。凡朝廷大故，仓卒裁处，绝无所考据。柳子言之详矣。唐定边事三十年，国史无一字言之，以讳国恶。《传灯录》不着二祖偿偿宿债，此皆切要因缘，俗学所讳。

熙宁中，萧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贵？”注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谓？”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上面之，既退，语近侍曰：“兼注衍。”

许相文节张公，嘉祐中长宪台，言事无所避。一日，神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对曰：“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友，陛下惟中宫二人而已，岂非孤寒？”上罢入内，光宪觉上色不怡，进早膳踌躇。光宪启问，上以公语道之。光宪挥洒，上亦随睫，自尔立贤之意遂决。

州东王文公寝疾，真庙屡访，医者视之，仍不得辄归，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讣闻，而医者语人曰：“半年厮系绊，与一服药，且大家厮离。”

前辈虽介胄士，有执一不移之节。有裴镇崇班者，晋公之后，监华州赤水镇酒。段少连领漕事，巡过督其职事，命去幞头。既而曰：“且与幞头，以待再来点检。”裴曰：“此幞头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运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须候朝廷指挥。”自尔露头治事，凡出入见宾客，以至迎送，露头穿执者三年。朝廷亦闻之，有旨：段少连不合去命官巾幞，罚食。裴即日复冠。人方之贡禹。

泊宅编

【宋】方勺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泊宅编》，宋方勺（1066—？）著。勺字仁声，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一说严濑（在今浙江桐庐）人。后寓居乌程（今浙江吴兴）泊宅村，因号泊宅翁。元丰六年（1083）入太学，后任虔州（今江西赣州）管勾常平。元祐五年（1090）自江西赴杭州应试不举，遂无仕进之意，直至晚年才又得一官。为人神情散朗，淡泊名利。事迹见《宋史翼》卷三六等。

书中所记，多为宋仁宗至徽宗政和年间的朝野杂事。方勺因常与当时名士如苏东坡、苏子容、叶梦得、朱服、王汉之、洪兴祖、王昇等人交游，故于当代时事、名人逸事、掌故稗闻多有所见闻，因予记录，汇编成书。书中有些内容，如方腊起义始末，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财政状况，《黄鹤引》词牌以及某些医药的记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宋代的历史资料，颇足珍贵。

本书有十卷和三卷两种版本体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明陶宗仪《说郛》所收《泊宅编》21条，亦据十卷本，成书于明嘉靖六年（1527）的《吴兴掌故》也著录为十卷。直到《稗海》本出，方见三卷本原貌。据考证，十卷本是在三卷本稿本基础上，由作者增订厘定后付梓的原本，故记事比三卷本有所增删，遣词用语亦有更动。

此次校点，即以十卷本《金华丛书》本为底本，校以《读画斋丛书》本等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方氏泊宅编序

泊宅翁学博而志刚，少时谓功名可力取，不肯与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龃龉不合，慨然叹曰：“大丈夫不为人则为己。先圣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乃取浮图、老子性命之说，参合其要，以治心养气，反约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后耳热，抵掌剧谈，道古今理乱、人物成败，使人听之竦然忘倦。时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苕、霅之上，侣婵娟，弄明月；兴之所至，辄悠然忘归。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岁晚所得之多也。一日，过予于桐汭，出所著《泊宅编》示予。予曰：“此翁笔端游戏三昧耳，胸中不传之妙，盍为我道其崖略？”翁默然无言。予因书以序之。丹阳洪兴祖庆善。

归田录

卷一

阳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学博行高。东坡谪惠州，过而爱之，号曰“玉岩居士”，仍为作真赞。居士不娶，坡每来，直造其室，尝戏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阳城之裔。”故坡诗曰：“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皆谓无妻也。居士后以遗逸得官。

吴师仁字坦求，钱塘人。笃学励志，不事科举。守臣陈襄、邓温伯、蒲宗孟皆以遗逸荐于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学官。初，坦求丧亲，庐其墓，日托栖真寺随僧造饭一钵以充饥，不复置庖爨、蓄奴僮，闭户翛然读书，倦则默坐而已。尝一夕，已灭烛，室中忽自明，有僧长揖而入，与坐谈玄久之，谓坦求曰：“教授行且仕宦，寿不过六十。”僧去而复暗如初。坦求为太学博士，十年无他除改，其后以选除颍川、吴王宫教授，卒年五十七。

王昇字君仪，居严州乌龙山。布衣蔬食，无书不读，道、释二典，亦皆遍阅。为湖、婺二州学官，罢归山中，杜门二年不赴调。一日，自以箕子《易》筮之，始治装西去，时年将六十矣。旅京师数月，良倦，将谋还乡，左丞薛昂以其所撰《冕服书》献之，稍历要官。君仪之学，尤深于《礼》、《易》，久为明堂司常。宣和乙巳，以待制领宫祠，复居乌龙故庐。每正旦，筮卦以卜一岁事，豫言灾祥，其验甚多。金人据临安，诸郡惊扰，严人皆引避山谷间，公独燕处如平时，且增葺舍宇，以示无虞。壬子正月，微感疾，谓贰车黄策曰：“陆农师待我为属官，不久当往，但《太元书》未毕，且不及见上元甲子太平之会，此为恨尔。”数日卒，年七十九。

东坡既就逮下御史狱，一日，曹太皇诏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自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二文士盖轼、辙也。”上因是感动，有贷轼意。

朱行中自右史带假龙出典数郡，年才逾壮。守东阳日，尝作春词云：春“小付雨与廉西纤流水风。细细 和 ， 万九家十杨光柳阴青能烟有里几。 ，恋金树龟湿解花尽飞留不无起计。。愁寄无语比东，

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自以为得意。后历中书舍人，帅番禺，得罪，安置兴国军以死。流落之兆，已见于此词。

王钦臣自西京一县令召入，议法与介甫不合，令学士院试赋一篇，但赐出身，却归本任。以二诗献公，其一云：“蜀国相如最有词，武皇深恨不同时。凌云赋罢还无用，寂寞文园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阴森白玉堂，老年来此试文章。宫檐日永挥毫罢，闲拂尘埃看画墙。”

东坡帅杭，一日，与徐琦坐双桧堂，吟曰“二疏辞汉去”，琦应声曰：“大老入周来。”琦字全夫，少年登科，疏纵不事事，晚益流落，终于武义县主簿。尝寓婺州清涟寺，醉中题壁云：“惊雷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轻寒，衣褪香绡红减玉。朝云霭霭弄晴态，野柳狂花无管束。东风也自足春情，吹皱两溪烟水绿。”

元祐中，东坡帅杭。予自江西来应举，引试有日矣，忽同保进士讼予户贯不明，赖公照怜，得就试；因预荐送，遂获游公门。公尝云：“王介甫初行新法，异论者谯谯不已。尝有诗云：‘山鸟不应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又更古诗‘鸟鸣山更幽’作‘一鸟不鸣山更幽’。”

欧公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九年，东坡大书重刻于滁州，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冯当世未第时，客余杭县，为官逋拘窘，计无所出，题小诗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见之，为白令，丐宽假。令疑胥受赇游说，胥云：“冯秀才甚贫，某但见其所留诗，知他日必显。”出其诗，令笑释之：“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秋风。吁嗟天下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

介甫尝戏作《走卒集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倚他门户傍他墙。一封朝奏缘何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先子晚官邓州，一日，秋风起，忽思吴中山水，尝信笔作长短句《黄鹤引》，遂致仕。其叙曰：予生浙东，世业农。总角失所天，稍从里闾儒者游。年十八，婺以充贡。凡七至礼部，始得一青衫。间关二十年，仕不过县令，擢才南阳教授。绍圣改元，实六十有五岁矣。秋风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适所愿也。谓同志曰：“仕无补于上下，而退号朝士。婚嫁既毕，公私无虞。将买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阅阮田曹所制《黄鹤引》，爱其词调清高，寄为一阕，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识干戈免田陇。士林书圃终年，庸非天宠。才初阖茸。老去支离何

用？浩然归弄。似黄鹤、秋风相送。尘事才塞初翁阖心茸，。浮老世去庄支周离梦。何用漾？舟浩遥然指归烟波，群山森动。神闲意耸。回首名靰利鞚。此情谁共？问几斛、淋浪春瓮。”

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

徽宗兴画学，尝自试诸生，以“万年枝上太平雀”为题，无中程者。或密扣中贵，答曰：“万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频伽鸟也。”是时，殿试策题，亦隐其事以探学者。如大法断案，一案凡若干刑名，但取其合者，不问词理优劣。或曰：“王言而匿，其指奈何？”曰：“此正古之射策，在兵法所谓多方以误之也。”

自古继世宰相，前汉所称韦、平而已，汉袁、杨二族最盛，亦不过三四人。唯李唐一门十相者良多。至闻喜裴氏、赵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钧轴，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继相，韩、吕之后未闻。

自古相国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六十八人。

韩忠献公之子粹彦帅定武，或劝取幽燕者，粹彦折之曰：“国家奄有四海，宁少此一弹之土耶？”唐庚作传赞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始之者寇莱公，成之者公也。”

王黼自入仕登庸，无他异，唯合眼时觉有物隐隐如玉箸，头长不盈寸，开眼则无之，他人不知也。每有庆事，则微痒而动摇，率以为常。靖康初，金人犯阙，黼正忧遽，忽痒甚，喜不自胜；微以手按之，其物忽落掌中，状如箸。不久及祸。

介甫尝昼寝，谓叶涛曰：“适梦三十年前所喜一妇人，作长短句赠之，但记其后段：‘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

姚祐自殿监迁八座，不数进见。母夫人久病痢，诸药不效，忧闷不知所出，令李昂筮轨革，有“真人指灵草”之语。一日，登对，上讶其悴，具以实奏。诏赐一散子，数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之饮下。

王直方云：王介甫在翰苑，见榴花止开一朵，有“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句。陈正敏谓此乃唐人诗，介甫尝题扇上，非其所作。

归田录

卷二

予弟匋字仁宅，博学好古，未壮而卒。平生不喜作科举文，既卒，于其箧中得二跋尾遗稿，今载于此：

《秦诅楚文跋尾》曰：

右秦《告巫咸神碑》，在凤翔府学；又一本《告亚𩰫神》者，在洛阳刘忱家。书辞皆同，唯偏旁数处小异。案：《史记·世家》，楚子连“熊”为名者二十二，独无所谓熊相者。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后，未尝与秦作难。及怀王熊槐十一年，苏秦为合从之计，六国始连兵攻秦，而楚为之长，秦出师败之，六国皆引而归。今碑云“熊相率诸侯之兵以加临我”者，真谓此举，盖《史记》误以熊相为熊槐耳。其后五年，怀王忿张仪之诈，复发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也。是岁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长章拒楚师，明年春，大败之丹阳，遂取汉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齐，楚师复略我边城”是也。然则碑之作正在此时，盖秦人既胜楚而告于诸庙之文也。秦人尝与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于一胜，遍告神明，著诸金石，以垂示后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欤！余昔固尝怪秦、楚虎狼之国，其势若不能并立于天下，然以邻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闻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后知二国不相为害，乃在于盟诅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战国之际，忠信道丧，口血未干而兵难已寻者比比皆是，而二国独能守其区区之信，历三百有余岁而不变，不亦甚难得而可贵乎！然而《史记》及诸传记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诅盟。”今《世家》所载，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尔。又云：“楚取我边城新鄣及於郢长。”而《史记》止言六国败退而已。由是知简策之不足尽信，而碑刻之尤可贵也。秦惠公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绍圣改元，实一千四百六年。 廷博案 ： 绍圣 ， 原误 “ 绍兴 ”。 一千四百六年 ， 原误 “ 一千四百四十九年 ”。 今订正之 。

《石经跋尾》云：

右石经残碑在洛阳张景元家，世传蔡中郎书，未知何所据。汉灵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隶三体书五经，刻石于太学。至魏

正始中，又为一字石经相承，谓之《七经正字》。今此所传，皆一体隶书，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经籍志》又有邕《今字论语》二卷，岂邕五经之外复为此乎？据《隋·经籍志》，凡言一字石经，皆魏世所为。有一字《论语》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所作，则又疑《唐史》传之之误也。盖自北齐迁邕石经于邺都，至河滨岸崩，石没于水者几半。隋开皇中，又自邺运入长安，未及缉理，寻以兵乱废弃。唐初，魏郑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前史所谓三字石经者，即邕所书，然当时一字石经存者犹数十卷，而三字石经止数卷而已。由是知汉石经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经近世犹存，五代湮灭殆尽。往年洛阳守困阅营造司所弃碎石，识而收之，遂加意搜访，凡得《尚书》、《论语》、《仪礼》合数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长安，其上有马日磾等名号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阳记》，日磾等题名本在《礼记》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为也。《尚书》、《论语》之文，与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国、郑康成传之本也。独《公羊》当时无他本，故其文与今文无异，皆残阙已甚，句读断绝，一篇之中，或不存数字，可胜叹惜哉！吾友邓人董尧卿自洛阳持石经纸本归，靳然宝之如金玉，而予又从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谓有志于斯文矣！

崇宁五年，长星见。蔡京斥居浙西，时事小变，士大夫观望，或于秉笔之际有向背语。蔡既再相，门人苏棫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审察献议，乞索天下学官五年所撰策题，下三省委官考校，以定优劣。坐是停替者三十余人。棫为太学博士，迁司业卒。

今之巧宦者，皆谓之“钻”。班固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仕有不称职者，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谓之“对移”。汉薛宣为左冯翊，以频阳令薛恭本县孝者，未尝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赏久用事，宣即奏赏换县，乃对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圣兵士，累战功致位枢府。既贵，时相或讽其去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庙亦宣喻之，对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为天下士卒之劝。”上由此益爱之。

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调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之曰：“此虽除盗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妄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

河阳三城，其中城曰中滩，音诞。黄河两派贯于三城之间，秋水泛溢时，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滩屹然如故。相传此滩随水高

下，若所谓地肺浮玉者。《楞严经》云：“干为洲渚，湿为巨海。”

乌程之东数十里，有泊宅村。予买田村下。因阅金石遗文，昔颜鲁公守湖州，张志和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续仙传》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为婺人。予喜卜筑之初，闻同里之高风，遂得友其人于千载，因作诗识之。王侍郎汉之一见，号予“泊宅少翁”，仍为作真赞曰：“形色保神，环无初终，粉饰大钧，而为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贵极当时，尝为滁州刺史，作怀嵩楼西城上，刻文于石，以怀嵩、洛，有“白鸡黄犬”之叹，后竟以谪死。楼有公画像，颀然七尺，真伟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长城，西起临洮，尽辽海。今但穴其下以来往，望之若紫云横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岛。岛有五所，即《禹贡》之羽山。

西汉梅福自九江尉去，隐为吴门卒。今山阴有梅市乡，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垅，葬者纷纷，得正垅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同一山，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里家谓之“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孙佃，为尚书左丞。赵氏葬八十年生曾孙抃，为太子太师。自是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

泉州万安渡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刘钊据岭表，留从效等据漳、泉，恃此以负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桥，两涯依山，中托巨石。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三岁度一僧掌桥事。春夏大潮，水及栏际，往来者不绝，如行水上。十八年，桥乃成，即多取蛎房，散置石基，益胶固焉。元丰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辄取蛎房者徒三年。

古法：凿井者先贮盆水数十，置所欲凿之地，夜视盆中有大星异众者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纳青朮数斤于其中，以辟温气。

湖州豪右吴伯阳有子倜，寓太学，方预荐，伯阳梦若游奕使者立厅事东阶，欲延之坐，不可；问：“秀才在否？”对曰：“不在。”遂去。伯阳送出门，见道中旌幢仪物弥望不绝，语伯阳曰：“秀才归，

但道天赦曾来。”倜是举礼部奏名第一。

崇宁更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或捕得数大缶，诬以枢密张粢之子綖之所铸也。初，遣监察御史张茂直就平江鞫之，案上，綖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既至，系者已数百人，尽释之，阅实以闻。时宰大怒，别选锻炼，綖竟坐刺配，籍没其家。沈既得罪，归乡以死，张再迁亦不显。今三十年间，沈氏有子登科，张氏不复振矣。二子皆东吴贤者，不幸而当此，大抵张之失，在于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为世之戒矣。

诗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记其十联：“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胡虏三年入，乾坤一战收。”“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

玉山郑泰者，粗有家资。一夕，梦若使者来谒，延之坐，忽曰：“从尔贷万缗。”泰方自叙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径去不顾。后数日，火，邑人见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则火随而起。它日验之，所指皆郑之僦舍，其直恰万缗。

一士人沿汴东归，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问何事，不答。又撼之，妻惊起，视之，舌肿已满口，不能出声。急访医，得一叟负囊而至，用药糁，比晓复旧。问之，乃蒲黄一味，须真者佳。

邓菊甲于天下，父老云其品无虑六七十。绍圣初，先子为教官，主善堂后所有仅五十种，乃前任刘正夫求于诸邑得之，闻颇恨不尽其佳品而去。

归田录

卷三

元丰初，卢秉提点两浙刑狱，会朝廷议盐法，秉请自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场等水势稍淡，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十分；著为定数。盖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者也。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以淋卤；以分计之，十得六七而已。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竹势不及铁，则黄色为嫩，青白为上，色黑即多卤，或有泥石，不宜久停。石堰以东，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以近海水咸故尔。后来法虽少变，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卢法。且水性以润下为咸，其势不少折，则终不可成盐。安邑池盐，以浊河曲折，故因终南山南风以成。若明、越、温、杭、秀、泰、沧等州，为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盐。其数亦不等，唯隈奥多处则盐多，故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胜五钱，比浙贱数倍。盖以东南最逼海，润下之势既如此，故可以为咸，不必曲折也。

西安州即唐盐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细，没马胫，无水源，但干沙尔。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咸，中有颗盐。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红莹，军行以和食饮。

西安有池，产颗盐，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劲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余，悉亡命卒也。日支铁钱四百，亦多窃盐私贸。盖绝塞难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初得此池，戎人岁入寇。其后拓地六十里，斥堠尤谨，边患遂绝。

汉法：聘后用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而宝货法，凡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余银一流直钱千。朱提县出银，音殊时。当是时，万金一两才六百，银一两才二百。东坡常怪今之黄金不若昔时之多，盖今糜之者众，宜其少而价贵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量酒之升斗小，量谷之升斗大。昔人饮酒，有数硕不乱者。班固论一夫百亩，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硕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岂有一人能饮数硕，而日食五升米乎？无是理也。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硊，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谓去其糠秕，以水运之。正如人为，其机巧如此。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

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李琮诗有“腥味鱼中墨，乌贼也。衣成木上绵”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国，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

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

盐官县安国寺双桧，唐宣宗时悟空大师手植，今三百余年矣。其大者蜿蜒盘礴，如龙凤飞舞之状；小者与常桧不甚异。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蠲取以供进。大者载由海道，遇风涛，舟、桧皆碎；小者只自漕路入。既献，上蠲转二官，知县鲍慎好赐绯。

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而邑官常阙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尝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或大锡瓶挈佳泉以自随。处瘴乡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

越州禹庙有元圭，匮藏之，色黑如黧；径五寸，厚寸余，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将掌封钥。

赣石数百里之险，天下所共闻。若雨少溪浅，则舟舫皆杈以待，有留数月者。虔州水东有显庆庙，甚灵。或至诚祷之，则一夕长水数尺，送舟出石。故无雨而涨，土人谓之“清涨”。前此，士大夫有祷辄应，刻石以识于庙庭甚多。东坡北归，行次清都观，有“自笑劳生消底物，半篙清涨百滩空”之句。

山阴兰亭有逸少砚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书故也。当时

朝廷每有颁降诏札，则池水尽黑，可以染缁。太常少卿沈绅尝记其事。

明州有僧佯狂，颇言人灾福，时号“癫僧”。王君仪年弱冠，寓陆农师佃门下，力学工文，至忘寝食。一日，癫僧来托宿，陆公曰：“王秀才虽设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兴，见君仪犹挟策窗下，一灯荧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须四十九岁。”君仪闻之，颇不怿。其后累应书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梦癫僧笑而谓曰：“明年做官矣。”是时癫僧迁化已久，而来年又非唱第之年，君仪叵测。明年，陆公入预大政，首荐君仪，遂除湖州教授。君仪尝谓予云：“欲游四明求师遗事，为作传以报之，而未能也。”

大通禅师善本退居龙山，时节使吕吉甫帅杭，暇日常入山见师，舂容道论，颇似契合。有问：“吕太尉如何？”师摆头曰：“无力，腊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圆照禅师宗本常语人曰：“我不劝尔出家学佛，只劝尔惜福修行。”大通常语人曰：“我只劝尔生处放教熟，熟处放教生。”大通乃圆照弟子，时称“吴中二本 ”。

婺州有僧，嗜猪头，俗号“猪头和尚”，而莫测其人。祥符寺转轮藏成，僧俗设斋以落之。一僧丐斋，众见蓝缕，不为礼，僧拂袖而去。或曰：此猪头和尚也。使人邀请，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转，此藏亦不转。”众闻其语异，相与追之，僧曰：“要我转，更三十年。”竟不顾而去三衢。衢守馔猪头召师食，守自牖窥之，见一鬼食其旁。已而师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谨，有祷辄应。一日，见梦于人曰：“吾将还乡矣。”盖自师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无施金转藏者。故老忆师言，备礼迎其真身，归置藏院。郡人辐辏，轮不暂停。此寺因建长堂。予因阅师《辞世颂》，知是定光佛也。

王沩之字彦祖，为京西佐漕，摄河南府事，因丁外艰，有群雀集几筵，啄践祭食，挥去复来。彦祖偶扑得一雀，自以刀断其首，掷弃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飞去。其后彦祖还南徐，为人讼田，安置广德军。未几，妖人张怀素辞连就逮，竟谪死南方。

范迪简，南剑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监。年八十余，诸子自峋以下，皆登科显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滩，初欲买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试使数仆宿其堂庑伺之，每夕但见一物，人首而蛇身，往来其间，不甚畏人。诸仆相与谋，以卧具裹之，束缚就烹，其怪遂绝。或云：此丧门也。

归田录

卷四

枢密蔡公卞帅五羊，道无锡，挈家游惠山。是日，邑人杨生与数僧闲步殿上，闻公来，戏言曰：“蔡侍郎无子，吾与之为子矣。”公至广之明年，生仍。后三岁还朝，次无锡，仍忽悟前身为杨生，能言其居舍亲戚，与平时所嗜玩毫厘不差。因召杨生二子曰陟、曰昇者，问其父死之日，仍生之时也。然三日后复问，则懵不能言矣。二家至今往来如姻眷，后奏补陟将仕郎。

前世法书名画，有藏之秘阁者，谓之“阁本”。流俗看画，但云“阁本”，则翕然称善。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处士方干配食严光。谓干为御史方蒙远祖，下鸬鹚源御史所居。取画像，本家无以塞命，乡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间，有旨下诸郡，取前贤画像，睦守以严、方应诏。后人见玄英之像，岂不谓之阁本乎？

联句或云起于《柏梁》，非也。《式微》诗曰：“胡为乎泥中？胡为乎中露？”泥中、中露，卫之二邑。刘向以谓此诗二人所作，则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则联句之所起也。

世言“行李”，据《左氏》，杜预云：“使人也。”唐李济翁云：“当作行使。”予案：《史记》皋陶为“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书》曰：“荧惑为李。”徐广注云：“外则理兵，内则理政。”又黄帝有《李法》一篇。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总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传》：李氏先为尧之理官，因为氏，后改曰李。则“李”与“理”其义自通，盖人将有行，必先治装，如孟子之言治任，郑当时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传》曰“一介行李”，又曰“行理之命”。

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自汉已然。范滂系狱，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无知，祭之何益！”

政和丙申岁，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朝廷降铁符十道以镇之。壬寅岁，盐官县亦溢，县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啮去邑聚才数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铁符又至，其数如汤村，每一片重百斤，正面铸神符及御书咒，贮以杀青木匣，遣曹官同道正下县建道

场设醮，投之海中。海溢又谓之海啸，吏文只云海毁 。

通州治近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盐官县蜀山、雷山一带沙涨，而静海并海十里内沙再毁。初，盐官自投符后，稍稍沙涨，前此经制司差武经郎路升等措置水利，乃欲筑长堤以捍潮势，其论尤迂诞不可行。

番阳吴令昇知灵壁县，会朝廷定乐，下县造石磬；磬成，每溯汴进入县境。别有一河号青河，取都城稍径，或由此河载磬以入，则磬声率不协律。此理殆不可晓。

宣和己亥夏，吴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变。

状头时彦，母怀之弥月，梦数人皂衣，肩舆一金紫人，径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彦，故小名“十狗”。《同年录》见之。

从事郎林毅，尝梦黄衣吏持文书，列十人姓名在其中，谓林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请书名。”林视余人，往往皆相识，而俱未书名，乃语吏：“候九人皆签字，然后及我。”吏曰：“诺。”月余，又梦如前，而九人者皆已书押，林遂书之，相次所谓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从政郎任楫初闻林说，戏曰：“公果作使者，幸一援我。”林卒未久，任殂谢。

鼓汝砺元祐末自八座出江州，与妇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梦上天召作文记，遽答曰：“某不能，请召尚书为之。”未几，尚书卒。其夫人宋尚少艾，临终于领巾留颂为别，云：“百世因缘，六年夫妇。从今以去，不打这鼓。”

福州幽岩寺千人面床，君谟作帅，因圣节遣人舁置使厨。久之，院僧祷护伽蓝神：“春会动，无面床何以聚众？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独坐便斋，神声诺而不见形，问：“何人？”神对：“幽岩每岁恃春会以瞻众，愿请面床以归。”公颔之。明日，公库中夜失面床，令问幽岩，果已还院，莫不异之。

朱晓容者，尝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间。后因事返初，惟工相贵人。初，朱临、姚辟久同学校，每试，姚多在朱上。冯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对。未唱名前数日，京师忽传一小赋，乃朱殿试之作也。姚谓人曰：“果尔，纵不作魁，亦须在甲科。”自叹平时滥居其先，及至鱼龙变化之地，便尔悬绝，因遍诣术士质之，亦访容师，未见。殿唱日，禁门未开，或云晓容在茶肆中。姚走见之，容方与一白袍偶坐，

指示姚曰："状元已在此。"偶坐者，冯当世也。姚力挽，就邻邸灯下视之，曰："公第几甲，朱第几甲。"相次辨色入听胪传，皆如师言。

朱临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吴兴城西；取《训词》中"仰而高风"之语，作仰高亭于城上，杜门谢客。一日，晓容来谒，公欣然接之。是时，二子行中、久中秋赋不利，皆在侍下，公强冠带而出。容一见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老僧自此不复更阅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迹，待科诏下，乃西游耳。"公初未之信。后三年春，久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师曰："某是日亦当离杭矣。"是秋，二朱至京，舍开宝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闱优等，唯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爱之。行中日与同舍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也。未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须臾，谒又至，且曰："愿见朱先辈。"行中叱其仆曰："此必省下欲出关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见。"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颤不能自持。同舍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来见老僧？必是得甚消息来。"行中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未唱第时，气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师喜甚，为命酒留款，且曰："吾奉许固有素，只一人未见尔，当邀来同饮。"仍戒曰："此人蓝缕，不可倨见，亦不得发问，问即彼行矣。"烛至，师引寺廊一丐者入，见行中不甚为礼，便据上坐，相与饮酒斗余，不交一谈。师徐曰："此子当唱第，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尔云何？"师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摆头曰："第二人。"师蹑行中足，使先起，密征其说，但曰："偶数多。"更无他语而散。明日，饭罢，率行中寺庭闲步，出门遥见余行老亦入寺，师不觉拊髀惊叹，谓行中曰："始吾见子，以谓天下之美尽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识之。"师曰："子正怕此人。昨夕闻偶多之说，今又睹此人，兹事可知也。"行中发解过省，皆占二数。及听胪传，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释褐了，往谢师，师劳之曰："子诚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至侍从。"其后，行老止带贴职领郡而已。行中名服，行老名中。

尚书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员外郎宗臣之女。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在西府时，尝于窗隙遥见蔡丞相確，谓右丞曰："蔡相全似卢多逊。"或以卢、蔡肥瘠色貌不同难之，丁氏

曰：“吾尝一睹卢像，与今丞相神彩相似。”其后蔡果南窜。又户部尚书李常除老龙，尹成都，途中贻右丞书。夫人一见其字画，惊曰：“此人身笔已倒，不久数尽，仍须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凤翔，中毒而卒。

归田录

卷五

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陈承余杭人，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古之良医，必量人之虚实，察病之阴阳，而后投以汤剂，或补或泻，各随其证。二子乃执偏见于冷暖，俗语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

道士王裕，福唐人，术数颇工，常云："天运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备，谓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后十八年复行天元，当有太平之应。"又云："唐明皇时，正行天元故也。"乙巳年说 。

服金石药者，潜假药力，以济其欲，然多讳而不肯言；一旦疾作，虽欲讳不可得也。吴兴吴景渊刑部服硫黄，人罕有知者。其后二十年，长子橐为华亭市易官，发背而卒，乃知流毒传气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贤人，或在医卜之中。今之医者，急于声利，率用诡道以劫流俗，殆与穴坯挟刃之徒无异。予目击二事，今书之，以为世警。王居安秀才久苦痔，闻萧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乌墩走钱塘，舍于静邸中，使人迎医。医绝江至杭，既见，欣然为治药饵，且云："请以五日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药放下大肠数寸，又以一药洗之，徐用药线结痔。信宿痔脱，其大如桃；复以药饵调养，数日遂安。此工初无难色，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者知命悬其手，尽许行橐所有为酬，方肯治疗。又玉山周仅调官京师，旧患膀胱气，外肾偏坠。有货药人云，只立谈间可使之正。约以万钱及三缣报之。相次入室中，施一针，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数负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如旧，使人访医者，已不见矣。

故老云王捷烧金，先用毒蛇，不计多少，杀埋庭中，浇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药。后造室筑基，掘得一蛇，头如人形，捷不久而终。

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真宗登封，曾此驻跸，因赐寺额。寺僧有负主僧金久而不偿，病且革，自誓为畜产以报。既卒，主僧昼寝，梦病僧披衣入床下，觉而异之。须臾，猫生一子。稍长，极驯

扰，每客至，则欢迎走报；见非其人者，辄谨随之。人有知者，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则昂首号叫，若求隐其事者。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堨村居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县官不即锄治。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甲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讨。数日，聚恶少千余，焚民居，掠金帛、子女，胁虏良民为兵，旬日有众数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等与贼战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节制直龙图阁陈建、廉访使者赵约被害，贼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开门表里合击，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青河堰，贼列阵以待，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馘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翌日，宵遁，大兵入城。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等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自杭趋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将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号。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招徕老幼四十余万，复使归业，四月二十六日也。余党走衢、婺，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应之，据处州。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岩山贼陈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刺史崔义玄平之。故梓桐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方腊因得凭藉以起。又以《沙门宝志谶记》诱惑愚民，而贫乏游手之徒相承为乱。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南趋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地势迂险，贼一旦发，焚荡无一存者，群党据险以守，因谓之洞。而浙人安习太平，不识兵革，一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逞小民，往往反为贼乡导，劫富室，杀官吏士人，以徼货利。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人自洞中逃出，倮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榴树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几人。会稽进士沈杰尝部民兵深入贼境，亲睹其事，为予言贼之始末。因稽合众论，摭其实著于篇。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方腊之乱，曾待制出守，但于两崖上驻兵防遏，下瞰来路，虽蚍蜉之微皆可数，贼亦不敢犯境。会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雾毒为解，移屯山谷间，州遂陷。

后汉张角、张燕辈托天师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随愈，谓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时不饮酒食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然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无所得，则务攘敃以挻乱，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难识，欲痛绳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问，驯致祸变者有之。有舍法令一切弗问，但魔迹稍露，则使属邑尽驱之死地，务绝其本根，肃清境内，而此曹急则据邑聚而反者有之。此风日煽，殆未易察治，如能上体国禁之严，下念愚民之无辜，迷而入于此道，不急不怠，销患于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巢穴也。山下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十七八。贼间发，官兵粘踪逐捕，有数年不获者。

归田录

卷六

李伯纪初赴举辇下，一夕，酒渴，梦雪下，以双袖承接，欲快啖之，细视雪片上各有女真字，殊不晓。试罢，往二相祠下求梦，梦立殿陛；少顷，帘中出三纸示之：一曰上舍登第，二曰监察御史孙宗鉴，三曰宋十相公。虽喜有成名之兆，而后二幅语叵测。宣和己亥夏，京师水溢，朝廷方以有司失堤防，劾官吏。公时为右史在侍下，抗疏指明灾异，而未敢以告。忽庭闱昼寝惊寤，呼诸子语曰："适梦一快行家来报云：舍人被大水飘出，修撰已授崇德使。此何祥也？"公因皇恐，自叙所奏。慈颜闻之喜，但趣家人治任待命而已。明日，谪沙县监当，逾年得自便，而修撰感疾卒，葬惠山。服阕，为太常少卿，岁在丙午。金人犯阙，渊圣欲亲征，公建议力驻乘舆，遂预大政。初，公尝除察官，乃与宗鉴同制，今上登极，进拜上宰，以御营使抚军，实宋十叶后。即惠山寺赐额曰崇亲报德禅院云。

东坡谪黄州，元丰五年，因诞日置酒赤壁高峰，与客饮，有进士李委怀笛以进，因献新曲曰《鹤南飞》，仍求诗。坡醉，信笔赠诗，有"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疑"之句。盖南迁之兆，已见于此，七年远谪，岂偶然哉？

渊圣尝问聂山："古之名者不以山川，今名山可乎？"山因乞更名。渊圣许自择以进，于是以何、参、崇、璟等条上，自比萧、曹、姚、宋，最后及周昌，御批："周昌强直可慕，可赐名昌。"有石刻记之。

京师不榷酤，官置院造曲，增其直出贸，凡酒户定年额斤数占买，虽不榷亦榷也。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唯以造曲特善，它井皆不如。

许昌士人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尽以家财付孝基，与治后事如礼。久之，其子丐于途，孝基见之，恻然谓曰："汝能灌园乎？"答曰："如得灌园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园，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复谓曰："汝能管库乎？"答曰："得灌园已出望外，况管库，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库，其子颇驯谨，无他过。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复有故态，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此似《法华》穷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励操，为乡

闾善士。不数年，孝基卒，其友数辈游嵩山，忽见旌幢驺御满野，如守土大臣，窃视专车者，乃孝基也。惊喜前揖，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还财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讫不见。

乌青墩镇在湖、秀二郡之间，有乌将军庙，前一池，黿居其中，孳息日繁，窟穴渐深。其大者如瓮盎，每春夜遗卵岸草，镇人竟取盐之，以为包苴之物。靖康初，右史周离亨谪监镇税，虑其为患，效韩退之为文投之，徙吴松江中，众渔争取，鬻以充庖，数日而尽。

许幾信州人，自户部尚书除帅太原。既陛辞，故人韩昭大卿遗之一马，遂乘以行。到府数日，因行香，未明跨鞍，众军声诺，马忽惊逸，独由衙门疾驰，众莫能及，逮晓方就鞚。八座两手流血，急归，移疾；顷之，谪宜春，流落以死。公生于甲午，而有马祸，亦异矣。近时，陈与义赴湖州，乘马朝拜，辄惊逸退走出门；未几，得宫祠以薨。陈亦午生。

吏部尚书曾楙初取吴氏，生子辄不育。异人劝勿食子物，如鸡鸭子、鳙子、牘子之类，公信之，既久不食。后取李氏。李氏尝梦上帝诏与语，指殿前莲花三叶赐之，曰：“与汝三子。”已而果然。

欧阳公知应天府三日，谒庙史白有五郎庙甚灵，请致礼，不然且为祟，公颔之。一日，食，夹子辄失之；明日，夹子在土偶手中。遂命扃其庙，以留守印封之，戒曰：“予去此，则可开。”然亦无他异。

曾幾学士儿皆早慧，中子才十岁，一日，谓父曰：“孔子死时，宰予必不行心丧三年。”问：“何以验之？”答曰：“予亲丧以期为久，况师乎！”其姊曰：“只恐闻‘于汝安乎’之语，不敢违也。”乃兄从旁对曰：“记得夫子没时，宰予已先亡矣。”

宜兴邵颖达赴澶州学官，过黎驿，挈家谒庙，因观庑下画壁，忽指壁谓妻曰：“我亦有姓名在此，所掌功德司。”妻视之，独不见。明日，颖达无疾而卒。

黄银出蜀中，南人罕识。朝散郎颜经监在京抵当库，有以十钗质钱者，其色重与上金无异，上石则正白。昔唐太宗以黄银带赐房玄龄，时杜如晦已死，又欲赐之，乃曰：鬼神畏黄银，易以金带。又隋文帝时，并州出黄银，刺史辛公义尝以献上。前史唯载此二事。

宣和七年，驾幸龙德宫。太宰王黼献诗，有“巧将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识者曰：“黼将不复见君矣。”

“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公《平山堂词》用此一句，东坡爱之，作《水调歌头》，乃云：“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湖州城南居人姚许，元祐初，为军资库吏，盗官钱储其家。一日，钱飞空中，散而之他。事浸闻，府廷追究，决配广西。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门里竹园山平地涌血，须臾成池，腥闻数里。明年，金人杀戮万人，即暗竹园也。

米黻字元章，为文时出险怪，而书特奇逸，世以米颠名之。仕宦久，不偶晚节。大臣荐对，尝有诗曰：“笏引上天梯，鞘鸣奋地雷。谁云天尺五？亲见玉皇来。”或问其意，答曰：“初叩轩陛，阁门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铅山朱光将治装赴调汴都，一日，出门闲步，忽见二介声诺云：“府君有牒召君。”光览之，惊忙而归，二人随之，因恳以母老，愿自陈，觊少宽假，二人许之。既至家，写状授之，二人收状并牒，忽不见。光走龙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词具道所睹，醮罢还家，一日卒。

政和中，忽有旨：自王府记室至四京、列郡诸曹，及特奏名进士、流外人应带参军者，悉去之。记室止称某府某宫记室，诸曹称司某曹事，特奏名、流外人改为助教。意以承平之久，不当复以军旅名其官也。然自睦寇一作，兵革不息，古人以偃兵为造兵之本，岂无意乎？

蔡京当国，每缘制作置局，辟官不可胜数。其间如欲变衣冠之制，令稍近古，讲求累年，糜费不赀，止易靴为履而已。

术者云：“久晴欲得雨，须遇木克土。”谓如乙未日之类。又云：“久雨而暮忽云绽日出，但西望黑云在日上，当晴；若在日下，则未霁。”验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节朔日辰所遇风、雷、雨、雾、月食、虹见之类，占五谷贵贱，中者十七八。

刘原父帅长安，得汉宣帝时铜甬一，上有识云：“容十斗，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

归田录

卷七

东坡《岐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退之有《杂诗》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韵。

《越绝书》曰："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以世事观之，殆未然也。《齐民要术》曰："凡种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段氏曰："鹘生三子，一为鸱。"《禽经》曰："鹳生三子，一为鹤。"《造化权舆》曰："夏雀生鹑，楚鸠生鸮。"《南海记》曰："鳄生子百数，为鳄者才十二，余或为鼋，或为鳖。"然则尧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鲧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国家治赃吏至有决杖者，或以为太峻。予曰：今人但见唐韩、杜诸诗谓判司簿尉不离箠楚，独不知自后汉时，郎官犹不免杖责。侯汶为侍御史，赋贫民廪糜不实，献帝令杖之五十。唐礼部侍郎令狐峘忤宰相杨炎，德宗欲杖而流之。然献帝、德宗不足法也，至若赃吏贪黩，何足恤哉！

《唐律》禁食鲤，违者杖六十。岂非"鲤"、"李"同音，彼自以为裔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号鲤为"赤鲈公"，不足怪也。旧说鲤过禹门则为龙，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飞腾，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变化故耶。

闽人陈舜邻为信州教授，其父湜尝传法于风僧哥，时时语人灾祥，十得七八。一日，复遇僧哥于京之城西，责饶舌，且戒自此勿受教授拜，它日当死于水。湜归靳其子，曰："世岂有子不拜父者！"无何，日长至，舜邻率子弟罗拜，湜急止之，已再跪矣。是日，湜一手中风，不能举。明年春，约客为泛溪之游，未举爵，湜起更衣，久之不至；视之，已仆于舟尾，不复能言。舆归，信宿而卒。是时，玉山郑同以八行延入郡学，亦预此会。湜未尝识郑氏故庐，忽谓同曰："君宅前水，旧是数上声。钱声，今变为呵喝声矣。"郑素高资，至是散尽，而长子溴宣和辛丑上舍登第。

政和六年，江、浙大水，秋籴贵，饿莩盈路。张大忠知宣城县，出郊验灾伤，见岸傍群乌衔土，状若累冢。大忠异之，令发视，果有

僵尸在其下，衣带间有《金刚经》一卷。

王易简，江州人。道君朝起寒族，与子寓遭遇，皆致位通显。建炎间还乡，属李承乱，全家被害。初，王氏奉事九天采访使者甚谨，寇压境，城中士大夫皆迁避，王氏亦逃于使者祠下，夜梦神告曰："依城自佳，何必外求。"明日复还旧居，城陷，遂及祸。使祠在城外二十里。

山间小青蛙一名青凫，飞走竹树上如履平地；与叶色无别，每鸣，则雨作。又一种褐色而泽居，名旱渴，晴则鸣，乡人以此卜之。

宣和辛丑，罢郊学及贡法，并依熙、丰故事。翁养源为国子祭酒，颇患文敝，欲革之而未能。蒋存诚代之白堂，具学官异论者众，请从罢黜。太宰王黼问："异论者谁？"对曰："固非一辈，而宋齐愈为之首。"黼曰："百家诸子，自前古不废。"忽悟言失，遽曰："但元祐学术，不可不痛惩耳！"蔡太师闻之，因对，力诋黼"崇奖异学，将害陛下绍述之政"，又称黼"引用非人"。黼曰："洪炎，京所用，黄庭坚甥也。"因取蔡絛所撰《西清诗话》奏之，上令御史台弹劾，即逐炎。而蔡、王之党，自此始矣。

《方言》曰："齐、宋之间，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云："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寇凫。"《陆龟蒙集》有《禽暴》一篇，正为野凫害稼而作。

人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凡物亦然。《裴氏新书》曰："虎豹无事，行步若不胜其躯；鹰在众鸟之间，若睡寐然。盖积怒而后全刚生焉。此越人以灭吴之道也。"

"鹑"之字有三义：师旷曰："赤凤曰鹑，故南方朱鸟七宿取名焉。"《诗》曰："匪鹑匪鸢。"鹑，𪃍鶉也，音团。又曰："鹑之奔奔。"则今之鹑鷃也。《白虎通》曰："一谷不升撤鹑鷃。"

鹘、隼，皆鸷鸟也，而有义焉。鹘冬取小禽燠爪掌，旦则纵之，视其所适之方，则是日不于其方击搏。杜甫作《义鹘行》是也。隼击物，遇怀胎者释之。《化书》曰隼悯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天地之间，有吐而生子者，鸬、鳽、兔，凡三物。

予外舅莫强中喜为诗，颇有思致。掌丰城，得蜀漕蔡冲允书，岁余始达。小诗寄谢云："故人音信动经年，蜀道间关不易传。将谓天涯消息断，西风一叶落阶前。"

王荆公当国，欲逐张方平，白上曰：“陛下留张方平于朝，是留寒气于内也。留寒气于内，至春必发为大疾疠，恐非药石所能攻也。”东坡著《乐全先生集序》，乃以安道比孔文举、诸葛孔明。二公议论，不侔如此。安道元丰间以宣徽南院使退居睢阳，是时东坡就逮下御史狱，安道独上书，力陈其可贷之状。刘莘老、苏子容同辅政，子容曰：“昨得张安道书，不称名，但著押字而已。”莘老曰：“某亦得书，尚未启封。”令取视之，亦押字也。二事人罕知，故记之。

朱肱，吴兴人，进士登科，喜论医，尤深于伤寒。在南阳时，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视之，曰：“小柴胡汤证也。”请并进三服，至晚乃觉满。又视之，问所服药安在，取以视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制㕮咀，谓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胃满而疾自如也。”因依法旋制，自煮以进二服，是夕遂安。因论经络之要，盛君力赞成书，盖潜心二十年而《活人书》成。道君朝，诣阙投进，得医学博士。肱之为此书，固精赡矣。尝过洪州，闻名医宋道方在焉，因携以就见。宋留肱款语，坐中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由是观之，人之所学固异邪？将朱氏之书亦有所未尽邪？后之用此书者，能审而慎择之，则善矣。

朝散郎路时中行天心正法，于驱邪尤有功，俗呼“路真官”。尝治一老狐，亦立案，具载情款，如世之狱吏所为。云狐能变美妇以媚人，然必假冢间多年髑髅，以戴于首而拜北斗，但髑髅不落，则化为冠，而用事已，则埋之；欲用，则复以为常。盖不假此，则不能变也。人死骨朽，为髑髅尚有灵。古方治劳疾用天灵盖，既能治疾，岂不能为妖邪？世有术者，事髑髅能知人已往事。

杨蟠宅在钱塘湖上，晚罢永嘉郡而归，浩然有挂冠之兴。每从亲宾，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沈注赠一阕，有曰：“竹阁云深，巢虚人阒，几年湖上音尘寂。风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闻双笛。”人咨其清逸。

归田录

卷八

祥符中，颍州饥，当路者奏出省钱十万缗，以纾艰食之民，令明年蚕事已缗纳缣，谓之和买。当是时，一缣之直不满千，民得本钱，经营数月，收什一之息，至期输公，颇优为也。近时，有司往往不复支钱，视物力以输缣，物价翔贵，一缣非六七千不可；官吏督责，急于水火，民不堪命久矣。比年二浙薄旱，已轸宸虑，至以亲诏下求民瘼，谓州县不给和买本钱，以致怨咨感天变。上之恤隐，可谓至矣，岂知州县奉行之不谨邪？

唐杜牧欲来吴兴寻旧约，三上时相书，以弟顗病求医为辞，乞知湖州。既至，而私愿复不谐，后世果可欺邪？

周离亨尝言作馆职时，一同舍得疾，遍体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医或云中风，或云中湿，或云脚气，用药悉不效。疑气血凝滞所致，为制一散，饮之甚验。予未及问所用药，沉思久之，因曰："据此证，非延胡索不可。"周君大骇，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意料之，恐当然耳。"延胡索、桂、当归等分，依常法治之为末，疾作时，温酒调三四钱，随人酒量频进之，以知为度。盖延胡索活血化气第一品也。其后赵待制霆道引失节，支体拘挛，数服而愈。

橘皮宽膈降气，消痰逐冷，有殊功。他药多贵新，唯此种贵陈，须洞庭者最佳。外舅莫强中知丰城县，得疾，凡食已，辄胸满不下，百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辈合橘红汤，取尝之，似有味，因连日饮之。一日，坐厅事，正操笔，觉胸中有物坠于腹，大惊，目瞪，汗如雨，急扶归。须臾，腹疼利下数块，如铁弹子，臭不可闻，自此胸次廓然。盖脾之冷积也。抱病半年，所服药饵凡几种，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人之所忽，岂可不察哉！其方：橘皮去穰取红一斤，甘草、盐各四两，水五碗，慢火煮干，焙捣为末点服。又古方：以橘红四两、炙甘草一两，为末汤点，名曰二贤散，以治痰特有验。盖痰久为害，有不可胜言者。世医惟知用半夏、南星、积实、茯苓之属，何足以语此。

四物汤，妇人之宝也。洛阳李敏求赴官东吴，其妻病牙疼，每发呻吟宛转，至不能堪忍。令婢辈钗股按置牙间，少顷，银色辄变黑，毒气所攻，痛楚可知也。沿路累易医，殊无效。嘉禾僧慧海为制一

汤，服之半月，所苦良已。后因食热面又作，坐间煮汤以进，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视药之标题，初不著名，但云凉血、活血而已。敏求报之重，徐以情叩之，始知是四物汤。盖血活而凉，何由致壅滞以生疾？莫强中一侍人久病经阻，发热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医工往往作瘵疾治之，其势甚危惙。强中曰："妇人以血气为本，血荣自然有生理。"因谢遣众工，令专服此汤。其法㕮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带热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经候忽通，余疾如失。

一妇人暴渴，唯饮五味汁。名医耿隅诊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饮味之证，不可不知也。又，一士人无故舌出血，仍有小穴，医者不晓何疾，隅曰："此名舌衄。"炒槐花为末，糁之而愈。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脚心如中箭，发歇不时，此肾之风毒也，泻肾愈。又有人因惊而心不荫脾，忽仆，不知人，面色黄，是脾绝不治。又有人六脉皆细，面拂拂红色，是心绝不治。"

痔肠风、脏毒一体病也，极难得药，亦缘所以致疾不同。虽良药若非对病，固难一概取效。常人酒色饮食不节，脏腑下血，是谓风毒。若释子辈患此，多因饱食久坐，体气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王涣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议大夫陈宜父令随四时取其方，柏叶如春取东枝之类，烧灰调二服而愈。予得方后，官赣上，以治贰车吴令昇，亦即效。提点司属官陈逸大夫偶来问疾，吴倅告以用陈公之方而获安。陈君蹙頞曰："先人也，仍须用侧柏尤佳。"道场慧禅师曰："若释子恐难用此，不若灼艾最妙。平立，量脊骨与脐平，处椎上，灸七壮。或年深，更于椎骨两旁各一寸，灸如上数，无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刘向为严掾，予过之，留饮，讶其瘦瘠，问之，答曰："去岁脏毒作，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药服之，至今无苦。"问何药，不肯言；再三叩，始云："只这桌子上有之。"乃是干柿烧灰，饮下二服。《本草》云："日柿治肠僻，解热毒，消宿血。"后有病者，宜以求之。《素问》：肠僻为痔。

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悴。予每见，必劝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后累医不痊，谩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张仲景为处此方。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势未至于痟，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

风淫末疾谓四肢，凡人中风，悉归手足故也。而疾势有轻重，故病轻者俗名"小中"。一老医常论小中不须深治，但服温平汤剂，正气逐湿痹，使毒流一边，余苦不作，随性将养，虽未能为全人，然尚可苟延岁月。若力攻之，纵有平复者，往往恬不知戒；病一再来，则难

以支梧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则不使之逸越，自亡他虑；或逐之，再至则其祸当剧于前矣。此语甚有理。而予见世之病者，大体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质为已有，岂有得疾为废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笔舌喻也。

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小说载天麦毒，乃此也。昔达磨游震旦，见食面者，惊曰："安得此杀人之物？"后见莱菔，曰："赖有此耳。"盖莱菔解面毒也。世人食面已，往往继进面汤，云能解面毒，此大误。东平董汲尝著论，戒人煮面须设二锅，汤煮及半，则易锅煮，令过熟，乃能去毒，则毒在汤明矣。

治痢以樱粟，古方未闻。今人所用，虽其法小异，而皆有奇功。或用数颗，慢火炙黄，为末饮下；或去粟用壳如上法；或以壳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碗水煎，取半碗温温呷。蜀人山叟曰："用壳并去核鼠查子各数枚，焙干，末之饮下，尤治噤口痢。"

凡病唯发背、脚气无补法。发背非药毒，即饮食毒；脚气乃风毒，毒在内，不可不攻，故先当泻之。发背灼艾最要，然亦须治之早。谚云："背无好疮。"但生于正中者，为真发背。虞奕侍郎背中生小疮，医者不悟，只以药调补；数日，不疼不痒，又不滋蔓。疑之，呼外医灸二百壮，已无及。此公平生不服药，一年来唯觉时时手脚心热，疾作，既不早治，又服补药，何可久也？

天禧二年，开封解榜出，有廖复者被黜，率众诣鼓院诉有司不公。朝廷差钱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余人，复亦预荐，时号"还魂秀才"。前发解官皆谪外郡监当。明年，殿前放王整以下及第。是日，睦、衢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唤王言赐进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唤一王言，上问其乡贯，方知前赐第者乃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进士出身。及再唤二人审问，衢人奏："恳念臣已谢圣恩。"遂只赐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赐睦人王言进士及第。自后殿前唱名，必传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

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后，京师黑风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不相见。久之，大雨作，天复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风而民安。

天圣中，陆轸同判衢州。一日早起，觉印堂痒，以手揣摸，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许大；两日渐坚实。又两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辅角二部亦然。又两月，左右龙角骨起，映印堂甚低。是月，印堂连山根与二龙角相应，相次左右眉棱连额角起。每以相书考验，此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贵，然轸止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典郡而已。其后孙佃入政府，赠公官至司空，乃知赠官亦非虚名

也。

天禧初，滑州河决已塞，唯龙门未合。忽有大风鼓沙起，如连冈势，于未合处淤定，于是人得致力而毕功。已上四事，出陆轸《日记》也 。

归田录

卷九

有称中兴野人和东坡《念奴娇》词，题吴江桥上。车驾巡师江表，过而睹之，诏物色其人，不复见矣。“炎精中否，叹人才委靡，都无英物时。！胡虏草庐长驱三顾三，犯岂阙无，高谁作卧贤长杰城？坚 雪　壁？　万天意国眷奔腾我，中两兴宫，吾幽皇陷，神此武恨，何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翠羽南巡，扣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铠冷浸秋月。”

徐积仲车居山阳，以疾不仕，而士大夫称其高风籍甚。其家节序享祀，动遵礼法，然唯祀母，而不祀父。此人所未喻。

传曰：“地反物为妖。”以所睹验之，有未然者。绍兴中，迎侍居杭之西湖。明年春，圃中桃实皆双。又明年，先子捐馆。李友闻来吊，因语及之，蹙頞曰：“某为婺州录参，廨舍樱桃一株尽双实，亦丁外艰。”勺近游建康，见太府少卿吴德素云：“先舍人顷寓太学，斋后千叶桃忽结子十八枚，其中一颗甚大。诏下，会同舍拈阄以卜升沉，唯徐铎得其大者。是举本斋预奏名者十八人，而铎遂冠多士。”

命堂阁轩亭名，不可不慎。黄葆光知处州，作宾馆，号“如归”。或曰：“视死如归，不祥。”黄寻即死于职。龚澈为瑞安令，亦作如归亭，后得罪，编置雷州。蔡京尝游吴兴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为书榜曰“超览”。有坐客贺曰：“行即走召，而人臣四见矣。”明年，京遂入相。若是者，其偶然邪？亦事有符合邪？然语忌不可不避尔。

旧传：赣川清涨，有神司之。据《梁史·武陵王纪》：伐蜀前，此江水可揭，及登舟而水长数尺，皆喜曰：“天赞我也。”又陈武帝自南康赴江州，水暴长，三百里赣石皆没，此非清涨乎？

后汉郎官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中二十五人，令史止二十人。是时，郎官不免杖责，士人多耻为之。至齐明帝时，始用赎刑。魏晋以下，参用高华矣。

古者，尚书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韩愈为吏部侍郎，乃曰：

“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见；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任其出入，则势轻。”始不禁其出入，自文公始。

令史有久任，淹练故实，尚书郎往往咨所未喻。陆慧晓曰：“吾年六十，不复能咨都史为吏部郎也。”苻坚问尹纬何官，对曰：“吏部令史。”坚叹曰：“宰相才也，王景略之俦，然则萧、曹岂欺我哉？”

大梁二相祠，世传游、夏也。士有未遇，上书乞灵，往往见梦，虽远必应。越人石公辙妙年乡举，抵京，梦帘中出一纸，只“邻州”二字。石后累举，年逾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为第一，例赐出身。是时，上驻跸临安府也。

维扬僧了因尝寓长芦寺，暇日与其侣闲步江上，见潮泛小虾登岸，有化而为蜻蜓翾然飞去者。一虾再至岸，未及化，又为潮所荡；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盖忿心所激，有如此者。

仪真许叔微累举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药施人。久之，梦人赠四句曰：“药市收功，陈、楼间阻。堂上呼卢，喝六得五。”叔微张九成榜过省唱名第六，以系合推恩人升第五，乃在陈祖言之下、楼材之上。所谓“呼卢”者，胪传也。

陈安节学士云：福州一农家子张生，幼时父使持钱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为逋负所迫欲自经者，恻然尽以所赍赠之，而亲释其缚。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识，问：“饥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坚不可咀。徐倾小瓢水于掌，以饮之。生饮水，顿觉精爽非常，自此绝粒。忽识字，能为诗，颇言人未来事。后祝发为浮屠，住一小院，有不逞系马于堂上者，辄病心疼，或教使谢过，病良已，因丐师言以自惊，信笔示之曰：“众生骑畜生，两个不相争。坐底只管坐，行者只管行。”闽人敬仰之。独一贵人不信，贵人者无孙，师曰：“今日得孙矣。然无大小便利。”诘其故，答曰：“皆心法所招也。”果得孙而不育。参议何大圭自闽来，云与师熟，所遇乃钟离先生，至今往来不绝。师《观棋》诗曰：“路从平处险，人向静中忙。”或云：贵人者，余丞相也。

前辈敦事，契情亲而礼极严，其后礼渐烦，情渐薄，今则情礼俱衰矣。吴德素云：“苏丞相父绅，与章郇公、吕申公同年进士也。二公当轴，丞相登科，称年家侄，诣门谢谒，入独不召。见众宾了，入宅换道服，坐听事，令将命者引趋庭下，赞拜而退，亦不延坐，但传语勉之而已。然二公力推挽丞相入翰林为学士，登庸之命盖基于此。”

哲宗山陵，开封府推官白同提点顿地云：“初开圹，得小碑志，乃有唐一妇人旧所藏穴，实贞元二年岁庚辰正月十二日葬，与哲宗上仙年月日皆同。”

宣和中，取燕山，群臣称贺。蔡太师京令一馆职代作表，仍语以“燕人悦则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归搜经句，欲对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维其喙矣？’”遂用之。

萧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亲皆八十余，极康宁。予尝因语赞叹，公曰：“先祖一百四岁，祖母百二岁。”世未闻也。

侍其傅服水银，久之，发痒爬搔，成赤疹，水银随指爪出，细如粟颗。建炎中，帅杭，已昏不任事。既罢，疾革，未属纩，诸姬皆散不禁，可为世戒。

陈去非谓予曰：“秦少游诗如刻就楮叶，陈无己诗如养成内丹。”又曰：“凡诗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陈无己而已。”又曰：“崔鹛能诗。或问作诗之要，答曰：‘但多读，而勿使斯为善。’”

王通隋末隐白牛溪教授，学者常数百人。唐将相如王、魏辈皆其门人也，既显，绝口不道其师，此何理哉！

崇宁初，茅山刘混康先生赴阙，一夕，拜章罢，诏问：“何久？”答曰：“值天门放春榜。”欲叩其所睹，乞书而密缄之，它日验其事。明年，殿唱毕，发视，止书二草二木，乃蔡蕤、柯棐也。

韩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内，于一堂中得壁记，乃太宗诗一首，意属燕云。或劝进之，不答。后韩绛以献，公闻之，叹曰：“吾非不能，但人主未忘开边之志，老臣不当更启之耳！”

左朝议大夫白同尝云：“佛经：凡人三世不妄语者，舌长舒之可及肱。予平生不妄语，虽未及肱，比常人已为长矣。”

旧说眼疾不可浴，浴则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彦良云，未壮之前，岁岁患赤眼，一道人劝，但能断沐头，则不复病此。彦良自此不沐，今七十余，更无眼病。

思慧住道场山，予常往见之。一夕，梦谒师不见，但于禅床上大书“一龙绝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师已授帖，移径山，而不省所梦。绍兴壬戌，始游径山，首见长老觉明云：“此山本龙所居，因一禅师行脚过山下，龙化老人，与语契合，因劝师营居演化，云：‘此山东天目也，吾当迁西天目，但留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为虑。’至今寺无

寸土，而常聚千众。”予《赠明老诗》断章云：“三十年前曾见梦，兹游端可冠平生。”盖谓此也。

成都府园西楼有大蟒居，人不敢登，率尝扃钥。虞经臣作帅，宴客楼下，蟒忽遗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须臾，皮肉溃烂成疮，得妙药治之方愈。经臣为遣吏祭之，即日毁楼，蟒亦不见。

归田录

卷十

王球为龙德宫提举官，眷遇特厚。丁未春，渊圣已幸青城，上皇密遣球裒宫中器用，得金万两，熔为二百挺，藏废井中，甃之以石；谓球异时国有艰窘，白发之。上狩淮南，球奏之，有旨输行在。方具舟，会宫中旧卒有知其端者，恐球潜载以遁，诣开封府陈告，尹欣然召球，喻以兵须正急，此机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夺，因尽辇致，持符归报。朝廷初不加谴。其后范丞相当国，疑球与尹乾没其金，下大理鞫治，球竟废死。

富韩公曰："契丹正强盛，奚、霫、渤海、党项、高丽、女真、新罗、黑水达靼、回鹘、元昊凡十国皆役服之，贡奉不绝，唯与中原为敌国。兵马略集，便有百万，多作大舟，安四轮陆行，以载辎重；遇塘水、黄河，则脱轮以度人马，亦欲自沧州东泛海而来，为牵制掎角之势。"

神宗兴太学，初议堂试式，时唯经义、论、策凡三场，有司拟进，上批"季一周之"四字，遂著之令，遵行已久。勺元丰六年秋七月入学，年尚幼，见司业朱行中服奉行新规甚峻，生员犯不检，许人告，赏钱三百贯，同保皆连坐，屏斥出学，甚者殿举，人皆惕息。既以经术造士，恐其忘武备及不知法律，因令每旬休斋，轮五人过武学习射。又许生员附律，学生试律义，以合格者理为本学考察。又于论场添试律义一道。然学者于肄业苟简，至观者，有"射天地四方"之语，答律义，或约法至徒八年，往往传以为笑。元祐初，皆罢。

东坡记管仲之无后，与桑羊、韦坚、王铁、杨慎矜、王涯皆及祸，谓兴利之人如此。又子由论李沆为相，自言无善可称，唯力阻言利者，可以报国，厥有旨哉！

东坡为郡，尤急于荒政。元祐中守杭，米斗八十，已预行措置。常云：熙宁八年，只缘张、沈二守不知此策，致二浙灾荒疾疫，只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是年本路放秋苗一百三十万硕，酒税亏六十七万贯。

司马氏南渡，据《地理志》云："九分天下，有其二而已。"李暠亦云："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当是时，虽自

洛徙建康，而未尝弃洛，则嵩尚为晋有，与衡为二矣，故曰“狄污其三”。晋能保洛而不能有蜀，今能有蜀，而不能存洛，绝长挈大，则今之土宇亦若晋耳。

元丰初，文武见任官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员，文一万一百九十三，武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内臣五百八十六。

元丰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诸司共二百九十一处，共五千一百四十人，岁支六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贯硕匹斤两。

熙宁十年，夏税两浙最多，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硕匹斤两，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万有零。秋税河北最多，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一十七贯硕匹斤两，夔州六万有零。

熙宁十年，在京商税，诸门镇四十九万八千五百十一贯有零，左右厢店宅务管赁屋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间，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岁收二十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一贯六十六文省。

诸路酒税，唯两浙所入最多。熙宁末年，本路税收六十万五千九百八十四贯七百十五文，酒收一百六十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贯一百九十八文。

当年在京岁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钱五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七贯四百二十六文，诸路官员料钱二百二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七贯，而陕西一路支数最多。

熙宁末，天下寺观宫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僧尼、道士、女冠二十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内在京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三年中死亡还俗共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人。

南郊赏给：景德六百一万一百贯匹两硕领条，皇祐一千二百万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万有零，熙宁末八百万二千六百八十九贯匹斤两条段。

岁赐大辽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正旦衣著四千匹，银器二千两，生辰衣著五千匹，银器五千两。

熙宁八至十凡三年，天下大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三年内，官过犯自刺配至赎铜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元丰中，详定礼文，神宗尤笃于大裘衮冕之制。时检讨何洵直欲以黑缯创为大裘如衮，唯领袖用羔。帝颇疑其非，乃问陆佃。佃对

曰：“《礼记》曰：‘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则大裘裘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象天，则大裘裘裘可知。大裘裘裘，则戴冕藻十二旒可知，故曰冕服有六。而《弁师》云掌王之五冕也。”帝称善，遂下诏有司，制黑羔以为裘，而被以衮。议者又谓纯用羔，恐裘重难服。及裘成，轻重才与袍等，帝甚喜。唯衮之制未明。帝尝曰：“北虏曾贡衮冕一袭，其绘星辰在背，疑有所传。”宣和中，王昴上疏云：“衮服由汉至今画山皆用青，有戾于《周礼》山以章之义。画虎与蜼，而不画虎、蜼之彝，有戾于《书》宗彝之义。至于画藻，则丛以碎叶，亦不知古人观象与藻棁同意。臣谓画山尚以赤白，故《考工记》曰：‘绘画之事，赤与白谓之章。’而下文曰：‘山以章也。’画山以赤白之章，亦犹画黼以白与黑，画黻以黑与青也。《诗》曰：‘象服是宜。’郑氏云：‘揄翟阙翟之类，不独后夫人之服如此，人君之服亦然。’《书》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然则衮服岂无所取象乎？’谨案天垂象，见吉凶，是天言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是《易》言象也。衮之制，绘日月星辰，岂非法天之象欤？画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岂非法《易》之象欤？《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衣以阳而在上，取《乾》之象；裳以阴而在下，取《坤》之象。而衮服山取《艮》之象，黼取《巽》之象，黻取《坎》之象，宗彝取重《震》之象，触类而长之，无有无所象者，亦患不细考之耳！”

往年车驾巡师建康，诏以防秋在近，令侍从职事官各条其利害，实可施行者闻奏。郎官张虞卿所陈最善，其略曰：“臣尝历考前世南北战争之际，魏军尝至瓜步矣，石季龙掠骑尝至历阳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还，此皆限于江而不得骋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数，备之不至，一处得渡，皆为我忧。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谨，士气振而人心固矣，恃长江为阻可也，虽无长江之阻亦可也。苻坚百万之众，马未及一饮江水，谢玄以八千锐卒破之于肥水，岂非其效也欤？不然，如黄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吴人有‘北来诸军乃飞过江’之语。韩擒虎以五百人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袭取之。由是观之，徒恃江而人不足与守，鲜克有济矣。曹操初得荆州，议者谓：‘东南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操得荆州，蒙冲战舰，浮江而下，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独周瑜谓：‘舍鞍马，仗舟楫，非彼所长。’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于羊祜之言，则以南人所长，唯在水战，一入其境，长江非复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谓有如瑜者为用，则祜之言谓之不然可也；无如瑜者为用，则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为说者，谓虏人以马为强，而江流迅急，渡马为难；虏人便于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济。是未知侯景以马数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来，尝用大筏也。州县一也，有最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备豫者。苻坚自项城来寿阳，侯景自寿阳移历阳，孙恩自广陵趋石头；王敦渡河格，苏

峻济横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于据上流之势以窥江左者，尚未论也。”文多不载。

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已营坟矣，及启堂殡，见白气氤氲，紫藤绕棺，急复掩之。术人视殡处，知自是吉地，因即以为坟。然颇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苏。

虞经臣策，元祐中历察官知杂。绍圣初，自修注擢给事中入台。值都城开渠，忽有异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驯伏若素蓄养者；家人辈爱之，名曰“渠来”。常曰唯喜睡，至或乱啮帘帷窗牖之类，则经臣必有迁改锡赉恩数。自尔每有庆事，则啖以肉一斤，渠来必欢喜跳跃，然后食之以为常。凡数年，拜郎前一夕，渠来死。

李济翁曰：“案《王府新书》：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人云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嗤，笑也。后讹为‘痴’字，而增至四，谓借一痴，借之二痴，索三痴，还四痴。”皆济翁云。前辈又以“痴”为“瓻”。瓻，酒器也。盖云借书以一瓻酒，还之亦以一瓻酒。“瓻”通作“鸱”。吴王取马革受子胥尸，沉之江。颜师古曰：“即今之盛酒鸱夷滕。”

孔氏谈苑

【宋】孔平仲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孔氏谈苑》四卷，又名《谈苑》，旧题宋孔平仲撰。孔平仲，字义甫，清江（今属江西）人。治平二年进士，为集贤校理，又曾官提点京西刑狱，帅鄜、延、环庆路。长史学，工文辞。著有《续世说》、《良史事证》等。据《宋史·艺文志》，平仲有《稗说》、《杂说》各一卷，而无此书。故学者多疑此书为后人取《稗说》、《杂说》再撷取他书增补而成。

本书是一部以记载北宋及前朝政事典章、人物轶闻为主的史料笔记，同时间涉社会风俗和动植物知识，为宋代笔记小说中较有名的一种。

《孔氏谈苑》现见主要版本，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该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几种。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他本进行校点，凡改动处皆不出校记。

归田录

卷一

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与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不亏它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亲姻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唯祗候宣麻，吕公唯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为之，内中祗应裹头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后，乞缀本品班赴宴阁门，从之，自知未允，辞而不赴。

禁中近清明节，神宗侍曹太皇。因语自来却无人做珠子鞍辔，虽云太华，然亦好也。太皇闻此语，已密令人描样矣。不数日，实促就珠子鞍辔，传宣索玉鞍辔一副，神宗莫测所欲用，亦莫敢问。依旨进入，太后令送后苑拆修，遂施珠鞯焉。其上作小红罗销金坐子，劣可容体。甫近上巳，以鞍架载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悦，取小乌马于福宁殿亲试之，驾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鞯。士论皆谓：虽神宗绝孝，亦光献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献太皇太后疾病稍间，神宗亲制一小辇，极为轻巧，以珠玉黄金饰之，进于太皇，曰：“娘娘试乘此辇，往凉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无事，天气亦好。”遂载而之凉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辇曰：“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时在曹家作女时，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见颜色。王正仲进光献挽词云：“珠鞯锡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空。”盖用此两事也。鞯音笺 。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献诗。卒章云：“长居廊庙福苍生。”朱巽草制云“某官夙负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尝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谓

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辄问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杨大年与王文穆不相得，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大年必径出，它处亦然，如袁盎、晁错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不肯送。

真宗将立明肃作后，令丁谓谕旨于杨大年，令作册文。丁云："不忧不富贵。"大年答曰："如此富贵，亦不愿。"王旦相，罕接见宾客，惟大年来则对榻卧谈。卒时，属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晋公来求昏，大年令绝之。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陈设鲜华，旦顾视，意色不悦，上已觉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旧陈设易之矣。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太息，以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如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佇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惧。轼曰："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执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之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颇目击也。

吕申公作相，宋郑公参知政事。吕素不悦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书录本奏呈，吕在中书自语曰："岂有边将与叛臣通书？"又云：

"奏本如此，又不知真所与书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札子，论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书将上，吕公读讫，仁宗沉吟久之，遍顾大臣，无有对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吕公徐应曰："擅答书不得无罪，然谓之有它心，则非也。"宋公色沮无辞。明日，宋公出知扬州。又二年，希文作参知政事，宋尚在扬，极

怀忧挠，以长书谢过云：“为㑹人所使。”其后，宋公作相，荐范纯仁试馆职，纯仁尚以父前故，辞不愿举。

苏子瞻随皇甫僎追摄至太湖鲈香亭下，以柁损修牢。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弟谓子由也，言己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尝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子瞻以诚谒之曰：“轼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托以二诗为诀。”狱卒曰：“学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受其诗，藏之枕中，其一诗曰：“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其后子瞻谪黄州，狱卒曰：“还学士此诗。”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读也。子瞻好与子由夜话，对榻卧听雨声，故诗载其事。子瞻既出，又戏自和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子瞻以诗句被劾，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皇甫僎追取苏轼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其始弹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为轼忧之。至是，乃知轼必不死也。其后果然。天子聪明宽厚，待臣下有礼，而小人迎望要为深刻，如僎类者，可胜计哉！

有人问秀州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

秀州华亭鹤，胎生者真鹤也，形体紧小，不食鱼虾，惟食稻粱，人喂以饭则食之。其体大好食鱼虾、啄蛇鼠者，鹳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虽甚驯熟，久须飞去，惟食鱼虾者不能去耳。

河豚瞑目切齿，其状可恶，治不中度多死。弃其肠与子，飞鸟不食，误食必死。登州濒海，人取其白肉为脯，先以海水净洗，换海水浸之，暴于日中，以重物压其上，须候四日乃去所压之物，傅之以盐，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则肉犹活也。太守李大夫尝以三日去所压之物，俄顷，肉自盆中跃出，乃知瀹之不熟，真能杀人也。

松江鲈鱼，长桥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脍材也。味美肉紧，切至终日色不变。桥北近昆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带咸，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

虢石重重紫白相间，以笔描紫上，缓手剖之，紫去白见，随意所欲，作何物象。至于林木，亦可以药笔为之，以手试之，有参差龃龉者，皆伪物也。

枇杷须接，乃为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无核也。

京师有畜铁镜者，谓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则指端见有白气，以气之长短，验人之寿夭。好事者乃以厚价取之，既而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盖磨镜时只以往手，无以来手，则照指自见其端有如气者耳。"相船之法，头高于身者，谓之望路，如是者凶。双板者凶，只板者吉。只板谓五板、七板，双板谓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数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则匠者以法魇主人，木上锐下壮，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门关，如是者凶。

许敏，明州人，张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县。尝因用刑棰杀人，其后冤屡见，但相去尚远。经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苏州，其冤渐近，稍如榻，与敏夫妇同寝。其始敏夫妇在外，冤卧于内，既而，间隔卧于夫妇之间，知其为鬼，无如之何也。是时，诏索天下御容，令转运司差官护送入京，敏与太守林大卿不协，于上司求行，自京师归，至汴上青阳驿，其冤逼之，敏死驿中。

钟著作生二女，长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为尼，与僧居和大师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与稽，今为朝奉大夫，与稽之视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黄丸疗风疾者也，饮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乡里疾疫，以药历诣诸家，救其所苦，或以钱赒之。薛尼于宋氏以姊妹亲常至京师，是时庠为翰林学士，尼还常州，和病，问尼曰："京师谁为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无如宋内翰家也。"和曰："我死则往托生焉。"尼诮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托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画一草虫于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将娩，祁之妻往视产，见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闻见啼，曰："急令僧去！吾将视吾姒。"人曰："未尝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长，形相酷似和，亦好饮酒食肉，隐然有草虫在其臂，名均国，为绛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纹如虎斑亦难禁。

高若讷能医，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云，冷暖相薄使然。

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数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过乃免。有臭气至腥恶，人间所无者也。忽有异香芬馥，亦人间所无者也。地中所出沙土，运置之穴外，为风所吹，即火起焰焰然。

虱不南行，阴类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随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种竹就西北，其根无不向东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江东芦贱而荻贵，退滩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芦也，明年所生者，荻也。

张安道言：尝使北辽，方燕，辽主在廷下打球，安道见其缨绂诸物，鲜明有异，知其为辽主也，不敢显言，但再三咨其艺之精尔。接伴刘六符意觉，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与一日做六论不同矣。”

契丹鸭渌水牛鱼鳔，制为鱼形，妇人以缀面花。

辽人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几千里也。徐禧覆于永洛，是时辽人方苦女真侵边，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坚而耐久，冬至后所收者，多不坚也。黄河亦必以冬至前冻合，冬至后虽冻不复合矣。川中乳糖师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坏，冬至后者，易败多蛀。阳气入物，其理如此。

华山下有西岳行宫，祈祷甚盛，云台观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妇人，巡检姓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梦为官司所录，送五道将军殿中，并追马勘鞫，狱具，各决杖七十。既寤，觉脊间微疼，溃而为疮。自知不祥，亟往诣马，马亦在告矣。问其梦中所见皆同，马亦疽发于背，二人俱卒。

虢州朱阳镇，一夕凫雁之声满空，其鸣甚悲。逮旦，凫雁死于野中无数，或断头，或折翅，或全无所伤而血污其喙。村民载之入市，市人不敢买。盖此镇未尝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阳之民歼焉。

象耳中有油出，谓之山性发，往往奔逸伤人。牧者视象耳有油出，则多以索縻之矣。

京师语曰：宣医丧命，敕葬破家。盖所遣医官云，某奉敕来，须奏服药加减次第，往往必令饵其药，至死而后已。敕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罗三匹，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韩康公病革，宣医视之，进金液丹，虽暂能饮食，然公老年真气衰，不能制客阳，竟以薨背。朝廷遣使问后事，病乱中误诺敕葬，其后子侄辞焉。

王彦祖学士自言，初到南省，试《天子全玉赋》，梦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顺，天字在下则顺矣。须三次如此。是岁省下第，后过省，乃《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及第乃《圆丘象天赋》。又二十七年，自岭南知雷州，召为馆职，试《明王谨于尊天赋》。凡三次题目，皆天字在下。彦祖名汾，今为朝议大夫集贤校理。

宗室至一品殡葬，朝廷遣礼官𨍏祭。旧制，知太常礼院官以次行事，得绢五十匹。陈侗、陈汝羲俱在礼院，因朝会，见一皇亲年老行迟。侗私语曰："可𨍏矣。"汝羲自后排之曰："次未当公，此吾物也。"传者以为笑。自元丰官制行，太常博士专领𨍏祭，所得绢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匹，余十二匹。有数皇亲联骑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戏谓同列曰："此皆𨍏材也。"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惠，有妻未尝接，其舅姑怜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献再娶而悍，一旦叔献卒，朝廷虑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为侯氏妻。时京师有语云："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

羌人以自计构相君臣，谓之立文法。以心顺为心白人，以心逆为心黑人，自称曰倘，谓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人好诵经，不甚斗争。王子醇之取熙河，杀戮甚众，其实易与耳。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汉军执之，此僧曰："吾有银与汝，勿杀我也。"汉军受其银，斩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尝统师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门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肆窃喜，以为有所获也。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之头者，赏钱两贯文。"比竦闻之，急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矣。竦大惭沮。

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进兵之议遂格，由此恳乞解罢，得知蔡州。其后韩绛西讨，河东起兵八万人。时太原遣卒三千，皆丁壮强硬，令至军前交割。晓夕奔走，饥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师，不用遣还，形已如鬼，风吹即仆，假使见敌，则不战成擒矣。元丰四年西伐，西人远引，清野以老我师。高遵裕领众深入，不见一人一骑，直扣灵武。灵武壁甚坚，若有守者。我师营汉中治攻具，西人约降，遵裕信之，驻军五日不进，故彼得为计。中夕决河水至，我师溃焉。故责遵裕知坊州词云："比以两路锐兵，进攻灵武，而亡士溃卒，职汝寡谋，遵裕再责郢州安置。"

夏竦薨，子安期奔丧至京师，馆中同舍谒见，不哭，坐榻茶橐如平时。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讶之。戊戌年，安期死，数日，子伯孙犹著衫帽接客，无毁容，愈肥泽焉。

邢昺疾亟，车驾幸其第，其子干恩泽，并乞不敕葬。王居白待制病，犹子侍疾，祈遗表奏荐焉。

张咏自益州寄书与杨大年，进奏院监官窃计之云："益州近经寇乱，大臣密书相遗，恐累我。"发视之，无它语，纸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缴奏之。真宗初亦讶之，以示寇准，准微笑曰："臣知开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翘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饮席浮大觥，遂以为况。"真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蛮之功，太常卿范纯礼言，至蜀中亲闻其事。涓井蛮本诱之降，降者百余人。本授计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毒之。本犹虑其变也，舣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约云："若事谐，走马相报。"之元等以曼陀罗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马报本，本急拏舟顺嘉陵江而下，顷刻至禽所，斩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赏擢以制两广。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艺祖载诞，营中三日香，人莫不惊异。至今洛中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熙宁中，张唐民登对，其归美上德之辞云："臣寻常只见纸上尧舜，今日乃见活尧舜也。"

归田录

卷二

熙河之师，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内殿崇班钱五千贯购之。熙宁六年，木征降于常河诺城，王韶奏以为令王君万、韩存宝招呼，李宪奏以为与燕达纳其款，韶、宪争功，隙由此启。上尝对吕惠卿称宪禽木征之功，盖宪之面奏详于韶之条奏故也。安南之师，上欲遣宪与赵卨往，韶时在枢府，与王安石共争之，由是罢宪而遣郭逵。上不平二公之争，使宪举河西，既而逵败绩而宪有功，故上益以宪为可用焉。高若讷作中丞，与小黄门同监修祭器，遂同书奏状，议者非之。

宝元中，夏英公以陈恭公不由儒科骤跻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倾英公，英公除集贤，有台章，恭公启换为枢密使，英公知之，意愈怏怏。是时西北有警，英公能结内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题，如策试制科者，教仁宗以试两府大臣，欲以穷恭公之不学也。一日，仁宗御资政殿见两府，出此题，署云付陈执中等。两府跽受开读次，已见小黄门设矮卓子具笔砚矣。英公色欲挥翰，其余皆愕然相视，未知所为。宋郑公徐奏曰："陛下所问，皆臣等夙夜谋谟之事。臣等不职，陛下责之可也；若策试，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备位执政，不可下同诸生。乞归中书，令中书、密院各具所见以对。"仁宗俯首面赤云："极是，极是。"既退，恭公谓郑公曰："适来非公之言，几至狼狈。"郑公曰："某为国惜体，非为诸君地也。"中书所对，皆出郑公之笔，极攻密院之失。是时显立仇讐矣。人言纷纷，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迹，又撰一策题，故为语言参差，或失粘，或不对，欲如禁中亲制者，教仁宗以策试两府、两制。然间有三两句绝好处，人亦识其为英公词也。仁宗宽容，亦听之。一日，召两府、两制对于迎阳门，又出此题付之。然英公之迹，终不能晦焉。

孙奭尚书侍读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视，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读，以此奭每读书，则上体貌益庄。王随佞佛，在杭州常对聋长老诵所作偈，此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则不闻也，随叹赏之，以为禅机之妙。

仁宗祫享之际，雪寒特甚。上奉玉露腕，侍祠诸臣袖手执笏，见上恭虔，皆恐惕揎袖。

神宗以星变祗惧，许人上封事言得失。于是王安礼上书，语颇讦

直，上微不悦，以示王珪。珪曰：“观安礼所言，皆是臣等执政后来事，无一字及安石所为者，其意盖怨望安石在外，专欲讥切臣等耳。安礼每对臣言云，似尔名位，我亦须做。”上笑曰：“大用岂不在朕，而安礼狂妄自许如此！”后一年，安礼自翰林学士迁尚书右丞。

修内前涉子木，计用方团三千三百条，再差职方员外郎陈昭素计之，只用三百条，京城侵窃之弊如此。昭素勾当三司修造案，半年减十五万，议者云：可罢陕西买木一年。雷太简判设案御厨，每日支面一万斤，后点检，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后只宰四十头。江邻幾云：“南郊赏给，旧七百万，今一千二百万；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贯，今一万二千贯。合同司岁会支左藏库钱八九万贯，近岁至三十五六万贯。禄令皇太子料钱千贯，无公主料钱例。”宋次道云：“李长主在宫中请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后，月给千贯。”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陈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镇勘会省案，岁给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庙三千石，仁宗八万石。

江南民言：“正旦晴，万物皆不成。”元丰四年正旦，九江郡天无片云，风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种雨，百姓苦。”盖芒种须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于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岁之丰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骑木驴。言踏车取水，亦旱也。四日雨，余有余。言大熟也。禅师惠南尝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两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阴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绝有效验。京东一讲僧云：“云向南，雨潭潭；云向北，老鹳寻河哭；云向西，雨没犁；云向东，尘埃没。”老翁言云向南与西行则有雨，向北与东行则无雨，云亦有效验。大理少卿杜纯云，京东人言“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言雨后朝晴尚有雨也，须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刘师颜视月占旱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谓雨沾足为烂雨。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属文，其书画似唐人，应对机捷。蒋山法泉长老曰：“问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神拜来，不惜口中口你为说破。”泉曰：“试说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学之流。”神曰：“去！”法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将拄杖来。”良久书颂曰：“钟山钟山，今古长闲。天边云漠漠，涧下水潺潺。”或写此一段语寄示李之仪，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仪答曰：“法泉所谓雪上加霜也。”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紫姑者，厕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遘尝就问之，即画粉为字曰：“文通万福。”遘问仙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诗赠遘。近黄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颇黠捷，每岁率以正月一日来，二月二日去。苏轼与之甚狎，常问轼乞诗，轼曰：“轼不善作诗。”姑书灰云：“犹里犹里。”轼云：“轼非不善，但不欲作尔。”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人畜鹭鸶虽驯熟，然至饮秋水则飞去。京师夏间竞养铜觜，至九月多死。鸱生三子，内一子则鹰也。然鸱多生两子也。

小池中鱼至九月十月间，宜取投大水中，不尔，冬间俱冻死。鲩鱼惟食草，人刈草以饲之，至八月则不食，至三月复食如初。

马子烝其母则生驳马，此逆乱之气所为也。

鸡舌香即丁香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故郎官含鸡舌香，取其便于奏对。”正是今之丁香。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最为明验。俗医取乳香中如柿核无气味者，谓之鸡舌香，殊无干涉。新补《本草》重出二物，盖考之未精也。海东麻子大如莲实，陕西极边枸杞大可柱，叶长数寸。人有在韶州见自然铜，黄如金粉，价贵于金。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云人参极坚，用斧断之，香馥一殿。今之医者治病少效，殆亦药材非良也。

仁宗朝，王珪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为与上名音相近也。

欧阳永叔作校勘时，梦入一庙，于庭下谒神，与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后责夷陵，元珍为判官，同谒黄牛庙，元珍职官在县令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宛如昔梦所见焉。

陈州有颛顼庙，狄青知州日，梦庙中有榜，题曰宰相蔡確。確是时方为举人。青访知姓字，召见之，语以所梦，云：“善自爱。”確后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作馆职，忤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贫俸薄，累乞外任，不许。一夕，梦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须求元公。”是时，元厚之为参知政事，汾亟往祷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顺，未可议也。然荆公屡争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几，荆公果出

金陵。吴冲卿当国，汾又祷，即日得兖州，到官数月，寻绎此梦，所谓元公，乃兖州也。

林希于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处，刘庠相揖云："久欲相见，有小事言之。"希问其故，曰："庠尝梦登第在公后三名，故识公也。"希自计，唱第时，刘庠始在第三甲，以前举不曾赴殿试，今举直赴殿试，例降一等作第四甲头，又隔数十名，方唤到希，以希尝为南庙解元，仁宗令升缀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唤到李寔，寔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缀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经第，张巨已于第四甲进士登科，又中明经。是时，中两科者，例升一等。于是升缀第三甲末。自希数至刘庠，正是第三名，凡两日之间更四人者，方符一梦焉。

元丰间，内臣李宪专领西方之事，叶康直为转运使，以粮草不办，一日，有御宝札子付宪，叶康直遽斩讫奏。宪近习也，秘而不宣，自料云："不过中夕，必别有指挥。"中夕，扣门甚急，果有札子至。叶康直至，以上札示之，云："须至奉押矣。"遂枷项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无事，任使如故，今以龙阁作帅秦州。

王荆公初拜仆射，握婿蔡卞手曰："吾止于此乎？昔年作举人时，梦升一厅事，人指其榜，有仆射厅字，曰：他日君当为此官。今梦验矣。"官制行，换为特进。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梦之不应也，公让不拜，半年方报。再让，又数月方报。比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终于特进焉。卞为予言如此。

王曾在青州为举人时，或令赋梅花诗，曾诗云："而今未说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识者已许曾必状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王琪知歙州，吴感作《折红梅》小词寄之，云："山花冷落何曾折，一曲红梅字字香。"

王介甫有《江宁夹口》诗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芦花转，恰似春风柳絮时。"人或题之于壁，续其后云："江南村里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贵诗。"荆公闻之，但笑而已。

刘攽贡甫，性滑稽，喜嘲谑，与王汾同在馆中。汾病口吃，攽为之赞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未闻雄鸣，只有艾气。"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宁中，为考官，出《临民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马默为台官，弹奏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曾布劾其违法，反得罪，嘉问治事如

故。攽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嘉问，字望之。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职，曼卿为诗曰："无才且作三班士，请士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后试馆职，为直学士，性滑稽，善戏谑。尝出，驭者又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次迁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劝以谨口，对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礼部郎中，时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详练，故授此职，宜减削诙谐。"对曰："某授诰云，特授礼部郎中，馀如故，以此不敢减削。"天禧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观。或曰："吾辈忝预郎曹，反不及一兽。"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园外狼耳，安可并耶？"续除参政，在中书堂，一相曰："取宣水来。"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农寺水，当呼为农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刘攽云："常朝多唤子。"盖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谓之唤班。攽应声曰："寒食每寻君。"盖呼汾为坟耳。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禄寺丞移太常博士，顾子敦自给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师语曰："治礼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顾将军。"子敦好谈兵，人谓之顾将军也。

苏子瞻与姜潜同坐，潜，字至之，先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问其故，对曰："子苏。"子瞻应声曰："君亦药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问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谓之姜制之？"

李公择于秘书省种竹，云："使后人见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盖自许他日谥文正也。刘贡父适闻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系笔，又善种竹邪？"是时京师有李文政善系笔，士大夫多用之。

邢恕有文学辩论，然多不请而教人，士大夫谓之邢训。竟坐教朝士上书，夺中书舍人，出知随州。后自襄州移领河阳，彭器资作告词云："勉蹈所闻，无烦多训。"盖讥之也。

孙莘老为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辞位得宫观。刘贡父作告词云："未得闻生之奇论，今乃以疾而固辞。"亦讥之也。

朝士赵昶有两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遗子瞻，子瞻以蕲笛报之，并有一曲，其词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日斜风

袅。”又云：“自桓伊不见，中郎去后，孤负秋多少。”断章云：“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清霜晓。”昶曰：“子瞻骂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谓子瞻以蛮风讥之。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两府，颇不怿，移疾不出，朝士问候者，但云虚热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便安矣。盖谓两府始得青凉伞也。张唐公谥钱思公作文墨公，诸子服绖邀执政诉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东山一寸金也。”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曰：“何相见之阔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逢这短晷。”盖讥王之侏儒。

馆中铁火罩，郑天体戏王原叔云：“此王将军兜鍪。”亦谓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枢密府，王常戏狄之涅文云：“愈更鲜明。”狄云：“莫爱否？奉赠一行。”伯庸为之大惭。

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无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使之复还山。

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固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数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事奢侈，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它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祀，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文靖。”盖服其先识也。文靖，沆谥也。

驾头者，祖宗即位时所坐也，相传宝之。中使出外勾当，皆责知委状，敢妄奏它事，皆伏军令，祖宗旧制也。

真宗禁销金，自东封归，杜倢伃者，昭宪太后之侄女也，迎驾服之，上怒，送太和宫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陆经多与人写碑铭，颇得濡润。人有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对

曰：“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州连蛮獠，三月草长蛇盛，则当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蛰，则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药，取蛇倒悬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不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面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须臾五脏壅满溃烂。李纯之少监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纯之以药救人无数，仍刻其方以示士民。

吴长文使辽，辽人打围无所获，忽得一鹿，请南使观之。须臾，剥剔了，已昏夜矣。数兵煮其骨食之，皆呕血。吴左丞留双肾于银器中，云：“此最补暖。”旦欲荐之。翌日，银器内皆黑色，乃毒矢所毙尔。不敢泄，埋之而去。辽地大寒，匕箸必于汤中蘸之，方得入口，不尔，与热肉相沾不肯脱。石鉴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脱血流，淋漓衣服上。

丁讽病废，常令两女奴掖侍见客于堂中。讽之病以好色，既废亡赖，益求妙年殊质，以厌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门曰：“谢访。”以故宾客之至者加多，乃愈于未病时，盖其来不专为讽也。

宰臣食邑满万，始封国公。

郊礼：前省内官衣锦，后省衣绣。

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薰，头手俱颤。卖饼家窥炉，目皆早昏。贾谷山采石人，石末伤肺，肺焦多死。铸钱监卒无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讽以馆职病风废于家，一旦，有妄传讽死者，京师诸公竞致奠仪，纸酒塞门。讽曰：“酒且留之，纸钱一任别作使用。”讽方乏资，由是获美酝盈室焉。

石曼卿，王氏婿也，以馆职通判海州，官满，载私盐两船至寿春，托知州王子野货之。时禁网宽赊，曼卿亦不为人所忌，于是市中公然卖石学士盐。

真皇上仙，执政因对奏寇准与南行一郡，丁谓至中书云：“雷州司户。”王曾参政云：“适来不闻有此指挥。”丁云：“居停主人宜省言语。”王悚息而已。盖王是时僦寇宅而居。

晏殊言，作知制诰日，误宣入禁中，时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

书，视之，乃除拜数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职。”上颔之，召到学士钱惟演，殊奏臣恐泄漏，乞只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而不敢言也。

归田录

卷三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入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曾作参政，当秉笔，至云：“淑妃为皇太妃。”曾卓笔云：“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邪？”众皆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曾之直也。

澶渊之幸，陈尧叟有西蜀之议，王钦若赞金陵之行，持迟未决。遣访寇准，准云：“惟有热血相泼尔。”浸润者云：“殊无爱君之心。”讲和之后，兵息民安，天意悦豫，而钦若激以城下之盟，欲报东门之役。既弗之许，则说以神道设教，镇服人心。祥符中所讲礼文，悉起于此也。

丁谓在崖州，方弈棋，其子哭而入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谓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吓我尔。”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

夏守恩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守恩受之，夫人别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官请坐甲，王独以为不须。兴国寺东火，张耆枢相宅近，须兵防卫，王不与。以此数事作枢密副使。

省试《王射虎侯赋》云：“讲君子必争之艺，饰大人所变之皮。”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

永叔云：开封多为皇亲所扰，送一卒云，为鹁鸽飞而不下。

韩魏公尝梦崔侍郎在客位，及觉，问客“将有何官？”客云：“崔县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显，官制行，合作尚书，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禄至光禄大夫，后夺一官，终于正议大夫。正议大夫，亦侍郎也。

魏氏有李后主画竹，题跋甚多，其一云：宗孟噪清臣诚一同观。又有李书云：元丰辛酉清明后三日，中书昭文位观。传正邃明邦直志题。三公执政，张诚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侍郎自言为御史时，接伴辽使，张观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使人见人语简，便生疑心，激恼人，不若旷然以诚接之。

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谕，其后语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尽。”李若谷教一门生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则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是忙后坏了？”韩稚圭教一门生云：“稳审著，大事将做小事做，小事将做大事看。”胡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观人题壁，便可知其文章。”

熙宁中，福建贼廖恩攻剽数郡，杀害捕盗官，东南为之骚然。凡恩所经涉，监司守将，皆坐贬绌，其余相连得罪者，不可胜计。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颇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状云：“自出身历任以来，并无公私过犯。”有一班行李师益亦同供状，乃云：“前任信州巡检，为廖恩事勒停。”都下相传以为笑焉。

杜祁公为枢密使，内降某人与近上班行，停之数日，同列促之，不听，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谁奏请？容商量。”初不宣谕，再三论之，方云：“是贵妃诞育时产媪之子。”又再三论之，只除三班借职。又求监都商税院。公奏云：“此系三司举官，一岁四十万贯税额。”坚持不可，犹得南排岸。

大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殿，一夕争之至明，时宰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陈执中以不正谏前事，至死，礼官谥曰荣灵。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张亢为幕客，泛舟湖中，只以诸妓自随。晏公把舵，王、张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呼曰：“晏梢使舵不正也。”

范希文知邓州，是时法网疏阔，监司尚预游宴。张去惑为提点刑狱，醉中起舞，既而曰：“启谏议，坏了提刑也。”

朱柬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时，欧阳永叔为太守，杜彬作倅，晓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谷亭醉归，妓扶步行，前引以乐，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余。永叔诗云：“杜彬琵琶皮作弦。”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问“皮何以作弦？”焯云：“永叔诗词之过也。琵琶诚好，乃国初老聂工造，世间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无皮弦事尔。”

朱柬之云：昔年为宿州符离令，孙元规以节副安置，每来县中打球射弓，后以礼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知庆州。元规私语朱云：当时作枢副，以不读温成册出，于水关外，濮王送书相别，称美其节概，亦有书答之。后来验书，乃英宗询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桂州人。为举人时，入京，道中遇一道人，衣服破敝，人皆疑其盗也，疏之。道人者辞去，留一诗与蔡州门卒，候唐过予之，验其日，乃辞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诗曰："知汝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又云："直待角龙危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后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阯入城，子正自缢于官舍壁下，乃熙宁九年正月二日也。岁在丙辰，故曰角龙。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儿童时，已闻此诗，验于三十年后，乃知交阯一覆三州，杀人无数，亦非偶然尔。

贾易以谏官责知怀州，替郑佾赴阙。李之仪梦郑佾依旧知怀州，数数对亲朋言此梦。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贬知广德军，佾已知单州，待阙尚远，自言于朝廷，复以怀州还佾，之仪之梦遂验。

吴充病赘，仁宗见之掩鼻，既而谕执政者曰："充病甚矣。"其后执政进拟差除，不敢公去充，但于姓名下小书"病"字，以是终仁宗世充罕至京师。一旦神宗即位，充历践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赘比旧加大，穴且腥甚，而上不恶焉。则夫命之至也，虽病也，有物盖之矣。

滕元发云：一善医者云，取《本草》白字药服之多验。苏子容云，黑字是后人益之。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苹为滑帅，田弘正为魏帅，兴河役，力省工倍它时，未尝略为患也。

馆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陈越寝如文穆之尸，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旁，余人歌《虞殡》于前后。钦若闻之，密奏，将尽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苏涣郎中押伴夏人云，卖银五千两，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陈执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许，止除少师，物论喧然。富彦国在郓，叶道卿在青，皆不平之。执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卧京第者逾年。又五年，方许致仕。是时富公作相，欲矫前事耳。

猴部头，猿父也，衣以俳优服，常在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熟视梁祖。忽奔走号踯，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陈靖为吏部员外郎，晓三命，自言官高寿长。一旦卒，附婢子语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见之，婢子冠带而出，语言动作，真靖也。向问："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寿，皆如术数，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克折。"既而泣下。向欲质以一事，乃问以阴中善恶之报。靖言："世间所传，皆不诬也。只如张退传，官职寿康，人所仰望。然酆都造狱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记其说。明年，车驾游池，宣召张士逊。士逊至，向适于稠人中望见之，以为士逊精健如此，鬼语乃妄言耳。明日，闻士逊薨矣。

郭逵伐交州，行师无纪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进兵有日矣，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谓之将军下令，字画甚细，节目甚繁，又戒诸将不得漏泄。诸将近灯火窃观之。徐禧尝见之，云如一部尚书多，禧三日夜读之方竟。则诸将仓猝之际，何暇一一观也。内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声，仰诸将多养猪，如象到以锥刺猪，猪既作声，象自退走。

余靖不修饰，作谏官，乞不修开宝塔。时盛暑，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永叔梦为鸜鹆，飞在树上，意甚快悦，闻榆荚香特异。永叔尝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恸，梦神人别以一子授之，白毫满身，母既娠，白毫无数，永叔生，毛渐退落。

宋庠罢参，郑戩罢枢，叶清臣罢计，吴安道罢尹，盖吕文靖恶其党盛也。时数公多以短封廋词相往来，如青骨不识字，米席子作版之类。青骨谓蒋堂，时谚谓知制诰为识字，待制为不识字。杨吉作发运，以饷权要，得户部副使。

李昭遘修撰自河中移知晋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发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妇三日已冠，而与姑宴饮矣。

吕文穆薄游一县，胡旦随父宰邑。客有誉吕，举其诗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明年中甲，寄声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次榜果中首选。

举子以巨轴献胡旦，旦览之曰："旨哉，旨哉！"

王介得知常州，刘贡甫以语谑之，介曰：“贡甫非岂弟君子乎！”贡甫曰：“虽非岂弟君子，却是打爷知州。”常州风俗殴父，有桥名曰打爷桥。

白黑简心，此东汉书语也。或以命谢师直之告，讥其好弈也。

蔡立知江州，后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毂之女，病瘵而死。凭于崔氏之女，凡语言皆怨其后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虫转以付人，以与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劝之，令勿自残贼亲戚，今不与矣。其始已议檟殡，袁氏云：“吾无儿女，它日谁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时，袁氏所凭之语，忍痛之声闻于外焉。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云：坐不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为贱鬼，足胫皆生长毛。

福州奏贩盐贼，谋者四五人，从者四十人，大理断官赵衍、审刑详议祝谏尽断死罪。衍寻卒，临命自语曰：“冤枉杀人。”祝谏通判扬州，未几亦卒。

知江州瑞昌县毕从范素健无所苦，一夕，会客，客前烛皆明，惟从范前烛数易屡灭。是夕，暴病卒。盖阴气先有所薄尔。

知虔州朝议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屡失子，于病风作时啮臂志之，比再生子，齿痕隐然在其臂，乃知轮回再生之说为不诬尔。

太祖建隆六年，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代旧号，改元乾德。后于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学士陶穀曰：“此伪蜀年号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国家开宝中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故也。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真宗虽以文词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赐进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

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某。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后皆著姓。

吕文穆公蒙正为相，有朝士藏古鉴，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献以求知。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能照二百里？”闻者叹服，以为贤于李卫公远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曰录子，今谓之札子。

真宗临轩策士，夜梦下有菜，一苗甚盛，与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是乃蔡齐。上见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诏执金吾七人清道，自齐始。

范仲淹字希文，知开封府事，决事如神，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陈治乱，历诋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离间君臣，落职知饶州。宝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帅延安，日夕训练精兵。贼闻之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后知庆州，时王师定川之败，议点乡军，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罢还庆路，皆复得为农。上以四路诸招讨委之，仲淹与韩琦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陈尧佐字希元，修《真宗实录》，特除知制诰。旧制须召试，唯杨亿与尧佐不试而授。兄尧叟，弟尧咨，皆举进士第一。时兄弟贵盛，当世少比。尧佐退居郑圃，尤好诗赋，张士逊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遗之，尧佐答曰：“有花无酒头慵举，有酒无花眼懒开。正向西园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

狄青字汉臣，元昊叛，屡将兵出战，四年间大小二十五阵，八中流矢，人呼为狄天使。上观其仪表，曰：“朕之关、张也。”于是有敌万之称，谓以一足以敌万也。初，青在军伍间，韩魏公、范文正公一见之，皆称其有将相之器，果能为国立功，为时名将。

王旦字子明，为翰林学士。尝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与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后拜平章事，外抚诸边，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颂声洋溢，旦之力也。

石介字守道，徂徕山人也。文章学术，天下宗师，皆呼为徂徕先生。著《宋颂》十篇，猗那、清庙，无以加也。庆历三年，天下所谓贤士大夫，必用于两府侍从台谏之官，宋之用人，于兹为盛，介作《庆历圣德》诗。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后复本姓。谢启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睢、范蠡尝改姓故也。伪蜀范禹偁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谢启之精切也。

景德中，夏文庄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中使汉索新截词天，流公。立宫进阙《锁喜新迁秋莺。》曰　："河　霞瑶散阶绮曙，，月金沉茎钩露，，帘凤卷髓未香央和楼云。雾。夜三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悦。

王文康公诗云："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辞也。

裴晋公作《铸剑□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材，亦见于此赋矣。公为《水车赋》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于旱，不旱则无所施。公在宝元、康定间，边鄙有事，骤加进擢，晏静则置而不用，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之意可见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择任抡材，使大小各得其所，又可见矣。

寇准以员外郎奏事，直言触犯，太宗怒而起，准遽以手引赭袍，请上复御坐亲决其事乃退。上嘉纳之。太宗曰："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郑公。"

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上赐学士诗曰："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

钱俶进宝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夏英公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不如文公也。

田元均治成都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蜀人谓之照天蜡烛。

刘随待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

仁宗暑月不挥扇，以拂子殴蚊蝇而已。冬月不须炉。医者云，体备中和之气则然。

姚跂回云：“自来奉使北朝，礼遇之厚，无如王拱辰。预钓鱼放鹘之会，皇帝亲御琵琶以侑酒。”是时先父馆伴，相得甚欢。拱辰谓先父曰：“南朝峭汉推吾。”异日先父为上道此语，上曰：“拱辰答问似此语言极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识量不足，难于远到。吾见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问：“南朝如卿人才有几？”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也。本朝人才胜如臣者，车载斗量，不可数计。”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归田录

卷四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悦。赵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损得些陈设，湿得些乐官衣裳。但令雨中作杂剧，更可笑。此时雨难得，百姓快活时，正好饮酒燕乐。”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乐，宣劝满饮，尽欢而罢。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丧问疾。唐国子祭酒李浩所撰《刊误》云：“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余，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也。”

前世钱文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王元之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元祐中，元夕，上御楼观灯，有御制诗。时王禹玉、蔡持正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谁不知？”后两日登对，上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山谷作《茶磨铭》云：“楚云散尽，燕山雪飞，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党因对言穀宣力实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真宗次澶渊，曰：“敌骑未退，天雄军横截其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敌土也。何人为朕守？”魏公曰：“智将不如福将，王钦若福禄未艾，宜以为守。”王公闻命，茫然自失。魏公酌大白饮之，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不日即为同列。”王入魏，敌骑满野，屯塞四

门，终日兀坐，越七日敌退，召为平章事。

陈恭公判亳州，遇生日，亲族多献《老人星图》，侄世修独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纳节，明日致仕。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也。"上曰："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识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试其术，数旬不效，乃曰："臣见太皇太后方与仁宗宴，临白玉栏干，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但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方士术何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为枢密使。会大雪，置酒西园，欧阳永叔赋诗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曰："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合闹。"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执状进入，止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国初，范质、王溥等自以前朝旧相，居不自安，共奏请中书庶务大者，且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赐坐啜茶之礼遂废，固不暇于论道矣，遂为定制。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未甚进用，及卜郊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执绥备顾问，占对详敏，他日上曰："作宰相当用儒者。"卢果大用。

真宗诏种放至阙，韦布长揖，宰执杨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召杨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皂囊十轴书，乃放所奏也。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亿曰："臣当负荆谢之。"

杨大年年十一，举神童至阙下，参政李至喜令赋朝京阙诗，有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

元祐中，秘阁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诗，张文潜和最工，云："翠浪有声黄伞动，春风无力彩衫垂。"秦少游云："帘幕千家锦绣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调也。"

太宗善弈棋，谏臣乞窜待诏贾玄于南州者，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恐壅遏万几。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

太宗八子，真宗第三，封寿王。诏一异僧遍相诸公，僧已见七王，惟寿王未起。僧奏曰："遍觐诸公，皆不及寿王。"上曰："卿未见，安知之？"僧曰："适见三仆立于门，皆将相材器，其仆即尔，主可知矣。"三仆乃张相耆、杨相崇勋、郭太尉承祐也。

李侍读仲容善饮，号李万回。真宗饮量无敌，欲对饮，则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问："何故谓天子为官家？"仲容述蒋济《万几论》，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皇帝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谓君臣千载一遇也。"

陈文惠公尧佐与弟尧叟俱位至宰相，弟尧咨尤精弧矢，自号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冯氏曰："汝典名藩，有何异政？"尧咨曰："路当冲要，将迎殆无虚日。然弓矢众无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补国家，不务仁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杖之，金鱼坠地。

太祖问王官侍讲曰："秦王学业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词甚好。"上曰："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古者三公开阁，而郡守比古诸侯，亦有阁，故有阁下之称。前辈与大官书，多呼"执事"与"足下"，刘子元与宰相书曰"足下"，韩退之与张仆射书曰"执事"，即其例也。记室本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不可通用，惟执事则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及又自卑达尊，如云座前，尤非也。阁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岂可僭用哉！

韩魏公知泰州，卧疾数日，忽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庙于春宫。

国朝翰林学士佩金带，朱衣吏一人前道，两府则两人，笏头带佩鱼曰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李藩未第时，有僧告曰："公是纱笼中人。"藩问其故，曰："凡宰

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纱笼护之。”后果至台辅。

昆吾山有兽如兔，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吴国武库中兵刃俱尽，而封署如故，得双兔杀之，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为食。乃铸肾为二剑，雄为干将，雌为莫邪。

王严光有才不达，自号钓鳌客，巡游都邑，求麻铁之资，以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姓名置箧中，曰：“下钓时取此等蒙汉为饵。”其狂诞类此。张祜谒李绅，亦称钓鳌客，李怒曰：“既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

士人初登第，必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云，虎化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烧去，乃得成人。又说新羊入群，诸羊抵触，不相亲附，烧其尾乃定。又说鱼跃龙门，化龙时，必须雷电为烧其尾乃化。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乡大以为耻，竟不捶一人。

叶法善有道术，居玄真观，一日，会数朝士，满座思酒。忽有一人敲门，称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谈论不凡，法善潜以小剑击之，应手堕地，化为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饮之。皆曰：麴生风味，不可忘也。

韩退之诗云：“且宜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云南曲米春。”裴铏《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因阅《方言》，宋、魏之间簟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

欧公尝曰：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闻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著齿，余不敢问公，不知何也。

眉州有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以砖甃，四围皆屋，凡三十余年。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皆跃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

旧说不以龟守，则为蛟龙所取。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

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自然达理。

上元燃灯，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灯》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以灯迎太后，则是唐以前，岁不常设。

唐日历上元三年三月敕云，制敕施行，既为永式，皆用白纸，多有蠹食。自今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并用黄纸书之。

唐徐坚撰《初学记》，中山刘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真可为终身记耳。"

吕蒙正方应举，就舍建隆观，沿干入洛，锁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启户视之，床前槐枝丛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唐内库有青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之曰"自暖杯"。

龟兹国进一枕，色如马脑，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明皇因名为游仙枕。

李太白少时，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报其家，谓之喜信。至文宗时，遂寝此仪。

宫中寒食时，竞立秋千为乐，明皇呼为半仙之戏。

宋璟爱民恤物，时人谓之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及物也。

李白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灿于齿牙，时人号为粲花之论。

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后，乘车跨马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唐明皇命相，先以八分书书姓名，金瓯覆之。

有书生谒李林甫云管子文，后化为笔。

郭子仪自同州归，诏大臣就宅作软脚局。

院中有双鹊栖于玉堂之后海棠树，每学士会食，必徘徊翔集，或鸣噪，必有大诏令或宣召之事，因谓之灵鹊。故晁翰林诗云：“却闻灵鹊心应喜。”并予诗云：“灵鹊先依玉树栖。”盖为此也。

赏花钓鱼，三馆惟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祥符八年，蔡文忠状元及第，上视其秀伟，顾宰相曰：“得人矣。”因诏金吾给驺从，传呼状元始于此也。

吕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医工陈逊煮药将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梦神人被金甲持剑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逊惧而悟，以白相国。后生公弼，熙宁中位枢密使。

前辈作花诗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黄鲁直《酴縻》诗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比美丈夫。渊材作《海棠》诗云：“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元厚之少时梦人告曰：“异日须兄弟数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梦不然。熙宁中学士者五人，先后同在翰林。韩持国维、陈和叔绎、邓文约绾、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

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候起居之状，谓之门状。

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之口而颁行之，故罗隐曰：“锁闼千里，更无人到，丝纶五色，惟其凤衔。”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纱中单，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逐之状。汉高祖与项羽战争之际，汗透中单，改名汗衫。

三代以韦为箅袋，盛箅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为龟袋。唐永徽中，四品官并给随身鱼，天后改鱼为龟。唐初，卿大夫没，追取鱼袋，永徽中，敕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没则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鱼更不追取。

古有革带，反插垂头，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祖诏令向下插垂

头，取顺下之义。

官衔之名，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开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如马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次不绝。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

梁职仪，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仆射尚书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来，唯八座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陈希烈不便执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于右座云，便为将来故事。

蔡州丁氏精于女工，每七夕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进。

寇莱公守北门，辽使经由，问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书？"答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

齐李崇为兖州刺史，州多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村置鼓楼，自此始也。

宋孝王问司天膺之后魏、北齐赦日树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于阙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京吕光。究其旨，盖西方主兑，为泽，鸡者巽之神，巽为号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长竿使众人睹之。"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时号步行学士。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书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屈折处，亦当中无偏侧。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蔡君谟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

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意也。

老杜诗曰：“笋根稚子无人见。”唐人《食笋》诗云：“稚子脱锦棚，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故一名曰稚子。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改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御制诗，遂为故事。仁宗诗尤多，有云：“寒儒逢景运，报国合何如。”

今人谓驵侩为牙，本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似牙字，因转为牙。今人谓万为方，千为撇，但数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牙耳。

山谷云：作诗正如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

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圆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能不失二者之间，则可与古诗者并驱矣。

王元长曰，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游。

江邻幾杂志

【宋】江休复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江邻幾杂志》一卷，宋江休复（1005 ？—1060）撰。休复字邻幾，开封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举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博览群书，为文淳雅，尤工于诗。淡泊名利，与苏舜钦、欧阳修等交游。另有《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及文集二十卷，均佚，惟此书传世。

本书有多种丛书收录，书名卷数不尽相同：《江邻幾杂志》一卷（《宝颜堂秘笈》、《稗海》等）、《邻幾杂志》一卷（《续百川学海》等）、《嘉祐杂志》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二卷，误）、《醴泉笔录》二卷（《学海类编》）、《杂志》不分卷（商务印书馆《说郛》）。

本书所载，多为唐、五代至作者晚年嘉祐间杂事，有《嘉祐杂志》之名，或以其创作于嘉祐年间。所载涉及典章礼仪、选举职官、文坛掌故、市井轶闻等项内容。作者交游多一时胜流，耳濡目染，颇有可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所记精博，绝人远甚”。

这次校点，以收录较多的《稗海》本（约二百五十余条）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祐杂志》及有关史料参校。《稗海》本所据似亦经辑录之本而非祖本，如称“洁白而陋”的乐伎为“雪兽头”即前后两见，惟繁简略异，故两存之。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归田录

江邻幾杂志

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枢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问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谩骂曰："迎一赤老，累日不来。"士人因呼为赤枢。伯庸常戏其涅文云："愈更鲜明。"狄答云："莫爱否？奉赠一行。"王大惭恧。

李后主于清微歌"楼上春寒水四面"，学士刁衎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远者尔。"人疑其有规讽，讯之，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又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云："桃李不须夸烂熳，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

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沣、苗发、皇甫曾、吉中孚，共十一人。或无吉中孚，有夏侯审。

省试《王射虎侯赋》云："讲君子必争之艺，饰大人所变之皮。"《贵老为近亲赋》："见龙钟之黄耇，思仿佛于吾亲。"试官掩卷大噱，传为口实。

章伯镇珉学士云："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歙州黄山俞侍郎献卿，尝与友人肄业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见松树有大黄实，抛石击落一枚，甚坚而香，俄落深涧中。翌日再寻，则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谓招葳，食之可仙。

晏相有"春风任花落，流水放杯行"之句。

惠崇《游长安》诗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

贩鳝者器中置鳅，云："鳝喜睡，鳅好游。不尔，睡死。"

长安姚嗣宗诗："蹋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韩稚圭安抚关中，荐试为大理评事。

供奉官罗承嗣住州西，邻人每夜闻击物声，穴隙视之，乃知寒冻

齿相击耳。赠之毡，坚不受。妻母来见，其女方食枕中豆，赠之米面，亦不敢纳。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赡穷亲四十口。尝辞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载私物，不得过若干斤重。恐其罹此罪，乞与陆路差遣。"

祖择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问之，云："口无择言。"

江南一节使召相者，命内子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额上自有黄气。"群婢皆窃视之，然后告云："某是。"舵工火儿杂立，使辨何者是舵人，云："面上有波纹是。"亦用前术。

长安北禅寺廊右，郑天休资政题十字："春至不择地，路旁花自开。"

向相延州诗："四时常有烟棚合，三月犹无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诗云："三春花发惟樗树，二月莺啼是老鸦。"

真庙将立明肃为后，令丁晋公谕旨杨大年。丁云："不忧不富贵。"大年答："如此富贵亦不愿。"

梅圣俞过扬州，宋相公庠送鹅，作诗谢之云："常游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去，从教养素翎。"得之不怿。

康定中，侍禁李贵为西边寨主，妻为昊贼所虏去。家中白犬颇驯扰，妻祝曰："我闻犬之白，乃前世为人也。尔能送我归乎？"犬俯仰如听命。即裹粮随之。有警则引伏草间，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贼境。其夫无恙。朝廷封崇信县君。

占城进狮子。杨文公馆阁读书，进诗贺云："渡海鲸波息，登山豹雾清。"当时激赏。

好事者记：一春好天气，不过二十日。

朱巽草制云："某官夙负材。"真庙令出典藩。

同州民谓沾足为烂雨。

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一篇夏英公诗："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抆泪湿青衫？"

某人眷一乐妓，洁白而陋，人目曰雪兽头。

刘师颜视月占旱，问之，云：“谚有之：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田元钧狭而长，鱼轩富彦国女弟，阔而短，在馆中，石曼卿目之为龟鹤夫妻。

曾会，泉南人，不改乡音。尝闻叩户声，呼童视之，云：“无读作模　　。客，是狗抓痒。”遽起云：“请门客自朝汤。”胡巽嫁女与侯询，云：“嫁女与侯孙。”

凌景阳都官与京师豪族孙氏成姻，嫌年齿，自匿五岁。既交礼，乃知其妻匿十岁。王素作谏官，景阳方馆职，坐娶富民女论罢。上知景阳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孙氏所匿，上大笑之。

王贻永久冠枢府，持慎少所发明。杨怀敏自河朔入奏堤塘事，所欲升黜者数十人，两府聚听敏来白事，相府为具呼为太傅称说云云，莫敢发言。独贻永颓怒云：“押班如此，莫誊倒人甚多，未为稳便。”敏缩头而退。时庞相、吴左丞为枢副，退而言曰：“尝得此老子恶发，大好事！”政府呼太傅者有惭色矣。

杨大年行酒令：“李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黄宗旦应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人行”之句。

狄青讨邕州侬贼，发西边蕃落马，用毡裹蹄。

唐相李程子廓，从父过三亭渡，为小石隐足，痛以呼父。程云：“太华峰头，□□□仙人手迹；黄河滩里，争知有隐人脚跟。”

晏相改王建诗“黄帔覆鞍呈马过，红罗缠项斗鸡回”为“呈过马”、“斗回鸡”，为其语不快也。

吕文靖诗：“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陕府昭宗御诗云：“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与河中逍遥楼太宗诗：“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气象不侔矣。

王文穆罢相知杭州，朝士送诗，唯陈从易学士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冀公称重之。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两府，颇不怿。诗云：“蟠桃三窃成何事？上尽鳌头迹转孤。”称疾不出。朝士问候者继至，询之，云：“虚热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也。

石中立、丁度在翰林，丁前行，石从后呼之，捉瓦栏筒云：“忘却帽子头了去也。”

契丹谓圭为曜辣。

王随相讳德，幕宾谓德为可已，优人赞祝云：“此相公之可已。”梁相讳颢，优人□口号为芜辞。宋相讳巳，一班行参见，爱其敏俊，问谁荐举，云：“杜与待制。”久之方悟。

真宗宴近臣禁中，语及《庄子》，忽命呼秋水，至则翠环绿衣小女童也，诵《秋水》之篇。闻者莫不悚异。

举子有以巨轴而贽胡旦者，览之云：“旨哉，旨哉！”

林逋傲许洞，洞作诗嘲逋，余杭人以为中的：“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咳嗽病猕猴。豪民遗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

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诗云“此夜一轮满”，至来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处无。”喜跃，半夜起撞寺钟，城人尽惊。李后主擒而讯之，具道其事，得释。

长安张诗以能医称，孙之翰重之。予至关中，屡见人说医杀者甚众，尤好用转药。关中谚云：“既服黄龙丹，便乘白虎车。”

章相性简静，差试举人，出《人为天地心赋》。举子白云：“先朝尝开封府发解出此题，郭稹为解元，学士岂不闻乎？”曰：“不知，不知！”匆遽别出一题目《教由寒暑》，既非己豫先杼轴，举人上请：“题出《乐记》，此教乃乐教也，当用乐否？”应曰：“诺。”又一举人云：“上在谅阴，而用乐事，恐或非便。”纷纭不定，为无名嘲曰：“武成庙里沽良玉，开封府举人就武成王庙试《良玉不琢赋》。夫子门墙弄簸箕。国学试《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赋》。惟有太常章得象，往来寒暑不曾知。”

黄通，闽人，累举不第。作官数任，年将耳顺，锁厅应举。或嘲云：“老妓舞柘枝，剩员呈武艺。”

都下一小儿，才三岁，无有难曲，按皆中节，都市观者如堵，教

坊伶人皆称其妙。在母怀食乳，捻手指应节，盖宿习也。

高琼作旧城县巡检，忽逢涪陵被谴出城，街次唱喏，责受许州马步军指挥使。剧贼青脚狼将袭知州牛冕给事，琼擒之，遂复入。

司马十二说，党太尉画真，观之大怒，诘画师云："我前画大虫，犹用金箔贴眼。我便不消得一对金眼精！"

天台竹沥水，被人断竹梢屈而取之，盛以银瓮。若以他水杂之，则亟败。

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

张乖崖知江宁府。僧陈牒出，公据判送司理院勘杀人贼。翌日，群官聚厅，不晓其故。乖崖召僧至，讯云："作僧几年？"对："七年。"复讯之云："何故额有系头巾痕？"僧惶怖服罪。至今案牍尚在。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吏所倚任者，吏称无罪诛，封判令至曹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

苏仪甫侍读知孟州，为医误投以转药，垂死，命杖医背四十余。医出城，苏下厅阶，死焉。

陈执中馆伴虏使，问随行仪鸾司："缘何有此名？"不能对。或云隋大业中鸾集于供帐库，遂名此。

陆参宰邑，判讼田状云："汝不闻虞芮之事乎？"耆司不受，再执诣县云："不晓会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李戡宰邑，问民间十否，莫有疾否、莫有孝悌否之类。

有一患大风者，药云："吾不能疗尔。"

都下有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剥马务蝎食马血尤毒。己亥岁，京中屡有螫死者。

毒虺断首，犹能飞以噬人。

御史台阁门移文用捺头牒。章郇公判审官院，张观为中丞，常用此例。移审官时，章为翰林学士辨之，张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缙云山寺中宿者，僧为具馔馐，鳖甚美，但讶其无裙耳。入后屋，见黄泥数十团，大如缶。问行者，即向所食在其中，取龟以黄泥裹之，三日，龟服气，肥息特异。

章仲镇云，章伯镇勘会案，岁给禁中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庙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万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讲僧，夜中为鬼物来请讲，欣然从命。舁行数十里，置在猪圈中。比晓，方悟为鬼所侮。

张枢言说杨大年临卒，戒家人："吾顶赤趺坐，汝辈勿哭惊吾。"既而果然。家人惊号，则复寤而寝，遂卒。释教顶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滞。

梅圣俞云，叔父为陕西漕知，客卒。浴敛毕，他婢欲窃其衣，其尸热如火。惊告家人，遂传于外。或云："不祥。此当有重丧。"俄而婶氏卒。

持国按乐，见弦断结续者，笙竽之类吹不成声，诘之，云："自有私乐器。国家议黍尺，数年乃定；造乐器，费以万计。乃用乐工私器以享宗庙。"又七庙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温成庙用羊豕各二。疑郊本用特，后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可虚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庙：神德贺、宋；二宗尹、潘；奉慈刘、李、杨，刘、李升祔，今独章惠。

永叔书法最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戍边。行水边，甚乐之。从者前云："此水不好，里面有虫。"声如陈，秦声。谓之虫，乃是鱼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原父《五十谥法》一篇，神化无方曰尼，耄期称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洁白不污曰皓。

楠树直竦，枝叶不相妨，蜀人谓之让木。

胡瑗翼之卒，凶讣至京，钱公辅学士与太学生徒百余人，诣兴国戒坛院举哀。又自陈师丧，给假二日。近时无此事。

王景芬职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儿四五岁，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亦云“坐不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谪作贱鬼，足胫皆生长毛”云。

司马君实充史讨，白执政，时政记、起居注皆并不载元昊叛命北戎请地事，欲就枢密府检寻事迹，以备载录。庞相自至史院商量，孙朴兼修国史之任，云：“国恶不可书。”会庞去相，遂寝。

吴充卿说，其先君为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啖巴豆如松子，问其由，始用饭一碗，巴豆两粒，研和食，稍加如药丸，尽则加巴豆减饭，积以岁月，至于纯食巴豆。此亦习啖葛之类。曹操尝啖葛 。

掌老太卿判太仆供祫享太牢，只供特牛，无羊豕，去问直礼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为太牢。

太学生郑叔雄用善医，王尚书举正、知杂吴阙名。荐为秘书省校书郎、起居舍人。范师道论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荐之不报，而方技援例辄行。”于是汝州孔旼除直隶扬州，孙侔除试校书、州学教授。

入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惟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争之至力。时宰不知典则，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

陈执中死，礼官以前事不正，谏请谥荣灵。宠禄光大曰荣，勤不成名曰灵 。

大名府学进士刘建侯，盗官书卖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与妻同杀人，取其金。前杀士人事明白，犹且称冤，府中谓之始皇，以其焚书坑儒也。程琳尚书知府日杀之，其容貌堂堂，言词辨博，庄生大儒之盗也。

药方中一大两，即今之三两，隋合三两为一两。

宋相云，中朝书人，唯郭忠恕可对二徐，书《佩觿集》三卷。

杨弦望之当官，凡私家上历，亦自买纸。为江南转运使，先移文江宁府，要府官月俸米麦，何人担负磨面，曾支脚钱。

司马君实侍先君知凤翔府。竹园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鸱，莫有识者。有自南山来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飞生。飞而生子，每欲飞，则缘树至颠，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书礼部，则尚书之职；判礼部贡院，则侍郎之职也；其名

表，则员外之任也。王禹玉带馆职，判礼部，作三字，犹不解百官谢衣表御史中丞署状，而舍人作表，是兼尚书员外之职也。

陈执中在枢府建排墙，殒夏僭使人。上叹枢府不得人，于是王𪓐、张观与执中皆罢。

孙承旨自称韩持国作维国，齐大卿呼邵兴宗作亢宗。

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谓之神帐，云陈彭年所建。

礼，牲体贵贱以为俎实。肩臂臑□胳觳，左右前后，宾主有仪，今不复用。司马公说，曾在并州见蕃俗颇存此礼，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项琐骨。又说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

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凉衫以褐绸为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于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予读《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衣，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

君实又说，夹拜，今陕府村野妇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妇人两拜。城外则不然。

子容判礼院，谓君实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今乐悬，但闻金声，余乐掩而不闻，宜罢连击，次第见其声。

欧阳永叔修《唐书》，求罢三班院，乞一闲慢差遣。俄除太常礼院，因巡厅言朝廷将太常礼院作闲慢差遣耶？

子容说，周庙制：户在东，牖在西，当中之分则扆也。近代宗室南向，祫室犹在西壁，祫享犹设昭穆位于户外，南北相对。

武功常景主簿说，庆善宫有唐碣，为民藏窖。盖民恐他人见之，理认远祖土田。傍有慈德寺，太宗所建，会昌废寺犹遭毁折，武宗可谓能行令矣。至大中复建，碑记尚存。

肆赦宣德门登降用乐悬又排仗，盖如外朝之仪。

《六典》：礼部吉仪五十有五日，其有二十九日祭五龙坛。予奉敕于五龙庙请晴，庙廊并颓毁，寓宿殿东道士之室，亦无坛也。

仪仗内五牛旗刻画五色木牛，竖旗于背，载以舆床，四人舁之。按《六典》，卫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是绣绘旗幅若五牛，以牛载。则其他麟凤之类，亦当如此矣。

祫享行礼之际，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诸臣见上恭虔，裹手执笏者惕然皆揎袖。

庙主，帝用白帊，后用青帊覆，行礼则废之。方木为趺，荐以重褥，置主于其上。

廛俗呼野人为沙块，未详其义，士大夫亦颇道之。永叔戏长文："贤良之选，既披沙而拣金。"吴颇憾之，迁怒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于心。"愈怒焉。

又尝戏马遵："旧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庾，庾问何人作序，讯知其人，使送银二笏。

庞相令制后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诰身后惟吏部判官，诰院者当押字尔。"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何相见之阔也？"答云："遭此霖雨，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值这短晷。"盖诋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马不入寺，宗王许相乘马入至佛殿东，素无定制也，驾往寺观烧香，中丞不从由入台。翌日，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秘书丞沈士龙者，尝建言害民事数十条，漕司不行，遂弃官归，关门不放过，诉云："母老病，拘滞于此，母必不全，亦关吏之罪也。"士龙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举，主关吏一例见劾。

李照讥王朴编钟不圆。后得周编钟，正与朴同，议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见郑毅夫除省判诰词中间具官某，又云云，当诰词前具衔云云，中当云以尔云云。

程侍郎言，某为御史接伴虏使，中丞张观云："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又说高敏之奉使接伴虏使，走马坠地，前行不

顾。翌日，高马蹶坠地，戎使亦不下马。张唐公将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时，旧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驿厅，戎使方出相揖。某则不然。先请戎使立阶下，然后前揖登阶。"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如旧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总记，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苏兖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余搜括并未见。"

苏仪甫使虏，至虏庭，传宣求紫鱼，答云："虽是某乡中物，偶不赍来。"又云："某箧中恐有。"试搜之，得获。乃家中纳楮中，忘告之也。

韩忠宪使虏，其介刘太后之姻，庸而自专，私于虏使云："太后言两朝欢好，传示子孙。"韩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来伴，因问："太后有此语，何故不传？"忠宪答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帘前受此语，戒使人，令慎重尔。"于是以手顶礼云："两朝生灵之福也。"

文思院使，不知缘何得此名。或云量名"时文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之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后，陪位南郊，病伤寒卒。子宗谔内翰，为玉清昭应宫副使，自斋所得疾卒。宗谔子昭述右丞，祫享奏告景灵，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渊之幸，军费二十余万。郊赉用度，时一郊费六百万。今千万余贯矣。

宋次道集颜鲁公文为十五卷，诗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会联句诗，公必在其间。又有《大言》、《小言》、《乐语》、《滑语》、《谗语》、《醉语》。又《和政公主碑》肃宗女，代宗母妹。潼关失守，辍夫柳潭乘以济孀妹。首云："平阳兴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纠匡复之师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鲁公颜元孙墓志："省试《九河铭》、《高松赋》。考刘奇榜曰：'铭赋音律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辞高理赡，惜其贴经通六，所以屈从常第。'葬东京鹞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迓贺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职，割俸钱与弟请，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云："羌人旄牛酥绝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汤鲙，以荐酸浆粟饭。"

冀州城南张耳墓，在送客亭边。戎使林迓者，由翰林学士问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张耳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谢曰：“契丹家翰林学士，名目而已。”

峨眉雪蛆大，治内热。

己亥历日十一月大尽，契丹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才昏，月蚀，戎使言窃谓为已望。时修《唐书》，问刘希叟，云：“见用楚衍历，差一日。宣明历十一月当小尽。”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谓枢密程侍郎：“近日与蒲豸刺权门事，谓之小火下。”程答云：“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头。”

谢师直说，北都李昭亮相，为宠嬖三夫人作水陆道场，嬴州店叟张三郎处主位，李之祖父在宾位，焚香拜跪，不胜其劳。

北虏冰实羊肠，文州羌取蛇韬首绕头上治上热。

虏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黄色乃其老者。银貂最贵，契丹主服之。”又云：“驼鹿重三百斤，效其声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汤火，着人皮肤成紫疱。”又云：“鞑靼界上，猎围中获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真国即挹楼之地，高丽、新罗今是一国，其主王辉，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余庆说，其从叔内殿承制肃蔡州日，掠房缗五千，其忧愁焦煎之貌尝如负人百千万债者。尝在病，几死，才开目，问其子曰：“今日费几钱？”

胡武平内翰丁母忧。前一岁，常州宅中海棠开白花。平妹夫王伯先为金坛县令尉胡宾说。

己亥秋，颍、寿民小不稔，群盗劫禾。颍上令捕得，囚遣之，缘是益炽，不可禁。漕司劾令且严其禁。

橄榄木并木花如樗。将采其实，剥其皮，以姜汁涂之，则尽落。

余奉敕五龙庙谢晴。司天监择日供神位板，太仆供羊，司农供猪、粟、黄白盐、馔油、肫脂、韭、菁葱、明油，太府供币帛温香，少府供蜡烛，将作供神位水火，光禄供礼料、莲子、鸡头、胡桃、干

枣、馔盐、笋俎、干鱼、玉鲅、鹿脯、姜椒、橘豉、鱼、兔、鹿、羊、醢饧、醋、酒、柴、炭，将作所供罍沉水香饼尔。

梅圣俞转都官员外郎，原甫戏之："诗人有何水部，其后有张水部，郑都官，复有梅都官。郑有鹧鸪诗，时呼郑鹧鸪；梅有河豚诗，可呼梅河豚耶？"

张唐公瓌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礼仪事，再疏乞毁温成后庙，皆不降出。

齐廊公辟大卿，曾为三司检法。时李士衡充使，章得象洎黄宗旦为判官。公暇，省中棋饮谈谑。每值雪天，毕命僚属酒炙相乐，李谘为使置酒设殽乐梅而已。今都无此例。

潍守解宾王，怨登州交代胡俛，讦其伐官树。法官引盗傍人得捕，或以潍之于登不得为傍，又条有误伤傍人，谓在傍则判审刑。钱象先待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盗？"特勒停宾王落馆职，知建昌军。

吴春卿葬新郑，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坑子，才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柏团以遮之，即下土筑，不用砖甓。吴氏葬其先亦如此。钱君倚学士说，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为村人所发，取其砖以卖之。是砖为累也。近日，江南有识之家不用砖葬，唯以石灰和筛土筑实，其坚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学士与高继方同事，贺北虏正旦于幽州，亦效中国排仗法服宫驾。

《史记·历书》云："秭鸎先漅。"庞相云：见夏英公文字中用漅作坡泽之泽。余见宋子京《谢历表》漅作号叫之号。

二月三日疏决罪人，开封府罪人宿车院。中夜，车上有人伏其中，执而殴之至死。有司以为大辟论。上云："决臀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为大辟当为流耳，再奏云。上又云："决臀杖二十。"诸公下殿，方悟圣断之精审。盖此狱情可矜，则当上请固降为流，今经疏决，则流下降为杖矣。

秘书监马怀素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

韦述勒成国史，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钱君倚云：《汉书·律历志》：“钧著一月之象。”又云：“辅弼执玉以翼天子。”科场举人以为赋题。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监本之误也。

杨畋待制云：经筵读《后汉书》，宦官乱政事多为前侍读削去，如《何进传》都无诛内官事，如《孔融》、《符融传》但记孔老通家之旧、谈辞如云等。谄乐道辈将旧稿削去之，复采关治道者以备进读。

王随作相，病已甚，好释氏。时有献嘲者云：“谁谓调元地，番成养病坊。但见僧盈室，宁忧火掩房。”在杭州，常对一聋长老诵己所作偈。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无所闻。番叹赏之，以为知音之妙。施正吕说此。

王逵知越州，修城卒，暴民至发墓砖。钱公辅作倅，视砖文有永和年号，亦有孝子姓名者。先葬无主枯骨，寻亦见掘矣。

京师神巫张氏，灯焰烧指针疗诸疾，多效于用针者。范景仁说，其兄忽被神祟，饮水并食瓷碗。召巫者视之，既退，欲邀厚货，偃蹇不应命。巫之神辄附兄之婢子云：“使汝救人苦，却贪财利不来。”索香火如巫所禁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县日，奉行赦书节文，访义夫节妇，得三人，其间一人可采。姓童，为人主典库，谓之判子。家中养疏属数口；奉寡姊，承顺不违；甥不事家业，屡负人债，辄为偿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闻。以诖误之过，为后宰所笞。部中有两道者，常善遇之。每有堤塘桥道之役，令化募闾里修筑，不劳而成。

故事：状元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试充馆职。自蔡文忠始进文字得试。

孙奭尚书侍经筵，上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讲。以此，奭每读书，则体貌益庄。

宋、贾二相，布衣时同诣宋三命，云：“二公俱当作相，更相陶熔。宋发却不同，贾虽差迟向后，宋却相趁尔。”宋状元及第知制诰，贾在经筵舍人院试出身。宋入参大政，贾试舍人。道命隔幕闻宋语，二相道及前事。自后宋罢为散坡，自杨徙郓。贾既入参，一旦有内降札子，启封，则宋庠、吴育可参知政事。贾手写奏状，且喜前言之验。贾今为仆射侍中，宋吏部尚书枢密事使同平章事。韩钦圣好阴阳，见二公说。

圣节道场起建十三日，枢府学士以下皆赴。十四日，中书会，独舍人与大卿监上，不过七八人。

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复有贴黄。

国朝诸祠牲牢之类数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庙温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诮其分张之微，谓之迎猫也。

张瓌为礼官，议钱惟演谥文墨，钱氏诸子缑绖迎执政诉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诸钱数张有"二亲在堂，十年入舍"之语。

介甫云："辅嗣忘象。"谓马者必显之物。钦圣云："咸感之义，自脢而上至心。"则谓正吉悔亡。

纣作炮烙之刑，陈和叔云："《韩诗》作烙，《汉书》作格。"

吴冲卿云："《庄子》姑射，今人尽读作怿，《音义》惟有夜社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华》六篇，有声无诗，故云笙，不云歌也。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马君实说，据《禹贡》，河自大伾大陆又北为九河，则是河循太行北流，乃东入海。兖州境包今之河朔，处势高，地又坚，故少水患。又汉兖州界在今之河南，非《禹贡》旧境也。

王禹玉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正音与上名相近也。

冯章靖云："昏字本从民，避唐文皇讳，乃作氏尔。"孙文公云："从高低之低。"冯阅《说文》，始知己说未博。

宋子京判国子监，进《礼记》石经本，并请邵必不疑同上殿，以备顾问。无何，上问："古文如何？"必对："古文大篆，于六体义训不通。今人之浅学，遂一字之中，偏傍上下，杂用古文，遂致乖乱。"又问林氏小说，必云："亦有长义。然亦有好怪处。"上一一问之，对云："许慎《说文》歸字从堆、从止、从帚，从堆为声；林氏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矣。许氏哭从吅、从狱省文；林乃云象犬嗥，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原甫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耶？"

李白诗："君不见裴尚书，古坟三尺蒿棘居。"问修《唐书》官。吕缙叔云是濯，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非龊龊人也。"

敬字左纪力反，右普木反。避庙讳改姓者，为苟且之苟、文章之文，误矣。今雍相是也。

邯郸公周陵诗："才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祚，不成诗语。"

王右丞济州诗云"汶阳归客"，司马君实云："其地则唐济郓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诗，初谓是僧名，乃寺名，近东阿覆釜村。

司马君实谓《礼》"奏假无言"为是，"汤孙奏假"为证。予以"鬷假无言"为是，据《传》，晏子和与同异引此，《诗》"鬷假无言"为证矣。

齐桓公以燕公送出境，乃割地予燕。然专割地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称桓公之善，反毁之也。

张枢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瑶柱第一，青虾次之。"介甫云："瑶字当作珧，如蛤蜊之类，即韩文公所谓马甲柱也。二物无海腥气。鳆鱼，今之牡蛎是。王莽食鳆鱼，当干者尔。《褚彦回传》：自淮属北海，江南无鳆鱼，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不以头数之。又读如鲍，非乱臭者也。"

胡公谨云："登州城山出鳆鱼，俗云决明，可干食。"

君实云："《论语》'博我以文'、'博学于文'，此二'文'，谓六艺之文。"

《棫朴》诗云"遐不作人"，毛"远不为人"，郑"初作人"，于义未安。《左氏》栾武子能善用人，引此诗，杜预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于能官人矣。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白马寺后有李穀、苏禹珪、李沆等十宰相墓。

退传相公，光化军人。少时薄游武当村舍，主人将杀以祀鬼。安卧室中，诵六天北地咒。巫者见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传孙婿吕

诲太博云。

白水县尧山民掘得志石，是员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刘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员，遂赐姓员。

左冯龙兴寺殿，隋氏所构，至和二年重建，柏椽大径尺。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出于许原，今郡百十余里，世称同州枋，亦云许枋。"今为民田，无寸枋矣。

洛阳北有山泉，即汤所祷桑林之地。有庙，即天乙之祠，俗号为圣王。近因旱，中使请祷得雨，乃奏请封为清渊侯，失于检详地志，致此缪。

丁晋公谓曹马为圣人。夏英公尝美李林甫之作相。

《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厅事施高坐，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今私家无畜此者。

李宗咏谏议，松相孙。其父匿于李昉家，免难。于李愚俱赵州三房。苏为郎中，逢吉相孙，其父藏李沆相家，免祸。

上坡任长安倅，眷一乐籍，为内所制，则自求死。家人惧而从之。后为陕漕，竟留于家，洁白而陋，目曰雪兽头。

长安有宝贝行，搜奇物者必萃焉。唐诸陵，经五代发掘皆空，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长老犹见之。

苏倅言，绵州二岁，断大辟一人；凤翔半年，断二十余人。

权文公不避公讳，论子举谟事。

蒲城县胡珣神道碑，韩文公撰，胡证书。在尉厩支槽，近置夫子庙。访坟不获矣。

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祓禊城有祓禊庙。疑祓禊亦是一兵械，其秦祷兵之所乎？

赵师民罢华原，过左冯，同登排云楼，指中条山："此所谓襄山，扬雄赋'爪华蹈襄'。"检余靖初校《汉书》监本作"衰"，驰介问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误之矣。"

薛俅比部待阙蒲中，出协律郎萧悦画竹两轴，乃乐天作诗者。薛

畜画颇多，此两画尤佳也。

昭应温泉，郑文宝诗云：“只见开元无事久，不知贞观用功深。”

安道侍郎云：“赵韩王客长安，购唐太宗骨葬昭陵下。一豪姓畜脑骨，比求得甚艰。”

吴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职，改大资政尚书左丞。左右呼大资，不呼左丞。府寮识体者，门状添政字。

韩稚圭善饮。后以疾，饮量殊减。吴资政云：“道书云：人多困于所长。有旨哉！”

温仲舒判开封府。一进士早出探榜，其妻续有人报其父母船至水门，亟僦驴往省之。至宋门，为醉人殴击。僦驴者又惧证佐留滞，潜遁去。府中人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归家号泣，夫自外亦落第而泣，两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诣所司诉冤，不听。于州桥夫妻投河溺死。天汉桥俗呼为州桥。真宗闻之，怒，知府以下悉罢去。吴冲卿云：“小刑责亦不可不慎也。”

京师四门外赤尉专决斗竞事，城里悉府尹主之。每三大节，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节日清明，尤甚斗竞，日至数百件。

长安有宝货行，有购得名玉鱼者，亦名玉梁，似今所佩鱼袋，有玉者、铜者。文丞相五千市一马瑙者，府中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俅比部庆成军观太宁宫醮，见礼服剑室贯绍者，形正相似。

梅摯、陈洎、刘湜，假少常使虏。后俱作省簉。北使宴阁门从之，簉坐朵殿。梅等以假官有升无降故事，副缀两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阁门副使张得一奏嫌坐位低，不赴坐，遂贬。苏卢衮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诬矣。

张得一自阁门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例，王貂作枢，吴庞为副，以曹、李中宫外舍之亲，张未服，云：“公朝岂私亲耶？”吴云：“阁副，侍中子若孙，恩泽差别，疏亲又差降，岂非用亲耶？”意小绌，又引非亲例。王云：“此边任。”张云：“请边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贝州，宣旨候代。至赴清河，又请不候代。至贝五日，王则据城叛，张伏法京师。

夏守恩太尉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夏既纳一分，鱼轩要一分。时王相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臣请坐甲，王独以谓不当尔。兴国寺东火，枢貂张耆相宅近，须兵防卫，不

与。以此数事，擢为枢密副使。

吕文靖说，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晋公宅会客，忽来招，遂趋往。至则怀中出词头，帘外草寇莱公判雷州制。既毕，览之不怿，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吕逊谢再三，乞加增损，遂注两联云："当孽竖乱常之日，乃先皇违豫之初。"缘此震惊，遂至沉极。

曹貂利用将赴汉东，入内供奉官杨怀敏尽逐其左右。旦将上马，坐驿厅，无人至，使数辈立屏后，时引首来窥，杨则挥手令去。曹夙怀忧惧，睹此，疑将就刑。杨又徐进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闭堂自经。

丁晋公在崖州，方弈棋，其子哭而入。询之，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骇我耳。"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也。

开封府尹大厅，自周起侍郎奏真皇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尔遂空不复居。

李□兵部使陕西转运使，尝至一州，军伶白语但某叨居兵部，缪忝前行。李大怒。李文靖相判许田，柳灏作漕，府宴，优人云："尔是防城举人，有何文学？"柳即泣诉相坐："此必官员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狱鞫问，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尝差知权开封府二十七日，请僧在家设七昼夜道场，惧冤滥也。

近岁都下裁翠纱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纱帽。御帽例用京纱，未尝改易也。

宋子京说，许相公序开西湖诗："凿开鱼鸟忘机地，展尽江湖极目天。"

李丕绪少卿说，师颉作永兴重进幕客时，府前有十余堵大墙，蔽荒隙，军府萧条，寂无民事。因搜访碑碣，凡打三千余本。姜遵知府日，内臣曾继华来造塔，遵希明肃旨，近城碑碣尽辇充塔基。继华死于塔所，人谓之鬼诛也。

紫阁山老僧文聪说，晏相来游山，猕猴万数，遍满山川。僧言未尝如此多也，晏诗寻添猕猿之句。

凤翔李茂贞，幽昭宗于红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据使宅，令其家

供养真衫衣赭袍龙凤扇。民献善田，令簿出租以佃之，称秦王户，后子孙以券收田。有二孙，府西上腴各百余顷，不十年荡费尽，今丐于市。

岐府便斋前百叶桃，谷雨十日后，实大如拳。

猴部头，狽父也。衣以绯优服，常在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视梁祖，忽奔走号掷，褫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安辔初，唐教坊优人，事李茂贞，一日忤意，将戮之，遂逃遁。经年复来，茂贞云："无容身处，还却来耶？"时茂贞燔长安，绝还都之望，答云："暂来看大王耳。归长安，卖麸炭，足过一生，岂无容身地耶？ "

仪州唐神策义宁军，置使统之。

大和年，姚说充使，李茂贞墨制义州王公寺碑，魏晋秦年督护汉炽太守王宝贵，此即汉炽城矣。又有白马令，其碑所在亦名白马寺。按《图经》并不载，恐后湮灭，聊书记之。

制胜关，旧日山林深，饶雪霜，今垦辟为穑土，气候与旧不同。

李程画像在开元寺，因雨摧坏。吴冲卿云："寺僧不好事，可惜！"或云此有拓本，可令重画。如此李程。有缺 。

高敏之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以为冷热相激所致。

川峡呼梢工篙手为长年三老。杜诗："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得名旧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两号。都下吏人连名府史，妇女表状皆称臣妾，皆非也。

韩文公郑儋碑文自号白云翁，令狐楚白云表奏取使府为名耳。

杨文公《谈苑》说《樊南集》故事灰钉云："扬雄赋殊非。《南史·徐勉传》'属纩才毕，灰钉已具'。"

《司马法》有虞城憾于中国。《唐韵》："饬也 。"

《司马法》：“夏执玄戈，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

教坊伶人嘲钧容直乐云：“钧容击杖鼓，百面如一。教坊不如他齐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谓婉而绞矣。

汉三辅县谷口、今醴泉。重泉、奉先。池阳、三原。秦骊邑、汉新丰、武后庆山，天宝改为会昌。又昭应，今临潼。新丰、渭南。平陵、槐里、茂陵、兴平。频阳、美阳、祋祤、华原同官。莲匀。在下邽东 。

峡江船须土人晓水势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言不得差扰，俄自沉一舟。众颇怪之。

长安王渎任度支员外郎，卒。妻高氏，节度使琼第九女。前妻子经，不孝，供养殊阙。渎卒后十余年，经二子皆成立，相继卒，亦丧明，始自悔前咎，克己反善，云：“皆水丘妇并兄弟教经如此。”早夜策杖，不废定省，止之不辍。卒后，水丘妇病瘫，其弟兄俱卒。水丘氏遂绝。水丘无逸作屯田员外郎。人谓神理不可诬矣。

解池盐岁课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南风起，盐结，须以杷翻转令风吹，则坚实。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率虚软。”吴左丞冲卿云：初任临安日，捕到盐，令铺户验之，外界官盐则刑轻，私盐则刑重。患为铺户所欺，列于庭下，各取数纸裹之，外用帖子题记，置案上。分铺户作两番，去帖隔验之，然后绝欺弊。始靳其验法，细诘之，乃肯道云：“煮盐用莲子为候。十莲者，官盐也；五莲以下卤水漓，为私盐也。私盐色红白，烧稻灰染其色以效官盐。”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铺户，自能辨矣。

曹佾太尉，长秋母弟张貂耆之坦床。始成婚，资妆甚盛，请衣帐者增二十缣，三日后尽敛持去。讯之，云：“本房卧制未办，此皆假借来。”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吴大资与曹宣献同馆伴话及此。

钱明逸知开封府时，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梳一尺余。谏官上疏禁之，重其罚，告者有赏。

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退者为女氏所告。依条决此妇人，物议云云，以为太甚。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之。

诗僧惠崇，多剽前制，缁弟作诗嘲之：“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

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言语似师兄。”

王重盈陕府构寺，募巧工图壁毕，悉沉于河。今建初院六祖等，人多模写。

杨文公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必径出，他所亦然，几类爰晁故事。文穆去，举朝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迁延不送。

吴春卿云：“往年学中置一桑螵蛸于笔格上，旦扑缘者无数。检月令视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语之，丁辄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问辄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齑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天圣中，后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时有论奏近岁陈宠作相，案前搢笏读姓名，与百执无别。

吴春卿殿试《圣有谟训赋》，用“答扬”二字，自谓颇工。考官张希颜不晓，云：“只有对扬休命，岂有答扬者耶？”旁一人云：“答即对也，乃及时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献公绶编排卷子，知其误，不敢移易也。

晏相言：“昨知制诰误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字，视之，乃除拜数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职领之。”须臾，召到学士钱惟演。晏奏：“臣恐泄漏，乞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文正曾作参政，秉笔至淑妃为皇太妃，卓笔曰：“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邪？”众亦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之直。

宋相与高𨱔同发天府解。《日月为常赋》象字韵之押状者，以落韵先剥放近百人。无何，一人投牒云：“某不落韵。”取卷视之，状下有可想二字，然赋亦纰缪，其如落韵剥放。举人不伏。高与甲不记姓名。忧闷，或醉或睡。洎庠更点检，诗只五韵，急呼二人起视之。二君欢忻，举子惭怍而已。

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高廪》诗，云出《大雅》。举子喧哗，为御史吴中复所弹，各罚金四斤。

文相作吏部员外郎，四年始迁官。首尾五年，作本曹尚书。

陈彭年奸谄，时有九尾野狐之号。晚节役用心神太过，遂成健忘。晁迥忽如奏，对状云："晁迥独不信天书。"

澶渊之幸，陈尧叟有西蜀之议，王钦若劝金陵之行。特疑未决，遣访上谷，云："直有热血相泼尔。"后浸润者以为殊无爱君之心。讲和之后，民安兵弭，天意悦豫，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为耻，须训兵积财以报东门。既弗之许，则说以神道设教填服戎心。祥符中所讲礼文，悉起于此。蒲卿云。

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时为枢密使。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逾耳顺。有一郎监当亦年老，以吏事被责。大同忘己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作甚！"徐悟，顾洛阳知县燕肃秘丞云："我只要料钱养家。"

上在东宫，苦腮肿，用赤小豆为末傅之，立愈。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古代笔记小说大观

杨文公谈苑
后山谈丛

[宋] 杨亿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目录

杨文公谈苑
- 校点说明
- 杨文公谈苑序
- 杨文公谈苑
  - 王彦超
  - 太宗作弈棋三势
  - 徐铉改棋图之法
  - 禁教坊以夫子为戏
  - 陶穀草祭文
  - 钱若水草祝辞
  - 敕字
  - 砌台
  - 铜牌记
  - 麻胡
  - 学士草文
  - 白氏六帖
  - 日本僧裔然朝衡
  - 寂照
  - 金鸡肆赦
  - 左右侍禁
  - 三班奉职
  - 三班借职
  - 通判
  - 禁节帅贩易
  - 本朝武人多能诗
  - 蛙变为鹑
  - 芋萝卜
  - 菩萨石
  - 倚卓
  - 王感化善诗
  - 宋捷
  - 重戴
  - 永昌陵
  - 冯道使虏
  - 卧榻侧他人鼾睡

吴绫汗衫写诏
獭祭鱼
题翠微诗
辜负口眼
太平兴国
灵棋经
脐裂
周世宗作诗
地狱受苦
不欺神明
三多
比试制诰
两制作诗赋
五禽以客名
笔法五事
筑太一宫
洛阳宫阙似兜率天宫
毁铜佛铸钱
谒金门词
葑田
杨玢诗
王彦威粗官诗
卢延让诗浅近自成一体
思贾谊诗
杜牧诗
刘经野韭诗
畲田
江东士人深于学问
灭蜀之兆
乐人王感化善诗
余恕赞义山徐铉诗文
太祖御将恩威并济
太祖服用俭素
太祖不许公主服翠襦
太祖杵碎孟昶宝器
太祖祷雨霁
江南后主遗银五万两
太祖遣周广使吴越
刘鋹不敢饮御赐酒
太祖善御豪杰

太祖善训戎旅
太祖御下严峻
太宗署名祈雨
太宗不欲宦者预政
太宗不事畋游
三馆
太宗读太平御览
太宗赞日本颇有古道
太宗重内外制之任
太宗论内患外忧
太宗欲蠲租税不果
太宗不许大臣具草
太宗奖励循吏
太宗以唐庄宗为鉴戒
太宗以剑舞惧敌
太宗作上清宫
太宗以强弓示威
修河桥
太宗善书
修太宗实录
编次太宗法书
苏易简最被恩遇
郭进
窦偁面叱贾琰
董遵诲
李沆
范质识大体
不信异端
窦仪不攻人之短
潘承裕
冯起
李至
更改礼记月令篇次序
诸监炉铸钱
榜刻仪制令四条
江翱
赐衣服
赐带
赐鞍辔
宪衔

敕书楼
学士预曲宴承旨预肆赦
驾亲临问臣僚
白麻
江南书籍
乾德铸印
王化基
干越亭诗
雍熙以来文士诗
钱惟演刘筠警句
近世释子诗
唱和联句
大言赋
潘佑
赵邻几
徐锴
钱昭序
汤悦
陈抟
江直木
种放
吕洞宾
华阴隐人
佛经
喻浩造塔
建寺
西域僧觉称
云豁入定
郭忠恕
赵抱一
黑杀将军
王处讷
陈洪进
昇元寺石记
秦淮石志
千叶牡丹
蜀中桃符
陈昭遇
钱镠治目疾
治面疡

秘阁藏书
置御书院
太宗棋品第一
草书
僧善书
张维
缙云酝匠
陈乔
相州部民张某
曹彬讨金陵
武行德
呼延赞
杨业
崔翰
刘吉
王隐
张继能
张洎见龙
百药枕
湿纸化为菌
蜀人以去声呼平声字
刘吉论食鱼
建州蜡茶
仕宦岭南
小窑李
沉香木
麝裂脐狨犛牛断尾
猩猩
病瘿
土厚水深无病
白鹿洞藏书
建州多佛刹
五丈河
朱贞白善嘲咏
李涛题不动尊院诗
造五凤楼手
苏协
刘鋹欲为降王之长
党进
卢文纪追兄草诏

徐铉信鬼神
嚼舌而死
张格献曲
铜雀台古瓦
执政戏授钱仪钱信官
宣徽角抵士
卢文纪为相
坡拜
湫神
担夫顶有圆光
李符知春州
穆修
交州驯象
交州占城驯犀
高丽王论中国族望
高丽求赐板本九经
契丹邪律某诗
耶律琮求通好书
高昌
潞州李筠
侯舍人
室种
论义山诗
鸭能人言
太宗谒安陵
审刑房
用其长护其短
后主赐近臣黄金
钱若水全进退之道
太宗厚遇李昉
南唐帑藏丰盈
淮南道院
检书苍头
凤阁王家
王延范误惑于术人
罗江犬
以蜥蜴求雨
给诰侍母
王延范顶戴金像
王彦超致仕

聪明绝人
愿代女死
后山谈丛
校点说明
卷一
澶渊之役一
澶渊之役二
澶渊之役三
澶渊之役四
澶渊之役五
澶渊之役六
澶渊之役寇准上真宗书
富弼使契丹
富弼再使契丹
澶渊之役七
东都曹生评范纯仁司马光
王安石改科举之失
王无咎黎宗孟为王氏学无自得
杨绘易学渊源
包拯自御史三司使入枢府
李师中改保安军牒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
卷二
苏黄善书不悬手
善书不择纸笔
王屋天坛玉镜
某贵人不知有自智
张旭悟笔法
洮水之鱼
燕肃悟指南车法
王晃悟针法
寇昌龄论砚墨
欧阳修像
丁推
王太初论为室当户牖疏达
孔林无枳棘
论墨一
论墨二
杨山人相蔡确黄好谦
夏竦相庞籍

野处相李生
洛阳牡丹金带围当宰相
范琼赵承祐孙位画品
农谚
张锷奇疾
王祥卧冰处
三品秀才
验镜
李卿先筑宅
王羲之大器晚成
獐兔豚
相国寺楼门井亭
陕之寺居
鱼行随阳
预为乱备
阎见贤老而节食
韩幹马
客相欧阳修
平陆故城走马台
方士为寇准治丹
澄心堂
杨行密补将校牒纸
开封剧盗言
夏竦异事
阮逸作伪书
包鼎画虎
阎立本观僧繇画壁
李公麟苏轼品画
欧阳修论书
苏洵送石扬休北使引乃苏轼少时书
卷三
金陵人解字
黄巢解金陵
安丰塘
怀禅师讲师说
根利根钝
黄拨沙视墓
乳医陈妪
宋绶为李昉夫人上寿
襄阳玳瑁

代北天池庙舍
血色
御厨神猪
茶品
石决明
牡蛎固气蚶子益血
作坊门
郯城民妻二十一子双生者七
善乡市吏垂乳流湩
宰相项安节
方通梦兆
周约梦兆
北都官妓歌欧词
美玉不琢
王曾祖先
浙西积水浙东高燥
颍谚
田理
伯戊樽
周阳家金钟
吴谚
寒食面腊月雪为糊
食蛙
建业文房
欧阳五代史之误
冯如晦为县令
王回为卫真主簿
王安石私居如在朝
太祖军法
吕余庆知益州
夏竦贪阻喜杀之报
宣仁后不索文思殿物
太祖不诛降王
释从善画而人不可使
仁宗之丧
宣仁后初临朝
契丹名相杜防
太祖不纳荆湖溪洞
元祐执政议河
曹彬受李煜降

常赦
卷四
英宗不罪醉饱失容
仁宗礼待燕王
仁宗厚养燕王
曾巩论王安石
为学为道
王安石请道
吕翁像
皋罪
服骖乘
瓠子
吴越身丁钱
杜衍丁度交恶
驾崩外官举哀之制
汞不胜玉
刘几与花日新游
张旭颜真卿出师成家
青杨生从释从学画
张詠闻丁谓逐寇准而自污
丁谓计阻张詠
庞籍服元昊
英宗即位韩琦服诸王
刘攽讥王安石说字始
张詠论寇准
寇准无后房嬖幸
晁端彦为王某忏罪
代北天池屋记
张方平论宋辽战史
司马光二吕岁断死罪数
张夏堤钱塘江
范仲淹擅答元昊书
太祖受位不改旧官
何承矩一
何承矩二
契丹困中国法
税子步刹石
壶公观大木
卷五
寇准慰国哀贺登极书

夏竦家中风方
鳛鱼
王逵逐妾
仁宗四时衣夹不御炉扇
太祖待故人
太祖以蜀宫画图赐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
慈寿宫赐王安石嫁女珠褥
太祖不受秦玺
仁宗赐飞白书
吕端立真宗一
吕端立真宗二
张詠命崇阳民拔茶种桑
韩琦荐欧阳修
改置社稷息盗
幞头
萧贾窦氏兄弟
哉才
立化雀
阿井
广济衙门石榴木
教坊乐
蜀中小车
中秋月
火米
物能出火
坐化猫等
阳谷不诉灾伤
八阵图
李昊范仁恕劝蜀主不拒而降
大陆
李昉相太祖
笱
陈恕领春官得人
嘉州紫竹等
连氏纵罪卒之善报
刘攽苏轼互谑
榆条准此
闽地难治
太祖不缮都城

太祖不杀孟昶
从江南乞来米
五星二十八宿图
黄鹌口噤荞麦斗金
卷六
李翁进五台山
论志
服茯苓法
取材于国
兽医两种
三税法之坏
三司故吏高成端明习吏事
契丹使奉书仁宗柩前
张贵妃受册贺仪
张詠粜米盐以惠民
丁谓稽括税额
为相五年以上者
三入为相者
绵絮堵穴
瑶蜑黎人
仁宗用兵无敌
大蛇拜伏仰山长老
太祖召管军官观书
太祖置竹木务事材场
熟处难忘
崇胜院主前身
张生自称真人梦遭杖
古镜
押砖
吕翁不受钟离乾汞为白金法
抚州杖鼓鞚
圆通嗣远录
寇定不孝悌之报
东坡居士种松法
晁无咎移树法
丁谓窜逐李寇二公
太阳和尚嗣
刁半夜
吕夷简语
温公老圃

书方丈字法
赃吏死为驴
酒色僧
仁宗戒臣下勿为侈靡
吕进士不辞盲妻善报
武官苗绥
张詠笞惰农
太学生为苏轼饭僧
李南式善待参寥
刘攽为苏轼说新诨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杨文公谈苑

[宋]杨亿　口述　黄鉴　笔录
宋庠　整理
李裕民　辑校

校点说明

《杨文公谈苑》是由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七岁能文，十一岁时，宋太宗亲试诗赋，下笔立就，即授秘书省正字。历官左正言、知制诰、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宋史》有传。他是宋初著名文学流派西昆诗派的领袖，且兼长史学，是《册府元龟》、《太宗实录》的主要编纂者。笔录者黄鉴，字唐卿，是杨亿的同乡。举进士后，为国子监直讲，被杨亿延置门下。《宋史》有传。黄鉴将杨亿平日谈话记录下来，汇成一书，取名《南阳谈薮》，体类语录，并无一定的体例。后由宋庠作了删订，分为二十一门，改今名。宋庠（996—1066），初名郊，字伯祥，后改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宰相。与弟宋祁，俱有文名。著作多佚，后人辑有《宋元宪集》。《宋史》有传。

杨亿才高学博，见多识广，因此《谈苑》所载内容包罗万象，以时间而论，宋初最多，依次为五代十国一唐；以地域而论，从京城到边远地区，并远及日本、交州、高丽诸国；就涉及的领域而论，以人事、诗文居多，旁及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章制度、经济、民俗等，尤其收录了大量的宋人诗歌，所以无论是研究宋代历史还是宋代文学，都极具参考价值。

《杨文公谈苑》成书后，黄鉴笔录原本即湮没无闻。但是，《谈苑》至明末以后也散佚了。我在1986年时，曾据《说郛》、《宋朝事实类苑》、《事物纪原》、《政和本草》、《靖康缃素杂记》、《类说》、《能改斋漫录》、《诗话总龟》等书辑成此书，共得二百三十四条，七万余字。所辑各条，以出处较早、内容较全者为主，以其他各本对校。文字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并依内容拟题。书后附各家著录及

参考书目。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重版，依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来的序号及附录，均予删去。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文公谈苑序

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伏，文辞之外，其博物殚见，又过人远甚。故当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江夏黄鉴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为公奖重，幼在外舍，逮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诸公为多，但杂抄广记，交错无次序，好事者相与名曰《谈薮》。余因而掇去重复，分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中书后阁宋庠序。《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杨文公谈苑

王彦超

太祖微时，尝游凤翔，王彦超遗十千遣之。后即位，悉征藩侯入觐，宴苑中，纵酒为乐。诸帅竞论畴昔功勋，惟彦超独言："久忝藩寄，无功能可纪，愿纳符节，入备宿卫。"上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后从容语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对曰："蹄涔之水，安可容神龙？万一留止，又岂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细事也。"上益喜，曰："当复遣卿还镇，一政以为报。"余诸帅悉归班。《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太宗作弈棋三势

太宗作弈棋三势，使内侍裴愈持以示馆阁学士，莫能晓者。其一曰独飞天鹅势，其二曰对面千里势，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势，皆上所制。上亲指授，诸学士始能晓之，皆叹伏神妙。前后待诏等众对弈，多能覆局，为图藏于秘阁。《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徐铉改棋图之法

古棋图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为记，交杂难辨。徐铉改为十九

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故图之法，甚为简便。《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禁教坊以夫子为戏

至道二年重阳，皇太子、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夫子为戏者，宾客李至言于东朝，曰："唐大和中，乐府以此为戏，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惩其无礼。鲁哀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敢及先圣乎？"东朝惊叹，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戏遂绝。同上

陶穀草祭文

陶穀，开运中为词臣，时北戎来侵晋，杨光远以青州叛，大将为节帅卒。少帝命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漠北有不宾之寇，山东起伐叛之师。云阵未收，将星先落。"少帝甚激赏。

钱若水草祝辞

钱若水为学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诣翰院中，命即草之。若水对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阁笔思之久矣，不能措辞。"尤激赏其才美。同上

敕字

《千字文》题云："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误尔，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同上

砌台

砌台即今之擦台也。王侯家多作砌台，以为林观之景。唐张仲素诗云："写望临香阁，登高下砌台。林间见青使，意上直钱来。"即知唐来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时其父戏补砌台使。同上

铜牌记

梁沙门宝志铜牌记，多谶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镠诸子皆连弘字，期以应之，而宣祖讳正当之也。同上

麻胡

冯晖为灵武节度使，其威名羌戎畏服，号"麻胡"，以其面有黥文也。

学士草文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诸王布政、榜号、薄队、名赞、佛文、疏语，复有别受诏旨作铭、碑、墓志、乐章、奏议之属。此外文表歌颂应制之作。旧说，唐朝宫中，常于学士取眠儿歌，伪蜀学士作桃符，孟昶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同上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倒取之，抄录成书，故其所记时代多无次序。

日本僧裔然朝衡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裔然来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记》。裔然依录自云，姓藤原氏，为真连，国五品官也。裔然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国有《五经》及释氏经教，并得于中国。有《白居易集》七十卷。第管州六十八，土旷而人少，率长寿，多百余岁。国王一姓，相传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阅所降禁书，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裔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其详。裔然后归国，附商人船奉所贡方物为谢。案日本，倭之别种也。以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言恶倭之名不雅改之。盖通中国文字，故

唐长安中遣其大臣真人来贡，皆读经史，善属文，后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释典以归。开元中，有朝衡者，隶太学，应举，仕至补阙，求归国，授检校秘书监，放还。王维及当时名辈皆有诗序送别，后不果去，历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

寂照

景德三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书札，命以牍对，云："住天台山延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国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寮百许人。每岁春秋二时集贡士，所试或赋或诗，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国中专奉神道，多祠庙，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岁童子降言祸福事。山州有贺茂明神，亦然。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子》、《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交观词林》、《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言。国中多有王右军书。寂照颇得其笔法。上召见，赐紫衣束帛，其徒皆赐以紫衣，复馆于上寺。寂照愿游天台山，诏令县道续食。三司使丁谓见寂照，甚悦之。谓，姑苏人，为言其山水可见，寂照心爱，因留止吴门寺，其徒不愿住者，遣数人归本国，以黑金水瓶寄谓，并诗曰："提携三五载，日用不曾离。晓井斟残月，春炉释夜渐。鄱银难免侈，莱石自成亏。此器坚还实，寄君应可知。"谓分月俸给之，寂照渐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学，三吴道俗以归向。寂照东游，予遗以印本《圆觉经》并诗送之。后寄书举予诗中两句云："身随客槎远，心学海鸥亲。"不可忘也，《圆觉》固目不暂舍云。后南海商人船自其国还，得国王弟与寂照书，称野人若愚，书末云："嗟乎！绝域殊方，云涛万里。昔日芝兰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归云不报心怀，非便风不传音问，人生之限，何以过之？"云云，后题宽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长书，略云："商客至，通书，谁谓宋远？用慰驰结。先巡礼天台，更攀五台之游，既果本愿，甚悦。怀土之心，如何再会。胡马独向北风，上人莫忘东日。"后题宽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从英书，略云："所谘《唐历》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经书，未来本国者，因寄便风为望。商人重利，唯载轻货而来。上国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末

云："分手之后，相见无期，生为异乡之身，死会一佛之土。"书中报寂照俗家及坟墓事甚详悉。后题宽弘五年九月。凡三书，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书者亦鲜及。纸墨尤精。左大臣乃国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同上

金鸡肆赦

杜镐言金鸡肆赦，不知起于何代。《关东风俗传》曰："宋孝王问司马膺之后魏北齐赦日立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盖王者以天鸡为度。'"《隋书·刑法志》："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凉吕光，未知孰是。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神，巽主号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楬于长竿，使众睹之。《事物纪原》卷三

左右侍禁

本朝太宗雍熙四年，增置左右侍禁。同上卷六

三班奉职

宋朝建国之初，承旧制，有殿前承旨。雍熙四年，改为三班奉职。同上

三班借职

旧制有借职承旨，太宗雍熙中，改曰三班借职。自供奉至借职，其员无数，亦汉三郎署比也。同上

通判

通判，太宗始置，即古监郡也。同上

禁节帅贩易

五代以来，节帅牧专多遣亲吏往诸道往来贩易，所过不收算，率以致富，养马至千匹，仆厮至一千余人。国初，大功臣十数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革其弊。太平兴国初，遂下诏禁之，侯伯但给其俸及盐酒

商税课利分数钱，后又罢之，定岁给公用自三万贯及千贯，自此藩镇量入为用，无复向之豪侈。太平兴国初，右拾遗李幹上言：诸道藩镇所管支郡，多遣亲吏掌其市征，留滞商贾不便。诏邠、宁、泾、原、渭、鄜、坊、延、丹、陕、虢、襄、均、房、复、邓、唐、澶、濮、宋、亳、郓、济、曹、单、青、淄、兖、沂、贝、冀、滑、卫、镇、深、赵、定、祁等支郡，并直属京师，不隶节镇。《职官分纪》卷三十九。《类苑》卷二十一节引此文。

本朝武人多能诗

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刘吉父诗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临汉隐居诗话》

蛙变为鹑

至道二年夏秋间，京师鬻鹑者，积于市门，皆以大车载而入，鹑才直二文。是时雨水绝，无蛙声，人有得于水次者，半为鹑，半为蛙。《列子·天瑞篇》曰："蛙变为鹑。"张湛注云："事见《墨子》。"斯不谬矣。又田鼠亦为鹑，盖物之变，非一揆也。《政和本草》卷十九

芋萝卜

江东居民，岁课种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卜二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知萝卜消食也。《尔雅》葵，芦葩。郭璞注："葩为菔，芦菔芜菁属，紫花大根，俗呼雹葵。"更始败，掖庭中宫女数百人幽闭殿门内，掘庭中芦菔根食之，今萝卜是也。《政和本草》卷二十七

菩萨石

嘉州峨眉山有菩萨石，人多采得之，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上饶州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政和本草》卷十二、《类苑》卷六十一

倚卓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靖康缃素杂记》卷三

王感化善诗

伶人王感化少聪敏，未尝执卷，而多识故实，口谐捷急，滑稽无穷。会中主引李建勋、严续二相游苑中，适见系牛于株桠上，令感化赋诗，应声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几被田单火燎身。独向残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何人。"因以讥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浔阳遇大风，中主不悦，命酒独酌。指北岸山问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怿。感化独前献诗曰："龙舟万里架长风，汉武浔阳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寿杯中。"中主大悦，赐束帛。《靖康缃素杂记》卷七

宋捷

太平兴国四年，北戎寇边，车驾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舆，前驱斥之，号呼通旁，自言献封事。太宗令接取视之，乃临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即以为将作监丞。《靖康缃素杂记》卷九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为之。后魏孝文帝自云中迁代，以赐百寮。五代以来，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学士、御史台，比省官、尚书两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石林燕语辨》卷三

永昌陵

太祖生洛阳夹马营，乐其风土，国初营缮宫室，有迁都之志。九年四幸郊祀，而宫殿宿卫多不安处，或见怪异，遂东归。叹曰："我生不得居此，死当葬于此。"登阙发鸣镝，指其所曰："后当葬此。"永昌陵即其地也。《类说》

冯道使虏

晋天福中，奏宝策戎衣之号，辅相中当一人为使，赵莹、桑维翰、文崧咸惧，将命冯道，索纸书云："道去。"遣人语妻子，不复归家。不数日，北行，虏主以道有重名，留之，赐牛头牙笏为殊礼，道作诗曰："牛头遍得赐，象笏更容持。"道凡得赐，悉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戎人颇感其意，乃遣归。道三上表乞留，

固遣始去，更住月余。既行，所至留驻，凡两月，出境即驰归。左右曰："得生还，恨无羽翼，公独宿留，何也？"道曰："戎人多诈，总急还，以彼筋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脱？但徐缓，即不能测矣。"道归作诗云："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住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道在虏中有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夜盖三衾怯露头。"其苦寒如此。同上

卧榻侧他人鼾睡

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恳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铉复命。未几，城陷，随后主归朝。铉性质直，见士大夫寒日多被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乱，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烦有徒。"一日，见其婿亦被毛裘，责曰："吴郎上流，安得效此？"淑曰："晨兴苦寒，朝中服者甚众。"铉曰："士君子有操者亦未尝服。"盖自谓也。同上

吴绫汗衫写诏

唐末，有朱书御札征兵方镇，盖危难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吴绫汗衫写诏，间道与钱镠，告以国难。同上

獭祭鱼

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同上

题翠微诗

翠微寺在骊山绝顶，旧离宫也，唐太宗避暑于此。后有人题诗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几十重。天子不来僧又去，樵夫时倒一枝松。"同上

辜负口眼

谚曰："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同上

太平兴国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识者谓太平字一人六十也，太宗寿六十九，中间岁内改元，亦叶其数。同上

灵棋经

《灵棋经》乃黄石公法，南齐江谧尝以棋占，得金益玉杯之卦。《唐·经籍志》五行部有《十三灵棋经》十一卷，盖所传旧矣。凡一字再卜，卒不验。同上

脐裂

殿中丞王全嗜酒，忽脐裂有声，以盎承之，得清酒斗余而卒。同上

周世宗作诗

周世宗尝作诗以示学士窦俨，曰："此可宣布否？"俨曰："诗，专门之学。若励精叩练，有妨几务；苟切磋未至，又不尽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同上

地狱受苦

人或疑释经所述地狱受苦之期太长，公曰："律文有流三千里，地甚远；徒三年，日甚长。造罪之初，止一念顷耳。"同上

不欺神明

江南处士朱真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同上

三多

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为难。同上。《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节引

比试制诰

张去华任拾遗，上言："今制诰张淡不才，愿得比试。"诏令中书引试，淡果不胜，去华迁补阙，淡罢知制诰。去华负时名，虽胜，遂为清议所鄙，而淡亦当引退，岂宜与新进士争锋？其亦失也。《类说》

两制作诗赋

晋开运中，诏两制各作诗赋一篇，付礼部，为考试之目。李怿独曰："怿识字有数，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贡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为世楷模？"终不肯作。同上

五禽以客名

李昉为诗慕白居易，园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鹇曰佳客，鹭鸶曰白雪客，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鹦鹉曰陇客。又慕居易七老之会，得宋琪等八人，为九老会。同上

笔法五事

钱邓州若水尝言：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摩押钩格抵，仍用笔双钩，则点画遒劲而尽妙，谓之撜镫法。希声言：自斯翁及二王以至阳冰皆传此法，希声以授沙门[illegible]光，[illegible]光入长安为翰林供奉。今待诏尹熙古亦得之，而所书为一时之绝。查道始篆，患其体势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双钩用笔，经半年，始习熟而篆体劲直甚佳。刁衍言江南后主得此法，书绝劲，复增二字，曰导送。《新安志》卷十

筑太一宫

太平兴国中，方士楚芝兰上言："按《太一经》五福太一为天九贵神，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徙，今当入吴分，五福所至，民获其祐，宜筑宫于苏州。"太宗从之。宫成，芝兰又言："祠太一于吴，但福及吴民，可徙筑京城南三十里苏村。"遂改筑新宫，凡十殿曰君棋太一、臣棋太一、民棋太一、九气太一、大游太一、小游太一、十神太一、天太一、地太一，并五福为十八。《类说》

洛阳宫阙似兜率天宫

西晋时有胡僧至洛阳，见宫阙，叹曰："此正是兜率天宫，但生人之

力营构，非道力所成耳。”将终，与徒众别曰：“山河天下皆变灭，而况人身，何得长久！但能专心清净，屏除三毒，形数虽乖，其会必同。”同上

毁铜佛铸钱

周世宗毁铜佛像铸钱，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钁自胸镜破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报应。同上

谒金门词

江南成幼文为大理卿，好为歌词，尝作《谒金门》曲，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后因奏牍稽滞，中主曰：“卿试与行一池春水，又何缺于卿哉！”同上

葑田

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或割而卖与人。有任浙中官，方视事，民诉失蔬圃，读其状甚骇，乃葑园为人所窃，以小舟撑引而去。《能改斋漫录》卷十四

杨玢诗

杨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诗话总龟》卷一

王彦威粗官诗

长安旧以不历台省使出镇廉车节镇者为粗官，大率重内而轻外，今东都乾元门旧宣武军鼓角门，节度王彦威有诗刻其上云：“天兵十万勇如貔，正是酬恩报国时。汴水波涛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前驱红旆关西将，坐间青娥赵国姬。寄语长安旧冠盖，粗官到底是男儿。”彦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至兹镇，故有是句，至今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谢寄茶》诗，云：“粗官寄与真抛掷，赖有诗情合得尝。”《诗话总龟》卷三

卢延让诗浅近自成一体

卢延让诗浅近，人多笑之，惟吴融独重其作，盛称于时，且云：此公不寻常，后必垂名。延让诗至今传之，亦有绝好者。《宿东林》云："两三条霓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赠玄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路》云："云间闻驿骡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怀江上》云："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八月十六夜》云："只讹些子缘，应耗没多光。"《寄人》云："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髭。"又云："树上谘诹批颊鸟，窗间壁驳叩头虫。"余在翰林尝召对，上举延让诗云："臂鹰健卒悬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虽浅近亦自成一体。《诗话总龟》卷八

思贾谊诗

钱邓师尝举思贾谊两句云："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人何可及。《诗话总龟》卷十二

杜牧诗

牧之《寄人》云："世味嫌为枳，时光怨落冥。"《闲居》云："歌怀饭牛起，书愤抱麟成。"《蝉》云："二子自不食，三闾何独清。"《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尘》云："已伤花榻满，休妒画屏飞。"同上

刘经野韭诗

刘经为虏政事舍人，来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绝佳，作诗云："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诗话总龟》卷十七

畲田

江南人多畲田，先燥炉。燥音饬。纵火燎草也；炉，火烧山界也。俟经雨乃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种艺，但生草木，复燥傍山。宋西阳王子尚所部鄞县有畛田音嘐留，畲田也。子尚言：山湖之俗，燥山封水泽，山须燥炉后种。刘禹锡谪连州，作《畲田诗》云："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蘖。苍苍一雨

后，苕颖如云发。”白乐天《子规歌》云：“畜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畜，音羊诸反。《尔雅》云：“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畜。《易》曰不菑畜。”皆同音，凡三岁而不可复种，盖取畜之义也。《诗话总龟》卷二十七

江东士人深于学问

淮南张佖知举进士，试“天鸡弄和风”，佖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也。有进士白试官云：“《尔雅》：翰，天鸡；鶾，天鸡。天鸡有二，未知孰是？”佖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释虫》有“翰，天鸡，小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一名樗鸡”。《释鸟》有“鶾，天鸡，赤羽，《逸周书》曰：文鶾若彩鸡，成王时蜀人献之”。江东士人深于学问有如此者。同上

灭蜀之兆

伪蜀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昶子善书札，取本宫策勋府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吕余庆知军府事，以策勋府为治所，太祖圣节号长春，此天垂地接之兆也。同上

乐人王感化善诗

江南李氏乐人王感化，建州人，隶光山乐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少聪敏，未曾执卷而多识，善为词，口谐捷急，滑稽无穷，时本乡节帅更代饯别，感化前献诗曰：“旌旆赴天台，溪山晓色开。万家悲更喜，迎佛送如来。”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鹊，李景令赋诗，应声曰：“碧岩深洞恣游遨，天与芦花作羽毛。要识此来栖宿处，上林琼树一枝高。”又题怪石九八句，皆用故事，但记其一联云：“草中误认将军虎，山上曾为道士羊。”《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余恕赞义山徐铉诗文

余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恕曰：“夙昔师范徐骑省为文，骑省其有《徐孺子亭记》，其警句云：‘平湖千亩，凝碧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语。近得舍人所作《涵虚阁记》，终篇皆奇语，自渡江来，未尝见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义山诗共读，酷

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诗话总龟》后集卷五

太祖御将恩威并济

王全斌代蜀之岁，是时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讲武殿毡帐曰："此中寒尚不能御，况伐蜀将士乎？"即脱所服裘帽，遣使持赐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汉琼、田钦祚入辞，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斩之。"汉琼等皆股栗畏慑，此所以见御将之恩威，皆出于一。《类苑》卷一

太祖服用俭素

太祖服用俭素，退朝常衣絁袴麻鞋，寝殿门悬青布缘帘，殿中设青布缦。同上

太祖不许公主服翠襦

魏咸信言，故魏国长公主在太祖朝，尝以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见之，谓主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寝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同上

太祖杵碎孟昶宝器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宝装溺器，掷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贮食？似此，不亡何待？"同上

太祖祷雨霁

宋白言，开宝九年，雩祀西洛，阴雨逾月，斋宿之旦，尚未霁，太

祖遣中使祷无畏三藏塔，与之誓言，傥不止，即毁其浮图。又俾近臣赍三木与岳神宿，斋日雨不止，当施桎梏于汝。至太极殿宿斋，辰巳间雨霁，洛阳令督役夫辈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还，御明德门赐赦，观卫士归营，车驾还宫，雨复作。无畏，胡僧，唐开元中至长安，玄宗甚礼重之，每祈雨辄应，事具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及李华碑。同上

江南后主遗银五万两

开宝中，赵普犹秉政，江南后主以银五万两遗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来使可也。"普叩头辞让，上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寝弱，当使之勿测。"既而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江南君臣始震骇，服上之伟度。《类苑》卷一、《类说》卷五十三、《五朝名臣言录》卷一

太祖遣周广使吴越

周广者，开宝中为内外马步军都头，亲近，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吴越，钱俶南面坐，傍设使者位。俶虽贵极人臣，况尊无二上，而奉命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国。"太祖曰："汝颇能折之否？"广曰："臣请行。"俶生辰，即遣广为使，俶犹袭故态，广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正宾主之礼。复命，广气甚骄，将希宠赏。太祖曰："汝盖倚朝廷威势，不然者，俶何有于汝哉？"广大惭，其御下之英略如此。《类苑》卷一

刘鋹不敢饮御赐酒

刘鋹性绝巧，自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献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骇伏，偿以钱三百索。上谓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国中，多置鸩以毒臣下。太祖幸讲武池，从官未集，鋹先至，诏赐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业，违拒朝廷，烦王师致讨，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太祖笑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鋹酒自饮，别酌以赐鋹，鋹惭谢。同上

太祖善御豪杰

太祖善御豪杰，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因

谓左右曰："人皆言忘身为国，然死者人之所难，言之易耳。"时禁卫将帅军厢主皆侍侧，有天武厢主李进卿前对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跃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数十人救之，得免，几于委顿。左右内侍数十人，皆善武艺，伉健，人敌数夫，骑上下山如飞，其慰抚养育，无所不至，然未尝假其威权。泗州槛生虎来献，上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猛悍，欲观之也。俄口呿不合，视之，有骨横鲠喉中，上目左右，内侍李承训即引手探取，无所伤。尝因御五凤楼，有风禽罥东南角楼鸱尾上，上顾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内侍，失其姓名，摄衣攀屋桷以登缘，历危险，取之以献，观者胆落，盖试其趫捷也。同上

太祖善训戎旅

太祖始自总戎，为士众畏服，及践祚，善训戎旅，隶兵籍者多以配雄武军。自此或习试武艺，或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十月后，骑兵皆侵晨出城习马，至暮归饲马，不令饱，虽苦寒，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议取蜀，有天武军主武超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车足迹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贾勇思奋，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才七千人。居常卫士直庐中，咸给以棋枰，令对弈为乐，曰："此徒端居终日，无他思虑，以此使之适情耳。"同上

太祖御下严峻

太祖平蜀，择其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南郊赏给，比本班减五千，遂相率击登闻鼓诉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安有例哉？"尽捕连状者四十余人，斩于市，余悉配隶下军，遂废其班。一日，内酒坊火，悉以监官而下数十人弃市，诘得遗火卒，缚于火中，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同上

太宗署名祈雨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诣五岳祈雨，学士草祝，上自书名，随其方设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时在翰林，上言："五岳视三公，从前祝版御署，已逾礼典，固无君上亲书之理。"上署之纸尾云："昔成汤剪爪断发，祷桑林之社，尚无爱，矧为百姓请命，岂于笔札而有所惜哉？"《类苑》卷二

太宗不欲宦者预政

内侍王继恩平李顺之乱，中书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宣徽者，执政之阶也，朕览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预政，止可授以他职。"宰相等恳言，继恩有大功，今任昭宣使、河北团练使，非此拜不足以为贵。上不悦，因召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置宣政使之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领顺州防御使。同上

太宗不事畋游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鹘，自高丽一夕飞度海岸，未明至者绝俊，号曰"海东青"。淳化中，夏帅赵保忠得献上，上报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无所事此，今却以赐卿，当领之也。"同上

三馆

史馆，贞观三年置，以宰相监修，复有修国史、史馆修撰、直馆之员。集贤院，自开元五年置丽正修书院于集仙殿，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以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有学士、侍讲学士之名，后置大学士，以宰相领之，并有修撰、校理、直院之职。贞元中，增置校书、正字。梁氏都汴，贞明中，以今古长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湫隘卑庳，周庐徼道在旁，卫士驺卒喧杂，每受诏有所撰述，徙它所以就之。太宗即位，因临幸周览，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贤俊耶？"即日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栋宇宏大，自举役，车驾再临视，劳赐工卒。又令作园囿，植卉木，引金水河以注焉。西序启便门通乾元殿，以俟行幸。三年春，新馆成，赐名崇文院。悉迁西馆书分布西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经史子集，南廊为史馆书库。初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左又得二万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凡六库，皆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常以宰相兼领。此外有史馆修撰、直史馆、集贤院直学士、校理之名。淳化中，复置直昭文馆、直集贤院，亦有修国史、崇文院检讨、编修、祗候，皆无定员，不常置。同上

太宗读太平御览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

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同上

太宗赞日本颇有古道

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国僧奝然至，言其国王传袭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上顾宰臣等曰："此蛮夷耳，而嗣世长久，臣下亦世官，颇有古道。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卿等各思尽心辅朕，无使远夷独享斯美。"同上

太宗重内外制之任

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询宰辅，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近臣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尝闻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贺，谚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贽，南府门人，朕初即位，以其乐在词笔，遂命掌诰，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亦其素无时望，不称厥任，朕亦为之□颜，业已进用，亦终不令入翰苑。后因览《唐书》故事，见其多自卑位作学士者，遂令杜镐检阅录唐朝学士，不拘品秩，自校书正字畿尉至尚书，皆得为之。"会光禄丞尹少连上书，引马周遇太宗事，其词多捭阖，上异其才，召试何以措刑论，文理可观，即欲超擢，询及枢宰，无有知少连名者，虑不协时望，遂止。苏易简荐吴人浚仪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试贡举人，遂令亨考校，临观与语，以察器局，俾易简索其文章，得《白花鹰赋》，以比张茂先《鹪鹩》之作，文彩亦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语易简曰："且可令序迁京秩，更徐观之。"改光禄寺丞，月余，暴遇疾卒。上之衡鉴精审如此。同上

太宗论内患外忧

太宗尝谓侍臣曰："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同上

太宗欲蠲租税不果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寖广，盐铁榷酤，关市矾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终以多故，不果。同上

太宗不许大臣具草

故钱侯若水言，至道中，尝知枢密，太宗尝召至玉华殿议边事，议既定，向敏中取纸笔将批之，上曰："卿大臣，不当自作文。李揆在外否？"即召入，授其意，令具草之。揆，副承旨也。同上

太宗奖励循吏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始可称良吏。本官有俸，并给见缗。"凡手札三十余通，命有司择京朝官之有课最者赐之。殿中丞李虚己以循良清白预其选，得知遂州，虚己作叙感诗以献，自陈祖母年八十余，喜闻其孙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纸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赐钱五十万以遗祖母，翌日，对宰相言及之，云："已与五十缗。"宰相曰："前日所赐盖五百缗。"上曰："此误也，不可以追改。"虚己父寅，举进士，年六十余，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佐郎，有词学，清苦。虚己亦纯学笃慎，家极贫，虽至尊之误笔，乃天之所赐，如郭巨得金、黄寻飞钱之比欤？然自是诏阁门，不得受群臣诗赋杂文之献，欲自荐者，授文于中书宰臣，第其臧否上之。同上

太宗以唐庄宗为鉴戒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湛饮，听郑卫之声，与胡家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沈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击其银器，声言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

知当时刑政如何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以记录焉。同上

太宗以剑舞惧敌

太宗将讨太原，选军中骁勇趫捷者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高丈余，袒裼跳跃，以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莫不震惧。会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剑舞者数百人，科头露股，挥剑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惧形于色，淮海国王钱俶等惊惧不敢仰视。俶言于上曰：“此《尚书》所谓‘如熊如罴，如虎如貔’者也。”上甚悦，及亲征，每巡城督战，必令前导逞技，贼乘城望之，破胆。同上

太宗作上清宫

太宗诏作上清宫，谓左右曰：“朕在藩时，太祖特钟友爱，赏赉不可胜纪，今悉贸易以作一宫，为百姓请福，不令费库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劳费，不免取百姓脂膏耳。”上嘿然。既营缮，命中人董役，役夫常不满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拨三五百人给它作。中人言于上，上曰：“有司所须之人，皆要切，汝当自与计议圆融，勿令有妨。”既而数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遂令罢役。岁余，内道场与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南宫旧金银器数万两，鬻于市以给工钱，讫其役。宫成，常服一诣，焚香而已。同上

太宗以强弓示威

至道初，李继迁遣其大校张浦入贡。上御便殿，召卫士数百辈，习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赐继迁一弓，皆一石六斗，继迁但以朝廷威示戎虏，谓非人力所能挽，至是，卫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上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藩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固已逃遁，岂敢拒敌？”上悦，后以浦为郑州防御使，留京师。同上

修河桥

有司岁调竹索以修河桥，其数至广，太宗曰：“渭川竹千亩，与千户侯等，自河渠之役岁调寝广，民间竹园率皆芜废，为之奈何？”吕端

曰："芟苇亦可为索，后唐庄宗自扬留口渡河，为浮梁，用苇索。"上然之，分遣使臣诣河上刈苇为索，皆脆不可用，遂寝。当庄宗渡河，盖暂时济师也。同上

太宗善书

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何事笔砚？但心好之，不能舍耳。江东人多称能草书，累召诰之，殊未知向背，但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难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以数十轴藏于秘府。同上

修太宗实录

咸平初，修《太宗实录》，命钱若水主其事。若水举给事中柴成务、起居舍人李宗谔、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职方员外郎吴淑。上指宗谔曰："自太平兴国八年已后，昉皆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许，余悉可之。《类苑》卷三

编次太宗法书

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以于阗玉水晶檀香为轴，青紫绫摽文绵绦，黄绡帕，金漆柜，作龙图阁于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频召近臣观览称叹，上自作《太宗圣文神笔颂》，亲书刻碑，以美其事。碑阴列其部袟名题，以墨本赐近臣焉。同上

苏易简最被恩遇

苏易简为学士，最被恩遇。初与贾黄中、李沆同时上擢，黄中、沆参知政事，以易简为中书舍人，充承旨，并赐白金三千两，谕旨曰："朕之待卿，非必执政而为重矣。"上作五七言诗各一首赐之，为真草行三体，刻于石。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本院，今龛于堂南门之上。易简以御三体书石本，分遗秘书监李至及从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诰柴成务、吕祐之、钱若水、王旦，直秘阁潘慎修，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观神笔之迹，上遣内司供拟坐客，各赋诗。宰相李昉等亦以诗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昉

等曰："易简以卿等诗来上，有以见儒墨之盛，而学士之光也，可别录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类苑》卷六

郭进

郭进少以壮勇，依汉祖于太原，开国，历刺史、团练使。国初，迁洺州防御使，为西山巡检，以扞太原。进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帅师入晋境，无不克捷，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语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择御龙官三十人隶麾下押阵，适与晋人战，多退却，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阅武，厉声曰："御龙官千百人中始选择得一二，而郭进小违节度，遽杀之，试如此龙种健儿，亦不足供矣。"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甚得宜矣。"进感泣，由是一军精勇无敌。上为治第，令厅堂悉用□瓦，有司言，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进事国尽忠，我待之岂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太宗征太原，北戎自石岭关入援，进大破之，献俘行在，暴于城下，并人丧气，遂约降。进功高负气，监军田钦祚所为不法，进屡以语侵之，钦祚心衔，因诬以佗事，进不能甘，自缢死。太宗微知之，黜钦祚，终其身不复用。同上

窦偁面叱贾琰

窦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俨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阁。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贾琰为判官，每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声下气，动息褒赞，谄辞捷给，偁叱之曰："贾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独不惧于心邪！"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为泾州节判。后即位，思之，召为枢密直学士，数月参政，中谢，语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尝面折贾琰，故任卿左右，思闻直言耳。"同上

董遵诲

董遵诲父宗本，尝为随州将，太祖微时往依，宗本令与遵诲游。常共臂鹰逐兔，小不如意，为遵诲所辱，太祖遂辞去，宗本固留，厚给遣之。即位之初，访求遵诲，遵诲欲自杀，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万乘之主，岂念旧恶？将因祸致福，岂可测哉？"遵诲感其言，幅巾见于便殿，叩头请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荡太过，我方将任汝事。"即

命左右掖起，赐冠带，设食案，赐食上前。语及旧故欢笑，以为通远军使，专委一面之事，市租悉以给军用，不藉于有司。每岁赐予无数，幕府许自辟署，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遵诲至，申严边候，镇抚蕃部，号令如一，戎族之强盛者，倚为腹心，有谋为寇者，必立以告，发所部袭之，剪灭无噍类。凡再出师，大克捷，党项诸羌，畏威惕息。养马数千匹，择其良以入贡，亲仆数百人，皆厚给衣食，日夕驰射畋猎，击鞠呼卢，饮食作鼓吹为乐。羌中动静，即时知之，朝廷不复西顾。岁时，其亲表押马来献，上必召问遵诲晨夕所为，击节大喜曰："是能快活也。"多解服御衣物珠贝珍异以为赐，遵诲捧之，未尝不泣下。三数岁一来朝，赐食御前，笑语移晷，赐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数，金帛累万，复遣去。终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迁罗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访利害，上言通远军养兵，每岁转运使调发内地钱粟，劳费民力，本军关榷之入，自可市籴给用。上遣录判官所奏，下本军，及申约外，计凡岁调如故，不得窃议市租，徙判官于佗郡。遵诲感激流涕，左右皆泣。《类苑》卷七

李沆

公尝言，李丞相沆重厚淳质，言无枝叶，善属文，识治体，好贤乐善，为丞相，有长者之誉。颇通释典，尤厌荣利，世务罕以婴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厅事无重门，其偪下已甚，颓垣坏壁，沆不以屑虑。堂前药栏坏，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试沆。沆朝夕见之，经月，终不言。妻以语沆，沆笑谓其弟维曰："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家人劝治居第，未尝答。维与言，因语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后遇疾，沐浴右胁而逝，时盛暑，停尸七日，室中无秽气，亦履行之报也。沆在相位，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沆同年生，又与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尝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邦国大事，北有强虏，西有戎迁，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非不详究。荐绅中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病未能也。为我谢马君。"沆常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

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此盖陆象先“庸人扰之”之论也。

范质识大体

范质初作相，与冯道同堂，道最旧宿，意轻其新进，潜视所为。质初知印，当判事，语堂吏曰：“堂判之事，并施签表，得以视而书之，虑临文失误，贻天下笑。”道闻叹曰：“真识大体，吾不如也。”质后果为名相。《类苑》卷九

不信异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内典经文。王似宗家，不然楮镪，祀其先人酒炙而已。同上

窦仪不攻人之短

窦仪，开宝中为翰林学士，时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一日召仪，语及普所为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仪盛言普开国勋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镇。帝不悦，仪归，言于诸弟，张酒引满，语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诣朱崖，吾门可保矣。”既而召学士卢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于进用，遂攻普之短，果罢相，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勋旧脱祸。多逊遂参知政事，作相。太平兴国七年，普复入相，多逊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验也。仪弟俨、侃、偁、僖，并举进士，父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皆成名，士风家法，为一时之表。冯道赠禹钧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传诵。仪至礼部尚书，俨至礼部侍郎，皆为翰林学士。侃左补阙。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俨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阁。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类苑》卷十一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识，名重于州里。王延政建国，欲以为相，承裕力谏其僭号，不受伪署，延政将杀之，虑失人心，囚于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礼重之，以为礼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狱刑、选举人物，皆取决焉。告老，以尚书致仕，归洪州西山。子慎修，亦为

要官，台城危蹙，入都为置宴使，馆怀信驿，时后主弟从镒先入贡，亦留驿中。每王师克捷，外庭入贺，邸使督金帛之献，慎修独建议，以国将亡，而旅贺非礼，但奉方物，以待罪为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谓使者有礼，立遣易供帐物，加赐牢醴，深叹重之。《类苑》卷十三

冯起

冯起，父炳，有清节，任知杂卒。起官，僦舍圃田。时侍御史赵承嗣掌市征，炳历任宪府，承嗣以官联，素重之。屡往见起，知其赁庑，为出己俸百千市之，起固辞不受。未几，承嗣以奸赃败，弃市，由是名闻。于是苏易简在翰林，夜召语及此事，太宗因此知起名，后擢知制诰。同上

李至

李至为参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韩见素、彭绘、淳于雍等数人，连乞致仕，上颇讶之，谓宰相曰："搢绅中多求退迹，何也？"至对曰："退迹者几何人？躁进者盖甚众矣。"上默然。后或引疾者，皆遂其请，亦仁者之言也。《类苑》卷十五

更改礼记月令篇次序

《礼记·月令篇》，旧第四，郑玄注，孔颖达作疏，皆依此篇。自开元中，李林甫受诏，与学者重加增损，多所改易旧文，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书监日，因召对，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馆阁议，胡旦草议状，取郑、李二家对驳之，凡数百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贡举三礼，所试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请复用郑玄为是。"宰相吕端不能决，报罢之。后至参政，亦不能厘正其事。同上

诸监炉铸钱

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铸钱，岁六万贯。江南平，增为七万贯，常患铜少。张齐贤任转运使，求得江南旧承旨丁钊，尽知信、建等州各铜铅处，齐贤即调发丁夫采之。初年增十数倍，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锡六十万斤，因杂为铅锡钱铸三十六万贯，以钊为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先是永平监所铸钱，用开通元宝钱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

杂用铅锡，兼失古制，数虽增而钱恶。其后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有司议减铜价，凿山者稍稍引去。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并岁铸钱二十万贯，以铅山铜给之。既有所泄，价乃复旧，而工徒并集。杭州置保兴监，凡四监，岁铸百余万贯，为极盛矣。唐天宝之制，绛、扬、润、宣、鄂、蔚、益、郴十州，共置九十九炉，铸钱一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余十月作十一番。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三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锡五百四十斤，每炉铸钱三千三百贯，计一工日可铸钱三百余。国家之制，一工日千余，用铜铅镴之法亦异于古，其数虽倍，而钱稍恶，每系掷亦多缺。予在史局，因录唐制与今王丞相，后数月，有诏暑月诸监减半工，盖主上勤恤之至也。《类苑》卷二十一

榜刻仪制令四条

孔承恭为大理正，太平兴国中上言，仪制令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两京诸州于要害处刻榜以揭之，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诏从之，处处衢肆刻榜，讫今多有焉。同上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旱稻一种，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种之，岁岁足食。《类苑》卷二十三

赐衣服

国朝之制，文武官诸军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诞圣节，皆赐衣服。其在外者，赐中冬衣袄，遣使将之。旧制，在内者，中书、枢密、察院、节度使至刺史，诸军列校以上，学士、金吾、驸马，冬给袍有差。而学士给黄师子锦，品极下，淳化中，改给盘雕法锦，在晕锦之亚。凡袍锦之品四，曰天下乐晕锦，以给枢宰、亲王、皇族、观察使以上，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节度使。盘雕法锦，以给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厢主以上，军头团练使以上，皇族、将军以上，驸马都尉，旧宰相。翠毛细锦，以给防团刺史、军主军头领刺史者。黄师子，以给三司副使、知开封府、审刑、登闻、龙图直学士。旋栏锦之品十，

曰天下乐晕，以赐节度、观察使、邻部署者。次晕锦，以赐尚书以上及学士管军者。盘雕，以赐观察使、丞郎。翠毛，以赐阁门使以上、防团刺史管禁军者。倒仙牡丹，以赐刺史以上。方胜宜男，赐诸司使领郡以上。盘球云雁，赐诸司使。方胜练鹊，赐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副。余军校，复有黄师子，宝照之品焉。《类苑》卷二十五。《岁时广记》卷三十七引首五句

赐带

腰带，凡金玉犀银之品，自枢宰、节度使赐二十五两金带，旧用荔枝、松花、倒仙三品。端拱中，诏作瑞草、地球、文路方圆胯带，副以金鱼，赐中书密院。其武臣有宣徽枢密使者，仍旧制。学士三司使、中丞观察使、管军四厢主而下，赐二十两金带。知制诰赐犀带涂金鱼，亦尝赐金饰牯犀，副以金鱼，非常例。凡面赐紫者，给犀带。赐绯者，涂银宝瓶带。其赐伎术官，虽紫绿，皆给银带。出使赐金束带，两数如其官秩，刺史而上受边寄者，辞日亦赐二十两金束带。其赴任者，出赐涂金银带。诸司使至崇班，出为边城钤辖者、都监者，亦赐金束带，十五两、十二两凡二等。唯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自亲王皇族皆许通服工夫金带，雕玉、白玉、通犀、牯犀等带。《类苑》卷二十五

赐鞍辔

鞍辔，除乘舆服，黄金、白玉、雕玉、玳瑁、真珠等鞍，垂六鞘辔，有三颔，诸王或赐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赐绣宝百花鞯，八十两闹装银裹衔镫。参政、副枢、宣徽、节度使、驸马，绣盘凤杂花鞯，七十两陷银衔镫。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麻皮锦鞯，五十两撒皇素衔镫。复有三十两决束鞍，以赐东宫官属。同上

宪衔

唐德宗幸奉天还京，应诸州郡衙吏并假宪衔，后至有郡王者，讫今用之。同上

敕书楼

太祖朝令天下置敕书楼。同上

学士预曲宴承旨预肆赦

故事，便殿宴劳将帅，翰林学士预坐。开宝中，阁门使梁迥轻鄙儒士，启太祖以曲宴将相，安用此书生辈？遂罢之。淳化中，苏易简为参知政事，始引故事为请。诏自今后，当直学士与枢密直学士并预长春殿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厅记》："御楼肆赦，唯承旨得升丹凤楼之西南隅。"《类苑》卷二十六

驾亲临问臣僚

邢昺常被疾，请告，真宗亲临问，赐药一奁、银器千两、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问疾临奠，帝不亲行，惟昺与郭贽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邢止问疾，郭上复临丧。《类苑》卷二十八

白麻

翰林规制，自妃后、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每行四字，不用印。进入后，降付正衙宣读，其麻即付中书门下。当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绫纸，待诏写官告，只用麻词。官告所署，中书三司官宣奉行，并依告身体式，常用阁长一人衔位。《类苑》卷二十九

江南书籍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类苑》卷三十

乾德铸印

乾德三年，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缘五代旧文非工，至是得蜀铸印官祝温集，自言其祖思，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摹章者也。台省寺监及开封、兴元尹

印，悉令温集改铸。《类苑》卷三十二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鞫祖吉狱。吉知晋州，受赇事败。询其土豪王某者云："吾小民，见州将贫乏，相醵率为一日之寿，岂知其犯法哉？"怅叹不已。化基诘其前后郡守，王某言，三十年已来，唯梁都官不受一钱，余无免者。乃梁勖也。勖，汉乾祐中司徒诩下进士及第，有文词，太祖欲令知制诰，为时宰所忌，遂止。化基言于太宗，时勖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华州行军司马，给郎中俸料。其子昭琏，亦举进士，得杭州从事。化基送以诗曰："文章换柱双枝秀，清白传家两地贫。"人多传诵。《类苑》卷三十六

干越亭诗

公言，咸平初罢处州赴阙，道经饶州余干县，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真天下之绝境。古今留题者百余篇。张祜云："扁舟亭下驻烟波，十五年游重此过。洲觜露沙人渡浅，风梢藏行鸟啼多。层栏涨水痕犹在，古板题诗字已讹。况是高秋正圆月，可堪闻听异乡歌。"刘长卿云："天南愁望绝，亭下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峤，世业陷胡尘。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秦台悲白首，楚渚怨青蘋。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流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二篇绝唱也。《类苑》卷三十七

雍熙以来文士诗

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闻文士多矣，其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其名，而徐铉、梁周翰、黄夷简、范杲皆前辈。郑文宝、薛映、王禹偁、吴淑、刘师道、李宗谔、李建中、李维、姚铉、陈尧佐，悉当时侪流。后来之著声者，如路振、钱熙、丁谓、钱易、梅询、李拱、苏为、朱严、陈越、王曾、李堪、陈诂、吕夷简、宋绶、邵焕、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钱塘林逋、缙云周启明。钱氏诸子有封守惟济、供奉官昭度。乡曲有今南郑殿丞兄故黎州家君，及高安簿觉宗人字牧之子。并有佳句，可以摘举，而钱惟演，刘筠特工于诗，其警策殆不可遽数。自兵部而下，公之所尝举，今略记之。兵部

《春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徐铉《游木兰亭》云：“兰烟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习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题云：“向空咄咄频书字，举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鵬舍，水风阴湿弊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关贺监归。”《宿山寺》云：“落宿依楼角，归云拥殿廊。”梁周翰《应制》云：“百花将尽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黄夷简《题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几焙茗旗香。”范杲《讲圣》云：“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郑文宝《春郊》云：“百草千花路，华风细雨天。”《重经贬所》云：“过关已跃樗蒲马，误喘犹惊顾兔屏。”《洛城》云：“星沈会节歌钟早，天半上阳烟树微。”《张灵州》云：“越绝晓残蝴蝶梦，单于秋引画龙声。”《长安送别》云：“杜曲花光浓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送人归湘中》云：“满帆西日催行客，一夜东风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惯中迁客酒，多年不见侍臣花。”《凄灵》云：“旧井霜封仙界橘，双溪晴落海边鸥。”《送人知韶州》云：“人辞碧落春风晚，花老朱陵古渡头。”《永熙陵》云：“承露气清驹送日，觚稜人静鸟呼风。”《边上》云：“髯间相似雪，峰外寂寒烟。”薛映《送人鄂州》云：“黄鹄晨霞傍楼起，头陀秋草绕碑荒。”吴淑《送朱致政》云：“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岁晚得悬车。”刘师道《寄别》云：“南浦未伤春草碧，北山仍愧晓猿惊。”《与张泌》云：“久师金马客，勍敌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无媒与嫁春。”《残花》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馨。”《寄陈龙图》云：“城瞻北斗天何远，梦断南柯日未沉。”《叹世》云：“野马飞窗日，醯鸡舞瓮天。”《春雪》云：“青帝翠华沈物外，素娥孀影吊云端。”又《雪》云：“三千世界银成色，十二楼台玉作层。”《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芳草王孙怨未归。”李宗谔《春郊》云：“一溪晚绿浮鸂鶒，万树春红叫杜鹃。”《苏承旨》云：“金鸾后记人争写，玉署新牌帝自书。”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馆闻鸿夜，水国还家欲雪天。”李维《渚宫亭》云：“故宫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政》云：“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乡正太平。”《和人赠马太保》云：“转眄回岩电，分须磔蝟毛。”《寄洪湛》云：“谪去贾生身健否？秋来潘岳髯斑无？”姚铉《钱塘郡》云：“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陈尧佐《潮州徵还》云：“君恩来万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风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亟通爵里，从兵千骑属鞬

橐。”钱熙《送人金陵拜扫》云：“鹤归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寻旧墓田。”丁谓《和钱易》云：“珊瑚新笔架，云母旧屏风。”《送章南安》云：“梅花过岭路，桃叶渡江舡。”《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关市，种玉仙翁寄版图。”《陈荆南》云：“楚呼梦云铃阁密，郢人歌雪射堂开。”钱易《画景》云：“双蜂上帘额，独鹊袅庭柯。”《芭蕉》云：“绿章封奏缄初启，青凤求皇尾乍开。”梅询《阴陵》云：“千重汉围合，一夜楚歌声。”李拱《春题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声坡。”苏为《湖亭》云：“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刘端州》云：“夜浪珠还浦，春泥象印踪。”朱严《赠徐常侍》云：“寓直有谁同骑省？立班独自戴貂冠。”陈越《侍宴》云：“十钟人既醉，九奏凤来仪。”《与刘从》云：“谁哀城下酌？不废洛中吟。”《李秦州》云：“拥路东方骑，悬腰左顾龟。”王曾《李驸马拜陵》云：“人畏轩台久，春归雨泽多。”李堪《哭黎州家君》云：“桐乡留语葬，丝路在生悲。”《周建州》云：“海月随帆落，溪花绕驿流。”《送人》云：“雷风有约春虬振，霜雪无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丝桐润，潮平钓石沈。”陈诂《闲居》云：“笼鸡对窗语，三雀绕门飞。”吕夷简《早春》云：“梅无驿使飘零尽，草怨王孙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归北阙知何日？菊映东篱似去年。”《寒食》云：“人为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飞霜。”宋绶《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剑客当前队，丽赋骚人托后军。”《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翚飞阁，山际真君鹤驭天。”《周贤良》云：“楚泽伤春悲鹖鵖，长安索米愧侏儒。”邵焕《送晏集贤南归》云：“舡官风破浪，关吏鼓通晨。”晏殊《与张临川》云：“篱边菊秀先生醉，桑下鶵娇稚子仕。”又云：“东阳诗骨瘦，南浦别魂消。”《章明州》云：“骚客江山知有助，秦源鸡犬更相闻。”《送人洪州》云：“冲斗气沉龙已化，置刍人去榻犹悬。”江任《送人》云：“珠盘临路泣，斗印入乡提。”焦宗古《送人游蜀》云：“芳树高低啼蜀魄，朝云浓淡极巴天。”《赠周贤良》云：“南阳客自称龙卧，东鲁人应叹凤衰。”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萝径，幽云在石床。”周启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药，五返使人车。”《皇甫提刑》云：“鸱夷江上畲田稔，牛斗星边贯索空。”钱惟济《太一宫醮》云：“庭下焚香连宿雾，林间鸣佩起栖鸾。”《从驾西巡》云：“晓陌壶浆满，春风骑吹长。”《故王第》云：“凤箫通碧落，星石辨灵源。”钱昭度《村居》云：“黄蜂衙退海潮上，白蚁战酣山雨来。”《大寒》云：“雨被北风须作雪，水愁东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楼在，东南王气销。”《梅花》云：“东北风吹大庾岭，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别馆风吹入，万里长沙月照来。”《秋日华山》云：“人间路到

三峰尽，天下秋随一叶来。”又《郑殿丞》云：“青鸟几传王母信，白鹅曾换右军书。”《将至京》云：“近阙已瞻龙虎气，思乡犹望斗牛星。”家君《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蛮国，雨露九天书。”《寄远》云：“胡越自为迢递国，参商元是别离星。”《自遣》云：“天上羲轮都易失，人间尧历自难逢。”《哭储屯田》云：“部中军雨春无润，天上郎星夜殒光。”《感悟》云：“顿缨狂走鹿，煦沫倦游鳞。”《心知》云：“远别苦惊云聚散，相逢多倍月亏盈。”《自咏》云：“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泪》云：“一斑早寄湘川竹，万点空遗岘首碑。”《春昼》云：“人归汉后黄金屋，燕在卢家白玉堂。”《寄人》云：“世味嫌为枳，时光怨落蓂。”《闲居》云：“歌怀饭牛起，书愤抱麟成。”《蝉》云：“二子自不食，三闾何独清？”《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咏尘》云：“已伤花榻满，休妒画梁飞。”凡公之所举者甚多，值公病心烦，不喜人申问，今聊托其十之一二耳。同上

钱惟演刘筠警句

近年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学者争慕之，得其标格者，蔚为嘉咏。二君丽句绝多，如惟演《奉使涂中》云：“雪意未成云著地，秋声不断雁连天。”又云：“客亭厌见名长短，村酒那能辨圣贤。”《送僧游楚》云：“宿舍孤烟起，行衣梦雨凉。”《张并州》云：“戈矛巡雾夕，钟鼓宴箫晨。”《章衢州》云：“平槛晓波吴舫渡，绕城春树越禽飞。”《章南安》云：“离人南浦多春草，越鸟栖枝有早梅。”《刘潭州》云：“坐激鲜飚湘竹晚，树含凉雨越禽归。”《李太仆北使》云：“汉帜随移帐，燕鸿伴解鞍。”《何袁州》云：“疏钟静起军城晚，华表双高水国秋。”《陈江陵》云：“深沈珠网通归梦，紫翠春山接去舟。”《太一宫》云：“神庭古柏啼乌起，斋室虚帘宿雾通。”《送人》云：“思满离堂酒，魂惊客舍乌。”《高泉州》云：“东南一尉宵烽息，西北高楼晚望迷。”《章分宁》云：“小雨郊原连苦雾，夕阳楼阁照丹枫。”《东封应制》云：“羽毛襄野驾，宴喜鲁郊民。”《送予知处州》云：“轻飚使车远，明月直庐空。”《张仆射判河阳》云：“绣野桑麻连四水，黄堂歌吹拥千兵。”《孙永兴》云：“鱼尾故宫迷草树，龙鳞平隰自风烟。”《汉武》云：“立候东溟邀鹤驾，穷兵西极待龙媒。”《公子》云：“歌翻南国桃根曲，马过章台杏叶鞯。”《槿花》云：“欲作飞烟散，犹怜反照迟。”《荷花》云：“泪有鲛人见，魂须宋玉招。”《禁中鹤》云：“天渊风雨多秋思，辽海烟波失旧期。”《无题》云：“有时盘马看犹懒，尽日投壶笑未回。”又云：“春瘦已宽连理带，夜长谁有辟寒金？”《元夜》云：“千枝火树连金

狄，万里霜轮上璧珰。”《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细雨，严城鼓角送残阳。”刘筠《禁直》云：“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陕州从事》云：“角迥含商气，桥长断洛尘。”《周贤》云：“崎岖一乘传，憔悴五羊皮。”《章南郑》云：“渝舞气豪传汉俗，丙鱼味美敌吴乡。”《李太仆北使》云：“惟月卿曹重，占星使者贤。”《送僧》云：“卷衲城钟断，槠筇岳雨余。”《僧崇惠》云：“醉令难同社，仙鹅有换书。”《叶金华》云：“柔桑蔽野鸣雏雉，高柳含风变早蝉。”《刘潭州》云：“膝席久虚温树老，心旌无奈楚风长。”又云：“沙禽两两穿铃阁，江草依依接射堂。”《章九陇》云：“溪笺未破冰生砚，炉酒新烧雪满天。”又《周贤良》云：“春风乱莺啭，夕雾一鸿冥。”《张岭南》云：“山月愁猙子，风涛怒鳄鱼。”《西巡》云：“龙驾昌明御，天旗太一神。”《张婺州》云：“大野几星分婺女，清风万古感颜乌。”《章南安》云：“岭云夏变梅蒸早，越贾秋藏桂蠹多。”《西京首坐》，云：“荣河带绕中天阔，空乐星悬大士居。”《题雪》云：“刘伶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槎枌树天。”《利州转运》云：“鸱蹲野芋难为尹，雪积众盐久置宫。”《章分宁》云：“鹤伴鸣琴听事晚，鸟惊调角武城秋。”《杨处州》云：“朱饰两轓巡属邑，月留双笔在中台。”《阁宿》云：“三让月临承露掌，九雏鸟绕守宫槐。”又云：“酒供砚滴濡毫冷，火守更筹沃漏长。”《云月》云：“已回邻面三年粉，又结寒丝几茧冰。”《汾阳道中》云：“鼓音记里绳阡远，舞节鸣銮玉步徐。”《杨洪州》云：“桃叶横波人共醉，剑光牛斗狱常空。”《李秦州》云：“右墉独登温树密，前旌双抗岭云高。”《刘潭州》云：“洛田荒二顷，楚浪涨三篙。”《槿花》云：“吴宫何薄命？楚梦不终朝。”《宫词》云：“难销守宫血，易断舞鸾肠。”又云：“虹跨层台晚，萤飞下苑凉。”《夏日》云：“云容倏变千峰险，草色相沿百带长。”《新蝉》云：“翼薄乍舒宫女鬓，蜕轻全解羽人尸。”《公子》云：“行庖爨蜡雕胡熟，求埒铺金汗血骄。”《明皇》云：“黎园法部兼胡部，玉辇长亭更短亭。”《荷花》云：“湔裙无限水，鄣袂几多风。”《别墅》云：“云际寻橦伎，花间笑躄楼。”《无题》云：“荷心出水终无定，萝蔓从风莫自持。”又云：“藻井风高蛛坏纲，杏梁春暖燕争泥。”《咏梨》云：“先时樱熟烦羊酪，远信梅酸捐瓠犀。”《洞户》云：“密鏁香云深处户，乱飘梨雪晚来天。”《赠希画》云：“吟余云散叶，话久尘遗毛。”《夕阳》云：“塞迥横烟紫，江清照叶丹。”《闺中》云：“笼禽思陇树，洞犬识秦人。”《柳絮》云：“平沙万里经春雪，广陌三条尽日风。”《属疾》云：“风帘鸱啸厨烟绝，月树乌惊药杵喧。”《灯夕》云：“金吾抱箭催壶水，玉宇来风满砌蓂。”《禁中》云：“万年宫省树，五色帝家禽。”其警

句绝多，此但所记者耳。同上

近世释子诗

公常言，近世释子多工诗，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昼为杰出。其江南僧元净、梦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鉴徵、简长、尚能、智仁、休复，蜀僧惟凤，皆有佳句。惠崇《赠裴太守》云："行县山迎舸，论兵雪绕旗。"《高生山阁》云："劝酒淮潮起，题诗楚月新。"《周建州》云："鏁城山月上，吹角海鸥惊。"《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光梵师》云："梵容存古像，唐语入新经。"《明大师》云："门掩前朝树，心悬别郡峰。"《送李堪》云："秋声动群木，暮色起千山。"希昼《雁荡山》云："长天来月正，危木度猿稀。"《答黄桂州》云："来书逢岁阙，去梦历峰危。"《广南陈转运》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僧东归》云："帆影先寒雁，经声隐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悬危石，棋灯射远林。"《赠僧》云："漱齿冰溪远，开禅雪屋深。"《送人》云："玉绳天阙远，金柝海城秋。"《句学士》云："晓天金马路，晚岁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剑月啼猿苦，江沙濯锦寒。"《北宫书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尘堕燕泥。"《登上人》云："寄禅关树老，乞食塞城荒。"《僧归新安》云："风泉旧听僧窗改，云穴曾行鸟径残。"《春山》云："芳树寻云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南归海》云："落日横秋岛，寒涛兀夜舡。"宝通《题相国寺》云："下朝人带天香入，出定僧迎御杖来。"守恭《佛迹峰》云："布发人来绝，衔花鹿去多。"《朝海峰》云："影落扬侯宅，根连觉帝居。"行肇《送僧》云："听钖樵停斧，窥蝉鸟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声鳌背出，帆影斗边飞。"简长《送人归宁》云："烟垒沈寒角，霜空击怒雕。"尚能《送僧归浙右》云："霜洲枫落尽，水馆月生寒。"《送僧归四明》云："古寺山光满，重城海气围。"《送人》云："西风随雁急，寒柳向人疏。"《孙大谏知永兴》云："关河虎符重，殿阁兽樽闲。"智仁《溪居》云："寒声病叶落，晓色冻云开。"《僧归天台》云："路遥无去伴，山叠有啼猿。"《冬夕》云："风窗灯易灭，雪屋夜偏寒。"休复《送道士西游》云："日暮长安道，秋深太白峰。"惟凤《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黄叶，别君堪白头。"《哭度禅师》云："海客传遗偈，林僧写病容。"皆公之所举，略记十之二三。公又言，因集当代名公诗为《笔苑》，辇下江吴僧闻之，竟以诗为贽，择其善者，多写入《笔苑》中。同上

唱和联句

唱和联句之起，其源远矣。自舜作歌，皋繇扬言赓载，及栢梁联句，颜延年有和谢监玄晖，谢监有《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等篇。梁何逊集中多联句，至唐朝文士唱和联句固多。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所和诗，多次韵，起于此。凡联句，或两句、四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谓之辘轳体。同上

大言赋

苏易简为学士承旨日，太宗亲书宋玉《大言赋》赐之。易简因效玉，亦作《大言赋》以献，曰："皇帝书白龙笺，作《大言赋》，赐玉堂易简。御笔煌煌，雄辞洋洋，瑰玮博达，不可备详。诏易简升殿，躬指其理，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与陛下同时。帝曰：'噫，何代无人焉，卿为朕言之。'易简曰：'圣人兴兮告成功，登昆仑兮展升中，地为席兮飨祖宗，天起籁兮调笙镛。日乌月兔，曜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卫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也。迅雷三发，出神呼也。流电三激，爟火举也。礼册献兮淳风还，君百拜兮天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千年。泰山夷兮溟海干，圆盖空兮方舆穿，君王之寿兮无穷焉。'"殿上皆呼万岁，上览之大喜，又作《大言赋铭》四句以褒之，易简刻石于院内之北壁。《类苑》卷三十九

潘佑

太祖尝谕旨江南，令遣使说岭南归顺。后主令近臣数人作书，惟潘佑所作千余言，词理精当，雄富典丽，遂用之。江南莫不传写讽诵，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真一时之名笔也。《类苑》卷四十

赵邻几

赵邻几善属文，有名于时，太宗用知制诰，未数旬卒，中使护葬。淳化末，苏易简上言，邻几有子柬之，亦好学，善属文，任北地邑，佐部送刍粟，死塞下，家睢阳。邻几平生多著文，家有遗稿。上遣直史馆钱熙往访之，得《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鲰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佗书五十

余卷来上。皆邻几点窜之迹，令宋州赐其家钱十万。同上

徐锴

徐锴仕江左，至中书舍人，尤嗜学该博，领集贤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掺字者，淑多改为操，盖章草之变。锴曰："非可以一例，若渔阳掺者，音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渔阳三挝鼓歌词云：'边城晏开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叹服之。又尝召对于清暑阁，阁前地悉布砖，经雨，草生缝中，后主曰："累遣薙去，雨润复生。"锴曰："《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味辛螫故也。"后主令于医院取桂屑数斗，匀布缝中，经宿草尽死，其博物多识如此。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见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乃后汉杜笃《论都赋》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之雕篆如此。同上。《类说》、《诗话总龟》卷二、《岁时广记》卷十一、《梦溪笔谈》卷四、《埤雅》卷十四节引此文。

钱昭序

钱昭序，邓王俶之族子也。为如京副使，知通利军。至道初，获赤乌白兔，昭序表献曰："乌乃阳精，兔惟阴类。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驯服之徵。懿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当时多传诵。昭序有文词，作数赋，自一至十，凡十篇，甚为苏易简及江陵从祖所传诵。《类苑》卷四十

汤悦

汤悦父殷举，唐末有才名。悦本名崇义，仕江南为宰相。建隆初，宣祖讳，改姓汤。初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往，驻跸此寺，读其文赏叹。画江后，中主遣悦入贡，世宗为之加礼。自淮上用兵，凡书诏多悦之作，特为典赡，切于事情。世宗每览江南文字，形于嗟重，当时朝臣沈遇、马士元皆以不称职，改授他官。复用陶穀、李昉为舍人，其后擢用扈载，率由此也。同上

陈抟

陈抟，谯郡真源人，与老聃同乡里，生尝举进士不第，去隐武当山

九室岩辟谷练气。作诗八十一章，号《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后居华山云台观，多闭门独卧，经累月至百余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阙下，令于禁中扃户以试之，月余始开，抟熟寝如故，甚异之。因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天下君，当以苍生为念，岂宜留意于为金乎？"世宗弗之责，放还山，令长吏岁时存问。讫太祖朝，未尝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为修所居观，留阙下数月，多延入宫中书阁内与语，颇与之联和诗什。谓宰相宋琪等曰："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真方外之士。入华山已四十年，计其年近百岁，且言天下治安，故来朝觐，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神养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尝习练吐纳化形之术，无可传授。拟如白日升天，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时，勤行修练，无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览之甚喜。未几，放还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贾德于张超谷凿石室，室成，手书遗表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于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缄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启封视之，乃预知也。死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闭塞洞口，终月不散。《类苑》卷四十一

江直木

江直木，隐居庐山，有至行。一夕，有盗入斋中，直木假寐不动，清贫无它物，唯持药鼎而去，遗其盖。直木俟其出户，随后掷盖与之。来日谓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报晓鸡为狸所食，直木怅然，将有以报鸡之冤者。来日持百钱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过者，即市之，割以祭鸡。人或谓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类也。"同上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父故吏部令史，满，调补长安簿，卒官。放七岁能属文，既长，父勖令赴举，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父卒，兄数人皆从赋，放与母隐终南山豹林谷，结草茅为庐，以讲习为业，后生多从之学问，得其束修以自给。著书十卷，人多传写之。工为歌诗，亦播人口。宋维翰为陕西转运使，表荐之，太宗令本州给装钱三万，遣赴阙，量其才收用。放诣府受金，治行。素与张贺善，贺适自秦州从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诣贺谋其事，贺曰："君今赴召，不过得一

簿尉耳。不如称疾，俟再召而往，当得好官。”放然之，即托贺为奏草，称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岁时存问，不复召。其母甚贤，闻有朝命，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既辞疾，母悉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诣穷僻，人迹罕至。后母卒，无以葬，遣僮奴持书于钱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为先朝尝加召命，今贫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觌，是掠朝廷之美。诏京兆府赐钱三万、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张齐贤知京兆府，表荐，召为左司谏，直昭文馆，赐五品服。《类苑》卷四十二

吕洞宾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索纸笔，八分书七言四韵词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谶也。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有《自咏》云：“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麤。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有“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之句，大率词意多奇怪类此，世所传者百余篇，人多诵之。《类苑》卷四十三

华阴隐人

华山南有川，广袤数百里，连山洞，不知其极。人有登莲华峰绝顶俯瞰，人烟舍屋相望，四时常有花木，疑灵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难者居此，其后裔也。开宝中，有数人衣服异制，出华阴市中，人诘之，曰：“我居华阴川，因采药迷路至此，何所也？”后不知所诣，或疑其地仙。同上

佛经

佛经之入中国，自竺法兰、摩腾二师。以后汉明帝时，暨至白马寺，首译《四十二章经》。历晋及十六国南北朝暨唐，皆有梵僧自五天

竺来，及华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译，讫开元，录凡大小乘经律论圣贤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贞元，又别录新经二百余卷。元和之后，译经遂废。太宗太平兴国初，有梵僧法贤、法天、施护三人，自西域来，雅善华音，太宗宿受佛记，遂建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访得凤翔释清照，深识西竺文字，因尽取国库新贮西来梵夹，首令三梵僧诠择未经翻者，各译一卷，集两街义学僧评议。论难锋起，三梵僧以梵经华言对席读，众僧无以屈，译事遂兴。后募童子五十人，令习梵学，独得惟净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绝异，尽能通天竺文字。今上即位初，陈恕达议，以为费国家供亿，愿罢之。上以先朝所留意，不许。讫今所译新经论学，凡五百余卷，自至道以后，多惟净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译众上言，请如元正造录，诏令润文官参知政事赵安仁与翰林学士杨亿同编修，凡为二十卷。乃降赐太宗所作释门文字，令编其名题入录。安仁等及释众再上表，请御制释门文章，许之。六年三月，赐御制法音前集七卷，共论次其文理，以附于先皇之次，而冠于东土圣贤集之首。译经院置润文官，尝以南北省官学士充，中使一人监院事。译经常以梵僧，后令惟净同译，经梵学笔受二人，译缀文二人，评议二人，皆选名德有义学僧为之。同上　《事物纪原》卷七节引此文。

喻浩造塔

钱镠曰："释迦真身舍利塔，见于明州鄞县，即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镠造南塔以奉安，俶在国，天火屡作，延烧此塔，一僧奋身穿烈焰，登第三级，持之而下，衣裳肤体多被烧灼。太平兴国初，俶献其地，太宗命取塔禁中，度开宝寺西北阙地，造浮图十一级，下作天宫，以葬舍利。葬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曰："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初造塔，得浙东匠人喻浩，浩不食荤茹，性绝巧，先作塔式以献。每建一级，外设帷帟，但闻椎凿之声，凡一月而一级成。其有梁柱龊龉未安者，浩周旋视之，持搥撞击数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无倾动。人或问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风，而此数十步，乃五丈河，润气津浃，经一百年，则北隅微垫，而塔正矣。"塔成，而浩求度为僧，数月死，世颇疑其异。《类苑》卷四十三

建寺

太平兴国寺，旧龙兴寺也，世宗废为龙兴仓。国初，寺主僧屡击登闻鼓，求复为寺，上遣中使持剑以诘之，曰："此寺前朝所废，为仓敖以贮军粮，汝何故烦渎帝庭？朝命令断取汝首。"仍戒之曰："傥偃蹇怖畏，即斩之。或临刑无惧，即未可行刑。"既讯，其僧神色自若，引颈就戮。中使以闻，上大感叹，复以为寺。官为营葺，极于宏壮。又修旧封禅寺为开宝寺，前临官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极于巨丽。同上

西域僧觉称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丁谓延见之，嘉其敏惠，遣人送至予处，与译同来，设茶果。问之，译云："入此国，见屠杀猪羊，县肉市肆，甚不忍观，见此方人心颇恶。彼西土，或一国人全不食肉。"予问能留此土否？觉称云："愿至五台，谒文殊即还。"乃心思恋本国，不乐居此。因索纸以竹笔作梵书，横行数十字，请净公译云："稽首摧伏诸魔力，我智者本名觉称，出家至今十九腊，渠胝偈句义能说。"后复作"圣德颂"以上，文理甚富。上问其所欲，但求全襕袈裟，归置金刚坐而已。诏尚方造以给之。觉称自言酤兰左国人刹帝利，性善画，于译堂北壁画释迦面，与此方绝异。同上

云豁入定

吉州西峰宝龙院僧云豁，常入定，岁余一出。大中祥符三年，上遣中使赵履信取至阙下，宣于北御园舍中，扃鐍之，月余始出定。苦告求归，厚赐以遣之。同上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属文，善史书。周广顺中，累为《周易》博士，贬乾州司户。秩满，遂不复仕。多游岐、雍、宋、洛间，纵酒，逢人无贵贱，常口称猫。遇山水佳处，绝粮数日不食。盛夏暴于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大寒，凿河冰而浴，溶傍冰凘皆释。太宗召授国子监主簿，纵酒自肆，谤讟时政。太宗怒，决杖配登州。行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窟才容面而卒。遂藁葬于道左，后数日，有取其尸改葬，视之空空，若蝉蜕然。同上　《苏文忠诗合注》卷二十王注

节引此文。

赵抱一

秦州赵抱一者，初尝牧牛田间，一夕，有人叩门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抱一骇莫能测。会巡检过其下，闻乐声，以为群盗欢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则无所睹，唯抱一独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师，犹丱角，诏赐名为道士。《类苑》卷四十四

黑杀将军

开宝中，有神降于终南道士张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与玄武、天蓬等列为天之三大将。言祸福多验，每守真斋戒请之，神必降室中，风肃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馆于建隆观，令下神。神曰："天上宫阙已成，玉鑠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太祖以其妖，将加诛会晏驾。太宗即位，筑宫于山阴，将塑像，请于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发，骑龙按剑，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太平兴国六年，宫成，封神为翊圣将军，每岁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记其事。守真时来京师，得召见。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为下神。守真屡请，神不降。归，才至而卒。后数日，宫车晏驾，此事异也。同上

王处讷

王处讷，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为面以食之。又尝梦人持巨鉴，众星灿然满中，剖其腹纳之，后遂通星历之学，特臻其妙。依汉祖于太原，开国为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周祖素与处讷厚善，举兵向阙，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刘氏祚短事，处讷曰："汉氏历数悠远，盖即位之后，专以复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长久。"周祖蹶然叹息。适以兵围苏逢吉、刘铢第，待旦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缢死，但诛铢，余悉全活。国初历司农少卿，进拜司天监。有子熙元，今为司天少监。《类苑》卷四十五

陈洪进

陈洪进与张汉恩为刘从效左右将，有沙门行云者，若狂人，自福州

来。洪进供僧有礼，行云语洪进曰："汝当为此山河主，不出此岁。我且归长乐，秋后至此。"时建隆二年也。是春，从效卒，子绍鎮典留务，至秋，洪进诬绍鎮将召越人，执送金陵，汉恩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恩老且懦，洪进实专郡政，行云果来，谓洪进曰："凡世报前定，但人有千钱之禄，不可以图之，况将相之位，岂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后诛杀甚众，王者不死，岂能害君哉？当须坦然任运，他日善终牖下，子孙蕃盛。苟怀疑杀人，蒙不善之报，鲜克令终矣。"洪进后废汉恩，幽于别墅，诸子屡劝除之，终不许，汉恩竟以寿终。行云秃首而不衣僧服，尝服紫皂揆衫，束带悬银鱼为饰，馆于州廨十余年。忽谓人曰："陈氏当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后，有戎马千万众，前歌后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恳求出舍外宅。洪进次子文颢，牧漳州，将归宁，行云曰："吾不及见矣。"遂沐浴右胁而逝。语馆人曰："过三日，乃得棺敛。"明日，文颢至，亟哭之，行云遽起坐，执手谈至暮，乃入灭。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当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后洪进来朝，献其地，改镇徐州，文显通州团练使，文颢、文顗、文顼三人并授诸州刺史，是为五侯。王师入城，垂囊作笳鼓为乐，悉如其言。洪进感行云之言，帅泉十六年，未尝妄杀人，有犯极刑而情可恕者，多贷其死。同上《莆阳比事》卷二节引此文，注出《谈苑》。

昇元寺石记

江南将亡数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记，视之，诗也。其辞云："莫问江南事，江南事可凭。抱鸡升宝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极，安仁秉夜灯。东邻娇小女，骑虎踏河冰。"王师以甲戌渡江，后主实以丁酉年生。曹彬为大将，列栅城南，为子建也。潘美为副将，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纵火，即安仁也。钱俶以戊寅年入朝，尽献浙右之地。《类苑》卷四十七

秦淮石志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后太祖受命，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岂非威灵将及，而符谶先著也？同上

千叶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园牡丹一岁中有千叶者五苞，特为繁艳，李公致酒张乐，召宾客以赏之。自是，再岁内，长幼凡五丧，盖地反物之验。同上

蜀中桃符

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节圣节名，寅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同上

陈昭遇

陈昭遇者，岭南人，善医，随刘鋹归朝。后为翰林医官，所治疾多愈，世以为神医。绝不读书，诘其所习，不能答，尝语所亲曰："我初来都下，持药囊，抵军垒中，日阅数百人。其风劳冷气之候，皆默识之，然后视其老幼虚实，按古方用汤剂，鲜不愈者，实未尝寻脉诀也。"庄周所谓悬解，董遇以为读书百遍义自见，岂是之谓欤？《类苑》卷四十八

钱镠治目疾

公言钱镠年老，一目失明，闻中朝国医胡某者善医，上言求之。晋祖遣医泛海而往，医视其目曰："尚父可无疗此，当延六七岁寿。若决瘼去内瘴，眼即复旧，但虑损福尔。"镠曰："吾得不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愿医尽其术以疗之，当厚报。"医为治之，复故。镠大喜，凡赂医金帛宝带计五万缗，具舟送医归京师。医至，镠卒，年八十一矣。医之孙收得镠与其祖书数幅，镠曾孙惟演赎得之，亲见焉。同上

治面疡

杨嵎为光禄寺丞直史馆，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覆瓯，内溃出浓血，不辍吐之，甚痛楚，医为疗之百方，弥年不差。人有语之曰："天官疡医中有名方，何不试用？"嵎乃案疡人疗疡，必攻以五毒，合黄垫、买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以注创，恶肉破骨尽出。嵎即依方，注药创中，少顷，朽骨连两牙溃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嵎见任主客员外郎。《类苑》卷四十九

秘阁藏书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提点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置直秘阅及校理之职，命至，择其人奏署吏，以内侍监之。其外省自隶百司，秘阁列于集贤之下，写御书及百余卷，即秘监以奉进御，退藏于秘阁，内居从中降图画及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阁成，上飞白书额，亲幸，召近臣纵视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蔼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类苑》卷五十

置御书院

翰林学士院，自五代已来，兵难相继，待诏罕习王书，以院体相传，字势轻弱，笔体无法，凡诏令刻碑，皆不足观。太宗留心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为御书院祗候，迁翰林侍书。著善草隶，独步一时，永禅师真草《千字文》，缺数百字，著补之，刻石，但得形范，而无神妙，世亦宝重之。修东岳庙，立碑，命著书。著时任著作佐郎，辞以官卑不称题刻，即日迁著作郎。时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与著更宿禁中。太宗每岁九月后，至暮夜，即召宿直侍书，及待诏书艺于内东门北偏小殿内，张烛令对御书字，或问以外事，常以至乙夜而罢。著善大书，其笔甚大，全用劲毫，号散卓笔，市中鬻者一管百钱。初以纸一番令书八字，又一番令书六字，又一番四字，又一番两字，又一番一字，皆极于遒劲，上称善，厚赏之。著后官至殿中侍御史，赐金紫。太平兴国中，选善书者七人，补翰林待诏，各赐绯银鱼袋，钱十万，并兼御书院祗候，更配两院。余者以次补外官。自是内署书诏，笔体一变，灿然可观，人用传宝，远追唐室矣。同上

太宗棋品第一

太宗棋品至第一，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也。杨希紫、蒋元吉、李应昌、朱怀璧亦皆国手，然非玄之敌。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小，而棋格绝胜，可侔于玄，岁余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蒋居才，亦善棋，至三品。内侍陈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棋。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尝献诗云："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又作《棋说》千余言以献，上喜叹之，皆涉治道。同上

草书

凡章草小草，点画皆有法，不可率意辄书。近年李居简善草书，太宗甚爱之，以赞书大夫直御书院。王嗣宗亦习而不能精，谚云："信速不及草书，家贫不办素食。"言其难卒置也，然小草尤难。同上

僧善书

近年释子中多善书者，庐山僧颢彬茂蒋善王书，关右僧梦英善柳书，浙东僧元基善颜书，多写碑石印板，皆不下前辈。寿春惠崇善王书，又其次。同上

张维

公言，张维者，蜀人也，为沙门，后反初。尤善王书，绝得怀素之骨，世鲜能及之。王嗣宗曾荐于今上，召试御书院。维自负其能，少肯降屈，入院内，环视诸人所书，不觉微哂，众怒，共排之，止得隶秘阁，为楷书，不就。景德末，扈驾谒陵，还经郑州，从幸开元寺，观新塔，僧前揖言，闻公深信内典，愿为之碑，因诺之。后为撰碑，维为书，真一时之绝也。维贫薄甚，后寄死人家。同上

缙云酝匠

缙云榷署一匠，善酝，经手者罔不醇美。尝令写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绝佳。因召匠诘传方之谬，匠曰："方尽于是矣。然其酘浆，随天气温炎寒凉，量多少之数，均冷暖之节，揽匀洽，尝味体测，此不可口授，但心能晓耳。家有二子，亦不能传其要。"此亦《庄子》斫轮之义也。同上

陈乔

陈乔仕江南，为门下侍郎，掌机密。后主之称疾不朝，乔预其谋。及王师问罪，誓以固守，时张洎为乔之副，常言于后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乔将死，后主执其手曰："当与我同北归。"乔曰："臣死之，即陛下保无恙。但归咎于臣为陛下建不朝之谋，斯计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视事厅内，语二亲仆曰："共缢杀我。"二仆不忍，解所服金

带与之，遂雉经。后主求乔不得，或谓张洎曰："此诣北军矣。"乔既死，从吏撤扉而瘗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诏改葬。后见其尸如生而不僵，髭发郁然。初求尸不得，人或见一大夫衣黄半臂举手影，自南廊而过。掘得尸，以右手加额上，如所睹者。《类苑》卷五十三

相州部民张某

张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张某杀一家六人，诣县自陈。县上州，洎诘之，曰："某家之姻贫困，常取息少有所负，被其诟辱，我熟见而心不平，思为姻家报仇，幸毕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遗其一，使有噍类。私雠已报，愿就公法。"洎曰："杀人一家，宁无党乎？"对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又曰："汝何不亡命？"对曰："姻家即其邻，苟不获盗，岂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缧绁？"曰："我若灭口，谁当辨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洎曰："吾将闻上，免汝之死。"曰："杀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不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洎嗟叹数四，卒案诛。河朔间无不传其事者。《类苑》卷五十四

曹彬讨金陵

曹彬事太祖，时将讨金陵，责后主称疾不朝之罪。以彬长者，令为统帅，将终全其城，彬累遣言城中：大军决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为之图。后主将遣其爱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觐，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将出，彬屡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罢攻。终惑左右之言，以为坚垒如此，天象无变，岂可计日而取？盖敌人之言，岂足为信？但报言行李之物未备，宫中之宴饯未毕，将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恳，言至二十六日亦无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军成列，至其宫城门，后主方开门奉表纳降，彬答拜，为之尽礼。先是，宫中预积薪，后主誓言，若社稷失守，当携血属以赴火。既见彬，彬谕以归朝，俸赐有限，费用至广，当厚自赍装，既归有司之籍，则无及矣。遣后主入治装，裨将梁迥、田钦祚皆力争，以为苟有不虞，咎将谁执？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切谏，彬曰："非尔所知，观煜神气，懦夫女子之不若，岂能自引决哉？"煜果无他。彬遣五百人为伴，致辎重登舟，有一卒负笼下道旋，彬立命斩之，负担者罔敢蹉跎。后主既失国，殊无心问家计，既升舟，随军官吏入观宫屏帏几砚什器，皆设不动，所赍持鲜矣。后贾黄中知州，因领宾客历览宫内，见一斜门封锁甚固，即召官吏同启锁视之，得金宝

受用物计直三百万缗。城之陷也，有净德尼院近四十余众，皆宫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积薪于院庭，后主悔之，约如有不虞，宫中举火为应，当皆焚死。是日浙兵纵火，净德遥观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无一人肯脱者。同上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长八尺余，绝有膂力，以负薪自给，里人号为一谷柴。晋祖在镇州日，因出猎，行德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晋祖见其魁岸，驻马问之，怪所负薪异于常，令左右数人不能举，奇其材，因留帐下，后至节帅中书令。国初，终太子太傅。《类苑》卷五十五

呼延赞

呼延赞以武勇为卫士直长，自言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遍□其体作赤心杀契丹字，涅以黑文，反其唇内，亦□之。鞍鞯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绣雕刻朱重为之。召善黥之卒，横剑于膝，呼其妻，责以受重禄，无补报，当黥面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然者，立断其首。举家皆号泣，以谓妇人黥面非宜，愿刺臂，许之。诸子及仆妾亦然。尝延一举子，亟走不敢还顾，赞曰："是家心与我异，卒不留之矣。"赞作破阵刀、降魔杵、铁鞭，幞头两旁有刃，皆重数十斤，乘乌骓马，绯抹额，慕尉迟鄂公之为人，自称小尉迟。母姓李，拜郑州灵显王像为舅，自称甥以祭。子病，割股肉以为羹食之。数子亦有勇力，日夕课其击剑、驰射、枪斗、蹶张、挽强，持棰梃相击挞，殆无完肤。幼子才百晬，服襁褓，持登城楼，掷于地不死。人问其故，曰："聊试其命耳。"为忠佐都军头，每至直舍中，内侍近臣多环绕之。赞取佩刀刺胸出血，召从吏濡墨为书，奏言乞捍边杀虏。内侍或戏曰："何不割心以明忠？"赞笑曰："我非爱死，但契丹未灭，徒虚掷其躯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饰奇异，所过必观者壅遏，愿敕郡县发卒遮迯清道。"上笑而不许。至团练使领军头。同上

杨业

杨业，麟州人，少倜傥任侠，以射猎为事，所获比同辈尝倍。谓人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刘氏，至建雄军节度，频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释缚授大将

军，数月擢为郑州防御使。以其知边事，俾为三交部署知代州，虏寇雁门北，日南向，业从后击之，虏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中，副潘美进讨，自云应路，以王侁、刘文裕监其军，连接云、应、寰、朔四州，次筑乾羽。会歧沟大军不利，班师，美部迁四州民于内地。虏齐妃及耶律汉宁、北皮室、五押惕隐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贼盛，未可战。朝廷止令取四州民，今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即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虏必悉众来拒，即令朔州吏民悉入石碣谷，分强弩千人觇谷口，骑士援于中路，三州之众万全矣。"侁沮之曰："今精兵数万，何畏懦如此？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逗挠不战，岂有他志乎？"业泣下曰："业非爱死耳，但时有未利，杀伤士众，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君先死耳。"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位，委我以兵柄，固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虏。"因指陈家谷口曰："公于此张步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为援，业转战至此，以步兵击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如其言，与侁等陈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以为虏寇遁走，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闻业败，麾兵却走。业至暮达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哭，再率帐下决战，身被十数枪。业抚下有恩，时从卒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傥鸟兽散，尚有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军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业独手刃数百人后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为奸臣所逼致败，何面目虏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赎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业子延朗骁勇，为边将有威名，戎人畏之。同上

崔翰

崔翰风仪伟秀，有勇干，为天武左厢主。太宗亲征太原，讲武于西京，时殿前都将杨义失暗，不能言，指挥非便，命翰代之。翰执金鼓，周旋进退，军容甚整。上悦，遣中使密以金带赐之，曰："此我藩邸时所服者。"因谓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晋朝矣。"盖言晋政多门，武经废紊也。后为殿前都虞候，从平晋阳，时军士立功未行赏赉，遽有平燕之议，诸将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举，乘破竹之势，取之甚易。"上信然之。既而范阳班师，至金台驿，中黄门阎承翰驰奏，大军不

整，南面而溃。上令翰率卫士十余人止之，翰请单骑径往，告谕众，稍稍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后迁领节镇。同上

刘吉

刘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气，事后主为传诏承旨，忠于所奉。归补供奉官，以习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务。太平兴国中，河大决，吉护之，与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访吉不获，甚怒，乃著皂帩头短布褐，独负二囊土为先道，戒从吏勿敢言，使者密访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赐之。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尤苛急，自谓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与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吉语之曰："君恃贵近，见凌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伯耳。"遂荡舟覆之，全振号哭，搏颊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复敢侵吉。其父本燕蓟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禄以济其子孙，朔望必诣其第，求拜后主，自李氏子姓，虽童幼必拜之，执臣仆之礼。后迁崇仪使，其刺字谒吴中故旧，题僧壁驿亭，但称江南人刘吉，示不忘本也。有诗三百首，目为《钓鳌集》，徐铉为之序。其首篇《赠隐者》，有"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之句，人多诵之。以其塞决河有方略，人目为刘跋江，名震河上。同上

王隐

王隐，本期门健步，隶皇城司。太平兴国中，河大决，调发缘河丁夫数十万塞之，将下大楗合堤口，日遣健步数辈来往侦报。将合龙门，凡健步两辈至，上召问，云："河决已塞，水复故道。"隐续至，其言亦然，且云："初来时，颇见津流未断，恐尚烦圣念。"上怒，令拘之。少顷，报至，果水势猛暴，冲大楗，复溃注数郡。上召隐慰谕，立迁小校。自是或补拟亲从列校，必首记其名，多蒙超擢。至道初，东宫建，择亲卫指挥使二人，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忠直不妄语，可以补之。"后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顺军节度使。隐无他能，由一言之不诳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积德者乎？同上

张继能

内侍张继能，尝为镇戎军钤辖。初古原州自唐已来，陷于党项，徙治平凉县。继迁之叛，李继隆、继和建议城古原州，以保障内属藩部，

并力御贼，是为镇戎军。以隆、和知军事，几七八年，继能为钤辖，题诗于厅事曰：“夜闻碛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继能读书有识略，忠直好谈论，知治体，今为入都内领郡。同上

张洎见龙

张洎使高丽，方泛舟海中，因问舟人，龙可识乎？对曰：“常因云起，多见垂尾于波澜间，动摇舒缩，良久，雨大作，未尝见其全体及头角也。”洎因冠带焚香，祝以见真龙。时天清霁，忽有龙见于水际，少顷渐多，以至弥望矗然无数，洎甚震骇，良久而没。《类苑》卷五十八

百药枕

益州有药市，期以七月七日，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迈，任峡路转运。迈苦多病，素有柏枕，方令赍万钱，遍市药百余品，各少取置柏枕中，周环钻穴，以彻其气。卧数月，得癞病，眉须尽落，投江水死。说者以为药力薰发骨节间疾气。《类苑》卷五十九

湿纸化为菌

钱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庐多污潴。太师之第，屋木有存者，视书屋床榻尚在，无复卷册，悉化为菌，熟视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识，盖楮之变也。同上

蜀人以去声呼平声字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同上

刘吉论食鱼

刘吉护治京东河决，时张去华任转运使，巡视河上，方会食，坐客数十人，鲙鲤为馔。去华顾谓四坐曰：“南人住水乡，多以鱼为食，殊不厌其腥也。”意若轻鄙南士。吉奋然对曰：“运使举进士状元，曾不读书，何自彰其寡学？《尚书》：禹决九川，有鱼鳖，使民鲜食，‘淮夷蠙

珠暨鱼’。《易》姤之九二‘庖有鱼’，又下系‘庖牺氏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周官·□人》：‘掌以时□为梁，辨鱼物，供王膳羞。’《诗》载《嘉鱼》、《鱼藻》、《九罭》之篇，《小雅》云‘庖鳖脍□’，‘张仲孝友’。《国风》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又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戴记》云：‘小潦降，不献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居山者，不以鱼鳖为礼。’‘三月，天子乘舟，荐鲔于寝庙。孟秋，天子食稻与鱼。又食鱼者，去乙。’孔子，鲁人，云：鱼馁不食。赵盾，晋人，鱼飧。田文，齐人，其上客皆食有鱼。子产，郑人，而人献生鱼。子公，亦郑人，解鼋染指于鼎。公父文伯，鲁人，羞鳖致客怒而出。大舜渔于雷泽，吕望钓于渭滨，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太官之盛饌，宗祊之备物，皆荐是品，而商旅贩鬻，闾阎啖食，其济民食广矣。何谈之容易？”去华色沮，不能酬其言。同上

建州蜡茶

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日近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讫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龙、凤、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龙茶之品也。丁谓为《北苑茶录》三卷，备载造茶之法，今行于世。《类苑》卷六十

仕宦岭南

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近年多选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选授三班使臣，生还者十无二三，虽幸而免死，亦多中岚气，容色变黑，数岁发作，颇难治疗。旧日小郡及州县官，率用土人摄官莅之，习其水土。后言事者以为轻远任，朝廷重违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赐赉，贪冒之徒，多亦愿往，虽丧躯不悔也。《类苑》卷六十一

小窑李

许州小窑出好李，太常少卿刘蒙正有园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负担归京师，以遗贵要，窃得尝之，绝大而味佳，所未曾知也。同上

沉香木

岭南雷州及海外琼崖，山中多香树，山中夷民斫来卖与人。其一树出香三等，曰沉香，曰笺香，曰黄熟香。沉、笺皆二品，曰熟结，曰生结。熟结者，树自枯烂而得之。生结，伐仆之，久烂脱而剔取。黄熟有三品，曰夹笺，其破者为黄散香。夷民率以香树为槽，以饲鸡犬。郑文宝诗曰："沉檀香植在天涯，贱等荆衡水面槎。未必为槽饲鸡犬，不如煨烬向豪家。"同上

麝裂脐狨犛牛断尾

公尝言，商汝山多群麝，所遗粪，尝就一处，虽远逐食，必还走之，不敢遗迹他所，虑为人获，人反以是求得，必掩群而取之。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且急，即自投高岩，举爪裂出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李商隐诗云"投岩麝退香"，许浑云"寻麝采生香"是也。狨类鼠而大，尾长而金色，生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矢射杀之，取其尾，为卧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爱其尾，既中毒，即齿断其尾以掷之，恶其为身患。杜甫诗云"狨掷寒条马见惊"，盖轻揵善缘木，猿狖之类也。犛牛出西域，尾长而劲，中国以为缨，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盖左氏所谓雄鸡自断其尾，而庄周以牛之白颡，猪之亢鼻与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适河，乃无用之为大祥也。同上

猩猩

猩猩，南中兽。《山海经》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书》云："状如黄狗，人面，头如雄鸡。"郦元《水经》云："形如黄狗，而面目端正，善与人言，声音妙丽，如妇人对语，闻之无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纨素，尤为绝好。"太祖平岭南，求得猩猩，如雄鸭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与传记所载不类。同上

病瘿

夫颈处险而瘿，今汝洛间多，而浙右、闽、广山岭重阻，人鲜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瘿瘤。"注云："凡海菜，皆疗瘤结气。青苔紫菜亦然。"盖被海之邦，食其惟错之味，能疗之也。同上

土厚水深无病

公尝言，《春秋传》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气卑湿，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尝有经日不发。景德中，从驾幸洛，前年从祀汾阴，往还皆无恙。今年，退卧颍阴滨，嵩少之麓，井水深数丈，而绝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盖自武牢已西，接秦晋之地，皆水土深厚，罕发痼疾。同上

白鹿洞藏书

江州庐山白鹿洞，李公择常聚书籍，以招徕四方之学者，有善田数十顷给之。选太学中通经者，授以他官，领洞事，以职教授，自江南北，为学者争凑焉，常不下数百人，厨廪丰给。太平兴国初，洞主明起建议，以田入官，而齿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馈，学徒日散，室庐隳坏，因而废焉。同上

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乡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为建安令，以为碧水丹山，灵木珍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即吾邑也。而岩谷幽胜，土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伪唐日州所领十一场县，后分置邵武军，割隶剑州。今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仅千区，而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为多也！同上

五丈河

京水自荥阳来至于汴。有陈承昭者，本江南节度使，将兵淮上，为世宗所擒，以为上将军，习知水利。国初上言，可导京水入，逾汴东北注为河，通山东之漕，遂遣按行京东地。任下，遂调民穿渠，贯曹郓入于黄河，以大木架汴流上，道京水以过，将引流，车驾临观。两淮未合，联木施刍草毡絮，涂茭泥，水即随过，北流为河，其广五丈，号五丈河。岁运京东诸州刍粟五十万斛，商旅交凑，至今赖其利。《类苑》卷六十二　《事物纪原》卷六节引。

朱贞白善嘲咏

朱贞白，江南人，不仕，号处士。子铣，举进士，至知制诰。贞白善嘲咏，曲尽其妙，人多传诵。《咏刺蝟》云："行似针毡动，卧似栗裘圆。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尝谒一贵公，不甚加礼，厅事有一格子屏风，贞白题诗其上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浑身总是眼，还解识人无？"又《题棺木》云："久久终须要，而今未要君。有时闲忆著，大是要知闻。"《题狗蚤》云："与虱都来不较多，□挑筋斗大娄罗。忽然管着一篮子，有甚心情那你何？"《咏月》云："当涂当涂见，芜湖芜湖见，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建师陈晦之子得诚罢管沿江水军，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贞白在坐，食螃蟹，得诚顾贞白曰："请处士咏之。"贞白题曰："蝉眼龟形脚似蛛，未尝正面向人趋。如今饤在盘筵上，得似江湖乱走无？"众客皆笑绝。又《咏莺粟子》，其警句云："倒排双陆子，稀插碧牙筹。既似柿牛奶，又如铃马兜。鼓捶并□箭，直是有来由。"《类苑》卷六十三

李涛题不动尊院诗

李涛相国，性滑稽，为布衣时，往来京洛间。汜水关有一僧舍，曰不动尊院，院中有不出院僧，十余载，涛每过尝憩其院，必省其僧。未几，寺为火所焚，僧众皆徙他所，涛后过，但门扉犹在，题诗其上云："走却坐禅客，移将不动尊。世间颠倒事，八万四千门。"同上

造五凤楼手

韩浦、韩洎，晋公滉之后，咸有辞学。浦善声律，洎为古文，意常轻浦，语人曰："吾兄为文，譬如绳枢草舍，聊庇风雨。予之为文，是造五凤楼手。"浦性滑稽，窃闻其言，因有亲知遗蜀笺，浦题作一篇，以其笺贻洎曰："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溪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同上

苏协

苏易简父协，蜀中举进士，性滑稽。易简任翰林学士，协为京府掾，时亲王为尹。每朔旦，父子冠带晨起，协诣府，易简入禁中。协笑谓人曰："父参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协为汝州司户，易

简通判苏州，书与易简曰：“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谈谐如此。同上

刘鋹欲为降王之长

太平兴国初，陈洪进自漳泉归阙，钱俶由吴越来朝。江南后主与刘鋹同列，因侍宴，鋹自言：“朝廷威灵，僭窃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尽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于数人中，率先归朝，愿得持挺，为诸国降王之长。”太祖大笑，赏赐甚厚，其谈多此类。《类苑》卷六十四

党进

党进，北戎人，幼为杜重威家奴，后隶军籍，以魁岸壮勇，周祖擢为军校。国初至骑帅，领节镇。太祖征太原，我师未成列，贼骁将杨业帅精锐二百余骑突我师，进挺身与麾下逐业，败走入城濠，会援兵至，业缘缒得入城，获免。军中服进之勇，太祖屡对众称之。进不识文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数，上忽问及军中人数，先其军校皆以所管兵骑器甲之数细书，著所持之梃，谓之杖记，如笏记焉。进不举，但引梃以对曰：“尽在是矣。”上笑，谓其忠实，益厚之。徼巡京师市井间，有畜鹰鹞音禽者，进必令左右解纵之，骂曰：“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鹰鹞，令圉人调养，进忽见，诘责欲解放，圉人曰：“晋王令养此。”且欲走白晋王，进遽止之，与钱令市肉，谓之曰：“汝当谨视此，无使为猫狗所伤。”小民传之为笑。镇许日，幕中宾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颊。尝病疮，宾佐入视疾，进方拥锦衾，一从事窃语曰：“烂兮。”进闻之，命左右急捉从事，批其颊，殆于委顿，大骂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疮，那至于烂？”盖谓奚之种贱也。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命杖之。进名进，居常但称晖，或以为言，曰：“自从其便耳。”啖肉至数斤，饮酒斗余，宴会对宾客甚温雅嬉笑。忽擐甲胄，即髭髯皆磔竖，目光如电，视之若神人。故为杜氏奴，后见其子孙，必下拜，常分俸以给之，其所长也。同上

卢文纪追兄草诏

后唐卢文度、文纪，俱在翰林，文度喜属文，文纪思迟涩，每事诏事填委，多文度代草之。一日休暇，文纪当直，文度以禁中无事，送客郊外。会有密诏数道，亟遣僮骑追其兄还，不及饯饮。缙绅闻而笑之，咸曰："文度自外来，跃马赴其弟之急难。逮至翰苑中，文纪以书册围合矣。"盖言文纪检阅旧本仓卒也。同上

徐铉信鬼神

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江南中主常语铉以"佛经有深义，卿颇阅之否？"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严经》一帙授之，令看读，可见其精理。经旬余，铉表纳所借经求见，言曰："臣读之数过，见其谈空之说，似一器中倾出，复入一器中，此绝难晓，臣都不能省其义。"因再拜。中主哂之，后尝与近臣通佛理者说以为笑。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牍，以为《稽神录》。尝典选，选人无以自通，诡言有神怪之事，铉初令录之，选人言不闲笔缀，愿得口述。亟呼见，问之，因以私祷，罔不遂其请。归朝，有江东布衣蒯亮，年九十余，好为大言夸诞，铉馆于门下，心喜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亮尝忤铉，铉甚怒，不与话累日。忽一日，铉将入朝，亮迎呼为中闑，云："适有异人，肉翅自厅飞出，升堂而去，亮目送久之，方灭。"铉即喜笑，命纸笔记之，待亮如故。江陵从祖重内典，尝谓铉曰："公鄙斥浮屠之教，而重神变之事，瞿昙岂不得作黄面神人乎？"铉笑而不答。《类苑》卷六十五　《郡斋读书志》"稽神录"条节引此文。

嚼舌而死

金陵道士章齐一，善为诗，好嘲咏，一被题目，即日传诵，人皆畏之。凡四百余篇，曲尽其妙。后得疾，嚼舌而死。《类苑》卷六十六

张格献曲

孟蜀后主，凡命宰相，必征《感皇恩》二章为谢。有张格者拜相，其所献之曲，有"最好是，长街里，听喝相公来"之句，人传为笑。同上

铜雀台古瓦

徐铉工篆隶，好笔砚。归朝，闻邺中耕人，时有得铜雀台古瓦，琢为砚，甚佳。会所亲调补邺令，嘱之，凡经年，寻得古瓦二，绝厚大，

命工为二砚持归，面以授铉。铉得之喜，即注水，将试墨，瓦瘗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渗尽。又注之，随竭，湆湆有声啧啧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终不可用，与常瓦砾无异。同上

执政戏授钱仪钱信官

钱俶献地，弟仪以越州安抚使授慎、瑞、师等州观察使，信以湖州安抚使授新、妫、儒等州观察使。仪好昼寝，多以夜决府事及游宴。信为沙门返初，执政戏之也。同上

宣徽角抵士

徐铉所居，逼五龙堂，宣徽角抵士将内宴，必先肄习于其中，观者云集。铉方蔬食，坐道斋中诵《黄庭》，闻外喧甚，立遣小童视之。还白云："许、赵二常侍与诸常侍习角抵。"铉笑曰："此诸同寮，难可接其欢也。"京师呼宣徽角抵士皆为常侍故。同上

卢文纪为相

文纪性滑稽，孟知祥之僭号，尝奉使于蜀，适会改元。方春社，知祥张宴，设彘肉，语文纪曰："上戊之辰，时俗所重，不可废也，愿尝一脔。"文纪笑曰："家居长安，门族豪盛，彘肩不登于俎。时从叔伯祖颇欲大嚼，终不可致。一家奴慧黠，众以情语之。宅后园有古冢空旷，奴扫除其中，设肉数盘，私命诸从祖食之，珍甚，五房不觉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美元年也。'良久，冢中二鬼骤至，呼曰：'诸君窃食糟彘，败乱家法，其过已大，乃敢擅改年号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即位，将命相，取达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纪，遂为宰相。《类苑》卷六十七

坡拜

李文正公言，今呼谏议为坡拜，盖唐朝旧语。自外入为谏议，班在给舍之上，岁满迁给事中，又岁满迁舍人。故两省同列谑谏议云："君今上坡后，当复下坡矣。"刘公《嘉话录》载：初拜谏议者，给舍戏之曰："何人骤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迁也。同上

湫神

宁州真宁县要册湫，自唐天后、中宗朝，多祈雨有验，岁旱，遣中使持锦织，及镇宣徽乐工三五十人作乐于祠庭。僖宗乾符中，封神为应圣侯，昭宗光化中，进封普济王。开宝九年，太宗在南府，遣亲吏市马秦州，过宿于湫房，梦人告云："晋王登帝位。"至长安，赦至，果符其言，遂以闻。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龙见池中，长数丈，东乡吐云，云白色，自辰至午而没，见者数千人，郡以闻，遂下诏封显圣王，增修祠宇。先是，泾州界有湫，方四十里，水停不流，冬夏不增减，水清澈，不容秽浊，或有喧污，辄兴云雨。岁旱，土人多祈雨于此，传云龙之所居。《汉书·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领湫渊，安定朝那者是也。"其后屡称湫有灵应，朝那无闻焉。而天下山川限曲，亦往往有之，皆神龙之所蟠蛰。建州浦城县福罗山有龙潭，岁旱，土人祀之，或投铁，龙立致雨。《类苑》卷六十九

担夫顶有圆光

秘书丞程希道，庆历中，为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雾未散，见一荷担夫，顶有紫光，圆径二尺许。召问之，云："向于石罅中得一物，方数寸，色如紫玉，置头巾带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戴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炼之大丹。宪使以百钱易之。同上

李符知春州

卢多逊贬朱崖，谏议大夫李符适知开封府，求见赵普，言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流窜者多获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亦以外彰宽宥，乃置于必死之地。普颔之。后月余，符坐事贬宣州行军司马，上怒未已，令再贬岭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余卒。《类苑》卷七十四

穆修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贬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

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同上

交州驯象

景德中，交州黎桓献驯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节，养于玉津园。每陈卤簿，必加莲盆严饰，令昆仑奴乘以前导。《晋·舆服志》有象车以试桥梁，亦古制也。《类苑》卷七十七

交州占城驯犀

淳化中占城国、景德中交州黎桓，并以驯犀为献。性绝躁，留养苑中，数日死。大中祥符中，交州复献驯犀，至海岸，诏放还本国，令遂其性。同上

高丽王论中国族望

高丽自五代以来，朝贡不绝，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奖之。故吕相国端、吕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继为使。三人者，皆宽厚文雅，有贤者之风。如孔维辈，或朴鲁，举措为其所哂，或贪猥，不能无求索，甚辱朝命。后刘式、陈靖至其国，国王王治者，因语及中国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卢、李、郑。式等言，但以贤才进用，亦不论族姓。治曰："何姓吕者多君子也？"盖斥言三吕，亦因以警使者。同上

高丽求赐板本九经

高丽国王王治上言，愿赐板本九经书以夸示外国，诏给之。同上

契丹邪律某诗

北虏中，多有图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为工部郎中，本燕人，为虏将邪律忘其名。掌其书记，常从其出入。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兴国中，战没于代郡。后邪律经旧战处，览其迹，悲涕作诗，记其两句云："父子并随龙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类苑》卷七十八

耶律琮求通好书

开宝中，虏涿州刺史耶律琮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曰："兵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事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观。同上

高昌

高昌国，唐以车师前王庭地所置西州也。自安史之乱，复陷西戎。太平兴国中，遣使来贡，命供奉官王延德报聘，往复数载。其国无雨，人皆以白垩涂屋以居，尝雨数寸，室庐皆坏。有敕书楼，藏唐朝格律敕诏。开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用之。延德后为度支使、舒州团练使。同上

潞州李筠

潞州节度使李筠谋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讽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谤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争，老贼不听汝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欲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耶？"其子归，具以白筠。筠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向，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克日自焚。筠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耳。"筠乃与夫人先往，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迩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凑，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杀之，尽取其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隘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克之，斩筠，遂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赦之。同上

侯舍人

太宗末年，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至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锸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荆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

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传弩，戒勿得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略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跃散走，纵兵击之，俘斩略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获而何？"盗曰："我昔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邪？我又与君遇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为侯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辨邪？"巡检惭而退。同上

室种

室种者，虏相昉之子，来奔于我。以为诸卫将军、领刺史、西京巡检。种好驰逐射猎，洛中水竹尤胜，种常语人曰："洛阳大好，但苦于园林水竹交络翳塞，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孤，差足乐耳。"同上

论义山诗

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骨。《韵语阳秋》卷二

鸭能人言

陆龟蒙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经舍下，弹绿头鸭，龟蒙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言，适将献天子，今将此死鸭以诣官。"内养少长宫禁，信然，厚以金帛遗之，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内养愤且笑，龟蒙还其金，曰："吾戏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七

太宗谒安陵

上自西京还，乃谒安陵。《长编》卷十七

审刑房

审刑院本中书刑房，宰相所领之职，于是析出。《长编》卷三十二

用其长护其短

太祖常与赵普议事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孔平仲《谈苑》卷四亦有此条。

后主赐近臣黄金

金陵之陷，后主以藏中黄金分赐近臣办装，张佖得二百两，诣曹彬自陈不受，愿奏其事，彬以金输官而不以闻。《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钱若水全进退之道

至道初，吕蒙正罢相，以仆射奉朝请，上谓左右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吕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尝言："士大夫遭时得位，富贵显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钱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上然之。及刘昌言罢，上问赵镕等曰："频见昌言否？"镕等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谈，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当在位之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汍澜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泣，镕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晏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太宗厚遇李昉

李昉文正公，太宗遇之甚厚，年老罢相，每赐宴，必先赴座，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翰苑新书》后集卷十九

南唐帑藏丰盈

南唐保有江淮，帑藏颇盈，德昌宫其外府也，金帛货泉多在焉。《舆地纪胜》卷十七

淮南道院

通州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稀事简，仕宦者最为逸，士大夫号通州为淮南道院。《舆地纪胜》卷四十三

检书苍头

本朝石元懿熙载游富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玄龄检书苍头，公酷如房公。"语讫即灭。太宗朝，石为左仆射。《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三

凤阁王家

唐王易从昆弟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号"凤阁王家"。同上

王延范误惑于术人

广西转运使王延范本江陵贵家子，又富于财，尝以豪杰自许，精于卜者如刘昂则许之曰："君素有偏方王霸之分。"精于算者如徐肇则许之曰："君当八少一，当大贵不可言。"精于风鉴者如田辨则许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嚬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龙，望视如虎，当大有威德。"延范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据也。于是日益矜负，因寓书左拾遗韦务升，作隐语讽朝廷事，为人所告，鞫实抵罪，籍没其家，藁葬南海城外，然则三子向者之说果安在哉！大抵术人谬妄，但知取悦一时，不知误惑于人，其祸有至于如此者。《乐善录》卷上

罗江犬

淳化中，（绵）州贡罗江犬，常循于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号呼涕泗，以至疲瘠，见者陨涕。参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钱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雁且勿书，愿君书此警浮俗。"《方舆胜览》卷五十四

以蜥蜴求雨

魏庠言：昔游关中佛寺，值村民祈雨，沙门有善胡法者，求得蜥蜴十数，置瓮中，以树叶渍水，童男数人持柳枝咒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今滂沱，放汝归去。"咸平初，余守缙云，适闵雨，用此有验，具奏其事。蜥蜴盖龙类也。《苏文忠诗合注》卷十五施注

给诰侍母

鱼崇谅为学士，周祖革命，所下诰令，皆其词也，甚得典诰之体。以母病再求解职，给长诰，赐其母衣服缯帛，茶药缗钱。百日满，令本州月给钱三万，米面五十石，屡遣使存问。俄拜礼部侍郎，充学士，令伏侍归阙。《永乐大典》卷一○八一二第一七页

王延范顶戴金像

初王延范通判梓州，有妖人称先生，以左道惑众，尝语延范曰："有急当相救。"延范铸黄金为其像，常顶戴之。《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三第一四页引《杨内翰谈苑·恶成篇》

王彦超致仕

王彦超历数镇节制，罢为金吾上将军，与李昉、宋白善。一日，昉、白诣之，时彦超年六十九岁，谓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书？"昉曰："《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赐之几杖，杖于朝，盖筋力尚可从政，时君所赖也。"彦超曰："我前朝旧臣，于时无用，岂可食爵位而昧廉耻。"遂托白草求致仕表，来年假开日之上。再表得请，以太子太保致仕，给上将军俸。居常白衣出入故旧家，仆从简省，无童骑，惟嗜张进酒、软骨鱼，语亲旧曰："有此二物，吾当不召自往矣。"张进者，建州人，隶内酒坊，善酿，味绝美，品在法酒之亚，善饮者多好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二九

聪明绝人

阮思道子昌龄，长不满三尺，丑陋吃讷。其聪明绝人，善属文，年十八，海州试《海不扬波赋》，即席一笔而成，文不加点。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露，敛苍梧之夕云。"又云："三山神阙，湛清影以遥

连；八月灵槎，泛寒光而静去。”全篇皆类此，人多讽诵，真奇才也。
《永乐大典》卷二九九九第二至三页

愿代女死

陈国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总兵，以燕国公主嫁军国小校，会队长外戍谋叛，营中无长少皆籍名当诛，太后爱其女，忧恼不知为计，耿氏曰：“愿代大女死。”即盛饰跨驴以黄帕胄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处舍内，燕国乘驴而出。太后先以厚赂抱关卒，当其出为他卒所见，犹呵诘，挝趁疾驱得免。会尽赦营中死，耿氏卒无恙。
《永乐大典》卷一○三一○第一七页

后山谈丛

[宋]陈师道　撰
李伟国　校点

校点说明

《后山谈丛》，宋陈师道（1053—1102）撰。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时学文于曾巩，元祐初为徐州教授，曾退居彭城多年，元符三年召为秘书省正字，逾年卒。师道为江西诗派有代表性的诗人，散文成就虽不及诗歌，而行文简严密栗，仍不失为北宋巨手，著有《后山集》。

《后山谈丛》对北宋史事人物，着墨最多，如关于澶渊之役及宋与契丹、西夏之和战，所记即达十几条，卷一录寇准上真宗书一篇，较它书所载完整，洵足宝贵。由于师道同曾巩、苏轼等人有特殊的关系，以及熙宁、元丰、元祐之间朝廷政治斗争的影响，《谈丛》对富弼、韩琦、司马光、曾巩、苏轼、刘攽等人语多称颂，而对吕夷简、丁谓、夏竦、包拯、王安石等人则每含讥刺。南宋时，有人对此书的真伪和价值发生了怀疑。然《后山集》前有师道门人魏衍附记，称“《谈丛》、《诗话》各自为卷”，洪迈《容斋随笔》摘《谈丛》记事四条，以为“皆爽其实”，均可证《谈丛》非他人赝托。洪迈的评价，又得到了周必大的认同，谓《谈丛》“多失轻信”（《与汪季路司业书》）。同时的朱熹，看

法与洪、周不同，以为“若《谈丛》之书，则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山”（《答周益公书》）？北宋中后期，名士大夫撰写笔记之风盛行，至南宋初，秦氏当国，屡禁私史，许人告，于是有些人就乘机摘发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并怀疑某些笔记的真实性，《后山谈丛》未能幸免。除了北宋史事人物之外，《谈丛》于书法绘画、笔墨纸砚、水利农事、佛徒道流以至奇闻异物等等，亦有不少记载，颇有价值。

《后山集》自明弘治马暾刊本始收入《谈丛》，现存最早的单行本是明陈继儒辑入《宝颜堂秘笈》的四卷本。两本的卷次、分条及文字差异很大，错讹衍脱极多。清代著名学者何焯，曾以嘉靖以前旧抄本及毛氏所藏抄本校弘治本，补正脱误。近代张钧衡收得过临何焯校之旧抄本，刻入《适园丛书》。现即以《适园丛书》本《后山集》中的《谈丛》为底本，校以他本他书进行整理，凡底本确实有误的，径改不出校。原书各条无标目，现为之拟题。

卷一

澶渊之役一

契丹侵澶，莱公相真宗北伐，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明日，参知政事王钦若请幸金陵，枢密副使陈文忠公尧叟请幸蜀。真宗以问公，公曰：“此与昨暮泣者何异！”议数日不决，出遇高烈武王，而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默然。杨文公独与公同，其说数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请召问诸将，王曰：“蜀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殿上皆以为然，公大惊色脱。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邪！”王乃大呼：“逍遥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钦若愧其议，谗于真宗曰：“寇准孤注子尔！”博者谓穷而尽所有以幸胜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决也。

澶渊之役二

澶渊之役，真宗欲南下，莱公不可，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

桥，因河而守，曰：“是弃河北也。国之存亡在河北，不可弃也。”

澶渊之役三

澶渊之役，所下一纸书尔：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可徙，随在瘗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

澶渊之役四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渊之北门。望见黄盖，士气百倍，呼声动地。兵既接，射杀其帅顺国王挞览，虏惧，遂请和。

澶渊之役五

澶渊之役，诏诸道会兵而合击。既和，纵其去。又诏诸将按兵，遣使监杨延朗。时虏使在馆，既谕旨，遽曰：“请遣中官，贵诸将取信也。”而虏亦请使送款，遂以全归，怀之至今。

澶渊之役六

澶渊之役，真宗使候莱公。曰：“相公饮酒矣！”“唱曲子矣！”“掷骰子矣！”“鼾睡矣！”

澶渊之役寇准上真宗书

莱公既逐死，家无遗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纸，忧其复失而并记之，使后者有考焉。曰：臣奉圣旨擘画河北边事及驾起与不起、如起至何处者。一、近边奏契丹游骑已至深、祁，窃缘三路大军见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深、赵、贝、冀、沧、德等州别无大军驻泊，必虏契丹渐近东南下寨，轻骑打劫，不惟老小惊骇，便恐盗贼团聚，直至大名府以来，人户惊移。若不早张军势，窃恐转启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军马万人，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将领往贝州驻泊，或恐天雄军少，且起五千人，只令孙全照部辖，若虏骑在近，即近城觅便袭击，兼令间道将文字与石普、阎承翰照会掩杀，及召募强壮入虏界，烧荡乡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闻奏，及报大名。一则贵安人心；二则张军势以疑敌谋；三则边将闻王师

北来，军威益壮；四则与邢、洺不远，成犄角之势。一、随驾诸军，扈卫宸居，不可与犬戎交锋原野，以争胜负。天雄至贝，军士不过三万人，万一契丹过贝下寨，游骑益南，即须那起定州军马三万以上，令桑赞等结阵南来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将兵出土门路与赞会合，相度事势紧慢，那至邢、洺，方可圣驾顺动，且幸大名，假万乘之天声，合数路之兵势，更令王超等于定州近城排布，照应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作会合次第及依前来累降指挥牵拽。一、恐契丹置寨于真、定之间，则定州军马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骑侵掠，大名东北县分，老小大段惊移，须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将帅会合，及令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渐那向东，傍城寨牵拽。如此，则契丹必有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悬军深入。若车驾不起，转恐夷狄残害生灵，如蒙允许，亦须过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无奇略，既承清问，合罄鄙诚。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渊深，圣猷宏远，固已坐筹而决胜，尚能虚己以询谋，兼彼犬戎颇乏粮糗，虽恃腥膻之众，必怀首尾之忧，岂敢不顾大军，但图深入？然亦虑其凶狡，须至过有防虞。烦黩天威，伏增战栗。

富弼使契丹

始讲和，虏使韩杞匿其善饮，曰："两国初好，数杯之后，一言有失，所误非细。"后使姚柬之，既去而顾，手颡再三，是以知虏之情也。姚柬之曰："宋之事力，契丹之士马皆盛，然北军用于阻隘，不能敌南；平原驰突，南军亦不能支也。"庆历二年，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党御史中丞贾文元公馆之，许昏与加赐使择焉，而遣知制诰富韩公谕意。既见问故，虏主曰："宋塞雁门、广塘水、缮城隍、籍民兵，非违约邪？群臣亟请用兵，孤谓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圣之大德乎？澶渊之役，使从众，契丹无还者，宁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战尔，战非契丹之利也。从古至今，夷狄得志于中国，惟晋氏尔。方是时，主弱而愚，国小而贫，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内溃，诸将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归于臣民，契丹盖无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国中人马如故，然后葬汝！'战而胜，其害如此，况不胜邪！今契丹与宋好，岁得金缯数十万，入于府库，国之利也。故和则上得其利，战则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愿解和而构战，与国争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大悟，点首久之。公复曰："塞雁门以备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约前；地卑水聚，岁久则

广；城隍完故，民兵补缺，非违约也。晋遗卢龙，周取关南，皆异代事。若按图而求旧，岂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爱为心，守祖宗之约，不愿用兵，顾兄弟之义，不欲违情，而为天保民，为先保土，不得以与人。谓契丹乏金币，岁遗以永誓好。古者敌国有无相通，必皆欲背约绝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渊之盟，天地临之，其可欺乎！”乃请昏，公曰：“兄弟之国，礼不通昏，男女之际，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岁币之久也。”始，契丹请婚，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群议未决而难其久，又谓空言无实，使归取誓书。及再至，定增岁币二十万。始，契丹一请，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择，遂以为怯，有轻宋心，欲以增币为“献”与“纳”，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乃非敌国之礼也。且章圣已有岁遗，不为此名，货非国之轻重，鄙而失国，古虽小亦不为也。”主曰：“古有之，何独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则或有之；及太宗禽颉利、突利两可汗，宁复有邪！”主不语，其臣刘四知侍，退数步。公又曰：“石晋亦因契丹而得国，不惟称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与契丹，无唐、晋之援，而为敌国，岂有此邪！”将退，主曰：“卿谓孤故作此一节必不可事，岂非不欲保和邪！孤实无此意，卿归勿为此言，恐误宋大事耳。”于是留誓书。而使以誓书来，且求“献纳”，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虏气折矣，可勿复许，虏无能为也。”仁宗从之。

富弼再使契丹

韩公再使，将见，契丹曰：“主将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虏使来遂以为例。数请对，曰：“吾不敢也，当与君议于馆尔。”契丹刘六符贵用事，建议割地。及馆客，怒谓韩公曰：“公为主言‘诸臣利于用兵，不为国计’，六符岂欲间两国邪？”公曰：“君宁出此，顾余人为之尔。如宋不过弼数辈不欲战尔，其以战说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惧，然终以此得罪也。

澶渊之役七

契丹犯澶渊，急书日至，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谈笑自如。明日见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又大惧，以问，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国危如此，岂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其说请幸澶渊。真宗不语，同列惧，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驾起，从驾而北。”真宗难之，欲还内，公曰：“陛下既

入，则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无还内而行也。”遂行，六军百司，追而及之。

东都曹生评范纯仁司马光

东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贵，接亲旧情礼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体面肥白洁泽，岂其胸中亦以为乐邪？惟司马温公枯瘦自如，岂非不以富贵动其心邪！”

王安石改科举之失

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教坊杂戏，亦曰“学《诗》于陆农师，学《易》以豉切于龚古勇切深之”，盖讥士之寡闻也。

王无咎黎宗孟为王氏学无自得

王无咎、黎宗孟皆为王氏学，世谓黎为“模画手”，一点画不出前人，谓王为“转般仓”，致无赢余，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无自得也。

杨绘易学渊源

杨内翰绘云：“庄遵以《易》传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至沛周郯，郯传乐安任奉古，奉古传广凯，凯传绘。”所著《索蕴》，乃其学也。

包拯自御史三司使入枢府

张某公昇以御史为执政，包孝肃公代之，建言：“台官不迁二府，无所幸望，则尽言矣。”张文定公方平为三司使，孝肃极言其失，遂罢归院。宋景文公代为使，文定亦为上言：“故事：执政用三司使、知开封府与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台，又言台官不为执政，所可假以进者，惟三司尔。极力攻臣，冀得其处。而用宋祁，其势必复攻祁，不遂与之，则三司使无其人矣！”孝肃逐景文公而代之，遂迁西府。孙文节公抃自西府迁右省，御史韩缜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

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李师中改保安军牒

延帅阙，李诚之以幕府行使事。夏国宥州牒保安军，“故事：岁赐尽明年六月乃毕，缓不及事，请以岁终为限。”幕府以闻，枢密院牒草报如约，李易其草报如故事。遂上奏曰：“夷狄之欲无厌，许之不足为恩，而长其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转输之劳矣。”枢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书，遣吏部郎讯，李曰：“改保安军牒，非制书也。”竦不能屈，虏亦不敢复请。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军兴，以韩、范为西帅，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实闲之。又不克军罢而请老，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党贾文元公、陈恭公间焉，犹欲因以倾之。誉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于是天子再赐手诏，又开天章阁，而命之坐，出纸笔使疏时政所当因革，诸公皆推范、富，乃请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领西北边事。既而各条上十数事，而易监司、按群吏、罢磨勘、减任子，众不利而谤兴。又使范公日献二事以困之，而请城京师，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退以俟主意，常未厌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犹问。西北相攻，请出大臣行三边。于是范公使河东、陕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宾退，使人致问，范公往见之，某佯曰：“参政求去邪？”范公以对，某曰：“大臣岂可一日去君侧，去则不复还矣！今万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觉报缓而请不获，召堂吏而问曰：“吾为西帅，每奏即下，而请辄得。今以执政奉使，而请报不迨，何也？”曰：“某别置司专行鄜、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为然，乃请守边矣。而富公亦不还，韩又罢去，而贾、陈相矣。及某薨，范公自为祭文，归重而自讼云。

卷二

苏黄善书不悬手

苏、黄两公皆善书，皆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宛颈尔，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善书不择纸笔

善书不择纸笔，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坛玉镜

王屋天坛，道书云黄帝礼天处也。坛之方隅陈八玉镜，而儒者疑焉。元丰中，有登天坛得方玉如镜，濮阳杜毅主王屋簿，亲见之云。

某贵人不知有自智

余与贵人语，偶当其心，明日使人来求异书。士不知有自智，专谓出于卷册之间，良可悲也。

张旭悟笔法

张长史见担夫争道而得笔法，观曹将军舞剑又得其神，物岂能与人巧，乃自悟之因尔。

洮水之鱼

胡人猎而不渔，熙宁中，官军复熙河，洮水之鱼浮，取之如拾，久而鱼潜。治世可俯乌巢，惟不暴尔。至人入鸟兽不乱群，行之著也。

燕肃悟指南车法

龙图燕学士肃悟木理，造指南车不成，出见车驰门动而得其法。

王晃悟针法

蜀人王晃，为举子《诗》义“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针法。规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规矩则无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学书而拟其点画，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寇昌龄论砚墨

寇昌龄嗜砚墨得名，晚居徐，守问之，曰："墨贵黑，砚贵发墨。"守不解，以为轻己。嗟乎，世士可与语邪？

欧阳修像

欧阳公像，公家与苏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盖苏本韵胜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韵，夫形而不韵，乃所画影尔，非传神也。

丁推

唐令：民年二十为丁，其下为推。宋次道曰："推者，椎也，避高宗讳，阙而为推也。"缙叔曰："推者，椎也，独髻为椎，传者误尔。"盖唐人不讳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为武，温嗜杀，人畏之，并讳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长则合而未冠，今人犹然。缙叔是也。

王太初论为室当户牖疏达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尝谓为室当使户牖疏达，若四壁隐密，终为鬼所据耳。

孔林无枳棘

唐魏郑公、狄梁公、张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为异，而孔林无枳棘也。

论墨一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为文理，质如金石，潘谷见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宝，谷所见者，其子斿以遗少游也。又有张遇墨一团，面为盘龙，鳞鬣悉具，其妙如画，其背皆有"张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龙，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纹如盘丝，二物世未有也。语曰："良玉不瑑。"谓其不借美于外也。张其后乎。供备使李唐卿，嘉祐中以书待诏者也，喜墨，尝谓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损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并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陈惟进之墨，一

箧十年，而麝气不入，但自作松香耳。盖陈墨肤理坚密，不受外熏，潘墨外虽美而中疏尔。

论墨二

南唐于饶置墨务，歙置砚务，扬置纸务，各有官，岁贡有数。求墨工于海东，纸工于蜀，中主好蜀纸，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与蜀同。李本奚氏，以幸赐国姓，世为墨官云。唐之问，质肃公之子，有墨曰“饶州供进墨务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颇有家法，以遗黄鲁直，鲁直以谓不迨孙氏所有。而予谓过之。陈留孙待制家有墨半铤，号称廷珪，但色重尔，非古制也。

杨山人相蔡确黄好谦

蔡新州确、黄大夫好谦为陈诸生，闻杨山人之善相人也，过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晋公，然丁还而君死也。黄君一散郎尔，然家口四十，则蔡贬矣。”元丰末，蔡为相，黄由尚书郎出为蔡州，过蔡而别，问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骇曰：“杨生之言验矣！”其后有新州之祸。

夏竦相庞籍

外大父颍公，初为黄州参军，事夏英公。公喜相人，谓颍公曰：“吾使相尔，而君真相也。”视其手曰：“虽贵而贫，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处相李生

野处，潞之异人也，金乡李生将赴试，问得失焉。曰：“两贯、四贯，巡辖马递铺。”皆莫测也。李有田于莘，过之，及门，息于厩，置壁下有钱二千，以二伯为陌，有榜曰“巡辖马递铺”，问之，乃田者所纳课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洛阳牡丹金带围当宰相

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红叶而黄腰，号“金带围”，而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

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当之。是时王岐公以高科为倅，王荆公以名士为属，皆在选，而阙其一，莫有当者。数日不决，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过客，不问如何，召使当之。"及暮，南水门报陈太博来，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后四公皆为首相。

范琼赵承祐孙位画品

蜀人句龙爽作《名画记》，以范琼、赵承祐为神品，孙位为逸品，谓琼与承祐类吴生，而设色过之，位虽工，不中绳墨。苏长公谓："彩色非吴生所为，二子规模吴生，故长于设色尔。孙位方不用矩，圆不用规，乃吴生之流也。"余谓二子学吴生，而能设色，不得其本，故用意于末，其巧者乎？

农谚

谚曰："甘草先生则麦熟，苦草先生则人疫。"甘草，荠；苦草，黄蒿也。又曰："杏熟当年麦，枣熟当年禾。"又曰："枣不济俭。"谓枣熟则岁丰也。谚曰："行得春风有夏雨。"盖春之风数为夏之雨数，小大急缓亦如之。

张锷奇疾

秘书丞张锷，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虽暑月，巾袜袍裤纱绵相半。

王祥卧冰处

世传王祥卧冰求鱼以养母，至今沂水岁寒冰厚，独祥卧处阙而不合。

三品秀才

章学士珉为布衣，以宰相自许，高盖大马，盛服群从而后出，润人谓之"三品秀才"。

验镜

验镜视其鼻，鼻滑净如削者古，今人为之，必有高下。今人铸铁镜，陷铜为面，故明。

李卿先筑宅

光禄李卿先筑宅于卢，甃皆用砖，岁夏大雨，闸门及窦积水数尺，内外一洗而发去之。

王羲之大器晚成

唐人谓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胜郗、庾，而暮年方妙。余谓不然。卫夫人见逸少学书，拊膺而叹曰："后当胜己。"此岂无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尔。

獐兔豚

獐无胆，兔无脾，豚膂无筋。

相国寺楼门井亭

东都相国寺楼门，唐人所造，国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檐尔。"每至其下，仰而观焉，立极则坐，坐极则卧，求其理而不得。门内两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绝，此为二耳。

陕之寺居

陕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过九尺，唐制不为高大，务经久尔。行露亭用斗百余，数倍常数，而朱实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鱼行随阳

鱼行随阳，春夏浮而逆流，秋冬没而顺流，渔者随其出没上下而取之。

预为乱备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与泥为土墼，附

墙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墼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预为夹壁，视食之余可藏者干之贮壁间，亦免。

阎见贤老而节食

虞部阎见贤，老为容守，归而自如，曰："惟节食尔。"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见部中老者，问而得之。

韩幹马

韩幹画走马，绢坏，损其足，李公麟谓："虽失其足，走自若也。"

客相欧阳修

六一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于面，名则远闻；唇不贴齿，一生惹言语。"毁誉岂亦有命耶？

平陆故城走马台

齐之龙山镇，有平陆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其高半之，阔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与南则在内，东北则在外也，莫晓其理。

方士为寇准治丹

寇莱公准，少尝为淮漕，有方士为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节，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于时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于岁之朔旦，尽岁而止，丹已融而堕器矣。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家有《澄心堂书目》，才二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后有主者，皆牙校也。

杨行密补将校牒纸

余于丹徒高氏见杨行密节度淮南补将校牒纸，光洁如玉，肤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纸不迨也。

开封剧盗言

开封常得剧盗，言富家难近，贮以柜箧，扃鐍严固，贵家喜陈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

夏竦异事

夏英公伏日供帐温室，戒客具夹衣，客皆笑之。既坐，体寒生粟。乃以漆斛渍龙皮也。酒半，取瓦砾蘸药水为黄金以娱客。

阮逸作伪书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

包鼎画虎

宣城包鼎，每画虎，埽溉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脱衣据地，卧起行顾，自视真虎也，复饮斗酒，取笔一挥，意尽而去，不待成也。

阎立本观僧繇画壁

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夫阎以画名一代，其于张，高下间尔，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论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苏轼品画

李公麟云"吴画学于张而过之"，盖张守法度而吴有英气也。眉山公谓："孙知微之画，工匠手尔。"

欧阳修论书

六一公论书喜李西台，而《集古》不录张从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学于西台，名有师法。公为亳州，问秦西台何学，曰："张从申也，见之否邪？"曰："未也。"示之，曰："西台不及也。"

苏洵送石扬休北使引乃苏轼少时书

余于石舍人扬休家得苏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谓明允书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学不迨其子，而资过之。"乃东坡少所书也。故尝谓书为难，岂余不知书，遂以为难邪？

卷三

金陵人解字

金陵人喜解字，习以为俗，曰"同田为富"、"分贝为贫"、"大坐为奎"音稳。

黄巢解金陵

黄巢攻金陵，人说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则鏁矣！"遂解去。

安丰塘

寿之安丰塘，楚相孙叔敖之所筑也，至今赖之。塘西有庙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东向。

怀禅师讲师说

怀禅师每住持，必舍讲师说天台教，使其徒听焉。学其可废乎！

根利根钝

唐人根利，一闻千悟，故大梅才得马祖一言，入山坐庵诸老之门，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后自看。"不复学也。今人根钝，闻一知一。故雪窦以古人初悟之语，为学者入道之门，谓之因缘，退而体究，谓之看话，更无言下悟理之质矣。复取古法而次第之，以为悟后析理之

门，谓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圆通非之，改用临济教门，盖用古责今也，而其徒多不见谛，后悔，亦复故云。

黄拨沙视墓

闽越黄拨沙善视墓，画地为图，即知休咎，故号“拨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问之，曰：“祖坟有木，久则木根伤害其目，必发墓以去之。”既发，有根贯其左目，出之而愈。

乳医陈妪

宿乳医陈妪，年八十余，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则知日，日则知时。宿有两家就乳，切其左曰：“毋遽，是当夜生。”将就其右，左家疑之，不听也。曰：“是家当午而生，无妨也，过午则来日生矣。”复切之，曰：“初更两点，其时也，为母具食，听自便。”既多为备，使候时以报，扶母就蓐，即生。

宋绶为李昉夫人上寿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诞日，宋宣献公时为从官，与其僚二十余人诣第上寿，拜于帘下，宣献前曰：“太夫人不饮，以茶为寿。”探怀出之，注汤以献，复拜而去。

襄阳玳瑁

襄阳承唐乱，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龟负一小龟而行，或谓乘者为玳瑁云。

代北天池庙舍

代北界天池山，荒远，巡候不至，潘美节度河东，新庙舍，作脊记，岁遣府倅祀之，率常惮行，后竟罢之。契丹始治室易记，久之来议界，举知其然，而莫能夺也。

血色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

果，其白如乳，出于净心。而鲎血碧，鰕蛤无血，其故何也？

御厨神猪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

茶品

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石决明

石决明，登人谓之鳆鱼，明人谓之九孔螺。

牡蛎固气蚶子益血

牡蛎固气，蚶子益血，盖蛤属惟蚶有血。

作坊门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

郯城民妻二十一子双生者七

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

善乡市吏垂乳流湩

寿之善乡，市吏垂乳，流湩如乳妇。

宰相项安节

神宗尝梦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项安节”。寤而求之，乃太学生也。慈圣解之曰：“项安节即吴充也。”于是正宪公为相，颈有瘤焉，而项生布衣至今。

方通梦兆

朝散郎方通罢官还乡，梦至政事堂，尚书左丞黄履素知通，独起迎语曰：“萧洒，萧洒。”遂去。通前，诸公语如黄。既寤，莫测也。既而得官校理，满任得知睦州，是岁建中元年，黄以疾去久矣。往谢执政，范右丞纯礼曰：“先公尝守睦，有《萧洒桐庐郡》十诗，桐庐真萧洒也。”

周约梦兆

周约梦登科作尉，就舍，于堂牖间得女子只履，灶间得笔墨。后数岁中第，为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梦所见，求二物，皆得之于其处。

北都官妓歌欧词

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

美玉不琢

都市大贾赵氏，世居货宝，言玉带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尔，美玉盖不琢也。比岁杭、扬两州化洛石为假带，质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曾祖先

王沂公之先为农，与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饮，先后至失酒，顾草间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与血，怒而饮焉。昏闭倒卧，明日方醒，视背傍积蝨成堆，自是无蝨终身。

浙西积水浙东高燥

浙西地下积水，故春夏厌雨。谚曰：“夏旱修仓，秋旱离乡。”浙东地高燥，过雨即干，故春得雨即耕，然常患少耳。

颍谚

颍谚云：“子过母，当暑而凉，水退而鱼潜：皆为大水之候。”颍人谓前水为母，后水为子，水日至日长，势不能大，水定而复来，后水大于前水，为子胜母。水终鱼当大出，河滨之人厌于食鲜，水退而鱼不出，为潜云。

田理

田理有横直，民间谓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

伯戊樽

许安世家有伯戊樽，如今羯鼓鞚也。

周阳家金钟

畔邑家令周阳家金钟，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尔。

吴谚

谚语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贫。”又曰：“夏旱修仓，秋旱离乡。”岁自处暑至白露不雨，则稻虽秀而不实，吴地下湿不积，一凶则饥矣。

寒食面腊月雪为糊

赵元考云：“寒食面、腊月雪水，为糊则不蠹。南唐煮糊用黄丹，王文献公家以皂筴末置书叶间，总不如雪水也。”

食蛙

霍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颜注：“羔，菟、蛙，以供祭

也。”《周官·蝈氏》郑康成注：“蝈，今御所食蛙也。”《宋书》：“张畅弟牧有犬伤，医云当食虾蟆，而牧难之，畅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业文房

建业文房，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别室也，赵元考家有《建业文房书目》，才千余卷，有“金陵图书院印”焉。前卷有“澄心堂”说云：赵元考家有《澄心书目》，才二千卷。与此说相似，但堂房不同耳。

欧阳五代史之误

欧阳《五代史·周家人传》柴后邢州龙冈人，《世宗纪》又为尧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误作一人。

冯如晦为县令

司马公休云：“冯如晦为长源令，县人誉之不容口，问政亦不能道也。”

王回为卫真主簿

王深父为卫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徽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问其故，曰：“回为卫真主簿，而未尝至治所与吏民相见，以谓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尔恃欧阳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去，岂待欧阳公而立邪！”卒归卫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王安石私居如在朝

参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生火扫地如法，誉之不容口；或触灯，即怒以为不胜任，逐去之。”

太祖军法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营，太祖之军法也。

吕余庆知益州

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至必为验。蜀山有九枝木，传以为异，卒火之。岁余，御札问焉，其赏至银千两，而敕州县捕武德卒即杀之，不以闻。吏贪则降杖集吏民杖之。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

夏竦贪阻喜杀之报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邻之讲僧有学解，客尝问之曰："英公贪阻喜杀，其报如何？"曰："以教言之，当为龙尔。"未以为然也。他日至京师，遇夏氏故吏，语及其主，曰："往梦遇公于涂，气貌枯悴，白衣故暗，问其所在，曰为庐山东潭龙尔。"客始惊。其后复至京师，过其故人于兴国寺，其邻有相语曰："庐山东潭龙已去矣。"客又大惊，往问之，曰："东潭隐密，人所不至，往岁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彻，有白龙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龙死，夜则复生，冬结于冰。数岁，有僧十余，结庐其上，为之诵经。又数岁而龙去，草木复生。英公奉释，故当困厄，复能致僧为之作福。"

宣仁后不索文思殿物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仁后当国九年，不索一物。

太祖不诛降王

或劝太祖诛降王，久则变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禽，孤身远客，能为变乎？"

释从善画而人不可使

释从青人，主某寺之某院，陈讲居众，而静居不出，善画树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为修供，则量其多少而报之。吕汲公以御史为淄倅，过而请之，不与也。或问之，曰："后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与也。"

仁宗之丧

仁宗在位四十年，边奏不入御阁。每大事，赐宴二府，合议以闻。仁宗崩，讣于契丹，所过聚哭。既讣，其主号恸执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识兵矣！”葬而来祭，以黄白罗为钱，他亦称是。仁宗崩，天下丧之如亲，余时为童，与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师小儿会阙下，然首臂以祈福，日数百人，有司不能禁。将葬，无老幼男女，哭哀以过丧。

宣仁后初临朝

宣仁后初临朝，西戎戒边吏曰：“圣后相司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后敢以一人一骑入界者族。”

契丹名相杜防

杜防，契丹名相也，谓和亲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谨守其约。又虞中国之败约也，凡十年一遣使，以事动中国而坚其约。

太祖不纳荆湖溪洞

国初，荆湖既平，溪洞皆纳土请吏，太祖不受，廷议独置辰州，岁费四万缗尔。

元祐执政议河

元祐执政，议河两说，文潞公、安枢密焘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见文、安，是新者见王、范，持两可者见四公也。

曹彬受李煜降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公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常赦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己不赦。熙宁以后，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

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药而赦，则尽赦之矣。

卷四

英宗不罪醉饱失容

故事：郊而后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论。治平中，郎中缺姓易知素贪细，既食大官，醉饱失容，御史以不敬闻，韩魏公请论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后将废礼。"英宗曰："宁以他事坐之。士以饮食得罪，使何面目见士大夫乎！"

仁宗礼待燕王

仁宗初即位，燕恭肃王以亲尊自居，上时遣使传诏，王坐不拜。使还以闻，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闻之，稍自屈，奉藩臣礼。

仁宗厚养燕王

燕恭肃王轻施厚费，不计有无，常预借料钱，多至数岁，仁宗常诏有司复给，如是数矣。御史沈邈以谓"不可以国之常入而奉无厌之求，愿使谕意"，上曰："御史误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尔。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数岁之禄，不足计也。"

曾巩论王安石

子曾子初见神宗，上问曰："卿与王安石布衣之旧，安石何如？"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上曰："安石轻富贵，非吝也。"对曰："非此之谓。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颔之。

为学为道

明者无所不知，智者有所知、有所不知，众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强其所不知。智者谓其择而不为学而已，为道则不然，学得于外，思出于意，不足以得之。庄子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

于俗思，以求致其明，古者谓之蔽蒙之民。”虽然，学与思者，道之助也，士之为道，必始于学。此段疑有脱误。

王安石请道

道者吕翁如金陵，过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请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请，曰：“我能去障，则为子去之矣。”竟去。以语广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爱其目尔。”王以语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语禅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吕翁像

世传吕先生像，张目奋须，捉腕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后主使工访别本而图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过之，自言得吕翁真本，约工图其像而后授之。工后以像过之，客舍市邸，方昼卧，叩关不发，问：“吾像如何？”且使张之，曰：“是也。”相语而觉稍远，已而声绝，发门索之，无见也。意客即吕翁也，乃以所画像献之，今有传焉，深静秀清，真神人也。

辠罪

辠，《说文》：“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臣铉等曰：自古者以为鼻字，故从自。”“罪，捕鱼竹网。从网非。”余谓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从网非，不失有罪也。辠，古文也，《说文》不当以篆写之。

服骖乘

驾以二马夹辕，谓之两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驾一焉，谓之两骖，骖，副也。总谓之乘，又云驷。騑亦骖也。《说文》云：“骖驾三马。”非也。乘车四马，因以乘为四名，“乘矢”、“乘韦”是也。

瓠子

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今呼为沙河，沙河西北，其迹犹在，土人谓之瓠冈也。

吴越身丁钱

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身钱，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衍丁度交恶

杜正献公、丁文简公俱为河东宣抚，河阳节度判官任逊，恭惠公之子，上书言事，历诋执政，至恭惠，曰："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进奏院报至，正献戏文简曰："贤郎亦要牢笼。"文简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苏子美进奏院祠神事，正献避嫌不与，文简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从坐者数十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献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一时，故不可不慎也。

驾崩外官举哀之制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遗诏，实以三日崩。知州事龙图阁待制韩川，公服金带，肩舆而出，以听遗诏。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谏之而止。余为儿时，闻徐父老说庄献上仙，李文定公为守，两吏持箱奉遗诰，公步从以哭，自便坐至门外。嘉祐末，先人为冀州度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经用乾兴故事，遗诏既至，王召见先人，便服持遗制，哭以示先人，遂下发衫帽，勒帛以听宣制，是日成服。元丰末，余客南都，留守龙图王学士益柔，择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会哭于府庭，张文定公方平致仕于家，举哀于近寺。宦者李尧辅言："上散发解带，袜而不履。"

汞不胜玉

汞浮百物，而不能胜玉，可以试玉也。

刘几与花日新游

秘书监刘几好音，与国工花日新游，是时监贵幸，其弟卫卿谏，不用，乃戒门下勿通。监约鸣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横吹于门以误之。凡数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监曰："非也。"语次而工至，横管一鸣，监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张旭颜真卿出师成家

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正。世岂知其然哉！盖英才杰气，不减其师，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张为画，吴既不可越，功与之齐，必出其下，亦争名之弊也。

青杨生从释从学画

青杨生好画，而患其不能别也，释从有画名，而从之学。有以画来，必召杨而教之：此其所以为能，此其所以为不能也。杨有得焉，而谓杨曰："尽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则？以子之不能画也。"

张詠闻丁谓逐寇准而自污

乖崖在陈，一日方食，进奏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止，复弹指久之，弹止，骂詈久之，乃丁晋公逐莱公也。乖崖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于便坐，与之博，袖间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余谓此智者为之，贤者不为也。贤者有义而已，宁避祸哉！祸岂可避耶？

丁谓计阻张詠

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陈求补外，真宗使软裹赴朝，乖崖曰："岂可以臣一人而坏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闻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千两贻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

庞籍服元昊

外大父庄敏公为鄜延招讨使，元昊效顺，公召李诚之问其信否，诚之曰："元昊数欺中国，故疑之，今则可信也。元昊向得岁赐而不用，积年而后叛，今用兵数岁，虽战屡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来之积费已尽矣，故罢兵尔。然公毋以为功，归之朝廷，则兵可罢，窃计诸公不以此与人也。"公未以为然。既而果遣两人，以他事使虏，过延，问："朝廷议罢兵云何？"皆曰"不知"。及还，与虏使王延寿来，公召会两人，问延寿来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寿黠虏，与君

来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将曰：“问延寿何来，吾为将而不与知邪？亟书所奏事来，不然且遣还！”两人大惧，乃以情告，愿还使者。公曰：“军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书其事来！”两人具以事闻。公自是异李焉。元昊既效顺而不肯臣，请称东朝皇帝为父，国号“吾祖”，年用私号，求割三州十六县地，朝议弥年不决。既而报书，年用甲子，国号易其一字。虏使过延，公坐堂上，召虏使立前而谓曰：“尔主欲战则战，今不战而降，则朝廷所赐藩臣诏与颁朔封国，皆有常制，不必论。自古夷狄盗中国之地则闻之，未闻割地与夷狄也。三州十六县，岂可得邪！”使曰：“清远故属虏，且坟墓所在，故欲得尔。”公曰：“中国所失州县，今未十年，若论坟墓所在，则中国多矣。”使语塞。公曰：“尔主既受封，岁禄多少，此则可议，余不足论。”虏使畏服。

英宗即位韩琦服诸王

英宗即位，韩忠献公使谕宗室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王宜思保富贵，毋行所悔。”诸王皇恐，诣次求见，公谢却之。某王还次及阶，足废不举，扶而后升。

刘攽讥王安石说字始

王荆公为相，喜说字始，遂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麤不及牛；三牛为犇，犇不及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苟难于遽改，令各权发遣。”于时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浅，皆号“权发遣”云，故并讥之。

张詠论寇准

张忠定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幕下怪问之，曰：“人千言而尽，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未及学尔。”张，寇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莱公在岐，忠定任蜀还，不留，既别，顾莱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盖以不学为戒也。

寇准无后房嬖幸

莱公性资豪侈，自布衣夜常设烛，厕间烛泪成堆，及贵而后房无嬖

幸也。

晁端彦为王某忏罪

王某公薨，秘书晁少监端彦，以外姻为忏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妒贤嫉能罪消灭。”闻者莫不笑也。

代北天池屋记

潘美为并帅，代之北鄙，山有天池焉，岁遣通判祭之，其后惮远而罢。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记。至熙宁中，始有其地，凡数岁，两使往来，卒不能辨而与之。

张方平论宋辽战史

故事：岁赐契丹金缯服器，召二府观焉。熙宁中，张文定公以宣徽使与召，众谓：“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公独曰：“陛下谓宋与契丹凡几战？胜负几何？”两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问公，公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陛下视和与战孰便？”上善之。

司马光二吕岁断死罪数

元祐初，司马温公辅政，是岁天下断死罪凡十人。其后二吕继之，岁常数倍。此岂人力所能胜邪？

张夏堤钱塘江

钱塘边江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辄溃，随补其处，日取于民，家出束薪，民以为苦。张夏为转运使，取石西山以为岸，募捍江军以供其役，于是州无水患，而民无横赋。

范仲淹擅答元昊书

范文正公帅鄜、延，答元昊书不请。宋元宪请斩，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许之。”晏元献、郑文肃请验其书，仲淹素直，必不隐。书既上，乃免。

太祖受位不改旧官

太祖既受位，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

何承矩一

真宗至陈桥，驻跸不前行，遣知院陈尧叟先至澶，问知州何承矩："当驻江陵，当驻澶渊耶？"尧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驾。久之，承矩亦出见尧叟。尧叟传宣，承矩曰："某守藩将尔，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顾吏取自书札子，曰："臣带郡符，率属吏，躬诣界首，奉迎圣驾，将面天颜，臣不任踊跃欢呼之至。"实封以付尧叟。尧叟复问，对如前。尧叟既去，真宗遣中使问尧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发封，乃知当去。而尧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诸子不敢仕。

何承矩二

承矩于雄州北筑爱景台，植蓼花，日至其处，吟诗数十首刻石，人以谓"何六宅爱蓼花"，不知经始塘泊也。

契丹困中国法

自五代来，契丹岁压境，及中国征发即引去，遣问之，曰："自校猎尔。"以是困中国。

税子步刹石

予为汝阴学官，学者多言万寿之西、颍水之上有林号"税子步"，步之西有异木，人莫能名，相传数百岁，荣落不时，旧有碑云："粉黛涂容，金碧之树。"余过之，往观焉，木身才十数年尔。是时岁暮，群木皆落，从者以谓枯也。木下有刹石，石有像文，有铭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图，式崇妙理。文词阐相，粉黛涂容。金刹一树，永出烦笼。开元十六年，岁在执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场，石乃刹下铭也。"粉黛涂容"，谓建像也，"金刹一树"，谓建刹也。读者寡陋，传者喜为缘饰，苟无此石，亦足惑世也。

壶公观大木

蔡州壶公观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数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枝复出为木，枝复下垂，如是三四，重围环列，如子孙然。世传汉费长房遇仙者处，木即县壶者。沈丘令张戣，闽人，尝至蔡，为余言："乃榕木也，岭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无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诗云'榕叶满庭莺乱飞'者是也。"

卷五

寇准慰国哀贺登极书

余读《魏氏杂编》，见真宗时公卿大夫慰国哀登极往还书，盖大臣同忧戚，宜有庆吊。往在南都，奉神宗讳，见苏尚书作路发运帖，莫知当慰与否也，相与商论，竟复中辍。乃知前辈礼法犹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闻也，因录之。寇侍郎慰书曰："伏以大行皇帝，奄弃万邦，天下臣子，毕同号慕。昔同华缀，俱受异恩。攀灵驭以无由，望天颜而永诀。方缠悲绪，遽捧台函。摧咽之诚，倍万常品。"贺书曰："伏以圣人出震，大明初耀于四方；王泽如春，普庆载颁于九有。凡在照临之下，毕同欢抃之心。侍郎久滞外藩，已成美政。廊庙伫征于旧德，云雷始洽于新恩。未果驰诚，先蒙飞翰。感铭欣慰，无以喻名。"

夏竦家中风方

夏英公家中风方，父子屡中辄愈。

鱁鱼

鱁鱼，大鱼白也，今谓之鲃子。

王逵逐妾

王学士逵妻某氏，妾常辱之，诉于逵，不受，亦不校也。或问之，曰："彼将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逵怒，逐之，某尽归其装，一家皆谏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与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盗，尽亡其资。尝语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谓逵曰："新妇妾某日当

死，以后事属公。”皆然。

仁宗四时衣夹不御炉扇

仁宗四时衣夹，冬不御炉，夏不御扇。

太祖待故人

太祖为太原镇将，舍县人李媪家，媪事之谨。他日访其家，媪则死矣，得其子，以为御厨使，久之不迁，求去。太祖曰：“以尔才地，御厨使其可得邪？爵禄以待贤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见士大夫，而尔意犹不满邪？”

太祖以蜀宫画图赐茶肆

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畏其迁情而就法也。

慈寿宫赐王安石嫁女珠褥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寿宫赐珠褥，直数十万。

太祖不受秦玺

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

仁宗赐飞白书

嘉祐之末，宴二府、两制、三馆于群玉殿，御书飞白以遍赐之。蔡襄、王珪同为学士，襄有书名，而仁宗使珪题所赐，两人各自得也。

吕端立真宗一

太宗不豫，吕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门，以丧讣告，且问所立。于时长子楚王以疾废，真宗次为太子，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语？内侍欲斩邪？预立太子，正为此尔，且吾奉手诏，可取视也。"王既入，公遽阖户锁之而去。真宗既立，还而出之。

吕端立真宗二

太宗数私谓正惠公日与太子问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宁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视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张詠命崇阳民拔茶种桑

张忠定公令崇阳，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取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乐一乡不变，其后别自为县，民亦贫至今也。

韩琦荐欧阳修

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复荐之曰："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

改置社稷息盗

叶表为句容令，县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故多盗，近岁迁社稷于南山之上，盗亦衰息。

幞头

司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兴故事，群臣布四脚加冠，于是时莫识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后为四脚。其后郑毅夫读《续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绢裹发，周武帝裁为四脚，名以幞头，马周请重系前脚。盖布四脚脚皆后垂如周制，遇暑则系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

次道误为布幞头，有司遂用民间幕丧之服，以今漆纱幞头去其铁脚而布裹之，前系后垂而不可加冠，坏之而冠。幞头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谓四脚皆冠，今士大夫丧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于礼为繁矣。

萧贾窦氏兄弟

萧贾窦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为士，逸饮无度，伯薄之，给与有限，仲数私为偿其费，季德之，相亲睦。伯既卒，仲之子复为士，游学京师，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恶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数以诋仲，仲实不私也，而无以自明，季终疑之，相与如仇。嗟乎！不嗔其始，卒以相诋。

哉才

《尔雅》："哉，始也。"注云："《尚书》曰：'三月哉生魄。'"《释文》云："亦作裁。"疏云："古文作才，以声近借为哉始之哉也。"余按《说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间也。"当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韵》云："缯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立化雀

无为军巢县柘皋镇永宁院，有雀栖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视之，已立化矣。盛夏极暑，经涉月余，形质不坏，轩喙鼓翼，有腾翥之状。

阿井

阿井在阳谷县故东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传秤之比他水重尔。

广济衙门石榴木

广济衙门之上有石榴木，相传久矣。元丰末枯死，既而军废为县；元祐初复生，而军复。

教坊乐

教坊之乐以不齐，凡乐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后次第而起止，

故婉而长，然亦未始不齐也。余于此得为政之法焉。

蜀中小车

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中秋月

中秋阴暗，天下如一，中秋无月，则兔不孕，蚌不胎，荞麦不实。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荞麦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尔，故望月而孕。

火米

蜀稻先蒸而后炒，谓之“火米”，可以久积，以地润故也。蒸用大木空中为甑，盛数石，炒用石板为釜，凡数十石。

物能出火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坐化猫等

庐州有坐化猫，峡中有坐化胡孙，李公择家有坐化蛇，唐有鹦鹉舍利。

阳谷不诉灾伤

郓州阳谷，自国初已来，不诉灾伤。

八阵图

汉州德阳及峡中定军山皆有八阵图，定军山下土堆也。

李昊范仁恕劝蜀主不拒而降

王师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劝后主不拒而降，不听。雍则仁恕之后也。

大陆

某官杜子民言："大陆，今黎阳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阳河是也。"大陆，邢州巨鹿泊也，过此为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为支流，同为逆河者，为潮水所逆，行十余里，边海又有潮河，自西山来，经塘泊。

李昉相太祖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贬道州司马。昉步行日十数里，监者中人问其故，曰："须后命尔。"上闻之，诏乘马，乃买驴而去。三岁，徙延州别驾。在延州为生业以老，三岁当徙，昉不愿内徙。后二年，宰相荐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辞，行至长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阳，又移疾三十日而后行。既至，上劳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谬荐人。"

笱

《诗》云："惟寡妇之笱。"寡妇乃用笱尔，古之渔笱，亦有制也。

陈恕领春官得人

陈恕领春官，以王文正为举首，岁中，拔刘子仪于常选，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杨文公以为然，谓王扬休山立，宗庙器也。

嘉州紫竹等

嘉州旧产紫竹、楠、榴、樱木等，仕于蜀者，竞采之以为器，人甚苦之，吴中复作《嘉阳四咏》诗以悼之。

连氏纵罪卒之善报

章氏之先起家为将，为王氏守北边，号太傅，其妻连氏，封郡君。太傅尝因事欲斩两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阴纵之。两卒奔江南，皆为将。闽之乱也，李氏使两卒将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两卒使人谕郡君言“城旦暮当破，郡君无忧也”。郡君报曰：“尔全我一家何济？不若完此一城。”两将许之，谕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后也。

刘攽苏轼互谑

世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有此疾，又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数卷尔。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库家质之，主人喜事，好其诗不舍手。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赂吏而私录之，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曰：‘贼诗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壮读书，颇知故事。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趫捷，跃而升木，颜渊懦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坐者绝倒。

榆条准此

鲁直为礼部试官，或以柳枝来，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条。”鲁直曰：“榆条准此。”盖律语有“余条准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闽地难治

闽中诸县，多至十万户，坚忍喜讼，号难治，邵武其尤者。自国初迄今，有四令：张邓公、杜宗会，其二人则忘之矣。宗会澶人。

太祖不缮都城

赵普请缮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谁驻足乎？”

太祖不杀孟昶

王师既平蜀，诏昶赴阙，曹武肃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余里，请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变。”太祖批其后曰：“你好雀儿

肠肚。”

从江南乞来米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还，既对，太祖为内燕，惟三将与秦、晋两王尔。既入，乃福宁殿，席地而坐，陈彘肉白熟，情意款狎，酒终设饭。三将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设不丰。”上曰：“岂止寡薄，此饭乃乞来。”三将莫测，曰：“近从江南乞此米也。”

五星二十八宿图

秘阁画有梁文瓒《五星二十八宿图》，李公麟谓不减吴生妇女，疑蜀手也。

黄鹌口噤荞麦斗金

谚曰：“黄鹌口噤，荞麦斗金。”夏中候黄鹌不鸣，则荞麦可广种也；八月一日雨，则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荚之讹也。

卷六

李翁进五台山

婺州李翁与乡人如五台山，众少皆骑，翁老且躄，独徒行。既至，众所见瑞相如常，翁与山东老人所见宝阁千叠，山东老人持菩萨戒四十年矣。

论志

释氏之愿，儒者所谓志也。志则欲远大，远大则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则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万里，则行不千里而已也。

服茯苓法

近年华山毛女峰，有隶字曰“茯苓”，下云：“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丸，三斗三斤。”疑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药三斤，水尽为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赵翁云：“盖茯苓不蒸煮，不能去

阴气也。”余谓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取材于国

古者诸侯，取材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也。“维桑与梓”，“树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为棺，榛栗以为贽，椅桐以为器。

兽医两种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羊、牛、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

三税法之坏

三税法，皇祐初为李谘所坏，及韩魏公用茶小引，益坏。京师市井，自三税法改后，日渐萧条。酒肆自包孝肃知府日重定曲钱坏。

三司故吏高成端明习吏事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习吏事，自五代以来三司条贯，无不有也。嘉祐中尝言事，不用。

契丹使奉书仁宗柩前

契丹使至德清军，会仁宗崩，议欲却之。又欲使至国门而去。邵安简欲使奉国书置柩前见天子，以安远人。

张贵妃受册贺仪

张贵妃受册，诏问册毕受贺仪，其为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三公事仪比命妇一品上之。

张詠粜米盐以惠民

张詠守蜀，仲春官粜米，仲夏粜盐以惠民。

丁谓稽括税额

乾德四年，诏诸道受纳税赋，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丝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谓复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税额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九贯石斤匹。

为相五年以上者

王旦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赵普、沈伦、韩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卢多逊、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三入为相者

赵普、吕蒙正、张士逊、吕夷简皆三入。

绵絮堵穴

颜长道曰："某年河水围濮州，城窦失戒，夜发声如雷，须臾巷水没骭。士有献衣袽之法，其要取绵絮贴缚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扪漏穴，用随水势畜入孔道即弭，众工随兴，城堞无虞。"

瑶蜑黎人

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

仁宗用兵无敌

仁宗用兵无敌，虽不服而心服，使人数世服，非无敌而何？

大蛇拜伏仰山长老

仰山元老既北归青州，山间有唐福院之故处，深密岩险，久无人迹，元与其徒往焉，舍于石室，夜则小参。一夕，闻疾风甚雨声，出视，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来，蟠于室前，仰首以听，既罢，伸其下体如拜伏状而后去，从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召管军官观书

太祖尝幸秘书省，召管军官使观书焉。

太祖置竹木务事材场

太祖置竹木务于汴上，市竹木于秦晋，由河入汴，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汴，纳材于场，置事材场于务之侧，有二三千人。凡兴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请生材者徒二年。"今启圣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际，尚不容发。自置八作司以具杂物，而领以三司修造矣。

熟处难忘

岩头、雪峰、钦山同行，至湖外，诣村舍求水，舍中独一女子，见山爱之，为具熟水，而山盏中有同心结，山谕意而藏之，遂称疾而留。岩、峰既行，复还访之，则已与女纳昏，是夕成礼。乃诱出之，投之棘丛，展转钩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弃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锦帐绣香囊，风吹满路香，大众还知落处么？"众莫能对。久之，传至岩头，岩教之曰："汝往，但道'传语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僧既对，山曰："此是岩头道底。"僧又无语，余为代曰："熟处难忘。"

崇胜院主前身

徐之南山崇胜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宁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画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题曰"施主王崇璟"，岂其前身也耶？

张生自称真人梦遭杖

北里张生，家世奉道，自谓当为左玄真人，遂以为称。为《朝元图》，绘其像于位。后梦为城隍神所逮，诘而杖之，既觉，臀流血如当杖云。

古镜

古镜县而旋，入之四平，叩之玉声。

押砖

钱氏甓城，前后相押凡四重，号押砖，故久而不坏。司业黄君守徐新彭祖楼，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吕翁不受钟离乾汞为白金法

道者吕翁某，初遇钟离先生权，授以乾汞为白金法，翁曰："后复变否？"曰："五百岁后药力尽，则复故。"曰："五百岁后当复误人！"谢不受。先生惊叹，谓有受道之质，遂授出世法。

抚州杖鼓鞚

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曰："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圆通嗣远录

圆通行脚至浮山，远录公深爱之，欲收为嗣，通遂去，复以偈留之，欲共评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还他。"

寇定不孝悌之报

邑子寇定，疽发于脑，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与悌，则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毋效我也"。

东坡居士种松法

中州松子，虽秕小不可食，然可种，惟不可近手，以杖击蓬，使子堕地，用探锥刺地，深五寸许，以帚扫入之，无不生者。东坡居士种松法。

晁无咎移树法

晁无咎移树法，其大根不可断，虽旁出远引，亦当尽取，如其横出，远近掘地而埋之，切须带土，虽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谓窜逐李寇二公

丁谓当国，窜逐李、寇二公，欲杀不可。既南贬而文定复相。相传忠愍为阎罗王，世谓“死活不得”。

太阳和尚嗣

洞下太阳和尚，久而无嗣，晚得远公，欲得为嗣，远曰：“弟子自有师承，恐误和尚。”太阳出泪，远曰：“请受授鞋，他日为和尚接法嗣。”远既住浮山，爱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后遂嗣太阳云。

刁半夜

刁学士约喜交结，请谒常至夜半，号“刁半夜”。杜祁公为相，苏学士舜钦，其婿也，岁暮，以故事奏用卖故纸钱祠神以会宾客，皆一时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吕申公之党也，欲举其事以动丞相，曰：“可一举网而尽也。”有曰：“刁亦与召，知其谋而不以告。”诘朝，送客城东，于是苏坐自盗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独逸。其后坐客皆至从官，而刁独终于馆职。

吕夷简语

吕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恃。”

温公老圃

参寥如洛，游独乐园，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余本。寥谓老圃：“盍润泽之使长茂？”圃曰：“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寥叹曰：“真温公之役也。”

书方丈字法

仁宗时，契丹献八尺字图，而侍书待诏皆未能也，诏求善大书者。有僧请为方丈字，以沙布地为国字，张图于上，束毡为笔，渍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脱袈裟，投墨瓮中，掷以为点。遂赐紫衣。

赃吏死为驴

里人某，赃吏也，既死，请僧对灵追福，夜中，有驴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没。

酒色僧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狱果有无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狱若无，烟当上，有则当下。"既然，烟下而地裂受之，端大惊失色而逝。

仁宗戒臣下勿为侈靡

仁宗每私宴，十阁分献熟食。是岁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为献，仁宗问曰："安得已有此邪！其价几何？"曰："每枚千钱，一献凡二十八枚。"上不乐，曰："我常戒尔辈勿为侈靡，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吕进士不辞盲妻善报

华阴吕君举进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妇家言曰："吾女故无疾，既聘而后盲，敢辞。"吕君曰："既聘而后盲，君不为欺，又何辞！"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进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武官苗绥

苗绥，武人，常谓："平生无大过，惟于熙河多得官为恨。"盖边徼例以虚功而受厚赏尔。又谓："议者重燕而轻夏，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夏人不慕中国，习俗自如，不可轻也。"又言："为泾原总管，尝夜雪临边，顾有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逻人当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国之备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

张詠笞惰农

乖崖为令，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而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太学生为苏轼饭僧

眉山公卒，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从者二百余人，欲饭僧于法云，主者惟白下听，慧林佛陀禅师闻而招致之。

李南式善待参寥

参寥徙兖，布衣李南式，家甚贫，供蔬菽洗补，恩意甚笃。他日为曾子开言之，子开曰："吾辈当为公报之，使知为善之效。"

刘攽为苏轼说新诨

苏长公以诗得罪，刘攽贡父以继和罚金，既而坐事贬官湖外，过黄而见苏，寒温外问有新诨否，贡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业为儒、贾，二父每相见，必以为患。甲曰：'贤郎何为？'曰：'检典与解尔。'乙复问，曰：'与举子唱和诗尔。'他日，乙曰：'儿子竟不免解著贼赃，县已逮捕矣。'甲曰：'儿子其何免邪？'乙曰：'贤郎何虞？'曰：'若和著贼诗，亦不稳便。'"公应之曰："贤尊得似忧里。"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南部新书
校点说明
序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茅亭客话
校点说明
卷第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盗屏迹
蜀无大水
车辙迹
程君友
雍道者
卷第二
王客
崔尊师
范处士
李处士
苏推官
张海上
费尊师
冯山人
李四郎

卷第三
淘沙子
张道者
大觉禅师
张平云
王居士
勾居士
味江山人
兰亭会序
卷第四
家居泰
周写貌
丁元和
王太庙
刘长官
陈损之
史见魂
女先生
李聋僧
勾生
卷第五
黎海阳
白虾蟆
鲜于耆宿
食虾蟆野菌
虹蜺
避雷
雨雹
雉龙
李老
慈母池
龙女堂
卷第六
悼蜀诗
艾延祚
夷人妇
张光赞
金相轮
金宝化为烟
奢侈不久

刘旰
卷第七
哀亡友辞
郝逢传
陈季和
鬻屦妪
盲女
铁骨鱼
卷第八
瑞牡丹
寓孔雀书
滕处士
好画虎
葭萌二客
虎化为僧
李吹口
卷第九
天仓洞
鬻龙骨
试金石
僧繇阁
石像
采枸杞
赵公山
鹿水溪蛇
鱼化为石
赵十九
景山人
弹鸳鸯
蚕馒头
太子大师
卷第十
孙处士
黄处士
程先生
杜大举
任先生
谭居士
小童处士
茅亭客话后序

返回总目录

南部新书

校点说明

《南部新书》十卷，宋钱易撰。易字希白，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之侄。入宋，为真宗朝翰林学士。钱易少有文名，博闻强记，潜心国史。史传载其有著作二百八十卷，今仅存是帙。

本书成于大中祥符间（1008—1016）。据书前钱明逸序，全书原“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现所见之本多有散乱。其以干支为序，记事凡八百余条。内容多涉及唐代朝野掌故和遗闻轶事，亦兼及五代。其中以记载主要官职的兴废、朝章政制的因革和官场仪式的掌故为主，对研究唐代政治史颇具参考价值；而书中不少有关唐代科举制、文学家故事的著录，又有裨于文学史的研究。

《南部新书》最早见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有抄本流传。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粤雅堂丛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版本参校，并断句标点。校勘时凡遇异文，则从善而定，不出校记。

序

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尔雅》为六艺钤键，而采谣志、考方语；周《诗》形四方，风雅比兴，多虫鱼草木之类。小子不肖，叨继科目，尝践世宦，假字宫钥，浚涸事休，阅绎家集；因以新书次为门类，缮写净本，致于乡曲，以图刊镂。昔班氏家有赐书而擅史学，王涯之以左右旧事缄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缉先志云。子翰林侍读学士钱明逸序。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甲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朝政。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韦安石除仆射，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笔，每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

尚书诸厅，历者有壁记，入相则以朱点之。元和后，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时省中谓之朱点厅。韦夏卿与弟正卿，大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归二难之手。"

韩昆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代皇异之。诏下日，坐以采舆翠笼，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锡缯帛，以示殊泽。

常衮自礼部侍郎入相，时潘炎为舍人引麻，因戏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衮视事，不浃旬果除。

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面。阁

中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证圣元年正月，明堂灾，重造天册万岁殿。二年三月成，号为通天宫。

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甚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赐对，则左右悉去。故直言谠议，尽得上达。

李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皇在东宫，讽听献之，听以总兵不从。及即位，太原拟帅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降制。

开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暌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中，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

祠部省中谓之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相承曰拗项

桥，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或夜闻丝竹之音，则省中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繁。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镝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

始无笏囊，皆摽笏于马上。张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令馀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校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人乃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正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

曹確、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確確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诞子者，以书贺之云：“知有弄獐之庆。”

郑注镇凤翔，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败，皆为监军所诛。

温大雅武德中为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高祖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

中书省有磐石，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孙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

施肩吾与赵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鱼玄机，住咸宜观，工篇什。杀婢绿翘，甚切害，事败弃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缁郎。天下呼油为麻膏，故谓之麻膏相公。

开元中，岐、薛以下，轮日载笔于乘舆前，作内起居注，四季朱印联名，牒送史馆。至天宝十载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雕檀轴紫凤绫表，遂别起大阁贮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阁，移时灰灭，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

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舍人有政事食，自此为始。

大和中，上自延英退，独召柳公权对。上不悦曰："今日一场大奇也。嗣复李珏道张讽是奇才，请与近密官。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须斥之于岭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权奏曰："允执厥中。"上曰："如何是允执厥中？"又奏："嗣复李珏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于岭外；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与荆、襄间一郡守，此近于允执厥中。"旬日又召对，上曰："允执厥中，向道也是。"张遂为郡守。

贾曾除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之。言者以中书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开元七年赐百僚射，金部员外卢廙、职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畬戏曰："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去垛三十步，卢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东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号"竹溪六逸"。天宝中游会稽，与吴筠隐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石记，白之词也，尚在焉。

江西私酿酒法尤严，王仲舒廉察日，奏罢之。

宰相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为中书令，始移就中书省。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

开元中，花萼楼大酺，人众莫遏。遂命严安之定场，以笏画地，无一辈敢犯。

卢携尝题司空图壁云："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叹屯奇。"

龙朔中，杨思元恃外戚，典选多排斥选士，为选人夏彪讼之。御史中丞郎馀庆弹奏免官。许南阳曰："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许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败何待？"

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伪，朱玟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为内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

安。”拯终为乱兵所杀。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赐高丽，仍令道士往彼讲《道德经》。

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仪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五百户，有至六百户；唯太平、相王逾此制。

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赵纵之奴当千，论纵阴事，张镒疏而杖杀之。纵，即郭令之聳。

建中末，姚况有功于国，为太子中舍人。旱蝗之岁，以俸薄不自给而以馁终。哀哉！

田神功大历八年卒于京师，许百官吊丧。上赐屏风裀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以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柳浑旧名载，为朱泚所逼。及克复，上言曰：“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画带戈，时当偃武，请改名浑。”浑后入相，封宜城

公，谓之柳宜城。

韦凯著《易蕴》，甚有奥旨。凯，见素孙。

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惟以谮怒判官张谭，诬奏杖杀之，物议为薄。

张巡每战大呼，牙齿皆碎。及败，尹子奇视之，其齿存者不过三四。初守宁陵也，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自啮一指为食。进明终不应，以至于破。

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每出游猎，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兽文彩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孝和又增之万骑，皆置使以领之。

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泚败偃诛，其妖乱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败，将相弃市。王璠谓王涯曰："当初劝君斩却郑注，斩之岂有此事也。"此虽临刑之言，然固当矣。

梁祖常言于昭皇："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

州座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韩偓也。

王皇后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诉之曰：“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作煎饼耶？”上戚然悯之，而余恩获延三载。

武德初，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移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

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开元中，裴光庭为侍中，门下过官，委主事阎麟之裁定，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议丑之。

张延赏怙权矜己，嫉柳浑之守正，使人谓之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

王缙在太原，旧将王无纵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慄。

大历中，陇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贺。崔祐甫独奏曰：“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计也，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盖邕负美名，频被贬斥，剥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为鲁山令，有清德。天宝十三年卒，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驸马都尉郑潜曜，睿皇之外孙，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母即代国长公主也。开元中母寝疾，曜刺血濡奏章，请以身代。及焚章，独“神道许”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间。至哉，孝子也。

殿中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大朝会皆分左右，随伞扇立，入阁亦同之。

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侠之才，多奇计，往往通于宫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见之仪，贞元已来常行之，自后多阙。

崆峒山在松州属龙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后路不通，即非空桐也。

长安中秋望夜，有人闻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闻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怪哉！

大和中，程修己以书进见，尝举孝廉，故文皇待之弥厚。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人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时杨妃侍，上曰：“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犹豫未定。许南阳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购种，得十斛麦，尚须换却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鸡之孽，洎移土德，过始于南阳。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张介然天宝中为尉卫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上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本乡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尝白事于王缙。缙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总章中，天子服婆罗门药，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

贞元中，邕州经略使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昙得疾，见缓为祟而卒。

韦氏专制，明皇忧甚，独密言于王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

开元中，诸王友爱特甚，常谓近侍曰：“思作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

鄱阳人张朝为猛兽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获免。

中书省柳树久枯死，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明年，吕渭以为礼部赋，上甚恶之。

卢群昔寓居郑州，典贴得良田，及为郑滑节度，悉召其主还之。时以为美谈。

自贞元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

日本国大臣曰真人，犹中朝户部尚书。

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元振为之立语。俄顷雪下盈尺，质勒既老，久立，归而遂死。人谓诡杀乌质勒。

路随孝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以西首。

乙

贞元十二年，卢迈丧弟，请出城临。近年宰相多拘守，而迈有此行，时人美之。

裴延龄缀缉裴骃所注《史记》之阙，自号“小裴”。

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汝士虞卿，汉公鲁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岩，岩生郁，郁生覃。覃太平兴国八年成名，近为谏议大夫，知广州卒。堪为翰林承旨学士，随僖皇幸蜀，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值多难，水陆相阻，遂不归。岩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先人承袭，岩已为丞相。及叔父西上，岩以图籍入觐，卒于秀州，年八十余。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亦岩之第三子郾孙也，蠙之子。司封员外郎蜕，即岩第三子郾之子。郾入京为员外郎分司，判西台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蜕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发嘏、收岩、履道，即凭、冰、凝也。新昌即於陵也。后涉入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悦，以收

故也。

萧氏登三事者多于他族，首于瑀，嵩、华、俛、倣、寘、遘、颀次之。

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论。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

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视事，时尚未有制。

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

开元中，笔匠者名铁头，能莹竹如玉，人莫传其法也。

妇人之贵，无出于苗夫人：晋卿之女，张嘉贞之新妇，延赏之妻，弘静之母，韦皋外姑。

王徽为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义节制，徽上表乞免。词曰："六年内署，虽叨捧日之荣；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恳。"后萧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陆希声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孙平叔，见任礼博。希声之子宾于，终于殿省。

凡中书有军国政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专典机密，谓之解事舍人。

开元中，将军宋清有神剑，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广琛不与，因赠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

贞观二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礼部郎为奉礼郎。

仪凤二年，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内有佛舍利万余粒。

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画汉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献大佛庐，高五丈，广二十步。

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赞皇孙延古起家为集贤校理。

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楼殿窣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又云："如今老大骑官马，羞向关西道姓杨。"

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从张建封奏也。

旧皆传呼。贞观十年，马周奏置街鼓以代，传呼自此而罢。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置同正员员外官，始自此。

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四月八日，崇圣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此牙即那吒太子上宣律师者。

进士春关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士参卒，其子汉儒继其父业。南院驱使官郑镕者，知名天下，后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鹾，充职，得朝散阶。如郑镕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

佐，皆应三数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是中表之戚，托其子求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华清宫，值正月望，欲夜游，陈元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

大历中禁屠杀，而郭子仪隶人杀羊，裴谂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裴笑曰：“非尔所解：郭公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吾今发其细过，以明其不弄权，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谂五世为河南尹，坐未尝当正位。

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纳文书之始，却谓之选门闭；四月秋省事毕，反谓之选门开；选人各在令史门前，谓之某家百姓；南场判后，状却粘在判前。

韦皋见辱于张延赏，崔圆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聳。后韦为张西川交代，崔杀李殊死。

赵光逢有时称，谓之玉界尺。

郑滑卢宏正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事虽偶然，亦冥数也。”

韩偓，即瞻之子也，兄仪。瞻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故题偓云：“七岁裁诗走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贾魏公善琴，皆妙绝一时。

李郃除贺州，人言不熟台阁，故著《骰子选格》。

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司农卿姚明敭为右领军大将军，右庶子裴谂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参用文武也。

韩滉，浙西统制一方，颇著勤绩。晚途政甚苛惨，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刘允章放榜后，奏新进士春关前，择日谒谢先师，皆服青襟介帻，有洙泗之风焉。

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公饫之盛，常日不同。

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宫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碗一口。都人并在延恩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醾酒。即重酿酒也。

贞元中，蔡帅陈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钱一文，大小如开通之状，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来历五院惟三人：李朝隐、张延赏、温造。五院谓监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员外郎裴秦检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殊拜也。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瀛洲叫一声。”

贞元初，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能愈众疾。禁中试有效，特令编付史馆。

贞元十七年，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

宋邴为补阙，与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语稍闻。浃旬除河清令。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郭幼明，子仪之母弟，无学术武艺，但善饮酒，好会宾客而已。卒亦赠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悦，谓之曰：“不早归国，为一好贼尔。”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

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

韦贯之及第年，建议曰：“今岁有司放榜，

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至今不改。

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为太常博士，有诗云：“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将张延范为太常卿，诸相议之。裴枢曰：“延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籍乐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与，裴终以此受祸。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然蜡炬，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顷有进士臧童者老矣，偶为人牵率，同入其间，为乐吏所驱，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执^弊牛尾拂子，鞠躬宛转，随队唱夜好千匝于广庭之中。及将旦得出，不胜困劣，扶舁而归。一病六十日，而就试不得。

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阁门，开延英。阁门翻宣申中书，并榜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奏请开延英。又一说：延英殿即

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晋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荐元载，揆不纳。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可见獐头鼠目之人，乃求官耶！”及载入相，除揆秘书监，江淮养疾，凡十余年。

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阅。傩日如方镇大享，屈诸司侍郎两省官同看。崔公时在色养之下，自靖恭坊露冕从板舆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回避，不敢直冲，时论荣之。

卢杞貌丑而蓝色，人皆鬼视之。

陈少游除桂察，许中人董秀岁供五万米，行贩越察。

故事，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贞元中，元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台事。

父子知举三家：高锴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瑶。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长名榜，旧语曰：“长名以前，选人属侍郎；长名已后，侍郎属选人。”

吏部常式，举选人家状，须云：“中形，黄白色，少有髭。”或武选人家状，云：“长形，紫黑色，多有髭。”

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赍第一鱼，余同准此。闰月即赍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礼待之，差谬即按。至开元末鸿胪奏蕃国背叛，铜鱼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铸。

大和中，上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帝曰：“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贞元中，裴肃为常州刺史，以进奉为越察。刘赞死于宣州，判官严绶领军进奏，为刑部员外。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奏，自严绶始。

郑云逵由朱滔军逃归长安，自卢龙掌记、检校祠部员外郎，除谏议大夫。

徐浩，越州人，峤之子。三迁右拾遗，并充丽正殿校理。

绛州碧落观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元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怪说。但背有“碧落”二字，故传为碧落碑。

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箧，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

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

旧制，起居院在中书省内。

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宝中语云：“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行义敦交也。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赵骅。

天后时，太常丞李嗣真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弹之，无一声遗忘。

五原有冤狱，颜真卿为御史辨之，天方旱，狱决乃雨。复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齿，天下耸动。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报。贞元中卢杞为相，请分之，杨炎固以为不可。

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长兴坊得玉玺，文曰“天子信玺”。

奘三藏至西域，入维摩诘方丈。及还，将纪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元和中，李绛、崔群同掌密命，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简中丞并裴垍在翰林日所举，皆相次入辅。

大和中，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台者六所，今古无之。元孙禹锡，咸平二年学究登科，见任虞部员外郎。

贞观中，纪国僧慧静撰《续英华诗苑》行于代。慧静常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慧静俗姓房，有操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丙

梁崇义，长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后自羽林射生，累为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终以谋叛伏诛。

道州录事参军王沼与杨炎有微恩，及炎入相，举沼为监察御史，始灭公议。

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惟郭子仪薨，特加十尺。

贞元以来，禁中银瓶不过高五尺。齐映在江西，因降诞日献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宁之父也，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授偃师丞。

朱泚乱，臣之守节，不为迫协：程镇之、刘迺、蒋沇、赵弹、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泽举制科至京，一见之，谓人曰："将相之材也。"后五年而泽建节。崔元翰赴举，年五十，亦曰："不十年当掌

诰。”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国夫人，即崔宁妻也。庙今存。

王叔文始欲扫木场斩刘辟，而韦执谊违之，盖欲为皋求三川也。

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李令问开元中为殿中监，事馔尤酷，罂鹅、笼驴皆有之。令问，世绩之孙也。

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为十道存抚使，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

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季安从事，后与同

府侯臧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摄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则排入而塜之，其暴如此。李锜杀崔善贞，亦同斯酷。

贞元中，祈雨于兴庆宫龙堂，有白鸬鹚见池上，众鸬鹚罗列前后，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诏左仆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于集贤院待制，特给飧钱，缮修廨宇，以优其礼。自后迁者非一。隋制桐木巾子，盖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丝麻为之，头初上平小，至则天时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号为“武家样”。后裴冕自创巾子，尤奇妙，长安谓之“仆射样”。

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贾耽私忌，绝宰相班，中使出召主书吴用承旨。时赵憬薨，卢迈请假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间为水火焚荡，家业俱尽。妻茅氏连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于市。

贞元七年，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延英，访以政事，谓之巡对。

开元元年，改诸王侍读为奉诸王讲。李石

上请也。

神龙初，洛水涨，宋务光上疏曰：“巷议街谈，共呼坊门为宰相，为节宣风雨，燮调阴阳。”

司马天师承祯，状类陶隐居。

圣善寺报慈阁佛像，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中受八石。

新进士放榜后，翌日排光范门，候过宰相。虽云排建福门，集于西方馆。昔有诗云：“华阳观里钟声集，建福门前鼓动期。”即其日也。

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张九龄奏置，时以御史中丞卢绚为之。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奏：“准旧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两匹，仗下后归厩。”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柴氏，初举义兵于司竹园，号“娘子军”，即柴绍之妻也。

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

张嘉贞开元中任中书令，著绯。傅游艺武

后时居相位，著绿。

僧惠范以罪没入其钱，得一千三百万索。元载家破，纳产胡椒九百石。郑注诛后，纳绢一百万匹，他物可知矣。

《时政记》，宰臣所修。起于长寿中，宰相姚璹录中书门下事。

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宣曰："卿等学富雄词，远随乡荐，跋涉山川，当甚劳止。有司至公，必无遗逸，仰各取有司处分。"再拜舞蹈讫退。

开元式，诸蕃使嗣以元会日，并听升殿，自外廊下。

长安中，尝见有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焦侥人也。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禄。"贞观中，褚河南装背。

小说中言十家事起者，即大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灭十家。

咸通中，俳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闻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

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后王铎为都都统，袭此也。吁哉！

故事，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谓三院连镳也。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送，上事者设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别施一床，南坐四隔，谓之压角。李珏为河南尹，上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后上事。”今礼上之仪，谢恩之后更拜厅，误也。

裴度带相印入蔡，李愬具军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櫜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宫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

崔元翰晚年取应，咸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裴次元制策、宏词同日敕下，并为敕头。

时人荣之。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

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

至德三年，始置盐铁使，王绮首为也。

大历八年，虎入元载私庙。

麟德殿三面，亦谓之三殿。

天宝十载，写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及书，回环读之，其义皆通。初进钱样，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尚书郎守澧阳，人有藏书者，卒藏玩焉。因著《经史目录》。

天宝末，管户尚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开《文选》学，乃注为六十卷。

张昌龄与太皇作息兵甲诏，叹曰：“祢衡、潘岳之俦也！”

萧倣为广帅，曾有疾，召医者视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廉也如此。

光启元年，镇州王镕进耕牛一千头，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资辟土之功，聊备除凶之用。”旧制，东川每岁进浸荔枝，以银瓶贮之，盖以盐渍其新者，今吴越间谓之鄞荔枝是也。此乃闽福间道者自明之鄞县来，今谓银，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遥远，停进。

轩辕集，谓之罗浮先生，已数百岁，而颜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发至地。

天宝四年，撰黄素文于内道场，为民祈福。其文自飞上天，空中云：“圣寿延长。”

武德故事，御史台门北开者，法司主阴，取冬杀之义。或云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丰柳陌，见一布衣抱膝而叹，因问之。布衣曰：“我邛人，观光至此，此甚快乐。有巢南之想，又为橐装所迫。今崔相公镇西川，欲预其行，无双缣以

遗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及旦，敕慎由将归剑门。

张仲武会昌末镇渔阳，有政学。后有年八九十人，少识其面者，说之犹泪下。

王龟，起之子。于永达坊选幽僻带林泉之处，构一亭，会文友于其间，名之曰“半隐亭”。后大和初，从起于蒲，于中修葺书堂以居之，号曰“郎君谷”。

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为赞曰：“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放笔终未能续。一旦，忽有羽衣诣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读之，乃命笔续之。曰：“手把金锥，凿开混沌。”长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作《凿混沌赋》驰名。

天宝十载，始封四海神为王。

安禄山肚垂过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历十三年，改诸道上都留后为进奏。

狄梁公为儿童时，与诸昆同游于道，遇善相者海涛法师，惊曰：“此郎位极人臣，苍生是

赖；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李六娘者，蒲州人，师事紫微女道士为童子。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觉已在河南府开元观。京兆尹李适之以为妖，考之，颜色不变。具上闻，召入内，度为道士。

郑馀庆廉俭，一旦书请两省家膳，至则脱粟蒸葫芦而已。

元和、大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幞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陈苌者，每候阳城请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两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属卿而已。

卢怀慎暴卒而苏，曰：“冥司三十炉，日夕为张说鼓铸货财，我无一焉。”

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曾赍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

高骈章疏不恭，皆顾云之辞也。骈后谓左

右曰：“异日朝廷以不臣见罪，此辈宁无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镇迁改，皆有异人豫为言之；惟投南荒，未尝先觉。

李元宾言：“文贵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当如千兵万马，而无人声。”

李德裕镇浙西，刘三复在幕。一旦令草谢御书表，谓之曰：“立构也，归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赞皇以为当。

王起鸿博，文皇尝撰字试之。起曰：“臣中国书中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赋名，为太学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

董昌称僭，杀判官李韬。施从实、窦鄴皆强谏，不听。韬最铮铮，曾为两池盐铁。及昌败，咸有封赠。

丁

武德元年，以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为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龙元年，复为王。

孙智谅，开元年中内殿修斋，奉诏投龙于吉之王笥山。泊舟江侧，见异气在东川之中，疑有古迹。遂于阁皂山掘得铜钟一枚，重百余斤。钟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阁皂观。

省中诸郎不自员外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华妙，当入省台前行。忽除膳部员外，微有惋怅。吏部郎中张敬忠咏曰："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盖膳部在省最东北隅也。

开元十八年，吏部尚书裴光庭始奏用循资

格。

郑畋少女好罗隐诗，常欲妻之。一旦隐谒畋，畋命其女隔帘视之。及退，其女终身不读江东篇什。举子或以此谑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众皆启齿。

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

李含光善书，或曰："笔迹过其父。"一闻此语，而终身不书。含光，即司天马师弟子。

长安太庙殿，即苻坚所造。

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又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见，忽然俱倒，闷绝良久，云冷热相激。

有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呼为李相笏。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有象简竹

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

马周之妻，卖馎媪也，即媪引周为常何之客。

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秦山东，死在翁家翁。"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

萧廪新为京尹，杨复恭假子抵罪，仍殴地界。廪断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将令百司，难逃一死。"由是内外畏服。

韦夏卿善知人。道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谓执谊曰："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谓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谓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皆如其言。

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

长安有龙户，见水色即知有龙。或引出，但如鳅鱼而已。

柳珪是韦悫门生，悫尝云："三十人惟柳先辈便进灯烛下本。"

江陵有士子，游于交广间，而爱姬为太守所取，纳于高丽坡底。及归，因寄诗曰：“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守见诗，遂遣还。

韦澳与萧寘大中中同为翰林学士，每寓直，多召对。内使云：“但两侍郎入直，即内中便知宣旨。”又澳举进士时，日者陈子谅号为陈特快，云：“诸事未敢言，惟青州节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

张巡、许远，宋州立血食庙，谓之双庙。至今岁列常祀。

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为老君降诞，假一日。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同志。

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谂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故约赠韦徵君况诗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韦三说。

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

郑畋字台文，亚之子也。亚任桂察时生，故小字桂儿。

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

郑俶依阳城读书，经月余，与论《国风》，俶不能往复一辞，因缢于梁下。城哭曰：“我虽不杀俶，俶因我而死。”为之服缌麻。

裴谈过苏瓌，小许公方五岁，乃读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潭。树犹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书令李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学，憎人才华；性好贪浊，憎人受赂。

肃皇尝举衣袖示韩择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杨素之婿，素为仆射，尝抚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后果如其言。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门曰：“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不悦，以为侮己。

景龙以来，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谓之烧尾。开元后亦有不烧尾者，渐而还止。

长庆初，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百司呼为参酌院，今审刑院即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韦江夏之女于乐籍中；赵骅亦于贼中赎江西韦环之女。或厚给以归亲族，或盛饰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礼部驳榜者，十一月出。麄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

两省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

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裹头。”

天宝五载，巴东石开，有天尊像及幢盖。

卢从愿景云中典选，有声称。时人曰：“前

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即马载，李即朝隐。

上元二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

贞元二年，江淮运米，每年二百万斛，虽有此制，而所运不过四十万。

王栖曜善射。尝与文士游虎丘寺，平野霁日，先以一箭射空，再发中之。江东文士梁肃以下，咸歌咏之。

李辅国为殿中监，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卢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

崔氏子，崔有词翰，结褵之后，微有慊色。卢因请诗以述怀为戏，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

开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礼会院，院属司农寺，在崇仁坊南街。后元和中，拾遗杨归厚私以婚礼上言借礼会院，因此贬官。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温家法：常命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陆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于是龟蒙谐而骇之，曰：“此鸭能人语。”复归家，少顷，手一表本云：“见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何也？”使人恐，尽与橐中金，以糊其口，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其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尽还其金，曰：“吾戏之耳。”

宣皇好文，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进士温岐即庭筠。续之，岐以“玉跳脱”应之，宣皇赏焉。令以甲科处之，为令狐绹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绹曾问故事于岐，岐曰：“出《南华真经》，非僻书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怒甚。后岐有诗云“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盖为是也。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

王承业为太原节度使，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众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无礼，不即交兵，令收系之。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御史中丞。若拜宰相，即斩宰相。”中使惧，遂寝而还。翌日，斩众于碑堂之下。

贞元十五年，以谏议田敦为兵部郎中。上将用敦为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无事，蒸庶

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

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甲赋中有《火城赋》。仍杂以衣绣鸣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阁门使引表接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

李泌有谠直之风，而好谈谑神仙鬼道。或云“尝与赤松、王乔、安期、羡门等游处”，坐此为人所讥。王起，大和中文皇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

高骈在维扬，曾遣使致书于浙西周宝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盖讽其为虀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

张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儿、

椅儿。桂子、椿儿皆物故，唯女与椅在。椅儿名虎望，亦有诗名。后求济于嘉兴监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庆曰："祜子之守冬瓜，所谓过分。"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但寄之颊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数千遍，行坐不释卷。开元中，张说荐为丽正学士。

元行冲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铜器，似琵琶而身正圆，人无识者。冲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为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大夫李景让为西川节度使。时中元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按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馆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大中中为京兆尹，囚徒逸狱，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离府。后郢败，韦澳自内署面授京尹，赐度支钱二万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宫人沈氏养亲。沈氏入宫五十八年，有父居浐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为筑室而居。颁金帛碓硙，敕本县放科役，终沈氏之世。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令狐绹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胜。及坦上事，谒谢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舆便出。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至坦主贡，擢休之子宏上第。时人云"欲盖弥彰"，此之谓也。

崔慎由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与迹熟，因谓之曰："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为公求之。惟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遗之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崔如其言，遗以服玩，果受之。僧寻卒，遂生一男。叟复相之曰："贵则过公，恐不得其终。"因字曰衲僧，又云缁郎。

阳城出道州，太学生二百七十人诣阙乞

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纳史馆书籍三百六十卷，授监察，赐绯。

张裼尚书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死，仁龟方还长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苏夫人收之，齿诸儿之列。仁龟后以进士成名，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关图有一妹，有文学，善书札。图尝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适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

张说女嫁卢氏，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后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冱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大惭而止。终以吴湘狱，仰药而死。

刘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礉石必去之。

严恽字子重，善为诗，与杜牧友善，皮、陆常爱其篇什。有诗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七上不第，卒于吴中。

于志宁为仆射，与修史，恨不得学士。来济为学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选尚永福公主，忽中寝。洎审旨，上曰：“朕此女子，因与之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情性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尚广德公主。

咸通六年，沧州盐院吏赵𨱎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请随父死，云：“七岁母亡，蒙父私盐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随其法。”盐院官崔据义之，遂具以事闻。诏哀之，兼减父之死。女又泣曰：“昔为父所生，今为官所赐，誓落发奉佛，以报君王。”因于怀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减死罪之刑，疾愈，遂归浮图氏。

戊

潘炎建中中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避位。

张说为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书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午，义不胜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功常，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即以席贮尸，弃之于野。”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时元载执政也，尤切于罢宫市。

裴延龄尝献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干豆，二为

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义回心求愿为僧。敕许剃染，配佛授记，寺名元嶷。敕赐三十夏腊，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苟赐虚腊，则顿为老成也。赐夏腊始于此矣。

大和中，秘书之书总五万六千七十六卷。

神尧宴近臣，果有蒲桃，陈叔达捧而不食。帝询之，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遗乎？”涕泗阑干。

马周临终，索陈事草一箧，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高帝出猎，见大官刲羊，谓其无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济生传师，传师生询，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为钱唐监使，生藻。后移刺鄱阳，巢寇乱，不知其终。时藻与家人不随之任。藻后仕吴越钱氏，为永嘉令。藻生承谅，为定海丞。谅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今为都官员

外郎，知处州。

王师鲁在孔戣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著。”

张九龄尝见安禄山，曰：“乱天下者，此胡也。”谏杀之，不听。

紫石英，广管泷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泷州又出石斛，茎如金钗股，亦药中之上品。蚺蛇胆，雷罗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舁蚺蛇入府，祗应取胆。

鸡兔算，《国史补》记之尚不明。上下头，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见头除脚，见脚除头，上是鸡，下是兔。

裴肃在越多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陆贽在忠州不接人，惟纂药方，并行于世，号曰《集验》。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芝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杜审权晚入，谓之小杜相公。

刘蕡精于儒术，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耳。”后人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博陵崔俨，缌缌亲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俨为首。俨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台尚书鄜、廷尉郇、执金吾鄯、左仆射平章事郸。邠及鄜五知举，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仕至贵达，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闻之，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笔题额，号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旧里，立德星社。

秦中绿李美小，谓之嘉庆李，此坊名也。

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并行朝参。

开耀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为平章事。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

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

宝应二年，以羽林大将军王仲昇兼大夫。六军兼宪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济议改《则天纪》为《皇后传》。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隶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门置百官待漏院，旧但于光德车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贺正，卢钧以太子太师率百僚，年八十余矣，声容明畅，举朝称服。明年，柳公权以少师率班，亦八十矣。自乐悬南趋至龙墀前，气力绵惫。误尊号中一字，罚一季俸。人多耻之。

开元二十五年西幸，驻跸寿安连曜宫。宫侧有精舍，庭内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盘者，上望见之，初谓奸盗觇视宫掖，使中官就竿下诘之。人曰："吾欲舍身。本是知汤前官，被知汤中使邀钱物，已输十缣，索仍不已。每进汤水，辄投土其中，事若阙供，责怒必死，宁死于舍身尔。"具以闻，诏高力士召知汤中使赍绢于竿下谢之，仍命彻尚舍卫尉幕委积于竿下。其人礼十方毕，以身投地，坠于幕外。举体深红色，初尚微动，须臾绝。诏集文武从官于朝堂，杖杀中使，敕府县厚葬殒者。

西京寿安县有墨石山神祠颇灵。神龙中，神前有两瓦子，过客投之，以卜休咎，仰为吉而覆为凶。

开元初，郑瑶慈涧题诗云：“岸与恩同广，波将慈共深。涓涓劳日夜，长似下流心。”

开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纠获赃钱，叠石重造永济桥，以代舟船，行人颇济焉。在寿安之西。

开元末，功臣王逸客为闲厩使，庄在泥沟西岸，数为劫盗，捕访不获。严安之为河南尉，以状白中丞宋遥，遥入奏，始擒之，并获贼脚崔讷。讷在安定公主锦坊，俱就执伏，搜得骸骨两井。逸客以铁券免死，流岭表。从此洛阳北路清矣。

咸通中，举子乘马，惟张乔跨驴。后敕下不许骑马，故郑昌图肥自有嘲咏。

郑少师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号“七松处士”，异代可对“五柳先生”。

初制节度使天下有八，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使，不在节度之内。

李锜之诛也，二婢配掖庭，曰郑曰杜。郑则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为孝明皇后。杜即杜秋。《献替录》中云：“杜仲阳即杜秋也，漳王养母。”

长孙无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徵即长贤之子；令狐德棻之父曰熙。皆《北史》有传。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贬潮州司马。当年十月十六日，再贬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年六十四。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鲜于叔明嗜蟠虫，权长孺嗜人爪甲，此亦刘雍疮痂之类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称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为名，自郭待举始也。仆射是正宰相，自房乔始也。

韦承庆出相，除礼部尚书，嗣立入拜鸾台

侍郎平章事。时人语曰：“大郎罢相，小郎拜相。”

京兆户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谓之“念珠曹”。

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还，入相。上谓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对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须怕也。”涯时为盐铁使也。

大和中朋党之首：杨虞卿、张元夫、萧瀚。后杨除常州，张汝州，萧郑州。

丞相乘肩舆，元和后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位，一日赐对，上曰：“赐卿无畏。”休即论立储君之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遂不敢言。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

崔造将退相位后，言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多总四掩也。”遂复起。

柳芳与韦述善，俱为史学。述卒，书有未成者，皆续成之。

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镇，韩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

武黄门之死也，裴晋公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扞刃而毙。度自为文祭之。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

李锜之诛也，大雾三日不开，或闻鬼哭。内疑其冤，诏许收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税；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郎判出。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

张直方者，世为幽帅，癖于鹰犬。后以昭王府司马分务洛师，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罪敕长流，此亦为法自弊。

江融为左史，后罗织受诛，其尸起而复坐者三。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败。

鱼思咺性巧，造匦函。

朱泚败走，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父曰："岂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遂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称乞命，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为韩旻枭之。

杨收之死也，军容杨元价有力焉。收有子为寿牧，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曰："上帝许我仇杨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阙，盖历任多死。高皇时有金吾郎将求此官，果有蛇怪，后亦绝之。饶州余干县令宅亦如此。

天宝时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卒。

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鸡，牝变为雄者极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则天之兆也。

冯衮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

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奉，其国人危髻金冠，瓔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也。

宣皇在藩时，尝从驾堕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进，举杯悉变为芳醪。

明皇为潞州别驾，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门，旧洛城北面最西门也。楼上元多雀鸽，后亦绝无。至清泰中，帝上此楼自焚，今俗谓之火烧门。

开元六年，西幸至兰峰顿，乘舆每出，所宿侍臣皆从。既而驰逐原野，然从官分散，宰相即先于前顿朝堂列位，乘舆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气，不顾而入，苏宋惧。盖怒河南尹李朝隐桥顿不备也，解之方息。

兰峰宫在永宁县西，庆明三年置。

鹧鸪飞数逐月数，如正月一日飞而止，住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难采取，南人设网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甚惧焉。至是三科尽覆试，宏词赵拒等皆落，吏部裴谂除祭酒。

天宝八年，馆驿使宋绎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晋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冷淘，过者行旅止焉。”今法馔中有野狐泉者，以绿粉为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并奏部下县为紧望。

天后问张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新死，百姓皆欢，三庆也。”霸，酷吏也，为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时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无礼，嗣独申礼待供给之。及即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每拟皆御笔超拜。后引与语，知误。访嗣已卒，崔光远即其孙也。

大和中，上颇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旦，御馔中有擘不开者，即

焚香祷之。俄变为菩萨，梵相具足。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

令狐绹在相位，大事一取决于子滈，比元载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谭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湖州岁贡黄鼋子、连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谪为司马，戏湖守苏特曰："使君贵郡有三黄鼋子，五蒂木瓜。"特颇衔之。

韩洙与沈询尚书中表，询怜洙，许与成事。如是历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复累付干询。询知举，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逦迤改为第七人方定。及放榜，误为罗洙。后询见韩洙，未尝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

天宝四载，广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驿在长乐驿之东，睿皇在藩日经此厅，厅西壁画一胡头，因题曰："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

陈峤字景山，闽人也。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辇毂，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峤颇负诗名，尝有《闲居》诗云："小桥风月年年事，争奈潘郎老去何。"

己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等叛，造蒺藜棒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蝟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与刀剑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问马祖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云：“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长庆中行李导从不过半坊，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及李虞仲与温造相争，始敕下应合导从官行李传呼，不得过三百步。

崔群在翰苑为宪皇奖遇最深，有宣云：“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方得进来。”

武翊皇以“三头”冠绝一代，后惑婢薜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李绅以同年为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解头、状头、宏词敕头，是谓“三头”。

张不疑登科后，江西李疑、东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几卒，卒时有怪。在《灵怪集》。

裴绅始名诞，日者告曰：“君名绅，即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传张仪筑成都城，依龟行路筑之。李德裕镇西川，闻龟壳犹在军资库，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

开元十九年冬，驾东巡至陕，以厅为殿，郭门皆属城门局。薛王车半夜发，及郭，西门不开，掌门者云：“钥匙进内。”家仆不之信，乃坏锁彻关而入。比明日，有司以闻，上以金吾警夜不谨，将军段崇简授代州督，坏锁奴杖杀之。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皆放此。

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薛伟化鱼，魂游尔。唯李徵化虎，身为之。吁，可悲也。妇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言。李醉曰："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香席，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互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咸平中今秘书监杨亿任正言知处州，上祈雨法，亦此类也。

石瓮寺者，在骊山半腹石瓮谷中。有泉激而似瓮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开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谌卒，赠尚书右丞相。时中书令张说新兼右丞相，论者以为世传此阙非稳，故有斯赠以当之。

永贞二年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后子良擒李锜，拜金吾，寻历方镇。

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先涨小滩。奇章公为尉，忽报滩出，邑宰列筵观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尔。若是西台，当有鸂鶒双立于上，即是西台。"牛公举杯自祝。

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有西台之拜。

李德裕少时，有人伦鉴者，谓曰：“公主忌白马。”凡亲戚之间，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则白敏中在中书，以公议排之。马植按淮南狱。

潘孟阳，炎之子也。其母刘夫人，晏之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视之，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向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则又甚矣。

李纾侍郎尝放举人，命笔吏勒书纸榜，未及填名，首书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史王杲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杲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挥染，笔不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寤，修改不及。粲然一榜之中，字有两体，浓淡相间，返致其妍。自后书榜，因模法之，遂为故事。今因用毡墨淡书，

亦奇丽耳。

福昌宫，隋置，开元末重修。其中什物毕备，驾幸供顿，以百余瓮贮水，驾将起，所宿内人尽倾出水，以空瓮两两相比，数人共推一瓮，初且摇之，然后齐呼扣击，谓之斗瓮，以为笑乐。又宫人浓注口，以口印幕竿上。发后，好事者乃敛唇正口，印而取之。

开元初，鹿苑寺僧法兰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县令刘昌源送客，诣其房。兰曰："长官留下腰带麻鞋著。"未几，刘丁内艰。

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盖朋党聚议于此尔。

丞郎已上词头，下至两省阙下吏，谓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谚，谓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进士，与狄慎思皆好为酷，以灰水饮驴，荡其肠胃，然后围之以火，翻以酒调五味饮之。未几，与膳夫皆暴

卒，慎思亦然。

志闲和尚，馆陶人。早参临济，晚住灌溪。乾宁二年夏，忽问侍者曰：“坐死者谁？”曰：“僧伽。”“立死者谁？”曰：“僧会。”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后邓隐峰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养鸽，鸽飞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刘轲为僧时，因葬遗骸，乃梦一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食之，轲嚼一而吞二者。后乃精儒学，策名。任史官时，韩愈欲为一文赞焉，而会愈贬，文乃不就。

孟宁长庆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书，为时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会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贡，宁以龙钟就试而成名。是岁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还京。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福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联三尾。”

国初进士尚质有余而文不足，至于名以定体，若“纪子劫仞、支干寻常、无求吴楚、江潮

阎梅”之类，颇肖俳优，反谓其姓氏亦黑臀、黑肩之余。近代则文有余而质不足矣。

范阳卢氏自绍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连于子。然世称卢家不出座主，唯景云二年，卢逸以考功员外郎知举，后莫有之。韦保衡颇讶之。咸通十三年，韦在相，时卢庄为阁长，决付春闱，庄七月卒。及卢携在中书，深耻之。广明元年，乃追陕州卢渥入典贡帖经。后巢贼犯阙，天子幸蜀，昭度于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阳节度使杜邠公递囚于界，邠公牒转书云：“当州县名成纪，郡列陇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凤翔流囚之所。”公移书谢之，自是燕公声价始振。

开元中有师夜光善视鬼，唯不见张果。苏粹员外颇达禅理，自号“本禅和”。

崔群是贞元八年陆贽门生。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而黜陆简礼。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

韩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钟山，因服附子硫黄

过数，九窍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敛莫及，但以血褥举骨就棺而已。吁，可骇也！

僖皇朝左拾遗孟昭图在蜀，上疏极谏，为田令孜之所矫诏，沉蜀江。裴相彻有诗吊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

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襄阳庞蕴居士将入灭，州牧于公頔问疾次。居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

杨盈川显庆五年待制宏文馆，时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举，始补校书郎，尤最深于宣夜之学，故作《老人星赋》尤佳。

会昌葬端陵，蔡京自监察摄左拾遗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杂事者，总台纲也。侍御史有外弹、四推、太仓、左藏库、左右巡，皆负重事也。况不常备，有兼领者。监察使有祠祭使、馆驿使，与六察已八矣。分务

东都台，又常一二巡囚，监决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监察。况不常备，亦有兼领事者。”故御史不闻摄他官，摄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国天宝十五载任中书舍人，时安禄山犯阙，军乱，不顾家财，惟负私庙神主奔遁。皆事亲之高节也。

天宝末，韦斌谪守蕲春。时李泌以处士放逐于彼，中夜同宴，屡闻鸮音，韦流涕而叹。泌曰：“此鸟之声，人以为恶，以好音听之，则无足悲矣。”请饮酒不闻鸮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声，终夕不厌。

圣历二年，敕二十四司各置印。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芳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宝七载，以给事杨钊充九成宫使，凡宫

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雕、鹘、鹰、鹞、狗，谓之“五坊使”。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播、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将军厅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谓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小三司使”。皆事毕日罢。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达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趁方，从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书止，但合题萧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

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玄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归真于南海，玄静戮于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上疏请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从父弟

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即李义山之词也。

李揆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堂前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启之，亡矣。数日后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达，与牛相公同母异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今传太尉崖州之诗，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亲作也。昔崖州，今琼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阵乐》曲，以歌舞文皇之功业。贞观初，文皇重制《破阵乐图》，诏魏徵、虞世南等为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绹自户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执同列，白敏中、崔龟从铉，以绹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监。是日诸相以敏中、龟从曾为太常博士，遂改集贤院。因命柳公权记之，龟从为词。

杜琮目为秃角犀，琮凡莅藩镇，不省刑狱。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牍不断，而将裹漆器归京，人于敛门拾得。

《弄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此戏。

元鲁山山居阻水，食绝而终。

稷山驿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篇什，故李义山赠诗云："过客不劳询甲子，唯书亥字与时人"也。

郑颢尝梦中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续成长韵。此一联，杜甫集中诗。

罗隐、邺、虬共在场屋，谓之"三罗"。

韩建在华下，成汭在荆门，旧姓郭。皆有理声，朝廷谓之"北韩南郭"。

杜邠公饮食洪博，既饱即寝。人有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莲花笠，披襕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

永宁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携酒乐访节判韦公昭度，公不在。及奔归，未中途，已闻相国举酒纵乐。公曰："是无我也。"乃回骑出馆，相国命从事连往留截，仍移席于戟门以候。及回，相国舞《杨柳枝》引公入，以代负荆。

大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试帖经官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其宏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耳。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屡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山岭之上，基最为崭绝，柱础尚有存者。山腹即长生殿，殿东西盘石道。自山麓而上，道侧有饮酒亭子。明皇吹笛楼、宫人走马楼故基犹存。缭垣之内，汤泉凡八九所。有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彻如玉，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名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皆级而上，中有双白石瓮，腹异口，瓮中涌出，渍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面稍狭。汤侧红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状，陷于白石面。余汤逦迤相属而下，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数十步，复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后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梦与徵别，既寤流涕。是

夕徵卒，故御制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朕今失贤臣于觉后。"

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见有塔基，相传云是育王本塔。才有灾祸，多来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马寺南一里许。古基俗传为阿育王舍利塔，即迦叶摩腾所将来者。

永徽之理，有贞观之遗风，制《一戎衣大定乐》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审音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兴之兆也。"后《霓裳羽衣》之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之间。此时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至天宝十三载，始诏遣调法曲与胡部杂声，识者深异之。明年果有禄山之乱。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旁凿取一片将去，乃是鑿玉。问于识宝商者，云："此真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说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贞观年初，地内大震动，此塔摇扬，将欲催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倾，

卒以免坏。

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

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

云南有万人冢者，鲜于仲通、李宓等覆军之地。

长安夏中，或天牛虫出篱壁间，必雨。天牛虫即黑甲虫也，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开元初突厥寇边，时天武军将子郝灵筌出使回，引回纥部落，斩突厥黠夷，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受中郎将，灵筌遂呕血而死。

释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号也，即“帝释”二字。华梵双彰，帝是华言，即王主义，释乃梵字，此字译云能。今言释提桓因者，梵呼讹略，其正合云释迦婆因达罗，此云能天主。余如《智度论》释。

庚

李敬彝宅在洛阳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苏州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尝晨出，有怪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尔好食羊头，故来求汝。汝辍食则已，若不已，吾将杀汝。"其人大惧，遂不复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多，自寺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镝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阍人惊

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京兆，闻肃皇。命中使验之，如其言。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长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因舍宅为寺。

建中二年，南方贡朱采鸟，形如戴胜，善巧语。养于宫中，毙于巨雕。内人有金花纸上为写《多心经》者。寻泚犯禁闱，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本白道猷居之。大和二年有头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为其记。白君自云："白道猷肇开兹山，白寂然嗣兴兹山，白乐天垂文兹山，沃州与白氏有缘乎？"

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唯《金刚般若经》独存，函及褾轴亦尽，唯经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一房曰："乞你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百余日不见星。明年正月，诛张易之等。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须发尽白。

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产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

温璋为京兆尹，一日闻挽铃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雏者来诉尔。"因命吏随之，果得探雏者，乃毙之。

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

有人问赵州师年多少，师曰：“一串念珠使不尽。”终年一百二十岁。

奘法师至中印度那烂陁寺，馆于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日供步罗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吴融字子华，越州人。弟蜕，亦为拾遗。蜕子程，为吴越丞相，尚武肃女。程子光谦、光远二人，皆为元帅府推官。入京并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谦寻卒，远终于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绹尝梦李德裕诉云：“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持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

孔子庙始贞观年立之，睿皇书额。洎武后权政，额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冯审为祭酒，始奏琢去之。

内外官职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麦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帅兵经略河北，夜袭邺，俘其男女

千人。去邺八十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放归邺，邺人为之设斋。

苗晋卿为东都留守，有士健屡犯科禁，罪当杖罚，谓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舍之甚难。今舍人之所难。"遂舍之。武人自励，卒成善士。

含元殿侧龙尾道自平阶至，凡诘屈七转。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两垠栏槛悉以青石为之，至今五柱犹有存者。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对瀛州门，周环数顷，水极深广，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来，多被翦伐。

南中红焦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

景通禅师初参仰山，后住晋州霍山。化缘将毕，先备薪于郊野，遍辞檀信。食讫，行至薪所，谓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烛登积薪上，以笠置项后，作圆光相，手执拄杖，作降魔杵势，直终于红焰中。

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令狐相绹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力，繇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贞观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贵渐久，不营私庙，四时犹祭于寝。为有司所弹，文皇优容之，特为置庙于永乐坊东北角。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颐，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笔"；又号"案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案孔子"。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中有光爛爛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千斤，时人莫知。怀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旧志，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于工部尚书。妻苏氏不哭，含讫举声，一恸而绝，同日合葬。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巳日亦为士女泛舟嬉游之所。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

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

宣皇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号也。

李郃为贺牧，与妓人叶茂连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

绣岭宫显庆二年置，在硖石县西三里，亦有御汤。

崔圆妻在家，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大

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宾席，梁武、王融、谢朓、沈约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忏悔》一篇，乃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故第二卷中《发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轻摽心志；实由渴仰大乘，贪求佛法。依倚诸经，取譬世事。"即非是为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与本述不同。近南人新开印本，去其"慧式"二字，盖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入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即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小黑点，大小皆

三十六鳞。唐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鲲公”，卖者决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余岁而卒。年二十六嫁张詧，詧为郭汾阳左右，与媪貌相类。詧死，媪伪衣丈夫衣，为詧弟，事汾阳。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诞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连山张大夫抟好养猫儿，众色备有，皆自制佳名。每视事退，至中门，数十头拽尾延脰盘接。入以绛纱为帏，聚其内以为戏。或谓抟是猫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谓俅不如俦，俦不如休。

贞元十三年二月，授许孟容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两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不可夺，迁本曹郎中。

郑致雍未第，求婚于白州崔相远，初许而崔有祸，女则填宫。至开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复续旧好，亲迎之礼，亦无所阙。寻崔氏卒，杖绖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场中翘首，一举状头，脱白授校书郎，入

翰林，与丘门同敕。不数年卒。

镇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一人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时临济令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告辞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第二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去。"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惟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小厅前，见十余人屹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因之断酒肉。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好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就执于庭，数其罪而杀之。俄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皆赖焉。

李德裕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如鸡，鱼身，终莫辨之。

刘晏任吏部，与张继书云：“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伦。”

吉顼之父哲为冀州长史，与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崔不许，因有故胁之。花车卒至，崔妻郑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小女自当，登车而去。顼后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庙，彼中百姓每年配纳雷鼓雷车。人有以黄鱼彘肉同食者，立

遭雷震，人皆敬而惮之。每大雷后，人多于野中拾得黶石，谓之“雷公墨”，扣之枪枪然，光莹如漆。又于霹雳处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与儿带，皆辟惊邪，与孕妇人磨服为催生药，皆有应验。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天授三年，始置试衔。

李延寿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师先有纂集未毕，追终先志，凡十六载方毕。合一百八十卷，并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

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南、北两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去其冗长，扬其菁华。既撰自私门，不敢寝嘿。”又云：“未经闻奏，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为火所焚，以煨烬之余瘞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视事之日，令御史台榜兴礼门：“朝官有事见宰相者，皆须牒台。其他退朝从龙尾道出，不得横入兴礼门。”于是禁省始静。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久之方悟。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

上官昭容，仪之孙也。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贾隐林入谒，遂拜侍御史。

睿皇时，司马承祯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

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盖承祯曾号“白云子”也。

开元八年穀水夜半涨，时伐契丹，兵营于彼，漂没二万人。唯行纲夜撑蒲不睡，接高获免。

卫中行自福察有赃，流于播州。会赦北还，死于播之馆，置于臼塘中。南人送死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呼为“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颁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迎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两字依旧。”右相曰：“若如此，还未尽。”逖逡巡不能对。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直宿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违。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

处。伏豹直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封演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雾露，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而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义。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

近代通谓府廷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兽以牙爪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为衙。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是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似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薛宜僚会昌中为士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青州。邮传一年，节度乌汉贞加待遇。有籍中

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及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娱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田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旅榇还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

沈询嬖妾有过，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义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更歌着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妇并命。时咸通四年。

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张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隿经宿亦化为大蝶。

胡淛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辩州刺史，好击球。南方马庳小不善驰，淛召将吏蹴鞠，且患马之不便玩习，因命夷民十余辈肩舁，据辇扐杖，肩者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淛用是为笑乐。

三藏，谓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诸小乘经量

部师，唯立二藏。比西天宗部各异。一素怛缆藏，此云《契经》，能契于理及摄生。故《佛地论》云：“能贯摄故名为经。”佛初成道，为五俱轮等说四谛十二行法，即《三转法轮经》为首，此幻化相而谈名幻性说。初成正觉，为诸菩萨称法界性说。《华严经》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尔时声闻在会，如此方时，即《四十二章经》为首。《开元录》，即《大般若经》为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调伏，如期所应为调伏。故《摄论》云：“调和控御身语等业，制伏灭除诸恶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经为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说。若约教至此方，即以遗戒经为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此律藏即以菩萨地持经为首，亦名为论，亦名菩萨戒，此开元次第也。三阿毗达磨藏，达磨此云法，阿毗有四义，此云对法、数法、伏法、通法。对法向无注涅槃故，又有《通释契经义》，故此藏亦名邬波提铄。古云优波提舍，此云《论议》，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无，自佛在世及灭度后，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见其先后。若依《开元录》，即《大智度论》为首，龙树菩萨造。《圣贤集传》，《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亦名为十二部经，谓部类也。以转法轮三周，总说十二行相，能铨彼教分类，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处所说法，亦为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翀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向人若语。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来往，莫不吟讽，以为警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参笑杀楚襄王。"读者莫不解颜。后因失印求新铸，始添濠字。

乔林天宝初自太原赴举，过大梁，有申屠生善鉴人，谓之曰："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交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咸如其言。后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诛。

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然性褊躁，忽忿戾，举世无比。尝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便至力殚。亮养疮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

曰：“岂不知，但以爱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耳。

辛

三余之士具庆之下多避忧，阙除则皆不受，对易于他人。

大历来，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无钱起、郎士元诗祖送者，时论鄙之。

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城汤，兖州乾封汤，荆州沙河汤。此等诸汤，皆知名之汤也，并能愈疾。骊山汤甫迩京邑，帝王时所游幸。玄皇于骊山置华清宫，每年十月舆驾自京而出，至春乃还。百官羽卫，并诸方朝集，商贾繁会，里闾阗咽焉。山上起朝元阁，上常登眺，命群臣赋诗，正字刘飞诗最清拔，蒙赏之。右相李林甫怒飞不先呈己，出为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丧乱以来，汤所馆殿，鞠为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黄，其泉则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润，蓄而成泉耳。如硫黄煎铄，久久理当焦竭。汤之处皆不出硫黄，有硫黄之所，不闻有汤，事可明矣。

卢常侍钲牧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阻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云："拜玉亭闲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勖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聊爱靓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却恐多言议短长。"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以曹状貌甚肖胡。满座欢笑，卢乃目丹霞为怨胡天。

有范师姨者，知人休咎，为颜鲁公妻党。颜尝问之："官阶尽得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也！"颜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余之满望也。"范指座上紫丝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是。"

吴行鲁尚书，彭城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尝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当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后为川帅。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曰：“不知守鸭绿之险。”莫之离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

驸马韦保衡之为相，以厚承恩泽，大张权势。及败，长安市儿忽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余，韦祸及。

吕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吕氏家风，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坠也。”

柳芳上元中为史臣，得罪窜逐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为芳言禁中事，芳因论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后著唐历，此书不复出。

开元皇帝初即位，曾醉中杀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尝酒味。

真定帅王公一日携诸子入赵州院，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云：“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公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问：“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

人来，三门外接。”

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

南中解毒药谓之“吉财”，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与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谚曰：“秋收稻，夏收头。”即妇人岁以截发而货，以为常也。

长沙岑和尚因问话蹋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个大虫。”自此诸方号岑山为大虫。长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也。”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总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

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

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

开元二年，以江宁县置金陵郡。

天宝四载，改尚书无颇字为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绍也，燎炬列焰，槐树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黄纸。

李客师为大将军，即靖之弟也。好从禽，人谓之“鸟贼”。

贞观末，吐番献金鹅，可盛酒三斗。

景云二年，除贺拔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自此始。

杨妃本寿王妃，开元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非不和乎？”

玄皇尝召王元宝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树尽臣绢未穷。”又玄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则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

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元宝又年老好戏谑，出入市里，为人所知。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

河满子者，蜀中乐工，将就刑，献此曲而不免。当时云，一声去也。又《北史》隋乐人王令言，尝卧于室内，其子以琵琶于户外弹作翻调《安公子》。令言惊起问曰：“此曲有来远近？”子曰：“顷来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东，当不返矣。”子问之，答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寻有江都之变。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民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丘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黑腰、尾长、头黑、腰间燋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

鹤疮，人血能疗。又说三世人则可，唯洛中胡卢生尔。

郑珏第十九，应进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后入相。子遘，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谦镇河中，常以一铁球杖昼夜为从，遇怒者，击而毙之。有爱姬极专房，因其夫人之诞日作珠翠衣以献，夫人拒而不纳，姬乃发怒，悉焚之。友谦忽闻其臭，询之得实。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后责人喝起，而球杖破脑矣。

洛阳郑生，丞相杨武之后也。家藏书法数十轴，贾君常得遍阅。其尤异者，晋卫瓘上晋武帝启事，纸尾有批答处。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讳，称“臣某叩头顿首”。书甚端谨，然多涂改。于纸末别标“臣询呈本”四字。

华岳金天王庙明皇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鸣，隐隐然声闻数里，浃旬而后定。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焚爇，仍隳其门观。

郑绍光中者，大中之外孙，万寿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悬车，事十一君，凡七十载。所任无官谤，无私过，三持节使，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己接纳。晚年伛，时人咸曰：“郑伛不适。”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族之间无爱憎。及致政归洛，燕居寝疾，卒年八十，位至户部尚书。

江淮间多九郎庙与茅将军庙。九郎者，俗云即苻坚之第九子，曾有阴兵之感，事极多说。茅将军者，庙中多画缚虎之像。盖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曰："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则困卧。及觉已旦，不见二卒。即起行，意甚轻健，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

胡桐泪出楼兰国。其树为虫所蚀，沫下流出者，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以汁涂眼。今俗呼为胡桐律，讹也。

无名异自南海来。或云："烧炭灶下炭精，谓百木脂归下成坚物也。"一云："药木胶所成。"然其功补损立验。胡人多将鸡鸭打胫折，将此药摩酒沃之，逡巡能行为验。形如玉柳石，而黑轻为真。或有橄榄作，尝之粘齿者，伪也。验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药一粒于腹脐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

东海者，树名多茄，是树之节胶。”采得胡人，炼作煎干。缘生异，故有多说。

开元中重沙门。一行幼时，邻母常济行贫，常思报之。后王姥男杀人，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国法难请。”姥戟手骂曰：“何用此为！”一行心计浑天，日役数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于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废园，汝潜伺之。自午至昏，当有异物至，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罪汝。”至彼酉时，果有群豕至，奴获七豕。囊负归，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书梵字数十，其徒罔测。诘旦，中使诏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师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见，莫若大赦天下。”从之。一行归，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见，至七夕皆见矣。

张志安居乡里称孝，差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急白县令。令问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适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说。寻奏高祖，表门闾。寻拜散骑常侍。又裴敬彝父为陈王典所杀，敬彝时在城，忽自觉流涕不食，谓人曰：“我大父凡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遂归觐，父果已死。

懿宗赐公主出降幕三丈，长一百尺，轻亮。向空张之，纹如碧丝之贯赤珠，虽暴雨不濡湿。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尔。云得自鬼国。

狼之状若狗，苍赤色者最猛，每作声，窍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鸡子。又筋满身，犹织络之状。人或有犯盗讳不首者，但烧此筋，以烟熏之，能使盗者手挛缩可怪。凡边疆放火号，常用狼粪烧之以为烟，烟气直上，虽冽风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为候曰“狼烟”也。

龙之性粗猛，而畏蝎，爱玉及空青，而嗜烧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时女王国贡龙油绢，形特异，与常缯不类。云以龙油浸丝织出，雨不能濡。又宝库中有澄水帛，亦外国贡。以水蘸则寒气萧飋，暑月辟热，则一堂之寒思挟纩。细布明薄可鉴，云上傅龙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耦哉？节度使柳仲郢闻之，谓幕宾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为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天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马为饿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孝公景让起，饮此爵。蒋曰：“此宜然。”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

大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殒于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方定。

杜荀鹤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顺二年

正月十日裴贽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鹤生日，故王希羽赠诗云：“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纪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后入梁为主客员外郎、翰林学士。怀恩思报，未几暴卒。

李英公为宰相时，有乡人常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曰：“君太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穊下种，锄庤收刈，打扬讫，硰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理？此处由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李素替杜兼，时韩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职方员外郎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严休不如谟。”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丘、杜当入”。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

杜兼常聚书至万卷，卷后必有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

开元已后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谓之“貂脚”也。

杜豳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为骇浪所惊，左右呼唤不至，渴甚，自泼汤茶吃也。”

天宝十三载，始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渝滥。户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豆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颗；房州竹𩞁五枚；兰州𩞁𩞁未详儿六枚；此每年进数。”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此物咸绝，但杭州进糟瓜耳。

姚岘为于頔陕州掾，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自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

孟云之诗，祖述沈千运。

景云三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

至上台，又岁星犯左执法。时侍中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

章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谓也。会严维至驿，问元曰："汝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元已辞家。维大异之，乃亲指喻。数年间，元擢第。

巨胜者，玄秋之沉云也。茯苓者，绛晨之伏胎也。

苏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为"弩跖"，赍人患之。比壮年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涣遂逾岭扇动。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建中年中，大林国贡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上出神铁，以其有瘴毒，不可轻采取。若中国之有明君，此铁自流出，炼之为剑，有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迸溢。德宗之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于殿内，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及乘舆遇夜，侍从皆见上

仗之，有数日光明。

罗浮甘子，其味逾常品。开元中始有僧种于楼寺，其后常资献进。玄宗幸奉天之时，皆不结实。

婆娑石一名婆萨石。《灵台记》云："质多者味甜，无毒，性温，疗一切虫毒，及诸丹石毒肿毒踈折。"此石出西蕃山中，涧中有盘，形状礧磈，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绿黑斑，有星者为上。似嵩山矾石，斑不至焕烂者为中。色如滑石微黄轻者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鸡血磨，一如乳，似觉膻为妙。西番以为防身之宝，辟诸毒也。

封抱一任栎王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为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引满引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矣。

卢詹尚书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体遒丽，时谓之“真书卢家”。

袁象先之子羲初自大理评事除户部郎中，未几迁宣徽使。不周载，拜宣武军节度使。

壬

李纹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异记》记中有《喷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卢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闭于一室中，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馆。明日，左军屠涯家族，随而遭戮。

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蜀中又有马给，弹琴有名，尤能大小间弦。吴人阳子儒，亦于悲风尤妙。

天尊应号者，取《灵宝经》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即其次序也。

大忌，学士进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赐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国王子求唐人围棋。上敕待诏

顾师言敌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国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处，自然黑白，冬温夏冷。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有宴设，多食鸡鹅，每只价直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焊去毛及五脏，穰以肉及粳米饪，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焊剥去肠胃，置鹅于其中，缝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没忽”。翰林学士每遇食赐食，有物若毕罗衫，绝大，滋味香美，号为“诸王修事”。

高劭者，骈之犹子，以门地迁华州刺史。中和后寓圃田，为蔡寇挈之。后得脱去，投汴，梁祖擢为判官。后驾在岐，使致书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寿命者，续佛寿命也。《四分律中》说：“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续佛寿命。”《结集缘起》云：“佛临涅槃，阿难问佛，佛灭度后，以何为师？佛答阿难，吾灭度后，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梵曰波罗提木叉，此云别解脱戒，与毗尼同出而异名。毗尼者，此云调服律藏也。又《戒经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大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傔资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坚让，乞只以金吾手力引，从之。时初诛李训后也，至今为例。

建中三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纸批之。吏曰："宜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于上，以谓有宰相器。俄而郑絪罢免，藩遂拜相。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扉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

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贞元已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号"宣徽"。长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无他锡，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钉铰为业，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当有致矣。"既寤，试构思，果有冥助者，厥后遂工焉。又一说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惠，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

肃皇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为夫妻，名曰渔僮、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僮使卷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志和字子同。

大和中，郑注中纳山木如市，一根有至万钱者。郑覃力奏，敕以禁绝。

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尔。

开元中，李绅为汴州节度使，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从之。与下争利，非长人者所宜。

大历八年，吴明国进奉。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其土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君王，遂贡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馔，不炽火常然，有顷自熟，香洁异常。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疫不生。

《礼记·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注云："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误也，皆以为樽俎之间

珍羞耳。潘岳曰："笔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误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士以鱼须文竹。"注："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释文》云："用文竹及鱼须也。以鱼须饰文竹之边，须音班。"今之人多呼鱼须鬓，误也。余凡四为府监试官，往往有举子于无字韵内押。

鸡树，郭颁晋《魏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今之人讲德于宰相，多使鸡树，非嘉也。唐贤笺启往往有之，误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郑颢尚万寿公主，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人之节也。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将死，玄皇执手问之曰："更有何事相求？"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获已用之，勿与内宴。若使见富贵，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汉官，须令内官监统。"及幸蜀，临渭水与肃皇别，叹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后方置神策军。又一

说临终留一物，令弟子进上，发之，乃蜀当归。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隽，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

大足元年，则天尝引中书舍人陆馀庆入，令草诏。馀庆迟回至晚，竟不能裁一词，由是转左司郎中。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俱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书省按牍不行十余日。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石堀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肚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梦为虎所趁，命京兆、同、华格虎以进。至大中，即属虎。

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

文，正成“桊”字。识者解之云：“桊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圣上御历数也。”及幸蜀之来岁，四十八矣。得之时，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宝。

开成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从事西蜀中，元日常诣佛寺，见故剑南节度使韦皋图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后谒佛，皆叹，有泣者。臣贵异之，访于故老，皆曰：‘令公恩深于蜀人。’后问曰：‘奚为恩深？’答曰：‘百姓税重，令公轮年全放。自令公后，不复有此惠泽，百姓困穷，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国计簿》十卷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镇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五。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源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镇、冀、范阳、沧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

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

紫宸旧例，有接状中郎，最近御幄。开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伛。文皇问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变色。石

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阖门使问："何时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谢曰："中郎官，国初犹用贤俊，近日只授此辈。"因以郎官兼为之。李宝符、杜篆，以白晰膺选。

开元令诸有猛兽之处，听作槛阱射窝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长安上林近南山，诸兽备矣。

今之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十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则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升，立定尺度斗升合等样，皆以铜为之。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

章八元及第后，居浙西。恃才浮傲，宴游不恭。韩晋公自席械系之，来晨将议刑。时杨於陵乃韩女婿，以同年救之，曰："为杨郎屈法。"

杨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归顺，阖门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开成中与河阳军人谋逐帅以自立，为其党所告，置于极典。敕曰："特宽今日覆族之刑，以答当时毁家之效。毙于枯木，非谓无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当召对，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惕，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开成三年十一月，薨于郓州节度使。又曾赐酒十金瓯，酒饮皆尽，瓯亦随赐。

李珏在相，因对明皇谓群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开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诏曰："应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令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更不得荐闻。"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像，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执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近侍作礼围绕。设斋奏乐，极欢而罢，各赠帛有差。

柳公绰在山南，有属邑启事者犯讳，纠曹

请罚。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罚。”退其纠状。

韩皋为京尹，诏以宏辞拔萃所试，就府考覆，时论以升黜为当。一日下朝，有公主横过驺道，立马杖肩舆人夫背各二十，命捕贼吏引僦夫送公主归宅。主入诉，遂贬杭州刺史。

开成中，文皇一日谓执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为御史大夫。”郑覃曰：“顷为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上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肃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敕宰相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宅寺为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

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宣出充侍书学士。非时宰所乐，进拟左金吾卫兵

曹充职，御笔改右小谏，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杪，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工斫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里。

开成三年十月甲午庆成节次，以酒脯并仙韶乐赐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宴于曲江亭子。

萧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于寺，设斋毕作乐，忽暴雷霹竿成数十片矣。至来岁当震日，潮死。

苟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日光常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鼻大如掌，言于道者处得。无绝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他人。

大和六年，承优入寺诸司，流外令史、掌故礼生、批书医工及诸军使承优官典，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至赞皇再入减，得六百五十七

员。

杜仲阳即杜秋也，始为李锜侍人，锜败填宫，亦进帛书，后为漳王养母。大和三年漳王黜，放归浙西，续诏令观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

宝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参军独孤谓：前件官元推问劫人贼车仲莒，遂寻纵迹，得去年十月于宣平坊北外门杀人并剥人面皮贼熊元果等三人，两人缘盗马捉获，寻准法决杀讫。伏以凶恶不去，辇毂难为；肃清勤劳，不酬官吏，无以激劝，其独孤谓伏请特赐章服。寻依奏。

大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于九疑山得之。

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百涂中，辱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五百平生过恶，五百惊惧，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适窦氏，欲求钱十七万，市一玉钗。涯曰："于女何惜。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后数月，女自婚会归，告王曰："前时玉钗为冯外郎妻首饰矣，乃冯球也。"王叹曰："冯为郎吏，妻之首饰有十七万钱，其可久乎？其善终乎？"冯为贾餗门人，最

密。贾为东户，又取为属郎。贾有苍头，颇张威福，冯于贾忠，将发之未能。贾入相，冯一日遇苍头于门，召而勖之曰：“户部中谤辞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国。”奴拜谢而去。未浃旬，冯晨谒贾，贾未兴。时方冬命火，内有人曰：“官当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员外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青衣入，冯出告其仆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顷而终。贾为兴叹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奇货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也。冯以卑位贪货，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贾之获害门客于墙庑之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可得乎？此虽一事，作戒数端。

大中四年，驸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当职。公式令，诸文武官职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问奏闻。其在外州者，亦令长吏季别巡问，每年附朝集使闻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属僚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之人每以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采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师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元和之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

韦绶自吏侍除宣察，辟郑处晦为察判，作《谢新火状》云："节及桐华，恩颁银烛。"绶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晋书·陶潜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即非彭泽令时所栽。人多于县令事中使

五柳，误也。《白氏六帖》：“县令门种五柳。”此亦误也。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军，太皇在藩时为之。及升储，并是省之。诸道行台武德九年并省。

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

长安盛要，哀家梨最为清珍，谚谓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吃。今咸阳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间亦有之，父老或谓是哀家种。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会恩赦，赤尉引谢之日，授分司御史，累迁中书侍郎，卒时九十九，唯独一身。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少，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志之号。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

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三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

智永禅师传右军父子笔法，居长安西明寺。从七十至八十，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争取之。但是律召调阳，即其真本也。石本是内降贞观年中者也。俗本称律吕调阳，误也。盖以草圣“召”字似“吕”字耳，以闰余对律召，是其义也。徐散骑最博古，亦误为“吕”字。

杜佑自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刺。时佑母在，杞以优阙授之。佑不行，换饶州。

大历十一年，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上之，亦古之学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内难，苑池内得白龟，化为白石。故登极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

邢曹进，至德中河朔将也。飞矢中目，而镞留于骨，三出之不得。后遇神僧，以寒食饧渍之，出甚易，月余愈。

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师子

跌心花，时所重也。

高骈既好神仙，性复多诞，每称与玉皇及群仙书札来往，时对宾客，或彩笺以为报答。

周宝在浙西副使，崔绾，公之妻族弟兄，雁列于幕中；观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为贪暴。其次陆谔已下，皆挟势而入。及更变之后，甚者亦多不免也。

时人多使沉碑岘首，唐贤往往有之。按《晋书》：“杜预好为身后名。尝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沉碑岘首，误也。当为沉碑方山。

鲍照字明远，至唐武后讳减为昭，后来皆曰鲍昭。唯李商隐诗云：“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又元稹诗云：“乐章轻鲍照，碑版笑颜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选》，并鲍照尔。

袁州蒋动处士作《冷淘歌》，词甚恶，投郡守温公受知。

语儿梨，今俗说甚多，皆不近理。按《万岁历》云：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坠地便语。语儿乡，语儿梨者，

殆出此乡也。今由拳属杭州。黄武吴年号。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

临安出纸，纸径短色黄，状如牙版。字误，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绝有。盖取多工鲜而价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连草市，地名君迁，仍多树木，人皆不辨。余尝通理是郡，召父老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选》左太冲《吴都赋》云："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注曰："皆木名。"以此详之，不辨之木，乃君迁尔。

张去华，谊之子。显德年中年十八，著《南征赋》，于淮南行在献之，召试除台簿。未几因台中议事，不得预三院坐，遂弃官归圃田。后状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凤池本草》、《庙堂丞镜》一百二十卷，广明乱后遗坠。

高骈在淮南，有贽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龙上汉时，愿把霓旌引烟策。”公说，乃辟为从事。及公遇害，有识者多嗤其言过也。

贞元末，许孟容为给事中，权文公任春官，时称“权许”。进士可不，二公未尝不相闻。

《襄沔记》云：“卢有疏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示人，小儿不知，欲弄之，辄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于汴水岸掘得鄂公马鞭，表进之，不朽。

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帅判官，入京为太

仆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进士。

滑州有僧景阳碣，在开元寺。其僧不知何许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红米饭鱼脍施之令僧餐，其脍尽化为乳头香。食讫，遣人随之，吐于河内，化为活鱼，踊跃跳出。后迁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绾咸通中作越察，于甲仗库创楼，名曰“武威”。刻石立文，自序楼文铭云：“名楼以武威，兼义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旧有五花馆，待宾之上地也。故蒋肱上《成汭》诗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宾馆敢从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节度使康季荣奏据濠州刺史刘彦谋状》：“定远县百姓周裕，女小儿，年九岁。今年七月六日，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疮长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吃。后二十九日，载割股上已落肉与父吃。其周裕至闰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讫。其女小儿于墓侧不归，县司与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获当盛明，亲逢大孝。伏请宣付史馆，并赐旌表门闾。奉敕周小儿方至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时风。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优

恤。”

杜悰、郑颢、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点作火把，猛雨中不灭。蜡烛过头把，猛风中不灭。

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贬中丞杨瑱，皆四月晦日。宪皇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韦路作相，贬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高湘高州，崔彦融恩州，韦颜虔州，张渎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唯恩州不回。

韦执谊败，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陈谏台州，柳宗元柳州，刘禹锡播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

郑珣瑜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处。人吏窥之，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韦保衡、路岩作相，势动天地。附其势

者，有“牛头”、“阿旁”、“夜叉”、“捷疾”之号。二相败，以累谴者数十人。

长安大内有口味库。乾符六年回禄为灾，自后不置也。

唐末浙西鹤林寺三桧院、五花亭，胜概也。

大和中入阁，阁内都官班中有抬眼窃窥上者，觉之。班退，语宰相曰：“适省郎班内第几人，忽抬眼抹朕，何也？”时裴晋公对曰：“省郎庶僚极卑微，不合抬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晋公曰：“即与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韩注多不礼客，有为进士唐珪谒苏使君，阍人不通刺，因上诗曰：“江西昔日推韩注，袁水今朝数赵祥。纵使文翁能待客，终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禅律师圭峰密》、《禅得达磨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披毳衲，持钵乞食于妓院。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发愿曰：“乞世世为王，来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间有“裴”字。闻于中朝。

开元宫掖竞食黄鱼，故于河阳作池养之，故谓之黄鱼池。

卢氏说：“有官人衣绯，于中书门祗候见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某属教坊，作西方师子脚来三十年。’”

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县女子姓李氏，号妙法，年六十六，庐墓经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禄山逆乱，被虏劫他乡。闻父亡，欲奔丧。又以有一子，不忍分离，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既而号恸擗踊，遂烧一指，以启告先灵。又以不见灵柩，志欲庐墓。兄弟不许，遂以刀刺心见其志。竟开埏道，见棺榇尘土，以舌舐之，又以发拭棺上尘埃。自是庐舍墓侧，往往有异鸟翔集。其坟上先无树木，李氏手自栽植杂树一千根，并高数尺。初庐墓数年，又遇母疾，渐至危亟。李氏每见母饮即饮，母食即食，或呕涎唾，并皆尝之。无几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为记，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庐州巢县百姓张进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经一十三年乃亡。殡后，进昭自截左腕，庐于墓侧。

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百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乐音郎君”。

归少师崇制宅子弟极多，大都不喜肥者。或

有之，则庭立之，送归蓝田，供笋蕨，体减方还。多时则你监泣告，俾归浣濯。

宣皇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宰臣谏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大中酷好科名，常于内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内官近多知书，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为相，势倾朝野。及得罪谴斥，人为作诗云："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肉视具僚忘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肯有余波达鬼村。"又一首云："气势凌云威触天，权倾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阳出武关。"此温飞卿诗也。

归登书《经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称此"龟"字。

高祖朝严甘罗，武功人，行劫为吏所拘。上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对曰："饥寒交切，所以为盗。"上曰："吾为汝君，使汝穷

乏，吾之罪也。”赦之。

郑仁表，洎之次子，仁规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

僖皇即位，萧倣、崔彦昭秉政，素恶刘邺，乃罢邺知政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撰十余句，语曰：“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邺，三复之子，赞皇门人也。

岐王薨，册让皇帝，凡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獐鹿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仪并无所凭。”遂减省之。

张循宪为侍御史，长安中为河东采访使。荐蒲州人张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语。嘉贞奏曰：“以臣草莱，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郭太后贵极终八朝；代之外孙，德之外

生，顺之亲妇，宪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历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剥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贾耽为滑州节度使，酸枣县有一下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目，晨飧，妇以饼裹犬粪授姑，姑食觉异，留之。其子出还，姑问其子："此何？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震发，若有人截妇人首，以犬首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戒不孝者。时人谓之"犬头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家。裴令公破元济入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倮体者。祐妇姜氏怀妊五月，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归。一夕复苏，傅以神药，满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尝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妻李氏

女。及四十余，章从职太原，弃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牵。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髽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绶尚书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久之谓曰："贫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贵，今则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于上帝，以非命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刃划腹于浴器中，五脏堕，伤风遂死。

王丝为相，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为识者所嗤。

郑覃历官三十余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落。琼甚惋愤，乃赍百金，诣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上天，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岁，无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

唐李佐，山东名族，年少时因安史乱失其父，后擢第有令名，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告佐往迎于殡葬徒中。归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

此党中，昨从汝归，未与流辈诀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瓮、薄饼十盘，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醉申诀，无恨矣。”佐承教，数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声，凡百皆和。俄相扶坌出，不知所往。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入山，数日而卒。

唐韩幹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立画焚之。数日出，有人揖而谢：“蒙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取用之。

河间王孝恭，才知识略特出于众。初受诏征辅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曰：“自无负神明，此变应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枭公祏以献。时人服其先见。

明皇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不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原。

元德秀贫时，其兄早亡，有遗孤期月，其嫂又丧，无乳哺之。德秀昼夜哀号，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长大。德秀官鲁山令，有清政，化惠于一邑，阖境歌之。

卢群居郑之圃田，读书业成，东游淮海，求索得千缣，西之长安。闻桑道茂善相术，车马阗门，群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恶鉴于时，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贶余盖以多，其旨何哉？"群答曰："少为业已就，西来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将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群曰："乞自三事以下造问公者，唯言近有一卢群自东来，十年持世间重柄，贵不可及，即是愿分。"于是桑生昌言于时贤。不旬辰之内，凡京国重位名士皆造群门，同力申荐。代宗闻其名召见，一拜拾遗，累官至郑滑节度使。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辞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阁，年八十一终。

清泰朝李专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叹。时韩昭裔已登庸，因赐之诗曰："昭裔登庸汝未登，凤池鸡树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饭僧。"

长兴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

遗直史馆。谏官直馆，自拙始也。迩后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为秦王六军判官，素不协意。及从策拥兵之际，与高辇并辔，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诛王詹事矣。"

史洪肇尝与大臣饮于窦贞固之第，以夙愤激苏逢吉，举爵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苏、史有隙。

阳邠起于小吏，及为相，尝言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自此后始不在清议。

王师范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无辞，辄有长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汉隐帝赐诸伶锦袍玉带，史肇夺之还官曰："健儿戍边，寒暑未有优恤，尔辈不当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皇之功，以其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河间目为"李横冲"。

于邺除工部郎中，时尚书卢文纪讳业甚不平，陶铸欲请换曹；其夕邺雉经。卢尚书贬石州司马。于、卢之器固小也，然过在执政。

赵光逢为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问其兄，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端静也如此。

葛从周有殊功，镇青社，人语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杨尚书昭俭退居华下，自题家园以见志曰："池莲憔悴无颜色，园竹低垂减翠阴。园竹池莲莫惆怅，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钟离令王仁岫善工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须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从一至十起，坎为初巡指八方，以方为首。八卦既毕，却取其阴，横九竖十，积为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颠倒呼命，瞻前顾后，逐位取了。须是明其九九正文，进退精熟，方可入于诸法，次第加减。一位因望折倍减，五门不杂于五曹，五曹秤尺地仓金，五数悉通于一位。或遇前后隔位，即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减并繁，别以闰牌而贴之。总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转移而得理，则丝忽而无差。但用诸法径门，取其简要，若类鼓珠之法，且凝滞于乘

除。此法乃至开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体例耳。

法眼姓鲁，雪峰姓曾。或问雪峰师何姓也，答曰："鲁人不系腰。"却问法眼师何姓也，答曰："雪峰系腰带。"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入绝塞，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灿然。问蕃人，云：'所谓笪却日也。以此为常。'顷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尝于无定河见人胫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

后唐太祖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火龙子"。

王审知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庙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宴于内殿，悉会戚属。又命叶子戏，广王忽不掷，目梁祖曰："朱三，你爱他许大官职，久远家族得安稳否？"于是掷戏具于阶，抵其盆而碎之。

刘坦状元及第，为维扬李重进书记。好酒，李常令酒库："但书记有客，无多少供

之。”寻为掌库吏颇吝之，须索甚艰，因大书一绝于厅之屏上云：“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未几重进望日复谒于坦，读之忽悟，曰：“小吏吝酒于书记也。”立命斩之。坦不怿，凡数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枢密使制自周祖始，汉隐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骚雅，有道之士。故西枢王公朴尝爱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补阙亦赠其诗云：“供奉三朝四十年，圣时流落发衰残。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近有商训者善吹笙，亦籍教坊，为都知。能别五音，知吉凶。复得画之三昧，山水不下关、李。

王延彬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

马全节为邺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襕诣县庭谒拜。县令沈遘避之，节曰：“父母之乡，自合致恭，勿让也。”州里荣之。

孙光宪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植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背曰：“儿将来国之梁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鹚鹈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李亚子”。

杨恽内侍字道济，僖皇末权枢密，出为浙西监军。朱梁篡后，窜身投武肃，居越中。长八尺，有黄白法，善壬课，事馔至精，四季皆榜厨。手写九经、三史、百家，用蒲薄纸，字如蝇头。年九十余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赦。内外群臣职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与改里乡名号。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辈，于大山中见飞鸟甚众，鹄鸲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才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天成中，帝谓侍臣曰：“自古铁券，其事如何？”赵凤对曰：“此则帝王誓文，赐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三人耳。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之危疑，事虑朝夕。”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所执，故知不必铭金镂石。”帝曰：“敢不深诫！”

忠懿王在钱塘，显德中有民沈超者负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当日来。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屡追不到；妻絷半日，不召自来。倚门之义稍轻，结发之情太重，领于市心，军令处分。”又大貂曹公镇青海，有盗魁累犯当死，皆会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举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屡为民患，将军之令必行。”乃从极典。

陶穀小名铁牛，李涛尝有书与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彦谦之孙也，以石晋讳改姓焉。

茅亭客话

校点说明

《茅亭客话》十卷，宋黄休复撰。黄休复生平不详，另著有《益州名画录》，据书前李畋序，知其字归本，居蜀中，通《春秋》学，鬻丹养亲。所居一茅亭，多蓄古人手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茅亭客话》，谓休复字端本，另有《成都名画记》（当即《益州名画录》）。据其著述及所及内容，知休复为四川人，生活于五代、宋初。

《茅亭客话》所记皆亲历亲闻，均为蜀中事，起自蜀王建、孟知祥二氏，终至宋真宗朝事。据书末宋元祐癸酉（八年，1093）清真子后序，言此书已藏书笥中五十余年，知书成于1040年以前。作者通经学，又潜研烧丹之事，精于书画鉴赏，故所记道家异事及书画，多真

知灼见，足资考证；言及儒家经典，亦不乏洞中窾要之处。其记蜀中变乱，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以亲历亲闻，足补史家之阙。一些记四川文人轶事，如唐求诗瓢事，成为后人掌故。作者虽当唐传奇盛行之时，但记奇志怪事，一依六朝志怪，文笔简捷，颇多奇趣，如记人化虎事，直追六朝，卷八言人大醉，虎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醉人喷嚏，虎惊跃落崖而毙事，均为后人采入说部。卷九载龙骨事，实为恐龙化石，正可与近年考古发掘相互发明。

本书版本较多，清咸丰中，胡珽得南宋“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本，收入所刻《琳琅秘室丛书》中，并取《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校勘，附有校勘记，为今传世最善之本。这次校点，即以《琳琅秘室丛书》本为底本，复校以胡氏未见之《四库全书》本，凡错讹均参酌胡校及《四库》本予以改正，不出校记。

卷第一

蜀先兆

圣朝乾德二年，岁在甲子，兴师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吕公馀庆知军府事，以伪皇太子策勋府为理所。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正”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至是吕公名馀庆，太祖皇帝诞圣节号长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国之替兴，固前定矣。

太平木

伪蜀广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纹隶书“太平”两字。时欲进蜀主，以为嘉瑞。有识者解云：“不应此时，须至破了方见太平尔。”果自圣朝吊伐之后，频颁旷荡之恩，宽宥伤残之俗，后仍改太平兴国之号。即知识者之言，谅有证矣。

甘露

圣宋戊申岁，帝奉元符，礼行泰岳。是时雨露之恩，遍加率土，应天下悉赐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于衙南楼前盛张妓乐杂戏，以宴耆老，遵诏旨也。大酺之盛，蜀民虽眉厖齿齯，未曾见之，可谓荣观尔，欢呼之声，倾动方隅，皆称往岁两陷盗贼，堕于涂炭，岂知今日遇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观兹盛世矣。是岁冬十二月，甘露降于大圣慈寺、甘露寺、净众寺、金绳院、龙兴观、青羊宫及衙廨内道院，凡八处，竹柏之上，自承天节日至二十日，逐夜联绵不止，叶无大小，悉皆周遍，士庶扶老携幼，奔驰于路，以盘盂承接尝饮之，甘如饴蜜。又里儒证《瑞应图》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贤尚齿，则竹柏受之。圣人作，为道之休明，德动乾坤而感者，谓之瑞。其是之谓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绵州彰明县崇仙观柏柱上有木纹，如画天尊状，毛发眉目，衣服履舄，纤缕悉备。知州比部外郎刘公宗言遂绘事奏闻，奉圣旨令津置赴阙，送玉清昭应宫，其观主赐紫及茶绢等物。今川民皆图画供养之。

虎盗屏迹

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筒溪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绵、汉间白杨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颈山有子母虎，陵州铁炉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镇县，暴兽成群，农家不敢放牧及出门采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群盗，诸州县结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军掩捕则与格斗，胜则御敌官军，败则奔入林薮，虽有捕盗之吏，莫能擒获。仅四十余年，民无安业。圣朝克复后，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得非系国朝之盛衰，时政之能否乎？

蜀无大水

开宝五年壬申岁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涨，永康军大堰将坏，水入府江。知军蒋舍人文宝与百姓忧惶，但见惊波怒涛，声如雷吼，高十丈已来，中流有一巨材，随骇浪而下，近而观之，乃一大蛇尔，举头横身，截于堰上。至其夜，闻堰上呼噪之声，列炬纵横，虽大风暴雨，火影不灭。平旦，广济王李公祠内，旗帜皆濡湿，堰上唯见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时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时代张若为蜀守，实有道之士也。

蜀困水难，至于臼灶生蛙，人罹垫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凿山离堆，辟沫水于南北为二江，灌溉彭、汉、蜀之三郡沃田亿万顷。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后万祀，水之盈缩，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厌水物。于是蜀为陆海，无水潦之虞，万井富实，功德不泯，至今赖之，咸云："理水之功，可与禹偕也，不有是绩，民其鱼乎？"每临江浒，皆立祠宇焉。

车辙迹

绵州罗江县罗璜山，有罗璜洞，昔罗真人名璜修道上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疠，祷之，灵无不应。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岁中秋，彩雾轻烟，月光如昼，香风瑞气，弥漫山谷，四远村民，登层峦而望之，唯闻音乐环珮之声。迟明，但见车辙之迹，去洞十里余，阔一丈以来，碾土深三四寸。其辙迹随山势高下，直至洞门，迤逦狭小，即不知神仙乘车出洞耶。音乐之声，昼夜不绝，遂闻诸州县。时殿前承旨兵马监押知县事陈覃、县尉邹崇让寻诣仙洞，观兹辙迹乐声，以事奏闻。诏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宾赍香于洞前设醮礼，察视之由，以祈灵贶。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时呼为李八百，云已八百岁，如五十许，童颜鬓发，行

速言徐，每驻足，士民聚观者如堵。先生即于怀袖中探取铜钱二三文撒之，则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钱一撒，至暮，怀袖之中，钱无阙焉。翌日，与诸官入洞，行十里已来，唯闻异香袭人，乐声隐隐，人吏各持香烛，屏息扪藤，足履嵌岩，魂竦汗沥，先生步无差跌，神气自若，出洞之时，衣履之上无泥滓沾污之迹。

程君友

遂州小溪县石城镇仙女垭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数口，垦耕力作，常于乡里佣力，织草履自给。人质鄙朴，而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回避，不欲惊之，寡讷少与人交言。年六十许，凡见山人道士，聚得佣负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即与之负担，无远近，或遗其钱，即不顾而回，如此率以为常。开宝九年春，往云顶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粗帻，引一黑狗，见君友云："愿与我携拄杖药囊到青城山，当倍酬尔直。"君友忻然随之。入一小径，初则田畴荒埂，渐见花木，与常所历者路稍异。行三四里，又见怪石夹道，皆生细竹桃花，飞泉鸣籁，响亮山谷。望中有观宇，依山临水，松桂清寂，薄雾轻烟，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升厅，君友致药囊拄杖于阶上。道士曰："尔有仙表，得至于此。"开囊取

瓢，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饥渴，则可嚼柏叶柏实些些。”君友恳祈愿住仙斋，以效厮役。道士曰：“尔且归家，别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当来迎尔。”君友拜谢未终，黑狗起吠，因出门避之，向来所遇如失，寂无影响，若梦寐中。逡巡见一负薪者，问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观路。君友归家，无饥渴之念，遂别止一室，不顾家事，尝焚柏子柏叶，静坐无所营为，不饮不食，时嚼柏实三五颗而已。门外有一柏树，下有一大盘石，常织草屦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风清，君友于居前后，如有所待。达旦，云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观蹑空，祥风忽生，彩雾郁起，妻孥悲号，遂越巨壑层峦，涕泗追望，极目而没，乡里皆见闻。时知州右补阙李公准、通判张公蔚以为妖讹，囚系君友妻男于狱，遣吏民于远近寻其踪由。时村耆乡里不堪其扰，众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却乞下降，勿使乡人滥获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门，请见通判。张公怒而詈之曰：“若仙当往矣，岂得复还？显是妖也。”将加责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饮食。吏人有私问之曰：“何以得免？”对曰：“新主将立，何患乎不免？”言辞安详，人皆不谕。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极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验也。君友归家，入诸旧室，有真仙时降，辉光烛空，升床连榻，笑语通宵，妻男听之，皆不可晓。至太平兴国元年三

月三日，于柏树下石上，复腾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汉，唯闻音乐及香风，终日不止。本州以事奏闻，恩赐其妻男粟帛。时鞠狱吏张汉璆睹其事迹，因是弃妻子游历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东川飞乌县元和乡人也。人虽鄙朴，而性慕清虚，常供养一石老君，及诵《天蓬咒》、《枕中经》。因梦一道士云："雍法志，吾于汝处求钱三千贯文。"法志辞贫，道士取石像前棕帚云："但有患者，将此帚扫之即愈。"言讫而觉。因是乡里有患者，将帚扫之，应手立愈。里人相传，求医者填委。时郡城西南青羊宫，即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荡焚，唯降生、元阳二台存焉，遗址荒圮，鞠为茂草。己酉岁，知州密直学士任公请重兴旧址，其殿东每夜闻钟声，不知所，因凿池，获一铜钟，扣之，响三十余里，士庶游观，经春及夏。法志于宫门见一小儿伛偻而行，以棕帚扫之，正腰而去，聚观者架肩接踵，礼法志为神仙。时起宫工匠辈有腰脚手臂痛者，扫之皆愈。因是四远传云：雍道者扫盲者能视，跛者能履。患者云集，有赍金守门，经旬未获扫者。所得钱帛，并送修造所。逾百日，因悦一妇人，潜出不归，患人稍稍不集。

至是年冬再来，扫病无应，自惭而遁。因诘其修造掌籍者，钱仅三千余贯，正符梦中之数尔。

卷第二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乡里。常携筇挈篮，引一斑犬，往来邛、僰间，以采药为事。多止于荒庙废寺中，虽雪霜风雨，亦无所避。优游市肆，人或问修养之道，即默而不对，好事者多饮之以酒。积数年，形貌服饰，未尝更易。天禧戊午岁春，自言游青城山回，时临邛宰师仲冉颇好道艺，思见其人，即令召之与语，且曰："饮酒否？"对曰："某有少药，君能服之，某亦饮酒。"师侯受药，各饮数杯，款话移时，云："吾侪野人，心近云鹤，久居城市，颇思归乡，诚有奉托。"辞出，往故驿路去。师侯饵药，渐觉轻安，专令人访之。至四月二十七日，独携杖负笈往，临溪路一里间有寺曰国宁，遂于寺门下坐。行人问之曰："日将暮矣，于此久坐何为？"答曰："我有师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门下。乡耆闻官，权瘗于道左。至六月，师侯闻之，曰："曩所言久别家山，颇思归乡，斯之谓乎？"遣吏赵秀往彼焚之，发其尸，颜貌如生，手足皆软，若熟寐焉。顷之，身下

清泉涌出，浮尸而起，遂就沐浴之。乡村聚观，或以衣服敛之，兼及设酒馔而祭者。师侯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化乎？身虽委蜕，神未遐逝。”自辍俸以瘗之，且旌异人也。前所言有师在此，其是之谓乎？休复常读《登真隐诀》，谓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游行五岳者，服饵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暂游太阴，自有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虽以铁石牢固藏闭，终至炼形数满，当自擘石飞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火不烁，入水不濡，蹑空如实履，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倏欻而至，何所拘滞耶？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有之。今备录者，与王客张本也。

崔尊师

崔尊师名无𢿱。王氏据蜀，由江吴而来，托以聋聩，诚有道之士也。每观人书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隐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尝遗策。时朝贤士庶，奉之如神明。龙兴观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萝卜送杜天师光庭，值崔在院门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于地上划一个字，童子划一“此”字，崔曰：“萝卜尔。”童子送回，拾一片

损梳置于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划字于地。”童子指前来“此”字，崔曰：“梳尔。”洞卿怪童子来迟，童子具以崔射覆为对。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尔。”洞卿亲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讵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尔。‘此’字象萝卜，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托意指事皆如此类。王先主自天复甲子岁封蜀王，霸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开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玉局化尊像并迁就龙兴观，以其基址立殿宇，广库藏。时杜天师诣崔曰：“今主上迁移仙化，其有证应乎？”崔叹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难尔。”甲戌岁，果伪皇太子元膺叛，寻伏诛。后杜天师谓崔曰：“有道之士，先识未然。”崔曰：“动局子乱，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识者哉！”杜天师曰：“此化毕竟若何？”崔曰：“局必须复，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为王氏复局之验也。圣宋大中祥符甲寅岁，知州谏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备极，楼殿壮丽，工木未毕，或于玉局洞中出五色云，观者千余人，移时而散。寻画图呈进，降诏奖谕，即崔所言王氏复局之事，证应何其远哉！休复尝读《仙传拾遗》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广千

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人间无异。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凡得道之人，积功迁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八节，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观其理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皆预关于洞府，及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统摄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阳、嶓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数。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间之州郡尔。夫天之所有，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子乱之祸，能无及此乎？

范处士

范处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著《通宗论》、《契真刊谬论》、《金液还丹论》。伪蜀主频召入内，问道称旨，颇优礼之。处士谈论，多及物情，以鉴戒为先。蜀人每中元节，多生五谷，俗谓之盆草，盛以供佛。初生时，介意禁触，谓尝有雷护之。既中元节后，即弃之粪壤。处士太息曰："岂知圣人则天之明，生其六气，因地之性，用其五行，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种五谷，以育于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轻弃五谷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获祸。悲夫！"

李处士

李处士名谌，学识精博，尝讲五经，善诱诲，人问无所隐，四十余年，以束修自给。每讲《春秋》，尝云：孔圣见周德下衰，诸侯强盛，虽有典礼而不能举，虽有赏罚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笔削鲁史，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将来之法，以褒贬而代赏罚，俾夫善人知劝而淫人知惧也。左丘明鲁国史官，受经于孔子，恐七十弟子各生异端，失其大旨，遂以诸国简牍，博采众记而作传焉。其传忽先经以始事，忽后经以终义，忽依经以辩理，忽错经以合异，广记备言，以成一家之通体尔。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经，与《诗》、《书》、《周易》为等列，丘明之传，当与司马迁、班固为等列，岂合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参而贯之，将令学者素无资禀，纵意自裁，但务声律，罔知古道，将周、孔之圣贤，班、马之文章，皆不由兹制作，靡得而达焉。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遂引证当时以《左传》文为《春秋》者数人，今不具录。休复屡见失其旨归如处士之言者，傥能使《春秋》自为经，《左氏》自为传，则不迷于后生者矣。

苏推官

伪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开卜肆，言人之生

平休咎，皆如目睹。伪蜀广政中，进士苏协、杜希言同往访之。道士谓苏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苏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贵子。”时内馈方孕逼期，因是积以为验。顾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乐，以为妄诞，愠而退。明年春，苏于制诰贾舍人下及第，杜果无成。苏过杏园宴，生一子，即易简也，至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谒之，问名第虽云晚成，未审禄始何年，秩终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异，不能言之。”杜生请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苏先辈新长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辞福禄得乎？”道士曰：“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苏授彭州司法参军，改陵州军事推官。圣朝伐蜀，赴阙，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状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学士知举，杜始得成都解南宫，奏名登第，授常州军事推官，不禄。时子弟峤游京师，见杜云：“乡知唯吾友一人见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书之。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道士见之远也。

张海上

伪蜀举人张洸，字海上。雍熙丙戌岁，往嘉州谒平羌令。船次平羌溉下，夜泊，忽梦二人，容貌端俨，白衣华焕，于洸前俯伏求救。

洸觉，唯闻船栈下跳踯之声不已，视之，乃二鲤鱼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鱼挠其寝，遂扶栈取鱼，弃于江中。既而就寝，复梦二白衣持大蒜数头，恳谢而去。迟明，方悟向梦者鱼也。至于平羌，因以梦告平羌令。令曰：“君之梦祥符也。放鱼所感，蒜者筭也，当延君筭尔。”洸至晚年，著《后隐书》三卷，亦纪梦鱼之事，享寿七十八而卒。

费尊师

陵阳至道观主费禹珪，字天锡，文学优赡，时辈所称。伪蜀尝应进士举，名绚，或梦衣锦在井中，觉后自喜曰：“及第衣锦游乡井尔。”他日因与州军事推官苏协论名第皆由阴注，凡举人将历科场，多有异梦。禹珪因言前梦，苏曰：“非佳梦尔。衣锦井中，是文章未显之兆。”费不悦。来春果下第归乡，因告苏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止可怡神养志，诗酒寄情，更不能为屑屑之儒，诚有云栖之志矣。”苏曰：“世禄暂荣，浮生如寄，唯登真履道，可后天为期也。某有竖子，虽愚，请教授之。”即参政侍郎也。洎明年，圣朝伐蜀，苏上京历任。至太平兴国年中，授开封府司录参军，不禄。休复尝读医书云：人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梦稀，有梦亦不复记之。夫瞽者无梦，愚者少梦，故驺皂百夕无一梦。乃知梦者

习也，又不独至人者哉！顷有一士人能原梦，遂撰一梦请占之，灾祥皆验。他日告云：“吾实无梦，向者梦吾撰也，聊以试君，皆验，何也？”原梦者曰：“意形于言，灾祥随之，何况梦笔梦松者乎？”则知梦者不可以一事推之尔。

冯山人

冯山人名怀古，字德淳，遂宁人也。有人伦之鉴，善辩山水地理。太平兴国中，于青城山三蹊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后，因卜居，立三间大阁，偃息于中。居常所论，皆丹石之旨，以吐纳导引为事，博采方诀歌颂图记丹经道书，无不研考。每遇往来者，有服饵者，有入室求仙者，有得杂艺者，有能制服诸丹石者，复有夸诞自誉寿过数百岁者，有常与神仙往还者，欲传之者，以方书为要，授之者，以金帛为情，尽皆亲近承事之，虽伎艺无取，皆以礼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豪家葬父，遍访能地理者，选山卜穴，凡数岁方得之。因令冯看之，冯曰：“陵回阜转，山高垅长，水出分明，甚奇绝也。”主人云：“自葬之后，家财耗散，人口沦亡，何奇绝也如是耶？”山人曰：“颇要言之，凡万物中，人最为灵，受命于天，与物且异，而有贵贱各得其位，如鸟有巢栖，兽有穴处，故无互相夺者也。此山是葬公侯之地，岂常人可处？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宁。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谓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杯，围可寸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尔。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游青城山，于六时岩下溪水中，得一块石，如雁卵，色黑温润，尝与同道者玩之。一日，误坠于地，碎为数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许物，四畔皆雕刻龙凤云草之形，文理纤妙，皆甚奇异，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卷第三

淘沙子沙作去声

伪蜀大东市有养病院，凡乞丐贫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携畚锸，日循街坊沟渠内淘泥沙，时获碎铜铁及诸物以给口食，人呼为淘沙子焉。辛酉岁，有隐迹于淘沙者，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铁把竹畚，多于寺观阒静处坐卧。进士文谷因下第往圣兴寺，访相识僧，见淘沙子披褐于佛殿上坐，谷见其状貌古峭，辞韵清越，以礼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诗数首，谷愕然。又讽其自作者数篇，其诗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或说神仙之事，谷莫之测。因问谷今将何往，谷曰："谒此寺相识僧，求少纸笔之资，别谋投献。"其人于怀内探一布囊，中有麻绳，贯数小铤银，遂解一铤遗谷，戴帽将所携器长揖出寺而去。谷后得伪通奏使王昭远礼于宾席，因话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诗曰："九重城里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王公曰："有此异人！"遂闻于蜀主，因令内园子于诸街坊寻访之。时东市国清寺街有民宇文氏

宅，门有大桐树，淘沙子休息树阴下。宇文颇留心至道，见其人容质有异，遂延于厅，问其艺业，云：“某攻诗嗜酒。”言论非俗，因饮之数爵，与约再会。浃旬，淘沙子或到其门，将破帽等寄与门仆，令报主人。其仆忿然，厉声骂之曰：“主人岂见此等贫儿耶？”宇文闻之，遽出迎候，愧谢曰：“翘望日久，何来晚耶？”即与饮且酣。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数年前遇人教令咽气，未得其验，废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将弃之矣。世有黄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铜钱十文，衣带中解丹一粒，醋浸涂之，烧成白金，“此则神仙之艺，不可厚诬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遽辞而去。翌日凌晨扣门，将一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与主人。”宇文开而视之，乃髻发一颗，莫测其由。至日高，门仆不来，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头髻将去。”蜀主闻之，访于宇文，宇文寻于养病院，云：“今早出去不归。”自兹无复影响。休复见道书云：刺客者，得隐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尸亦不见，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谓之脱难。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系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张道者

伪蜀大东门外有妙圆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张氏，人以其精于修行，因谓之道者。早岁南行，中年驻锡，庞眉皓发，貌古形羸，住草屋数间，唯绳床一张，及木棺一所。不从斋请，昼则升床而坐，夜则入棺而卧，衣服未尝更换。人问之，拱默不对，人皆仰其高节，遗之衣服，则转施贫人，与米面盐酪，则受以一大瓶，贮之常满，每斋，则取一抄合而食。三纪偃息自若，不诳流俗。其清尚如此。时齿八十，临终，自拾薪草积于院后，告诸门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于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谕，于煨烬中得舍利数十粒，葬于塔中。时有慈觉长老，禅门宗匠也，有《书妙圆塔院张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张道者，五十年来住村野。只将淡薄作家风，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禅宗尽遍参，西蜀丛林游已罢。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张道者，傍沙溪，居兰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计生涯一物无，免被外人来措借。寅斋午睡乐咍咍，檀越供须都不谢。沿身不直五分铜，一句玄玄岂论价。张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画。鹤性云情本自然，生死无心全不怕。纵逢劫火未为灾，暗里龙神应叹讶。张道者，不说禅，不答话，盖为人心难诱化。尽奔名利谩驱驱，个个何曾有般若。分明与说速休

心，供家却道也烂也。张道者，不聚徒，甚脱洒，不结远公白莲社。心似秋潭月一轮，何用声名播天下。”

大觉禅师

禅师名慈觉，字法天，姓刘氏。自王蜀末游南方，至孟蜀初，归住大觉。禅师性急言速，应答如流，人问一部莲经何者是妙法，师戟其手曰：“教汝鼻塌。”问为甚如此，对曰：“谤斯经，故获罪如是。”伪蜀李相昊尝问道于师，优礼待之。师有《禅客须知集》、《禅宗祖裔图》、阐道歌行偈颂三百余篇，题曰《禅宗至道集》，行于世。

张平云

张居士名峤，字平云，学释氏法，人谓之居士。时有勾居士问不拘生死者，愿师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昼夜自分明。”又问：“百亿往来非指的，光明终不碍山河时如何？”答云：“红尾谩摇三尺浪，真龙透石本无踪。”尝撰《参玄录》、《玄珠集》、歌行句偈百余篇，云：“毳流来问我家风，我道玲珑处处通。顷刻万邦皆遍到，途中曾未见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气满屋氛氲，有弟子告云：“居士常

言：宗门只以眼目为先，不以瑞相为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讫，香气乃绝。

王居士

居士王裕，四十余年留心禅学，三蜀丛林，皆尽参遍，学流与之切磋话句，无逃其确论尔。至暮年，示疾于同流曰：“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为僧，语之曰：“吾为汝作十念。”居士曰：“透满无形，十方无碍，直至无心，未得为了，何况有念者哉？”言讫，奄然而逝。

勾居士

勾居士名令玄，蜀都人也。宗嗣张平云，有学人问答，随机应响。著《火莲集》、《无相宝山论》、《法印传》、《况道杂言》百余篇。有《敬礼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无尽劫成尘，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国来寻彼岸，洞山林下过迷津。流流法乳谁无分，了了教知我最亲。一百六十三岁后，方于此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国人也，嗣洞山悟本禅师，天复年初入蜀，伪永泰军节度使禄虔扆舍碧鸡坊宅为禅院居之，至孟蜀长兴年末迁化，时齿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

味江山人

唐末，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纯悫，笃好雅道，放旷疏逸，几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拈为丸，内于大瓢中，二十余年，莫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尔。"漂至新渠江口，有识者云："唐山人诗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润损坏，十得其二三，凡三十余篇行于世。《题郑处士隐居》云："闻说最清旷，及来愁已空。数点石泉雨，一溪霜叶风。业在有山处，道成无事中。酌尽一樽酒，病夫颜亦红。"《赠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沌。补衲云千片，香焚篆一窠。恋山人事少，怜客道心多。日日斋钟后，高悬滤水罗。"《题青城山范贤观》云："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苔铺翠点仙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昼傍绿畦锄嫩玉，夜开红灶拈新丹。钟声已断泉声在，风动瑶花月满坛。"《赠僧》云："曾闻半偈雪山中，贝叶翻时理尽通。般若常添持戒力，药叉谁筭念经功。云开晓月应难染，海上孤舟自任风。长说满庭花色好，一枝红是一枝空。"夫草泽间有隐逸得志者，以经籍自娱，诗酒怡情，不耀文彩，不扬姓名，

其趁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乎！

兰亭会序

昔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太原孙统承公、富春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郄昙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之会，羲之为序，兴逸而书之，笔迹遒媚劲健绝代，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购得其本，令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摹勒，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书真迹三千六百张，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书“贞观”二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又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以为弘文馆学生，内出书法，命之学习焉。其有人间善书者，并召入馆。由是十数年间，海内靡然，工书翰者众。其王书法帖所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常置于御座之侧，朝夕观览。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听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将去乎？”高宗哽噎流涕曰：“唯命。”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随仙驾送入灵宫。今赵模等所摹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伪蜀时，吴王遣内客省使高弼通好，持国书于蜀，因献伪皇太子王羲之石本

《兰亭》一轴。当时识者议此本是羲之撰序后刻石于兰亭者，伪皇太子攻王书，体法精妙，弼故有是献。伪翰林待诏米道邻侍书于太子，掌书法百余卷，皆是二王法帖、古来名贤墨迹及石本者。洎圣朝伐蜀，其书帖尽归米道邻私家。至乾德中，有鬻彩笺王七郎名文昌，与道邻世旧，道邻因与文昌石本《兰亭》，即吴使高弼献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来名书多收藏之，羲之真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晋、魏、两汉至李唐名臣墨迹及石本，皆萃于家。当时与往还好书者，毛熙震、王著、勾中正、张仁戩、黄居实、张德钊、张文懿、史载、滕昌祐、石恪、李德华、陈熙载、僧怀戩义西尝访之，阅其所藏，终日忘倦。太平兴国初，光禄卿高公保寅即渚宫高氏之后，入川为九州巡检，休复尝谒见之，因得张藻山水一轴，羲之墨迹《兰亭》一轴，注“崇山”二字、“围者乎”三字，皆是赵模、诸葛贞搨者，檀香轴古锦褾，皆烟晦虫蠹，时得与诸贤往复玩之。甲午岁，家藏书画，焚掠迨尽。今蜀中两经寇乱，诸家名书古画，罕得见闻，故备言之尔。

卷第四

家居泰

伪蜀眉州下方坝民姓家氏，名居泰，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经年羸瘠，日加医药，无复瘳减。父母遂虔诚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阁上，日夜焚香，望峨眉山告孙真人祷乞救护。经旬余，一夕，夫妇同梦白衣老翁云："汝男是当生时授父母气数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气，令汝男开口而咽之，如此三日，汝男当愈。"夫妇觉而皆说，符协如一，遂冥心依梦中所教。初则骨木强壮，次乃能食而行，积年诸苦顿愈。后冠褐入道，常事真人无怠焉。

周写貌

伪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写貌。时因避暑于大圣慈寺佛牙楼下，或自长吁，傍有一村人诘其吁叹，元裕答云："某攻写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请召写真者，富室则不类，贫家则酷

似，母老供给不迨，故有是叹。”村人因问元裕跧泊之处，良久曰：“某有薄土在灵池县，邻村有观，观主欲要写真，嘱我多时，来日诘朝，同来相寻，勿失此约。”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长髭来求写真，云：“夜来邻村门徒话及，特来奉谒。”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无少差异。道流喜云：“门外有一仆，将少相酬。”出门呼之，已失道流踪迹。逡巡蜀城士庶咸言灵池朱真人来周处士家写真，求请真容者，日盈其门，自此所获供侍周赡。观斯灵异，得非有道之士，出处人间，救振贫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声利，疏傲无羁束，或晴霁，负琴出郊饮酒，杖策逍遥于田亩间。常言祖父长兴元年于遂州，值孟先主，与东川董太尉会兵攻围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贫士曰宋自然，常于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围中，人皆饥殍，宋亦饿殪于州市，相识者以簟裹埋城下，俟时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驱使吏李彦者，先往潞州勾当，至城破方归，说见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归州，事须与我传语相识五七家，那时甚是劳烦人。”答以自然于重围中已死。因与发埋处，只见空簟，其间有一纸文字云：“心是灵台神之室，口为玉池生玉液。常将玉液溉灵台，流利

关元滋百脉。百脉润，柯叶青，叶青柯润便长生。世人不会长生药，炼石烧丹劳尔形。”元和因是学道，深得其用。休复尝读道书《登真隐诀》云：解化之道有八焉，解化之法，其道隐秘，笑道之辈，但见其狼藉乞丐于廛市，以为口实，非其所知。然一度托解，须敛迹他方，屡更名姓，忽逢遇知识，露少踪由，以激后人。非奉道好奇者，孰能采摭其隐显尔。

王太庙

伪蜀成都南米市桥有柳条家酒肆，其时皆以当垆者名其酒肆。柳条明悟，人多狎之。偶患沉绵，经岁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来贳酒，柳条每加勤奉，因愍其恭恪，乃留丹数粒，且云：“以酬酒债。”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尽此丹，患当痊矣。柳条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终服，充盛如初。有伪太庙吏王道宾者，人皆目为王太庙，本汉州金堂县人也。因知其事，遂恳求柳条取服余者药。以铁茶铛盛水银投丹煎之，须臾，水银化为黄金，因是将丹与金呈蜀主云：“此金为器皿，可以辟毒，为玩物，可以祛邪，若将服饵，可以度世。”蜀主问合丹之法，云：“有草生于三学山中，乞宰金堂，以便采药。”乃授金堂宰。明年，药既无成，知其得丹于柳条，遂诛之。休复尝见道书云：未有不修

道而希仙艺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祸，而况谄诈者哉！

刘长官

刘长官名蟾，美风姿，善谈论，涉猎史传，好言神仙之事。无子息，夫妻俱五六十，于伪蜀摄成州长道县主簿。圣朝克复，匿于川界货药，改名抱一。开宝中，于青城鬼城山上结三间茅屋，植果种蔬，作终焉之计。每一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面盐酪归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黄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携酒果就语，及炉火之事，颇相契合。至夜央，语笑方酣，客曰："知长官有黄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长官初则坚拒，客复祈之不已，长官笑曰："某自数年浪迹从师，只得此法，岂可轻道耶？"客曰："某等愿于隐斋效爨薪鼓鞴之役，可乎？"长官辞以师授有时，他日于丈人真君前相传尔。客作色云："今夜须传，勿为等闲。"长官曰："适慕君子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贼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于君。"于腰间探出短刃，长官与妻惶惧，惮其迫胁，而并法兼奉之残药。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长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复再往，因以山居与李谌处士。休复授道于处士，故尽熟其事焉。

陈损之

伪蜀王氏时，有郎官陈损之，至孟氏朝，年已百岁，妻亦九十余。当时朝士，家有婚聘筵会，必请老夫妇，以乞年寿为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后圣朝克复，至太平兴国中，老妇犹存，仅一百二十岁，远孙息辈住西市造花为业，供侍稍给。有好事者，时往看之，形质尪瘦，状若十二三岁小儿，短发皓然，顾视外人，有同异类，寒暑风霜，亦不知之。休复尝见《神仙传》云：人寿有至一百二十岁，非因修养而致，皆由禀受以得之，则老妇是也。若因修养及得灵药饵者，寿至二百四十岁，加至四百六十岁已上，则视听不衰，而无昏耄。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尔。夫养寿之道，唯不伤而已矣。

史见魂

史见魂者，蜀人也，名惟传，年七十余，孑然居数间屋于东市，唯以床座张纸钱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见魂，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以称判官。有民姓李者，尝敬重之，因与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望空相揖。李因诘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后三日大雨，水潦暴涨，勾氏出城看水，马惊蹶，倒于江中溺死。繇是蜀人愈敬之。休

复见道书《真诰》云：有好阴施奉道敬仙者，生授职于阴府，则史公其人与？史公尝与相知称天曹门吏太牺子。愚亦闻有生人判冥者，皆惧人知之，不敢妄泄，此史公又不然，何谓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记名。太平兴国末，经过成都，游青城及诸仙化。仪质古雅，善谈至道，容貌可二十余，不饮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发皓然，腰脊伛偻，执焚香洒扫之役，侍于女冠之后，常遭叱辱。又有张五经道士名道明，年过四十，亦为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岁，老侍者乃远孙尔。蜀城士民仰从之，至于纳货求丹，就师辟谷者如市焉。时知府辛谏议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游诸化，犹有师资者随行。经数年，有遂州刘山人到城，休复因话女冠之事，山人笑云："只自那时与张道明于飞，至今见住庚除化。向来老侍者，即女冠之父也。"嗟乎！师问者但存诚敬之，为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于所惑乎！

李聋僧

伪蜀广都县三圣院僧辞远，姓李氏，薄有

文学，多记诵。其师曰思鉴，愚夫也。辞远多鄙其师云：“可惜辞远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变》，师止之愈甚，全无资礼，或一日大叫转变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聩。二十余年，至圣朝开宝中，住成都义井院。有檀越请转藏经，邻坐僧窃视之，卷帙不类，乃《南华真经》尔，因与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舍金帛，图画佛像，意欲思慕古圣贤达，有大功德及于生民，置之墙壁，视其形容，激劝后人，而云获福，愚之甚耶？不思古圣贤达，皆有言行，遗之竹帛，一大时教五千余卷，所载粲然，已不能自取读，究其修行之理，而雇召人看读，亦云获福，益甚愚哉！”时人谓之僧泼伽。

勾生

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回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维。东廊有维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笔妙绝。时值中元日，士庶游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乐，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叠头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即云：“某不爱乐，但娶得妻如抱筝天女足矣。”遂将壁画者项上掐一片土吞之为戏，既而各退归。勾生是夜梦在维摩堂内，见一女子，明丽绝代，光彩溢目，引生于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

中，缱绻迨月余。生舅氏范处士者，见生神志痴散，似为妖气所侵，或云服符药，设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颔之。其夜，天女对生歔欷不自胜，曰："妾本是帝释侍者，仰思慕不夺君愿，托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诸符药，妾亦不欲忘情。"于衣带中解玉琴爪一对曰："聊为思念之物，君宜保爱之，自此永诀。"生捧之无言酬答，但彼此呜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渐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顺寇时方失之。壁画天女，至今项上指甲痕尚存焉。

卷第五

黎海阳

道士黎海阳，其父伪蜀时为军职，天兵伐蜀，海阳随父戍剑门。蜀军溃散，子父遂还，于川城东门外丁村古冢，忽闻冢内有非常香气。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见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蘖黄粉，因拨开，乃见三小块雄黄。海阳父颇好烧炼，素知冢内雄黄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闻人语，父子问之曰："语者鬼耶？"答云："某非鬼，某宋人也，家世食禄，而某不乐名宦，退身学道于楚丘，有别墅稍远嚣尘，凡五金八石难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欲合炼试验者，必资其药品，给以炉鼎，使成之。时德宗疑韦中令在蜀与蛮人连结，遂令某为道士，入川见中令，伺其动静居止。皇观三年，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谈议苦空，后说烧炼点化之事，中令历试，一一皆验。凡三年，中令甚诚敬之。或一日说还丹延驻之法，中令愈加景奉。后炼丹既成，中令斋戒饵之，初觉神气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辞去。至贞元二十年暮春，药毒发而

薨。某为与行勤往还，遂罹其祸而及此，遭樵夫牧竖，蹂践遗骸，潜坏朽骨，愤愤不已。”海阳父曰：“君去世已远，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应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阴景炼形之道传我，遂于我楚丘别墅深山濬谷中，选得一嵌室，嘱我祗持六年，慎莫令诸物所犯，岁满则以衣服迎我于此。其人初则支体鼻败，唯藏腑不变。某遂依其教谕，乃闭护之，至期开视，则身全矣，端坐于嵌室之内，发垂而黑，髭直而粗，颜貌光泽，愈于初日。某具汤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回，乃度世毕矣。某传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无形而炼成有形尔，则上天入地，千变万化，无不可也。某之形虽未圆，且飞行自在，出幽入明，轩冕之贵，不乐于吾。吾已离人世劳苦，岂复降志于其间。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阳父曰：“敢问其衣襟中药是何等药？”对曰：“某常从道士入山炼丹，修葺炉鼎，爨薪鼓鞴，靡不勤力。每叹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闻者上药有九转还丹，不离乎神水华池，其次有云母雄黄，服之虽不乘云驾凤，役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补益寿年。某得炼雄黄之法，自二十岁服至四十岁，获其药力。苟再以火养，就以水吞，可冀道于仿佛。”海阳父告之曰：“饵药之法，则闻之矣。炼形之道，少得闻乎？”言未毕，值天晓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尽听，因别卜逃窜之所。自后不复至此。海阳父乾德中

卒。海阳遂依其教，服炼雄黄，衣道士衣，寻师访道，二十余年不食，唯饮酒，衣服肌肤，常有雄黄香气。淳化中，在益州锦江桥下货丹，筋骨轻健。甲午岁，外寇入城，海阳不出，端坐绳床，为贼所杀。惜哉！

白虾蟆

伪蜀将季，延秋门内严真观前蚕市，有村夫鬻一白虾蟆。其质甚大，两目如丹，聚视者皆云肉芝也。有医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缗市之归。所止虑其走匿，因以一大臼合于地，至暝，石臼透明如烛笼。王骇愕，遂斋沐选日，负铛挈蟾辞家往青城山，杳绝音耗。洎明年，圣朝伐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鲜于耆宿

学射山旧名石斛山，昔张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升，今山上有至真观，即其遗迹也。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时当春煦，花木甚盛，州主与郡寮将妓乐出城，至其地，车马人物阗噎。有耆宿鲜于熙者，与朋友数人，于万岁池纵饮，因掬池水，见岸傍草中有一小白虾蟆，遂取之。即席有姓刘，失其名，坚请看之。鲜于固执不与，

遂啮鲜于手，取将吞之。鲜于戏之曰：“阁下因吞此白蟾，苟成得道，也只成强盗尔。”吞讫，忙惶饮水云：“虾蟆在某心胸间，无所出处。”昏闷至家，旬余医治方愈。休复曾览《抱朴子》内篇云：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也。头上有角，目赤，颔下有丹纹，体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乾，以左足画地成泉，带之辟兵，若敌人射己，弓弩皆反自伤焉。今人以白虾蟆为肉芝，生吞熟啖者，愚之甚也。设使白虾蟆是肉芝，市井之民，但知锥刀之利，嗜欲无厌，藏腑滓秽，苟致其中，则滓秽之气，与灵物相攻，水火交战，宁有全人乎？太平兴国末，休复与处士胡本立、进士史载、诗僧隐峦，往双流县保国观看古柏树，道逢友人袁德隆，从者于担悬一虾蟆，大如扇许，人皆骇视之。后月余，再见袁，因问向者虾蟆所在，袁曰：“是荷担者获于田隧中，将归杀而食之，其夜无疾大叫数声而卒。”

食虾蟆野菌

　　顷有一士人，好食鳝鱼及鳖与虾蟆，尝云：此三物不可杀，大者有毒杀人，虾蟆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脐下憋疼，有至死者。宜以生豉一大合，投新汲水半碗中，浸冷豉水浓，顿服之即差。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觉寺设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班者，或黄白而赤者，为

斋食。众僧食讫，悉皆吐泻，亦有死者。至时，有医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搅之澄清，名曰地浆，每服一小盏，不过再三，其毒即解。”当时甚救得人。夫蕈菌之物，皆是草木变化，生树者曰蕈，生于地者曰菌，皆湿气郁蒸而生。又有生于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误以为灵芝，食而速死，故书之警其误矣。

虹蜺

淳化壬辰岁夏六月，虹见，时饷大雨，愚友人李颢元云：虹蜺者，阴阳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尝依阴云而昼见，大阴亦不见，日落西，虹乃东见，见必有双。鲜者雄色，淡者雌也。入人家饮水，或福或凶。有陈季和者云：昔韦中令镇蜀之日，与宾客宴于西亭，或暴风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于筵中，吸其食馔且尽焉。其虹蜺首似驴，身若晴霞状。公惧且恶之，曰：“虹蜺者，阴阳不和之气，妖沴之兆也。”遂罢宴。座中一客曰：“公何忧乎？真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则昭然。公正人也，是宜为祥，敢为先贺。”旬余，就拜中书令。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饮水，其母曰：“王蜀时，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某家女为妃。今又入

吾家，必有女为妃后，男为将相，此先兆矣。”未浃旬，选其女入宫。后从蜀主归阙，即惠妃也。休复母氏常说眉州眉山县桂枝乡程氏，某之祖裔焉。伯父在伪蜀韩保贞幕，任本州眉山县令。丁母忧，归村野，服将阕，时当夏杪，天或阴翳，见家庭皆如晚霞晃耀，红碧霭然。时饷开霁，瓮釜之中，井泉之内，水皆涸尽，时饷大雨霧霈而已。未几，韩侍中授秦州节制，伯父署节度推官。将知虹蜺者多为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岁夏五月，俳优人罗袂长有亲戚居南郭井□庄，袂长晨往访之。时有庄民网获数鱼，袂长取三头贯于伞中，将归，至中路，天色晦冥，迅雷急雨，林木皆倾，火光烛地。袂长恐鱼是龙也，弃之田亩中。雷电益甚，惊惧投村舍避之，振栗不能自止。俟其霁方归。来日迟明，村人将伞与鱼云：“夜来庄主差某相寻，恐为雷雨所惊，见雷霹伞斡，取乖龙将去，鱼与伞遭雷火所燎，拾得，今将归焉。”端拱戊子岁夏六月，暴风雨，雷震圣兴寺罗汉院门屋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状。世传乖龙者苦于行雨，而多方窜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楹柱之内，及楼阁鸱甍中，须为雷神捕之。若在旷野，无处逃避，即入牛角或牧童

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遭雷震死。俳优为逃而获免，兹僧不避而震杀。语曰：“迅雷风烈必变。”《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言君子常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惰，见天之怒，畏雷之威，恐罚及己也。《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其是之谓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岁，庞永贤者，寓居广都县。夏四月，日将暮，忽烈风迅雷，发屋拔树，雨雹继之，达晓方息。诘朝，询诸行人云：雹自县东山横布数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则更不知其远迩也。雨雹过处，篱墙屋宇林木大者，皆为雹击，雷拔之，牛马犬豕皆惊仆地，鸟鹊小禽中者俱毙。时麦方实，无有孑遗。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数雹穿屋而落，大如斗，盆瓮锅釜，皆为击破。”其雹所至之处，树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夫雹者雨冰也，皆阴阳相胁而成。《左传》曰：“凡雹，冬之愆阳，夏之伏阴，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此盖下民当丰稔收成，即便务奢侈，以至于服玩衣装，车马屋宇，违越制度，撒弃五谷，曾无爱惜，上天垂诫以惩之尔。

雉龙

郭嗌者，忘其名，以其语声高大，因谓之曰嗌。本成都豪族，不事生业，唯好畜鹰鹞，常慕能以鹰犬从禽兽者为伍焉。雍熙中，将鹰犬猎于学射山，鹰拿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侣皆异之，以巾包而负之，觉其渐暖，行一里间如火，徬徨间，俄而阴晦，乃风雷震雹，林木摆簸，不知所归，遂弃雉于涧下，奔及至真观避之。时雨如注，中宵方霁，不胜其惊。因尔时有范处士者，闻其说，即云："雉者龙也，龙为五虫之长，无定形，寄居十二位，为鸡猪牛马之属，斯龙为雉服也。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尔。"

李老

袁氏不记名，人皆目为袁野人。尝居广都县庄。时盛暑，有一老人衣白诣袁庄求见袁，及席，谓袁曰："某李氏，家于此县之南，特来有托于君子，愿君悯宥，当有厚酬。"袁亦不甚诺之，但宽勉而已，且留食水饭咸豉而退。后三日，因暴雨溪涨，庄民举网，获一鲤鱼，可三尺许，鳞鬣如金，拨刺不已。袁呼童就机割之，腹有饭及咸豉少许。袁因悟李老者鱼也，且曰："李老虽灵，固难逃吾之一醉尔。"或云：虫莫智于龙，彼鱼神龙也。若斯变化，安

有难而难逃哉？如是则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吁，迍难困厄，凡圣与龙蝽蠕皆一时，免与不免，何得异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军入山七八十里，池水澄明，莫测深浅。每至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坠片叶纤芥，必有飞禽衔去之。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锦焉。或以木石投之，即起黑气，雷电雨雹立至。或岁旱，祭祷无不寻应。休复曾见道门《访龙经》：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龙居之处也。

龙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龙女祠，即开元二十八年长史章仇公兼琼拔平戎城，梦一女曰："我此城龙也，今弃番陬，来归唐化。"后问诸巫，其言不异，寻表为立祠，锡号会昌。祠在少城，旧迹近扬雄故宅，每旱潦祈祷，无不寻应。乾符中，燕国公高骈筑罗城，收龙祠在城内。工徒设板至此，骤有风雨，朝成夕败，以闻于高公。公亦梦龙女曰："某是西山龙母池龙君，今筑城，请将某祠置于门外，所冀便于往来。"公

梦中许之，及觉，遂令隔其祠于外，而重葺之，风雨乃止，城不复坏焉。继之王、孟二主，甚严饰之，祷祈感应，封睿圣夫人。天禧己未岁，自九月不雨至庚申岁二月，寺观诸庙祷祈，寂无影响。知州谏大夫赵公稹躬诣其祠冥祷，未至，郡甘泽大澍达旦，属邑皆告足。是岁丰登，民无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卷第六

悼蜀诗

《左传》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益部淳化甲午岁，盗起邛蜀，围逼城垒，主帅素无御备，遂奔剑门，贼乘势入城，烧掠杀伤至甚，坤维间凡数十军州，悉为贼之所有，唯眉、陵、梓、遂，坚壁自守。贼据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戮无遗类，军旅所过，皆为荆棘。朝廷除枢密直学士、尚书、虞部郎中张咏知益州。始至，察民疾苦，洞知乱起之由，因为《悼蜀诗》四十韵，今备录之。序云：“至道纪号元祀春正月，为审官院考绩引对，天子曰：天厌西蜀，岁且荐饥，任失其人，枉政偷剥，民兴怨嗟，构孽肆暴。授命虎旅，殄灭凶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观人安民，朕意罔怠。宽即育奸，猛即残俗，得夫济者，实其人尔。惟方直历政有绩，邛僰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爱，汝其钦哉。祗奉厥命，乘辂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职。噫！谋筭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赋敛乃省。存恤穷困，招绥流亡，杜绝剥削，宣扬皇风，迨一岁而民

弗克安，非郡县之罪，偏将之罪也。有听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复从贼，庶赊其死，深可忿也。天子远九重，孤贱者惮权豪不敢言。呜呼！虽采诗之官，阙之久矣。然歌咏讽刺之道，不可寂然。咏敢作《悼蜀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勿以狂瞽为罪。”“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侈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娇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惭怍。禾稼暮云连，纨绣淑气错。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极必祸作。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性情非直方，多为声色著。从欲窃虚誉，随俗纵贪玃。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火气烘寒空，雪彩挥莲锷。无人能却敌，何暇施击柝。害物黩货辈，皆为白刃烁。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榛芜，庭轩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刍绮罗博。悲夫骄奢民，不能饱葵藿。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元恶。虎旅一以至，枭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爚。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罹诛，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强暴，争先谋剽掠。良民生计空，赊死心殒获。四野构豺狼，五亩孰耕凿。黔首不安堵，炎如居鼎镬。出师不以

律，余孽何由却。俾夫炽蜂虿，寡算能笼络。边陲未肃清，胡颜食天爵。世方尚奔竞，谁复振謇谔。黄屋远万里，九重高寥廓。时称多英雄，才岂无卫霍。近闻命良臣，拭目观奇略。”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岁，为贼所驱，于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闻鼓鼙声，及南门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树匿于秾叶间，见天军往来，搜捕杀戮。至夜，遂下树，于积尸中卧。至中宵，闻传呼，颇类将吏，有十数人，且无烛炬，因窃视之，不见其形，但闻按据簿籍，称点姓名，僵尸闻呼，一一应之，唯不唱艾延祚而过，僵尸相接，犹检阅未已。乃知圣朝讨叛伐逆，屠戮之数，奉天行诛，故无误矣。

夷人妇

甲午岁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贼支进犹据嘉州，宿崇仪翰领兵讨之。军次洪雅，有卒掠获一夷人妇，颇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俪，则交臂叠膝，俯地而坐。军人怒，许其断颈剖心，终而不能屈，坚肆强暴，拒之转甚，三日不饮食，以死

继之，竟不能犯以非礼。主帅闻而悯之，使送还本家。嗟乎！虽蛮夷而能坚贞，强暴者不能侵侮之，华夏无廉洁者，得无愧乎？

张光赞

张光赞者，金水石城山张罗汉之裔也，以其善画罗汉，因以名之。每于寺观妆画功德，多历春夏，随僧饮食。其性谨悫守道不移，如是五十余年，人皆敬重之。甲午岁，为贼所执，迫令引颈，凡数剑而颈不断，遂于积尸中卧。至夜央，见一老僧曰："汝生平妆功德用心，吾来救汝。"言讫开目，无所苦焉。至今颈上剑痕犹在。吁，西方圣人，恩祐明显，有若是之征邪？

金相轮

《北梦琐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镇西川雅州胡芦关，有道艺王剑者，渤海闻其名，俾蜀人吕尚致意召之。吕至，王生夫妇止一草屋，有一榻以箔隔限之。妪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会，可去取之。"俄而酒馔俱至，品味罗列，非匆遽之所能致也。量其家去郡往来不啻百里，吕怪愕，王生笑曰："云南蛮王曾铸金相轮，祈我赍换成

都福感寺塔上相轮，蜀人安得知之。”当时敬之者十有六七焉。洎淳化五年，狂盗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塔相轮坠地，完全俱是铜铁所为，非蛮王金换之者。盖王剑寓言，孙氏传闻不细尔。

金宝化为烟

蜀州江源县村甿王盛者，凶暴人也，与贼王小波、李顺为侣。甲午岁，据益州，授草补仪鸾使，部领子弟百余人。虏掠妇女，剽劫财帛，杀人不知纪极。驱迫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处古藏，银皆笏铤，金若墨铤，珠玉器皿之属，皆是古制。寻将指引者杀之，负其金帛三十余担，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寻亦杀之，恐泄于外也。城中货金银魏氏子妇被虏，在于贼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访于邛蜀贼境，寂无影响，至三月，方知在此贼家。良人及第谢元颖者，将金帛购之，二人亦沉于江中。八月，大军收蜀，此贼归明，衣锦袍银带入城，见者无不切齿。先是归明者例发遣赴阙，贼遂弃袍带逃归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处，数日火烟如窑。遂潜往掘看，悉皆空矣。惊愕之际，官军捕获入城，遂置于法。呜呼！杀人取财，冤毒滋多，不为己用，身遭屠戮，向来火烟起处，金宝已空。愚常闻金宝藏于地中，偶见者或变其质，此得非化去

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岁，顺寇攻益部，有不逞辈，随贼执兵杖，劫掠民家财货，又附贼害民，诛求无厌。天兵平贼，下宽大之诏，应胁从徒党，皆宥而不问，放令归农。此辈苟避诛戮，又多金帛，乃荡心炽意，自以为终身不复羁绁也。乘肥衣轻，歌酒娱乐，玩好珍异，丧葬婚聘，逾越僭侈，视亲若雠。如是不十数年，炎厉疾疫，公私争讼，相继而作，财物稍尽，车马屋宇，皆为他人所有，其贫如初。嗟乎！不义之物，似有神明所掌，得之者不罹其祸而身获存者鲜矣。夫善人富谓之天赏，淫人富谓之天殃。此辈天以殃之，其是之谓乎？

刘旰

至道丁酉岁秋八月，诸州巡检作坊使韩景祐至怀安军，为其下广武卒刘旰等谋杀之，韩逾垣而免。是夜军贼掠怀安军，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汉州。凡六日，行五百余里，劫掠五军州十镇县，所至处皆不及支捂。驱掠军民，势莫可遏，州县震慑，户口奔逃。时知府张密学□谓招安使上官正曰：“贼今日邛州，来日必

奔嘉、眉州，贼若有盘泊处，如鱼得渊，卒难除讨，君必悔之。今日请即往，移兵渡江，逆而击之，夺其胆气，当尽擒之。此上策也。时不可失。”上官遂点集兵甲前去。过新津江，遇贼食于方井，驰告张密学。张曰：“刘既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来告，尽杀其党凯旋。且张公料敌先见，皆此类也。上官能将其兵，是行也，易于摧枯，川界由是肃然。

卷第七

哀亡友辞

咸平庚子岁正元日，神卫卒杀主将，窃据益郡。四月，天军来讨，至城下，贼拒天军，驱胁老幼以乘城。天军堙以环城，昼夜攻击，城内死伤且甚。其贼求取供须器用，钱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军入城，贼众宵遁。主帅念其城中民庶，备历艰危，虑玉石俱焚，遂使招诱出城安抚之。初，城内百姓，为贼据城，皆携挈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七焉。有出城却被军贼搜捉，缧系入城诛戮者。有役于城上，犯其暴法者。有穷于输给，遭其毒酷者。有胁而不从，为其杀害及受槟楚者。有痛心疾首，忧郁愤闷，成疾而死者。有与贼为伍，献谋附势，扼喉撞心，取其贿赂者。有终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睹贼锋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进士张及有《哀亡友杨锡辞》，前进士彭乘有《郝逢传》，今具其事迹及录其辞传，非止杨锡、郝逢而已，庶后之人览之，得无伤叹叛君残民之事若是哉！《哀亡友辞》序云：亡友杨锡，

字孝隆，诚至之士也。昔与赵郡李畋、蜀郡任玠、南阳张逵洎及结文学友，咸治经义于乐安先生，悉潜心于六教，然后观史传，遍百家之说，探奥索微，取其贯于道者。既积中而发外，遂下笔著文，其撰论，考贤士节夫之动静，明古今沿习之废置，纪绩义之大小，辨适用之邪正，不虚美，不隐恶，庶达乎心志之所冀也。日执是道，以出身入仕，俾其抱策书而不愧怍，持言行以符会同，十五年未始一日而忘此也。亡友居吾群中，尤为静退者。盖不徒为进以希名苟誉，速售其身，诚俟乎乡贤里能，拜书献于春官氏。不幸去岁盗贼窃据城邑，亡友即日忧懑成疾，莫能远遁。及复避地于西山，不得与亡友言别，每念迹虽离而心同，室在远而迩，意其与终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师讨平凶丑，我虽归正，友则愤极而死矣。冢嗣始孺，又且夭矣。呜呼！亡友业已著而未伸，命何艰而至此，身既殁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苍何司使辅善疾恶者，罹戾若是之甚耶！愿表其懿行，录其遗文，同三友入关，示儒林豪杰，必推而知之，少赎永恨，今姑为辞，舒交情之悲尔。曰：予取交之得朋兮，接群居之及义。不殒获于少贱兮，耻喧呶于声利。炳旧史之远目兮，饫六经之正味。议班纪之九流兮，广刘书之七志。既积中之发外兮，幸入官以莅事。将结绶之弹冠兮，匪君翔之于坠。何贼卒之妖兴兮，据藩服之城垒。君岂适

远之无所兮，奈病来之难起。我徂西山兮，不与子别。或出处兮，其心曷异。凶丑之长然，诚会合之密迩。洎王师之讨平兮，闻吾友之已矣。燕雀啁啾兮，辽鹤幽病。豺狼噬啮兮，驺虞愤死。嗟庆绪之不续兮，复嗣子之随踬。徒呼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驮志。愿表其文行兮，示广场之豪士。冀知子之若然兮，俾德之无愧。今空抑哀以摛辞兮，报亡友之终始。

郝逢传前进士彭乘撰

郝逢，字致尧，成都人。幼好学攻诗，性柔而惰，或谓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乡荐，未克，属盗起于境，资产略尽，迫寒喂而无忧叹。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乱，为贼盗杀守臣而据郡，自春徂秋，驱老幼以守城。或献谋于贼，令尽索郡中书生署职，俾立效，凡得数十辈，列兵而胁曰："不从者即此诛戮，仍及其族。"皆震慑而从。逢前绐贼帅曰："公所索儒士，某非儒，岂可徼禄？不能从命。"词气刚愤，不可屈挠。贼怒，令引去，临刃复召者三，词皆如初。会解于贼槱楚而释之。既获免，遂匿于家。天兵至，逆党歼夷，或闻于郡守，将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复言，居贫自若。噫！当是时，有位者尚或苟命，而逢一士尔，能致命贼所，不陷非义，彼固禄衒势，私于身以媚时，得无愧乎？逢贫处晦迹，混于俗

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诚岂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为怯懦，洎乱而能尔，始明其所履焉。是时无他虑也，去就而已，去为顺，就为逆，去难而就易，能为其所难，志以守正，是亦几乎智勇也。夫忠烈节义，何时无之，然晦于无闻，在遇不遇尔。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则一拘囚尔，聂政非其姊则无名暴夫尔。其遇，千钧之重，不遇，鸿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为也，谓不遇而不为也。兰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穷而改节。苟有善，虽不我知，斯善矣，岂止蒙其庆乎？苟不善，虽不我知，斯恶矣，岂止罹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明，并受其福。"又曰："荷校灭耳，凶。"其是之谓乎？若逢所履，虽曰未闻，吾必谓之闻矣。故为声其实，亦得有所劝焉。

陈季和

伪蜀进士陈熙载，字季和，文学之外，书画之尤者，皆阅而识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宝藏者，多经其目，真伪无所逃焉。受均贼署配连州，岁余，或有乡人西来，因寓书云："某在家日，于某处埋一铁投壶瓶，实以铜钱，书若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书至，遂于所言处掘得一铁投壶瓶，其中唯见一龟，才容壶腹之内，无能出之。翌日取看，即不见龟，但空壶

而已。夫物之所化，史传尤多，不可以智达也。

鬻屦妪

庚子岁，益部军贼据城，大军在北门外，斸起洞子，近城攻击，矢石如雨。中坝街有王妪，年七十余，孙儿十四五岁，为贼驱之守城，妪日自送食饮。忽一日，贼集诸妓乐于瓦屋禅院门，妪倚树坐看。一贼直来妪前，背身箕踞，妪叱之不去，仍恶詈之，其人如不闻。妪忿然退身，须臾，城外一炮飞空而落，傍击此贼，头碎于地。如无此贼，则妪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残妪一身。今九十余，既老且病，冻馁切骨，织草屦自给。常告人云："城闭之日，若遭炮石击杀，不见今日贫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贵贱贫富，遭逢祸福，有幸与不幸。颜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称为不幸，则知长命为幸也。鬻屦妪贫而寿，叹为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岁，天兵讨益部，贼突围宵遁。主帅愍城中民，使招诱出城，大军方入搜捕。及平定后，尽令归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年七八

岁，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处去？不供给我饮食也。”其盲女为饥渴所逼，不知无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辍。有一邻妇云：“此孙氏女，三岁因患麸豆入眼，父母怜其聪慧，常教念佛书，鞠养甚厚。父死于输给不迨，母死于忧愤，嫂因供给役夫，中流矢而毙，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无亲戚。”观者痛心洒涕。经旬，或遇邻妇，问盲女存亡，邻妇云：“盲女不接他人饮食，但悲号叫呼其亲，水饮不入口，苏而复绝，七日而卒。因悯而拾余烬者，材而焚之，于盲女衣中获白金一两，遂鬻之以供僧画像焉。”呜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独书盲女者，言虽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财饶，则礼义兴矣，财苟不足，则礼义俱废，盖人之常情也。当是时也，民家财物罄空，窘迫尤甚，岂谓邻妇独能拾余烬之材，焚烧盲女，复于女衣中获金，不为己用，与盲女供僧画像，奇哉邻妇！能于困穷窘迫之际，存诚如是，故特书之，且今之见利忘义者，不为斯邻妇之罪人乎？

铁骨鱼

于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庚子岁，遇贼据城，谓愚曰：“某家资图籍皆不顾，所宝唯一刀尔。”开房令愚视之。于昏黑处见光芒丈余，细辨之，乃刀也。因问所得之处，云：“某

故父于伪蜀制诰贾舍人下及第。是年冬，游青城回，至温江县，泛舟而归。见百花潭侧渔人钓获鲤鱼一双，长尺余，买之归家。时当寒冱，暖酒炙鱼，且御凝冽。食鱼弃骨，侍婢云：一鱼骨黑，乃铁也。使匠辨之，真铁尔。遂炼成此刀。今遭厄难，陷在贼中，城破之日，刀与人孰存？此刀先丧，吾亦丧矣。吾若先丧，不知刀归谁氏。此刀非常，宜见赏，他日为吾善志之。”于生于贼中忧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记之。

卷第八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张筵赏花于大慈精舍。时有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任公即图之，时士庶观者，阗咽竟日。且西蜀自李唐之后，未有此花，凡图画者，唯名洛州花。考诸旧说，谓之木芍药，牡丹之号，盖出于天宝初。按《酉阳杂俎》云：隋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又《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亦无牡丹者。至伪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间移植，广开池沼，创立台榭，奇异花木，怪石修竹，无所不有，署其苑曰宣华。其公相勋臣，竟起第宅，穷极奢丽。时元舅徐延琼，新创一宅，雕峻奢壮，花木毕有，唯无牡丹。或闻秦州董城村僧院有红牡丹一树，遂赂金帛令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匣，历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开日，少主临幸，叹其屋宇华丽，壮侔宫苑，遂命笔书孟字于柱上。俗谓孟为不堪。明年，后唐吊伐，孟知祥自太原驰赴蜀，即知其先兆矣乎？伪通政王宗裕亦于北门清远江东创一亭，台榭池塘，骈植花

竹，泉石萦绕，流杯九曲，为当时之甲也。唯牡丹花初开一朵，王与诸亲属携妓乐张宴赏其初开者，花已为一女妓所折，王怒，欲诛之，其妻谏曰："此妓善琵琶，可令于阶前执乐就赏。"王怒稍解。其难得也如此。至孟氏，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丽春，与黎州所有者小不同尔。

寓孔雀书

愚友人左侍禁辛贻显为容、宜、廉、白等州巡检，因寄一孔雀雏。西南相去万里，蜀人固未尝睹之，诚可爱也。书云：所属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尾大而绿，光翠夺目。孔雀自爱其尾，欲栖息，必先择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网罟，须俟甚雨，尾沾而重，不能高翔。初为所擒，则雀欲展其翅，恐伤其尾，至死尚爱护之。土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于丛篁幽阒处，藏蔽其身，伺其过，则急断其尾。若不急断，回首一顾，即金彩无复光翠，故生者为贵也。为妇人首饰及扇拂之类。或生擒获者，饷馈如京、洛间鹅雁，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尝养一只，仆夫告云："蛇盘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仆回，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仆告曰："蛇与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鸡抱伏即成，其名曰都护。初年生绿毛，二年生

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晴明，轩翥其尾，自回顾视之，谓之朝尾。须以一间房，前开窗牖，面向明方，东西照映，向里横一木架，令栖息。其性爱向明，不在地止泊。饲之以米谷豆麦，勿令阙水，与养鸡无异。每至秋夏，令仆夫于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虫喂饲之。凡欲喂饲，引于厅事上，令惯见宾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鹅翎筒子，灌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开，则擘口馀之小鱼虾，不尔饿损。及切蒻少许馀之，贵其凉冷，如食有余则愈。切不可与咸酸物食，食则减精神，昏暗毛色。驯养颇久，见妇女童竖彩衣绶带，必逐而啄之。或芳时媚景，闻丝竹歌吹之声，必舒张翅尾，眄睐而舞，若有意焉。

滕处士

滕处士昌祐，字胜华，攻书画，今大圣慈寺文殊阁、普贤阁天花瑞像额，处士笔迹也。画花竹鸟兽，体物象形，功妙，格品具名画录。处士所居州东北隅，竹树交阴，景象幽寂，有园圃池亭，遍莳花果，凡壅培种植，皆有方法，及以药苗为蔬，药粉为馔。年八十五，书画未尝辍焉。厅壁悬一大粉板，题园中花草品格名目者百余件，亦有远方怪草奇花，盖欲资其画艺尔。园中有一柿树，夏中团坐十

余人，敷张如盖，无暑气。云柿有七绝，颇宜种之。一，有寿；二，多阴；三，无禽窠；四，无虫蠹；五，有嘉实；六，本固；七，霜叶红而堪玩。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细土拌细，切生葱酒糟各少许，深二尺余，以水渍之，候春初掘取藕根粗者，和颠三节已上四五茎，无令伤损，埋入深泥，令近盆底，才及春分，叶生，当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为菜，花为玩，实为果，叶为杓具。此四美，池沼亭槛之前为瑞草，萍蘋藻荇，不得与侔也。园中有慈竹蘩生，根不离母，故名之慈也。有钓丝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丝竹，叶细而青，茎瘦而紫，亦谓之墨竹。有对青竹，身黄色，有一脉青，节节相对，故谓之对青也。有苦竹，叶稌多阴，笋高之时，粉香箨翠。有桂竹，扶疏蘩茂，潇洒亭台，无出此数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种竹，多遭烈日晒干。园中竹以八月社前后，是月天色多阴，土润，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宽大，以水调细土作稀泥，即掘竹，四面凿断大根科，连根以绳锢定，舁时勿令动著根须间土，舁入坑，致泥浆中，令泥浆周匝遍满，乃东西摇之，复南北摇之，令泥浆入至须间，便以细土覆之，勿令土壅过竹本根也。若竹稍长者，芟去颠叶，缠竹架之，恐风摇动即死。每窠相去二尺余，不须实斸，只以一脚踏之，来年生笋速也。宜于园东北软土上种之，竹性多西南行。

根不用频浇水，水多则肥死。园中有梨名车毂，围一尺，摘时，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黄，剖之，至核红翠如金，味美为桃之最也。有林檎，色如玉，向阳处有朱点如缬，颗有重四两者。其栽果法，以冬至后立春前，斫美果直枝，须有鹤膝大如母指者，长可二尺已来，札于芋魁中，掘土令宽，调泥浆，细切生葱一升许，搅于泥中，将芋块致泥中，以细土覆之，勿令坚实，即当年有花，来年结实，绝胜种核接果树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树子酸涩不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后寻美果枝，选隔年有鹤膝向阳者，枝长不过二尺，过则难活。至时翦下，便札于萝卜中，欲不泄其气也。冬至后十日立春前十日，其野树皮润，萌芽未发，是其时也。将野树以锯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许，取美枝，或一枝，或两枝，斜剸，勿伤青皮，插于野树罅中，外与野树皮相齐等，紧密用牛粪泥封之，与笋箨苞裹。其接处以麻纫缠定，上更以黄土泥搭头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树傍生芽叶，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则当年有花必矣。休复尝依其教，而树树皆成，则不喻其野树子实酸涩，鹤膝枝甜美，接酸涩树上，为酸涩之气所推，又焉得遂于甜美耶？树之元气，反不能推小枝而与之俱酸涩，何也？所谓本不胜末，而物性难解欤？今之人但荫其枝叶，食其美实，而不求其酸涩所推耶？

好画虎

灵池县洛带村民郝二者，不记名。尝说其祖父以医卜为业，其四远村邑，请召曾无少暇。画一孙真人，从以赤虎，悬于县市卜肆中，已数岁。因及耄年，每日颙坐瞪目观画虎，终日无倦，自兹不见画虎则不乐。孙儿辈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如不协其意，则怒而诟骂，以至杖挞之，若见画虎，则都忘前事。人有召其医疗，至彼家，见有画虎，即为之精志。亲戚往还，亦只以画虎图幛，为饷遗之物。如是不数年间，村舍厅厨寝室，悬挂画虎皆遍。乡党皆以画虎所惑，有老兄见其耽好，怪而责之曰："汝好此物何谓乎？"答云："常患心绪烦乱，见之则稍间焉。"因是说："府城有药肆养一活虎，曾见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见后，顿忘寝食，旬余方诱得归。自兹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经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则啖生肉，凡一食，或猪头，或猪膊，食之如梨枣焉。如是儿孙辈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孙儿相寻见，则以杖击回。至孟蜀先主建伪号之明年，或一日夜分，开庄门出去，杳无踪迹。有行人说夜来一虎跳入羊马城内，城门为之不开半日，得军人上城射杀，分而食之。其祖父不归，绝无耗音，则化为虎者是也。遂访诸得虎肉食者，获虎骨数块，将归葬之。

葭萌二客

伪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负贩杂货，往葭萌市鬻之。山程巇嶮，竹树荒凉，时雨初霁，日将暮，去市十五里余，蘩林高树上有人云：“虎过溪来，行人回避。”二客惶忙，选得一树高枝叶蔽人形处登之。逡巡，有二虎迭来攫跃，或作人声曰：“人在树上。”一虎曰：“我须上树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栗，以拄杖捶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树号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树。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妇报云：“任拦头夜来醉归，刺损双眼，不来检税。”二客相顾私语，众怪而问之，因说夜来以拄杖捶损虎眼，是斯人伪为虎而劫路耶？众言此处近有二虎，且暴，四远村庄犬彘驹犊，逮将食尽。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拦头家验之。才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众至任拦头家，窥其篱隙之内，但见拦头倮形而坐，两目流血，呻吟不已。众乃叱之，以杖击笆篱，其拦头惊忙踉跄曳一尾突门而出，目无所见，撞落深坑，吼怒拿攫，为众人棒及大石毙之，遂舁入市。向先见者虎，即拦头妻也。休复见史传人化为猿、为鱼、为鳖、为龟、为蛇、为虎之类甚多，不可以智诘之矣。

虎化为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贾为业。开宝初，往巴、蓬兴贩。其路危峡，猿径鸟道，人烟杜绝，猛兽群行，村甿皆于细路中设槛阱以捕之为常矣。时徐至一村安泊，中夜报云机发。村人炬火照之，见一老僧困惫，在阱中，自陈曰："夜来入村教化回，误落槛中，望诸檀越慈悲解救。"村甿辈共愍，开槛而出之，跃跳数步，成一巨虎，奋迅腾踯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诱喻村甿，得脱其难，亦智矣。

李吹口

永康军，太平兴国中虎暴，失踪误入市，市人千余叫噪逐之。虎为人逼，弭耳瞩目而坐，或一怒，则跳身咆哮，市人皆颠沛。长吏追善捕猎者李吹口，失其名，众云："李吹口至矣。"虎闻，忙然窜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余饮之。休复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问向来饮虎血何也？李云："饮其血以壮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字，长三寸许，在胁两旁皮下，取得佩之，临官而能威众，无官佩之无憎疾者。凡虎视，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捕得，记其头藉之处，须至月黑掘之尺余，方得如石子琥珀状，此是虎目精魄沦入地而成，琥珀之称，因

此，主疗小儿惊痫之疾。凡虎须，拔得者，将札蚰牙，无复疼痛。凡虎伤者人衣服器杖，乃至巾鞋，皆摺叠置于地上，倮而复僵，盖虎能役使所杀者人魂也。凡为虎伤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伥鬼。凡月晕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伤醉人。顷有村夫入市醉归，临崖而睡，有虎来嗅之，虎须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喷嚏，其声且震，虎惊跃落崖而毙。此事皆闻李吹口者。

卷第九

天仓洞

医人张世宁，先为僧，名法晕，师事绵州雪山院僧晓枢者，郴人也。禅观之暇，颇好烧炼。太平兴国初，令法晕及行者柴汉荣、张保绪，往昌明县窦船山采药。入山百余里，岩谷重深，松竹蓊鬱，寻流霞山路，至一村，曰张野人家。老父及妪皆八十余，既见法晕等，语之曰："前有天仓洞，某为孩孺时，有二客去游，言洞中见自然肴馔，皆可食之，汝可去游。唯路径危峻，当宜勉力。"法晕遂挈火负粮入洞。初甚隘嶮，后渐高广。迤逦昏黑，因执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余里，渐明，与人世无异。嵌窦石室，广容百人。其下坦平，两畔石壁钟乳流溢垂下，长三四尺，时闻鸣籁音韵，石床茶灶相连。就之略憩。或觉馁思酸馅食，面前寻有一双酸馅，悚惕惊异而食之。保绪亦思蒸饼，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汉荣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后，皆忘饥渴，渐觉身体轻利登陟，无困惫。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迹果核，如有人行遇之

处。对岸有石墙，遥望云霞隐映，甍栋楼阁，棕楠花果，景象幽奇，如宫观状，微闻钟磬之韵，水急苔滑不敢过。乃稽首曰：“下士微贱，形骸滓秽，窃入洞府，仰窥灵迹，是尘劫因缘。”不敢久住，却寻旧径而回。既出得洞，先藏者蒸饼化为石甚重，击之如铜声。休复尝见道书云：大凡灵山洞府，若非道书标记者，不可造次游历。有龙蛇之洞，多腥秽，鬼神之洞，门高阔，若神仙之洞，隘狭仍须有水隔碍，凡人不可妄造之尔。

鬻龙骨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蓐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蓐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有鬻龙骨叟，与孙儿辈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担，至暮，货之亦尽。因问所得之处，云：某住灵池县分栋山。山去府城七十余里，北连秦、陇，南接资、泸，山阜冈岫之间，磎洞土穴之内，有能兴云雨之处，即有龙蜕骨焉。齿角头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锦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数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龙之蜕骨，与蝉蜕无异。又闻龙有五苦，谓生时、眠时、淫时、怒时、蜕骨时也。每年秋夏中一两度，愚遥见分栋山上，阴

云勃起，其间一物，白色拖尾，及夭蛴入云，如曳练，长七八十尺，时濯锦江桥上千人纵观，食顷，方拿奋而没，旋有暴雨滂沲，雷震数声，倏忽开霁，得不为蜕骨者龙乎？因蚕市有王仲璋得一蛇蜕，长五六尺，腹甲下有四爪如雀之爪。胡本立得一龟，小如钱，绿色，背有金线，界成八卦象。郑伯广得一小瓢子，如垒两皂荚子，坚实重厚，无有及者。休复亦曾得芝本两层，抱石而生。每蚕市，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灵药者，或有遇奇物者，耆艾相传，青城山仙人隐士多因蚕市接救人尔。

试金石

开宝初，锦江桥侧有周处士者，鬻十香丸，以白器贮水，浸小石子百颗余，各有文缕，如飞禽走兽，花草云凤、僧道之形者，人常聚观叹赏之。中有一石，如肾形乌润，每将磨金，次色者益紫，以此为异。玉工见之，云："非试金石，乃黑玉尔。"后有道士见云："非黑玉，是宝也。若欲验之，以常石对秤，此石重加数倍。以水银涂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烹之，成紫磨金，君当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恶富也，恐丧吾宝。"后经贼乱，不知石之所之。休复因见道门《仙人照宝经》云：凡有金之处，旁熏树木，皆悉黄

色。若要辨之，其石乌润，以水银揩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于常石数倍。若敲磕及碰击，终不能碎。须以大火烹煅，得真金矣。其金号曰宝金，将炼为金液还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于此经乎？

僧繇阁

茂州近威戎军有僧繇阁，山路巇崄，人烟杜绝。高冈之下，有龛豁如堂奥，石壁上有画观音像一躯，及当时画功德主少长五人。其石壁年深，随势剥落，虽风雨飘润，形状愈明，岁月经久而不昏晦。不知其画何得入石，亦不知僧繇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县四众院僧有卧像一躯，盖生于石，手足头面，衣纹纤介，青黄色隐起，状若雕刻，岂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采枸杞

华阳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采枸杞

根茎货之，有年矣。因于紫山脚下见枸杞一株甚大，遂斸之，根本怪异，不类常者，长尺余，四茎如四足，两茎如头尾，若一兽形。持归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终夕不辍，不堪其喧也。迟明，妻怒，将充朝爨，群狗乃不复吠矣。休复见道书云：枸杞、茯苓、人参、薯药、朮等形有异者，饵之皆获上寿，或除嗜欲，啬神抱和，则必有真灵降顾，接引为地仙尔。

赵公山

淳化癸巳岁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赵公山采薪，遇数苗薯药，颇大于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药，遂与妻子同掘之。深三尺余，但见根须抱一大瓷合。遂揭开视之，有一大赤蛇如烂锦，盘结合内。村人悸栗，以锄触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飞入溪水中，合内唯余一只石簪。村人持归山舍，其夜，一室如昼。村人转惧此物异常，送与庄主。明年，值顺贼作乱，不知此簪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县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岁秋，有牧童晚归值雨，见溪中有大蛇引小蛇，

蟠蜿屈曲于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内，至末者曳泥窒其穴口，并无踪由。其童惊骇，目瞪口禁不能言。至前春启蛰时，方稍语得。父母问其不语之由，方说溪中所见之物矣。

鱼化为石

青城县渔者李克明钓归，倾其鱼于竹器中，有一鱼化为石，长四寸许，鳞鬣灿然若活。渔人妇见而爱之，将与竖子为戏。其竖子将石鱼于碗水中，或摇鬣振鳞，浮泳而活。渔者惊异，取出置土罂中。因是邻里求观者众，在水则活，离水则为石，率以为常。时巡辖柏舍人虚舟取此鱼看，敲之中断，致于水中，不复活矣。

赵十九

赵十九名处琪，陷银花衔镫为业。淳化中，收得一铁镜，颇有异常时。有毕先生者，名藏用，字隐之，年九十余，然不知所修之道。尝饮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余年，备历蜀中名山胜景。一日，与处琪赍铁镜访愚茅亭玩之。其镜可重一斤以来，径七八寸，鼻大而圆，绕鼻有四象八卦，外有

大篆二十四字，背面皆碧色，每至望夜，光明愈于别夜。毕先生于景德中携至阙下，值上封泰山，因从观大礼，得召见称旨，遂与披挂，赐紫服，号通真大师，封香令于青城山焚修，御诗送行。到川日，访愚茅亭，问其铁镜，已在贵人之处矣。

景山人

玉垒山人景燠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撰《野人闲话》、《牧竖闲谈》。住川城北隅，数亩园蔬，家族数口，丰俭得中。山人情性温雅，守道俭素，未尝与人有毫发之竞，对人无老少，必先称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璋者，求山人画龙。初甚爱重，后有人云："景山人画格品低于孙位、黄筌。"遂将染为皂。山人闻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绢，恭谢而退。尝使小仆挈帽随行，遇雨，寻仆不见，冒雨而归。妻问何不戴帽，衣服濡湿，山人云："亢阳祈雨，不许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钗还邻家，婢中路遗之，泣告山人，因他处假金钗令还邻人。山人尝于婢仆辈知其乏困饥寒，诚谓君子不虐幼贱。山人园圃中养二班鹅，婢夜见鹅粪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获麸金二两余。吁！谁谓天盖高，何惩恶劝善如反掌耶？

弹鸳鸯

章子朋者，善书勒大字，妙放小弩弹丸，发无不中，常自衒其能。至道丙申岁，往嘉州书僧院额，自州乘船，所至处弹获飞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县，维舟见二鸳鸯，因发弹毙雄者，将归烹之。其雌者随至其船，见雄者在锅，不顾沸汤，投其中，伸颈鼓翼，长叫数声而卒。子朋戏曰："人之为偶者，如此蹈汤赴火相随。"如是以为笑乐。《左传》谓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谓乎？

蚕馒头

新繁县李氏，失其名，家养蚕甚多。将成，值桑大贵，遂不终饲而埋之，鬻其桑叶，大获其利，将买肉面归家造馒头食之，擘开，每颗中有一蚕。自此灾疠俱兴，人口沦丧。夫蚕者灵虫，衣被天下，愚氓坑蚕获利，有此征报尔！

太子大师

后唐大同三年，魏王统军克蜀，孟先主尚庄宗妹福庆长公主，自太原节度驰赴西川。至明宗晏驾，宗室丧乱，朝士奔窜。有新罗僧携

庄宗诸子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庆长公主犹子也。因为起院，以庄宗万寿节为名额，蜀人号为太子大师。暨圣朝吊伐，入见阙庭，有小师宗莹，酷好为诗，其师自京归，检校其院，隳残迨尽。宗莹与院主元亮设谋，闻于时政，以其师后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为所奏，发遣赴阙。大师忧恚，卒于剑门，元亮与大师同日暴亡。宗莹因顺贼入城，焚烧院宇，寄食诸寺，中风恙，二三年间，患疮疥狼狈，终亦自缢而死。呜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师，能无及此乎？

卷第十

孙处士

孙处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师益部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为性介洁，凡欲图画道释尊像，则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不茹荤饮酒，多在山观村院，终冬夏方能周就。尝寓青城白侯坝赵村，爱其水竹重深，嚣尘不入，冀绝外虑，得专艺学。知微画思迟涩无羁束，有位者或求之不动，即绝食托疾而遁。导江县有一女巫，人皆肃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奇异，尝问其鬼神形状，欲资其画。女巫曰："鬼有数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与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气劣神悴，假某传言，皆在乎一时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与求一鬼，请处士亲问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尝闻人死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为人者，有生为畜者，有受罪苦经劫者。今闻世间人鬼各半，得非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与人世无异，苟或平生不为不道事，行无过矩，有

桎梏及身者乎？今见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处士有疑，请自问之。”知微曰：“敢问三郎鬼神形状，欲资所画。”俄有应者曰：“今之所问，形状丑恶怪异之者，皆是魍魉辈。神者一如阳间尊贵大臣，体貌魁梧，气岸高迈，盖魂魄强盛，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非同淫厉之鬼尔。”知微曰：“鬼神形状，已得知矣。敢问鬼神何以侵害于生人？”应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无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岁异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犹人间之盗贼，若无故侵害生人，偶闻于明神，必不侵害，亦不异盗贼之抵于宪法尔。若人为鬼所害者，不闻乎为恶于隐者，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者，人得而诛之乎？”知微曰：“明神祷之而求福，有之乎？”应者曰：“鬼神非人实亲，于德是依，皇天无亲，亦惟德而是辅。凡有德者，不假祷祈，神自福之。若素无德行，虽勤祷之，得福鲜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应者曰：“杀生与负心尔。所景奉者，浮图教也。”知微曰：“某之后事，可得闻乎？”应者曰：“祸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许预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应者曰：“望君济我资镪数百千贯。”知微辞之，应者曰：“所求者非世间铜铁为者，乃楮货尔。”知微乃许之。应者曰：“烧时慎勿使著地，可以薪草荐藉之，向一处以火爇，不得搅

剔其钱，则不破碎，一一可达也。”遂依教燔纸钱数百千贯。噫，昔汉世已前，未知幽冥以何为赂遗之物尔？

黄处士

黄处士名延矩，字垂范，眉阳人也。少为僧，性僻而简。常言家习正声，自唐以来，待诏金门，父随僖宗入蜀，至某四世矣。琴最盛于蜀，制斫者数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尽善，有琴瑟徽者为上，金玉者为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为异者，岳虽高而纮低，虽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无弦吟，振之则有余韵。非雷氏者，筝声绝无琴韵也。处士尝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间，故有号寒玉、韵磬、响泉、和志者。琴则有操、引、曲调及弄，弦则有歌诗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鸣》，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盖取诸国风雅颂之诗，声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谓也。非歌诗之言，则无以成其调也。本诗之言而成调，非因调以成言也，诸诗皆可歌也。咸平中，知州冯公知节召孙知微画，俾处士弹琴，二公俱止僧舍。尝会愚茅亭，进士张及赠之诗曰：“二公高节厌喧卑，同寄萧宫共展眉。玉树冰壶齐品格，野云皋鹤本追随。泉流指下何人赏，岳峭毫端只自知。绻恋贤侯美风教，故山归去尚迟

迟。”祥符壬子秋，告归乡里，遗愚养和一法。是年冬，病卒，年八十。其乐天知命者欤？

程先生

程先生名贲，字季长，自号丘园子，江阳人也。世习儒，少孤力学，立身介洁，跬步一言，必循礼则。虽家童稚子，应对进退，不逾规矩。先生尤嗜酒，复喜藏书，自经史子集之外，凡奇诀要录，未尝闻于人者，毕珍收之，亦多手写焉。其间复混以名画古琴，瑰异雅逸之玩，无所不有，虽年齿已暮，而志好益坚，目游简编，未少暂息。每谓所知者曰：“余五十年简册铅椠未尝离手。”其勤至也如此。尝撰《太玄经义训》，功未就，寝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是之谓乎？

杜大举

杜鼎昇，字大举，形气清秀，雅有古人之风，鬻书自给。夫妇皆八十余，每遇芳时好景，出郊选胜偕行，人皆羡其高年逸乐如是。进士张及赠之诗曰：“家本樊川老蜀都，世家冠剑岂寒儒。笔耕尚可储三载，酒战犹能敌百夫。僻爱舜琴湘水弄，每县孙画醉仙图。孟光

语笑长相逐，唤作梁鸿得也无。”尝手写孙思邈《千金方》鬻之，凡借本校勘，有缝折蠹损之处，必粘背而归之，或彼此有错误之处，则书札改正而归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则忠，使人子知方则孝。”自于《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获筋体强壮，耳目聪鉴，每写文字，无点窜之误，至卒方始阁笔。服玉泉法，去三尸，坚齿发，除百病。玉泉者，舌下两脉津液是也。但能每旦起坐，瞑目绝虑，叩齿二七通，漱令满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脐下炁海，一七遍，经久自然如流水沥沥下坎涧之声，如此则百脉和畅。所以《黄庭经》云：“玉池精水灌灵根。”又曰：“漱咽灵液灾不干。”其是之谓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温如，蜀人也。学识广博，人皆师仰之。大中祥符初，乐安公中正镇蜀日，请先生于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集贤谏大夫凌公策莅蜀，闻先生之名，表荐于上，诏入京。先生进《龙图纪圣诗》一千韵，酬以汝州团练推官。三让，辞官表云：伏念臣早年发白，悲老态之遽臻；触事心阑，觉死期之将至。乞授一子官。蒙圣恩与子偕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般

家之蜀，因与乡人前秦州陇城主簿张逵中行，秩满归川，二人同访愚茅亭。观旧题之处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逾一纪，故友将尽，我虽存也，余生几何？”先生留一绝于亭壁曰：“聚散荣枯一梦中，西归亲友半成空。惟余大隐茅亭客，垂白论交有古风。”天禧二年，先生游宁州，卒于旅舍。扬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诚哉！是天地间万类中唯人最灵，然愚蒙者万，而贤智者一，处贤智而志于道者，复几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谓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谭居士

谭居士名仁显，成都人也，以医为事。居郡城东南隅，所居庭庑篱落间，遍植草药，年高而精神愈壮。无喜怒，故毁誉不能动其心。手持数珠，常诵佛经于闾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钱帛，随即分授于贫者，竟以不言，但行阴施默益之道。每行药，至午方归，则闭户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时齿一百八。未化前，人问居士有长生法，对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小童处士

童处士名益，字友贤，因兄能画，相学习而顿悟，若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画无古今。蜀未归命圣宋已前，有张、杜二人，善画佛像罗汉，有张南本画人物车马，黄伯鸾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写真，自往及今有童君，与前辈不相下也。童君于海云山寺画慈氏如来十六罗汉，大圣慈寺三学院《楞严经》变相，玉局化龙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天庆观龙虎君，圣祖殿岳渎神祇，所有神仙侍从，向背低昂，无遗其势者，鸟兽洪纤，树石山水，无遁其形者。而又笔踪遒健，天机俊逸。九曜院写张侍郎真，精神气韵，如出素壁之前，时推妙手。张侍郎在任日，俾童君画鲍倩五禽图，于五势之间，各写侍郎真在其中。侍郎展开曰："老夫山野，岂堪图之。"因是优礼待之。祥符中，于愚茅亭图水石六堵，谓愚曰："时辈皆云，弹琴非是乐，写真非是画，是耶非耶，请为言之。"愚对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风》。杜预注云：伶人，乐官也。岂不谓琴为乐乎？南齐谢赫论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像形，四曰随类傅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摸写。其写真者，于画六法中一法尔，

岂不谓之画乎？若只以画人头面而已，岂曰尽善。若只以写真擅名，不亦寡乎？譬诸膳夫和羹，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齐之以味，阙一不可。今国朝取士，于诗赋策论，阙一者不中其选也。则知君子之道，贵乎全也。画与学虽殊，功用奚异，君其全乎？”童曰：“益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茅亭客话后序

《茅亭客话》虽多纪西蜀之事，然其间圣朝龙兴之兆，天人报应之理，合若符契，验如影响。至于高贤雅士，逸夫野人，稀阔之事，升沉之迹，皆采摭当时之实，可以为后世钦慕儆戒者，昭昭然足使览者益夫耳闻目见之广，识乎迁善远罪之方。则是集之作也，岂徒好奇尚怪，事词藻之靡丽，以资世俗谈噱之柄而已哉？盖亦有旨意矣。此集自先祖太傅藏于书笥，仅五十余载，而世莫得其闻也。余因募工镂板，庶几以广其传，尚冀将来好古博雅君子，幸无以我为诮焉。时钜宋元祐癸酉岁季夏中浣日，西平清真子石京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括异志
倦游杂录

[宋] 张师正 撰
傅成 李裕民 校点

目录

括异志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宋州狂僧
黑杀神降
来和天尊
乐学士
司马待制
后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会圣宫
曹门谣
陈靖
醴泉观
贾魏公
大名监埽
仆射厅
吕枢密
卷第二
盛枢密
余尚书
郎侍郎
刘密学
刘待制
杨省副
魏侍郎
司马少卿
梁学士
张郎中
韩侍中
张职方
陈少卿
杨状元
郭延卿

卷第三
马少保
潘郎中
乐大卿
徐郎中
刘太博
刁左藏
吕郎中
钱斋郎
邢文济
蒿店巡检
王廷评
樊预
卷第四
陈省副
王待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陆龙图
宋中舍
马文思
陈太博
马仲载
夏著作
冀秘丞
梁寺丞
杨郎中
张太博
杨从先
卷第五
李参政
梅侍读
韩宗绪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谢判官
刘观察宅

柴氏枯枣
僧缘新
卷第六
王少保
范参政
麦道录
杨道人
李芝
张白
静长官
率子廉
许偏头
张翰
卷第七
张龙图
孙副枢
芙蓉观主
曾屯田
郭上灶
牛用之
毕道人
段穀
方道士
高阆
孙锴
杨贯
张酒酒
卷第八
明参政
徐学士
鱼中丞
祖龙图
尚寺丞
高舜臣
王庆李颛附
孙翰林
黄遵
刘德妙
税道士
寇莱公

魏进士
德州民
卷第九
毛郎中
崔禹臣
张郎中
张司封
薛比部
陈良卿
罗著作
陆长绪
寇侍禁
张尚书
姜定国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悦
康定民
郑前
陈州女厉
卷第十
钟离发运
蔡侍禁
白须翁
韩元卿
李敏
乐平港鼍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补遗
费孝先
刘烨
冯拯
王无规
婴怪
李德裕系幽狱
女子变男
倦游杂录
校点说明

倦游杂录

唐陵无碑

子孝妻义

皂屏养目

造舟赐号

温泉碑

员外郎

程师孟善谀

终慎思具启切当

熊馆

韩贽好啖瓜虀

匍匐图

觅石

岭南嗜好

啖男胎衣

胡饼

沉香木

石鼓

竹不根而茂

盘量出剩

藏擫诗

始终言新法

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下官踪迹转沉埋

巩大卿献放生

一网打尽

生前嫁妇死后休妻

杜园贾谊

不喜歌舞

平调二曲

录公得替

今日谁非郑校人

范希文蚊诗

善谑驿

着也马留

宋罗江

孔道辅以直言得馆职

柳开强娶钱氏

神宗题韩琦曾公亮墓碑

张咏焚黑店

寇准诚过其才丁谓才过其实
孙沔不许外使居其上
石守道不收馈赠之食
韩丕以槲叶著书
张杲卿谓仁宗孤寒
张亢不先上闻
韩稚圭禁焚尸
眼前何日赤
赐饮宰相第
前任班趁办
街鼓
钟离权诗
清风明月两闲人
张宗永诗
冯端书塞上诗
王平甫点绛唇词
高丽求王平甫诗
蔡子正作喜迁莺词
张退傅诗
王禹玉祭社诗
卢氏凤栖梧词
郑氏死后出家
韩稚圭梦手捧天
张退夫读乐记中第
费孝先作轨革卦影
唐郎中梦寇准为相
欧阳修乞早致仕
移赵师旦事于曹覲
富大监王郎中之廉节
寇丁相轧
谢泌荐士
飞鱼易名鸱吻
慎火木
辰砂
□羹
华清宫
皂荚合欢
南北方嗜好不同
白石碑
虎畏橐驼

石鱼
沸沙
石燕
阳朔石峰
南海啖槟榔
蚁鲊
杭人好饰门窗什器
木馒头
采珠
蓬莪茂
鱼
凤凰
鸩鸟
汜水关有唐高祖太宗像
象祠
卧仙
皂鹤洞
长沙三绝
山药
罨画流苏铴销
嘲免解者诗
无比店与有巴楼
讥吴善长诗
欧阳景诗
常秩讳学春秋
郑向哭王耿
教坊杂剧
军府杂剧
盛天下苍生
改裴晋公赞
天狗下勾当公事
茶床谜
曹琰落牙诗
蜴蜥求雨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
权顿幞头
陈亚善对
巩汉卿俊敏有才
文潞公戏题诗

舍人面色如衫色
长沙三拗
语讹
雁
道人诈骗张杲卿
杨孜诡谋杀情妇
史沆诗
王平弹御膳有发
大臣诬奏石介诈死
潘阆
三司黠胥
秋霖赋
矫伪
伺察
踏犁
三虎四圣
诈修庙
许怀德计退夏师
宋夏使臣衣冠
南蕃呼中国为唐
荆公和张掞诗
华清宫题咏
相思河
妇人题佛塔庙诗
范讽诗
杨孺诗
无名子嘲常秩诗
李师中赠唐子方诗
真珠鸡
得志之所勿再往
陶侃梦受杖击
苗振倒绷孩儿
苏易简急于进用
丁谓衔盛度
断望池
郁林风土人才
三英诗
元稹登庸
般若台
黥人

葛清遍体刺白居易诗
判状赦死
徐博世善走
肠痒疾
蝇不集尸
好景难逢
丧礼
常秩自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括异志

[宋]张师正　撰
傅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括异志》十卷，宋张师正撰。师正字不疑，襄国（今河北邢台）人。《宋史》无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临川先生文集》、《东轩笔录》等书记载，张师正进士及第，多任武职，曾知宜州，为英州刺史、荆州钤辖。又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知英宗治平三年（1066），张师正为辰州帅，年方五十，至神宗熙宁十年（1077）仍在世，已六十二岁。卒于何时，不得而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师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宦游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则此书当是张师正晚年的作品。《邵氏闻见后录》引王铚语，谓此书乃魏泰所作而假名于张师正，但是王铚没有提出确切证据，尚难定论。今仍归于张师正名下。

本书记述北宋时期的奇闻异事，篇末多说明故事来源，以示可信。故事主角为当代人物，其事则多荒诞不经，实无可信者，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状。文字描写比较简略，缺少文采。书中有的故事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影响，今人指出，卷二"张郎中"、"张职方"二条与《醒世姻缘传》中某些情节相仿佛；卷三"王廷评"条即是王魁负桂英故事的本事；卷十"钟离发运"条为《醒世恒言》中"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故事的来源等，因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括异志》最早见录于《郡斋读书志》，但是书名作《括异记》（衢州本），一作《括异志纂》（袁州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作"《括异志》十卷，《后志》十卷"。今传本没有《后志》，最早为明正德十年抄本。此本据宋本传录，无魏泰序，共一百三十三篇，较《郡斋读书志》所云二百五十篇少了一百十七篇，可以肯定不是完帙。《四部丛刊》续编曾据以影印。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作底本，校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南京图书馆藏另一明抄本，并参校《类说》、《说郛》所载各条，如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又从《说

郛》中辑得该书佚文七条，附于书末。《说郛》（宛委山堂本）所载“杜紫微”条，乃见于唐李绰《尚书故实》，疑误收，故不录。限于学力，整理工作容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卷第一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领宋州节钺。时有狂僧，携弹走荆棘中，顾谓人曰：“此地当出天子。”又显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书政事堂。吏批其颊，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见宰相范质。”质曰：“此病心耳，安足问。”遂叱去。其后太祖果自归德军节度使受禅，遂升宋州为应天府，后号南郡。一名南京。事具国史。

黑杀神降

开宝中，有神降于凤翔府俚民张守真家，自称玄天大圣玉帝辅臣，其声婴儿，历历可辨，远近之民祷祠者旁午。太祖召至京师，设醮于宫廷。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晋王有仁心，历数攸属，陛下在天，亦自有位。”时太宗王晋，为开封尹。太祖命系于左军，将无验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践祚。度守真为道士，仍赐紫袍。遂营庙于盩厔之太平镇，神位次序、殿庑规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杀，号为翊圣。至仁宗朝，追谥守真为传真大法师。事见《翊圣别传》。

来和天尊

刑部尚书杨公砺为员外郎时，常梦人引导，云谒来和天尊。及见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玉焉。杨公伏谒，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觉，莫谕其事。后章圣皇帝育德储闱，尹正神州，杨公入幕，始谒而归，语诸子弟曰：“吾适谒皇太子，乃吾顷梦来和天尊之仪状也。”事在砺本传。

乐学士

乐学士史景德末为西都留台御史。尝梦一人，具冠服，称帝命来召。共行十余里，俄见宫阙壮丽，殆非人世。因问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陛见，帝谓曰："而主求嗣，吾为择之，汝姑伺此。"少选，导一人至，气色和粹，似醺酣状。帝谓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辞。"即顿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立者谓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尝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适见者，主之嗣也。"寤而识之。既而密以闻，具述所梦，曰："宫中不久有甲观之庆。"明年，神文诞圣。安退处士刘易尝记斯事。

司马待制

故天章阁待制司马公池，乾兴中以职官知光山县。秩满，考绩于吏部。时章圣临御，一夕梦引对于便殿，仰视黼座，状甚幼冲。即觉，窃语交亲，以谓改官之期方远。铨司既质成课，将取旨，会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监国，引见资善堂。仰视睿姿，一如所梦。事见庞相国所撰《司马公神道碑》。

后苑亭

嘉祐末，仁宗于后苑建一亭，题其榜曰"迎曙亭"。未几，神文弃天下，英宗嗣位，则亭之名岂徒然哉？昔汉昭帝时，上林柳叶虫蠹成字，曰："公孙病已立。"霍光既废昌邑，立戾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实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长安小儿叠布蘸水，向日捩之，谓之"拔晕"。懿宗果自郓王嗣立。以今方古，事实符契。古语有云："干鹊噪而行人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况王者之兴，岂无开先之兆也？异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县僧某来湘潭干事，既毕，归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梦行道中车骑戈甲，旌麾仪卫，去地丈余，蹑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时既过，复前。又逢数骑，叱之曰："安得犯跸！"僧自疏得免，因问："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职耳。"僧既觉，明日至衡山，白所梦于邑令。令戒僧曰："秘之，勿妄言。"后数日，闻仁宗遗诏至，考其所梦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匮》云："武王胜殷纣，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车马诣军门，行无辙迹。太公曰：'此四海之

神洎河伯来受职也。’因祀之，约束而去。”与此正类。李时亮云。

南岳真人

庞相国籍既致政，居于京师。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数刻复生。翌日，命纸笔，屏左右，手书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谓久病恍惚，书字不谨，遂寝不以闻。公既薨，发视之，云：初死，有人引导，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庞处下列。拜讫，有一人传玉皇诏云：“庞某令且归，伺与南岳真人偕来。”既出殿门，又有人前导，云：“当见南岳真人。”复至一殿庭列班，庞居上列。卷帘毕，既拜，熟视，乃仁宗皇帝也。时神文久不豫，庞既复苏，觉体候小康，又闻圣躬亦复常膳，乃窃喜，故欲上闻。三月二十七日，庞薨。越一日，仁庙上仙。进士时济得之于与教院主僧惠节。

会圣宫

会圣宫在洛都东八十里望仙桥，祖宗之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昼漏尽，宫侧之人见王者羽卫陈布道中，最后二人衣赭袍，张黄盖，乘马相次，至宫前乃不见。明日，宫门大敞，诸殿门锁不钥而启，主事者大骇。少时，闻仁庙上仙。

曹门谣

天圣末洎明道中，京师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美嘉者即曰曹门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门高，耆壮童稚，无不道者。景祐初，神文诏册曹王女孙为皇后。曹王为国功臣之冠，虽珪爵蝉联者三世，洎作配宸极，居外戚之尊，可谓高且好矣。王辅艺祖定天下，降蜀平吴，抗丑虏，破强敌，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宜乎后裔之兴也。唐郭尚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侈穷人欲，寿登耆艾。人谓报施之道，犹或歉然。至曖女为宪宗元妃，历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唐史臣谓子仪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焉。以曹氏之余烈，近之矣。

陈靖

陈靖字唐臣，巨野人。少倜傥，有气节，通《诗》、《易》。尝从范讽、石延年、刘潜游，景祐五年，以进士特奏名，得三《礼》出身。

荐为邑佐，皆有能声。稍迁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东下，隐于叶山。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门者辄避去。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畜。与其妻孔氏皆学辟谷，往往经岁不食。嘉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尽室出彼。王介甫高其行，以诗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东流人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结庐于高梧。市居数月，丧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门称疾，惟焚香诵《易》而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纸札，作书遗张郎中颙曰：“近上帝以靖平生无谄，俾主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张时职江东漕运，得书，以靖为病心者，不复报。是日又躬为一书，封缄甚密，戒其子曰：“张公归乡，以此书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发。违吾言，汝为不孝。”其子谨藏之。自是多为歌诗，皆有脱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谓其子曰：“吾数尽矣，后事一托张秘丞主之。”言讫而终。时张秘丞颙将赴官益阳，前一日与靖别，翌日得其讣，亟为办丧事，葬于耆阇山之侧。治平元年七月，张仲孚自江东还，其子庠捧父书号泣来献，封缄如初。发之，其始末皆叙诀之辞，中乃云：“平直司必然失为议定皇嗣事，勿怪草草。”明年秋，英宗由大宗正为皇子，而靖于六年七月为此书，已有选定之语。由是知帝王之兴，皆受命于天，默有符契，非偶然矣。此皆略取张仲举学士所撰《陈靖传》云。

醴泉观

祥符中，京师东南隅醴泉涌，龟蛇见其侧，饮之者疾瘳。即其地营祥源观。其后灾，再加缮构，改号醴泉观。熙宁八年，又易倾朽，荐加垩饰。功毕落成，命教坊伶人奏乐于庭。是日，真武影现于殿脊火珠中，其部从神官旂纛之类，望之悉具，京师奔走观瞩者数千万人。见陈虞部开云。

贾魏公

贾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尝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梦绯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蝉冠以献。俄而公生。始数岁，先令公为瀛幕，公时在膝下。契丹数十万攻围逾月，城甚危，守陴者闻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辅相，勿忧贼也！”数日，虏遁去，城卒无患。公自宰相出镇，拥节钺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则贵贱之分，淹速之数，固由默定。世之汲汲于进者，无所不至，岂昧于居易之理乎？

大名监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则以薪蒻窒塞，补蒲增卑，谓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则命使臣巡视，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捷、桩木之类数十百万，以备决溢。使臣始受命，皆军令约束。熙宁九年，大名府元城县一监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鼋屡来啮岸之薪蒻，似将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梦一绿衣创首，谓监埽曰："汝杀我，我已诉于官矣。"又月余，病疽死，见二使者执之而去，曰："汝尝杀人。"监埽窃思之曰："此必杀鼋事也。"行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当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无他适。"二使既去，仰视高阁，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阍，如道士观所谓龙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视其阁，有榜，题曰"朝元之阁"，下见韩侍中稚珪凭几而坐，侍者数十人，若神仙仪卫。乃再拜讫。韩问来状，遂白煞鼋事，因曰："堤岸有决，当受军令之责，非徒杀也。"韩曰："汝亦何罪。傥见阴官，但乞检《上清格》。"即出门，见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诘以杀鼋事。对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涨溢不常，苟有决漏，则当诛。鼋败吾防，不可不杀。乞检《上清格》。"阴官取格视讫，谓曰："《上清格》云：'无益于世，有害于人，杀而不偿。'罪固难加。"阴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余里，若堕眢井，遂寤。事闻之于刘大卿袭礼云。

仆射厅

陈英公执中初以左正言谪为中允，监永州酒税，郡守常以谏官待之。间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款之。英公即座，周视居宇，忽于榱桷楣间注目久之，顾侍吏曰："见一牌否？"左右对以无睹，郡守而下皆曰未尝有牌。陈笑而杂以他语。及归，家人怪而询之。公曰："宛见一金字牌，书'仆射厅'字。"公由是益自负。既而两正台府，竟践此位。虽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时，官为端揆。进士魏泰呼英公为舅祖，得闻其事。

吕枢密

吕枢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命医工陈逊煮药。时方初夜，逮药将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诸药品差锉末再煮之。俄以严鼓，不觉再覆。既而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梦一神人，披黄金甲，持剑叱陈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药加害？"陈恐栗而寤，遂以所梦洎覆鼎事白于秦国，

曰："在孕者贵人也，虽疾，当无所损。"其后生宝臣。熙宁中，自枢密使出镇而薨。闻之马瑊运判云。

卷第二

盛枢密

枢密使文肃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尝感疾而死，支体犹温，故家人未敢殓。越宿乃苏，云：始为人追摄，若行田野间，气候昏塞，如欲雨状。良久，入一府，见主者被古诸侯服，起而接公，且谂以同姓名而误追，亟命公还。既而复行田间，远望有数人，皆若旧识。及追视之，乃故相国沈公义伦也，喜揖盛曰："审知学士得还，为我语家人，颇为污脚袜所苦。"草草别去。盛神还，疾亦渐愈。遂以冥中所嘱语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污脚袜之说。及服除，彻相公灵榻，而神座之横桄有败袜焉。究其所自，则守灵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之，谓已亡失，故不复索。文肃公说。

余尚书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蒲，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中罹废黜者累岁。其后竟至工部尚书。常语交亲曰："关中任使，决不敢去。"既罢广州，至乌江得疾，遂入金陵就医。舣舟秦淮，扶病登亭，视其榜曰"秦淮亭"。公不怿，数日而薨。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李供备时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简致政之年，将赴阙更图一郡，然后悬车。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时盛暑，月色澄亮，命从者皆寝，辟船门默坐。乙夜，闻岸侧有人语云："吾儿明日过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齿幼，恐致惊怖。"郎大讶，登岸四顾，人皆酣寝，惟群牛卧齿于屋下。翌日，郎驻舟以伺。俄

有称监簿者，年甫弱冠，由途于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转如风，顷刻而过堰。郎太息曰：“吾平生历官治民，自谓无冤抑，安能垂老更僶俛于王事乎？”即抗章告老，南归余杭。牛之子不传名氏者，郎为之讳也。陈节推之方笔以相示。

刘密学

天禧中，刘密学师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长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见旌旗仪卫，呵导甚厉，民相与拱立道左。因询前驱者曰：“何处大官？”曰：“潭州刘密学授南岳北门侍郎，明日礼上。”是夜复有内臣江供奉者来岳庙烧香，宿庙下，梦供帐纷纭，言新官礼上。洎见，乃刘密学也。又马尚书亮时尹京南，午巳之间，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谒，谓曰：“侍郎已下厅，不敢通刺。”道士曰：“无他事，欲投潭州刘密学书耳。”典谒曰：“既要相见，何不早来？”又曰：“为今日南岳北门侍郎上事毕方来，以故后时。”言讫失道士所在。晚衙马视事，典谒以告。马大惊，以为不祥。数日，凶讣至。考道士求见之辰，刘捐馆之日也。先是，刘在长沙，一旦称受札子赴阙，即具舟舰，立俾徙行李、族属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讫，穿膝坐正寝，俨然而逝。今衡潭之人严奉之，礼与岳神等。或闻祖舍人士衡有传。今所书者，录马运判瑊、辛都官子言之说耳。

刘待制

待制刘公湜，彭城人。清修检重，时所推与。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先是，驿居人见驱群羊及负荷酒食横陈之具入驿者，视之则无人，如此累日。刘既卒，始悟鬼神之来迓。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纯言。

杨省副

杨省副日华自言：应举日，与数同人税宅于饮马巷。居数月，无他异。一日探榜归，时春季颇暄，相与解带，席地而坐。俄觉身之敧侧者再三，以谓地动，问诸仆隶则不知。杨取剔耳篦画甓罅中，胃出浅红线长数寸，以手牵之，有缣衣如线色，随牵而长，约尺余，惧而舍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徐尽入。坐者大骇，莫敢发视。即时迁于旅邸。余任渭州推官日，亲承杨公之说。

魏侍郎

刑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员外郎知洪州。罢官，舟经大孤山，方乘顺风，扬舲甚駃。一女使涤器而坠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顷刻已十里余，公惋叹良久。一女奴忽沉冥狂语趋前，而举止语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于水，实命之至是，无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终，夫岂不大戚耶？傥岁时月朔，赐草具馔，化楮泉于户外，使某得以歆领，虽泉下亦不忘报。"公与夫人闻之恻然，悉允其求。语次，一渔艇载所溺婢棹及公舟，告曰："溺婢为浪泊而出，获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尝死，而女奴亦不复降语。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马少卿

太常少卿司马公里自言：未冠时，侍仲父待制光山县，门下客张某者亦年少，同舍肄业，常苦资用不足。张忽叹曰："愿得干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黥卒执汛扫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间有此事耶？"张曰："神仙之术，不可妄求，岂不知之乎？"卒曰："某尝得此术，愿试之。"张大喜，脱衣质钱，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银一两内鼎中，出小瓢，取药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炽炭围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风声，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视之，曰："此汞银也。比闻有黥卒得此术，间或鬻之，岂非此人所为乎？"张亦秘而不言。张谓司马曰："斯人而有斯术也，图之固易，然缓而取之，善也。"自此屡以美言抚存之。一日，请浣衣于江滨，去遂不复，竟不知所适。

梁学士

梁状元固，博达俊伟人也。未有室，职于史馆，数年而卒。未克敛，凭侍姬玉儿者降灵语云："吾今弃世才信宿，家事不治乃尔。"又召子弟戒勅曰："吾家素贫，尚有铅器数十事，兼朝廷必有赠赐，足办丧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托祖舍人可也。"家人问曰："学士今居何所？"云："见作阴山谏议，寄任不轻。"又索毫楮作启，令子弟取某书还某家，于某家取所借某书，还者收，取者得。复索茶合，饮一杯已，手自封记，真梁之迹也。须臾乃去，姬如醉醒，诘之殊不自知。进士洪正卿云。

张郎中

张郎中景晟，洛阳人也，去华侍郎之孙。登进士第，始逾强仕，为屯田郎中。熙宁四年，奉朝请于京师，忽疡生于手，痛不可忍。时有御医仇鼎者，专治创痏，呼视之，遂取少药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仇虽复注以善药，而痛不能已，数日而卒。沉困之际，但云："仇鼎杀我，必诉于阴府，不汝致也！"月余，仇坐药肆中，见二人，一衣绯，一衣绿，入鼎家，手持符檄，谓鼎曰："张郎中有状相讼，可往对事。"仇曰："张郎中病疽而死，何预我事？"绯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数日之命。二人相顾曰："延三日可矣。"绯衣曰："虽然，当记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见。所印之处即肿溃，创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后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张橐实良厚款，欲先以毒药溃其创，然后加良药愈之，以邀重赂，遂至不救。鬼之来，独鼎见之，左右但见纷纭号诉而已。噫，庸医之视疾，多以药返其病，使困而后治，欲取厚谢，因而致毙者众矣。傥尽若张君之显报，则小人之心，庶几乎革矣！

韩侍中

侍中韩公稚珪知泰州日，卧疾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苏，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不觉惊寤。"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春宫，捧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之勋业，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姚复云。

张职方

张职方太宁，宿州人。家富于财，登进士第。性恶鸱，每至官，必下令左右挟弹逐之。熙宁六年，丁内艰，权居于符离之佛寺。尝有鸱巢于殿之鱼尾，育二雏，羽翼渐成，飞跃于外，鸣啸不已。张亲弹之，中丸而毙。既而二大鸱盘空，鸣声甚悲。翌日张步庭中，一鸱下搏其巾。方惊骇，一鸱复来攫伤其鬓，创亦不甚。旬余溃决，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报子之仇，义也！孰谓禽兽无仁义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处万物之灵，亲爱之心宜其甚焉。熙宁甲寅、乙卯岁，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兽之不若也。悲夫！

陈少卿

太常少卿陈公希亮，曩岁刺宿州。厅事后门常扃钥，相传云开则有怪物见。陈刚方明决，不之信，遽命启之，果有群妖昼夜隐见于房闼间。陈亦不甚惧。一日，偶至土地堂，见土偶数十，疑其为妖，命碎之，投诸汴水。妖遂绝。盖每岁立春，出土牛，牛既为众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置于土地之祠也。张供备宗义言。

杨状元

前进士黄通与状元杨公寘相善。尝梦杨投刺，自称龙首山人。庆历初既登第，丁内艰，未终丧而卒。其后好事者解之曰：龙首谓状元登第也；山人，无禄之称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阳人。少以文行称于乡里，吕公蒙正、张公齐贤未第时，皆以师友事之。太平兴国中，陈抟自华州被召。抟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进谒。抟倒履迎之，目吕曰："先辈当状元及第，位至宰相。张先辈科名虽在行间，而福禄延永又过于吕。"然殊不言延卿。于是二人相与言曰："郭君文行乡里所推，幸与一目。"抟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草别去，抟送之门，顾张、吕曰："二君今晚更过访。"及期往，抟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卿禄蒲。伺吕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张君作相，当得职官耳。"既而吕果状元中第。及为相，荐延卿，得试校书郎。及张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语其子宗诲曰："为我作奏札子，荐郭延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札。宗诲草奏，误书"京"字为"职"字，及书可降制，乃职官，皆如抟言也。进士魏泰闻之陆修撰经，云其始末甚详。

卷第三

马少保

太子少保马公亮自言：少肄业于庐州城外佛寺。一夕，临窗烛下阅书，有大手如扇，自窗伸于公前，若有所索。公不为视，阅书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语人。有道士云："素闻鬼畏雄黄，可试以辟之。"公乃研雄黄渍水，密置案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笔濡雄黄，大书一草字。书毕，闻窗外大呼曰："速为我涤去。不然，祸及与汝！"公雅不为

听，停烛而寝。有顷，怒甚而索涤愈急，公不应。逮晓，更哀鸣而不能缩。且曰：“公将大贵，我且不为他怪，徒以相戏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极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状，由公以彰暴于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独不见温峤燃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涤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复扰人。怪逊谢而去。进士魏泰言马公尝说于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继宗，清河人。以明经发第，有吏材。天圣中，自国子博士通判乾宁军。其母亡以十余岁，一日于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状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号哭，母急止之曰：“可于堂西偏隔以帟幕，前下一帘，中安二榻，吾将与伴我者二妇人息焉。”既而语云：“吾死亦无大过，阴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适。汝既升朝，封我为县太君，阴官乃纵我出入。汝前岁知导江县，我尝至彼相视，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后。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为识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门内街西磨坊某人媳妇处为女，因得来此。”家人日夕具饮食，惟闻匕箸声，视之如故。留月余，告去。举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声，久而不闻。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询之，皆如所说。潘后常以缗帛遗其家。潘之子士龙，今为正郎。胡讷尝著《孝行录》，亦记潘夫人事。

乐大卿

光禄卿乐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学时，尝就祖母寝榻前灯下看书。一夕二鼓后，灯檠摇动，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复止故处。乐亦不惧。明日，言于门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檠置学舍中，明灯而坐。才二鼓，复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无他异。

徐郎中

徐郎中，莱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岭外。乾兴中，仁宗登极，部贺礼赴阙。至武陵一驿，将舍正寝。驿卒言：“其中有物怪往来，无敢居者。愿易他次。”虽不以为然，亦出寝于厅之屏后。夜将半，梦有神人，状甚伟，手携竹篮，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辄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惧愧谢，神乃端视之曰：“形相非蒲，但其鼻曲而小。吾与若易之。”遂于篮中择一鼻，先剿徐鼻掷去，以所择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际，梦中亦觉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

正，自梦易之后，自然端直。历官驾部郎中，致仕，随其子秘书丞朔在维扬签判。治平四年物故。

刘太博

兴州依山为守居，层叠而上，正寝尤高。复构楼于上，俯视仪门如指掌。宝元中，太常博士刘公中达假守是郡。一日与家人登楼，见白衣者入客次，若举人状。刘遽曰："有客至，吾将延之。"遂下楼升厅，果有举人投刺，刘接之。坐移刻，各不语。告去，遂循东庑而下。左右告曰："当自西庑。"举人不答，直趋东庑井次，投身而入。刘大骇，遽索井中，无所得，而亦不能究举人者自何而来。月余刘卒。前进士程觉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尝提举大名府左厢马监，在职岁余卒。其家先寓于大名朝城县。熙宁二年秋，刁捐馆半岁，次子总忽见父坐于城门之侧，行李从者无异平昔，惟从人悉衣白。方惊惧，其父以手招之，即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总问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尝事范希文，渠今主阴府，俾我提举行疫者。今欲往许州以南巡按，道出此，故暂来视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当死，但预为备，勿告之，恐渠忧挠。孙某来年五月亦当卒。此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宽。"孙乃总之爱子也。又曰："市中仇某不半岁必刑死。"因怀中取鸦青纸一幅，有金书七十余字，授总曰："善保持，勿失坠。"遂上马呵道，出南门而去，闾巷悉见。行数里，逢市人张五者避立路左。刁谓之曰："我欲倩君可乎？"张曰："诺。"乃谓曰："若暂到我家，语吾儿：后月南市当灾，且慎之。我已留从者五人防视，必免焚如。"张亦不知是鬼也，遂诣刁宅，欲达其语。闻宅中大哭，少选总出，询方知刁久已弃世。其妻洎孙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灾，日夕戒居人储水，谨火禁。月余，火自空屋发，与刁居密迩。四邻悉焚，惟刁宅独完。仇某者闻当刑死，杜门不出。一日与客弈棋于所居之门下，有诵佛书而丐者，仇屡谢之不去，语颇不逊。仇忘刁之言，殴之，即死，竟毙于枯木。金书人皆不识之，字书亦无。事闻之借职刁绰言。

吕郎中

吕郎中元规治平初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宇在韶州，宅堂之后有园

亭，亭下植荔枝数株。夏五月，实尽丹，翌日将召宾僚开樽以赏之。其亭暮则扃鐍，人迹所不至。诘旦启户，无一实在枝，但见壳核盈地，于板壁题诗一绝云："我曹今日会家亲，手把洪钟饮数巡。满地狼籍不知晓，荔枝还是一番新。"岁余，吕以事去官。其侄子邈言。

钱斋郎

治平中，有钱斋郎者调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师。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语言皆男子也，状如病心。召符禁者视之，术皆不效。闻孔监丞者有道术，能已人疾苦，遂诣其居，告以妻之所为。孔许至其居。翌日乃来，与钱偶坐。其妻冠帻束带，往来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预我家事！"久之，孔都不与语。俄而独曰："莫须著去否？"孔因谓曰："汝本何人，辄凭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尝被一命而死，亦曾举进士，颇探释老书。昨到京师，无处寓止，暂凭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猎三教，是识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凭之乎？"鬼默然。又谓曰："汝既言曾探释老，有尔许大虚空，何所不容，而言无寓止之所？"言讫，钱妻瞢然而倒，半日乃寤。询其前事，皆不知也。得之张稚圭言。

邢文济

华阴县云台观道士邢文济，常掌华阴道司事，故得紫其服，号虚寂大师。既免道职，专主金天南祠。乡人岁时献施金帛甚黟，邢悉裒为私藏，间充酒色之费。有巡检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屡以所得赂之。一夕，邢梦人摄至金天殿下，见巡检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诘二人以盗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归。邢既寤，觉背间楚痛。遂诣巡检，话昨日之梦。惊曰："我梦亦然。"月余，邢病背疮死，巡检者亦患疽，相继而殂。得之董职方经臣录。

蒿店巡检

渭州蒿店有巡检廨宇，率命班行领卒数百戍焉。庆历中，羌人入寇，巡检张殿直者应援于外，其家悉为蕃贼所俘虏。既入贼境，骨肉皆为赏口，其妻分肄一番酋，俾主汲炀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恸而后归。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随妻出入，屡衔其衣，呦呦而吠，摇尾前行十数步，回顾又鸣。如此者半岁。妻因泣谓犬曰："汝能导

我归汉耶？”犬即跃鸣。妻乃计曰：“住此而生，不若逃而死，万一或得达汉。”计遂决。俟夜，随犬南驰。天将晓，犬必择草木岑蔚之处，令妻跧伏，犬即登高阜顾望，意若探候者。时捕雉兔衔致妻前，得以充饥。凡旬日达汉境，巡逻者以闻。访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饲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评曰：犬，六畜也。惟豢养之恋，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汉，又能导俘虏之妇间关而归，可谓兽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国者，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评

王廷评俊民，莱州人。嘉祐六年进士，状头登第。释褐，廷尉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官。未试间，忽谓监试官曰：“门外举人喧噪诟我，何为不约束？”令人视之，无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时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惧，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逾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闻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为厉者。梦一女子至，自言：“为王所害，已诉于天，俾我取偿，俟与签判同去尔。”道士知术无所施，遂去。旬余，王亦卒。或闻王未第时，家有井灶婢蠢戾，不顺使令，积怒，乘间排坠井中。又云王向在乡闱与一倡妓切密，私约俟登第娶焉。既登第为状元，遂就媾他族。妓闻之，忿恚自杀。故为女厉所困，夭阏而终。

樊预

樊预，眉州人。登进士第，为杭州观察推官。素有异相，胸生四乳。一日，忽题于厅之堂扉云：“三声鼓角云中见，一簇楼台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后数日，若有牙兵数百人来，云吴山大王遣以奉迎。预乞延数日，处置家事。迓者乃去。亟召同寮，具以事告，且诉乡里辽远，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见其无疾而遽有是语，以为病狂，或讯其事之委曲，终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时正严鼓时也。吴山即子胥之祠，据州中之高阜，有楼殿亭宇之胜。“鼓角”“楼台”之句，乃自谶也。后州民闻甲马巡徼之声，或见樊总督者。州人遂塑其像于神侧，自是不复见。其子祖安亲说。

卷第四

陈省副

庆历初，陈吏部洎自三司副使谪守钟离郡，比曹员外钱愚时为通倅。钱善数术，一日，俾其邑封具酒肴，悉召陈宅之长幼，会于倅居。明日，钱诣陈谢曰："昨日以菲薄奉邀贵眷者，聊示区区之意，以托后事尔。"陈大惊曰："足下四体甚安，此言何谓也？"钱曰："明年正月某日，某当死。乞护送诸孤归京师故栖，则幸甚。"陈知钱善数术，亦不以为然。愚尝谓其妻子曰："陈亦行尸耳，过明年复旧官，则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余，陈徙庐州。未半岁，复召为三司副使。数月，病背疽而死。越三日，陈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据榻附而降语曰："吾昨日已见王，将设酒，我辞以创痛而止。门外从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绿绯宽衫，乌毡靴，亦无异人世，不复号慕以自苦也。"又数日，复降语，命设榻如宾主位，曰："此前濠州同官钱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复与比部同官，前日已尝宴会，相得之欢，不异平昔。可令院子传语钱家县君，言比部教善视十一郎，比部幼子，最所钟爱者。今再与陈吏部同事甚乐，勿思念悲恸也。"先是二日，钱之幼女方十余岁，睡中哀号，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见比部与陈吏部在一高堂上宴会，樽俎帘幕，无不华丽，左右侍卫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觉啼泣，被呼方省。与陈宅女奴降语相符。昔之小说载幽冥事者，多云人间郡县，阴府悉同。若陈吏部之为益州，岂其然乎？比部之子闳，今为供备库副使，言之甚详。

王待制

天章阁待制平晋王公质之谪守海陵也，郡之监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艺蔬为圃。一日晨兴，治圃卒起灌畦，见一老媪立射堂中，气貌甚暇。卒惊询之，媪曰："我乃监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监军不闻有母，媪何妄也！"媪曰："第告，无多诘。"卒入白监军，遽出视之，姿状音息真母也，而言语哀恻。监军号恸，家人已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幂射堂之轩，使不外瞩。"既而询其所从来，母曰："冥中有一事，应未受生，与见伏牢者皆给假五日。我独汝念，是以来耳。"监军遽谒告，且白平晋公。平晋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质之，皆不对。曰："幽冥事泄，其罚甚重，无以应公命。"平晋又问："世传有阎罗王者，果有否？复谁尸之？"曰："固有，然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请其名氏，则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来宰辅画像以示之，其间独指寇莱公曰："斯人是也。"复问冥间所尚与所恶事，答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间崇之。而阴谋杀人，其责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晋由此不复肉食。平晋尝为之记。其子

复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外郎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监并州之徐沟镇。岁余，梦一鬼，朱发青肤，自中霤下瞰，垂臂捽一女，女子发自地而出，谓之曰："送汝往李专知家作女。"石惊觉，心悸，遂不寐。逮晓时，有酒税场官姓李者，石因问："尔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妇生一女子。"石叹异久之。其后婴儿有疾，召一姥视之，曰："本太原人，随夫寓此，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无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曩日都监之官舍。徐沟旧差班行监当今差京官。今中霤之下者尝有井，李殿直监临日，鞭一女使，不胜楚痛，投井而死。遂废不汲，仍遭大水湮焉。"石愈惊骇，方省前梦之验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举治平中尝为福建路转运使。廨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于是。家人怪其肌体日瘠，精神恍惚，讯之，即曰："尝有李家娘子甚美，与二婢子来侍我。"咸谓物怪所惑，召医巫视之，悉无效。乃涸池求之，得三鳢，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脔而焚之。曹亦谢病归维扬，岁余卒。

陆龙图

龙图陆公诜尹成都日，府宅堂前东南隅有大枇杷一株，其下夜则如数女子聚泣者，烛之则无所见。厥后半岁，陆卒于位。熙宁六年，成都阛阓间遇夜逻卒闻哭声呦呦然，凡数十处，就视之则无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饿盈路，继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麦，则无人收刈。至于绫罗、纱锦、彩笺诸物，鬻者亦少。宜乎魄兆之先见也。丁都官餗目睹。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传庆，谏议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鳖，尝一日得数鳖，付厨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杀，放之沟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烦热，殆将卒。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俟终。翌日视之，则自户阃至婢胸胁间皆青泥涂渍，婢亦稍间。讯之，则云不究其泥之来，但

烦热减差耳。家人伺之。逮夜，有一大鳖自沟中，被体以泥，直登婢胸冰之。婢逾旬遂愈。询其致鳖之自，婢乃述其本末。天圣中，传庆为遂宁通守，与先君言如此。

马文思

文思副使马公仲方，尚书亮之侄也。遇罢官，多寓家。高邮军细君之妹亦居是邑，尝以牝羊馈于公，未几生一羔。秣饲数月，闲居患无人牧放，乃鬻于屠肆。翌日临格将烹之，出刀于侧，且瀹水以备爇濯。将刲而亡其刀，良久，见其靶于沟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衔而投诸沟，又以足践淖，使勿见。屠者视之大感伤。后以羊归马氏，自此不复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尝守全州，尝自书斯事于阅理堂之壁云。

陈太博

太常博士陈公舜俞任明州观察推官，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六七岁。一日，戏嬉于外，逮归则男子面有墨规其左颊，女子朱规其右颊。家人怪，问其所规之自，则云不知。家人但谓小儿戏而为之，命涤去。翌日复然。如是几月余，日日如是，而无他怪。陈虑为怪之渐也，白转运使求莅他局，遂沿牒于浙西。廨既空，郡给二皂以守舍。一日，二人相与言曰："陈察推向以二儿面有画以为怪，而竟无他，我等当验之。有能独入堂中自朝至暮者，醵钱若干以赏之。"一皂欣然携短剑入堂之西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过午。吏喜其无怪，又喜将获所赏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扉启，有数婢从一妇人，臂鹦鹉立堂之戺，若所规画然。吏熟视，默念曰："苟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将以刃劫之，忽心动若大悸，不知其身之所有，惊呼携剑，突门以走。犯谯门，穿长街，若发狂失心者。市人睹其持剑，以为有变，皆恐避之。未半里，蹶踣道左。众掖起，夺剑而诘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进士魏泰游明州，亲见此事。

马仲载

熙宁六年，开江南为郡县。既得峡州，筑为安江城，命内殿承制马公仲载统卒三百戍焉。时石鉴以兵马钤辖知辰州，总千兵亦驻城中。一夕，逻卒云："蛮兵数千夜当攻城。"石闻之，即欲遁去。马曰："钤辖傥

出，则谁与守？”遂仗剑于门，令曰：“敢出者斩！”石遂留，蛮兵亦不至。由此石颇衔之。未数月，马忽仆地，懵然无所知。仆从乃舁辰州就医药。石乃劾其弃城戍，将以军令裁之。马病稍间，就鞠于武陵，乃具馔遥诉司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岁，未尝读书，忽睡中呼索纸笔，乃书曰：“南岳门下牒敕马仲载：念卿遥祭之专勤，听其诉声之怨切。据卿之罪，理当丧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职，止命降灾夺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寿。懋哉幸矣！熙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复取朱笔画一印于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儿复睡，少选而寤。诘之，云：“有一人青巾黄衫，以黄敕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写也。仲载之事，武陵人无不知者。《南岳敕》，好事者多录而藏之。

夏著作

尚书郎高公靖，蔡州人。罢官，归乡里村居。尝坐垅上视农事，有耕夫于土壤得铁牌，上有大字云：“司法参军夏钧。”高亦不喻。数年，授知道州，相次有长沙人夏钧调本州司法参军。高方悟铁符之前定也。钧官至著作佐郎。

冀秘丞

冀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缑氏县，代人将至，预徙家于洛城，独止于县之正寝。一夕，梦二女子再拜于榻前。问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女奴也，以过被鞭死，瘗于明府寝榻之下。向来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惊怛。今夕方敢诚告，乞迁于野，乃幸之大也。”冀可之。明日发其地，果得二枯骨，红梳绣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饭，加之楮钱，埋于近郊。数夕后，梦中前谢而去。乐长官浩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彦昌，相国之长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县。其内子尝梦一少年，黄衣，束带纱帽，神彩俊爽，谓之曰：“君宜事我，不尔且致祸。”既寤，白梁，梁不之信。既而窃其衣冠簪珥，挂于竹木之杪，变怪万状。梁伺其啸，拔剑击之。鬼曰：“嘻！汝安能中我？”又命道士设醮以禳之。始敕坛，夺道士剑舞于空，无如之何。谓梁曰：“立庙祀我，我当福汝。”既困其扰，不得已立祠于廨舍之侧。又曰：“人不识吾面，可召画工来，我自教之。”绘事既毕，乃内子梦中所见者。会家人有疾，鬼

投药与之，服辄愈。归之政事，有不合于理者，洎民间利害隐匿，亦密以告。梁解官，庙为后政所毁，鬼亦不灵。闻之洪正卿进士云。

杨郎中

郎中杨公异性好洁静过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对门民家有子数岁，肤发悉白，俗谓社公儿，异恶焉。屡呼其父，与五缗，令杀之。民得镪，潜徙去。杨止一子，俄病癞，肌溃而卒。近时有人死而复生，云阴府新立速报司。若杨氏之报，信哉！

张太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张忘其名知兖州奉符县，太山庙据县之中，令兼主庙事。岁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公往往窃取之。既解官，寓家于东平。一夕，闻中阖外如数十人，语声杂遝不可辨。晨兴视之，其所盗帘幕器皿之类，悉次第罗列于厅庑间。视橐篋，封鐍宛然。如是者凡数夜。张大怖骇，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旧事发，兖州狱吏持檄来捕。既就逮，左验明白，竟寘牢户。

杨从先

殿直杨从先，至和初监大名马监。其冬，梦授枢密院札子云："千里重行行，右札付从先。准此。"既觉，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马多死，监牧使臣冲替者数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冲字也；再言之者，皆被责也。

卷第五

李参政

李参政至性修洁夷淡，年几强壮，尚为布衣。开宝中，有省郎典齐安郡，至依门下为学，读书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鸣珮珰，揖李而坐，容态殊丽，风度婉约。李恍不知其所从来，因定神肃容，熟视而问曰："鬼邪？仙邪？"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亚也。"少时，出户不见。自此月三至，或饮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谈幽显之事，辞简而理明。守将受代，二女复来，谓李曰："与君款奉三年于兹

矣，见君居常以礼自持，未省一言及乱，器识洪厚，终当远到。然君前世曾为商贾，负人息钱甚夥，以贫不能偿，故今世俾君羁蹇于壮岁。”因出书一封与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启。不尔，当有祸。”既而太宗践祚，改元太平兴国。启其封，见“太平兴国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后历清显，入参大政，拥旄巨镇而终。乐京著作尝言。

梅侍读

侍读梅公询，端拱二年第进士。清裕有才，早厕文馆，坐在人洎滞者数十年。景德中，尝梦与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胁，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东封，询被选于太平顶行事，宿斋其上。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将来通塞之事。既寝，梦牛马羊布野，有二牛斗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谓牛曰：“伺吕公再入中书，斗亦未晚。”牛遂解去。其后自尚书郎带职知濠州，吕申公以太常博士通守郡事，仪状酷似向梦中所见。又守倅之居花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梦，厚结于申公。宝元中，吕公入相，擢梅为天章阁待制。其后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为枢密直学士，判审官院，又迁为侍读学士、群牧使。是岁十二月得疾，出守许州，以至捐馆。梦中所见牛马，乃群牧使也。二牛斗者，其年岁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评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语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明富贵贫贱，以时而来，不可规图而取。梅公早预俊选，屯蹇不振，年始从欲，方遇知己。官历两省，职居禁近，拥旄巨镇，克享遐龄。始否终泰，岂非命耶？

韩宗绪

韩宗绪，龙图贽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祐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治平中，韩玉汝龙图与供备库使段继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尝为雄之监军，雄之举人皆上谒，田宝邻刺字厕焉。韩见之大惊，与段尽道

所以。段复以韩事本末语之曰："遂斋戒，夜醮，作奏诉于帝。"木炎尝侍父官瓦桥，备知之。熙宁中，炎登第，为岳州巴陵簿。县令王泽尝谈怪异，王云："应举时，闻州东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验，遂率同人数辈就问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见，遂以将来得失叩之，再三不语。俄又面壁而坐，云：'田宝邻公事至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场事！'不知田宝邻何人也。"炎方省向者韩、段之言。宝邻以累举特奏名，其后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员外郎杜公彬罢滁倅，至阙奉朝请。一日游景德寺，访朝客不值。方假笔札以志门，偶狂僧严法华者自庑下直揖杜君。杜雅闻法华言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谘之。僧夺笔索纸，杜以刺字之余授之，大书云："南州壬子。"杜不测其旨。后数月，授知漳州。到州阅图经，则陈氏伪据日，目漳为南州。杜叹讶之。自揆以为"壬子"者，有土之号，岂隐其为州之意邪？后岁余，杜终于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斋。饭僧次，煜因言及法华之事，取其书以示群僧。因观其壬字中一画差长，若壬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于魏泰，并出其书。

李侍禁

李侍禁齐善袁、许之术，士大夫多喜之。有别业在华阴之东郊。其妻先卒，买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龀。长男年二十余，乃嫡室所出，与其妻谋曰："二子长立，当有婚嫁之费，且分我资产。能致之死地，家资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饱，笞骂挫辱，无日无之。俄得疾疫，遂绝其药膳，虽杯水亦不与。相继皆物故。妾不胜怨愤，日走伏齐垅，号哭以诉。数月，妾亦死。有邻家子于阛巷见齐手携二子，妾亦侍侧，顾谓邻家子曰："我长男不孝不友，虐杀弟妹，又令此妾衔恨而殁。若可语之，吾亦诉于阴府，不汝置也。"邻家子知是鬼，将走避，因忽不见。邻家子遽来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会亲旧女客于中堂，厥良独坐书阁下。乃父自外至，数其罪，以杖击之。坐客闻其号呼，悉往视，但见仆地叩头服罪，言虐杀二子状。数日乃死。其妻后数月亦死，田宅家资悉籍没。噫！李齐之事不诬矣。世之人父死而谋害幼稚，以图资贿者多矣。目睹数族，虽不若李为鬼灵，但见其身夭折，子孙沦胥，以至无立锥之地。李齐之事，足使狠子庸妇闻之少警其心。董职方经臣亲见兹事云。

李氏婢

贾国傅大冲尝说，有李某屡典郡，既卒，家人归京师旧居。有老婢，凡京城巷陌无不知者，家之贸易饮膳衣着，洎亲家传导往来，悉赖焉。邑君爱之如儿侄。明道春方淘沟，俾至亲家通起居。抵暮不归，数日寻访无迹。邑君曰："是媪苦风眩，疾作坠沟死矣。"即命诸婢设灵座祭焉。家之吉凶，亦来报。邑君泣曰："是媪虽死，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来，家人皆以为鬼也。媪拜曰："去岁令妾传语某人，至某处，风眩作，堕沟中。某人宅主姥见之，令人拯出，涤去秽污，加以药饵，得不死。某誓佣一年以报。今既期，即辞归。"往询某氏，果然。是夕，有青巾男子见邑君梦曰："我清卫卒也，向死于巷左。昨闻宅上失女使，设位以祭，遂假其名窃享焉。今闻已归。"乃拜辞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从周景祐四年随乡书来京师，与数同人僦舍于麻秸巷。尝五鼓而兴，将谒亲知于远坊者。始启寝户，即踣于地。奴仆扶视，气息殆绝。至巳午间，始惺然曰："初启关，见一鬼戴短巾，衣绿宽衫，黝面于囟，状若祠庙中所谓判官者。以气嘘之，如霜风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顿于地也。明年校艺，不利于南宫。

胡殿丞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峡州签判，待阙荆州，僦居于公安门内，暇则坐于厅庀间。尝有持刀镊者，比日过门，植足注视，良久乃去。胡异之。一日，呼与小儿剃发，因问曰："汝常顾吾门内何也？"曰："有一亲识，姓某，在峡州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劳，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门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问之。有一人前曰："刀镊汉竟多口。"胡屡询以冥司所职，但云未可轻泄。居无何，胡以先人忌晨饭僧课经，具疏焚楮泉。迨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怀，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写者，已而灰灭。且曰："殿丞见迫，不敢隐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减禄筭矣。"数日，吏暴卒。期年，胡以病废于家。得之李林秘校云。

谢判官

谢判官，平原人。宝元中，尝为曹州观察推官。视事未几，一夕梦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颇豪盛，奶媪抱婴儿，饰以文绣。指谓谢曰：“此君之后身也。”谢问：“此何郡？复谁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陈郎中宅也。资产甚丰，君心乐乎？”谢亦颔之。既寤，甚不怿，谓妻子曰：“吾其死矣。”日处致后事。既而秩满，复调棣州判官。到官数月，又梦前老父复引至昔之第，有小儿衣纨绮，戏阶下。指谓谢曰：“此前日之婴儿也。今始五岁，尚未语。”既寤，谓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满，又将赴调，复梦老父导之入门，见昔日之儿冠绯帽，紫袍银带，立于堂戺。顾谓谢曰：“此子已读书矣，君其谢我。”觉，大恶之。月余，病卒。其子讷，庆历六年登进士第，亲说如此。

刘观察宅

京师保康门有刘观察之别第，每僦于人。翰林学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乡贡将试礼部，僦此第以居。一夕不寐，闻厅中有人呼曰：“太尉来！”既而又有若往来问讯，切切细语，或如传授指令，皆以太尉为称，历历可审。甚讶之。翌日，究其宅之坊曲地里，则韩通之故第也。通尝为王彦升族于斯第之下。进士魏泰亲得之于曾子宣云。

柴氏枯枣

邢州城东十余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门侧有井，上有大枣一株，世宗时柯叶茂盛，垂荫一亩。恭帝既禅，枣遂枯死。明道中，枯卉复生一枝，长一丈余，蔚然可爱，井中水如覆锦绣。柴氏惧，遂塞井伐木。明年，诏求五代帝王之后。柴氏自邢、蔡、虢等州诸族被甄叙入官者三十余人。井枣之祥，亦非虚应。

僧缘新

武陵郡西有佛庙，曰栗园。院主僧畜一犬，几十年。一夕，梦犬语云：“累岁荷畜养之恩，今当与堤头杜翁家为男，故来奉辞。”僧既觉，不以为意。黎明，侍者以犬毙闻。因大惊，乃策杖至堤头，杜迎门谓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岂有子孙之庆乎？”翁对以息妇夜生一男。及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梦告。翁亦骇异，因许之为浮屠，令以披缁剪发，法名缘新。鼎人率知之。

卷第六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开宝八年乙亥拜秘书少监黄州刺史。时王师问罪金陵，公帅师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岁受代，徙传舍。有黄衣来谒，延之坐。乃曰："公总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阴骘垂祐无疆。"袖中出一通青纸，朱篆数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当有黄衣来谒，必能识之。"才出门即不见。及至大孤山，果有黄衣吏至，公大喜，亟召见，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请纸笔，易为真字。"即"乌犀丸"方，书毕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服者无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孙女婿，得黄衣亲书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参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圣中以帖职通判陈州。时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筑坛于正寝。郡守召公预其事。公窃笑曰："庸鄙小人，安能达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故，多方以图安耳。"既而复谓道士曰："仲淹将来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问之。"既而秉简贽章伏于坛，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动。试扪其体，则僵矣。殆五更，手足微动，遽扶坐于床，饮以茶药。良久，谓郡守曰："奉贺太夫人，尚有六年寿，所苦不足忧也。"又谓公："禄寿甚盛，必入政府。"郡守问："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天阍，遇放明年进士春榜，观者骈道，不得出，是以稽留。"公益不以为然，问曰："状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涂之，旁注一字，远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寻平。明年春榜，状头乃王拱寿，御笔改为拱辰。公始叹道士之通神。事闻之毕国傅仲达、陈著作之方云。

麦道录

麦道录本宦者，尝为入内供奉官勾当事材场。一日出西水门，有丐者死于汴河岸之侧，有败席短杖。时方大雪，独不积其身。麦异之，为市衫裤麻屦故巾，瘗之于隙地。他日奉使鄜延，至蒲坂北一邮置，有一贫人诣门请见，仍云："尝受恩，故来致谢。"麦召见，询其由，曰："自顶至踵，皆君所赐也。"麦罔然良久，方省瘗丐者事。乃延坐与语，屏左右，移时而去。麦既回京，发瘗，但见席杖而已。麦遂弃官为道士，为

左街道录，年九十余卒。闻之于朱左藏允中。

杨道人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好与小儿戏狎，虽大寒甚暑，而未尝巾帻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赠之，旋即施与丐者。故人尤恶视之。往往逆知人中心事。复州苏绎寺丞得一烧朱砂银法，试之有验，往见之。杨即前曰："涩涩酸，朱砂烧尽水银干。"更不复语。又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干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熙宁癸丑岁，辛子仪令京山，杨每来谒之，赠以衫帽，或留宿外斋。虽设衾榻，密视之，已安寝于地矣。未几，索纸笔，横作二画，自一二三四书讫，授子仪。谛视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弃世。道涂商贩皆云见其死于数处矣，而形状不改。熙宁七年，卒于范顿豪民张绛家，为买棺埋于市侧。市民朱如玉方容京师，是日见杨来访，不交一言。后朱自京师回，白县，开其藏，惟空棺耳。其异迹甚多，能记其一二也。辛都官子京录示。

李芝

广州新会县道士李芝，性和厚简默，居常若愚者，间为两韵诗，飘飘非尘俗语。常读史传，善吐纳辟谷之术，肤体不屡濯，自然洁清。发有绿光，立则委地。所居房室不施关键，邑人崇向施与金钱衣服无算，人取去，未尝有言。或召设祠醮，一夜有数处见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余方出。谓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亲见之，今则尸解矣。

张白

张白字虚白，自称白云子，清河人。性沉静，博学能文，两举进士不第。会亲丧，乃泣而自谓曰："禄以养亲，今亲不逮，于禄何为？"遂辟谷不食，以养气全神为事，道家之书无不研赜。开宝中，南游荆渚。时乡人韩可玭为通守，延纳甚欢。会朝廷吊伐江吴，军府多事，因褫儒服为道士。适武陵，寓龙兴观，郡守刘公侍郎墀、监兵张延福深加礼重。尝以方鉴遗张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韬真自晦，日以沉湎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亲者。往往入廛市中，多所诟骂，切中人微隐之事，众

皆异之。每遇风雪苦寒，则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湿，气如蒸炊，指顾之间，悉以干燥。或与人为戏，仰视正立，令恶少数辈尽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举之。众但面赧，其足不动。居常饮崔氏酒肆，崔未尝计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来则酒客辐凑。"尝题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来道士饮一斗，卧在白云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应时，亦当时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与之游。白天才敏赡，思如涌泉，数日间赋武陵春色诗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里"为题。一旦称疾亟，语观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乡亲寻访。"言讫而绝，身体润泽，异香满室，倾城士女观瞻累日。为买棺葬于西门外。逾年，监兵罢归，其仆遇白于扬州开明桥，问："方鉴在否？为我语汝郎，斯鉴亦不久留。"仆归，具道。张骇曰："渠死久矣，汝何见邪？"寻索鉴熟视，随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扬州，亦遇白携大葫芦货药，亟召安饮于酒肆，话武陵旧游。数日，安告行，白曰："为我附书谢崔氏。"余归致书，崔氏览之大惊，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护命经》，穷极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杂诗。唐、魏集而名为《丹台》，并传于时。大抵神仙之事见于传记，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祀未甚远。今室而祠之，不惟众所瞻仰，抑将传信于永世也。斯皆柳应辰职方撰祠堂记略云。

静长官

静长官，真定人，登明经第。寡嗜欲，好道家修摄事。一旦弃妻子，游名山，数年不归。天圣中，先君与亲旧杜获、向知古会于磁州慕容太保之第。始然烛，叩门颇急。启之，乃静也，缊袍皂绦，布巾芒屩。把臂甚喜，询其所往，曰："自别浪迹于山水间，良惟素志。今将归真定视妻孥，闻诸君会此，故来相见。"既饮，静曰："方道旧为乐，而酒薄，不可饮。某有药，以资酒味。"于小囊中出药一粒，如弹丸，投瓶中，复冪口。良久饮之，气味极醇烈。夜漏上四鼓，诸公皆酩酊就寝。鸡既鸣，静独谓仆夫曰："或诸公睡起，报云我且归真定也。"既晓，相与叹静药之为神。亟命健仆走真定，问其家，云未尝暂归。余前年寓洛下，有医助教靳袭者，于其家常帷一榻，枕蓐甚洁。人问其故，曰："以待静长官。静今隐嵩少间，岁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尝以方书授靳，由是医术大行，家资数千万。静今年逾百岁，状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多知之。

率子廉

衡岳道士率子廉，落魄无他能，嗜酒，性狠悖。于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与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阁，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芜秽委积，而弗加芟扫，以是景趣湮没，阁宇圮坏。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礼部侍郎王公祐以中书舍人守潭州，立夏，将命祀祝融。至衡岳，游览佛寺道庙殆遍，因访所谓魏阁者。群道士告以摧陋无足观，而王公坚欲一视。及至，则子廉犹醉寝。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酲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视王公，久之乃曰：“穷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为罪。”左右皆股栗，而王公欣然无忤。其应答之言虽甚俚野，而气貌自若。王公异之，遂载与还郡，日与之饮酒，所以顾待之甚渥，人亦莫谕何以致然也。间辞归山，复止魏阁者又半年，然王公问遗时时至山，复作诗二章寄之。一日，忽谓人曰：“我将远行，当一别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谒王公，且曰：“将有所适，先来告别。”公曰：“往何地？”则曰：“未有所止，缘某一念所诣，则翩然径行，恐尔时不复得别，故预耳。”王公留与之饮。居二日，辞归魏阁。至之日，以书别衡山观主李公。盥浴饰服，焚香秉简，即中堂而蜕去。闻者惊异。李为买棺厚葬之。殆半岁，有衡岳寺僧自京至，于安上门外见子廉，云：“来看京师，即还。时蒙李观主厚有赆行。”怀中出一书，附僧为谢。李发其封，真子廉之书也。人皆叹王公之默识。张都官子谅言。

许偏头

成都府画师许偏头者，忘其名，善传神，开画肆于观街。一日，有贫人弊衣憔悴，约四十许，负布囊诣许，求传神。许笑曰：“君容状若此，而求传神，得非有所禀而召仆也邪？”曰：“非也。闻君笔妙，故来耳，幸无见鄙。”即解布囊，出黄道服一袭，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顶矣，引其须，应手而黑且长矣，乃一美丈夫也。许大惊，谢曰：“不知神仙降临，前言戏渎，诚负愧惕。”道人笑曰：“君可传吾像，置肆中，后当有识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钱，不可逾也。”许如命。写讫，未及语，携囊而出。许拜谢，已不见。许遂陈所传像于肆，有识之者曰：“此灵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数，许家资遂日益。后以贪直，画且不给，每像辄云二千。是夕，梦道人谓曰：“汝福有限。吾尝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寿也！”遂掌其左颊。既寤，头遂偏，自是呼为许偏头。庆历中，许年八十余，方卒。朱真人者，乃朱居士桃椎也，见《唐书》列传、杜光庭《列仙传》。事得之裴长官公愿云。

张翰

张翰，江陵人，业进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窦氏，翰，窦出也。窦之生岁月日时不利于夫，遂减岁迁就吉辰而归于张氏。间与厥夫祷嗣于归真观之三清殿，祝辞以所减之齿告焉。继育数子，而翰父物故。会归真观火，窦密以镪五十万与道士修殿宇。少时，窦亦死。后数岁，翰忽为神所凭，以手执髻，鞠躬曰："听圣语：窦氏以诈伪之岁诬罔上真，又弗询于子，私用家资，已受考于阴府，今则为异类矣。"事皆秘密，众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繇是荆人率闻之。噫！女子增减其年以利适人者，为过虽小，妄以告神则罪大也。专取家帑以用构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责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卷第七

张龙图

龙图张公焘，即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枢直为殿中丞，日奉朝请，在京师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闭关。一日，有人叩门颇急，大呼曰："小师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张起视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复与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焘。焘景祐元年第进士甲科。后尝误食犬肉，梦黄衣使者逮至一府，宏丽如宫阙。见一道士，谓曰："何故食厌物？"张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误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为若言。"少选复出，谓张曰："可谢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张焘误食厌物。"谢既再拜而寤，汗流浃体。景元神骨清粹，襟怀夷旷，岂非仙曹之被谪者欤？事闻之张容省元云。

孙副枢

宝元中，副枢孙公沔自小谏以言事左迁，监永州市征。尝梦一道士，喻以牵复之期。又曰："吾有少田在部下，为人所盗，可为正之。"俄而孙移倅长沙，因祠岳庙，遍游道观佛寺。至九仙观，见王真人像，克肖梦中之见者。询其公财岁入，则云有田数百亩，为邻畔有力者所侵。遂檄县穷究，尽取故田还之。观乃梁天监中建，后废，唐刺史张觌复加营构。庭有磐石如坛，上可坐三十人。九仙者皆轻举于是地：晋道士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宋徐灵期，齐陈惠度、张昙要，梁张始珍、王灵舆、邓郁之也。建昌李觏譔祀，章岷书石。

芙蓉观主

庆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见美妇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若前导。俄见丁观文度拥徒按辔，继之而去。朝士惊曰："丁素俭约，何姬侍之众多邪？"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曰："观文洎宅眷将游何处？"对曰："非也。诸女御迎芙蓉馆主耳。"时丁已在告，顷之，闻丁卒。辛都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莳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问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诘之，但唯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时赉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顾，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园中，有秘术上闻。"曾欣然许诺。及期，将具公服诣之，家人皆曰："岂有郡守夜半公裳谒一老卒哉？"遽止。黎明，报园子物故，仍于腰下得白金数十两。曾惋叹不已，买棺殡于野。数月，有人自广州来，园卒附书为谢。视其墓，四周摧陷，柩悉破露。发之，但缊袍巾屦在焉。曾以谓尸解也。追悔自咎者累月，因而颇失心。

郭上灶

郭上灶者，不知何许人。天禧中，尝以备雇，瀹汤涤器于州桥茶肆间。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瑰伟，神彩凛然，屡目于郭。郭亦既疑其异人，又窃觇于袖间引出利剑。郭私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际遇先生，愿为仆厮。"吕不顾东去，郭乃尾后。至一阛处，吕回顾曰："若真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剑！"郭唯唯延颈以俟。引剑将击，郭大呼，已失吕所在，乃在百万仓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里外幽僻之所无不至，见人必熟视良久方去。问之，则曰："我寻先生。"自此十年余，不知所在。天圣末，有赵长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镇之别业。忽有丐者缊袍而来，见赵再拜曰："某郭上灶也。"赵亦尝识之，遂问："见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见，今为大数垂尽，故来求一小棺，以藏遗骸。"赵大以为妄，问曰："何日当尽？"曰："来日午时。"赵曰："若然，当为汝买棺。"仍告曰："棺首开一穴，将一竹竿，通其节，插穴中，庶得通气。"赵虽唯之，殊谓不然。明日午时，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绝。赵大异之，为造棺。河朔乏竹，

取故伞柄，通其中，插棺首，瘗之于河岸。仍恐为狐犬所发，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涨，数日乃退。赵虑其柩为水所漂，策杖临视，其棺果露而四际亦开。以杖拨之，但见败絮，是亦尸解矣。赵尝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铁冠，常铁冠，邢州人。有道术，祥符中得召见。后隐泰山，复游天台，颇得考召符禁之术。自余杭游姑苏，落魄不事仪检。好饮酒，啖葫蒜犬肉。或传其有道术者，人不之信。庆历中，薛公纯中舍监苏州市征，尝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妒，不胜忿怒，谋害其夫。俟薛醉归，以刃贼其要害，家人救之获免。会李之父母过姑苏，闻之，俾其弟持药饮之而毙。即夕为厉于薛氏，击户牖，碎器皿，或灭其灯烛，或啸于堂庑。遂召巫觋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曰："此细事，今夜可除之。"乃设酒馔于正寝，召数客共饮。既夕，牛设一案于戺下，上置铜铎。始乙夜，铎忽鸣，沿案足而下。去地尺余，如人携持，鸣振而去，久乃不闻。牛曰："俾追捕女厉耳。"逮四鼓，铎声自南来。俄顷入门，坐客如负冰雪，毛发尽植。牛乃取一榻，临案而坐，如有所诘。问曰："汝谋杀夫，死实其分，得不弃市乃大幸也，安得更为祟厉，以扰其家？"少选，又曰："汝若不见听，吾当请帝，锢汝于石室中。如止要冠珥袿襦之类，翌日当与汝。"遂丁宁诫励，遣去。明日，遂具其所要洎楮镪数十万，燔之城外。女厉自兹不至。牛后亦不知所在。郁林州推官崔迪，其夕与牛同饮于薛氏之馆，目睹斯事。

毕道人

毕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尝游江湖间，衣弊褐，携一扇怀袖间。置沙数合，偶有所适，则藉地取沙写风云草木、蛟龙禽兽之字，以扇扇之殆尽，乃欣然而去。尝有贾姓者过洞庭，方离岸，为暴风所漂，几至沉溺。忽见一人循岸，以扇招之入。舟渐逼岸，遂获免。贾德之，默记其形状。乃舣舟寻之，不复见矣。旬日，贾到长沙，偶于阛阓见之，邀归酣饮，出金帛衣物为谢。毕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辞不受。强之，乃取衣服数事。旋以施贫者，一无所留。其后竟不知所在。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穀

段穀者，许州人。累举进士，家丰于财。后忽如狂，日夕冠帻，衣布袍白银带，行游廛市中。讴吟云："一间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风吹，连檐破碎，斗栱邪欹，看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连呼三五句方已。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来归。"遇其出入，则有闾巷小儿数十随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以为异。庆历末病死，权厝于野。后数年营葬，发视，但空棺耳。王允成承制在许州亲见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许人，隐于涂阳之西山。磁州有护国灵应公祠，每岁二三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献奇禽异兽、巧工妙伎、珍肴异果，无所不有。至期，邻郡之亡人多会于祠下，游览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罢去乃归。方道士无岁不来，常以九蒸黄菁以遗交旧。一岁忽不至，皆谓徙居他山，或以为物故。明年春，城隍庙神座后有死人，埃尘厚且寸余。官吏将检视，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复陪诸君酣饮，月余乃去。自是不复来。闻之学究向知古云。

高阆

高阆，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虽眇一目，而神检高爽，善诗。来往江湖间，深得养生之术，饮酒至数斗不乱。许郎中申为江东转运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尝舣舟贵池亭，有九华李山人者，与高有旧，因谒。许延之，使饮，各尽二斗余，殊无醉态。高取钓竿，谓李曰："各钓一鱼，以资语笑。然不得取蟹。"乃钩饵投坐前甓罅中。俄顷，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约钓鱼，今果取蟹，可罚以酒也。"后死于滁之琅琊山僧寺。将终，以玉笛授僧曰："此开元中宁王所吹者。"然不知是否，时已几百岁矣。许申孙子闻诲言。

孙锴

孙锴，不知何许人也。祥符末，尝读书于镇州西山之书院。一日采药，迷入深山，见茅茨数间，有道士据榻而坐。孙再拜问归路，道士俾坐，熟视曰："穷薄人也。今既遇我，当使汝足于衣食。"既而与丹砂一

块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篆，谓曰：“今岁河朔大疫，汝以此砂书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钱，不可过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盖救汝之祸也。再用则不灵。汝其志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锴遂市一牛骑之，戴铁冠，披绛服，流转至大名府。时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狱，将以妖诞惑众黥配之。锴谓狱官曰：“锴非造妖者，间遇神人见教耳。乞乘间白之，言锴能令人见鬼及其祖先。”王闻之，乃曰：“昔刘根尝有此术。”命释缚试之，果然，遂送阙下，补司天监保章正专主符禁事。后砂尽术衰，遂逃去。宝元中，尝诏天下捕之。

杨贯

杨贯，开封府宁陵县人也。尝两举进士，不预荐送，即改业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诵法令，苟得入仕，则官业已精熟矣。”一夕，梦五色光来自西南，入寝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贯令起，谓之曰：“汝逮今三为人矣。始为屠；次为人女，既笄而自缢；今乃得为士人。尔顶有戴笄，颈有投缳之痕尚在，可视也。”贯曰：“人之肤理万状，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诬乎？”道士曰：“尔以为不然耶？”遂怀中探一鉴，令视之，则鼓刀、施朱之状宛然。贯即再拜谢，又乞谕向去休咎。道士曰：“尔寿过中年，官至令。”既寤而大异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调邛州录事参军。今沆州推官吕昭吉，时任司寇，屡与之饮，数爵之后则颈上绠迹甚明。询其故，贯具言梦之本末。及披发，见肉胝圆五六寸，若窭数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县令，到任而终。

张酒酒

道士张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许人。天圣中，主西都张水县之天禧观。善淬鉴；经其手则光照洞澈，他工不可及。或时童稚持鉴来治者，遇醉则或抵破之，或引之长三尺。小儿惊呼，乃笑曰：“吾与若戏。”乃取药传其上，以败毡覆之，摩拭良久，清莹如故。得钱唯买酒，未尝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于药柜山中。始，村人见有人立于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经旬往视之，故在，遂闻于乡。啬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僵也。啬夫以为不祥，推仆之。邑尉检视，顶有一窍，如鸡卵大，殊无血渍，面色如生。尉闻啬夫推仆，鞭之。即瘗放于解化之地。

卷第八

明参政

明参政镐器识恢敏，才学优赡。第进士，出入台阁，累历显要。庆历中，自京尹入参大政。未久，疽发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驰至岳庙祭讫，是夜宿庙下。睡中大厌，从者呼觉，曰："梦神呼我立殿庭，见百余人拥一荷校者，熟视乃参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驱出，我不觉大呼。"遂奔骑而归。明已沉困，召使者问祭之夜梦中奚睹，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数日，即似荒乱。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进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谓曰："何以不来相视？"郎官曰："比为参政暂请服药假，不意实抱疾耳。"明曰："曾见无头鬼语否？"郎官大骇，曰："岂未朝餐乎？"曰："已食矣。"又曰："岂未饵汤剂乎？"曰："已屡进矣。"曰："然则斯言何谓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说此事。"又曰："来矣，可听之。"郎官使闻如游蜂、苍蝇鸣地下。明曰："语乃胸中出。向者妖贼据甘陵，奉朝命攻讨。外围既固，攻具备设，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国来抚师，将坐而收功。心实忿之，遂妄杀数人。今实称冤于我，病其不起乎！"数日，遂卒。夫为将三世，道家所忌，谓攻城野战，玉石难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杀无罪者，宜乎见厉于垂死，嗣续汩而不振也。

徐学士

熙宁中，徐学士禧始受职官中书，习学公事，自豫章侍亲之阙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早抵南康军。俄而水面白雾四起，始虑风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雾稍开，见二朱漆万斛巨舰，旌旗赫奕，摇橹者肃而不哗，相去百余丈，东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见朱舰，间以金碧幡旆，尤鲜华，亦相踵而去。少时又逢二白舰，载甲士数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见，俯不敢正视。然望其船远而益小，洎抵他岸，皆若一履。宫庭湖庙，水经具载其灵。近传有小龙者多出处其中，岂其灵变耶？徐学士尝言。

鱼中丞

中丞鱼公周询，天圣四年第进士甲等。初命大理评事，知济州金乡县。尝昼卧书阁中，有守阁老卒入白事，但见乌蛇蟠于榻，矫首冠帻，叱声甚厉。卒走出，呼侍吏共视之，乃见熟寝未寤。后至御史中丞而卒。张都官居方云。

祖龙图

祖龙图无择始登第，倅通齐州。岁余，得告归蔡州营葬，事毕复任。后春季检视官物，于禹城县过石河滩沙中得片石，上有数十字，乃葬其先君之志也。遣人视坟垅，无一抔之缺，竟不测其所从来。范郎中徽之言。

尚寺丞

司勋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县。有尉李某者，山东人，颇干敏。一旦疾病，尚闻其委顿，日往临问。曰："万一不起，可以后事告也。"尉曰："愿以老母幼女为托。公傥垂仁恻，某虽死，敢忘结草之义乎！"尚泫然愍之。既死，出俸钱送其母及骨函还乡里，嫁其女于士族。一夕，梦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恳求于阴官，今得为公之子，以此为谢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沿流赴阙，或遇滩险，隐约见尉在岸上指呼。将抵荆渚，又梦李报曰："某明日当生，府中必送一合来，宜收之。"翌日，果诞一男子，府尹以合贮粟米遗尚曰："闻邑君育子，以为糜粥之具。"因字颖，曰合儿。颖性纯厚，敏于行而笃于学，官至大理丞。张稚圭说。

高舜臣

大名府进士高舜臣尝言：其从兄祥符中为衙校，董卒数百人，伐木于西山。一日，入山督役迷路，闻乐声合作于山谷间。寻声视之，见妇人数十，衣服华丽，执笙竽会饮于磻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侧，亦及以酒肴。谓曰："吾欲妇汝何如？"高但愧谢。又曰："汝今归寨中，吾将继至。"是夜果往，高亦恍然不测。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帐帟枕褥之具备设，晓复失之。若此者逮一月。役兵取材既毕，与高同归。高之父母闻之，大惊曰："此子为石妖木魅所惑也！"因即东庑而居。家人视之，则装寝之具、冠衣之类悉已张陈。高氏家人亦罕见其面，或见其冠珮，或见其裙襦而已。家属相与忧惧，虑久而致祸，乃召巫觋，具符水禳诅之术。女子笑谓高曰："我岂妖怪害人者，何见疑之深也！"俨然殊不顾，高氏家亦无奈之何。居半岁，高氏会客，烹牛为馔。女子见而大骇曰："我以君积善之家，故愿奉巾栉于子，亦将福汝家。不意暴恶之如是。君家固不当留，亟送我归也。"高白其父母，闻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数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复前，但望山怅恨而归。高氏子竟亦无恙。大名进士陈伦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为信。治平初，予为大

名钤兵，进士王詹亦道其事，与陈说正同。舜臣后以累举推恩得州长史。

王庆李颛附

诸司副使王庆，皇祐中差知丰州，性刚暴，刻而少恩。一日视事，忽觉头昏，痛不可忍。扪其首，生两角，仅二寸许。数日大叫而死。

有李颛者，景□初登进士第，性豪荡不检。为邢州观察推官，病疫死。既敛，其顶发如珠，有二角长一寸余。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纲言。

孙翰林

庆历中，杨内翰伟郡封坐堂上，见一老妪蓬髯敝衣，径入子舍。询何之，不应。顷之复出，语云："郎君教我来，老息妇不敢自专。"遽呼左右逐之，出中阃，即不见。乃召子妇诘之，云："老妪言来日郎君欲就息妇房中宴饮，方责其妄语，即便走出。"举家惊愕。翌日，宅中浓雾昏塞，子舍尤甚，辛螫口鼻，不可向迩。门阖不能开。久之，闻语笑歌管之声。自辰至申，昏雾渐释，排户而入，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与我欢饮，器用珍丽，筵设华焕，饮馔音乐，无不精美。我亦忘身为杨氏妇也。"然精神颇亦失常。即召刘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闻翰林孙郎中专主符禁，亟俾视之。曰："此鬼庙在东南三十里，将为神矣，何敢为如此事？"遂书二符，致妇寝室之门。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来，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妇室，当变怪于外，盖欲诱之出也；出则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虽昏雾如初，独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恶，妇欲奔视，制之不得出。少时雾气解散，郡封亦复故。孙乃与杨公假静宅作坛奏章，自兹不复来。孙云："已囚海上石室矣。"庆州察推张伟尝言之。

黄遵

黄遵者，家兴国军。性疏放，颇知书而能丹青，善传人之形神，曲尽其妙。事母笃孝，凡得画直，未尝私畜，供甘旨外，悉归于母。庆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敛。是夕遵复苏，家人扶坐，问皆不语。遽索纸笔，图一人形容，良久乃语：始入一公府，见廊庑肃静，皆垂帘。阍吏通曰："兴国军黄遵今追到。"有吏问遵曰："尔黄遵耶？"遵曰："唯。"前谓吏曰："遵未尝有过，何以见逮？"吏曰："尔

筭尽，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号泣拜曰：“母老，无兄弟，乞终母寿。”吏曰：“此不敢与闻。”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诚，乃曰：“俟主者来，若自告之。”移刻，两庑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轴帘，东北隅有户洞开，朱吏数人前导。见一人紫衣金带者升堂坐，诸吏仅百人列阶下，致恭毕，分入诸局。始见领数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讯讫驱出。已而呼遵，问里闬姓名。遵号恸叩头拜曰：“念母老无兄弟，遵若死，母必饿殍。乞终母寿。”遵叩阶额血溅地。紫衣顾左右索籍视之，久乃谓曰：“汝母寿尚有十余年，念尔至孝，许终母寿。”紫衣以笔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复呼之，命俯阶甲，问曰：“汝在人间与人传神者是乎？”遵曰：“愚昧无能，仅成其形耳。”又曰：“尔识我否？”遵曰：“凡目岂识神仪。”曰：“我乃人间所谓崔府君也。尔熟视吾貌，归人间写之。然慎勿多传，若所传惟肖，恐人间祭祀不常，返昏吾虑。记之勿忘。”自后遵在兴国，凡所写者三本，正一画于地藏院，二为好事者所取。厥后十年，母以寿终。既葬，服除，遵一日遍辞亲识，因大醉数日而卒。前进士朱光复尝游兴国军，熟知其事。

刘德妙

宝元中，夏英公为陕西路安抚招讨使，驻兵鄜畤。尝与僚属言：向自知制诰出守安陆郡，有羁管妇人刘德妙，言事颇中，因呼而问之：“尔有何能，为丁晋公所知？”刘曰：“某本捧日军之营妇也。尝出诣亲家，憩于汴上柳阴。忽一人巾帻紫袍，就己而坐，云：‘是扶沟县录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诉于阴官，俾我复生，至则身已坏，然尚得处于阳间。今欲凭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言既验，人必以愍谢。汝若事我，以此为报。’某惧，不敢答。洎归，鬼亦随至，他人不见也。夫亦不信，则夫妇皆苦寒热呕泄，不得已而事之。始则火伍中人来占事，悉验。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继。晋公不欲营妇出入卿相之门，遂度为女冠。丁公南迁，某亦连坐，编致斯郡。实无他术，但萌于心则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尔知之否？”刘曰：“知之，但乞先书而糊其外，方敢言也。”某是时苦家贫，干执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书毕，封置于案。刘言如所书，仍云事亦不谐。既而果然。予榷酒于雕阴，具闻其说。

税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税某善妖幻洎符禁之术。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与

者，即为坛于密室，置大桶于前，被发仗剑，追其魂神入桶，覆之以石，其人乃病。然后假以符水，或祠醮，厚谢以财，乃去石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笼饼洎诸肉者，求之即愈，不尔遂化为白鸽飞去，或即虫出。利人皆神而畏之。尝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植，手亦不能举，恣行鞭棰。僧密讼于官，命贼曹擒捕。先沃以犬彘之血，术无所施。狱具，遂斩于市。

寇莱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渭方为郡，夕梦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愕，出郡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仍出诸子罗拜。唐新饬鞯靮，致厅之左。寇既归，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

魏进士

建州进士魏某者，富有词学，履行温愍，家亦颇丰。天圣中，屡冠乡书。既预计偕，梦一衣绯衣人，命徒执之弃市。始谓必捷科第，既而不利于春闱，凡三举皆然。后归乡闾，有邻里少年对语不逊，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时裴郎中守是郡，闻其学行为众所推，欲骫法脱之，阖郡官吏亦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杀人偿死，职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预荐书，必梦绯衣人命徒执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绯衣也，某邂逅一掌致人于死，市死乃前定也。"将刑，一郡士庶，无不为之嗟惜。管师复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县民某氏者，父子数人，耕田甚力，家颇丰厚。其弟素贫，佣以养母，兄未尝有甘旨之助也。庆历中，新构瓦室三楹，所居前后植柳数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电，野叉数头相逐绕其居，折柳尽髡，牙击屋瓦。明日视之，无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长二尺余，柳棓悉长三四尺，皮尽剥，莹滑如削。远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尝亲至平原，人说如此，亦见其所折柳枝。

卷第九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宁初年惟一妻一子，处家于荆州。常有一女厉，朝夕在其家，语言历历可辨，自称田芙蓉。家人出入动静，无不察也。言与邑君有宿冤。或问："何不遂报之？""渠尚有数年寿耳。"然所须之物，往往应索而至。久之厌苦，邑君谓曰："吾为汝修功，果能他适乎？"鬼曰："善。"因赂二僧，俾诵佛书，具疏燔之。鬼去数日复来，曰："僧之诵经妄矣。止诵一卷，余则未尝读也，是以复来。"语其僧，果然。邻家毁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骂，发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尔！"常曰："我今往瓦市游看。"毛密遣仆，使探其伎艺者。归而询之，一皆符合。其后，毛之子中庸调补永之祈阳簿。舟行次石首县，鬼继至，曰："解缆何故不相告，俾我昼夜奔赴百余里，足今趼矣！"至零陵二岁，邑君卒，鬼自是而绝。余在荆州亲见。

崔禹臣

崔禹臣熙宁初以职官知潍州北海县。冬夜坐书阁中，窗外有小圃，闻若环珮声，又如往来诵佛书者。月色微亮，穴窗视之，见一物长七尺余，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咄不已。遽呼从人擒之，乃鬼也，面黝发蓬，身萦藻荇，冰乳四垂，行则丁冬。遂以梃殴之，大呼曰："我为若有灾来，此念经消禳，何谓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檛痛击，终不能毙，刃之不伤，火之不灼，但觉缩小，长三尺许，遂锢缚。既晓，投之大水。良久，跃高丈余，已复如旧。少选遂没。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传。陈向秘丞言。

张郎中

张郎中荐，高密人，登明经第。山东风俗，遇正月，取五姓处女年十余岁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梦寐，或若刺文绣，或若事笔砚，或若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平声天卜以乞巧。荐有女十余岁，因卜，有一仙女日来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为伴，他人弗见。自此凡女工、音律、书札，不学而自能。岁余，女昼寝，忽惊呼而觉，曰："仙女今日上天赴会，令我与童子偕在园中嬉游。园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窥井也。'仙女既去，

我遂发石观之，见群鬼异形怪状，攀缘争出。我惊呼，童子遽取棓乱捶，鬼复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数子。先君与荐善熟，闻其事。

张司封

建州有张氏夫妇，俱四十余，无子。居近城隍庙，屡祷于神，以求继嗣。岁余，梦神告曰：“汝夫妇分当无子。我念汝告祷之虔，今以庙中判官与若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进士，举书判拔萃，历台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数郡而卒。其才藻廉劲，为当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饬，垢貌蓬髯，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县。其妻卧疾，二婢致药以杀之。薛执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数月，薛以牒诉其诈，遂俱就戮。既而婢与所妊之子形见其室，诉于薛曰：“儿不当死，何以枉害我！”昼夜聆其语，然家有吉凶，鬼亦以报。薛后监凤翔府太平宫，则鬼不至，他所则来。嘉祐中，薛自尚书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县，鬼曰：“公将死，无用往。”即乞分司归长安。不逾年，遂卒。

评曰：父母杀子，于官理置而不论，矧在胞中形气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诉，岂释氏所谓冤宿世者如是耶？张靖学士云。

陈良卿

进士陈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随乡书赴礼部试。十月至长沙，梦一人引导入巨舰中，见一道士，自称清精先生。与之谈论，辞语高古而义理邃博。谓陈曰：“吾已荐子于尧，为直言极谏。”陈曰：“尧今何在？”曰：“见司南岳。”陈曰：“尧乃古圣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尧，人间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弃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陈辞以名宦未立，俟他日应。乃许以十年为期。既寤，甚恶之，为《异梦录》以自宽。明年登甲第，调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驿。偶昼寝，梦使者持檄来召，遽惊觉，喟曰：“岂尧命乎！”同行相勉以梦不足信，复执书帙卧读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梦中约以十年，乃自得梦至卒，正周十月耳。岂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为一年乎？

罗著作

著作罗绍，汉阳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邻家岁畜一豕，以为祀神之具。豕无栏豢，多坏罗之藩篱，入其宅且秽污之。罗屡诫其邻，殊不少听。绍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邻人见之，不胜其愤，日夕诉于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为罗某所损，岁已乏祀，愿神速报之。既而生绍与其弟，各无一耳，余亲见之。五通神能祸福于人，立有应验，其可骇哉！绍进士及第，终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邓氏者，少时因见二犬交，即戏以刃断其势。后生二子，俱阉。初为荆南牙校，其状貌真阉也。事与罗绍相近，故附之。辛都官子言录。

陆长绪

陆长绪，吴郡人。第进士，以职官知襄州穀城县。其为政务疾恶，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视群吏若仇雠，朴挞殆无虚日。一日晚坐厅甸，有黑犬自门直入，怒目狂吠，跃而升厅。陆号呼，群吏竞持梃逐之，入吏舍，忽不见。既而陆妻死，遂百鬼进其舍。陆子幼，有数婢，往往白昼见少年入婢室。陆大怒，缚群婢搒掠，至髡钛烙炮以讯其奸，而终不得状。又堂前旧作盆池植莲，一日盆出于外，而无发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复然。陆自临视照水，见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陆大怖。又有声于梁栋间，渐与陆语，索纸作诗。始见数字在纸，每读毕一句则一句出，而前句旋灭。其语大略皆讥戏陆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绝。长绪自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尝为三司大将，与同列李某者，皇祐中部督香药往广信军。纳毕回京，宿于定州永乐驿之堂。时苦寒，乃炽炭炷灯，拥炉而坐。夜将二鼓，李某先寝，堂后呦呦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为异。俄顷，门轰然大辟，一媪长二尺许，蓬髯伛偻而前，以口嘘灯，焰碧而将灭。寇大惊，以杖击之。媪走，寇逐之，颡抵门扉，偃仆于地。即开堂之前门，将走外厅，呼其从者，忘厅后之有屏也，头又触之而踣，因大呼。驿吏与仆厮秉火而至，见寇颡破血流，灯檠且折，门闭如故，李以被蒙首伏床下。询之驿吏，云尝有斯祆出自堂后古城小穴中。寇自说如此耳。

张尚书

张尚书存，冀州人。家富于财，策进士第，累历台省馆阁清要之职。致政，归乡闾。一夕，圉人见一犊盗食马粟，逐而捶之，但见白光奔宅门，遂失之，门闭如故。翌日，张病，肌骨痛者数日。间策杖诣马厩，问圉人云："旬日前夜见何物？"圉人曰："见一犊窃啖马粟，击之，化为白光而去。"张曰："后或见，不可击也。"圉人颇疑之。岁余病亟，阍者见一犊自宅门出，追视之，乃不见。俄闻宅中哭，乃尚书卒也。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国

高密姜定国，业九经。一夕寝于家塾，梦二人身长而貌狠，怒气勃勃然，谓定国曰："吾身长丈八，可杀汝，可噬汝。"定国惊魇号呼，拒之而退。明夜复梦如初，大惧，乃徙其寝具，与门下客同榻。客见一蛇至，取刀断之。少顷，一蛇复至，客又杀之。明日度二蛇，果长三寻。定国后登九经第，今为幕职官。闻之吉推官仲容。

傅文秀

礼宾副使傅公文秀尝自京挈家归凤翔府阳平镇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为物所凭，暮则靓妆丽服，处帷帐中，切切如与人语。家人问之，不对。若是者殆半岁。鄜有善制鬼者罗禁，以其能符禁，乡人呼为罗禁。傅召使视之，遂以法劾其女。乃云："吾韩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镇关中，以病死于长安驿舍。昨日傅族经由，悦其女美，因而婿之。"罗再三讯诘，辞颇屈伏，遂去。后数夜，号呼于堂下曰："汝虽绝我婚，当归吾子也！"再饮之以药，下块肉如拳。自此不复至。董职方经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庆历中偶会于真州，尝言：有亲旧赴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间，舟忽不进，舟人亦无以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恳诚以祷。良久，舟突然而逝，他船见其舟后有枯木查牙，跃高数丈，复沉于水，不知何物。岂蛟龙之变化乎？

僧行悦

长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禅院之下院也。岁久颓圮，僧行悦志欲营葺，因市灵岩川董将军庄大木百余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

雷雨，枝间有大足迹，长仅二尺。僧伐视之，上下如一。因断为数十百片，俾其徒伪称佛所践履，持之化诱诸郡。三岁，得钱五千万，寺宇一新，颇极壮丽。事在天禧中，李省山人目睹。

评曰：佛之徒以因果祸福恣行诱胁，持元元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趋向者十八九。悦又能假诡异之迹，俾夫庸㥄者破帑倾箧而甘心焉。呜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军未建时，古城卑缺，人得而逾。有邑居王某，与北郊村民联亲。景祐五年秋，村民为子娶妇，王赴其花烛。中夜，二姻家交争纷然，王不喜，遂于厨中得爨馀柴枝长三四尺，持之以归。时月色微明，行二三里，过古城，道有小儿，约十数岁，遽来持王衣裾，啼哭不已。问其家，亦不答，乃力解其手。未数步，又来相逐，遂以所持柴枝击之，即仆地，不闻鼻息。王默念曰："儿定死。"大惧，又虑路人见而迹露，乃疾走，逾毁垣而入。翌日不敢出门，恐官捕杀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消息，寂尔不闻。遂由旧路覆其事，惟见一朽腐棺板，长三尺余，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瘗小儿。盖游魂凭而为变耳。

郑前

治平中，武昌县令郑前尝觉腠理不宁，昼寝曲室。梦一老父，古衣冠，揖郑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汤饮之即愈。"郑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汉时与君尝联局事，君已为三世人，我尚留滞幽壤。"即询其名氏，云："前将军何复。或欲寻吾所居，可来费家园也。"临别口占诗一绝云："与子相逢西汉年，半成枯骨半成烟。欲知土室长眠处，门有青松涧有泉。"郑官满之鄂渚，游头陀寺，山下城小路见丛薄蔚然，问寺僧，乃费家园也。道次有断碑，字已漫灭，惟有何复字可辨。冢前有涧水洎老松数株。王承制允成时为巡徼，具知之。

陈州女厉

庆历、皇祐中，陈州通判厅夜有妇人尝出，与人笑语，或见其状颇美。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本石太尉家女奴，以过被杀。"问何不他适，云："此中亦有所属，安得自便耶？"时晏相国镇宛丘，屡倚新声作小词，未出，鬼即呕唱于外。或早暮人有登厅戺，忽于掖下作大

声，人恐悸则笑。有市买卒时被惊丧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随。后复来惊，随声斫之。数夕但闻呻吟曰：“聊与汝相戏，何故伤我如是？”自此遂绝。

卷第十

钟离发运

钟离瑾开宝间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将以女归许氏。居一日，谕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与老妪引一女子来。问其何许人，妪曰：“抚之临川人也。幼丧其亲，外氏育之。”女受妪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视事少间归，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骂，诘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与母俱丧，无亲戚以为依。时方五岁，育于胥家十年矣，且将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与妪以某应命。适见明府视事，追感吾父，不觉涕零。”君大惊，呼胥妪以审，如女言。诫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书抵许氏，告缓期：“姑将辍吾女之资以嫁焉。”许亦恻然，复曰：“君侯独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愿得以为妇，安事盛饰哉？”卒以二女归许氏。久之，君梦一绿衣丈夫造庭，拜而谢曰：“不图贱息辱赐于君，然得请于帝，愿奉十任有土官，故来致命。”后果历十郡太守，终于江淮发运使。今钟离氏有仕籍于朝常十余，独出君之后，故世为肥之冠族。若许之名爵，父老已失其传。呜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于世者，特发诸至仁耳。彼附贵而亲，□然自以为得，独何人哉？施报之事，儒者盖鲜言。若蛟龙断蛇，杜回结草，千古岂苟传，亦有以警劝云。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参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属也。景祐中，常为京城西巡检。一日，冠带坐厅事，有绿衣苍头展刺云：“郎君奉谒。”旋见一少年，状貌如十五六人，衣浅黄衫，玉带纱帽，升阶拜伏。自称郎君，云前生与兄为昆弟，固请纳拜。蔡知其异，不得已受其礼。与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视之，曰：“郎君必天地间贵神也，何故惠然相过？”曰：“先居安上门谯三十年，今期满，为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廨宇湫隘，岂堪郎君之处也。”即诣西庑下贮蒿秸之室，曰：“乞粪除之，补隙封户，得此足矣。”乃辞去。蔡亦僶俛，令从者洁其室而扃锁焉。少时，有虹梁自东南抵室门而止，驴驾橐

驼负载巨橐者，罔知其数。复有金饰犊车，垂珠帘张青盖者数十乘。又有衣锦袍属橐鞬而骑者，执檛而趋者，左右前后亦数千人。有伶人百余，衣紫、绯、绿袍，奏乐前导，郎君者乘马按辔徐行。其后又有臂鹰隼率猎犬洎四夷之人数百，偕入于室中。大抵类车驾之仪仗，他人弗之见也。俄顷郎君复至，叙谢再三："幸得居此，必无丝毫奉扰。苟有凶吉，谨当奉报。但勿令家人穴壁窃觇。或要相觌，宜焚香密启，即至矣。"言讫不见。蔡氏举族大恐怖，虽白昼不敢正视其室。月余，寂无他怪。间闻合乐声，如闻风传自远而至者，自此差不惧。蔡之细君由隙窥之，见郎君者乘步辇，拥姬侍数百，皆有殊色；楼观壮丽，池馆邃袤，若宫室然。蔡有男，卒已十余年，亦侍其侧。因燔香已告，郎君即至，曰："嫂何为者？"对以求见亡男。曰："嫂子在郎君处甚乐，无用见，恐因惊而他适，则有所苦。"恳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见即大恸，急就之，遂灭去。叹曰："果惊去矣。"又数月，遇蔡诞辰，赍纨素数匹以为寿。举视之，若烟绡雾縠，又如以蛛丝组织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轴也。逮半岁，来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检，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择阆室而上焉。扬子江神，相与素善，恐知是亲戚，故起风涛相戏，不须惮也。"言讫即不见，虹梁自室门而起，南望无际，辎重仪卫如来时。翌日，果徙明越巡检。将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陆珍品，顾蔡曰："非敢故为异味，有恪于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来见，曰："与兄缘数已尽，从此辞矣。"复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适。蔡族亦无他咎。故客省张公亢守旱凉之日说斯事，公亦有传。

白须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为荆州潜江县尉，因徼巡至径头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裸形如丐者，伛偻出马前，云是黄八娘家女奴，来投官乞命。诘之，一婢云："媪怒我啖残奎侧里切数脔，鞭笞百余，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作劳少息，不觉媪来，怒我不起，悬我足于梁，以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内空囷中，不食已三日矣。"常问何以得来，云："适有白须翁至囷前，呼某等，令跃出。某云饥惫，而囷且深不可逾。又曰但跃，不觉随声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选有邑官来，可诉以脱。'"常至县，逮黄媪诘之，一皆承伏。即送府。时魏侍郎瓘尹荆南，劾治，具款赎金而释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残忍，真狼虺然。尝适数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慑而仳□。前此婢媵潜被戕害者数人。每阴晦则厉鬼呼啸所居之前后，媪叱之即泯然。噫，白须翁岂非神灵乎！指导二婢复生，可谓明且仁矣。向之被害

者，茹叹衔恨于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为力矣。而令幽滞于黄媪之室，岂向所杀者当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惮之也？不可致诘矣。斯事常洵自云。

韩元卿

韩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进士。皇祐中为陕州推官监司，俾鞠狱于武昌。事讫归夷陵，至荆州黄潭驿，忽持刀自刭喉，虽断而未死。祖择之时为荆湖北提刑，韩之同年进士也。即视之，韩不能语，但举手如索纸笔状。因授之，书云："赃滥分明，罪宜处斩。"乃弃笔于地。祖命取桑根线缝其创，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调于京师，绐称无妇，娶富室之女，资送良厚。洎挈之到任，则故妻在焉，有男女数人矣。富人之女欲以书诉于家，则提防甚密，无由而达。岁余，悒抑而卒。又不敢权厝于外，但裹以裀席，瘗于廨宇之隙地。韩既死，方具柩而敛焉。赃滥之诛，岂非此耶？

李敏

李敏尝为兖州奉符县主簿，会岳庙炳灵公殿岁久再加营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再拜，启其事于神。"李不应，遂彻瓦。未半，黑云满殿庭，风雹大作。李始惧，披简拜阶下。仰视神座帐上有黄龙长数丈，震霆数声，穿屋而去。凡损稼百余里。炳灵公自后唐明宗听医僧之语，遂赠官立祠。余谓龙蛰于神帐上，因彻瓦而惊，随风雷徙去，未必神之灵变也。向少卿宗道云。

乐平港鼍

潭州乐平桥港乃湘之支流，传有鼍能变怪食人，岁有溺死者。天圣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尸，以为鼍之食也。李民痛切，无方以复其冤，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达于帝。是夜，梦吏若道士画天神之从官者，驱民以行。久之，至一处，深严虚洁，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数吏，以铁索絷一物，长数丈，如龙而一角，目光如电，甚可畏。吏指告民曰："尔将与此共见也。"民方悟为鼍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遥视殿上，若有人物往来，而不辨其详。有顷，一人下殿呼曰："江鼍肆暴，枉害平人，决铁杖一百处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秽上渎高真，宜付王硕决脊杖十五。"遂俱驱出，民觉而历历志之。常惕息寅

畏，惧罹罪罟，杜门不预外事。后十余年，侍御史王硕知潭州，民坐遗火延烧一坊，伏罪，竟如所梦。得之长沙僧宝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陕州人也。多智数，善附丽权势。天圣中，出入刘皇城家，因而名闻宫掖，庄献赐与巨万。于陕州造一寺，备极壮丽，凡用钱千余万缗。尝自安业南街乘马而西，呼仆取坠策。时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异之。过百许步，下马复来，揖之未已，即曰："岂非坠策之僧乎？"遵曰："然。"复曰："若之声名尝达天听，有之乎？"僧曰："有之。"因问将来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岁在丙戌，当有大祸，宜杜门避之。不尔，免死为幸。"僧不怿而起。既归陕，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严，祸何由而至。"以谓不然。至庆历六年，传岩渊马道人将图不轨，陕有市民亦预其谋。民将自陈于官，密诣僧谋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过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师，地连□□，但持我书诣之，因其言以达朝廷，岂止免罪，当获重赏。"民从之。行至洛，党中二卒告变，籍有民名，捕得尽道所以然之状及出遵书。时薛绅守陕郊，大怒，遂黥遵，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资户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有年矣，畜镪千余万，寄于董室。其后僧病且死，钱遂没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须呵诋，待我还尔钱！"数日卒。其长男为符离衙校，既殡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钱，有人监督甚急，乞少缓，讵敢诋谰也。"既而又死。宿有乐人张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张弓手店，见衙校者跃马而来。问何之，曰："大人有少缗钱，为券约不明，在兖州对辨，暂往省问。若今归耶，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书也。"张至宿，诣董宅，将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四会县尉吕邈云。

同州村民

同州冯翊村民，宝元中有牛生一儿，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余，夜则来与老翁共语，人皆闻之。忽谓公曰："我昨日往延州与羌贼交战，南兵失利，刘、石二大将皆为贼擒。"邻里相传喧然，闻于邑大夫。

方将逮翁诘之，后三日，败闻果至。自兹州县屡有呼问。儿谢翁曰：“我住此，令翁家不宁。”遂去，不复来。

补遗

费孝先

费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谓之轨革。后有卦影，所画皆唐衣冠禄位，亦唐官次，岂非唐之精象数者为之欤？

刘烨

刘烨侍郎有别第在襄阳。烨卒，长子库部又卒，乃鬻其第，为茅处士所得。夜闻呼曰：“库部来。”俄一人顶帽，从数鬼，叱茅曰：“我第尔何敢据？速出，无贾祸也！”凡三夕至，其声愈厉。茅叱曰：“尔昔为人，今为鬼矣，尚恃贵气敢尔？若我擅居尔第，宜迫我出。尔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旧庐，售货于我，尚敢逐我邪？”言讫，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冯拯

天圣中，侍中冯拯薨。次年京城南锡庆院侧人家生一驴，腹下白毛成“冯拯”二字。冯氏以金赎之，潜育于槽中。四方皆知之。

王无规

王元规赴吏部选。一夕梦一人衣冠高古，因访以当受何地，官期早晚。书八字与之云：“时生一阳，体合三水。”既觉，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从水，到官日正冬至。以上录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弓一百十六。

婴怪

丁晋公谓在政府日，窦夫人生一男，既三日，亲戚来庆。日向中，负姥解褓将浴，儿齐身皆毛，忽跃起，援帐带而上，据竿下视。亟闻于晋公，立命杀之。亲戚大骇，秘不敢言。

李德裕系幽狱

学士冯浩有女适吕氏子。顷有女厉啸其室，言曰："尔前身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若妒而害我，我诉于帝，抱冤几十年始得伸，遂许复仇。又寻若仅十年，不知再生为吕氏妇，乃今逢焉。俟若今生命尽，相与归阴府对辨耳。"自兹日夕语言，与家人杂处。忽尔不闻其声逾旬，间复至。询其所适，乃曰："往阴府看断李德裕公事。"或问："李德裕唐朝人，逮今二百余年事，何以至今方决？"曰："阴司之狱，以人生死往来之不常，狱系二三百年而决者不为久也。"闻其得罪者多与唐史同，亦有史中无者。

女子变男

广州有萧某家者，尝泛舶过海，故以都网呼之。有侍婢忽妊娠。萧疑与奴仆私通，苦诘之，则曰："与大娘子私合而孕也。"萧有女年十八，向以许嫁王氏子，自十岁后变为男子，而家人不知也。自此始彰焉。吴中舍潜时随兄官番禺，曾假玉仙观为学。萧子亦预焉，好读《文选》，略皆上口，虽须出于颐，然其举止体态亦妇人也。时景祐五年，任谏议中郎知广州。以上录自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十四。

倦游杂录

[宋]张师正　撰
李裕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倦游杂录》著者张师正，字不疑，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中进士甲科，得太常博士后转为武官，任渭州推官，知宜州，旋以"慢上"免去英州刺史。仁宗嘉祐八年（1063）任荆州钤辖，英宗治平三年（1066）任辰州帅，神宗熙宁十年（1077）为鼎州帅，哲宗时犹在，享年当在七十以上。除本书外，尚著有《括异志》十卷，存诗五首。

据《郡斋读书志》载张师正自序云："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书

平生见闻，将以信于世也。自以非史官，虽书善恶而不敢褒贬。”书中对于官场黑暗，多所揭露；并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有些诗词赖此书得以传世。张师正在南方宦游达四十余年，书中记录了许多南方各地的风俗、特产，大都出于耳闻目睹，比较真实可信。以上种种均可供治史、治文学史者及研究民俗、物产学者参考。

《倦游杂录》当作于熙宁十年之前，后又经修订。《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著录为八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其书明代时犹存，后散佚。我在1986年时，曾据《说郛》、《宋朝事实类苑》、《靖康缃素杂记》、《类说》、《诗话总龟》、《五朝名臣言行录》、《纪纂渊海》、《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此书，共得一百六十八条，三万余字。所辑各条以出处较早、内容较全者为主，以其他各本作校。文字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并依内容拟题。书后各家著录及有关资料，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重版，依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有的序号及附录资料，均予删去。不妥之处，尚请读者不吝赐教。

倦游杂录

唐陵无碑

唐诸陵皆无碑记，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余尺，螭首龟趺岿然，表里无一字，亦不知其何为而立。《说郛》卷三十七

子孝妻义

刘潜以淄州职官权知郓州平阴县事，一日，与客饮驿亭，左右报太夫人暴疾，潜驰归，已不救矣。潜抱母一恸而绝。其妻见潜死，复抚潜尸，大号而卒。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孝义之美，并集其家。《说郛》卷三十七、卷十四

皂屏养目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障。《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

造舟赐号

元丰元年春，命安焘、陈陆二学士使高丽，敕明州造万斛船二只，仍赐号一为凌虚致远安济舟，一为赓飞顺济神舟，令御书院勒字、明州造碑。《说郛》卷三十七

温泉碑

安经华清宫温泉碑，唐太宗撰并书，又飞白“贞观”二字于额。天圣初，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说郛》卷三十七

员外郎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贴职，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叹曰：“彼兽也，给肉乃尔，吾辈忝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员外郎耳，安可比耶？”同上

程师孟善谀

有善谀者，熙宁中曾以先光禄卿荐守番禺，尝启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说郛》宛委本弓三十三

终慎思具启切当

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敝，风貌寝陋。始来应举，魏之举人，视之蔑如也。既就试，遂为解首。其谢解启曰：“三年于此，众人悉诮于毛生；一军皆惊，大将果归于韩信。”又董储郎中悯其穷，尝以书荐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辙，而士人殊无哀王孙之意。终复取书归，而具启纳于董，曰：“鲁箭高飞，谓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怀赵璧以空归。”人多嘉其切当。《说郛》卷三十七

熊馆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给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说郛》卷十四

韩贽好啖瓜虀

韩龙图贽，山东人，乡里食味，好以酱渍瓜啖之，谓之瓜虀。韩为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中，诸军营多鬻此物，韩尝曰："某营者最佳，某营者次之。"赵阅道笑曰："欧阳永叔尝撰《花谱》，蔡君谟亦著《荔枝谱》，今须请韩龙图撰《瓜虀谱》矣。"《说郛》卷十四

匍匐图

陈烈，福州人，博学，不循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襕鞹，行二十余里，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即时，李遘画《匍匐图》。《说郛》卷十四

觅石

今之通远军，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虫，类于鱼，鸣作觅觅之声，见者即以梃刃击之，或化为石，可以为砺，名曰觅石。长尺余，直一二千，兵刃经其磨者，青光而不锈，亦奇物也。《说郛》卷十四

岭南嗜好

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鳝，草虫曰茅虾，鼠曰家鹿，虾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鱼之异者，黄鱼化为鸜鹈，泡去声鱼大者如斗，身有刺，化为豪猪，沙鱼之斑者化为鹿。《说郛》卷十四。《类苑》卷六十二引前六句

啖男胎衣

桂州妇女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预者，必致忿争。《说郛》卷十四

胡饼

今人呼奢面为汤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岂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汤饼、笼蒸而食者皆可呼笼饼？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著名之所谓，得非

熟于炉而食者，呼为炉饼宜矣。《说郛》卷十四

沉香木

沉香木，岭南诸郡悉有之，濒海州尤多。交干连枝，冈岭相接，数千里不绝。叶如冬青，大者合数人抱，木性虚柔，山民或以构茅庐，或以为桥梁，为饭甑尤善。有香者百无一二，盖木得水方结，多在折枝枯干中。或为沉，或为煎，或为黄熟。自枯死者，谓之水槃香。今南恩、高、窦等州惟产生结香，盖山民入山，见香木之曲干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经年得雨水所渍，遂结香，复以锯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结为班点，亦名鹧鸪班，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薰裛。黄熟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药用。其依木皮而结者谓之青桂，气尤清。在土中岁久不待刓剔而精者，谓之龙鳞。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韧者，谓之黄腊沉香，尤难得。《说郛》卷十四

石鼓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櫺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硞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几希。欧阳论石鼓元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尔。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八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见在，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皇帝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麓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耳，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靖康缃素杂记》卷六

竹不根而茂

寇莱公卒于海康，诏许归葬，道出荆南公安县，邑人迎祭于道，断竹插地，以挂纸钱，竹遂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庙于侧，奉祀甚谨。《类说》卷十六。《竹谱详录》卷六节引此文

盘量出剩

刘绰，天圣中为京西漕，分遣属官盘量诸都在仓之粮，凡收十万余石，归朝上殿，具札子乞付三司收系。时章献太后垂帘，问曰："已盘量者余贯许，再盘量否？"曰："向来盘量官多徇颜情，不肯尽收入历。"又曰："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盘量收出剩斛斗，致身于此。"刘大惭，谓人曰："当是时，殿上甓罅可入亦入矣。"《类说》

藏擫诗

夏英公咏杂手伎藏擫诗曰："舞绋抛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同上

始终言新法

王荆公尝云："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同上

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王介俊爽，语言多易，人谓之心风。熙宁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不足多。遥想邦人迎下担，白蘋洲上起沧波。"以风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题为十篇，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驼。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公笑曰："阎罗见阙，请速赴任也。"同上

下官踪迹转沉埋

张铸以京东转运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为提举坑冶，取铸脚色，欲发荐状。铸为诗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职比权纲胜一阶。若发

荐章求脚色，下官踪迹转沉埋。”同上

巩大卿献放生

熙宁中，巩大卿申者，善事权贵。王丞相生日，即饭僧具疏笼鹊鸽以献，丞相方家宴，即于客次开笼搢笏，手取鹊鸽，跪而放之，每放一鸟，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同上

一网打尽

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御史刘元瑜弹击下狱，坐监主自盗削籍，同会者皆至斥。刘谓时相曰：“与相公一网打尽。”同上

生前嫁妇死后休妻

王雱，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庞氏，不睦，相离而嫁之。时侯叔献死，其妻帏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时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同上

杜园贾谊

陈和叔为举子，通率少检，后举制科，骤为质朴，时号“热熟颜回”。时孔文仲对制策，言天下有可叹息恸哭者，既而被斥。陈曰：“孔子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曰：“杜园贾谊好对热熟颜回。”同上

不喜歌舞

冯当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书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丽，闭目不喜，日以谈禅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谕未达理，闭目不喜，已是一重公案。”同上

平调二曲

神文将葬永昭陵，大行梓宫初发引，王禹玉时为翰林学士，作平调发引二曲，其一曰：“玉宸朝晚，忽忽掩黄衣，愁雾锁金扉。蓬莱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龙輴转西畿，旌旆入云飞。望陵宫女垂红泪，不见

翠舆归。”二曰：“上林春晚，曾是奉宸游，水殿戏龙舟。玉箫声断仙人驭，一去隔千秋。重到曲江头，事往涕难收。当时御幄传觞处，依旧水东流。”《说郛》卷十五《广知》引

录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尝宰相中一县，有神录，四年方解役，坦赠诗云：“百里传呼号录公，三年得替普天同。惟君四载过常例，更有何人继后风。”其诗闻于朝，夺坦一官而停之。《类说》

今日谁非郑校人

王介甫为相，引用不次，及再罢相，颇有谮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鱼，多放池中。有门人作诗曰：“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同上

范希文蚊诗

范希文监泰州西溪盐场，地多蚊蚋，作诗云：“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用问前程。”同上

善谑驿

襄州南有驿，名善却，唐之善谑驿也，乃淳于髡放鹄处，柳子厚《和刘梦得善谑驿奠淳于先生》，即此地也。同上

着也马留

京师优人以杂物布地，遣沐猴认之，即曰：“着也马留。”熙宁中，状元叶祖洽赴宴，有下第进士作诗曰：“着甚来由去赏春，也应有意惜芳辰。马蹄莫踏乱花碎，留与愁人醉作茵。”同上

宋罗江

庆历中，有亲事官栏入殿门，御史宋禧乞内庭畜罗江之狗，时号宋罗江，亦曰宋神狗。同上

孔道辅以直言得馆职

孔公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类苑》卷五

柳开强娶钱氏

柳开知润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取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姻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仁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类苑》卷七

神宗题韩琦曾公亮墓碑

韩侍中薨，差内臣张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题其额曰："两朝顾命定册元勋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题其墓碑额曰："两朝顾命赞册亚勋之碑。"《类苑》卷八

张咏焚黑店

张乖崖未第时，尝游汤阴，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驴，与小僮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张曰："秋夜矣，亲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剑而去。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见咏来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亦心动，窃闻之，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棓，置室中。店翁问曰："持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闼，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擿其首，毙之，曳入阃。少时，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及持剑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

命于室。呼僮牵驴出门，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举家被焚。”《类苑》卷九

寇准诚过其才丁谓才过其实

袁抗大监尝言，曾守官营道，闻吏官言，寇莱公始谪为州司马，素无公宇，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守土者闻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马复踣□不进，寇以策叩马曰：“吾尚敢留滞邪？汝何不行？”马即前去，寇泣且曰：“语丁谓，我负若何事？致我于极地邪！”其后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尝接其语论，遂以所闻质之。丁曰：“寇自粗疏。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邪？’曹厉声曰：‘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貂也。预谓何事？”然中外皆知莱公之祸，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当太平之盛，至于赞燮王度，亦无善恶之大者。至今天下识与不识，知与不知，闻莱公之名，则许以忠荩；言晋公之为，则目以奸谀。岂非丁以才过其实，寇以诚过其才欤？《类苑》卷十一

孙沔不许外使居其上

孙资政沔出帅环庆，宿管城，值夏州进奉使至，或白当选驿者。公曰：“使夏国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犹当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庙闻而嘉之。同上

石守道不收馈赠之食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类苑》卷十二

韩丕以槲叶著书

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王间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韩挈榼以

往。王谓诸生曰：“韩秀才风骨粹重，向去进士不可量也。然到山岁余，未尝见其所业。”命破扃，索其寝室中，于席下得槲叶厚四五寸，或二三叶，或十数叶，以细梗贯之，乃韩之著述也。王见之惊骇，自此厚加礼待。其后官至贰卿、翰林学士。《类苑》卷十二

张杲卿谓仁宗孤寒

张杲卿为御史中丞日，因登对言及家世及履历本末。仁庙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书生，陛下擢任至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庐，家事有托，自谓非孤寒，陛下可谓孤寒矣。”仁庙徐曰：“亦有说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庙社稷之重，主鬯尚虚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系，是陛下孤寒也。”仁庙改容，颇嘉其意，后遂参柄用。《类苑》卷十七

张亢不先上闻

瀛州城本隘狭，景德中，几为北虏所破。自讲和之后，居民军营，悉在南关。张客省亢守郡日，召郡中高赀户谓之曰：“闻若等产业多在南关，吾欲城入之，然而计工匠楼橹之费，非十余万缗不可。”咸曰：“苟得围入大城，愿备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数，未经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数，募厢库禁卒以充役，既成，始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为，城必不立矣。今兴工而后奏，俟朝旨允与不允，吾城已筑过半矣。傥或得罪，不过斥张亢耳，民获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后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闻，果被左迁漕司。或疑有干没，俾官穷究，无毫厘之欺。治平中，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圮，因而斸去之。今为大郡，寇戎苟至，亦不可攻围矣。公昔守鄜州，鄜州有两城，守居北城，上佐廨宇，器甲军财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涧，几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谋而后闻，遂并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时闻边建水利，缮城垒，必先计己之恩赏厚薄，然后为之，校乎张公之心，一何异哉？《类苑》卷二十三

韩稚圭禁焚尸

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韩稚圭镇并州，以官镪市田数顷，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

民则有敛殡祔葬之礼，惟胡夷洎僧尼，许从夷礼而焚柩，齐民则一皆禁之。今韩公待俗以礼法，真古循吏之事也。《类苑》卷二十三、卷三十二

眼前何日赤

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金甚时黄？"《类苑》卷二十五

赐饮宰相第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惟用太官之膳，少加堂飧。自丁晋公助以家馔，今皆踵之。《类苑》卷二十五

前任班趁办

唐朝，官有定员，阙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放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防御、团练使。《类苑》卷二十六

街鼓

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鼙鼓，唯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鼙鼙鼓，是则京师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职废矣。《类苑》卷三十三

钟离权诗

邢州开元寺一僧院壁，有五代时隐士钟离权草书诗二绝，笔势遒逸，诗句亦佳。诗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其二曰："莫厌追欢语笑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后刘从广知邢州，访此寺，遂命刊勒此诗于石。《类苑》卷三十五

清风明月两闲人

赵叔平罢参政，致政居睢阳，欧阳永叔罢参政，致政居汝阴。叔平一日乘安舆来访永叔，时吕晦叔以金华学士知颍州，启宴以召二公。于是欧公自为优人致语及口号，高谊清才，搢绅以为美谈。口号曰："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过莺犹噪，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类苑》卷三十五

张宗永诗

张宗永，华州人，倜傥不羁，善为诗。宝元中，以职官知长安县，时郑州陈相尹京兆，宗永尝以事失公意。公有别业在鄠、杜县间，宗永知公好绝句诗，乘间诣之，于厅大书二韵云："乔松翠竹绝纤埃，门对南山尽日开。应是主人贪报国，功成名遂不归来。"庄督录以闻，公览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尝有诗云："大书文字堤防老，剩买峰峦准备闲。"佳句甚多，往往脍炙人口。《类苑》卷三十五

冯端书塞上诗

冯太傅端，尝书一绝句云："鸣鹘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顾坐客曰："此可画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类苑》卷三十五

王平甫点绛唇词

王平甫学士，以高才硕学，劲正不附丽。熙宁中，判官告院，忽于秋日作宫辞《点绛唇》一阕，其旨盖有所刺，以示其游。魏泰叹曰："公之辞美矣，然断章乃流离之思，何也？"明年，平甫竟以谗得罪，废归金陵。其词曰："秋气微凉，梦回明月穿帘幕，井梧萧索，正绕南枝鹊。　　宝瑟尘生，金雁空零落。情无托，髻云重掠，不似君恩薄。"同上

高丽求王平甫诗

熙宁中，高丽遣使人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抄录以赐。时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厚之

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类苑》卷三十五

蔡子正作喜迁莺词

蔡子正久在边任，晚年以龙图阁直学士再守平凉，作《喜迁莺》词一阕以自广，曰："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汉马嘶风，边鸿翻月，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塞垣乐，尽橐鞬锦领，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长报平安耗。圣主深仁，威棱遐布，骄虏尚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恩，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此曲成，大传都下。《类苑》卷三十五

张退傅诗

张退傅相公与陈文惠公同秉政，张既以帝傅致政，有诗寄文惠曰："赭案当年并命时，蒹葭衰飒倚琼枝。皇恩乞与桑榆老，鸿入高冥凤在池。"张公既退居，年七十八岁，有《除夜》诗："八十光阴有二年，烟萝门户喜开关。近来无奈山中相，频寄书来许缀班。"退傅以八十二岁薨，正八十有二之谶。《类苑》卷三十五

王禹玉祭社诗

京师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两禁二十年，熙宁三年，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题诗斋宫曰："邻鸡未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治聋不知足，明年强健更重来。"执政闻而怜之。《类苑》卷三十六

卢氏凤栖梧词

蜀路泥溪驿，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随父往汉州作县令，替归，题于驿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纾于羁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无以妇人切弄翰墨为罪。"词曰："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弃乌云腻。　　钿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珠玬，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遥山翠。"《类苑》卷三十九

郑氏死后出家

熙宁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乞度为女

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号冲静大师。《类苑》卷四十三

韩稚圭梦手捧天

韩稚圭侍中知泰州日，卧病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苏。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不觉惊寤。"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春宫，捧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勋业，非偶然而致也。《类苑》卷四十五

张退夫读乐记中第

张客省退夫自言，应举时，因醉，乘驴过市，误触倒杂卖担子，其人喧争不已，视担中，只有《乐记疏》一册，遂五十钱市之，其人乃去。张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阅所买《乐记疏》。无何，省试《黄钟为乐之末节论》，独《乐记》为详，论擅场南省，遂高选，明年擢甲第。《类苑》卷四十五

费孝先作轨革卦影

李璋太尉罢郢州入朝，至襄阳，疾病，止驿舍两月余。璋尝命蜀人费孝先作轨革卦影，先画一凤止于林，下有关焉，又画一凤立于台，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盖襄州南数里，有凤林关，传舍名凤台驿。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闻璋病甚，悉来奔视。至之翌日，璋乃卒，果临其丧者五人。《类苑》卷四十七

唐郎中梦寇准为相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谓方为郡，夕梦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朝廷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喜，出郊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且出诸子罗拜。唐新饰勒鞯，置厅之左，寇既归船，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类苑》卷四十八

欧阳修乞早致仕

欧阳文忠公在蔡州，屡乞致仕。门下生蔡承禧因间言曰："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岂容遽去也？"欧阳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惟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俟驱逐乎？"承禧叹息，无以答。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类苑》卷五十三

移赵师旦事于曹觐

侬贼破邕州，偶江涨，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时赞善大夫赵师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贼既迫境，谕官属吏民使避贼，谓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监兵洎吾之职也。若曹无预祸。"贼既至，率弱卒不满百，御之，半日，城陷，赵与监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无一二。先是，一日，赵方出其妻，藏于山谷，道上生一子，弃草中。贼去凡三日，复归视之，尚生，人谓忠义之感。有曹觐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贼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余里，为贼所擒。贼首谓曰："汝乃好骂我南人作蛮者也，今日犹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积薪燔死于江壖。时本路主漕运者，与曹有旧，仍移师旦事，勒诗于石。朝廷赠觐太常少卿，子孙弟侄洎女子受官赏命服者数人。赵赠卫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赵史君之事，岭外率知之，康人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绝。《类苑》卷五十三

富大监王郎中之廉节

扈郎中褒尝言，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无不请托州县，独致仕富大监严三年无事相委。又丘太博舜元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尝知其廉节也。《类苑》卷五十四

寇丁相轧

寇莱公与丁晋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为相，丁公尚为两制，莱公曰："屡以丁荐，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为两禁也，稍进，则当国。如斯人者，果可当国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终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倾轧，竟如文靖之言。《类苑》卷五十七、《群书类编故事》卷十七、《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五十

谢泌荐士

谢泌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荐士也。《类苑》卷五十七

飞鱼易名鸱吻

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状亦不类鱼尾。《类苑》卷五十八

慎火木

《酉阳杂俎》云："广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围。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护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红白细错如锦。"予尝两至番禺，段成式所谓慎火，乃烽火木耳，又名龙骨。其干叶若慎火，断之有白汁，着人肌肤，遂成疮痏。亦无花。盖不识者误传也。《类苑》卷五十九

辰砂

辰州朱砂，嘉者出蛮峒锦州界猞獠峒老鸦井，其井深广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俟满，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为烟气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顽石。有砂处，即有小龛，龛中生白石床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镞，大者如芙蓉，光如磬玉可鉴，研之如猩血。砂洎床大者重七、八斤，价十万，小者五六万。晃州亦有，赤色，如箭镞，带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类苑》卷六十

□羹

真宗时，有人奉使交趾，以□羹配笼饼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荚子，虽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洎回，苦求其法，乃取牛蜱瀹而去其皮耳。同上

华清宫

故华清宫在绣岭之下，山半有玉蕊峰。天圣末，予为学于山之岭所谓朝元阁者。峰侧有夹纻作王母之像，虽小有损腐之处，而丹青未甚暗

昧。其御阶甃以莲花砖，千余步则栽一石柱，端有孔，相传云：开元、天宝中，贯以红绵絙，宫女攀援而上。庆历中，再游，询王母之像，失之已久，石柱孔已为庸道士烧为灰而涂壁矣。岭之阴，温泉涌流，岭之南，有丹霞泉者，极寒冽，予尝夏盥于彼。《类苑》卷六十。《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四第一五页引至“攀援而上”。《永乐大典》卷一○九○一第一五页引首句。

皂荚合欢

唐华清宫，今灵泉观也。七圣殿之西隅，十数步间，有皂荚一株，合数人抱，枝干颇瘁。相传云：明皇洎贵妃共植于此，每岁结实，必有十数荚合欢者。京兆尹命老卒数人守视之。移接于他枝，则不复合欢也。《类苑》卷六十

南北方嗜好不同

杜大监植言：南方无好羊洎面，惟鱼稻为嘉，故南人嗜之。北方鱼稻不多，而肉面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则皆然，不必相非笑也。同上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驿，其西有疏陂，东有鸭陂，白碑亦当作陂泽之陂也。盖驿侧数里，有后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萧嵩为其祖立碑于驿之北，因此人以陂为碑，误也。同上

虎畏橐驼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齐州北境，时河水渐退，葭菼阻深。武臣以橐驼十数头负囊箧，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驼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卒获其子而鬻之。同上

石鱼

陇西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鲫洎鳅，亦有数尾相随者，如以漆描画，鳞鬣肖真，烧之尚作鱼腥。鱼龙，古之陂泽也，岂非鱼生其中，山颓塞渐久，而土凝为石，故破之有鱼形。今衡州有石鱼，无异陇州者。杜甫诗有“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正谓陇州也。同上

沸沙

荆江自湖口而上，有沸沙。舡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即沙，水涌沸，舟子无以施其力，俄顷即至湮溺。为芦簟五七番，置油米于其上，挑之舡下，乃得行。同上

石燕

零陵出石燕，旧传遇雨则飞。尝见同年谢郎中鸿云："向在乡中山寺为学，高岩石上有如燕状者，因以笔识之。石为烈日所暴，忽有骤雨过，所识者往往坠地，盖寒热相激而迸落，非能飞也。"予向过永州，有人赠一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焉，土人呼为燕窠。同上

阳朔石峰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佳，四面峰峦骈立，故沈水部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类苑》卷六十

南海啖槟榔

南海地气暑湿，人多患胸中痞滞，故常啖槟榔，日数十口。以□楼藤洎蚬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师孟知番禺，凡左右侍吏啖槟榔者，悉杖之，或问其故，曰："我恶其口唇如嗽血耳。"同上

蚁鲊

岭南暑月欲雨，则朽壤中白蚁蔽空而飞，入水翅脱，即为虾。土人遇夜于水次秉炬，蚁见火光，悉投水中，则以竹筵漉取，抟之如合捧，每抟一两钱，以豚脔参之为鲊，号天虾鲊。又有大赤蚁，作窠于木杪，有数升器者。取其卵并蚁，以糁洎姜盐酿为鲊，云味极辛辣。同上

杭人好饰门窗什器

熙宁八年，淮浙大旱，米价翔踊，人多殍饿。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至，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同上

木馒头

木馒头，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为茶床高饤，故云："公筵多饤木馒头。"或谓岭南诸州，刻木作馒头状，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谈者之过也。同上

采珠

《岭南杂录》云："海滩之上，有珠池，居人采而市之。"予尝知容州，与合浦密迩，颇知其事。珠池凡有十余处，皆海也，非在滩上。自某县岸至某处，是某池，若灵渌、囊村、旧场、条楼、断望，皆池名也，悉相连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断望池接交趾界，产大珠，而蜑往采之，多为交人所掠。海水深数百尺已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鱼护之，蜑亦不敢近。《类苑》卷六十一

蓬莪茂

岭南青姜，根下如合捧，其旁附而生者状如姜，往往大于手，南人取其中者干之，名蓬莪朮，北人乃呼为蓬莪茂。字书亦无茂字。名之为朮，乃是土人病泄痢者，取青姜磨酒煮服之多愈，盖蓬莪朮和气耳。《类苑》卷六十一

鱼

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坠，此鱼大肥，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脔其肉，杂□蒿荻牙，瀹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

岭南有五脔鱼，百五斜纹，色如虹，或云与蛇为牝牡，春时食其卵，亦能杀人，啖其肉，必致呕泄。又有抱石鱼，状类科斗，生急滩石上，自庐陵、南康、雄、韶人，皆取之酿鲊瀹羹，以为奇味。同上

凤凰

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飞下，猿狖不能至，凤凰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堕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谓之凤凰杯。古书谓凤凰生于丹穴。丹

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尘寰之外，能远罗弋，所以为羽族之长者，以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尝集清远合欢树。同上

鸩鸟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驿一邮置早膳，闻如以手答腰鼓者，问邮卒曰："何处作乐？"曰："非也，乃鸩鸟禁蛇耳。"同上

汜水关有唐高祖太宗像

汜水关东北十余里，即等慈寺，乃唐太宗擒窦建德时下营之地也。关之西峰曰昭武庙，有唐高祖、太宗塑像，共处一殿。高祖状貌如五十许人，仪状博硕，而不甚长，幅巾缕金，赭袍玉带，蹑靴合瓜，西南向立莲花上。太宗状如十七八少年，风骨清瘦，衣浅黄缕金袍，玉带，手捧冠，制度类远游，露首东北向，跣立莲花上。询诸士大夫，竟不知其仪制之由。庙乃会昌中所毁佛寺之殿也，至今不倾圮。《类苑》卷六十二

象祠

道州、永州之间，有地名鼻亭，穷崖绝徼，非人迹可历。其下乃潇水，无湍险，俗谓之麻滩，去两州各二百余里，岸有庙，即象祠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所以富贵之也。"噫！既远不可考知，其以今揆之，此地非迁，孰有肯居也？同上

卧仙

华岳张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齿发皆完。春时，游人多以酒沥口中，呼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荐之。嘉祐中，有石方十余丈，自上而下，正塞岩口，岂非仙者所蜕，山灵不欲人之亵慢？同上

皂鹤洞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广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绝壁有石穴，谓之皂鹤洞，鹤顶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岁不过一二出。今其地乃为僧徒所据，鹤或见，则僧必死亡反初者。同上

长沙三绝

长沙人常自咤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黑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同上

山药

山药，按《本草》本名薯蓣，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为药，今英庙讳犯上一字，若却取下一字呼蓣药，于理无害。同上

罨画流苏铴销

昔之歌诗小说，多言罨画流苏者，询之朋游，莫知其状。予尝知广南恩州，恩有匠人求见，问其所能，曰："某善铴销。"亦不晓其事，再诘之，则曰："今京师所谓银泥者是也。"又问更有何艺，曰："亦能罨画。"遽以小儿衣试之，乃今之生色也。又向在京师，常到州西，过一委巷，憩茶肆中，对街乃赁凶具之家，命其徒拆卸却流苏，乃是四角所系盘线绘绣之球，五色，昔谓之同心而下垂者。流苏帐者，古人系帐之四隅以为饰耳。同上

嘲免解者诗

景祐元年九月二日，诏先朝免解者，候将来省试，与特奏名。时有无名子，改王元之《升平词》以嘲曰："旧人相见问行年，名说真宗更已前。但看绿衫包裹了，这回含笑入重泉。"《类苑》卷六十三

无比店与有巴楼

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宋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邸可比，时谓之无比店。李给事师中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造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忽大言曰："有巴。"京师谚语以美好为有巴。时人对曰："梁苑叔平无比店，洛阳君赐有巴楼。"同上

讥吴善长诗

吴善长郎中，仪状恢伟，颇肖富丞相，文学之誉，则未闻焉。有轻薄子赠之诗曰："文章却似呼延赞，风貌全同富相公。"国初，有武臣呼延赞者好吟恶诗，故云。同上

欧阳景诗

洗马欧阳景，素有轻薄名，一旦，金銮长老来上谒，告曰："院门阙斋供，今将索米于玉泉长老，敢乞一书，以为先容。"景笑曰："诺。"翌日，授一缄，既至，玉泉启封，乃诗一首曰："金銮来觅玉泉书，金玉相逢价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芦自去缠葫芦。"二僧相视，发笑而已。同上

常秩讳学春秋

常秩旧好治《春秋》，凡著书讲解，仅数十卷，自谓圣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诏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尽讳所学。熙宁六年，两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钱，权行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公之《春秋》，亦权倚阁乎？"秩色颇赭。《类苑》卷六十五

郑向哭王耿

郑向知杭州，王耿为两浙转运使。二人者，屡以公事相失，以至互有论列，朝廷未推鞫，而耿死，郑往哭之，尽哀。杭州僚属相骇曰："龙图素恶端公，今何哭恸也？"范拯在傍戏曰："诸君不会，龙图待哭斯人久矣。"同上

教坊杂剧

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人丁仙见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视之，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语。同上

军府杂剧

景祐末，诏以郑州为奉宁军，蔡州为淮康军。范雍自侍郎领淮康节钺，镇延安。时羌人旅拒戍边之卒，延安为盛。有内臣卢押班者钤辖，

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同上

盛天下苍生

有进士曹奎，屡掇上庠南宫高选，居常自负，作大袖袍衣之，袖广数尺。时有进士杨卫怪之，谓曰：“袖何广耶？”奎曰：“要盛天下苍生。”卫答曰：“此但能盛一个耳。”《类苑》卷六十五。《类说》节引此文

改裴晋公赞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将相，尝自赞其写真曰：“尔形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盖谓由心吉而致富贵也。张学士丰貌甚美，尝绘其容，以寄兄环，环改裴赞寄之，曰：“尔形甚长，尔貌甚扬，不为将，不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类苑》卷六十五。《类说》节录此文

天狗下勾当公事

曾巩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振流民者，各辨辟二两选人充勾当公事。巩一日宴诸使者，座客有言，昨夕三鼓，大星坠于西南，有声甚厉，次又有一小星随之。巩曰：“小星必天狗下勾当公事也。”《类苑》卷六十五

茶床谜

陈恭公以待制知扬，性严重，少游宴。时陈少常亚罢官居乡里，一日上谒，公谓曰：“近何著述？”亚曰：“止作得一谜。”因谓之曰：“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经年度岁不曾下，若下，不是风起便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晓，请言其旨。”亚曰：“两个茶床相合也。”“方欲以此为对，然不晓风雨之说。”亚笑曰：“乃待制厅上茶床也。苟或宴会，即悭值风，涩值雨也。”公为之启齿，复为之开樽。同上

曹琰落牙诗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戏作诗曰：“昨朝饭里有粗砂，隐落翁翁一个牙。为报妻儿莫惆怅，见存足以养浑家。”《类苑》卷六十五、又卷六十七

蝎蜥求雨

熙宁中，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蝎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蝎蜥蝎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蝎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者也。小儿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类苑》卷六十五。《类说》、《岁时广记》卷二节引此文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熙宁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将及引年。时王介甫、赵阅道、唐子方为参政，介甫日进说以更庶政，阅道颇难之，而不能夺，但退坐阁中，弹指言苦。唐子方屡争于上前，既而唐发疽而死。京师人言，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谓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阅道苦，子方死也。《类苑》卷六十五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谓文、富丰硕，冯、沈美少也。刘原父遂目沈、冯为有貌大臣。又欧阳永叔主文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有进士散句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时哄堂大笑。《类苑》卷六十六。《类说》节引此文

权顿幞头

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候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面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类苑》卷六十七。《类说》节引此文

陈亚善对

陈少常亚以滑稽著称，蔡君谟尝以其名戏之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复曰："蔡襄无口便成衰。"时以为名对。为殿中丞日，知岭南恩州，到任作书与亲旧曰："使君之五马双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两个，真实不虚。"又尝曰："平生得一对最亲切者，是红生对白熟者也。"《类苑》卷六十七。《舆地纪胜》卷九十八、《类说》节引此文

巩汉卿俊敏有才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陕西提点刑狱丁太夫人忧，寓华下郡，有进士巩汉卿者，俊敏有才，公常与之谈燕。关中养蚕，率是黄丝，故居民夏服多以黄缣为之。因问："何故关右人好着黄绢生衣？"巩对曰："似浙中人好吃紫苏熟水。"及见鸭没池中，公云："鸭入池中董。"巩即曰："蝉鸣树上缁。"公尝撰国初一节将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运推移"，巩即下阶磬折曰："日南长至"，公笑为改之。《类苑》卷六十七

文潞公戏题诗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评事知并州榆次县，吏新鞔衙鼓，面新洁，公戏题诗于上曰："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黄绸被，努出头来道放衙。"同上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秘监旦自知制诰落职，通判襄州时，谢学士泌知州事，尝因过厅饮酒，胡面色发赤，谢戏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应声答曰："学士心头似幞头。"胡时衣绯。同上

长沙三拗

皇祐中，长沙有三拗，开福寺长老有琏，每季一剃头，而致仕樊著作，一日一开顶，一拗也。苏推官居父丧，蹴踘饮乐，而林察推丧妻庐墓，二拗也。时有边臣为郡守，非赂不行，孔目官陆静，平生不受赇遗，三拗也。同上

语讹

关右人或有作京师语音，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民，河东人，是时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诗寄郡中寮友。破题曰："县官伐木入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同上

雁

进士刘稹未第，居德州孔子庙中，尝市一雁，翅虽折而尚生，不忍烹。闻自然铜治折伤，乃市数两，燔而淬之末以饲焉。至春晚，遂飞去。是年秋深，忽有群雁集稹所居之后圃，家僮执梃往击，诸雁悉惊飞，一雁不去，因棰杀之。爇剥毳羽，见翅骨肉坏，剖之，中皆若银丝，乃向所养者。稹咨嗟累日。《类苑》卷六十九

道人诈骗张杲卿

张杲卿丞相致政居阳翟，于少室山下造庵，为养性存神之地。间或乘肩舆而往，从者不过五六人，处庵中，往往逾月方归。一日，有道人形神潇洒，野冠山服来谒，公与之语，颇达道要，亦究佛理，待之甚喜。既夕，道人曰："某新自浙中回，得茗芽少许，欲请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涤器，进火烹茶以进。公颇称善，良久，又取茶饮从者各一瓯，少时，从者皆昏瞑颠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罗浮，炼丹之药剂鼎灶之资，行从多金器，愿赐数事。"公遽呼从者，皆不应，亦无可奈何，任其所取，几十余斤，悉持去。迨晓，从者始醒。《类苑》卷七十

杨孜诡谋杀情妇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尽所有以资之，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傥偕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

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上

史沆诗

史沆以进士第，为著作佐郎，累坐事羁房州，移襄以卒。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长，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败。常过江州琵琶亭，作诗榜于栋，其略曰：“坐上骚人虽有咏，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同上

王平弹御膳有发

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讶之。或曰：“端公有待而发，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闻入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同上

大臣诬奏石介诈死

石介性纯古，学行优敏，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庆历中，在太学，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讲解，殊无倦色。尝请仁庙驾幸太学，欲为儒者荣观，因作《庆历圣德颂》，诋忤当途大臣。既而谤介请驾幸太学，将有他志，介因罢学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濮州，待阙于徂徕故栖，岁余病死。当途者诬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实。”遂诏京东提刑司发坟剖棺，验其事。继而有孔直温者，狂悖抵罪，直温昔尝在介书院为学，以为党，遂编置介之子弟于诸郡。呜呼！谗人之口，真可惧哉！同上

潘阆

潘阆，字逍遥，疏荡有清才，最善诗。王继恩都知待之甚厚，往往直造卧内，饮笑于妇女间，未尝信宿不见也。忽去半岁，不知所诣。俄而王生辰，阆携香合来谒，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罢，王留之，询其所适，潘曰：“虽然游历山水，访寻亲旧，亦为太尉谋一长守之策耳。”问其策谓何，潘曰：“上顾君侯恩礼之厚，天下莫不知。君侯恃上之遇，于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复绾时权，席天宠，媢而疾者，不止南北

之朝臣，与诸王戚里亦有不善者。一旦宫车晏驾，君侯之富贵，安得如旧邪？”王瞿然曰：“吾亦忧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诸子皆贤。何不乘间建白，乞立储嗣？异日有天下，知策自君侯出，何惧富贵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大王，如何？”时章圣以襄阳判开封府。潘曰：“南衙自谓当立，岂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当者，善也。”王繇是屡以白神功，乞别择诸王嗣位，神功竟不听。其后继恩得罪，章圣嗣位，即逐（遂）出阆，阆遂亡命，诏天下捕之。其后会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召，羁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参军而死。《类苑》卷七十一

三司黠胥

陈学士贯为省副时，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狯，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胥每声喏使簉前，往往阳为欠伸，不敢当其礼。陈闻而不平，决入省斥逐之。既来参见，严颜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弥谨，禀承明敏，举无留事。岁余，陈亦善待之。一日，陈谓胥曰：“宅中欲会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干办？”胥曰：“某公事之隙，暂往督视亦可。”陈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尔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须，十未具一。”胥乃携十余岁女子，于东华门街，插纸标于首，曰：“为陈省副请女客，令监厨，无钱陪备，今嫁此女子，要若干钱。”遂结皇城司密逻者，俾潜以闻。朝廷将以黜降，赖宰臣辨解，终岁竟罢去，止得集贤学士。旧例，省副罢，皆得待制。《类苑》卷七十三。

秋霖赋

徐仲谋在皇祐中，罢广东提刑，到阙时，京师多雨，遂献《秋霖赋》。其略曰：“连绵乎七月八月，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泥涂半没于街心，不通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度舟舡。”时贾文元、陈恭公秉政，共引过于上前，且云：“阴阳失序，自当策免，然臣等已屡乞罢，而圣恩未允，致有疏远小臣，以猥语侵侮，臣等实无面目师长百辟。”仁宗怒，降仲谋监邵武军酒税。同上

矫伪

夏英公知安陆日，受大敕举幕职，令录诣京师。有节度推官王某者，粝食敝衣，过为廉慎，一马瘦瘠，仅能移步，席鞯绳辔不胜骑，自二车而下，列状乞以斯人应诏。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陆数百

里。洎至任，素履一变，侈衣靡食，恣行贪墨。夏俾亲旧喻之，答曰："某乃妙攫也，必无败露，请舍人无虑。"夏常谓僚属曰："世之矫伪有如此者。"斯人今为正郎，不欲道其名也。同上

伺察

李公素学士为京西漕运时，李君俞以大理评事知河南府福昌县。一日，得漕牒，令体量簿尉，洎邑界巡检者，既而召三人者，从容饮食，谓曰："监司牒，令某奉诇同僚之失，某固知诸君无事，窃恐复遣他人来，幸各防慎也。"三人相顾而笑，乃怀中各出一牒，乃是令簿尉察知县、巡检廉县官也。俱笑而退。后朝廷亦闻其事，乃下诏申戒，其略曰："守倅则互责刺廉，令尉则更容伺察，乃至怨满行路，章交公车。"少时，竟罢伺察之名。同上

踏犁

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具，不用牛，以人力运之。太宗以宋、亳牛多死，得此制，召之造数千具，先遣尧叟于宋州大起冶铸，以给贫民，以时雨沾足，令趁时耕种。参知政事苏易简曰："此长沮、桀溺耦耕之遗象也。"按耦耕以双耜并耕，了非踏犁之制，易简之浅陋甚矣。同上

三虎四圣

考功郎中齐化基，资性贪墨，裒敛不知极，竟以赃抵罢，黥配海外，会赦，得归。家于平原，尝取南郡阳起石，亦贮数十石，他物称是。其后生涯离散，无以自存。庆历中，诏诸郡转运使，各带按察使，于是江东有三虎，山东有四圣。三虎者，监司有王诰、杨闳辈，事务苛察。圣者，探侦之义也，谓俾部下小官，奸憸好进者，廉察属郡官吏之过失。自是吹毛求疵，刑狱滋彰矣。同上

诈修庙

天圣、景祐间，京师建龙观，有道士仇某者，教化修真武阁，冬夏跣足，推一小车。近世士人，洎闾巷小民、军营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无不倾信，所得钱无算，阁竟未毕功，后以奸监败。因知世间矫伪欺俗之人，固不为少，书之亦可为轻信者之戒也。同上

许怀德计退夏师

康定中，羌人盗边，陷金明县，又迫（追）延州，取北关，王师败于五龙川，都总管刘平、石元孙被擒。后数日，贼乃出塞，时许怀德为鄜延总管，闻贼深入，自东路归，所统兵才数千。至延州东有百余山下，见贼马几万骑，许皇遽妄呼曰："令河东广锐若干指挥往某处，令折家藩兵几万骑往某处。"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见通判计用章，握手窃语曰："不意贼马遂至塞外，其傥早来，亦为擒矣。昨日忽逢贼兵，不觉皇骇，遂诈为河东救兵，妄语分布。今日幸得相见，初勿与他人说也。"相次诸州擒蕃俘，问元昊遁归之因，咸云："闻河东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钤辖卢押班讼通判计用章之失，自称贼围城时，守捍有功。用章屡进状，言贼之遁去，由许怀德假言河东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怀德也。既而卢、计皆得罪，朝廷嘉怀德之功，擢为殿前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以年逾七十，特减岁数，仍总宿卫之职，凡领节钺者二十余年。《类苑》卷七十五

宋夏使臣衣冠

景祐末，夏羌叛，僭号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来上旌节。旧制，羌人来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国命来见大国，头可断，冠服不易。"竟不能夺，遣归。庆历初，羌人输款，保安军倅邵良佐已与戎人议定岁予金帛之数，朝廷遣著作佐郎张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伦假供奉官阁门祗候至朔方，责戎酋盟书。夏人以金饰头冠胡蹀躞之类，子奭、正伦皆受之，既归，但云："羌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纳保安军官帑。"朝廷亦不罪，尽与所假官。同上

南蕃呼中国为唐

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华言为唐言。《类苑》卷七十七

荆公和张掞诗

熙宁间，初作东西府，望气者云："有天子气。"及府成，车驾果幸。张掞以诗庆二府诸公，荆公和云："曾留上主经过迹，更费高人赋咏才。"《诗话总龟》卷十四

华清宫题咏

临潼县灵泉观，即唐之华清宫也，自唐迄今，题咏者不可胜纪，自小杜五言长韵并三绝，洎郑嵎《津阳门诗》外，少得佳者。本朝张文定、陈文惠，洎前进士杨正伦三篇，虽词非绮靡，而义理可取。文定诗曰："当时不是不穷奢，民乐升平少叹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尘埃那得到中华？"文惠诗曰："百首新诗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争如一句伤前事，都为明皇恃太平。"正伦诗曰："休罪明皇与贵妃，大都衰盛两随时。唯怜一派温泉水，不逐人心冷暖移。"又郑文宝诗："只见开元无事久，不知贞观用工深。"皆为知音所赏。《类苑》卷三十八。原无出处，《诗话总龟》卷十五引此作《倦游杂录》

相思河

鄜州东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邮置，亦曰相思铺。令狐楚题壁以诗，曰："谁把相思号此河？塞垣车马往来多。只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洲作碧波。"《类苑》卷三十八。原无出处，《诗话总龟》卷十五引此作《倦游杂录》

妇人题佛塔庙诗

大庾岭上有佛塔庙，往来题诗多矣，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题诗于壁。今随夫之任端溪，复至此寺，前诗已污漫矣，因再书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将三十本，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者因以夹道植梅矣。《诗话总龟》卷二十

范讽诗

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聪寺丞园亭，甲于历下，张邀公饮于园中，因作诗云："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诗话总龟》卷二十二

杨孺诗

杨孺尚书以耳聋致仕，居鄠县别业。同里高氏赀厚，有二子，小字大马、小马。一日，里中社饮，小马携酒一榼就杨公曰："此社酒，善治聋，愿持杯酌之无沥。"杨书绝句与之云："数十年来双耳聩，可将社酒

使能医。一心更愿青盲子，免见高家小马儿。”《诗话总龟》卷三十五

无名子嘲常秩诗

永叔在政府，将引去，以诗寄颍川常夷甫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致政归颍，又赠之诗曰：“赖有东邻常处士，披簑戴笠伴春锄。”明年，夷甫起授侍讲，判国子监，有无名子改前诗，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又云：“昔日颍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同上

李师中赠唐子方诗

唐子方以言事谪宜春监酒，待制李师中作诗赠别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奸谀骨尚寒。天意若为宗社计，肯教夫子不生还。”《诗话总龟》卷四十一

真珠鸡

真珠鸡生夔、峡山中，畜之甚驯，以其羽毛有白圆点，故号真珠鸡，又名吐绶鸡，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气和暖，颔下出绶带，方尺余，红碧鲜然，头有翠角双立，良久，悉敛于嗉下，披其毛，不复见，或有死者，割其颈臆间，亦无所睹。《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七、《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

得志之所勿再往

陈抟被诏至阙下，间有士大夫诣其所止，愿闻善言以自规诲。陈曰：“优好之处勿久恋，得志之处勿再往。”闻者以为至言。《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

陶侃梦受杖击

陶侃梦生八翼，飞而上天，天门九重，比登其八，惟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坠地，折其左翼，及寤犹痛。《记纂渊海》卷二

苗振倒绷孩儿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试馆职，晏相曰：“宜稍温习。”振曰：“岂有二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既试，果不中选。公笑曰：“苗君竟倒绷孩儿矣。”同上卷三十七

苏易简急于进用

苏易简晚年急于进用，因召见，颇攻中书之短，遂参大政。《翰苑新书》前集卷四

丁谓衔盛度

丁谓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召为参政，中书以当降麻，盛文肃为学士，以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衔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九第四页、《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十五第六页

断望池

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去岸数十里，蜑人没而得蚌剖珠。蜑家自云：海中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迩，常有怪物护持。《舆地纪胜》卷一二○第四页。按此本为《岭外代答》文，《纪胜》云：“张师正《倦游录》。”所载与此略同，故录于此。

郁林风土人才

郁林风土比诸郡为盛，良才秀士好学者多。《舆地纪胜》卷一二一第三页

三英诗

天圣中，礼部郎中孙晃记三英诗：刘元载妻、詹茂光妻、赵晟之母。《早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杆。”《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惜别》：“暖有花枝冷有冰，佳人后会却无凭。预愁离别苦相对，挑尽渔阳一夜灯。”三诗：刘妻哀子无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赵母惧子远游。孙公爱其才以取之。《竹庄诗话》卷二十二

元稹登庸

元稹在私第独坐，有朱衣吏跃出，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讫趋出，命左右追之，咸曰：“无人。”入朝，果有制命。数月，又见朱衣吏云：“今日罢相。”迟明，报出中书。《永乐大典》卷五四一第四页

般若台

唐陈文叔常持《金刚经》，有铜山县陈约，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是般若台。筑之待陈文叔。”《涅槃经》：“如来自金棺涌身而出，座般若台。”《永乐大典》卷二六○三第十二页

黥人

晋法：奴始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黥眼下。梁法：未断，先刻颊上作劫字。《永乐大典》卷三○○○第五页

葛清遍体刺白居易诗

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一树上挂缬，凡刺二十余处，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卢言《杂记》云：韦表微堂子流浪不归，其叔将杖之，命去衣，满身札字，有画处，左膊一树，树下一池水，字曰：“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波。”《永乐大典》卷五八四○第五页

判状赦死

桑道茂祖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道茂曰：“足下即贵，某三数年性命当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见侮邪？”道茂怀中取一纸文书，具官衔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语？”道茂乞云：“准状特放。”晟为书之。后朱泚反，道茂复旧职，晟收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状。”取视之，乃昔年所书，晟惊寤释放，以为上客。《永乐大典》卷一○三一○第一○页

徐博世善走

徐博世为皮匠，能为一缝球，晚为道士，能导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随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见，曰：“臣能走。”乃脱履于殿庭

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永乐大典》卷一二一四八第一二页

肠痒疾

傅舍人忽得肠痒之疾，至剧时，往往对众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之所未有。《永乐大典》卷二○三一一第一页

蝇不集尸

皇祐末，洞贼侬智高陷横山塞，邕州司户参军孔宗旦白郡守陈珙，乞为之备。珙曰："智高来要招安，岂敢作过也！"宗旦知其不用，贼必东下，遂以粮料院印作移文，具陈贼状，俾沿江郡县设备。既而城陷，贼执之，宗旦叱骂不绝于口，被斫于市，时方盛夏酷热，青蝇旁午，不集其尸，贼亦异焉，命瘗之。《永乐大典》卷九一三第二一页

好景难逢

好景难逢良会少。《记纂渊海》卷五十九

丧礼

居丧之礼，近世灭裂。予尝知辰州，居与蛮獠杂居，其俗，父母丧，不啖粱盐酪飞走之肉，惟食藜实荞豆鱼菜而已，虽未合于古礼，而诸夏闾里之民不逮也。失礼则求诸野，信哉！《类苑》卷六十二原无出处，文中自称知辰州，与张师正仕履合，故录于此。

常秩自经

颍上常夷甫处士自经而卒。《麈史》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鹭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古代笔记小说大观

春明退朝录

（外四种）

松漠纪闻　道山清话

北窗炙輠录　山房随笔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目录

春明退朝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松漠纪闻
校点说明
松漠纪闻
松漠纪闻续
松漠补遗
道山清话
校点说明
道山清话
北窗炙輠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下
山房随笔
校点说明
山房随笔
山房随笔补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春明退朝录

[宋]宋敏求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仁宗时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仕馆阁校勘、编修官、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兼修国史。曾参修《唐书》，撰唐武宗以下六朝实录，并编有《唐大诏令集》传世。

此书系作者仕谏议大夫期间退朝后居春明里，“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而作，约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内容多记唐宋典章故实，几占三分之二以上。举凡官诰礼仪、仕宦进拟、差除制度等掌故，史料翔实可信，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和采撷。至其于民情风俗、官场应酬、书画题记、诗话词评等时有著录，亦颇具文学史研究价值。而其记事注重前后贯通，写人不遗语言性情，又可见其“继世掌史”、文章见称于时的风貌。

此书有《百川学海》、《丛书集成初编》、《学津讨原》等本。现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前两种对校，并加标点印行。校勘中凡遇异文，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卷上并叙

熙宁三年，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先庐在春明里，题为《春明退朝录》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国朝宰相，赵令、卢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莱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贾魏公四十八。

枢密副使，赵令三十九，寇莱公三十一，晏元献公三十五，韩魏公三十六。

参知政事，苏侍郎易简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诰，苏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卢相、杨文公、晏元献

公、宣献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庄三十。

学士，苏侍郎二十八，晏元献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献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郸皆三十六，杨文公、钱子飞皆三十七，卢相、今参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吴正肃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壮之意当是“丁稚”。唐以大帝讳避之，损其点画云。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特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焉。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唯用大官之膳，少加堂餐。自丁晋公助以家馔，至今踵之。

天圣七年，玉清宫灾，遂罢辅臣为宫观使，而景灵、会灵、祥源三宫观以学士、舍人管勾。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罢参知政事，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会灵观。自后学士皆为提举。至和初，晏元献公以旧相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万龄避家讳也。观，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师端愿为观察使，止得管勾祥源观，自陈于枢府宗衮，宋元宪也。谢朓谓谢安为宗衮。乃加以都管勾。今朝官亦云提举，非故事也。

宗衮尝言：律云“可从而违，堪供而阙”，亚六经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属文，自稳当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为文是静中一业尔。”

本朝置枢密使副，或置知枢密院同知院，然使与知院不并置也。熙宁元年，文潞公、吕宣徽为使，而润州陈丞相自越州召为知院。前一岁，陈丞相为副使，位在吕公之上故也。

国初范鲁公、王祁公、魏仆射三相罢，赵令独相，始置参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相。

太平兴国四年，石元懿始以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八年，张司空齐贤、王公沔并以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景德三年，马正惠以检校太傅，韩公崇训以检校太保，并签书枢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为同签书院事。

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为枢密使，不带检校官，有司之失也。

赵德明归款，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郑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实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赵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还，乃以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之，仁宗遂御篆赐沂公碑曰“旌贤”。其后踵之

者：怀忠吕许公、显忠李忠武、旌忠寇莱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积庆文潞公父洎、亲贤李侍中用和、褒亲齐国献穆公、旌功曹襄悼、旧学晏元献、崇儒丁文简、旧德张邓公、显先积庆赵中令子垩、旌忠怀德张侍中耆、儒贤高文庄、褒贤范文正、思贤刘丞相沆、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勋狄武襄、褒忠陈恭公、纯孝张文孝。英宗御篆忠规德范宋元宪，上御篆淳德守正吕文穆、大儒元老贾魏公。

国朝历三师三公者：太祖即位，天雄节度符魏王彦卿自守太尉为太师，定难节度、西平王李中令彝兴自守太傅为太尉，荆南节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为太傅。

赵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书，以太保、中书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师西京养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书，以太尉罢为玉清昭应宫使。

范鲁公以司徒在中书，王祁公、薛文惠、吕文穆并以司空在中书，丁晋公、冯魏公、王冀公并以司空、司徒在中书，韩魏公以司空在中书，司徒为节度侍中，曹襄悼、文潞公并以司空为枢密使、侍中，吕文靖罢相，以司徒监修国史，曾鲁公以司空为节度、侍中。

吕许公以太尉致仕，张邓公、曾鲁公并以太傅致仕，陈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张相齐贤、章郇公、宋郑公、富韩公并以司空致仕。

国朝宰相为仆射，魏公仁浦、赵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吕文穆、吕正惠、李文靖、张司空、王文正、向文简、王冀公、寇莱公、吕许公、王沂公、贾魏公、陈恭公、韩魏公、文潞公、富郑公、曾鲁公二十二人。枢相为仆射，陈文忠、曹襄悼、张荣僖、王康靖四人。枢密使为仆射，石元懿一人。

列圣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院，后玉清昭应宫范金祖宗像，馀多塑像。其殿名在京曰庆基、奉先禅院，奉宣祖。开先、太平兴国寺，奉太祖。二圣、玉清昭圣宫，奉太祖，太宗同殿，见上。永隆、启圣院，奉太宗，见上。安圣、玉清昭应宫。以下并奉真宗。奉真、景灵宫。崇真、慈孝寺。延圣、万龄观。永崇、崇先观。孝严、景灵宫，奉仁宗。英德；景灵宫，奉英宗。在外曰章武、扬州建隆寺。以下奉太祖。兴元、西京应天院。端命、滁州。帝华、西京应天院。以下奉太宗。统平、太原府。昭孝、西京应天院。以下奉真宗。信武、澶州。集真。华阴云台观。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像，国初待诏王霭画。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禅院，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同殿。彰德、慈孝寺，奉章献太后。广孝，景灵宫，奉章懿太后。广爱。万龄观，奉章惠太后。

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盛寒，河流浅涸，诏所在为坝闸潴水以过舟。官吏击冻督役，稍稽则皆何校，甚者劾

罪，以次被罚。州、县官降敕而杖之者，凡十馀人。

旧制：将相食邑万户即封国公。王太尉为相，过万户而谦挹不封。庆历七年南郊，中外将相唯夏郑公合万户，中书请封英国公，因诏使相未满万户皆得封。于是王康靖封遂国公，章文简封郇国公，王武恭封冀国公。其后遂以邑封合万户者彻国。

国朝以来封国公者：范侍中、鲁。王文献、祁。向侍中拱、谯、秦。静难节度刘公重进、燕。保大节度赵公赞、卫。定国节度冯公继业、梁。张侍中永德、邓、卫。张尚书昭、舒、郑、陈。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彦超、邠。赵中令、梁、许、陈。吕文穆、蔡、徐、许。寇忠愍、莱。丁秘监、晋。冯文懿、魏。曹襄悼、韩、鲁、郓。王文穆、冀。张荣僖、岐、邓、徐。吕文靖、申、许。王文正、沂。张文懿、郢、邓。章文简、郇。夏文庄、英、郑。王康靖、遂、邓。王武恭、祁、冀、鲁。贾文元、安、许、魏。陈恭公、英、岐。文侍中、潞。杜正献、祁。宋元宪、莒、郑。庞庄敏、颍。韩侍中、仪、卫、魏。曾侍中、英、兖、鲁。富相。祁、郑、韩。

太子谥：昭成、许王元僖，初谥恭孝，改。悼献。周王元祐。

诸王谥：悼、秦王延美。懿、魏王德昭。康惠、岐王德芳。恭宪、楚王元佐。恭靖、陈王元邠。文惠、安王元杰。恭懿、邓王元偓。恭惠、曹王元偁。恭肃、燕王元俨。怀靖、褒王昉。悼穆、豫王昕。悼懿。鄂王羲。

公主谥：恭懿、宣祖女，燕国大长公主，降高怀德。贤肃、太祖女，秦国大长公主，降王承衍。贤靖、太祖女，晋国大长公主，降石保吉。恭惠、太祖女，许国长公主，降魏咸信。初谥正惠，改。英惠、太宗女，燕国长公主，降吴元扆。和静、太宗女，晋国大长公主，降柴宗庆。懿顺、太宗女，郑国长公主，降王贻永。慈明、太宗女，申国大长公主，报慈正觉大师清裕。献穆、太宗女，齐国大长公主，降李遵勉。昭怀、真宗女，出俗为道士，号清虚灵昭大师。庄孝。仁宗女，楚国大长公主，降李玮。

宗室谥：恭裕、申王德文。康孝、南阳郡王惟吉。安懿、濮王。孝定、相王允弼。荣易、定王允良。恭肃、广平郡王德隆。思恪、永嘉郡王允迪。懿恭、平阳郡王允升。僖简、信安郡王允宁。康简、广陵郡王德雍，循国公承庆。和懿、定安郡王承简。恭僖、舒国公承蕴。僖靖、同安郡王惟正。僖穆、丹阳郡王守节。安僖、荣王从式，楚国公从信。安简、信都郡王德彝。安恭、博平郡王允初。慈惠、申国公德恭。僖安、楚国公守巽。和惠、河东郡王承衍。惠恪、楚国公从古。僖温、遂宁郡王承范。良静、魏国公宗懿。恭简、韩国公宗礼。良、祁国公宗述，吉国公克绍。昭裕、遂国公宗颜。修孝、南康郡王世永。恭静、乐平郡王承亮。康僖、光国公克广。荣僖、陈国公承锡。恭。昌国公世滋。

宰相谥：文献、王祁公溥，改文康。宣懿、魏仆射仁浦。忠献、赵中令普。文惠、薛相居正，陈相尧佐。恭惠、沈相伦。惠安、宋相琪。文正、李司空昉、王太尉

旦，正字犯仁宗嫌名。正惠、 吕相端，正字犯仁宗嫌名。文穆、 吕许公蒙正、王冀公钦若。文定、 张司空齐贤、李相迪。文靖、 李相沆，吕许公夷简。文简、 毕相士安，向相敏中。忠愍、 寇莱公准。文懿、 冯魏公拯，张邓公士逊。文正、 王沂公曾。文节、 张相知白。章惠、 王相随，改文惠。文宪、 章郇公得象，改文简。元献、 晏公殊。正献、 杜祁公衍。恭、 陈相执中。文元、 贾魏公昌朝。庄敏、 庞颍公籍。元宪。 宋郑公庠。

枢密使谥：元靖、 李公崇矩。景襄、 楚公昭辅。元懿、 石仆射熙载。恭懿、 王公继英。文庄、 高公若讷。宣简、 田公况。惠穆。 吕公公弼。

枢密使相谥：武惠、 曹侍中彬。文忠、 陈仆射尧叟。襄悼、 曹侍中利用。荣僖、 张侍中耆。文僖、 钱公惟演，思改。恭毅、 杨公崇勋，恭密改。文康、 王相晦叔。康靖、 王侍中贻永。文庄、 夏郑公竦。武恭。 王公德用。

参知政事谥：文懿、 郭尚书贽，孙少傅朴。文恭、 李公穆。景肃、 赵公昌言。康节、 辛少傅仲甫。恭肃、 温尚书仲舒。惠献、 王尚书化基。文定、 赵右丞安仁，石少师中立。文僖、 陈公彭年。康懿、 任尚书中正。肃简、 鲁公宗道。简肃、 薛公奎。宣献、 先公。文忠、 蔡公齐。文肃、 盛少傅度，吴公奎。忠宪、 韩少傅亿。忠穆、 王公[illegible]。康靖、 李少傅若谷。文庄、 晁公宗悫。安简、 王尚书举正。文正、 范公仲淹。正肃、 吴公育。文烈、 明公镐。文简、 丁右丞度。康穆、 程公戡。文安、 王公尧臣。质肃。 唐公介。

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谥：宣靖、 钱邓州若水。恭质、 宋公湜。景庄、 王公嗣宗。正惠、 马公知节，正字犯仁宗嫌名。安惠、 周侍郎起，任少傅中师。武穆、 曹公玮。忠献、 范尚书雍。僖质、 赵少师棋。宪成、 李侍郎咨。文孝、 张左丞观。文肃、 郑公戩。恭惠、 任少师布。威敏、 孙公沔。孝肃、 包公拯。文恭、 胡少师宿。忠简。 王侍郎畴。

使相谥：恭惠、 安仲王审琦。元靖、 王中令景。正懿、 高中令保融，正字犯仁宗嫌名。武烈、 石中令守信。庄烈、 何中令福进。恭孝、 孟中令昶。武穆、 高公怀德。忠顺、 陈公洪进。忠懿、 钱中令俶。庄武、 李侍中继勋，石公保吉。安僖、 钱侍郎惟濬。庄惠、 宋太师渥。恭惠、 张侍中美。忠武、 李公继隆。武惠、 潘公美。忠肃、 王公显。荣密、 柴公宗庆。恭密、 杨公崇勋。恭僖、 李侍中用和。文简、 程相琳。良僖。 李公昭亮。

文臣谥：文安、 宋尚书白。文庄、 江陵杨公。忠定、 张尚书咏。文恭、 薛尚书暎。忠肃、 马少保亮。文、 杨侍郎亿。恭惠、 李中丞及。文元、 晁少傅迥。宣、 孙少傅爽。康肃、 陈公尧咨。章靖、 冯侍郎元。宣懿、 杨侍郎察。恪、 李右丞昭述。景文、 宋尚书祁。襄、 余尚书靖。恭安、 张尚书存。庄、 李尚书兑。修懿、 钱左丞明逸。懿敏、 王尚书素。懿靖。 李少师东之。

武臣谥：温肃、 杜公审肇。恭僖、 杜公审琼。恭惠、 杜公审进。武毅、 曹公翰，崔公翰。忠武、 郭公守文。勤威、 冯公守信。和惠、 王公昭远。恭肃、 王公承

衍。忠惠、吴公元扆。元惠、周宣徽莹。武康、王公超。武懿、曹公璨。忠毅、彭公睿，周公美。恭庄、张公潜。宣惠、钱留后惟济。和文、李公遵勉。壮恪、夏公随，王公凯。安毅、郑公守忠。忠僖、夏宣徽守赟。忠隐、葛公怀敏。壮愍、刘公平，任公福。恭壮、高公化。壮定、杨留后景宗。忠恪、曹公琮。密、郭宣徽承祐。良惠、刘观察从广。荣毅、许公怀德。良定、李留后端懿。勤惠。张公孜。

外戚谥：武懿、刘公通。康怀、刘从德。安僖、曹公玘。恭怀、曹公傅。景思。张尧封。

内臣谥：忠肃、刘承规。安简、王承勋。僖靖、蓝继宗。安恪、卢守勤。僖恭王惟忠。安僖、岑守素。僖良、皇甫继明。良恪、张永和。荣恪、蓝元用。忠安、张惟吉。僖勤、史崇信，石全育。僖恪、刘从愿，邓保吉。威勤、麦允信。僖安。王守忠。

任恭惠与吕许公同年进士，而同为博士。恭惠登枢，年耆康强。许公时尚为相，尝所叹羡，询其服饵之法。恭惠谢曰："不晓养生之术。但中年因读《文选》有所悟尔：谓'石韫玉以山辉，水含珠而川媚'也。"许公深以为然。

父子掌诰，国初至熙宁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正字犯仁宗嫌名。王兵部、文正。王惠献、安简。晁文元、文庄。钱希白、修懿。梁翰林、庄肃。吕文靖、仲裕。宣献公、敏求。苏仪甫。子容。

咸平六年，并三部为三司，使官轻则为权使公事。庆历中，叶翰林道卿再总计，止云"权使"，盖中书误也。其后遂分权使与使公事为两等。

舍人院每知制诰上事，必设紫褥于庭，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宗衮作《掖垣丛志》而不解其事。按唐旧书亦无闻焉，惟裴廷裕《正陵遗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当压角。"则其礼相传自唐也。予为舍人日，邵兴宗入院，不疑为阁长压角，时议美之。

翻译新经，始以光禄卿汤公悦、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后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晋公始为使。天圣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自后元宰继领之，然降麻不入衔。又以参政枢密为润文，其事寖重。每岁诞节，必进新经。前两月二府皆集以观翻译，谓之"开堂"，亦唐之清流尽在也。前一月，译经使、润文官又集以进新经，谓之"闭堂"。庆历三年，吕许公罢相，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后降麻入衔。

宗衮尝曰："残人矜才，逆诈恃明，吾终身不为也。"亦繇唐相崔涣曰"抑人以远谤，吾所不为"。

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处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按唐旧

说，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谓之南宫舍人，百日内须知制诰。王元之与宋给事诗云“须知百日掌丝纶”，又谓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郎厅前有大石，诸州府送到废印，皆于石上碎之。又图写祥瑞，亦员外郎厅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礼部员外郎，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见唐人文集。

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鼙鼙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鼙鼙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

太常寺国初以来皆禁林之长主判，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缛，别建礼仪院，辅臣主判，而两制为知院。天禧末罢知院，天圣中省礼仪院，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礼仪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员、少卿二员、博士四员。祥符中置博士二员，后加至四员。今若置判寺一员、同判寺二员，则合唐之卿数矣。天圣元年，改同判院为司知院，即博士也。

太常寺旧在兴国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嘉祐八年，徙寺于福善坊。其地本开封府纳税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为廨舍，既成而已立为皇子，遂为太常所请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既而田锡罢职，知陈州；顷之，宋湜贬均州团练副使，王元之商州团练副使。熙宁二年，阁老钱君倚守江宁。明年，予自请出院；李才元、苏子容皆落职，惟吴冲卿权三司使，不供职。阁下无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开宝二年，李文正正字犯仁宗嫌名。以中书舍人，卢相以知制诰，并命直学士院。六年，知制诰张公澹直学士院。太平兴国元年，汤率更悦、徐骑省铉直学士院，王梓州克正、张侍郎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宁二年，复置旧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而颇以昭文为重，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赵令初拜止独相，领集贤殿大学士，续兼修国史，久之，方迁昭文馆。薛文惠与沈恭惠并相，薛自参政领监修，拜相仍旧，而沈领集贤。毕文简与寇忠愍并相，而毕领监修，寇领集贤。王太尉独相，亦止领集贤。近时王章惠、庞庄敏初拜及独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职，非旧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枢相，罢节而还旧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带检校官，复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庆历七年，夏郑公自使相入枢，仍带节度使，亦非旧制也。太祖、太宗时文臣为使相，惟赵令一人。真宗时寇莱公、王冀公二人，节度使李南阳一人。乾兴后，难遽数矣。

唐文武参用，袁滋自尚书右丞出华州刺史，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如是者数人。本朝颇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黄州刺史，给事中乔公维岳换海州刺史，三司使、尚书左丞李公士衡换同州观察使，学士承旨、刑部尚书李公维翰换相州观察使，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公尧咨换宿州观察使。如钱邓州及庆历初韩、范、庞、王四公，皆换观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龙图阁直学士马公季良换秦州防御使，非美迁也。

武臣换文资者，太宗时白州刺史钱昱换秘书监，迁工部侍郎，复换观察使。

真宗优待王冀公，景德中罢参知政事，始置资政殿学士以命之。宰相寇莱公颇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为大学士，冀公请铸印，不许，遂领尚书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后唐明宗以枢密使安重诲不通文义，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之后，食于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为之。后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李司空昉尝为之。庆历中以同永定谥号，改为紫宸殿学士，丁文简罢参知政事为之。何右丞郯时为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称，又改为观文殿学士。未几，贾魏公以使相换仆射，因置大学士处之，仍诏非历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为端明殿。会先公自南都召归，特置学士，班翰林、资政之下，与旧职名同，而立位异矣。

唐姚南仲不历尚书、侍郎，而入省便为仆射。近世郑文肃、刘丞相、张尚书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读甫，皆不历郎中、员外，而便为谏议大夫；吕给事惠卿、邓中丞润甫亦然。

尚书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简者兼学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馆职、提点刑狱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转运使得名曹，又迁左曹。学士、舍人、待制迁二资，带史撰，更得优迁。如苏仪甫自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王原叔自工部郎中迁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带史撰亦得优迁，李邯郸自博士为礼部员外郎，贾魏公自司封员外郎为礼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乐书成，迁工部员外郎。庆历中，吕仲裕、王原叔修《崇文总目》成，并为工部员外郎。予预修《唐书》，亦忝此官。又朝选久不磨勘者，郭谏议申锡迁右司员外郎，祖择之工部员外郎，张修撰问礼

部郎中。

迩英阁，讲讽之所也。阁后有隆儒殿，在丛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讲筵而身品短，同列戏之曰：“宜为隆儒殿学士。”

孙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对赵中令，出取幽州图以示之。赵令详观称叹，曰：“是必曹翰所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对：“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此图非翰，他人不可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图归内。

杨庶几孜言：胡秘监旦退居襄阳，镬大砚以著《汉春秋》，书成，瘗其砚。每闻大臣名士薨卒，必作传以纪其善恶，然世不传，庶几亦自有所述。

杜甫终于耒阳，稿葬之。至元和中，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而郑刑部文宝谪官衡州，有《经耒阳杜子美墓》诗。岂但为志而不克迁，或已迁而故冢尚存耶？

唐官有定员，阙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敕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

太宗时始置磨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天圣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岁满亦迁。时恭谢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并迁者，于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与上即位，故复用恭谢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官。天圣二年南郊，吕许公恳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礼，两府加恩，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内得三种；学士至待制、大两省，得阶勋而下二种；大卿监至少卿监一种，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种，阶勋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户，实封四百户；馀降麻官，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直学士以上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舍人、待制、散尚书至少卿监以上，食邑三百户，实封一百户。

凡食邑三百户，封县开国男，五百户封子，七百户封伯，千户封郡侯，二千户封公，千五百户以上始加实封。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国初枢密使吴延祚以父讳璋，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礼，循唐制命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卤簿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而礼仪使本太常卿事，尚书兵部主字图，卤簿使是其职也。仪仗使排列之，而卤簿使督摄之，其职事颇相通。真宗时东封西祀，奉祀皆辅臣为五使，南郊则用学士而下。仁宗籍田、恭谢大飨明堂、祫飨上大飨，并循真庙之制。

卷中

予尝判官告院、知制诰，时又提举兵、吏司封，官告院而不白司勋，恐遗之也。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诸司使副、内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军至军校环卫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

凡官告之制，后妃，销金云龙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宝装轴，红丝网，金帋。公主，销金大凤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帋。按皇后当降制诞告，不装告身而用册。本朝诸后皆止用告。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册。治平、熙宁皆循之。亲王、宰相、使相，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紫丝网，银帋。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宣徽使、仆射、东宫三师、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牙轴，色带。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东宫三少、六统军、上将军、留后、观察使同上，惟用法锦褾。近者用翠毛狮子锦以代晕锦，非旧制也。三司使、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两省宾客、大卿监、祭酒、詹事、庶子、大将军、防团刺史、横行使、内诸司使、军职遥郡、枢密都承旨、初除驸马都尉，白绫大纸七张，法锦褾，大牙轴，色带。三司副使、少卿监、司业、起居郎至正言、知杂至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四赤令、谕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仆、太常博士、节度行军司马、副使、横行副使、诸司副使、枢密副承旨、军职都指挥使、忠佐马军步军都军头以上、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并不遥郡者，白绫大纸七张，大锦褾，牙轴，青带。国子博士至洗马、通事舍人、诸王友、六尚奉御、诸卫将军、承制、崇班、阁门祗候、五官正、诸州别驾、枢密院诸房承旨、如官至将军以上，用大绫纸、大锦褾、大牙轴。两使判官、防团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馆职、堂后官、中书枢密院主事、诸军职都虞候、忠佐马军步军副都军头、诸班指挥使、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

候、内供奉官至内品，白绫中纸五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秘书郎至将作监主簿，白绫小纸五张，黄锦褾，角轴，青带。幕职州县官、灵台郎、保章正、诸州长史司马、中书录事、主书守当官、枢密院令史、书令史、诸军指挥使、内品待诏、书艺，白绫小纸五纸，小锦褾，木轴，青带。诸蕃蛮子大将军司、阶司、戈司候郎将以上，并白绫大纸，法锦，大牙轴，色带。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销金小凤罗纸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爷□。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宝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内降夫人、郡君，团窠罗纸七张，晕银褾袋。宗室妇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宗室女，素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国夫人，销金团窠五色罗纸七张，晕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罗纸七张，见任两府母、妻使团窠。法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用瑇瑁紫丝网，爷□。郡君、县太君、遥郡刺史、正郎以上妻并销金，常使罗纸七张，余命妇并素罗纸七张。

凡封赠父祖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绫纸，法锦褾，大牙轴。余虽极品，止给大绫纸，法锦褾，大牙轴。

凡朝士父在，经大礼推恩得致仕官，不给奉。父任陛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旧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则不给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枢密、参政母，经南郊封国太夫人。直学士以上给谏、大卿监、观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旧制学士官至谏议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诏改之。少卿监、防团以下至陛朝官，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

凡辅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为东宫三少。曾祖为少保，祖为少傅，父为少师。因进官或遇大礼，进加至太师。两令、国公、使相、节度使，亦封三代。尚书、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学士自如两府例。学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余陛朝官以上，至吏部尚书。父历两府，赠至师令、国公。历两制、大两省，赠至太尉。唐相止赠一代，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自润州改葬其父于东都亡祖之域。其祖倕终右羽林军录事参军，因表纳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请回赠祖一官，诏不许纳官，特赠倕尚书、礼部郎中。德舆在迁祔式假内，公事皆差官勾当，有敕使及别奉诏命，即令权服慘服承进止。

唐制，宰相不兼尚书左、右丞，盖仆射常为宰相，而丞辖留省中领事。元和中，韦贯之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迁中书侍郎。又仆射、给谏皆不为致仕官，然杨于陵为左仆射致仕。本朝沈相伦亦以仆射致仕。

唐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先公在西

阁当制。至和中，韩魏公自武康军节度使除工部尚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衮请置家庙，下两制礼官议，以为庙室当灵长，若身没而子孙官微，庙即随毁。请以其子孙袭三品阶勋及爵，庶常得奉祀，不报。

秘府有唐孟诜《家祭仪》、孙氏仲《飨仪》数种，大抵以士人家用台卓享祀，类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

汉乾祐中，除枢密使始降麻，如将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罢为仆射，亦降麻；高文庄、田宣简、吕宝臣罢，止舍人院出告。

天圣中修国史，王安简、谢阳夏、李邯郸、黄唐卿为编修官。安简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谢、李尝戏为句曰："王貌闲如鹤，黄吟苦似猿。"

天圣中钱文僖留守西都，而应天院有三圣御像，去府仅十里，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朝拜毕，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又有人送驴肉，复曰："厅前捉到须依法，合内盛来定付厨。"

宗衮尝赏黄子温诗。子温名孝恭，天圣八年登进士第，为大理寺丞，失官。其从兄子思亦善诗，《咏怀》曰："日者未知裴令贵，世人争笑祢生狂。"《重午》曰："风檐燕引五六子，露井榴开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终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为知制诰。夏六月，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后数日，得承旨张公所作诏云："乃规层宇，正字犯御名。邃在西清。"恍然记去岁之梦与诏文，离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陆贽尝以谏德宗。宗衮著《尊号录》一篇，系以赞云："损之又损，天下归仁。"盖托讽焉。上即位，群臣凡再上尊号，率不许。

李尚书维有三兄，文靖丞相、贽尚书虞部员外郎、源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终。尚书亦是岁大病，恳言于朝，乃罢翰林学士，换集贤院学士，出知许州。王给事博文与其子景彝皆贰枢，然并逾月而终。

欧阳少师言为河北都转运使，冬月按部至沧、景间，于野亭，夜半闻车旗兵马之声，几达旦不绝。问宿彼处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间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盛冬

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以纸摹之，其家尚余数幅。

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唐内臣为中尉，惟赠大都督。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品同为“知”，隔品为“判”。自后惟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余并为知州。

参知政事父见其进拜者：卢朱崖、吴正肃与尚书张公安道；枢副陈尧叟、张文孝、吴文肃，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唐书》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从事裴宏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弘正许之。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他地，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自是滑人无患。此外无所纪。盖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蕃臣，而事不闻朝廷也。而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惟《郑畋集》载为相时，汴河淀塞，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口开导，仍令宣武、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即徐州也。

唐两京皆有三馆，而各为之所，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总目》，则在崇文院，余各置局他所，盖避众人所见。《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厅以便其事。自后遂修国史、会要，名曰编修院。又修《仁宗实录》，而《英宗实录》同时并修，遂在庆宁宫史馆，领日历局，置修撰二员，宰相为监修。自置编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历等书皆析归编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参。王沂公家一本云，四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参。其长上、折冲、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其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及国子监博士、学生每季参。若雨雪沾服失容及泥潦，并停。以上唐仪制令。凡京百司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并不常朝参。其在三馆等诸职掌者，并朝参讫，各归所务。是年御史中丞窦参奏：“常参文武官，准令每日参，自艰难以来，遂许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参，三品以上更加三参。顷并停废，今请准令却复旧仪。”十三年，御史台奏：“诸司常参，文官隔假三日以上并以横行参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参、六参，九参谓一月九次，六参谓一月六次。今后每经三节假满，纵不是

本配入日，并依文官例横行参假。”以上《唐会要》。后唐同光二年，四方馆奏：“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造奉专使，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可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请正衙。”从之。天成元年，御札赐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赐廊下食。唐室承平时，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谓之“廊餐”。自乾符乱离罢之，惟月旦入阁日赐食。明宗即位，谏官请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见帝于便殿。李琪以为非故事，以五日为繁，请每月朔望日入阁，赐廊下食，罢五日起居之仪。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五日一起居以为常。天成元年，敕今后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内殿前，便令阁门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台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于正衙谢辞。每遇内殿起居日，百官不于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辞谢，不令参谢。每内殿起居日，百僚先叙班于文明殿庭，候辞谢官退，则班入内殿。”从之。晋天福二年，中书门下奏：“在内廷诸司使等，每除正官，请令赴正衙谢后，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祇赴朔望朝参。”从之。以上《五代会要》。国朝诸在京文武升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参起居。国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职事官并赴常参，武班五日一参，又有三日一参，五日参并朔望为六参，三日参乃九参。所谓常参官未有无职事者。由后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内殿，凡随驾将校、外方进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至天成初，诏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其趋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归司。本朝视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务、令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盖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于礼群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谓之常参。

唐日御宣政，设殿中细仗、兵部旗幡等于廷，朝官退，皆赐食。自开元后，朔望宗庙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唤仗入阁门，遂有“入阁”之名。在唐时殊不为盛礼。唐末常御殿，更无仗，遇朔望特设之，趋朝者仍给廊下食，所以郑谷辈多形于诗咏叹美，而五代行之不绝。祖宗数御文德殿，行入阁礼。熙宁二年，予被诏修阁门仪制，以为文德入阁非是，当唤仗御紫宸殿，请下两制与太常议之。学士承旨王公珪等以为入阁是唐日坐朝之仪，不足行，诏削去其礼。予与阁门诸君因请如唐御宣政礼，量设仗卫御之。诏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于此也。阁门有旧入阁图，颇约其礼而简便之。凡文武官百人，执仗四百人，其五龙五凤五岳五星旗、御马皆立殿门之外。旧制，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谓之“横行”。次日百官仍赴

内殿起居。近年连假后多便起居，而废“横行”之礼。

吏部流内铨，每除官皆云权、判，正衙谢，复正谢前殿，引选人谢辞，繇唐以来，谓之“对扬”。判铨与选人同入起居毕，判铨于殿廷近北西向立，选人谢辞讫，出，判铨官亦谢而出。近止令选人门谢辞，判铨不复入。

魏野居于陕郊，其地颇有水竹之胜，客至，必留连饮酒。真宗时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赠秘书省著作郎。野子闲，有父风，皇祐中天章阁待制李公昭遇守陕，言于朝，赐号清逸处士。

古者将葬，请谥以易名，近世多槁殡或已葬而请谥。唐独孤及谥郭知运，而右司员外郎崔夏以为知运葬已五十年，今请易名，窃恐非礼。及以为请谥者五家，皆在葬后，苗太师一年，吕諲四年，卢奕五年，颜杲卿八年，独知运遂以过时见抑，且八年与五十年，其缓一也，与夺殊制不可。遂谥知运曰“威”。

国朝以来博士为谥，考功覆之，皆得濡润。庆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以利濡润，有同纳赂。有诏不许收所遗，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既而礼院厌其烦，遂奏厘革。嘉祐中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赠官，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终吏部侍郎，而赠礼部尚书是也。又观察使多赠两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谥。国初以来，惟正宫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而史失其传。宝元中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卒而辍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镫，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镫赋》，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山镫》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镫；文宗开成中，建镫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赠，非常赐例也。

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若两岸如唐制设亭，即逾曲江之盛也。

太宗时建东太一宫于苏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处前殿，冠通天冠，服绛纱袍，余皆道服霓衣。天圣中建西太一宫，前殿处五福、君綦、大游三太一，亦用通天、绛纱之制，余亦道冠霓衣。熙宁五年建中太一宫，内侍主塑像，乃请下礼院议十太一冠服，礼院乃具两状，一如东西二宫之制，一请尽服通天、绛纱。会有言亳州太清宫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视之，乃尽服王者衣冠，遂诏如亳州之制。

绿鬃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为会，即盛陈之。然制自江南，颇质朴。庆历后浙中始造，盛行于时。嘉祐初兖国公主降李玮，时少师欧阳公长礼台，与诸博士折衷婚礼，颇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诰权知谏院，请选官撰本朝冠丧祭之礼，乃诏礼院详定，遂奏请置局于本院，不许，因循寝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诏辍视朝。下礼院乃检会李继隆例，院吏用印纸申请，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辍朝。而二十四日太庙孟飨，在辍朝之内，同知院范侍郎镇引《春秋》仲遂卒犹绎，请罢飨。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议不及止之。会繙见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辍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庙孟飨，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时同知院，欲请移辍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与申请反覆，遂亦止。

欧阳少师提总修太常因革礼，遣姚子张辟见问："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礼在十六日，何也？"乃检日历，其赦制云："律且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实录》，以此两句太质而削去之，遂失其义。皇祐二年当郊，而日至复在晦，宗衮遂建明堂之礼。

张唐公言：徐常侍谪邠州时，柳仲涂开为守，顷之郑仲贤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郑即骑省门人也，到官即来致谒。而仲涂郡务不举，颇惮其来，乃先恳于徐公。郑既谒见，徐曰："柳侯甚奉畏。"郑翌日而还。

列子庙在郑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传有唐李德裕、王起题名，而前辈留纪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为章惠太后园陵使还，请增葺之，于是旧迹都尽，今其榜陈文惠之笔。

孟州汜水县有武牢关城，城内有山数峰，一峰上有唐昭武庙。按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载昭武庙乃神尧、太宗塑像，今殿内有二人立，而以冠传付之貌。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奉朝请，居城东北隅昭庆坊。去禁门辽远，每五鼓则兴，置《白居易集》数册于茶镣中，至安远门仗舍然烛观之，俟启钥，则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诏中书申后两棒鼓出，枢密院申后四

棒鼓出。

开宝六年六月，敕参知政事薛居正、吕馀庆于都堂与宰臣赵普同议公事。是月又敕中书门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后宜令宰臣赵普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吕馀庆轮知。既而复有厘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参政砖位，在宰相之后。至道中，寇莱公为参知政事，复与宰臣轮日知印、正衙押班，其砖位遂与中书门下一班，书敕齐列衔，街衢并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并升都堂。及莱公罢，遂诏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参政止得轮祠祭行香，正衙砖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并与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如有公事，并日逐于巳时以前，中书、密院聚厅相见。其后复分厅见客。庆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制笏头带以赐辅臣，其罢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赵文定罢参知政事为兵部侍郎，后数载除景灵宫副使，真宗命廷赐御仙花带与绣鞯，遂服御仙带。自后二府罢者，学士与散官通服此带，遂以为故事。予亲见蔡文忠罢参知政事为户部侍郎服此带，盖曾为学士，用诏文金带，曾经赐者许系之。先公为翰林及侍读两学士，清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旧服金带，旧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诏。其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并服笏带。近有罢参政者黑带佩鱼而入，非故事也。入两府自黑带赐笏带者，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张文节自待制为中丞而参政事，天圣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为谏议大夫而枢密，并赐如上。

卷下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六月，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

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临秦淮建亭，名曰“赏心”。中设屏及唐人所画《袁安卧雪图》，时称名笔。后人以《芦雁图》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鹭亭于其西，皆栋宇轩敞，尽览江山之胜。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今皆易其名，或不复见。

秘府书画，予尽得观之。二王真迹内三两卷，有陶穀尚书跋尾者尤奇。其画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著色山水、韩滉《水

牛》、东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

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唐相王广津所宝有“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唐人画《锁谏图》。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钱文僖家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钱宣靖家王维《草堂图》，周安惠家献之《洛神赋》，苏侍郎家《魏郑公谏太宗图》。楚枢密有江都王《马》，王尚书仲仪有《回文织锦图》。以上皆录见者。

扬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卫公所谓“玉蕊花”也。旧不可移徙，今京师亦有之。

近人有收《汉祖过沛图》者，画迹颇佳，而有僧，为观者所指，翌日，并加僧以幅巾。

今阁老王胜之转运两浙，于民家得唐沈既济所撰《刘展乱纪》一卷。时《唐书》已成，所载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为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李铣皆副淮西节度使王仲昇。铣贪暴无法，而展性刚鲠不折，王仲昇奏铣状而诛之，次谋及展。然展居睢阳，有兵权，难亟图。乃与监军使邢延恩矫诏以展为都统江南、淮南节度防御使，代李峘，欲其赴镇，于涂中执之也。展颇以为疑，遣使请符节于峘，既得之，悉举睢阳兵七千人赴广陵。延恩始约李峘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展，及事露，传檄州郡，言展反状，发兵距之。展亦露布言李峘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驰于道。景山渡淮，陈于徐城洪，为展所败，又破李峘于下蜀。二年，命田神功举平卢军东下，展迎击，为神功再破之。遂弃广陵而奔江南，以舟师自金山引斗，神功有五船，而展杀其二船，后为贾隐林射展中目，因而斩之，传首京师，收器械三千余万。展既平，租庸使元载以吴越虽兵荒后民产犹给，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敛之，其州县赋调积有逋违，乃稽诸版籍，通校大数八年之赋，举空名以敛之。其科率之例不约户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袭，如擒捕寇盗。然后簿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七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一云世人谓酒酣为“白著”，既为刻薄之后，人不堪其困弊，则必颠沛酩酊，如饮者之著也。《刘晏传》中亦有“白著”，与此差异。渤海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纪用兵次第甚详，此概举之云。

贾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当为检校师傅，乃诏止除检校太尉。

九宫贵神，始天宝初术士苏嘉庆上言请置坛，明皇亲祠。及王玙为相，又劝肃宗亲祠。大和中，监察御史舒元舆论列，遂降为中祀。会昌

中李德裕为相，复为大祀。宣宗时又降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彦昭因岁旱祷雨获应，又升为大祀。

宗衮言：世传魏钟繇表云“疠愤怒之众”，“疠”非可通勉励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误。

宰相三入者，赵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两入；吕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吕许公、张邓公仁宗朝皆三入。

学士三入，李文正、刘中山子仪；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诏，杨昭度宣召入院，其举自代，皆宣献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郸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员：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内南班一百一十人，两省二十七人，学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内留司一十一人。

梁开平二年南郊，执仪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予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跸城下，尝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数丈，下贯城中，数刻方没。自是吴人闭壁逾年，殍殣者甚众。及刘仁赡以城归，迁州于下蔡，其城遂芜废。又曰江南李璟发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贯城，未几城陷，舍宇焚爇殆尽。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宫立，各有宫名，长秋、长乐、长信之类是也，宜以宫名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当云“某宫之宝”。

又曰近世诸王公主制中，称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为例，止合云“第几子”、“第几弟”、“第几女”云。

又曰江南有国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

又曰罚俸例一品八贯，二品六贯，三品五贯，四品三贯五百，五品三贯，六品二贯，七品一贯七百五十，八品一贯三百，九品一贯五十。

又曰上古以来逐朝历名，黄帝起元用《辛卯历》，颛帝用《乙卯历》，虞用《戊午历》，夏用《丙寅历》，成汤用《甲寅历》，周用《丁巳历》，鲁用《庚子历》，秦用《乙卯历》，汉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魏用《黄初历》、《景初历》，晋用《元正字犯圣祖名。始历》、《合元》、《万分历》，宋用《大明历》、《元嘉

历》，齐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后魏用《兴和历》、《正元历》、《正象历》，梁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后周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正字犯圣祖名。历》，隋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唐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正字犯圣祖名。历》，晋天福用《调元历》，周显德用《钦天历》云。本朝太祖用《应天历》，太宗用《乾元历》，真宗用《宜天历》，仁宗用《崇天历》，英宗用《明天历》，已而复用《崇天历》。

忠懿钱尚父自国初至归朝，其贡奉之物著录行于时，今大宴所施涂金银花凤狻猊、压舞茵蛮人及银装龙凤鼓，皆其所进也。凡献银、绢、绫、锦、乳香、金器、瑇瑁、宝器、通天带之外，其银香、龙香、象、狮子、鹤、鹿、孔雀，每只皆千余两，又有香囊、酒𨱗诸什器，莫能悉数。祥符、天圣经火，多爇去，今太常有银饰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节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杨文公《外制集》议潘罗支、厮铎督朔方军节度数制是也。其后遂学士院降麻，如大礼加恩在将相后数日方下，然不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将相例，锁院告廷矣。

交州进奉使旧多遣兵马使，或摄管内刺史，或静海节度宾幕之职。及其归，多加检校官，或就迁其职，如行军司马、副使之类。近皆自称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尚书省旧制，尚书侍郎郎官不得著靸鞋过都堂门。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选限内不朝。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皆预内朝，而流内铨止趋五日起居，疑循旧制也。

丁晋公、冯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尝冠貂蝉。杜祁公相甫百日，当庆历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辂奉册改谥诸后。

杜祁公罢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接人。逾再浃日，会宗衮自汶阳召还，过其寺造谒，而杜公曰："处此几与在中书日同矣，旦莫北去，欲识壁云郭汾阳曾留此。"盖自戏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无不见，止服衫帽。尝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入熟状画可。今所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莱公谓杨文公曰："予不能为唐时宰相。"盖懒于命词也。今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

国初范鲁公始为之。

李西枢宪成为知制诰，尚衣绯，出守荆南，召为学士，阁门举例赐金带，而不可加于绯衣，乃并赐三品服。太宗命制球路笏带赐辅臣，后虽罢免，亦服焉。赵文定罢参知政事，顷之除景灵宫副使，赐以御仙带。自后罢宰相仍服笏带，罢参枢皆止服御仙带。

江南有清辉殿学士，张公洎为之。蜀有丽文殿学士，韩昭为之。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

皇后有谥，起于东汉。自是至于隋，皆单谥，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文献独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谥冠其上以别之，如云光之烈皇后阴氏，明之德皇后马氏也，非谓欲连帝谥而名之也。然则质家尚单，文家尚复。后世或用复谥，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中，长孙皇后谥文德，后太宗谥文皇帝，文德自是复谥。其议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谥尔。中宗谥孝和，赵氏谥和思，言取帝谥配之。其后昭成、肃明、元献、章钦、正字犯翼祖庙讳。叡真、昭德、庄宪诸后，皆不连帝谥。国初追尊四庙三祖之后，冠以帝谥。及杜太后崩，始谥明宪。未几，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宪。及太祖诸后，自连“孝”字，太宗后连“德”字，真宗后连“庄”字，皆用复谥，非连帝谥为义。庆历中，乃言“孝”字连太祖谥，“德”字连太宗谥，遂改为“章”，以连真宗谥。且祖宗谥号皆十余字，岂止配一字为义？又太祖功烈，岂专以“孝”称？太宗后连“德”字乃在下，文与祖宗后谥文不对，可如东汉诸后单举之乎？皇祐中，予为礼官，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奏议甚详，下礼院，时新以“章”易“庄”，朝廷以宗庙事重，不欲数更张，遂寝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节度使未尝有领京师官局者，其奉朝请必改他官，多为东宫三少、上将军、统军。赵中令以使相自河阳还，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钱相始为景灵宫使。治平中，武康节度李公端愿始为醴泉观使。

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恶其年号，趣诏中书改之。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改元曰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独为字，有庙江壖，乃为妇人状。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诗曰：“山称孤独字，庙壖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时称佳句。

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

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基，贡献不绝。帝以其恭顺，待之甚厚。及讨江南，命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屡献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师，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又亲赴行营，帝益嘉之，诏令归国。江南平，亟请入觐，许之。既至，会太祖幸洛阳郊禋，西驾有日矣，诏趣其还。忠懿临别，面叙感恋，愿子孙世世奉藩。太祖谓曰："尽吾一生，尽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赐重约，既得归，喜甚，以为大保其国矣。是岁永昌鼎成，后二年来朝，遂举版籍纳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九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冯玉几言犹在，夜启金縢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

夏郑公为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经许昌。时李邯郸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为知体。

凡公家文书之稿，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祖宗时宰相罢免，唯赵令得使相，余多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率皆得职焉。

祖宗时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知许州，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皆蕲出，并以枢密直学士。刘知颍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繇文忠始也。近岁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邢公昺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亦以侍讲知兖州，二公皆久奉劝讲，遂优以其职补外。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至宝元年，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后翰林出者，率皆换此职。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

皇祐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祐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

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文臣。明道初，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独得赐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蕲赐，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遂并赐之。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

文穆王冀公天圣初再为相，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托先公为斋文，其略曰："奉讳之初，谢病于外。临西宫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失其本，余不尽记。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既诣景灵宫，盖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职入谢，多有对赐，拜官加勋封谢恩，虽二府亦无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魏公罢相，陈恭公不肯领，次当宋元宪，而以景文为嫌，乃用丁文简。丁公薨，刘丞相代之。刘公罢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鲁公代之，遂成书。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久之，欧少师领刊修，遂分作纪、志。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后辞之。公南过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居，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书。鲁公以提举日浅，自辞赏典，唯赐器币。欧宋二公、范王与余，皆迁一官。缙叔直秘阁，仲更崇文院检讨，未谢而卒。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缙叔欲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旧在三师之下，繇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薨，赠太保。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薨，赠太师。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皆以超拜。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二人卒，具赠太尉。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

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躞蹀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

唐明皇以诸王从学，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到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书成，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

枢密院问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晋天福五年，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系日月姓名者，此所以为底。闻今尚仍旧名。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问今之敕起何时，按蔡邕《独断》曰："天子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故刘祎之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珣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皆年耆体康。范公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前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

本朝两省清望官、尚书省郎官，并出入重戴。祖宗时两制亦同之。王黄州罢翰林，《滁州谢上表》云“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后祥符、天禧间，两制并彻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时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转官，未满二载者不转官，例加五阶。王黄州自知制诰，未有勋便加柱国，在滁州为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

宋偓，后唐明宗之外孙，汉太祖之驸马，历累镇节度、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开宝皇后最居长，韩枢密崇训、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多享国封。

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状，谓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祐初，仁宗梦至大野中，如迷错失道，左右侍卫皆不复见。既而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辍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以仪卫护送帝至宫阙，乃寤。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于道书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图之详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令司天议之。司天请如上旨，印造新历颁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为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沉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沉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击银器，言其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

臣得以纪录焉。

唐日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魏志》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帝纳其言，即以黄纸令放作诏。

松漠纪闻

[宋]洪皓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松漠纪闻》作者洪皓（1088—1155），字光弼，宋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高宗建炎三年（1129），擢徽猷阁待制，以礼部尚书身份使金，金人逼其仕伪齐刘豫，不从，流放冷山（今吉林农安县北）。力拒接受金国官职，经十五年始还。后又因论事与秦桧不合，贬官，卒谥忠宣。皓博学强记，著述除本书外，有《鄱阳集》等。

据书后洪适、洪遵跋语介绍，《松漠纪闻》始作于留金期间，随笔纂录。及归宋时，惧为金人搜获，悉付诸丙丁。贬谪后，乃追记而成。时有私人著史之禁，秘不传。绍兴二十六年（1156），其长子洪适始校刊为正、续二卷行世。至乾道九年（1173），皓次子洪遵又补十一事附于书后，刊行于建业。书多记金国杂事，白山黑水间风俗民情、金国初期之建制以及怪奇异闻，赖本书始传于中土。《四库全书总目》谓："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悟室）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失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所记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于书之得失评判，颇为剀切。

《松漠纪闻》版本甚多，有《顾氏文房》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等。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顾氏文房》本、《四库全书》本。底本有误脱，径据他本改补，不出校记。

松漠纪闻

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上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其江甚深，狭处可六七十步，阔处至百步。唐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战甚力。驻跸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太宗悉纵之，独坑靺鞨三千人。开元中，其酋来朝，拜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讫唐世，朝献不绝，五代时始称女真。后唐明宗时，尝寇登州渤海，击走之。其后避契丹讳，更为女直，契丹之讳曰宗真。俗讹为女质。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后有酋豪，受其宣命为首领者，号太师。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国也。

女真酋长，乃新罗人，号完颜氏。完颜犹汉言王也。女真以其练事，后随以首领让之。兄弟三人，一为熟女真酋长，号万户；其一适他国。完颜年六十余，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余，生二子，其长即胡来也。自此传三人，至杨哥太师无子，以其侄阿骨打之弟谥曰文烈者为子，其后杨哥生子阔辣，乃令文烈归宗。

金主九代祖名龛福，追谥景元皇帝，号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讹鲁，追谥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谥安皇帝，配曰节皇后。六代祖名随阔，追谥定昭皇帝，号献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孛堇，名实鲁，追谥成襄皇帝，号昭祖，配曰威顺皇后。高祖太师，名胡来，追谥惠桓皇帝，号景祖，配曰昭肃皇后。曾祖太师，名核里颇，追谥圣肃皇帝，号世祖，配曰翼简皇后。曾叔祖太师，名蒲剌束，追谥穆宪皇帝，号肃宗，配曰静宣皇后。曾季祖太师，名杨哥，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配曰贞惠皇后。伯祖太师，名吴剌束，追谥恭简皇帝，号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灭契丹，谥大圣武元皇帝，号太祖。同母弟二人，长曰吴乞买，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吴乞买立，名晟，谥文烈皇帝，号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孙，绳果之子。绳果追谥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绳果，于次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

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继室立亦生二子：长曰二太子，为东元帅，封许王，南归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为兖王、太傅、领尚书省事。长子固碖，力本切。侧室所生，为太师、凉国王、领尚书省事。第三曰三太子，为左元帅，与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为越王、行台尚书令。第八子曰邢王，为燕京留守，打球坠马死。自固碖以下，皆为奴婢。绳果死，其妻为固碖所收，故今主养于固碖家。及吴乞买卒，其子宋国王与固碖粘罕争立，以今主为嫡，遂立之。

吴乞买乙卯年卒，长子曰宗磐，为宋王、太傅、领尚书省事，与滕王、虞王皆为悟室所诛。次曰贤，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称掊邬感切。板掊板，彼云大也。孛极烈，吴乞买时为储君，尝谋尽诛南人。

闼辣封鲁王为都元帅，后被诛。其子太拽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乌拽马，名勖，字勉道，今为平章。

粘罕者，吴乞买三从兄弟，名宗幹，小名乌家奴，本曰粘汉，言其貌类汉儿也。其父即阿卢里移赉粘罕，为西元帅，后虽贵，亦袭父官，称曰阿卢里移赉孛极烈都元帅。孛极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宪，字吉甫，好读书，甚贤。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邬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陈王，为左相，诛宋、兖、滕、虞凡七十二王，后为兀朮族诛。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毛连，以羊毛缉之，单其中，两头为袋。以毛绳或线封之，有甚粗者；有间以杂色毛者，则轻细。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妇人类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其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

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拈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契丹徙置黄龙府南百余里，曰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杂处，以其族类之长为千户统之。契丹、女真贵游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反，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岁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昏者。饮食皆以木器，好置蛊，他人欲其不验者云：三弹指于器上，则其毒自解；亦间有遇毒而毙者。族多李姓，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侄女嫁为悟室子妇。靖之妹曰金哥，为金主之伯固碖侧室。其嫡无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约二十余，颇好延接儒士，亦读儒书，以光禄大夫为吏部尚书。其父死，托宇文虚中、高士谈、赵伯璘为志。高、宇以赵贫，命赵为之，而二人书篆，其文额所濡甚厚，曾在燕识之。亦学弈象戏、点茶。靖以光禄知同州，昌墨有素，今亡矣。其论议亦可听，衣制皆如汉儿。

渤海国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东并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契丹阿保机灭其王大諲撰，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天祚之乱，其聚族立姓大者于旧国为王。金人讨之，军未至，其贵族高氏弃家来降，言其虚实。城后陷，契丹所迁民益蕃至五千余户，胜兵可三万。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每徙不过数百家。至辛酉岁，尽驱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旧为东京，置留守，有苏、扶等州。苏与中国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风顺，隐隐闻鸡犬声。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赞华封于此，谓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尝赋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

全无力。羞见当乡人，从此投外国。”遂自苏乘筏浮海归唐。明宗善画马，好经籍，犹以筏载行。其国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氏，有赵崇德者，为燕都运，未六十余，休致为僧，自为大院，请燕竹林寺慧日师住持，约供众僧三年费。竹林乃四明人，赵与予相识颇久。

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在，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河东，今皆属金人，与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馆旧属契丹，今属夏人。金人约以兵取关中，以三城八馆报之，后背约，再取八馆，而三城在河西，屡争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戆朴勇鸷，不能别死生，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后役之益苛，廪给既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一年，遂叛，兴师讨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髭发皆黄，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剸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珪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至叛辽，用悟室为谋主。骨打且死，嘱其子固碖善待之。

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无甲，辽之近亲有以众叛，间入其境上，为女真一酋说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赏其酋为阿卢里移赉。彼云第三个官人，亦呼为相公。既起师，才有千骑，用其五百甲，攻破宁江州。辽众五万，御之不胜，复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万。女真以众寡不敌谋降，大酋粘罕、悟室、娄宿等曰：“我杀辽人已多，降必见剿，不若以死拒之。”时胜兵至三千，既连败辽师，器甲益备，与战复克。天祚乃发蕃汉五十万亲征，大将余都姑谋废之，立其庶长子赵王。谋泄，以前军十万降，辽军大震。天祚怒国人叛己，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初，辽制：契丹人杀汉儿者，

皆不加刑，至是摅其宿愤，见者必死，国中骇乱，皆莫为用。女真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惧，遣使立阿骨打为国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为兄弟国及尚主。使数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请益坚。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报。已而中京被围，跳至上京，过燕，遂投西夏。夏人虽舅甥国，畏女真之强，不果纳。初，大观中，本朝遣林摅使辽，辽人命习仪，摅恶其屑屑，以蕃狗诋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与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衅，皆泣谏，止杖半百而释之。时天祚穷，将来归，以是故恐不加礼。乃走小勃律，复不纳，乃夜回，欲之云中。未明，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天祚大惊，时从骑尚千余，有精金铸佛长丈有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所及。先遣近贵谕降，未复，娄宿下马跽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余罪。"因捧觞而进，遂俘以还，封海滨王，处之东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国人立其季父于燕，俄死；以其妻代，后与郭药师来降，所谓萧太后者。

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

辽亡，大实林牙亦降，大实，小名；林牙，犹翰林学士，彼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后与粘罕双陆争道，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实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怪其日高不来，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窜。"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嫚骂，遂射杀之。大实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辽将余都姑帅兵经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实游骑数十，出入军前。都姑遣使打话，遂退。沙子者，盖不毛之地，皆平沙广漠，风起扬尘，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顷刻高数丈。绝无水泉，人多渴死。大实之走，凡三昼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穷追。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外，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所得。今梁王、大实皆亡，余党犹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运粮给军。予过河阴县，令以病解，独簿出迎，以线系槐枝垂绿袍上。命之坐，恳辞，叩其故，以实言曰："县馈饷失期，令被挞柳条百，惭不敢出；某亦罹此罚，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创未愈，惧为腋气所侵，故带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为西军大

监军，久不迁，常鞅鞅。其军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与林牙暗合，遂质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约燕京统军反。统军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尽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时悟室为西监军，自云中来燕，微闻其事而未信，与通事汉儿那也回行数百里。那也见二骑驰甚遽，问之曰："曾见监军否？"以不识对，问为谁，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适两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识监军？北人称云中为西京。恐有奸谋。"遂回马追获之，搜其靴中，得余都书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复驰告悟室，即回燕统军来谒，缚而诛之。又二日至云中，余都微觉，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有兵几何，云亲兵三二百，遂不纳，投达靼。达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达靼善射，无衣甲。余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黠，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旒贮之，其次以瓦旒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男女异行而坐，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糯粉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大略类淛中宝阶糕。人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则留，好也。辣辣则退，不好也。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氐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昏，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奴曰亚海，婢曰亚海轸。牛马十数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谓之周正。金主生于七月七日，以国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贺使以正月至彼，

盖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两至也。

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钁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以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衣钵也。甚厚。延寿院王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辽代僧右兼官至检校司空者，故名称尚存。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旧俗奸者不禁，近法益严，立赏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爱民，所居官必复租薄征，得蕃汉间心，但时有酒过。后除东京留守，治渤海城。敕令止饮，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柃瘿盂遮道而献，□柃木名，有文缕可爱，多用为碗。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彼云敲杀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毕，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释之，询其乡，以渤海对。路虎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耳，岂可赦也？"卒杀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

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人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银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

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赀，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皆欣然许诺。僧既陈牒，跪听命，通事潜易它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之出，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塞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郛，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僧于上，四面举火，号呼称冤，不能脱，竟以焚死。

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音蒲，膊肉也。以余肉和齑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方革之。

金国新制大氐依仿中朝法律，至皇统三年，颁行其法，有创立者，率皆自便。如欧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侧室多，恐正室妒忌。汉儿妇莫不唾骂，以为古无此法，曾臧获不若也。

北人重赦，无郊霈，子衔命十五年，才两见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长七八尺，捕生糜鹿食之。金人尝获数辈至燕，其目能视数十里，秋豪皆见，盖不食烟火，故眼明。与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

金国天会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尔。

松漠纪闻续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乙卯岁，有二龙不辨名色，身高丈余，相去数步而死，冷气腥焰袭人，不可近。一已无角，如截去；一额有窍，大若当三钱，如斧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泺水有龙见三日，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良久即没。次日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儿虽为龙所戏弄，略无惧色。三日金龙如故，见一帝者，乘白马，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方没。郡人竞往观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熙州尝以图示刘豫，刘不悦。赵伯璘曾见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县一夕大雷雨，下冰龟亘数十里。龟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机居西楼，宿毡帐中，晨起见黑龙长十余丈，蜿蜒其上。引弓

射之，即腾空夭矫而逝，坠于黄龙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长数尺，其骸尚在金国内库。悟室长子源尝见之，尾鬣支体皆全，双角已为人所截，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

悟室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与之谋国。蒲路虎之死，挞挞承诏召入，自后执其手而杀之，为明威将军。正月十六，挟奴仆十辈入寡婶家烝焉。悟室在阙下，彼都也。其长子以告，命械系于家。悟室至，问其故，曰："放偷敢尔！"悟室命缚，杖其背百余，释之，体无伤。彼法缚者必死，挞挞始谓必杖，闻缚而惊，遂失心，归室不能坐，呼曰："我将去。"人问之，曰："适蒲路虎来。"后旬日死，悟室哭之恸，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诛。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鲁，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灾无伤。"至七月，鲁、兖、宋、滕、虞诸王同日诛。庚申年星守陈，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语悟室，悟室时为陈王。悟室不以为怪，至九月而诛。盖亦应天道如此。

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诗、赋者兼论，作一日；经义者兼论策，作三日，号为乡试，悉以本县令为试官。预试之士，唯杂犯者黜。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类试，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关西及河东就云中，河以南就汴，谓之府试，试诗、赋、论、时务策，经义则试五道，三策、一论、一律义。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尽集诸路举人于燕，名曰会试，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头，亦曰状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头补承德郎，视中朝之承议。上甲皆赐绯，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谓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迁大夫。中、下甲服绿，例赐银带。府试差官取旨，尚书省降札，知举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弥、誊录、监门之类。试闱用四柱揭彩其上，目曰至公楼，主文登之以观试。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决沙袋，亲戚不回避。尤重书法，凡作字有点画偏旁微误者，皆曰杂犯。先是，考校毕，知举即唱名；近岁上中下甲杂取十名，纳之国中，下翰林院重考，实欲私取权贵也。考校时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试院欲开，余人方知中选。后又置御试，已会试中选者，皆当至其国都，不复试文，只以会试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颇以为苦，多不愿往，则就燕径官之，御试之制遂绝。又有明经、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明经至于为直省官，事宰执持笔研；童子科止有赵宪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进士及第者为之。又有译史，或以练事，或以关节。凡递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译史送之，大州三数百千，帅府千缗。若兀朮诸贵人除授，则令宰执子弟送之，获数万缗。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不贵貂鼠，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

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者，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无生姜，至燕方有之，每两价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碟中，以为异品，不以杂之饮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

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

西楼有蒲，濒水丛生，一干，叶如柳，长不盈寻丈，用以作箭，不矫揉而坚，《左氏》所谓"董泽之蒲"是也。

关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盘至耳，最佳者为卧沙细肋。北羊皆长面多髯，有角者百无二三，大仅如指，长不过四寸，皆目为白羊，其实亦多浑黑；亦有肋细如箸者。味极珍，性畏怯，不抵触，不越沟堑。善牧者每群必置羖□羊数头，羖□，音古力，北人讹呼羖为骨。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群羊皆随其后；以羖□发风，故不食。生达靼者，大如驴，尾巨而厚，类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脂，以为假熊白，食饼饵，诸国人以它物易之。羊顺风而行，每大风起，至举群万计皆失亡，牧者驰马寻逐，有至数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两剪毛，当剪时，如欲落絮，不剪则为草绊落。可拈为线，春毛不直钱，为毡则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为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贵人享重客，间兼皮以进，必指而夸曰："此潜羊也。"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

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石举鲍鱼之属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济州东铺，二十里至济州，四十里至胜州铺，五十里至小寺铺，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铺，五十里至没瓦铺，五十里至奚营西，四十五里至杨相店，四十五里至夹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铺，四十里至宿州北铺，四十里至咸州南铺，四十里至铜州南铺，四十里至银州南铺，五十里至兴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沈州，六十里至广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渔务，三十五里至兔儿埚，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显州，五十里至军官寨，四十里至惕隐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务，四十里至童家庄，四十里至桃花岛，四十里至杨家馆，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来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润州，三十里至旧榆关，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双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峰口，四十里至七个岭，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济务，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罗山铺，三十里至蓟州，三十里至邦军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东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云中至燕山数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极高，去天甚近。

虏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请定官制札子：窃以设官分职、创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阙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纷，官无常守，事与言戾，实由名丧，至于不可复振。逮圣人之作也，刬弊救失，乘时变通致治之具，然后焕然一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其此之谓矣。太祖皇帝，圣武经启，文物度数，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也，威德畅洽，万里同风，聪明自民，不凝于物。始下

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以为民极。圣谟宏远，可举而行，克成厥终，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钦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详订。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传，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徇习。今先定到官号品次职守，上进御府，以尘乙览，恭俟圣断，曲加是正。言顺事成，名宾实举，兴化阜民，于是乎在。凡新书未载，并乞姑仍旧贯，徐用讨论，继此奏请。臣等顾惟虚薄，讲究不能及远，以塞明命是惧。傥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颁降施行。答诏曰：朕闻可则循，否则革，事不惮于改，为言之易，成之难。政或讥于欲速，审以后举，示将不刊。爰自先皇，已颁明命，顺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于台省。岂止百司之职守，必也正名；是将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毕，眇躬嗣承，惧坠先猷，惕增夕厉，勉图继述，申命讲求。虽曰法唐，宜后先之一揆；至于因夏，固损益之殊途。务折衷以适时，肆于今而累岁，庶同乃绎，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众听。作室肯构，第遵底法之良；若网在纲，庶弭有条之紊。自余款备，继此施陈。已革乃孚，行取四时之信；所由适治，揭为万世之常。尤在见闻，共思遵守。翰林学士韩昉撰诏书曰：皇祖有训，非继体者所敢忘；圣人无心，每立事于不得已。朕丕承洪绪，一纪于兹，只遹先猷，百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犹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陈恳奏，谓纲纪以未举，在国家之何观。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盖变则通而通则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开政府。正号以责实效，著仪而辨等威。天有雷风，辞命安得不作；人皆颜闵，印符然后可捐。凡此数条，皆今急务。礼乐之备，源流在兹，祈以必行，断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鉴微衷。神岂可诬，方在天而对越；时由异偶，若易地则皆然。是用载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盖尝三复于斯言，皆曰可行；庶将一变而至道，乃从所议。用创新规，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遽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迩遐，当体朕意，其所改创事件，宜令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

宋、兖诸王之诛，韩昉作诏曰：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维无赦，古不为非。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敦；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统临。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后。德虽为否，义亦当然。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冠三师。始朕承祧，乃繄协力，肆登极品，兼绾剧权，何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昵信宵人，煽为奸

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兖国王宗隽，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己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疏，济以同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剌、郎君石家奴、千户述离古楚等，竞为祸始，举好乱从。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意所非冀，获其必成。先将贼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庙。造端累岁，举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严禁卫，载肃礼文，庶见君亲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顾，狂甚自如。尚赖神明之灵，克开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穷相与之党。得厥情状，孚于见闻。皆由左验以质成，莫敢诡辞而抵谰。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顿一兵，群凶悉殄。于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属籍讫。自余诖误，更不蹑寻，庶示宽容，用安反侧。民画衣而有犯，古犹钦哉；予素服以如丧，情可知也。

陈王悟室加恩制词曰：贵贵尊贤，式重仪刑之望；亲亲尚齿，亦优宗族之恩。朕俯迫群情，只膺显号。爰第景风之赏，孰居台曜之先。凡尔在廷，听予作命。具官属为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规，为四辅三公之冠。当艰难创业之际，藉左右宅师之勤。如献兆之信蓍龟，如济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属正统之有归，赖嘉谋之先定。缉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奸，指顾以定朔南之地。德业并茂，古今罕伦。迨兹庆赐之颁，询及佥谐之论。谓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达尊者三。既已兼全，无可增益。乃敷求于载籍，仍自断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异数；坐而论道，今复举于旧章。萧相国赐语不名，安平王肩舆升殿。并兹优渥，以奖耆英。於戏！建无穷之基，则必享无穷之福；锡非常之礼，所以报非常之功。钦承体貌之隆，共对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谢表曰：龙衮珠旒，端临云陛；玉书金玺，荣畀椒房。恭受以还，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肃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贺正表曰：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抃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

夏国贺正表曰：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

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视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窔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赍表诣阙以闻。

高丽贺正表曰：帝出乎震，方当遂三阳之生；王次于春，所以大一统之始。覆帱之内，欢庆皆均。恭惟中孚应天，大有得位。所过者化，阅众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观庶邦之率服。茂对佳辰之复，备膺诸福之休。臣幸遘昌期，远居外服。上千万岁寿，曾莫预于胪传；同亿兆人心，但窃深于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卫尉少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仲衍，奉表称贺以闻。

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陇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廑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编。绍兴丙子夏长男适谨书。

松漠补遗

金国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一武弁，经西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背流递。武元初，只讳“旻”，后有申请云：旻，闵也，遂并“闵”讳之。

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山秋水，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至国则归其家。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所惮。

虏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难未满百日，皆差监关税。州商税院、盐铁场，一年为任，谓之优饶，其税课倍增者，谓之得筹。每一筹转一官，有岁中八九迁者。近有止法，不得过三官。富者择课额少处受之，或以家财贴纳，只图迁转。其不欲迁者，于课利多处，除岁额外，公然分之。

虏法：有负犯者，不责降，只差监盐场，课额虽登，出卖甚迟，虽任满去官，非卖尽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调者。无磨勘之法，每一任转一官，以二十五月为任，将满即改除，并不待阙。

北地汉儿张献甫，作太原都军，都监也。其姊夫刘思与侍郎高庆裔，为十友之数。张有一犀带，国初钱王所献者，号镇国宝带，是正透中间

龙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万株犀无一不曾作带。纹如象牙，带黄色，止是作刀把，已为无价。天祚以此作兔鹘中国谓之腰条皮。插垂头者。

鹿顶合，燕以北者方可车，须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顶之上为合，正须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实。北人谓角为鹿角合，顶为鹿顶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实，定有髓眼，不可车。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时不中。

麋角与鹿角不同。麋角如驼骨，通身可车，却无纹，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顶骨有纹，上下无之，亦可熏成纹。

犀有三种：重透外黑，有一晕白中又黑，世艰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鱼形；诸犀中水犀最贵。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带，其中一点白，以纸灯近之，即时灭，有湿气，疑是水犀。

耀段褐色，泾段白色，生丝为经，羊毛为纬，好而不耐。丰段有白有褐最佳。驼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间毛落，去毛上之粗者，取其茸毛，皆关西羊为之，蕃语谓之羿勃。北羊止作粗毛。

先忠宣《松漠纪闻》，伯兄镂板歙越，遵来守建业，又刻之。暇日搜阅故牍，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岁侍旁亲闻之者，目曰“补遗”，附载于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资政殿大学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遵谨书。

道山清话

[宋]佚名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道山清话》一卷，宋佚名撰。《说郛》据书后有王暐跋语，题“宋王暐”撰，其实不确：一、跋语称此书为“先大父”著，则作者为王暐之祖父，然亦佚名；二、跋语末署“建炎四年”，时“暐老矣”，而书中载崇宁五年事，距跋语不过二十五年；又载“余少时，常与文潜在馆中”，考张耒（字文潜）在馆中当元祐年间，距跋语四十余年，岂有祖父四十余年前尚称“少”，今（即跋语时）其孙竟称“老”之理？三、书中“元祐五年”条载“先公”为“李某”，则作者姓李而非姓王（一、三两条见《四

库全书总目》）。可见跋语与此书并不吻合，恐系误植。另，《辞源》修订本以为《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之《道山新闻》即此书，未见出证，亦难为定论。

《道山清话》所载明确下限为崇宁五年，成书大致可定为其后不久的徽宗年间。本书所载多为北宋朝野故事，对王安石持批评态度，于程颐、刘挚亦颇有微词，而详记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交际议论，《四库全书总目》由之推定其作者为蜀党中人，当属不无道理。《总目》据王士禛《居易录》指本书合两张先为一人，亦属确实；惟指其记陈彭年检秘阁《春秋少阳》之书为“颇诬”，则未敢遽信，隋唐志不著录之书，后世转见，未必绝无可能。

这次校点，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本。讹误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道山清话

李常为言官，言王安石理财不由仁义，且言安石遂非喜胜，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思以口舌以文厥过，以公论为同乎流俗，以忧国为震惊朕师，以百姓恣叹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佥议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经据，傅会其说。且言：“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不上匮则下穷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惮开垂闭之口，吐将腐之舌，为陛下反覆道之。”凡数千言。上览之，惊叹再三，抚谕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从前无臣僚说得如此分明。待便为施行。”明日，安石登对，神宗正色视安石：“昨览李常奏，岂不误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状，笑而不对。神宗愈怒，遂再问之。安石略陈数语，人不闻安石所言何事，但见上连点头曰：“极是，极是。”常之奏竟不见降出。常后对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厌倒之术。”

司马君实洛中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齿，将以收召神观，辟除外邪，其说出于道家者流。故修养之人多叩齿，不闻以是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庙中叩齿，非礼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当时改太一基为棊，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尝两入文字，不报。

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于所居壶隐壁间。予因问：“‘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之诗，史但言筑宫而师事，不闻黄

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据？”少游曰：“《上谷图经》言昭王筑台，置千金于其上，遂因以为名。”阅之信然。

正献杜公尝言，人家祀祖先，非简慢则媟渎，得其中者鲜矣。

天圣中，诏营浮图。姜遵在永兴，毁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砖甓。当时有一县尉投书启，具言不可，力恳不已，至于叩头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罢之。自是人无敢言者。遵因此得进用。何斯举诗云：“长安古碑用乐石，虿尾银钩擅精密。缺讹横道已足哀，况复镌裁代砖甓。有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衣吁可惜。”斯举，黄州人。少年识苏子瞻。初名颃，字颉之，后名颉之。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尝与斯举简云：“老病昏塞，不记贵字，欲奉字曰斯举，取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但恐或犯公家讳字尔。”遵自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即除枢密副使。

斯举又作《黄绵袄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里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

子瞻尝言，韩庄敏对客，称仁宗时，一夜三更以来，有中使于慈圣殿传宣。慈圣起，著背子，不开门，但于门缝中问云：“传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饮酒尽，问皇后殿有酒否？”慈圣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将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开门纳中使。

王陶为中丞，劾韩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负芒刺之语。参政吴奎言，不押班盖已久来相承，寖成废礼，非始于二人。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用背负芒刺跋扈之语；且言陶天资险薄，市井小人，巧诈翻覆，情态万状。邵安简亢反攻奎，言阴阳不利，咎由执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颠错，奎遂罢。

魏公一日至诸子读书堂，见卧榻枕边有一剑，公问仪公：“何用？”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贼，贼死于此，汝何以处？万一夺入贼手，汝不得为完人矣！古人青毡之说，汝不记乎？何至于是也？吾尝见前辈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随。吾辈安能害人？徒起恶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时，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极言时政，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予谓纵物色得其言，如何敢举于上前？刘贡父常对人言：“内官如听得，只道是寻常文谈。”

魏公在永兴，一日，有一幕官来参，公一见，熟视，蹙然不乐。凡数月，未尝交一语。仪公乘间问公：“幕官者，公初不识之，胡然一见而不乐？”公曰：“见其额上有块隐起，必是礼拜，当非佳士。恁地人，缓

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讲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颐为讲官，奏曰：“方春万物发生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亟掷于地。终讲，有不乐之色。太后闻之，叹曰：“怪鬼坏事，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云不须得如此。

温公在永兴。一日，行国忌香，幕次中客将有事，欲白公，误触烛台，倒在公身上。公不动，亦不问。

韩持国为人凝严方重。每兄弟聚话，玉汝、子华议论风生，持国未尝有一言。

邵康节与富韩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韩公每过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节笑曰：“无乃为佞乎？”韩公亦笑，自是不为也。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庆历中，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内侍谕皇后贵妃，使闭阁勿出。后听命不出，贵妃乃直趋上前。明日，上对辅臣泣下，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独梁相适厉声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当时辅臣多言此不计利害，不从，徒生怨隙。梁庄肃曰：“此易屈尔。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国号，令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获，则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伤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罢免者纷然。时邵安简为提点府界县镇寨公事，廉得其事，乃请自今非延及旁家者，虽失捕勿坐。自是绝无遗火者。遂著为令。

仁宗时，王文正公为谏官，因论王德用所进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动，呼内侍官，使各赐钱三百贯，令即今便搬出内东门。文正谓：“不须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见涕泣不忍去，则朕决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闲说汉唐间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虑来，喜见于色。忽内侍来奏云：“已出内东门去讫。”上复动容乃起。其废郭后也，台臣论列尚美人，上曰：“随即斥去矣，岂容其尚在宫中也！”上之英断如此，盛矣哉！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余一日在陕府官次中，见一官员与人语话，因及守将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将奋髯抵掌厉声之状，次又作孔目官皇惧鞠躬请罪，至于学传呼杖直之声。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带，在众中坐，忽叱曰："是何轻薄举止！"一坐惊笑。后问，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亦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止欲涉历黄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须远法前代，只消尽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宫中，笑谓左右曰："吕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为人，刚而有守，正而不他，辅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静。宣仁圣烈上仙，因为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观文知颍昌，时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张耒、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以李之纯为中司，来之邵、杨畏、虞策为谏官，范祖禹、俞执中、吕希纯、吴安诗或主诰命，或主封驳，皆附会风旨，以济其欲。时监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张商英连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职，犹知随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逾岭而卒。人颇冤之。

程伊川尝言，医家有四肢不仁之说，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极好。

馆中一日会茶，有一新进曰："退之诗太孟浪。"时贡父偶在座，厉声问曰："'风约半池萍'，谁诗也？"其人无语。

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书凡写七八纸，掷笔太息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

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涂，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讶夫之回疾，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磊磈然铿铿有声，问得其实，乃骂其夫曰："你换得他这个，几时近得饭吃？"其人曰："他换得我那个，也则几时近得饭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绝倒。

刘贡父一日问苏子瞻："'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非阁下之诗乎？"子瞻曰："然。"贡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

曰：“‘竹影金锁碎’，又何尝说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学，尤长于《春秋》。或问秩：“孙复之学何如？”秩曰：“此商君法尔。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有诛。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实为察官，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毁弃民间日近所铸者铜器。时张天觉为正言，极论其不可，恐官司临迫，因而坏及前代古器。重实之言既不降出，愤懑不平，谓同列曰：“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

吕晦叔为中丞。一日，报在假，馆中诸公因问：“何事在假？”时刘贡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个十斋日。”盖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开堂说法。司马君实夜过邵尧夫，云：“闻富彦国、吕晦叔欲往听，此甚不可。但晦叔贪佛，已不可劝，人亦不怪。如何劝得彦国？”尧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后月余，彦国招数客共饭，尧夫在焉。因问彦国曰：“主上以裴晋公之礼起公，公何不应命？又闻三遣使，公皆卧内见之。”彦国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尧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开堂，以片纸见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国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时，韩子华为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张茂先为先帝子，而弼引为管军。”郑公丐罢，子华亦待罪，仍牒阁门，更不称中丞，及不朝参。今中书密同谏议，以为管军，人无间言。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事既无根，徒摇众听；兼绛举措颠倒，不足以表率百官。于是子华削职知蔡州。子方亦请外知荆南，敕过门下，何郯知封驳事，封还。子方乃留。

仁宗时，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以诅人，至有死者。狱上，请谳，皆以不见伤为疑。梁庄肃曰：“杀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诅，则其可免乎？”竟杀之。

张尧佐以温成之故，复除宣徽使。唐质肃时为御史里行，争之不可得，求全台上殿不许，求自贬不报，于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会缄默，乃又援致旧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犹立殿上。梁庄肃为枢副，曰：“宰相岂御史荐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惊愕相视。于是贬春州别驾，又改英州。宰相谏官，明日亦皆罢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问疾，留宿禁中，宰执亦以祈禳内宿。时御药李从吉因对荆王叱小黄门，荆王怒曰：“皇帝服药，尔辈敢近木围子高声！”以手中熟水泼之。从吉者自言与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即位，从吉使其徒乘间言于上曰：“顷时先帝大渐，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执恐有异谋，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墨笔搅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药，即

时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见盂中黑水，便不会根究，翰林司且渲笔在熟水中也，则甚计策？当时八大王才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娘娘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无此事，必是李从吉唆使尔辈来说。”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时，常与文潜在馆中。因看《隋唐嘉话》，见杨祭酒赠项斯诗云：“度度见诗诗总好，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因问诸公：“唐时未闻项斯有诗名也。”文潜曰：“必不足观。杨君诗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类也。”

韩庄敏一日来予子弟读书堂，遍观子侄程课，喜甚，谓门客曰：“举业只须做到这个地位，有命时，尽可及第。自此当令日日讲五经，依次第观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无命时，虽工无益。”

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秦观南迁，行次郴道，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旁人家以俟，久之，方槃珊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门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门，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其人怒犹未已，曰：“可知是没奈何！”少游后见邓博文言之，大笑，且谓邓曰：“到京见诸公，不可不举似以发大笑也。”

子瞻爱杜牧之《华清宫》诗，自言凡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时，大名府有营兵，背生肉，蜿蜒如龙。时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于狱，具奏于朝。上览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赘耳。”即令释之。后其兵辄死，上颇疑焉。一日，对辅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从而禁系，安得不死？”又其后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辄曰：“向来无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贤妃刘氏为后。邹至完上疏，言不当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邱之会，载书犹首曰无以妾为妻，况陛下之圣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万一自此以后，士大夫有以妾为妻者，臣僚纠劾以闻，陛下何以处之？不治则伤化败俗，无以为国；治之则上行下效，难以责人。先帝在位，动以二帝三王为法。今陛下为五伯之所不为

者。”哲宗读至此，震怒，诏：“浩言多狂妄，事实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羁管。当时人见至完之贬太峻，而未见其疏，遂有士人伪为之者。不乐至完者，录其伪本以进，有“商王桀纣”之语，言至完外以此本矫示于人以邀名，其实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尝所往来之人甚众。

曾纡云：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白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白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飧。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纡爱之，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尝问山谷。山谷云：‘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尝阻雨衡山尉厅，偶然无事，信笔戏书尔。’”寥以纡“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乌有是理？便如此点铁！”

人问邵尧夫：“人有洁病，何也？”尧夫曰：“胸中滞碍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积渐而日深，此亦未为害。但疑心既重，则万境皆错，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纡尝以书劝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如仆服之，殆是晴云之在川谷，安得霹雳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尝作亥卯未腿肫，又作未酉亥腿肫，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见子侄语话学人乡音及效人举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对。”后亦如此。

李公择每饮酒至百杯，即止。诘旦，见宾客或回书问，亦不病酒，亦无倦色。

老苏初出蜀，以兵书遍见诸公贵人，皆不甚领略。后有人言其姓名于富韩公，公曰：“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职做！”

忠宣公范尧夫居常正坐，未尝背靠著物。见客处有数胡床，每暑月蒸湿时，其余客所坐者，背所著处，皆有汗渍痕迹，惟公所坐处常干

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瀚濯，并无垢腻。履袜虽敝，亦皆洁白。子弟书室中，皆坐草缚墩子或杌子，初无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饰边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尝以目视之。每遇筵会，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饮尽而后已。惟劝至此幕客，一举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洁其服而进。予每举此以戒吾家子侄。

王荆公《谢公墩》诗云："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澳。满门陶令株，弥岸韩侯簌。"贡父云："不成语。"

张天觉好佛，而不许诸子诵经，云："彼读书未多，心源未明，才拈著经卷，便烧香礼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镇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问："公何为不重黄庭坚？"公曰："鲁直一代伟人，镇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问："庭坚学佛有得否？"公曰："这个则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学得？"

彭汝砺久在侍从，刚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妇，有姿色器资，承顺惟恐不及。后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纸笔，大书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以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陈莹中云，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裕陵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已而言曰："尝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摇，其为祸有不胜言者。本朝无前代离宫别馆，游豫奢侈，非特不为，亦不暇为也。盖北有狂虏，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尝一日不念之。二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大臣皆言："陛下圣虑及此，二虏不足扑灭矣。"上曰："安有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

温公无子，又无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乐，时至独乐园，

于读书堂危坐终日。常作小诗，隶书梁间云：“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其回人简有云：“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见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驸马家，见杨大年写绝句诗一首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后书“义山”二字。曼卿笑云：“昆里没这般文章。”涂去“义山”字，书其旁曰“牧之”。盖两家集中皆载此诗也。此诗佳甚，但颇费解说。

熙宁四年，吕诲表乞致仕，有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寖成风痹，遂难行步。非徒惮跖蠡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於戏！献可之论，可谓至矣。

周穜言，垂帘时，一日早朝，执政因理会事，太皇太后命一黄门于内中取案上文字来。黄门仓卒取至，误触上幞头坠地。时上未著巾也，但见新剃头撮数小角儿。黄门者震惧，几不能立。旁有黄门取幞头以进，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问。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错。”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辅臣帘前论事甚久，上忽顾一小黄门附耳与语，小黄门者既去，顷之复来，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兴，俄闻御屏后小锣钹之声交作，须臾即止。上复出，一黄门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毕，乃退。太皇亦顾上笑。

章子厚为侍从。时遇其生朝会客，其门人林特者，亦乡人也，以诗为寿。子厚晚于座上取诗以示客，且指其颂德处云：“只是海行言语，道人须道著乃为工。”门人者颇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画工传神，以其不似，命别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画工怒曰：‘若画得似后是甚模样？’”满坐哄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己也，颇不乐。

熙宁中，有荐华山陈戩者，博学，知治乱大体，三十年不出户庭，邻人有不识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对，便坐。上先览其所进时议，甚喜之。至是命坐赐茶，戩乃趑趄皇恐，谢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鸱尾，乞陛下暂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对辅臣亦未尝言及。一日，忽有旨，赐束帛令还山。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穀《开基万年

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过毗陵，舍于张郎中巷，见张之第宅雄伟，园亭台榭之胜，古木参天，因爱而访之。问其世家，则知国初时有张佖者，随李煜入朝。太宗时，佖在史馆，家常多食客。一日，上问："卿何宾客之多？每日聚说何事？"佖曰："臣之亲旧，多客都下，贫乏绝粮，臣累轻而俸有余，故常过臣，饭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更以为甘美，故其来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时，直入其家。佖方对客饭，于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进，果止粝饭菜羹，仍皆粗璺陶器。上喜其不隐，时号"菜羹张家"。佖三子益之、昷之、沓之，皆尝为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张郎中巷。

唐子方为人刚直，既参大政，与介甫议事每不协。尝与介甫议杀人伤者许首服，以律案问免死，争于裕陵之前。介甫强辩，上主其议。子方不胜愤懑，对上前谓介甫曰："安石行乖学僻，其实不晓事，今与之造化之柄，其误天下苍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遗直，骤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车驾幸其第以临问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闻上至，开目而言曰："愿陛下早觉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坏却！"上首肯之。问其家事，无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见其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以赐其家。上有昭陵御题"直哉若人，为国砥柱"八字，印以御宝，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尝亲得见焉。其家传有云：子方一日见介甫诵《华严经》，因劝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问之，子方曰："公之为官，止是作业。更做执政数年和佛也费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将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绍圣改元九月，禁中为宣仁作小祥道场。宣隆报长老升座，上设御幄于旁以听。其僧祝曰："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视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忧勤。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既而有僧问话云："太皇今居何处？"答云："身居佛法龙天上，心在儿孙社稷中。"当时传播，人莫不称叹。於戏！太皇之圣，华夷称为女尧舜，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寺门已闭。既开，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无所见。去寺，渐明。后二日，宣仁上仙。

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适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风寒已如深冬时。至明日，地皆结冰，寒甚，几欲裂面堕指。人皆闭户，道无行迹。日欲入，忽闻传呼之声，自南而北，仪卫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户牖潜窥者，见马高数尺，甲士皆不类常人，伞扇车乘皆如今乘舆行幸，望庙门而入，庙之重门皆洞开，异香载路。有丈夫绛袍幞头，坐黄屋之下，亦微闻警跸之声，亦有言去朝真君回来，又有云真君已归，皆相顾合掌。中夜方不闻人语。又明日，天气复温，皆挥扇而行。后数日，方闻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宾前一月，每夜太庙中有哭声，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

杜少陵《宿龙门》诗有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

刘贡父尝言，人之戏剧，极有可人处。杨大年与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戏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众皆笑其捷。虽一时戏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极，群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数声，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门，气已绝。

予顷时于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间与之语，言皆无伦次。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其背乃蔡襄写《洛神赋》，已截为两段，其一涂污，已不可识。问其何所自得，曰：“吾家败笼中物也。”问更有别纸可见否，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十纸，大半是襄书简，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欣然见授。问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尝为大官。吾父罢官，归死于此，吾时年幼，养于近村学究家，今从而李姓。然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顷时如此纸甚多，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了。”会日已暮，乃归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涂，不及再往，至今为恨也。

先公尝言顷见李公择云，曾于高邮道上，时正午暑，见临清流有竹篱茅屋，望之极雅洁，前有修竹长松，二道士临流弈棋于松阴间。其一疏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体如玉。见公择来，皆欣然，然与之语，则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积藁秸罂缶之类。观其寝处，秽污如仆厮。然忽问予能饮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将臭败，于树间摘小毛桃子数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敛衽，满引不敢辞。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饮于破陶器中，徐顾予仆

曰："此人亦得。"乃与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长啸而入。予愈疑焉。既别数里许，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归谋还俗而分其家财耳。"

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迩英讲《易》，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虽曰尊经，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为允。上尝诏其修国史，瑗乃避其祖讳，不拜。

旧制，讲读官坐而讲读，别置书策于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讲读官已班立，俟上出，久之，忽有内侍官自御屏后出，大声曰："有圣旨：今后讲筵官起立御案前讲读。"自是遂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为侍读，以言道之所存，请复赐坐。有旨下礼官议。韩维以谓当赐坐，刘攽以谓不可，纷争不已，议于上前。维曰："今有时禁中宣长老说法，犹升高踞坐。吾儒讲圣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独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约束耳！维读圣人书，乃亦欲如彼髡无君臣上下乎？安石非为道，为己重耳。"于是安石之请不行。至元祐初，程颐复请坐讲。太皇以皇帝幼冲，岂可先教改动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纯仁卒，其遗表有曰："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摅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正邪之归。搜抉幽隐，以尽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毋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没犹玷瑕疵，又复不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不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听。"此李之仪端叔之文也，上令大书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贬雷州司户。端叔后坐党籍，终身废弃。

黄庭坚宜州之贬也，坐为《承天寺藏记》。

张舜民郴州之贬也，坐进《兵论》，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诗，此特一事耳。《兵论》近于不逊矣。舜民尝因登对云："臣顷赴潭州任，因子细奏陈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于失声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开五丈河，数处波浪涌起，亦有声如潮。水高丈余，数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于坟寺剃度一僧。贡父闻之，笑曰："彦国坏了几个，才度得一个？"人问之，曰："彦国每与僧对语，往往奖予过当，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祸者。攽目击数人矣，岂非坏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

以其言为当。

赵悦道罢政闲居，每见僧至，接之甚有礼。一日，一士人以书贽见，公读之终卷，正色谓士人曰："朝廷有学校，有科举，何不勉以卒业，却与闲退之人说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后再往，门下人不为通。士人谓阍者曰："参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阍者曰："寻常来相见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这领白襕，直是不直钱财？"阍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辍不得些少来看孔夫子面。"人传以为笑。

元祐五年，先公为契丹贺正使。辽主问："范纯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纯仁去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又问："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纯仁病足，不能拜，暂令补外养病尔。"又问："吕公著如何外补？"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补。"乃咨嗟曰："朝廷想见阙人。"先公曰："见不住召用旧人。"先是，辽主闻先公言纯仁以足疾外补，乃回顾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归，不敢以是载于语录，尝因便殿奏陈。上微语曰："因通书说与纯仁著。"未几，先公捐舍。八年，纯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书说。"纯仁曰："不曾得书。"

顷时都下有一卖药老翁，自言少时尝为尚书省中门子，门旁有土地庙，相传为大将军庙，灵应如响。庙有断碑，题额篆"汉大将军王公之碑。"龛在壁间。堂后官香烛牲酒无虚日，亦沾及阍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闻群鬼聚语，或哭或笑，或曰："他运既当限，只得此来，怎奈何朝廷去里！"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东作西，几时定叠？"至晓方不闻声。不数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师自平章军国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刘挚于帘前言王同老所入札子，皆文彦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于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时，乞立英宗为嗣者，文太师也。后策立英宗者，韩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须改史。"宣仁既退，叹曰："刘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挚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纸背有云"音声不遐，尚有就问之礼；几杖以俟，伫陪亲祀之朝。勿以进退之殊"云云。后学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废谋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绍圣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换节钺，为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兴、大名、秦州者再，两以太师致仕，五判河南，出将入相者五十余年，可谓功德兼美。既而党论兴，无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辩，刘器之为其集之序。

建中靖国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诵《法华经》，昼夜不停声，虽大雨雪，亦然。行步极缓，问之不应，招之不来。有人随其后行，亦无止宿处。每诵数十句，即长叹一声曰："怎奈何无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过范尧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见，因众人论说民间利害。公甚喜。书室中无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来，公与坐客各举两大白。公曰："说得通透后，令人心神融畅。"

或问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为信耶？"

司马君实尝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欧阳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须如此。信与不信，才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尝问温公："外议说陈升之如何？"温公曰："二相皆闽人，二执政皆楚人，风俗如何得近厚？"又问："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资僻执好胜，不晓事。其拗强似德州，其心术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尝称吕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过于安石。使江充、李训无才，何以动人主？"

司马君实与吕吉甫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拏。上曰："相与讲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赵先生，蔡州人。后往来无定，苏子由诸公极爱重之。尝言："人将发，不惟门户有旺相，视仆史辈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仆史，往往皆官样。吾尝观主人将兴，其仆史辈必气宇轩昂，仍忠勤不为过。主人将替，仆史辈纵不偷钱，便一身疙瘩。周世宗与本朝艺祖方潜龙时，识者识其门下人，皆是节度使。"

赵先生能使人梦寐中随其往以观地狱。宝灵长老不信，欲往观之。先生与之对趺坐，命长老合眼正念。人视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顷而觉，长老者流汗被体，视先生合掌作战悸之状。人问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桥，问银铺李员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长老遂退院而去。

京师慈云有昙玉讲师者，有道行，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与赵先生同在王圣美家，其僧方讲说，赵谓僧曰："立尔后者何人？"僧回顾，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弥更修谨，除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闻命即往，一钱亦不受。

熙宁壬子九月，华山阜头岭崩，声震数十里，西岳祠门户皆震动，钟鼓成声，陷千余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门即正阳门，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间

但呼正阳门也。

明肃既上宾，时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内中商量，阁门促百官班贺皇后。时蔡齐为中丞，厉声叱曰："谁命汝来？不得追班！"阁门吏皇惧而退。既而执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岁，何必更烦母后垂帘？岂有女后相继之理？"议未定，御史庞籍奏言："适已将垂帘仪焚了矣。敢有异议，请取旨斩于庭。"左右震栗。后自屏后曰："此间无固必。"于是删去遗诰中内中与皇太后商量一节。当时仓卒中，实自蔡齐先发之。

刘贡父言："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

大参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定陵，凡有问，无不知者。其在北门，因便殿赐坐对，甚从容。上因问："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即令秘阁取此书。既至，彭年令于第几板寻检，果得之。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

程颐一日在讲筵，曰："闻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为？"泰陵曰："闻其有禅学，故召来，欲一见之。"颐曰："臣所讲者，君臣父子仁义道德性命之说，尽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为禅也？"上不语。颐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达？"上复不语。既罢讲，颐即移书两省谏垣，谓："岂可坐视而不救？不惟负两宫之委任，抑且负先帝之厚恩。"于是颐称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颐家，密传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说书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参，既朝参。又明日当讲，既讲毕，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数语。上曰："风露早寒，可共饮苏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于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颐曰："人主好佛，未有不为国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数日，又因讲次，颐复奏陈曰："梁武帝英伟之姿，化家为国，史称其生知淳孝，笃学勤政，诚有之。缘其身无他过，止缘好佛一事，家破国亡，身自馁死，子孙皆为侯景杀戮俱尽。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禅僧，已曾说与卿更不施行。"颐曰："愿陛下取《梁武帝纪》一看。不然，臣当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时一从官，其父本胥也，屡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辈极严，少有过举即黥配。亲旧有勉之者，则曰："吾岂不知？但吾为民父母之官，岂可

见病民者坐视而不治也？”其为郡，所至有声。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张先，京师人。有文章，尤长于诗词。其诗有“浮萍断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之句，脍炙人口。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风弄秋千影”之词，人目为“张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亲妹也。祖逊因是而贵，太宗朝为枢密副使。子野生贵家，刻苦过于寒儒。取高科，甫改秩为鹿邑县以殂。欧阳永叔雅敬重之，尝言与其同饮，酒酣，众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独退然其间，不动声气。当时皆称为长者。今人乃以“张三影”呼之，哀哉！欧公为其墓铭。

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只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神宗一日在讲筵，既讲罢，赐茶，甚从容，因谓讲筵官：“数日前因见司马光《王昭君》古风诗甚佳，如‘宫门铜镮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读之使人怆然。”时君实病足在假，已数日矣。吕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从而得此诗？”上曰：“亦偶然见之。”惠卿曰：“此诗不无深意。”上曰：“卿亦尝见此诗耶？”惠卿曰：“未尝见此诗，适但闻陛下举此四句尔。”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见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难得之，颇恨无笔力传写。尝爱世宗自改赐江南书，有曰：“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傥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语意雄伟，真得帝王大体。盖是嗣王欲削尊称，求缓师也。

黄庭坚年五岁，已诵五经。一日，问其师曰：“人言六经，何独读其五？”师曰：“《春秋》不足读。”庭坚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习神童科举。庭坚窃闻之，乃笑曰：“是甚做处！”庶尤爱重之。八岁，时有乡人欲赴南宫试，庶率同舍饯饮，皆作诗送行。或令庭坚亦赋诗，顷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钱穆父尝言，顷在馆中，有同僚曹姓者，本医家子，夤缘入馆阁，不识字，且多犯人。钱一日因诵子瞻诗，曹矍然曰：“每见诸公喜此人，不知何谓？”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诗，皆重叠用韵，全不成语言。”钱恐人作伪，命取以观之，乃子瞻醉中写少陵《八仙

歌》。钱曰：“此少陵诗，子瞻写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吃棒。”一日，诸公过其家，观其所藏书画。其家多资，虽真赝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写《法华经》，褚河南写《闲居赋》、临《兰亭》，云其父得于天上，盖锡赉之物也。诸公爱玩，不能去手。又有阎立本粉画罗汉，横轴上各有赞，字画皆真楷可喜，乃唐时帝王御制，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长印御制之宝，两头皆尖，如橄榄核状，外标首题云“应真横轴”。曹问坐客：“何故为应真？”或对曰：“真即罗汉也。”曹曰：“好好地团甚谜。”亟命易去，自题云“十八大阿罗汉”。或言“应真横轴”四字，亦是名人书。

晏临淄，临川人。其未生时，有仙人曹八百见其父，固谓之曰：“上界有真人当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贫。临淄公既显，其季弟颖，自幼亦如临淄公警悟，章圣闻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宫沼瑞莲赋》，大见称赏。赐出身，授奉礼郎。颖闻之，走入书室中，反关不出。其家人辈连呼不应，乃破壁而入，则已蜕去。案上有纸，大书小诗二首，一云：“兄也错到底，犹夸将相才。世缘何日了，了却早归来。”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间十八年。此行谁复见，一鹤上辽天。”其年十八岁也。章圣御篆“神仙晏颖”四字，赐其家。

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作文，古文弥佳。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丈人尚自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闻之，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皆诋释氏。李览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怀。”闻者莫不绝倒。

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饭。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君谟留以佐酒，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并酒掷于案上，作皇惧之状，逾墙攀木而遁。时泰伯坐上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对落晖。谁在画楼酤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即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既而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箧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君谟览牒，笑谓来者云：“传语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吾谟后每会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爆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云：“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去失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会也。坐皆绝倒。

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虽介甫用事，诸公承顺不及，惟贡父屡当面攻之。然退与人言，未尝出一语。人皆服其长者。虽介甫亦敬服之。

黄鲁直尝云，《高祖纪》“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坚不必解说。彼音奴来切者，三足鳖也。徐浩诗“法士多瑰能”，却在“来”字韵押，乃是僧似鳖尔。

予尝见苏子瞻一帖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一日，对贡父举此。贡父云：“前数句是夜行迷路，误入田螺精家中来。”

黄育，字和叔，鲁直叔父也。为童儿时，其伯氏长善，将诸儿出行，天骤雨，长善问诸儿：“日在雨落，翁婆相扑，是何语？”和叔曰：“阴阳不和也。”时年七岁矣。

朱康叔送酒与子瞻，子瞻以简谢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厅也。”盖俗谓主者自饮之酒为不出库。

范尧夫帅陕府。有属县知县，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饭，步行廊庑间，见一僧房颇雅洁，阒无人声，案上有酒一瓢。知县者戏书一绝于窗纸云：“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县，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于状前，诉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县既至，施主走避，酒为知县所饮不辞，但有数银杯。知县既醉，不知下落，银杯各有镌识，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与厅吏某人鞫之。”尧夫曰：“尔为僧，法当饮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来理会。”持其状以示子侄辈，曰：“尔观此，安得守官处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对僚属中未尝言及。后知县者闻之，乃修书致谢。尧夫曰：“不记有此事，自无可谢。”还其书。

张子颜少卿，晚年尝目前见白光闪闪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颜信之弥谨，乃不食肉，不饮酒，然体瘠而多病矣。时泰陵不豫，汪寿

卿自蜀入京，诊御脉，圣体极康宁。寿卿医道盛行，其门如市。子颜一日从寿卿求脉，寿卿一见大惊，不复言，但授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祝曰："十日中服之当尽，却以示报。"既数日，视所见白衣人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饮酒。又明日，俱无所见，觉气体异他日矣。乃诣寿卿以告。寿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为肺所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气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实其脾，小丸补其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其病自当愈也。"子颜大神之，因密问所诊御脉如何，寿卿曰："再得春气，脉当绝，虽司命无如之何。"时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驾。寿卿后入华山，年已八十余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闻数千百人吹箫声，自空中过，久之方寂然。

崇宁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迁左揆，首令议天下州县皆建佛刹，以崇宁为额。时石豫为中丞，其门人陈确，贤士也，夜过豫，问豫曰："中丞岂可坐视？"豫曰："少待数日，看行与不行。"未几，豫招确，谓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纳札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诏州郡，仍置崇宁观。

崇宁三年四月，大内火。宰辅请以司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书刻石于文德殿门，谓之元祐党人。凡元符三年应诏直言人为邪等，附党籍于刑部，云以禳火灾。其年罢科举，颁三舍法于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庭，坐颜、孟之下，十哲之上。驾幸学，亲行奠谒。或谓："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资政知河南府。送车塞道，凡三日，始见绝宾客，然后得行。禁中给赐之人，络绎于路。观者荣之。

明年，彗星见，其长亘天。禁中窗户洞明，与其他处不同。连夜诏毁文德殿门石籍，宫门方开。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先大父国史在馆阁最久，多识前辈，尝以闻见著《馆秘录》、《曝书记》，并此书为三。仍岁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书于南丰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孙。暐老矣，未知前二书尚及见乎？建炎四年，岁在庚戌，孙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暐书。

北窗炙輠录

[宋]施德操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北窗炙輠录》一卷，宋施德操撰。施德操，字彦执，学者称持正先生，盐官（今浙江海宁）人。为学主孟子而拒杨、墨，力行好学，远近向慕。除本书外，另著有《孟子发题》等。

“炙輠”二字出《史记·荀卿列传》：“谈天衍，雕龙奭，炙輠过髡。”輠是车辆上盛润滑油的器具，炙輠是说輠虽经烤炙，犹有余膏，比喻辩士淳于髡善于议论，智慧无穷。本书记作者与宾客的谈论之语，内容多为当时士人及前辈的言行和杂事杂说，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亦可考见当时社会风俗。

本书现存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奇晋斋丛书》本、《读画斋丛书》本等。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标点。凡底本脱、衍、误、倒者，皆据他本径改，不出校记。

卷上

新法之变，议者纷然。伯淳见介甫，介甫闻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见，和气蔼然见眉宇间，即笑谓介甫曰：“今日诸公所争，皆非私，实天下事。求相公少霁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也。’管子犹知尔，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为伯淳所薰，不觉心醉，即谓伯淳曰：“业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许明日见上白之。及明日见上，有张天骥者，实横渠弟也，自处士征为谏官，遂于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胜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尝谓诸公曰：“新法之弊，吾辈当中分其罪。使当时尽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尔。”

范尧夫罢相，与伊川相见，责尧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为不言？”尧夫谢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为又不言？”尧夫又谢罪。如此连责数事，尧夫皆谢罪。及他日，伊川偶见尧夫札子一箧，凡伊川责尧夫所言，皆已先言之矣，但不与伊川辨一词，惟谢罪耳，此前辈之度量不可及也。

韩魏公与范文正公议西事不合，文正径拂衣起去，魏公自后把住其

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气满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同异。魏公所以能当大事者，正以此也。

欧公语《易》，以为《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

孙威敏不肯读温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读，何不掷去？"威敏曰："掷则不敢掷，读亦不敢读。"立朝之节若此。

吕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托秀水通判张君济置田一事。君济置田时，吉甫有舅郑，不知其名，谓之郑三舅，往来君济间。介甫乃发其事，即拘君济、郑皆下狱，郑遂死狱中。已而，奉敕张君济决配某州。临刑日，士大夫莫不哀伤之。决讫，有内臣出白纸一大幅，辄印其脊血而去。人大惊，问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呜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进道在学士日，每夜必市两蒸饼，未尝食，明日辄以饲斋仆，同舍皆怪之。子韶问曰："公所市蒸饼不食，徒以饲仆，何耶？"进道曰："固也。某来时，老母戒某云：学中夜间饥则无所食，宜以蒸饼为备。某虽未尝饥，然不敢违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进道名阙，华亭人。

进道尝渡扬子江，遭大风浪，舟人皆号呼，进道乃徐顾一亲阙。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阙。来，德立强忍为取之曰：姚阙。生不为不义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虚，风浪即止；不尔者，请就溺死。"俄而风霁。

禹锡高祖，谓之陶四翁，开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驵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何如？"驵者曰："此蒸坏草也，泽皆尽矣。今色外阙。实伪物也，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驵者曰："毋忧，某当为翁遍诸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诺。"明日，驵者至，翁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爇而尽，曰："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时陶氏资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人，而禹锡其一也。禹锡名与谐，钱塘人。

子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为外物岂可必，而圣人之言乃如此，盖圣人之气不与兵气合，故知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论，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谓古人文字皆圣贤之气所发，虽一诗一文，亦天地之秀气。今人懒于文字者，盖其气不与圣贤之气及天地之秀气合，故不得不懒也。

龟山为余杭宰，郑季常本路提学。季常特迂，路见龟山，执礼甚恭，龟山辞让，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诚。即问之曰："提学治《诗》否？"曰："然。"龟山曰："提学治《诗》虽声满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龟山曰："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诵《诗》三百篇，倘授之以政，果能达欤？使于四方，果能专对欤？倘能了此事则可，不然，是原不曾治《诗》也。"季常不能对。

子韶既魁天下，已身为禁从，使归教学。圣锡既魁天下，乃不远千里始来从子韶学，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圣锡，乃以书充奁具，此亦异事也。

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独清献不可。以谓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

赵元镇丞相未第时，尝投牒索逋二百缗，其县令曰："秀才不亲至，乃令仆来耶？"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赵秀才出头理对。元镇视其牒曰："必欲赵秀才出头乎？奉赠三百千。"遂置其牒。

天经曰：介甫既封荆公，后遂进封舒王，合之为荆舒。故东坡诗曰："未暇辟杨墨，且复惩荆舒。"此皆门人不学之过。

胡安定自草泽召，有司令习仪，安定不可。有司问之，曰："某事父则知事君之义，在乡里则知朝廷之仪，安用习为？"当时谓其倔强。及他日，人皆属目视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节，蔼然如素官于朝者，众乃大服。

陈伯脩作《五代史序》，东坡曰："如锦宫人裹孝幞头，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太冲《三都赋》就，人未知重也，乃往见玄晏。玄晏为作序，增价百倍。古之人所以为人序者，本以其人轻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假吾笔墨为之增重耳。今欧公在天下如泰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识轻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辈诗文字求其题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笔，此最识体。元用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无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颜真卿如何名德，及禄山反，真卿独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异时欲相张嘉贞，乃不记其名姓，不知逐日用心在甚处？"

正夫曰："人有话，当与通晓者言之。与不通晓者言，徒尔费力，于彼此无益，反复之余，只令人闷耳。陆宣公之于德宗，横说直说，口说笔说，不知说了多少话，德宗卒不晓，其后，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汉高祖，踏着脚便会。"

荆公论扬子云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

《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仁宗尝郊，时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风，左右大惊扰。潞公急止之曰：“毋哗！”因诫左右曰：“事不得闻幄外。”乃扶上就汤药，遂称摄行事。至礼毕，百官无知者。当时但是乐减一奏，识者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惊，且服潞公之能当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天下名言也。

张道望，吾乡长者人也，尝作秀州司户。遇大旱，本府所以望山川、祷佛祠、祀土龙、坐蜥蜴、纵狱、徙市，所谓致雨之术，无不试，卒不雨。后欲乞水于海盐县神山之龙池，众白太守，以为张司户为人忠厚诚悫，使为之祷，宜有所感动，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中道，果大雨，村人皆罗拜雨中。自后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辄应。当时号为感应司户。

蔡元长苦大肠秘固，医不能通，盖元长不肯服大黄等药故也。时史载之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龃龉，久之，乃得见。已诊脉，史欲示奇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和之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苑清肺气，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闻，不知用何汤下耳。

钱塘有人小肠秘，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钱宗元视之，反下缩小便药，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问宗元，曰：“以其秘，故医者聚通之，聚通之，则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缩之，使小便稍宽，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为特见。

黄师文云：“男子服建中汤，女子服四物汤，往往十七八得，但时为之损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痈，其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汤否？”师文曰：“服建中汤。”俄而痈溃。盖小便腹痈，为虚，其热毒乘虚而入，建中汤既补虚，而黄芪且溃脓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热病，每一面热，至赤，且痒绝闷绝，问师文，师文曰：“经候来时，尝为火所逼也。”问之，曰：“无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经候来，适为孺人粘衣裳，伛偻曝日中，其昏如裂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热。”师文曰：“是也。”四物汤加防风，获差。师文用药，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妇人，卧病垂三年，状如痨，医者皆疗治，不差。师文往视之，曰：“此食阴物时遭大惊也。”问之，其妇人方自省曰：曩日方食水团，

忽人报其夫堕水，由此一惊，遂荏苒矣。师文以丸子药一帖与之，用鸡粪汤下，须臾，取一痰块下，抉其痰，正包一小团，盖其当时被惊，怏怏在中，而不自觉也。其后妇人遂安。问为何药？师文曰：“吾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赎青木香丸一帖与之。”曰：“何为用鸡粪汤下？”曰：“以鸡喜食糯也。”此师文谲耳，未必然也。师文父病口疮，师文治之不愈，心讶之，乃察访诸婢，果父尝昼同婢子寝，明日疮作。师文即详其时节，明日，即伺其父所寝时会其父净濯足，以某药帖脚心，差。又妇人舌风丹，每酒贴唇，则风丹重叠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师文令服五积散，约数服，以杯酒试之，如其言饮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尝苦风丹，亦似此，闻其说，遂服五积散，亦差。又师文用五积散治产泻，产泻最难治，师文用此，殊效。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识主人位，自汉以来，识主人位者惟四人：西汉之张子房，东汉之陈太丘，蜀之诸葛亮，晋之陶渊明是也。子房既识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陈太丘识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诸葛亮识之，又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渊明识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则宾主莫辨，而坐席纷然矣。”

印说颜子不贰过，以为无第二念，亦快。

钱塘有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正夹湖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之居，即冲晦之故庐也。有一庵，岩峣于岭之上，东望江，西瞰湖，瞰湖之曲，正与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隐见于烟云杳霭之间。遐想当时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虽庐孤山，后有一室，正在凌云涧之侧，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则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数学显。冲晦数学，当时士大夫皆宗之。然□尝亲与余言曰：“先祖有诫，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塘。”以钱塘永无兵燹。

陶隐居、孙真人皆以药隐，亦隐之善，未能活国，且复活人，不亦可乎！近林灵素、沈洞玄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药，不可以数计。余与洞玄别二十年，闻其别后，医益工巧，视病罕诊脉，止令作咳嗽声，辄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经有见而知之者，上也，闻而知之者，次也。洞玄之法，非闻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与药，地稍远者，必设酒。其贫者，馆之，日与饮食，如此则亦难继矣。故人之所以馈洞玄者亦厚，临死日，犹有逋三十缗，盖尽费于此也。察洞玄之心，自孙真人以来，一人而已。

张永德守郑州，其军下有人诣阙告变者，太祖械送其人于永德，使

自治之，永德止笞十。智哉，永德！

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至杭州时，尝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闲憩，至则脱巾褫衣，露两股榻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观其岸巾，止用一麻绳约发耳。又，筑新堤时，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类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热。八十非帛不暖，则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则又酷畏热。德昭昆仲至冬则为重裀复幕，贮药炙炭，所以致暖之术，无不具。其昆仲遂不复入寝室，皆会卧宿于其母之帐，庶几人气有以温之也。至夏，则二人居帐外，居帐中者交手挥箑，以伺其母之动息，至倦则止。热甚，则帐外二人更之。谓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呜呼，事亲若此，亦可以无愧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县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则赃，在公家则聚敛。他罪恶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君子之列。今时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己莫任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期贵显，真劫盗也。"

章子厚谓温公为贼光，正可对盗跖谓孔子为盗丘也。

宇文虚中在北作三诗曰："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催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无辞可奈何？强食小儿犹解事，学妆娇女最怜他。故衾愧见沾秋雨，裋褐宁忘拆海波。倚杖循环如可待，未愁来日苦无多。"此诗始陷北中时作，所谓"人生一死浑闲事"云云，岂李陵所谓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后虚中仕金为国师，遂得其柄，令南北讲和，大母获归，往往皆其力也。近传明年八月间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挟渊圣以归，前五日为人告变，虚中觉有警；急发兵直至北主帐下，北主几不能脱，遂为所擒。呜呼，痛哉！实绍兴乙丑也。审如是，始不负太学读书耳。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孙次卿曰："老子此语衍二字，何不言'见可欲，心不乱'？"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门生也，尝为户郎，文有西汉风。

温公初官凤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板，坐久之，人莫测其意。范纯甫尝从容问其说，公乃曰："吾念天下

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储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呜呼，君子于天下国家事，其精诚至于如此，古所无有也，直使人敬仰。温公与蜀公平生友善，温公自谓吾与景仁实兄弟，但姓异耳。观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尝言，淮南监司，童贯客也，坐累罢去，实子容叔氏微言之。其监司往见贯，不得通，乃私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为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于道左，我唱拜，公即拜，此见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诺。”他日，贯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遂拜。贯问曰：“何人？”对曰：“某人。”贯曰：“这厮在此。”乃呼使过马首问之，其人遂随贯至其第。参拜讫，贯曰：“汝不饥否？”乃令取酒一杯劳之。遣去后，贯为雪其罪，遂复得淮南转运使。呜呼，方其为监司时，鼻息上云汉，威声动山岳，不知来处乃如此。当时出蔡氏诸阉门者，往往多此辈耳。子容名元广，姓张氏，华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节。元用自奉使回，正二圣北狩伪楚僭窃时。元用即欲仰药，时焕卿、沈子旸尚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为翻其药，曰：“事未可知，姑少迟之。”元用自此尝纳药于夹袋中，曰：“伪命至，则饮此。”无何，伪命至，元用时适病，遂以病免，此一大节也。及阙时，元用知某州，一闻其事，即日致仕，此二大节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经江西，州县望风奔溃。时元用知宣州，曰：“此贼死于此矣。”乃会士卒，自解髻剪顶心发烧灰，投诸酒，与士卒饮之，曰：“吾与汝辈誓死此城！”士卒皆奋，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复归家。贼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为动。数日，元用临城谓贼帅曰：“吾城中无有，汝不如过，吾已与三军誓死此城矣！不信，请射我。”遂披胸使射，群贼大惊，皆罗拜城下而去，此三大节也。

张邦昌僭叛，论者谓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为救一城生灵。吾乡傅商霖曰：“此何言也！当时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无可言。吾当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灵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灵。设令累之，则二圣北狩，一城死之，适其义，复何恨哉！”商霖名岩叟。

余寓秀州学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时余年二十七，而子才才年十八。子才渐渐少年，中性复滑稽，俊发则翻倒一斋。及其庄语，俨然而坐，衣裾不动者终日，余固心喜之。一日，范文正公有言：“宁可终身无爵禄，不可一日忘忠义。”遂抚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与之亲厚。子容罕在斋，一日，自华亭来参见，余未之熟也。时同舍言其乡人近以捕盗改官，皆有歆羡意，独子容愀然叹息曰：“使张某他日忝一第，决不肯

捕贼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亲厚。

余旧与先觉在乡中，多游大慈坞。时经行诸寺，闲观壁间前辈题名诗句，于祖塔得惠铨觉一诗曰：“谷口两三家，平田一望赊。春深多遇雨，夜静独鸣蛙。云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谁惊孤枕晓，涛白卷江沙。”又于静明寺尘壁中得诗两句云：“澜深鱼自跃，风暖客还来。”惠觉最为东坡、米元章所礼，甚为朴野，布衣草履，绳棕榈为带，时夜半起，槌其法嗣门，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称无油，辄呼疾燃竹，得火即疾书之。诗人之得句盖如此。惠觉诗浑然天成，无一毫斧凿痕，雍容闲逸，最有唐人风气，但七言殊未称，盖学力未至耳。

陈齐之谒茂实，茂实方挞其子，齐之曰：“公挞令嗣何为？”茂实曰：“小儿辈须与挞之。”齐之曰：“以某观之，正不当挞，挞之所以败之也。要须喻以道理尔。小儿辈自孩提时，即当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耻，如是者不足耻。’孩提虽无知，而吾日聒之，所以入耳者熟。会当渐入处如此，则著脚下便使识士君子道路矣。所谓棰挞，岂可无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辅吾之道理尔。平日未尝出，一旦忽出之，被吾棰楚，其恐惧愧耻之心为如何？若然，则岂不谓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棰挞之，彼胸中固无知，又日被吾棰挞者已熟，遂顽然无耻矣。若是，则教之非所以败之欤？”齐之此言，可谓教子之法。

黄致一初看科场，方十三岁。时出《腐草为萤赋》题，未审有何事迹。同场以其儿童易之，漫告之曰：萤则有若所谓聚萤读书，草则若所谓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羁，同场姑以此塞其问，元非事实也。致一乃用此为一偶句云“昔年河畔，常叨君子之风；今日囊中，复照圣人之典”，遂发解。刘无言年十七岁，在太学，时称俊杰才。先季试偶读《司马穰苴传》，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乃谓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问《神宗实录》，问与昨日事殊，无言乃对曰：“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诸长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时英妙可笑，故事无工拙，顾在下笔何如耳。

诸葛孔明每见庞德公，辄拜床下。庞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为诸葛孔明，而受拜于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诚哉，是言！然则诸葛孔明观庞德公，则其人物为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门一隐之后，遂不见踪迹。呜呼，非其德盛，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为之屡拜乎？孔明视德公，固为晚进矣。然孔明在妙龄时，才气如何？当下视一世，乃肯拜德公于床下，此所以为诸葛孔明也。没

量之人，只为此一点摩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岂有他哉？见人倒从东边去，则为他东边扶起，见人倒从西边去，则为他西边扶起；见渠在中间立，则为他推一推。”中间之说煞好。德先名兴仁，德昭弟也。

张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为之，往往有理致。谢显道见其诗而异之，遂召其人与相见。至则眉宇果不凡，显道即谓之曰：“何不读书去？”思叔曰：“某下贱人，何敢读书？”显道曰：“读书人人有分，观子眉宇，当是吾道中人。”思叔遂问曰：“读何书？”曰：“读《论语》。”遂归买《论语》读之。读毕，乃见显道，曰：“某已读《论语》毕，奈何？”曰：“见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门？”显道曰：“第往，先生之门，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见伊川。显道亦先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门下。一日，侍坐，伊川问曰：“《记》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正却在何处？”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诗十首，惟思叔之文理极精微，卓乎在诸公之上也。

天经久疟，忽梦一人眉宇甚异，对天经哦一诗云：“塞北勒铭山色远，洛中遗爱水声长。秋天莼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经因续其诗曰：“识面已惊眉宇异，闻言更觉肺肝凉。洛中塞北非吾事，莼菜荷花兴不忘。”天经于文艺皆超迈人，后竟不第。人或以为“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谢绝之如此。然亦岂有是理乎？天经姓叶，名楙，字伯林，婺州人，以旧字行。

天经曰：异时尝在旅邸中，见壁间诗一句云：“一生不识君王面”，辄续其下云：“静对菱花拭泪痕。”他日见其诗，使人羞死，乃王建《宫词》也。其诗曰：“学画蛾眉便出群，当时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识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门。”唐人格律自别，至宫体诗，尤后人不可及也。

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学道至苦，故其诗曰：“凄凄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越，去来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翼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系身已得所，千载真相违。”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

《阳关》词古今和者，不知几人。彦柔偶作一绝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憝之思，一扫而尽，《阳关》词至此当止矣。彦柔姓陈，名刚

中，英伟人也。后以江阴佥判与子韶诸公同贬知虔州安远县，卒。

余所谓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节，凡欲始发声，谓之引，引者，谓之导引也。既引矣，其声稍放焉，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既行矣，于是声音遂纵，所谓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诗》所谓应田悬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声与鼓声参焉，此所谓行可也。既参之矣，然后鼓声大合，此在人声之中，若所谓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见之。惟一曲备三节，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节有缓急，而文义有终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滚、煞之类。今诗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谓之乐府，无复异制矣。今选中有乐府数十篇，或谓之行，或谓之引，或谓之谣，或谓之吟，或谓之曲，名虽不同，格律则一。今人强分其体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说，又未尝广见古今乐府，故亦便生穿凿耳。

高抑崇始封进札子，以为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问上曰："陛下以为如何是和气？"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战汗，惟恐应对失词，未有反致诘于上者，上为仓卒一问，亦愕然，乃曰："今疾疠不作，螟蝗不生，年谷丰熟，百姓安康，即和气也。"抑崇曰："此万物和气。陛下和气安在？"上默然。嗟乎，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发也。抑崇发之，至哉，斯言！余观近世能尽斯道者，其程伯淳乎！

张子公为户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盐钞。见秦丞相，秦曰："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盐钞矣。且止。"张乃具陈当时利害，俱不听。张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势不可行。今日事势如此，安得沽虚誉、妨事实。一旦缓急，相公何处措力？"遂拂衣而起见。赵相公阙曰："如何？"张复陈其利害，丞相乃赞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执事如此，吾复何疑。然于阙天下财赋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则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钱若干，某州有钱若干，复数数州，张但呀然，赵相曰："今所以不即发来者，发来，国家便有无限财赋也。因尝行文字，令且只就本府使，万一有缓急，某亦粗有备矣。如子之请，姑乃迟也，勿吝见教。"张乃大服，曰："若此，岂不是宰相秦桧之都不知国家虚实利害，但以虚词盖人，人心安得而服！"

龟山作《梅花》一诗寄故人，云："欲驱残腊变春工，先遣梅花作选锋。莫把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时故人正作监司，见此诗，遂休官。

诸司造船，吏夤缘为盗，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钉四百斤。曾处善为某路转运使，偶见破舰一，阁滩上，乃遣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测其

意。既焚，得钉二百斤，于是始知用钉之实。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给钉二百斤，自处善始。

晏元献为宰相，兼枢密使，范文正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郑公枢密副使，一时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韩二公与元献有旧，故荐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献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许。夫宰相用人，正当如此，顾人才何如耳，安问亲旧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亲旧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后之避嫌者，虽才如元凯，以亲故避不敢举，而弄权盗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党与，此人君之用人所以为难也。

应求谓余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车，韩信果擒乎？或自有处也。观当时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韩信入井陉，在李左车不用之后也。使不知敌人所取予，遽顿兵四险地，非甚庸将不至此，况韩信乎？大凡用兵，必先为敌人计，然后始能伐敌人。故邓公之军黥布，司马仲达之军公孙渊，皆出于此。李左车之计虽为赵之上策，然左车未陈此计时，乃先在韩信算中矣。故其策虽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车，则赵亦未易下。"

禹锡问余曰："周伯仁救王导，始阳言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逮事已解，固当同车入见，虽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伤？卒不告，后竟遇害。伯仁亦阙。"余曰："不然。此所以见古人用心处也。元帝与王导，岂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与奋起于艰难颠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导，欲其尽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始终之义，伯仁之贤，正在于此。"

余尝爱茂实，谓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陈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严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广平。不如是，无复人道矣。

子韶与正夫论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说设施，只竖起几个人物在庙堂上也，须教太平。"

正夫谓子韶曰："昨强幼安来说话，引援甚富。某谓之曰：若此者，六一语，若此者，温公语，若此者，东坡语，若此者，山谷语。强幼安语却在甚处？幼安无语。"

陈明作为西浙漕来谒正夫，正夫因语次曰："昨日热。"陈亦曰："夜来大热。"正夫曰："公安知热？"陈笑曰："如正夫学问高明，议论英发，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谓某不知热，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热，如某乃知热耳。某在闲处，无一毫事到心，故四时之变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则信寒矣，于是增衣裘。言今日热，则信热矣，于是减絺绤。以予言今日温、今日凉，

皆与阴阳之候不差毫厘。今左右簿书狱讼，纷然在前，而利害祸福之心交战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陈乃叹息曰：“真高论。”

魏公夫人尝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寿，公见其辨爽，悦之。其婢既上寿毕，忽泣下，公怪而问之。婢曰：“念妾父在时，每生朝，婢子辈上寿，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泪之所从也。”公曰：“汝父为何人？”曰：“某人。尝为某州通判。”公大惊，责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辄取为婢？”夫人谢不知，公即令与诸女列后，择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术者上谒，言能视笏文知吉凶。魏公语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饭召通判，而术者遂预焉。公预与通判易笏，令视之，术者视魏公笏，言：“某日当拜再召，在朝位若干年。”视通判笏曰：“某日当进秩，当至某官。”既毕，魏公使人厚谢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应诛，乃反厚馈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也。”

正夫曰：“茅庵草屋，风雨一兴，辄欲颠扑。至广厦大堂，虽震风疾雷，顿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篱鸟雀，风劲草摇，则惊飞窜伏。而丰牛巨象，虽长鞭大棰，犹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悬亦如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负，以谓当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谢解起一联云：“谷寒难暖，喜二气之或私；风引辄回，怅三山之不到。”真为绝唱也。惜其过贪，翻近芜秽耳。

先觉论文，以谓退之作古，子厚复古，此天下高论。

董应求以汉文有真才。文帝才一宽厚长者耳，初无一毫英武气，优游不事，若无能为者。当是时，外有强藩悍将，内有权臣孽君，乃中外恬然，故虽有七国之强，乃高祖过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终文帝之世，不敢有为，非有真才而何欤？彼以智术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语哉！应求，名天民，泉州人。

卷下

温公为儿时，与群儿戏，有一儿堕水瓮中，群儿怖奔，公独不去，乃亟取石，就瓮下作一窍，以出水，水流出，其儿乃救。公为儿时，其仁术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谓之姜八郎。后家事大落，索逋者雁行立门外，势大窘，谓其妻曰：“无他策，惟有逃耳。”顾难相挈以行，乃伪作一休书，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于信州，汝无戚心，事幸谐，即返尔。将逃，

乃心念曰：委债而逃，吾负人多矣。使吾事倘谐，他日还乡，即负钱千缗，当偿二千缗，多寡倍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妪夜梦有群羊甚富，有人欲驱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驱逐。恍然而觉。明日，姜适至其所问津，妪问其姓，曰："姜。"问其"第几？"曰："八。"妪大惊，延入其家，所以馆遇之甚厚。久之，乃谓姜曰："妪有儿，不幸早死，有妇，怜妪老，义不嫁，留以侍妪，妪甚怜之。欲择一赘婿，久之，未获。观子状貌，非终寒薄者，顾欲以妇奉箕帚，可乎？"姜辞以"自有妻，不可。"妪请之坚，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从之。其妻一日出撷菜，顾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返，兔又止，如是者屡。遂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烂然照人，持归以语夫。姜视之曰："此殆银矿也。"冶之，果得银。姜遂携其银往寻其故人，竟无得而归。因思曰："吾闻信州多银坑，向之穴，非银坑乎？"遂与其妻往攻之，果银坑也。其后，竟以坑冶致大富。姜于是携其妻与妪，复归平江，迎其故妻以归。召昔所负钱者，皆倍利偿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后妻怜其姑之老，义不嫁，此天下高节。而姜临逃，亦有倍偿所负之誓，亦足以见其人也。因缘会合，夫妇相际，天其以是报善人乎！

子范谓余曰："刘信叔守合淝，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范曰："闻其始与金人战，金人布阵西北，是日东南风大急，尘沙击面，金人大败。他日战，金人据上风，刃未接，风急反，尘沙甚焉，金人又大败。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南下，内外将士无一人为国家捐躯干出死力，一见敌人之前驱者，望风奔溃，相袭为常。惟刘信叔守庐州，甲兵脆薄，粮食单寡，当时将卒哄然欲散，信叔乃折箭为誓，劝徇忠义，谕以祸福，然后三军之士皆为之奋，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垒折咆哮百万之师而夺之气。然则返风之异，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动天地乎？安得遽以为天幸也！"

明道知金华县，有人借宅居者，偶发地，得钱窖千余缗。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讼，二人争不已。明道问主人曰："汝藏此钱几何时？"曰："久矣。自建宅时即藏此钱在地矣。""汝借宅几何时？"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钱，尽以钱文类之。明道既视其钱文，乃谓客曰："此主人钱也。"客争之曰："某之钱。"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才三年，吾遍阅钱文，皆久远年号，无近岁一钱，何谓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医蓦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惊问之，曰："汝实吾子。异时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从

吾归。”其子不服，遂致讼。其医具致其乞子于于氏词，明道曰：“汝有何据？”曰：“有据。”曰：“何据？”曰：“某尚记一药方簿，志其岁月也。”明道令取药方，至，则纸墨甚古，其后书云：某年月日，以第几子与本县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问其子曰：“汝年几何？”曰：“几何。”曰：“汝父寿几何？”曰：“几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验医所书岁月合，乃谓医曰：“汝诈也。”医曰：“某安敢诈？”明道曰：“汝所记岁月，与其子之年信合矣，此特得其岁月耳，然汝有一缺漏处，乃不觉。”医曰：“其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岁月，考于氏之年，时于氏之年三十四耳，何得谓之翁？”其医遂语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无母，乃有一婿，将死，属其婿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抚之。他日吾子长，当使家资中分之。”乃出手泽付其婿。及其长，不肯如父约，其婿乃以手泽诉于县。明道乃密谓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婿有半资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虽如是，某人亦贤也。不然，方汝幼时，岂不能杀汝取全资耶？今岂当较其半耶？”其子悟，遂半分之。

明道在邑中，视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诉，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无晨夜，得以闻。尝夜半有杀人者，明道惊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当是某村某人也。”问之，果然。皆大惊，以问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尝行诸乡，遍阅诸乡人，惟此人有悖戾气，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尝有监司问明道借两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顾闻桑白皮出土者杀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诚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凂耳。”

富郑公知郓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家久，其后与娼竞，乃挝其面碎之，涅以墨，遂败其面，其娼号泣诉于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狱。数日，当决遣，其士素有才名，府幕皆更进言于郑公曰：“此人实高才，有声河朔间。今破除之，深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当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于布衣者，当未得志，其贼害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之，后必为民患。”竟决之。

沈文通来知杭州时，有士人任康敖，即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轻薄无行，尝与一娼哄，亦墨其面。后文通知杭州，闻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楼，凡往来乘骑者，至楼前皆步过，惟康敖不下马，乃骤辔扬鞭而过。文通怒，立遣人擒至，即敖也。顾掾吏案罪，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与崔徽。蟾宫此去三千里，且作风尘一布衣。”遂于楼下决之。此可为轻薄者之戒。

家兄门生，有沈君章，无他奇，但性颇孝，喜为狭邪游。一日，宿妓馆，因感寒疾以归，苦两股疼。其母按其股曰："儿读书良苦，常深夜阅书，学中乏薪炭，故为冻损耳。"君章谓余言，某闻老母此语时，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即心誓曰："自此不复游妓馆矣。"后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谓善改过矣。

家兄门生，有汤良器，人品甚高，诗文字画皆肃然，事继母至孝。家兄既捐馆于江西，殡洪州时，良器已登第为江西司运司属官。遭罹兵革，久不与家兄相闻问。及舍侄横往扶护，偶于一客次见之。良器闻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极力佐舍侄营办扶护事。良器实贫甚，乃尽取妻子首饰授舍侄。家兄旅榇得以万里护归者，良器之力十居七八。予与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贤者，其后果与子才善，又大为李伯纪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观于家兄尽力如此，益信其为贤也。故家兄之贤弟子，惟孙力道、陆虞仲、汤良器、莘先觉、陈德昭，他余亦不能尽知。在诸公间，惟先觉不第而卒，而德昭犹在场屋，良器名阙。不幸早世，遂终于江西运司云。

家兄门生，有施大任，常知秀水嘉兴县。始视事，讼牒逾千纸，大任皆不问，独摘其无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是日决挞至暮，其不尽者，明日又行之。自后，妄状者往往皆屏迹。

德昭有亲王子思，知海盐县。视事之初，其讼牒亦如大任时。子思不问，独摘其一无理者，对众痛杖之。杖讫，子思起入宅堂去，乃令一吏传教云：知县已饭，诸讼者饭罢，指挥其无理用钱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饭罢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为政不可无术。

正夫曰："人言汉高祖能用张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实子房用高祖耳。然观高祖一村汉，颇识道理，能听人言语，遂将驱使之，见其时来，因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渊明隐，渊明何尝隐，正是出耳。"

正夫阙谓子才："阙入云间，妙矣。然犹未若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说寒'，则天无留雁之心，雁无遗迹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见是的，右亦见是的，前亦是的，后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论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须识体，若不识体，如何做得。他王荆公为宰相，每与百官争一事，皆亲书细字至数十札子犹不已，岂是宰相体。"

正夫曰："天下有几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累至天上，不知有几层也，自家须要在第一层上立坐地始得。"

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结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则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故余常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麾，百怪森动目。渊明淡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义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

渊明诗云："山色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此正夫云。

或谓惠胜仲曰："孔子在陈蔡之间，弦歌不绝，或几于遣。"胜仲曰："胡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变常耳。安得谓之遣？"子韶甚喜胜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圣人既当厄，亦当辍其日用事，以图所以出厄之道。至图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逼，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顾，是愚耳，何得为圣哉！故孔子所以虽弦歌不辍，终微服而过宋也。"

正夫说万物皆备于我，所谓狠如羊，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备之。

正夫谓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当是子路自有省处。"

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晏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笑谈耳。

旧传陈无己《端砚》诗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夺鬼偷天破碎。"神言夺，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今本乃作鬼夺客偷，殊玉石矣。此当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窃闻王补之性至钝，每课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诵。然精苦不已，积久忽自通达。王补之之名，闻于四海，故知学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钝不计也。子思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毛泽民题西湖灵芝寺可观房紫竹一绝颇佳，云："阶前紫玉似人长，可怪龙孙久未骧。第放烟梢出檐去，此君初不畏风霜。"泽名雱。

有一相识，妙于医，沈元用谓今世和扁，而论者弗之过。年来颇觉声稍减，以予思之，良以好贿重财故也。子容曰："医者好货重财，已非其道，况一好贿，则有命于其间矣。病者之瘥不瘥，则系其命之厚薄

也。”近人之多失，岂非坐是乎！

天经尝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贤颜子也。今人亦云，箪瓢陋巷，我能安之，岂不可笑也？夫颜子负王佐之才，使小出所长，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苟进，乃安于陋巷，此所以贤也。今之人无才无德，本是穷饿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贫，汝不安贫，欲将何为？盖庙堂之上，本是颜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颜子之地矣。然乃能安之，此所以为颜子也。闾阎沟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闾阎沟壑中，适其所尔，又何言安焉？”天经之说极然。今无志气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贫贱，岂君子之乐哉！然而不去者，以我无贫贱之道故也。既有贫贱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为去贫贱之道，岂不以学不讲欤？岂不以行不修欤？岂不以不才无能欤？此所以贫贱也。既以此得贫贱，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讲学，日夜修身，日夜进其所不能，三者既尽，求其穷我者已不得矣。然后贵贱贫富举付之于无足道尔。今乃惰慢荒逸，一无所为，而曰我能安贫，是安于不材无状耳，安得谓之安贫贱哉！又曰：贫者士之常，且只问他何如是士。

子韶常夜梦陈子尚，梦中忆其已死，乃问曰：“公尚留滞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厌于生，我亦何厌于死？”此语殊有理。

陈履常以监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厅角，余既书之，续以语茂实，实大以为过当，曰：“譬如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不应弃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论，一时未有以答茂实，且方与他客语，遂罢。已而思之，阳货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未尝不饱，以施氏食我以礼。”故知孔子食于他或不饱也。推孔子不饱之意，则阳货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余深疑此事。君子于辞受之际，受则受，却则却，岂有受之而曰心却。余因此知孟子之言所谓心却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阙倘实受享其利而曰心却，是妄语耳。阳货之豚，正心却之物也。

魏公应为徽州司理，有二人约以五更乙会甲家，如期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鸣尚未至，何也？”其妻惊曰：“去已久矣。”复回甲家，乙不至。至晓遍寻踪迹，于一竹丛中获一尸，乃乙也。随身有轻赍物，皆不见。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遂以甲诉于官，狱久不成。有一吏问曰：“乙与汝期，乙不至，汝过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杀其夫也。”其人遂无语，一言之间，狱遂成。

游議，师雄殿院子也，知真定县时，朝廷新得燕山，其仓廪北人皆

席卷去，燕山大饥，朝廷命府州县输粮调牛车，所在鼎沸，阙惟𫍲寂然无所为。吏人惧，更进言之，曰："姑去，诉县粮已集将行矣。"吏人皆叩头，言罪不细，且此事非仓猝可办，今尚未蒙处分，奈何诸县且行矣？𫍲曰："候诸县行，乃白。"已而，诸县皆行，𫍲乃遍召其民曰："输粟事如何？"民咸曰："晚矣。"𫍲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粮、调汝牛车者，正以吾自有粮在燕山故也。"民惊曰："如何？"𫍲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粮也。汝每乡止择能办事者数人，赍轻资往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银，一一为区处毕。临行，又谓其人曰："有余金，当盛买牛车以归。"民至燕山，所在粮运坌集，米价顿落焉，河北等路米有余，遂籴纳之。先至者以粮兑，久不得纳，皆卖牛车以自给，其遣人遂以余金买之，皆乘而归。后其事达朝廷，遂擢𫍲为河北运使。

邓光祖知严州某县时，当绍兴中，国家方创都钱塘，所需林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经意。乃徐集诸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纸，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庙凡驿凡官道有木与所降式样合者，供不得脱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视之，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特与粮，不须臾，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数。他郡县皆望青斩伐，所残人家墓及民家要害甚众，而吏复夤缘求乞于其间，所在骚然，惟光祖丝毫无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过诸县。二者颇相类，故并及之。

有落解者，作启事痛诋试官。时丁葆光为试官，复其启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见君子之所养。又云：当俾志气塞乎天地之间，无使精神见于肝膈之上。又曰：韫匵而藏，何妨于待价之玉；踊跃自试，真所谓不祥之金。

郑毅夫以国子监第五人发举，意不平，为《谢主试启事》云："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犹可也，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置顽石而在上。"

子韶言，旧闾巷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声动邻保，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易他业何为？"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余一钱，不幸有疾患难，汝将何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难，又有余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筭之声尔。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钱，送富人退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

刘若虚言，京师有富人，欲得一行头，难其人，有人荐一人以往，富人却之。其人谓其所荐曰："某何以得却，幸试问之。"荐者问富人，富人曰："我观其人不能忍饥，此不足掌财。"荐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诚不能忍饥，只能忍饱。"富人闻之，遂召用之，果满意。

子韶言，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

俞与材说，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师，有卖勃荷者京师呼薄荷为勃荷也。其家常买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劳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后京城被围，史缒城出，时城外悉已煨烬，四顾，人马复寂然，史茫茫然行野中，忧恐甚。俄而，见茅店两间，史急趋之，则一人家。主人见史，大惊曰："官人为何至此？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当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问："汝为谁？"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卖勃荷者也。异时尝蒙官人尊酒之赐，时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报尊酒之赐也。"史曰："今京师外皆灰灭，汝独能存，何也？"曰："某与一千人长厚善，故获保全至今。然行即遁耳。"且谓史曰："斯人今当至，官人宜伏床下。"语犹未毕，所谓千人长者果至，与某人语，久之乃去。史方出，问曰："汝何为与斯人善？"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时作河北商来京师，已十余年，常馆于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间尔。"所谓千人长者遂卫其家出围，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败盟录》言金人本小国，一旦崛起，今据其间者，乃往来京师十余年耳，则金人谋我国家已久矣。所谓崛起者，非一旦也。史独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于死。恩之施人，其报效乃如此。

法言诎身，将以信道也。如诎道以信身，虽天下不为也。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诎信，系吾身也，岂有身诎而道信者乎？南子，礼所当见也，阳货，礼所当敬也，二者皆礼也，非诎也，孰谓见所不见敬所不敬乎？

杨永功之丧，余在焉。有吊客至，或先哭而后拈香，或先拈香而后哭，二者孰是？余谓先哭而后拈香是。盖其人始死，往见其柩，则哀情已生，是时何暇为礼，便当哭尔。哭毕，乃拈香跪奠，始与之为礼。且今孝子出见，当先与之哭乎？当先致其慰之辞乎？是必先与之哭尔。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后稽颡，周人先稽颡而后拜，孔子曰："吾从周。"

六义之说，新义以风、雅、颂即诗之自始。伊川谓，一诗中自有六义，或有不能全具者。六义之说，则风、雅、颂安得与赋、比、兴同处于六义之列乎？盖一诗之中，自具六义，然非深知诗者不能识之。夫

赋、比、兴者，诗也；风、雅、颂者，所以为诗者也。有赋、比、兴而无风、雅、颂，则诗者非诗矣。取之于人，则四体者，赋、比、兴也，精神血脉者，风、雅、颂也。有人之四体，使无精神血脉以妙于其间，则块然弃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脉焕然于制作间，于是有风、雅、颂焉。风者何？诗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诗之合于俗者也；颂者何？诗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辞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极致，而圣人之所删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诗中，而风尤妙。盖风有含蓄意，此诗之微者也。诗之妙用，尽于此。故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非诗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义之首也。欧阳公论今之诗曰：“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知“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义之颂也；“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此近于六义之风也。

子尚说，君子向晦入宴息，以谓向晦入宴，众人皆同之，而未尝息。惟君子然后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诗，每在学，至休沐日，辄置酒三行，率诸生歌诗于堂上。闲居独处，杖策步履，未尝不歌诗。信乎，深于诗者也！传曰：兴于诗。兴者，感发人善意之谓也。六经皆义理，何谓诗独能感发人善意，而今之读诗者，能感发人善意乎？盖古之所谓诗，非今之所谓诗。古之所谓诗者，诗之神也，今之所谓诗者，诗之形也。何也？诗者，声音之道也。古者有诗必有声，诗譬若今之乐府，然未有有其诗而无其声者也。《三百篇》皆有歌声，所以振荡血脉、流通精神，其功用尽在歌诗中，今则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则是诗之所谓神者已去，独其形在尔。顾欲感动人善心，不亦难乎！然声之学犹可仿佛，今观诗，非他经比，其文辞葩藻，情致宛转，所谓神者，固寓焉。玩味反复，千载之上，余音遗韵，犹若在尔。以此发之声音，宜自有抑扬之理。余叔祖善歌诗，其旨当不出此。龟山教人学诗，又谓先歌咏之，歌咏之余，自当有会意处。不然，分析章句，推考虫鱼，强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诗者也。

苏仲虎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系之辞，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谁道兽来？射之者，人也，谁道鬼来？如此，安用释为？三复其言，乃知圣人有微旨。盖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释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而词中本先已参之。孔子乃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今词中乃不见弓矢，是所谓藏器于身也。圣人之旨，岂不微哉！

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

曰："官家太穷相，阙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又一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呜呼，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虑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呜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

家兄门生有孙力道，在乡校与一同舍舒子进相友善。子进本富家子，后大贫，有孀妇挟二孤累然从。子进既不能为之资，年寖老，嫁无售者，力道深怜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无何，力道果登第，时年虽近四十，然美丰姿，贵官达宦争欲婿之者十数，力道皆谢去。遂归语舒氏婚，及舒氏归，已白发满头矣。力道与之欢如平生。呜呼，世称刘廷式之义，谓千载一人，今力道之事，岂减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贫不娶，乃独以教学养遗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尝与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钱塘人，终于江山县丞。

家兄门生有陆虞仲，崇宁初，同家兄赴省试。明日，省榜出，是夜举子无睡者，惟虞仲酣寝如平日。黎明，报虞仲遇，同舍皆噪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觉。乃徐问曰："彦发遇否？"同舍曰："偶遗。"虞仲曰："彦发不遇，吾事不可知。"复酣寝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后，愈笃学，其在仕路，以风节著，后以监察御史召，未及供职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学，冬夜苦睡思，乃以纸剪团靥如大钱，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靥贴两太阳，则涣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诗》善讲说，其讲说多自设问答，以辞气抑扬其中，故能感发人意，故子韶谓家兄讲说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间治《诗》者多出家兄门，前后登第者数十人，而家兄反不第，岂非命耶？曩久困太学，尝有启事一联云："池塘绿遍，又是春风；河汉夜明，忽惊秋月。"当时太学同舍者皆诵此语。后推恩为某州会昌县主簿卒。家兄讳国光，字彦发。

祸福报应之理，浅言之则不验，深言之则近怪，故儒者之于祸福，可以默会，难以言谈也。古今论祸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论，以为唐虞三代之时，圣人在上，其气正，其气正，故祸福之应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圣人不作，故其气乱，其气乱则祸福之应亦乱也。然其间不能无小差者。尧之圣而丹朱失天下，舜之圣而商均失天下，其善报为何如？瞽之不仁而舜兴，鲧之不仁而禹兴，其恶报为何如？以大概言之，则子韶之论似也。然如向之所论，则祸福之报，莫切于父子之亲。当尧舜之身，故不能无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厘，奈何不达理者指夫颜夭跖寿之事，便疑其不验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达之，则祸福之神理庶乎能默会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试官，一门生亦与试，其试官尽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场中当出某题某题，宜熟记之。有人微知其情，且以告陈阜卿，盖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额最窄，此不可不记。"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试毕，择明日奏名。是夜，有一试官，忽群鼠斗，不可睡，听之，鼠斗落卷笼中，其试官起驱之，则寂然无有，再睡，其斗如初，审听之，果落卷笼中也。又起驱之，复寂然，如是者三。其试官乃心动曰："岂是中有卷子乎？"燃烛尽取落卷阅之，果得一书卷大佳。试官曰："事已定，虽得此何为，姑留之。"明日，试官方会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试官起白知举曰："《春秋》止当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经分数矣。今只取若干卷，于书额大亏矣，乞行处分。"遂袖中出一状称说云云。知举曰："业已定，奈何？"其试官曰："固知无及矣，然今日论列之，万一有谪罪，庶几免罪尔。"众试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顾何所得书卷乎？"其夜试官陈鼠斗之事，皆大骇，因出书卷观之，众皆称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门生也。其《春秋》试官犹争不已，众人不可，竟见黜。而阜卿兄弟皆遇，岂不谓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许叔微，尝梦有人告之曰："汝无及第分。"叔微梦中遂恳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尔，奈何？"叔微曰："行阴德可否？"其人颔首而去。叔自此遂学医，颇有得。亡何，其乡中大疫，叔微遂极力拯疗之，往往获全活者颇多。一夕，复梦其人唱四句云："呼卢殿上，请何事主，王陈间隔，呼六为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陈祖吉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应该恩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谓"王陈间隔，呼六得五"，其亲切如此。呼卢者，传胪之谓也。

关子开颇有前辈风，尝为乡校直学，令开图书匠开一图书。匠姓

蒋，年七十余，子开时亦年五十余。蒋既开图书至，索价若干，子开售以若干，不可，又售以若干，复不可。子开素负气，乃掷图书于地曰：“老畜生乃尔爱钱！”乃叱曰：“去！安用汝印为！”蒋色不动，乃俯拾其图书，徐纳怀中，曰：“直学无怒，老夫虽贱，然尝与先长官往来。”子开闻之悚然，乃拱手至膝曰：“唯唯。”又曰：“长官尝有一帖，老夫尚藏之，明日取呈。”明日其人来，子开冠履如见大宾者。礼毕，蒋遂出其父帖，亦止令开图书，其后乃署名曰澥上蒋处士。子开既知父执，乃谢罪曰：“某不知，昨日遂失礼于长者。”蒋退，乃竟送出门而去。蒋布衫草履，傲睨王公，而子开实世家，又盛怒如此，一闻先人之语，即悚然改容，遂与其人为礼如此。□□□□第气可喜。子开名演，有诗名江浙间。

进道说，张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令止。有孙延嗣，为邻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吾已受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抚之如子侄。然前辈受拜，各自不同。吕原明言，欧公有故人子来拜者，但平受，初不辞让。至荆公、温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温，叙父兄交契毕，再拜，始不答，如此则受半礼矣。吾乡关子开、子东兄弟见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长官不弃，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辈受拜礼不同如此，然以余意观之，荆公、温公最得中制云。

进道尝酒酣，书乘流则行，遇坎则止。攻苦食淡，吾素怀也。或人厚我，使红裙传觞，盘列珍羞，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当此之时，但付之一笑。陶渊明所谓觞来为之尽，既去无吝情，其此之谓。庭先见此语，乃指“乘流则行，遇坎则止”谓余曰：“要须古人下语，至进道之言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此语便不然。”又曰：“必如此乎？”进道此一段最为宛转，庭先意直，须随波逐浪，方明自在。姑留于此，使后人观之，果庭先语然乎？进道语然乎？

进道《禖书》云：“上士虽不读书亦进，下士虽读天下之书亦不进，惟在我辈，正当读书耳。”进道此语殊有味，虽然，上士安可不读书？进道第一等人，乃自处以自必读书，盖可知矣。

余邻人岁畜一犬，每满一岁则卖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号叫，虽屠儿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间，见主人，乃摇尾贴耳，作呼音声。至以首揩摩其主人，以为护己有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视。余谓邻人曰：“汝无卖犬，犬可怜如是，况平日有吠盗之功乎？犬直几何？吾当岁授汝直。”邻人感余言，亦不卖犬。

张九何镇蜀，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属行。及到官，例置婢，惟

九何公不置婢，官属遂无敢置婢者。公闻，遂买两婢，官属乃敢畜之。公将去任，呼婢母嘱之曰："当善嫁此女。"且厚赠遣之，犹处子也。

杜祁公请乞得请，旋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时欧公为留守，祁公入宅，即携具往庆。欧公见门巷陋隘，谓公曰："此岂相公所居者？当别寻一第稍宽者迁之。"公曰："某今日忝备国家宰相，居此屋，谓之小固宜，然异日齐郎承务居之，大是过当。"竟不许。

曹彬平江南回，诣阁门称"曹彬勾当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书谒称"前乡贡进士"。前辈所以取功名富贵，如斯而已。

温公每至夜，辄焚香告天曰："司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于道，既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岂不知，温公何必告此哉？公之为此，盖自警之术也。

刘器之问道于温公，温公曰："自不妄语入。"自谓平生不妄语，此事不学而能，及细看之，始知人岂得不妄语？如与人通书问、叙间阔，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语也。

赵清献公既致政归，其清修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悬空处，曰："恐触污神灵。"乃挂于床，使阴干。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献公平时类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对宾客，殽核皆尽。

吴十朋家买鳗一斤，得一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缠其臂，解去，乃段之，复急缠其臂，至段尽，其尾方定。又异日学中烹鳝，汤正腾沸，乃以鳝投之，鳝皆跳踯汤中，有一鳝飞至屋梁，乃复堕地而死。呜呼，可怪也已！故鳗鳝不可不戒，贪生怕死，同于人也。

杭州江涨桥有富人黄氏，惟嗜鳖，日羹数鳖。一日，其庖者炰鳖，以为熟也，揭釜盖，有一大鳖仰伏于盖顶，乃复入釜中。须臾揭之，其鳖又仰焉，庖人怜之，其厨适临河，乃纵诸河，羞余鳖以进。主翁为讶其少，以为盗之也，鞭之，两髀流血。庖人痛甚，卧灶下，既觉，顿觉痛止。视两髀则青泥封其疮，讶之。俄而，见鳖自河负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实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鳖。后遂舍其庐为寺，即今之黄家寺是也。

有孚维心亨，说者曰，君子身虽处险，而其心常亨，予窃以为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为必如是乃亨耳。维心亨又坎岂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不求所以出坎之道。但曰维心亨乎？彖曰："坎，险也，行险而不失其正，乃以刚中。"此也释有孚之辞。夫刚中之德，行险而不失其正，则君子处险之道尽矣。然则维心亨，乃言出险之道也。亨者出险之谓，谓君子欲出险乎？维有此心耳。阙吾心术能出险之道，圣人既陈所以出险之道，又指人以出险之路，其释坎之辞始两尽矣。他

日，子正过，论《易》曰近思有孚维心亨，未得其说。偶一日闲昼卧，乃闻隔壁两脚夫当渡江，一夫曰："钱塘江甚险，汝托得此心否？"某乃抚席而起曰："此有孚维心亨也。"余曰："余此说旧矣。"子正名景端，熙仲侄。

子正谓余曰：孟子论浩然之气，曰："是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伊川则以至大至刚以直为句，其下止曰养而无害。介甫则以至大至刚为句，下曰以直养而无害。以伊川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气，于直字毫无功用。以介甫为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说，以为子正于学问，知求日用处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气，安能无一直字？无一直字，则不成浩然之气矣。何者？直正是气，浩然正是养，无一直居其中，则必至粗暴，大则成荒唐，又安能配义与道乎？

陈齐之谓余曰：子贡以知见许，故孔子特告之以"汝与回也孰愈"？盖欲其自阙中入。子贡不领，反入知见中走。故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复晓之曰"吾与回皆为知见作"，不为知见所困者，惟颜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齐之名长方，本福宁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说，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以谓修其天爵，而人爵来从。其不来奈何？若不来，是天爵无验也；若欲其来，则与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异也。所谓从者，非此之从也，从者，任之而已。

兹四人迪哲，于商不言成汤，于周不言武王，说者纷然。子才曰："《无逸》一篇，皆谓享国长久，所以不言汤武耳。"然后众说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不见者，亦可怪也。

余尝爱族侄庭先说《诗》，以为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使言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使嗟叹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咏歌之可足，却只如此也。惟都了他不得，故独为之舞蹈耳。

滕元发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谏见黜，后复至殿前，仍居第三。时郑獬殿头，杨绘第二人，或问元发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负，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发曰："只为郑的獬、杨的绘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贺之，众交赞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曾当时窗下读书，意本不为此二字。又在太学时，至贫，冬月止单衣，无绵背心，寒甚，则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昼夜读书，人或遗之以衣服，皆不受。"盖是时已气盖天下矣，安得不亨达！

刘得初、白蒙亨、刘观皆太学名士，太学魁往往三人皆专之。一日，尝在场中会卷子，得初先出之，犯讳，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讳，二人亦不言。最后观出之，复犯讳，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

喜，谓二人犯讳，魁将谁归？及见黜，始知皆犯讳，此何容心！

有一青阳衍，治《周礼》，赴上京试，其邻坐有人，过午犹阁笔。衍素不识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笔何也？"其人曰："今偶困此题，犹未有处，奈何？"衍即与卷子，令体之。其人得衍文，会其意，须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经第二人。其文至今载《荣遇集》中。

一人云乡中有士人某在场中，虽骨肉至亲扣之，卒不告一辞。而其人实高才，平生诗文，混之东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犹困场屋。陈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观，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监赋》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上览卷子，读"运启元圣"，上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遂魁天下。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当时破此四句，亦岂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间得失，往往皆类此耳。

庭先见予书王信伯始见伊川事，以为侍立七十余日，止得"不为血气所迁"一句。庭先以为七十余日不语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处，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易。

尝有数相识闲会话，有一相识言，旧有人于常买家，以钱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压纸。有人见其石，欲得之，遽酬钱数千。其人见其着价高，心疑之，未与，遂复增至二十缗。其人见其着价愈高，其心益疑，以为宝也，遂不与。然持此石屡年，无他异，人亦无顾者，但见所知则摩挲其石曰："此尝有人酬二万钱矣。"如是又屡年，其亲知谓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虽有畴昔之价？然卒无他异。为公计，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异。就如其价，不过失二十缗，而平生之疑以决，岂不快哉！"其人然其说，遂破之。乃有一鱼跃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异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将何为？时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异时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为异，胡人见之，惊叹不已，遂愿得此石，遽酬万缗。其人亦以酬价高，犹豫未与，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至十万缗，乃与之。人问胡人："此石何异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谛视之，乃有一马现石中，有飞动之状。人问曰："此石固异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龙驹石，以水浸之，饮马脉生龙驹，此无价宝也。"由是言之，则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类用耳。

余杭万氏有水盆，徒一寻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谓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类，才形似之也。盖趺萼檀蕊，皆成真花，或

时为梅，或时为菊，或时为桃李，以至芍药、牡丹诸名花辈，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后。随其所变，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万氏岁必一宴客，观水盆花，人亦携酒就观焉。政和间，天下既奏祥瑞，而徽宗复喜玩物，天下异宝咸辐辏，颇皆得爵赏。万氏以为“吾之盆天下至异，使吾盆往，当出贡献上，蒙爵赏最厚”，遂进之。及盆入，乃不复成花矣，几获罪。呜呼，人之爵赏，岂容滥取也。万氏水盆闻于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顷刻无差，一冒爵赏，遂失其花，岂偶然哉！世之无义无命贪冒爵赏者，观万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类多香，其红者殊无香。今花以香名于世者，白花居十七，红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种，而瑞香亦才琐碎小红耳。不惟名于世者，篱落田野间杂花之香者，不可胜数，大率皆白色，而红色者无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阙其齿，傅以翼者两其足，此理在天地间无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口者杀人，桑白皮出土者杀人，鱼无目者与鳞逆者杀人。如此十余种鱼无目者与鳞逆，固未之见也。今人烹炙，岂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无出土者？然亦未尝见杀人，他物亦尔，是果古人不足信欤？余窃观《本草》之论药，如左氏之论祸福，凡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以为皆得祸。《本草》言椒实之合口，桑白皮之出土，皆以为杀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未必遽得祸。而左氏断之以必得祸，盖有得祸之理也。一椒实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杀人，而《本草》断之以杀人，盖有杀人之理也。既有得祸杀人之理，则安得不慎！今人食物，或不死者，盖其五脏和平，血气强盛，幸有以胜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调，血脉方乱，则又以一物投之，祸莫测也。

山房随笔

[元]蒋子正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山房随笔》一卷，元蒋子正撰。子正，字平仲。正史无传。书中

所记多为宋末元初之事，有“穆陵在御”之语，故当为宋末元初人。书中说到其曾“分教溧阳”，则其宋末曾任溧阳学官。据其书中品评所记前人诗词有“对属甚切”和“皆有思致”等语，可知其亦工于诗词。

综观全书内容，一为记叙前人遗闻轶事，如记刘改之因善于赋诗而受到辛弃疾的知遇，遂成为莫逆之交。又如记赵淮被刑，其宠姬请葬，遂盛其骨殖投江而死。二为记叙见闻所得前人所赋诗词和题词，间作品评，志在存佚。如记聂碧窗咏北妇和题京口天庆观中赵太祖像。又如记陆秀夫挽张世杰诗时说到“此诗全篇不传，忠义英烈虽亡，尤耿耿也”。书中所载诗词往往与传本不尽一致，可供研究文学史之佐证。如王昂《催妆词》，可据以考校《全宋词》所录此词。又如书中所录的一些诗词，虽仅为断联残韵，然亦为研究文学史上的这些诗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记叙贾似道贬死事甚详，可据以补正史之阙。

此书成于元初。《古今说海》、《稗海》、《说郛》、《知不足斋丛书》和《四库全书》等皆收录此书，然内容不尽一致。现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又据《藕香零拾》本补以其未收录的11则，加以标点，并校以《稗海》、《说郛》和《四库全书》诸本。《知不足斋丛书》本载此书作者为蒋正子，《四库全书》本等则为蒋子正。本书从《四库全书》所据纪昀家藏本改为“子正”，囿于史料，谨记此存疑。

山房随笔

辛稼轩帅浙东时，晦庵、南轩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后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门外果喧哗。辛问故，门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公问：“能诗乎？”曰：“能。”时方进羊腰肾羹，辛命赋之。改之对：“寒甚，欲乞卮酒。”酒罢，乞韵。时饮酒手颤，余沥流于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辛大喜，命共尝此羹，终席而去，厚馈焉。席散，南轩邀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篇得此意，愿君有作以发幽潜。”改之即赋一绝，云：“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南轩为之堕泪。今《龙洲集》中不见此二诗，岂遗之邪？又云稼轩守京口，时大雪，帅寮佐登多景楼，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赋雪，以“难”字为

韵，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赋无交访戴难。”自此莫逆云。

李公山节，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卢复之使北展觐八陵，引李与王仲偕南。李初任乡郡节制司干官，后任西山倅。时正倅陈三屿松龙会寮友于多景楼，赏杨妃菊，令诸妓各持纸笔侍众官请诗。李自江下后至，酒一行，起，背手数步，吟云：“命委马嵬坡畔泥，惊魂飞上傲霜枝。西风落日东篱下，薄幸三郎知不知？”辞至精切，或至阁笔。

西山张倅芸窗有绣养娘者，命苍头递一罗帕与馆人刘启之童，偶遗之于地，芸窗责刘，即遣去。刘作诗谢张云：“夜深挝鼓醉红裙，半世侯门熟稔闻。自是东邻窥宋玉，非关司马挑文君。苍头误送香罗帕，簧舌翻成贝锦文。幸赖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稳过溪云。”

李邦美过句容之村乡，见酒肆粉壁明洁，题云：“青裙白面哄挑菜，茅舍竹篱疏见梅。”未及后联，店翁怒曰：“我以此壁为人涂污，方一新之。今尔又作俑也。”遂不书。有客续至，问翁，翁悔之。一日，李再过之，翁请足成。李笑取笔书云：“春事隔年无信息，一声啼鸟唤将来。”往来知音皆爱之。

宝祐甲寅，江东多虎，有司行禳禳之典。青词末联云：“虽曰寅年之足，或有数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盖古诗有“寅年足虎狼”之句，传谓“虎威如乙字”，对属甚切。

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以其姓为对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题壁一诗，云：“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乃陆枢密君实挽张郢州世杰诗也。张公拥德祐、景炎、祥兴于海上，各拥兵南北岸。一夕大风雨，皆不利，张舟覆而薨。翌早，获尸棺殓焚化，其胆如斗大而焚不化，诸军感恸。忽云中见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关系不轻，后身当出恢复矣。此诗全篇不传，忠义英烈虽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号月湖半颠，赋吴门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夸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点尔膏脂。”微闻于郡守吴退庵，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贵云：“节楼高耸与云平，通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人谓北兵既至，许贵以淮西一道与之养老，故戢兵不战。然宋当国者处置失宜，方诏贵及其子松，上流策应。又知正阳失利，松已死，不能无憾。又俾受孙虎臣节制，乃大不乐。本

无战心，况秋壑退师，数十万众一鼓而溃，夏虽勇健亦何为哉。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北朝赦至感而有诗云："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四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押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又哀被虏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是买胭脂。"又咏北妇云："双柳垂肩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观中有赵太祖真容，北来者见必拜。聂因题其上云："凤表龙姿俨若新，一回展卷一伤神。天颜亦怪君非虏，河北山东总旧臣。"

梁栋隆吉题茅峰云："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界开岖嵚。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闲心。大君升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问秦王金。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寻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恼，山鬼空作离骚吟。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长笑一声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宫宗师许道杞，许甚礼之，且赒其家。梁好嘲骂，众道士恶之，遂笺此诗告官，以讥时逮捕金陵，备尝笞楚。卒得免，亦终不偶而殂。

吴履斋开庆之变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诗："来则非邪抑是邪，绿堤何必更行沙。瑟当调处难胶柱，棋到危时见作家。公论有谁能著脚，事机至此转聱牙。不如叠嶂双溪下，行对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贾似道描画弹劾，贬循州而殂。饶州士熊某嘲之，云："近来西北又干戈，独立斜阳感慨多。雷为元城驱劫火，天胡丁谓活鲸波。九原谁起先生死，万世其如公论何。道过雕峰休插竹，想逢宗老续长歌。"菊岩季苾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毁，赵忠简不能不迁，寇莱公不能不死。尔民无福，岂天夺之？我士无禄，岂天厌之？呜呼！后世而无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后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著不敢。"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观过年七岁，嬉游市中，以鬻诗自命，或戏令咏转矢气，云："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过之。"林曾试神童科，不甚达。

三衢留中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斋作相，身享富贵三十年，仕北为尚书。文山才登第，丁父忧，仕途亦坎壈。乙亥纠义兵勤王，终以罔功。患难中倚之为重，虽名为相，黄扉之贵、万钟之奉无有

也。江西罗壶秋诗云："啮雪苏郎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当年龙首黄扉客，犹是衡门一样人。"中斋物色将罗织之，亟归而免。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檣燕之留。杜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咏一觞，会稽山阴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姚橘洲尹临安，时吴履斋拜相。姚语诸客作启贺之，商量起句。彭晋叟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陈云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跃，无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为棹亦难行。"时翟馆水南杨氏，盖嘲其倚杨也。

莫两山伤丁氏故基，题一绝于太虚堂："疏雨斑斑洒叶舟，前山唤客作清游。芳华消歇春归后，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萧条之甚，谢贾相启中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蒋复轩《镊白发》诗云："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已自难。多少朱门少年子，业风吹上北邙山。"

杜氏妇作《北行》诗："江淮幼女别乡闾，一似昭君远嫁胡，默默一身离故国，区区千里逐狂夫。慵拈箫管吹羌曲，懒系罗裙舞鹧鸪。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旧江都。"此等多有戏作，题之驿亭，以为美谈。

许平仲衡学问文艺为世所尊，称为夫子，人目为许先生。养志不仕，有《辞召命》诗，云："一天雷雨诚堪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可以观其志矣。一号鲁斋。

张文简《雪》诗："银檐不雨溜常滴，玉树无风花自开。"其家集不收。

卢梅坡诗《梅开一花》诗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入南邦。冷将双眼窥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呼最长，竹君取友叹无双。试于月夜窗前看，一在枝头一在窗。"

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之门。严乃济南望族，善甫为所敬重。一日，谗者闲之，情分浸乖。杜谢以诗，云："高卧东窗兴已成，帘钩无复挂冠声。十年恩爱沦肌髓，只说严家好弟兄。"严悟非其过，款密如初。时有掌兵官远戍于外，其妻宴客，笙歌终夕。善甫诗曰："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笙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

重铁衣寒。”闻者快之。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中二联云：“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忠；若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予分教溧阳，一淮士过，求宿学舍。士游山东甚久，为余道其辞甚多，仅记此。

杨焕然号关西夫子，《题孔子庙》：“会见春风入杏坛，奎文阁上独凭栏。渊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韩。竹简不随秦火冷，楷林高倚鲁城寒。漂零踪迹千年后，无分东家寄一箪。”又党怀英诗：“鲁国遗踪堕渺茫，独余林庙压城荒。梅梁分曙霞栖影，松牖回春月驻光。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不须更问传家久，泰岱参天汶泗长。”党，承安间人。工篆书，尝作“杏坛”二字刻于祖庭。

翟惠父《咏鬼门关》：“盘盘重险压三涂，惨惨阴灵怖万夫。青海战魂来守钥，黄尘行客过张弧。西风古道悲羸马，落日荒山啸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猖休苦笑揶揄。”惠父，北人。

阎子静复，至元间翰林学士。后廉访浙西，有《梅杖》诗云：“拣尽西湖万玉柯，春风入手重摩挲。较量龙竹能香否，比并鸠藤奈白何。声破梦寒霜满户，影随诗瘦月横坡。只知功到调羹尽，不道扶颠力更多。”

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

刘山翁汝进，漫塘幼子，学问宏深，文字典雅。与客九日游龙山，以“尘世难逢开口笑”分韵，翁得“口”字，云：“纵步龙山颠，放舟龙荡口。群然雁鹜行，杂之牛马走。我拙不能诗，我病不饮酒。试问赏花人，还有菊花否？”众服其工。诸信斋诵此。

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间，有董恢者，江陵人，后居太原，任丁角酒税副使，僦屋以居。诗云：“白发苍头一腐儒，行无辙迹住无庐。邓林万顷青青木，肯为鹪鹩借一株。”又：“翠阁朱楼锁揜扉，寻巢燕子不能归。落花吹泥东风雨，绕遍芳檐无处依。”

漫塘先生与客燕坐，指窗外樱桃唯一实，共以为笑。忽一客来访，

自言能诗，因命赋之。云：“烧丹道士药炉空，枉费先生九转功。一粒丹砂寻不见，晓来枝上弄春风。”众咸喜之。

周芝田，浙人。浪迹江湖，道冠野服，诗酒谐笑，略无拘检，亦时出小戏以悦人，而不知其能琴与诗也。遇琴则一弹，适兴则吟一二句而不终篇。尝赋石上雨竹云：“淋漓满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晓云。”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后，云黑雨来时。”《琴》诗云：“膝上横陈玉一枝，此音唯独此心知。夜深断送鹤先睡，弹到空山月落时。”

遨溪张复《题雨竹图》云：“涓涓而净，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泪痕犹湿。”《风竹图》云：“可屈者气，不屈者节。故人之来，尽扫秋月。”皆有思致。

赵静斋淮被执于溧阳丰登庄，《至北府辞家庙》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泽，沾及子孙。今淮计穷被执，誓以一死报君。刀锯置之不问，万折忠义常存。急告先灵速引，庶几不辱家门。”即登棹船。发至瓜洲被刑，无有敢埋其尸者。有一宠姬在焦佥省处。此姬启佥省云：“赵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许妾将尸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阴骘事。”焦许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启收骨撒之于水，亦从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边，大恸投江而死。又闻其孙享祭，静斋降笔云：“生居四代将门家，不幸遭逢被虏拿。死在瓜洲无葬地，幽魂夜夜到长沙。”其兄冰壶湑自京口迁金陵，北兵至，弃城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旁山上。

吴门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彻旦。明日犯事，决配九江，与妇泣别登舟。卢梅坡诗云：“昨夜笙歌燕画楼，明朝挥泪送行舟。当初嫁作商人妇，无此江头一段愁。”

一户曹之妻与太守有私，府学一士子知其事。户曹任满将去，守招其夫妇饮。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令歌之：“掩琵琶，临别语，把酒泪如洗。似惩春时，仓卒去何意。牡丹恰则开园，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　　好无谓，复道明日行呵，如何恋得你。一叶船儿，休要更沉醉。后梅子青时，杨花飞絮，侧耳听喜鹊哩。”守与此妇俱堕泪，其夫不悟。

灵隐寺主僧元肇号淮海。寺有松，大数十围。史相当轴遣人伐松，松与月波亭相对。僧作诗云：“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惆怅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见鹤归来。”

穆陵在御，阎贵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胜灵竺，乃伐邻松供屋材。僧作诗曰：“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惜携将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诗彻于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圮，势家规其

地营葬。僧亦有诗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须惆怅起颓砖。道旁多少麒麟冢，转眼无人送纸钱。"遂不复取。

吉州罗西林集近诗刊，一士囊诗及门，一童横卧枨阑间。良久，唤童起曰："将见汝主人求刊诗。"童曰："请先与我一观，我以为可则为公达。"客怪之，曰："汝欲观吾诗，汝必能吟，请赋一诗，当示汝。"童请题，客曰："但以汝适来睡起搔首意为之。"童即吟曰："梦跨青鸾上碧虚，不知身世是华胥。起来搔首浑无事，啼鸟一声春雨余。"客骇伏，同入见。西林款之数日，取其菊诗，云："不逐春风桃李妍，秋风收拾短篱边。如何枝上金无数，不与渊明当酒钱。"童子，罗之子也。

南康建昌县有神童山，每大比试，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邓文龙，年八岁，颖出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为子。父谓之曰："汝，予所钟爱。太守固欲祝汝，将若何？"文龙曰："第许之。"巨山一日招诸名士如冯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邓父子与焉。席上太守及诸公只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龙故以托子堕地，诸公戏以失礼。文龙曰："先生衩衣，学生落托。"众为一笑。酒酣，巨山戏曰："口红衣绿如鹦鹉。"文龙应曰："头白形乌似老鸦。"又令赋《君子竹》，即咏曰："萧洒子猷宅，平将风月分。两轩浑似我，一日可无君。"众异之。后易名元观，年十五领乡荐登上第。

僧德丰，三山人，有《重阳》诗云："战尽今秋见太平，西风多作北风声。不吹乌帽吹毡帽，篱下黄花笑不成。"钟山长老举以自代，答云："耿耿孤吟对古梅，忽传军将送书来。倚崖枯木摧残甚，虚负阳和到一回。"竟不赴。

贾秋壑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只知事去身宜去，岂料家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有自，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又云："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木绵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梦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叶落鸟呼风。客来未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又《伤西楼》诗云："檀板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麾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破屋春归无主燕，坏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有人和云："荣华富贵等浮花，膂力难为国爪牙。汉世只知光拥立，唐朝谁识杞奸邪？绮罗化作春风蝶，弦管翻成夜雨蛙。纵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难挽紫云车。"秋壑出处本末自有知者，兹不书。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之人。"因此每有此姓为官者多困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配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遂寻其平日极仇者监押，虎臣遂请身为之，乃假

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绵庵，病笃，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锤数下而殂。

庚申，履斋吴相循州安置，以贾似道私憾之故。未几，除承节郎。刘宗申知循州。刘，江湖士，专以口舌吓迫当路要人，货贿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馈弥缝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杀吴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斋者无所不至，随行吏仆以次病亡。或谓置毒所居井中，故饮水者皆患足软而死，履斋亦不免。似道后亦遭郑虎臣之辱。其时赵介如守漳，贾门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让虎臣，口口称天使惟谨。虎臣不让，似道遂坐于下。介如察其有杀贾意，命馆人启郑，且以辞挑之。于时似道衣服饮食皆为郑减抑，介如作锦衣等馈之，见其行李辎重令截寄其处，俟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其馆人语郑云："天使今日押练使至此，度必无生理，曷若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郑云："便是这物事受得这苦，欲死而不死。"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云："汝欲检我邪？"赵云："汝也宜得一检。"郑无如之何。赵经纪棺敛，且致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呜呼云云，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无往不复之，微意悉寓其中。季一山闲为郡学正，为予道之。

似道败后有题其养乐园曰："老壑曾居葛岭西，游人谁敢问苏堤？势将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师方噬脐。废圃久无人作主，败垣唯有客留题。算来只有孤山耐，依旧梅花伴月低。"养乐者，以其奉母而乐也。其赐第正在苏堤葛岭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贾据此，有游骑过其门，必为侦事者察报，每为所罗织。有官者被黜，有财者被祸，逮世变而后已。有人题葛岭二诗云："当年谁敢此经过，相国门前卫士多。诸葛功名犹未满，周公事业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础云蒸长薜萝。万死莫酬亡国恨，空留遗迹在山阿。"又云："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王气暗随檀板歇，江声流入玉箫悲。姓名不在功臣传，家庙徒存御赐碑。误国误民还自误，满庭秋草露垂垂。"

山房随笔补遗

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毗陵，题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视郊祀天地之礼均；万乘临轩，与封拜公孤之仪等。"中一联云："昭陵之仁如天，积岁月而养成巨栋；欧公之学如海，鼓波涛而放出老龙。"惜未见全篇。

天台陈刚中孚在燕，端阳日思当母诞，作《太常引》二章云：“彩丝堂上簇兰翘。记生母、正今朝。无地捧金焦。奈烟水、龙沙路遥。　　碧天迢递，白云何处，风急雨萧萧。万里梦魂消。待飞逐、钱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剑客乾坤。奈无策、报亲恩。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镫断魂。　　赤城霞外，西风鹤发，犹想倚柴门。蒲醑漫盈尊。倩谁写、青山泪痕？”时为编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赋驰声，尝作词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其为人溺志可想。

翰林学士王文炳《铁椎铭》：“朱亥贡金，张良受之，合以忠义，锻成此锤。铜山可破，锤不可缺；金埒可碎，锤不可折。噫！乱臣滔滔，四海嗷嗷，长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愤之，以锤畀著。著，王千户名也。锤不自奋，假手于汝。数未莫先，时来敢后？曾是一挥，元凶碎首。匪锤之重，唯人之勇；匪锤之功，惟人之忠。长仅数尺，重才数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勋。锤在人亡，再用者谁？藏之武库，永镇奸回。”

陈野水言：昔绍兴学正任满后，入城给取解由。道经婺境，至山中村舍。时暑行倦饥渴，入一野室，见数人捣桐油。一老下碓，询所以来。野水言：“自绍兴。”又问：“往绍兴何为？”野水言：“学正任满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捣桐油。”上碓不顾。野水怪之，出问其邻曰：“此何人也？”邻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来，隐处山中，父子碓油种艺以自给。”野水取纸，书一绝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白头方作求名计，不满先生一笑中。”傅观诗讫，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即命置饮食劳之。要之，山泽之臞长往不返者，颠崖果何限也。役役蜗蝇，苟窃升斗，彼视之一噱耳。

探花王昂榜下择婿时作《催妆词》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共画章台春色。”

湘人陈诜登第，授岳阳教官。夜，逾墙与妓江柳狎，颇为人所知。时孟之经守岳，闻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鬓间以“陈诜”二字，仍押隶辰州。妓之父母诣学宫咎诜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资粮。”陈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资衣物得千缗，以六百赠柳，馀付监押吏卒，令善视。且以词饯别云：“鬓边一点似飞鸦，休把翠钿遮。二年三载，千阑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将行，会陆云西以荆湖制司干官沾檄至岳，与陈有故，将至，陈先出迎，以情告陆。陆即取空名制干

札，填陈姓名，檄入制幕，既而并迎。陆入，即开宴。陆曰：“闻籍中有江柳者善讴，谁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钿隐眉间所文。饮间陆越语孟曰：“能以柳见予否？”孟曰：“唯命。”陆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陈教，岂能与我？”孟因叙诜之过，陆叹慨。既而终席，陆呼柳问其事，柳出诜送别词。陆大嗟赏而再登席。陆举词示孟，且诮之曰：“君试目此作，可谓不知人矣。今制同檄诜入幕，将若之何？”孟求解于陆，并召诜同宴。明日，列荐诜，且除柳名。陆遂将诜如江陵，见之阃公秋壑，俾充幕僚。诜不独洗一时之辱，且有幸进之喜。至今巴陵为佳话矣。

扬州琼花，天下只一本。士大夫爱重，作亭花侧，扁曰“无双”。德祐乙亥，北师至，花遂不荣。赵棠国炎有绝句吊曰：“名擅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报东风。他年我若修花史，合传琼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归妇吟》，其序曰：“天马浮江，兵强将锐，所征无敌，所掠无遗，俘戮之民，奚啻亿万。然生死存亡，悲欢聚散，岂无数存乎其间。夫刘氏者，吉之永丰人也。问其父母兄弟舅姑夫与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则已，既知之，何独不令其归宁于父母乎？吾力虽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谓欢悲聚散者。呜呼！不幸之幸莫大于斯，故不可无一言以送之。东平士王宥。”诗曰：“烈火俱将玉石焚，死生契阔忆中分。信音一绝思青鸟，泪眼双穿望白云。残日鹊鸽还有难，北风鸿雁正离群。新诗送汝还家去，重续当年织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路傍忽闻人采桑，恨不相与携倾筐。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家在浙江东畔住。离家一程远一程，饮食不同言语异。今之眷聚皆寇仇，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邱。”○“泥滑滑，泥滑滑，脱了绣鞋脱罗袜。前营上马忙起行，后队搭驼疾催发。行来数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传令更可怪，落后行迟都砍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虏，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妒，这个不是亲丈夫。”辞意婉切，诵之可伤。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禽言》词也。少有隽才，善赋。

梁栋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迷烟树。天津桥边叫一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脱却布裤，贫家能有几尺布？寒机织尽无得裁，可人不来廉叔度。脱却布裤。”○“提葫芦，近来酒贱频频沽。众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唤起醒三闾。提葫芦。”○“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远，诸作不及。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青琐高议序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八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九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十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八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九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十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补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青琐高议》是北宋时期的一部笔记小说集。最早著录此书的《郡斋读书志》不题撰人，《四库全书总目》亦不署作者名，而宋人赵与 时《宾退录》和《宋史·艺文志》均谓刘斧撰。今传本书前有孙副枢 序，云刘斧出其书求孙为序，则其为作者应可确定。但是书中的作 品，并不是全部出自刘斧自撰，其中明著作者姓名的传奇有十三篇； 其他未署名的篇章，也有不少录自前人的著述。可见本书系刘斧采 辑他人的作品，加上自己的撰述而编成的。除本书外，刘斧另著有《翰府名谈》，今已失传。刘斧的生平事迹，《宋史》无传，志乘亦不见 记载，仅据孙序，知其为秀才；又据书中文字推测，他主要生活于宋仁 宗至宋哲宗年间。

《青琐高议》的内容比较庞杂，包括神道志怪、传奇小说、诗话异闻、纪传杂事等。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传奇作品，多写男女情爱、家庭婚姻故事，善于描写铺叙，诗文相间，语言秀美，颇似唐人传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王士禛云此书是“《剪灯新话》之前茅”，指出了《青琐高议》对明代传奇小说的影响。书中如《希夷先生传》、《隋炀帝海山记》、《陈叔文》、《流红记》等故事，均被后人搬演为话本小说或戏曲剧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收宋人传奇九篇，其中五篇录自本书。

《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录本书为十八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前集十卷，后集十卷。今传本亦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并有别集七卷，计一百四十余篇，较之孙副枢序所言“异事数百篇”相差甚远，显非完帙。1958年原古典文学出版社以董氏诵芬室刻本（据士礼居写本）为底本整理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再版，又增补了程毅中先生据《类说》、《诗话总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岁时广记》等书辑录的《青琐高议》佚文三十六则作为补遗。今即以此本重印，改正了一些错字和标点，并依照丛书体例，删去了原书中的校语。

青琐高议序

青琐高议序万物何尝不同，亦何尝不异。同焉，人也；异焉，鬼也。兹阴阳大数、万物必然之理。在昔尧洪水，群品昏垫，吾民幸而不为鱼者几希矣。人鬼异物，相杂乎洲渚间。圣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驱其异物于四海之外，俾人不见。凡异物萃乎山泽，气之聚散为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状者，圣人也；见鬼神而惊惧者，常人也。吾圣人所不言，虑后人惑之甚也。刘斧秀才自京来杭谒予，吐论明白，有足称道。复出异事数百篇，予爱其文，求予为序。子之文，自可以动于高目，何必待予而后为光价？予嘉其志，勉为道百余字，叙其所以。夫虽小道，亦有可观，非圣人不能无异云耳。

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君子

大丞相李公昉尝谓子弟曰：“建隆元年元夜，艺祖御宣德门。初夜，灯烛荧煌，箫鼓间作，士女和会，填溢禁陌。上临轩引望，目顾问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对以‘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帝意甚欢，命移余席切近御座，亲分果饵遗余。顾谓两府曰：‘李昉事朕十余年，最竭忠孝，未尝见损害一人，此所谓善人君子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也。’吾历官五十年，两在政地，虽无功业可书竹帛，居常进贤，虽一善可称，亦俾进用，而又。金口称为善人君子，此吾不忝尔父也。尔等各勉强学问，思所以起家，为忠孝以立身，则汝无忝吾所生也。”

东巡

真宗幸太岳异物远避

真宗东巡，告功泰岳，驾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见熊虎豺豹，莫知其数，累累入于徂徕山，后有百余人驱之。耕者询其人：“兽将安往？”应曰：“圣主东巡，异物远避，至于蛇虺，亦皆潜伏。岳灵敕五百里内蜂蝎蚤毒之微，亦不得见。”夫圣人行幸，肃清如此。

善政

张公治郓追猛虎

郓州公宇有追虎碑。大风雨，碑断裂在地，不可考。闻诸父老云：昔张侍郎知郓州，入京，道有虎害物，行客莫敢过。公呼吏询之曰：“汝能集事乎？”吏对曰：“能。”公赐之杯酒，曰：“汝执符，为吾追某处虎来。汝不往，且斩汝。”吏别其家曰：“吾之肌肤，虎口物矣。”吏痛饮而去。行未二十里，果见巨虎，眈眈由道而来。吏致符于地，远去望之。虎以前二足开其符熟视，乃衔符随吏而来。倾城皆闭户，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公坐堂上，虎望公闭目蹲伏，若待罪者。公怒叱曰：“汝本异物，辄敢据道食行旅！”公乃呼吏：“为吾治其罪。”虎乃伏吏旁不动。案成，公命如法挞之。既毕，公诫虎曰：“约三日出境。不然，尽杀之。”虎乃去，死于地，化为石矣。他虎皆入于远山。今呼为石虎。

评曰：善政之服猛虎也如此，不独古之虎出境。故知文公之鳄去恶溪，非虚言也。神明之政，何代无之 ？

明政

张乖崖明断分财

尚书张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讼兄彦约割家财不平，求公治之。公曰：“汝异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曰：“尝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过明矣。”复挞而遣之。

后半载，公因行香，四顾左右曰：“向讼兄沈章，居于何处？”左右对：“只在此巷中，与其兄对门居。”公下马，召章家人并彦家人对立。谓彦曰：“汝弟讼汝，言汝治家掌财久矣，伊幼小，不知资之多少，汝又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彦曰：“均平。”询章，曰：“不均。”公谓彦曰：“终不能灭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室。更不得入室，即时对换。”人莫不服公之明断焉。

御 爱 桧

御桧因风雨转枝

亳州太清宫方营前殿，匠氏深意老桧南枝碍殿檐，白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视，巨枝已转而北矣。何至神之灵感如此。真宗幸宫，见而叹异久之。后爱其茂盛甚于他桧，乃名为“御爱”。留题者甚众，惟石曼卿为绝唱。今又得福唐林迥诗焉，真佳句也。诗曰：

古殿当年欲葺时，槎牙老桧碍檐低。
人间刀斧不容手，天上风雷与转枝。
烟色并来春益重，月华饶得夜相宜。
真皇一驻鸾舆赏，从此佳名万世知。

柳子厚补遗

柳子厚柳州立庙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谪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养鸡、蓄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

公预知死，召魏望、谢宁、欧阳翼曰：“吾某月某日当去世。子为吾见韩公，当世能文，为吾求庙碑。后三年，吾当食此。”如期而死。后三年，公之神见于后堂壁下，欧阳翼见而拜之。公曰：“罗池之阳，可以立庙。”庙成，乃割牲置位，酌酒祭公，郡人毕集。时有宾州军将李仪还京，入庙升堂骂詈。仪大叫仆于堂下，脑鼻流血，出庙即死。郡民愈畏谨。

谢宁入京见韩公，求庙碑。公诘之曰：“子厚生爱彼民，死必福之。”宁曰：“神威甚肃。”公问其故，宁曰：“或过庙不下，致祭不谨，则蛇出庙庭，或有异物现出，民见即死。”公曰：“尔将吾文祭而焚之，无使人见。”宁如公言祭之，蛇不复出。其文人或默传得，今亦载之。

韩文公祭文（ 韩文公祭柳子厚 ）

公生爱此民，死当福此民。何辄为怪蛇异物，惊惧之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愤懑不能发泄，今欲施于彼民，民何辜焉？谢宁说甚可惊，始终何戾也？无为怪异之迹，败子平生之美名。余与子厚甚厚，其听吾言。

葬骨记

卫公为埋葬沉骨

熙宁四年，皮郎中赴任，道出北都，馆于宪车行府。时公卧疾，侍者方供汤剂，火炉倏尔起去，药鼎堕地。时公卧而见之，颇惊。俄有女奴，叫呼呻吟，仆于廊砌。自言曰："吾，公之妻族中某人也。"少选，公子持剑叱之曰："尔何鬼，而敢凭人也！"女奴自道曰："我非公子之妻族也，托此为先容耳。我即谢红莲者也。向为人侧室，不幸主妇见即杀之，埋骨于此，不得往生。遇公过此，请谋迁此沉骨故耳。"语讫不复闻，女奴乃无恙，良已。

翌日见卫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尸往往能为怪。"乃命官吏往求之。数日，了不见骨。一夕，役夫梦一妇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间。"役夫遂告主者，果得骨，但无脑耳。公念其死时必非命，卒遽埋掩，乃以温絮裹之，彩衣覆之。因思无首骨，亦未为全。会恩州兵官出巡，过府见公，乃命宿于其地，以候其怪。中夜后，月甚明，兵官见一妇人，无首而舞于庭。翌日，兵官以此闻。公复命求之，又获脑骨。公遣择日如法葬于高原。

一夕，公门下吏李生忘其名。梦一妇人，貌甚美，鲜衣丽服，敛躬谓李生曰："我乃向沉骨，蒙卫公迁之爽垲，俾得安宅，则往生亦有日矣。夫迁神之德，何可议报，子为我多谢卫公。"李生曰："汝何不往谢焉，而托人，得无不恭乎？"妇人曰："我非敢懈。盖卫公时之正人，又方贵显，所居有卫吏兵拥护，是以我不敢见。幸烦子致诚恳也。"李生翌日以此事陈于卫公。

丛冢记

富公为文祭丛冢

皇祐年，河决于商湖。自山而东，沟浍皆渤溢，地方千里，鞠为污涂。是时山东大歉，民乃重困而流徙。富公方帅青社，公驿驰符，俾州县救济。来者尤拥，仓廪遽竭。由是卧殍枕藉，徐州尤甚，白骨蔽野，莫知其数。公命徐牧葬焉。收得骨数千具，择地而葬，公亲为文以祭之。因曰“丛冢”。

丛冢记续补

鬼感富公立丛冢

书生王企，夜过徐，天晦，迷失道。望灯火煌煌，企乃往而求宿。既至，若市邑，企宿于老叟家。曰：“居贫，不能备酒馔展主礼。”企曰：“但容一宵，以为干凌。”企因询叟曰：“此地何名？”叟曰：“丛乡也。兹乃富公所建之乡也。”企思念不闻丛乡，企乃告叟曰：“何富公所建？”叟曰：“吾之类无归者，乃得富公与刺史聚之于此，使有安居。从是得生者太半矣。富公之德，以系仙籍焉。”明日，企行数里，询耕者云：“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烟市邑处，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丛冢，无市邑。”企乃悟宿于丛冢。

议曰：葬骨迁神，其在阴德无上于此。观丛冢之下，幽魂感德怀赐，固可知矣。惟大人君子能为此善事。

彭郎中记

彭介见灶神治鬼

彭郎中介，潭州湘阴人也。有才学，由进士登甲科。历官，所至有美声，为吏民所爱服。

公晚年授郴州刺史。到家岁余，中夜如厕，见庖廊下有灯，公谓女使未寝。俄闻呼叱，若呵责人。公乃潜往，自牖窥之。有乌衣朱冠者，箕踞坐前，棰挞一人。公亦不知神鬼，乃推户而入。他皆散去，惟乌衣起而揖公。公视其面，苍然焦黑，不类人。公知其异，乃安定神室而问之：“子何人也，而居此？”乌衣者云：“我，公之属吏；公，

吾之主人。某即灶神。”公曰：“适所谴责者何人？”神曰：“饥饿无主之鬼，入公厩庖窃食耳。”公曰：“饿而盗食，汝何责之深也？”神曰：“吾主内外事，酉刻则出巡，遇魑魅魍魉皆逐之，此吾职也。”神又曰：“在吾境内，无主之鬼，日受饥冻。公能春秋于临水处，多为酒肉祭之，其为德不细。无主之骨，择土掩之，其赐甚厚。若有灾患，此属亦能展力。”又云：“吾职虽微，权实颇著。公之见吾，当有微恙。公归，当急服牛黄，以生犀致鼻中，即无患。”公起入，过门限即仆，侍者引起至卧榻。徐醒，乃如所言而服之，方愈。

后公如其言，祭饿鬼于水滨，葬遗骨于高原。公没，灵柩归长沙，空中闻百人泣声，人曰：“无主之鬼，感恩而泣彭公。”移时乃灭。

紫府真人记

杀鼋被诉于阴府

右侍禁孙勉受元城史。城下一埽，多垫陷，颇费工役材料，勉深患之。乃询埽卒：“其故何也？”卒曰：“有巨鼋穴于其下，兹埽所以坏也。”勉曰：“其鼋可得见乎？”卒答以：“平日鼋居埽阴，莫得见也；或天气晴朗，鼋或出水近洲曝背，动经移时。”勉曰：“伺其出，报我，我当射杀之，以绝埽害。”他日，卒报曰：“出矣。”勉驰往观之。于时雨霁日上，气候温煦，鼋于沙上迎日曝背，目或开或闭，颇甚舒适。勉蔽于柳阴间，伺其便，连引矢射之，正中其颈，鼋匍匐入水。后三日，鼋死于水中，臭闻远近。

勉一日昼卧公宇，有一吏执书召勉，勉曰：“我有官守，子召吾何之？”吏曰：“子已杀鼋，今被其诉，召子证事。”勉不得已，随之行。若百里，道左右宫阙甚壮，守卫皆金甲吏兵。勉询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乃紫府真人宫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韩魏公也。”勉私念向蒙魏公提拂，乃故吏，见之求助焉。勉乃祝守门吏入报。少选，引入。勉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间尝所见图画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立，魏公亦微劳谢，云：“汝离人世，当往阴府证事乎？”勉曰：“以杀鼋被召。”乃再拜曰：“勉久蒙持拂，今入阴狱，虑不得回，又恐陷罪，望真人大庇。”又恳拜。魏公顾左右，于东庑紫复架中，取青囊中黄诰，公自视之。旁侍立童读诰曰：“鼋不与人同。鼋百余岁，更后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贵。”勉

曰：“鼋穴残埽岸，乃勉职也。”公以黄诰示勉，公乃遣去。勉出门，见追吏云：“真人放子，吾安敢摄也。”乃去。一青衣童送勉至家，童呼勉名，勉乃觉。

勉见移监第九埽。

玉源道君

罗浮山道君后身

大丞相刘公，吉州人也。赴举京师，道过独木镇。时天气晴霁，有老叟坐于道左，曰：“知公赴举，辄有一联相赠，如何？”公欣然曰：“愿闻。”叟曰：“今年且跨穷驴去，异日当乘宝马归。”公爱其句。公曰：“叟何故知吾得意回也？”叟曰：“不惟名利巍峨，又大贵，况公自是罗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谢，叟乃去。

王屋山道君

许吉遇道君追虎

河阳孟州公吏许吉与孙荣讼谍，道过王屋山西峰，忽见丞相庞公，道服领三四童而行。吉谓荣曰：“此丞相也，尝镇河阳，我趋走府庭，见公甚熟。”吉暗询侍童云：“此丞相庞公乎？”童曰：“是矣。”吉曰：“何故游此？”童曰：“公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吉令童通姓名，出拜，公亦微劳问。俄有二武卒絷一虎来，吉惧趋走，虎至公前，闭目伏地，向公若恐惧状。卒报云：“此虎昨日伤樵者某人。”公曰：“死乎？”卒曰：“不至是。”公顾童取囊中笔，命童书曰：“付主者施行。”卒乃引虎去。吉别公，去行百步，回望向所见公处，但碧烟绛雾，绚丽相接，不复见公。吏归河阳，具道其事。

许 真 君

斩蛟龙白日上升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敬之弱冠师大洞真君吴猛，传三清法。举孝廉，拜蜀旌阳令。以晋乱弃官，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二君乃假符祝谒敦，欲止敦而存晋也。

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见曰："孤昨夜梦将一木，上破其天，禅帝位果十全乎？请先生圆之。"许曰："此梦非吉。"吴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动。"又令璞筮之，曰："事无成。"问寿，曰："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怒曰："尔寿几何？"曰："予寿尽今日。"敦令武士执璞赴刑。二君同敦饮，席间乃隐形去。

至芦江口，召舟过钟陵，舟师辞以无人力驾船。二君曰："但载我，我自行船。"仍戒船师曰："汝宜坚闭目，隐隐若闻舟行声，慎勿潜窥。"于是入舟。顷刻间舟师闻舟撼摇，木叶声堕，遂潜窥，见二龙驾舟在紫霄峰顶。龙知其窥，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师乃隐此峰顶，教服灵草，授以神仙术。舟之遗迹，今尚存焉。

许后在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与之话，知非人类。既去，谓门人曰："适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举道眼一窥，见蛟精化一黄牛于沙地。许谓弟子施太玉曰："彼黄牛，我今化黑牛，仍系以白巾与斗，汝见之，当以剑截彼。"俄顷二牛奔逐，太玉以剑中黄牛之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蛟精径走。先是，蛟精在潭州化一聪明少年，又多珍宝，娶刺史贾玉女，常旅游江湖，必多获宝货而归。至是空归，且云被盗所伤。须臾，典客报云："有道流许敬之见使君。"贾出接坐，许曰："闻君得佳婿，略请见之。"慎郎托疾不出。许厉声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许叱咤空中神杀之。又令将二儿来，许以水噀之，即成小蛟。妻贾氏几变，父母力恳乃止。令穿屋下丈余，皆是水际，又令急移，俄顷官舍沉没为潭。今踪迹宛然。

许后以东晋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白日上升。

颜鲁公

颜真卿罗浮尸解

颜真卿问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皆饯行于长乐坡。公醉，跳踯抚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缢杀之，瘗于城南。希烈败，家人启柩，见状貌如生，遍身金色，须发长数尺。归葬偃师北山。

后有商人至罗浮山，见二道士树下弈棋。一曰：“何人至此？”对曰：“小客洛阳人。”道士笑曰：“幸寄一封书达吾家。”北山颜家子孙得书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发冢，棺已空矣。径往罗浮求觅，竟无踪迹。又曰：“先太师笔法，蚕头马尾之势，是真得仙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二

群玉峰仙籍

牛益梦游群玉宫

进士牛益，莱州人。益少侍亲江湘守官。益志意潇洒，所为俊壮，尤重然诺，平生未尝轻许人，士君子慕之。求学京师，闭户罕接人事。

一日，出都东门，息柳阴下，忽然困息，若暴疾，乃依古柳而坐。俄若寐，神魂若飞，至一处，高门大第，朱楹碧槛，房殿势连霄汉。益询门吏："此何宫观？"吏云："群玉宫也。"益谓吏曰："居此宫者何人也？"吏曰："此宫载神仙名籍。"益平日好清虚，恳求吏入宫。吏曰："常人不可往。"益坐门，少选有乘马而至，吏迎候甚恭。下马，益熟视，乃故人吴内翰臻。益喜，拜言："久暌阔，幸此相遇。公去世，今居此乎？"公曰："吾掌此宫。"益云："闻此宫皆神仙名氏，可一见乎？"公曰："子志意甚清，加之与吾有旧，吾令子一见，以消罪戾。"公令益执其带则可同往，不然不可也。益执公带，步过三门，方见大殿九楹，堂高数丈，殿上皆大碑，壁蒙以绛纱。公命益立砌下，公升殿举纱，益望之，白玉为碑，朱书字其上，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数不啻数千。其中惟识数人，他皆不知也。所识者乃丞相吕公夷简、丞相李公迪、尚书余公靖、龙图何公中立而已。

乃下殿，与益在小室闲话。益曰："天仙之详，可得闻乎？"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率皆正功行进补，方递升仙陛。"益曰："所见者皆当世之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异于常，况公相登金门，上玉堂，日与天子谋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益曰："今居世卿相，率皆仙乎？"公曰："十中八九焉。"益曰："丞相富公弼，高卧伊洛，国之元老，岂其仙乎？"公曰："富公自是昆台真人，况有寿，九十三岁方还昆府。"益曰："公今何职？"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补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宅今在汴河

柳下，若久不归，汝宅舍且坏矣。”遽命一吏送焉。

益至河，吏引益观河，为吏推堕其中。益乃觉，身坐古柳下。夜已一更，昏黑，旁有巡卒守之，曰：“子疾乎？我属守之不敢去。讯之则不应，扶之则不动，若死者，但有微息出入。子何若而又遽醒也？”益不告之。是夜宿都门外邸中，明日题诗壁上而去。其诗今尚存焉。诗曰：

须信出尘事，分明在目前。
几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牵。

议曰：益，淳雅有信义者也。常与人言此事，故皆信之。益今七十岁矣，而色莹然若年少人，多游云水，不时来都下，今尚存焉。

慈云记
梦入巨瓮因悟道

慈云长老姓袁，始名道，益州市人。家甚窘，母织席为业，少供盐米醯醢之给，皆自专之。暇日则就邻学从役，以补束脩。既久，师恤其勤，尽术诲之。道乃益自勉励，厚自染磨。学成，求试于秋官，高捷乡书，得去于上都，待试南宫。俄染沉疴，既久，生意几亡，困卧客馆，装囊素薄。洎愈，已明省榜矣。道极叹惋。

不久春晚，友人强邀游西池。波澄万顷寒碧，桥飞千尺长虹，水殿澄澄，彩舟泛泛，士人和会，箫鼓沸溢，憧憧往来，莫知其数。行于游人中失其友，道乃独步访寻。久忽见一僧立于池岸，若素识，延颈望道，略不回目。道乃揖之。僧曰：“子风骨清羸，久行倦怠。”道告曰：“久客辇毂，卧病缠绵。”僧曰：“弊院非远，暂邀长者可乎？”道即与僧同行。由池面去不百步，道北有小室，入门土阶竹窗，僧邀坐。僧曰：“吾暂息。少时子亦可休于此矣。”僧乃就榻。

道性本恬静，甚爱清洁，见此居惟屋三间，一无所有，似无烟爨气味。中室惟巨瓮一枚，破笠覆之。道私念：此瓮必积谷其中。试举其笠，瓮中明朗若月光。道俯视，则楼台高下，人马往来，有若人世。有人呼道名姓，道应之，则随声已在其中。道都忘前事。有宰相

李文国召道为宾，文国爱其才学，又以女妻之。是年秋试，文国以道名上于春官，道中魁选，唱第宸庭，道为天下第一。初授南都通理，不久诏还开府仪同三司。斯时天子方征北狄，道上奏云：

臣本书生，幸逢圣世。继叨禄食，久冒官荣，素无敏才，不能图报。猥仕严近，承乏谏垣。敢竭愚衷，上补圣政。近者丑类内侵，疆边幅塞，吏不善抚绥远人，则生猜异。兴师十万，深入虏庭，飞刍挽粟，帑竭廪虚。州军授钺，面奉圣颜。取敦煌之旧地，为大国之提封。臣究前书，深明至理。攻夷狄如以明珠弹雀，虽得亦亡其珠矣；得彼地犹石田，不可耕也。故人谓御戎无上策，臣思之未为至论。臣以忠信结之为上策，择将守边为次策，以兵伏之为中策，以女妻之为下策，玉帛结之为无策。臣虽甚愚，不识忌讳，身有言责，固当上陈。

帝喜其奏，诏授中丞。危言鲠直，倾动朝野，奸邪沮气，中外属望。俄而拜道居政地，曲尽弼谐之理，天下称为贤相。天子立马得女为后，而废王皇后。道极谏曰："陛下无故废一后，天下谓陛下如何也？"庭夺马后策投殿砌下。帝大怒，即日贬琼州司马，即就道。至琼州，与妻子对泣曰："布衣致身卿相，足矣。今得脱死，归见故乡，休官高卧，尽我余年。"妻曰："我有谋，君能从吾，可以生还。"道曰："何谋而可还也？"妻曰："内臣继忠，帝方宠用，公以千金投之，当获其报。"道命童赍金宝献继忠，言于帝，道乃得还都，居私第。会谏臣论其忠，复拜相。帝方大兴军征辽，道复为奏，言甚鲠忤。妻谓道曰："昔在南琼，四望瘴烟，昏相守，常对而泣，愿见还故里，归骨田原，莫可得也。今再用于朝，又欲触圣怒，逆龙鳞，自取其祸败。"道曰："吾志已决，多言何为！"帝怒，罢相，归于私第。时帝叔魏王有忠谊，多与道往还。后王萌逆节，金台上奏，言道已罢相，怨望朝廷，又教王叛。帝震怒，朝服斩东市。道别妻曰："忆昔钓锦水，沿锦岸嬉戏，今日思之，不可复得。"于时刀剑在前，丧车在后，观者如堵，神魂飞扬。道坐裀上，莫敢回顾。刃拂然及颈，道乃觉身在瓮傍。回视僧拭目方起，恍然而醒，矍然而兴。僧曰："贤者以此营心，意窒吾欲，而诱吾归。"乃再拜，谓僧曰："富贵穷寒，命也，此天之所以生命；心气，此身之所有。吾将听于天，而养乎内。"僧曰："是矣。"乃送道出门。数步，回顾僧与寺俱不见。

翌日，道遂别都门西归，至益州，剃发披缁，居大慈寺。禅腊俱高，修行淳洁，合寺推尊。不久，大众请升堂，道敷演妙门，开导圣意，闻者冰释。衣惟一衲，食即一盂。升堂七十年，学者云集。

尚书张咏镇益州，知师德，乃往见师。师促膝拱手，高座禅榻。

公讶其慢，怒见乎色。公曰："师能禅乎？"师曰："然。"师乃引杖击故燕窠曰："击彼无明当，从教透网罗。"公为念甚久乃去，然公知师异人也。

他日，公与锦水道士杨绪同谒师。绪亦辩敏，时过日中，有负束薪过堂下者，绪曰："秃棘子将安用也？"师曰："用以覆君墙，盖防贼盗事。"公大笑，由是益于师往还。异日，师升座，公与郡官往听焉。众散，公与师促膝静坐。公曰："何路去得西天？"师曰："济川须用楫，渡水必从桥。"公曰："若无桥，如何过得？"师曰："渡水无桥过，凭河必湛身。"公曰："无桥有船亦可也。"师曰："乘船虽可渡，不若涉桥安。"公曰："桥亦有坏时。"师云："船覆寻常事，桥摧乃偶然。"公由是与师为忘形友。通判牛注谓师曰："天堂地狱有之乎？"师曰："宁可无而信，不可使有而不信也。"张深以为至言。公病期月愈，召师郊外，以快心目，乃作诗赠师，诗曰：

相见溪山无限好，相迎和笑步云霞。
共知乐道闲方健，且喜新年鬓未华。
不向目前求假景，自于心地种真芽。
须知达摩儿孙盛，祖席重开一叶花。

一日，开元寺僧惠明告师曰："欲新钟阁，别造佛殿，若得师一言，则其缘易化，殿阁不日成矣。"师曰："吾非造恶人，尔何故遣为此事？"惠明曰："为造佛殿阁乃福善之大门，师何故有此言也？"师曰："佛阁，求之乎？汝自欲造之乎？佛无故求于汝，汝自为之也。今之佛宫，凌云之阁，万木之殿，回廊四合，台榭相连，万瓦鳞鳞，轩牖金碧，虽世之王公大人之居，不能敌此也。子之身，一席之地足矣。今市里蓬蒿之间，民无立锥之地，或税居，或茅屋，亦足以庇身。子欲天下之财尽归汝乎？"惠明曰："彼自乐施也。"师曰："安得乐施？汝虚高天堂以喜人，妄起地狱以惧人，施其财则获福，背其义则陷罪，是汝胁而取之也。以教言，与，汝有所福，不与，汝有何罪报之也？"惠明曰："佛言喜舍何也？"师曰："吾乃空门也。不耕不桑，无所自养。第以食养性，默行善道，彼见而喜，乃曰吾衣采耳，此所谓喜舍也。施不求报，不祈福，自然之施。"惠明曰："师言佛之宫坏而不振，岂主张吾道者焉？"师云："子所言外，吾所言内也。昔吾圣人之教后人也，使去其发，又褐其衣，一食以饱其腹，一榻以去其欲，俾其性不乱，而入于空寂之间。汝以无厌之求，侵渔其民，今子身庇大厦之居，口食酥油之上味，体被绫縠之鲜丽，而又更求自丰，不知彼乏，岂吾佛之本心哉？汝宜入幽狱，永为下鬼。"因叱之。惠明乃礼师，师又杖击之云："醒未？"惠明曰："此身将出醉中矣。"作礼而去。

寺僧有炼指者，报师，师答之曰：“汝何故自弃伤父母之遗体？”僧曰：“火指供佛当以无上报，师反拒之，然教中实载之矣。”师云：“佛之立言割截肢体，人有本根六恶之情，肢体尚可截，而岂不能断彼哉？此吾佛之善喻。至于古有燃灯佛，乃燃心灯耳。心自明，可以照无明。吁！吾佛大智慧也，大慈悲也，大聪明也。子当炼指之时，子面若死灰，痛苦万状，佛见子当忧戚焉，又安得而乐乎？子何愚如此！”僧于是曰：“我悟焉。”不复火指。张公闻师之言，曰：“此活佛也。”

师沐浴非时，忽击鼓集众，谓曰：“吾将去世，与子等别。”复开说百千妙门，又作诗别张公。诗曰：

来自无中来，去自无中去。总是恁地去，莫要错却路。爱民民皆慕，慎则增福佑。若能行此路，共君一处住。

乃掷笔于地，收足耸肩端坐，奄然化去。公见其诗，闻其事怆然，亲观师之化形，五体投地，不胜悲叹。乃舍俸作塔，迄今师身存焉。

议曰：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惟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见师之行，议论圣人之根本，得无愧于心乎 ？

书 仙 传

曹文姬本系书仙

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当时工部周郎中越、马观察端，一见称赏不已。家人教以丝竹，曰：“此贱事，吾岂乐为之！惟墨池笔冢，使吾老于此间足矣。”由是藉藉声名，豪贵之士，愿输金委玉求与偶者，不可胜计。女曰：“此非吾偶也。欲偶者，请托投诗，当自裁择。”自是长篇短句，艳词丽语，日驰数百，女悉阿意。

有岷江任生，客于长安，赋才敏捷，闻之喜曰：“吾得偶矣。”或

问之，则曰：“凤栖梧而鱼跃渊，物有所归耳。”遂投之诗曰：

玉皇殿前掌书仙，一染尘心谪九天。
莫怪浓香薰骨腻，霞衣曾惹御炉烟。

女得诗，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愿妻之，幸勿他顾。”家人不能阻，遂以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妇相携，微吟小酌，以尽一时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对饮，女题诗曰：

仙家无夏亦无秋，红日清风满翠楼。
况有碧霄归路稳，可能同驾五云游 ？

吟毕，呜咽泣曰：“吾本上天司书仙人，以情爱谪居尘寰二纪。”谓任曰：“吾将归，子可偕行乎？天上之乐胜于人间，幸无疑焉。”俄闻仙乐飘空，异香满室，家人惊异共窥，见朱衣吏持玉版朱书篆文，且曰：“李长吉新撰《玉楼记》就，天帝召汝写碑，可速驾无缓。”家人曰：“李长吉，唐之诗人，迄今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尔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犹顷刻耳。”女与生易衣拜命，举步腾空，云霞烁烁，鸾鹤缭绕，于是观者万计。以其所居地为书仙里。

长安小隐永元之善丹青，因图其状，使余作记，时庆历甲申上元日记。

广谪仙怨词

窦弘余赋作仙怨

台州刺史窦弘余撰

玄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死，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皇出离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听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事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

曰：“卿岂有王夷甫识石勒，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一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请曲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得有此？”有司具奏：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绝，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之，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凄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多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席上吹之。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其本事。其词云：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余在童时，亦闻长老话其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曲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掇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

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
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 ？
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自弯弯。

并以为窦史君序《谪仙怨》云。

刘随州之诗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明皇登骆谷之时，本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述焉。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

晴山凝日横天，碧映君王马前。
銮舆西幸蜀国，龙颜东望秦川。
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
长笛此时吹罢，何言不为婵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三

高言

杀友人走窜诸国

高言字明道，京师人。好学，倜傥豪杰，不守小节，酒酣气壮，顾命若毛发，是人莫与结交。其或风月佳时，宾朋宴聚浩歌，音调慷慨，泣下云："使我生高光时，万户侯何足道哉！"好高视大，论言狂讦，直攻人过，不顾名节。家资荡尽，乃游中牟，干友人，作诗曰：

昨夜阴风透胆寒，地炉无火酒瓶干。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

翌日，友人以双缗赠之。言怒，掷缗殴其价曰："何遇我之薄！"他日闲游，遇前友人于途，数之曰："子平日客都下，吾接子以礼。及子归，吾厚饯子。今此来，而子托以他适。吾何负子？今不舍子！"因探囊取匕首杀之，并杀其从者二人。言思身触宪网，无所取逃，驰入京见故人柳敷，以实告："吾当走南北，以延旦暮。"柳赠帛为别。

后属仁庙崩，新君即位，有罪者咸得自新。归见柳云："吾得复归，身如更生，向时使气，徒自悔恨。言别后，北走入胡地，数日为候骑所得，絷我两马间以献名王。王问：'汝长于何术？'对：'知书数，能诗，善臂鹰放犬。'名王颇喜，由是久之。王如漠北，令吾往焉。二十余日，方至其地，黄沙千里，不生五谷。地气大寒，五月草始生，木皮二寸，冰厚六尺，食草木之实，饮牛羊之乳。名王为吾娶妻，妻年虽少，腥膻垢腻，逆鼻不可近。夜宿于土室，衣兽皮，胡妇不通语言，吾是时思欲为中国之犬，莫可得也。凡在漠北不见生草，时亦得酒饮并面食，皆名王特令人遗吾也。吾自思：此活千百年，不若中国之生一日也。日逐胡妇，刈沙草，掘野鼠，生奚为也！或临野水自见其形，不觉惊走，为鬼出于水中，枯黑不类可知也。一日，胡妇为盗去，吾愈不足，为书上名王，得还旧地。他日，名王至境上，吾夜盗骑马南走，至吾国，纵其马归。因夺牧儿之衣，易去吾服，南

走二万里，至海上广州。会有大舶入大食，吾愿执役从焉。舶离岸，海水滔滔，有紫光色，惟见四远天耳。鲸鲵出没，水怪万状，二年方抵大食。地气大热，稻岁再熟。王金冠，身佩金珠璎珞，有佛脑骨藏于中宫。人亦好斗，驱象而战。百羊生于地中，人知羊将生，乃筑墙环之，羊脐于地，人挞马而奔驰叫呼，羊惊脐断，便逐水草。大食南有林明国，大食具舟欲往，吾又从之，一年方至。国地气热甚于大食，稻一岁数熟。人皆裸，惟用布蔽形。盛暑则以石灰涂屋坚密，引水其上，四檐飞注如瀑布，激气成凉风，其人机巧可知也。王坐金车，有刑罚：杀人者复杀之，折人者复折之；他犯小过者，罚布一尺，归之王。王之宫极富，以金砖甃地，明珠如栀李者莫知其数，沉香如薪，亦用以爨。林明国曾发船，十年不及南岸而回。中间有一国，莫知其名，人长数寸，出必联络。禽高数尺，时食其人，故出必联络耳。闻东南有女子国，皆女子，每春月开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井，群女皆往焉。咽其石，饮其水，望其井，即有孕，生必女子。舟人取小人数人载回，中道而死。海中有大石山，山有大木数十本，枝上皆生小儿。儿头著木枝，见人亦解动手笑焉。若折枝，儿立死。乃折数枝归，国王藏于宫中。吾往林明国六年，又闻东南日庆国，林明有船往焉，吾又从之。既至，结发如鸟雀，王坐石床上，无礼义乱杂，最为恶秽。争斗好很，妇女动即相杀戮。无刑罚，犯罪，王与人共破其家而夺之。南有山，远望日照之如金，至则皆硫黄也。硫黄山之南，皆大山焉。火燃山昼夜不息，火中有鼠，时出火边，人捕之，织其毛为布造衣。有垢污则火中燃之即洁也。吾得数尺存焉。吾厌彼，复还。会有船归林明，吾登其船，娶妇方生一子逾岁，奔而呼吾。回国舟已解，知吾意不还，执子而裂杀之。自林明回大食，航海二年方抵广。吾不埋黄沙之下，免藏江鱼之腹，奔走二十年，身行至者四国。溪行山宿，水伏蒿潜，寒热饥苦，集于一身。以逃死，幸得余息，复见华风。间心自明，再游都辇，复观先子丘垅。身再衣币帛，口重味甘鲜。有人唾吾面，扼吾喉，拊吾背，吾且俯首受辱，焉敢复贼害人命乎！”

余惊其人奔窜南北，身践数国，言所游地，人物诡异，因具直书之，且喜其人知过自新云耳。

议曰：马伏波云：“为谨愿事，如刻鹄不成犹类鹜者也；学豪侠士，如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伏波诲子弟，欲其为谨肃瑞雅之士，不愿其为豪侠也。尝佩服前言，恃其才，卒以凶酗而杀人害命。其窜服鬼方苦寒无人境，求草水之一饮，捕鼠而食，安敢比于人哉？得生还以为大幸，偶脱伏尸东市，复齿人伦，亦万之一二也。士君子观之以为戒焉。

寇 莱 公

誓神插竹表忠烈

寇莱公赴贬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于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负于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朝廷，此竹当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贬死于雷州，诏还葬，道过公安，民皆迎祭，斩竹插地，以挂纸钱而焚之，寻复生笋成林。邦人神之，号曰“相公竹”。

娇 娘 行

孙次翁咏娇娘诗

余友孙次翁，幼负才不羁，贵家多慕其名，所与往还皆当世伟人。一日，出所为《娇娘行》示余，意豪而清，文富而丽，辞旨完赡，有足嘉尚，因载于集。设值其才，成其音律，播诸乐府，岂不宜哉！

娇娘，小字也，姓孙名枢，字于仪。自垂髫时，余见之山阳郡。善歌舞，学诗词，谈论端雅，俨然有君子之风。十六嫁登人解氏，二十为夺其志，遂居江淮间。当时名宦，莫不爱赏。熙宁丙寅岁，余自杭及苏，北渡江过仪真郡，有潇湘之逢，开樽话旧，各尽所怀，遂作《娇娘行》。其词曰：

楚宫女儿身姓孙，十五绿鬓堆浓云。脸花歌笑艳杏发，肌玉才近红琼温。仙源曾引刘郎悟，天教谪下风尘去。策金堤上起青楼，照水花间开绣户。山阳天下居要冲，春行处处皆香风。花名乐府三千辈，惟君第一娇姿容。画舫骄马日过门，过者知名求见君。侍君颜色肯一顾，方肯延入罗芳樽。遏云数声贯珠善，惊鸿舞态流风转。不是当朝朱紫人，歌舞筵中难得见。朝英国士相欢久，学诗染翰颜兼柳。卫尉卿男号富儿，黄金满载来见之。朝欢夕宴奉歌酒，春去秋来情愈厚。青丝偷剪结郎心，暗发深诚誓婚偶。深更不与家人露，藏头掩面随郎去。千里相从人不知，鸳鸯比翼凌云飞。帝城风物正春色，与郎遍赏游芳菲。郎去高堂负父意，父亲惜子情难制。六礼安排迎入门，且图继嗣延家世。铨行补吏任忠州，整袖长江同泝流。瞿塘滟澦遍经历，

二年惟爱居蛮陬。解官入京重调转，空闺独坐居京辇。伤离感疾时召鑒，无何楚客皆闻知。急具高堂报阿母，母怒大发如风雨。来见娇娘大嗟怨，怒声肆骂千千遍。扶夺上马去如飞，争奈郎纵相去远。回到娘家三四春，双眸盈疾愁见人。蕙心兰性欲枯死，盘金匣玉都埃尘。阿母养身今已报，从今所得多金宝。誓心不嫁待郎音，烟波万里难寻耗。迩来泛迹渡金陵，住近仪真江外亭。北提征辔过花院，分明认得娇娘面。旧家云鬓慵理妆，泪裹罗襟金缕溅。灯前相顾问行年，一别音容何杳然 ？君今三十未为老，昔时青发今华颠。君容若入襄王梦，我才曾试光明殿。秋江夜醉话平生，坐抱琵琶船上宴。娇娘娇娘真可惜，自小情多好风格。只恐情多误尔身，休把身心乱抛掷。君不见乐天井底引银瓶，瓶沉簪折争奈何 ！

琼 奴 记

宦女王琼奴事迹

琼奴姓王，湖外人王郎中之女。不言其里，隐之也；不广其名，讳之也。父刺琼馆而生，因以名。琼奴年十三，父为淮南宪，所至不避贵势，发谪官吏，按历郡县，推洗刑垢，苟有所闻，毫发不赦。属吏震恐，莫敢自保。琼当是时方居富贵，戏掷金钱，闲调玉管。初学吟诗，后能刺绣。举动敏丽，父母怜爱。是时琼父以严酷闻于中外，罢宪归，死于辇下。琼母亦不久谢世，其囊橐尽归兄嫂分挈以去，所有金珠衣物不及百缗。兄嫂散去，琼旁无强近之亲，孤处都下。

琼先许大理寺丞张实子定问，张知琼孤且贫，遣人绝之。琼泣曰："虽有媒妁之约，我命孤苦无依，不能自振，彼绝我甚易，我绝彼则难。"遂见弃张氏。琼久益困，或为邻妇里女访之云："向能固守，今不可得，人能择子，子不能择人。我为尔代嫁某人子可乎？"琼曰："彼工商贱伎，安能动余志？"又不谐。岁余，琼大窘，泣曰："蔓短不能攀长松，蝇翼安能附骥尾。家无蔽体之衣，则为僵尸；地无三日之食，则饥且死。此身不得齿人伦矣。"会佣者妪知，乃欺之曰："子虽肌发形骨分甚端丽，奈囊无寸金，谁肯顾子？有赵奉常累世簪裾，家极丰富，俾子为别室，虽非嫁亦嫁也。舍此则子必饿死沟中矣。"琼泣许之。

翌日，妪持金縠，携珠翠之饰，与琼服之，乃登车。是时琼方年十八岁，修目翠眉，樱唇玉齿，绀发莲脸，赵一见倾心慕爱。琼小心

下气，尽得内外欢心。同列者见嫉，谗之于主妇。妇大恶之，遂生垢骂。久则浸加鞭扑毁辱，延及良人，赵弗敢顾。琼愈勤，主愈不乐。琼语赵曰：“堂堂男子，独不能庇一妇人乎？”赵曰：“吾自恐愧无地，子无绝我。”琼知无所告，灰心凌毁鞭挞之苦，每春日秋风，花朝月夜，怀旧念身，泪不可制。

赵赴官荆楚，出淮，馆荒山古驿。琼感旧无所摅发，闷书驿壁，使有情者见之伤感称道。好事者往往传闻。王平甫为之作歌，辞意精当，盛传于世。今以平甫之歌洎琼所题之文，具载于此，使后之人得其详也。 琼　奴　题 记琼奴题淮山驿

其题于壁曰：

昨因侍父过此，时父业显宦，家富贵，凡所动作，悉皆如意。日夕宴乐，或歌或酒，或管弦，或吟咏，每日得之，安顾有贫贱饥寒之厄也 ！嘉祐初，不幸严霜夏坠，父丧母死，从其家世所有悉归扫地。兄弟散去，各逐妻子，使我流离狼狈，茫然无归。幼年许嫁与清河张氏，迨其困苦，遽弃前好，终身知无所偶矣。偷生苟活，将以全身，岂免编身于人，遂流落于赵奉常家。其始也，合族皆喜，一旦有行谮之祸，遽见弃于主母，日加鞭棰，欲长往自逝，不可得也。每欲殒命，或临其刀绳二物，则又惊叹不敢向。平昔之心皎皎，虽今复过此馆，见物态景色如故，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叹，其谁我知也？因夜执烛私出，笔墨书此，使壮夫义士见之，哀其困苦若是。太原琼奴谨题。

王平甫咏琼奴歌

其歌曰：

惊风吹云不成雨，落叶辞柯宁择土。飘飘散叶如之何 ？茹苦食酸君听取。淮山苍苍古驿空，壁间题者琼奴语。琼奴家世业显官，过此驿时身是女。银鞍白马青丝缰，红襦织出金鸳鸯。宝队前呵路人避，绣幕后拥春风香。弟兄追随似鸿雁，严亲气概临秋霜。州官邀临县官送，下马传舍罗壶浆。仆夫成行奏弦管，侍姬行酒明新妆。朝歌暮饮不知极，已许结发清河郎。明年父丧母继死，弟兄流离逐妻子。哀哀琼奴无所归，郎已弃奴奴已矣。饥寒渐渐来逼身，富贵回头如梦里。从兹转徙奉常家，于初才见始惊喜。偷生苟活聊托身，谗言或入夫人耳。衾寒转展遮泪眼，残月射窗嗔起晚。执巾持帚先众姬，无奈夫人责慵懒。织罗日日遭鞭棰，经年四体无完肌。每期殒命脱辛苦，刀绳向手还惊疑。今朝侍行复此驿，景物完全人已非。悠悠万事信难料，

耿耿一心徒自知。西廊月高众人睡，展转空床独无寐。昔日宁知今日愁，五尺罗巾拭珠泪。潜行启户防人知，把笔亲临素壁题。自陈本末既如此，欲使壮夫观者悲。哀哀琼奴何戚戚，翻作长歌啾唧唧。弟兄可戮郎可诛，奉常家法妻凌夫。傥知琼奴出宦族，忍使无故受鞭扑 ？我愿奉常闻此歌，琼奴之身犹可赎。千金赎去觅良人，为向污泥濯明玉。

李 诞 女

李诞女以计斩蛇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八丈，围一丈，土人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史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谕巫祝，欲得娶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

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应。寄曰：“父母毋相留，今汝有六女无一男，虽多奚为？女无缇萦济父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乃听寄行。寄请好剑一口，及咋蛇犬数头。至八月朝，使诣庙中坐，怀剑絷犬，先作数十米糍蜜面，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就啮咋，寄从后断斫蛇，因拥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怜。”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子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有妖邪焉。

郑 路 女

郑路女以计脱贼

郑路昆弟有为江外官者，路携妻女随之。一夕，维舟江渚，群盗掩至，郑以所有金帛列于岸上，而恣贼所取。贼一不犯，但求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贼潜知之。骨肉相顾，无以为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具小舟载之而去。女谓贼曰："君虽为偷儿，得无所居与亲族乎？然吾家衣冠族属，既为汝妻，岂可无礼见遇？若达汝家，一会亲族，以托好逑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我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见女之貌美而且顺，顾已无不可从，即弃二婢，挟女鼓棹而去。女即赴江死，时人贤之。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四

王 寂 传

王寂因杀人悟道

大宋王寂，汾州邑人也。不妄然诺，尤重信义。里人云：“得千金不如寂之一诺。”其为乡闾信重如此。为文不喜从少年辈趋时，由是落魄，不售于有司。一日，拊骑仰面叹曰：“大丈夫当跃马食肉，取富贵易若拾芥。使吾逢高光时，与韩彭并辔，长驱中原，取封侯，臂悬金印大如斗。反从小后生辈为声律句，组绣对偶，低回周旋笔砚间，使人奄然无气。设或得入仕，方折腰升斗之粟，所得几何哉！”乃毁笔砚，裂冠服，向所蕴藉，一无所顾。日就旗亭民舍里儿社父饮醇酒，恣胸臆，陶然得兴，累日忘归。酒酣耳热，醉歌春风，往往踞坐击铜壶为长谣，音调慷慨，流泪交下。

一日，有邑尉证田讼，入邑前道，吏趋门传呼甚肃。时寂酒方盛，气愈壮，垂手瞋目不避。吏责其慢，遂侵辱寂。寂怒，以手批吏，首抵墙上，堕三齿。寂大呼而出，叱尉下马，就夺所佩刀划地数尉曰：“子贿赂公行，反覆曲直，民受其弊，其罪一也。冒货践秽，残刑以掩其迹，其罪二也。子数钟之禄，其职甚卑，妄作威势，纵小吏欺辱壮士，其罪三也。”乃就斩尉，并害其胥保十数人，死伤积道，血流染足。比屋民居，阖户莫敢出。寂置剑于地，呼其常与饮博侪类，聚而言曰：“尉不法辱人，不杀之，无以立勇。今吾罪在不宥，吾将入溪谷以延朝夕之命。从吾与吾盟，不乐亦各从尔志也。”无赖恶少年皆起应之，相与割牲祭神，结为友。出入数百，椎牛、椎豕，掠墓、劫民、烧市，取富贵屋财，民拱手垂头，莫敢出气。白昼杀人，官吏引避；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

久之属章圣上仙，一切无道得从自新。寂闻阴喜，乃取酒饮其徒，告之曰：“山行水宿，草伏蒿潜，跳跃岩谷中，与豺虎为类，吾志已倦。今幸天子濡大泽，以洗天下罪恶，吾党转祸为福之祥，愿从吾者皆行，不然吾自为计。”党中有鼠辈睥睨，颜色拂厉，悖语嗫然，寂捽斩之坐前。他皆跳跃叫呼曰：“吾今得为良民，归见故乡亲戚，死无恨焉。”寂率众皆出，有司系之，请命于朝。朝宿闻其名，

得赴阙，许自陈其艺，欲以一官荣之。

寂至阙，宿阊阖门外逆旅。久未见朝命，其心站站若惊风所抑，无所著。一日，扣户声甚急，寂惊起，开户出，见黄冠道士自外入，笑曰："群玉峰前，子悟之乎？"寂方默然，回顾道士袖间出镜，谓寂曰："子能视之，则可悟也。"寂收神定息视之，澄湛莹彻，清光满室。中有山川，远岫平田，飞瀑流泉，山川高下，掩映其间。从北有堂庑壮丽，有坐藤床上若今佛家所为入定者一人，衣缁素衣，前披幡葆，掩护甚密。道士指之曰："此子之前身也。余，子之师也。以子尘俗未断，故令托质人间三十年，以窒其欲耳。"道士取镜后，乃失其往。寂舞剑铗，为之歌曰：

人间冉冉混尘埃，身后身前事莫猜。
早悟劳生皆是梦，当时悔向梦中来。

又歌曰：

当年壮气谩如虹，回首都归含笑中。
群玉峰前好归路，可怜三十二秋风。

寂年三十二也。明年，寂知事莫非前定，笑出都门而去，太行驿舍暴卒。同行者遂葬之西庵下。嘉祐中，雨泛坏其冢，尸出隧外，两颊拊红，脉脉如生人，而眉鬓须发，悉不少败。

熙宁中，余自太原来汴京，道出驿下，适驿下老父详其本末，故余亦得以传之，老父亦其党中人也。

王 实 传

孙立为王氏报冤

国朝王实，字子厚，随州市人也。少尚气，多与无赖少年子连臂出入娼家酒肆，散耗家财，不自检束。久之得罪于父母，见轻于乡党，衣冠视之甚薄，不与之交言。实仰面长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见弃如此！"乃尽窃家之金，北入帝都，折节自克，入太学为生员。苦志不自休息，尊谨师友，同志称美。为文又有新意，庠校往往名占上游，颇为时辈心服。一举进士，至省下。

庆历初，父告疾，实驰去。中道得父遗书云：“家有不可言者事，吾由是得疾。吾计必死，言之丑也，非父子不可闻。能依父所告，子能振之，吾死无恨。吾所不足者，不见子也。”言词深切，实大伤心。实至家，日夜号泣，形躯骨立。既久，家事尤零替，除服，更不以文学为意。多与市西狗屠孙立为酒友，乡人阴笑。实闻，益与立往来不绝。时时以钱帛遗立，立多拒而不受，间或受少许。人或问立曰：“实士人也，与子厚，而以物贶，子多拒之，何也？”立拊髀叹曰：“遇吾薄者答之鲜，待吾厚者报之重。彼酒食相慕，心强语笑，第相取容，此市里之交也。实之待我，意隆而情至。吾乃一屠者，而实如此，彼以国士遇我，吾当以国士报之，则吾亦不知死所也。”

一日实召立，自携醪酒饌出郭，山溪林木之下，幕天席地对饮。酒半酣，实起白立曰：“实有至恨，填结臆膈间久矣。今日欲对吾弟剖之，可乎？”立曰：“愿闻之也。”实曰：“吾向不检，走都下为太学生，欲学古入官以为亲荣。不意吾父久撄沉疴，家颇乏阙，吾母为一匪人乃同里张本行贿，因循浸渍，卒为家丑。吾之还，匪人尚阴出入吾舍。彼匪人尤凶恶，力若熊虎，吾欲伺便杀之，力非彼敌，则吾虚死无益也。吾欲奉公而行之，则暴亲之恶，其罪尤大。吾欲自死，痛父之遗言不雪。念匪人非子莫敢敌也，吾欲以此浼君，何如也？”立曰：“知兄之怀久矣，余死亦分定焉。兄知吾能敌彼，愿画报之，幸勿泄也。”乃各散去。

他日，立登张本门，呼本出，语之曰：“子恃富而淫良人家妇，岂有为人而蹈禽兽之事乎？吾今便以刀刺汝腹中以杀子，此懦弱者所为，非壮士也。今吾与子角胜，力穷而不能心服者，乃杀之，不则便杀子矣。”立取刀插于地，袒衣攘臂。本知势不可却，亦袒衣，立大言谓观者曰：“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两人角力，手足交斗，运臂愈疾，面血淋漓，仆而复起，自寅至午，本卧而求救。立乃取刃谓之曰：“子服未？”本曰：“服矣。子救吾乎？吾以千金报子。”立曰：“不可。”本曰：“与子非冤也，子杀吾，子亦随手死矣。”立笑曰：“将为子壮勇之士，何多言惜命如此，乃妄人耳。”叱本伸颈受刃。本知不免，乃回顾其门中子弟曰：“非立杀吾也，乃实教之也。”言绝，立断其颈，破胸取其心，以祭实父墓。乃投刃就公府自陈。

太守视其谳，恻然。立曰：“杀人立也，固甘死，愿不旁其枝，即立死何恨焉。”本之子告公府曰：“杀父非立本心，受教于实。”太守曰：“罪已本死，何及他人也。”立曰：“诚如太守言，不可详言之也。立虽縻烂狱吏手，终不尽言也。”太守曰：“真义士也。”召狱吏受之曰：“缓其枷械，可厚具酒馔。”后日旬余，至太守庭下，立曰：“立无

子，适妻孕已八九月矣，女与男不可知也。愿延月余之命，得见妻所诞子，使父子一见归泉下，不忘厚意。”太守乃缓其狱。其妻果生子，太守使抱所生子就狱见立，立祝其妻曰：“吾不数日当死东市，令子送吾数步，以尽父子之意。”太守闻，为之泣下。立就诛，太守登楼望之，观者多挥涕。

任愿

青巾救任愿被殴

任愿，字谨叔，京师人也。少常侍亲之官江淮间，亦稍学书艺，淳雅宽厚之士。家粗绍祖业无他图，但闭户而已，不汲汲于名利。

熙宁二年正月上元，愿昼游街，时车骑骈溢，士女和会，愿乘酒足软，仆触良人家妇。良人大怒，殴击交至，愿惟以衣掩面不语。殴既久，观者环绕，莫知其数。有青巾旁观者忽不平，俄殴良人仆地，乃引愿而去，观者莫知其由。愿曰：“与君旧无分，极蒙见救。”青巾者不顾而去。

异日，愿又遇青巾者于途中，召之饮，乃同入市邸。既坐，熟视，目耸神峻，毅然可畏。饮甚久，愿谢曰：“前日见辱于庸人，非豪义之士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何足称谢。后日复期子于此，无前却也。”乃各归。

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且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余举。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衔之数年，今始少伸。”乃于裤间取乌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为脔，以半授愿。愿惊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无孑遗，让愿，愿辞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盘中者又食之。取脑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弃之于地。复云：“吾有术授子，能学之乎？”愿曰：“何术也？”曰：“吾能用药点铁成金，点铜成银。”愿曰：“旗亭门有先子别业，日得一缗，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食膏鲜，自为逾分，常恐召祸，安敢学此？幸先生爱之！”青巾者叹服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当有寿。”仍出药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后不复见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五

名公诗话

本朝诸名公诗话

大丞相李公昉尝言：当时自外镇为粗官，有学士遗外镇官茶，外镇有诗谢云：“粗官乞与真虚掷，赖有诗情合得尝。”符彦卿知汴州，有诗云：“全军十万拥雄师，正是酬恩报国时。汴水波涛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前驱红旆关西将，环坐青蛾赵国姬。为报长安冠盖道，粗官到底是男儿。”公云：“诗意盖有憾尔之词。”其诗牌后人取去，不知落于何地。

邑有白鹤观，向苏子美游于其中，壁有留题一绝。韩魏公诗，尤为人称美，诗曰：“二苏遗迹匿山扃，贤相重来为发明。字久半随风雨驳，气豪尤入鬼神惊。直疑鸾凤腾云去，不假江山到骨清。人对甚时须自勉，酒豪颠草尚垂名。”公诗格万古雄豪如此。又应制仁庙御制赏花钓鱼，公之诗大为士君子称赏。公历仕三朝，匡扶二帝，社稷宗臣，国朝元老。乐善好施，晚岁无替。接引寒贱，亭午忘餐。出于天性，近古无有也。

李先生清臣者，北人也。方束发即才俊，警句惊人，老儒辈莫不心服。一日，薄游定州，时韩魏公知定州，先生携刺往谒见其太祝。吏曰：“太祝方寝。”先生求笔为诗一绝，书于刺，仍授其吏曰：“太祝觉而投之。”诗曰：“公子乘闲卧绛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时吐哺无？”后魏公见诗云：“吾知此人久矣。”竟有东床之选。先生后应进士，中甲科，试贤良为优等。方其射策天庭，天子临轩虚己，侍臣耸观。摇笔不逾数刻，落笔万言，皆出入九经，照厉风俗，极孔孟之渊源，尽时政之要道。天下莫不倾其风采，实当世之伟儒也。盛哉！

张丞相士逊，庆历年恳上封章，乞还政柄，方许还第。一日，暂出游近邑，惟一仆驭马，一仆持伞。复归，门吏讶其青盖，询问。丞相取门历书一绝云：“因思山去看山回，软帽轻纱入御台。门吏何须问张盖，两曾身到凤池来。”门吏以诗奏御。仁庙喜爱其诗意，特赐

银绢各百，中使传旨云：“助卿游山之费。”朝野荣之。

蒋侍郎棠，还镇告老，高比苏公，吟咏格调清越，士君子颇称赏之。一日，有僧谒公回，将归钱塘，时吕济叔住巨川。愿得一书，以光其行。公曰：“吾无书，有诗饯子之行。”诗曰：“告老于君意洒然，年来无事老江边。吾师莫讶无书去，闲慢缄题必不看。”僧得诗遂行。僧将公诗陈济叔，济叔为之恻然，厚遇其僧，且以诗愧谢公焉。公之诗清而有格，意旨远到，盖皆此类也。

大丞相吕夷简，一日，有儒者张球献诗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爹有新诗上相公。”公见诗甚悦，因以俸钱百缗遗之。又为引道贵官门馆，得依栖之。公三十年居政地，引援寒贱，拯济士类，外牧守得其人，内卿大夫各举其职，太平之贤宰相也。呜呼盛哉！

范文正公镇越，民曹孙居中死于官，其家大窘，遗二子幼妻，长子方三岁。公乃以俸钱百缗赒之，其他郡官从而遗之，若有倍公数。公为具舟，择一老吏将辖其舟，且诫其吏曰：“过关防，汝以吾诗示之。”其诗曰：“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儿寡妇船。”公之拯济孤贫可见也。

韩魏公镇真定时，有门客彭知方为酒使，逾垣宿于娼室。门吏报公，公不究。久之，为《种竹》诗曰：“殷勤洗濯加培拥，莫遣狂枝乱出墙。”客见其诗愧甚，乃和公诗曰：“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公特以百缗遣一指使投都下，市一女奴赠之。公之爱士待客，皆类此。

唐僖宗时，于化茂颇有学问，依栖中丞蔡授门馆。一日告去，作《燕离巢》诗云：“旧垒危巢泥已堕，今年因傍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向谁家门户飞？”主人见诗怆然，复留。

邵州魏处士，高尚之士。张丞相士逊召之入都，不久告还，丞相有诗送之曰：“一片闲云来帝里，归飞不肯待秋风。”人皆荣之。

远烟记

戴敷窃归王氏骨

戴敷，筠州邑人也。父为游商，出入多从焉。后敷纳粟为太学生，娶都下酒肆王生女为妇。

岁久，父没于道途。敷多与浮薄子出处，耗其家资，则装囊尽虚，屋无担石，妻为其父夺之以归。敷日夜号泣，妻王氏亦然，誓于父曰："若不从吾志，我身不践他人之庭，愿死以报敷。"及王氏卧病，久则沉绵，家人多勉父使王氏复归于敷。父刚毅很人也，曰："吾头可断，女不可归敷！"因大诟女："汝寡识无知，如敷者，冻饿死道路矣。"王氏自念病且不愈，私谓侍儿曰："汝为我报郎，取吾骨归筠，久当与郎共义也。"后数日，王氏死。

侍儿一日遇敷于道，具述王氏意。敷大伤感，方夜乃潜往都外，脱衣遗园人，取其骨自负而归筠。

敷后愈贫，无衣食，乃佣于人为篙工，下汴迤逦至江外，萍寄岳阳，学钓鱼自给。敷怀妻，居常伤感，多独咏齐己诗曰：

谁知远烟浪，多有好思量。

于时穷秋木脱，水落湖平，溶溶若万顷寒玉。敷行数里外，隐约烟波中亭亭有人望焉。数日，钓无鱼，只见烟波人。岁余则似近，又半岁愈近焉。经月则相去不逾五十步，熟视乃其妻王氏也。敷号泣，妻亦然，道离索之恨。更旬日，不过数步，敷乃题诗于壁。诗曰：

湖中烟水平天远，波上佳人恨未休。
收拾鸳鸯好归去，满船明月洞庭秋。

一日，敷乃别主人，具道其事。主人不甚信，乃遣子与敷翌日往焉。敷移舟入湖，俄有妇人相近，与敷执手曰："自子持吾骨归筠，我即随子于道途间，子阳旺，不敢见子。子钓湖上相望者二载，以岁月未合，莫可相近，今其时矣。"乃引敷入水中，主人子大惊而回。

后数日尸出水上，岳阳尉侯谊验覆其尸，容色如生。闻其事于人。

流红记

红叶题诗娶韩氏

魏陵张实子京撰

唐僖宗时，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间。于时万物摇落，悲风素秋，颓阳西倾，羁怀增感。视御沟浮叶，续续而下。祐临流浣手，久之，有一脱叶差大于他叶，远视之若有墨迹载于其上，浮红泛泛，远意绵绵。祐取而视之，果有四句题于其上。其诗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祐得之，蓄于书笥，终日咏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书于叶也。因念御沟水出禁掖，此必宫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宝之，以为念耳，亦时时对好事者说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

一日，友人见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为吾言之。”祐曰：“吾数月来眠食俱废。”因以红叶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书之者无意于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虽思爱之勤，帝禁深宫，子虽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虽高而听卑，人苟有志，天必从人愿耳。吾闻牛仙客遇无双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计，但患无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终不废思虑，复题二句，书于红叶上云：

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 ？

置御沟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宫中，人为笑之，亦为好事者称道。有赠之诗者曰：

君思不禁东流水，流出宫情是此沟。

祐后累举不捷，迹颇羁倦，乃依河中贵人韩泳门馆，得钱帛稍稍自给，亦无意进取。久之，韩泳召祐，谓之曰：“帝禁宫人三千余得罪，使各适人，有韩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宫，今出禁庭来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逾壮，困苦一身，无所成就，孤生独处，吾甚怜汝。今韩夫人箧中不下千缗，本良家女，年才三十，姿色甚丽，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穷困书生，寄食门下，昼饱夜温，受赐甚久。恨无一长，不能图报，早暮愧惧，莫知所为，安敢复望如此！”泳乃令人通媒妁，助祐进羔雁，尽六礼之数，交二姓之欢。祐就吉之夕，乐甚。明日，见韩氏装橐甚厚，姿色绝艳，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为误入仙源，神魂飞越矣。

既而韩氏于祐书笥中见红叶，大惊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实告。韩氏复曰：“吾于水中亦得红叶，不知何人作也。”乃开笥取之，乃祐所题之诗，相对惊叹，感泣久之，曰：“事岂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韩氏曰：“吾得叶之初，尝有诗，今尚藏箧中。”取以示祐。诗云：

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
此情谁会得 ？肠断一联诗。

闻者莫不叹异惊骇。

一日，韩泳开宴，召祐洎韩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谢媒人也。”韩氏笑答曰：“吾为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韩氏索笔为诗曰：

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
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无偶然者也。”

僖宗之幸蜀，韩泳令祐将家僮百人前导，韩以宫人得见帝，具言适祐事。帝曰：“吾亦微闻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门下旧客也。”祐伏地拜谢罪。帝还西都，以从驾得官，为神策军虞候。

韩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学俱有官，女配名家。韩氏治家有法度，终身为命妇。宰相张濬作诗曰：

长安百万户，御水日东注。水上有红叶，子独得佳句。子复题脱叶，流入宫中去。深宫千万人，叶归韩氏处。出宫三千人，韩氏籍中数。回首谢君恩，泪洒胭脂雨。寓居贵人家，方与子相遇。通媒六礼具，百岁为夫妇。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

议曰：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夫在天理可合，虽胡越之远，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则虽比屋邻居，不可得也。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

长 桥 怨

钱忠长桥遇水仙

治平年，钱忠，字惟思。少好学多闻，随侍父湖湘。后以家祸零替，惟忠一身流客，因如二浙。道过吴江，爱水乡风物清佳，私心恋恋，不能去。每江上春和，湖天风软，翠浪无声，画桥烟白，忠尽日讽咏游赏，多与采莲客、拾翠女相逐，周旋洲渚间。忠尤悦一女，方及笄，垂螺浅黛，修眉丽目，宛然天质。忠虽与游，卒不敢以异语犯焉。凡数月，浸于女熟，女亦若眷眷有意。一日，忠为酒所使，谓其女曰："吾与子相从江渚舟楫间数月矣，吾甚动子之色，独不知乎？"女曰："吾之志亦然也。家有严尊，乃隐纶客也，常独钓湖上，尤好吟咏。子能为诗，以动其心，妾可终身奉君箕帚，不然，未可知也。"至暮举楫，扁舟入云水中。

忠归，惕意为诗曰：

八十清翁今钓客，一纶一艇一鱼蓑。
碧潭波底系船卧，红蓼香中对月歌。
玉脍盈盘同美酒，锦鳞随手出清波。
风烟幽隐无人到，俗客如何愿一过。

忠以诗付女，女持而去。明日，女复持诗至曰："翁和子诗，亦有不许君之句，子更为之。"翁和诗曰：

向晚云情无限好，船头又见乱堆蓑。
却无尘世利名厌，尽是市朝兴废歌。
全宅合来居水泽，此身常得弄烟波。
肥鱼美酒尤丰足，自是幽人不愿过。

忠复依前韵为诗云：

小舟泛泛游春水，竹笠团团覆败簑。
盈棹长风三尺浪，满船明月一声歌。
非干奔走厌浮世，自是情怀慕素波。
惟有仙翁为密友，就鱼携酒每相过。

付女上翁。他日，又遇女于湖上，女曰："翁亦不甚爱子之诗。"

又数日，忠又构成诗云：

吴江高隐仙乡客，衰鬓长髯白发干。
满目生涯千顷浪，全家衣食一纶竿。
长桥水隐秋风软，权浦烟浮夜钓寒。
因笑区区名利者，是非荣辱苦相干。

翌日，忠见女，女喜曰："翁方爱子之诗，我与君事谐矣。"又去，忠终不知所止。

一日，忠与数友晚步江岸，过小桥，遇女于其上，不语，相顾喜笑而去，同行者颇疑焉。明日早，忠尚伏卧，有人持书于窗牖，忠视之，乃女所作之诗也。诗云：

昨日相逢小木桥，风牵裙带缠郎腰。
此情不语无人觉，只恐猜疑眼动摇。

他日，忠又与邻渔泛舟，钓于湖上。渔唱四发，忠亦递相应和其间。女又遣人遗忠诗曰：

轻桡直入湖心里，渡入荷花窣窣鸣。
何处渔谣相调戏 ？住船侧耳认郎声。

月余，忠别里巷邻友，泛舟深入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师孟，登第后失官。有故人居钱塘，道经吴江，泊舟水际，登长桥，有彩船来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固无恙乎？"师孟审其声，乃忠也。俄见舟舣桥下，果忠也。邀师孟登舟，音乐酒肉，器皿服用如王公，皆非人世所有。忠复命其妻以大兄之礼拜师孟，师孟但觉瑶枝玉干，辉映左右。因三人共饮。至明，忠谓师孟曰："吾之居处在烟波之外，不欲奉召兄。兄方贵游，弟能无情！"乃以黄金十斤赠之。师孟谢之。忠曰："相别二纪，而兄之发白，伤怆尘世间烟波使人易老。"师孟曰："子为神仙，吾今游客，命也如何！"因而唏嘘泣下。忠为诗曰：

水国神仙宅，吾今过此中。
长桥千古月，不复怨春风。

已而别去，后不复有人见之云。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

骊山记

张俞游骊山作记

大宋张俞，字才叔，又字少愚，西蜀人。幼锐于学，久而愈勤，心慕至道。应制科，辞理优赡赅博，意为必擢高等。有司罪其文讦鲠太直，不可进。俞由是不得意，尤为议者所惜，愈不乐，日与朋侪登高大醉。久乃还蜀，更不以进取为事。亦多往来京索间，所过有山水之奇，虚名之玩，未尝不往观焉。既观，未尝不吟咏，反覆烂熳，终日啸傲，至有历时不能去。

俞尝命一仆荷酒肉，一仆携纸笔，一日，与三四友人游骊山。俞谓其友人曰："吾走天下有日矣，足迹几遍于四海，而山水宜乎厌饫。道也终不能使人忘情，吾之志如是也。骊山吾已数游，不须再登也，不若山下见老叟，求古遗事。"乃同友人遍历民家，皆曰："惟田翁好蓄古书文籍，博览古今。"俞乃倩一耕者导至田翁家。翁久乃出，发鬓如雪，进趋甚有礼，视听不少衰。既坐，翁谓俞曰："山野闲居，门无长者车骑久矣。君子惠然见过，何也？"俞曰："余好古者也。闻翁有寿且知古，此来诚有意也。"翁始则悚而拒，终则愧而谢，且曰："吾今年九十三矣，亦尝见大父洎吾祖言往事。晋、汉时吾不知也，唐自明皇而下，吾素所记。"就衣带间取铁匙，命其子："开钥，取吾柜中某书来。"

及启，乃一幅图也，即骊山宫殿图。凡二门，大小九殿，台亭六十二处。回廊屈曲，莫知其数。东曰日华门，西曰月华门。东大殿曰万寿殿，一殿曰迎阳，又一曰晨晖，又一曰紫极，又一曰宝林，又一曰宝基，又一曰明和，又一曰文庆。自日华门入，即大安殿。月华门入，即万寿殿。大安殿后三殿：一曰迎阳，一曰紫极，一曰晨晖。万寿殿后三殿：一曰宝基，一曰宝林，一曰明和。六殿后又一殿，曰文庆也。后即翠华门，乃入后宫。东即紫云阁，阁东即先春馆，西即桂香堂。西又有明华阁，阁东即惜花馆，西即载月堂。紫云阁东即碧瑶池，环池榭东即赏春台，西即御钓台、明霞阁，西乃宝积池，池北乃圣智堂，前曰清风轩也。宫中流水灌注，环绕台榭。宫外又有台殿，

或架岩腹，或横危巅，皆有佳名，不知尽纪。翁按图指示，豁然在目前。俞喜曰：“骊宫吾已知之矣。”

既久，翁复言曰：“吾之远祖尝为守宫使，常出入禁中，故宫中事亦可得而言也。祖常言：明皇时天下无事，太平日久，常多幸骊山宫，从驾侍卫只五六千人，百官供给亦有三四千人，常不满万，皆给于宫，而不少乏。如当时府库之积丘山，茶布之货堆露不恒，民间玉帛不知纪极，斗米不满三十钱。帝又好花木，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后乐府中有《一捻红》曲，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宫中牡丹最上品者为御衣黄，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黄，其色重于御衣。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近侍又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开一朵，鲜艳清香，绛帏笼日，最爱护之。一日，宫妃奏帝云：‘花已为鹿衔去，逐出宫墙不见。’帝甚惊讶，谓：‘宫墙甚高，鹿何由入？’为墙下水窦，因雨窦寖，野鹿是以得入也。宫中亦颇疑异，帝深为不祥。当时有佞人奏云：‘释氏有鹿衔花，以献金仙。帝园有此花，佛土未有耳。’帝亦私谓侍臣曰：‘野鹿游宫中非佳兆。’”翁笑曰：“殊不知禄山游深宫，此其应也。”俞曰：“吾尝观《唐纪》，见妃与禄山事，则未之信。夫帝禁深沉，守卫严密，宫女数千，各有掌执，门庭禁肃，示有分限，虽蜉蝣蚁蠛莫能得入，果如是乎？”翁曰：“史氏书此作戒后世，当时事亦可言陈。《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正为此也。妇人女子性犹水也，置于方器则方，置于圆器则圆。且宫人数千，幽之深院，绮罗珠翠，甘鲜肥脆，皆足于体，所不足者，大欲耳。圣人深思此，故主宫殿用中贵人也。贵妃自处子入宫，上幸倾后宫，常与游者禄山也。禄山日与贵妃嬉游，帝从观以为笑，此得不谓之上慢乎？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怒骂曰：‘小鬼方一奴耳，圣上偶爱尔，今得官出入禁掖，获私于吾，尚敢尔也！’禄山曰：‘臣则出微贱，惟帝王能兴废也，他皆无畏焉。臣万里无家，四海一身，死归地下，臣且不顾。’叱贵妃，复引手抓贵妃胸乳间。贵妃泣曰：‘吾私汝之故也，罪在我而不在尔。尔今不思报我，尚以死胁我！’时宫女王仙音旁立，乃大言：‘安禄山夷狄贱物，受恩主上，蒙爱贵妃，乃敢悖慢如此，我必奏帝。’禄山犹不止，云：‘奏帝我不过流徒，极即刑诛。贵妃未必无罪，得与贵妃同受祸，我所愿也。此所谓鱼目得伴明珠入水，碔砆同白玉入火，又何害焉？’会高力士赍福建绿荔枝上贵妃，禄山乃忸怩引去。力士久在屏外躬听，且知所争。力士上传帝旨，跪进荔枝乃

去。贵妃使人从力士谢曰：‘慎无言适来之事。’高曰：‘帝非贵妃，当受黜废，出居于外，则主人不乐可知。为我谢贵妃，臣知此久矣，非今日也。臣宫中老物也，岂不知爱君父乎？愿贵妃勿忧。’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

俞复谓翁曰：“玄宗据崇高之势，有天日之表，龙凤之姿，兼文武全美，禄山丑类，安能动贵妃心？”翁云：“据祖言，禄山虽是胡儿，眉目疏秀，肌若凝脂。加之性灵敏慧，言语巧辩，音乐技艺往往通晓，亦涉猎书数，尤能迎合上意，上所以爱宠。禄山亦多异处。”俞曰：“何异也？”翁曰：“禄山手足心俱有黑子，尝自语人曰：‘此王公之相也。’禄山素丰肥，盛暑酣寝，鼻声如雷，宫人多以清泉洒其身，久而方醒，率以为常。一日，禄山醉卧明霞阁下，误为宫人覆水于面。禄山俄瞑目嗔气，头上生角，体亦生鳞，骧首踠足，势欲飞跃。宫人四走，莫知所避。有报帝曰：‘禄山化作龙。’时帝与妃子弈棋，帝急往视，乃曰：‘不足畏也。此乃真猪龙。’少顷，禄山睡觉，帝因问禄山。禄山曰：‘臣适梦中为人以水沃臣，臣梦化为龙。’异日，贵妃问帝曰：‘禄山化龙之事甚可畏。’帝云：‘不足畏。’‘何也？’帝曰：‘天地之神物，莫若龙之能变化也。真龙则角长而鬃密，腹紧而尾倍，目深而鼻高，鳞厚而爪长，朱目血舌，赤须火鬐，息则人莫见其踪，动则雷雨满天下。禄山乃猪龙者，吾见精出鼻肆，腹大尾赤，鳞薄爪秃，鬃疏角短，目青不光，鬐黑无焰，但能乘水势败坏堤岸，汩没泥水中为害，非云雷之主也，故不足畏。但恐禄山异日不能善终，须死兵刃。’贵妃复曰：‘莫为患乎？’帝曰：‘此外非汝可知。’”

俞曰：“贵妃色冠后宫，为天下第一，迄今传为绝代色，其美可得闻乎？”翁曰：“观史氏所言，中人贵妃发委地，光若傅漆，目长而媚，回顾射人。眉若远山翠，脸若秋莲红。肌丰而有余，体妖而婉淑。唇非膏而自丹，鬓非烟而自黑。真香娇态，非由梳掠。乃物比之仙姬，非人间之常体。笑言巧丽，动移上意。帝对妃子论杜甫宫词，他日帝因思其诗，命宫人取其诗，为宫人远去，妃子曰：‘不须取，妾虽听之，尚能记忆。’乃取纸录出，不差一字，其敏慧又可知也。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润滑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翁又曰：“当时西蜀有女髡，解造补鬓油膏面。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龙脑相熬合和，用以调粉匀面，白而光润。用紫芝麻、胡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合而润鬓，黑而复香。蜀中以二油进，后中贵窃鬻民间，富者亦用之。宫中呼为锦里油，民间呼西蜀油。后明皇入蜀，此亦先兆之应

也。”

翁曰：“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禄山辞贵妃，贵妃开宴饯之。酒半酣，禄山曰：‘臣久出入宫掖，蒙私贵妃，而中道弃之，吾之此行，深非所乐。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贵妃但笑而不答。禄山复曰：‘人但恨无心耳。苟有心，虽抽肠溅血，万死万生犹不顾。臣须来见娘娘。’禄山呼贵妃为娘。因涕泣交下，起抱贵妃，良久不止，左右勉之，久方辞去。明日，禄山尚未行，欲再入宫见贵妃，诏不得入内。禄山既行，甚怏怏，令前骑作乐。禄山曰：‘乐有离声，人多别恨，自古迄今无有也。’后杨国忠专政，深恨禄山。禄山至渔阳，多求珍异物，并私书上贵妃，尽为国忠抑而不达。顷之，禄山怨国忠，益有反意，乃兴兵向阙，言于左右曰：‘吾之此行，非敢觊觎大宝，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此言流落民间，故马嵬六军不进，指妃子而为言也。开元末童谣云：

山上一群鹿，大鹿来相逐。
啼杀涧下羊，却被猪儿触。

后果为帐下李猪儿所杀。禄山反书至，帝方食，贵妃不觉失匕箸。帝惊顾左右甚久，诏杨国忠为御营都元帅。都人惊骇，尘土四散，咫尺莫辨牛马。帝登丹凤楼置酒，楼下有人唱歌云：

不见只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雁飞。

其音甚悲，帝泣下，不终饮而止。左右奏曰：‘陛下素大度，禄山虽兵变，安能遽至此也？’帝上马由承天西去，长安父老遮乘舆言曰：‘陛下以重禄养禄山，禄山不以臣报陛下，天理不远，人情莫顺。禄山非久，血污锋刃，身膏草野，不日臣等复出长安，西迎銮舆之来。’帝曰：‘朕已诏天下兵百道并进，必破此贼。深虑贼锋未可当，终恐为父老忧，各宜相率避之。’帝令一中贵人厉声曰：‘关东皆贼也，不可往。西可以避。’竟去。由是都人多入蜀避贼。”

温泉记

西蜀张俞遇太真

亳州秦醇子履撰

西蜀张俞再过骊山，留题二绝云：

金玉楼台插碧空，笙歌递响入天风。
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

其二云：

玉帝楼前锁碧霞，终年培养牡丹芽。
不防野鹿逾垣入，衔出宫中第一花。

俞异日宿温汤市邸，于是衙鼓声沉，万动岑寂，客馆后夜，悲风素秋。俞少负英气，羁怀多感，高烛危坐，远意千里，强调脆管，又抚朱弦，怨流丝竹，竟不成乐，乃就枕。才合眼，见二短黄衣吏立于床下。一吏曰："召其魂也，召其梦也？"一吏曰："奉命召其魂。"吏曰："魂俱去，留一魄以守其宅。"吏于袖间出一物若银钩，以刺入胸中，亦不甚苦痛，以手执钩尾，大呼俞名姓，又小呼数声。俞或立于阶下，回顾尸于床上，俞惊叹，恨不得作书寄家人嘱后事。吏引其衣出门，又见二碧衣童，若常所见画图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问。约行十余里之远，俞乃足痛，愿得一代步者。吏曰："请君问碧衣者。"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敕界吏速取马来。"有顷，驺从至，俞乃上马，因询黄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黄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走，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私约下马，折腰与碧衣童曰："俞蜀中书生，未尝造恶，今有此行，不识入于狱乎？能复回于世乎？愿闻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也？"童曰："蓬莱第一宫太真妃也。"俞曰："召仆安用？"童子曰："子骊山曾作诗否？"俞方忆其所作二绝。

又行百里，道左有大第，朱扉屼立，金兽衔环，万户生烟，千兵守御。入门则台殿相向，金碧射人，帘挂琼钩，砌磨明玉，金门瑶池，彩楹琐窗，幕卷轻红，甃浮寒碧。童止俞曰："可伺于此，吾入报矣。"童复出，呼左右备驺从，童谓俞曰："上仙召子温泉浴。"迤逦见绛旌见驱，翠幢双引，赭伞玲珑，仙车咿轧，彩仗鳞鳞，纹竿袅袅，霞光明灭五色云中。行少顷，又至一宫，仙妃降车，俞亦下马。

童引俞升殿，左右赞拜，仙赐坐。俞偷视仙，高髻堆云，凤钗横玉，艳服霞衣，琼环瑶珮，鸾姿凤骨，仙格清莹。俞精神眩惑，情意恐惧，虚己危坐，莫敢出言。仙笑为俞曰："君无惧。吾召子无他意，欲少询子人间一两事耳。"仙子曰："骊山所题之诗甚佳。"俞避席俯谢。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汤影沉沉，甃摇龙凤。仙去衣先入浴，俞视若莲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荡。俞因以手拂水，沸热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别具汤沐，侍者进金盆，为俞解衣入浴。仙与俞相去数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尘骨凡体，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共沐？"仙曰："尔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

仙与俞携手入后院，坐曲室。俞审视则白璧为楹，碧瑶甃地，绣帛蒙窗，珠丝翳户，饰琼玉于虚轩，安铜龙于画栋。仙命进酒，宝器瑶杯，珍羞仙果。但俞平生不酌酒，金壶至俞，则酒辄不出。仙笑顾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为取之。"顷间酒已至，乃人间之味。俞又自恨。仙谓俞曰："今之妇人首饰衣服如何？"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仙乃顾左右："取吾旧服来。"长裙大袍，凤冠口衔珠翠玉翘，但金钗若今之常所用者也，他皆不同。

俞曰："俞少好学，虽望道未见，然于唐史见仙事迹甚熟，今见仙之姿艳，一禄山安能动仙之志，而仙自弃如此也？"仙复曰："事系天理，非子可知，幸无见诘。"俞曰："明皇蕴神圣之姿，天日之表，没当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真也，明皇乃真人下降，今住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曰："在潭、衡之间。"

不久玉漏递响，宝灯阑珊，侍者报仙曰："鼓已三敲。"仙乃命撤去杯皿，与俞对榻寝。俞情思荡摇，不能禁。俞曰："召之来，不与之合，此系乎俞命之寡眇也。他物弗望，愿得共榻，以接佳话，虽死为幸。"仙笑曰："吾有爱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终不可得。"俞乃欲升仙榻，足不可引，若有万斤系之。仙曰："子固无今日分。"俞乃就南榻，与仙对卧而语。不久鸡唱，烟中月沉，户外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别。仙曰："后二纪待子于渭水之阳。"仙取百合香一小器遗俞曰："留以为忆。"系俞臂，复见前童吏引还，入门，吏推仆乃觉。

俞惊起坐，默念岂非梦邪？臂上香犹存，发器，异香袭人，非世所有。他日，俞题诗于温汤驿曰：

梦魂飞入瑶台路，九霞宫里曾相遇。
壶天好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处去。

又戏为诗曰：

昨夜过温汤，梦与杨妃浴。敢将豫让炭，却对卞和玉。同欢一宵间，平生万事足。想得唐明皇，畅哉畅哉福。

诗尚留温汤驿壁。

俞后闲步野外，有牧童持书一纸，俞开封，乃仙所为诗一首也。诗云：

虚堂壁上见清辞，似共幽人说所思。
海上风烟虽可乐，人间聚散更堪悲。
重帘透日温温暖，玉漏穿花滴滴迟。
此景此情传不尽，殷勤嘱付陇头儿。

俞询牧童曰："从何得此书？"牧儿曰："前日有妇人过此，遗我百钱，授我此书，云：'明日有衣冠独步野外，子可与之。'"俞闻之愈伤感。俞多与士君子说此事，乃笔成传。

贵妃袜事

老僧赎得贵妃袜

天宝十三年秋苦雨，上自兴庆宫登楼远望，见其淫潦尤甚，时惟贵妃、力士从上。上谓曰："今水潦如此，疾于朕心，当传位于太子，使吾未没而付之，吾无忧也。"妃子不对。力士曰："且待丰年。"上视太真曰："若何？"妃对曰："今秋霖雨水灾，烦劳圣虑，妾愿与圣躬共舍衣物于两街，建道场法事，庶拯生灵。"上从之。乃敕司衣阁出衣十袭，施左右街佛寺，货之以充供养。

时沙弥常秀自庐岳来京师求戒法，见舍衣物，遂罄囊钵，赎得妃子袜一緉，持归江南，以与亲族。后隐香炉峰，乱而获存。其后中丞李远牧于温城，多征故事，求诸遗物。或有言妃子袜事于远，遂求焉。僧不获已而献之，远以钱十万为直。仍藏诸箧笥，示诸好事者。

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因诘其题黄陵庙事。群玉曰："予尝梦之。"远曰："仆自获妃子袜，亦常盼慕焉。"遂

更相戏笑，因各赋诗一首。远曰：

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
霞色尚鲜宫锦鞠，彩光依旧夹罗头。
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绚曾经玉指构。
三十六宫歌舞地，唯君独步占风流。

群玉诗曰：

故物犹存事渺茫，把来忍见旧时香。
拗连绮锦分奇样，终合飞蝉饮瑞光。
常束凝酥迷圣主，应随玉步浴温汤。
如今落在吾兄手，无限幽情付李郎。

是岁校书过豫章，端午浴兰之会，宴滕王饮筵，片时卒座上。客云："得非黄陵嘉？"至今伤感悯之。

马嵬行

刘禹锡作《马嵬行》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妃，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幸佞，天子舍妖姬。兵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头转美目，风日无光晖。贵人饮金屑，倏忽即英暮。平生服香丹，颜色宛如故。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觑。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儿童爱纹迹，私手解盘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七

孙 氏 记

周生切脉娶孙氏

寺丞丘濬撰

周默，字明道，都下人也。以延赏为太庙郎，岁久改授常州宜兴簿。默幼小知书，尤好方药之书，亦稍稍通其术，里巷称其能医。

比邻有张复秀才，聚闾巷小童为学。一日，复谒默曰："有恳，敢凌长者。"默询其故，曰："复之妻得病甚危，居贫不能得医，敢烦君子诊其脉，视其证，倘获愈，必为报。"默许之。往见其妻孙氏卧小榻，容虽不修饰，然而幽艳雅淡，眉宇妍秀，回顾精彩射人。默见之愕然，乃诊臂视脉，久之曰："娘子心脉盛，痰积其中，气出入则昏眩。"乃留犀角汤下之。默日日往候之。复妻病愈，复将召默饮于市，以谢默。默曰："邻里缓急固当救，何烦致谢？"

是时默丧妻才经岁，既见孙氏，心发狂悸，念无计得之。乃白其母曰："孙氏，默治之愈矣，可召之饮，以接邻里之好。"母不识默意，乃召孙，孙托事不来。默赞其母，复召之。久乃至，与默母叙拜礼，又以言谢默。是时孙薄妆，虽有首饰，衣服无金翠，艳丽绝天下，语言飘飘然宛神仙之类也。默精神荡散，因以目挑之，语言试之，终不蒙对。召入内，复饮于轩前。默时时入室，启母劝之酒，孙以礼谢，终不饮。逼晚方散。

默日夜思所以得孙氏之计。默阴念：有功于孙，吾且年少，孙之夫极老，复年五十三，孙方二十一。吾固胜他远矣，吾必得之。默乃暗遣学童以柬投孙，竟不蒙答。又投之，亦然。默询童曰："彼何言也？"童曰："孙略观，但默默而已。"默私计：我有功于孙，事虽不谐，亦无后虑。乃至意投书与孙氏云：

世之乐事，男女配合；人之常情，少年雅致。今慕子之美色妙年，甘心于一老翁，自以为得意，吾为子羞之。兼有鄙诗，略为举

陈，幸留意也。诗曰：

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发白已头低。绛帏深处休论议，天外青鸾伴木鸡。

孙氏亦为书上默曰：

数辱书问，荷意甚勤。上有良人，安敢私答。妾之本末，略为君言：妾本富贵家女，幼岁常近笔砚，及长继遭凶灾，兄又死边州，弟妹散去，家贫不能自振。信媒氏之说，归身此翁。至于今日皆不可言，亦不复恨。妇人无他能，惟端节自持为令节。欲不白君子，则子之意未绝，千万自保，无贻深念为异时恨。妾心匪石，兼有诗道其意。诗曰：

雨集枯池时渐满，藤笼老木一翻新。如今且悦目前景，妆点亭台随分春。

默得书诗，又见其有才，愈思念之。乃再为书丁宁恳切，此不具载。孙复有书曰：

前诗书已少道区区之意，君尚不已。今为君少言天下物理之大分，以解君惑。夫鹪鹩栖木，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上苑之花，色夺西锦，遇大风怒号，飘荡四起，或落银瓶绣幕之间，或委空闲坑溷之所，此各系乎分也。我之夫固老矣，求为非礼以累之，则吾所不忍。君虽百计，其如我何 ！可绝来意，无劳后悔。

默意欲速得，又以柬诗侵逼之。孙又为书与默曰：

近者妾病，知子有术可以起我之疾。居贫，我乃谋于夫曰：“邻居周君善医，彼士君子，且以邻里之故，必不子拒。”今因妾病，而召污秽之事入其家。使子为翁，子能忍而舍之乎 ？翁虽老，闻此安肯为子下而不发耶 ？向得子柬，欲闻于翁，且发人之私，不仁也；忘人之恩，不义也。是以不为。每得子柬急看，或火或毁，恐露而彰子之恶。今子之言侵逼尤甚，子意欲因医之功，邀而娶之也。若然，虽商贾市里庸人有不为者，况士人乎 ？古之烈女，吾之俦也，子无多言。青松固不凋于雪中，千万无惑焉。

默知不可乱，乃止。

默不久赴官，意犹未已，乃为柬别孙曰：

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是老当先寝也，我愿终身不娶，以待之耳。

孙得柬，感默之意，为缄谢绝曰：

愧感深诚，早晚疾听。君子启行，无缘叙别，破囊久空，不能为赆，空自悚愧。承谕雅意，安可预道 ？无妄之言，未敢奉许。人之修短，固自有期，设或不幸，即俟他日，况君庆门当高援，无以鄙陋独贻伊戚。彩舫长浮，知有日矣。气象尚和，惟以自爱。千万珍重 ！

默得书，但恨惋而已。

后三年，默替归，泊家于湘蓝之南。默思孙，因往旧巷访之。询其邻，则曰：“复死已经岁矣，孙今独居。”默大喜，归告其母，遣媒通好。久之，孙乃许。既成，相得甚欢，彼此方浓，复授郓州东阿尉。

默本好贿，居官尤甚。据案决事则冒货，出证田讼则赇民。笥中多私蓄币帛以归。孙因询其故，默以实告。孙大恸曰：“吾及今三适人矣。始者良人，年少狂荡不返；中间适老翁，不幸其先逝；今归身于子，自为得矣，而彼此方相爱。不意子不能奉法爱民，治狱则曲直高下，惟利是嗜，去就予夺，贿赂公行，民受其枉多矣。子不害其官，则祸延子孙矣。吾不忍周氏之门无遗类，子不若复归其财于民，慎守清素。况子俸钱所入，用之有余矣。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益其过。夫妇大义，死生共处。君既自败坏，不若我先赴死地，不忍见子之死也。今与子诀矣！”乃遽趋井。默急持其衣曰：“子入井，吾亦相从矣。愿改过以谢子。”默以其财复归于民，而自守清慎，终身无过。

孙生二子，亲教之，皆举进士成名。

议曰：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矣。

赵飞燕别传

别传叙飞燕本末

谯川秦醇子复撰

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好事者。

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行，若人手持荏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在王家时，号为飞燕，入宫复引援其妹，得宠为昭仪。昭仪尤善笑语，肌骨清滑。二人皆称天下第一，色倾后宫。

自昭仪入宫，帝亦稀幸东宫。昭仪居西宫，太后居中宫。后日夜欲求子，为自固久远计，多以小犊车载年少子与通。帝一日惟从三四人往后宫，后方与一人乱，左右急报，后惊遽出迎。帝见后冠发散乱，言语失度，帝亦疑焉。帝坐未久，复闻壁衣中有人嗽声，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仪隐忍未发。

一日，帝与昭仪方饮，帝或攘袖瞋目直视昭仪，怒气怫然不可犯。昭仪遽起避席，伏地谢曰："臣妾族孤寒，下无强近之亲。一旦得备后庭驱使之列，不意独承幸遇，渥被圣私，立于众人之上。恃宠邀爱，众谤来集，加以不识忌讳，冒触威怒。臣妾愿赐速死，以宽圣抱。"因涕泣交下。帝自引昭仪臂曰："汝复坐，吾语汝。"帝曰："汝无罪，汝之姊吾欲枭其首，断其手足，置于溷中，乃快吾意。"昭仪曰："何缘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仪曰："臣妾缘后得填后宫，后死则妾安能独生？况陛下无故而杀一后，天下有以窥陛下也，愿得入身鼎镬，体膏斧钺。"因大恸，以身投地。帝惊，遽起持昭仪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仪方就坐，问壁衣中人。帝阴穷其迹，乃宿卫陈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杀之，而废陈崇。

昭仪见后，具述帝所言，且曰："姊曾忆家贫，寒馁无聊赖，使我共邻家女为草履市米。一日得米归，遇风雨，无火可炊，饥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拥姊背同泣，此事姊岂不忆也？今日幸富贵，无他人次我，而自毁如此。脱或再有过，帝复怒，事不可救，身首异地，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殁无定，或尔妾死，姊尚谁援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

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御昭仪一人而已。昭仪方浴，帝私觇，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金钱，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荡，若无所主。帝常语近侍曰："自古人主无二后，若有，则吾立昭仪为后矣。"

赵后知之，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既往后宫入浴，后裸体以水沃帝，愈亲而帝愈不乐，不终浴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后生日，昭仪为贺，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动帝意，乃泣数行下。帝曰：“他人对酒而乐，子独悲，岂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后宫时，帝幸其第，妾立在后，帝时视妾不移目甚久。固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体尝污御衣，欲为浣去，帝曰：‘留以为忆。’不数日，备后宫，时帝啮痕犹在妾颈，今日思之，不觉感泣。”帝勃然怀旧，有爱后意，顾视嗟叹。昭仪知帝欲留，先辞去，帝逼暮方离后宫。

后因帝幸，心为奸利，三月后乃诈托有孕，上笺奏云：

臣妾久备掖庭，先承幸御，遣赐大号，积有岁时。近因始生之日，优加喜祝之私，特屈乘舆，俯赐东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数月来，内宫盈实，血脉不流，饮食美甘，不异常日。知圣躬之在体，辨六甲之入怀。虹初贯日，听是珍祥，龙据妾胸，兹为佳瑞。更期诞育神嗣，抱日趋庭，瞻望圣明，踊跃临贺。谨此以闻。

帝时在西宫，得奏喜动颜色，答云：

因阅来奏，喜气交集。夫妻之私，义均一体；社稷之重，嗣续为先。妊体方初，保绥宜厚。药有性者勿举，食无毒者可亲。有恳来上，无烦笺奏，口授宫使可矣。

两宫候问，宫使交至。

后虑帝幸，见其诈，乃与宫使王盛谋自为之计。盛谓后曰：“莫若辞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则有所触，触则孕或败。”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复见后，第遣使问安否。而甫及诞月，帝具浴子之仪。后召王盛及宫中人曰：“汝自黄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复富贵。吾欲为自利长久计，托孕乃吾之私言。今已及期，子能为吾谋焉，若事成，子万世有厚利。”盛曰：“臣与后取民间才生子，携入宫为后子，但事密不可泄。”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宫见后。既发器，则子死矣。后惊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载子之器不泄气，子所以死也。臣今再求子，盛之器中，穴其器，使气可出入，则子不死。”盛得子，趋宫门欲入，则子惊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选，复携之趋门，子复如是，盛终不敢携入宫。后宫守门吏严密，因向有壁衣中事，故帝令加严之甚。盛来见后，具言子惊啼事。后泣曰：“为之奈何？”时已逾十二月矣。帝颇疑讶。或奏曰：“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后所妊当是圣人。”后终无计，

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梦龙卧，不幸圣嗣不育。”帝但叹惋而已。昭仪知其诈，乃遣人谢后曰：“圣嗣不育，岂日月未满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见，妾不知姊之死所也。”

时后宫掌茶宫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与昭仪共食，昭仪怒言于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宫来，今朱氏生子，从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恸。帝自持昭仪起坐。昭仪呼宫吏祭规曰：“急为吾取此子来。”规取子上，昭仪谓规曰：“为吾杀之。”规疑虑，昭仪怒骂曰：“吾重禄养汝，将安用也？不然并戮汝。”规以子击殿础死，投之后宫。后宫人凡孕子者，皆杀之。

后帝行步迟涩，气颇惫，不能幸。有方士献大丹，养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瓮贮水，满即置丹于水中，即沸又易去，复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颇能幸昭仪。帝一夕在太庆殿，昭仪醉进十粒。初夜绛帐中拥昭仪，帝笑声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或仆或卧。昭仪急起秉烛，视帝精出如涌泉，有顷帝崩。太后遣人理昭仪，且急穷帝得疾之端，昭仪乃自缢。

后居东宫，久失御。一夕后寝，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适吾梦中见帝，帝自云中赐吾坐。帝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问帝：‘昭仪安在？’帝曰：‘以数杀吾子，今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水寒之苦。’故尔大恸。”

后北鄙大月氏王猎于海上，见巨鼋出于穴上，首犹贯玉钗，望波上眷眷有恋人意。大月氏王遣使问梁武帝，武帝以昭仪事答之。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八

希夷先生传

谢真宗召赴阙表

南燕庞觉从道撰

先生姓陈名抟，字图南，西洛人，生于唐德宗时。自束发不为儿戏事，年十五，《诗》、《礼》、《书》、数之书，莫不通究，考校方药之书，特余事耳。亲蚤丧，先生曰："吾向所学，足以记姓名耳。吾将弃此，游泰山之巅，长松之下，与安期、黄石论出世法，合不死药，安能与世俗辈汩没出入生死轮回间。"乃尽以家资遗人，惟携一石铛而去。

唐士大夫揖其清风，欲识先生面，如景星庆云之出，争先睹之为快。先生皆不与之友。由是谢绝人事，野冠草服，行歇坐卧，日游市肆，若入无人之境。或上酒楼，或宿野店，多游京索间。僖宗待之愈谨，封先生为清虚处士，仍以宫女三人赐先生。先生为奏谢书云：

赵国名姬，后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各安富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贮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然从风之云，泛若无缆之舸。臣遣女复归清禁，及有诗上浼听览。诗曰：

雪为肌体玉为腮，深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

以奏赴宫使，即时遁去。

五代时先生游华山，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观，一睡动经岁月。本朝真宗皇帝闻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极荷圣恩，臣且乞居华山。"先生意甚坚，使回，具奏其事。真宗再遣使赍手诏茶药等，仍仰所属太守、县令以礼迎之，安车蒲轮之异数迎先

生。先生乃回奏上曰：

丁宁温诏，尽一扎之细书；曲轸天资，赐万金之良药。仰佩圣慈，俯躬增感。臣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任从四皓。嘉遁之士，何代无之？再念臣性同猿鹤，心若土灰，不晓仁义之浅深，安识礼仪之去就？败荷作服，脱箨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苟临轩陛，贻笑圣明。愿违天听，得隐此山。圣世优贤，不让前古。数行紫诏，徒烦彩凤衔来；一片闲心，却被白云留住。渴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虽潜至道之根，第尽陶成之域。臣敢期睿眷，俯顺愚衷，谨此以闻。

当时有一学士，忘其姓名。以先生累诏不起，为诗讥先生云：

底事先生诏不出？若还出世没般人。

先生复答云：

万顷白云独自有，一枝丹桂阿谁无？

后先生亦稀到人间。

先生一日偶游华阴，华阴尉王睦知先生来，倒履迎之。既坐，先生曰："久不饮酒，思得少酒。"睦曰："适有美酒，已知先生之来。"命涤器具馔。既欢，睦谓先生曰："先生居处岩穴，寝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笔为诗曰：

华阴高处是吾宫，出即凌空跨晓风。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睦得诗愧谢。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灾，吾之来有意救子。守官当如是，虽有灾患，神亦助焉。"睦为官廉洁清慎，视民如子，不忍鞭扑，心性又明敏。先生乃出药一粒曰："服之可以御来岁之祸。"睦起再拜，受药服之。饮至中夜，先生如厕久不回，遂不见。睦归汴，忽马惊，堕汴水，善没者急救之，得不死。

先生亦时来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见之者。今西岳华山有先生宫观，至今存焉。

吕先生记

回处士磨镜题诗

贾师容郎中，治平年任邵州通判，尝蓄古铁镜，规模甚大，非常物也。公甚宝之，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曰：“近有回处士，自言善磨镜。”公令召之。

处士至，进见，其简踞，风骨轩昂，公颇疑焉。稍乃异之，因出镜示之。处士曰：“此亦可以磨。”公乃命左右以银瓶酌酒，遣之坐于砌上，处士一饮而尽。乃以所携笥中取药堆镜上。处士曰：“药少，须归取之。”乃去，久不回。公遣人询其宿止，乃在太平寺。门上有诗曰：

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公见诗，吟赏惊叹。其镜上药已化去矣，惟所堆药处一点，表里通明，如寒玉春冰，他处仍旧。公益为珍藏宝爱也。公惋恨不得遇其人。

先生之所以姓回者，盖浑其迹，不使人识耳。回字乃二口，二口即吕字也。

续记

吕仙翁作《沁园春》

崔中举进士，有学问，春间泛汴水东下，迤逦至湖北，游岳阳，谒故人李郎中。时李知彼州。方至，未见太守，寓宿市邸，闻前客肆中唱曲子《沁园春》。肆内有补鞋人倾听甚久，顾中曰：“此何曲也？其声甚清美。”“乃都下新声也。”其人曰：“吾不解书，子能为吾书，吾于此调间作一词，可乎？”中愕然，因见其眉目疏秀，乃勉取纸笔为写。其人略不思虑，若宿构者，及唱又谐和声调。中观其意，皆深入至道。中疑叹，欲召之饮。其人曰：“吾今日少倦，不欲饮

酒。”欲辞去，曰：“与子同邸，明日复相会。”中遽引其衣曰：“愿闻处士之姓可乎？名则不敢问。”其人曰：“吾生于江口，长于山口，即今为守谷之客，姓名不知也。”乃白中曰：“吾且寝矣，其余来日言之。”则闭户。

傍晚见太守，具言其事，因以词示太守。太守曰：“此乃隐逸高士也。”令一急脚召之。卒击户，具道太守意。其人曰：“子且待之，吾将著衣而出。”久不见出，卒又击门，其人又应，已渐远。又呼，则应又愈远。再呼，则不应。排户而入，则不见人，但见壁间有字，乃录以呈太守，诗一首也。

腹内婴孩养已成，且居廛市暂娱情。无端措大多饶舌，即入白云深处行。

太守与中但叹恨尘缘相隔，不得遇真仙。中谓太守曰：“问其姓名，彼答以生于江口，长于山口，即今为守谷之客，何也？”太守沉吟思虑，少选曰：“吾得之矣。生于江口，长于山口，二口乃吕字也。为守谷之客，谷者洞也，客者宾也。仙之姓名晓然。”二人又嗟叹。仙翁所作之词，此乃今之所传道《沁园春》也。

欧阳参政

游嵩山见神清洞

欧阳永叔登第，授西洛留守推官，是时梅圣俞为洛阳簿，二人相得之友也。

一日，相约游嵩山，永叔遇佳处即吟咏。遇晚，永叔望西峰巨崖之巅，有丹书四字云：神清之洞。永叔乃引手指示圣俞曰：“公见此四字乎？”圣俞从公所指而视之，无所见，永叔乃不言。洎乞身告老，高卧颍水，因思向四字，乃为诗曰：

四字丹书万仞崖，神清之洞锁楼台。烟霞极目无人到，猿鹤今应待我来。

吟诗后数日，公薨。以公之才学，乃神仙中人也。公平生不言神仙事，公岂不知也？盖公吾儒宗主，张吾道当如是也。

何仙姑续补

李正臣妻杀婢冤

道州知州周廉夫潜回阙，道由零陵，见仙姑坐中有客，风骨甚峻，顾望尤踞傲，且不揖。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简傲若此？"仙姑曰："乃吕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见矣。仙姑曰："仙翁意有所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去千里。"廉夫固问仙姑："吕仙翁今往何处？"仙姑乃四望，见仙翁在燕南府，廉夫自恨而已。

潭州李正臣多为游商，往来江湖间。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块，时动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见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尝杀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术治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对，不可救也。"其腹中块后浸大，或极痛苦楚，腹裂而死。正臣视妻腹中，乃一死女子，身体间尚有四挞痕焉。异哉！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九

韩 湘 子

湘子作诗谶文公

韩湘，字清夫，唐韩文公之侄也，幼养于文公门下。文公诸子皆力学，惟湘落魄不羁，见书则掷，对酒则醉，醉则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岂不知吾生孤苦，无田园可归。自从发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闼书殿，家粗丰足。今且观书，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躯，未尝读一行书，久远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学，非公所知。"公曰："是有异闻乎？可陈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诗。"公曰："汝作言志诗来。"湘执笔，略不构思而就曰：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琴弹碧玉调，炉养白朱砂。宝鼎存金虎，丹田养白鸦。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公见诗诘之曰："汝虚言也，安为用哉？"湘曰："此皆尘外事，非虚言也。公必欲验，指诗中一句，试为成之。"公曰："子安能夺造化开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适开宴，湘预末坐，取土聚于盆，用笼覆之。巡酌间，湘曰："花已开矣。"举笼见岩花二朵，类世之牡丹，差大而艳美，叶干翠软，合座惊异。公细视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诗曰：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公亦莫晓其意。饮罢，公曰："此亦幻化之一术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验。"不久，湘告去，不可留。

公以言佛骨事，贬潮州。一日途中，分方凄倦，俄有一人冒雪而来。既见，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舍吾乎？"因泣下。湘曰："公忆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验也。"公思少顷曰："亦记忆。"因询地名，即蓝关也。公叹曰："今知汝异人，乃为汝足成此诗。"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乃与湘同宿传舍，通夕议论。

湘曰："公排二家之学，何也？道与释，遗教久矣，公不信则已，何锐然横身独排也？焉能俾之不炽乎？故有今日之祸。湘亦其人也。"公曰："岂不知二家之教，然与吾儒背驰。儒教则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义之道。昔太宗以此笼络天下之士，思与之同治。今上惟主张二教，虚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于昏乱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诬也。"公与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坚留之不可，公为诗别湘曰：

未为世用古来多，如子雄文世孰过 ？
好待功成身退后，却抽身去卧烟萝。

湘别公诗曰：

举世都为名利役，吾今独向道中醒。
他时定见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

湘谓公曰："在瘴毒之乡，难为保育。"乃出药曰："服一粒可御瘴毒。"公谓湘曰："我实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但得生入玉门关足矣，不敢复希富贵。"湘曰："公不久即归，全家无恙，当复用于朝矣。"公曰："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湘曰："前约未可知也。"后皆如其说焉。

诗渊清格
本朝名公品题诗

吴江长桥千尺，跨太湖，危亭构爽嵘，登临者毛骨寒凛，乃二浙之绝境也。能诗者过亭下，俱有吟咏。苏子美有《长桥赏月》之诗。诗曰："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挂彩虹。"欧阳永叔称道为此桥雄壮，非此句不足称也。余向过吴江，常观诸公诗，择其佳者载于此，

固足与子美并驰也。杨蟠有诗曰：“水云清骨思何赊，疑在仙源泛去槎。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玉碧无瑕。几多风月输诗客，无限莼鲈属酒家。只待功成身退日，烟波深处是生涯。”郑内翰毅亦有题长桥之句云：“排天𠀋 𠀋玉围腰，驾海鲸鲵金背高。”因诸公诗，江山益增光价。

润州金山寺，张祜以江防留题二篇，虽名贤经过，缩手袖间，不敢落笔。盖兹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诗意难见其寺与山，出于水中之意也。祜诗久为绝唱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罗隐有《题金山》之句。诗云：“老僧参罢关门后，不管波涛四面生。”孙山亦有诗二句云：“结寺孤峰上，安禅巨浪间。”亦可亚前二人之诗也。

南岳祝融峰上寺，留题甚众。谢安有诗曰：“云湿幽谷滑，风流古木香。”僧栖岩亦有诗云：“闲云四边尽，浮世一齐低。”惟先生周载之什题绝其意云：“五千里地望皆见，七十二峰中最高。”全楚之地五千里，南岳七十二峰，祝融最高也 。

润州甘露寺有三贤亭，乃刘备、曹操、孙权曾会于此，故罗隐有诗曰：“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过亭者心服焉。

衡州耒阳县有杜甫祠堂，寒江古源，设像存焉。留咏莫知其数，欧阳永叔尤称赏徐介之休，诗曰：“天接汨罗水，江心无所存。固交工部死，来往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疑伤往事，斜月隐颓垣。”

陆子履经为山阳令，有《言怀》诗云：“薄有田园归去好，苦无宦况早来休。”士君子莫不赏味其意。

古人有《早行》诗云：“主人灯下别，骑马月中行。”前人亦有《早行》诗云：“旅人心自急，公子梦尤迷。”惟江东逸人王衮之句云：“高空有月千门闭，大道无人独自行。”兹乃出类之格。又有《拄杖》句云：“探水卓破金鳌头，拨云敲断老虎脚。”其逸俊豪迈可见矣。

永叔尝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来。”兹所谓苦吟破的之句也。永叔有《月砚》诗云：“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散星星入角。彤云砾石变灵砂，白虹贯日生美璞。”物理相感，则如是焉。子美深穷其趣也，为永叔之所称道。永叔尝言：“子美才思潇洒，无毫发尘土气。”

湘南诗僧文喜为《失鹤》诗云：“一向乱云寻不得，几番临水待

归来。”僧曾以此诗上潭州刘相，大见称赏。河北僧清晤《春月即事》诗云：“鸟归花影动，鱼触浪痕圆。”又有《郊外野步》诗云：“叠波漾层汉，残阳补断霞。”僧以诗上贾侍中褒，称为佳句。

范文正《采茶歌》为天下传诵。蔡君谟暇日与希文聚话，君谟谓公曰：“公《采茶歌》脍炙士人之口久矣，有少意未完，盖公方气豪俊，失于少思虑耳。”希文曰：“何以言之？”君谟曰：“公之句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今茶之绝品，其色甚白，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君善知茶者也，此中吾诗病也，君意何如？”君谟曰：“欲革公诗之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谟曰：“绿翠二字也。”公曰：“可去。”曰：“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希文喜曰：“善哉！”又见君谟精于茶，希文服于义。议者曰：希文之诗为天下之所共爱，公立意未尝徒然，必存教化之理，他人不可及也。

濮州杜默当年自为三豪，言默豪于歌。石守道赴诏作太学直讲，作六字歌送之。举其警句云：“仁义途中驰骋，诗书府里从容。头角惊杀虾蟹，学海波中老龙。爪距逐出狐兔，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孔子周公。一条路出瓮口，几程身寄云中。水浸山影倒碧，春著花梢半红。”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又有上欧阳永叔诗云：“一片灵台挂明月，万丈词艳飞长虹。乞取一杓凤池水，活得久旱湍泥龙。”其豪壮皆此类也。

诗谶

本朝名公诗成谶

王禹偁曾作《病鹤》诗云：“埋瘗肯为鸿雁侣？飞鸣不到凤凰池。”以文学才藻历显官、登金门、上玉堂，不为难也。竟不与，其兆即见于诗矣。余友张行退翁，都下人也。幼好学，与当世豪杰曳长裾、游场屋，籍籍有声，自为□□□□。禹偁心有屠龙夺明珠志，不售于有司，终莫能成就，已见于诗乎！公有《言怀》诗云“名教随分乐，天赐一生闲”之句。

时衡州天庆观主石道士有《春月泛舟》诗云：“石压笋斜出，崖悬花倒生。”后刺史入观，怒其不扫庭宇，挞之。此辱亦先见其前诗意也。刺史知其能诗，乃召之，以言抚之。又为诗上刺史，诗云：“春来不是人慵扫，为惜苍苔衬落花。”刺史悔焉。欲召之饮，石

复有诗上刺史云：“敲开败箨露新竹，拾上落花妆旧枝。”其诗尤为湘人所慕爱。吁！守令之权，固足以辱人；怒忿之气，弗明善恶，则致之于有过之地，既往从而悔焉，亦其谬也。

荔 枝 诗

鬼窃荔枝题绝句

治平二年，长沙赵琪作广东提刑。提刑公宇在韶州，其公宇西轩有荔枝数本，非常繁盛，实熟时，色夺晴霞。中夏，荔枝方熟，琪将召刺史醉赏。一夕，荔枝皆空，皮核满地，琪深讶之。乃开西轩，见西壁有诗一绝云：“吾侪今日会佳宾，满酌洪钟酒数巡。狼藉薰风不知晓，荔枝又是一翻新。”后寂无所见。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十

王幼玉记

幼玉思柳富而死

淇上柳师尹撰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师人，随父流落于湖外。与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为名娼，而其颜色歌舞，角于伦辈之上，群妓亦不敢与之争高下。幼玉更出于二人之上，所与往还皆衣冠士大夫，舍此虽巨商富贾，不能动其意。

夏公酉夏贤良名噩，字公酉。游衡阳，郡侯开宴召之。公酉曰："闻衡阳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颜色，孰是也？"郡侯张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见之，嗟吁曰："使汝居东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于此，其名不得闻于天下。"顾左右取笺，为诗赠幼玉。其诗曰：

真宰无私心，万物逞殊形。嗟尔兰蕙质，远离幽谷青。清风暗助秀，雨露濡其泠。一朝居上苑，桃李让芳馨。

由是益有光。

但幼玉暇日常幽艳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询之，则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姊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

会东都人柳富，字润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见曰："兹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游，凡于风前月下，执手恋恋，两不相舍。既久，其妹窃知之。一日，诟富以语曰："子若复为向时事，吾不舍子，即讼子于官府。"富从是不复往。

一日，遇幼玉于江上，幼玉泣曰：“过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异时幸有终身之约，无为今日之恨。”相与饮于江上。幼玉云：“吾之骨，异日当附子之先陇。”又谓富曰：“我平生所知，离而复合者甚众，虽言爱勤勤，不过取其财帛，未尝以身许之也。我发委地，宝之若金玉，他人无敢窥觇，于子无所惜。”乃自解鬟，剪一缕以遗富。富感悦深至，去，又羁思不得会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怀思，遣人侍病。既愈，富为长歌赠之云：

紫府楼阁高相倚，金碧户牖红晖起。其间燕息皆仙子，绝世妖姿妙难比。偶然思念起尘心，几年谪向衡阳市。阿娇飞下九天来，长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拟绝伦，压倒花衢众罗绮。绀发浓堆巫峡云，翠眸横剪秋江水。素手纤长细细圆，春笋脱向青云里。纹履鲜花窄窄弓，凤头翅起红裙底。有时笑倚小栏杆，桃花无言乱红委。王孙逆目似劳魂，东邻一见还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儿，呼僮控马相追随。千金买得歌一曲，暮雨朝云镇相续。皇都年少是柳君，体段风流万事足。幼玉一见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飞来洞户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犹恐恩情未甚坚，解开鬟髻对郎前。一缕云随金剪断，两心浓更密如绵。自古美事多磨隔，无时两意空悬悬。清宵长叹明月下，花时洒泪东风前。怨入朱弦危更断，泪如珠颗自相连。危楼独倚无人会，新书写恨托谁传 ？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买醉嘱佣人，密约幽欢镇相误。将刃欲加连理枝，引弓欲弹鹣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风逆波紧无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尘埃无觅处。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愿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时自相遇。他日得郎归来时，携手同上烟霞路。

富因久游，亲促其归。幼玉潜往别，共饮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丽质，才色相得，誓不相舍，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质诸神明，结之松筠久矣。子必异日有潇湘之游，我亦待君之来。”于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于酒中，共饮之。是夕同宿之江上。翌日，富作词别幼玉，名《醉高楼》。词曰：

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青草岸头人独立，画船东去橹声迟。楚天低，回望处，两依依。后会也知俱有愿，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乱如丝。好天良夜还虚过，辜负我，两心知。愿伊家，衷肠在，一双飞。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调辞意悲惋，不能终曲，乃饮酒相与大恸。富乃登舟。

富至辇下，以亲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其约，但对镜洒涕。会有客自衡阳来，出幼玉书，但言幼玉近多病卧。富遽开其书疾读，尾有二句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富大伤感，遗书以见其意云：

忆昔潇湘之逢，令人怆然。尝欲挐舟泛江一往，复其前盟，叙其旧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适我生平之乐。奈因亲老族重，心为事夺，倾风结想，徒自潇然。风月佳时，文酒胜处，他人怡怡，我独惚惚，如有所失。或凭酒自释，酒醒情思愈彷徨，几无生理。古之两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则求合也易。今子与吾两不如意，则求偶也难。君更待焉，事不易知，当如所愿。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谐，则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犹能相遇，吾二人独不得遂，岂非命也 ！子宜勉强饮食，无使真元耗散，自残其体，则子不吾见，吾何望焉 ！接子书，尾有二句，吾为子终其篇云：

临流对月暗悲酸，瘦立东风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万里云山无路去，虚劳魂梦过湘滩。

一日，残阳沉西，疏帘不卷，富独立庭帏，见有半面出于屏间，富视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见，故有是行。我以平生无恶，不陷幽狱，后日当生兖州西门张遂家，复为女子。彼家卖饼，君子不忘昔日之旧，可过见我焉。我虽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当如是。我有遗物在侍儿处，君求之以为验。千万珍重！”忽不见。富惊愕，但终叹惋。异日有过客自衡阳来，言幼玉已死，闻未死前嘱侍儿曰：“我不得见郎，死为恨。郎平日爱我手、发、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发一缕，手指甲数个，郎来访我，子与之。”后数日，幼玉果死。

议曰：今之娼，去就徇利，其他不能动其心，求潇女、霍生事，未尝闻也。今幼玉爱柳郎，一何厚耶 ？有情者观之，莫不怆然。善谐音律者，广以为曲，俾行于世，使系于牙齿之间，则幼玉虽死不死也。吾故叙述之。

王彦章画像记

记王公忠勇节义

欧阳参政撰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仕梁为宣武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郓州之莞城。唐天福二年时，赠太师。王公素以忠勇闻，梁、唐之争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唐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间见逐而不用，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不少屈，志虽不就，卒死忠节。公既死，而梁亦亡，悲夫！

五代始终才五十年，而更十二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而不知书，其语质直，常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心，及观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集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战胜攻取皆详。又言：敬拜末帝，不肯用公，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形胜，历历可据。又言：公有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闻：公在滑州，以谗自归于京师。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选五百人保銮舆往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非也。公之决胜，期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唐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料敌，公之善出奇兵，何其神哉！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日王元昊反，败军没将，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攻守之说，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惑，忽而不听。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传，知战胜攻取一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之伟才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策之士所到也。

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予过此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其像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他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善用铁枪，时人号为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人犹以名其寺，儿童牧竖皆知王铁枪蜀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像百余年矣，葺之复可百余年，然名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否也。而尤区区如此者，盖感仰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其人，

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

画甫完，予题数言于后而归其人，使之藏焉。嘉祐五年十一月一日立石。

议曰：取彼谗者，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疾之也。梁攻庄宗，保銮舆，兵争得，有严敌，旦暮见破其城，屠其民，杀其身，毁其宗庙，而信谗者之言，夺勇将之兵，付庸愚之手，卒败大事。甚哉谗邪之能覆人之国也。悲夫 ！

曹太守传

曹公守节不降贼

曹覲，字觌道，东鲁人也。以诗礼名家，中高第，行义恢伟，所至有美声。皇祐年，为康州刺史。会蛮獠侬智高乘天下久太平，二广无武备，泉邑泛舟，旌旗铙鼓，震川而下。守令仓卒不暇支吾，皆弃城窜伏山谷。獠贼若入无人之境，所至烧屠，居民流散，被其害者甚众。惟公谓左右曰：“刺史吾职也，义不可去。使吾得数百人，抽肠溅血，必破此贼。”乃募城中兵民愿行者，诱以重赏，无一人应者。

贼压境，举州官吏溃散，惟一主簿泣在公旁，公曰：“汝有家，宜去。汝死于贼，亲孰依倚？可急去避祸，无留也。”主簿又泣曰：“公以一身，又安能御贼？愿公避之。今避者非公一人也，公何苦若是？公以一身死贼，无益于事。”又泣告。公曰：“吾受命守此州，安可临难而自免？岂有天子吏避贼者乎？子有亲，急去，无空守吾也。”比至，主簿泣而去。洎贼入府，公乃厉声谓贼曰：“天子封汝等官，岁以缯絮币帛加赐与汝，汝等以岁入朝贡，朝廷亦甚嘉美汝等，何敢无故辄离巢穴，剽掠郡县，杀害民吏，惊恐边幅。一旦天子怒，命一将将兵数千，断汝归路，汝等俱死锐兵之下，虽欲归诚，安可得也！尔等可相率丑类，亟还巢穴。”公乃瞋目振怒叱之。兵少却，公怒骂不止，竟为乱兵所杀。至死大骂不息。

公之生子方数月，贼入府，妻乃遁，弃其子于府后竹园中。后三日贼过，其妻还视其子，尚呱呱然泣于草中，乃复乳育之。天子加美嗟叹，以重爵加其子，欲延纳之，旌其忠以大其门。后赠公之诗者甚众，惟鲁公参政之诗，格老气劲，杰出众诗之上。诗曰：

款军樵门日再晡，空拳犹自把戈铁。
身垂虎口方安坐，命若鸿毛竟败呼。
柱下杲卿曾断骨，袴中杵臼得遗孤。
可怜三尺英雄气，不怕山西士大夫。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一

大 姆 记

因食龙肉陷巢湖

究地理，今巢湖，古巢州也。或改为巢邑。一日江水暴泛，城几没。水复故道，城沟有巨鱼，长数十丈，血鬣金鳞，电目赭尾，困卧浅水，倾郡人观焉。后三日，鱼乃死。郡人脔其肉以归，货于市，人皆食之。

有渔者与姆同里巷，以肉数斤遗姆，姆不食，悬之于门。一日，有老叟霜鬓雪须，行步语言甚异，询姆曰："人皆食鱼之肉，尔独不食悬之，何也？"姆曰："我闻鱼之数百斤者，皆异物也。今此鱼万斤，我恐是龙焉，固不可食。"叟曰："此乃吾子之肉也，不幸罹此大祸，反膏人口腹，痛沦骨髓，吾誓不舍食吾子之肉者也。尔独不食，吾将厚报尔。吾又知尔善能拯救贫苦，若东寺门石龟目赤，此城当陷。尔时候之，若然，尔当急去无留也。"叟乃去。

姆日日往视，有稚子讶母，问之，姆以实告。稚子欺人，乃以朱傅龟目，姆见，急去出城。俄有小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幼子。"引姆升山，回视全城陷于惊波巨浪，鱼龙交现。

大姆庙今存于湖边，迄今渔者不敢钓于湖，箫鼓不敢作于船。天气晴明，尚闻水下歌呼人物之声。秋高水落，潦静湖清，则屋宇阶砌，尚隐见焉。居人则皆龙氏之族，他不可居，一何异哉！

大姆续记

盗贼不敢过巢湖

治平年间，有辖舟王潜济湖。潜方半醉，调小管自娱。时湖风清

细，调闻数里。他舟皆至于岸，惟潜舟泛泛湖中，不能及焉。潜惧，舍管，与舟人望庙拜祷谢过，他舟亦为之祷焉，舟方抵岸。不月，妻死，潜被罪流远方。

谚曰："过湖三升米，不然五石粟。"意谓美人君子忠信仁义，则神佑以清风，一日可济。苟行有欺于人，心或负于神，则顺风莫可得，舟舣岸数日亦不可知，此五石粟之意也。古人之言云："子若作盗去，无往巢湖住。"兹盖神之明正，不容盗贼践其境也。迄今虽鼠窃狗偷，不敢游过湖焉。

陷池

曹恩杀龙获天谴

《郴州图经》：去州二千里有陷池，向有民家杀龙子，一夕，大风雷，全家乃陷。

《风俗记》：郴人曹恩家有男，捕于水，得鱼长三四尺，烹之。置鱼于釜，釜辄铿然，复沃地，置釜，釜又破。恩弗为异，鲙而烹食之。俄有怪云若积墨，起于岭上，雷声隐隐，随之烈火发于屋，恩驰走去，屋乃陷。比邻之民见一吏擒恩回，一吏读案云："曹恩性原残狠，心类狼虎，破釜不疑，顾神灵如土块，持刀自若，戾极凶狠，不可矜恕。"乃掷恩于陷池，比邻皆见焉。陷池阔不逾一亩，澄泓黑色，其源无穷。渔者常以千丈丝垂之，不极其底。迄今风晦，尚闻人言语，鸡犬鸣吠。岁旱，民驱牛入于池，有顷，雷雨大作，俗呼为洗池雨。

议医

论医道之难精

夫医之为道，尤难于他术，从来久矣。方其疾也，虽金玉满堂，子弟骨肉环围，莫能为计，必得良医以起之。即医之为功非小焉，主执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医患少，而庸医患多也。不意人疾为庸医所持，反覆寒热，弗辨形脉，是亟其疾使加焉，则从而失者有之。余

尝患其若是，前集尝言之矣，意不为诸君得也，诚欲士君子治病得其人云耳。

孙兆殿丞

孙生善医府尹疾

治平年间，有显官权府尹事，忘其名。一日坐堂决事，人吏环立，尹耳忽闻风雨鼓角声。顾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对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孙公往焉。公诊之，乃留药治之。翌日，尹遂如故。尹召问曰："吾所服药切类四味饮？"公曰："是矣。"尹云："始虑为大患，服此药立愈，其故何也？"公曰："心脉大盛，肾脉不能归经耳。以兹凉心，则肾脉复归经络，乃无恙。"公之医高出于众人，寻常皆如是。众人难之，公以为易；众人易之，公以为难：真世之良医也。

杜任郎中

杜郎中世之良医

余常闻里人王奉职云：仁庙时仕于汶阳，时有郡人孟生者温厚，惟一子方数岁，得疾，他医数人治之无效。召杜任治之，数日而良已，逾月而平复。孟亦知医，询公曰："君以何药主之？"公曰何药也。孟惊曰："公所言皆剂之至温者，他人不取，君独用之，而能起疾，其义可闻乎？"公曰："君富家也，众医皆用犀珠金箔主之，其性至凉，凉则寒其胃，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元气既损，则至于死矣。吾之剂则先温其胃，使其饮食如故，然后攻其他疾，是先壮其本，而后攻其疾者焉。"固知杜君之善医也如此。今翰苑互相淬磨，究明经书，医者甚众，如曹应之、胡院谏皆良医也。

本朝善卜

苗达善卜赐束帛

仁庙时，后苑有水亭将坏，方议修整，帝以记年月日，诏苗达而问焉。达乃筹于帝前，奏云：“若人，则其人见病，必恐不起。如物，则将坏之兆。”帝甚喜，以束帛赐之，以旌其术。

胡僧善相

执中遇胡僧说相

丞相陈公执中，改官授端州刺史，溯江而上，至于洪、吉之间，阻风数日。晚岸幽寂，公徐徐闲步。遇胡僧，卷鼻目耸，金环贯耳，揖公，公坐，命之坐于岸。僧谓公曰：“公虎目凤鼻，骨方气清，身当极贵。”公知其异，前席询之。僧云：“气欲伏，不欲发；骨欲细，不欲露。肉贵厚而莹，发宜黑而光。目欲相去远，黑白分明；眉欲秀而浓，相对而起。口红润而方，鼻隆高而贯，面方而莹泽，耳厚而隐伏，身肌重厚，举动详审，皆相之美者也。夫相美于外，不若美于内。美于外，人所共有；美于内，人所难全。内外全美，是为大人。公相甚奇，但公虎目猿身，平地非能为也。当有攀附，然后有所食，公不日位极卿相。”公曰：“如师言，不敢相忘。”僧求纸为诗赠公，诗曰：“虎目猿身形最贵，只因攀附即升高。知君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风泛怒涛。”僧乃指公曰：“请入舟中，顺风将至。”僧遂与公相揖而别，乃登舟，张帆去。公回顾，僧犹岸上祝公曰：“保重。”

公后显用，皆仁庙拔擢，至于相，果如僧言，一何异也。

画品

欧阳㳄善画赠诗

欧阳㳄与予有二纪之旧，从游固非一日也。㳄初甚好学，屡求荐于有司，久而未售。回顾亲老族重，囊无百金之直，乃拊髀叹曰：“大丈夫生当重裀卧，列鼎食，设使为白首博士，有何足道哉！吾且事父母，畜妻子，然后言昔日之志。”因写丹青，尤工传神，落

笔神奇，想入心匠，移之缣素，迥夺天真，既得乎生平之容，又全乎言笑之和，一时妙手，皆出其下。士君子推重焉。名公多以诗赠之，但载二篇。杨著作杰诗曰：“国手曾烦写几回？无人仿佛醉颜开。青铜镜里寻常见，不谓君从笔下来。”刘文毅又有诗曰：“妙笔君今第一人，心欺造化夺天真。精明形骨从来一，移入青缣作两身。”

议画

论画山石竹木花卉

画山水则贵乎石老而润，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川辨乎远近，野径萦纡，云烟出没，千里江山，尽归目下，乃其妙也。

画松竹则贵乎势傲烟霞，气凌霜雪，怪节枯藤，直干森空，虬枝蟠曲，倒缠龙蛇，偃盖低欺，如藏风雨，即其妙也。

画龙则贵目生威武，朱须激水，鳞甲藏烟，爪牙快利，点其睛则当飞去，于水则起云雷，尽其妙也。

画楼阁贵乎万木拱合，群屋鳞鳞，槛植周环，基扃高下，良工望之，不敢伸手，尽其妙也。

画花草贵乎妙破天工，偷回真造，幽轩四序有春，东君不能施巧，尽其妙也。

凡画鬼无常形，人所未见，故易为工矣。于人鸟花木翎毛，皆所常见，即难得其真。古今名笔，士君子皆好焉，余少道其大概而已。

狄方

李主遣鬼取名画

狄方，西洛人，好蓄古物，有画牛一轴，不知几年也。一童牧一牛，旁有草庵，方不以为奇异。一日，悬之于壁，夜偶执烛照之，则牧童卧于庵中，方因以惊。明日视之，则童立牛旁。夜复视之，仍入

屋。方自此宝之。有善画者过门，方出而示之，云：“此画入神，绝世之物也。”

一日，有客谒方曰：“知子有奇画，可得见乎？”方示之。客曰：“愿以百金购之。”方云：“虽万金不愿易也。此吾家神物也。”客曰：“此江南李主库中物也，国破不知所之，主遣吾求之数年未获。子不诺，后必失之。”由是方锁于箧，出入自随，非亲友莫得见焉。

一日，方之友人钱淳与方不相见数年，惠然来谒。坐久，叩方曰：“知子得绝笔，淳颇识之高下。”方取以示淳，淳看毕乃怀之，掷金十星于地曰：“吾为李主取画，金特偿之。”出门不见。方大悔恨，卧病久方愈。后有人言淳死已久矣。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二

太祖皇帝
不拜佛永为定制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赞宁曰：“不当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遂微笑颔之，因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议者以为得礼。

唐 明 皇
出猎以官为酒令

唐明皇居东宫日，出猎逐兔，马决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隐隐望山洞轩中有人语笑，乃下马系古槐，独步而行。见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辈，聚饮其中。众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辄居主位。中有愠帝居上坐，颇不乐，一人乃起白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举杯。”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饮。”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愿闻祖先官爵。”帝曰：“吾饮而后言。”乃饮一大卮云：“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见今是太子。”乃上马。众随而视，见联钱金勒，双龙绣鞯，马走如飞，众方惊也。

王 荆 公
士子对荆公论文

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屦，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

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李 太 白
跨驴入华阴县内

唐李白，字太白。离翰苑，适远游华山，过华阴，县宰方开门判案决事。太白乘醉跨驴入县内，宰不知，遂怒命吏引来。太白至厅亦不言。宰曰：“尔是何人，安敢无礼？”太白曰：“乞供状。”宰命供，太白不书姓名，只云：“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宰见大惊，起愧谢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欲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李 侍 读
善饮号为李方回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京号为李方回。真宗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常寡谈，颇无记诵，酒酣则应答如流。

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观其量。因饮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荐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真所谓君臣千载遇。”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亦不及此。

范 文 正
不学方士干汞术

范文正公仲淹监西汉盐仓日，遇一方士甚厚，每使占卜多验，然衣食自足，无所求于公。

方士寄僧舍，一日病，遣人谓公曰：“自料病不起，愿公一顾，当以后事奉托。”公亟往视之。方士曰：“感公厚待，今垂死，止有子八岁，不免奉累。某有干汞术，未尝语人，仍有药银二百两在箧中，愿公为殡，余者并术献公。”公曰：“一一如教，但术则不愿见，银亦不愿取。”坚请方士自封识，仍书年月其上。

明日，方士卒，公以所留银备后事毕，育其孤如己子，人莫知其为方士之子也。至十八岁，教诲备至，颇能属文。公一日语之曰：“汝非吾子，乃方士某人之子也。”其子泣不愿去，公曰：“汝父有手书在。”即取所藏葬银及干汞术授之，封识如故，公亦未尝省也。

直笔

不以异梦改碑铭

文正公知庆州日，有人以碑铭托公者，公为撰述，夤缘及一贵人阴事。一夕梦贵人告曰：“某此事实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愿公改之。”公梦中谢曰：“隐公此事，则某人当受恶名；公实有此，我非谀人者，不可改也。”贵人即以语恐公曰：“公若不改，当夺公长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几，长子纯佑果疾卒。又梦贵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当更夺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纯仁亦病。此两梦贵人甚有倨色。

既而又梦，贵人乃以情告曰：“公长子数当尽，我岂能夺，今告公为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纯仁数日遂安。后至丞相。公之刚直足可见也。

王 荆 公

不以军将妻为妾

王荆公介甫知制诰日，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

子？”对曰：“夫人令执事左右。”曰：“汝谁氏？”曰：“妾夫为军大将，部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司马温公
不顾夫人所买妾

司马温公从襄颍公辟为太原府通判日，尚未有子，颍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曰：“俟我出，汝自妆饰往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归内。

评曰：古之仁人君子不迩声色如此，皆是学力充足。吁 ！不欺暗室，不愧屋漏，温公之谓欤 ！

张 乖 崖
出嫁侍姬皆处女

王筠、李顺乱蜀之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犹有此禁。张詠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媵。张不欲绝人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置侍姬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之，皆处女也。

汤 阴 县
未第时胆勇杀贼

张乖崖未第时，尝过汤阴县，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

驴，与小童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远，可俟伴偕行。”张曰：“秋冷矣，亲老未授衣，安能少留耶？”但淬一短剑而去。

行三十余里，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见张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窃闻之，亦心动，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培，置室中。店翁问曰：“待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行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门。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摘其首，毙之，曳入闼。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张持剑往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童牵驴出门，乃纵火焚店，行二十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

张 齐 贤
从群盗饮酒食肉

张齐贤布衣时，性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尝舍道上。一日，偶见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恐惧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公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我辈麄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碌碌辈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手擘为数段而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骇愕，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当念吾曹不得已而为耳。愿早自结纳。”以金帛赠之，齐贤不让，遂重负而返。

韩 魏 公
不罪碎盏烧须人

韩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盏二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世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每开宴召客，特设一桌，以锦衣置玉盏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将用之酌劝。俄为一吏误触倒，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谓坐客曰：“凡物之成毁，有时数存焉。”顾吏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叹服公之宽厚。

公帅定武时，尝夜作书，令一兵持烛于旁。兵他顾，烛燃公须，公遽以袖拂之，而作书如故。少顷闲视，则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笞之，亟呼视之曰：“勿较，渠已解持烛矣。”军中咸服其度量。

张 文 定
用大桶载公食物

张仆射齐贤，体质魁伟，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立尽。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服之，不过一弹丸耳，公常以十余丸为大剂，夹以胡饼食之。

淳化中，罢相知安州陆山郡，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骇讶。一日，达官宴公，厨吏置一金漆大桶，窥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

时 邦 美
乃父生子阴德报

时邦美，阳武人也。父为郑州衙校，补军将，吏部差押纲至成都，时父年已六十四岁，母亦四十余，而未有子。母谓父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至蜀，求一妾以归，庶有子以续后。”父如其言。

既到蜀输纳讫，召一侩，谕以所求。侩俄携一女至，甚端丽，询其家世，漠然不对。侩去，女子栉头，父见以布总发，怪问之。女悲泣不已，曰：“妾乃京都人，父为雅州掾，卒于官。母子扶丧柩至此，无资，故鬻妾以办装。”父恻然怜之，遂以金并女子见其母曰：“某不愿得此女，请以百星金助行。”掾妻号泣拜谢。父又为干行计，明日遂发道中，亲护其丧，事掾妻如部曲。到都城，为僦居殡殡

毕，然后归阳武。

妻问置妾之状，具以实告。未几有娠。一夕，梦有一人被金紫者，又数人被褐，径入堂后，衣金紫者留中堂。及旦，邦美生，堂后一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名十狗。后举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乃父之阴德明验也。

崔 先 生

葬地遗识天子至

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兔走，御骑骏决，疾驰约二十里，左右多不能从，独白云先生张约趋行。帝缓辔过小山，见新坟在其上，先生顾视久之。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俄有樵者至，帝因问："何人葬此？"樵曰："山下崔巽葬地。"乃令引至巽家。巽子尚衣斩衰，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坟何人也？"尚曰："父亡，遗言葬此。"帝曰："汝父误葬，此非吉地。汝父遗言何说？"尚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帝惊顾嗟叹称美。先生曰："臣学术未精，且还旧山。"帝复召崔巽子，免终身差役。

议曰：地理古无有也，及后世用之，山水向背，其吉凶亦从而生矣。如龙耳龙角，相去非远，由所见之说，祸福千里矣。今人若用庸人迁葬，得不误之乎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三

小 莲 记

小莲狐精迷郎中

李郎中，忘其姓名，京师人。家豪，屡典郡。公为人瑰伟，厚自奉养。嘉祐中售一女奴，名曰小莲，年方十三，教以丝竹则不能，授女工则不敏。数日，公欲复归之老妪，女奴泣告曰："傥蒙庇育，后必图报。"公亦异其言，久而稍稍能歌舞，颜色日益美艳。公欲室之，则趋避。异时诱以私语，则敛容正色，毅然不可犯。公意欲亟得，乃醉以酒，一夕乱之。明日谢曰："妾菲薄，安敢自惜，顾不足接君之盛。"乃再拜，自兹公大惑之。公妻孙氏贤，亦不禁公。

一夕月晦，侍公寝，中夜不见。公惊，秉烛求之，庖厨井厕俱不见。公意其与人私，颇愤。至晓方至，怒甚，欲加棰，且询所往。小莲曰："愿少选，当露底隐于公。"公引于静室，诘之，曰："今日不幸见拙于长者，不敢隐讳，则手足俱见。妾非人也，非鬼也，容尽陈委曲。妾自愧，固当引去，公若怜照，不加深究，则永得依附，以报厚意。"公曰："他皆可恕，汝何往而不我报也？"泣曰："妾非敢远去，惟每至晦夕，例参界吏，设或不至，坐贻伊戚，亦若民间之农籍，自有定分也。"公终疑焉。

又至月晦，公开宴，以醇酒醉之，小莲熟寐，高烛四列，公自守之。将晓，攫然而兴曰："公私我厚，使我不得去，我因公被罪矣。"而次夕中夜复失之，及晓乃归。公询之，小莲袒衣视公，青痕满背，公谢焉。自兹月晦则失之，公无怪焉。

公一日病，小莲曰："公无求医，公好食辛辣，膈有痰，但煎犀角、人参、腻粉、白矾服之，自愈。"果然。家人有疾，从其说皆验。亦时言人休咎，无不验，公尤爱信之。或言公之亲族，其人某日死矣，若合符契。一日，语公云："某日授命当守某州。"皆合其言。

公将行，小莲泣告："某有所属，不能侍从，怀德恋爱，但自感恨。君不遗旧，时复念之。"公坚欲同行，小莲曰："某向一夕不往，

已遭重责。去经岁月，罪不容诛。”公知不可强。公行有日，小莲送公，执手言曰：“公妻到官一岁当化去，公与都漕交竞，公亦失意归，妾当复见公，宜谨秘之勿泄。”

公到官，经岁妻死，会都运到，都运责公留住钱谷，艰阻公事，公力辩不听，乃去公焉。公中道罢郡，妻丧，意尤怏怏，乃入都，不以仕宦为意。闲居阖户，终日兀坐，适闻叩户声，及出，乃小莲也。公喜，延之坐。公感泣云：“别后一如汝言。”置酒命小莲舞，终日极欢。是夜小莲宿公处，逾月乃去。小莲且泣且拜：“妾有私恳浼长者，愿以此身托死。”公曰：“何遽出此言？”小莲曰：“妾实非人，乃城上之狐也。前世尝为人次室，构语百端，谗其冢妇，浸润既久，良人听焉。自兹妾独蒙宠爱，冢妇忧愤乃死，诉于阴官，妾受此罚。岁月满，得复故形，业报所招，例当死鹰犬。苟或身落鼎俎，膏人口腹，又成留滞，未得往生。公可某日出都门，遇猎狐者，公多以钱与之，云：‘欲得猎狐造药。’死狐耳间有花毫而紫，长数寸者，乃妾也。公能以北纸为衣，木皮为棺，葬我高壤，始终之赐多矣。”再拜又泣。因出黄金一两：“聊备一葬，无以异类而无情。”公皆许诺。公留之宿，小莲云：“丑迹已彰，公当恶之。”公坚留乃宿。翌日拜辞曰：“阴限有期，往生有日，无容款曲，幸公不忘平日之意。”大恸而去。

公如期出镇，北行数里，果有荷数狐者，择耳中有紫毫者售之以归，择日葬之。公亲为祭文，如法葬于都城坊店之南，迄今人呼为狐墓焉。

神 助 记

刘杨讨贼得神助

庆历年，湖南郴、衡、桂阳间，蛮獠为恶，侵掠吾民，时杀官军。朝廷敕刘相忱镇长沙，又召提刑杨畋，二公合谋，经制一方。二公乃躬祷南岳，愿赐阴助。一日，湘潭县民吏见大军旌旗、金革蔽满山谷，民疑为官军焉。而兵渡江，步于水上，俱不濡足，民方知神鬼。中有人呼曰：“吾皆岳兵，效用山前，不日破贼，尔等各宜犒军。”于是民大以冥钱酹酒祭焉，久乃不见。后连破数洞，覆其巢穴，系其丑类，请于朝廷。迄今余獠畏服，乃二公经制之力，亦有神助者焉。

广利王记

广利王助国杀贼

熙宁八年，广西五溪蛮獠相结交趾，大侵边幅，擅杀守令，连陷数州，被害者众。朝廷选命将帅，数道而进，意在破五溪之巢穴于交州之种落，系其主以归献祖庙。一日，海边有战舰数十艘舣岸下，旌旗晖映，铙歌震川。海民曰："不闻官兵之来，何遽有此？"乃相与问云："君等官军乎？"对曰："非也。吾乃广利王之兵，为朝廷先驱三日，当杀彼贼。"少顷，艘离岸，入于烟波，乃无所见。洎大军临海，尽歼丑类之先锋，压当梁之仆木，交趾匍匐请命焉。

岳 灵 记

真宗东封祀泰岳

真庙大驾东封，万官随仗，仰登封告成之美功，陈金泥玉检之盛事；发明万古之光华，敷绎无前之伟绩。驾将至泰岳，去岳四十里，有冠剑人约长丈余，伏于道左，趋谒甚恭。帝知岳灵，顾左右莫有见者。帝功成礼毕，又赐岳之徽号焉。加封天齐仁圣帝夫至诚之动天地、感鬼神也如此。

姚 娘 记

陈公遣人祭姚娘

大丞相文惠陈公，向授湖州道通判税漕。权惠州刺史，率湖州之秀民许申偕行。中道舣舟古岸，江风颇净，新月初出水面，舟人方去未久。俄有介胄百辈，乘骑数人，指呼甚明云："今丞相、漕使宿此，其或疏虞，毫厘不赦。"公与申指对惊喜，固不知孰相也，孰漕也。明日行，询其地只有姚娘庙存焉。公自东复还朝，亲为文祭之。后公果居钧轴，申亦作本路漕，皆如向所言。公尝自京遣人就其地祭

享，以神其事。

巨 鱼 记

杀死巨鱼非佳瑞

嘉祐年，余侍亲通州狱吏，秋八月十七日，天气忽昏晦，海风泯泯至，而雨随之。是夜潮声如万鼓，势若雷动，潮逾中堰，卒闻阴风海水中，若有数千人哭泣声。及晓，有巨鱼卧堰下，长百余丈，望之隆隆然如横堤。困卧沙中，喘喘待死，时复横转，遂成泥沼，然或有气，沙雨交飞。后三日乃死，额有朱书尚存焉。此地人莫有识此鱼者，身肉数万斤，皆不可食，但作油可照夜。次年通人大疫，十没四五。巨鱼死，亦非佳瑞也。

异 鱼 记

龙女以珠报蒋庆

嘉祐岁中，广州渔者夜网得一鱼，重百斤，舟载以归。洎晓视之，人面龟身，腹有数十足，颈下有两手如人手。其背似鳖，细视项有短发甚密，脑后又有一目，胸腹五色，皆绀碧可爱。众渔环视，莫能知其名。询诸渔人，亦无识者。众谓杀之不祥，渔人以複荷而归，求人辨之。置于庭下，以败席覆之。夜切切有声，渔者起，寻其声而听之。其声出于败席之下，其音虽细，而分明可辨，乃鱼也。渔者蹑足附耳听之，云："因争闲事离天界，却被渔人网取归。"渔者不觉失声，则鱼不复言。渔者以为怪，欲弃之，且倡言于人。

有市将蒋庆知而求之于渔者，得之，以巨竹器荷归，复致于轩楹间，以物覆之。中夜则潜足往听之，鱼言云："不合漏泄闲言语，今又移来别一家。"至晓不复言。明日，庆他出，妻子环而观之，鱼或言曰："渴杀我也。"观者回走，急求庆而语之，庆曰："我载之以巨盆，汲井水以沃之。"及暮，鱼又言曰："此非吾所食。"庆询渔者，鱼出于海，海水至咸，庆遣仆取海水养之。是夜庆与妻又听之，鱼曰："放我者生，留我者死。"妻谓庆曰："亟放出，无招祸也。"庆曰："我不比人，安惧？"竟不放。

更后两日，庆乘醉执刀临鱼而祝曰：“汝能言，乃鱼之灵者。汝今明言告我，我当放汝归海。汝若默默，则吾以刀屠汝矣。”鱼即言曰：“我龙之幼妻也，因与龙竞闲事，我忿然离所居至近岸，不意入于渔网中。汝若杀我，无益。放我，当有厚报。”庆即以小舟载入海，深水而放之。

后半年，庆游于市，有执美珠货者，庆爱之，问其价，货者曰：“五百缗。”庆以为廉，乃酹之半。货者许诺曰：“我识君，君且持珠归，吾明日就君之第取其直。”乃去，后竟不来。庆归，私念：“此珠可直数千金，吾既得甚廉，又不来取直，何也？”异日复见货珠人，庆谓来取价，其人曰：“龙之幼妻使我以珠报君不杀之恩也。”其人乃远去。

此事人多传闻者，余见庆子，得其实而书之也。

化 猿 记

曹尚父杀猿获报

天圣年间，桂阳蓝山县民曹尚，父年七十八岁，一日出不归。尚门外皆高山深林，溪洞岩壑，莫知其数。尚扪石跻山，攀烟萝，数日寻访不见。

尚子一日入山樵采，一老猿饮于涧，子以石击之。猿遽升高作人言曰：“尔乃吾孙也，而敢击吾！”子识其声，乃祖也。孙拜曰：“父寻访祖父久矣，何故至此也？”祖泣曰：“吾心甚丑，但为异物，不欲见家人辈耳。为吾语尚，他日复相见于此。”尚如期而往见父，尚不胜其悲。猿曰：“吾今生无负于世，前生尝杀一猿，今乃其报。汝复时来，吾欲知家人安否也。”

后三年，猿不复见。蓝山尉李执柔亲就尚家询得其实。

杀 鸡 报

马吉杀鸡风疾报

庆历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前后所杀，莫知纪极。凡杀鸡，以拳殴之，则反首向背，摇动移时乃死。吉或患风疾，其头亦反向于背，动摇如鸡之将死。吉乃用绳结口衔之，以两手尽力制之，或绳误脱，则首反于背，人为之拯乃可。

后乞食道途，岁余方死。

猫 报 记

杀猫生子无手足

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丰足，好养鹁鸽，编竹为室，数动逾百。一日，为猫捕食其鸽，沛乃断猫之四足，猫转堂室之间，数日乃死。他日，猫又食鸽，又断其足，前后所杀十数猫。后沛妻连产二子，俱无手足，皆弃之。沛终不悟，惜哉！

程说

梦入阴府证公事

程说，字潜道，潭州长邑人。家甚贫，说为工以日给其家，暇则就学舍授业。士君子闻之，颇哀其志。好义者与之米帛，以助其困，说益得以为学。庆历间魁荐于潭，次举及登第，授郴州狱官。替日赴调中铨，泊家于隋河之南小巷中。

一夕卧病，冥冥然都不省悟，但心头微热，气出入绵绵若毫发之细。凡三日，起而长吁，家人环之，泣而问曰：“子何若而如此也？”说遽询家人曰：“视吾箧中，前知州王虞部柬曾在乎？”求于笥中，已失之矣。说曰：“甚哉阴吏之门，而使人可畏也。吾病，见一青衣吏，手执书曰：‘府君召子。’出木门，行至五七十里，天色凝阴，昏风飒飒，四顾不闻鸡犬。又百里，至一河，说极困，息于古木下，仰视其木，但枯枝而已。二吏亦环坐，说曰：‘此木高百尺，约大六十围，其势甚壮，绝无枝干翠叶，其故何也？’一吏曰：‘罪人多休于其下，为业火熏灼，故其叶殒堕。’说方悟身死，泣涕谓吏曰：‘说

守官以清素，决狱畏慎，无欺于心，自知甚明，何罪而死也？吾家世甚贫，薄寄都下，此身客死，家无所依。’乃恸哭。一吏曰：‘吾亦长沙人，今为走吏，甚不乐。子与吾同里，有胡押院亦吾乡人，引子见之，求之，当得休庇也。’乃行，引过一水，有府庭，入门两廊皆高屋。一吏引说立于庑下，曰：‘子且于此少待，吾为子召胡君。’久方至，乃衡州蔡陵胡茂也，与说有旧，相见极喜。胡曰：‘子必有重罪，此二吏乃地狱鞠事司吏也。’说恐惧。胡曰：‘子行矣，吾为子见本行吏。’复为说曰：‘地狱罪恶不容私饰，见王便直陈其事，慎勿隐讳。’”

“俄入大门，一人坐大殿上，吏曰：‘此王也。’说俯砌下。王曰：‘汝权知郴县日，杀牛五十只，牛本施力养人者，无罪杀之，汝当复其命，仍生异道。’说曰：‘非说杀也，乃知州王真征蛮，要犒军也。’王曰：‘有何证也？’说曰：‘真有亲书手柬在说处。’王曰：‘其柬曾将来乎？’说曰：‘在说书笥中。’王命一吏取来，少选即至。王执其吏，急令召王真来。俄王虞部至庭，王以柬掷砌下，谓真曰：‘此岂君手迹也？’真曰：‘此诚某所书柬，但真受命山下战蛮日，兵官胡礼宾令真取牛，两人共议，然后犒军。’王命引去，谓说曰：‘召子证事，子寿未终，可速回。’”

“说出门外，见茂且叙久别之意。茂曰：‘吾在此亦薄有权。’说祷茂曰：‘我今幸得更生，常闻地狱，遣我一观之乎？’茂曰：‘不惜令子见，但恐无益于子。’说坚欲往，茂乃呼一吏，作符付吏曰：‘当速回。’嘱说曰：‘无舍吏，若一失，子陷大狱不可出。’”

“说与吏至一处高垣，垣上荆棘自生，若锋刃狞密，虽蛇虺不可过。有一门不甚高，极壮厚，吏乃扣门，自内应曰：‘有罪人乎？’吏曰：‘吾有押院符。’门乃开，有一赤发短臂鬼，胸前后铁甲。吏急叱曰：‘胡押院亲戚，欲暂见地狱，可急去，恐见汝惊惧也。’鬼隐去。吏与说乃入狱。左右皆大屋，下有数千百床，床下有微火，或灭或燃，床上或卧或坐，呻吟号呼，形色焦黑，苍然不可辨男子妇人。说迤逦行看，吏促其出。又至一处，吏曰：‘乃锯狱。’大屋之前，人莫知其数，皆体贯刃，有蛇千百条周旋于罪人间。或以尾或以口衔其刃，刃动则人号呼，所不忍闻。吏人又促之出，吏曰：‘此乃汤火狱，人不可近。’说望之，烈焰时时出于上，俯听若数万人求救声。说觉心臆微痛，吏引说出狱，俄口鼻出血。又行过一瓦砾堆积之所，有一人手出于上。说曰：‘何人也？’吏曰：‘此秦将白起也，受罪于此。’说谓吏曰：‘白起死已千余年矣，尚在此乎？’吏曰：‘昔起杀降人四十万，祸莫大焉。此瓦砾乃人骨也，为风雨劫火消磨至此。更千年，瓦砾复归于本，起方出平地上。又千年，起方入异类中。’”

“吏曰：‘子急归，无累我。’吏乃同说归。不久，路上见殿阁，说

曰：‘此是何宫宅？’吏曰：‘相国寺也。’说方悟，吏或敛容鞠躬俯首而行，说曰：‘何故如此？’吏回指寺曰：‘此中有圣像故也。’同吏升寺桥，沿汴水南岸东去，行方数步，以手推说堕汴水，说乃觉。”

说终于蕲州黄冈令，今其子存焉。

议曰：程说与余先子尝同官守，都下寓居，又与比邻，故得其详也。观阴司决遣，甚实甚明，起之杀赵降人，诚可寒心，阴报果如此，安可为不善耶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四

李 云 娘

解普杀妓获恶报

庆历元年，李云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堤曲，粗有金帛，与解普有故旧。是时普待阙中铨，寓京经岁，囊无寸金，多就云娘假贷以供用。普绐云娘曰："吾赴官，娶汝归。"由是云娘罄箧所有，以助普焉。

普阴念家自有妻，与云娘非久远计也。一日，召云娘并其母极饮市肆中。夜沿汴岸归，云娘大醉，普乃推云娘堕汴水中，诈惊呼，号泣不已。明以善言诱其母，适会普家书至，附五十缗，又以钱十缗遗云娘母。不日，普授秀州青龙尉，乃挈家之官。

一日，普同家人闲坐，有人揭帘而入者，普熟视，乃云娘也。责普曰："我罄囊助子，子不为恩，复以私计害我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得报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嗫嚅也！"引剑击之，俄而不见，冷风触人面甚急，举家大惊。

后数日，报有劫盗，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唾水曰："汝又来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举舟皆见。公吏沉水拯之，不获。翌日方得尸，普面与身皆有伤处。

议曰：逋人之财，犹曰不可，况阴贼其命乎 ？观云娘之报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戒焉。

羊 童 记

家童见身报冤贼

封丘县东富村吴德家小儿牧羊于野，一日为人杀，夺其衣，莫得其人。

家为童作斋七，忽有小童坐于灵席上，食其所享祭物。家人惊问其故，儿曰："汝家之童，常时与我戏于野。童曰：'我家人今日有聚会，共汝同去。'我与之同来，方食，外有哭声而入者，童指曰：'彼杀我也，吾怕之，不欲见。'乃去。"询其所指者，乃童之姨婿也。由是吴德讼于官，求其人杀之赃验明白，遂伏罪焉。

陈 叔 文

叔文推兰英堕水

陈叔文，京师人也。专经登第，调选铨衡，授常州宜兴簿。家至窘窭，无数日之用，不能之官。然叔文丰骨秀美，但多郁结，时在娼妓崔兰英家闲坐。叔文言及已有所授，家贫未能之官。兰英谓叔文曰："我虽与子无故，我于囊中可余千缗，久欲适人，子若无妻，即我将嫁子也。"叔文曰："吾未娶，若然，则美事。"一约即定。叔文归欺其妻曰："贫无道途费，势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时以俸钱赒尔。"妻诺其说。叔文与兰英泛汴东下，叔文与英颇相得，叔文时以物遗妻。

后三年替回，舟溯汴而进。叔文私念：英囊箧不下千缗，而有德于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两不相知，归而相见，不惟不可，当起狱讼。叔文日夜思计，以图其便，思惟无方，若不杀之，乃为后患。遂与英痛饮大醉，一更后，推英于水，便并女奴推堕焉。叔文号泣曰："吾妻误堕汴水，女奴救之并堕水。"以时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捞，莫之见也。

叔文至京与妻相聚，共同商议。叔文曰："家本甚贫，箧笥间幸有二三千缗，不往之仕路矣。"乃为库以解物，经岁，家事尤丰足。遇冬至，叔文与妻往宫观，至相国寺，稠人中有两女人随其后。叔文回头看，切似英与女奴焉。俄而女上前招叔文，叔文托他故，遣其妻子先行。叔文与英并坐廊砌下，叔文曰："汝无恙乎？"英曰："向时中子计，我二人堕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碍不得下，号呼捞救得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醉，立于船上，自失脚入于水，此婢救汝，从而堕焉。"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令人至恨。但我活即不怨君。我居此已久，在鱼巷城下住，君明日当急来访我。不来，我

将讼子于官，必有大狱，令子为虀粉。”叔文诈诺，各散去。

叔文归，忧惧，巷口有王震臣聚小童为学，叔文具道其事，求计于震臣。震臣曰：“子若不往，且有争讼，于子身非利也。”叔文乃市羊果壶酒，又恐家人辈知其详，乃僦别巷小童携往焉。至城下，则女奴已立门迎之。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担者立门外，不闻耗，人询之云：“子何久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担人云：“吾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尚未出门，故候之。”居之曰：“此乃空屋耳。”因执烛共入，有杯盘在地，叔文仰面，两手自束于背上，形若今之伏法死者。申之官司，呼其妻识其尸，然无他损，乃命归葬焉。

议曰：兹事都人共闻，冤施于人，不为法诛，则为鬼诛，其理彰彰然异矣。

卜 起 传

从弟害起谋其妻

卜起，东都人也。庇身于百司，以年劳补计仕路，中铨，注授瑞州高安尉。起哀其从弟德成无所归，邀以同行，游吉与虔，出大庾岭，经韶，下溯江。

德成慕起妻白氏既美艾，日夕思念，无计得之。德成私意谓：舟浮江中，可以害起。一夕晚，德成与起共立舟上闲话，德成伺其不意，推起堕江，德成诈惊呼救之。至明日，方得起尸。德成谓白氏曰：“无举哀。今身落万里之外，兄又溺死，方乏用度，别无人知，我承兄之名到官，且利其俸禄，终此一任，可以归耳。”白氏大哭，德成引剑示之曰：“子若不从，当为刃下鬼。”白氏默默自恨，但暗中挥涕。德成乃室白氏，白氏不敢拒，思欲报德成，无以为计。

是时起之子方七岁，德成爱之如己子。不久官满，欲挈白氏入京，乃泊家于岭上。德成又授楚州山阳簿，方往岭外挈白氏，德成谓白氏不念旧事，乃教其子为庠学生，任秩复寓家于楚。

德成入京，去甚久，一日，其子忽问其父，白氏泣下曰：“且非汝父也。”子惊曰：“何以言之？”白氏云：“今德成乃汝之仇焉，杀汝父者也。汝父起官岭外，下湍江，为德成推堕溺死矣，诈代汝父之官，今七八年矣，我痛贯肝膈。我常欲报之，私念妇人之谋，易为泄

露，无所成就，即汝父之仇，终身无报焉。今子已十五岁，可成大事，汝能报之，吾死无怨。”子乃同母诣府，具陈其冤。公吏入都追德成，押而归，具伏。事成，上其事奏太宗，降旨法德成于楚州，仍与其子一官。母不先告，连坐，其子诉讼，乃获免焉。

龚球记

龚球夺金疾病死

龚球，京师人也。父任岭外，染瘴死，球由是久流落，漂泊南中。治平年，方归都下。球素家寒，无所依倚，乞丐以度日。一日将暮，有与球中外亲者，遇球于道，哀之，赠之十千，仍副以衣物，球乃始自给。

时元夜灯火，车骑腾沸，球闲随一青毡车走。车中有一女人，自车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过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为侍妾。”球喜，许之。与妇人携手，妇人以青囊付球，即与同行。球心思计以欺之，球乃妄指一巷：“此乃市者，其中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报家人，然后呼汝入家。”女人不知其诈。球携青囊入巷尾，出于他市，暗视青囊中物，皆金珠。球不敢货于京师，乃去于江淮间，以其物售获千缗。遂游商往来，益增羡，球乃娶妻赁奴。

一夕，泊舟楚州北神堰下，月色又明，球与家人饮于舟上。俄有小舟，附球舟而泊焉。球谓是渔者，熟视舟中乃一女人，面似曾见而不忆。妇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见子，子只在此也。”球思惟：于吾何求，而求吾若是？女人云：“我向车上奔婢也，子挈我青囊中物去，我坐待君至晚，为市吏所收。家知，讼官府狱，公吏穷治青囊中物，我无所诉，荷械鞭棰，自朝至夕，肌肉溃坏，手足堕落，不胜其苦，竟死狱中。诉于阴府，今得与子对。”球曰：“汝能舍我乎？”妇人云：“吾思向狱中之苦，恨不斩子万段。”球自以言和浼，女乃忿然升舟殴球，家人惊呼，无所见。

球如醉扶卧，中夜少醒，起坐谓妻曰：“人安可为不善，阴报甚明。我为一吏摄去阴府，见王坐大殿，服紫衣临案。王云：‘汝何故窃妇人王氏金珠？今当伏罪。’王召吏云：‘球命禄已尽，但王氏受重苦，合偿之。’王曰：‘令人世偿之。’王命吏送还。”球体生恶疮，稍延

及四肢，疮血污于裀褥，盛夏臭恶不可近，妻奴皆恶之。苦痛异常，日夜呼号，手足堕落乃死。

议曰：冤不可施于人，阴报如此，观者宜以为戒焉。 陈贵杀牛陈贵杀牛罚牛身

封丘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日病瘦，数日后发狂，走于田野间，食苗禾，其家执之而归。自此惟食刍草，经月乃死。死前为牛吼数日，死亦有尾生焉。

后经岁，比邻张生家牛产一犊，腹下白毛隐隐，有“陈贵”二字，众人皆叹异。其妻欲以财赎归，是夜梦吏谓其妻：“取此犊当鞭笞施刀之苦，汝何敢违神明而赎之也？当杀汝。”妻乃止矣。

俞元

俞元杀兔作鹰鸣

长记俞元，惟好臂鹰逐兔。凡得一兔，只取其腹，以饲鹰，前后三十年，所杀兔不知其数。一日，元头下有疮血污痛，已经岁，头下地，出气吻吻若鹰隼鸣，日用粥以匙深置于喉，数月方死。其果报如此，得不信乎？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五

隋炀帝海山记上

记炀帝宫中花木

余家世好蓄古书器，故炀帝事亦详备，皆他书不载之文。乃编以成记，传诸好事者，使闻其所未闻故也。

炀帝生于仁寿二年，有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帝母先是梦龙出身中，飞高十余里，龙堕地，尾辄断，以其事奏于帝，帝沉吟不答。帝三岁，戏于文帝前，文帝抱之临轩，爱玩甚久，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文帝自兹虽爱帝，绝无易储之意。

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药方、天文、地理、技艺、术数，无不通晓。然而性偏忍，阴默疑忌，好用钩赜人情深浅焉。时杨素有战功，方贵用，帝倾意结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时后亦不安，旬余不通两宫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谋曰："君国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执素手曰："使吾得志，吾亦终身报公。"素曰："待之，当自有计。"

素入问疾，文帝见素，起坐，谓素曰："吾常亲锋刃，冒矢石，出入生死，与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贵。吾自维不免此疾，不能临天下，汝无立他人。吾若不讳，汝立吾儿勇为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杀汝。此事吾不语之，死目不合。"帝因忿懑，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儿勇来！"力气哽塞，回面向内不言。素乃出语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顷，左右出报素曰："帝呼不应，喉中呦呦有声。"帝拜素："愿以终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发。

明日，素袖遗诏立帝。时百官犹未知，素执圭谓百官曰："文帝遗诏立帝，有不从者，戮于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数次，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执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叹。素归，谓家人辈曰："小儿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

素恃有功，见帝多呼为郎君。侍宴内殿，宫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挞焉。帝恶之，隐忍不发。一日，帝与素钓鱼于池，帝与素并坐，左右张伞以遮日色。帝起如厕，回见素坐赭伞下，风骨秀异，堂堂威仪，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谐，辄为素抑，由是愈有害素意。会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当夷其九族。"素未病前，入朝，出见文帝坐车中，执金钺逐之曰："此贼，吾欲立勇，汝竟不从吾言，今必杀汝！"素惊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语之，曰："吾必死，见文帝如何语之？"不移时，素死。

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土石为山，凿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

铜台进梨十六种：

黄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脸色梨　甘棠梨　轻消梨　蜜味梨　堕水梨　圆梨　木唐梨　坐国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陈留进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银桃　乌蜜桃　饼桃　粉红桃　胭脂桃　迎冬桃　昆仑桃　脱核锦纹桃

青州进十色枣：

三心枣　紫纹枣　圆爱枣　三寸枣　金槌枣　牙美枣　凤眼枣　酸味枣　蜜波枣　（缺）

南留进五色樱桃：

粉樱桃　蜡樱桃　紫樱桃　朱樱桃　大小木樱桃

蔡州进三种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枣进十色李：

玉李　横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绿纹李　半斤李　红垂李　麦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扬州进：

杨梅　枇杷

江南进：

银杏　榧子

湖南进三色梅：

红纹梅　弄黄梅　二圆成梅

闽中进五色荔枝：

绿荔枝　紫纹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浅黄荔枝

广南进八般木：

龙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枨木　柑木

易州进二十相牡丹：

赭红　赭木　鞓红　坯红　浅红　飞来红　袁家红　起州红　醉妃红　起台红　云红　天外黄　一拂黄　软条黄　冠子黄　延安黄　先春红　颤风娇

天下共进花卉、草木、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

诏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晖二　栖鸾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叶六　文安七　积珍八　影纹九　仪凤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宝林十三　和明十四　绮阴十五　绛阳十六

帝自制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择宫中嫔丽谨厚有容色美人实之。每一院选帝常幸御者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

又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南曰迎阳湖，东曰翠光湖，西曰金明湖，北曰洁水湖，中曰广明湖。湖中积土为山，构亭殿，曲屈盘旋，广袤数千间，华丽。

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上皆

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狭湖通五湖北海，俱通行龙凤舸，帝多泛东湖，帝因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象簟，浪摇晴影走金蛇， 偏称泛灵槎。　　光景好，轻彩望中斜。青露冷侵银兔影，西风 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

湖上柳，烟里不胜垂。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 烟雨更相宜。　　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风急堕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华无韵入澄波， 烟外玉相磨。　　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赋，朝尊 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带不为歌舞绶，浓铺堪作醉人茵， 无意衬香衾。　　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 远意寄青春，留咏卒难伸。

湖上花，天水浸灵葩。浸蓓水边匀玉粉，浓苞天外剪明霞， 只在列仙家。　　开烂熳，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澄冷艳，玉轩 清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

湖上女，精选正宜身。轻恨昨离金殿侣，相将今是采莲人， 清唱满频频。　　轩内好，嬉戏下龙津。玉琯朱弦闻昼夜，踏青 斗草事青春，玉辇从群真。

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线缓，醅浮香米玉蛆寒， 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烟光可爱，醉乡 天地就中宽，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暖摇清翠动，落花香缓众纹红，蘋末起清风。　　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遥兰棹稳，沉沉 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

帝常游湖上，多令宫中美人歌唱此曲。

记登极后事迹

大业六年，后苑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李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自大内厨开为御路，通西苑，夹道植长松高柳。帝多幸苑中，无时，宿御多夹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

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宫人数十辈相随。帝升海山殿，是时月初朦胧，晚风轻软，浮浪无声，万籁俱息。帝恍惚，俄见水上一小舟，只容两人，帝谓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赞道唱："陈后主谒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于后主甚喜。乃起迎之。后主再拜，帝亦躬劳谢。既坐，后主曰："忆昔与帝同队戏时，情爱甚于同气，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钦服不已。始者谓帝将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取当时乐以快平生，亦甚美事。闻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至维扬，因作诗来奏。"乃探怀出诗上帝。诗曰：

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奢。一千里力役，百里民吁嗟。水殿不复反，龙舟兴已遐。鹚流催陡岸，触浪喷黄沙。两人迎客溯，三月柳飞花。日脚沉云外，榆梢噪暝鸦。如今投子俗，异日便无家。且乐人间景，休寻汉上槎。东喧舟舣岸，风细锦帆斜。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

帝观书，怫然愠曰："死生，命也；兴亡，数也。尔安知吾开渠为后人之利？"帝怒叱之。后主曰："子之壮气能得几日？其始终更不若我。"帝乃起而逐之。后主走曰："且去且去，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乃没于水际，帝方悟其已死。帝兀坐不自知，惊悸移时。

一日，明霞院美人杨夫人喜报帝曰："酸枣邑所进玉李，一夕忽长，阴横数亩。"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闻空中若有千百人，语言切切云：'李木当茂。'洎晓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来助之应也。"又一日，晨光院周夫人来奏云："杨梅一夕忽尔繁盛。"帝喜问曰："杨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杨梅虽茂，终不敌玉李之盛。"帝自于两院观之，亦自见玉李至繁茂。后梅李同时结实，院妃来献，帝问："二果孰胜？"院妃曰："杨梅虽好，味清酸，终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叹曰："恶梅好李，岂人情哉，天意乎？"后帝将崩扬州，一日院妃来报："杨梅已枯死。"帝果崩于扬州，异乎！

一日，洛水渔者获生鲤一尾，金鳞赤尾，鲜明可爱。帝问渔者之姓，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笔于鱼额书"解生"字以记之，乃放之北海中。后帝幸北海，其鲤已长丈余，浮水见帝，其鱼不没。帝时

与萧后同见，此鱼之额上朱字犹存，惟“解”字无半，尚隐隐有角字焉。萧后曰：“鲤有角，乃龙也。”帝曰：“朕为人主，岂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鱼乃入沉水中。

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敏给，帝尤爱之。常从帝游，终不得入宫，帝曰：“尔非宫中物。”义乃自宫。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帝内寝。义多卧榻下，帝游湖海回，义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潜入栖鸾院，时夏气暄烦，院妃牛庆儿卧于帘下，初月照轩颇明朗，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帝使义呼庆儿，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梦中何苦乃如此？”庆儿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捏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妾惊呼人救帝，久方觉。”帝性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业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应也。

龙舟为杨玄感所烧，后敕扬州刺史再造，置度又华丽，仍长广于前舟。舟初来进，帝东幸维扬，后宫十六院皆随行。西苑令马守忠掌理，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西苑风景台殿如此，陛下岂不思恋，舍之而远游也？”又泣下。帝亦怆然，谓守忠曰：“为我好看西苑，无令使后人笑吾不解装点景趣也。”左右闻此语亦疑讶。

帝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闺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帝闻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徊徨，通夕不寐。扬州朝百官，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有来者在路，兵夺其贡物。帝犹与群臣议，诏十三道起兵，诛不朝贡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

帝未遇害前数日，帝亦微识玄象，多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涕泣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坐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便殿抱膝，俯首不语。乃顾王义曰：“汝知天下将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义泣对曰：“臣远方废民，得蒙上贵幸，自入深宫，久膺圣泽，又常自宫，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坚冰，其来久矣。臣料大

祸，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义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翌日，义上书云：

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无蒙滞。出入金马，积有岁华，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自。还往民间，颇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诤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没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踊贵。乘舆还往，行幸无时。兵士时从常逾数万，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郊。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臭闻千里，骨积如山。膏涂野草，狐鼠特肥。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 ？人主爱人，一何如此 ？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谏 ？或有鲠言，随令赐死。臣下相顾，缄口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 ？高位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过恶，从何得闻 ？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方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 ？陛下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消烁 ？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帝当此时，如何自处 ？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将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

帝方省义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乎？”义曰：“陛下尚犹蔽饰己过。陛下平日常言：吾当跨三皇，超五帝，下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今日其势如何？能自复回都辇乎？”帝乃泣下，再三加叹。义曰：“臣昔不言，诚爱生也。今既具奏，愿以死谢之。天下方乱，陛下自爱。”少选报云：“义自刎矣。”帝不胜悲伤，特命厚葬焉。

不数日，帝遇害。时中夜，闻外切切有声，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刃伺帝，帝叱之曰：“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负我？”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帝旁，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薄衣小寒，有诏：宫人悉絮袍袴。帝自临视之，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第，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

舆！”乃大骂戡。戡曰：“臣实负陛下，但见今两京已为贼据，陛下归亦无路，臣死亦无门，臣已萌逆节，虽欲复已，不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携剑上殿。帝复叱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绝。贵儿犹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六

刘煇
默祷白氏乞聪明

刘煇，信州人。祖父世力稼穑，家贫。煇好游学，寓于江州之东林佛舍中，有白公乐天影堂存焉。煇常以薰果荐于堂，默祷之：傥得才性类公十之一二，即荷神赐。

一日，煇出寺院，行于溪旁，俄有叟坐石上，颜貌温粹，宛若士人。煇知非田翁，就与之语，议论精通，无所不至。煇但唯诺柔顺而已。既久，煇曰："叟真有道者也，何故寓此？"叟笑曰："吾即白居易，蒙子厚意，愧无以报子之所请，将有说焉。夫才者系乎性之所赋厚薄，兹所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者也。若记问，可以积累而至焉。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类是也。人之才乃天相禀，不能勉强。若其闻见之博，落笔无凝滞若宿构，系乎人出入生死间，得为人世数多也。吾生唐德、顺朝，已二十一世为人矣。其所闻所见，莫非稔熟乎耳目，故命思为文，蹈厉风发，莫不出入九经百氏。蕴其远者为事业，发其清者为歌诗，刓割风月，搜穷造化，耳目若素得之也。今子为人方六世，固未甚出乎人也。然子亦有禄，科名极巍峨。"煇乃再拜曰："禄已知矣，寿数修短，可得闻乎？"叟曰："此阴吏自有籍主之，吾不知也。"叟乃去，入于竹圃不见。后煇果为殿元。

范敏
夜行遇鬼李氏女、 田将军

范敏，齐人也。博通经史，尝预州荐至省，失意还旧居，久不以进取为意。

一日，有故入郓，时大暑，敏但见星月而行，未数里，浮云蔽月，不甚明朗。忽一禽触马首，敏急下马，捕而获之。其大若鹑雀，且不识其名，乃置于仆怀中。敏跨马而行，则昏然失道路，乃信马行。望数里有烟火若居人，鞭马速行约三十里，望之其火愈远。敏倦，仆人亦不能行，乃纵马啮草，仆亦倚木而休，敏抗鞍而卧。不久，天将晓，四顾无人，荆刺纵横。见樵者，敏求路焉。樵者云："吾居处不远，子暂休止馆宇，早膳却去。"敏忻然从之。不数里即至，虽田舍家，亦颇清洁。

敏至，樵者曰："吾樵于野，子且盘桓。"俄有青衣设席，布馔数种。时有一妇人望于户罅间，貌极妖冶。食已，又啜茶。茶已，又陈酒斝。数杯后，敏云："失道之人，偶至于此，主礼优厚，何以报答？"妇人自内言曰："上客至，田野疏澹，不能尽主人意。知君好笛，我为子横笛，劝君一杯。"敏极喜。闻笛音清脆雄壮，敏甚爱，但不晓是何曲。敏曰："终日烦浼足矣，又以笛侑酒，鄙薄何敢克当？如何略一拜见，致谢而后去，即某心无不足也。"妇人云："敢不从命？但居田野，蓬首垢面，久不修饰，候匀面易衣而出。"敏闻，即冠带修谨待之。妇人出，敏拜，少叙间，颇有去就。妇人高髻浓鬓，杏脸柳眉，目剪秋水，唇夺夏樱。敏三十岁未尝见如是美色，复命进酒。

敏曰："夫人必仕宦家也，愿闻其详。"妇人曰："妾欲遽言，虑惊贵客；知子有志义，言固无害。昨夜特遣锦衣儿奉迎，误触君马，有辱见捕。妾乃唐庄宗之内乐笛部首也。"敏方知此必鬼也，敏安定神识，端雅待之。敏云："夫人适吹者何曲也？"妇人云："此庄宗自制曲也，名《清秋月》。帝多爱，遇夜有月，必自横笛数曲。秋气清，月更明，方动笛，其韵倍高，与秋月相感也，故为曲名。今夜乃六月十四日，有月，留君宿此，妾当吹数曲以娱雅意。"敏曰："庄宗英武善用兵，隔河对垒，二十年马不解鞍，人不脱甲，介胄生虮虱，大小数十百战，方有天下。得之艰难，可知之也。一旦纵心歌舞，箫鼓间作，不忆前，忘后患，何也？"妇人曰："妾在宫中六年，备见始末。帝长八尺，面色类紫玉，声如巨钟，行步若龙虎。自言：'一日不闻乐，则饮食不美，忽忽若堕诸渊者。'或辄暴怒，鞭棰左右。惟闻乐声，怡然自适，万事都忘焉。昼夜赏赐乐人，不知纪极。妾民间有寡嫂，时进宫来见妾，具言官库皆空，人民饥冻，妻子分散。妾乘暇常具言如此，帝默然都不答。后河北背反，帝大惧，令开府库赏军，库吏奏：帛不及三千匹，他物及宝亦不及万。乃敛取富民后宫所有，以至宫中装囊物，皆用赏赐兵马。其得匹帛，或弃之道路曰：'今天下徨徨，妻子离散，安用此也？'帝知士卒离心，勉强置酒，令妾吹笛。笛音呜咽不快，帝掷杯掩面泣下。翌日，帝出，兵乱。帝引弓抗贼，郭

从谦蔽后，射中帝腰腹。帝拔矢入后宫，殿门随关。帝急求水饮，嫔谓上腹有箭血，不可饮水。乃取酒进。帝饮酒，复呕出。帝怒曰：‘吾悔不与李源同行。’大恸。有顷，帝崩。兵大乱，入后宫，妾为一武人挈至此。今思旧事，令人感恸。”泣数行下。是夕，敏宿于帐，闺帷之间，极尽人间之乐。

明日敏告行，妇人曰：“妾不幸为凶人以兵刃所胁，今为之侧室。”敏曰：“良人何人也？”曰：“齐王之犹子田权也，尝弑其叔，后为韩信兵杀之。伊今往阴府受罪，弑叔之故也。”敏曰：“田王迄今千余年，权尚未得受生，何也？”曰：“阴府之罪重莫过于杀人，权又杀其叔。其叔已往生人间二十余世矣，其案尚在。田叔死，又摄去受苦。始则一年，今受苦之日差少，日月有减焉。”敏连绵住十余日。

一日，有青衣走报曰：“将军至矣。”妇人忽趋入室。有介胄者貌峻神耸，执戈而来，言曰：“安得有世间人气乎？”猛见敏，以戈刺敏。敏执其戈，两相角力。妇人自内呼曰：“房国公如何不来救，万一不虞，亦累及邻舍也。”俄有一人衣冠甚伟，趋来夺介胄者戟折之，推其人仆地，骂曰：“魍魉幽囚于此千余年，犹不知过，尚敢辱人乎？你自家里人引诱他方人至此，不然，彼何缘而来也？此尔不教诲家人之罪也。”将军曰：“我今夜势不两立，须杀李氏。”妇人大呼曰：“好待共你入地狱对会，你杀叔案底尚在，今又胁我为妇。我乃帝王家宫人，得甚罪？”将军乃止。敏欲去，臣翁呼敏曰：“且坐，且坐，必不至害君。”翁谓将军曰：“客乃衣冠之士，今又晚，教他何处去？”将军曰：“总是壮夫，且休争，可相揖。”敏曰：“非礼冲突，实为鄙俗，幸仁人恕之。当尽今夜之欢。”复高烛置酒。敏曰：“不知将军之家，误宿于此，幸将军恕之。”将军曰：“权尝将兵三千，夜劫韩信营，血战至中夜，兵尽陷，惟权独得归。吾手杀百余人，身中箭如猬毛。今居此悒悒，复何言也！”于是不争闲气。敏是夜又宿焉，妇人则不至。

明日，将军又召敏饮，巨翁亦至焉。三人环坐饮甚久，将军顾敏曰：“君子不乐，当令李氏侑坐。”将军呼李氏，李氏俄至。李氏坐将军及敏之间，敏乘醉请李夫人吹笛。将军曰：“瓮酒脔肉，真勇夫之事也。”又命取酒。大肉盈盘，巨觥饮酒。李氏横笛，音愈愤怨，将军曰：“不知怨何人也？”巨翁曰：“且休发狂狷，当歌对酒，不要忿怒。”巨翁索笺管赠李氏《吹笛》诗曰：

一声吹起管欲裂，窍中迸出火不灭。半夜苍龙伸颈吟，五湖四海波涛竭。自从埋没尘土中，玉管无声宝箧空。今日重吹旧时曲，几多怨思悲秋风 ？此意无心伴寒骨，梦魂飞入李王宫。

将军见而不悦曰：“巨翁安知李氏忆旧事而无新意乎？”李氏忿然曰：“唐帝有甚不如你这小鬼。”乃回面视敏。

既久，将军曰：“子之旧情未当全替。”乃劝李氏饮，氏不之饮。将军执杯令李氏歌，李氏默然不发声。敏举杯，李氏不求而自歌。将军怒，面若死灰曰：“歌即不望，酒则须劝一杯。”李氏取其酒覆之。敏乃执杯与李氏，则忻然而饮。将军大叫云：“今夜一处做血！”李氏云：“小魍魉，你今日其如何我？有两个人管辖得你！”李氏引手执敏衣曰：“我今夜再侍君子枕席，看待如何？”将军以手批李氏颊，复唾其面。将军走入室，持剑而出，李氏云：“范郎不要惊，引颈受刃，这鬼不敢杀我。”巨翁起夺将军剑，掷屋上云：“你当荷铁枷，食铁丸，方肯止也。”李氏谓巨翁曰：“好人相劝尚不自止，此不足勉也。我自共伊有证于阴府，这鬼曾对巨翁骂五道将军来。”方纷挈，有人空中叫云：“一千年死骨头，相次化作土也，犹不息心乎？李氏贵家，因甚共这至愚贱下鬼同室？我待如今报四世界探子，交报阴冥。这鬼卒令入无间地狱，三五千年不得出。如今杀他马，又把他衣服贳酒，似如此怎得稳便！”或有人自空中下一棒，击破酒瓮，铿然作声，人屋俱不见。日色暮，四顾无人，荆棘间冢累累然。视其马，惟皮骨存焉。开箧，则衣服无有也。

有小童投敏曰：“将军致意子：人间之娼室，亦须财赂。今十余日在此费耗兼不多。”忽不见。敏急去十余里，酒肆间主人曰：“数日前，有人称范五经，累将衣服换酒。”敏取其衣，乃己者也。询其仆，云：“数日他家以酒肉醉我，他皆不知也。”敏身犹在焉，至今为东人所笑。

桑维翰

枉杀羌岵诉上帝

钱希白内翰作

桑维翰大拜，方居政地，有布衣故人韩鱼谒公。左右通名谒甚久，公方出，鱼趋阶甚恭，公但少离席。既坐，公默然不语，有不可犯之色。遽引退归，谓其仆曰：“桑公吾故人也，有畴昔之旧，今余见之，有不可犯之色，何也？”仆夫亦通敏人，云：“上相气焰如此，事防不可知。”

鱼翌日告别，将归故乡。既坐，公笑曰：“近者书殿缺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学士。”俄有二吏自东廊持箱，中有黄诰及蓝袍靴笏之类。鱼遽降阶再拜受命，公乃置酒。公方开怀言笑，询及里闾，语笑如旧。复谓鱼曰：“朱炳秀才安乎？”鱼对曰：“无恙。但家贫亲老，尚走场屋。”公曰：“吾向与之同乡荐，最蒙他相爱，吾文字数卷，伊常对人称赏。子作一书为吾意，召之来，与一官。”鱼素长者，忻然答曰：“诺。”鱼乃作书，特遣一人召。不久炳至，一如鱼礼，箱出诰洎公裳，兼授军巡判官。

公他日又召鱼中堂会酒，公又询鱼曰：“羌岵秀才今在何地？”鱼曰：“闻见客东鲁，颜甚凄凄。”公曰：“吾与之同场屋，最相鄙薄，见侮颇甚。今吾在政地，伊尚区区日困于尘土间，君子固不念旧事，子为吾复作一书召之，当与一官。”鱼应曰：“诺。”鱼又特令一仆求之，月余日，方策蹇而至。鱼遣人道意，同鱼入见。

坐客次，公召一吏附耳而言，吏至言：“公致意，今日有公议未得相见，且令去巡判官处待，少时即有美命。”岵乃从吏至巡判衙署。岵坐客次，见其吏直升厅附耳言于巡判，判云：“领旨。”吏乃去。巡判又呼吏升厅附耳言，吏下陛，巡判曰：“速行。”吏出门。少顷巡判别呼一吏云：“你传语秀才，请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出。有白衣吏数人随岵行百步，两人执岵手，岵亦不知。及通衢稠人间，数人执岵，一吏云：“羌岵谋反，罪当处斩。”岵大呼曰：“我家有少妻幼子，韩鱼召我来授官，我何罪而死也？我死须告上帝，诉于天！”言未绝，斩之。韩鱼闻之恸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丞相如此，安可自保？”乃告疾还乡。

一日，公坐小轩中，见岵自门外来，不觉起揖。既坐，叙间阔数十句。岵曰：“相公贵人也，生杀在己。岵昔日与公同闾里场屋，当时聚念，闲相谐谑，乃戏笑耳。相公何相报之深也？使吾颈受利刃，尸弃郊野之中，狗彘共食之，妻子冻馁，子售他人，相公心安乎？吾近上诉于天帝，帝悯无辜，授司命判官，得与公对。”公又见阶下半醉而跛者与岵同立阶下，公曰：“此又何怪也？”岵笑曰：“相公眼高，岂不识此是唐赞？”唐赞向为卫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极法。府尹不欲晓然杀之，乃三次鞭之方死，不胜其苦。公曰：“如唐赞辈有何足报？”又曰：“子能贷我乎？吾为饭僧千人，诵佛书千卷报子可乎？”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无所用焉。”岵乃起曰：“且相携。”入庭下竹丛中乃没。公不久死，时手足皆有伤处，不知从何有也。

议曰：桑公居丞相之贵，不能大其量，以畴昔言语之怨，致人于必死之地，竟召其冤报，不亦宜乎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

温琬

陈留清虚子作传

都下名娼以色称者多矣，以德称者甚鲜焉。余闻琬为士君子称道久矣。又曰：“彼娼也，不过自矫饰以钓虚誉，诈于为善，何益 ？”思识其面，一见之，其举动则有礼度，其语言则合诗书，余颇叹息之。会有人持数君之文，托余传于世，其请甚坚。余佳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晓，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实京师人，少跌宕不检，不治生事，落魄寄傲于酒色间，未始有分毫顾惜，籍心于功名事业也。故天下不闻予名，而予亦忌名之闻于人。丁巳冬，返河内，休父惠然见访，属予为温琬传。温生，予亦尝识其面目，接其谈论久矣，义不可辞。然予窃尝以为：大凡为传记称道人之善者，苟文胜于事实，则不惟似近乡愿，后之读者亦不信，反所以为其人累也。乃今直取温生数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性荒唐幻没如此，是传也，亦喜作，非勉强也，因目之曰《甘棠遗事》。熙宁乙巳仲冬浣日陈留清虚子序。

甘棠娼姓温者，名琬，字仲圭，本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逵，游商。至和中得风痹疾，期年而殒。无子嗣，甚贫，徒四壁立。母氏才举琬，辄委琬养于凤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只身也寓邸中，流为娼妇。

琬情柔意闲雅，少不好嬉戏。六岁则明敏，训以诗书，则达旦不寐。从母授以丝竹，训笃甚严，琬欣然承。暇日诵千言，又能约通其大义。喜字学，落笔无妇人体，遒浑且有格。尝衣以男袍，同学与之居，积年，不知其女子也。邻里或谓之曰：“郝氏有子矣。”久之，郭祥因与从母议曰：“此女识量聪明，苟教不辍，数年间迤逦能通晓时事，第恐有异志，累我教矣。”遂藏取所读诗文，止使专于女事。琬既心醉诗书，深知其趣，至于日夜默诵未尝已。和睦敦重，九族说之。从母尤钟爱，不异己之子。

十四岁乃与议婚，媒妁来求，足迹相蹑。遂择张氏之子某者。问名、纳采，即在朝夕，而母氏来召。初不归之，复讼官，乃寝其婚。琬是时阴识母氏之谋，因默自言曰："琬少学读书，今日粗识道理，尽姨夫之赐也。将谓得托身于良家，以终此生也，薄命不偶，一至于此！"因泣下，悲不自胜。遂东还陕侍母，因寓府中。

琬见群妓丽服靓妆，以市廛内为荒秽之态，旦暮出则倚门，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则交臂促膝，淫言媟语以相夸尚。窃自为计曰："吁！吾苟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顷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识礼义，知其所自先也。传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则恩之重无过父母，章章明矣。琬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诞，既诞逾年，不幸父以天年终。既无长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不足饱腹，衣不足暖体。又所逋于人者几三十万，苟不图以养，转死沟壑有日矣。琬妇人直自谋之善耳，亲将谁托哉？岂独悖逆于人情，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琬又安自存乎？当图以偿之。"又思曰："琬一女子，上既不能成功业，下又不能奉箕帚于良家，以活其亲。而复眷顾名之荣辱，使老母竟至于饥饿无死所，则琬虽感慨自杀，亦非能勇者也。复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耶？"屡至洒涕，犹豫不能决。

未几，会有赂贿母氏求于琬合者。琬知情必不可免也，自是流为娼。性不乐笙竽，终日沉坐，惟喜读书。杨、孟、《文选》、诸史典、名贤文章，率能诵之，尤长于孟轲书。尝自言：琬少时最忌蚊蚋，每读书辄相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复之顾也。夜则单衣讽诵，必过更，家人固请，乃略就寝。及旦复然。有来解之者，琬则对以："琬之性愚，素不喜他技。"厚谢之，揖使退。又尝学写书字，每日有求书写者，琬熟视其纸，一挥而成，于是染指间。郡将知之，欲呼琬入官籍，而辞以不笙歌，不足以备尊俎欢。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乃辍之。累次如此。然郡邑关蜀秦晋之地，舟车商贾之辐辏，金玉锦绣之所积，肩摩车击，人物最盛于他州。而督师官属往来不断，府中无事，游宴之乐日多相继。太守熟琬名，会有名公贤士则召之。琬凡侍燕，从行止一仆，携书箧笔砚以随。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人人爱之。

始琬不学吟诗，太守张公靖尝谓之曰："歌诗，人之所难，古君子莫不有作。尔既读书，不学诗何以留名？"琬退而编诗，独喜李杜。初学绝句，已有文彩可观，亦未尝师人也。他日见太守曰："琬已学之矣。"太守命题，执笔而成，深慕其敏且赡。由是间或席上有所赠答，多警句，关中以至淮甸人人争传诵，于是又以诗名愈盛。同

列者疾之，每太守与客会，出题赋诗，或问以《孟子》，则众环指之，日伺隙以非语毁之。琬处之晏然，曾不瞩顾。琬于《孟子》，不独能造其义理，至于暗诵不失一字。太字尝背其书以举，则应声曰："是篇也，在某板之某行上。"故太守张公赠之诗，其尾有"桂枝若许佳人折，应作甘棠女状元"之句。

时宰相司马光君实请告焚黄，自外邑而来。肃至府下，郡将以宴，命琬侍。君实陕人也，久知琬，而未之识，因顾问曰："甘棠乃光之乡里也，闻娼籍有善谈《孟子》者，为谁？"主人指琬以对。乃询其义，谦避不肯应。固问，则曰："孟子几圣者也，琬何人，讵敢谈其书。"久促之，复曰："琬妇人也，对大儒而言《孟子》，挟泰山以超北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实喜，顾谓主人曰："君子识之，妇人其谦能如此。"太守尤悦，待之益厚，竟使系官籍。

琬自流为娼，所与合者皆当世豪迈之士。而厥母始为一商所据，日夜沉寝，五月一出，醉未尝醒。致琬所接士恶之，足疏踵门。琬已而自谋曰："琬既沉为此辈，苟不择人而与之游，徒以轻才薄义，而重富商巨贾之伦，志乎利而已，则与俗奴奚别？虽杀身不足以灭耻矣。今为娼而唯母氏之制，则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后可也。当自图之。"

居数日，乃潜匿于郊外庄家，为易衣服，权使人为兄弟，乘一蹇驴类流民，西如凤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次潼关，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传檄捕之方急，尔非耶？"琬以言诈之，遂得脱去。至凤翔，才定居，而遣仆至陕，泄其事。太守访得之，掠讯诸苦，备极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凤翔摄。摄下，琬不免，随牒而至。始至，众以为太守怒，必被刑，群妓往往私相贺。及至庭下，太守问曰："何故而去？"琬对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凄怆。有顷，太守顾左右审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实对。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得脱籍辄他去者例不许，乃出金赎之免。琬既归，从容言母氏："过荷太守殷勤，今乃复来，非欲还也。今日母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内复去。此去，虽太守召不还也，加之刀锯弗顾也。有以亮之。"母氏泣，且曰："自今后果绝商者，恩爱如往时。"

琬居手不释卷，非太守召，未尝出门阈。后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颇废书。愿欲脱籍，初未有路。其家自是亦稍富足，乃欲适人以遂初心，屡白太守，太守艰之，坐间，因命赋《香篆》诗曰：

一缕祥烟绮席浮，瑞香浓腻绕贤侯。
还同薄命增惆怅，万转千回不自由。

太守识而喜之，然终不听其去。

后太守交代，乘其时谒告，挈母氏骨肉徙京师。既至，为右军访得之而系其名，不得已而居京师。其门常闭，罕得见之。是以角胜图中无其名，而誉不播皇都也。时人欲得一见，往往推故，故人亦不足而谤之。其所接者，惟一两故人而已。居数年后，求去籍，遂所请。

始与太原王生有旧，乙卯中，生战交趾，没于兵间，琬闻之至深恸哭。又召举浮屠者诵经累日，以荐生生天。人钦其能全恩义。

其故人甘棠清虚子尝赴调抵京师，访其友西河陈希言，语及琬始末之操，希言惊叹且喜，翌日为长书遗清虚子。今姑录其略曰：

某闻天下谈说之士相聚而言曰："从游蓬岛宴桃溪，不如一见温仲圭。"仲圭，娼家女也。处幽邃之地，其言语动作，不过闺门之内，目顾手挽，不出于衽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誉于天壤间哉？其以色而后文耶？抑复有异乎？或谓其善翰墨，颇通孟轲书，尤长于诗笔，有节操廉耻，而不以娼自待。而交游宴会，名硕多礼貌之。然虽士君子不能远过。平居所为崇重，经时足未尝践外庭，邻居亦不识其面。又所与契者，尽当世豪俊之士，至于轻浮儇浪之狂子弟，皆望风披靡而不敢侧目以瞩视。其然耶，其不然耶？仆窃倾慕之。

家世居京师，京师之娼最繁盛于天下，仆无不登其门而观之者。又尝侍亲游四方，四方之妓，一一皆审较其优劣。视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实未之有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见，而邈无缘可往，不胜饮渴瞻向之至。兹者窃闻足下与之游有日矣，又且乡里人也，其于为人表里，不可以尽知之，谈说者果其虚言也，其果如仆之所闻耶？果如仆之所闻，则足下为绍介，仆将谒之。

仆尝谓天赋阴阳之粹，以流形于区域间，角而分、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飞者，皆不可谓之人流。人之生，有性斯有情，虽愚者与同焉。谁不欲开口而笑，以傲区区之名利，潜心而静，心静而安，以恝夫死生哉！若郑子产知公孙丑为乱，而不识其为真人。禽滑厘闻端木赐狂，而不知其为达士。夫仲圭之贤，世固知之矣，不待仆言而后知也。仆何人哉，乃敢接近于真人达士耶！虽然，孟子之书，取一贤之言可效可师，又焉得自异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岛桃溪之路，与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侔，不犹天地之悬绝哉？今议者乃愿彼之乐，而求一见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谈，则仲圭之所以负荷膺得是誉者，宜如何也？仆固拳拳焉。

丁巳孟冬晦日，与君实同造其馆。希言世居京师，号能识人，一

见如梦觉，知所闻且非妄誉。琬有诗仅五百篇，自编为一集，为好事者窃去。后继吟百首，乃不肖类成者。《孟子解义》八卷，辞理优当，秘未尝示人，非笃友不得闻其说。有求观其帙者，则尽己见，从而释之，于道固无谦让云。然名藩大府，多士如林，闻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况琬妇人也，而释圣贤之书，义固不足观也。"予始正为一帙，自题其上曰《南轩杂录》。其间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以至于往古当世成败，皆次列之。常日披阅，赅博远过宿学之士。其字学颇为人推许，有得之者，宝藏珍重，不啻金玉。就染指书，尤极其妙。性虽不喜讴歌，或自为辞，清雅有意到笔不到之妙，信其才也。或人求其所书，则拒应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琬于此，不愿得名也。"其谦逊娴惠形而不言，率皆类此云。至于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铭在人心腹者，固非笔舌能尽述，知者其默而识之。琬今日尚寓京师。

清虚子曰：韩退之尝有言曰："欲观圣人之道，自《孟子》始。"温琬区区一娼妇人耳，少嗜读书，长而能解究其义，亦可爱也。且观其施设措置，是非明白，诚鲜俪于天下。惜其生不适时，丁家之多难而失身，亦不幸矣。惜哉！使其身归于人，得或全其节操，天下称道在史策也，岂特言传之所能尽耶！姑且叙其略，云《甘棠遗事新录》。

张宿

胡宾枉杀张宿报

庆历年间，殿直张宿受命湖南军前讨蛮，宿属胡宾麾下。胡为将也，尝谓军吏曰："使吾平地破此贼，如摧枯拉朽耳。"命宿将兵数百人入贼洞，觇贼虚实。宿引兵深入，为盗断后路，危岭在前，进退皆不可得。宿激励士卒曰："今日之事，非只图功名富贵也。陷此绝地，若不溅血争战，无一人可还者也。既所争在命，各宜奋励死战。"士卒于是争死赴敌。蛮贼据高处，木石交下，士卒所伤甚众。宿乃引其兵回争归路，贼扼隘，势不得过。宿挥戈当前力战，自寅至午，宿手杀百人，宿之兵亡七八矣。宿大呼曰："使吾更得百人，可以脱身。"又战，身被十余创堕涧下，宿兵尽亡。

宿三日方归营，胡责之曰："兵尽亡而独归何也？"宿为人气劲语

直，言曰：“宿将兵才二百人耳，深入溪洞，彼断吾归路，宿励兵力战争死，杀伤千人，吾手杀者百人，吾兵虽没，亦足以报国也。吾今自身被重创者十余，堕涧下三日方脱，将军何酷之深也？”语言刚毅，曾不少屈。胡大怒，命左右斩之。宿引手攀帐哭曰：“将军贷贱命，我必立功报将军。死于此，不若死于贼，则吾之子孙当蒙恩泽，可以养老母及妻。”胡愈怒，叱兵擒去，宿攀帐木折乃行。宿出门叫屈，言云：“若有神明，吾必诉焉！”

后日，胡如厕，见宿立于旁，胡叱之曰：“尔安得来此？”宿曰：“吾已诉于有司，得报子矣！”胡但阴默自叹。不久，胡引兵入洞征蛮，大战得退。胡又深入过溪，见宿行于前，胡自知不免，又力战，乃陷，军尽死之。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八

甘棠遗事后序

子醇述甘棠诗曲

丹邱蔡子醇述

熙宁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张洞端诚相访，出清虚子为《琬传》示予曰：“清虚子，雅厚君子人也，居常不妄毁誉。今为此传，事节首尾颇得其实。惜夫尚有缺漏者，我为子言之，为我补述之。”

“琬最善谈语，每与宾友对席，礼貌雍容，绰约姮娥之思，实天赋与而非强使。然非道义之言，非悠久之语，曾不出诸其口。其言语若置齿间，优游闲雅，其音清响，且和而圆，倾耳而听，历历如闻钧天之乐，灿然有若锦绣之美，以辉辉乎人耳目。默而探其意，周旋骫骳，终不出于礼义之场。多学孟子之书，知友间或持身制行有非僻者，常亲写《孟子》文足以为戒者予之。与士大夫预坐，或人素推其能辩者，听琬言往往倾耳瞪目，低首钳舌，缩手袖间而不敢酬答。何则？彼听之惟恐不暇，讵敢恃己所至，聒聒然强与之角哉？清虚子谓琬能诗，多警句，信矣 予尝访得琬诗，仅得三十篇，所言皆有意思，不徒发耳。

寄　　远

小花静院东风起，燕燕莺莺拂桃李。
斜倚红墙卜远人，楼外春山几千里。

寄　　情

郎在溪西妾岸东，双眸寄恨托溪风。
待郎行尽溪边路，笑入垂杨避钓翁。

咏　　莲

深红出水莲，一把藕丝牵。
结作青莲子，心中苦更坚。

咏　　荷

鱼戏银塘阔，龟巢翠盖圆。
鸳鸯偏受赐，深处作双眠。

咏　　菊二首

碧玉枝能辉砌栏，黄金蕊可荐杯盘。
陶潜素有东篱兴，莫与群芳一样看。

又

簇金雕玉斗玲珑，心有清香分外浓。
蜂蝶尽成嫌冷淡，陶潜不肯爱芙蓉。

述　　怀

多情天赋反伤情，深闭幽窗倦送迎。
莫笑区区事章句，不甘道韫擅诗名。

免舞研鼓曲

不辞粉黛涂青黑，不惜罗衣换戏衫。
节拍未明身不惯，忍交庭下露卑凡。

和雪景值初冬喜雪

六出飞花景最奇，尽从数片入罗帏。
拥炉公子温浓酒，寄垒将军卷战旗。
笑指旋消携手处，仰看无际并头时。
尽知感召归贤牧，阖境人心物态熙。

泛　　舟

醉拥笙歌彩舰摇，落花飞絮扑兰桡。
碧波行处新荷小，惊起鸳鸯拂画桥。

寻　　扇

架头轻拂隔年尘，随手清风快大宾。
愿得不遭秋弃掷，团圆常作掌中珍。

探春有忆

纵步来芳圃，寻春亦有功。
雪消梅蕊白，烟淡杏梢红。
笺管吟情广，池亭物态融。
去年人不见，无绪绕幽丛。

偶　　题

暗喜亭花上，喳喳喜鹊来。
良人在何处？云雨满阳台。

大寒偶成

翠阁呵纤手，濡毫结冻丝。
发妆惟有酒，谁为暖轻肌？

雁　　字

飞来绝漠三千里，写破晴空三四行。
点画不精难入画，应难染指献公堂。

对月献书

素月流天爱者多，月光照处匪偏颇。
姮娥若没怀春意，因甚随人不奈何？

书　　怀

鹤未远鸡群，松梢待拂云。
凭君观野草，内自有兰薰。

述怀寄人

分手长亭后，音书更杳闻。
离愁应似我，况味不如君。
玉管宁无恨？兰荻别有薰。
攀思共明月，心绪正纷纭。

雪　　竹

一簇修篁小槛中，可堪和雪更玲珑。
数枝压亚尤增秀，莫惜轻绡命画工。

雪夜观月

天寒雪月相辉映，此夕家家尽玉堂。
梅老不收千里艳，桂新推出一轮香。
诗心挨晓吟晴景，木冻摇风拂冷光。
天上人间都作白，余辉思借读书房。

初冬有寄

万木凋零苦，楼高独凭栏。
绣帏良夜永，谁念怯轻寒？

和刘景初园亭

养恬高士厌尘笼，一簇林亭气郁丛。
继日管弦皆雅丽，满城车马尽交通。
小舟轻泛泉飞碧，秀木横空叶堕红。
闻说留题诗版处，愧将狂斐厕名公。

饯王彦辅

右曹固久称奇政，莫厌全将校秘文。

他日玉堂莲烛引，康衢霄壤颂清芬。

送监酒吕廷评

趋承阶所蒙存顾，再拜轩中怅别离。
驿舍酒醒霜月晓，泪痕无路到门楣。

咏　落　花

费尽东君力，无情一夜风。
莺声莫相薄，秀实枉春工。

题　华　山

终日华山前，为爱华山好。
多少爱山人，不见山空老。

席上赋太守流杯

绕坐水分山下涧，盈瓶酒泛桂中浆。
棠郊不是淹留地，紫诏行飞且引觞。

芍　　药二首

桃李开时英未吐，轮蹄方乏始花攒。
嘉名一种清香在，未肯将心愧牡丹。

又

首夏群芳色正残，玲珑千叶照杯盘。
主公好事偏相惜，怕损纤枝创曲栏。

琬诗甚多，予得之者才此数篇耳。”

“琬闻己过不惮改，轻财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辄召赠予。或辞不受，必宛转致，使有所济，则喜形于色。事母极纯孝，而临事能处，不牵拘于世俗。乐称道人之善。予每以言试之，未尝有伤妒之心。

尝谓：娼者固冗艺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为此辈，所以藉赖金钱，活其生养其亲而已矣。既有所藉，则不可以无取，取之有道，得之有义，是故君子之所贵焉。今天下之娼则不然，举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能少识夫义理者实鲜。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追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乐，握手出肺肠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负背，真若可信。一旦计锥刀之利，稍不如意，则弃旧从新，曾不之顾。间有莅官君子，承学之士，深惜名节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财损家，极其所欲而后已。此虽夷狄禽兽之所不忍为，其人乃自视以为得意。噫！幸而不遇豪侠之客也，拂其颈，冲其胸，刃其躯壳，切其肌肤，悬头竿杪，涂血于地上之祸亦姑免矣。闻温琬之风者，可无愧死焉！而清虚子传意存讽讥，殆非苟作，欲人人致身于善地耳。”

予喜而听之曰：“子之所言，其不妄也。予文鄙，又不能增饰，奈何？”端诚笑而对曰：“增饰则未免乎伪也。”姑述张君所道而叙其实为《甘棠遗事后序》云。

汾阳王郭子仪

床下二鬼守公马

汾阳王未贵显时，一日，有故宿郊外田舍家。月色朦胧，田翁家垣篱疏缺，公絷马于茅轩前。公独卧不成寝，闻烛下有人嗽声，不见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烛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至夜后，有人盗马出坏垣外，公欲呼田翁。俄床下人与烛下人匍匐而出，击其盗曰：“尔何人斯？敢盗汾阳王马！”夺其马以归。公连夕不寐，达晓乃去。公后有大功，累加尚父，女适公侯，男尚公主，门下吏俱为卿相，仆使建节者数人。居家三百口，二十年无缌麻服，唐室第一人也。

一门二相

吕贾一门二丞相

本朝大丞相吕公蒙正、大丞相夷简，一门二丞相，二十年居政

地，钧陶群品，运斡元化，四夷畏服，天下一和，终始一节，玉立无玷，曳青紫者盈门。呜呼盛哉！

本朝丞相贾黄中、丞相昌朝，一门二相公，在钧轴百废条举，卿士大夫各安其职，天下称为贤相。美哉！

钱 贤 良

本朝钱氏应贤良

太宗钱易内翰贤良登第，子彦明逸连捷大用。明逸有奏云："两朝之间相继者父子，十年之内并进者弟兄。"时人荣之。钱氏自纳土内附，艺祖遇以殊礼，延其世，系诸里。今得食者环郡县，加之以文学取显仕，世不乏人。盛哉！

一门六内翰

吕文穆父子相继

本朝丞相吕蒙正文穆公，子公弱、公著、公蕴、公需，为修历起居，后为翰长有名，继盛者未之有也。

一门枢相

陈尧咨兄弟之盛

本朝丞相陈尧咨，状元登第，自翰长作相。弟尧佐，复状元及第，作相。三弟尧叟，第二人及第，作枢密使。一门二状元、二宰相、一右相，圣朝之盛，一家而已。

三元一家
王冯杨三家之盛

大丞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枢密冯京，鄂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杨学士赏，开封府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本朝太平百余年，文物最为隆盛，数路得人，推进士为上第。天圣三元三人耳。继之者必洪学大手笔之士，今继者一何甚稀也？

二元两家
黄庠范镇作二元

黄庠，州解元、南省省元；范内翰镇，国学解元、南省省元。范公文学有重望；黄公省试后卧病月余，唱第后方愈。二公才学优粹，凡为时所重，百余年始得二人，不亦少乎？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九

梦 龙 传

曹钧梦池龙求救

大宋天圣中，曹钧，彬县人也。其先远挺秀公，以丰功伟绩，守白州刺史，除南安节度使。高曾以来皆守藩，寓南海焉。洎乎子孙分裔，文武立身，世禄于晋，受永业之西湖堂，建书院，藏书万卷，组绣儒风。友朋自远方来者，悉赡以朝昏之费，推以寒暑之服，前后相继数世。书堂即基于西湖塘之阳，幽奇渊深之所也。曹氏以家世富贵，日延庆于远方，担簦是邑横经者尽求学焉。功业成就辞门应选登科第者十有八九。自以温习所暇，则同二三友人泛湖涟漪，短楫轻舟，吟烟啸月。

一夕，因风清波息，景寂人断，恍然梦一老人白衣来见曰："我即非世人，乃即郡塘中龙也。居此塘，爱其澄澈，恋以门户，凡兴致云雨之期，皆从天命，庶免鳞甲枯干之虑。实藉水源，未报厚恩，辄露底蕴。知君勇义，必救难危。明日午时，西北有陷池龙来兹小戏，虑失大机，夙知郎君善于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君为审其彼此焉。彼龙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缠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愿细别形仪，幸无误失。"曰："余射虽无功，敢不从命！"叟乃辞去。及觉，睹光明灿烂，舟中明月皓然，欲睹斯兆，展转不寐。不久鸡唱，细思老叟形影，尚仿佛目中。

至其时，不违所托，挽弓于塘侧伺之。未移时，见二青牛于平川中酣斗，钧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膊。于是白腰者胜。既有强弩，鼓其余勇，逐龙过冈原，而无所睹矣。是夜三更，叟谢曰："君善射，真号猿手也。而欲相报，拟须何宝？"曰："仆自处人世，酷爱诗书，不重寸璧。若云珍宝，幸不介怀。惟愿子孙不离乡邑而荣也。"叟曰："不离乡邑而荣者何？"曰："都押衙则军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为一何劣哉？"对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叟曰："善哉言乎！吾尝闻以约失之者鲜矣，即郎君之谓。天不夺人愿，必能副其志，保从郎君世世相继矣。"

及后果如其言，是知报恩龙神可记。

仁鹿记

楚元王不杀仁鹿

殿直蒋彦明诚之《地理志》云：楚有云梦之泽，方一千五百里。东有仁鹿山、仁鹿谷、仁鹿庙，世数延远，莫知其端。余尝游湘共衡，下洞庭，入云梦，询诸故老，莫有知者。因游岳阳，见休退崔公长官，且叩仁鹿事。公曰：“吾得古书于禹穴所藏，探而得之，子为我编集成传。”余既起，获其书乃许之。

楚元王在郁林凯旋，大猎于云梦之泽，有群鹿万余趋于山背，王引兵逐之。值晚，鹿陷大谷，四面壁立，中惟一鸟道，尽入曲阿。王曰：“晚矣，以兵塞其归路，明日尽取此鹿，天赐吾犒军也。”既晓，王令重兵环谷口，王自执弓矢。有一巨鹿突围而入，至于王前，跪前膝若拜焉。口作人言曰：“我鹿之首也，为王见逐奔走，逃死无地，今又陷绝谷。王欲尽取犒军，乞王赦之，愿有臆说，惟王裁之。”王曰：“何言也？”鹿曰：“我闻古者不竭泽，不焚山，不取巢卵，不杀乳兽，由是仁及飞走，鸟兽得以繁息。舜积仁而凤巢阁，汤去罗而德最高。人与鹿虽若异也，其于爱性命之理则一焉。吾欲日输一鹿与王，则王庖之不虚，吾类得以繁息，王得食肥鲜矣。若王尽取之，吾无噍类矣，王将何而食焉？于王孰利也？王宜察之！”王乃掷弓矢于地，言曰：“汝亦王也，吾亦王也，汝爱其类，何异吾爱其民。伤尔之类，乃伤吾之民也。”王乃下令云：“有敢杀鹿者，与杀人之罪同！”王谓鹿曰：“归告尔类，吾将观尔类之出谷。”乃先令鹿行，王登峰而望焉。巨鹿入群鹿中，如告如诉。巨鹿前引，群鹿相从，呦呦和鸣而出谷。王叹惋还国。

后王军伐吴不胜而还，吴王复侵楚，楚王与吴战，又失利。楚王乃深沟高垒，坚壁以老吴师。楚多为疑兵，然吴兵尚锐，楚王深虑焉。吴军一夕还营，若万马奔驰，吴军为邻国救至，乃遁去。楚王明日绕吴营，见鹿迹无数环其营。王坐郊外，见向巨鹿突至曰：“今日乃是报恩焉。吾乘月黑引万鹿驰绕其营，彼必为救至，乃遁去。”王劳谢曰：

“今欲酬子，将欲何物？”鹿曰：“我鹿也，食野草而饮溪水，又安用报也？愿有说上陈：楚含九泽，包四湖，回环万里，负山背水，天

下莫强焉。加有山林鱼盐之利，虾蟹果栗之饶，苟能善修仁德，勤抚吾民，可坐取五伯。彼不修仁义，毒其人民，王从而征之，彼将开门而内吾军，此不战而胜者也。王不修仁德，而事征伐，向吴之侵楚，乃王先伐之也，何不爱民行仁义，坐而朝天下，岂不美也？”王曰：“善哉！”王曰：“吾为子立庙，以旌尔德。”乃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庙曰仁鹿庙。

鳄鱼新说

韩公为文祭鳄鱼

余尝读《唐书·韩文公传》云：公元和十四年，谪官潮州刺史。公至，患鳄鱼为害，公作文以牲投恶溪之潭。翌日，群鳄相随而徙于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夫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有之矣。以公之文学政事，宜乎驱鳄鱼而去；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能入三十里内，余惑焉。

熙宁二年，余有故至海上，首询其事，又欲识鳄之状。会有老渔详言其实云：“鳄之大者数千斤，小者亦不下数百斤。水而伏，山而孕，卵而化。其形蟹目蜃角，龙身鳖足，用尾取物，如象之用鼻焉。苍黄玄紫，其色不一。方其幼者，居山腰岩腹之下。其卵百余，大小不一，能为鳄者率二三，他皆或鼋或鳖。鳄之游于水，他鱼不可及。溯流顺水，俱无他鱼。羊豕猪犬之游于岸者，鳄潜其下，引尾取而食之。民被其害。”余又问老渔：“韩公遣鳄而鳄去，止于三十里乎？”渔曰：“熟闻大父言云：韩公亲为文，遣衙吏史济临恶溪之岸，陈牲读文。不久，一巨鳄出岸下，济惧，尽以牲文投水中，遽往。回视鳄，衔其文而去。是夜大雷，苍云蔽溪，水穷于溪者无患焉。史云三十里者，举其迹而言也。”

一日，渔者得一乳鳄于海上，长不满三尺，其状皆如老渔之说。鳞角间有芒刺，手不可触，其状固可惧，况其大者乎？

朱 蛇 记

李百善救蛇登第

大宋李元，字百善，郑州管城人。庆历年，随亲之官钱塘县。下元赴举，泛舟道出吴江，元独步于岸，见一小朱蛇，长不满尺，赭鳞锦腹，铜鬣绀尾，迎日望之，光彩可爱。为牧童所困，元悯之，以百钱售之。元以衣裹归，沐以兰汤，浣去伤血，夜分，放于茂草中，明日乃去。

元明年复之隋渠东归，再经吴江。元纵步长桥，有一青衣童展谒曰："朱秀才拜谒。"元睹其刺，称"进士朱浚"。元以其声类，乃冠带出，既揖，乃一少年子弟，风骨清耸，趋进闲雅，曰："浚受大人旨，召君子闲话。浚之居长桥尾数百步耳。"元谓浚曰："素不识君子之父，何相召也？"浚曰："大人言：'与君子之大父有世契。'固遣奉召也。大人已年老，久不出入，幸恕坐。"邀意甚勤厚。元拒不获已，乃相从过长桥，已有彩舫舣岸。浚与元同泛舟，桂楫双举，舟去如飞。

俄至一山，已有如公吏者数十立俟于岸。元乘肩舆既至，则朱扉高阙，侍卫甚严。修廊绳直，大殿云齐，紫阁临空，危亭枕水，宝饰虚檐，砌甃寒玉，穿珠落帘，磨璧成牖，虽世之王侯之居莫及也。俄一老人高冠道服立于殿上，左右侍立皆美妇人。吏曰："此吾王也。"浚乃引元升殿，元再拜，王亦答拜。既坐，曰："久绝人事，不得奉谒，坐邀车驾，幸无见疑。因有少恳，即当面闻。前日小儿闲游江岸，不幸为顽童所辱，几死群小之手，赖君子仁义存心，特用百钱救此微命，不然，遂为江壖之土也。"元方记救朱蛇之意。王顾浚曰："此君乃使子更生者也，汝当百拜。"元起欲答拜，王自起持元手曰："君当坐受其礼，此不足报君之厚赐。"王乃命置酒高会，器皿金玉，水陆交错。后出清歌妙舞之姬，又奏仙韶钧天之乐，俱非世所有。

酒数巡，元起曰："元一介贱士，诚无他能，过荷恩私，不胜厚幸，深恐留滞行舟，切欲速归侍下。"王曰："君与吾家有厚恩，幸无遽去，以尽款曲。"元曰："王之居此，愿闻其详。"王曰："吾乃南海之鳞长，有薄功于世，天帝诏使居此，仍封为安流王。幸而江阔湖深，可以栖居。水甘泉洁，足以养吾老也。"王曰："知君方急利禄，以为亲荣。吾为君得少报厚恩可乎？"元曰："两就礼闱，未沾圣泽，如蒙荫庇，生死为荣。"王曰："吾有女年未及笄，欲赠君子为箕帚，纳之当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遗之。王曰："珠玑之类，非敢惜也。但白金易售耳。"乃别去，既出宫，复乘前舟，女奴亦登舟同济。少选至岸，吏赍金至元舟乃去。

元细视女奴，精神雅淡，颜色清美，询其年，曰："十三岁矣。"自言小字云姐，言笑慧敏，元心宠爱。后三年，诏下当试。云

姐曰：“吾为君偷入礼闱，窃所试题目。”元喜。云姐出门，不久复还，探知题目。元乃检阅宿构，来日入试，果所盗之题，元大得意，乃捷。荐名后，省御试，云姐皆然。元乃荣登科第，授润州丹徒簿。

云姐或告辞，元泣留之，不可。云姐曰：“某奉王命，安可久留？”元开宴饯之，云姐作诗曰：

六年于此报深恩，水国鱼乡是去程。莫谓初婚又相别，都将旧爱与新人。

时元新娶。元观诗，不胜其悲。云姐泣下，再拜离席，求之不见。元多对所亲言之，今元见存焉。

议曰：鱼蛇，灵物也，见不可杀，况救之乎 ？宜其报人也。古之龟蛇报义之说，彰彰甚明，此不复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详，因笔为传。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十

袁元
仙翁出神救李生

先生袁元，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草履，遍游天下，所至终日沉醉。一日，游齐州长清县，市有李生，以财豪于邑下。先生日过其门，则引手谓李生曰："赠吾百金为酒费。"生不违其请，即时遗之。比日而来，凡经岁，生无倦色。

一日，先生别生曰："久此扰子，吾将远游。子能觞我，则主人之意尽矣。亦将有以教子。"生曰："诺。"乃与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子能慎之，乃免。不然，祸在不测。"生曰："先生赐教，敢不从命？"先生取笔于生手掌中书一"慎"字，曰："子慎勿殴人，殴人则人死。子守出一月乃无患。"生归，日夕思虑，不敢出户。

经浃旬，一日，忽闻门外喧竞，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视焉。有跛而丐者，在生开典库前，出言秽恶，生忿然殴之。跛者仆地，首触户限，奄然无气，既久不复生。生大悔泣，谓其母曰："不听先生之教，果有大祸。逃则不忍去膝下，住则当受极法。"因大恸。生性至孝，母曰："窜可偷生，无坐而待缚。"乃由居之后户而去。方出，见先生，泣拜曰："别后逾月，灭裂教诲，今果如先生之言，为之奈何？"先生曰："子复归，吾为画之。"先生坐一静室，谓生曰："子出受絷，吾自有计。"先生乃阖户闭目。生出户，观者如堵，吏乃执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选乃行，去甚速。吏乃舍生令归。生入室，视先生尚闭目端坐，若入定者。

翌日，乃开眼谓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尸，使走焉。吾驱其尸在灵岩山洞涧旁，人迹所不至处矣。"先生曰："子至孝，当有善报。子寿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殴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将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赐，罄家所有不足报德，不识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与星辰出没，天地久长，安用世货焉？"竟去。

养素先生

诏上殿宣赐茶药

先生姓蓝，名方，字元道，亳州人。父老言：“自儿童时见先生，初见迄今如一。”先生发委地，黑光可鉴，肌若截膏，眉目疏远，面若堆琼，齿如排玉。举动温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欢心。或游旗亭，遇废民丐于道路，探怀出钱盈掬遗之。颇好施药，诊救疾苦。

仁庙闻先生之名，特诏上殿赐坐。及赐茶药，馆先生于芳林园。先生告去，帝赐先生号南岳嵩山养素先生，乃往南岳道观。是日学士丽公昌赠先生诗曰：

圣泽浓云隐逸身，道装宜用葛为巾。
祝融峰下醉明月，绿水源头钓紫鳞。
曾见海桃三结子，不知仙豆几回春 ？
他年我若功成去，愿作云桥跪履人。

先生和云：

仰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纱巾。
满斟村酒浮琼蚁，旋钓溪鱼鲙锦鳞。
元府乌鸦飞后夜，洞中花木镇长春。
吾官傥若为同志 ？个里才由两个人。

先生独立阁上，一夕，与人语言，侍者穴牖窥之，则见红光满室。明日，客问之，先生曰：“吾师刘道君行过此，叙话少刻耳。”先生一日沐浴，坐而召侍者曰：“吾今二百七十二岁，安可复受先生位号？但不欲拒圣君之意，今当舍去。”乃奄然逝。

先生多游西川，亦往来湖湘间，人时复见之。

蓝先生续补

论功行可至神仙

先生居南岳时，有弟子陈通叟曰：“闻诸师曰：‘无功行，则不至神仙位地。’愿先生提耳，告其枢要。”先生曰：“古之为功行者恐人知，今之为功行者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肤浅，卒无所成就也。今之世有跛一足、眇一目不能自有者，皆天地之废民，能赈恤之，亦有功行。有其地、无其地有二说焉。有其地，富者也；无其地，贫者也。有其地，则易为功；无其地，则难为效。居难为效之地，而能为功，又愈于有地者也。然此皆外也。外者，人能勉为之矣。不若积于内，孝于亲，谨于兄，睦于族，信于朋友，无欺于人，无负于神，仰天俯地无所自愧，此云内也。然后从而求其所可为，以济万物之不足。内外一体，表里为用，此神仙之用心也。久而不已，即将有补焉。”通叟乃再拜。

中 明 子

刘昉尸解游京师

刘昉先生尸解后，游于京师，里人简有从遇之于途，邀先生于茶肆。有从询云：“公非刘先生乎？”公曰：“然。”“闻先生尸解久矣，何故至此？”先生云：“无则入有，假乃归真。此吾家常事，子何讶哉！”有从言曰：“尝幸枢衣，又同里闬，先生面若红妆，而吾将为枯骨，先生忍不教之乎？”先生曰：“人之亡于道，五十岁前则可以出也。逾年虽学之勤死，如坏屋，益以完补，但可延岁月。则子今年七十岁矣，学之何益？且子好言法律，教人争讼，甚为阴德之累。”言讫，乃闭目不语，久方去。有从蹑其踪，先生回顾，天上一鹤冲天而飞翔，其人亦回顾鹤，即失先生矣。

施 先 生

不教马存炉火法

先生姓施，名无疾，不知何地人也。时往来京索间，多不食，动经岁月，惟日饮酒。人强使之食，一饭亦尽斗米。体有青毛，未尝令

人见。或运气则须发直立，溺能过屋。治病以水不以药。教人行孝悌仁义。

有狂生马存，随之数日。先生云："汝于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炉火有日矣，终未有所成就，愿先生略言大概。"先生始则仰面长叹，终则俯首责存曰："子家货不啻千万，金玉堆积，贯朽于库，粟陈于仓。汝日食不过数盂，身衣不过盈匹，尚不知足，子无厌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绐汝曰：'得大药，烧异物为黄金，用以为饮器，则神仙可学也。'乃诳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论。昔钟离、吕洞宾初学道，有人谓之云：'当得助道之术，我有术，用药煮铜为银。'仙翁曰：'有变乎？'其人曰：'后五百年乃变，归其元。'仙翁曰：'吾不学，恐误五百年后人。'自是名藏真府，迄今为地仙。"存再拜乃去。

先生今多在华山。

马大夫传

记大夫忠义骂贼

向时军寇王则以异术惑众，一旦蚁聚，盗据彼州。时贾侍中镇北门，日夜忧虑。自度边城矻立，固若石壁，卒不可破，攻之则劳日月。急引兵环之，未有破取之计。有从行指呼吏马君璧曰："城坚池深，虽万卒不可力取。愿得侍中一言，当入其城，伺其便，手杀元凶，他皆可说而降也。"侍中大喜，临砌遣之，丁宁告戒曰："壮士立功，在此一举。"

马君至城，浮渡河水，呼守城者，俱睡。乃束身上城，见军贼，与之对坐，首道朝廷恩信："吾奉侍中旨，君今束手出城，侍中为请于朝，君亦不失五品官，一生富贵。若更托迷，天子诏一将提兵数万，昼夜兼攻，子之身膏剑戟，肉喂狗彘。"言甚悄直，贼颇迟疑，不应。君知贼终不听，乃复曰："吾受侍中密旨，他人不可闻，愿辟左右。"领兵救至，乃引马君去而杀之。

议曰：马君真壮士也，惜乎不持寸铁，入危贼若入其家，而无取惮。志虽不就，子孙嗣蒙显赏，功书竹帛，亦足垂名万世。勇哉！

僧卜记

张圭与马存问卜

庆历年，钱塘张圭调官都下，多与里人马存往还。存亦待缺。中铨之日，两人同游都门外古寺。时有一僧坐户门，衰朽特异，闭目拱手，默然而坐。

圭与存亦在其旁。不久僧开目揖存、圭，复坐。圭与存议曰："久客都下，未有所及。"各嗟叹。僧曰："子二人欲知食禄之地乎？"圭、存曰："然。"僧曰："吾为子作卦兆之。"圭、存极喜。三人环坐，僧乃探怀出皂囊，中有算竹及大钱十六文。僧以钱叠作浮屠，命圭以手触之，钱散于地。僧乃俯而观焉。又取钱如前叠之，命存以手触之，僧复观焉。曰："张君乃溃卦，东至泰山则可，西至华山路塞。马君乃散卦也，南至大庾有路，北至嵩岳无缘。张则一幕盖天，马则一尾扫地。"圭曰："《易》中无溃、散二卦。"僧曰："此乃焦贡《易林》言也。"俄雨作，僧曰："老僧笠子在殿后，去取之。"乃入殿后不出。圭、存乃入殿后寻之，但见凝尘满地，又无人迹。出询寺僧，云："此寺只一僧，无衰老者。"两人愕然，共记其言。然圭授筠州推官，存授瑞州高安县尉。圭至筠州，以受贿败归去。存到瑞州，为侬贼荡杀。所云"张一幕盖天，存一尾扫地"之应也。彼僧之卦兆也，何先知之审欤！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一

西池春游

侯生春游遇狐怪

侯诚叔，潭州人，久寓都下，惟以笔耕自给。□古年有都官与生有世契，诚叔得庇身百司，复从巨位出镇，获补□武，乃授临江军市□。是时年二十八岁，尚未婚，虽媒妁通好，犹未谐。

一日，友人约游西池。于时小雨初霁，清无纤尘，水面翠光，花梢红粉，望外楼台，疑中箫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间。诚叔与友肩摩迤逦步长桥，远□一妇人从小青衣独游池西，举蒙首望焉。其容甚冶，诚叔亦不致念。翌日，又同友人游焉。步至桥中，前妇人复于故处。诚叔默念：池西游人多不往，彼妇人独步而望，固可疑。将往从之，逼友人弗克如意。日西倾，将出池门，小青衣呼诚叔云："主妇遗子书。"诚叔急怀之以归。视之，乃诗一首也。诗云：

人间春色多三月，池上风光直万金。
幸有桃源归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寻 ？

复云："后日相见于旧地。"诚叔爱其诗，但字体柔弱，若五七岁小童所书。

又如期而往，遇于池畔。诚叔偷视，乃西子之艳丽，飞燕之腰肢，笑语轻巧，顾视□诚叔□□□□池上复游西岸，诚叔问其姓，则云："妾姓独孤，家居都北，异日欲邀君子相过。"迤逦又还池西□步，复以书一封投诚。书云："今日有中表亲姻约于池上，不得款邀，其余更俟他日。"诚叔归视其书，亦诗也。诗曰：

几回独步碧波西，自是寻君去路迷。
妾已有情君有意，相携同步入桃溪。

后日复□相遇，乃去。

翌日大风雨稍霁，诚叔□骑去，去泥泞尤甚，池门阖关无人。诚叔意思索寞，将回，有人呼生，回顾，乃向青衣。女曰：“今日泥雨，道远不通车骑，有诗与君。”观之，即诗也：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
不得殷勤频问妾，吾家只住杏园东。

青衣寻去，不复有异日之约。生恋恋。

他日复游，杳不可见，云平天晚，生意愈不足，乃回。将出池门，向青衣复遗诚叔书云：“妾住桃溪杏圃之间，花时烂漫，无足可爱。或风月佳夕，弟妹燕集，未始不倾夙结相思。与郎遇，逼父母兄弟邻里，莫得如意，异日君出都门，当遂披对。弛皆一侍者通道委曲。”青衣曰：“君某日出酸枣门，西北去，有名园景物异处，乃我家也。我至日以俟君于柳阴之下。”

生如期往焉。出都门数里，果见青衣。同行十余里，青衣指一处，花木茂甚。青衣邀生入于其中，乃酒肆，青衣与生共饮。青衣曰：“君且待之。娘子以父母兄弟，又与朱官家比邻，昼不可至，君宜待夜。”生与青衣徐徐饮以俟夜。

已而颓阳西下，居人合户，青衣乃引诚叔往焉。高门大第，回廊四合，若王公家。生入一曲室，杯皿交辉，宝蜡并燃，帘垂珠线，幕卷轻红。生情意恍惚，与姬对饮。姬云：“郊野幽窟，不意君子惠然见临。妾居侍下，兄弟众多，□西善邻，未谐良聚。今日父母远游，经月方回；兄弟赴亲吉席。今日之会，乃天赐之也。”命小僮舞以侑酒。

少选，青衣报云：“王夫人来矣。”笑迎夫人曰：“虽处邻里，不相见久矣。”夫人曰：“知子今日花烛，我乃助喜耳。”生起揖之，夫人亦躬敛谢生。三人共集，水陆并集。夜将半，王夫人云：“日月易得，会聚尤难，玉漏催晓，金鸡司晨，笑语从容，更俟他日。”王夫人乃辞去。

生乃与姬就枕，灯火如昼，锦屏双接，玉枕相挨，文㽊并寝，帐纱透烛，光彩动人。姬肌滑，骨秀目丽，异香锦衾，下覆明玉，生不意今日得此，虽巫山华胥不足道也。生因询：“王夫人何人？ □□□色秀美如此。”姬曰：“彼帝王家也。”生惊曰：“安得居此？”姬曰：“今未可道，他日子自知之耳。”是夜各尽所怀。

不久钟敲残月，鸡唱寒村，姬起谓生曰：“郎且回，恐兄弟归，

邻里起，郎且不得归矣。不惟辱于郎，且不利于妾。君不忘菲薄，异日再得侍几席。”生曰：“后会可期也。”姬曰：“当令青衣往告。”姬送生出门，生回顾，见姬倚门，风袂泛泛，宛若神仙中人。生愈惑，百步十顾，生犹望焉。

生归数日，心益惑乱。自疑：“岂其妖也？”所可验，臂粉仍存，香在怀抱。后逾月无耗，生乃复至相遇之地，都迷旧路，但□园圃相接，翠阴环合。乃询人曰：“此有独孤氏居？”卒皆莫有知者。有老叟坐柳阴下抱蓑笠，生往叩之，且道向所遇之实。叟曰：“此妖怪尔。”生惊。叟曰：“事虽惊异，亦不至害人，可席地，吾将告子。”叟云：“此有隋将独孤将军之墓，即不知果是否？下有群狐所聚。西去百步有王夫人墓，乃梁高祖子之妻耳。”生覆叟曰：“彼何知其为怪也？”叟云：“向三十年前，吾闻此怪，多为人妻，夫主至有三十载，情意深密。人或负之，亦能报人。”生曰：“此怪独孤之鬼乎？”叟曰：“非也，独孤死已数百年，安得鬼？此乃群狐耳。吾今九十岁矣，所见狐之为怪多矣。今若此狐能幻惑年少。向一田家子年少，身姿雅美，彼狐与之偶，逾岁，生一子，归田家，夜则乳其子，昼则隐去。后家人恶之，伺其便，以刃伤其足，乃不复来。”叟以手抚生背曰：“子听之。子若不能忘情，与之久相遇则已；子若中变，□不测，虽不能贼子之命，亦有后患耳。”生曰：“彼狐也，以情而爱人，安能为患？”叟曰：“此狐吾见之，莫知其几百岁也。智意过人，逆知先事。有耕者耕坏冢，见老狐凭腐棺而观书，耕者击之而夺其书，字皆不可识，经日复失之，不知其何书。此狐善吟诗，能歌唱伎艺□不能者。子过厚，彼亦依于人也，但恐子□□即报子矣。吾见兹怪已七八十年矣，不知吾未生之前为怪又不可知也。”叟亦扶杖而归，生亦归所居。

生日夜思慕其颜色，欲再见之，有如饥渴。时方盛热，生出，息于厅廊下，猛见青衣复携书至，生遽起启封而观焉，乃一诗也，其词云：

睽违经月音书断，君问田翁尽得因。沽酒暗思前古事，郑生的是赋情人。

生见青衣慧丽，颜色亦甚佳，乃云：“随我至室。”意将为诗谢姬。青衣既入室，生则强之，青衣拒曰：“非敢僭也，但娘子性不可犯，□□妾当死矣。岂可顺君子之意，因一欢而巧言百端？”生固不听。青衣弱力不能拒生，久之乃去。出门谢生曰：“辱君子爱慕，非敢惜也，第恐此后不见郎也。”挥泪而去。复回，谓生曰：“郎某日至某园中，北有高陵丛墓处，子必见姬也。”

生至日，至其所约之处，阒不见人。时盛暑，生乃卧木阴下熟寐。既起，则日沉天暗，宿鸟投林，轻风微发，暮色四起。惊喧欲回，念都门已闭。俄有人出于林后，生视之，乃姬也。且喜且问："君何舍我久乎？"姬至一处，云："此妾之别第也。"携生同往。姬谢云："妾之丑恶，君已尽知，不敢自匿，故图再见。"姬俯首愧谢，玉软花羞，弯柔凤倦，生为之怆然，曰："大丈夫生当眠烟卧月，占柳怜花，眼前长有奇花，手内且将醇酎，则吾无忧矣。"于是高烛促席，酌玉醴献酬，吐盟辞固远挽松筠，近祝神鬼。是后与姬昼燕夜寐，凡十日。

姬云："君且归数日，妾亦从君游。君为择一深院清洁，比屋无异类，盖君子居必择邻。"是夜又置酒，不久侍者报云："夫人至。"生益喜。三人共坐。生询云："夫人何故居此？"夫人愁惨吁嗟，久方曰："妾非今世人。妾朱高祖中子之妇也。妾妇人，高祖掠地见妾，得为妇。"生曰："某长观《五代史》，高祖事丑，史之疑也，实有之。"夫人容貌愈愧，若无所容。久方曰："高祖之丑声传千古，至于今日，妾一人安能独讳之？妾自入宫，最承顾遇，妾深抗拒，以全端洁。高祖性若狼虎，顺则偷生，逆则速死。高祖自言：'我一日不杀数人，则吾目昏思睡，体倦若病。'高祖病，妾侍帝，高祖指妾云：'其玉玺，吾气才绝，汝急取之，与夫作取家，□勿与之。友生逆物，吾誓勿与。'时友生妇屏外窃听，归报友生云：'大家已将传国玺与五新妇，我等受祸非晚也。'翌日，友生携白刃上殿。时帝合目偃卧，妾急呼帝云：'友生将不利于陛下。'帝遽起。帝亦常致刀于床首，时求之不获，不知何人窃之也。帝甚急，以银瓶掷友生，不中。帝骂曰：'尔与吾父子，辄敢为大逆也！吾死，子亦亡矣。'帝云：'吾杀此贼不早，故有今日之祸。'友生母曰：'我子乃以缓步迟尔！'急逐帝，帝大呼求救，绕柱而走。时帝被单，友生逆斩帝腹，肠胃俱堕地。帝口含血喷友生盈面，友生乃退。帝自以肠胃内腹中，久方仆地。友生为血所噀，神色都丧，乃下殿呼其兵。宫中大乱，高祖惟用紫褥裹之。友生杀君父死如此，友生非天地之所容也。吁！高祖本巢贼之余党，不识□□度宫□□浊乱□自贻大祸，今日思之，亦阴报也。妾亲见逼唐昭宗迁都，皇后乳房方数日，昭宗亲为诏请高祖，高祖不从，昭宗竟行。帝所为他皆类此。"侍儿进曰："异代事言之令人忿恨。"乃作乐纵酒。夜半，王夫人去。及晓，生乃归。

姬复曰："子急试第，我将往焉。"生幽居数日，姬先来。姬装囊最厚，生暖愈温。生久寓都辇，至起官费用，皆姬囊中物。姬随生之官，治家严肃，不喜揉杂，遇奴婢亦有礼法，接亲族俱有恩爱。暇日论议，生有不直，姬必折之。生所谓为，必出姬口，虽毫发必询于姬。所为无异于人，但不见姬理发组缝裳。姬天未明则整发结髻，人

未尝见。三牲五味茶果，姬皆食，惟不味野物。饮亦不过数盂，辞以小□，他皆无所异。姬凡适生子，不数日辄失之。

前后七年，生甫补官都下，有故游相国，遇建龙孙道士，惊曰："生面异乎常人。"生曰："君何以言也？"孙曰："凡人之相，皆本二仪之正气，高厚之覆载。今子之形，正为邪夺，阳为阴侵，体之微弱，唇根浮黑，面青而不荣，形衰而靡壮，君必为妖孽所惑。子若隐默不觉乎非，必至于死也。人之所以异于人者，善知性命之重，礼义之尊。今子纫惑异物，非知性命者也；惑此邪妖，非尊礼义者也。吾将见之尸卧于空郊矣。"生闻其论甚惧，但诺以他事，不言其实。

生归，意思不足，姬诘之，生对以道士之言。姬笑曰："妖道士之言，乌足信也。我以君思我甚厚，不能拒君，故子情削。"姬出囊中药令生服。后月余，复见孙道士。孙惊曰："子今日之容，气清形峻，又可怪也。"生答以服姬之剂若此。孙云："妖惑人也，吾子不知也。"

生一日告姬云："吾欲售一嬖妾，足以代子之劳。"姬不唯。生请甚坚。姬曰："先青衣，子尝犯之，吾已逐之海外。子若售妾，吾亦害之。"由是生乃止。

生有舅家南阳，甚富，不与会十余年，生欲往谒之。乃别姬云："吾往不过逾月，子但端居掩户。"姬泪别生曰："子慎无见新而忘故，重利而遗义。"生至邓，舅极喜。南阳太守乃生之主人，生见之。太守云："子久待阙都下，吾此正乏一官，令子补填之。"太守乃飞章申请。

舅暇日询曰："汝娶未？"生答云："已娶矣。""何氏族姓？"生则顾舅而言他。舅亦疑矣。他日会其妻诘生，生乘醉道其实。舅责生曰："汝，人也，其必于异类乎？"乃为生娶郝氏。郝大族，成婚之期，生尤慰意。

不久，生受邓之官，生乃默遣人持书谢姬。后为书与生云："士之去就，不可忘义；人之反覆，无甚于君。恩虽可负，心安可欺？视盟誓若无有，顾神明如等闲。子本穷愁，我令温暖。子口厌甘肥，身披衣帛。我无负子，子何负我？吾将见子堕死沟中，亦不引手援子。我虽妇人，义须报子。"

生后官满，挈其妻治家于汝海，独出京师。蒙远出，生被命广州抽兵。生数日后，忽有仆持书授郝氏，开书乃夫之亲笔，云："吾已蒙广州刺史举授此州兵官，汝可火急治行。"妻询其仆，云："生令郝

氏自东路洪州来。”郝氏乃货物市马而去。生在广，复得郝氏书，乃郝之亲笔，云：“我久卧病，必死不起，君此来即可相见，不然，乃终天之别。我已遣兄荆州待子，君当由此途来。”生自广急归，至京，不见郝氏；郝氏至广，不见生。后年□，方复聚于京师。生与郝氏大恸，家资荡尽。

一日，生与郝氏对坐，有人投书于门，生取观之，云：“暂施小智，以困二人。今子之情深，乃可惜之寥落也。”书尾无名氏，生知姬所为也。

后一年，郝氏死，生亦失官，风埃满面，衣冠褴褛。有故出宋门，见轻车驾花牛行于道中，有揭帘呼生曰：“子非侯郎乎？”生曰：“然。”姬曰：“吾已委身从人矣。子病贫如此，以子昔时之事，我得子，顾尽人不能无情。”乃以东□钱五缗遗生，曰：“我不敢多言，同车乃良人之族也，千万珍重。”

议曰：鬼与异类，相半于世，但人不知耳。观姬之事一何怪 ？余幼年时，见田家妇为物所惑， □□妆饰言笑自若，夜则不与夫共榻，独卧，若切切与人语。禁其梳饰，则欲自尽，悲泣不止。其家召老巫治之。巫至，则曰：“此为狐所惑， □邻家犬作媒。”乃以柳条□却犬，犬伏禁所。又为坛以治妇。少选，一狐嗥于屋后，巫乃为一火轮坐其上，而旋其轮，妇及犬恐而走，百步乃止。虽有之，惟姬与生之事为如此之极也。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二

谭 意 歌

记英奴才华秀色

谯郡秦醇子复

谭意歌，小字英奴，随亲生于英州。丧亲，流落长沙，今潭州也。年八岁，母又死，寄养小工张文家。文造竹器自给。

一日，官妓丁婉卿过之，私念：苟得之，必丰吾屋。乃召文饮，不言而去。异日复以财帛贶文，遗颇稠叠。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贱工，深荷厚意，家贫，无以为报。不识子欲何图也？子必有告，幸请言之，愿尽愚图报，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诚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恳言，吾方敢发。窃知意哥非君之子，我爱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异日亦获厚利。无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饥。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从命？”是时方十岁，知文与婉卿之意，怒诘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弃于娼家乎？子能嫁我，虽贫穷家所愿也。”文竟以意归婉卿。

过门，意哥大号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万里，势力微弱，年龄幼小。无人怜救，不得从良人。”闻者莫不嗟恸。婉卿日以百计诱之，以珠翠饰其首，轻暖披其体，甘鲜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婴儿。辰夕浸没，则心自爱夺，情由利迁，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为择佳配。肌清骨秀，发绀眸长，荑手纤纤，宫腰搦搦，独步于一时。车马骈溢，门馆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年少千金买笑，春风惟恐居后。郡官宴聚，控骑迎之。

时运使周公权府会客，意先至府，医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厅拜公。及美髯可爱，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对乎？”及曰：“愿闻之。”公曰：“医士拜时须拂地。”及未暇对答，意从旁曰：“愿代博士对。”公曰：“可。”意曰：“郡侯宴处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见府官，多自称诗酒于刺。蒋田见其言，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

绯。”公且愧且喜，众口嗡然称赏。魏谏议之镇长沙，游岳麓时，意随轩。公知意能诗，呼意曰：“子可对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对曰：“红袖人扶下白云。”公喜，因为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为之名字，荣逾万金之赐。”刘相之镇长沙，云一日登碧湘门纳凉，幕官从焉。公呼意对，意曰：“某贱品也，安敢敌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尔时迤逦望江外湘渚间，竹屋茅舍，有渔者携双鱼入修巷。公相曰：“双鱼入深巷。”意对曰：“尺素寄谁家。”公喜，赞美久之。他日，又从公轩游岳麓，历抱黄洞望山亭吟诗，坐客毕和。意为诗以献曰：

真仙去后已千载，此构危亭四望赊。
灵迹几迷三岛路，凭高空想五云车。
清猿啸月千岩晓，古木吟风一径斜。
鹤驾何时还古里 ？江城应少旧人家。

公见诗愈惊叹，坐客传观，莫不心服。公曰：“此诗之妖也。”公问所从来，意哥以实对，公怆然悯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驱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劳。今幸遇公，倘得脱籍，为良人箕帚之役，虽必谢。”公许其脱。异日，诣投牒，公诺其请。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

会汝州民张正宇为潭茶官，意一见，谓人曰：“吾得婿矣。”人询之，意曰：“彼风调才学，皆中吾意。”张闻之，亦有意。一日，张约意会于江亭。于时亭高风怪，江空月明；陡帐垂丝，清风射牖，疏帘透月，银鸭喷香；玉枕相连，绣衾低覆，密语调簧，春心飞絮；如仙葩之并蒂，若双鱼之同泉；相得之欢，虽死未已。翌日，意尽挈其装囊归张。有情者赠之以诗曰：

才色相逢方得意，风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从此湘东无好花。

后二年，张调官，复来见，□乃治行，饯之郊外。张登途，意把臂嘱曰：“子本名家，我乃娼类，以贱偶贵，诚非佳婚。况室无主祭之妇，堂有垂白之亲，今之分袂，决无后期。”张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数月矣，此君之体也，君宜念之。”相与极恸，乃舍去。意闭户不出，虽比屋莫见意面。

既久，意为书与张云：

阴老春回，坐移岁月。羽伏鳞潜，音问两绝。首春气候寒热，切宜保爱。逆旅都辇，所见甚多。但幽远之人，摇心左右；企望回辕，度日如岁。因成小诗，裁寄所思。兹外千万珍重。

其诗曰：

潇湘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
愿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

逾岁，张尚未回，亦不闻张娶妻。意复有书曰：

相别入此新岁，湘东地暖，得春尤多。溪梅堕玉，槛杏吐红；旧燕初归，暖莺已啭。对物如旧，感事自伤。或勉为笑语，不觉泪泠。数月来颇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无恙， 意子年二岁 。无烦流念。向尝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违亲之言，又不能废己之好，仰结高援，其无□焉。或俯就微下，曲为始终，百岁之恩，没齿何报 ？虽亡若存，摩顶至足，犹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虽秃十兔毫，磬三江楮，亦不能□兹稠叠，上凌君听。执笔不觉堕泪几砚中，郁郁之意，不能自已。千万对时善育，无或以此为至念也。短唱二阕，固非君子齿牙间可吟，盖欲摅情耳。

曲名《极相思令》一首：

千。湘东　最是对景得感春先时，情和绪气乱暖，这如绵密。意、清翠明羽过空了传，。残花风巷前月陌，下犹，花见 秋时永昼，洒泪何言 ？

又作《长相思令》一首：

旧燕初归，梨花满院，迤逦天气融和。新晴巷陌，是处轻车轿马闺，独禊自饮颦笙蛾歌。。幽　旧　赏正人消非黯，对无佳言，时自，感一凭向乐高少远愁意，多空。寄远烟意波沉。沉从，来美事，因甚天教两处多磨 ？开怀强笑，向新来宽却衣罗。似凭他人怀憔悴，甘心总为伊呵 ！

张得意书辞，情悰久不快，亦私以意书示其所亲，有情者莫不嗟叹。张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更期月，亲已约孙贳殿丞女为姻。定问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张回肠危结，感泪自零；好天美景，对乐成悲；凭高怅望，默然自已。终不敢为记报

意。逾岁，意方知，为书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 ？一入闺帏，克勤妇道，晨昏恭顺，岂敢告劳 ？自执箕帚，三改岁□ ，苟有未至，固当垂诲。遽此见弃，致我失图；求之人情，似伤薄恶；揆之天理，亦所不容。业已许君，不可贻咎。有义则企，常风服于前书；无故见离，深自伤于微弱。盟顾可欺，则不复道。稚子今已三岁，方能移步，期于成人，此犹可待。妾囊中尚有数百缗，当售附郭之田亩，日与老农耕耨别穰，卧漏复毳，凿井灌园。教其子知诗书之训，礼义之重，愿其有成，终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风馆宇，明月亭轩，赏心乐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怀。燕尔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兹弃废，莫敢凭高。思入白云，魂游天末。幽怀蕴积，不能穷极。得官何地 ？因风寄声。固无他意，贵知动止。饮泣为书，意绪无极。千万自爱。

张得意书，日夕叹怅。

后三年，张之妻孙氏谢世，湖外莫通信耗。会有客自长沙替归，遇于南省书理间，张询客意哥行没，客抚掌大骂曰：“张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见之，罪不容诛。”张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张之去，则掩户不出，虽比屋莫见其面。闻张已别娶，意之心愈坚。方买郭外田百亩以自给，治家清肃，异议纤毫不可入。亲教其子，吾谓古之李住满女，不能远过此。吾或见张，当唾其面而非之。”张惭忸久之，召客饮于肆，云：“吾乃张生。子责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亲，势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张君也。”久乃散。张生乃如长沙。

数日既至，则微服游于市，询意之所为。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询其邻，莫有见者。门户潇洒，庭宇清肃。张固已恻然。意见张，急闭户不出。张曰：“吾无故涉重河，跨大岭，行数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见拒之深也？岂昔相待之薄欤？”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洁以全其素志。君宜去，无凌我。”张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复为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于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门，则弃之也容易。君若不弃焉，君当通媒妁，为行吉礼，然后□敢闻命。不然，无相见之期。”竟不出。张乃如其请，纳彩问名，一如秦晋之礼焉。事已，乃挈意归京师。

意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后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茂。呜

呼！贤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三

越 娘 记

梦托杨舜俞改葬

钱希白内翰

杨舜俞，字才叔，西洛人也。少苦学，颇有才。家贫，久客都下，多依倚显宦门。念乡人有客蔡其姓者，将往省焉。舜俞性尤嗜酒，中道于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凤楼坡也，其间六十里，今日已西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于此。"舜俞方乘醉曰："何怪之有？"鞭驭而去。

行未二十里，则日已西沉，四顾昏黑，阴风或作，愈行愈昏暗，不辨道路。舜俞酒初醒，意甚悔恨，亦不知所在焉，但信马而已。忽远远有火光，舜俞与其仆望火而去。又若行十数里，皆荆棘间，狐兔呼呜，阴风愈恶。方至一家，惟茅屋一间，四壁阒无邻里。叩户久，方有一妇人出，曰："某独此居，又屋室隘小，无待客之所。"舜俞曰："暮夜昏暗，迷失道路，别无干凂。但憩马休仆，坐而待旦。"妇人曰："居至贫，但恐君子见，亦不堪其忧也。"乃邀舜俞入。室了无他物，惟土榻而已，无烟爨迹。视妇人衣裾褴褛，灯青而不光，若无一意。妇人又面壁坐不语。

舜俞意徘徊不乐，乃遣仆在外求薪，构火环而坐。乃召妇人共火，推托久，方就坐。熟视，乃出世色也。脸无铅华，首无珠翠，色泽淡薄，宛然天真。舜俞惊喜，问曰："子何故居此？"妇人云："妾之始末，皆可具道。长者留问，不敢自匿。妾本越州人，于氏。家初丰足，良人作使越地，妾见而私慕之，从伊归中国，妾乃流落此地。"舜俞曰："子之夫何人也，而使子流落如此？"妇人容色凄怆，若不自胜，曰："妾非今世人，乃后唐少主时人也。妾之夫奉命入越取弓矢，将妾回。良人为偏将，死于兵。时天下丧乱，妾为武人夺而有之。武人又兵死，妾乃髡发，以泥涂面，自坏其形，欲窜回故乡。昼伏夜行，至此又为群盗胁入古林中，执爨补衣。数日，妾不忍群盗见

欺，乃自缢于古木，群盗乃哀而埋之于此。不知今日何代也。烟水茫茫，信耗莫问，引领乡原，目断平野，幽沉久埋之骨，何日可回故原？”舜俞曰：“当时子试言之。”曰：“所言之事，皆妾耳目闻见；他不知者，亦可概见。当时自郎官以下，廪米皆自负，虽公卿亦有菜色。闻宫中悉衣补完之服，所赐士卒之袍裤，皆宫人为之。民间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饥馑，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谷米未熟则刈，且虑为兵掠焉。金革之声，日暮盈耳。当是时，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索寞，郊坰寂然，目断平野，千里无烟。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继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妇又可知也。当时人诗云：

火内烧成罗绮灰，九衢踏尽公卿骨。

古语云：‘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复流涕曰：“今不知是何代也？”舜俞曰：“今乃大宋也。数圣相承，治平日久，封疆万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业，百官各有职，声教所同，莫知纪极。南逾交趾，北过黑水，西越洮川，东止海外，烟火万里，太平百余年。外户不闭，道不拾遗，游商坐贾，草行露宿，悉无所虑。百姓但饥而食，渴而饮，倦而寝，饮酒食肉，歌咏圣时耳。”妇人曰：“今之穷民，胜当时之卿相也。子知幸乎？ ”

舜俞爱其敏慧，固有意焉。命仆囊中取笺管，作诗为赠，意挑之也。诗云：

子是西施国里人，精神婉丽好腰身。
拨开幽壤牲丹种，交见阳和一点春。

妇人曰：“知雅意不可克当，其余款曲，即俟他日。今夕之言，愿不及乱。”复曰：“妾本儒家，稍知书艺，至今吟咏，亦尝究怀。君子此过，室若悬磬，既无酒醴，又无肴馔，主礼空疏，令人愧腆。君子有义，不责小礼，敢作诗摅幽怀忿恨，君子无诮焉。”口占诗曰：

欲说当时事，君应不喜闻。军兵交战地，骨血践成尘。兵革常盈耳，高低孰保身 ？变形归越国，中道值凶人。执役无辞苦，遭欺愿丧身。沉魂惊晓月，寒骨怯新春。狐兔为朋友，荆榛即四邻。君能挈我去，异日得相亲。

舜俞见诗，尤爱其才。复曰：“妾之骨，幽埋莫知岁月，君他日复回，如法安葬，羁魂永当依附。”相对终夕，不可以非语犯。将晓，乃送舜俞出门。微笑曰：“杨郎勿负恳托。”舜俞行数步，回顾人

与屋俱不见。舜俞神昏恍惚，乃复下马，结草聚土，记其地而去。游蔡复回，乃掘其地，深三尺，乃得骨一具。舜俞以衣裹之，致于箧中，于都西买高地葬焉。其死甚草草，作棺、衣衾、器物、车舆之类如法葬。

后三日，舜俞宿于邸中，一更后有人款扉而入，舜俞起而视，乃越娘也。再拜曰："妾之朽骨，久埋尘土，无有告诉，积有岁时。不意君子迁之爽垲，孤魂有依，莫知为报。"视衣服鲜明，梳掠艳丽，愈于畴昔。舜俞尤喜动于颜色，乃自取酒市果肴对饮。是夕宿舜俞处，相得欢意，终身未已。将晓，别舜俞曰："后夜再约焉。"

舜俞备酒果待之，如期而来。酒数行，越娘敛躬曰："郎之大恩，踵顶何报？妾有至恳，□渎于郎。妾既有安宅，住身亦非晚也。苦再有罪戾，又延岁月。妾此来，欲别郎也。"舜俞惊云："方与子意如胶漆，情若夫妻，何遽言别？"越娘曰："妾之初遇郎，不敢以朽败尘土迹交君子下体之欢者，无他，诚恐君子思而恶之也。以君之私我，我之爱君，何时而竭焉？妾乃幽阴之极，君子至盛之阳，在妾无损，于君有伤，此非厚报之德意也。愿止浓欢，请从此别。"舜俞作色云："吾方眷此，安可议别？人之赋情，不宜若此。"越娘见舜俞不诺，又宿邸中，舜俞申约，自是每夕至矣。数月日，舜俞卧病，越娘昼隐去，夜则来侍汤剂。且曰："君不相悉，至有此苦。"越娘多泣涕。后舜俞稍安。

一夕，越娘曰："我本阴物，固有管辖，事苟发露，永堕幽狱，君反欲累之也，向之德不为德矣。妾不再至，君复取其骨掷之，亦无所避。"乃去。自此杳不再来。舜俞日夕望之，既久，一日至越娘墓下大恸曰："吾不敢他望，但得一见，即亡恨矣。"又火冥财酹酒拜祝。是夕，舜俞宿于墓侧，欲遇之，终不可得。舜俞留园中三夕，复作诗祷于墓前。其诗曰：

香魂妖魄日相从，倚玉怜花意正浓。
梦觉曲帏天又晓，雨消云歇陡无踪。

舜俞神思都丧，寝食不举，惟日饮少酒。形体骨立，容颜憔悴。虽舜俞思念至深，而越娘不复再见。舜俞恃有德于彼，忿恨至切，乃顾彼伐其墓。适会有道士过而见之，揖舜俞而询其故。舜俞不获已，且道焉。道士止其事，俾不伐。且谓舜俞曰："子憾此鬼乎？吾为君辱之。"乃削木为符，丹书其上，长数尺，钉墓铮铿有声。道士复长啸，甚清远，闻者肃然。又命舜俞以碧纱覆面向墓。顷之，俄见越娘五木披身，数卒守而棰挞之，越娘号叫。少选，道士会卒吏少止。越

娘诟舜俞曰：“古之义士葬骨迁神者多矣，不闻乱之使反受殃祸者焉。今子因其事反图淫欲，我惧罪藏匿不出，子则伐吾墓，今又困于道者，使我荷枷，痛被鞭挞，血流至足。子安忍乎？我如知子小人，我骨虽在污泥下，不愿至此地，自贻今日之困。”涕泣之下，舜俞乃再拜道士，求改其过，而方令去。乃不见。

道士曰：“幽冥异道，人鬼殊途，相遇两不利，尤损于子。凡人之生，初岁则阳多而阴少，壮年则阴阳相半，及老也，阳少而阴多。阳尽而阴存则死。子自壮，气血方刚，自甘逐阴纯异物，耗其气，子之死可立而待。儒者不适于理，徒读其书，将安用也？”舜俞再拜曰：“兹仆之过也。越娘乃仆迁骨于此地，今受重祸，敢祈赦之。”道士笑曰：“子尚有□情，亦须薄谴。”舜俞又拜哀求。道士曰：“与子悯之，罪非彼造。”随即乃引手出墓上符□去。舜俞欲邀留，不顾而行。

后舜俞反复至念，一夕，梦中见越娘云：“子几陷我，蒙君曲换，重有故情，幽冥之间，宁不感恋？千万珍重！”舜俞亦昌言于人，故人多知之。迄今人呼为越娘墓。有情者多作诗嘲之曰：

越娘墓下秋风起，脱叶纷纷逐流水。只如明月葬高原，不奈霜威损桃李。妖魂受赐欲报郎，夜夜飞入重城里。幽诉千端郎不听，倾心吐肝犹不止。仙都道士不知名，能用丹书镇幽鬼。杨郎自此方醒然，孤鸾独宿重泉底。

议曰：愚哉舜俞也 ！始以迁骨为德，不及于乱，岂不美乎 ？既乱之，又从而累彼，舜俞虽死，亦甘惑之甚也。夫惑死者犹且若是，生者从可知也。后此为戒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四

张浩
花下与李氏结婚

张浩，字巨源，西洛人也。荫补为刊正。家财巨万，豪于里中；甲第壮丽，与王公大人侔。浩好学，年及冠，洛中士人多慕其名，贵族多与结姻好。每拒之曰："声迹晦陋，未愿婚也。"第北构圃，为宴私之所。风轩月榭，水馆云楼，危桥曲槛，奇花异草，靡所不有，日与俊杰士游宴其间。

一日，与廖山甫闲坐。时桃李已芳，牡丹未坼，春意浩荡。步至轩东，有方束发小鬟引一青衣倚立。细视乃出世色：新月笼眉，秋莲著脸，垂螺压鬓，皓齿排琼，嫩玉生光，幽花未艳。见浩亦不避。浩乃告廖曰："仆非好色者，今日深不自持，魂魄几丧，为之奈何？"廖曰："以君才学门第，结婚于此，易若反掌。"浩曰："待媒成好，当逾岁月，则我在枯鱼肆矣。"廖曰："但患不得之，苟得之，何晚早为恨。君试以言谑之。"浩乃进揖之，女亦敛容致恭。浩曰："愿闻子族望姓氏。"女曰："某乃君之东邻也。家有严君，无故不得出，无缘见君也。"浩乃知李氏耳。曰："敝苑幸有隙馆，欲少备酒肴，以接邻里之欢，如何？"女曰："某之此来，诚欲见君，今日幸遇，愿无及乱即幸也。异日倘执箕帚，预祭祀之末，乃某之志。"浩曰："若不与俪不偕老即平生之乐，不知命分如何耳。"女曰："愿得一物为信，即某之志有所定，亦用以取信于父母。"浩乃解罗带与之。女曰："无用也，愿得一篇亲笔即可矣。"浩喜询其年月，曰："十三岁。"乃指未开牡丹为题，作诗曰：

迎日香苞四五枝，我来恰见未开时。
包藏春色独无语，分付芳心更待谁 ？
碧玉蔀中藏蜀锦，东吴宫里锁西施。
神功造化有先后，倚槛王孙休怨迟。

女阅之，益喜曰："君真有才者，生平在君，愿君留意。"乃去。

浩自兹忽忽如有所失，寝食俱废。月余，有尼至，盖常出入浩门者，曰：“李氏致意，近以前事托乳母白父母，不幸坚不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

至明年，牡丹正芳，浩开轩赏之，独叹。乃剪花数枝，使人窃遗李，曰：“去岁花未坼，遇君于阑畔。今岁花已开，而人未合。既为夫妻，窃□见，亦非乱也，如何？”李复遣尼曰：“初夏二十日，亲族中有适人者，父母俱去，必挈同行，我托病不往，可于前苑轩中相会也。”浩大喜，严洁馆宇，预备酒醴以俟。至望后一日，前尼复至，曰：“李氏遗君书。”浩开读，乃词一首，云：“昨夜赏月堂前，颇有所感，因成小阕，以寄情郎。”曲名《极相思》，曰：

红疏翠密晴暄，初夏困人天。风流滋味，伤怀尽在，花下风前。　　后约已知君定，这心绪尽日悬悬。鸳鸯两处，清宵最 苦，月甚先圆？

至期，浩入苑待至。不久，有红绸覆墙，乃李逾而来也。生迎归馆。时街鼓声沉，万动俱息，轻幕摇风，疏帘透月。秋水盈盈，纤腰袅袅，解衣就枕，羞泪成交。浩以为巫山华胥之遇，不过此也。天将晓，青衣复拥李去。浩诗戏曰：

华胥佳梦惟闻说，解佩江皋浪得声。
一夕东轩多少事 ？韩郎虚负窃香名。

不数月，李随父之官，李遣尼谓浩曰：“俟父替回，当成秦晋之约。”李去二载，杳然无耗。及浩叔典郡替回，谓浩曰：“汝年及冠未有室，吾为掌婚。”浩不敢拒。叔乃与约孙氏，亦大族也。方纳采问名，会李父替回，李知浩已约婚孙。李告父母曰：“儿先已许归浩，父母若更不诺，儿有死而已。”一夕，李不见，父母急寻之，已在井中矣。使人救之，则喘然尚有余息。既苏，父曰：“吾不复拒汝矣。”遣人通好。浩□□孙自。李曰：“自有计。”

一日，诣府陈词曰：“某已与浩结姻素定，会父赴官，洎归，则浩复约孙氏。”因泣下，陈浩诗及笺记之类。府尹乃下符召浩，曰：“汝先约李而复约孙乎？”浩曰：“非某本心，叔父之命，不敢拒耳。”尹曰：“孙未成娶，吾为汝作伐，复娶李氏。”遂判曰：

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道中而止，欲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深有所伤，于律文亦有所禁。宜从先约，可绝后婚。

由是浩复娶李氏，二人再拜谢府尹，归而成亲。夫妇恩爱，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王榭

风涛飘入乌衣国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为业。一日，榭具大舶，欲之大食国。行逾月，海风大作，惊涛际天，阴云如墨，巨浪走山，鲸鳌出没，鱼龙隐现，吹波鼓浪，莫知其数。然风势益壮，巨浪一来，身若上于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堕于海底。举舟之人，兴而复颠，颠而又仆。不久舟破，独榭一板之附又为风涛飘荡。开目则鱼怪出其左，海兽浮其右，张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闭目待死而已。

三日，抵一洲，舍板登岸。行及百步，见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余。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榭以实对。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远来，必甚馁。"进食，□肴皆水族。月余，榭方平复，饮食如故。翁曰："□吾国者必先见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诺。

翁乃引行三里，过阛阓民居，亦甚烦会。又过一长桥，方见宫室台榭，连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门，阍者入报。不久，一妇人出，服颇美丽。传言曰："王召君入见。"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乌冠。榭即殿阶。王曰："君北渡人也，礼无统制，无拜也。"榭曰："既至其国，岂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劳谢。王喜，召榭上殿，赐坐，曰："卑远之国，贤者何由及此？"榭以："风涛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见矜。"曰："君舍何处？"榭曰："见居翁家。"王令急召来。翁至，□曰："此本乡主人也，凡百无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须但论。"乃引去，复寓翁家。

翁有一女，甚美色，或进茶饵，帘牖间偷视私顾，亦无避忌。翁一日召榭饮，半酣，白翁曰："某身居异地，赖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为德甚厚。然万里一身，怜悯孤苦，寝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郁郁，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发言，又恐轻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结好，少适旅怀，如何？"榭答："甚善。"翁乃择日备礼，王亦遗酒肴采礼，助结姻好。成亲，榭细视女，俊目狭腰，杏脸绀鬓，体轻欲飞，妖姿多态。榭询其国名，曰："乌衣国也。"榭曰："翁常目我为主人郎，我亦不识者，所

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即自知也。”后常饮燕，帷席之间，女多泪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别。”榭曰：“吾虽萍寄，得子亦忘归，子何言离意？”女曰：“事由阴数，不由人也。”

王召榭，宴于宝墨殿，器皿陈设俱黑，亭下之乐亦然。杯行乐作，亦甚清婉，但不晓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劝酒，曰：“至吾国者，古今止两人，汉有梅成，今有足下。愿得一篇，为异日佳话。”给笺，榭为诗曰：

基业祖来兴大舶，万里梯航惯为客。今年岁运顿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风迅急若追兵，千叠云阴如墨色。鱼龙吹浪洒面腥，全舟灵葬鱼龙宅。阴火连空紫焰飞，直疑浪与天相拍。鲸目光连半海红，鳌头波涌掀天白。桅樯倒折海底开，声若雷霆以分别。随我神助不沉沦，一板漂来此岸侧。君思虽重赐宴频，无奈旅人自凄恻。引领乡原涕泪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

王览诗欣然，曰：“君诗甚好，无苦怀家，不久令归。虽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雾。”宴回，各人作□诗。女曰：“末句何相讥也？”榭亦不晓。

不久，海上风和日暖，女泣曰：“君归有日矣。”王遣人谓曰：“君某日当回，宜与家人叙别。”女置酒，但悲泣不能发言。雨洗娇花，露沾弱柳，绿惨红愁，香消腻瘦。榭亦悲感。女作别诗曰：

从来欢会惟忧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帏千载恨，梦魂应逐北风飞。

又曰：“我自此不复北渡矣。使君见我非今形容，且将憎恶之，何暇怜爱？我见君亦有疾妒之情。今不复北渡，愿老死于故乡。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丸灵丹来，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镜致死者胸上，以丹安于项，以东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秘惜，若不以昆仑玉盒盛之，即不可逾海。”适有玉盒，并付以系榭左臂，大恸而别。

王曰：“吾国无以为赠。”取笺，诗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漂流偶作吾乡客。
从兹相见不复期，万里风烟云水隔。

榭辞拜，王命取飞云轩来。既至，乃一乌毡兜子耳。命榭入其中，复命取化羽池水，洒之其毡乘。又召翁妪扶持。榭回，王戒榭曰："当闭目，少息即至君家。不尔即堕大海矣。"榭合目，但闻风声怒涛，既久，开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顾无人，惟梁上有双燕呢喃。榭仰视，乃知所止之国，燕子国也。

须臾，家人出相劳问。俱曰："闻为风涛破舟死矣，何故遽归？"榭曰："独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国。榭惟一子，去时方三岁，不见，乃问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榭感泣。因思灵丹之言，命开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

至秋，二燕将去，悲鸣庭户之间。榭招之，飞集于臂，乃取纸细书一绝，系于尾，云：

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重怜才。
云轩飘去无消息，泪洒临风几百回。

来春燕来，径泊榭臂，尾有小柬，取视，乃诗也。□有一绝云：

昔日相逢真数合，而今睽隔是生离。
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

榭深自恨。明年，亦不来。其事流传众人口，因目榭所居处为乌衣巷。刘禹锡《金陵五咏》有《乌衣巷》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即知王榭之事非虚矣。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五

蒋 道 传

蒋道不掘吴忠骨

蒋道，字勉之，晋州人也。幼好学，多游东蔡间。尝宿陈寨传舍，中夜有人扣户云：“前将军吴忠上谒。”道默念：中夜又非相谒时也。疑虑不应，则户忽然自开，有戎衣人年四十余，将见甚纠纠。道急取衣起揖。既坐，道曰：“不识将军自何地来守官于此也？”将军忽颜色惨沮，久之，曰：“某非今时人焉。欲言之，窃恐惊动长者。知足下儒人，必有全义，有恳烦浼侍者，非敢遽言。”一卒自外携杯皿，陈设酒肴。道起谢曰：“行路之人，遽蒙见宴，深为愧悚。”将军曰：“且欲延话。”□□□饮。

道曰：“将军非今之人，何代也？”将军曰：“某即唐之吴少诚之□□□□，姓吴名忠。少诚以同姓之故，忠亦常有战功，尤加恩遇甚□。”□□：“尝观《唐书》，自德、顺之朝，强臣据国，擅修守备，务深沟垒，不遵□□□人死子副，兄终弟复，天下四分五裂矣。少诚据有陈蔡之地，□□□强盛，少不如意，则纵兵四劫，邻州极被其害。道观察平原广□□□被山带河，以天下之兵，不能破其国，窃据蔡五十年，兵强□□□谋也。今卒遇将军，愿闻其详。”忠曰：“当时不从王命者非少诚□□也。少诚善抚士卒，饮食与士卒最下者同。卒之有疾者，少诚□□命医治之，又亲临存问。有死于兵者，给其葬财，又周其遗□。□□人之长亡没于战，少诚亲哭之。由是士卒咸悦，争先为死。□□□敌，少诚亲执旗鼓，以令军中，故胜多而负少也。后陈有刘□□□有人少诚为二师，据要地，由是不得志。少诚临死，谓其子元济曰：‘□死，蔡人以吾之故，必帅子矣。子守吾平日之志，慎勿贪利□□□于朝廷，方今主上明圣，毅然敢为，将相和，汝若有所为，必□□破败吾成业。’少诚乃噬指出血洒地，大言呼元济云：‘记取此言。’及少诚死，元济勇而无谋。其后邻郡又请命于朝廷内贼公卿，天子赫怒，选将出师，四面而进。当时有劝，元济怒，力斩言者。官兵压境，元济遣兵分头霸据。忠是时为前锋御陈师，战没于此。忠之骨正于此堂之西间，沉伏数百年，不胜幽滞。子能救吾骨而出，葬之于高原，使我有

往生之日，则我当厚报之。”道曰：“如力可成，敢不从教。”又饮。

将至晓，忠曰：“我今与公不得久，幸子□□。”乃以白银数锭、金瓶一只赠道，不久乃去。道欢。谛视瓶，真金也，重数斤。道乃迁入正堂屏西，中夜掘地，寻深数尺，不见其骨。翌日，又求之，不获。道虑其骨在楹壁之下，乃官之传舍，不敢坏其楹壁，乃去。道私心为不足。

一日，客京师，沿汴岸东出宋门，忽有人揖，若旧相识者。并行数步，其人曰：“子忆我乎？”道曰：“君面甚熟，但不记耳。”其人曰：“我陈寨中沉骨之灵也。向以托子，子何负焉？”道曰：“求之两夕，不获乃已。恐在楹壁之下，以官舍不敢以毁坏，乃止。”其人曰：“正在西南楹下，君何不旁穴而求之？ □□□不可托，然子无德而受吾白金，吾必取之。”后道卧病，凡百不足，其所得白金，皆非礼用尽。

后道不复敢过陈寨。

骨偶记

胜金死后嫁宋郎

胡辅，京师人。父祖兄弟皆补名在相府递，其年登仕途甚众。辅妻生一女，曰胜金，方十四岁，精神婉丽，举动端雅。父母爱胜，逾于他女。

一日，方与母对食，瞥然走入房中，切切若与人语言。母呼而询之，但笑而不答，母固疑焉。是夜胜金病，中夜又若与人交语，母蹑足俯而听之，但莫辨其所言。明日即小愈。母诘之，胜金惭赧曰：“五奶昨夜来与我作伐，教我嫁宋二郎。”五奶，乳胜金者也，死已数年。宋二亦与金同年，年少时亦死矣。母但惊忧。

他日，胜金方刺绣，急起入房，母连呼之，即曰：“五奶已将宋二郎来矣。”由是胜金卧疾。召巫禁治之，百术不愈。既久，胜金伏枕，昼夜昏昏似睡，若闻私语。金不食，但饮汤剂耳，形体但皮骨而已，转侧待人。或尔起坐。召其母曰：“我近晓宋郎迎我，登车有期，郎爱我艳妆。”家人为梳掠。既妆成，又求新衣，偃卧乃死。合家悲泣，父母尤甚焉。父乃攒其尸于郭外。众攒高下垒垒，莫知其

数，金攒一攒相近，就视，乃宋氏攒也。人皆异之。

议曰：幽鬼之能为能，诚有之矣。夫于白昼凭人也，卒能致人于此，一何怪也 ？观蒋道、越娘骨体、胜金之事，而君子莫不叹异焉。故其存之也。

董遘
夜行山寺闻狐精

董遘，字济道，西洛人。好学，有俊才。因故适沂州，夜宿沂境之山寺，寺惟一僧。是夕阴晦，遘明烛而坐。俄闻笑于窗外，步于廊砌，或相呼而语者，或相殴而泣者，复伸手入吾牖，又引石击其门，鬼争物于庖中，枭恶鸣于林外，而鸡唱而息。遘通夜不寐。明日询其僧，僧云："妖鬼物怪极多，他僧来此，恐惧不能住，至有死者。惟老僧住此数年，始亦甚惧，浸久亦无害。近有客宿此，开户出溺，则为异物夺去。"遘云："独师能住此，僧有异术乎？"僧云："无有也，但日诵《金刚经》数卷而已。心不惧亦不能为。"遘乃题诗于壁。诗云：

寺中荆棘老侵云，恶木狰狞野外村。
原上狐狸走白日，水边魑魅立黄昏。
山鬼相呼夜月黑，怪禽恶语向风喧。
挑灯待晓安能寐 ？一夜惊忧紧闭门。

评曰：深山穷谷，乔林茂草，则异物隐伏其间。遘之宿山寺，为其惊恐，通夕不寐，又可怪也。

张华相公
用华表柱验狐精

晋时，有客舣御沟岸下。夜将半，有人切切语言。客望之，乃一狐坐于华表柱下。狐云："吾今已百岁矣，所闻所见亦已多

矣。”曰：“将谒丞相张公。”华表柱忽发声云：“张华相公博物，汝慎勿去。”狐云：“吾意已决。”柱曰：“汝去，他日无累老兄。”狐乃去。客为丞相公乃是表亲，不知相公。

一日，见有若士人者谒张公。既坐，辩论锋起，往往异语出于义外。公叹服。私念：“此乃秀民，若居于中，岂不闻其名乎？此必怪也。”乃呼吏视之，云：“汝为吾平人津岸东南角华表枯木。”其人已变色，少选将至，公命视之，其人惶愧下阶，化为老狐窜去。

客乃出谓公曰：“向宿于桥旁，已闻呱呱不□，□□□□入火焚烧柱，而狐何故化去？”公曰：“惟怪知怪，惟精知精，兹已百余岁矣。焚其柱，狐□柱之言，其怪乃化去也。”即知狐之为怪，并今日也。

议曰：妖魅之变化，其详论足以感人。自非博物君子，孰能知之？

薛尚书记

灶中猴狲为妖记

薛放尚书为河南刺史，罢郡居京，善治家，旦暮必策杖点检家中。一日晨起，因至厨中，见灶中有妖气惊然。薛怒其爨者不灭灯，置于灶中何也？进前视之，乃则一猴狲子，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盘食品物皆极小而准备。及致灯一盏，有一小猴狲对食。薛大骇异，乃以柱杖刺之，灶虽浅，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童仆观之，皆莫测其故。猴狲忽使灯置于盘子内，以头顶盘而出灶，如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旁若无人。薛怯惧，乃令子孙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

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马，谓薛子曰：“郎君精神仓卒，必有事。某适见此宅有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请至宅，使君端简出迎，妻女等参拜，迎坐于堂中。猴狲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与妻子悲泣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邀，今当为君除之。然此物终当屈死使君子可解释。”薛曰：“幸得无他，□受屈辱。”道士曰：“此猴狲须将台盘送□上使君头上食方去，可乎？”薛不敢为。妻子皆曰：“此是精怪，安可上头？愿法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安盘子放头上，然后令放盘中食可乎？”妻子

又曰：“不可。”道士曰：“不尔，无计矣。”薛又哀恳祈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子，令使君入于其中，猴狲食其上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柜，中施绱经，薛入柜中，闭之。猴狲即带台盘及灯而上，又置之而入。妻子环绕其旁，□忧涕泣。忽失其道士所在，□惊□□求觅之，须臾，猴狲及台盘灯皆不见。□开柜，使君亦不见。举意端立求之，无踪迹，遂具丧服，至日而葬焉。

潭怪录

道士符召溺死人

潭河韩百录欲开寸金冶□年□决水所注而成池。潭水黑而不流，中深数十丈，每阴风大雨之夜，若有人泣声，白昼人亦不敢捕鱼。一日，有道士过，谓人曰：“其下有屈死女子鬼。”村夫以言诋道士曰：“子之虚言也。”道士曰：“为子见其鬼。”乃探怀出符投水中，俄有披发妇人出焉。见道士，且哀求云：“妾居此四十年，幽沉饥苦，尚未得往生。”道士曰：“汝更有几年？”妇人曰：“十年。”道士又取符书五年字投水，鬼乃再拜。

其潭数年后无怪，迄今钓鱼者往焉。

鬼籍记

竹符图记鬼姓名

张副枢沔，天圣年有野人探禹穴新书，得《尚书》竹符云：“三年，禹至大陆，水恶上溺，泛艳弥漫，莫得涯涘。波走沙泥，炭谷迁洗，蜿穴上下，推叶林麓，远近昏垫，安民失安。禹命除伯驱蛟于海，窟鬼于山，皆丹书篆字籍鬼物名，石覆之。”

庆历二年，祖莱山东峰石工凿石火灰以给衣食。他日至一异处，气象凄冷，嵳谷昏晦。一方凿石，陷为穴，鬼啸穴中，枭鸣木梢。俄而群鬼出焉，共击石工，工走十里方脱焉。工竟死于家。兹后鬼之怪蔓衍数十里，为后渐少，渔弗敢钓于溪，民不得樵于山。

他日，道者谓人曰：“兹养命乃向鬼怪之所也。”民异道者之言，共谓祷。道士曰：“吾为汝等去之。”道者□升山，逐穴视其篆石焉。倏然群怪□□于穴。既久，复以石覆穴，其后乃绝。

议曰：尧九年水，五行无序，万灵失二，远迩没著，至于昏垫，怪异物杂居民国。禹□命治水，窟鬼于阴山之下，驱异物于四海之外，水复故而民治。工□发其穴，而竟能害工□□而传之后，有好事者能为我广其志。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六

顿 悟 师

遇异僧顿悟生死

法师名顿悟，姓蔡，赵州人也。师二十丧妻，日号泣。有老僧诣门求斋，师曰："吾方有丧，日夜号泣，几不可活，子何故求斋也？"僧曰："生者死之恨，死者生之恨，生死存亡，徒先后耳。余知之矣，不复悲矣。"师曰："夫妇之私，死生共处，义均一体，乌不得悲？"僧曰："平生有耳目手足相为用而成一体，汝一旦寸息不续，则分散在地，不相为用，况他人乎？"师乃豁然顿悟，曰："名利得丧，足以伐吾之真宰；爱恶嗜欲，足以乱吾之真性。其生如寄，其死如归。"乃作礼愿役左右。僧乃为师立法名曰顿悟，为师剃度。后因南去往江州东林。

一日，知郡王郎中谓师曰："修行子要往天去如何？"师云："会得东来意，即是西归意。"太守云："何人会得？"师云："好日法会得。"太守曰："云之门坦然明白，师之门不密主人。"师云："吾家门户无关闭，入得门时恰似至。"太守知师异人，待以殊礼。师遂辞寺众，入广山结庵而坐。不久，师坐而化，乃留诗于壁。诗云：

精神若还天，肉骨又还土。上下都还了，此身元是主。惟有一点云，不散还不聚。纵然却还来，未脱寻常母。若更善修日，西方是吾祖。

评曰：释氏之学，其来尚矣。或者性根迟钝，终身无所得。今观顿悟师因一言半句，即悟至理，固不伟欤 ！

成 明 师

因渡船悟道坐化

师名成明，姓马，洪州人也。以通经得度。年七十，与师登舟，谓师曰：“请师之行舟。”师笑曰：“此有人。”成明曰：“我闻六祖言：师度得弟子，弟子度师不得。”师喜，知成明异于众。成明一日别师，诗云：

劫火烧成烈焰城，煎熬无计拯众生。
请师少念清凉境，此是西天第一程。

大 眼 师

用秘法师悟异类

大眼师，赵州萧山邑人。幼而不为童子士，多忽坐而言。既落发，则云游天下。自言昼夜不寐，不知师之异。熙宁二年，游京师，寓报慈寺。士君子言有知师者，惟与进士石坚为往还友。

师一日与坚游西池，时士女和会，箫鼓间作，民物憧憧往来。坚与师并坐池上，坚久而自顾，衣冠破弊，仰面吐气。师云：“春时佳景，池上风烟，众人皆乐，子独叹，何也？”坚曰：“我十岁亲友，二十与英俊并游，中间不意家祸继至，资产殆尽，求试有司，无所成就。孑然一身，孤苦无以自立。某人所举，不能加吾之上，而高显仕途。某久俟，不能先众食肥衣轻。”师反顾笑云：“不意子之愚至于此也。孔子，孟子之师也。圣智参乎天地，位不逾陪臣，卒为旅人，身后之名，则与三皇五帝均矣。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修其常以待其终，此士之分也。士之耻衣食之薄，未足与义。此在子术内而子弗悟，况他人。”师乃邀饮于市。既暮，谓曰：“子他日复过吾，将令子知终身举世休咎。”乃散去。

坚择日沐浴见师，乃留坚宿。且曰：“人之出入死生，亦如天之五行，四时循环不绝，故释氏以生死为轮回焉。人之为人，兽之为畜，为虫，为鱼，为鸟，为禽，各有因以至于若是也。人之为人，以数世则皆富贵由命或大贵者是也。或才□人或一两世者，首则人焉，其足或手也异类矣，但世人不知也，非正慧眼莫之见。吾常极九天秘法，用五明水洗目，即皆见世人之异同。子能从吾，吾当令子见也。”师告行，坚送至随州，师云：“吾将入深山茂林之域，无人，与虎、豹、罴、鹿为友，子不可从焉。吾许子知轮回生死道，当令子一见也。”乃以九天秘法视之，又令以五明水洗目。

翌日，命坚出游于市，见刺史而下皆无异焉。惟一主簿，人身而虎足。环视市人，人首而异物足者十之八九。复见一女人抱一子，鸡手足而衣小儿之衣，过东市小巷，二鬼跃跳，随一人入于宅，一鬼相随而入，一鬼坐于门。坚迤逦而还，见师云："果如师言。"坚云："彼主簿人身而一虎足何也？"师云："彼三世为人矣，来岁方脱虎足。"坚云："人之首，异物足，或牛，或马，或獐，或猿，或鹿，或熊，何也？"师云："皆宿根之造作，乃前世事，不可卒道。亦若农之植谷则生谷，植麦则生麦焉。苗之秀，有不幸而枯病而死，非天地之不均，乃其根有恶害之也。人亦由是也。"坚云："女人抱子而鸡身，何也？"师云："今人生子，不数年辄失之，彼固未有过恶。凡异类之有一善，亦皆有报焉。教中言：'暂主托化。'乃暂得生于善，死又归之类也。"坚曰："二鬼逐人，何也？"师云："彼人将死之，一鬼入其室，召其魂；一鬼守其门，防家鬼之入救也。"坚云："我恐入轮回中，迷其性，守其路，则转为异物，幸师一决，少救尘骸。"师云："道由道也，坦然可履。由是之焉，可以至都辇，见衣冠之盛，宫阙之美，仁义之善。不入于是，自入于荆榛，蹶而且毙。为行道有义也，非道之罪也。"师云："此外人，非子可知也。劫火方高，业根益著，宜求念清凉，摆撼烦恼，亦至善也。"为诗别坚。诗云：

心如一片苗，是苗皆可植。
莫种亦堆培，莫容荆与棘。

乃入随山，今不复见矣。

自 在 师

与邑尉敷陈妙法

师名自在，姓王，京师人。皇祐年落发，住封丘村寺。性慵，不修寺宇，粪秽堆积。人笑，则云："吾能修心，不能修身；吾能修心，不能扫地。"不修斋供佛持斋腊，由是不为乡人语言。

一日，邑尉证下讼，宿于寺。责师不恭，立师庭下，将罪师。师云："吾家教常如是。"尉曰："何以言之？"师云："□其高下，均其贫富，等其贵贱，夷其去就，平其内外，直其趋向，故师常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尉知师异焉，乃证之上座。尉曰："师言似有道者，何不修治廊宇，完补佛室，使俗子弟向乎？"师云："吾能治内性而不

能治内宇，能修天堂不能修佛堂。今有人，性原积秽，灵台凶狡，虽构天大之阁，纵如云之殿，且将无益焉。”尉乃起再拜。师复为尉敷演百种妙法。翌日，尉去，师题诗于壁，奄然坐亡焉。其诗曰：

邑尉非常气势豪，因谈真教反称褒。
吾家微密皆彰露，又往西天去一遭。

用 城 记

记像圆清坐化诗

汉川杜默

法师名圆清，姓高，住提韦州用城村院。师为人寡言语，尤不晓禅腊，默坐草堂间。请斋则辞不能，纵往，但饮食而已。亦不诵经，又无歌赞，亦不觉铙钹之类。村民多鄙之，亦为邻僧之所嘲，诸师亦顾。自是民不召师。师惟布衣，亦求化民间。

一日，师别邻僧洎里人曰：“我明日舍去，又扰子等，故来一相别。”人亦不深信。明日，师奄然端立而化去。远近皆往观焉。有祝师者云：“人皆坐而化，师独立，将以此异于众乎？”师乃复坐而化焉。三日后，□出息曰：“吾兄来省吾，欲见之，留少语与之，则终天之别也。”兄果入门。

邻僧有常所恶师者，谓师曰：“师平生未尝斋，经亦不能诵，何缘有此善事？师有法言，今对大众可少留千百之妙，一言以清俗耳，以消尘累。”师云：“子所诵结秽之言何也？子试学之。”僧云：“莲花不著水，心清净。”又云：“无漏果园成佛道，此皆结斋数人也。”师谓僧曰：“如莲花不著水，其义如何？”僧云：“莲花颜殊异，花中之贵者也。故佛行步则莲花自生，坐则莲花中者也。”师曰：“非也。夫莲生于水中，而不著乎水；人生于尘，不染于尘。此其喻世。”师又云：“泄漏果园如何？”僧云：“人之修行，贵有终始，则中道废堕，即其果未成也。”师云：

“亦非也。夫无漏然后有果焉。漏如器之漏，则不能载物；屋之漏，则不可居；天之漏，则淫雨晦泄，害及粢盛；地之漏，则水脉泛溢，不循故道。人漏若目之漏视，鼻之漏嗅，耳之漏听，口之漏味，

心之漏想，性之漏欲，目之漏于五色，心之漏于妄想，鼻之漏于美香，耳之漏于好音，口之漏于佳味，性之漏于爱欲。收其目则内视，回其耳则反听，塞其鼻则无香，平其口则无味，焚其心则无想，茅其性则不流。天地之漏有时焉，其功自成。人之漏无时焉，其身乃坏。无漏之义，如此而已。”僧复云：“师平生未常斋戒，则常住所收，他日有余粮。”师曰：“佛之所以立教之本，禅修行。子既云变易其衣，一褐、一钵、一食、一粥皆吾佛清俭之意，欲学者修心善皆入于寂灭虚淡中也。子之所言，非佛之心，后世传教之误也。子少一食无益于要，多一食无害于善。夫斋为治心之一法耳，清源本正，释子之先行也。”师大开说百千至妙之道，无上至理之门，僧乃作礼焉。

师乃收足敷坐，奄然化去，其真身仍存院中。向惟茅堂数间而已，因师，民竟舍财，今回廊大殿，周环百楹，壮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七

马辅
登第应梦乘龙蛇

天圣年中，马辅将御试，梦乘龙飞去，自惟以为吉兆。是年殿下，次举又过省。中夕再梦乘一巨蛇而飞去于空，其去甚疾。辅忧虑，谓人曰：“吾向梦跨龙，跨龙犹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宸廷唱第，先呼龙起，次呼蛇起，又呼马辅，三人相连而不相间。异哉！人之贵也，梦先见于数年之前。

楚王门客
刘大方梦为门客

刘大方，维州昌都邑人也。少有豪气，落笔句意遒健，人所叹服。尤嗜酒，凶酗不顾廉耻，人所不为者亦为之，由是士君子不与为交。待罪窜身海上，嗜饮亦盛。

一日晚，醉野店。既醉，临流浣足。一轻舟自水外来，疾若过焉。舟中有人厉声呼大方姓名曰：“来日大楚王召子。”大方亦愕然。洎归，中夜后，大方心痛，息吐纳且绵绵，若不可救者。后两日方醒。自言：“中夜见介胄吏甚伟，曰：‘王召子。’我欲拒，则已为引去。”至一小山，即有宫殿台阁。遂令大方坐室，入报，久不出。大方顾守室兵曰：“王何所之，遗客于此久也？”兵云：“王与要离方击剑。”大方谓兵曰：“王何姓也？”兵曰：“子儒者也，还不知有西楚霸王乎？”大方悟楚王项羽也。

少选，中门开，侍从云集。中有一人，长几盈丈。兵曰：“此吾主也。”有朱衣吏引大方拜阶上，王亦答之半。既坐，大方偷视王，面色黝赤如紫，长眉方口，目若明水而加圆，顾视若熊虎。王

曰：“居处荒僻，不合奉邀，辄有少意，当浼视听，未欲便烦侍者，更俟少选。”王命进酒。俄杯盘交错，皿品毕集，声乐作于堂下。王与大方，巨觥献酬，终日不醉。王喜曰：“君真吾俦也。”

是夜，王又宴大方于他室。王谓大方曰：“余之失意，居此几年，近娶邻国李王故姬为妃，吾乘醉歌之，为其所诉，王者见罪，以文掬吾受过。近令门下一儒者吴轩作书，文字懦弱，颇有脂粉气，令人无意焉。子为作书，如令文意庶几，彼见而且喜，吾苟免微过，奉报匪轻。”大方曰：“王者何人也？”王曰：“蒋山道君程助也。但少用数十句，明白即佳矣。”大方乃濡毫谓曰：

籍，东吴编户，将门遗□；□□□之鹿走，则万国以议争。不意籍不先临官内，倏然见磨缨□，□□□膏，大孽既去，余奸悉□，自谓四海尽归掌握，天下可以指挥。大势难留，已失门中之望；天心不佑，卒□垓下之师。宁战死于乌江，耻独回于吴土。斯民爱惜，庙食存焉。近因娶妃，反招罪戾。非心之故造，实乃狂药之酗人。如蒙贷赦，全赖仙慈。起仰霓旌，不胜恐竦。王见，喜云：“正合吾意。”命书吏速写奏进王。于是大方促席间坐，玉斝交飞。有绛衣姬，色甚艳冶，大方数目之，阴以手引其衣，复以余觞赠姬。王大怒，命武士引大方坐砌下，曰：“是何狂生，辄敢无礼吾之侍者，意欲窥图，我今杀汝矣。”绛衣姬曰：“事方未已，又欲故为罪，安可解也 ？ ”王叱姬曰：“汝爱此狂奴乎 ？何庇救也 ？ ”王愈怒，声如□虎。

大方方乘酒，气亦壮，可知以理夺。大言曰：“昔楚襄王好夜饮，风灭烛，客有引姬衣者，美人断其缨而请于王曰：‘有人引妾衣，妾已断其缨。明烛见断缨，乃得引妾衣者。’王曰：‘饮人以狂药，责人以正礼，是不可。奈何尊酒之间，而责人乎？’王命坐客俱断缨，然后明烛。史氏书此，为千古之美话。何襄王之大度量容也如此！王召我来作奏上道来免罪咎，□□以酒，我为酒所醉，既醉误焉，非故也。而凌辱壮士，王乃妄人也。”楚王愧赧，自下砌引大方上堂，曰：“吾生长于兵，无闻正义。”复置酒高会。

王曰：“子言汉所以得，吾所以失，吾将知过焉。”大方曰：“王之失有十焉。王之不主关中，其失一也；王之鸿门不杀沛公，其失二也；王之信谗逐去范增，其失三也；王之不攻荥阳，其失四也；王之不仗仁义，其失五也；王之专任暴虐，其失六也；王之得地不封其功，其失七也；王之杀义帝，其失八也；王之听汉计而割鸿沟，其失九也；王之不养锐以待时，回兵力争，其失十也。”王喜曰：“子之所言，皆谋之不敏。”王曰：“异日烦子居门下，可乎？”大方对以：“亲老家远，身居异地，未敢奉许。”王曰：“兼子阳寿未终，候子还乡，

方去奉召。”大方曰：“敢不从命。”王命速送大方回。仍遣绛衣姬送大方。临水登舟，姬笑曰：“后期非远，千万自爱。”吏送大方回，呼大方名姓，乃觉。

后大方遇恩回故里。数年，一日见介胄吏控所马云：“王令召子。”大方别家人，乃奄然。一何异哉！

大方有诗数篇，吾虽鄙其人，而爱其才，亦爱而知恶、憎而知善之意也，故存之。其诗《咏海》云：

沌元初一判，天地此居洼。
今古乾坤腹，朝昏日月家。
阔疑包地尽，势欲极天涯。
誓斩鲸鲵辈，临风按镆铘。

《咏泰山》诗：

万古春之主，群山孰可曹 ？都因敦厚大，不是嶮嘘高。顶衬天池稳，根盘野□牢。坎离分背面，日月转周遭。仙馆鸾朝舞，神亭鬼夜号。云来诸夏雨，风去百川涛。东渭藏阴重，西秦抱势豪。龙蛇藏隙穴，草木立毫毛。陕谷三升土，黄河五尺壕。誓登临日观，直下钓灵鳌。

《病虎行》歌：

海北愁云无从裂，风如追兵雪如撒。哀者老虎病无力，百尺泉源都冻绝。山中牛羊竟不来，牙爪寂寂伤饥渴。万里兵刃色惨凄，獐娇鹿倨豺狼悦。安得肉食复如初 ？平地纷纷羽毛血。一吼千年白日寒，群兽幽忧心骨折。如今缠病未能兴，长戈硬弩无相杀。世上青山不敢生，青山尽是狐狸穴。

议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方之才，亦可爱赏，不克负荷，竟残其躯，破其美名，不得齿士君子列。非他人之所诖误，乃自取之也。悲夫 ！

卢载
登第梦削发为僧

卢载始就御试，梦至一处，若公府，载游其中。堂上有紫衣人凭案而坐，询公曰：“子非卢某乎？”公曰：“然。”揖公升阶闲坐。其人曰：“公今削发为僧。”公曰：“某已过省，次第失谒，节登仕路，不愿为僧。”众吏已引公下，吏执刃尽公之发，公大叫不服。紫衣止之曰：“公既不欲，留其髯。”既觉，公惊疑，乃求有识者解其梦。有友人王生谓公曰：“其应主吉。”公诘其故，曰：“去发，其头衔已异矣；不去髯须，亦不落之义也。”公果然登第。

白龙翁

郑内翰化为龙

郑内翰獬未贵时，常病瘟疫，数日未愈，甚困。俄梦至一处若宫阙，有吏迎谒甚恭。公谓吏曰：“吾病甚倦，烦热，思得凉冷，以清其肌。”吏云：“以为公澡浴久矣。”吏导公至一室，中有小方池，阔数尺，甃以明玉，水光滟滟，以水测之，清冷可爱。公乃坐甃上，引水渥身，俄视两臂已生白鳞，视其影则头角已出。公惊遁去。吏云：“玉龙池也。惜乎公不入水，入其水，公当大贵。但露洒而已，不知贵也。幸而公自是白龙翁，虽贵，终不至一品也。”公乃觉，少选，即汗出。后登第为天下第一。公为诗戏友人，诗曰：

文闱数载作元锋，变化须知自古同。
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须是白龙翁。

郑公平日以文章擅名天下，终□望登庸，议者颇惜。

异梦记

敬翔与朱温解梦

朱高祖幼名温，后改名全忠。以功加封节度使兼四镇令公。如汴，　□□高烛。既寝，惊中鬼声甚恶，若不救者，左右□共扶□□方清醒，□左右叹嗟。

侍者谓曰：“何故而惊魇也？”高祖曰：“吾适梦中所见甚怪，不可卒语。”乃起坐，后且召敬翔而问焉。曰：“吾既寐，一若常时，升厅据案决事。有一锦衣金带吏自外入，白吾曰：‘有界吏来参见。’未久，有一人金冠而翠缨，朱衣绿履，立于庭下。锦衣吏抗声曰：‘天下城隍土地主周厚德参拜真人。’再拜乃去。少顷，有一僧牵一驴来，曰：‘贫僧专来请令公斋。’其僧升厅，与吾对坐。吾梦中私念：‘吾已建节作贵矣，又居重地，掌握精兵十五万，而一僧敢召吾也？’吾乃谓僧曰：‘尔何敢率易而请吾也？’其僧曰：‘今日事又安得由令公哉？’乃起而引吾衣曰：‘便请行。’吾意大怒，欲呼左右擒僧，则为僧引下阶。吾意曰：‘若然，当召驺而去。’僧曰：‘不用，自有乘骑。’乃抱吾上一驴。驴甚劣，意似南而去。驴行甚速，不久至一上台，隆隆然，吾在台，乘驴坐于台上。而僧曰：‘令公请坐，贫道去取斋食。’吾竟尤不乐，去而其僧不至。俄有猿猴百余人，四面而来，升台引吾衣而与吾体。吾大怒，连臂击之。方斗酣，吾怒益张，而挥臂犹击，吾或一臂堕地，吾大呼，不觉睡觉。吾犹引手拦臂，方知臂存焉，而顾左右。待晓，召子而告，以吾察之，必非吉兆。每出兵尚忌见乎妇人僧人辈，乘驴堕臂之理，实非美事。子意如何？”

翔俯首少倾，起而再拜曰：“此乃大吉，神明先告，是以翔拜贺也。”高祖曰：“何以言之？请子急解而明我。”翔曰：“锦衣吏衣锦还乡，荣之极也；厅下吏尚锦衣，即公之贵不言可知也；天下城隍土地来参，令公合为天下城隍土地也；僧乃是喜门中人，抱令公升驴者，登位也；南去上台上者，高处面南称尊像；猿猴之来，天下诸侯必与公争战；方斗而堕臂者，独权天下也。”高祖起顾敬翔曰：“若如君言，不敢相忘，交你措大作宰相。”由是高祖益有觊觎大器之意。

翌日，逼昭宗迁都，竟有望夷之祸焉。悲矣！

青琐高议补遗

泥 子 记

卫士钱千沿河岸行，见一泥儿卧水上，彩色鲜明，千取归遗其妻。妻曰：“君以我无子遗我也。”乃造彩衣，昼致怀抱，夜卧寝所。

一夕，泥子遗溺茵席，千乃弃于沟中。中夜，泥子自门而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千惧，求康生占焉。康布卦云：“事系三人之命。”愈恐，求术。康曰：“子归，以利刃击之，当绝其怪。”千淬剑伺怪至，击之，铿然有声。执烛视之，怪无有也，其妻毙于血中。明日，卫士絷千有司，千以康生教之。吏追康生为证，康惧，自缢。千竟不能自明，伏法东市。《类说》四十六

龟 息 气

王昭素能运龟息气，年九十余方卒，其首缩入腹中。同上

周婆必不作是诗

曹圭妻朱氏刚狠，或劝其子诵《关雎》之篇以规讽之。母曰：“《毛诗》何人作也？”子曰：“周公所为。”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诗也。”

后圭为县令，凡有男女讼于庭者，妇人虽曲，朱则使直焉。圭夫妇忽病，梦二吏摄至阴府，府君命纸书断曰：“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制御，百姓何由整齐？鞭背若干。”朱氏词云：“身为妇女，合治闺门，夺夫权而在手，反曲直以从私。鞭背若干。”既觉，夫妇背各有鞭迹存焉。《绿窗新话》上“曹县令朱氏夺权”。亦见《类说》四十六 。

吴大换名

吴大者，卖鞋于虹飞桥。邻人王二叔以掌鞋为业，二人甚相得。王谓吴曰：“我有女，愿作亲家。”吴曰：“诺。”既成亲而王死。

越明年，吴晚归，百余步，见王自东而来，相见，屈吴店饮。吴曰：“亲家翁已死，何故相见？”王曰：“然。某之女蒙君好看，某在阴府，颇甚感激，今特来相见。某今职此桥，来日桥下死五十三人，亲家翁是一人之数，特为换其姓名矣。来日慎勿上此桥，记之。”出门不见。吴来日于桥侧俟至午后，桥坏，打杀者果五十三人，岂不异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三

李生白银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苏，谓其妻曰：“我死地下见姚状元，主判人间衣食簿，与我昔日有同场之好，谓我曰：‘甚贫矣，宜早归。衣食某之本职，不敢私，特为君添学生一十人，赠银一笏，是某之私羡也。’”其后人忽送儿童上学，比旧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获白银一挺。

嗟夫！学徒之多寡亦复阴司注定，况官职之崇卑，年寿之修短，禄廪之厚薄，孰谓无其数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四

寇相毁庙

寇相准，年十九，苏易简状元下及第，知巴东县。县旧有一庙，不知其名。旧令尹尝梦其神泣告之曰：“宰相将来，吾不敢居此，虽强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神曰：“他日当自知，不敢预告。”及寤，与同僚言之。不数日，邸吏赍状来，乃寇为之代。果以庙无名，图牒所不载而毁之。

噫！庙之毁去，神固知之，而寇之为相，已兆于此矣！神谓留必不容，盖亦知寇公之正直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五

张谊赤光

进士张谊，自鄂州来，赴举南省。试罢，榜未出间，尝与侪辈游饮于市。偶一人前揖张曰："先辈便当及第，然宜保头上二赤光。光在，公无事；光失，则公亦不免。慎之。"忽不见。后张果及第。既受官到任，官长有赫连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连立卒，张亦以事去官。乃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同上

陈公荆南

乾兴中，张君房作倅江陵时，知府李坦之得风病，府事不举。即漕使王湛发遣，未知新知府之耗。时礼部陈从易主漕运于荆湖南路，由衡至邵，谳狱之疑者。去邵两驿间，舣舟水滨，夜宿佛寺中。时女使一名，中宵忽魇，遽起呼之。既悟曰："适见一白衣人，戴帽，仪容颇肃，以手抑胸，曰：'学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来告之。到日望照管。'"陈甚异之。比到郡后，果马递敕到，如梦之告。陈后到府，礼上遂谒庙，乃与君房语之。盖五通庙先为坦之毁拆，至是乃再葺之如旧，可不异哉！《分门古今类事》七

颐素及第

都官员外郎谢颐素常言：既过南省，就殿试讫，独诣相国寺艾评事卜肆求筮命。艾布卦言曰："君必及第。"谢密告曰："昨天殿试，赋只作七韵，忘作第八韵，必不得也。"艾曰："据卦足下年命俱合及第，余不知其他。"后果于蔡齐状元下及第，竟不知何以得之，岂非命乎！《分门古今类事》十一

吕宪改名

吕防常应举京师，与市易刘神善相遇甚善，同上之市饮。吕曰：“某今岁如何？”刘曰：“且饮，奉为言之。”久而曰：“将来春榜，只有吕宪而无吕防，君其改之。”盖南省未试之前也。吕遂改名宪，果于李迪状元下及第。同上

遐周阿环

李遐周有道术，天宝中作题句以兆禄山之乱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记罗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处丧金环。”盖玉妃小名阿环，山下鬼乃马嵬之兆。

时蜀有尼造补鬓香油，本川进之宫中，谓之锦里油，亦幸蜀之谶也。《分门古今类事》十四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师朝阳门外，薄有庄土，籍属开封。京师人俗语有曰：“济杀史二。”盖人图事有不称意者，悉此语以戏之，良为无补益之义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国朝行东郊藉田之礼，青坛之外皆史二之地。事毕，赐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赡。然非久而史二卒。济杀之验，俗谣为之谶焉。同上

从政延寿

治平之初，渝州巴县主簿黄靖国权怀化军使，有戍卒詈本辖将官。黄语军校曰：“詈本辖官，罪当死。若械禁推鞫，烦紊多矣，宜

自处之。”故军中以次棰击至死。

熙宁五年，黄官仪州，沿台檄出，抵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苏。因谓所亲曰：始见二黄衣来追，出西门十数里，见宫城仪卫甚盛，乃入见王。黄再拜，王曰：“何敢枉杀人！”俄引一人至，厉声曰：“可速还我命！”黄视之，乃怀化戍卒也。黄乃陈本末，王曰：“若是岂枉杀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黄出门，见门户鳞次，各有防卫。黄问之，吏指一门曰：“此唐武后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酷吏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奸臣狱也。”黄曰：“何此辈锢之之久耶？”吏曰：“此辈死受无穷之苦，历劫无有出期。”

既而复见王，王曰：“卿官仪州，医工聂从政，识之乎？”曰：“识。”王曰：“有一事可以警于世。”徐驱一妇人年二十余，卒以利刀割其腹，刮其肠，流血满地，叫号之声，所不忍闻。王曰：“此华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与聂乱，聂不肯从，故受此苦。聂延寿一纪，阴司最以此为重也。阳间网疏而多漏，阴司法密而难逃。避罪图福，君其勉焉。”乃遣还家。

乃询聂从政，事盖十五年矣，人无知者。幽冥之报，可不惧乎！《分门古今类事》十九。注：“又见《名谈》。”

张女二事
附查道侍从

赵州赞皇县张銮女，治平四年二月七日死，三日而苏，语音忽变为河东人，曰：“我乐平县王琏侄也，十七归阎氏。夫性酷暴，自经而死。见二鬼导至大城，有王当殿，曰‘秦广王也’。王问所以死，左右取大鉴如车轮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妇尝剔股肉救母病，又尝燃香于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十二年寿，宜令亟还。’吏送至家，喉已断，乃复告王。王许借尸，因得至此。”又说冥间地狱无异人间画者。作善作恶，报如影响，可不畏哉！《分门古今类事》十九

按：以上二条之间，有“查道侍从”一条，无出处，疑亦出《青琐高议》，录附于后：

查道，淳化中赴举，乏资用，干诸亲旧，得数万缗。偶于逆旅次见一女子，甚端丽，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倾囊择谨厚婿嫁之。其

年道罢举，次年登科，其后位至侍从焉。

崇德遇僧

阁门祗候程崇德，真宗在藩邸日为殿侍。上元之夜，将家属入崇庆寺看。时金吾街司招新人，皆亡赖之徒，多窥人家士女。程见一人褐衣出入士女丛中，略无畏惮。程甚不平，于暗密处拳击杀，遂褶紫袍，襞玉带，领家属出，了无人知。到晓捉贼，卒不得。真宗即位，程以随龙得殿值，二十年终不改转一资。每见，但云“且去”。晏驾后，程自江南告哀，至采石渡，遇一僧，视之甚久，乃揖程曰：“何谓二十年不改转，良由曾杀人。见一衣褐者，称为君所杀。以此阴谴，故艰得转也。”程以实告，僧曰：“前过金山寺，为设水陆斋，此人必去，君必转官。”程依其言。还京师，转阁门祗候。由此观之，官禄固有前定，人宜积善以招来，无为恶而朘削也。《分门古今类事》二十

青琐集

范摅有子，七岁能诗。《夏景》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方干曰：“必不享寿。”未十岁而终。《诗话总龟》前集十三

刘昭禹，字休明，婺州人。为诗刻苦，不惧风雨。有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同上

林迥与黄秘教同游连江玉泉，有诗曰：“泉山好翠微，权尹讼庭希。晓马破云去，夜船乘月归。妓歌珠不断，人醉玉相依。薄宦自拘者，咄哉多少非。”《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二

谢郎中有女，数岁能吟咏，长嫁王元甫。元甫调官京师，送别云：“此去惟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岂是男儿泪染斑。”《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三

陈文惠赴端州，舣舟庐陵，有胡僧叩舷谓公曰：“虎目凤鼻猿身，平地不能为也，当有攀附，然后有所食，位极卿相。”僧为诗一绝曰：“虎目猥声形最贵，须因攀附即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风泛怒涛。”公后登庸。《诗话总龟》前集三十

按：此下另一条，不注出处，疑亦出《青琐集》，录附于后：

庐山佛乎岩在绝顶，李氏有国日，行因禅师居焉。李氏诏居栖贤寺，未几，一夕大雪，逃居旧隐。尝煮茶延僧起，托岩扉立化。余作偈曰：“前朝诏住栖贤寺，雪夜逃居岩石间。想见煮茶延客处，直缘生死不相关。”

王仲举，营道人。母尝梦挟仲举入月。仲举修进业，长兴化〇化字疑衍二年赴举，谒秦王，登第后有诗谢秦王曰：“三千里外抛渔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兴国中，仲举有子曰嗣全，亦中进士第，乃扶两子入月之祥。《诗话总龟》前集三十四

青琐后集

李建勋年八十，谒宋齐丘于洪州，题一绝于信果观壁云：“春来涨水流如活，晓□西山势似行。玉洞主人经劫在，携竿步步就长生。”归高安，无病而卒。《诗话总龟》前集二

王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尝作《御沟》诗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青。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本心切，愿向急流倾。”示贯休，休曰：“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中”字于掌。逡巡，贞白回曰：“此中涵帝泽。”休以掌中示之，不异所改。《诗话总龟》前集十一

郭希声《纸窗》诗曰：“偏宜酥壁称闲情，白似溪云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风弄读书声。”《闻蛩》诗曰：“愁杀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前闻。苦吟莫入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一

廖齐父爽直，尝为永州刺史。齐后游零陵，于民间见父题壁，感而成诗曰：“下马连声叩竹门，主人何事感遗恩。回头泣向儿童道，重见甘棠旧子孙。”《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五

伊梦，不知何许人，因梦两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游山水，题攸县司空观仙坛云：“唯有松杉空弄日，更无云鹤暗迷人。”题黄蜀葵云：“露凝金盏滴残酒，檀点佳人喷异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别去。作诗附铁匠回，言在彼打剑。何氏发其冢，棺空惟剑耳。《诗话总龟》前集四十五

续青琐高议

贤鸡君传

贤鸡君鲁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东斋客伺久矣。”归步庭际，见女子揉英弄蕊，映身花阴。君疑狐妖，正色远之。女亦徐去。月余，飞空而来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瑶池西真阁。”恍如梦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虚中，临万丈绝壑，陟蟠桃岭，西顾琼林，烂若金银世界。曰：“此瑶池也。”蓝波烟浪，潋滟万顷；珠楼玉阁，玲珑千叠。红光翠霭间，若虹光挂天，两脚贯地。命君升西真阁，曰：“尝见紫云娘诵君佳句。”语未毕，见千万红妆，珠佩玎珰，星眸丹脸，霞裳人面特秀丽，艳发其旁。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云娘亦至。西真曰：“此贤鸡君也。”须臾，觥筹递举，霞衣更请奏《鸾凤和鸣曲》，又奏《云雨庆先期曲》。酒酣，复入一洞，碧桃艳杏，香凝如雾。西真曰：“他日与君人间还，双栖于此。”君乃辞归。《类说》四十六

张世宁神降

太原府助教张世宁，暴疾将终，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室，紫云楼殿玉皇家。人间风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姝曰：“我籍系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会瑶池，考视尘中地仙功行簿，闻人间曲蘖香，徘徊不进，遂犯后至之罚。西王母启其事，为我有人世酒分，宜谪偿之。寓迹浮生，今还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时便好休，欢喜冤家无彻头。”同上。《诗话总龟》前集四五无出处 。

隆和曲丐者

李无竞入都调官，至朱廷镇，有二丐者喧争于道，老妪曰：“我终身丐乞，聚金数百，此子贷去，半载不偿。”无竞取緡如所逋数与之，丐者谢曰：“吾实逋其钱，君行路人，能偿之以解其斗。吾家在隆和曲，筠栅青帘，乃所居也。子能访我，当有厚谢。”无竞异其言。

后入隆和，果有帘栅。入门，见数丐者地炉共火。入室，有冠带者立于堂，乃向丐者。丐既坐，曰：“可小酌御寒。”无竞恍惚甚疑。其人勤劝，逊辞终不饮，但濡唇而已。时方大寒，盘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怀归。丐者作诗曰：“君子多疑既多误，世人无信即无成。吾家路径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无竞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块，因大悔恨。翌日再访之，已不见，询问皆无知者。无竞琢其金为饮器，年七十余，面色红润，岂酒濡唇之力乎？ 同上

茹 魁 传

茹魁，河东人，不载其名字，讳之也。在都下与名妓胡文媛往来，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则阖户，虽万金之子莫得见。媛尝为《蜀葵花》诗曰：“却有一端宜恨处，开花向背不倾阳。”同上

妓赠陈希夷诗

成都妓单氏赠陈抟先生诗云：“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同上

有酒如线

杨亿于丁晋公席上举令云：“有酒如线，遇斟则见。”答曰：“有饼如月，因食则缺。”同上

火箸熨斗

丁晋公在秘阁日，爱近火，常以铁箸于灰烬间书画。同舍伺公暂起，火箸使热。公至，为箸所熨，曰：“昨宵闻鼓声，通晓不得

寐。”问其故，曰：“乐其祖先耳。”乐，烙也。　同上

桃源三夫人

陈纯，字元朴，莆田人。因游桃源，爱其山水秀绝，乃裹粮沿蹊而行。凡九日，至万仞绝壁下，夜闻石壁间人语。纯粮尽，困卧，闻有美香，流巨花十余片，其去甚急。纯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饮溪水数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

有青衣采苹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灵源，下府桃源。后夜中秋，三仙将会于此。”其夕，水际台阁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纯往见，三夫人坐绛殿中，众乐并作。玉源谓纯曰：“近世中秋月诗，可举一二句。”纯曰：“莫辞终夕看，动是隔年期。”桃源曰：“意虽佳，但不见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诗曰：“金风时拂袂，气象更分明。不是月华别，都缘秋气清。一轮方极满，群籁正无声。晓魄沉烟外，人间万事惊。”灵源诗曰：“高秋浑似水，万里正圆明。玉兔步虚碧，冰轮辗太清。广寒低有露，桂子落无声。吾馆无弦弹，栖乌莫要惊。”桃源诗曰：“金吹扫天幕，无云方莹然。九秋今夕半，万里一轮圆。皓彩盈虚碧，清光射玉川。瑶樽何惜醉，幽意正绵绵。”玉源谓纯曰：“子能继桃源之什乎？”纯乃赓曰：“仙源尝误到，羁思正萧然。秋静夜方静，月圆人更圆。清樽歌越调，仙棹泛晴川。幽意知多少，重重类楚绵。”玉源笑曰：“此书生好！莫与仙葩食，教异日作枯骨。如何敢乱生意思！”纯曰：“和韵偶然耳。”将晓，以舟送纯归。《岁时广记》卷三十二《入桃源》，亦见《类说》四十六、《诗话总龟》前集四十五 。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刘歆 等撰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张华 等撰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张鷟 范摅 撰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崔令钦 等撰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 撰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撰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穀 吴淑 撰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文莹 撰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撰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魏泰 马永卿 撰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龚明之 朱弁 撰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苏过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目录

- 渑水燕谈录
  - 校点说明
  - 渑水燕谈录序
  - 卷第一
    - 帝德
    - 谠论
  - 卷第二
    - 名臣
  - 卷第三
    - 知人
    - 奇节
  - 卷第四
    - 忠孝
    - 才识
    - 高逸
  - 卷第五
    - 官制
  - 卷第六
    - 贡举
    - 文儒
    - 先兆
  - 卷第七
    - 歌咏
    - 书画
  - 卷第八
    - 事志
  - 卷第九
    - 杂录
  - 卷第十
    - 谈谑
  - 补遗
- 西塘集耆旧续闻
  - 校点说明
  - 卷第一
  -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渑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　撰
韩谷　校点

校点说明

《渑水燕谈录》，宋王辟之（1032—？）撰。辟之字圣涂，山东临淄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前后三十年在地方州县为官，绍圣四年（1097）于忠州任上致仕。

此书的成书据作者自序题为绍圣二年（1095），又作者同年进士满思复曰："元祐四年（1089），予来守蒲，圣涂方为邑河东，因得其录而观之。"可知前此已大致成书。渑水，古水名，源出今山东临淄西北。作者写此书是其"将归渑水之上，治先人旧庐与田大夫樵叟闲燕而谈说也"，所记录的"贤士大夫谈议"，"得三百六十余事"，内容涉及政事、官制、文儒等诸多轶闻、掌故。凡北宋名臣，均有记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记质实可信"，元人袁桷曾将此书列入《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之采样书目中。于此可见这是一本颇具史料价值的笔记。

据作者自序及《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知此书为十卷，但较通行的《稗海》本虽亦称十卷，实非全帙。知不足斋以明正德白沙贡大章钞本、赵清常家藏本为底本刻印，收入《知不足斋丛书》。1919年涵芬楼即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又校以黄丕烈校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及朱熹《名臣言行录》所引，出版发行，是一较为完整的旧本。今以涵芬楼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皇宋事实类苑》等有关宋人笔记、史料参校，凡有异文，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校也一律删除，以就《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体例云。

渑水燕谈录序

《渑水谈》者，齐国王辟之将归渑水之上，治先人旧庐，与田夫樵叟闲燕而谈说也。余登科从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国，而为贫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

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渑，齐水之名。其事随所录得之，故无先后之序。绍圣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屑屑记录以为谈助而已哉？齐国王辟之圣涂，余同年进士也，从仕已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谑，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来守蒲，圣涂方为邑河东，因得其录而观之。十二月朔，昌邑满中行思复碧莎厅题。

卷第一

帝德凡十八事

西都北寺应天禅院，乃太祖诞圣之地，国初为传舍。真宗幸洛阳，顾瞻遗迹，徘徊感怆，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神御，命知制诰刘筠志之。仁宗初，又建别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圣像，丞相王钦若为之记。后园植牡丹万本，皆洛中尤品。庆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艺祖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孝”。今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远，故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此之谓也。

开宝中，教坊使魏某，年老当补外，援后唐故事，求领小郡。太祖曰：“伶人为刺史，岂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于本部中迁叙，乃以为太常太乐令。

兴国中，张观、乐史鏁厅合格，不得进士第，止以为幕职官。太宗之爱惜科名如此。

庆历中，郎官吕觉者勘公事已回，登对，自陈衣绯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别差遣，与卿换章服。朕不欲因鞫狱与人恩泽，虑刻薄之徒望风希进，加人深罪耳。”帝宽厚钦恤之德如此，庙号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礼。就耕位，侍中奉耒进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礼仪使奏礼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亩以劝天下。”礼仪使复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礼毕诗》，赐宰臣已下和进，寻诏吕文靖公编为《籍田记》。时许开封国学举人陪位，因得免解。

宝元、康定间，西方用兵，急于边用，言利者多捃摭细微，颇伤大体。仁宗厌之，乃诏曰：“议者并须究知本末，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白无状、事效不著者当施重罚。”于是轻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剑州上言：“石碑等银矿可发。”上谓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则为国利；或于民有害，岂可行也。”上之恤爱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帝以君子长者称之。天禧初，因草诏得对，命坐赐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顾左右取烛与学士，中使就御前取烛，执以前导之，出内门，传付从使。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常侍宴，赐禁中名花。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其孙端禀尝为余言。

咸平二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牍未决者常几百事，近日逾月并无公案。汉文决死刑四百，唐太宗决死罪三百，史臣书之，以为刑措；今以四海之广而奏牍不闻，动辄逾月，足以知民识礼义而不犯于有司也，请载之史笔。”

祥符中，诸王有以翰林使医有效，乞除遥郡。真宗曰：“医之为郡，非治朝美事，厚赐之可也。”仍令宰相谕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学士对。既退，中人就院宣谕曰：“朕适忘御袍带，卿无讶焉。”学士将降谢，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真宗礼遇词臣厚矣。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椿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晏驾，乃寝。后改曰左藏库，今为内藏库。

太祖登极数年，石守信等犹典禁卫，赵忠献屡请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旧甚欢，从容曰：“朕与卿等义均手足，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择善地，出就藩镇，租赋之入，奉养甚厚，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有数女，与卿结亲，庶无间耳。”皆感称谢。于是诸帅归镇或有至二十余年者，常富贵荣宠，极于一时。前代之保全功臣，无以过也。

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称其才行甚美，俟罢郡还朝，与除监司。及还，帝又语及之。执政拟奏，将以次日上之，晚归里第，其人来谒。明日，只以名荐奏。上默然不许。察所以，乃知已为伺察密报矣。终真宗朝，其人不复进用，真宗恶人奔竞如此。

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仁宗曰：“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问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止与师锡循资。后翰林学士胡宿子宗尧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资。帝之照见物情、抑权势、进孤寒，圣矣。

英宗治平中，燕国惠和公主下降王师约。异时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为恭，帝疾之，曰："此废人伦之序，不可以为法。"思有以厚风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及神宗践阼，乃诏公主出降，皆行见舅姑礼。是时师约父克臣为开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见，行盥馈礼。礼成，遂大设乐，天下荣之。三宫嫔御还者，莫不嗟叹。近姻贵戚，相与震动，以为天姬之贵尚执行妇道，盖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亲执笄，行盥馈之礼，曰："吾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风矣。

鲁人李廷臣顷官琼管，一日过市，有獠子持锦臂韝鬻于市者，织成诗，取而视之，仁庙景祐五年赐新进士诗也，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丽，固足以流播荒服，盖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浃夷獠之心，故使爱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间，以为朝夕之玩。

说论凡十一事

庆历中，开宝寺塔灾。国家遣人凿塔基，得旧瘗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传言在内庭时颇有光怪，将复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卫，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圆者夜亦有光，乌足异也？梁武造长干塔，舍利长有光，台城之败，何能致福！乞不营造。"仁宗从之。

夏竦薨，仁宗赐谥曰文正，刘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时司马温公知礼院，上书曰："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光书再上，遂改谥文献。知制诰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谥也。"封还其目，不为草诏，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

嘉祐中，内臣麦允言死，以其尝有军功，特给卤簿。司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仁宗嘉纳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当食而阴云不见，事同不食，故事当贺。"司马光曰："日食，四方皆见而京师独不见，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尤甚，不当贺。"诏嘉其言，后以

为例。

景祐中，赵元昊尚修职贡，蔡州进士赵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请为边备。宰相以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归京，上书自理。宰相益怒，下禹开封府狱。是时陈希亮为司录，言禹可赏不可罪，宰相不从，希亮争不已，卒从希亮言，以禹为徐州推官。徂徕先生石守道有诗曰："蔡牧男儿忽议兵。"谓禹也。

咸平中，孙冕乞于江、淮、荆湖通商卖盐，许商人于边上入粮草、或京中纳钱帛，一年之内，国家预得江、淮、荆湖三路卖盐课额，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为陈恕等沮之，遂寝。

临淄贾公疏先生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颇类《孟子》。常奏《谏书》四篇，谓"丁谓造作符瑞，以诬皇天，以欺先帝，今幸谓奸发，请明告天下，正其事"。无几，又谓"谓既窜逐，寇莱公犹在雷州，宜还莱公，以明忠邪"。先生终以孤直不偶。既晚，得进士出身，不乐为吏。久之，李文定公窃其诰敕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后门人李冠元伯、刘颜子望相与谥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赐名同，改字希得。案公疏元名罔，故赐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岭南，仁宗欲以为枢密使、平章事。庞庄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赐钱二十万，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远矣，若用为平章事，富贵已极，后安肯为陛下用？万一后有寇盗，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赏之？"乃以青为护国军节度，诸子皆优官，厚赐金帛。

真宗初上仙，庄献攀慕号切，凡丧祭之礼，务极崇厚。吕文靖公奏曰："太后为先帝丧纪之数，宗庙之仪，不忍裁减，曲尽尊奉，此虽至孝之道，以臣所见，尚未足报先帝恩遇之厚。唯是远奸邪，奖忠直，惜民财，拔擢时彦，使边徼宁靖，人物富安，皇帝德业日茂，太后寿乐无忧，此报先帝之大节也。"

祥符中，玉清昭应等宫成，大臣率兼使领。天圣中，玉清灾，庄献泣曰："先帝尊道奉天，故大建馆御以尽祗肃之道，今忽灾毁，何以称先帝遗意？"吕文靖公恐后复议缮完，因推《洪范》灾异之端，乞罢营建，恳让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锡以谠直事太宗，知无不言，深得诤臣之体。一日，诣中书谒赵忠献公曰："公以元勋当轴，宜自谦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经堂，岂尊君之义也。谏台章疏，令阁门进状，尤失风宪之体。"赵竦然谢之，遽从其言。

卷第二

名臣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为太原掾属，累迁宿州防御使。既老，溥劝其退居洛阳，居常怏怏。及溥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学生劳贤者起避耶？"

张忠定公咏布衣时，希夷先生一见奇之。公曰："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别赠以毫楮。公曰："是将婴我以世务也。"后公贵显，以名德重天下，将赴剑南，以诗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流清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道，回头惭愧华山云。"及还，又有诗曰："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东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

王元之尝草李继迁制，继迁送马五十匹润笔，公却之。后守永阳，闽人郑褒有文行，徒步谒公，及还，公买一马遗之。或谤其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匹，顾肯亏一匹马价耶？"

曹翼王彬，前后帅师征讨诸国，凡降四国主：江南、西川、广南、湖南也，未尝杀一无辜，功名显著，为诸将之首。诸子皆贤令，玮、琮、璨继领旄钺。陶弼《观王画像有诗》曰："搜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坛。"其后少子玘追封王爵，实生光献慈圣太皇太后，辅佐仁宗，母仪天下。累朝圣功仁德，天下怀慕，以至济阴，生享王爵，子孙昌炽，世世无比；非元功阴德，享报深厚何以及此，虽汉马、唐郭，迨无以过此。呜呼盛哉！

张仆射齐贤以吏部尚书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静，民颇安之。好事者或谤其居官弛慢，朝廷召还。公或语人曰："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如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曾孙仲平为余言。

真宗晏驾，二府受遗制："辅立仁宗及皇太后权听断军国事。"宰相丁谓欲去"权"字，王沂公时参大政，独执之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非国家常典，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深感其言，"权"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赵德明上言本国饥，来借粟百万斛。大臣皆请以违誓责之，王魏公旦独请具粟如其数于京师，诏德明入京来取。德明大惭，且叹朝廷有人。真宗喜。

真宗朝，宦者刘承珪以端谨事上，病且死，求为节度使。上促授

之，王魏公旦执不从，曰：“复有求为枢密使者，何以绝之？”至今宦者官不过留后。

王魏公旦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际。表上，真宗叹之，遽遣就第，名数进录。

谏议大夫陈省华生三子，皆登进士第，而伯仲皆为天下第一。晚年与燕国夫人冯氏俱康宁，长子尧叟知枢密院，次子尧佐直史馆，少子尧咨知制诰。每对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华曰：“学生辈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陈氏为荣。

晁文元公迥少闻方士之术，凡人耳有灵响，目有神光，其后听于静中，若铃声远闻。耆年之后，愈觉清彻。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声摇空，三曰秋蝉曳绪。尝闻其裔孙端礼云。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但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耶律祥颇肆谈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矣。

真宗上仙，时虽仲春而大雪苦寒。庄献太后诏赐坐甲卫士酒，独王德用令所辖禁旅不得饮。后以问德用，德用曰：“卫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纵饮；矧嗣君尚少，未亲万机，不幸一夫酗酒，奋臂狂呼，得不动人心耶？”后大叹赏，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为相，王魏公旦方参预政府，时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叹：“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公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它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其后北戎讲和，西戎纳款，而封禅祠祀，搜讲坠典，靡有虚日。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

乾兴初，丁谓欲每议大政则太后后殿朝执政，朔望则皇帝前殿朝群臣，其余常事，独令入内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传命二府。众以为隔绝中外，不便。王沂公时判礼院，引东汉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帘，中书、枢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侬智高陷二广，诏枢密副使狄青督诸将讨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仁宗以问庞庄敏公。曰：“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愿勿忧。”仁宗乃诏行营诸军皆受青节制；贼平，处置民事则与孙沔、余靖同议。及捷报至，上喜谓庄敏曰：“岭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进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进士，例当降甲。"仁宗览家状，曰："汾，先朝学士禹偁曾孙。"遂不降甲。其后，汾以便籴赏劳改官，亦以黄州孙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触宰相，黜守饶州，到任，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帅邠、延、泾、庆四郡，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宾客谢涛生平清慎，恬于荣利。晚节乞知西台，寻分务洛中，不接宾客，屏去外事，日览旧史一编，以代宾话。将终前一日，梦中得诗一章，觉，呼其孙景初录之，曰："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足以见笃于仁义，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乱也。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仁宗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请谓使者曰：'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它国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陈文惠将终前一日，自为墓志曰："宋有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馀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栖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

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乞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无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职，与同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罢诸监军。士大夫嘉公有谋。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

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辩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频立战功。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辅弼，书史策，配享宗庙，为宋名将，天下称其贤。公初为延州指使，后显贵，天下犹呼公为狄天使。

庆历中，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步。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虑人惊动耳。”上以为得辅臣之体。

陈贯自盐铁副使除直昭文馆，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贯独得直馆。或唁贯者，贯曰：“与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为有道学士。”唁者愧服。贯子安石，今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赵元昊既虏刘平，遂约吐蕃毋与中国通，阴相为援。朝廷患之，择能使绝域者，将以恩信谯让唃氏。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上书请行。间道驰至青唐城，谯唃氏，皆顿首悔谢，请以死捍边。因尽图其地形，并誓书还奏。仁宗嘉叹，进直昭文馆。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赐金紫。初，涣之奉使也，或数日不得食，于佩囊中得风药数粒咀润咽喉。原本注云：下疑有脱文。唃嘶啰吐蕃呼佛曰唃，如厮啰译为“儿子”二字，称佛之儿子。更鼓自昏达旦，三挝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绵裹其讼牒，物多者为有理。

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士。其貌魁伟，而面色正黑，虽匹夫下卒、闾巷小儿，外至远夷君长，皆知其名，识与不识，称之曰黑王相公。北虏常呼其名以惊小儿，其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与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尤喜。

治平中，夏国泛使至，将以十事闻于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时太常

少卿祝谘主馆伴，既受命，先见枢府，已而见丞相韩魏公。公曰：“枢密何语？”谘曰：“枢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馆伴，不敢辄及边事。’”公笑曰：“岂有止主饮食，不及他语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则以某辞辩，言某事则以某辞折。”祝唯而退。及宴，见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耸服。祝常以谓魏公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元丰中，尚书省百官谥曾鲁公，始曰忠献，礼官刘挚驳曰：“丞相位居三事，不闻荐一士，安得谓之忠？家累千金，未尝济一物，安得谓之献？”众不能夺其议，改谥曰宣靖。

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余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纪实也。

元丰七年春，文太师既告老，奏乞赴阙，亲辞天陛，庶尽臣子之诚。既见，神宗即日对御赐宴，顾问温渥，上酌御盏亲劝。数日，朝辞，上遣中使以手札谕公留过清明，饬有司令与公备二舟，溯汴还洛。清明日，锡宴玉津园，公作诗示同席。翌日，上用公韵属和，亲洒宸翰，就第赐公。将行，特命三省以上赴琼林苑宴饯，复赐御诗送行。公留京师一月，凡对上者五，锡宴者三，锡诗者再，顾问不名，称曰“太师”，宠数优异，近世无比。

富公熙宁中罢相镇亳，常深居养病，罕出视事。时幕府诸公事须禀命，常以状白公，公批数字于纸尾，莫不尽其理。或有难决之事、诸公忧疑不能措手者，相与求见公。公以一二言裁处，徐语它事。诸公晓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叹服，以为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虏，以片言折狡谋，尊中国。及总大政，视天下事若不足为者，矧退处一郡乎！

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其后，公子忠彦奉使，辽主问尝使中国者曰：“国使类丞相否？”或曰：“类。”即命工图之。

国朝享国百三十余年，人臣为太师者，惟赵忠献、文潞公二人耳。庆历二年十二月，诏拜吕文靖公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三年四月，

正献公又以司空平章军国事，父子继以三公平章军国，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缑经数人营理葬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赠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赒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节纯德，泊于荣利。事太宗为右史十余年，每侍殿陛，侧身轩楹，以自屏蔽，不欲当上顾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尝著琴静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见其面。

庆历末，富文忠公镇青州，会河决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东。公劝所抚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赈给，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为窟室，以处流离。择寓居官无职事者，各给以俸，即民所赘聚，籍而受券，以时给之。器物薪刍，无不完具。不幸死者，为丛冢收瘗，自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计其道里资遣还业。八州之间所活者，无虑五十余万人，其募为兵者又万余人。仁宗嘉之，拜公礼部侍郎，公曰："恤灾赈乏，臣之职也。"卒辞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虽宰臣亦不得见。富文忠公求入视疾，内侍以公未有诏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遂趋入见。因乞监侍祈祷，留宿殿中。自是，事无巨细，皆白执政而后行，上下晏然。

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为相。神宗上仙，公赴阙哭临，卫士见公，皆以手加额曰"司马相公"也。民遮道曰："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观之。公惧，径归。诏除知陈州，过阙，留拜门下侍郎，遂为左仆射。及薨，京师民刻画其像，家置一本，四方争购之，画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为民爱如此。

孔公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献，宰臣将率百官称贺，王魏公旦独执不可。数日，方朝，飞蝗蔽天，真宗叹曰："使百官将贺而蝗遽至，岂不为天下笑耶！"

张忠定公詠知通进银台司，并州有军校笞他部卒至死，狱具，奏上。法官谓非所部，当如凡人。公执奏之曰："并接羌、胡，兵数十万，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轻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于权宜为

便。”上如法官议。不数日，并卒怨本校，白昼五六辈提刀趍喧，争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窜去。朝廷方以公向所执为是。

忠定公为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张齐贤呼参知政事温仲舒为乡弟，及他语尤鄙。钱希白所撰公志曰“弹执政之事失辞”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体，遂弹奏之。齐贤深以为恨，后于上前短公曰：“张詠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辞丑诋。及再入中书，禹偁亦再知制诰，故两中伤之。公闻，自辩曰：“臣苦心文学，缙绅莫不知。今齐贤以臣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诬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几多？可进来。”公遂以所著进。上阅于龙图阁，未竟，赐坐，曰：“今日暑甚。”顾黄门于御几取常所执红绡金龙扇赐公，且称文善。公起，再拜，乃纳扇于几。上曰：“便以赐卿，美今日献文事也。”

忠定公后自金陵入，苦脑疽，未朝见，御史阁门累有奏，上宽其告，俾养疾。公恨不得面陈所怀，乃抗论“近年以来，虚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不报。出知陈州。

孙明复先生退居太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为《春秋》学者，未有过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

卷第三

知人凡四事

希夷先生陈抟语人祸福合若符契。王世则与韩见素、赵谏同诣先生，世则伪为仆，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则坐于诸坐之右：“将来科名，君为首，冠诸君之次，正如此会。”明年，世则举进士第一，余如坐次。

河东柳先生开以高文苦学为世宗师，后进经其题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尝有诗赠诸进士曰：“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何及孙仅，外复

有丁谓。”未几，何、仅连榜状元，谓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孙何、孙仅学行文辞倾动场屋。何既为状元，王黄州览仅文编，书其后曰：“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后榜仅果为第一。黄州复以诗寄之云：“病中何幸忽开颜，记得诗称小状元。粉壁乍悬龙虎榜，锦标终属鹡鸰原。”并寄何诗曰：“惟爱君家棣华榜，《登科记》上并龙头。”潘逍遥亦有诗曰：“归来遍检《登科记》，未见连年放弟兄。”而陈尧叟、尧咨兄弟亦前后相继为状元，士林皆以为盛事。

庆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韩公为枢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欢快。徂徕先生石守道作《圣德》诗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礧，岂视庠楔，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后富、范为宋之名臣，而魏公定策两朝，措天下于太山之安，人始叹先生之知人也。

奇节凡十三事

国初，御史中丞刘温叟博学纯厚，动必由礼，父讳岳，温叟终身不听丝竹。尝令子和药，有天灵盖，温叟见之，亟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鲜蹈礼义，独温叟笃行，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诏访天下高年。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年九十余，居临淄，召至阙下，延见便殿，赐坐。语极从容，询及人间利害，对之尤详，多蒙听纳。他日，访以养生之理，对曰：“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诏以为尚书工部郎中致仕，赐金紫。工部好学，善训子孙。子景孙，兴国中登进士甲科。孙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继登进士第，为天下第三人。衣冠以为盛事，而天下称麻氏教子有法。予祖母长安县君，工部孙也，故闻之详。

赵邻几好学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诰，逾月，卒。子东之亦有文才，前以职事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无田以养，无宅以居。仆有赵延嗣者，久事舍人，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以给之，虽劳苦不避。如是者十余年，三女皆长，延嗣未尝见其面，至京师访舍人之旧，谋嫁三女。见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发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吾被衣冠，且与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远矣！”即迎三女归京师，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先生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云。

徂徕先生石守道，少以进士登甲科，好为古文章。虽在下位，不忘天下之忧，其言以排斥佛老，诛贬奸邪为己任。庆历中，天子罢二相，进用韩魏公、富韩公、范文正公，增置谏官，锐意求治。先生喜曰：“吾

官为博士，雅颂，吾职也。”乃作《庆历圣德》诗五百言，所以别白邪正甚详。太山孙明复见之曰：“子祸起矣！”由是谤论喧然，奸人嫉妒，相与挤之，欲其死而后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祸中伤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诈死，北走胡矣。”请斫棺以验。朝廷知其诬，不发棺。欧阳文忠公哭先生以诗曰：“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先生没后，妻子流落寒饿，魏公分俸买田以给之。所谓大臣，乃先生尝荐于朝者；奸人，即先生诗所斥者也。元祐中，执政荐先生之直，即诏官其子。

王沂公当轴，以厚重镇天下，尤抑奔竞。张师德久次馆阁，博学有时望，而不事造请，最为鲁肃简公所知。一日，中书议除知制诰者，鲁盛称张才德，沂公以未识为辞。鲁密讽张见沂公，张辞不往，鲁屡讽之，张重违鲁意。始缘职事一往，沂公辞不见，张大悔恨。他日中书复议，鲁无以易张，曰：“向已为公言之矣。”沂公曰：“张君器识行义，足以为此，然尚有请谒耳。”逾年，方命掌诰。沂公之取人如此，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焉。

庆历中，张宗诲以秘书监致仕，居洛阳。一日，谒留守，其子庚言：“唐贺监知章以道士服归会稽，明皇赐以鉴湖，今洛中嵩、少佳景虽非朝廷所赐，大人可衣羽服优游其间，何必事请谒？”宗诲曰：“吾作白头老监枕书而眠，何必学贺老作道士服邪？”时以为名言。宗诲，英公齐贤子。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仿，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

丹阳顾方，笃行君子也。皇祐末，登进士第，再调明州象山县令。视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询问民间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恶。善者访而亲劝之，使勿怠；恶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学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亲为讲说，掖诱使进于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钱诣塔庙祈祷者数千百人，为脔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号泣思慕，如失父母。与立祠，以岁时祀方。余观近世为县者，类以簿书期会为急务，鲜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独以仁义教治其民，使民知爱慕如此。丹阳钱君倚、毗陵胡完夫皆为方记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

以诗颂遗美者不可胜纪。顾予贱，不得列其事于史官，传为循吏，每以为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进退为意。在文馆二十余年，每语后进曰："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士人当修身俟时，无为造物者所嗤。"世以为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独司马温公患之，尝为《解禅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虽中国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予之所知也。""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甘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山阳徐积仲车博学志行，父石少亡，积终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尝冒暑道遇奔丧者，辍马以遗之，徒行还家。憩户外，风乘之，得聋疾。年仅四十，勉从母命作诗赋，一举登进士第。久之，丧母，哀毁过人，乡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数千人。

河东先生柳仲涂少时纵饮酒肆，坐侧有书生，接语，乃以贫未葬父母，将谒魏守王公祜，求资以给襄事。先生问所费几何，曰："得钱二十万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为子营之。"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议者以郭代公之义，不能远过。

刘温叟以德义世其家，当时推服。为御史中丞，家极贫。时太宗尹京，知其贫，致五百千以赠温叟，温叟拜受，以大匮封贮御史之西廊。或有诘之者，曰："晋王身为京尹，兄为天子，拒之则失敬；吾方为御史，受而用之，则何以清流品也。"初，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无所欲，但冀世治民和，与此儿皆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酣咏太平之化足矣。"温叟忆父语，遂以为名云耳。

卷第四

忠孝凡十五事

咸平中，契丹举国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垒不完，刺史

吏民皆欲弃城奔于南山，兵马监押张蕴按剑厉声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库？大众一溃，更相剿夺，狄未至而吾已残矣。刺史若出，吾当斩以徇。”由是无敢动者。后君为环州马岭镇监押，虽处穷塞，犹建孔子祠，刻石为之记。庆历中，范文正公过其地，书其碑阴以美之。其子揆、掞，以文学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从。

铅山刘辉俊美有辞学，嘉祐中，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四年，崇政殿试又为天下第一，得大理评事，签书建康军判官。丧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孙承重服，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辉始。辉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辉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未终丧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辉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

冯守信仕真宗为步军指挥使。会郊礼，其弟欲以其子为守信之子冒取高荫，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无以报称，奈何欺之邪！”是岁己子无所荫，以明于弟无所爱。

孔公道辅祥符中进士及第，补宁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数出像前，人以为神。州将率其属往拜之，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众大惊服。徂徕先生石守道尝为公《击蛇笏铭》。

自唐末用兵，文臣给、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丧父母者，急于国事，以义断哀，往往以墨缞从事。既辍哀，则莅事如故，号曰起复。国朝袭唐制不改，论者以时无金革，士大夫解官终制可也。

庆历中，田元均帅秦凤，丧其父，奏乞解官终丧，仁宗累降手诏，又遣中使勉谕。元均既葬，托边事求见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边隅无事，而区区犬马之心不得自从。”因泣下。上视其貌瘠，乃许终丧。其后富公以宰相丁母忧，仁宗诏数下，竟终丧乃起。盖大臣终丧自二公始。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聚族人仅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孙贤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废弛。

寇莱公秉政，丁谓初为参知政事，尝会食中书，羹污莱公须，谓为公拂之。公曰：“君为参政大臣而为宰相拂须耶！”谓大愧。及章圣倦政，谓迎合太后，建临朝之策。莱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极言谓奸邪，不可辅幼主。明日，谓党飞语中公，罢相，贬雷州司户。其后范文正公作《药石》诗，言公诬。存道先生贾罔奏谏书云：“谓既窜逐，宜还

公，以辨忠邪。”天圣初，移衡州司马，而公前死贬所。寻复官爵，赐谥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鲠，诏学士与公撰碑，上亲篆额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寇二广，诸郡皆弃城避贼，独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贼之至康州也，赞善阅兵，得羸兵二百余人，扼战，斩贼数十人。明日，兵尽城破，诟贼，贼度不可屈，害之。时方暑，越三日，尸不可视，独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贼，女生始三日，弃之草间，信宿回视，无苦，人以谓忠义之感。贼平，朝廷赠光禄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荆公志其葬，博士梅圣俞表其墓尤悉。所弃女，予子采妇也。

庆历末，妖贼王则盗据贝州，贾魏公镇北门，仓卒遣将，引兵环城，未有破贼之计，公日夜忧思。有指使马遂者白公曰：“坚城深池，不可力取。愿得公一言，入城杀元凶，馀党可说而下也。”公壮其言，遣行，丁宁祝之曰：“壮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练缒身以上。见贼隅坐，为陈朝廷恩信：“尔能束身出城，公为尔请于朝，亦不失富贵；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将提兵数千，不日城下，血膏战地，肉饱犬彘，悔无及矣。”辞尤激切，贼不答。遂度终不能听，遂急击，贼仆地，扼其喉几死。左右兵之，遂被杀，闻者莫不义之。是时翰林郑毅夫方客魏，为之作传。

荣州张昭及刚毅不畏强御，故为栎阳主簿，陈尧咨庄仆恃势干县政，输赋不以时，昭及捕而杖之。尧咨闻而叹曰：“张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当荐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往也。

唐贞元中调卒戍边，河中府永乐县民姚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无往，某幸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后其母再嫁，栖云鞠于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乡曰孝悌，社曰义节，里曰爱敬。栖云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仍世庐墓。五世孙厚，六世孙雅，七世孙文，八世孙敬真，九世孙直，十世孙宗明。庆历初，本府奏：“自栖云十世同居，显有孝行。”仁宗诏赐旌表，复其徭役。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至今又五十余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田数十顷，族聚百余口，子孙躬耕农桑，仅能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一人辞异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乐、熙宁初，并隶河东。余元祐中知河

东，以状列于府，乞特赐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户徭钱，以旌孝义，以厉风俗。以状上尚书，不报。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间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口小异，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为御史知杂，上书乞庄献太后还政，谪守兴化军，暴疾，终于官。家贫，死之日无衣以敛，郡之僚属若吏民之贤者，莫不号慕叹息，相与出钱帛数十万赙其家。曹女始笄，泣语其母曰："先人忠节名闻天下，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谢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钱，其纯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资州资阳县支渐熙宁中丧母，既葬，庐墓，日三时号泣，肘行膝步，负土成坟。有双白雀徘徊松叶上。明年，有驯鹿助渐上土。又有异乌，一目如丹，每渐哭，乌亦悲鸣。夜有二狸环呼坟侧，如巡警状。久之，有群乌翔集，中有一白乌，独日至。又有五色雀万余，随渐行哭，七日而去。渐年七十，每号恸，哭泣如雨，日食脱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烂不易，须发蓬乱，久皆断落，见者为之凄怆。邻舍句氏子，自娶，弃其父母，观渐至行，因大愧感，迎其亲，供奉不怠。后年八十馀，与其妻王氏皆康宁，渐白发再黑，四齿已脱复生，步行轻捷，饮食如少年，人以为至孝之感。神宗诏赐渐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优与旌奖，以劝孝悌，诏以为资州助教。

才识凡十三事

卢朱崖父亿性俭素，恬于荣进。以少府监告老归洛中，以棋酒自放，不亲俗事。及多逊参大政，服玩渐侈，亿叹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贵骤至，不知税驾地矣！"其后多逊果败。士大夫高其先识也。

刘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礼选，及御试，诗赋外别召升殿，赐御题，赋诗数首，皆有旨意，授校书郎，令于三馆读书。故王元之爱其少俊，而赠之诗曰："待学韩退之，矜夸李长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气凌物，尝语人曰："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随计之秋，郡守坐中闻雁，旦赋诗曰："明年春色里，领取一行归。"人皆壮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终以俊才忤物，不登显位而卒。

胡旦文辞敏丽，见推一时，晚年病目，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

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猪，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之即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叹服。

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思公恐其废职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会，语及寇莱公，思公曰：“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文忠遽曰：“宴饮小过，不足以招祸；莱公之责，由老不知退尔。”坐客为之耸然，时思公年已七十。

苏子美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庆历中，监奏邸，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因以其余享宾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弹击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皆一时名士。都下为之纷骇，左右无敢救解者。独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见于色。魏公之仁厚爱贤实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又使民采薪刍，官为收买，以其直籴官米。至冬，大雪寒，即以元价易薪刍与民，官不伤财，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间以处流民，捐俸钱置办盐蔬，日与茶饭参俵，有疾者给药以理之，其愿归者，具舟续食，还之本土。是岁，诸郡率多转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岁也，故其民爱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抚淮、浙，上公绩状，颁下诸郡。熙宁中，予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犹咏诵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与安道奉使河东。既行，安道昼访夕思，所至郡县，考图籍，见守令，按视民兵、刍粟、山川、道路，莫不究尽利害，尚虑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饮酒吟诗若不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与曼卿并命，今一道兵马粮喂虽已留意，而窃惧愚不能烛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则事无遗举矣。”曼卿笑曰：“国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计之矣。”因徐举将兵之勇怯，刍粮之多寡，山川之险易，道路之通塞，纤悉具备，如宿所经虑者。安道乃大惊服，以为天下之奇才，且叹其不可及也。

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

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传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邵迎，高邮人，博学强记，文章清丽而尤长于诗。为人恭俭孝友，颇精法律，长于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胜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进士十余年，而官止州县，穷死无嗣，其妻苦于饥寒。苏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为之引，以为“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人犹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与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间遭佥人媒孽，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

翰林沈公遘为京尹，敏于政事，号称严明。平时治开封府者，晨起视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废饮食。及公尹府，旦昼决事，日中则府无留人，出谢宾客，从容谈燕。人皆怪其日有馀力，而翕然以称治。

太子中舍于焘彭年青州寿光人，博学能为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简公荐堪将领，以为武学教授。庆历中，元昊数寇边，北虏乘衅，聚兵来求关南地。丞相吕文靖公召彭年计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义理，今幸岁德在我，为主者胜，宜治西北行宫，若将亲征者，以压其谋。”乃以大名府为北都。未几，西戎请盟，虏亦通好。吕丞相称之，彭年谢不复见。庆历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数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极东方，殆东朝未建，人心摇动之象。宜早定储，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齐为节度。逮英宗入继，乃由齐邸，遂为兴德军，人以先识称之。

高逸凡二十二事

镇阳道士澄隐博学多识，道行精洁。太祖北征召见，时年已九十，而形气不衰。帝欲留建隆观，隐曰：“帝都纷华，非野人之所宜处。”上访以养生之术，隐曰：“养生之法，不过清心练气耳。帝王之道则异于此，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轩辕、帝尧享国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赐以茶币。

王昭素先生，酸枣县人，博学通《五经》，尤长于《易》，作《易论》二十三篇，学者称之。李穆荐之太祖，召见，年八十，貌不衰。太祖问："何不求仕，致相见之晚？"对曰："草野陋儒，无补圣化。"赐坐，讲《易》，帝嘉之，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药遣还。先生善摄养，年九十方卒。

陈抟，周世宗常召见，赐号白云先生。太平兴国初，召赴阙，太宗赐御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先生服华阳巾，草屦垂绦，以宾礼见，赐坐。上方欲征河东，先生谏止，会军已兴，令寝于御园。兵还，果无功。百余日方起，恩礼特异，赐号希夷，屡与之属和。久之，辞归，进诗以见志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上知不可留，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

王昭素先生素纯直，入市买物随所索偿其直，不复商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价以邀利，非实直也。"先生曰："彼肯欺我邪？"给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实告。无敢绐之者。

田征君诰，字象宜，笃学好文，理致高古。尝学诗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诗评》授之，故诗尤清丽。平居寡薄，志在经世。太祖建国，思得异人，诏诣公车，会遭父母丧。久之，东游过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贻书勉进其道。会大河决溢，君推明鲧、禹之所治，著《禹元经》三卷，将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树于济南明水，将隐居焉，故致书徐常侍铉，质其去就。铉答曰："负鼎叩角，顾庐筑岩，各由其时。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决高蹈之志，发《易》筮之，遇《睽》，因自号睽叟。从学者常数百人，宋维翰、许衮最其高弟。二子登朝，盛称其师。淳化中，韩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阙，诏书及门而卒。其后文多散坠。皇祐中，济南翟书耽伯裒其遗逸，得四十八篇，析为三卷，又次其出处，为《睽叟别传》云。

景德中，种放赐号先生，暂还嵩山，真宗置酒资政殿饯放，侍臣当直者四人预。时所司不宿具，皆相顾不敢坐，上乃亲定位次：翰林学士晁迥西向，资政殿学士王钦若东向，知制诰朱巽西向，次迥，待制戚纶东向，次钦若，放北面对上，特示客礼。酒半，上赋七言诗一章赐放和，侍臣皆赋，士大夫荣之。

孙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郓。一日置宴御诗厅，仁宗尝赐诗，刻石所居之厅壁上。语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归。'今老夫归矣。"喜动于色。复顾石守道讽《易·离卦》九三爻辞，且

曰："乐以忘忧，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兴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学劝讲禁中二十余年，晚节勇退，优游里中，终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故蒋永《叔荐放侄孙谦》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圣有握手登楼之眷。"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辞乃止。惜夫！

种放明逸，少举进士不第，希夷先生谓之曰："此去逢豹则止，他日当出于众人。"初莫谕其意。故放隐于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见，宠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别业在终南山，学行高古，后生从之学者尤众。性颇嗜酒，躬耕种秫以自酿。所居有林泉之胜，尤为幽绝。真宗闻之，遣中使携画工图之，开龙图阁，召辅臣观焉，上叹赏之。其后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图之，故野有诗云："幽居帝画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岁能诗，随侍父官鄜州。时宋翰林白方谪官鄜畤，闻而召之。坐赋诗十篇，宋大称赏。翌日，宋以浣溪笺、李廷珪墨、诸葛氏笔遗之，乃赠以诗曰："宣毫歙墨川笺纸，寄与麻家小秀才。七岁能吟天骨异，前生已折桂枝来。"十七，一试礼部归。以二亲既丧，禄不及养，无复仕宦意，退居临淄辨士里别墅。久而记览该洽，行义高洁，乡党化服。邻里有争讼者，不决于有司而听先生辨之。虽凶年，盗不入其家。富韩公、文潞公守青，皆尝致书币。庞庄敏公出镇，遣其子奉书召至府中，礼之极厚，屡以诗贻之；荐其行义于朝，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州学教授，东方学者争师之。卒年九十。先生，予祖母长安县君兄也。或以为宋诗云"前生已折桂枝来"，即今世不复"折桂"也。先生一试不第，终身罢举，宋诗已谶之矣。

陕右魏处士野、蒲中李徵君渎乃中表也，俱有高节，以吟咏相善。野于东郊凿土室方丈，荫以修竹，泉流其前，曰乐天洞；渎结茅斋中条之阴，曰浮云堂，皆有萧洒之趣。每乘兴相过，赋诗饮酒，累日乃去。一日，渎过野曰："前夕恍惚若梦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即正其误曰：'盍云：坐看云起时。'对曰：'此浮云安得兴起邪？'渎水命，此必死期，故来访别。"还家，未几卒。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批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黄晞庆历中游京师，高文苦学，为世称重。著书数万言，自号聱隅子。贫有守，不干科举，而貌寝气寒，不自修饰。石守道在太学，率学官生员厚礼币，聘为学正，晞逾垣避之。故欧阳文忠诗曰："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近臣交章荐其道义，诏授京官，将以为国子司业。拜命数日，一夕，暴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庆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与太子宾客致仕王涣、光禄卿致仕毕世长、兵部郎中、分司朱贯、尚书郎致仕冯平为"五老会"，吟醉相欢，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为天下倾慕，兵部诗云："九老且无元老贵，莫将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余，康宁爽健，相得甚欢，故祁公诗云："五人四百有余岁，俱称分曹与挂冠。"而毕年最高，时已九十余，故其诗云："非才最忝预高年。"是时欧阳文忠公留守睢阳，闻而叹慕，借其诗观之，因次韵以谢，卒章云："闻说优游多唱和，新诗何惜借传看。"

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槩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颍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著方牧颍，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亲作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天下传之。

治平初，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抃镇成都，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张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及出镇青社，熙宁五年，张遗书云："当来相见。"公大喜，语宾佐曰："张山人且来矣。"久之，无耗。至秋，公奉诏再领成都，方悟曰："山人言来，乃吾当往也。"故将行，先寄张诗，有"不同参政初时入，谓吕馀庆。也学尚书两度来。谓张乖崖。到日先生应笑我，白头犹自走尘埃"之句。

富韩公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是年司马端明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二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务。后十一年，当元丰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于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即又命郑奂图形妙觉僧舍，各赋诗一首，时人呼之曰"洛阳耆英会"，而司马为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旧俗，叙齿不尚官。时韩公年七十九，潞公与司封郎中席

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七十，司马六十四，故潞公诗云："当年尚齿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韩公《赠潞公》诗云："顾我年龄虽第一，在公勋德自无双。"潞公《再答韩公》诗云："惟公福禄并功德，合是人间第一人。"是时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贻诗二公，愿预其数，凡十三人也。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崇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寺，过轘辕，遽达西洛。少留广度寺，历龙门，至伊阳，以访奉先寺。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宝应，观文、富二公庵，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龛院，倚石楼，临八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

荆南朱昂博学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谢，真宗赐坐，宠诏留候秋凉还荆南，故吴淑赠行诗曰："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比行，赐宴玉津园，侍臣皆赴，坐中，内侍传诏各赋诗饯行，凡四十八篇，独李翰长维诗最奇绝，云："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家正太平。"昂弟协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余，时谓"渚宫二疏"。主帅表其闾曰东、西致政坊。昂薨，门人谥曰正裕先生。

刘孟节先生槩，青州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酷嗜山水，而天姿绝俗，与世相龃龉，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为吏。庆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访遗逸，安抚使以先生名闻，诏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欧冶子铸剑之地，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筠古木，气象幽绝。富韩公之镇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间，为筑室泉上，为诗并序以饯之曰："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且言先生有与于名，不幸无位，不克施于时，著书以见志，谓先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后范文正公、文潞公皆优礼之，欲荐之朝廷，先生恳祈，亦不敢强，以成其高。先生少时，多寓居龙兴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司马温公《诗话》所载者是也。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击剑，有概世之志。庐梓桐山下，称淄右书生，不交尘务。山东贾同、李冠皆

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举族北俘。潜入虏中访其亲，累年不获，乃归。持诸丧，刻木为亲，葬奂山东，立祠，奉侍终身。太守刘通诣樵，逾垣遁去。其后高弁知州事，范讽为通判，相与就见之。李冠以诗寄之曰："霜台御史新为郡，棘寺廷评继下车。首谒梓桐王处士，教风从此重诗书。"晚自号赘世翁，为赞，书其门曰："书生王樵，薄命寡志，无益于人，道号赘世。"豫卜地为窀，卵名茧室，中垒石榻，刻铭其上曰："生前投躯，以虞不备，殁后寄魄，以备不虞。"后感疾，即入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剑殉葬。著《游边集》二卷、《安边》三策、《说史》十篇，皆已散失。济南李芝为《赘世先生传》，载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资，即其地为茧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为诗，精阴阳地理。

蒲中李渎处士父莹，国初为侍御史，有直声。渎少好学，有高志，长庐中条山下，以泉石吟咏自乐，未尝造州县。真宗祀汾阴，诏赴行在，渎不起，有表称谢云："十行温诏，初闻丹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真宗制诗以赐之。时有同郡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以讲授为业，真宗亦以一绝赐之。

卷第五

官制凡二十七事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国初复置，与中书为二府，亦名二院，但行东院印耳。其后除授不常，以检校官充使不带正官自赵普始，带节钺自曹彬始，签书院事自石熙载始，文资正官充使亦自熙载始，知院自张士逊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钦若始，签书兼藩镇自曹玮始。今官制复古，而枢密之职如旧，与三省长官通谓之执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权判，或曰点检三司。开宝中，以参知政事二人点检三司，既而更用宰相为提举。兴国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复析为三使。淳化中，又合为三司，而又以天下为十道，二京为左、右计，置二计使，分判十道。别命三司揔计使判左、右计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轻，则曰发遣，迄元丰初不废，今悉归尚书省。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虞候以衙校为之，太祖虑其任私，高下其

手，乃置司寇参军，以进士、九经及第人充之。河东柳开先生初及第，为宋州司寇参军。后又改曰司理参军，至今俚俗犹以司理院为马步院。

建隆中，择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屿知大名府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选朝官知县自此始。太祖重县令之任至矣。

国朝孔子之后率袭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择之言："文宣，圣谥号，后嗣不当以为封爵。"下学士院更定美称，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圣之后，世袭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竞，或领官他州，至有公爵为县尉廷参州守者。"下至庙户减耗，祠宇隳隤，公悉条具以闻。愿下所司，讲究废堕，增锡土田，别异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承爵者即除寄禄官，不领他职。其考迁改，所给廪俸并视在官。给田亩，赐监书，置学官以训其子弟。

故事，亲王女皆封郡、县主。赵普以元勋，诸女封郡主，高怀德二女特封县主，当时礼官不言其失，谏官不言其非，此典礼之误也。

国初赵普为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吕馀庆同政事而不欲令与普齐，难其名号。诏问，陶穀曰："唐有参知政事、知枢务，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参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仆射参知政事，郭待举以资任浅，于中书、门下同受承进止平章事，然则平章下于参政，穀乃以为参政下宰相一等，失之远矣。其后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罢。

国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将吏不乐久居京师，又符移行下率多稽迟，或漏泄机事。太平兴国初，起居郎何保枢奏置钤辖诸道都进奏院以革其弊，人给铜朱记一纽。院即石熙载旧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国初，江、淮、湖、浙上供军粮岁无定数。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诏岁以六百万斛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

国初，令民田七顷纳牛皮一张、角一对、筋四两。建隆中，令供纳价钱一贯五百文，税额中牛皮钱是也。

国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构木结彩，至尊所御，非所以备不虞。天圣中，魏馀庆上言："乞优给价直，收买民田，除放租赋，为瓦殿七间。"依奏。

升朝官每岁诞辰、端午、初冬赐时服，止于单袍。太祖讶方冬犹赐单衣，命易以夹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则用夹。

前朝宰相朝罢赐坐，凡军国大事参议之，从容赐茶而退，所谓坐而论道也。其他事无小大，一用熟状拟进，入上亲批，可其奏，印以御

宝，谓之印画。降出，宰相奉行。国初，范质等在相位，自以前朝旧臣，乃具札子，面取进止，退，各执所得旨，同列连书以记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赐茶之礼亦寝，无复坐论也。

王元之尝请宰相于政事堂、枢密于都堂同时见客，不许本厅私接；议者以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寝。或以元之所请为当，但难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见耳。其后二府乞以朝退时聚厅见客，以杜请谒，从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重刑罚，淳化二年，始置审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设详议六人，择京朝晓律、常任法寺官者为之。每奏，一人从知院上殿，例得赐绯，故士大夫以审刑为朝官染院。

旧制，郊祀礼成，驾还阙门，有勘契之仪。其制以札为箭，长三尺，镂金饰其端，缄以泥金绛囊，金吾掌之。金涂铜为镞，长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贮以泥金紫囊，驾前掌之。驾至端门，阍吏阖扉以问曰："南来者为谁？"驾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请行勘箭之仪，交勘，奏曰："勘讫。"又审曰："是否？"赞者齐声曰："是。"三审，乃启扉，列班起居，驾乃入。契刻檀为鱼，金饰鳞鬣。别刻檀板为坎，足以容鱼。驾前掌鱼，殿前掌板，驾过殿门，合鱼乃启扉，其制如勘箭之仪。熙宁中，诏罢其制。

至道中，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杨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舆为江、淮、两浙发运使，兼制置茶盐，就淮南创为局。后兼领荆湖路，又旋加"都大"字。后废，景德中复置，迄今事权尤重。

蔡文忠公自为布衣时，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异，见者多耸动。祥符中，擢进士，为天下第一。真宗临轩，目其堂堂英伟，进退有法，大悦之，顾寇莱公曰："得人矣！"特诏给金吾卫士七人清道，时以为荣。寻诏："自今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当直，许出两对引喝。"上闻公单贫，佣僦仆隶，故有是命。

陈尧咨以龙图阁学士换观察使，自陈："臣本儒生，少习俎豆，今荷圣恩，易以武弁，愿佩金鱼以示优异。"特诏从之。

旧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为限。景德初，陈纲提点河北路刑狱，上言请制杖罪枷十五斤为三等，诏可其奏，遂为常法。

景德中，真宗御笔六事以示近辅，三曰提点刑狱，乃于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选清干者，使提点一路刑狱，按举官吏贤否。后又加劝农使，迨今不废，而武臣废置不常。

京师品官之丧，用浮屠法击钟，初无定制。景德中，令文臣卿监、武臣大将军、命妇郡夫人以上，令于天清、开宝击钟，至今为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狱讼之繁，惧有冤滞，始置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省冤滥，命知制诰周起、侍御史赵湘为之。凡在京师刑狱，御史、开封府皆得纠之。起虑抑屈者不能尽知，乞许令诣纠察陈状，从之，但不鞫狱。

祥符中，诏以圣祖神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寺观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长二寸，阔一寸，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其背文曰“永镇福地敕”。四周皆隐起蛇龙花卉之状，盛以绛纱囊，髹涂函，御题其上。

天圣中，诏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该封赠者，许列状陈乞，特比常例，优加封叙。从王子融请也。

《周礼》，卿大夫卒，太史于葬前赐谥，祖奠之日，读诔。后世有司失于申明典礼，故须门生故吏录行状，子孙请谥。近世遂有既葬而谥号终不及者。天圣中，孙奭、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谢不待本家请谥，在官品合加谥者，并令有司举行。”诏从之。

宣徽使位在枢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莹为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从之，遂为例。

卷第六

贡举凡十四事

国初，诏诸州贡举人员群见讫，就国子监谒先师，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言虽俚俗而颇尽其实。德祥孙丕有高行，少时一试礼部不中，拂衣去，居涸水之滨，五十年不践城中。欧阳文忠公镇青，言于朝廷，赐号冲退处士，年八十余卒。

进士之举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帝御讲武殿覆试，覆试自此始。赐诗自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次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祥符中姚晔榜始。赐宴自吕蒙正榜始。赐同出身自王世则榜始。赐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弥封、誊录、覆考、编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间。讲武后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礼部试举人，夜试以三鼓为定。无名子嘲之曰：“三条烛尽，烧残学士之心；八韵赋成，笑破侍郎之口。”后唐长兴，改令昼试。

侍郎窦贞固以短晷难成，文字不尽意，非取士之道，奏复夜试。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昼，不复继烛。

雍熙中，著作佐郎乐史特赐进士及第，诏附于兴国五年第一等之下，赐第附榜始于此。

太宗朝，赵昌国者，自陈乞应百篇举。帝亲出五言四句为题，云："秋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为五篇，篇四韵。至晚，仅能成数篇，辞意无足取，亦赐及第，用劝学者。

真宗朝，钱希白贤良方正擢第，庆历中，子明逸子飞、彦远子高相继制举登科；嘉祐末，苏轼子瞻、弟辙子由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为盛事。故子高谢启云："两朝之间，相继者父子；十年之内，并进者弟兄。"子瞻《汝州谢表》曰："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谢启曰："误玷久虚之等。"希白从孙藻，皇祐五年登进士第。是年说书中选，后十年复登制科，其谢启曰："十年二第，屡玷于主司；一门四人，无替于祖烈。"

咸平元年，开封发解以高辅尧为首，钱易次之。易有时名，不得魁荐，颇不平之，上书言试题语涉讥讽。辅尧亦请以解头让易。上命钱若水覆考，既而上以为士人争进，几不可长，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为首，乃以孙暨为第一，辅尧次之，易第三，余如旧。

祥符二年，真宗东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进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于汾阴，十一月，放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状元颢之子；师德，建隆二年状元去华之子。两家父子状元，当时士大夫荣之。甘棠魏野闻而以诗贺之曰："封禅汾阴连岁榜，状元俱是状元儿。"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

嘉祐中，苏辙举贤良对策，极言阙失，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以上初无此事，辙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张邓公士逊以监察御史为诸科考试官，以举子有当避亲者，求免去，主司不从。真宗嘉之。自后试官亲戚，悉牒送别头考校，至今著为令。

熙宁中，孔文仲举贤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时政，不推恩。孙靖公固言："科举徒取一日之长，言之虚华不足校，矧制举本以求直言，岂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为惑。"论者嘉之。

庆历五年，仁宗临轩赐进士第，审刑详议官祝谏侍廷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谘、一婿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许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称谢，是日谏五拜殿下。仁宗以问近臣，对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赏之。

文儒书籍附凡十四事

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天圣中，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议分撰。后师鲁别为《五代春秋》，止四千余言，简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约而事详，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迁、固之流。

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白乐天尝谪官江州，多游东林，即今庐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记云："寺有莲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传云居易自写，同远大师文集不许出寺。广明初，高骈强取去以遗相。"后四十余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校正，录而藏之。旋又为长史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诸本参校缮写，付寺僧谨藏之。时真宗对侍臣语及居易与元稹齐名，而居易保持名节，终始不易，故不至相位，叹惜久之。

真宗朝，殿中丞崔颐正直讲国子监，以老疾不任朝请，乞以本官致仕，从之，仍为直讲。真宗优儒学，故遂其闲逸而不罢其职俸焉。

晏元献公七岁文章敏妙，张文节公荐之，真宗召见，赐出身。后二日，又召试诗赋，公徐曰："臣尝私为此赋，不敢隐，乞易题。"真宗益叹异之，乃易以他题。

青州寿光张荷若山，早依田告为学。告卒，入终南，师事种放，而吴遁、魏野、杨朴、宋濂皆友也。性高洁，为文奇涩。初，高弁公仪作《帝形》五篇以示放，放叹曰："隋唐以来，缀文之士罕能及之。"学者

翕然竞传其文。及荷著《过非》九篇成，放见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终以连蹇不遇卒。子孙流落，荷之文散亡无几。捃收其遗，得文若诗凡一百一十五篇，为三卷，藏于家，将以遗荷之子孙焉。

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京苏维岳家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近年朝议大夫谢晔好蓄书，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贮之，取杜诗一首二十字，厨刻一字，以别书部。谢氏子孙多贤令，子仲弓。广文，孙牧，皆登甲科。少微，尝举茂才。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刘原父文章敏赡，尝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真天才也。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济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孙也，沉静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辞，尤长于诗。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无知者。以进士从仕二十余年，为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补之录诗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为新城令，与游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为诗。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贤，而又相从久，犹有所不知，则士之蕴文行，不自求闻达，卒不为世知者，可胜数耶！

孙洙巨源博学长才，初举贤良方正，奏论五十篇，皆陈祖宗政事，指切治体，推往验今，著见得失，天下争传写之，目曰《经纬集》。韩魏公览而叹曰："恸哭太息以论天下事，今贾谊也。"

赵师民周翰博学醇德，为本朝名儒，尤为仁宗所眷。自登第即入学馆，豫校雠，登经筵，参侍几三十年。晚以龙图阁直学士出守耀州，仁宗亲笔御诗以宠其行，序有"儒林旧德，出守近藩"之语。后宋次道撰公碑，题其额曰"儒林旧德之碑"，世以为荣。

龙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别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道德经》，携所注游京师。范雍荐之朝，不用。韩魏公安抚剑南，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文潞公又荐，授校书郎，讲说府学。明镐再奏，授太子洗马致仕。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礼论》，注《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炤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图》、《通天保正名等论》、《竹轩小集》。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故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年八十九卒，鲜于子骏为志

其墓。

李畋渭卿自号谷子，少师任奉古，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性静退，不乐仕进，士大夫多称之，为张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试，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后生从之学者甚众。任中正荐，乞赐处士之号，诏以为试校书郎。凌策又荐之，召授试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国子监说书，以终其业。著《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上之，得知荣州。秩满，以国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经疏》二十卷、《张乖崖语录》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诗杂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凡二十一事

艾颖侍郎少以乡贡入京师，中途逢一叟，谓颖曰："子相甚贵，此去当登第。"授颖书一策，乃《春秋左氏传》，颖熟读之。礼部试《铸鼎象物赋》，出所得书，颖甚喜，援笔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爱叹，擢至甲科。

王元之谪守黄州，有二虎斗，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日官谓守土者当其咎，真宗惜其才，即徙蕲州。谢表有"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帝深异之，促诏还台，未行，捐馆。帝甚叹息之。

初，寇莱公十九擢进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贵，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终；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祸。盖君骨类卢多逊耳。"后果如其言。

丁朱崖当政日，置宴私第，忽语于众曰："尝闻江南国主钟爱一女，一日谕大臣曰：'吾止一女，姿仪性识特异于人，卿等为择佳婿，须年少美风仪，有才学，门第高者。'或曰：'洪州刘生为郡参谋，年方弱冠，风骨秀美，大门尝任贰卿，博学有文，可以充选。'国主亟令召至，见之大喜，寻尚主，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禁闼，良田甲第，珍宝奇玩，豪华富贵，冠于一时。未几，主告殂，国主悲悼不胜，曰：'吾将不复见刘生。'削其官，一物不与，遣还洪州。生恍疑梦觉，触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几，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吴文肃公奎将举贤良，一夕，梦入魏文帝庙，召升殿，顾问群臣优劣。公未及对，帝曰："韩延寿为最。"是夕，门下抄书吏杨开者，梦公读《杨阜传》。翌日，告公。公异之，即取二传览之。及秘阁试六论，一题乃"韩延寿杨阜孰优论"，公遂膺首选。

王元规景仁，庆历末将赴吏部选。一夕，梦一人衣冠高古若术士

者，因访以当受何地、官期早晚。书八字与之云：“时生一阳，体合三水。”既觉，不悟其意也。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从水，到官日正冬至。

赵少师少名公禋，一夕，梦人持名籍，有金书“赵概”字，及觉，改名概。又尝梦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颇相类。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贵贱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徵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七。”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吕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宁府，以父讳欲乞换郡，惟象曰：“不必，行别有命。”果移卫州。张宣徽方平问一丁酉人命，曰：“天宾星行初度，不当作内臣，寿止五十四。”乃中人也，是年，除内相，未拜命而卒。庆历中，三发运使向传式、袁杭、许元问命，言：“二月、八月俱动，惟许动中见喜，谓动非动。”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向为省副，许至八月自判官迁发运副使，迁而不离也。仍言许终作两制，众以为许门荫难登近侍，后赐出身，遂为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寿尽。”乃比部陈执古、内翰苏绅、待制滕宗谅。故杞赠诗云：“有验如有神。”惟象于所居构瑞墨阁，士大夫多留诗其上。

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一日，郡僚绘其像渭州僧舍，或为其色不类，令以粉笔涂其面，将别图貌。未及，促诏赴阙，命经制戎、泸贼寇。人睹其无首，咸以为不祥。明年，存宝果以奏功不实伏诛。

冯当世少孤，寓武昌，纵饮不羁。一夕，醉卧郊外溪边。有渔者罢渔，舣舟困眠，有人叱之曰：“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者惊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寝草间。询之，知为冯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贵显，幸勿忘。”具以梦告，因请卧舟中，以避风露。冯睡至晓，与其载入郡。其后冯贵，使访渔舟，不复见。

庆历末，武昌阳传为予言：杨寘审贤少聪，既长，文辞学行为天下所称。十九游太学，补试，遂冠诸生。后试国学、礼部、殿前，皆为天下第一。得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未行，丁母忧，哀毁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尝梦我龙首山人，龙首，盖言四为贡首；山人，无位之称也，我必死矣。”后数日果终，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猎，酸枣人，天圣末，累举未第。一夕，梦紫衣吏召，至一宫

门，守卫甚盛，揖入升厅。对拜者紫衣金带，年三十许，礼甚恭，既坐，辞甚逊，觉后私记其年月。猎后困于场屋，久之推恩五举，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馀年，年且七十，始为尚书员外郎。将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会英庙入继为皇子，近臣荐公为宫僚。赴皇子位，门阑守卫，宛如梦中，及升厅拜揖，则衣冠仪貌亦与所梦无异。归视箧中所记，乃英庙所生时也。侍读宫邸未及期年，英庙即位，遂登侍从。吴文肃公尝对予言："余天圣末方为长垣主簿，与猎友善，故闻之详。"

进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讯命日者，曰："君遇三韩即发禄。"李乃遍谒贵人韩姓者，冀蒙推毂，而卒无知者。元丰中，朝廷遣使高丽，有与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国，考图籍，乃古三韩之地也。使还，赐出身，果符日者之言。以下原本缺一叶。　以上原本缺一叶。此乃陈州崔度为安厚卿所辟，归得出仕耳。

孙莘老初为太平令，有吕同者学于孙。一夕梦试南宫，中高选，主文，孙也，衣绯鱼。觉以告孙，孙曰："子学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县，何事文衡？况朱衣岂主文服耶？"熙宁初，吕赴礼部试，孙以记注、知谏院同知贡举，尚衣绯。吕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怅恨，自放江湖，无复仕宦意。元丰初，吕以五举免解，再赴礼部。孙以秘书少监知举，尚衣五品服。榜出，吕预高荐。及贽谢，孙厅宇侍执，宛如平昔之梦。

皇祐二年，陈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厅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贯庭，自天属地。明年五月，龙斗于城南江中，驰逐往来，久之江水暴涨。未几，侬智高陷二广。前此，陶弼以诗贻杨畋，请为备，云"虹头穿府署，龙角陷城门"也。

元丰中，汶上梁逖一夕梦奏事殿中，见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唱进士第，南剑黄裳为天下第一。

王彦祖初名亢宗，庆历二年，方胜冠，廷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罢，寝旅舍，梦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当中第。"彦祖尤不平，且责之曰："子未尝见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从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选，赋题'天'字在下，君当三中选，皆然。今题'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预选。次举春试，不利于礼部。八年再预廷试，盖《轸象天地赋》又复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礼部。前以卧疾困眠，梦至一大府，见二人，因恳求生平禄命，二人笑不答。再叩来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也。"觉，以为无理，而池水不能分流，决无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

符水分之兆。及试礼部《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廷试《圆丘象天》，皆中高选。其后召试学士院，又赋《明王谨于事天》，得贴馆职。皆符梦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东，一日，与郡僚旅见提刑孙亚夫，孙曰："近日府中角声不和，应在太守。"时蒲资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职知虢州。数日，余独见孙，曰："角声愈不和矣。"未几，王震待制自同复镇蒲，七日，丁母夫人忧去。至九月中，孙复语郡官曰："角声不和尤甚前日。"寻报蒲中行龙图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验如此，不知何术也。

成都谯开博极群书而不求荣利，简静冲退，好修身之术。日游大慈寺，博访异闻，以广所学。久为蜀中士大夫所称，文同与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触其户，开秉烛视之，一叟白须布裘，酣寝户外。开呼之使去，行且语曰："明年正月，圣人当出。"开意其狂醉，不以为怪，视睡处，一烧饼，一药帖，逐之已不见。与可取饼、药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宁州府宅，一夕，梦一山叟贻诗曰："故国路遥归去来。"玠和之曰："春风天远望不尽。"既觉，自笑曰："吾其死乎！"数日，不病而逝。

术士李某忘其名。者，亦传管辂轨格法，画卦影颇有验。今丞相顷尝问之，卦影画水边一月，中有十口，未几，除知湖州。又卢龙图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虽不同，而其影皆符。

卷第七

歌咏凡二十四事

艺祖收河东凯旋，范杲叩马进诗曰："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上爱叹不已，增秩，赐章服。杲，鲁公质之侄，好学有文，时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与杲也。

杨侍读徽之以能诗闻于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献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太宗和赐，且语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礼部侍郎，选十联写于御屏。梁周翰贻之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风。"《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嘉阳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元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

王元之谪黄州，实由宰相不悦，交亲无敢私见，惟窦元宾握手泣言于阁门曰：“天乎，使公屡出，岂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诗谢之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予垂泪阁门前。”

元之初知制诰，上疏雪徐铉，贬商州；召入为学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实，谪滁州；复召知制诰，撰《太祖尊号册》，坐轻诬，谪黄州，作《三黜赋》以自述。时苏易简知举，适放榜，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将全榜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诸生别元之。口占一绝，付状元孙何曰：“为我多谢苏易简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

杨文公初为光禄丞，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

唐韩吏部序侯喜、刘师服与道士轩辕弥明《石鼎联句》，其事颇怪。弥明之词警绝远甚，世以谓非神则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孙汉公以为皆退之语也，盖以其词多讥刺，虑为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庄公竦初侍其父监通州狼山盐场，《渡口》诗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时年十七，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识者以谓“甘雨过闲田”虽有为霖之志，而终无济物之泽。

陈文惠公尧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时公兄弟俱未仕，父省华尚为小官，家极贫。魏野以诗贺之曰：“放人少处先登第，举族贫时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间相继状元及第，其后更践政府，及罢相镇青，又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镇兖海诗有“锦标夺得曾相继，金鼎调时亦践更”之句，又云：“并士儿童君再见，会稽章绂我偏荣。”盖文定再镇兖，而青社，文正乡里也。

庆历中，欧阳文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

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遗遵，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词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者争传。其词曰："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篑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第二叠泛声同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盐场，初，文靖公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诗刻石。后范文正公亦尝临莅，复题一绝："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后人以二公诗笔故，题咏极多，而花亦为人贵重，护以朱栏，不忍采折。岁久茂盛，枝覆数丈，每岁花开数百朵，为海滨之奇观。

范鲁公之孙令孙有学行，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孙常为《登览》诗曰："孤云不为雨，尽日却归山。"识者以谓不及进用之兆。令孙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张在少能文，尤精于诗。奇蹇不遇，老死场屋。尝题龙兴寺老柏院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日几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大为人传诵。文潞公皇祐中镇青，诣老柏院，访在所题，字已漫灭。公惜其不传，为大字书于西廊之壁。后三十余年，当元丰癸亥，东平毕仲甫将叔见公于洛下，公诵其诗，嘱毕往观。毕至青，访其故处，壁已圮毁，不可得，为刻于天宫石柱，又刊其故所题之处。

苏子美庆历末谪居姑苏，以诗自放。一日，观鱼沧浪亭，有诗云："我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识者以为不祥。未几，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师雄少有逸才，尤长于歌篇。师事石守道，作《三豪》诗以遗之，称默为"歌豪"，石曼卿"诗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诗曰："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调，不护名节，屡以私干欧阳公。公稍异之，默怨愤，作《桃花》诗以讽，由是士

大夫薄其为人。

郑毅夫诗格飘放，晚年为《雨》诗曰："老火烧空未肯休，忽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未几，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邮亭下，乃卒。是何自谶之明。

赵文度，青州人，名犯宣祖讳上字。清泰三年进士第六人及第。能诗，有《观光集》传于世，颇有佳句。尝为刘崇幕客，及崇僭位，拜伪相。后与崇不和，出守岚州。及太祖征河东，文度以城归国，拜华州节度使。后因郊礼移镇耀州，有诗寄其乡人云："圣主覃恩遍九垓，碧油红旆出关来。乡中父老如相问，十五年前赵秀才。"予姑之夫晋卿，文度孙也。其诗尚在。

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作《代意寄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曰："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水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曼卿死后，故人关詠梦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诗多矣，独常自以为《代平阳》一首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予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尔。"詠觉，增广其词为曲，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谢焉。詠字永言。

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曰："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陈文惠薨，淑奉诏为墓志，淑言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陈之诸子请易之，淑不从，乃言其诗谤太祖。落淑侍读学士。

祥符中，有刘偁者久困铨调，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及罢官，无以为归计，卖所乘马办装，跨驴以归。魏野以诗赠行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未几，真宗祀汾阴，过陕，诏征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诏。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赠偁诗，上叹赏久之，语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贫如此者。"使召之。偁方为江南幕吏，至，以为京官知青州博兴县。后有差除，上曰："得如刘偁者可矣。"未数年，亟迁主客郎中、三司户部判官。真宗之奖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诗发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与张续禹功师徂徕石守道，为门人高弟。欧阳文忠《读徂徕集》诗云："常、续最高弟，骞、游各名科。"成伯少名常。嘉祐中，诏举天下行义之士，发遣诣阙，成伯首被此举，诏书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时禹功居曹南，成伯前卒数日，以诗寄禹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读残书。"禹功怪其语不祥，亟往访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读书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极厚，尝侍燕琼林，独召至御榻顾问。帝语宰相曰：“王某文章独步当代，异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诗云：“琼林侍游宴，金口独褒扬。”

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随母嫁淄州长白山朱氏。既冠，文章过人，一试为南宫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镇青，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曰：“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书画凡十一事

唐刘忠州晏《重修禹庙碑》，崔巨文，段季展书。刘，当世显人，所记撰及书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书有过人者，而其名不著于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为三门发运判官，始以墨本传京师。越书为当时所重，以是季展书亦为人所爱。其后屯田左员外瑾虑其刓阙，构宇以覆其碑，而模刻于他石，以广其传焉。季展书，刻石者少，有《洛祠记》、《多心经》不著姓氏，验其笔画，亦季展书也。

太宗朝，有王著学右军书，深得其法，侍书翰林。帝听政之余，留心笔札，数遣内侍持书示著，著每以为未善。太宗益刻意临学，又以问著，对如初。或询其意，著曰：“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其后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

营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羁，喜酒善琴，好为歌诗，尤妙画山水。周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为召至京，将以处士荐之，会朴卒。乾德中，陈守大司农卫融，以乡里之旧延之郡斋，日恣饮，竟死于酒。子觉，仕至国子博士、直史馆。赠成为光禄寺丞，葬于浚仪之魏陵，宋翰长白为之志。成画《平远寒林》，前人所未尝为，气韵萧洒，烟林清旷，笔势颖脱，墨法精绝，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画家百世师也。虽昔王维、李思训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语。其后燕贵、翟院深、许道宁辈，或仅得一体，语全则远矣。考白所作成志，则成未尝仕，而欧阳文忠公以为成仕至尚书郎。按白与成同时人，又与成子觉并列史馆，其所纪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据也，正当以志为定。

翟院深，营丘伶人，师李成山水，颇得其体。一日，府宴张乐，院深击鼓为节，忽停挝仰望，鼓声不续。左右惊愕，太守召问之，对曰：“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伫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

声之失节也。”太守笑而释之。

北都临清县北王舍城僧寺东一古殿，皆吴生画佛像，旁有题记，类褚河南笔法。国朝已来奉使大辽者，道出寺下，例往观之，题名粉板，或剔取一二像，今且尽。

欧阳文忠公文章道义，天下宗师，凡世俗所嗜，一无留意，独好古石刻。自岐阳石鼓，岱山、邹峄之篆，下及汉、魏已来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冢，莫不皆取，以为《集古录》。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并载可以正史学之阙谬者，以传后学。跋尾多公自题，复为之序，请蔡君谟书之，真一代绝笔也。公之守亳也，余主蒙城簿，尝得阅之。

玉堂北壁有毗陵董羽画水，波涛若动，见者骇目。岁久，其下稍坏。学士苏易简受命知举，将入南宫，语学士韩丕择名笔完补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栏护之。苏出院，以是怅惜不已。

陈文惠公善八分书，变古之法，自成一家。虽点画肥重而笔力劲健。能为方丈字，谓之堆墨，目为八分。凡天下名山胜处，碑刻题榜，多公亲迹。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晋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图》赐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笔，亦莫可辨。至金陵，择城之西南隅旷绝之地，建赏心亭，中设巨屏，置图其上，遂为金陵奇观。岁久颇失覆护，缣素败裂，稍为好事者窃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诣观之，惜其剽取已尽，嗟之尤久，作诗题其旁云：“昔人已化辽天鹤，往事难寻《卧雪图》。”

皇祐中，仁宗命待诏高克明辈画三朝圣迹一百事，人物才寸余，宫殿、山川、车驾、仪卫咸具。诏学士李淑等撰次序赞，为十卷，曰《三朝训鉴图》，镂板印贻大臣宗室。

保塞军东北数里曰路疃，一小寺殿后照壁旧有画水，世传张僧繇笔，势若摇动，真名手也。熙宁中，地震壁坏，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无复可见矣。

卷第八

事志凡三十六事

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聪慧者数十人于教坊习乐，名箫韶部，改曰云韶部，内宴则用之。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名曰引龙直，游幸，骑而导驾。后曰钧容直，取钧天之义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贡马特异，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纹如云霞，因目曰碧云霞。上征太原，往来乘之，上下山岭如履平地。上则屈前足，下则屈后足，上下如坐安舆，不知登降高下之劳。圉人供刍粟或少倨，则嘶鸣奋跃，踶啮不已，此尤异他马也。上崩，悲鸣不食，骨立，人不忍视。真宗遣从灵驾，至永熙陵，乃毙。诏与桃花犬同坎瘞。

洛阳至京六驿，旧未尝进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进。岁差府校一人，乘驿马，昼夜驰至京师。所进止姚黄、魏紫三四朵，用菜叶实笼中，藉覆上下，使马不动摇，亦所以御日气；又以蜡封花蒂，可数日不落。至今岁贡不绝。

朐山有花，类海棠而枝长，花尤密，惜其不香无子。既开，繁丽袅袅，如曳锦带，故淮南人以“锦带”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诗曰：“春憎窈窕教无子，天为妖娆不与香。”又曰：“锦带为名卑且俗，为君呼作海仙花。”

莱公贬死雷州，丧还，过荆南公安县，民怀公德，以竹插地，挂物为祭，焚之。后生笋成林，以为神，因为公立祠，目其竹为“相公竹。”王乐道为记刊石。李承之有诗曰：“已枯断竹钩私被，既没贤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谁识大忠心。”

莱公初及第，知归州巴东县，手植双柏于庭，至今民爱之，以比甘棠，谓之莱公柏焉。

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龙尾石不复出。嘉祐中，校理钱仙芝知歙州，访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深不可入，断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远，导之如昔，石乃绝。仙芝移溪还故道，石乃复出，遂与端溪并行。

莆阳蔡君谟尝评李廷珪墨能削木，坠沟中经月不坏。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珪或为邽。珪弟廷宽，男承宴，承宴男乂用，皆有闻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龙纹，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间已少传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群玉殿，尝以墨赐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后翰林诸君承赐者，皆廷珪双脊龙样，尤为佳品。

咸平中，陈文惠谪官潮州，时州人张氏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公曰：“昔韩吏部以文投恶溪，鳄鱼为吏部远徙，今鳄鱼既食人，则不可赦

矣。”乃命吏督渔者网而得之，鸣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图其形为之赞，至今多传之。鳄大者数丈，或玄黄，或苍白色，似龙而无角，类蛇而有足，睥目利齿，见者骇之。卵化山谷间，大率为鳄者十二三，其余或为鼋为龟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谓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真宗祀汾阴，驻跸蒲中，车驾临观，赐名广孝泉，并以名其坊，御制赞纪之。蒲滨河，地卤泉咸，独此井甘美，世以为异。

亳州法相禅院矮桧，高才数尺，偃亚蟠屈，枝叶繁茂，不可图状。唐大中年，李待价石记云：“圆荫三丈余。”距今又百余年，广袤五六丈，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栝。真宗祀老子，尝驻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陆子履诗云：“先皇玉座亲临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耶。

通州狼山广教寺，在唐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诗云：“飞来灵鹫岭，化作宝陀山。”前后乃江海相接处，舟出二山间，水湍碍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护之，舟无触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后皆陆田，后人又有诗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马蹄痕。”皆纪实也。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叛，诏明镐加讨，久无功。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未逾月而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贝州为恩州。

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岁久木大而花繁，世俗目为琼花，不知实何木也。世以为天下无之，惟此一株。孙冕镇维扬，使访之山中，甚多，但岁苦樵斧野烧，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为人贵。孙伤之，作诗曰：“可怜遐地产，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师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饶所赋“玉蕊花”也。

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国产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

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年虏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卫公云："维州，土蕃得之，号曰无忧城。"景祐中，或以其与潍州名相乱，邮置文字，率多往来住滞，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县梓桐山石门涧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杂，其文如铜屑，或云即自然铜也，理细密。范文正公早居长白山，往来于此，尝见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为砚，极发墨，颇类歙石。今东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则不免断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屡坏，率尝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

庆历中，洪州江岸崩，得谢朓撰并书《齐海陵王墓铭》石。朓文固奇，而书亦有法，类钟繇书。石入沈括家十余年，后为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欧阳文忠公、刘翰林贡父及诸名公多赋诗刻石，而文忠公及张禹功、苏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为营丘佳处。元祐中，青守以其地与王氏为水碓，稍复完葺。

华阳杨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褒之贫也。褒，皇祐中宿华州西溪寺，夜阑灯灭，于暗中见光煜然，旦起视之，石也。询寺僧，云："西溪，华下最胜处，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镇内耳。"至夜，褒移至别地，光复在焉。意其蕴玉，因求得之。辇至都下，使玉工视之，以为然。剖之，得玉，径数寸，温润纯美，光采粲然。玉人惊之曰："至宝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会朝廷求良玉琢镇国宝，褒因献之，遂为玺。镇国，华州军额，朝廷以名与玺同，乃改曰镇潼军，此亦异也。余叔父博士为华州幕官，故知其详。或以为褒所

献琢为苍璧，未知孰是。

洛阳牡丹，岁久虫蠹，则花开稍小，园户以硫黄簪其穴，虫死，复盛大。其园户相妒，则以乌贼鱼骨刺花树枝皮中，花必死，盖牡丹忌此鱼耳。

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以为倾邪险诐，不足为善，而旧图反为奇箭，多与之算，如倚竿带剑之类，今皆废其算以罚之。颠倒反覆，恶之大者，奈何以为上，如倒中之类，今当尽废壶中算，以明逆顺。大底以精审者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幸者无所措手。此足以见公之志，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

唐彦猷清简寡欲，不以世务为意。公退居，一室萧然，终日默坐，惟吟诗临书、烹茶试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红丝石于黑山，琢以为砚。其理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或如山峰，或如云雾花卉。石自有膏润，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数日不干。彦猷作《砚录》，品为第一，以为自得此石，端溪、龙尾，皆置不复视矣。

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

李谦溥，太祖朝名将也。在汾、晋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未尝少衄。每巡边，老幼望拜，呼以为父。晚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小圃，购花木竹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久之，以从弟谦昇女适皇子陈王，贫无以资用，遂以所居之第质于宋延偓。后其子允正为通事舍人，侍太宗。问曰：“尔父力边三十年，止余一第，忍属他姓？”允正具所以对，太宗即遣中使出内府钱付延偓赎还。王禹偁作记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构。宰相毕士安而下及诸名公赋诗纪述，自成一编。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微碧，文细，石为轸，制作精巧，音韵清越。中刊李阳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岛产木名伽陀罗，文横如银屑，其坚如石，遂用作此临岳。”沈括《笔谈》、朱长文《琴史》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制响泉也。响泉之名，见《李勉传》。元祐末，和死，州状其事，以其琴匣送尚书礼部，符太常帐管，好事者时时鼓之。

钱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晋陵子铭云：“卓哉斯器，乐惟至

正。音清韵古，月澄风劲。三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声极清实。山茌陈圣与名知琴，少在钱塘，从振借琴弹，酷爱之。后三十年，圣与官太常，会振侄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几，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于僧清道，转落于太一道士杨英。久之，圣与以五十千购得，极珍秘之。或以晋陵子，杜牧之道号。篆法类李义山笔，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释普明，齐州人，久止灵岩。晚游五台，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明不识之，复告云：“长松，长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苨，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今并、代间士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然《本草》及诸方书并不著，独释惠祥作《清凉传》始叙之，然失于怪诞。

元祐中上元，驾幸迎祥池宴从臣，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时尝有为此戏者，诏斥去之。今圣君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诏付伶官置于理。或曰：“此细事，何足言？”孔曰：“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闻者惭羞叹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诸国，木如棕榈，大者高百余尺，花白，如千叶芙蓉。一本，花不过数十朵，实不过三五颗，其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黄毛软皮，中有壳，正类槟榔，故有人为诗云：“百果之中尔最珍，槟榔应是汝玄孙。”沈佺期亦有《题椰子》诗云：“丛生雕胡首，圆实槟榔身。”壳止有二穴，芽出穴中。壳肉类罗蔔，皮味苦，肉极甘脆，蛮人甚珍之。中有渖，大者一二升，蛮人谓之椰子酒，饮之得醉，《交州记》以为浆者是也。治消渴，涂髭发立黑。皮煮汁止血，疗吐逆。肉益气去风。

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学。而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古人云：“与其蓄聚敛之臣，宁蓄盗臣。”聚敛之为害如此，

可不戒哉！均则本神卫卒校，盖赵延顺怨钤辖符昭寿，推均为帅尔。

犀之类不一，生邕管之内及交趾者，角纹如麻实，理燥，少温润。来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润而缀，光采彻莹，甚类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纹。而尤异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云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飞走，或成龙鱼，或成神仙，或成宫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鳞角完具，若绘画然，为世所贵，其价不赀。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为犀爱一物，玩之久，则物形潜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纹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鼓插者，其类不一。方其角未解也，虽海人亦未知其为异也，故波斯以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以其难别识也。犀之有通天花纹者，自顾其影则怖，尝饮浊水，不欲照见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于山麓植木，如列羊栈，久则木朽。犀前足短，止则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杀之。犀岁久亦退角，掊土埋僻处，海人侦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谓犀为竭伽，角为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卷第九

杂录凡三十六事

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其后有柴氏、赵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红鹤格为贵，禁中则以花虫为宗。近世职方员外郎曹谷损益旧本，撰《旧欢新格》，尤为详密。其法，用匾骰子六只，犀牙师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门。门各有说，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总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无能为者。

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俭之后。祖彦谦，有诗名，号鹿门先生。穀避晋祖名改姓陶，后历事累朝，不复还本姓，士大夫讥之。

刘鋹据岭南，置兵八千人，专以采珠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属也。久之，珠玑充积内库，所居殿宇梁栋帘箔率以珠为饰，穷极华丽。及王师入城，一火而尽。艺祖废媚川都，黥其壮者为军，老者放归田里，仍诏百姓不得以采珠为业，于是俗知务农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殒如雨，点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灭。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殒极多，明日视之，皆石。闻今忻民犹有蓄之。乃知《公羊传》以雨星不及地而复，其说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与雨偕，非也。

幽蓟八州陷北虏几二百年，其间英主贤臣欲图收复，功垂成而辄废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关南，欲乘胜进攻幽州，将行，夜中疾作，乃止。艺祖贮财别库，欲事攻取，会上仙，乃寝。柳仲塗守宁边，今博野也。结客白万德，使说其酋豪，将纳质定誓，以为内应，掩其不备，疾趋直取幽州，会仲塗易地而罢。河朔之人，逮今为憾。

国初有王彦升者，本市井贩缯人。及壮从军，累立战功，至防御使。性极残忍，俘获戎人，则置酒宴饮，引戎人以手捉其耳，对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语自若。前后啖数十百人。亦可怪也。

开宝中，鄢陵许永为郓州卢县尉，自言七十五岁，其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艺祖召琼问唐季事，对尤详，赐以衣币鞍马。父子俱享福寿，世罕有也。

卢丞相多逊谪死朱崖，旅殡海上。天庆观道士练惟，一夜闻窗外有人读书，审其声韵，有类多逊。明日，有诗题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闻窗下读书声。孤魂千里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笔迹亦类之。明年，归葬洛。此说得之孙巨源。而杨文公云，其子全扶柩归葬江陵佛舍，与此不同。未知孰是，姑两录之。

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道，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土士人亦称

之。寅亮尝为其国词臣，以罪废，久之，从金第使中国。

卢多逊南迁朱崖，逾岭，憩一山店。店妪举止和淑，颇能谈京华事。卢访之，妪不知为卢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县，卢相公违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诬窜南方。到方周岁，尽室沦丧，独残老躯，流落居此，意有所待。卢相欺上罔下，倚势害物，天道昭昭，行当南窜，未亡间庶见于此，以快宿憾尔。"因号呼泣下。卢不待食，促驾而去。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祷者，神必亲享，杯盘悉空。远近奔赴。盖狐穴神座下，通寝殿下，复门绣箔，人莫得窥。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负刚正，及镇邠土，乃骑兵挟矢，驱鹰犬，投薪穴中，纵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杀悉尽。鞭庙祝背，徙其家，毁其祠，妖狐遂绝。初，公在长安也，极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诗云："终南隐士声名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输王太守，圣朝方信有英雄。"

杨光远之叛青州也，有孙中舍忘其名。居围城中，族人在州西别墅。城闭既久，内外隔绝，食且尽，举族愁叹。有畜犬徬徨其侧，若有忧思，中舍因嘱曰："尔能为我至庄取米邪？"犬摇尾应之。至夜，为置一布囊，并简系犬背上。犬即由水窦出，至庄，鸣吠。居者开门，识其犬，取简视之，令负米还，未晓入城。如此数月，比至城开，孙氏阖门数十口独得不馁。孙氏愈爱畜之。后数年毙，葬于别墅之南。至其孙彭年语龙图赵公师民，刻石表其墓，曰《灵犬志》。

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贤"，寇准曰"旌忠"，李迪曰"遗直"，晏殊曰"旧学"，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彦博父均曰"教忠积庆"，李用和曰"亲贤"，范仲淹曰"褒贤"，曹利用曰"旌功"，吕夷简曰"怀忠"，张士逊曰"旧德"，狄青曰"旌忠元勋"，其余不可悉记。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题裴耀卿碑额献之，仁宗乃赐文正碑曰"旌贤"，大臣碑额赐篆，盖始于此。其后英庙、神考，亦屡有赐者。

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于天下，于岁首给之，谓之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间，咸平初，遇一人于南康逆旅，衣道士服，

仪状奇俊。后屡见之，授以黄金术，仍付以神剑，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后佯狂，叫呼上饶市中，配流岭南。逃归京，挝登闻鼓自陈。上召与语，悦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刘承珪家，珪上言：“数闻中正与人语，声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亟迁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常以药、金银献上，以助国费。卒，赠岭南节度使，世谓之烧金王先生，建祠永宁院西。至今御府犹有中正所献金及炉钳残药。

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以别白贤不肖为事。天禧中，连守数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谈朝廷除授，亦未尝览除目。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官，见之令人不快尔。”或讥其不广，然其好贤嫉恶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圣中退朝归私第，中衢逢狂人夺其枢密使印，心独恶之。未几，侄芮为不法事败，治狱者锻成其事，芮死，公贬随州，再贬房陵。行至襄阳，监者迫自尽，天下冤之。

平原刘永锡，天圣末以虞曹员外郎知千乘县。一日，与门生对食，永锡以馒头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视之以去，数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门阈下，将入。生起视之，知其将害己，卷衾，诈作人卧床上，升栋以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觉非人，吼怒出户，掷尾作声，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贵游门下，以猎哺啜，嗟来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庆历中，皇叔燕王元俨薨，仁宗追悼尤深，诏有司择位号之尤尊美者以追荣之，乃特赠天策上将军，非常典也。王性严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识与不识，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惮之。

李尚书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士大夫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旧说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声，以威慑人。人或不惧，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儿不知惧，则虎畏而不食。苏子由作《孟德传》，以为德禁卒，既逃，不顾死，见虎不为动，弭耳而去。

萧榔字大珍，后梁宗室，为青州刺史，有惠爱，笃信于民。及死，

民为立祠千乘县西，相与谥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颓敝，主庙者贾天恩，老伶也。有王义者，金家苍头也，幼苦伤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偻而丐且十年，一旦人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语：'能为吾修庙，则使尔腰伸。'诺之，腰即伸。"于是远近闻之凑奔，争施钱帛，以新庙貌，逾年得钱数千缗。功未卒而二人争钱相殴，事稍喧，施者因不复来。

熙宁八年，淮浙大饥，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抚，同监司赈济，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爱养元元之意。安抚先檄郡县，以厚朴炒豆为屑，开饥民胃口，提刑司督诸郡多造纸袄，以衣贫民，提举司印榜招谕富民布施钱以种福田，大取识者嗤笑。安抚至通州，劝富民出米麦以食饥者。或对曰："安抚勿恤，东南饥民胃口以开，有纸袄为衣，而又得福田居之，安抚可无虑矣。"闻者大惭。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谏议大夫崔颂，博学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闲闺门过于严密。圬者涂室，以帛幕其目，恐窃视其私也，与夫罗灰、扃户殆不远。

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以戒子孙："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未几，皆散落民间矣。

小词有"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破黄昏"之语，或以为黄昏不当烛。已见跋解者曰："此草庐窭陋者之论，殊不知贵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张烛者矣。"

士大夫筵馔，率以馎饦，或在水饭之前。予近预河中府蒲左丞会，初坐，即食罨生馎饦。予惊问之，蒲笑曰："世谓馎饦为头食，宜为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乱离之际，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颇郁，舆论牵复。"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国贤肃大长公主，至曾孙师约，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选尚惠国公主。昔汉窦氏一门三公主，于时亲戚功臣莫与比。唐薛儆与其子鏽相继尚睿宗、明皇女，独称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继，惟王氏一门。

江南一县，郊外古寺，地僻山险，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将与之谋所以惊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罗汉，择一貌类己，衣其衣，顶其笠。策其杖，入县削发，误为刀伤其顶，解衣带白药傅之，留杖为质，约至寺，将遗千钱。削者如期而往，方入寺，阍者殴之曰："罗汉亡杖已半年，乃尔盗耶！"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与见主僧，更异之。共开罗汉堂，门锁生涩，尘凝坐榻，如

久不开者。视亡杖罗汉，衣笠皆所见者，顶有伤处，血渍药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钱，贯且朽。因共叹异之。传闻远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数年，其徒有争财者，其谋稍泄。得之外氏。

元丰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寅亮答诗序有“花面艳吹，愧邻妇青唇之敛；桑间陋曲，续郢人白雪之音”之语。有司劾：“中，小官，不当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顾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对。乃以问赵元老，元老奏：“不经之语，不敢以闻。”神宗再谕之，元老诵《太平广记》云：“有睹邻夫见其妇吹火，赠诗云：‘吹火朱唇敛，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其妇告其夫曰：‘君岂不能学也！’夫曰：‘汝当吹火，吾亦效之。’夫乃为诗云：‘吹火青唇敛，添薪墨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茶。’”元老之强记如此，虽怪僻小说，无不该览。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当时举子之于先达者，其礼如此之恭。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而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

钱镠之据钱塘也，子跛，镠钟爱之。谚谓“跛”为“瘸”，杭人为讳之，乃称“茄”为“落苏”。杨行密之据淮阳，淮人避其名，以“密”为“蜂糖”，尤见淮、浙之音误也。以“瘸”为“茄”，以“蜜”为“密”，良可咍也。

熙宁中，淮西连岁蝗旱，居民艰食，通、泰农田中生菌被野，饥民得以采食。元丰中，青、淄荐饥，山中及平地皆生石面，白石如灰而腻，民有得数十斛，以少面同和为汤饼，可食，大济乏绝。二事颇异，皆所目见。

卷第十

谈谑凡二十三事

国初，将军王景咸尝守邢州，使臣王班衔命至郡，景咸宴之，坐中厉声曰：“请王班满饮。”景咸以为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惭，责左右：“尔辈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噱。

国初，聂崇义精《礼》学，著《三礼图》上之，盛行于世，诏给于国子监讲堂。郭忠恕尝诮其姓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终是未为聪。”崇义曰：“仆不能诗，聊以一联奉酬，勿笑：有三耳犹胜畜二心。”其敏而善谑，亦可嘉也。

寇莱公与张洎同为给事中，公年少气锐，尝为《庭雀》诗玩张洎曰："少年挟弹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讥洎在金陵围城中，尝为其主作诏纳蜡丸中追上江救兵也。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自是一体，世谓之堆墨书，尤宜施之题榜。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一幅大纸浓墨涂之，当中以粉笔点四点。问之："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夫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名师号，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为备礼嫁之。好事者戏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异。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叔献既殂，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琪、张亢同在南京晏元献公幕下。张肥大，王以大牢目之；王瘦小，张以弥猴目之。一日，有米纲至八百里村，水浅当剥载，府檄张往督之，王曰："所谓八百里駮也。"张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献为之启齿。

刘贡父文学过人，而又滑稽善谑。知曹州日，于伋书记自京还，贡父问："尝见王学士，渠有老态否？"于曰："颜犹未老，而鬓已斑。"贡父曰："岂非急进至然也。"贡父之警辨多类此。

往年士大夫好讲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者。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诸水并入，何以受之？"贡父适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绝倒，言者大惭沮。

颍上常夷甫处士，以行义为士大夫所推，近臣屡荐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欧阳公晚治第于颍，久参政柄，将乞身以去，顾未得谢，而思颍之心日切，尝有诗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后公既还政，而处士被召赴阙，为天章阁待制，日奉朝请。有轻薄子改公诗以戏之曰："却笑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冯吉，瀛王道之子，少学能文，而轻佻善谑，尤精胡琴。尝因家会，道命弹胡琴，曲终，赐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项，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举家大笑。终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终少列。

顷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无不从。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弹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

胡秘监旦学冠一时，而轻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升使额诰词》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实有功。"盖江小字芒儿，俚语以牧童为芒儿。胡又尝行巨珰诰词云："以尔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诸竖切齿。范应辰为大理评事，旦画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遗范，题云"袋里贫士"也。

刘攽贡父、王汾彦祖同在馆阁，皆好谈谑。一日，刘谒王曰："君改赐章服，故致贺尔。"王曰："未尝受命。""旦早闻阁门传报，君但询之。"王密使人询之阁门，乃是有旨：诸王坟得用红泥涂之尔。

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贡父晚年鼻既断烂，日忧死亡，客戏之云："颜渊、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见一塔，相与匿于塔后。孔子既过，颜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谓避孔子塔也。'"

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

张文宝，永州人，博学有文。从子仲达以诗一轴示文宝，自衒《鹭丝》诗最为得意，云："沧浪最深处，鲈鱼初得时。"文宝云："更宜雕琢。"仲达云："如何雕琢？"文宝云："诗固佳矣，但鹭丝脚太长尔。"仲达赧服。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顾临学士魁伟好谈兵，馆中戏谓之顾将军。一日，同馆诸公游景德寺，至寺前柏林，雨暴作，顾戏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学士。"遽答曰："柏下顾将军。"诸公大噱，以为精对。

熙宁中，学士以《字解》相上，或问贡父曰："曾得字学新说

否？”贡父曰：“字有三牛为犇字，三鹿为麤字。窃以牛为麤而行缓，非善犇者；鹿善犇而体瘦，非麤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会其意。”闻者大笑。

予元丰元年调博州高唐县令，时黄夷仲廉为监察御史，予往别焉。夷仲口占一绝句见谑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风物由来各异乡。若向此中求梦雨，只应愁杀楚襄王。”盖讥河朔风土人物之质朴也。

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补遗

元祐九年，巴东大火，柏与公祠俱焚。明年，莆阳郑赣来为令，悼柏之焚，惜公手植，不忍翦伐，种凌霄于下，使附干以上，以著公遗迹，且慰邦人之思。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四之二《寇忠愍公准》。

蔡文忠公喜酒，饮量过人。既登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太夫人年已高，颇忧之。一日，山东贾存道先生过济，文忠馆之。数日，先生爱文忠之贤，虑其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瞿然起谢之。自是非亲客不对酒，终身未尝至醉。《五朝名臣言行录》五之一《蔡文忠公齐》。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籍，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尤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滑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熟。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为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枝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

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遂首常纳禁器于耿。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六之一《吕文靖公夷简》。

是岁大旱蝗，诏公奉使安抚江、淮。还，以太平州贫民所食乌昧草进呈，乞宣示六宫戚里，用抑奢侈。《五朝名臣言行录》七之二《范文正公仲淹》。

徂徕石守道常语学者曰："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蔽也。"乃为《师说》以喻学者。是时孙明复先生居太山之阳，道纯德备，深于《春秋》，守道率张洞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屨以侍。二人者，久为鲁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复之道愈尊。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徂徕石先生介》。

公旧有德于关中，秦人爱之。后子华自丞相出宣抚陕西，父老有远来观于道旁者，愕然相谓曰："吾以谓韩公，乃非也。"于是相引以去。《三朝名臣言行录》一之一《韩忠献公琦》。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陈鹄　撰
郑世刚　校点

校点说明

《西塘集耆旧续闻》，又称《耆旧续闻》，十卷，南宋陈鹄撰。鹄，号西塘，河南南阳人。其生平行事无从考见。仅据本书零星记述反映，陈鹄生活在南宋孝宗、宁宗时期。二十岁左右客居浙东，往来于临安、会稽、湖州一带。他"少学诗"，后贡入太学为诸生。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安郡庠"。绍熙元年（1190）洪迈知绍兴府时，他在会稽"乘间"与之论学。嘉定八年（1215），任职为滁州教授。

《耆旧续闻》近四分之一篇幅论述柳宗元、苏轼等唐宋文贤六十余人的诗词作品，虽一鳞半爪，然搜罗旧闻，捃拾典故，不乏有真知灼见者。其辩证东坡《贺新郎》词中"榴花"为妾名一条，论见就自成一说。《乡音是处不同》等条论述，精彩警绝，多为后来学者所援引。所记典

章制度、士林习尚亦较有史料价值。

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有《耆旧续闻》，并注曰“旧钞此书，人间绝无”，说明在明末清初流传的是钞本，且数量不多。清乾隆时抄入《四库全书》。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刊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周星诒《附录》说本书“旧钞本俱分二卷”。邵伯炯《续录》也说本书“明清钞本皆二卷”。然《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却著录为十卷。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明红格残钞本《耆旧续闻》为六至十卷部分。可见“明清钞本皆二卷”之说无根据。这次校点，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与《四库全书》本和明红格残钞本对校，同时参校《丛书集成》本、《旧小说》节本及《宋史》、《范文正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山谷集》、《东坡乐府》等书。又原书无标目，为便于检索，今为各条拟题作为目录。校点中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卷第一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达姓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叔旸云。

中书待制公翌新仲尝言：后学读书未博，观人文字，不可轻诋。且如欧阳公与王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欧公笑曰：“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郎，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名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

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见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尝曰：“欧公坐读书未博耳。”虽然，荆公亦有强辩处。尝有诗云：“黄昏风雨满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公见而戏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荆公闻之，曰：“永叔独不见《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词》虽有“落英”之语，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阴阳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尔。所谓“落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雕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动辄引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尔。

待制公十八岁时，尝作乐府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横枝亚。雪花飞下，全胜江南画。白璧青钱，欲买应无价。归来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朱希真访司农公不值，于几案间见此词，惊赏不已，遂书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觉範见之，扣其所从得，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谒司农公问之，公亦愕然。客退，从容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对，既而以实告。司农公责之曰：“儿曹读书，正当留意经史间，何用作此等语邪！”然其心实喜之，以为此儿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诸家词集及《渔隐丛话》皆以为孙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咏折叠扇》词云：“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余尝亲见稿本于公家。今《于湖集》乃载此词，盖张安国尝为人题此词于扇故也。大抵公于文不苟作，虽游戏嘲谑，必极其精妙。尝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　　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与秦师垣启：“鸡鸣函谷，孟尝繇是以出关；雁落上林，属国已闻于归汉。”盖秦尝留金庭，未几纵还，既而金人复悔，遣骑追之，已无及矣。公之用事亲切多类此，遂得擢用。

吕伯恭先生尝言往日见苏仁仲提举，坐语移时，因论及诗。苏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严陵。时汪彦章南迁，便道过新仲，适值清明，朱送行诗云：“天气未佳宜且住，风波如此欲安之。”盖用颜鲁公帖及谢安事，语意浑成，全不觉用事。二十年欲效此体，用意不到，比作陆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残年但愿长相见，今雨那知更不来。”盖用杜子美诗句“但愿残年饱吃饭”、“但愿无事常相见”，及《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亦不觉用事也。恐可庶几焉。乃知待制公之诗，在当时已为前辈所推重如此。苏训直云。

有问刘元城先生：“‘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先儒说此多矣，但难得经旨贯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与‘亡’字，自然意贯。‘有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阙文。夫有马而借人乘，非难底事，而史且载此，必是阙文。‘及’，如及见之谓。圣人在衰周，犹及见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见忠厚之意。至后人见此语颇无谓，遂从而削去之，故圣人叹曰‘今亡矣夫’，盖叹此句之不存也。故圣人作《春秋》，于‘郭公’、‘夏五’皆存之于经者，盖虑后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书之所以示训也。”故先生尝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当为‘正以直内’。‘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为‘能研诸虑’。如此类者，五经中极多，前辈恐倡后生穿凿之端，故不敢著论。若或为之倡，后生竞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经无全书矣，其害多于无人论说之时。此前辈所以谨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于圣人阙文之意。”又问：“汉之四皓，扬子云尝称其美行，子云于高帝世为近，必其事之不可诬者。司马温公作《通鉴》，削而去之，以为高祖不废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岂山林四叟片言能柅其事哉？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留侯岂为是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其事，故云。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鉴》，欲示后世劝戒之意。正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夫子既告之以绘事后素，又发起予之叹。至于删《诗》则削而去之。今《硕人》诗之二章，无‘素以为绚兮’一句，盖礼与生俱生，不可后也。子夏疑之曰：‘礼后乎？’故夫子许其可与言诗。若此之类，又不可以概论。”曾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从诸舅游，见元城先生谈论间多及《论语》，其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实处便是真知。才以不知为知，必是欺伪底人，如此，则所丧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个‘诚’字，又言‘诚自不妄语中入’，盖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则大有识义理者，岂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人可以为禹之意。盖当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之义。圣人能以理晓人，至于知处，贵乎自得，非口耳可传授，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后仕至兵部郎官，力请老归稽山。宋元宪公、杜祁公一时名胜，皆有送行诗，篇中多及神仙之事，盖公之雅志也。公晚年专意炉鼎，丹将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击碎其

丹，化为双鹤飞去。尝视诸孙中，指农师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儿有仙风道骨。”

承奉公倚，少无宦情，家人勉其从吏。初为余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鬓翁，遽下拜之。翁趋避，公随其所之。翁知其势不可辞，遂曰：“尊官何以知某为异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独无，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学者何术邪？贫道有黄白之术，当奉传。”曰：“不愿。”又欲授以黄帝房中秘术，皆不愿。翁曰：“然则尊官所欲者何？”曰：“所愿延年益寿神仙之术尔。”翁遂授之以秘诀。同行里许，忽不见。公即弃官，迳归其家，筑草堂三间于家侧，日夜寝处其中。独有一老兵执役，每日濯其冠，弊则更之。老兵不执役，则屏于舍外，常闻其中若有对语者，近听之则寂然。如是者四十余年，虽去家跬步，未尝过而问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扫，具朝衣香案。其子怪问其故，公曰：“少顷，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阙。公谢恩毕，辞命，复入草堂。其后将终，谓其子曰：“死生如旦昼，勿以为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庆观羽士梦有神人告之曰：“陆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骑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涨，浸没其家三尺许，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顷刻水退，舁敛，轻如纸，则公为水仙矣。

太傅公尝守会稽，上元夕放灯特盛，士女骈阗，有一士人从贵宦幕外过，见其女乐甚都，注目久之，观者狎至，触坠其幕。贵宦者执其士以闻于府，公呼而责之，曰：“为士不克自检，何邪？”对曰：“观者皆然，竟自脱去，独某居后，所以被辱。”公观其应对不凡，必是佳士，因谓曰：“子能赋此斑竹帘诗，当释子罪。”盖用斑竹帘为幕也。士子索笔，落纸立就。其诗曰：“春风慽慽动帘帷，绣户朱门镇日垂。为爱好花成片段，故教直节有参差。”又曰：“昔年珠泪浥虞姬，今日侯门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荣华到底是危机。”公览诗，大奇之，延为上客。子逸云。

卷第二

陆辰州子逸，左丞农师之孙，太傅公之玄孙也。晚以疾废，卜筑于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遨其间，不复有荣念。对客，则终日清谈不倦，尤好语及前辈事，纚纚倾人听。余尝登门，出近作《赠别》长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绵，吹绵时杜鹃。”公赏诵久之。是后，从游颇密。公尝谓余曰：“曾看东坡《贺新郎》词否？”余对以世所共歌者。公云：“东坡此词，人皆知其为佳，但后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

某尝于晁以道家见东坡真迹，晁氏云：东坡有妾名曰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东坡尝作《西江月》一阕，寓意于梅，所谓‘高情已逐晓云空’是也。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其意矣。又《南歌子》词云：‘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　　冰簟堆云髻，金樽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意有所属也。”或云赠王晋卿侍儿，未知其然否也？

余谓后辈作词，无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转换尔。《三山老人语录》云：“从来九日用落帽事，东坡独云‘破帽多情却恋头’，尤为奇特。”不知东坡用杜子美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整冠”。近日陈子高作《谒金门》云：“春满院，飞去飞来双燕。红雨入帘寒不卷，小屏山六扇。”乃《花间集》和凝词：“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赵德庄词云：“波底夕阳红湿。”“红湿”二字以为新奇，不知盖用李后主“细雨湿流光”，与《花间集》“一帘疏雨湿春愁”之“湿”。辛幼安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人皆以为佳，不知赵德庄《鹊桥仙》词云：“春愁元是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盖德庄又本李汉老《杨花》词“蓦地便和春、带将归去”。大抵后之作者，往往难追前人。盖唐词多艳句，后人好为谑语；唐人词多令曲，后人增为大拍。又况屋下架屋，陈腐冗长，所以全篇难得好语也。公之词传于曲编者，独《瑞鹤仙》“脸霞红印枕”之句。有和李汉老“叫云吹断横玉”，词语高妙，惜其不传于世。其词云：“黄橙紫蟹映金壶，潋滟新醅浮绿。共赏西楼今夜月，极目云无一粟。挥麈高谈，倚栏长啸，下视鳞鳞屋。轰然何处，瑞龙声喷蕲竹。　　何况露白风清，银河澈汉，仿佛如悬瀑。此景古今如有价，岂惜明珠千斛。灏气盈襟，泠风入袖，只欲骑鸿鹄。广寒宫殿，看人颜似冰玉。”观公之词，可以知其风流酝藉矣。

鲁直跋东坡道人黄州所作《卜算子》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此真知东坡者也。盖“拣尽寒枝不肯栖”，取兴鸟择木之意，所以谓之高妙。而《苕溪渔隐丛话》乃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当为东坡称屈可也。又古词：“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盖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厨及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此乃夏初，词正用此事。而《丛话》乃云“莺引新雏过”，而以樱笋为非。岂知古词首句多是属对，而樱笋事尤切时耶。

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按唐人词，旧本作‘试教弹作忽雷声’，盖《乐府杂录》云：‘康昆仑尝见一女郎弹琵琶，发声如雷。而文宗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忽雷、小忽雷，郑中丞尝

弹之。’今本作‘辊雷声’，而傅幹注亦以‘辊雷’为证，考之传记无有。”又云：“余顷于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迹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也。又《南歌子》云‘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十三间楼，在钱塘西湖北上。此词在钱塘作。旧注云汴京旧有十三楼，非也。”

曩见陆辰州，语余以《贺新郎》词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书其语，今十年矣，亦未尝深考。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东坡词中用“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按晋中书令王珉好执白团扇，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珉。又《唐逸史》：“许浑暴卒复悟，作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复寝，惊起，改第二句，云：‘昨日梦到瑶池，飞琼令改之，云不欲世间知有我也。’”按《汉武帝内传》所载，董双成、许飞琼皆西王母侍儿，东坡用此事，乃知陆辰州得榴花之事于晁氏为不妄也。《本事词》载榴花事极鄙俚，诚为妄诞。

徐师川云：“东坡《橄榄》诗云‘纷纷青子落红盐’，盖北人相传，以为橄榄树高难取，南人用盐擦，则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榄虽不然，然犹有此语也，东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鱼，出于莆田通应王祠前者味最胜，诗人遂云：‘通印子鱼犹带骨’，又云‘子鱼俎上通三印’，盖亦传者之讹也。世只疑‘红盐’二字，以为别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论盐有数种，北海青，南海赤。橄榄生于南海，故用红盐也。又《太平广记》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数尺，有末盐红紫，色鲜味甘。’本朝建炎间亦有贡红盐者。‘红盐’字雅，宜用之。”

吕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

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

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阳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而古学远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

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周礼》及《新序》、《说苑》之

类，皆当贯串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

学者当以质直为本。孔子曰："质直而好义。"孟子曰："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放勋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养而无害。"《楞严经》亦言："三世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觉。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维摩经》言："直心是菩萨净土。"但观古人为学，只是一个"直"字，学者不可忽也。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说受用，已是不是，只要成自己之性而已。

大凡为学，须以见贤为主。孟子言："友一乡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谓贤者，必须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谓"定其交而后求"者是也。既能见贤，须尊贤，若但见而不能尊，则与兽畜之无异。今人于有势者则能屈，而于贤者则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韩退之作《师说》，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为荣，今人以为耻，于不能尊贤之类是也。

威仪辞令，最是古人所谨。春秋时人，以此定吉凶兴衰。曾子临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养成处。

作文不可强为，要须遇事乃作。须是发于既溢之余，流于已足之后，方是极头。所谓"既溢"、"已足"者，必从学问该博中来也。

后生为学必须严定课程，必须数年劳苦，虽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晓，且须广以文字淹渍，久久之间，自然成熟。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老杜歌行，并长韵律诗，切宜留意。

老苏作文，真所谓意尽而言止也，学者亦当细观。

外弟赵承国至诚乐善，同辈殆未见其比。盖其性质甚良，不可以他人语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当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于楚州宝应，求余论为学之道甚勤，因录予之闻于先生长者本末告之，随其所问，信笔便书，不复铨次，当更求充之考人印证也。

古人年长而为学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时司马子立，年逾二十，不甚知书，人多以为懦弱。后更激励苦学，不舍昼夜，从伊川、张思叔诸人讲求大义，数年之间，洛中人士翕然称之，向之笑之者，皆出

其下，此学之不可以已也。承国既以余言为然，便当有力行之实。“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真要语也。

东莱此帖，今藏承国之家。承国乃侍讲荥阳公之外孙也。

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故苏有《闻太皇太后服药赦诗》及挽词甚哀。

王嵎升之，少从东坡学，甚俊敏。东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简赠嵎，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对议事不合而逐，曾对御史诏狱，曾不试除三字，毋轻吾笏。”

宣和间，重华葆真宫曹王南宫也。烧灯盛于都下。癸卯上元，馆职约集，而蔡老携家以来，珠翠阗溢，僮仆杂行，诸名士几遭排斥。已而步过池北，游人纵观，时少蓬韩驹子苍咏小诗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峥嵘。谁言水北无人到，亦有槃跚勃崒行。”

大观初，上元赐诗曰：“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群臣应制，皆莫能及，独府尹宋乔年诗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乃赵龢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学于陈无己。有句法。

陈无己少有誉，曾子固过徐，徐守孙莘老荐无己往见，投贽甚富。子固无一语，无己甚惭。诉于莘老。子固云：“且读《史记》数年。”子固自明守亳，无己走泗州间，携文谒之，甚欢，曰：“读《史记》有味乎？”故无己于文以子固为师。元祐初，东坡率莘老、李公择荐之，得徐州教授，徙颍州。东坡出守，无己但呼二丈，而谓子固南丰先生也。《过六一堂》诗略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斯人日已远，千岁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湿寒蛩。”盖不以东坡比欧阳公也。至论诗，即以鲁直为师，谓豫章先生。无己晚得正字，贫且病，鲁直《荆州南》十诗曰：“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春风吹泪古藤州。”无己殊不乐，以“闭门觅句”为歉，又与死者相对为恶。未几，果卒也。

卷第三

陈恭公执中当国时，曾鲁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群牧使。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出也。岁旦拜恭公，恭公迎谓：“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

制也。’”恭公默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无咎闲居济州金乡，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堂亭，位置极萧洒，尽用陶语名目之。自画为大图，书记其上，书尤妙。始无咎请开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叶梦得舅也，故比诸人独获安便。尝以长短句曰《摸鱼儿》者寄蔡，蔡赏叹，每自歌，其群从之。道语余：“梦无咎监泗州税，何祥也？”已而吏部调知达州，张无尽改泗州，言者论罢，令赴通州。无咎不乐，舣舟收税亭下，以疾不起，果有数乎？

晁咏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词第一人。负其才，可凌厉要途，以元符封事废。有诗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国有赦。”又有“已失青云空老去”之语。后为西京管库，蔡元度留守稍礼之，以系籍不能荐，忽谓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书？”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没处顿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余，终朝请郎。

许尚书光凝君谋论本朝内制，惟王岐公《华阳集》最为得体。盖禹玉仕早达，所与唱和，无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欧阳公与王荆公铭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贵气粲然。君谋，岐公婿也。

黄鲁直少有诗名，未入馆时，在叶县、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诗已卓绝。后以史事待罪陈留，偶自编《退听堂诗》，初无意尽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鲁直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叙，又绝少舛谬，极可赏也。庐陵守陈诚虚中，刊欧阳公《居士集》，亦无伦次，盖不知编摩之体耳。

祖宗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军节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请外，特进大观文，时李河内公士美当国，考故事，除判寿春府。建炎四年，吕相及刘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镇江浙，吕知池州，刘知镇江府，又失之也。吕以使相罢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实封，亦非故事。

陈述古诸女，亦多有文。有适李氏者，从其夫任晋宁军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诗，李妇自作黄鲁直小楷，题其上二绝云：“蓼淡芦欹曲水通，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阻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谁画小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淡雨疏孤屿远，会令清梦绕寒塘。”

林文节子中帅并门，席间与幕府唱和。有徐姓帅属，忘其名，内子能诗，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写韵归，众方操觚，内子诗已来，必可观

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时和林公“藜”字，其诗曰：“幕中舞客呈鸲鹆，帐下牙兵困蒺藜。”又送一属官径除监司，林公押“僚”字，徐妇和曰：“华衮自宜还旧物，绣衣先见冠同僚。”监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赏之。

程文简公就试，梦观音从天乘彩车下降，惊觉，乃类旌旂车辂事，果试《德车结旌赋》。平生五更诵观音菩萨数百遍，晚年亦不废。

蔡絛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及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其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后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

喜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已而不合，虽子华极力弥缝亦不乐。而持国、晦叔，几若世仇。然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方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日录》可考也。

介甫既归钟山，有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此盖平生之志，非特丘壑间也。赵伯山云。

书评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儓者耶。”

世传米芾有洁病，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

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不为绝赏。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趋向。然家鸡野鹄，与草木俱腐者。

徽庙尤喜书，立学养士，惟得杜应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精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联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采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皂鸾鹊水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高宗御书赐曹勋。

仁庙将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检寻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国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宫，有晋阳之号。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华，皆为美名。乃诏封长女福康公主，次女崇庆公主，盖用明皇故事也。

国朝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自学士院待诏书词，送都堂，列三省衔，官诰院用印，然后进入。庆历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张贵妃制》，今见本集。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为众所媢，竟不至两地。初，在翰苑时，兄莒公执政，一日对昭陵，天颜不怿，久乃曰："岂有为人兄而不能诏其弟乎？"莒公知谮者，因答云："臣弟兄才薄非据，冒荣过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将取文字来。"对毕，同时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维扬，子京守寿春。凡贵臣出守，朝辞例有颁赐，子京告下，遂入朝辞

榜子。宰相吕许公于漏舍呼阁门询之曰：“宋学士甚日朝辞？”阁门云：“已得班。”许公于是愕然曰：“敏哉！”盖欲放谢辞，截其颁赐也。子京辞退，到都堂叙述兄弟久叨至庇，今兹外补扬、寿，相去不远，尽出陶镕之恩。许公曰：“更三年后相见。”此语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听说中山好》，其一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新将相，刻石好文章。”有谮于韩魏公者，魏公于是亦不喜之。

欧阳文忠撰《薛参政墓志》云：“明道二年，章献明肃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见太庙，臣下依违不决，公独争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见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夺，为改他服。”则是太后不以衮冕谒庙。而《宋景文公奏议》乃云：“太后晚节，恪于还政，弗及永图。厌内阃之靓闲，乐外朝之焜照，执镇圭，乘大辂，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衮，率百官，陈万骑，跪奉币瓒，历见祖宗。古今未闻，典礼不载，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盖是时有旨差赴编修明道参谢宗庙记所检讨校勘，故宋公《奏议》如此。然则《墓志》又不足据。此事正与东坡记欧阳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类。碑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具在，本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文忠曰：“文正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余谓文忠于志不苟作，况一时耳目所闻睹，二事岂皆误耶？盖所以书于墓志者，不欲开后世弱人主、强母后之渐，而公文必传于不朽，其为戒深矣。

卷第四

阆州有三雅池，《潘蕤记闻》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谓刘表二子好酒，尝制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赵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饮器也。”余以问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躯干大，升合小。”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云：“古方三两当今一两，三升当今一升。”然则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广韵》“□”字，注云“酒器”。“□”、“雅”同音，则“□”字盖借用，“三雅”乃酒杯也，无可疑者。

过曾大中书室，因论法帖载孙权遣方士取鰋鱼作脍，人皆不解“鰋鱼”，作“图”音读。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镇，见人家壁间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经》：“终日行而不离鰋重。”“辎”字偏旁作“畧”，乃悟“鰋

”为“鲻”也。然则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温氏杂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两省、谏舍、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止。”仍绝采捕。此乃狨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书尝云：“祖宗时，馆职暑月许开角门，于大庆殿廊纳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对，寻有约束，自后不复开矣。”

故事，馆职每洛阳贡花到，例赐百朵，并南库法一有“过”字。酒。此二者，《麟台故事》不载，因并志之。

曾元忠谏议云，先朝郎官兼修日历者，衔上但称“兼著作”，无“郎”字。

庆历二年，西方用兵，张安道奏议，乞并枢密院归中书。因除昭文相吕申公兼判枢密院，除集贤相章郇公兼枢密使，而加晏元献同平章事，依旧枢密使。时宋元宪知维扬，王荆公为佥判，代作贺启三首。内昭文一首，宋公别撰，涂抹殆遍，前辈于礼仪语言间谨重如此。宋氏稿副尚存，顷获观之，乃具录焉。荆公启云：“恭审肃被宠灵，参司枢要，伏惟庆慰。窃以安危所系，文武相须，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异礼。至若万务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门，简在休辰，职繇全德。恭以昭文相公风华博照，天韵雄成，挟旦、奭之谋谟，袭韦、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弥高。清议被民，卓冠一时之杰；丰规振俗，遄跻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边吏；有严天讨，爰整王师。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谋而取重。畀兹全责，钦若壮猷，舆讼所同，岩瞻惟允。昔馈通函谷，繄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实汉家之良相。宜今具美，与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烦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隐若自安；占宿邸之移文，跫然滋喜。依归之素，有过等夷。”宋公自作启云：“右某启：近得本州进奏院状报，伏承诞膺明制，兼管鸿枢，伏惟庆慰。恭以昭文仆射相公业总将明，地尊弼直。绸缪三事，敷燮九功。穆霰假以无言，陟大猷于同体。屡还休册，专逊硕肤，列让弥高，群瞻益洽。向属戎亭之警，载繄庙略之勤。唯是本兵，别归谋幄，弥纶虽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并统机庭之重。特颁圣训，参告治朝。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协修一德，允赖于汤臣；外抚四夷，更光于汉业。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观元宪之意，谓国朝未有判枢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也。

四声分韵，始于沈约。至唐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凡表、启之类，近代声律尤严，或乖平仄，则谓之“失粘”。然文人出奇，时有不拘此格者。《缄启新范》载《李秀才贺滕学士》一启，全用侧声结句，其辞云：“伏审荣承紫涣，进联闺彦。某被遇有素，起抃惭

后。且贤者器业，本不在于文藻；而国之钧轴，实籍此而进用。恭以某官率志雅远，持论忠实，惜舒卷尚曰淹晚。今幸以材而抡擢，必将副之。必知所谓豪俊，骤扬庭选，伫见风节，耸闻天下。某成乐樊圃，系心京毂，伏冀上为宗稷，精治兴寝。”

梅圣俞尝云：“古人造语，有纯用平声琢句，天然浑成者，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有纯用侧声作诗，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内翰洪公帅会稽日，余尝乘间问曰：“禹穴有二处，其一在禹庙告成观，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庙十余里，名曰‘阳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径丈余，中裂为一罅，阔不盈尺，相传指此为禹穴。图经云：‘禹治水投玉简于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马迁书，虽其事不经，必是秦、汉以来相传如此。张晏注《汉书》云：‘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又不经之尤者。要之，子长谓‘上会稽，探禹穴’，言极其高深也，‘探’者取极深之义。今阳明穴中，投物于中，不知其底止，当以此为禹穴可也，非谓禹葬之地。”又问：“若耶溪，去镜湖二十余里，乃一小涧水，溪旁人烟极萧条，但有云门寺犹存焉。唐人诗中多言‘若耶溪畔采莲女’，何也？”公曰：“所谓采莲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时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胜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许，地颇平旷，世传以为虞世南宅之旧址；杜子美诗云‘若耶溪，云门寺，青鞋布袜从此始。’则为唐之胜地可知矣。”予因言：“《史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狭中者，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是也。江流至此极狭，去步才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今暨阳县外有始皇祠宇，乃经从之处。徐广注《史记》直指以为在余杭，不知余杭非江流之所经也。”公深以为然。

郑戩，字天休，知开封府。府吏冯元者，奸巧通结权贵，号为“立地京兆尹”。戩穷其罪，流于海岛。后移守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辰；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代范仲淹为西路招讨，置府于泾州。元昊拥众临黑山，戩勒兵巡边，趋莲花堡，时天寒风劲，置酒高会，旗帜绛野，铙鼓聒天，虏众十万不敢动。元昊曰：“已遣使称臣，何为复用此公护诸将！”观此，则守帅谢表亦可以见其志节也。范文正公守饶州，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终始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

藉君恩。”欧阳公取其语，发为歌咏云：“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亦见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义也。自祖宗以来，凡外郡谢表未有不报行者。庆元初，权奸用事，轮对官希旨，乞勿报行，遂以为例矣。

许下士夫云，章子厚当轴，喜骂士人，常对众云：“今时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求食，个个要作行首。”张天觉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章笑，久之遂迁职。子厚之孙章大方云：“不然。天觉好诙谐，先祖丞相曰：‘岂有禁从作是俳语，好挞！’天觉应声云：‘某权某职且二年，切告相公挞下“权”字。’丞相笑，未几，乃落‘权’字。”

子厚为商州推官，时子瞻为凤翔幕佥，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子瞻云：“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锣于石上擷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异时奸计，已见于此矣。

卷第五

古人作文，多为伐山语。盖取诸书句要入之文字中，贵其简严。杜子美诗云：“配极玄都閟。”取“是谓配天之极”也。又尝见宋宣献青词，用“渊宗”二字，取“渊兮似万物之宗”也。此类甚多，而“配极”、“渊宗”二语特妙。《温氏杂志》。

又云：作诗用经语，尤难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赐衣》诗：“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轻。”“自天”、“当暑”皆经语，而用之不觉其弱，此可为省题诗法。至落句云：“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其语又妙。余谓近日辛幼安作长短句有用经语者，《水调歌》云：“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亦为新奇。

又云：诗有律。子美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余少学诗，乡先生云：“‘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此细律也。”唐之诗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龟父诗云：“琅玕严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珰鸣佛屋。”亦谓于律不合也。余谓陆务观尝学诗于曾文清公，有《赠赵教授》诗云：“忆昔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每愁老死无人付，不谓穷荒有此奇。世间有恨知多少，未得从君谒老师。”亦以合律为工。“穷荒有此奇”，见东坡帖“穷荒有此奇观”，用字皆有来处。

前辈曰：为文叙事，要在切当，不必引证以求奇也。唐李石镇荆南日，崔铉为从事，未几，入为司勋员外郎，历翰林学士，不二岁，拜中

书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镇，其贺崔相状曰：“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熔之下。”盖节度巡官李陟词也。其后，崔铉自右仆射镇淮海，杨收以前太常博士从铉为支使，未几，入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历翰林学士，甫二岁，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镇。其贺杨相状曰：“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问牛之化。”盖崔澹之词也。

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叠以为奇，乃如集句也。杨文公居阳翟时，谢希深与之启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弗顾，公其如苍生何！”文公书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盖善其用经史语如自己出，特为豪健。张安道为曹修节度使副制云：“世载其德，有狐、赵之旧勋；文定厥祥，实姜、任之高姓。”王荆公知制诰，见其稿，深加叹赏，此亦全语最亲切者也。

东坡自海外归，谢表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盖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觉也。

曾元丰为南宫舍人，时相令撰秋宴乐语，因问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对甚语？”久之，坐客云：“苦无全句可偶，当劈破用。”曾于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万宝。”坐客称善。既而文成，颂圣德一联云：“惟天为大，荡荡乎无能名焉；如日之升，皓皓乎不可尚已。”坐客皆击节赏之。

东坡谪黄冈，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坡甚叹服，盖王子发词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子发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

唐制，给事中亦行词，高宗改给事中曰“东台舍人”是也。德宗时，给事中袁高宿直，当撰卢新州为饶州刺史诰，高执以诣宰相，宰相不从，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陈莹中赠大谏，词云：“汲黯何为，坐致淮南之惧；魏公若在，必辍辽东之行。”盖谭勉翁词也。其后勉翁赠官，汪彦章为之词云：“虽甄济佯喑，终逃天宝之难；而龚胜已死，不见南阳之兴。”识者美之。吴丞相元中谕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养之休；忠义百年，系父老训诲之力。”徽庙极称赏之。又宣和末，为徽庙罪己诏云：“重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识者韪之。又谢右揆表云：“上圣中兴，方拥风云之会；下臣孤进，忽叨梦卜之求。”又云：“从唐尧于汾水之阳，骇莫惊于思虑；赞黄帝于涿鹿之野，恨未畅于声威。”词人多美之。元中居仪真

时，复职奉祠，谢表云：“流年往矣，渐知蘧瑗之非；此道茫然，未愿漆雕之仕。”人皆传诵。王达可自翰苑出知镇江，吴元中与之诗云：“醉中掷笔金銮殿，睡起鸣笳铁瓮城。”可谓壮语。

东坡十岁时，侍老苏侧，诵欧公《谢对衣金带马表》，因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笑曰：“此子他日当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为承旨，谢表乃益以两句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梅和胜执礼，宣和初为给事中，与时相王黼论事不合，改礼部侍郎，守蕲。复落职，责守滁。王黼罢，复职镇江。靖康初，以翰林学士召，其谢表云：“喜照壁间而见蝎，乍离枫下而闻钟。”盖“照壁喜见蝎”，此韩退之诗也。而“离枫下闻钟”事，偶不记。后数年，因阅刘禹锡自武陵例召赴京诗曰：“云雨湘江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盖用此也。和胜，婺之浦江人也。未冠时，家极贫，而亲老无以为养，大雪中，以诗谒邑宰云：“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移舟。”邑令延之，令训其子弟。后蔡薿榜登科，终于户部尚书，死于靖康之难。庚溪。

温叔皮《杂志》云：舍人行词或有未当，则执政请以稿议改定。杨文公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以稿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榜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当时传以为嗢噱。自后舍人行词遇涂抹者，必相谑云：“又遭鞋底。”

杨文公尝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之语。进草既入，章圣自注其侧云：“鼠壤、粪壤？”文公遽改为“邻境”。盖当时以改制为常。又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复进封西平王，时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湜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词曰：“先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逮汉坛之未遂。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日，参大政。

仁宗朝，晏元献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章懿。然仁庙夙以母仪事明肃太后，膺先帝拥幼之托，难为直致。才者虽爱其善比，独仁庙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当更别改。”晏曰：“已焚稿于神寝。”上终不悦。逮升祔二后赦文，孙抃承旨当笔，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衍，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御既往，仙游斯藐。嗟夫！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

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遂参大政。

景祐初，张唐卿榜赐特恩出身章服等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尘乡版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务激昂以自励，止期皓首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庠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先于乡版。纵辔诚希于远到，抟风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庆历七年春旱，杨察隐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时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兹用屈己谢愆，归诚上叩。冀高穹之降监，闵下民之无辜，与其降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殿减膳，中外实封言事。”《金坡遗事》。

自苏子美监奏邸，旧例，鬻故官腾以赛神，因而宴客。时馆阁诸名公毕集，独李定不预，遂捃摭其事，言于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迎合时宰之意，兴奏邸之狱，一时英俊斥逐殆尽，有“一网打尽”之语。故梅圣俞有诗云：“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盖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阙人。上谓少年轻薄，不足为馆阁重。时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备数。乘，蜀人，少时尝欲贽所业于张忠定公，因门僧文鉴求见。僧先以所贽示公，公览之殆遍，都掷于地。乘大惭而退，其缪可知矣。及在翰林，有边帅乞朝觐，上许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诏云：“当俟肃肃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两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云：“才度岩岩之崄，便兴恻恻之情。”人传以为笑。后观赵子崧《中外旧事》云：嘉祐丁酉，李驸马都尉和文之子少师端愿，作“来燕堂”，会翰林赵叔平概、欧阳永叔修、王禹玉珪，侍读王原叔洙，舍人韩子华绛。永叔命名，原叔题榜，联句刻之石，可以想见一时人物之盛。盖仁宗末年，文、富二公为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间，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巘子山当制，词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辞不拜命。寿皇宣谕，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复改，人颇异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为常，但改之于未宣之前尔。又有中书舍人权直崔敦诗，时谢后自贵妃册后，内廷文字颇多，崔非所长，苦思遂成瘵疾，临卒，有子尚幼，手书一纸，戒其子无学属文，悉取其所为稿焚之。王右司公衮吉老尝语余云。余后读本朝《名臣传》，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其子文学，参军范宗翰学士责之曰：“王氏之珙、珪、玘、琰，器尽璠玙；韩氏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二事绝相类。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属文为戒，与窦禹钧、麻希孟之训子异矣。此可以续《金坡遗事》。

卷第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称王元之、杨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献、夏文庄、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补外，贺同时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犹有渔翁之叹。"又《滁州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赖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谒告，兄弟径归许下，责授秘书监，分司西京，谢表云："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汝州，言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云："已挤沟壑，犹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弯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随母嫁朱氏，后复姓，谢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文庄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没于王事。后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辞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荆公尤工于四六，并见本集。吕吉甫监杭州酒务，时元厚之自侍从出守，每过之，必论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见荆公问："钱塘往来之冲，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极难得，如元某，好个翰林学士。"公曰："有甚制作？"吉甫乃于书瓮中出其一编，皆元所为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为词臣，多士犹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砺与舟，世莫先于汝作；惟衮及绣，人久伫于公归。"于是众皆叹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县簿，吉甫一见奇之，未知其有文也。会熙河奏捷，履道代为贺表云："方叔壮猷，顾自嗟于老矣；皋陶赓载，尚希赞于康哉。"盖能发其微也。

南渡内外制多出汪内翰彦章之手，脍炙人口。同时有孙仲益、韩子苍、程致道、张焘、朱新仲、徐师川、刘无言，后有三洪兄弟。至辛巳岁，容斋草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战。"是时，岁星在楚。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徯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缟复官制》曰："圣人之心，如权衡之公，法无私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卫侯醇谨，初岂有于他肠；颜子庶几，尚何忧于贰过。"《赐王缟为从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诏》曰："昔羊舌坐诛，靡连叔向；王敦稔恶，犹赦茂弘。盖古者君臣相与于腹心之间，未尝以兄弟辄投于形迹之地。"《代嘉王谢及第表》："鹏击天潢之浪，莺迁帝苑之春。昔惭假宠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知徽州乡郡，《谢封新安郡侯表》："久客还家，方憩南飞之鹊；通侯授印，忽成左顾之龟。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汉将银黄

而夸里，荣乃过之。”《贺收复杭州表》：“河有防而蚁为之决，稼太盛则螟生其间。唯兹啸聚之徒，盖以承平之久，敢摇蜂虿之毒，盗弄萑苻之兵。折棰一笞，投戈四溃。旃戎所向，举江山归指顾之中；帅藩复完，他郡县可谈笑而得。”靖康末，《代群臣劝进表》：“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伸程婴存赵之忠。幸率士相从而归启，且诸侯不辍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驾，而早戒修涂；除高邑之坛，而亟临大宝。方图后效，如成王《小毖》之诗；光复丕基，迈文帝大横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诏》：“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于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词章为一时之冠。《辞免直学士院状》云：“顾仙岭之提鳌，自存大手；矧明庭之仪凤，方集奇才。”《谢内相表》：“视淮南之书，岂但矜夸于下国；听山东之诏，固当裨助于中兴。”《谢衣带鞍马表》：“褐衣褐见，莫陈汉戍之便宜；马去马归，敢计塞翁之倚伏。”除大观文，判潭州，以言者夺职罢镇，后复职仍判潭州，到任，谢表云：“谓昔之销印，重违白笔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踌类雁门之复，梦成鹿野之真。”又《谢复职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人皆传诵。

郑元枢惠叔知建宁日，因前所荐舒光改秩，后光以贿败，公坐降两秩，谢表云：“视所以，观所由，不加详审；听其言，信其行，竟堕欺诬。迨兹累年，果尔连坐；亦羿有罪，于予何诛。”又云：“敢不励《缁衣》好贤之心，谨推毂下士之礼。期不坠于家世，庶少酬于国恩。”盖用郑家事，尤为亲切。

吕洞宾先生多游人间，丁晋公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公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他日富贵皆如之。”公咸平初与杨文公言其事，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迎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载。索笔八分书七言四韵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谶也。滕宗谅守巴陵，回道士上谒，滕口占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留何处？秋空一剑横。”回大笑而去。吕有诗在人间极多：“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锅内煮山川。”并见杨公《谈苑》。又：“卖墨年年到鼎州，无端知府问踪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剑挂南窗月角头。”《东坡诗话》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过

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壁上，自称回道人。出门至石桥上，先度桥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吕洞宾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此东坡倅钱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画壁犹存所画之像，藤蔓交蔽其体，惟面貌独出。余往来苕霅，屡见之。其他如磨铁镜，舞画鹤，设僧供于长沙，隐姓名于谷客，其异迹固多有之。惟渡江以来，近在辛卯岁，尝游毗陵。系青结巾，黄道服，皂绦、草履，手持棕笠，自题曰“知命先生”，自呼于市。荆门守胡公俦闻其声颇异，延之问命，先生曰：“公有寿，且得见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后七日。”至期，忽得报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后，又得报云：“见政有召命。”胡始知其为异人，乃悟“知命”字皆从“口”，必是吕洞宾无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状貌，欲使画工图之，不可得。及至荆门半载，忽一日，公厅肃客，有急足声喏云：“某知州府有书信，今且往某州下书，回途却请回书。”客退开书，通寒暄外无他语，有一轴信，开视，乃是南京石本吕公画像，与在毗陵日所见衣巾状貌无少异，公益叹慕。胡后守滁州，为刻石以志其事。余乙亥岁为滁教，距辛卯岁五十余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尝不游人间，但世人少有仙风道骨，遇之者鲜矣。

华山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尝作《雪》诗云：“七星仗剑搅天池，倒卷银河落地机。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又《鹰》诗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其诗怪谲多类此。韩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后流落窜西夏，教元昊为边患。及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诗云：“踏破贺兰石，扫空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遂表荐官之。又尝题诗于关中驿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东坡见而志之，后闻乃嗣宗诗。又有诗云：“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饱昼眠。”皆豪语也。

施逵字必达，建阳人。少负其才，有诗名。建炎间，早擢上第，为颍州教官，秩满而归。时范汝为为寇，据建城，执逵而胁之，令书旗帜，遂陷贼党。朝廷命韩世忠讨之，城破，乃捕逵付军帐，至临安，送府狱，编隶湖外。离家之日，度此去必无生还，乃嘱其妻令改适。其妻悲泣，鬻奁具所有以给行囊。及出狱，赂防送卒使缓其行。买一获自随，所至宿舍，纵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饮，中夜酣卧，手刃二卒及婢，乃变衣易姓名窜于淮甸滁、黄间。后朝廷图影重赏捕之甚急，逵乃为僧，行入边界山寺中。主僧见其执役惟谨，亦异顾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众使出，独留逵在，呼而问

曰："朝廷严赏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实告我，却为汝寻一生路脱去。不然，不独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门。"逵力讳拒。僧曰："我观汝面目不是庸人，爱汝故尔。"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谓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来。"预作一书并白金数两取出赠之，云："可速入彼界，寻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谢而去，遂至某寺。岁余，主寺见其能书翰，甚喜之。逵于暇日，买北庭举业习之，易名宜生。举进士，廷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于金国，后为中书舍人，入翰苑。绍兴庚辰，逆亮谋犯淮，先遣逵为贺正使，凭狐据慢。朝廷以尚书张焘为馆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语动之，意气自若。临歧顾张曰："北风甚劲。"张因奏"早为备"。逵少时尝有诗云："久坐乡关梦已迷，归来投宿旧沙溪。一天风雨龙移穴，半夜林峦鸟择栖。卖菜无人求好语，种瓜何地不成畦。男儿未老中原在，寄与鹃鸡莫浪啼。"又《严子陵钓台》诗："悬崖断壑少人踪，只合先生卧此中。汉业已无一抔土，钓台今是几秋风。""同学刘郎已冕旒，未应换与此羊裘。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至黄州《吊东坡》诗："文星落处天应泣，此老已知吾道穷。事业漫夸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至一寺中，为僧题屏风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芦伐尽州渚阔。欲下未下风悠扬，影落寒潭三两行。天涯是处有菰米，如何偏爱来潇湘？"此诗已有异志。又《感春》诗云："感事伤怀谁得知？故园闲日自晖晖。江南地暖先花发，塞北天寒迟雁归。梦里江河依旧是，眼前阡陌似疑非。无愁只有双蝴蝶，解趁残红作阵飞。"又《感钱王战台》诗："层层楼阁捧昭回，元是钱王旧战台。山色不随兴废去，水声长逐古今来。年光似月生还没，世事如花落又开，多少英雄无处问，夕阳行客自徘徊。"此诗是出塞作。又《题将台》诗："梅花摘索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鸿时送客愁来。"此诗奉使本朝时作。又《题壁》云："君子虽穷道不穷，人生自古有飘蓬。文章笔下千堆锦，志气胸中万丈虹。大抵养龙须是海，算来栖凤莫非桐。山东宰相山西将，莫把前功论后功。"逵尝卜葬地，卜者曰："若近里葬，三纪后可出侍从，子孙绵远；近前，一纪年穷困，后方显达，但不归家乡。"逵曰："子孙富贵何预于我邪？"即从前葬。韩蕲王之孙枝尝语余云。后见赵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难，有族人陷于北境。叶倅者，建宁人，仕于南京，亦留金国。逵为其子叶寮执伐，娶赵氏。后和好既成，金还河南地，于是陷金者皆得归江南。寮，今为杂卖场监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逵祖坟，今在邵武建宁县施村，土人犹能言其事，墓尚存。

卷第七

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德明作《释音》，韵切亦多浙音。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与“旂”相近，缓急何以分别。《小雅·庭燎》诗“言观其旂”，《左传》“龙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则此“旂”当为“芹”音耳。关中人言清浊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则为“萋”音。又以“中”为“蒸”，“虫”为“尘”。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语转，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闽人以“高”为“歌”，荆楚人以“南”为“难”、“荆”为“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考官闽人，遂中选。《古今诗话》。

荆南进士为雪诗，始用“先”字，后云“十二峰峦旋旋添”，以“添”为“天”也。向敏中镇长安，土人不敢卖蒸饼。陈辅之。

余闻英华之事旧矣。岁在庚辰，道出缙云，访其遗迹，得缙云令林毅夫赠《英华诗集》一编。考其年代姓名，乃元丰二年夏五月，县令开封李长卿女也。李有二女，慧性过人，闻诵诗书，皆默记之。姿度不凡，俄染疠疾而逝，殡于邑之仙岩寺三峰阁。李公满罢，因舁以归。宣和庚子，盗起严之青溪，所过焚燎无遗，惟三峰阁独存，主簿以为廨舍。每见女子态貌绰约，彩衣翩跹，啸歌自得。命玉虚羽士奏词，终莫能去。簿遂移于寺之浴堂故址，别创廨宇，遂无所见。代者济南王传庆长兴，与弟传及、内表曹颖偕来，馆曹于厅治之东。未几，曹神气恍惚，若有所凭。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与女罗觞豆，献酬欢洽。严更者黎明告于簿，簿惊愕，力扣曹。曹不可隐，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与语皆出尘气象，诘其姓氏，曰：“开封李长卿女，秀萼其名，英华其字。父任邑令，随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谷有年，身轻于羽，蓬莱虽远，一念至则瞬息间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游息之所也。仙都洼尊，特侨寓尔。知子鳏居，故来相慰。”更唱迭和，殆无虚日。时长至节，传庆休于中堂，空中闻笑语声，王云：“汝非英华邪？”挹而问焉，与曹之言无少异。自是形迹不秘，去来不时，窗壁题染，在在可录。王尽室见之，不以为怪。有亲陈观察者，挽之从军，将就道，英华情不忍释，祖于黄龙之僧舍，与诀口：“妾与子缘断矣。念寓簿舍日，子尝求我辟谷方，岂靳而不与者？但子宿缘寡浅，尘业未偿，非仙举之姿，他时当有兵难，妾岂能终为子保？敬授灵香一瓣，有急请爇以告，当阴有所护，不然，亦无如之何也。”曹公勇为朔方之行，不意获谴麾下，追惟英华之言，欲取所遗香爇之，军行无宿火，卒正法。英

华诗百余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怀》二绝，云：“三月园林丽日长，落花无语送春忙。柳绵不解相思恨，也逐游蜂过短墙。”“园林簇簇日晖晖，白蝶黄蜂自在飞。公子醉眠芳草岸，风移花片点春衣。”又云：“醒酒清风摇竹去，催诗小雨过山来。”又：“绿发照波秧正暖，黄云卧陇梦初成。”非诗人所易到也。其诗无凄凉悲怨之词，皆艳丽欢愉之语，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异。余友人曾亨仲，少随表兄陈梦良任岳之嘉鱼尉，秩满，移寓于崔府君祠下，馆曾于东庑。忽一夕，闻窗外异香扑鼻，微吟云：“芳心欲割凭谁诉，惟有清风明月知。”次夜复吟，曾穴窗视之，仿佛有女子过庑下，但见云鬟斜髁，若懒妆之态。是夕忽入，与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强绝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问其年若干，云：“年当二八时。”又问：“何故懒妆？”云：“对妆慵览镜。”又问：“答我一似吟诗？”云：“拈笔爱题诗。”一日，曾往祠下遍阅，无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觉，欲绝之。女云：“君若见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辈候迎于门。延至中堂，茶汤罢，登望月台，罗列殽馔，酒果甚设，酬劝浃洽。台旁有碑，记其岁月，云“无为子撰”。曾问：“无为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罢，已五鼓，曾携果核归，醉寝，其子侄至，取其果与之，无异人间者。又尝吟云：“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期君终远大，富贵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间善恶祸福各有簿，吾尝窃视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鸡年即发。”自此每夕寝处如常，但神情颇瘁，其家疑为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实告。郡有孔法师，符法甚灵，乃密以状告。孔为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见报。”是夕，府君从窗外长叹而过，有数狱卒押其女随后，女举手指曾，数其负约。翌旦，孔咒符与饮，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为漕试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复来。自后往来不可禁，唱和诗词盈轴，其家视以为常，亦不复怪。来春，曾欲试上庠，女泣别曰：“与君相从许久，苦留不住。先动必有灾，前途宜自谨。”曾至黄池镇，一夕，被寇席卷而去，曾狼狈而归。至中都，复丁母艰，始验其言。后累举遇鸡年，皆不验。后馆于赵大资德老之门，至癸酉岁，果请浙漕荐，年几七旬矣。女子之言异哉。余谓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毙者，独二子所遇，不能为之害。曹果死于兵难；曾虽蹭蹬不第，年逾八秩，以寿终。余淳熙甲辰，初识曾于临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尝为作传以纪其事矣。亨仲乃郑鉴自明之内表，尝以其事语于伯恭先生，士夫间亦有闻之者。偶读《李英华集》，某以其事正相类，因并录之。

温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沪渎，余谒之，因谈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

过泗州，有解太素脉者，诊之，云："公来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当得何病？"曰："有痈疽病。"士留五日，求为处一方。脉者竟不能为之，乃指京师某人者，俾访之。士子到京，来年，果登第。求诊脉于医，医问："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吃。"医曰："吃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买二百许，每日食毕，恣啖之。"一两旬，复谒医，医问："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许。"医曰："可喜，今君无事矣。然须生疮。"既而三四日间，遍身患大疮，以药调和其内，寻愈。出京过泗州，见向诊脉者，问："君得官，又安乐，医以何药疗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疮尔。"医者诘之，乃以食梨事对。脉者呼其子设香案，望京师而拜，曰："不可谓世间无人。"乃志其方。盖以梨发散其痈疽之气，变作浑身疮尔。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姓名，唯记京师医者，是大马刘家。

张文定公年十六发解入京，从汴岸日者问休咎。日者曰："子来正及时，吾嗜酒，然术甚高。每醉则不能推测，今日偶不饮，当为尽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当以三人及第。又二年当为状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岂再魁乎！"拂衣而去。是岁下第。后十年，始以茂才异等除校书郎，知昆山县，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举贤良方正，除将作监丞，通判睦州，状元恩例也。文定公孙婿曾统云。同上。

郑燕公居中达夫，开封人。少游上庠，登舍选。职学事，每休沐，常与郑绅游，绅尝为省直官，官罢，贫不事生产，公每给之。一日，同至相国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万钱，公如其数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贵，与蔡太师相类。"究其详，则拾起卦子，不复言矣。行数步许，语郑曰："汝试令看。"郑笑曰："我有万钱，即登旗亭痛饮，决不与此曹。"公云："吾为偿金。"强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时，可预录下，来日见访。"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这五行又与孟太尉相类。"公颇不乐而去。盖公少年驰声学校，意气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试以郑验其术，何从解贵。然心怀觊望，又语郑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纳。谕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贵。先看者，将来与蔡太师同官。后看者却先发，大抵相去不远。"公复问："何时当贵？"日者曰："若见雪纷纷下时，却来相谢。"公戏郑曰："术者道我贵，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贵亦不难。谓汝贵时，恐无此理。"郑徐答曰："我亦有少夤缘，但不欲言。"公力诘之，乃曰："某自丧偶后，有息女甫七岁，无人鞠养，将与中贵为养女，闻尝进入内，性极慧黠，颇得宠遇。恐异时因此进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语人。"公闻之，沾沾自喜，且欲验日者之言，与郑剧饮而归。

后复与郑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时汝当贵。"郑曰："今得一杯暖寒足矣，望岂及此？"公因留外馆，流连逾日。忽有快行屡至学，寻问颇急，学臧辈不知公寓处，及归，乃以告。公亦惊讶，未知何事。语未竟，复至，喜曰："幸得见学士。慈德宫郑押班欲寻其父，遍问莫有知其家者，闻常与学士相过。"公曰："少顷须至。但贫甚，吾每赒之，更宽两日，为办些衣服方可去。"时公新婚，奁具甚厚，有银盂在侧，持以予之，曰："谩为酒资，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过望，悉以其语达，押班甚德之。及郑入见，具言居贫，每藉公赒恤，谊过手足。郑自此有居第，庖供日丰，与公往还，情好愈笃。及徽庙登极，慈德太后以押班赐上，封贤妃。未几，为贵妃，恩宠日盛，六宫无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绅为乐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绍圣初，为太学博士。上即位，迁大宗正丞。崇宁间，自礼部郎召试中书舍人，除知枢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与之同相。日者之言异哉。葛文安公与公之孙为僚婿，尝语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满罢，除浙东机幕待次。有相士赵蓑衣者，谓某曰：'公面有忧色，主服。然便得见任，不待终，更召为学官，历清要，不出国门至宰相。'月余，果丧偶。又数月，报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刘侍郎孝唯榻前特荐，除太学博士。及为给舍时，赵来见，某令看两府谁先入相，时赵雄为枢密，相士所言皆不验。岂其术偶中，亦有时而差邪。"余后读范蜀公《蒙求》，云张邓公尝谓范公曰："某举进士时，与寇莱公游相国寺，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张齐贤、王随，复往卜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顾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声，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其后四人皆如其言。邓公欲为之作传，因循未能。时公已致仕，犹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绍兴初，日者韩操、曹谷，皆奇术也。汤丞相进之、史丞相二公微时，尝往扣之。一日，调官中都，复同往。韩偶修屋，无延坐处，其家绐云："出去。"韩瞽者，闻其声而诧之，亟呼曰："二相公来，岂可不留坐！"后皆如其言。又刘枢密珙父、吕检详仲发同访之，时二公已京秩为干官，韩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刘后当至枢使，吕为卿监。后刘果为枢密，但非使尔。吕为检详，直显谟阁，终朝议大夫，亦卿监资序。又余同里前辈林佥判元祖，省试已迫期，病甚，肩舆往扣之。韩云："今年当第，临试前一日自愈。"是岁果第。余幼年犹及见之，与余言及。曹谷与韩齐名，晚年术多差。曹，丹阳人，有士人初荐，问省试得失，曹不

许，云："须至免举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举，复扣之，曹又不许。士子曰："公向年许我免举登第，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许，但以往日之言为据。是时命运通利，所言无不中。今时运不如昔，故亦有时而差尔。"后果第，然则日者之术验否，亦系时运，不专在术邪？

卷第八

王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于钱希白易。钱时以才名独步馆阁，适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王局蹙门下，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声尔。愿延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貌竦瘦，复赘于颈，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谛视。既退，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则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而已。"钱戏曰："他日当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马尚书亮使淮南，时吕许公为布衣，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马公知江宁时，陈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诸子出拜，"愿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预陶铸之末"。曾致尧谏议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公，李之婿也，时方奉礼郎，曾熟视之，曰："他日甚贵，但老夫不及见子为相也。"

黄朝美云：风鉴一事，乃昔人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概，尝与富文忠论之。文忠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若是，屠儿、□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于语中。如"照地骐音"佶"。麟袍"，"雪摆胡音"鹘"。腾衫"，"栏干三百六十音"谌"。桥"。晏殊尝评之曰："诗人乘俊语，当如此用字。"故晏公与郑侠诗云："春风不是长来客，主张去声。繁华能几时。"然杜诗如此用字亦多，"将军只数汉嫖姚"，《汉书》音漂鹞，而杜作平声之类。李嘉祐诗云："门临苍茫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又张祐诗："洛水暮天横苍莽，邙山落日露崔嵬。"东坡诗："峥嵘依绝壁，苍茫瞰奔流。""苍茫"二字，古人用之，皆

是平声，而此作仄声。又《石鼻城诗》：“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亦作仄声。鲁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笔谈》云：“治平初，杭州南新县今新城。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其木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时正中原全盛之时，安知有驻跸临安之事，此正符中兴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谓之“大国”，而“天”字不破，乃中兴再纂绍鸿图之谶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记其字体之异，岂知有后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穀、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祏已有此号矣。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叛，参政文彦博请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擒贼必矣。”逾月，以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改“贝”为“恩”。此与真宗幸澶渊，院尉宋捷迎驾，上喜，以为必破虏，其先兆相类。

凤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凤皇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坠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谓之凤皇杯。古书凤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于尘寰之外，能远罗弋，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常集清远合欢树。

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为上。自景祐已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鲁直与陈季常帖云：“双井前所选，乃家园第一。如所论不可解，窃意似南方士人观国尔。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见县巷燕支铺群婢，即叹息以为燕赵之绝色；及其游界南北，真见妖丽之姝，遂复寻常尔。岂曩时所见长鹰爪者，初至县巷者乎？今谩寄数两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题之后，双井之名益著，东坡虽欲臣双井，其可得哉？

东坡云：“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

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东坡之说如此，不知今吴门、毗陵、京口煎点茶用盐，其来已久，却不曾有用姜者。风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君谟谓公曰：“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欲改为“玉尘飞”、“素涛起”。君谟之说固然。然今自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带微绿为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国茶，以此遗朝贵，而夸茶不为重矣。唐李泌《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为贵。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

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一作“束”。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盖少游乃本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过于媟渎。少游竟死于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

管宁泛海几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头，三晨晏起，其过在此。今人有愧于冥冥之中者，其过何止“科头”、“晏起”而已哉？东坡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尔。’”《晁氏客语》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与苏子由云“但置一卷历子，日有所为皆书之”相类。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故桑魏公维翰只行五首赋，李相愚只行五首诗，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岂必以多为贵哉？裴说补阙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复行旧卷，人有讥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见知，何暇别卷哉！”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清献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为序其诗。

卷第九

夏文庄举制科，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笔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

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杂记》所载。又《东轩笔录》与此少异，云公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求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前，公乘兴题曰：“帘内袞衣明黼黻，殿中旗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诗用字之工。所谓宦者以吴绫手巾求诗，想必有此。至今殿试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诗，但句语少有工者，诗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时翰苑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诗：“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书。天关启钥趋朝后，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黄扉陪汉相，彩笔代尧言。”又《和人见贺》：“分班晓入翔鸾阁，直阁旁联浴凤池。彩笔间批五色诏，好风时动万年枝。”又：“太□西入凤池边，□阁凌云为起烟。彩笔时批尺一诏，直庐深在九重天。”又《内直》诗：“紫泥初熟诏书成，红药翻阶昼影清。屋瓦生烟宫漏永，时闻幽鸟自呼名。”李昉《燕会》诗：“衣惹御香拖瑞锦，笔宣皇泽洒春霖。”贾黄中：“青纶辉映轻前古，丹地深严隔世尘。”钱若水：“日上花梢帘卷后，柳遮铃索雨晴初。”杨徽之：“诏出紫泥封去润，朝回莲烛赐来香。”皆灿然有贵气。

王元之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后知制诰，忤时相，出知黄州。苏易简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余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臣欲令榜下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诗谢曰：“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循时好恶，不敢私近，独窦元宾执手泣于阁门，公后以诗谢之，曰：“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权德舆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门下诸公继为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贡举，抑命也夫！

前辈论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以手摸之，相传以谓素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画之妙当以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于评画者。然余观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识画者，无如唐彦猷。元章广收六朝笔帖，可谓精于书矣，然亦多赝本。东坡跋米所收书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山谷和云：“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折趾”，盖讥之也。杨次翁守丹阳，元章过郡留数日。元章好易他人书画，次翁作羹以饭之，曰：“今日为君作河豚。”其实他鱼。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无疑，此赝本尔。”因以讥之。唐彦猷博学好古，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彦猷畜书画最多，取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

名画较之，俱不及。题曰“锦江钓叟笔”，绢色晦淡，酷类唐缣。其弟彦范揭图角绢视之，大笑曰：“黄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买绢印，后人矫为之。”遂还其人。以此观之，真赝岂易辨邪？世之溺于书画者，虽不失为雅好，然亦一癖尔。欧阳公有《牡丹图》，一猫卧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见之，曰：“此必午时牡丹也。猫眼至午，精细而长，至晚，则大而圆。”此亦善于鉴画者。

欧阳公《石月屏序》云：“张景山在虢州时，命治石桥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虽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盖奇物也。景山因谪，留以遗予，因令善画工模写以为图，并书以遗苏子美。其月满，西旁微有不满处，正如十三四时。其树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实如此，不敢增损，贵可信也。”子美、圣俞皆有诗。余尝于赤岸陈文惠裔孙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树、枝、叶，与公之序无少异，但其图与石屏微不类尔，岂公所谓“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乎？忠懿且求余跋语，余谓：欧公方夸此石：“自云每到月满时，石在暗室光出檐。”圣俞则曰：“曾无纤毫光，未若灯照席。徒为顽璞一片圆，温润又不如圭璧。”何贬此石之甚邪！虽然，此屏不幸而遇圣俞，亦幸而有圣俞，则此屏可以长宝，而不为好事者夺。岂愿复有欧阳公者，出而见之乎？

容斋先生语余云：“唐金城冯贽编《云仙散录》，不著出处，皆为伪撰，初无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读之，有张曲江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以此知其伪明矣。观贽自叙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伪作《东坡注杜诗》，内有《遭田父泥饮》篇“欲起时被肘”云：“孔文举就里人饮，夜深而归，家人责其迟，曰：‘欲命驾，数被肘。’工部造诗要妙，胸中无国子监书者，不可读其书。”此大疏脱处，不知国子监能有几书，亦何尝有此书邪？余谓“笔头涌若耶溪水”与“胸中无国子监书”，可谓的对。后以语容斋，遂共发一笑。

伪注《赠王中允维》末句云：“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旧注虞卿著《白头吟》，以人情乐新而厌旧，义自明白。伪注乃云：“张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试诵《白头吟》，妾当听之。’跋惭而止。此妇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头吟》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传所有之事及东坡已载于笔录者，饰伪乱真，其言又皆鄙缪。近日有刊《东莱家塾诗武库》，如引伪注“苦吟诗瘦”、“翠屏晚对”、“眼前无俗物”、“短发不胜簪”、“日月不相饶”、“独立万端忧”等事，伪作东坡注，

不知此何传记邪？世俗浅识辈，又引其注为故事用，岂不误后学哉！所谓《诗武库》者，又伪指为东莱之书也。余后观周少隐《竹溪录》云，东坡煮猪肉诗有“火候足”之句，乃引《云仙录》“火候足”之语以为证。然此亦常语，何必用事？乃知少隐亦误以此书为真，后来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词《汉宫春》，人皆以为李汉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赠王逐客之作。王甫为翰林，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云：“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　　锦裀舞彻凉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唤，六宫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闻之，语宰相曰：“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既而弹章罢。然馆中同僚相约祖饯，及期，无一至者，独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词赠别云：“无情燕子，怕春寒、轻失花期。”正谓此尔。又云：“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指翰苑之玉堂。《苕溪丛话》却引唐人诗“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谓人间之玉堂，盖未知此作也。又“伤心故人去后，零落清诗”，今之歌者，类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适》诗：“自从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盖“零”字与“泠”字同音，人但见“泠”字去一点为“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号为“逐客”，有《冠卿集》行于世。陆务观云。

余尝见《本事曲·鱼游春水》词云：因开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词，以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绿杨轻拂黄金穗”，盖用唐人诗“杨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处，乃改作“黄金蕊”或“黄金缕”。又如周美成《西河》词“赏心东畔淮水”，今作“伤心”。如此之类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曰：“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夜深河汉截天流，宫殿锁清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上大悦。

熙宁中，高丽遣使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钞录以赐。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

王建《宫词》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搨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帝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不云其工蛱蝶也。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琵琶、米嘉荣歌，皆见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当世。其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

矣，而贱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称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鯊鱼繁，豉添莼菜紫”。魏泰尝于圣俞处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诗人好恶去取，不可强同也。

元献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发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宋景文笔记》。

赵龙图师民，名重当世，而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又“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前辈名流所未到也。

卷第十

东坡论柳子厚诗在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则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类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周少隐云：诗人多喜效渊明体者，非不多，但使渊明愧其雄丽耳。韦苏州诗云：“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夕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非惟语似，而意亦大似。故东坡论柳子厚诗晚年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诗之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子厚南迁后诗：“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清深纡余，大率类此。故谓子厚诗在渊明下，苏州上。山谷书柳子厚诗数篇与王观复，欲知子厚如此学渊明，乃能近之耳。如白乐天自云效渊明数十篇，终不近也。

沈存中云：“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遇豁宿，历名下书‘肠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鲛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

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公官南昌日，代还，有赠别词云：“雨断西山晚照明，悄无人、幽梦自惊。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　　远山已是无心画，小楼空、斜掩绣屏。你嚎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又闲居三山日，方务德帅绍兴，携妓访之。公有词云：“三山山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二词并不载于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家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陆子逸实预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艺殊绝，公每属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预捧觞之列，陆因问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犹在脸，公为赋《瑞鹤仙》，有“脸霞红印枕”之句，一时盛传之，逮今为雅唱。后盼盼亦归陆氏。二陆兄弟，俱有时名，子逸词胜，而诗不及其弟。

秦埙以状元及第，李文肃公邴贺秦相：“一经教子，素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敢起邻翁之羡。”秦甚喜。浮溪贺启：“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乃东阁郎君之未有。虽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结此眷知，行见鲁公之拜后。”或以为讥刺，用是得谤。文肃贺除太师启云：“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为讥己，答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文肃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终不加害也。

徐渊子贺谢相深甫二子登科启云：“三槐正位，人瞻袞绣之荣；双桂联芳，天发阶庭之秀。出则告辰猷于虎拜稽手之际，入则训义方于鲤趋过庭之时。沧海珠胎，发为朝采；蓝田玉种，积有夜光。”又云：“虽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岂人力之能为。”谢以为讥己，亦不乐之。

本朝状元多同岁，但数问术者无从晓之尔。徐爽、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佐、王整，皆生于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二年六月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节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节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卢太

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耇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青箱杂记》。

刘贡父、王介同为考试官，因忿争，介以恶语侵攽，攽不与较，遂皆赎金。中丞吕公著意不乐攽，以为议罪太轻，遂夺主判。攽谢表曰："彍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惟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然《左传》"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本无"主"字。语又俗。"惟恐不伤"是全句，"已甚"字外来。盍云"在伤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夺之已甚"，方停匀。贡父工于四六者，岂不知？盖出于一时之愤气，不暇精思尔。熙宁初，张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诗贺王介甫，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说燕台。"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观此，则二公之文章，优劣可知矣。

唐刘邺，特赐进士第，韦岫贺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

进士褚载投贽于苏威侍郎，有数字犯讳，谢启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点；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章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鲁直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或传云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谓出此言未失。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盖尝观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而劣《醉翁记》，是荆言无疑也。"

东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亦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陈后山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富文忠公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盖谓公寓意于此，故以为"出

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岂不知记体耶。观二公之论，则优《竹楼》而劣《醉翁亭记》必非荆公之言也。

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善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虽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捭阖之术穷矣。

王嗣宗，太祖时以魁甲登第，多历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时，为副枢，以老辞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迟开二十年。”

蔡忠怀公持正为某州司理日，韩康公宣抚陕右河东，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乐语口号，一联云：“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康公极喜，请相见。观其人物高爽，议论不凡，谓群将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与荐之改秩，已而荐与弟持国。时持国知开封府，初置八厢，乃辟为都厢。暇日相见，颇加礼接，后已举为府曹。持国既入翰苑，刘彦尹京，趋上幕府阶墀，持正独否，刘大怒，奏闻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状云：“京朝官著令无阶墀，盖太宗、真宗为牧时讲此礼。今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故事不可用，而开封府尚仍旧例，未当。”大理卿求对，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确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馆职。”到馆，复进《百官图》，识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贬，程颢有忧色，盖忧其已甚也。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食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曰不见日食。是日，有皇子之庆，百官入贺。蔡持正为枢副，献诗前四句曰：“昨日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食，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麈史
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目录

麈史
- 校点说明
- 麈史序
- 卷上
  - 睿谟
  - 国政
  - 朝制
  - 官制
  - 国用
  - 任人
  - 礼仪
  - 音乐
  - 台议
  - 忠谠
  - 惠政
  - 利疚
- 卷中
  - 贤德
  - 志气
  - 度量
  - 知人
  - 不遇
  - 治家
  - 场屋
  - 神授
  - 体分
  - 学术
  - 经义
  - 诗话
  - 论文
  - 碑碣
  - 书画
  - 辨误
  - 明义
- 卷下

姓氏
古器
风俗
奇异
盛事
戒杀
鉴戒
真伪
谗谤
占验
语谶
博弈
谐谑
杂志
乖谬
侯鲭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返回总目录

麈史

校点说明

《麈史》著者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宋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嘉祐四年（1059）登进士第，历任岳州巴陵令、开封府判官等，出知唐、邠、黄、鄂州。后为福建转运副使，在京历官金部郎中、军器少监、司农少卿。绍圣四年（1097）九月，以目疾管勾崇禧观，致仕。卒赠太中大夫。得臣家学渊深，阅历丰富，学问博洽，颇长于著述，除《麈史》外，尚著有《凤台集》、《江夏辨疑》、《江夏古今记咏集》、《凤台子和杜诗》等，惜皆散佚。《麈史》一书“于当时制度及考究古迹，特为精核”，且记载了大量安陆地区的人物、地理、风俗情况，写作态度严肃，自称“出夫实录”，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文史资料。此书无论对研究宋代典章

制度、安陆地区历史文化，还是研究唐宋文学史，都颇具参考价值。

1986年，我曾以现存最完整的清人鲍廷博知不足斋本为底本，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本（由夏敬观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校以涵芬楼藏残抄本及钱塘丁氏藏明嘉靖柳合抄本而成）、上海图书馆所藏石研斋秦氏藏抄本及清残抄本作校，并参校了《说郛》本及其他多种笔记、经史等有关书籍，写下校记，整理标点后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后并附录有关本书的跋文、目录、笔记等资料。这次重版，按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的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除了序文之外，不再附录其他资料。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麈史序

予年甫成童，亲命从学于京师，凡十阅寒暑，始窃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辙环南北，而逮历三纪，故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晚逾耳顺，自大农致为臣而归，阖扉养疴，日益无事，发取所记，积稿猥多，于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又病其艰于讨究，遂类以相从，别为四十四门，总成三卷，名曰《麈史》。盖取出夫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览之者幸无我诮。时行年八十，皇宋政和，岁在乙未，中元日，追为之序。凤台子王得臣，字彦辅。

卷上

睿谟

郑毅夫尝说，艺祖朝声登闻鼓求亡猪者，上手诏忠献赵公曰：“今日有人声登闻鼓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

治平初，有州护兵官以非白直禁卒录编敕，既劾，具牍以上，英宗曰：“武臣写敕，是有意莅官矣。”遂命释之。闻者莫不叹服。

慈圣园陵，永裕手诏略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山陵。”仍云：“朕于禁中实行三年之制。”盖古所未有也。

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谓“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

内侍陈处约尝与客言昔在宣仁圣烈殿执事，言宣仁尝俭服纯素，盖古之衣大练无以过，或宴罢见浣濯食器，戒其洁谨。夫不出殿闼，综制天下于帘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俭何以至此，可谓盛德矣！

神宗皇帝圣学渊远，莫窥涯涘。黄安中履任崇政说书，讲《诗》至《噫嘻》、《振鹭》、《丰年》，上问曰："有祈则有报，间之以《振鹭》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欢心以奉先王，维其如此，乃获丰年之应。"一日，又讲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聪"，上问曰："独言聪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之思也。"上曰："岂非军事尚谋，聪作谋故耶？"侍臣莫不叹服。蔡持正说。

国政

得臣管干京西漕司文字，居洛，与尚书郎寇谭往还，因出其祖莱公景德初元闰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边事，及讯驾起与不起，如起至何处者。其状盖列三项，首曰："边报犬戎游骑已至深、祁以来，缘大军在定武，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处，东路别无屯兵，乞发天雄军兵骑万人驻贝州，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发五千兵，专委孙全照。如虏在近，勿使傅城，

求便掩击，仍令间道移石普、阎承翰相应对讨杀。及募壮士入虏境燔毁聚落，讨荡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动静上闻，兼报天雄军。一安人心，二张军势以贰敌，三以振石普、阎承翰军威，四与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势。”又曰：“扈从卫士不当与犬戎争锋原野，以决胜负。万一犬戎之营见兵已南，即发定武兵马三万余，俾桑赞等结陈，南趋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会定武兵，审量事势，那至邢、洺间，方可銮舆顺动。更饬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陈，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候抽移定州、河东兵骑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犬戎栅于镇、定之郊，定武兵不可来，须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军迤逦东下，傍城牵制，虏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若车驾不行，益恐番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征，亦须渡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兵马，兼扼津济。”得臣切以为忠贤之臣抱道履节，孰不欲遭时奋取功业，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莱公非赖章圣渊谋神断先发于中而独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圣贤相济，呜呼，盛矣！

神文朝有议东南漕粟，兵夫舟船与盗失之费盖十常三四，欲募商贾，令入粟以实中都，三司使程文简以为不可，万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贾得操其柄。其议遂寝。

神宗广景灵宫为原庙，逐朝帝后前后各一殿，咸有名，见于国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绍圣初，内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时殿号，非所宜名。诏易之。议者以为祖宗时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议，盖审处之也。或曰：此执政寡闻之过也。

韩魏公得宰相体。时曾鲁公为亚相，赵阅道、欧阳永叔为参政，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曰问东厅，文学则曰问西厅，大事则自与决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军器，设监以侍臣董之，前后讲究制度，无不精致，卒著为式，合一百一十卷，盖所谓《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东京记》说八作司之外又有广备攻城作，今东西广备隶军器监矣。其作凡十一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窟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

文德殿门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

下置连榻，冬毡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会必集于此，以待追班然后入。近年则不然，多萃于文德殿后，以至尚衣库、紫宸、垂拱殿门外南庑，其坐于幕次不过十数人而已。

予在开封南司，会侍御史初入台，两赤令皆赴公参，开封县仍呈汴州杖。其杖长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阔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杀而圆，长一尺，径七分，于圆处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约与今之所谓小杖者不相远。凡决人未尝用，常贮于库，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台，即呈之。按梁开平元年以汴州为开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书省，自令、仆、左右丞洎六曹尚书、侍郎、郎官厅，于中壁皆置素屏，大书《周官》一篇。自官制以来，惟侍中、中书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监、少监、丞，并未尝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与寺监长贰率互置，不必备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贰员，外寺监均命贰少之类，始以寄禄之阶高下序位，复有旨以先后至者为次。

祖宗以来，选人磨勘者，进士出身为著作

佐郎，余人为大理寺丞，谓之京官。若佐郎再迁秘书丞，寺丞再迁太子中舍，谓之升朝官，始奉朝请。既行官制，即无所谓京官者，惟自承务郎以上；然承务至宣德若任七寺监主簿、太学博士、两赤丞之类，亦得奉朝请，盖亦以职事官论也。

旧尚书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后，大夫皆不许重戴，如朝请郎以下虽通直、奉议之类，职事为诸司郎中者并重戴。

熙宁间，既置检正官，初以馆阁及阅任望官者充之；未几，又以初入仕者为五房习学检正官。今幕职官多因唐藩镇辟置之名，所谓两使职官者，节度、观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选人充之；若签判，则京朝以上，故签书判官厅公事。又选人作县曰某县令，京官以上知某县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丰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议易将军，校尉之号竟独依旧，不复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称呼。元祐间议者谓无以甄别流品，遂词人加“左”字，余人加“右”字，有犯贪墨者去之。予始见法制，词人犯则去“左”称“右”，则余人称“右”者得无耻乎？是时知黄州，请有犯并去之，不从。

国用

绍圣初，予备位金部，初见户部支禁中合同司洎在京百官、宗室、诸军并杂支钱，以缗计之，月率四十余万，诸仓给食粮亦称是。

任人

郑内翰久游场屋，辞藻振时，唱名之日，同试进士皆欢曰："好状元。"神文为之慰悦。后将召富、韩二公复相矣，因问近侍所以召状，对曰："愿密遣内侍，以采外议。"上曰："然。借如郑獬作状元，满庭称善，况命相哉！"

熙宁间，邓绾文约由御史知杂为中丞，凡七年不迁。

唐丞相乘马，故诗人有"沙堤新筑马行迟"之句。裴、武之遭变，而晋公独以马逸得免。至五代则乘檐子矣。庄宗闻呵声，问之，乃宰相檐子入内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国文公落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于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

礼仪

幞头，后周武帝为四脚，谓之折上巾。隋大业中，牛洪请著巾子，以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头小样巾子，武后赐百僚丝葛巾子，中宗赐宰相内样巾子，盖于裹头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余帛折之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锐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结藤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层为之里。亦有草巾子者，以其价廉，士人鲜服。后取其轻便，遂彻其楮，作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废，止以漆纱为之，谓之“纱巾”，而粘纱亦不复作矣。其巾之样始作前屈，谓之“敛巾”，久之，作微敛而已。后为稍直者，又变而后抑，谓之“偃巾”。已而又为直巾者，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今乃制为平直巾矣。其两脚始则全狭后而长，稍变又阔而短，今长短阔狭仅得中矣。

古人以纱帛冒其首，因谓之“帽”，然未闻其何制也。魏晋以来始有白纱、乌纱等帽。至唐汝阳王琎犹服研绢帽，后人遂有仙桃、隐士之别。今贵贱通为一样，但徇所尚而屡变耳。始时惟以幞头光纱为之，名曰“京纱帽”，其制

甚质，其檐有尖而如杏叶者，后为短檐，才二寸许者。庆历以来方服南纱者，又曰“翠纱帽”者，盖前其顶与檐皆圆故也。久之，又增其身与檐皆抹上竦，俗戏呼为“笔帽”，然书生多戴之，故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枪。”已而又为方檐者，其制自顶上阔檐高七八寸，有书生步于通衢，过门为风折其檐者。比年复作短檐者，檐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为锐势，今则渐为四直者。

古以韦为带，反插垂头，至秦乃名腰带。唐高祖令下插垂头，今谓之“挞尾”是也。今带止用九胯，四方五圆，乃九环之遗制。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通以黑韦为之常服者，金、玉、犀则用红韦，著令品制有差，豪贵侈僭，虽非经赐，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间为方胯，无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于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挞尾，始甚短，后稍长，浸有垂至膝者，今则参用，出于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绯紫者以象，上诎下直；服绿者以槐木，上诎下方，其制无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长阔，皇祐间，极大而差薄，其势向身微曲，谓之“抱身”，后复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则薄，又非槐。

国朝祖宗创金球文方团带，亦名“笏头

带”，以赐二府，乃佩鱼。又为御仙花带，亦名“荔枝”，以赐禁从。元丰四年董正官制，自观文殿大学士以上至三师并服球文，观文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并给御仙花，皆许佩鱼。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鱼，至赐玉鱼以异之。

旧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赐花两枝，正郎三枝，故有咏外郎迁前行诗云：“衣添三匹绢，宴剩一枝花。”熙宁以来，皆给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禄阶虽未至大夫，而职事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尝闻杜岐公欲令人吏、技术等官少为差别；后韩康公又议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襟，俗所谓“黄义襕”者是也，幞头合戴牛耳者。然今之优人多为此服，大为群小所恶，浮谤腾溢，其议遂止。

传曰“亚紫之夺朱”，然则紫之色可见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著其说。后又为黑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盖色得正也。

国朝旧制，文臣京官方许乘马出入皇城门，其幕职官以下悉自门外步以入。熙宁间，

选人既习学检正，又有领编修令式之类者，或禀议中堂，于是亦听乘马出入皇城门。

国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会、侍祠则服之。袜有带；履用皂革；裤，衣中单，勒帛；裙，蔽膝；袍，大带，革带，方心曲领；佩则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别，言官、刑法官则加獬豸；所执各用其笏。如导驾，除御史大夫、开封牧、开封令出各乘车外，他官具冠服而骑。

永泰绍圣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时贰军器，从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斋，御史台吏具行礼次第，人印给一本，至是日则曰“绪其佩”，仍注云“屈而结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音者，或读曰“青”、曰“菁”，余潜告曰：“当为‘争’。”有相顾而笑者。按《仪礼》作“绛”字，音义与此同。

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纪，今略记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黄涂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杨有“者”字。或缀彩罗为攒云五岳之类。既禁用鹿胎、玳瑁，乃为白角者，又点角为假玳瑁之形者，然犹出四角而长矣。后至长二三尺许，而登车檐皆侧首而入。俄又编竹而为团者，涂之以绿。浸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复以长者屈四角而下至于肩，谓之“弹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高其前后，

谓之“山口”。又以弁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今则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今则皆以珠玑缀之。其方尚长冠也，所傅两脚旒亦长七八寸，习尚之盛在于皇祐、至和之间。聱隅子黄晞曰：“此无他，盖大官麓疏耳。”

《丁晋公三十六事》载某氏女子嫁时之服，而箧有襂衣一袭，问其故，曰：“若归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礼，盖晋公时已废不用。余谓妇变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讲之而未知所从。在洛时闻富郑公私忌裹垂脚襂纱幞头，襂布衫，系蓝铁带，此乃今之释服。襂，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辅曰：“不可。圣人缘情制礼，盖有隆杀，今岁服襂禫，是未尝从吉也。”又在闽，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犹子也，问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纻衫，系黑角带。”访士大夫家鲜有知此者。余以谓传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是则其服以少变常服为安耳。

慈圣光献上仙时，礼院议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绖，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斩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闽，秋，遇宣仁圣烈之变，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后问他郡，皆服斩衰，时熊皋守鄱阳，乃出所录庚申礼官议服为得体。辛巳，钦圣宪肃遗告到安州，余急趋郡中见守相，首问所服，皆曰斩衰，余以

为不可。时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巩守郡，亦服斩衰，余以为大非也。遗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期服也。今服斩衰，义有所嫌，遂用余说。后闻他处服斩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礼，安可以仕乎？

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盖，然宗室之家乘车，比至乳保辈乘马，皆张之。

熙宁间，因内珰马首以小扇障日，后士大夫悉用夹青缣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芘其景，至从兵有不能持之者。绍圣初，中诏禁止，遂不用。

音乐

瓠巴鼓瑟而游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古人精于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乐乎！然则百兽率舞，凤皇来仪，不足怪矣。故施于人则庶尹允谐，于神则祖考来格。呜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乐，本朝因用之，神文尝诏和岘等修焉，又有和氏乐，神文复命李照别制，然所用者惟王乐耳。永丰间，永裕遣知音者讲绎是正，遂废王乐而用李乐。范蜀公以为宫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审

议，卒用李乐。协律郎陈沂圣与谓予曰：“王乐高二律，是以太簇为黄锺也；范乐下二律，以无射浊倍为黄锺也。其得中声之合，惟李照乐云。”

蜀公素留心太乐，既居许，募工范铜为周釜、汉斛各一枚，尝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则可以知乐矣。”又以为今乐之声，宫不足而商有余，故常大臣休休偃佚于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军旅，乐之应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议其乐，以为声下而不用。

予尝问圣与曰：“乐之高下不合中声，何以察之？是以积黍定管生律而知耶？”圣与曰：“不然，凡识乐者惟在于耳聪明而已。今高乐，其歌者必至于焦咽而彻；下乐，其歌者必至于晻塞而不扬，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乐声太高，神宗因见弦者屡绝而易，歌者音塞而气单，遂问其然，对曰：‘以太高故也。’上曰：‘为下两格可乎？’乐工拜而谢焉。遂下两格，乃两律矣。今教坊与京师悉以新乐从事，他处或未用之。”

台议

庆历中，卫士之变，既就诛矣，而言事官

乞禁中畜罗江犬子。罗江，盖蜀邑也，产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为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台满十旬未抗章疏，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发于其间者。其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卷然之状。”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台中有“聚厅向火，分厅吃食”之语。熙宁初，程颢伯淳入台为里行则反之，遂聚厅吃食，分厅向火。

忠谠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赵普相艺祖日，上令择一谏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札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它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郑公尝为予言：永熙讨河东刘氏，既下并州，欲领师乘胜收复蓟门，始咨于众，参知政事赵昌言对曰：“自此取幽州，犹热镩翻饼耳。”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争曰：“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永熙竟趋幽燕，卷甲而还，卒如赞言。郑公再三叹谓予曰：“武臣中盖亦有人矣！”

车驾每出至大庆殿前，三馆职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庙祷雨，至大庆，三馆起居，因驻辇问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对天数，或对至诚必有应。一绿衣少年越次对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颔之而行。归，复驻辇召绿衣者问状，对曰：‘某土守臣犯赃，法当死，宰相以亲则不死。某土守臣犯赃不当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为罢宰相，天即大雨。绿衣者，寇莱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体国论率预谋断。一日，咨及储贰，寇辞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愿博采廷议。已而章圣既入春宫，三日谒太庙，上遣人伺之，百姓观者皆合手叩额云“新天子”。又一日，莱公因对，上谓曰：“建储本为天下计，前日还宫见有泣者；及太子诣庙，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莱公于是再拜曰：“臣贺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晋公相章圣，以刚介嫉恶，议多不合。一日，因奏对以笏击晋公，由是并罢相，以本官归班。既而中使押晋公复入中书，文定出知郓州，盖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兴，二月十九日真宗晏驾，神文即位，章献垂帘，晋公挟前愤，三月，贬文定衡州团练副使。宣献当行制诰，禀所以责者，晋公曰："此无它，《春秋》之义，君亲无将，汉法所谓大不道耳。"宣献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别辞。然晋公常切齿焉，竟增两句云："罹此震惊，遂至沈殒。"未几，晋公擅移永定皇堂，贬崖州司户，复当宣献行制，于是首云："无将之戒，深著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予与文定兄之孙朝奉大夫孝广、杨作"光"。世美同贰闽漕，世美为予言之。

范文正好论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毅夫云。

神文时，庆历间，淮南有王伦者，啸聚其党，颇扰郡县，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议罪，郑公在枢密，凡弃城，请论如法。范文正参预大政，争之以为不可：

今江淮郡县徒有名耳，城壁非如边塞，难以责城守。神文睿德宽仁，故弃城得减死。郑公忿谓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于春秋，吾辈辅导当以德，若使人主轻于杀人，则吾辈亦将以不容矣。”郑公叹服。

郑毅夫为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宽略，余尝入省见之，张伯玉公达与郑同部，余幸数听二公持论。张尝谓郑曰：“李邕当则天时，面折廷争，众甚危之，李出笑谓人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公达曰：“古人处己如此，何有于富贵哉？”余常心记其说。

惠政

鄂州诸邑皆有茶税，民苦之。独崇阳一县不产茶，而民间率艺桑，而税以缣，人甚乐输。盖兴国初，九河张公詠登进士第，以大理评事知县事，禁民种茶而教以植桑，易税以缣。夫贤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穷也。

詠在崇阳登喜丰亭，见人市菜归，呼问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岂地不足以艺蔬耶？顾从邑而市之，真游惰者！”于是笞而遣之。以浅丈夫论之，则为暴政决无罪人矣。

范纯仁于至和间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

盖籍家资满三百千则充衙前之役，民间至不敢艺桑者。公遇吏民有小过，则课本户罚艺桑各有数，人亦不欺，而至今称之。后值营奉永昭，计司科买麻履数万，期会既迫，民间虽有金而莫能得履。公为科营妇鬻履者，稍增其直，与之为约，如期而办。又科材木甚众，公敷于五等户，优估以市之，计里之远近，令以次输送。公乃设棚于县宇之前，致榻于棚上，公据棚下瞰，使民听唱名而前，拥木以立，遂令过，人莫之晓。盖于棚榻潜有寻尺之度，以视其长短也。由是吏胥匠石无一高下其手，而民无所用赂。当时畿右诸邑，民莫不劳弊，惟独襄城为不然。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后予奉使于闽，与仲宽为婚家，法当避，仲宽罢去。予尝至其邑，闻仲宽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虽古循吏盖未之有也。

利疚

事有变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废者，如赵武灵王因用胡服舍车而骑，秦始皇以隶易篆，武后诏父在母期增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时，为时所须而不可去者，如齐摘山煮海，汉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间架、竹木之税是也。若稽古执义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复井田，苏绰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车战是也。盖徇名则失实，放于利而忘义，《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来，蠲减外岁计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有畸，湖北独当十万二千三百三十一贯有畸，而鄂一州所敛无虑三万九千缗；诸邑之中，咸宁又独太重。尝试访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军税茶"，盖江南李氏所取以助军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扑买县酒，其课利计茶以纳，后因败欠，遂以其数敷出于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岁荒，官许额外货茶以济其艰食，所入既倍，而监场官因亦被赏，竟不复减。议者数乞均此无名之额以入诸邑，盖非通论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诸邑，尤无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复、汉阳三州军无茶租，盖民不种以资利耳。尝按茶之起，谓之"根税茶"，盖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泽之

地，无茶株而有茶税矣。又茶园户坐享厚息以自丰，议者欲以所重均于所轻之邑，以所有均于所无之州，是大不知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隶淮南，入本朝属荆湖北路，景祐间忽入京西，民间既禁海盐而食解盐，以辇贩之远，颇病淡食。方是时，西鄙用师，官科橐驼、黄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尝用者，于是人情厌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谪守，乃会常入之课，以钱五万缗岁输京西漕司，复还安州于湖北，朝廷从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岁课仅足以支费，而京西之输是增赋也。已而有司不胜其困，议者不烛本末，或欲乞为京西以纾目前之急，此非体恤民情之论也。予向为京西漕属，见架阁得割安州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缺财用为言，盖出于一时苟简之请，而听之者亦未尝图久计。其岁输钱率附漕舟转江入汴，然后至京西；又发运司计兵稍等费，凡受一万五千缗，而京西所得才三万五千耳。抑累岁未尝得之。切尝筹之，郡则王土也，人则王民也，何尝有彼此之限？初以五万缗是买路分尔，已为缪举，为今计，莫若旷然蠲之，则京西无受虚利，而湖北当蒙实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洁之义，今之职田岂其遗制耶？视职高下以限顷亩，著于令甲矣，然郡县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

今有职田处多贻民患，岁有旱干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诉；纵或受之，灾伤之十，不过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敛职田之租入于常平，会见州县所得职田之数，以所有均于所无，以所多均于所少之处，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缗，月随俸以给，如此庶几养廉吏而息贪污也。

安陆郡城枕溳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为水所啮，自大安门外至所谓上下津，地悉无石，每夏潦涨集，水道益东，民庐十沦五六矣。近岁水才溢岸，即行西濠，识者以谓久必自溳津门由景陵门以去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门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尽处为水约，以杀湍锐，庶几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张全翁朝议与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状以诉于州，乞置水约。州委安陆令，而守令皆暗远图而惮于有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旧未尝有，此役为难，遂寝其事。

卷中

贤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邓，施设之迹虽或不同，而同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则家家画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后，民间祈祷无虚日，大则刲牲献乐，小则焚纸币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庙貌，匠者请神之像于公，公曰：“即我是也。”乃以公为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经过者亦多造焉，官为设醮。二公与汉之召、杜在其列。呜呼，生泽其民，殁列于神，可谓盛德矣！

王侍郎古说：元宪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罢枢相守洛。有一举人，行橐中有不税之物，公问何缘而发之，吏言因其仆告，公曰：“举人应举，人孰无货，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不可长也。”僚属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为其父尝有章及元宪，意欲激其报耳。公曰：“弗可。”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以罪而

遣之。众服之。

牛李之党，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独退之卓然无所附丽，乐天以高退不近祸。二公各行其所学，可谓一代之伟人。

令狐子先，安陆乡先生也，筮仕齐安理掾，岁满还里，卜筑于浿溪之南，耕钓之外，著书弹琴而已。时入城至集贤张君房之第借书，布衣林希逸善绘事，乃拟摩诘写浩然故事，以为《令狐秋掾雪中渡浿溪图》。其序略曰："张侯畜书万卷，掾常就阅，或假辍以归。每出入跨羸马，顶戴华阳纱巾，著墨襂布裰，系绦，小童携书簏，负琴以随。冬中复来假书，时值微雪飘洒，景物萧索，掾渡溪以归，常服外加以皂缯暖帽，委辔长吟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闻者毛骨寒耸。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风韵体裁乃与天地四时之气相参焉。"先生讳揆云。

应山二连，伯氏庶，字君锡；仲氏庠，字元礼。少从学于二宋，相继登科。君锡为人清修孤洁，故当官，人号为"连底清"；元礼加以肃，人号为"连底冻"。其父处士舜宾，字辅之，为乡里所悦服。岁饥出谷万斛，损价以粜，惠及傍邑。有盗其牛者，官捕甚急，盗穷自归，处士愧谢，厚遗以遣之。故欧阳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谓元宪、景文。

洛人李实景真，熙宁初入台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时邓绾文约任南床，谓李曰：“当亦有所言否？”李曰：“盖将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邓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顾欲言人不善耶？”其长厚如此。黄好谦幾道时同在台，后领京西宪，尝会于洛，为予言。

熙宁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议事不合，自翰林学士致仕。元祐初，司马温公既相，太师文潞公落致仕平章军国重事，耆哲并进。时蜀公居许，亦预召，竟辞不来，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盖不待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合礼。”

志气

令狐先生子先，安陆名儒也，与二宋同时。尝谒郡守，值守出方归，三人遂立于戟门后，驺骑传呼而来，二宋相顾叹慕，且曰：“我属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辈不出入将相，皆不足道。”后元宪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于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监本州税而终，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肃公度之孙也，谓予曰：某阅王公大臣，须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以后族建节，独襟量容物，亦人所难。某尝同张寺丞谭过南郡，时李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数日，俄以从兵乏食，告别欲去。李曰："但令持状来，当为给半月食粮。"盛遣从兵投状，寻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东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与张翼日又往告别，李曰："何苦遽行？"复告以从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过半月。"盛乃白其状。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无怪怒色。盛、张相谓曰："此公月得俸钱四十万，正以此耳。"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亦不敢谨。赵济畏之龙图，乖崖孙婿也，尝以此事告于韩魏公。公曰："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尝为予说。

宋元宪，继母乃吾里朱氏也，与仲氏景文以未第，因依外门，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时予先君年未冠，处座下，尝语予曰："观二公居贫，燕笑自若，后享名位如此。"

范尧夫治平中为御史，坐言事谪通判安州，尝言康定间，元昊寇边，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帏，魏公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又问曰："谁遣汝来？"曰："张相公遣某来。"盖夏国相张元正用事也。魏公复就枕曰："汝携予首去。"某人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遂取带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报城橹上得金带，乃纳之。时范相兄纯祐亦在延安，谓魏公曰："不治此事得体矣，盖行之则沮国威；今乃受其带，是堕贼计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叹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齐桓公行甚污辱，而为五霸之盛者，盖能用管仲耳。仲死，竖貂任事，而卒于乱，然则贤不肖之损益可知已。

夏英公谪守安陆，有书表吏郑生者邻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笺状，多谒二公为之。英公怪而问之曰："若尝学而自为此邪？"对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见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赏。英公守三月而罢，谓元宪曰："三人下不可就。"谓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后卒如言。

蔡文忠齐，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为状元。山东人贾同亦名士也，与公同州部，累往谒公，值公饮酣不得见，贾乃留诗一绝云：“圣君宠厚龙头选，老母恩深白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与宋景文同召试秘阁《琬圭赋》。景文赋独行于世，魏公叹服。景文语客曰：“既赋《琬圭》，又与韩氏少年同场。”意甚少之。魏公闻之不平。景文后修《唐书》，久之，魏公登庸，遂请改命欧阳修分撰《唐纪》与《志》。景文出知成都，听以书局自随，既成上之，旌赏都毕，已而景文召还，故有《罢郡将还先寄永兴梁丞相诗》云：“留滞鱼符素领垂，十年方喜觐彤闱。平台赋罢邹阳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疲马有情依枥叹，倦禽知困傍林飞。相君门下余尘在，拥篲应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郑州，不得朝，卒于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谓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

物，而行有恒”。是也。张全翁朝议为予言曰：“潞州有一农夫五世同居。太宗讨并州，过其舍，召其长讯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长对曰：‘臣无他，惟忍耳。’太宗以为然。”

予昔官洛阳，有外医媪张氏，公卿士人家无不到，说富郑公治家严整，有二子舍，凡使女、仆辈戒不得互相往来，闺门肃如也。

场屋

宋景文应举安陆，试《仲尼五十而学易赋》。次日，试《周成汉昭孰优论》，景文质其是非于令狐子先，答以两可之说。既出，各举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觉上官桀谋为优于成王不察四国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怿。是年，景文首荐，令狐被黜。故景文谢启有云：“言虽执于盈庭，文不同而如面。”盖谓是也。

神文重于选士，皇祐五年廷试，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愿得忠孝状元。”洎唱名，乃郑獬也。故郑谢启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尝为余言："廖淳推官从其兄入京师应举，暇日于相国寺前得一物，取而发其纸视之，乃淳化钱，其数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为天禧三年。"淳本南剑人，后居安陆。

乡人传元宪母梦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怀之，既寤犹觉暖，已而生元宪。后又梦前朱衣人携《文选》一部与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选哥"。二公文学词艺冠世，天下谓二宋。

故相刘沆文忠公吉州人，乡荐数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复试，乡人共为投纳文字，迫期强之使就试，已而又预首选。明年礼部中选，殿试讫，一夕梦游天宇间，闻殿上唱云："刘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觉自占曰："历象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状元太师王拱寿，赐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梦。天圣八年也。

余少时同伯氏从学于里人郑毅夫，假馆京师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岁秋赋，郑与予兄弟皆举国学进士。时已差考试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梦院内南忽有池水中一龙跃而起，与空中龙斗，池龙胜而归。其时旁院书生有曰："某当作状元。"毅夫微笑曰："状元当出此院。"于是伯氏书僧梦与日月在于寝室门，时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郑公果状元。

予自东华门迓郑归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记梦帖子曰：“果验矣。”

元丰末，中书检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辄梦东华门外有天部仪卫一金朱车，讯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讯之，云：“丁丑人。”希叔盖生丁丑，喜而前瞻，见车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确持正也，同生丁丑。元丰己未入参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为首台，元祐戊辰以谪官守安陆。尝吟诗，言者以为谤讪，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竟不还。识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卢、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赐第，初行间岁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试，内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后累榜最为人少；后蒙朝廷显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刘莘老、章子厚并拜相，安厚卿两至枢府，一为门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辖，出守成都，还为吏部尚书以卒。如持正、莘老并谪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户得散官，徙居桐庐，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沔，又迁建昌，后得还洛，复大中大夫。其次至侍从者亦数人，若俞公达、吴于中、李奉世皆先亡，张正甫、姚晖中、盛中叔亦以责死，丰相之、王明叟今俱贬夺，丰居台，王居南安。盖宠利保功名，自古所难哉！

王乐道幼子铿少而博学，善持论，尝为予

说李邦直作门下侍郎日，忽梦一石室，有石床，李披发坐于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梦中因为一词，既觉书之，因示韩治循之，其词曰：“杨花落，燕子穿高阁。长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体分

蔡邕《独断》曰：“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与言‘足下’。”比蔡所言，盖已详而有等矣。然予观秦汉间卑对尊者亦称“足下”，如史谓“大王足下”者是也，则非特通类相与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称，如皋陶对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敖朕辞而不听”是也。蔡中郎以为至秦天子独称之。予尝以为汉以后“臣”之称亦止施于君前，而相与言犹或卿之，若蔡邕谓顾雍曰：“卿必成致。”孙楚参石苞骠骑军事，初至长揖曰：“天子遣我参卿军

事。”陶渊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类甚众。隋以来不复卿称，惟人主呼其臣则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汉时人自称犹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后则不然，惟对君则称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犹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称加于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见称“公”则以为重己，称为“君”则为轻己，不知何谓？

古人有曰“仆”、曰“走”者，称谦逊也。夫自况曰“仆”，非不卑也。称人曰“君”，又称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观唐贤如韩退之，凡与人书，遇尊者则曰“阁下”，与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自称曰“仆”。以退之之才识，所言宜不苟者，岂习俗之变不能易耶？

旧制，凡入两府许荐馆职、试出身、任监司者各一员。枢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复召入长宥密，有干荐馆职者，王曰：“以君进士登科，所荐应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阅书，若奉荐则色叫矣。”世以为知言。盖今人以事理不相当为“色叫”。

学术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禹闻善言则拜。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夫充季路喜过之心则可以为禹，充禹拜言之心则可以为舜，圣人何远哉，善充其所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常以谓礼义出于圣人之伪，能伪然后能为圣人，能为君子。呜呼！卿所论以治人者，独曰礼义，是以伪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恶，若恬于性而耻乎学伪则奈何？是祸天下之言也。至于非十二子，则子思、孟轲在焉。此韩愈氏醇疵之辨与？然可谓大疵小醇也。

庄周号为达观，故能齐万物，一死生，至于妻亡则鼓盆而歌。夫哀乐均出于七情，周未能亡情，强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为是纷纷与？扬子云云："荡而不法。"信知言哉。

欧阳文忠公《答李翊论性书》："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文忠虽有是说，然大约谨所习与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扬之说皆为不悖，此其大略也。临邛计都官用章谓予曰："性，学者之所当先，圣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贻后世之诮者，其在此书矣。"

予幼时，先君日课，令诵《文选》，甚苦其词与字难通也。先君因曰："我见小宋说：手钞《文选》三过，方见佳处。汝等安得不

诵？”由是知前辈名公为学，大率如此。

集贤张君房，字尹方，壮始从学，逮游场屋，甚有时名。登第时年已四十余，以校道书得馆职。后知随、郢、信阳三郡。年六十三分司，归安陆。年六十九致仕。尝撰《乘异记》三编，《科名分定录》七卷，《儆戒会最》五十事，《丽情集》十二卷，又《潮说》、《野语》各三篇，洎退居，又撰《脞说》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诗赋杂文，其子百药尝纂为《庆历集》三十卷。予惟《会最》、《丽情》外，昔尝见之。富哉，所闻也！

令狐先生尝读书万卷，自有《万卷录》，余尝见之，乃知先生于世间书无所不见。先生所著《易说精义》、《晋年统纬》、《世惣乐要注》、《默书》、《谗髓》、《琴谱》、《兵途要辖》，余为儿童时，先君令暴书，见《世惣》、《统纬》等书，后又从同堂兄声伯芑假所传《易说》、《琴谱》、《谗髓》以观焉，余访诸里人，盖鲜有知者。

经义

《书》之为书也，本诸君臣而已，然治内之政存焉。《诗》之为诗也，本诸夫妇而已，然治外之事备焉。周之兴也，始于太任、太姒

而已。《诗》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灭于褒姒而已。《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方后妃之贤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劳，求贤审官，如此而已。方艳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马，皆其党也。呜呼，治乱之来，可不察哉！

厉王之诗无《小雅》，何也？曰：以监谤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载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卫武、芮伯之作也，当是时诗未亡也，民畏监谤不敢作故也。

《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词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

传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则二雅见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时，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当是时也，女谒内盛，谗邪外兴，政教不行，先王之泽几息。故予观《宾之初筵》、《匏叶》作则《鹿鸣》废矣，《颊弁》、《角弓》作则《棠棣》废矣，《谷风》作则《伐木》废矣，《桑扈》作则《天保》废矣，《渐渐之石》、《何草不黄》作则《采薇》、《出车》、《杕杜》废

矣，《无将大车》作则《南有嘉鱼》废矣，《隰桑》作则《南山有台》废矣，《鸳鸯》作则《由庚》废矣，《鱼藻》作则《由仪》废矣，《采菽》作则《湛露》废矣，《黍苗》作则《蓼萧》废矣，《瞻彼洛矣》作则《彤弓》废矣，《苕之华》作则《六月》、《采芑》废矣，《大田》作则《鸿雁》废矣，《蓼莪》、《北山》作则《南陔》废矣，《楚茨》作则《华黍》废矣。若厉王则尤变其大者，故予观《民劳》作则《公刘》、《灵台》废矣，《桑柔》作则《行苇》废矣，《瞻卬》作则《绵》、《文王有声》废矣，《召旻》作则《棫朴》、《卷阿》废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予于幽、厉见之，文武先王之遗烈盖扫地矣。

世之说《诗》者，以序子夏所为，盖始于毛公耳。班固《汉书》曰"晚有毛公者，自以为子夏所传，河间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则子夏序《诗》独出于毛公而已。后汉卫宏亦以为子夏序，盖袭毛说耳。毛承秦火之余，去古道为近，必有所本，但今无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赐可与言《诗》，于子夏独曰："起予者，商也。"是说者之所本欤？予以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所题曰美、曰刺、曰闵、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弟子之所

能与也。然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详于逐篇，自可以见。何以知之？六篇之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词”，康成以为出于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诗》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则《草虫》，《邶风·燕燕》及《式微》，《王》之《采葛》，《桧》之《素冠》，《小雅·出车》、《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颂·维清》等二十五篇，《鲁颂·有駜》、《泮水》、《閟宫》三篇，《商颂·烈祖》、《玄鸟》、《长发》、《商武》四篇，皆止于元题一句，盖非孔子不能作也。其余篇序，察其文势，反复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见于史传齐鲁解《诗》以《关雎》本于衽席，又曰：“佩玉不鸣，《关雎》刺之。”若《韩诗》则以《汝坟》为思亲之诗，三家者盖皆不得孔子真，独毛公得之，其自以为子夏所传，必有传受之自，惜乎，世远莫得而见也。

《野有死麕》之诗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妇人服饰独言帨何也？曰：按《内则》注云，帨，盖妇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则设于门右，佩则分之于左，常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皇甫谧《女怨诗》曰“婚礼临成，施衽结帨，三命丁宁”是也。

《易》卦，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孔颖达以谓九为老阳，七为少阳，进阳之道也；六为老阴，八为少阴，逆阴之谓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虚一，则四十九数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则七八九六之数。故以纯者为老，九六得纯数；以杂者为少，七八得杂数，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翱作《易诠》，论八卦之性，古今说《易》者未尝及。自古小人在上，最为难去，盖得位得权，而势不能摇夺，以四凶尚历尧至舜，而后能去。尝玩《易》之《夬》，夬，一阴在上，五阳并进，以刚决柔，宜若易然，然爻辞俱险而不肆，盖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刚长乃终”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自道而下数至于三，则天地人之道备矣。圣人画卦始止于三，谓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观变。予观重卦之内，至于三位则有小成变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则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变，则可以思过半矣。

泰山孙明复先生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学者多宗之。以为凡经所书皆变古乱常则书之，故曰“《春秋》无褒”，盖与穀梁氏所谓“常事不书”之义同。

临邛都官外郎计用章博学，著书有《迂遗希通》二编，尤专于《左氏春秋》，以为凡传所称礼也者，非礼之经，乃礼之变也。方春秋时当舍经而用变，以权宜从事，盖左氏亲受于圣人者如此。密学陈襄尝有书辨其非是云。

诗话

梁钟嵘作《诗评》，掎摭本根，总核华实，收昭明之所遗，可谓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余心'，楚词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予以为不然。《虞书》载赓歌之词曰："元首丛脞哉。"至周《诗》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举，如《行露》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惟迩言是听，惟迩言是争。"至于《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亩之间》则全篇五字耳，然则始于虞，衍于周，逮汉专为全体矣。

刘氏《传记》载炀帝既诛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盖道衡诗尝有是句。《杨文公谈苑》载诗僧希昼《北宫书亭》诗云："花露盈虫穴，梁尘堕燕泥。"予以为炼句虽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审言，子美祖父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倡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杨作“润”。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

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也。白乐天工于对属，寄元微之曰：“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尤佳。

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己出，唯李杜。颜延年《赭白马赋》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骢马行》曰：“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马歌》曰：“鸡鸣刷燕晡秣越。”皆出于颜赋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庄子》曰：“鹏之徙南溟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尔雅》释风上下曰扶摇。老杜下峡诗曰：“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恐别有出。

《逸史》载唐李适之罢相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适之，饮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诗曰：“左

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盖用其诗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辞，如‘峻极于天’之谓也。”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

《说文》以琼为赤玉，比见人咏白物多用之。韩愈雪诗曰：“若非㝵鹄鹭，定是屑琼瑰。”又：“马蹄踏作琼瑶迹，为有诗仙凤沼来。”将别有所稽邪，岂用之不审也？

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笋者，虽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绝句亦收之，可谓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笋二十六韵》不收何耶？岂宁忿其排释氏而私怀去取与，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

郑工部文宝将漕陕西，经画灵武，后谪监郢州京山县税，过信阳军白雪驿作绝句，久而湮没，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间尉是邑，重书于碑，后亦亡。郢刊工部诗集亦无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闱，五原功业有谁知？年余放逐无人识，白雪关头一望时。”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经秀上人房》诗云："花时懒看花，来访野僧家，劳师击新火，劝我雨前茶。"其诗篆书刻石，在县多宝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诗云："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旋觅新钻火，为我亲烹岳麓茶。"盖诗人写杨作"寓"。兴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赋赏花钓鱼诗，群臣奉和。丞相韩魏公诗云："轻云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寿杯。"唐罗邺诗云："春排北极迎仙驭，日捧南山入寿杯。"

郑武仲侍郎尝从刘宾学，宾有父尤善于诗，尝云："人从别浦经年去，天向平芜尽眼低。"郑诗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边处处低。"语句惊人，出于蓝矣。

庆历间，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其余不尽记也。然长吉才力奔放，不惊众绝俗不下笔，有《雁门太守》诗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鳞开。"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词意清拔，高出古人。议者谓二世致斋望夷宫在鹿马之后，又长城之役在始皇

时，似未尽善。或曰概言秦乱而已，不以辞害意也。

荆公集李、杜、韩吏部洎本朝欧阳文忠公歌诗，谓之《四选集》，王萃乐道谓予曰："然不取韩公《符读书城南》何也？"予曰："是诗教子以取富贵，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渊明犹不免子美之讥，况示以取富贵哉！"乐道以为然。

闽中鲜食最珍者，所谓子鱼者也。长七八寸，阔二三寸许，剖之子满腹，冬月正其佳时，莆田迎仙镇乃其出处。予按部过之，驿左有祠，谓之"通应祠"，下有水曰"通应溪"，潮汐上下，土人以咸淡水不相入处鱼最美。比见士人诗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诗曰："长鱼俎上通三印，新茗斋中试一旗。"闽人谓茶芽未展为枪，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

王铚性之尝为予言曰："王荆公尝集四家诗，蔡天启尝问何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识卑，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

鼎州武陵县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谒焉。寇莱公往雷州，凡题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诗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记年月。"后丁晋公谪朱崖，过

寺题云：“翠影疏疏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壶冰。晓钵侵星汲，宵厨向月澄。岂惟蠲肺渴，灌顶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赋咏，如殿中丞范讽诗云：“平仲酌泉曾顿辔，谓之礼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转使高僧薄宠荣。”又刑部郎中崔绎诗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记名留咏在精庐。甘泉不洗天涯恨，留与行人鉴覆车。”可谓言婉而意达矣。

穆伯长为《巨盗》诗，斥故相丁谓也。予因举于史骧思远，思远曰：“此于伯长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贬崖州为三绝句，便不免世人訾毁。”予以为《诗》三百皆出圣贤发愤而为，又何伤哉？后尝语于客，会安陆令李楚老翘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诗也。白公卒于李贬之前。”予因按《唐史》，会昌六年白公卒，是岁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贬，盖当时疾李者托名为之，附于集。诗曰：“乐天尝任苏州日，要勒须教用礼仪。从此结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诗。”“昨夜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紫藤枝。摆头撼脑花园里，将为春光总属伊。”“田园不解栽桃李，满地惟闻种蒺藜。万里崖州君自去，临行怊怅欲冤谁？”予观其词意鄙浅，白为杂律诗讥世人，故人得以轻效之。

慈圣光献皇后以元丰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执政近臣入侍圣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圣以珠盘蹙马鞍遗上，上自池乘以归。慈圣好植花，多乘小辇游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庆寿”，在福宁之东，是夜毁香阁垣为百官入听遗告。庭中有二小亭，金书牌曰“赏蟠桃”、“赏大椿”。明年三月，将奉山陵，诏百官各进挽词二首。故相王珪曰：“谁知老臣泪，曾泣见珠襦。”王存时为从官，曰：“珠鞯锡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空。”予亦例进曰：“春风三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东朝，盖斥庆寿也。

永叔《早朝》诗曰：“月在苍龙阙角西。”甚美。然予按汉之四阙，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苍龙”，西曰“白虎”。今永叔诗意，盖以当前门阙状苍龙，故云月在西也，盖不用汉阙耳。

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书耶？取其牌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

权文公多用州县、日辰之类为诗，近见人亦有为药名诗者，如诃子、缩砂等语，不惟直

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远善诗，用药名则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来夜半天河转，挑尽寒灯心自知。”此乃鲁望离合格也。思远幼孤，从令狐先生学诗，有唐人风格。《赠惠秀》云：“坐禅猿鸟看，谈《易》鬼神听。”又《题朱氏园》云：“花分先后留春久，地带东南见月多。”故寿阳朱炎节判尝赠诗曰：“古人不到处，吾子独留心。”

吾友顿隆师尝言：“颜延年《五君咏》，至《阮始平》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为山涛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盖误矣。”余以为麾即毛也，子美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长官好为诗。予少时闻人诵：“嚼梅香袭齿，攀柳绿藏巾。”予欲纂乡人诗，怅无朱诗。廖献卿大夫谓予曰：“某少尝同笔研，得其诗二百余篇，当录以奉寄。”献卿别未几，不幸早卒。自予还里，屡访诸廖，所谓朱令诗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诗肇于柏梁，而盛于建安。考之，岂独柏梁哉？《鄘风》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风》曰：“知我者谓我心忧。”《郑风》曰：“还予授子之粲兮。”《齐风》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尚之以琼华乎

而。”《魏风》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风》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小雅》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又曰：“如彼筑室于道谋。”《大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颂》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惩而毖后患。”“仪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楚狂接舆歌曰：“今之从政者殆而。”项籍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高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皆七字之滥觞也，然则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袭矣。唐刘存乃以“交交黄鸟，止于棘”为七言之始，盖合两句以言，误也。

予熙宁初调官，泊报慈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钞。其《过杜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处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车、斜韵，梦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黄云叟，以书古人用韵未尽。知白乐天“春深贫贱家，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又如“妻愁出赁车”之语，乌足称哉？

张颂公美，颍昌人，举进士不第，尝馆于吾家义方斋。畏谨自律，读书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诗，曰："人散秋千闲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风。"全不类其为人。尝咏唐君臣得失之迹与其治乱之辨，可为世鉴者凡百篇。元丰末，至京师欲上之；会永裕不豫，囊其书归。有志而不达，惜哉！

予弟光辅邻臣，郡以经行应诏，元祐丁卯赐第。归未几，因出坠马伤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词曰："足谷医还验，占桑梦亦灵。"众咸推服。

论文

《楚词·招魂·大招》，其末盛称洞房翠帷之饰，美颜秀领之列，琼浆胾羹之烹，新歌郑卫之娱，日夜沈湎与象棋六博之乐，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归来，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后耳。又曰："赏罚当只"，"尚贤士只"，"国家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来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兰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选者，以其"天朗气清"。或曰《楚词》"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似非清明之时。然管弦丝竹之病语衍而复，为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艺”、“约”八十五题，可谓博矣。既载相如《喻蜀》，不录扬雄《剧秦》，录《解嘲》而不收韩非《说难》，取刘向《列女传》赞而遗陈寿《三国志》评。至韩、柳、元结、孙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类；又作“读”，如《读仪礼》、《读鹖冠》之类；又作“书”，如《书段太尉逸事》；“讼”，如《讼风伯》；“订”，如“订乐”等篇。呜呼，文之体可谓极矣！今略疏之，续彦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诗起晋夏侯湛，唐刘存以为始于“鹭于飞，醉言归”。任以颂起汉之王褒，刘以始于周公《时迈》。任以檄起汉陈琳檄曹操，刘以始于张仪檄楚。任以碑起于汉惠帝作《四皓碑》，刘以《管子》谓无怀氏封太山刻石纪功为碑。任以铭起于始皇登会稽山，刘以蔡邕《铭论》“黄帝有金几之铭”其始也。若此者尚十余条，或讨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论，虽有不同，然不害其多闻之益。

《颜氏家训》亦足以为良，至论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张衡、左思为狂，而又诋讦子云，杨本云“而又崇尚释氏”。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选》最为该洽，然潘岳《闲居赋》曰：“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善

以“周文”、“房陵”未详。予尝读王子年《拾遗》曰：“北极有岐峰之阴，多枣木百寻，其枝茎皆空，其实长尺，核细而柔，百岁一实。”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枣枝茎皆空，核细而柔。任昉《述异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李尤《果赋》云“三十六园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赋所用盖出此。

吴兴姚铉集唐人所为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书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开封时，长子渝游相国寺，得唐漳州刺史《张登文集》一册六卷，权文公为之序，其略曰：“所著诗赋之外，书启、志记、序述、铭诔合为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别》、《怀人》三赋与《证相》一篇，意有所激，锵然玉振，傥有继梁昭明之为者，斯不可遗者也。”然所得书肆镂板才六十六篇，盖已亡其半。抑观《文粹》并不编载，由是知姚亦有未见者。予续《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传，裒而录之，以广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尝言文章当以气为主，而世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亦足以观其志。如王沂公作状元，殿试《有物混成赋》其间曰：“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此有陶镕品物之度，后果为相。范文正赋《金在镕》曰：“若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傥

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人以为有出将入相之器，果为名臣。

里人传宋景文未第时，为学于永阳僧舍，连处士因问曰：“君好读何书？”答曰：“予最好《大诰》。”故景文率多谨严，至修《唐书》，其言艰，其思苦，盖亦有所自欤！

宋景文公始独撰史，岁月虽久而书盖将成，后文忠公分撰纪、志，今与景文所撰列传共行于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纪》与《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见。

范蜀公既谢事家居，亦著《东斋纪事》，大意已见序说。

王勃《滕王阁序》世以为精绝，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予以为唐初缀文尚袭南朝徐庾体，故骆宾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云：“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则知勃文盖出于此。

李覯泰伯临川人，以文学名于时，晚年著《李氏常语》，大斥孟子，以为教诸侯叛。若孔子犹不免庄周之论，况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贡一角兽，高大如吴牛，身

皆肉鳞，傍置一羊，每击其羊闻其声，则方饮齕，彼盖以麒麟进也。神文目为异兽，然世谓“山犀”。士有赋麒麟者，以示郑獬内相，其词曰：“挺一角于额上。”毅夫谓予曰：“此正如班固书张苍晚年口中无齿也。”

碑碣

安陆之东三十里乃唐许氏之茔域，俗谓之“相公林”，旧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阔三尺余，白石也。吾闻石白者不泐，村民辄异之，或遇水旱则就祷焉。治平中，县令张墩言于太守周君燮，且以为玉碑，辇而示之，非玉也，委乡校之南庑。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余字，会郑獬以内相还里卜葬，遽止之，得不尽灭其文字。后余游宦归，见其碑悉为人磨治，惟其额有书“大唐孝昌公许君墓碑”九字，甚恨无墨本以藏。亲友朱乂叔见予屡叹，乃出一本以遗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铭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于序为甚，其可读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亲而建侯；我后得人，均关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节、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于朱绳，昭全形于白璧。抑贪竞之俗，恩浃二天；屏权右之门，威如重燎。”又曰：“行趋露冕之襜，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诏，追迁太仆少卿。”又曰：“长史公以仪凤三年正月日薨于汾州之官舍，春秋

六十有二。”又曰：“嗣孙崇艺，易州司马、互回军使，英姿外发，灵鉴内融。”又曰：“趋毅梓之乡关，用摽幽陇。何止韦孟之光绪祖德，垂裕后昆；刘宽之传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艺、崇述、崇烈云云。铭曰：炎图括地，姜派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飞烟。缉诣帝若，业冠象贤。颍滏涵珍，箕山韫宝。仪刑邦干，经纶天造。华阳启国，襄城访道。汉剑舒莲，周珪映藻。运移赤野，威怀楚望。八翼飞止，三刀集贶。英蕤早举，仁风晚畅。丹水擢图，黄星昭亮。恩狎圣齿，绩参龙跃。锦旆云道，实享天爵。青蒲奏绩，赤野驰英。陆刳神兕，水斫奔鲸。闽区恩暴，夏口先鸣。晋俗康阜，轩辔澄清。金根按禁，讦谟鹤省。兰锜昼严，钩陈夜警。军容甚泰，土功载靖。地轴东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书》许绍唐初为峡州刺史，封安陆郡公，以破萧铣功，擢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智仁初以勋封孝昌县公，绍卒，继守夷陵，终凉州都督。用是考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处俊，安陆人也。相唐高宗，尝为中书侍郎。既终，葬于州西南三十里。庆历中，太守校理孙公甫之翰尝命令狐子先为文，将镵石立于浈津之侧以表之。会温成张氏方以修媛宠贵，之翰畏谗，终不立，议者或讥其太忌。元丰中，滕甫元发守是邦，将罢任，又为文刊石

以遗安陆令，俾建诸道左。未几，故相清源公蔡确谪知州事，暇日有十绝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是时，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坐是讪上，窜岭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于令廨之门。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阳楼，楼上有石，倒刻“谢仙火”三字。其序述庆历中，华容县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谅子京问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并长三尺，铁笔书之。然予在江湖间，人多以仙为名，又其字类世所开者。孙载积中宰吴兴德清，新市镇觉海寺殿宇宏壮，其碑云皆唐时所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谢均李约收利火”十余字，去地三二尺，以纸墨拓之，与岳阳字大小一同。积中因曰：“夫伐木于山者，其火队既众，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本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阳西濒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与天际，而州步而舣舟之所，人甚病之。庆历间，滕子京谪守是邦，尝欲起巨堤以捍怒涛，使为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时治今比阳县，后杨有“又”字。徙泌阳，今治是也。按开元间李适之尝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张九皋之文。九皋盖九龄弟。其碑先自比阳辇置今之都厅，予尝阅之，因求诸新旧史，皆不载适之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适之，其字也，名适之，宗室之贤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门人史骧思远谒太子中允句谌信道铭其圹，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隐为文以表之。天隐与令狐同年。福唐林逸书，襄阳孟逸篆额，史号为“三逸碑”。

书画

王右军书多不讲偏旁，此退之所谓“羲之俗书趁姿媚”者也。

武功苏泌进之，子美子也，任湖北运判，按行至鄂，予时守郡，苏出其曾王父国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门扉之墨迹，隐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书曰：“暮春因游明月峡，故留题。前霅纠史杜牧。从前闻说真仙景，今日追游始有因。满眼山川流水在，古来灵迹必通神。”国老云：“杜罢牧吴兴，游长兴之明月峡，留字于村居门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岁宰乌程闻此说，托陈骧往彼得之。字体遒媚，隐出木间，

真希世之墨宝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尝为湖州。督邮，藩镇板授之官。予奉使闽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轩，东楹之柱，庆历间蔡君谟题之，其字隐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说文身事，有得髑髅涅文墨入骨者，岂松煤所渍能然乎？

郭忠恕侨寓安陆，郡守求其画莫能得，因以缣属所馆之寺僧，时俟其饮酣请之。乃令浓为墨汁，悉以泼渍其上，亟携就涧水涤之，徐以笔随其浓淡为山水之形势。此与《封氏闻见》所说江南吴生画同，但彼尤怪耳。

辨误

《论语》：子路从夫子而后，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此一句当在“至则行矣”之下，简编差误而然也。盖子路既不见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无义”云云也，不然，岂无人而与言哉？

《孟子》最为全书，然“滕文公问为国”此篇疑有简策之误，盖与“毕战问井地”参杂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当与“国中什一使自赋”为相比，若“《诗》云：雨我公田”至“虽周亦助也”当与“方里而井”至“所以别野人也”为相比，若“乡

田同井”至“百姓亲睦”当与“设为庠序”至“小民亲于下”为相比，若“世禄滕固行之矣”当与“卿以下必有圭田”为相比，而其间察其文义，颇有脱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见于后世，良可惜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云云，“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二”，“从”字上盖脱一“曰”字，读者可考而知也。匡章谓陈仲子为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后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继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欤？”予以为“黄泉”字下当有脱句，子弟读焉，当详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僵也。”杨氏注云：“炊与吹同，僵当作僵，可以气吹之则僵。”予以为非也。僵与竟同，炊乃爨也。以为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尽，犹之所谓“一饷间”耳。

予守官洛中，闻伊阳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数十里，不知《禹贡》何以谓“导洛自熊耳”。君实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卢氏县，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经》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𩁹举山东北，过卢氏县南。”郦善长注云“洛出冢岭山，东北经获兴川，又东经熊耳山北。《禹贡》所谓‘导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盖开导其滞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于熊耳，盖禹始导

于此尔。予按伊阳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败赤眉，积甲与熊耳齐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川江、汉，其浸颍、湛。郑氏云："颍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为淮。"得臣按：郦善长《汝水注》云："湛水出犨县北，历鱼齿山下，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晋伐楚，败绩，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长阪，即湛水以名也。《周礼》：荆州，其浸颍、湛。郑玄未闻，盖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则不乖其土，言水则有符经文矣。"

汝水又东南经定陵县，水右则滍水，左则沟水出矣，自定陵县北通颍水于襄城县镇，颍盛则南播，汝洪则北注。得臣以为九州之荆，乃今襄阳也，方城盖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则在荆，犹之江出于岷山，汉源于嶓冢，其川盛于楚也。

吴松江有洞庭山，韦苏州诗、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时子美诗曰"笠泽鱼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吴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谓"洞庭"者，即郦善长注《水经》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盖斥此湖耳。比见岳州集古今题咏刻石龛于岳阳楼，如苏州皮、陆、子美之属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间，缭汉江筑堤以障泛水，彼人谓堤曰“提”，说者以为自高氏据其地，俗避其姓所讳，故不曰“堤”尔。予尝疑其不然。比见李肇《国史补》乃云：“今襄阳人呼堤为‘提’，关中人呼稻为‘讨’，皆讹谬所习也。”由是知讳姓之说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晋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来称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凤宪、校理张舜民芸叟先谪监郴州盐税，过鄂书与通判吴子勉厅壁诗云：“但见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学有文，盖邠去鄂，秦楚之异，遂以鄂为今郢矣，其诗并录于此，曰：“汀洲露白叶番黄，独上南楼写兴长。但见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兴亡。朱弦只解悲流水，黄鹤犹能返故乡。莫道楚魂招不得，试将芜累过三湘。”

京师谓人神识不颖者呼曰“乾”。予因询一书生厥义云何，曰：“乾，阳数，九九者不满足耳。”后予见扬子《方言》称齐人谓贼曰“虔”，因知“乾”乃“虔”。传曰：“虔刘我边鄙。”盖贼杀之义也。然则世俗俚语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绎耳。

《吕氏春秋》曰：白圭新与惠子相见，惠

子说之以强。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妇者，孺子操蕉火而巨，新妇曰：‘蕉火太巨。’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太甚者。”惠子闻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妇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卑对尊称其妻，及妇人凡自称者则亦然，则世人之语岂无所稽哉？而不学者辄易之曰“媳妇”，又曰“室妇”，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细者，始曰“拱把”，大曰“围”，引而增之曰“合抱”。盖拱把之间才数寸耳，围则尺也，合抱则五尺也。《庄子》曰“栎，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围”，疏云“以绳束之，围粗百尺”是也。今人以两手指合而环之，适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算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则围当二丈一尺。传曰：“孔子身大十围。”夫以其大也，故记之。如沈之言，才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为异耶？周之尺当今之七寸五分。

陕州灵宝县之西有涧曰“洪溜”，自东南直注西北，入于河，平时可涉，遇涨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预修本州役书，洪溜涧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见《水经》，云“按上洛有鸿胪围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谓斯川为鸿胪涧”，于是知洪溜，语之讹也。

白兆山，最安陆之胜，处郡西三十里，颇多灵迹，中有楷师嵒，世传楷师疏《维摩经》，有白气之异，山因得名，故赋咏之士未尝不为言。若令狐子先《请善先长老住白兆寺书》曰："高宗朝神，楷师作《维摩疏》于嵒下，感白气之兆，上属于天，因而得名。"亦习传闻，失之讨论也。《周书·于翼传》建德二年，出为安州总管，属大旱，浈水绝流。旧俗，亢阳祷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旧矣。

安州应城县有五茄山，《寰宇记》与《图经》并作"茄"字，俗作"加"字，窃疑之。访居人，其山起于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数仞，无峰峦特起之势，皇甫子固谓予曰："'五'当作'伍'，伍盖楚之著姓，此山盖伍氏所居，当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东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记》以为两山叠嶂，远望若行伍然，恐亦俗传也。"

予使闽，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隶闽部。其所谓飞猿岭者，昭武之西北境也。过是岭即至于峭石铺，尝按谢灵运诗云："朝发悲猿峤，暮宿落消石。"谓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为飞猿、峭石，盖岁久俗传之讹耳。

世多言唐以张万岁久任牧马之政，故圉人辈辨马之老小，不曰岁，而以齿目之，盖避万

岁名也。夫岂然哉？按《周礼》“马质”云：“书其齿毛与其价。”又《曲礼》曰：“齿路马者有诛。”《穀梁》曰：“晋献公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荀息牵马曰：‘齿加长矣。’”《战国策》曰：“夫骥之齿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马岁必以齿，非自唐有所讳也。

《禹贡》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国云：“淮出桐柏，经陪尾。”班固《地理志》亦具此，而颜师古乃曰：“陪尾在安陆东北。”今按安陆郡石村之西，俗号为“横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东北，误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县光和尚骨立，笔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传》老子苦县濑乡人。又读《汉书》称桓帝梦见老子，命中常侍左悺于濑乡致祭，诏陈相边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书也。今考桓帝纪年乃建和，光和盖灵帝时年号，岂杜诗乃后人传写之误耶？或者以为今亳有太清残缺碑，犹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于何代。兼谯去苦县尚两舍，即非边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或以黄精当作黄独，遂援《本草》芋魁注释以为证，此皆惑于多闻好奇之过也。《药录》云：“黄精止饥。”杜以穷冬

采此，无所获，必迁就黄独耶？又以山雪为春雪，此尤为乖谬。杜自十月发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离同谷入蜀，诗中历历可考，盖未尝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阳，故《寰宇记》亦载其坟在县北二里，不知何缘得此？《唐新书》称耒阳令遗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观子美侨寄巴峡三岁，大历三年二月始下峡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阳，即四年冬末也。既过洞庭，入长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乱，仓皇往衡阳。至耒阳，舟中伏枕，又畏瘴，复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末云："舟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将适汉阳》云："春色弃汝去，秋帆催客归。"盖《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继之以《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云："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阳耶？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称子美孙嗣业启子美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辞不能绝。其系略曰：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近时故丞相吕公为《杜诗年谱》云："大历五年辛亥，是年还襄汉，卒于岳阳。"以前诗及微之之志考之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此篇常病难读，盖多脱漏。予亲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传韩文，最为全本，悉多是正。于是知此篇乃脱八字，自“湜也困公安，不自闲”，盖“闲”字下脱“其闲”二字；又“掎摭粪壤”下脱一“间”字，“间”字下又脱“粪壤多”三字；其后“岂有臧”字下脱“不臧”二字，读之者可以考焉。至于他诗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义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盖古之人视义以为去就耳。予尝曰：“死生之际，惟义所在，则义所以对死者也。”程伯淳闻而谓予曰：“义无对。”

卷下

姓氏

谱牒不修也久矣。晋东渡，五胡乱中原，衣冠流离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寮姓也，疏之后乃为束，是之后乃为氏。闽中人避王审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恶其称者，或改为元。如此类甚多。况元魏据洛，诸虏喜中原之姓，择而冒之者益众，则谱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载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长、孟坚叙传之比也。在唐时尚多姓谱之学，今或罕言之。欧阳文忠公、苏洵明允各为世谱，文忠依《汉年表》，明允放《礼》，以大宗、小宗为次，虽例不同，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窃怪文忠以谓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则禽兽不若也，其讥诃亦至矣；然欧阳氏得姓凡几年，其间文学之士盖亦多矣，文忠始为之谱，斯言恐未为得也。

古器

应山平靖关之南，涧水盘纡，随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于涧侧，铜为之，色如涂金，两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轻。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数，皆为水所漂，止得此耳。连庶君锡得之甚爱，以为华而不侈，质而不陋。后归永叔。

予友郭惟济君泽，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后，斜日射溪碛，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体圆，色白，中虚，径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轮郭，一端绕边列以齿，齿仍缺十六。以为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齿距地，酌水于轮郭间，隆起处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泽尝谓予曰："柳公权云：某州磁研为最佳。"予时年少，不能尽记，今追忆书之。

安陆石嵓村耕夫得宿藏一镜，光明莹然，不为土所蚀，视之，可见十余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犹照数里，不知何世物。

云梦县楚王城左右，人时得编钟、佩印、刀、斗、鼎、镜之属，不可胜纪。

风俗

仕非为贫，有时为贫。今不然，为贫者多也。予初仕，闻仕宦者相与告语曰：某所有职田，某所供给厚，可仕也。后忝通籍，朝堂之论亦然，用是知为贫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独牡丹曰花。晋人凡果不言果，独林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过所谓四里桥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为屠儿墓园。清明则众屠具酒肴祠之，出于人情也。

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媒氏祝之，掷杯于地，验其俯仰，以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怀之而去。丧事，贫不能具服，则赁以衣之。家人之寡者，当其送终，即假倩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惋，仍时自言曰：“非预我事。”

闽中呼梯为陔，陔，阶之讹也；鞋为脚，脚，屐之讹也。

世言闽、蜀同风，孙光宪作《北梦琐言》以为不同，大略引蜀有不仕之类以为异。孙盖蜀人也，故主其乡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

氏，并多于他所。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至于亲在堂，兄弟异爨，民间好蛊毒者，此其所同者，则知古语之传盖不虚耳。

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或出嫁女争讼其财无虚日。予漕本路，决其狱，日不下数人。夫杀己子至于后世狱讼不已，岂非天戒欤？

汶上多士族，有雌黄人物会于州吏茶肆，过者必有恶名以加之。初但相顾举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号曰“猪嘴关”，推其巧能名者为关使，次有判官、干当公事。

奇异

寇莱公贬死雷州，榇还洛阳，过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标纸钱，竹尽活成林，邦人神之，号“相公竹”。刘敞原父、王陶乐道各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陆有念佛鸟，小于鸲鹆，色青黑，常言一切诸佛。张齐贤相谪守郡日，作古诗二篇。元宪宋郊诗曰：“鸟解佛经言。”予少时闻之，近时罕闻矣，岂夫造物亦有时耶？

盛事

《国史补》载苗夫人，近代妇人无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献公之子、富郑公之室、冯太尉之外姑。马夫人，父尚书也，夫丞相、司空申公吕端也，四子长侍读，次枢密，次丞相、司空，次户部尚书。鲁夫人，父太师简肃公也，其舅吕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纯中书舍人，婿翰林学士范祖禹也。

苏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盖有之，未有一朝者，独刘沆天圣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孙俌治平元年，并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张文孝之孙保常锁厅不第，然应举时，家状内三代皆具庆，亦世所无也。"

世言国初史馆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庆下，安厚卿为枢密日亦然，盖继母也。

予里集贤张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禄卿张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请大夫琦任京东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宁无疾。

赵孝廉令畤景贶言景祐元年同廖献卿赴试春闱，一日，献卿谓孝廉曰："某必不利于南宫，昨梦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贶贺曰："献卿必登甲科继先君矣。"未几省榜出，

献卿乃第十人。献卿名子孟，淳之长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献卿第三子，元丰戊午国学第十人荐。三世之间，及第、过省、取解并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杀

予少时，季秋末于草际得一小蛱蝶，怪其非时，取视之，则毙于掌中，久则翩翩然飞去，盖其诈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益江行，岸际见小虾蟆无数，天益呼仆抱鸡令食，既而并无所见。天益去，虾蟆复跃入水。盖闻鸡声悉伏地不动，人莫见也。

鉴戒

李广之不侯，史氏以为杀已降，余谓非特此，其杀灞陵尉亦甚哉。广自抵阴谴，岂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虏而李氏夷灭，亦显报矣。

郑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时徙家安陆，资镪巨万。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过则载瓦以行，问有屋漏则补之；若舍客自为之

屋，亦为缮补；又隆冬苦寒，蠲舍缗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纾也，登进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职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长曰继中，皇祐元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读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与孙皆任以官，不由选调，世禄不绝，阴施之报盖不诬矣。

王文正沂公仕章献朝，发晋公窜海上，天下称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谓所知曰："予行己无慊而获此报，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郓，为监司相轻，后秉政，迁除本官略无宁岁，竟死于道路，此必为报也。"

予同年黄靖国元弼刚正明决，初调蜀中主簿，亡其县名，令缺，摄县事。有巡卒宋贵嫚骂本官，众不忍闻，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后十五年，元弼为沅州军事判官，治牒至宁州，暴卒，入冥与宋贵辨其事。元弼具陈嫚骂之语，冥官亦愤之，已而追阅案牍，语元弼曰："罪即当死，终是死不以法。"元弼复生。西州士人往往作传，亦多牴牾。予屡诘其本末，语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陆医生宋氏视疾不问贫贱，仍载粟枣，乏者遗之。宋之子曰应，善论说，好驰骋上下，能冷热人，人多畏之。后为医博士，谒之者贫则绝，盖弗肯继矣。未六十，中风而卒。

三子，长犯盗，流他所得还，卒于乡；次初学举进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间，因刺一妇人不著，坠井死；幼者终于冻馁。应之弟曰效，畏谨有常，年逾七十而亡，一孙习医自足。

真伪

予闻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诰与右宗大贾，冒以庇其族，比年闻安陆亦有，盖谱不明耳。

刘梦得《读张曲江集》诗，其序略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嗣，终为馁鬼，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故其诗云："寂莫韶阳庙，魂归不见人。"按《唐书》，曲江有子拯，而不见其他子孙者。近有朝请张君唐辅来守安州，盖曲江人也，自称九龄十世孙。皇祐间，侬智高乱岭南，朝廷推恩，凡名举人者悉官之，无虑七百人，唐辅在其中。后稍迁至牧守，当涂诸公往往以名相之后称荐之。夫以梦得去曲江才五六十年，乃言"燕翼无嗣"，岂知数百年后有十世

孙耶？岂梦得困于迁谪，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说猎者尝取麝粪日干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脐香，杂干粪以实之；最大所谓“当门子”者，即预采飞虻，去首足翅，日干以用之，是一麝获五脐之利。虻之性不良可知也。医者司徒生尝言：“市麝脐宜置诸怀中，以气温之，久而视之，手指按之柔软者真也，坚实者伪也。”

谗谤

蜀人龙昌期为《礼论》，以为周公《金縢》之请以代武王，盖其诈也。予谓方周公之时，近则王不知，远则四国流言，至于后世犹有仁智未尽之说，盖圣人诚为难知。呜呼！不如是不足以为周公。

元宪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价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诉于上者，以姓名于朝廷非便，神文乃间谕元宪，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札，先书“臣庠”，时李献臣为翰长，见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对。已而白宋，宋乃书一绝云：“纸尾何劳问姓名，禁林依旧玷华缨。欲知《七略》称‘臣向’，便是当年刘更生。”元宪既参大政，朝廷无事，庙堂之上

日阅文史，今观《纪年通谱》、《杨文公谈苑》等序及《绎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宪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后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净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后为人言排诋，出知河南，改许及河阳，归京判都省，久之，卒于私第。公尝自谓时贤多以不才诮我，因为诗曰："我本无心士，终非济世才。虚舟人莫怒，疑虎石曾开。蛟负愁山重，葵倾喜日来。欲将嘲强解，真意转悠哉。"

张师正《倦游录》说颍上常夷甫处士自经而卒。王莘乐道奉议，颍人也，从学于常，具道处士得病而卒。师正进士及第后换西班官，至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汉间士人所为，托名以行。

占验

舜治天下，弹五弦琴而歌南风之诗，盖长养之音也。《诗》亦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谓之"种盐"，不得南风则盐不成，俗谓之"盐风"。荆湖间夏有大风，朝起夕止，连日如此，土人曰"飓风"，音"谅"，有则大旱，陂泽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风"，如杓勺水也。

安陆地宜稻，春雨不足，则谓之"打干

种”，盖人、牛、种子倍费。元符己卯大旱，岁暮，农夫告曰：“来年又打干矣。”盖腊月牛驏泥中则然，明年果然。

京师槐放花盛，则多河鱼疾；北人荞麦熟，则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

江湖间人常于岁除汲江水秤，与元日又秤，重则大水。

《颜氏家训》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晓则午中矣，历五辰也。更，历也。

予夜不寐，问直宿兵夜如何，曰：几更。明日问何以知，曰：“每转更，则栖鸟多动。尝出戍，率多用是为验。”因遣人听戍鼓，皆然。

熙宁初，予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长二三尺许，取而焚之，臭如马鬃，是岁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鸣则蚕善也。

安陆农视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细白花丛出，若十花以上则米贵，花多则贱。

大观戊子仲夏，安陆雁自北而南，群燕委

雏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陆老农相谓曰：“夏至逢端午，家家卖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艰食，果卖子以自给，至有委于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胜数。

传曰：玄鸟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来不见社。大观己丑仲春，社前数日燕已来。

语谶

前广西漕李朝奉湜，江宁人，言昔日内相叶清臣道卿守金陵，为《江南好》十阕，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圣皇宽诏养疏顽。赢取十年闲。”意以为虽补郡，不越十年必复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间，李尉广德，钱公辅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间及郡事简，得暇山川行乐，昔叶道卿云“赢得十年闲”，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谓不越五年复入。至五年，钱卒。

予仲氏光辅元祐丁卯应诏，季道辅饯于郊，举光辅旧诗曰：“仲舒窥圃三年废，东野看花一日多。”光辅笑曰：“我尚能为此语邪？”明年失意。会有诏：经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

闻。于是有旨令与特奏名，唱名第一，赐同五经出身。予时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辅荣归，为学尚不辍。八月末，为往州北视亡妻孙氏茔地，还次近郊，马逸而坠，内伤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谶邪？

博弈

《樗蒲经》曰：“凡近关及后一子谓之‘堑’，近关及前一子谓之‘坑’，落坑堑非贵采不出。凡一马打一马，如遇退六踏马，则一马可踏五马。”故世指不循理者谓之“踏坑堑”。

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樗蒲经》一有赌，若两人以上，须置囊，合依样检文书，乃投钱入。囊家亦谓之“录事”。

郑都官诗有“能销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之句，盖所难者在过关，以前后为坑堑也。

谐谑

神文时京师旱，上闵雨，形于寤叹，宰相请下畿内遍祷祠庙。陈留有张子房庙，县尉亦

才雅，但好谑，分命诣庙，为二十字诗，题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来汉相庙，为民祈灵雨。”石齐老说。

元宪宋公应举，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复州推官。元宪谓曰：“某多幸，才入仕不识州县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才应举便不知下第况味。”兄弟相与笑谑而罢。

长林尉石夷吾齐老尝游庐山，为予言简寂观天尊铜像制范精致，然本乃佛像，唐会昌中废毁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为天尊。夷吾作诗曰：“赤土坡头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听闲人说是非。”

熙宁间，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时司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余作“壤室”。邵尧夫见富郑公，问新事，尧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遂以二公对，富大笑。

熙宁中遣使诸路察访，吕升卿明甫奉使京东，身为职官，许荐部吏改官者十员。戏语人曰：“可辍其半，为身改官。”

龙图阁学士世谓之“大龙”，直龙图为“假

龙”，直学士为“小龙”，或有得直阁久之不迁而卒，因曰“死龙”。

七寺闲剧不同，太府为“忙卿”，司农为“走卿”，光禄为“饱卿”，鸿胪为“睡卿”。盖忙卿所隶场务，走卿仓庾，饱卿祠祭数颁胙醴，睡卿掌四夷宾贡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议事，谓之“巡白”。侍从即堂吏至客次请某官，既相见，赞曰：“聚厅请不拜就座。”则揖座，又揖免笏，茶汤乃退。余官则堂上引声曰“屈”，一啜汤耳。若同从官则侍汤。京官自下声喏而升，立白事讫退，或有久次无差遣者，闻堂吏声“屈”，乃曰：“不于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将作监簿易为承务郎，或曰：迁官则为“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谏议台符换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来。”人不知皆笑曰：“大虫来。”

丞相吕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对，终不发一谈，时人谓之“铁蛤蜊”。

《礼》有“引年”，传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则不然，至于病耄犹不能去，多为贫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亲戚相怪，且痛其死

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为户部侍郎，一日，报乞致仕，未几逢于朝路，因讯之曰：“未尝有疾，亦未尝告老，不知何为也？”粹夫善诙谐，乃告曰：“前日儿子亦自冯翊奔而来，以为死矣，且来草阅蹿踊一巡。”

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

余长子渝尝为寿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庙，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刘仁赡之功德，欲立庙不可得也，遂共为刘令公像于淮南庙中，岁时享焉。传舍有人为诗曰：“淮南据险逆西京，仁赡输忠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未应同食便同情。”

淮南庙有八仙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说往时有姓梅为守，见庙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郄家岭，伶人郄生登岭大痛，守怪问之，对曰：“此岭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异时执政在私第皆僦居，熙宁初，撤南北作坊，起东西二府八位。又废捧日一营建武学，隙地创小宅数十，收赁以充学费，号“鬼八位”。

杂志

神宗就太原庙取祖宗以来将相功臣像各绘于两庑，因推恩官其后。予在开封南司，阅牍见党进家状云：“私家无祖像，今城南什物库土地像乃是。”遂取图之。

哲宗陵曰“永泰陵”，京师永泰门、福州永泰县皆以他名避之，龙图阁待制丰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庙额。”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阳东白马寺后，予游寺见其像在庑舍下，僧云其裔孙侍禁自陕右辇置，欲建祠堂于此，不果。

盛武仲知蔃州，过江夏，予宴之。其祖天圣间为翰林学士，宰相丁谓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学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几，又责和州团练副使。宦者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问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讫。”盛市胡饼十余枚，贯以缗，贮水一葫芦，挂于鞍，行则啖之。余十里，使者顾见，惊问曰：“何从得此物？”答以早令市之。使者抚掌大笑。盖盛善饭，常兼数人，欲以困之也。

应山县连处士舜宾命二子从二宋学，二子庶及庠也，请二公居于邑之法兴寺，今尚有二

公手植松柏。有县令经生者，忿二公不出谒，屡形颜色，连劝二公强谒之。已而令恚尤甚，连特询其情，令怒不以襕鞹也。二公复如言而往。明年，元宪状元，景文第十人，南归，令驰谒道左。

唐僧能诗者，如昼字皎然之类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头童而不栉，不可冠，何字之有？荐绅亦从而呼之，何也？

熙宁初，予官陕郊，时初复十铸钱监，兵闻锡气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销释，所支率分钱内充买均给。后予所至多令如此给肉，惟建州丰国监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时士大夫多因病笃乞致仕。予在大农忽得目疾，乞宫观；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亲友惊叹，乃自削奏牍，叙致颇详，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汉傅之高风；鼓腹而嬉，愿遂尧民之至乐。"

老医少卜，老取其阅，少取其决。

郑毅夫内相再黜于有司，已而病伤寒，忽一夕梦化为龙而无角，浴于池中，鳞甲皆水出，盖汗也。展转间，张大夫问曰："君已安

否？”曰：“我不是龙。”张以为谵言。既觉，犹若曳尾不收。梦中但闻池上人皆曰：“白龙公来也。”士大夫于内相挽词多用“白龙公”者，盖本此耳。

古人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后世不然，报恩略而报仇必详。《诗》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退之赠刘师命诗云：“往取将相酬恩仇。”得时得位，无不皆然。

暑月痱子，虽蛤粉、陈粟涂之不差，豫章黄元明曰：“止用经夕热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按古今之驿亦给驴，物之用舍亦有时。

乖谬

元宪宋公留守西都，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以一亩试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灾，科民畜一鸡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养。令民悉呈所畜鸡，既集，纷然而斗，莫能间止，邑前百姓喧阗塞路，共观斗鸡而罢。

安陆虽号节镇，当南北一统，实僻左无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迁谪而来，率多时之闻人，岁久皆吏部拟授，往往厚重而无作为者。熙宁间，一太守点检清酒务，校量缸酒数少，怒甚。监官对曰："陶器渗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复问。

元祐中，民家昼日火作。先是数日前，太守令昼阖子城南门，不得启，民莫晓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尽焚。余诘守，对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闭纵之术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盖百谷秀实之时，正需雨也。安陆郡一岁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见当职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又见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将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鹅也。"余观朝廷颁《祈雨雪文》三卷，藏于郡县，如宰鹅皆有次第，岂至八月尚可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宪，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张伯豪也，始迓于郊，宪令步从，又数其所为。至邑，入传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适骂者是中丞婿。宪矍然曰："何不早道！"于是召尉坐，谓曰："闻君有才，聊相沮尔，君辞色不变，岂易量耶？"为发荐章而去。

谏议大夫贾昌衡尹洛日，予管干文字，贾会使者，予亦与坐末。贾因言有一相知任宪，至一郡，有护戎年高，因料兵曰：“护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声曰：“我本不欲来，为小儿子所强，今果受辱。”宪问小儿子为谁。曰：“外甥。”复问为谁。曰：“章得象也。”盖郇公是时方为丞相。宪曰：“虽年高，精神不减，不知何饵？”戎曰：“无恁饵。”宪曰：“好个健老儿。”惠酒而去。

侯鲭录

校点说明

《侯鲭录》八卷，宋赵令畤撰。赵令畤（1061—1134），字德麟，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玄孙。《宋史》有传。早年以才敏闻，元祐六年佥书颍州公事，时苏轼守颍州，爱其才，向朝廷举荐，竟不用。苏轼遭贬谪，赵令畤因与之交往而入元祐党籍，受到牵连。后随高宗南渡，任洪州观察使，袭封安定郡王，寻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绍兴四年卒。

汉代楼护，将五侯各致佳膳合以为鲭，味道奇美，世人谓之“五侯鲭”。本书即取意于此，以作者所见所闻之北宋时期各种琐闻趣事，著录考证，汇成一书，犹如楼护之合鲭，故名《侯鲭录》。

赵令畤“读书能文”，书中所记，偏重诗话诗论，诸如文人逸事、诗坛趣闻，或诗歌本事、名物典故等，其中涉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著名诗人，藉此可以了解北宋诗坛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令畤曾经和苏轼一起共事，关系密切，书中以亲身经历所记东坡言行风采，真实可信，是研究苏轼诗歌创作、思想生活的可贵材料。此外，书中卷五用一卷的篇幅详细考辨元稹《莺莺传》传奇的本事，认为张生就是元稹，并且特意创作了一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对后世有相当影响。由于书中所记精审可信，受到历代学者重视，常被称引。凡此，都体现了本书的品味。

《侯鲭录》的版本，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作八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今传本皆作八卷。清代嘉庆年间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收入此书，并取家藏天启间海虞三槐堂坊刻本、芸川书院本和一旧钞本作了校勘。今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参校《稗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有关史乘诗集，凡遇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卷第一

《文选·古诗》云："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注："被中著绵，谓之长相思，绵绵之意。缘，被四边缀以丝缕，结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边有缘，真此意也。著，谓充以絮。出《文选》第五卷。

《正俗》云：或问今以卧毡著里施缘者，何以呼为池毡？答曰：《礼》云："鱼跃拂池。"池者，缘饰之名，谓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娇女》诗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证也。今人被头别施帛为缘者，犹呼为被池。此毡亦为有缘，故得名池耳。俗间不知根本，竟为异说，当时已少有知者，况比来士大夫耶？独宋子京博学，尝用作诗云："晓日侵帘压，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红锦外缘以青花锦，与此说正合。

绿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又皮日休《竹》诗云："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见吴淑《事类·弓赋》云："绿沉亦复精坚。"注引

《广志》曰：“绿沉，古弓名。”又引刘劭《赵郡赋》曰：“其器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丁令、角端。”

李贺诗中用小怜事，北齐冯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学，作诗云：“何但鱼知丙，非徒字识丁。”唐张弘靖曰：“天下无事，汝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鱼以丙日出穴，故陈藏器云：“嘉鱼，乳穴中小鱼，能久食，力强于乳。丙者，向阳穴，多生鱼。鱼复何能择丙日出入耶？”郦善长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中有丙穴，穴方数丈，有嘉鱼尝以春末游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鱼，不独汉有也。老杜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

广南呼食为头，梁元帝赐功德净馔一头。鱼为𩸞，梁科律，生鱼若干𩸞。茗为薄、为夹，温贡茗二百大薄。梁科律，茗薄若干夹。笔为双、为床、为枚。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梁简文答徐摛书：时设书幌，中置笔床。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结实而枯死，实落土复生，六年还成町也。《竹谱》云：“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𥳑必六十，篝亦六年也。”

白乐天《琵琶行》云："曲罢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处。《琵琶录》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孙曹纲，皆习此艺。次有裴兴奴与曹同时，其曹纲善为运拨若风雷，不长于提弦；兴奴则长于拢撚，下拨稍软。时人谓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乐天又有《听曹纲琵琶示重莲》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红袖中？"

桃茢，以除不祥。茢，苕也。今人以桃枝洒地辟鬼。

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济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秉字，小束也，音璽。绒音戎，细毛也，今绒毡字。

潘、普官切，淅米汁也。渖昌枕切，汁也。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补之不知"丹阳"何语，问东坡，亦不解。后见《神仙药名隐诀》云，铜亦名丹阳。又一铭云："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云天下散四海，寿如金石佳且好。"东坡

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传》‘星陨如雨’。”颍州顿氏一镜铭云：“凤皇双镜南金装，阴阳合为配，日月常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相亲，照心照胆寿千春。”《西京杂记》云：“汉有方镜，广四尺九寸，高五尺，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覆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即杀之。”予家有一镜云：“蔡氏作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长保二亲利孙子，传之后世乐无极。”后又得一面云云。二皆大鼻，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鲁国”二字可识之，奇古如钟鼎样，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见一镜背花妙丽，又有“贞字飞霜”四篆字，镜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苏作《雷太简墓铭》云：“呜呼太简，不显祖考，不有不承。隐居南山，德积声施，为取于人，不献不求。既获不庸，有功不多，我铭孔悲。”此大语妙，有三代文章骨气，为文之法也。

东坡云：“世之对偶，如‘红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对，无复加也。”又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予诗中有“青州从事”对“白水真人”，公极称之，云二物皆不道破为妙。

唐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也。女妓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谓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谓之内人家。有请俸，其得幸者，谓之十家。故郑嵎《津阳门》诗云“十家三国争光辉”是也。家虽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国，谓秦、韩、虢国三夫人也。

唐太宗贞观初，内宴长孙无忌，造《倾杯曲》。又《乐府杂录》云：“宣宗善吹芦管，自制此曲。”

唐高宗龙翔中，置三国子监。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韦都宾、陈京请，借京城官商钱，大索得八十万贯。时度支杜佑曰：“月费钱一百万。”本朝元丰中，毕仲衍编备对，月支六十二万余贯，金帛不在数。自大观之后，不知月用几何。

阆州有三雅池，出潘远《纪闻谭》，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铜器，状如杯盏，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为三雅池。予尝览魏文《典论》云：“灵帝末斗酒直万钱，刘表一子好饮，乃制三爵，大曰伯雅，注云一斗。次曰中雅，注云七升。小曰季雅注云五升。”今三雅池所得，乃刘氏酒器也。恐盛酒器，非饮器也。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径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

李直方尝第果实若贡士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味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

唐李肇《国史补》书宋清事云：卖药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故长安有义债卖药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传云：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从易宗正丞制词》云：“昔刘氏子孙，在属籍者十余万人。”予尝考王莽居摄时作大诰云：“宗室之隽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谓诸刘见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岂莽时残啄之余，所谓四百人，皆赞莽以盗汉，偷生嗜利之徒欤？不然，安得生存于斯，至为莽称隽耶？

《文选》古乐府《名都篇》：“寒鳖炙熊

蹯。”又曹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注谓“今之胹寒也。”引《盐铁论》云：“煎鱼切肝，羊淹鸡寒。”又《资暇》云：“今之湆肉谓之寒。”又《广韵》云：“煮鱼煎食曰胹。”

天下生齿之数，前汉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举其成数。后汉千六十七万，魏九十四万，晋二百四十五万，宋九十万，后魏三百三十七万，北齐三百三万，后周三百五十九万，隋八百九十万，唐九百六万。国朝艺祖二百五十六万，太宗三百五十七万，真宗八百六十七万，仁宗一千九百九万，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万，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万。出今国史。

长沙道林岳麓寺，老杜所赋诗者。沈传师有诗碑见于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员外道林寺题，示姚员外。诗不复见之。今得唐侍御诗，题云“儒林郎监察御史唐扶。”诗云：“道林岳麓仲与昆，卓荦请从先后论。松根踏云二千步，始见大屋开三门。泉清或戏蛟龙窟，殿豁数尽高帆掀。即今异鸟声不断，闻道看花春更繁。从容一衲分若有，萧瑟两鬓吾能髡。逢迎侯伯转觉贵，膜拜佛像心加尊。稍揖皇英颓浓泪，试与屈贾招清魂。荒唐大树悉楠桂，细碎枯草多兰荪。沙弥去学五印字，静女来悬千尺旛。主人念我尘眼昏，半夜号令期至暾。迟回虽得上白舫，羁绁不敢言绿尊。两祠物色采

拾尽，壁间杜甫真少恩。晚来光彩又腾射，笔锋正健如可吞。”

近时诗僧难得佳者。余杭参寥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苏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润州》诗云：“北固楼前一笛风，断云飞出建昌宫。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

元祐中，馆职诸公赋《韩幹马》诗，独张文潜最高胜，云：“头如翔鸾月颊光，背如安舆凫臆方。心知不载田舍郎，尚带开元天子红袍香。韩幹写时国无事，天闲树荫春昼长。双髯执辔俨在傍，如瞻驰道黄屋张。北风扬尘燕贼狂，厩中万马驱范阳。天子乘骡蜀山险，满川苜蓿为谁芳？”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游也。尝赋《韩幹马》诗云：“天宝天子盛天厩，吐番入马上天寿。紫衣驭吏遍坐前，骑入金门不容骤。西极苜蓿为谁肥，六闲飞黄卧嗟瘦。乾元殿下谁把笔，当年人无出幹右。传闻三马同日死，死魄到纸气方就。铁勒夹口重两衔，墨丝丱尾合双纽。天门未上人就观，老胡惊嗟失开口。生搜朔野空毛群，死断世工无后手。当时天子惜不传，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尘勃郁燕蓟来，

宫阙萧骚既焚后。谁捧千金出手收，足踏万里避奔走。几经蹂弃道边尘，今日宁无纸上垢？尊前病客不识画，但惊骨气世未有。冀北骏足无时无，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无手不肯休，往往气骨陋如狗。”

余往在中都，见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后主书一词，下云“冯延巳”三字，词中复云“圣寿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词云：“铜壶漏滴初尽，高阁鸡鸣半空。催启五门金锁，犹垂三殿珠栊。阶前御柳摇绿，仗下宫花散红。鸳瓦数行晓日，鸾旗百尺春风。侍臣蹈舞重拜，圣寿南山永同。”

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丧问疾，人多疑之。比见《刊误》，乃唐国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间，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也。且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藏隐。

《刊误》云：古无文刺，唯书竹简以代结绳，谓之简册也。魏祢衡处士致名于纸，是纸上题名，投刺公侯。自后相承，刺谒者见通名纸为公状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杂记》载陆贾云："目瞤得酒食，灯花见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濡叶津根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雨则三日而成膏，露则结珠而为液。此圣人在上，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杀驴，此皆阴阳相荡，为祲沴之故也。

李广与兄弟猎于宜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头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至今溲器谓之虎子，或为虎枕。

《西京杂记》云：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机环，转运四周，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为名。今谓之衮球。

余尝和刘景文诗云：“我识之无常缩舌，君能竟病且低颜。”东坡笑曰：“吾尝赠雷胜将军诗曰：‘太守无何唯日饮，将军竟病自诗鸣。’见吾子此对，觉吾用‘无何’二字体慢矣。”

杜牧之《宫人》诗云：“绛蠒犹封系臂纱。”后学不解。常见《服饰变古录》云：始于晋武帝选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绯彩系其臂。大将军胡奋女泣叫，不伏系臂，左右掩其口。今定亲之家亦有系臂者，续古事也。

欧阳文忠公谪滁州，令幕中谢判官幽谷种花。谢请要束，公批纸尾云：“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叶成阴’之句耶？”

欧阳公自维扬移守汝阴，作《西湖》诗云：“绿芰红莲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东坡复自颍移维扬，作诗寄予曰：“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

顷玻璃风。”使欧公诗也。

张文潜初官通许，喜营妓刘淑女，为作诗曰：“可是相逢意便深，为郎巧笑不须金。门前一尺春风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别燕从教灯见泪，夜船惟有月知心。东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楼何处寻。”又云：“未说蝤蛴如素领，固应新月学蛾眉。引成密约因言笑，认得真情是别离。尊酒且倾浓琥珀，泪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乌啼后，便是孤舟肠断时。”

孙贲公素居京师，大病，予数往存抚之。又数日，见东坡云：“闻曾见孙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这汉病中瘦则瘦，俨然风雅。”后见公素，道此语，公素应曰：“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内，众所共知。尝求坡公书扇，坡题云：“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晚岁战刘郎。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公素昔为程宣徽门宾，后娶程公之女，性极妒悍，故云。

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谓叶致远曰：“学荆公者，岂

有此博学哉！”

熙宁中，士大夫犹能诗，卢秉《题汴河驿中》云：“苍颜白发老参军，剩粜官粮置酒樽。但得有钱供客醉，谁能骑马傍人门？”荆公见而爱之，遂获进用。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醉花宜昼，醉雪宜夜，醉楼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将士宜鸣鼍，醉文人宜谨节令，除章程，醉隽人宜益觥盂，加旗帜：此皆以审其宜，攻其景，以与忧战也。此等语，皇甫松持正所作《醉乡日月记》中语。

卷第二

前世钱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崇宁、大观御书钱，盖袭故事也。王元之责商於，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苏迈伯达，东坡长子，豪迈虽不及其父，而问学语言亦胜他人子也。少年作诗云：“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先生见之，笑曰：“此村长官诗。”后东坡贬惠州，伯达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馈亲。果卒于官。

王钦臣仲至，仁宗时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荐文艺，召试学士院，试罢诗云：“翠木阴阴白玉堂，老来方此试文章。官檐日永挥毫罢，闲拂尘埃看画墙。”《宿华岳观》诗云：“凌空老树云垂叶，压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殷勤留看华山春。”又二年经此，再题云：“石坛流水共苍苔，青竹林间一径开。可惜梨花飞已尽，前年游客始重来。”

黄鲁直《读太真外传》诗云："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亦妙语也。

滕达道长于五言，《省试》诗云："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结客》诗云："结客结英豪，莫同儿女曹。黄金装剑佩，猛兽画旌旄。北极狼星落，中原王气高。终令贺兰贼，不著赭黄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庙时，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时作《落花》诗，为时脍炙。莒公诗云："一夜东风拂苑墙，归来无处剩凄凉。汉皋珮冷临江湿，金谷楼危到地香。泪脸补痕劳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南朝乐府休赓曲，桃叶桃根尽可伤。"景文诗云："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望。欲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怜无意传双蝶，尽委芳心与蜜房。"

颍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诗云："绿鸭东陂已可怜，更因云窦注新泉。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向夕旧滩都浸月，遏空新树便留烟。使君直欲称渔叟，愿赐闲州不计年。"

晁次膺薄游南京，尝作词云："花前月下堪垂泪，水边楼上总关心。"后过其家，已与客

饮，复作诗曰：“去日玉刀封断恨，见来金斗熨愁眉。黄昏饮散歌阑后，懊恼水边楼上时。”

唐武宗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余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里行以督之。御史乘驺未出，开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至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顷，奴婢日率以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宇传舍。后二年，宣宗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率兴三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倍其数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本朝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祐间三万九千寺。陈襄述古判词部日说云。出江邻幾《杂志》。

杜牧之《和裴傑新樱桃》诗云：“忍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遂知唐人已用樱桃荐酪也。

李商隐《江之嫣赋》云：“岂如河畔牛星，隔岁只闻一过。不及苑中人柳，终朝剩得三眠。”汉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长安南山下书生作小圃，时莳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犊车从数女奴，皆玉色丽人。车中人下，饮于庭，邀书生同坐。生意当时贵人家，不出。既见款甚，将别，出小碧笺书诗为赠云："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杨花只片时。惆怅深闺独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诵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尝不解"织乌"义，王性之少年博学，问之。乃云："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坡又举云："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睡浓，绣帘斜卷千条入。"又诵一诗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驿中所题诗，余以永感之人，读之垂涕。云："北堂无老信来稀，十载秋风雁自飞。今日满头生白发，千山乡路为谁归？"

郑犹咏王子安应城新亭二诗云："一簪华发一床书，尽日新亭适意无？莫道长安天样远，长官自不厌江湖。"又云："前年谏猎出长杨，乞得新亭作醉乡。好把青衫送酒媪，从教人识御炉香。"

余少从李慎言希古学，自言昔梦中至一宫殿，有仪卫，中数百妓抛球，人唱一诗。觉而记得三首云：“侍宴黄昏未肯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最，笑倩旁人认绣球。”又云：“隋家宫殿锁清秋，曾见婵娟飏绣球。金钥玉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楼。”又云：“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腰挪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见熏炉旧日香。”

蔡持正谪新州，侍儿从焉，善琵琶。尝养一鹦鹉，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响板，鹦鹉传呼之。琵琶逝后，误扣响板，鹦鹉犹传言，丞相大恸，感疾不起。尝为诗云：“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

少游尝作《游仙词》，坡称之，云：“阴风一夜搅青冥，风定霏霏雪霰零。想见玉清真境上，白虚光里诵《黄庭》。”又云：“夜深楼上拨书眠，天在阑干四角边。风扫乱云毫发尽，独留璧月照人圆。”又云：“天风吹月入阑干，乌鹊无声子夜闲。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又云：“本是庐山种杏人，出山来事碧虚君。上清欲问因何到，请看仙家十赉文。”余闻仙家十赉，犹人间九锡也。

绍圣中，有人过临江军驿舍，题二诗，不书姓名。时贬东坡，毁上清宫碑，令蔡京别

撰。诗云："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何人在，壮士悲歌泪两行。"又云："晋公功业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余崇宁中坐章疏入籍为元祐党人，后四年牵复过陈，张文潜、常希古皆在陈居，相见慰劳之。余答曰："炙毂子王睿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处。词云：'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也。"

浮休居士张舜民芸叟，忠义人也。绍圣中，入元祐责籍为党人，系潭州，赦书中独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诗云："击鼓填街道，传声过水滨。国严三岁祀，恩洗万方春。舟楫随南斗，衣冠拱北辰。岭南并岭北，多少望归人！"

四明狂客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减旧时波。"又云："幼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面毛鬒。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一说云黄拱作。

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云："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

临。”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树明。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

徐仲车尝作《爱爱歌》云：“吴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国何胜道。昨夜闲观《爱爱歌》，坐中叹息无如何。爱爱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沉尘土。歌舞吴中第一人，绿鬓双鬟才十五。耳闻目见是何事，不谓其人乃如许。操心危兮厉志深，半夜窗前泪如雨。假饶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妇。桃李不为当路花，芙蓉开向秋风渚。忽然一日逢张氏，便约终身不相弃。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无二。有如樗栎丛中木，忽然化作潇湘竹。又如黄鸟春风时，迁乔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马来成都，弄玉吹箫能几曲？不闻马上琵琶声，忽作山头望夫哭。去年春风还满房，昨夜月明还满床，行人一去不复返，不念关山歧路长。前年犹惜缕金衣，去年不画深胭脂。今年今日万事已，鲛绡翡翠看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所事兮志将何求？蛾眉皓齿兮妾之所忧，不如无生兮庶几无尤。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鸳鸯于飞兮毕之罗之，人间此恨兮何时休时。深山人迹不到处，病鸾敛翼巢空枝。”

余尝爱韩致光《宫词》云：“绣裙斜立正销

魂，宫女移灯掩殿门。燕子不归花著雨，春风应是怨黄昏。”

元丰中，裕陵以元夕御楼，宰臣亲王观灯，有御制，令从臣和进。王禹玉为左相，蔡持正为右相，蔡密叩王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时为黄门侍郎，面笑之云：“此谁不知。”十七日登对，裕陵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共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刘贡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试，贡父作主文，幕次中闻与顾子敦诵渠昔自校书郎出倅泰州作诗云：“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

鲁直父名庶，字亚夫，最能诗。有《怪石二绝》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

狄遵度，字元规，枢密直学士棐之子，敏慧夙成。当杨文公昆体盛行，乃独为古文章，慕杜子美、韩退之之句法。一夕，梦子美自诵其逸诗数十章，既觉，犹记其两句云：“夜卧北

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因书其后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肯为余来嘿诵，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观其词，盖非他人所能为，真子美无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诗，号《佳城篇》。不幸年二十，为襄城簿而卒。诗云：“佳城郁郁颓寒烟，孤雏乳兔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浮云西去伴落日，行客东尽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蟪蛄论大年？”

刘路左车，尝收唐人新编当时人诗册，有老杜数十首，其间用字皆与今本不同。有《送惠二过东溪》诗，集中无有。诗云：“惠子白驴瘦，归溪惟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生事，黄绮未称臣。”

曾阜为蕲州黄梅令，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群峰间，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题诗也，其字亦豪放可爱。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祐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

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诗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霭朝霞，缥缈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著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又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流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燕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善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非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珰。揖子以疾去，谈笑闻余香。"

王平甫年十一过洪州，有《滕王阁》诗，盖其少成如此。又再赋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层城树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叶舟。怅望沧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十四岁再题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时从亲还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阁下。俯视山川之胜，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诗，凡百余篇。自唐杜紫微外，类皆世俗气，不足矜爱。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后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时勇于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辄改作一章，以志

当时之事。其旧者往往传于江西，今故并存之。”诗云：“地势远连徐孺亭，穷南有客两曾经。檐前燕雀鸣相斗，潭里蛟龙困未醒。乱霭苍茫侵树色，惊涛浩荡失天形。当时好景无同赏，对此悲歌孰为听？”

张子野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席上，见小妓兜娘子，京赏其佳色。后十年，再见于京口，绝非顷时之容态。感之，作诗云：“十载芳洲采白蘋，移舟弄水赏青春。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误人。”

黄子思云：余尝守官咸阳，县廨之后临渭河，汀屿中连岁秋有孤雁来，栖于葭苇中。今岁冬深，不复至矣，或已在缯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为诗，题亭壁云：“天寒霜落雁来栖，岁晚川空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

东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尝记《太平广记》中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间，皆鲜华洞户。忽为劫墓者所惊，遂失所见，但云“芫花半落，松风晚清。”又录鬼诗云：“江上樯竿一百尺，山中楼台十二重。老僧楼上望江上，遥指樯竿笑杀侬。”又云：“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刺绣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又

云：“酒尽君莫沽，壶干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又云：“浦口潮来初渺漫，莲舟溶漾采花难。芳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中流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又云：“寒草白露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

乌鲗八足绝短者，集足在口，缩喙在腹，形类鞋囊，其名乌鲗。嗡波噀墨，迷射水慝，以卫害焉。《海物异名》。

熙宁中，鲁直入宫，教余兄弟。伯父五开府，酒余脱浅色番罗袄衣之。鲁直醉中作诗云：“叠送番罗浅色衣，著来春气入书帏。到家慈母惊相问，为说王孙脱赠时。”

鲁直评东坡书曰：“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

卷第三

张文潜作《七夕歌》，为东坡所称。词云：“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天河横作桥。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织成云雾紫绡衣，辛苦无欢容不理。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与牵牛夫。自从嫁后废织纪，绿鬓云鬟朝暮梳。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踏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逢，七月七夕河边渡。别多会少知奈何，却悔从前恩爱多。匆匆离恨说不尽，烛龙已驾随羲和。河边灵官晓催发，令严不管轻离别。空将泪作雨滂沱，泪痕有尽愁无歇。寄言织女君休叹，天地无穷会相见。犹胜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

东坡于闽中驿舍见一诗，录之，不知谁氏子作。后闻乃姚嗣宗。诗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

一道人败道后，作诗云：“瑶峰一别杳难期，消渴从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画得，五更

灯暗月来时。”

司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庙时作待制，亦善作小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得丹青无画处，画成应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铭》云：“楚云散尽，燕山雪飞。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参寥杭州城外题小溪诗云：“城根野水绿逶迤，袅袅轻舟掠岸过。欲采芸兰无觅处，渚花汀草占春多。”

东坡在徐州，参寥自钱塘访之，坡席上令一妓戏求诗，参寥口占一绝云：“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坡云：“沾泥絮，吾得之，被老衲又占了。”

瞿塘之下地名人鲊瓮，少游尝谓未有以对。南迁度鬼门关，乃用为绝句云：“身在鬼门关外天，命轻人鲊瓮头船。北人恸哭南人笑，日落荒村闻杜鹃。”

古人作律诗，有当句对者，两句更不须对。如陆龟蒙诗云“但说漱流并枕石，不辞蝉腹与龟肠”是也。

《汉书》云：“背尊章嫖以忽。”老杜诗

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独姑嫜何耶？《正俗》云：古谓舅姑为姑嫜，今俗亦呼为姑钟。盖自章音转为钟也。

咸平三年六月诏：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之旧里，而百姓赵加起，实派天潢，久安地著，虽为疏属，实重宗盟。宜佩赤绱以光白社，可左屯卫将军。仍赐加起等妻女首饰衣服银器有差。时遣内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时，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异姓品上。景德四年举行。

几头酒，山东风俗，新沐讫饮酒，谓之几头。颜师古云：“字当为礿，音机。礿，谓福祥也。”按《礼》云：“沐稷而醍粱，栉用榊栉，发晞用象栉。进礿进羞，工乃升歌。”郑康成注云：“沐醍必进礿作乐，益气也。此谓新沐醍体虚，故更进食饮，而又加乐，以自辅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遗法乎？

洋者，山东谓众多为洋。《尔雅》洋，观裒众那多也。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见

其国。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沉重。《初学记》。

桃实经冬不落者，俗谓之桃奴。橘奴者，谓江陵千树为木奴。《襄阳记》：李衡密遣十人于武陵新阳洲上作宅，种柑千树。临死敕其儿曰："汝母恶吾治家穷困如是，吾洲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绢一匹，亦足用耳。"吴末，洲柑成，岁得绢数千匹。据此非橘明矣。又按谚曰："本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此即木奴之号、果之都称者也。出《北户录》。

谢承云：后汉李寿长为青州刺史，其所经历它州县，瞻察牧守长吏治政优劣，上言曰："臣以为政一流，虽非所部，夫东家有犬，不忍见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见，敢不以闻。"

江淹为宗室建平王让表，称宗孥。

孪子，力员反。《战国策》：孪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孪子，谓双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暖女。《广韵》中正有此说，使馉字。人初生产子，俗言首子，亦使此顝字。音首。俗谓以竹孤桶，古使箍字，音孤。酒杓也。

昔唐末豫章有观音禅衲，且南方禅客多搭白，常以瓿器盛染色，劝令染之。今天下皆谓黄衲为观音衲也。方等者，即周遍义。《止观论》云：方等者，或言广平。今谓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种方法，即四门入清凉地，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即平等大慧，故云等也。禀顺方等二者而立戒坛也，既不拘禁忌，广大而平等之，故谓之广平也。

西王母见穆天子，作歌曰："白云在天，山隙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曰："余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余尝对东坡诵之，坡云："决非食肉人语。"

世言枭秃鸟，非也。唐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河朔士人目楷为衣冠土枭。

陆长源以勋德为宣武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戏年辈相辽，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辽之有。"旬日布于长安。

《西京杂记》云：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屠者亦为璞。

《刊误》云：《礼》曰："瓜祭上环。"又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

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则祭物之意，谓神农火食，德侔造化，后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尚佛氏之众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今谓之出生也。

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厚。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公，论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

东坡再谪惠州日，一老举人年六十九为邻，其妻三十岁，诞子，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诗，公戏一联云：“令阁方当而立岁，贤夫已近古希年。”

襄阳时同官李友谅仲益赠张子齐思仲家歌人、团茶，予题其封云：“色映宫姝粉，香传汉殿春。团团明月魄，却赠月中人。”

瓦珑矿壳浑沌钱，文如建瓴，外眉而内渠，其名瓦珑。注云：“眉，谓高为眉。渠，谓疏为渠。一名魁陆。”《尔雅》“魁陆”注：《本草》云：“魁状如海蛤，圆而厚，外有理纵横。”《岭表录异》云：“瓦壳中有肉，紫色，曰天脔炙也。”出《海物异名》。

高力士责在驩州，咏荠菜诗为鲁直所称，云：“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贵贱虽不同，

气味故常在。”

元微之贬江陵府士曹，少年气俊，过襄阳，夜召名妓剧饮。将别，作诗云：“花枝临水复临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谢师厚作襄倅，闻营妓与二胥相好，此妓乞书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老鸦栖。”

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此老风味不薄，岂铁心木肠者哉？

东坡云：王晋卿尝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曰：“君是将种，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诗示仆云：“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今定国所藏《挑耳图》，得之晋卿，聊识此耳。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揾，残妆粉。　　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

娇和恨。”

晁无咎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尔。”东坡云：“予亦记前辈有诗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终身守之。”

东坡云：砚之美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颇不怿，诗云：“蟠桃三窃成何味，上尽鳌头迹转孤。”移疾不出，朝士问候者继至，询之，云：“虚热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也。

东坡云：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进以书问仆近日书如何，仆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自有“公在乾侯”之态也。

东坡云：久在江湖，不见伟人。在金山，见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一个没兴底张镐相公。且为我致

意，别后酒狂甚长进也。杜甫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谓张镐也。萧嵩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迂叟耳。”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

东坡书与毛国镇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有少佳趣，无缘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东坡云：皎然禅师《赠吴凭处士》诗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还如瞽者望长安，长安在西东向笑。”东坡代答云：“寒时便是热时风，饥汉那知食药功。莫怪禅师西向笑，缘师身在长安东。”

唐东京宫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东京宫城，周回五里。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节度使李勉重筑。国初号曰阙城，亦曰里城。新城乃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别筑。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号曰外城，又曰罗城，

亦曰新城。元丰中裕陵命内侍宋用臣重筑之。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自金陵过扬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方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论久之，遂去营妓，顾介甫曰："烧车与船。"延之上坐。

元丰末，有以王介甫罢相归金陵后资用不足，达裕陵睿听者，上即遣使，以黄金二百两就赐之。介甫初喜，意召己；既知赐金，不悦，即不受，举送蒋山修寺，为朝廷祈福。裕陵闻之不喜。即有诗云："穰侯老擅关中事，尝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闻车马便惊猜。"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介甫熙宁初首被选擢，得君之专，前古未有。罢政归金陵，作《日录》七十卷，前朝旧德大臣及当时名士不附己者，诋毁至无一完人者。其间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于后世者，悉己有之。故建中靖国之初，谏官陈瓘极力论其婿蔡卞之恶，曰："安石临终，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绍圣间作尚书右丞，尽编入裕陵国史中，遂行之。"瓘所谓"遵私史而压宗庙"是也。士大夫忠愤者有诗云："训释《诗》《书》日月明，纷纷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缘何事，苦劝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绝伦，古来归美是忠

臣。门人李汉真堪罪，何用垂编示后人！”陈瓘进《日录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虽成汤之于伊尹，不过如此。安石密赞之言，强谏之语，何必尽宣于外，然后见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饭僧疏文，指十事奏之。

尝读岑嵓起作《吉凶影响录》，载李林甫创一堂，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则入堂精思极虑，悦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后有毛人，锯牙钩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后有斫棺之祸，恶之者有诗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应有破家人。禄山反噬家还破，须信难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独任国柄者，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念念害物，处处杀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异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瑶玉，肉柱肤寸，曰江珧柱。郭景纯《江赋》云：“玉珧海月，吐纳石华。”退之谓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虾状蜈蚣而拥楯，曰虾公。

水鸡，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荐者。鸡，郭璞注：《尔雅》云：一名水鸭。

语儿梨，果实之珍，因其地名耳。前汉封榱终古为语儿侯。孟康曰：语儿，越中地名。

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卷第四

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钱穆父知府至晚，子华不悦，坡云："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钱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方坐，出家妓十余人。中燕后，子华新宠鲁生舞罢，为游蜂所螫，子华意不甚怿。久之呼出，持白圆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云："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上句记姓，下句书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赖，故云耳。"客皆大笑。

旧学士院壁间有题云："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久无对者。杨大年为学士，乃对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江邻幾云。上句杨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对。

天圣中，《贺五王出阁启》云：芝函晓列，星飞降天上之书；棣萼晨辉，岳立受日中之字。隐"五"字、"王"字也。

东坡云：近在苏州，有一僧旷达好饮，以醉死。将瞑，自作祭文云：“唯灵生在阎浮提，不贪不妒，爱吃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尔时方断得住。何以故？净土之中，无酒得沽。”

鲁直尝言：髯多人疏秀者必贵密，而泛短者必神气不足。驸马都尉王晋卿与殿帅曹贯道皆无须，每指须多者为中相法。晋卿尚贵主，尝过巩、洛间，道旁有后唐庄宗庙，默念始治终乱，意斯人必胡。及观神像，两眼外皆髭也。晋卿作诗寄贯道云：“代梁继李号良图，却惑歌儿便丧躯。试拂尘埃觇遗像，元来满面是髭须。”

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晏几道叔原皆在数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

圆通禅师秀老，本关西人，立身峻洁如铁壁，得法于义怀禅师。不肯出世，作颂云：“谁能一日三梳头，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红粉也风流。”

文潜《夜直馆中》诗云：“苍龙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江邻幾《杂志》。

东坡游庐山汤泉，阅留题百余篇，爱遵老一偈云：“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戏作一绝云：“石龙有口却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熙宁中，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东老送出门，至石桥上，先渡桥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吕先生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七年，坡过晋陵，见东老之子，能道其事。时东老已殁三年矣。坡为和其诗。

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交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

东坡在黄州，尝书云：东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东坡论茶云：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患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修之：每食已，辄以浓

茶漱口颊，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浸乃不觉脱去，不烦刺挑也。而齿性便苦，缘此渐坚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

《大唐新语》曰：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性不饮茶，著《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则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祸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者乎？

东坡云："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余续之曰："上阁衙香、仪鸾司掾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邻幾《杂志》云：陈执中馆伴虏使，问随行仪鸾司缘何有此名，不能对。或云：隋大业中，鸾集于供帐库，遂名此。

邻幾云：刘师颜视月占水旱，问之云："谚有之：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谓沾足为烂雨。

长安北禅寺石笋，郑天休资政题十字云："春到不择地，石旁花自开。"刊之。江邻幾

《杂志》。

沈文通云：省副陈洎死后，婢附语云：“当为贵神，坐不葬父母，今为贱鬼，足颈皆生长毛。”比来士大夫多不葬亲，致身后子孙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矣。余录此事，政以劝亲旧之不葬亲者。

内库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用其法。

晏公称国初李度诗云：“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

京师元夕，放灯三夜，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灯，因钱氏而添之。江邻幾《杂志》。

滕元发云：一善医者，唯取《本草》白字药用之，多验。苏子容云：黑字者是后汉人益之。

唐人说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

药方中一大两，即今之三两。隋合三两为一两。江邻幾《杂志》。

唐杨巨源诗云：“炉香添柳重，宫漏出花迟。”后尝为诗题。

王文穆罢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诗，唯陈从易学士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冀公爱之。江邻幾《杂志》。

唐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常在左右，谓之猴部头。朱全忠篡后，因御筵引至坐侧，视梁祖，忽奔走号掷，褫其冠服。全忠叱令杀之。唐之臣得不愧怍！

东坡云：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大是妙语。

东坡云：仆为吴兴守，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

东坡少时梦召入禁中，一宫人引行，见风吹裙带在笏上，有诗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缈缈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珮摇声。"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脱丝鞋，令坡铭之。坡即书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步武所临，云生雷起。"裕陵称赏。

古语云：斛满人概之，人满神概之。

十月为良月者，谓盈数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处去，世上无人行

处行。

一大弓长五肘，小弓长四肘。

艾一名冰台，一名医草。

退之诗有“百年未满不免死，且可勤买抛青春”。抛青春，酒名。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为名。

草之始生曰荑。小门曰闺。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有垣曰苑，无垣曰圃。帛之总名曰缯。大波为澜，小波为沦。

天弓即虹也，又谓之帝弓。明者为虹，暗者为霓。

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中也。

绀者，青而含赤色也。

黄鹂，关中谓之楚雀。

年纪者，纪，记也，记其年之数。

酒所以治病，药非酒不散。

畴匹，王逸注《楚词》云：“二人为匹，四人为畴。”

宗叶者，宗本也，叶世也，谓族类繁盛也。

错综，谓错要其文，综理其义也。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院，梦有邀之至海上，见海水中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妓甚众，题其名曰灵芝宫。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谓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至此恍惚梦觉，时禁中已鸣钟。平甫颇自负不凡，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水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莱，见楼台中有待乐天之宫，乐天为诗以志，与平甫之梦盖相似。二人皆天才逸发，其精神所寓，必有异者，盖有之而不可穷也。其家哭请书其事，故为之书。

《苍颉解诂》云："种树曰园，种菜曰圃。"

埏埴者，埏，蹂也，击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飨者，黄逵曰："不脱屦而升者曰宴。"

三王各有狱之别名：夏曰夏台，商曰羑里，周曰囹圄。

王逸注《楚词》云："有菜曰羹，无菜曰臛。"

孔安国注《尚书》云："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细切曰虀，全物曰葅。今中国皆言虀，江南皆言葅。

田畴者，田，种禾稼者也。畴，耕地也。

寮，窗也。《苍颉》云："寮，小室也。"《说文》云："寮，穿也。"

脱者，可也，尔也，谓不定之词。汉、晋人多言脱如何，亦或也。

《汉书》云："日月薄蚀。"韦昭曰："气往迫之曰薄，亏毁曰蚀。"女曰婴，男曰儿。《释名》云："人始生曰婴儿。胸前曰婴，抱之婴前而乳养之，故曰婴儿。"

四衢，四达之谓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释名》云："齐、晋谓四齿杷为欋。欋杷地则有四处，此道似之，因名焉。"

皋卢，茶名也。皮日休云：“石盆煎皋卢。”

唐茶，东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诗使“绿昌明”是也。

东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复与彭城张圣涂、丹阳陈辅之同来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旧加严洁，茗饮芳冽。问此新茶耶？英曰：“茶新旧交则香味复。”予尝见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则桐之生意不尽，缓急清浊，常与雨旸寒暑相应。此理与茶相近，故并记之。

东坡与司马温公论茶墨，温公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

晏元献公作相，因雪设客，如欧阳文忠公辈在坐。时西方用兵，欧公有诗云：“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罢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饮，如退之但作诗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几曾如此合闹。”

唐兴元有知马者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缫交络其头，二力士以木夹支其颐，三四辈执梂而从之。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幼清迫而察之，讯于主者，且曰："马恶无不具也，将货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万易之，马主惭其多。既而聚观者数百辈，诘幼清，幼清曰："此马气色骏异，体骨德度，了非凡马。是必主者不知，俾杂驽辈，槽栈陷败，粪秽狼籍，刷涤不时，刍秣不适，蹄啮蹂奋，蹇跂唐突，志性郁塞，终不得伸，久无所赖，发而狂躁，则无不为也。"既晡，观者少间，乃别市一新络头，幼清自持，徐而语之曰："尔才性不为人知，吾为汝易是锁结秽杂之物。"马弭耳引首。幼清自负其知，乃汤沐剪刷，别其槽栈，异其刍秣。数日而神气小变，逾月而大变，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乂，嘶如龙，颜如凤，乃天下之骏乘也。

元祐六年，汝阴久雪。一日天未明，东坡来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何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谢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硕，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坡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欠赈济奏，

檄上台寺。教授陈履常闻之，有诗：“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幾微尘。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映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宝春。”坡次韵曰：“可怜扰扰雪中人，饥饱终同寓一尘。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予次韵曰：“坎壈中年坐废人，老来貂鼎视埃尘。铁霜带面惟忧国，机阱当前不为身。发廪已康诸县命，蠲逋一洗几年贫。归来又扫宽民奏，惭愧毫端尔许春。”

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词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

延安夫人，系苏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词云：“小阑干，深院宇，依旧当时别处。朱户锁，玉楼空，一帘霜日红。　　弄珠江，何处是，望断碧云无际。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

卷第五

辨传奇莺莺事

王性之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诗，有云：“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战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当也。会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然细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书，则与季裕所说皆合。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按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

十三。则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岁矣。《传奇》言生年二十二岁，未知女色。又韩退之作《微之妻韦丛墓志》文：作婿韦氏时，微之始以选为校书郎。正《传奇》所谓后岁余，生亦有所娶者也。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书判拔萃授校书郎，二十四岁矣。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非特此而已，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传奇》言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不书讳字者，即此意。及自有《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传奇》所载，犹一家说也。又有《古决绝词》、《梦游春词》，前叙所遇，后言舍之以义。又叙娶韦氏之年，与此无少异者。《梦游春词》云：“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二纪初，谓二十四岁也。其诗中多言双文，意谓二莺字为双文也。并书于后，使览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艳诗》，多微之专因莺莺而作无疑。又微之百韵诗《寄乐天》云：“山岫当阶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事。又云：幼年与蒲中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诗。《传奇》言生发其书于所知，予亦闻其说。生所善杨巨源为赋《崔娘》诗一绝。凡是数

端，有一于此，可验决为微之无疑，况于如是之众也。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拔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仆性喜讨论，考合同异，每闻一事隐而未见，或可见而事不同，如瓦砾之在怀，必欲讨阅归于一说而后已。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解，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余，则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谓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特学者观书少而未见尔。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然名辈风流余韵，照映后世，亦人间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鲜也。虽巧为避就，然意微而显，见于微之其他文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说。他时见所谓《姨母郑氏志》文，当详载于后云。

微之《古艳诗·春词》云："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莺藏柳暗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莺莺诗》云："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频动横波嗔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离思》云："自爱残妆晓镜中，镮钗谩篸绿丝丛。须臾

日射胭脂颊，一朵红酥旋欲融。”“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红罗著压逐时新，杏子花纱嫩曲尘。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今日江头两三树，可怜枝叶度残春。”《春晓》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古决绝词》云：“乍可为天上牵牛织女星，不愿为庭前红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见，相见故心终不移。那能朝开暮飞去，一任东西南北吹。分不两相守，恨不两相思。对面且如此，背面当可知。春风撩乱伯劳语，况是此时抛去时。握手苦相问，竟不言后期。君情既决绝，妾意已参差。借如死生别，安得长苦悲！”又云：“噫春冰之将泮，何余怀之独结？有美一人，于焉旷绝。一日不见，比一日于三年，况三年之间别。水得风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见节。矧桃李之当春，竟众人而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已焉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暂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怀尚沉结。那堪一年事，长遣一宵说。但感久相思，何暇暂相悦。虹桥薄夜成，龙驾侵晨列。生憎野鹊

性迟回，死恨天鸡识时节。曙色渐曈昽，华星欲明灭。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杂忆》云：“今年寒食月无光，夜色才侵已上床。忆得双文通内里，玉栊深处暗闻香。”“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寒轻夜浅绕回廊，不辨花丛暗辨香。忆得双文笼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山榴似火叶相兼，半拂低墙半拂檐。忆得双文独披掩，满头花草倚新帘。”“春冰消尽碧波湖，漾影残霞似有无。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赠双文》云：“艳极翻含态，怜多转自娇。有时还暂笑，闲坐更无聊。晓月行堪坠，春酥见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梦游春》云：“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浅漫流，画舸兰篙渡。过尽万株桃，盘旋竹林路。长廊抱小楼，门牖相回互。楼下杂花丛，丛边绕鹅鹭。池光漾霞影，晓日初明煦。未敢上阶行，频移曲池步。乌龙不作声，碧玉曾相慕。渐到帘幕间，徘徊意犹惧。闲窥东西阁，奇玩参差布。隔子碧油糊，驼钩紫金镀。逡巡日渐高，影响人将寤。鹦鹉饥乱鸣，娇狂睡犹怒。帘开侍儿起，见我遥相谕。铺设绣红裀，施张钿装具。潜褰翡翠帷，瞥见珊瑚树。不辨花貌人，空惊香若雾。身回夜合偏，态敛晨霞聚。睡脸桃破风，汗妆

莲委露。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屦。纰软钿头裙，玲珑合欢裤。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梦魂良易惊，灵境难久寓。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杂合两京春，喧阗众禽护。我到看花时，但作怀仙句。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近作梦仙诗，亦知劳肺腑。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云云。乐天《和微之梦游仙诗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云云，正谓此事，非张籍益明矣。

微之年谱

己未代宗大历十四年是岁微之生。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兴元元年是岁崔氏生。　乙丑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岁微之明经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咸宁王浑瑊薨于蒲，丁文雅不能御军，遂作乱。　庚辰十六年是岁微之年二十二。《传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传奇》言：于今之贞元庚辰，十七年矣。　辛巳十七年是岁微之年二十三。《传奇》言：生以文调西去，所谓文战不利，遂止京师。崔氏书所谓“春气多厉”，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岁微之年二十四，以中书判第四等，授校书郎。《传奇》言：后岁余，崔亦委身于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韦丛志》曰：选婿得稹，始以选授校书郎。即与微之《梦游春》“二纪初”、“三星度”所谓有所娶之言同。　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顺宗永正元年、丙戌

宪宗永和元年是岁微之年二十八岁，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拜左拾遗，出为河南尉。　丁亥戊子二年是岁授监察御史。　己丑四年是岁娶韦氏，年二十七。　庚寅五年是岁贬江陵士曹。　辛卯至甲午九年是岁徙唐州从事。　乙未十年是岁召入都，徙通州司马。　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岁徙虢州长史，为膳部员外郎。　庚子十五年是岁穆宗即位，转祠部郎中，知制诰。　辛丑穆宗长庆元年是岁权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平章事。　壬寅三年是岁出为同州刺史。　癸卯、甲辰四年是岁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　乙巳敬宗宝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岁召为尚书右丞，旋改鄂岳节度使。　庚戌辛亥五年是岁薨于镇，年五十三。

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饮肆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

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丰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措。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乃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虏矣，能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红妆淡伫，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张生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翌日复至，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张曰："予始自孩提时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饭，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婢曰："崔之贞顺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谕情诗以乱之，不然，无由得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懊恼娇痴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废寝忘餐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然来报喜，鱼笺微谕相容意。
待月西厢人不寐，帘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动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情人至。

张亦微谕其旨，是夕岁二月旬又四日矣。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谓必获济。及女至，则端服俨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见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而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妾，又恐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于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由是绝望矣。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屈指幽期唯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
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才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后数夕，张君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

欻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俄而红娘捧崔而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之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荧，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也。有顷，寺钟鸣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耶？”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数夕孤眠如度岁，将谓今生，会合终无计。正是断肠凝望际，云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抆泪，端丽妖娆，不与前时比。人去月斜疑梦寐，衣香犹在妆留臂。

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愁怨之容动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一梦行云还暂阻，尽把深诚，缀作新诗句。幸有青鸾堪密付，良宵从此无虚度。

两意相欢朝又暮，争奈郎鞭，暂指长安路。最是动人愁怨处，离情盈抱终无语。

不数月，张生复游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张雅知崔氏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虽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临去之夕，崔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今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达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张亦遽止之。崔投琴拥面，泣下流涟，趋归郑所。遂不复至。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碧沼鸳鸯交颈舞，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洒翰赠言终不许，援琴请尽奴衷素。曲未成声先怨慕，忍泪凝情，强作《霓裳序》。弹到离愁凄咽处，弦肠俱断梨花雨。

诘旦，张生遂行。明年，文战不利，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

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多惠，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便于京中就业，于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以来，尝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致。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枕席，义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傥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忱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别后相思心目乱，不谓芳音，忽寄南来雁。却写花笺和泪卷，细书方寸教伊看。
独寐良宵无计遣，梦里依稀，暂若寻常见。幽会未终魂已断，半衾如暖人犹远。

“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之佩。玉取其坚洁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致彩丝一绚，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洁，鄙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诚，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佳，慎言自保，毋以鄙为深念也。”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尺素重重封锦字，未尽幽闺，别后心中事。珮玉彩丝文竹器，愿君一见知深意。
环玉长圆丝万系，竹上斓斑，总是相思泪。物会见郎人永弃，心驰魂去神千里。

张之友闻之，莫不耸异，而张之志固绝之矣。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其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以外兄见。夫已诺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诗寄张，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君将行，崔又赋一诗以谢绝之。词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梦觉高唐云雨散，十二巫峰，隔断相思眼。不为旁人移步懒，为郎憔悴羞郎见。

青翼不来孤凤怨，路失桃源，再会终无便。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似情俱浅。

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言为当也。何者？夫崔之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仆尝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词十一章，示余友何东白先生。先生曰："文则美矣，意犹有不尽者。胡不复为一章于其后，具道张之与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于义，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于此，则完矣。"余应之曰：先生真为文者也，言必欲有终始箴戒而后已。大抵鄙靡之词，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备。若夫聚散离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予因命此意，复成一曲，缀于传末云：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

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卷第六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拾柴，狗烧火，野狐扫地请客坐。"不知是何等语也。

宣和五六年间，上方织绫，谓之遍地桃。又急地绫，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香谓之佩香。至金人犯阙，无贵贱皆逃避，多为北贼虏去，亦此谶也。

数年前，雍丘菜园人浚井，得石刻铭云："汉代功臣铭，隐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显千年景。金人乱天下，诸贼皆来并。瓮下有甘泉，能疗人间病。"

五代敬翔当权时，门前一举子白衫作舞，歌唱曰："执板谈歌乞个钱，尘中流浪酒中仙。

直饶到老常如此，犹胜危时弄化权。”

唐马戴诗云：“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

《春秋纬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韩诗外传》云：颜回望吴门马，见一匹练，孔子曰：“马也，然则马之光景长一匹耳。”故人呼马为一匹。应劭《风俗通》曰：马一匹，俗说相马及君子与人相匹。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马纵横，适得一匹。或说马死卖马，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帛为匹，与马相匹耳。

近见士子多使柴桑翁为陶渊明，不知刘遗民曾作柴桑令也。白乐天《宿西林寺》诗云：“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刘遗民是也。”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曰：“何

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士人遇于中道，避不及，为前驺所拘。绅鞫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惬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二十领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郑光，镇河中，上封其妾为夫人，不受，表辞曰：“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上笑曰：“谁教阿舅作此好词？”左右对曰：“光多任一判官田绚者掌书记。”上欲以翰林官之，论者以不由进士，又无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犹有舅郑光辞妾之封，宣宗又从而嘉之，至赏作文者，亦可称也。

《封氏见闻》云：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

通用之。齐太子穆妃将葬，议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琳石志，素施无铉策，故以纪行迹耳。遂相祖习。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策，不烦石铭。”俭初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内，古无此制。然孝子无以扬先人之德，刻石纪功，亦不必纯用古制也。

明皇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泪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词刻于白山屋壁下。

旧制，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绿，八、九品青。

陆贽文学政术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诬于公异家行不修，赐《孝经》一卷，公异坎壈而死。忠州之贬，不无天谴也。

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调，四曰役。

王彦伯医名既著，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来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气者各饮此。”皆饮而去。效者各负钱而酬，不来者亦不责之。其普眼长者之流欤？

《千金》有王彦伯方。

唐吴人顾况，一见李邺侯如旧识，待以异礼。及邺侯卒，况感其知，作《海鸥咏》以寄怀云：“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鸮鸢奈尔何？”遂为权贵所疾，贬饶州司户。

古语云：“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不已则不贫，谨身可以避祸。

元载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亦赐死。载于万年院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荆州大历中有冯希乐者善佞，见人家鼠穴亦佞。尝到长林谒县令，留宴，语令云：“仁风所暨，感兽出境。昨初入县界，见虎狼相尾西去。”有顷村吏来报，昨夜大虫食人。令戏诘之，冯遽曰：“是必略食便过。”

刘梦得守连州，替高霞寓。霞寓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以承眷顾，请自代矣。公曰：奉感有一话。曾有一老妪山行，遇大虫，羸然跬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乃举

足以示妪。妪看之，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顷奋迅而去，似感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足虎也。一旦，忽掷一死人入，血肉狼籍，被村人呵捕，称为杀人。妪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则感矣，叩首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唐韦宙善治生，江陵田产极盛。除广帅，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无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谓足谷翁也。"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雏方炽，孤城势蹙。人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金吾将军表》，词甚忠勇。又许远亦有祭文，为时所重，所谓"太乙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一张仆射耳，则巡、远之名，焉得以光万古哉！"

士子初登荣达，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唯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人为焚之，故云烧尾。一云新羊入群，乃

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贞观中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以烧羊为对。出《封氏见闻录》。

唐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入钱度有差。

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附家书中，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寝此仪。出《卢氏杂说》。

钱氏时，杭州还乡和尚每唱云："还乡寂寂杳无踪，不挂征帆水陆通。踏得故乡田地稳，更无南北与西东。"人问，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然。钱家纳土还朝之兆。

苏公《东禅院林酒仙》诗云："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东坡所记自作祭文中。

南宫县君钱氏诗云："士悲秋色女怀春，此语由来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恋，四时天气总愁人。"

张公庠少能诗，《道中一绝》云："一年春事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

仲殊《题李伯时支遁相马图》云："月窟精神不受羁，白云野老太支离。当时若也无人识，骏骨灵心各自知。"

宗弟鹏举言：见一驿壁上有诗云：“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此征途药石也，余爱之，每示子孙。全诗云：“记得离家日，尊亲嘱付言。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雨宿宜防夜，鸡鸣更相天。若能依此语，行路免迍邅。”

三台者，陆翙《邺中记》云：魏武于邺城西北立三台，中名铜雀，南名金兽，北名冰井。

梅圣俞诗，世称五字之妙，其歌词语胜理旨，大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荏苒其间十四年，朝为行云暮为雨。格高气俊能动人，人能动之无几许。前岁适从江国来，时因宴席相微语。虽有幽情未得传，暗结殷勤度寒暑。去春送客出东城，舟中接膝心已倾。自兹稍稍有期约，五月连航并钓行。曲堤别浦无人处，始笑鸳鸯浪得名。尔后频逢殊嫌婉，各恨从来相见晚。月下花前不暂离，暂离已抵银河远。青鸟传音日几回，鸡鸣归去暮还来。经秋度腊无纤失，爱极情专易得猜。前年南圃寻芳卉，小忿不胜投袂起。官司乘衅作威棱，督促仓皇去闾里。潇潇风雨满长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东，泣泪寄言心欲死。愿郎日日致青云，妾已长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终，世事难凭何若此！郎闻兹语痛莫深，天地无穷恨无已。我今为尔偶成章，便欲缄之托双鲤。”又作《翡

翠词》云：“秦女乘鸾遗翠羽，落在人间与风舞。风休不归谁作主，此郎拾取妆金缕。郎家夫妇爱且怜，系向裙间同出处。朝来邻里偶经过，方朔、邹、枚争欲睹。主人重客苦留连，急走钿车令去取。酒巡未匝掩阁扉，忽已闻归报鹦鹉。重匀朱粉临镜台，促息不停催出户。正抱琵琶稳系绦，辊作轻雷拢作雨。自解弹成啄木声，岂唯能写胡人语。醉眼流波入鬓时，弦慢邀郎紧丝柱。身柔柱滑郎力微，欲倩旁人频顾主。主何磊落风味多，就请上宾无不许。相疏情远谁称渠？画拨当胸客当去。”

因读禅月《有怀王慥使君》诗云：“刳剥生灵为事业，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叹息，古已如此。

李白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坟。或云太白平生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世传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窃意当时藁殡于此，至范侍郎为迁窆青山焉。

杜子美坟在耒阳，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阳，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饱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志》曰：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至其子嗣业始葬偃师首阳山。当以《墓志》为正，盖子美自言晋当阳杜元凯之后，故世葬偃师首阳山。又子美父闲常为巩县

令，故子美为巩县人。偃师首阳山在官路，其下古冢累累，而杜元凯墓犹载《图经》可考，其旁元凯子孙附葬者数十，但不知孰为子美墓耳。

傅逸人名嵓，真庙时人。《赠张忠定》诗云："忍把浮名卖却闲，门前流水对青山。青山不语人无事，门外风花任往还。"忠定答云："萧萧疏苇映门墙，见说新秋脍味长。何事轻抛来帝里，至今魂梦绕寒塘。"逸人又《题壁》云："寒蛩入夜忙催织，戴胜春深苦劝耕。人苦无心济天下，不知虫鸟有何情？"

孙元规最不喜僧。帅浙东，过润州甘露寺，令僧尽去诗碑，独留僧文灏诗云："本为向空宽病目，却因多见动闲心。"

章惇元祐初帘前争事无礼，责出知汝州，钱穆父行词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子厚后见穆父，责其语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

余尝为东坡先生言，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

也。东坡笑以为然。

真宗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言："独臣妻有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云："吾顷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诗送我乎？'老妻不觉失笑而止。"

张芸叟作吕子固挽诗云："大块分劳逸，唯君独不均。险夷安若性，金石想为人。万卷书奚托，重泉恨莫伸。谁知丞相子，天地一穷民！"

余初到长安，有诗云："来往长安未定居，暂将僧舍当吾庐。空中说法凭铃语，枕上朝饥听木鱼。因果分明休问佛，行藏自信罢占书。眼前一物真堪爱，百尺长杨水满渠。"

南关驿上碑云：昔列御寇称天倾西北，故河东视诸郡最为高险，太行峙其南，羊肠处其北。《北史·齐纪》：诏问崔颐何处有羊肠坂，颐曰："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按皇甫士安《地理志》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

卷第七

沈存中括，元丰中入翰林为学士，有《开元乐》词四首，裕陵赏爱之。词云：“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辇，天高日近龙床。”“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华满陌东风。”“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队穿花。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

栏楯，王逸注云：“纵曰栏，横曰楯。”《楯间子》曰：“櫺，栏楯，殿上临边之饰，亦以防人坠堕，今言钩栏是也。”沙门玄应撰。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远为守，宣宗曰：“远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缪陋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余暇，铃阁弈棋，未害为政，岂特一诗中言棋，便谓不能治民？有以见宣宗之度未宏远耳。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

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颍州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谓借诸人之书不还者，每炫本多。余不欲言，未尝不归戒儿曹也。

陈叔易，崇宁中为宋乔年荐得官入馆，晁以道有诗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新禾满地秋风起，六六峰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为势人所引入京，适得书，寄此诗来，予次韵曰："闻道诸公置齿牙，买鞯卖屐趁年华。太平起隐无遗策，空尽嵩阳处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阳，誓不出仕云。

《传载》曰：僧淡然者为诗曰："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与孟郊、退之为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鼾睡》诗是也。

唐刘从谏死，其子稹请袭位，未许，发兵扰河内，朝廷命检校右仆射王茂元专征。会茂元卒，遣检校太尉王宰都统骁卒，检校右仆射石雄为副。未即进讨，武宗切于成功，遣内养崔神召丞相李卫公于便殿，曰："此贼使朕鬓眉陡白。诸将不肯杀戮，卿等可为作制驭奏来，朕坐此以待。"卫公至中书，召御史中丞李回，宣上旨，请公以行。命回为催阵使，发自右银台门，五十四道邸吏，戎车导引至近驿，观者倾京师。公至蒲东刀荒岭，都统王宰、其副石雄，鞬腰帕首，俯伏道左拜谒。公总辔受礼，

顾左右，唤当直令史处分，责破贼限状来。二将挥汗，通六十日内请收潞州城，违限请行军令。五十八日，潞州送稹首请降，官军入上党，拜同中书侍郎平章事。回即驿坊李相也。

老种太尉师道预知金人反覆，上进二诗，多为张六太尉者收藏不达，已备言大金连结情状，后果叛盟。诗曰："外塞胡儿里党臣，勾连数众赴京城。团团阔阔孤平寨，不识皇家王气星。"又云："飞蛾视火残生灭，燕逐群鹰命不存。从今一扫胡兵尽，万年不敢正南行。"后金人奔突犯阙，皆如其言。初与折可存立殊勋，后欲击贼，不用其言，气愤而卒。

崇宁中，特奏名状元徐邁琼林宴罢，作诗曰："白发青衫晚得官，琼林顿觉酒肠宽。平康夜过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亦十二年前进士也。

近岁林棣县虞候张坦，暴酷嗜利，卒死瘗城外月余，夜夜叫呼。村人报其家，谓复生。妻子辈开掘视之，身化巨蛇，头尚人也。取之置荆囤中。他日体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许，酒一斗。复能人言，时召故旧，喻以祸福，以邀酒食，至费竭所蓄家产之后乃入山。唯幼子及妇能饲之。后数月，头亦蛇矣，渐不能人言。《太平广记》中载人化为虎多矣，未见生化为蛇也。瞿元化说。

欧阳文忠公晚年最喜陈知默诗，云：“恨不多记，但记其两联，一云‘平地风烟横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一云‘云埋山麓藏秋雨，叶落林梢带晚风。’”

傅钦之作中丞，言刘仲冯，一日贡父逢之，曰：“小侄何过，致起台章？”钦之惭云：“也只三平二满文字。”贡父熟视，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张安道少年谪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门怅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写《楞伽经》四卷。问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诵此经，自书者犹匣在屋梁上。取视之，笔迹宛然，与今生一同。遂托东坡书此经，施钱入金山寺，了元长老刻板印施，坡作后序，详言之矣。及坡作杭倅，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作诗记之。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来，非一世薰习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学名于嘉祐、治平间。有《落花》诗云：“绿珠楼下堪惆怅，宋玉墙头又别离。”又《御沟》诗云：“一条横截红尘断，几曲遥通紫禁深。”

长安慈恩寺僧，见数女仙夜吟，诗云：“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远恨生。”僧出揖之，化为白鹄

飞去。明日，又题云：“湖水团团夜如镜，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晓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孙莘老形貌古奇，熙宁中论事不合责出，世谓没兴孔夫子。孔宗翰，宣圣之后，气质肥厚，刘贡父目之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为侍郎，二部争事于殿门外幄次中，刘贡父过而谓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发少居乡里寺中修业。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赋》，即不申理。”其破题云：“僧惟不净，狗也宜偷。饼饵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又云：“既欲思于实腹，遂乃设于空喉。”即日传播诸郡。空喉，取狗器也。

刘原父再娶，欧公戏作二诗云：“仙家千岁亦何长，人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又云：“文章落笔有谁先？坐上诗成海外传。明日京都应纸贵，开帘却扇有新篇。”

颍妓曹苏哥，往岁与悦己者密约相从，而其母禁之至苦，不胜郁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约者联骑出城，登高冢，相对恸哭。既而酣饮。诸客闻之，赏其旷绝于流辈。晏元献闻

之，为戏题绝句云：“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黄鲁直戏作《贵耳贱目谜》云：“驴耳对轩轩，争酬价十千。眈眈两虎视，不直一文钱。”

梅询侍读尝从真宗东封，因卜命于岳神，梦三牛斗于庭，有称相公通谒者，虽异之而不晓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后吕许公夷简以殿中丞来倅，询见之，疑若所梦谒者，于是委遇至厚。不数年，许公大拜，梅为发运使，按部至濠上，作诗寄许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余尝得预言诗。玉阶步武为霖早，云路风波得志迟。浴凤池深春荡荡，观鱼台古草离离。重来故老休相问，请揭纱笼看旧碑。”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陈述古作杭守，东坡作倅，述古令东坡作诗云：“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诗人谓张籍；公子谓张祜；柱下，张苍；安昌，张禹：皆使姓张事。

文思使，或云量铭云：“时文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之曰文思使院。

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世以鲍昭字明远，读李义山诗云：“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乃知名照，非昭也。

唐明皇时，孙逖集中有《寿王瑁妃杨氏废为道士制》，此可见太真妃真寿王妃也。李商隐诗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又云：“龙墀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书此事也。

唐李义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乙。”

《周礼》：“阍十人。”郑玄曰：“阍，真气藏者，今谓之宦人也。主闲门户，故阍之。”

东坡先生尝爱梅圣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云：“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容夔与契，文章全盛马兼班。眈眈玉宇龙缠栋，霭霭金铺兽啮环。却出常朝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天福中，杨凝式风子笔墨高妙，洛阳寺有题壁。李建中亦有书名，尝题其旁云：“杉松倒涧雪霜干，屋壁麝煤风雨寒。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濠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一帖云：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家讳闲，而诗中有‘翩翩戏蝶过闲幔’，或云恐传者谬。又有‘泛爱怜霜鬓，留欢卜夜闲’。余以为皆当以闲为正，临文恐不自讳也。”迂叟李国老云：“余读《新唐书》，方知杜甫父名闲，检杜诗，果无‘闲’字。唯蜀本旧杜诗二十卷内《寒食》诗云：‘邻家闲不违。’后见王琪本作‘问不违’。又云：‘曾闪朱旗北斗闲。’后见赵仁约说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闲’字，明矣。”

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

东坡论沈传师书云：“传师虽学二王笔法，后欲破之自立，乃伤变主者也。近世人多学传师，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篱蓦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学，何哉？”

东坡云：“白公晚年诗极高妙。”余请其妙处，坡云：“如‘风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不到也。”

东坡云：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如平甫七字，复为佳耳。

晋人论三教同异，曰：“将无同。”曾问东坡，坡云：“古人以将为初，是初无同，岂复有异耶？”后以此旨观古人用初字意，皆通于此义。

《宗镜》中有《古德环同见异颂》一首云：“于一端严淫女身，出家耽欲及饿狗。以前尘无决定相，三者分别各不同。”

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

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情老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换扇事。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晁无咎言：晏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世言卢绛病，梦一白衣妇人啖以甘蔗，为歌《菩萨蛮》词，曰：“后相见于固子陂。”其词末句云：“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此词人俱能道之。而杨大年《谈苑》中末句不同，云：“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尝谓“芭蕉生暮寒”妙甚，与“衣襟”大段相远，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直黄门在政府时，夜梦作《春词》云：“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著。　　绿野带江山落角，桃叶

参差残萼。历历危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云。

东坡云：《梁史》：刘凝之为人认所著屐，即与之。后得所失屐，复还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与之。后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复受之。士大夫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尝作史诗以讽谏云：“丞相朝来剑佩鸣，千官侧目寂无声。养成寇盗谋将及，害尽忠良谏不行。亲戚尽连藩屏翰，私门潜蓄爪牙兵。可怜二世秦天子，犹向宫中望太平。”文妃被诛后，其子晋王诵经受诛，母子俱贤也。

东坡守杭州时，有县官贪而无耻，欲黜之，凌张父政解其事。公厉声曰：“古之学者为己，其斯人耶！”张问其故。“掌政名曰有司，掌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之于己，儒官惟欲成就于人”。闻者笑倒。

卷第八

司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谑语。尝作诗云：“由来狱吏少和气，皋陶之状如削瓜。”又有长短句云：“宝髻匆匆梳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紫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风味极不浅，乃《西江月》词也。

今人谓拙直者名方头。陆鲁望作《有怀》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苎衣。”亦有此出处矣。

范尧夫丞相尝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

南唐给事中乔舜知举，进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乐史、王则、程渥、陈皋也。皆以举数升降等甲。无名子以为乔之榜类陈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

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鸽。秃鸽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

《集韵》云：鳝，音驰。鱼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鼍鼓使鼍字，非也。此水虫耳。

冯夷者，《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詹玠，南方人。有《咏梅》诗云："只有雪争白，更无花似香。"全似裴说《诗格》。《说棋》诗云："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又《牡丹》诗云："未尝贫处见，不似土中生。"又尝有诗云："入山不避虎，当路却防人。"格虽不高，真入理之言。

金陵人谓中酒曰酒恶，则知李后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用乡人语也。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谓"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于此可验。

扬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题二绝于壁上者，曰：“马蹄轻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楼羞薄幸，自缘无锦不缠头。”又曰：“高台已倾池已平，隋家宫殿春草生。千年往事何足叹，广陵非复旧时城。”二诗笔法秀劲，不题名氏。荆公后题云：“此沈文通诗。”

刘原父晚守长安，眷官妓蔡娇，所谓添酥者也。其召还，作诗别之曰：“玳筵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尽一杯须起舞，关河秋月不胜情。”

韩退之以论佛骨贬潮州，给事中冯宿亦贬歙州刺史，论者谓前一日冯宿于韩家，盖宿教令上疏，遂贬焉。呜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风旨，君子使人必信，难矣！

愁，音曹。忧也。《集韵》：扬雄有《畔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

宣宗深惩阉宦恣横，以访令孤绹。绹密奏榜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

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

富郑公守青，值荒岁艰食，从朝廷乞斛斗济民，作书与执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难得入手，今方遇之，幸乐成此志也。”

富郑公与欧公书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实头事，全活数万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谓赈济事。”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谓严刑、征科、责任、驱役四事也，其深有旨。

东坡自黄移汝，过金陵，见舒王，适陈和叔作守，多同饮会。一日游蒋山，和叔被召将行，舒王顾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书云：“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驾飞辩凌紫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和叔到任，数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鹭者，得无意乎？”

张文潜每见亲友书后无月日，便掷于地，更不复观。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诗十余韵，其警句云：“溲频倾绿水，溷急走青蛇。浑家青菜子，一肚晚蚕沙。”

张文潜《戏作雪狮绝句》云："六出装来百兽王，日头出后便郎当。争眉霍眼人谁怕，想你应无热肺肠。"

韩魏王晚谢事归相州，有诗云："花散晓丛蜂蝶乱，雨匀春圃桔槔闲。"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黄花晚节香。"皆熙宁纷更法度，争之不胜所作也。

东坡在黄冈，与张从惠吉老同一州。吉老妻，予从姑也。遇生日，请坡夫妇饮，适有新桃，食之见双仁，坡戏作《献寿》诗云："终须跨个玉麒麟，方丈蓬莱走一巡。敢献些儿长寿物，蟠桃核里有双仁。"

有士人误中秋赋，求人作谢启。或戏与一对云："莲花里点灯，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东坡云：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旁舍为厌，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中来告云："广利王来请端明。"予被褐草屦黄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闻风雷声暴如触石，意亦知在深水处。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精宫殿相照耀也。其下则有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眩目不可仰视，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广利少间佩冠剑而出，从以二青衣，予对以海上逐

客，重烦邀命。广利且欢且笑。顷南溟夫人亦造焉，东华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间，出素鲛绡丈余，命予题诗。予乃赋之曰："天地虽虚廓，淮海为最大。圣王时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变流光，万里风雨快。灵旗摇红纛，赤虬喷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递看，咸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篸水族，谓之鳖相公，进言："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予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坏。"

钱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卫公谪广州，历宣宗、懿宗两朝，无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为相，俄罢去，历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龙化、大顺、景祐、乾宁，悉无宗相，而宗室陵迟尤甚，居官者不过郡县长，处乡里者或为里胥族。出《岚斋集》。

《东观奏记》云：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谢，宣宗问之曰："建去京师远近？"延陵

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后多建人也，郡极不恶。卿若洁己奉公，绥辑凋瘵，常若在朕前。或挠法度，使远人无聊，即三尺阶前，便是万里。”

贺监为礼部侍郎，祁王赠惠昭太子，补斋挽郎，贺大纳苞苴，为豪子相率诟辱之，吏遽掩门。贺梯墙谓曰：“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荧掺矣。”

唐白岑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为淮南小将高适胁取其方，然不甚效。后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其囊中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岑得异方，秘之求利，无济人之心，宜为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报乎！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脍，松江之鲈。既饱，以康山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

甲胄者，《广雅》云：“兜鍪谓之胄。”

商贾，《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远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贾者，固也，固

物以待民来求其利也。”

铭者，刻金石以纪德也。《礼》曰：“铭者，自名也。铭义称美不称恶。”郑玄曰：“铭者，名也。”

山谷云：金华俞清老，字子忠，三十年前与予共学于淮南。元丰甲子，相见于广陵，自云荆公欲用之，脱掖逢，著僧伽梨，奉香火于半山宅寺，所谓报宁禅院也。予命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无妻子累，去作半山道人，似不为难事，然生龟脱筒，亦难堪忍。后数年见之，儒冠自若也。因戏和清老诗云：“索索叶自雨，月寒遥夜阑。马嘶车铎鸣，群动不遑安。有人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青镜，政尔良独难。”东坡常哦此诗以为戏。

田承君云：东人王居卿在扬州，孙巨源、苏子瞻适相会，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花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曰：“可则可，恐杏花与桃花不敢承当。”一坐为之大笑。

曾谠，孝序之子，元符中上书论元符之政，论编入邪，为中等。后为二蔡客，上书诋元祐、美崇宁政事，为正论上等。后因陛对作圣语，令进擢，又背京从卞，言章及之，遂贬

丹阳闲居。尝送新茶与蔡天启，天启于简后批一诗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却嘉。半正半邪谁可会，似君书疏正交加。”

客有自丹阳来过颍见东坡先生，说章子厚学书，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东坡尝作《韩幹马》诗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今已矣，人间驽骥谩争驰。”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每诵数过，殆欲常以为法也。

苏二处见东坡先生与其书云：“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学者宜深味之。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华山，寄陈抟诗云：“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西归夹路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

山谷建中靖国间例复官职，有诗十首，一

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谓东坡也。

韩退之不喜僧，每为僧作诗，必随其浅深侮之。如《送灵师》诗云："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法汗横戈铤。饮酒尽百觞，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言僧之事，乃云围棋、饮酒、六博、醉花、唱曲，良为不雅，可谓出丑矣。又《送澄观》诗，乃清凉国师者，虽不敢如此深诋，亦有"向风长叹不可见，我欲收敛加冠巾"，亦欲令其还俗，是终不喜僧也。

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阳楼外出秋千。"此翁语甚妙绝，只一"出"字，是后人著意道不到处。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无咎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

无咎云：比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

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

《晋世家》云：“叔虞，武王之子，姜太公之外孙。”今晋祠是也。

山谷在涪溪，咏水仙花诗云：“凌波仙子生尘袜，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山谷云：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予草书三昧，所谓闭门合辙。

桃黄事，东坡书云：“有棋人山居，夜梦溪边有一人溺水，棋人援而出之。饭后纵步至一溪边，真梦中见者，猎人缚一鹿来，棋人数千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离。后于所居林间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妇过而食之，弃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黄一块，棋人吞之，自此不复食。”东坡名此鹿为山客。

《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春，剑南之烧香春。老杜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裴硎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惨然曰：“愿列一名。雷霆之怒，足下岂可独当？”今之士大夫，有同为朝廷言事，或不从，即先变其议以合之者；或变之不及，即自辨非出己意，倾害同列而幸自脱者，于登良愧矣！

江南道中，壁上有人题云：“蛇蝎性灵生便毒，蕙兰根异死犹香。”不知何人诗，亦妙语也。

东坡作诗，妙于使事，如“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麞书”，“弄麞”乃李林甫事；“汤饼客”出刘禹锡赠张盥诗，云：“忆尔悬弧日，余为坐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天麒麟。”若以为明皇王后事，则不见坐食汤饼之意。公在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乎？”因赠诗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盖用朱桃椎事。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取隐士相见不言之意为诗，真切当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目录

湘山野录续录
校点说明
湘山野录卷上
湘山野录卷中
湘山野录卷下
续湘山野录
玉壶清话
校点说明
玉壶清话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湘山野录续录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宋文莹撰。作者生平事迹未见传记，仅其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保存了一些零星资料可供稽考叙录：文莹，宋钱塘僧，字道温，一字如晦，尝居西湖菩提寺，后隐于荆州金銮寺。工诗，喜藏书，尤潜心野史，注意世务，多与士大夫交游。据刘挚（1030—1097）《忠肃集》言，嘉祐、治平、熙宁年间，与文莹“相与周旋二十年”。则文莹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朝。

《湘山野录》、《续录》是记载北宋见闻杂事的一部随笔，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作于荆州，故以“湘山”名书。全书共一百六十五条，涉及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间政治经济、军国大事、外交活动，以及名公显宦杜衍、宋祁、夏竦、丁谓、杨仁、晏殊、寇准、范仲淹等人的逸闻轶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太宗即位”条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正史讳莫如深的“烛影斧声”始末，显出“野史”的胆识和本色。其他如文人雅士诗文酬酢、高僧道士举止行藏、稀珍异宝、鬼怪奇闻等等，亦具有文学、宗教、民俗研究价值。

本书版本明清以来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学海类编》本、《说库》本等。现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进行校点，遇异文参诸本对照，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湘山野录卷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而复进封西平王。时宋湜、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俾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公湜深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逮。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月，参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时世室亚献无宫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师致仕南京。仁宗诏公归以侍祠。公已老，手缮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数句，更无表章铺叙之饰，止以奇笺妙墨临帖行书亲写陈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还上印绂，天慈极深，曲徇私欲。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三，外虽支持，中实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载难逢，臣子岂不以捧璋侍祭为荣遇？臣但恐颠倒失容，取戾非浅。伏望陛下察臣非矫，免预大礼，无任屏营。"

闻前代兴亡及崩薨簒弑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隐不说。今后除君臣不可闻之事外，自余皆宜明讲。后值说《礼记》，及《檀弓经》有"君即位而为椑，浦亦反。岁一漆之"。郑注云："椑，著身棺也。"王者礼繁，当预备。"岁一漆"者，若其未成然。尽诸公议，不忍明说，贴黄掩之。上以拍揭起潜窥。迨讲退，留宋尚书祁以问之。宋备陈其义。上曰："当筵盍显说？"宋谢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鉴，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惮焉？"

王文正公旦释褐知临江县，时狱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计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将出厅。果斯须开堂门升厅，急呼死囚出问。公之父中令晋公祐尝曰："此儿异日必为三公。"因手植三槐于庭以待之，有作诗纪其事者甚多。晋国知制诰二十余年，最号淹迟。文正知诰与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墙壁间其父翰墨手泽犹在，坐卧不易处。长城钱公若水风鉴最高，与公同直史馆，谓人曰："王子明既贵且寿，吾进用虽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长城公后四十卒。

孙集贤冕，天禧中直馆几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节概清直。

晚守姑苏，甫及引年，大写一诗于厅壁，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见素。今日淮西又见陈。或云陈、李二公被差者也。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题毕，拂衣归九华，以清节高操羞百执事之颜。朝廷嘉之，许再任，诏下已归。竟召不起。王冀公钦若，里闬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罢相，以宫保出镇余杭，舣舟苏台，欢好款密，醉谓孙曰：“老兄淹迟日久，且宽衷，当别致拜闻。”公正色曰：“二十年出处中书，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预一点化笔。迨事权属他，出庙堂数千里为方面，始以此语见说，得为信乎？”冀公愧谢，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诗，举笔无虚致。镇襄阳时，胡秘监旦丧明，居襄，性多狷躁，讥毁郡政。英公昔尝师焉，至贵达，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时一造焉。一日，谓公曰：“读书乎？”曰：“郡事鲜暇，但时得意则为绝句。”胡曰：“试诵之。”公曰：“近有《燕雀》诗，云：‘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胡颇觉，因少戢。庆历初，被召真拜，将届阙，以言者抨罢，除使相，知杭州。到任以二阕寄执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拟伴沙禽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公后镇南京，时张相昇知谏垣，以一诗讽曰：“弱羽伤弓尚未完，孤飞殊不拟鸳鸾。明珠自有千金价，肯与游人作弹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真宗初，诏种隐君放至阙，以敷对称旨。日既高，中人送中书膳，诸相皆盛服俟其来，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杨大年闻之颇不平，以诗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闻之，独召杨曰：“知卿有诗戏种某。”杨汗浃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轴，乃放所奏之书也。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石守道《圣政录》有之。俾大年观之，从容奏曰：“臣当翊日负荆谢之。”

张尚书咏镇陈台，一日，邸报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乖崖色不甚悦，奋须振臂谓客曰：“朝廷安肯用经纶康济人乎？赖余素以直节自誓，束发登仕，无两府之志。”时幕中杜寿隆者，乘其语而悦之曰：“贱子素知公无两府意。”遽问曰：“此吾胸中蕴畜，子安得预其知乎？”杜曰：“某盖昔尝诵公《柳》诗‘安得辞荣同范蠡，绿丝和雨系扁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愠少解。

乖崖公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不阵成功赋》，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公赋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

德”。自谓擅场，欲夺大魁。夫何有司以对耦显失，因黜之，选胡旦为状元。公愤然毁裂儒服，欲学道于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决无仕志。希夷有风鉴，一见之，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譬犹人家张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无奈，惟赖子灭之。然禄在后年，此地非栖憩之所。”乖崖坚乞入道，陈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果后二年，及第于苏易简榜中。希夷以诗遗之云：“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丽地，却应多谢脑边疮。”初不甚晓。后果两入蜀定王均、李顺之乱，又急移余杭，翦左道僧绍伦妖蛊之叛，至则平定，此“征吴入蜀”之验也。累乞闲地，朝廷终不允，因脑疮乞金陵养疾，方许之。

张乖崖成都还日，临行封一纸轴付僧文鉴大师者，上题云：“请于乙卯岁五月二十一日开。”后至祥符八年，当其岁也。时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鉴至是日，持见凌公曰：“先尚书向以此嘱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开之。”洎开，乃所画野服携筇，黄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于大慈寺阁龛以祠焉。盖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开真之日，当小祥也。公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跸，次河中，时长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诣行在，乞临幸，且称“汉、唐旧都，关河雄固，神祇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谏放以决之。时种持兄丧于家，既至，真庙携之登鹳鹊楼，与决雍都之幸。种恳奏曰：“大驾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汉，侈心封禅郡岳，而更临游别都，久抛宗庙，于孝为阙，此其不便一；其百司供拟顿仗事繁，晚春蚕麦已登，深费农务，此不便二；精兵重臣扈从车跸，京国一空，民心无依，况九庙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无一语及此者。”放曰：“近臣但愿扈清跸、行旷典、文颂声，以邀己名，此陛下当自寤于清衷也。”翊日，传召銮舆还阙，临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从驾至京，放乞还家林，上曰：“非久必当召卿。”

译经鸿胪少卿、光梵大师惟净，江南李王从谦子也。通敏有先识，解五竺国梵语。庆历中，朝廷百度例务减省，净知言者必废译经，不若预奏乞罢之：“臣闻在国之初，大建译园，逐年圣节，西域进经，合今新旧，何啻万轴，盈函溢屋，佛语多矣。又况鸿胪之设，虚费禄廪，恩锡用给，率养尸素，欲乞罢废。”仁宗曰：“三圣崇奉，朕乌敢罢？且又睩贡所籍名件，皆异域文字，非鸿胪安辨？”因不允。未几，孔中丞道辅果乞废罢，上因出净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

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镂文数十字，如梵书旁行户郎反。之状，因进呈。仁宗遣都知罗崇勋、译经润文使夏英公竦诣传法院，特诏开堂导译，每圣节译经，则谓之“开堂”。冀得祥异之语以忏国。独净焚天香导译逾刻，方曰：“五竺无此字，不通辨译。”左珰恚曰：“请大师且领圣意，若稍成文，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亦以此意讽之。净曰：“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笺辨，诚教门之殊光，恐异日彰谬妄之迹，虽万死何补。”二官竟不能屈，遂写奏称非字。皇祐三年入灭，碑其塔者此二节特不书，惜哉！

祥符中，日本国忽梯航称贡，非常贡也，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喜，敕本国建一佛祠以镇之，赐额曰“神光”。朝辞日，上亲临遣。夷使面乞令词臣撰一寺记。时当直者虽偶中魁选，词学不甚优赡，居常止以张学士君房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传宣，令急撰寺记。时张尚为小官，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而夷人在阁门翘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后钱、杨二公玉堂暇日改《闲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闲？司谏拂衣归华山。”盖种放得告还山养药之时也。钱希白曰：“世上何人号最忙？紫微失却张君房。”时传此事为雅笑。

种司谏既以“三不便”之奏谏真宗长安之幸，惟大臣深忌之，必知车辂还阙不久须召，先布所陷之基，使其里旧雷有终讽之曰：“非久朝旨必召，明逸慎勿轻起，当自存隐节。徐宜特削一奏请觐，以问銮驾还阙之良苦，乃君臣之厚诚也。”种深然之。上还京，已渴伫与执政议召种之事，大臣奏曰：“种某必辞免。乞陛下记臣语，久而不召，往往自乞觐。”试召之，诏下果不至，辞曰：“臣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丧，以报其德。止有数月，乞终其制。”上已微惑。后半年，知河阳孙奭果奏入，具言种某乞诣阙请觐。上大骇，召执政曰：“率如卿料，何邪？”大臣曰：“臣素知放之所为，彼视山林若桎梏，盖强隐节以沽誉，岂嘉遁之人耶？请此一觐，亦妄心狂动，知鼎席将虚，有大用之觊，陛下宜察之。”盖王文正旦累章求退之时也。由此宠待遂解，札付河阳赐种买山银一百两，所请宜不允。是岁遂亡，祥符八年也。种少时有《潇湘感事》诗，曰：“离离江草与江花，往事洲边一叹嗟。汉傅有才终去国，楚臣无罪亦沉沙。凄凉野浦飞寒雁，牢落汀祠聚晚鸦。无限清忠归浪底，滔滔千顷属渔家。”诚先兆也。初，种隐君少时与弟汶往拜陈希夷抟，陈宿戒厨仆来日有二客，一客膳于廊。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睨，以一绝赠之，曰：“鉴中有客白髭多，鉴外先生识也么？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阴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晓，但屈指以三语授之曰：“子贵为帝友，而无科名，晚为权贵所陷。”种又乞素履之术，陈曰：“子若寡欲，可满其数。”种因而不娶不媵，寿六十一。

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扬轩陛，殊无震慑，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臣亦令赋《喜朝京阙》诗五言六韵，亦顷刻而成。其诗谨封进。”诗内有“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嶢。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之句。

天禧中，宰臣奏：“中书、枢密院接见宾客，然两府慎密之地，亦欲资访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复滞留机务。又分厅言事，各有异同。欲乞今后中书、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已分厅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书、密院。”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语盖旨在杨大年也。《归田录》述之。

景德四年，司天判监史序奏：“今年太岁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当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寻推得五星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阳行度，按《甘氏星经》曰：‘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此百千载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亲御禁台以候之，果达旦不见。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贺。

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初，授归州巴东令，人皆以“寇巴东”呼之，以比前“赵渭南”、“韦苏州”之类。然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二绝，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殊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莱公富贵时，送人使岭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晚窜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公问州去海近远，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窜已兆于此矣。予尝爱王沂公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后皆尽然。

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知润州，治迹无状，浙宪马卿等欲按之。

至则陈已先觉。廉按讫，宪车将起，因觞于甘露寺阁，至卒爵，宪目曰：“将注子来郎中处满着。”陈惊起遽拜，宪讶曰：“何谓，何谓！”陈曰：“不敢望满，但得成资保全而去，举族大幸也。”马笑曰：“岂有此事！”既而竟不敢发。有陋儒者，贡所业，举止凡下，陈玩之曰：“试请口占盛业。”生曰：“某卷中有《方地为舆赋》。”诵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陈应声曰：“吾闻子此赋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讲经之座主，乃传法之沙门乎？’”满座大笑。陈尤工药名诗，有“棋为腊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缩纱裁”、“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之句，皆不失风雅。

丁晋公贬崖时，权臣实有力焉。后十二年，丁以秘监召还光州。致仕时，权臣出镇许田，丁以启谢之，其略曰：“三十年门馆游从，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其婉约皆此。又自夔漕召还知制诰，谢两府启：“二星入蜀，难分按察之权；五月渡泸，皆是提封之地。”后云：“谨当揣摩往行，轨躅前修。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傅，惟咏苍苔。”

时大臣为枢相，以非辜降节度使，谪汉东。会禁林主诰者素为深仇，贬语云：“公侯之家，鲜克禀训；茅土之后，多或坠宗。具官某亡国之衰绪，孽臣之累姻。”时冢宰谓典诰曰：“万选公其贬语太酷。”禁林曰：“当留数句，以俟后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石参政中立在中书时，盛文肃度禁林当直，撰《张文节公知白神道碑》，进御罢，呈中书。石急问之：“是谁撰？”盛卒对曰：“度撰。”对讫方悟，满堂大笑。又刘中师因上殿赐对，衣腰带，荣君之赐，衒而不换，遂服之谢于其第，乃宝瓶银带也。会方霁，庭中尚泥足，踣坐于泥中，袍带濡渍。石问曰：“郎中贵甲几多？”曰若干岁。曰：“果信果信！土入宝瓶，遂有此扑。”

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吴俗始苏。

雍熙二年，凤翔奏岐山县周公庙有泉涌，旧老相传：时平则流，时乱则竭。唐安史之乱其泉竭，至大中年复流，赐号润德泉，后又涸。今其泉复涌，澄甘莹洁。太宗嘉之。

杨叔贤郎中异，眉州人，言顷有眉守初视事，三日大排，乐人献口号，其断句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新守颇喜。后数日，召优者问："前日大排，乐词口号谁撰？"其工对曰："本州自来旧例，只用此一首。"

杨叔贤，自强人也，古今未尝许人。顷为荆州幕，时虎伤人，杨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诫虎文》，如《鳄鱼》之类。其略曰："咄乎尔彪，出境潜游。"后改官知郁林，以书托知军赵定基打《诫虎文》数本，书言："岭俗庸犷，欲以此化之。"仍有诗曰："且将先圣诗书教，暂作文翁守郁林。"赵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荆门止以耆状附递寄答。

范文正公镇余杭，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杨内翰隐甫公察谪信州，未几，召还赴阙。过杭，公厚遇之。特排日遣乐吏往察判厅请乐辞，乐道叱之不作。来日，酒数行，遣吏投书于席，大概言："陶之学先王之道也，未始游心于优笑之艺。始某从事于幕，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以陶为贺。盖今岩穴蟠潜修立之士，无不由明公之门翦擢至于华显者。独以某不幸吏于左右，公未尝训之以道德，摩之以仁义，反以伎戏之事委之，非其素望也。且金华杨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尔，苟某始者躐巍等，历清秩，过执事之境，必不肯以优伶之辞为托也"云云。公以书示隐甫，隐甫笑曰："波及当司，尤无谓也。"公颇动。既而移镇青社，乐道少安。又王尚书拱辰长安上事日，理掾撰乐词，有"人间合作大丞相，天下犹呼小状元"之句。又梅龙图贽余杭上事日，一曹僚撰《头盏曲》，有"黄阁方开鼎，和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荐擢，不数年并升于台阁，皆系乎幸不幸尔。

太平兴国四年，绵州罗江县罗公山真人罗公远旧庐，有人乘车往来山中，石上有新辙迹，深三尺余，石尽五色。知州仲士衡缘辙迹至洞口，闻鸡犬声。

兴国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点白水寺，忽见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变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

治平中，御史有抨吕状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语有"欢游叠嶂之间，家家失业；乐饮西湖之上，夜夜忘归"。执政笑谓言者曰："军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

李建勋罢相江南，出镇豫章。一日，与宾僚游东山，各事宽履轻衫，携酒肴，引步于渔溪樵坞间，遇佳处则饮。忽平田间一茅舍有儿童诵书声，相君携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数村童。叟惊悚离席，改容趋谢，而翔雅有体，气调潇洒。丞相爱之，遂觞于其庐，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辄谈。李以晚渴，连食数梨，宾僚有曰："此不宜多食，号为五脏刀斧。"叟窃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异闻。"叟谢曰："小子愚贱，偶失容于钧重，然实无所闻。"李坚质之，仍胁以巨觥，曰："无说则沃之。"叟不得已，问说者曰："敢问'刀斧'之说有稽乎？"曰："举世尽云，必有其稽。"叟曰："见《鹖冠子》，所谓五脏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离别之'离'尔。盖言人之别离，戕伐胸怀，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鹖冠子》也。检之，如其说，李特加重。

金陵赏心亭，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秦淮绝致，清在轩槛，取家箧所宝《袁安卧雪图》张于亭之屏，乃唐周昉绝笔。凡经十四守，虽极爱而不敢辄觊。偶一帅遂窃去，以市画芦雁掩之。后君玉王公琪复守是郡，登亭留诗曰："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此诗与江山相表里，为贸画者之萧斧也。

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画厅"。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又过之，题于西槛，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诗牌犹存。

《六快活》诗，长沙致仕王屯田揆讥六君子而作也。六人者，即帅周公沆、漕赵公良规、宪李公硕、刘公舜臣、倅朱景阳、许玄是也。其诗略曰："湖外风物奇，长沙信难续。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绿。舟楫通大江，车轮会平陆。昔贤官是邦，仁泽流丰沃。今贤官是邦，刳啖人脂肉。怀昔甘棠化，伤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内，所乐人才六。漕与二宪僚，守连两通属。高堂日成会，深夜继以烛。帏幕皆绮纨，器皿尽金玉。歌喉若珠累，舞腰如素束。千态与万状，六官欢不足。因成《快活》诗，荐之尧舜目"云云。余数联皆咄咄猥驳，固不

足纪。愚后至长沙，访故老，皆云岂有兹事。盖公暇以登临为适，在所皆尔，一酒食遂类猛虎刳脂啖肉之害，果苛政者，复不知如何比邪？所以触宪网，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人者，里闾交素，逮乞骸，俱老于故乡，而林泉相依，以二疏风义自高。一旦谤诗既出，急捕樊以胁之。樊义薄无守，悉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仍希赏格。狱具，揆坐嘲谤之典，尽削其籍。立以告发获赏，因转一官，昂然拜命，略无三褫之羞。诰辞曰“为尔交者，不其难乎？”诚所谓也。嗟风义薄恶，故录之以自诲。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止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又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孤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为㥄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为之力辨。公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蒙诗见送，有“孤闲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间著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人皆怪之。

宋郑公庠省试《良玉不琢赋》，号为擅场。时大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韵，一韵有“瑰奇擅名”及“而无刻画之名”之句，深惜之，密与自改“擅名”为“擅声”。后埒之于第一。殆发试卷，果郑公也。胥公孳孳于后进，故天圣、明道间得誉于时，若欧阳公等皆是。后虽贵显，而眷眄亦衰。故学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诸孤幼甚，归于润州。公平日翦擢相踵，而材势大显者无一人所助，独宋郑公恤其家甚厚。”盖兹事也。

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昪为之旌门闾，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雍睦。凡巾栉椸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食必群坐广器，

未成人者别一席。犬百余只，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则群犬不食。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懿后。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膺先帝拥祐之托，难为直致，然才者则爱其善比也。独仁宗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区区不足较，当更别改。"晏曰："已焚草于神寝。"上终不悦。迨升祔，二后赦文孙承旨抃当笔，协圣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参大政。

天圣七年，曹侍中利用因侄汭聚无赖不轨，狱既具，有司欲尽劾交结利用者。时检人幸其便，阴以文武四十余人讽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诏："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结往还，曾被荐举及尝亲昵之人，并不得节外根问。其中虽有涉汭之事者，恐或诖误，亦不得深行锻炼。"其仁恤至此。是年，圣算方二十。

天圣七年，晏元献公奏："朝廷置职田，盖欲稍资俸给，其官吏不务至公，以差遣徇侥竞者极众，屡致讼言，上烦听览，欲乞停罢。"时可其奏，但令佃户逐年收课利，类聚天下都数，纽价均散见任官员。至九年二月，忽降敕："国家均敷职田，以厉清白，向因侥幸，遂行停罢。风闻搢绅之间持廉守道者甚众，苦节难守，宜布明恩，悉仍旧贯。审官、三班、流内铨今后将有无职田处均济公平定夺，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谔初知制诰，至西掖，追故事独无紫薇，自别野移植。闻今庭中者，院老吏相传犹是昌武手植。晏元献写赋于壁曰："得自莘野，来从召园。有昔日之绛老，无当时之仲文。观茂悦以怀旧，指蔽芾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名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

出家。诏普度天下僧尼。申国俗寿止三十，入尼夏十有六入灭。

冀公王钦若，淳化二年自怀州赴举，与西州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于民家，散仆寻之。俄见仆阔步而至，惊悸言曰："自此数里有一神祠，见公所乘马弛缰宇下，某径至萧屏，有门吏约云：'令公适与王相欢饮，不可入也。'某窃窥见其中果有笙歌杯盘之具。"覃亟与仆同往，见公已来，将半酣矣。询之，笑而不答。覃却到民家，指公会处，乃裴晋公庙。覃心异之，知公非常人矣。公登第后，不数年为翰林学士。使两川，回轺至褒城驿，方憩于正寝，将吏忽见导从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谒。"公忻然接之。因密谓公大用之期，乃怀中出书一卷，示公以富贵爵命默定之事，言终而隐。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饰，为文纪之。

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性磊落，豪于诗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死后数日，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谓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辞久之。曼卿怒，登驴而去，顾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从？今当命补之同行矣。"后数日，补之遂卒。补之乃范讽字。今仪真有碑石，序其事尤详。

大参元厚之公成童时，侍钱塘府君于荆南，每从学于龙安僧舍。后三十年，公以龙图、贰卿帅于府。昔之老僧犹有在者，引旌钺，访旧斋，而门径窗扉及泉池钓游之迹，历历如昨。公感之，因构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写诗于堂，诗有"九重侍从三明主，四纪乾坤一老臣"，及"过庐都失眼前人"之句。虽向老，而男子雄赡之气殊未衰歇。未几，果以翰林召归为学士，俄而又参熙宁天子大政，真所谓"乾坤老臣"也。其堂遂为后进之大劝。

湘山野录卷中

真宗居藩邸，升储宫，命侍讲邢昺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虽车辂巡封，遍举旷世阔典，其间讲席岁未尝辍。至末年，诏直阁冯公元讲《周易》，止终六十四卦，未及《系辞》，以元使虏，遂罢。及元归，清躯渐不豫。后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阁所讲遗编进呈，方册之上，手泽凝签，及细笔所记异义，历历尽在，两宫抱泣于灵幄数日，命侍臣撰《讲席记》。

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因按逃田饥而流亡者数千户，力谋安集，疏奏乞贷种粒、牛、粮，恳诉其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驿舍，梦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绶象简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仪，遣一绿衣丱童遗公曰："以汝有忧民深心，上帝嘉之，赐此童为宰相子。"受讫即寤。迨晓，憩食于楚灵王庙，作诗志于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后果生一子，即庆之是也。器格清粹，天与文性，未十岁，公已贵，荫为奉礼郎。耻门调止称进士，或号栖神子，惟谈紫府丹台间事。有《古木》诗："不逢星汉使，谁识是灵槎。"祥符壬子岁，谓所亲曰："上元夫人命我为玉童，只是吾父未受相印，受则吾去矣。"不数日，公正拜，庆之已疾。公忆丙申之梦，默不敢言。不逾月，庆之卒，年十七。真宗闻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宫就宅加赠襚，诏赐进士及第，焚诰于室。

徐骑省铉在江南日，著书已多，乱离散失，十不收一二，传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铉于水滨，忽一狂醉道士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鱼庙，何得窃走至此！"以杖将怒击，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视曰："金鱼将迁庙于邠，他日挞于庙亦未晚。"因不见。后果谪官于邠，遂薨，无子。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仁宗孟夏銮舆有玉津□麦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数日于首善堂出题曰《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糊名定优劣。中有一赋云："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新封八大之王。"盖是年造十王宫，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兴鸣鼓于堂，集诸王谓之曰："此辈

鼓箧游上庠，提笔场屋，稍或出落，尚腾谤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是物宜遽去，不尔，则鼓其姓名，挞以惩其谬。”时引退者数十人。

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日既高，宾主尽馁，无由其去。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举《甘露寺阁》诗云：“下观扬子小。”姚应声曰：“宜对‘卑末狗儿肥’。”虽愠不已，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凄。”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辈？余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对曰：“未曾拨断一条弦。”因奋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一岁，潭州试僧童经，一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谷山。”一闽童接诵辍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上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没世界耶？”群官大笑。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内惧。妇翁死，哭于柩，其孺人素性严，呼入繐幕中诟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去声。定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鸿渐《秋赋》警句曰：“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

魏侍郎瓘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垫，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筑子城。才罢，诏还，除仲待制简代之。未几，侬智高寇广，其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民逃于中，获生者甚众。贼退，帅谪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备，加谏议，再知广二年。召还，公以筑城之效，自论久不报，有《感怀》诗曰：“羸羸霜发一衰翁，踪迹年来类断蓬。万里远归双阙下，一身闲在众人中。螭头赐对恩虽厚，雉堞论功事已空。淮上有山归未得，独挥清涕洒春风。”文潞公采诗进呈，加龙图，尹京。魏诗精处，《五羊书事》曰：“谁言岭外无霜雪，何事秋来亦满头”之句。

郑内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啮数人，郡大骇，竟修浮图法禳之。郑公谕士民曰：“惟城隍庙在子城东北，实闾井系焉，荒颓久不葺，汝曹盍以斋金修之。”独一豪陈务成者前对曰：“某愿独葺，不须斋金也。”因修之，换一巨梁，背凿一窍，阚一版于窍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广顺二年，岁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旁大题四字，曰“遇陈则修”。陈氏以缇巾袭之献于府。郑公奇之，特为刊其事于新梁之胁，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极理推而至于斯乎？

宁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何古人独能而今人不能？治平丁未岁十月，安陆郑獬于荆南画堂记之。”后，今大参元公镇荆，文莹因道其事，愿以其文刻于庙，求公一后序，以必信于世，公欣然诺之。未几，以翰林召归为学士，逮参大政，兹事因寝，尚郁于心。

皇祐中，杨待制安国迩英阁讲《周易》，至“节卦”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杨以语朴，仁宗反问贾魏公曰：“慎何言语？节何饮食？”魏公从容进其说曰：“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上大喜。后讲《论语》，当经者乃东北一明经臣，讲至“自行束修以上”之文，忽进数谈，殆近乎攫，曰：“至于圣师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侍筵群公惊愧汗浃。明日，传宣经筵臣僚各赐十缣。诸公皆耻之，方议共纳，时宋莒公庠留身，奏：“臣闻某人经筵进鄙猥之说，自当深谴，反以锡赐，诚谓非宜。然余臣皆已行之，命拜赐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义非便，今谨独纳。”上笑曰：“若卿弟独纳，不独妨诸臣，亦贻某人之羞，但传朕意受之。”

祥符四年，驾幸汾阴，起偃师，驻跸永安。天文院测验浑仪杜贻范奏：“卯时二刻，日有赤黄辉气，变为黄珥，又变紫气。巳时后，辉气复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书至郑州，有鹤一只西来，两只南来，盘旋久之不见。是日午时，车驾至行宫，复有鹤三只飞于行宫之上。

寇忠愍罢相，移镇长安，悰恍牢落，有恋阙之兴，无阶而入。忽天书降于乾祐县，指使朱能传意密谕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于天下。公损节遂成其事，物议已讥之。未几，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将行，有门生者忘其名请独见，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贱，有三策辄渎钧重。”公曰：“试陈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阳称疾免觐，求外补以远害。第二，陛觐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过入中书为宰相尔。”公不悦，揖起之。后诗人魏野以诗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辞将相，归来平地作神仙”之句，盖亦警之为赤松之游。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叶县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叶邑之阴，汝颍之东。兹有国宝，永藏其中。”叶人大惑，谓之“神石”，置于县祠中，享祷日盛。贪夫至有浚井掘田、愿求国宝者，累岁未已。忽一客因游仙岛观北极殿，有一础为柱所压，柱棱外镌四句犹可见，曰“赋世永算，享国巨庸。子贤而嗣，命考而终”。其客徐以庙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韵颇协，量之，复长短无差。白邑宰，取其础观，乃唐开成中一中郎将墓志尔，安础时欲取其方，因裁去，余石弃井中，后得之，

遂解惑焉。

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复叩于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夺，因询之曰："卿果退，当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当自择。"仁宗坚之，申公遂引陈文惠尧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经纶之臣，则臣所不知。必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无如陈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阕，携觞相馆，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朱帘卷。"申公听歌，醉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文惠应曰："莫愁调鼎事无功。"老于岩廊，酝藉不减。顷为浙漕，有《吴江》诗："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入鲈鱼乡。"又《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

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谟、吴春卿皆昔师之，素称翰墨之妙。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余，其体类颜而逸，势格清美，无一点俗气。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云："杨孜，襄阳人。少以词学名于时，惜哉不归！今死矣，遗其亲于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不忍去。恨不知写者为谁，又不知所题之事。后诘之于襄人，乃杨庶几学士，死数载，弃双亲之殡在香严界佛舍中已廿年。

郑毅夫公入翰林为学士。后数月，今左揆王相国继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郑公奏曰："臣德业学术及天下士论，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谕之，揆相固辞曰："岂可徇郑某谦抑，而变祖宗典故耶？"又数日，郑公乞罢禁林以避之，主上特传圣语："王某班列在郑某之上，不得为永例。"后揆相为郑父纾志其墓，语笔优重，至挽词有"欲知阴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谦也。

潘佑事江南，既获用，恃恩乱政，谮不附己者，颇为时患。以后主好古重农，因请稍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又按《周礼》造民籍，旷土皆使树桑，民间舟车、碓硙、箱篋、镮钏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吏胥为奸，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后主寤，急命罢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态。一日晨妆，佑潜窥于鉴台，其面落鉴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恶己，因弃之。佑方卯，未入学，已能文，命笔题于壁曰："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果当其岁诛之。

诗人鲍郎中当，知睦州日，尝言桐庐县一民兼并刻剥，闾里怨之，尽诅曰：“死则必为牛。”一旦死，果邻村产一白牛，腹旁分明题其乡社、名姓。牛主潜报兼并之子，亟往窥之，既果然，亦悲恨无计。又恐其事之暴，欲以价求之。其民须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数赠之。既得之，遂豢于家。未几，一针笔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某民令我刺入声。字于白牛腹下，约得金均分，今实不均，故首之。”吏鞠刺时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氄毛，以针墨刺字，毛起，则宛如天生。”鲍深嫉之，黥二奸，窜于岛。

庆历中，一日，丞相将出中书，候午漏未上，因从容聚厅闲话，评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续阀阅之盛。诸公屈指，若文臣惟韩大参亿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赟之家。堂吏驰白韩、夏二宅，以为美报。

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以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之。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谈话清淡，则曰“宜撒园荽一巡”。

冯大参当世公始求荐于武昌，会小宗者庸谬寡鉴，坚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缀。时鄂倅南宫诚监试，当拆封定卷，大不平，奋臂力主之，须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于乡版，果取大魁，释褐除荆南倅。南宫迁潭倅，公以诗寄谢曰：“尝思鹏海隔飞翻，曾得天风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难。经年空叹音题绝，千里长思道义欢。每向江陵访遗治，邑人犹指县题看。”笺云：“江陵县额，即君临治时亲墨也。”

杨文公由禁林为汝守，张尚书咏移书云：“张老子今年七十矣，气血衰劣，湎然沉昏，入静自守，以真排邪。忽睹来缄，不审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气薄多病，应遂移疾之请。盛年辞荣，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气屑屑罹祸者，自古何限？大年素养道气，宜终窭扫地，莫致润屋，得君得时，无害生民。大年知张老子乎？老子心无蕴畜，绝情绝思，顾身世若脱屣，岂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咏白。”其语直气劲，如乖崖之在目。干宝《晋书》称王献之尝云“吾于文章书札识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谓也。

崔公谊者，邓州德学生也，累举不第。后竟因舅氏贾魏公荫，补莫州任丘簿。熙宁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谊秩满，挈家已南行数程。一夕，宿孤村马铺中，风电阴黑，夜半急叩门呼曰：“崔主簿在

否？”送还仆曰：“在。”又呼曰：“莫州有书。”崔闻之，方披衣遽起，未开门，先问：“何人书？”曰：“无书。只教传语崔主簿：君合系地动压杀人数，辄敢擅逃过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来。”迨开门，寂无所睹。其妻乃陈少卿宗儒之女，陈卿时知寿州。崔度其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寿阳，次日遂卒。

宝元己卯岁，予游泗州昭信县，时大龙胡公中复初筮尉此邑，因获谒之。一日往访，其厅已摧，延别斋会话，且述栋挠之由云：“此厅不知其几千百年，凡直更者无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仆大惊，已谓更人必虀粉矣，急开堂扉呼之，五吏俱声喏。仆怪问曰：‘汝辈夜来何处打更？’更夫对曰：‘某等皆见甲士数人，仗戈叱起，令速移东廊，稍缓则死。时惊怖颠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厅已摧。’”公因谓予曰：“台隶，贱人也，动静尚有物卫之，况崇高聪明乎？”予后还余杭，犹忆公以诗送行，有“谈经飞辨伏簪绅，杯渡西来访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气。一岁春晚，幸金明，回跸至州北合欢拱圣营，雨大下。时有司供拟无雨仗，因驻跸辕门以避之，谓左右曰：“此营他日当出节度使二人。”盖二夏昆仲守恩、守赟在营方丱，后侍真庙于藩邸，当龙飞，二公俱崇高。后守恩为节度使，守赟知枢密院事，终于宣徽南、北院使。

胡大监旦丧明岁久，忽襄阳奏入，胡某欲诣阙乞见。真宗许之。既到阙，王沂公曾在中书，谓诸公曰：“此老利吻。若获对，必妄讦时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废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于仗卫。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真宗令中人阁门传宣，送旦于中书，或有陈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庙堂术也。至堂方及席，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列拜于前，旦但长揖。方坐，沂公问丈曰：“近目疾增损如何？”胡曰：“近亦稍减，见相公、参政只可三二分来人。”其凉德率此。再问所来之事，坚乞引对。中人再传圣语，既无计，但言襄阳元书乞赐一见。诸相曰：“此必不可得。”急具札子奏，批下，奉圣旨依奏，乞见宜不允。

尹师鲁为渭帅，与刘沪、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至阙，送中书，给纸札供析。昭文吕申公因聚厅啜茶，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传语龙图，不欲攀请，只令送茶去。”时集相幸师鲁之议将屈，笑谓诸公曰：“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浆水亦咽不下。”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闻之，掷笔于案，厉声曰：“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衔之。后致身于祸辱，根于此也。

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之舆赋移博州置纳。青民大患辇置之苦，而河朔斛价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纳，价每斗三锾，给抄与之，俾签幕者挽金往干，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尝荐论，又足下之妇翁也。携书就彼，坐仓以倍价招之，事必可集。赍巨榜数十道，介其境则张之。设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签禀教行焉，至则皆如公料。村斛时为厚价所诱，贸者山积，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余数千缗，随等差给还。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祖山因芟薙萝蔓得一诗，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陵怀古》也。曰："《玉树》歌沉王气终，景阳兵合曙楼空。梧楸远近千家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翻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江山似洛中。"遍阅集中无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许昌集》中见之。

王冀公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谒钱希白公易，时以才名，方独步馆阁。适会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冀公局促门下，因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貌耳。愿邀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骨疏瘦，复赘于颈，而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瞻视。冀公起，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人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之，则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尔。"钱戏曰："他日将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唐质肃公介一日自政府归，语诸子曰："吾备位政府，知无不言，桃李固未尝为汝辈栽培，而荆棘则甚多矣。然汝等穷达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东吴端清之士也。方强仕之际，已恬于退。撰一阕以见志，曰："挂冠归去旧烟萝，闲身健，养天和。功名富贵非由我，莫贪他，这歧路，足风波。水晶宫里家山好，物外胜游多。晴溪短棹时时醉，唱里棱罗，天公奈我何？"后将引年，方得请为三茅宫僚，始有"养天和"之渐，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阕几三十年。信乎！一林泉与轩冕难为必期。

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余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试请口举。”崇曰：“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终未惬，不若且罢。”崇诗全篇曰：“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及断句云：“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岁，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所搜，尽籍之，皆南海明珠也。在仕无不垂涎而爱之，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唐质肃公介时以言事谪潭倅，分珠狱发，奏方入，仁宗预料谓近侍曰：“唐介必不肯买。”案具奏核，上览之，果然。真所谓“知臣莫若君”也。

开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镠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镠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镠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止。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吴人谓“侬”为“我”。别是一般滋味子，呼“味”为“寐”。永在我侬心子里。”止。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余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风节。有奥学，著《典

类》一百廿卷。天禧中，秘馆购书，王冀公钦若特请附焉。冀公尤所礼重。其居延庆寺，在大慈坞，时儒皆抱经授业。师居尝喜阅《唐韵》，诸生长窃笑。一日出题于法堂，曰《枫为虎赋》，其韵曰“脂、入、於、地，千、岁、成、虎”。诸生皆不谕，固请之，不说。凡月余，检经、史殆百家会最小说，俱无见者，阁笔以听教。师曰：“闻诸君笑老僧酷嗜《唐韵》，兹事止在‘东’字韵第二版，请详阅。”诸生检之，果见“枫”字注中云：“黄帝杀蚩尤，弃其桎梏，变为枫木，脂入地千年，化为虎魄。”后诸生始敬此书。又有云松液入地为虎魄者。唐李峤《咏魄》诗有“曾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之句，未知孰是。余顷见虎魄中蚊蚋数枚，凝结在内，信峤诗不诬。

江南李后主煜性宽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异，骈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自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杂说》百篇以见志。十一月，猎于青龙山，一牝狙触网于谷，见主两泪，稽颡搏膺，屡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诞二子。因感之，还幸大理寺，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产期满则伏诛，未几亦诞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于远，吏议短之。

退傅张邓公士逊，晚春乘安舆出南薰，缭绕都城，游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阍兵捧门牌请官位，退傅止书一阕于牌，云：“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衰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

江南钟辐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气豪体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辈寿则有矣，若及第，则家亡。记之！”生大悖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爱辐之才而妻之。始燕尔，科诏遂下，时后周都洛，辐入洛应书，果中选于甲科第二。方得意，狂放不还，携一女仆曰青箱，所在疏纵。过华州之蒲城，其宰仍故人，亦酝藉之士，延留久之。一夕盛暑，追凉于县楼，痛饮而寝，青箱侍之。是夕，梦其妻出一诗为示，怨责颇深，诗曰：“楚水平如练，双双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言归。”梦中怀愧，亦戏答一诗，曰：“还吴东下过蒲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树欲凋零。”既寤，颇厌之，因理装渐归。将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数刻暴卒。生感悼无奈，匆匆槁葬于一新坟之侧，急图到家。至则门巷空阒，榛荆封蔀，妻亦亡已数月。访亲邻，樊亡之夜，乃梦于县楼之夕也。后数日，亲友具舟携辐致奠于葬所，即青箱槁葬之侧新坟，乃是不植他木，惟海棠数枝，方叶凋萼谢，正合诗中之句。因拊膺长恸曰：“信乎！浮图师‘及第家亡’之告。”因竟不仕，隐

钟山，著书守道，寿八十余。江南诸书及小说皆无，惟《潘祐集》中有《樊氏墓志》，事与此稍同。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夕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止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笻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笻而从之。

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

真宗尝以御制《释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诏学僧廿一人于传法院笺注，杨大年充提举注释院事。制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探而笺之，暗碎繁驳将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其简当若此。

杜祁公以宫师致仕于南都。时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藩，道由应天。太师王资政举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于时，尽假以牙兵、宝辔、旌钺导从，呵拥特盛。祁公遇于通衢，无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敛马侧立于旁，举袖障面。新贵人颇恚其立马而避，问从者曰：“谁乎？”对曰：“太师相公。”

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真宗遗小珰以方寸小纸细书问晏曰：“主皮之议如何？”小珰误送中书，大臣慌然不谕。次日禀奏，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为不晓此一句经义，因问卿等。”止黜其珰于前省，亦不加罪。

湘山野录卷下

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不可不见。”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资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长谓演曰：“某虽薄有涯产，而身迹尘贱，难近清贵。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或游奉有阙，无吝示及。”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贽，列酝于庭，演为传刺。曼卿愕然问曰：“何人？”演曰：“前所谓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问甲第何许，生曰：“一别舍介繁台之侧。”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闲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其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蔌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至期果陈具于阁，器皿精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纪。”以盆渍墨，濡巨笔以题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声讽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砚用事可也。”竟不免，题云“牛某捧砚”。永叔后以诗戏曰：“捧砚得全牛。”

寇莱公尝曰：“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异僧，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题试贡士，曰《公仪休拔园葵赋》、《霍将军辞治第诗》，此其志也。诗人魏野献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采诗者以为中的。虏使至大名，问公曰：“莫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否？”公因早春宴客，自撰乐府词，俾工歌之，曰：“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暖日笼啼鸟，初折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扫，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王冀公罢参政，真宗朝夕欲见，择便殿清近，惟资政为优，因以公为本殿大学士。公奏曰：“臣虽出于寒贱，不能独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陈文僖彭年并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与陈寒夜闲饮，遽中人持钥开宫扉独召公，匆匆而入，谓陈曰：“请同院不

须相候，独酌数杯先寝。”至行在，真宗与公对饮，饮罢持禁烛送归，繁若列星。陈危坐伺之，已四更，笑曰：“同院尚未寝乎？”陈曰：“恭候司长，岂敢先寝？”喜笑倒载，解袜褫带几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际真主，适主上以巨觥敌饮，仅至无算，抵掌语笑，如僚友之无间。”已而遂寝。殆晓，盥栉罢，与陈相揖，觉夜归数谈颇疏漏，自言：“夜来沉湎，殊不记归时之早晚，无乃失容于君子乎？”陈曰：“无之。但殷勤愧谢。”既别，已将趁班，同趋出殿门，执其手以语封之曰：“夜来数事，止是同院一人闻之。”文僖归谓子弟曰：“大臣慎密，体当如此。”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禁号为“李万回”。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入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機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丁晋公释褐授饶倅，同年白稹为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缗于公，云：“为一故人至，欲具飧，举箧无一物堪质，奉假青蚨五镮，不宣。稹白谓之同年。”晋公笑曰：“是绐我也。榜下新婚，京国富室，岂无半千质具邪？惧余见挽，固矫之尔。”于简尾立书一阕，戏答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五百青蚨两家阙，白洪崖打赤洪崖。”时已兆朱崖之谶。

真宗国恤，凡荫补子弟有当斋挽之职者，若斋郎止侍斋祭，若挽郎至有执绋翣导灵仗者，子弟或赧之。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维视沂公为侄婿，凡两日诣中堂，求免某子挽铎之执。沂公曰：“此末事。请叔丈少候，首台聚厅当白之。”丁晋公出厅，沂公白之。丁遂诺，谓李曰：“何必承旨亲来？”李遂拜谢。拜起，戏谓丁曰：“昨日并今日，斋郎与挽郎。”盖言两日伺之。丁应声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满座服其敏捷，而事更妥帖。不数日，遂出，未及洛而南迁，下泪之谶也。

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贽，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鉴曰：“请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襕鞹与文候之。老僧先为持文奉呈，果称爱，始可出拜。盖八座之性靡测。”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缗抄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勉

之。”后果尽然。

僧录赞宁有大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骑省铉疑则就而质焉。二公皆拜之。柳仲涂开因曰：“余顷守维扬，郡堂后菜圃，才阴雨则青焰夕起，触近则散，何邪？”宁曰：“此磷力振切。火也。兵战血或牛马血著土，则凝结为此气，虽千载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断枪折镞，乃古战地也。”因赠以诗，中有“空门今日见张华”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进呈，充史馆编修，寿八十四。司天监王处讷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晷禄壬遁，俱无寿贵之处。谓宁曰：“师生时所异者，止得天贵星临门，必有裂土侯王在户否？”宁曰：“母氏长谓某曰，汝生时卧草。钱文穆王元瓘往临安县拜茔，至门雨作，避于茅檐甚久，迨浣浴襁籍毕，徘徊方去。”

皇祐间，馆中诗笔石昌言、杨休最得唐人风格。余尝携琴访之，一诗见谢尤佳，曰：“郑卫湮俗耳，正声追不回。谁传《广陵操》，老尽峄阳材。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恐遗泯，故录焉。

苏子美有《赠秘演师》诗，中有“垂颐孤坐若痴虎，眼吻开合犹光精”之句。人谓与演写真。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开合无光精”，演以浓笔涂去“无”字，自改为“犹”字，向子美诟之曰：“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中又有一联云：“卖药得钱只沽酒，一饮数斗犹惺惺。”又都抹去。苏曰：“吾之作谁敢点窜耶？”演曰：“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荤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亦笑而从之。

苏子美以奏邸旧有赛神之会，局吏皆鬻积架旧伦以置肴具，岁以为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图席人以进，制狱锻炼，皆一时之名贤。狱既就黜，台馆为之一空，子美坐自盗律，削籍窜湖州。后朝廷有哀之之意，因郊赦文中特立一节：“应监主自盗情稍轻者，许刑部理雪。”言者又抨云：“郊赦之敕，先无此项，必挟情曲庇苏舜钦，固以此文舞之。析言破律杀无赦，乞付立法者于理。”竟不遂而死。有《郊禋感事》诗云“不及鸡竿下坐人”之句，哀哉！

钱文僖公若水，少时谒陈抟求相骨法，陈戒曰：“过半月，请子却来。”钱如期而往，至则邀入山斋地炉中，一老僧拥坏衲瞑目附火于炉旁。钱揖之，其僧开目微应，无遇待之礼。钱颇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陈发语问曰：“如何？”僧摆头曰：“无此等骨。”既而钱公先起，陈戒之曰：“子三两日却来。”钱曰：“唯。”后如期谒之。抟曰：“吾始见子神观清粹，谓子可学神仙，有升举之分，然见之未

精，不敢奉许，特召此僧决之。渠言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尔。”钱问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谟蔡公出守福唐时，李泰伯遘自建昌携文访之。一日，命遘及陈孝廉烈早膳于后圃望海亭，不设樽酒。膳罢欲起，时方暮春，鬻酒于园，郡人嬉游，籍姬数子时亦寻芳于此，既太守在亭，因敛袖声喏而过。蔡公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为侑。酒方行，举歌一拍，陈烈者惊惧怖骇，越墙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到落晖。谁在画帘沽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盖讥其矫之过也。

钱子高明逸，始由大科知润州，值上元，于因胜寺法堂对设戏幄。庭下方以花砖遍甃，严雅始新，子高饬役徒掘砖埋柱。时长老达观师昙颖者，法辨迅敏，度其气骄难讽，但佯其语曰：“可惜打破八花砖。”钱厌之，谨不敢动。

抚人饶饛者，驰辨逞才，素捭阖于都下。熙宁初，免解到阙，因又失意。当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议交上，大丞相闭门不视事之际，生将出关，以诗投相阁，曰：“又还垂翅下烟霄，归指临川去路遥。二亩荒田须卖却，要钱准备纳青苗。”丞相亦以十金赆之。生少与刘史馆相公冲之有素，时刘相馆职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谒之。公睹名纸，已颟额不悦。生趋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干，不可暂缓，行李已出南关，又不敢望旌麾潜过，须一拜见，但乞一饭而去。”公既闻不肯少留，遂开怀待之。问曰：“涂中无阙否？”生曰：“并无，惟乏好酒尔。”遂赠佳酝一担。拜别，鞭马遂行，公颇幸其去。至耒阳，密觇其令誉不甚谨，遽谒之曰：“知郡学士甚托致意，有双壶，乃兵厨精酝，仗某携至奉赠，请具书谢之。”其令闻以书为谢，必非诳诈；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势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数刻间，醵金半镒赆之，瞥然遂去。后数日，刘公得谢酝书方寤，寤已噬脐矣。又一岁，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货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纸，尽宰府两禁及三路巨镇，除拜迁移，皆近拟议。凡过关，首谒局吏，坐定遽曰：“还闻近日差除否？”仕人无不愿闻者。曰：“某前数日闻锁院临出京，在某官宅恰见内探，录至遂行。”其间宁不少关亲旧者，闻之无不愿见。读讫即曰：“下第穷生，弊舟无一物，致烦公吏略赐一检。”其官皆曰：“岂烦如是。”言讫拜辞，飘然遂行。凡藉此术下汴、淮，历江海，其关赋仅免二三千缗。苟移其用以济大谋，遂为妙策欤。

都尉李文和公，犯御名。虽累世勋忠，尚天姻，而识学优赡，与杨文公为禅悦深交，其法辨与天下禅伯相角。沁园东北滨于池，

曰“静渊庄”，构茅斋，延高僧。遇萧国大长主垂帨之日，设高座，鸣法鼓于宅之法堂，命谷隐、石霜、叶县三大禅者登座演法。时大长主松峦阁设箔观焉。临际宗范，每登座，拈拄杖敲击床机，以示法用。前二师说法竟，其末叶县禅师者机用刚猛，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掷于地，无一语便下。文和笑曰：“老作家手段终别。”师曰：“都尉亦不得无过。”斯须，萧国召公入箔，怪问曰：“末后长老何故发怒？”公雍容对曰：“宗门作用，施设不定，乞无赐讶。”公将薨，治而不乱，自写遗颂曰：“拈下幞头，脱却腰带。若觅生死，问取皮袋。”时膈胃躁热，尼道坚就机问曰：“都尉，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尼无语，公曰：“这师姑药也不会煎。”投枕未安而没。

吾友契嵩师，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入葬讫，不坏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数珠。时恐厚诬，以烈火重锻，锻之愈坚。嵩之文仅参韩、柳间。治平中，以所著书曰《辅教编》携诣阙下，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阳诸巨公，皆低簪以礼焉。王仲仪公素为京尹，特上殿以其编进呈，许附教藏，赐号“明教大师”。嵩童体完洁，至死无犯，火讫根器不坏，此节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讲谈，音若清磬，未尝少嗄，及终方得其验。嵩字仲灵，藤州人，诗类老杜，杨公济蟠收全集。公济深伏其才，答嵩诗有“千年犹可照吴邦”之句。

夏英公镇襄阳，遇大赦，赐酺宴，诏中有“致仕高年，各赐束帛”。时胡大监旦瞽废在襄，英公依诏旨选精缣十匹赠之。胡得缣以手扪之，笑曰：“寄语舍人，何寡闻至此！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诸儒所解‘束帛戋戋，贲于丘园’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夏亦少沮。

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为右仆射。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选景于华林广园，以明妆列侍，召齐丘共宴，试小妓羯鼓，齐丘即席献《羯鼓》诗曰：“巧斫牙床镂紫金，最宜平稳玉槽深。因逢淑景开佳宴，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轻憁孤鹊噪，杖头干快乱蝉吟。开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将军好用心。”又尝献《凤凰台》诗，中有“我欲烹长鲸，四海为鼎镬。我欲罗凤凰，天地为矰缴”之句。皆欲讽其跋扈也，而主终不听。不得意，上表乞归九华，其略云：“千秋载籍，愿为知足之人；九朵峰峦，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诈也，一表许之，赐号“九华先生”，以青阳一县舆赋给之。怨毁万状，后放归田里锁之，穴其墙以给膳，遂自经，年七十三。初，上

元县一民时疾暴死，心气尚暖，凡三日复苏，乃误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间，忽见先主被五木缧械甚严，民大骇，窃问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为宋齐丘所误，杀和州降者千余人，以冤诉囚此。”主问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误勾之事。主闻其民却得生还，喜且泣曰：“吾仗汝归语嗣君：凡寺观鸣钟当延之令永，吾受苦，惟闻钟则暂休，或能为吾造一钟尤善。”民曰：“我下民尔，无缘得见。设见之，胡以为验？”主沉虑曰：“吾在位尝与于阗国交聘，遗吾一瑞玉天王，吾爱之，尝置于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厕忘取之，因感头痛，梦神谓吾曰：‘玉天王置于佛塔或佛体中，则当愈。’吾因独引一匠携于瓦棺寺，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无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验。”又云：“语嗣君：勿信用宋齐丘。”民既还家，辄不敢已，遂乞见主，具白之。果曰：“冥寞何凭？”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陈之。主亲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恸蹿，遂立造一钟于清凉寺，镌其上云：“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于蒋山。齐丘宠待愈解。

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窜四海。所至即题曰：“我非东方儿，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识我踪迹，一气万物母。”盖景尝撰《河东柳先生集序》，破题曰“一气万物之母也”，世尽知之。景所以遍题者，亦欲导于知己。简寂观道士陈履常善奏章，能游神于冥寞。景以“李田”姓名谒之，求奏一章以决休否，陈许之。一夕，天虚夜清，冠简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于露坛，后夜方起，起忽谴之曰：“阴冥之事，尔尚欺之，况人间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阅籍无‘李田’者。子以欺阴，固无阴征矣。”景终于一散官，寿不五十。陈康肃尧咨知荆南，怜其道穷，为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庐在荆江之洀阴，枯桑废田，子孙凋零，尽为渔樵佣估。嗟哉！陆鲁望所谓“莫倚文章庇子孙”。集三十卷行于世。

成都无名高僧者，诵《法华经》有功，虽王均、李顺两乱于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童至寺，言：“先生来晨请师诵经，在药市奉候。”至则已在，引入溪岭数重，烟岚中构一跨溪山阁，乃其居也。仆传其语曰：“先生请师且诵经，老病起晚。诵至《见宝塔品》，愿见报，欲一听。”至此品，报之果出，野服杖藜，两眉垂肩，但默揖爇香侧听，听罢遂入，不复出。将斋，以藤盘竹箸秫饭一盂，杞菊数瓯，不调盐酪，美若甘露。食讫，仆持衿一锾敬施之，曰：“先生寄语上人，远到山舍，不及攀送，遣仆送出路口。”因中途问仆曰：“先生何姓？”曰：“姓孙。”曰：“何名？”仆于僧掌中书“思邈”二字。僧因大骇，欲再往，仆遽失之，凡山中寻三日，竟迷旧路。归视衿资，乃金钱一百，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铁。由兹

一膳，身轻无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岁，长游都市，后隐不见。

殿中丞程东美守宾州日，侬贼寇宾，因弃城，后得罪编置于郢，纯厚人也。能道守宾日监斩陈崇仪事甚详。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宾，初六日诘旦，帅旆将起，就坐，擒陈及裨将供奉官忘其姓名。将斩之。捽二人者于庭，谓曰："二君后事，但请无虑，青一切为置之。"时陈犯英庙讳。神识荒越，卒无一词。独供奉者慷慨不怖，气貌怡然，叩狄公曰："某万死无恨，独一事须干台听：以亡母骨榇尚寄州南存留院二十年，不孝未葬，某今得罪既死，乞令烧讫，箧其骨，专遣人驰归，并家书付妻、男，将某骨与亡娘之骨买地一处葬之，则闭目受刀无恨矣。"狄公许之。擒二人者就廊酒食，时晓寒，酒饵冷落，陈但狂号不能食，独供奉者饮啖如平时，谓众兵曰："吾本一健儿，今日陪奉一崇仪使吃剑，何亏于我乎？汝辈努力，无当效我。"索纸笔写家书，一字无误。及至市，先设衾褥面北正坐，顾持刀者曰："刃铦利否？若一刀不断，我必诉汝于阴府。"言讫刃下，斩讫，大旆遂南矣。

潘逍遥阆，有诗名，所交游者皆一时豪杰。卢相多逊欲立秦邸，潘预其谋，混迹于讲堂巷，开药肆。刘少逸、鲍少孤二人者为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后太宗登极，秦邸之谋不集。潘有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唐好梦，白日有闲愁"之句。事败，已环多逊宅，斯须将捕于阆。阆觉之，止奔其邻曰："吾谋逆事彰。吾若就诛，止一身；奈汝并邻，皆知吾谋，编窜屠戮者不下数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则脱汝辈数家之祸。然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吾出门则擒之，汝辈自度宜如何？"其邻无可奈何，遂藏于壁。少顷，捕者四集，至则失之矣，朝廷下诸路画影以搜。狱既具，投多逊于崖。已而沸议渐息，阆服僧服髡须，五更持磬，出宜秋门至秦亭，挈檐为箍桶匠，投故人。阮思道为秦理掾，阴认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钱三镮，明示于阆，大掷于案，乘马遂出。阆谕其意，提金直入于室，因匿焉。既归，责阍者曰："案上三镮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阍者，令捕之。阍恨之，遍寻于市，数日不得其踪。阮后徐讽秦帅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阆甚急，闻阆亦豪迈之士，窜伏既久，欲逭死地，稍裂网他逸，则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宽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羁縻之一端也。"帅然之，遂削奏，太宗以四门助教招之，因遂出。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曰："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几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渔竿，思入水云寒。"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

蜀先主开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

时蜀难方平，犹恶盗贼，犯者赃无多少皆斩。是岁蜀饥，有三盗糠者止得数斗，引至庭覆谳。会光庭方论道于广殿，视三囚殆亦恻隐，谓杜曰："兹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见救。而杜卒无一语，但唯唯而已。势不得已，遂斩之。杜归旧宫道院，三无首者立于旁，哭诉曰："公杀我也。蜀主问公，意欲见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无归，将其奈何？"杜悔责惭痛，辟谷一年，修九幽脱厄科仪以拔之，其魂岁余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学有文章，在唐为麟德殿供奉，有经纶才，唐室欲相之。

韩熙载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时谓之神仙中人。风彩照物，每纵辔春城秋苑，人皆随观。谈笑则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简介不屈，举朝未尝拜一人。每献替，多嘉纳，吉凶仪制不如式者，随事稽正，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屡欲相之，为宋齐丘深忌，终不进用。陈觉以福州之败，齐丘庇之，特赦不诛。熙载上疏廷争，必请置法。齐丘益怒，诬以纵酒少检，贬和州司马。其实平生不饮，璟觉其谮，非久召还，年六十九，拜中书侍郎，卒。煜尝恨不得熙载为相，赠平章事，谥文靖。严仆射续以位高寡学，为时所鄙。又江文蔚尝作《蟹赋》讥续，略曰："外视多足，中无寸肠。"又有"口里雌黄，每失途于相沫；胸中戈甲，尝聚众以横行"之句。续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熙载有才名，固请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称誉取信于人。以珍货几万缗，仍辍未胜衣一歌鬟质冠洞房者，为濡毫之赠，意其获盼，必可深讽。熙载纳赠受姬，遂纳其请，文既成，但叙谱裔品秩及薨葬褒赠之典而已，无点墨道及续之事业者。续嫌之，封还，尚冀其改窜。熙载亟以向所赠及歌姬悉还之，临登车，止写一阕于泥金双带，曰："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

李丞相沆有长者誉。一世仆逋宅金数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将十岁，美姿格，自写一券系于带，愿卖于宅以偿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愿如己子育于室，训教妇德，俟长成求偶嫁之。止请夫人亲结褵，以主其婚，然而务在明洁。"夫人如所诲，及笄，择一婿亦颇良，具奁币归之，女范果坚白。其二亲后归旧京闻之，沦感心骨。丞相病，夫妇刲股为羹馈之。至薨，衰绖三年。

熙宁丙辰岁，交贼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尽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调举，至全州，中途欲僦一仆，得一肩夫，乃游袁州日所役旧奴也。挈重担，劲若健羽，虽鞭马疾追，长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之。其仆当日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余里，日午已到，留书祝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后月余方到，唐下马于驿，驿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书在

此。”因出示之。书面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唐曰：“吾岂识归真子邪？”因启封，惟一诗，曰：“袁山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缘。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箧中灵药宜频施，鼎内丹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得之颇怪，因请其形貌，乃全州黜仆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宝诗于箧，遇好事者则出之。及遇害，当丙辰，正合诗中谓“角龙”也。

江南徐知谔，为润州节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蛮商得一凤头，乃飞禽之枯首也，彩翠夺目，朱冠绀毛，金嘴如生，正类大雄鸡，广五寸，其脑平正，可为枕。谔偿钱五十万。又得画牛一轴，昼则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谔献后主煜，煜持贡阙下。太宗张后苑以示群臣，俱无知者。惟僧录赞宁曰：“南倭乌和反。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诸学士皆以为无稽。宁曰：“见张骞《海外异记》。”后杜镐检《三馆书目》，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不知今之绿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

祥符已前，中贵人尽带将仕郎阶。若太尉秦翰者，左珰之名将，累立战功，始以将仕郎内侍省内府承局。今则不问。翰后建彰国军节。

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诏两禁送于寺，赐斋馔。传宣各令作诗送，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云鬟初翦向残春。因惊风烛难留世，遂作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疑轴锦，梵声才学误梁尘。从兹艳质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或云作诗之说恐非。好事者能于《鹧鸪天》曲声歌之。

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高僧也。聚徒四百众，以《往生净土诀》劝众修行。晚结十僧，修三年忏烧身为约。杨大年慕其道，三以书留之，云：“亿闻我师比修千日之忏，将舍四大之躯，结净土之十僧，生乐邦之九品。窃曾具恳，冀徇群情，乞住世以为期，广传道而兴利。愿希垂诺，冀获瞻风。”后礼师终不诺。又贻书杭州天竺式忏主，托渡江留之。亿再拜：“昨为明州礼教主宏发愿心，精修忏法，结十人之净侣，约三载之近期，决取乐国之往生，并付火光之正受。

载怀景重，窃欲劝留。诚以天台大教之宗师，海国群伦之归向，传演秘筌之学，增延慧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长，广作有情之饶益。遂形恳请，罄叙诚言，得其报音，确乎不夺。虑丧人天之眼目，孰为像季之津梁？忏主大师同禀哲师，兼化本国，可愿涉钱塘之巨浪，造鄞水之净居，善说无穷，宜伸于理夺，真机相契，须仗于神交。”是年诞节，恳永兴寇相国荐紫服以留之。时马副枢知节请大年撰其父全乂神道碑，润笔一物不受，止求荐一师号。马枢奏：“臣以杨某为先臣撰碑，况词臣润笔，国之常规，乞降圣旨，俾受臣所赠。”真宗召大年问之，因得以其事为奏。真宗深加叹重，谓大年曰：“但传朕意，留之住世，若师号朕与之，润笔卿宜无让。”遂赐号“法智大师”，住世七年方入灭。杨希白碑其贤于塔。

向大资敏中，祥符四年十月为东岳奉册使，奏：“奉册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诣本庙奉册，忽然景气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兖州状，称：“据黄现铺人员夏兴状，今月四日将兵巡至马岭，见五人各服黄、紫衣，执旛，盖兴等恐是册使，向前迎接，忽然气雾渐起，即不见。”又得天贶观道士孙守一状：“册使诣本殿烧香毕，有皂鹤两只至殿盘旋飞翥甚久。”词臣各进颂。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餗篆额。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𪓐讫，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词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

续湘山野录

本朝眷待耆德，于仪物之盛，惟王文正公也。病深，屡乞骸，不允。扶掖求对于便坐，面恳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儿，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强。"翌日，册拜太尉，诏礼官草仪，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书预参决。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并入。至病之革，公召杨文公于卧内，嘱以后事曰："吾深厌烦恼，慕释典，愿未来世得为苾蒭林间宴坐观心为乐。将易箦之时，君为我剃除须发，服坏色衣，勿以金银之物置棺内。用茶毗火葬之法，藏骨先茔之侧，起一茅塔，用酬夙愿。吾虽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叮咛告之。"又曰："仗子撰遗表，但罄叙感恋而已，慎毋及姻戚。"大年谓曰："余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发三衣之事，此必难遵。公，三公也。万一薨奄，銮辂必有祓祧之临，自当敛赠公衮，岂可加于僧体乎？"至薨，大年与诸孤协议，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宝货而已。寿六十一。配享真宗庙廷。

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尝闻其琴，盖以宫弦加廿丝，号为大武；宫弦减廿丝，号为小武；其大弦下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小弦上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换玉》；三曰《夹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只命曰《贺若》。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鼎挽，玉鳞背冷清风远。"文莹京师遍寻琴、阮，待诏皆云七弦阮、九弦琴藏秘府，不得见。

嘉祐中，仁宗自内阁降密敕："近以女谒纵横，无由禁止。今后应内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执奏定可否。"始数日，左承天门一宽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败荷覆之。门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缀巨蚌，灿然不知其数。禁门旧律尽依外门例：凡有搜拦，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时开封方鞫劾次，一小珰驰骑急传旨令放，其物即进

呈。府尹魏公瓘不用执奏法，遂放之。唐质肃公介方在谏垣，疏曰：“陛下临御以来，所降敕旨，未有若执奏内批之敕为今治世之大公也。臣风闻禁门近有搜拦之狱，传旨令放，主司殊不顾执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报。公又疏曰：“臣闻王者一语朝出，四海夕闻。今执奏之敕既为无用，乞下诏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报。公又疏曰：“臣闻开封乃天下百执事之首司也。魏某为尹臣，君父语旨辄不遵守，望端门无咫尺之地，尚敢辄尔，况九州之远乎？欲重贬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恶。臣以言职，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罢黜。”魏由此降越州。时《感事》诗有“铁冠持白简，藩棘聚青蝇”之句。《谢上表》略云：“狂风动地，孤蓬所以易飘；众斧登山，直木终须先伐。”才者爱之。

张密学秉知冀州日，一巨盗劫民之财，复乱其女。贼败，得赃，将就戮。其被盗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诉于公。公忿极，俾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义者颇快焉。后旬年，感痁疾，一日方午剧发，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辔至禁门，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轩陛。久之，忽箔中厉声曰：“争得！”公认其声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须又曰：“张秉争得非法杀人！”公方奏曰：“臣束发入仕，谨遵宪章，岂止丹笔书极典，虽一笞朴亦覆核精审。”上曰：“卿自与本人对辨。”引于殿西南隅，启一狱扉，囚系万状，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铁校罪人，血肉淋漓，脂节星散，泣数于公曰：“汝用非法杀我，以肢体零散，奈何永无受托之所。”公方认冀贼也，诟之曰：“汝所犯岂止一死邪！糜万躯亦不足塞其父母之耻，将敢更有诉乎！”旁有一胥，容服谨严，视之，乃秉从事河阳日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诉。”公曰：“其将奈何？”吏曰：“幸公之算未尽，暂绯误至此尔。但遣之俾托生，可却还。”公怖且窘，叩其遣之之术于吏，曰：“念吾与子有河阳之旧。”吏曰：“遣功之大，无如《法华经》焉。但至诚许之。”公遂许归日召僧诵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囚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为。其持诵之法但贵长久，日请一僧诵一部，许终其身，乃可遣也。”公如其说许之，果没不见。公三日神方还，观，始觉在榻后。乃日召一僧诵一部，至薨未尝一日废阙。

晏殊相年七岁，自临川诣都下求举神童。时寇莱公出镇金陵，殊以所业求见，莱公一见器之。既辞，命所乘赐马、鞯、辔送还旅邸，复谕之曰：“马即还之，鞯、辔奉资桂玉之费。”知人之鉴，今鲜其比。

太宗克复江南，得文臣徐铉，博通今古，擢居秘阁。一日，后苑象毙，上令取胆，剖腹不获。上异之，以问铉。铉奏曰：“请于前左

足求之。”须臾，果得以进。亟召铉问，对曰：“象胆随四时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叹其博识也。

景德初，匈奴寇澶，车驾议幸。时曹武公玮及秦翰为澶驻泊，诏许便宜军马事，不由中覆。二将议曰：“威辂不过河则已，万一渡桥，奈北澶州素不设备。”遂督士卒深阔渠以绕城，遂开，旋以枯蒿杂草覆渠面，使虏不测其深浅。驾至澶，臣僚乞驻跸澶南，宣灵诛以灭之可也。唯高殿前琼力挽銮驾以进，扬其声曰：“儒人之言多二三，愿陛下勿迟疑，不渡河无以安六军之心。”御驾方渡桥时，士卒不山呼，左右颇异之。琼曰：“乞急张黄屋，使远迩认之。”既而果齐声呼“万岁”，士气欢振。是夕，车驾次北澶，匈奴毳帐前一里，星殒如巨石，其声鸣吼，移刻殆尽，此最为澶渊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东京，暴中风眩，急诏王文正旦代司留都事。

侯仁宝，即赵韩王普之甥也，世为洛阳大族，知邕州。久在岭外，求归西洛而无其计，诈以取交趾，矫其奏，乞诣阙面陈其策。太宗纳之。其舅韩王时已为卢多逊所谮，罢相出河阳。多逊当国，必知是役之艰，固欲致仁宝于败绩，以沮赵普。而太宗复不寤仁宝求归之矫，卢因奏曰：“今果许仁宝自邕至阙，复还岭表率师往取，反覆路远，恐为交人先警，岂若就湖南兵数万乘不备而袭之？”太宗深然之。诏团练使孙全兴将湖南兵三万，与仁宝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为贼尽灭，仁宝为交趾所擒，枭首于米鸢县，宜然也。全兴奔北，斩于阙下。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上不捷。太平兴国五年，果于易简榜下登第。

仁庙初纂临，升衮冕，才十二岁，未能待旦，起日高时，明肃太后垂箔拥佑。一日，遣中人传旨中书，为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只来这里休语断会。首台丁晋公适在药告，惟冯相拯在中书，覆奏曰：“乞候丁谓出厅商议。”殆丁参告，果传前语。晋公口奏曰：“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晋公由此忤明肃之旨，复回责同列曰：“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晋公更衣，冯谓鲁参曰：“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愍南贬日，丁尝秉笔谓冯相曰：“欲与窜崖，又再涉鲸波，如何？”冯但唯唯，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适当冯相秉笔，谓鲁参曰：“鹤相始欲贬寇于崖，尝有鲸波之叹，今暂屈周公涉鲸波一巡。”竟窜崖州。

郑工部文宝为陕运时，贼迁欲侵灵武，朝廷患之，诏郑便宜经度西事。郑前后自环庆亲部刍粟，越瀚海七百里，入灵武者十二次，诸羌之语皆通晓。郑心知灵武不可守，故参校史传作《河西陇右图》进呈，极言乞弃灵武。朝廷方遣大将王超援之，又力谏太宗："太平之时慎无开边，疲弊生姓。"太宗阅奏极怒，摭以他事，坐擅议盐禁及违营田、以积石废垒筑为清远军三过，贬郴州蓝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环州，灵武果没，遂班师。而李顺梗蜀，陇贼赵包聚徒数千附之。郑知必趋栈以进，分兵夜袭，斩其魁，歼余党。尝又轻车使蜀，至渝、涪，闻广武卒谋乱，自云安飞小楫下峡数百里，一夕擒之，所举如神。然太宗终怒，蓝山任满，更移枝江、京山二县，牢落五六年方复。

郑仲贤善诗，可参二杜之间，予收之最多。《归田录》所采者非警绝，盖欧公未全见也。在江南，师徐骑省铉小篆，尝篆千文以示铉，其字学不出一中指之甲。骑省尝曰："篆难于小，而易于大。郑子小篆，李阳冰不及，若大篆可兼尔。"又学琴于崔谕德遵度，崔谓杨大年曰："郑仲贤弹琴，恐古有之，若今则无。吾箧中畜雷朴一琴，号'水泉'者，乃江南故国清风阁所宝，本欲携葬泉下，托君赠之，为我于龙池题数字记于腹，此琴之声可盖余琴六七面。"仲贤没，其子於陵进于秘府。文集二十卷、《谈苑》十卷、《江表志》二十卷。寿六十一。

杜祁公衍在中书，奏："武臣带军职若四厢都虞候等出领藩郡，不惟遣使额重，而又供给优厚。在祖宗时，盖边臣俸给不足用，故以此优之，俾集边事。今四鄙宁肃，带此职者皆近戚纨绮，欲乞并罢。"仁宗深然之，许为著令，条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恳围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内降，某人特与防御使、四厢都虞候、知南京，余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执奏："臣近奉圣词，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批？"仁宗降玉色谕云："卿且勉行此一批，盖事有无可奈何者。"祁公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罢之。

太祖收晋，水侵河东之年，晋危，使伪命殿直程再荣间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楼，叩于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弊国，危蹙不保，乞师以救。"白深于术数，谓荣曰："晋必无患。南兵五月十七日当回，晋次日必大济。"再荣因问他后安危之数，白曰："后十年晋破，破即扫地矣。非惟晋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却犯中原，饮马黄河而返。"又曰："晋破二十年后，契丹微弱，灭绝几无遗种矣。子但记之。"是时，王师果不克晋。殆后十年，当太平兴国四年，方平晋垒。又白尝谓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渔阳旋兵，雍熙丙戌岁，会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虏报役，王师失势于河间，虏乘

胜抵黄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语气方直，虽事契丹，尝谏曰：“南朝天地山河与虏不同，虽暂得一小胜，不足永恃。彼若雪耻，稍兴兵复燕、蓟，破榆关，而直趋滦河，恐穹庐毳幕，不劳一践而尽。”契丹厌其语，欲诛之，盖赖其学术。年八十卒。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喜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于杳冥间作清徵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遍访之，或见于辕辕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跸与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丑角反。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涘，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局镝甚秘，怒而问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慑夷夏，何畏哉！”即启户扫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衒，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被发执巨棰，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霁，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忙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

以泣，阆徐曰：“汝识吾否？”柳曰：“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阆曰：“只我便是潘阆也。”柳乃速呼阆下。阆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潜遁。柳以惭恧，诘朝解舟。

国初文章，惟陶尚书穀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穀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驾幸见之，愈不悦，卒不大用。

明肃太后欲谒太庙，诏礼官草仪。时学臣皆以《周官》后服进议，佞者密请曰：“陛下垂帘听大政，号两宫，尊称、山呼及舆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岂当以后服见祖宗邪？”遂下诏服衮冕。谏疏交上，复宰臣执议，俱不之听。不得已将诞告，赖薛简肃公以关右人语气明直，不文其谈，帘外口奏曰：“陛下大谒之日，还作汉儿拜邪，女儿拜邪？”明肃无答。是夕报罢。

范文正公仲淹为右司谏，章献刘太后听政，忽遣一巨珰谕之曰：“今后凡有大号令，不须强上拗，三五年为一宰相，不难致。”公觉其言甘，必有所谓。果诞告冬至日，大会前殿，仁宗率群臣为寿。有司将具，公上疏曰：“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事遂已。又独衔乞皇太后还政，疏曰：“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时天下久撤边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既而一庸生张，忘其名。亦堂堂人，猬髯黑面，顶青巾缁裘，持一诗代刺，摇袖以谒杜公，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氛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祁公亦异之，奏补乾祐一尉，而胸中无一物，未几，以赃去任。

冯延巳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翌日，有

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替也。相君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命。

江南冯谧尝于待漏堂谓诸阁老曰：“玄宗赐贺监鉴湖三百里，信为盛事。他日赐归，止得后湖足矣。”徐铉答曰：“主上贤贤下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耳。”谧大有惭色。

康定中，西贼寇边，王师失律于好水川，没巨将旌旗者四五。朝廷方扰，时当国一相以老得谢，拂衣晏坐而归。两府就宅为贺，因而陈觞，退相饮酣，自矜于席曰：“某一山民耳，遭时得君，今还衮绣，告老于家。当天下平定无一事之辰，自谓太平幸民。”石参政中立应声曰：“只有陕西一大窃盗未获。”坐客吞声，簪珥几堕。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质力疾独留数夕，抵掌极论天下利病，留连惜别。范尝谓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胜衣，及其论忠义，则龙骧虎贲之气生焉。”明日，子野归，客有迎大臣之旨惴之者：“君与范仲淹国门会别，一笑语、一樽俎，采之皆得其实，将有党锢之事，君乃第一人也。”子野对曰：“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士论壮之。文正公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者，迎时之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郡帅，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邓。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悰，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扭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客笑，而师鲁不笑。

祖、宗居潜日，与赵韩王游长安市。时陈抟乘一卫遇之，下驴大笑，巾簪几坠。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从市饮乎？”祖宗曰：“与赵学究三人并游，可当同之。”陈睥睨韩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预此席。”既入酒舍，韩王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据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

柳仲涂开以殿中侍御史改崇仪使、知宁边军。宁边，定州博野县是也，扼虏境之要。柳才至，间者惑边州郡，驰告契丹将犯境。独柳驰书陈五事与军帅郭宣徽守文，逆料蕃情必无犯边之事，敢以族保。

后果无动。有真定人白万德者，边豪也。蕃族七百余帐，万德以威爱辖之。慕仲涂才名，愿欲亲之，凡出入界上，设帐剧饮，间以诗书讲摩，信重仰服。一夕，与之饮于边帐，谓万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弃以臣胡虏，奈礼义何？观君气貌雄特，南朝大侯伯不过此尔。中原失幽、蓟六十年，将兴师取之，君能顺动先自南归，则裂茅土、封公侯，不绝其世，炳焉书其功于方册，岂不韪欤？”万德大喜，将定日率豪杰请约于境，各以所授告命交而为质。议方合，会急召知全州，万德与仲涂别曰：“君不集其事者，天乎！”

《韩忠献公神道碑》，皇帝御制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殒于厩中，枥马皆鸣。”又云：“公奉诏立皇子为皇太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谓定策元勋之臣。”后铭其碑曰：“公行不归，申文是悼。尚想公仪，泪落苑草。”后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额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广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过此辞也。

唐昭宗以钱武肃镠平董昌于越，拜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子孙二死。罗隐撰谢表，略曰：“镌金作誓，指日成文。盖陛下悯臣处极多虞，忧臣防奸未至，所以广开圣泽，永保私门，屈以常刑，宥其必死。虽君亲属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尽心，亦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兹而贾祸。”止。殆庄宗入洛，又遣使贡奉，恳承旨改回请玉册、金券。有司定仪，非天子不得用，后竟赐之。镠即以节钺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名其居曰“殿”，官属悉称“臣”。又于衣锦军大建玉册、金券、诏书三楼，复遣使册东夷诸国，封拜其君长。几极其势，与向之谢表所陈“处极、防微、累恩、贾祸”之诫，殊相戾矣。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曰：“贵极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州，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邪？”遂飘然入蜀，以诗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知祥厚遇之。镠后果为安重诲奏削王爵，以太师致仕。重诲死，明宗乃复镠旧爵位。

丁晋公在中书日，因私第会宾客，忽顾众而言曰：“某尝闻江南李国主钟爱一女，早有封邑，聪慧姿质，特无与比。年及厘降，国主谓执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颇异，今将选尚，卿等为择佳婿，须得少年奇表，负殊才而有门地者。’执政遍询搢绅，须外府将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诣执政言曰：‘尝闻洪州刘生者，为本郡参谋，岁甲未冠，

仪形秀美，大门曾列二卿，兼富辞艺，可以塞选。’执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说，国主大喜，于是成礼。授少卿，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异宝，□奕崇盛，雄视当时。未周岁，而公主告卒。国主伤悼悲泣曰：‘吾不欲再睹刘生之面。’敕执政削其官籍，一簪不与，却送还洪州。生恍若梦觉，触类如旧。”丁语罢，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上闻之，莫不失色。后半载，果有朱崖之行，资货田宅在京者，悉皆籍没，孑然南行，匹马数仆，宛如未第之日，谅先兆不觉出于口吻。李公防时在丁坐，亲聆其说。

处士魏野，貌寝性敏，志节高尚。凤阁舍人孙僅与野敦缟素之旧，尹京兆日，寄野诗说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珮珊珊”之句。添苏，长安名姬也，孙颇爱之。一日，孙召添苏谓曰：“魏处士诗中以尔方苏小，如何？”添苏曰：“处士诗名蔼于天下，著鄙薄在其间，是苏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孙大喜，以野所和诗赠之。添苏喜如获宝，一夕之内，长安为之传诵。添苏以未见野，深怀企慕，乃求善笔札者，大署其诗于堂壁，衒鬻于人。未几，野因事抵长安，孙忻闻其来，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过添苏家，不言姓氏。添苏见野风貌鲁质，固不前席。野忽举头见壁所题，添苏曰：“魏处士见誉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笔于其侧别纪一绝。添苏始知是野，大加礼遇。诗曰：“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

李相简穆公沆，尝被同年马亮责之曰：“外议以兄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此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密若凝脂，苟或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陆象先曰‘庸人挠正’，正所谓也。恰人苟一时之进，岂念于民邪？”公薨，沐浴右胁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敛，不闻腐气，信履践之明效也。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花蕊手写，而其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辞，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既归，口诵数篇与荆公。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其词曰：

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闲。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往碧波中。

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

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亭台尽改张。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

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

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每日日高祗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

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

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

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旁。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鬙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旋移红树斸青苔，宣赐龙池再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心宫殿胜蓬莱。

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

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宫词。

才人出入每参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

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俟燕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苑门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

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御幄，营弦声动立浮油。

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专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把鞍鞒。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翔鸾阁外夕阳天，树影花香杳接连。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楼船。

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到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

少年相逐采莲回，罗帽罗衫巧制裁。每到岸头齐拍水，竟提纤手出船来。

早春杨柳引长条，倚岸缘堤一面高。称与画船牵锦缆，暖风搓出彩丝条。

婕妤生长帝王家，常近龙颜逐翠华。杨柳岸长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人近数千。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

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坊。内人对御分明看，先睹红罗十担床。

太平兴国五年，秘书丞安德裕知广济军。是岁亢旱，因祷于髣山神祠。方注香，神自帏中冉冉而出，古服峨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诚所感，殊不为惧，遂诉愆亢之灾。答曰："某，堆阜之神也，久窃乡人之荐，愧无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兴致云雨，虽云龙司厥职，动息由天。某当为公至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报。"言讫而隐。安是夕梦神白："雨候甚迩，只在来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谢之。

玉壶清话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宋文莹撰。文莹，生卒年不详，钱塘僧人，字道温，又字如晦，尝居西湖菩提寺，后隐于荆州金銮寺。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年间。工诗，喜藏书，潜心野史，留意世务，多与士大夫游。另著有《湘山野录》、《续录》。

《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本书在南宋时已有《玉壶野史》的别称，在宋元时均著录为十卷。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现存《玉壶清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进行校点，遇异文参诸本对照，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玉壶清话序

玉壶，隐居之潭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宪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并为李先主昪特立传，厘为十卷。且夫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湘山草堂序。

卷第一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间。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苏翰林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试于玉堂。一小珰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晓，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以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则王者之业，可与天地同矣。"上徐笑谓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节，安有沉湎之过耶？"盖公尝嗜饮过中，故托此以规之。易简泣谢惭佩，上亲撰《欹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关榆渐落边鸿过，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锁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综曰："并门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怀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院，纂集成编，目《太原事绩》，后不闻其作也。"综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综，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以从学。遵诲遣综贡马于朝，还日，太祖解真珠盘龙带，遣综赍赐遵诲。综时年十六岁，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贡修人臣之常节，陛下解宝勒赐之，臣窃恐勋臣别立殊绩，陛下当何以为赐？"敷奏清雅，辞容秀彻。太祖爱之，谓左右曰："儿非常材。"从容谓之曰："吾委遵诲以方面，不得以此为较。"后雍熙二年，擢第于梁颢榜中。同年钱若水深器之，推

挽于朝。

兴国中，太宗建秘阁，选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专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铉三学士叩新阁求书以观。至性畏慎，拒曰："扃钥诚某所掌，签函巾幂，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窃窥不便。"三人者笑谓至曰："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钥启窥。至密遣阁吏闻奏。上知之，亟走就阁赐饮，仍令尽出图籍古画，赐昉等纵观。昉上言："请升秘阁于三馆之次。"从之。仍以飞白阁额赐之，及赐草书《千字文》。至请勒石，上曰："《千字文》本无稽，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之，文理无足取。夫孝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为卿写《孝经》本刻于阁壶，以敦教化也。"

熙宁元年，状元吕公溱为京尹，上殿进札子，时府推官郎中周约随趋于后。今上忽问吕曰："卿体中无恙否？"吕对曰："臣无事。"斯须又问："卿果觉安否？"吕又对曰："臣不敢强。"时吕公神彩气焰，略无少亏。将退，又问周曰："卿见吕溱如何？"周对曰："以臣观溱，似亦无事。"吕出殿门，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镜自照，问周曰："足下果见溱如何？"周曰："龙图无自疑，容彩安静。"果数日感疾，迤逦不起。此较然知圣人之观物殊有夙见，况他事可昧天鉴哉？周中立责授巴陵，亲语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敢妄说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见于氐之西，光芒如金圆，无有识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语曰：'其色金黄，其光煌煌，所见之国，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时而出。"时方朝野多欢，六合平定，銮舆澶渊凯旋，方域富足，赋敛无横，宜此星之见也。克明本进士，献文于朝，召试中书，赐及第。

太宗将亲攻范阳，李南阳至参大政，以二策抗疏为奏："愿陛下选将帅中威武有谋、敦庞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锐兵，俾往征之，大驾不出京毂，恭守宗祧，慰抚黔庶，示敌人以闲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清跸，扬天威以壮军声，策之中也。若其边霜朔雨，朝尘夕埃，翻龙凤于旗常，拥貔貅于銮辂，劳侵黼扆，士失耕农，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继以目疾求退，士论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后果为枢密、使相，卒赠济阳王，配享帝食。公虽兼将相之领，不以爵禄自大。造门者，皆降庑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虽剧暑，不冠不与

见。伐江南、西蜀二国，诸将皆稛载而归，惟公但图史衾簟而已。为藩帅，中途遇朝绅，必引车为避。过市，戢其传呼戒导吏去马不得越十轮，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无挠，强记，善谈论。清白如寒儒，宅帑无十日之畜，至坐武帐，止衣弋绨纻袍、素胡床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赵参政昌言请案诛。朝廷察之，止责右骁卫上将军，未几遂起。赵参政自延安还，因事被劾于尚书省，久不许见。时公已复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许朝谒。士论叹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太宗将蒐渔阳，李文正昉抗疏力谏曰“臣闻古哲王之制，国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德不能加乎？盖不欲以四夷劳中国。陛下岂不闻秦戍五岭，汉事三边，道殣相枕，户籍消减，一人失道，亿兆惟毒！然而开远夷、通绝域，必因魁杰之主，济以好事之臣。所以张骞凿空，班超投笔，或以重宝结之，或以强兵慑之，投躯于万死之地，快志于一朝之愤。炀帝规模广远，欲吞秦、汉，自劳万乘，亲出玉关，关右流沙骚然，民不聊生。观陛下又欲事炀帝、秦、汉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论皆雍容和婉，未尝有逆鳞之节。此疏之上，士论骇伏。后果伐燕无成，太宗方忆前疏忠鲠，始赐手诏，厚谕其家。

太祖初有事于太社，时国中坠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旧式。诏词臣各撰一文，誊录糊名以进。上览之，谓左右曰：“皆轻重失中。”独御笔亲点一文曰：“惟此庶乎得体。”开视之，乃窦仪撰者。文曰：“惟某年太岁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谨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礼，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香萁，嘉荐醴齐，备兹禋瘞，用伸报本。敢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赖之，载生庶类，资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报乎？尚飨。”遂诏仪定其仪注。公以《开元礼》参酌于三代之典，继以进熟之际作《雍和乐》。太社之馔自正门入，配坐之馔自左闼入。皇帝诣罍洗之仪，并如圆丘。诣太社樽所，执樽者举冪。赞酌醴齐，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进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读祝文。

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开宝初，太祖赐俶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简谢于朝。将归，上谓夷简曰：“归语元帅，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规模华壮，不减江浙，兼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与元帅，先朝者即赐之。今煜崛强不朝，吾将讨之，元帅助我乎？无为他谋所惑，果然，则将以精兵坚甲奉赐。向克常州，元帅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暂来相见否？无他，但一慰延想尔，固不久留，朕执圭币三见于天矣，岂敢自诬？即当遣还

也。”夷简受天语，俯首而归，私自筹曰：“兹事大难，王或果以去就之计见决于我，胡以为对？”殆归，见俶，因不匿，尽以天训授之，遂称疾于安溪别墅，保身潜遁。夷简《山居》诗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释。咸平中，归朝为光禄少卿，后以寿终焉。

苗训仕周为殿前散员，学星术于王处讷，从太祖北征。处讷谕训曰：“庚申岁初，太阳躔亢宿，亢怪性刚，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至庚申岁旦，太阳之上复有一日，众皆谓目眩，以油盆俯窥，果有两日相磨荡，即太祖陈桥起圣之时也。处讷幼梦持镜照天，列宿满中，割腹纳之，遂通晓星纬之学。太祖即位，枢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岁撰《金鸡历》以献。上嘉纳之，即改名曰《应天历》，御制历序。处讷谓所知曰：“此历更二十年方见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预焉。”至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吴昭素直司天监，果上言《应天历》大差。太宗诏修之。

钱昱，忠献王宏佐长子也，读书强记。在故国，与赞宁僧录迭举竹数束，得一事抽一条，昱得百余条，宁倍之，昱著《竹谱》三卷，宁著《笋谱》十卷。昱轻便美秀，太祖受禅，伯父俶遣持贡入阙，赐后苑宴射。时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应弦而中，赐玉带旌赏之。归朝，愿以刺史求试，乞换台阁，送学士院试制诰三篇，格在优等，改秘书监。尤善翰牍。太宗取阅，深爱之，谓左右曰：“诸钱笔札多学浙僧亚栖书，体格浮软，其失仍俗。独此儿不类。”以御书金花扇，及行草写《急就章》赐之。后南郊，当增秩，上曰：“丞郎德应星象。昱，王孙也，检操无守，不宜膺之。”授郢团，盖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还，至真定，幸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迎銮驾，霜简星冠，年九十许，气貌翘竦。上因延问甚久，自言：“顷与亳州道士丁少微、华山陈抟结游于关、洛，尝遇孙君房麕皮处士。”上问曰：“得何术？”对曰：“臣得长啸引和之法。”遂令长啸，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上嘿久，低迷假寝，殆食顷，方欠伸，其声略不中断。上大奇之，因问引导之法、养生之要。隐对曰：“王者养生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黄帝、唐尧所以享国永图，得此道也。”遂赐“颐素先生”。

戚同文，东都之真儒，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矫，乡里之饥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赈之。好为诗，有《孟诸集》。杨侍读徽之守南都，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杨谓君曰：“陶隐居昔号坚白先生，以足下纯白可侔，仆辄不揆，已表于

朝，奏乞坚素之号，未知报否。”后果从请。及殁，旧学百余楹，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废，奏乞赐额为本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即纶子也。

李南阳至尝作《亢宫赋》，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胜衣。庚寅岁冬夕，忽梦游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于中。一金龙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绿衣道士，转眄若岩电，谓余曰：‘此亢宿之宫也。大象无停轮，宜速拜之。汝将事此龙，积疾亦消。’予将拜，龙辄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相并为宾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轻待。吾选正人辅导于汝，宗基国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符亢宫之兆也。

李集贤建中，恬退喜道，处搢绅有逍遥之风。善翰札，行笔尤工，至于草隶分篆，俱绝其妙，人得之则宝焉。为诗清淡闲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楼》诗：“小艇闲撑处，湖天景物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落日孤汀远，轻烟古寺稀。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西湖》诗有“涨烟春气重，贮月夜痕深”之句，皆类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园池亭榭，萧洒自如，每喜诵《楞严经》中四句云：“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闻复翳根除，尘消觉圆净。”凡起居皆咏之。后被诏与张君房集贤校勘《道藏》，时号称职。

真宗为寿春郡王开府，太宗诏宰臣：“为朕选端方纯明、有德学、无过阙臣僚二人为王友。”佥择累日，惟得崔遵度、张士逊尔。遵度与物无竞，口未尝言是非，清洁完好，不喜名势，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槛之外，以避顾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笺》十篇。鸣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见，通夕只闻琴声。张士逊邓公，生均州郧乡深山间，始冠已有纯德，称于乡里。京西旧有淫祀曰大戒，其设颇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门。公幼往观之，其巫传神语曰：“张秀才请于中书门下坐。”后果以师儒之重相仁庙，出处皆太平，寿八十六。

长安一巨冢坏，得古铜鼎，状方而四足，古文一十六字，人莫之晓。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鸟迹文也。其词曰：‘天王迁洛，岐、酆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命杜镐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于酆、镐，以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篆曰‘岐、酆锡公’，必秦襄之墓也。”后耕人果得折丰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学，篆、隶、行、草尽精，与徐铉校定《说文》，又同吴杨文举撰《雍熙广韵》，遂值史馆，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谥宝，遂赐金紫。益州华阳人也。

太祖问赵韩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赵以辛仲甫为对，曰：“仲甫才勇有文，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赡辨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试，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节，用卿非晚。”后扬历险易，雍熙三年参大政。公尝为起居舍人，使契丹，虏主曰：“中朝党进者，真骁将也。如进辈有几？”虏所以固矜者，谓进本虏族，中国无之。公亟对：“若进辈，鹰犬驽材尔。行伍中若进者，不可胜数。”虏主少沮，意欲执之，辛曰：“两国以诚讲好，今渝约见留，臣有死而已。尝笑李陵辈苟生甘耻于羊酪之域，无足取也。”契丹因厚修礼遣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夺也。

卷第二

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敦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公举进士之时，赵韩王深所器重，谓人曰：“朱有君子之风，寿德远到。”时宗人朱遵度有学名，谓之“朱万卷”，目公为“小万卷”。扬历清贵三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恳求归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谢于殿门外，复诏赐坐。时方剧暑，恩旨宠留，诏秋凉进程。时吴淑赠行诗，有“汉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之句，尤为中的。锡宴玉津园，中人传诏，令各赋诗为送。若李承旨维有“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家正太平”，及陈文惠公尧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骑过荆门”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绝一时，朝论荣之。弟协亦同时隐，皆享眉寿，家林相接，谓之渚宫二疏。荆帅陈康肃尧咨表其居为东、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门人请谥正裕先生。

王宫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旧相先朝令德，固优待之。故事，一品班在台省之后，特制分台省班于东西，遂为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后以防御使致仕于家，眉寿康福。每搢绅拜于其家，置樽为寿，公必朝服侍立，客辄不安，引避于席。祚曰：“学生仆之□犬尔，岂烦谦避耶？”溥后纂集苏冕、崔铉二《会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会要》。教其子贻孙，尤负奥学。上尝问赵韩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历问学臣，无有知者，惟贻孙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韩王曰：“何以为质？”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遂得振学誉。

冯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无检，为少卿。善琵琶，妙出乐府，世无及者。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处贱伶之列，众执器立于庭，奏数曲罢，例以缠头缣镪随众伶给之。吉置缣镪于左肩，抱琵琶按膝长跪，厉声呼谢而退，家人大笑于箔，回首谓父曰：“能为吉进此技于天子否？”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自谓曰“冯三绝”。及撰昭宪太后谥议，举朝叹服。乾德四年郊，礼容乐

节，刊正渐备，有司奏其阙典，但少宗庙殿庭宫悬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按《乐礼》，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之舞。”率从其请。

江南边镐初生，其父忽梦谢灵运持刺来谒，自称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轻若烟雾，曰：“欲托君为父子。顷寄浙西飞来峰翻译《金刚经》，然其经流分，中有未合佛旨处，愿寄君家刊正。无他祝，慎勿以荤膻啖我，及七岁，放我出家为真僧，以毕前经。”梦讫，镐生。眉貌高古，类梦中者，父爱之。小字康乐，成童聪敏，攻文字尽若夙诵。坚求出家，其亲不肯，以荤迫之。初不能食，后亦稍稍。及冠，翘秀，娶姻者众，双亲强而娶焉。后嗣主爱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断，惟好释氏。初，从军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务全活。建人德之，号为“边罗汉”。及克湘潭，镐为统军，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谓之“边菩萨”。及帅于潭，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谓之“边和尚”。

太祖初郊，凡阙典大仪，修讲或未全备，至于勘契之式，次郊方举。大礼毕，銮辂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内中过殿门，则行勘契之仪。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笴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扇，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笴，驾前司取其镞，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扇分班起居迎驾。大辂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扇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真宗喜谈经。一日，命冯元谈《易》，非经筵之常讲也。谓元曰：“朕不欲烦近侍久立，欲于便斋亭阁选纯孝之士数人，上直司人，便裘顶帽，横经并坐，暇则荐茗果，尽笑谈，削去进说之仪，遇疲则罢。”元荐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三人者预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尝思鳜羹，方冬无有市者，道泣祷河神，凿冰脱巾，取得鳜鱼果尺余以馈母。后举贤良，入第四等。虚己母丧明，医者曰：‘浮翳泊睛，但舌舐千日，勿药自瘳。’虚己舐睛三年，遂明。行简父患痈极痛楚，以口吮其败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

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门，凯旋日，范杲为县令，叩回銮进讲《圣寿诗》，有“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之句。上爱之，赐一官，改服色。

擒刘钡至阙下，欲献俘太庙，莫知其仪。时张昭以户部尚书致仕于家，深识典故，国初规制，皆张昭与窦仪所定。太祖遣学士李瀚就问俘庙之仪，庶同参酌。张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遗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该明。

太宗居晋邸，问宾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刘温叟父子为对者。温叟父岳，退居河阴，温叟方七岁，尝谓客曰：“吾老矣，他无所觊，但得世难稍息，与此儿偕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为太平之渔樵，平生足矣。”后记父语，父因名焉。岳，后唐为学士；温叟，晋少帝时又为学士，人尽荣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与之见。隔帘闻鱼钥声，俄而开箧，二青衣举一箱至庭，则紫袍、兼衣也，母始卷帘见之，曰：“此则汝父在禁林内库所赐者。”温叟跪泣捧受，开影寝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庆。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大朝会有乐，亦以事辞之。客有犯其讳，则恸哭急起，与客遂绝。太宗闻之，嘉叹益久。温叟时为中丞，家贫，太宗致五百缗以赠之，拜贶讫，以一柜贮于御史府西楹，令来使缄镝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纨扇、角黍赠之，视其封宛然。所亲讽之曰：“晋邸赠缗，恤公之贫，盍开扃以济其乏？”温叟曰：“晋王身为京兆尹，兄为天子，吾为御史长，拒之则鲜敬，受之则何以激流品乎？”后太宗闻之，益加叹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鲁公质为大礼使，以卤簿青油队旧有甲骑尽聚于武库，磨锃坚厚，精明可畏，于礼容有所不顺。陶穀尚书为礼仪使，出意葩之以青绿画黄绢为甲文，青巾裹之。绿青绢为下裙，绛皮为络，长短至膝，加珂纹铜铃，绕前膺及后鞦，至今用焉。穀本姓唐，避晋祖讳易之。明博该敏，尤工历象。时伪晋虏势方炽，谓所亲曰：“五星数夜连珠于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辈无左衽之忧，有真主已在汉地。观虏帐腾蛇气缠之，虏主必不归国。”未几，德光薨于汉。又孛东起，芒侵于北，穀曰：“胡雏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乱华？”后皆尽然。

窦禹钧生五子：仪、俨、侃、偁、僖等，相继登科。冯瀛王赠禹钧诗有“灵椿一树老，丹桂五枝芳”。时号“窦氏五龙”。昆仲材业，仪、俨尤著。仪为礼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赵韩王自寡学，忌仪明博，亟引薛居正参大政以塞之。弟俨素蕴文学，为周世宗所重，判太

常寺，校管籥钟磬，辨清浊上下之数，分律吕还相之法，去京房清宫一管，调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乐章，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筝，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箫，皆立谱调，按通而合之。器虽异而均和不差，编于历代乐章之后，目曰《大周正乐谱》。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尤善推步星历，与卢多逊、杨徽之同在谏垣，预谓二公曰："丁卯岁，五星当连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鲁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遗必见之，老夫不与也。"果在乾德丁卯岁，五星连珠于奎，太宗镇兖、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与座主同任学士。会凝作相，瀚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留一诗于榻，携之尽去，云："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阗，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爽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

乾德初，国用未丰。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岁衍百余万缗。淮俗苦之。后晓舟败溺，淮民比屋相贺。

秦亭之西北夕阳镇，产巨材，森郁绵亘，不知其极，止利于戎。建隆初，国朝方议营造，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筑堡扼其要，募兵千余人，为采造务，与戎约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获材数万本，为桴蔽渭而下。后番部率帐族绝渭夺筏杀兵，防出师与战，翦戮其众，生擒数十人，絷俘于狱以闻。太祖悯之，曰："夺其地之所产，得无争乎？仍速边州之扰，不若罢之。"下诏厚抚其酋，所絷之戎，各以袍带优赐之，遣还其部。诸戎泣谢。后上表，愿献美材五十万于朝。

许仲宣，青社人，三为随军转运使，心计精敏，无丝发遗旷。征江南，军中之须，当不备之际，曹武惠公固欲试之，凡所索则随应给。王师将夜攻城，仲宣阴计之曰：“永夕运锸，宁不食耶？既膳，无器可乎？”预科陶器数十万，夜半爨成食，兵将就食，果索其器，如数给之。他率类此。征交州，为广西漕，士死于瘴者十七八，大将孙金兴失律，仲宣奏乞罢兵，不待报，以兵分屯湖南诸州，开帑赏给，纵其医饵，谓人曰：“吾夺瘴岭客魂数万，生还中国，已恨后时，若更俟报，将积尸于广野矣。诛一族，活万夫，吾何恨哉？”又飞檄谕交人以祸福。交人遂送款乞内附，遣使修贡。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诏大嘉之。以秘书监致仕于家，八十三终，谥仁惠公。

《愍说》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敝册中录之，云：“熙宁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妇，理官验之，带二公符云：‘潭州妇人阿毛，其夫杨全配隶房陵，既死本州，请陈愿负夫骨归葬故乡，遭时大疫，遂毙于道。’”呜呼，辕门之匹妇，岂不知改从于人，免冻馁以苟余生乎？翻能以义藏中，惸然不惮数千里之远，负夫骨以归。此节妇义女之为，反毙于道。天乎！福善助顺之理，信所以难忱也。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宜将何理以殛之？

郭忠恕画殿阁重复之状，梓人较之，毫厘无差。太宗闻其名，诏授监丞。将建开宝寺塔，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层，郭以所造小样末底一级折而计之，至上层余一尺五寸，杀收不得，谓皓曰：“宜审之。”皓因数夕不寐，以尺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门，长跪以谢。尤工篆籀诗笔，惟纵酒无检，多突忤于善人。聂崇义建隆初拜学官，河、洛之师儒也，赵韩王尝拜之。郭使酒咏其姓，玩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忠恕大惭，终亦以此败检，坐谤时政，擅货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于官道之旁。他日亲友与敛葬，发土视之，轻若蝉蜕，殆非区中之物也。李留台建中以书学名家，手写《忠恕汗简集》以进，皆科蚪文字。太宗深悼惜之，诏付秘阁。

卷第三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父见颇喜，以为吉谶，留签于家。迨后作相，及其败也，始因遣堂吏赵白阴与秦王廷美连谋，事暴，遂南窜，年五十二，卒于朱崖。签中之语，一字不差。初，多逊与赵韩王睚眦，太宗践祚，每召对，即倾之。上以肤受，颇惑之，黜普于河阳。普朝辞，抱笏面诉，气慑心懦，奏曰：“臣以无状之贱，获事累圣，况曩日昭宪圣后大渐之际，臣与先帝面受顾命，遣臣亲写二券，令大宝神器传付陛下，以二书合纵批文，立臣衔为证。其一书先后纳于棺，一书先帝手封收宫中。乞陛下试寻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则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谁与臣辨？”后果得此书于禁中，帝疑既释，窜多逊于朱崖。上谓普曰：“朕几欲诛卿。”故王禹偁《韩王挽词》有“鸿恩书册府，遗训在金縢”，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灯夕，太宗御楼，时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舆就其宅召至，赐坐于御榻之侧，敷对明爽，精力康劲。上亲酌御尊饮之，选殽核之精者赐焉，谓近侍曰：“昉可谓善人君子也，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从容语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离席，历历口诵御诗几七十余篇，一句不讹。上谓曰：“何记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对。臣自得谢无事，每晨起盥栉，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每一诗日诵一遍，间或却诵道佛书。”上喜曰：“朕亦以卿诗别笥贮之，每爱卿翰墨楷秀，老来笔力在否？”公对曰：“臣素不善书，皆□犬宗讷所写尔。”上即令以六品正官与之，遂除国子监丞。

吕中令蒙正，国朝三入中书，惟公与赵韩王尔，未尝以姻戚徼宠泽。子从简当奏补，时公为揆门相，旧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阶。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无限。今臣男从简始离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宠命，恐罹阴谴。止乞以臣释褐日所授官补之。”固让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尔为制。公生于洛中祖第正寝，至易箦，亦

在其寝。其子集贤二卿居简，平日亲与文莹语此事云。

张司空齐贤致仕归洛，康宁富寿，先得裴晋公午桥庄，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与故旧乘小车携觞游钓，榜于门曰："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造一卧轚，以视田稼。醉则憩于木阴，酒醒则起。尝以诗戏示故人："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公慕唐李大亮为人，对上前，申明律意，惟务裁减，又奏乞罢三班吏杖罚，请从赎论，皆可之。为江南东、西漕，经制饶、信、虔三州钱料，极为永便。又议私铸之典曰："小人虽加死法，亦盗铸不已，间或败遁，则啸聚林谷。臣询砂镴钱每一金，煤屑铅炭亦不减三分，但乞许民间折三分通用，既无厚利，自然不为矣。"后台省驳议，恐隳县官法，遂寝其行。

梁丞相适始任刑详，一旦，随判院卢南金上殿进札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问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对，时梁代对曰："臣闻汉黄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上遂问曰："卿是何人？"对曰："臣秘书丞、审刑详议官梁适。"又问："卿是那个梁家？"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独臣不肖，于张唐卿榜行间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上殿进札子，进罢，适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亲谕臣面貌类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顷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阁有名臣头子，朕观之甚熟。"适因下殿泣谢，音仪堂堂，上颇爱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书进除一臣僚为益漕，凡进之例，更无改批，但纸尾画"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适。"未几，又除修记注，以合格臣僚进之，复批梁适。自后知制诰至翰林学士，除目凡上，皆批于公，由秘丞至台辅不十年。

太祖欲开惠民、五丈二河，以便运载。吏督治有陈丞昭者，江南人，谙水利，使董其役。丞昭先以绚都量河势长短，计其广深，次量锸之阔狭，以锸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达暮合运若干锸，计凿若干土，总其都数，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叹曰："不如所料，当斩于河。"至讫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诸军子弟浚池于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后以防御使从征太原，晋人婴城坚拒，遂议攻讨。以革内壮士，蒙之为洞而入，虽力攻不陷，师已老。上深悯之，且将亲幸其洞，携药剂果饵慰抚士卒。时李汉琼为攻城总管，挽御衣以谏，曰："孤垒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罢其幸，止行颁赉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语兵千余万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悟。丞昭以马策指汾，太祖遂晓，大笑曰："从何取土？"丞昭云："纫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设板筑，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将半，水起一寻，城中

危蹙。会大暑，复晋人间道求契丹援兵适至，遂议班师。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距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节度、麟府总管，契丹万余骑忽入寇，御卿一击遂败，斩五千级，获马千匹，擒司徒、舍利数十人，虏中号为突厥太尉。太宗大赏之。自后世袭其爵，子孙继为府州总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为麟倅，□牒至府，其州将乃御卿四世孙，不类胡种。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厖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留中立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尊弧矢之具，虽皇州搢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马于庭，虽上闲殆少，每岁仲春，纵游牝于燕山，孕归于枥，任其自产，其种必渥洼也。然其牡罕有归者。"

陵州盐井，旧深五十余丈，凿石而入。其井上土下石，石之上凡二十余丈，以楩楠木四面锁叠，用障其土。土下即盐脉，自石而出。伪蜀置监，岁炼八十万斤。显德中，一白龙自井随霹雳而出，村旁一老父泣曰："井龙已去，咸泉将竭。吾蜀亦将衰矣。"乃孟昶即国之二十三年也。自兹石脉淤塞，毒烟上蒸，以绚缒炼匠下视，缒者皆死，不复开浚，民食大馑。太祖即位，建隆中，除贾琰赞善大夫，通判陵州，专干浚井。琰至井，斋戒虔祷，引锸徒数百人，祝其井曰："圣主临御，深念远民。井果有灵，随浚而通。"再拜而入，役徒惮不肯下。琰执锸先之。数旬才见泉眼，初炼数百斤，日稍增数千斤。郡人绘琰像，祀于井旁。

石元懿熙载，西洛人，家贫游学，事母以孝闻。嵩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稽颡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玄龄检书苍头，公酷似之。"嘱之曰："见子事契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语讫即灭。后国初，太宗建太宁军节，公谒之，倾意投接，为掌书记。游从觞咏，情礼深厚。公长于太宗，简墨尊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体，不谄不渎，故免数斯之辱。殆践祚七年，为右仆射、平章事。卒，太宗亲幸其第，临丧哭之哀，谓近侍曰："石某以纯正事朕，自府幕至台席，朕窥之无纤瑕，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宝元元年，朱正基驾部知峡州，即江陵内翰之子。一夕，梦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县廨宇，愿速葺，不宜后。"时朱不甚为

意，连三夕梦之，方少异焉。因语同僚，亦尽异之，然亦未加葺。明日，报至，欧阳永叔谪授夷陵，报吏云："已及荆门。"朱感其梦，待之特异。将入境，率僚属远郊迓之。欧公临邑，亦以迁谪自处，益事谦谨，每禀白，皆敛板于庭。州将常伺之，俟入门，先抱笏降于阶，至满任，不改前容。欧公亲语其事于其孙集贤初平学士焉。

王昭素，酸枣县人，学古纯直，行高于世。市物随所索偿其直，货者乃曰："适所索实非本价。"昭素谓之曰："汝但受之，免陷汝于妄语咎。"自尔人无敢绐者，相戒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虚索。"一夕，盗者穿窬将入，以横木满室，不通其穴。昭素觉之，尽室之物潜掷于外，谓偷儿曰："速去速去，恐有捕者。"盗惭，委物而遁，乡盗几息。李穆昔师之，逮为学士，荐于朝，温旨召至便殿。年七十，颜如渥丹，目若荡漆。鳏居绝欲四十年，家无女侍。上赐坐，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起整巾，稽颡改容而说，上问曰："何故？"昭素奏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该证，微含箴补，上侧听启沃。讲罢，留茗果宴语，赐国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余，询治世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无非寡欲。此外无他。"上爱其语，书于屏几。卒年八十九。

辛文悦，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显德中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兵纪繁剧，与文悦久不相见，上每亦念之。文悦一夕忽梦迎拜銮舆于道侧，黄屋之下，乃太祖也，文悦再拜，帝亦为之笑。是夕，太祖亦梦其来，令左右询访，文悦惠然饰巾至门矣，上大异之。后迁员外郎。

柳仲涂开知润州，胡旦秘监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骛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从其招而赴焉，方拂案开编，未暇展阅，开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邹、郏数子，止取传述而已。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摄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后朝廷授开崇仪使、知宁边军，声压沙漠。其子涉，及第于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唱名日，真宗召至轩陛，亲谓涉曰："夜来报至，汝父已卒。今赐汝及第。"给钱三万，俾戴星而奔，给护旅榇，特加轸悼。

杜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也。建宁州节，一旦请觐，审琦视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陈内宴于福宁宫，昭宪后临之，祖、宗以渭阳之重，终宴侍焉。及为寿之际，二帝皆捧觞列拜，乐人史金著者粗能属文，致词于帘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礼，虎节朝天；后

宫伸骨肉之情，龙衣拂地。”祖、宗特爱之。

张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唐故事，首曹罕有掌诰者，秉乞退为行内，不试演纶之职。遂退为度支员外郎、知制诰，自尔为例。

柴谏议成务知河中府，有远识妙略。当银、夏未宁，蒲中最扼飞挽之冲，公悉应之，略无弛旷。尝患府衢狭隘，市民岁侵，檐闾栉密，几辎之不容，公计之曰：“时平民安，万一翠华西幸，轮蹄扈跸，千乘万骑，胡以为处？”遂奏乞撤民居以广街衢，可之。未几，果有汾阴之幸，因留跸蒲关凡五日。

张去华登甲科，直馆，喜激昂，急进取，越职上言：“知制诰张澹、卢多逊、殿院师颃，词学荒浅，深玷台阁，愿较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临轩重试，委陶穀考之，止选多逊入格，余并黜之。时谚谓澹为“落第紫微”，颃为“拣停殿院”。赐去华袭衣银带，为右补阙，士论短之。后十六年不迁，反不逮平进者。榜下宋白，昔同直馆，白为学士，去华犹守旧职。

邵晔知广州，凿内濠以泊舟楫，不为飓风所害。相次陈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计口买盐之害。五年之后，民始有完衣饱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

张乖崖镇益，屡乞代，当蜀难已平，愿均劳逸。王文正旦举凌侍郎策，具言性禀纯懿，临莅强济，所治无旷。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尝梦人以六印悬剑锋以授之，后在剑外凡六任。时辟杨蟫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识“蟫”字，亟召问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蜕尽从‘虫’。臣家汉太尉震之后，今已孤，不敢辄更。”上曰：“‘蟫’有何义？”奏曰：“臣闻出《羽陵蠹书》，曰白鱼虫也。”上叹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隐疾，尚恐称呼有妨，今以细碎微类列名其子，未知其谓也。”以御笔抹去“虫”，止赐名覃。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阃范严酷，闻于掖庭，因率命妇朝后宫，章献后苛责之，方少戢。

胡大监旦知明州，道出维扬。时同年董给事俨知扬州，遇之特欢，截篙投艕以留之。一日，延入后馆，出姬侍，列殽馔，其宴豆皆上方贵器。饮酣，胡谓董曰：“吾辈出于诸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衰鬟二三，容止玩饰，不侔同年之家。人生会合难得，或不弃，来日能枉驾弊舟数杯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贫家平生未识，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钗得否？”董笑曰：“状元兄见外之甚也。”亟命涤濯，以巨奁尽贮之，对面封讫，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张帆乘风，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谏

映，亦榜下生也，首问胡曰：“过维扬，见董同年否？”胡曰：“见。”又曰：“董望之材器英迈，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贪。”一日，尊前胡谓薛曰：“聊假二千缗，创立鉴湖别墅，鄞麾才罢，便当谢病，一扁舟钓于越溪，岂能随蜗蝇竞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为钓溪一醉。旦□颔领之，不为少谢。后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徼宠，潜溢怨讀言，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旦，托为裒诏，事败，旦削籍为典午，窜浔州安置焉。

卷第四

王师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势既蹙，始肯赍表诣王全斌请降，即奉其母逮官属沿峡江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劳之，别赐茶药慰其母，手诏止曰："国母李氏有贤识，昶在国或纵侈过度，往往诟挞于庭。"有司候昶至阙，令衔璧俘献于太庙，一切罢之。车驾亲劳于近郊，止令素服待罪于两观之下，御崇元殿备礼见之。预诏有司，直右掖门东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赐焉。封昶为中书令、秦国公，给巨镇节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发哀，奠赠视三公之秩。初，其母才至阙，上以禁舆肩至宫廷，嫔御扶掖，亲酌酒饮之，曰："母但宽中，勿念乡土，异日必送母归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许送妾还并门，死亦心足。"时晋垒未平，太祖闻吉谶，大喜曰："俟平刘钧，立送母归，必如所愿。"因厚赐之。后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尔贪生失理，不能纳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实谁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数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为乱，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顺为贼首，帅余党蚁聚万余人，两川大扰。张谏议雍知梓州，雍生于河朔极边，素谙守御之法，练士卒三千人，辇绵州金帛实其帑，又募勇卒千余人守城，设炮竿飞矢石。创械具才备，贼果至，大设冲梯火车，昼夜力攻。在围八十日，张守设方略，立于矢石，告众曰："勉力无自堕。万一城破，先枭吾首献贼，以赎汝命。吾已飞檄帅帐求援兵，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继恩分兵来援，贼方溃。诏嘉美。咸平中，拜礼部侍郎、盐铁使，不得台省之体，龊龊无圆机，三司簿领置案前，曰："急，急中急。"上闻之，笑曰："雍之俗状，殆至于此。"命王嗣宗代之。

戚密学纶初筮，仕知太和县。里俗险悍，喜构虚讼。公至，以术渐摩，先设巨械，严固狴牢，其棰梃绚索，比他邑数倍，民已悚骇。次作《谕民诗》五十绝，不事风雅，皆流俗易晓之语，俾之讽咏，以申规警。立限曰："讽诵半年，顽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诗，狱讼大减。其诗有云："文契多欺岁月深，便将疆界渐相侵。官中验出虚兼实，枷锁鞭笞痛不禁。"大率类此，江南往往有本。每当

岁时，与囚约曰：“放女暂归祀其先，栉沐虮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还，无敢逭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迈敏博，少有赋名，与同辈课试，以尺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赋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雕篆皆类于赋，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结之以恩者，彼必怀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尔，则所谓继迁者，自当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尝为数阕，其略曰：“歌遏云兮惨容色，舞回风兮腰一搦。”又曰：“颦多而翠黛难成，望极而乌云易散。当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赐冰颁扇。”乡人田锡尝曰：“朱拱正一阕乃《闺怨赋》一首，只少原夫。”

孙汉公何擢甲科，与丁相并誉于场屋，时号“孙、丁”。为右司谏，以弹奏竦望，疏议刚鲠，知制诰，掌三班。素近视，每上殿进札子，多宿诵精熟，以合奏牍。忽一日，飘牍委地四散，俯拾零乱倒错，合奏不同，上颇讶之。俄而仓皇失措，坠笏于地。有司以失仪请劾，上释而不问。因感恙，抱病乞分务西雒。不允，遣太医诊视，令加针灸。公性禀素刚，对太医曰：“禀父母完肤，自失护养，致生疾疹，反以针艾破之？况生死有数，苟攻之不愈，吾岂甘为强死鬼耶？”遂不起。

谢史馆泌，解国学举人，黜落甚众，群言沸摇，怀甓以伺其出。公知，潜由他途投史馆避宿数日。太宗闻之，笑谓左右曰：“泌职在考校，岂敢滥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须避防。”又问曰：“何官职驺导雄伟，都人敛避？”左右奏曰：“惟台省知杂，呵拥难近。”遂授知杂，以避掷甓之患。公深慕虚元，朴素恬简，病革，盥沐，衣羽衣，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欹。

杨大年二十一岁为光禄丞，赐及第。太宗极称爱。三月，后苑曲宴，未贴职不得预，公以诗贻馆中诸公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即时进呈。上讶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贴职为对，即日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曲宴。后修《册府元龟》，王相钦若总其事，词臣二十八人，分撰篇序。下诏，须经杨亿删定，方许用之。大年祖文逸，伪唐玉山令。大年将生，一道士展刺来谒，自称怀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须遽失，公遂生。后至三十七，为学士，昼寐于玉堂，忽自梦一道士来谒，亦称怀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诰牒曰：“内翰加官。”取阅之，其榜上草写“三十七”字，大年梦中颇惊曰：“得非数乎？”道士微笑。又曰：“许添乎？”道士点头。梦中命笔，止添一点为“四十七”。至其数，果卒。

李密学濬与李昌武宗谔同宗同岁月，后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舒惨，一无不同。及昌武死，濬亦后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祥符五年，同丁相迎真宗圣像，为迎奉副使。公归，上因幸玉堂，及问涂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尸，蔽河而下，暴露滩渚，鱼鸟恣啖。"上闻之，恻然嗟念，因而遂御制《汴水发愿文》，敕守臣勒石于津亭。岁给钱百缗，修释道斋醮各七日，为之忏涤。每一尸，官给籧篨三片，钱一镮，置酒纸脯膳，即令收瘗，永为著式。御制略云："嗟乎！滩碛之上，竞食者乌鸢；岛渚之间，争餐者鱼鳖。汝等孽非他速，殃尽自贻。仕宦者怙势以凌民，为民者欺心而冒法。愿汝等仗兹浣涤，各遂超腾，悟诸佛本空之原，体太上真灵之理。"

景德初，北戎请盟，欲撰答书，久亡体制。时赵文定安仁为学士，独记太祖朝书札规式，诏撰之。及修讲盟好之制，深体轻重，朝论美之。时虏使韩杞者，始修聘好，犷悍无检，命公接伴。公旋教觐见之仪，方渐驯扰。及将辞，嫌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公戒之曰："君将升殿受还书，去天颜咫尺，可乎？"刚折之，才不敢。明年，虏选姚柬之，翘翘者也，至阙，复接伴。柬之者轻纵逞辨，坐则谈兵。公徐曰："君号多闻者，岂不闻：'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时也，二国始以礼仪修好，非君所谈之事。"方此少戢，酬对得体。遂参祥符二政，拜宗正卿，掌玉牒属籍。国初，梁周翰创宗籍之制，不便宫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积庆图》，尽列长幼亲属之目，以进于便坐张之，为盛事。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身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继忠后为观察使、高阳总管。咸平六年，虏寇望都，与虏酣战，至乙夜，戎骑合围数十重，徐战徐行，旋傍西山而遁，至白城，陷虏。上闻之，甚嗟悼，皆谓即没。景德初，戎人乞和，继忠与撰奏章，而劝讽诱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后每岁遣使，真宗手封御带药茗以赐焉。继忠服汉章，南望天阙，称"未死臣"，哭拜不起，问圣体起居，不避虏嫌。以其德仪雄美，虏以女妻之，伪封吴王，改姓耶律。卒于虏，人谓陷蕃王氏也。

戴恩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其本吴道玄之迹，太宗阅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群口合奏

曰："似戴恩。"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

真宗车驾巡师大名，王杂端济为镇倅，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济以谓役广劳民，乞徐图之。诏往经度，遂减十万。张齐贤相请令济立状保河不决。奏曰："河之决，系阴阳灾沴，责在调元者。和阴阳，弭灾沴，为国致太平，河岂有决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状，天下太平，然后臣以族入状，保河不决。"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济对曰："北有胡寇，西有贼迁，关右、两河，岁被侵扰，臣敢谓未也。"上动容，留之问以边计，敷奏可采。后知河中府，车辂幸澶渊，虏骑旁侵，诏沿河断桥梁，毁舟舫，缓者以军律论。济驰骑飞奏曰："陕西关防天设，其数十万斛以河为载，若用小舟，沉覆必矣，此诚可惜。所有断梁之议，摇动民心，尤宜寝罢。"真宗悟其议，立弭之。

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少年慷慨，学击剑，喜立奇节，谓友人曰："张咏赖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等人耶？"李顺之乱，益州大将王继恩、上官正辈顿师逗留不进。公激使行，盛陈供帐，郊辞以饯之。酒酣，举爵谓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勉力平荡寇垒。"以手指其地曰："若师老日旷，即尔辈死所也。"徐谓继恩曰："朝廷始若许仆参后骑，岂至今日？醢贼以啖师久矣！"自是士气毕振，获捷而还。

王元之禹偁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初为司谏、知制诰，疏雪徐铉，贬商州团练副使。方召归为学士，坐为孝章皇后迁梓宫于燕国长公主之第，群臣不成服，元之私语宾友曰："后尝母仪天下，当奉旧典。"坐讪谤，出守滁州。方召还，知制诰，撰太祖徽号、玉册，语涉轻诬，会时相不悦，密奏黜黄州。泊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过四短亭，诸生拜别于官桥。元之口占一阕，付状元曰："为我深谢苏公，偶不暇取笔砚。"其诗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纵深密者，循时好恶，不敢私近，惟窦元宾执其手泣于阁门曰："天乎，得非命欤？"公后以诗谢，略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至郡未几，忽二虎斗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群鸡夜鸣；冬雷雨雹。诏内臣乘驿劳之，命设禳谢。司天奏："守土者当其咎。"即命徙蕲。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止期身后。"上览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尝侍宴琼林，

太宗独召至御榻，面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图，愧无稽古深学，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繁碎难检。令谏臣以治乱兴亡急要写置一屏，欲常在目。”时知杂田锡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旷阔，今且取军国要机二事以行之。师平太原，逮兹二载，未赏军功。愿因郊籍，议功酬之；乞罢交州之兵，免驱生灵为瘴岭之鬼。此二者，虽不系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纳曰：“锡真得鲠直之体，而此尤难为答。”赵普当国，锡谒于中书，白曰：“公以元勋当国，宜事损敛。有司群臣书奏，尽必先经中书，非尊王之体也。谏官章疏，令阁门填状，大弱台谏之风，尤为不可。”普引咎正容厚谢，皆罢之。锡将卒，自草遗表，犹劝上以慈俭纳谏为意，绝无私请。上厚恤之。

李丞相穀与韩熙载少同砚席，分携结约于河梁曰：“各以才命选其主。”广顺中，穀仕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熙载事江南李先主为光政殿学士承旨。二公书问不绝，熙载戏贻穀书曰：“江南果相我，长驱以定中原。”穀答熙载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后果作相，亲征江南，赖熙载卒已数岁。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李相密遗熙载书曰：“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尔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谓所亲曰：“吾辈绵历久矣，岂烦至是耶？观秀实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诸君请观。”因令留宿，俟写《六朝书》毕，馆泊半年。熙载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拥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渎，失“慎独”之戒，将行翌日，又以一阕赠之。后数日，宴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钟满酌之，穀毅然不顾，威不少霁。出兰于席，歌前阙以侑之，穀惭笑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醼。醼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后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于郊。迨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词《春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卷第五

翰林朱昂尝撰《莫节妇传》，大为人伦之劝。节妇荃，少归周谓，昭州人，布衣谒太祖，召便殿试时务，大称上旨，擢赞善大夫。当天造之初，凡所任人，处置从便。符彦卿暴姿不法，除谓为属邑永济县令，俾绳之。彦卿闻其来，魂胆俱丧，鞬橐郊迓，谓但揖于马上尔。境上数寇劫财伤人，彦卿受赇，纵之使逸。谓出令："敢有藏盗者斩。"不数日，亟获之，不解府，即时斩决，以案具奏。太祖大壮之。兴国二年，诏遣副广南罗延吉为转运副使，以定岭寇。时奔命赴道，不得与荃别。后委寄繁剧，岭塞驰走，不还于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夺荃嫁之，荃泣谓父曰："吾夫岂碌碌久困者耶？食贫守死俟之。"父不敢强。荃执礼事舅姑益谨，闺壶有法。家素贫，荃岁事蚕绩，得丝则机而杼轴，勤俭自营，生计渐盛。虽里之淑妇静女，罕识其容者，闻其风，则帏箔竦敬。子渐长，筑舍于外，购书命师教之。后产业益裕，舅姑将老附茔，选美丘，大为寿坎，松榀茂密，尽得其制。又为其夫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然谓在路亦修高节矣。荃二十六年间，毕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谓归，俱已皓首，劝夫偕老于家林焉。

国初，王朴、窦俨讲求大乐，考正律吕，无不谐协。朴、俨没，患无继者。后和岘，故相凝之子也，礼乐二学，特胜前儒。太祖天性悟音律，末年郊飨，觉雅乐声高，谓乐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诏岘平之。岘精意调整，而终不和，归家，私谓弟□曰："钟管之中，宾声终高，主声不甚畅亮。主上其将不豫乎？"逾年果崩。乐府中有古玉管，素号"叉手笛"，无稽也，上意欲增入雅乐。岘调品使合大律，别立号为"拱辰管"，诏备雅乐。弟□，凝之幼子，知制诰，南郊，赞导乘舆，俯仰如画，神彩照物。太宗爱之，谓宰臣曰："朕深欲诏□入翰林，但恐其眸子眊然，视物不正，不可为近侍。"

吕文仲，歙人，为中丞，有阴德。景德中，鞫曹南猾民赵谏狱。谏豪于财，结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宝封轩裳姓名七十余辈，自中降出，皆昔委谏营产买妾者，悉令穷治。文仲从容奏曰："更请察其为人，密籍姓名，候举选对扬之日，斥之未晚。"真宗从之。

仁宗读《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庄，临水亭，见双凫戏于池，出没可爱，帝引弓射之，一发叠贯，从臣称贺”，仁宗掩卷谓左右曰：“逞艺伤生，非朕所喜也。”内臣郑昭信掌内饔十五年，尝面诫曰：“动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恶于杀也。

王著为伪蜀明经，善正书行草，深得家法。为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上临学益勤，后再示之，著曰：“止如前尔。”中人诘其故，著曰：“帝王始工书，吾或褒称，则不复留意矣。”后岁余，复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后真宗闻之，谓宰臣曰：“善规益者也，宜居台宪。”后终于殿中侍御史。

郭仲仪贽，真宗在藩，为皇子侍读。太宗幸东宫，御制《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论。真宗每以纯厚长者遇之，在储宫作诗赠之，略曰：“该明圣典通今古，发启冲年晓典常。”后参大政，因论事朴直，上意不悦。后坐入对之际，宿酲未解，左迁荆南。因终身戒酒，至卒不饮，早暮饵药亦斥之，其节刚若是矣。

邢尚书昺，曹州农家子，深晓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责日官所定雨泽丰凶之兆，多或不中。昺因进《耒耜岁占》三卷，大有稽验，皆牧童村老岁月于畎亩间揣占所得。咸平二年，置经筵侍读，首以公为之。昺初应五经，廷试日，升殿讲“师”、“比”二卦，取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为九经赐第。真宗晚年，多召于近寝，从容延对。忽一日，见公衰甚，御袖掩目泫然曰：“宫邸旧僚，沦谢殆尽，存者惟卿尔。”遽密赉银千两，缯千匹。昺康裕无恙，果非久感疾。将易箦，车驾临问。公拖绅整巾，历叙遭际，上为之泣别。既终，又为之临丧。惟将相丧疾，方有此幸。

杨侍读徽之，太宗闻其诗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奏御，仍献诗以谢，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上和之以赐，谓宰臣曰：“真儒雅之士，操履无玷。”拜礼部侍郎，御选集中十联写于屏。梁周翰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十联诗者，有《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雨，荒坟宿草烟。”《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年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残桐叶雨声寒。”余窃谓公曰：“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

张茂直，兖人，家贫，喜读书。少游汶上，尝买瓜于圃，翁倚锄睥睨曰：“子非久当断头，下刃之际，稍速则死，稍缓则生。果获免，必享富贵。”无何，慕容彦超据兖，例驱守埤。周师破敌，拥城者例坐斩。斩殆尽，至茂直，挟刀者语之曰：“汝发甚修鬓，惜为颈血所污，可先断之。”茂直许焉。将理发，得释免。后知制诰、秘书监，卒。

梁修撰周翰，一岁后苑宴，凡从臣各探韵赋诗，梁得“春”字，曰：“百花将尽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称之。为史馆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长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令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干对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条报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从之。

李继隆善驰驿，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常往来觇兵势，中途遇虎，射杀之。与吴人战，流矢中额，胄坚不伤。太祖欲拔用，谓曰：“升州平时献书来，当厚赏汝。”时军中内侍数辈，皆伺城陷，争求献捷，会有机事当入奏，皆不愿行，继隆独请赴阙，太祖讶其来早，继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问：“安知？”对曰：“臣在途中，遇大风，天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谓之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赏，在献捷之上，除庄宅使。

真宗车驾在澶渊，大将王超拥兵十万屯真定，逗留不进。马太尉知节移书诟让，复辞以中渡无桥，徒涉为患。公命工庀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节，全义之子也。七岁，父卒，太祖轸念曰：“真羽林孤儿也。”召入内，送国子学，列青衿胄子之间，御赐今名。后果有立，才三十余为枢使。咸平初帅秦，号为善政。秦质羌酋支属二三十辈殆二纪，公悉遣归，诸番怀感，终其任不敢犯边。水泉银矿累岁不发，额课不除，主吏破产偿之不足，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将谋入抄。值上元，令大张灯，累夕大开诸门。虏不测，即皆引去。

李士衡少时，一侠者遗一剑，属之曰：“君他日发迹在于剑，记之。”后为秘书丞，知剑州。王均乱成都，陷汉州，进攻绵不下，因趋剑门。士衡预度寇至，城必不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剑关，焚其仓库，厚募军卒之流勇者，得数千人。贼果大至，公与监兵裴臻据关击之。仓廪既焚，数夕大冰雪，均众食败糟木皮。臻与再战，斩冻馁者三千级，堕壑者无算。贼宵遁，保益州。驰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员外郎，臻崇仪使。公果因剑发迹，以至贵显。逮卒，剑亦失之。

雷宣徽有终，李顺乱，为峡曹，调发兵食，规画戎事，大有纪

律。至广安军，贼势充斥，公濒江三面树栅。一夕阴晦，贼众掩至，鼓噪举火。公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惊乱，赴水火死者无数。就拜右谏议大夫、知益州。次简州，寓佛舍，度贼必至，命左右重闭，召土人严更警备。初夕，间道而出。贼围寺数重，及寺坏，惟得击柝者。公喜施予，丰于宴犒，费不足，则倾私帑给之，奉身止铜器鞍勒而已。颇涉道书。因读史，废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钓饵。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显，太宗在藩，与周莹为给侍。赤脚道者相显曰："此儿须为将相，但无阴德尔。"及长，太宗爱之，曰："尔非儒家，奈寡学问，他日富贵，不免面墙。"取《军诫》三篇，令诵之。咸平三年，使相出帅定州，便宜从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为谒，破冠敝褐，自称"酆都观主"，笑则口角至耳，乱鬓若刚鬣，谓显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万至本观，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杀之，则功冠于世，然减公算十年。二端请裁之。"显谓风狂，叱起。后日，契丹引数万骑猎于威虏军境，即梁门也，会积雨，虏弓皆皮弦，缓弱不可用。显引兵剿袭，大破之，枭名王贵将十五辈，获伪羽林印二纽，斩二万级，筑京观于境上。露布至阙，朝廷以枢相召归，赴道数程而卒。

陈彭年字永年，生抚州，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重。除正言，待制于龙图阁。与晁少保迥、戚密学纶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取《字林》、《韵集》、《韵略》、《字统》及《三仓》、《尔雅》定其字式，为礼部韵及庙国之避。凡科场仪范，遂为著格。编《太宗御集》。公书字甚急，日可万余，细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真宗急遣中人诣其家，取平生编著，但破箧中得二十余轴，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赵亨能辨之。上召亨补三班吏，令重写之。送杨大年别行改较，无一字之误者。

黄晞，闽人，皇祐初游京师，不践场屋，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凡著书，自号聱隅子。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驰走无倦。后词臣重晞之道者，列章为荐，尽力提挽。朝恩甚优，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国子监。将有司业之命，始拜敕，遍谢知己。才三日，馆于景德如意轮院。一日晚归，解鞍少憩，谓院僧曰："仆远人也，勤苦贫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尝温饱，今日方平生事毕，且放怀酣寝一夕。请戒僧童，慎无见喧。"僧诺之，扃扉遂寝。翌日大晓，寂无所闻，寺僧击牖大呼，已卒于榻矣。

刘枢密昌言，泉人，为起居郎，太宗连赐对三日，几至日旰。捷

给诙诡，善揣摩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然士论所不协。君臣之会，亦隆替有限，一旦圣眷忽解，谓左右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赵参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试，爱其词气明俊，擢置甲科。未几，拜中丞。上幸金明池，旧例，台臣无从游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预宴，自公始也。擢为枢密副使。是时陈象舆、董俨俱为盐铁副使，胡旦为知制诰，尽同年生，俱少年，为一时名俊。梁颢又尝与公同幕。五人者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诺。象舆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谚曰“陈三更”、“董半夜”。赵公因是坐贬崇信军司马。淳化中，以谏议起知天雄。大河贯府，盖豪猾辈畜刍茭者利厚价，欲售之，诱奸人穴其堤使溃。公知之，仗剑露刃，尽取豪刍廪积给用，其蠹遂绝。又忽澶河涨，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杀牛为酒，募豪右出资，散卒负土护之，皆乐从。不数日，水退城完，就加给事、参政召还。上渴伫，诏乘疾置赴中书。太宗笑谓公曰：“半夜之会，不复有之。”公叩陛泣谢。

真宗尹京，毕相士安为府判，沉毅忠厚，中书将有佥谐，太宗令辅臣历选，俱不称旨。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上曰：“准少年进用，才锐气浮，为朕选河朔有重德、稀姓者，处其中而镇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毕公进。上果大喜，遂用参大政。时曹利用为枢相，寇、曹二人者，一时恃酒，往往凌诟于席。公处其间，尝温容以平之。不逾月，与寇俱平章事。岁余，果负重望。太宗谓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顷梦数神人拥一紫绶者，令拜朕曰：‘非久当相陛下。’梦中熟视之，乃士安也。”

太宗飞白书张咏、向敏中二臣名，付中书，曰：“二人者皆名臣，为朕记之。”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知枢密院，止百余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后坐事出永兴军，驾幸澶渊，手赐密诏：“尽付西鄙事，许便宜从事。”公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邦人命国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于夹庑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令驰逞于中门外，后召至阶。公振袂一挥，伏卒齐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诛之。剿讫，屏尸，亟命灰沙扫庭，张乐以宴。宾从股栗。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诰，太宗知其贫，多负人息钱，曰：“沆为一制诰，俸入几何？家食不给，岂暇偿逋耶？”特赐钱一百三十万，令偿之。后为学士，因宴，上目送爱之，曰：“沆风度端粹，真佳士也。”后为右揆，居辅弼，当太平，无一事。凡封章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辈，摇鼓捭阖，公悉屏之，谓所亲曰：“无以报国，聊用以安黎

庶尔。”景德元年薨，上临哭之恸，大呼曰：“天乎，忠良纯厚，合享遐寿！”

吕正惠公端使高丽，遇风涛恍恍，摧樯折舵，舟人大恐。公恬然读书，若在斋阁。时首台吕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后苑，作《钓鱼》诗独赐公，断章云：“欲饵金钩深未到，磻溪须问钓鱼人。”意以首宰属公。公和进云：“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文穆得谢，果冠台席。真宗初即位，居谅闇，每见公则肃然起敬，未尝名呼，或以字呼，上对公但称“小子”。公体貌魁梧，庭陛颇峻，命梓人别为纳陛。两使外域，虏主钦重。后使虏者至，则问曰：“吕公作相未？”

太宗命苏易简评讲《文中子》，中有杨素遗子《食经》“羹黎含糗”之句，上因问曰：“食品称珍，何物为最？”易简对曰：“臣闻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止知虀汁为美。”太宗笑问其故，曰：“臣忆一夕寒甚，拥炉火，乘兴痛饮，大醉就寝。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拥，咽吻燥渴。时中庭月明，残雪中覆一虀碗，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盥手，满引数缶，连沃渴肺，咀虀数根，灿然金脆。臣此时自谓上界仙厨，鸾脯凤腊，殆恐不及。屡欲作《冰壶先生传》纪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复见招，为武陵之游，凡巨脔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蒂，谩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序曰：“元亨在天圣中，结道友登岳顶，斋宿祈祠方已，遍游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馆，于故基下得断碑数片，仿佛有古文，洗涤而后可辨，读之，乃《治口齿乌髭药歌》一首。虑岁月寖久，剥裂不完，遽录以归。而后朝之名卿巨公，访山中故事，语及者皆传之，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学益深，经史沿革，讲摩纵横，文章诗歌，举笔则就。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八卷。观其余蕴，尚盘错于胸中。与余武陵之别，慨然口占二诗云：“忆昔荆州屡过从，当时心已慕冥鸿。渚宫禅伯唐齐己，淮甸诗豪宋惠崇。老格疏闲松倚涧，清谈萧洒坐生风。史官若觅高僧事，莫把名参伎术中。”又云：“碧嶂孤云冉冉归，解携情绪异常时。余生岁月能多少，此别应难约后期。”风义见于诗焉。

长沙北禅经室中悬观音印像一轴，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泽撰，

镂板者乃郡倅关蔚宗。文云：“都官巩彦辅郎中尝魇去，初两绯衣召入一大府，严甚，有紫衣当案者曰：‘此王也，置庑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余断腕截耳，不可胜数，或恐惧失便溺。顷一官至，呵巩解衣，巩以有官无罪，官怒曰：‘此治杀生狱，岂问官耶？’巩窘呼观音，囚者皆和，而残者完，系者释，俱出，巩亦出，乃苏。余友吴居易与巩同官开封府，言‘巩性朴直，不苟于狱，以故或忤在势者’云。壬子岁，王雱元泽记，会稽关杞刻之，以广其传，庶乎世之闻见者，有所警焉。戊午岁题。”元泽病中，友人魏道辅泰谒于寝，对榻一巨屏，大书曰“《宋故王先生墓志》：先生名雱，字元泽，登第于治平四年，释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宁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阁待制，以病废于家”云。后尚有数十言，挂衣于屏角，覆之不能尽见。此亦得谓之达欤？

卷第六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相主文，爱其私试，因以登第。凝旧在第十三人，谓公曰：“君之辞业合在甲选，暂屈为第十三人，传老夫衣钵可乎？”鲁公荣谢之。后至作相，亦复相继。时门生献诗，有“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之句。初，周祖自邺起师向阙，京国罹乱，鲁公遁迹民间。一旦，坐对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无虑无虑。”时暑中，公执一叶素扇，偶写“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一联在上，陋状者夺其扇曰：“今之典刑，轻重无准，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当深究狱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庙后门，一短鬼手中执其扇，乃茶邸中见者。未几，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间，遂用焉。忆昔陋鬼之语，首议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轻重无准，民罹横刑，吏得侮法。愿陛下留神刑典，深轸无告。”世宗命公与台官剧可久、知杂张湜聚都省详修刊定，惟务裁减，太官供膳。殆五年书成，目曰《刑统》。

张尚书咏再知益州，转运使黄观以治状条奏，下诏褒美。时贼锋方敛，纪纲过肃，蜀民尚怀击柝之惴，而嘉、邛二州新铸景德大铁钱，利害未定，横议蜂起，朝廷虑之。遣谢宾客涛为西川巡抚，上临轩谕之曰：“咏之性刚决强劲，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济之，必无遗策。宜以朕意谕咏：‘赖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每事宜与涛协心精议，副朕倚瞩。’”谢公至蜀，明宣宽诏，尚书公抃蹈泣拜。举率从禀，并辔抚劳，西蜀遂安。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启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兼权之议，喧于时论。会李继迁扰边，用公计，封赵保忠守夏台故地，因令灭之。保忠翻与继迁合谋为边患。河西极扰，咎归于公，因不得专政，诏令参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权也。旧制，宰相报到，未刻方出中书。会岁大热，特许公才午归第，遂为永制。年七十一，病久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者诣上清太平宫醮星露，恳以谢往咎。上清道录姜道玄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

开国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玄又叩乞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牌底见“大”字尔。潜归，公力疾冠带出寝，涕泣受神语，闻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当时事曲不在我，渠自与卢多逊遣堂吏赵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岂当咎予？但愿早逝，得面辨于幽狱，曲直自正。”是夕，普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书赐之。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权弭听断，养和于西林园，即太清楼也。议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用王沂公曾以辅之。时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议方下，遽以疏上云：“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闲有即位而冠者，皆出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云。时以政出宫闱，不敢妄决，议者遂寝。

昝太尉居润，博州人。不识字，每按牍，以左手捉巨笔一画，画长寸余，虽狡史善诈也，摹之则败。沈相伦在幕府，谓所亲曰：“吾观沈推官五载未曾妄发一笑一语，行步端重，如履庙堂，吾见则礼敬之，必为宰相。”遂力荐于太祖，称沈沉厚可用。后果作相。昝恨其不知书，昝氏子孙皆召于家，建学立师傅，如己子教之，以报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有间者自蜀还，上问曰：“剑外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时虽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齿寒之惧，而讨之无名。昶欲朝贡，王昭远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谍者孙遇赍蜡丸帛书，间道往太原，结刘钧为援，为朝廷所获。太祖喜曰：“兴师有名矣。”执间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万，分路讨之。俾孙遇指画山川曲折、阁道远近，令工图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刍斛尔，若财帛尽分给战士。”王师至蜀，昶遣王昭远帅师来拒，未几，相继就擒，昶始降，执昶赴阙。大将王仁赡自南剑独先归阙，乞见，恐己恶暴露，历数全斌等数将贪黩货财，弛纵兵律，为所诉，反欲自毙。太祖笑谓仁赡曰：“纳李廷珪妓，擅开丰德库取金宝，此又谓谁耶？”仁赡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尔。”台臣请深治征蜀诸将横越之恶，太祖尽释之。

魏人柴公以经义教授里中，有女子备后唐庄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宫，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逾旬不能进。其女悉以奁具计直十万，分其半与父母，令归大名，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黝色花项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夺，问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执箕帚之礼。一日，谓其夫曰："君极贵不可言，然时不可失，妾有五万，愿奉君以发其身。"周祖因其资得为军司。其父柴公，平生为独寝之人，传司冥间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问之，不对，但笑不已。公惟喜饮，妻逼极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项汉将为天子。"后果然。

王彦俦，上蔡人，五代之际，为本郡军校，材质雄伟，刚毅有谋，勇冠群卒，久欲奋发，而无其端。一旦，同列辈六人者语彦俦曰："天下纷纷，能者可立。吾辈何忍端坐，以温饱自堕耶？可相共起事，以图富贵乎？"彦俦私自计曰："此六人者，死气侵面，是为我启迹也。"遂许之曰："吾今夜正当宿直，君辈可持短兵入，吾奉为内应，富贵之来，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夜皆至。彦俦伏甲于内，尽杀之，持其首诣阁，泣告刺史曰："巡警无状，致奸盗窃发，已伏其罪矣。愿公亲出以抚众。"刺史惊喜而出，方慰劳次，彦俦立斩之，遂据上蔡。明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无敢动者。后朝廷力讨之，势不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来，至其家亲拜其母，以彦俦为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旦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得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亲送汝归。"乃特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却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闻常止巢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鸣于巢外问曰："客还见我段二郎安否？"悲鸣祝曰："若见时，为道鹦哥甚忆二郎。"余得其事于高虞晋叔，事在熙宁六七年间。

庆历壬午岁，王师失律于西河好水川，亡没数巨将刘平、葛怀敏、任福等，石元孙陷虏。急奏入，已旬余，大臣固缓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宽衣老卒拥帚扫木阴下，忽厉声长叹曰："可惜刘太尉！"上怪问："何故独语？"此老卒曰："官家岂不知刘太尉与五六大将一时杀了？"上惊问："汝何闻此？"老卒因舍帚，解衣带书进呈曰："臣知营州西虎翼一营尽折，臣婿亦物故于西阵，此书乃家中人急报也。"上以书急召执政视之，大臣始具奏："臣实得报，恐未审，

候旦夕得其详，方议奏闻，乞自宽圣虑。”上厉声曰：“事至如此，犹言自宽圣虑，卿忍人也！”冢宰因谢病，乞骸骨。

卢文进，范阳人，少从军，身长八尺，姿貌伟异，名振燕、蓟。与庄宗连兵于两河，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绝岸高险，深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因复振，收余众，会食于野。一巨蛇长十丈余，径至坐所，众皆奔避，独文进不动。蛇引首及膝，文进以匕箸取食饲之讫，蛇蜿蜒方去。奔败之余，物情疑阻，举众入契丹。虏主厚遇，使率兵救镇、冀，又与庄宗连战。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皆华人，复还中国。明宗亲加宴劳，因诏得封大将军。八十二，无病卒。卒之日，星殒于寝，大如杯，文进嘘赤光丈余，与星相接。

王舆为江南杨氏军中小校，少从军，围润州，中巨弩射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舆卧病百余日乃愈，至老不聋，亦无瘢迹。又尝攻颍，夜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坠，能避之则富贵不可名，不尔则毙矣。”及旦，舆拔剑倚栅木驱兵，城中飞大石，正中其栅，及舆铠甲，皆麋碎而坏，舆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贵重，终为使相。

徐登者，山东人，世传近二百岁，得异术以固龄体，搢绅所以待礼焉。郑翰林公镇荆南，唐诏彦范漕湖北，二公以广成、浮丘礼之，馆于楚望。登无他奇，朴直不矫，不以屑事干公势。毅夫尝言：“登虽不以实年告人，每说周末国初事，则皎如目击，校之已百五六十岁矣。”文莹与登游郑馆岁余，惟喜饮醇酎，经月不一粒食，殊不知书。一夕，不告郑公，夜奔景陵，投道复守陈少卿宗儒以托死。死之日，亲写书到荆厚谢公，公甚嗟悼。嘱陈公曰：“吾死后，当窍棺，前后以竹板二等吾身敛之。后三十年，当剖棺，此实知也。”遂殡北塔僧园。后二年，陈少卿知寿州，因事诣阙补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尸解，剖棺视之，则已腐败。世之昵方士者，登可鉴焉。

太宗一日幸禁林，谓朱翰林昂曰：“汉宣帝最好勤政，尚五日一视朝，万务宁无壅积耶？朕则不敢辄怠也。”公因得建言：“臣闻尧、舜优游岩廊之上，亦万机允正；唐太宗天下太平，房乔请三日一视朝临政；高宗寰宇宁静，长孙无忌请隔日视事。悉从。自后双日不坐，只日御视，五日一开延英，遂为通式。今庶政清简，百执犹宁居于私殿，惟陛下凝旒听览，翻无暂暇，宜三五日一临轩，养洪算，蹈太和，合动直静专之道，扃摄思虑，保御真气。”后中书知之，与台谏继陈奏请：“臣等切见朱昂之请对，深协至治，仍乞徇所陈。”久而才允。

王状元君贶，天圣庚午甲科及第。元丰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赐。谢表特优，略云：“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岂伊散任，得拜恩章。车服以庸，品仪辨等。国朝故事，惟二府刻球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号遇仙之样。独承面命，度越朝规。此盖陛下宠厚老臣，礼加常制，悯事三朝之旧，俾阶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镠之丽；宝之在体，更增上笏之华。”

卷第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刘童子者，幼瞽，善声骨及命术，谓曰：“将来须及第，亦有清职，惟持声贵，自余俱弱。己俸外，别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后至正言、直馆，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币，方辇归私第，欲留之为润屋，忽一缗自地起立，久而后仆，遂感疾，月余而卒。太宗上元御楼观灯，嘉正进十韵，末句云：“两制诚堪美，青云侍玉舆。”不怿，赐和以规之，有“薄德终惭举，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灶，尝曰：“使我干得水银半两，知制诰一日，平生足矣。”二愿俱不遂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夹马营，至九年西幸，还其庐驻跸，以鞭指其巷曰：“朕忆昔得一石马，儿为戏，群儿屡窃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斸之，果得。然太祖爱其山川形胜，乐其风土，有迁都之意。李怀忠为云骑指挥使，谏曰：“京师正得天下之中，黄、汴环流，漕运储廪，可仰亿万，不烦飞挽。况国帑重兵，宗庙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轻动也。”遂寝议。拜安陵，奠哭为别，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取弧矢，登阙台，望西北鸣弦发矢以定之，矢委处，谓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马埋于中。又曰：“朕自为陵，名曰永昌。”是岁果晏驾。

李度显德中举进士，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人多诵之。王朴为枢密，止以此一联荐于申文炳知举，遂擢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诵一联诗。”

唐陆禋《续水经》尝言：“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生蛟龙属。汉武帝元封中，浔阳浮江亲射蛟于江中，获之，乃是也。其蛟破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余少时，尝游杭州西城县之伊山，目击此事。方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飞起丈余，翅翼零乱，又复入草中，数四不绝，久而不出。予窃怪之，薙草往观，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结缠纠，津沫狼藉，斯须，雉惊飞，而蛇亦入草中，始验禋之说不诬。

丁文果司天监丞无他学，惟善射覆，太宗时以为娱。一日，置一

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课其经曰：“花花华华，山中采花。虽无官职，一日两衙。”启之，乃数蜂也。又令寿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头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缩头，不能入腹。”启之，乃压书石龟也。即日赐绯，并钱五万。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魏野字仲先，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如《赠寇莱公》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及《谢寇莱公见访》云：“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中的易晓，故虏俗爱之。野与孟津诗人李渎为诗友，野凿室于陕郊，曰乐天洞；渎结庐于中条山，曰浮云堂。皆树石清幽，各得诗人之趣。渎字长源，一日自孟津访别于野，曰：“数夕前，忽一人来床下，诵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予犹规其误曰：‘岂非“坐看云起时”乎？’答曰：‘此云安能起耶？’又非梦寐，亟窥之，空无一物，此必死期先报，故来相别。”遂痛饮数夕而还，还家未几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谓之同宗。翰有宏材伟特之度，能诗，有《玉关集》。领金吾日，当直，太宗召与语曰：“朕曾览卿诗，有‘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颇佳，朕每爱之。”翰因叩谢。征幽州，为东路濠寨总管，善风角。一夕，角声随风至帐，翰从容擐带曰：“寇至之兆也。”未几，果然，大败其寇于城下。从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陆，失依据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将班师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逮太宗纂承，高阳关奏：“妖气夜起，横亘北陆，边情颇摇。”太宗召向相敏中于玉华殿密议之，向奏曰：“臣闻崔翰领节高阳，恃功骄恣，横越兵律。陛下宜召还诛之，以厌氛祲。”上曰：“是何言欤？朕尝乘怒诛张琼，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于行伍，遂建节旄，料渠不肯辜朕也。”止遣一词臣宣抚慰劳而已。祆祲自消，边心亦宁。

开宝九年，钱忠懿俶来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车驾为幸礼贤宅，抚视馆饩什物，充满庭墀。俶至，诏处之。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妻子俱朝，封妻为吴越国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诸王预坐。一日，赐俶独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爱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谢，中人掖起。上遣太宗与俶叙齿为昆仲，俶循走，

叩头泣谢曰："臣燕雀微物，与鸾凤序翼，是驱臣于速死之地也。"获止。时上将幸西京，乞扈从，不允，曰："天气向热，卿宜归国。"宴别于广武殿。后三年来朝，宴于长春殿，刘铄、李煜二降王预焉。未几，会陈洪进纳土，俶情颇危蹙，乞罢吴越王，诏书愿呼名，不允。从征太原，每晨趋鸡初鸣，晓与群臣候于行在，尝假寐于寝庐。上知之，谕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烛先领引于前顿候谒而已。驾至并门，继元降，上御崇台，戮其拒王师者，流血满川。上顾俶曰："朕固不欲尔，盖跋扈之恶，势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图籍归朝，不血于刃，乃为嘉也。"俶但叩头怖谢。非久，身留于朝，愿纳图贡，昆虫草木，亦无所伤。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则悉以山川土籍管钥庾廪数敬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阙。俶最后入觐，知必不还，离杭之日，遍别先王陵庙，泣拜以辞，词曰："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未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楩，愿王英德各遂所安，无恤坠绪。"拜讫，恸绝，几不能起，山川为之惨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剑夜悬于空，光掩星斗。其剑止长三尺许，每天地澄霁，随斗而转，启明东起则没，时或浮于津面，渔者见之，近则渐沉。遂置剑州于延平津，割剑州之剑浦、汀州之沙县隶焉。

文莹至长沙，首访故国马氏天策府。诸学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东野、李宏皋尔。遂得东野诗，浮脆轻艳，皆铅华妩媚，侑一时尊俎尔。其句不过"牡丹宿醉，兰蕙春悲，霞宫日城，翦红铺翠"而已。独《贻汪居士》一篇，庶乎可采，曰："门在松阴里，山僧几度过。药灵园不大，棋妙子无多。薄雾笼寒径，残风恋绿萝。金乌兼玉兔，年岁奈君何？"又得宏皋杂文十卷，皆胼枝章句，虽龌龊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难也。

钱熙，泉南才雅之士，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擢馆职。有司请试，上笑曰："试官前进士赵某亲自选中。"尝撰《三钓酸文》，举世称精绝，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不逐眠云之侣。"又曰："年年落第，春风徒泣于迁莺；处处羁游，夜雨空伤于断雁。"其文千言，率类于此。卒，乡人李庆孙为诗哭之曰："《四夷》妙赋无人诵，《三钓酸文》举世传。"

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守余杭日，因送客西湖，舣舟文莹旧居，留诗于壁云："春入萝途静，浪花翻远晴。"又："东飞江云北飞燕，同寄春风不相见。"又《余杭郡阁》云："雨影横残虹，秋容阴映日。寒江带暮流，晚角穿云出。云峰翠如织，宿鸟去无迹。封书写所怀，聊托荆门翼。"又《罢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声飘断忽南去，云势旋生从

北流。料得凉风消息好，萧萧已在柳梢头。”又：“老火烧空未拟收，急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时颇讶其气象不远。后解杭麾，将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语已兆于先。

尝谓文老不衰者，止见今大参元厚之绛。顷在禁林，《怀荆南旧游》云：“去年曾醉海棠丛，闻说新枝发旧红。昨夜梦回花下饮，不知身在玉堂中。”词气略不少衰。又曾鲁公垂八十，笔力尚完。时曾子宣内翰谪守鄱阳，手写一柬慰之，略云：“扶摇方远，六月去而不息；消长以道，七日自当来复。”吾友中秘书杨经臣，博赡才雅，而尝诵之经日，谓余曰：“此非知其然，而为神驱于气使之为尔。”

开宝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参定其议。有李朴请诛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继上《圣功颂》，次年将东封，又进御札草。上爱之，批于纸尾，奖之云：“《圣功颂》及此辞，无一字可议。”后应制后苑，诗有“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上和以赐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为之美传。

杨信，高杨人，忠朴，善御士卒。开宝二年，为散指挥，廨舍直大内之北。一夕中夜，忽梦巨龟衔敕叩其寝，信惊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开玄武门，急召信入禁中，擒叛党杜廷进三十九人，阴以姓名授之。黎明，尽为信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讦得实，悉戮于市。信忽患闇，太祖惜其善抚辖，以重兵之柄委之。虽不能语，而申明纪律，严肃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赋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挥军律，宾客语论，但回顾玉奴，画掌为字，悉能代信语，轻重缓急，便否避就，尽协其意。病将革，忽能语，太宗异骇，亲幸其第。信力疾扶于榻，感泣叙留，音词明彻，至死犹叩头乞严边备，毋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至翌日卒，赐瑞玉小玦为含。

田重进，范阳人，不识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饵赐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晋王赐汝。”重进曰：“我只知有官家，谁人能吃他人酒食乎？”人语太宗，极许之。后郑文宝出漕陕右，上嘱付曰：“田某先帝宿将，勇毅宣力，卿为朕善待之。”

太原既平，刘继元降王随銮舆，将凯旋，而三军希赏，诸将遽有平燕之请，未敢闻上。崔翰者，晋朝之名将也，奏曰：“当峻坂走丸之势，所至必顺。此若不取，后恐噬脐。”上然之，改銮北伐，功将即而班师，因整旅徐还。无何，至金台驿，王师失利，间或南溃者数千骑。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问奔溃之罪。臣愿请单骑独往，当携之而归。”上许之。翰棰马独往追之，将及，扬鞭大呼：“诸君不须若尔，何伤乎？料主上天鉴，处置精明，君等久负坚

执锐，卫驾远征，一旦小忿，岂不念父母妻子忆恋之苦耶？上特遣吾邀尔辈同还，宜知几速反。”众稍稍听从，遂收身而还。夜半至营，各分部直，鸡犬亦不鸣。上喜，密解金带赐翰曰：“此朕藩邸时所系者。”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时尹继伦为沿边都巡检，领所部数千巡徼边野，忽当虏锋，虏蔑视而不顾，径欲前掠。伦谓麾下曰：“虏气锐于进，吾当卷甲衔枚，掩其后以击之。蛇贪前行，必忘其尾，岂虞我之至耶？”遂饱秣饫膳，伺其夕，怀短兵暗逐其后。至唐河，天未明，虏骑去我军将近，遂释鞅会食。食罢，将战，伦举兵一麈，如拉枯折朽。胡雏越旦举匕方食，短兵击折一臂，乘马先遁，一皮室击死之。皮室者，虏相也。分飞溃乱，自蹂践，北窥之患遂已。继伦面色黧，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当。”后淳化中，著作孙崇谏陷北归，太宗召见，面诘虏庭事，崇谏备奏唐河之役，上始尽知，叹曰：“奏边者忌其功，不状其实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御使。

贾黄中乃唐造《华夷图》丞相耽四世孙，七岁举童子，开头及第。李文正昉以诗赠之：“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兹稳上青霄去，万里谁能测羽翰。”后淳化中，参太宗大政。性极清畏。尝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睹一隙舍扃镝甚严，公怪之，因发钥，得宝货数十巨积，乃故国宫闱所遗之物，不隶于籍，数不可计。公亟集僚吏，启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叹曰：“贪黩者，籍库之物尚冒禁盗，况亡国之遗物乎？”赐钱三百万，以旌其洁。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既葬，其母入谢，上面抚之：“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常记之。”

梁丞相适顷为详议官，审刑议事厅旧在中书之旁、廨舍院之右，朋僚亲昵者往往时过笑语。公以政堂逼近，窃不自安，因命笔题厅之东，告来者曰：“紫垣甚近，黄阁非遥。僚友见过，幸低声笑语。适谨启。”后紫垣、黄阁不十年登之，语兆之应也若此。公之祖颢，字太素，郓人，登雍熙二年甲科。司谏、知诰、群臣封事悉付公并薛公映详定可否，多所弃斥。子固，字仲坚，用父荫赐进士出身。服阕，诣登闻，让前恩命，愿乡举，果祥符二年亦擢甲科。

钱文僖若水尝率众过河，号令军伍，分布行列，悉有规节，深为武将所伏。上知之，谓左右曰：“朕尝见儒人谈兵，不过讲之于樽俎砚席之间，于文字则引孙、吴，述形势皆闲暇清论可也，责之于用，则临事罕见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晓武可嘉也。”时北戎犹扰，

上密以手札访之，公奏曰：“制边灭戎之策无他，臣闻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镇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犬戎未尝侵境。盖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以镇之，稍有侵轶，则呼噏应敌。”时言者请城绥州，积兵以御党项，诏公自魏乘传疾往按，至则乞罢，时论韪之。上尝谓左右曰：“朕观若水风骨透迈，神仙资格，苟用之，则才力有余。朕止疑其寿部促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后果夭。

卷第八

太宗御厩一马号“碧云霞”，折德扆获之于燕涧，因贡焉。口角有纹如碧霞，夹于双勒，圉人饲秣，稍跛倚失恭，则蹄啮吼啧，怒不可解。从征太原，上下冈阪，其平如砥。下则伸前而屈后，登高则能反之。太宗甚爱，上樽余沥，时或令饮，则嘶鸣喜跃。后闻宴驾，悲悴骨立。真宗遣从皇舆于熙陵，数月遂毙。诏令以敝帏埋桃花犬之旁。

党进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识一字。一岁，朝廷遣进防秋于高阳。朝辞日，须欲致词叙别天陛，阁门使吏谓进曰：“太尉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不免写其词于笏，侑进于庭，教令熟诵。进抱笏前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厉声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兴国中，太宗召陈抟赴阙。抟隐华山云台观，年百余岁。世宗拜谏议，不受。始四五岁时，戏涡水侧，一青衣媪抱置怀中乳之，曰：“令汝更无嗜欲之性，聪悟过人。”先生有高识，尝戒门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进取，迹动天阙，名驰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之。戒之！”放至晚节，侈饰过度，营产满雍、镐间，门人戚属以怙势强并，岁入益厚，遂丧清节，时议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骂，条奏于朝，会赦方止。祥符八年岁旦，山斋晓起，服道衣，聚诸生列饮，取平生文稿，悉焚之，酒数行而逝。奇男子也。

苏内翰易简在禁林八年，宠待之优，夐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后于苏，一旦先除参政，以公为承旨，赉与参政等。苏不甚悦，上谓公曰：“朕欲正旧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寿基，稔育闻望，乃先用沆，卿宜无慊。”盖知其龄促也。公以母老，急于进用，因乾明圣节，进《内道场醮步虚》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上悉其意，俾参大政，未几卒，年三十九。上嗟悼，为之雪涕，赐挽词，断云：“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敏于裁断。时赵韩王罢政出洛，吕文穆公蒙正宽厚，自任中书，多决于沔。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案遣决未尽。沔当漏舍，止然数寸，事都讫，犹徘徊笑谈方晓。上每试举人，多令公读试卷。素善读书，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无厌，经读者高选。举子当纳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

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之少年，无益于治，特诏改淮幕。公叹曰："不幸丞相以元勋自恃，特忌晚进，男儿既逢明时，岂能事幕府，承迎于婉画之末乎？"抗疏自荐，表称"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于时要。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俊杰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遗，召试中丞，补阙知制诰。翘楚有望，尤善为诗，《感怀》有"美璞未成终是宝，精钢宁折不为钩"之句，可见其志矣。后参大政，赵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参政班在宣徽之上。

唐彦猷侍读询、弟彦范诏，俱擅一时才雅之誉。彦猷知书好古，彦范文章气格高简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亦华笺妙管，详雅有意。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图》求货，其花画全株，卧两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合用价数百缗。彦猷蓄画最多，开箧以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品花较之，俱所不及。题曰"锦江钓叟黄筌笔"。彦猷偿其半，因暂留斋中少玩，绢色晦淡，酷类古缣。彦猷视其图角有巨印，徐少润揭而窥之，乃和买绢印。彦范博知世故，大笑曰："和买绢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黄筌，唐末人。此后人矫为也。"遂还之，不受其诬。

徐骑省铉事江南后主为文馆学士，随煜纳图。太宗苛责以不能讽煜早献图贡，铉对曰："臣闻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为人谋国，当百世不倾，讽主纳疆，得为忠乎？"太宗神威方霁，曰："今后事我，亦当如是。"铉不幸，为学士，坐请求尹京张去华以一亲故注重辟，讽去华上言，贯索星见，请曲赦畿狱，坐是削官，为静难行军司马。后端居不出，铭其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风雨可蔽，庭户不出。知足为富，娱老以佚。貂冠蝉冕，虎皮羊质。处之恬然，永终尔吉。"竟卒于邠。铉晚年于诗愈工，《游木兰亭》云："兰舟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云："向空咄咄频书字，与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鵩舍，水风阴湿敝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关贺监归。"《宿山寺》

云："落月依楼角，归云拥殿廊。"弟锴词藻尤赡，年十岁，群从燕集，令赋《秋声》诗，顷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堕砌，塞雁远横空。雨滴苔莓紫，风归薜荔红。"尽见秋声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驰骑入秦，贼迁万余众寇灵州。上问吕相端、赵枢密鎔平戎之略，吕奏曰："容臣等共陈利害，为一状进呈。"时张洎对上前，斥端曰："居启沃之地，君问即对。边城之急，岂容冥搜抒思，检阅补缀，深失讦谟之体。"端奏曰："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尔。"上为之默笑。洎善事内臣，动息先知，盖上意久欲弃之。果翌日，先于两府独抗一疏，盛言"乞弃灵武，深边馈运，□粟硕费，刍车野宿，孤迥难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谓向敏中曰："洎果为吕端所料。朕尝不喜刘蟠辈动即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还之，谓洎曰："卿所陈，朕不会一句。"顷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答，止谓之翰长，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莱公给事中，知吏部选，时张洎亦为给事中，掌考功。官序虽齐，视洎乃为属曹。寇少年进用，才锐气勇，复为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长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闻望自持，不肯委节事寇。洎坐，寇视事罢，则整巾对书，终日危坐，伺候于省门，一揖而退，不交一谈。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诗玩洎，略曰："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盖讥洎顷在江南重围中为李煜草诏于蜡圆中，召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强颜附之。后稍亲昵，其辨诵谈笑，横飞于席间。寇胸中素蕴养畜不发者，尽为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荐擢。

太宗推敦台宪，动畏弹奏。雍熙九年，春宴，上欢甚，时滕中正权中丞，上谓群臣曰："朕所乐者，非歌舞樽罍，盖时平民康，与卿等放怀同庆尔。"顾中丞曰："三爵之饮宴，实为常礼。朕与群臣彻常算，快饮数杯可乎？"中正奏曰："臣闻文王在镐，与鱼藻同乐。古之诫者，但恐湎淫失度尔。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诏。"殿上皆呼万岁。遂以虚爵遍授，俾恣饮焉。

孔承恭上言，举令文"贱避贵"之类四条，乞置木牌立于邮堠，以为民告诉。行之。一日，太宗问承恭曰："令文中贵贱、长少、轻重各有相避并讫，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尔。"上曰："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相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其精悉若是。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为谏议、河北东西都转运使，自樊始也。奏请修河北诸城，计木五百万条，畚□什具七百万事。上曰："大

河乃天设巨堑，以限夷夏。匈奴岂有违天限之势乎？万里长城，金汤之固，又奚为哉？重困吾民，损和伤事，所陈过当，宜罢之。”诏有司量给材用修整。知古，江南人，无乡里之爱，举于乡，不获第，因谋北归，献计于朝。以钓竿渔于采石江凡数年，横长绲量江水之广深，绲或中沉，阴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国之亡，遂仗策谒太祖，奏曰：“可造舟为梁，以济王师，如履坦途。”送学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黄黑龙船于荆南，破竹为索，数千舰由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矶试焉，密若胼胁，不差尺寸。知古旧名若冰，太祖以其声近“弱兵”之厌，故改之。江南平，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丘木悉斩焉。

太宗亲征北虏，师还途中，御制诗有“銮舆临紫塞，朔野冻云飞”。遂令何蒙进《銮舆临塞赋》、《朔云飞》诗，召对嘉赏，授赞善。诗有“塞日穿痕断，边云背影飞。缥缈随黄屋，阴沉护御衣”。俄一县尉宋捷者，庸督护辇道，倚其姓名之谶，旋构一官。因而章疏歌颂，杂进不已，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签题云：“进上官家赵。”浼渎旒扆，有司亟请随驾至银台，应奏御文字，先经本台封驳方进，因而少戢。

许骧知益州归，首奏曰：“乞预为剑外之备。”上怪问之，骧曰：“臣解秩时，实无烽警。蜀民浮窳，易扰难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啸不测。”既而不久，李顺果叛，时皆伏其先见。朝廷遣王继恩讨之，既平，除张乖崖知益州。继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师旅骄狠。咏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师旅，以杀其势。朝廷命张鉴往，上召对后苑。鉴虽进士，本出身将家，奏曰：“成都新复，军旅未和，闻使命遽至，贸易戎伍，虑有猜惧，变生不测。乞假臣一安抚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纳。后果以川峡分为益、梓、利、夔四路。代还，拜谏议。

朝廷议城古威州，遣访郑文宝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鱼、青冈、清远三城为顿归师之重地。俟秦民稍苏，辟营田，积边粟，修五原故积之地，党项之酋豪，为我鹰犬。若尔，则不独措注安西，亦可绥服河湟。此定边之胜策也。”朝廷从之。建兴三城之役，费缗粟数十万计，西民苦之，一夕尽为山水荡去。又奏减解池盐价，损课二十万缗。贬蓝山、枝江、长寿三县令，累年方牵复工部员郎、转运使。文莹顷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诗，《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涧月，锦纹拳石砌苔矶。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寒食访僧》云：“客舍愁经百五春，雨余溪寺绿无尘。金花开处秋千鼓，粉颊谁家斗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间新燕

语逡巡。高僧不饮客携酒，来劝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绝，不能尽录。公闻云州陷，衣胡服，引单骑，冒雪间道走清远故城，得其实，奏请班师。

太宗居晋邸，知客押衙陈从信者，心计精敏，掌功官帑，轮指节以代运筹，丝忽无差。开宝初，有司秋奏：“仓储止尽明年二月。”太宗因诘之。信曰：“但令起程即计往复日数，以粮券并支，可责其必归之限。运至陈留，即预关主司，戒运徒先候于仓，无淹留之弊，每运可减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岁止三运，每运出淹留虚程二十日，岁自可增一运。”太宗以白太祖，遂立为永制。一岁，晋邸岁终筹攒年费，何啻数百万计，惟失五百金，屡筹不出。一苍头偶记之：“晋王一日登府楼，遥观寻橦者，赏叹精捷，令某府取库金与之。时信不在，后失告之。”魏丕为作坊使，旧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至千步，求规于信。信令悬弩于架，以重坠其两端，弩势负，取所坠之物较之，但于二分中增一分以坠新弩，则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后果不差。

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赐恩泽出身、章服等，制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陈乡老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负激昂而自励，止期华皓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其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光于乡校。纵辔诚亏于远到，博风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安鸿渐滑稽轻薄。或传凌侍郎策世绪本微，其父曾为镇所由，公方成童，父携拜鸿渐，为立一名。渐因命名曰“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鸿渐老为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乐籍隶焉，亦微憾之。一日，谓之曰：“汝，今世之一祢衡尔。才虽不逮，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镐，江南集贤校理澄心堂，归朝直秘阁。上幸太阁，询经义，敷对称旨，赐金紫。景德中，为近侍，扈从澶渊之幸。洎凯旋，銮驾还阙日，有司空行宫，适当懿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銮鼓吹鼙管非便，时公为仪仗使，已先驰还阙，备迎驾之仪，遂驰骑问公。公即奏曰：“于义无害。武王载木主伐纣，时居丧，尚前歌后舞，况忌者乃追远存思尔。”公凡戒检书吏曰：“某事，在某书某卷、几叶几行。”覆之，未尝有差。

真宗诏卿士举贤良，翰林朱公昂举陈彭年。陈以家贫，无贽编可投之备入削，奏乞终任，不愿上道。杜龙图镐、刁秘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举人，况彭年实有才誉，幼在江左，已为名流所重，乞不须召试，止用昂之举，诏备清问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馆。

卷第九

李先主传

唐祚告绝，江南始有国。广陵杨氏，当天祐戊寅间，江、淮无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创。后授于李氏，方能渐举唐室宪章，命尚书陈濬专修《吴史》，未成而濬没。建隆、乾德间，史官高远著《吴录》二十卷，未参本朝之史。会远遽卒史馆之内。远将病，其稿悉焚之，故江南始末，多或漏落，犹于余书杂著间有载其事者。

先主昪，字正伦，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其父志，去宗室悬远，遂飘游他郡，为徐州判官。安贫谨厚，喜佛书，多游息佛寺，号为李道者。主以光启四年生于彭城，会天下丧乱，因转徙濠、梁。家贫，二姊为尼。吴武王杨行密克濠、梁，主为乱兵所掠，时尚幼，行密见而奇之，育为己子。长子杨渥骄狠恣横，多或凌之。行密虑为渥所害，谓大将徐温曰："此儿异常，吾深爱之，虑失保佑。汝无子，可赐汝养之。"温得主，致保姆，命师傅，鞠育异之。及长，身长七尺，坦额隆准，神彩鉴物。虽缓行，从者阔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谓龙行虎步也。"瞻视明灿，其音如钟。尝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号无制，主举声指画，响出数百夫外，两岸皆闻。天祐中，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盖谓主素育于徐氏，后竟复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见人则寻"飞龙子"，凡十余年。逮主来为昪州刺史，狂僧见之，乃不复寻矣。

时江淮初定，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戈为急务。主独好文，招儒素，督廉吏，德望著立，物情归美。徐知训为淮南节度使，骄侈淫虐，为朱瑾所杀，一方甚扰。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谦宽惇裕。初，知训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尝开宴，主预坐，伏剑士于室，刁彦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后又饮于广陵城东山光寺，会主适自京入觐，亦预焉，知训狂酲，决欲害之。其弟知谏白于主，遂鞭马急奔。知训不逞，授剑与彦能，俾急追之。彦能及于中途，但举剑扬袂遥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骑难追"为白。迨知训遇害也，其父温方知其恶，将吏尽被黜责。

明年，建吴国，以主为左仆射，参大政，于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时四境虽定，惟越人为梗，主不欲渎武，专务安辑，遂许和好。戢兵薄赋，休养民力。山泽所产，公私同之。戢扰吏，罢横敛，中外之情，翕然依附，虽刚鸷狠愎者，率亦驯扰。所统仅三十余州，为太平之世者二十年。置延宾亭，待四方豪杰，无贵贱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泛羁游辈，随才而用之。缙绅之后，穷不能婚葬者，皆与毕之。义父温虽镇金陵，凡朝政但总大纲而已，台阁庶政，皆主决之。金陵司马徐玠者，性诡险，深忌于主，屡讽温曰："辅政之权，不宜假也。请以嫡子知询代之，以收其势。"主知之，连上疏求罢政事。表将上，会温卒，知询果袭之，所为不法，不久乱萌已兆。主使谕之，亟令入朝，以逭萧墙之祸。朝廷以为左统军，悉罢兵柄。主时始专大任，秉执益谨。一旦，临镜理白髭，喟然叹曰："丈夫此物悬于颔，壮图已矣。时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广陵人，少孤贫，事主为左右给事，敏黠可喜，闻主之叹，请入广陵，告宋齐丘以禅代之事。齐丘险刻，忌其谋非己出，手疏切谏，言："天时人事未可之际，请斩宗为谢。"主怒其专，辄将斩之，徐玠力援，获免。后数年，徐玠请禅之说行，宗方复职，后竟为枢密使。后五载，壬辰岁，出镇金陵，以长子璟为兵部尚书、参政事，如温之制。甲午岁，进封齐王，加元帅，置左右丞相，以宋齐丘佐之。丁酉十月，受吴禅，奉吴主为让皇，改年昇元，追尊考温武皇帝，子璟为吴王。以建康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即金陵使府为宫，但加鸱尾栏楯而已，终不改作。接见亲族，一用家人礼。昔所师友之尊长者，皆亲拜之。

初，主将受禅也，时吴之宗室临川王濛，久囚废于历阳。司马徐玠素不悦于主，欲濛受禅，阴讽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周本及赵王李德诚辈，倚以德爵勋旧之重，欲使推戴于濛，盖玠之谋也。濛闻将受禅，杀监守者，与亲信走骑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耄，不知时变，皆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报。濛恳祈再三，亦不许，闭中门外，执濛以杀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见？"濛既被害，吴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随众至建康，但劝进而已。自是心颇内愧，数月而卒，实素无推翊之诚，而主宽裕，置而不辨，及其死也，厚葬之，优恤其孤。

迁让皇于京口，以润州廨舍为丹阳宫以处之。用亲吏马恩让为丹阳宫使。让皇以世子璡嘱于主曰："吾无一事，但为选师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儿，令知人伦孝让，他日不绝祀享，俾吾先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为选中书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璡，让皇长子也。十岁封江都王，立为太子，性淳谨好学，骨清神浅，唇缩齿露，风鉴者所不许。主受禅，封璡中书令、池州刺史，将赴上，遇寒食饮冷失节，卒于池口舟中，年十九岁。

初，先主第四女，琏纳之为妃，贤明温淑，容范绝世。及禅代，封永兴公主，闻人呼公主，则呜咽流涕，辞不愿称，宫中为之惨戚。琏卒，永兴终身缟素，斥去容饰，不茹荤血，惟诵佛书，但自称“未亡人”，朝夕焚香，对佛自誓曰：“愿儿生生世世，莫为有情之物！”居延和宫，年二十四，无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练，长丈余，自口而出，至敛，温软如生。主感悼哽痛，诏李建勋刻碑宫中，纪其异。

未几，将复有唐之姓，尚怀徐氏之恩，未欲骤改，不忍即言；既而诸王露奏恳请，方下议有司，及百官中外惇情，不得已，方复姓李，立唐之宗庙，祀高祖及太宗而下。追尊考温庙号义祖，封徐氏二子为王。用张居咏、李建勋平章事，张延翰为仆射。

十一月，让皇殂于丹阳宫，主丧服三年。受禅之三载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时当上旬，月没颇早，逮升坛之际，皎洁如昼，非日非月，至柴燎甫毕，夜景复晦，一若常夕，人咸异之。群臣请上尊号，主曰：“尊称者，率皆虚美尔，且非古制。”抑请不允，下诏曰：“宜寝来章，不得再上。”时全吴符瑞不辍，所奏皆抑而不纳。以张宣为鄂州节度使。宣以边功自恃，强横不法。鄂市寒雪，有民斗于炭肆者，捕而诘之，乃市炭一秤，权衡颇轻。使秤之，果然。宣斩鬻炭者，取其首与炭悬于市。主闻之，叹曰：“小人衡斛为欺，古今皆然。宣置刑太过。”尽夺官，以团副置于蕲春，遣润州节度使王兴代之。时天下罹乱，刑狱无典，因是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民始知有邦宪，物情归之。果安州节度使李全金，感慕德谊，率众来归，封全金为宣威统军。

是岁，赵王李德诚卒。德诚即建勋之父也，少时，人相曰：“泰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钟。”德诚少事吴主，独无一能，宠遇特深，为马步军使，但丰白充美，服裘乘马而已。从诸军围安仁义于润州，诸军见仁义，皆慢骂诟辱；惟德诚执礼，未尝以一语辱之。城陷，仁义执弓矢毅然坐于城上，无敢近者。久之，独呼德诚使前，曰：“雀鼠小人皆骂辱吾，独汝见我有礼，且有奇相，他日至贵，吾委命于尔，以为尔功。”乃掷弓矢于地，以爱妾美玩尽赠之。德诚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日进中书令，封赵王。子四十余人，至先主受禅，用其子建勋之谋，率诸侯劝进，以推戴之功，卒厚宠遇。杨武王诸将，惟德诚无寸功，止用谦善而已。卒年八十四。

梁王徐知谔卒，温之少子也。该明经术，风度□□，善为诗属文，好游乐，善狎侮，□□遍购古书名画。一日游蒜山，除地为广圃，编虎皮数百番为巨幄，植旗张纛，极于骄侈，自号“武帐”，会文武，大张乐饮酒以乐焉。方鼓吹振天，忽神物卷江波为大风雨，尽拔去其帐，乱飞如蝶，翳空而散。知谔单骑奔建康，感寒，遂病而卒。平日尝谓

所亲曰：“谚谓‘人生百岁，七十者希’。吾幼享富贵，而复恣肆，一日之费，敌世人一年之给，或幸卒于七十之半已足矣。”果卒于三十五。十子，皆郡县公。

冬十月，主巡幸东都，邀故老宴于旧宅。亲戚有亡者，吊抚慰劳；勋臣义士之墓，亲设祭诔；披决囚系，逾月而归。时贡条未备，士有仗策献文、稍可采录者，委平章事张延翰收试院，量材补用，皆得其职。主有异见，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见之。汤悦仕吴为秘校，主受禅，用为学士。一日，谓悦曰：“近觉卿神彩明焕，精芒中发，得非有异遇乎？”悦不敢隐，曰：“臣数日前，夙兴颓面，流星坠盆中，惊异之际，将掬之，星飞入口。余无他遇。”主曰：“卿之贵异，他日无比者。”果事三朝，后归朝为太子詹事，八十余卒。

虔州节度使王安持节请觐，遂卒于朝，年七十二。安，庐江人，少事吴武王，观战，战酣，武王坐于高阜，注目以望阵势，安捧匜器侍侧。忽阵外一执槊勇士疾走而至，径趍王座，止数十步，安始觉，左右尽凝立，瞪目前视，无一夫警者。安乃置所捧于地，取弓射之，一发而倒，徐纳弓于弢中，复捧器而立，神色不少变。武王奇之，曰：“汝真有器度，当至极贵。”

冬十月，诛泰州刺史褚仁规，广陵人，暴迁至广陵盐监使。凡为治厉于威刑，民吏戢惧。所部皆富于鱼盐竹苇之产，国家每有大役，常赋不能给者，仁规视民中所有，举籍取之，以应国调，事讫偿之，略无逋负，民亦无怨，主甚赏之。仁规晚年，掊克无度，率入私门，驱掠妇女，刑法横滥。会陈觉与之有隙，密暴其状，遣御史劾之，主尽释不问。将东巡，召为靖江军使，督舟师为从，及还，遂留之，以罢其郡使，再下书责其残暴。仁规豪粗无术，乘恚上书，颇肆抵忤，几无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陈觉就泰州按鞫。仁规闻使者往按，大惧，遂自首。收付大理，数日赐死。

秋七月，宋齐丘罢丞相，为洪州节度使。盖齐丘屡讽主曰：“天下自广明之后，崩离板荡垂四十年，诸侯角立。今才名有望，主仍江、淮频岁丰稔，兵食皆足，乃天意欲中兴土运之际，宜恢复疆宇，为万世之固。”主长叹，谓齐丘曰：“吾少长军旅，睹干戈为民之害甚矣，不忍复言，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谨不敢守。”由是收权衡之柄，因黜之，以远其惑。

是年，吴越灾，宫室府库，铠甲庾廪，焚之殆尽。群臣复欲乘其弊而袭之，诸将自奋者甚众。主固拒不许，曰：“人生何堪此酷也，土木当亦伤害。”乃遣使唁之，赍帑粮镪仅百余艘，以赒其急，越人德之。

显德中，周世宗即位，主遣韩熙载往朝。及归，主因问新帝容表言动及朝廷体貌，熙载盛言："惟见殿前典亲兵赵点检即太祖也。龙角虎威，凛然有异，举目顾视，电日随转，公卿满廷，为气焰所射，尽夺其色。新帝虽富威武，其厚重之态，负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后太祖即位，主方悟熙载之语。

主将近暮年，厄运所会，日渐衰谢，自世宗平淮甸，已抱唇亡之忧。无何，太祖于京城南池按甲舫战舰，日习水战。间者归报，主误猜疑，愈抱隐忧，实将平扬州也。小人因是观衅者，纷纷奔叛，竟以平吴之策献于朝。初，彭泽令薛良者，以赃贬池州文学，因不逞之臣杜著者，伪为吴商，绝建德渡，奔献策，请决秦污陂，岁溉美田数千顷亩，江南深仰焉。使阴决之以枯，岁谷廪实无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天产五稼，以养生民。决陂杀谷，吾其肯乎？"立命斩良并著于蜀市，下诏抚慰。主方少安，而狂妄辈因遂戢。终以城闉隘蹙，欲迁豫章，尤不逮金陵之广，上驰诏劝使仍旧，主遣熙载入朝聘谢。熙载归语主曰："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仍在鲁分。今晋王镇兖、海，料非久必为太平中国之主。愿记臣语。"时乾德丁卯之岁也。

主自受代以来，台阁多俗吏，细大之务，主亲决之。末年始用儒雅，杂用简易之政，悉罢苛细，将修复典故，以为著令，因感疾，渐至残废，遂寝焉。晚为方士所误，饵硫黄丹砂，吐纳阴修之术，忽躁怒。居常最宽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厉声呵诟，然无他害。群有司案牍，果事理明白者，则收敛颜色，殷勤谢而从之。既觉数屯，多布德泽。文武官没者，子孙随收叙，不限资荫；孤露者，营其婚葬；幼未堪任及无嗣者，出内帑以赈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给二年之廪。士之贵贱长幼，卒无身后之患。

先是数载前，一渔者持蓑笠纶竿，击短版，唱《渔家傲》，其舌为鸣桹之声以参之，自号"回回客"。人后疑为吕洞宾，音清悲切烟波间，听者无厌。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无主，一个鱼儿无觅处。风兼雨，土龙生甲归天去。"人或与钱，则摆首不接。唱于金陵凡半年，了无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龙生甲"，果以甲辰岁二月殂于正寝。"鱼儿"，乃向所谓鲤鱼也。歌中之语皆验焉。遣乡郡公徐邈遗表来上，太祖废视朝五日，特遣鞍辔库使梁义吊祭，赠仪典隆厚。嗣君遣冯谧乞追尊帝号，许之，谥曰孝高皇帝。议者以先主继唐昭宗之后，号当称宗。韩熙载建议，以谓"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今先主，中兴之君也，宜当称祖"。舆论是之，遂庙号烈祖，陵曰永陵。

先主幼历丧乱，备诸险易，故持兼节，以固勤托孝，谦卑自牧。身为辅相，事义祖徐温礼如庶人，稍有疾，则衣不解带，药必亲尝。

温尝责诸儿曰：“汝辈能如二兄，则可以为天下范也。”

以长子璟嗣，皇后宋氏为元恭皇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达、保宁王景遇。

卷第十

江南遗事

钟山相李建勋，少好学，风调闲粹。徐温以女妻之，奁橐之外，复赐田沐邑，岁入巨万。虽极富盛，不喜华靡，屏斥世务，喜从方外之游。遍览经史，资禀纯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断不振。其为诗，少犹浮靡，晚年方造平淡。营别墅于蒋山，泉石佳胜。再罢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或谓曰："公未老无疾，求此命，无乃复为九华先生耶？"九华即宋齐丘，常乞骸，屡矫国主。公曰："余尝笑宋公轻以出处，敢违素心。吾必非寿考之物，劳生纷扰，耗真蠹魂，求数年闲适尔。"尝畜一玉磬，尺余，以沉香节安柄，叩之声极清越，客有谈及猥俗之语者，则击玉磬数声于耳。客或问之，对曰："聊代洗耳。"一轩，榜曰"四友轩"。以琴为峄阳友，以磬为泗滨友，《南华经》为心友，湘竹簟为梦友。果遂闲旷，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许筠，世传许旌阳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摄魔还精符》按摩起居，以济人疾。含神内照，恬然无欲。忽一越人来谒曰："吾有至宝在怀。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举世皆贪夫，无堪受者；欲沉于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如碧玉鸡卵，以赠筠，且曰："古传扶桑山有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人间鸡悉鸣矣。此石鸡卵也。张骞又曰'瑟母'。出扶桑山，流落海北岸，能噙宝玉屑，但五金砂及宝矿，碎而成屑，以卵环揽，宝末尽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于金沙浣取试，揽金屑如碎麸，尽缀于卵。取烹之，皆良金也。日取百铢。筠曰："吾此学不贪为宝，此物丧真，于道益远。"瘗于钟山之中，后竟无得者。

徐常侍得罪窜邠，平日尝走书托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顺曰："仆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躯，转海归葬故国，侍先子于泉下，即故人厚恩也。"未几，果遣讣来告。顺感其预托，创巨舟，赍厚费，亲自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东海大帝祠，帐殿严盛，祷享填委。时索湘典邑，舟未至，铉先谒之，称江南放叟

徐铉。湘素闻其名，悚敬迎拜。冠服严伟，笑谈高逸，曰："仆得罪于邠，幸免囚置，放归故里，舣舟邑下，因得拜谒，仍有少恳拜闻，迨晚再谒。"语讫，失之，湘大骇。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灵枢船到岸。"湘大感动，亟往舟，抚其孤曰："先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张之于津亭，果适之来谒者。湘设席感动，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适蒙厚飨，多谢，实己之幸。盖少事，不得已须至拜叩。仆在江南为学士日，一里旧赍一宝带，托仆投执政，变一巨狱。仆时颇有势焰，执政不敢违。然事不枉法，以赃名挂身，恐旅榇过庙，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庙籍乡版，皆隶于君。君为吾祷之，帝必无难。"湘感其诚告，为之洁沐，过己事。斋心冥祷讫，令解纤过庙，恬然无纤澜之惊。薄暮，果再至，饰小怀刺为谢，其刺题曰："铉专谢别东坡索君贤者，含喜再拜。"欻然而去。洎再开其刺，旋为灰飞。湘颇怀"东坡"之疑，后果为左谏议大夫。

庐山布衣江梦孙，浔阳人，博综经史，孝弟介洁，不妄语，不隐己过。李主召置门下，为国子司业。一旦面陈曰："迂儒无所补，平生读书，意在惠民，空言无益，愿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为卑飞自丧其节耶？"固不许，固求之，补天长县令，以官诰示之曰："授告罢，与君无宾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即君敛板趋伏之所也。君宁甘乎？"梦孙曰："苟遂素愿，无惮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厅凶恶，自来邑令居之，怪异不得其终。已陈设使厅矣。"江因呵曰："长民不踞正厅，非礼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啸梁仆瓦，喧号万状。群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语鬼曰："仆为令，合踞此厅。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暗室，无惧君辈。此处必有祀典尊神，吾当告之。"语讫，移榻就寝，高枕而卧，寂无见闻。后视事，率以简易仁恕为理，士民爱之。甫及满任，解秩归田。县人缘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绝者三日。主闻之，嘉叹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诱之，惇劝再任。坚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则以经术课诸生及子直木，后为员外郎。

王建封事李氏，为天威军都虞候，骁勇刚直，平建州，功冠诸将，擢刺史。后围福州，与诸将争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致坏成绩。主衔其恨，方理擅退兵者，将诛之，建封大怖，纳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宽厚，召还，付以精兵，稔其熟也。后果怙权，渐侵朝政。时钟谟、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奸佞获幸，倾害忠良。建封上书历诋数子之恶，庭诤喧诟，请尽诛窜，进用公直。璟大怒曰："武世既握重兵，复干预国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州，道杀之。才死，钟、魏等日见建封为祟，厉声曰："吾为国击邪去恶，欲诛君辈以肃朝纲，嗣君反诛于我，今奉候诸君，共辨于阴。"昼夕随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脱。不月余，二三子相继卒。

嗣主璟幼有奇相，惟义主徐温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温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无此孙。”温自金陵迎吴王于迎銮江，大阅水嬉，还至百家湾，向夕暴风忽起，舟人束手于骇浪中。温四望无计，遂袒裼负璟于背，回语嫔御曰：“吾善游，不暇救尔辈。所保者，此子尔。”言讫，风息，若神护。璟天姿高迈，始出阁，即就庐山瀑布前构书斋，为他日闲适之计。及迫于绍袭，遂舍为“开先精舍”。

吴武让皇既殂于丹阳，其族属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禅已还，未暇措置，迨殂，方嘱付嗣君曰：“邦君皆杨氏所有，天地事物之变，偶移在我，然顺逆之势不常。吾所悯孤儿婺女，侨寄殊乡，令往泰州津敛杨族，安于京口，赒赡抚育，无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资官给。”璟禀遗戒，遣园苑使尹延范具舟车调费，往泰般护。时王室在难，道路已乱，延范虑有他变，取子弟六十人皆杀之，惟载妇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范腰斩，仍诛其族于市，以慰其冤。杨氏诸女二十余人，选士族嫁之，奁匣闺橐，不失常度。

江南故国，每至暮冬，淮水浅涸，则分兵屯守，谓之“把浅”。时监军吴延诏以为时平境安，当无事之际，虚费粮廪，亟令撤警。惟淮将刘仁赡熟练防淮之事，具启以为不可。未几，报周师以间者所误，半夜猝至，郡人大恐。仁赡神气闲暇，部分守御，其坚如壁。周师斩间者于岸，卷兵遂退。

孙忌，高密人，孤贫好学，喜纵横奇诡。时李先主辅政，忌谒之。口吃，与人初接，不能道寒温，坐顷之际，词辩锋起，不拘名理。主怜其才，辟置门下。后过江与徐玠同赞禅代之事，擢拜学士，为中书舍人，宋齐丘排出舒州观察使。州多黥隶凶人，曰“归化军”。忌因抚视不均，忽二卒白昼持刃求害于忌。贼由西门而入，忌坐东门，先见之，屏左右，厉声扬袂招之曰：“吾在此。”贼已错愕，谓贼曰：“尔辈杀吾未晚，大丈夫视死若归。无名而死，然亦可惜。吾死，汝辈必不免。岂不少念所亲负尔何罪，例殃其族乎？”因谕之祸福，贼渐留听。又与之约曰：“吾解金带助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为殛。”贼感其言，还带而遁。其办画率类此。忌后擢拜，与冯延巳俱相。延巳丑其正，谓人曰：“可惜金盏玉杯盛狗屎。”后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悦于忌，问以江南虚实、兵甲粮廪。忌正色抗辞曰：“臣为陪臣，代主以觐天王，反以此钩臣，臣肯背心卖国以苟富贵乎？惟死以谢陛下尔！”世宗命斩之。将诛，南望再拜，遥辞其主，顾左右曰：“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臣贼子之颜，复何恨哉？”引颈迎刃。璟闻之，北面素服招魂，举哀至恸，其痛几绝。

李彦贞为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声誉日益。后移寿春，惟务

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古安丰塘溉田万顷，寿阳赖之。彦贞托浚濠为名，决塘以涨濠，濠满塘竭，遂不复筑。民田皆涸，无以供舆赋，尽卖之而去。彦贞选上腴贱价以市之，买足，再壅塘以畜水，岁积巨亿。一旦酷暑，彦贞晓凉坐安舆行田，霆震暴起，黑雾入舆，卷彦贞入杳冥中，食顷掷下，烂碎于地。俄又飞火环其舍，帑庾厩库，净无孑遗，被焚者十余人，大为兼并之戒。后主督县吏取版籍，招旧主，复还之，以警天鉴。后子孙亦以祸败。

晋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资雍睦，美姿容，性和厚。让皇殂于丹阳，遣送葬，望柩哀恸雨泪，观者为之出涕。兄璟继位，立为储副，固让不从，改字退夫以见志。接物得人欢心，喜与宾僚宴咏，投壶赋诗。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传玩，惟赞善张易乘醉抵于地曰："轻人贵宝，殿下岂当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谢，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几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测之渊，投足黠虏，归朝莫准。"嗣主答曰："张易奇人，海龙王亦惧之。"景遂一日朝服，忽于空中揖让，谓左右曰："上帝诏许旌阳召吾偕往，须当行矣。"急入北堂，拜辞所生母，无疾坐亡。赠太傅，谥文成。

常梦锡，凤翔人。岐王李茂贞临镇，惟喜狗马博塞，驰逐声伎。梦锡抱学有才，虽为乡里所重，以茂贞不礼儒术，故束书渡淮至广陵，谒先主，辟置门下，洎受禅，迁侍御史。词气方毅，深识典故，擢为给事中，悉委机事。历言宋、陈、冯、魏辈奸佞险诈，不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垂举而主殂，遂为群党排击，黜池州判官。起为礼部尚书，不复言事。自割地之后，公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梦锡大笑曰："君辈尝言致君如尧、舜，何忽一旦自以大国为小朝，得无愧乎？"众皆默散。梦锡文章诗笔精赡合体，然懒于编收，故无文集。方与客坐，奄然而卒。前数日，谓所知曰："齐丘、陈觉辈败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数日之命，俾吾目见。然先在泉下，俟数子之诛。"果卒不久，齐丘雉经于青阳，陈觉、李徵古杀于鄱阳道中。

宋齐丘，豫章人。天下丧乱，经籍道息。齐丘忿然力学，根古明道，宗经著书。钟氏既亡，洪州兵乱，随众东下。先主为昇州刺史，往依焉，大礼之。齐丘本字超回，歙人汪台符贻书侮之曰："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亚圣以为字。"齐丘惭，改字子嵩。先主深欲进用，为义父徐温所恶。凡十年，温卒，方用为平章事。遂树朋党，阴自封殖，狡险贪愎，古今无之。不知命，无远识，事三朝，惟延卜祝占相者数十辈置门下。传云齐丘少梦乘龙上天，至垂老犹抱狂妄，及国家发难，尚欲因其衅以窥觊，时已年七十三矣。事败，囚于家，凿土顿穿窦以给食，因而缢焉。平生无正娶，止以倡人为偶。亦封国，

无子，以从子摩诘为嗣。

世宗既罢兵，使钟谟以诚来谕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固无他虑，然人命不保，江南无备已久，后之人将不汝容。可及吾之世，缮修城隍，分据要害，为子孙之计宜矣。”璟得命，乃修建康诸郡城池，毁者坚之，甲卒寡者补之。又议迁都，璟曰：“建康与敌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遂葺洪州为南都。洪州虽为大藩，及为都邑，则迫隘丘坎，无所施力，群情不安之。下议来还，会疾作，殂于洪州，年四十六。

后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国后周氏所生。敏慧特异，眉目神采若图画，三岁能诵《孝经》及古杂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数万言。因作乐，尽别其节，宫中宴侍，自然知事亲之礼，见士大夫揖让进退，皆如成人。栖霞道者，异僧也，能知往事，自钟山迎于大内，令嫔御抱出此儿见之，自能合爪于颡。栖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儿与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积德，不能酷偿，故为劫恩爱，贼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肠，宜善养之而勿恋。”年五岁，忽自言曰：“儿不能久居，今将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闻之亦逝。煜悼痛伤悲，哽蹿几绝者数四，将赴井，救之获免。

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畜声乐四十余人，闲检无制，往往时出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后主屡欲相之，但患其疏简。既卒，愈痛之，谓近臣曰：“吾讫不得相熙载，今将赠以平章事，有此典故否？”或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乃援此制，谥文靖。主遣人选葬陇，曰：“惟须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果选得梅鼎岗谢安墓侧。命集贤殿学士徐锴集遗文，藏之书殿。

寿州节度使姚景，钟离人，少贱，善事马，郡刺史刘金收为厩奴。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养马法，饲秣爪翦，针烙啖熵，不数月，尽良马。金暇日因至厩中，值景熟寝，二赤蛇长不及尺，戏景面上，金以杖叩胫惊之，遽入其鼻。金因奇之，引为亲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积劳为裨将，李先主昇重其为人，使镇寿州。景无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属郡苦于供亿，刺史厅庑间置一巨匮，俾吏投银于中，满则易之，谓之“镇厅匮”，任内三易之，习以为常。景至，则首命去之，取与有度，诸郡颇乐。后至使相，八十三卒于位。何必读书乎？

建州老僧卓嵓明，戒检清洁，精持无怠，徒众甚盛。其目右重瞳，垂手过膝，嵓明自厌之，谓其徒曰：“此吾宿世冤业，有此异

相，必为身累，出家儿安用此为？”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将祖全思、查文徽率众袭建，□师夜出，隔水而战。阵酣，文徽潜师以出，继之以轻锐，腹背夹击，建人大败，逾城而遁，保建安。及归，无主，内臣李弘义者，以嵓明有重瞳之异，可立为主，遂推戴为建安主。嵓明笑谓众曰：“檀越何误耶？吾修真断妄，观身如梦，君虽推我，奈无统御之术。”果为李弘义所杀。弘义自称留后。

虔州妖贼张遇贤，循州县小吏也。县村有神降于民，与人交语，不见其形，言祸福辄中，民竞依之。遇贤因置香果于神，神谓众曰：“张遇贤是第十八尊罗汉，可留事我。”遇贤亲闻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谨。既而群盗大起，无所统一，乃祷于神，求当为主者，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众因推为中天八国王，改年为长乐，辟置百官。神曰：“汝辈可度岭取虔。”群贼奉遇贤袭南康，虔州节度使贾浩始甚轻之，殊不设备，贼众蚁聚，遂至十万。遇贤自择嵓际，据白云洞造宫室。群劫四出，攻掠无度。李主璟遣都虞候严思讨之，边镐监军。璟谕镐曰：“蜂蚁空恃妖幻，中无英雄，至则可擒。”果至，连败其众。遇贤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谢福衰，庇汝不及，善自为处。”遂执之，斩于建康市。

徐常侍铉仕江南日，当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飞虹桥，马留不进，裂鞍断辔，棰之流血，掣缰却立。铉寓书于杭州沙门赞宁，答曰：“下必有海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沤之腐糟随毁者乃是。”铉斫之，去土丈余，果得巨兽骨，上胫可长五尺，膝而下长三尺，脑骨若段柱。积薪焚之，三日不动，以腐糟才沤之，遂烂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青箱杂记
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目录

青箱杂记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春渚纪闻
校点说明
卷一 杂记
卷二 杂记
卷三 杂记
卷四 杂记
卷五 杂记
卷六 东坡事实
卷七 诗词事略
卷八 杂书琴事墨说附
记墨
卷九 记研
卷十 记丹药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青箱杂记

【宋】吴处厚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青箱杂记》十卷，宋吴处厚撰。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初授临汀狱掾，后仕将作监丞，授馆职，出知汉阳军，擢知卫州。期间曾因求荐未遂，歪曲蔡确《车盖亭诗》进行诬陷，为士大夫所鄙，入《宋史·奸臣传》。

据作者自序，知书成于元祐二年（1087），系仿《北梦琐言》、《归田录》等“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作。其多记五代及北宋朝野杂事、官制、掌故、诗话、民俗等，于北宋馆阁官制设置、一些政要生卒年月记载颇详。另对北宋著名文人学士如王禹偁、杨亿、潘阆、魏野、林逋、陈尧佐、宋庠、范仲淹、石曼卿、柳永等人的作品和遗闻记载，多为他书所不见。卷九所记作莲花漏之花，则是科技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其记事立言偶有失实附会之处，致为《郡斋读书志》所责。

《青箱杂记》的主要版本有《稗海》、《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说郛》和夏敬观校本等。这次整理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用《稗海》、《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对校，并予断句标点。遇有异文，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书前诸本均无作者自序，今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补。

序

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余自筮仕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而所纪皆丛脞不次，题曰《青箱杂记》，凡一十卷。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谨序。

卷一

雷德骧，长安人，太祖时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与赵普有隙，时普以勋旧作相，宠遇方渥，骧间请对，言普专权，容堂吏纳赂。由是忤旨，贬商州司户。岁余，其子有邻挝登闻鼓诉冤。鞫得其实，堂吏李可度除名，余党皆杖脊黥配远州。出普知河阳，召德骧复旧官，擢有邻守校书郎。后普复入相，德骧恳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终保卿，必不为普所挤。"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尝面谕有邻："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有邻对曰："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邻弟有终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为宣徽使，薨。德骧、有终父子二人常并命为江南两路转运使，当世荣之。王禹偁赠诗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父子有才同富国，君王无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应丧，养活疲民肉渐肥。还有文场受恩客，望尘情抱倍依依。"其二曰："当时词气压朱云，老作皇家谏诤臣。章疏罢封无事日，朝廷犹指直言人。题诗野馆光泉石，讲《易》秋堂动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斋心唯祝秉鸿钧。"盖禹偁常出德骧门下，而德骧深于《易》，酷嗜吟咏故也。

有终有将略，自平蜀后，人为立祠。又尝以私财犒士，贫不能足，贷钱以给，比捐馆时犹逋三万缗，真宗特出内帑偿之。故魏野哭有终诗曰："圣代贤臣丧，何人不惨颜！新祠人祭祀，旧债帝填还。卤簿尘侵暗，铭旌泪洒斑。功名谁复继，敕葬向家山。"

洛阳龙门有吕文穆公读书龛，云文穆昔尝栖偃于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则温尚书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状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状元，温已不意，然犹中甲科，遂释褐。其一人径拂衣归隐。后文穆作相，太宗问："昔谁为友？"文穆即以归隐者对。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罢相尹洛，作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提相印出黄扉。九重鹓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邻叟尽垂新鹤发，故人犹著旧麻衣。洛阳谩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稀。"所谓"故人"，盖斥其反归隐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时，车驾幸止其厅。后人不敢复

坐，围以栏楯，设御榻焉。即今张文孝公宅是也。

张文孝公观，以真宗幸亳岁状元及第，致仕枢密副使，而其父尚无恙。父名居业，《周易》学究，性友弟。滞选调三十余年，年六十余始转京秩，以主客员外郎致仕。见其子入践枢府，授大府卿，寿九十卒。卒未逾年，张公亦捐馆，故谥文孝。乃知张公贵达，皆其父福庆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昉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世所难及也。有子宗谔，仕至翰林学士，篇什笔札，两皆精妙。太宗朝尝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门拒之，宗谔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盖宗谔尝举进士，御试下第，故诗因及之。太宗即时宣召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职，亦预内宴，自宗谔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仅二十年。时值四夷纳款，海内无事，天书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驾封岱祠汾，皆为仪卫使扈跸。处士魏野献诗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已毕，可能来伴赤松游？"

世传真宗任旦为相，常倚以决事。故欧阳少师撰旦《神道碑铭》曰："国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蓍龟。"公虽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远权以自防，故君臣之间，略无纤隙可窥。

公与杨文公亿为空门友。杨公谪汝州，公适当轴，每音问不及他事，唯谈论真谛而已。余尝见杨公亲笔与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盖汝唯产栗，而亿与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遗之，斯亦昔人鸡黍缟纻之意也。

世传王公尝记前世为僧，与唐房太尉事颇相类。及将捐馆，遗命剃发，以僧服敛。家人不欲，止以缁褐一袭纳诸棺而已。然公风骨清峭，顷项微结喉，有僧相。人皆谓其寒薄，独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极，但禄气不丰耳。"故旦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不畜声

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赍白金五千两。表谢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齐，吉州人，才辩滑稽，无与为对。未第时，常谒南丰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廨，咥所蓄羊，弃残而去。宰即以会客，彭亦预。翌日，彭献诗谢之曰：“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过，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阁，留取头蹄设秀才。”南方谓押司录事为录公，览者无不绝倒。齐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晔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羁”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借车马，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

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亚又自为“亚”字谜曰：“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强生棱角。”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亚又别有诗百余首，号《澄源集》。有《岁旦示知己》云：“收寒归地底，表老向人间。”又《与友人郊游》云：“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归化宰王秘丞赴阙》云：“吏辞如贺日，民送似迎时。”《怀旧隐》云：“排联花品曾非僭，爱惜苔钱不是悭。”亦自成一家体格。

亚性宽和，累典名藩，皆有遗爱。然颇真率，无威仪，吏不甚惧。行坐常弄瓢子，不离怀袖，尤喜唱清和乐。知越州时，每拥骑自衙庭出，或由鉴湖缓辔而归，必敲镫代拍，潜唱彻三十六遍然后已，

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辩捷，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座中无不大笑。

龙图刘烨亦滑稽辩捷，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烨应声曰：“吾与点也。”

烨又尝与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马何故迟？”筠曰：“只为五更三。”言点蹄也。烨应声曰：“何不与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卷二

龚颖，邵武人，先仕江南，归朝为侍御史。尝愤叛臣卢绛杀其叔慎仪，又害其家。后绛来陛见，舞蹈次，颖遽前以笏击而踣之。太祖惊问其故，颖曰："臣为叔父复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顿首请罪，极言绛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诛绛而赦颖。

颖自负文学，少许人，谈论多所折难。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门，独丁谓贽文求见。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慎仪亦任江南，为尚书礼部侍郎、崇政殿学士，尝奉使岭表，刘主囚之，逾年不遣。慎仪忧悸不知所出，乃然顶祷佛，愿舍宅建寺，庶遂生还。未几刘主女病，谵语曰："且急遣龚慎仪归国，不然，我即死。"刘主惧，遣之。慎仪寻归，以宅为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严寺是也。江南平，以慎仪为歙州刺史。卢绛领叛兵数千入其城，慎仪坐黄堂治事，有绛部曲小校熊进直前刃之，举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杀，携以自随。比入闽中，二女犹记忆乡里，至玉堂香严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绛即杀之。里老言慎仪为儿时戏于道旁，有胡僧过目之，曰："此儿骨法亦贵。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终。"竟如其言。

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赋云："辟八荒而为庭衢，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闭无关。"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则之雄壮。巽字仲权，邵武人，以《蜃楼》、《土鼓》、《周处斩蛟》三赋驰名。累举不第，为乡人所侮，曰："李秀才应举，空去空

回，知席帽甚时得离身？”巽亦不较。至是，乃遗乡人诗曰：“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鳞。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国初犹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巽后仕至度支郎中、两浙转运使卒。与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权赴官序》，即巽也。

世传潘阆《安鸿渐八才子图》，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赠崔遵庆及第》诗云：“且留重戴士风多。”则国初举子，犹重戴矣。

天圣以前，乌帻惟用光纱；自后始用南纱，迨今六十年，复稍稍用光纱矣。

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朝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坚。其后谏官面论其非，曰：“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得非以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何足贵！”仁宗曰：“非为是，但执中不欺朕耳。”然则人臣事主，宜以不欺为先。

执中好阅人，而解宾王最受知。初为登州黄县令，素不相识，执中一见，即大用，敕举京官。及后作相，又荐馆职，宾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诸子皆京秩。年七十余，卒。宾王为人方颐大口，敦庞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冯瀛王道诗虽浅近，而多谙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类，世虽盛传，而罕见其全篇，今并录之。诗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与虏结衅，惧无敢奉使者。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

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张文定公齐贤，洛阳人。少时家贫，父死无以葬，有河南县史某甲为办棺敛。公深德之，遂展兄事，虽贵不替。后赵普密荐齐贤于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为“陛下若擢齐贤，则齐贤他日感恩过于此。”太宗大悦，未几，擢齐贤为相。

齐贤相太宗、真宗，皆以亮直重厚称。及晚娶薛氏妇，真宗不悦。一旦元会上寿，齐贤已微醺，进止失容。坐是谪安州，其麻曰：“仍复酣酋杯觞，欹倾冠弁。”盖为是也。

齐贤常作诗自警，兼遗子孙。虽词语质朴，而事理切当，足为规戒。其曰：“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应降吉祥。”余尝广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咏警戒诗》。其一云：“慎言浑不畏，言出患常随。须信机枢发，难容驷马追。三缄事可见，两舌业当知。口是起羞本，愿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扬。火扬犹可灭，心忿固多伤。堪叹波罗蜜，可怜歌利王。从心更从刃，字意好端详。”其三云：“国法须遵守，金科尽诏条。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饶。岂肯容奸黠，何须恃贵骄。自然逢吉庆，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举扬，万事且包荒。殿上便犹掩，车中吐不妨。在他诚所短，于己有何长？须是常规检，回头自忖量。”其五云：“无私仍克己，克己又无私。一事兼修饰，终身在省思。公清多敛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应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双修誉乃彰。直须和辅助，和赖直交相。恃直终多讦，偏和又少刚。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芬芳。”其七云：“此个如端的，除非六句修。永为几杖诫，更遗子孙谋。本立方生道，农勤乃有秋。兹诗虽浅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应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惨虽无定，荣枯却有常。益谦尤效验，福善更昭彰。笼络无疏漏，恢恢网四张。”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涛相之后。吉德恬退，不与物校，时人目为“李佛子”。享年七十，腊月八日无疾而逝。观文丁公度为撰墓志，叙其为人曰：“天禧中士风奔竞，公在文馆淡然自守。同列中负人伦之鉴者曰：‘李公他日名位显、年寿高，我辈俱不及。’迄今皆验。”

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罗而已。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亦此类。

钱武肃王讳镠，至今吴越间谓石榴为金樱，刘家、留家为金家、田家，留住为驻住。又杨行密据江淮，至今民间犹谓蜜为蜂糖；滁人犹谓荇溪为菱溪，则俗语承讳，久未能顿易故也。

刘温叟父名岳，终身不听乐，不游嵩华。每赴内宴闻钧奏，回则号泣移时，曰：“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此与唐李贺父名晋肃，贺不敢举进士事颇相类。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则所讳在我而已，他人何预焉。故公帅并州，视事未三日，孔目吏请公家讳，公曰：“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咏，致政后作《林下书怀》诗曰：“从政区区到白头，一生宁肯顾恩仇？双凫乘雁常深愧野马黄羊亦过忧。岂是林泉堪佚老，只缘蒲柳不禁秋。始终幸会承平日，乐圣唯能击壤讴。”然余不见“野马黄羊”事，后读唐《张说传》，乃见之，则所谓“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是已。

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枢密邵公亢、翰林贾公黯、密直蔡公杭、修注江公休复为考官，内江公尤见知，语余曰：“满场程试皆使萧何，惟足下使‘萧规’对‘汉约’，足见其追琢细腻。又所问《春秋》策，对答详备。及赋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缣事，诸君皆不见云，只有秦法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然则君何出？”余避席敛衽，自陈远方寒士，一旦程文，误中甄采。因对曰：“《文选·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网’。唐宗赦受缣事，出杜佑《通典》，《唐书》即入载。”公大喜，又曰：“满场使次骨，皆作‘刺骨’对‘凝脂’。惟足下用《杜周传》作‘次骨’，又对‘吹毛’。只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逊谢。是举登科，名在行间，授临汀狱掾。公作诗送余曰：“太学鲁诸生，南州汉掾卿。故乡千里外，丹桂一枝荣。莫叹科名屈，难将力命争。他年重射策，词句太纵横。”盖公欲激余应大科故也。枢密邵公亦蒙屡加论荐，常谓余诗浅切，有似白乐天。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以语之。公曰：“子诗格似白乐天，今又爱冯瀛王，将来捻取个豁达李老。”庆历中，京师有民自号“豁达李老”，每好吟诗，而词多鄙俚，故公以戏之。遂皆大笑。然余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今齿已老，而诗格定。时时遣兴，实有李老之风，足见公之知言也。熙宁中，余辟定武，管勾机宜文字。公时牧郓州，附所作诗一大轴，并寄余诗曰：“流年直是隙中驹，别后

情怀懒似疏。天上又颁新岁历，床头未答故人书。殷勤鱼雁功曹檄，狼籍杯盘上客鱼。好在仲宣家万里，从军苦乐定何如？”未几公即捐馆，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怆。

卷三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学士，本朝咸平中复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昺为之，则翰林侍读与侍讲学士自杨徽之、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优宠王钦若，乃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处之。既而有司定议班在翰林学士下，寻又置资政殿大学士，亦以钦若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则资政殿学士与大学士皆自王钦若始也。

后唐明宗不知书，每四方章奏，止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而重诲亦不晓文义。宰相孔循请置端明殿学士二员，班在翰林学士上，以冯道、赵凤为之。则端明学士自冯道、赵凤始也。国初亦尝置此职，而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寻改。逮明道初，复改承明殿为端明，再置端明殿学士，而班在资政殿学士下，以宋绶为之，则本朝端明殿学士自宋绶始也。

本朝太宗御书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藏于龙图阁，而阁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故景德初杜镐、戚纶为龙图阁待制，不数年镐迁龙图阁直学士，班在枢密直学士下。至祥符中，镐又迁龙图阁学士，而班在枢密直学士上，则本朝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学士，皆自杜镐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检讨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则本朝直龙图阁，自冯元始也。

本朝真宗御集、御书，并藏于天章阁。天圣末始置待制，以范讽为之。景祐中又置侍讲，以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为之，则本朝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侍讲，自范讽、贾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创。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尤甚。又周庐徼道咸出其间，卫士骀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兴国中，车驾临幸，顾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行天下贤俊？"即日诏有司规度左舁龙门东北东府地为三馆，命内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寻下诏赐名崇文院，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斯亦盛矣。

昭文馆本前世弘文馆，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庙讳改焉。至淳化初，以吕祐之、赵昂、安德裕、句中正并直昭文馆，则本朝昭文馆自吕祐之等始也。

集贤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谔为集贤校理，淳化初以和□为直集贤院，则本朝直集贤校理自和□、李宗谔始也。史馆有直馆，有修撰，有编修，有校勘，有检讨。太平兴国中，赵邻几、吕蒙正皆为直史馆、掌修撰，而杨文举为史馆编修。是时修撰未列于职，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为史馆修撰。雍熙中，以宋湜为史馆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则本朝直史馆、修撰、史馆编修、史馆校勘、史馆检讨，自赵邻几、吕蒙正、李若拙、杨文举、宋湜、郭延泽、董元亨等始也。本朝三馆之外，复有秘阁图书，故秘阁置直阁，又置校理。咸平中，以杜镐为秘阁校理，后充直秘阁，则本朝直秘阁、秘阁校理皆自杜镐始也。

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宾州奏案，有民韦超，男名首，即呼韦超作"父首"；韦遨男名满，即呼韦遨作"父满"；韦全女名插娘，即呼韦全作"父插"；韦庶女名睡娘，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婶睡"。

韩退之《罗池庙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为"涉"，误也。盖岭南谓水津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渔者施罾者；有船步，即人渡船处。然今亦谓之步，故扬州有瓜步，洪州有观步，闽中谓水涯为溪步。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

又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痎疟之一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

《史记》称四夷各异卜，《汉书》称粤人以鸡卜，信有之矣。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岭南奏案，韦庶为人所杀，疑尸在潭中，求而弗获。庶妻何以铛就岸爨煮鸡子卜之，咒云："侬来在个泽里，他来在别处。"少顷鸡子熟，剖视得侬。韦全曰："鸡卵得侬，尸在潭里。"果得之。然不知所谓得侬者，其兆如何也。又有鸟卜，东女国以十一月为正，至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顷，有鸟如雉，飞入巫者怀中。即剖其腹，视之有一谷米，岁必登；若有霜雪，则多异灾。又或击一丸，或打杨枝，或杓听旁人之语，亦可以卜吉凶。盖诚之所感，触物皆通，不必专用龟策也。

乡人危序应举探省榜，出门数步即逢泥泞，踌躇未前。有老妪指示曰："秀才可低处过。"危即从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岁果及第。此与《摭言》所载后来者必衔得事颇相类。

原武郑公戩天圣中举进士，尝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独戩赢数百缗。是岁第三人及第。

乡人上官极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曰："敕赐进士及第，马极右极，伏蒙礼部放榜，敕赐及第，谨诣。"

李文定公迪美须髯，未御试，一夕忽梦被人剃削俱尽，迪亦恶之。有解者曰："秀才须作状元。缘今岁省元是刘滋，已替滋矣，非状元而何？"是岁果第一人。

相国刘公沆累举不第，天圣中将办装赴省试，一夕梦被人砍落头，心甚恶之。有乡人为解释曰："状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刘公因诘之，曰："虽砍却头，留沆在里。"盖南音谓项为沆，留、刘同音。后果第二人及第。

马尚书亮知江宁府，秩满将代，一夕梦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书当再任。"已而果然。

刘郎中滋累举不第，年余四十始遂登科。尝梦有人提印满篮，令己吞之，滋有难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几颗。"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颗，其印皆颗颗见于腹中。后果历十四任终。

韩魏公应举时，梦打球一捧盂八。时魏公年仅弱冠，一上登科，

则一捧盂八之应也。

孙枢密抃旧名贯，应举时尝梦至官府，潭潭深远，寂若无人。大厅上有抄录人名一卷，意以为榜，遍览无名，偶睹第二名下有空白处，抃欲填之。空中人语曰："无孙贯，有孙抃。"梦中即填孙抃。是岁果第三名。

于咸序应举时，梦唱名有龙起、骆起二人。已过，续有一龙蜿蜒腾上，又有一骆驼继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龙起、骆起二人在其后。

乡人龚国隆应举时，梦行道上，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岁乡荐，乃伯父郎中纪恤其乏路费，以驿券赠之。遂沿路勘请，以抵京师，步步掬黑豆之应也。然此微薄而国隆已兆于梦，则其人赋分可知。后国隆竟老场屋，不沾一命。

乡人朱熙邻景祐中举进士，梦造棺缺板而弗成。是岁止过堂不及第，晚遇推恩长史出身，棺不全之应也。

卷四

荀子曰：“相形不如论心。”谚曰：“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此言人以心相为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尝言意气求官，自须如此，一也。为事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阴德，每事方便，六也。从小能家，七也。不厌人乞觅，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恶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马上不回头顾，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过饰非，十七也。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毁善害恶，二十一也。怜孤济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之分，二十四也。为事众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语，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惭愧，二十七也。声美音有序，二十八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恶食，三十一也。方圆曲直随时，三十二也。闻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故旧有难，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当位极人臣，寿考令终。或有不全，则祸福相折，以次灭杀。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六者，亦须大富。

人之心相外见于目，孟子曰：“知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然。”此其大概也。而其间善恶又更多端，凡□睮上音茂，下音呼九切。唊嗫者，嫉妒人也。盱睢瞠丁结切。眦火彼切。者，恶性人也。矇瞳呼间切。睆他郎切。晃者，憨呼占切。人也。□丁念切。□罄谦切。珉瞵时斤切。者，淫乱人也。睢盱睒音闪。烁者，邪人也。弥词俚人言也。瞢□者，奸诈人也。应橔拗瞈故巧切。者，崛强人也。羊目眶乌江切。瞳者，毒害人也。睛色杂而光浮浅者，心不定、无信人也。睛色光彩溢出者，聪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谛者，好隐遁人也。睛色黄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多光而不溢不散、彻而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急眨俱夫切。者若不嫉妒，即虚妄人也。

又商臣、王敦蜂目，王莽露眼赤睛，梁冀洞睛睆眄，则恶逆之相亦见于目。余昔年尝任汀州掌狱录，见杀母黄曾，其目睛黄小而光跌，宛若蜂状，则蜂目之恶逆尤验也。

昔人谓官至三品，不读相书，自识贵人，以其阅多故也。本朝臣公吕文靖、夏文庄、杨大年、马尚书，皆有人伦之鉴。故其赏罚未尝妄谬，而任使之际亦多成功。李勣曰："无福之人，不可与共事。"斯言信矣。

夏文庄公谪守黄州时，庞颖公为郡掾，文庄识之，异礼优待。而庞尝有疾，以为不起，遂属文庄后事。文庄亲临之，曰："异日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诘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文庄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故庞公晚年退老，作诗述其事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为是故也。又文庄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庄亦异待，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曰："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曰："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是岁诏下，兄弟将应举，文庄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故文庄在河阳，莒公登庸，以别纸贺曰："所喜者，昔年安陆已识台光。"盖为是也。

又枢密孙公固亦小官时曾谒文庄，文庄许他日当践枢幄，今亦验焉。

杨公大年尤负藻鉴，在翰林日与章郇公共事，尝言郇公异日必作相，己所不及。又见著作佐郎张士逊，知其有宰器，即荐之，由此大拜。又乡人吴待问尝从公学，公语其徒曰："汝辈勿轻小吴，小吴异日须登八座，亦有年寿。"后皆如其言。待问即春卿、冲卿父也。

马尚书亮知庐州，见翰林王公洙为小官，马公曰："子全似宋白，异日官至八座。"由此异待。通判疾之，后罗织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这回更做宋尚书。"其后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赠尚书。

余尝谓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故《春秋》单襄公、成肃公之徒，每遇会同，则先观威仪以省祸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概，常与富文忠公论之。文公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是则屠儿伾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国语》曰："今王远角犀丰盈，而比顽童穷固。"则丰盈固贤哲相也。

大尉程公戡侍郎掌公禹锡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时，掌午时，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枢密副使，晚年帅延安建节；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于程。而二公享寿修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馆。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即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即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

梁少卿吉府、宋郎中咸俱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时，宋巳时。梁二十八巳为太子中书舍、通判饶州，而宋犹未第，客游鄱阳。有日者妙于星术，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职亦相类，寿则过之。"后皆如其言。王端明素、卢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考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张尚书方平、李给事徽之、王秘监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张酉时，李卯时，王戌时，迄今皆致政，康强。

刘忱过鸣犊镇，见所由张秀，问其年甲，与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刘午时，秀巳时。后秀陕西效用有功，累官至团练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运使，因出巡乘轿扑落崖，亦几于死。

龙图刘公烨未第前，娶赵尚书晃之长女，早亡，而赵氏犹有二妹，皆未适人。既而刘公登科，晃已捐馆，夫人复欲妻之，使媒妇通意。刘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则不敢为姻；如言禹别之州，则庶可从命。"盖刘公不欲七姨为匹，意欲九姨议姻故也。夫人诘之曰："谚云'薄饼从上揭'，刘郎才及第，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刘公曰："非敢有择。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后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后适关生，竟不第，落泊寒馁，暮年刘氏养之终身。

卷五

《小说》载卢樵貌陋，尝以文章谒韦宙，韦氏子弟多肆轻侮。宙语之曰：“卢虽人物不扬，然观其文章有首尾，异日必贵。”后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韦、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兹亦与文章相类。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公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题于斋壁，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静寻啄木藏身处，闲见游丝到地时”、“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之类，莒公常谓此数联使后之诗人无复措词也。

杨文公为执政所忌，母病，谒告，不俟朝旨，径归韩城，与弟倚居，逾年不调。公有启谢朝中亲友曰：“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与亲友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关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又伪蜀翰林学士范禹偁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胡武平尝奉敕撰《温成皇后哀册文》，受旨，以温成尝因禁卒窃发，捍卫有功，而秉笔者不能文其实。公乃用西汉马何罗触瑟、冯媛当熊二事以状其意，曰：“在昔禁闱，谁何弛卫？触瑟方警，当熊已厉。”览者无不叹服。

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时年十二，有试公以《放宫入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其略曰：“降凤诏于丹陛，出蛾眉于六宫。夜雨未回，俨鬓云于帘户；秋风渐晓，失钗燕于房栊。”又曰：“莫不喜极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眄睐而横波渐倾。鸾鉴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时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竞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四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

公举制科，庭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识可否？”公援笔欣然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数四，曰：“真将相器也。”

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新秋。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悦。夏公虽举进士，本无科名。以父殁王事，授润州丹阳簿，即上书乞应制举，其略曰：“边障多故，羽书旁午，而先臣供传遽之职，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国，失身行阵。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县，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为达，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为才，则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鸠杖鲐背为德，则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为勇，则臣生本绵弱；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政治、对扬紫宸、指陈时事，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矣。”真庙再三赏激，召赴中书，试论六首：一曰《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论》，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论》，三曰《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后论》，四曰《九功九法为国何先论》，五曰《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六曰《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论》。是岁遂中制科。

淮阴侯庙题者甚多，惟谏议钱公昆最为绝唱，曰：“筑坛拜日恩虽厚，蹑足封时虑已深。隆准早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

徐州歌风台题者甚多，惟尚书张公方平最为绝唱，曰：“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辞。才如信越犹葅醢，安用思他猛士为？”

临潼县华清宫朝元阁题者亦多，唯陈文惠公二韵尤为绝唱，曰：“朝元高阁迥，秋毫无隐情。浮云忽以蔽，不见渔阳城。”

苏为酷嗜吟咏，知湖州日有诗数十首，惟一篇足为绝唱，曰：“野艇闲撑处，湖天景亦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南飞。柳色浓垂岸，山光冷照衣。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在宣城亦有诗十首，皆以宣城为目，内《宣城花》一首尤为清丽，曰：“宣城花叠嶂，楼前簇绮霞。若非翠露陶潜柳，即是红藏小谢家。”又常知邵武军，亦有小诗十首。唯一篇最善，曰：“爱重八九月，登高上下楼。树红云白处，寒濑泊渔舟。”

唐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盛传于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张公师锡追次其韵，和成《老儿》诗，亦五十韵，今录之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推拥背，借力仗搘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饤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弹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儿谩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摧颓似饱鸢。观瞻多目眩，牵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齿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渔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剩狂颠。”

师锡年八十余卒，又有《喜子及第》诗曰：“御榜今朝至，见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贺客留连饮，家书反覆看。世科谁不继，得慰二亲难。”盖张尝有中魁甲者，故得有“世科”之语。

李昉、吕端同践文馆，后各登台辅。吕公《赠李公》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国庙谟君已展，避贤荣路我犹妨。主恩至重何时报，老眼相看泪两行。”

向敏中、寇准同以太平兴国五年登科，后向秉钧，寇以使相知永兴军。向作绝句赠寇，寇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僚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犹持将相权。”

卷六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

禹偁诗多记实中的，作《赵普挽词》云：“玄象中台折，皇家上相薨。大功铭玉铉，密事在《金縢》。”《宋湜挽词》曰：“先帝升遐日，词臣寓直时。柩前言顾命，笔下定鸿基。”盖普尝密赞太宗，而宋为内相宿直，遇太宗升遐，是夜草遗制立真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不知，唯以公挽词为传信。

刘昌言，泉州人。先仕陈洪进为幕客，归朝愿补校官。举进士，三上始中第，后判审官院，未百日，为枢密副使。时有言其太骤者，太宗不听。言者不已，乃谓：“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极有才思，当下第作诗，落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后为商丘主簿，王禹偁赠诗曰：“年来复有事堪嗟，载笔商丘鬓欲华。酒好未陪红杏宴，诗狂多忆刺桐花。”盖为是也。刺桐花深红，每一枝数十蓓蕾，而叶颇大，类桐，故谓之刺桐。唯闽中有之。

昔王维爱孟浩然吟哦风度，则绘为图以玩之。李洞慕贾岛诗名，则铸为像以师之。近世有好事者，以潘阆遨游浙江咏潮著名，则亦以轻绡写其形容，谓之《潘阆咏潮图》。阆酷嗜吟咏，自号逍遥子，尝自咏《苦吟》诗曰：“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又《贫居》诗曰：“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又《峡中闻猿》云：“何须三叫绝，已恨一声多。”《哭高舍人》：“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碑？”《寄张詠》云：“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书白赠诗曰：“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王禹偁亦赠诗云：“江城买药常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其为明公赏激如此。又魏野，陕府人，亦有诗名。寇莱公每加前席，野《献莱公生日》诗云：“何时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莱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赠莱公》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而其诗传播漠北，故

真宗末年尝有北使诣阙，询于译者曰：“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时莱公方居散地，真宗即召还，授以北门管钥。

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

又钱塘林逋亦著高节，以诗名当世，名公多与之游。天圣中，丞相王公随以给事中知杭州，日与唱和，亲访其庐。见其颓陋，即为出俸钱新之。逋乃以启谢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给事差人送到留题唱和石一片，拜世轩荣，以庇风日。衡茅改色，猿鸟交惊。夫何至陋之穷居，获此不朽之奇事？窃念顷者清贤钜公，出镇藩服，亦常顾丘樊之侧微，念土木之衰病。不过一枉驾，一式庐而已，未有迂回玉趾，历览环堵。当缨蕤之盛集，摅风雅之秘思。率以赓载，始成编轴。且复构他山之坚润，刊群言之鸿丽。珠联绮错，雕缛相照。辇植置立，贲于空林。信可以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者矣。”迨景祐初，逋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又曰：“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赏如此。

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论兼明录》二篇、《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偁所激赏。故王公《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谡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麤《论衡》之玷，眼瞭《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颖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郤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胡为而来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

人臣作赋颂赞君德，忠爱之至也。故前世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吕文靖公、贾魏公则尝献《东封颂》，夏文庄公则尝献《平边颂》、《广文颂》、《朝陵颂》、《广农颂》、《周伯星颂》、《大中祥符颂》、《灵宝真文颂》，庞颖公则尝献《肇禋庆成颂》，今元献晏公、宣献宋公遭遇承平，嘉瑞来还，所献赋颂尤为多焉。

王文穆公钦若，临江军人。母李氏，父仲华，尝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时隔岸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光景气象云。又公昔岁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视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夺目。使蜀还褒城，路中有人展谒，熟视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语，及言公他日当贵，兹亦异矣。后公每设坛礼神，必朱篆“紫薇”二字，陈之醮所。又辍俸修晋公祠于圃田，作记以述其肸蚃云。

真宗封岱祠汾，虽则继述先志，昭答灵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然实由文穆之力赞焉。祠礼毕，章圣登太山顶，偕近臣周览前代碑刻。内一碑首云：“朕钦若昊天。”真宗顾文穆笑曰：“元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钦若。”与隋史万岁讨蛮入峒，遇碑云“万岁后遇此”颇相类。文穆不惟被章圣顾遇，至于明肃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邵武军吴植饷金于文穆，而误投沂公之第，沂公以闻，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寝不问，故植之贬词曰：“如何匪人，渎我元老。”此可见矣。

世传文穆遭遇章圣本由一言之寤，盖章圣践祚之初，天下宿逋数百万计，时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请尽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诘之曰：“此若惠民，曷为先帝不行？”公对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遗陛下，使结天下人心。”于是上蹙然颔之。未几，命宰府召试《孝为德本颂》，授右正言、知制诰。不数年，遂大拜。

曹翰尝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不调。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自陈曰：“臣少亦学诗，亦乞应诏。”太宗笑而许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翰援笔立进，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恻然，即自环卫骤迁数级。

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构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缗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也。

盛文肃公正刚蹇绝，无他肠，而性微狷急。时为内相，孙抃方召试馆职，以文投之。文肃大怒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责再三，孙惶恐失措而退。比试学士院，孙夙夕忧其摈落，文肃乃题所试卷为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故顾况有《哀囝》一篇曰：“囝生

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盖唐世多取闽童为阉奴以进之，故况陈其苦以讽焉。

卷七

谣谶之语在《洪范》五行，谓之诗妖，言不从之罚，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昔徐温子知训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天祐末，广陵人竞服短裤，谓之“不及秋”。后十三年六月，知训为朱瑾所杀焉，则“朱蒜不及秋”之应也。

李昪先为徐温养子，冒徐姓，名知诰，为升州刺史。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后竟即伪位。

李璟时，朝中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复常珍，谓之“半堂食”。其后周师至淮上，取濠、泗、扬、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献滁、和、庐、舒、蕲、黄六州，果去唐国土疆之半，则“半堂食”之应也。

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识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脑帽，狭小，俯首即坠。又衍朝永陵，自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莲花冠，酒酣，免冠髽髻为乐。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号曰“醉妆”。此与梁冀、孙寿事颇相类。后衍又与母同祷青城山，宫人毕从，皆衣云霞画衣。衍自制《甘州词》，令宫人歌之，闻者凄怆。又衍造上清宫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像，衍躬自荐享。城中士女游观阗咽，谓之“寻唐魂”。后国亡归唐，至秦川驿遇害。

衍在蜀时，童谣曰：“我有一帖药，其名为阿魏，卖与十八子。”其后衍兄宗弼果卖国归唐，而宗弼乃王建养子，本姓魏氏，此其应也。

衍舅徐延琼造第新成，衍幸之。见其华丽，乃于厅壁大书一“孟”字，盖蜀人谓孟为弱，以戏之也。其后孟知祥入蜀，馆于其第，见之叹曰：“此岂我之居乎！”遂据蜀而王，传位至子昶，国除。

昶未亡时，蜀人质钱取息者每将徙居，必榜其门曰“召主收赎”。盖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应也。

广南刘□初开国，营构宫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丝吞骨，盖海承刘。”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建汉国，岁在丑也；兔丝者，晟袭位，岁在卯也；吞骨者，灭诸弟也。越人以天水为赵为盖海，指皇朝国姓也；承刘者，言受刘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谣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国亡；天雨，犹天水，斥国姓。又曰大宝末有稻田自海中浮来，上鱼藻门外，民聚观之。布衣林楚材见而叹曰：“水鱼湫湫兮。”当时好事或有记其语，洎王师至，潘美为部署，方悟为“潘”字。

光启中陈岩为福建观察使，童谣曰：“潮水来，山严没。潮水去，矢口出。”其后王潮果代岩，而审知袭位，乃其应也。

时又有谣曰：“骑马来，骑马去。”盖光启丙午国亡之应也。

王审知治城，城有钱文，恶之，命铲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谣曰：“风吹杨叶鼓山下，不得钱来兵不罢。”后福州军校李仁福杀帅自立，而归款于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钱塘，比钱塘兵至，而江南围解，获其将杨匡业，乃其应也。

唐末刘建峰定长沙，遣马殷领众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龙举头，猳掉尾。羊为兄，猴作弟。羊归穴，猴离次。”解者以殷乾宁三年丙辰岁代立，乃龙举头也；至乾祐辛亥岁国亡，乃猳掉尾也；殷子希范以己未岁生，又以开运丁未岁薨，乃羊归穴也；又子希崇壬申岁生，后为江南所俘，乃猴离次也。

又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长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乱石之坏，绝世之冈。谷变庚戌，马氏无王。”盖马氏诸王雄于周，广顺辛亥岁迁于江南，然其国之变，实在庚戌岁故也。

刘言世荐马氏宿将，节度朗州，号“刘咬牙”。及马氏将乱，民间谣曰：“马去也，不用鞭，咬牙过今年。”其后边镐入长沙，尽俘诸马归于金陵，而镐亦为王逵所逐，言是岁亦为潘叔嗣所杀，皆其应也。

庞巨昭善星纬之学，唐末为容州刺史，恶刘隐残虐，乃归长沙。或问湖南与淮南国祚短长，巨昭曰：“吾入境来，闻童谣曰：‘三羊五马，马自离群，羊子无舍。’自今以后，马氏当五主，杨氏当三主。”后皆如其言。

唐末丹阳民常戏语曰：“待钱来，待钱来。”及后钱镠授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遂据有钱塘，乃其应也。

徐铉父延休博物多学，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有后汉太尉许馘庙，庙碑即许劭记，岁久字多磨灭。至开元中，许氏诸孙重刻之，碑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王田数七。"时人不能晓。延休一见，为解之曰："谈马言午，言午'许'字。砺毕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杨修辨虀臼之比也。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

江南李觏通经术，有文章，应大科召试第一。尝作诗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观此诗意，此有重重障碍，李君恐时命不偶。"后竟如其言。又陈文惠公未逢时尝作诗曰："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观此意与李君异矣，然则文惠致位宰相，寿余八十，不亦宜乎！

宋莒公庠知许州，开西湖，诗曰："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识者观诗意，则知公位极一品矣。孟郊《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曰："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又甫及第诗曰："昔日龊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青春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凡进取得失，盖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则其情陨获，如伤刀剑，以至下泪。既后登科，则其中充溢，若无所容，一日之间，花即看尽，何其速也！后郊授溧阳尉，竟死焉。

丞相刘公沆，庐陵人。少以气义，尝咏牡丹诗云："三月内方有，百花中更无。"《述怀》诗云："虎生三日便窥牛，猎犬宁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黄阁贵，便须来伴赤松游。奴颜婢舌诚堪耻，羊狠狼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焕，何时去取魏齐头？"皇祐初，公出领豫章，转运使潘夙素有诗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点。诗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耸千寻势，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镇，风浪里蟠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览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几参大政，遂正鼎席。

寇莱公少时作诗曰："去海止十里，过山应万重。"及贬至雷州，吏呈州图，问州去海几里，对曰"十里"。则南迁之祸，前诗已预谶也。

乖崖张公詠晚年典淮阳郡，游赵氏西园，作诗曰："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后一年捐馆，亦诗谶也。

苏缄字宣甫，性忠义，喜功名。皇祐中以秘书丞知英州，值侬贼作乱，他州皆不能守，独缄捍御有功，恩换阁职。寻坐事，贬房州司

马。嘉祐中复官，权知越州诸暨县。余与之同僚，常赠缄诗曰：“燕颔将军欲白头，昔年忠勇动南州。心如铁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后十有八年，缄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战陷殁。朝廷悯之，赠奉国军节度使，赐谥忠勇。则所谓忠勇之谥，已先于余诗谶之矣。

本朝翰林苏公绅尝题润州金山寺一联云：“僧依玉鉴光中住，人踏金鳌背上行。”时公方举大科，识者以“人踏金鳌背上行”乃荣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于内相，岂亦诗之谶耶？

王丞相随刻意于诗，以谓诗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尝有应制科人成锐集诗三篇，国子博士侯君以献于随，随览之，乃亲笔尺牍答侯君，其略曰：“随拜启：伏承贤良成秀才见访不及，裁制三册，文华宏逸，学术该赡。然览《舒菊》诗云‘彩槛应无分，春风不借恩’、又《野花》诗云‘馨香虽有艳，栽植未逢人’，实皆绮靡之辞，未协荣登之兆。复阅《别随州裴员外嘉》句云‘凭高看渐远，更上最高楼’，谅惟再举，合践高科。”其好品藻如此。锐许州临颍人，后以献边事得官，竟坐摈斥，馁死于京师。

白居易赋性旷远，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王文康公赋性质实重厚，作诗曰：“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质实重厚之词也。

检正官张谔家起亭名“允中”，盖取《易》“允升”义。后谔迁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后必停也。”

太子中书舍人陈有方知蕲水县，临水创亭，名“必观”，盖取荀况“君子必观于水”之义。或者解曰：“必观亭者，必停官也。”后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卷八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詠《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薰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又曾修古立朝最号刚方蹇谔，常见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诗寓意曰：“荷叶罩芙蓉，圆青映嫩红。佳人南陌上，翠盖立春风。”杨湜《词说》载温公《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梳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罩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东皋杂录》云：“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今复得《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奈狂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蓬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卢仝集》《有所思》及《楼上女儿曲》、《自君之出矣》、《秋梦行》等篇，皆艳词也。陶渊明亦有《闲情赋》。《苕溪渔隐》云：“余阅《宛陵集》，见《一日曲》，其词乃为南阳一娼话离而作，然则谨厚者亦复为之耶？其曲云：‘妾家邓侯国，肯愧邯郸姝？世本富缯绮，娇爱比明珠。十五学组纠，未尝开户

枢。十六失所适，姓名倾里闾。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娱。自兹著乐府，不得同罗敷。凉温忽荏苒，屡接朝大夫。相欢不及情，何异逢路衢。昨日一见郎，目色曾不渝。结爱从此笃，暂隔犹云疏。如何遂从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骢马，妾乘白雪驹。送郎郎未远，别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鳞，双双依绿蒲。不如云间鹄，两两下平湖。鱼鸟尚有托，妾今谁与俱？去去约春华，终朝怨日赊。一心思杏子，便拟见梅花。梅花几时吐，频掐阑干数。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侯鲭集》又有《花娘歌》、《翡翠词》。《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金不觉合而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作活计耶！”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

王安国作诗多使酒楼，尝语余曰：“杨文公诗有一‘酒楼’：‘江南堤柳拂人头，李白题诗遍酒楼。’钱昭度诗亦有一‘酒楼’：‘长忆钱塘江上望，酒楼人散雨千丝。’子诗有几‘酒楼’？”余答曰：“吾诗有二‘酒楼’。”安国曰：“足矣。”盖余有《题九江琵琶亭》小诗云：“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云沉鸟没事已往，月白风清江自流。”又余昔年尝送客西陵，亦作小诗曰：“若耶溪畔醉秋风，猎猎船旗照水红。后夜钱塘酒楼上，梦魂应绕浙江东。”

安国俊迈而貌陋黑肥。熙宁中与余同官于洛下，尝谓余曰：“子可作诗赠我。”余因援笔戏之曰：“飞卿昔号温钟夔，思道通俯还魁肥。江淹善啖笔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围。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相逢把酒洛阳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国由此不悦。

毕文简公之婿曰皇甫泌，少时不羁，唯事蒲博。时毕公作相，累谕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贬斥。方启口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适值过庭有急报，不暇敷陈。他日又欲面奏，亦如之，若是者三。值上内逼，遽引袖起，遥语毕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非欲转官耶？可与转一资。”毕公不敢辩，唯而退。泌即转殿中丞，后累典大郡，以尚书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嘉祐中，选人郑可度历十五考，举主仅满五人。内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选。待次二年余，引见前一夕五更，昭选卒。其日值起居，朝堂中欢言州北李少卿夜来有事。铨吏知之，即以撼可度，愿得钱五千，寝其事，可度不与。吏竟白铨主，再会问罢引，可度遂老死选调。

又选人张方平赋性刚介，尝以事忤上官，为所罗织，以赃罪废绝，无改转之望，后为临颍令。时贾安公知许州，怜其无辜，即为奏雪罢任，举主亦仅满磨勘入甲，待次余二年将引见。又丁家艰，及服除，谓举主雕丧已尽，则阙会问，乃并存，转著作佐郎，至今无恙，此又与郑可度不侔矣。

枢密孙公抃生数日，患脐风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盘合，将弃诸江。道遇老媪，曰："儿可活。"即与俱归，以艾炷灸脐下，遂活。

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王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厌火灾，即今世之鸱吻是也。

《春秋左氏传》称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贱而书名，盖甚之，则以其无廉耻之至也。故今倡家谓之求食，盖本乎此。

唐以前馆驿并给传往来，开元中务从简便，方给驿券。驿之给券，自此始也。

曲有《录要》者，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即《唐书·吐蕃传》所谓《凉州》、《胡谓》、《录要》、杂曲，而今世语讹谓之"绿腰"。

梁高祖为宣武节帅，乃受禅，乃升汴州为开封府。其诏曰："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厚。故丰、沛著启祚之美，襄、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则汴州为开封府，自朱梁时也。

天清寺繁台本梁王鼓吹台，梁高祖常阅武于此，改为讲武台。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则繁台之名，始于此也。

《左氏传》曰："魏大名也。"故魏府号大名府。

《考工记》：㮚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

苏有姑苏台，故苏州谓之苏台；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滑有测景台，故滑州谓之滑台。

王禹偁徙蕲州，到任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已期身后。"李淑到河中府，谢上表曰："长安日远，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阑，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来河南府，谢上表

曰："田园仅足，二疏那见其复来；羽翼已成，四皓宁闻于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几皆卒。

景德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状元，张存、任并虽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时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存后仕尚书，并亦仕至屯田员外郎，知要州卒。

庆历丙戌岁，春榜省试，以"民功曰庸"为赋题，题面生梗，难为措词。其时路授、饶瑄各场屋驰名，路则云"此赋须本赏"，饶则云"此赋须本农"。故当时无名子嘲曰："路授则家住关西，打赏骂赏；饶瑄则生居浙右，你侬我侬。"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张公士逊、枢相张公昇、少师赵公槩，皆寿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陈文惠公尧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寿至八十。余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诗寄太傅曰："青云歧路游将遍，白发光阴得最多。"盖为是也。

太傅张公，光化军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丧其父母。少孤贫，读书武当山，有道士见而异之，曰："子有道气，可随我学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强，曰："不然，亦位极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孙何下及第，久困选调，年几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杨公大年，比三日，至门下，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未几荐为御史，寻充寿春王友，由此附会，遂登台辅。然公宽厚长者，记存故旧，尝与邵武姓鱼一僧相善，及贵，犹不忘，为鱼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锡服。晚年致政，犹时时遗守仙物不绝，答书皆亲笔，书语皆稠叠勤拳，其敦笃如此。

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时多游僧舍，至则吟哦忘归。常至西庵寺，题诗曰："西庵深入西山里，算得当年少客游。密密石丛盘小径，涓涓云窦泻寒流。松皆有节谁青盖，僧尽无心也白头。欲刷粉牌书姓字，调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尝至宝盖岩寺，亦留题曰："身为冠冕留，心是云泉客。每到云泉中，便拟忘归迹。况兹宝盖岩，天造清凉宅。税车官道边，谁知愿言适。"又公尝公牒至建宁县，道洛阳村而山路险峭，穹绝不可名状，亦题二韵于村寺曰："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仁宗笃师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后每大朝会，常令缀两府班。公时已八十余，而拜跪尚轻利，仁宗悦，乃飞白"千岁"二字赐之。公遽进歌以谢，优诏答之。虽汉显宗之遇桓荣，不是过也。

枢相张公昇字杲卿，阳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齐下及第，仕亦晚达。皇祐中自润州解官时已六十余，语三命僧化成曰：“运限恰好，去未得。”未几除侍御史知杂事，不十年作枢相。退归阳翟，生计不丰，短□轻绦，翛然自适。乃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每旦晨起焚香，读《华严》。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余，自撰《满江红》一首，闻者莫不慕其旷达。词曰：“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少师赵公槩字叔平，天圣初王尧臣下第三人及第。为人宽厚长者，留滞内相十余年，晚始大用，参贰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阳，素与欧阳文忠公友善。时文忠退居东颍，公即自睢阳乘兴挐舟访之，文忠喜公之来，特为展宴，而颍守翰林吕公亦预会。文忠乃自为口号一联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两闲人谓公与文忠也。

卷九

杨文公《谈苑》称楚僧惠崇工诗，于近代释子中为杰出，而欧阳公少师《归田录》亦纪其佳句，则不甚多。余尝见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憙者。今并录之：《书杨云卿别墅》云：“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长信词》云：“阴井生秋早，明河转曙迟。”《送远上人西游》云：“地形吞蜀尽，江势抱蛮回。”《江行晚泊》云：“岭暮春猿急，江寒白鸟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归禽动疏竹，落果响寒塘。”《赠陈六府》云：“野人传相鹤，山吏学弹琴。”《夜坐》云：“香浅冰生井，宵分月上轩。”《赠凝上人》云：“掩门青桧老，出寺白髭长。”《送迁客》云：“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经缘公旧寺》云：“遗偈传诸国，留真在一峰。”《塞上》云：“河冰坚度马，塞雪密藏雕。”《喜长公至》云：“久别年颜改，相逢夜话长。”《隐者》云：“多年不道姓，几日旋移家。”《宿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上翰林杨学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绳低。”《柳氏书斋》云：“著书惊日短，弹剑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骑通番垒，降兵逐汉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静，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断城隍出，江分岛屿回。”《寄梅苏州》云：“锁城山月上，吹角海鸥惊。”《宿杨侍郎东亭》云：“卷幔来风远，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吴国，青山隔楚天。”《游隐静寺》云：“空潭闻鹿饮，疏树见僧行。”《送钱供奉巡警》云：“剑佩明山雪，旌旗湿海云。”《梅鼎臣河亭》云：“旷野行人少，长河去鸟平。”《宿肇公山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门深。”《送卢经西归》云：“霜多秦木迥，云尽汉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阑潮动舸，秋迥月临城。”《崔仰秋居》云：“叶落风中尽，虫声月下多。”《赠裴使君》云：“行县山迎舸，论兵云绕旗。”《早行》云：“繁霜衣上积，残月马前低。”《秋夕》云：“磬断虫声出，峰回鹤影沉。”《书韩退之屋壁》云：“移家临丑石，租地得灵泉。”《秋夕怀长公》云：“秋近草虫乱，夜遥霜月低。”《观宴乡老》云：“海鸥听舜乐，山鬼醉尧觞。”《赠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狖，夜禅移冢狐。”《晚夏》云：“扇声犹泛暑，井气忽生秋。”《江行早发》云：“残月楚山晓，孤烟江庙春。”《宿翻经馆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语入新经。”《题王太保道院》云：“鹤传沧海

信，僧和白云诗。”《秋夕怀汪白诗》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云。”《赠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云衣起海风。”《喜陈助教至》云：“楼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归冈舍迥，雁过渚田遥。”《送人牧荣州》云：“山色临巴迥，江流入汉清。”《春申道中》云：“湘云随雁断，楚路背人遥。”《赠李道士》云：“松风吹发乱，岩溜溅棋寒。”《栖霞寺》云：“境闲僧渡水，云尽鹤盘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随岗起，秋帆转浦斜。”《杨秘监池上》云：“禽寒时动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岚重琴棋湿，风长枕簟寒。”《塞下》云：“离碛雁冲雪，渡河人上冰。”《寄白阁能上人》云：“夜梵通云窦，秋香满石丛。”《陕西道中》云：“关河双鬓白，风雪一灯青。”《送防秋杨将军》云：“杀气生龙剑，威风动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鸣下岸，飞雨暗中峰。”《贺刘舍人》云：“日缠黄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灯催腊尽，晓角唤春归。”《幽并道中》云：“雁行沉古戍，雕影转寒沙。”《送僧归天台》云：“景霁云回合，秋生树动摇。”《过陈抟旧居》云：“乱水僧频过，荒林鹤不还。”《宿横江馆》云：“露馆涛惊枕，空庭月伴琴。”《维邢道中》云：“马渡冰河阔，雕盘喷日高。”《国清寺秋居》云：“惊蝉移古柳，斗雀堕寒庭。”《书平上人山房》云：“松风传夕磬，溪雾拥春灯。”《观南郊天伏》云：“霓旌摇曙景，凤吹绕春云。”《赠义省上人》云：“坐石云生袖，添泉月入瓶。”《升平词》云：“万国无刑治，三边不战平。”《国清寺》云：“瞑鹤栖金刹，秋僧过石桥。”《吕氏西斋》云：“云残僧扫石，风动鹤归松。”《刘参幽居》云：“风暖鸟巢木，日高人灌园。”《杨都官池上》云：“竹风惊宿鹤，潭月戏春鹭。”《书矫方屋壁》云：“圭窦先知晓，盆池别见天。”《送陈舍人巡抚》云：“月露疏寒析，云涛闪画旗。”《宿齐上人禅斋》云：“鹤惊金刹露，龙蛰玉瓶泉。”《春日寇宫赞池上》云：“暄风生木末，迟景入泉心。”《七夕》云：“河来天上阔，云度月边轻。”《赠王道士》云：“海人来相鹤，山狖下听琴。”《送孙荆州》云：“画鹢浮秋浪，金铙响夕云。”《江城晚望》云：“丹枫映郭迥，绿屿背江深。”《题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飞花点玉觞。”《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画角入云吹。”《画上人西斋》云：“孤云还静境，远籁发秋空。”《李太傅山庄》云：“围棋分雪石，汲井动金沙。”《宫中词》云：“井含春气碧，楼转夕阴清。”《送吴袁州》云：“鸟暝风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鸣金锡，归云拥石床。”《塞上》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迟。”《嗣上人》云：“拂石云离帚，尝茶月入铛。”《舟行》云：“远屿迎樯出，寒林带岸回。”《送延上人》云：“来时云拥衲，别夜月随筇。”《马嫔淮亭》云：“路横岗烧断，风转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剑静龙归匣，旗闲虎绕竿。”《高逕书斋》云：“品画逢名岳，横琴忆古贤。”《太一山》云：“云阴移汉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遥群马小，天阔一雕

平。”《范溶园池》云：“江花凌霰发，山溜入池深。”《猎骑》云：“长风跃马路，小雪射雕天。”《高略书院》云：“古木风烟尽，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转运》云：“渡河风动旆，巡部雨沾车。”

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郓王服药，上览之矍然，即批付中书，授臣将作监丞，敕河东路访寻二人遗迹，乃得其家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余所上书略曰：“臣尝读《史记·世家》，考赵氏废兴之本末，惟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各尽死，不顾难以保全赵氏孤儿，最为忠义。乃知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盖下宫之难，屠岸贾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已赤族无噍类。惟朔妻有遗腹，匿于公宫，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贾闻知，索于宫中甚急。于是朔妻置男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乃得脱。然则儿之无声，盖天有所祚。且天方启赵氏，生圣人以革五代之乱，拯天下于汤火之中而奄有焉。使圣子神孙继继承承而不已，则儿又安敢有声？盖有声则不免，不免则赵氏无复今日矣。然虽天祚亦必赖公孙杵臼谬负他婴匿于山中，卒与俱死，以绝其后患。又必赖程婴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续赵祀，即赵文子也。于是赵宗复盛，传十世至武灵王，而遂以胡服与秦俱霸。其后为秦所并，则子孙荡析，散居民间。今常山、真定、中山，则古之赵地也。故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缵业。向使赵氏无此二人以力卫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则承祀无遗育矣，又安能昌炽以至于此？故臣深以谓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义，甚可悼痛，虽当时赵武为婴服丧三年，为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绝；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窃虑其祠或废而弗举，或举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阙典也。《左氏》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自宋有天下，甲子百二十二年于兹矣。而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庙食弗显。故仁宗在位，历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储嗣屡阙。虽天命将启先帝以授陛下，然或虑二人精魄久无所归，而亦因是为厉也。何哉？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况二人者忠诚精刚，洞贯天地，则其魂常游于大空而百世不灭。臣今欲朝廷指挥下河东北晋赵分域之内，访求二人墓庙，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庙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令，永为典祀。如此则忠义有劝，亦可见圣朝不负于二人者矣。”

龙图燕公肃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尝作莲花漏献于阙下。后作藩青社，出守东颍，悉按其法而为之。其制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刻木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总六

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气一易，铸金莲、承箭、铜乌引水，下注金莲，浮箭而上。有司唯谨视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泉法，考二交之景，得午时四刻一十分，午为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以梓潼在南，其法昼增一刻，夜损一刻，青社稍北，昼增三刻，颍处梓、青之间，昼增二刻，夜损亦如之，仍作宣秘漏，其窥天愈密焉。兹亦张平子之流也。

本朝之制诰待制，止系皂鞓犀带，迁龙图阁直学士，始赐金带。燕公为待制，十年不迁，乃作《陈情诗》上时宰，诗曰："鬓边今日白，腰下几时黄？"于是时宰怜其老，未几迁直学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莱公荐转京官，晚登文馆，列侍从，作直学士时已六十余矣。

卷十

真宗朝有王犍者，汀洲长汀人。少时薄游江界，至星子县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黄白术，未尽其要。后再遇其人于茅山，相携至历阳，指示灵草，并传以合和密诀，试皆有验。仍别付灵方环剑缄縢之书，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轻述。"犍后以佯狂抵禁，配流岭南，时供奉官阁门祗候谢德权适总巡兵，颇闻其异。犍后窜归阙下，德权乃馆于私第，炼成药银上进。真宗异之，命解军籍，使刘承珪诘其事。犍以师戒甚严，终不敢泄，唯愿见至尊面陈。于是承珪乃为犍改名中正，俾诣登闻，始得召见。即授许州散掾，留止京师。寻授神武将军，致仕，仍给全俸，迁高州刺史、康州团练使。前后贡药金银累巨万数，辉彩绝异，不类世宝，当时赐天下天庆观金宝牌，即其金所铸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费，唯周济贫乏，崇奉仙释而已。今汀州开元寺，乃其施财所建也。卒赠镇南军节度使，此近古所未闻也。

乖崖张公詠尹益部日，值李顺兵火之后，群政未举。因谡一吏，词不伏，公曰："这莫要剑吃？"彼云："谡不得，吃剑则得。"公命斩之以徇。军吏愕眙相顾，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顺党中有杀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许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因又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命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蜀民由此安居。

平顺贼之明年，复有刘盱相继叛命，公命讨平之。既而凯旋，忽有持首级来者，公曰："当奔突接战之际，岂暇获其首，此必战后斫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真神明。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何尝获首级？"公乃先录中伤之人，而以持首级来者次之，于是军伍欢跃。又皇祐中侬贼叛命，狄青讨之。青临行上言，以谓："古之师还，以讯馘首，告割耳鼻则有之，不闻有获首者。秦汉以来，方有是事，故获一首则赐爵一级，因为之首级。然开争启幸，莫此之甚，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非所以劝，愿一切寝罢。如师有功，则差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则斟酌其罪，全军加罚。庶令上下一心，

不专自为私计，则决胜之道也。”从之，遂大捷。然则青之智识，亦公之智识也。

公布衣时素善陈抟，尝因夜话谓抟曰：“某欲分先生华山一半，住得无？”抟曰：“余人则不可，先辈则可。”及旦取别，抟以宣毫十枝、白云台墨一剂、蜀笺一角为赠。公谓抟曰：“会得先生意，取某入闹处。”去曰“珍重”。抟送公回，谓弟子曰：“斯人无情于物，达则为公卿，不达为王者师。”公常感之，后尹蜀，乘传过华阴，寄抟诗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公布衣时常至郑州宿于逆旅，遇一人气貌甚古，与之语，曰尘外子，不言姓氏，自称神和子。质明为别，语公曰：“他日相公候于益州。”后公典益部，疡生于首，祷于龙兴观。夜梦昔年神和子告之曰：“头疮勿疑，不是死病。”及觉，语道士文正之尝收得郑韶处士《赠神和子歌》，因索而阅之，益异其事。公乃建大阁，上下十四间，号仙游阁，歌至今刻石存焉。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启封，乃乖崖翁真子一幅，戴隐士帽，褐袍绢带，其旁题云：“依此样写于仙游阁。”兼自撰《乖崖翁真赞》云：“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𢿱。”至今川民皆依样家家传写。

李复圭三世皆知滑州，天圣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庆历中其父邯郸公淑又知，及后八年复圭又知。前此邯郸公尝迎侍康靖，题诗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銮。郡人莫讶留题别，孙息期同住此看。”后复圭刻石记其事，一曰“仰承诒训，允契冥兆”，兹亦异也。

刘沆与乡人尹鉴少同场屋，刘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榜始登第，还乡，刘以诗送之：“少年相款老相逢，乡举虽同遇不同。我已位尘三事后，君方名列五科中。荣登莫计名高下，宦达须由善始终。若到乡关人见问，为言归思满秋风。”

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澹，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石曼卿尝过其居，题诗曰：“南北沾河润，幽深在禁城。叠山资远意，让俸买闲名。闭户断蛛网，折花移鸟声。谁人识高趣，朝隐石渠生。”屯田外郎柳永亦赠诗曰：“故侯幽隐直城东，草树扶疏一亩宫。曾珥貂珰为近侍，却纡绦褐作闲翁。高吟拥鼻诗怀壮，雅论盱衡道气充。厌尽繁华天上乐，始将踪迹学冥鸿。”可久好吟咏，效白乐

天格。尝为陕西驻泊，为乐天构祠堂于郡城大阜之顶。中安绘像，仍缮写平生歌诗警策之句，遍于旧墉。晚年著《归休集》行于世，年七十余卒。

内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咏。真宗朝衔命江南，搜访遗书名画，归奏称旨，用是累居三馆秘阁职任。有诗《送鲁秀才南游》云："东吴山色家家月，南楚江声浦浦风。"《闻蝉》诗云："杨柳影疏秋霁月，梧桐叶坠夕阳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诗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试进士《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亦命湘赋之。湘蹈舞再拜，数刻而成。仁宗嗟赏，左右中人为之动色。其《和气致祥诗》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协大和。卿云呈瑞草，膏泽应时多。煦集连枝木，嘉扶异颖禾。五星还聚井，丹凤更巢阿。薮泽无遗士，边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载赓歌。"他诗亦类此。有《肯堂集》行于世，翰林李公淑为之作序曰："予尝嘉河东父子起银珰右貂，能以属辞拔其伦。益之三朝侍内，老不废学，又课厉二子，使皆有立，约己慎履，如周仁、石庆。而楚老孳孳嗜书，克自淬琢云。"湘又喜为小词，尝在河东路走马承受，有"咏并门"《浪淘沙》小词云："雁塞说并门，郡枕西汾。山形高下远相吞。古寺楼台依碧障，烟景遥分。晋庙鏁溪云，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归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销魂。"复有"咏汴州"《浪淘沙》小词，仁宗命录进，亦嘉之。其词曰："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纓。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捐馆时作偈曰："沤生复沤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

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捐馆时知河阳，作偈曰："画堂灯已灭，弹指向谁说？去住本寻常，春风扫残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实正月六日。

曹司封修睦深达性理，知邵武军时常以竹簟赠禅僧仁晓，因作偈与之曰："翠筠织簟寄禅斋，半夜秋从枕底来。若也此时人问道，凉天卷却暑天开。"

张尚书方平尤达性理，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张作偈答之曰："自从无始千千劫，万法本来无一法。祖师来意我不知，一夜西风扫黄叶。"

陈文惠公亦悟性理，尝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炉空，流尘暗金碧。独坐偶无人，又得真消息。"

富文忠公尤达性理，熙宁余官洛下，公时为亳守，遗余书托为访荷泽诸禅师影像。余因以偈戏之曰：“是身如泡幻，尽非真实相。况兹纸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须船，无风休起浪。唯当清静观，妙法了无象。”公答偈曰：“执相诚非，破相亦妄。不执不破，是名实相。”既又以手笔贶余曰：“承此偈见警，美则美矣，理则未然。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画亦得，不画亦得。就其中观像者，为不得；不观像者，所得如何？禅在甚么处，似不以有无为碍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文之神妙，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唐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也，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傥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赋矣。公又为《水车赋》，其末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于旱岁，岁不旱则无所施，则公之用舍进退亦见于此赋矣。盖公在宝元、康定间遇边鄙震耸，则骤加进擢，及后晏静，则置而不用，斯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宰相择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见于此赋矣。

宋莒公兄弟平时分题课赋，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鸷鸟不双赋》，则子京去兄远甚，莒公遂擅场。赋曰：“天地始肃，我则振羽而独来；燕鸟焉知，我则凌云而自致。”又曰：“将翱将翔，讵比海鹣之翼；自南自北，若专霜隼之诛。”则公之特立独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见于此赋矣。

春渚纪闻

【宋】何薳　撰

钟振振　校点

校点说明

《春渚纪闻》十卷，宋何薳撰。薳字子楚，见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洪迈《容斋随笔》。清厉鹗《宋诗纪事》言其字子远，未详何据。浦城（今属福建）人。其父去非，字正臣。以知兵，于神宗元丰、哲宗元祐间任武学博士，奉旨校正古代兵书。又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尝为表荐于朝。卒葬富阳（今属浙江）韩青谷。薳乃卜筑韩青，以保先茔，自号韩青老农。其生活年代，约在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四朝，即北宋末、南宋初。他博学多闻，工诗，喜鼓琴。隐居未仕，优游山林，浙人比之于林逋。《纪闻》约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所谓“春渚”者，疑指富春渚，在富阳、桐庐（今属浙江）一带，为东汉高士严光渔隐之地。

是书多涉神怪方术及因果报应，荒诞不经，诚有不足取者。但时亦导人向善，又不可一概斥之。其卷四“宗威愍政事”条记宗泽当乱离之世尹开封，平抑物价以安百姓之事；卷五“唐子西论史”条记唐庚品第《史记》等四史书之优劣；卷六记述苏轼之遗文逸事；卷七记述诗词创作事略，考辨辞章句读正误；卷八、卷九记述有关古琴、墨、砚等艺文器物之事等，皆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此次整理，系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又据别本改正了少量错字，不出校记。

卷一 杂记

木果异事

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谓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间，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殿中有记当时奏图叹赏之语，私相耸异，以谓天人笔泽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晓起苑中，时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顾视左右曰：“是须我一判断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终而桃杏尽开，即弃杖而诧曰：“是岂不以我为天公耶！”由是观之，凡为人君者，其一言动固自与造化密契，虽于草木之微，偶加眷瞩而荣谢从之，若响应声，况于升黜贤否，意所与夺，生杀贵贱之间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贵往泰州天庆观问徐神公。公但书“吉人”二字授之。既还奏呈，左右皆无知其说者。又元符已来，殿庭朝会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视班列，惧有不尽恭者，连声云“端笏立”。继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统，而“吉人”二字合成潜藩之名，无小差。

定陵兆应

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尝表奏，与丁晋公议迁定陵事，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争之不可。仁旺乞禁系大理，以俟三岁之验。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后之害云：“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闻之者初未以为然，至后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其言无不验者。

梦宰相过岭四人

蔡丞相持正为府界提举日，有人梦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谓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视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过岭宰相卢寇丁，至公为四也。其侄子口云。

两刘娘子报应

入内都知宣庆使陈永锡言：上皇朝，内人有两刘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谨，自入中年，即饭素诵经，日有程课，宫中呼为“看经刘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给侍，每上食，则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宫中呼为“尚食刘娘子”，乐祸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宫嫔微忤上旨，潜求救于尚食，既诺之，而反从之下石。小嫔知之，乃多取纸笔焚之云：“我且上诉于天帝也。”即自缢而死。不逾月，两刘娘子同日而亡，时五月三日也。至舆尸出阁门棺敛，初举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断，旋转于地。视之，则群蛆丛拥，而秽气不可近。逮启看经之衾，则香馥袭人，而面色如生。于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恶之报，昭示如此，不可不为之戒也。

乱道侍郎

元符间，宗室有以妾为妻者，因罢开府仪同三司及大宗正职事。蔡元长行词曰：“既上大宗之印，复捐开府之仪。”章申公谓曾子宣曰：“此语与‘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银交之椅’何异？”曾复顾申公曰：“顷时记得是有行侍御史词头云‘爰迁侍御之史’，不记得是谁。”申公顾许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乱道。”曾时为枢密，许为黄门也。

乌程三魁

余拂君厚，霅川人也。其居在汉铜官庙后，溪山环合，有相宅者言此地当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与其善之于一家，不若推之于一郡。即迁其居于后，以其前地为乌程县学。不二三年，君厚为南宫魁，而莫俦、贾安宅继魁天下，则相宅之言为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殁，君厚兄弟亦继殂谢，今无主祀者。则上天报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学张公大亨，字嘉甫，霅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举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宁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丰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观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复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异也。

张无尽前身

张无尽丞相为河东大漕日，于上党访得李长者古坟，为加修治，且发土以验之，掘地数尺，得一大盘石，石面平莹，无它铭款，独镌“天觉”二字。故人传无尽为长者后身。

坡谷前身

世传山谷道人前身为女子，所说不一。近见陈安国省干云，山谷自有刻石记此事于涪陵江石间。石至春夏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传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与东坡先生同见清老者，清语坡前身为五祖戒和尚，而谓山谷云：“学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详语。后日学士至涪陵，当自有告者。”山谷意谓涪陵非迁谪不至，闻之亦似愦愦。既坐党人，再迁涪陵，未几，梦一女子语之云：“某生诵《法华经》而志愿复身为男子，得大智慧，为一时名人。今学士，某前身也。学士近年来所患腋气者，缘某所葬棺朽，为蚁穴居于两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后山有某墓，学士能启之，除去蚁聚，则腋气可除也。”既觉，果访得之，已无主矣。因如其言，且为再易棺。修掩既

毕，而腋气不药而除。

李偕省试梦应

李偕晋祖，陈莹中之甥也。尝言：其初被荐赴试南宫，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晋祖心怒其不见待，即前夺其书曰：“我意相念，故来访子，子岂不能辍书相语也？”元仲置书，似略转首，已而复视书如初。晋祖复前夺书而语之曰：“子竟不我谈，我去矣！”元仲徐授其书于晋祖曰：“子无怒我乎视此，乃今岁南省魁选之文也。”晋祖视之，即其程文，三场皆在，而前书云“别试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视其后，梦觉，闻扣户之声，报者至焉。后刊新进士程文，其帙与梦中所见无纤毫异者。

马魁二梦证应

马魁巨济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为置妾媵。偶获一处子，质色亦稍姝丽，父忻然纳之。但每对镜理发即避匿，如有沮丧之容。父密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获归葬乡里。母乃见鬻，得直将毕葬事。今父死未经卒哭，尚约发以白缯，而以绛彩蒙之，惧君之见耳，无他故也。”涓父恻然，乃访其母，以女归之，且为具舟，载其资装遣之。是夕，涓母梦羽人告之云：“天赐尔子，庆流涓涓。”后生巨济，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试毕，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须作十三魁。”涓历数其在太学及预荐送，止作十二魁，心甚忧之。殆至赐第，则魁冠天下，果十三数也。

贡父马谑

刘贡父初入馆，乃乘一骒马而出。或谓之曰：“此岂公所乘也？亦不虑趋朝之际有从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贡父曰：“诺，吾将处之也。”或曰：“公将何以处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系之马后耳。”或曰：“此更诡异也。”贡父曰：“奈何！我初幸馆阁之除，不谓俸入不给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子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种柑二事

东坡先生《惠州白鹤峰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发，道旁亲种两株柑。”时先生六十二岁也，意谓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银青公俞，年七十，集宾亲为庆会。有饷柑者，味甘而实极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种之后圃。坐人窃笑盖七八也。后公食柑十年而终。

元参政香饭

陈秀公丞相与元参政厚之同日得疾，陈忽寄声问元安否，曰：“参政之疾，当即痊矣。某虽小愈，亦非久世者。”续请其说，秀公曰：“某病中梦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间罗列瓷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且题曰‘元参政香饭’也。某问其故，有守者谓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尽，则分减别器，未尝残一食也。此瓷所贮，皆其余也。世人每食不尽，则狼籍委弃，皆为掠剩所罚至于减算夺禄，无有免者。今元公由此，当更延十年福算也。’”后数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寿。其孙中大公绍直云。

杨文公鹤诞

杨文公之生也，其胞荫始脱，则见两鹤翅交掩块物而蠕动。其母急令密弃诸溪流，始出户而祖母迎见，亟启视之，则两翅欻开，中有玉婴转侧而啼。举家惊异非常器也。余宣和间于其五世孙德裕家，见其八九岁时病起谢郡官一启，属对用事如老书生，而笔迹则童稚也。

了斋排蔡氏

陈莹中为横海军通守，先君与之为代，尝与言蔡元长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后为都司，力排蔡氏之党。一日朝会，与蔡观同语，云：“公大阮真福人！”观问何以知之，了翁曰：“适见于殿庭，目视太阳久之而不瞬。”观以语京，京谓观曰：“汝为我语莹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观致京语于陈了翁，徐应之曰：“射人当射马，擒贼当擒王。”观默然。后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对

姚麟为殿帅，王荆公当轴，一日折简召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询之，麟对曰：“臣职掌禁旅，宰相非时以片纸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语麟驭下过严者，裕陵亦因事励之。麟恐伏而对曰：“诚如圣训。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卫兵于殿庭之间，此岂臣当以私恩结下为身计耶！”裕陵是之。

李右辖抑神致雨二异

李右辖公素初为吉州永丰尉，夜梦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见诉云：“某，县境地神也。被邻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动吾民，民因为大建祠宇，日餍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属也。以公异日当宰衡天下，故敢求决于公。”公素为折邻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觉，闻报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尽。又大观间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岁淮甸久不雨，至于苗谷焦垂，郡幕请以常例启建道场，祷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悯雨之心，晨夕为迟，而至旬日，略无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马而请，及怨讀音之言盈于道路。往来亲旧与寮属，乘间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领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无日不念也。且容更少处之。”一日晨起视事毕，呼郡吏：只今告报塔下，具佛盘，启建请雨道场，仍报郡官，俱诣行香，且各令从人具雨衣从行。一郡腹诽，以为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讫，复令具素饭，留郡官就食，待雨而归。饭罢，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诣僧伽前，炷香默祷者久之，休于僧寺。须臾，雷起南山，甘泽倾注。举郡欢呼，集香花，迎拥公车还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泽。时郡倅曾绂帅郡官贺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众请，而一出便致霈泽如宿约者，何谓也？公徐语之曰：“某自两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为秋田之害，即于治事厅后斋居饭素，取僧伽像，严洁致供，晨夕祈祷，非不尽诚。前夕忽梦僧伽见过，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罚至重，敕龙镇水，老僧晨夕享公诚祷，特于帝前，以公罪己忧岁之心陈于帝，今已得请，来日幸下访，当以随车为报也。’某拜谢再三，既觉，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决意帅诸公同诣塔下，焚祷俟之，无他异也。”

生魂神

余尝与许师正同过平江，夜宿村墅，闻村人坎鼓群集为赛神之会，因往视之。神号陆太保者，实旁村陆氏子，固无恙也。每有所召，则其神往，谓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问疾，虽数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语患人状。师正之室余氏，归霅川省其母，忽得疾。师正忧之，因祷神往视以验之。神应祷而去，须臾还曰：“我至汝妇家，方洁斋请僧诵《法华经》一作“僧逵法华者”。施戒。诸神满前，皆合爪以致肃敬，我不得入。顷刻，邻人妇来观，前炳二烛，乃是牛脂所为，但闻血腥迎鼻，而诸神惊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与师正始未深信，及归验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为烛云。

卷二 杂记

天绘亭记

昭州山水佳绝，郡圃有亭名天绘。建炎中，吕丕为守，以“天绘”近金国年号，思有以易之。时徐师川避地于昭，吕乞名于徐。久而未获，复乞于范滋，乃以“清辉”易之。一日，徐策杖过亭，仰视新榜，复得亭记于积壤中，亟使涤石视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择胜得此亭，名曰“天绘”，取其景物自然也。后某年某日，当有俗子易名“清辉”，可为一笑。考范易名之日，无毫发差也。

赤天魔王

蒋颖叔为发运使，至泰州，谒徐神公，坐定了无言说，将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静，人世更不定叠！”蒋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来世间作官，不定叠！不定叠！”蒋复扣其身之休咎，徐谓之曰：“只发运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疏财

宣和间，朝廷收复燕、云，即科郡县敷率等第出钱，增免夫钱。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夫死，独与一子俱，而家素饶于财。闻官司督率严促，而贫下户艰于输纳，即请于县，乞以家财十万缗以免下户之输。县令欣然从之，调夫辇运数日，尽空其库藏者七间。因之扫治，设佛供三昼夜。既毕，明旦视之，则屋间之钱已复堆垛盈满，数之正十万缗，而皆用红麻为贯，每五缗作一辫，辫首必有一小木牌，上书“麻青”二字。观者惊异，莫知其然。或有释之者曰：如闻青州麻员外家至富，号“麻十万”家，岂非神运其钱至此耶？刘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迹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

而未尝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刘氏即专人致殷勤于麻氏，请具舟车，复归此钱。麻惊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谢云：“吾家福退，钱归有德，出于天授。今复往取，违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祗领也。”刘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诚输此钱以助国用，岂当更有之？”即散施贫民及助修佛道观宇，一钱不留于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顾视一龙横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询之左右侍臣，或有见有否者。所见者俱止见龙之一体，未见全龙也。帝曰：“朕闻至富可敌至贵。”令召王元宝视之。元宝奏称所见，与帝一同。然则所谓富家大室者，所积之厚，其势可以比封君，而钱足以使鬼神，则于剥取之道，唯恐无间。若二家之视十万缗之积，于天授人与之际，其处之如此，盖有可嘉者。

后土词渎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笃实好学，终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疾而终。临终时，一日顾谓其甥黄子文曰：“老子明日与甥诀矣。畴昔之夜，梦黄衣人召至一官府，侍卫严肃，据案而坐者冠服类王者，谓余曰：‘世传后土词渎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命黄衣人复引余过数城阙，止一殿庭。余旁视殿庑，金碧夺目，但寂不闻人语声。须臾，帘间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为圆真相，俾汝禁绝世所传后土词，当何以处之’？余对以传者应死。呼者曰：‘可也，仍即日莅职。’余拜命出门，足蹶而觉。所梦极明了，亦欲吾家与甥知此词之不可复传。志之志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视之，衍谓子文曰：“甥更听吾一颂。”即举声高唱曰：“虽然万事了绝，何用逢人更说。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轮明月。”言讫而终。子文，余侄婿也，余亦素与仲昌游云。

沈晦梦骑鹏抟风

沈晦赴省，至天长道中，梦身骑大鹏，抟风而上，因作《大鹏赋》以记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吴观成二梦首尾

儒林郎吴说字观成，始为青阳县丞。江西贼刘花三挟党暴掠，所在震惊。吴时被檄捕贼，梦肩舆始出，而回视其后，皆无首矣。心甚恶之，意谓贼必入境。已而获于他郡，观成即解官而归。至临安，会

富阳宰李文渊以忧去郡，以吴摄邑事。月余，清溪贼方腊引众出穴，官军不能拒。吴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诚祷乞梦，以决去留。至晚，梦一黄衣人云：上司有牒。吴取视之，则空纸耳。逮覆纸视之，纸背有题云“富阳知县第一将”。既觉，思之曰：“吾祷神去留，而以‘第一将’为言，岂不当去此，更合统兵前锋拒贼否？”已而县民逃避者十七八，吴引狱囚疏决，始讯问次，贼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从者半为贼杀，则前在青阳时梦视后无首者验也。后官军既平贼，而郡县避贼官吏俱从安抚司克复之功，尽获还任。吴适丁母忧，不能从也。既行赏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具奏裁。有旨：县官临贼擅去官守，例同将官擅去营陈，法除名编置邻郡。同例者六人，富阳系第一人。始悟“第一将”之告云。

风和尚答陈了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时言人祸福，人谓之“风和尚”。陈莹中未第时，问之云：“我作状元否？”即应之曰：“无时可得。”莹中复谓之曰：“我决不可得耶？”又应如初。明年，时彦御试第一人，而莹中第二，方悟其言“无时可得”之说。

毕斩赵谂

毕渐为状元，赵谂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而后谂以谋逆被诛，则是“毕斩赵谂”也。

霍端友明年状元

毗陵李端行与乡人霍端友，同在太学，时霍四十余矣，一日倦卧，忽起坐微笑。端行询之，霍云：“我适睡，闻窗外有人云‘霍端友于明年作状头’，故自笑也。”端行素轻之，因谓之曰：“尔迟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为大魁，则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礼部选。御试唱第之次，端行志锐意望魁甲，即前立以候胪传。忽闻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预传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于广坐中，见中贵石企及甫云：“外间皆传‘汪洋作状元’，何也？”至考卷进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黄中，以有官人奏取旨。圣语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为魁。

黄涅槃谶语

黄公度，兴化人。既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几三十人。余一日于江路茶肆小憩，继一士人坐侧，因揖之，且询其乡里。云：兴化落第人也。余因谓之曰：“仙里既今岁出大魁，而登科之数复甲天下，是可庆也。”其人叹息曰：“昔黄涅槃有谶语云：‘拆了屋，换了椽，朝京门外出状元。’初徐铎振文作魁时，改建此门。近军贼为变，城门焚毁，太守复新四门，而此门尤增崇丽。黄居门外区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虽一时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较也。”

梦中前定

江淮发运使卢秉，元祐初发解赴阙，至泗州，夜梦肩舆诣郡守而回，过漕司，有顶帽执梂而督视工役丹饰门墙者，问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卢曰：“新官为谁？”执梂者厉声而对曰：“卢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觉，以语其室，亦云：“我亦梦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舆前。尝闻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儿不可令前，因呼令后。即梦觉。”继晓未及盥濯，而郡将公文一角至，即除卢领大漕事。急遽交职而趋漕衙，所监视执梂者与其室呼女之事，皆与梦无差也。

银盘贮首梦

余杭裴豹隐尝为余言：建炎己酉秋，诏檄自建康至临安昌化县，与县宰鲁士元坐教场按阅士兵。士元云：畴昔之夜，梦身乘大舟，满舟皆人首也，内有银盘贮数首者。同舟人云，系今次第一纲也。士元熟视银盘中首，内一首乃乡人钱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戏谓豹隐曰：“如闻北寇将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则子美将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榇归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虏寇东至，贼发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闻子美初报贼至，弃县先遁村落，为乡兵所杀。则银盘之贮不可逃。士元同舟，虽不为兵死，亦是一会中同舟之人。而银盘所贮，又不知有何甄别也。

金刚经二验

湖州安吉县沈二公者，金寇未至，梦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杀，冤报至矣。汝家皆可远避，汝独守舍，见有一人长大，以刀破门而入者，汝无惧，即语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颈受刃。俟其不杀，则前冤解矣。”不数日，金人奄至，其家先与邻人窜伏远山，二公者虽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视贼之过。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门而入，见公怒目以视。沈安坐不动，仰视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视之，曰：“我未杀汝，汝安知我姓名、乡里如是之详也？”沈告以梦。李方叹息未已，顾案间有佛经一帙，问沈曰：“此何经也？”沈曰：“是我日诵《金刚经》也。”李曰：“汝诵此经何时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笥，中出细书《金刚经》一卷，指之曰：“我亦诵此经五年矣。然我以前冤报汝，汝后复杀我，冤报转深，何时相解？今我不杀汝，与结为义兄弟。汝但安坐无怖，我留为汝护。”至三日，贼尽过，取资粮金帛与之而去。又方腊据有钱塘时，群贼散捕官吏，惨酷害之。有任都税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远府十里，每晓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诵《金刚经》，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废。贼七佛子者执之，令众贼射于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诵经不辍。而前后发矢数百，无一中其体者。贼惊问之，疑有他术。语以诵经之力，贼皆合爪叹息。释之，且戒余贼勿得复犯其居也。至今犹在，年八十余矣。

金甲撞钟梦

建安徐国华，宣和间，将入太学，梦高楼中悬大金钟，有金甲人立钟旁，视国华，击钟而言曰：“二十七甲。”复一击云：“系第七科。”国华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过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记于书帙之末。独不晓其“二十七甲”与“系第七科”之语。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阙，太学生病脚气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终，乡人董纵举为棺殓葬于东城墓园。至即垣中已无葬穴，后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记其葬所，冀后日举归里中。数其行列，则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归唁其父，且出其手书，神告与葬所略无少差者。

龙神需舍利经文

涵山令李兖伯源，余妻之内兄也。宣和间，侍其季父仲将为广东

宪，解秩由江道还楚。舟过小孤，风势虽便而篙橹不进，即与季父焚香龙以祈安济，当致牢醴之谢。乞筊不获。旁有言者曰：龙知还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顾视行李，实无所携，独有番琉璃贮佛舍利百余，供事奕世矣。因以启龙，一掷而许。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开裂，顾见其间神鬼百怪，宝幢羽盖，鸣螺、击鼓钹、执金炉迎导者甚众，而不沾湿。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随合。舟舵轻扬，转首之间，已行百里矣。又阁门宣事陈安上言：元丰初，安焘厚卿、陈睦和叔二学士奉使三韩，济海舟中安贮佛经及所过收聚败经余轴，以备投散。放洋之二日，风势甚恶，海涛忽大汹涌，前后舟相失。后舟载者俱见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经轴为求。先举轴付之。继来者众，度不能给，即拆经，随纸付之。又度不给，则剪经行与之，至剪经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顶戴忻悦而去。字又随尽，独余一鬼，恳求甚切，云："都纲某所顶之帽，愿以丐我也。"舟人询其由，云此人尝赴传经之集，是帽戴经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称谢而去。指顾之间，风涛恬息，即安行。晚与前舟相及，往还皆获安济焉。

龙蜕放光

横海清池县尉张泽，居于郓州东城，夜自庄舍还，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旁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烛路。至家插壁间，醉不复省也。晨起怪而取视，则枝间一龙蜕，才大如新蝉之壳，头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坚，扣之有声如玉石，且光莹夺目，遇暗则光烛于室。遂宝之于家，传玩好事。沈中老云，绍圣间从其兄为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蜕，形体皆如张者，独无光彩耳。神龙变化，故无巨细，但不知有光无光又何谓也。

瓦缶冰花

宣义郎万延之，钱塘南新人，刘辉榜中乙科释褐。性素刚，不能屈曲州县，中年拂衣而归。徙居余杭，行视苕霅陂泽可为田者即市之。遇岁连旱，田围大成，岁收租入数盈万斛。常语人曰："吾以'万'为氏，至此足矣。"即营建大第，为终焉之计。家蓄一瓦缶，盖初赴铨时遇都下铜禁严甚，因以十钱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时当凝寒，注汤颒面，既覆缶出水，而有余水留缶，凝结成冰。视之，桃花一枝也。众人观异之，以为偶然。明日用之，则又成开双头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满缶，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远近景者。

自后以白金为护，什袭而藏，遇凝寒时，即预约客，张宴以赏之，未尝有一同者，前后不能尽记。余与赏集数矣。最诡异者，上皇登极，而致仕官例迁一秩，万迁宣德郎。诰下之日，适其始生之晨，亲客毕集，是日复大寒，设缶当席，既凝冰成象，则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龟鹤在侧，如所画寿星之像。观者莫不咨嗟叹异，以为器出于陶，革于凡火，初非五行精气所钟，而变异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万氏自得缶之后，虽复资用饶给，其剥下益甚。后有诱其子结婚副车王晋卿家，费用几二万缗而娶其孙女，奏补三班借职。延之死，三班亦继入鬼录，余资为王氏席卷而归。二子日就沦替，今至寄食于人。众始悟万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坚久之祥也。后归蔡京家云。

正透翔龙犀

都下犀玉工董进，项有一瘤瘢，其辈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药郝随呼至其第，出数犀示之。内指一犀曰：“此犀大异余常物也。”郝语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状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经众工审定否？”郝曰：“众工皆具名状，供证已毕，独候汝，以验汝之精识也。”即尽出众所供具，凡三十余状。董阅毕，内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鱼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进观之，乃一翔龙，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诚其言，亦大异之，即令具军令状，云：“若果如所供，当为奏赏。”盖御库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为带也。刳成，则尽如所言。即以进御。哲庙大嘉赏之，锡赐之外，更以太医助教补之。

刘仲甫国手棋

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方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士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白势似北；更行百余棋，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曰：“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致达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祇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

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着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局，白本大胜，而失应棋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着，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得已而请仲甫尽着。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着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伏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祇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祝不疑弈胜刘仲甫

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绍圣初，不疑以计偕赴礼部试。至都，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集。刘仲甫在焉。众请不疑与仲甫就局。祝请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复能至此，对手且当争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终局，而不疑败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观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着耳。若如前局，虽五子可饶，况先手乎？”不疑俯笑，因与分先。始下三十余子，仲甫拱手曰：“敢请官人姓氏与乡里否？”众以信州李子明长官为对。刘仲甫曰：“仲甫贱艺，备乏翰林，虽不出国门，而天下名棋无不知其名氏者。数年来，独闻衢州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被州荐来试南省，若审其人，则仲甫今日适有客集，不获终局，当俟朝夕，亲诣行馆，尽艺祇应也。”众以实对。仲甫再三叹服，曰：“名下无虚士也。”后虽数相访，竟不复以棋为言，盖知不敌，恐贻国手之羞也。

张鬼灵相墓术

张鬼灵，三衢人，其父使从里人学相墓术，忽自有悟见，因以“鬼灵”为名。建中靖国初至钱塘，请者踵至。钱塘尉黄正一为余言：县令周君者，括苍人，亦留心地理，具饭延款，谓鬼灵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视图画，可言克应否？”鬼灵曰：“若方位山势不差，合葬时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间一图问之。鬼灵熟视

久之，曰：“据此图，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马坠此潭，几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发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灵曰：“是年，此坠马人必被荐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觉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乌子、郭景纯何如人也，今子殆其伦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马从之，马至潭仄，忽大惊跃，衔勒不制，即与某俱坠渊底，逮出，气息而已。是秋发荐，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岭。其兄宏延鬼灵至墓下，视之，谓宏：“此墓当出贵人，然必待君家麦瓮中飞出鹌鹑，为可贺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瓮中忽有此异，方有野鸟入室之忧。”鬼灵曰：“此为克应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荐者，即是贵人也。”是秋，安世果为国学魁选。鬼灵常语人曰：“我亦患数促，非久居世者，但恨无人可授吾术矣。”后二岁果殁，时年二十五矣。

谢石拆字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无不奇中者。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然谢石贱术，据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远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贵人愕然，且谓之曰：“但有所据，尽言无惧也。”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皆据字论说祸福，俱有精理。锡赉甚厚，并与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来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阁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此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切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旁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石熟视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则吾官人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着‘□’为‘虵’字，今尊阁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见虫蛊，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人以药下验之，无苦

也。”朝士大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有数小蛇而体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也。

雍邱驱蝗诗

米元章为雍邱令，适旱蝗大起，而邻尉司焚瘗后，遂致滋蔓，即责里正并力捕除。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尉亦轻脱，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请各务打扑，收埋本处地分，勿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视牒大笑，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尽诚敬。余少时过林棣赵倅家，见其庄仆陈青者，睡中多为阴府驱令收摄死者魂识，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门，则中霤之神先收讯问，不许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审验反覆得实，而后颦蹙而入。青于门外呼死者姓名，则其神魂已随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则自有阴官迎取，青止随从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远村会集，醉归侵夜，仆从不随，中道为山鬼推堕涧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径还其家。见母妻于烛下共坐，乃于母前声喏，而母略不之应；又以肘撞其妇，亦不之觉。忽见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为山鬼所害，不亟往则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许，见明仲之尸卧涧仄，老人极力自后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惊顾，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归，至家已三鼓矣。乃语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谢于神云。又朝奉郎刘安行，东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后饮。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禄命告终，阴符已下，而少迟之，幸速处置后事，明日午时，不可逾也。”刘起拜老人，且询其谁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荐，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报也。”刘既悟，点计其家事，且语家人神告之详，云：“生死去来，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无大过恶，独有一事，吾家厨婢采蘋者，执性刚戾，与其辈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则必大狼狈。今当急与求一亲，使之从良，且有所归，则我瞑目矣。”因呼与白金十星，以为资遣。语毕，沐浴易服以俟。时至过午，忽觉少倦，就憩枕间，复梦其神欣跃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许延一纪之数

矣。”已而睡起安然，后至宣和间，无病而卒。

卷三 杂记

乖崖剑术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隐居君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丐我，勿惜也。"隐居许之。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杨醇叟道术

余杭沈野字醇仲，权智之士也。喜蓄书画，颇有精识。尝于钱塘与一道士杨希孟醇叟相遇，喜其开爽善谈，即延与同邸而居。沈善谈人伦，而不知醇叟妙于此术也。时蔡元长自翰长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归，沈语杨曰："余尝观翰林风骨气宇皆足以贵，而定不入相。"杨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终未可尽谈也。"杨复善笛，蓄铁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娱，听者莫不称善。一日与沈饮于娼楼，月色如昼，而笛素不从。客有举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杯觞之乐至矣，独恨不闻笛声也。"杨徐笑曰："俟令往取。"实无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数弄，座客皆不知笛所从来。徐扣之，云："小术耳。乃某左右常驱役吏鬼也，俾之取物，虽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盗取耳。子欲学之，当以奉授。然又有切于性命者，子不问何也？"沈始敬异之，择日焚香，跪请其术。

且言：“吾术断欲为先，子欲得之，当先誓于天尊像前，无不可者。”沈与一姓阚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阚未满百日而辄有所犯，即夜梦受杖于像前，晨起背发痈，数日而卒。既而杨辞以有行，沈问所之，杨亦知沈有河朔之游，云：“我此行且先适淮南，子若北行过楚，幸访我于紫极宫。以八月十五日为约，逾期恐行止无定，不能再见也。”杨既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则九月初矣。径往紫极宫访之，了无所闻。回过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询杨之存亡。道士惊顾，对曰：“左右与醇叟何处相期，且当约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叹息而言曰：“杨诚奇士奇士！左右之违来，惜较旬日之迟也。杨至此月余，一日无疾，焚香趺坐，与众道士语。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当有所适。然此行学道未竟，更当一来也。’语讫长啸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殡东城矣。”沈于是即观中设位，拜泣醮谢而后行。沈后亦不能毕行其所授而终。

王乐仙得道

道人王乐仙，或云潭州人。初为举子，赴试礼部，一不中，即裂冠从太一宫王道录行胎养之术，岁余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师。相州天庆观李先生，汝师也。汝持我书访之，当有所授。”乐仙得书，径至汤阴求之，无有也。一日坐观门，有老道士见之，呼与语曰：“子寻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见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惊曰：“汝何人也？”乐仙探怀出王书授之。李微笑曰：“王师乃尔管人闲事耶！此非相语处，三日黎明，候我于观门也。”乐仙辞谢而归。三日鸡鸣，坐门未久，李至，以手撩发，则两目煜然如岩电烛人。握手入观中，谓乐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烧假银何也？”乐仙谢诚有，以备乏绝无告耳，然是干水银法，非若世人点铜为之，以误后人也。李探怀出银小铤：“请以是易子所作，如何？”乐仙取以示之，范制轻重与李所授无异也。即令取油铛于前，投乐仙所作烹之，须臾粉碎还元，曰：“岂不误后人耶！”乐仙悔谢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术于子无益耳。我且归，后更就汝语也。”明日访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适也。乐仙既踪迹数日，不复再见，乃西游党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复善壬遁，旦日必焚香转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谓乐仙曰：“今日当有一大贵人临门。不然，亦非常之士见过。当与子候之。”并戒其徒扫室以待。至日欲入，略无贵达至者。忽远望林下有一举子，从羸童，负书箧竹笥而来。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贵人，岂此举子异日非常之兆耶？更当复占以验之。”即喜跃而出，谓乐仙曰：“贵者审此人也。”因相与迎门，延至客室，相语甚久。云姓蔡，尝举进士也。既而主僧请具饭，

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荤素，当可共享也。”即呼烛设席，命其僮于竹笥中出果实数种，既皆远方珍新。至倾酒榼，乐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也。酒行，笥中出三大煎鲑，鱼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饼，亦若新出炉者。至余品，烧羊鹅炙，皆若公侯家珍馔，而取诸左右。笑语至夜半而罢。二公大异之，而不敢诘其所从至也。蔡继云：“某亦于此候一亲知罢官者，当与二公少周旋也。”日复一日，亦问及养炼事。乐仙心独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与仆从皆已熟寝，乐仙即炷香前拜而请其从来，即以先生礼之，且哀恳，言其罢举求道，了未有遇，愿赐怜悯，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岳蔡真人也。固知子栖心之久，更俟与子勘问之也。”乐仙稽首谢其垂接。次夕复扣户伺之，忽见一大人，膝与檐齐，而不见其面目，音响极厉云：“仙童万福。”投一白纸于蔡前，蔡取以示乐仙，曰：“与子勘问至矣。”纸间有书云：“某于十洲三岛究访，并无此人名籍。后捡蓬莱谪籍中，始见其名氏乡里也。某人供呈。”蔡语乐仙曰：“子无忧也。”因授以内丹真诀。数日别去，云：“汝有未解处，但焚香启我，我当自告汝也。”后乐仙闻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弃官，迁居钱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游过之。夜语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纸示章。视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箓中六丁名字也，即炽炭于炉，取纸投之，炭尽而纸字如故。因相与惊异，且乞之以藏其家。乐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传其解化矣。章亦数岁而终。将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来护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乐仙也。

啖蛇出虱身轻

沧州泥姑寨，循塘泺而至界河，与北寨相望。自乾宁军穿泺而往，止一径，每春初启蛰时，塘路群蛇横道，递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萧志者，为人性率，同侪多狎侮之。一日，当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瓮，两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即醉宿旁铺。铺卒夜以利刃杀蛇而脯之，至满数缶。萧醉醒，闻肉香甚，问安所从得。铺卒绐云，夜渔于海，得大鱼，方将共羹而食也。萧不待羹，取数脔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余。归食数日而尽，不知其为蛇也。食蛇之后，更不喜闻食气，但觉背膂间肿痒，至不可忍，时就树揩痒，疮破，中涌细虱，不知其数。时郡卒陆靖者适居寨中，与之助取余虱，计前后出虱数斗，痒止疮复。因憩树阴，见泺中鹤雏群戏，念欲取之，即身在鹤仄，揽雏而归。复视鹤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树杪矣。寨卒视之，率皆惊异，以谓此人偶食成器之物，尽出尸虫而轻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圣敬刘海蟾

真庙朝，有天神下降，凭凤翔民张守真为传灵语。因以翊圣封之，度守真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庙百里间，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鞈过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苎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庙庭，进升堂宇，慢言周视而出。守真即焚香启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观听。"神乃降灵曰："汝识此人否？实新得道刘海蟾也。诸天以今渐入末运，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贺。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职，折旋尘中，寻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也！"

嘘气烧肠

陈无求宣事云：尝赴鹤林寺供佛，既饭，有一举子，虽衣褐不完，而丰神秀颖，居于座末。主僧顾谓无求曰："此道人颇有戏术，今日告行，当薄赠之，且求其一戏为别也。"举子亦欣然，呼一僧雏，取碗器付之，令相去二丈余而立。举子谓之曰："我此嘘气，汝第张口受之。觉腹热，急言。不尔，当烧烂汝肠也。"言讫嘘气向之。须臾，僧雏觉肠间如沸汤倾注，乃大呼曰："热甚，不可忍！"因使溺碗中。举子徐举碗示座人曰："谁能饮此者？"举座秽唾之。乃大笑，举碗自饮，言别而去。明日僧雏遂大恶闻食气，日唯饮水数杯。月余出寺，不复见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间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惧其浸长，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阳，于客邸遇一道人，喜饮而日与周旋。临别，解衣出一小瓢如枣大，倾药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针刺瘤根，纳药针穴，明日瘤当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针剔瘤根纳药。至夜半，但觉药粒巡瘤根而转，至晓扪之，则瘤已失去，取镜视之，了无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余药，不令人知。其女为儿时蹙倒，折齿不生。次翁取药纳齿根，一夕齿平。复因以水银一两置铫间，取药投之，则化为紫金。方知神仙所炼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编修居世英彦实之父，人谓之“居四郎”者，遇异人，得丹灶术。常使一仆守火，岁久不懈，因度之为僧，居京师定历院几二十年。时曾子宣当轴，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妇得急劳，数日而殂。继而病传堂吏，国医不能疗。吏与居素善，居视之云：“应须我神丹疗之。”为启炉，取刀圭与服。十数日，即完复如初。出参丞相，子宣大惊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谢起，白云：“某实幸获居四郎之丹服之，夺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门下之人宛转啖其僧，前后资给备至，约窃丹为赠。而僧誓不负心，丞相亦延顾不替。僧一日谒丞相，而许分窃为献。子宣喜甚，送僧降阶。而僧退揖，为马台蹶倒，应时折足，舉之而归，数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贻其徒，并炉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圆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诸子服皆然。独子纡公衮服两粒无异也。后不复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尽付石藏用矣。

孙道人尸解

孙道人，不知何许人，寄居严州天庆观。为人和易，初不挟术及言人祸福，但袖中尝畜十数白鼠子，每与人共饮，酒酣出鼠为戏。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无见也。至约人饮，则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则自晨至夕，亦不别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颇以此异之。绍兴三年三月三日，观中士庶骈集，道人拱手告众曰：“我今年九十岁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暂当小别。各勉力事善！”言讫坐逝。一郡惊异，瘞之城南，而塑其像观中。岁余，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题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于成都府观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严州来，知子不久回浙，幸为我达严州天庆观，寻孙道人付之也。’”人观见塑像，惊礼之曰：“此我成都所见付书人也。”因共发其藏，则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冈宫

綦革先生，内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观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过北州河滩，见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独坐而语。革视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马前揖之，初不相领略。革心益竦异，复前致敬。一老人徐顾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时疾，

已向安矣。然时将乱离，汝之业儒竟无补于事，当求遁世修真，超脱尘累也。”革尝留意于内外丹事，益异其说。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当再相见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仆马，散步邸旁，瞻视丛祠，因前视其榜，乃三皇冈宫也。革即整衣冠，肃容进谒祠下，仰视塑像，其容服俨然河滩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绝欲，专以修真为务，隐于密之九仙山，后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陈某者调雄州兵曹，闻金人犯边，意未敢往，乃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书一绝与之云：“三月杨花满路飞，胡人游骑拍鞍归。高天二圣犹难保，谁道雄关是可依？”陈解其意，遂辍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圣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见。后范温起海州，李实以布衣被虏，温待实甚厚，每事多访之。温意欲归朝，又拟投伪齐，议未决。实与革有旧，密往见之，且告以情。革曰：“公来年今日已升朝，合食宋禄，余人无使知也。”实由是为温决归朝之策。及温引众归朝，朝廷定赏，以实尝与温谋，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变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议君马馀庆，元祐末为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书至都。始出郡城数十里，道旁顾见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残桃与之，信声喏而食之。道士复探怀，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谢，引裾裹桃而行。未数里，探桃将食，则一人首也，血渍殷然。即惊惧，急投之涧水，疾走还郡，状若狂人，见人即作怖畏状，口称“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饮。郡守呼之，徐问其故。既语所遇，即复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纵之。后蜀中时有见之者。

圣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铺有异僧，众名之“圣和尚”，时语人祸福，扣之则不复道也。熙宁初，余伯父朝奉君与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诣阙，时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访异人，至铺具饭，遇僧过门，即延之入座。熟视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里出。”已而回视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视伯父，独无言。既去，先君戏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则当是正拜之征。然‘一柱’为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两人也？”后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独未有征验云。

张道人异事

张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采为给。一日樵归，于山道遇二道人对棋，弛担就观。棋者忽顾之而语曰：“子颇忆与吾二人同学之勤否？我亦以子沉滞人间，未能远引也。今子困踬亦已至矣，复能从我竟学乎？”张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语之曰：“我安能从尔学神仙也，我将学大乘法为浮图氏，不久吾师至矣。”棋者问：“子师为谁？”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严寺真觉大师志济是也。”即负樵还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为名，而言人祸福，率皆如见。岁余，黄八座裳自明守移镇至郡，实携志济而来。张即投之祝发，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择佛宇敝坏者辄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云集，至鼎新而迁他所，福人甚钦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将、监司而下，环视无策。或有言：“何不呼张道人也？”郡官曰：“张道人何知郁攸之事，而须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额投火以从厌胜之说，其烈愈炽。不得已使召之，应呼而至，即长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诵‘心火灭，凡火灭’六字！”张乃携瓶水上履层檐，腾踔如飞，亦大称诵六字。水所过处，火不复延，须臾遂止。今尚存，所传异事不止此也。

雀鳅蛇蟹之异

戒杀之事，得于传闻者甚众。目视五事，不可不记为后人之戒也。富阳春明村赵二，以网捕为业，年五十，卧病逾年，艰饿备至，求死者屡矣。一日，觉头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极，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齿痛戛，终不快意。遂呼其妇挡发摇头，痒似少止。顷之复甚，则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脑脱落，而脑间雀嘴丛咂，不知其数。邻里环观，助其诵佛忏罪，以觊速死。两日始遂气绝。钱塘北郭吕五，以炙鳅鳗为给。而鳅至难死，每以一大斛，置鳅满中，投以盐醯，听其咀啖，至困然后始加刀炙，云令盐醯之味渍入骨中，则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众。不数年，吕五得疾，但觉胸腹间燥渴不胜，饮水不快，而口复念盐醯为味，以杯盂置床，时时饮之。且言：“燋也，与翻过着。”令家人转仄其体，日夜数十百番，至体肉消溃，肠胃流迸而卒。湖州脍匠严进，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啮其指，至十指皆尽，血流被体，号呼而终。苏州薛氏小儿，年十三，探鹊雏于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雏巢中，儿始惊视张口，则蛇径投入儿口，与儿俱堕木下。人救之，则蛇食儿心，与蛇俱死矣。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溏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郡僚与转饷中都贵人，无虑杀数十万命。余寮婿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会客具饭，始启一藏瓮，大蟹满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体

为糟浆浸渍，亦已透黄，而矍索瓮面，往来不可执。众客惊异，徐出而纵之泺中，用以戒杀者甚众。

牛王宫饽饭

陶安世云：张觐钤辖家人尝梦为人追至一所，仰视榜额，金书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见其先姨母惊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复多杀，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饽饭一升耳。”始语次，即有牛首人持饭至。视之，皆小铁蒺藜，其大如麦粒，而锋饽甚利。饭始入咽，则转次而下，痛贯肠胃。徐觉臂体间燥痒，即以手爪爬搔，至于痒极，血肉随爪而下，淋漓被体。牛首人则取铁杷助之，至体骨现露，饽饭尽出。一呼其名，则形体复旧。家人视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尝食此肉四两，今当食饭二合而去。”号呼求解，不可得，即张口承饭。饭才下咽，则痛楚不胜。宛转之次，忽复梦觉，腮颊舌皆肿，不能即语。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梦云。

殡柩者役于伽蓝

余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彦明，钱塘人。赴调至山阳，感时疾而终。妇家即山阳李氏也。遗孤始十岁，未克扶护归祔先陇，因权厝城北水陆寺。凡十五年，其母金华君终，始获从葬。其子初至启殡，致梦其子曰：“我自旅殡此寺，即为伽蓝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获归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转生有期矣。”又丹阳方可大言：建中靖国间，有时相夫人，终于相府，未获护葬还里，权厝城外普济寺，忽见梦于其门人云：“为语我家，我日夕苦于伽蓝神之役，得速归瘗，则免此矣。”门人请曰：“夫人而见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国封，不为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遗骸滓秽佛界之地，得不大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适相类者。则知精庐所在，在人则以为托之阒寂，闻钟梵之声，可资亡者依向之福，必不虑因循失葬。明则致羁魂之尤，幽则苦护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为戒也。

鱼菜斋僧

吴兴蔺村沈氏子，尝具舟载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余里，生晨炊，僧求饭，遂分共之，且谓僧曰：“适与舟人羹鱼为馔，无物为盘羞，不罪也。”僧曰：“无问鱼与菜，施当在子心

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饷之。食竟，僧谓生曰：“汝量出数金为衬施。”生曰：“食鱼而须衬施，非余所当献也。”僧曰：“无问鱼与菜，在汝心施耳。”生复意其欲金，量与衬。僧问生斋僧一员，欲何所献。生曰：“食鱼非斋，何献之有？”僧曰：“无问鱼菜，在汝心献耳。”生不得已，戏谓之曰：“请献蔺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献。既行数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与社人祭神庙中，神降于稠人中，谢生曰：“去岁深承辍饭斋僧，而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谓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鱼饭之次，有恶兽欲截汝舟，我时已阴护之矣。”生始记忆，因语其详于社人云。

挽经牛

裴亚卿言：绍兴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师者，闻吴江县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华严经》一部，惜不忍分，试往求之。众议皆允，而尼请归具香花及舟载迎取。潘老谓尼曰：“尔往则恐有中变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载往，如何？”尼欣然，更过所望。经既登舟，而岁适大旱，川港干涸，不能寸进。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经既至院，牛船还家。公中夜忽语其媪曰：“吾之舍经，得供养矣。而吾牛何虑也？”媪问之，云：“我适梦牛而人言曰：‘谢公数年豢养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经之功，今得脱此畜身，径生安乐处，感德无穷也。’”亟往视之，牛已死矣。

蝤蛑黑鲤见梦

余杭尉范达夜梦介胄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钱氏时归顺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见贷也。”既觉，有人以蝤蛑七枚为献，因遣人纵之于江。编修元时敏夜梦顶星冠而见谒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词甚哀。元虽异之，而了不知其由。晓起经厨间，正见以盘覆一大盆，启视之，乃黑鲤九枚，泼刺盆中。因举盆放之而记其事。

悬豕首作人语

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建炎初，因干至杭，过肉案，见悬一豕首，顾之而人言曰：“韦十二，我等偿汝债亦足矣。”从者亦闻其言。韦愕然悔过，还

家尽毁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钱数千缗，散作佛事及印造经文，冀与群豕求免轮回刀刃之苦。知者谓韦善补过矣。

卷四 杂记

宗威愍政事

宗尹君汝霖，其遇事虽用权智，而济难于谈笑之间，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策上书，自姑苏编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贬所。过县，而黄适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虽加厚赂，祈为一日之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公。公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已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促之，乃始同进。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公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饮为先，当治其所先，则所缓者不忧不平也。"密使人问米面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准市肆笼饼大小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监库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讯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往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离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会计新面工直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已有两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买扑正店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贼马已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至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直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直百钱，亦有利入乎？"任扣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角止作百钱足，不患乎私酝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

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它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胶黐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白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輾衮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从者有言：“请付我一矢，当立毙以献。”其一子弟在后，笑谓群从曰：“我不烦一矢之遗，当以胶黐取之，如黏飞雀之易也。”众责其夸言，曰：“请醵钱五千，具饭会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也。”众许之而还。翌晨集庄户散置胶黐，至暮得斗余，尽令涂场间麦秆上，并系羊以饵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矇暗无视，体间如被锢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

铜章异事

青社土军高阎耕地得古铜印，文曰：“宣州观察使印。”即谨藏之，不以示人。后金寇犯阙，高统勤王之师，屡立战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务郎王渊，洛阳人，锁试赴省，过黄河滩，因憩所乘蓝舆渡口。舆脚小兀，旁拾块土就支舆。而土破，中得一铜章，视之，乃其姓名也。

死马医

有名士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医生杨介，名医也，适自都下还。众令其子谒之，且约介就居第诊视。介亦谦退，谓之曰：“闻尊君服药，且更数医矣，岂小人能尽其艺耶？”其子曰：“大人疾势虽淹久，幸左右一顾，且作死马医也。”闻者无不绝倒。

盐龙

萧注从狄殿前之破蛮洞也，收其宝货珍异，得一龙，长尺余，云是盐龙，蛮人所豢也。藉以银盘，中置玉盂，以玉箸摭海盐饮之，每鳞甲中出盐如雪，则收取，用酒送一钱七，专主兴阳。而前此无说者何也？后因蔡元度就其体舐盐而龙死。其家以盐封其遗体，三数日用，亦大有力。后闻此龙归蔡元长家云。

宿生盲报

於潜主簿沈纯良，字忠老，余从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许归内兄黄陞有年矣。继而黄被荐，中礼部选，以书约唱第后成礼。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医视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疗也。"即以疾报黄，乞罢婚。而黄云："昔许我，固无恙人也。我岂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后竟不敢违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罢。女年齿浸长，谋与披带入道，不复有适人之议也。然端丽明悟，不知者以为无病人也。余兄弟寓居乌墩，与忠老游，爱其和易多学。忠老诸兄各宦游相远，亦欲相依为生，愿得盲女为家。既成婚数日，忠老梦至一官府，两庑皆囚系人也。忠老方顾视之次，忽见有绯衣人升厅事，据案而坐者。群吏庭集，声喏而退。绯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应言不顺，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熏灼其目。忠老视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谓忠老曰："子视此不加恻然，更复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绯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语竟而觉。忠老遽以所梦语盲妻曰："异哉，冥报之事，不为诬也！汝以一怒之炽，至以火灼人目，遂获半生无目之报。我以一笑之缘，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报如此；况夫妻以乐祸为心，而积恶如陵京者哉？岂不为他生之虑耶！"

马武复得妻

陶节夫为定帅，而本州驻泊都监马武，官期逾年始至。既交割参府，公退衙至屏后，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带，涕泗交颐。公讶而讯之，云："适参府都监，某之本夫也。"公愕然，问其故，乃言马历官并相失之详。公颔之。明日具酒肴，独约马将会饮阁中。三爵之后，徐谓马曰："公之官之期，何为更稽缓尔耶？"马离席，陨涕曰："某去春携家京师，因与家人辈至大内前观灯，稠人中忽与老妻相失，求访不获，因循几年。迫于贫乏，不免携孥就禄，无它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卮，注酒满中，揖马而笑谓之曰："能尽此卮，当有好事相闻。"饮讫，语马曰："天下事有出于非意而适然相遇如此！贤阁县君

于睽索中，适某过澶州，得之逆旅间，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窥屏见公，且语其详。某适已令具兜乘，护归将司矣。”马始惊喜次，而军校声喏云：“已送驻泊宅眷归衙讫。”一郡惊嗟，共叹其异也。

僧净元救海毁

钱塘杨村法轮寺僧净元，年三十通经，祝发即为禅比邱，遍参明目。得法之后，归隐旧庐，人不之异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毁，浸坏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盐官上管，百有余里。朝廷遣道士镇以铁符及大筑堤防，且建神祠以禳御之，毁益不支。至绍兴癸丑，师忽谓众曰：“我释迦文佛历劫以来，救护有情，捐弃躯命，初无少靳，而吾何敢爱此微尘幻妄，坐视众苦而不赴救？”即起禅定，振履经行，视海毁最甚处，至于蜀山，时六月五日也。从而观者数百人。而海风激涛，喷涌山立，师将褰衣而前，众争挽引，且请偈言以示后来。师笑之曰：“万法在心，底须言句？我不能世俗书，亦姑从汝请耳。”即高举曰：“我舍世间如梦，众人须我作颂。颂即语言边事，了取自家真梦。”又曰：“世间人心易了，只为人多不晓。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学道。”颂毕，举手谢众，踊身沉海。众视惊呼，至有顿足涕流者，谓即葬鱼腹矣。移时风止，海波如镜，遥见师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顺流而来，直抵崩岸。争前挽掖而上，视师衣履，不濡也。逮视岸侧，有数大鲤，昂首久之，沉波而去。即扬声谓众曰：“自此海毁无患也。”不旬日，大风涨沙，悉还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营庵居留事之。至绍兴乙卯四月八日，忽集众说偈告寂曰：“会得祖师真妙诀，无得无物又无说。喝散乌云千万重，一点灵心明皎洁。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狱

杭州宝藏寺主藏僧志诠，其所得施财，无毫发侵用也。偶寺僧有谓诠曰：“子所积施，贷我十千，后当以三千为息归子。”拒之不获，即如数付之。数月，果以十三千偿诠。诠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为香烛之费。而常蓄一猫，甚驯，起居之间，未常辄相舍也。后猫死，诠昼梦至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执礼甚恭，如旧相识。诠回语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职掌，且于老僧有何缘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过，合受畜身。而经为猫，偿报既尽，以宿性直刚，今得为冥官。方为猫时，蒙师六年爱育之恩，每思有以报效。今日召师之来，盖有说也。师前受寺僧贷藏施钱三千之

息，虽用为佛供，利归一己，是亦准盗法，当受地狱一劫之苦。更作无量功德，不可免也！”诠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为师参问比折之报，只有于世间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无策也。”语讫梦觉，诠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颇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责，何面目于丛林也？当作苦行，以规救免。”于是尽舍衣钵为佛供及躬修长忏，甚自刻苦。岁余，会钱塘县官携家累入寺，僧适尽赴供，无一人迎门者。县官已怀怒心，始登方丈，而足为猫粪所污，意大愤躁。从者径于忏堂捽志诠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于却扫，故此避匿耳。”诠亦不测其由，应对不顺，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诠始悟前梦，不复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为己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然臂

钱塘净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凫血为味，汝能为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饷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复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须。同寮僧雏窥道者于隙处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带缠绕，久之开视，盂中血凝矣，即以葱醯，依前法制之，以进病僧。僧雏大骇，出以所见语其徒，且告病僧，皆大惊异。后堂头阙人，府请明老住持，明辞之坚甚，至东坡先生以简督之，尚未之许。道者闻之曰：“须我一行耳。”时明老出寓北山昭庆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礼请曰：“道者请燃此手，以为和尚导。”即跪膝然火，了不变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驾从之。观者云集，莫不咨嗟骇异，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称谢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监

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庐。方腊之乱，为贼所害。贼平，正之素奉天师道，即集道侣与邑人启建黄箓道场，追荐贼杀之众，俱有报应。而正之特梦其兄告之曰：“我以骂贼不屈而死，上帝见赏，已补仙职矣。汝无忧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贞廉之士，与夫有一善可录者，死有所补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监，不可不知也。

磨刀劝妇

裴亚卿言：为童稚时，侍其祖母文安县君，闻语：居宣城之日，

邻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妇甚都，而悍于事姑。每夫外归，必泣诉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于灯下出利刃，示其妇。妇曰：“将安用此？”夫好谓之曰：“我每见汝诉我以汝姑之不容，我与汝持此去之，如何？”妇曰：“心所愿也。”夫曰：“今则未也。汝且更与我谨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邻皆知其曲。然后我与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穷暴死之由也。”妇如其言，于是怡颜柔语，晨夕供侍，及市珍鲜以进饮馔。姑不知其然，即前抚接，顿加和悦。几致月矣，复乘酒取刃，玩于灯下，其气愤愤，呼其妇语之曰：“汝姑日来于汝若何？”曰：“日来视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复扣□刃问之。妇即欢然曰：“姑今于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视之曰：“汝见世间，有夫杀妇者乎？”曰：“有之。”“复见有子杀母者乎？”曰：“未闻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养为先。父母之恩，杀身莫报。及长而娶妇，正为承奉舅姑，以长子息耳。汝归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顺我母，乃反令我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实要断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贷汝两月，使汝改过怡颜，尽为妇之道于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妇战惧，泪如倾雨，拜于床下曰：“幸恕我此死，我当毕此生前，承顺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许。其后妇姑交睦，播于亲党。有密知此事者，因窃语之。闻者皆谓：此虽俗子，而善于调御，转恶为良，虽士君子有不能处者矣。

紫姑大书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既书纸间，其字径丈。或问之曰：“汝更能大书否？”即书曰：“请连粘襄表二百幅，当为作一‘福’字。”或曰：“纸易耳，安得许大笔也？”曰：“请用麻皮十斤缚作，令径二尺许。墨浆以大器贮，备濡染也。”诸好事因集纸笔，就一富人麦场铺展聚观。神至，书云：“请一人系笔于项。”其人不觉身之腾踔，往来场间，须臾字成，端丽如颜书。复取小笔书于纸角云：“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贯文。”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闻之，取就鞫治，讫无他状，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后苑再书验之。上皇为幸苑中临视，乃书一“庆”字，与前书“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择地建祠，岁祀之。

梦鲙

吴兴溪鱼之美，冠于他郡，而郡人会集，必以斫鲙为勤。其操刀者，名之鲙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学士君，虽湖人，而生平不喜食脍。一日忽梦登对，已而少休，殿庑间传言，以鲙缕一盘为赐。食之美甚。既觉，忽念其味。会乡人有以鲜鲤饷其子者，即取具鲙，举箸而尽。自后日进一器。岁余复梦登对，赐鲙如初。食讫而寤，但闻腥气逆鼻，遂不复食，至终身云。

谑鱼

姑苏李章，敏于调戏。偶赴邻人小集，主人者虽富而素鄙，会次章适坐其旁。既进馔，章视主人之前一煎鲑特大于众客者，章即请于主人曰："章与主人俱苏人也，每见人书'苏'字不同，其'鱼'不知合在左边者是，在右边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客曰："领主人指□，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移过右边如何？"一座辍饭而笑，终席乃已。

龚正言持钵巡堂

龚彦和正言自贬所归卫城县，寓居一禅林，日持钵随堂供。暇日偶过库司，见僧雏具汤饼。问其故，云："具殿院晚间药食。"龚自此不复晚飧云。

绘像答语

毗陵胡门下宗回夫人，钱塘关氏女。数岁时，晨起致敬尊长前。而壁间有天妃像，家人戏指之曰："此亦可致礼。"夫人即前敛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万福"之应者。左右皆闻，惊异。既长，果归胡氏，卒享翚翟之荣。关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女，二族称其韶丽。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既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远讳之日，与曝像

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建安张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于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啸于梁，至大敛始寂然。盖其母初祷子于郡之黎山王庙，梦神指其旁鬼官与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诬。

施奶婆

湖州乌墩镇沈氏婢，其邻里呼之“施奶婆”者，年六十余，髽两髻，明其尚处子也。年二十为沈氏婢，会大疫，主公主母继亡，独余二女子，各十数岁，无旁亲可依为生。施即佣舂旁舍，或织草屦与缝纫之事，得钱以给二女，且教护之。至于长大，择良为配，更为抚抱其子，尽力奴事。镇人皆知敬爱之。每大家出游，则假守舍，余物满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在。

孙家吕媪

湖州孙略教授家婢名吕媪者，服勤孙氏有年矣。性谨朴，无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洁之，聚所弃余粒。间有落沟渠者，亦拾取淘濯，再于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尝一日废也。年七十余，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为我髡发，着五戒衣，我将去矣。”家人从之。因起，以左手结印而化。家人遂龛置开元寺中。观者余月，了无秽气，而发渐生。因与剃之。后一月一剃。

卷五 杂记

章有篆字

吴兴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笔简古，得《石鼓》遗法，出文勋章友直之右。所作《复古编》以正篆隶之失，识者嘉之。尝为余言：“‘心’字于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心火也，不欲炎上，非从包也。”毕少董，文简之孙，妙于鼎篆，而亦多见周秦以前盘盂之铭。其论“水”字云：“中间一竖，更不须曲，只是画一坎卦耳。盖坎为水，见于鼎铭多如此者。”并记之。

唐子西论文

唐子西言：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子矣。

玉川昌黎月蚀诗

施彦质言：玉川子诗极高，使稍入法度，岂在诸公之下！但讳以诗人见称，故时出狂语，聊以惊世耳。韩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蚀》诗，读之有不可晓者。既谓之“效”，乃是玉川子诗，何也？亦常闻叶大经云：玉川子既作此诗，退之深爱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处，而取其合者附于篇，其实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谓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无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论，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张嘉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处？又河北皆陷，颜真卿独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谓有此人！”夫小大一个颜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颜杲卿忠义贯日月，后其子不免饥寒，不知平日勾当甚事？乃知明皇本无心治天下也。

古书托名

先君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独此，世传《龙城记》载六丁取《易说》事，《树萱录》载杜陵老、李太白诸人赋诗事，诗体一律。而《龙城记》乃王铚性之所为；《树萱录》，刘焘无言自撰也。至于书刻亦然。小字《乐毅论》，实王著所书。《李太白醉草》，则葛叔忱戏欺其妇翁者。山谷道人尝言之矣。”

画字行棋

古人作字谓之“字画”，所谓“画”者，盖有用笔深意。作字之法，要笔直而字圆，若作画则无有不圆劲，如锥画沙者是也。不知何时改作“写字”。“写”训“传”，则是传模之谓，全失秉笔之意也。又弈棋，古亦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赍药赐王景文死，时景文与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也。且写字、着棋，天下至俗无理之语，而并贤愚皆承其说，何也？

瓻酒借书

杜征南《与儿书》言，昔人云：“借人书一痴，还人书一痴。”山谷《借书》诗云：“时送一鸱开锁鱼。”又云：“明日还公书一痴。”常疑二字不同，因于孙愐《唐韵》“五之”字韵中“瓻”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又得以证二字之差。然

山谷“鸱夷”字必别见他说。当是古人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

定武兰亭叙刻

定武《兰亭叙》石刻，世称善本。自石晋之乱，契丹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汉兵起太原，遂弃此石于中山。庆历中，土人李学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韩忠献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献。公坚索之，生乃瘗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须钱一千，好事者争取之。其后李氏子负官缗，无从取偿，宋景文公时为定帅，乃以公帑金代输，而取石匣藏库中，非贵游交旧不可得也。熙宁中，薛师正出牧，其子绍彭又刻副本易之，以归长安。大观间，诏取其石，龛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见也。丙午，金寇犯顺，与岐阳石鼓复载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语见于续仲永所藏定武《兰亭》后，康伯所跋也。

邹张邓谢后身

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纯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

李朱画得坡仙赏识

李颀字粹老，不知何许人。少举进士，当得官，弃去，乌巾布裘为道人，遍历湖湘间。晚乐吴中山水之胜，遂隐于临安大涤洞天，往来苕溪之上，遇名人胜士，必与周旋。素善丹青，而间作小诗。东坡倅钱塘日，粹老以幅绢作春山横轴，且书一诗其后，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视诗画，盖已奇之矣。及问樵者：“谁遣汝也？”曰：“我负薪出市，始经公门，有一道人与我百钱，令我呈此，实不知何人也。”坡益惊异之，即散问西湖名僧辈，云是粹老。久之，偶会于湖上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诗云“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画山，笔力工妙，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复轻訾前人，自谓超神入妙，出于法度之外者。然不能为人特作，世所有者绝少。得其小屏幅纸，以为宝玩也。蘧家所藏二横轴，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来，余物散

尽，此二画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东坡先生盖尝与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者，其画始规摹董北苑与巨然，而自出新意，笔力高简，润泽而有生理，出许道宁、李远辈之上。但其为人既经东坡先生题目之后，不肯为人轻作，又不为王公大人所屈，世所传者，亦不甚多。其在嘉兴日，毛泽民为郡守，于郡城绝景处增广楼居名月波者，日与宾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为作一大屏，真近世绝笔！但日来赏鉴之家，未免征逐时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后遇真赏，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笔者不获，始以余言为不谬也。粹老二横轴，续仲永后得之。其子承休，归郑公辅也。

精艺同一理

朱象先少时画笔，常恨无前人深远润泽之趣。一日于鹅溪绢上戏作小山，觉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挥染，即有悟见。自后作画，多再涤去，或以细石磨绢，要令墨色着入绢缕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尝因捣和墨，蒸去故胶，再入新胶，及出灰池，而墨坚如石，遂悟李氏对胶法云。

陈涂共为冥吏

晋江陈彦柔言：文林郎知县事孙复，为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余，俾参幕事。一日与幕僚会茶，独见一黄衣人授以天符，且云：当与州之举子涂楷者同领职。迨还家，越夕而卒。时绍兴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闻孙死之异，复梦衣黄紫人罗立庭参云：“天命召汝，职领甚要。”既觉，忻然命笔书壁间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书虽捧未容看。南阳久作蟠龙卧，应为苍生起谢安。”明年孙死之日，楷无疾而终。

天尊赐银

临安府天庆观马道士言：有老道士刘虚静，年七十余，来寓云安堂。每旦执炉于天尊像前，注香冥祷，意甚虔至。观有小道士伏于暗中，默聆其祷。乃云：“虚静年老，羁单一身。常恐一旦数尽，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赐以白金十星，足为身后之备，志愿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蜡铸成小铤，俟其夕祷，即遥掷其旁。虚静得之惊异，伏谢再三，不复细视，姑谨藏之，语其徒曰：“人之诚悃，常患不至尔。虽

天道高远，而听甚卑，无不从人者。”小道士复欲戏之，因又密求视其所获。请之既数，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怀之疾走众中，示群道士，相与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虚静从而执之，且熟视其物，曰：“此白腊耳，非我所获者！”喧哓不置，必欲讼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饶于财，众道士劝谕之曰：“汝若致讼，则所费不止此，不若如数偿之。”遂真有所获。虽虚静一时非意之祷，而造物者宛曲取付，盖亦巧矣。

撞钟画像作追荐

余仲兄马氏嫂之母，符离高氏女。年二十，以产乳殁。其父朝议君念之深切，夜梦女告之曰：“无他作冥助，第呼画人状我，并令像与我身等，召邻僧，使糊钟间，祝撞钟人，及多许之金，令晨昏声钟时呼我名氏而忏祝之，俟此像忽自脱落，了无损动，即我超生之兆也。”朝议君晓起语家人，为呼画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数月，忽梦女铢衣宝冠，称乘功德，今当生乐处矣。泣谢而去。梦觉未及语，而寺僧扣门，以脱像为示，果无少损处云。

张山人谑

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谑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酒嗜书札，而喜人奉己。有过客执觚而前，正遇赵于案间挥翰自得。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观太保之书，虽王右军复有不及者。”赵诟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尝观《法书》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于右军耶？”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赵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纹成衍字，如以浓墨书染者，体作颜平原书。会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后衍登进士第，官至龙图阁而终。又晋江尤氏，其邻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浓墨书“尤家”二字，连属而上，不知其数，至于木枝细者，破视亦随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数百段，分遗好事。字体带草，劲健如王会稽书。朱氏后以其圃归尤氏云。

陇州鹦歌

王景源云：有韩奉议者，为陇州通守，家人得鹦歌，忽语家人曰：“鹦歌数日来甚思量乡地，若得放鹦歌一往，即生死无忘也。”家人闻其语，甚怜之，即谓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陇州数千里外，你怎生归得？”曰：“鹦歌亦自记得来时驿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鹰鹞之击；夜则飞行求食，以止饥渴尔。”家人即启笼及与解所系绦线，且祝其好去。鹦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懑更各自好将息，莫忆鹦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辈亦怅然者久之，谓必无远达之理。至数月，旧任有经使何忠者，自陇州差至京师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闻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谓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视之。即有鹦歌，且顾忠曰：“你记得我否？我便是韩通判家所养鹦歌也。你到京师，切记为我传语通判宅眷，鹦歌已归到乡地，甚快活，深谢见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韩第，问鹦歌所在，具言其所见。举家惊异，且念其慧黠，及能侦候何忠，传达其言，为可念者。或未以为信。余曰：昔唐太宗时，林邑献五色鹦歌，新罗献美女二人，魏郑公以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鹦歌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况二女之远别亲戚乎？”并鹦歌各付使者归之。又明皇时，太真妃得白鹦鹉，聪慧可爱。妃每有燕游，必置之辇竿自随。一日，鹦鹉忽低首愁惨。太真呼问之，云：“鹦鹉夜梦甚恶，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后苑，有飞鹰就辇攫之而去。宫人多于金花纸上写《心经》追荐之者。此又能通晓梦事，则其灵慧非止一鹦歌也。

野驼饮水形

先君尝见蔡元度言：其父死，委术者王寿昌于余杭寻视葬地，数日不至。蔡因梦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据案而坐，望蔡之入，遥语谓曰：“汝寻葬地，已得之否？野驼饮水形是也。”觉而异之。适寿昌至，问其所得，云有一地在临平山，势耸远，于某术中佳城也，但恐

观者未诚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临浙江，即野驼饮水形也。”元度曰：“无复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卷六 东坡事实

文章快意

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后山往杏园

建中靖国元年，陈无己以正字入馆，未几得疾。楼异世可时为登封令，夜梦无己见别，行李匆甚。楼问是行何之，曰：暂往杏园。东坡、少游诸人，在彼已久。楼起视事，而得参寥子报云：无己逝矣。

坡仙之终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纯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某曰：“某获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自尔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终。

邹阳十三世

蘧一日谒冰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语次偶诵人祭先生文，至“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之句，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甫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霅川莫蒙养正，崇宁间过余，言：夜梦行西湖上，见一人野服髽髻，颀然而长，参从数人，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苏翰林也。”养正少识之，亟趋前拜，且致恭曰：“蒙自为儿时诵先生之文，愿执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如是也？”先生顾视久之，曰：“是太学生莫蒙否？”养正对之曰“然”。先生颔之，曰：“某今为紫府押衙。”语讫而觉。后偶得先生岭外手书一纸云：“夜登合江楼，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受命与公同北归中原，当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说载魏公为紫府真人，则养正之梦不诬矣。

裕陵眷贤士

先生临钱塘郡日，先君以武学博士出为徐州学官，待次姑苏。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数日，约同刘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顾视湖山，意颇欢适，且语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叹今日之除似是左迁。久之，复谓景文曰：“如某今日余生，亦皆裕陵之赐也。”景文请其说。云：“某初逮系御史狱，狱具奏上，是夕昏鼓既毕，某方就寝，忽见一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觉有撼体而连语云‘学士贺喜’者，某徐转仄问之，即曰‘安心熟寝’，乃挈箧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诋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无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门至狱中视某起居状。适某昼寝，鼻息如雷，即驰以闻。裕陵顾谓左右曰：‘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于是即有黄州之命。则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补报万一！”后先君尝以前事语张嘉父，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

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戏笔所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蓬家所藏“枯木”并“拳石丛篠”二纸，连手帖一幅，乃是在黄州与章质夫庄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黄州，都下忽盛传公病殁。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然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后公于哲庙朝表荐先子博士，备论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谟。盖尝当食不御，有‘才难’之叹。”其说盖出于此。

著述详考故实

秦少章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然自出诏狱之后，不复观一字矣。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然每有赋咏及著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秦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书明光词

蒋子有家藏先生于吴笺上手书一词，是为余杭通守时字，云：“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除是宁王。”既不知曲名，常以问先生门下士及伯达与仲虎、叔平诸孙，皆

云未之见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论古文俚语二说

“文章至东汉始陵夷。至晋宋间，句为一段，字作一处，其源出于崔、蔡。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语有可取者：‘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书，皆东坡醉墨。蕉家宝之甚久，后入御府。世无传此语者，故录于此。

题领巾裙带二绝

嘉兴李巨山，钱安道尚书甥也。先生尝过安道小酌，其女数岁，以领巾乞诗。公即书绝句云：“临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娇痴笑柳娘。吟雪屡曾惊太傅，断弦何必试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见为刘唐年君佐小女裙带上作散隶书绝句云：“任从酒满翻香缕，不愿书来系彩笺。半接西湖横绿草，双垂南浦拂红莲。”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宝也。

营妓比海棠绝句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义气节，不以摛词摘句为胜。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主，意有所疾，杀身不

顾。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至先生作太白赞，则云：“开元有道为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论，正似见二公胸次也。

赋诗联咏四姬

徐黄州之子叔广十四秀才，先生与其舅张仲谟书所谓“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尝出先生醉墨一轴，字画欹倾，龙蛇飞动，乃是张无尽过黄州，而黄州有四侍人，适张夫人携其一往婿家为浴儿之会，无尽因戏语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续之为小赋云：“道得徵章郑赵，姓称孙姜阎齐。浴儿于玉润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张夫人复还其一，还乃阎姬也，最为徐所宠。公复书绝句云：“玉笋纤纤揭绣帘，一心偷看绿罗尖。使君三尺球头帽，须信从来只有檐。”

乐语画隶三绝

蓬于扬州得先生手画一乐工，复作乐语云：“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栏浪？藕花却解留莲。”其后又作汉隶书“子瞻、禹功同观”。真三绝也！

秦苏相遇自述挽志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曰：“某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遂相与啸咏而别。初，少游谒公彭门，和诗有“更约后期游汗漫”，盖谶于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赃，任

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之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馈药染翰

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

写画白团扇

先生临钱塘日，有陈诉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已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故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寺认法属黑子如星

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盘礴，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待仄，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

观书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时，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近观甚书，予对以方读《晋书》。猝问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笔下变化

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

马蹶答问

元祐三年，北国贺正使刘霄等入贺，公与狄咏馆伴。锡燕回，始行马，而公马小蹶。刘即前讯曰："马惊无苦否？"公应之曰："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

苏刘互谑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傥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忻然许之。始过阛阓，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内相出典余杭，时水官侯临亦继出守上饶，过郡。以尝渡江，败舟于浮山，遂阴画回江之利以献，从公相视其宜。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则置山不凿，而令往来之舟般运度岭，由余杭女儿桥港至郡北关江涨桥，以通运河。一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门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阳。而公诗有“坐陈三策本人谋，唯留一诺待我画”，谓此。又云“石门之役万金耳，首鼠不为吾已隘”，又云“上饶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块”者，知所议出于侯也。时越尼身死，官籍其资，得钱二十万缗。公乞于朝，又请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请，而公入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为代。有谀者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因寝其议，而迁用亡尼之资。遗患至今，往来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轮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而绍兴之初，余于中贵任源家见其所藏几三百轴，最佳者有径寸字书《宸奎阁记》，行书《南迁乞乘舟表》与《酒子赋》。又于先生诸孙处见海外五赋，字皆如《醉翁亭记》而加老放。毕少董处见《自虏中还得责吕惠卿词于王信仲家人针箧中》，续仲永处见《海外祭妹德化县君文》，与余世宝“东坡先生无一钱”诗、醉草十纸，龙蛇飞动，皆非前后石刻所见者。则德麟赵丈尝跋公书后，有“翰墨稽天，发乎妙定”之语，为不虚也。

龙团称屈赋

先生一日与鲁直、文潜诸人会饭，既食骨埴儿血羹，客有须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龙团遍啜坐人。或曰：“使龙茶能言，当须称屈。”先生抚掌久之，曰：“是亦可为一题。”因援笔戏作律赋一首，以“俾荐血羹，龙团称屈”为韵。山谷击节称咏，不能已已。无藏本，闻关子开

能诵，今亡矣。惜哉！

赝换真书

先生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显见伪妄。公即呼味道前，讯问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窃计之，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味道遂伪假先生台衔，缄封而来，不探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视，笑呼掌笺奏书史，令去旧封，换题细衔，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示，谓味道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次年果登高第。还，具笺启谢殷勤，其语亦多警策。公甚喜，为延款数日而去。

卷七 诗词事略

牧之诗误

《十洲记》载，凤麟洲上多麟凤，人取凤咮及麟角合煎为胶，号“集弦胶”，又名“连金泥”。汉武帝时，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尝于上林续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诗有“天上凤凰难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恐“髓”字误。然髓亦安可为胶也？

冬瓜堰诗误

《云溪友议》载，酒徒朱冲嘲张祜云：“白在东都元已薨，鸾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矢滩边说我能。”以祜时为堰官也。按承吉以处士自高，诸侯府争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岂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华子杂说》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诗名，尝求济于嘉兴裴宏庆，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庆曰：“祜子守冬瓜，已过分矣。”此说似有理也。

作文不惮屡改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蕙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司马才仲遇苏小

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笼，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春渚。”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舵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

刘景文梦代晋文公

东坡先生称刘景文博学能诗，凛凛有英气，如三国陈元龙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钱塘，景文为东南将领，佐公开治西湖，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坡在颍州和景文诗，有“万松岭上黄千叶，载酒年年踏松雪。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愁断绝”谓此。后坡荐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晚岁常梦与晋文公神交，梦中酬唱甚多，家有编录。既至隰州三日，谒神祠，出东城，所历之地及拜瞻神像，晓然梦中往还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梦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为代。月余，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见郡守严卫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趋府，公已属纩矣。

赵德麟跋太白帖

“虽自九天分派，不与万李同林。步处雷惊电绕，空余翰墨窥寻。”此赵德麟跋蓟所藏李太白醉草后，其实自谓也。

暨氏女野花诗

建安暨氏女子，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诗，云：“多情樵牧频簪髻，无主蜂莺任宿房。”观者虽加惊赏，而知其后不保贞素。竟更数夫，流落而终。

王子直误疵坡诗

《王子直诗话》云：东坡先生作程筠归真亭诗，有“会看千字诔，木杪见龟趺”。“龟趺”是碑座，不应见于“木杪”，指以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则“龟趺”正在“木杪”，岂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诗云：“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岂亦子美之仆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异

《松陵唱和诗》陆鲁望赋吴中事云：“三茆凉波鱼莣动，五茸春草雉媒娇。”注称远祖士衡载泖，从水，而此乃从草。“五茸”，吴王猎所；又有陆机茸，皆丰草所在。今观所谓“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则荷蒲演迤，水风生凉，秋冬则葭苇藂蘙，鱼屿相望，初无江湖凄凛之色，所谓冬暖夏凉者，正尽其美。或谓泖是水死绝处，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滀不湍者为“泖”，不知笠泽何独从“草”？必有所据也。

穿云裂石声

东坡先生《和岗字》诗云：“一声吹裂翠崖岗。”蕉家藏公墨本，诗后注云：“昔有善笛者，能为穿云裂石之声。”别不用事也。

月食诗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诗“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宫也。

徐氏父子俊伟

东坡帅杭日，与徐琦全父坐双桧堂，公指二桧曰“二疏辞汉去”，琦应声云“大老入周来”。公为击节久之。琦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时俊伟，落笔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词》示之者，崇之曰：“山谷，当今作者，所知渔父止此耶！”或请为赋，援笔立就，其末“鲁邦司寇陈义高，三闾大夫心徒劳。相逢一笑无言说，去宿芦花又明月”，识者奇之。政和间，余过御儿，访其隐居。坐定，为余曰：“数

夕颇为飞蚊所扰，夜不能寐，因得一绝句云：‘空堂夜合势如云，沟壑宁思过去身？满腹经营尽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时蔡京当国，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赋外横敛，以供花石之费。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无敢形言者。崇之托以规讽云。

关氏伯仲诗深妙

“钟声互起东西寺，灯火遥分远近村”，此余友关子东西湖夜归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语形容之妙也。关氏诗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东二兄子容、子开，皆称作者。“野艇归时蒲叶雨，缲车鸣处楝花风。江南旧日经行地，尽在于今醉梦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参，红日半竿春睡酣。为报邻鸡莫惊起，且容归梦到江南。”此子容诗也。世传以为东坡先生所作，非也。

鸡人唱晓梦联诗

建安郭周孚未第时，梦人以诗一联示之，云“鸡人唱晓沉潜际，汉殿传声仿佛间”。郭于梦中口占续之云：“自庆寒儒千载遇，梦魂先得觐天颜。”继于余中榜登甲科。初与同袍伏阙以待唱第，忽闻岩峣间有连声长歌，了不成词调，不觉问其旁坐。有应之者曰：“此所谓‘鸡人唱晓’也。”郭欣然悟前诗之先定。后恬于仕进，官至员郎，所至以清慎称之。

梦读异诗

莫养正崇宁初在都下，梦人持数诗相视。内一篇语皆剞劂，不可解。既醒，独忆两联云：“火轮方击毂，风剑已飞铠。诸天互魔扰，救护世尊忙。”不知何谓也。

熙陵奖拔郭贽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

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长江不侔矣。

颜几圣索酒友诗

钱塘颜几字几圣，俊伟不羁，性复嗜酒，无日不饮。东坡先生临郡日，适当秋试，几于场中潜代一豪子刘生者，遂魁送。举子致讼，下几吏。久不得饮，密以一诗付狱吏送外间酒友云：“龟不灵身裀有胎，刀从林甫笑中来。忧惶囚系二十日，辜负醺酣三百杯。病鹤虽甘低羽翼，罪龙尤欲望风雷。诸豪俱是知心友，谁遣尊罍向北开？”吏以呈坡，坡因缓其狱，至会赦得免。后数年，一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题壁间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数日而终。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出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舐笔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赉甚渥。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张遗句南金录

蘧仲兄蘧字子荐，儿时尝过僧居，赋《藏筠轩》诗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缘清甚畏人知。”逾冠而卒。与友人张图南伯鹏者俱寓居余杭，又姻家也。伯鹏亦不幸早世。伯鹏尝与余分韵赋诗，继有一诗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竟分明久，驴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稳如老

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观其所止也！余尝集二人遗句，名之曰《南金录》，且为之跋云：“方二人为童子时，已有星心月胁中语，惊动老成。逮其知学，复观其所以因材自励、期于至远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骥骎骎而问途，是心岂在夫较萦策之妙于蚁封之间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见于后，独此编耳。”览者不以为过言。

李媛步伍亭诗

蘧兄子硕送客余杭步伍亭，就观壁后，得淡墨书字数行，仿佛可辨，笔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台夜复夜，东山东复东。当时九龙月，今日白杨风。”后题云“李媛书”。详味诗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后荒阒，有数十冢，疑冢间鬼凭附而书。不然，好事者为鬼语耳。

渔父诗答范希文

关子东云：范希文尝于江山见一渔父，意其隐者也。问姓名不对，留诗一绝而去。独记其两句云：“十年江上无人问，两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诗相类

王舒公尝赋梅花诗云：“须裊黄金危欲坠，蒂团红蜡巧能妆。”与林和靖所赋一联极相似。林云：“蕊讶粉绡裁太碎，蒂凝红蜡缀初干。”或谓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为全胜。

苏黄秦书各有僻

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与“自是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百花桥下木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流。金玉满堂何所恋？争如年少去来休”，

又“溘尔一气散，去托万鬼邻。四大不自保，况复满堂亲？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尘。空床横白骨，奄忽千岁人”。秦七丈屡书此二诗。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骂胥诗对

福唐张道人多与人言偈，语人祸福如徐神公言《法华》，既过无不神验者。然亦时有戏剧警动小人者。郡有胥魁，其性刚悍，素为郡人所恶。偶以年劳出职，既府谢而出，跃马还家，道逢道人，冲突而过。既内不自安，下马挽张，且求偈言。张于茶肆取纸大书，与之曰：“畜生骑畜生，两个不相争。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胥览之，大惭而退。余儿时尝闻，魏处士隐居陕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为恶诗，尝至东郊，举示魏，及言其精于属对。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数客访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联，似极难对。能对者当输一饭会。”众请其句，云：“笼床不是笼床，蚊厨乃是笼床。”方窃自称奇，而魏即应声曰：“我有对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驴纣乃是孔目’。”一座称快。王即拂袖而出，终身不至草堂也。盖小人僭妄，不可堪忍，虽大修行人与大雅君子，箭在机上不得不发也。

陆规七岁题诗

陆农师左丞之父少师公规，生七岁不能言。一日，忽书壁间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数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向人间。”自此能言语。后登进士第，官至卿监，寿八十而终。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至东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圆镜，写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俗说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穷理尽性，固当无可议者。然尚有未尽解处，今以半镜悬照物像，则全而见之；月未满，则中之物像亦只半见，何也？

兔有雄雌

东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则《木兰诗》云"雌兔眼迷离，雄兔脚扑握"，何也？先生《径山》诗有"暖足惟扑握"。若雄兔在月，则径山正公又非得而暖足也。

诗句七十二取义

《玉台》诗："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和蔷薇歌》："仙机札札飞凤凰，花开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义何也？

花色与香异

"酒成碧后方堪饮，花到白来元自香"，此赵丈德麟赋《玉簪花》诗也。历数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于菊，则花白者辄无香。花之黄者十亦八九无香，至于菊则黄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禀之异，未易以理推者也。

后山评诗人

后山诗评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独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无不好者。"至荆公之论，则云："杜诗固奇，就其中择之，好句亦自有数。"岂后山以体制论，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卷八 杂书琴事墨说附

辨广陵散

《广陵散》，传称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韩皋又从而为之说云：康制此曲，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俭诸人继为扬州都督，咸谋兴复，俱为晋宣父子所杀。扬州，故广陵地。康避世祸，托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皋诚赏音者，然初不详考。汉魏时扬州刺史治寿春，广陵自属徐州，至隋唐乃为扬州耳。又刘潜《琴议》称杜夔妙于《广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声。按夔在汉为雅乐郎，魏武平荆州，得夔喜甚，因令论制乐事。在夔已妙此曲，则慢商之声似不因广陵兴复之举不成而制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乌戍小隐听照旷道人弹此曲，音节殊妙，有以感动坐人者。或疑前后所传之异，因以所闻并记坐人所举琴事，参而书之。

六琴说

《尔雅》大琴谓之离，二十七弦。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为九。汉高祖入咸阳宫，得铜琴十三弦，铭之曰“璠玙之乐”。马明生仙游，见神女于玉几上弹一弦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虽损益各有意义，而世所共传者七弦也。余于是知法出乎尧者，虽亘千古而无弊，非智巧之所能变易也。

古琴品饰

秦汉之间所制琴品，多饰以犀玉金彩，故有“瑶琴”、“绿绮”之号。《西京杂记》：赵后有琴名“凤凰”，皆用金隐起为龙凤、古贤、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赋》所谓“错以犀象，藉以翠绿，爰有龙凤之

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声遗制

余谓古声之存于器者，唯琴音中时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朴拙，使人援弦促轸，想见太古自然之妙，然后为胜。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无华饰，以最古蛇腹纹为奇。至有缝张池坼而声不散者，亦不加完。独此有三代遗制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于中，则弦手犁然而不谐，此理之必然者。余观嵇中散被谮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旷，援琴终曲，重叹《广陵》之不传。此真所谓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婴怀者。若彼中无所养，则赴市之时，神魄荒扰，呼天请命之不暇，岂能愉心和气，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时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后人，谓其拳拳于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恶

唐明皇雅好羯鼓，尝令待诏鼓琴，未终曲而遣之，急令“呼宁王，取羯鼓来，为我解秽”。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洼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媚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矣。

蔡嵇琴赋

蔡中郎《琴赋》云：“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顾慕，拥郁抑按。盘桓毓养，从容秘玩。”人知“藏摧”“毓养”四字之妙，虽试手调弦，已胜常人十年上用。

击琴

宋柳恽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客有以箸和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盖自恽始。近世不复传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筝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彦回常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彦回风流和韵，施之燕闲，故是佳士；若当艰危之际，以一家物与一家，亦痛其须髯如棘，无丈夫意气耳。

闻弦赏音

萧思话领右卫军，尝从宋武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之曰："赏卿有松石间高意。"余谓促轸动操，超然有高山远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闻弦赏音，最为难遇。此伯牙所以绝弦于钟期之死也。

琴趣

鸣弦转轸，要先有钩深致远之怀，不规规于弦手之间期较工拙，便为造微入妙。如孙登弹琴，颓然自得，风神超迈，若游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马、谢祖仁于北牖下弹琵琶，自有天际意。此为得之。

焦尾

《搜神记》载吴人有以枯桐为爨者。蔡伯喈闻其爆声，知其为良桐。请于主人，削之为琴，果有殊声。而烧痕不尽，因名之"焦尾"。后人遂效之。如林宗折巾、飞燕唾花，皆以丑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东坡先生《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其何谓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析之，是为“八日”也。

记墨

烟香自有龙麝气

西洛王迪，隐君子也。其墨法止用远烟、鹿胶二物，铣泽出陈赡之右。文潞公尝从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奁见公，且请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随起，曰："此烟之最轻远者。"及抄烟以汤瀹起，揖公对啜云：当自有龙麝气，真烟香也。凡墨入龙麝，皆夺烟香。而引蒸湿，反为墨病。俗子不知也。

陈赡传异人胶法

陈赡，真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胶虽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又受异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余尝以万钱就赡取墨，适非造墨时，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为寄，曰："此因胶紧所致，非深于墨，不敢为献也。"试之，果出常制之右。余宝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库转置得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胡马南渡，一扫无余。继访好事所藏，盖一二见也。缘赡在宣和间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卖墨都下。元祐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碎者与之，不吝也。其用胶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皆柔软，疑其解化也。东坡

先生尝赠之诗，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句，盖言其为墨隐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过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软剂，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取视果然。”其小握子墨，医者云可入药用，亦藉其真气之力也。

漆烟对胶

沈珪，嘉禾人。初因贩缯往来黄山，有教之为墨者。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后又出意取古松煤，杂用脂漆滓烧之，得烟极精黑，名为“漆烟”。每云：韦仲将法止用五两之胶，至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恨。一日，与张处厚于居彦实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断裂。彦实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弃，遂蒸浸以出故胶，再以新胶和之。墨成，其坚如玉石。因悟对胶法。每视烟料而煎胶，胶成和煤，无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铭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识之盖二十年矣。其为人有信义，前后为余制墨计数百笏。庚子寇乱，余避地嘉禾，复与珪连墙而居。日为余言胶法，并观其手制。虽得其大概，至微妙处，虽其子宴亦不能传也。珪年七十余终，宴先珪卒，其法遂绝。有持张孜墨较珪漆烟而胜者，珪曰此非敌也。乃取中光减胶一丸，与孜墨并，而孜墨反出其下远甚。余叩之，曰：廷珪对胶，于百年外方见胜妙。盖虽精烟，胶多则色为胶所蔽。逮年远，胶力渐退，而墨色始见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墨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润则败矣。滕令嘏监嘉禾酒时，延致珪甚厚，令尽其艺。既成，即小丸磨试，而忽失所在。后二年浚池得之，其坚致如故。令嘏，庄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鉴裁。因谓珪曰：“幸多自爱，虽二李复生，亦不能远过也。”

洙泗之珍

东鲁陈相作方圭样，铭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胶法

柴珣，国初时人，得二李胶法，出潘、张之上。其作玉梭样，铭曰“柴珣东窑”者，士大夫得之，盖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瑱、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

买烟印号

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江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

软剂出光墨

九华朱觐亦善用胶，作软剂出光墨。庄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制，铭曰“爱山堂造”者最佳。子聪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致，与其人已见东坡先生所书。极善用胶。余尝就和得数饼，铭曰“紫霄峰造”者，岁久，磨处真可截纸。子遇不为五百年后名，而减胶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没骨花，败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晋韦仲将、宋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苏浩然断金碎玉

支离居士苏澥浩然所制，皆作松纹皴皮，而坚致如玉石。余与其孙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过数笏。而余于李汉臣丈得半笏，持视仲容，云“真家宝也”。神庙朝，高丽人入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其自珍秘盖如此。世人有获其寸许者，如断金碎玉，乃争相夸玩云。大观间，刘无言取其制铭，令沈珪作数百丸，以遗好事及当朝贵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制。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实可乱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无它嗜，独见墨丸，喜动眉宇。其所制铭曰“晁季一寄寂轩造”者，不减潘、陈。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精究和胶之法，其制皆如犀璧也。

精烟义墨

余尝于章序臣家见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张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学所制，患无佳墨，取四家断碎者再和胶成之，自谓胜绝。此其见遗者。”因谓序臣曰：“此亦好奇之过也。余闻之，制墨之妙，正在和胶。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择精烟，而不能佳绝者，胶法谬也。如不善为文而取五经之语，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终不能佳也。”序臣又曰：“东坡先生亦尝欲为雪堂义墨，何也？”余曰：“东坡盖欲与众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谓集众美以为善也。”

唐高宗镇库墨

近于内省任道源家见数种古墨，皆生平未见，多出御府所赐。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时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

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黑皆非余墨所及。东坡先生临郡日，取试之，为书杜诗十三篇，各于篇下书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制名多蹈袭

墨工制名，多相蹈袭，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艺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关珪。国初张遇，后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张谷所制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时有潘谷；又永嘉叶谷作油烟与潭州胡景纯相上下，而胶法不及。陈赡之后，又有梅赡云。耿德真，江南人，所制精者不减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见也。

杂取桦烟

三衢蔡瑢，虽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胶皆出众工之下。其煤或杂取桦烟为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则经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因问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坚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尔则不得经久也。

墨磨人

一日谒章季子于富春之法门寺，出廷珪墨半笏为示，初不见胶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样，规制古朴，是百余年物。东坡先生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虚语也。

桐华烟如点漆

潭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花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钱大。每磨研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与曾纯父论李氏对胶法，因语及嘉禾沈珪与居彦实造墨再和之妙。纯父曰：顷于相州韩家见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则知对胶之法寓于此也。

唐水部李慥制墨

王景源使君所宝古墨一笏，盖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铭曰“唐水部员外郎李慥制”，云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见，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与。后携研至行朝，有贵人欲以五万钱易研，景源竟惜不与也。

卷九 记研

端溪龙香砚

临汝史君黄莘任道所宝龙香砚，端溪石也。史君与其父孝绰字逸老皆有能书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砚深紫色，古斗样，每贮水磨濡久之，则香气袭人，如龙脑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终，其子材纳之圹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庄户，砚工也。夜有光起于支床之石，异而取之，使琢为砚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因目之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饶，益惧为要人所夺，秘不语人。每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视之。方腊之乱，亡之矣。僧谦云。

龙尾溪月砚

三衢徐氏所宝龙尾溪石，近贮水处有圆晕，几寸许，正如一月状。其色明暗，随月亏盈。是亦异矣！余母舅祝君子与之姻家，数见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吴兴余拂君厚家所宝玉蟾蜍研，其广四寸而长几倍，中受墨处独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与许师圣崇宁间过余氏借观，时君厚母丧在殡，正怀研柩侧，已而闻袖中啧然有声，视之，蜍脑中裂如

丝。盖触尸气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研。其腹疵垢，真数百年物也。其盖有东坡小楷书铭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隐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赧出尤物，雕龙渊懿倾澥渤。”安世屡欲易余东坡醉草，未许，而以拱璧易向叔坚矣，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

丁晋公石子砚

黄叔几为余言：丁晋公好蓄瑰异，宰衡之日，除其周旋为端守，属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后所献几数百枚，皆未满公意。一日，砚工见有飞鹭翘驻潭心，意非立鹭之所，因令没人视之，见下有圆石，大如米斛，块处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异，即以白守，集渔户维舟出之。石既登岸，转仄之，若有涵水声。研工视之，贺曰：“此必有宝石藏中，所谓‘石子’者是也。相传天产至玺，滋荫此潭，以孕崖石，散为文字之祥。今日见之矣！”即丛手攻剖，果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鹅卵色，紫玉也。中剖之为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报书云：“研应有二，何为留一自奉？得无效雷丰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终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宝，不可萃于一家，以启人贪心。”托以解职后面献。而公以擅移陵寝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龙砚

余友何持之，滕庄敏之甥。所蓄瑰异，多外舅故物，而有赏鉴。为余言：其亲党氏有先为端州者，得二岩石砚璞，藏之再世矣。后其孙于京师得铁镜，背铭高古，有道人请为磨治，云须得美石，有锋刃而不刿，如端溪石者，发其光彩，则尽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镜湖以归，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与我百千不能赏余精识，且出斯宝也。”其孙惊异许之，而持璞去，三日来示曰：“使公见其梗概也。”细视之，则石面脉理深青色，盘络如柏枝状，漫不晓其为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满大笑，复持璞去，曰：“后十日可贺。请宿备所偿之直，吾将远游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砚，砚正圆，中径七八寸，浑厚无眼，如马肝色，中盘一金色龙，头角爪尾粲然毕具。

会有知者，即以进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吕老锻研

高平吕老造墨常山，遇异人传烧金诀，锻出视之，瓦砾也。有教之为研者，研成，坚润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书“吕”字为志。吕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汤阴人盗其名而为之甚众。持至京师，每研不满百钱之直。至吕老所遗，好奇之士有以十万钱购一研不可得者。研出于陶，而以金铁物划之不入为真。余兄子硕所获而作玉壶样者，尤为奇物。余尝为之铭曰：“真仙戏幻，锻瓦成金；老吕受之，铸金作瓦。置之篱壁，以睨其璞。顾彼瓴甓，为有惭德。范而为研，以极其妙，则金瓦几于同价。”

澄泥研

悟靖处士王衷天诱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坚泽，如端溪石。扣之，铿然有声；以金铁划之，了无痕衅。或疑是泽州吕老所作，而研首无“吕”字。其制巧妙，非俗士所能为。天诱云：米元章见之，名孙真人研。是非故无所稽考，自是一种佳物也。

铜雀台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镬以为研。虽易得墨，而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锡文为真。每砚成，受水处常恐为沙粒所隔，去之则便成沙眼，至难得平莹者。盖初无意为研，而不加澄滤，如后来吕砚所制也。章序臣得之，属余为诗，将刻其后。云：“阿瞒恃奸雄，挟汉令天下。惜时无英豪，磔裂异肩踝。终令盗抔土，埏作三台瓦。虽云当涂高，会有食槽马。人愚瓦何罪？沦蛰翳梧椟。锡花封雨苔，鸳彩晦云罅。当时丹油法，实非谋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挥写。归参端歙材，坚泽未渠亚。章侯捐百金，访获从吾诧。兴亡何复论，徒足增忿骂。但嗟瓦砾微，亦以材用舍。从令瓴甓余，当擅琼瑰价。士患德不修，不忧老田舍。”

南皮二台遗瓦研

“魏武都邺，筑三台以居，铜雀其一也，最为壮丽。后世耕者得其瓦于地中，好事者斫以为研，号为奇古。欧阳文忠公尝得于谢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绍于冀州，绍死，逐其子谭于南皮，筑台以候望某军，而名曰‘袁候台’。魏文帝与吴质从容游集于南皮，亦筑台以居，名‘宴友’。至今南皮有二台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遗瓦，形制哆大，击之铿然有声。吾之子蘧取其断缺者规以为研，其坚与铁石竞，屡败工斫之具，仅能窊之，而特润致发墨可用。知昔人创物制器，虽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后世之简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蘧铭之曰：“方峥嵘焕奕于一时之盛兮，讵知夫隆栋必倾而华榱终折？洎毁掷埋委于千载之下兮，孰期乎澡泽荐藉而参夫文房四宝之列？盖物之显晦也有时，而事之兴废也常迭。遗材良而质美者，虽亘千古兮不随众物而湮灭。”

端石莲叶研

余过嘉禾王悟静处士，坐间有客怀出莲叶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润可爱。形制复甚精妙，正如芳莲脱叶状。其薄如五六重纸，大如掌。磨之索索有声，而墨光可鉴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记其精制。喻研工，终不能为也。

风字晋研

风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参，无眼，甚薄，研心磨已洼下，背绿皴剥。殆非近代物。与墨为入，光滟如漆。王天诱见之，以为晋研。后易铜炉于章序臣，序臣携至行朝，为一嗜研贵人力取去。其人所蓄数百枚，而此研为之冠也。

乌铜提研

乌铜提砚，余于钱唐得之。制作非近世所为，柄容墨浆可半升许。亦为章序臣易去。关子东见之而铭之曰：“铸金为觚，提携颠倒。持指之宜，发于隐奥。寒暑燥湿，不改其操。君子宝之，庶几允蹈。”

古斗样铁护研

余兄宗胜所用铁护研，端溪石，正紫色，无眼，古斗样，温润如玉。为涤者堕地，缺其受水处。慨惜之余，乃取以漆固，而铁护其外，中固无伤也。蘧铭之曰：“左瞽马宫，形则亏矣。胸中之书，震耀百世。”

吴兴许采五砚

吴兴许采字师正，字画规模钟司徒，殆窥其妙。自为儿时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几至百枚，犹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则以砚甃圹，无遗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谟所宝端溪研一，圆厚寸余，中可径尺，色正青紫，缘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样，色绀青，类洮河石。面有十数晕，金翠周间，与孔雀毛间金花正相类。甚宜墨。而不知石所从出。又一端石，古斗样，长尺余，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书“玉堂旧物”四字。又圆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极洼下，温润发墨。师正常所用者。莫养正为之铭曰：“圆如月，洼如尊。勿谓其琢削不巧，见谓椎鲁无文。即而视之，其中甚温。”又一端石玉堂样者授余，深紫色，无眼。余命之曰“端友”，且为之铭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韫玉之美，复具眼而知默；祈渐摩以穷年，为何子之三益也。”

赵水曹书画八砚

水曹赵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见重于前辈。蘧先博士为徐州学官日，赵献状开凿吕梁百步之崄，置局城下，最为周旋。其重定《华夷图》，方一尺有半，字如蝇头而体制精楷。苏州张珙妙于刊镬，三年而后成。甚自秘惜，不易以与人，与其所获丁晋公家王右军小楷《乐毅论》椟藏自随，得之者以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数也。其所用砚，端石，长尺余，阔七八寸，温润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艰得，求之十年而后获。上下界为八砚，云性懒涤砚，又不奈宿墨滞笔，日用一砚，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则常用新砚矣。故名“八面受敌”云。

赵安定提研制

《砚谱》称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为数板，用精铁为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历代宝□。余于崇宁间见安定郡王赵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制。绍兴四年，复拜公于钱塘涌金门

赐第，出研案间，云：生平玩好，尽丧盗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复外样拙，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抚之怅然也。近章伯深偶于钱塘铁肆中得一枚，绝与赵类而非是也，求易余东坡所画鹊竹而得之。工制坚密，今人不能为也。

龙尾溪研不畏尘垢

涵星研，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于外侄黄材成伯。黄以嗜研，求为婺源簿。既至，顾视一老砚工甚至。秩满，而研工饯之百里，探怀出此研为赆，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无此研也。”黄始责其不诚。工云：“凡临县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则龙尾溪当泓为鲸海不给也。此石岁采不过十数，幸善护之！”然研如常研，无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积，经月不涤，而磨墨如新，此为胜绝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涤，得此用之终身云。莫养正为之铭曰：“肤寸之珍，云蒸雾出。小而有容，如摩诘室。老何肺肠，与之为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郑魁铭研诗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马蹄样，深紫色，厚寸许，面径七八寸。下有郑魁铭诗，隶字甚奇，云：“仙翁种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鲸血，鉴成天马蹄。润应通月窟，洗合就云溪。常恐魍魉夺，山行亦自携。”砚之妙美，尽于铭诗，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铭僧研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样，青紫色，有二眼，碧晕活润。背有李端叔铭云：“踏碓是向上机，不识字是第一义。遂乃传子传孙，至今为祥为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长出一头。名字半露消息，伎俩非闻思修。发明前身不识字，后身涌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两身，具眼者识。”李丈家集遗此铭，故录之。

跃鱼见木石中

徐州护戎陈皋供奉行田间，遇开墓者，得玛瑙盂，圆净无雕镂纹。盂中容二合许，疑古酒卮也。陈用以贮水注砚，因间砚之中。有一鲫，长寸许，游泳可爱。意为偶汲池水得之，不以为异也。后或疑之，取置缶中，尽出余水验之，鱼不复见。复酌水满中，须臾，一鱼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终无形体可拘。复不可知为何宝也。余视之数矣。时水曹赵子立被旨开鉴吕梁之崄，辟陈督役，目睹斯异，因言其顷在都下，偶以百钱于相国寺市得一异石，将为纸镇，遇一玉工求以钱二万易之，赵不与。玉工叹息数四，曰："此宝非余不能精辨，余人一钱不直也。"持归几年，了无他异。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视之，中有泓水，一鲫跃出，拨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类也。余又记《虏庭杂记》所载，晋出帝既迁黄龙府，虏主新立，召与相见。帝因以金碗、鱼盆为献。金碗半犹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叶法静治化金药成，点磁盆试之者。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水，则宛然木纹之鱼也。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

铜蟾自滴

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见而甚异之，求以古书博易，申公不许。后失之，或见之宝晋斋。申公之孙伯深云。

雷斧研铭

余经霅川，偶得数雷斧于耕夫，虽小大不等，而体皆如玉。因择其厚者洼而为研，肤理锐泽，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鉴。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洼治，则以铁为周郭，如青州提研所制，亦几案间一尤物也。因铭之曰："石化殒星，龙雨刀槊。是从震霆，散坠风雹。形实斧也，其质玉璧。洼而为砚，以资锐泽。与翰墨而周旋，诛奸谀之死魄。"

卷十 记丹药

序丹灶

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药丹头也。自三茅君以丹阳岁歉，死者盈道，因取丹头点银为金，化铁为银，以救饥人。故后人以锻粉点铜，名其法曰“丹阳”；以死砒点铜者，名其法曰“点茆”。亦有取丹头初转伏朱以养黄茆，死磠以干汞，如汉之王阳、娄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鸦嘴金以助国用者，不可谓世无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龟毛兔角，而为之致祸者十八九也。如东坡先生、杨元素内相，皆密受真诀，知而不为者。章申公、黄八座道夫皆访求毕世，费资巨万，而了无一遇者。

凤翔僧锻朱熔金

东坡先生初官凤翔日，遇一老僧，谓之曰：“我有锻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庐也。”坡语僧曰：“闻之太守陈公尝求而不与，我固无欲，乃以见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无日，而法当传人。然为之者多因致祸，非公无可授者。但勿妄传贪人耳。”后陈公知坡得之，恳求甚力，度不可不与。陈得而为之，不久果败官而归。其法：以一药锻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随其数，每一分入锻朱一钱，与金俱熔。既出坯，则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颍滨遗老亦详记之《龙川录》云。

居四郎伏朱锻丹砂

密院编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异人，得锻朱法。其法取辰锦颗块砂，不计多少，以一药铺盖锻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两空养。不论岁月，要用即取水银与足色金对母结成母砂子，取锻朱细

研，以津调匀，涂砂球上，炽炭十斤，笼砂锻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宝，淬梅水中，则俱成紫磨金。不再坯溶，便可制器用也。而老居未尝对人言，亦未辄用一钱也。临终呼世英，语之曰："我之锻法，世唯语韩魏公矣。非魏公德业之厚，余人不可授也。我亦不当授汝，汝分中合得，后自当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费妄求访，以尽资用。"因语数法，皆不能成宝，世谓"蘸法"者授之。并语目睹数人缘此而致祸者以戒之。

瓢内出汞成宝

承议郎贺致中为余言：任德翁之犹子尝随德翁入都，舣舟相国寺桥，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药瓢云："吾视官人盖留心丹灶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钱，当以此瓢为赠。夜以水银一两投中，翌早收取二两干银也。"任意谓必无此理，然亦不能违其请，倾箧得百钱与之，袖瓢而归。夜取汞试纳瓢中，置之枕间。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则其声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复视。一日，德翁须汞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倾器中则坚凝成宝矣。入火烹炼，了无耗折。自此夕注晨取，无不成宝者。盖真仙丹药所制，汞感丹气，自然凝结。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坚，则破瓢而取，止于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无方，非尘凡之可理度者。任无妻孥之累，资用素穷，既日获一星之利，于是厚为己奉。不逾年，一病而卒，瓢亦随失之也。

丹阳化铜

薛驼，兰陵人，尝受异人锻砒粉法，是名"丹阳"者。余尝从惟湛师访之，因请其药。取帖药，抄二钱匕，相语曰："此我一月养道食料也。此可化铜二两为烂银，若就市货之，锻工皆知我银可再入铜二钱，比常直每两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溶铜汁成，即投药甘锅中。须臾铜汁恶类如铁屎者胶着锅面，以消石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虽经百火，柔软不变也。此余所躬亲试而不诬者。后亦许传法，而贼乱，不知所在矣。

锻消愈疾制汞

姑苏查先生得锻消石法，章申公与之为莫逆，而法不传也。尝遇

一病僧而悯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饮之。服之月余，病良已。僧有周旋，过而询其由，以饮煎水为言。是僧素知查术，曰：“此伏消所成也，当取汞置盂中，就火试之。”果致汞死。僧更以为希世之遇，即往礼谢再三，且语其盂之异，复恳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传，而前盂用力将竭，可携来，为公加药为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别熔。门临大河，俟消成汁，即钳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师之疾，不意无厌至此也！”僧懊恨而归。

点铜成庚

法空首座无相师，霅川人，与余为姻家，待制公沈纯诚之季也。一举不第，遂祝发以求出世法。间亦留心锻事。尝于焦山与僧法全语及点化，而全云：“我术正是点茆耳。”空曰：“出家儿岂当更学此？若一有彰败，则所丧多矣。”全曰：“我法异此，止以一药点铜为金，而所患制铜无法于骨董袋携行，或为人所窥尔。”因出一纸里视空，质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数钱匕，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讯之，全笑曰：“人得此视之，溪砂也，岂知实铜耶？”复取白药少许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视之，真金也。空拜礼称赞云：“目所未见也。”复日加延款，且请其术。全曰：“我不惜术，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贪人妄费之心，反致奇祸，实无益于人也。请为师言其自也。我年二十无家，为道人。同侣三人，共学丹灶，历年无成。因绍圣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语曰：‘我辈所学，游访未远。今当各散行，以十年为期，却以此月此日会于此地。道人无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举酒为约。三人者散往川陕、京洛间，我即留二浙。转首之间，忽复至期，出丰乐桥，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欢甚，剧饮数日，各出所得方诀参较之。内一茆法差似简易，即试为之，而铜色不尽。一人曰：‘我于成都药市遇一至人，得去晕药，彼云奇甚，而我未试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黄。意谓药少未至，增药再烹，及出坯中，则真金矣。更相惊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众复相与谋曰：‘常闻京师栾家金肆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无疑，则真仙秘术也。’复被而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归。时共寓相国寺东客邸中，复相庆曰：‘我辈穷访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养道矣。万一未能免俗，则饮酒食肉，可毕此生。今当共作百两，分以为别。’即市半边官酝，大嚼酣饮而烹铜。不虞铜汁溅发，火延于屋，风势暴烈，不可救扑，火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独微醒，径破烟焰，从稠人中脱命而出。惧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顺流而下。度过国门下锁，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过祈天，且誓为僧及不复再作。或遇干大缘事，不能成就，当启天为之，不敢毫发为己用也。况敢传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缘事，可与众集福者，我当分药点

治，虽百两不靳也。”空既聆其说，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后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数日而卒。

草制汞铁皆成庚

朝奉郎刘均国言：侍其父吏部公罢官成都，行李中水银一箧，偶过溪渡，箧塞遽脱，急求不获，即揽取渡傍丛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倾之不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箧视之，尽成黄金矣。本朝太宗征泽潞时，军士于泽中镰取马草，晚归，镰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斧底，亦成黄金焉。又临安僧法坚言：有歙客经於潜山中，见一蛇，其腹涨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啮破，以腹就磨，顷之涨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涨毒之药，取至箧中。夜宿旅邸，邻房有过人方呻吟床笫间，客就讯之，云正为腹胀所苦。即取药就釜，煎一杯汤饮之。顷之不复闻声，意谓良已。至晓但闻邻房滴水声，呼其人不复应，即起烛灯视之，则其人血肉俱化为水，独遗骸卧床。急挈装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视之，了不测其何为至此。及洁釜炊饮，则釜通体成金。乃密瘗其骸。既久经赦，客至邸共语其事，方传外人也。

糁制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卖墨庐山，过僧了希，语及丹灶，夜宿其庐。希探箧取一药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钱重，用水银一两，同入铁铫中，以盏覆之，置火上。顷之作婴儿声，即开视，以秤秤之，并药成一两二钱黄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临安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饼饵为给。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无过费，而纯质如一，一日密语之曰：“我有干汞法，未尝语人。念尔翁媪甘贫于饼肆，且老之，可坐受安逸。”翁媪即谢而受其方，并面干汞示之。数日，翁媪复携饼饵造僧房见僧云：“诚谢老师见惠秘方，以休养二老。然老夫妇亦自有一薄术，自谓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饼肆，以毕余生也。”乃出药于僧前，取汞糁制，即成黄金矣。老僧惭恧，礼谢翁媪云：“吾二十年与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既归，明日僧出访之，则空室矣。

市药即干汞

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义公，故农家子。后以市药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难，如在己也。贫乏求济，倾资与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与一道士同载，如旧相识。道士从容谓公曰："子有阴德。我所秘干汞法，当以授子，可广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药与汞，取汞置铁铫中，以药少许糁上，复以器覆之，置火上。须臾，闻铫中婴儿声，即揭起视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谢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当竭力所致为之，此不愿为也。天或下悯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愿也。"即投汞与方潭水中。道士笑谢曰："我非所及也。"是岁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从其姊丈陈庸器读书，且嘱之曰："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建常十八岁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于李常宁榜中登科，如公约也。

药瓦成金

李枢公慎，副车李玮之曾孙，云其季公雄帅，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长主召捷至，为设酒，谓之曰："闻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见否？"捷曰："此亦戏剧耳。"时坐炉侧，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杯置汤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药糁上，复注汤满杯。酒散，汤已耗半。取瓦视之，则两角浸汤处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余杭陈祖德云：尝见吕吉甫家藏娄敬所化药金，重三十两。元是片瓦，而布纹仍在也。

变铁器为金

阁门宣事陈安止云：其姻家刘朝请者，在镇江常延顾一道人，临行借取案间铁铫，云欲道中暖酒用。既与之，数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纸数重封铫还刘，嘱曰："慎勿遗坠！"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铫不直百钱，何用见还，又封护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闲处。一日取铫作糊，既涤濯之，视铫柄有五指痕，及转握处皆成紫金色。惊叹累日，传玩亲友，无不叹赏者。盖是其真气所化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目录

邵氏闻见录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录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邵氏闻见后录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后录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邵氏闻见录

[宋] 邵伯温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录》，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名《闻见前录》，“前”字乃后人所加，以区别作者之子邵博所著《邵氏闻见后录》。二十卷，宋邵伯温撰。邵伯温（1056—1134），河南洛阳人，字子文，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谥康节）之子。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表明本书主要是以绍述并阐扬其父及其密友的为人品性和政治见解为归旨的。其父邵雍治《易》学，隐居不仕，但颇关心时事，与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吕公著、富弼等过从甚密，特别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上，观点一致。因此，反映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很自然成为本书的重点。作者是坚定地站在反变法的立场上的，对新法之“弊害”，乃至王安石及其亲信的个人品质，作了详尽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而同时，也有比较客观记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派各有得失的内容。本书在反映这场斗争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所独具的价值，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重视。

现在可见的本书版本，主要有明《津逮秘书》本、清《学津讨原》本及民国涵芬楼夏敬观校本几种。今以校勘较精的涵芬楼夏校本为底本，校以《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和现存的宋、元、明钞本及有关史志，予以标点，校改之处不出校记。

邵氏闻见录序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则闻而知之，则见而知之。”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书。

卷第一

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者异其骨相，阴使画工图于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长武至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不留，复入洛。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帝寤，僧问所向，帝曰："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无以为资。"僧曰："某有一驴子可乘。"又以钱币为献，帝遂行。柴太尉一见奇之，留幕府。未几，太尉为天子，是谓周世宗。帝与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屡建大功，以至受禅。万世之基，实肇于澶州之行。帝即位，尽召诸节度使入觐。宴苑中，诸帅争起论功，惟彦超独曰："臣守藩无效，愿纳节备宿卫。"帝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从容问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彦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泽神龙。帝若为臣留，则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独令汝更作永兴节度一任。"长寿寺僧亦召见，帝欲官之，僧辞，乃以为天下都僧录，归洛。今永兴有彦超画像，长寿寺殿中亦有僧画像，皆伟人也。呜呼！圣人居草昧之际，独一僧识之，彦超虽不识，及对帝之言自有理，异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太祖与通并掌军政，通愚愎，将士皆怨之，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战功，故皆爱服归心焉。将北征，京师之人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讹讹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于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复冠，召升殿，曰："后当改，姑赦汝，勿令外人闻也。"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穀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已洞开，空无一物。寺僧云：“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张舜民曰：“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

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深明果断，天下无复太平之日矣。圣贤之见，何其远哉！世谓韩王为人阴刻，当其用事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谕曰：“功成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归，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战耶？姑徐之，更为吾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呜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

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帅，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迨，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曰：“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盖欲以恩德来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撤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至今太庙先进牙盘，后行礼。康节先生常曰：“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

东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宫，晋改曰大宁宫，周世宗虽加营缮，犹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图西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则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帝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

太祖登极未久，杜太后上仙，初从宣祖葬国门之南奉先寺。后命宰相范质为使，改卜，未得地。质罢，更命太宗为使，迁奉于永安陵。又欲迁远祖于西京之穀水，盖宣祖微时葬也。相并两冢，开圹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坟为园，岁遣官并祭，洛人谓之“一寝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颐曰：“为并葬择地者，可以谓之智矣。”

太祖猎近郊，所御马失，帝跃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

马独不驯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为天子，数出游猎，马失又杀之，其过矣。”自此终身不复猎。

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敢动。呜呼！太祖于一木不忍暴用以违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有言，罢归寿州本镇。朝辞，太祖谕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第归镇，吾当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则已有妇乐氏，辞。帝曰：“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乐氏厚资嫁之。帝谓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率先诸镇纳节，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谥正懿。承衍官至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河中尹，薨，赠尚书令，追封郑王。呜呼！太祖驾驭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呜呼！自非圣度宏远，安能服天下英雄如此。

伪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过眉州湖瀼渡，一宫嫔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后生子，今为孟氏不绝。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哭王滩。蜀初平，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

真宗皇帝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渊，京师震动。当时大臣有请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毕文简公病不出，右相寇莱公独劝帝亲征，帝意乃决，遂幸澶渊。帝意不欲过河，寇公力请，高琼控帝马渡过浮梁。帝登城，六军望黄屋呼万岁，声动原野，士气大振。帝每使人觇莱公动息，或曰“寇准昼寝，鼻息如雷”，或曰“寇准方命庖人斫鲙”，帝乃安。既射杀死虏骁将顺国王挞览，虏惧请和，帝令择重臣报聘。莱公遣侍禁曹利用以往。帝曰：“凡虏所须，即许之。”莱公戒之曰：“若许过二十万金币，吾斩若矣。”和议成，诸将请设伏邀击，可使虏匹马不返。莱公劝帝勿从，纵契丹归国，以保盟好。帝回銮，每叹莱公之功。小人或谮之曰：“陛下闻博乎？钱输将尽，取其余尽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尚何念之？”帝闻之惊甚，莱公眷礼遂衰。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礼成，海内晏然。一日，开太清楼宴亲王、宰执，用仙韶女乐数百人，有司以宫嫔不可视外，于楼前起彩山幛之，乐声若出于云霄间者。李文定公、丁晋公坐席相对，文定公令行酒黄门密语晋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晋公微笑。上见之，问其故，晋公以实对。上亦笑，即令女乐列楼下，临轩观之，宣劝益频，文定至沾醉。

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后之家至京师，真宗判南衙，因张耆纳后宫中。帝即位，为才人，进宸妃，至正位宫闱，声势动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玉泉长老者，已居长芦矣。后屡召不至，遣使就问所须，则曰："道人无所须也。玉泉寺无僧堂，长芦寺无山门，后其念之。"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建长芦寺临江门，起水中。既成，辄为蛟所坏。后必欲起之，用生铁数万斤叠其下，门乃成。盖蛟畏铁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记》曰后所建云。

卷第二

仁宗好用导引术理发，有宫人能之，号曰梳头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发，嫔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争取之，帝不能止。有从旁读者，盖台臣乞放宫女章也。众闻之嘿然，独梳头夫人叹息曰："今京师富人尚求妾媵，岂有天子嫔御，外臣敢以为言？官家亟逐言者，则清净矣。"帝不语。既御膳，幸后苑，命内侍按宫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台臣之言也。梳头夫人以入宫久，首出之，帝亦不问。或谓参知政事吴奎曰："上比汉文帝何如？"奎对曰："以此则过文帝远矣。"

仁宗朝，程文简公判大名府时，府兵有肉生于背，蜿蜒若龙伏者，文简收禁之，以其事闻。仁宗语宰辅曰："此何罪也？"令释之。后府兵以病死，呜呼！肉龙生于兵之背，妖也；帝释之，德足以胜妖矣。兵辄死，宜哉！

孙文懿公为翰林学士，撰《进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仁宗皇帝览之，感泣弥月。公自此遂参大政。帝问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齿于兄弟，不及养母，以此知陛下圣心中事。"上为之流涕。先是，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以明肃太后为尊也。学士大夫嘉其善比，独仁宗不悦。

伯温尝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内道场，夜闻乐声，久出云霄间。帝忽来临观，久之，顾左右曰："众僧各赐紫罗一匹。"僧致谢，帝曰："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呜呼！仁宗以微物赐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尝观仁宗二十许岁时，祀南郊回，坐金辇中，日初出，面色与

金光相射，真天人也。因并记之。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上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后潞公入为宰相，台官唐介言其过，及灯笼锦事，介虽以对上失礼远谪，潞公寻亦出判许州，盖上两罢之也。或云灯笼锦者，潞公夫人遗张贵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与梅圣俞书窜之诗，过矣。呜呼！仁宗宠遇贵妃冠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诋毁云。

仁宗皇帝时，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静思所以致变者，不可得。偶后苑作匠进一七宝枕屏，遽取碎之。呜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当太平盛时享国长久，宜矣！至熙宁大臣以"天变不足畏"说人主，以成今日之祸，悲夫！

仁宗御马有名玉逍遥者，马色白，其乘之安如舆辇也。圉人云："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节。驭者行速，则以足拦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长鸣不行。王怒，还之。帝以叔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马铺。久之，复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从葬至陵下，悲鸣不食而毙。伊川先生程颐谓伯温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欤！"

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

仁宗皇帝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梦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谓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锡一纪之寿。"帝曰："吾何当归？"神人曰："请以臣之车辂相送。"帝登车，问神何人，曰："臣所谓葛将军者。"帝寤，令检案《道藏》，果有葛将军主天门事。因增其位号于大醮仪中，立庙京师。帝自此御朝即拱嘿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

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仁宗皇帝初纳光献后，后有疾，国医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医？"后曰："妾随叔父官河阳，有疾服孙用和药辄效。"寻召用和，服其药，果验。自布衣除尚药奉御，用和自此进用。用和本卫人，以避事客河阳，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名闻天下。二子奇、兆，皆登进士第，为朝官，亦善医。

仁宗皇帝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韩蛊者，自言尝汲水，仁宗见龙绕其身，因幸之，留其钏，复遗以物为验，遂称有娠。既逾期不产，按验，皆蛊之诈。得其钏于佛阁土中，乃蛊自埋也。翁氏削一资，杖韩蛊，配尼寺为童。初，执政请诛之，光献太后曰："置蛊于尼寺，欲令外人尽和其诈，若杀之，则必谓蛊实生子也。"英宗初载，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其决事之明类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遗诏到洛，伯温时年七岁，尚记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时舅氏王元修自京师过洛，为先公言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又有周长孺都官赴剑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呜呼！此所谓百姓如丧考妣者欤？

熙宁初，仁宗皇帝幼女下嫁钱景臻，京师父老知其为仁宗女也，随其车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虏主谓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盖虏主为太子时，杂入国使人中，雄州密以闻，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故虏主感之。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英宗山陵，有辇官毕达恸哭于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余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达暴卒。韩魏公为司马温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尝为三陵壕寨，年逾九十，坐丁谓移永定陵皇堂事，羁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验，亳人神之。遇赦归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遍历山原观地形，语人曰："此地将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问之，道全曰："今永安县地吉，吾谓宜徙以为陵寝。"有司疑其欲骚动县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继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儿原，非佳兆。"后三年，英宗晏驾。

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观者夹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现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挥泪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呜呼！帝之德泽在人深矣。

卷第三

英宗于仁宗为侄，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养禁中。温成张妃有宠，英宗还本宫，宣仁还本宅。温成薨而竟无子。一日，帝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时宫中谓天子取妇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献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为皇子，入谢，帝与后适御后苑迎曙曙，英宗讳。亭，帝谓后曰：“岂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药，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医投药，已无及矣。帝崩，左右欲开宫门召两府，后曰：“此际宫门不可开，但以密敕召两府，令黎明入。”又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又使人守之。翌日，两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当，两府共抱之，解其发，衣以黄衣。命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珪惧甚，笔不能下。丞相魏公韩琦从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几年”，珪乃能草诏。英宗即位数日，有疾，执政大臣请光献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退，久之，乃从。则光献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献之礼甚至。迨光献之崩，神宗哀毁，不能视朝，其所制挽章，至今读之令人流涕也。韩魏公薨，其子孙仿郭汾阳，著《家传》十卷，具载魏公功业。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献信谗，屡有不平之语，魏公以危言感动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又言太后曾问“汉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梦甚异，见这孩儿却在庆宁宫。”谓英宗复在旧邸。魏公曰：“却在庆宁宫，乃是圣躬复旧之兆，此是好梦。”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长立，且与照管。”谓神宗。后怒曰：“尚欲旧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对大臣泣诉英宗语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论奏云云，乃止。又云台谏有章，乞早还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岂见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椟，张大勋业，以希进用，殊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欺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

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不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于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

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严，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颍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颍邸宾僚号天下选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至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帝

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

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相沆、富韩公弼、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兖国公，子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偲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五岁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

子，性于忠孝，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卷第四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神宗许之，而难其人。执政议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忱对便殿曰：“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臣既辱使，指当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韪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忱不奉诏。初，以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艰，诏起复，未行，公亦使回。虏又遣萧禧来，帝开天章阁，召执政与忱、大忠同对资政殿，论难久之。帝曰：“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今两遣使，岂有中辍之理？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诚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进曰：“彼遣使相来，即与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来求关南之地，则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今代北安可启其渐？”忱进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皆知不可夺，罢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大忠亦乞终丧制。帝遣中使赐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手诏，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虏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虏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诏故老”云云。韩魏公疏曰：“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则似不以大敌为恤，虏人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虽闻虏主孱而妄弱，岂无强梁宗属与夫谋臣策士，引先发制人之说，造此衅端？故屡遣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尔。其所致虏之疑者七事：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乃因商舶招谕而来，且高丽来与不来，于国家固无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长，未尝为边患，而强取其地，乃及熙河一路，杀其老弱以数万计，所费不赀，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二也。边近西山，地势高仰，不可为溏泺，向闻遣使部兵遍置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心异矣，三也。义勇民兵，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创团保

甲，一道纷然，义勇旧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数之虚名，四也。河北诸州，缘边近里，城池工筑并兴，增置防城之具，检视衣甲器械，五也。创都作院，颁降弓刀新样，大作战车，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费财殚力，先自困毙，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声言出征，又深见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虏素为敌国，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为谋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与雄州素有定界，若优容而与之，虏情无厌，浸淫日甚；不许，虏遂持此以为己直，纵未大举，势必渐扰诸边，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钱事，而言者辄赐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实避嫌疑，不敢论列。今亲被诏问，事系国家安危，言及而隐，罪不容诛。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简，治国之本，当先富强，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礼作乐，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者也。又内外置市易务，小商细民，无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违者坐徒，不以赦降，监司督责，以刻为明，簿法之苛，过于告缗。今农夫怨于畎亩，商旅叹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职，恐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陛下始谋者大误也。陛下有尧之仁，舜之聪，改过不吝，圣人之大德也。而又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必曰虏势已衰，特外示骄慢尔。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相领大兵深入虏境，则强冀之地，一举可复，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粗勇寡谋之人，保甲新兴，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继，腹背受敌，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此致歧沟之败也。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它意？恐为谍者所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两绝嫌疑。望陛下以自见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则可以迁延岁月。陛下益养民爱力，重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天下悦服，边备日充，塞下有余蓄，帑中有羡财。虏果自败盟誓，有衰乱之形，然后一振威武，恢复故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矣。”富韩公疏曰：“臣五六年来，切闻绥州、啰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或以丧师，或以献馘，即时传播四方。而西师初举，便传必复灵夏，既又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虏必然寻已探知。彼复闻朝廷练士马、缮城池、利器械、聚刍粮，加之招致高丽，欲为牵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将，事机参合，此虏人所以先期造衅，既发争端，势未肯已也。今衅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论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款缓，便要可否。违之则

兵起而患速，顺之则河东斥候日蹙，虽款目前，遗患在后。臣谓不若一委边臣，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使之尽力交相诘难。然北虏非不自知理曲，盖欲生事，遂兴于戈。岂是无故骤兴，实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省熟虑，不可独谓虏人造衅背盟也。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兴防边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实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或更与西夏为掎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边警急，数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臣愿陛下以宗社为忧，以生灵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非万全不举，此天下之愿，而臣之志也。而又喧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闻之，心殒胆落。陛下英睿天纵，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与创业之主事体绝异，尤不可慨然轻举。又恐朝廷且作声势，初无实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虚声而召彼实来也。张虚声者，必有疏略之虞；作实来者，必尽周密之虑。成败岂不灼然？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角厮啰、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臣窃谓因今横使之来，且可选人以其疑我者数事，开怀谕之云：凡为武备，乃中国常事，非欲外兴征伐；向来用武之地，皆小蕃有过者，朝廷须当问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余年，无故安肯辄欲破坏？又恐是奸人走作，妄兴间谍，因此互相疑贰，养成衅隙，遂有今日争理。如朝廷更有可说诸事，但尽说之，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横使如不纳，即遣报聘者于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几一得，必有所益。缘彼大藉朝廷岁与，方成国计，既有凭藉之心，岂无安静之欲？只以疑情未释，遂成倔强。若与开解明白，必肯回心。若两情不通，祸患日深，必成后悔。臣更望陛下兼采博访，不宜专听一偏。恐有迎合圣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实事闻而误国家大计。臣所以先及此者，窃闻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诏，许人极陈时政得失。寻闻上章论列者甚多，随而或遭贬降。陛下殊不以手诏召人极陈为意而优容之，及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务结舌，下情不能上达，朝政莫大患也。愿陛下深思极虑，早令天下受赐也。”文潞公、曾鲁公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吕公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

示朴野，中怀狡诈。”

卷第五

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法，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国初，上皇即位，用韩忠彦为相，清臣为门下侍郎。忠彦与清臣有旧，故忠彦惟清臣言是听。清臣复用事，范右丞纯礼，忠彦所荐，清臣罢之；刘安世、吕希纯皆忠彦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帅定武，希纯帅高阳；张舜民，忠彦荐为谏议大夫，清臣出之，帅真定。其所出与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贤士，清臣素所惮不可得而用者。忠彦懦甚，不能为之主。曾布为右相，范致虚谏疏云："河北三帅连衡，恐非社稷之福。"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日报罢，清臣亦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尝论绍圣、建中靖国之初，朝廷邪正治乱未定之际，皆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坏之。邪说既腾，众小人并进，清臣自亦不能立于朝矣。使清臣在绍圣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国初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以公议正论共济国事，则朝廷无后日之祸，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义士惜一时治乱之机，为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有旨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谓伯温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礼。"伯温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继奸臣曾布、蔡京用事，朋党之祸再作，元祐后竟出居旧宫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师，逼上皇渊圣帝北狩，宗族尽徙，独元祐后以在道宫不预。虏退，群臣请入禁中，垂帘听政，以安反侧。至上即位于宋，幸维扬，虏再犯，幸余杭，后于艰难中辅成上圣德为多。后崩，上哀

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下诏服齐衰，谥曰昭慈圣献。呜呼！后逮事宣仁圣烈太后，其贤有自矣。至于废兴，则天也。

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初于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又用章惇为察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又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交趾。二人不密，造战舰于富良江上，交趾侦知，先浮海载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杀守臣苏缄，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赵卨宣抚广南，使直捣交趾。逵老将，与卨议论不同，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进，瘴死者十余万人。元丰四年，五路大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惠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谓宰执曰："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享太平。"然帝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呜呼痛哉！故元祐初，宰执辅母后、幼主，不复言兵。西夏求故地，举鄜延、环庆非吾要害城塞数处与之。游师雄、种谊生禽鬼章，亦薄其赏，盖用心远矣哉！

绍圣、元符间，章惇用事，谪弃他帅臣，兴兵取故地，筑新塞，又取河北鄣、鄯等州，关中大困。因哲宗升遐，建中靖国之初，谏议大夫张舜民，邠人，熟知灵武之败，永乐之祸，神宗致疾之由，在经筵为上皇言之，上皇为之感动。故章惇罢相，弃鄣、鄯等州之地。崇宁初，蔡京用事，以绍述之，劫持上皇兴兵复取鄣、鄯故地，责枢密使安公焘并弃地帅，熙河、泾原、环庆、鄜延各进筑，泸戎、绵州亦开边。内臣童贯为宣抚使，每岁用兵不休。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政和以来，天下公私匮竭，民不聊生。蔡京经营北虏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于京，遂结女真以伐大辽。燕、冀遗民，杀虏殆尽，复用金帛从女真买空城，以为吊伐之功。又阴约旧大辽臣张觉，图营平、滦州等。事泄，女真以招纳叛亡为名，由河东来者，陷忻、代，越太原，陷隆德，以至泽州之高平；由河北来者，直抵京城。上皇禅位，幸丹阳，渊圣割三镇以为城下之盟。女真退，复诏三镇坚守。又因女真之使，以黄绢诏书结其所用大辽旧臣余睹者使归，反以所得诏书绐其主，诏有"共灭大金"之言。女真怒，再起兵，破京师，劫迁二帝，虏宗族大臣，取重器图书以去。上即位于宋，迁淮扬，虏逼，上渡江，甚危，兵民溺水死驱执者不可胜数。今乘舆播越，中原之地尽失，天下之人死于

兵者十之八九，悲夫！一王安石劝人主用兵，章惇、蔡京、王黼祖其说，祸至于此。因具载之，以为世戒。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召范忠宣公于永州，虚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韩忠彦为左仆射。安焘有时望，方服母丧，乃拜曾布为右仆射。次年，改建中靖国，钦圣太后上仙，布为山陵使。布与内臣刘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谕中丞赵挺之，建议绍述以迎合上意。布还朝，与忠彦势相敌，渐逐忠彦荐引之士。右丞范公纯礼为人沉默刚正，数以言忤上，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为然，遂罢。"盖诜尝以札子求此官于上，上禀皇太后，后曰："王诜浮薄，果使为之，则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为此官称职，可命之。"上从王诜所纳札子，批除王师约枢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于范右丞，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后诜因馆伴大辽使，妄称范右丞押宴，席间语犯御名，辱国。右丞不复辩，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颍昌府。自此，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布专意绍述，尽复绍圣、元符之政，忠彦懦而无智，既怨布，乃曰："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遂召蔡京，京之大用，自韩忠彦始。忠彦竟不能安其位，罢去，布独相。台谏官陈瓘、龚夬辈多贤者，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枢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罢相，京师起大狱，治布赃状，贬布白州司户参军，廉州安置。布之诸子及门下士皆重责，蔡京为之也。韩忠彦亦安置于河北近郡，寻听自便，京阴报其荐引之功云。大观末，上颇厌京，因星变，出之。又以饰临平之山，决兴化之水等事，谓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贬太子少傅，居苏州。上用张商英为右相，商英无术寡谋，藐视同列，间言并兴，上不乐，罢之。京密结内臣童贯，因贯使大辽归，诈言虏主问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时何执中已为左相，乃拜京太师，谓之公相，总三省事。童贯既引京，自欲为枢密使，京止以贯为太尉、节度使、陕西宣抚使，贯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师致仕，上命郑居中为相，居中丁母忧，相乃命余深，皆鄙夫小人，无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独任结大金灭大辽取燕、云事，置经抚房，三省、枢密院皆不预。下族诛之令，禁言北事者。黼后以太傅致仕，犹领应奉司，以固上宠。白时中、李邦彦并左右相，儇薄庸懦无所立，蔡京以盲废复出，领三省事。用其子絛为谋主，絛与其兄攸相仇，絛败，京复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罢，方恭谢景灵宫，闻金人举兵犯京师。上下诏称上皇，禅位于渊圣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彦主和议，遣李邺、李梲、郑望之使虏，割三镇为城下之盟。虏退，李邦彦罢，复不许三镇。次年冬虏，破京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于宋，幸维扬，渡江，幸余杭。呜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于天也。具载之，以为世戒。

卷第六

伯温崇宁中居洛，因过仁王僧舍，得叶子册故书一编，有赵普中书令雍熙三年为邓州节度使日，谏太宗皇帝伐燕疏与札子各一道，其忧国爱君之深，有出乎文章之外者，虽杂陆宣公论事中不辨也。疏曰：“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右臣自三月中伏睹忽降使臣，差般粮草。及详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挥，寻行科配，非时举动，莫测因由。尔后虽听捷音，未闻成事，稍稽克复。俄及炎蒸，飞刍挽粟以犹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师老，渐恐有之。臣自此月以来，转增疑虑。潜思陛下万几在念，百姓为心，圣略神功，举无遗算。至于平收浙右，力取河东，垂后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愤气。四海咸归于掌握，十年时致于雍熙，唯彼蕃戎，岂为敌对？迁徙鸟举，自古难得制之，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于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兽畜之。此际官家何须挂意，必是有人扶同谄佞，诳惑聪明，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非论曲直，但觉淹延，将成六月之征，颇有千金之费。以兹忖度，深抱忧虞。窃念臣虽寡智谋，粗亲坟典。千古兴亡之理，得自简编，百王善恶之徵，闻于经史。其间祸淫福善，莫不如影随形，焕若丹青，明如日月。尝以大训，历代宝之。臣读史记，见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辈所上长书，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升平。惟虑至尊未能留意，医时救弊，无出于斯。又闻前事为后事之师，古人是今人之则。据其年代，虽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无异。辄思抄录，专具进呈，伏望圣慈特垂披览，谨具逐件如后云云。伏念臣谬以庸材，叨居显位，幸遇千年之运，深承二圣之知。从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极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于车鱼，报效不如于犬马。粗怀性识，尝积惊惶。所恨者齿发衰残，精神减耗，既不能献谋阙下，又不能效命军前，惟有微诚，书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兴禁旅，远伐山戎。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辇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于得少之中，犹难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别有关心。前未见于便宜，可垂兴于详酌。臣又闻圣人不凝滞于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有变通，情无拘执。故前所谓

事久则虑易，兵久则变生。臣之愚诚，深惧于此。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如或迟晚，恐失机宜。而况旬朔之间，便为一月，窃虑内地先困，边廷荒凉。北狄则弓硬马肥，转难擒制；中国则民疲师老，应误指呼。臣今独兴沮众之言，深负弥天之过，辄陈狂瞽，抑有其由。窃以暮景残光，能余几日？酬恩报义，正在今时。恐劳宵旰之忧，宁避僭逾之罪？虔希圣德，早议抽军。聊为一纵之谋，别有万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膳，惠养疲羸，长令户外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谓万全。臣又窃料陛下非次兴兵，恐因偏听，其奈人多献佞，事久防微。大凡小辈，各务身谋，谁思国计？或承宣问，皆不实言；尽解欺君，尝忧败事。得之则奸邪获利，失之则社稷怀忧。昨者直取幽州，未审谁为谋者？必无成算，俱是诳言。其于虚实之间，此际总应彰露。臣既不知头主，无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寻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伤圣主之明。所贵诈伪悛心，忠臣尽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坚八百之基。臣于此时，欲吐肺肝，先寒毛发，惊疑犹豫，数日沉思。又念往哲临终，尚能尸谏；微臣未死，争忍面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计，但缘恩同卵翼，命直鸿毛，将酬国士之知，岂比众人之报。投荒弃市，甘同此日之诛；窃禄偷安，不造来生之业。惟祈圣明，特赐察量，更存细微，别具札子，冒犯冕旒。臣无任倾心沥恳，忧国忘家，涕泗彷徨，激切屏营之至。”其札子曰：“臣滥守藩方，聊知稼穑。窃见当州管界，承前多是荒凉，户小民贫，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县中四县居山；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来差配，甚觉艰辛。伏缘在此直至莫州，来往四百余里，或是无丁有税，须至雇人般量。每斗雇召之资，贱者不下五百，元配二万石数，约破十万贯钱。直如本户自行，费用无多。所较乃是二万家之贫户，出此十万贯之见钱，所以典桑卖牛，十间六七。其间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如善诱，偶副严期。自从起发，去来已及八十余日。近知内有人户，衷私却到乡村，皆云装运军粮，未有送纳去处，缘无口食，再取盘缠。虽不辨其真虚，又难行于审覆。访闻街坊窃议，前后说得多般，称被契丹围却军都，兼被劫却粮草，及令寻勘，皆却隐藏。盖缘臣无以知军前事宜，只听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应不泄于朝堂，奈何百姓流言，已相传于道路，详其住滞，必有艰难。伏乞圣慈，早令停罢。更或迟久，转费粮储。潜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决定广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边境转广，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见理长，必因有僭滥之徒，奸邪之党，但说契丹时逢幼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各致其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以征讨。若彼能同众意，纵幼主以难轻，不顺群情，无灾星而亦败。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求功，窃虑得之而不武。此盖两省少直言

之士，灵台无有艺之人。而况补阙、拾遗，合专司于规谏；天文、历算，须预定以吉凶。成兹误失之由，各负疏遗之罪。若无愆责，何戒后来？一，臣缘久居近职，备见人情，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虽异，是非略同。才奉委差，便思侥幸，虽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毁誉生心，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为常。其间久历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为官者，不会而仍兼诈狯，多非允当，少得纯良。而又凡关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资视听，切要精详，就中用军不同，闲事必料。曾使沿边相度，往返参详，不知能有几人应得当时言语？如今比较，并见真虚。乞诛罔上之辈流，便作抽军之题目。自此则潜消媚佞，免误朝廷，唯此区分，以为激劝。唯有勾抽，不同举发，一则我无斗志，一则彼有仇心。而况契丹怀禽兽之心，恃胡马之力，垂慈恕舍，却虑追奔，须作提防，免输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谋。但令硬弩长枪，周施御捍，前歌后舞，小作程途。纵逼交锋，何忧乏力！只应信宿，寻达城池，便可使战士解鞍，且作防边之旅，耕夫归舍，重为乐业之人。是知多难兴王，已垂芳于往昔；从谏则圣，宜颂美于当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将本末，细具敷陈，尝思发迹之由，实有殊尝之幸。其于际遇，近代无伦。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蒙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陛下唤至床前，念以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谕，不异家人。惟怀竭节尽忠，以至变家为国，惭亏德望，有此遭逢。先皇开创之初，寻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后，再入中书。蒙二圣之深知，当两朝之大用，不惟此世，应系前生。礼虽限于君臣，恩实同于骨肉。是以凡开启沃，罔避危亡。盖缘每认陛下本是天人暂来人世，是以生知福业，性禀仁慈。潜闻内里看经，盘中戒肉，今者愿忍一朝之忿，常隆万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渐多杀害，即因民愁未定，战势方摇，仍于梦幻之中，大作烦劳之事。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兴言及此，涕泪交流。又念臣虽寡智谋，实同荣辱，都缘意切，不觉辞烦。冒犯宸严，不胜战越。”其疏与国史所载大略相似，有不同者，札子则惟见于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谏云。

伯温窃闻，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问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东，乘胜欲捣燕、蓟。时中令镇邓州，故有是奏。帝下诏褒其言。呜呼！中令从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燕为难，近时小人窃大臣之位者，乃建结女真灭大辽取幽、燕之议，卒致天下之乱，悲夫！

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径趋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国初，赵普中令为相，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于通衢。李沆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矫激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报国耳。”呜呼！贤相思虑远矣。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潜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益知赵中令、李文靖得为相之体也。

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如何唐太宗？”众人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至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荆公与其党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况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渐之夕，李文定公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须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水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文定临事，大率类此。

太宗既下江南，以贾黄中知金陵府。一日，黄中按行府第，见库舍扃鐍甚严，集僚吏发之，得宝货数十巨椟，皆李氏宫闱之物不隶于籍者。黄中悉表上之。太祖叹曰：“吾府库之物有籍，贪黩者尚冒禁盗之，况此亡国之遗物乎？”赐黄中钱三百万，以旌其洁。黄中，唐相耽四世孙也，年七岁，以童子举及第。李文正公昉赠之诗曰：“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十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

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今稳上青云去，万里谁能测羽翰。”至太平兴国中，遂参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谓其母曰：“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尝记之也。”黄中之孙种民者，元丰中为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锻炼故相陈恭公执中之子世孺与其妇狱至极典，天下冤之。又以蔡確风旨，就府第问同知枢密院吕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纯及老妪立庭下，问世孺妻吕氏请求事，以枷捶胁之。希纯等曰：“吕氏固枢密之侄，尝以此事来告枢密。枢密不语，垂涕而已。”竟无以为罪。神宗知之，怒曰：“原无旨就问吕公著，贾种民小臣，辄敢凌辱执政，特冲替。”呜呼！黄中之后衰矣。

贾黄中字昌民，沧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赠诗，或云窦仪。年十五举进士，授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阙。岭南平，为采访使，江南平，知昇州。召还，知制诰，迁翰林学士。太宗多召见，访以时政得失。对曰：“职当书诏，思不出位。”大宗益重之，除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其母王氏，命之坐，谓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台阁故事。朝之典礼，资以损益。当时名士皆出其门。有文集行于世，三十卷。公与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时承旨扈蒙赠诗曰：“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卷第七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为主文，爱其文赋。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谓鲁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传老夫衣钵耳。”鲁公以为荣。至先后为相，有献诗者云：“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周祖自邺举兵向阙，京师乱，鲁公隐于民间。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无虑。”时暑中，公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诗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后至祆庙后门，见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异焉。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

范鲁公戒子孙诗，其略曰：“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相鼠尚有礼，宜鉴诗人刺。戒尔勿旷放，旷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齐梁尚清议。南朝称八达，千载秽青史。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戒尔勿多言，多言众所忌。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忿怨从是生，风波当时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举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气。不知奉承者，以尔为玩戏。所以古人疾，籧篨与戚施。举世重任侠，俗呼为气义。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刑制。所以马援书，殷勤戒诸子。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辅，皆忠厚笃实之士，独鲁公为之称首。余读国史，得其诗，录以为子孙之戒。

僧海妙者谓余言：昔出入丁晋公门下，公作相时，凿池养鱼，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钓鲜鱼作脍，其肴馔珍异，不可胜数。后自朱崖

以秘书少监移光州，海妙往见之，公野服杖屦行山中，观村民采茶，劳其辛苦，人不知为晋公也。公与海妙相别，曰：“吾不死，五年当复旧位。”后五年，赵元昊叛，边事起，朝廷更用大臣矣。公无疾，沐浴衣冠，卧佛堂中而薨。

元丰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随丁晋公至朱崖，颇能道当时事。呼问之，老人曰：“公初自分司西京贬崖州，某从行。至龙门南彭婆镇，公病疟。夜遇盗，失物甚多，至今有玉碗在颍阳富家，盗所质也。至崖州，久之，某辞归，公授以蜡丸，戒曰：‘俟西京知府某官与会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钦若也，对府官得之不敢开，遽以奏，乃自陈乞归表也。其中云：‘虽滔天之罪大，奈立主之功高。’继有旨复秘书监，移光州。”嗟夫！任智数者，君子所不为也。世谓丁晋公、王冀公皆任智数，如老人之言，则晋公智数又出冀公之上，异矣。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世农家，九岁为歌诗，毕士安作州从事，亟称之。长益能文，有场屋声，登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擢第。召试相府，擢右拾遗，直史馆。因北戎犯边，献书建和议，太宗赏之，宰相赵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间，卒用其议，与虏通好。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同校三史，多所是正，进左司谏，知制诰。因论徐铉为人诬告，内翰辨其非罪，责商州团练副使，寻召入翰林为学士。孝章皇后上仙，诏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为服，内翰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罪以诽谤，谪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应诏，召为知制诰。咸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谪知黄州。移蕲州，死于官。其平生大节如此，故所著《建隆遗事》，一曰《箧中记》，自叙甚秘，盖曰：“吾太祖皇帝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见者，考于国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谮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笼箧数车。遽令取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倚任，尝恐不迨。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世宗曰：‘善。’”又曰：“上北征之夕，次陈桥驿，罗彦环等献中央之服，立上为天子，请登马南归。才出驿门，上勒马不前，谓诸将校曰：‘我有号令，能禀之乎？’诸将皆伏地听命。上曰：‘尔辈自贪爵赏，逼我为君。今入京师，不得辄恣劫掠，依吾令，即当有重赏，不然，则连营逐队，有斧钺之诛。’诸将皆再禀命，戎马遂行。既入国门，兵至如宾，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将谓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即时

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搔扰，众皆大喜。又闻上驿前诫约之事，满城父老皆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践阼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节制皆不禀朝命，上践阼，豁达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由是诸路节将怀德畏威，不敢跋扈，岁时贡奉无阙，朝廷亟召亟至，皆执藩臣之节甚恭。识者知主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国初内助为多。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曰：‘点检上时官为点检。已作天子归矣。’时后寝未兴，闻报，安卧不答，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斯须有上亲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儿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顷上至，见后于堂上，众皆贺之，惟后愀然不乐，上甚讶之。左右进白后曰：‘臣闻母以子贵，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为不乐？’后谓上曰：‘吾闻为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则欲为匹夫不得，是吾所以忧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谨受教。’”又曰：“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惟河东未遵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羡，上愈节俭，宫人不及二百，犹以为多。又宫殿内惟挂青布缘帘、绯绢帐、紫绸褥，御衣止赭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絁绢。晋王已下因侍宴禁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记居甲马营中时耶？’上虽贵为万乘，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又曰：“开宝末，议迁都于洛。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阙于军储。’上省表不报，命留中而已。异日，晋王宴见，从容又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洛未已，久当迁雍。’晋王叩其旨，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晋王出，上谓侍臣曰：‘晋王之言固善，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又曰：“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内臣有五十余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天下以为幸。开宝末，差内臣祷名山大川，俄有黄门于洞穴采得怪石，有类羊形，以为异而献之。上曰：‘此是坟墓中物，何用献为？’命碎其石，仍杖其黄门，逐之。不受内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初，浙西钱俶来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阙，自晋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余封，请留俶。上曰：‘钱俶在本国，岁修职贡无阙。今又委质来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奏俱不纳。俶辞归国，赐与金币、名马之外，别以黄绢封署文书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国开之。’仍谕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则常有东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谢而去。俶至钱塘，开轴中文字，乃是晋王、丞相已下请留笺章五十余封。俶大惊，以表称谢。上存心仁信类如此。”呜呼！王内翰，前辈诸公识与不识，皆尊师之，曰：“古之遗直也。”伯温晚生，得其私书

于海内兵火之余，取可传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为学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涂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涂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涂，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涂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一日，仲涂自出题，令文定与其诸子及门下客同赋。赋成，惊曰："君必魁天下，为宰相。"令门下客与诸子拜之曰："异日无相忘也。"文定以状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涂门下客有柳某者，后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长子柬之娶其女，不忘仲涂之言也。文定所拟赋题不传，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程明道先生为伯温云。

寇莱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孙弘事靳之，公笑曰："彼诈我诚，尚何愧！"故魏野赠公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宅起楼台。"后虏使在廷，目公曰："此无宅相公耶？"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甑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者。余得于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铭，公之遗事如此。

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愿斋方饱。尝赴斋后时，见其家悬一牛皮，取煮食之无遗。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献十策于马前，召至行宫，赐卫士廊餐。文定就大盘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击其首，问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对，略无惧色。赐束帛遣之。帝归，谓太宗曰："吾幸西都，为汝得一张齐贤宰相也。"太宗即位，齐贤方赴廷试，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于丙科，帝不悦，有旨：一榜尽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致位宰相矣。

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为枢密使讨之。有麻衣道者谓赵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气，守正安得久？"未几，城破。先是，守正子妇，符彦卿女也，相者谓"贵不可言"。守正曰："有妇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决。城破，举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动。兵入，叱之曰："吾父与郭公有旧，汝辈不可以无礼见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纳之，后为皇后。三天子气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艺祖同在军中也。麻衣道者，其异人乎？

华山隐士陈抟，字图南，唐长兴中进士，游四方，有大志。《隐武当山诗》云："他年南面去，记得此山名。"本朝张邓公改"南

面”为“南岳”，题其后云：“藓壁题诗志何大，可怜今老华图南。”盖唐末时诗也。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遂入华山为道士，葺唐云台观居之。艺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顾问甚久。送中书见宰辅，丞相宋琪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抟不知吐纳修养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圣世？上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心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叹，以其语奏，帝益重之。帝初问以伐河东之事，不答，后师出果无功。还华山数年，再召见，谓帝曰：“河东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及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后赐号为希夷先生。真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阴，幸云台观，谒其祠，加礼焉。帝知建储之有助也。呜呼！世以先生为神仙，善人伦风鉴，浅矣。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世以比汉“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闻华山陈希夷先生之风，往见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扫庭除，曰：“当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岂樵者？二十年后当为显官，名声闻于天下。”明逸曰：“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希夷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相当尔，虽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异日自知之。”后明逸在真庙朝，以司谏赴召，帝携其手登龙图阁，论天下事，盖眷遇如此。及辞归山，迁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谓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寿。”明逸从之，至六十岁卒。先是，希夷为明逸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后，世世当出名将。”明逸不娶，无子，自其侄世衡，至今为将帅有声。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于华山张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学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呜呼！仙者非希夷而谁欤？

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有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希夷不复留。后若水登科为枢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命老僧者观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复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远矣。老僧者，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礼云。

康节先生尝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

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尝读《论语》。或问之，公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佩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时西北二方未平，羽书边报无虚日，上既宵旰，二公寝食不遑。文正公叹曰：“安得及见太平，吾辈当优游矣。”文靖公曰：“国家有强敌外患，足以警惧。异日天下虽平，上意浸满，未必能高拱无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时，当自知之，无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于是朝陵展礼，封山行庆，巨典盛仪，无所不讲。文靖已死，文正既衰，疲于赞导，每叹息曰：“文靖圣矣。”故当时谓文靖为圣相云。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有诗云：“八滩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自是钓头香饵别，此心终待得鱼归。”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卷第八

吕文穆公既致政，居于洛，今南州坊张观文宅是也。真宗祀汾阴，过洛，文穆尚能迎谒。至回銮，已病，帝为幸其宅，坐堂中，宅后归张氏，御坐尚在，人不敢居正寝。问曰：“卿诸子，孰可用？”公对曰：“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记其语，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韩公之父贫甚，客文穆公门下。一日，白公曰：“某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公许之。其子韩公也，文穆见之，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亟令诸子同学，供给甚厚。文穆两入相，以司徒致仕，后韩公亦两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术如此。文靖公亦受其术。文潞公自兖州通判代归，文靖一见奇之，问潞公曰：“有兖州墨，携以来。”明日，潞公进墨，文靖熟视久之，盖欲相潞公手也。荐潞公为殿中侍御史，为从官，平贝州，出入将相五十年，以太师致仕，年逾九十。天下谓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吕氏之门。呜呼盛哉！

吕文靖公为相，章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李宸妃薨，章献秘之，欲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章献遂挽仁宗入内，少顷，独坐帘下，召文靖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与？”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内外无不当预。”章献怒曰：“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公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也，丧礼宜从厚。”章献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请治丧皇仪殿，太后与帝举哀后苑，百官奉灵轜，由西华门以出，用一品礼殡洪福寺。公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莫道夷简不曾说来。”章献皆从之。后章献上仙，燕王谓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毁顿，不视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章懿。甫毕，章献殿殡，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帝亲哭视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银沃之，故不坏也。帝叹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刘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献母道两全，文靖公先见之明也。呜呼智哉！

吕文靖公致政，居郑州。范文正公自参知政事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过郑，见文靖公。文靖问曰：“参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无补，自谓此行欲图报于外。”文靖笑曰：“参政误矣！既跬步去朝廷，岂能了事？”文正闻其言，始有悔意。未几，除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富韩公亦自枢密副使为河北宣抚使，将还朝，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四路安抚使。呜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数绝人远矣。

至和间，仁宗不豫，一日少间，思见宰执，执政闻召，亟往。吕文靖为相，使者相望于路，促其行，公按辔益缓。至禁中，诸执政已见上。上体未平，待公久，稍倦，不乐曰：“病中思见卿，何缓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视朝，外议颇异。臣待罪宰相，正昼自通衢驰马入内，未便。”帝闻其言，咨叹久之，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内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夫人归，欲以十奁为献。公见，问之，夫人告以故。公曰：“两奁可耳。”夫人曰：“以备玉食，何惜也？”公怅然曰：“玉食所无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奁也？”呜呼！文靖公者，其智绝人类此。

孙文懿公，眉州鱼蛇人。少时家贫，欲典田赴试京师，自经县判状，尉李昭言戏之曰：“似君人物，求试京师者有几人？”文懿以第三人登第，后判审官院。李昭言者赴调，见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尝聚徒荣州，贫甚，得束脩之物持归，为一村镇镇将悉税之。至公任监左藏库，镇将者部州绢纲至，见公愧惧。公慰谢之，以黄金一两赠其归。其盛德如此。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未第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韩、李二君，皆当为执政。王君官虽高，子孙不及韩、李二君之盛。”后韩参政之子绛、缜皆为宰相，维为参知政事；李参政之子淑领三院学士，有文名。两家子孙宦学，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后微矣。异哉！韩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未第时皆贫，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谒，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止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次举韩亦登第，后皆至参知政事，世为婚姻不绝。韩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庆历三年，范文正公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光化知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

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简肃公知成都，范蜀公方为举子，一见爱之，馆于府第，俾与子弟讲学。每曰：“范君，廊庙人也。”公益自谦退。乘小驷至铜壶阁下，即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为帅客也。简肃还朝，载蜀公以去。或问简肃曰：“自成都归，得何奇物？”曰：“蜀珍产不足道，吾归得一伟人耳。”时二宋公有大名，一见，与公为布衣交，及同赋《长啸却胡骑》，公赋成，人争传诵之。公后为贤从官，其所立，温公自以为不可及也。呜呼！简肃公者，可谓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安厚卿枢密在其席下。厚卿苦癏疾，凡聚立庑下，升堂听讲说，人众，疾辄作。先生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与王文康公少苦淋疾，及为枢密使，疾自平正同。盖人之疾病，随血气之通塞，气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是亦食不语、寝不言之遗意也。程伊川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国子监旧有先生祠，绍圣初，林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尹师鲁谪崇信军节度副使，移筠州监酒，得疾。时范文正公知邓州，闻于朝，乞师鲁就医于邓，仁宗许之。师鲁至，文正日挟医以往，调护甚备，师鲁无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师鲁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师鲁隐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师鲁复开目，文正问曰：“何所见也？”师鲁从容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复闭目而绝。吕献可病，手书以墓铭委司马温公，公亟省之，献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开目，曰：“天下尚可为，君实其自爱。”遂闭目以绝。呜呼！大君子于死生去来不变盖如此。至于平生以道义相推重者，独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文忠公同年进士，文忠自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明日当唱名，夜备新衣一袭，懿恪辄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为状元者，当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后懿恪、文忠同为薛简肃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戏。懿恪早贵，文忠自选入馆职，谪夷陵时，懿恪已为知制诰，后入翰林为学士，尽转八座尚书。熙宁初，拜宣徽使，遍历藩府。元丰初召还，赴院供职，出判

北京，特赐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如两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谢曰：“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也。”盖祖宗旧制，见任两府许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前任者非得旨不许。尚书翰林学士于御仙花金带上佩鱼者，元丰近制也。惟方团胯带乃可佩鱼，球露带，方团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与懿恪虽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为参政时，吏拟进懿恪仆射，文忠曰：“仆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东宫官，以至拜宣徽使，终身不至执政。盖懿恪主吕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党不同云。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圜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时科举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官。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一日，出长夏门，屏骑从，同步至午桥访郭君隐君，郭君不知为钱相也，草具置酒。钱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骑从来，郭君亦不为动，亦不加礼。抵暮别去，送及门曰：“野人未尝至府廷，无从谒谢。”钱相怅然谓诸公曰：“斯人视富贵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时年逾八十，少从张文定、吕文穆公游，以文行称。张、吕二公相继入相，荐于朝，命以职官，不出。洛人至今呼为郭五秀才庄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为留守，御吏如束薪，诸公俱不堪其忧，日讶其多出游，责曰：“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寇莱公尚坐奢纵取祸贬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对，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时沂公年已高，若为之动。诸公伟之。永叔后用沂公荐入馆，然犹不忘钱相。或谓钱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谥，永叔之力云。

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邓州，范文正公为守，内翰谢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愿受教。”文正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呜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带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虏畏慑服，无敢当者。而识达宏远，贤士大夫翕然称之，尤为范文正、韩忠献、范正献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汉书》曰：“为将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励无怠，后位枢密。或告以当推狄梁公为远祖，武襄愧谢曰：“某出田家，少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劝其去鬓间字，则曰：“某虽贵，不忘本也。”每至韩忠献家，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待其子弟，其异于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后亦以散直为延州指使。范文正公为帅，令主私藏，端坐终日不出门，文正益任之。韩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屡立大功，进至副都总管。治平中，召为签书枢密院。杨太尉遂，微时为文潞公虞候吏，每燕会，太尉独不食余馔，他人与之，亦不顾。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赏。后官至节度使。苗太尉授为小官时，客京师逆旅中，未尝出行，同辈以为笑。后为名将帅，官节度使，两除殿帅。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

杜祁公少时客济源，有县令者能相人，厚遇之。与县之大姓相里氏议婚不成，祁公亦别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当作国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议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当以女弟妻之。”议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违？”兄怅然曰：“姑从之，俾教诸儿读书耳。”祁公未成婚，赴试京师，登科。相里之兄厚资往见，公曰：“婚已定议，其敢违？某既出仕，颇忧门下无教儿读书者尔。”凡遗却之。相里之兄大惭以归。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从官，以两郊礼奏异姓恩任，相里之弟后官至员外郎。任道司门为先公云。

余为潞州长子县尉，四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阳陶化坊，洛人至今谓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龙图阁直学士，有时名。孙慎言、慎行、慎术，

俱列大夫，皆贤，从康节先生交游也。

卷第九

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时太师公官耀州，公西归，次陕。范文正公尹开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公复上京师，见文正，辞以未尝为此学。文正曰：“已同诸公荐君矣。又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馆。”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公亦继以贤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为谏官，至知制诰。宰相不悦，故荐公以使不测之虏。欧阳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报。公使虏，虏之君臣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复用兵者几百年，可谓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为功也。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公皆以奉使无状，力辞不拜。且言：“虏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虏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枢密副使。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帝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呜呼！使虏之功伟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每自言以为功也，盖曰过于作中书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乌得而窥之哉！苏内翰奉诏撰公墓道之碑，首论公使虏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隐居谢聘，与公为道义交，独为知公之深云。

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压境，泛使刘六符再至，求关南十县之地。虏意不测，在廷之臣无敢行者。富韩公往聘，面折虏之君臣，虏辞屈，增币二十万而和。方当公再使也，受国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辞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公驰还，见仁宗具论之。公曰：“政府故为此，欲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国命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简，面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当令改定。”富公益辩

论不平，仁宗问枢密使晏殊曰：“如何？”殊曰：“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对曰：“富弼不能止夷狄溪壑无厌之求，今陛下止一女，若虏乞和亲，弼亦忍弃之乎？”帝正色曰：“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拱辰惊惧，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于此，天下幸甚！”呜呼！吾仁宗圣矣哉！拱辰盖吕丞相之党也。

至和间，富公当国，立一举三十年推恩之法。盖公与河南进士段希元、魏昇平同场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立为天下之制。二人俱该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转殿中丞，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呜呼！为宰相不私其所亲如此，富公可谓贤矣。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与子孙讲学。公薨，宜亦老，犹居门下。至崇宁间，立试门客法，宜不为新学，始求去。

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忧归洛，上遣使下诏起复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疏曰：“陛下得一不肖子，且将何用？”仁宗乃从其请。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迁左相，故用富公为枢密宰相，魏公已下皆迁官，富公亦迁户部尚书。公辞曰：“窃闻制辞叙述陛下即位，以臣在忧服，无可称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以此为功，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虽尝泛议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其于陛下，则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辞曰：“韩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叠受陛下官爵。臣独无一毫之效。”又辞曰：“韩琦等七人，于陛下有功有德，独臣于陛下无功，不过在先朝有议论丝发之劳。”又辞曰：“琦等勋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执笔之士，歌咏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谢，以快群望。”以此见富公岂因不预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宁初，富公再入，与曾鲁公并相。吕公公弼为枢密使，韩公绛、赵公槩、冯公京、赵公抃皆为参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参知政事，乃荐吕公公著为御史中丞。有旨特许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赵公槩致仕，冯公、赵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兴军，惟韩公绛与荆公在政府。既而绛宣抚陕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馆相。绛失职，以本官知邓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马温公除枢密副使，以议新法不合，辞不拜，出知永兴军。吕公公著力言新法，罢中丞，出知永州。韩公维亦以论不合，罢开封府，知河阳。昔与荆公交游揄扬之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独用事。乃以富公为沮青苗法，落使相，散仆射、判汝州。荆公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金陵，乃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书，有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谓冯公京，盖荆公

与冯公皆辛酉人。又曰：“无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于编配。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再相不久，复知金陵，领宫祠，至死不用。初，韩公绛论助役，与荆公同。后拜史馆相，亦为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过南京，张公安道为守，列迎谒骑从于庭，张公不出。或问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来见，张公门下客私相谓：“二公天下伟人，其议论何如？”立屏后窃听。张公接富公亦简，相对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皇祐间，某知贡举院，或荐安石有文章，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也。”富公俯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云。

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神宗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右丞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右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辈今日曰诚如圣论，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是年夏五月，大星殒于公所居还政堂下，空中如甲马声，登天光台，公焚香再拜，知其将终也。异哉！公既薨，司马温公、范忠宣往吊之。公之子绍廷、绍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苏内翰作公神道碑，谓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闻讣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设祭，恩礼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给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文潞公为留守，时节往来，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劝潞公早退，潞公愧谢。既薨，其子朝议名绍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两女与其婿及诸外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事一如公无恙时，毫发不敢变，乡里称之。建中靖国初，朝廷擢德先为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德先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员外郎。崇宁中，德先卒，郑人晁咏之志其墓，文甚美，独不书辞提举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

为同知枢密院事。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故荆公《熙宁日录》中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作《画虎图》诗诋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罢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条例司疏驳，颁天下。又诬吕申公有言藩镇大臣将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自草申公谪词，昭著其事，因以摇魏公。赖神宗之明，眷礼魏公，终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亲制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犹不忘魏公少年之语也。

熙宁二年，韩魏公自永兴军移判北京，过阙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问曰："卿与王安石议论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为皇嗣时，安石有异议，与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语问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为皇子时，春秋未高，万一有子，措先帝于何地？臣之论所以与韩琦异也。"荆公强辩类如此。当魏公请册英宗为皇嗣时，仁宗曰："少俟，后宫有就阁者。"公曰："后宫生子，所立嗣退居旧邸可也。"盖魏公有所处之矣。然荆公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至，实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异议，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复，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悟，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槩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矣。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公言："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师鲁以贬死，有子朴，方襁褓。既长，韩魏公闻于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荐为幕属，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为或过举，魏公挂师鲁之像哭之。朴亦早死。呜呼！魏公者，可以谓之君子矣。

张金部名方，为白波三门发运使，王司封名湛，为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为属官，皆相善。张金部被召去，荐文令公为代。潞公为子弟读书于孔目官张望家。望尝为举子，颇知书，后隶军籍，其诸子皆为儒学。潞公少年好游，令公怪责之，潞公久不敢归。张望白令

公曰：“郎君在某家学问益勤苦，不复游矣。”因出潞公文数百篇，令公为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彦博者寒薄，其可托乎？”乃已。后潞公出入将相，张望尚无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国太夫人生日，张望自清河来献寿，有诗云：“庭下郎君为宰相，门前故吏作将军。”张望以子通籍封将军云。望尝曰：“吾子孙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靖，与潞公同年登科，兄弟为监司者数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门”字行诸孙益显，有为侍从者。康节先生云：“尝见张将军沈深雄伟，有异于众人。能识潞公于童子时，宜其有后也。”

文潞公少时，从其父赴蜀州幕官。过成都，潞公入江渎庙观画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梦神令洒扫祠庭，曰：“明日有宰相来，君岂异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为成都，当令庙室一新。”庆历中，公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听事之三日，谒江渎庙，若有感焉。方经营改造中，忽江水涨，大木数千章蔽流而下，尽取以为材。庙成，雄壮甲天下。又长老曰：“公为成都日，多宴会。岁旱，公尚出游，有村民持焦谷苗来诉。公罢会，斋居三日，祷于庙中，即日雨，岁大稔。”异哉！

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卷第十

文潞公庆历中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因谒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俞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自迎见于汉州。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喜之，问其姓，妓曰："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为之沾醉。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酌圣从，圣从每为之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息。事与陶穀使江南《邮亭词》相类云。张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韩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稷后移陕漕，方五路兴兵取灵武，稷随军，威势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军营，军士鸣鼓声喏，帅种谔卧帐中未兴。谔顷之出，对稷呼鼓角将问曰："军有几帅？"曰："太尉耳。"曰："帅未升帐，辄为转运粮草官鸣鼓声喏，何也？借汝之头以代运使者。"叱出斩之。稷仓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马，自此不敢入谔军。后朝廷遣给事中徐禧同延安帅沈括、副帅种谔领兵筑永乐城，谔议不合，括以闻朝廷，留谔守延安，徐专永乐之役。未至，夏人倾国围永乐城已急，监军李舜举裂襟作奏曰："臣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万苦也"。神宗得奏，皆为之动。城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番，张芸叟言："有自西夏归见之者。"舜举自缢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乱为官军所杀。呜呼！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辅之者新除运判，为人褊急。初入谒，潞公方坐厅事阅谒，置案上不问，入宅，久之乃出，辅之已不堪。既见，公礼之甚简，谓曰：“家人须令沐发，忘见，运判勿讶。”辅之沮甚。旧例，监司至之三日，府必作会，公故罢之。辅之移文定日检按府库，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内外事并不许通。辅之坐都厅，吏白侍中家宴，匙钥不可请。辅之怒，破架阁库锁，亦无从检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辅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之语。潞公得之不言。一日，会监司曰：“老谬无治状，幸诸君宽之。”监司皆愧谢，因出御批以示辅之。辅之皇恐逃归，托按郡以出。未几，辅之罢。呜呼！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谓圣矣！

元丰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庙坐见监司、府官。唐介参政之子义问为转运判官，退谓其客尹焕曰：“先君为台官，尝言潞公，今岂挟以为恨耶？某当避之。”焕曰：“潞公所为必有理，姑听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见监司、府官如常仪。或以问公，公曰：“吾未视府事，三公见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见监司矣。”义问闻之，复谓焕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一日，潞公谓义问曰：“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以言某谪官，某亦罢相判许州。未几，某复召还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切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参政通判潭州，寻至大用，与某同执政，相知为深。”义问闻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呜呼！潞公之德度绝人，盖如此。

洛城之东南午桥，距长夏门五里，蔡君谟为记，盖自唐已来为游观之地。裴晋公绿野庄，今为文定张公别墅，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二庄虽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连接。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洛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后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东南入城，皆北行，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樽俎临是亭，都人士女从公游洛焉。

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年七十。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温公辞以晚进，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从，令郑奂自幕后传温公像，又至北京传王公像，于是预其会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潞公又为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太常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绘像资胜院。其后司马公与数公又为真率会，有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惟菜无限。楚正议违约增饮食之数，罚一会。皆洛阳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于资胜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诗，隶书于榜曰“伫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剑伟然，都人事之甚肃。初，温公自以晚辈不敢预富、文二公之会，潞公谓温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虏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梃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方潞公作耆英会时，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早休致，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执中未尝一至公府，其不预会者，非潞公遗之也。文潞公尝曰：“人但以某长年为庆，独不知阅世既久，内外亲戚皆亡，一时交游凋零殆尽，所接皆藐然少年，无可论旧事者，正亦无足庆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摄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岁化鹤归乡，见城郭人民皆非，则彼独存何足乐者？”呜呼！皆达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吕诲献可言欧阳修首建邪议，推尊濮安懿王，有累圣德，并劾韩琦、曾公亮、赵槩。积十余章，不从。乞自贬，又十余章，率其属以御史敕告纳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蕲州，徙晋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读延英阁，亦趋赞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

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矣。”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寖有传其疏者，多以为太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州郡监司若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责从之。所用皆<ruby>检<rt>薄</rt></ruby>少年，天下骚然。于是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献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邓州。康节先生与献可善，方献可初赴召，康节与论天下事，至献可谪官，无一不如所言者。故献可之为邓州也，康节寄以诗云：“一别星霜二纪中，升沉音问不相通。林间谈笑虽归我，天下安危且系公。万乘几前当蹇谔，百花洲上略相从。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献可和云：“冥冥鸿羽在云天，邈阻风音已十年。不谓圣朝求治理，尚容遗逸卧林泉。羡君身散随时乐，顾我官闲饱昼眠。应笑无成三黜后，病衰方始赋归田。”献可寻请宫祠归洛，温公、康节日相往来。献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ruby>惮<rt>跺</rt></ruby>盭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节日就卧内问疾，献可所言，皆天家国务之事，忧愤不能忘，未尝一语及其私也。一日，手书托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故温公志其墓，论献可为中丞时，则曰：“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及，抗章条其过失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庙堂，必无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志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仲通复迟回不敢书。时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祝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时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

访，置司西都。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献可忍死谓温公以“天下尚可为，当自爱”，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献可不及见矣。天下诵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记其先人之言也。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卷第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于金陵，一见奇之，自知制诰进翰林学士。荆公欲变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进少年。温公以为不然，力争之。神宗用荆公为参知政事，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辞不拜。枢密吕公弼因奏事殿上，谓帝曰："陛下用司马光为枢密，光以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今日必来决去就。"时温公待对，立庭下，帝指之曰："已来矣。"帝又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温公坚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官逾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吕诲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窃盗。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

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凡四任，历十五年。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元丰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確进曰：“国是方定，愿少俟之。”至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书成进御，特拜公资政殿学士，赐带如二府品数者，修书官皆迁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时帝初微感疾，既安，语宰辅曰：“来春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至来春三月，未及建储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尔。”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今亡矣。时与王介甫已绝，其记介甫，则直书善恶不隐，曰：“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举进士，有名于时。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签署扬州判官，后知鄞县。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一不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祐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进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祐中，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

入，馆职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伯温惜其不传于代，故表出之。

熙宁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为京西察访，枢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资福院为行台，挟其父势，妄作威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衙待之甚恭。时司马温公判留司御史台，因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独立一班，盖尹以下不敢相压也。既报班齐，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归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盖朝仪位著以官为高下，朝谒应天院，留台职也。天申即日行。

司马温公居洛时，往夏县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归，多游寿安山，买瓷窑畔，为休息之地。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轘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嵓，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影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则功被社稷，泽及生灵。呜呼！真古所谓大丈夫矣。

元丰四年，官制书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图本出，先谓宰辅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確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纯仁、李常除太常少卿，珪、確奏曰：“纯仁已病，止用李常。”后纯仁弟纯粹自京东提举常平移陕西转运判官，上殿，帝问：“纯仁无恙？”纯粹曰：“臣兄纯仁无恙。”帝方悟。时纯仁为西京留台，寻除直龙图阁、知河南府，擢庆阳帅。珪、確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呜呼！王珪、蔡確者不能将顺神宗美意，取新旧人兼用之，遂起朋党之祸，盖其罪大矣！

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兵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复祖宗旧制，更用旧人，遽厌代未暇，而德音诏墨具在，可为一时痛惜者也！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论不合，不拜枢密副使，退居西洛，负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听政，首起公为宰相，其于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

者罢之。王荆公尝有恙，叹曰：“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盖知其贤而不敢怨也。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闻上，则朋党之祸作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当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呜呼！公之勇猛，孟轲不如也。若曰当参用元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公所不取也。自国朝治乱论之，曰元祐党者，岂非天哉！后世思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速故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复，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吏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交。

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不问。其子雱既长，专家政，则不然也。荆公诸弟皆有文学，安礼者，字和甫，事神宗为右丞，气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而言曰："扬雄著《剧秦美新》，不佳也。"上不乐。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宗孟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者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矣。"方苏子瞻下御史狱，小人劝上杀之，安礼言其不可。安国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与吕惠卿论新法，平甫吹笛于内，荆公遣人谕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即应曰："愿相公远佞人。"惠卿深衔之。后荆公罢，竟为惠卿所陷，放归田里，卒以穷死。雱者，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罢相，哀悼不忘，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之诗，盖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荆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绐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颖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候我出，汝自装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颖公知之，对僚属咨其贤。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诰，以不善作辞令屡辞，免，改待制。荆公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温公通判太原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晚居洛，买园宅，犹以兄郎中为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

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

卷第十二

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一日，论刘向当汉末言天下事，反复不休，或以为知忠义，或以为不达时变，议未决。介甫来，众问之，介甫卒对曰："刘向强聒人耳。"众意未满。晦叔来，又问之，则曰："同姓之卿欤。"众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鄙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及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奸矣。

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之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旸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寓兴教僧舍，欲买宅，谋于康节先生。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

公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一日，对康节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申公所叹也。康节曰：“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阳，河南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康节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语康节曰：“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申公镇河阳岁余，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温公并相，元祐如伯淳之诗云。伯温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三年，公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薨。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始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日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昼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

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余卷，陈莹中所谓“尊秘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盖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辩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祐初，哲宗登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祐二圣一起。绍圣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为元祐党，将加追贬，蔡京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

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理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余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司马温公初亦以为不然，至荆公虐民乱政，温公乃深言于上，不从，不拜枢密副使以去。又贻荆公三书，言甚苦，冀荆公之或从也。荆公不从，乃绝之。温公怅然曰：“吕献可之先见，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献可之前十余年矣。岂温公不见《辩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

钱朝请者，名景谌，忠懿王孙。嘉祐间官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锁厅登进士第，师事康节先生，与仲父同场屋。仲父之葬，康节属以为志。熙宁八年，与王十三丈诏景献同从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正国辟为属官，因康节寄钱丈、王丈诗，张丈见之，寄康节诗曰：“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钱丈与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论新法不合，遂相绝，终身为外官。其家集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甚详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见钱丈之贤矣。其书曰：“景谌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执事：专使至，蒙赐书周悉，既感且慰。兼审府政清闲，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与吾兄别已八九年，其间悲哀离忧，家事百出，患难多而欢意少，都无目前之乐。虽人事使然，亦

年齿将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乐事，群居众处之际，反戚戚感伤至终日，惨然而去。不知吾兄怀抱又如何也，及蒙垂问八九年间所得所失，并问及拒时宰事，乃劝仆以远祸辱计。吾兄以人言之闻，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仆亦不自知其为是为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见而已。试为吾兄一二陈之。始仆为进士时，彼为太常博士主别头试，取仆于数百人之中，以为知道者，得预荐，送于春官。彼又称重于公卿间，是后日游其门，执师弟子之礼，授经论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轲之言不言。及其提点畿内，仆为畿簿，当是时，学士大夫趋之者不一，独以文称荐，则亲其人亦已熟矣。及仆调荥阳泽令，继丁家难，闻其参大政，天下之人无不欢喜鼓舞，谓其必能复三代之风，一致太平。是时，仆自许昌以私事来京师，因见之于私第。方盛夏，与僧智缘者并卧于地，又与其最亲者一人袒露而坐于旁，顾仆脱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问曰：‘青苗、助役如何？’仆对以‘利少而害多，后日必为平民之患’。又问曰：‘孰为可用之人？’则对以‘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难尤非浅浅事’。彼不乐。仆私自谓，大贤为政于天下，必有奇谋远业，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无乱。及归许，见变易祖宗法度，专以聚敛苛刻为政，而务新奇，谓为新法。而天下好进之人，纷纷然以利进矣，殊非前日之所讲而闻者。又二三年，仆以调官来京师，当其作相当国，又往见之。彼喜仆之来，令先见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馆阁处君而任以事。’仆戏与平甫相诮，以谓‘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书役法耳’。平甫虽以仆为太方，然击节赏叹，以仆为知言。及见彼，首言欲仆治峡路役书，又以戎泸蛮事见委。仆以不知峡路民情，而戎泸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彼大怒。是时坐客数十人，无不为仆寒心者。及退，就谒舍，有为仆赏激者，有指仆以为矫而诋者。仆固已自得于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也。仆每观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率皆由人而不在于己。何也？利胜于义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处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于义，而行之在我，则有所不为。苟为利所动，而亦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仆尝病此风行之于天下也甚久，历千百年无一人正其弊而晓其俗者，以是行之于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恤哉！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仆之所得如此。当时虽私自喜得不致于祸以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识浅而虑暗困，不知治乱兴亡之本而暗于治体。自国朝以来，得君未有如此之专者。方天子聪明神圣，祖宗积德百年，仁恩惠泽沦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当辅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圣之休，享百年之泽，安养元元之民，与天下共之，致太平之业，成万世不可拔之基，以贻子孙于无穷。而反玩兵黩刑，变乱天常，以祖宗为不足法，蔽塞人主聪明，离天下之心，以基乱阶，此忠臣义士尤所痛惜也。后仆官繁、邓，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

无一二存者。百姓怨苦，而郡县吏惴惴忧惧，虞以罪去者，不但变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务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六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仆既预仕籍，而所学者圣贤事业，专以《春秋》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纲五常之道。其所为文，学六经而为，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归于仁义。其施于官者，则又忠厚爱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顾不合于时，而学之又不能，方惶惶然无所容其迹，而故人张谏议正国辟仆为高阳帅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镇静，边鄙无事，得优游于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岁，一女早嫁令族，顾一身都无所累。然有贫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遗藐然，未毕婚嫁。即主人罢府，当求抱关击柝之仕以为贫藏身，避当涂之怒。今春邵尧夫先生亦有书招我为洛中之游，兼有诗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转萧然。’止俟贫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归，亦西归洛中，守先人坟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愿毕矣。吾兄爱我素厚，知我此志，故尽仆所怀。看讫裂去，无以示人，以远吾祸。闻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时定归？因书垂及。相去甚远，未有占会之期，唯爱民自厚，他无足祷云。”

卷第十三

刘仲通慕司马温公、吕献可之贤，方温公欲志献可墓，时仲通自请书石。温公之文出，直书王介甫之罪不隐，仲通始有惧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门下，代其父书，自此益知名。至温公入相元祐，荐器之为馆职，谓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荐否？”器之曰：“某获从公游旧矣。”公曰：“非也。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讯不绝，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之所以相荐也。”至温公薨，器之官浸显，为温公之学益笃，故在台谏以忠直敢言闻于时。绍圣初，党祸起，器之尤为章惇、蔡卞所忌，远谪岭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怜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闻有使者自京师来，人为器之危之。郡将遣其客来，劝器之治后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动，留客饭，谈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纪纲之仆，从容对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数纸行之。”笑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其所书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经纪其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叹，以为不可及也。器之留数日，使者入海岛，杖死内臣陈衍，盖章惇、蔡卞固令迁往诸郡，逼诸流人自尽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篮舁憩树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担夫惊走，器之不动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罗拜器之曰：“官，异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见官喜相迎耳。官远行无恙乎！”建中靖国初，以上皇登极，赦恩得归，居南京，寻复从官帅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职以死。呜呼！温公门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读《孟子》，故其刚大不枉之气似之。

熙宁间，上书者言，秦州闲田万余顷，赋民耕之，岁可得谷三万石，因籍所赋者为弓箭手。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边州，官于古渭砦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言其不可，乃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同内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实。尧臣还奏曰：“臣按所谓闲田者皆无之，且兴货以积境上，实启戎心，开边隙，为后害甚大，臣窃以谓不可也。”闻者以其言为难。尧臣后为贤从官，其墓志所载如此。伯温

曰：上书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师中者，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说，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无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独能言之，难哉！

熙宁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语，时王荆公改新法，日为生事，曾鲁公以年老依违其间，富、韩二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按问欲理直不胜，疽发背死，赵清献唯声苦。时范忠宣公为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旧学。”言富公章云：“谋身过于谋国。”言曾公、赵公章云：“依违不断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荆公犹欲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从，出为陕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悦，竟以事罢之。

元丰初，蔡確排吴充罢相，指王珪为充党，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为执政。时珪独相久，神宗厌薄之，珪不悟。確机警，觉之。一日，密问珪曰：“近上意于公厚薄何如？”珪曰：“无他。”確曰：“上厌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复灵武，患无任责者，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之。适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帝语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检正俞充，充与琬善，以书告琬。琬上章自辩，帝问珪曰：“张琬事唯语卿，琬何从知？”珪以漏上语，退朝甚忧，召俞充问之，充对以实。珪曰：“某与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当除君帅环庆，亟上取灵武之章，上喜之可免。”乃除充待制，帅环庆，充果建取灵武之章。未几，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节度五路大兵，为灵武之役。泾原副帅刘昌祚领大兵先至灵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进。熙河李宪兵不至，鄜延副帅种谔独乞班师。遵裕至，夏人大集，决黄河水以灌我师，冻馁沉溺不战而死者十余万人。遵裕狼狈以遁，虏追袭之。谔拥兵不救，以实其说。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语之罪所致。绍圣初，谓珪策立哲宗有异议，以为臣不忠，追贬，实非其罪，而灵武之祸，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贬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鞫相州狱，朝士被系者，確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確专以起狱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中一妪，为妪所讼。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惇后及第，在五六人间，大不如意，诮让考试官。人或求观其敕，掷地以示之，士论忿其不恭。熙宁初，试馆职，御史言其无行，罢之。及介甫用事，张郇、李承之荐惇可用，介甫曰：“闻惇大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于今日

耳，素行何累焉？公试召与语，自当爱之。”介甫召见之，惇素辩，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数年，至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记惇如此。伯温作《惇传》，载《辩诬》甚详。

杨元素为中丞，与刘挚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曾布曰：“请为之。”仍诘二人向背好恶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请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罪。”挚奋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实？”即复条对布所难者，以伸明前议，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权臣，所好者忠直，所恶者邪奸。臣今获罪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终为天下之患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郑州，挚责江陵，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托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日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时冯当世、王禹玉并参政，或曰：“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诩对两府弹荆公云：“吕惠卿、曾布，安石之心腹。王珪、元绛，安石之仆隶。”又曰“珪奴事安石，犹惧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岁贡奉不绝。未开熙河前，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以取。范文正公帅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进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韩琦、富弼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王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王韶者，罢新安县主簿，游边得其说，遂上开熙河之策。荆公以为奇谋，乃有熙河之役。独岷州、白石、大原、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斛粟尺布，唯仰陕西诸郡朝廷帑藏供给。故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初，唃厮啰分处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啰死，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厮啰诸子唯董氊者在鄯鄯最盛。韶之势止能取河州，韶暂入朝，鬼章已举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败，景思立死之。绍圣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枢密，董氊已自立，为强臣阿里骨所篡，国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国人思故主，不辅瞎征。瞎征懦弱，欲为僧，国人又欲杀之，瞎征遂欲纳土归朝廷。时王厚帅熙河，童贯初领边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河州。建中靖国初，韩忠彦为相，安焘为枢密，遂弃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韩忠彦罢，蔡京作相，复鄯鄯，责安焘与

熙河帅姚师雄及凡议弃者，边事复兴矣。呜呼！朝廷受小国叛臣所纳地，不能正其罪，又赏以官爵，在理为不顺。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种族，以鄯鄯之地赐之，朝廷下熙河帅议以闻，无敢任其责者，乃已。至大金陷陕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旧族，尽以其地与之。嗟！大金亦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视中国欤！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遗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为汝州监酒官，会以檄来，举哀于府第。既罢，谓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某独除监司。某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確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宗丞可谓有先见之明矣。与韩兵部论此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为表而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深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戇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宁间，梁丞相适薨闻，光献后有旨，于相国寺饭僧资荐。神宗问曰："岂以梁适为仁宗旧相耶？"后曰："微梁适，吾无今日矣。"帝问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对宰辅言：'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宰相陈执中请付外施行，梁适进曰：'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执中之言非是。'仁宗

不语，久之曰：‘梁适忠言也。’”呜呼！唯仁宗之圣，梁公之贤，吾光献后所以为宋之任、姒欤！

李承之待制，奇士，苏子瞻所谓李六丈人豪也。为童子时，论其父纬之功于朝，久不报，自诣漏舍以状白丞相韩魏公，公曰：“君果读书，自当取科名，不用纷纷论赏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马填沟壑，无以见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识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难。”魏公，王尧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闻其语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独于承之，终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显，益有直声。唐介参政为台官时，言文潞公灯笼锦献张贵妃事，上怒甚，谪介春州，承之送以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后介用潞公荐，官于朝廷，无所言，承之以故从介索所送诗，介无以报，取诗还之曰：“我固不用落韵诗也。”以山、寒二字韵不同，故云。可见承之之刚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吏报包拯拜参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术，承之深诋之。至吕献可中丞死，承之以诗哭之，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党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发也。会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坚请领之。惠卿因节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责，终其身不至大用。呜呼！士若承之，岂孔子所谓刚者欤！

朱寿昌者，少不知母所在，弃官走天下求之，刺血书佛经，志甚苦。熙宁初，见于同州，迎以归，朝士多以诗美之。苏内翰子瞻诗云：“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荐李定为台官，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不可用。内翰因寿昌作诗贬定，故曰“此事今无古或闻”也。后定为御史中丞，言内翰多作诗讪上。内翰自知湖州赴诏狱，小人必欲杀之。张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报，天下知其不免矣。内翰狱中作诗寄黄门公子由云：“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或上闻，上览之凄然，卒赦之，止以团练副使安置黄州。

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涨，坏天津桥，波浪与上阳宫墙齐。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为一流，公卿士庶第宅庐舍皆坏，唯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韩丞相康公尹洛，抚循赈贷，无盗贼之警，人稍安。后两日，有恶少数辈声言水再至，人皆号哭，公命擒至决配之，乃定。闻于朝。筑水南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明年夏，洛水复涨，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

德之。康公尹洛之异政也，此其大者。

卷第十四

元丰末，治神宗山陵，韩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预办，虽中贵人，不敢妄有所求。盖公之子宗师从洛之贤士大夫游，有所闻，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掞、杜纯孝锡皆府官，荐为山陵司属，二人忠信有余，多所论列，役成而民被其赐。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灵驾次永安，公迎于郊，朱太妃护驾于后，公亦迎之。太妃还禁中，偶为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韩某先朝老臣，汝安得当望尘之礼？"太妃泣谢。公之名重如此也。

韩持国大资知颍昌府，时彦以状元及第，为签判。初见持国，通谒者称状元，持国怒曰："状元无官耶？"自此呼时彦签判云。彦终身衔之。马涓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州签判，初呼状元，吕晋伯为帅，谓之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也。"巨济愧谢。晋伯又谓巨济曰："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其勉之。"时谢良佐显道作州学教授，显道为伊川程氏之学。晋伯每屈车骑，同巨济过之，则显道为讲《论语》，晋伯正襟肃容听之，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又数以公事案牍委巨济详覆，且曰："修身为己之学不可后，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济自以为得师，后立朝为台官有声，每曰："吕公数载之恩也。"贤于时彦远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正叔为崇政殿说书。正叔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讲，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潞公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或谓正叔曰："君之倨，视潞公之恭，议者为未尽。"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识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为尚书右仆射，有吴处厚者，以蔡確《题安州车盖亭》诗来，上以为谤讪，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

武后，当重谪。”吕汲公为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碓之罪，不从。初议贬碓新州，忠宣谓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罢，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刘挚罢，哲宗与宣仁太后复用忠宣为右相。宣仁太后寝疾，宰辅入问，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太后朝劝后尽母道，在仁宗朝劝帝尽子道，卿当似之。”呜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群臣莫及也。哲宗亲政，吕汲公欲迁殿中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忠宣曰：“天子谏官当用正人，杨畏不可用。”汲公方约畏为助，谓忠宣曰：“岂以杨畏尝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盖上初召忠宣，畏尝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罢政，上不许。后杨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无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绍述之议，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谓门下侍郎苏辙曰：“卿安得以秦皇、汉武上比先帝？”苏门下下殿待罪。吕汲公等不敢仰视，忠宣从容言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以谢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公与忠宣同执政，忠宣寡言，苏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贤。忠宣屡乞罢政，出知陈州。章惇用事，元祐党祸起，忠宣独不预。至吕汲公南迁，忠宣斋戒上书救汲公，惇怒，亦谪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忠宣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维少师谪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师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钦圣皇太后同听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盖二圣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赐茶药，密谕曰：“皇帝与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虚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治？只为左右有不是当人阻隔相公。”公顿首谢。又曰：“太后问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说？”公曰：“老臣与远方之人，唯知鼓舞圣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来。”公曰：“敢不奉诏。”又曰：“邓州且去否？”曰：“已出望外，如归乡里。”又曰：“离阙下日，二圣再三言，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进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继复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赴阙供职而公病。诏书有“岂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之语，公捧诏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风痺不随，恩重命轻，死有余责。”将至畿内，上又遣中使赐银合茶药，促公入觐，仍宣谒见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强。”中使曰：“朝廷有优礼。”公曰：“老臣命薄，虚蒙圣眷。”又遣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继道路之

费。又遣国医诊视，所须并出内府，一钱不得取于公家，候公疾愈乃得归。公乞归颍昌养疾，上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识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间，令医者在门不许受私谢，乃以天宁节所得冠帔请换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与骨肉，医者之服依所请。卿忠言嘉谋，宜时有陈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谢，复告老，诏不允。比诏至，公已薨矣。上与太皇太后闻之，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识不乱，诸子侍旁，口占遗表，凡八事，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内一事云：“苦宣仁之谤议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愤，非泰陵实谓之当然。”盖忠宣思所以报宣仁后之托也。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后患，以公口占书一缴申颍昌府，用府印，寄军资库。公将葬，李之仪作行状，且论平生立朝行己之大节。蔡京用事，小人附会，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传宣圣语以为遗表，非公意也。正平与李之仪皆下御史狱，捶楚甚苦。正平、之仪欲诬服，其传宣中使独不服，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遣使受圣语。”籍中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如所言。又验内东门受圣语籍，亦同。又下颍昌府取正平所缴纳遗表，八事皆实，狱遂解。正平犹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岭外者十余人，独正平遇赦得归，不出仕，终身为选人。蔡京者，绍圣初为户部尚书，欲结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坟寺，事下开封府。正平为开封府县尉，往按视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夺。”府以其言闻，哲宗怒，京赎铜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诬杀之。呜呼！使忠宣无恙，相上皇于初载，天下岂复有今日之祸？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与蔡京云。

嘉祐中，李参自荆南帅召为三司使，参政孙抃以参刻剥聚敛之材，不可用，改群牧使。盖祖、宗不以财计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丰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枢密院，向虽以能吏治晓财用进，时朝廷下州县令民户养保马，天下以为不便，宰执坚行之，向独以为不可，以本官责知随州。既死，至元祐初录其言，谥恭敏。

卷第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颢，字伯淳，弟侍讲先生名颐，字正叔。康节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从康节游。其师曰周敦颐茂叔。宗丞为人清和，侍讲为人严峻，每康节议论，宗丞心相契，若无所问，侍讲则时有往复，故康节尝谓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尽，二先生则同也。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戩，字天祺，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结客取熙河、鄯鄯之地。范文正公帅延安，闻之，馆于府第，俾修制科，与天祺皆登进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学》之道，尤深于《礼》。熙宁初，子厚为崇文院校书，天祺与伯淳同为监察御史。时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条例司官为御史，与台谏官论其不便，俱罢。上犹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点，伯淳力辞，乞与同列俱贬，改澶州签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参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参政也。"赵清献公同参大政，从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谓无罪。"清献有愧色。谪监凤翔府司竹监，举家不食笋，其清如此。未几，卒于官。子厚亦求去。熙宁十年，吴充丞相当国，复召还馆。康节已病，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馆数月，以病归，过洛，康节已捐馆，折简慰抚伯温勤甚。见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县，沐浴更衣而寝，及旦视之，亡矣。门生衰绖挽车，葬凤翔之横渠，是谓横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请监洛河木竹务，以便亲，除判武学，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罢。知开封府扶沟县，失囚，谪汝州监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将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吕申公荐，召对，初除职官，再除馆职，除崇政殿说书。岁余出判西京国子监，两除直秘阁，不拜。绍圣中，坐元祐党谪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归，久之，复官以卒。是谓伊川先生。"三先生俱从康节游，康节尤喜明道，其誉之与富韩公、司马温公、吕申公相等。故康节《四贤诗》云："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

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四贤洛之观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则康节之所以处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明日，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老矣，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云：“草软波平风细溜，云轻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记道何事，剧饮未尝如此杯。好景只知闲信步，朋欢那觉大开怀。必期快作赏心事，却恐赏心难便来。”明道和云：“先生相与赏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行处每容参剧论，坐隅还许沥余杯。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时泰心闲两难得，直须乘兴数追陪。”明道敬礼康节如此。故康节之葬，伯温独请志其墓焉。悲夫！先生长者已尽，其遗言尚存。伯温自念暮景可伤，不可使后生无闻也，因具载之。

元符末，吕惠卿罢延安帅，陆师闵代之。有诉惠卿多以人冒功赏者，师闵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罢去。曾布为枢密使，素与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盖德孺于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夺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边将之心。议者谓其词于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聪明过人，而为曾布所使，惜哉！未几，德孺亦以论役法罢。如忠宣丞相则不然。公帅庆阳时，为总管种诂无故讼于朝。上遣御史按治，诂停任，公亦罢帅。至公再兼枢密副使，诂尚停任，复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某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事之曲直哉！”呜呼！可谓以德报怨者也。以德孺之贤，于是乎有愧于忠宣矣。

田昼者字承君，阳翟人，故枢密宣简公侄也。其人物雄伟，议论慷慨，俱有前辈之风。邹浩志完者，教授颍昌，与承君游相乐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辄自激励。元符间，承君监京城门，一日，报上召志完，承君为之喜。又一日，报志完赐对，承君益喜。监门法不许出，志完亦不来，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见承君，以测其意。客问：“承君近读何书？”承君曰：“吾观《墨子》，作诗有‘知君既得云梯后，应悔当年泣染丝’之句。”为邹志完发也。客言于志完，志完折简谢承君，辞甚苦，因约相见。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绝也。”趣往见之，问志完曰：“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今君为何官？”志完愧谢曰：“上遇群臣，未尝假以声色，独于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胜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后言，贵其有益也。”承君许之。既而朋党之祸大起，时事日变更，承君谢病，归阳翟田舍。一日，报废皇后孟氏，立刘氏为皇后。承君告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又一日，志完以书约承君会颍昌中

涂，自云得罪。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谏废立皇后时，某之言戆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复望清光矣。’下殿拜辞以去，至殿门，望上犹未兴，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临别，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责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无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叹息曰：“君之赠我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国初，承君入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门下，不能屈，除提举常平，亦辞，请知淮阳军以去。吏民畏爱之。岁大疫，承君日自挟医，户问病者药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昼一军之人尽见承君拥骑从腾空而去，就问之，死矣。或曰为淮阳土神云。

儒释之道虽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时伯温闻见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荐，侍讲禁中。时哲宗幼冲，先生以师道自居，后出判西京国子监，两加直秘阁，皆辞之。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长老道楷者，崇宁中以朝廷命住京师法云寺。上一日赐紫方袍及禅师号，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谮于上，以为道楷掷敕于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为有道者，欲出之，问曰：“师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无病，上赐杖，官不可辄轻之。”遂受杖，无一言。自此隐沂州芙蓉溪，从之者益盛。朝廷数有旨，复命为僧，不从。呜呼！二人者虽学不同，皆特立之士也。为僧、为释而不以道者，闻其风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

陈瓘字莹中，闽人。有学问，年十八，登进士甲科。绍圣初，用章惇荐，为太学博士。先是，惇之妻尝劝惇无修怨，惇作相，专务报复，首起朋党之祸。惇妻死，惇悼念不堪。莹中见惇容甚哀，谓惇曰：“公与其无益悲伤，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盖讥惇之报怨也。惇以为忤，不复用。曾布为相，荐莹中为谏官，为都司。蔡卞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实录》，曾布亦主熙宁、元丰之政。莹中上布

书，谓卞尊私史以压宗庙，及论时政之不当。时布又以为忤，出之。莹中为谏官时，为上皇极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决乱天下。蔡京深恨之，屡窜谪，例用赦放归，犹隶通州。一日，莹中之子走京师，言蔡京事。诏狱下，明州捕莹中甚急，士民哭送之，莹中不为动。既入狱，见其子被系，笑曰："不肖子烦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寿治其事，孝寿坐厅事帘中，列五木于庭，引莹中问之。莹中从容曰："蔡京之罪，某实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纸自书。孝寿惧，以莹中为不知情，即日放归，再隶通州。其子配海上。莹中撰《尊尧集》，以辩王安石妄作《日录》以诋祖、宗、诋神宗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赠谏议大夫。莹中晚喜康节先生之学，尝从伯温求遗书曰："吾于康节之学，若有得也。"

伯温绍圣初监永兴军钱监，吕晋伯龙图居里第，数见之，深蒙器爱。伯温罢官，贫不能归，用荼司荐为属官。一日，见吕公，公曰："君亦为此官何耶？选人作诸司属官，使臣为走马承受，则一生不可为他官矣。"伯温对以故，公曰："为亲为贫则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刚直，谨礼法，为从官归乡，见县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乐于成人，虽丞相亦未尝少假颜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为丞相夫人，吾但知吕二郎新妇耳，不疾病，辄用人扶何也？"丞相为之愧谢乃已。每劝丞相辞位，以避满盈之祸。绍圣中，丞相南迁，公帅平凉，议边事不合，移帅秦，又与钟传议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复龙图阁直学士。呜呼！吕公，今之古人也，伯温尚及见之，记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唱，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俪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公之自叙云尔。盖公与师鲁于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如《五代史》，公尝与师鲁约分撰，故公谪夷陵日，贻师鲁书曰："开正以来，始似无事，始旧更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合删削，存其大者，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于此传，亦有繁简未中者，愿师鲁删之，则尽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以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为二，分手作传，不知如此于师鲁如何？吾辈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

荣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报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进归，便令赍国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后师鲁死，无子。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内果有师鲁之文乎？抑欧阳公尽为之也？欧阳公志师鲁墓，论其文曰“简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则欧阳于师鲁不薄矣。崇宁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乃云“同时有尹洙者，亦为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盖史官皆晚学小生，不知前辈文字渊源自有次第也。

卷第十六

杨凝式少师，唐昭宗朝为直史馆，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禅位，涉为奉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使国家至此，不可谓无过。况乎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欲灭吾族！”神色不宁者数日。全忠既篡弑，凝式历梁、唐、晋三朝，阳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师。其书法自颜、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阳延福坊，每出，导从舆马在前，多步行于后。一日，欲游天官寺，从者曰：“曷往广受寺？”亦从之。今两寺壁间题字为多。多宝塔院有遗像尚存。近岁刘寿臣为留台，于故案牍中得少师自书假牒十数纸，皆楷法精绝。世论少师书以行草为长，误矣。

国初，隐士石砒居洛阳之北邙山，冯拯侍中为留守。砒每骑驴直造侍中，见必拜之，饮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诗，多道家语，有曰：“结网蜘蛛翻仰肚，转枝啄木倒垂头。”意谓谋利者如此。又曰：“蜗牛角上争闲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谓好利者若此。洛人颇能诵之。一日，自城中饮酒大醉，骑驴夜归，失所在。

孙觉龙图未第时，家高邮，与士大夫讲学于郊外别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孙异之，与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余，见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属天，旁照远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赋》记之。熙宁初，孙登科为河南县主簿，自云。

周长孺字士彦，澶渊人，杨寘榜登第，为渭州共城县令。得师曰邵康节先生，士彦事先生以古弟子礼，先生告以先天之学。士彦性刚，遇事辄发，既从先生，即淡然若无意于世者。其季直孺怪问之，士彦慨然曰：“此吾得于先生者。”士彦在共城猎近郊，有兔起草间，自射中之，即其处，不复见兔，得石刻，其文曰：“士彦当都而卒。”后士彦每至京师，必遽归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员外郎知剑州普城县，卒。丧归过洛，贫不能行。康节留其家，经纪甚备，教其子纯明以学问，为娶程伊川先生之侄。纯明后登元祐三年进士第。彦

因猎得石刻，验于数十年之后，与汉滕公佳城事相类，异哉！

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学于唐英，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于代。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朝过洛，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唐英题诗传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闻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尹闻之，遽遗书为礼，却而不受。盖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厌代，赖唐英还朝不得归台，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阳南资福院有僧录义琛者，素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自平凉帅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过洛，义琛见之曰："欲邀龙图略至院中，可乎？"师鲁从之。义琛曰："乡里门徒数人欲一望见龙图。"有顷，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义琛已密约，贷钱为师鲁买洛城南宫南村负郭美田三十顷，师鲁初不知，后义琛复以岁所得地利偿诸人。至师鲁卒，丧归洛，义琛哭于柩前，纳其券于师鲁家。师鲁素贫，子孙赖此以生。呜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负义如此，风俗可谓厚矣。康节先生与义琛善，每称之也。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宝元、康定间，韩魏公宣抚五路，荐于朝，赐处士号。易善作诗，魏公为书石，或不可其意，则发怒洗去，魏公欣然再书不惮。尹师鲁帅平凉，延易府第，尊礼之。狄武襄代师鲁，遇之亦厚，每燕设，易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城无之，狄公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时称狄公善制也。

谢希深幼子景平，初任为大理评事，监光化军税。有兵官者为本厅军员持以事，兵官常忧郁不乐。景平一日问之，兵官泣诉，景平曰："君当解官去，吾必能报之。"兵官去，景平因权军事，呼军员诘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罢任去？"军员者无赖，大言曰："景平但可饮酒击鞠耳，此事不当预。"景平以犯阶级送狱，狱成，决配之。希深一时有大名。其诸子皆贤，景平居幼，尚有家风云。

祖无择字择之，蔡州人。少从穆伯长为古文，后登甲科。嘉祐中，与王介甫同为知制诰，择之为先进。时词臣许受润笔物，介甫因辞一人之馈不获，义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忧去，择之取为本院公用。介甫闻而恶之，以为不廉。熙宁二年，介甫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择之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谕监司求择之罪，监司承风旨以赃滥闻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摄择之下狱，锻炼无所得，坐送宾客酒三百小瓶，责节度副使安置。元丰中，复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移知光化军以卒。士大夫冤之。同时有知明州光禄

卿苗振，监司亦因观望发其赃罪，朝廷遣崇文院校书张载按治。载字子厚，所谓横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罚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济源县，魏广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一日，会府中，李被酒，谓广曰："我果宦达，当荐君为属。"未几，河南倅阙，摄其事，守阙，李又摄之，遂檄广权幕官，相从益欢。监司以燕会数，俱罢归故官。广先去，李饯于东门席上，赋诗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复似车轮。我今自是飘萍客，更向长亭作主人。"盖当时朝廷文法宽，所用监司皆长者，故能容州县之吏如此。任道司门为康节先生云。

薛俅肃之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卖兔毫笔者，以蜀中所无也，因呼之。见其目光射人，则曰："有术乎？"曰："小技，姑为官人试之。"令炽炭称许，以一手并衣袂置火中，取斗酒酌之。酒尽火赤灰灭，道人振袖而起如初。肃之异而遣之，问其所答，绝不言而去。明日再招，不复见矣。肃之以为终身之恨，亲为康节先生言之云。

姚嗣宗字因叔，华阴人。豪放能文章，喜谈兵。尝作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韩魏公宣抚陕西，荐于朝，命官以大理寺丞，知华阴。有运使李参者，性卞急，因谒岳相，见庭中唐大碑为火所焚，问嗣宗曰："谁焚此碑？"嗣宗曰："草贼耳。"参问曰："何不捕治？"嗣宗曰："当时捉之不获。"参问贼姓名，嗣宗曰："黄巢耳。"参知其玩己，乃已。嗣宗，人杰也，竟不达以死。吕汲公表其墓，载平生甚详。

先有李藻字希纯，常言嘉祐间应举时，洛中有名士十余人，分题作诗赋，遇旬日，会于僧寺。有大姓李生者好事，见希纯曰："已就所居辟舍馆，可同诸君会课，差胜僧寺牢落也。"希纯辈欣然从之，每至其馆，主人具饮食挽留甚勤，或数日不得去。一日，同诸君醉卧未起，庭有桃花飘落衾席之上，皆嘉祐太平之象也。时洛中有大姓数十争延名士，以好事相胜，子弟有登科者。熙宁以后无复此风矣。

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於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偃师孙道中为余言，尝村居，每月下闻笛声，甚清越。一日，因

即其声听之，在一老桑枝上，记其处。明日往观，于桑枝上生一仙人横笛者，其眉宇、衣服纤悉毕具。因持归，声遂绝。道中为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实，有礼学，尝为尚书郎，其为人忠信不妄云。

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崇宁初，蔡京、蔡卞为元祐奸党籍，上皇亲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又立于天下州治厅事。长安当立，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呜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故余以表出之。

长安张衍，年八十，以术游士大夫间。其为人有忠信，识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县时，许其为宰相。蒲传正、薛师正未显，皆以执政许之。绍圣初，余官长安，因论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文正艰难中，仅作参知政事耳。"余曰："忠宣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贵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余问其说，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同时为监司者张芸叟、陆孝叔、邵仲恭、吴子平数公命问之，衍曰："皆带职正郎、员外郎耳，取进于此，即不可。独仲恭数促。"其后芸叟为侍郎，孝叔待制未几，皆谪官。孝叔帅熙，子平帅秦，寻卒。仲恭帅郓，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龙图，无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气方盛，因其侄縡问衍，衍曰："以某之言白公，命也发及八分，早退为上，不然，灾至矣。"子厚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祸。蔡持正以门客假承务郎，奏衍，赏其术。衍与总领市易官田舜卿善，衍有钱数千缗，舜卿为买田，以官户名占之。后舜卿赃败，官籍其产，衍之田在焉。或劝衍自陈，衍曰："衍故与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论于有司，非义也。"卒不请其田，士大夫多称之。衍病，余见之，则曰："数已尽，某日当死。凡家事悉处之矣，公其记之。"已而果然。

河南宁氏，其先钱塘人名承训者，事吴越王，以才武称。钱氏归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晖榜登甲科，为明州慈县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于宁氏族人以去。族

人家破，有故老媪收养之。任公守越州，客或问宁氏子无恙，公愕然，归问夫人，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儿累公，留于宁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闵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岁，公教育之如己子，遂冒任姓，名适。公知枢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辞，且谓适曰："汝宁氏子，家破无所归，能力学以取名，吾死不恨矣。"适发愤读书，景祐初登进士第，夫人方为之喜。夫人死，任公谓适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当再荐，以示无间，其无辞。"适泣谢，遂以公荐转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适解官持丧如父服。自闻于朝，乞还姓宁氏，因纳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许归姓，不许纳官。与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别去。故任、宁世为婚姻。适更名后通籍，赠其父直为太常博士。终尚书职方员外郎、福建路运判。若子若孙若曾孙数十人，多知名士，遂为洛阳大家。

河南刘氏自名环隽者，事齐、魏为中书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赠尚书右丞。子政会，事唐高祖、太宗，为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敕曰："政会昔预义举，有殊勋，赠户部尚书，谥襄，配享高祖庙，图形凌烟阁。"子元意袭爵，封渝国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论则天革命，下狱死。弟循，金吾卫将军。子慎知，幼居父丧，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群盗至，众走，慎知独不动，盗怪问，则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盗感其言而去，一方赖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微，吴郡太守。微之子絅，开元中以功臣之后，赐进士第，为济州东阿县令，服后母丧，以毁卒。子藻，秘书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宝历二年擢第，至户部侍郎，赠司徒。八子，崇龟、崇彝、崇望、崇鲁、崇蓍、崇珪、崇瓌、崇玎，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进士第，事后唐明宗为吏部侍郎，赠司徒。子温叟，事本朝太祖皇帝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与数谒者登正阳门之西楼，温叟自台归过其下，或告温叟当避，温叟不顾。明日求对，面谢曰："陛下御前楼，则六军必有希赏赐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非时不御楼也。"太祖大悦，出内帑三千缗付有司自罚。太宗尹开封，知其贫，以五百千钱遗之，温叟受而不辞，对其使扃记于西厢。至明年，太宗复遣其使饷以酒，使者视其扃记如故，归白其事，太宗叹息曰："吾之钱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仍命辇归，以成其美名。宪台故事，月给餐钱一万，不足以赃罚充之。温叟恶其名，不取。太祖因与太宗从容论廷臣之有名节者，太宗以送钱事闻，太祖叹美久之。后求退，太祖曰："俟朕选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为赞善大夫。烨，登进士第，为龙图阁直学士、权开封府。明肃太后朝独召对，后曰："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烨曰："不敢。"后数问之，度不可免，因陛对，为风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恳避不行，求为留司御史

台，以卒。烨七子，贶、几、先、亢、忱、兆、兢。几登科，尝因陛对奏仁宗不进家谱事，上称叹久之。忱为监司郡守，有声。子唐老，元祐为右正言。自北齐至本朝五百余年，而刘氏不衰。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宁氏、刘氏尤为著姓，有可传者。

卷第十七

康节先公曰：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以卫多名医故也。有申受者善医，自言得术于高若讷参政，得脉于郝氏老。其说谓高参政医学甚高，既贵，诊脉少，故不及郝老。郝老名充，居郑州，今谏议之疾非郝老不可治。赵如其言，召郝老至，诊其脉曰："有沉积当下。"赵服其药，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赵于大盆中，用碗覆其头项，以汤沃之，遂苏。赵呼申受，罪之曰："君谬举郝老者。"申受曰："某之术不及郝老远甚，公病当下，但气虚，药剂差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贺。"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举家之人坐帐中，俾遍诊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无不知者。"赵试其说，信然，始加礼。自此疾平，复入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为太医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张峋子坚志其墓，载其平生所治病甚异，曰："士人之妻孕，诊其脉曰：'六脉皆绝，反用子气资养，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时不合药末，诸病用药品量增减之，服者无不验者。从其学者皆名医云。"

洛中形势，郏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东，以接嵩、少，阙塞直其南，属女几，连荆、华，至终南山。洛水来自西南，伊水来自南，右涧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对阙塞而叹曰："真天阙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郏、鄏二山相属，定鼎于郏鄏是也。前临涧、洛二水，故曰穀、洛斗，将毁王宫也。《洛诰》曰："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东汉洛阳是也。在今洛城之东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辕，北属邙山，极平远。西晋、后魏皆都焉。晋又筑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润有余，形势雄壮，差不逮长安。长安东崤、函，东南荆、华，以属终南山，西南太白、鸡足山，又西秦陇、岐山，北梁山，东北雷首、中条山，与平阳诸山相属。泾、渭、浐、灃、滈、涝、潏之水在其后前左右，以入于河。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秦初建国于秦，后迁岐山之阳，今宝鸡是也。穆公羽阳宫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阳，跨渭水为阿房宫。西汉都秦宫之东，今未央、长乐、章台诸宫城阙尚

存。隋文帝初都汉宫，后迁稍东，枕龙首渠山，筑长安新城，制度甚壮：南接华严川，以属南山，北临渭水，城南北三十余里，东南二十余里，汉末未央宫在其苑中。唐因为都，又起东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谓之兴庆宫，今池殿故基亦在。自东筑夹城复道，南至兴庆宫，又南至曲江，东跨灞、浐，以属骊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楼，山下起华清宫，宫有温泉，以白玉石为芙蓉出水，为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其宫阙北临渭水，由华清宫东，离宫相望，以属东都。自尧、舜、周、秦、汉、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势压天下。洛阳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地多长杨、老槐，耕桑最盛，古称陆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后可以有为，今陆沉于北狄，惜哉！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黄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北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间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祐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秾绿叶中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微红，叶少减。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余去乡久矣，政和间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皆无有，问其故，则曰："花未开，官遣吏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余为之叹息，又追记其盛时如此。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唐永乐县也，本朝熙宁初，废为镇。面大河，背雷首、中条山，形势雄深。安史之乱，土人多避地于此。有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唐贞元中为农，当戍边，栖筠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殁。时栖筠方六岁，其后母再嫁，鞠于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侧，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陌，刻石表之。河东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钦爱。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岳至师正仍世庐墓。至本朝庆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县令王辟之以状列于朝，乞诏史官书之。盖自唐以来，孝义之风不少变。政和甲午，余过其家，长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应对有礼，道其家世次第甚详。盖自栖筠而下，义居二十余世矣。余为之低回叹息而去。其村人为余言，姚氏世

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扫种艺甚谨。有田十顷，仅给衣食，税赋不待催驱，未尝以讼至县庭。今三百余年，守其家法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之乱，全家守坟不去。熙宁间，陕右岁歉，举族百口同往唐、邓间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麦于民，谓之均籴，姚氏力不给，举家日夜号泣，欲亡去。余闻之恻然，谕县官曰："孝义之门，忍使至此？"为作状申府、申监司，得免焉。呜呼！永乐陷虏，姚氏为虏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书之。

枢密章公粲谓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驴，某自控，儿女尚幼，共以一驴驮之。近时初为官者，非车马仆从数十不能行，可叹也！"前辈勤俭不自侈大盖如此，因以录之。

纪公实为余言，尝闻其父言，王冀公钦若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韩公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福先寺三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之以登，见其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也？"后富公出入将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谥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则过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为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张姓者穷老而死云。

熙宁间，洛阳有老人党翁者卖药，日于水街南北往来，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为兵，尝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验。戴卷脚幞头，衣黄衫，系革带，犹唐装也。有妻无子，问其事，则不答。至元丰中，不知所在。余尝亲见之，亦异人也矣。

有关中商得鹦鹉于陇山，能人言，商爱之。偶以事下有司狱，旬日归，辄叹恨不已。鹦鹉曰："郎在狱数日已不堪，鹦鹉遭笼闭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陇山，泣涕放之。去后，每商之同辈过陇山，鹦鹉必于林间问郎无恙，托寄声也。泸南之长宁军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钱伍拾万买之，其人告以"苦贫，将卖尔"。秦吉了曰："我汉禽，不愿入夷中。"遂绝颈而死。呜呼！士有背主忘恩与甘心异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卷第十八

伯温曾祖母张夫人御祖母李夫人严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尽，梦神人令以玉箸食羹一杯，告曰：“无自尽，当生佳儿。”夫人信之。后夫人病瘦，医者既投药，又梦寝堂门之左右木瓜二株，左者俱已结，右者已枯，因为大父言，大父遽取药令覆之。及期，生康节公，同堕一死胎，女也。后十余年，夫人病卧堂上，见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医，以药毒儿，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为命，何兄独生？”夫人曰：“汝死兄独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余年，夫人再见女子来，泣曰：“一为庸医所误，二十年方得受生，与母缘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则知释氏轮回鬼神之说有可信者，康节知而不言者也。亲谓伯温云。

伊川夫人与李夫人，因山行于云雾间见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临蓐时，慈乌满庭，人以为瑞，是生康节公。公初生，发被面，有齿，能呼母。七岁戏于庭，从蚁穴中豁然别见天日，云气往来，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无所见，禁勿言。既长，游学，夜行晋州山路，马突，同坠深涧中。从者攀缘下寻公，无所伤，唯坏一帽。熙宁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属微疾，一日昼睡，觉，且言曰：“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下导吾行乱山中，与司马君实、吕晦叔诸公相分别于一驿亭。回视其壁间，有大书四字曰‘千秋万岁’。吾神往矣，无以医药相逼也。”呜呼，异哉！

太学博士姜愚，字子发，京师人。长康节先公一岁，从康节学，称门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张仲宾太博，字穆之，未第，亦从康节学。二君同白康节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亲老无子，恐未足以为高。”康节曰：“贫不能娶，非为高也。”子发曰：“某同学生王允修颇乐善，有妹甚贤，似足以当先生。”穆之曰：“先生如婚，则某备聘，令子发与王允修言之。”康节遂娶先夫人。后二年，伯温始生，故康节有诗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

见吾儿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子发本京师富家，气豪乐施，登进士第，月分半俸奉康节。治平间，知寿州六安县，以目疾分司，居新乡。子发死，康节以其女嫁河南进士纪辉，视之如己女，伯温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纪辉与姜女俱亡，今二子依吾家避乱入蜀，伯温亦以子侄处之。王观文乐道未遇时，与子发交游甚善。乐道苦贫，教小学京师，居州西，子发居州东，相去远。一日大雪，子发念乐道与其母寒饥，自荷一锸，划雪以行。至乐道之居，扣门，久之方应。乐道同母冻坐，日已过高，未饭。子发恻然，亟出买酒肉薪炭往复，同乐道母子附火饮食。乐道觉子发衣单，问之，以绵衣质钱买饭食也。子发说《论语》，士人乐听之，为一讲会，得钱数百千，为乐道娶妻。乐道登第，调睦州判官。妻卒，子发又为求范文正公夫人侄汶阳李氏以继，其负义如此。熙宁初，乐道以翰林侍读学士为西京留守，子发老益贫，且丧明，自新乡驾小车来见乐道，意乐道哀之也，乐道遗酒三十壶而已，子发殊怅然。康节馆于天津之庐，典衣赆其行。归新乡，未几卒。

康节先公少日游学，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诵佛书。康节亟归，不复出。夫人捐馆，康节持丧毁甚，躬自爨以养。祖父置家苏门山下，康节独筑室于百源之上。时李殿丞之才字挺之，东方大儒也，权共城县令，一见康节，心相契，授以《大学》。康节益自克励，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屋壁间，日诵数十遍。闻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学，又往质之。挺之去为河阳司户曹，康节亦从之，寓州学，贫甚，以饮食易油贮灯读书。一日，有将校自京师出代者，见康节曰：“谁苦学如秀才者！”以纸百幅、笔十枝为献，康节辞而后受。每举此语先夫人曰：“吾少艰难如此，当为子孙言之。”康节又尝谓伯温曰：“吾早岁徒步游学，至有所立，艰哉！”程伯淳正叔虽为名士，本出贵家，其成就易矣。因泣书之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卫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迁居焉。门生怀州武陟知县侯绍曾字孝杰助其行。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无悔、慎术子重，刘大夫师旦子绚，张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实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辅，交游最密，或称门生。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赵谏议借田于汝州叶县，后王不疑同乡人买田于河南延秋村，康节复还叶县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

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还居之。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熙宁初，行买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买。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司马温公而下，集钱买之。康节先生以诗谢王宣徽曰：“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窗虚响瀍涧，台迥粲伊嵩。好景尤难得，昌辰岂易逢？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水竹腹心里，莺花渊薮中。老莱欢不已，靖节叹何穷！啸傲陪真侣，经营荷府公。丹诚徒自写，匪报厚恩隆。”后以诗谢温公诸公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䍦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彻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今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康节初不改也。康节盖曰：“贫家未尝求于人，人馈之，虽少必受。”尝谓伯温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贫乐道，平生无不足之意。”嗟夫！洛阳风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见矣。重念老境可伤，因详书之以示子孙云。

康节先公谓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故《观盛化》诗曰：“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又曰：“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伯温窃疑“未尝经乱离”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辈行自知之。”永念先公当本朝太平盛时隐居求志，谢聘不屈，其发为诗章每如此。

康节先公与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谓门下士田棐大卿曰：“为我问邵尧夫，可出，当以官职起之；不，即命为先生处士，以遂隐居之志。”田大卿为康节言，康节不答，以诗二章谢之曰：“相招多谢不相遗，将为胸中有所施。若进岂能禁吏意，既闲安用更名为？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满眼清贤在朝列，病夫无以系安危。”又云：“欲遂终焉老闲计，未知天意果如何。几重轩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好景未尝无兴咏，壮心都已入消磨。鹈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文忠公终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诏天

下举遗逸，公意谓河南府必以康节应诏。时文潞公尹洛，以两府礼召见康节，康节不屈，遂以福建黄景应诏。景字子蒙，亦从康节游，客李邯郸公家，公之子寿朋荐于潞公。时天下应诏者二十八人，同见宰执于政事堂。至河南，黄景以闽音自通姓名，文忠不乐，各试论一首，命官为试衔知县。文忠奏天下尚有遗材，乞再令举，诏从之。王拱辰尚书尹洛，乃以康节应诏，颍川荐常秩，皆先除试将作监主簿，不理选限。文忠招康节而不欲私，故以天下为请。知制诰王介甫不识康节，缴还辞头曰："使邵某常民，一试衔亦不可与。果贤者，不当止与试衔，宜召试然后官之。"上不纳，下知制诰祖无择，除去"不理选限"行词，然康节与常秩皆不起。是时富公已丁太夫人忧去位矣。熙宁二年，神宗初即位，诏天下举遗逸。御史中丞吕诲、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皆荐康节。时欧阳公作参知政事，素重常秩，故颍川亦再以秩应诏。康节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辞，不许。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乡人二诗，一曰："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二曰："却恐乡人未甚知，相知深后又何疑？贫时与禄是可受，老后得官难更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荀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常秩以职官起，时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纷然以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者。常秩赐对，神宗问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谏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为人矣。熙宁初，介甫之弟安国字平甫，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从康节游，归以出处语介甫，介甫叹曰："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节列传》史臣书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与富韩公有旧，公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公曰："自此可时相招矣。"康节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时，间过亲旧间。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公谢客戒子曰："先生来，不以时见。"康节一日过之，公作诗云："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康节和曰："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杯觞不浪飞。初上小车人已静，醉和风雨夜深归。"又《题康节击壤诗集》云："黎民于变是尧时，便字尧夫德可知。更览新诗名《击壤》，先生全道略无遗。"其知康节如此。公尝令二青衣、苍头掖之以行，一日，与康节会后园中，因康节论天下事，公喜甚，不觉独步下堂。康节不为起，徐指二苍头戏公曰："忘却拄杖矣。"富公深居，托疾谢客，而尝苦气痞。康节曰："好事到手畏甚？不为他人做了，郁郁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

也。”盖为嘉祐建储耳。公虽刚勇，遇事详审，不万全不发，康节因戏之。公一日有忧色，康节问之，公曰：“先生度某之忧安在？”康节曰：“岂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凶暴过安石乎？”公曰：“然。”康节曰：“公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至。公谓康节曰：“先生识虑绝人远矣。”一日薄暮，司马温公见康节曰：“明日僧显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曰：“恨闻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后康节因见公，谓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以为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开堂，公乃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我未之思也。”公与康节食笋，康节曰：“笋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头之美也。”康节曰：“野人林下食笋三十年，未尝为人所夺。公今日可食以中堂骨头乎？”公笑而止。康节疾病，公日遣其子偕医者来馈药物不绝。康节捐馆，公赙赠之，遗礼甚厚。伯温除丧，往拜公，公恻然曰：“先生年未高，尝劝之学修养。”复曰：“不能学胡走乱走也。”问伯温年几何，娶未，伯温对：“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未娶甚善，可以保养血气，专意学问。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尝白先公先夫人，未第决不娶，弟妹当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钧也。”伯温自此得出入公门下。悲夫！今海内之士尝获拜公床下，唯伯温一人。想公英伟之姿，凛然如在世也。

熙宁三年，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议新法不合，不拜枢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数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马在朝，人主自然无过举。”移许州，令过阙上殿。公力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游。尝曰：“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云。既见，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诗云：“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康节和曰：“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来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未至，有诗曰：“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和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又云：“天启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有

《安乐窝中》诗云：“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公爱之，请书纸帘上，字画奇古，某家世宝之。公与康节唱酬甚多，具载《击壤集》。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知言。至康节捐馆，公作挽诗二章，其一曰：“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蹠实，佩服敢书绅。”记康节之言也。康节又曰：“君实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后公以康节之故，遇其孤伯温甚厚。公无子，以族人之子康为嗣。康字公休，其贤似公，识者谓天故生之也。公休与伯温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丧。元祐间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赠谏议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数岁，公休素以属伯温，至范纯仁内翰辈皆曰：“将以成温公之后者，非伯温不可。”朝廷知之，伯温自长子县尉移西京国子监教授，俾植得以卒业，因经纪司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长，其贤如公休，天下谓真温公门户中人也。亦蚤死，无子，温公之世遂绝。

康节先生与赵宗道学士游，宗道年长，康节拜之，其诸子皆以父师之礼事康节。宗道早出富韩公门下，熙宁初，宗道自西都留台领宫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济为提举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罢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赙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谢富公，济独未敢行，请于康节。康节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于君？第往勿疑。诸兄行，君不行，是自处于不肖也。”明日，济偕诸兄弟以进，富公抚之甚恩，济不自安，起谢罪，公止之曰：“吾兄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论也。”济归，谢康节曰：“微先生，济之过不可赎也。”

熙宁癸丑春，大名王荀龙字仲贤入洛，见康节先公，其议论劲正有过人者。康节喜之，和其诗曰：“君从赏花来北京，耿君先期已驰情。此时陨霜奈何重，今岁花开徒有声。既欲佳章当坠刺，宁无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应自惜，料得不为时虚生。”仲贤，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诗，颜体大书，极奇伟。康节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学书妨学道。’故尝有诗云：‘忆昔初学大字时，学人饮酒与吟诗。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岁成一非。’”仲贤又赠魏公诗云：“春去花丛胡蝶乱，雨余蔬圃桔槔闲。”康节爱之，曰：“怨而不伤，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贤之子名岩叟，字彦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县召为监察御史，有直声，后位签书枢密院。彦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镇相州，荐彦霖为属。韩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彦霖，彦霖谢曰：“某魏公之客，不愿入它门也。”士君子称之。

康节先公尝言，李复圭龙图临事有断。年二十八知滑州，与郡官夜会，有衙兵夺银匠铁锤杀人者，一府皆惊扰。公捕至，立斩之，上

章待罪，诸司亦按公擅杀。仁宗曰：“李复圭，帅才也。”除知庆州。后责光化军，有放停卒自陈乞添租划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拣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拣停，既未衰，却合充军。”呼刺字人刺元军分，人皆称之。公才高，为众所忌，故仕宦数不进。公居多不乐，康节因和其诗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日往月来无少异，阳舒阴惨不相妨。迅雷震后山川裂，甘露零时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千秋烂为三春雨，万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盖广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坐客以为的对，亦可谓善谑矣。

卷第十九

司马温公初居洛，问士于康节，对曰：“有尹材字处初、张云卿字伯纯、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贤俊。”处初、明之得进于温公门下，独伯纯未见。康节以问公，公曰：“处初、明之之贤，如先生言；张君者，或闻旅殡其父于和州，久不省，未敢与见。”康节曰：“张云卿可谓孝矣。云卿之父谪官死和州，贫不能归，因寓其丧。云卿奉其母归洛，贫甚，府尹哀之，俾为国子监说书，得月俸七千以养。若为和州一行，则罢俸数月，将饥其母矣。其故如此。”温公怅然曰：“某之听误矣。”伯纯自此亦从温公游。未几，伯纯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温公，公入相元祐，处初、明之以遗逸命官，伯纯以累举特恩，同除学官。温公好贤下士，尊用康节之言如此。伯纯学问该洽，文潞公于经史注疏或有遗忘，多从伯纯质之。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康节先公同吴处厚、王平甫会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康节谓曰：“某之辞会有以，姑听之。吴处厚者好议论，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执政行新法，处厚每讥刺之，平甫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会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平居出处一饮食之间，其慎如此，为子孙者当念之。

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康节先公隐居谢聘皆相从，忠厚之风闻于天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邵先生知。”呜呼，盛哉！

康节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遗逸命官，辞之不从。河南尹遣官就第，

送告敕朝章，康节服以谢，即褐衣如初。至熙宁初，再命官，三辞，又不从。再以朝章谢，且曰：“吾不复仕矣。”始为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常为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时，家于水北上阳门外，读书于水南天宫寺三学院。院有行者名宗颢，尝给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颢已为僧，用公奏赐紫方袍，号宝月大师。公致政，筑大第于至德坊，与天宫寺相迩。公以病谢客，宗颢来或不得前，则直入道堂，见公曰：“相公颇忆院中读书时否？”公每为之笑。时节送遗甚厚。康节先公自共城迁洛，未为人所知也，宗颢独馆焉。可见宗颢非俗僧也。康节登其院阁，尝作《洛阳怀古赋》曰：“洛阳之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气在焉。予家此始半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学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诵。君玉好赋，以赋言之。秋雨霁，日色清，万景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泠，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乃眷西北，物华之妍，云情物态，气象汪然。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策，不号令于天下。声明文物，不自此而出；道德仁义，不自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鸾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实曰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达国为万，而居中者，实曰洛阳。瀍、涧之侧，此唯旧邦。迄于今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昔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之道，于是乎大尽矣。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立而治，终豆分而隳。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梁，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于艰难，或守成于逸暇，或覆餗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教之于人。教也

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致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其四曰：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而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冗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盖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阙阙。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见夺。是以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耗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兵革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天之教悖天之时，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康节先生经世之学盖如此，托赋以自见耳。

熙宁间，宗颢尚无恙，伯温尝就其院读书，宗颢每以富公为举子事相勉，曰：“公夜枕圆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冷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节先公《怀古赋》初无本，唯宗颢能诵之，年几九十乃死。康节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故有《十六国诗》云：“普天之下号寰区，大禹曾经治水余。衣到弊时多虮虱，爪当烂处足虫蛆。龙章本不资狂寇，象魏何尝荐乱胡？尼父有言堪味处，当时欠一管夷吾。”又作《观棋》诗，历叙古今至西晋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无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以不被发左衽为幸。若管仲者，可轻议哉！”呜呼！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先天之学，伯温不肖，不敢称赞。平居于人事礼祥未尝辄言。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

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鹢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宁初，其言乃验，异哉！故康节先公尝有诗曰：“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又曰：“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其旨深矣。伯温后闻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时，一日，有家雀数千集其上，人恶之曰：“岂此地将为汉有耶？”因焚之，盖夷中无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记之，以信先君之说。

康节先公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平生不为训解之学，尝曰：“经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盖屋，床下安床，滋惑矣。”所谓陈言生活者也，故有诗曰：“陈言生活不须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为知《易》之体，以孟子为知《易》之用。论文中子谓佛为西方之圣人，不以为过。于佛老之学，口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

康节先公出行不择日，或告之以不利则不行。盖曰：“人未言则不知，既言则有知，知而必行，则与鬼神敌也。”春秋祭祀，约古今礼行之，亦焚楮钱。程伊川怪问之，则曰：“明器之义也。脱有一非，岂孝子慈孙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时人，以笾豆簠簋荐牲不可也。”伯温谨遵遗训而行之也。

伯温昔侍家庭，请于康节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当国，可谓盛矣。乃谢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极矣。以前或未至，后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虽出何益？是非尔所知也。”伯温再拜稽首，不知所以问。

康节先公遗训曰：“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故有诗曰：“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若求骐骥方乘马，只恐终身无马骑。”又尝曰：“善人固可亲，未相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无名君序曰：“见善人未尝急合，见不善人未尝急去。”伯温佩之，终身不敢忘。

康节先公言，顷京都有一道人，日饮酒于市，将出，谓其邻曰：“今日当有某人来。”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问：“预知何

术？”曰：“无心耳。”曰：“无心可学乎？”曰：“才欲使人学无心，即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贬涪州，过汉江，中流，船几覆，举舟之人皆号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诚敬。已而，船及岸，于同舟众人中有老父问伊川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庄，何以？”伊川曰：“心守诚敬耳。”老父曰：“心守诚敬固善，不若无心。”伊川尚欲与之言，因忽不见。呜呼！人果无心，险难在前犹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唯无心者能之。

康节先公见一道人言，尝泛海，遇风泊岸，与数人下采薪。有巨人数十，长丈余，相呼之声如禽兽，尽捉以去，用竿竹鱼贯之，食以荐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脱。因解衣，出其所穿迹，在胁下。康节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卷第二十

熙宁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进少年，遇事风生，天下骚然，州县始不可为矣。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先公。康节先公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呜呼！康节先公深达世务，不以沽激取虚名如此。世所谓康节先公为隐者，非也。

熙宁中，有一道人，无目，以钱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号，人皆异之。康节先公问曰：“以钱置尔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师之言也。”愧谢而去。

伯温少时，因读《文中子》，至“使诸葛武侯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因著论，以谓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也。康节先公见之，怒曰：“汝如武侯犹不可妄论，况万万相远乎？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也？后生辄议先贤，亦不韪矣。”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

伯温上世范阳，以中直笃实，读书谨礼为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质直，平生不妄笑语。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馆。初无疾，不食饮水者累日。除夜，康节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温方七岁，大父钟爱之，亦立其旁。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节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子孙皆力学孝谨，吾瞑目无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饮酒，谓康节先公曰：“酌酒与尔别。”康节同叔父满酌大杯以献，大父一举而尽，再酌，饮及半，气息微矣。谓康节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无罪。即死，当以肉祭，勿用佛事乱吾教。无令吾死妇人之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殓，方令家之人哭，勿叫号，俾我失路。”康节先公泣涕以从。康节谋葬大父，与程正叔先生同卜地于伊川神阴原。不尽用葬书，大抵以五音择地，以昭穆序葬，阴阳拘忌之说，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

三日葬，开棺，大父颜貌如生，伯温尚记之。熙宁十年夏，康节先公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谓司马温公曰：“某欲观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应至此。”康节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张横渠先生喜论命，来问疾，因曰：“先生论命，来当推之。”康节先公曰：“若天命，则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康节先公曰：“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时康节正寝，诸公议后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节先公已知，呼伯温入，曰：“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当从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日，大书诗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馆，其治命如大父，伯温不敢违。先是，康节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至中涂上官店，必过信孝杰殿丞家。孝杰从康节先公最早，孝杰死，有八子，康节先公遇之如子侄，每过之，则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节先公捐馆之年，寒食过之，谓诸子曰：“吾再经此，与今日异矣。”诸子不敢问。至葬，丧车及上官店，诸子泣奠言之，以为异。张景观字临之，学行甚高，康节先公喜之。将赴涪州武龙尉，告别康节先公，泣数行下，谓曰：“吾不见子之归矣。”又张峋字子坚，康节先公于门弟子中谓可与语道者，赴调京师，康节先公愀然色变曰：“吾老矣，吾老矣，不复相见也。”皆是年之春也。呜呼！康节先公所以预知者，何止知此哉？伯温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下从九原耳。尚追忆其遗言，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与吕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与横渠先生张子厚同以熙宁十年丁巳捐馆，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并美，命否数皆殂。嗟尔百君子，贤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尧夫乐道不仕。谁复距虚无？张子厚论佛老之失。望道咸瞠若，修梁遽坏乎？密章燔汉绶，环经泣秦儒。赖有诸良友，能令绍不孤。”为先公与子厚作也。盖河南府以先公讣闻，诏赠著作郎，谥康节。子厚自秘阁病免西归，及长安以殁，门人衰服挽车葬横渠云。伯温获见公，每语先公，则怅然有不可及之叹。后伯温初仕长子县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国学教授。未久，公罢政。呜呼！亦所以为不孤之惠欤？

康节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故得人之欢心。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葬会、生会、醵会。”每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之开论，莫不

悦服。十余家如康节先公所居安乐窝起屋，以待其来，谓之“行窝”。故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风俗之美如此。

康节先公过士友家昼卧，见其枕屏画小儿迷藏，以诗题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盖熙宁间也。陈恬云。《击壤集》不载。

熙宁初，欧阳文忠公为参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来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将行，语叔弼曰：“到洛，唯可见邵先生，为致吾向慕之意。”康节先生既见叔弼，从容与语平生出处以及学术大概。临别犹曰：“其无忘鄙野之人于异日。”后十年，康节先公捐馆，又十年，韩康公尹洛，请谥于朝。叔弼偶为太常博士，次当谥议。叔弼尝谓晁说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谥议，皆往昔亲闻于先生者。当时少年，一见忻然延接，语及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故得其详如此。岂非先生学道绝世，前知来物，预以相告耶？”盖验于二十年之后，异哉！

康节先公少时游京师，与国子监直讲邵必不疑初叙宗盟，不疑年长，康节先公以兄拜之。盖不疑自河朔迁丹阳，康节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节自卫入洛，不疑为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荐康节先公以遗逸，不疑自作荐章，其词有“厚德足以镇薄俗，清风可以遗来世”，相推重如此。熙宁初，不疑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过洛，谓康节先公曰：“某陛辞日，再荐先生矣。”康节先公追送洛北别去。不疑中途寄康节先公诗云：“我乘孤传经崤渑，君拥群书卧洛城。富贵人间亦何有，闲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驿暴卒，丧归，康节先公哭之恸。女嫁杨国宝应之。应之亦康节先公门生，康节先公视之犹子也。开禧、元丰中为河南府推官，康节已捐馆，伯温复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温赴果州，道出阆州，有知阆中县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称同姓侄云。伯温以宗族源流为问，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润州入蜀，龙图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温曰：“康节先公以兄事龙图公，伯温不敢忘。”自此与美孺之中外皆论亲。癸巳，伯温奉使西州，美孺居郫，尝至其家拜刑部公庙。美孺天资和易，与人言如恐伤之。至临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夺，君子人也。丹阳、河南、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讲宗盟久矣，具载之，以示三家子孙。

伯温之叔父讳睦，后祖母杨氏夫人出也，少康节先公二十余岁，力学孝谨，事康节如父。熙宁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节先公哭之恸，既卒，理其故书，得叔父所作《重九》诗云：“衣如当日白，花似昔年黄。拟问东篱事，东篱事杳茫。”及死，殡后圃东篱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节先公既捐馆，二程先生于伯温有不孤之意，所以教戒甚厚。宗丞先生谓伯温曰：“人之为学忌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庐厅后无门，由旁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凿壁为门，侍讲先生见之曰：“前人规画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讲谓周全伯曰：“邵君虽小事亦相信，勇于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讲曰：“凡作官，虽所部公吏有罪，立按而后决。或出于私怒，比具怒亦释，不至仓卒伤人。每决人，有未经杖责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温终身行之。

熙宁八年秋，余与士人十余辈讲学于洛阳建春门广爱寺端像院以待试。一夕，梦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觉，谓同舍言之，皆不晓。至元祐二年秋，以经行荐，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也。方悟前梦验于十五年之后，是果有数矣。

余为西蜀宪，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将军庙，将军英武，见于杜子美之诗。庙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郑丞相告云：“花惊定，将军也。是岁土蕃陷嶲州，将军与丞相，岂同功者耶？”告后列金紫光禄大夫、左相、豳国公臣，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博陵县开国男臣，不书姓名。右相阙。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姓名磨灭。谨按至德元年，肃宗初即位于灵武，右丞相杨国忠诛死，故阙之。是岁六月丙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书、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蜀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其不书姓名、磨灭者，此三人无疑矣，中书省官臣书姓名，门下省官臣不书姓名，当时节度废阙如此。然花将军之名惊定，唯得于此告也。或云将军丹稜东馆人，今东馆庙貌尤盛云。庙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伪蜀王孟昶、伪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过庙下祭文二纸，墨色如新，其窘急悲伤之辞，读之亦令人叹息云。

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 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宋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河南洛阳人，邵伯温次子。宋高宗年间同进士出身，曾任知果州、眉州等官。著有《西山集》，今已佚。

本书为续其父《邵氏闻见录》而作。体例沿袭《前录》，然内容不似《前录》以记朝典政事为主，而是更为广泛，兼及经、史、子、集。对《尚书》、《易经》及孔、孟言行间加评论；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亦多所辨析；对诗、文等文学作品也时有见解。其文字较枯涩难读，然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史料文献，如司马光之《疑孟》，陈瓘之《四明尊尧集》，雷简夫荐苏洵的书启等，自有一定价值。

今见之《邵氏闻见后录》，主要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及民国涵芬楼刊本等。现即以涵芬楼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改动之处，不出校记。

邵氏闻见后录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闻见》，于篇甚严。博不肖，外继有得，在前例为合，间后出他记，不避也。或以司马迁之书曰“太史公”，犹其父谈云尔，曷绪之篇下，亦不失为迁也。嗟夫！笔十四年获麟已绝矣，续明年，又明年，孔丘卒，非是。但曰《闻见后录》云。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卷第一

太祖既定天下，尝令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及后世者。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历毕思虑，无以言，因以为请。太祖曰：“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下臣所及。”予谓议者以本朝养兵为大费，欲复寓兵于农之法，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太宗以柴禹锡、赵镕皆晋邸故吏，颇亲任之。后禹锡、镕告秦王廷美阴谋，事连宰相卢多逊。赵普与多逊有积怨，上章乞备枢轴以纠奸变。廷美谪房州，多逊谪崖州；擢禹锡枢密副使，镕知枢密院。禹锡、镕益散遣吏卒于国门内外侦事。吏卒有醉酒与鬻书人韩玉斗殴不胜者，又诬玉有指斥语。禹锡、镕以闻，玉伏法。太宗寻知其冤，遂疏禹锡、镕，不复信用，无几，皆罢。廷美以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迁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诏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罢封泰山。柴禹锡病狂阳，赵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潜祷于终南上清宫。天神降语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至真宗咸平二年，方自房陵归葬汝州梁县新丰乡。前已追复涪王，谥曰悼。仁宗即位，赠太师尚书令。并出《国史》。

国初，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煞将军”。守真遂为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风萧然，声如婴儿，守真独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祷，言其祸福多验。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

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出《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

《符瑞志》：仁皇帝诞降，章懿后榻下生灵芝，一本四十二叶，以应享国四十二年之瑞云。仁皇帝四时衣夹，冬不御炉，夏不御扇，禀天地中和之气故也。

燕恭肃王，仁皇帝叔父也。颇自尊大，数取金钱于有司，曰："预计吾俸可也。"积数百万，有司以闻，诏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惨然曰："御史误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当以天下为养，数百万钱，不足计也。"

仁皇帝庆历中亲除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风采倾天下。王公言王德用进女口事，帝初诘以宫禁事何从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岂他人比。德用实进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宫臣，赐王德用所进女口钱各三百千，押出内东门。讫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时，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帝动容而起。

仁皇帝庆历年，京师夏旱。谏官王公素乞亲行祷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当雨，一日欲出祷。"公曰："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问故，公曰："陛下幸其当雨以祷，不诚也。不诚不可动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祷雨醴泉观。"公曰："醴泉之近，犹外朝也，岂惮暑不远出耶？"帝每意动则耳赤，耳已尽赤，厉声曰："当祷西太乙宫。"公曰："乞传旨。"帝曰："车驾出郊不预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国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预告使百姓瞻望清光者众耳，无虞也。"谏官故不扈从，明日，特召王公以从。日色甚炽，埃雾涨天，帝玉色不怡。至琼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云气如香烟以起，少时雷电雨甚至，帝却逍遥辇，御平辇，彻盖还宫。又明日，召公对，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龙脑香十七斤，至中夜，举体尽湿。"公曰："陛下事天当恭畏，然阴气足以致疾，亦当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为牺牲，何慎也！"

仁皇帝内宴，十门分各进馔，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尝，枚直几钱？"左右对："直一千。"帝不悦，曰："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处度藏仁皇帝飞白"四民安乐"四字，旁题"化成殿醉书，赐贵妃"。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独以仁谥之也。

谏官韩绛面奏仁皇帝曰："刘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不敢不闻。"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中，卿持归焚之。"呜呼！与世主故相离间大臣，使各暴其短以为明者，异矣。

韩绛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仁皇帝曰："朕不惮，自有处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呜呼！与世主事无细大当否，类出手敕，用压外庭公议者，异矣。

嘉祐二年秋，北虏求仁皇帝御容。议者虑有厌胜之术，帝曰："吾待虏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张昪遗之，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观三朝御书。置酒赋诗于群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阁，召两府以下观瑞物十三种。一，瑞石，文曰"赵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王万岁"。三，瑞木，曰"大运宋"，隐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余斤。六，丹砂山，重十余斤。七，马蹄金。八，软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异色。十一，瑞竹，一节有二弦并生其中。十二，龙卵，有紫斑而小。十三，凤卵，色白而大。观太宗、真宗御集，面书飞白，命翰林学士王珪题姓名遍赐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乐，亲谕以前日之燕草创，故再为之，无惜尽醉。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举而尽。各以金盘贮香药，分赐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韩琦《哀册文》云"因惊前会之非常，似与群臣而叙别"也。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真宗时，皇嗣未生，以绿车旄节迎濮安懿王，养之禁中。至仁宗生，用萧韶部乐送还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选近属，得英宗，养禁中，以至嗣位。英宗盖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无物不集。宣仁后同听政九年，不取一物。呜呼，贤哉！

上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南都，筮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内侍官邵成章以乘舆服御来，有一道冠，非人间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来，退朝燕闲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旧制也。愿殿下即位后，退朝燕闲，只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世。初，英宗即位，祔仁宗而迁僖祖，至神宗即位，祔英宗，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当迁，太祖当正东向之位。"最后孙观文固言："汉高祖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祖。光武之兴，亦不敢尊舂陵。今国家据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所授也，不当以僖祖僭其祀。请以太祖为始祖，而为僖祖立庙，如周人别祀姜嫄之礼。禘祫之日奉祧主东向，此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韩魏公读之，叹曰："此议足以传不朽矣。"王荆公薄礼学，又喜为异，独以为不然。三公之议格不行，今太祖犹未正东向之位云。

元丰三年初行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议谏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今岁月浸远，旧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详出之。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诏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有冯澥者，论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程伊川谓先人曰："元祐后之贤故也，论亦未为无礼。"先人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矣。"

绍兴己未春，金人初许归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铚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铚言。然

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予时为校书郎，为秘监言，具白丞相，不报。再议徽宗陵名，改永祐云。

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实录》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

国初，诏有司，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衮冕掩闭，亦不免唐末、五代暴发之祸矣。汉、唐以下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书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辩诬》，犹三十年奏书也。国有诬谍，岂可直？先人疾病，抚其书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圣明元年之二日，诏扬宣仁后之功，削诬谍，下有司索先人《辩诬》。先人已薨，予兄弟追怀迟虑未敢上，有司急以复命，则奏曰："与其藏诸名山，为百世未见之书，曷若上于公朝，补一代不刊之史。"诏以《辩诬》秘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亦作《辩诬》一书，著得于先人《辩诬》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无先人斥一时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拟一书以附国论，又诬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诏、《哲宗实录》、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论，不独自先人《辩诬》出云。

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诏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

哲庙实录

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又谕王与珪等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梁惟简曰：“令汝妇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介可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確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二公者，而深交恕。確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东府，確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冲幼，宜早定议，岐、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確得无变。確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诬太后者，使还，言者暴其奸，再贬知随州，確寻窜新州。刘挚拜右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税。绍圣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执政，谋所以释憾于元祐旧臣

者，知恕险鸷，果于诞罔，又衔挚等黜己，方思有所逞，为確报投荒之怨，召为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论刘挚、梁焘、王岩叟等谋废立，又造司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国疑，宣训事可虑”语，以实后属意徐邸之谤。又訹高士京上书，告王珪尝令高士充问其父遵裕侦太后之意欲谁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渭进文及甫廋语书，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语，以斥渭、挚等有废上谋。惇、卞起同文馆狱，使蔡京、安惇穷治。于是时中人郝随日夜媒孽称制时事，眩惑左右。惇、卞交关谋议，奉行文书于外，作追废太皇太后诏，请上宣读于灵殿。钦圣献肃皇太后、钦成皇后苦要上，语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而随等不悦。明日，惇、卞理前请，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狱，追逮后殿御药官张士良，胁以刀锯、鼎镬，无所得。又适有星变，诏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诛戮大臣，释勿治。”恕徒以诎于进取，极口造言，仇执政以逞。适惇、卞用事，凶德参会，舍不利之谋，无以激怒人主。废辱之祸，几上及于君亲，曾不以为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谗口，开祸乱原，虽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见是非邪正，以照临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谓嘉问、居厚辈，诚不可用，留邢恕于朝，置周秩言路，必无安静之理，皆切中搜慝。

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论確怨谤不道，人臣所不忍闻。按確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丰末结为死党，自谓圣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骜狠愎，无所畏惮，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岁月寖久，邪说得行，离间两宫，有伤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论三省、枢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长子，子承父业，其分当然。昨神宗服药既久，曾因宰执入对，吾以皇子所书佛经宣示，是时众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当为皇太子，余人无语，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之害！”遂责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仍给递马发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记

三省用叶祖洽，言追贬王珪昌化军司户参军，追赐第遗表恩例及子孙等，如刘挚等旨挥。再对，未及奏事，上遽宣谕：“王珪当先帝不豫时，持两端，又召遵裕子与议事。当时黄履曾有文字论列，及同列敦迫，其后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见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黄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闻禁中无

此章，履曾于绍圣初录奏。比三省又令履录私稿以为质证。

是日，又闻蔡渭上书，言文及甫元祐中以书抵邢恕云："刘挚、傅尧俞、梁焘辈有师、昭之迹。"又云："此辈皆不乐鹰扬。"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后已。"而恕尝以此书示蔡確。三省召恕问之有实，遂令恕缴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书中目傅为粉，焘为昆，盖以其字况之也。鹰扬谓其父。及甫云："此辈不乐其父，不敢妄进，师、昭之说乃诋讦之语。至于眇躬，不知何谓，执政有以为指斥者。"余以问夔，言此辈有此心。余云："有心须有迹。"夔云："无迹即无事。"冲云："此事可大可小。"盖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谓，即无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两党，其相诋讦，乃至于此，可怪。恕、硕交通，尤可骇。

梁焘卒，余谓子中云："早知此，则不复力陈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陈，有补者不一，亦不为徒发。"子中又云："对留甚久，众皆云，有如中丞之对也。"先是，绍圣初，蔡確母明氏有状言邢恕云："梁焘曾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確，于徐邸岂得稳便？"寻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渭曰夔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焘？"夔遂检明氏状进呈。下究问所推治，究问所以问恕，云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阙，朱所陈恕语，云得之李询。又下询问状，云实闻焘此语，遂欲按焘而徙之也。自去岁因蔡硕言文及甫尝有书抵邢恕云，刘挚有师、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及甫书，恕以闻，遂差蔡京、安惇置究问公事所，于别试所摄及甫诘之，云得之父彦博，然终无显状。京又令及甫疏挚党人，纳于上前，于龚源、孙谔辈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盖谓挚等与陈衍等交通，有废立之意，乃柳州安置。诏宦者张士良与衍同为御药，主宣仁阁中文字，而其言亦无显状。但云衍尝预知来日三省所奏事，作掌记与太母为酬答执政之语，太母每垂帘，但诵之而已。又言太母弥留时，衍可否二府事，昼夜画依画可，及用御宝，皆出于衍而不以禀上也。既而狱终未决，及甫置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说之撰《邢尚书之子居实墓表》中语，予尝谓：赵括少谈兵，而父奢不能难者，非不能难也，不欲怒之也。刘歆之异同其父向，非为斯文也，汉庭与新室不可并处也。如惇夫于尚书公，则于斯文而不能难者也，是曾参之事点也，非元之事曾参也。移此其忠，顾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寿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晋年十有五，识圣贤治乱之原，而极天人死生之符。颜子年二十有九，颓然陋巷中，有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礼乐，所谓具体而微者，果知颜子哉！其次则又有二：扬雄之子童乌，九岁而存，则《玄》当著明，无待于侯芭。魏武之子仓舒，十三而存，则汉之存亡虽未可知，

必不至于杀荀文若辈矣。则惇夫之寿夭，所系者可胜言耶！

黄著作庭坚《荆江亭》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挟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岖。”敦夫名居实，早死，尚书公子也。

王宗丞巩《闻见录》著王棫事，武臣王棫为邢恕教令，上书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恕又教蔡渭等上书论元祐及元丰末等事，其书一箧悉存，皆恕手笔，其间涂窜者非一。棫于哲宗朝论之，得阁门职名。既死，其子直方时出恕之书以示亲密者。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无不被诬者，于王珪尤甚。直方死，其书归晁载之云。

江赞读端友书：靖康元年月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马光为宰相，天下归心焉。九年之间，朝廷清明，海内乂安，人到于今称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爱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绝外家私恩，当是时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复见女中尧、舜之语。且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诵如彼。而一邢恕构造无根之语以为谤议，使后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云蔽之，臣不胜痛恨。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谓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確谋大沮。后確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充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珪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蔡確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確，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珪、蔡確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倡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来，天变屡作，祸乱繁兴，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灵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衔冤抱恨，无所伸雪，亦足以感伤和气，召

致灾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窃惟圣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庙，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来，登用贤俊，退斥奸邪，如追赠司马光等，既已辩人臣之谤而明是非矣。而宣仁圣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负谤三十余年，公卿大臣未尝以一语及之，可不痛乎！范纯仁遗表有云，宣仁之诬谤未明，使纯仁在朝廷，必能辩之也。臣愿陛下敕有司，检求案牍，推究言语之端发之于谁何，其证佐安在，则小人之情见矣。诞发明诏，晓谕中外，庶使远迩臣民疑议消释，涣然如春冰之遇太阳，岂不快乎！然后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庙，上以慰在天之灵，下以解人神之愤。昔汉灵帝梦威宗，怒其责宋皇后。周成王时，皇天动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庙之灵，祸福之变，甚可惧也。宣仁之谤，臣以为陛下惟不闻耳。闻而不辩，岂所谓教天下以孝乎！臣不胜区区之情，惟陛下裁择。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卷第三

东坡先生传《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见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大别以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为二，自夏口以上为三，江、汉合于夏口而与豫章之江皆汇于彭蠡，则三为一，过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复三矣。然《禹贡》犹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盖此三水性不相入，江虽合而水则异，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说。古今称唐陆羽知水味，三泠相杂而不能欺，不可诬也。予又以《禹贡》之言考之，若合符节。《禹贡》之叙汉水也，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夫汉既已入江，且汇为彭蠡矣，安能复出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已与汉合且汇为彭蠡矣，安得自别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汉为北江，岷山之江为中江，则豫章之江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别，信乎？曰：‘济水既入于河，而溢为荥。’《禹》不以味别，则安知荥之为济也？尧水之未治也，东南皆海，岂复有吴越哉？及彭蠡既潴，三江入海，则吴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钟，独震泽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于海，疏矣。盖安国未尝南游，按经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泽远甚，决无入理，而震泽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从会稽吴县南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东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会稽、丹阳容有此三江，然皆是东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别而入海者，非《禹贡》所谓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见《禹贡》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异味也。故杂取枝流小水，以应三江之数。如使此三者为三江，则是与今京口入海之江为四矣。京口之江视此三者犹畎浍，《禹》独遗大而数小，何耶？”世谓先生论三江以味别，自孔子删定《书》以

来，学者不知也。然予读《唐史》，高宗问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今自漯至㵎而入河，水自此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所谓'泆为荥，东出于陶丘，又东会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复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盖江河以味别，敬宗先言之矣。东坡先生不表见之者，嫌其姓名污简册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盖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剭"音"屋"，故《新唐书》元载赞用"刑剭"，亦《周礼》剭诛云。

《书》首尧、舜，《诗》首文王，《春秋》首鲁隐公，《史记·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让之为德也，大矣哉！

孔子赞周公、赞召公，不赞太公。颜子得位，为尧、舜、文王；孟子得位，为汤、武。韩退之《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知文王之心者也。

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周礼》最后出，多杂以六国之制，大要凌祀敛财、冗官扰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则过矣。晁伯以更以为新室之书也，曰《诗》、《书》但称四岳，新室称五岳，《周礼》亦称五岳，类此不一，予颇疑之。后得司马文正公《日记》，上主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职，周公之法也。"光对曰："陛下容臣不识忌讳，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刘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农商失业，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为圣朝法也！且王莽以钱货民，使为本业，计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岁取四分之息，犹为轻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对曰："王莽取之虽不以正，然受汉家完富之业，向使不变法征利，结怨于民，犹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礼》多新室之事也。自王荆公藉以文其政事，尽以为周公之书，学者无敢议者矣。

孔子答群弟子问孝，不过一二言，至曾子则特为著经。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告曾子，犹曰"吾道一以贯之"。盖颜渊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貌类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独曾子不可，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其绝识亦非余子可及也，独不在四科之列，世颇疑之。或曰颜渊等十人同在陈、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亲，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论语》书曾子死，则《论语》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

出无疑。曾子尝与其徒追记孔子称颜渊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称曾子之言，自不记也，果孔子之言，则名之矣。当曰德行：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宰予、端木赐；政事：冉求、仲由；文学：言偃、卜商也。盖《论语》之法，师语弟子则名之，弟子对师，虽朋友亦名之，自相谓则字之，此说为近。如曰陈、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忧，欲表其人于后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则“贤哉回也”，“赐也可与言《诗》”，“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独非褒乎？

杨氏为我过于义，墨氏兼爱过于仁，仁义之过，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诛之不少贷。同时有庄子者，著书自尧、舜以下，无一不毁，毁孔子尤甚，诗书礼乐，刑名度数，举以为可废，其叛道害教，非杨、墨二氏比也。庄子，蒙人，孟子，邹人，其地又相属，各如不闻，如无其人，何哉？惟善学者能辨之。若曰庄子真诋孔子者，则非止不知庄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盖孔子不忍言者，孟子尽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元丰末年，诏以孟子配食孔子庙，巍然冠冕，坐于颜子之次，师曾子坐席下，师子思立庑下，岂但行于长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违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莱子闻穆公欲相子思，问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而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清刚而傲不肖，且又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听，则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谓无死亡也。”老莱子曰：“不见夫齿乎？虽坚固，卒以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予读子思书，知孟轲氏之刚，固有师也。

司马文正公《太玄说》，其略曰：“扬子云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明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

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与《易》角逐也。”予谓文正公以诚以谦为学之本，果于《玄》无所见，肯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为赞者，非也。伊川之门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学者，亦非也。

卷第四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虬。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康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玙，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饘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通见刘

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也。”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又曰：“昏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又曰：“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畤之子勔、勰、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

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徵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徵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又对魏徵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释、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贼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阙。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其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圣，其圣人之徒欤？"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然文正疑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大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陈叔达、薛收之徒，无一人语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誉之太过，又疑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予得唐闻人刘禹锡言，在隋朝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隐白牛溪，游其门者，皆天下隽杰。著书于家，既没，谥曰文中子。则苏威等实其朋友门人无疑，非子弟誉之太过无疑，不但司空图、皮日休重其书，亦无疑也。禹锡之言，岂文正偶不见耶？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故具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扬雄也。"

予家旧藏司马文正公隶书《无为赞》，按，公《传家集》无之，

曰：“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以为不然，作《无为赞》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为者败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已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之学也。”盖子厚蚤出康节门下云。

张籍《祭韩退之》诗云：“《鲁论》未讫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尝有《论语传》，未成也。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为浅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颜渊后，曰：‘吾以尔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义。伊川之门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学者类不服也。

吕汲公当迁秘书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从之，中外以为美事，独刘敞中父曰：“礼，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盖不敢以己贵而加诸亲也。今君之举，孝矣，于礼若戾奈何？又，法未当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闻之叹服，自以为不及，终身重中父之学。

楚州徐积有孝行，东坡诸公特敬礼之。初，积学于胡瑗，瑗门人甚众。一日，独召积，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积问瑗：“门人或问见侍女否，将何以对？”瑗曰：“莫安排。”积闻此一语，忽大省悟，其学顿进云。

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为异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谓服齐衰，孔子没门人疑其服。洙泗之上，亲从孔子学礼者尚如此，故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诸议之议，纷辨不齐也。盖挚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见末世多讳于丧礼，易失难明为甚。

卷第五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拟作，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予谓逸后为仇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编窜抵死，岂亦有阴谴耶？

《说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从女。又古姓姚、妫、姬、姜之属皆从女者，其义甚异，典籍难著云。

伊川之学以诚敬为本，其传"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曰："动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惊百里'，其威远也。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荐牲而祈飨，尽其诚敬之心，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也，故云'不丧匕鬯'。夫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已。"说诚敬最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说"纳约自牖"曰："约，所以进结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内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就其明处而告之，则易也。自古能谏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张子房之于汉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

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子房、周昌、叔孙通，然不从彼而从此者，就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予不论于《易》之义当否，于理则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次第不相杂也。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王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卦》。盖古《易》已乱于费氏，又乱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节手写《百源易》，实古《易》也。百源在苏门山下，康节读《易》之地，旧秘阁亦有本。

程伊川说：“黄裳元吉，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变，固也。女娲不见于《书》，果有炼石补天之事，亦非变也。”不言汉吕氏，独非变耶？苏仲虎则曰：“伊川在元祐时以罪逐，故为此说以诋垂箔之政。”予不敢以为然。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王氏解：“视黍而谓之稷者，忧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后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说，固为穿凿云尔。

《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文义甚严，无简册断缺之迹。孟子独曰：“成汤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为太甲。”果然，则伊尹自汤以来辅相四代，何在汤在太甲，弛张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绝不书一事也？考于历，若汤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则羡而不合矣。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独孔安国守其家法不变。盖《诗》、《书》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

予官中秘时，陈莹中诸子出莹中答杨中立辩伊川不论先天之学书，因以予旧见伊川从弟颖出伊川之书盈轴，必勉以熟读王介甫《易》说云云跋下方。今为伊川之学者曰：“吾师《易》学，何王氏足言！”哗然不服，欲我击也。欲更与之辩，则旧誊颖所出伊川之书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出伊川贻其外大父金堂谢君书，在晚谪涪

陵时，犹勉以学《易》，当自王介甫也。录之，将示前日以不信遇我者。“颐启：前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即递中奉报，计半月方达。冬寒，远想雅履安和，侨居旋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来春江水稳善，候有所授，能一访甚佳。只云忠、涪间看亲人，必不疑也。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未相见间，千百慎爱。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书鲁文公毁泉台，《公羊》曰：“讥之也。先君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尽毁宣和中所作离宫别苑，宰相不学之举，非上意也。

康节手写《易》、《书》、《诗》、《春秋》，字端劲，无一误失，曾孙之贤者，其谨藏之勿替。

范淳甫内翰迩英讲《礼》，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

程伊川《易传》得失未议，示不过辞也。故为鄙近，然亦辞也。在康节时，于先天之《易》，非不问不语之也，后伊川之人数为妄。予旧因陈莹中《报杨中立游定夫书》，辨其略矣，并列之下方，以遗知言之君子。

陈莹中《答杨中立游定夫书》：“康节云：‘先天图，心法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故其诗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又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此一节直解图意，如逆知四时之比也。然则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者，康节之余事耳。世学求《易》于文字，至语《皇极》，则或以为考数之书。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同时者目其人为神仙，后来者名其书为考数，皆康节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则务三圣而已矣。《观物》云：‘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八卦也。’盖先天之学，本乎伏羲而备于文王。故其诗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

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谁乎？康节尝谓孟子未尝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又曰：‘人能用《易》，是为知《易》。’若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夫《易》‘穷则变，变是通，通则久’，故圣人之用《易》，阖辟于未然，变其穷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穷也，变而为寒，寒之穷也，变而为暑，则是自变而自通者也。自变自通，复何赖于圣人乎？子云赞《易》而非与《易》竞，孟子用《易》而语不及焉。此所谓贤者识其大者，其去圣人之用也，不为远矣。然而或非《太玄》为覆瓿之书，或跻孟子于既圣之列，私论害公，意有所在，阖此于未然，岂乏人哉！奈何其无益也。《观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重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而其诵孔子所以尽三才之道者，则曰‘行无辙迹，至妙至妙，在一动一静之间而已矣’。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虽在康节之书，而书亦不足以尽其奥也。故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学，其著《家范》，本于《家人》一卦，而尽取王弼之说。今之说《易》者，方且厌常出奇，离日用而凿太空也。又或谓文正公疑先天之学，此岂足以语二公弛张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见矣。瓘徒见其书而，欲窥其心，然乎否耶？当先觉之任者，愿赐一言，庶几终可以无大过也。”

卷第六

论先天《八卦》之位与《系辞》不同，瓘窃谓康节先生所以辩伏羲、文王之《易》者，为明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巽而右，兑在东，离为阳。与起震终艮之序，则离上而坎下，震东而兑西，与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与乾履大有大壮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辞其义，可玩而习也。乾履大有大壮之序，文王不言其义，后之学者，何所据而习之？虽无可据之义，而悟之在心，心声不足以发其奥，心画不足以形其妙，堕于言语文字，而先天之《易》隐矣。索隐之士，岂乏人哉！背理而求数，文王忧之，固阖其门，而拒其出。孔子继文王之志，微显阐幽，一以仁义，默而成之不言，圣人之教如此，洁净精微，可谓至矣。后之学者，犹有舍经取纬，违大理而黩正经者，京房之流是也。康节云：物理之学，不可强通。强通则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极》之书，不可以强通者也。失理之士，舍仁义而迷小道，背来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极》者，文正阖焉，非与康节异心也。盖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节之学，同而不同，皇王之时异，阖辟之义殊，《易》之所以为异者，未尝二也。所谓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尝异未尝同也。曰一曰二，曰异曰同者，皆求《易》之情尔。瓘窃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未敢自以为必然，更须面叩，乃可以决耳。蒙谕《系辞》论释诸爻，未有及象数者，岂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学耶！此言尽《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气候之说，未及深考。然以爻当期既出于《系辞》，而历象二语又载于《尧典》。《月令》所纪，皆节候也，鸟火虚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则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数，后世历象，十得七八，已号精密。是故离、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经》者，恐皆可考，不独《易》也。孔子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岁不能自成也，当有成岁之法，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者，成岁之法也。治历明时，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见矣。而王省惟岁，而成岁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职，必诛无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圣而不然哉？赖此以授民

时也，敢不钦乎！然而圣人之文，经天纬地，经出于上，而纬在有司。上揆下守，民时所赖，皆不可以不钦也。稽览配合之说，一本于纬，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当习也。康节云："洛下闳但知历法，唯扬子云知历法又知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历理乎？"文正读《玄》之说曰："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书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赞《易》，非别为书，而与《易》竞也。"又曰："夫畋者网而得之，与弋而得之，何以异哉？《易》，网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设网，而使弋者为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瓘浅陋，初不知《玄》，尝轻议其书而妄评其是非，自闻康节之言，始索子云于历理之内；及观文正之论，然后知《太玄》不可不学。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难识，况欲遽测其秘奥乎？文正自谓："求之积年，乃得观之，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子云为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十百而说一二。其于《玄》也，不睹不到，则其言不若是矣。瓘初不闻此，乃轻议子云之书，而妄评其是非，心之愧恨，可胜言哉！弃旧误于垂成，累初习于平地，庶几推往而无恋，积新而可隆，尚赖先觉大君子许其止而与之进也。

瓘所论康节之学，恐不然。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为数学可乎？康节云："先天之学，心法也。"然则其学在心，或于心外欲观休咎，故以《皇极》为考数之书耳。如闻康节未尝以《皇极》语人，故其说不传。自有伏牺《八卦》，可以窥玩，惠迪则吉，违之则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极》之书也？故谏大夫陈公莹中论康节先天之学，书为杨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谏公与康节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请，尝尽以遗书之副归焉。于时国有巨盗据显位，未发，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后人无敢继者，盗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乱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汉何武、唐郭子仪、本朝吕献可、苏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节之书，则非也。公既废，始为康节之学，其英伟绝人之资，所见超诣，如此书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门，于先达之序尚未详，固不知其学也。明道、伊川视康节，赋诗曰："先生相与宴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其恭如此。张横渠于伊川，诸父比也，横渠见康节，尚拜床下。博犹记王母夫人语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盖当康节隐居谢聘日，伊川年尚少，未为世所知也。博蚤见伊川，又与伊川族弟颖善。颖知好《大学》，伊川于其眷中独与之言《易》，尝从颖得书疏一通，伊川迹也。曰："为《易》学者，但取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说读之，无余事矣。"今伊川《易传》行于世，大旨可见，为其学者，遽以大谏公所

谓伏羲《八卦》语之，则骇矣。康节平居尚不以语人，博其敢谓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时妄人出杂书数十百条，托为伊川之说，意欲前无古人，足以重吾之师矣。如司马文正、张横渠皆斥以为未至，但以康节为数学，亦安知所谓数者，非伊川之雅言也？岂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欤？大谏公反复论之深矣。先君之戒，则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材智污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毁于后世，故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以议吾家学者，若子孙可勿辨。博为史官，大谏公中子正，同为尚书郎，尚以家世之故，遇博厚，为博道公平生之言为详，又出此书，俾论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学，若其渊源不可诬者，亦尝有闻矣。然博之言有不敢尽者，尚遵先君遗训云。

先友周全伯丧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为服为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决，先人问之司马文正公。曰："某承问，有人居嫡母之丧，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为服及位之礼。按《杂记》云：'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及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是先有丧而重有丧者，皆当别为服也。又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其葬也，先轻而后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后轻。'此谓遭丧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继慈养与母同例，皆应服齐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虽殊，情无厚薄，固当同服。而《丧服小记》云：'妾祔于妾祖姑。'盖妾与女君尊卑殊绝，设位于他所可也。礼者，大事，先贤不敢轻议，况如某者，讵敢辄以许人？姑据所闻以报，尚裁为幸。"予谓文正公之于礼，可以为后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阳张氏发地得石十数，汉蔡伯喈隶《尚书》、《礼记》、《论语》，各已坏缺。《论语》多可辨，每语必他出，至十数语，则曰凡章若干。如"朝闻道，夕死可也"，如"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如"执车者为谁子？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语，校今世本为异。《尚书》"肆高宗飨国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为异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经读遭穿凿谬妄，同马日磾等以前闻考正，自书于石，立洛阳太学门下，摹写者日千车乘，填塞广陌。至隋开皇六年，迁其石于长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诏问刘焯、刘炫，能尽屈群起之说，焯因罹飞章之毁。予谓孔子自卫反鲁，一定《诗》、《书》之册，至汉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谬失。自熹平至隋开皇，又四百年有奇，自开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谬失可胜计也耶？伯喈、焯、炫，皆极一时通儒之称。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既迁其石于长安，今尚有出于洛阳者，何哉？

卷第七

唐高祖之起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高祖谓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将佐亦以为请，世民屡辞。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高祖晚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张婕妤、尹德妃，世民独不然，故妃嫔等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阳，妃嫔等私求宝货，并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不许。淮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夺之，神通执秦王之令，不可，俱以为怨。尹德妃父阿鼠强横，殴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过我门不下？”德妃反奏家为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积怒，数责世民。世民深自辨，终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秦王独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等母子决不为秦王所容。”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高祖为之怆然。由是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元吉劝建成除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世民、元吉从，建成令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郎将尒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庆州都督杨文干，使之举兵，欲表里相应。尒朱焕、桥公山告其事，文干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饲以麦饭。高祖谓世民曰：“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应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亦为之营解，高祖意遂变，唯责以兄弟不睦，归罪太子中允王珪、右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巂州。高祖校猎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

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岂不有命！”建成闻之，反令妃嫔谮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按验。高祖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饮酒，因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高祖问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建成、元吉相与谋：“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近幸之臣，各以利害说高祖，事复中止。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世民，高祖信之，将加罪。陈叔达力谏，乃止。元吉请杀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秦府幕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社稷之忧也。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已久，未敢言，今当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在天下，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之也，其勿疑。”又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骁将，乃谮尉迟敬德，下诏狱。世民为之分辨，仅免。又谮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惧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逐之。会元吉当北伐，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偕行，又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王晊密告世民曰：“建成语元吉：‘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秦王于幕下，以暴卒闻。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晊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王纵自轻，如社稷宗庙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府僚又曰：“元吉凶戾，终不肯事建成。闻薛实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当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建成谋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

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会太白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其状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之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明日，世民遂诛建成、元吉云。予尝论史官赞唐太宗曰：“比迹汤、武，则有焉，于成、康，若过之。”何庶几云：“孙谏议甫则直以为圣，苏东坡则以从谏近于圣也。”如建成之庸愎，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则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遗民于涂炭锋镝之余，传三百年之远乎！故刘昫、欧阳文忠之史，于诛建成、元吉不议也。昫又曰：“当高祖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盖一代之公言也。独范内相纯夫作《唐鉴》，以太宗诛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予以为不然。周公系周之存亡，曷若太宗之系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诛之；建成、元吉已鸩太宗，仅不死，尚衷甲伏兵，懔懔日夜欲发，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独不得而诛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则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独不得罪于天下乎？隋余之人，恃太宗以为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灵，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为周之辅弼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恤于间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随以亡矣，不止于间王室也，太宗岂得而私之哉？纯夫又曰：“立子以长不以功，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予亦以为不然。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太宗亦贤矣。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革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之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以反纯夫之说，以遗知言之君子。

汉高祖方拥戚姬，周昌尝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见戚姬也。又汉高祖欲废太子，周昌廷争，吕后侧耳东厢听，见周昌跪谢云云，是吕后得见周昌也。又文帝至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顾谓群臣，皆得见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云云，是袁盎亦得见皇后、慎夫人也。汉宫禁之法不严如此。

司马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用此论优劣云尔。

蔡邕以“致远恐泥”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进锐者其退速”为老子之言，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以褒、妲为夏、商，皆引援之误。

《前汉·叙传》：“外博四荒。”按，《书》“外薄四海”，“博”字为误。《魏·高堂隆传》：“是用大简。”按，《诗》“是用大谏”，“简”字为误。《后汉书·方术传》“怀协道艺”，当作“挟”字。《胡广传》“议者剥异”，当作“驳”字。《朱浮传》“保宥生人”，当作“祐”字。“王允乳药求死”，当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类此者不一。

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名。《后史·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

戾太子，非美谥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谓太子之死可哀也，与幽、厉之恶不同，与孟子所谓“虽孝子慈孙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贱庶生子。孙坚五子，《吴史》载其四，仁，庶生也，不录。故《陈武赞》曰：“子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然田婴有子四十人，而贱妾之子文最贤，故以为太子，孟尝君也。

贾谊《疏》云：“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是时文帝尚无恙，非不忌也，更为之前席。如武帝以道恶，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马瘦，曰：“以我不乘此马邪？”皆杀主者，其有间矣。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卷第八

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以谏逐。十五年，有陈弘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不数月，崩。送佛骨还法门寺。愈之谏云"奉佛以来，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后汉胡广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衣缞绖者数百人。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死，弃官去。唐杜审言受崔融之知，融死，为服缌麻。裴佶与郑余庆友善，佶死，余庆为行服。此礼久废。近时张乐全薨，东坡用唐人服座主丧，缌麻三月。东坡薨，张文潜坐举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韩退之，邓州南阳人。"《史记》："白起攻南阳。"徐广注云："此南阳，河内修武也。"则退之修武人也，以为邓州，误矣。

《西汉·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夫死无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妇，自经死。姑女诬妇杀之，官乃曲成其狱。于公争之，太守不听，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辞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而于公白之，乃杀牛祭孝妇，大雨，岁熟。"《东汉·孟尝》："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老寿终，而夫女弟诬妇鸩之，官竟其罪。尝言其枉，太守不听，哀泣门外，因谢病去。太守杀寡妇，郡连旱二年。后太守至，尝具陈其冤，乃刑讼女而祭妇冢，天雨，谷稼遂登。"二事甚相类，范晔后出，无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诛元载，欲尽诛其党韩会等，吴凑苦谏，止降远州。会，退之兄也。退之谓兄罹谗口，承命南迁。按，会所坐，非罹谗者。柳子厚亦云："韩会善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谤。"岂士能清高反污于元载乎？近时王铚作《会补传》，亦不出党元载事，皆非实

录。

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竟，至窦宪败，竟收宪宾客，固在其数，死狱中。固著《汉书》未就，诏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续成之，是谓曹大家。华峤论固曰："固排节义，否正直，不以杀身成仁为美者。"予谓峤为知言。则固附窦宪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汉史》，失于畏司马迁，自武帝而上，于迁之词，不敢辄易，如《项羽传》，但移高祖事于《本纪》中耳。他传皆然。史迁书某人有曰："其子某，今为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书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为大官。"失于畏迁也。迁作历代史《人物表》、《食货》等志，当著历代之人。固作《汉史》表志，亦著历代之人，失于畏迁也。固知畏迁，按其书，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续成之可也，于其词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经，使后世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其法固不知也。独韩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苏子瞻作《司马君实行状》，又作碑。其事同，其词各异，庶几知之矣。

前蜀刘禅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后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诛，四月，庄宗死郭从谦之变。二主失于遽降，殆相类。然衍不足道，禅若稍收用其先人旧臣遗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窥蜀。盖谯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巖贬新州，死于杨收死之榻，见《通鉴》。刘摯贬新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见王巩《杂记》。二事甚类，可骇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以应文王却虞、芮之讼，以媚王莽。蜀之为佞，又有甚于《剧秦美新》者。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孙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体成则自然也。"如子顺之论，乃孟轲氏"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之论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东坡先生曰："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归与不归哉？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予每诵"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二语，三太息也。

曹参召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第五伦领长安市，公平廉介，无有奸枉。程伊川曰："今人治狱不治市，故予

为吏，于二政不敢不勉。”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唐赐遗丰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如耶律德光践污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犹不哭，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盖谓之华夷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绅族子虞，尽以绅密论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绅为逢吉所陷。吕晦叔族子嘉问，先以晦叔欲论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为介甫所逐。益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陈叔宝不道，杨广亲擒之。叔宝死，谥炀。后杨广不道尤恶，死亦谥炀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下。

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尽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贡在七十子之徒最饶，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予谓非是。太史公既被刑，《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岂于子贡之饶有感焉？如孔子之圣，何资于饶乎？

秦孝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室。”汉韩信家贫，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者。颜师古注：“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实本夏太后语耳。予谓有地学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盖其法古矣。

王濬伐吴，在益州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背可以驰马往来。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白吴主云云。予谓古八尺为步，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江山无今昔之异，今蜀江曲折，山峡不一，虽盛夏水暴至，亦岂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浅，势若可涉，寻常之船一经滩碛，尚累日不能进，而王濬以咸宁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决不可信。又，建平今曰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数千，木柿蔽江，近不为蜀人取之，乃远为吴人得之乎？特史臣夸辞云尔。如血流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萧道成既诛苍梧王，王敬则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耳。”盖晋、宋、齐、梁以来，惟人君得着白纱帽。家有范琼画梁武帝本，亦着白纱帽也。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当其时，虏尽擅中原之土，安得不应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贱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其国，国人喜曰：“大国使至，吾国兴矣。”其后凭陵中国，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为太宗所灭。予谓天初无夷夏之辨，其为盛衰阴阳治乱之数，验于今昔，无不然者。

羊祜从甥王衍从祜论事，辞甚辩，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顾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伤败风俗者，此人也。”又步阐之役，祜欲以军法斩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积怨毁之。时人谓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后衍尚虚诞，鄙薄名教，识者以为忧。戎独深然之，以致夷狄斫丧中原之祸，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则吕献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则张九龄之于安禄山似之。呜呼，贤哉！

北齐刘炫，字光伯，时求遗书，乃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讼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连山易》，意义浅甚，岂炫之伪书乎？

齐著作郎祖珽，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因宴失金叵罗，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果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识叵罗果何物也？

汉韩信擒李左车，问以下齐之策。周宇文邕破晋阳，擒高延宗，问以取邺之策。皆辞而后对，悉如其言。二事甚类，岂兵法当尔耶？

唐郑元琦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琦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

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太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琦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之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喝愚民，诈欺庸品。”又云：“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皆矫云由佛。”又云：“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韩退之《论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岁，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寿不能长，梁武事之最谨，而国大乱。”宪宗得奏大怒，将加极法，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其乖刺也！”予谓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卷第九

唐高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予谓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又谓高宗“尽善无可谏”，太宗以勣遗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筌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筌恸哭而死。初，熙宁、元丰间，西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为边患，数覆官军，神宗悬旌节为赏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将种谊生致之，吕汲公在相位，谊但转一官，为西上阁门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许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萧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光武赐冯异以珍宝衣服钱帛，用报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二帝于二臣，可以谓之故人矣。

高祖令项籍旧臣皆名“籍”，独郑君者不奉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刘裕密书招司马休之府录事韩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字“显宗”，名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如郑君、韩延之二人者，可以语事君之义矣。

汉宣帝初立，谒见高庙，霍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问左右：“适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世谓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李氏之祸起于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类也。

李匡威忌日，王镕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见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吊也。

张芸叟为安信之言，旧见《唐野史》一书，出二事：一、明皇为李辅国所弑，肃宗知其谋，不能制，不数日，雷震杀之。一、甘露祸起，北司方收王涯，卢仝者适在坐，并收之。仝诉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见宰相？"仝语塞，疑其与谋。自涯以下，皆以发反系柱上，钉其手足，方行刑。仝无发，北司令添一钉于脑后，人以为添丁之谶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销五兵，废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贾人吕不韦之子。曹操以奸雄之资，正大汉，有余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晋元帝渡江为东晋，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兴，有不可知者。

《晋史》：刘聪时，盗发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余，以实府库。自汉至晋，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岂不腐坏？当云金玉可耳。又苏公为韩魏公论薄葬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后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深诋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诉于宪宗，以考官为不公，罢之。考官，白乐天也，故并为吉甫父子所恶。予谓牛、李之党基于此。嘉祐中，苏子由制策，上自禁省，历言其阙不少避，至谓宰相不肖，思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国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呜呼！贤于李吉甫远矣。

司马文正初作《历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予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

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吴蜀之水为江，秦之水为河，其书江淮等，不当通曰河，盖太史公秦人也。

《汉史·萧何传》，先言民上书言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又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汉高祖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至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伪游云梦，缚韩信，载后车，信叹息曰"狡兔死，良

狗亨；高鸟尽，良弓藏”者。如子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马迁具书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语，是未达淮阴之叹耳。

汉高祖出成皋，东渡河，独滕公从。张耳、韩信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者，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来，大惊。高祖既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文帝以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周亚夫军细柳。上自劳军，至霸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至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尔。”予谓韩信善治军，天子来乃不知，至即卧内夺印符以去，是可袭而虏也，其不严于周亚夫也远矣。

两汉之士，前惟张子房，后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气象。子房既辞齐三万户封，又让相国于萧何，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善乎太史公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可谓尽之矣。

刘玄德忍死属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盖玄德已知禅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涂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诚言也，亦尧、舜、禹之事也。孙盛何人，辄以为乱命，又以为权术，岂足与论玄德、孔明哉！东坡先生谓孔明《出师表》，可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予谓亦周公《鸱鸮》救乱之诗也。故曰：“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使孔明为玄德出师，必不为此言矣。及军中以孔明不起闻，蜀人赴之不许，祠之又不许，至野祭相吊以哭，何耶？使孔明无死，未保禅能相终始也。

崔瑗家无儋石，当世咨其清，故李固望风致敬。何杜乔为八使，乃以赃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谗谤，难矣哉！王阳车马极鲜明，崔瑗宾客盛肴膳，然两公皆清修节士也。故论人者，当察其实何如耳。

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

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因为外台言之，亟委官以取，民惊惧，遽焚之。世今无此三书矣。

尧、舜禅让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骇言，赖孔子得无完书耳。况其假尧、舜以为禅让者，欲其臣主俱全，难矣。独汉献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逊位于魏王曹丕，实在位三十年。丕奉帝为山阳公，邑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黄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薨，自逊位后十四年矣。叡变服，率群臣哭尽哀，遣使吊祭，监护丧事，谥孝献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汉天子礼仪葬禅陵。"后五年，曹叡死，齐王芳立，四年废。高贵乡公髦立，五年死。陈留王奂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节薨，王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后四年，陈留王禅位于晋。是魏之尊奉汉帝后与其国相终始也。视晋以降曰禅让者，岂不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义，尚贬曹丕无旷大之度，予故表而出之。

上柱国窦毅尚周武帝姊襄阳公主，其女闻隋杨坚受周静帝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外家之祸。"毅与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渊，是为太穆皇后，实生太宗，卒能灭隋云。

丹阳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茅山。梁武帝早与之游，恩礼甚至，每得其书，焚香以受。数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谘之，月中常有数信，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有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天下之士犹尚西晋之俗，竞谈玄理，故弘景云尔。盖散诞论空，则废礼法，礼法既废，则夷狄矣。古今之变，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卷第十

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

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昧，昧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昧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昧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似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并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八千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

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人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阉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阉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

篇》。

《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幾，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勣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勣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俊等死争不可，独用勣"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勣能虑其家，不能虑其国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义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俊、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

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镵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卷第十一

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录。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右《荀子·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为定、哀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乘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厄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苟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陈仲子避兄离母”。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盖谓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盖谓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盖尝谏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为吾既知其不义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

陵之室与粟，身织屦、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义也。岂当更问其筑与种之者谁邪？以所食之鶂鶂，兄所受之馈也，故哇之，岂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邪？君子之责人，当探其情，仲子之避兄离母，岂所愿邪？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过之，何其甚欤？

疑“孟子将朝王”。曰：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

疑“孟子谓蚳蛙，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余裕”。曰：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邪，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之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问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臣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尽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军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何忍坐视其缪妄乎？

疑“父子之间不责善”。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犹湍水”。曰：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谓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决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岂陶染所能变乎？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日所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有不善乎？

疑“生之谓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殊也。”羽性轻，雪性弱，

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疑“齐宣王问卿”。曰：《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逼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同性，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齐王也，是又不然。齐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耳。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谓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矣。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疑“瞽叟杀人”。曰：《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叟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皋陶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

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其于颜渊，试之也熟而观之也审矣。盖尝默而察之，阅三月之久，而其颠沛造次，无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终身弗叛也。君子之观人也，必于其所虑焉观之，此其所虑者容有伪也，虽终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备虑之所不及者。伪之与真无以异，而君子贱之，何也？有利害临之则败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也？”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观之，不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者，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而游于艺，则道德有自生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复较其重轻，何也？曰“礼信之于食色，如五谷之不杀人。”今有问者曰：“吾恐五谷杀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宁食五谷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论也。今答曰：择其杀人者禁之，其不杀人者勿禁也，五谷安有杀人者哉？此孟子礼食轻重之论也。礼所以使人得妻也，废礼而得妻者皆是，缘礼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尝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弃信而得食者皆是，缘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尝有也。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由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则以礼则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传，古无是说也。凡舜之事，涂廪浚井，不告而娶，皆齐鲁间野人之语，考之于《书》，舜之事父母，盖烝烝焉，不至于奸，无是说也。使不幸而有之，则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来，如瞽叟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缘礼而不得妻者，天下无有也。”或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授，可乎？是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

礼也。何去取之有？

卷第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盖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尧、舜之民，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孟子言“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凡物之可求者，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也。仁义，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圣人之于利，未尝有意于求也。岂问其可不可哉？然将直告之以不求，则人犹有可得之心，特迫于圣人而止耳。夫迫于圣人而止，则其止也有时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虽吾亦将求之，以为高其闳闳，固其扃鐍，不如开门发箧而示之无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则非孔子之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不犯患难而行未尝

不果。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为郑作封洫，立谤政，铸刑书，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为政严，有及人之近利，而无经国之远猷。故浑罕、叔向皆讥之，而孔子以为惠人，不以为仁，盖小之也。孟子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惠而不知为政。盖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产之于政，整齐其民赋，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时修其桥梁，则有余矣。岂以乘舆济人者哉？《礼》曰：“子产，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之害，与佞人等，而孟子曰：“今乐犹古乐。”何也？使孟子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非独此也，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无害。从吾之说，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医，以药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为药，可乎？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进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囷，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涌上达，激者衰，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故天一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为火，而火非地二也。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荀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与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论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积而为泥涂者，亦水也；指泥涂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将使其清，而饮之则不可。是之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苏东坡云：予为《论语说》，与《孟子》辩者八。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能传？敢

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帅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救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救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树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仁行义，以取桀纣耳。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龃龉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失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存则逋逃者存，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问："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

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有诸？”曰：“禹不知启贤邪？知而且以传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贤，天下终归之，而让以为名，是伪也，孰谓圣人而不明且伪也？夫益亦不知启贤，不辞于禹，禹崩而后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终不得为舜、禹，其无惭乎？益与稷、皋陶，一体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如何？”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尝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弗格奸。’又曰：‘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圭瓒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伯，出长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则仁义无益于人者乎？”曰：“奚其为无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庙，士用之以保其禄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相爱相恭，相正相救，厌然如宫商之应，如画缋之次，祸乱日以消，名誉日以广，奚其为无益也！若夫挟欲趋利，图谋非分，岂仁义之意

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恶也。”

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奚不听也？谓其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位诸侯，则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者，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也。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无验也。”

卷第十三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录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诬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已久，诸侯皆欲自为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救正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齐王欲见孟子，而称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曰孔子当仕有官职。夫孟子为齐卿，无官职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齿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谓讲道之顷耳，匪常常然也。人君尊贤，其臣尚当辞，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骄习矣，宜乎其教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

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道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之可以王，彼悦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以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右李泰伯《常语》。

毁我知之，誉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诸道，非道则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晓然合于孔子者，《常语》不得不进之也。而谓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则难变，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齐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其数，则过，其时考之，则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常语》不得不绝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经》，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则视孟之书犹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学者和之，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体耳。使后世之君卒不悦儒者，以此。《常语》之作，其不获已，伤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经》，故曰“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陈次公《述常语》。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谠谠也。然谠谠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孰为究明？

或曰：“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问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之非我害。’”

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思，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嚚，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爱，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

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

去，昭昭然矣。虽百夔卨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孟轲，学圣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复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犹僛僛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

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也。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既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质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扆，不胜惶惧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第十四

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訾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亦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

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抑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

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廓，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駉》、《驳》、《泮》、《閟》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所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郭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子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诲，行繇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齐名。”予以为过矣。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日，籍、湜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逾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惫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譔，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牙齿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

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西南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取，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竟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之见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曰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璘《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字。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二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

卷第十五

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尚世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

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至于《时令》、《断刑》、《正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启》言“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雏鸡”，极盛馔，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东坡笑曰：“装铺席耳。”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聪、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

东坡于古人，但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之诗，为南华写柳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吕微仲丞相作《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东坡书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谠言之。东坡先索其稿谛观之，则曰：“轼当书。”盖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守张伯玉，前辈人也。欧阳公、王荆公诸名士共称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顾。间语子固：“吾方作六经阁，其为之记。”子固凡誊稿六七，终不当伯玉之意，则为子固曰：“吾自为之。”其书于纸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励于学矣。

长安安信之子允为予言："旧藏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卷，茧纸正书，有退之亲改定字，后为张浮休取去。"

欧阳公谓苏明允曰："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呜呼！欧阳公之足，孔子之达，杜子美之无恨，韩退之之是也。

李僩季常，苏子容丞相外孙，为予言：东坡归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东坡已病，遣叔党来吊，自作《饭僧文》。所谓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者。明日，季常与子容诸孙往谢之，东坡侧卧泣下，不能起。

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

司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苏翰林《行状》作志，系之以铭，翰林当书石，以非《春秋》微婉之义，为公休谏议云："轼不辞书，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铭。蜀公之铭世不传，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独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倾。天意若曰，待时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万亿，海内一统。而熙宁初，奸小淫纵。以朋以比，以闭以壅。乃于黎民，诞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讼讼。险陂恪猾，唱和雷同。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而敢为诞谩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窜乃斥，远佞投凶。诛鉏蠹毒，方复任公。奄弃万国，未克厥终。二圣继承，谋谟辅佐。乃曰斯时，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诚。公至京师，朝访夕谘。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观。日亲万机，勤劳百为。尽瘁忧国，梦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利兴害除，赏信罚必。曰贤不肖，若别白黑。耆哲俊乂，野迄无遗。元恶大憝，去之不疑。无有远迩，风从响应。载考载稽，名实相称。天胡不仁？丧吾良臣。天实不恕，丧吾良辅。呜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汉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乎，时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

欧阳公平生尊用韩退之，于其学无少异矣。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以谓"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

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无如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永叔作《穀城县夫子庙记》，乃云：“后之人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颍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简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为时所信重，无以发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异日当求知于韩公，然后决不埋没矣。重念简夫阻远门藩，职有所守，不获搢版约袂疾指快读洵文于几格间，以豁公之亲听也，但邑邑而已。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近张益州安道荐为成都学官，未报。会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幸其东去，简夫因约其暇日，令自袖所业，求见节下，愿加奖进，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上张文定书》：“简夫启：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麋珠虀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只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捡，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庶为洵进用之权也。”《上欧阳内翰书》：“简夫启：

简夫顷年待诏公车府，因故人苏子美始拜符采，不间不遗，许接议论。未两三岁，而执事被圣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笔舌进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惧，赏之可乐，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执事之笔舌可畏。简夫不于此时毕其平生之力，以谨自附于下风，而方从事戎马间，或告疾于旧隐，故足迹不至于门藩，书问不通于左右者，且十余年矣。岂偶然哉？盖有故耳。执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议进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权位，故其一言之出，则九鼎不足为重。简夫见弃于时，使与俗吏齿，碌碌外官，多谤少誉，方世之视其言，不若鸿毛之轻，故姓名不见记于执事矣。夫人重之不为，简肯为轻哉！方俟退于陇亩之中，绝于公卿之间，而后敢以尺书问阍吏，道故旧之情。今未能毕其志，而事已有以夺之矣。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祐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又《东坡诗案》云：任凤翔府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亦公弼案也。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枳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后公弼受他州馈酒，从赃坐，沮辱抑郁抵于死。或云欧阳公憾于公弼有曲折东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黄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归之。元丰初，东坡谪黄州者，执政疑公弼废死自东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东坡、季常相得欢甚，故东坡特为公弼作传，至比之汲黯，曰：“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

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戏语予曰：“果如元丰执政之疑，东坡之悔，岂释氏忏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卷第十六

欧阳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组官庭，还车故里。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客有面叹其工致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苏秀才：'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复将何求？'"盖苏明允谢官笺中语，公爱之，尚不忘耳。

予见司马文正手写欧阳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钱放罪谢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过"二语，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过为不然也？如文正力诋青苗等事，《免枢近出帅长安谢表》则云："虽复失位危身，终不病民害国也。"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欧阳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自及第，遂弃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

梅圣俞著《碧云霞应昭陵》时，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欧阳公无贬外，悉讥诋之，无少避。其序曰："碧云霞，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号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诋中。以文正微时，常结中书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贵，略不收恤。王铚性之不服，以为魏泰伪托圣俞著此书。性之跋《范仲尹墓志》云："近时襄阳魏泰者，场屋不得志，喜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尽

假名武人张师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诬蔑前人。最后作《碧云霞》，假名梅圣俞，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骇然不服矣。且文正公与欧阳公、梅公立朝同心，讵有异论，特圣俞子孙不耀，故挟之借重以欺世。今录杨辟所作《范仲尹墓志》，庶几知泰乱是非之实至此也。则其他泰所厚诬者，皆迎刃而解，可尽信哉？仆犹及识泰，知其从来最详，张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谬焉。颍人王铚性之题。”予以为不然，亦书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谬，圣俞亦不失为君子矣。然圣俞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其《闻范公讣》诗：“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公者！圣俞之意，真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灯笼锦事，则又与《书窜》诗合矣。故予疑此书实出于圣俞也。

有童子问予东坡《梅花诗》：“玉奴终不负东昏。”按《南史》，齐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亡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正用此事，以“玉儿”为“玉奴”，误也。又《过岐亭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按《卢氏杂记》，郑余庆约客食，戒中厨烂烝，去毛勿拗项折，客为烝鹅鸭。既就食，各置烝壶芦一枚于前。则“烝壶似烝鸭”者郑余庆，非卢怀慎，亦误也。又《送子由出疆诗》：“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按《南史》，王昙首内集，听子孙为戏，僧达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坠落。僧绰采蜡烛作凤皇。则以蜡凤戏者僧绰，非僧虔，亦误也。又《和徐积》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按《庄子》，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疾矣。”裹饭往食之。则裹饭者子舆，非子来，亦误也。又《谢黄师是送酒》诗：“偶逢元放觅拄杖，不觉麴生来坐隅。”检《左慈元放传》，无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传》，孔元方每饮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头在下，足在上。则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误也。又《和李邦直》诗：“恨无杨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按陈登字元龙，许汜与刘备在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宁有事邪？汜曰：“昔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无救世之意，而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则百尺楼者刘备，非元龙，亦误也。又《豆粥》诗：“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按《汉史》，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至南宫县，遇大风

雨，引车入道旁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冯异进麦饭，非豆粥，若芜蒌亭豆粥，则无湿薪破灶燎衣等事，亦误也。又《和刘景文听琵琶》诗：“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按唐刘梦得《嘉话》，晋谢灵运美须，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塑像须，寺之人宝惜，初无亏损。至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尽弃其余。则以灵运须斗百草者，唐安乐公主，非齐东昏侯，亦误也。又《会猎诗》：“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获之。杜氏注：“为妻御之皋泽”。则如当训之，非地名，亦误也。又《海市》诗：“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按韩退之《谒衡岳》诗“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又云“窜逐蛮夷幸不死”，故以为退之迁潮阳归日作。是未详退之先谪阳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观衡岳之语。乃云“潮阳太守南迁归”，亦误也。周《诗》“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义。《司马文正行状》“二圣嗣位”，哲宗于神庙为子，曰“嗣位”则可，宣仁后于神庙为母，曰“嗣位”则不可，亦误也。又《二疏赞》：“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三良臣，谓盖宽饶、韩延寿、杨恽也。意以孝宣杀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汉史》，孝宣地节三年，疏广为皇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谢病去。后二年，当神雀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下有司自杀。又三年，当五凤元年十二月，左冯翊韩延寿弃市。又一年，当五凤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杨恽要斩，皆在二疏去之后。以二疏因杀三人而去者，亦误也。佛书“日月高悬，盲者不见”，《日喻》“眇者不识日”，眇能视，非盲也，岂不识日？亦误也。又序“谢自然欲过海求师，或谓蓬莱隔弱水三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可还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误也。东坡信天下后世者，宁有误邪？予应之曰：“东坡累误千百，尚信天下后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学者之误亦许矣。”予曰：“尔非东坡奈何？”

程文简公父元白，官止县令，以文简贵，赠太师，类无可书。欧阳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余言，世以为难。韩忠献公曾祖惟古无官，以忠献贵，赠太保，益无可书。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余言，其文无一剩语，世尤以为难也。

吕献可以追尊濮园事击欧阳公，如曰“具官某，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载献可奏议

中。司马文正作序，乃首载欧阳公《谏臣论》，以为诚言。文正之意，以献可能尽欧阳公所书谏臣之事，使欧阳公无得以怨欤？抑以欧阳公但能言之，献可实能行之也？不然，献可排欧阳公为邪，反以欧阳公之论，序献可之奏，又以为诚言可乎？欧阳公晚著《濮议》一书，专与献可诸公辩，独归过献可，为甚矣。

孔子自谓不及颜回，曹孟德《祭桥玄文》云尔。东坡《醉白堂记》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苴举网得之。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云云。出《史记·龟策列传》。韩退之《孟东野失子》诗云："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实用此事。

东坡既迁黄岗，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惜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也。

曾南丰读欧阳公《昼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

卷第十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觞，上赋诗：“晴旭晖晖花尽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罥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剌，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昇、孙抃、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皆和，帝独称赏韩琦“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之句。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诗来上，帝览之已，怅然。不数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真宗尝问杨大年：“见《比红儿》诗否？”大年失对。每语子孙为恨，后诸孙有得于相国寺庭杂卖故书中者。盖唐末罗虬、罗邺、罗隐兄弟俱有文，时号“三罗”。虬登科，从事坊州，有营妓小字红儿，先为郡将所嬖，人不敢近。虬亦悦之，郡将不能容，虬弃官去，然于红儿犹不忘也。拟诸美物，作《比红儿》诗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见《太平广记》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从官列荐国子博士梅尧臣宜在馆阁，仁皇帝曰：“能赋‘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者也。”盖帝幸景灵宫，尧臣有诗，或传入禁中，帝爱此二语。召试赐等，竟不登馆阁以死。

兖州之东有漏泽，每夏中频雨，则积水弥望；至秋分后，声起水中如雷，一夕尽涸，初不可测。奇石林立，或寻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卫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泽，作亭其前，曰鲁石。有诗云“鲁客持相赠，琼瑰乃不如”者，兖之漏泽石也。

《国史补》载：“韩退之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赖华阴令百计取得之。”或云无是事。予读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苏□拳跼，梯飙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可信《国史补》不妄。

韩退之使镇州，《题寿阳驿》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团。”《镇州归》再赋云：“别来杨柳街头树，摆撼春风只欲飞。还喜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孙子阳为予言：“近时寿阳驿发地，得二诗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风柳二妓，归途闻风柳已去，故云。’后张籍《祭退之》诗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非此二人邪？”

钱昭度有《食梨》诗云：“西南片月充肠冷，二八飞泉绕齿寒。”予读《乐府解题》，《井谜》云：“二八三八，飞泉仰流。”盖二八三八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为井字。

黄鲁直诗云：“山椒欲雨好云飞，湖面迎风生水纹。”汪彦章用其体云：“野田无雨出龟兆，湖水得风生縠纹。”昔宋景文问晏元献：“刘梦得‘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当作何义？”元献云：“作生于縠纹意，不合当作生熟之生。”景文叹服，以为妙语。今彦章以生对出，则作生长之生矣。岂不闻元献之说邪？

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

唐人知贡举者，有诗云：“梧桐叶落井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尝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后为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诮之。出《岚斋记》。

予尝见南唐李侯撮襟，书宫人庆奴扇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

唐荆州每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至刘蜕舍人以荆州解及第，号“破天荒”。东坡尝以诗二句，遗琼州进士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题其后云：“待子及第，当续后句。”后唐佐自广州随计过许昌，见颍滨时，东坡已下世，相持出涕，颍滨为足成其诗云：“生长茅间有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李士宁，蓬州人，有异术，王荆公所谓“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

哉”者。熙宁中，宗室世居，狱连士宁，吕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觉之，亟复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辞官，至是不复辞，自金陵连日夜以来，惠卿罢去，士宁止从编置。初，士宁赠荆公诗，多全用古人句，荆公问之，则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问：“古有此律否？”士宁笑曰：“《孝经》，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诗，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亦所谓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后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类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语。唐天宝中，长安雨木冰，宁王薨，谣曰：“冬凌树稼达官怕。”熙宁中，京师雨木冰，又华山崩阜头谷数千百丈，压七村之人。时王荆公为相，变乱典常，征敛财利，识者危之。适韩魏公薨，荆公作挽诗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遂以魏公当之。潘邠老云：“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妥音堕，乃韵。邠老不知秦音，以落为妥上声，如曰雨妥花妥之类。少陵，秦人也。

唐诗家有假对律，曰：“床头两瓮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书。”又：“三人铛脚坐，一夜掉头吟。”又“须欲沾青女，官犹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韵，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又：“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杜牧之：“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亦用此律也。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唐僧灵澈语，东坡《海会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盖校本之误，乃“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经》，海中有兽名形天，每出水，必衔干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蒋颖叔为发运使，过之，传呼甚宠，荆公意不悦。颖叔喜谈禅，荆公有诗云：“怪见传呼杀风景，不知禅客夜相投。”按李义山《杂纂·杀风景门》“月下传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庆历中，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云：“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上命淑作《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淑书“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及有“尪㥄弗咸”等语。陈氏子弟请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陈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诗于石，指“倒戈”为谤。上亦以艺祖应天顺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学士。淑上章辨《尚书》之义，盖纣之前徒自倒戈攻纣，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经术，待之如初。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其献臣之谓乎？”献臣，淑字也。为文尤古奥，有樊宗师体。

《王羲之传》：“山阴道士好养鹅，羲之往观，意甚悦，欲得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以去。”李太白《送贺监》诗乃云：“鉴湖流水春始波，狂子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世人有以右军写《黄庭经》换鹅者，又承太白之误耳。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有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颜之推“至于陶冶性情，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又少陵“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本陈胜于人佣耕之语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华省”，本班固《自叙》“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冻银床”，本《晋书·乐志·淮南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练汲寒浆”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云卿“船如天上坐，人在镜中行”，“船如天上去，鱼似镜中悬”也。或以此论少陵之妙。予谓少陵所以独立千载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卷第十八

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谓约以子美律诗，“青天外”其可以“白鹭洲”为偶也？

退之《石鼓诗》体，子美八分歌也。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时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去，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予昔与苏仲虎会清溪真觉僧房客，有出东坡书渊明此诗者。仲虎曰：“大父平生爱写此诗，于士友间数见之。”予曰：“伏羲、神农出上古，所谓莫之为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传，然事多伪而不实。孔子特弥缝之，使天下后世曰圣人而不敢议，功德被于尧、舜以降，其贤岂不远哉？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简文字，渊明固不废也。东坡论武王非圣人，不知言者已骇然不服，其可与论渊明此意也。”仲虎不觉起立曰：“可畏哉渊明，故反曰吾醉中谬言当恕也。”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欧阳公以退之“读《墨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为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无伤事主也。”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兴废万钱，饮如长鲸

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世贤二字，殆不可晓。或云“世”字当作“避”字，写本误也。盖左相者，李适之也，有直声。右相李林甫奸邪，适之议论数不同，自免去。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子美“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正用适之诗语也。

韩退之与孟东野《斗鸡联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记》朱亥袖四十斤铁槌杀晋鄙事也。

韩熙载畜妓乐数百人，俸入，为妓争夺以尽，至贫乏无以给。夕则敝衣屦，作瞽者，负独弦琴，随房歌鼓以丐饮食。东坡《谢元长老衲裙》诗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用其事也。然予独未达东坡之意。

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藁砧，鈇也，问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还也。如李义山“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宋子京“曾损归书凭鲤尾，莫令残月误刀头”，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赠韦左丞》诗：“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原宪贫”所自不一，“贡公喜”注引“王阳入仕，贡禹弹冠”，事虽是，而无“贡公喜”三字。予读刘孝标《广绝交论》云：“王阳登则贡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后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张籍《老将》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古人传诵以为佳句。按《汉书》，“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卫青也。《汉书音义》，“数音朔”，则亦不可对“天”矣。

杜子美《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退之《赠张功曹》诗云：“判官卑小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寄侄阿宜》诗云：“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盖唐参军簿尉，有罪加挞罚，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亲见山谷云尔。予初疑其不然，因读《唐史》，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善恶，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讫奏，参军簿尉不足道也。

杜审言字必简，子美大父也。景龙初，为国子监主簿。和韦承庆《山庄》诗五首：“径转危峰碧，桥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

粳香。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犹言行乐少，别向后池塘。”“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衔妓席，鹤子曳童衣。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先待月，应在醉中归。”“携琴绕碧纱，摇笔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城游。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更晚，共坐北岩幽。”“赏玩奇他日，高深处此时。地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诗有自云。

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诗：“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曾子山始见之，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国史》先大父《康节传》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矣。”故大父之葬，门生挽诗有“地下若逢常处士，揶揄应笑赠官来”之句。

古今诗人，多以记境熟语或相类。鲍明远云“昔如𨭎上鹰，今似槛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王荆公云“昔如下击三鹘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杜牧之云“故乡七十五长亭”。《选》诗云“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恋前浦，云犹归旧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渊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蝉曳残声过别枝”，苏子美云“山蝉带响穿疏户”。韦应物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寇莱公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王元之云“谪居思遁世，多病厌浮生”，莱公云“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唐人云“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梅圣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过湓城”。元之云“烧残灰烬方分玉，拨尽寒沙始见金”，圣俞云“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杜子美云“坐饮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荆公云“室有贤人酒，门多长者车”。唐人云“万井闾阎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圣俞云“千门皆禁火，九野自生烟”。刘梦得云“药性病生谙”，于鹄云“病多谙药性”。唐人云“中流见树影，两岸闻钟声”，张祜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诸名下之士，岂相剽窃者邪？

杜祁公《齿落诗》有“刚须饶舌在，寒不为唇亡”之句。时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诗“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潜语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妇”，《选》中罗敷诗语也。“泥污后土何尝干”，宋玉《九辩》语也。

杜子美“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王子韶云：无风，谷名；不夜，城名。尝亲至其地。如李义山《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

帝春心托杜鹃”，庄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郑、李”对文章，“严仆射”对“望乡台”，“春苜蓿”对“霍嫖姚”，“正冠”对“吹帽”。又云“轩墀曾宠鹤”，如鹤乘轩。《左氏传》注云：“轩，大夫车也。”非轩墀之轩，或以为病，惟知诗者能辨之。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又“天子呼来不上船”，用两“船”字韵；“汝阳三斗始朝天”，又“举头白眼望青天”，用两“天”字韵；“苏晋长斋绣佛前”，又“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脱帽露顶王公前”，用三“前”字韵；“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长安市上酒家眠”，用两“眠”字韵。《牵牛织女》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又“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用两“中”字韵。李太白《高阳歌》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用两“杯”字韵。《庐山谣》云“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三峰长”，又“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江长”，用两“长”字韵。韩退之《李花》诗“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又“谁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用两“花”字韵。《双鸟》诗“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又“百舌旧饶声，从此常低头”，用两“头”字韵。《示爽》诗“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又“此来南北近，里闾故依然”，用两“然”字韵。《猛虎行》“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又“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用两“为”字韵。子美、太白、退之，于诗无遗恨矣，当自有体邪？

杜子美诗“将军只数霍嫖姚”，对“苑马总归春苜蓿”，“嫖姚”字如律当读平声。又云“杖黎妨跃马，不是故离群”，“离”字如律当读平声。《汉书音义》：“嫖姚字皆读去声，音鳔鹞。”《檀弓》“离群索居”，《释文》“离”字读去声，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

东坡《与陈传道书》云：“知传道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盖梅圣俞法也。又韩少师云：“梅圣俞学诗日，欲极赋象之工，作《挑灯杖子》诗尚数十首。”李邯郸诸孙亨仲云：“吾家有梅圣俞诗善本，世所传多为欧阳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压也。”予谓欧阳公在谏路，颇诋邯郸公，亨仲之言，恐不实。然曾仲成云：“欧阳公有‘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谓苏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虽戏语，亦似不平也。”

卷第十九

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于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有“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之句。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然子京先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之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世以为谶云。

吕申公帅维扬，东坡自黄岗移汝海，经从见之。申公置酒，终日不交一语。东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觉，小语云“夜来走却罗医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罢，行后圃中，至更坐，东坡即几案间笔墨，书歌者团扇云：“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见之亦无语。

韩魏公与宋尚书同试中书，赋琬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从韩家郎君试邪？”盖宋公文称已著，韩公以从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尽知也。或闻韩公则愧谢曰：“某其敢望宋公，报罢必矣。”已而，韩公为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后韩公帅中山，作阅古堂，宋公词有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名将相，刻石好文章。”韩公见之不悦。

王荆公初执政，对客怅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则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则抱佛脚，亦

全俗语也。然上去投，下去脚，岂不为的对邪？”公遂大笑。

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糍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今绝唱。“糗饵粉糍”，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时僧伽已显于淮泗之上矣。豪杰中识郭子仪，隐逸中识司马子微，浮屠中识僧伽，则太白亦异人也哉！

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尽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

元和中，处士唐衢善哭，闻白乐天谪，辄大哭。衢后死，乐天有诗云：“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晁以道问予：“梅二诗何如黄九？”予曰：“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以道为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书》各为一条。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东坡之赋，皆用橘事。岂以“橘条”下云其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乎？夫柑无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

南人谓象齿为白暗，犀角为黑暗。少陵诗云“黑暗通蛮货”，用方言也。

李太白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习之、师鲁之于诗，以为不足作邪？抑不能邪？

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去声。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养乌鬼”，其自也。疏诗者乃以“鸬鹚别名乌鬼”。予往来夔峡间，问其人，如存中之言，鸬鹚亦无别名。

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词：“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蒲中鹳鹊楼有唐太宗诗：“昔乘匹马至，今驾六龙来。”其英伟凄怨之气，何祖孙不同也！

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

东坡别李公择长短句：“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退之《与孟东野书》“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时，同院李献臣以次，有六学士。一日，张贵妃词头下，议行告庭之礼，未决，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学士敢轻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相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坐凄然而罢。

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欧阳詹为并州妓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今其家尚为妓，詹诗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刘尚书者，故独能传当时之声也。”

“仙女是，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天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玉炼颜，云軿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天风吹珮环。”李太尉文饶《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宛转度之者。或并为一曲，谓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三家有连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予尝见东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遗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无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刚经》耳。”字画奇逸，如欲飞动。鲁直作小楷书其下云：“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芳》，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予意韩退之、张籍翰墨间，亦无此一段风流耳。

东坡《赤壁词》“灰飞烟灭”之句，《圆觉经》中佛语也。

卷第二十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举笏相贺，或密以闻，帝益喜曰：“吾之举贤于梦卜矣。”

神宗问：“周世宗何如？”冯公京曰：“世宗威胜于德，故享国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远迩哀慕，非无德也。”荆公率以强辩胜同列，不知冯公之对乃艺祖之语，见《三朝宝训》云。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

宪成李公及为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饮具，郡僚不无意于歌舞高会也，乃访林和靖于孤山，清谈同赏。又曰饮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买《白乐天集》一部。

傅献简公云：“司马文正公力辞枢近，尝勉以主上眷意异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为此名位所诱，亏丧名节者不少矣。”卒辞不就。文潞公曰：“司马君实操行，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

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北门。魏公时，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辄悖骂不已，令以送府。公问兵：“实悖令否？”曰：“实。”曰：“汝禁兵，既在县有役，则有阶级矣。”即判送

状，领赴市曹处斩，从容平和如常时。众见其投判笔，方知有异。潞公时，复有外县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问虚实，兵以实言。亦判送状处斩，掷其笔。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则彼自犯法，吾无怒焉；潞公异禀雄豪，奸恶不容也。刘器之为韩瓘云。

东坡论张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贾谊叹细德之崄微，知凤鸟之不下，闵沟渎之寻常，知吞舟之不容，伤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盖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世以为知言。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丱，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辩。《日录》中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讥云。

刘器之曰："吾从司马公五年，得一语曰'诚'。请问其目，则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又问所以致力，公喜曰：'问甚善。自不妄语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与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后成，自兹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矣。'"

或问刘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曰：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

赵清献公平生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应不可告者，则不敢为也。

张尧封从孙明复先生学于南京，其女子常执事左右。尧封死，入禁中为贵妃，宠遇第一。数遣使致礼于明复，明复闭门拒之终身。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也。

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制书。康定间，中旨刘从德妻王氏还前削遂国夫人。富韩公为知制诰，封还词头。知制诰，今中书舍人也。中书舍人缴词头，自富公始。王氏，犍为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

蒙正始因以通奸利云。

吕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坐，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与曾南丰平生以道义相附，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如《三经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视古人悬诸日月不刊之说，岂不误学者乎？

或谮胡宿于上曰："宿名当为去声，乃以入声称，名尚不识，岂堪作词臣？"上以问宿。宿曰："臣名归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谮者又曰："果以归宿取义，何为字拱辰也？"故后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于休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而当时坐中之客，半不以为意，不用也。

东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出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学士前年为何官？"曰："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关官家事。"曰："岂出大臣论荐？"曰："亦不关大臣事。"东坡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后曰："久欲令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饮食停匕

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语：必苏轼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学士，上仙耳。”东坡不觉哭失声，后与上亦泣，已而，命坐赐茶。宣仁后又曰：“学士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东坡下拜，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东坡为王巩云。

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雠；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从东坡甚欢也。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把，去声。农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李儆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穴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对，眷问甚渥。太母首语及先公，恻怆久之，曰：“如司马相公尽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间如此，可纪，可

纪。”予旧收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如上。曰可纪也，故纪之。

卷第二十一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旼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旼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

王彦霖《系年录》：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著作郎黄庭坚除起居舍人，苏子由不悦曰：“庭坚除日，某为尚书右丞，不预闻也。”已而后省封还词头，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专乎？抑不乐庭坚也？庭坚字鲁直，蚤出东坡门下，或云后自欲名家，类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

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之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宦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他富相公也。”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

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
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驳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

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祐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颜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

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

言：曰诚，曰一云。”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孙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高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苟氏。然敬字从苟己力切，音棘。非苟也，从攴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珪、蔡確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珪、蔡確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卷第二十二

熙宁年，边吏报北虏将入寇，亟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以为战备，民大惊扰。自宰执以下言不便者墙进，俱不省。时沈括存中为记注，一日，侍笔立御座侧，上顾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虏以多马取胜，唯车可以当之。”括曰：“胡之来，民父子坟墓田庐皆当弃去，复暇恤车乎？朝廷姑籍其数而未取，何伤？”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论者之纷纷也？”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车，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益喜曰：“无人如此作□者，朕当更思之。”明日，遂罢籍民车。执政问括曰：“君以何术，而立谈罢此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也。”括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其敢以为非？”括未几迁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污下㨗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

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予为校书郎时，尝问赵丞相元镇云：“张天觉者，首造元祐部党之人也。靖康初，与范文正、司马文正同追赠，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辩，既未能追改，更谥以文忠，是与蔡公齐、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镇怅然曰：“蜀勾涛在从班游谈，有司不肖，不能执法耳。”予见其有悔色，亦不复言。

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庙异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狱发，尽以中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歌诗闻。有云“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真庙面责之，冀公辩数四，终不置，则顿首曰：“臣官工部尚书，安敢擅增至左仆射？此理明甚，而圣意终不解者，无他，盖臣福谢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云：“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夷狄较胜负。不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呜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赵韩王微时，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吕汲公帅长安，醴泉民析居，争唐明皇脑骨，讼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卢多逊南迁，度大庾岭，憩一小家。其媪颇能语言，多逊详问

之，则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显，为宰相卢多逊挟私远窜以死。多逊中怀毒螫，专犯法禁，我留此岭上以俟其过。”多逊之行甚窭，媪固不识，即仓皇避去。

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其报复如此。

钱塈德基为予言：“吾家先王历唐末、五季，有兹吴越，顺事中国，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归于职方氏。故自国朝以来，学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无一议者。至欧阳公，始云：‘得封落星石为落星山制书，知吴越亦尝改年宝正，著于史矣。’又《归田录》书思公子弟，一岁四五窃公珊瑚笔格，幸其以钱赎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欧阳公出幕下，特以国士遇之，岂子弟中有不相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钱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周世宗得李氏与契丹求援蜡书以为名，下淮甸；艺祖得孟氏结太原蜡书以为名，下蜀。二事正同。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一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内侍不许过供奉官。又鋹之宫，辄名龙德云。

张侍中耆遗言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薄葬，二公俱葬阳翟。元祐中，同为盗所发，侍中圹中金玉犀珠充塞，盗不近其棺，所得已不胜负，皆列拜而去。丞相圹中但瓦器数十，盗怒不酬其劳，斫棺取金带，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祸，薄葬致祸，杨王孙之计疏矣。

蜀靖恭先生杨汇源澈，资介洁，生远方，于朝廷故实、学士大夫谱牒皆能通贯。其于中国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外，不论也。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人无知者。独予先君尝荐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报。竟死于委巷之下。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

之。王一日侍上燕，语及靖恭先生事，上为之一叹，将诏予许其家以书、以金石刻本来上，会予谢病去。后先生之子知状，乃尽以其书、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绐曰：“诺。”尽私有之，遗以酒浆数壶耳。

欧阳公在政府，寄颍州处士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公将休致，又寄秩诗云：“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盖公先为颍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归，每接宾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从王荆公之招，公独朝章以见，愧之也。秩入朝极其谀佞，遂升次对。蚤日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绝口不言，匿其书不出。适两河岁恶，有旨青苗钱权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矣。”后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节，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盖其失云。

卷第二十三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管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磐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

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去。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瓘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

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礼，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

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

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己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搢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日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齧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骄僭之名乎？雱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雱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捂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辨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窾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踪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溏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

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黜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祐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祐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瞋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鹜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咈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惇行之，惇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

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扬光，亦以去卞为急务。扫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搢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祐、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第二十四

晁说之以道，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何有哉？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惇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上意殊不在，逮赵彦若以经侍，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上听之喜，因问曰：‘安得此说？’彦若对曰：‘先儒传注，臣得以发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则言害臣之道矣。’元丰末，不得

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珪等请宣德音，复曰：‘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乃奏曰：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罢去祖宗马监，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复叹曰：‘安石相误，岂独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得预闻。’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谄谀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于谄谀，上却之，令别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惠卿既与安石分党，乃以其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尽数以对’，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飨大臣，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安石不学孔子《春秋》而配飨孔子，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闻之，罔不手足舞蹈欢喜。神宗尝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呜呼！上天若赐眷祐神宗，更在位数年，则市易法之类，躬自扫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为谋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为是也。陛下图治之初，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则天下幸甚！”

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故具书之左方云。

富郑公园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

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亭台花木，元不为行列区处，疑因景物岁增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间；逾小桥，有高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盖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

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乡，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喷泻池中，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辄醒，故俗目为“醒酒”也。

环溪

环溪，王开府宅园。其洁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回如环，故云。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峰翠巘，毕效奇于前。榭北有风月台，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岧嶢璀璨，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屿，上可张乐，各时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

刘给事园，亭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致，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楯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

与他全园争矣。

丛春园

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卷第二十五

天王院花园子

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魏花愈难得，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归仁园

归仁，其坊名也，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孺园七星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其冠。

苗帅园

节度使苗侯既贵，欲极天下佳处，卜居得河南；河南园宅又号最佳处，得开宝宰相王溥园，遂购之。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凌诸园之意矣。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创堂其北。竹万余竿，比其大满二三围，疏密琅玕，如碧玉椽，今创亭其南。东有水，自伊水来，可浮十石舟，今创亭压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浇之。有池宜莲荷，今创水轩，板出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雕侈，然此犹未尽得之。丞相故园水东，为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亦大创第宅园林。其间稍北曰郏鄏陌，列七丞

相第。文潞公、程丞相第旁有池亭，尚不可与赵韩王园比。

赵韩王园

赵韩王宅园，开国初，诏将作营治，其经画制作，殆侔禁省。韩王以太师归是第，百日而薨。子孙皆家京师，罕居之，故园池亦以扃钥为常，高亭大树，花木之渊，岁时独厮养拥篲负畚插其间而已。盖天之于宴闲，每自吝惜，疑甚于声名爵位。

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百余种尔。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千种，牡丹、芍药至数百种，而又远方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甘露院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无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缨、观清、超然四亭。

松岛

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者，数百皆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它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东田

文潞公东田，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今潞公官太师，年九十，尚时杖屦游之。

紫金台张氏园

自东田并城而北，张氏园亦饶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图志》云：“黄帝坐玄扈台。”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处也。

水北胡氏二园

水北胡氏二园，相距十许步，在邙山之麓，瀍水径其旁，因岸穿二土窦，深百余尺，坚完如埏埴。开轩窗其前，以临水上，水清浅则鸣漱，湍暴则奔驶，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窦之东，凡登览而惝恍，俯瞰而峭绝，天授地设，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阳独有此园尔。但其亭台之名，皆不足载，载之且乱实。如其台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纷概，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陈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其失皆此类。

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在。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在，而曰堂曰亭者，无复仿佛矣。岂因于天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乐天刻尚多。

独乐园

司马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其曰钓鱼庵、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梢蔓草为之。公自为记，亦有诗行于世，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

湖园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

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蘋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吕文穆园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洛阳又有园池中一物特有称者，如大隐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大庾岭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虽急，不旁触为异。师子卯石也，入地数十丈，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皆隋、唐官园，虽已犁为良田，树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事之倏来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家矣。余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予昔游长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宫，登含元殿故基。盖龙首山之东麓，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向五门，中曰丹凤门，正面南山，气势若相高下，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太液池故迹尚数十顷，其中亦耕矣。明日，追随以道入咸阳，至汉未央、建章宫故基，计其繁夥宏廓，过大明远甚，其兼制夷夏，非壮丽无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

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县令张琦者言：“如周之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水，地亦相迩。唯灵台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宫殿则无复遗址。”以道太息曰：“《诗》所谓‘经始勿亟’，庶人子来者，其专以简易俭约为德，初不言形胜富强，益知仁义之尊，道德之贵。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汉、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记其言，有可感者，故具书之。

卷第二十六

客有云：昔罢兖州掾曹，与一二友人祠岱岳，因登绝顶，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庐，前有药灶，地多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约五鼓初，各杖策而东，仅一二里，至太平顶。丛木中有真庙东封坛遗址，拥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当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腾起数十丈，半至明处，却半有光，全至明处，即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渐高，渐辨色，度五鼓三四点也。经真庙帐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经龙口泉，大石有罅，如龙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经石门十八盘，尤耸秀，北眺青、齐，诸山可指数。信天下之伟观也！

客又言：兖州之东曲阜城，鲁国也，孔子庙宅在焉。庭中二桧，各十数围，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世传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坛，鲁恭王所坏堂基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真庙驻跸之地。西北隅孔子墓，东北隅伯鱼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旧说武都紫泥用封玺，故诏有紫泥之名。今阶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是用为印色耳。又说武都为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虽无经见，其传亦古矣。

赵复言：昔往来丰、沛间甚熟，汉高帝宅与卢绾宅相邻，俱即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逦，求所谓丰西之泽，芒砀之泽，皆无之，亦无遗迹，与史所著不合。

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形势殊逼仄，苏世长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者，有唐二帝绘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画于屋壁，极奇伟，与世所传不同。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杨，今俗误为详略之详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尔，无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处，实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阳，越在江湖万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见，源源而来，亦劳矣。但出于《孟子》也。韩子曰：象为弟而舜杀之。《通鉴外纪》笔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时，人苦寒热疾，谓之蚯蚓瘴云。

凤翔府园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树，令朱全忠结袜，四顾无应者，故至今谓“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驻兵之垒，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败屋数椽，杂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为州，按本书更作之，刻石以记，又榜其庑下，记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据本州县士民状，伏见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其操节之大，足以师表天下后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边也，庙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益严，宜有约束，庶几不致渎慢有神，隳坏前制者。谨按蜀本书，大丞相元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讳瞻，本朝一有善政，虽不出其议，民必欢言：‘吾葛侯所为也。’其慕如此。邓艾下蜀，遣使遗以书曰：‘若降，表为琅琊王。’将军斩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战以死。君子曰：‘外不负其国，内不愧其家，忠孝两有焉。’今大丞相庙，以将军配。又按《汉晋春秋》，蜀大丞相诸葛公南征，夷有孟获者，豪健莫敌，公七擒七纵之，获始叹曰：‘公天威也，夷不复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写丞相府从事将佐，自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诏赐金鈇钺一，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今并写于庑下，惟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旧分祠于大丞相庙庭，以其各有功于西边，得不废。外此辄休。他丛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画鬼神等物者，当从州县按举置于理。右版榜庙中，以示方来，无致违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玮武穆与羌酋李遵战胜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草木弥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乐，祭于其庙云。

唐昭宗为朱全忠劫迁洛阳，至陕，以何皇后临蓐，留青莲佛寺行宫，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莲花叶上，有当时宫人书“愿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陕之芮城县，一村落皆李氏，盖唐之遗族。高祖微时，尝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诏书十数纸，皆免赋役事，每云“不得欺压百姓”。予旧有录本，近失去。

今归州屈沱，屈原旧居也。世传原有姊，以原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流放，弃之独归，故曰归州，又曰秭归。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与原‘女婆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之语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灸其面。白州有绿珠村，旧井尚存，或云饮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实之。岂亦以二女子所遭为不祥邪？

浙人谓“富家为起早”，盖言钱多则事多，不能晏眠也。虽俗下之语，亦有理云。

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凌晓雨后，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门，足陷地，得玉玺一，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如凤鸟鱼龙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玺记》，秦始皇得卞氏蓝田玉，刻以为玺，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玺，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玉色黄”，此青苍色耳。盖汉高祖至霸上，子婴素车降轵道所上者，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董卓徙都关中，孙坚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后，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玺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则无之。又不云有玉检为异。有司来上，庭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国破，敌取以去矣。和氏玉见蔺相如语中，璧也其可刻以为玺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旧上有懿恪朱书“元圭”二字。或上之，以为真夏后氏之瑞。后复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礼，不应再有出者，藏之内库不复问。至金人起，后圭磨改副衮冕，奉其主，前圭亦取去。然窦建德以获元圭，故国号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凤，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府上于朝，批其状云：墟墓之物，不可进御，当籍收官库，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长安，问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阳旧族元辅者，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开繁杏一枝，希代之宝也。初，避虏入颍阳，凡先世奇玩悉弃之，独负枕以行，虏势逼，亦弃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径尺余，三足，破贝州时，仁皇帝赐也，常用以贮酒，后纳之圹中云。

中隐王正叔云："王仲至帅长安日，境中坏一古冢，有碧色大瓷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如新汲者。玉婴儿为仲至取去。"

卷第二十七

张浮休云：盗夜发咸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剑击之，铿然以坠，视之，白玉帘也。岂至宝久埋藏欲飞去邪？既击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筹，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锺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齐贤者自言：少羁贫，客齐鲁村落中，有牧儿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黄磁小褊瓶，样制甚朴。时田中豆荚初熟，儿欲用以贮之，才投数荚，随手辄盈满，儿惊以告，同队儿三四试之皆然。道上行人见之，投数钱，随手亦盈满，遂夺以去。儿啼号告其父，父方筑田，持锄追行人，及之，相争竞，以锄击瓶破。犹持碎片以示齐贤，其中皆五色画，人面相联贯，色如新，亦异矣。齐贤为王性之云。

近岁，犍为、资官二县接境地名龙透，向氏佃民耕田，忽声出地中，耕牛惊走，得铜剑一，长二尺余，民持归，挂牛栏上。入夜，剑有光，栏牛尽惊。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惊惧，掷于户外，即飞去，盖神物也。士聂椿云，向，其妇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平泉在凿龙之右，其地仅可辨，求德裕所记花木，则易以禾黍矣。

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乃葛叔忱伪书。叔忱豪放不群，或叹太白无字画可传，叔忱偶在僧舍，纵笔作字一轴，题之曰“李太白书”，且与其僧约，异日无语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乃书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传《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姓名尽矣，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太白自负

王霸之略，饮酒鼓琴，论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发之，而草书奇倔如此，宁谦退自悔，无一言及之乎？叔忧翰墨自绝人，故可以戏一世之士也。晁以道为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尝纳子妇三日，子以妇家馈食物书白，一过目即曰："书错一字，姑报之。"至白报书，即怒曰："吾薄他人错字，汝亦尔邪？"子皇骇，却立缓扣其错，以笔涂"煖"字，盖妇家书"以食物煖女"云，报亦如之。子益骇，又缓扣当用何煖字？久之，怒声曰："从食从而从大。"子退检字书《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饷食为餪女。"始知欲闻餪女云者，自有本字。

东坡《谢滕达道书》云："前日得观所藏诸书，使后学稍窥家传之秘，幸甚！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开益，拜赐之重，若获珠贝，老朽不揆，辄立训传，尚未毕功，异日当为公出之。古学崩坏，言之伤心也。"李方叔云："东坡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复置行箧中。"予谓学者亦不可不知也。

陶隐居《与梁武帝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种。《黄庭》、《劝进》、《像赞》、《洛神》不审犹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书目》：《乐毅论》、《黄庭经》、《画赞》、《墓田》、《丙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劝进》已亡，《洛神》不录，盖遂良误以《洛神》为子敬书，故柳公权亦云。褚、柳于书工矣，其鉴裁尚有失，古语二王以来，评书之妙，惟隐居为第一，不诬也。

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

崔偓佺，淳化中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擢音，两点下用为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甪里先生也。予谓今书"甪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

却例外物不敢。因检《说文》：瓻，抽迟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书，盖俗误以为痴也。

荆浩论曰："山水之学，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王维、李思训之流不数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长安关同、营丘李成、华原范宽之绝艺，荆浩者又不数也。故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

国初，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后河阳郭熙得其遗法，成之子觉熙之子思，俱为从官，颇广求两父之画，故见于世者益少，益可贵云。

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画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远近。盖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诗也。独长安中隐王正叔以予为知者。蜀人重孙知微画笔，东坡独曰："工匠手耳。"其识高矣。宣和中，遣大黄门就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画本，求售者如市，独于郭宣猷家取吴生画一剪手指甲内人去，其韵胜出东坡所赋周员外画背面欠伸内人尚数等。予少年时，尝因以作《续丽人行》云。

予旧于渥城孔宁极家，见孔戣《私纪》一编，有云："退之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近潮阳刘方明摹唐本退之像来，信如戣之记，益知世所传好须髯者，果韩熙载也。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郭恕先画重楼复阁，间见叠出，善木工料之，无一不合规矩。其人世外仙者，尚于小艺委曲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阁中集》第九一卷，画目，上品九十五种。内《蕃王放簇帐》四。今人注云：一在陆农师家，二在潘景家。《江乡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将军。又今人注云：二在马粹老家。《山行摘瓜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刘忠谏家。《卢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李伯时家。《明皇游猎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马粹老家。

《奚人习马图》三。注云：韩幹。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种。内《月令风俗图》四。今人注云：在杨康功龙图家。《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一。注云：李翘。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仲仪之子定国处，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种。内《回纹图》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在仲仪家。《诗图》二，叙一，楼台人物分两处，中为远水红桥小山，作窦滔从骑迎若兰，车舆人物甚小而繁，大概学周昉而气制甚远。《猫》一。注云：汀州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刘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后有李伯时《跋》云："江南《阁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简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见之，有朱印曰'建业文房之印'，曰'内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贤院御书记'，表以回鸾墨锦，签以黄经纸。"予意今注出于伯时也，然不知集有几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业文房亦盛矣，每抚之一叹。

卷第二十八

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蹿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能尽死生之致者欤？曰“画圣”，宜矣。其识开元三十年云。今凤翔为敌所擅，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画、塑一法。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惠之见道子笔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学塑，亦为古今第一。嗟夫！画一技耳，尚不肯少下，况于远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语也，非谓以瓦为研。盖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状，以不留墨为贵。百余年后，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每过于为厚，或廉于才，不能无底滞；歙石如俊人，于人辄倾倒，类失之轻，而遇事风生，无一不厌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则为绝品。又涤端石，竟日屡易水，其渍卒不尽除；歙石一濯即莹彻无留墨，亦一快耳。唐氏为研说甚广，初不出此。

石晋时，关中有曰李处士者，能补石砚。砚已破碎，留一二日以归，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传，或以为异人。

近世薄书学，在笔墨事类草创，于纸尤不择。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与陈京书》云：“《送孟郊序》用生纸写。”言急于自解，不暇择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马文正平生随用所居之邑纸，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

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枝，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以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予从王正夫父子得张义祖所用无心毫，锥锋长二寸许，他人不能用，亦曰右军遗法也。义祖名友正，退傅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阁二十年，学书尽窥右军之妙，尚以蔡君谟为浅近，米元章为狂诞，非合作，然世无知者。如其所用笔，可叹也。独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获物付主藏籍收，不以为贵也。后有司更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黄鲁直就几阁间，取小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锦囊手之，即置几上，顿首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别取小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则叹曰："今老矣，不能为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艺之精如此。

故德阳县男虞祺，字齐年，起陵州诸生中。初不知佛书也，每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其至则一也，吾知此而已。"当毒赋剩敛鞭棰马牛其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独晏然倚以朝夕也。间属微疾，凭几不言，忽顾坐客曰："古佛俱来，吾亦归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为佛，宁不可哉？"客异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解逑者，病死，一昼夜再生，具言：初为黄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乡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当为更生佛，亟见之。"前抵宫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问逑故为善状，逑诉力贫，但一至瓦屋山，见辟支佛瑞色甚胜，得释去。王再敕逑："过语吾家，广置更生道场，诵数更生佛名字勿怠。"语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观阙黄金书榜"大慈大悲，更生如来"，逑洒然而悟，明当虞君练祭云。士陈公璜，年甫九十，直书其事甚备。华严道人祖觉，自《大涅槃经》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诬，虞君不为佛学佛言，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著其为更生佛事无疑。先是，彭山杨舜钦使君在田间，夜梦故计吏王咨者，多哀言，辞去，衣后穿出牛一尾，使君旧与咨善，惊起。家人之梦亦合，相语未竟，外报一牛生，遽取火视之，牛仰首泪下。呜呼！君子小人之善恶，如天渊然，有报亦如之。予特著其略，以为世戒。

王子飞观文为予言：吾使三韩，泛海每危于风涛，翦佛书以投，异物出没，争夺以去。至投道书，则不顾。

凤翔府祁阳镇法门寺塔，葬佛手指骨一节，唐宪宗盛仪卫迎入禁中，韩吏部《表》谏者。塔下层为大青石芙蕖，工制精妙，每芙蕖一

叶，上刻一施金钱人姓名，殆数千人，宫女姓名为多，如曰张好好、李水水之类，与慈恩寺塔砖上所书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莲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见。予宣和中过之，有老头陀言：旧多宝器，唐诸帝诸王施以供佛者，尽为权势取去，尚余二水晶兽环洗，亦奇物也。

五台山佛光，其传旧矣。《唐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若金仙乘狻猊，领其徒千万，自巳至申乃灭。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而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庆历中，齐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辄称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余四十年，即是末劫，当饥馑疾疫刀兵云云。事下两街，僧录司奏：正法、像法、三灾劫等，悉出《大藏经论》，非妖。皇帝但敕天下《大藏经论》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宁初，神宗谓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千姓者，为富弼言：世界渐不好，勿预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尝以前闻长老言汤保衡遇汉张陵事，刻石于资中崇寿观矣。后得吕大临与叔所作《保衡传》，尤详尽。与叔授横渠先生之道，以诚以正为本，可信其不诬。然汉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则所谓张陵者，果异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与叔《汤保衡传》：“嘉祐末年，京师麻家巷有聚小学者李道，太学生汤保衡尝与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学舍，有一道士，形貌恢伟，须髯怪异，言语如风狂人，与道相接，保衡见而异之。既去，保衡问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观，朝夕尝过我，我固未尝诣之，乃落魄不检者。子何问之？’保衡曰：‘予所居与建隆甚迩，凡观之道士皆与之识，未始见此人。’既而保衡颇欲访之。他日，保衡至道学舍，复见前道士，问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从之，入观门至西廊而没，保衡往追寻之，不复见。因观廊壁绘画，有一道士，正如所见者，其上题云‘张天师’。保衡心异之。他日，乃具冠带伺于李道之舍，道问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语答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与道相见如常日。保衡既见正如所画者，遂出拜之，称曰‘天师’。道

士辞避曰：‘足下无过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师之称哉？’保衡再三叩请，具述所见。道士乃曰：‘请以某日会于某地。’保衡曰：‘诺。’如约而往，道士见之曰：‘但举目视日十日，必有所见，可复会于某地。’保衡归，依所教视日，视既久，目不复眩。至十日，乃睹日中有人形，细视之，见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复往会道士，道士曰：‘何所见？’保衡曰：‘见天师在日中。’道士曰：‘可复归再视日，百日外复有所见，可再相会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视之，家人以为风狂，问之不答。逾百日，乃见己形亦在日中，与道士立。保衡乃会道士具谈之，道士曰：‘可教矣。’乃为授以符箓，可以摄制鬼神，其道士复不见。保衡居太学中，尝丧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见之。一日，保衡语其友人曰：‘予适过西车子曲，见一小第，门有车马，有数妇人始下车，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车者，年二十许，颇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师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饮，当召向所见妇人观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摄其生魂，聊以为戏耳。然必至夜，俟其寝寐乃召之，若梦中至此，止可远观，慎勿近之。近之则魂不得还，其人必死矣。’遂与友人薄暮出门，过其舍，伺少顷，闻门中有妇人声，保衡心知乃适所见妇人，即吸其气，以彩线系其中指，既而至友人学舍，命仆取酒至，与之对饮，令从者就寝。中夜，保衡起开门，有妇人自外至，乃所见者，形质皆如人，但隐隐然若空中物，其语声如婴儿，见保衡拜之。保衡问其谁氏，具道某氏，其夫适自外罢官还京师。复问保衡曰：‘此何所也？适记已就寝，不意至此，又疑是梦寐，而比梦寐差分明。又疑死矣，此得非阴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间耳，今便可归，当勿忧也。’命立于前款曲与语，至五更始遣去。人传保衡甚得召鬼之术，保衡以进士及第，今官为县令云。”

卷第二十九

张君猷为湖南漕，过南岳，自肩舆中见路左一道观甚丽，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从骑半已过。明年再经其地，求朱陵宫，无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见朱陵宫之处，才小屋一二楹，其变异如此。

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艺祖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云。

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宣和中，敕沙门着冠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长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间，惫甚，憩一树下。忽若大羽禽飞止其上，熟视之，一黄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怜，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医术。晚迁郑圃，世以“神医”名之。远近之人，赖以活者，四十余年。非病者能尽活之也，盖其术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语之，虽死亦无恨。于脉非独知已病，而能前知未病与死，近者顷刻，远者累年，至其日时皆无失。岁常候测天地六元五运，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无失。皇祐年，翁死。张珣子坚志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医皆为中虚。翁曰：‘风客于胃则泄，殆稿本汤证也。’英公骇曰：‘吾服金石等物无数，泄不止，其敢饮稿本乎？’翁强进之，泄止。太常博士杨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谓鱼游虾戏，不可治。’不旬日死。州监军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当甚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甚严，监军内所惮也，翁与其子请于宋卿。一造问，因责其过失，监军惶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俯仰，翁曰：‘谷独气也。当食发怒，四肢受病，传于大小络中，痛而无伤，法不当用药，以药攻之则益痛，须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则愈矣。’后三年而愈。里妇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状，翁曰：‘血脉滞也。

不用药，闻鸡声自愈。’一行踸踔辄踣，翁曰：‘脉厥也。当治筋，以药熨之自快。’皆验。士陈尧遵妻病，众医以为劳伤，翁曰：‘亟屏药，是为娠证，且贺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妇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儿胞大经壅，儿生经行，则言矣。不可毒以药。’既免，母子俱全。一极壮健，翁偶诊其脉，曰：‘母气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儿气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异不可胜记。如上所记，特郑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怀质，尽能传其学。怀质尝自诊其脉，语人曰：‘我当暴死。’不数年，果暴死。翁读《黄帝内经》，患王冰之传多失义指，间以朱墨笺其下，世尚未见。怀质死，其书亦亡。独太医赵宗古受六元五运之法于翁，尝图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无为军医张济，善用针，得诀于异人。云能解人而视其经络，则无不精。因岁饥疫，人相食，凡视一百七十人，以行针无不立验。如孕妇，因仆地而腹偏左，针右手指而正。久患脱肛，针顶心而愈。伤寒翻胃，呕噎累日，食不下，针眼眦，立能食。皆古今方书不著。陈莹中为作传云。

药王药上为世良医，尝草木金石名数凡十万八千，悉知苦酸咸淡甘辛等味。故从味因悟入，益知今医家别药曰味者古矣。

郑师甫云：“尝患足上伤手疮，水入，肿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尽出，愈。”

崇宁年，西都修大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则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时老董役，亲见之。

吕公晋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气喷笔端，书“钦深渊默漆”五字，置于床帐之间，即尽除。公资正直，非妄言者。

洛阳楚氏，葬龙门之东尹樊村。凿井每不得泉，有术者云：“夜以水注器，见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谓卦影者，亦《易》之象学也。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非象而何？未易以义理训也。予见王庆曾言：“蚤日羁穷，尝从一头陀占卦象。其词云：‘须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时半是秋。’头陀云：‘岂君运行庚午，春秋之间少快邪？’久之无验。晚用秦相君荐，至参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异如此。”

殿中丞丘浚颇知数。熙宁十年秋，翰林学士杨元素贬官荆州，过池阳见之。浚曰：“明年当改元，以《易》步之，《丰》卦用事，必

以丰字纪年。”如期改元丰云。

汾晋间祈雨，裸袒叫呼，奋臂为反覆手状，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传注，有“闭阴纵阳，以水洒人”之说，盖其自也。

广西人喜食巨蟒，每见之，即诵“红娘子”三字，蟒辄不动。且行且诵，以藤蔓系其首于木，刺杀之。

熊山行数十里，各于岩穴林蒨之间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谓“熊馆”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则迷失故道矣。

䴇䴖能敕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鸩能罡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树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觜画符，其塞自出。鹊知岁所在，又有隐巢木，故鸷鸟不可见。燕营巢避戊己日，故不倾坏。鸛有长水石，故能巢中畜鱼，水不涸。盖不止于有知也。

有隐者刘易，在王屋山，见一蜘蛛为大蜂所螫，腹胀欲裂，亟就草间啮芋梗磨之，胀即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鱼枕骨作器皿，人知爱其色莹彻耳，不知遇蛊毒必爆裂，尤可贵也。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羊、牛、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也。

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古语云尔，验之，果然。

蜀中喜事者，南归多载木犀花以来，种之皆生，或择嫩条接冬青枝间，亦生叶，岂其类耶？谓万年枝者，冬青也。玉树者，槐也。宫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冻青，贵其有岁寒不改之节，故司马长卿谓之女贞，自不为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书，曰“芸香”是也。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叶类豌豆，作小丛，遇秋则叶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谓之“七里香。”大率香草，花过则无香，纵叶有香，亦须采掇嗅之方觉。此草远在数十步外已闻香，自春至秋不歇绝，可玩也。

种柿有七绝：一有寿，二多阴，三无禽巢，四无虫蠹，五有嘉实，六其本甚固，七霜叶红。可玩也。

榆有二种：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无荚。

千叶黄梅，洛人殊贵之，其香异于它种，蜀中未识也。近兴、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识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种遗喜事者，今西州处处有之。

予尝春日经夷陵，山中多红梨花，诵欧阳公之诗，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稍见之。又有得千叶杏花于剑州山中者，在洛阳《花木谱》中无之，亦奇产也。

蜀无橄榄。或云：司马相如狗监所诵《上林赋》、《喻蜀父老文》、《封禅书》，王褒《中和乐职宣布诗》、《圣主得贤臣颂》，扬雄《剧秦美新》篇，辞皆烂美，足以取悦当代。张九龄《策安禄山》，姜公辅《论朱泚》，危言可验，辄弃之不采。相如辈蜀人，九龄、公辅岭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榄不生于蜀，生于岭海也。亦犹唐李直方以贡士第果实：一绿李，二樝梨，三樱桃，四柑子，五葡桃，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也。盖始于范晔，以诸香品时辈，侯朱虚著《百官本草》，皆戏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种橄榄辄生，予山园自有数章。

兰有二种：细叶者春花，花少；阔叶者秋花，花多。黄鲁直《兰说》云："楚人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兰以少故贵，蕙以多故贱。"予以为非是。盖十二亩为畹，则九畹、百亩亦相等矣。又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细叶为兰，阔叶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是也，又名薰，所谓一薰一莸者也。唐人但名铃铃香，亦名铃子香，取其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近时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非也。不详《本草》自有薰草条，亦名蕙草甚明，零陵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有人凌晨仰视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钱亦然。

卷第三十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师大雨十日，水暴至，诸壁门皆塞以土，汴流涨溢，宫庙危甚。宰执庐于天汉桥上。一饼师家蚤起，见有蛟螭伏于户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状，万人聚观之。道士林灵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杀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从出，识者已知为兵象矣。林灵素专毁佛，泗州普照王塔庙亦废，当水暴至，遽下诏加普照王六字号，水退，复削去，先当制舍人许翰以词太褒得罪。

卢立之尚书云："宣和末，禁中数有变异，曰'摧'内音。者为甚，每夜久，有巨人呼'摧'云，遇人必撤裂之。中官有胆勇者数辈，相约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坠一物，铿然有声，取视之，乃内帑所藏铁幞头也。"赵正之云："禁中旧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宫殿中云。"

宦官卢功裔云："宣和末，鬼车沥血于福宁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内殿砖砌上忽有积血，遽拭之，复出，去砖，亦出，发地，亦出，至废其殿云。"

李璫云："宣和末，为洛阳县尉，有职事在西宫，一夏伏龙起宫中者无虚日，殆数百处，初固异之。未几，金人入洛，宫遂焚。"张浮休云："向谪郴江，夏日，在寓舍伴群儿读书次，忽天际一船，载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没。"

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椁"云。按《隋唐嘉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迁之平处，得铭云："后三百年水漂我，欲坠不坠逢王果。"今洞穴在悬绝石壁千万仞之上。唯大禹初凿三峡，道岷山之江时，人迹或可至，不在崖侧，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为之，亦异矣。

长安乾明寺，唐太庙也。庭中有星陨石，状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陨。”又兴平一道观中，有星陨石，如半柱满，其上皆系痕，岂果系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记西晋时陨。

熙宁中，少华山崩，压七村之人，不可胜计。先是，穴居虎豹之属尽避去，人独不知，遂罹祸。山以夜崩，声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闻，其异如此。

元符年，众人宿岐山县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无血。官捕杀者，逾年竟不得。或曰：侠客飞剑中人无血。政和年，河中府早宴罢，营妓群行通衢中，忽暴风起，飞剑满空，或截髻，或翦髻，或创面，俱不死，亦不伤。他人或云：剑侠为戏耳。予亲见之。

殿中丞丘舜元，闽人也。舟溯汴，遇生日，舣津亭。家人酌酒为寿，忽昏睡，梦登岸，过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饮食。既觉，行岸上，皆如梦中所见。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宾退者。问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为老翁子也，厚遗之以去。

欧阳公尝梦为鸲鹆，初夏清晓，飞鸣绿阴中甚乐。

刘法欲生，其母帏帐忽坠压而下，视之，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状，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视之，但蛇蜕耳。后法为将，有贤称。崇宁兴儒学，则刑举子之无赖者；宣和兴道学，则刑道士之无赖者。坐此谪官。久之，以节度使、检校少师帅熙河。童贯尽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军，深入策应，遂陷。贯方奏捷，反以不禀节制闻，士大夫冤之。

王荆公在钟山，乘驴薄莫行荒村中。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取状。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尔。

滕章敏公达道帅青社，一夕会其属，酒半，教官顿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后公来，共见一无头伟人，着锦袍，坐于主席，公与客俱辟易不敢前，少时作黑雾散去。公亲为王乐道云。

近李西美帅成都，士陈甲者馆于便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衣妇人数辈，语笑前花圃中，甲殊不顾。有甚丽者诵诗：“旧时衣服尽云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台浑不识，只余古木记宣华。”又

诵：“小雨廉纤梅子黄，晚云收尽月侵廊。树阴把酒不成醉，何处无情枉断肠。”忽不见。今府第故蜀宫，岂当时宫女尚有鬼邪？按《蜀梼杌》，宣华，故苑名。

近种湘守叙州，坏客馆为东园。警夜兵共见大蛇自客馆出，穿西楼以去。楼下临大江，度其地，约长十数丈。明，求之于馆之寝，有穴方广才丈许，发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间屋，土色光腻，如新泥饰者。岂异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数日，湘死。

兴元府火，飞烬落天庆观殿下古柏上，柏中空尽焚，臭闻远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数百枚，盖大蛇也。帅杨掌武每出以视客云。

庞孝祖言：昔提举成都茶马，夏日，坐后圃堂上，忽闻其后铁锁锒铛之声，遽窥窗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龙形，面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鳞甲有声。少顷，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画龙皆非是。予读《华严·合论》，龙类最众，有如猫者，岂孝祖所见乎？

程致仲为予言：近岁《云斋小书》出丹稜李道达遇女妖事，不妄。致仲亲见泥金鸳鸯出入云气中，黄色衣，奇丽夺目，非人间之物，盖妖所服，留以遗道达者。又歌曲多仙语，尚《小书》失载云。

李公择之子夷旷，宣和中为发运司属，薄莫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旷遣吏谢之。屏内云：“太保当避去。”已而，老少妇人数辈，传呼“太保来”。太保者，一十余岁丱角童子耳。各乘马以去，人马皆异状。夷旷疑之，遣数健步蹑其后，各惊惧而返，云：“约十数里外，望大潭，人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为予言，后与夷旷同官成都，问之，信然。

高骈初展成都外城，后王氏、孟氏相继伪以为都，其更作奢僭之力，发地及泉也。近靖康年，帅卢立之亦增筑，期年，役甚大。至绍兴年，霖雨，北壁坏，摄帅孙渥才兴工，于数尺土下得高骈《石记》云：刻置筑中，后若干年当出。正与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数未契也。高骈好异术，岂亦有知数者邪？

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欧阳公云：“予作《憎蝇赋》，蝇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远嘤喝来咬人也。”

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

坡笑曰：“小人樊须也。”

经筵官会食资善堂，东坡盛称河豚之美。吕元明问其味，曰：“直那一死。”再会，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发风何？”东坡笑呼曰：“淳甫诬告猪肉。”

郭忠恕嘲聂崇义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曰：“吾不能诗，姑以二言为谢：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陈亚蔡襄亦云：“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王汾刘攽亦曰：“早朝殿内须呼汝，寒食原头尽拜君。”攽又嘲王觌云：“汝何故见卖？”觌曰：“卖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书也。

孙传师名览，人有投诗者曰：“伏惟笑览。”传师曰：“君无笑览，览合笑君。”

谓“东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门豹作对”，唐人语也。今相州有西门豹祠，神像衣裳之间，微露豹尾。韩魏公见之，笑令断去。

韩玉汝平生喜饰厨传，一饮啖可兼数人。出帅长安，钱穆四行词云：“喜廉颇之能饭。”玉汝不悦。又有贵人号“竞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竞也。席大光作言官，击之曰：“某别名‘竞渡船’，中贮无赖之小人，外较必争之微利也。”士大夫欢传之。

王荆公喜说字至于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荆公方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刘贡父云：“有人不识斗争字，以书问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更字，问，曰‘加横切’。又疑横字，问，曰‘户行切’。又疑行字，问，曰‘华争切’。竟不知其为何音也。”予尝举以为笑欢。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难与言也。

士人口吃，刘贡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为非类，虽无雄才，却有艾气。”盖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口吃也。

客问刘贡父曰：“某人有隐过否？中司将鸣鼓而攻之。”贡父曰：“中司自可鸣鼓儿，老夫难为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为厚者也。

刘贡父呼蔡確为“倒悬蛤蜊”，盖蛤蜊一名“壳菜”也。確深衔之。

马默击刘贡父，玩侮无度，或告贡父。贡父曰：“既称马默，何用驴鸣？”立占《马默驴鸣赋》，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警策，亦可谓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与优旃滑稽，漆城难为荫室之语合，故书之。

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彻姜食，何也？”刘贡父曰：“《草木书》：姜多食损知，道非明之，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袞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目录

冷斋夜话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梁溪漫志
校点说明
梁溪漫志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冷斋夜话

【宋】惠洪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冷斋夜话》十卷，北宋僧人惠洪撰。惠洪俗家姓彭，自称觉范道人，筠州（今属江西高安）人。幼年父母双亡，出家为僧。徽宗政和元年（1111），右相张商英得罪被贬，惠洪受牵连，流放海南崖州。翌年遇赦，不久又坐事被诬入狱。约在建炎二年（1128）间死去。

惠洪与黄庭坚过从甚密，对其推崇备至，又好谈诗，故本书论诗十居七八，且多引黄庭坚语，并涉及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秦观等人。作者能诗，故所言多有可采之处。书中还记载了不少杂事，如卷八记石曼卿因马伕驭马失控堕地，以石学士、瓦学士的戏谑语言为之解嘲；卷九记张丞相好草书，书后连自己也不识，反而责怪他人“胡不早问”等，均可见当时文人官僚的生活习俗。

自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起，历代书目几乎都将本书归入小说家类，这是很有见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肯定了本书“诗论实多中理解”的同时，又指责书中部分内容有伪造假托的嫌疑，这是误将笔记小说当作史家实录看待了。

《冷斋夜话》在宋代已有六卷本、十卷本刊刻，今皆不传。目前通行的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以及《学津讨源》本，都作十卷。然书中标题每与内容抵牾，时乖本事。

这次校点，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参校《稗海》本、《学津讨原》本，并参考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中的相关条目。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对书中存在的标题与内容不符之处，在没有更好的古本可供校改的情况下，暂仍其旧。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一

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

王荣老尝官于观州，欲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必蓄宝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砚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题韦应物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之，傥恍之际，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展对。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予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秦少游作东坡笔语题壁

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邪！”

罗汉第五尊失队

予往临川景德寺，与谢无逸辈升阁，得禅月所画十八应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轴。予口占嘲之曰：“十八应闻解唾根，少丛罗汉乱山门。不知何处进斋去，未见云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来拜，叙曰：“儿南营兵妻也，寡而食素，夜梦一僧来，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队，烦相引归寺，可乎？’既觉，而邻家要饭，入其门，壁间有画僧，形状了然梦所见也。”时朱世英守临川，异之，使迎还，为阁藏之。予方少年时，罗汉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见侮，可怪也。

东坡梦铭红靴

东坡倅钱塘日，梦神宗召入禁，宫女环侍，一红衣女捧红靴一

双，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中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曰：“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珮摇声。”

诗出本处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诗曰：“应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事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曰：“应天下尼童，用细白练为衣。”作《橄榄》诗曰：“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事见《鬼谷子》，曰：“照夜青，萤也；百花酿，蜜也；崖蜜，樱桃也。”作《赠举子》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见梁僧史，曰：“世祖宴东府，王公毕集，诏跋陀罗至。跋陀罗皤然清瘦，世祖望见，谓谢庄曰：‘摩诃衍有机辩，当戏之。’跋陀趋外陛，世祖曰：‘摩诃衍不负远来，惟有一死在。’即应声曰：‘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恩德厚矣，无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豚因悟太祖远略

陈莹中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后苑，见牧豭豚者，问何所用，牧者对曰：“自祖宗以来，长令畜之。自稚养以至大，则杀之，又养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诏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复畜。数月，卫士忽获妖人，急欲血浇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远略亦及此。

东坡南迁朝云随侍作诗以佳之

东坡南迁，侍儿王朝云者请从行。东坡佳之，作诗，有序曰：“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枝词》，佳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诗曰：‘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云：“不学杨枝别乐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

卷药炉新活计，舞裙歌板旧因缘。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盖绍圣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云卒，葬于栖禅寺松林中，直大圣塔。又和诗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又作《梅花》词曰“玉骨那愁瘴雾”者，其寓意为朝云作也。秦少游曰：“唐诗《闺怨》词曰：‘绣阁开金锁，银台点夜灯。长征君自惯，独卧妾何曾。’此正语病之著者，而选诗自谓精之，果精乎？”参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诗，才见诵贯休、齐己诗，便不必闷。”

东坡书壁

前辈访人不遇，皆不书壁。东坡作行，不肯书牌，其特地止书壁耳。候人未至，则扫墨竹。

古人贵识其真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汉高帝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问士大夫萧何何以知韩信？竟未有答之者。

东坡得陶渊明之遗意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龃龉之态。细味对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渊明之遗意耳。

凤翔壁上题诗

东坡曰：予少官凤翔，行山求邸，见壁间有诗曰：“人间无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没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故其海上作《浊醪有妙理赋》曰：“尝因既醉之适，方识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异哉！

卢橘

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矣。”又问：“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亭奈厚朴。卢橘果枇杷，则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熟。’不据依之，何也？”东坡笑曰：“意不欲耳。”

东坡论文与可诗

东坡尝对欧公诵文与可诗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戏作《鹭鸶》诗曰：“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绿玉深翘。岸上水禽无数，有谁似汝风标。”

的对

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生成之象。虽文字之语，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则其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徵常媚妩”，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

东坡留题姜唐佐扇杨道士息轩姜秀郎几间

东坡在儋耳，有姜唐佐从乞诗。唐佐，朱崖人，亦书生。东坡借其手中扇，大书其上曰：“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又《书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不可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十秋，速于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望见过海席。家山归未得，题诗寄屋壁。”又尝醉插茉莉，嚼槟榔，戏书姜秀郎几间曰：“暗

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其超放如此。

换骨夺胎法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十日菊》曰：‘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所以荆公《菊》诗曰：‘千花万卉雕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东坡则曰：‘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然其病如前所论。”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顾况诗曰：“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诗简拔而立意精确。舒王作《与故人》诗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江边路，到老相逢得几回。”乐天诗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作》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

诗用方言

诗人多用方言。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故老杜诗曰：“黑暗通蛮货。”又谓睡美为黑甜，饮酒为软饱，故东坡诗曰：“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老妪解诗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采石渡鬼

欧阳文忠公庆历末宿采石，舟人甫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寝，微闻呼声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参政船宿此，不可擅去，斋料幸为携至。”五鼓，岸上腊腊驰骤声，舟尾者呼曰：“斋料幸见还。”有

且行且答者曰：“道场不清净，无所得。”公异之。后游金山，与长老瑞新语，新曰：“某夜建水陆，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觉腥风灭烛，大众恐。”使人问其时，公宿采石之夜。其后蔡州求退之锐者，亦其前知然耶？时公自参知政事除蔡州。黄鲁直熙宁初宿石塘寺，寺有鬼灵异，僧敬信之。一夕梦曰：“分宁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书乎？”曰：“侍郎也。”鲁直南迁已六十，亲故忧其祸大，又南方瘴雾，非菜肚老人所宜。鲁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岂欺我哉！”鲁直竟殁于宜州。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岂鲁直痴绝，故欺之耶？

李后主亡国偈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曳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二

韩欧范苏嗜诗

韩魏公罢政判北京，作《园中行》诗：“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又尝谓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洲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贴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似我闲。”

陈无己挽诗

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师道无己。”问：“其佳句如何？”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词一联，便知其才不可敌。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驹父评诗之误

洪驹父曰：“柳子厚诗曰：‘[illegible]霭一声山水绿。’[illegible]音奥，而世俗乃分[illegible]为二字，误矣。如老杜诗曰：‘雨脚泥滑滑。’世俗为‘两脚泥滑滑’。王元之诗曰：‘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亲酒盏疏。’世以为‘睡起茶多酒盏疏’。多此类。”

留食戏语大笑喷饭

予与李德修、游公义过一新贵人，贵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举箸，贵人曰：“公等皆左转也。”予遂应声曰：“我辈自应须左转，知君岂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喷饭满案。

欧阳黄牛庙东坡钱塘诗

欧阳公《黄牛庙》诗曰：“石马系祠门。”东坡《钱塘》诗曰：“我识南屏金鲫鱼。”二句皆似童稚语，然一时之事。欧阳尝梦至一神祠，祠有石马缺左耳。及谪夷陵，过黄牛庙，所见如梦。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十余尾，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饵为戏。东坡习西湖久，故寓于诗词耳。

古乐府前辈多用其句

予尝馆州南客邸，见所谓尝卖者，破箧中有诗编写本，字多漫灭，皆晋简文帝时名公卿，而诗语工甚。有古意乐府曰“绣幕围香风，耳节朱丝桐。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护惜加穷裤，堤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面发红”云云。前辈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惨淡经营中。”李长吉曰：“罗帏绣幕围春风。”山谷曰：“牛羊今日上丘垅，当时近前左右瞋。”予见鲁直，未得此书。穷裤，汉时语也，今裆裤是也。

雷轰荐福碑

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礼之。书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故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东坡作《穷措大》诗曰：“一夕雷轰荐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绝

欧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当进诗贴子。会温成皇后薨，阁虚不进，有旨亦令进。欧公经营中，禹玉口占便写，曰：“昔闻海上有三山，烟锁楼台日月闲。花似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欧公喜其敏速。禹玉，欧公门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诗略曰“当年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云云。

稚子

老杜诗曰：“竹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并母眠。”世或不解“稚子无人见”何等语。唐人《食笋》诗曰：“稚子脱锦襦，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赞宁《杂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问韩子苍，子苍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亦可耳。”

老杜刘禹锡白居易诗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诗曰：“唯昔艰难初，事与前世别。不闻夏商衰，终自诛褒妲。”意者，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也。而刘禹锡《马嵬》诗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夭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白乐天《长恨》词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乃是官军迫使杀妃子，歌咏禄山叛逆耳。孰谓刘、白能诗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诗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馆中夜谈韩退之诗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泽，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泽是吉甫，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公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独党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见如此，偶因存中便谓之党，则君非党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读书城南》诗“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又“脑脂盖眼卧壮士，大招挂壁何由弯”，皆自然也。襄阳魏泰曰：“韩退之诗曰：‘剥苔吊斑林，角黍饵沉冢。’竹非墨点之斑也。楚竹初生，蘚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晕耳。”

昭州崇宁寺观音竹永州澹山狐

邹志完南迁，自号道乡居士。在昭州江上为居室，近崇宁寺。因阅《华严经》于观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后，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画宝陀山岩竹，今犹在。昭人扃锁之，以俟过客游观。比还，过永州澹山岩，岩有驯狐，凡贵客至则鸣。志完将至，而狐辄鸣。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鸣为对。志完作诗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

鸣报老禅。”

僧赋蒸豚诗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之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令赋食蒸豚诗，操笔立成，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荐，软熟真堪玉箸挑。共把膻根来比并，膻根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东坡元祐初见公之玄孙讷，夜话及此，为记之。

王平甫梦至灵芝宫

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馆，梦有人挟之至海上。见海中央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平甫欲与俱往，有人在宫侧，谓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至此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不凡，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

安世高请福邾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

安世高者，安息国王之嫡子也，为沙门。汉桓帝建和初至长安，灵帝末关中大乱，谓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当往省之。”人曰：“游宦乎，沙门乎？”曰：“以嗔故为神，然吾亦往广州偿债耳。”世高舟次庐山邾亭湖庙下，庙甚灵，能分风送往来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请福，神辄降曰：“舟有沙门，乃不俱来耶！”世高闻之，为至庙下。神复语曰：“我果以多嗔至此业，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辖，以虽嗔而好施，故多宝玩。以缣千匹黄白物付君，为建佛寺为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迁，宿庙下，登岸纵望，久之，归卧舟中。闻风声，侧枕视，微波月影纵横，追忆昔尝宿云老惜竹轩，见西湖月色如此。遂梦美人，自言维摩诘散花天女也，以维摩诘像来求赞。少游爱其画，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诗戏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风浦，何似秋眠惜竹轩。闻道诗词妙天下，庐山对眼可无言。”少游梦中题其像曰：“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虽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

大千作狮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过雷州天宁，与戒禅夜话，问少游字画。戒出此传为示，少游笔迹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三

诸葛亮刘伶陶潜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归醉》诗曰：“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诗曰：“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谓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传。”而古今文士多从而称之，谓之确论。独李元膺曰：“予反覆观此句，未有过人处，不知舒公何从见其妙？”盖古今佳句在此一联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梦中得之，盖当论其情意，不当泥其句也。如谢东山喜见华昙，羊叔子喜见邹湛，王述喜见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状，特无诗句耳。

诗说烟波缥缈处

予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予儿童时戏剧处也。尝春深独行溪上，作小诗曰：“小溪倚春涨，攘我钓月湾。新晴为不平，约束晚见还。银梭时拨刺，破碎波中山。整约背落中，一叶软红间。”又尝暮寒归见白鸟，作诗曰：“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钓舟闲。个中着我添图画，便似华亭落照湾。”鲁直谓予曰：“观君诗说烟波缥缈处，如陆忠州论国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师、沙户种类耶？”有诗，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螺巅度岁年。脱却衲衣着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予尝对渊材诵之，渊材曰：“此退之赠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换骨句也。”

山谷集句贵拙速不贵巧迟

集句诗，山谷谓之百家衣体，其法贵拙速，而不贵巧迟。如前辈曰“晴湖胜镜碧，衰柳似金黄”，又曰“事治闲景象，摩挲白髭须”，又曰“古瓦磨为砚，闲砧坐当床”，人以为巧，然皆疲费精力，积日月而后成，不足贵也。

东坡美谪仙句语作赞

“晓披云梦泽，笠钓青茫茫。”又曰：“暮骑紫云去，海气侵肌凉。”东坡曰：“此语非李太白不能道也。”尝作赞曰：“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挥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东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大笑君应闻。”

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

东坡曰：“罗浮有野人，山中隐者或见之，相传葛稚川之隶也。有邓道士者，尝见其足迹。”予偶读韦苏州诗《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味其风度，则全椒道士亦邓君之流乎？因以酒往问，依苏州韵作诗寄之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飞空本无迹。”

棋隐语

舒王在钟山，有道士求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隐语也。”

李元膺丧妻长短句

许彦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丧妻，作长短句曰：“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缕》。歌罢花如雨。翠罗衫上，点点红无

数。今岁重寻携手处，物是人非春莫。回首青门路。乱红飞絮，相逐东风去。”李元膺寻亦卒。

秦国大长公主挽词

秦国大长公主薨，神考赐挽词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霞散舞衣。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晓发城西道，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衣暗，香随玉篆销。芳魂飞北渚，那复可为招。”又曰：“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还沁，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元丰初，臣魏泰载之于《诗话》中，虽穆王《黄竹》、汉高《大风》之词，莫可拟其仿佛。噫！岂特前代帝王，盖古今词章之工者，无此作也。

荆公钟山东坡余杭诗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荆公在钟山定林，与客夜对，偶作诗曰：‘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夜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东坡宿余杭山寺，赠僧曰：‘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有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为确论。

少游鲁直被谪作诗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诗未易识

唐诗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欧阳文忠公爱之，每以语客曰：“古人工为发端，心虽晓之，而才莫逮。欲仿此为一联，终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谓不能，诗盖未易识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四

诗话妄易句法之病

司马温公诗话曰：魏野诗云：“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而俗人易“叶”为“药”，不止不佳，亦和下句无气味。鲁直曰：老杜诗云：“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两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有道人剑客食黄精也。如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学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诗得于天趣

吾弟超然喜论诗，其为人纯至有风味，尝曰：“陈叔宝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维摩诘《中山》诗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发，惨澹暮潮平。欲别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问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识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萧何所以识韩信，则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诘，叹曰：“微超然，谁知之！”

梦中作诗

崇宁元年元日，粥罢昏睡，梦中忽作一诗，既觉辄能记之，曰：“无赖东风试怒号，共乘一叶傲惊涛。不知两岸人皆愕，但觉中流笑语高。”三月七日，偶与莹中济湘江，是日大风，当断渡，而莹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两岸聚观胆落，而莹中笑声愈高。予□绎梦中诗以语莹中，莹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后大行丛林也。”

西昆体

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作《雪》诗曰：“借问火城将策探，何如云屋听窗知。”又曰：“未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其用事琢句，前辈无相犯者。昔李师中作《送唐介谪官》诗曰“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云云。已而，闻介赴月首上官，李大敬，以书索其诗。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无对属落韵诗。”遂以还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挟对，与荆公措意异矣。

诗比美女美丈夫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诚然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而吾叔渊材作《海棠》诗又不然，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道潜作诗追法渊明乃十四字师号

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逼真处，曰：“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时从东坡在黄州，京师士大夫以书抵坡曰：“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坡以书示潜，诵前句，笑曰：“此吾师十四字师号耳。”

元章瀑布诗

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书名，尝大字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曰：‘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

诗句含蓄

诗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郑云叟曰“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宫词》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于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又《嘲人》诗曰“怪来妆阁闭，朝下不相迎。总向春园里，花间笑语声”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诗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宫怨》诗曰“玉容不及寒鸦色，犹带朝阳日影来”是也。

满城风雨近重阳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

天棘

王仲正言：“老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种物，曾见于一小说，今忘之。”高秀实曰：“天棘，天门冬也，一名颠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诗曰：“水芝卧玉腕，天棘舞金丝。”则天棘盖柳也。

琥珀

韦应物作《琥珀》诗曰：“曾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旧说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烧之尚作松气。尝见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国来，地有茯苓处皆无琥珀，不知韦公何以知之？

诗误字

老杜诗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今误作“波浩荡”，非唯无气味，亦分外闲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今误作“问松栽东冈”，与“波浩荡”当并按也。

王荆公东坡诗之妙

对句法，诗人穷尽其变，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

如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岁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东坡征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蚕市风光思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小大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者，此类是也。

诗忌

今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人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予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云云。

诗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语言者，盖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历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诗，其略曰：“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农家不验丰年瑞，只欲青天万里开。”

贾岛诗

贾岛诗有影略句，韩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诗曰：“客舍并州三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如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又《赴长江道中》诗曰：“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长江那可到，行

客替生愁。”

诗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纫是也。“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川峡路人家多供祀乌蛮鬼，以临江故，顿顿食黄鱼耳。俗人不解，便作养畜字读，遂使沈存中自差乌鬼为鸬鹚也。“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互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作“更”字读，则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谓“一霎杜公雨，数番花信风”之类是也。江左风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奇韵灭绝。东晋骚人胜士最多，皆无出谢安石之右，烟飞空翠之间，乃携娉婷登临之，与夫雪夜访山阴故人兴尽而返、下马据胡床、三弄而去者，异矣。

舒王女能诗

舒王女，吴安持之妻蓬莱县君，工诗多佳句。有诗寄舒王曰：“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舒王以《楞严经新释》付之，有和诗曰：“青灯一点映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幻梦，世间惟有妙莲花。”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五

赌输梅诗罚松声诗

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曰：“华发寻香始见梅，一枝临路雪培堆。凤城南陌他年忆，杳杳难随驿使来。”又尝与俞秀老至报宁，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驴，入法云谒宝觉禅师，公知之。有顷，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阶曰：“为僧子乃敢盗跨吾驴。”秀老叩头，愿有以自赎其罪，寺僧亦为之解劝。公徐曰：“罚松声诗一首。”秀老立就，其词极佳，山中人忘之，予为补曰：“万壑摇苍烟，百滩渡流水。下有跨驴人，萧萧吹醉耳。”

东坡藏记

舒王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而起，作《成都圣像藏记》千有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写本，适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曰：“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贫’，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耳。”东坡闻之，拊手大笑，亦以公为知言。

荆公梅诗

荆公尝访一高士，不遇，题其壁曰：“墙角数枝梅，凌寒特地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诗置动静意

荆公曰：“前辈诗云‘风静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山谷曰：“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何怪耶？”唐诗有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于残晚中；有曰“惊蝉移别柳，斗雀堕闲庭”者，置静意于喧动中。东坡作《眉子研》诗，其略曰：“君不见长安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游人指点小颦处，

中有渔阳胡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赋诗

舒王宿金山寺，赋诗，一夕而成长句，妙绝。如曰“天多剩得月，月落闻归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无所苦”之类，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赋道士快轩诗，点笔立成，其略曰：“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愿得青天化为一张纸。”想见其高韵，气摩云霄，独立万象之表。笔端三昧，游戏自在也。

王荆公诗用事

舒王晚年诗曰：“红梨无叶庇华身，黄菊分香委路尘。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又曰：“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山谷谓予曰：“自献横陈事，见相如赋，荆公不应用耳。”予曰：“《首楞严经》亦曰：‘于横陈时，味如嚼蜡。’”

苏王警句

唐诗有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又曰：“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经人道语。荆公诗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东坡曰：“桑畴雨过罗纨腻，麦陇风来饼饵香。”如《华严经》举因知果，譬如莲花，方其吐华，而果具蕊中。

句中眼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

舒王编四家诗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

集》，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欧公，今代诗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欧公诗曰“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蚊诗

范仲淹少时，求为秦州西溪监盐，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戏题其壁曰：“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虽戏笑之语，亦恺悌浑厚之气逼人，况其大者乎？

柳诗有奇趣

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音奥。霭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欸乃霭，三老相呼声也。

东坡属对

予游儋耳，及见黎民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酝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诗

王冀公镇金陵，以书致钱塘讲师遵式，遵式以病辞。及愈，将谒公，乃过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诗送之曰：“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

丁晋公和东坡诗

韩子苍曰：“丁晋公海外诗曰：‘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为工。读东坡诗曰：‘花非识面尝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便觉才力相去如天渊。”

上元诗

予自并州还江南，过都下，上元逢符宝郎蔡子，因约相国寺。未至，有道人求诗，且曰：“觉范尝有寒岩寺诗怀京师，曰：‘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青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风香雾喷东华。’今当为作京师上元怀山中也。”予戏为之曰：“北游烂熳看并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灯火楼台思往事，管弦音律试新翻。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归来月满轩。却忆寒岩曾独宿，雪窗残夜一声猿。”

东坡滑稽

有村校书年已七十，方买妾馔客。东坡杖藜相过，村校喜，延坐其东，起为寿，且乞诗。东坡问：“所买妾年几何？”曰：“三十。”乃戏为诗，其略曰：“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又曰：“世间事无有无对，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见魏徵常妩媚’，则对曰‘人言卢杞是奸邪’。”又曰：“无物不可比类，如蜡花似石榴花，纸花似罂宿花，通草花似梨花，罗绢花似海棠花。”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六

曾子固讽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称甘露灭

陈了翁罪予不当称甘露灭，近不逊，曰："得甘露灭觉道成者，如来识也。子凡夫，与仆辈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渊也，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予应之曰："使我不得称甘露灭者，如言蜜不得称甜，金不得称色黄。世尊以大方便晓诸众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尽，故言甘露灭。灭者，寂灭；甘露，不死之药，如寂灭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独仆不得称，何也？公今闲放，且不肯以甘露灭名我；脱为宰相，宁能饰予以美官乎？"莹中愕然，思所为折难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觉禅师乞还山

大觉琏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舒王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琏蒙仁庙赏识，留住东京净因禅院甚久，尝作偈进呈，乞还山林，曰："千簇云山万壑流，闲身归老此峰头。殷勤愿祝如天寿，一炷清香满石楼。"又曰："尧仁况是如天阔，乞与孤云自在飞。"

靓禅师溺流诗

靓禅师，有道老宿也，主筠之三峰。尝赴供民家，渡溪涨，靓重迟，为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石间，垂头如雨中鹤。童子意必怒，且遭斥逐，不敢仰视。靓忽指溪作诗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气多。刚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后如何。”靓后往汝州香山，无疾而化。

靓禅师化人题壁

三峰靓禅师初住宝云，邑有巨商，尚气不受僧化，曰：“施由我耳，岂容人劝。”靓宣言：“唯吾独能化之。”其人闻靓至，果不出。靓题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画梁边，春暖双双绕槛前。莫讶主人帘不卷，恐衔泥土污花砖。”其人喜不怒，特自追还，厚施之。靓笑谓人曰：“吾果能化之。”

诵智觉禅师诗

智觉禅师住雪窦之中岩，尝作诗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诗语未工，而其气韵无一点尘埃。予尝客新吴车轮峰之下，晓起临高阁，窥残月，闻猿声，诵此句大笑，栖鸟惊飞。又尝自朱崖下琼山，渡藤桥，千万峰之间，闻其声类车轮峰下时，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觉此时字字是愁耳。老杜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良然，真佳句也。亲证其事，然后知其义。

永庵嗣法南禅

邓峰永庵主，南禅师子也，未尝问法。南禅公所至，辄随之。鲁直闻其风而悦之，眼不及识。有自庆者，事永甚久，即以庆主黄龙。宜州为作疏，语特奇峻。丛林于庆改观。又见之，与语多解休，又嗣法南公。宜州过永旧庵，题其壁曰：“夺得胡儿马便休，休嗟李广不封侯。当时射杀南山虎，子细看来是石头。”

东坡和惠诠诗

东吴僧惠诠，佯狂垢污，而诗句清婉。尝书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东坡一见，为和于后曰：“唯闻烟外钟，不见烟

中寺。幽人夜未寝，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诠竟以此诗知名。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以落叶比雨声也。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是以微阳比远烧也。

僧清顺十竹林下诗

西湖僧清顺，怡然清苦，多佳句。尝赋《十竹》诗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慎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又有《林下》诗曰：“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纵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荆公游湖上，爱之，称扬其名。坡晚年亦与之游，亦多唱酬。

东坡称赏道潜诗

东吴僧道潜，有标致。尝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出。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坡一见如旧。及坡移守东徐，潜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识面。东坡馔客罢，与俱来，而红妆拥随之。东坡遣一妓前乞诗，潜援笔而成曰：“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一座大惊，自是名闻海内。然性偏尚气，憎凡子如仇，尝作诗云：“去岁东风上苑行，烂窥红紫厌平生。如今眼底无姚魏，浪蕊浮花懒问名。”士论以此少之。

僧景淳诗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为五言诗，规模清寒，其渊源出于岛、可，时有佳句。元丰之初，南国山林人多传诵。居豫章乾明寺，终日闭门，不置侍者，一室淡然。闻邻寺斋钟，即造焉，坐同海众食堂前，饭罢径去。诸刹皆敬爱之，见其至，则为设钵；其或阴雨，则诸刹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时不出，谓大风雨极寒热时。景福老衲为予言。淳诗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后，虚堂坐几更。临溪猿不叫，当槛月初生。”又曰：“后夜客来稀，幽斋独掩扉。月中无

旁立，草际一萤飞。”有深意。予时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闻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计，喜之耳。

钟山赋诗

余居钟山最久，超然山水间，梦亦成趣。尝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卧松下石上。四更，自宝公塔路还合妙斋，月昃虚幌，净几兀然，童仆憨寝甫鼾。凭前槛无所见，时有流萤穿户牖，风露浩然，松声满院，作诗曰：“雨过东南月亮清，意行深入碧萝层。露眠不管牛羊践，我是钟山无事僧。”又曰：“未饶拄杖挑山衲，差胜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风冲过虎，归来风雨撼空斋。”

僧可遵好题诗

福州僧可遵，好作诗，暴所长以盖人，丛林貌礼之，而心不然。尝题诗汤泉壁间，东坡游庐山，偶见，为和之。遵曰：“禅庭谁立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东坡曰：“石龙有口口无根，龙口汤泉自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师还，过焉。遵作诗赠之曰：“上国归来路几千，浑身犹带御炉烟。凤凰山下敲蓬咏，惊起山翁白昼眠。”元戏答曰：“打睡禅和万万千，梦中趋利走如烟。劝君打快修禅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诗虽少蕴藉，然一时快之。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七

苏轼衬朝道衣

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遣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后七年，复官，归自海南，监玉局观，作偈戏答僧曰：“恶业相缠卌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东坡庐山偈

东坡游庐山，至东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般若了无剩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鲁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

船子和尚偈

华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丛林盛传，想见其为人。宜州倚曲音成长短句曰：“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东坡和陶诗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时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曰：“子瞻

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太守云：“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东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反耳。”

东坡戏作偈语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时过慈云寺浴。长老明鉴魁梧，如所画慈恩，然丛林以道学与之。东坡作偈戏之曰：“居士无尘堪洗沐，老师有句借宣扬。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时闻佛放光。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重笼是法王。”又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作偈曰：“丛林真百丈，嗣法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东坡留戒公疏

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即令出，别候指挥。东坡于是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曰：“大士何曾出世，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戒公长老，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稽首，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声。谨疏。”予谓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

负华严入岭及大雪偈

陈莹中谪合浦时，予在长沙，以书抵予，为负《华严》入岭。有偈曰：“大士游方兴尽回，家山风月绝尘埃。杖头多少闲田地，挑取《华严》入岭来。”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开，俯看人世过飞埃。湘江庙外休分别，常寂光中归去来。”又闻岭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传闻岭下雪，压倒千年树。老人拊手笑，有眼未尝睹。故应润

物林，一洗瘴江雾。寄语牧牛人，莫教头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处处光皎皎。开眼失却踪，都缘大分晓。园林忽生春，万瓦粲一笑。遥知忍冻人，未悟安心了。”

梦迎五祖戒禅师

苏子由初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子由，未卒，聪至。子由迎呼曰：“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亦欲同说梦乎？”聪曰：“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三人大喜，追笋舆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东坡至。坐定无可言，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张文定公前生为僧

张文定公方平为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庑，神观清净。至藏院，俯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间，得经一函。开视之，则《楞伽经》四卷，余其半未写。公因点笔续之，笔迹不异。味经首四句曰：“世间相生灭，犹如虚空花。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见前世事。盖公生前尝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写经未终，愿再来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经示东坡居士，坡为重写，题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龙游寺。

悦禅师作偈戏诜公

云峰悦禅师，丛林敬畏为明眼尊宿，与兴化诜公友善。诜城居三十余年，老矣，犹迎送不已。悦尝诫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爱诜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堕马损臂，呻吟月余，以书哀诉于悦。悦恨其不听言，作偈戏之曰：“大悲菩萨有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兴化和尚折一支，犹有九百九十九。”南

华恭长老同嗣大愚，然少丛林，有书来叙法礼，悦作偈戏之曰：“与师萍迹寄江湖，共忆当年在大愚。堪笑堪悲无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芦。”

触背关

宝觉禅师老，庵于龙峰之北。鲁直丁家难，相从甚久，馆于庵之旁两年。宝觉见学者，必举手示之曰：“唤作拳是触，不唤拳是背。”莫有契之者，丛林谓之触背关。张丞相奉使江西日，将造其庐，至兜率见悦禅师，遽甚称其门人。及见宝觉，乃作偈曰：“久向黄龙山里龙，到来只见住山翁。须知背触拳头外，别有灵犀一点通。”灵源叟时为侍者，乃作赞，其略曰：“闻时富贵，见后贫穷。年老浩歌归去乐，从他人唤住山翁。”鲁直大笑曰：“天觉所言灵犀一点，此若若苴为虚空安耳穴；灵源作赞分雪之，是写一字不着画。”

毛僧说偈

吴有异比丘，号毛僧，日游聚落，饮食无所择。轻薄子多狎玩之，贵势要之不诣。忽谓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说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烧了，却似不生。”言毕遽化。嗟乎，异哉！其端师子、戒阇梨之徒乎？

谢无逸佳句

谢逸字无逸，临川人，胜士也，工诗能文。黄鲁直读其诗曰：“晁、张流也，恨未识之耳。”无逸诗曰：“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又曰：“贪夫蚁旋磨，冷官鱼上竹。”又曰：“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为鲁直所称赏。

洪觉范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德行荐于朝，当入学，意不欲行，不得已诣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庞蕴。予尝过之，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无逸诵书扫除，顾见予，放帚大笑曰：“聊复尔耳。”予作偈曰：“老妻营炊，稚子汲水。庞公扫除，丹霞适至。弃帚迎朋，一笑相视。不必灵照，多说道理。”世英闻之，亦作偈曰：“提篮灵照，扫地谢公。一般是面，做作不同。不假语默，通透玲珑。更若不会，换手捶

胸。”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八

刘跛子说二范诗

刘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为人谈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大范者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者即与一金吃碗羹。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

陈莹中赠跛子长短句

初，张丞相召自荆湖，跛子与客饮市桥，客闻车马过甚都，起观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饮，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车蹄迎迓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陈莹中甚爱之，作长短句赠之，其略曰“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说甚姚黄魏紫，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见于兴国寺，以诗戏之曰：“相逢一枵大梁间，妙语时时见一斑。我欲从公蓬岛去，烂银堆里见青山。”予姻家许中复大夫宜人，赵参政槩之孙女，云：“我十许岁时见刘跛子来觅酒吃，笑语终日而去。计其寿百四十五年许。”尝馆于京师新门张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国寺东廊邸中，人无有识之者。

野夫长短句

刘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渊材以书督之，野夫答书曰：“跛子一生别无路，展手教化，三饥两饱，回视云汉，聊以自诳。元神新来，被刘法师、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样。深欲上京相觑，又恐撞着文人泥沱佛，蓦地被干拳湿踢，着甚来由。”其不羁如此。尝自作长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似，俨然一部髭须。世上诗大，拐上有工夫。达南州北县，逢着处，酒满葫芦。醺醺醉，不知来日，何处度朝晡。洛阳花看了，归来帝里，一事全无。若还与匏羹不托，依旧再作门徒。蓦地思量，下水轻船上，芦席横铺。呵呵笑，睢阳门外，有个好西湖。”

刘渊材南归布橐

渊材游京师贵人之门十余年，贵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贫至饘粥不给，父以书召其归，曰："汝到家，吾倒悬解矣。"渊材于是南归，跨一驴，以一黥挟以布橐，橐、黥皆斜绊其腋。一邑聚观，亲旧相庆三日，议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阔，疑之，乃问亲旧，闻渊材还，相庆曰："君官爵虽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儿脱冻馁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观之。"渊材喜见眉须，曰："吾富可敌国也，汝可拭目以观。"乃开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编，余无所有。

云庵活盲女

云庵住洞山时，尝过檀越家，经大林间，少立，闻哀声杂流水，临涧下窥，有蹲水中者。使两夫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许。问其故，曰："我母死，父佣于远方，兄贫无食，牵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云庵意恻，不自知涕下，顾其人力曰："汝无妇，可畜以相活，我给与一世。"力拜诺，即以所乘笋兜舁归山，云庵步随之。盲女后生三子，皆勤院事。云庵虽领众他山，岁时遣人给衣食，如子侄然。云庵高世之行，若此之类甚众。

钱如蜜

仲殊初游吴中，自负一盖，见卖饧者，从乞一钱，饧与之，即就买饧食之而去。尝客馆古寺中，道俗造之，辄就觅钱，皆相顾羞缩，曰："初不多办来，奈何？"殊曰："钱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万安军南并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岁，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坏于此崖，因庵焉。养一鸡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梦觉。又畜王孙小于虾蟆，风度清癯，以线系几案间；道士唤，则跳踯登几唇危坐，分残颗而食之。又有龟状如钱，置合中，时揭其盖，使出戏衣袖间。予谒之，示此三物，从予乞诗。予熟视曰："公小人国中引道者，吾诗俚，讵能摹写高韵。"

梦游蓬莱

黄鲁直，元祐中昼卧蒲池寺。时新秋雨过，凉甚，梦与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见云涛际天。梦中问道士：“无舟不可济，且公安之？”道士曰：“与公游蓬莱。”即袜而履水。鲁直意欲无行，道士强要之。俄觉大风吹鬓，毛骨为战栗，道士曰：“且敛目。”唯闻足底声如万壑松风，有狗吠，开目不见道士，唯见宫殿，张开千门万户。鲁直徐入，有两玉人导升殿，主者降接之。见仙官执玉麈尾，仙女拥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鲁直极爱其风韵，顾之，忘揖主者，主者色庄，故其诗曰：“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伎摇手。”顷与予同宿湘江舟中，亲为言之，与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后更易之耳。

周贯吟诗作偈

周贯者，不知何许人，雅自号木雁子。治平、熙宁间，往来西山，时时至高安，与予大父善。日酣饮，畜一大瓢，行旅夜以为溺器。工作诗，诗成癖。尝宿奉新龙泉观，半夜捶门，道士惊，科发披衣，启问其故，贯笑曰：“偶得句当奉。”道士殊不意，已问之，因使口诵。贯以手指画，吟曰：“弹琴伤指甲，盖席损髭须。”是夜贯寒甚，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见市井李生者有秀韵，欲携以同归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无行。贯指画药铛作偈示之，曰：“顽钝天教合作铛，纵生三脚岂能行。虽然有耳不听法，只爱人间恋火坑。”寻死于西山。方将化，人问其几何岁，贯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轧断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问，太极光阴不计年。”后有人见于京师桥，付书与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时，当上谒也。”至时果造李生，生时以事出，乃以白土大书其门而去，曰：“今年中秋夕，来赴去年约。不见破铁铛，弹指空剥剥。”李生后竟堕马，折一足。

石学士

石曼卿隐于酒，谪仙之流也，善戏谑。尝出报慈寺，驭者失控，马惊，曼卿堕地。从吏惊遽，扶掖据鞍，市人聚观，意其必大诟怒。曼卿徐着一鞭，谓驭者曰：“赖我石学士也，若瓦学士，顾不破碎乎？”

白土埭

《高僧传》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号袖衣道。喜怒不常，体□疮，日往广陵白土埭讴歌自适，夜不知归宿处。江都令檀祗召至与语，词多无畔岸，索纸赋诗曰：“有欲若不足，无欲即无忧。求其情虚者，带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间，泛若不系舟。要当毕尘累，栖息老山丘。”檀祗异之。陶潜渊明所记曰白土埭逢三异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借海盐令所畜小儿，登小山，山有屋数椽，道人三四辈相劳苦，其言小儿一不解，但得食一坛如熟艾。有问道士者：“谪者何时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广陵白土埭上，计其谪，行当竟矣。”问者作书授道士，曰：“为达之。”即系小儿衣带还。海盐令喜，问曰：“衣中有何？”曰：“书疏耳。”又呼问小儿，至何处？小儿曰：“前为道士捉杖，飘然去，但闻足下波浪声，至山中，山中人寄书与白土埭上。”即引衣带示令，令亦不能晓。小儿诣史宗，史宗大惊曰：“汝乃蓬莱山中来耶！”神仙之有无，吾不能知，然观其诗句，脱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气，非寻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尧夫揖客对卧

范尧夫谪居永州，闭门，人稀识面。客苦欲见者，或出，则问寒暄而已。僮扫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带对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觉常及暮而去。

李伯时画马

李伯时善画马，东坡第其笔，当不减韩幹。都城黄金易得，而伯时马不可得。师让之曰：“伯时为士大夫，而以画行已可耻也。又作马，忍为之耶？”伯时恚曰：“作马无乃例能荡人心，堕恶道乎！”师曰：“公业已习此，则日夕以思其情状，求为神骏，系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马胎无疑，非恶道而何？”伯时大惊，不觉身去坐榻曰：“今当何以洗其过？”师曰：“但画观音菩萨。”自是画此像妙天下，故一时公卿服师之善巧也。

房琯前身为永禅师

《东坡集》中有《观宋复古画序》一首，曰：“旧说房琯开元中宰卢氏，与道士邢和璞过夏口村，入废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凿地，得瓮中所藏娄师德与永禅师画，笑谓琯曰：‘颇忆此耶？’因怅然悟前生之为永禅师也。故人柳子玉宝此画，盖唐本，宋复古所临者。”

退静两忘

尹师鲁谪官过大梁，与一老衲语。师鲁曰：“以退静为乐。”衲曰：“孰若退静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及移邓州时，范文正守南阳，师鲁手书与文正别。文正驰至，则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顷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师鲁忽举首曰：“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达此。”又问后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手谓文正曰：“亦无鬼，亦无恐怖。”言讫长逝。沈存中曰：“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然尚未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退静两忘，尚存胸中乎？”独无为子杨次公曰：“存中识药矣，然未识药之忌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九

草书亦自不识

张丞相好草书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予忘之。”

当出汝诗示人

沈东阳《野史》曰：“晋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当出汝诗示人。’”

昌州海棠独香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议者以去家远，乃改受鄂倅。渊材闻之，吐饭大步往谒李，曰：“今日闻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渊材怅然曰：“谁为大夫谋？昌，佳郡也，奈何弃之？”李惊曰：“供给丰乎？”曰：“非也。”“民讼简乎？”曰：“非也。”“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天下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闻者传以为笑。

刘渊材迂阔好怪

渊材迂阔好怪，尝畜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诃曰：“敢谤鹤也！”卒去，鹤辄两展其胫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嗟咨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佳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语，予皆勘验。”予曰：“渊材自信之力，然读《相鹤经》未熟耳。”又尝曰：“吾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问其故，渊材敛目不言，久之曰：“吾论不入时听，恐汝曹轻易之。”问者力请说，乃答曰：“第一恨鲥鱼多骨，第

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闻者大笑，而渊材瞠目曰：“诸子果轻易吾论也。”

课术有验无验

灵源禅师住龙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课，使之课，莫不奇中。苏朝奉者至寺使课，无验，非特为苏课无验，凡为达官要人，言皆无验；至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课，则如目见而言。灵源问其故，答曰：“我无德量，凡见寻常人，则据术而言，无所缘饰；见贵人，则畏怖，往往置术之实，而务为谀词。其不验，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门而死

韩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则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怜之，百计赸恤，为求婚，将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儿赐之，未及门而注死。郭注殆可与范公客同科也。韩、范功名富贵，如太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两客乃尔，可笑耶！

痴人说梦梦中说梦

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唐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僧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犹康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国附庸耳。”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铉曰：江南处士朱真，每语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闻司马温公曰：“我平居无大过人，但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闻远方不死之术

《孔丛子》有言，昔有人闻远方能不死之术者，裹粮往从之。及

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犹叹恨不得闻其道。予爱其事有中禅者之病。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唯死生祸福之际不容伪耳。今目识其伪犹惑之，可笑也。

自以宗教为己任

高仲灵作远公影堂记六件事，且罪学者不能深考远行事，以张大其德，著明于世。予曰："仲灵宁尝自考其事乎？谢灵运欲入社，远拒之，曰：是子思乱，将不令终；卢循反，而远与之执手言笑。谓远知人，则何暗于循；谓不知人，则何独明于灵运。远自以宗教为己任，而授诗礼于宗雷辈，与道安谏苻坚勿伐洛阳同科。父子于释氏，其可为纯正而知大体者耶？"

牛逐虎

筠溪快山有虎，尝搏牧牛童子，为两牛所逐，虎既去，牛捍护之，童子竟死。石门老衲文公为予言之，为作诗记之，以讽含齿被发而不义者。然予徒能讽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浅亦有虎，时时妥尾过行路。一竖坐地牧两牯，以捶捶地不复顾。虎搏竖如鹰搦兔，两牛来奔虎弃去。因往荷痒挨老树，牯则喘视同守护。虎竟不能得此竖，竖虽不救牯无负。一村嚣然共鸣鼓，而虎已逃不知处。嗟哉异哉两大武，高义可与贯高伍。今走仁义名好古，临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语，为君落笔敏风雨。"

刘野夫免德庄火灾

龚德庄罢官河朔，居京师新门。刘野夫上元夕以书约德庄曰："今夜欲与君语，令阁必尽室出观灯，当清净身心相候。"德庄雅敬其为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辈未还，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门而烧，德庄窘，持诰牒犯烈焰而出。顷刻，数百舍为瓦砾之场。明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今阁已不出，是吾忧；幸出，可贺也。"德庄心异野夫，然不欲诘之也。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绍兴初，曾子宣在西府，渊材往谒之，论边事，极言官军不可用，用士为良，子宣喜之。既罢，与余过兴国寺河上，食素分茶甚

美。将毕，问奴杨照取钱，奴曰：“忘持钱来，奈何？”渊材色窘。予戏曰：“兵计将安出？”渊材以手捋须良久，目予，趋自后门出，若将便旋然。予追逐渊材，以手拿帽，褰衣走如飞；予为奴杨照追逐，二相公庙，渊材乃敢回顾，喘立，面无人色，曰：“鞭虎头，撩虎须，几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戏曰：“在兵法何如？”渊材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十

作诗准食肉例

陈莹中谪通州，夜读《洛浦录》，乃大有所悟。敛目长息曰：“此句唯觉范可解，然渠在海外，吾无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觉范所爱，当呼来，授以此句。觉范倘有生还之幸，而吾以去死不远，恐隔生，则托光祖授之，如太阳直掇付远录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跰足至通，莹中熟视弥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还自朱崖，馆于高安大愚。莹中自台州载其家来漳浦，过九江庐山，因家焉。督予兼程来，予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予叩头乞先饫食肉一日，母许之。今亦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两人死而复生，如何？”莹中许之。予诗曰：“雁荡天台看得足，尽搬儿女寄篷窗。径来漳水谋二顷，偶爱庐山家九江。名节逼真如醉白，生涯领略似襄庞。向来万事都休理，且听楼钟一夜撞。”“与公灵鹫曾听法，游戏人间知几生。夏口瓮中藏画像，孤山月下认歌声。翳消已觉华无蒂，矿尽方知珠自明。数抹夕阳残雨外，一番飞絮满江城。”莹中喜而谓曰：“此诗如岐下猪肉也，虽美，无多食。”后三年，予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予曰：“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鲥鱼，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语也。”

蠹文不通辩译

景祐中，光梵大师惟净以梵学著闻天下；皇祐中，大觉禅师怀琏以禅宗大振京师。净居传法院，琏居净因院，一时学者依以扬声。景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有虫镂纹数十字如梵书，字旁行，因进之。上遣都知罗宗译经润文，夏英公竦诣传法院导译，冀得祥异之语以谶国。净焚香导译逾刻，乃曰：“天竺无此字，不通辩译。”右珰恚曰：“诸大师且领上意，若稍成，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以此意讽之，净曰：“幸若蠹纹稍可笺辩，诚教门光也；异日彰谬妄，万死何

补。”上又尝赐琏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钵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佳叹之。

净琏辈何可少

富郑公每语客，此两道人可谓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尽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随所寓，辄尽其才。今则净、琏辈何其少也耶。

石崖僧

予游褒禅山，石崖下，见一僧以纸轴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惊觉，起相向，熟视予曰：“方听万壑松声，泠然而梦，梦见欧阳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遥颍水之上。”予问师：“尝识公乎？”曰：“识之。”予私自语曰：“此道人识欧公，必不凡。”乃问曰：“师寄此山，如今几年矣？道具何在？伴侣为谁？”僧笑曰：“出家欲无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岂不置钵耶？”曰：“食时寺有碗。”又曰：“岂不畜经卷耶？”曰：“藏中自备足。”曰：“岂不备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弃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则手中纸轴复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头。”予甚爱其风韵，恨不告我以名字乡里，然识其吴音也，必湖山隐者。南还海岱，逢佛印禅师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予自叹曰：“使褒禅山石崖僧见之，则子为无事人耶？”

三生为比丘

唐《忠义传》，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难，不仕，隐洛阳惠林寺，年八十余，与道人圆观游甚密，老而约自峡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华之域。”于是许之。观见锦裆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来者，以此女也。然业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还，可相临，以一笑为信。吾已三生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间，尝习禅其上。”遂不复言，已而观死。明年如期至锦裆家，则儿生始三日，源抱临明檐，儿果一笑。却后十二年，至钱塘孤山，月下闻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坏性常存。”东坡删削其传，而曰圆泽，而不书岳麓三生石上事。赞宁所录为圆观，东坡何以书为泽，必有据，见叔党当问之。

禅师知羊肉

毗陵承天珍禅师，蜀人也，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尝与语。偶携客来游，珍亦坐于旁，守谓客曰："鱼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客未及对，珍辄对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美；且性极暖，宜人食。"守色变瞋视之，徐曰："禅师何故知羊肉性暖？"珍应曰："常卧毡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则立朝当更佳也。"

日延一僧对饭

赵悦道休官归三衢，作高斋而居之，禅诵精严，如老烂头陀。与钟山佛慧禅师为方外友，唱酬妙语，照映丛林。性喜食素，日须延一僧对饭，可以想见其为人矣。

邪言罪恶之由

法云秀关西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吾恐非止堕恶道而已。"鲁直领之，自是不复作词曲。

三君子瑕疵可笑

徐师川曰："予于东坡、山谷、莹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东坡议论谏诤，真所谓杀身成仁者，其视死生如旦夜尔，安能为哉！而欲学长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视事，闻尝罢，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问其故，曰：'不亦无舟吏可迁。'夫士之进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也，岂以舟吏为累耶？莹中大节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视爵禄如粪土，然犹时对日者说命。此皆颠倒也，吾故笑之。"

欧阳修何如人

临川谢逸，字无逸，高才，江南胜士也。鲁直见其诗，叹

曰：“使在馆阁，当不减晁、张。”朱世英为抚州，举入行，不就。闲居多从衲子游，不喜对书生。一日，有一贡士来谒，坐定曰：“每欲问无逸一事，辄忘之。尝闻人言欧阳修，果何如人？”无逸熟视久之，曰：“旧亦一书生，后甚显达，尝参大政。”又问：“能文章否？”无逸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

证道歌宣公塔

大通禅师言：吾顷过南都，谒张安道于私第，道话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异僧到都下，阅《永嘉证道歌》，即作礼顶戴久之。译者问其故，僧曰：‘此书流播五天，称《真丹圣者所说经》，发明心要者甚多。’又问：‘大律师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礼谒。’译者又问：‘此方大士甚众，何独求宣公哉？’曰：‘此师持律，名重五天。’”

宁安不视秀僧书

洪州武宁安和尚者，天衣怀禅师之嗣也，与秀关西为同行。秀已应诏住法云寺，其威光可以挟其友登云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单丁五十年。秀时以书致安，安未尝视，弃之。侍者不解其意，因间问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痴。夫出家儿冢间树下办那事，如救头然。无故于八达衢头架大屋，养数百闲汉，此真开眼尿床也，何足复对语哉！吾宗自此盖亦微矣，子曹犹当见之。”

馔器皆黄白物

王荆公居钟山，特与金华俞秀老过故人家饮，饮罢少坐水亭，顾水际沙间有馔器数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窃之，故使人问司之者。乃小儿适聚于此食枣栗，食尽弃之而去。文公谓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阅富贵，如群儿作息乃可耳。”

圣人多生儒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从文公定林数夕，闻所未闻，尝曰：“子曾读《游侠传》否？移此心学无上菩提，孰能御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论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世英曰：“愿闻雪峰之语。”公

曰：“这老子尝为众生，自是什么。”

有缝浮屠

石塔长老戒公，东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之。东坡曰：“吾欲一见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这着是砖浮屠耶？”坡曰：“有缝奈何？”曰：“若无缝，争容得世间蝼蚁。”坡首肯之。

麦舟助丧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于姑苏取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近？”曼卿曰：“两月矣。五丧在浅土，欲丧之西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舟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已付之矣。”

读传灯录

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鲁直曰：“既是馅草，何缘更知滋味？”易之曰：“显儿以酒浇，且图有滋味。”

诗当作不经人语

盛学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龙千丈，澹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绝。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岭外梅花

岭外梅花与中国异，其花几类桃花之色，而唇红香著。东坡词曰：“玉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

凤。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鲁直词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箫弄粉人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倾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诗忌深刻

黄鲁直使余对句，曰：“呵镜云遮月。”对曰：“啼妆露着花。”鲁直罪余于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余竟不晓此论，当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殁高邮

蔡元度焚黄余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舟，万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邮而殁。元度生于高邮而殁于此，亦异耳。世言元度盖僧伽侍者木叉之后身，初以为诞，今乃信然。

梁溪漫志

【宋】费袞　撰

金圆　校点

校点说明

《梁溪漫志》十卷，南宋费衮撰。衮字补之，无锡人，国子免解进士，大观三年（1109）贾安宅榜进士、秘书正字费肃之孙。衮博学而能文，除撰本书外，尚撰有《续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选李善五臣注异同》若干卷，今皆佚失。

综观全书内容，主要有四：一为辨述朝廷典章制度，如对元丰改官及入阁仪制等，叙述详备，可补正史之不足。二为记叙前人遗闻轶事，如苏子美与欧阳公书，对了解庆历党争颇有借助。有关苏东坡者尤多，可窥其政治抱负、文学造诣；东坡《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获鬼章告裕陵文》具录其涂注增删之稿，亦足以广异闻。三为考订史实，如纠《归田录》、《避暑录话》、《甲申杂记》、《四六谈麈》、《闻见后录》诸书之讹失；否定《地理指掌图》书序云东坡所作之说；辨证世传薛能与秦宗权联诗事之讹等，皆考证翔实，确凿可信。四为品评诗画文章，如盛赞东坡论文以立意传神为本，谓可为作诗论画之法；主张作诗应“韵与意会”，反对拘于用韵，这对今人鉴赏诗画文章仍有启迪。

本书史料价值颇堪瞩目。书成于绍熙三年（1192），首刊于嘉泰元年（1201）。刊行六年，当开禧二年（1206），即为国史实录院收录，以备编修高、孝、光三朝正史参用。其时以一不第举子之作而被录入史馆，这与该书“持论具有根柢，旧典遗文往往而在”不无关系。然亦有失考之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小小疵累，亦时有之，然可采者最多，不以一二小节掩。”

是书主要版本为《稽古堂丛刻》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常州先哲遗书》本、夏敬观校《涵芬楼》本。这次整理乃以明刻本与影宋钞本比勘而成的《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除《稽古堂丛刻》本外上述诸本，并参校《永乐大典》、《说郛》中所引和《宋史》、《宋大诏令集》等有关内容，对原书脱误作了补正。

梁溪漫志序

前辈之学，不徒为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后为言。故掌制作命则言，抗疏论谏则言，知人安民矢谟则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谓垂世立教者，则亦不得已云尔。予生无益于时，其学迂阔无所可用，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寖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谓哉？顾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虫逢秋，自吟自止，识者当亦为之叹笑邪！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溪费衮补之序。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一

本朝殿阁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见于除拜者，曰观文，曰资政，曰端明。观文本旧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庙谥，改为紫宸；明年，丁文简罢政为紫宸殿学士，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为观文殿，置学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为紫宸，天和为观文矣。资政，则自景德中王冀公罢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至于端明，则始于后唐明宗。国初改殿为文明，而学士仍领端明之职。太平兴国中，并改学士为文明殿学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为文德。明道间，改承明殿曰端明，复置学士，与文明之职并建；后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无拜文明学士者，盖禁中已无此殿矣，其实与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贤为右文。始为集贤院，则有学士，洎建，则易官为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直学士。五年，置宣和殿学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为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复以延康为端明殿学士，述古为枢密直学士。保和之除，则止于宣和之末。自龙图至焕章七阁，皆藏祖宗谟训，与秘阁并建，官均号贴职。然秘阁有修撰，而无待制、学士。惟天章阁，初止除待制，后亦遽止，至今不除学士等官，盖难于称呼，与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自元丰废而元祐复，元符又废；至绍兴六年，范元长冲始除翰林侍读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下，而恩数如之。乾道末《职制令》删去密学，则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将，至今亦阙不除。

宰辅沿革

国初，宰相凡三员，皆带职，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次监修国史，次集贤大学士，皆平章事。其后，除拜不常，至嘉祐时，始只两相。元丰改官制，宰相始不带职，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后，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参知政事之职。政和初，改左、右仆射为太、少宰。靖康，复改太、少宰为左、右仆射。建炎初，以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

为参知政事，而废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仆射为左右丞相，盖用汉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绍兴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何丞相㮚、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处

本朝宰相出处之盛，前辈备记之矣。自中兴至于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昌、秦、赵、张、汤、陈、史、梁。宋次道记赵中令以来，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来尤众：范丞相觉民登庸时才三十二，张忠献三十九，秦忠献四十二，李丞相伯纪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数也。

监修提举国史

祖宗时，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监修国史，次集贤。昭文虽首相始得之，然但虚名，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若止除两相，则首相监修。赵中令独相，以集贤监修，久乃迁昭文。薛文惠、沈恭惠并相，薛领监修，而沈领集贤。其后，毕文简、寇忠愍亦然。乾兴元年，令冯魏公专切提举监修《真宗实录》，于是又增提举之名。至天圣中，诏王沂公监修先朝正史，又别敕命之提举，于是监修、提举始分而为二职矣。绍兴初，吕忠穆公再为首相，差提举修国史，乞改命辅臣。盖是时但修日历，例指为国史，而提举日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辞，诏不允。初，监修之职，自元丰王岐公以来，久不以入衔，至是始有提举之命。其后，朱忠靖独相监修；赵忠简、张忠献并相，时范元长修史，忠简以亲嫌，乞改命忠献监修，忠献引故事当命首相，忠简既罢，忠献始带监修；而秦忠献独相，以监修兼提举。自是而后，凡两相，则首相监修，次相提举；或首相阙，而次相已提举，则命参知政事权监修，迨次相转厅，则改充监修，而命右相提举；或不拜右相，则命参知政事权提举；相位皆虚，则监修、提举悉以参政摄事云。

宰相父子袭爵

吕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献亦封申。韩忠献初封仪公，其子文定亦封仪。本朝父子为相，独此两家，且袭其爵，亦盛事也。

封国当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晋王，至真宗封寿王，乃升寿为大国，在晋国之下。景德三年，诏寿、宋、梁、赵四国自今不得更封；而晋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晋王，寇准尝曰：'晋是藩邸旧封，今以为赠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谓为晋公，盖有司之过也。陛下建国于升，宜进为大国，而与晋皆毋得封。"从之。然予尝考之：真宗始封韩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韩公；仁宗始封庆国公，而王黼、白时中皆封庆公；绍兴辛酉，秦师垣转厅，亦封庆公：有司皆失于检照也。隆兴元年十二月，汤丞相转厅，自荣国亦进封庆，乃始辞避，诏改封岐云。

三省勘当避讳

旧制，三省文字下部勘当，本谓之勘会。嘉祐末，曾鲁公当国，省吏避其父名，改为勘当，至今沿袭。省中出敕，旧用"準"字，辄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时，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莱公亦尝作相。不知书敕避讳，自何时始也。近年稍稍复旧。

枢密置使

祖宗时，枢密置使，则有副使；置知院，则有同知院。枢使、知院二者未尝并除。熙宁元年七月，陈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时文潞公、吕惠穆为使，韩康公、邵安简为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枢府，欲稍重其礼，乃以为知院事。院枢并除，自此始。元丰四年，以枢密联职辅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余悉罢。绍兴丁巳正月诏："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际，事权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枢密使、副使；其知枢密院事、同知院、签书，并仍旧。"于是秦忠献以宰相入为枢密使。自后除使者，多自知院而迁。至于副使，则八年除王敏节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飞。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抚等使名

故事，二府总师为宣抚使；其次曰招讨宣抚，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经制等使。中兴以来，建使为多，大者以宰相为御营使，为都督，或为宣抚兼处置使；次相或执政为御营副使、大将：皆为方面。宣抚使亦或为御营副使，或招讨使；次为招抚使。执政或从官为大帅者，带制置大使、安抚大使，有营田处带营田大使；从官亦或为招抚使、都统制等官，则或为都巡检使，或充某处捉杀盗贼制置使，或止充捉杀使，或裂数州、或止一州为镇抚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独赵忠简公知枢密院为之，盖初除川陕宣抚，执政谓与蜀中诸帅使名无异，乃亟改为都督。绍兴辛巳、壬午，命执政出使，亦止为督视。隆兴癸未，张忠献亦以枢密使为都督，然前为相时尝督师矣。明年，汤丞相为都督，杨武恭副之，未几就除都督，前此未有，盖其官为太傅，锡爵为王，故特命之。

二府总师

中兴外攘之际，以宰相、执政总师。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吕忠穆公为同签枢、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张忠献公以枢密同知为川陕、京西、湖北路宣抚处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辽远，又已分镇，始全付以川陕之任。绍兴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诸军，开府于镇江，未几还阙；以朱忠靖为同都督，辞不拜，乃以孟庾权同都督。四年八月，赵忠简公以知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寻改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将行，而张忠献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献行边。五年二月，忠简、忠献并相，皆带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献复出，荡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诏忠献视师，七月再视师，以都督行府为名。忠简特居中总政事，中外相应，竟不复行也。

同知签书虚位

元丰官制，枢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签书，除授虽不皆同时，然未尝频年虚位。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自签书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签书。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虚位者十三年，签书虚位者三十年。政和间，童贯乃以宦寺为签书，然才三月，遽躐为领院矣。

功臣号勋官

唐文武臣，有赐功臣号，有勋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号，吴丞相冲卿因乞罢功臣号，冯当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诏管军至诸军

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而勋官，至政和中亦罢。绍兴六年，执政议复旧制，赐功臣号，以示劝奖，于是诸大将以次赐号。惟勋官，则自绍兴癸丑，始命礼部尚书洪拟、翰林学士綦崇礼讨论旧典；甲寅岁，大理寺丞韩仲通继以为言；丙辰岁，庙堂又请武臣有边功者，带勋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岁，议者又以为言，复下之有司：八年间凡四议之，然卒无赐勋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则赐勋如故。盖国初检校官、宪衔与赐勋之类，皆袭唐官职，故不之改也。

大礼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礼使用宰相；仪仗使用御史中丞；顿递使又增桥道之名，用京尹；礼仪使唐本以太常卿为之。及卤簿使，则以学士及他尚书为之。大中祥符中东封，五使皆命辅臣，以重非常之礼。天圣二年亲郊，晏元献以翰林学士为仪仗使，薛简肃以御史中丞为卤簿使，议者以为非故实。治平二年当郊，以贾直孺中丞为卤簿使，贾遂引故事以请，乃以为仪仗使。元符郊祀，礼仪使以下改差执政官；然自后，五使自宰执外，继以从官之长或使相为之。

摄官典礼

故事，冬至祀圜丘，摄太尉掌誓百官；摄侍中进玉币，并奏请致斋，及辇辂前奏请。政和以左辅、右弼易侍中、中书令，大礼行事，以左辅摄事。靖康，诏三省长官并依元丰官制，自是复初。绍兴癸丑，上昭慈谥，孟信安以摄太尉奉册，于是权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汉、唐以来，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执政摄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后，降太尉不得为三公，今杂压，乃在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之下。而奉册宝犹称摄太尉，自上摄下，名实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册，不应典礼。"遂诏今后摄三公行礼。自是皆摄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仆射为丞相，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二令。淳熙初，复有诏："侍中、中书令虽已删去，每遇大礼，并仍摄事，贵存旧名，以备礼文。"乙巳之冬，举行庆寿礼，王鲁公以首相摄太傅，梁郑公以次相摄侍中，周益公以枢密使摄中书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时政记

唐故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退，归中书，惟知印宰臣得书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馆，名《时政记》。其后，议者

谓："所奏事非一端，移数刻之久，或但记出己之辞，而忘同列之对，恐有遗漏，乞令宰臣人自为记。"国初，以扈蒙之言，诏卢多逊录时政，月送史馆，然迄不能成书。太平兴国末，直史馆胡旦言："五代自唐以来，中书、枢密皆置《时政记》。周显德中，密院置《内庭日历》。望令枢密院依旧置《内庭日历》。"诏："自今军国政要，并委参知政事李昉撰录枢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馆。"昉因请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时政记》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书门下建言："所录《时政记》，缘御前殿，枢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谕无由闻知。乞差副枢二人钞录，送中书。"遂诏枢密副使张宏、张齐贤共钞录送中书，同修为一书，以授史官。然止送中书，未得自为记也。大中祥符五年，王钦若、陈尧叟在西府，乃请别撰，不附中书。其后，不止宰相与密院，凡执政，人人皆自为书，而所记益广，然循袭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于修撰。绍兴初，始命每月终录送著作院云。

台谏见政府

祖宗时，台谏得见政府，而不得自相往来。如王沂公亲谕韩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争郭后，面与吕许公辨；吕献可争濮议，面与韩魏公辨；司马温公乞立皇子，亲见魏公纳札子；张横渠至中书见王荆公争新法之类。韩魏公问陈思道：洙。"司马近日论何事？"答以"彼此台谏不相往来，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后，台谏得相往来，而不得见政府。吕汲公对帘前，以备位执政，不敢与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谕旨于刘器之，是台谏已不可见政府矣。苏子由、王彦霖诸公击吕吉甫，会议于兴国浴室院，则台谏相见无所拘也。今沿袭此制云。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二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丰、政和更新，其后增改亦不一，因合而书之，以备稽考云。元丰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元祐右银青光禄大夫。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通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前行为朝请大夫，中行为朝散大夫，后行为朝奉大夫；员外郎前行为朝请郎，中行及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后行及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政和改宣教。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崇宁初，又因刑部尚书邓洵武有请，以留守、节察判官换承直郎；节度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换儒林郎；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换文林郎；防、团推官，监判官，换从事郎；以录事参军、县令为通仕郎；以知录事参军、知县令为登仕郎；以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为将仕郎。五年，改太庙、郊社斋郎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又诏："旧将仕郎已入仕，不可称将仕，可为迪功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旧通仕郎为从政郎。"寻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姑从版授，盖非真官，于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处未入仕者。假将仕郎去"假"字为将仕郎，假承务郎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选官名：内客省使为通侍大夫；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协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客省使为中亮大夫；引进使为中卫大夫、翊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馆使为拱卫大夫；东上阁门使为左武大夫；西上阁门使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协忠郎、政

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为中亮郎；引进副使为中卫郎、翊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亲卫郎、政和六年增置。拱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东上阁门副使为左武郎；西上阁门副使为右武郎；皇城使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为武德大夫；左藏库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为武定大夫；寻改武显。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为武节大夫；内园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为敦武郎；淳熙改训武。内殿崇班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为秉义郎；左侍禁为忠训郎；右侍禁为忠翊郎；左班殿直为成忠郎；右班殿直为成义郎；寻改保义。三班奉职为承节郎；三班借职为承信郎；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下至军大将等，易为副尉；殿侍为下班祗应；及更医官名有差。

翰苑降诏

故事，近臣有所请乞辞免，其从与违，皆当令学士院降诏。建炎掌故者省记，凡请乞辞免，唯不允者始降诏。绍兴初，吕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宫观，赵忠简公、谢任伯乞朝见，并从所请而无诏书。綦叔厚宗礼时为学士，引故事论之，取荆公《内制》答富郑公乞判汝州、韩魏公乞判相州，东坡《内制》答文潞公、吕正献辞免拜、安厚卿辞迁官诸允诏以为据。从之。寻又言："近年急于除用人材，并无降诏之礼，乃或有'如敢迁延，重置典宪'指挥，非待贤之道。望举行故事，凡六尚书及翰林、端明殿学士以上职任与曾任宰相、执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应赴行在者，并令尚书省日下报学士院颁降诏书，以示待遇之礼；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离其官守。"制可。于是礼文稍稍复旧。

学士不草诏

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元祐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盖学士实代王言，视外制为重，命令有所未韪，舍人犹得缴还；岂亲为内相者，顾乃不可？固应执奏，以示守官之义，理则然尔。

知制诰不试而命

欧阳公《归田录》载知制诰不试而命者，杨文公、陈文惠及公凡三人。盖误也。实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负词名，令加奖擢，乃不试而入西阁。自国初以来，不试而命者，周翰实为之首，而杨公继之。叶少蕴左丞梦得《避暑录话》乃谓周翰与薛映、梁鼎亦皆不试而用，此亦误。映、鼎盖与大年并命者，独大年不试而后命云。

学士带知制诰

翰林学士带知制诰，本于唐制。唐自开元末，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专掌内命，号为内相。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但备顾问、参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诰，以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为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诰，如钱若水、苏易简皆自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然唐之学士必带“知制诰”之三字者，所以别其为作文书之学士也。若本朝，翰林学士未始有不作文书者，则带知制诰徒成赘尔。元丰改官制，失于删去。况知制诰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罢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诰晏元宪，示以除目，元宪辞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职”是也。建炎元年，谢任伯参政克家除翰林学士，以知制诰犯祖名为言，有旨权不系“知制诰”三字，任伯力辞，言：“翰林学士，祖宗时若兼领他官，止与职名同。元丰官制既行，专典内制，则必带‘知制诰’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讵可辄缘微臣轻有改革？”卒辞不拜。然元丰以前，省、台、寺、监皆领空名，则固与职名同。官制既行，赐之以阶，而省、台、寺、监各还所职，则翰林学士自应专典内制矣，何必更带“知制诰”三字为哉？任伯第不详考尔。

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

北门、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熙宁则韩持国，崇宁则林彦振，皆尝直北门。绍兴初，徐师川俯赐出身，为翰林学士；任世初申先、苏仲虎符皆赐出身，为中书舍人；而吕居仁本中赐出身，兼掌内、外制。乾道、淳熙以来，韩无咎元吉、王嘉叟秬、刘正夫孝韪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而刘正夫有召试之命，因力辞，言：“国朝之制，词命之臣皆先试而后命。自渡江以来，废而不举。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称塞。”虽可其奏，然摄词命几三年乃罢。

二史扈从

二史立螭，旧多服绿者，谓之“一点青”。其职曰记言、记动，则人主起居之际，皆所当侍。而遇乘舆行幸，未尝扈从，此亦阙文。近岁，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从驾，乃合建官本意。

三馆馆职

唐三馆者，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是也。五代卑陋，仅于右长庆门筑屋数十间为三馆。国初太平兴国二年，度地在升龙门东北一新之，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门外建院。天禧初，诏崇文外院以三馆为额。天圣九年，乃徙三馆于崇文院，前列三馆，后建秘阁，修史、藏书、校雠，皆其职也，中兴以来，复建秘书省，而三馆之职归之。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本朝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绍兴初犹仍此称，盖旧典也。

秘书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韎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

检校官

检校官，盖唐制本以为武臣迁转之阶。至祖宗时，特崇重之，凡文臣为枢密使、副，必以检校官兼正官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钦若以吏部尚书、陈文忠尧咨以户部尚书为使，晁文元当制，误削去检校太傅，诏并存之。自后，王景庄嗣宗、曹襄悼利用为副枢，又用赵韩王例，不带正官，直以检校太保为之。独太平兴国中，石元懿熙载止以户部尚书充使；乾兴中，钱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书为使，当时以为有司之失。检校之阶，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后虽枢廷不复带，然自节度使而迁者，必除检校官。盖节钺之上，止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检校官者，盖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为之等级，不肯轻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检校尚书而下，亦或以为散官。熙宁中，祖无择责授检校工部尚书，其后东坡黄州之贬，亦检校

水部员外郎。此比颇多。

百官谥命词与否

故事，百官谥不命词。政和以来，有不经太常考功议而特赐谥者，始命词。绍兴三年，陈去非参政与义在西掖，引故事以请，乃诏今后特恩赐谥命词给告，馀给敕。其后，应太常考功定谥者，亦径陈乞赐谥，例多命词，朝论以为言，止坐议状给告，虽特恩得谥者亦然。然今之从臣磨勘转官，尚应命词；特恩赐谥，乃人主非常之泽，所宜命词，以示褒宠。若法应定谥者，则当坐议状给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陈魏公赐谥正献，梁郑公赐谥文靖，乃特诏命词给告云。

文正谥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谥多同

臣下谥多同，盖以节行适相当，固难于相避，然其间有姓、谥皆同者，往往称谓紊乱。尝考之：本朝有两王文康，溥、曙。两张文定，齐贤、方平。两张忠定，詠、焘。两陈忠肃，瓘、过庭。两刘忠肃，挚、珙。两李忠愍，中宫舜举、若水。两朱忠靖，谔、胜非。两王恭简；岩叟、刚中。而韩魏公谥忠献，韩宗魏谥忠宪，赵阅道谥清献，赵挺之谥清宪，字虽不同，声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过郡，长吏例送迎。张安道镇南京，高丽使经过，公言："臣班视二府，不可为陪臣屈。"诏独遣少尹。其后，韩玉汝镇颍昌，亦言："交趾小国，其使人将过臣境。臣尝备近弼，难以抗礼。按元丰中，迓以兵官，饯以通判，使、副府谒，其犒设令兵官主之。请如故事。"从之，仍诏所过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蒋颖叔帅熙河，西使卒于中国，柩过其境，官属议奠拜，颖叔独

曰：“生见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识者是之。故事，外夷国王来朝，宰相出笏见之，使者则否。绍兴初高丽使入贡，宰相乃出笏见之，非故事。时翟公巽为参政，尝以为不可。明年，复入贡，始检会张安道例，下之经由州郡云。

知军州事

太守谓之知某州军州事者，言一州之军事、州事无所不统也。而或遇朝廷一时推行申严之事，往往皆以系衔，如堤岸、递角之类。彼既长是郡，则一郡之事皆所当为，似不须一一入衔也。

都厅签厅

州郡签厅，旧谓之都厅，欧阳公、尹师鲁在钱思公幕中，有《都厅闲话》是也。宣和辛丑，尚书省公相厅改为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怀安军奏：“本军都厅，乞以签厅为名。”从之，诏诸路依此。签厅之名，所由始也。

谒刺

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与今略同，而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后见政、宣间者，则去此一行；其间有僧官参监司，亦只书实官，如提刑、宣德之类，其末称“裁旨”。此风尚淳古焉。

座主门生

唐世极重座主门生之礼，虽当五代衰乱，典章隳坏之余，然故事相仍，此礼犹不敢废。在唐，知举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和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其后知举，选范质为第五。质后拜相，封鲁国公，官至宫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马裔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裔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亦荣之。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问其故，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三

入阁

唐有入阁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习见既久，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请复朔望入阁。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琪皆不能正，故欧阳公讥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自后屡踵而行之。太平兴国二年，诏以八月一日入阁，会雨而止。又以《入阁旧图》承五代草创，礼容不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讨论故事，别为新图。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右谏议大夫张洎既与徽之等同撰定新仪，又独奏疏，其略曰："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阁，即只日常朝之殿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钩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须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请改创此殿，以为上阁，作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叶常经。今舆论乃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又闻，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始修贞观故事。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其只日或遇大寒、盛暑、阴

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当奏事，即时特开延英召对。或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引见。臣欲望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其双日于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官、常参官以下，及非时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上阁引见，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奏入不报。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阁。旧制，入阁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庭。太宗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更设黄麾仗，其殿中省细仗仍旧，从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仪制，重画《入阁图》，有唐朝职官悉改之，从东上阁门使魏昭亮之请。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政十议》，其第十议乞修起入阁之仪。宝元二年，仁宗谓辅臣曰：“唐有入阁礼，今不常行。其久废不讲，抑不可以行于今乎？”于是参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圣问，有唐入阁之仪，今不常行，臣退而讨寻故事。夫入阁，乃有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谨案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东北，世谓之东内，而谓大内为西内。自高宗以后，天子多在大明宫，制度尤为华备。宫之正南曰丹凤门，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则御之；对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只日常朝则御之。据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须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舆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阁门也。若以国朝之制，则今之宣德门，唐丹凤门也；大庆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阁本意，施于仪典，即须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东、西阁门入，如此则差与旧仪相合。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值此为殊耳，故后来论议，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叶以还，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别开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为入阁。而叔世离乱，五代草创，大昕之制，更从简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废。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见，乃或谓之盛礼，甚不然也。今之相传《入阁图》者，是官司记常朝之制也，如阁门有《仪制敕杂坐图》耳，是何足为希阔之事哉！况唐《开元旧礼》本无此制，至开宝中，诸儒增附新礼，始载月朔入阁之仪，又以文德殿为上阁，差舛尤甚，盖当时编撰之士讨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张洎亦有论奏，颇为精洽。窃恐朝廷他日修复正衙立仗，欲下两制，使预加商榷，以正旧仪。”而议者以今之殿阁与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议，始诏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罢入阁仪。入阁之本末如此。

元祐党人

吾州苍梧先生胡德辉珵，尝对刘元城叹息张天觉之亡，元城无语，苍梧疑而问之，元城云："元祐党人只是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为此言时，实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盖绍圣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愿贤。七十八人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建炎、绍兴间，例加褒赠，推恩其后，而议者谓其间多奸邪，今日子孙又从而侥幸恩典，遂有诏甄别之。

行卷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近年以来，率俟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

氏族

氏族之讹久矣。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实一姓也，自分为三派，寖远寖忘，则为三姓矣。退之所谓徐与秦俱出、韩与何同姓之类是也。扬子云于蜀无他扬，今此扬姓不复见，亦皆杂于杨矣。钱镠有吴、越，吴、越之人避其讳，以刘去偏傍而为金。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夏侯则曰侯，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瑑、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卢邪。

王文贞婿入蜀

王文贞公为相，长女婿韩忠宪例当守远郡，得洋州。公私语其女曰："韩郎入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远适，则其为损不细矣！"忠宪闻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窃谓：王公此举，于当国则甚公，于处家则似未尽。且妇从夫者也，死生祸福率当同之。今其夫特为远郡，遽俾其女归享安佚

之乐，而使其夫独被遐征之劳，岂所以教为妇之道哉？唐李晟，正岁，崔氏女归宁，责曰：“尔有家，而姑在堂，妇当治酒食，且以待宾客。”即却之不得进。晟武人，尚知此。为公计者，政使其女不肯远适，尤当以义责，使偕行，使人知公虽父子之爱，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则于为国、处家之际，两尽其至矣。

司马温公读书法

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拈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

高密辞起复

《文选》载李令伯乞养亲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读者恻然动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复，判大宗正事，连章力辞，其言亦曰：“念臣执丧报亲之日短，致命徇国之日长。”东坡时直禁林，当草答诏，见其疏而哀之，因入札子乞听所守。诏从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内翰之母，梦邓禹来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梦得。温公与之帖云：“按《邓仲华传》，仲华内文明，笃行淳备，辄欲更表德曰‘淳备’，既协吉梦，又可止讹，且与令德相应，未审可否？”次日，复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备’字太显而尽，不若单字‘淳’，临时配以‘甫’、‘子’而称之。五十则称伯、仲，亦犹子路或称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皆只一字。或谓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盖伯、仲与甫之类本语助，特后世以便于称谓，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类为助者，皆取单字，盖亦古之遗意焉尔。

射雁堂

闲乐先生陈公伯修师锡在太学，与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雁阵过，相与戏曰：“明年魁天下者，当中首雁。”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须臾，又有雁阵过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后榜耶！”了翁曰：“果然，当为公代。”其明年，徐铎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后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为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相与为代。因名便厅为射雁堂。先是，了翁将唱第，问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状元否？”应曰：“无时一，有时三。”了翁惘然莫测。是岁，时彦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语。

闲乐异事

闲乐陈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昼寝，梦至一处，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卫环列。赞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谓曰：“卿平生论事章疏，可悉录以进呈。”公对曰：“臣在杭州日，因陈正汇事，郡守贾伟节遣人搜取，多已焚灭，今恐不能尽记。”帝曰：“能记者，录以进。”即有仙官导公至庑下，幕中设几案笔砚，有一青册。公方沉吟间，仙官曰：“不必追记，尽在是矣。”开册示之，则平日所草章疏具在，虽经焚毁者，亦备载无遗。公即袖以进，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觉。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顶，则十字裂如小儿颅，其热如火，谓之曰：“与吾书谒刺数十，将别亲旧，吾去矣！”其子请曰：“大人何往？”公告以梦，子曰：“此吉梦，其殆有归诏耶？”公曰：“不然。丰相之临终，亦梦朝帝，盖永归之兆也。”已而再寝，顷之觉，复谓其子曰：“适又梦入黑漆屋三间，此棺椁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纯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适尊公有状，丐挂冠，正康强，何乃尔？莫测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闻传呼陈殿院来，若已知其故者，谓太守曰：“死生定数也，公何讶？”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归。携亲戚数十人，酌酒告别。既退，命诸子、子妇皆坐，置酒，谆谆告戒。家人见公无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寝，有婢杏香奔告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状。”诸子亟走，至，则已趺坐，而一足犹未上，命其子为收之，才毕而终。终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吊，其家以素不之识止之，僧云：“我诚不识公，但畴昔之夜在瓜洲，忽梦一官人著朱骑马，导从甚盛，凌波而北，人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陈殿院也。’洎入城，见群僧来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遗像，非有所求也。”时名流多作挽诗纪其事。黄冕仲裳云“不须更草《玉楼记》，已作仙官第六人”，张子韶九

成云“凌波应作水中仙”，盖谓此。乃知世之伟人，皆非混混流转者。傅说骑箕而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辈表章固不废此；然其刚正之气形见于笔墨间，读之使人耸然，人主为之改容，奸邪为之破胆。元符末，刘元城自贬所起帅郓，当过阙，公谢表云：“志惟许国，如万折之而必东；忠以事君，虽三已之而无愠。”坐是，遂不得入见。大观间，陈了翁在通州，编修政典局取《尊尧集》，了翁以表缴进，其语有云：“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后竟再坐贬。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与退之所谓“登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国记东坡事

王定国《甲申杂记》云：“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李定鞫治东坡狱正急，一日将朝，忽于殿门谓同列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对，定曰：‘虽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东坡自熙宁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诗语多及新法之不便；元丰二年，言者论其作诗讥讽，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记二三十年作诗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为东坡道也。定国记此，特爱东坡之过云尔。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四

东坡教人读檀弓

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

东坡识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雄乡里，兄弟皆从老苏游，东坡所谓“大任刚烈世无有，疾恶如风朱伯厚”者。其后在京师，有哭遵圣诗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辈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负珠在掌。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后立朝，果著大节，即德翁也。东坡眼目高，观人于龆龀间已能如此，妙矣夫！

东坡西湖了官事

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有老僧，绍兴末年九十余，幼在院为苍头，能言之。当是时，此老之豪气逸韵，可以想见也。

东坡改和陶集引

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东坡命笔改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粟、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此文，今人皆以为颍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藁于颍滨第三子逊，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

东坡教人作文写字

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又尝教之学书云：“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尝为作《龟冠》诗送其行，葛以语胡苍梧，苍梧为记之。此大匠诲人之妙法，学者不可不知也。

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

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东坡缘在东南

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余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尝过寿星院，恍然记若前身游历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乡之念。谪居于黄凡五年，移汝。既去黄，夜行武昌山上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赋诗云："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寻上章乞居常州，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酬唱，皆以卜居阳羡为言。晚自儋北归，爱龙舒风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隐士李惟熙买田以老。已而得子由书，言："桑榆末景，忍复离别！"遂欲北还颍昌。作书与惟熙云："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愿君志之，未易尽言也。"至仪真，乃闻忌之者犹欲攻击，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缘在东南"之语，乃尔明验。古之伟人，自能前知，所谓有开必先者，不假数术也。

东坡卜居阳羡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一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憩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前辈所为类如此，而世多不知，独吾州传其事云。

东坡懒版

东坡北归至仪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顾塘桥孙氏之馆，气寖上逆，不能卧。时晋陵邑大夫陆元光获侍疾卧内，辍所御懒版以献，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版而终。后陆君之子以属苍梧胡德辉为之铭曰："参没易箦，由殪结缨。毙而得正，匪死实生。堂堂东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犹不忍僵。昔我邑长，君先大夫。侍闻梦奠，启手举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诒万子孙，无曰不祥之

器。”

毗陵东坡祠堂记

东坡自黄移汝，上书乞居常，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又云：“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晚自儋耳北还，崎□万里，径归南兰陵以殁。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而郡无祠宇奠谒之所，邦人以为阙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来，始筑祠于郡学之西，塑东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而晁侍郎公武为之记，其略曰：“公武闻诸世父景迂生，崇宁间贼臣擅国，颠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祸，莫敢庄语。公之葬也，少公黄门铭其圹，亦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坏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之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確谤讟可赦，而谓公之进用自其迁擢；章子厚之贼害忠良，而谓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诋诬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呜呼！若然，则公之《上清储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诸奏议、著述，皆诞谩欤？公武因子健之请，伏自思念，岁月滋久，耆旧日益沦丧，存者皆邈然，后进则绪言将零落不传，于是不敢以不能为解，而辄载其事。惟公当元祐时，起于谪籍，登金门玉堂，极礼乐文章之选。及章、蔡窜朋党于岭表，而公独先；朝廷追复党人官爵，而公独后。立朝本末，彰明较著如此，岂有他哉！昔陈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为贤；从者詈楚公子曰隶也不力，非以为不肖，皆有为而发。岂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后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则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语，俾刻之乐石，庶异日网罗旧闻者有考。”记成，彊伯刻石为二碑，一置之郡斋，一置之阳羡洞灵观，用杜元凯之法，盖欲俱传不朽，其措意甚美；然东坡公之名节，固自万世不磨矣。

武臣献东坡启

东坡帅定武，有武臣状极朴陋，以启事来献，坡读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者最为佳句，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谁识之者！”端叔笑谓坡曰：“视此郎眉宇间，决无是语，得无假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为具召之，与语甚欢，一府皆惊。竹坡老人周少隐紫芝闻之李端叔，尝记其事。

东坡戴笠

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隐有诗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

东坡荔支诗

东坡《食荔支》诗有云：“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常疑上句似泛，此老不应尔。后见习闽广者云，自福州古田县海口镇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桧之外，悉杂植荔支，取其枝叶荫覆，弥望不绝。此所以有“伴松桧”之语也。

东坡用事对偶精切

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用事对偶，精妙切当，人不可及。如《张子野买妾》诗，全用张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诗，用“古战场”、“日五色”：皆当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作诗戏之，用徐邈、孟嘉饮酒事，仍各举当时全语以为对，其通守余杭日，《答高丽使私觌状》云：“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发币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馈之故实乎？

退之东坡用先后语

退之《南山诗》云：“或齐若友朋，或差若先后。”人多不知先后之义。练塘洪庆善吏部兴祖引《前汉志》云：“见神于先后宛若。”其注云：“兄弟妻，关中呼为先后。”予观东坡《徐州谢上表》云：“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或疑“先后”不可对“坎井”，盖不知亦出于此也。

东坡文效唐体

东坡之文，浩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而作

《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鸣燕诗序》，全用四六，效唐人体而益工，盖以文为戏邪？

东坡录沿流馆诗

东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储祥宫碑》，哲宗亲书其额。绍圣党祸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长别撰。玉局遗文中有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题云："绍圣中，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作也，戏录之，以益箧笥之藏。"此诗乃东坡自作，盖寓意储祥之事，特避祸，故托以得之。味其句法，则可知矣。

石屋洞题名

临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题名二十五字，云："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东坡姓名磨去，仅存仿佛，盖崇宁党祸时也。

柳展如论东坡文

东坡归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展如后举似洪庆善。庆善跋东坡帖，具载其语。

贬所敬苏黄

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而东坡之在儋，儋守张中事之甚至，且日从叔党棋以娱东坡。洎张解官北归，坡凡三作诗送之。鲁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调护其逆旅之事，无不可人意。当是之时，而二守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张竟以此坐谪云。

昌化盛事

东坡眉人，贬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后亦贬昌化。张才叔赠德翁诗云：“儋耳百年经僻陋，眉山二老继驱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泽逮昆虫罪未除。”苏、任两公同乡里，同贬所，大节相望。顾儋耳独何幸也。

侍儿对东坡语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五

优孟孙叔敖歌

《史记》载优孟言孙叔敖事曰：“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何谓？’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馀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寢丘。”《史记》所载如此。予尝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县人也。期思今废为镇。予得汉延熹中所立碑，书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数行，阙一字。投首王，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阙一字。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而所载歌绝奇，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味其词语，愤世疾邪，含思哀怨，过于恸哭，比之《史记》所书远甚，听者安得不感动也？欧阳公《集古录》谓：“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叔敖名饶。”又谓：“碑亦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载祸福报应事

史书载祸福报应事，当示劝惩之意。班固书田蚡杀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其意盖谓蚡虽幸逃人戮，鬼得而诛之矣，故书之，所以示戒也。《唐书》载："崔器议达奚珣罪抵死，后器病，叩头云：'达奚尹诉于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贼，死有余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诉？又安能为正人之厉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书可也。

古者居室皆称宫

古者居室，贵贱皆通称宫，初未尝分别也。秦、汉以来，始以天子所居为宫矣。《礼记》云："父子异宫。"又云："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诗寄东坡云："欲唤无家一房客，五云楼殿鏁鳌宫。"而东坡和云："卬头莫唤无家客，归扫峨眉一亩宫。"盖本诸此。

诸父大人

伯、叔父谓之诸父，兄、弟之子谓之犹子，故皆可称为父子。《二疏传》，受乃广之兄子，而班固书曰："即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称父为大人，而此书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诸父亦通称，犹孟子之所谓大人者，盖皆尊者之称尔。

子者男子通称

子者，男子之通称。若文字间称其师，则曰"子某子"，复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异于常称，曰吾所师者，则某子云尔。《列子》乃其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书，其弟子称其为"子公羊子"。至隐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陈后山以南丰瓣香，称为"子曾子"，盖用此法。刘梦得自为传，乃加"子"于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误，亦多以自称，或称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发

士大夫多识前言往行，岂独资谈柄为观美，盖欲施之用也。国

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多逊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秀公之举，盖因前事有所感发也。

老而能学

曹孟德尝言：“老而能学，惟吾与袁伯业。”东坡云：“此事不独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东坡以《论语解》寄文潞公书云：“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予窃谓：年齿寖高而能留意于学，此固非易事，然于其中亦自有味。盖老者更事既熟，见理既明，开卷之际，迎刃而解，如行旧路而见故人，所谓“温故知新”者。人于少年读书，与中年、晚年所见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学，盖自有以乐之也。

温公论商鞅

温公论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予窃谓：商鞅刻薄之术，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术犹是也。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犹不能听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温公不责惠王以不听孟子仁义之言，而乃责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说，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晓尔。

辨高祖卧内夺韩信军

《史记》、《西汉》所书高祖即卧内夺韩信军，事殊可疑。且信为汉名将，凡用兵之法，敌人动息，尚当知之，岂有其主夜宿传舍而军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见矣！周亚夫屯细柳，天子先驱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称汉使者至，麾召诸将，易置其军，而犹不知。信方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则其军门壁垒，荡然无禁，所谓纪律果安在邪？设或敌人仿此而为之，其败亡可立而待也。项羽死，高祖又袭夺其军。夫为将，而其军每为袭夺，则真成儿戏尔！信号能申军法，恐不应至是也。

平淮西碑误

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剑南西川刘辟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辟伏诛。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盖误也。《新唐书》载此碑，删去“明年平夏”一句。

晋史书事鄙陋

《晋史》书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论阮孚好屐、祖约好财，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蜡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尔，岂可与贪财下俚者同日语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见其料财物，倾身障簏，意未能平，方以分胜负。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污史笔，尚安论胜负哉？许敬宗之徒污下无识，东坡以为“人奴”，不为过也。

论姚崇序进郎吏

姚崇序进郎吏，明皇仰视殿屋，崇再三言之，终不应。崇惧，趋出。高力士侍侧，曰：“大臣奏事，陛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当进贤、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会力士传旨省中，为道帝语，崇乃喜，闻者皆服帝识人君之体。后之论史者亦美之。予谓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虽有崇卑之异，然一吏不肖，则一事隳。君相共议，亦理之常，不应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当因是面加开谕，使崇晓然于心，岂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则是厌万几之繁，畏恶之意已形于外，不复顾省矣。其后，竟委政于李林甫，专擅国柄；付边事于安禄山，卒致大乱，盖胎于拒姚崇之时也。

晁错名如字读

晁错之名，古今皆读如“措”字。潘岳《西征赋》云：“越安陵而无讥，谅惠声之寂寞。吊爰丝之正议，仗梁剑于东郭。讯景皇于阳邱，爰信谗而矜谑。殒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之无讨，兹沮善而劝恶。”据此，则乃如字读，而前辈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据耶。

西汉句读

《西汉》极有好语，患在读者乱其句读。去声。如《卫青传》云：“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为一句，“生得无笞骂足矣”为一句，“生”读如“生乃与哙等为伍”之“生”。谓人方奴我，平生得无笞骂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则语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汉沟洫志

《西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读者多善其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予谓其源盖出于《禹贡》，自“导河积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才二百余字，而用“东至”、“北至”者凡三十余，皆连属重复，读之初不觉其烦，政如崇山峭壁，先后崛立，愈险愈奇。班固盖法此。

作史华实相副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作史者，当务华实相副，须能摹写当时情状如在目前，乃为尽善；若惟务语简，则下笔之际，必有没其本意者。如始皇见茅焦之时，记事者书云：“王仗剑而坐，口正沫出。”观“口正沫出”四字，则始皇鸷忍虎视之状，赫然可见矣。作史之法当然也。

论季布

季布面折廷争，欲斩樊哙，殿上皆恐，吕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其刚直可知矣。曹丘生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谈等，与窦长君善。布以书谏长君，使勿与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来见，初无他说，止进谄辞以悦之，谓其得声梁、楚间，欲游扬其名于天下。其奸佞取媚，亦犹所以待赵谈、窦长君耳。为布者，当骂而弗与通，如袁盎之绝富人可也。顾乃大悦，引为上客，布至此何谬耶？

辨唐太宗臂鹞事

《通鉴》载唐太宗尝自臂鹞，望见魏徵来，纳之怀，徵奏事，故久不已，鹞竟死怀中。按白乐天元和十五年献《续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鹞死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则是宋璟谏明皇，非魏徵谏太宗也。乐天在当时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误；抑岂二事皆然，适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以后，虽兵革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如萧希甫论内宴枢密使不当坐；李琪为仆射，太常礼院言无送上之文；马缟、赵咸议嫂叔之服；崔棁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经固争。使当时人人能守唐制如此，岂不能久立国乎？

老泉赞画五星

老泉赞吴道子画五星云："妆非今人，唇傅黑膏。"予尝疑：霄汉星辰之尊，而妆饰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观《唐·五行志》："元和末，妇人为圆髻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时世妆，嫁名道子，以绐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饮读离骚

昔人有云：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世往往道其语，予常笑之。方痛饮时，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乃复攒眉于幽忧悲愤之作，而顾称名士邪？张季鹰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真达者之言也。

通鉴不载离骚

邵公济博著书言："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公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

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谈麈差误

古今人作诗话多矣，近世谢景思伋作《四六谈麈》，王性之铚作《四六话》，甚新而奇，前未尝有此。然《谈麈》载："陈去非草《义阳朱丞相起复制》云：'眷予次辅，方宅大忧。'有以'宅忧'为言者，令贴麻，陈改云'方服私艰'，说者又以为语忌。"又云："叔祖逍遥公，谢显道也。初不入党籍，朱子发震内相以初废锢，乞依党籍例，命一子官，伋为作谢启云：'刻石刊章，偶逃部党。'"按景思记此二事皆误。"宅忧"二字，乃有旨令綦处厚贴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贴改也。谢显道崇宁元年入党籍，至四年立奸党碑时，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仅监竹木务而卒，故子发为请于朝，复得一子官，其奏牍云"名在党籍"是也。景思记当时所见，偶尔差舛，恐误作史者采取，故为是正之。

庄嶽齐地名

孟子论齐语，而曰："引而置之庄嶽之间数年。"注："庄嶽，齐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乱，伐内宫，弗克，又陈于嶽。"注："嶽，里名也。"曹参为齐相，属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勿扰也。""狱"字合从"嶽"音。盖谓嶽市乃齐阛阓之地，奸人所容，故当勿扰之耳。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六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中，气象雄浑，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千余年，岿然独存，殆犹鲁灵光也。绍兴丙辰，高宗因府学教授范仲殳有请，亲御翰墨，书“大成之殿”四字赐之。其后，胡承公世将宣抚川陕，治成都，诣殿周视，栋梁但为易其太腐者，增瓦数千，而不敢改其旧云。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字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则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

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强汉；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柔远”，改作“来远”。

温公论碑志

温公论碑志，谓：“古人有大勋德，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命文士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降及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贤耶，则名闻昭显，众所称颂，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虽以巧言丽辞，强加采饰，徒取讥笑，其谁肯信？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盖公刚方正直，深嫉谀墓而云然。予尝思之，藏志于圹，恐古人自有深意。韩魏公四代祖葬于赵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孙避地，历祀绵远，遂忘所在。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韩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盖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当时不纳志于圹，则终无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志以谀墓，则固不可；若止书其姓名、官职、乡里，系以卒葬岁月，而纳诸圹，观韩公之事，恐亦未可废也。

唐严火禁

唐火禁严甚，罪抵死。元微之《连昌宫词》叙觅念奴事云：“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街中然烛亦常事，至特敕乃许，则火禁之严可知。然吴元济拒命，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裴晋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之乐。而中朝之法亦严，不知裴公弛禁之后，当时又何以处此邪？

二唐论宰相

唐质肃公尝论文潞公灯笼锦，而唐林夫坰尝以新法弹王荆公，后人文字间多误谓父子论宰相，为唐氏一门盛事。原其致误之由，盖质肃之子淑问、林夫之父彦猷询俱尝为监察御史。唐氏父子皆为台官则有之，至论宰相，则非出于一家也。

文字用语助

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典谟训诰之文，其末句初无“耶”、“欤”、“者”、“也”之辞，而浑浑灏灏噩噩，列于《六经》。然后之文人多因难以见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欧阳公《归田录》载夏英公《辞免奉使启》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靺鞨之音？”欧阳公称之。其中又有一联云：“王姬作馆，接仇之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亦不减前语。然是时文章方扫除五代鄙陋之习，故此等语见称于时。自是而后，四六之工，盖十倍于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参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间和买缣帛四十余万，为部使者所劾，贬秩。公谢表云：“欲安刘氏，无嫌晁氏之危；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将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牍以来，即书其上云：“固知京兆，姑为五日之留；无使稽山，复用一钱之送。”其用事精当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当，然雕镌太过，则反伤正气，非出自然也。国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语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诗赋擢第，予为之作启云：“年逾贾谊，亦滥置于秀材；齿少陆机，顾何能于文赋。”盖二者之年齿，适相上下也。

吴丞相著书

吴元中丞相敏，宣和间著《中桥见闻录》，记当时事，不敢斥

言，大抵多为廋语。其称“安”者，谓蔡攸，盖攸字居安；“实”者谓童贯；“木”者谓林灵素或朱勔也；他皆类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录》言：“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公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丰公生煓，字执嘉，生四子。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谓风俗虽质略，安有无姓之理？母媪无姓，特史逸之尔；至于太公之名，则《汉史》已具载。按：后汉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执嘉。”欧阳公盖本此，特误以执嘉为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创书之也。

晋人言酒犹兵

晋人云：“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饮流多喜此言。予谓此未为善饮者。饮酒之乐，常在欲醉未醉时，酣畅美适，如在春风和气中，乃为真趣；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序》云：“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诗，庶几仿佛其不可名者。”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晋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胁，颠倒狂迷，反为所累。故东坡诗云：“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诸贤之肓也。

地里指掌图

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穷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托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缉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

大观廷策士

大观三年，徽宗临轩策士，赐贾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时方行三舍法。先一岁，辟雍会试郡国贡士凡数千人，其升诸司马，命于天子者，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为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赏守臣、教官，下诏曰："学校兴崇，人材乐育，法备令具，劝惩已行。深虑有司失实，尚有遗材。《传》不云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阅前日宾兴之数，校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众。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赏之意。其知州、教授，特与转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进官朝请大夫，州学教授虑迁宣德郎。诸生相与刻诏书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为之碑。是榜，晋陵张氏、宰、寀（后改名宦）宇。无锡李氏上行、端行。兄弟皆中选。初，张氏崇宁中参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实复以上舍试礼部，中优等，偶戾式被驳。于是郡太守徐公伸取"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闾曰椿桂坊。是举也，邦人仕于朝者，多知名，宦达者踵相蹑。先大父讳肃。亦是岁贡士也，高宗开大元帅府于郓，实在馈运幕中，后驻跸广陵，首召入馆，馆罢归隐锡山。建炎末。枢密富公直柔为中执法，以先大父及参政陈公与义、中书舍人张公犯御名。论荐，高宗记忆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阙，并跻显用，而先大父独不起。参政张公守累书勉谕，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巨公嘉尚清节，题跋盈轴云。

青唐燕山边赏

先大父有《手记》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随军漕檄差，专一主管受给兵马大元帅府犒军金帛钱物二十万贯匹两，因见梁正夫说："收复燕山时，童贯于瓦桥置司，朝廷支一百万贯匹两犒军，曰降赐库，而河朔诸郡助军之数不与焉。是时，吕元直为河北转运使，以本司钱四十万缗献之，贯顾吕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为功耶？贯昨收复青唐时，朝廷支降一千八百万贯，辟置官属六百余员，每一次犒赏得金盂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至结局第功，上等转五官，升五职；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乡记毗陵后河

吾州道乡先生书郡中后河兴废曰："郡城中所谓后河者，乃旧守国子博士李公馀庆创开。李公精地理，诱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风寖盛，士人相继登高科，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尔之子孙，咸有望焉。'河成未几，学者果盛，已而紫微钱公公辅登第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继为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适三十

年，盖熙宁癸丑也。自后，濒河之民多侵岸为屋，及弃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宁初年，给事中朱公彦出守于此，询究利病，得其实。于是浚而通之，向之形胜复出矣。今给事中霍公端友，遂于次年魁天下士。是岁，岁在癸未，去熙宁癸丑，适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势曲折，朝揖其门，钟聚秀气，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汉英与其侄给事，数十年间相望起东南，为时显用。然则形胜之助，孰谓不可信乎？”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疟者，取其坟土服之，辄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孙也。右道乡所记，详悉如此，盖有望于后之人。是河，自罗城南水门分荆溪之流，经月斜、金斗、顾塘、葛桥，至于土桥，以入于漕渠。近岁堙塞，将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复浚之。

江西长老

绍兴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饶州荐福寺。寺傍旧多隙地，寖为人侵渔，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谓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张是寺也。坐视地为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为？吾甚愧之，今当去矣。”即升座鸣鼓集众，高吟曰：“江南江北水云乡，千顷芦花未著霜。好景不将零碎卖，一时分付谢三郎。”遂闭目不语。众愕眙，视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拓肥瘠差谬而已。至于刊造之际，人但知深刻可以传远，设若所书字本清劲，镌刻稍深，则打成墨本，纸必陷入，洎装褫既平，以书丹笔画较之，往往过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欧阳公记李阳冰书《忘归台铭》等三碑，比阳冰平生所篆最细瘦，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后之建碑者，倘遇此等石，则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镇传叙

或云欧阳公取《新唐书》列传，令子叔弼读，而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叙，笔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镇传》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项羽传》赞掇取贾生《过秦论》，故奇崛可观，而非迁、固之文也。

退之赠李愿诗

退之赠李愿诗云：“往取将相酬恩仇。”夫得时得位而至将相，平生所学政欲施用，顾乃悻悻然为酬恩仇设邪？古人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诚浅薄之论。退之亦为此言，何也？

张横浦读书

张侍郎九成谪南安，病目，执书倚柱，向明而观者凡十四年。岁月既久，砖上双趺隐然。洎北归，乃书此事于柱，后人为刻之。

楚词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风雨满园林，篱菊飘零满地金”之句，欧阳公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荆公闻之，引《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为据。予按：《访落》诗“访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尔雅》“俶、落、权、舆，始也”，郭景纯亦引“访予落止”为注。然则《楚词》之意，乃谓撷菊之始英者尔。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云“谩绕东篱嗅落英”，其义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须，闻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去。其后竹坡周少隐过是郡，见石而感之，为赋诗，其略曰：“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云。

孟子之平陆

孟子之平陆，与其大夫言，反复再四，至言之齐王处，然后尽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简严。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义亦然。史传多连用“叵可”字，盖重出，如《安禄山传》“叵可忍”之类是也。

论书画

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刚正，下笔为书，得之者自应生敬，况其字画之工哉？至于学问文章之余，写出无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而流俗不问何人，见用笔稍佳者，则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画工所能，何足贵也？如崇宁大臣以书名者，后人往往唾去，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蓄书画者，当以予言而求之。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七

作诗押韵

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数诗特工，荆公和“叉”字数首，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盖其胸中有数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寻好韵，而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此所以为好。若拘于用韵，必有牵强处，则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称？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斸黄土栽三桠。”自注云：“来诗本用‘砸’字，惠州无书，不见此字所出，故且从‘木’奉和。”且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和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可以一笑也。

诗人咏史

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汪遵《读秦史》、章碣《题焚书坑》二诗，亦甚佳。至如世所传胡曾《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青社许表民读《项羽传》作诗云：“眼中谩说重瞳子，不见山河绕雍州。”其识见亦甚高远。

作诗当以学

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

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

诗作豪语

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非执笔经营者可能。马子才作《浩斋歌》，似亦豪矣，反覆观之，雕刻工多，意随语尽。予谓《孟子》七篇乃真《浩斋歌》也。欧公作《庐山高》，气象壮伟，殆与此山争雄，非公胸中有庐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辈多称之，虽极力造语，而终窘边幅。信乎不可强也。

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

东坡尝见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故东坡作诗力去此弊，其观画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世之浅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诗便说明，做雪诗便说白，间有不用此等语，便笑其不著题。此风，晚唐人尤甚。坡尝作《谢赐御书诗》，叙天下无事，四夷毕服，可以从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云：“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盖因事讽谏，三百篇之义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后说到陕西献捷。”此岂可与论诗，若使渠为之，定只做一首写字诗矣。

东坡放鱼诗

东坡《和潜师放鱼》诗云：“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产，非子美也，岂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为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预注：子产一字子美。

东坡雪诗

东坡雪诗：“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或疑五更自应有晓色，亦何必雪？盖误认五更字。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非雪而何？此语初若平易，而实新奇，前人未

尝道也。

王逢原孔融诗

王逢原《孔融》诗云："戏拨虎须求不啮，何如缩手袖中归。虚云座上客常满，许下惟闻哭习脂。"按《汉书》，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习哭之。而逢原乃作习脂，读书卤莽，不自点检，顾点检孔文举。又尝作《严子陵》诗，讥切其隐。文举一世豪杰，奸雄所惮而不敢动，而顾使之归；子陵傲睨万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顾使之仕。逢原之颠倒类如此，可发后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阳句

谢无逸尝从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谓邠老之兴，正易败也。阮籍为竹林之游，王戎后至，籍戏之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如卿辈意，复易败耳？"此足见戎之高致。若使予闻秋声得句，方题壁间，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败邪？贾岛炼"敲"、"推"字，至冲京尹节而不知，此正得诗兴之深者。

孟东野诗

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至唐为尤甚。退之一世豪杰，而亦不能自脱于习俗。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政如倡优杂沓前陈，众所趋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绅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屡叹，而谓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过，盖矫世不得不尔。当时独李习之见与退之合。后世不解此意，但见退之称道东野过实，争先讥诮，东野反为退之所累。惜乎！无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诗工靡丽

唐人诗偏工靡丽，虽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妇人，其后王建、元稹、韩偓之徒皆然。如裴说者，盖未尝以诗名，至作《寄边衣》诗，则美丽可喜，盖当时词章习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语也。

张文潜诗

张文潜诗云“春波一眼去凫寒”，晁无咎称之。至东坡，则云“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有无尽藏之春意。

诗人用字

王平甫诗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盖出于退之“竹影金琐碎”之句。然斜阳映竹，则交加乱射，若相琐然，故于“琐”字为宜；至于月华散漫，松影在地，则“破”字佳。诗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闷诗

杜少陵作《闷诗》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当卒以乐死矣。”予以为不然。人心忧郁，则所触而皆闷，其心和平，则何适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乐处；苟其中不快，则惨澹苍莽，适足以增闷耳！少陵又有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本是平时可喜之物，而抑郁如此者，亦以触目有感，所遇之时异耳。

方言入诗

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惏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竹坡周少隐有句云：“雨细方惏露，云疏欲护霜。”方言又有勃姑、鸦舅，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之类，诗人皆用之。大抵多吴语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归之意。欧阳公作两篇，语固杰出，然大概亦归于幽怨。白乐天有绝句云：“汉使若回烦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措意颇新，然问“黄金何日赎蛾眉”，则亦寓思归之意。要当言其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则诗人之旨也。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诗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作诗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世称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义山《骊山》诗云：“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只寿王。”此则婉而有味，《春秋》之称也。

陈辅之论林和靖梅诗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

张芸叟词

张芸叟词云：“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人喜诵之。乐天《题岳阳楼》诗云：“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盖芸叟用此换骨也。

诗人相呼

古者风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诗人犹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赠李太白诗，而云“白也诗无敌”之类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闻呼其名，其不怒骂者几希。至于文字间欲呼其行，或继之以“丈”，或继之以“兄”，或继之以官，亦未尝敢徒呼其行也。

禁东坡文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王左丞同名诗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师，见何人家亭上题字，笔势洒落，不著

姓，而其名则安中也，王惊问何人所书，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与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戏书一诗于其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翃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分南北，付与时人子细看。”终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闻

雍孝闻，蜀人，崇宁间廷试对策，力诋时政阙失，驳放后虽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异人得道。政和末，变姓名为道士，入内说法，徽宗谓其得林灵素之半，因赐姓木，更名广莫，竟不知其为孝闻也。孝闻尝自咏云：“百万人中隐一身，深如勺水在沧溟。独醒自负贤人酒，天阔难寻处士星。照影自怜湖水碧，高吟赢得蜀山青。城南老树如相问，不枉翻空过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酝，遂名以“重碧”。东坡在齐安，有“春江绿涨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韩子苍舍人驹作守，有旨添赐郡酿，因名其库曰“蒲萄醅”，仍有诗云：“孤臣政术不堪论，尚得君王赐酒尊。父老异时传盛事，蒲萄醅熟记初元。”

三处西湖

三处皆有西湖，东坡连镇二州，故表谢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晚谪惠州，州有丰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书杨监万里使广东，过惠，游丰湖，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毗陵二画

吾州天庆观画龙、太平寺画水，胜绝之笔，闻于天下。凡四方来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观焉。龙，盖姑苏道士李怀仁所画。怀仁者，酒豪不羁，尝呼龙松江之上，狎而观之，遂画龙入神品。过毗陵天庆观，大醉，索墨浆数斗，曳苕帚，裂巾袂濡墨，号呼奋踯，斯须龙成。观者失声辟易，惧将搏也。怀仁后不知所终。而好事者，每呼

画工就龙模写。工运笔之际，辄眩晕欲仆，竟不能成，观者骇异。水则郡人徐友画。清济贯河，一笔纡绕，长数十丈不断。却立而观，涛澜汹涌，目为之眩；仰首近之，凛然若飞流之溅于面也。郡人吴德辉因与客论近世名画，曰："予每至画龙处，辄谛玩弥时不能休。"乃赋古风曰："道人龙中来，醉与神物会。写兹蜿蜒质，日月为冥晦。崩翻江海姿，素壁起涛濑。呼吸见雌雄，抉石疑可碎。萧森殿阴古，众真俨飞旆。注观恐腾跃，夜半失像绘。飞光者明珠，灵秘一何怪！烂烂照甍栋，那得久在外。偷儿伺酣睡，不怕婴鳞害。愿言慎所托，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杨诚斋为太守，过太平寺，为赋《画水》长句曰："太平古寺劫灰余，夕阳惟照一塔孤。得得来看还不乐，竹茎荒处破殿虚。偶逢老僧听僧话，道是壁间留古画。徐生绝笔今百年，祖师相传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许，徐生画水才盈堵。横看侧看只么是，分明是画不是水。中有清济一线波，横贯万里浊浪之黄河。雷奔电卷尽渠猛，独清元自不随他。波痕尽处忽掀怒，搅动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画，老眼向来元自误。佛庐化作金柂楼，银山雪堆风打头。是身飘然在中流，夺得太一莲叶舟。僧言此画难再觅，官归江西却相忆。并州剪刀剪不得，鹅溪匹绢官莫惜。貌取秋涛悬坐侧。"是二画为一郡之胜处，而二公又形之赋咏间，真足以传不朽矣。

画水

东坡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画之法，然不惟竹也，画水亦然。坡尝记："蜀人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则心手相应之际，间不容发，非若楼台人物可以款曲运笔，经日而成也。予尝疑少陵《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画不易得，当听其累日经营，不可促迫之意尔。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观其气势如此，则"笔所未到气已吞"。食顷已为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则其画不足观矣。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八

苏子美与欧阳公书

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独韩魏公、赵康靖论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庆历四年之十一月，时欧阳公按察河北，子美贻书自辨于公，词极愤激，而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以补史所遗者云。“舜钦再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尝拜书，甚疏略，必已通呈。舜钦不晓世病，蹈此祸机，虽为知己者羞，而内省实无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缕述。自杜丈入相已来，群公日相攻谤，非一端也。九月末，间尝与子渐、胜之邸中小饮，之翰、君谟见过，胜之言论之间，时有高处，二谏因与之辨折，本皆戏谑，又无过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喧然以谓谤及时政。吁，可骇也！故台中奏疏，赵祐怒二谏，尝论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诬，不下其削。台中郁然不快，无所泄愤，因本院神会，又意君谟预焉，时君谟与赴会诸君同出馆，过邸门。于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诸台益忿，重以秽渎之语上闻，列章墙进，取必于君，知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辨。既而起狱，震动都邑，又使刻薄之吏当之，陶翼本宪长所举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请也。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无所不至。设有自诬者，则席宾皆遭污辱矣！且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台中谓去端闱不远，以榷货务较之，孰近？榷务后邸中，两日作会甚盛。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比之，孰多？舜钦或非时为会，聚集不肖，则是可责也。原叔、济叔辈，皆当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为过？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帐管。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会。当时本恶于胥吏辈率醵过多，遂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燕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今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始府中敕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后六日，府中复遣吏来取出身文字，殊不晓。阁下观其事，察其情，岂当然乎？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自有他条不用。私贷官物，有文记准盗论，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轻。审刑者自为重轻，不由二府，苟务快意，坏乱典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二相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当。复令坐

客因饮食被刑，斥逐奔窜，衔愤沥血，无人哀矜，名辱身冤，为仇者所快。辇毂之下尚尔，远民冤滥，孰肯更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巨万，复有入己，惟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实有所补多矣！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涂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但以遭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时复嵘𡺳于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诉。天子仁圣，必不容奸吏之如此，但举朝无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掖垣诸君列章论馆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赵叔平不署，且有削极言辨之，可重，可重！舜钦素为永叔奖爱，故粗写大概，幸观过而见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钦再拜。”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又联书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盖公已自谏省出矣。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一酌浇肠俗虑奔，鷃微鹏大岂堪论。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卷尾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舍”。考其时，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时所书。其诗语闲放旷达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

陈少阳遗文

陈少阳遗其家书，南徐刻本以传，人多知之，而其为文，世所罕见。胡苍梧尝得其《跋蔡君谟〈茶录〉》，予惜其流落不传，为载于此。少阳跋云：“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余时为儿，闻此语，亦知感慕。及见《茶录》石本，惜君谟不移此笔书《旅獒》一篇以进。”

韩蕲王词

绍兴间，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马数童，飘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蕲王径造其席，喜甚，醉归。翼日，折简谢，饷以羊羔，且作二词，手书以赠。苏公缄藏之，亲题其上云：“二阕三纸，勿乱动。”淳熙丁未，苏公之子寿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庄敏以示予。字画殊倾欹，然其词乃林下道人语。庄敏云：“先人生长兵间，不解书，晚年乃稍稍能之

耳。”其一词《临江仙》云：“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其一《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惜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世忠上。”

烈女守节

中兴死节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节者亦多有之。洪鸿父羽之女适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盗于江中，欲逼之，女义不受污，投江而死。两侍儿，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吴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艺，亦相随赴水死。焦之甥徐伯远传其事，竹坡周少隐为之赋二诗云：“就死由来不自疑，玉颜那为贼锋低？了知今日投渊妇，犹胜当年断臂妻。”“虏骑骎骎战舰骄，春江漫漫湿金翘。但将红袖供歌舞，却为周郎笑二乔。”丁文简公五世孙女世为郑州新郑县人，年十六嫁进士张晋卿。靖康中，与其夫避地大隗山。虏至，丁被擒，挟之上马，丁投地，以丑语诋之，且曰：“我宁死耳，誓不辱于汝辈也！”虏始亦不怒，但屡扶上马，丁骂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绝于梃下。晏元宪公四世孙女，其父孝广为邓州南阳县尉。女小字师姑，年十五，从叔孝纯官于广陵。建炎三年，陷于虏，系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辄掷身于地，僵仆气绝，或自经，或投于井，皆救而获免。其主母爱之，扶育如己出，虏中争传夸焉。又有陈氏女，其父寿隆，绍兴初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吴，欲适吕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贼，其家被害。贼欲逼女，力拒之，大声呼其□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无为贼辱。”因跃入水死。其尸浮数里不没，贼怒，因撞以矛，乃没。女时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隐既赋诗，关子东注亦写之乐府。丁、晏二事，则朱少章弁奉使归奏之。陈氏事，则故老为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灭无传者，何可胜数，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颂

宣和庚子，改僧为德士，一时浮屠有以违命被罪者。独一长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辞有“习蛮夷之风教，忘父母之发肤；傥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语。彼方外之人，乃随时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长老，道行甚高，或戏之曰：“戴冠儿稳否？”答曰：“幸有一片闲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为游戏耳。时饶德操已为僧，因作

《改德士颂》云：“自知祝发非华我，故欲毁形从道人。圣主如天苦怜悯，复令加我旧冠巾。旧说螟蛉逢蜾蠃，异时蝴蝶梦庄周。世间化物浑如梦，梦里惺惺却自由。德士旧尝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衲子纷纷恼不禁，倚松传与法安心。瓶盘钗钏形虽异，还我从来一色金。小年曾著书生帽，老大当簪德士冠。此身无我亦无物，三教从来处处安。”

英雄先见

古之英雄，智略相当，其所以为胜负者，无他，正如弈棋，特争先法尔。曹操赤壁败归，道经华容，地多芦苇，先使老弱践之以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若使人纵火，吾属无遗类矣！”王稽载范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车中，穰侯果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当即索之，投机之会，间不容发，顾去而复来，则已堕睢计中矣。后人论曹操、刘备之强弱，穰侯、范睢之成败，不必求诸他，止观此二事足矣。

树稼灵佺误

《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宁王见而叹曰：“此所谓树架者也。谚云‘树架，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新唐书·五行志》记永徽年凝冻封树，引刘向语，亦谓之“树介”。而《旧唐书》作“树稼”。白乐天乐府《新丰折臂翁》云：“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注云：“开元初，突厥数寇边，天武军牙将郝云岑斩默啜，献首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云岑遂恸哭，呕血而死。”按此，则名云岑，而《旧唐书》作“灵俭”，《新唐书》作“灵佺”。《资治通鉴》作“灵荃”，《考异》中亦无之。

陆宣公裒方书

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

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傥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

药方传人

有蓄药方之验者，可传诸人；得饮食之法者，不可传诸人。非谓自珍口腹之奉也：盖传人以药，则能卫生；教人饮食，则必伤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当尔。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资匕箸，一有适口，则夸诧广坐，人人相效，所杀不胜计。其用心相反如此，得无谬误乎？

闻见后录论田横

邵公济博著《闻见后录》云："田横居万里海外，高祖必欲其来，不则发兵诛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盖四皓振世之豪，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节云。"公济之说如此，予窃以为不然。方高帝时，群雄逐鹿，惟田横最得人心，至从海岛者五百人，蹈死不变，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来，万里召之，岂真有意于招贤人哉？其意谓同心协力，数百人萃于一国，彼岂终帖帖者邪？外以礼诱之，终以兵胁之，必使之死而后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则高帝视之邈然，其于进退，初无益于汉之成败，当时逃秦人，皆此徒耳，汉初无轻重于其间也。其后为太子羽翼，适会高帝势有不可，又叔孙通之徒争之力，故子房倡为"上素高此四人"之语，以遮当世耳目。而邵氏独以道里远近为言，又谓康节之说如此，岂其然邪？

程文简碑志

《闻见后录》又云："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予按颍滨《龙川略志》载，进《七庙图》乃程文简也。夫善恶之实，公议不能掩，所谓史官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矣。然程公墓志、神道碑，皆欧阳公所为。凡碑、志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孙之请，扬善掩恶，理亦宜然。至于是是非非，则天下自有公论。欧阳公一世正人，而谓

受润笔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称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过人者能发其端，后人触类而长之，无所不可。魏曹冲五六岁，有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而载之，则校可知矣。"操大悦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以紫衣。此盖因曹冲之遗意也。

士人祈闲适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盖天之靳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

蔡絛著书

蔡絛奸人，助其父为恶者也，特以在兄弟间粗亲翰墨，且尝上书论谏，故在当时稍窃名。著书甚多，大抵以奸言文其父子之过，此固不足怪。至《谈丛》所载其家佞幸滥赏、可丑可羞之事，反皆大书特书以为荣。此乃窜南荒时所作，至是犹不悟，真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九

刘高尚事

刘高尚者，滨州安定人，家世为农。生九岁不茹荤，后稍稍不语，问以事，则书而对，其语初若不可晓，已而辄验。家人为筑别室以居，久之，言皆响应，远近以为神。声闻京师，徽宗三使往聘之，辞疾不奉诏。宣和间，赐号高尚处士，而建观以居，其徒因以其号名之。靖康之扰，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车邀之，不至。一日，弃滨而来，滨人大恐，后二日，滨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为扫邮传，供帐以舍之。高尚见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滨人或持金帛携家室以就其庐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敌骑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万数，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赖以免。敌人见高尚，皆下马罗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尝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识者尊为名言，镂板以传。竹坡周少隐既为之传，又推广其言，而为之说曰：“此佛菩萨、老聃、庄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还真之论，岂区区为世俗言语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涂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饮食之间，其祸有甚于畏涂者而不知戒，则是终不知嗜欲之能杀身矣！黩货嗜利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财，虽丧亡之祸仅免其身，而千金之产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费。人祸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后，则货财岂不足以杀其子孙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赵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间，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盖不知其几千百万。桑弘羊开利说以中主欲，不过欲自售一身而已，祸流后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镈之徒，皆用其说，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数蒙诛求之祸。其杀人固无异于以梃与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是，岂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与《本草》者，或劝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误，不过杀一人；注《周易》而误，则其祸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辟杨、墨，子云之诋申、韩，退之之斥佛、老，其忧天下后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后世断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学兴，其徒从而和之，更相标榜，迭相师授，以盗名声而取富贵，寖不可救。岂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祸而为是说乎？’紫芝闻先生之言，尝私窃以为嗜欲之杀身、货财之杀子孙，与夫政事之杀人三者，人犹得而知之。若夫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则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农

家子，未尝读书事师，而有是言，岂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与夫熊经鸟伸，吐故纳新，区区积岁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间矣。”

事有专验于一数

天下事，固莫不有数，然士大夫或有终身专验于一数者，殆不可晓。韩康公行第三，发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数。故苏子容作挽诗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何清源第五，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拜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验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于数者，必能知之。

谭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予尝见人言：“日者阅人命，盖未始见年月日时同者，纵者一二，必唱言于人以为异。尝略计之：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尚不减数十万，况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虽明于数者，有不能历算，则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此说似有理。予不晓命术，姑记之，以俟深于五行者折衷焉。

江阴士人强记

江阴士人葛君，忘其名，强记绝人。尝谒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轩骜。葛敝衣孑孑来，揖之殊不顾。葛心不平，坐良久，谓之曰：“君谒太守，亦有衔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请观之，其人素自负，出以示，葛疾读一过，即以还之，曰：“大好。”斯须见守，俱白事毕，葛复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窃为己有，适以为贽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请诵之。”即抗声诵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视此人，且杂靳之。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恚得疾几死。葛浮沉闾里间，家傍有民张染肆，置簿书识其目。葛尝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翻阅。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书皆烬焉。物主竞来索数倍责偿，民无以质验，忧挠不知所出，

其子谋诸父曰：“吾闻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记，渠昨过吾家，尝阅此籍，或能记忆，盍以情叩乎？”即日父子诣葛，言其状，葛笑曰：“汝家张染肆，且吾何从知其数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壶酒来，当能知之。”民喜，亟归携酒肴至。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月日、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民持归，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胡苍梧记张文定诸公取相国寺前染簿，各记十版。此或出于用意，故能默识，非若葛之无心而然。信天禀，记问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谈其事云。

本草误

张文潜好食蟹，晚苦风痹，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满贮巨杯而食之。尝作诗云：“世言蟹毒甚，过食风乃乘。风淫为末疾，能败股与肱。我读《本草》书，美恶未有凭。筋绝不可理，蟹续牢如絙。骨萎用蟹补，可使无骞崩。凡风待火出，热甚风乃腾。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传未必妄，但恐殊爱憎。《本草》起东汉，要之出贤能。虽失谅不远，尧、跖终殊称。书生自信书，俚说徒营营。”文潜为此诗，殆嗜蟹之癖而为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则洗涤数十过，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圣俞诗云：“烹魚苟失所，入喉为镆鋣。”而《大观本草》乃云河豚性温无毒，所谓注《本草》误而能杀人者，殆此类邪？

张文潜粥记

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或者读之，果笑文潜之说。然予观《史记》，阳虚侯相赵章病，太苍公诊其脉曰：“法五日死。”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由是观之，则文潜之言，又似有证。后又见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

著书称谓

古人文字间，于辈行称谓极严，凡视予犹父者，则名之。马大年尝论退之作诗，名籍、彻而字东野，则知东野乃其友，而籍、彻辈则弟子也。大观、政和间，有达官著书，于欧阳叔弼、苏叔党，皆直名之，如曰“予见棐言”，又曰“予见过当问之”之类。此达官于六一、东坡，既非辈行，以前辈著书之法观之，恐不当名其子也。

作字提笔法

陈寺丞昱，闲乐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学书，尝于闲乐枕屏，效米元章笔迹，书少陵诗。一日，元章过闲乐，见而惊焉。闲乐命出拜，元章即使之书，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曰：“以腕著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也。”陈问曰：“提笔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顾小史索纸，书其所作《进黼扆赞表》，笔画端谨，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橅皆若大字。父子相顾叹服，因请其法，元章曰：“此无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时，不可一字不提笔，久久当自熟矣。”

何秘监语

蜀人何道夫秘监耕常言：“一切世间虚幻，留之不住，将之不去。士大夫惟当做留得住、将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愿衣冠不绝而常为士类；家不必富，但愿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祷祈，每及于此。乐善者镂版，以传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辄先及犹子；既殁，三子泽皆不及。已而德彦、德固联登淳熙丁未进士第；绍熙庚戌，德方亦决科，识者知其为善之报焉。

官户杂户

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家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杂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盖本于此。

惟扬澄江

古今称扬州为惟扬，盖掇取《禹贡》“淮海惟扬州”之语。然此二字殊无义理，若谓可用，则他州亦可称惟徐、惟青之类矣。又多以江阴为澄江，意取谢玄晖“静如练”之句。然玄晖作诗，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环城多山，故《醉翁亭记》首言“环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环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词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东坡满庭芳词》云：“予闻之苏仲虎云，一日有传此词，以为先生作，东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绘一香篆槃乎？’然观其间，如‘画堂别是风光’及‘十指露’之语，诚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说，固人所共晓，予尝怪李端叔谓东坡在中山，歌者欲试东坡仓卒之才，于其侧歌《戚氏》，坡笑而颔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间他辞，亦不容别进一语，临分，曰：“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然予观其词，有曰“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又云“争解绣勒香鞯”；又云“銮辂驻跸”；又云“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又云“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又云“浩歌畅饮”，“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语，而顾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误后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诗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初未尝考究其实，而相承以为然者。世传秦宗权始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鸣秋杖。”良久不继，因幕吏白事，续云：“乌靴响暮厅。”乃命决行。其后，宗权起兵，首捕薛，令举前诗，因又续云：“刃飞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广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将周岌逐其节度使薛能，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先是，军未变，秦宗权以许牙将调发至蔡，闻能死，许州乱，托云赴难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因以宗权为蔡州刺史。然则能死于许州时，宗权自在蔡州，安有联诗、被害之事邪？杂说中如此类甚多，殆不胜掊击也。

陈子车殉葬

《檀弓》：“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后以事怒大将赵思温，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此二事略同。思温虽本中国人，然武夫安识前言往行？盖理之所在，有不约而同耳。

乌江项羽神

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其神盖项羽也，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数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庙。俄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敌骇怖而出。随闻大声发于庙后，若数百人同时喑呜叱咤者，举军震恐，即移屯东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诏封神为灵祐王，邦人益严奉之。

二儒为僧

近世儒者绝意声利、飘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饶节字德操，临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礼为上客，陈了翁诸公皆与之游，往来襄、邓间。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长老与之语，欣然有得。尝令其仆守舍，归，见其占对异常，怪而问之，仆曰：“守舍无所用心，闻邻寺长老有道价，往请一转语，忽尔觉悟，身心泰然无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径往白崖问道，八日而悟，尽发囊橐，与其仆祝发为浮屠，德操名如璧，仆名如琳，遍参诸方，陈了翁、关子开兄弟皆以诗称美之。至江浙，乐灵隐山川，因挂锡焉。琳抱疾，德操躬进药饵，既卒，尽送终之义。后主襄阳天宁，夏均父倪为请疏，其略云：“无复挟书，更逐康成之后；何忧成佛，不居灵运之先。”又云：“岂惟江左公卿，尽倾支遁；独有襄阳耆旧，未识道安。”时称其精当。德操自号倚松道人，所为诗文皆高迈，号《倚松集》云。吴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诗，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弃官为僧，法名正

光，历住万年、国清诸刹，晚主衢之乌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妇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妇必躬造饮馔以进，积久不懈。后元中丞相薨，当家无人，其祖母韩夫人奏乞元常归故官，诏许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终。

天生对

前人记“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为的对。绍兴中，冯侍郎檝、罗侍御汝楫在朝，或戏为语云：“侍郎侍御檝汝楫。”无能对者。时范检正同、陈检详正同俱为二府掾属，徐敦济康续云：“检正检详同正同。”时以为天生此对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恶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为首，是亦自矜陇西著姓也。然魏徵、房玄龄家皆盛，与山东诸族为昏，由是旧望不减。至显庆中，许敬宗等又升后族为第一等，于是益尚门阀，谄谀之徒不称人以官，而呼之为郎，犹奴之事主。盖当时门地高者，以此名为贵重。宋广平呼张易之为卿，天官侍郎郑杲谓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杨再思为宰相，而呼张昌宗为六郎。安禄山兼三镇节度使，而呼李林甫为十郎。裴坦之子勋，至呼其父为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为贵，而自呼为三郎。当时献《五角六张赋》者，亦呼其君为三郎，流弊可骇如此！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十

陆鸿渐为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为所嗜好掩其他长。如陆鸿渐，本唐之文人达士，特以好茶，人止称其能品泉别茶尔。所著书甚多，曰《君臣契》三卷、《姓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然世所传者特《茶经》，他书皆不传，盖为《茶经》所掩也。巩县有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鸿渐嗜茶，而终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独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见《山谷集》。负才豪纵不羁，家始饶给，从其叔分财，一月辄尽之。落莫无聊赖，欲应科举，人曰："若素不习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荐送。益纵酒，遂殴杀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盖增损其姓字为廋语。遂匿傍郡为园丁，久之，技痒不能忍，书一诗于亭壁，主人见之愕然，曰："若非园丁也。"赠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称进士，谒一巨公，忘其人。巨公与语，奇之，延致书室教其子。范暮出，归辄大醉，复殴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诣某州，持状投太守翟公思，求为书吏。翟公视其所书绝精妙，即留之。时公巽参政立屏后，翟公视事退，公巽前问曰："适道人何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观其眸子，非常人，宜诘之。"乃召问所以来，范悉对以实。问习何经，曰治《易》、《书》。翟公出五题试之，不移时而毕，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惊，敬待之。已而归南徐，置之郡庠，以钱百千畀州教授，俾时赒其急阙，且嘱之曰："无尽予之，彼一日费之矣！"顷之，翟公得教授者书云："自范之留，一学之士为之不宁。已付百千与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几，翟公捐馆于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闼径诣繐帷，阍者不能禁，翟之人皆惊。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劳苦，留之宿。天明，则翟公几筵所陈白金器皿，荡无子遗，访范亦不见。时灵帏婢仆、门内外人亦甚多，皆

莫测其何以能携去而人不之见也。遂径往广西见山谷，相从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携翟氏器皿尽货之，为山谷办后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师素知其人，问曰：“汝来何为？”曰：“欲出家耳！”“能断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断色欲之念乎？”曰：“能。”如是问答者十余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即张怀素也，有妖术，吕吉甫、蔡元长皆与之往来。怀素每约见吉甫，则于香合或茗具中见一圆药，跳掷久之，旋转于卓上，渐成小人；已而跳跃于地，骎骎长大与人等，视之则怀素也。相与笑语而去，率以为常。时怀素方与吴储侔谋不轨，储侔见范愕然，私谓怀素曰：“此怪人，胡不杀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储侔又与怀素谋，怀素出观星象曰：“未可。”范微闻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无多地，愿往取之。”怀素许诺。范既脱，欲诣阙，而无裹粮。汤侍郎东野时为诸生，范走谒之，值汤不在，其母与之万钱。范得钱，径走京师上变。时蔡元长、赵正夫当国，其状止称右仆射，而不及司空、左仆射，盖范本欲并告蔡也。是日，赵相偶谒告，蔡当笔，据案问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声对曰：“草茅书生，不识朝廷仪。”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识朝廷仪！”即下吏捕储侔等。狱具，怀素将就刑，范往观之，怀素谓曰：“杀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尔！”又谓刑者曰：“汝能碎我脑盖，乃可杀我。”刑者以刃斫其脑不入，以铁椎击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与储侔等坐死。洎第赏，范曰：“吾不能知，此汤东野教我也。”遂急逮汤，汤惶骇不测其由，既至，白身为宣德郎、御史台主簿。范但得供备库副使、勾当在京延祥观，后为福州兵钤。其人纵横豪侠，盖苏秦、东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尝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懑，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层。字，汝之不学明矣！顾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尔！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尝研究否？”守惭，释遣之。

祠庙之讹

祠庙之讹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邺中有西门豹祠，乃于神像后出一豹尾；舂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轮

囷。流俗之无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庙

后汉马文渊、路博德，皆尝为伏波将军，又皆有功于岭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东坡作碑，谓两伏波均当庙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图志》，以睢阳双庙为例，令祀两神。盖义理当于人心，虽是时正讳东坡议论，而亦不能废也。绍兴乙卯，董令升舍人棻为吏部郎，以尝持节广西，乞两庙封爵一等，诏从之。然不知政和未并建庙以前，竟孰当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庙，邦人严奉，又京师北郊亦建庙，中兴驻跸临安，加封真君，筑祠西湖上，像设尤严。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贞观中相州滏阳令，迁蒲州刺史，有惠爱于滏阳，后为磁州，民为立祠，殁，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诏曰："眷是灵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案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福。崔府君宜特封护国显应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临安旌忠庙

绍兴初，张、杨、郭三大将，建永乐三侯庙于临安柴垛桥之东，赐额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将军名永能，程阁使名博古，景崇仪名思谊。高，西州人，世总蕃落，边人赖以安。程，河南人，文简其诸父也，世业儒，独程以材武奋。景，普州人，其大父讷有将材，西人畏之。永乐之役，徐德占拔一时名将以行，故三侯皆被选。程首与虏战殁。高以策不用，知必败，以弓弦绝脰死。景入说贼，被害。旧庙建于延安之肤施县，有古雍施巨济所作记云；然今临安新庙无复此碑，而故老犹能诵其略。三侯既庙食西边，每王师与虏战，屡施阴助。诸将来东南讨方腊，亦著灵异，故相与作庙于临安。庙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时时有三蛇出没殿庑，或行庭下，大者长尺许，鳞鬣齿爪悉具，通身小方胜如金色；其次长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线，身纹尽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宇晴明，变化数百，往来游戏于庭卉芭蕉间，或缘幡而上。近岁乃不复出。人或谓为陕西三龙王，盖三侯以节死，其英魂忠魄，变幻飞潜，无所不可。东坡铭张龙公云："相彼幻身，何适不通。地行为人，天飞为龙。惠于有生，我则从之。"信哉！今迁庙于丰乐桥之东北，故觉苑寺基也。

二相公庙乞梦

京师二相公庙，世传子游、子夏也。灵异甚多，不胜载，于举子问得失，尤应答如响，盖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观间，先大父在太学，有同舍生将赴廷试，乞梦于庙，夜梦一童子传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辈，将来成名在二相公上。"觉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无疑。窃自喜。暨唱名，乃以杂犯得州文学，大愤闷失意，私念二相之灵，不宜有此。沉吟终夜，忽骇笑曰："《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诘旦以语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谑如此哉！"

蜀僧东明寺题诗

蔡元长南迁，道出长沙，卒于城南五里东明寺，遂草殡于寺之观音殿后。有蜀僧游方过之，慨然因题诗于壁曰："三十年前镇益州，紫泥丹诏凤池游。大钧播物心难一，六印悬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傅说，知几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贵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

梵志诗

山谷以茅季伟事亲，引梵志翻袜之句，人喜道之。予尝见梵志数颂，词朴而理到，今记于此。其一曰："欺诳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又曰："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为欺谩，口中佯念佛。"又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又曰："劝君休杀命，背面彼生嗔。吃他他吃汝，循环作主人。"又曰："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

王虚中

王虚中名日休，龙舒人。早为太学诸生，传注经子数十万言，然不利于场屋。晚以特奏名廷试，不用条对式，但如科举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独好佛，著净土文，直指西方净土，慧辩了然，观者起敬。或自力，或劝人裒金，走建安，刊净土文板逾二十副，愿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讽诵礼拜，夜以继昼。馆于庐陵某通守家，一日，谒通守谓之曰："某去矣，以后事累公。"通守愕然。虚中乃著白衫诣佛堂，

合掌念佛，顷之，立化于植木矣。倾城纵观，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虚中谓人曰："先生平时照了诸妄，坐卧自如，今请先生卧。"即举而入棺。予旧见建安陈应行季陆道此，后访南北山云游诸僧，欲问其岁月并通守姓名，漫无知者，记其大略如此。

惠历寺轮藏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寺僧限得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妇丧夫，家极贫，念为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随聚随费，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金，号泣藏前，掷金于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云。

江东丛祠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寖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巫骇愕不知所出，聚谋曰："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事去矣！"迨夜，共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状，若固知之，傥因成吾事，当以钱十万谢若。"少年喜，问其故，因教之曰："汝质明复入庙，詈辱如前，凡庙中所有酒肴，举饮啖之，斯须则伪为受械祈哀之状，庶印吾事。今先赂汝以其半。"少年许诺，受金。翼日，果复来庙廷，袒裼詈呼，极口丑诋不可闻。庙傍民大惊，观者踵至。少年视神像前方祭赛罗列，即举所祀酒悉饮之，以至肴馔无孑遗。旋俯躬如受絷者，叩头谢过。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传傍郡，祈禳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越数月，其党以分财不平，诣郡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杀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余分隶诸郡，灵响讫息。

作赋赎罪

旧传滕达道未遇时，与诸生讲学于僧舍，主僧出，诸生夜盗其犬而烹之。事闻，有司欲治其罪，滕公为丐免。守素闻其能赋，因谕之曰："如能为《盗犬赋》，则将释之。"滕公即口占其辞曰："僧既无状，犬诚可偷。辍蓝宫之夜吠，充绛帐之晨羞。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守大笑，即置不问。今人相传为口实。绍兴初，予妻之祖强公叔章通守黻为临安录事参军，时予祖母之弟陈公宗卿侍郎之渊为府学教授。适学帑被盗，逻者夜搜沟中，而

所盗金在焉，府学生黄其姓者，立于傍，遂录送府系之狱。生自辨数，然踪迹颇疑似。强公与府司户毛季中谋曰：“行之，则污辱士类，为学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赋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试。府主张公如莹尚书澄许之，俾诣都厅试，以“取伤廉”为题，生仓皇不成文，强公潜代为之。其一联云：“门人窃屦，何伤孟子之贤？同舍诬金，始见直生之量。”张公见之喜，即于赋后判云：“黄某盗金，情状颇著；曹官试赋，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归本学，聊从五等，薄示诸生。”遂以付学，陈公亦阴纵之。以此见前辈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语盗智

俚语谓盗虽小人，智过君子。此语固可鄙笑，然盗之奸诈，实有出人意表者，可诛也。高邮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为盗，寖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邮阛阓间，日则张食肆，夜则为盗。一日晨起，方坐肆间，有道人来食汤饼，食已，邀尉至闲处，呼为师父，且拜之。尉讶之曰：“何为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师下远甚。闻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愿偕师行，庶凭藉有所获。”尉许诺，使之先往，道人即驰去。逮夜，尉张灯闭肆，怒其仆执事不谨，殴之，仆纷拿不服，乃呼逻者，厢官俱系之，须翼日送郡。尉密谓逻曰：“吾与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窜，若姑纵吾归，明当复至也。”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见喜甚。尉自屋窗入，约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视所藏金珠锦绮，烂然溢目，即以百缣掷出，道人分两囊负之。斯须，尉复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为愈己，不如杀之，即拔刃断其首，随坠地，视之，则纸所为也。尉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执送楚州狱，自列与尉同为盗状，州为檄高邮，高邮报云：“是夕，尉自与仆有讼，方系有司，无从可为盗也？”道人终始堕其计，卒自伏辜。尉狡险万端，有术以自将，屡为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调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张茗坊，与染肆相直，士无事日，凭茶几阅过者。一日，见数人往来其前数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讶之，一夫忽前，耳语曰：“某辈经纪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缣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预吾事，而肯饶舌耶？”其人拱谢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昼万目共睹，彼若有术可窃，则真黠盗也。”因谛观之，但见其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薄暮则皆不见。士笑曰：“彼妄人，果绐我。”即入房，将索饭，则其室虚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目录

石林燕语
校点说明
原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避暑录话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石林燕语

【宋】叶梦得　撰
【宋】宇文绍奕　考异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石林燕语》十卷，宋叶梦得撰。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原籍吴县（今属江苏），居乌程（今浙江吴兴）。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徽宗朝累迁翰林学士，高宗朝官至户部尚书，绍兴初为江东安抚大使，拜崇信军节度使。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富，有《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三卷、《石林奏议》十五卷、《石林燕语》十卷、《避暑录话》二卷等。

据书前自序，本书始撰于徽宗宣和五年（1123），作者隐退湖州时，高宗建炎二年（1128）令其子栋裒集为十卷，名为《石林燕语》。因作者历官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谙熟朝廷典章制度，琐闻轶事，故书中所记北宋以来有关典章制度，颇足援据；所录人物逸事如“米芾拜石”之类，也十分广博，向为史家所重。因本书为作者晚年回忆之作，所记不免失实，故成书后有南宋人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和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二书为之纠谬补益。

本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今有明刻本、商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儒学警悟》本等。此次校点，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他书，凡底本有误，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四库》本将宇文绍奕的《考异》分列于各条之下，考辨甚精，现亦一并收入。

原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嶜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建炎二年，避乱缙云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闾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变故，志意销隳，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更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语虞仲、夷逸曰："隐居放言。"而公明贾论公叔文子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尝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卷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咳如有闻"，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照"，遂改"诏"为"制"。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

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祐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忌前则服澹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从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谓之謻门，而无榜。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謻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謻字或作蓩。”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厩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

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间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尝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祐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史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祐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

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祐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王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嫌，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

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三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之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辨贰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祐、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祐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

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戩、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昺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献、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惟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北虏，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

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祐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祐、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使言于是，都官员外郎家安国自言得唐都省图，六曹在前，持献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

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琪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迄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虽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

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祐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阁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龙图阁待制，言者以为超越，乃改集贤院学士。七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

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

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正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抄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傅，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欲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諝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对，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对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大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坳”。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寮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祐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

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职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帖多出

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炤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祐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祐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

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宰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祐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祐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抵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

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封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祐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请，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穀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置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

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惟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幞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

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祐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体也。

《考异》：此云“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抵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或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

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安之甥，文安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祐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瓌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燕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湜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议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祐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纵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从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余幹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蔡蕤榜，章綡、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雌雄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祐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喻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实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镠，则姑以名宠之尔。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之类，则在官上。瑑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乂、孙志直、臧希让、高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郓州。杨绘知谏院，言"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文潞公在枢府，因称传范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无私，虽以材选，而每不忘后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记·索隐》训婕为承，妤为佐。字本皆从人。大抵古人取训，各以其意适然者，而字多从省。盖倢，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从省去扌。伃为相予，则训佐理亦宜，然后以为妇职，因易人为女耳。

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纸糊。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举修《英宗实录》成，将上，故事当迁一官。曾官已左仆射，乃预辞于上曰："臣官进一等则为司空，此三公之职也。坐而论道，不可以赏劳。"神宗以为诚，遂从其请。书上，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

《考异》：时韩忠献进《仁宗实录》，曾宣靖进《英宗实录》。韩奏"窃见宰臣李沆、吕夷简提举编修《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并乞书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迁官，臣须改司空，韩琦须改太保，三公亦非赏劳之官"，遂皆许之。然则其同时有韩其，异时有李吕，今止记曾豫辞于上，而云"独曾不迁官，人以为得体"，非也。

治平初，议濮庙者六人：吕献可为中丞，吕微仲、范尧夫、赵大观、傅钦之与龚鼎臣为御史。既同时相继被贬，天下号"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犹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轻举。改官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岁遂增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

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考异》：太平兴国五年，见任官赴殿试者六人，惟单𩓐、周缮赐及第，余皆诸州节度掌书。此云迁官而不赐科第，非皆如此也。

天圣末，诏即河南永安县訾王山建宫，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寝也。宫成，赐名会圣，改訾王山为凤台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云：“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凤台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迁陵寝，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为别殿，岁时奉祠宣祖昭宪太后。其后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师寺宇为殿，如奉先故事。兴国开先殿以奉太祖，启圣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丰间，建景灵宫，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庙。自奉先而下皆废，普安亦元德皇后殡宫旧地也。

咸平中，以侍读、侍讲班秩未崇，乃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侍讲学士，班翰林学士下。讲读置学士自此始。其后昺以老请补外，真宗以其久在讲席，使以本职知曹州；而张文节公罢参知政事知天雄军，改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始为兼职，得外任。庆历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遂为故事。

《考异》：咸平二年，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此止载杨徽之，未尽也。云讲读学士始为兼职，非兼也。

赵中令为相，李处耘为枢密使，处耘之女为中令子妇，并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为相，程康肃为枢密副使；熙宁中，王荆公为相，吴正宪为枢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举，数日即院中拜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以为科举盛事。余绍圣试礼部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知举，亦就拜尚书右丞。时试已第二场，邓公自厅事上马扬鞭，左右揖诸生而去。自魏公后，继之者惟邓公也。

吴越钱俶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及俶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勿发也。”俶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始罢枢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乐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复用者，即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思陛下否？”上虽少解，然明年卒召为参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细故谗人得乘间如此。

林文节连为开封府南省第一，廷试皆属以魁选。仁宗亦遣近珰伺其程文毕，先进呈。时试《民监赋》，破题云：“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傍观，忽吐舌，盖恶其语忌也。仁宗由是不乐，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题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上幸详定幕次，即以进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遂擢为第一。

卷五

祥符中，杨文公为翰林学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权免十日起居。诏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兴居调饮食，副予前席待多贤。"祖宗眷礼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考异》：文公疾，在假。诏遣使挟医视之。文公上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其权免起居，又别是一节也。见《会要》。而《金坡遗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参，具状称谢，御笔于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之。"两说不同，然要非因权免起居赐诗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受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上神武机权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发封，见为白纸，则必入禀；及归而示之，又将以见初无轻斩之意。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

仁宗初复制科，立等甚严，首得富公，次得吴春卿、张安道、苏仪甫，惟吴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讫苏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设科以来，两人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杲，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穀、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已过省，以文正为相，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僖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或云：王冀公所请也。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考异》：天禧二年，王钦若请锁厅人不及格坐私罪。天圣四

年，诏免责罚，听再举。以旧制试礼部不及格赎铜，永不得应举也。七年诏：文臣许应两次，武臣一次。盖科罪者，王冀公所请；而免责罚许两次者，乃后来从宽，今并云“冀公所请”，非也。天僖当作天禧。

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为太师，吕申公为左仆射，皆以高年特赐免拜。二公力辞。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因论“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传命非朝见，犹且不免。周天子赐齐小白无下拜，非不拜，谓无降阶，然终下拜。今二臣既辞，宜当从其请。遇见间或传宣免，则可为非常之恩。”仍降允诏，当时以为得体。

故事：臣寮告老，一章即从。仁宗时，始命一章不允，两章而后从，所以示优礼也。熙宁末，范景仁以荐苏子瞻、孔经甫不从，曰“臣无颜可见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报。最后第五章并论《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尝怒也。景仁既得谢，犹居京师者三年。时王禹玉为执政，与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

元祐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世尤以为高云。

唐人记张延赏妻，苗晋卿女。父为宰相；舅嘉贞，子宏靖，皆宰相；婿韦皋虽不为真相，而食王爵。以为有唐衣冠之盛，一门而已。本朝韩忠献亿夫人，王魏公女。忠献参知政事，虽不为相，而康公、玉汝皆洊登相位，持国又为门下侍郎；长子综虽早死，亦为知制诰，皆王氏出。婿李内翰淑与苗氏殆不相远，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执每岁有内侍省例赐新火冰之类，将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钱一千赠之。元丰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吴冲卿时为相，欲赠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赐，此出异恩，当稍增之。”乃赠五千。其后御药院遂为故事。明年除日，复赐冲卿，例复授五千，冲卿因戏同列曰：“一馗足矣。”众皆大笑。宣和间，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将命之人有饮食果实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赐也。

司空图，朱全忠篡立，召为礼部尚书。不起，遂卒。宋次道为河南通判时，尝于御史台案牍中，得开平中为图薨辍朝敕，乃知虽乱亡之极，礼文尚不尽废，至如表圣，盖义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简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礼厚者多宣医。及薨，例遣内侍监护葬事，谓之“敕葬”。国医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敕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故谚云：“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无不从者。

试院官旧不为小录。崇宁初，霍端友榜，安枢密惇知举，始创为之。余时为点检试卷官，自后遂为故事。进士小录，具生月日时者，叙齿也。安喜考命，时考官有善谈命者数人，安日使论之，故亦具生月日时，则过矣。

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嗺酒”，然后乐作，此唐人送酒之辞。本作“碎”音，今多为平声，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诗：“淑景易从风雨去，芳樽须用管弦嗺。”

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此不惟流俗之谬可笑，虽神佛亦可笑也。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而不佩鱼，虽翰林学士亦然，惟二府服笏头带佩鱼，谓之“重金”。元丰官制行，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皆得佩鱼。故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书，淳化中以赐苏易简。

枢密院既专总兵柄，宰相非兼领殆不复预闻。庆历初，元昊用兵，富公为谏官，乃请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时吕文靖为相，不欲兼，富公争之力，遂兼枢密使。自是相继为相者，初授除皆带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参知政事相，始不带兼使。于是皇祐初，宋莒公、庞颍公相，皆不兼，盖元昊已纳款故也。神宗初更官制，王荆公诸人皆欲罢枢密院，神宗难之。其后遂定官制，论者终以宰相不预兵政为嫌，使如故事复兼，则非正名之意，乃诏厘其事大小：大事，三省与枢密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皆签书，付枢密院行

之；小事，枢密院独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院先同对，枢密院退待于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制。

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馆、集贤院置学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如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尔。自后唐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义，始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为文明，以命程羽。自后文明避真宗谥号，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称，改观文。则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观文虽异，而创职之意则同，四名均一等职也。明道中，既别改承明殿为端明，仍置学士，中间又设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则职名增多，不得尽循旧制。始真宗为王冀公置资政殿学士，班枢密下，此即文明之职也。盖是时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别创此名。及丁文简之罢参政，不除资政殿大学士，复置观文，观文班在资政殿大学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孙威敏，盖用丁文简故事尔，轻重疑亦不伦。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也。

《考异》：唐弘文馆、集贤殿学士有非宰相而为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殿与院不同，此云集贤院，非也。有大学士，有直学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非也。端明即西京正衙殿，当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班文明学士下，翰林学士承旨上，此云“班枢密下”，又云即“文明之职”，不知何据。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枢密副使下”，前后不同。近岁有非二府而除资政者，亦有二府罢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皆非也。

古者丧服有负版，缀于领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传》所谓“负广出于适寸”者也。郑氏言：负在背上，适，辟领也。盖丧服之制，前有衰，后有负版，左右有辟领，此礼不见于世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闻。翟内翰公巽尝言：《论语》式负版，非板籍之版，乃丧服之版，以“子见齐衰者必式”为证。

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禹称有夏氏，唐、虞、夏或其封国，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为氏，后因以为国，则尧、舜、禹者，疑其为谥号也。然《易》称“尧、舜氏作”，则尧、舜亦氏，岂复追称之或以谥耶？其通称则皆谓之帝。秦本欲称泰皇，既去泰号称皇帝，固已过矣，汉以后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号曰“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加尊号曰“应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称“开元皇帝”。其后更相衍，多至十余字，此乃生而为谥，果何礼哉？本朝初废不讲。仁宗景祐初，群臣用开元故事，请以景祐为号。自是每遇南郊大礼毕，则百官拜表，加上尊号，以示归美之意。神宗即位，诸臣累上尊号，皆辞不受，元丰三年遂下诏罢之。帝王之盛举也。

俗称翰林学士为“坡”，盖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唐制：学士院无常处，驾在大内，则置于明福门；在兴庆宫，则置于金明门，不专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为称，不常居之尔。谏议大夫亦称“坡”，此乃出唐人之语。谏议大夫班本在给舍上，其迁转则谏议岁满方迁给事中，自给事中迁舍人。故当时语云：“饶道斗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为上坡，故因以为称，见李文正所记。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岁御试题，以“训练将士”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间。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此出矣。

《考异》：国初取进士，每岁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过三十人，非也。

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然宰执及戚里，当时得奏乞给使恩泽，皆例受此官，沿习既久，不以为过。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宰相给使有至此官者，会其将罢，或欲阴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卫、亲卫，意不可测，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类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国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诏致仕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优贤养老之意。当时诏云：始呈材而尽力，终告老以乞骸。贤哉，虽叹于东门；邈矣，遂辞于北阙。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请者颇艰。庆历中，马季良在谪籍得致仕，

言者论而夺之，盖以此。其后有司既为定制，有请无不获，人寖不以为贵。乃有过期而不请者，于是御史台每岁一检举；有年将及格者，则移牒讽之，今亦不复举矣。

《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致仕，给半俸，遂为例。太和元年，杨於陵致仕，特全给俸料，辞云："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惟，已为过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诏致仕官给半俸，此云真宗，非也。咸平五年，谢泌言：致仕官近皆迁秩，今录授朝官给半俸，须有清名及劳效乃可听。乃诏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便；若谪籍不得致仕，后来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苏子由诗云"余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当容乞"是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谓特许致仕，真宗朝御史卢琰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请举休致之典。"时二三名卿犹有不退之讥，则过期不请，非独后来也。

唐三院御史，谓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台院"，殿中曰"殿院"，监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号，非官称也。侍御史自称"端公"，知杂事则称"杂端"，而殿中、监察称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盖失之矣。而侍御史复不称台院，止曰"侍御"，端公、杂端但私以相号，而不见于通称，各从其所沿袭而已。

《考异》：《因话录》侍御史众呼为"端公"，非自称也。

唐御史台北向，盖沿隋之旧。公堂会食，侍御史设榻于南，而主簿在北，两院分为东西，故俗号侍御史为"南榻"。

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之资浅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马周令于监察御史里行，遂以名官。《马周传》不载，《六典》言之。或曰：始龙朔中王本立，亦见唐人杂记，然不若《六典》为可据也。

《考异》：马周、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见《唐书·职官志》。此云见《六典》及唐人杂记，不若以《唐书》为据也。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里行，非独监察御史也。

唐诏令虽一出于翰林学士，然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所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其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学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谓之"诏意"。故无所更易增损，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中。近岁或尽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或诏学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无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官职，多一时名士，在馆率论资考次迁，未有越次进用者，皆有滞留之叹。张文潜、晁无咎俱在其间。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意以为平，缓曰：“子由此除不离核。”谓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岂不胜汝枝头干乎？”闻者皆大笑。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之“枝头干”，故云。

陈恭公自为参政时，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尝请建储德之也。皇祐初，赵清献诸人攻恭公二十余章，意终不解。一日，喟然顾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乐乎？”中官曰：“岂非以陈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尔。既台谏官有言，何不从之使去？”上曰：“我岂不知此？但难得如此老子不谩我尔。”后不得已欲罢之，犹令自举代。恭公荐吴正肃公。即召至阙下，会赐宴，正肃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陈恭公初相，张安道为学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谕曰：“善为草麻辞，无使外人得有言。”盖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载其请建储之事云：“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览称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时论者犹未一，上赐额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笔，表扬故相岐国公执中之遗烈也。”于是遂无议之者。

《考异》：“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陈恭公除参政制词，此云麻词非也。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事，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将纳后，得狄谘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过房，以问宰执。或曰：“勋臣门阀可成。”王彦霖为签书枢密院，曰：“在礼问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列外氏官讳，今以狄氏为可，将使何辞以对？”宣仁默然，遂罢议。

《考异》：元祐初当作元祐六年。

帝女谓之“公主”，盖婚礼必称“主人”，天子不可与群臣敌，故以同姓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尔。而汉又有称“翁主”者，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称，古人大抵谓父为翁。诸侯自相主婚无嫌，故称

翁者谓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后，诸王之女皆封“县主”，隋以后又有称“郡主”者，自是遂循以为故事。则主非主婚之名，盖尊之，犹言县君、郡君云尔。国初，赵韩王以开国元臣，诏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赵氏一家而已。而名实之差，流俗相习而不悟，主、君皆尊称，则县主、县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从以为异也。

大驾玉辂，世传为唐高宗时物，坚壮稳利，至今不少损。元丰间，礼文既一新，有司请别造新辂，诏宋用臣董之，备极工巧珠宝之饰。既成，以正旦大朝会，宿陈于大庆殿廷，车人先以幕屋覆之。将旦彻屋，忽其上一木坠，尽压而碎。一木之势，盖不能至此，人以为异。自后竟乘旧辂。

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每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燕，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辄坠水，几不免相继。哲宗临幸，是日，大风昼冥，池水尽波，仪卫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后遂废不用。二事适相似，亦可怪也。

卷六

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红缯为之九幅，上为涂金铜龙头以揭旌，加木盘。节以金铜叶为之。盘三层，加红丝为旄。麾枪亦施木盘。豹尾以赤黄布画豹文。皆以髹漆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旆”。受赐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日”。唐制有六纛，今无有也。

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分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尔。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于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是也。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宏宝击败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为《五代史》，号精详，乃云“不知其所始”，盖考之未详也。自有两司，六军诸卫渐废，今但有其名。则两司不独为亲军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马。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间史宏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马数岁者以齿。唐人多谓陇右人为张万岁讳。万岁为太仆卿，掌马政三十余年，恩信行于陇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计年，惟马之壮老，人所欲知，而无以验其实，必自其齿观之。则以岁为齿，理固宜尔也。

《考异》：《曲礼》齿路马，《周礼》马质书其齿毛，《春秋传》马之齿长矣。则马数岁者以齿，非自唐始也。

唐制：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盖户部掌纳，度支掌出，谓常赋常用也。又别置盐铁转运使，以掌山泽之入，与督漕挽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领其职；乾符后，改置租庸使以总之。至后唐，孔谦暴敛，明宗诛谦，遂罢使额，以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总判，号曰“判三司”。未几，张延朗复请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权常亚宰相。

《考异》：肃宗始以第五琦为盐铁使，后刘晏始兼盐铁转运使，晏为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户部、度支之外，便别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开元十一年有之，永泰元年并停，然盐铁转运使则如故，非乾符后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总户部度支之职也。盖自《五代史·张延朗传》失之，此既承误又甚尔。梁始复置租庸使，则三司之职皆总之矣。

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官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太平兴国中，李文正公昉尝举故事，请禁品官绿袍，举子白纻，下不得服紫色衣；举人听服皂，公吏、工商、伎术，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沿习之久，不知其非也。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诏详定车服之制。李昉等奏，中外官及举人不得绯绿白袍内服紫，仍许通服皂衣白袍，非李公自为此请也。

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

太庆殿初名乾元，太平兴国、祥符中，皆因火改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龙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会，策尊号，则御焉。郊祀大礼，则驾宿于殿之后阁，百官为次，宿于前之两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礼。又以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礼，则旋揭之，事已复去。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旧曰端明，后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殿，自大庆殿后，紫宸、垂拱之两间有柱廊相通。每月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过殿，则

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月朔与诞节郊庙礼成受贺，契丹辞见，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发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听之，紫宸不受贺，而拜表称贺，则于东上阁门；国忌未赴景灵宫，先进名奉慰，则于西上阁门；亦就庭下拜而授阁门使，盖以阁不以殿也。惟垂拱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旧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尝御策制科举人，故后为进士殿试之所。其东廊后有楼曰“升平”，旧紫云楼也。每大燕，则宫中登而观焉。皇仪殿旧名滋福，咸平初，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为万安宫。后崩复旧。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废而不用，以为治后丧之所。

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请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事污多士乎？”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

《考异》：当云官五品，时法官援李希辅例，请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言希辅、仲宣均为枉法，仲宣止系违命，视希辅有间。上令免决黥之。苏又奏不可，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岭外。非故事皆贷命杖黥，配海岛也。又，先已免杖，次乃免黥。

皇祐初，丁文简公罢参知政事，初除观文殿学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后加大学士以命贾文元。始诏非尝任宰相，不除观文殿大学士，遂为宰相职名。熙宁间，韩康公自陕西宣抚使失律，以本官罢相。是岁，明堂恩复观文殿学士，而不加大学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罢，率止除观文殿学士。而王子纯以熙河功，王乐道以宫僚，虽非宰相亦除，盖异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龙图阁学士。

国朝状元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宪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为尤盛。文正初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尧臣榜，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

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台属皆东西立于厅下，上事官拜厅已，即与其属揖而不声喏，谓之“哑揖”。以次升阶，上事官据中坐，其属后列，坐于两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后，皆书曰“记谘”，而后引百司人吏立于庭台。吏自厅上厉呼曰：“咄！”则百司人吏声喏，急趋而出，谓之“咄散”。然后，属官始再展状如寻常参谒之仪，始相与交谈，前此盖未尝语也。案后判“记谘”，恐犹是方镇宪衔时沿袭故事。记谓“记室”，谘谓“谘议”，不知哑揖、咄散为何义，然至今行之不改。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时为相，与文穆同在二府。后五年，文正罢，文穆遂代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登第时寇莱公已为相，冯魏公已为参知政事。后亦代莱公为相，而魏公尚枢密使。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时，冯魏公为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为参知政事，亦代魏公为相，而冀公方自江宁再入为首相，自是无复继者。

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殽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寖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而去，人传以为笑。

国朝知制诰，必召试而后除，唐故事也。欧阳文忠记不试而除者惟三人：陈文惠、杨文公与文忠，此乃异礼。自是继之者，惟元祐间苏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者，皆不试。盖起居舍人遇中书舍人阙，或在告，则多权行辞，为已试之矣，故不再试，遂为故事。

尚书省、枢密院札子，体制各不同。尚书年月日，宰相自上先书，有次相则重书，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书，别为两行，盖以上为重。枢密知院自下先书，同知以次，重书于上。签书亦然，盖以下为重，而不别行。

唐诰敕，宰相复名者皆不出姓，惟单名则出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余多见人告身类如此。国朝宰相虽单名亦不出姓，他执政则书，异宰相之礼也。

宰相监修国史，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赵韩王以来失之。然韩王初相时，范鲁公三相俱罢，中书无人，乃以太宗押敕，则虽相亦是敕除，未尝降麻，盖国初典礼犹未备也。

《考异》：旧有诰文，又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礼仪院言：皇子诰敕，请令阁门进纳宫中给赐。王元之《代王侍郎辞官表》云：伏蒙圣慈，赐臣官诰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参知政事。陈尧叟自枢密使罢为右仆射，命其子赍诰牒赐之。司马温公辞副密云：乞收还敕诰。其他证据甚多，此特举其显然者。近世诰敕不并行，岂得谓国初宰相亦敕除未尝降麻乎？赵韩王拜相麻制，见《实录》。

故事：杂学士得服金带。熙宁初，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上以为能，诏赐金带。非学士而赐带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为两省属官，皆得预闻两省之事。初，舍人既沿旧制，差除有未审当，皆得直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则先使诣执政，禀议有异同，然后缴奏以闻。韩仪公为给事中，建言两省事体均一，不应一得直行，一须禀议，遂诏如舍人。然舍人于中书事，皆得于检后通书押，而给事中则但书录黄而已。舒信道为给事中，复以为言。王文恭为相，时以白上。神宗曰：“造令与行令不同，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遂著为令，迄今以为定制也。

祖宗时，选人初任荐举，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变为睦州推官，以歌辞为人所称，到官才月余，吕蔚知州事即荐之。郭劝为侍御史，因言三变释褐到官始逾月，善状安在，而遽荐论？因诏州县官，初任未成考不得举，后遂为法。

故事：生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

《考异》：使相虽在外，亦赐。范蜀公内制，有赐使相判河阳富弼生日礼物，口宣云：“爰兹震夙之旦，故有匪颁之常。”王荆公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赐。此云使相无外赐者，又云元丰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皆非。荆公熙宁九年再罢相，除使相判江宁，寻改集

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除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行，改特进。

天圣前，诸路使者举荐未有定限，选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时吏部选人磨勘，岁才数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为六考。知州等荐，吏部皆视属邑多寡，裁为定数。于是当荐举者，常以应格充数为意，遂数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见人至二百五十余人。贾直儒为中司，尝言其冗。时但下诏，申戒中外，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罢范鲁公三相，而独拜赵韩王，乃置参知政事二员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为之。执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预奏事，但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相十年，后以权太盛，恩遇稍替，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遂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故参用之。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陈文惠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祐，贾文元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迄今不改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资政殿大学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迄天圣末二十余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时谢希深当制，云："有国极资望之选，今才五人。儒者兼翰墨之华，尔更九职。"当时颇称之。

宣献尝历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再为翰林学士，三为侍读学士，而后除资政殿大学士，至是并为九也。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具事因，降札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上至于节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表具之字必长。作表字，旁一瞥，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抹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何时。

龙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谓六军也。每军有统军，而无上将军。盖唐贞元之制，以比六尚书用待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国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误以为左羽林上将军，后遂为例。治平三年，始诏今后六军加官不除上将军，所以厘正其失也。

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梁更为天策上将军，以命马殷，亦开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宠，故采唐旧典授之，结衔在功臣上，而不开府。其后荆王元俨薨，因以为赠官。

《考异》：唐太宗为皇太子，即罢天策府，自不应更有府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庆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为知大宗正事。其后相承，皆以宗室领。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数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亦以怀州团练使宗惠为之，迄今以为故事。熙宁三年，复置丞二员，而命以外官。

继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临幸，赐名资善堂，仁宗肄学之所也。祥符八年置，旧在元符观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国朝宰相执政，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谓等因请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以下，只日互陪侍讲，从之。

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

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少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卷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见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闲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达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

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从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祐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祐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牴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裘。裘者，里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材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邠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颍州团练推官。此云权邠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女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自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士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

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改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政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遗一字。莱公大惊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馆职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是岁，沂公特试于中书。

《考异》：钱易制科中书试六论，谢泌、李仲容皆召试中书，除直史馆；李宗谔试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罗处约召试相府，除直史馆；王钦若试学士院，除知制诰。此云故事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祐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祐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为陕西转运判官。当五路大举后，财用匮乏，屡请于朝。吴枢密居厚时为京东都转运使，方以冶铁鼓铸有宠，即上羡余三百万缗，以佐关辅。神宗遂以赐范。范得报，愀然谓其属曰："吾部虽窘，岂忍取此膏血之余耶！"力辞讫弗纳。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太宗下诏亲征。行次大名，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上作诗示行在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宁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苏仪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乾岗，貌类艺祖"之语，仁宗为留中不出。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随州。谢宾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欧阳文忠、刘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陈州。

天圣、宝元间，范讽与石曼卿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庞颖公为开封府判官，独奏讽，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时讽尝历御史中丞，为龙图阁学士。颖公言之不已，遂诏置狱劾之，讽坐贬鄂州行军司马。曼卿时为馆阁校勘，亦落职，通判海州。仍下诏戒励士大夫，于是其风遂革。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盖自视久次，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媒。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适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

继擢枢密副使。

吕侍读溱，性豪侈简倨，所临镇虽监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参为都转运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库事，会有不乐吕者，因论以赃。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因率同列上疏论救。韩康公时为中丞，因言从官有罪，从官救之，则法无复行矣。文忠之言虽不行，然士论终以为近厚也。

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又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诗，有“玉带悬金鱼”之语，告公，请因加佩金鱼。自是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非三师而以恩特赐者，又五人云。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鐍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庄肃公，景祐中监在京仓。南郊赦，录朱全忠之后，庄肃上疏罢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为劝？”仁宗善之，擢审刑院详议官，记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见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监在京广衍仓，景祐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论朱全忠事。此云监在京仓时疏罢之，非也。

天圣三年，钱思公除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为学士当制。希白于思公，从父兄也。兄草弟麻，当时以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自枢府入相，子开适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异》：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相，弟维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尝六七。杜正献公以清节名天下，然一生多历外职，五为使者，遍典诸名藩；在内惟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遂至为枢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谏官被谪，召还，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知开封府，复谪，晚乃自庆州亦入为枢密副使。二公皆未尝历两省，而文正之文学不更文字之职，世尤以为歉也。

吴龙图中复性谨约，详于吏治，自潭州通判代还。孙文懿公为中丞，闻其名，初不之识，即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或问文懿："何以不相识而荐之？"文懿笑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吾岂荐识面台官耶？"当时服其公。

苏相子容为南京察推，时杜祁公尚无恙，极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当与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岁入相，八十薨；苏公以七十二岁入相，八十二岁薨。不惟爵齿略相似，杜公在位百余日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末乃为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甫一年后，亦以太子少师致仕，太上皇即位，方进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执政有不悦者，故特以东宫三少抑之，当时以为非故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初，亦坐章申公不悦，令具杜公例进呈，苏公闻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绝希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微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靖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途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盖虽困而不屈也。

卷八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颍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岁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概第三。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考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儒为魁。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后法制既备，有司无得容心，故人亦不复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遂亦降为第二，以冯当世为魁。

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预省试，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竟不在选，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试卷覆视之，则以赋落韵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时为相，从其请。既廷试，遂为第一。

《考异》：此说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景德二年，乃毕文简、寇莱公为相，王魏公参政。此云“王魏公时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举，取二十八人。物论喧然，以为多遗材。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为复试，颇恶齐嚣讼，考官赋题，特出“一叶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齐仍在第一。

国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柳开少学古文，有盛名，而不工为词赋，累举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昉知举，被黜下第。徐士廉击鼓自列，诏卢多逊即讲武殿复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

自是遂为故事。再试自此始。然时开复不预，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较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祐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闇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瓌、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无科

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釜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即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燖，如铁入火，贵出其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台省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衒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公、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颖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敌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虏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此其国中

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勖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

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虏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瑀、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

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祐九年，吕大防罢，章惇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为最久云。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祐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范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祐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都；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座，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

故事：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以八饼为斤。仁宗时，蔡君谟知建州，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为请，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为岁额。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袋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其后又有为“瑞云翔龙”者。宣和后，团茶不复贵，皆以为赐，亦不复如向日之精。后取其精者为“茶”，岁赐者不同，不可胜纪矣。

《考异》：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非知建州也。始进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此云“斤为十饼”，非也。

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坐椅子舆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见，信然，乃许之。前无是礼也。

《考异》：《吕传》云：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

卷九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旸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奭奉使而肯称臣，子奭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祐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

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辩。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词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谪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谪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励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辞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祐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

武恭帅定州，虏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虏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虏，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元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

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虏适会冬至，虏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

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虏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虏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虏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唯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尔。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圣光献太后尤谨。升遐之夕，王禹玉为相入慰，执手号恸，因引至敛所，发视御容，左右皆感绝。将敛，复召侍臣观入梓宫物，亲举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恸几欲仆。禹玉为挽辞云：“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云：“朱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皆纪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其后为执政，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迁皆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伏。

王禹玉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翰林学士，其家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宁初，叶尚书祖洽榜，闻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无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

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师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太宗时，陈文忠公廷试第一，曾会第二，皆除光禄寺丞，直史馆；会继迁殿中丞，知宣州，赐绯衣银鱼，前无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资谅闇榜，亦为进士第一，乃连三任职官，十年而后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资未尝求于当路，代还多自赴吏部铨，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许，屡以贽欧阳文忠，卒不见录。故在嘉祐初、治平间，虽为从官，但多历监司帅守。熙宁初，荆公当国，独知之，始荐以为知制诰，神宗犹未以为然。会广西侬智高后，复传溪峒有警，选可以经略者，乃自南京迁知广州。既至，边事乃误传，其《谢上表》云：“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盖用泽潞《李文饶》及《丙吉传》中事。神宗览之，大称善，后遂自荆南召为翰林学士。

元祐初，魏王丧在殡。秋燕，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燕。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当撰致语。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以为非；周穆后既葬除丧，景王以宾燕，叔向议之，以为若绝期，可以燕乐，则平公、景王何以见非？余谓天子绝期，谓不为服也。不为服，则不废乐，太常之议是矣。以为情有所不忍，则特辍乐，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当更论绝期为言。如富郑公母在殡，而仁宗特罢春燕，叔父岂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仁宗以宰臣张知白之丧特罢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事，且云魏王之亲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间，欧阳永叔罢参知政事，知亳州，除观文殿学士；相继赵

叔平罢知徐州，亦除。其后非执政而除者，王韶以边功，王乐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异》：欧阳永叔罢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抃、胡宿，皆以前执政，或初罢政除观文殿学士，此止举欧、赵二人，何耶？

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于是始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论，问“古用民，岁不过三日”策。

吕宝臣为枢密使，神宗欲用晦叔为中丞，不以为嫌，乃召苏子容就曾鲁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门公卿，三朝侍从，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岂以弟兄之任事而废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时，已革亲嫌之制。台端之拜，无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辞，上命中使押赴台。礼上，公弼亦辞位，不从。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陈旸叔，乃诏旸叔班潞公下。潞公辞曰：“国朝未有枢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尝先王曾、张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乱官制。”力辞久之，不听，乃班旸叔上。已而阁门言：旧制：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今彦博先升之，则遇大朝会，亲王并入，亦当带压亲王。潞公复辞，始许班旸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札子而后始登对。谏官则不然。熙宁初，始诏依谏官例，听直牒阁门请对。

熙宁三年，制科过阁，孔文仲第一，吕陶亦在选中。既殿试，文仲陈时病，语最切直，吕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书第三等；王禹玉、陈睦复考，书第四等。王荆公见之，怒不乐中，批出：“黜文仲，令速发赴本任；吕陶升一任，与堂除差遣。”自是遂罢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试当自陈者，多慕效之。近岁科举当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预编次，唱名即举行，其风遂绝。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

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为盛事。为善亦安道旧名。

张文节公初为龙图阁待制，求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清闲无职事，知白岂不长于治剧，欲自便耶？”魏公对：“知白博学，通晓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于进取故尔。”上曰：“若此，正好为中执法。”乃命以右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间，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与在廷异，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温公自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申公亦自外同召。温公既就试，而申公力辞不至，改除天章阁待制。温公大悔，自以为不及。命下凡九章，辞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与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辞得请，而臣独就职，是公著廉逊，而臣无愧耻也。”朝廷察其诚，因亦除天章阁待制。

《考异》：温公与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非也。温公辞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自循省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辞知制诰云：“窃闻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阁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辞修注则引荆公，辞知制诰则引申公，各一时之事，非有所取则也。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

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自是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

卷十

苏魏公为宰相，因争贾易复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杨畏论苏故稽诏令，苏即上马乞退，请致仕。吕微仲语苏：“可见上辩之，何遽去？”苏曰：“宰相一有人言，便为不当物望，岂可更辩曲直？”宣仁力留之，不从，乃罢以为集禧观使。自熙宁以来，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师者，盖异恩也。绍圣初，治元祐党人，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惟子容一人独免。

熙宁以前，台官例少贬，间有责补外者，多是平出，未几复召还。故台吏事去官，每加谨为，其治行及区处家事无不尽力。近岁台官进退既速，贬谪复还者无几，然吏习成风，犹不敢懈。开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举必绳以法，往往加以笞责，故府官罢，吏率掉臂不顾，至或靳侮之。时称“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

范鲁公与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为一制。其辞曰：“或病告未宁，或勤劳可眷。”时南郊毕，质、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罢参知政事，真宗眷意犹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命之。时寇莱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学士之下。冀公诉以为无罪而反降，故复命为大学士，班枢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尝任宰执者不除。元丰间，韩持国、陈荐非执政而除，盖宫僚之异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尝遣内侍凌文炳传宣抚问，因赐金二百。荆公望阙拜受跪已，语文炳曰：“安石闲居无所用。”即庭下发封，顾使臣曰：“送蒋山常住置田，祝延圣寿。”

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振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元之亦极力延誉，由是众多侧目。有伪为元之《请汰释氏疏》，及《何无佛论》者，未几有商、洛之贬。欧阳文忠公丁母忧，服除召还。公尝疾士大夫交通权近，至是亦有伪公《乞罢斥宦官章》传播者，遂出知同州。会有辩其诬，遂复留。

绍圣间，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

廷侍从初不记省，见丞相进即止。蔡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独徐足一拜而退，当时以为得体。大观间，蔡鲁公在告，张宾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时为学士，刘德初、薛肇明皆为尚书，班相近，予觉其误，即语二人。二人曰："非误，当拜。"余不免亦从之。阁门弹失仪，皆放罪。子厚语人：是日边奏，有蕃官威明阿密者当进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数。而予虽觉其误，然初亦不甚着意记拜数，既闻二人之言，从而亦疑。乃知朝谒当一意尽恭，不可杂以他念也。

李孝寿知开封府，有举子为仆所陵，忿甚，亟缚之，作状欲送府。会为同舍劝解，久之，气亦平，因释去；自取其状，戏学孝寿押字，判曰："不勘案，决臀杖二十。"其仆怨之。翌日，即窃状走府，曰："秀才日学知府判状，私决人。"孝寿怒，即令追之。既至，具陈所以，孝寿翻然谓仆曰："如此，秀才所判，正与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读其状，如数决之。是岁，举子会省试于都下数千人，凡仆闻之，皆畏戢无敢肆者，当时亦称其敏。

真宗幸澶渊，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虏既入塞，河北居民惊奔渡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舟人邀阻不时济。丁闻之，亟取狱中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既渡，复择民之少壮者，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连数百里。虏人莫测，讫师退，境内晏然。

张乖崖再治蜀。一日，问其客李畋："外间百姓颇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镇，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难服，前未，今次或恐，然只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刘秘监几，字伯寿，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宾客，饮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谋为变者。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坐客尽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顷，皆擒至。几遂极饮达旦，人皆服之，号"戴花刘使"。几本进士，元丰间换文资，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时，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壶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尝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神宗亦不之责。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声者。

宋守约为殿帅，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声。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故言守约恶闻蝉声。神宗一日以问守约，曰："然。"上以为过，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

令为先。臣承平总兵殿陛，无所信其号令，故寓以捕蝉耳。蝉鸣固难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臣庶几或可使人。”上以为然。

包孝肃为中丞，张安道为三司使，攻罢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肃复言其在蜀燕饮过度事，改知郑州。已而乃除孝肃，遂就命。欧阳文忠时为翰林学士，因疏孝肃攻二人，以为不可，而已取之，不无蹊田夺牛之意。孝肃虽尝引避，而终不辞。元祐间，苏子由为中丞，攻罢许冲元，继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欧阳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风也。

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考异》：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都署，咸平六年战殁。此云“为高阳关部辖”，非也。

陈密学襄、郑祭酒穆，与陈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乡行称，闽人谓之“四先生”。烈尤为蔡君谟所知，尝与欧阳文忠公共荐于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伪，蔡君谟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进，人问之，曰：“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者也。”其所为类如此。后为妻讼其不睦事，为监司所按，诏置狱劾治。司马温公为谏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尝为近臣所推，必无甚过，若遽摧辱，恐沮伤山林处士之气。”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请俸，必过初五。家人有前期误请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师鲁公所知也。余在颍川士人家，尝见师鲁得罪后谢公书，亲引此事云：以某自视，虽若无愧，以公观之，则安得为无罪？师鲁盖坐擅贷官钱，为部吏偿债。当时有恶之者，遂论以赃云。

吕丞相微仲，性沉厚刚果，遇事无所回屈，身干长大，而方望之伟然。初相，苏子瞻草麻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风；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言固不可不慎。

《考异》：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终身为恨乎？果毅当作“果

艺”。

仁宗山陵，韩魏公为使。时国用窘匮，而一用乾兴故事。或以为过。苏明允为编礼官，以书责公，至引宋华元厚葬事，以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敛容起谢曰：“某无状，敢不奉教！然华元事，莫未至是否？”闻者无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刘丞相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随时增损。故承平时，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望而知其为刘氏也。数十年来，衣冠诡异，虽故老达官，亦不免从俗，与市井喧浮略同，而不以为非。

旧凤翔郿县出绦，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绦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绦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

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数。客有疑而问公，公曰：“无他，吾自少昼日所为，夜必裒敛，奏知上帝。”已而复曰：“苍苍眇冥，吾一矢区区之诚，安知必能尽达？姑亦自防检，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为耳。”有周竦者，尝为公门客，为余言之。

杜祁公罢相，居南京，无宅，假驿舍居之数年。讫公薨，卒不迁，亦不营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闾里吉凶庆吊，与亲识之道南京者，相与燕劳，问遗之礼未尝废。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绝俸不能自给，始尽出其箧中所有，易房服钱二千。公本遗腹子，其母后改适河阳人。公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阳，依其母佣书于济源。富人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佑，有奇才。方公始为西帅时，已能佐公治军，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尝为人言：“纯仁得吾之忠，纯礼得吾之正，纯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国，世固知之；夷

叟简默寡言笑，虽家居独坐一室，或终日不出；德孺继公帅西方为名将，卒如其言云。

前辈多知人，或云亦各有术，但不言尔。夏文庄公知蕲州，庞庄敏公为司法，尝得时疾在告。方数日，忽吏报庄敏死矣。文庄大骇，曰："此人当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发哀，文庄曰："不然。"即自往见，取烛视其面，曰："未合死。"召医语之曰："此阳证伤寒，汝等不善治，误尔！"亟取承气汤灌之。有顷，庄敏果苏，自此遂无恙，世多传以为异。张康节公升、田枢密况，出处虽不同，其微时皆文庄所荐也。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之徒，皆深所厚者。为帅府辟置，多谪籍未牵叙人。或以问公，公曰："人之有才能无瑕颡者，自应用于宰相。惟实有可用，不幸陷于过失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军伍以杂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龙骑指挥。故时当权者，每惮公废法建请，难于尽从，因戏之为"龙骑指挥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对则如流。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在政府数年，每进文字，亦如常人，不少异。贵人真自有相也。余为郎官时，尝遇视朔过殿，有御史为巡使者，法当独立于殿廷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仪。其人久在学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辄无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为疾作，亟命卫士数人扶出。逮至殿门，步行如常，问之，曰："自不能晓，但觉足弱耳。"其人官后亦不显，亦其相然也。

崇宁中，蔡鲁公当国。士人有陈献利害者，末云："伏望闲燕，特赐省览。"有得之欲谗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闲之燕，非人臣所得称，而鲁公受之不以闻。"鲁公引《礼》"孔子闲居"、"仲尼燕居"自辩，乃得释。

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著《迂书》四十一篇。韩魏公晚号"安阳戆叟"，文潞公号"伊叟"，欧阳文忠公号"六一居士"，以琴、棋、书、酒、集古碑为五，而自当其一，尝著《六一居士传》。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岭外归许下，号"颍滨遗老"，亦自为传，家有遗老斋，盖元祐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

章郇公高祖母练氏，其夫均，为王审知偏将，领军守西岩。一日，盗至，不能敌，遣二亲校请兵于审知，后期不至，将斩之。练氏为请不得，即密取奁中金遗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会王氏国乱，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时均已卒矣。二校闻练氏在，亟遣人赍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并及矣。"练氏返金帛不纳，曰："为我谢将军，诚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与此城人可俱全；不然，愿与皆屠，不忍独生也。"再三请不已。二将感其言，遂许城降。均十五子，五为练氏出，郇公与申公皆其后也。

丁晋公初治第于车营务街，杨景宗时为役兵，为之运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后以太后得官。晋公谪，即以其第赐之。性凶悍，使酒挟太后。晚尤骄肆，好以滑槌殴人，时号"杨滑槌"，故今犹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尝云："陆象先言：'天下本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烦耳。'吾亦曰：'心间本无事，率由妄念扰之，始为烦耳。'"

晁文元公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萧然，虽子弟见有时。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风蝉曳绪。每五鼓后起坐，闻之尤清澈，以为学道灵感之验。今人静极，类亦有闻此声者，岂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尝自见其形在前，既久渐小，八十后每在眉睫之间，此尤异也。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曾子先持母丧过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顾所服红带。适一虞候挟笏在旁，公顾之，即解易其皂带入吊。既出，复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为白波辇运，潞公时尚少。一日，尝以事忤其父，欲挞之，潞公密逃去。张靖父为辇运司军曹，司知其所在，迎归使与靖同处。其父求潞公月余不得，极悲思之，乃徐出见，因使与靖同学，后因登第。潞公相时，擢靖为直龙图阁。靖有吏干。翰林学士张阁，其子也。

蔡鲁公喜接宾客，终日酬酢不倦。家居遇宾客少间，则必至子弟

学舍，与其门客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见宾客。每不得已一再见，则以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接客则病。”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知无为军，初入州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

《考异》：据米芾所记，《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钱十五万得之；而《谢安帖》六十五字，则得于蔡太保也。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谦，世居今京昭德坊。后唐庄宗入汴，仁谦出避，其第为唐六宅使李宾所据。宾家多赀，尝藏金珠价数十万第中，会以罪谪，不及取。仁谦后复归，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谦曰：“吾敢盗人之所有乎！”尽召宾近属，使发取，然后入。文惠为相时，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谦仕周，亦为太子宾客致仕云。

宋元宪公尝问苏魏公：“徐锴与铉，学问该洽略相同，而世独称铉，何也？”魏公言：“锴仕江南，早死；铉得归本朝，士大夫从其学者众，故得大其名尔。”元宪兄弟好论小学，得锴所作《说文系传》而爱之。每欲为发明，得苏论，喜曰：“二徐未易分优劣，要以是别之，异时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顷从苏借《系传》，苏语及此，亦自志于《系传》之末。

曹玮帅秦州，当赵德明叛，边庭骇动，玮尝与客对棋。军吏报有叛卒投德明者，玮弈如常，至于再三，徐顾吏曰：“此吾遣使行，后勿复言。”德明闻，杀投者，卒遂不复叛。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寇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亦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牒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避暑录话》四卷，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苏州）人。绍圣进士。初任丹徒尉。徽宗时官翰林学士，出帅颍昌府，因摧抑贪吏而遭罢黜。高宗即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迁尚书左丞，曾致力于抗金防务。官终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宋史·文苑传》称其“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他见多识广，著有《建康集》、《石林词》、《石林诗话》、《石林燕语》和《避暑录话》等。

据此书作者书前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综观书中所记，如记宜兴善权洞中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蟦赎寺碑、记滕达道微时任气使酒等，均可补史乘之阙。

由序知此书成于绍兴五年六月。晁公武《读书志》载为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作二卷，《稗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丛书集成初编》亦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氏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此本遇宋帝讳庙号悉缺避空格，犹是沿宋椠之旧。另有《说郛》和《五朝小说》选摘部分而录为一卷。各本所录内容的排列次第亦偶有先后不同。现以夏敬观校涵芬楼藏版《宋人小说》所收四卷本为底本，校以《稗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及叶德辉观古堂重刻楙花盦本，并参检《宋史》加以标点。诸本所载字词不同之处则择善而从，按标校原则径改，不出校注。

序

绍兴五年五月，梅雨始过，暑气顿盛，父老言数十年所无有。余居既远城市，岩居又在山半，异时盖未尝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从一仆夫负榻，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偃仰终日。宾客无与往来，惟栋、模二子、门生徐惇立挟书相从，间质疑请益。时为酬酢，亦或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三子云："幸有闻，不敢不识，以备遗忘。"屡请不已。乃使栋执笔，取所欲记则书之，名曰《避暑录话》云。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

卷一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贺知章、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长史旭、焦遂、李适之也。适之坐李林甫谮，求为散职，乃以太子少保罢政事。命下，与亲戚故人欢饮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可以见其超然无所芥蒂之意，则子美诗所谓"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是也。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即贬死袁州，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惟焦遂名迹不见他书。适之之去，自为得计，而终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诗意，林甫之怨岂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论怨有浅深也。乃知弃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乐，有不能自谋者。欲碌碌求为焦遂，其可得乎？今岘山有适之洼樽，颜鲁公诸人尝为联句而传不载，其尝至湖州，疑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与丁晋公不相能，中常郁郁不乐。旧中书省壁间有其手题诗一联，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凡数十处，此裴晋公诗也。初不见全篇，在许昌偶得其集，云："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嵩阳旧田里，终使谢归耕。"裴公之言犹及此，岂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云："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则此公胸中亦未得全为无事人，绿野之游岂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诗辞皆整齐闲雅，忠义端亮之气凛然时见，览之每可喜也。

裴晋公诗云："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岁新茶适佳。夏初作小池，导安乐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台白莲，植其间，叶已覆水。虽无淙潺之声，然亦澄澈可喜。此晋公之所诵咏，而吾得之，可不为幸乎？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

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余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苏子瞻诗所谓“稚节可专车”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余，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酿。忽看欧文忠诗，有“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当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邹湛有言，如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时，寄北门韩魏公诗也。

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惠州作桂酒，尝问其二子迈、过，云亦一试之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二子语及，亦自抚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尽如其节度，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曲蘖，何可以他物为之？若不类酒，孰若以蜜渍木瓜檐橙等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刘禹锡传南方有桂浆法善造者，暑月极快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安知其为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过矣。

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未尝已也。余见蔡天启、薛肇明备能言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吾独异此，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门。每坐辄终日，至足痺乃起。两岩相去无三百步，阅数日才能一往。一榻所据，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陶渊明云“园日涉而成趣”，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非余颓惰者所及乎？万法皆从心生，心苟不动，外境何自而入？虽寒暑可敌也。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此岂无寒暑乎？盖不知尔。近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终日迁徙，百计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昼烈

日，衣以厚衲，挽车负担，驰骋不停，竟亦无他，但心所安尔。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风痺疾，归寓许昌天宁寺。足不能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尝欹偃。每食时，弟子扶掖，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对大宾客，而神观澄穆，肤理融畅。疾虽不差，亦不复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语绝即化。余尝盛暑屡过之，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但笑而不答。夫心无避就，虽婴儿、役夫，犹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卢鸿《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余往有庆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洊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謩记。"又书："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謩再题。"邹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謩，不知何人。涿郡，盖亦卢氏望。兰陵公或云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终太常少卿，则所谓大仪也。丁未，僖宗光启二年。己酉，昭宗龙纪元年。此画宣和庚子余在楚州为贺方回取去不归。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卜筑于此山之下。视图中草堂、樾馆、桃烟磴、羃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余所，比年松竹稍环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耸左右，诘曲行云霞中，不知视鸿居为如何，但恨水泉不壮，无云锦池、金碧潭耳。

谢康乐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天下咏之，以为口实。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满所欲，故无时不可乐，亦以是为贵乎？余游行四方，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时年四十三，犹未尽以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为有味也。

近世学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废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尧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不为已发之所乱，则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谓中乎？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养生尽年。《素问》以喜怒悲忧恐配肝心脾肺肾，而更言其所胜所伤。每使

节其过而养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养生者分于五脏，而吾儒一于心。五脏非心，孰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岁有方士刘淳珏，年百岁余，乃以给使事夏英公。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甚有理。盖深于《素问》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余岁，不知其姓名，时人以郝老呼之，善医。自言受法于至人，往来许、洛间。程文简公尤厚礼之。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不差旬日。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七十而见《素问》，每抚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吾不死矣。"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孔子曰："仁者寿。"此固尽性之言，何疑于医乎？

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此何等语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而未知禅，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禅者寖广，而其术亦少异。大抵儒以言传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传，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坚，信之必不笃，且堕于言，以为对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此不几吾儒所谓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者乎？两者未尝不通。自言而达其意者，吾儒世间法也；以意而该其言者，佛氏出世间法也。若朝闻道，夕可以死，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彼亦心以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复事事，每以闲适饮酒为乐。时陆子履知颍州。公，客也，颍且其所卜居。尝以诗寄之，颇道其意。末云："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虽戏言，然神仙非老氏说乎？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见藓书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见。然苟无神仙则已，果有，非公等为之而谁？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当得坟寺，极难之，久不敢请。已乃乞为道宫。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垅之侧，老君无乃却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

欧阳氏子孙奉释氏甚众，往往尤严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棐移时出，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无良

贱悉行之。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以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动。时法颙师住荐福寺，所谓颙华严者，本之高弟。公稍从问其说。颙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公虽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贬于老氏，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

《白乐天集》自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作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须归兜率天。"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李浙东，李君稷也。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言有海贾遭风飘海中，至一大山，视其殿榜曰"蓬莱"。旁有一院，扃鐍甚严。花木盈庭，中设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乐天院，在中国未来耳。"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梦至灵芝宫，亦自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与白乐天事绝相类，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亦无几，为人为仙，不在此则在彼，更去迭来无足怪者。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四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术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诚。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致虽萧散，然序所怀，乃在"仰飞纤缴，俯钓清流，落云间之逸禽，悬清渊之鲂鳙"。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人生天地之间，要当与万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必残暴禽鱼以自快，此与驰骋弋猎者何异？如陶渊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此真得事外之趣。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平子本见汉室多事，欲去以远祸，未必志在田园，姑有激而言耳。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

扬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世以为贤。吾

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使真隐遁者，方且遁名未暇，尚何京师之闻乎？若司马季主、李仲元，乃当近之，然犹使世间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龚胜老人，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自晨门、荷蒉、长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非孔子所乐与，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亦微以示后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为此不可得，能为黄叔度，其犹庶几乎？盖虽未尝绝世，而世终不能为之累，所谓汪汪若万顷之陂者，非郭林宗无以知之也，似优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必皆有以处之。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党，难与并论。吾谓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虽以为晨门、荷蒉之徒可也。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有至是乎？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寖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纹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墨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

其直。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今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他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黄山松煤虽密迩，度余力恐未易致。秋冬间中外或无事，当求净人中一了了者，试使为之。余自与之为胶剂，必有可喜者。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辩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余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平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洞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𤇾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𤇾以己俸赎之。𤇾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𤇾，当时藩镇，名迹合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𤇾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敕，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敕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著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徒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徒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

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又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余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误，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流，始闻其绪余，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人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前世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臣射杀埽下一黿，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黿诉于阴府，力自辩黿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黿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余在江东，兼领淮西事。淮西收复，郡前率用招降盗贼就付之，安于凶残，至缚人更相馈，以为犒设。此前世乱亡之极未有也。余力察而禁之，且言于秦丞相，幸朝廷大为约束。会余罢帅不能终，此曹如犬豕菹醢，相继未有能久，杀人殆自杀，固不足论。吾士大夫何至渐渍此习乎？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唐、邓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平所储，奏乞越常例赈之，几十余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成，或来岁稔，父母来识认尔。”余

为阅法则，“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认”，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余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两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内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本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道适，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充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吾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舜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以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

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焉。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久，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奴婢多疾，视药囊常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

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谤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才术皆医之六经。其传有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能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诸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

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复能为害矣。因记崇宁乙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马仆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摅去滓，刦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此仆复为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乃使书百许本，散给远近，庶几有救其急者也。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犹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首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延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吏，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己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尝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

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诚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祖纪》言萧何为主史。孟康注：主史，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读史者亦不可不详也。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兵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讐。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辟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使世宗不能用俨言，其诗未必如是之陋，亦不过如禄山尔。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余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十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问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余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余庆之

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余庆有子璪，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璪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璪犹有余庆风烈，吾诸儿虽若碌碌，亦若修谨重厚者，尚能推吾志为陆璪否耶？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余，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以手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余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免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冲，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余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

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颖，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主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毕竟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书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裈中，吾谓籍附昭，乃裈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邱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洛阳伽蓝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暴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

杖，良是。首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敌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余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余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迫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卒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𦬊光以善书得幸，尝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𦬊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矣。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𦬊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瑱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瑱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瑱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颍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垍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瑱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时镐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张垍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遽亦何为复荐瑱？史于瑱事缪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虽州县簿书米盐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废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初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既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长兴大雄寺陈霸先宅庭亦有大桧，中空裂为四，枝荫半庭，质如金石，相传以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献，会闻悟空桧沉海，乃已。贤者因物幸托以不朽，然此三桧，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仅以免，盖欲为道旁橛株，不可得也。

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皆以为然，独朱文济执不可。帝怒，屡折辱之。乐成以示文济，终不肯弹。二乐后竟以废不行。崇宁初，大乐阙，征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终声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少庭，使仙现在旁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失笑。

卷二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法。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实相蒙类如此，子瞻乃以善墨闻耶。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其用功可与九华朱觐上下也。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独为曲江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尔。不然，帝果将废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犹献赋云云，乃是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苟容，尚何足为曲江哉？此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自是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子瞻复不试策，而试论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适，莫若使胸中秋毫无所歉。孟子言“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一乐，此非身履之，无以知圣贤之言为不妄也。吾少从峡州一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乐君好举东海延笃书语人曰“笃”云：“吾昧爽梳栉，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间而作，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

人，己之有躯。”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因自谓有得于笃者。今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域，艰险百罹，未尝获伸眉一笑，其间虽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亲，则必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闻，久而后知也。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苟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闲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间关，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眄顾，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

杜佑为司徒，年过七十未请老。裴晋公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盖讥之也。元祐初，诏起范蜀公为提举万寿观，力辞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云得体。”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时文潞公方以太师入为平章军国重事，览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马温公作独乐园，朝夕燕息其间。已而游嵩山叠石溪而乐之，复买地于旁，以为别馆。然每至不过数日复归，不能常有，故其诗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连，未尝不爱赏，顾恋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为主，有公之适而无公之恨，岂不快耶！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其南庑与枢密后廊中分，门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舆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得略坐其东，受院吏参谒而已。其后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锁院受诏，乃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辟两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太上皇眷爱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则非复余前日所见矣。同时流辈殆尽，为之慨然也。

欧文忠《内制集序》历记其为学士时事，幸藏其稿以为退居谈笑

之资。略云："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顾瞻，玉堂如在天上。时览所载，以夸田夫野老。"士大夫争诵之，盖愿欲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屡请得谢归，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偿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后，亦获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风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实饱之矣。但比岁戎马之余，触事兴念，不能尽终前日之志为可恨。每念为学士者不为不多，未必皆知此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则天下如意事，岂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来，以石桥藤杖二为赠。自言亲取于悬崖间，柔韧而轻，坚如束筋。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实与此不类，而中相若。时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聊以为好而非所须。置之室中，不及用，悉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许步辄一歇，每念之不可复致，而得任道之惠，盖喜不自胜也。门生邵大受复遗淳安木竹杖六，节密而内实，略如天坛藤，间有突起如鹤膝者，非峭劲敌风霜不能尔也。此即赞宁《笋谱》本出钱塘灵隐山，今不知有否，当求其种，植之以为后计。晋人谓许远游健于登陟，不特有胜情，亦有济胜之具。今吾所以济胜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远游，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之，可免为灵寿之辱也。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盖是时吕申公客尚众也。余尝于范氏家见此帖，其后碑载初为西帅时与申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载章献太后朝正事，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争而止。苏明允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亦自知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轻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时，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啖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申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

子瞻《山光寺》诗"野花啼鸟亦欣然"之句，其辨说甚明。盖为哲宗初即位，闻父老颂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讳在南京，而诗作于扬州。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事不

相及，尚何疑乎？近见子由作子瞻墓志载此事，乃云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而作诗，有“闻好语”之句，乃与辨辞异，且闻买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鸟何与而亦欣然，尤与本意不类，岂为志时未尝深考而误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启后世之疑。余在许昌，时志犹未出，不及见。不然，当以告迨与过也。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赙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待，有违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余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拆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使杂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无喜好，亦是不能处闲，故必待一物而后遣。余少时苦上气，每作辄不能卧，药饵起居须人乃能办。侍先君官上饶，一日秋晚，游鹅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箧中适不以药行，喘懑，顷刻不可度。起吹灯据案，偶见一《易》册，取读数十板，不觉遂平。自是每疾作辄用此术，多愈于服药，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子瞻作吕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刘丞相莘老旧以诗赋知名，晚为表章尤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云：“虽进退必由其道，每愿学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终难收于士论。”何伤其用经语也。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裒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孙龙图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汉》、《左氏》等数书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策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难。今吾虽力屏俗事，然至书帙则习气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无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顾一二村童，殆是良药也。

仙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炼丹其上，今为道观。唐李阳冰为令时，书“黄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见之图画，殆不可名状。己酉冬，避地将之处州，道缙云，暂舍于县南之灵峰院。束装欲往游，闻溃兵入境，遽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谓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间冒微雪过之，时腊已穷矣。迂折行山峡中，两旁壁立，溪水贯其下，多滩濑。遵溪而行，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搀天。每闻谷中号声，风辄自上下，雪横至击面。仆夫却立，几不得前。既至，山愈险，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数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拥鼻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还。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道。索酒饮，无有。燃松明半车，仅得温。今日热甚，聊为一谈。望梅尚可止渴，闻此当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祐三年始复明经科，而限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省试殿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王签书岩叟记问绝人，首应明经，乡贡及南省殿试，亦皆第一，复科以来一人而已，谓之“明经三元”。

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

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兴文治。是岁一百九人，遂得吕文穆公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百余年间，得六人者，一榜。杨寘榜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四人者，一榜。苏参政易简榜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

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连名。得三人者，四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后焦蹈榜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或一人两人，而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连名。盖莫多于苏、杨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连名，尤为盛也。

国朝状元为宰相，自吕文穆公蒙正后五十年间，相继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后，百余年间未有继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始为之。梓州临潼当西蜀之冲，有庙极灵。凡蜀之举子入贡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文缜尝语余，顷欲谒而忘之。翌旦，行十余里，始悟。亟下马，还望默祷而拜。是夕，梦入庙庭，神在帘中以诰投帘外授文缜。发视之，略如今之诰，亦有词。文缜犹能成诵，略记有云“朕临轩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褒然为举首云云”，后结衔具所授官。文缜觉而思曰：“今廷试无虑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耶？”既唱名，果为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谓第一甲也，其所授官与诰略同。文缜又言尝询他日，历历具告而不肯言。然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尝预知之否耶？

本朝官称初无所依据，但一时造端者自为，后遂因之不改。观文资政殿皆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此何理耶？宣和间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学士，从资政故事称大宣。是时方重道术，驺唱声于路，听者讹为大仙，人以为笑，遂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而此独以大名，又何以别耶？龙图阁学士旧谓之老龙，但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一，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亦何以别耶？然阶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独一字，举世称中大不以为非，则大学、阁学，亦何足怪也。

古者举大事皆避月晦，说者以阴之穷为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书“甲午晦”以见讥，鲁震夷伯之庙，书“乙卯晦”以见异，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礼也。皇祐四年，当郊而日至适在晦，宋元宪公为相，预以为言，遂改为明堂。议者以为得体。有国信不可无儒臣。艺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无知之者，至期窦俨始上闻，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举，讲之不素也。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

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

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授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王莘乐道尚有数十纸，余及见之。

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钱塘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闉横为屋五间，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园圃之中，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既治第衢州，临大溪，其旁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既归，唯居此馆，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余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晚乃略取肉及鲊脯于家，盖不能终日食素。老兵供扫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执事其旁，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可贮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三击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颒面，趋佛室。暮年尚能日礼百拜，诵经至辰时。余年二十一，尝登高斋，尚仿佛其处。后见公客周竦道其详，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进佛事，愧之尔。

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笼，为一大焙，方五六尺，设熏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其间。夫人神气四体诚不可不使洁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故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独为喻者设也。佛氏言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亦必以香为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萧以供祭祀，达神明而通幽隐，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岭表还，为余言神仙升举事。云形滞难脱，临行亦须假名香百余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办。意自言必升举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举近岁庐山有崔道人者，积香数斛，一日尽发，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跃起，已在峰顶上。语虽近奇，然理或有是。

传禅者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严，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绝，洞山至大阳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仅得法远一人。其徒号远录公者，将终以其教付之，而远言吾自有师，盖叶县省也。延闻拊膺大恸。远止之，曰：“公无忧。凡公之道，吾尽得之。顾吾初所从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尔，将求一可与传公道者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许之。果得清华严清传道楷，楷行解超绝。近岁四方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

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斯道固无彼此，但末流不能无弊。要之，与之严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传之必远。此洞山所以虽微而终不可泯也。

人之学问皆可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譬之著棋，极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论以记问为主，然前辈独张安道、吴参政长文题目终身不忘，其余中选后往往即忘之，盖初但热记耳。吴正肃公登科为苏州签判，至失心几年，医饵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复作，遂不可治。晏元献、杨文公皆神童。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献题目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之。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镇江招隐寺，戴颙宅。平江虎丘灵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为寺，犹可仿佛其故处。何山无甚可爱，浅狭近在路旁。无岩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壮。招隐虽狭而山稍曲复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为流，唯虎丘最奇。盖何山不如招隐，招隐不如虎丘。平江比数经乱兵残破，独虎丘幸在。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余里，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土人谓之泷，讹为笼，言若笼中。因为初至为入泷，既尽为出泷。泷本音闾江反，犇湍貌，以为若笼，谬也。七里之间皆滩濑，今因沈约诗误为一名，非是。严陵滩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为守时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无平地，不能为重屋。东西二钓台乃各在山巅，与滩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台。上平，可坐数十人，因以名尔。郭文居天柱峰，在余杭县界，今为洞霄宫。有大涤洞天，见《晋书·隐逸传》。此五者，天下所共闻，仅在浙江数州之间。其四吾皆熟游，而洞霄宫距吾山无三百里，吾领宫事二十年，独未暇一至，孰谓吾为爱山者也。

张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笃厚君子。少以赋知名，而喜为诗，好用俗语。尝有《谢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风筩，且免淋漓似水鸡。"久在选调，家素贫，晚始改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诗寄所厚云："白快近来逢素发，赤穷今日得朱衣。"人或以为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诗多佳语，不皆如是也。

司马文正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尝见于诗。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而往还者亦多贫，复杀而为三，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今予所居，常过我者许幹誉。此外，即邻之三朱。城中亲旧与过客之道境上特有远至者，累月无一二。然山居馔具不时得，吾又不能多饮，乃兼取二者而参行之，戏以语客曰："古者待宾客之礼，有燕有享，而享其杀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当享；非时而特会者，用温公以当燕。"遇所当用，必先举以告客。虽无不笑，然亦莫吾夺也。

石长卿，眉州人。尝从黄鲁直黔中数年，数为予诵鲁直晚年诗句得意未及成者数联，犹记其一云："人得遨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尤所珍爱者，不肯轻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盖五方风俗沿习与其家法所从来各异，不能尽出于礼。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礼与俗二者不偏废，要不远人情而已。韩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书，参合损益，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用之。近见翟公巽云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也，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扬州人，少与鲁直同从孙莘老学于涟水军。鲁直时年十七八，自称清风客。清老云："奇逸通脱，真骥子堕地也。"尝见其赠清老长歌一篇，与今诗格绝不类，似学李太白，而书乃学周钺。元祐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云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而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与范增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事，图终而不图始，阴行其志而不尽用其材，虽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济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核名实，用法甚公，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

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才，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盖与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祎、蒋琬，外则张飞，关侯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为？适操与权在前，是以姑屈于一隅，顾二人皆已老，苟逡巡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老有不必为，而申、韩必求胜，此子房、孔明所以异欤？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郡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歉。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可。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不如是，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东方朔始作《答客难》，虽扬子云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云所见也，故班固从而作《答宾戏》。东京以后，诸以释讥、应问纷然迭起。枚乘始作《七发》，其后遂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始集之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韩退之、柳子厚始复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崇之权谲任数。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则开元不难致。其卒不能免祸，而唐亦不竟者，特怨恩太深，善

恶太明，及堕朋党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垍尚以恩为怨，况牛僧孺、李宗闵辈，实相与为胜负者哉？故知房、杜诚不易得。天下唯不争长、不争功，则无事不可为，而房、杜实履之。世但言房乔能以己谋资杜如晦之断为难，不知彼既无所争，何但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者。英卫王魏固优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岂特不能容天下，虽如晦且将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盖唐之得士不过明经、进士两途，自郑畋死，大臣无复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盗贼攘夺，故相与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贤士何从而进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业，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类至，便郁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畿，无不如意而中国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业者，君臣皆早死尔。天故以是开真主之运欤。自是及本朝硕大俊杰之人继起相望，岂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世独无有，而今有之，其所以为天下者异也。禅代之际，尤人臣所难处，非其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鲁公质从容复相艺祖者三年，晏然无纤毫之隙，前辈名公皆心服其人，则虽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谦慎隐晦，行事不尽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拟一事，自唐以来皆宰相自除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军国大事不议，至鲁公始正之，皆请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此非特自谨嫌疑，严君臣之分，将以革千载之失也。

天地英灵之气钟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皆有常限，不敢加损。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人之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未有无元气而能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贤材，乱世多奸雄，均一气尔。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岂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懿、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其变乱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然后知其散而横溃，又有在此者也。贤能之无有，尚何足怪哉。

欧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政和间，郎官有朱维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虽教坊亦推之，流传入禁中。蔡鲁公尝同执政奏事及燕乐，将退，上皇曰："亦闻朱维吹笛乎？"皆曰："不闻。"乃喻旨召维试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声。鲁公与执政

会尚书省大厅，遣人呼维甚急，维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执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语，维再三辞不能。郑枢密达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当违制。"维不得已，以朝服勉为一曲。教坊乐工皆称善，遂除维为典乐。维为京西提刑，为予言之。琵琶以下，拨重为难，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轹弦护索之称。文忠尝问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对。乃取使教他乐工试为之，下拨弦皆断。因笑曰："如公之弦，无乃皮为之耶？"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传彬真以皮为弦，其实非也。唐人记贺怀智以鹍鸡筋作弦，人因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应得许长，且所贵者声尔，安在以弦为奇耶？

熙宁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谈禅者，偶富韩公问法于颙华严，知其得于圆照大本。时本方住苏州瑞光寺，声振东南。公乃遣使作颂寄之，执礼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马温公、范蜀公以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说，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为讥。温公曰："吾岂为天下无禅乎？但吾儒所闻有不必舍我而从其书尔。"此亦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者，观其与韩持国往来论中庸数书可见矣。末因蜀公论空相，遂以诗戏之曰："不须天女散，已解动禅心。"蜀公不纳。后复以诗戏之曰："贱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须筏，挥锄不用金。浮云任来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极致，岂大聪明而有差别，观此谓温公不知禅，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语，故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是鲁公"之言，人以为戏谈，今蜀人多称之。崇宁末，安国同为郎成都人詹某，为谏官，故以安国尝建言移寺省，上章击之。其辞略云："谨按：某官人材阗冗，临事冬烘。"盖以其蜀人，闻者无不笑之。安国性隐而口吃，每戟手跃于众曰："吾不辞谴逐，但冬烘为何等语。"于是传之益广，遂目为"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厚重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胡秘监旦谪商州，久未召。尝与文靖同为知制诰，闻其拜参政，以启贺之，历诋前居职罢去者，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非材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而誉文靖甚力，意将以附之。文靖愀然不乐，命小史封置别篋，曰："吾岂真有优于是者，亦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吾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为相，旦不复用。

妇人疾莫大于产蓐，仓卒为庸医所杀者多矣，亦不素讲故也。旧尝见杜壬作《医准》一卷，记其平生治人用药之验。其一记郝质子妇产四日，瘈疭载眼，弓背反张，壬以为痉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政和间余妻才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证，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囊有独活，乃急

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则愈矣，更不复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验类尔，但世用之不当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临乳者，应所须药物必备，不可不广告人。二方皆在《千金方》第三卷。

赵康靖公概厚德长者，口未尝言人短。与欧文忠公同为知制诰，后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谤，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纳平生诰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自旦数之，每兴一善念、为一善事，则投一黄豆于别器。暮发视之。初黑豆多于黄豆，渐久反之。既谢事归南京，二念不兴，遂彻豆无可数。人强于为善，亦要在造次之间每日防检。此与赵清献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也。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连湖外皆告旱。常岁五六月之间梅雨时，必有大风连昼夕，逾旬乃止。吴人谓之“舶趠风”，以为风自海外来，祷于海神而得之，率以为常。今岁特无有，故暑气尤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半。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汉当空，梧竹飒然，遂有秋意。盖前一日立秋，气候不应如是速也。余比岁不作诗，旧喜诵前辈佳句亦忘之，忽记刘原甫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若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环绕数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仆皆已睡。前此适有以酴醾新酒相饷者，乃蹙起，连取三杯饮之，意甚适。不知原甫当时能如此否？然诗末云：“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则与吾异。此诗当是在长安时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及为庆历圣德诗，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元和圣德诗但奖用兵之善，以救贞元姑息之弊，且时己异，用推宪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为献纳，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更历而后尽其变也。

卢怀慎好俭，家无金玉锦绣之饰。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璟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是理。人孰无妻子之爱，固将与之共饱暖。其穷无以瞻，义不苟取于人，则不得已宁使至于不足，此所以为贤。今身为宰相，俸廪非不足，不以富贵宠禄为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饿乎？门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

居，至陋终与编户比屋异。纵无箔，客至亦当少引于内，必不至风雨侵坐。怀慎虽无甚过人，然亦不全为奸伪。此事盖出郑处晦《明皇杂录》，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远人情。君子行之，非专区区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过为矫饰，自谓怀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为然，因制科论题出《魏志·和洽传》大教在通人情，盖有所讽。

四明温台间山谷多产菌，然种类不一。食之，间有中毒，往往至杀人者。盖蛇虺，毒气所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此方自见《本草》，陶隐居注谓之“地浆”。亦治枫树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间，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击：林彦振平日充实，饮啖兼人。居吴下，每以强壮自夸。有医周公辅，言得宋道方炼丹砂秘术，可延年而无后害。道方，拱州良医也，彦振信之。服三年，疽发于脑。始见发际如粟，越两日，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日死。方疾亟时，医使人以帛渍所溃浓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盖积于中与毒俱出也。谢任伯平日闻人畜伏火丹砂，不问其方，必求之服，唯恐尽。去岁亦发胸疽。有人与之语，见其疾将作。俄顷，觉形神顿异，而任伯犹未之觉。既觉，如风雨径以死。十年间亲见此两人，可以为戒矣。

杜子美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何颙，后汉人，见《党锢传》。盖义侠者，与诗不类，意当作周颙。周、何字相近而讹。周颙奉佛，有隐操。其诗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则此意当在颙也。

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自言得其至。初为江西运判，至抚州，见兜率从悦，与其意合，遂授法。悦，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为南所深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试之。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已尽。后来庸流传南学者，乃复奔走推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亦当之不辞。近岁遂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者，前此盖未有。势利之移人，虽此曹，亦然也。初与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悦，住云峰。其行解坚高，略与南等。从悦既因天觉而重，故其徒谓云峰悦为文悦以别之。

世传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无有，盖托为之者。迥字子高。苏子瞻与迥姻家，为作歌，人遂以为信。俞澹清老云，王荆公尝和子瞻歌，为其兄紫芝诵之。紫芝请书于纸荆公曰：“此戏耳，不可以训。”故不传。犹记其首语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万鬼驱六丁。”余在许昌与韩宗武会，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余时有所遇如子

高。是时年八十余。余质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诵其人往来诗数十篇，皆五字古风，清婉可爱，如《玉台新咏》。宗武见余爱，乃笑曰：“荆公亦尝甚称，云非近人。当是齐梁间鬼。”遂略道本末，云见之几二年，无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后国医陈易简教服苏合香丸半年余。一日，忽不见，未知为药之验否也。

卷三

程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洪州致仕归吴，过荆公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余。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任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将知其名与监司连荐之，物议喧然。及代还，至铨，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调。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永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富郑公为枢密副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

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屋庐、饮食、医药，纤悉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弗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挠，而疑亦因是浸释。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适当此变。尝见其与一所厚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舜民尝刻之石，余旧有模本，今亡之，不复见。

裴休得道于黄蘖，《圆觉经》等诸序文，皆深入佛理。虽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为言者佛也。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晚见药山，疑有与契而为佛者不道，以其为言者儒也。此道岂有二？以儒言之则为儒，以佛言之则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闻，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纷然交相诋，卒莫了其实也。韩退之《答孟简书》论大颠，以为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隔碍。果尔，安得更别有佛法？是自在其说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复性书》远甚，盖别而为二，必有知者，然后信之。李翱作《复性书》，时年二十九，犹未见药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与当时佛者之言无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则其学之久矣。然无一言近佛而犹微外之，与老庄并列，盖以世方力诋其说，不可与之争，亦不必争故尔。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李翱。若王缙、杜鸿渐以宰相倾心为佛事，盖本于因果报应之说，犹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诘、白乐天为佛则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斗，虽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简反欲乘其间而屈之，亦陋矣。《复性书》上篇，儒与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斋戒其心为未离乎静，知本无有思，则动静皆离，视听昭昭，不起于闻见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尝言，非自佛发之乎？末篇论鸟兽虫鱼之类，谓受形一气，一为物，一为人，得之甚难。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长而身为难得，则今释氏所谓"人身难得无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伤？而必欲操释语以诲人，宜其从之者既不自觉，而诋之者亦不悟其学之所同也。

宋武帝与殷仲文论音乐云，正恐解则好之。此言极有味也。世之好饮者必能饮，好弈者必能弈，未有不知酒味而强饮，未尝学弈而自喜为弈。凡事皆然。欲求简静安闲，莫若初无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绝也。吾少不幸溺于多闻，而喜穷理。每一事未晓，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极其至而后止。于是世间事多得曲折。中岁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扫除，愿为土木偶人。苟一念暂起，似有分别起灭，即力止之。若触芒刃，若陷机阱。数十年来，此境稍熟，

觉心内心外真若无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数百卷书尔。更期以年岁，当尽弃之。以无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无知难。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虽欲求此须臾之适，其可得哉！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笔迹高简，有晋宋人风味。尤工于草书。故庐在甜水巷，一日弃去，从水柜街僦小屋，与染工为邻。或问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缣素学书耳。"于是与约，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书数端。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笔未尝停。有以纸饷之者，不问多寡，入手即书，至尽乃已。元祐末，知雍丘县。苏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邀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友正既未尝仕，其性介，不多与人通，故其书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国初，有前与绍圣共政者欲反其类，首建议尽召元祐诸流人还朝，以为身谋。未几，元祐诸人并集，不肯为之用，则复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恶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张芸叟时以元祐人先罢，居长安里中，闻之。壁间适有扇架，戏题其下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时余季父仕关中，偶至长安，见芸叟道其事，指壁间诗以为笑乐。

李翱习之论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七者为胜。今吾山所乏者，独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得，松亦不多得。范文正公尝谓吾木会有时而老，但吾不及见也。然习之记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桥下无水，麓山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少平地，泉出山无深潭，此五所者极天下之奇观，犹不能备，况吾居独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终不能无累，余虽忘此，而每见潭水澄澈、高木郁然，未尝不有慕。圆证寺大松合抱三十余株，夹道

蔽日，犹国初时故物。石桥合诸涧水道朱氏怡云阁之前。其深处水面阔四五丈，张文规所谓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喷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庐不满三里，自可为吾之别馆。但寺僧不好事，比岁松有伐而为薪者，当祝使善护持之。朱氏子约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间泉上，暇日时往来，则习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五方地土风气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虽日培之不植。许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许更无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百余本种栽之，仅能活一株，才三尺余，视之如婴儿也。乃独宜柏，有伐以为椽者。睢阳近亳，有桧无松，亦不多得。亳州宅堂前有两株樛枝者，约高二丈余，百年物也。至杉，则三州皆无之。木之佳者，无如是四种；而余仕四方，未尝兼得。余此山乃无不宜，种之得法，十年间便可合半抱。惟柏长差比迟尔。今环余左右者略有数千株。居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桧深密纡盘，似管幼安；杉丰腴秀泽，似谢安石；柏奇峻坚瘦，似李元礼。吾闲居久，宾客益少，何幸日得与四君子游耶？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顾各有偏胜，亦视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养，气节不可不激，学术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随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玄龄、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汝曹方读《唐书》，当以是类求则有益。其他琐细与无用之空文不足多讲，徒乱人意尔。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受知仁祖，为翰林学士，遂欲大用。会宋元宪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为言，乃与元宪俱罢。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为三司使，而陈恭公尤不喜。适以忧去。免丧，不召，就除知澶州。风节凛然，范文正公见推重。吾大观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谢略叙陈。太上皇闻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时迭为学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继于数世之后。不唯朝廷得人，亦可为卿一门盛事。"吾顿首谢。今之叨冒，仁宗不得尽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无前人报国之一二，每怀眷遇，未尝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讳温叟者，与苏子瞻同年，议论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为转运使浙西。适大水灾伤。子瞻锐于赈济，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无滥，且以杭人乐其政，阴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亲行部，一皆阅实，更为条画，上闻朝廷主公议。会出度牒数百付转运司，易米给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与郡守职不同，公有

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职？”卒视它州灾伤重轻，分与之。子瞻怒甚，上章诋公甚力，廷议不以为直，乃召公还，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虽伤于滥，不害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难，可见前辈居官，无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庙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撞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撞竿减去三之一。晏元献作诗纪之曰：“君王特轸推沟念，诏截危竿横赐钱。”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撞竿才二丈余，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后阅元献诗，果见之。庙号称仁，信哉！

祖宗澶渊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尝不经营。故流俗言其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获燕王头。宣和末，北方用师，其大帅夔离不尝王燕，为边患，朝论必欲取之。未几，大将乃捕斩夔离不，函其首以献。诏藏之太社头库。天下皆上表贺，而其实非也。士大夫为庆者每相视笑曰：“遂获燕王头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语言必无所用也。崇宁中间改僧为德士，皆加冠巾。蔡鲁公不以为然，尝争之，不胜。翌日，有冠者数十人诣公谢，发既未有，皆为赝髻，以簪其冠。公戏之曰：“今当遂置梳篦乎？”不觉烘堂大笑，冠有坠地者。

崇宁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为省试点检官，安枢密处厚为主文，与先君善，一见以子弟待吾。处厚前坐绍圣间从官放归田里，至是以兵部尚书召还朝。尝中夜召吾语，因曰：“吾更祸重矣，将何以善后？”吾曰：“公不闻蔺相如、廉颇、郭汾阳、李临淮、张保皋、郑年事乎？缙绅之祸连结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国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旧怨，以李文饶为戒，祸何从及？”处厚意动，矍然起，执吾手步庭下。时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视星斗灿然，以手指天曰：“此实吾心。”因问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独不记保皋与年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书新史略载之矣。还坐室中，取《唐书》检视。久之，曰：“吾未有策题，便当著此，以信吾志。”遂论六人以策进士。

佛氏论持律以隔墙闻钗钏声为破戒，人疑之久矣。苏子由为之说曰：“闻而心不动，非破戒。心动为破戒。”子由盖自谓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场，内外墙壁初谁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见有墙为隔是一重公案，知声为钗钏是一重公案，尚问心动不动乎？吴僧净端者行解通脱，人以为散圣。章丞相子厚尝召之饭，而子厚自食荤，执事者误以馒头为馅馅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馅馅，知其误，斥执事者而顾端曰：“公何为食馒头？”端

徐取视曰：“乃馒头耶？怪馂馅乃许甜。”吾谓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时尝从信州道士吴自然授指法，亦能为一两弄。怠而弃去，然自是每闻善琴者弹，虽不尽解，未尝不喜也。大观末，道泗州，遇庐山崔闲，相与游南山十余日。闲盖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弹，终日不倦。泉声不甚悍激，涓涓淙潺，与琴声相乱。吾意此即天籁也。闲所弹更三十余曲，曰：“公能各为我为辞，使我它日持归庐山时倚琴而歌，亦足为千载盛事。”意欣然许之。闲乃略用平侧四声，分均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无其谱，闲盖强为之。吾时了了略解，既懒不复作，今盖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隐》一曲，以王琚旧辞增损而足成之，虽无弹者，可歌成声，适吾意时当稍依此自为一篇，以终闲志也。

《真诰》载萼绿华事，细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晋人好奇，稍缘饰之尔。紫姑神始为诗文，自托于仙，不与人相接，而萼绿华事乃近亵，岂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释氏至四禅天乃无欲，自三禅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绿华盖未离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谓仙者，岂真与世人同，仅有偶而已。后世缘是，遂肆为渎慢高真之言，无所不至，流俗争信之。唐人至有为后土夫人传者。今所在多有为后土夫人祠，而扬州尤盛。皆塑为妇人像，流俗之谬妄如此，亦起于西汉所谓神媪者。谓小孤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盖以讥武后，然托论亦不当如此也。

毒热连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目为胜处，亦觉相熏灼。忽自诃曰：“冰蚕火鼠，此本何物？习其所安，犹不知异。今此热相初从何来，乃复浪为苦乐耶。”一念才萌，顾堂室内外，或阴或日，皆成清凉国土，戏以语群儿，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电暴风，骤至坐间。草木掀舞，池水震荡，群儿欣然，皆以为快。因问：“遂若是凉耶？抑来日复有热耶？来日复热，则汝之快者，将又戚然矣！”自吾之视群儿，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几何不为群儿？得无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释氏论佛，菩萨号皆以南谟冠之，自不能言其义。夷狄谓拜为膜，音谟。《穆天子传》膜拜而后受，盖三代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膜既讹为谟，又因之为南无、南摩。《后汉·楚王英传》“伊蒲塞”之馔，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时佛语犹未至中国，盖西域之译云。然如身毒与天竺，其国名尚讹，况于语乎。

《唐书·李绛传》载论罢吐突承璀，请撰安南寺圣德碑事，云：“宪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旧史》。欧文忠遂谓石碑先立而后书。余家有李绛论事，载此甚详。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

华岳碑，不言已立碑也。绛既论，帝报可已。不令建立碑楼，便遣拽倒，乃记承璀奏楼功迹大，请缓拆。帝遣百牛倒之，则所倒乃碑楼，非碑石也。新史乃承旧史之误尔。凡书要以便事，何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绛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从中报可，无怒事，尤见其妄。

《列子》书称子列子，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不可解，意是误读《列子》。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尔，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余因而验之，知其不诬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旸，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尔。"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外，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静一法，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访察，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

庆历中，西方用师一委韩公、范文正公，皆为招讨副使。未几，韩公以任福败好水，左迁秦州；文正擅报元昊书，迁耀州，皆夺使事。盖居中有不乐之者。仁宗忧边事无所付，且未决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尧臣时为翰林学士，乃以充陕西体量安抚使。当权者意欲使其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为夷狄所畏，忠勇无比。将御外敌，非二人不可。且辨任福败不缘帅，皆请还之。并荐其麾下狄青、种世衡等二十余人可为大将。议与当权者忤，尽格不行。会公言泾原贼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窥关中，请益兵预备，亦不行，而明年葛怀敏之败，

正自泾原起。仁宗始悟，复行公策而还二公，讫降元昊。议者谓保全关辅虽韩、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尽以石为研，端溪石虽后出，亦未甚贵于世者。盖晋宋间善书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于器贮墨汁，故有以铜铁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遂不敢复出。非原甫精博，固无与辨。然李氏亦非善为研计者，研但论美恶，诚可为宝，何必问久近耶？近世有言许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弃之。若论李氏研，则许敬宗研真赝亦未可知。然好恶之或如此，彼为研者美恶自若，初何预知，而或以有年而贵，或以人而废，重可笑也。

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而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获玉印遗之者，其文曰“周恶夫印”。公曰：“此汉条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问之，曰：“古亚、恶二字通用。《史记》卢绾之孙他人封亚谷侯，而《汉书》作‘恶谷’是矣。”闻者始大服。因疑史条侯名正是恶夫亦未可知。春秋魏有丑夫，卫有良夫，盖古人命名，皆不择其美称，亦多有以恶名者，安知“亚夫”不为“恶夫”也？

韩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时铜枓一，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其柄有铭，云“大官乘舆十湅铜枓，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枓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记·赵世家》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以枓击杀之是已。湅，《周官》音炼。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莽自以为土德王，故云。宣和间公卿家所藏汉器杂出，余多见之，唯此器独见于韩氏。

国朝监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尝再任通判。人有阙，则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迭举二人，从中点一人除，宰相不与也。韩公为中丞，以难于中选，乃请举京官以为里行，遂荐王观文陶。治平初，御史缺，台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内批自除二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为监察御史。里行得人之效，乃见于再世二十年之后，古未有也。

唐制，诏敕号令皆中书舍人之职，定员六人，以其一人为知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年，太宗以李文靖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使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其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试而用，欧阳文忠公记唯公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者，误也。

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王衍闻之，遂命供膳，亦以饼餤为上品，以红罗裹之。至今蜀人工为饼餤，而红罗裹其外，公厨大燕，设为第一。

吴正肃公育罢政事，守蔡州。尝即州宅为容斋，自序其意，以为上为天子所容，中为士大夫所容，下为吏民所容。又谓知足而心虚旷，然后能容。达生以为寓，则无往而不容，且作诗著之。余为蔡守时已不复存，物色其处，西北隅仅有屋四楹，深不满三丈，手可及檐，意以为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旧，以见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诗，因刻之壁间。高贤遗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风节，相去未百年，而来者曾不经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动，昼夜不止。未几，交趾入寇，城几陷。其后又动，而侬智高反，围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宁元年又动，郡守钱师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无他。物理不可解，佛岂为是也哉！以五行传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东宣州，大火几焚其半。前此亦有铁佛坐高丈余，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数日。土人方骇，既而火作，盖几邕州之异也。

本朝大乐循用王朴旧律，大抵失于太高，其声噍杀而哀。太祖时，和岘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制，以为高五格，又请下其三。乐成，反低，人不以为然，废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岘止下一律，议者亦不以为善也。燕乐律亦高，歌者每苦其难继，而未有知之者。熙宁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献言，谓方响尤甚，与丝竹不协，乃使更造方响，以准诸音，于是第降一律。讫，后用之至崇宁云。

大乐旧无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埙亦木为之。是八音而为木者三也。元丰末，范蜀公献《乐书》以为言而未及行，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旧又无篪，至是亦备。虽燕乐，皆行用。

国朝馆职、制科及进士第一人试用既有常法，余皆以大臣荐其所知而无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论，而进士第一人与大臣所荐犹循用诗赋。治平之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诏宰相参知政事各举五人。时韩魏公、曾鲁公为宰相，欧文忠公、赵康靖公为参政，共荐二十人。未及召试，而当神宗即位，乃先择其半，与府界提点陈子东奏事称旨，特命附试者十一人皆入馆。吴申为御史，言诗赋不足得士，请自是杂以经史、时务，试论策。乃命罢诗赋，试以策论二道。然而终神宗之世未尝行。盖自更官制，在内者与职事官杂除，在外赏劳以为贴职者，但以为宠也。元祐初，举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枢密院与同知亦荐，遂用熙宁之令，试策一道。绍圣后不复行。四十年间，唯治平、元祐两见而已。盖必欲得材而慎其选，自不能数也。

世言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败之，不但为无益也。吾阅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见他人得效，从而试之，亦或无益而反有害。魏晋间尚服寒食散，通谓之服散。此有数方，孙真人并载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谧服之，遂为废人。自言性与之忤，违错节度。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甚至悲恚欲自杀，此岂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发者，亦是数见”。言服者而不闻有甚利，其为害之甚，乃有如谧。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药，中岁以后，或有劝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烦，过江后亦复难得药材。每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言，似胜服药也。

韩退之《孔戣墓志》言，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则在北陌，可杖屦来往也。谓戣为无是欲留之，此姑为说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后可去，岂善为戣计者耶！戣时年七十三，归不及岁而卒。如退之所云“闾井田宅”、“亲戚”，谁且无之？顾不必尽求备。能如戣毅然刚决，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终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叙其曾祖昶与魏文帝笺曰：“南阳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述时年六十三，辞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践之，不但为美谈也。

阮裕为临海太守，召为秘书监，不就。复为东阳太守，再拜为侍中，又不就，遂还剡中以老。或问裕屡辞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为高。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必有所

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尔？”人情千载不远，吾自大观后，叨冒已多，未尝不怀归，而家旧无百亩田。不得已，犹为汝南、许昌二郡，正以不能无资，如裕所云。既罢许昌，俸廪之余，粗可经营了伏腊，即不敢更怀轩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绝，则二郡之赐也。但吾归而复出，所得又愈于前，则不能无愧于裕。

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阑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刿其黑服，如黍粟，服之皆愈。近世有孙卖鱼者，初以捕鱼为业，忽弃之而发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无不验者，遂争信之。昼往来人家，终日不停足，夜则宿于紫极宫。灾福无不可问，或谬发于语言，或书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测。久而推其故，皆有为也。宣和末，尝召至京师，狂言自若。或传其语有讥切者，罢归，固与当时流辈异矣。兵兴，不知所终。

常闻范尧夫每仕京师，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镌削，过为简俭，有不饱者。虽晚登政府，亦然。补外则付之外厨，加料几倍，无不厌饫。或问其故。曰：“人进退虽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则劳，且不足，在外则逸而有余，故处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为乐，而无顾恋京师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辈严于出处，每致其意如此。

张湛授范宁目痛方云：“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视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筛，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棰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亦可延年。”此虽戏言，然治目实无逾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复加之赤眚。此六物讫不能兼用，故虽杂服他药，几月犹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当数十倍他人，安得不敝？岂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复补湛？历数自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堂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读书者，安可不惧？要须尽用其方，不复加减，乃有验也。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语，所谓非庄人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肤者，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概谓“淫言媟语”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书》取为牧语，论《乐天传》，以为救失不得不然，益过矣。牧记戡母梦有伟男子持婴儿授之，云：“予孔丘以是与尔。”及生戡，因字之夫授。晁无咎每举以为戏，曰：“孔夫子乃为人作九子母

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诡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时初喜画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曹辅为太仆少卿。太仆视他卿寺有廨舍，国马皆在其中。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有不暇与客语者。法云圜通秀禅师为言：“众生流浪转徙，皆自积劫习气中来。今君胸中无非马者，得无与之俱化乎？”伯时惧，乃教之，使为佛像，以变其意。于是深得吴道子用笔意。晚作《华严经》八十卷变相，李冲元书其文，备极工妙。不及终而以末疾废，重自太息。既不复能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贵。宣和间，其画几与吴生等，有持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

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登之。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众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奇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充国云：“兵者，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聊为辨正，以信史氏之说。

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文孝尝自作诗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其志也。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书者问焉。久之，乃稍尽解。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二公皆号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谓文孝谨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绳墨，自应不解作草字。祁公虽刚方清简，而洞晓世故，所至政事号神明，迎刃而解，则疏通变化，意之所乡，发于书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书者三人：智永、怀素、高闲也。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画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相传有八百本。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父子自不相袭。唐太宗贬之太过，所以惟藏逸少书，不及献之。智永真迹深稳精远，不如世间石本用笔太碍也。怀素但传草书，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则不能并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为全物也。高闲书绝不多见，惟钱彦远家有

其“为史书当慎其遗脱”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名益重尔。

叶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遂被黜。方新学初，何尝禁人读史，而学者自尔。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宁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倡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未几，天民以言事罢。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至于宣和之末，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

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瓢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间。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而二公知之尤深。

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作《左氏失之诬论》，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为一场警策，遂擢为冠。盖当时文体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变，孰能遽革？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张正素云：庆历末有试《天子之堂九尺赋》者，或云：“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止余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为善，一以为不善。争，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讼。传者以为笑。若论文体，固可笑；若必言用赋取人，则与欧公之论何异，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

当也。唐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远，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进士所主在策，道数加于明经，以帖经副之尔。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已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秘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堂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范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余，名德庆坊；朱光禄□居有园池，号乐圃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赐上字遵。好学，从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事之，死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为闲燕、会贤二堂，一时名公卿皆从之游。卒谥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谥者，人不以为过。其后李用和之子玮复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为老李驸马，所居为诸主第一。其东得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俗言李家东庄者也。宣和间，木皆合抱，都城所无有。其家以归有司，改为撷芳园。后宁德皇后徙居，号宁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词见称诸公间，杨大年尝为序其诗，为《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亦尚太宗鲁国公主，贪鄙粗暴，闻公武有集，亦自为诗，招致举子无成者相与酬唱。举子利其余食，争言可与公武并驰。真宗东封亦尝献诗，强大年使为之序。大年不得已为之，遂亦自名其诗为《平阳登庸》一集，镂板以遗人，传者皆以为笑。

庄子言蹈水有道，曰："与济俱入，与汩偕出。"郭象以为磨翁而旋入者，济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没，当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坊杂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书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

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会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士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

吕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少亦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请奉其出母而归，与其后母并处。既贵，二母犹无恙，并封。二人皆廷试第一，虽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无有者，处之各尽人情，为难能也。

《唐书·李藩传》记笔灭密诏王锷兼宰相事，《会要》崔氏论史官之失，其说甚明。而《新史》犹载之，岂未尝见崔所论耶？然即本传考之，藩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还可也，何用更灭其字？自可见其误矣。给事中批敕事亦非是。唐制，给事中诏敕，有不便，得涂窜奏还，谓之涂归。此乃其职事，何为吏惊请联他纸？藩，名臣，二事尤伟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当核实尔。吾谓此本出批敕一事，盖虽有故事，前未有能举其职者，至藩行之，吏所以惊。后之美藩者，因加以联纸之言，又益而为王锷事，不知适为藩累也。据《王锷传》，锷自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以为元和五年，正藩为相时。大抵《新史》自相抵牾，类如此。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云："经术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此但据师古当时所见尔。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则有绶。魏晋后既无佩印之法，唐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门为职，初非所贵重，何以是为升降乎？古今名号沿革颠倒错忤，盖不胜言，独怪元丰官制诸儒考核古今甚详，亦循而弗悟，故遂为阶官之冠。

《汉书·李陵传》言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酵为媒，曲为蘖。师古引齐人名曲饼为媒，谓若酿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语。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据耶？抑以意自为也。《春秋外传》有云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谮由中出如蠹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

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崔慎父为浙西观察使时生慎，至七岁，犹未食肉。忽有僧见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

肉？”自是乃食荤。凡世间富贵人多自修行失念中来，或世缘未绝，有必偿之不可逃者。房次律为永禅师后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为略无修行之证，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记与叶致远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忿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掴，方为快意？”闻者绝倒。

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自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者率以得士多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遂几二万人。自后未有如是盛者。时钱枢密若水知举，廷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宰相在其间。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出使，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爱憎议论之际，卒无秋毫窥其间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连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此比也。

张司空齐贤初被遇太宗，骤至签书枢密院。会北伐契丹，代州正当虏冲而杨继业战殁，帝忧甚，求守之者。齐贤自请，行。既至，果大败虏众。时母晋国大夫人孙氏年八十余，尚无恙。帝数召至宫中，眷礼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孙也。尝出帝亲札回赐孙氏一诗示余，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还自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为文饰，群臣安得不尽心乎？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国朝宰相致仕，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最著者六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庞颖公七十六，文潞公虽九十二，而晚节不终，士论惜之。张邓公仍自相位得谢，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佛法。治华州，患僧众庞杂，犯者众。欲贷

之，则不可尽；治之，则恐伤善类。乃择其徒有道行者使为僧正，以训治之，而择非其人，反私好恶予夺，修谨者不得伸，犯法者愈无所惮。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使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然以为适中理。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而议者疑。元稹《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卒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

欧文忠公初以张氏事，当权者幸，以诬公，亟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为诏狱，与中贵人杂治，冀以承望风旨。中外谓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无所挠，卒白公无他。当权者大怒，坐责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后治狱者，亦不过文致公贷用张氏奁具物坐贬尔。安世寻卒于至和间，终广西转运使。官既不甚显，世无知之者。其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为墓志，仅载其事。

吕许公在相位，以郊礼特加司空，力辞，不拜。既病，归政事，仁宗眷之犹厚，乃复除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边机，许宰执就第咨访，前无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辞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践世官，尤为盛事。

卷四

《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作水名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辞》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辞。苏子美卜居吴下，前有积水即吴王僚开以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沧浪。虽意取濯缨，然似以沧浪为水渺弥之状，不以为地名，则失之矣。沧浪犹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贡》水之正名而不可单举者，则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沣水之类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为名，则以水别之，沧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济而始见，沇亦地名，可名以济，不可名以沇，故亦谓之沇水，乃知圣贤一字，未尝无法也。

桑钦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淛独略。淛江谓之渐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山海经》三天子都在彭泽，安得至此？今钱塘江乃北江之下流，虽自彭泽来，盖众江所会，不应独取此一水为名。余意“渐”字即“淛”字，钦误分为二名。郦元注引《地理志》，淛江出丹阳黟县，南蛮中者是矣。即今自分水县出桐庐号歙港者，与衢婺之溪合而过富阳以入大江。大江自西来，此江自东来，皆会于钱塘，然后南趋于海。然淛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淛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霅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钱塘，尝取两路山水证其名实，质诸耆老，颇得其详，欲使好事者类为一书，以补桑、郦之阙。会兵乱，不及成也。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云，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夏王村，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为全无据也。越王勾践本禹之后，盖吴越在夏，皆中国地。其后习于用夷，故商周之间变而为夷，岂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迭为华夷，不知其几变。如幽燕故壤沦陷不满二百

年，已不复名为中国矣，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者，亦安知秦汉之前，非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氏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之分，汉沱参流则别为三；在扬州之分，因入于海则合于一。所谓北江者，今丹阳而下，钱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尝至吴，故其解北江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不与震泽相通，以太湖为震泽，亦非。《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名，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此非吴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据文为说，宜其显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与震泽相通者，或泄震泽而入海，或合震泽而入海。其一为吴淞江固无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皆有江通海，与震泽连，意必在其间。韦昭言浙江、浦阳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终也。三江既自为别，水非有所从来。前既未尝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乌知入之为入海？但文适同耳。当如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狭，非大江比。海水两潮相往来，始至而悍激，则与沙俱至。既退而缓，则留其沙而水独返，故不过三五岁，即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则不能通于海，震泽受之而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泽安得有决溢耶？

侯公说项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远之，诚难能也，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汉金乡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於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娄敬封奉春君，富贵衣食之。盖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传至曾孙而得侯，尚高祖之遗意耶。《后汉·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言为侯公后，但云族父渊。元帝

时宦者佐石显等领中书，号太常侍，霸以其仕为太子舍人，盖史之阙也。汉之遗事，古书无复可见，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为无补也。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善，然史不当遂没其事。刘原甫尝代侯公说项羽辞，其文甚美。原甫盖精于西汉者也，然吾尝谓太公、吕后在羽军中二年，以兵相攻，遂一胜一负，略相当，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广武之役方数之十罪，虽欲烹太公而不顾，此岂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胜我之策，而我有灭羽之计，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杀龙且，枭塞王欣，分韩信、彭越、黥布以王关东，厚抚军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势已成，羽援寡食尽，故以中分天下啖之，盖察其为人仁柔而贪。仁柔则难于轻绝我，贪则利于分天下。其谋一定，然后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会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陆贾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汉初从高祖者又有肃公、薛公、枞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养士以待缓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东汉郑均致仕，章帝赐尚书，禄终其身，时号白衣尚书，则汉致仕无禄也。唐制亦然，而时有特给者。

本朝宰相以三师致仕者，元丰以前惟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文潞公始以太师继之。

范蜀公素不饮酒，又诋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往还，而诸韩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尝不与极饮尽欢，少间则必以谈禅相勉。蜀公颇病之。苏子瞻时在黄州，乃以书问救之当以何术，曰："曲蘖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报之曰："请公试观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犹不立，彼复何依？正恐黄面瞿昙亦须敛衽，况学之者耶？"意亦将有以晓公，而公终不领，亦可见其笃信自守，不肯夺于外物也。子瞻此书不载于集。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彻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二诗不载集中，今附于此："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玡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

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北苑茶土所产为曾坑，谓之正焙。非曾坑为沙溪，谓之外焙。二地相去不远，而茶种悬绝。沙溪色白过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涩，识茶者一啜即知，如别泾渭也。余始疑地气土宜不应顿异如此，及来山中，每开辟径路，刳治岩窦，有寻丈之间土色各殊，肥瘠、紧缓、燥润，亦从而不同。并植两木于数步之间，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丰瘁如二物者。然后知事不经见，不可必信也。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亦不过各有数亩。双井在分宁县，其地属黄氏鲁直家也。元祐间，鲁直力推赏于京师，旅人交致之，然岁仅得一二斤尔。顾渚在长兴县，所谓吉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之采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余岁求于刘氏，过半斤则不复佳。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为难得也。

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冷字或为汾。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刚相拒，必热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又云磨墨如病风手，皆贵其轻也。冷与汾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研，极不佳，止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当是以瓦质不坚，磨墨无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缠笔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许投之，不过一蕞，磨即不复见。顷墨工王湍言此，试之，果然。书几间，亦不可不知此。

赐告予告，孟康解《汉书》以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上从之而或赐或予，故因谓之告。左氏言韩献子告老，岂亦假耶？颜师古以为请谒之言，是也。然谓谢病谢事亦为告，则非是。谢者，置其事与言病而去尔。古文皆相因为义，自可以为意通，而说者每凿而附会，是以愈传而愈失也。

妇人以姓为称，故周之诸女皆言姬，犹宋言子，齐言姜也。自汉以来不复辨，类以为妇人之名，故《史记》言高祖居山东好美姬，《汉书·外戚传》云所幸姬戚夫人之类，固已失矣。注《汉书》者见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则又以为众妾之称。近世言妾者遂皆言姬，事之流传失实，每如是。今谓宗女为姬，亦因《诗》言王姬之误也。

俗言“忍事敌灾星”，此司空表圣诗也。表圣《休休亭记》自言尝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号耐辱居士，盖指柳璨，岂白马之祸。璨将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为是言耶。《表圣传》见《五代旧史·梁书》，盖其卒在唐亡后也。然绝不能明其大节，至谓

躁进矜伐，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为兵部侍郎，谓己当为宰辅，为时要所抑，愤而谢病去。世之毁誉，相反如此。如表圣出处用心，而不见知于当世，犹至是乎。王元之为五代阙文，始力为之辨。方元之时，去五代尚未远，盖犹有所传闻。今《新唐书》所载，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强于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终乱者，其久而必定也。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略能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乐易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跛婢告米竭。乐君曰："少忍，会当有饷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按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送米三斗。乐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群儿或窃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余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

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一日，蔡州会客，食鸡头，因论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等事。忽有言欧阳文忠嗜鲫鱼者，问其故，举前数题曰："见《梅圣俞集》。"坐客皆绝倒。

元丰间，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义闻乡里者二人，楚州徐积仲车，苏州朱长文伯原。仲车以聋，伯原以跛。其初皆举进士，既病，乃不复出。近臣多荐之，因得为州教授，食其禄，不限以任。伯原，吾乡里。其居在吾黄牛坊第之前，有园宅，幽胜，号乐圃。与林枢密子中尤厚善。绍圣间，力起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卒。仲车贫甚，事母至孝。父早弃家，不知所终。乃尽力于母。既死，图其像，日祭之，饮食皆持匕箸举进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沾污。父名石，每行山间或庭宇，遇有石，辄跃以过，偶误践必呜咽流涕。好作诗，颇豪怪。日未尝辍，有六千余篇。每客至，不暇见，必辞以作诗忙，终于家。苏子瞻往来淮甸，亦致礼，以为独行君子也。

钱塘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

可久二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称顺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豆斗，以瓶贮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后有道潜。初无能，但从文士往来，窃其绪余，并缘以见当世名士，遂以口舌论说时事，讥评人物，因见推称。同时有思聪者，亦似之而诗差优。近岁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诗学韦苏州，优此数人。惠洪传黄鲁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无道潜之过。祖可病癞死。思聪，宣和中弃其学为黄冠，又从而得官。道潜、惠洪皆坐累编置。风俗之变，虽此曹亦然。如顺、久，未易得也。

孙枢密固人物方重，气貌淳古，亦以至诚厚德名天下。熙宁间，神宗以东宫旧僚托腹心，每事必密询之。虽数有鲠论，而终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复易。虽一日数返，守一辞不为多言。其子朴尝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为人当以圣贤为师，则从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誉，兀兀老死，不足学也。"故其秉政于元丰、元祐两朝间，皆未尝不为士大夫所推尊，而讫不为惊世骇俗之事。其名四子，长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戆，可见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无水。京口甘露、吴下灵岩，皆聚徒数百人而汲水于下，有不胜其劳者。今道场山亦无水，以污池积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则饮之。人无食犹可，水不可一日阙，但有水者，不知其为重尔。吾居东西两泉。西泉发于山足，蓊然澹而不流。其来若不甚壮，汇而为沼，才盈丈，溢其余流于外。吾家内外几百口，汲者继踵，终日不能耗一寸。东泉亦在山足，而伏流决为涧，经碧淋池，然后会大涧而出。傍涧之人取以灌园者，皆此水也。其发于上以供吾饮，亦才五尺。两泉皆极甘，不减惠山。而东泉尤冽，盛夏可冰齿，非烹茶、酿酒，不常取。今岁夏不雨几四十日，热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熏灼人。凡山前诸涧悉断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独吾两泉略不加损。平居无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时，又以为常而不贵。今吾泉乃特见重艰于得水之时，故居者始知其利，盖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举进士，少好学，通晓世事。吾识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许昌，一旦冒大雪，自兖来见，留十日而去，未尝及世事，惟取古人出处所难明者，质疑于余。后为南京宁陵丞，徐丞相择之作尹，特爱之。及择之当国，寖用为郎官。建炎末，虏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闻。有言亘已屈节于刘豫者，余深以为不然。既而闻为豫守南京，且迁大名留守，余虽怅然，然念亘终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临安来，云见其乡人云，亘谋归本朝，

已为豫族诛矣，不觉为流涕，乃知余信之为不谬。亘有知虑，见事速。此其间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详也。

赵俊，字德进，南京人，与余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闻，守南京始再见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庐，在城北。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器之无恙时居河南，暇时独一过之。徐择之于乡人最厚，亦善俊。乃为丞相，乡人多随其材见用，俊未尝往求，择之亦忘之，独不得官。建炎末，金将南牧，或劝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何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动。刘豫僭号，起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兴以来，常恨未见以大节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杨邦乂，尝表诸朝，得谥而立庙祀。今又闻亘与俊皆故人，益可尚，世犹未有能少发明之者，他日当求其事，各为之作传。

蒋侍郎堂家藏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纸，有折痕。记其略云："昨夜有进士蒋堂，携所作文来，极可喜，不敢不布闻。谨封拜呈。"后有苏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蒋氏不知何从得之，在其孙彝处也。世言文公为魏公客，公经国大谋，人所不知者，独文公得与观。此帖不特见文公好贤乐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补于公者固亦多矣。片纸折封尤见前人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安得复有隐情不尽，不得已而苟从者，皆可为后法也。

房次律为宰相当中原始乱时，虽无大功亦无甚显过。罢黜，盖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谓陈陶之败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陈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尘，四万义军同日死。"哀哉！此岂细事乎？用兵成败，固不可全责主将，要之，非所长而强为之，胜乃其幸，败者必至之理，与故杀之无异也。次律之志岂不欲胜而强非其长，则此四万人之死，其谁当之乎？顾一跌犹未足偿。陆机河桥之役不战而溃者二十余万人，固未必皆死，然死者亦多矣。讼其冤者，孰不切齿孟玖，然不知是时机何所自信而敢遽当此任。师败七里涧，死者如积，涧水为不流。微孟玖，机将何以处乎？吾老出入兵间，未尝秋毫敢言尝试之意，盖尝谓陆机河桥之役、房琯陈陶之战，皆可为书生轻言兵者之戒，不论当时是非当否也。

兵兴以来，盗贼边骑所及无噍类。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间者，或幸以免。忽襁负婴儿啼声闻于外，亦因得其处。于是避贼之人，凡婴儿未解事、不可戒语者，卒弃之道旁以去，累累相望。哀

哉！此虎狼所不忍，盖事不得已也。有教之为绵球，随儿大小为之，缚置口中，略使满口而不闭气。或有力更预畜甘草末，临急时量以水渍，使咀味。儿口中有物实之，自不能作声，而棉软不伤儿口。或镂板以揭饶州道上。己酉冬，敌自江西犯饶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颠仆流离道上，而婴儿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虽小术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务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许幹誉为余道，愿广此言，使人无不闻也。

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器械刓朽，教场鞠为蔬圃。吾在许昌亲见之，意颇不以为然。兵但不可轻用，岂当并其备废之哉！乃为新作甲仗库，督掌兵官复教场，以日阅习。一日，王幼安见过，曰："公不闻邢和叔乎？非时入甲仗库检察，有密启之者，遂坐谪。"吾时中朝不相喜者甚众，因惧而止。后闻有欲以危言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东南州郡类以兵不足用，且无器械，望风而溃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终，然是时吾虽欲忘身为之，不过得罪，终亦必无补也。

孔孟皆力诋愿人，余少不能了，以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终愈于不为忠信廉洁之人，何伤乎而疾之深也。既纵观古今君子小人情伪之际，然后知圣贤之言不徒发也。彼不为忠信廉洁者，其恶不过其身。人既晓然知之，则是非亦不足为之惑。乃非其情而矫为之，则名实颠倒、内外相反，苟用以济其奸何所不可为。方孔孟时，先王遗风余泽未远，犹有能察而知之者，所忧特贼德而已。后世先王之道知者无几，不幸染其习而勿悟，则将举世从之，《庄子》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为患岂胜言乎！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一乡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无别于善恶而一皆好之，非乡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恶之，则孟子所谓"自反而仁与礼者，虽以为禽兽可也"。若善者亦恶之则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恶，而贵善人之所好，两者各当其分，则何择于好恶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则好恶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审，然后不为外之好恶所夺也。

阅所曝碑册，见李邕所作《张柬之碑》，读之终篇。五王与刘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辈险谲贪权、偶能济事者比。其间桓彦范与柬之尤奇材，可与姚崇相后先，盖皆本于学术，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晖，不能自免于祸，亦坐书生习气，仁而不能断也。幽求能劝彦范诛三思，非有以过二人，正以其一于前，无所

顾避尔。柬之、彦范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岂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势必不能两立。若以柬之、彦范之材，而辅之幽求之决，岂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龙事乎？世言废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儿诵诗，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一篇，初不知谁作。大观间三馆曝书，昭文库壁间有敝箧，置书数十册，蠹烂几不可读。发其一，曰《玉堂新集》，载此篇，乃幽求《咏怀》作也。岂非迁杭、郴州刺史时耶？然幽求岂是安田园者，姑怼而云尔。

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惟欧阳文忠公为学士时，所荐皆天下名士，无有不在高选者，苏子瞻兄弟、李中书邦直、孙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称欧阳善举贤良。程试既不过策论，故所上文亦以策论中半，然多未免犹为场屋文辞，惟孙巨源直指当世弊事，列其条目，援据祖宗源流本末，质以故事，反覆论说，皆可施行，无一辞虚设。韩魏公一见，曰：“恸哭涕泣论天下事，其今之贾谊乎？”时方为於潜县令，会以期丧，不及试。免丧，魏公犹当国，即用为崇文馆编校书籍，遂见进用，不复更外任，盖犹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吴人。冯当世榜第四人登科，能为诗，性高简，故官不甚显，亦少知之者。与外大父晁公善，尤爱其诗。先君尝得其亲书《飞骑桥》一篇于晁公，字画亦清丽，以为珍玩。《吴志》孙权征合肥，为魏将张辽所袭，乘骏马上津桥。桥板撤丈余，超度得免，故以名桥。今在庐州境中。诗本后亡去，略追记之，附于此：“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仓皇无羽翼。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间不容息。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蛟怒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艰难始是报主时，平日主君须爱惜。”此诗五七岁时先君口授，小儿识之。

钱塘西湖、建康钟山，皆士大夫愿游而不获者。仕宦适之，未有不厌足所欲。两郡余皆辱居之。在钱塘十月，适敌犯京师，信息未通。日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顾其他，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岁，正当冬春之间，出师待敌，寝食且废。钟山虽兵火残破之余，形势故在。六朝遗迹故事，班班犹可数。城中但见屹然在侧尔。而少从先君入峡，瞿塘、滟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绝险异奇，乃一一纵观，至今犹历历在目。晚往来浙东七里濑、金华三洞诸胜处，每至，辄留数日，非兴尽不归。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轩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恶固不可不慎，况于取士？神童本不专在诵书，初亦不以

为常科，适有则举之尔，故可因之以得异材。观元献不以素所习题自隐，文公不以一赋适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岂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观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规时好者谬言学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悉命之官，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与许，见江外以童子入贡者数辈，率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与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问之，乃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尔，为之怅然。后或因之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与吾同为郎，夜宿尚书新省之祠曹厅，步月庭下，为吾言：往尝以九月望夜道钱塘，与诗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岁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熔银，傍山松桧参天，露下叶间蕤蕤皆有光。微风动，湖水晃漾，与林叶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胜寒，索衣无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谓平生得此无几。吾为作诗记之，云："霜风猎猎将寒威，林下山僧见亦稀。怪得吟诗无俗语，十年肝鬲湛寒辉。"此景暑中想象，亦可以洒然也。

读书而不应举，则已矣。读书而应举，应举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进，苟不违道与义，皆无不可也。而世有一种人，既仕而得禄，反嘐嘐然以不仕为高，若欲弃之者，此岂其情也哉！故其经营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间而入，或故为小异以去，因以迟留，往往遂窃名以得美官而不辞，世终不寤也。有言穷书生不识馒头，计无从得。一日，见市肆有列而鬻者，辄大呼仆地。主人惊问，曰："吾畏馒头。"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设馒头百许枚，空室闭之，徐伺于外，寂不闻声，穴壁窥之，则以手搏撮，食者过半矣。亟开门诘其然，曰："吾见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绐，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犹畏腊茶两碗尔。"此岂求不仕者耶？

东林去吾山东南五十余里，沈氏世为著姓。元丰间有名思者，字东老，家颇藏书，喜宾客。东林当钱塘往来之冲，故士大夫与游客胜士闻其好事，必过之，东老亦应接不倦。尝有布袍青巾称回山人，风神亦高迈，与之饮，终日不醉。薄暮，取食余石榴皮，书诗一绝壁间曰："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即长揖出门，越石桥而去，追蹑之，已不见，意其为吕洞宾也。当时名士多和其诗传于世。苏子瞻为杭州通判，亦和，用韩退之《毛颖传》事，云："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虽以纪实，意亦有在也。

橘极难种，吾居山十年，凡三种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

尺，余一岁，便结实，累然可爱。未几，偶岁大寒，多雪，即立槁。虽厚以苫覆草拥，不能救也。盖性极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风，与平地气候绝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开半月，盖五七里之间如此。今吴中橘亦惟洞庭东、西两山最盛，他处好事者园圃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为业也。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而培治之功亦数倍于田。橘下之土几于用筛，未尝少以瓦甓杂之。田自种至刈，不过一二耘，而橘终岁耘无时，不使见纤草。地必面南，为属级次第使受日，每岁大寒，则于上风焚粪壤以温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虽略备，然材植不甚坚壮，度不过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无役，闲中种木亦是一适。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辟，当岁益种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见隙地皆植之。尽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后，使居者视吾室敝，则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风霜毁折与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岁积益，与此山竹无虑增数千竿，松杉生不满三尺者处处有之。桐子已实，伺其坠，多畜之。冬春之间当与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课，择仆之健而愿者两人供役，吾不为无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犹思预植良材为后计。柳子厚诗云：“晚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使子厚在，宁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无伪，能不为伪，虽小善亦有可观。其积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伪，虽有甚善，不特久之终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阅此类多矣。彼方作为大言以掠美，牵率矫厉之行以夸众，孰不能窃取须臾之誉？或因以得利，然外虽未知，未有不先为奴婢，窥其后而窃笑者。虽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处，固自闺门之内，而宾客之从吾游者，未尝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并吾席也，吾固无善可称，然终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独有愧乡党邻里，尚能压服汝曹之心哉！尝记欧阳文忠与其弟侄书有云：“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此非其家人无与知者，可书诸绅也。

《晋史》言王逸少性爱鹅，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概论。如崔铉喜看水牛斗之类，此有何好，然而亦必与性相近类者。逸少风度超然，何取于鹅？张正素尝云：“善书者贵指实掌虚，腕运而手不知。鹅颈有腕法，傥在是耶？今鹅千百为群，其间必自有特异者。畜牧人皆能辨，即贵售之以为种。盖物各有出其类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因又赏其善者也。”正素能书，识古人行笔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国史有传，其大节略已备矣，而平生出处与章奏论事，见

于谋国者遗落甚多。先大父太师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荫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时犹记太师有亲书其遗事一卷三十四条，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孙既微，大观末吾尝从求家集及手书稿草，犹得五六十卷，意欲为论次及作家传。久之，不能成。丧乱以来，图籍零落。今岁曝书追寻，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凉，笔研可亲，终当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门内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乃翁猥退无能也。

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袭，此体但可一试之耳。下《邳侯传》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后世乃因缘规仿不已。司空图作《容成侯传》，其后又有《松滋侯传》。近岁温陶君黄甘绿吉江瑶柱万石君传纷然不胜其多，至有托之苏子瞻者，妄庸之徒遂争信之。子瞻岂若是陋耶？中间惟《杜仲一传》杂药名为之，其制差异，或以为子瞻在黄州时出奇以戏客，而不以自名。余尝问苏氏诸子，亦以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余于文者，不能为也。

神仙出没人间，不得为无有；但区区求遇其人而学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为仙，理岂有是乎！今乡里之善人见不善人且耻与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轻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尝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顾未必皆授之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祸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药饵，使寿考康强。非见之也，彼自以类求耳。唐人多言颜鲁公为神仙，近世传以欧阳文忠公、韩魏公皆为仙，此复何疑哉！

自古夷狄乱华无甚于刘元海，其得志无几而子和卒见弑，至聪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禄山，不二年亦弑于庆绪。阿保机虽仅免于弑，不及反国，以帝羁归元昊，称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弑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恶顺逆不可欺如此。桀纣为虐，所杀中国之人犹可数计，而皆以亡天下，纣不免诛死。岂有裔夷长驱涂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为量数而得令终耶？今金贼犯顺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数之一周也。其将有禄山、元昊之变乎？

孟子言“乌是何言”也，乌盖齐鲁发语不然之辞，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于汝颍。《汉书》记故人见陈涉言“夥，涉之为王耽耽者！”夥，吴楚发语惊大之辞，亦见于今。应劭作祸音，非是。此唇音与“坏”相近。《公羊》记州公如曹，以齐人语过我为化我。今齐人皆以过为夬音。欧阳文忠记打音本谪耿切，而举世讹为丁雅切。不知今吴越俚人，正以相殴击为谪耿音也。

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其何据。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间，每雷起云簇，忽然而作，类不过移时，谓之过云雨。虽三二里间亦不同。或浓云中见，若尾坠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谓之龙挂。深山大泽，龙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职者，固无足怪。屋庐林木之间，时有震击而出，往往有隙穴，见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龙之懒而匿藏者也。佛老书多言龙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龙之类盖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长贰佐属，其勤惰材不材，为之长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闽人也，与苏子容、吕晋叔同学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罢举，久不相闻。嘉祐中，二公在馆下。一日，忽见舣舟汴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见之，邀与归，不可。问其别后事，曰："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止。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余，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二公相顾，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还，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谒之，则舟已不知所在矣。归视其刺之末，有细字小诗一绝，云："集仙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讫不复再见，顷见王仲弓说此。

山林园圃但多种竹，不问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潇然。竹之类多，尤可喜者筀竹，盖色深而叶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杂众色有之，意数年后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间，二浙竹皆结花而死，俗谓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尽，今所存，惟介竹数百竿尔。方其初花时，老圃辄能识之，告吾亟尽伐去，存其根，则来岁尚可复生，而余终不忍。至已槁而后伐，则与其根俱朽矣。比虽复补种，而竹种已难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犹更须三五年，始可望其干云蔽日。今日有告余种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无使残折，从根断取其三节，就竹林烧其断处，使无泄气。种之一年即发细笋，掘出勿存。次年出笋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烧其上一头，则抽条倍长。鬻牡丹者烧其柄，或蜡封，即不蔫。盖一术也。当即试之。然种竹须当五六月。虽烈日，无害。小瘁，久之复苏。世言五月十三日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种也。杜子美诗云："西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余旧用其言，每以腊月移种，无一竿活者，此余亦信书之弊而见事迟耶。

刘惔盛暑见王导，导以腹熨弹棋局，云："何乃湷。"惔出，人问："王公何如？"惔曰："未见他异，唯闻吴语耳。"当谓湷为冷，吴人语也。今二浙乃无此语。

世以登科为折桂，此谓郤诜对策东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来用之。温庭筠诗云：“犹喜故人新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其后以月中有桂，故又谓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为蟾，以登科为登蟾宫。用郤诜事固已可笑，而展转相讹复尔，然文士亦或沿袭，因之弗悟也。

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则容貌俨然如士大夫。绍圣初，修天津桥，以右司员外郎贾种民董役。种民时以朝服坐道旁，持柎亲指麾工役，见者多非笑。一日，桥成，尚未通行，仙现适至，素识种民，即诃止之，曰：“吾桥成，未有敢过者，能打一善诨，当使先众人。”仙现应声云：“好桥，好桥。”即上马急趋过。种民以为非诨，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讥己也。

韩忠献公罢政事，尝语康公兄弟以马伏波论少游事云：“吾已无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为乡里善人守坟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献许昌，仕寖显。一日，归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归，以终公志，为文自誓。元丰末，谪守邓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语，求致仕。章十上。时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见卿宣力国事，当亦必以为然。”康公犹请不已，乃就易许昌，曰：“可以守坟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几，再入为相。韩宗武云。

杜子美诗：“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代宗纪》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张休。或疑“宫中”二字恐误，读《韦伦传》，言“宦者吕太一”是，盖中人为宫市于岭南者尔，故称市舶使。此诗似为哥舒晃作。太一以广德二年反，晃大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相去盖十年。自此诗而上至《青丝》五篇，疑皆失其题，故但以句首语名之，所以读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传》复有荐洹水令吕太一，在开元间，与大历亦相远。此别一人，姓名适同尔。

浙东溪水峻急，多滩石，鱼随水触石皆死，故有溪无鱼。土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长不过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细切草为食，如食蚕，谓之鱼苗。一夫可致数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长可盈尺，但水不广，鱼劳而瘠，不能如江湖间美也。《大业杂记》载，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十余日即生。其法取鱼产子著菰藻上者，刈之，曝干，亦此之类，但不知既曝干，安得复生？必别有术。今吴中此法不传，而太湖白鱼实冠天下也。

虎丘山，晋王珣故居。珣尝为吴国内史，故与其弟珉皆卜居吴下。旧传宅在城内日华里，今景德寺即是。虎丘乃其外第尔。珣与珉分东西二宅，本在山前，后舍为寺，乃号东西寺。今寺乃在山巅，下瞰剑池。父老以为会昌末，废其地归于民今为田者，犹能指其故处。大中初，寺复，乃迁于上，则非复珣、珉之旧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谓之西庵，盖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庐与景德寺为邻，自虏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独存。其胜概犹为吴下第一也。

徐复，所谓冲晦处士者，建州人。初举进士，京房易，世久无通其术者，复尝遇隐士得之，而杂以六壬遁甲。自筮终身无禄，遂罢举。范文正公知苏州，尝疑夷狄当有变，使复占之。复为言西方用师，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当骚然，故文正益论边事及元昊叛，无一不验者。仁宗闻而召见，问以兵事，曰："今岁值小过刚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济事。"命为大理评事，不就，赐号而归。杭州万松岭，其故庐也。时林和靖尚无恙，杭州称二处士。和靖卒，乃得谥。与复同时者又有郭京，亦通术数，好言兵而任侠不伦，故不显。

道家有言三尸，或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三虫。小人之妄诞，有至此者。学道以其教言，则将以积累功行以求升举也，不求无过而反恶物之记其过，又且不睡以守，为药物以杀之，岂有意于为过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纳三尸阴告而谓之谗，其悖谬尤可见。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唐末有道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求枕，作诗以示众，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诗语虽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为是言者，孰谓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后，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书求官。缣素虽弊，字画犹如新。其最上广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书旧衔赵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后书告词。先言门下，末言主者施行，犹今之麻词也。"开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后，低项列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殿学士云云，萧嵩宣。中书侍郎阙，知制诰王丘奉行。此中书省官也。再起项列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臣光庭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年月日。画制可者，门下省官也。再列尚书左丞相阙，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盖光庭前衔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

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尚书省官也。璟与林甫、彤三名皆亲书，大如半掌，极奇伟，盖裴光庭、宋璟、李林甫。彤，当为韦彤。中书省官书姓，而门下尚书省则不书。光庭以兼吏部尚书，故再见于尚书省官而不名。萧嵩、裴光庭学士结衔皆在官下。余见唐敕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书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辞，但前不言敕而言门下为异尔。兵兴以来，先代遗迹存者无几，可以示后生之乐多闻者也。

晏元献为参知政事，后仁宗亲政，与同列皆罢，知亳州。亳有摘其为章懿太后墓志不言帝所生以自结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涡水，见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与坠地，遂作《蜩蛙赋》。略云“匿蕞质以潜进，跳轻躯而猛噬。虽多口以连获，终扼吭而弗制”。欧阳文忠滁州之贬作《憎蝇赋》，晚以濮庙事亦厌言者屡困不已，又作《憎蚊赋》。苏子瞻扬州题诗之谤，作《黠鼠赋》。皆不能无芥蒂于中，而发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为能忘心。

赵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馆黄宗旦名知人，一见公，曰：“君他日当以笃厚君子称于世。”因使改名约。已而，忽梦有持文书示之若公牒者，大书“赵槩”二字。初弗悟，既又梦有遗之书者，题云“秘书丞通判汝州赵槩”，始疑其或谕己，乃改后名。后六年登科，果以秘书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尔。议者谓“汝”字篆文与“海”字相近，公梦中或不能详也。既稍显，又梦与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题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槩”。后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为学士。礼部王文安公为三司使，同会，偶为书题名记，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诰召入”，两人相顾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梦。晚作“见闻记”，其一篇书当时诸公间梦事甚详。

刘原甫廷试本为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为编排试卷官，既拆号，见其姓名，遂自陈请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编排官无与，但以号次第之耳。文安犹力辞不已，遂升贾直孺为魁，以原甫为第二。

陆龟蒙作《怪松图赞》，谓草木之性本无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阳气作于内，则愤而为怪。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文正知之。及后复用为西帅，上疏请城京师以备敌，曰：“吾又将怪矣。”乃书龟蒙赞以遗当权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绅中独为妖言，既龃龉不得伸辞，因乖戾得无如龟蒙之松乎？”时虽知其讽己，讫不能尽用其言。

世言迟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汉即有此语。二十八星谓之舍，亦谓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义者多以音别

之。如自食为食，食人则音伺。自饮为饮，饮人则音荫之类是矣。盖应留而留则为平音，应去而留则为去音。逗留亦同此义。

颜鲁公真迹宣和间存者犹可数十本。其最著者《与郭英乂议论坐位书》，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李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不知在谁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为二，人多见其前段，师文后乃并得之。相继皆入内府，世间无复遗矣。

钱穆甫为如皋令，会岁旱蝗发，而泰兴令独绐郡将云："县界无蝗。"已而，蝗大起，郡将诘之，令辞穷，乃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穆甫得檄，辄书其纸尾，报之曰："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未几，传至郡下，无不绝倒。

《左氏》记晋平公梦黄熊事，亦见《国语》，二本皆作"熊"字，韦氏《国语》注遂以为熊罴之熊。杜预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当如《尔雅》鳖三足为能之能，谓传写有衍文。据陆德明《左氏释文》直以为能字，音奴来反，则固已云尔，不知以意删其文耶，或别有据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贤能之能，字书以为兽名，坚而强力则熊也。是熊字或为能，能字或为熊，初未尝有别。熊罴之熊，能鳖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随其所称，则何必更论衍文，正当读为能尔。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学，虽补注《国语》，略能辨之，以正韦氏之误，然意不尽彻，终不免改熊为能也。

吾明年六十岁，今春治西坞隙地，作堂其间，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赵清献年五十九，闻雷而得道，自号知非子，此真为伯玉者也。今吾无清献之闻，而遽以名其堂，姑志其年耶？抑将求为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隐几之间犹有所辨，尚何论六十年，岂不知其有与物俱迁而独存者乎？苟知存者之为是，则迁者无物而不非也。自是观之，则吾亦可以少税驾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庑，名之曰"不惑"。吾以为僭，然吾有志学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愿学者未尝废，亦粗以为不至于颠迷流荡而丧其本心者，虽求为伯玉，可也。

汉末五斗米道出于张陵，今世所谓张天师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谓之米贼，与张角略相同。张鲁，盖陵之孙，然其法本以诚信不欺诈为本，而鲁为刘焉督义司马，因与别部司马张修共击汉中太守苏固，遂袭杀修而夺其军，恶在其不欺诈耶？王逸少

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胜，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孙恩入会稽，其子凝之为内史，以入静室求鬼兵不设备，遂为恩屠其家，亦可见矣。近世浙江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然犹以角字为讳，而不敢道也。

扬子云谓严君平本蜀庄姓，避明帝之讳也。其称李仲元，盖与君平为一等人。班固作《王吉传》，序载君平与郑子真事甚详，而不及仲元。颜师古以《三辅决录》君平名遵，子真名朴。余读《蜀志》，秦宓与王商书论严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又以知仲元盖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东轩笔录
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目录

东轩笔录
校点说明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嬾真子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东轩笔录

魏泰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东轩笔录》十五卷，宋魏泰撰。泰字道辅，号溪上丈人，晚号临汉隐居，襄阳（今属湖北）人。曾布妻弟。生活于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为人无行，因依仗布势而为乡里患苦。数举进士不第，曾因忿争而殴主考官，坐是不许取应。章惇为相，欲荐以官，不就。博极群书，恃才傲物，有口辩，工文章。著作除本书外，另有《续录》一卷、《订误集》二卷、《书可记》一卷、《襄阳题咏》二卷、《临汉隐居集》二十卷、《襄阳形胜赋》等，今仅存《东轩笔录》、《诗话》及诗四首。

魏泰喜谈论朝野间事，又常与王安石、王安国、王雱、黄庭坚、黄大临、徐禧、章惇等交游，故书中所记多为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间的朝野遗闻，尤以王安石变法最有史料价值。书中对当时朝臣趋炎附势、贪污受贿等诸多丑恶现象亦有揭发；卷十所记宋英宗庇护皇亲之事，尤为他书所未敢道。然书中亦有失实之处，《旧闻证误》、《容斋随笔》等均有驳正。另书中亦多小说故事，并多为后世戏曲、小说所取材演义。

本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五卷。今有明嘉靖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等（各本皆有佚文，可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校点本的“佚文”部分）。此次校点，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他书，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卷之一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禀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

钱俶初入朝，既而赐归国，群臣多请留俶，而使之献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归治兵，以攻其后，则吾之兵力可减半。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既而皆如所处。

武陵、辰阳、澧阳、清湘、邵阳五州，各有蛮瑶保聚，依山阻江，迨十余万。在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瑶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蛮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慨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徕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激。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五州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驭用一再雄而已。

陈抟字图南，有经世之才，生唐末，厌五代之乱，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能辟谷，或一睡三年。后隐于华山。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革命，则嚬蹙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驴游华阴，市人相语曰："赵点检作官家。"抟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曰："天下这回定叠也！"太祖事周为殿前都点检，抟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骧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见之，因问曰："古者以官奴婢赐臣下，遂与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骧曰："古人制贵贱之分，使不可渎，恐后世谱牒不明，有以奴主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叹重久之。自后，每德骧奏事，虽在燕处，必御袍带以见。

周世宗寿春之役，太祖为将，太宗亦在军中，是时寿春久不下，世宗决淮水灌其城。一日，艺祖、太宗及节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于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镣炉，世谓之茶酒司，一矢而毙，太祖、太宗安坐以至回舟，矢石终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诸国，其伪命臣僚忠于所事者，无不面加奖激，以至弃瑕录用，故徐铉、潘脊修辈皆承眷礼。至如卫融、张洎应答不逊，犹优假之，故虽疏远寇仇，无不尽其忠力。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故铉之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云："东邻遘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谈。始劳因垒之师，终复涂山之会。"又有偃王仁义之比，太宗览读称叹。异日复得铉所撰《吴王挽词》三首，尤加叹赏，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吴王挽词》今记者二首，曰："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阳陌，芳草建康宫。道德遗文在，兴衰自古同。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此生虽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录》乃铉与汤悦奉诏撰，故有邻国信书之句。东邻谓钱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张文定公齐贤时以布衣献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陈其事。文定以手画地，条陈十策。内四说称旨，文定坚执其六说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车驾还京，语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汝可收之，使辅汝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进士榜，决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抡选，置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尽

与京官通判。文定释褐将作监丞、通判衡州，十年果为相。

陶穀，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华足用，故尚置于翰苑。穀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旻、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旻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

真宗天纵睿明，博综文学，尤重儒术，凡侍从之臣每因赐对，未始不从容顾问。真宗善设论，虽造次应答，皆典雅有伦。当时儒学之士，擢为侍从，则有终身不为外官者。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

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为知制诰，坐事责守黄州，谢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唯期身后"之语。真宗览表，惊其词之悲，方欲内徙，会黄州境有二虎斗而食其一，占者以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蕲州，以避其变，敕下而禹偁死矣。

澶渊之役，王超、傅潜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议不一，至有以北戎狃开运之胜闻于上者。唯寇莱公准首乞亲征，李沆、宋湜赞之，然而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时陈尧叟请幸蜀，王钦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寇莱公语曰："有人劝朕幸江南与西川者，卿以为如何？"莱公答曰："不知何人发此二谋？"真宗曰："卿姑断其可否，勿问其人也。"莱公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决澶渊之行。

真宗次澶渊，一日，语莱公曰："今虏骑未退，而天雄军截在贼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何人可为朕守？"魏莱公

曰：“当此之际，无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未艾，宜可为守。”于是即时进熟敕。退召王公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莱公遽曰：“主上亲征，非臣子辟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驿骑已集，仍放朝辞，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王公惊惧，不敢辞，饮讫拜别。莱公答拜，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公驰骑入天雄，方戎虏满野，无以为计，但屯塞四门，终日危坐。越七日，虏骑退，召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如莱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数进疑辞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以成胜敌之绩耳。

虏犯澶渊，傅潜坚壁不战，河北诸郡城守者，多为蕃兵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当是时，魏能守安肃军，杨延朗守广信军，乃世所谓“梁门、遂城”者也。二军最切虏境，而攻围百战不能下，以至贼退出界，而延朗追蹑转战，未尝衄败。故时人目二军为“铜梁门、铁遂城”，盖由二将善守也。

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书降左承天门鸱尾上，既而又降于朱能家，于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应宫，建宝符阁，尽裒天书，置阁中。虽上意笃信，而臣下或以为非，若孙奭、张咏，尤极诋讦。未几，朱能谋叛天下，愈知其诈。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当国，建议以为天书本为先帝而降，不当留在人间。于是尽以葬于永定陵，无一字留者。文正之识虑微密，皆如此也。

卷之二

唃厮啰，唐吐蕃赞普之后，据邈川之宗哥城，尽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将众十万，穿古渭州入寇。时曹玮以引进使知秦州，领骑卒六千，守伏羌城。闻贼已过毕利城，玮率诸将渡渭逆之，遂合战于三都谷。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在后者所持皆白棓毛连，以备劫虏而已。玮知其势弱不足畏，欲以气陵之，自引百骑穿贼阵，出其后，升高指挥，军中鼓噪夹击，贼大溃，斩首三千级。明日，视林薄间，中伤及投崖死者万计。玮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冯拯之父为中令赵普家内知，内知盖勾当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帘独坐，拯方十余岁，弹雀于帘前，中令熟视之，召坐与语。其父遽至，惶恐谢过，中令曰：“吾视汝之子，乃至贵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当至吾位。”冯后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启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帑，不可胜纪。谓既为宫使，夏竦以知制诰为判官。一日，宴官僚于斋厅，有杂手伎俗谓弄碗注者，献艺于廷。丁顾语夏曰：“古无咏碗注诗，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赋诗曰：“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览读变色。

种放隐终南山，往华山访陈抟。抟闻其来，倒屣迎之。既即坐，熟视曰：“君他日甚显，官至丞郎。”种曰：“我之来也，求道义之益，而乃言及爵禄，非我意也。”陈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法合为此官，虽晦迹山林，终恐不能安耳。今虽不信，异日当自知之。”放不怿而

去。至真宗时，以司谏召至阙下，及辞还山，迁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抟之相也。

寇莱公始与丁晋公善，尝以丁之才荐于李文靖公沆屡矣，而终未用。一日，莱公语文靖曰："准屡言丁谓之才，而相公终不用，岂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听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则才矣，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莱公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晚年与寇权宠相轧，交至倾夺，竟有海康之祸，始伏文靖之识。

王克正仕江南，历贵官，归本朝，直舍人院。及死，无子，其家修佛事为道场，唯一女十余岁，缞绖跪捧手炉于像前。会陈抟入吊，出语人曰："王氏女，吾虽不见其面，但观其捧炉手相甚贵。若是男子，当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为国夫人矣。"后数年，陈晋公恕为参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从容问曰："卿娶谁氏，有几子？"晋公对曰："臣无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旧族，身后唯一女，颇闻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晋公辞以年高，不愿娶。太宗敦谕再三，晋公不敢辞，遂纳为室。不数日，封郡夫人，如陈之相也。

鞠咏为进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咏擢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知杭州仁和县。将之官，先以书及所作诗寄王公，以谢平昔奖进，今复为吏，得以文字相乐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礼，课其职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复冀其相知，而专修吏干矣。其后王公入为参知政事，首以咏荐。人或问其故，答曰："鞠咏之才，不患不达。所忧者气峻而骄，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闻之，始以王公为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虽疏远小臣，苟欲询访，皆得登对。王禹偁大以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比因使还，亦得上殿"云云。当时盛传此语。未几，王坐论妖尼道安、救徐铉事，责为商州团练副使。一日，从太守赴国忌行香，天未明，仿佛见一人紫袍秉笏，立于佛殿之侧。王意恐官高，欲与之叙位，其人敛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晓其言而问之，其人曰："公尝疏云：'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官为借职，是即可知也。"王怃然自失，闻者莫不笑。

陈晋公恕自升朝入三司为判官，既置盐铁使，又为总计使，洎罢参政，复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于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权，真宗谕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是时，寇莱公罢枢密副使归班，晋公即荐以自代。真宗用莱公为三司使，

而晋公为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莱公入省，检寻晋公前后改革创立事件，类为方册，及以所出榜示，别用新板题扁，躬至其第，请晋公判押。晋公亦不让，一一与押字既，而莱公拜于庭下而去，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至李谘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晋公之规模渐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则无复有存者矣。

丁晋公为玉清昭应宫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鹤盘舞于殿庑之上。及记真宗东封事，亦言宿奉高宫之夕，有仙鹤飞于宫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鹤迎舞前导者，塞望不知其数。又天书每降，必奏有仙鹤前导。是时莱公判陕府，一日，坐山亭中，有乌鸦数十，飞鸣而过。莱公笑顾属僚曰："使丁谓见之，当目为玄鹤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鹤，故但呼为"鹤相"，犹李逢吉呼牛僧孺为"丑座"也。

张文定公齐贤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一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文定自帘下熟视不问。尔后文定三为宰相，门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禄。奴乘间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后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遗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悯然语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忆江南日盗吾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钱三百千，汝其去吾门下，自择所安。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复留也。"奴震骇，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瀹茗，林麓回抱，境亦幽胜。寇莱公谪守雷州，经此酌泉，志壁而去。未几，丁晋公窜朱崖，复经此礼佛，留题而行。天圣中，范讽以殿中丞安抚湖外，至此寺，睹二相留题，徘徊慨叹，作诗以志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

苏易简特受太宗顾遇，在翰林恩礼尤渥，其子作《续翰林志》，叙之详矣。然性特躁进，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二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世言躁进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遗为馆职，平生好烧银而乐文字之职，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壹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然二事俱不谐而卒。钱僖公惟演自枢密使为使相，而恨不得为真宰，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

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馆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及为学士，又作诗曰："眼赤何时两，腰黄几日重。"谓双引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白乐天诗也。

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后数年，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乞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于前。郑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为诗，皆有所属。初罢枢府，为南京留守，时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诗曰："造化平分何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拟睢阳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敌益众，而抨弹之疏不辍上闻，因作诗送一台官曰："弱羽轻弦势未安，孤飞殊不碍鹍鸾。黄金自有双南贵，莫与游人作弹丸。"始王沂公曾当国，郑公为翰林学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诗》曰："日上西山舞鸾鹤，波翻碧海斗蛟龙。直钩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时王旦为宰相，赵安仁参知政事，将问执政，会王旦告病去，遂独问安仁曰："朕欲以贤妃刘氏为后，卿意何如？"赵对曰："刘氏出于侧微，恐不可母仪天下。"真宗不怿。翌日，以赵之语告王冀公钦若，冀公曰："陛下姑问安仁，意欲以何人为后。"异时，上果以冀公之言问，赵对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伦之家，宜可以作配圣主。"真宗翌日以语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盖赵安仁尝为沈伦门客。"真宗深以为然。未几，罢安仁参知政事，转钦若一官，为天书扶持使；刘氏竟立，即明肃太后也。冀公权宠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才十余岁，唯有一弟七岁，太后临别，手结刻丝鞶囊与之，拍其背泣曰："汝虽沦落颠沛，不可弃此囊。异时我若遭遇，必访汝，以此为物色也。"言讫，不胜呜咽而去。后其弟佣于凿纸钱家，然常以囊悬于胸臆间，未尝斯须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势将不救，为纸家弃于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见而怜之，收养于家。怪其衣服百结，而胸悬鞶囊，因问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惊异，盖尝受旨于太后，令物色访其弟也。复问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

时，太后封宸妃，时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闻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为右班殿直，即所谓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谥曰“章懿”，召用和擢以显官，后至殿前都指挥使，领节钺、赠陇西郡王，世所谓李国舅者是也。

杨景宗即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廷，景宗无赖，以罪隶军营务，黥墨其面，至无见肤。真宗幸玉清昭应宫，将还内，而六宫皆乘金车迎驾于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沟之外，太后车中指景宗，令问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实对，太后泣于车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后至观察留守。后景宗既在仕，遂用药去其黥痕，无芥粟存者，既贵而肥皙如玉。性恣横，好以木挝击人，世谓之“杨骨捶”云。始丁晋公作相，造宅于保康门外，景宗时以役夫荷土筑地。及晋公事败，籍没入官，晚年以宅赐景宗，其正寝乃向日荷土所筑之地也，世叹异之。又见十五卷。

卷之三

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莱公探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勉等叶力，处画已定，凡诏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及真宗上仙，乃指莱公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类上官仪者，天下冤之。杨亿临死，取当时所为诏诰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献上仙，遵勉乃抱亿所留书进呈仁宗，及叙本末。仁宗尽见当日曲直，感叹再三，遂下诏湔涤其冤，赠中书令，谥曰“忠愍”。又赠杨亿礼部尚书，谥曰“文”，凡预莱公党而被逐者，皆诏雪之。故亿赠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渐中闱，能叶元臣，力屏储极”，盖谓是也。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真宗崩，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宦者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及开皇堂，泉脉坌涌，丁私欲庇覆，遂更不闻奏，擅移数十丈。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是时，吕公夷简权知开封府，推鞫此狱，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众咸目为不轨，以至取彼头颅，置之郊社云云。狱既起，丁犹秉政，许公雅知丁多智数，凡行移、推勘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狱具，欲上闻，丁信以为无疑，令许公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谓竟以此投海外，许公遂参知政事矣。

丁晋公既投朱崖，几十年。天圣末，明肃太后上仙，仁宗独览万机。当时仇敌多不在要地，晋公乃草一表，极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诬构之事，言甚哀切。自以无缘上达，乃外封题云“启上昭文相公”。是时，王冀公钦若执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启入京，戒云：“须俟王公见客日，方得当面投纳。”其奴如戒，冀公得之，惊不敢启封，遽以上闻。仁宗拆表，读而怜之，乃命移道州司马。晋公有诗数首，略曰：“君心应念前朝老，十载漂流若断蓬。”又曰：“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辽。且作潇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复用矣。穆修闻道州之徙，作诗曰：“却讶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谓失人心如此。

丁晋公至朱崖，作诗曰：“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作《青衿集》百余篇，皆为一字题，寄归西洛。又作《天香传》，叙海南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题咏百余篇，盖未尝废笔砚也。后移道州，旋以秘书监致仕，许于光州居住。流落贬窜十五年，髭鬓无班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亲知皆会，至食不足，转运使表闻。有旨给东京房钱一万贯，为其子珙数月呼传而尽。临终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时呷少许。启手足之际，付嘱后事，神识不乱，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荣辱两忘，而大变不怛，真异人也。

马尚书亮以尚书员外郎直史馆，使淮南时，吕许公夷简尚为布衣，方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后许公果为宰相。马公知江宁府，时陈恭公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接之极厚，且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数子出拜曰：“愿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铸之末。”曾谏议致尧性刚介，少许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晏，李之婿也，时方为奉礼郎。谏议熟视之曰：“晏奉礼他日贵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吕许公夷简为相日，文潞公彦博为太常博士，进谒，许公改容礼接，因语之曰：“太博此去十年，当践某位。”夏英公竦谪守黄州，时庞颖公司理参军，英公曰：“庞司理他日富贵远过于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贵人多识贵人，信有之也。

钱文僖公惟演生贵家，而文雅乐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府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与张文定公、吕文穆公游，累举不第，以文行称于乡闾。张、吕相继作相，更荐之，得职官，然延卿亦未尝出仕，葺幽亭，艺花卉，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余矣。一日，文

僖率僚属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骑从，腰舆张盖而访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过客众，延卿未始出，盖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对谈而已。数公疏爽阔朗，天下之选。延卿笑曰："陋居罕有过从，而平日所接之人，亦无若数君者。老夫甚惬，愿少留，对花小酌也。"于是以陶樽果蔬而进，文僖爱其野逸，为引满不辞。既而吏报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图相国肯顾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饮否？"文僖欣然从之，又数杯。延客之礼数杯盘，无少加于前，而谈笑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门，顾曰："老病不能造谢，希勿讶也。"文僖登车，茫然自失。翌日，语僚属曰："此真隐者也，彼视富贵为何等物耶？"叹息累日不止。

陈恭公执中以卫尉寺丞知梧州，驿递上疏，以乞立储贰。真宗嘉其敢言。翌日临朝，袖其疏以示执政，叹奖久之，召为右正言，然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赋《御沟柳》诗，宣示宰相两省皆和进。恭公因进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翠花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自即位，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孜孜听览，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为人君所行之事，其说支离诡驳，不近人情。及为侍读，遽奏仁宗曰："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骇其言。翌日，问贾魏公昌朝，魏公对曰："此乃诬经籍，以文奸言，真小人也。"仁宗大以为然，于是逐瑀，终身不齿矣。

李淑在翰林，奉诏撰《陈文惠公神道碑》。李为人高亢，少许可与，文章尤尚奇涩。碑成，殊不称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为二韵小诗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恳乞改去二韵等字，答以"已经

进呈，不可刊削”，述古极衔之。会其年李出知郑州，奉时祀于恭陵，而作恭帝诗曰：“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半仗来。”述古得其诗，遽讽寺僧刻石，打墨百本，传于都下。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以其诗送中书，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连蹇于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吕许公夷简为郡守，上言乞不税农器。真宗知其可为宰相，记名殿壁，后果正台席。燕肃为郡守，上言：“应天下疑狱，并具事节，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后至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莱州阿芸谋杀夫，以为案问，欲举免所因之罪，主上决意用为辅相。自燕肃之说进，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问之律行，凡临劾而首陈者，皆得原减。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鹘、吐蕃，而吐蕃又分为唃厮啰，始甚强盛，自祥符间，衄于三都谷，势遂衰弱，视中国为神明，惕息不敢动。异时，与回鹘皆遣使，自兰州入镇戎军，以修朝贡。及元昊将叛，虑唃氏制其后，举兵攻破莱州诸羌，南侵至于马衔山，筑瓦川会，断兰州旧路，留兵镇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贡，而回鹘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为边害，朝廷患之。议者以为唃氏尚在河、隍间，又与元昊世仇，傥遣使通谕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后顾之忧，则边备解矣。仁宗然之。宝元二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涣自古渭州抵青堂城，始与唃氏遇，涣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统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厮啰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而唃氏复与中国通矣。

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一日，李淑对，仁宗偶问以宪长久虚之故。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者，风宪之长，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其选用当出圣意，臣等岂敢铨量之？”仁宗颔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

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内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疗不瘥，洎为枢密副使，疾顿除；及罢，而疾复作。或戏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枢密副使，仍须常服，始得不发。”梅金华询久为侍从，急于进用，晚年多病，石参政中立戏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凉散即瘥也。”盖两府在京，许张青盖耳。

卷之四

狄青之征侬智高也，自过桂林，即以辨色时先锋行，先锋既行，青乃出帐，受衙罢，命诸将坐，饮酒一卮，小餐，然后中军行，率以为常。及顿军昆仑关下，翌日，将度关，辰起，诸将张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亲吏疑之，遽入帐周视，则不知青所在，诸将方相顾惊怛，俄有军候至曰："宣徽传语诸官，请过关吃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锋度关矣。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馔；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既而御史刘元瑜有所希合，弹奏其事。事下右军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削籍为民。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尧臣作《客至》诗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

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盖为定发也。

刘侍制元瑜既弹苏舜钦，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是时，南郊大礼，而舜钦之狱断于赦前数日。舜钦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盖谓不得预赦免之囚也。舜钦死，欧阳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赛神之事，略曰：“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盖述御史之言也。舜钦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废为民，后二年，得湖州长史，年四十余卒。

范文正公仲淹为参知政事，建言乞立学校、劝农桑、责吏课、以年任子等事，颇与执政不合。会有言边鄙未宁者，文正乞自往经抚，于是以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安抚使。时吕许公夷简谢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许公问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矣”。许公曰：“参政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文正谕其旨，果使事未还，而以资政殿学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谪守滁州，到任谢表略曰：“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遗爱，滁州怀之，画其像于堂以祠焉。庆历中，欧阳修责守滁州，观禹偁遗像而作诗曰：“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犹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昏尘。”皆用其表中语也。

苏舜钦奏邸之会，预坐者多馆阁同舍，一时被责十余人。仁宗临朝，叹以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务引用老成，往往不惬人望。甚者，语言文章，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杨安国之在经筵是也。

御史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事二十余中丞矣，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每声诺之时，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中丞不贤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阍吏每声诺，必横其梃。一日，范视事；次日，阍吏报事，范视之，其梃直矣。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邪？”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明日视之，梃复横矣。

楚执中性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

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执中曰：“虏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邪？”韩公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运粮，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肃方听政，有旨令凿内城垣以出柩。是时，吕文靖公夷简当国，遽求对，而明肃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内都知罗崇勋问有何事。文靖具奏凿垣非礼，宜开西华门以出神柩。明肃使崇勋报曰：“向夷简道，岂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备位宰相，朝廷大事当廷争，太后不允，臣终不退。”崇勋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主，而送终之礼如此，异时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简不争。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开述讽导，当为罪魁矣。”崇勋大惧，驰告明肃，于是始允所请。

王文正公曾在中书，得光州奏秘书监丁谓卒。文正顾谓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数，不可测，其在海外，犹能用智而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复献《继圣图》，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岁，天书降；后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复是天庆节。是天书于二纪已前，为陛下降圣之兆也。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溃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又云：“京师自二年来，里巷间多云‘着个羊’。陛下生于辛未，羊为未神，此又语瑞也。”又以御名拆其点画，使两目相并，为离明继照之义，其言诡诞不经。英宗圣性高明，尤恶谄谀，书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书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鉴。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以耕凿，而其价腾踊十倍。涣复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涣权宜之术也。

神宗皇帝在春宫时，极冲幼，孙思恭为侍读。一日，讲《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顺之事，而不及亲戚畔之者。主上顾曰：“微子，纣之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亲戚畔之耶？”思恭释然骇伏。上之睿明，

可谓闻一知十矣。

熙宁十年夏，京辅大旱，主上以祈祷未应，圣虑焦劳。一夕，梦异僧吐云雾致雨，翌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旁阁中，乃第十尊罗汉也。上之精虔感应如此。时集贤王丞相珪有《贺雨诗》，略曰："良弼为霖孤宿望，神僧作雾应精求。"即其事也。

欧阳修致仕，居颍，蔡承禧经由颍上，谒于私第，从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岂天下所望也！"欧阳公曰："吾与世多忤，晚年不幸为小人诬蔑，止有进退之节，不可复令有言而俟逐也，今日乞身已为晚矣。"小人盖指蒋之奇也。欧阳公在颍，唯衣道服，称"六一居士"，又为传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当国，以徭役害民，而游手无所事，故率农人出钱，募游手给役，则农役异业，两不相妨。行之数年，荆公出判金陵，荐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温卿之言，使免役钱依旧，而拨诸路闲田募役。既而闲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济，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行，而中丞邓绾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毁乙，故坏新法。于是不行温卿之言，依旧给钱募役。

王荆公当国，始建常平钱之议，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而民间呼为"青苗钱"。范镇时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误会此意，将谓如建中间税青苗于田中也，遽上疏，略曰："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贵而散之，贱而敛之，虽尧舜无易也。青苗者，荒乱之世，所请青苗在田，贱估其直，敛收未毕，而责其偿，此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惊疑也。"疏奏请停之，众谓不然，落翰林学士守本官致仕。制有"举直措枉，古之善政；服谗搜慝，义所当诛"。盖谓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谏院孙觉上言："府界诸县百姓率不愿请，往往追呼抑配，深为民害。"主上俾觉同府界提点往诸县体量，有无追呼抑配之事。孙面奏曰："敢不虔奉诏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闻古者设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责其必行，行者不责其能言。臣备员谏省，以言语为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同体量指挥，望赐寝罢。"主上怒其反覆，落同修起居注，知广德军。

曾布为三司使，极论京师市易不便，其大概以为：天下之财匮乏，良由货不流通；货不流通，由商贾不行；商贾不行，由兼并之

巧为挫抑。故朝廷市易于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虽然官中非觊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兼并不敢侵牟，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吕嘉问提举市易，乃差官于四方买物货，禁客旅，须俟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唯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事下两制详议，而吕惠卿以为沮坏新法，王荆公大怒，遂置狱劾其事。又三司会计差失，即以为上书诈不实，曾落翰林学士、知制诰，以起居舍人知饶州，惠卿遂参知政事矣。而市易差官置物畴劳如故。

常秩以处士起为左正言，直集贤院，判国子监。不逾年，待制宝文阁，兼判太常寺。中间谒告归汝阴，主上特降诏自秩始也。会放进士徐铎榜，秩密以太学生之薄于行者，籍名于方册，伫怀袖间，每唱名有之，则揭册指名进呈，乞赐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阅试卷，或与执政语，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为沮，遂谒告不朝。一日，翰林学士杨绘方坐禁中，俄有报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绘昔掌判事，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询其来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谒告月余，未有诏起，令探刺消息。"杨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于法，则连及待制，汝速出，无取祸也。"先是，秩未谒告时，差护向经葬事，至是经葬有日，上亲奠祭，护葬官例合迎驾，秩不候朝参而出，迎驾于经门。上祭奠毕，登辇而去，亦不顾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参而出就职，又尝私觇禁中，台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还汝阴，既而卒。或云：方卒时，狂乱若心疾，将自杀者。然未得其详。

卷之五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吕大以为议己，自是尤与平甫相失也。

熙宁六、七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百姓流移于京西就食者，无虑数万，朝廷遣使赈恤。或云：使者隐落其数，十不奏一，然而流连襁负，取道于京师者，日有千数。选人郑侠监安上门，遂画《流民图》，及疏言时政之失，其词激讦讥讪，往往不实。书奏，侠坐流窜，而中丞邓绾、知谏院邓润甫言“王安国尝借侠奏稿观之，而有奖成之言，意在非毁其兄”。是时，平甫以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归田里。逾年，起为大理寺丞，监真州粮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其罪，而又不寿，世共惜。台官希执政之旨，且将因此以悦荆公也。余尝为挽词二首，颇道其事，云：“海内文章杰，朝廷亮直闻。黄琼起处士，子夏遽修文。贝锦生迁怒，江湖久离群。伤心王佐略，不得致华勋。”又曰：“今日临风泪，萧萧似绠縻。空怀徐稚絮，谁立郑玄碑？无力酬推毂，平时愤抵巇。何人令枉状，路粹岂能为？”盖谓是也。

冯京与吕惠卿同为参知政事，吕每有所为，冯虽不抑，而心不以为善，至于议事，亦多矛盾。会郑侠狱起，言事者以侠常游京之门，推劾百端，冯竟以本官知亳州。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会州。舍人钱藻当制，有“大臣进退，系时安危”及“持正莫为，一节不挠”之语。中丞邓绾惧冯再入，又将希合吕公，遽言：“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而曰‘系时安危’；京朋邪徇俗，怀利而己，而曰‘持正不挠’。乞罢钱藻，以谕中外。”而藻竟罢直院。

熙宁七年，元绛为三司使，宋迪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药，而遗火延烧计府，自午至申，焚伤殆尽。方火炽，神宗御西角以观，是时章惇以知制诰判军器监，遽部本监役兵往救火，经由角楼以过。上顾问左右，以惇为对。翌日，迪夺官勒停，绛罢使，以章惇代之。

国朝旧制：父子兄弟及亲近之在两府者，与侍从执政之官，必相回避。熙宁初，吕公弼为枢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于逸用，尚有避于当涂。"公弼闻之，义不能安，遂乞罢枢府。久之，以观文殿学士知并州。

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犹在禁中，秘书丞章辟光献言乞迁于外，而朝论以为疏远小臣，妄论离间，于义当议。有旨送中书，王荆公以为其言非过，依违不行。会中丞吕诲极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夺辟光官，降衡州监税。

延州当西戎三路之冲，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东北怀宁寨，而怀宁直横山，最为控要。顷薛尚、种谔取绥州，建为绥德城，据无定河，连野鸡谷，将谋复横山，而朝廷责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罢。熙宁五年，韩丞相绛以宰相宣抚陕西，复取前议，遂自绥州以北，筑宾草坪，正东筑吴堡，将城银州；会抽沙，不可筑而罢，遂建罗兀城，欲通河东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粮运不继，言事者屡沮止之。旋属庆州卒叛，遽班师，韩以本官知邓州，副使吕大防夺职，知临江军，弃罗兀等城，而河东路不能通矣。

李士宁者，蜀人。得导气养生之术，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与之有旧，每延于东府，迹甚熟。荆公镇金陵，吕惠卿参大政，会山东告李逢、刘育之变，事连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狱推治之。劾者言士宁尝预此谋，敕天下捕治，狱具，世居赐死，李逢、刘育磔于市，士宁决杖，流永州，连坐者甚众。始兴此狱，引士宁者，意欲有所诬蔑，会荆公再入秉政，谋遂不行。

太一宫旧在京城西苏村，谓之西太一。熙宁初，百官奏太一临中国，主天下康阜，诏作宫于京城之东南隅，谓之中太一。方蒇事，命三司副使李寿朋往苏村祭告。是日，寿朋饮酒食肉而入，俄得疾于殿上，扶归斋厅，七窍流血，肩舆上道，未及国门而卒。

翰林故事：学士每白事于中书，皆公服鞈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学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礼不行久矣。章惇为制诰直学士院，力欲行之。会一日，两制俱白事于中书，其中学士皆鞹足秉笏，而惇独散手系鞋。翰林故事，十废七八，忽行此礼，大喧物议，而中

丞邓绾尤肆抵毁。既而罢惇直院，而系鞋之礼后亦无肯行之者。

熙宁四年，王荆公当国，欲以朱柬之监左藏库，柬之辞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闻欲除某人勾当进奏院，忘其人名。实愿易之。"荆公许诺。翌日，于上前进某人监左藏库，上曰："不用朱柬之监左藏库，何也？"荆公震骇，莫测其由。上之机神临下，多知外事，虽纤微，莫可隐也。

熙宁七年，王荆公初罢相，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金陵，荐吕惠卿为参政而去。既而吕得君怙权，虑荆公复进，因郊礼，荐荆公为节度使平章事。方进熟敕，上察其情，遽问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惠卿知无以对。明年，复召荆公秉政，而王、吕益相失矣。

王安国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韩绛、邵亢为枢密副使，同以《序言》进，上御批称美，令召试学士院，将不次进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两使职官，从辟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后中丞吕诲弹奏王荆公，犹引以为推恩太重。平甫博学，工文章，通古今，达治道，劲直寡合，不阿时之好恶；虽与荆公论议亦不苟合，故异时执政得以中伤，而言事者谓非毁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为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纪而仅获寸进，谗夫一言而应声榻翼。"盖谓是也。

王观文韶始为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蔡知庆州，王调官关中，遂谒蔡于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洮河一说，王悦之，以为可行。后掌秦州机宜，遂乞复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谋寖广，欲进取兰州、鄯、廓，知秦州李师中以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驿参验其事，克臣亦依违两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盗官物，兴起大狱，俾蔡确推劾，蔡明其无罪，自是君相之意，断然不疑。不数年，克青唐、武胜，城熙河，取洮、河、叠、宕、西团，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职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岁满，除知兴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监司者甚众，枚素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历干执政，皆不允。时陈升之知枢密院，枚往谒求荐，陈公辞以备位执政，不当私荐一士。枚愀然叹息曰："兴元道远，枚本浙人，家贫无力之任，惟有两女当卖人为婢，庶得资以行耳。"陈公鄙其言，遽索汤使起。枚得汤，三奠于地而辞去。陈大骇。是时，枚将还浙右待阙，已登舟，其日作诗书于船窗曰："西梁万里何时到？争似怀沙入九

泉。”是夕，溺死汴水。初执政以枚无正室，疑奸吏而谋杀者，方将穷治，会陈公言卖女奠汤事，及得牖间自题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吕升卿为京东察访，游太山，题名于真宗御制《封禅碑》之阴，刊刻拓本，传于四方。后二年，升卿判国子监，会蔡承禧为御史，言其题名事，以为大不恭，遂罢升卿判监。既而邓绾又言升卿兄弟顷居丧润州，尝令华亭知县张若济置买土田，若济遂因此贷部民朱庠、卫公佐、吴延亮、卢及远、押司录事王利用等钱四千余贯，强买民田。既而若济坐赃事发，惠卿已在中书，百计营救，及言惠卿纵亲情郑膺干挠政事，如此等事凡十余端，猥不可具载。朝廷起狱于秀州，既而惠卿罢参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监酒，温卿勒停，张若济除名编管，缘此党人降黜者纷纷矣。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叶。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匪新进之士也。洎三司论市易，而吕参政指为沮法，荆公以为然，坚乞罢相。神宗重违其意，自礼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改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麻既出，吕嘉问、张谔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二子收泪。及惠卿入参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邓绾、邓润甫枉状发王安国，而李逢之狱又挟李士宁以撼荆公，又言《熙宁编敕》不便，乞重编修。及令百姓手实供家赋，以造簿，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事夤缘事故非议前宰相者甚众，而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天子断意再召秉政。邓绾惧不安，欲弭前迹，遂发张若济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张谔为两浙路察访，以验其事。谔犹欲掩覆，而邓绾复观望意旨，荐引匪人，于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贰。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绾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张谔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门下之人皆无固志。荆公无与共图事者，又复请去，而再镇金陵。故诗有“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终老柏青”，盖谓是也。

王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求闲地，久之，得会灵观使，居于金陵。一日，豫国夫人之弟吴生者来省荆公，寓止于佛寺行香厅。会同天节建道场，府僚当会

于所谓行香厅，太守叶均使人白遣吴生，吴生不肯迁。洎行香毕，大会于其厅，而吴生于屏后慢骂不止。叶均俯首不听，而转运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问。州遣二皂持牒追吴生，吴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顷二皂至门下，云捕人，而喧忿于庭。荆公偶出见之，犹纷纭不已，公叱二皂去。叶均闻之，遂杖二皂，而与毛抗、李琮皆诣荆公，谢以公皂生疏，失于戒束。荆公唯唯不答，而豫国夫人于屏后叱均、抗等曰："相公罢政，门下之人解体者十七八，然亦无敢捕吾亲属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均等趋出，会中使抚问适至，而闻争厅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闻，于是叶均、毛抗、李琮皆罢，而以吕嘉问为守。又除王安上提点江东刑狱，俾迁治于所居金陵。

熙宁三年，京辅猛风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数寸，既而华山震，阜头谷圮折数十百丈，荡摇十余里，覆压甚众。唐天宝中冰稼而宁王死，故当时谚曰："冬凌树稼达官怕。"又诗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说，众谓大臣当之。未数年，而司徒侍中魏国韩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词，略曰："冰稼尝闻达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盖谓是也。

卷之六

韩魏公以病乞乡郡，遂以使相侍中判相州，既而疾革。一夕，星陨于园中，枥马皆鸣。翌日，公薨。上为神道碑，具述其事。

熙宁初，朝廷初置条例司，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司，及俵常平钱，收二分之息。时韩魏公镇北都，上章论其事，乞罢诸路提举官，常平法依旧，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于章表，其说从容详悉，无所伤忤。有皇城使沈惟恭者辄令其门客孙棐诈作魏公之表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表成，惟恭以示阁门使李评，评夺其稿以闻。上大骇，下惟恭、孙棐于大理，而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便坐奏事，犹以棐言为实。上出魏公章送条例司，惟恭流海上，孙棐杖杀于市，罢公著中丞，出知颍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与对，乃厚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盖因此耳。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时王荆公初及第，为校书郎、签书判官厅公事，议论多与韩公不合。洎嘉祐末，魏公为相，荆公知制诰，因论起注降官词头，遂上疏争舍人院职分，其言颇侵执政。又为纠察刑狱，驳开封府断争鹌鹑公事，而魏公以开封为直，自是往还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与常平议不合。然而荆公每评近代宰相，即曰韩公。韩公薨，为挽词曰："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

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任。时沈括为三司使，密条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而蔡确为御史知杂，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之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

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信，故推行无疑。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括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考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况括身为近侍，日对清光，事有可言，自当面奏，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乃挟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从。”疏入，落括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知宣州。

京师有僧化成，能推人命贵贱。予尝以王安国之命问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绝似苏子美。”子美，舜钦字。及平甫放逐，逾年，复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与舜钦官职废斥，年寿无小异者。

熙宁十年，京师旱，上焦劳甚，枢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为汉武帝笼天下之利，是时，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务裒剥民利，十倍弘羊，而比来官吏失于奉行者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吕嘉问作法害人，以致和气不召，臣乞烹嘉问以谢天下，宜甘泽之可致也。”

王安国，熙宁六年冬直宿崇文院，梦有邀之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中乐作，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邀平甫者，欲与之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梦觉，禁中已鸣钟矣。平甫颇自负其不凡，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是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后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常梦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当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声接于人者，其家复哭，以钱卜之曰：“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梦与平甫会，因吊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处良苦如何？”但见平甫笑不止，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乐非尘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熙宁五年，辰州人张翘与流人李资诣阙上书，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腊，良田数千万顷，入路无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师压境上，臣二人说之，可使纳地为郡县。”书奏，即以章惇察访荆湖南北路，经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资、张竑、明夷中、僧愿成等十余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资等褊宕无谋，亵慢夷境，遂为蛮酋田元猛所杀。章知不可以说下也，即进兵诛斩，而建沅、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飞山为苏方、杨光潜所据，遂乘兵势进克梅山，建安化县。又令李诰将兵取光潜，师至飞山，扼险不能度而还。当是时张颉居忧于鼎州，目睹其事，遂以书诋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无罪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惇病其说，且欲其分功以啖之，乃上言：“昔张颉知潭州益杨县，尝建取梅山之议，今臣成

功，乃用颉之议也。”朝廷赐颉绢三百匹，而执政犹患其异议。会颉服阕，乃就除为江淮发运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鱼之说息矣。

王荆公当国，郭祥正知邵州武岗县，实封附递奏书，乞以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处画，凡议论有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一日，问荆公曰：“卿识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顷在江东，尝识之，其为人才近纵横，言近捭阖而薄于行，不知何人引荐，而圣聪闻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是时，祥正方从章惇辟，以军功迁殿中丞，及闻荆公上前之语，遂以本官致仕。

李师中平日议论多与荆公违戾，及荆公权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传岩亭，盖以公尝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吴孝宗对策，方诋熙宁新法。既而复为《巷议》十篇，言闾巷之间，皆议新法之善，写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礼之。

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六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滞于馆职甚久，熙宁初冬月，圣驾出，馆职例当迎驾。方序立次，衡顾同列而叹曰：“顷年迎驾于此，眼看冻倒掌禹锡，倏忽已十年矣。”执政闻而怜之，遂得同修起注。

京师春秋社祭，多差两制摄事。王仆射珪为内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屡矣。熙宁四年，复以翰林承旨摄太尉，因作诗曰：“鸡声初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怡声不辞醉，明年强健更须来。”是冬，遂参知政事。

蔡挺自宝元以后历边任，至于熙宁初犹帅平凉，会边境无事，因作乐歌以教边人，有“谁念玉关人老”之句。此曲盛传都下，未几，召为枢密副使。

曾肇为集贤校理兼国子监直讲，修将作监敕。会其兄论市易事被责，执政怒未已，遂罢肇主判，滞于馆下，最为闲冷，又多希旨窥伺之者，众皆危之，曾处之恬然无闷。余尝赠之诗，有“直躬忘坎窞，祥履任巑岏”，盖谓是也。既而曾鲁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状》，上览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编修官，复得主判局务。

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一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已来榜榜有之。熙宁中，吴人余中为状元，首乞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以为斯人真可

以厚风俗矣。未几，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熙宁执政者力欲致风俗之厚，士人多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为败风俗，而身抵赇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陈绎晚为敦朴之状，时为之“热熟颜回”。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庭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黜之。绎时为翰林学士，语于众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可对‘热熟颜回’。”合坐大噱，绎有惭色。杜园、热熟，皆当时鄙语。

熙宁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吕惠卿，而门下之人复为谀媚以自安。而荆公求告去尤切，有练亨甫者谓中丞邓绾曰：“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宰相，则庶几可留也。所谓殊礼，以丞相之礼雳为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侄皆馆职，京师赐地宅田邸，则为礼备矣。”绾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党，亦颔之而已。一日，荆公复于上前求去，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稳便第宅耳。”荆公骇曰：“臣有何欲，而何为赐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恳请其由，上出绾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绾欲用其党方扬为台官，惧不厌人望，乃并彭汝砺而荐之，其实意在扬也。无何，上黜彭汝砺，绾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砺之为人，昨所举卤莽，乞不行前状。”即此二事，上察见其奸，遂落绾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夺校书，为漳州推官。绾《制》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士荐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义形于色；汝之事朕者，志在于邪。”盖谓是也。

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事，上言“天下祠庙，岁时有烧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场，召人买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谔言，故凡司农启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卖庙敕既下，而天下祠庙各以紧慢，价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庙，平日绝无祈祭，县吏抑勒，祝史仅能酬十千。是时，张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财，当自有理，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以规十千之利乎？”上览疏大骇，遂穷问其由，乃知张谔建言，而中书未尝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禀，方得施行。卖庙事寻罢。

张谔判司农寺，吏人盗用公使库钱，事发，下开封府鞫劾，久之未决。谔阴以柬祷知府陈绎，俾勿支蔓，绎遂灭裂其事。上颇闻之，遂令移狱穷治，尽得谔请求之迹，狱具，落谔直舍人院，追两官，勒停，落绎翰林学士，降授秘书监知滁州。

曾鲁公识度精审，达练治体。当其在中书，方天下奏报纷纭，

虽日月旷久，未尝有废忘之者。其为文章，尤长于四六，虽造次柬牍，亦属对精切。曾布为三司使，论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别之，略曰："塞翁失马，今未足悲；楚相断蛇，后必为福。"曾赴饶州，道过金陵，为荆公诵之，亦叹爱不已。

王荆公初罢相，知金陵，作诗曰："投老妇来一幅巾，君恩犹许备藩臣。芙蓉堂下观秋水，聊与龟鱼作主人。"及再罢，乞宫观，以会灵观使居钟山，又作诗曰："乞得胶胶扰扰身，钟山松竹替埃尘。只将凫雁同为客，不与龟鱼作主人。"

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锡庆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会秋试有期，而御史黄廉上言："乞不令直讲判监为开封国学试官。"又有饶州进士虞蕃伐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说，疑程考有私，遂下蕃于开封府。而蕃言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是时，许将权知开封府，恶蕃之告讦，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于御史府，追逮甚众。而蕃言许将亦尝荐亲知于直讲，于是摄许将、元耆宁及监判沈季长、黄履、直讲余中、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皆下狱。其间亦有受请求及纳赂者。狱具，许将落翰林学士，知蕲州。沈季长落直舍人院，迫官勒停。元耆宁落馆职，元绛罢参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余停任，诸生坐决杖编管者数十，而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卷之七

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元参政绛为翰林学士、判群牧，常问三命僧化成曰：“吕参政早晚为相？”化成曰：“吕给事为参政，譬如草屋上置鸱吻耳。”元曰：“然则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时春方半，元曰：“事应在何时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怃然不测，亦潜纪之。既而吕权日盛，台谏噤口，无敢指议之者。会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语府界提举蔡確曰：“化成言吕参政祸在今日，真漫浪之语也。”二公相视而笑，遂同还群牧，促召成而诮之。成曰：“言必无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术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马。是时，曾待制孝宽同判群牧，薄晚来过厅，方即坐，元因访今日有何事，曾曰：“但闻御史蔡承禧入札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语未已，内探报，今日蔡察院言吕参政兄弟。元闻之大骇，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吕罢政事，实始此日也。

熙河之役，高遵裕为总管，有高学究者，以宗人谒遵裕，因隶名军中。会王观文韶以兵攻香子城，学究从行。是日，合战大胜，至晚旋师，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贺，独不见高学究。遵裕叹曰：“高生且死于敌矣。”已而士卒献俘馘于庭，以烛视之，则学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骇，即推究所斩之人，有军士遽伏罪曰：“是军回日暮，见高生独骑，遂斩以冒赏。”韶大怒，磔军士于辕门。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取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

妻。”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去磨平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时窦卞通判汝州，与之接熟。尔后卞知深州，永年复为州监押，益相亲昵，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师，永年求监金曜门书库，卞为干提举监司杨绘，绘遂荐之。永年常置酒延卞、绘于私室，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曰“白玉莲花杯”，其亵狎至是。后永年盗卖库书，事发下狱，永年引卞、绘尝受其馈送，乃尝纳玑贝于两家，方穷治未竟，而永年死狱中。朝议有两制交通匪人，至为奸利，落绘翰林学士制知诰，降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监舒州灵仙观。明年，卞卒于贬所。绘性少真，无检操，居荆南，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饮，有选人胡师文预会。师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为荆南府学教授，尤少士检。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愧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殴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

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地，相去数里。有发冢盗，先筑室于二冢之间，自其家窬穴以通其隧道。始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椋，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公墓，若有猛兽嗥吼，盗甚惧，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闻兵甲鼓噪之声，盗益惧；又呼一人同之，则寂然无响。三盗笑曰：“丞相之神，尽于是矣。”及穿椋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带壹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矣。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既而货张墓金盂于市，为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谓均破冢而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王荆公旧交。公作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临下担，白蘋洲上起沧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鲍。正直聪明神鬼畏，死时应合作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可速赴任也。”

张尧佐以进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员外郎、知开州。会其侄女有宠于仁宗，册为修媛，尧佐遂骤迁擢，一日中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是时，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宝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与谏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论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争，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两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几，尧佐复除宣徽使，知河阳。唐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仁宗谕曰："差除自是中书。"介遂极言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结尧佐，请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谏官观望挟奸，而言涉宫掖，语甚切直。仁宗怒，趋召两府，以疏示之。介犹诤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使下殿，介诤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进曰："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遂贬春州别驾。翌日，御史中丞王举正救解之，改为英州别驾。始，上怒未已，两府窃议曰："必重贬介，则彦博不安。彦博去，则吾属递迁矣。"既而果如其料。当是时，梅尧臣作《书窜》诗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日朝有臣奸，臣介所愤疾。愿条一二事，臣职敢妄率。臣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时守成都，委曲媚贵昵。银珰插左貂，穷腊使驰驺。邦媛将夸侈，中赍金十镒。为我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抶。红经纬金缕，排科斗八七。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几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称质。璨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奉至尊，于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臣今得初陈，狡猾彼非一。偷威与卖利，次第推甲乙。是唯阴猾雄，仁断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无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旁有侧目，喑哑横诋叱。指言为罔上，废汝还蓬荜。是时白此心，尚不避斧锓。虽令禁魑魅，甘且同饴蜜。既如勿可惧，复以强词窒。帝声亦大厉，论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闲，猛士胆为栗。立贬岭外春，速欲为异物。内外臣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谁？襄执左史笔。谓此傥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执法，怀疏又坚述。介言或以狂，百岂无一实。恐伤四海和，幸勿若仓卒。亟许迁英州，衢路有嗟咄。翌日宣白麻，称快口盈溢。阿附连谏官，去若怀絮虱。其间因获利，窃笑等蚌鹬。英州五千里，瘦马行骙骙。毒蛇喷晓雾，昼与岚气没。妻孥不同途，风浪过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馆愁伤骨。饥仆时后先，随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抚远无禁律。醉去不须钱，醒来弄鸣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郁。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西汉梅子真，出为吴市卒。市卒且不惭，况兹别秉秩。"始尧臣作此诗，不敢示人。及欧阳文忠公为编其集，时有嫌避，又削去此诗，是以人少知

者，故今尽录。

唐子方始弹张尧佐，与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公，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为曳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罢政事。时李师中作诗送唐，略曰："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厚颜之句，为奎发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砚，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襁孩儿者乎？"晏公俯而哂之。既而试《泽宫选士赋》，韵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由是不中选。晏公闻而笑曰："苗君竟倒襁孩儿矣。"

越州僧愿成客京师，能为符箓咒。时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雱虽德之，然性靳啬。会章惇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经略溪洞，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雱即荐成于章。章至辰州，先遣张裕、李资、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秽乱蛮妇，酋田元猛者不胜其愤，尽缚来使，斩刳于柱。次至成，成抟颊求哀，元猛素佛事，乃不杀，押而遣之。愿成不以为耻，乃更乘大马拥槌斧以自从，称察访大师，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时又有随州僧知缘，尝以医术供奉仁宗、英宗。熙宁中，朝廷取青唐武胜，缘遂因执政上言："乞往鄯、廓，见董毡，说令纳地。"上召见后苑，赐白金以遣行。遂自称经略大师，深为王韶所恶，罢归。朝廷怜其意，犹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时，西戎方炽，韩魏公琦为经略招讨副使，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时范文公仲淹守庆州，坚持不可。是时，尹洙为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一日，将魏公命至庆州，约范公以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洙议不合，遽还。魏公遂举兵入界，既而师次好水川，元昊设覆，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魏公遽还，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既而哀恸声震天地，魏公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者数刻。范公闻而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

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

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曾当国，屡荐吕许公夷简。是时，明肃太后听政，沂公奏曰：“臣屡言吕夷简才望可当政柄，而两宫终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枢密使张旻之上耳。且旻亦赤脚健儿，岂容妨贤如此？”太后曰：“固无此意，行且用夷简矣。”沂公曰：“两宫既以许臣，臣请即今宣召学士草麻。”太后从之。及许公大拜，渐与沂公不协。晚年睽异，势同水火，当时士大夫各有附丽，故庆历中朝廷有党人之论矣。

卷之八

陈恭公初罢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往往献《老人星图》以为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宁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龙门县。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为盗斫坟茔之松榜，薛君投牒，诉其事。朝士，迂儒也，喜为异论，乃判其状曰：“周文王之苑囿，独得芻荛；薛少卿之坟茔，乃禁樵采。”时又有周师厚者，为荆湖北路提举常平永利。是时，初定募役之法，师厚书成，上于司农，其间曰：“散从官逐月佣钱三贯文，如遇差作市买，即每月添钱一贯文。”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籍，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熟。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支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耿子不肖，私纳校玳瑁器皿。洎至闽中，耿尽发校所言之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遽首常纳禁器于耿子。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

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屡以犯人。熙宁中，为开封府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也。”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驯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间也。马默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闻而叹曰：“既为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三司使曾布劾其违法，王荆公惑党人之说，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请，而嘉问治事如故。攽闻而叹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乎？”望之，嘉问字也。

熙宁中，曾孝宽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公事，未几，以父鲁公忧解去。服除，判司农寺。旧例：百官以事至中书，即宰相据案，百官北向而坐。前两府白事，即宰去案，叙宾主东西行坐，时谓之掇案。及孝宽之至司农也，吴正宪公当国，不以前两府礼之待之，每至中书，不为掇案。自后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儒诣中书，孝宽不至矣，正宪颇疑之。未几，除直儒为两浙提刑，以张璪判寺，璪为翰林学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长也。异时白事，皆璪诣中书，而孝宽亦竟不至，于是正宪知其果以掇案为嫌，而世亦讥其隘矣。

尚书郎李观自言：为进士时，往游南岳，道过潭州圣旗亭买酒，忽有一人荷竹奁，持钉校之具径至，问观曰：“闻君将之南岳，颇识养素先生蓝方否？”观曰：“固将往见之。”其人曰：“奉烦寄声云：刘处士奉问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言讫，径出不顾。观至南岳访方，具道其语，方怒然惊异，因问曰：“其人眉间得无有白志乎？”观曰：“然。”方大惊，叹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谓刘海蟾者也。吾养圣胎已成，患无术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声闻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观急回，访于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萧注在仁宗时以阁门使知邕州几十年，屡献取交趾之谋，朝廷不从。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杀巡检左明、宋士尧等，注坐备御无状，降为荆南钤辖。是时，李师中为广西提点刑狱，又言“注在邕州擅发洞丁采金矿，无文历钩考”，遂下注桂州狱，狱具，贬秦州团练副使，移洪州节度副使。英宗即位，起为监门卫将军、邠州都监，移渭州钤辖，又知宁州。神宗即位，王荆公执政，注度朝廷方以开边为意，又以黜官未复，思有以动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遽召，复阁门使，俾知桂州兼广西经略安抚。注至桂二年，而缪愆无状，有旨召还，死于潭州。然朝廷尚以交趾为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屡

折衄；又作战舰聚军储，虽兴作百端，而不中机。会朝廷疑其逗留，移知潭州，而以刘彝守桂。既而计谋喧露，一旦交趾浮海载兵击陷廉、白、钦三郡，围邕州，仅四十日，城陷，杀知州苏缄，屠其城，掠四郡生口而去。朝廷尽鉴前后守臣之罪，以次贬出，赠苏缄节度使，料秦晋锐兵十万人，发车骑讨南，诏以赵卨为经略使。卨引郭逵共事，遂以逵为宣徽使，而卨副之。逵顿兵邕州，久之，进克广源州杭郎县，而贼据富良江以扼我师。逵闭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既而粮道不继，瘴毒日甚，十万之众死亡十九，仅得交趾降表，遂班师。朝廷夺逵宣徽使而斥之，卨亦削官，而建广源为顺州。明年，交人始入贡，广源岚瘴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辄死，数年间，死者不可纪。每更戍之卒决知不还，皆与骨肉死别，至举营号哭不绝者月余，以是人情极不安。会曾布帅桂，擒得交趾将侬智春，交人稍惧，曾因建议乞因此机会，许交趾还向所虏生口而弃顺州，朝廷从之。明年，交人归生口数百，遂以广源与之。复曾龙图阁直学士，将佐迁官有差。自萧注等为经略，或挟诈以罔上下，或不绥御远人，致陷四郡。而郭逵逗挠自毙，仅得广源，又不可守，竟弃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财费亿万，二广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献为氾县尉，有逃佃及户绝没官田最多，虽累经检估，或云定价不均。内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府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前已估及一万五千贯，未有人承买者。贾魏公当国，欲添为二万贯卖之，遂命陈道古衔命计会本县令佐，视田美恶而增损其价。道古至氾，阅视诸田，而议增李田之直。叔献曰："李田本以价高，故无人承买；今又增五千贯，何也？"坚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献不可欺，因以其事语之，叔献叹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诚者，太祖时为邑酒务专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护官物，遂估所损物直计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使钱，俵民间预买箭秆雕翎弓弩之材。未几，李重进叛，王师征淮南，而预买翎秆未集，太祖大怒，一应欠负官钱者田产并令籍没。诚非预买之人，而当时官吏畏惧不敢开析，故此田亦在籍没。今诚有子孙，见居邑中，相国纵未能恤其无辜而以田给之，莫若损五千贯，俾诚孙买之为便。"道古大惊曰："始实不知，但受命而来，审如是，君言为当，而吾亦有以报相国矣。"即损五千贯而去。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矣。"即召见佃百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力，若使他买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撤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孙卒

得此田矣。叔献之为尉，与管界巡检者相善，县多盗贼，巡检每与叔献约，闻盗起，当急相报。一旦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之。既而叹曰："巡检岂以我为负约耶！机会之速不及报，然不可夺其功也。"于是尽推捕盗之劳于其下，而竟不受赏。当其获盗时，叔献躬押至开封府，府尹李绚谓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见本官推官判官，吾当率以同状荐子也。"叔献辞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以求荐，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询知其弊，建言乞取内东门买物字号付杂买务，今后乞不令内东门买物，遇逐月宫中请俸钱时，许杂买具供过物价，径牒内藏库截支，以给行人。仁宗大以为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宁中，高丽人使至京，语知开封府元绛曰："闻内翰与王安国相善，本国欲得其歌诗，愿内翰访求之。"元自往见平甫，求其题咏，方大雪，平甫以诗戏元，略曰："岂意诗仙来凤沼，为传贾客过鸡林。"即其事也。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冲，但城中无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庆历中，有戎人谓元昊云："麟州无井，若围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围之，数日不解，城中大窘。有军士献策曰："彼围不解，必以无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贼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州将从之。元昊望见，遽语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而解去。此时虽幸脱，然终以无水为忧。熙宁中，吕公弼帅河东，令勾当公事邓子乔往视其地，子乔曰："古有拔轴法，谓掘去抽沙，而实以炭末，墐土即其上，可以筑城，城亦不复崩矣。愿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内，则此州守也。"吕从之，于是大兴版筑，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坚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吴奎为参知政事，会御史中丞王陶以韩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两府，奎乃上章言："迩来天文谪见，皆为王陶召之。"又尝于上前荐滕甫可为边帅，上问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将略可取，至于躯干膂力，自可被两重铁甲。"异时，上语其事于侍臣，且曰："吴奎论事，大概皆此类也。"

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箱，命两将统之，刚浪陵统明堂左箱，野

利遇乞统天都右箱，二将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战，中间刘平、石元孙、任福、葛怀敏之败，皆二将之谋也。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谋用间以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边人谓之“土和尚”，多往来蕃部中。世衡尝厚给酒肉，善遇之，一日语信曰：“我有书答野利相公，若我为赍之。”即以书授信。临发，复召饮之酒而谓曰：“寨外苦寒，吾为若纳一袄，可衣之以行，回日当复以归我。”信始及山界，即为逻兵所擒，及得赍书以见元昊。元昊发其书，即寻常寒暄之问。元昊疑之，遂缚信拷掠千余，至胁以兵刃，信终言无它。元昊益疑，顾见信所衣之袄甚新洁，立命棼折，即中得与遇乞之书，其言：“前承书有归投之约，寻闻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报，当如期举兵入界，惟尽以一箱人马为内应，傥获元昊，朝廷当以靖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奉赏。”元昊大怒，自此夺遇乞之兵，既又杀之。遇乞死，山界无良将统领，不复有侵掠之患，而边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贡，信得归，改名嵩，仕终左藏库副使。

卷之九

王荆公与唐质肃公介同为参知政事，议论未尝少合。荆公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一日，于上前语及此事，介曰："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岂可亦谓之非纯臣也！"质肃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荆公为之变色。其议论不合，多至相侵，率此类也。

刘攽、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举人有用"畜"字者，介谓音犯主上嫌名，攽谓礼部先未尝定此名为讳，不可用以黜落，因纷争不已，而介以恶语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张戩、程灏并弹之，遂皆赎金。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为议罪太轻，遂夺其主判，其实中丞不乐攽也。谢表略曰："彍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唯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盖谓是也。

陈恭公执中为相，事方严少和裕，尤恶士大夫之急进。庆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盐利害，朝廷遂除祥陕西提刑兼制置盐事，祥诣中书巡白曰："提点刑狱而兼利权，殆非无故，乞纳敕别俟差遣。"恭公曰："提点刑狱乃足下资序合入，制置盐事乃国家试才，比已降敕陕西都运司，以解盐事尽交与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将如何也？苟有补于朝廷，固不惜一转运司也，若静言庸违，自有诛责，岂可预欲侥求！"祥以言中其隐，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辞召试，而有旨与在京差遣，遂除群牧判官。时沈康为馆职，诣恭公曰："某久在馆下，屡求为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带职朝官，又历任比某为浅，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资任也。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学士之颜视王君宜厚矣。"康惭沮

而去。

明肃太后临朝，袭真宗政事，留心庶狱，日遣中使至军巡院、御史台，体问鞠囚情节。又好问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司细微，无不知者。有孙良孺为军巡判官，喜诈伪，能为朴野之状。一日，市布数十端，杂染五色，陈于庭下。中使怪而问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适在近，与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骇，回为太后言之。太后叹其清苦，即命厚赐金帛。京师人多赁马出入，驭者先许其直，必问曰："一去耶？却来耶？"苟乘以往来，则其价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一日，将押辟囚弃市，而赁马以往，其驭者问曰："官人将何之？"良孺曰："至法场头。"驭者曰："一去耶？却来耶？"闻者骇笑。

杨安国，胶东经生也，累官至天章阁侍讲。其为人讦激矫伪，言行鄙朴，动有可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鄙市之语，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见其举止，已先发笑。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甚穷，但有一罗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又讲"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安国遽启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仁宗哂之。翌日，遍赐讲官，皆恳辞不拜，唯安国受之而已。时又有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有边帅乞朝觐，仁宗许其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之诏曰："当俟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之成都府，会西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始入剑门，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曰："才度岩岩之险，便兴恻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诮，及乘死也，琪为挽词，有"最是萧萧句，无人继后风"，盖谓是耳。

刘彝所至多善政，其知处州也，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会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子养，故一境弃子无夭阏者。一日，谒曾鲁公公亮，鲁公曰："久知都官治状，屡欲进擢，然议论有所不合，姑少迟之，吾终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诎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记，而尚屈于不合之论，亦某之命也。"鲁公叹曰："比来士大夫见执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归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将十年，未见如君之言。"

熙宁初，富郑公弼、曾鲁公公亮为相，唐质肃公介、赵少师忭、王荆公安石为参知政事。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吕诲、范纯仁、钱顗、钱颢之伦尤极诋訾，天下之人皆莫为生事。是时，郑公以病足，鲁公以年老，皆去。唐质肃屡争上前，不能；未

几，疽发于背而死。赵少师力不胜，但终日叹息，遇一事更改，即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彦国病、子方死、悦道苦也。

欧阳文忠公自历官至为两府，凡有建明于上前，其词意坚确，持守不变，且勇于敢为，王荆公尝叹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辅政，多所更张，而同列少与合者。是时，欧阳公以观文殿学士知蔡州。荆公乃进之为宣徽使，判太原府，许朝觐，意在引之执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欧阳公惩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辞恩命，继以请老而去。荆公深叹惜之。

富郑公弼，庆历中以知制诰使北虏还。仁宗嘉其有劳，命为枢密副使，郑公力辞不拜，乃改资政殿学士。一日，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财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请和亲，则如之何？"仁宗悯然动色曰："苟利社稷，朕亦岂爱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谮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爱民如此，真尧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许将坐太学狱，下御史台禁勘，仅一月日，洎伏罪，台吏告曰："内翰今晚当出矣。"许曰："审如是，当为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节未完，须再供答。"及对毕，开门，已及二更已后，而从人谓许未出，人马却还矣。许坐于台门，不能进退，适有逻卒过前，遂呼告之曰："我台中放出官员也，病不能行，可烦为于市桥赁一马。"逻卒怜之，与呼一马至，遂跨而行。是时，许初罢判开封府，税居于甜水巷，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许失绥坠地，腰膝尽伤。驭者扶之于鞍，又疾驱而去，至则宅门已闭。许下马坐于砌上，俾驭者扣门，久之无应者。驭者曰："愿得主名以呼之。"许曰："但云内翰已归可也。"驭者方知其为判官许内翰，且惧获坠马之罪，遽策而走。许以坠伤，气息不属，不能起以扣门，又无力呼叫，是时十月，京师已寒，地坐至晓，迨宅门开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执政事奏罢，谈时政，而共美上以聪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状。仁宗曰："卿等谓林瑀去，而朝廷遂无小人耶？"执政曰："未谕圣旨，不识小人为谁？"仁宗从容曰："苏绅可侍读学士，知河阳。"

庆历中，吕许公罢政事，以司徒归第，拜晏元献公殊、章郇公得象为相，又以谏官欧阳修、余靖上疏，罢夏竦枢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时石介为国子监直讲，献《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而于夏竦尤极诋斥，至目之为不肖，及有“手锄奸枿”之句。颂出，泰山孙复谓介曰：“子之祸自此始矣。”未几，党议起，介在指名，遂罢监事，通判濮州，归徂徕山而病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又出中使与京东部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是时，吕居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中使曰：“诚如金部言，然则若之何以应中旨？”居简曰：“介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问之，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任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大以为然，遂自介亲属及门人姜潜已下并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皆结罪保证。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而世以居简为长者。

夏郑公之死也，仁宗将往浇奠，吴奎言于上曰：“夏竦多诈，今亦死矣。”仁宗怃然，至其家浇奠毕，踌躇久之，命大阉去竦面幕而视之。世谓剖棺之与去面幕，其为人主疑一也，亦所谓报应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节度使知延州。环庆大将刘平、石元孙之兵二万自合水走延州，次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军士晚餐毕，列队而行，至地名大柳树，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来使，俗谓急脚子者宣状，且云：“延州范太尉传语已在东门奉候，然暮夜入门，恐透漏奸细，请驾放人马，庶辨真伪也。”二将唯诺，遂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以来，又放一队，将及一更以后，约放及五十队矣，二将忽顾问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将大惊，遽使人侦视，即云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而前队不知所之矣。二将知有变，遂整阵而前，至五龙川，去延州才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鸣，埃烟斗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际，已陷重围。盖西贼前一夕偷号入金明寨，杀李士彬，故东北路断而贼兵压境，以致二将于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时，监军内臣黄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龙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势窘甚，裨将郭遵策马奋刃，突围而出，请救于德和，德和畏惧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语。遵又赴延州求救于雍，己城守不出，逮晓，全师俱没，二将面缚，遵亦战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东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围延州，州几陷，会大雪，戎马多冻死，乃解去。德和诬奏二将降贼，朝廷疑

之，有旨禁其家属出，御史文彦博鞠劾，彦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还之状，又明二将不降。朝廷命斩德和于河中府，解二将家属禁锢而录其子孙焉。

李重进之叛也，有二子方为宿卫。太祖夜召面语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汝速乘传往晓之，吾不杀汝也。"二子伏泣战汗，太祖趋遣之。重进方坐辕门，与诸军议事，忽二子至，又闻圣语，皆相顾大骇；士卒闻之，惊疑不测，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师压境，重进不知所为，与家属赴火死，扬州平。

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上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开宝中，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故彬于江南得王师吊伐之体，由圣训丁宁也。真宗常语宰臣，以河东之役，兵力十倍，当一举克捷，良由上党发愿之时，左右有闻之者，贼闻此语，知神兵自戢，故坚守不下，至烦再举也。

卷之十

曹翰以罪谪为汝州副使，凡数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朝辞日，太宗密谕之曰：“卿至汝州，当一访曹翰，观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见，因序其迁谪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圣恩不杀，死无以报，敢诉苦耶？但以口众食贫，不能度日，幸内侍哀怜，欲以故衣质十千以继饭粥，可乎？”内侍曰：“太尉有所须，敢不应命，何烦质也。”翰固不可，于是封裹一复以授，内侍收复，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语及言质衣事，太宗命取其复，开视之，乃一大幅画幛，题曰“下江南图”。太宗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诏赴阙，稍复金吾将军。盖江南之役，翰为先锋也。

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辩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时，吕许公当国，为上言曰：“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效，今遽爵之以美官，异时用有不周，即难于进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观其能，果可用，迁擢未晚。”仁宗以为然，遂除耀州幕官。简夫后累官至员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实无大过人者。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之，仍处女也。张在蜀，一日，有术士上谒，自言能锻汞为白金。张曰：“若能一火锻百两乎？”术士曰：“能之。”张即市汞百两俾锻，一火而成，不耗铢两。张叹曰：“若之术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于私家。”立命工锻为一大火炉，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寻送

寺中。以酒榼遗术者而谢绝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职，知饶州。舍人许将当制，颇多斥词，制下，将往见曾而告曰："始得词头，深欲缴纳，又思之，衅隙如此，不过同贬耳，于公无所益也，遂黾勉为此。然其中语言颇经改易，公它日当自知也。"曾曰："君不闻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献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归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盖此事由来久矣，何足校耶！"许亦怃然而去。

天圣五年，王文安公尧臣状元及第，释褐将作监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圣营为卒，晚年同入枢密院，武襄为使，文安副焉。

宋郑公庠初为翰林学士，仁宗尝对执政称其文学才望可大用者，候两府有缺，进名。是时，曾鲁公公亮为馆职，在京师，传闻上有此言，遽过郑公而贺之。郑公蹙额曰："审有是言，免祸幸矣。"鲁公惘然不测而退。明年，枢副阙，执政进名，仁宗熟视久之，徐曰："召张观。"执政曰："去岁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观是先朝状元，合先用也。"又尝对执政称三司使杨察、判开封府王拱辰才望履历，将来两府有阙，进此二人。既而梁庄肃公适罢相，两府次迁，执政以二人名闻，仁宗曰："可召程戡。"执政复以异时上语奏陈，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执政遂不敢言。盖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挤，上之英鉴，皆类此也。

先朝翰林学士不领它局，故俸给最薄。杨亿久为学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饿鬼。"又有"方朔之饥欲死"之句，自后乃得判他局。至元丰改官制，而学士无主判如先朝矣。

丁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坐废累年。嘉祐末，大臣荐，得编校馆阁书籍，久之，除集贤校理。是时，苏寀新得御史知杂，首采其端州弃城事，遂出宝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诗云："病鸾方振翼，饥隼乍离韝。"盖谓是也。

曾鲁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宁中尚在中书，虽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台谏无非之者，唯李复圭以为不可，作诗云："老凤池边蹲不去，饿乌台上噤无声。"未几，鲁公亦致仕而去。

熙宁以来，凡近臣有风望者，同列忌其进用，多求瑕纇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听。曾子先罢司农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之事件。张粹明罢司农也，舒亶代之，尽纳丞簿，言不了事件甚众。又河北、陕西、河东为帅者，各矜功徼进，往往暴漏边事，污蔑邻帅得罪，则边功在己。此风久矣，而熙宁、元丰为甚也。

光禄卿巩申，佞而好进，老为省判，趋附不已。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申既不闲诗什，又不能诵经，于是以大笼贮雀；诣客次，搢笏开笼，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献者，天下骇笑。或对曰："虞候为县君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郑公为相，刘丞相沆、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始议立皇嗣，而事秘不传，虽英宗亦莫知也。元丰中，文安子同老上书，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议也，其始终事并藏于家"。及宣取，上惊叹久之。是时，郑公、刘公、王公皆已薨，独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阙，慰藉恩礼，穷极隆厚，册拜太尉。及还西都，上作诗送行，有"报主不言功"之句。两府并出饯，皆有诗，王丞相禹玉诗有"功业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盖谓是也。

余充为环庆经略使，风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称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时，并无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称于刘惟简，惟简曰："以臣观之，恐只是猝死也。"

吴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为先，首荐齐谌并亮采。洎二人登对，咸不称旨，又荐李师德为台官，而师德不才。自是秉政数年，以至薨日，更不复荐士，而三人者，亦竟无闻于时也。

嘉祐中，近臣执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独有异议。洎英宗立，襄方为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财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经画，仅能给足，用是数被诘责。永昭复立，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请。韩魏公时为相，因奏曰："自来两制请郡，须三两章，今一请而允，礼数似太简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卒与杭州。其为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璋家犯销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穷治。知开封府沈遘从容奏曰："陛下出

继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学士为我平之。”遘退坐府，召众匠出衣示曰：“此销金乎？销铜乎？”匠曰：“铜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罢。

司农少卿朱寿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长，仕于四方，孜孜寻访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传其母嫁于关中民妻，寿昌即弃官入关中，得母于陕州。士大夫嘉其孝节，多以歌诗美之。苏子瞻为作诗序，且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其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将致不测，赖上保持之，止黜轼黄州团练副使。轼素喜作诗，自是咋舌，不敢为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张方平自承旨为参知政事，不数日，而以忧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学士院，以承旨阁子为不利市，凡入翰林无肯居之者。熙宁初，王珪为承旨，韩绛戏之曰：“禹玉行将入宣徽营矣。”未几，禹玉除参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丰官制改换左仆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于位，近世承旨之达无比也。

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祐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既而魏公罢政，凡议论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公见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惰农，及至邑则鄽肆无赌博，市易不敢喧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希颜后为发运使，延贵亦阁门祗候，皆号能吏也。

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蔡挺为江东提点刑狱，有处州职官谮本州幕掾奸利事，蔡留职官于坐，呼掾面证之，而初无是事，职官惭惧辞伏，蔡责之曰：“汝小人也！吾虽可欺，奈何谮无过之人乎！”叱去之。自是无复谮毁，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钧罢官，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顷年，滕宗亮谪守巴陵郡，有华州回道士上谒，风骨耸秀，神脸清迈。滕知其异人，口占一诗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山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怃然大笑而别，莫知所之。

谢泌谏议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置。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泌知襄州日，张密学逸为邓城县令，有善政。邓城去襄城，渡汉水才十余里，泌暇日多乘小车，从数吏，渡汉水入邓城界，以观风谣。或载酒邀张野酌，吟啸终日而去，其高逸乐善如此。张亦其所荐也。

欧阳文忠公自馆下谪夷陵令，移光化军乾德县。知军者虞部员外郎张询，询河北经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礼。后二年，询移知清德军，而文忠自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询乃部属，初迎见文忠于郊外，询虽负恐惕，犹敛板操北音曰：“龙图久别安乐，诸事且望掩恶扬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陈恭公秉政，会嬖妾张氏笞女奴迎儿杀之。时蔡襄权知开封府，事下开封穷治，而仁宗于恭公宠眷未衰，别差正郎齐廓看详公案。时王素为待制，以诗戏廓曰：“李膺破柱擒张朔，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无？”廓知事不可直，以简报王曰：“不用临坑推人。”

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至和、嘉祐之间，狄武襄为枢密使。一夕夜醮，而勾当人偶失告报，中夕聚有火光，探子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比厢主判府到宅，则火灭久之。翌日，都下盛传狄枢相家夜有光怪烛天者。时刘敞为知制诰，闻之，语权开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沟，夜多光怪出屋，邻里谓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异得无类乎？”此语喧于缙绅间，狄不自安，遽乞陈州，遂薨于镇，而夜醮之事竟无人辨之者。

有朝士陆东，通判苏州而权州事，因断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毕，幕中相与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今此人应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东大恐，即改“特刺”字为“准条”字，再黥之，颇为人所笑。后有荐东之才于两府者，石参政闻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权苏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说书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谢，而从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镇江，雱勉乘马，先入东府，翌日，疾再作，岁余遂卒，竟不及告谢，而跨犊坐者，止得一日。

陆经，庆历中为馆职。一日，饮于相国寺僧秘演房，语笑方洽，有一人箕踞于旁，睥睨经曰："祸作矣，仅在顷刻，能复饮乎？"陆大怒，欲捕之，为秘演劝免而止。薄暮，饮罢上马，而追牒已俟于门，陆惶惧不知所为。复见箕踞者行且笑曰："无苦，终复故物。"既而陆得罪，斥废累年。嘉祐初，乃复馆职。

嘉祐初，李仲昌议开六漯河。王荆公时为馆职，颇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赃败。刘敞侍读以书戏荆公，曰："要当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坏而难合者，正以诸贤无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圣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宁中，诏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经义，成，加荆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雱龙图阁直学士，同日授命。故参政绛贺诗曰："陈前舆马同桓傅，拜后金珠有鲁公。"

卷之十一

熙宁中，周师厚为湖北提举常平，张商英监荆南盐院，师厚移官，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言于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师厚坐是降官。后数年，商英为馆职，嘱举子判监于舒亶，亶缴奏其简，商英坐是夺官。始舒亶为县尉，斩弓手节级，废斥累年矣。熙宁中，张商英为御史，力荐引之，遂复进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谓报应者也。

陈恭公在真宗时，自疏远小臣始建储嗣之议，仁宗德之，庆历中，由参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谕曰："卿草陈执中麻，当令中外无言，乃善。"故有"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语，仁宗称善，世亦无敢议者。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将校厢军皆加恩。是时，荆南所给缣帛，皆故恶不堪，既陈于庭下，军士睨之失色，扬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给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赐，而偶语纷纷不已。转运使刘述大惧，不知所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变起矣。是时，张师正为州钤辖，驰入军资库，呼将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无预备，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辈不肯拜赐，将何为也？必欲反，则非杀我不可。"遂掷剑于庭下，披胸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声喏，受赐而去。

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又因借司寮船家人而坐计佣者，有作丝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纷纷。是时，孔嗣宗为河北提点刑狱，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启事，叙其意，略曰："弊室数椽，聊避风雨；先畴二顷，粗足衣粮。这回自在赴筵，到处不妨听乐。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计佣；卖了黑黍新丝，不忧剩利。"盖谓是

也。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访丁君，闲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偶与子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初不知，误中其讳耳。

王汾口吃，刘攽尝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唯闻艾气。”盖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尝同趋朝，闻叫班声，汾谓曰：“紫宸殿下频呼汝。”攽应声答曰：“寒食原头屡见君。”各以其名为戏也。

仁宗朝，两制近臣得罪，虽有赃污，亦止降为散官，无下狱者，旋亦收叙。熙宁初，龙图阁学士祖无择始以台官下秀州狱，是时，郑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尔后，许将、沈季长、刘奉世、舒亶相继下台狱，而天下习熟见闻，莫有为救解之者。

钱俶入朝，太祖眷礼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从。及赐还本国，复宴饯于便殿，屡劝以巨觥，陛辞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内取一黄复，封识甚密，以赐俶，且戒以途中密观。洎即途启之，凡数十轴，皆群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

太祖常与赵中令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

孙觉、孙洙同在三馆，觉肥而长，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刘攽呼为“大胡孙”、“小胡孙”。顾临字子敦，亦同为馆职，为人伟仪干而好谈兵，攽目为“顾将军”，而又好以反语呼之为“顿子姑”。攽尝与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举子多用畜积字，畜本音五六反，《广韵》又呼玉反，声近御名，介坚欲黜落；攽争之，遂至喧忿。监试陈襄闻其事，二人皆赎金，而中丞吕

公著又言责之太轻，遂皆夺主判。是时，雍子方为开封府推官，戏攽曰：“据罪名，当决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词曰：‘切见开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长大，臀腿丰肥，臣实不如，举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为馆职，与滕甫同为开封府试官，甫屡称一试卷，荆公重违其言，置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观也。观平日与甫亲善，其为人薄于行，荆公素恶之，至是疑为滕所卖，忿见于色辞。滕遽操俚言以自辩，且曰：“苟有意卖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恺悌？凡事须权轻重，岂可以太夫人为咒也。”荆公又不喜郑獬，至是目为“滕屠郑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风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都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景文道长安，以诗寄梁丞相，略曰：“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为承旨，又作诗曰：“粉署重来忆旧游，蟠桃开尽海山秋。宁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鳌峰更上头。”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识者，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命试其术，置坛于外苑，凡数旬，无效。乃曰：“臣见太皇后方与仁宗宴，临白玉栏干，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亦不深罪，止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方士术何施？”盖谓是也。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杨景宗本以军营

卒，由椒房故为观察使，暴横无赖，世谓之“杨骨槌”。一日语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爱，只是性粗疏。”奎怏然不悦，归语亢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杨骨槌恶汝粗疏也。”

林洙少服苣胜，晚年发热多烦躁，知寿州日，夏夜露卧于堂下，为鼓角匠以铁连鑊击杀之。洎擒鼓角匠，问所以杀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导，见故榜上铁连鑊，遂携之以行。自谯楼至使宅堂前，盖甚远，而诸门扃钥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杀，起狱穷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时富郑公为相，以洙无正室，颇疑奸吏共谋杀者。曾鲁公为参政，独曰：“若是谋杀，必持锋刃。”郑公之疑遂解。

欧阳文忠公与李端明淑素不相乐。嘉祐中，文忠为翰林学士，会除李为承旨，欧阳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请而李卒，既而文忠为枢密副使。

王章惠公随知扬州，许元以举子上谒，自陈世家，乃唐许远之后。章惠率同僚上表，荐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从，章惠遂独状荐之，朝廷以为郊社斋郎。元有材谋，晓钱穀，为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以至为使，凡十余年，号为能臣，终天章阁待制。

韩忠宪公亿知扬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诬执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奁橐之畜。嫂侄皆诉于州提刑转运使，每勘劾，多为甲行赂于胥吏，其嫂侄被笞掠，反自诬服，受杖而去，积十余年矣。洎韩至，又出诉，韩察其冤，因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伏罪，子母复归如初。

常秩居颍州，仁宗时，近臣荐其文行，召不赴。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尤礼重之，尝因早朝作诗寄秩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熙宁中，文忠致仕居颍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诗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尚书郎周越以书名盛行于天圣、景祐间，然字法软俗，殊无古气。梅尧臣作诗，务为清切闲谈，近代诗人鲜及也。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苏舜钦喜为健句，草书尤俊快，尝曰：“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良可叹也。”盖欧阳公常目为苏、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会侬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广东，广州被围，凡官军战者皆败。近臣因会客次，客有叹曰：“此皆士卒素不练习行阵，一旦用以应敌，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异‘歐’市人以战也。”盖《汉书》作“敺”字，音驱，而近臣不识，误读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猎侍郎状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坰知谏院，成都人费孝先为作卦影，画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坰语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鸡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则我亦从而贵矣。”翌日，抗疏以弹荆公，又乞留班，颇喧于殿陛。主上怒降坰为太常寺太祝、监广州军资库，以是年八月被责，坰叹曰：“射落之鸡，乃我也。”

李璋尝令费孝先作卦影，画凤立于双剑上，又画一凤据厅所，又画一凤于城门，又画一凤立重屋上；其末画一人，紫绶，偃卧，四孝服卧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验：剑上双凤者，璋为凤宁军节度使也；厅所者，尝知凤翔府；末年谪官郢州，召还，卒于襄州凤台驿，襄州有凤林阙也；两子侍行，璋既病久，复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缞服之应也。

自至和、嘉祐已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独王平甫不喜之，尝语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县。甫之弟申狼暴无礼，其母尤笃爱，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阃政多紊，人讥笑不一。门下章惇与甫游旧，多戏玩。一日，语之曰：“公多类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说，章曰：“类者父顽、母嚚、象傲，不似者克谐以孝耳。”

陈恭公拜集贤殿太学士，时贾文元公昌朝当国，张方平草麻，有“万事不理，繄胡广之能言；四夷未平，赖陈平之达识”，贾公深恶之。韩魏公知定州日，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后，又画魏公像于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乐歌十阕，其曰：“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真将相，刻石好文章。”魏公闻之不喜。

宋元献公庠初罢参知政事知扬州，尝以双鹅赠梅尧臣。尧臣作诗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宋公得诗殊不悦。

卷之十二

吕惠卿尝语王荆公曰：“公面有黔，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黔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张铸，河北转运使，缘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时，葛原初得江东西提点银铜坑冶，欲荐铸，而移文取其脚色。铸不与，但以诗答之曰：“银铜坑冶是新差，职比催纲胜一阶。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纵迹转沉埋。”

吴孝宗字子经，抚州人。少落拓，不护细行，然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嘉祐初，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文忠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孝宗具言少无乡曲之誉，故不见礼于二公。文忠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曰：“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古士不并出，百年犹比肩。区区彼江南，其产多材贤。吴生初自疑，所拟岂其伦！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渺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吴生始见我，袖藏新文编。忽从布褐中，百宝薄在前。明珠杂玑贝，磊砢或不圆。问生久怀此，奈何初无闻？吴生不自隐，欲语羞俯颜。少也不自重，不为乡人怜。中虽知自悔，学问苦贫贱。自谓久乃信，力行困弥坚。今来决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谓吴生，尔其听我言。世所谓君子，何异于众人？众人为不信，积微成灭身。君子能自知，改过不逡巡。于斯二者间，愚智遂以分。颜子不贰过，后世称其仁。孔子过而改，日月披浮云。子路初来时，冠鸡佩猳豚。斩蛟射白额，后卒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谁御其新。丑夫事上帝，孟子岂不云。临行赠此言。庶可以书绅。”孝宗至熙宁间，始以进士得第

一，命为主簿，而卒。既尝忤王荆公，无复荐引之者，家贫无子，其书亦将散落而无传矣，故尽录文忠之诗，亦庶以见其迹也。

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晋公阅之，为第三等，语副使宋太初曰："吾观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等税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陈公为称首。后李侍郎谘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后虽屡变，然非复晋公之旧法也。

皇祐中，梁庄肃公为相，以益州路转运张掞为三司副使，时议不厌。是时，王逵罢淮南转运使，至京，久无差遣，人或问曰："何为后于张掞也？"逵曰："我空手冷面至京，岂得省副耶？"此论尤喧，故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迭上疏论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诰蔡襄缴词头，不肯草制，又论其事，故庄肃亦罢去。景初谢表略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当奈何；御史之职在触邪，死亦不避。"盖谓是也。

孙参政抃为御史中丞，荐唐介、吴中复为御史。人或问曰："闻君未尝与二人相识，而遽荐之，何也？"孙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岂求识面台官也！"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愧耳。"

庆历中，卫士有变，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盖平日防闲不致，所以致患。臣闻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时谓之"宋罗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诏狱毕上殿，仁宗问其事，平曰："已从车边斤矣。"时谓之"斤车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吕溱知杭州，时张纪为御史，因弹吕溱昔知杭州时，以宴游废政，乞不令再往，其诰词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尽发淫风"，尤为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宁中致仕，归郓州，多置田产，又自明州市材为堂，舟载归郓。时王逵亦致仕，作诗嘲振曰："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此句传至京师，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无择亦有奸科之迹，于是明州、秀州各起狱鞫治，振与无择败斥。熙宁已后，数以谣言起狱，然自逵诗为始也。

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天圣已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文忠论之，条列左

氏之诬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今集中无此论，顷见连庠诵之耳。

王平甫学士躯干魁硕而眉宇秀朗，尝盛夏入馆中，方下马，流汗浃衣，刘攽见而笑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册号，其原寝皆用红泥杂餙，攽谓同舍王汾曰：“比闻王贲赐绯，得非子自银章之命耶？”其喜谑浪如此。

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江南有国日，有县令钟离君与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女将出适，买一婢以从嫁。一日，其婢执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视地之洼处，恻然泣下。钟离君适见，怪问之，婢泣曰：“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道我戏剧，岁久矣，而洼处未改也。”钟离君惊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间，而更卖为婢。”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复质于老吏，是得其实。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钟离君遽以书抵于令而止其子，且曰：“吾买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当辍吾女之奁筐，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为吾女营办嫁资，以归君子，可乎？”许君答书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何自专仁义？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后君别求良奥，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归许氏。祖母语毕，叹曰：“此等事，前辈之所常行，今则不复见矣。”余时尚幼，恨不记二令之名，姑书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义也。钟离名瑾，合肥人也。

张待问为淄州长山县主簿，县有卢伯达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姻，复凭世荫，大为一邑之患。县令惮其势，莫与之校。张一日承令乏，适会伯达以讼至庭，即数其累犯，杖之。未几，伯达之侄士伦来为本路转运使，众皆为张危之，或劝以自免而去，张曰：“卢公固贤者，安肯衔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婴意。一日，士伦巡案至邑，召张语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赖君惩之，今变节为善士矣。”为发荐章而去。

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元丰中，屡失皇子，有承议郎吴处厚诣阁门上书云："昔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尝因下宫之难而全赵氏之孤，最有功于社稷，而皆死忠义，逮今千有余岁，庙食弗显，魂无所依，疑有祟厉者。愿遣使寻访冢墓，饰祠加封，使血食有归，庶或变厉为福。"是时，郓王疾亟，主上即命寻访。未数月，得二冢于绛州太平县之赵村。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大建庙，以时致祭，而以处厚为将作监丞云。

冯枢密京，熙宁初，以端明殿学士帅太原。时王左丞安礼以池州司户参军掌机宜文字，冯雅相好，因以书诧于王平甫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甫答曰："所谓禅者，直恐明公未达也，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

苏舜元为京西转运使，廨宇在许州。舜元好进，不喜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语亲识："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于许州过了二年矣。"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不见之，独与余坐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于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近古。"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而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君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尔，顾岂党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评诗，亦多与存中合。顷年尝与王荆公评，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原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欧阳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谓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见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强同也。

陈恭公事仁宗两为相，悉心尽瘁，百度振举。然性严重，语言

简直，与人少周旋，接宾客，以至亲戚骨肉，未尝从容谈笑，尤靳恩泽，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尝曰：“不昧我者，唯陈执中耳。”及终也，韩维、张洞谥之曰“荣灵”，仁宗特赐曰“恭”。薨复月余，夫人谢氏继卒，一子才七岁，诸侄俱之官。葬日，门下之人唯解宾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尧臣作挽词两首，具载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锡谥无。再调金铉鼎，屡刻玉麟符。已叹鸾同穴，还悲凤少雏。拥涂看卤簿，谁为毕三虞？”“公在中书日，朝廷百事丛。王官多不喜，天子以为忠。富贵人间少，恩荣殁后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风。”

刘丞相沆镇陈州日，郑獬经由陈，丞相为启宴于外庭，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误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马前。既即席，酒数行而公得疾，舁还府衙而终。先是，张侍读环梦公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变。梅尧臣为公挽词诗二首，具载其事，云：“处外诸侯重，居朝圣主知。祆逢庚子日，梦异戊丁时，归椁江山远，凝笳道路悲。欲传千古迹，佐世本无为。”“古今皆可见，富贵不常存。歌者未离席，吊宾俄在门。朱轮空返辙，渌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贻后昆。”

皇祐末，诸司使陈拱知邕州，有旨任内无边事与除阁门使。是时，广源蛮酋侬智高檄邕州，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拱不报。久之，智高以兵犯横山寨，掠居民畜产而去。拱虑起事而失阁门使也，皆寝不奏，亦不为备。司户参军孔宗旦知其必为患，移书于拱，乞为备卫，拱不省。宗旦以粮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邻州及沿江郡县，俾为应援。未几，智高乘水涨以兵犯邕，杀拱而屠其城；执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骂，智高命斩于市，陈尸于路。时盛暑，蝇不集而尸亦不坏，智高惧，命埋之而去。

卷之十三

仲简知处州，治为浙东第一，朝廷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会侬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数郡，遂围广州，而简应敌之备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门县，有治绩，朝廷擢为御史，后拜待制、知桂州。会宜州蛮瑶侵王口寨，起备卫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疏缪，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孙永俊明文雅，称于时，中间以龙图学士知秦州，会边有警，永以怯懦为边人所轻。三人者皆才臣，一当边患而败事被斥，岂将帅自有体，固非可以常才强也。

旧制：转运使官衔带“按察”二字。庆历中，沈邈、薛坤为京东转运使，欲尽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憸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侦伺一路。而四人怙权，颇致搔扰，时谓之“山东四伥”。王达、杨纨、王鼎皆为转运按察，尤苛暴虐，时谓之“江东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诏戒敕，削去“按察”二字。后浇风渐革，而士大夫务崇宽厚，无复暴察之名矣。至熙宁中，执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禄养交，政事颓靡，务相容贷，盖由在上无督责之实。于是出台阁新进，分按诸路，谓之察访。既而又分三院御史为六察官，领六察按，以督举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复行矣。

章枢密惇少喜养生，性尤真率，尝云：“若遇饥则虽不相识处，亦须索饭；若食饱时，见父亦不拜。”在门下省及枢密，益喜丹灶、饵茯苓以却粒，骨气清粹，真神仙中人。苏子瞻赠之诗云：“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盖谓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异人也。无家无子孙亲属，亦不知其何许人，日持一帚，以扫神祠佛殿，未尝与人言；有问则不对而走，忽发一言，则应祸福。吕参政惠卿既除丧，将赴阙，便道访二公，拜而问之。二公惊走，吕追之，忽回顾曰：“善守。”吕再拜而去，意谓俾

其善守富贵也。及还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败，恳辞不行，又乞与两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资政殿学士知单州，即善守之应也。

石参政中立事太宗为馆职，至真宗末年犹为学士。一夕，梦朝太宗，面谕以将有进用之意，石谢讫，将下殿，不觉锵然有声，顾视乃鱼袋坠于墀上。及觉，大异之。不数日，有参预之命，谢日，方拜起，亦觉有声，顾视则鱼袋坠地矣。

欧阳文忠公尝言：昔日夷陵从乾德泊舟于汉江野岸，中夕后闻语言歌笑，男女老幼甚众，亦有交易评议及叫卖果饵之声若市井然，迨晓方止。翌日，舟人问之，云闻声但不见人，而四瞻皆旷野，无复踪路。文忠乃步于岸，远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询之，即曰古隋地也。

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丁谓开保康门，对寺架桥，始移亭子近东寺，基旧极大，包数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坛也。

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席帽，步行沿河，以访亲故。王嗣宗为中丞，退朝，适见市人夺物而走，嗣宗跃马追及，斥左右縶之。宋白为翰林承旨，游委巷，为赵庆所持。鲁宗道为宫僚饮于仁和酒店。前辈通脱简率如此，亦法制宽简也。

旧制：宪府不预游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赵昌言；上元观灯，召知杂谢泌。宪官预宴，自二人始。

国初知、判州府，不以履历先后分州郡小大，但急于用人，或遇阙即差。陈晋公恕先知大名府，后知代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后知商州；张鉴先知广州，后知朗州，皆非谪降也。

太宗时，灵州之役转运使陈纬死之；神宗朝永乐之役，转军使李稷死之。

陈晋公恕知贡举，精选文行之士，黜落极众，省榜才放七十二人，而韩忠宪公亿预在高等。晋公之子楚国公执中，至和中再为相，荐忠宪之孙宗彦为馆职，故翊世交契为重。及楚公薨，忠宪之子维为礼官，谥楚公为荣灵，而谥议之中尤多诋毁。吕内翰溱常叹斯事，以为风义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开封落待制，以吏部员外郎知饶州，出都时，唯王待制质饯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历十余州，无一人出迎迓者。时陈恭公执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扬州，迎送问劳甚至，虽时宰好恶能移众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变也。

旧制：凡责授散官，即服章亦从本官职，虽近侍宰相不免也。杨凭自京兆尹谪临贺尉，张籍咏之曰："身著青衫骑恶马，东门之东无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韩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获位于朝，复其章绶"是也。国初尚有此制，卢多逊自宰相责崖州司户参军，出狱日，青衫跨驴。

祖宗朝，赤县管库犹差馆职人，故钱易知开封县，孙仅知浚仪县，韩魏公琦监左藏库，皆馆职也。

国初，官舟数少，非达官贵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谪衡州副使，郑载在淮南为假张驰子客舟以行。朱严第三人及第，赁舟赴任，王禹偁送诗曰："赁船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

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自古为国兴财利者，鲜克令终，不然亦祸及其后。汉之桑弘羊、唐之韦坚、王鉷、杨慎矜、刘晏之徒，不可胜纪，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谘、元绛、陈恕、林特子孙不免非命，岂剥下益上，阴责最大乎？

汉丞相子犹不免戍边，唐王方庆为宰相，子为西川参军。国初，侯仁宝，赵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陈恭公父为参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县移知梧州。今两府子弟未尝有历川、广差遣者，而终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旬不归。敏中方秉政，每优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笃，敏中妻深以为忧，且有

恚怒之词。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与泌离婿。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扆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抆泪，盖莫知圣意如何。已而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论，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刘沆为集贤相，欲以刁约为三司判官，与首台陈恭公议不合；刘再三言之，恭公始见允。一日，刘作奏札子，怀之，与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谁可守者？”二相未对，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陈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刘公惘然惊惧。于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约荐焉。

卷之十四

吕惠卿与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为宫使，居钟山，以启讲和，荆公谢之，今具载于此。吕书曰：“惠卿启：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宜难于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巇。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未已。而溢言皆达，茀气并生。既莫知其所终，兹不疑于有敌。而门墙责善，数移两解之书；殿陛对休，亲奉再和之诏。固其愿也，方且图之。重罹苫块之忧，遂稽竿牍之献。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将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恭惟观文特进相公知德之奥，达命之情。亲疏冥于所同，憎爱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恩；桑榆之收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待，唯命之从。”荆公答曰：“安石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预焉，则公亦何尤于我？趋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亦宜照于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诚无细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旧恶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苶然衰疾，将待尽于山林。趋舍异事，则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之愈也。趋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爱。”荆公巽言自解如此。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相司马光，又擢用苏轼、苏辙兄弟。于是吕惠卿自太原移扬州，表乞宫观，旋以台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论未决而谏官苏辙上疏：“臣闻汉武世，御史大夫张汤挟持诈，以迎合上意，变乱货币，崇长犴狱，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武帝觉悟，诛汤而后天下安。唐德宗宰相卢杞妒贤嫉能，戕害善类，力劝征伐，助成暴敛，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德宗觉悟，逐杞而社稷存。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险贼，尤喜

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巧诈，挟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愎傲诞，其于吏政实无所知。惠卿指擿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陈邪说，荧惑圣心，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动天下。自是诤臣吞声，有识丧气，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钱，置田产，使舅郑英请夺民田，使僧文捷请夺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辅推鞫其事，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复视也。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谓冯京也，安石与京同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抉摘不遗余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信于父兄，信于师友，然后付之以事。故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杀君。栾布唯不废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贤；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评其义。二人终事二主，俱为名臣，何者？人心所存，无施不可，虽公私有异，而忠厚不殊。至于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杀王恭，事司马元显，则杀元显。皆逆人理，世所共弃。故吕布见诛于曹公，而牢之见诛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驾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终畏此人。今朝廷选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间，薰莸杂处，枭鸾并栖，不唯势不两立，兼亦恶者必胜。况自比岁已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利争，或以渎兵，以事害民，皆在叱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邪，至邓绾、李定之徒，微细必举，而不及惠卿者，盖其凶悍猜忍，性如蝮蝎，万一复用，眦睚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臣愚蠢寡虑，以为备位言责，与元恶同时，而退避隐忍，辜负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献此愚直。伏乞判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锁，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疏奏，贬惠卿为团练副使、建州安置。是时，苏轼为舍人，行其制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稽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

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输均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丸。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责之辅郡；止宜改过，稍舁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汗涣之文，止为疑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国有常宪，朕不敢恕，可责授。”云云。始徐禧为布衣，惠卿方修撰经义，引为检讨，暨而禧拜官，历台阁。元丰中，以给事中计议边事，遂与沈括同城永乐，西戎攻陷永乐，禧死之，“力引狂生”，盖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人祸福，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世谓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王达为湖北运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数日。是时，魏绾知潭州，与达不叶，因奏达在永州，取无夫妇人阿何于舟中止宿。又有周师厚者为湖北路提举常平，人或呼为“梦见公”，盖以其姓周也。蒲宗孟为湖北察访，因奏师厚昏不晓事，致吏民呼为“梦公”。二人者皆以此罢去，盖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权，尤不爱士大夫之论事。赵中令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方许登对。田锡为谏官，尝论此事，后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补。王禹偁在扬州，以诗送人云：“若见鳌头为借问，为言枨也减刚肠。”又丁谓留滞外甚久，及为知制诰，以启谢时宰，有“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客，但咏苍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十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

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傥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王沂公曾青州发解，及南省程试，皆为首冠。中山刘子仪为翰林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本朝状元多同岁，比于星历，必有可推者，但数问术士，无能晓之尔。前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

章郇公庆历中罢相知陈州，舣舟蔡河上。张方平、宋子京俱为学士，同谒公，公曰：“人生贵贱，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时胎有三处合者，不为宰相，亦为枢密副使。”张、宋退召术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适、吕公弼二命，各有三处合，张、宋叹息而已。是时，梁、吕皆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为相，熙宁中，吕为枢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献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忧，权掌西监。一曰，晏谓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有举子富皋、张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皋后改名，即丞相郑国富公弼。

祖宗朝，两府名臣虽在外镇，亦以位势自高，虽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绝燕饮之礼，盖时风如是。武穆曹公玮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䨓自司判官计置河北军粮，至定，武穆一见，接之加礼，往往亲自伴食，然酒止五行，盖已为殊待矣。一日，语䨓曰：“獵狁自保欢好，可百年无事。吾闻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谋，能得士心，吾密令画史图其状观之，信英物也。异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为西边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当此变，勉之，勉之！”䨓莫测其言。后十余年，元昊叛，西陲大扰，王䨓果当此时为枢密使，处置失宜，罢知西京。䨓尝为亲僚言之，深叹武穆之明识也。

卷之十五

秦皇帝讳政，至今呼正月为征月。伪赵避石勒讳，至今改罗勒为兰香。宋高祖父名诚，至今京师呼城外有州东、州西、州南、州北，而韦城、相城、胙城等县但呼韦县、相县、胙县是也。

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聱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彻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磴苏远拳蹋，梯飚冷俜。悔狂已咋齿，垂戒仍刻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国朝王履道《游华山记》云：“铁索铜桩或扶之而过，或攀之而升，皆绝壁也。”

《易》曰“家人，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范滂与母别曰：“唯愿太人割爱。”是母亦可称严君、大人也。近世书问自尊与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备。”朋友交驰，即曰：“不宣。”三字义皆同，而例无轻重之说，不知何人，世莫敢乱，亦可怪也。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已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故老杜云：“书贵瘦硬方有神。”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正元、元和已后，柳、沈之徒，复上清劲。唐末五代，字学大坏，无可观者。其间杨凝式至国初李建中妙绝一时，而行笔结字亦主于肥厚，至李昌武以书著名，而不免于重浊。故欧阳永叔评书曰：“书之肥者，譬如厚皮馒头，食之味必不佳，而命之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之书，有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

余为儿童时，见端溪砚有三种，曰岩石，曰西坑，曰后历。石色深紫，衬手而润，几于有水，叩之声清远。石上有点，青绿间，晕圆小而紧者，谓之“鹦鸲眼”，此乃岩石也，采于水底，最为土人贵重。又其次，则石色亦赤，呵之乃润，叩之有声，但不甚清远，亦有鹦鸲眼，色紫绿，晕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朗侧视，有碎星，光照如沙中云母，石理极慢，干而少润，扣之声重浊，亦有鹦鸲眼，极大而偏斜不紧，谓之“后历石”，土人贱之。西坑砚三当岩石之一，后历砚三当西坑之一，则其品价相悬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见士大夫言亦得端岩石砚者，予观之皆西坑石也。迩来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后历石也。岂唯世无岩石，虽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见矣。

丁晋公治第，杨景宗为役卒，荷土筑基。丁后籍没，而景宗贵，以其第赐景宗。

钱思公嫁女，令银匠袭美打造装奁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为妹婿，向所打造器皿归美家。

边人传诵一诗云：“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有张师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中号曰“蜜翁翁”。出官在边郡，一夕，贼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晓，方见师雄重衣披裘，伏于土窟中，已痴矣。西人呼土窟为空，寻为人改旧诗以嘲曰：“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入土空。”张亢尝谓“蜜翁翁”无可为对者，一日，亢有侄不率教令，将杖之。其侄方醉，大呼曰：“安能挞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对蜜翁翁。”释而不问。

唐张祜《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天圣中，章仲昌坐讼科场，其叔郇公奏乞押归本乡建州，时王宗道为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萧定基发解为举人，作《河满子》以嘲。龙图阁直学士王博文为三司使，自以久次，泣诉于上前，遂除为枢密副使。时人增改祜诗，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杨察侍郎谪信州，及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于境上，临别，察即席赋诗，皆用十二事，而引谕精至，士子无能属和者，其诗曰：“十二天之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叶力济苍生。”

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

段少连性夷旷，亦甚滑稽，陈州人。晚年，因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礼部引试举人，常在正月末，及试经学，已在二月中旬，京师适淘渠矣。旧省前乃大渠，有“三礼”生就试，误坠渠中，举体沾湿。中春尚寒，晨兴尤甚，“三礼”者体不胜其苦，遂于帘前白知举石内翰中立，乞给少火，炙干衣服。石公素喜谑浪，遽告曰：“不用炙，当自安乐。”同列讶而诘之，石曰：“何不闻世传‘欲得安，“三礼”莫教干’乎？”

张亢滑稽敏捷，有门客因会话，亢问曰：“近日作赋乎？”门客曰：“近作《坤厚载物赋》。”因自举其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应声答曰：“奉为续两句，可移赠和尚。续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县，以忧去，服除再知玉山县，带京债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县数豪僧为偿其债，郇公作诗谢其僧，僧以石刻之，流布四方，而时无贬议者。玉山有举子徐生，郇公与之游，尝过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诗书于壁曰：“村醪山果簇杯盘，措大家风总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凭君莫作长官看。”

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

胡旦作《长鲸吞舟赋》，其状鲸之大曰：“鱼不知舟在腹中，其乐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内，其乐也泄泄。”又曰：“双须竿直，两目星溢。”杨孜览而笑曰：“许大鱼眼何小也。”

王雱尝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咸。盖酸得木性而上，咸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

唐卢氏《逸史》载：裴晋公度与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尝戏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与庞颖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贵而庞尚为小官，尝戏庞曰："君乃小戊子耳。"后颖公大拜，文惠致书贺曰："今日大戊子却为小戊子矣。"颖公笑之。

钱公辅与王荆公坐，忽言荆公曰："周武王真圣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辅曰："武王年八十，犹为太子，非圣人，讵能如是？"荆公曰："是时文王尚在，安得不为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事长老祖心。一日，拜而问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灭乎？"心曰："今有人贫，日负债，及贵而遇债主，其债还乎，否也？"韶曰："必还。"曰："然则虽闻道矣，奈债主不相放邪！"怏然不悦。韶未几疽发于脑而卒。

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

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建议，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议，拜潘罗丐为西凉节度使，旁泥埋为鄯州防御使，俾掎角攻讨，卒致继迁之死。犃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遵，奉为谋主，部落归劲兵数万。祥符末，遣使贡名马，请为朝廷讨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诈，命曹玮知秦州，以备之，果得其诈伪之情。及玮破鱼角阵，戮贵样丹，又于三都谷大破西凉入寇之兵，复以奇计斩立遵，于是西凉破胆矣。

元昊未叛时，先以兵破回鹘，击吐蕃，修筑边障。谅祚亦连年攻犃氏，又破连珠城，然后以兵犯边。世人每见夷狄自相攻讨，以为中国之利，不知其先绝后顾之患，然后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诸葛亮岂乐为渡泸之役，而矜能于孟获辈哉？亦欲先绝后患，而专意于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东路，犯安南、承平两寨；又以兵犯西路，声言将袭保安军，故延州发兵八万，支东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虚由北路击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龙川，破刘平、石元孙，遂围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谅祚二年间连以兵屯窟野河，进逼

边界，聚而复散。故武戡、郭思习以为常，轻兵而出，至忽理堆，覆发而兵败。然则敌人出没聚散，盖将有谋，知兵机者宜深察也。

西边城寨皆在平地，绥、银、灵、夏、宽、宥等州皆然也。太宗时，钱若水言绥州不可城，以其下有无定河，岁被水害。今绥州建于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胜势。元丰中，收葭芦、米脂等寨，亦据山而城。及城永乐，徐给事禧坚欲于平地建筑，未就，为西戎所陷。

真宗与北蕃谋和，约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东封太山，遣秘书监孙奭特报，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北界，请差人到白沟交授书函。是时，北朝遣阁门使丁振至白沟，以授孙奭。厥后，北蕃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来告。是时，知雄州李允则不能如约止绝，乃遣人引道耶律宁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扰边，仁宗泛使郭积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萧英、刘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纷纷矣。

嬾真子录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嬾真子录》五卷，又名《嬾真子》，宋马永卿撰。永卿字大年，一作名大年，字永卿，扬州（今属江苏）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为永城主簿。后历官江都丞、淅川令、夏县令。在永城时，刘安世谪亳州，亦寓居是县，永卿因求教，遂从其学二十六年。后追录安世之语作《元城语录》及本书。其事迹见《宋史翼》卷二三。

据书末署绍兴六年（1136），知成书于南渡以后。书中记北宋以来之闻见及读书所得，内容较杂，既有轶闻遗事，亦有小说故事，卷三以后又多考证艺文，诠释诗赋，虽能发前人所未发，然未免有扬才露己之嫌。另外，于作家作品之本事亦有记述。

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五卷。后收入商濬《稗海》中，但刊刻之误甚多，胡珽（心耘）因而作《嬾真子录集证》，但未见刊行。后劳平甫据旧钞本校以他书，并采用了胡氏《集证》。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收入劳平甫校本，傅增湘又校以《说郛》等书（详见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嬾真子录》夏敬观跋）。此次校点，即以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本（即劳平甫校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等。凡底本有误者，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唯卷二末条中“二千石曹主”以下明显有缺文。按，《丛书集成》本此处有校点者缪荃孙的校记，云：“荃孙按，此下有脱简。再按，目录内‘尚书八座’条下（《丛书集成》本并无目录，但每条前有小标题。———校点者）有‘治性’、‘咏魏帝庙’、‘韩文少作宏放’三条。‘治地者以下’云云，即‘韩少作宏放’条文。商氏《稗海》刻并一条，误。”因情况特殊，故附及之。

卷第一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中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公微数责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陇在鸣条山，坟所有余庆寺。公一日省坟，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辈上谒云："欲献薄礼。"乃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真饭土簋、啜土铏也。公享之如太牢。既毕，复前启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为诸生讲书，村人不及往听，今幸略说。"公即取纸笔，书《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两句，此独无有，何也？"公默然，少许，谢曰："某平生虑不及此，当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见人曰："我讲书曾难倒司马端明。"公闻之，不介意。

庐山东林寺有画须菩提像，如人许大，梵相奇古，笔法简易，真奇画也。题曰："戊辰岁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开宝四年画也。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而但书甲子而已。后戊辰七年，岁次乙亥，遂收江南。

仆友人陈师黯子直尝谓仆曰："汉诸儒所传《六经》，与今所行《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辞论也。王嘉奏封事曰：臣闻咎繇戒帝舜曰：'无敖逸，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有国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当戒慎危惧，以理万事之幾也。'"今《尚书》乃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若谓天子教诸侯逸欲，恐非是也。仆曰：《书·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所写讹，或有此理。

自唐以来呼太常卿为“乐卿”，或云太常礼乐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为“礼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汉·食货志》武帝“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级曰“乐卿”，故后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无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传》称：帝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郑公之德，国史可传，何赖于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败其家。仆后考魏氏之谱，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祸或若房、杜，岂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信哉！

《杜牧传》称牧仕宦不合意，而从兄悰位将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仆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预，而佑盖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恽、憓、悰、恂、慆。从郁二子：牧、颉。群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岂以富贵声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唐史》称杜审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审言生闲，闲生甫。由此言之，则甫、杜佑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未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尝问仆鱼袋制度，仆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唐·车服志》曰：随身鱼符，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景云中，诏衣紫者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谓之章服，盖有以据也。

天道远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有十五子，并载于王子侯者：《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酉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乃其一也。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盖以祉者，舂陵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

张子训尝问仆曰：“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仆曰：“非也。

古非无笔，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尔雅》曰：‘不律谓之笔。’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夫子绝笔获麟’。《庄子》云：‘舐笔和墨。’是知其来远矣。但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颖传》备载之。”

田敬仲、田稺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谓田无宇也；“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谓田常也。自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奔，岁在己酉，至简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验。《史记》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谓之齐，不与其篡也，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尝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远。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盖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舌斩师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疏远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远也。”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为“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王禹玉，年二十许，就扬州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睎颜氏，愿为可铸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则其奇巧亦异矣哉。

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

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又旧“气和天象澄”作“此象”，讹耳。集中如此类极多，今特举此一篇。

《诗》、《书》之序，旧同在一处，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并一简牍而书之，至孔安国乃移之，故曰《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后毛公为《诗传》，亦复如是。故《逸书》、《逸诗》之名可以见者，缘与今所存之序同此一处故也。若各冠其篇者首，亡之矣，盖其余则简编众多，故或逸之，今之《逸书》、《逸诗》是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盖谓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德以训于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子》、《史记》为之正。

五柳《与商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盖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语最妙，识者宜自知之。

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且世但知乡村之吏谓之“亭长”，殊不知唐诸司多有之。《尚书省志》云：“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然装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谓之潢，其义未详。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日，并行诗赋、经义，《书》题中“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者，拒之使不得进也。

难任人，则忠信昭而四夷服。”东坡习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意同。当时举子以谓东坡故与金陵异说，以谓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故四夷服。及东坡见是说，怒曰：“举子至不识字。”辄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尽黜之，惟作“难”去声字者皆得。盖东坡元不曾见新经，而举子未尝读注故也。闻之于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展了十岁。此事真可绝倒。

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暇视详至于如是哉？仆尝以此理问仆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时乃见之耳。杜诗之源，盖出于此也。”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鸣钟落岩壑，焚香满空虚。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余。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右韦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即皎然也，居于湖。旧说皎然欲见韦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赏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辄希老夫之意？”且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之，无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栖，皆温公之侄孙，豪杰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惨然也。

圣人之言何其远哉，虽弟子皆可与闻，而又择其中尤可与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为上首，故孔子与之言《孝经》。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须菩提为上首，故佛与之言《金刚经》，余弟子不与也。

《楚辞·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仆读至此，始悟《庄子》之言

曰："西施捧心而嚬，邻人效之，人商本无人字。皆弃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嚬，无不佳者，如屈子以笑为宜，而庄子以嚬为美也。若丑人则嚬固增丑状，而笑亦不宜矣。屈、庄皆方外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而不害为道人也。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为淅川令，日与一老士人郑芷字楚老往还。楚老之言可取者极多，今但记其论天一说。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无所考据，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仆初未信其言，俄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行金房道中，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则自下望之，岂不在天中行乎？后又观《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气刚而行。盖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县，盖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远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仆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侄王砅评事》诗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云："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于《丙吉传》云："武帝曾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盖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举此一篇。

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自是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盖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曰"少府"，以亚于县令。

东坡至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东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相戒乎？"因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此盖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隐士相见不言之义也。

今之夷狄谓中国为汉者，盖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夷狄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郑吉传》云："威振西域，并护西北道，故号都护。""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成于郑吉。"仆以《西域传》考之，乌垒距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乌

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听指挥，盖汉积威之所致也。始信女真以三五胡人守中国一大郡，而人不敢图者，良有以夫。

沈传师《游岳麓寺》诗云："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盖用严助故事也。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今以《传师传》考之：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阙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故传师于诗以见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虏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卷第二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仆游阿育王山，见皇祐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而偈、颂极多。内有一颂留怀琏住京师云：“虚空本无碍，智解来作祟。山即如如体，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颂，后作一圆相，下注两行云：“道着丧身失命，道不着瞒肝佛性。”仰窥见解，实历代祖师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万物，外则不为奸邪所蔽，内则不为声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绪余，燕及天下；昆虫草木，咸受上赐。故《宸奎阁记》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盖本于唐也。显庆元年正月，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翻译西天所得梵本经论。时有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古来译仪式如何”，师答云：“苻坚时，昙摩罹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时，菩提留支译，侍中崔光执笔。贞观中，波罗颇那译，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今独无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传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时为看阅，有不稳当处，即随事润色之。”右出《藏经·三藏法师传》。

关中隐士骆耕文道常言：“修养之士，当书《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节嗜欲，冬至宜禁嗜欲。盖一阳初生，其气微矣，如草木萌生，易于伤伐，故当禁之，不特节也。且嗜欲四时皆损人，但冬夏二至，阴阳争之时，大损人耳。”仆曰：不独《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余，有强力人问其术，对曰：“吾平生未尝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气佐喜怒。”此亦可为座右铭也。耕道曰然。

旧说载：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诗云：“晨光未动晓骖催，又向坛头饮社杯。自笑治聋终不是，明年强健更重来。”或曰：“古人之诗有此意乎？”仆曰：“白乐天《为忠州刺史九日题涂溪》云：‘蕃草席铺枫岸叶，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作重阳更一来。’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诗必有所拟，谓之‘神仙换骨法’，然非深于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于景德之四年，至庆历五年坐言者论张氏事，责知滁州，时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强仕之年，已有“醉翁”之号，其意深矣。后韩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长魏公一岁，魏公诸事颇从之。至议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遗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议推尊时，乃政府熟议，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当此事，以破后世之惑耳。或云：张氏事虽下六一千百辈人，犹且不为。至若推尊，则遽忘前朝盛德，而大违典礼，故诸公攻之，不少贷也。然六一深以此事为然，故于《五代史·义儿传》极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犹其面也。此言得之。

温公熙宁、元丰间，尝往来于陕、洛之间，从者才三两人，跨驴道上，人不知其温公也。每过州县，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趋陕。时陕守刘仲通讳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来，使人迓之，公已从城外过天阳津矣。刘遽使以酒四樽遗之，公不受。来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两壶。行三十里，至张店镇，乃古傅岩故地，于镇官处借人，复还之。后因于陕之使宅建“四公堂”，谓召公、傅公、姚公、温公，此四公者，皆陕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陕之硖石人，今陕县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峤之书并撰。

仆少时在高邮学，读《送穷文》至“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仆不觉大笑。时同舍王抃彦法问曰：“何矧？”笑至甚为矧。仆曰：“岂退之真见鬼乎？”彦法曰：“此乃髑髅之深嚬蹙頞，盖想当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拟，此拟扬子云《逐贫赋》也。”仆后以此言问于舅氏张奉议从圣作，舅氏曰：“不然。规矩，方圆之至也，若与规矩合，则方圆自然同也。若学问至古人，自然与古人同，不必拟也。譬如善射，后矢续前矢；善马，后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读韩文，忽忆此话，今三十年矣，抚卷惊叹者久之。

诗人之言，为用固寡，然大有益于世者，若《长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台之恶，而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故世人罕知其为寿王瑁之妃也。《春秋》为尊者讳，此歌真得之。

谥之曰“灵”，盖有二义。《谥法》曰：“德之精明曰灵。”又曰：“乱而不损曰灵。”若周灵王、卫灵公，是美谥也；若楚灵王、汉灵帝，是恶谥也。《庄子》曰：“灵公之为灵也，久矣。”此褒之也。《汉·赞》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此贬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恶两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有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乃至如此。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闻之于田亘元邈。

仆友王彦法善谈名理，尝谓世人但知韩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观其《送高闲上人序》云：“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观此言语，乃深得历代祖师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浅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实，世间如此者多矣。彦法名抃，高邮人，慕清献之为人，卒于布衣。仆今日偶读《圆觉经序》，因追书之。

退之《感二鸟赋》云：“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东归。”又云：“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详考之，是年乃贞元十一年也。今按：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书宰相，不遇而出关，故曰“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从董晋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晋薨，退之护丧归葬洛阳，半道闻汴州乱。退之既至洛阳，径走彭城省视其家，遂复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晋行状》，其后书云：“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颍等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韩愈状。”是时，退之年三十一，则知作《感二鸟赋》时贞元十一年明矣，但后人误书十五年也。

杜牧之《华萼楼》诗云：“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得上金铺。”“金铺”出《甘泉赋》云：“排玉户而飏金铺。”注云：“金铺，门首也。言风之所至，排门飏铺，击鼓锾钮。”盖此楼久无人登，而苔藓生其门上矣。汉以金盘承露，而唐以丝囊。丝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尝记陕州夏县士人乐举明远尝云：“二十四气其名皆可解，独小满、芒种说者不一。”仆因问之，明远曰：“皆谓麦也。‘小满’四月中，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而未熟也。‘芒种’五月节，‘种’读如‘种类’之‘种’，谓种之有芒者，麦也，至是当熟矣。”仆因记《周礼》：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注云：“泽草之所生，其地可种芒种。芒种，稻麦也。”仆近为老农，始知过五月节，则稻不可种。所谓芒种五月节者，谓麦至是而始可收，稻过是而不可种矣。古人名节之意，所以告农候之早晚深矣。

《庄子》之言，有与人意合者，今辄记之。《庄子》之言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侧足而垫之，致黄泉。”解之者曰：垫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过容足。若使侧足之外，掘至黄泉，则人战栗不能行矣。仆因从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无余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为贪；正也，而人以为淫。何也？以廉正之外，无余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则人无不信者，以有余地也。故曰：君子能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信，当求之己，不可求之人。

政和中，仆为邓州淅川县令，与顺阳主簿张持执权同为金州考试官。毕，同途而归，至均州界中，宿于临汉江一寺。寺前水分为两股，行十余里复合。主僧年六十余，极善谈论。因言股河，主僧曰：“不独江汉如此，天汉亦复如是。”因取《天汉图》相示：天汉起于东方，经箕尾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道则经傅说星、天籥星、天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则经龟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为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仆曰：“凡水之行，前遇堆阜，则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状。今天汉乃水象，亦有高卑坳平之状乎？”其僧笑曰：“吾不知也。”后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辄记之。子路在弟子中号为好勇，天下之至刚强人也；而卫弥子瑕者，至以色悦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为友婿。故《孟子》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夫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夷考其时正卫灵公之时，何二人赋性之殊也？《尔雅》曰：“两婿相谓为亚。”注云：“今江东人呼同门为僚婿，严助传呼友婿。江北人呼连袂，又呼连襟。”

“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朋友改旧观，僮仆生新敬。”右孟东野《赠韩退之为行军司马》诗。以《传》考之，非也。东野卒于元和九年，时退之为史馆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为彰义军行军司马，而东野不及见也。前诗乃退之从董晋入汴州为汴州观察推官时诗也。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贞元十二

年乃为董相从事，故有“旧观新敬”之语。其后为中书舍人，左迁右庶子，乃为行军司马，位望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说哉。

《曹成王碑》句读差讹，说不可解；又为人转易其字，故愈不可解。仆旧得柴慎微善本，今易正之。一本云：“观察使残虐使将国良戍界，良以武冈叛。”柴本作：“初，观察使虐使将国良，往戍界。”本无“残”字。盖虐使其将国良，往戍界，故良不往，以武冈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县，诛其州，斩伪刺史。”柴本“诛”字作“訹”。披音昔靡反，盖言披剥安州之三县，故以威名訹惧其州人，使斩其不当为刺史者。盖当时刺史，李希烈之党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结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国以月晦为一月，而天竺以月满为一月。《唐西域记》云：“月生至满谓之白月，月亏至晦谓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国建寅之类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为额沙荼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谓之室罗伐拿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谓之婆达罗钵陁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国节气与印度遁争半月，中国以二十九日为小尽，印度以十四日为小尽；中国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结夏之制，宜如《西域记》用四月十六日，盖四月十五日乃属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尽日也。仆因读《藏经》，故谩录出之。

《泷吏》诗云：“瓿大瓶甖小，所任自有宜。”《考工记》“砖埴之工陶瓿”，注云：“瓿，读为甫始之甫。”郑玄谓瓿读如放，《音义》“甫冈切”，《韵略》：“甫两切，与昉同音，注云：砖埴工。”以此考之，则瓿者乃砖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瓿大瓶瓮小”者，何也？《考工记》：“瓿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注：“觳受斗二升，豆实四升。”故云“豆实三而成觳”。然则瓿人所作器，大者不过能容斗二升，小者不过能容四升耳。《考工记》前作“陶瓿”，后作“瓿人”，当以后为正。

退之《石鼓歌》云：“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况也。淮西之碑，君相独委退之，故于此见意。此说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为博士，时有故人在右辅，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驼载十石鼓安太学，其事不从。后六年，退之为东都分司郎官，及为河南令，始为此诗。歌中备载此事明甚。后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为《淮西碑》，前歌乃其谶也。又云“日消月铄就埋没”，而《淮西碑》亦竟磨灭，恐亦谶也。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讳皋，字子兰，谥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国曹。”又云：“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杨氏，乃齐王元吉之妃也，后太宗以明出继元吉后，此人伦之大恶也。故退之为国讳，既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国曹”，又云“太支十三，曹于弟季”。其言“弟季”，或尤有深意，盖元吉之变在于蚤年，及其暮年，乃有曹王，故曰“弟季”，盖非东昏奴之比也。前辈用意皆出忠厚，诚可法哉。

李方叔初名豸，从东坡游。东坡曰：“《五经》中无公名。独《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后人以为‘虫豸’之‘豸’。又《周礼》：‘置其絼。’亦音雉，乃牛鼻绳也。独《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经》不可用，今宜易名曰‘鹰’。”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见而嘲之曰：“昔为有脚之狐乎？今作无头之箭乎？”豸以况狐，鹰以况箭，方叔仓卒无以答之，终身以为恨。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进士题名石刻，虽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后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亦为奇玩，然不载雁塔本末。仆读《藏经》，因谩记之。唐玄奘法师贞观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经，十九年正月复至京师，得如来舍利一百五十粒，梵夹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译。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为文德皇后于宫城南晋昌里建太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师乃于寺造砖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灾也。所以谓之雁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雁，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师至王舍城，尝礼是塔，因问其因缘，云：“昔此地有伽蓝依小乘食三净食。三净者，谓雁也、犊也、鹿也。一日，众僧无食，仰见群雁翔飞，辄戏言曰：‘今日众僧阙供摩诃萨埵，宜知之。’其引前者应声而坠。众僧饮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净，仍建塔，以雁埋其下。”故师因此名塔。先是，师先翻《瑜珈师地论》，成，进御，太宗制《大唐三藏圣教序》，时皇太子治又制《述三藏圣记》。有洪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字，勒二文于碑。及雁塔成，褚遂良乃书二帝序、记，安二碑于塔上，其后遂为游人盛集之地。故章八元诗云：“七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讶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瑞雨濛濛。”此诗人所脍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诗人所易见，此更不录。

唐人欲作《寒食》诗，欲押“饧”字，以无出处，遂不用。殊不知出于《六经》及《楚辞》也。《周礼》：“小师掌教箫。”注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饴饧所吹者。”《有瞽》诗：“箫管备举。”《笺》云：“箫，小竹管，如今卖饴饧所吹也。管如篴，并而

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饧也。”盖战国时以饧为餦餭，至后汉时亦谓之饧耳。

尚书谓之八座，其来久矣，然学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丞为八座，或以六曹二仆为八座，皆非也。此事载于《晋书·职官志》甚详，今录于左。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驾事，二千石曹（下有缺文）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题云“前乡贡进士韩愈撰”，乃知作此文时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后三试博学宏辞科，皆被黜，故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继而以乡贡进士三上书宰相，复不遇，即出关，时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文辞宏放如此而被黜，何哉？盖唐人之文皆尚华丽妥贴，而退之乃聱牙如此，宜乎点额也。

卷第三

艺祖既平江南，诏以兵器尽纳扬州，不得支动，号曰“禁库”。方腊作乱，童贯出征，许于逐州军选练兵仗。既开禁库，两方将士望见所贮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试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数千张立尽。噫！自开宝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胶漆不脱，可谓异矣。女真犯阙，东南起勤王之师。仆时为江都丞，帅臣翁彦国令扬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当时识者以为国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于旬日之间，宜乎美恶之相绝也。仆考《考工记》，然后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凡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灋，春被弦”，则一年之事。郑氏注云：“期年乃可用。”且三代之时，百工传氏，孙袭祖业，子受父训，故其利害如此详尽。我艺祖奋起于五代之后，而制作之妙远合三代，不亦圣谟之宏远乎？

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高，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瓮牖。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瓮牖者，以败瓮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谓之“安乐窝”。先生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公家。诸公家欲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迎入窝，争前问劳，且听先生之言。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能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厌饮数日，徐游一家，月余乃归。非独见其心术之妙，亦可想见洛中士风之美。闻之于司马文仲楫。

《前汉·百官表》“少府”之属官凡五十余人，有導官掌米谷以奉至尊。然学者多疑“導”字之义。仆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择

米麦，凡九谷皆随精麤，考其耗损而供”。然《汉》“導”字下从“寸”，《唐》“㪅”字下从“禾”。今按：《韵略》：“瑞禾一茎六穗谓之㪅。”恐唐以瑞禾名官也。仆尝以此问舅氏，笑云：“此盖读司马长卿《封禅书》误耳。《书》云：‘㪅一茎六穗于庖。’注云：‘㪅，择也。一茎六穗，谓嘉禾之米也。’后人误以瑞禾为㪅，遂并官名失之，可一笑也。”舅氏张文林相茂实，端方不偶，而卒于铨曹。於戏！

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上皇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昔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秦灭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号丰公。生煓，煓音惴。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

《唐史·韩退之传》：“擢监察御史，上疏极谏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此说非也。集中自载《御史台上论天旱人所状》，故退之《寄三学士》诗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以此验之，其不因宫市明矣。然退之所论，亦一时常事，而遽得罪者，盖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执政者恶之，遽遭贬也。既贬，未几有“八司马”之事。使退之不贬，与刘、柳辈俱陷党中，则终身废锢矣。或云：退之岂与柳、刘辈同乎？仆曰：退之前诗又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使其不去，未必不落党中，然则阳山之贬，其天相哉？司空谓杜佑也，《宰相年表》十九年三月“佑检校司空”。

俗谚云：“一絇丝能得几时络。”以谕小人之逐目前之乐也。然“絇”字当作“緰”。《太玄经》“务之次五”曰：“蜘蛛之务，不如蚕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与“絇”同音。今以《太玄》证之，故“絇”当作“緰”。

唐时前辈多自重，而后辈亦尊仰前辈而师事之，此风最淳厚。杜工部于《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又云：“座中薛华善醉歌，醉歌自作风格老。”且一篇之中，连呼三人之名，想见当时士人一经老杜品题，即有声价。故世愿得其品题，不以呼名为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复敦笃，虽前辈诗中亦不敢斥后进之名，而后进亦不复尊仰前辈，可胜叹哉！

陈待制邦光字应贤，初任差作试官，发解进士程文中犯圣祖讳，冲替。问之，云：“因用《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而《疏》云：‘县字，古悬字，多不著“心”。悬，高也，谓求高名令闻也。’”然仆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鲵鲋，其于得大鱼亦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列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一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时但以“侯”称之耳。而《疏》乃以为魏文侯，不知与惠王之时相去远矣。且监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为县令也。若晋申公巫臣为邢大夫，而其子称邢侯之类是也。

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唐·选举志》云：“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或曰：此敝政也，岂可以字画取人乎！难之者曰：“今之士人于此状貌奇伟，言辞辩博，判断公事既极优长，而更加以字画遒美，有欧、虞、褚、薛、颜、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难得，况铨选之间乎？”闻之者皆服。

天圣中，邓州秋举，旧例主文到县，乡中长上率后进见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职官，年老，须鬓皓然。既贽，见有轻薄后生前曰：“举人所系甚大，愿先生无渴睡。”既引试，赋《桐始华》，以“姑洗之月，桐始华矣”依次用韵。满场阁笔不下，乃复至帘前启曰：“前日无状后进辄以妄言仰渎先生，果蒙以难韵见困，愿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来日再见访。”诸生诺而退。是夜，主文遂遁去，申运司云：“邓州满场曳白。”是年遂罢举。闻之于南阳老儒李亿。亿又云：“昔时监司极少，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于选调。”

今印文榜额有“之”字者，盖其来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注云：“汉用土数五，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仆仕于陕洛之间，多见古印。于蒲氏见“廷尉之印章”，于司马氏见“军曲侯丞章”，此皆太初以后五字印也。后世不然，印文榜额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也。

五柳《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又云“况共父之人”，则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无庶出，但前后嫡母耳。仆以《责子》诗考之，正自不然。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则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轩云：“安知雍、端非双生子？”

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明、楚建中、刘几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践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著《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

元城先生尝言：异哉，卢杞之为人也！不独愧见父祖，又且愧见其子也。卢氏，唐甲族也，而怀慎一派为盛。怀慎以清德相玄宗，号为名相。而生东都留台弈，弈骂禄山被害，在《忠义传》。弈生杞，相德宗，败乱天下，在《奸臣传》。杞生元辅，《元辅传》云：“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任，而人不以杞之恶为累。”亦附《忠义传》。故曰：杞不独愧见其父祖，又且愧见其子也。元城先生刘待制安世字器之云。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直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赬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右韩退之《游青龙寺》诗。仆旧读此诗，以为此言乃谕画壁之状。后见《长安志》云：“青龙寺有柿万株。”此盖言柿熟之状，“火伞”、“赬虬卵”、“赤气冲融”、“九轮照烛”，皆其似也。青龙寺在长安城中，白乐天《新昌新居》诗云：“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以此可知。长安诸寺多柿。故郑虔知慈恩寺，有柿叶数屋，取之学书。仆仕于关陕，行村落间，常见柿连数里，欲作一诗，竟不能奇，每嗟“火伞”等语，诚为善谕。

东坡诗云：“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麈书。”“弄麈”，乃

李林甫事。“汤饼”，人皆以为明皇王后故事，非也。刘禹锡《赠进士张盥》诗云：“忆尔悬弧日，余为座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天麒麟。”东坡正用此诗，故谓之“汤饼客”也。必食汤饼者，则世所谓长命面者也。

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欲试之，以钱绕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谓口不言去却钱，但云去却兀底尔。如“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盖当时以手指眼，谓在兀底中尔。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皆非是。盖此两“堵”，同一意也。然“去”有两音：一丘据反，乃去来之“去”。世常从此音，非也，当作口举反，《韵略》云：“撤也。”然此义亦非也。苏武掘鼠所去草实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盖衍之意，以谓此钱不当置于此，当屏藏之于他处也。

蔡忠怀確持正少年，尝梦为执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状元时，汝为执政也。”持正觉而笑曰：“鬼物乃相戏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闲居，乃云作状元，何也？”后持正果作执政。一日，侍殿上听唱进士第，状元乃黄裳也。持正不觉失惊，且叹梦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黄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于铨曹。常为建阳令，及替，囊无建阳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后以赞善大夫为镇安军节度推官。镇安，陈州也。官满，贫不能归，故忠怀遂为陈州人。此闻之于忠怀之孙撢子正。仆问子正：“为幕职而带赞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时官制，盖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仆仕于关中，尝见一方寸古印，印文云：“关外侯印。”其字作古隶，气象颇类《受禅碑》。仆意必汉末时物也，然疑只闻有“关内侯”，不闻有“关外侯”。后于《魏志》见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级以赏军功，“关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之虚封，盖始于此。”

扬州检法寇中大庠，河朔人也。好为大言，以屈座人。一日，于客次中问坐客云：“《左传》‘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注云：‘贾如在山海，不加贵’，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两句，故座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气甚自得。时仆为江都丞，独后至，见诸人默然，庠复举前语问仆。笑曰：“此乃一句，何为分为两句也？”庠笑曰：“果然谩不得。”盖晏子之意，以谓陈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价以授与民，是以山木鱼盐之类，虽在齐国，如在山海之中，不加贵也。“贾”读如“价”，非“商贾”之“贾”。

今之同席者皆谓之“客”，非也。古席面谓之“客”，列座谓之“旅”；主谓之“献”，客谓之“酬”。故“宋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注云：“客，一坐所尊也。”“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洁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献酬礼毕而通行为旅。”然则古者主先献客，客复酬之，然后同席皆饮；不如今之时，不待献酬而同席皆饮也。

韩退之《上宰相书》云：“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仆尝怪：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知礼部贡举，退之是时及第。八年四月，贽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门生连三年试于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贽罢为太子宾客。十一年，退之于正月、二月、三月连三上书于贾耽辈，不亦疏乎？只取辱耳。后世之士可以为戒。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古无有也。太平五年，苏易简下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咸；十五年，王曾下王随、章得象；淳化三年，孙何下丁谓、王钦若、张士逊；庆历三年，杨寘下王珪、韩绛、王安石、吕公著、韩缜、苏颂；元丰八年，焦蹈下白时中、郑居中、刘正夫；其余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大验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佛果禅师川勤，极善谈禅，纚纚可听。尝云：“阎浮提雨清净水，具诸天相。方时大旱，雨时忽降，莫知其价，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实害人命，此阿修罗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时，人皆饱足，此护世城中雨美膳也。但名不同，其实一也。”坐客云：“经中所言，皆譬喻也，岂有雨宝珠等事乎？”仆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载于前史，何况六合外事，其有无不可悬料也。”坐客咸以为然。其上因缘出《华严经》第十五卷。

二十八宿，今《韵略》所呼与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韵略》“宿”音绣，“亢”音刚，“氐”言低，“觜”音訾，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谓之二十八舍，又谓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绣，此何理也？《尔雅》云：“寿星，角亢也。”注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有高亢之义，今乃音刚，非也，《尔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其义如《周礼》“四圭有邸”、《汉书》“诸侯上邸”之“邸”，音低误矣。西方白虎，而参觜为虎首，故有觜之义，音訾误矣。彼

《韵略》不知，但欲异于俗，不知害于义也。学者当如其字呼之。

国初号令，犹有汉唐之遗风。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书降，大赦改元，东都赐酺五日，天下赐酺三日。此盖汉遗事也。汉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故汉以赐酺为惠泽，令得群饮酒也。酺，音“蒲”，注曰：“王德布于天下，而令聚饮食为酺。”或问：“赐酺起于汉乎？”仆对曰：“《赵世家》载：武灵王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则自战国时已如此矣。”祥符诏书圣祖殿有石刻。

吾祖仆射忠肃公亮知荆南府日，常苦嗣续寡少。因闻玉泉山顶有道人卓庵其上，号白骨观。道人年八十矣，宴坐庵中，常想自身表里洞达，惟见白骨，自观它人亦复如是，如此五十年矣。忠肃因使人问讯，亦不答；赠遗，亦不受。频频如此，亦略受。公继而入山访之，道人亦喜，因请出山，暂至府第，延之正寝安下，经月乃归。一日，忠肃梦道人策杖径入正寝，方惊愕间，梦觉。且叹讶之，急使人往问讯，曰：“昨夕已迁化矣。”既毗荼，骨有舍利。后遂生给事子山，仲用。两岁已能趺坐，方学语时，但言见人皆是白骨。后至七岁，已往渐不见。噫！其性移矣。给事学佛有见处，古君子也。仆以此语长芦了老，了老云：“吾门谓之空门，今作白骨观，已自堕落，况有人诱引之乎！”仆以此言为然。

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此盖古语也。《终风》之诗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笺云：“言我愿思也。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汉·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内“《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凶，今则此术亡矣。

山涛见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宋前废帝悖逆，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此两“宁馨”同为一意。

仆仕于关中，于士人王恕君求家见一古物，似玉，长短广狭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隶，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认。问之君求，云：“前汉刚卯字也。”汉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胜、春幡，亦古制也。盖刚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与陈汤所谓强汉者同义。

《兰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伦比。或曰：丝即是弦，竹即是管，今叠四字，故遗之。然此四字乃出《张禹传》云：“身居大

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始知右军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选》中在《兰亭》下者多矣，此盖昭明之误耳。

蔡忠怀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为陈州幕官，遂不复归。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一日，与郡士人张湜师是同行。张亦贫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视持正久之，因谩问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问曰：“何如？”曰：“先辈状貌极似李德裕。”持正以为戏己，因戏问曰：“为相乎？”曰：“然。”“南迁乎？”曰：“然。”复相师是，曰“当为卿监。家五十口时”，指持正云：“公当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贫儒，故相戏耳。”后持正谪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师是书云“以为司农无补，然阖门五十口居京师，食贫。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读至此，忽忆道人之言，遂不复读。数日，得疾而卒。闻之于忠怀之孙撢子正。

有客问仆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汉时太守赫赫如此，何也？”仆曰：“汉郡极大，又属吏皆所自除，故其势炎炎，非后世比。只此会稽郡考之：县二十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尔，宜乎朱买臣等为之，气焰赫赫如此也。”

《前汉》凡三处载召平：《萧何传》，召平即东陵侯也；《项羽传》，召平即广陵人也；《齐悼惠王传》，齐相召平，不知何许人，为魏勃所绐至自杀，乃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仆顷在海州，常与任景初、陈子直论之。景初曰：“此必非东陵侯。且淮阴侯在萧何术中，而东陵常为何画策，其术高矣，必不为勃所绐。”子直曰：“不然。夫为人画策则工，若自为计多拙，故曰：旁观者审，当局者迷。”二人争论不已。仆从旁解之曰：“谓之非东陵侯，既无所据；必为东陵侯，恐受屈。”子直曰：“独广陵召平不在论中，何也？”仆因大笑，曰：“仆广陵人也，上不敢望东陵，下不肯为齐相。况仆平生处己常在于才与不才之间，宜乎不在论中也。”子直由此号余为“广陵召平”。

仆自南渡以来，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盖胡人长于骑射，其所以取胜，独以马耳。故一胡人有两马，此古法也。《北征》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是知一胡人两马也。中国若不修马政，岂能胜之？盖用兵之法，弓、马必有副。《诗》云“交韔二弓”，备毁折也，与两马同意。

元城先生与仆论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盖亦疏矣。考其时乃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时，李训谋以甘露降于禁中，诏百官入贺，因此欲杀宦官耳。十一月末岂甘露降之时耶？其谋之疏，想见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谋久矣，故不可得而杀。且天下之事，有大于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无不为也。若当时只贬黜之，其祸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疏略如此，宜其败也。《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圣人之言，信矣。”

卷第四

章圣皇帝东封，礼成，幸曲阜县，谒先圣庙，时丁晋公扈从。前一日，与同辈两三人先驰至庙，省视馔具，因入后殿，乃孔子妃也。问其孔氏之族，孔氏之妃何姓，延祐、延渥同对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女，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时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问其姓。众人未及对，晋公以延祐之言对。上曰：“出何典据？”晋公错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语》。”时扈从者皆以此事为耻。闻之于舒州下塞老儒俞汝平。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右杜牧之自尚书郎出为郡守之作，其意深矣。盖乐游原者，汉宣帝之寝庙在焉，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盖自伤不遇宣帝、太宗之时，而远为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为意，亦自不凡，况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元城先生与仆论《礼记·内则》“鸡鸣而起，适父母之所”，仆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礼事父与君，一等一体。父召无诺，君命召无诺；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谒者必以鸡鸣而起，适君之所，而人不以为劳，盖以刑驱其后也。今世俗薄恶，故事父母之礼得已而已尔。若士人畏犯义如犯刑，则今人可为古人矣。”仆闻其言，至今愧之。

余中行老、朱服行中、邵刚刚中、叶唐懿中美、何执中伯通、王汉之彦昭，彦昭常于期集处自叹曰：“某独不幸，名字无中字，故为第六。”行老应之曰：“只为圣不中。”时以为名答。

阳翟涧上丈人陈恬叔易，一日忽改名钦命。或者疑之，曰：“岂非钦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

以时人不畏天，故欲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建中间，京西都运宋乔年以遗逸举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诗嘲之曰：“文林换却山林兴，谁道山人索价高。”晁以道嘲之曰：“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今朝老子成长笑，六六峰前只一家。”闻之于王元道敦古。

淳化二年，均州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善出神。尝至一处，见二仙官议曰：“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既觉，与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适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几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孙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后士逊三人入相。致仕归乡，游武当山，若拙弟子常为公言之。仆为邓州淅川令日，闻之于郧乡士人刘可道。

仆尝问元城先生：“先儒注《太玄经》，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经》凡七百二十九赞，乃此数也。”仆曰：“七百二十九赞外而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应，何也？”先生曰：“扬氏之意，以谓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赞、嬴赞，以应周天之数。汉之正统，以象岁也；莽之僭窃，乃闰位也。故先儒于踦赞、嬴赞之下，注‘以为水火之闰’，而《王莽传·赞》所称‘余分闰位’者，盖谓是也。”噫！子云之数深矣。

《同年小录》载小名小字，或问：“有故事乎？”或曰：“始于司马犬子。”仆曰：“不然，《离骚经》曰：‘皇览揆予于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则、灵均，则其小字、小名也。所谓‘皇’者，三闾称其父也，而后人遂以皇览为进御之书，误矣。”

《唐·外戚传》云：“外家之成败，视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宠太真，极矣！故有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爱必大费。”《孟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惟老杜于此事殊为得体，诗云：“不闻商周衰，中自诛褒妲。”谓若此事自出于明皇之意，与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远矣。

仆友司马文季朴极知星，尝云：“《前汉·天文志》：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将；左右星，左右将。此说非也。且何鼓乃牵牛也，今分为二，则失之矣。《尔雅》云：‘何鼓谓之牵

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盖此星状如鼓，左右两星若担鼓之状，故谓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见何鼓在天汉之间，故易谓河，非也。”

仆为夏县令，寄居司马文季朴家。出藏先圣画像示仆，传云王摩诘笔也。仆因令善工摹本，眼中神彩殊不相类，使人意不满。画像上长下短，其背微偻，以传考之，想当然尔。《庄子》载：老莱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注云：“长上而促下，耳却近后而上偻。末偻，谓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画。若夫“视若营四海”，乃圣人忧天下之容，非摩诘不能作。

关中名医骆耕耕道曰：庄子之言，有与孙真人医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为主，故曰五苓。庄子之言曰：“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廱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郭注云：“当其所须则无贱，非其时则无贵。”故此数种，若当其时而用之则为主，故曰是时为帝者也。疏曰：“药无贵贱，愈病则良。”斯得之矣。故药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风，则以堇为君，堇，乌头也。去水则豕零为君，豕零，水猪零也。他皆类此。彼俗医乃以《本草》所录上品药为君，中品药为臣，下品药为佐使，可一笑也。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右白乐天《游玉泉寺》诗。李训、郑注初用事，公知其必败，辄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归。时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舆好猎，故及之，而“曳尾龟”所以自喻也。龙醢事见《左氏》，麟脯事见《列仙传》。

《晋史》乃唐时文士所为，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以“民”为“人”，且太宗不应自避其名。又“洛书乾曜度”。以“乾”为“甄”，则太宗又不应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见乃当时臣下所为尔。臣下之文驾其名于人主，已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辞，两胥失矣。

仆之故友柴慎微尝云：开元元年，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主门下，谓岑羲、窦怀真、萧至忠、崔湜、陆象先也；二人明皇自用，谓张说、郭元振也。且象先，贤者也，何以预五人之列？按《象先传》：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力荐象先于主，故遂相之。噫！象先何为交结崔湜也。开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既败，而宰相出门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诛，独象先免。使其不幸，与四人者皆

死，岂不痛哉！然则士大夫之所处，宜以此为戒。

老杜《遣闷》诗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所说不同。《笔谈》以为鸬鹚，能捕黄鱼，非也。黄鱼极大，至数百斤，小者亦数十斤，故杜诗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又有《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占水族，风俗当园蔬。"盖言鱼大小之不同也。仆亲见一峡中士人夏侯节立夫言："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以别之。"此言良是。仆又见浙人呼海错为"鰕菜"，每食不可阙，始悟"风俗当园蔬"之意。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然《隽不疑传》云"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逮召乡里识之者张宗禄等"，则人识之者多矣，不应如此差舛。然若以纪传不相照，误立两姓名，则《不疑传》末又云"一姓张名延年"，则是当时廷尉验问之时，一人已有两姓名矣，则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于此微见其意。初，不疑缚送诏狱之时，已自云："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天子与大将军闻而嘉之。史著此语，亦欲后人推原其意耳。

汉时送葬之礼极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学，取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以后宫守园陵，于是园妾自此始矣。后世因之，遂不复变。白乐天有《园陵妾》诗，读者伤之。

今之阙角谓之"觚棱"，盖取其有四棱也。仆友柴慎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与足皆有四棱。汉宫阙取其制以为角隅，安兽处也，故曰'上觚棱而栖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棱，削之可以为圆，故《汉书》曰'破觚为圜'。"

南方朱鸟。盖未为鹑首，午为鹑火，巳为鹑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转，而朱鸟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为朱鸟之象。《汉·天文志》：柳为鸟咮，星为鸟颈，张为鸟嗉，翼为鸟翼。或问："朱鸟而独取于鹑，何也？"仆对曰："朱鸟之象，止于翼宿，而不言尾，有似于鹑，故以名之。"然谓之鹑尾者，尝问元城先生，先生曰："盖以翼为尾云故。《甘氏星经》云：'鸟之斗，竦其尾；鹑之斗，竦其翼。'以此知之。"

柴慎微言："《春秋》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为简册无几耳，故多从省文。后世妄行穿凿，故其说不胜繁芜。且如成十四

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氏》曰：‘称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殊不知乃经之省文也，经中若此书者多矣。《左传》：宣十八年‘公孙归父如晋’，‘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十四年‘意如至自晋’，二十三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二十四年‘婼至自晋’，皆省文也。譬之水性本清，尘泥汩之，则浊也；若复去之，则水性明矣。今读《春秋》者，但不为诸家所汩，则圣人之意见矣。”

古人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天集有汉，眷余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今按：《汉书·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马从汉破代，封侯。昔高帝与功臣盟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谓参誓山河，谓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此盖谓陶青也。今按：《汉·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汉·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亚夫为丞相”。所谓“群川众条”，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语默隆窊”，以言自陶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然《侃传》不载世家，独以此见之。后世累经乱离，谱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灭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谱不传于世，惜哉！

亳州祁家极收本朝前辈书帖。仆尝见其家所收孙宣公奭书尺有云：“行李鼎来。”盖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鲁僖公之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鲁襄公之八年，郑及楚平晋，责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注云：“一个，独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李”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㚇”，后人乃转作“李”也。“一个行李”谓“一个行使”，今人以“行李”为随行之物，失之远矣。

司马温公祖茔在陕府夏县之西二十四里，城名“鸣条”，山有坟，寺曰“余庆”，山下即温公之祖居也。仆为夏县令日，屡至其处。又十里许有涑水，故温公号“涑水先生”。鸣条山即汤与桀战之地；去解州安邑县五十里，乃桀之都也。吕相《绝秦书》曰：“伐我涑川，得我王官。”以此见秦、晋两国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属今河中府虞乡县，唐末司空表圣隐于王官谷，有天柱

峰、休休亭，乃一绝境也。

韩退之三上宰相书，但著月日而无年。今按：李汉云：“公生于大历戊申。”而退之书云：“今有人生二十有八年矣。”大历三年戊申至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时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贾耽、卢迈、赵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为何人耳？且以前乡贡进士上书而文格大与当时不同，非贤相不能举也，岂耽辈所能识哉？

今之士人简尺中，或以“蘼芜”字易“邂逅”字，非也。《离骚经》云“制芰荷以为衣兮”，王逸注云：“芰，蔆也。秦人曰：‘蘼芜。’蘼音皆，芜音苟。”仆仕于关、陕之间，不闻此呼，正恐王逸别有义尔。后又读《尔雅》“蘼芜芙光”，注云：“芙，明也。或曰∈也，关西谓之蘼芜。”以仆所见，芙光者，即今之草决明也。其叶初出，可以为茹；其子可以治目疾。盖谓可以解去垢秽，或恐以此得名。又《尔雅》云：“蔆，蕨攗。”注云：“蔆也，今水中芰。”然则蔆自有正名，不谓之蘼芜明矣。或曰：然则王逸、郭璞皆误乎？仆曰：“古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郭璞多引用《离骚》注，故承王逸之疑。而多出此注，所以广异闻也，学者幸再考之。”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右退之《记梦》诗，殊为难解。仆尝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尔雅》曰：“寿星，角亢也。”注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又曰：“天根，氐也。”注云：“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娵訾之口，营室东辟也。”注云：“营室东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谓“百二十刻”者，盖浑天仪之法，二十八宿，从右逆行，经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谓“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者，只上所谓哦字也，退之欲神其事，故隐其语。

元城先生与仆论十五国风次序，仆曰：“《王·黍离》在《邶》、《鄘》、《卫》之后，且天子何在诸侯后乎？”先生曰：“非诸侯也，盖存二代之后也。周既灭商，分其畿内为三国，即邶、鄘、卫是也。自纣城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故邶以封纣子武庚也；鄘，管叔尸之；卫，蔡叔尸之，以监商民，谓之三监。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诗》十九篇，《鄘诗》十篇，《卫诗》十篇，共三十九篇，皆卫诗也。序诗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于《王·黍离》上，且列为三国，而独不谓之卫，其意深矣。”以毛、郑不出此意，故备载之。

鄱阳湖水连南康军江一带，至冬深水落，鱼尽入深潭中。土人

集船二百艘，以竹竿搅潭中，以金鼓振动之，候鱼惊出，即入大网中，多不能脱。惟大赤鲤鱼最能跃，出至高丈余后，入他网中，则不能复跃矣，盖不能三跃也。故禹门化龙者大赤鲤鱼，他鱼不能也。杜子美《观打鱼歌》云："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鱼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去，赤鲤腾出如有神。"仆亲见捕鱼，故知此诗之工。

亳州士人祁家多收本朝前辈书帖，内有李西台所书小词，中"罗敷"作"罗紨"。初亦疑之，后读《汉书》，昌邑王贺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严罗紨，紨音敷，乃执金吾严延年长孙之女。罗紨生女曰持辔，乃十一中一人也。盖采桑女之名偶同尔。

自古中国与夷狄战多用弩。晁错上疏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弩。"李陵以连弩射单于，马隆用弩阵取凉州，盖中国各用所长。夫骑射，夷狄所长也；弩车，中国所长也。盖车能作阵而骑不可突，弩能远而入深，可以胜弓，且得其矢，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独不用弩，当讲求之。

《孝经序》云："鲁史《春秋》，学开五传。"韩退之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然今独有三家。今按：《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邹氏、夹氏，而邹氏、夹氏有录无书，乃知二氏特有名尔。然《王阳传》称能为驺氏《春秋》，何也？岂非至后汉之初，此书亦亡乎？故曰有录无书。前汉"邹"、"驺"同音通用。

《韩退之列传》云："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以仆观之，郊、籍非辈行也。东野乃退之朋友，张籍乃退之为汴宋观察推官日所解进士也，而李翱、皇甫湜则从退之学问者也。故诗云："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又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故于东野则称字，而于群弟子则称名，若孔子称蘧伯玉、子产、回也、由也之类。而《唐史》乃使东野与群弟子同附于退之传之后，而世人不知，遂皆称为韩门弟子，误矣。

老杜《赠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峄山之碑"至于"苦县光和"人多未详，王内翰亦不解。谨按：老子，苦县人也，今为亳州卫真县。县有明道宫，宫中有汉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书。仆大观中为永城主簿日，缘檄到县，

得见之。字画劲拔，真奇笔也。且杜工部时已非峄山真笔，况于今乎？然今所传摹本亦自奇绝，想见真刻奇伟哉。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后”，盖出于《司马迁传》，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故涑水引用之耳。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爰丝、房乔、颜籀之类，三字无之。独本朝有刘伯贡父、刘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贡甫、原甫，以犯高鲁王讳，故去“甫”而加“伯”“中”，时人因并三字呼之。此说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墓志》云：“公讳敞，字仲原父，姓刘氏。”“熙宁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见钱穆甫以避讳，人或呼为钱穆，或呼为穆四，遂并二刘而失之误矣。

《曹成王碑》句法严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笺之。“大选江州，群能著直略反。职。王亲教之，抟徒官反。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诛五畀必利反”。今释于此：著职者，各安守其职也。抟力者，结集其力也。勾卒者，伍相勾连也。羸越之法，“羸”当为“嬴”，谓秦商君、越勾践教兵之法。曹诛五畀者，曹，朋曹也；若有罪，则凡与之为朋曹者咸诛之。伍，什伍也，凡有所获，则分而畀其什伍之兵也。盖利害相及，则战不敢溃，而居不敢盗，此乃勾卒羸越之法。或曰：羸，谓衰羸也；越，谓超越也；凡战，罚其衰羸，赏其超越也。然无勾卒之义，当从前说。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右杜工部《严武厅咏蜀道画图》。是时，武跋扈，微有割据之意，故甫于诗讽之。云“山不断”、“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据也。幕下有益于东道者，有如此也。

鲁臧武仲名纥。孔子之父，鄹人。纥，乃叔梁纥也。皆音恨发反，而世人多呼为核。有一小说：唐萧颖士轻薄，有同人误呼武仲名，因曰：“汝纥字也不识。”或以为瞎字也，不识误矣。

亳州永城县之七十里有芒砀山，山有岩曰紫气，此盖高帝避难所也；复有梁孝王墓。仆尝与宿州知录邵渡同游，入隧道中百余步，至皇堂。如五间七架屋许大，周回有石阁子十许，上镌作内臣宫女状。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悬棺□□复不见矣。入时必用油圈以为烛。其中盛夏极凉，如暮秋。时山下有居民数百家，今谓之保安镇，盖当时守冢之遗种也。土人呼墓为梁王避暑宫，故老云：“前数十年，时有人入其中，尝得黄金而出，今不复有矣。”《孝王传》云：未死“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府藏余黄金尚四十

余万斤，他财物称是”。想见当时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置发冢中郎、摸金校尉，如此冢盖无不发者。然古人作事奇伟可惊，非后世比也。

卷第五

绍兴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净昙，以宸奎阁所藏仁宗御书诣行在。所献书凡五十三轴，字体有三：一曰真书，二曰飞白，三曰梵书。且上二书世多见之，而梵书亦自奇古可骇愕也。又有团绢扇三柄，皆有御书。一长柄者三尺许，恐是打扇，用白藤缚柄。而三扇皆以青笺纸为上下承萼，制度极草草，今中产之民所耻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唐史》载：郑虔集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目其书为《荟蕞》。老杜《哀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诗云："荟蕞何技痒。"今按，《韵略》：荟，乌外切，草多貌，如"荟兮蔚兮"之"荟"。蕞，徂外切，小也，如"蕞尔国"之"蕞"。虔自谓其书虽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后人乃误呼为"荟秽"，意谓会取其纯秽也，失之远矣。盖名士目所著书多自贬，若《鸡肋》、《脞说》之类，皆是意也。"技痒"者，谓人有技艺不能自忍，如人之痒也，老杜以谓虔私撰国史，亦不能自忍尔。"蕞"一音在外切，小也，两音意。

楚子问齐师之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马牛之风佚，盖末界之微事，故以取谕。"然注意未甚明白。仆后以此事问元城先生，曰："此极易解，乃丑诋之辞尔。齐、楚相去南北如此之远，虽马牛之病风者，犹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辄入吾地，何也？"仆始悟其说，即《书》所谓"马牛其风"，注云"马牛其有风佚"，此两"风"字同为一意。

仆读《史记》，因叹曰："天道远矣。吁，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于邯郸，年十三即位，是岁甲寅。然是年丰沛已生汉高皇帝矣。后十五年己巳，项羽生；三十七年，始皇南巡会稽，

时年已二十三矣。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沛，时年三十九；项羽起会稽，时年二十四。汉元年，高帝至灞上，时年四十二。十二月，羽继至，遂杀子婴而灭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崩，时岁在丙午。噫！消长倚伏，其运密矣。

政和中，仆仕关中，于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后，见汉印文云“辑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隶非篆，在汉印中最佳。辑濯，乃水衡属官。“辑”读如“楫”，“濯”读如“櫂”，盖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辑濯有令丞，此盖丞印也。然皆太初元年已前所刻，太初已后皆五字故也。

元城先生尝与仆论魏丞相不能救盖宽饶之死，今追录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下有司，自杀。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识者以谓有天道焉，且相尝谓“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则宣帝之怒，相必无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书中二千石议也，执金吾议以为大逆不道。然则中二千石共议以为大逆不道，独执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阳太守贤为执金吾，不知贤者何人也，必丑邪恶正，常为盖司隶所劾者也。贤不足道也，独相号为贤相，又与宽饶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独不能为地，相何责哉！

《礼记》载：曾子数子夏之罪云：“吾昔与汝从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称师也。”盖古之君子言必称师，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张》一篇载群弟子之语，子夏之言十，而未尝称师；曾子之言五，而三称曰“吾闻诸夫子”，则子夏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礼记》“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盖曾子称师，故子春亦称师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后人妄意穿凿也。

渊明之为县令，盖为酒尔。非为酒也，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盖欲得公田之利，以为三径闲居之资用尔，非谓旋创田园也。旧本云：公田之利过足为润，后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种秫之说。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此非种秫时也。故凡本传所载与《归去来辞序》不同者，当以序为正。

高邮老儒黄移忠彦和，仆幼稚尝师之。尝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后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荻。”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

今之书尺称人之德美，继之曰“不佞”，某意谓不敢谄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载奋扬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汉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论语》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训“才”。《左氏》载祝鮀之言行极备，盖卫之君子也。卫之宋朝姿貌甚美，卫灵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盖为无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则取死之道，故曰“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仆友孙亚之自呼曰“雅”，朱耆卿自呼曰“刑”。或问：有故事乎？仆曰：“孟施舍之养，勇也。”又曰：“舍岂能为必胜哉？”注曰：“施舍自言其名。”但曰舍，盖其好勇而气急也，恐起于此。

仆任夏县令，一日，会客于莲塘上，时苦蛙声。坐中有州官，乃长安人，以微言相戏，妄谓仆：“南人食此也。”仆答曰：“此是长安故事。”客曰：“未闻也。”仆取《东方朔传》示之，客始伏。武帝欲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为上林苑，朔谏以谓：此地土宜姜芋，水多□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师古曰：“□即‘蛙’字，似虾蟆而小，长脚，盖人亦取食之。”

仆尝与陈子直、查仲本论“将无同”。仲本曰：“此极易解，谓言至无处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晋人谓将为初，初无同处，言各异也。”仆曰：“请以唐时一事证之：霍王元轨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于平，曰：‘王无所长。’问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则见所长。’盖阮瞻之意，以谓有同则有异；今初无同，何况于异乎？此言为最妙，故当时谓之‘三语掾’。”二子皆肯之。

扬州天长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见之，土人呼为“琉璃王冢”。按：广陵王胥，武帝子也，都于广陵。后至宣帝时，坐谋不轨，赐死，谥曰厉。后人误以刘厉为琉璃尔。汉制：天子、诸侯即位，即立太子，起陵冢，故能如此高大。胥虽以罪死，尚葬其中，故胥且死，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旁有居民数十家，地名“甘泉”，恐或胥僭拟云。

文房四物见于传记者，若纸、笔、墨皆有据；至于砚，即不见之。独前汉张彭祖少与上同砚席书。又薛宣思省吏职，下至笔砚，皆为设方略。盖古无“砚”字，古人诸事简易，凡研墨处必研，但可研处只为之尔，矛盾、螭蚫载于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长，故只为之研，不谓之砚。然伍缉之《从征记》：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经史，不足信。

荆公字解“妙”字云：“为少为女，为无妄小女，即不以外伤内者也。”人多以此言为质，殊不知此乃郭象语也。《庄子》云：“绰约若处子。”注云：“处子不以外伤内。”公之言盖出于此。

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毫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良笔也。

《孟子》云“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又云“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盖“庄岳”乃齐国繁会之地也，孟子在齐久，故知其处。今以《左传》考之，可见庄岳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齐乱，十一月丁亥，庆封“伐西门，弗克。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高张“乘如公，战于庄，败”。注云：“庄，六轨之道也。”以最繁会，故可令学齐语，若今马行界身之类。

古以“右”为上，且以“左”相言之，谓非正相，如辅佐之“佐”耳。《左氏传》：薛宰之言“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又“齐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盖伊尹者，汤之相也，而仲虺特辅佐伊尹耳，故曰左相。崔杼、庆封亦复如此。故汉孝惠时，王陵为右丞相；王陵既免，徙平为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陈平谢病。上“怪平病，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不如勃。愿以相逊勃。’于是以太尉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非独如此，周昌自御史大夫左迁为赵相，黄霸以财入官而府不与右职，与此同类。今人亦以降为左迁。

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注云：“高阳，颛顼帝号也。八人，其苗裔。”“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注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皋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灭六、蓼，臧文仲闻六、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注云：“六、蓼，皆皋陶后也。”且既云庭坚即皋陶字，则文仲不应既曰“皋陶”，又曰“庭坚”也。若据其意，则皋陶、庭坚又似两人。山谷老人名“庭坚”字“鲁直”，其义不可解。或云慕季文子之逐莒仆，故曰“鲁直”。

《唐史》载：崔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常暮出端门，缓辔讽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仆初读此，谓说之年迟暮，与湜相去绝矣。及以二人本传考之，相去才四岁尔。今按《宰相年表》：湜执政时乃景龙二年戊申，推而上之，生于咸亨二年之辛未。《张说传》称说开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四。推而上

之，乃生于乾封二年之丁卯；至景龙二年戊申，说才年四十二岁，而叹慕之如此，藉使宋广平见之，必无此语。广平常见萧至忠出太平公主第，谓至忠曰：“非所望于萧傅。”非独不慕，且以为戒。

眉山苏氏《文集》有《权书》、《衡论》。《衡论》，世皆知出处，独《权书》人少知之。汉哀帝时，欲辞匈奴使不来朝，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高皇后尝怒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于是大臣权书遗之。”注曰：“以权道为书，顺辞以答之。”“权书”之名盖出于此。衡取其平，权取其变；衡为一定之论，权乃变通之书。

柴慎微云：淮阴侯可谓忠矣，汉待之何其薄也。《赞》曰：天下既定，命韩信申军法。此乃信为淮阴侯在长安奉朝请时也。汉五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六年十二月，执信于陈；十二年六月，伏诛。且信之在长安也。汉实囚之，而乃能为汉申军法，即其忠可知矣。盖汉实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韩信，又治关中”，则知此两事乃当时安危存亡之机。且信之声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李百药父与友陆乂等共读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语，叹不得其事。百药进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预谓在琅邪。”客大惊，号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传》“鄅人藉稻”注云：“鄅，妘姓国也。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经书“邾人入鄅”注云：“鄅国，今琅邪开阳县也。”盖“籍”当呼为“典籍”之“籍”，谓履行之而记其数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为刈，非矣。

《庄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无鬼》语武侯相马曰：“直者中绳，曲者中钩，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谓马步骤回旋，中规矩钩绳也。故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同一意也。《疏》乃以直为马齿，曲为马项，方为马头，圆为马眼。且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故可以一大笑。

《唐中兴颂》云：“复复指期。”或云：以复两京，故曰复复。非也，此两字出《汉书》。今按：《匡衡传》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注云：“下复扶目反。”又“何武为九卿时，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翟方进共奏罢刺史，更置州牧。后皆复复故”。注云：“依其旧也。下复扶目反。”盖上音服，下音福，谓复如故也。《唐中兴颂》宜亦如此读之。

“玉子纹楸一语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

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麈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右杜牧之《赠国棋王逢》诗。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魏收魏字阙收作牧。尝云：“棋于贪功之际，所得多矣。”“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犹有万日。

韩魏公父谏议大夫国华，尝仕于蜀。蜀中士人胡广李邦直撰《魏公行状》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觉之女，追封秦国太夫人。”此云名广，误。善相术，见谏议，大奇之，曰：“是必生贵子，请纳女焉。”后谏议出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岁七月二日生魏公于泉州州宅。仆与韩氏交游，尝见谏议、胡夫人画像，皆奇伟，宜其生贵人也。世言魏公世居河朔，故其状貌奇伟，而有厚重之德。然生于泉州，故为人亦微任术数，深不可测，有闽之风，皆其土风然也。闻者以为然。

或问汉臣朝服，仆云：张敞议云：“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注云：“虽有五时服，至朝皆着皂衣。”又谷永书云：“擢之皂衣之吏，厕之诤臣之末。”则知汉朝之服皆皂衣也。《周礼》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元冕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则皂衣者，乃周之卿大夫元冕也。汉之皂衣，盖本于此。

《金陵》诗云：“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苍官”谓松也，“青女”谓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犹不消也。“横陈”出《楞严经》，六欲界中云：“我无欲应女行事，当横陈时，味如嚼蜡。”以言道人处世间，虽有欲而无味也。盖荆公自谓如苍官自保，但青女横陈不能已耳。此言近于雅谑，殊有深意。

元城先生尝论及汉高帝功臣曰“屠狗贩缯之徒”，呼“缯”字与“饧”相近，后检《汉·灌婴传》注，但云“帛之总名”而已。今按《韵略》：缯，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则世人以缯为增，诚非也。《尚书》“厥篚玄纤缟”注云：“玄，黑缯也；缟，白缯也。”释音云：“似陵反。”《礼运》云：“瘗缯。”注云：“币帛曰缯。”释音“似仍反”。《左氏》：卫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缯。”“缯，疾陵切。”《晋书·地理志》：“缯，才陵反。”以诸音义考之，当以疾陵为正。

许、洛之间极多奇士。宣和中，崔朝奉鸓德符监洛阳稻田公务。一日，送客于会节园。宦官容佐拘入会节，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晚春，复骑瘠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哦诗，其间有

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少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次日，佐入园，见地有马粪，知是崔朝奉。是时，府官事佐恐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因此劾奏擅入御苑作践，遂勒停。德符传食于诸人家，久之，敛钱复归阳翟。闻之田元邈云。

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年四十余。一日，行于内，前见有西来行李甚盛。问之，曰：“文枢密知成都回也。”侍姬皆骑马，锦绣兰麝，溢人眼鼻。起宗自叹曰：“我丙午生相远如此。”旁有瞽卜辄曰：“秀才，我与汝算命。”因与藉地，卜者出算子约百余布地上，几长丈余，凡关两时，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有某星临某所，两人皆同，当并案而食者九个月。”起宗后七十余岁，时文公亦居于洛。起宗视其所交游饮宴者，皆一时贵人，辄自疑曰：“余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独游会节园，问其下曰：“吾适来，闻园侧教学者甚人？”对曰：“老张先生。”公曰：“请来。”及见，大喜，问其甲子，又与之同，因呼为会节先生。公每召客，必预；若赴人会，无先生则不往。公为主人，则拐于左；公为客，则拐于右。并案而食者，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府，公往视之。公所居私第地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藉，共升大车随行。祖于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为口号曰：“东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车；会节先生，暂别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复归洛，不复召之矣。瞽卜之言异哉！闻之于司马文季。

苏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乐天为杭州太守日，有诗序曰：“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酸酒相次寄到。”诗云：“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盏几时同？倾如竹叶盈尊绿，饮作桃花上脸红。莫怪殷勤最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仆尝以此问于仆之七舅氏，云：“‘酸’字与‘羖’同意，乃今之羊羔儿酒也。详其诗意，当以五羔为之。以是酒名，故从‘酉’云。乐天诗云‘竹叶盈樽绿’，谓箬下酒，取竹有绿之意也。‘桃花上面红’，谓五酸酒，取桃花五叶也。后人不知，转其名为五木，盖失之矣。”仆检韵中“酸”字乃窦同音，注云：“重酿酒也。”恐“酸”难转而为“木”。

温公夏县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质朴而严洁，去市不远，如在山林中。厅事前有棣华斋，乃诸子弟肄业之所也。转斋而东，有柳坞，水四环之，待月亭及竹阁西东水亭也。巫咸榭乃附县城为之，正对巫咸山。后有赐阁，贮三朝所赐之书籍。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头，指头上节微屈，染墨书之。字亦尺许大，如世所见“公生明”三字，惟巫咸榭字差大尔。园圃在宅

之东，温公尝宿于阁下，东畔小阁侍吏惟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掩火灭烛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于床前问劳，说毕即回阁下。

驸马都尉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魏公主，谓之驸马都尉。然不独官名以驸马给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给之示亲爱也。故杜预尚晋文帝妹高陆公主，至武帝践祚，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驸马。且晏如傅粉，宜为禁脔。若预乃瘿如瓠尔，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婿惟择人材，不专以貌也。后世浸失此意，惜哉！

后汉以来方书中有五石散，又谓之寒食散。论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热物，服之则两热相激，故名谓之寒食。"则可知也。然《晋史》载裴秀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薨，年四十八。据此，则又是不可饮冷物也。又问一名医，答云："食物则宜冷，而酒则宜热。"仆初不信，后读《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须令温。"然则《裴秀传》所谓"当饮热酒"亦非。

王元道尝言：《陕西于仙姑传》云："得道术，能不食，年约三十许，不知其实年也。"陕西提刑阳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刚毅人也，闻人所传，甚异，乃往清平军自验之。既见道貌高古，不觉心服，因曰："欲献茶一盏，可乎？"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强一啜。"既食少顷，垂两手出，玉雪如也；须臾，所食之茶从十指甲出，凝于地，色犹不变。逸老令就地刮取，且使尝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

绍兴六年夏，仆与年兄何元章会于钱塘江上。余因举东坡诗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元章云："立字最为有力，乃水踊起之貌。老杜《二大礼赋》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欲立。'东坡之意，盖出于此。或者妄易'立'为'至'，只可一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

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中吴纪闻
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总目录

中吴纪闻
曲洧旧闻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中吴纪闻

[宋] 龚明之　撰
孙菊园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录

校点说明
中吴纪闻序
卷第一
范文正公
许洞
丁陈范谢
辟彊园
斗百草
陈君子
梅圣俞与僧良玉诗
半夜钟
白乐天
六经阁纪
唐郎官题名
丁晋公
解额
红莲稻
陆宣公
太一宫
孙百篇
苏子美
红梅阁
先高祖
赵霖水利
黄氏三梦
昆山编

皋桥诗
谢宾客
张子野吴江诗
春申君
蒋密学
丁晋公拜老郁先生
李璋
木兰堂诗
林大卿买宅
富秘监
智积菩萨
三江口
杨惠之塑天王像
王贽运使减租
斗鸭
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丁氏贤惠录
张文定公知昆山
传灯录
曾大父
娄侯
滕章敏公
沧浪亭
范文正公复姓
郑宣徽
五柳堂
中隐堂三老
林氏儒学之盛
国一禅师

叶少卿
二游诗
安定先生
苏子美饮酒
张伯玉郎中
上方诗
陈龙图使高丽
朱乐圃先生
海涌山
卢通议
阊门楼诗
章守子用皂盖
随缘居士
石点头
轨革卦影
梦石天王像
改正洪范
范文正四子
林酒仙
章岷
鲩鱼
徐都官九老会
卷第三
叶道卿
观风楼
三高亭
程光禄
丁晋公饭僧疏
蔡君谟题壁
郏正夫

陈君子父殿丞
郁林石
谢希深
范文正公还乡
清远道士诗
幽独君诗
本禅师
吴王拜郊台
范贯之
南翔寺
张敏叔
昆山夫子庙
孙子和
张翰
皮日休
桥名
贺方回
白公桧
癸甲先生
方子通
破山诗
甫里
有脚书厨
泰娘
南园诗
朱子奢
钱氏纳土
白马硐
禅月大师
卷第四

太公避地处
范忠宣公
滕章敏公结客
思贤堂
顾学正
郑希尹
执爨诗
王元之画像
双莲堂
孙若虚滑稽
慧感夫人
元少保
仲殊
如村
郑毅夫吴江桥诗
张几道挽诗
范文正不取烧炼方
夜航船
俗语
方子通诗误入荆公集
卢发运
大云翁
花客诗
中吴
祖姑教子登科
范秘丞
徐朝议
颜夫子
信义县
李无悔

蟹
大本钱王后身
郏正夫失鹤诗
黄姑织女
孙积中
王主簿
著作王先生
卷第五
唯室先生
姑苏百题诗
范秘书
张子韶与周焕卿简
虾子和尚
郭家朱砂圆
陈了翁鲈乡亭诗
起隐子
闾丘大夫
宝严院
洞庭山
方子通红梅诗
范无外
绰堆
陆彦猷
翠微集
生老病死
郏子高
郑应求相
狱山
王学正
范文正为阎罗王

吴县寇主簿诗
盘沟大圣
魏令则侍郎
图经刊误
草腰带听声
压云轩诗
翟忠惠
白云泉
谓三命
范文正词
臞庵
蠡口
蛇化为剑
贾表之
易承天为能仁寺
章户部
王教授祭学生文
沈元叙沧浪亭诗
卷第六
西楼诗
郭仲达
淩佛子
昆山学记
王唐公
顾景繁
慈受禅师
蒋侍郎不肯立坊名
孙郎中
潘悦之
南北章

余良弼占卦影
王彦光
状元谶
四幡之助
乐庵
吴江词

石湖（存目）

丁令威宅

周朝宗（存目）

苏之繁雄冠浙右（存目）

朱光禄（存目）

翟超（存目）

正讹

叔父记馆中语（存目）

徐望圣
羊充实
苏民三百年不识兵
之彝老
纪异
朱氏盛衰
徐稚山
无庵
结带巾
周妓下火文

谐谑
思韩记
徐氏安人诗
吴中水利书
翟超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中吴纪闻》著者龚明之，字希仲，号五林居士，昆山（今属江苏）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绍兴间以乡贡廷试授高州文学，淳熙初，举经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卒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一说卒于淳熙十三年（1186）。一生以授徒糊口，生活清贫，事祖母以孝闻。

本书作于晚年，是一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资料笔记，诸如吴中地区（今苏州、昆山一带）宰执郡守文人名士的遗闻逸事、诗文酬对以及该地区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鬼神梦卜、僧道行踪等，均有记录。尤其是对于吴中地区的遗佚诗文，搜辑不遗余力，一些文人名士的作品赖以保存。其意义正如杨子器序文所说："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于古今古迹、士大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萃。"

《中吴纪闻》版本繁多，现存最早的是明弘治七年刻本，其中有八条有目无文；其次为正德九年龚弘（龚明之九世孙）刻本；以后则有明代的若墅堂刻本、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代何焯校定菉竹堂刻本。同时又为一些丛书所收录，如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墨海金壶》、曹溶《学海类编》、钱熙祚《珠丛别录》、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朱记荣《槐庐丛书》、缪荃孙《汇刻太仓旧志五种》、董康《诵芬室丛书》等。1986年，我曾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用以上所列各本作校本是正补阙，并用《宋史》、《吴郡志》、《宋诗纪事》等有关方志、笔记、文集参校，一一写出校记，并附版本题跋、作者史料、各家藏书书目、书目题识等资料，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这次重版，依照收入《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的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除保留龚明之序文之外，其他序跋附录资料一律不载。不当之处，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吴纪闻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吴，距今几二百祀，相传已及云、仍矣。明之幼尝逮事王父，每闻讲论乡之先进所以诲化当世者，未尝不注意高仰云。少长从父党游，皆名人魁士。及又获识典刑於亲炙之人，乃从事于进取，虞庠鲁泮，余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华，咸有可纪。厥后世异事变，利门名路，绝不复往。由是声迹益晦陋，瓜畴芋区，不过老农相尔汝，所与谈笑者，无复有鸿儒矣。窃尝端居而念焉，凡畴昔饫闻而厌见者，往往后辈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说之无传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箧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迹，资助谈柄；其间有裨王化、关士风者颇多，皆新旧《图经》及吴地志所不载者。至于鬼神梦卜，杂置其间，盖效范忠文《东斋纪事》体；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昱新学小生，属意不伦，措辞无法，不可以为书。予意为是不满，必得老于文者檃括之，庶几不为抚掌之资，而使后之人诵其所闻，以代庄舄之吟尔。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赐绯鱼袋致仕龚明之期颐堂书。

卷第一

范文正公

天圣五年，范文正公居母丧，上书宰执，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崇教育，养将材，实边备，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杜奸雄，凡万余言。时王文正公曾为相，见而伟之。服满，荐充馆职。由此为人主所知，不次擢用。庆历三年九月，拜参知政事。上开天章阁，访以治道。公条陈当世急务十条：一曰明陟黜，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上嘉纳之。一岁之间，次第举行，无或遗者。公初上宰相书，即受知于王文正；后陈十事，即见听于仁宗。虽曰抱负奇伟，不容不见于施设，自非圣君贤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学邪？

许洞

许洞，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洗马坟在城西。登咸平三年进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皆知其名，欧阳文忠公尝称其为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吴人至今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真庙祠汾阴，时洞为均州参军，在路献文章，令召试中书。予之族妹，适洞之曾孙，见其家藏洞之敕牒三四纸。

洞与潘阆、钱易为友，狂放不羁。阆坐卢多逊党，亡命，乃

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汝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

丁陈范谢

钱武肃王镠之子，广陵王元璙；广陵王之子，威显王文奉：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丁讳守节，陈讳赞明，范讳梦龄，谢讳崇礼，职中吴军节度推官，俱以长者称。守节者，丞相谓之祖；赞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梦龄者，参政仲淹之曾祖；崇礼者，太子宾客涛之父。其子孙又皆登高科，跻朊仕，足见庆源深厚矣。

辟彊园

吴中旧传，池馆林木之胜，惟辟彊园为第一。辟彊姓顾氏，晋人。见于题咏者甚众。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园。”陆羽曰：“辟彊旧林园，怪石纷相向。”陆龟蒙云：“吴之辟彊园，在昔胜概敌。”皮日休云：“更葺园中景，应为顾辟彊。”近世如张伯玉亦云：“于公门馆辟彊园，放荡襟怀水石间。”今莫知其遗迹所在。

斗百草

吴王与西施尝作斗百草之戏，故刘禹锡诗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陈君子

陈之奇字虞卿，乡人以其有贤德，故以君子称之。初登第，为鄱阳尉，后为丹徒泰兴令。李玮尚秦国大长公主，下国子监举通经术有行义者为教授，遂以公充选。未几，乞致仕，迁太子中允，时年未五十。俄除平江军节度掌书记，复以为教授，诏装钱促遣之，力辞不赴。公道德著于乡，虽闾巷小儿，亦知爱敬。有争讼久不决者，跨蹇驴至其家，以大义感动之，皆为之革心。自挂冠后，闲居十八年。熙宁初卒，葬花山。王岐公为作志，题之曰《陈君子墓铭》。始公之谢事也，蒋堂侍郎语人曰："举天下皆知有富贵，而虞卿独以知止易众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为赋诗曰："宠秩拜春坊，归休识虑长。扫门卑魏勃，设醴谢元王。一水莼鲈国，群山橘柚乡。喜君添老社，烟驾共徜徉。"张伯玉郎中亦赠之诗曰："东吴王孙归挂冠，玉丝红鲙满雕盘。狂吟但觉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宽。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捣药橘童寒。新书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圣俞与僧良玉诗

昆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蕴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学，又善书，工琴棋。因游京师，梅圣俞见而喜之，以姓名闻于朝，赐以紫衣。其东归也，圣俞以诗送之曰："来衣茶褐袍，归变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烟晦琴徽，山月上岩屋。野童遥相迎，风叶鸣橡槲。"后潜遁故山，专以讲经为务，号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钟

唐张继《宿枫桥》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昔人谓钟声无半夜者，诗话尝辨之云：“姑苏寺钟，多鸣于半夜。”予以其说为未尽。姑苏钟唯承天寺至夜半则鸣。其它皆五更钟也。此张继诗，王氏《学林新编》误以为温庭筠。

白乐天

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尝赋纪游诗，其末云：“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经阁纪

姑苏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请建学。其后富郎中严继之，又建六经阁。张伯玉公达尝为郡从事，遂命为之记。今但传其篇首数句，《闻见录》又误载其始末。予家偶藏公达所著《蓬莱集》，恐后人不复见全文也，因具载之：六经阁，子、史在焉，不书，尊经也。吴郡州学，始由高平范公经缉之。其后天章蒋公待制，中书柳舍人，史馆、昭文张陆二学士，行郡事、殿中丞李公仲涂先生之犹子，中台柳兵曹，今尚书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贤继志，学始大成。丙戌年，六经阁又建。先时书籍草创，未暇完缉，厨之后庑，泽地污晦，日滋散脱，观者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经之意。至是，富公始与吴邑、长洲二大夫，以学本之余钱，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临泮池建层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计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栋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冲、

粲梲、圩墁、陶甓称是。祈于久，故爽而不庳；酌于道，故文而不华。经南向，史西向，子、集东向。标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泽然区处，如蛟龙之鳞丽，如日月之在纪，不可得而乱矣。判天地之极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纪律，尽在是矣！古者圣贤之设教也，知函夏之至广，生齿之至众，不可以颐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导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风，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烜之以文物，耸之以声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后清发其灵腑。故其习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肃而成，不烦而治。驱元元入善域，优而柔之，使自得之。万世之后，尊三王四代法者无他焉，教化之本末驯善也。然则观是阁者，知六经之在，则知有圣人之道；知有圣人之道，则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则向方之心日懋一日。礼义之泽流于外，弦歌之声格于内。其为恶也无所从，其为善也有所归，虽不欲徙善远罪、纳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诗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子思之说云："布在方策，人存则政举。"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畅皇极，序彝伦者，舍此而安适？得无尽心焉。诸儒谓伯玉尝从事此州，游学滋久，宜刊乐石，庶几永永无忽。

唐郎官题名

唐郎官题名碑，承平时在学舍中堂之后，已渐刓缺，兵火后不复存矣。序文乃张长史楷书，长史以草圣得名，未尝作楷书，世尤爱之。题名之人虽不一，亦尽得古笔法。唐世崇尚字学，用此以取人，凡书皆可观。今所传止序文尔。长史苏人，故立碑于此。

丁晋公

祖守节，吴越中吴军节度推官。

公讳谓，字谓之。家世于冀，其祖仕钱氏，遂为吴人。公少负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尝贽文求见，因赠之诗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进士科，名在第四，与孙何俱有声。当时王黄州有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祥符中，为参知政事。上问：“唐酒价几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又侍宴赏花钓鱼，公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上赏咏再三，群臣皆以为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中。后为章圣山陵使，擅移陵域，贬将仕郎、崖州司户参军。公自迁谪，日赋一诗，号《知命集》。后因奏表叙策立之功，有云：“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复秘书监，光州居住。贬窜十五年，须发无斑白者，人皆服其量。临终，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呷而已。至光州，谢执政启有云：“三十年门馆从游，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在海上对客，问：“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师。”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户，则崖州为大。”众皆大笑。归葬华山。所居在大郎桥，号晋公坊。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予尝至其第，与公之孙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解额

姑苏自祥符间定制，秋举以四人为额。庆历中，就举者止二百人。范贯之龙图，尝作《送钱正叔赴举序》，已言四人之额，视他藩为最寡。熙宁、元丰间，应举者尚多，增为六人。三舍既行，罢去科举法，岁贡四人。舍法罢，乃合三年之数为十二人。绍兴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终场者几二千人，其额又不胜其窄矣。

红莲稻

红莲稻从古有之，陆鲁望《别墅怀归》诗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至今以此为佳种。

陆宣公

《唐书》云：陆贽，苏州嘉兴人。按武德中，苏州所管七县，而嘉兴本号长水县。后改为由拳，又改为嘉禾。吴赤乌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宫

太平兴国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吴越分。太一，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故令苏州建太一宫。后以地远，不便于祷祀，遂于京城苏村建之。今天庆观乃其旧址，乡人尚有以宫巷、宫前称者。

孙百篇

吴士孙发，尝举百篇科，故皮日休赠以诗云：“百篇宫体喧金屋，一日官衔下玉除。”陆龟蒙亦有云：“直应天授与诗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见推于当时如此。此科不知创于何代，国初亦无定制，惟求应者即命试。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愿试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诗为题，诗云：“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

泉。”每题五篇，篇四韵。至晚，仅成数十首。方欲激劝后学，特赐及第。仍诏今后有应此科者，约此题为式。

苏子美

苏舜钦字子美，易简参政之孙。慷慨有大志，工为古文，声名与欧阳公相上下。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灾，子美以太庙斋郎诣登闻上疏，谓：“天以此垂戒，愿陛下恭默内省。”语甚切直。时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进士第。俄有诏戒越职言事者，子美又上书，极论其不可。庆历四年，授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当时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荐，而杜正献之婿也；因鬻故纸会客事诬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韩魏公为请于朝，追复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尝有《观秘阁苏子美题壁》诗，曲尽其平生大节，真迹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载，故见之于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苏郎如虎豹，孤啸翰墨场。风流映海岱，俊锋不可当。学书窥法窟，当代见崔张。银钩刻琬琰，虿尾回缣缃。擢登群玉府，台阁自生光。春风吹细雨，禁直梦沧浪。人声市朝远，帘影花竹凉。秋河湔笔砚，怨句挟风霜。不甘老天禄，诚欲叫未央。小臣胆如斗，朱儒俸一囊。请提师十万，奉辞问犬羊。归鞍饮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迕，南迁浮夜航。此时调玉烛，日行中道黄。柄臣似牛李，倾夺谋未臧。薄酒围邯郸，老龟祸枯桑。兼官百郡邸，报赛用岁常。招延青云士，共醉椒糈觞。俗客避白眼，征歌舞红裳。谤书动宸极，牢户系桁杨。一网收冠盖，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满志无四旁。论罪等饕餮，囚衣御方良。姑苏麋鹿疃，风月有书堂。永无湔祓期，山鬼共幽篁。万户封侯骨，今成狐兔冈。迩来四十年，我亦校书郎。雄文终脍炙，妙墨见垣墙。高山仰豪气，峥嵘乃不亡。张侯开诗卷，词章尚轩昂。草书十余纸，雨漏古屋廊。诚知千里马，不服万乘箱。遂令驾鼓车，此岂用其长？事往飞鸟过，九原色莽苍。敢告大钧手，才难幸扶将！”子

泌，字进之，任湖北运使。先殿院之女，适参政公之子宿，宿乃耆之弟，于子美为叔父。

红梅阁

吴感字应之，以文章知名。天圣二年，省试为第一。又中天圣九年书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桥，有侍姬曰红梅，因以名其阁。尝作《折红梅》词曰："喜轻澌初泮，微和渐入、芳郊时节。春消息，夜来斗觉，红梅数枝争发。玉溪仙馆，不是个、寻常标格。化工别与、一种风情，似匀点胭脂，染成香雪。　　重吟细阅。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别。只愁共、彩云易散，冷落谢池风月。凭谁向说。三弄处、龙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阑干，闻有花堪折，劝君须折。"其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吴死，其阁为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纯，字晦叔。文行亦高，乡人呼为吴先生。杨元素《本事集》误以为蒋堂侍郎有小鬟号红梅，吴殿丞作此词赠之。

先高祖

先高祖讳识，给事中讳慎仪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祥符间，用翰林学士李宗谔荐，权监察御史。属真宗东封护跸还都，迁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时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袭唐制，御史不专言职。至是，始择学术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纪纲朝廷者，俾入台言事。得之至难，故被选者实为不世之荣。先高祖任职逾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检校司封郎官、平江军节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时，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涂金黄纸，大书姓名，下有两知举花押，仍用白纸作一大帖贮之，亦题姓名于上。近吴南英于周参政处，模写王扶、盛京二帖子，名士题跋甚众，

皆以为今世所罕见者。予因归而视其所藏，适与王扶同此一榜，规模无毫发不相似，但多白纸为护尔。今所谓榜帖者，盖起于此。

赵霖水利

政和六年，庄徽待制为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笔云："访闻平江府三十六浦内，自古置闸，随潮启闭，泄放水势，岁久堙塞，遂致积年为患。今差本府户曹赵霖，躬亲具逐浦相度经久利害，绘图赴尚书省指说。"既被旨，因遍历诸县，遂得其利害。霖意不过三说：一，开治港浦；二，置闸启闭；三，筑圩裹田。遂条析其事，合成一书奏之，后略施行。霖所建明与郏正夫差异。霖专主置闸之说；正夫则属意于开纵浦横塘，使水趋于江而已。窃谓二公之论，与今日又不同。往时所在多积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间遂有无穷之害。舍此不治而欲兴水利，难矣。

黄氏三梦

建宁黄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吴。黄氏有三子，皆勤于学问，其父梦捷夫持榜帖报黄颜者，遂以名其长子，已而果第。久之，其梦如初，乃折偏旁名仲子以"彦"，彦复掇高科。后数年，其梦亦如初，黄甚怪之，又以"颉"名其季。颉既第，颜即死矣。

昆山编

唐人刘绮庄为昆山尉，研穷今古缃帙，所积甚富。尝分类应用事，注释于下，如六帖之状，号《昆山编》。今其书尚传。

皋桥诗

皋桥者，汉皋伯通所居之地。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舂役。后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皮日休尝赋诗云："皋桥依旧绿杨中，闾里犹生隐士风。唯我到来居上馆，不知何道胜梁鸿。"陆龟蒙诗云："横绝春流架断虹，凭阑犹想《五噫》风。今来未必非梁孟，却是无人继伯通。"

谢宾客

公讳涛，字济之，其先三世仕吴越。公幼而奇敏，尝讲学于阳山澄照寺之西庑。时王翰林禹偁宰长洲，罗拾遗处约宰吴县，皆器重之，自此名显于时。登淳化三年第，知益州华阳县，通判寿州，知兴国军。真宗即位，锐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状者，凡二十四人，付中书门下，令驿召至阙。公在选中，命知曹州。有凶人赵谏者，交权势，结豪侠，务乘人之弊以告讦。公奏之朝廷，斩于都市。乃下诏：凡民非干己事，无得告言。遂著于令。为两川安抚，还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试直史馆，出为两浙转运使。还判司农寺、兼侍御史知杂事。知越州，任满，拜太常少卿、判登闻检院。又得请权西京留司御史台，就拜秘书监，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恬退，迁太子宾客。其子既入台阁，迎侍于京师。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子绛，女适梅尧臣圣俞，孙景初、景温。公始以文学中进士上第，而子孙世践其科。又父子更直馆殿，出处仅二十余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务洛下，悉屏去外累；于笔砚歌

诗素所耽嗜，亦不复为，曰：“佚我以老也。”数年间，惟日看旧史一编，以代宾话。一日，因假寐，梦中作《读史》一绝云：“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浃生民。”越一夕捐馆。范文正为记其事。

张子野吴江诗

张子野宰吴江日，尝赋诗云：“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为当时之绝唱。

春申君

姑苏城隍庙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记》，春申君初相楚，后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因城故吴墟以为都邑。吴地志亦云：春申君尝造蛇门以御越军。其庙食于此也，固宜。《越绝书》云：“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其说又似不同，要当以《史记》之言为正。

蒋密学

蒋堂字希鲁，尝两守此郡。后既谢事，因家焉，自号曰“遂翁”，所居曰“灵芝坊”，作园曰“隐圃”。圃之内，如岩扃、水月庵、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皆极登临之胜。公喜宾客，日为燕会。时以诗篇为乐，范贯之龙图尝赋诗云：“勇退人难事，明公识虑长。波涛济舟楫，霜雪见松篁。林下开前圃，花间撤亚枪。二疏良宴会，老杜好篇章。道向清来胜，机于静处忘。当除印如斗，试一较闲忙。”

丁晋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晋公自参知政事拜平江军节度使、知昇州。时建节钺者，出入必陈其仪度。既还本镇，乡人为之改观。公在童龆时，尝从老郁先生学。先生居光荡巷，师孟之父，户部师淳之伯父，予尝从师孟学。至是，首入陋巷，诣先生之居，以两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惧，大声呼之曰："拜杀老夫矣。"既坐，话旧极款密，且云："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数月果卒。公遣吏为办棺敛、葬埋之物甚厚。吴人至今以为美谭。

李璋

李璋忘其字。居盘门内，为人不羁。王荆公甚爱其才，尝有《送行》诗云："湖海声名二十年，尚随乡赋已华颠。却归甫里无三径，拟傍胥山就一廛。朱毂风尘休怅望，青鞋云水且留连。故人亦见如相问，为道方寻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诗云："浩荡宫门白日开，君王高拱试群才。学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由此声誉益著，后以特恩补官。孙益，字彦中。擢高科，历监察御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讥谑。有一故相远派在吴中，尝于嬉游之地，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公因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尝赴特奏恩，语同试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见呼，止称某排第耳。"众皆不以为然，厚与之约。已而进状云："因在京师，有远族相遇，谱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盖公排第九也。

木兰堂诗

木兰堂，多为太守燕游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堂上列歌钟，多惭不如古。却羡木兰花，曾见《霓裳》舞。”白乐天在苏，尝教倡人为此舞也。堂之前后，皆植木兰，干极高大，兵火后不存。

林大卿买宅

州民有宅一区，多出变怪，无有售之者。林颜大卿独求买之。既徙入，中夜据厅事独坐，以示其不恐。忽见一白衣妇人，纵其所如，俄至一处所，潜伏不见。诘朝，使人穿其地，得银百余铤，其上皆镌一“林”字。此无异尉迟敬德事也。

富秘监

富秘监严，丞相文忠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庆历中，以刑部郎中守乡郡。嘉祐中，守秘书监致仕，退居于家。未尝一造府治，终年无毫发干请，士大夫皆贤之。《皇朝类苑》尝载其事。卒赠司徒，葬宝华山。有子临，娶先都官之女。秘监与都官聘书，今尚存。饱学能文，终池阳守。钧洵及元衡擢进士第，皆秘监公之曾孙也。

智积菩萨

灵岩寺，乃智积开山之地。智积当东晋末，自西土来此，创立伽蓝。泗州僧伽，持钵江南，至常之无锡，闻智积在苏，即回曰："彼处已有人矣。"由此名遂显。有一贫妪慕其行，尝持角黍为献。智积受之，妪因得度。至今上巳日，号智积诞日，聚数十百妪为角黍会。

三江口

松江之侧，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郦善长云："松江自湖东北径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谓此也。三江，即《禹贡》所指者。

杨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毗沙门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初学画，见吴道子艺甚高，遂更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尝记其事，谓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后人不可妄加涂饰。近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贽运使减租

初，钱氏国除，而田税尚仍其旧，亩税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贽为转运使，转运衙，旧在姑苏州治之西偏。均两浙杂税。贽悉令亩税一斗。使还，大臣有责其增减赋额者。贽谓亩税一斗，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可复循伪国之制？上从其说，浙人至今便之。

斗鸭

陆鲁望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焉，挟弹毙其尤者。鲁望曰：“此鸭善人言，见欲附苏州上进，使者奈何毙之？”使者尽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问其语之状，鲁望曰：“能自呼其名尔。”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还其金，曰：“吾戏耳！”

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云："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之。东坡答简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它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读至此，则叹美东坡之清德，诚不可及也。

丁氏贤惠录

《丁氏贤惠录》，安定先生文，苏子美书。丁氏乃晋公之女弟，陈君子之母也。封长安县君，贤行甚著。晋公钟爱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辞，俾其以学术进，晋公竦然称叹。已而同其弟继登进士科。观此，足以知夫人之贤矣。

里人张绅，世与陈旧，其妇娩而没，夫人褓其婴归，付乳媪，亲加拊视，能言而还之。相兄既南谪，家日沦困，有侄孙女幼孤，夫人训育笃于己生。及归冯氏子，妇式闲淑，甚宜其家。时工部黄郎中宗旦守苏，闻而谓人曰："兹事可书于史。"

张文定公知昆山

张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昆山。时蒋堂侍郎为郡守，得公著《刍荛论》五十篇上之，因举为贤良。公知昆山时，吴越归国未甚久，郡邑地旷，民占田无纪，岁远多侵越，讼数十年不能决。公召问所输租税几何，大约百一二。悉收其余，以赋贫民，自是无讼。

传灯录

永安禅院僧道元，纂佛祖讫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祥符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讳宗元，字会之。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于虎丘寺，昼夜不绝。举进士，为乡里首选。继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县簿。时范文正公为帅，改容礼之曰："公器业清修，他日必为令器，谨勿因人以进。"曾大父敬服其训。高祖既抱疾，因乞便亲，移吴县簿。后以居忧服阕，调建安尉。蔼有称声，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见，改大理寺丞，知句容县。发擿奸伏，政如神明。叶道卿内翰时开府金陵，甚

为之前席。杨纮持使节行部，号为深酷，吏望风投劾而去。纮过境上，独不入县，或问其故，纮曰：“龚君治民，所至有声，吾往徒为扰耳。”其见重如此。自登朝，未尝游公卿之门，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论美之。尝通判衢、越二州，终都官员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号《武丘居士遗稿》。子程、孙况，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诗，尝有《六月吟》云：“曦轮猎野枯杉松，火焚泰华云如峰。天地炉中赤烟起，江湖煦沫烹鱼龙。生狞渴兽唇焦断，峻翮无声落晴汉。饥民逃生不逃热，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宫彻罗绮，渴嚼冰壶森贝齿。炎风隔断真珠帘，池口金龙吐寒水。象床珍簟凝流波，琼楼待月微酣歌。王孙昼夜纵娱乐，不知苦热还如何？”《夜宴》诗云：“兔魄侵阶夜三刻，蜀锦堆香花院窄。风动帘旌玳瑁寒，露垂虫网真珠白。美人匝席罗弦管，绮幄云屏炉麝暖。只恐金壶漏水空，不怕鸾觞琥珀满。劝君莫负秉烛游，曾见古人伤昼短。”《赠处士林逋》诗云：“高蹈遗尘蜕，含华傲素园。璜溪频下钓，蕙帐不惊猿。养浩时清啸，忘机只寓言。几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轩。”《送陈君子之四明》诗云：“短亭祖帐接平川，柳拂回波系画船。渐向落晖分绣袖，忍听离曲怨鹍弦。云连稽岭应怀古，路近花源好访仙。那更凭高望天际，江堤烟重草绵绵。”《捣砧词》云：“星河耿耿寒烟浮，白龙衔月临霜楼。谁家砧弄细腰杵，一声捣破江城秋。双桐老翠堕金井，高低冷逐西风紧。静如秋籁暗穿云，天半惊鸿断斜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处离情先唤起。长信宫中叶满阶，洞庭湖上波平水。万里征夫眠未成，摇风捣月何丁丁。楚关秦岭有归客，一枕夜长无限情。”曾大父尝以所业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气，似其为人也。”世以为确论云。

娄侯

昆山，乃古之娄县，今县之东北三里有一聚落，尚以娄县为名，

或云在汉为嘐，后避钱王讳改今名。予考《三国志》，张昭拜辅吴将军，封娄侯，则县之为娄旧矣。《汉书》云：“改于王莽时。”

滕章敏公

滕元发名甫，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九岁能赋诗，敏捷过人。范文正之父为诸舅，见而奇之，教以为文。文正为乡郡，而安定胡先生居于郡学，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常为首。举进士，试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为第三。以声韵不中程，黜之。其后八年，复中第三，通判湖州。时孙威敏公沔守钱塘，一见曰：“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要。召试学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上以问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抗论得失为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坏城池庐舍，命公为安抚使。还，复知开封府，除翰林学士，出知郓州，移定州。入觐，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虏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诏曰：“宽严有体，边人安焉。”因作堂，以“安边”名之。又上疏论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蒲、邓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韩丕，旅殡于安，五十年矣。学士郑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贫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复贬筠州，已而为湖州。哲宗即位，徙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复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全活五万人。徙真定、河东，除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葬阳山。公屡领帅权，条画皆有方，议者谓近世名将无及公者。朝廷虽知公之深，而终不大用。每进，小人必谗之。公尝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辜，谤书满箧；即墨何罪，毁言日闻。”天下闻而悲之。

沧浪亭

沧浪亭，在郡学之东，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之池馆。其后苏子美得之，为钱不过四万。欧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是也。予家旧与章庄敏俱有其半，今尽为韩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复姓

范文正公幼孤，随其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表中改用郑準一联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为切当。今集中不载。

郑宣徽

郑戩字天休，居皋桥。天圣初，登进士第。尝知开封府，发擿奸伏，都下肃然。迁三司使、知枢密院，俄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移镇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晨；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谓左右曰：“戩气质英豪，朕欲用为宰相。故屡试于外也。”庆历三年，代范文正为四路都招讨，元昊畏其威。再知长安，蕃酋部将遮道卧辙，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寻拜宣徽使、奉国军节度使。未几薨，赠太尉，谥“文肃”，葬横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旧址，所谓临顿里者是也。公讳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则之侄。少学古文于宋景文，又尝献时议于范文正，晚从安定先生之学，皆蒙爱奖。后以特奏名拜官，调晋陵尉，又主鄞县簿，又为山阴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升朝之后，仍赐绯衣银鱼。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凿池，种五柳以名其堂，慕渊明之为人，赋诗者甚众。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纳后进，谈论不少休。日入后不饮食，率以为常，或与客夜坐久，不过具汤一杯而已。年八十余而终，江谏议公望为志其墓。子峄。

中隐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之诗，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

林氏儒学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吴门，有讳概者，尝为省试第一，登载《国史儒学传》。其子曰希、旦、邵、颜，相继俱登科级。希为枢密，谥“文节”；旦为殿中侍御史；邵为显谟阁直学士，谥“文肃”；颜为光禄卿。希之子虞，中词科；旦之子虙，亦登第；邵之子摅，赐出身，为中书侍郎。近世儒门之盛，必推林氏云。

国一禅师

国一禅师，乃昆山圆明村朱氏子。舍俗为僧，受业于景德寺，法名道钦。因游历丛林，遇一有道者，语之云："乘流而行，遇径而止。"既至双径，遂借龙潭，筑庵于其上，即开山之祖也。事载《塔铭》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罗汉名桥者，盖指国一云。

叶少卿

叶参字少列，尝守此郡，既谢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从，少列犹及见之。范文正公尝赠之诗，云："退也天之道，东南事了人。风波抛旧路，花月伴闲身。湖外扁舟远，门中驷马新。心从今日泰，家似昔时贫。见子登西掖，携孙过北邻。白云高阁曙，绿水后池春。尊酒呼前辈，炉香叩上真。只应阴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庆之东，中有七桧堂。内翰道卿，尝持本路漕节侍养。道卿之子公秉又尝守乡郡，搢绅荣之。善卷寺丞，乃内翰之孙，长于诗，与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侄主簿公，娶叔祖四朝议之女。

二游诗

吴之士，有恩王府参军徐修矩者，守世书万卷，酣饮于其间，至日晏忘饮食。又有前泾县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尝游二君宅，每为浃旬之款，篇章留赠不一，号《二游诗》。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学者尊其道，皆称为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荐先生，白衣对崇政殿，授秘书省校书郎。文正上疏请建郡学，

首以先生为吴兴学官，继移此邦。先生居学，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裳，终日延见诸生，以严师弟之礼。解经有至要义，恳恳为诸生论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崇尚行实。自后登科为大儒者，累世不绝。如滕章敏、范忠宣、钱内翰醇老，皆从先生之学者也。至今学宫画像而祠之。

苏子美饮酒

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张伯玉郎中

张伯玉字公达，尝为郡从事，刚介有守，文艺甚高。范文正公深爱之，尝举以应制科，举词云：“张某，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古今之宜。素蕴甚充，清节自处，堪充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应诏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选。伯玉在苏日，述作并见《蓬莱集》。

上方诗

唐孟郊因其父为昆山尉，尝至山中，题诗于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锡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无短韵，昼灯含永光。有时乞鹤归，还放逍遥场。”其后张祜尝游，亦有诗云：“宝殿依山险，凌虚势欲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归思隔吴门。”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来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舣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阅二公之诗，一夕和竟，诘旦即回棹。其诗云：“僧蹊蹯青苍，莓苔上秋床。霜翰饥更清，风花远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久游不忍还，迫迮冠盖场。”“峰岭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园林浮海角，台殿拥山根。百里见渔艇，万家藏水村。地偏来客少，幽兴祇桑门。”此四诗，为山中之绝唱。

陈龙图使高丽

陈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进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诏举馆阁才行之士，子雍与刘攽、李常宁、李清臣辈首被选擢。熙宁、元丰间，高丽屡航海修贡，朝廷以为恭，选使往谕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辞。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语辅臣曰：“林希无亲，坚辞不行；陈睦亲在，乃不惮于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特赐黄金带。受命七日而行，涉海逾月，出入惊涛中，遂抵其国。使还，乃真拜所假官职，且令服所赐黄金带。又赐黄金盏于令式外以为宠。俄直龙图阁、知潭州，卒。二子：彦文经仲，尝跻法从；彦武纬叔，为提举官。墓在南峰山。

初，林希枢密买卜于京师，孟诊为作卦影，画紫袍金带人对大水而哭。林以为高丽之役涉瀚海，故力辞之。后出知池州，继遭丧祸，其验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祸福不可避也。

朱乐圃先生

朱长文字伯原，未冠擢进士第，英声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后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号乐圃坊。地有高冈清池，乔松寿桧，先生以志不得达，栖隐于中。潜心古道，笃意著述，人莫敢称其姓氏，但曰“乐圃先生”。乐圃在钱氏时，号“金谷”。方子通尝有诗云：“吴门此圃号金谷，主人潇洒能文章。”子通又尝著《乐圃十咏》：一曰《乐圃》，二曰《邃经堂》，三曰《琴台》，四曰《墨池》，五曰《鱼溪》，六曰《咏斋》，七曰《灌园亭》，八曰《见山冈》，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尝造先生隐居，爱其趣识志尚洒然有异于人，而惜其遗逸沉晦，因观所著《续图经》，遂作序以纪之。

海涌山

虎丘旧名海涌山，阖闾王既葬之后，金精之气化为虎，踞其坟，故号“虎丘”。山椒有二伽蓝，列为东西，白乐天有东武丘、西武丘诗，颜鲁公亦云：“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今之西庵，所谓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讳，改曰“武”。

卢通议

卢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奇颖，举神童，年十六，擢进士乙科。庆历间，知龚州。时蛮人入寇桂管，公经画军须，以应办闻。历婺、泉二州，除广南提点刑狱、福建湖南两转运使。力请郡以自效，

神宗嘉之，顾执政曰：“卢革恬退如此，可与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几告老，迁光禄卿致仕。以子贵，进秘书监、太子宾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践阼，迁通议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卢提刑桥，即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养疴，日与宾客酌酒赋诗自娱，公诚悫庄重，有前辈之风，先殿院雅好其为人，朝夕与之议论。公性不甚饮，每劝之，酒至三分，则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则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应之。既去，先殿院审执事者，皆曰：“客之言毫发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阊门楼诗

阊门旧有楼三间，予犹及见之。陆机《吴趋行》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苏子美诗云：“年华冉冉催人老，云物潇潇又变秋。家在凤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复存矣。

章守子用皂盖

元丰中，章岵岷之弟。朝议为郡守，刚介不可屈，人因目之曰“章硬颈”。其子出入，用皂绢盖，肩舆不过二人。

随缘居士

黄策字子虚，彦之子。中进士乙科，为雍丘县主簿。元符末，诏许中外言事。时昭慈既复位号，典册有未尽正者，因上书引古义力争之。崇宁初，党论起，名入党籍，羁置登州。会赦，还乡里，遂休

官，号“随缘居士”。钦庙尝书“随缘”二字赐之，藏宸翰于家。著《随缘居士记》，书之于壁。建炎中，追录党人，除直秘阁。公无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题其墓曰“随缘居士之塔”。

石点头

今虎丘千人座旁，有石点头，《十道四蕃志》云：“生公，异僧竺道生也。讲经于此，无信之者，乃聚石为徒，与谭至理，石皆为点头。”

轨革卦影

韩中孚字应天，将游上庠，闻市肆有精轨革术者，应天筮之。画一金章紫绶人，有贲色瓶在其旁，后有一人处圆圈中。术士谓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阙，中途必为贵人所留。”应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适朱行中龙图为郡守，与之厚善，闻其来，倒屐迎之，延于郡圃。朱平生爱一贲色酒壶，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状甚圆，应天寝于其间，与卦影所画，无一不验。以此知不惟饮啄前定，虽受用之物，寝处之地，亦非偶然者。

梦石天王像

后唐时，慧聚寺有绍明律师，僧中杰出者。居半山弥勒阁，一夕梦神人曰：“檐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与铜钟，师宜知之。”诘旦，掘其地，果获此二物。今尚龛置壁间，形制极古，故前辈有诗云：“一旦石像欲发现，先垂景梦鸣高冈。”常熟破山恩高僧，尝学于绍明，见

本朝《僧史》。

改正洪范

余焘字元辅，方舍法欲行，上书引成周事力赞之，因命以官，累迁至正郎。后复上书改《洪范》篇，自“王省惟岁”，“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乃属之“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之下，谓九畴皆有衍文，惟“四，五纪”无之。至于“八，庶征”之后，既言“肃，时雨若”止“蒙，常风若”，意已断矣，而又加“王省惟岁”，已下之文，则近于赘。或者是其说。然为台谏所弹，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纯佑字天成，纯仁字尧夫，纯礼字彝叟，纯粹字德孺。长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寿不遐，终军器簿。尧夫位丞相。彝叟为右丞。德孺亦跻法从。平时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孙明复、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门。朝夕与其子弟讲论道德，故贤行成于所习云。

林酒仙

国初时，长洲县东禅寺有僧曰遇贤，姓林氏，以其饮酒无算，且多灵异，故乡人谓之林酒仙。口中可容两拳，尝醉于酒家，每出，群聚而观之者不绝。能自图其形，无毫厘不相似。好赋诗，虽多俗语，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它时若向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门前绿柳无啼鸟，庭下苍

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心闲增道气，忍事敌灾屯。谨言终少祸，节俭胜求人。”若此之类，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镇，尝为平江军推官，文声甚著。与曾大父同登天圣五年第，情好极密。高祖殿院墓铭，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阁》诗。

鲩鱼

《广韵》：鲩，吾灰切，鱼名，似鲇。

《集韵》：吾回切，鱼名，鲲之小者。

鲩鱼出吴中，其状似鲇。隋大业中，吴郡尝献海鲩鱼干脍四缶，遂以分赐达官。皮日休诗云：“因逢二老如相问，正滞江南为鲩鱼。”

徐都官九老会

徐祜字受天，擢进士第，为吏以清白著声。庆历中，屏居于吴，日涉园庐以自适。时叶公参亦退老于家，同为九老会。晏元献、杜正献皆寓诗以高其趣。晏之首题云：“买得梧宫数亩秋，便追黄绮作朋俦。”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犹少，应许东归伴醉吟。”时与会者才五人，故杜诗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终都官员外郎。子仲谋，屡持麾持节；女适枢密直学士施昌言。

卷第三

叶道卿

叶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圣二年，刘筠知贡举，得公所对策，奇之，擢为第二。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宝元中，为两浙转运使。康定初，知制诰。庆历初，出知江宁府，召入为翰林学士。俄丁父忧，有诏起复为边帅，力辞不行。免丧，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兴军。皇祐初，复召入为三司使。帝尝访以御边之策，公对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虏，频年为患。诏问：'辅翼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翼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戩。方面人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远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沈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见信任。未几，出守河阳，卒。公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数以忠言鲠论启沃上心，而媢忌者众，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尝为文祭之云："浚学伟文，发于妙龄。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又云："高节莫屈，直言屡诤。朝廷风采，搢绅辉映。天子知人，期以辅政。弗谐而去，能不曰命。"数语尽之矣。

观风楼

子城之西，旧建楼其上，名“观风”。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高压郡西城，观风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语笑万家声。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登临岂刘白，满目是诗情。”在唐但谓之“西楼”，白乐天有《西楼命宴》诗。后改为“观风”，今复名“西楼”矣。

三高亭

越上将军范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臞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为之记。

程光禄

程师孟字公辟，所居在南园之侧，号昼锦坊。自高祖思为钱氏营田使，因徙姑苏。擢景祐元年进士第，知吉水、钱塘二县，皆有政声。后通判桂州。庆历中，诏近侍二十人，各举所知，于是柳植、施昌言荐公可任。除知南康军，又知楚、遂二州，提点夔路刑狱。属岁大饥，公行部，以常平粟赈民，犹不足，即奏发仓以济之。吏劝须报，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报至则民殍矣。”遂活饥民四十余万。擢提点河东路刑狱。岢岚等郡无常平粟，边民饥，或窜蕃境。公得请，出祠部牒，募民纳粟置廪，以备荒岁。汾、晋之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为酾渠续通泉源，所溉者无虑万顷。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岁，知洪州，兴利除害，一方甚赖之。英宗即位，召判三司

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场利害。公请减物直，偿阁欠，以来北贾。使还，除利州路转运使、江南西路转运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赋民纳茶租，谓之白纽钱，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计斤输秤头钱代其数，以宽民力。至熙宁中，以公之请颁下诸路。俄传交阯为寇，遂以公直昭文馆、知福州。一新学宫，礼先生贤士，以厚教育之意。铁钱乱币，公为罢之。饩疾救荒，苏息以万计。闽中父老有云："自国朝守吾郡者，谢谏议泌，以惠爱著；蔡端明襄，以威名显；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广州。广控蛮粤，而无藩垣捍御之备。公至，则请作西城，广逾十二里，由是广人有自安之计。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秩满，除右谏议大夫，再任。公治广六年，威爱并行。上遣中使抚问，召判三班院，迁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改判将作监，出知越州。公至越，宽猛适中而事自治，民皆爱之，又逾于洪、福、广也。官制行，换太中大夫。青社阙帅，以通议大夫充京东安抚使。期年政成，上疏告老，迁正议大夫致仕。哲宗即位，授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葬横山。公强敏精察，出于天性，凡临治五大镇，断正滞讼，辨活疑罪，盖不可胜计。所至之地，囹圄空虚，道不拾遗。既去，民为立祠，刊石颂德。乐圃先生少许可，至言公政事，则曰："虽韦丹治豫章，孔戣帅岭南，常衮化七闽，无以加也！"故天下以为才臣吏师。有诗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

丁晋公饭僧疏

丁晋公南迁日，梦南岳懒瓒禅师，遂舍白金一笏，饭僧于潭州。自制斋疏云："右。伏以佛垂遍智，道育群情，凡欲拯于倾危，必豫形于景贶。某，白衣干禄，叨冢宰之重权；丹陛宣恩，忝先皇之优渥。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尝于安寝，忽梦清容。妙训泠泠，俾尘心而早悟；真仪隐隐，恨凡目以何

知。盖以智未周身，事乖远虑。既祸临而不测，诚灾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圣恩而宽宥；窜于南裔，当国宪以甘心。咎实自贻，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万里以何归？既为负国之臣，永废经邦之术。程游湘土，道假垩山。正当烦恼之身，忽接清闲之众。方知富贵，难保始终。直饶鼎食之荣，岂若盂羹之美。持形归命，恭发精诚。捐施白金，充羞净供。仰苾蒭之高德，报懒瓒之深慈。冀保此行，乞无他患。惟愿天回南眷，泽赐下临。免致边夷，白日便同于鬼趣；赐归中夏，黄泉亦感于君恩。虔罄丹诚，永繫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今多作“巧心”。后人见晋公以智巧败，故改云“惟其曲尽于巧心，是以难调于众口”。不知以“巧”对“众”，未如“寸”字为切。

蔡君谟题壁

张子野宰吴江，因如归旧亭撤而新之。蔡君谟题壁间云：“苏州吴江之滨，有亭曰如归者，隘坏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县事秘书丞张先，治而大之，以称其名。既成，记工作之始，以示于后。”

郏正夫

郏亶字正夫，太仓人。起于农家，自幼知读书，识度不类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进士第。昆山自国朝以来，无登第者，正夫独破天荒。后住金陵，遣其子侨，就学于王荆公，尝有贽见诗云：“十里松阴蒋子山，暮烟收尽梵宫宽。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数庭霜竹颤琅玕。大鹏泛有抟风便，还许鹪鹩附羽翰。”荆公一见奇之。今集中有《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诗云：“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智养

恬。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就猜嫌。谁能胸臆无尘滓，使我相从久未厌。”自此声价颇重。熙宁中，为司农寺丞，上书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颇难之。正夫条水之利害，著成一书，今刊行于世。未几，复司农寺丞，除江东运判。元祐初，入为太府寺丞，出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于太仓。孙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团练推官，知杭州於潜县。未赴，以水利、役法、盐、铜、酒五利献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农寺丞，旋出提举两浙水利。议者以其说非便，遂罢免。已而归，治所居之西积水田曰大泗灢者，如所献之说，为圩岸、沟洫、井舍、场圃，俱用井田之遗制，于是岁入甚厚。即图其状以献，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复召为司农寺主簿，稍迁丞，预修司农寺敕式，颇号完密。除江东路转运判官。

陈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陈质，德行著于乡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贤者逝如此，皇天岂易知！众人皆堕泪，君子独安碑。几世传清白，满乡称孝慈。贤哉生令嗣，遗秀在兰芝。”公有二子，曰郢、曰之奇，皆为吴中高士。

郁林石

陆龟蒙居临顿里，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仕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

谢希深

谢绛字希深，太子宾客涛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甲科。杨文公荐其才，召试馆职，充秘阁校理。景祐元年，丁父忧，服除，召试知制诰。欧阳文忠公尝云：“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宝元初，知邓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异，一时贤士大夫无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为时名儒。

范文正公还乡

文正公自政府出，归乡焚黄，未至近邑，先投远状。或以为太过，公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敢不尽礼乎？”既至，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又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济养群族，择族之长而贤者一人主之。其计日食人米一升，岁衣人二缣，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预焉，仕而之官者罢其给。公虽没，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远道士诗

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云：“我本长殷周，遭罹历秦汉。四渎与五岳，名山尽幽窜。及此寰区中，始有近峰玩。近峰何郁

郁，平湖渺弥漫。吟挽川之阴，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乱。白云蓊欲归，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岛静，人来山鸟散。谷深中见日，崖幽晓非旦。闻子盛游遨，风流足词翰。嘉兹好松石，一言常累叹。勿谓予鬼神，忻君共幽赞。”清远道士，竟不知其为何人？以鬼神自谓，亦怪之甚者。颜鲁公、李德裕、皮日休、陆龟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详其因，诗中有“风流”“词翰”之称，必神怪之俦也。

幽独君诗

唐时虎丘石壁，隐出幽独君诗二首，其一云：“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有孤坟。”其二云：“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垅，幽垅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辞甚奇怆。后人又有赋《答幽独君》一诗，不知谁氏所作。

本禅师

宗本圆照禅师，乃福昌一饭头。福昌，承天寺子院。懵无所知，每饭熟，必礼数十拜，然后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经中语，自此见道甚明。后住灵岩，近山之人，遇夜则面其寝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饭僧者，必告之曰：“汝先养父母，次办官租，如欲供僧，以有余及之。徒众在此，岂无望檀那之施？须先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劝人。仁宗尝召至京师，赐金襕衣，加圆照师号。后复归本山。

旧传宗本至京师，有一贵戚欲试之，因以猾倡荐寝。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

曰：“不意今日，得见古佛。”

吴王拜郊台

吴王拜郊台，在横山之上，今遗迹尚存。春秋时，王政不纲，以诸侯而为郊天之举，僭礼亦甚矣。

范贯之

范师道字贯之，文正公之侄。登天圣八年甲科，尝知广德县，有治状。孙甫之翰荐之，通判许州。至和元年，吴育春卿荐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经纶天下之志；其长也，遇事未尝屈。及为上耳目，蚤夜思所以称职者。始见上，即陈愿择贤相以久其任；既而论奏二府与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极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罢去，而公之名迹愈闻天下。移广东路转运使，又移两浙。未几，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号，公独谏以谓无益于治体，而有损圣主谦尊之德；至言诸阁女御例迁，因灾异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迁侍御史知杂事。会大臣居机宥者无远谋，继而进者，复不协时论。公论列甚切，上虽纳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为三司盐铁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请郡，除户部郎中、直龙图阁、知明州。下车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台谏凡九载，朝廷之事，闻无不言，言必欲行。如择宗室以备问安之职，请士大夫终葬始得从仕，限民田以均民产，抑贪墨以清守令，止内降以杜渐，立私庙以广孝，择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礼乐之官，减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务，而众所愿行者。有奏议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尝为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秘阁，有诏褒美。子世京、世亮，皆举进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号豸冠坊。葬天平山，赵清献公志其

墓。

南翔寺

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薰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

张敏叔

张景修字敏叔，人物萧洒，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进士第。虽两为宪漕，五领郡符，其家极贫窭，僦市屋以居。尝有绝句云："茅檐月有千金税，稻饭年无一粒租。生事萧条人问我，水芭蕉与石菖蒲。"观其诗，大抵多清淡。尝题集清轩诗云："洗竹放教风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语，如《得五品服》诗云："白快近来逢素鬓，赤穷今日得朱袍。"又《谢人惠油衣》诗云："何妨包裹如风药，且免淋漓似水鸡。"盖以文滑稽也。旧尝作古风《送朱天锡童子》云："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渥洼从来产龙驹，鸑鷟乃是真凰雏。一朝过我父子俱，自称穷苦世为儒。雪窗夜映孙康书，春陇昼荷儿宽锄。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门慷慨曳长裾。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初，景修为汝州梁令，作

此诗。天锡既到阙下，忘取本州公据，为礼部所却，因击登闻鼓，缴景修诗为证。神宗一见，大称赏之。翌日，以语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遗材，即令召对。珪言："不欲以一诗召人，恐长浮竞，不若俟其秩满，然后擢用之。"遂止，令中书籍记姓名。比罢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历仕三朝，每登对，上必问："闻卿作《朱童子》诗，试为举似。"由此诗名益著。终祠部郎中，年七十余卒。平生所作诗几千篇，号《张祠部集》。子汉之。汉之尝宰昆山，颇缓于索租，邑人戏云："渠家自来无此，故不与人索也。"敏叔有《花客诗》十二章。梁县属汝州。

昆山夫子庙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庙。自黄巢之乱，存者无几。昆山之庙，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请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征事郎边仿首为昆山宰，因其遗址重立。夫子庙门阙甚丽，状十哲像于其旁，王元之为作记。景祐初，范文正请立郡庠，于是县亦有学矣。

孙子和

孙冲字子和，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少负才名，为荆公之客，尝著《乡党》、《傅说》二论，荆公甚奇之。后宰和之含山，号为循吏，律己甚正，一毫无妄取。秩满，率家人解其归装，老获有畜一砧者，子和视之曰："非吾来时物也。"命还之。其它大率类此。鹗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几，卒于京师，年三十有五。无子，以族侄畯为嗣，畯尝倅江州，终朝请大夫。

子和妻，予之姑氏。又与叔祖朝议为同年。叔祖尝以诗挽之

云：“结发欣同籍，联姻喜素风。期君千里逸，耀我一枝穷。新命拖绅后，残编旅笥中。空余《循吏传》，纪次在元丰。”

张翰

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居其官。一日，在京师见秋风忽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还。国初，王贽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贽之意谓翰度时不可有为，故飘然引去，实非为鲈也。至东坡赋《三贤》诗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只为鲈鱼也自贤。”其说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唐咸通十年为郡从事。居官才一月，陆鲁望以所业见之，自此交从甚密，更迭倡和，无虑数百篇，总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吴江别名也。日休自有著述，号《鹿门子书》。

桥名

城中有桥梁三百六十所，每桥刻名于旁者，始于郡守韩子文度支，兵火后间有缺者。

福昌长老正桥，颇具眼，禅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问话者云：“苏州三百六十座桥，那座是正桥？”答云：“度驴度马。”

贺方回

贺铸字方回，本山阴人，徙姑苏之醋坊桥。方回尝游定力寺，访僧不遇，因题一绝云：“破冰泉脉漱篱根，怀衲遥疑挂树猿。蠋屐旧痕浑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王荆公极爱之，自此声价愈重。有小筑，在盘门之南十余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仙馆，绮窗朱户。唯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后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初，方回为武弁，李邦直为执政，力荐之，其略谓：“切见西头供奉官贺某，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欲望改换一职，合入文资，以示圣时育材进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阶，积官至正郎，终于常倅。

白公桧

白乐天为守时，恩信及民，皆敬而爱之。尝植桧数本于郡圃后，人目之为“白公桧”，以况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进士第，为吴兴郡掾。后绝意禄仕，遍游天下佳山水，尝为《雁荡百咏》，其末云：“都为画工图不得，一时收拾作诗归。”自号癸甲先生，或问其故，曰：“始终之义也。”后果以癸日亡，甲日殓。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其所喜也。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侑以诗云：“年来身计欲何为？跌宕无成一轴诗。懒把行藏问詹尹，愿将生死遇秦医。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迟。此日知音堪属意，枯桐正在半焦时。”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皆为一时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帅下车，必即其庐而见之。前后上章论荐者甚众，子通竟无禄仕意，其于死生祸福之理，莫不超达。尝造一园亭，不遇主人，自盘礴终日，因题于壁间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种松柏。乘兴间来就榻眠，一枕春风君莫惜。城西今古阳山色，城中谁有千年宅？往来何必见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类如此。仲殊一日访子通，有绝句云：“多年不见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榭东。依旧清凉无长物，只余松桧养秋风。”可见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诗集行于世。无子，一女适乐圃先生之子发。

破山诗

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题常熟破山也。旧传有四高僧讲经山中，一老翁日来听法，久之，问翁所从来，答曰：“吾非人也，龙也。”因问：“本相可得见乎？”曰：“可。”已而果以全体见。僧恐甚，亟诵揭谛咒语。揭谛神与

龙角力，龙不能胜，破其山而去。《续图经》所载不同，谓白龙与一龙斗，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陆龟蒙字鲁望躬耕之地。散人庙食于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风，常夸示于四方，以为荣焉。《唐书》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孙，又自号天随子。著《笠泽丛书》若干卷。

有脚书厨

叔祖讳程，字信民。刚正自守，不惑于祸福。尝愤圣道不明，欲排异端之学，家不置释老像，祭祀未尝焚纸钱，儒家甚宗之。自幼读书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庐，攻苦食淡，手未尝释卷。记问精确，经传子史，无不通贯，乡人号为“有脚书厨”。尝题一绝于壁间，云：“月度疏櫺起更慵，坐听澄照五更钟。却思潮上西兴急，风绕山前万个松。”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历西安丞、桐庐令。子况，既登郎省，赠左朝议大夫。

泰娘

泰娘，吴之美妇人也。刘禹锡诗云：“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风流太守韦尚书，路傍忽见停隼旟。”

南园诗

南园乃广陵王旧圃，中有流杯旋螺亭，亚于沧浪之景。王黄州为长洲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赋诗云：“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大观末，蔡京罢相，欲东还，诏以其园赐之。京即以诗赠亲党，云：“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太师。堪笑当时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黄州之诗，不过寓意耳，京遽以无功名诮之。黄州虽终为黜臣，其名与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处师垣之尊，至今虽三尺之童，唾骂不已，其贤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苏州人，太宗时为宏文馆学士。帝尝诏：“起居记录臧否，朕欲见之。”子奢曰：“陛下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帝深纳之。见《唐书·儒学传》。

钱氏纳土

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奉表献漳、泉两郡，诏授洪进武宁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是岁，钱忠懿王俶上表献十三州之地。钱氏纳土，盖在陈氏之后，或说以为兴国二年，非也。

白马硐

南峰山北有聚落，号白马硐。昔支遁骑白马而来，饮于硐中，因以名焉。山之颠有石坎然，号马迹石。又有一石室，号支遁庵，乃其修习之地也。

禅月大师

万寿寺有禅月阁，禅月者，唐僧贯休也。生于婺之兰溪，自祝发为僧，遍参名德，又善作诗文，有《西岳集》行于世。性好图画古佛，尝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梦中复有告之曰："师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画尚传。既至吴，寓迹万寿甚久，后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业，具载《白莲塔铭》。

卷第四

太公避地处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纣居之。孟子谓“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者，此也。常熟去东海止六七十里，故谓之海滨。杨备郎中尝作诗纪其事。

范忠宣公

范纯仁字尧夫，为人宽厚长者。文正尝使至乡，还至京口，见石曼卿数丧未举，尽以麦舟与之。苏黄门称其为佛地位中人，观此亦可以见矣。元祐初，自庆帅召为给事中，遂执政柄。未几，拜右仆射，凛然有父风烈。为宰相一年，出知颍昌府。既而复入相，坐元祐党，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复欲召为相，寻即下世。遗表有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后御笔题其墓碑云“世济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学行亦为士林所称。

滕章敏公结客

滕章敏公慷慨豪迈，不拘小节。少嗜酒，浮湛里市，与郑獬毅夫为忘形友，议论风采，照映一世。尝与毅夫及杨绘元素同试京师，自

谓必魁天下，与二公约，若其言不验，当厚致其罚。已而郑居榜首，杨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责所约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会，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游，尝作《结客诗》云：“结客结英豪，休同儿女曹。黄金装箭镞，猛兽画旗旄。北阁芒星落，中原王气高。终令贺兰贼，不著赭黄袍。”其立志可见矣。

思贤堂

郡斋后旧有思贤堂，以祠韦、白、刘三太守，后更名“三贤”。绍兴末，洪内相景严为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复号为“思贤堂”，今参政范公作记。郡庠亦有三贤堂，绘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禄朱公像于其中。

顾学正

顾襄字公甫，为太学上舍生，名声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宁九年第，调润州丹徒尉。召还，为太学正。元丰五年，卒于京师。时二亲犹在。郑达夫太宰与公甫为同舍生，以诗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谁寻《封禅书》？公病渴而卒。双亲千里外，一叶九秋余。风露翻归旐，尘埃锁故庐。虎丘山下路，会葬有乡车。”“广文官舍冷如冰，几叹朝衫脱未能。忽买春田埋玉地，犹悬绛帐读书灯。佳名空缀仙都石，妙偈争传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谁不涕奔腾。”

郑希尹

郑景平字希尹，居带城桥。为人刚正不诡随，莅官有廉声。尝为

大理，每有疑狱，中夜焚香露拜，蕲得其情，以故人无冤死者。既而请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余，落职致仕，守鄱阳。到官未半岁，拂袖而归。先君与公厚善，因问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为郡守，当以抚字为职，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须金几百两，明日须银几千两，枯骨头上打不出也，景平后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夺也。时朱勔用事，势可炙手，士大夫俯节从之者甚多，惟公终始无阿附意。子㽦，字天和。

执爨诗

程光禄自幼颖悟，年五六岁时，戏剧灶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狭劣尔，岂解为文章邪？"公怒曰："吾岂不能！"家奴曰："试为我吟一烧火诗。"即应声曰："吹火莺唇敛，投柴玉腕斜。回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画像

虎丘御书阁下，有王黄州画像。东坡过苏日见之，自谓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因为之作赞。今犹书其上。

双莲堂

双莲堂在木兰堂东，旧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禄吕大卿济叔，以双莲花开，故易此名。杨备郎中有诗云："双莲倒影面波光，翠盖风摇红粉香。中有画船鸣鼓吹，瞥然惊起两鸳鸯。"政和中，盛密学季文作守，亦产双莲，范无外赋《木兰花》词云："美兰堂昼永，晏

清暑、晚迎凉。控水槛风帘，千花竞拥，一朵偏双。银塘。尽倾醉眼，讶湘娥、倦倚两霓裳。依约凝情鉴里，并头宫面高妆。　　莲房。露脸盈盈，无语处，恨何长。有翡翠怜红，鸳鸯妒影，俱断柔肠。凄凉。芰荷暮雨，褪娇红、换紫结秋房。堪把丹青对写，凤池归去携将。”

孙若虚滑稽

孙实字若虚，早年英声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赋》嘲之云：“腰带头垂，尚有田单之火；幞头脚上，犹闻甯戚之歌。”又作《书》《语》集句，讥一老生云：“孜孜为善鸡鸣起，先王之道斯为美。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时乐圃先生为教授，知之，命其父训敕。孙由此发愤游太学，不数岁登第而归。尝入朝为寺丞，后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旧谓之圣姑，或以为大士化身，灵异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谨，每有水旱，惟安上祷祈立验。后以剡荐就除台守，既至钱唐，诘旦欲绝江，梦一白衣妇人告之曰：“来日有风涛之险。”既觉，颇异之，卒不渡。至午，飓风倏起，果覆舟数十，独安上得免。一夕，盗入祠中，窃取其幡。平旦庙史入视之，见一人以幡缠其身，环走殿中，因执以问，答曰：“某实盗也，夜半幸脱，已逾城至家矣。今不知潜制于此，神之威灵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间，贼虏将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谨于奉事，梦中告之曰：“城将陷矣，速为之所。谨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谓劫数之说，不可逃也。”不数日，兵果至。其它神验不一。后加封慧感显祐善利夫人，今参政范公

作记。

元少保

元绛字厚之，居第在带城桥。登天圣五年进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寻即进用，屡为藩郡帅。时有传侬智高余党寇二广者，遂以公知广州，而所传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谢上表云："忽闻羽檄之音，谓有龙编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声；云中赤白之囊，倡为危事。"横水明光之甲，乃唐时误传寇至，事见李德裕《献替记》。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时，王荆公之父益为通守，与公厚甚。荆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谨选翰林学士，公久在外，老于从官，荆公对曰："有真翰林学士，但恐陛下不能用尔。况已作龙图阁学士，难下迁知制诰。"遂自外迁翰林学士，中外大惊。既就列，有称职之誉。公最长于四六，多取古今传记佳语为之。神宗友爱嘉、岐二王，不许出阁，二王固辞，后因改封，先召公谓之曰："可于麻词中勿令更辞。"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环宫，弥耸开元之盛；侧门通禁，共承长乐之颜。"神宗甚爱之，自是二王不复辞。未几，参大政。元丰中，罢政知颍州。时以藩邸升为顺昌军节度。公作谢表云："焘土立社，是开王者之风；乘龙御天，厥应圣人之作。案图虽旧，锡命惟新。"又曰："兴言骏命之庆基，宜升中军之望府。谓文武之德顺而圣，唐虞之道明而昌。合为嘉名，以侈旧服。"士大夫皆传诵之。后以太子少保致仕，归吴中。公既还乡，与程光禄诸公为九老会，日以诗酒自娱，年七十余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尝梦至仙府，与三人连书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盖兄弟也。"觉而思之，不知所谓。既入翰林为学士，韩持国维、杨元素绘在院。一日因书奏列名，三人偏傍皆从"糸"，始悟梦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国、元素皆补外，公亦尹京兆。后三年，复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绾相继为直院，则三人之名又皆从"糸"，盖始终皆同。以此知升沉进退，决非偶然

者。许大夫选尝作《四翰林》诗纪其事，公和云：“联名适似三株树，传玩惊看五朵云。”此亦一时之异也。

仲殊

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与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为僧。工于长短句，东坡先生与之往来甚厚。时时食蜜解其药，人号曰“蜜殊”。有《宝月集》行于世。慧聚寺诗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艳词，尝以诗箴之云：“大道久凌迟，正风还陊隳。无人整颓纲，目乱空伤悲。卓有出世士，蔚为人天师。文章通造化，动与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驰。肆意放山水，洒脱无羁縻。云轻三事衲，瓶锡天下之。诗曲相间作，百纸顷刻为。藻思洪泉泻，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笔，胡为幽柔词？愿师持此才，奋起革浇漓。骛彼东山嵩，图祖进丰碑。再续辅教编，高步凌丹墀。它日僧史上，万世为蓍龟。迦叶闻琴舞，终被习气随。伊予浮薄人，赠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离。”老孚之言虽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间，见庭下有一妇人投牒立于雨中。守命殊咏之，口就一词云：“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后殊自经于枇杷树下，轻薄子更之曰：“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如村

胡峄字仲达，五柳之子。文与行皆能继其父，与方子通为忘年交。后以年格推恩调安远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号“如村老人”。治圃筑室，遗外声利，自放于闲

适，而终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号《如村冗稿》，唯室先生及参政周公葵皆为作序。子伯能，登进士第。

郑毅夫吴江桥诗

郑獬字毅夫，尝作《吴江桥》诗寄刘孜叔懋，云："三百阑干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灵鳌。插天蜻蛛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路直凿开元气白，影寒压破大江豪。此中自与银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涛。"刘时为吴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郑诗题云《寄同年叔懋秘校》，刘于诗前具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张几道挽诗

张仅字几道，居万寿寺桥。与顾棠叔思，皆为王荆公门下士，荆公修《三经义》，二公与焉。几道登第，未几捐馆。方子通作挽诗云："吴郡声名顾与张，龙门当日共升堂。青衫始见登华省，丹旐俄闻入故乡。含泪孤儿生面垢，断肠慈母满头霜。嗟君十载人间事，不及南柯一梦长。"至今诵其诗者，为之出涕，吴人目子通为"方挽词"。几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烧炼方

范文正少养于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业京学，同舍有病者，亲为调药以疗。病亟，属文正曰："吾无以报子，平生有一术，游远方未尝穷乏者，用此术也。今以遗子。"因授药一囊，方书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尝取视。后二十余年，得其子还之，封记如

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陆龟蒙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檑酒三瓶寄夜航。”

俗语

吴人呼“来”为“厘”，始于陆德明。“诒我来牟”、“弃甲复来”皆音“厘”，盖德明吴人也。又吴人言“罢”，则以“休”继之，始于吴王。昔吴王语孙武曰“将军罢休”，亦吴语也。

方子通诗误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谒荆公，未见，作诗云：“春江渺渺抱墙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荆公亲书方册间，因误载《临川集》，后人不知此诗乃子通作也。

卢发运

公讳秉，擢皇祐元年进士第。元丰中，为发运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岁上计，得请归乡。后帅泾原，恳辞归养，特赐手诏慰勉，时以为荣。

大云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进士第，为常州教授。在职六年，学者益信服。大观二年大比试，决科者四十余人，于是赐诏曰：“阅前日宾兴之数，较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进贤受上赏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进贤”揭坊名于学之南，郡人荣之。后除河北路提举学事。任满，除开封府左司录。居数月，浩然有归志，优诏如所请。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践州县，旧隐在大云坊，因自号“大云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坞。平生好古嗜学，有《大云集》一百卷、《神宗皇帝圣训录》一十卷。

花客诗

张敏叔尝以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酴醾为雅客，桂为仙客，蔷薇为野客，茉莉为远客，芍药为近客，各赋一诗，吴中至今传播。

中吴

平江本吴国，在秦属会稽郡。东汉分会稽置吴郡。陈为吴州。隋为苏州，大业末，复为吴郡。唐武德中，复为苏州；乾宁中，钱氏据钱塘，苏、湖之南，悉其奄有。后唐为中吴军节度。皇朝兴国中，置平江军节度，又复为苏州；州尝为徽宗潜藩，遂升为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祖姑甚有文，读书通大义，赋诗书字皆过人。其子援登进士第，乃祖姑所亲教也。晚而事佛，诵莲经皆千过，尝问法于圆照禅师，师名之曰守安。年几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药饵，书《佛顶咒》焚之，灰为丸，并以然灯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怀中，然灯如法也。"因起坐诵大士名号，久之而化。既小殓，视其手指屈结，皆成印相，佛徒叹服，以为不可及。张文潜学士为墓志，首记其事。

范秘丞

范世京字延祖，龙图公之子。登皇祐五年进士第，调应天府柘城簿、和州历阳令。时龙图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亲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岂忍旷年失定省邪？"既而龙图公捐馆，扶丧归乡，垢面跣足，昼夜哀号不绝，行道之人，莫不嗟恻。服除，知秀州海盐县，劝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声动浙右。熙宁初，朝廷锐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广惠仓。至京师，论不合，乃辞归旧治。海旁之民，闻公复求，欢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归田里，乃卒，诏授秘书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乡，与乐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议

徐师闵，字圣徒，仕至朝议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园亭，以文酒自娱乐。时太子少保元公绛、正议大夫程公师孟、朝议大夫闾丘公孝终，亦以安车归老，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章岵为郡守，大置酒合乐，会诸老于广化寺。又有朝请大夫王琉、承议郎通判苏湜与焉。公赋诗为倡，诸公皆属而和之，以为吴门盛事。元公少保

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闲，延宾谈笑豁幽关。阊门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顾间。德应华星临颍尾，年均皓发下商颜。名花美酒疏钟永，坐见斜晖隐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萧洒上宾闲，金地无人昼敞关。风静箫声来世外，日长仙境在人间。诗成郢客争挥翰，曲罢吴姬一破颜。此节东南无此会，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开宴，故二诗皆及之。

颜夫子

颜长民，登元丰二年进士第。三子：采、为、孚，亦相继擢高科。采字君用，终提举常平；为字仲谦，终严陵守；孚字端中，崇、观间有声于太学。士行甚美，每试必居前列，皆目之为颜夫子，人欲识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枢密康许嫁以女，寻即下世。

信义县

昆山在萧梁时，分娄置县号信义，属信义郡。大同初，分信义置昆山焉。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或云尝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今华亭亦有昆山，时人尝以片玉比机、云兄弟，而以此为北昆山。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及箭镞以铜为之，识者疑其为春秋时物。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如娄县之存旧名也，俗遂讹为“镇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插银杏枝活，时人异之，目为遇仙云。

李无悔

李无悔名行中，本霅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独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号“醉眠”。东坡先生与之游从，尝以诗赠之。无悔有《读颜鲁公碑》诗云：“平生肝胆卫长城，至死图回色不惊。世俗不知忠义大，百年空有好书名。”又《赋佳人嗅梅图》云：“蚕眉鸦鬓缕金衣，折得梅花第几枝。嗅尽余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时。”其诗意尚深远，大率类此。

蟹

吴之出蟹旧矣。《吴越春秋》云：“蟹稻无遗种。”又陆鲁望集有《蟹志》云：“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断。”又曰：“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纵其所之，今吴人谓之输芒。”

大本钱王后身

圆昭在灵岩时，有一蓝缕道人，自号“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门者莫能遏。既而圆照屏侍者与语，有窃听之者，闻圆照末后一语云：“汝今几甲子矣？”答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圆照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以前，又作么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钱大钱大，又待瞒人也。”当时疑圆照为吴越后身，道人为洞宾。

郑正夫失鹤诗

正夫童时作《失鹤诗》云：“久锁冲天鹤，金笼忽自开。无心恋池沼，有意出尘埃。鼓翼离幽砌，凌云上紫台。应陪鸾凤侣，仙岛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黄姑织女

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传云：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因不得渡。今庙之西，有水名百沸河。乡人异之，为之立祠。按《荆楚岁时记》：黄姑者，河鼓也。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其声为黄姑。潘子直云："亦犹桑落之语，转呼为索郎耳。"乡人因以名其地。见于题咏甚众，《古乐府》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李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刘筠内翰诗云："伯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其它不能尽载。虽非指此黄姑，然得名之由，亦可类推也。祠中旧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冈，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间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祷祈之间，灵迹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钱为青苗会，所收之多寡，持杯珓问之，无毫厘不验，一方甚敬之。旧有庙记，今不复存矣。

孙积中

孙载字积中，其曾祖汉英仕钱氏，尝为苏州昆山镇防遏使，故为昆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学，为师友所推誉。治平二年，进士及第，为河中府户曹。更三守，皆立威严者，公独与之争曲直，矫矫不少下，终以此见知，或称荐之。中书捡正官察访关中，辟公为官属，公务佽助之，亦不苟与之合。乾祐县去永兴最远，青苗法行，乾祐独不以予民。察访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还，言邑小民贫，其徒岁以禾麦博易为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称贷于公家为利。令无罪，宜复其任。公用荐者迁官，知湖州德清县。公听断精明，不专任刑

罚，以开说其是非，出于至诚。讼有累年不决者，闻公一言，感悟相舍而去。熙宁八年，吴越饥，独县中熟，公劝大家乘时倍籴，得米十余万斛。明年春，米价翔踊，公平其直使粜，赖以全活者不可数计。其他便民者，别有数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荐者迁官，知考城县。官制行，换奉议郎。其治考城，如德清于方田也，以最闻。县四邻皆重法，地素饶盗，公明赏格，严保伍，奸无所囊橐。一日，都监与尉来告盗集境上，将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张灯与其僚乐饮，许民嬉游，不禁夜如故事。盗叵测，遂遁去。迄公受代，亦无复鼠窃者。府界提点，荐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继上公治状。神宗出氏名付中书，盖欲用公矣。未几，除广东路常平，召见便殿以遣之。二广使者，春夏例简出。公至，则犯隆暑遍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转承议郎。诸路常平官废，公赴吏部，授通判陕州，移广东转运判官。于是公去岭南五年矣。吏有尝不快于公者，颇欲弃官，公闻而慰留之，乃举焉。绍圣初，复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兴学养士，走书币招礼宿儒，为学者师表，治务大体。迁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东路转运判官，又移淮西路提点刑狱。徽宗即位，迁朝请大夫、知亳州。言者谓公尝附荐元祐党人，得提举杭州洞霄宫，即归昆山，日与亲戚闾里，置酒棋弈，道故旧为乐。任且满，本路使者等言："孙某先朝所选擢，名在循吏，年虽高，精力幸未甚衰，愿使再任，以示优老之意。"诏从之。大观中，迁朝议大夫。未几，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体素无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坟垅，遍谒尝所往来者，若将别然。既，亟呼妻子与诀，属以后事，问日早晏，盥手焚香，即寝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资乐易，于吏治尤所长，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迹。每遇物，无忮害。所至汲引其属，士大夫受荐者至四百余人，多知名且贵显于世者。自少喜读《易》，慕唐人为诗。著《易释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犹子。风流翰墨，名著一时。后客于吴门，尝有所爱。往京师，为岐公强留之，逾时不返，因作诗云：“黄金零落大刀头，玉箸归期划到秋。红锦寄鱼风逆浪，碧箫吹凤月当楼。伯劳知我经春别，香蜡窥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此诗效古乐府“稿砧今何在”体，人皆爱其巧。其殁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于天资。谈经咏史，博识周知。文华自得，不务竞时。古格近体，率意一挥。金玉锵扬，组绣陆离。世俗所得，特其歌辞。”又云：“生习华贵，不见艰巇。徘徊鸱阁，出入凤池。乘兴南游，旷达不羁。朝赏夕晏，选胜搜奇。摆脱冠裳，却去轮蹄。不惊荣辱，不挂是非。扰扰万绪，付于一卮。颓然终日，去智忘机。”王之为人，于此可见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门高弟，讳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举，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吴县横山桃花坞。志其墓者江公望，书其志者陈瓘也。先生为人，清纯简易，达于从政，有忧时爱君之心，有开物成务之学。高宗驻跸平江，守臣孙佑荐于朝，赐对，前后所上疏札，类切于时宜，圣谕以通儒目之。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迁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与门人陈长方、杨邦弼讲道于震泽，如杨龟山、尹和静、胡文定皆深推让，吴中道学之传，莫盛于先生。绍兴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长兴县和平镇茅栗山。门人章宪撰志，吴中、闽中皆祠于学。其子大本，两浙安抚司参议。先生平生所注《论语集解》、《古今语说》，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赐敕，及遗像、《震泽记善录》，至今藏于家。子孙世

守府城德庆坊故居云。

卷第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陈氏，讳长方，字齐之，其先本长乐人。父侁，字复之，擢进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云翁宓之妹。与陈了翁交从甚密，了翁谪廉州，侁以书贺之，至千余言，由此得罪。又尝从游定夫学，深得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为道学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终日闭户，研穷经史。著书名《步里客谈》，又有《汉唐论》，俱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号“二陈”。

姑苏百题诗

杨备郎中，天圣中为长溪令，梦中忽作诗曰：“月俸蚨钱数甚微，不知从宦几时归。东吴一片烟波在，欲问何人买钓矶？”及寤，心潜异之。明道初，宰华亭。俄丁内艰，遂家于吴中，乐其风土之美，安而弗迁。因悟梦中所作，几于前定。尝效白体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居吴中既久，土风人物皆深详之，又作《姑苏百题》诗，每题笺释其事，至今行于世。

范秘书

范雩字伯达，予之同舍也。尝试《禹稷颜回同道论》，先生见

之，以为奇作，置之魁选，遂驰誉于太学，学者至今以为模范。入馆除秘书郎，今参政公即其子也。

张子韶与周焕卿简

昆山周焕卿，与张子韶侍郎为布衣交，相与之意极厚。焕卿有母丧，贫不能举，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贬所专价赍钱银供其费，书词恳恻，读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辈恤朋友之难，每每如此，范忠宣之于石曼卿，苏文忠之于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录其书于后，以警薄俗云。

九成顿首：日俟车马之来，乃杳然无耗，不胜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间学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刘益秀才，在此多时，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许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则银三挺、钱二十五千足，掩子内角子有九成亲批“字绍祖”三字，及两头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亲随两人，便令归也。发去此物时，已焚香对诸圣，愿公无障难，幸见悉也。他节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虾子和尚

承平时，有虾子和尚，好食活虾，乞丐于市，得钱即买虾，贮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随其所往，密视之，遇水则出哇，群虾皆游跃而去。后不知所终。

郭家朱砂圆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谓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迁化前数日，语郭氏曰：“畴昔荷相接之勤，以药一杯为报。”郭氏以味恶颇难之。力强之，饮至三呷而止。酒仙自举而尽，遂授以朱砂圆方曰：“惜乎，富及三世尔！”郭氏竟售此药，四方争求买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后，绝无有欲之者。

陈了翁鲈乡亭诗

陈文惠公留题松陵诗，其末有“秋风斜日鲈鱼乡”之句。屯田郎林肇为吴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鲈乡”名之。了翁初主吴江簿，尝为赋诗云：“中郎亭榭据江乡，雅称诗翁赋卒章。莼菜鲈鱼好时节，秋风斜日旧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万事无心岁月长。安得便抛尘网去，钓舟闲傍画栏旁。”了翁筮仕之初，已无恋官职之意矣。

起隐子

季父讳况，字濬之。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再迁入馆。在馆八年，学术文章俱不在人下，时同列知名者，惟季父与苏元老在庭尔，当时号为“龚苏”。叶石林俊声籍甚，尝为文字交。其他所与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丰父、张敏叔，亦皆一时名士。用先都官中隐故事，自号“起隐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隐集》。终祠部员外郎、朝议大夫。季父诗格清古，如《咏刘伶》云：“逃名以酒转名高，醉里张髯骂二豪。日月已为吾户牖，何妨东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会锦模糊，谁信贫家菊也无。多谢东邻送醅至，旋于篱畔觅茱萸。”“自古谁无九日诗？诗成须道菊花枝。直饶无菊何妨醉，野蓼村葵总是题。”《游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云，不见此山知几春。异时人物凋零尽，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

食都来数日闲，颜卿家帖到今传。此公刚鲠无情煞，到得春时也自怜。”《送唐大监》云：“东门相别又相逢，转觉衰颓一老翁。子约重来我方去，满庭黄叶正秋风。”《古乐府》云：“妖娆破瓜女，争上秋千架。香飘石榴裙，影落蔷薇下。墙外见鸳鸯，双双春水塘。归来情脉脉，无绪理残妆。”其他如“贪山借船赏，嗜酒典琴沽”；“闲多卷满新题句，懒极床堆未答书”；“客疏闲吠犬，庖匮割啼鸡”；“得句怕难续，避人长转多”；“山色秋难老，池光夜不昏”；此类甚多。

闾丘大夫

闾丘孝终，字公显。东坡谪黄州时，公为太守，与之往来甚密。未几，挂其冠而归，与诸名人为九老之会。东坡过苏必见之，今《苏集》有诗词各二篇，皆为公作也。公后房有懿卿者，颇具才色，诗词俱及之。东坡尝云：“苏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闾丘。”

宝严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号宝严院。吴越钱王之子，祝发于此。太宗尝赐御书《急就章》、《逍遥咏》及《圣惠方》于寺中。有浮屠七级，极壮丽，吴人相传：自京师来，泗州僧伽塔为第一，此为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韦苏州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苏子美诗云“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吴江也。今岳州之

南，所谓洞庭者，即郦善长注《水经》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内相洪道尝折衷二说云：“洞庭山在吴，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间，地形虽分，而地脉未尝断也。”周公之说，又本于东坡。

方子通红梅诗

方子通《红梅诗》脍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质世称奇，漫作轻红也自宜。紫府与丹来换骨，春风吹酒上凝脂。直教腊雪无藏处，只恐朝云有散时。溪上野桃何足种？秦人应独未相知。”

范无外

范周字无外，文正公之侄孙，赞善大夫纯古之子。少负不羁之才，工于诗词，不求闻达，士林甚推之。所居号范家园，安贫乐道，未尝屈折于人。石监簿存中有园亭在盘门内，尝往谒之，不遇，题于壁间云：“范周来谒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头拜狗作乌龙。”方贼起，郡中令总甲巡护，虽士流亦不免。无外率府庠诸生，冠带夜行，首用大灯笼，书一绝于其上云：“自古轻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书生作夜巡。”郡将闻之，亟为罢去。盛季文作守时，颇嫚士。尝于元宵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因遗酒五百壶，其词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尝棹舟访郑子高于昆山，一日酒酣，题于绝顶云：“万叠青峦压巨昆，四垂空阔水天分。夜光寒带三江月，春色阴连百里云。桂子鹤惊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闻。不将此境凭张益，三百年来属老文。”

绰堆

避御名改曰堆，即今绰墩。

昆山县西数里，有村曰绰堆。古老传云，此乃黄幡绰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语。

陆彦猷

陆徽之字彦猷，常熟人。高才博学，众推为乡先生，出其门者如陈起宗徽猷、张枏朝议、钱观复郎中，皆为时显人。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公因廷对，与雍孝闻辈皆力陈时政阙失。唱名日，有旨驳放，孝闻立殿下叩头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何以直言罪人？"卫士怒孝闻唐突，以拄釜撞其颊，数齿俱落，凡直言者尽捽出之。大观末，彗星见，旋见收复。时雍公已不能语，止赐六字道号，居神霄宫。彦猷欲赴京师，已卒。其孙端成，字天锡，就特奏恩。

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翠微集

昆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为诗，所著号《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尝赠之诗云："僧腊俗年俱老大，儒书佛教旧精勤。姑苏一万披缁客，四事无如彼上人。"邑宰盖屿，亦有读《翠微

集》诗云：“圣宋吟哦只九僧，诗成往往比阳春。翠微阁上今朝见，格老辞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宁中，有旨：州县置居养院以存老者；安济坊以养病者；漏泽园以葬死者。吴江邑小而地狭，遂即县学之东隙地，以次而为之。时以诸生在学，而数者相为比邻，谓之生老病死。

郑子高

郑侨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负才挺特，与范无外为忘形交。乡人至今称之，谓之“郑长官”，晚岁自号“凝和子”。昆山上方有层屋曰翠微，子高多游历山中。尝赋诗云：“行客倦奔驰，寻师到翠微。相看无俗语，一笑任天机。曲沼淡寒玉，横山锁落晖。情根枯未得，爱此几忘归。”《访凌峰贤上人》云：“步入凌峰阁，寻师师未归。凭栏寂无语，唯见白云飞。”简公约有素琴堂，又为赋诗云：“素琴之堂虚且清，素琴之韵沦杳冥。神闲意定默自鸣，宫商不动谁与听。堂中道人骨不俗，貌庞形端颜莹玉。我尝见之醒心目，宁必丝桐弦断续。於乎！靖节已死不复闻，成亏相半疑昭文。阮手钟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讵可论。道人道人听我语，纷纷世俗谁师古。金徽玉轸方步武，虚堂榜名无自苦。”

郑应求相

予年二十时，三舍法行，与郑君聘应求同在郡庠。应求精于人

伦，同舍皆为其品题，心甚畏之。尝见唐煇子明，以手拊其腰曰：“异日金琅珰无疑矣。”子明性庄重，面大发赤。一日颜仲谦过邻斋，应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乘间又语予曰：“吾友乃一寿星，颇类应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银琅珰。”众皆未以为信。后二十年，仲谦守严陵，颇有郅都之风。后三十年，子明跻法从。后七十年，予始拜牙绯之宠，其言无一不验。应求亦甚有文声。

狱山

太湖中有东狱、西狱二山，吴王于此尝置男女二狱。杨备郎中诗云：“雷霆号令雪霜威，二狱东西锁翠微。仿佛酆都丛棘地，岩扉应是古圜扉。”

王学正

王彦光，察院之伯祖，讳僖，字康国。居太学有声，乡人谓之王学正，识与不识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试不利，日游适其中，读书自娱。其持身治家甚严，乡中率以为法。彦光自幼知读书，乃学正公之训也。生平无子。叶大年挽之云：“书剑当年游上都，贤关虫篆校诸儒。文华灿灿九苞凤，俊气骎骎千里驹。妙质竟谁挥垩漫，白头空此死樵苏。遗编残稿应犹在，搔首令人益叹吁。”又云：“遗文脍炙在吾乡，赋罢谁能少荐扬。声迹有妻先蝶梦，行藏无子付洴方。云萝烟蔓新泉宅，秋月春花旧野堂。交倡彩笺真翰墨，几人知为宝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举族祀之不绝。

范文正为阎罗王

曾王父捐馆，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梦其还家，急令开箧笥，取新公裳而去。因问之曰：“何匆促如此？”答曰：“来日当见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问：“范公何为尚在冥间？”曰：“公本天人也，见司生死之权。”既觉，因思释氏书，谓人死五七，则见阎罗王。岂文正公聪明正直，故为此官邪！

吴县寇主簿诗

石林居吴下，一日至阊门外小寺中，壁间有题一绝云：“黄叶西陂水漫流，籧篨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石林极爱之，但不书其名氏，因问寺僧，云：“吴县寇主簿所作，今官满去矣。”寇名宝臣，除州人，善作诗，少从后山先生学，其源流有所自来矣。

盘沟大圣

承天寺普贤院，有盘沟大圣，身长尺许。人有祷祈，置之掌上，吉则拜，凶则否，人皆异之。推所从来，乃盘沟村中有渔者，尝遇一僧云：“何不更业？”渔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渔者云：“人不欲之，则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钱与之，令像中各置一钱，所售之直，亦以千钱为率。渔者如所教，竟求买之，果获千缗。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岂非僧伽托此以度人邪？

魏令则侍郎

魏宪字令则，与其弟志，俱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徽庙朝，为东台御史，入侍经幄，论思献纳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体。迁吏部侍郎。久之，除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礼部送之以诗云："炎祚无疆越万龄，如何夷卤尚凭陵！中兴事业须王导，拨乱韬钤要孔明。剧盗已分齐钺定，端星行指泰阶平。呼韩朝渭非难事，好继当时丙魏声。"

图经刊误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涂松冈、徘徊冈、福山冈，并在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其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续图经》云："太和宫在盘门之外，其地唐相毕瑊之别业也。"切详毕瑊未尝为相，为相者乃毕诚也，瑊与诚兄弟尔。

草腰带听声

元丰中，姑苏有一瞽者，号"草腰带"，善揣骨听声。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福祸扣之，云："此妇人他日必以夫而贵，但出适时，事干朝廷。"时祖姑已许嫁顾沂大夫，以其语不祥，举室皆唾之。论命未竟，适有捷夫过门报省榜者，王父亟出问榜首姓名，云："无为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问曰："知此人声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职如何？"曰："不能食禄，安问官职也？"众皆以为焦已为大魁，术者之言必谬。经旬，有自京师来者云："揭榜后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顾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闻之朝，得旨方成礼，其言无一不验。

压云轩诗

昆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压云轩。邑士胡清尝赋诗云：“谁建危亭压翠微，画檐直与莫云齐。有时一片岩隈起，带与老僧山下归。”轩旁有小柏数根，又赋诗云：“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它时直入抡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后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见之大喜，寻访其人，厚礼以待之。既怜其贫，遂给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后徙居常熟。绍兴初，为参知政事，卒，门人谥为“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诰，皆用《尚书》体，天下至今称之。自宣政以来，文人有声者，唯公与叶石林、汪浮谿、孙兰陵四人耳。孙尝自评云：“某之视浮谿，浮谿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公素俭，虽身历两府，奉养甚于贫士。一日招客，未饮时，与客论近世风俗侈靡，燕乐之间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后可以食牛；德大于诸侯者，然后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无盛馔；已而果以恶草具进。公在翰苑时，禁中新创傩仪，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间，中使送篇目至，午后亟督索进呈。数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极高古，石林乃谓公文极难得。在西掖时，以草词迟罚铜。又在试院议策题，以冗官为问，一夜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乐仕进。可为朝廷庆者一，可为有司虑者二。”石林颇怪之。予切谓公之文，正不当以迟速论，当视其得意与否耳。策题虽止四句，实佳作也。

白云泉

天平山有白云泉，虽大旱不竭，或云此龙湫也。唐刺史白乐天有诗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间。”苏子美尝至山中，为赋长篇。范贯之亦有和章。

谂三命

谂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阴阳山水之术，吉凶无不立验。好食活鸡，已就死者，则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数十活鸡自随，闻其声咿然，则食之愈喜，率以是为常。后享高寿而死。其荼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吾家虎丘坟，乃其所择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词

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公席上分题作《剔银灯》，皆寓劝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臞庵

吴江王份文孺，自号臞庵，尝筑圃于松江之侧。方经始时，文孺

下榻待余，延留数月，见买葑作址，计三百万钱。圃成，极东南之胜。后湖苏养直尝赋诗云：“王郎臞庵摩诘诗，烟花绕舍江绕篱。石渠东观了无梦，笔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顾有今天随。湾头蟹舍岂著我，请具蓑笠悬牛衣。”又为文孺赋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泽归云。若话青霄快活，五侯何处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齐门之北，又有蠡塘在娄门之东。故老相传云：范蠡破吴辞越，乘扁舟游五湖，潜过于此，遣人驰书招文种大夫，因以名之。杨备郎中诗云：“霸越勋名间世才，五湖烟浪一帆开。犹防乌喙伤同辈，此地复招文种来。”

蛇化为剑

干将墓在今匠门城东数里。顷有人耕其旁，忽见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殪之，上之半跃入草中，不复可寻，徐观其余，乃折剑也。至莫欲持归，亦不复见。方子通有诗具载其事。卫月山《因笔录》云：“匠门外干将墓土，人取作灶，无蟑螂灶鸡。”

贾表之

贾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孙，青之子。顷倅平江，时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窃弄权柄，一时奔竞之流，争持苞苴，唯恐无门而入。贾独疾之甚，尝有诗云：“倏忽向六十，萍蓬无奈何。丹心犹奋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阳光一销铄，不复见妖

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勔之子为浙西路分司，有赐带之宠，贾亦同时衣金紫服。旦日适相会于天庆，朱之虞兵因见贾所佩鱼，熟视之。贾厉声叱之曰：“此是年及得来，非缘花石之故。”左右皆错愕。朱甚衔之，为其所挤，贾竟停任。

易承天为能仁寺

宣和中，户部干当公事李宽奏：凡以圣为名者，并行禁止。又给事中赵野奏：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为称者，切虑亦当禁约。其后又有以“龙”、“皇”、“主”、“玉”字不当言者，亦请遏绝。前后共禁八字。遂易“承天”为“能仁”，其他观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则重加之罪。虽桥梁有为龙形者，亦皆凿去之。太学同舍陈朝老语余曰：“此无君无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兴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尽取诸寺观藏经，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几而太守卒。

章户部

章縡字伯成，庄敏公之子。庄敏教诸子甚严，恐其纵肆，闭置一书室中，故縡与綡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礼部，取縡之侄女，召为校书郎日，縡以诗饯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马头随柳绿相迎”之句，孙仲益甚喜之。晚年诗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风。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终户部郎中。

王教授祭学生文

庆历中，郡学既建，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阳二江忘其名，肄业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时王逢会之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维庆历七年，岁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苏州州学教授王逢，率在学同人，谨以香酒果实致奠，化冥纸告祭于学生建阳江君之灵：人固动物尔，气完则在，气散则死。生与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异诸物。善而夭为得不死，恶而寿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数千里旅吴学，以道义为身谋，于善无所负，今夭去，吾得谓子不死矣！夫旅而死，无亲戚左右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启而手足，比无助者为多。同门生几百员为子哭，不为孤，其亦善德之召欤！子魂气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别，旅衬举而望涕，不知其所从。哀哉尚飨！"

沈元叙沧浪亭诗

苏子美《独步游沧浪亭》诗云："花枝低欹草色齐，不可骑入步是宜。有时载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绍兴初，昆山沈东元叙尝游其亭，赋诗云："草蔓花枝与世新，登临空复想清尘。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程致道《和张敏叔游沧浪亭》诗有云："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试寻遗址名空在，却笑张罗事已陈。"皆寓其感叹之意。

卷第六

西楼诗

绍兴中，郡守王唤显道建西楼，赋诗者甚众，独耿时举德基为擅场。其诗曰：“西楼一曲旧笙歌，千古当楼面翠峨。花发花残香径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声壮，天迥栏干夕照多。四百年来无妙手，要看风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称是，居太学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达

郭章字仲达，世居昆山。自幼工于文。游京师太学有声，因归乡省亲作诗别同舍云：“菽水年来属未涯，羞骑款段出京华。涨尘回旋风头紧，绮照支离日脚斜。掠过短莎惊脱兔，踏翻红叶闹归鸦。不堪回首孤云外，望断淮山始是家。”俄又赋一篇云：“也知随俗调归策，却忆当年重出关。岂是长居户限上，可能无意马蹄间。中原百甓知谁运，今日分阴敢自闲。倘有寸功裨社稷，归来恰好试衣斑。”其诗传播一时。后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荐居帅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于京师，年四十余。无子。

淩佛子

淩哲字明甫，与余同肄业郡庠，诚实君子也。绍兴中为正言，上疏论秦氏亲党因缘得科第，有妨寒素进取之路。公论甚与之。累迁至吏部侍郎。后以敷文阁待制、通议大夫致仕，年八十余而卒。公处己以廉，待人以恕，虽身至从班，不啻如寒士，非时未尝辄至郡中，终年无一毫干请。书室之前有一茶肆，日为群小聚会之地，公与宾客谈话，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复然，公不与较，因徙以避之。其长厚类如此，人目之为“淩佛子”。

昆山学记

程咏之宰昆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风。尝修治县庠，张无垢为作记，欲镌之石。或谓无垢托此以讽朝士，寻即已之。今《横浦集》亦不载，因附见于此：

> 右通直郎、知平江府昆山县事程公咏之，文简公之曾孙，伊川先生之侄也。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书抵余曰：“沂闻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于兴学。吾邑有学，卑陋不治，甚不称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学门有社坛、斋厅掩蔽于前，气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坛之西，辟其门墙，广袤数十丈。又以东隅建学外门，周植槐柳，增崇殿门。营治斋宇，气象宏伟。殿堂斋庑，鼎鼎一新。遇月旦，则率县官诣学，请主学者分讲《六经》，与诸生环坐堂上以听焉。时知府事待制蒋公，名其堂曰‘致道’，并书学榜以宠贲之。於乎！可谓盛矣。”又曰：“先生昔学于大儒，其所见闻，非俗儒比。愿以其所闻者，明以告我，我将有以大之。”
>
> 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旧学荒落，顾何以副子之请？虽然，不可以虚辱也。辄以闻于师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择焉。窃尝以谓学者当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师，当学孔子之学。非为

博物洽闻，绨章缋句，高自标置，视四海为无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当至将相，吾富贵当归故乡，吾当记三箧于渡河，赋万言于倚马。’此正俗儒之学；孔子之学乃不如是。熟诵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之说，子夏‘掬溜播洒’之说，孟子‘徐行后长者’之说，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谓孔子之学。若乃学如马融、如陆淳，博如许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窦宪，而附王叔文，此吾侪之所羞道，而孔门之罪人也。咏之以为何如？如其不然，当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绹字唐公，秦正懿王审琦五世孙。建炎中，为御史中丞。虏犯维扬，车驾南渡，公扈从以行。东宫初建，以资政殿学士权太子少傅。未几，拜参知政事，力丐奉祠，御书“霖雨思贤佐”一联以赐之。绍兴七年，薨于昆山僧舍，年六十四，谥和。子陔。公为人刚正有守，立朝无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廷，公为详定官，多取议论剀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虏寇深入，公具陈攻守之策，宰相不以为然。已而虏犯维扬，终无策。公自建康扈从至临安，道由镇江，从容奏陈：陈东以忠谏被诛，此其乡里也。即命赡其家，官其子。车驾幸会稽时，韩世忠邀击虏寇归骑于扬子江，公议遣兵追袭，俾与世忠夹击之，同政者议不合，遂求去。公虽为执政，其家贫甚，每以禄不及亲，自奉极俭薄。仕宦二十年，无寸椽可居。自奉祠后，寓昆山惠严僧舍，萧然一室，服食器用无异于寒士。天性仁孝，赡恤姻族，无所不至。俸入之余，买田赡给其孤贫者，又为之毕婚冠丧葬。平居无他嗜好，惟读书为乐。其文温润典雅，深于理致，于死生祸福之说，尤所洞达。其寝疾也，家人召医，且欲灼艾，公曰：“时至即行，留连无益。”薨背前二日，书“戊戌”字示左右，属纩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制述，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议》三十卷，《进读

事实》五卷，《论语解》三十卷，《孝经解》五卷，《群史编》八十卷，《内典略录》百卷。

顾景繁

与施宿武子同注苏诗即其人。

顾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归圣，终龚州太守；其父彦成，字子美，尝将漕两浙。景繁虽受世赏，不乐为仕，闭户读书自娱，自号“漫庄”，又号“痴绝”。尝注杜工部诗，其他著述甚富。所与交者，皆一时名士。鄱阳张紫微彦实扩，以诗闻天下，景繁结为一社，与之唱酬。今《张集》有《送顾景繁暂归浙西》诗云：“墙头飞花如雪委，墙根老柳丝垂地。春正浓时君不留，山路晓风鸣马棰。涛江入眼浪千尺，想见吴侬问行李。田园久荒慢检校，亲旧相逢半悲喜。行朝诸公访人材，故人新赐尚书履。袖中有策则可陈，君亦因行聊尔耳。”又他诗称誉景繁不一，如云：“顾侯风味更严苦，家贫阙办三韭菹。龟肠撑突五千卷，底用会粹笺虫鱼。”又云：“虎头文字逼前辈，衮衮颛蒙分尺素。天闲老骥日千里，何用盐车追蹇步？”景繁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子美除漕到苏台，过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护送至山中，亲题于享亭之壁。予视景繁为中表。

慈受禅师

慈受禅师深老，靖康间住灵岩，学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劝戒偈颂甚多，皆有文法，镂板行于世。尝自为真赞云：“自顾个形骸，举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触事皆成就。醍醐与毒药，万味同一口。美恶尽销融，是故名慈受。”孙仲益作守，时因上元，命之升座，慈受举

似云："灵岩上元节，且与诸方别。只点一碗灯，大千俱照彻。也不用添油，光明长皎洁。雨又打不湿，风又吹不灭。大众毕竟是甚么灯？教我如何说。"时高峰瓒老虽相去不远，绝不会面，因中秋赏月，书一绝寄瓒老云："灵岫高峰咫尺间，青松长伴白云闲。今宵共赏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还。"师名怀深。

蒋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苏，蒋公希鲁将致政归。文恭公顷为诸生，尝受学于蒋，因即其居第表为"难老坊"。蒋公见之，愀然谓文恭曰："此俚俗歆艳，内不足而假之人以夸者，非所望于故人也。愿即彻去。"文恭公愧谢，欲如其请，则营缮已严，乃资其尝获芝草之瑞，改为"灵芝"。文恭公退而语人曰："识必因德而后达。蒋公之德，盖人所畏；而其识如是，固无足疑，非吾所及也。"

孙郎中

孙纬字彦文，擢进士第，仕至尚书郎。为人诚朴，好以俗下语为诗文而多近理。秦师垣生于腊月二十五日，尝献寿诗云："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师垣甚喜之。公精于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无不通晓。尝著本朝人物志，行于世。

潘悦之

潘兑字悦之，操履甚正，乡人皆尊敬之。徽宗朝为中书舍人，迁

礼部侍郎。与先君子甚厚，常往来于沧浪之上，饮酒赋诗，延款竟日。悦之无子，侄民赡，工于诗，与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后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家州北。两第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与余皆肄业郡庠，又以同经聚于一斋。良弼试上舍，义题自“假乐君子，显显令德”，至“千禄百福，子孙千亿”，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说，遂中高选。既贡京师，道由南徐。访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画文书一轴，书“天人”二字于其上，下书两“甲”两“癸”。又画二雁：一入云中，一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书二十年后可复用。”良弼以为不然。既试南宫，果不第，退舍而归。累试皆蹉跌。后罢舍法，以免举赴省，义题与预贡时不少异，即欲尽写旧作。同舍晓之云：“文格与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验。”良弼深以卦影之言为信，竟书之不易一字。乡人用新格者俱见黜，独良弼得之。廷试后一第下世，时去揲蓍时，适满二十年之数。

王彦光

王葆字彦光，擢宣和甲辰第。昆山自郏正夫登第后，有孙积中，积中后六十载无有继之者。彦光擢第时，吴昉博士适为邑宰，有致语

云：“振六十载之颓风，贾三千人之余勇。”纪其实也。绍兴改元，天子广开言路，讲求贤良等科。彦光时主丽水簿，慨然上疏陈十弊，皆切中时病，其末以储嗣为请，语尤切直。至谓：“仁宗时，中外无事，海宇晏然，而范镇等为国远虑，其所纳忠，急急在此。况当今日，国步多艰，人心易动，强虏未靖，群盗陆梁，天下之势，危若缀旒；而甲观之崇，未闻流庆，中外惴恐，此为甚急。臣愿陛下为宗社无疆之计，广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时论所归者，历试诸事，以系人心。”执政读而奇之。彦光素为秦益公器重。和议既定，梓宫及太后皆还。彦光时主宗正寺簿，上书于益公，仅三百字，大意谓自古宰相功业之盛，无如伊尹、周公，究其终始之言，伊尹过周公远矣。方其相成汤，辅太甲，其功无与比。当是时，遂思复政于君，而启其告归之意，今《咸有一德》之书是也。周公则不然，夹辅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时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鲁，故其后有四国流言之祸。今欲为伊尹乎，欲为周公乎？惟阁下所择。益公得书颇喜。久之，除司封郎。彦光既丁内艰，服阕，再居旧职。一日，益公语彦光曰：“桧待告老如何？”彦光曰：“此事不当问之于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气，故问之。尝记绍兴八年，某为右相时，公以书劝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彦光曰：“果欲告老，不问亲与仇，择其可任国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诚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益公薨，出知广德，移汉州，又移泸州，终浙东提刑。彦光居乡，教诱后进，终日论文不倦。其所成就甚众，所学最长于《春秋》，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备论》两卷。弟万，侄嘉彦，登第。参政范公尝作公挽诗云：“喻蜀三年戍，还吴万里船。云归双节后，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传》，一丘阳羡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烟？”“日者悲离索，公乎又杳冥。门人辨韩集，子舍得韦经。此去念筑室，空来闻过庭。路遥人不见，千古泣松铭。”

彦光鉴裁甚精，李乐庵为布衣时，流落兵火之余，一见以为佳士，妻以女弟。今参政周公初第时，爱其博洽，即纳之为婿。

二公寻即荣遇，而又学术气节，耸动当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于从其学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后，无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称叹，以为不可及。

状元谶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传云："穹窿石移，状元来归。"一夕，闻有风雨声，诘旦视之，果有石自东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黄子由遂魁多士。昆山虽去松江不远，旧无潮汐，绍兴中方有之，犹不及二十里外。李乐庵尝见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状元。"后以此语叶令子强，因作问潮馆识其语。今已过夷亭矣，但未知验于何时？然潮汐起于昆山，邑人必有当此谶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后，遇生朝，则舍一大幡于宝积寺刹柱，岁率以为常。时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婿顾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于萧山渡，系舟于一古柳之下，终夕为之安寝。拂晓，舟师大惊，回顾皆巨浸，舟齐于木之杪。须臾水退，独免漂溺。是夕，王妣梦舣舟之地，有四黄幡覆其上，方有疑于心。王父既归，言其事，因屈指计之，已历四生朝矣。

吴仁杰云："龚浩，字子正。往萧山访顾沂，舟值水发。比到家，其妻云：'向梦有黄幡六首罩一舟。'龚问其日，正水发之夕也。盖尝以生朝施二幡于承天寺不染尘观音殿，凡三岁矣，适如梦中之数云。"案《吴氏感应录》所记，微有不同，当以此说为是。然不染尘观音殿，乃是在城报恩寺，今北寺也。

乐庵

乐庵在昆山之东南六七里，李公彦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绍兴初避地居此。尝为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无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对，陈便民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擢监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迁枢密院检详。高宗屡引见僧徒，谭性空之理。一日因对，论及禅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禅。"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禅而何？升下诚能端坐而思所以爱人利物之道，即坐禅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挂其冠而归，遂即庵庐而居之，自号"乐庵安叟"。居年余，上爱公精力不衰，诏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贡举，因革去险怪之习，文体为之一变，而所得多一时名士。因上疏论后戚不当居枢管之地，迁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复上请老之章。时王仲行为右正言，亦力弹之；莫子齐为给事中，不书黄；周洪道直学士院，不草制，皆遭迁逐。布衣庄治尝作《四贤》诗。公道学精通，且乐于教学者，尝诵康节语以告人，曰："学为人之仁，学为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后，绝欲清修，唯一苍头给事。年几八十，视听言论，虽少年有所不及。庵之左右皆植修竹，经史图书满室。忽旬余不食，屏医却药，终日燕坐。一夕，亲作手简，遍别亲旧，仍命其子不得斋僧供佛，书讫倏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号《乐庵集》，又有《易说》、《语孟说》若干卷。

吴江词

建炎庚戌，两浙被虏祸，有题《水调歌头》于吴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极悲壮，今录之于后："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

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丁令威宅

阳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炼丹井存焉，号“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虽旱不竭。

正讹

交让巷谓之泔浆巷。织里桥谓之吉利桥。葑门谓之府门。带成桥谓之戴城桥。字音之讹，罕有知者。

徐望圣

徐师回字望圣，师闵之弟。尝为南康太守，作直节堂。苏黄门为之记，以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为物所挠，虽松柏竹箭之坚，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盖不待文王而兴者！黄门未尝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闳中，孙林兢，曾孙藏。

羊充实

羊充实旧与予肄业郡学，其为人好崖异，且狠愎。一夕，同舍对

床剧谈，充实偶以言侵众，遂相率联句戏之云：“彼美羊充实，弯弯角向天。口内餐荷叶，尻中放瑞莲。细毛堪作笔，麓毳可为毡。子贡虽曾爱，齐宣不见怜。”其它不能尽记。充实见诸公更相应答，机锋甚锐，遂哀鸣不已。自是处众和易，待人亦有礼。谚所谓“菱角”、“鸡头”之说，信矣。

苏民三百年不识兵

姑苏自刘、白、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乾符间，虽大盗蜂起，而武肃钱王以破黄巢，诛董昌，尽有浙东西。五代分裂，诸藩据数州自王，独钱氏常顺事中国。本朝既受命，尽籍土地府库，帅其属朝京师，遂去其国。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承平时，太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大观中，枢密章公之子绎，为蔡京诬以盗铸，诏开封尹李孝寿，即吴中置狱，连逮千余人。遣甲士五百围其家，钲鼓之声，昼夜不绝，俗谓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睹，莫不为之震骇。狱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萧服、沈畸、姚忘其名重案。其至也，人皆自门隙中窥之，不敢正视。识者已知非太平气象，故其后有建炎之祸。方章氏事未觉时，城中小儿所在群聚，皆唱云“沈逍遥”，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冈杨氏子，名则之，字彝老。尝学诗于西湖顺老，学禅于大觉琏禅师。诗号《禅外集》，禅学有《十玄谈参同契》，俱行于世。尝作《早梅》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清画本难。有香终是别，虽瘦亦胜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吹

残。”又《雪霁观梅》诗云：“荒园晚景敛寒烟，数朵清新破雪边。幽艳有谁能画得，冷香无主赖诗传。看来最畏前村笛，折去难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终更好，静兼江月淡娟娟。”

纪异

盛章季文作守时，谯楼一夕为火所焚，有得其煨烬之余者，欲析而为薪，见其中有“大吉”二字，遂闻之于朝。又郡学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于州，因作《瑞石放光颂》，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为雷击其柱，火光异常，东壁额上遗四带青布巾，大可贮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诘朝视之，无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生理日益进，以行不检，两受徒刑。既拥多资，遂交结权要，然亦能以济人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赒之。又多买弊衣，择市妪之善缝纫者，成衲衣数百，当大寒雪，尽以给冻者。诸延寿堂病僧，日为供饮食药饵，病愈则已。其子勔，因赂中贵人以花石得幸，时时进奉不绝，谓之“花纲”。凡林园亭馆、以至坟墓间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黄纸封识，不问其家，径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则以违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纲经从之地，巡尉护送，遇桥梁则彻以过舟，虽以数千缗为之者，亦毁之不恤。初，江淮发运司于真、扬、楚、泗有转般仓，纲运兵各据地分，不相交越。勔既进花石，遂拨新装运船，充御前纲以载之，而以余旧者载粮运，直达京师。而转般仓遂废，粮运由此不继，禁卫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问也。勔之宠日盛，父子俱建节钺，即居第创

双节堂。又得徽庙御容置之一殿中，监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尝预曲晏，徽宗亲握其臂与语，勔遂以黄罗缠之，与人揖，此臂竟不举。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帟覆其上，每花标其名，以金为标榜，如是者里所。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叠石为山者，朝释负担，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数计。圃之中又有水阁，作九曲路入之，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老朱设酒食招邀，或遗以簪珥之属，人皆恶其丑行。一日勔败，捡估其家资，有黄发勾者素与勔不协，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妇女尽驱之出，虽闾巷小民之家，无敢容纳。不数日，已墟其圃。所谓牡丹者，皆析以为薪。每一扁榜，以三钱计其直。勔死，又窜其家于海岛，前日之受诰身者尽褫之。当时有谑词云："做园子，得数载，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爱。特将一个保义酹劳，反做了今日殃害。　　诏书下来索金带，这官诰看看毁坏。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又云："叠假山，得保义，幞头上带著百般村气。做模样偏得人憎，又识甚条制。　　今日伏惟安置，官诰又来索气。不如更叠个盆山，卖八文十二。"初，勔之进花石也，聚于京师艮岳之上。以移根自远，为风日所残，植之未久，即槁瘁，时时欲一易之，故花纲旁午于道。一日内晏，诨人因以讽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诨人指以问其徒，曰："此何物也？"应之曰："芭蕉。"有持松桧而出者，复设问，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数四，遂批其颊曰："此某花，此某木，何为俱谓之芭蕉？"应之曰："我但见巴巴地讨来，都焦了。"天颜亦为之少破。太学生邓肃，有《进花石》诗，大寓规谏之意，至今传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绍兴中，坐赵忠简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罢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运使日，尝案秦之妻弟王昌，秦

妇大衔之。俄有将两浙漕节者，密受风旨，诬劾公讥议均田良法，安置兴化军。秦死放还，除户部侍郎。事载《绍兴正论》。

无庵

昆山陈氏子，名法全，弃家从道川为僧，参请勤至。一日行静济殿前，偶撞其首于柱间，忽然大悟。旁观者见其光彩飞动，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价日增，后住湖州道场山，号“无庵”。

结带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制。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　　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先辈，被人叫保义。”

周妓下火文

昆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后系郡中籍。张紫微作守时，周忽暴死。道川适访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许，可惜许！大众且道可惜许个甚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怪脸，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殁故某人，向甚么处去？向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芳草渡头，处处《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

谐谑

鸡冠花未放，狗尾叶先生。嘲叶广文。三间草屋田中舍，两面皮缰马辔丞。田、马自相谑。冬瓜少貌犹施粉，甘蔗无才也著绯。猜谜。妇人富英，对丁中散。数行文字，那个《汉书》；一簇人烟，谁家《庄子》。筵上枇杷，宛类无声之乐；草头蚱蜢，犹如不系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镜上故钱，铜声相应。马前断事，鞍上治民。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滕达道与郑毅夫对。

思韩记

韩正彦字师德，魏公之犹子。嘉祐中，知昆山县。昆山号为难理，而公能以静胜，囹圄为之数空。创石堤，疏斗门，作塘长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万顷，部使者以最上。又请以输州之赋十三万，从近便输于县，鸠造塘余材为仓廪以贮之，民大悦。比去，遮道以留，生为立祠，作《思韩记》，镌诸石。

徐氏安人诗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诗，大不类妇人女子所为。其笔墨畦径，多出于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萧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为赋尤工。有一文士尝评之云：“近世陈去非、吕居仁皆以诗自名，未能远过也。”有诗集传于世。

吴中水利书

宜兴士人单谔，尝著《吴中水利书》。其说谓苏、湖、常三州之水潴为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吴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湖，江东则大海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道，遂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下，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今为民居、民田矣。虽增吴江一邑之赋，而三州之赋，不知反损几百倍邪！今欲泄太湖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减。元祐中，东坡在翰苑，奏其书，请行之。

翟超

昆山弓手翟超，数以勇力奋，而酷嗜《金刚经》，昼夜诵之不辍。邑有盗，尉责其巡警失职，挞之。退而愤然曰："他人被盗，而我乃受杖！"不复还家，坐于一庙中，诵经达旦。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礼东斋谦老，名之曰道川。俄为僧，见处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无惧色，虎驯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刚经》，超乎言句之外，名禅老衲，皆以为不可及。其后圆寂之际，大书四句云："我有一条铁榔栗，纵横妙处无人识。临行拨转上头关，轰起一声春霹雳。"今葬于山中。

曲洧旧闻

[宋] 朱弁　撰
王根林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曲洧旧闻》十卷，宋朱弁撰。朱弁（？—1144），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字少章，号观如居士，著名学者朱熹的叔父。弱冠入太学。高宗建炎初，以通问副使出使金国，金胁迫其仕伪齐，不屈，至被扣十七年始归宋。官终奉议郎。著述除本书，尚有《风月堂诗话》、《聘游集》、《书解》等。

以书中内容考辨，本书当撰于作者留金之时。书中无一语说及金，故名书曰“旧闻”。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追述北宋轶事，于祖宗盛德、大臣言行多所记录，其中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绍述言之尤详，“深于史实有补”（《四库全书总目》）；再是对前代及当朝文坛轶闻的记叙和评析，亦有一定见地。另外，也有少数语及神怪和谐谑的条目。

本书版本，有十卷本、二卷本、一卷本、四卷本等别。十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学津讨原》本等几种。现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误者，皆据他本予以改正，遵本丛书体例，不出校记。

卷第一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搜捕，主僧悉令登阁，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王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发钥，见虫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伟之姿，殆出于生知天纵，其所注措，初不与六经谋，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丰中奉诏作论，论成，以吾观之，殊未尽善。某尝谓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无，出于圣断，而为万世利者，今《实录》中略可数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龙潜时，虽屡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杀，故受命之后，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然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逮批诏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状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异哉！其后革辂至太原，亦徇于师曰："朕今取河东，誓不杀一人！"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密启捕贼，帝不听，久之，亦无事。

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奏乞翦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亲戚犹有见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并不见有场务监官。太祖亲见所在场务，多是藩镇差牙校，不立程课法式。公肆诛剥，全无谁何，百姓不胜其弊。故建隆以来，置官监临，制度一新，利归公上，官不扰而民无害，至今便之。

国初，宰执大臣有前朝与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即位，无所易置，左右驱使皆委靡听顺，无一人敢偃蹇者。始听政，有司承旧例，设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阳东升，焜耀万物，无敢仰视者。盖其天姿圣度，果为命代真主，岂容测度哉！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

世传太祖将禅位于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太祖以重违太母之约，不听。太宗即位，入卢多逊之言，怒甚，召至阙而诘之。韩王曰：“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太宗首肯者久之，韩王由是复用。

山阳郡城有金子巷，莫晓其得名之意。予见郡人，言父老相传，太祖皇帝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方抗周师，逾时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岁久语讹，遂以为金，而少有知者。

内中酒，盖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时喜饮之。即位后，令蒲中进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釂，独李文靖沆终觞不怿。明日，牛行、王相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欢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吾？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求文靖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予屡见前辈说此，询于两家子孙，其言皆同。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文正对曰：“立贤虽曰无方，要之，贤然后可。”是时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为言，而不知此谶乃验于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定陵屡欲用为宰执，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为参知政事，嫉丁晋公奸邪，屡欲开陈，以宰执同对，未果。每闲暇与晋公语，色欲言而辄止者数四。晋公诘之，文正曰：“弟某当远官，而老母钟爱，兹事颇乱方寸也。”晋公曰：“公可留身，面陈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尔。”明日，宰执退，而文正独留。晋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陈谓奸邪，帘帏嘉纳，丁自此黜。士论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曰：“头痒甚矣。”疾唤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谏章疏也。”问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

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帝不语久之。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盖恃帝宠也。帝起，遂呼老中贵及夫人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戒阍者云：“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房卧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亟遣莫敢少稽滞。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预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质肃公在谏垣日，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时犹衣绿，外庭不知，逮质肃薨于位，裕陵浇奠，索画影看，曰：“此不见后生日精神。”乃以此画像赐其家人，始知之，乃叹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时，京东路有一镇，其户繁盛，在本路为最。大臣建言，请增置监临官，下漕司相度，及问本镇愿与不愿。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闻奏，比进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动漕司岁计，遂别生事。”因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爱民也深矣！或云历下一镇。

或有荐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来，则廷臣更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长卒于位。

仁宗皇帝尝言，尊号非古也，自宝元之郊，诏群臣毋得以请，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号，宋景文曰：“却尊号，甚盛德也。臣下乃欲举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虚名，而损实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于是遂止。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以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以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张康节为御史中丞，论宰执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为地。”康节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为知己，安得谓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惊而问其故，康节曰：“内自左右近习，外至公卿大臣，无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谓孤寒，而反谓臣为孤寒，臣所未喻也。”当时有“三真”之语，谓富、韩二公为真宰相，欧公为真内翰，而康节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东归录》载云，知成都陛辞日，面请圣训，上曰：“镇静。”子京自著其事曰：语简而意尽，于治蜀尤得其要，真圣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试之年，其所出三题，有大臣在三京与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犹疑其或泄也。如《民监》本是诗题，《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论题，皆

临时易之。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惟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仁宗时，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姓名。晁以道尝为予言，阅岁久，又经此丧乱，若史家又复不载，可惜也。

慈圣识虑过人远甚。仁宗一夕饮酒温成阁中，极欢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圣云："此间亦无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无，何也？"答曰："上饮欢，必过度，万一以过度而致疾，归咎于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药，言者乃叹服。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昭陵谨惜名器，而于改官之法尤轸圣虑。胡宗炎以应格引见，上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最后阅其家状，云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沉滞。"遂降指挥，令更候一任与改，合入官。

李肃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论事切直，仁宗嘉纳。欧公以简贺之，甚有称赏之语，公明喜曰："欧公平日书疏往来，未尝呼我字也，此简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祷而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

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逮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览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属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肃镇广陵，苏参政某客游过之，尝献书，文肃一览，大喜曰：“观君之才，宜应制科。”对曰：“下走窃亦有此志，顾朝夕之养是急，不得三年读书工夫耳。”文肃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苏亦不辞，文肃乃荐之归朝，又于公卿间为之延誉。后三年，遂中制科。前辈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时，言利者请税天下桥渡，以佐军。张锡字贶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为害。”卒罢之。

蔡君谟得字法于宋宣献，宣献为西京留守时，君谟其幕官也。嵩山会善寺，有君谟从宣献留题尚存。东坡评本朝书，以君谟为第一，仁宗尤爱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君谟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欲诏君谟书，君谟曰：“此待诏之所职也，吾其可为哉。”遂力辞之。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余尝因《赋澄心堂纸》诗记其事，以告后来之秀，其诗见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乱，凡诸国瑰宝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库。自建隆以来，有司岁时点检之而已，未尝敢用也。至章献明肃皇后垂帘日，仁宗入近习之言，欲一往观，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诏

择日开库，设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创业艰难，此皆诸国失德不能有，故归我帑藏。今日观之，正可为鉴戒。若取以为玩好，或以供服用，则是蹈覆车之故辙，非祖宗垂训之意也。词色严厉，中官皆恐惧流汗。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哉！

卷第二

张康节守泰州，召兼侍读，以老不能进读固辞。仁宗曰：“不必读书，但留备顾问。”遂免进读，未几，擢任风宪。

厚陵初，张康节预政，屡请老，不许，诏三日一至枢密院，进见毋舞蹈。康节曰：“本兵之地，岂容尸禄养疾？”遂力求去。

熙宁、元丰间，神宗皇帝奉事两宫太后，尽心色养，有臣庶之所难能者。庆寿宝慈宫在福庆之东西，天子朝夕亲视服膳，至通夕不下关键。母弟荆、扬二王已冠，犹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闲亲亏孝，黜之于外。

裕陵务尊崇濮安庙，且欲改卜寝园，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谏。一日，潞公同对，见众人纷然而莫得其说，公徐曰：“陛下必欲迁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则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议遂罢，不复言。

岐王始封昌王时，飞语云：“昌字两日并出也。”裕陵惑之，以问大臣，大臣无能对者。吕申公知开封府，因上殿奏事罢，上从容曰：“卿闻昌王之说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圣意不能释然，以臣所见，改封大国，则妄议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广州，东坡自海南归，留款甚洽，其唱和诗亦多。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某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坡曰：予见章子厚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

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宁中《三经义》成，介甫拜尚书左仆射，吕吉甫迁给事中，王元泽自天章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力辞不受，裕陵欲终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宠，宜从其志。"由是王吕之怨益深。吉甫未几以邓绾等交攻，出知陈州，而发私书之事作矣。

元丰初，官制将行，裕陵以图子示宰执，于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司马温公姓名；又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东坡姓名，其余与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处。仍宣谕曰："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王禹玉曰："领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谓同列曰："此事乌可？须作死马医始得。"其后上每问及，但云臣等方商量进拟，未几宫车晏驾，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贬，无人名正其罪，绍圣间党论一兴，至崇、观而大炽，其贻祸不独缙绅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叹恨也。

裕陵弥留之际，宣仁呼小黄门，出红罗一段，密谕之曰："汝见郡王身材长短大小乎？持以归家，制袍一领见我，亲分付勿令人知也。"后数日，哲宗于梓宫前即位，左右进袍皆长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备，皆仓皇失色。宣仁遣宫嫔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门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谤大喧，成章不平之，尝明此事于巨珰，巨珰呵之曰："无妄言，灭尔族也！"

神宗皇帝喜谈经术，臣下进见或有承圣问者，多皇遽失对。范忠宣谓立法本人情，怨讟可虑，造膝之际，累数百言。且曰："愿陛下不见是图。"帝曰："如何是不见是图？"忠宣对曰："唐杜牧所谓'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赵元考彦若，周翰之子也，无书不记，世谓"著脚书楼"，然性不伐，而尤恭谨。馆中诸公方论药方，有一药不知所出，虽掌禹锡大卿

曾经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问之，渠必能记也。”时元考在下坐，对曰：“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叶第几行。”其说云云，检之果验。然众怪之，曰：“诸公纷纷而子独不言，何也？”元考曰：“诸公不见问，某所以不敢言耳。”元丰间，三韩人使在四明唱和诗，奏到御前，其诗序有“惭非白雪之词，辄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问“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荐元考。元考对：“在某小说中，然君臣间难言也，容臣写本上进。”本入，上览之，止是夫妇相酬答言语，因问大臣赵彦若何以不肯面对？或对曰：“彦若素纯谨，僚友不曾见其堕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谨如此也。”上嘉叹焉。

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用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元牒缴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后逵论韶并不报，而韶遂得志矣。予旧见前辈语及此事，无不切齿，而新进小生往往以此谈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游太学，论及韶行事，亦以此为智数过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时苟合干进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谓经此大变故，犹守旧闻。如此等辈，真是不识浊净，其可责哉！

宣仁同听政日，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药院缮写，各为一大册，用黄绫装背，标题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时时省览。或曰此事出于帘帏独断，外廷初不知也。予见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宣仁闻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终是与人不同。”是日晚，问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称贺之意乎？用纸扇是人君俭德也，君俭则国丰，国丰则民富而寿，大臣不独贺官家，又为百姓贺也。”

建中靖国间，虞策经臣除吏部尚书，正谢日犹辞不已，且曰："臣声华望实不逮王古远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谓陛下何？"上曰："王古虽罢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奸党置籍，用蔡京之请也。始刻石禁中，而尚书省、国子监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宁四年冬，因星变，上命碎之。时国子监无名子，以朱大题其碑上，曰"千佛名经"。其后岁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录，独刘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几，器之之讣至东里，晁以道对宾客诵"南岳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语，而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丧殆尽，缓急将奈何？"客曰："世未尝乏材，前辈虽有殄瘁之感，安知无后来之秀？"以道曰："人材之于世，譬如名方灵药之于病也。世之集名方储灵药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备，至于疾既弥留，乃始阅方书而治药材，不如见成汤剂为应所须，而取效速也。"时坐客无不深味其言而叹服之。

张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宠，慈圣光献尝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语宰相梁适曰："废后之事如何？"适进曰："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谓前已废郭后也。帝意解，因闲语光献曰："我尝欲废汝，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后适死，光献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万作醮，帝适见其事，问之，光献以实告。帝叹息，自后岁率为之，至光献上仙乃止。才臣，退傅文懿公诸孙也。

国朝以来，凡州县官吏无问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庆谢，盖在任日除私过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庆谢之礼，为此故也。自新政初颁，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减指挥，自是成例，而命官有过犯，虽经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断，以此恩霈悉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厘正之者。

祖宗时，执政大臣多选声华望实厌于公论者，间有失于考慎而喧物议，则往往务含容之，听其善去，以全国体。如欧公乞保全孙沔，

刘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进少年，不严堂陛，专视宰相风旨以快私意，至无瑕可求，则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众听，殊非厚风俗之道也。

祖宗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晁文元任翰长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养，乃奏乞免注拟差遣，特恩许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从遂以陈乞子弟差遣为恩例，乃知员多阙少，大异于曩日也。

祖宗时，州郡虽有公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至有灭烛看家书之语。元丰以来，厨传渐丰，馈饷滋盛，而于监司特厚。故王子渊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时数出，谓之㑹巡。元祐元年，韩川以朝奉郎为监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时，置京城觇者，专为伺察闾阎有冤枉及权贵恃势倚法病民耳。其后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窃议，当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论，则谓之谤议；民有愁叹，则谓之腹诽，殊失祖宗之意。习见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经术传贾文元作，文元，其家婿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经术实文元发之，而世莫有知者。当时在馆阁谈经术，虽王公大人，莫敢与争锋。惟刘原父兄弟不肯少屈。东坡祭原父文，特载其事，有“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之语。祭文宣和以来，始得传于世。

乐全守陈，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为赵济所劾，谪知汝州，假道宛丘，与乐全相见。闲寒温外，富公叹曰：“人果难知，某凡三次荐安石，谓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乐全曰：“自是彦国未识此人，方平于某年知举，辟为点检试卷官，每向前来论事，则满试院无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绝之，至今无一字往还。”公不语久之。孙朴元忠时与乐全子弟在照壁后，亲闻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尧夫，传《易》学，尤精于数，居洛中。昭陵末年，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朝廷屡诏不起，后即其家授以官，尧夫力辞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丰末卒，谥曰康节。

欧阳公在政府，闻康节之名，而未之识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经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谒邵先生，致吾钦慕而无由相见之意。彼若留汝为少盘旋，不妨，所得言语，悉报来。"叔弼既到门，尧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说话终日。尧夫又自道平生所见人，所从学，所行事，谆谆不休。已而，又问曰：君能记否？至于再，至于三。棐虽敬听之，然不晓其意也。以书报公，公亦莫测。逮元丰间，尧夫卒，有司上其行应谥，而叔弼为太常博士，当作谥议，乃始恍然悟尧夫当时谆谆，盖是分付兹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纯之于青衣儿，虽其事不同，而前知，实相类也。

温公与尧夫水北闲步，见人家造屋，尧夫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当自倒。"又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为水所坏。"温公归，因笔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后，久而忘之。因过水北，忽省尧夫所说，视其屋，则为瓦砾之场矣。问于人，皆如尧夫言，归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韩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无所因附而特起，岁久遂成大树，高数寻，亭亭然可爱。韩秉则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见如此者，盖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岂非草木中豪杰乎？所谓不待文王犹兴者也。"秉则笑曰："君言大是。请以此为题而赋之。"予时为作近体七字诗一首，诗见予家集中。

晁检讨说之字季此，于崇宁初尝为予言，富公晚年见宾客，誉其奉使之功，则面颈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于暇曰以问公，公

曰：“当吾使北时，元勋宿将皆老死久矣，后来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徒以聘问络绎，恃以无恐，虽曲不在我，若与之较，则彼包藏祸心，多历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币，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尝论之，惜乎东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为薛简肃公所知，及来中州，人未有知者。初与二宋相见，二宋亦莫之异也。一日，相约结课，以《长啸却胡骑》为题，公赋成，二宋读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谓公曰：“君赋极佳，但破题两句无顿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从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称赏，乃定交焉。

卷第三

范忠文公与司马文正公，平生智识谈论趣向，除议乐一事不同外，其余靡所不同。元祐初，温公起为相，忠文独高卧许下，凡累诏，皆力辞不已。其最后表云：“六十三而求去，盖不待年七十五而复来，谁云中理？”朝廷从之。当是时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举，而人至今以为美谈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孙也。尝梦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长短大小皆逾制，如我官，未应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梦，而坟寺僧忽报：“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断其身为二”，乃始惊惧，遍与亲旧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犹守礼不逾，况生前乎！

蜀公与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后来士大夫茶器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晁以道尝以此语客，客曰：“使温公见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许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长啸”名之，前有茶醾架，高广可容数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时，燕客于其下，约曰：有飞花堕酒中者，为余釂一大白。或语笑喧哗之际，微风过之，则满座无遗者，当时号为“飞英会”，传之四远，无不以为美谈也。

按状元之目，始自辟召，而本朝科举取士之法，合以省试正奏第一名当之，今呼廷试第一名为状元，非也。元祐间，潞公在朝，因马涓来谢，尝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郑毅夫廷试日，曾明仲为巡察官，方往来之际，见毅夫笔不停缀，而试卷展其前，不畏人窃窥，意甚自得。明仲从旁见其破题两句云："大礼必简，圜丘自然。"因低语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惊顾，知是明仲，乃徐读其赋，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礼圜丘"二字，自觉破题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场。予屡见前辈说此事，所说皆同。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上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薨数日，须眉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也。东坡云："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如是尔然。"范氏多四乳，故与人异，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与万物斯尽也。

查道善鉴人物，知许昌日，张文懿罢射洪令归阙，过之，一见大悦，以书荐于杨大年，大年令诸子列拜之文，懿辞不敢当，大年曰："不十年，此辈皆在君陶铸之末，但恨老朽不见君富贵耳。"其后，果如其言。

张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长七尺二寸，人皆异之。初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谒公曰："吾尝得相法于异人，公正鹤形，不十年相天下，寿考绝人甚远。"又县之东十里余罗汉院僧善慧，梦金甲神人叱令洒扫庭宇，相公且来矣，诘朝诵经以待之，即文懿公也。慧语此，文懿谢之云："安有是事！"

张文懿虽为小官，而忧民出于至诚。在射洪，祷雨于白厓山陆史

君之庙，与神约曰：“神有灵，即赐甘泽；不然，咎在令，当曝死。”乃立于烈日中，意貌端悫。俄顷，有云起西北，䨱磉四合，雨大沾足。父老咨异，因为立生祠焉。

洪州顺济侯庙，俗号小龙。熙宁九年，发安南行营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见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驿祭谢，希言至庙斋宿，是夜，龙降于祝史欧阳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礼之际，微举其首，祭毕，自香合出于案上供器间，盘旋往来，徐入帐中。其长短大小，变易不一。执事官吏百余人皆见之，乃诏封顺济王。

陈文惠初见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风骨，谓可以学仙，引之同访白阁道者。希夷问道者：“如何？”道者掉头曰：“南庵也，位极人臣耳。”文惠不晓南庵之语，后作转运使，过终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适自南庵来。”乃遣左右往问南庵所在，因往游焉。行不数里，恍如平生所尝经历者。既至庵，即默识其宴坐寝息故处。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诗八韵纪其事，予恨未见也。

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尝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以延誉，未尝以位貌骄人也。

欧公父为绵州司户参军，公生于司户之官舍后，人于官舍盖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赋诗。予政和初访蜀人张元常于兴国寺，见其唱和诗，颇有佳者。

《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

欧公在颍上，日取《新唐书》列传令子棐读，而公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嗟赏曰：“若皆如此传，其笔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张文节独知之。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莫能夺，然当时未知其言之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则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麦、纩绢、□鞋钱，食盐钱。

“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谓苍生何？”此谢绛希深《上杨大年秘书监启事》。大年题于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尝得其全篇观之，他不称是；然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困，亦今人少见者。”大率此体前辈多有之。欧公谢解时亦尚如此未变也，此风虽未变，近世文士亦不能为之。

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问之，对曰：“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学问，操履甚于贫儒。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时，以败扇障日，徒步往来，人往往不知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东王文正家。觉林寺，盖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开修史书，吕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间，申公当国，或以为言，公不答，待子开如初。客以密问公者，公曰：“肇所职，万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书非耶，天下自有公议；所书是耶，吾行其私，岂能使后世必信哉！”晁以道尝为予说其事，叹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吕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为都司。一日，台疏论稽违事，语侵宰执，微仲曰：“台省稽违，既有白简论列，则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简之意，专在宰执。”微仲曰：“论而当，当施行之；论而不

当，自有公议，不宜以语言见侵，便怀私忿。况身在华要，宜务宽大，君等无惑乎未作贵人也，这些言语，犹容纳不得！”众皆惭而退。

予在太学，同舍有诵曾南丰集者。或曰：“子何独喜此？”答云：“吾爱其文似王临川也。”时一生家世能古文，闻其言，大笑曰：“王临川语脉与南丰绝不相类，君岂见其议论时有合处耶？”予殊未晓其意，久之而疑焉。后二十年，闲居洧上，所与吾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弟，颇皆好古文，因说黄鲁直论晁无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鲁直不知前辈，亦未深许介甫也。”予尝见欧公一帖，乃答人论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见此帖，今在孙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气类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为乐全客，元祐间为秘书少监，以帖中语考之，乃是介甫方辞起居注时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辈名士多赋濂溪诗。茂叔能知人，二程从父兄南游时，方十余岁，茂叔爱其端爽，谓人曰：“二子他日当以经行为世所宗。”其后果如其言。崇宁以来，非王氏经术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学者号伊川学，往往自相传道，举子之得第者，亦有弃所学而从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对群弟子，取《毛诗》读一二篇，掩卷曰：“诗人托兴立言，引物连类，其义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浑然如此，诸君尚何疑耶？若劳苦旁求，谓我所自得，以眩惑后生辈，吾不忍也。非独《诗》为然，凡圣人书，熟读之其义自见，藏之于心，终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笃耳。”

谢良佐字显道，韩师朴在相位，闻其贤，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状先往见之，因具道所以愿见之意，士大夫莫不惊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执稍礼下贤士者，类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惯见也。

晁之道名詠之，黄鲁直字之叔予，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

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无咎初似不乐，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驹也。”

晁之道读《旧唐书》，谓予曰：“杜甫论房琯，肃宗大怒，当时人莫不为甫危之。而崔圆等皆营救，时颜鲁公为御史中丞，曾无一言。”予尝谓鲁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赋《八哀》，独不及之，岂赋此诗时鲁公尚无恙耶？将诗人不无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顷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许、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凡四种。许下韩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为致椒萼、绿萼两种，各四根，予植之后圃，作亭，遂以绿萼名之。书曰：他日访公于溱、洧之间，杖屦到门，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绍介也。景文，三韩家少师子华孙也，风采瑰润，字画遒媚，亦好作诗，尝为都厢，人颇才之。

中岳顶上松干如插笔，其间数株，上巨下细，枝柯似枯槎，皮或剥落，有半荣者。僧指云：此是岳神为珪，禅师夜移，天将晓，其鬼兵惧，遽倒植之而去。其言虽难信，而其树亦可怪也。

郑、许田野间，二三月有一种花，蔓生，其香清远，马上闻之，颇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为鹭鸶花，取其形似也，亦谓五里香、红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痒树也，其花夏开，秋犹不落，世呼百日红。

密县有一种冬桃，夏花秋实，八九月间，桃自开，其核堕地而复合，肉生满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银桃而加美，亦异也。

语儿梨初号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语儿何义？郑州郭傧蒙陵旁产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儿数岁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辄谓

人曰：“大好！”众惊异，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陈振著小说云：“语儿当为御儿，盖地名梨所从出也。”按御儿非产梨之地，不知陈何所据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结实迟者莫如橘。谚云：头有二毛好种桃，立不逾膝好种橘。盖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无芒者为和尚稻，亦犹浙中人呼师婆粳，其实一也。

溱、洧之源出马岭，今在河南府永安界，号玉仙山。历城东南为溱、洧，其水清，有鱼数种，土人不善施网罟，冬积柴水中为罧音渗。以取之，以捣泽蓼杂煮大麦撒深潭中，鱼食之辄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复活，谓之醉鱼云。

麦秋种夏熟，备四时之气，荞麦叶青、花白、茎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结实时，最畏霜，此时得雨，则于结实尤宜。且不成霜，农家呼为解霜雨。穄，西北人呼为糜子，有两种，早熟者与麦相先后，五月间熟者，郑人号为麦争场。

草乌头，近畿如嵩、少、具茨诸山，亦多有之。花开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园圃，号鸳鸯菊，盖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种，俗说檀心者，号酴醾，不知何所据也。京师初无此花，始禁中有数架，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号禁花，今则盛矣。

银杏出宣、歙，京师始惟北李园地中有之，见于欧、梅唱和诗。今则畿甸处处皆种。予游阳翟北四十里龙福寺，寺在超化南乱山中，佛殿前有数树，树大出屋而不结实，同游朝散大夫许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腊月去根傍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亦犹人炷艾耳。吾屡试之矣。”同叔为人敦厚方实无城府者，其言当不欺云。

卷第四

龙福寺据大龟山腹，前负佛殿，山西有雁翅岭，岭下有龙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禅师，相传云，山旧多虎，猎者数人，方射虎，有僧来乞食，猎者指虎穴绐云：“彼有吾茇舍，食饮略具，可往一饱。”僧如言而往，日将暮，寂不闻声，乃登东岩望之，见僧跏趺坐穴中，虎驯绕其侧，惊异，弃弓矢罗拜，大呼曰：“愿为师弟子，不复射生矣。”僧筑庵大龟山腹，自此虎不为害，学徒日盛，遂为大寺。后以龙潭祷雨屡应，赐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禅师祠堂，塑像是真身，猎者五人侍左右。

龙福寺门外东偏，有修竹二亩余，殆不减洛中所产。有鼠喜食其笋，寺僧于笋生时置鼓昼夜鸣之，谓之惊鼠鼓。予与韩秉则同游见之，秉则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挝鼓，传中又添此一事，以为后人笑谈也。”

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入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其两子以暖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吾不害尔子，以暖足耳。”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台山太平兴国寺者，直《金刚经》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遗址也。相传云，昔有僧诵经庵中，患于乏水，适有虎跑，足涌泉鬻沸徐清，挹酌无竭，因号“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凉山清凉寺，始见于《华严经》，盖文殊示现之地也。去寺一里余，有泉号一钵，泉一钵许，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虽盈而

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异也。清凉山数出光景，不可胜纪。甲寅年腊月八日，夜现白圆光，通夕不散，人往来观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见，尤为殊异。

秘魔岩灵迹甚多，尝有飞石入厕，度其石之尺寸，则大于户，不知从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岩者，则必有石落中路，或飞石过耳如箭声，人皆恐怖。

长松产五台山，治大风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癞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于清凉传，而《本草》未之载也。

嵩少比南方山极雄壮，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润之气，石皆坚顽，不可镌凿，峻极上院。尝于其院东凿井，经年才深丈许，每凿一寸，顾佣钱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当积薪其中然之，乘热沃以酽醋，然后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尝语其寺僧，但恐山中难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余有泉一眼，清甘可饮，旧号“救命水”。欧公与圣俞同游时，改为“醒心泉”。或云旧名虽鄙恶，然亦得其实也。

虎头岩在真君观西，岩北有一谷，幽深而险，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尝言，顷年采药其中，粮绝，掘山药煮食，见一藤引蔓甚远，而叶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长数尺，盖亦山药也。大茎可享半月，戏目为玉柱，其后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峰，其下为玉柱川，鬻山药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实不知本末也。

巴榄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长，来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种之，亦生树，似樱桃，枝小而极低，惟前马元忠家开花结实，后移植禁御。予尝游其圃，有诗云：“花到上林开。”即谓此也。

大隈山，即庄子所谓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产一种木，身干枝叶皆如槐，三二月开花，色红而细，俗呼为槐三香，亦有种园圃

中者。

具茨山亦产蕨，采药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图经》，黑狗脊有一种，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盖苗已老，修书遗其说耳。具茨人虽采蕨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为小儿拳。予游龙福寺见于道旁，自尔岁遣人采焉，山下人知其为蕨，稍有珍之者。

药有五加皮，其树身干皆有刺，叶如楸，俗呼之为刺楸。春采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谓之苦中甜云，食之极益人。予在东里，山中人岁常以此饷，因移植后圃，盖无可玩者，特为其芽可食耳。

密县超化寺，乃畿西山水胜处。考碑碣，始建于隋。泉色如琉璃，涌为珠出波面，其池极浅，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岁中贵人降香，乃于塔东命以锹试之，一锹泉涌出，至今谓之一锹井云。

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道家方书亦有用者，呼为鹤膝草，取其茎之形似也。然泽蓼有二种，味辛者酒家用以造曲，余不入用也。

藜有二种，红心者俗呼为红灰藿，徒吊切。古人食之，多以为羹，所谓藜羹不糁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岂园蔬多品而不顾乎？然山人处士未之弃也。其身干轻而坚，以为杖，则于老者尤宜。唐人犹有编为床者，往往见于篇什。仙方用之为秘药，或入烧炼药，多取红心者，易名为鹤顶草。

石炭不知始何时。熙宁间，初到京师，东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铁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于何时也。予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隋王邵论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则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处处有之，其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复说也。

欧公作《花品》，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然思公《花品》无闻于世，宋次道《河南志》于

欧公《花品》后，又增二十余名。张峋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颜色容状，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访于老圃，得种接养护之法，各载于图后，最为详备。韩玉汝为序之，而传于世。大观政和以来，花之变态，又有在峋所谱之外者，而时无人谱而图之，其中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予在南平城，作《谢范祖平朝散惠花》诗云："平生所爱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愿。姚黄三月开洛阳，曾观一尺春风面。"盖记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诸孙也。以雄倅致仕，居许下被俘，惠予花时，年六十一岁矣。

峤南山水极佳，而多奇产。说似中州人，辄颦蹙，莫有领其语者。以其有瘴雾，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予大观间见供备库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职度五岭，历二广，差遣北归，已七十九矣。得监东太乙宫香火，其体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许人。宣和间，其族人云尚无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赋《思归乐》言赵卿事不诬。而东坡《答参寥报平安书》云：虽居炎瘴，幸无所苦，京师国医手里死汉甚多。此虽宽参寥之语，与元微之至商山所赋，盖为不独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过论也。

郑州东仆射陂，盖后魏孝文迁洛时，赐仆射李沖之陂也。后人立祠，远近皆呼为仆射庙。章圣皇帝西祀过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传为李卫公仆射庙。土人得卫公行册以藏庙中，而崇宁以来赐庙额，亦以为卫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笔谈》载淡竹叶，谓淡竹对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种竹叶，稍大于常竹，枝茎细，高者尺许，土人以作熟水，极香美可喜。方药所须，悉用之有效，岂存中未之见耶？

新安郡婺源县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引而不长，叶类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盖食之味苦，而有余甘也。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食之无害，往往便以为逐血药也。又

呼苦益菜，访之医家，莫有知者。

去钜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经》，名达活，源深流长，广轮数百里享其利。咸平间，刺史柳开疏泉一支，植千柳，为亭于其上，为一郡胜游之地。熙宁壬子岁，泉忽沦伏不见，后五年元丰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祷于泉上，不越月而复出，再逾时而浩浩汤汤，倍加厥初，阖境神异之，因易名为再来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减，当时通判虢州王宏微为志其事，刻石尚存焉。

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

谢涛字济之，绛之父也。绛为太子宾客，女适梅尧臣，幼为王黄州所知，世称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黄才叔喜自负其文，谓涛曰："公能损益一字，吾服公。"涛为削去二十字，才叔虽不乐，然无以胜之也。

欧公论谢希深曰：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希深制诰尤得其体，世谓常、杨、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录》三卷。文康预修《传灯录》、《册府元龟》。景德中命近臣修书时，杨文公为太常丞制，以二公并命，论者以才名等夷，非复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长户部，丰相之自独坐迁工部尚书。敏中表言："丰稷厚德，时所领属，臣古实不逮也，乞立班在丰稷下。"诏不从，士大夫至今以为美谈。

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陈

叔易常为予言此事，叹曰：“此风岂可复见耶？”

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

读欧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无斫削工夫。及见其草，逮其成篇，与始落笔十不存五六者，乃知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趋无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于所见，而于所不见，则必以为疑。孙皓问张尚曰：“‘泛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诗》又云‘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矣。”皓忌其胜己，因下狱。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于所见，遽谓柏不可以为舟，断以己意，以训导学者，而弃先儒之说，可怪也。《邶之风》言舟宜济渡，犹仁人宜见用，柏宜为舟，《鄘风》亦然。乃独于《邶风》释之，可以概见也。况非其地之所有，风俗所宜，诗人不形于歌咏，昔人盖尝明之矣。孙皓虽忌张尚之胜己，然不敢以训人也。

宇文大资尝为予言：《湘山野录》，乃僧文莹所编也，文莹尝游丁晋公门，公遇之厚，其中凡载晋公事，颇佐佑之。予退而记其事，因曰：人无董狐之公，未有不为爱憎所夺者。六一居士诗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然后世岂可尽欺哉？

介甫对裕陵，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惟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骇此语。予与韩秉则正言论此，秉则

曰："道理之妙，当求于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具在六经，不可揜也。欧公识与不识，姑置之勿问，不知介甫所谓'道理'，果安在？抑六经之外，别有道理乎？东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介甫当时在流辈中，以经术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锋，故东坡特于祭文表之，以示后人。然亦未知其于君臣间如此无顾忌也。"时坐客颇众，莫不以秉则之言为然。

唐制，常参官自建中以后，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以自代，所以广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袭，惟两制以上，乃得举自代，而常参官不预也。祖宗以来，从官多举已仕官而名级尚微者，韩子华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选，而莫有继之者。建中靖国间，刘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举一布衣，忘其姓名。当时莫不骇异，而不知援子华例也。熙宁末，曾旼以常润团练推官，为福建常平属官，乞朝辞上殿，阁门以前，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罢为潭州州学教授。

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里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坐人，而意终不乐。

章子厚与晁秘监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间，子厚有诗云："寄语三同晁秘监。"寄语乃谓此也。然绍圣初，子厚作相，美叔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违，因进谒力谏之，子厚怒，黜为陕守，美叔谓所亲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谪，钱勰草词云："硜硜无大臣之体，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衔之。绍圣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对南山岩岩"之语。在庭士大夫相语云："今则几几岩岩，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几，钱自吏部尚书贬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

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徽宗践祚，流人皆牵复，而少游竟死贬所，岂非命耶！

朝廷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建圣祖殿。张文懿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诏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观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刘道原自洛还庐阜时，过淮南见晁美叔，美叔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訞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訞学已为今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恕与公老矣，诸郎皆自见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县王诰，字宣叔，少习文，应进士举，以家贫训幼学为业，屡取乡荐，而于省试辄不利。每赴省试，必梦胡僧，姿状雄伟，谓曰：“君此行徒劳耳。君骨相虽主有才，而不应得禄。位寿可过耳顺，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余，又将赴省试，梦前僧相贺曰：“君是举必登第无疑矣。”梦中诘之曰：“师向语我不当得禄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导童子，用心笃志，不负其父母所托，为有阴德，故天益君算，而报君以禄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陈古乐器曰：“君姑记之，异时当自悟也。”厥后亦数有梦，但其僧不复见，而所陈乐器如初。时蜀公方献新乐，诏于延和殿按试，诰意廷试必问乐，凡古今乐事无不经意者。逮试日，所得赋题乃《乐调四时和》也。是岁始预正奏名，遂于马涓榜下赐第。历官数任，以奉议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于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为记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于迹盗尤有法。潞公过郑失金唾壶，明仲见公于驿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嘱付之。既去不食，顷已擒偷唾壶人来矣。潞公归朝，大称赏之。

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壮舆之子所

记才三千字，晁以道戏壮舆曰：“更两世当与我相似。”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昼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承君建中靖国间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为提举常平，以非其所素学，辞不受，士论美之。

东坡云，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死，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指呈之，悉与温往返密计，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与石碏比。然超不谓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东坡云："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东坡至儋耳，见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樕丛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结子如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亦颇涩。童儿食之，或大便难。叶背白，如石韦状，野人秋夏病痢，食其叶辄已。海南无柿，人取其皮剥浸烂杵之得胶，以代柿漆，盖愈于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浊，近又大府滑，百药不瘥，取倒黏子嫩叶蒸之，焙燥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余，二府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海漆"，而私记之，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为膏以剂，不复用糊矣。

东坡在海外，于元符二年春且尽，因试潘道人墨，取纸一幅，书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痹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上蘚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

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东坡因子过读《南史》，卧而听之，语过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时人称为‘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除书到，乃知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君辈为我志之。”

东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弹琵琶，制《道调》，梁州国工康昆仑求之不得，后于元载子伯和处得女乐八人，以其半遗段，乃得之。予家旧有婢，亦善作此曲，音节皆妙，但不知道调所谓。今日读《唐史·乐志》云：高宗以为李氏老子之后，故命乐工制《道调》，皆在海外语过者。

东坡云，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曰：某宫多不可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正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予尝闻琵琶中作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

东坡言，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数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辅国奏云，云《太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别制诸钟，帝以为然，乃悉取诸乐器磨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自肃、

代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钟声也，悲夫！

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始在梁师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

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蠹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

温公既薨于位，而元丰余党以先政撼摇宰执，刘莘老持两端，独微仲子由奋不顾身，靡所依违。时韩川上言云：“伏闻朝廷谓前日臣下罪恶，已赐施行，将降诏书，自今以前事状，更不复问，戒敕言者，不许弹劾。得于传闻，臣不敢信，反覆开陈累千百言，盖疑莘老也。”后三月，果有诏书，谓“罪显者已正，恶巨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一应今日以前事状，一切不问，有司不得施行”。川

遂言张璪罪显恶大，独在朝廷，而刘器之等交攻不已，因并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议者论微仲子由非不虑后患也，为天下计，当如此耳。

予尝闻陈叔易与人言，韩川章疏崔台符、杨伋、王孝先等，元丰以后，次第为大理卿，专视蔡確风旨。数年以来，锻炼刑狱，至二万二千余事，而诉理所才八百余事。则知贫弱不能自诉，及流移死亡而无人为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绍圣、崇宁干进之臣，持此藉口，指为谤讪，而不推原专视宰相风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误国者终以忌器，不可论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编类臣僚章疏，而韩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断过刑狱数目，与当时所传不差。

熙宁大臣以缙绅不附，多起大狱，以胁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辅。元祐间，置诉理所专为新州之党，上误裕陵。建中靖国元年，范致虚知绍述之说复行，引诉理为言，欲击韩师朴而助曾子宣。师朴论其奸，自谏垣出为郢倅，既到任，谢表犹云云不已。其略云：岂十九年之睿断，有八百件之冤刑。当时读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恶其心术之险也。

卷第六

丰相之作独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见丰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设施始得。”子宣闻其言怒甚，翼日罢为工部尚书，故相之谢表云：“内侍已成于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于封章。”俄闻报罢，盖相之屡言郝随不听，而欲论子宣又不果也。

刘德初为仪真教授，日与官奴密游，监司欲发其事，晁美叔秘监时为大漕，其子之道从容言刘与某气类不相合，然其人必贵，美叔因营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国间，德初知时事将变，谓吴材圣曰：“吾侪取富贵，正在此时。晁之道有文章，善词令，可引为台谏以相助。”之道闻二公言，答曰：“此固所愿，但某自视骨相，不是功名会中人。若不见听，恐必败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强，遂止。

邢恕字和叔，吕申公、司马温公皆荐其才可用。子居实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学早就，议论如老成人。黄鲁直诸公皆与之为忘年友，所谓“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张新政之初不本于人情者，和叔见申公密启曰：“今日更张，虽出于帘帏，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为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几，复以此撼摇温公。温公曰：“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听纳其说。绍圣中，言二公有废立之意，而己独逆之，阴沮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踪迹诡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酝酿已成，密令觇者于高氏南北二第，讥察其出入。哲宗将御后殿施行之钦成知之而不能

遏，以闻钦圣。钦圣曰：“事急矣。”乃同邀车驾，问曰：“常时不曾御后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隐。钦圣曰：“大臣既有异谋，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后，饮食起居尽在娘娘阁，未尝顷刻相离也。使娘娘果怀此心，当时何所不可，乃与外廷谋乎？”哲宗始大悟，怀中探一小册子，以授钦圣，遂降指挥，不御后殿，其事遂寝。然申、温二公犹追贬也。惇夫是时已蚤世矣。鲁直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谓此也。建中靖国间，钦圣降出小册子，和叔放归田里，曾子开行词头，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窜斥之罪，欺天误国，职汝之由。矧汝于彼二人，实门下士，借重引誉，恩意非轻。一旦翻然，反为仇敌，挤之下石，孰谓虚言！子厚于谪所闻之惶惧，于谢表中自叙云：极力以遏绝徐王觊觎之谤，一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岂惟密尽于空言，固亦显存于实状。反覆诡诈，掠虚美者他人；戆直拙疏，敛众怨于一己。所谓欲盖而弥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变神宗役法，苏子由任谏官，得其奏议，因论列其事。至崇宁末，京罢相，党人并放还，寻有旨：党人不得居四辅，京再相，子由独免外徙。政和间，子由讣闻，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王辅道为予言，京以子由长厚，必不肯发其变役法事，而疑其诸郎，故恤典独厚也。

蔡京进退，倚中贵人为重，恨无以结其心，每对同列言：三省、枢密院胥史文资中，为中大夫者，宴则坐朵殿，出则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勋劳者甚众，乃以祖宗以来正法绳之，吾曹心得安乎？于是幸门一开，建节者二十余辈，至领枢府封王为三少时。时陶铸宰执者，不无人焉。

吴伯举守姑苏，蔡京自杭被召，一见大喜之。京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为中书舍人。时新除四郎官，皆知县资序，伯举援旧例，言不应格。京怒，落其职知扬州。未几，京客有称伯举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当久弃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

人，两者岂可得兼耶？”

蔡京丰吏禄以示恩，虽闲局亦例增俸入。张天觉作相，悉行裁减，邹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尝谓晁检讨曰：“天觉此事，吾侪无异词。但当贫窭之际，不能不怅然。”乃知天下人喻义者少也。

自崇宁以来，给舍多不论驳。靖康新政，人人争言事，唐恪在凤池，谓朝请大夫王仰曰：“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以道闻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发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书君使之达此意。

熙河用兵，岁费四百余万缗，自熙宁七年以后，财用出入稍可会计者，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元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事，所取到元丰八年最近年分，五州军实费，计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二贯。今随事相度裁减，除豁共约计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余贯，鄜延开拓不在其数。北边自增岁赐以来，绵絮、金币不过七十万，是一岁开边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没不时，赤子蹈锋镝之祸者，可胜痛哉！东坡云：横费之才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真保国者药石之论也。用兵与结好，其利害相悬绝如此。曹南院帅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识真雄杰人哉！

政和以后，黄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恩数视两府者，凡数人，而张侍晨虚白在其流辈中，独不同。上每以“张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学，而于术数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发于酒，曰：某事后当然，已而果然。尝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后尽言，无所讳，上亦优容之，曰：“张胡，汝醉也。”宣和间，大金始得天祚，遣使来告，上喜宴其使。既罢，召虚白入语其事。虚白曰：“天祚在海上，筑宫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惊，上亦不怒，徐曰：“张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见虚白，抚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应于今日，吾恨不听汝

言也。”虚白流涕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圣躬，既往不足咎也。”

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矢。《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视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信后世，岂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每燕集，屡举以为笑。

王平甫该洽善议论，与其兄介甫论新政，多援据，介甫不能听。侄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陈楮泉，平甫启曰：“兄在相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雱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尝以仓法绳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门下独不行仓法耶？”介甫大怒。

王观恃才放诞，陆子履慎默于事，无所可否。观尝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极相善也。观寝疾，子履往候之，观恶寒，以方帽包裹，坐复帐中，子履笑曰：“体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谓‘王三惜命’也。”观应声复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当时闻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为内翰，刘贡父与从官数人同访之，下马，典谒者报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贡父语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众惊而问其故，贡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众始悟其为戏，乃大笑而去。

杨畏字子安，元丰、元祐、绍圣更张，独能以巧免，世号“杨三变”。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驾幸蔡京第》诗，有“拜赐应须更万回”，太学呼为薛万回。昂守洛师日，杨闲居洛下，一日，府宴别无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问一幕官曰：“今日府会他客不与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难得如此好属对耳。”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日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过其家吃韲饭，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笑投匕箸，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待。”贡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毳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世俗呼无为模，又语讹模为毛，尝同音，故坡以此报之。宜乎，贡父思虑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狱，为吴冲卿在揆路，见安石更张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摈弃老成，欲渐召用，新州知不为己利，故因相州吏词连宰相。凡冲卿亲戚官属，皆鞫考钩致其语，裕陵独明其无他，而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共论台狱不直，皆罢去。新州代润甫为中丞，冲卿久之求退，新州终以击搏辅政，自此观望成风，为裕陵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

政和间，常子然、谢任伯、江子我同访晁伯宇及其弟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观梁萧子显《古今同姓名录》，见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两□□，一在太宗时，见于《登科记》，官不甚显。"叔用曰："以此诸人聚于一时，则奈何？"伯宇曰："无害，吾此有九张良，足以制之。"座上无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见今人读书比古人少也。

韩持正侍郎字存中，虽为张宾老所知，在从班十八年，无所附丽，故蔡京不喜。大观以后，多偃藩于外，能知本朝典故，谈祖宗时事，历历如在目前。宣和间守郑，京西路旱蝗，蝗独不入郑境，客或誉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论时事，后必如何，至今无一言不中。自郑归老，至于曹，建炎初卒于家，平生好事极多。予愿志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许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为，而畏人不从者，多托元丰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胁持，上下人无敢议者。张天觉为相，欲稍蠲罢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镗等为参详官，讨论其事。闻陈莹中著《尊尧集》，专为先政也。天觉奏乞取其书，复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郑居中辈恐天觉得志，不为己利也。知刘嗣明与辟雍司业魏宪相友善也，令嗣明与之俱来相见，许以立螭。宪，镗子婿也。宪归见镗，论天觉孤危文人，盍谋所以自安者。镗入其言，宪草札子，其大略言，成汤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见有君而无臣，独能成一代勋业者。今陈瓘作《尊尧集》，皆力诋王安石，果如瓘所论，岂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镗请对如宪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缮写，赴局投纳，俟其书至，立焚之。天觉由是求去甚力，天觉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卷第七

张次贤，名能臣，官至奉议郎，文懿公诸孙，朝奉大夫德邻之子也。好学，喜缀文，有《郧乡》、《涪江》二集，尝记天下酒名，今著于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张温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琼酥，刘明达皇后瑶池，郑皇后坤仪，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师庆会，王太傅膏露，何太宰亲贤。亲王家：郓王琼腴，肃王兰芷，五王位椿龄，嘉王琬醑，濮安懿王重酝，建安郡王玉沥。戚里：李和文驸马献卿金波，王晋卿碧香，张驸马敦礼醽醁，曹驸马诗字公雅成春，郭驸马献卿香琼，大王驸马瑶琮，钱驸马清醇。内臣家：童贯宣抚褒功又光忠。梁开府嘉义，杨开府美诚。府寺：开封府瑶泉。市店：丰乐楼眉寿又和旨，即白矾楼也。忻乐楼仙醪，即任店也。和乐楼琼浆，即庄楼也。遇仙楼玉液，王楼玉酝，铁薛楼瑶醽，仁和楼琼浆，高阳店流霞，清风楼玉髓，会仙楼玉醑，八仙楼仙醪，时楼碧光，班楼琼波，潘楼琼液，千春楼仙醇，今废为铺。中山园子正店千日春，今废为邸。银正店延寿，蛮王园子正店玉浆，朱宅园子正店瑶光，邵宅园子正店法清，大桶张宅园子正店仙醁，方宅园子正店琼酥，姜宅园子正店羊羔，梁宅园子正店美禄，郭小齐园子正店琼波，杨皇后园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库，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辅：澶州中和堂，许州淇泉，郑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银光，河间府金波又玉酝，保定军知训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酝，保州巡边银条又错著水，德州碧琳，滨州石门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莲花，卫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拣米又细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风曲法酒，深州玉醅，赵州瑶波，相州银光，怀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曲，又错著水，河东太原府玉液又静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琼浆，代州金波又琼酥，陕西凤翔府

橐泉，河中府天禄又舜泉，陕府蒙泉，华州莲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静照堂又玉泉，庆州江汉堂又瑶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扬州百桃，庐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东西，宣州琳腴又双溪，江宁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虔州谷帘，洪州双泉又金波，杭州竹叶清又碧香又白酒，苏州木兰堂又白云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莱，润州蒜山堂，湖州碧澜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琼波又竹叶清，剑州东溪，汉州帘泉，合州金波又长春，渠州蒲卜，果州香桂又银液，阆州仙醇，峡州重麋至喜泉，夔州法醹又法酝。荆湖南北：荆南金莲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归州瑶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叶。广南：广州十八仙，韶州换骨玉泉。京东：青州拣米，齐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兖州莲花清，曹州银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郓州风曲白佛泉又香桂，潍州重酝，登州朝霞，莱州玉液，徐州寿泉，济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细波，单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拣米，滑州风曲又冰堂，金州清虚堂，郢州汉泉又香桂，随州白云楼，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银光香桂，房州琼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叶清，邓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颍州银条又风曲，均州仙醇，河外府州岁寒堂。

欧公与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进春帖子自皇后贵妃以下，诸阁皆有。是时温成薨未久，词臣阙而不进，仁宗语近侍，词臣观望，温成独无有，色甚不怿，诸公闻之惶骇。禹玉、忠文仓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写进本时偶忘之耳。"乃取小红笺，自录其诗云："忽闻海上有仙山，烟锁楼台日月间。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既进，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张灯，按唐名儒沿袭汉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

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观游之盛，冠于前代矣。又见《春明退朝录》大同小异。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府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皆见于传记，今无复存者。盖或易其名，或废而不修也。又见《退朝录》。

元丰元年，盗发阳翟，而元献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盗之穴冢也，烟雾不可近，及有黄气氤氲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见一冠带者踞坐呵叱，盗以锄锹击之，应手而灭，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飞扬，取金带，携珍玩，焚之而去。盗又云，于张耆侍中家疑冢得金银珠玉不可胜计。李方叔尝言，阳翟一老媪善联串骸骨，耆子孙使之改葬，而莫有临视者。尝以一骨一须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须也。予尝从晁之道过阳翟，拜于元献墓下，以耆事质于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尝谓执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称之。若有臣能如昔贤用心，苟中时病，朕岂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县尉上言，乞减宫人，太宗谕宰执曰："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宰执欲以妄言置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宰相皆惭服。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锡以敢言为定陵所知，定陵尝对李沆称赏曰："朝廷政事少有阙失，方在议论，而锡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奖之。锡虑奏疏不得速达，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闻。"又言："如此谏官，能不顾其身为国家，真难得也。"

定陵东封回日，献歌颂者不可胜数，而布衣孙籍上书，独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愿陛下以持盈守成为念，不可便自骄满"。定陵

大嘉纳之，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定陵将西祀，孙宣公累上疏切谏，以为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过欲慕秦皇、汉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后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起于饥岁。陛下好行幸，频赋敛，岂知今无刘、项、黄巢乎？”帝览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论》以解谕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纳谏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时置也。始中贵王继恩平蜀有功，执政欲以枢密赏之，太祖曰：“此辈岂可令居权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时官吏所在贪污不法，王明为郢陵县令，独以廉律身，百姓沿故例行赇赂，明皆不受，曰：“但为我置薪刍积于某处，他不须也。”久之，积如丘山，民间莫晓。明因筑堤以备水患，太祖闻之，擢明权知广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学正直，自大理评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满岁，命为正字。

寇莱公有将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尝曰：“朕之得准，不减唐文皇之魏徵也。”

真定康敦复尝语予曰：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读李留台集，有《怀湘南旧游寄起居刘学士》诗云：“老情诗思关何处，浑是湘南水岸头。残白晚云归岳麓，浓香秋菊满汀洲。静寻绿径煎茶寺，遍上红墙卖酒楼。西洛分台索拘检，绣衣不得等闲游。”据此诗，则湖南亦有之，不独河东也。但留台不著所出为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后经今，又不知几厄。秉笔之士所用故实，有淹贯所不究者，有蹈前人旧辙而不讨论所从来者，譬侏儒观戏，人笑亦笑，谓众人决不误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复抵掌曰：“请为我于《曲洧旧闻》并录之。”敦复字德本，

事亲孝，为吏廉，种学绩文孜孜不辍，见书必传。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时服膺儒业，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无极人也。元符间，晁以道为无极令，时安中已登进士第，修邑子礼，用长笺见以道。自言："平生颇有意学古，以新学窃一第，固为亲荣，而非其志也。愿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为学之道，当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远到？"安中乃筑室屏绝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号"初寮居士"。其议论渊源与所闻见，多得于以道，而作诗句法颇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后在北门与之同官，尤喜称誉之。然负才自标置，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游京师，密结梁师成，遂年余两迁为正字，自是与晁氏兄弟绝矣。既长风宪位丞辖，讳从晁学，王将明迫于公议，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已，始作简招以道相见，只呼"成州使君四丈"，无复曩时先生之号矣。平日交游，以此莫有称初寮者，但目为有初居士而已。

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急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暨绍圣初，牵复知江宁府，惠卿所作到任谢表，句句论辨，惟至发其私书，则云自省于己，莫知其端。当时读者，莫不失笑。又自叙云："顾惟妄论，何裨当日之朝廷；徒使烦言，有黩在天之君父。"或曰观此一联，其用心惍险如此。使其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盖当时台谏论列，多子由章疏，而谪辞，东坡当笔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国间为陕西提刑，时晁无咎作郡，下车见无咎，举到任谢表，破题四句云："吕刑三千，人命所系，秦关百二，地望匪轻。"无咎嗟赏曰："前乎公既无此语，后乎公知莫能继矣，岂不谓光前绝后乎？"

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

二万。太学生初闻之，有宣言于众曰：“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其间有善议论者密相语曰：“狗在五行，其取类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审如《洪范传》所云，则其忧有不胜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圣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盖从赵野王所请也。当时如寺观僧道所称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语有“张王李赵”之语，犹言是何等人，无足挂齿牙之意也。宣和间，王将明、张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赵圣从俱在政府，是时“张王李赵”之语喧于朝野，闻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长公主薨，不御楼观灯。何执中、刘正夫言：“长公主于属虽尊，于服已疏，圣主与民同乐，不宜以此事而辍。”乃令所在出榜晓谕民间，再放灯五夜。予时在都城，亲见其事。

崇宁初，蔡京起祠馆，留钥北都有旨许过阙日朝见，邓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见于东水门船中，留语终日。有见其论事札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当国，乱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纷更者，以故家大族未尽灭也。京大以为然。后京拜相，洵武因对复伸前论，上颇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党论自此兴矣。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罢相，则密求游从，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变去位，台谏论不已，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连南京。闻张天觉除中书侍郎，乃皇遽东下于姑苏，因朱冲内连贵珰，人人与为地，抚问络绎至。壬辰春召还，第声艳光宠迈于平昔远矣。宣和间王黼当轴，京势少衰。黼之徒恐不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终不肯去。于是始遣童贯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来，乃置酒留贯饮，攸亦预

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酒方行，自陈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攸为公，无不窃笑者。其后大臣有当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卷第八

刘逵公达奉使三韩，道过馀杭，时蒋颖叔为太守，以其新进，颇厚其礼，供张百色，比故例特异，又取金色鳅一条与龟献于逵，以致今秋归之意。或曰，颖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辈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丰，忠文蜀公之子也。识量颇类忠文，尝宴客，客散熟寝，偷儿入其室，酒器满前。子丰觉之，起坐呼偷儿曰："汝迫于贫，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与之。偷儿拜而去。其后事败，有司尽得其情，子丰犹不肯言，闻者美之。

晁之道尝言，蔡侍郎准少年时，出入常有二人，见于马前，或肩舆之前若先驱，或前或却，问之从者，皆无所睹。准甚惧，谓有冤魂，百方禳祭，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为事。庆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见；又二年生卞，乃遂俱灭。元符末，都城童谣有"家中两个萝卜精"之语，语多不能悉记。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宁中，卖馂馅者又有"一包菜"之语，其事皆验。而京于靖康初贬死于长沙，岂"潭州海藏"亦应于此耶？然之道语予此事时，京身为三公，子践三少领枢密院，又为保和殿大学士者。而其孙判殿中监，班视二府，每出传呼甚宠，飞盖相随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诸孙，腰黄金者十有七人。当此际，气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后流离岭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门生故吏皆讳言出其门。然则准所见，果为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论，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亲见也。

中秋玩月，不知起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楼望月，冷朝阳与空上人宿华严寺对月，陈羽鉴湖望月，张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锦楼望月，皆在中秋，则自杜子美以后，班班形于

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赋咏不著见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辽城望月，虽各有诗，而皆非中秋宴赏而作。然则玩月盛于中秋，其在开元以后乎？今则不问华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据二浙上流，古为新安郡，清浅可爱。沈休文诗所谓“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即此也。溪西太平寺，旧号兴唐，李太白尝游而留题焉。其诗曰：“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今到兴唐游，奇踪更无别。枿木划断云，高僧顶残雪。槛外一条溪，几回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诗名之也。郡人以为登览胜处，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见此诗，故予特著之。

陈莹中大观末，以其子讼蔡密语言事，就逮开封狱。时黄经臣监勘，有旨令莹中疏蔡京过失，莹中固辞曰：“瓘在谏垣尝论京，今为狱囚而论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复用。又曾于宫禁对左右说及瓘宜召之意，时蔡攸亦在侧，对曰：“瓘得罪宗庙，陛下虽欲用之，如其在天之灵何？”上蹙頞者久之。

建中靖国间，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韩师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观文出守北门。未几，党论大兴，凡在籍者，例行贬窜，独师朴得近地，京讽台谏言之，上终不从。其后遇星变，大赦，党人皆内徙，师朴谢表云：“转徙风波，独安于近地；归还里闬，最早于他人。”上读至此，曰：“我固怜忠彦，今观其表，忠彦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严，其徒谗甚煽炽，慈圣殊不怿，富韩公上书切谏，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时虽病，犹能嘉纳，其后圣躬康复，车驾一出，都人欢忭鼓舞，所在相庆。慈圣语其事于宰执，宰执称贺。魏公进曰：“臣观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谕臣等，必是圣心深厌万几，欲行复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岂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训，以诏天下？臣等谨自此辞。”乃列拜呼，中贵卷帘而退。既下殿，富韩公徐曰：“稚圭兹事

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对便殿，上从容及裁减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师成密以告黼，翼日遂置应奉司，令黼专提举，其扰又甚于花石。

中山刘元宓长卿，尝为予言：宣和末，亲于畿北马铺中，见无名子题诗云：“花已栽成愁叹本，石仍砌出乱亡基。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

薛嗣昌善交中贵人，每有馈献，常备四副，如锦椅背坐子之类，必以四十副为率。尝对晁之道言：“此辈还朝至御前及中宫，须有以藉手，则已用二十副矣。本阁分十副，余十副令渠自用于家。”之道云：“人无廉耻，乃至于此！不自知可耻，又复夸于我前耳！”

崇宁初，苞苴犹未盛，至政和间，则稍炽矣。邓子常在北门，所进山蒡，数倍于前，缄封华丽，观者骇目。江子我有玉延行，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权幸，率用琴光桶子并盖，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犹未伤物命也。赵霆在馀杭，每鹅掌鲊入国门，不下千余罐子。而王黼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三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见。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论之，尚可恕也。

无尽居士少有俊誉，气陵辈行，然颇以躁进获讥。元丰中，尝上裕陵百韵诗，有“回看同列骤，不觉寸怀忙”之句。裕陵读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恶其敢言，因舒亶斥为赤岸监酒税。其后召还，有谢启，其间一联云：“三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乌亦好。”当时传诵，而亦不免为有识者所窥也。

元祐间，东坡在禁林，无尽以书自言曰：“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必能为公呵佛骂祖。”盖欲坡荐为台谏也。温公颇有意用之，尝以问坡，坡云：“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

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温公遂止。绍圣间，章子厚用为中书舍人，谢启力诋元祐以来代言者，其略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语。韩仪公入相，无尽自知不相合，因论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宁初，附蔡京，召为翰林，旋踵丞辖。见物论多不与，与京时有异同，台谏视京风旨，乃交击之。后因星变大赦牵复知鄂州，遂于到任谢表，尽叙京所更张政事，以称颂圣德。其大略云：所谓率科严重，钩考碎烦，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乡之恶，学校驱迫者，违其孝养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于星火，逮捕遍于里闾，百论纷更，一切蠲罢。可谓崇宁之孝治，真为绍述之圣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争传写，虽为京所切齿，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境，在郡西，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图经》不著其名。山有温泉，其色红，其源可瀹卵，刘宜翁尝游焉。题诗寺壁，其略曰：“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宜翁名谊，元丰间自广东移江西，皆为提举常平官。上疏论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东坡绍圣所与书，可见矣。论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调法坏，五代至皇朝，税赋凡五增其数矣。今又大更张，不原其本，敛愈重，民愈困，为害凡十。又言：变祖宗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讨论润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语激切深至。内批云：谊张皇上书，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可特勒停。

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

韩魏公沉厚有识量，进止详雅，能断大事，两朝定策，皆为元勋。东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盖言其事也。

欧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斯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

世传《珞琭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灵王太子晋，世以为然。考其赋所引秦河上公如悬壶化杖之事，则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则非周灵王太子晋明矣。赋为六义之一，盖《诗》之附庸也。屈、宋导其源，而司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赋气质卑弱，辞语儇浅，去古人远甚，殆近世村夫子所为也。俚俗乃以为子晋，论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骇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见而惊喜曰："异哉！予之外兄赵，盖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外兄曰："吾尝梦梵僧告予曰：'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难，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惊，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并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

熙宁初议新法，中外惶骇，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鲁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鲁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宽报介甫："且速出参政，若不出，则事未可知。是参政虽在朝，终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对，辩论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后鲁公致政，孝宽遂骤用。前辈知熙、丰事本末者，尝为予言。当此时，人心倚魏公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鲁公之助，则必去无疑。既久，则羽翼已成，裕陵虽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进而为之游说者众也。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子由曰："清献异同之迹，必不肯

与介甫为地，孝宽之进，他人之子弟不与，可以明其不助。”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子由无语。蔡新州将贬，晁美叔谓人曰：“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尝为大臣乎？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欲悔之无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铜浑仪新成，盖苏子容所造也，古谓之浑天仪，历代相传，以为羲和之旧器。汉洛下闳，东京张平子、蔡邕，吴王蕃、刘耀，光初中孔定，后魏太史令晁崇，皆玑衡遗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号精密。所造既沦没于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独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数，令布算参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数年而器成焉。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篝象，因星凿窍，依窍加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子容又图其形制，著为成书，上之，诏藏于秘阁。至绍圣初，蔡卞以其出于元祐，议欲毁之。时晁美叔为秘书少监，惜其精密，力争之，不听，乃求林子中为助。子中为言于章惇，得不废。及蔡京兄弟用事，无一人敢与此器为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后，花石纲寖盛，晁伯宇有诗云：“森森月里栽丹桂，历历天边种白榆。虽未乘槎上霄汉，会须沉网取珊瑚。”人多传诵。伯宇名载之，少作《闵吾庐赋》，鲁直以示东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东坡答云：“此赋信奇丽，信是家多异材耶？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谕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

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楼与无愠斋，记其略云：后人公退之余，召高僧道士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吾斋为厩库厨传，则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访其斋，则已为马厩矣。求其记，则庖人亦取其石压羊肉。信可叹曰：“元之岂前知耶？抑其言遂为谶耶？”于是楼斋皆如旧，而命以其记龛之于壁。

卷第九

崇宁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并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罢官回，遣妻儿归省故庐，独留中牟驿累日，以诗寄京师姻旧，其结句云："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不得仙。"语传于时，议者美之。

韩师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遍满台馆，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张天觉于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党，绍述之论难矣。未几果罢，自西都留守徙南阳道，过汝州香山，谒大悲，留题于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时节因缘并。也应笑我空经营，虽多手眼难支撑。读者莫不怜之。

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识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暕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以，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

熙宁元年冬，介甫初侍经筵，未尝讲说，上欲令介甫讲《礼记》至曾子易簀事，介甫于仓卒间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至于床第之际；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罢《礼记》。

神臂弓，盖熙宁初百姓李宏造，中贵张若水以献。其实弩也，以槑为身，檀为弰，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札丝为弦。上命于玉津园试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簳。有司锯榆张呈，上曰："此利器也。"诏依样制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诏天下罢珍禽奇兽及瑞物之献。仁宗时，亦诏不得进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为歌诗。为集贤校理日，仁宗宴太清楼，命馆阁赋明皇山水石，上称琪为善，诏中书第其优劣，琪独赐褒诏。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礼部侍郎致仕，终于广陵。

熙宁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张商英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如陈绎、王益柔、许将，皆今所谓词臣也，然绎之文如款段逐骥，筋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益柔之文如野妪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喑呜而不合律吕。此三人恐不足以发挥帝猷，号令四海，乞精择名臣，俾司诏命。"

熙宁六年，上以犯刑者众，欲别立法。韩子华乞复肉刑，吕宝臣公弼以为不可，具论其曲折，乃止。

孙瑜字叔礼，宣公奭之子也。尝知蔡州，蔡有吴元济祠，瑜曰："元济叛臣，何得庙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终于家。

熙宁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内产物如珠，可炊可饭，水产蔬如菌，可以为菹，民赖以充饥，盖前此不闻也。

雒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称焉。然善结中官，为富韩公所恶。新法初行，师中希司农意指，多取宽剩，令韩公与富民均出钱，亦为士论所鄙。师中字君锡，开封人也。

天禧诏收瘗遗骸，并给左藏库钱，厥后无人举行。元丰二年三月，因陈向为提举常平官，诏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护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

元丰三年六月癸卯，录定州北平县主簿李竦子为郊社斋郎，尉王奎子为三班差使。竦因开濠，溺死故也。

元丰四年六月辛酉，诏自今紫衣师号，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牒用绫纸，被受师名者，纳绫纸六百，至是罢。

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

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本于此。

刘航元丰初上疏论漕汴利害，又言时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之制，诚可以通天下改过自新之路，语尤切直，不报。航字仲通，大名人，举进士，颇为蔡君谟、韩魏公所知，终于太仆卿。

中大夫直徽猷阁安咏，字信可，宣和初守齐安，下车访东坡雪堂，遗址虽存，堂木瓦已为兵马都监拆而为教场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监责之，且命复新之。堂成，多燕饮其上，兹事士大夫喜称道之。信可亦喜作诗，在黄有诗云："万古战争余赤壁，一时形胜属黄冈。"时争传诵，惜不见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阅，其日，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自夜三鼓初分出诸门，迟明乃绝。诘旦，上按辔出东华门，从行臣寮并赐戎服，既

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奏乐于楼下。

蔡宽夫侍郎筑室金陵，凿地为池沼，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数十，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何也。旧闻其子择言亲道之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见，盖金陵故都，自昔兵乱多矣。其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镜听词》，谓怀镜于通衢间，听往来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怀杓怀杓，今谓之打瓢。以听，亦犹是也。又有无所怀而直以耳听之者，谓之响卜，盖以有心听无心耳。然往往而验。曾叔夏尚书应举时，方待省榜，元夕与友生偕出听响卜，至御街，有士人缓步大言，诵东坡谢表曰："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曾闻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后至，则闻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岁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旧说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曰平易，反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专为之者，亦各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中，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陆宣公《翰苑集》载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数人合为一制，盖唐故事也。国朝建隆初，除相犹循此体。近世虽侍从官亦不然，唯庶官并命，则或数人合为一制。又制词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

愈多，且必过为称誉，反类启事。称美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至拜宰相麻词，姓名之下，率以五字为句，循习如此，竟不知起于何人。程致道为中书舍人尝论之。

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也，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予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欲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读之不能使人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私有所记，多不肯轻出之。予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听人聚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

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

也。

欧阳文忠公《外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二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于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文忠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悛否？然文忠公志其墓与《读徂徕集》二诗盛道其所长，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规矩，好奇尚怪，遇事辄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辈之药石也。

王文正《遗事》，称有言公幼时，尝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驻视久之方灭。公因自作诗纪其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缄之。是日斋诚密记其诗，后藏其曾孙益孺处。余尝亲见之，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范文正、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祐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若此，理固有不可尽诘。若以王文正之事准之，可以无疑，矧庄敏公决非妄语者乎？

旧制二府侍从有薄罪，多以本官归班，朝请而已。初无职掌，然班著请给并只从见在官，初不以所尝经历为下也。熙宁中，苏子容丞相为知制诰，坐缴李定中丞御史词头罢职，以本官归班，凡岁余，虽大寒暑风雨，未尝一日移告。执政有怜之者，谕使请外官闲局。苏公曰："方以罪谪，敢求自便乎？"一时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丰以阶易官，此制遂革。凡侍从以上被谪夺职，非守郡则领祠，无复留京师者。政和中，刘器之既复旧官领祠，然才得承议郎，所至与人叙位，必谨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谒乡人赵畯朝奉，坐未久，有张基大夫者继来，刘与之叙官。张虽辞让，既不获，又不知避去，因据上坐。刘归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谒赵德进坐于堂中，适张基大夫继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进傍。正当房门之冲风吹吾项，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辞也。近岁尝任侍从者，虽被夺职，亦偃然以达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无所屈。则非复责降之本意矣，其亦未闻苏、刘二公之风哉！

卷第十

仇悆徽猷自言，顷年尝为东州一邑宰，晨起视事，方受牒诉，有鸛雀翔舞庭下，驱逐久之，方去，明日复来，仇心异之，遣一吏迹所止，而观其为何。既出城数里，所见一大树，鸛雀径止其上，视其颠，则有巢焉，数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数人持锯斧绳索，将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与俱见仇。问："伐树何为？"曰："为薪耳。"又问："鬻之得几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钱五千与之。且告之曰："是鸛连日来，意若求救于我者。异类而有知如此，尔不可伐，不然，且及祸。"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签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签，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丞相，曹参之徒，悉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也。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卫将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尝非之矣。本朝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予谓开府仪同三司，本无文武之别，今若文臣贴职至观文殿大学士，寄禄至光禄大夫以上，欲优其礼秩者，亦可加以开府而许缀宰相班，则合古之遗制矣。

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乃赐位特进，

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是也。后汉光武时，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国朝常以侍从贴职与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为宣徽使，元丰废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后，二府与侍从官职已崇，无以复加，则特旨依见任执政。予谓凡此正合加以特进之号，使缀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资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也，其父并为郡吏，而二公少相从为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谕其父罢役，且以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之还家，乡闾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熊孔目之子当何如？"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欣艳，为学者益深，每科举尝至数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于傲忽。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因白事都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无辞让，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语同列曰："我道休撩拨，盖自悔失言也。"徐德占虽与子固俱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间流落外郡十余年，迨复还朝，而德占骤进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许出谒，而子固亦不过之。德占以其先进，欲一识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颔之而去。

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则自具脚色家状，陈乞于有司，侍从以上，则有司检举施行。东坡守颍时，有剧贼尹遇者，久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获。公召汝阴县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禽此贼，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

泣别而行。既谍知遇所在，则躬率众往，手戟刺而获之。东坡即条上其功状，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东坡复为言于朝，请以年劳合改朝散郎一官为直方赏，亦不听。后吏部以东坡当迁以符会考，东坡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近世士大夫徒见东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为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谓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勘岂足为高？使东坡而出此，何其浅耶？司马温公辞枢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时习诗赋论策就试，每三年一次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盖天下自有中道，过犹不及也。夫以温公为是言，岂害其为廉让？而更求加之，未见其非饰诈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为令人。不隔郊奏荐，三也；奏子为职官，四也；今为从仕郎。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后许上遗表，九也；国史立传，十也。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衣冠以为荣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西节度，国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皆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时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其谢宰执启曰：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希，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其谢表曰：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期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览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鹄，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者绐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史》苻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

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常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白黑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毫厘之差。时咸以为知味，与玉汝白鸽事正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独得于心而默契。圣贤于千载之上，以此推之，殆无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尝问予兄惇济曰：“自东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尝有此否？”惇济曰：“非狮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国朝因之。石林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其解释旨义曰传，其订证事实曰考，其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济曰：“吴桯秉逮事郑元，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弱，得无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汉书·匈奴传》“汉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称之，杜子美《上韦左丞》诗曰“丈人试静听”，而不闻子美之妇为韦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其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举世从之。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也。

范元长侍读，吕申公之外孙也。余在馆中时，以史馆修撰寓直秘书省，尝言申公作相时，从官白事，倨坐对之，张九成子韶遽曰：“若审如此，此时从官，吾之所不能为也。”范不能对。余为晓曰：“前人谨行辈，凡值父叔之执友，便以子侄之礼事之。而为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当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间乎？世既以为常，则人亦莫以为非。此礼既久废，故骤闻之，若可骇耳。申公素贵于朝，当其为相，固已七十余矣。则时之侍从，孰非其子侄辈者？坐以对之，必是尔。申公岂以贵陵人者乎？”范以为然。予幼时随侍，

犹及见，客有初相见者，必设拜褥，虽多不讲拜，而遗风尚存。近世不复见矣，长幼之序，人之大伦也，而废之，风俗安得而淳耶？

西汉之为丞相者，有就国，有免归，有自杀，有伏诛，而无复为他官者。惟哀帝时，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后，久之复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余为御史大夫，未几，为丞相，复故国，御史大夫乃多复为他官。韩安国免后，复为中尉。萧望之左迁太子太傅，翟方进左迁京兆尹之类是也。东汉光武即位之初，以谶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违命将斩之，赦以为中郎将。自是终东汉之世，去三公而复为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数矣。唐宰相既无定员，又多以他官兼领，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时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贬责，亦无复礼貌。武后时，李昭德以凤阁侍郎平章事，后贬钦州高宾尉，俄复召为监察御史，吉顼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贬琰川尉，狄仁杰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贬彭泽令，此其尤甚者也。中叶以后虽罕此比，然李揆尝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贬袁州长史，后以试秘书监江淮养疾，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牧守稍厌慝，则去之。常衮自门下侍郎平章事贬河南少尹，崔祐甫两换秩，姜公辅自谏议大夫平章事下迁太子左庶子，久不迁，谒宰相求官，闻德宗怒未息，惧而请为道士，复为泉州别驾。凡此虽不及武后时贬黜之遽，然顿辱之亦已甚矣。岂复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

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铁围山丛谈
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目录

铁围山丛谈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独醒杂志
校点说明
独醒杂志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铁围山丛谈

【宋】蔡絛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铁围山丛谈》六卷，蔡絛撰。蔡絛，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居（今属福建）人。著名权相蔡京季子，叔父蔡卞、兄蔡攸等均仕显宦。絛多年侍从其父左右，曾官徽猷阁待制，宣和六年（1124）官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靖康元年（1126）蔡京贬死，絛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后死于贬所。白州有铁围山，本书为絛流放后追忆往事及记眼前所见而作，因以“铁围山”为名。此外，尚作有《北征记实》、《西清诗话》等。

蔡絛出入九重，于朝廷掌故知之甚详，原书宽山识语言是书“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间二百年轶事，无不详志备载，亹亹动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推重本书有助考证，如述九玺源流、元圭形制、三馆建置、大晟乐等，“记所目睹，皆较他书为详核”。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也多推许之言。因蔡絛助纣为虐，历来史传笔记多不值其为人，对本书美化蔡京之处，颇多指责。但平心而论，蔡絛所述虽多溢美蔡京，为其开脱罪责，但亦存不少仅见的事实，于全面了解蔡京与北宋末史事，亦多裨益。

前人多有攻诘蔡絛不通文，所著多他人捉刀，然本书为贬官后作，出自亲笔无疑。书虽嫌杂，但多诙奇可喜之处，如记王安石择后继为相者一事，秦观女婿范温自称“山抹微云女婿”事，均有《世说》韵致；于奇闻异事，传写亦往往曲折委婉，可怖可骇。

本书存世版本较多，清乾隆间鲍廷博据雁里草堂本（即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旧写本）付梓，并据璜川吴氏、涉园张氏二抄本等参校，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为迄今最为完善的刻本。这次标点，即以鲍氏刻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并参考中华书局冯惠民、沈锡麟点校本，凡明显错讹，径行改正；原书校记，仅保存部分案语，其余依丛书体例一概删去，谨此说明。

卷第一

太祖皇帝应天顺人，肇有四海，受禅行八年矣。当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异常。奎下当曲阜之墟也，时太宗适为兖海节度使，则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国家传祚圣系，皆自太宗。应符既同乎汉祖，而卜年宜过于周历矣。

仁庙晚未得嗣，天意颇无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后苑龙翔池南作两小亭，东一亭曰迎曙，未几，立皇侄为皇子，而赐名适与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为英宗。

神宗当宁，已负疾。一日，后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为睥睨而不乐。有抱延安郡王从旁过者，池沸辄止，莫不骇异。未几，延安郡王即位，是为哲宗。

哲庙元符时，邓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守真，世号“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一时莫晓。后端王继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宣和庚子，有孙宗鉴者，时为紫微舍人，密语鲁公曰：“公毋虑。昔哲庙恶百官班联不肃，而后台吏号知班者必赞言端笏立定。又顷有八宝矣，今复增而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宝。春宫盖始封定王，世次则九，则立定之语，九宝之兆，天其命之矣。”鲁公颔之。后宗鉴之言果应。

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曰蕃衍宅，悉出贯意。时愚甚惧，盖取《诗》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则识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属在郓邸而已。后及都城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兴。

宣和岁乙巳冬十二月，报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内禅。时去岁尽不数日，故事，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于是中书拟进，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请号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讲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识者多疑，以为靖康于字为“十二月立康”也，是后一年而中兴。

太上皇既北狩，久不得中原音问，以宗社为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从行者食，御手亲将调羹，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黄纸以包茴香来，太上就视之，乃中兴赦书也，始知其事，于是天意大喜。又谓：“夫茴香者，回乡也。岂非天乎？”于是从行者咸拜舞称庆。其后虽八骏忘返，然鸾舆竟还矣。中兴岁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于韦侯许者，慈宁皇太后之犹子也。顷得罪高凉，召还，道过于此。案：《宋史》韦太后弟渊。渊子三人，讯、谦、谠，无名许者。考讯，绍兴中官至达州刺史，坐过，用太后旨降武德郎，与岭外监当，则“许”盖“讯”字之误。诸本俱同，姑仍之。副车弟案：《愧郯录》云：“副车，盖谓其弟傛，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云。”尝得太祖赐后诏一以藏之。诏曰“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案：《愧郯录》引此书作“则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案：“妗子”二字，据《愧郯录》增。充节料”。问罪上党者，国初征李筠时也。娘娘即昭宪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呜呼，有以知圣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兴。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携从二物，以备不虞，其一玉拳，一则铁棒也。玉拳真于阗玉，大倍常人手拳，红锦为组以系之。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恭惟神武，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仁宗圣度深远，临事不惧。当宝元、康定之时，西夏元昊始叛，而刘平败死，京师为雨血。及报败闻，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

将不知战。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须之，当有人出矣。”后果胜，而元昊请服。上又曰：“国家竭力事西陲，累数年，海内不无劳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盗发，可诏天下为预防也。”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自秦汉以还，时主能享国多历年所者，独汉武帝在位五十四载，案：别本并作“五十五载”。考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后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载。吴本作“五十五载”，则是庚子即位始也。今并存之。然末年巫蛊事起，成卫太子之祸。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载，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载，案：别本并作“四十五载”。考玄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即位，是年即改元先天，至天宝十五载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当以别本为正。是二君者，亦终有侯景、禄山之乱。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乌乎，休哉！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寖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时又久已纳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犹未复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时时出御小殿，及将大渐，谓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惧不能自还，为之奈何？”大臣同辞而奏：“愿供张大庆殿。”宣仁未及答，上于帘内忽出圣语曰：“自有故事。”大臣语塞，既趋下，退相视曰：“我辈其获罪乎？”翌日，自上命轴帘，出御前殿，召宰辅，谕太皇太后服药，宜赦天下。不数日，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鲁公顷为愚道之，亦深叹哲庙之英睿也。

顷有老内侍为愚道，昭陵游幸后苑，每独置一茶床，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汤赐饮者，时以为宠幸非常，乃张贵妃而已后追谥温成皇后者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行，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祗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乌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

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为天人，盖多有祥兆，由是善道家者流事。晚建

上清宝箓宫，延接方士。一日，帘前有刘栋者，上其所遇韩真人丹，以献天子，其状如蜡，以手指揭取而服之，翌日则又生无穷也。上曰："汝师赐汝长年丹，而朕夺之，非朕志也。"当帘前还之。此与秦皇、汉武异矣，可谓盛德也哉。

慈圣光献曹后佐佑仁庙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间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时，与群女共为拈钱之戏，而后一钱独旋转盘中，凡三日乃止。及晚岁疾，病急，顾左右问此为何日，左右对以十月二十日，实太祖大忌日也。后颔之，乃自语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盖谓不欲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劳，就是日则免，于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学道，号超脱非常，一旦于死生之际，未必能达变，后之始终若此，岂非天人乎哉！

神庙当宁，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诣慈寿宫，见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庙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圣光献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圣烈高后以严肃称。在治平时，英宗疾既愈，犹不得近嫔御。慈圣一日使亲近密以情镌谕之："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岂得左右无一侍御者耶？"宣仁不乐，曰："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时多传于外朝。

鲁公在北门为承旨，既草哲庙元符末命，于是太上从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帘之举。时钦圣宪肃向后命御药院内侍黄经臣传旨曰："嗣君已长，本不应垂帘，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泣涕不已，今姑循圣意，才俟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与宣仁圣烈二后，终身称制。卿可依此草诏，明示天下。"当是时，鲁公既唯命，即书所被旨，载诸学士院及家集。是后虽同听断，曾不半岁，永泰灵驾犹未发引，即还就东朝之养矣。外廷或诱张，且不知钦圣盛德之本旨如此。

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书命者曰"内侍省次直笔"。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御侍顶龙儿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软巾裹头，紫义襕窄衫，金束带，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唐陆宣公《榜子集》"谏令浑瑊访裹头内人"者是也，知其来旧矣。

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间得玉矣，行制而未就，至大观时始成之，

然但缪篆也。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是二者，祐陵又自仿为之，悉鱼虫篆也。号传国玺曰“受命宝”，九字玺曰“镇国宝”，合天子之制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戊子正月元会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哈。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其后，遂以玉来上，长径二尺，色逾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岁余，玉人始告成，精巧视古无别矣。宝与检皆大九寸，盘螭为纽，鱼虫篆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宝合八宝，通号九宝，下诏以为乾元用九之义云。

元圭者，古镇圭也。温润异常，又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足疑。圭上锐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后世礼图为圭之太锐也。两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绘镇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汉器玉所能及。上则皆云雷之文，下平无文，而中一窍，大足容指。其长尺有二寸，正合周尺，仿同晋尺。盖晋得舜庙玉尺，是以知同古尺也，有《制古元圭议》行于世，诚不诬已。元圭传乃丁晋公家物，流落出常卖檐上，士人王提举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与宦者谭稹。稹得而上之，时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鲁公曰：“或谓此物古元圭，试为朕验之。”鲁公机务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谓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诚异常矣。”因置诸椟中，略不省。一日，吾与若谷读《礼记》，见《王制》言“王执镇圭”，释谓旁刻十二山。吾即谓若谷：“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谓山尊同，盍验之乎？”若谷笑去，就椟取圭出，如吾语，共数之，果十有二刻，始相与骇，因试以义推之，则罔不合。若谷又白伯氏，丐取太常历代尺度石刻来，则又合矣。吾与若谷大喜，以白鲁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议》中鲁公第一札子是也。但有一窍，初忽之，且谓岂非后人不知而穿之作响板耶？及付外庭议，礼

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绎，谓以组约其中央备失坠者。若谷与吾甚愧弗思，独是不满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则礼臣锦荐、色组、缫藉十袭，备极于崇奉，遂以是岁冬至御大庆殿受圭。因又降诏，归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亲加上两朝徽号，令庙焉。时诏议元圭官并加秩，而若谷每笑谓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时晋阳上一石，有字曰"尧天正"。石绿色，方可三尺余，字当中，咸大如掌。其画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画之者。"尧"字独居右，而"天正"两字缀行于左。朝廷验之于都堂，差官监视，命工磨砻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于"尧"字下又出一"瑞"字，盖曰"天正尧瑞"。若是，则四字相对，布置始匀正矣。"瑞"字其画独浅，未与三者配，则不敢更加砻。于是内外咸喜，谓晋阳，尧都，方元圭出，适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内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器一，俾鲁公考验。白璧大盈尺，镂文甚美，而璧羡外复起飞云行龙焉。赤玉器则长几二尺，两首如棹刀头，中间为古文，殊极精巧，玉色则异甚，诚鸡冠之不足拟也。当时，诸儒谓璧羡云龙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则《顾命》所谓陈宝赤刀之宝也。吾窃笑诸儒之傅会，且龙云在上，若植之，宁不倒置矣，岂非秦汉璧珰之属乎？至于赤刀宝，制作非常，三代之器无疑，玉色又如此，为希世之珍，谓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后于延福宫又得见一赤刀，同禹所锡元圭、汉轵道所得传国玺、唐太宗之受命玺暨诸器列于殿中，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玺乃虞世南真书字，玉色不大佳，玺不方而长，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寝，已傍四鼓矣。忽有神光达禁中，正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殆晓始熄。鼎一铸而成，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鲁公为奉安礼仪使。又方其讲事也，辄有群鹤几数千万飞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鹤以千余又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上亦随方入其室，焚香为再拜，从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汉津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礼至北方之宝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数寸，水又素贮鼎中，未始有罅隙，不当及上焚香时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讶焉，鲁公为不乐。于是刘炳进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独宝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岂此乎？"故当时尤以为神。然厥后终以北方而致乱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内，作一阁而藏之。时鲁公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亦有飞鹤之祥，云气如画卦之象。帝鼐后改曰"隆鼎"。既甚大，以万众曳之，然行觉不大

用力，其去疾速，时人皆异之。

政和初中间，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芝草者动三二万本，蕲、黄间至有论一铺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诸近县，山石皆变玛瑙，动千百块，而致诸辇下。伊阳太和山崩，奏至，上与鲁公皆有惭色。及复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贮之进，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数十百匣来上。又长沙益阳县山溪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块，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称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尔。

国朝故事，诸王仪物视宰相，张青绢伞，画绣鞍鞯，以亲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怀刘太后，百官陪位。上谥册罢，还憩于琼琳苑，御宝津楼。上垂帘，百官归，或不知，皆骑从大道繇楼下过，燕、越二王亦同途，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讶之，因申严其分，乃赐二王三接青罗伞、七紫罗大掌扇、二金钣花鞍，若茶燎水罐，凡仪物皆用涂金，加异锦为鞍焉，以壮维城之固。是后遂为故事，盖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赐之。

国朝帝女封号，皆沿习汉、唐。初封则有美号称“公主”，出降则封“某国公主”，兄弟又封“某国长公主”，姑又封“某国大长公主”，祖

姑则封“两国大长公主”;而皇族则称“某郡主”、“某县主”。熙、丰间，尝议以乖义理，然终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恶其不典。或欲追述，号公主为“帝嬴”、郡县主宜为“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议虽近古，特不合时宜。”因谕大臣曰：“姬虽周姓，后世亦以为妇人之美称，盖不独为姓也，在我而已。”鲁公于榻前忽力争，上愕然，询其所以。鲁公谓：“臣乃姬姓也，惧有嫌，使小人得以议尔。”上笑而不从，乃降手诏，引熙宁欲厘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者，可并依旧为“大长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于是鲁公退而具书于《时政记》。当是时，执政者皆叹息鲁公伤弓，故虑患之深也。是后因又改郡县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犹存。

唐有宏文、集贤、史馆，皆图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宁始大备，乃直左升龙门建秘书省，聚书养贤。其间并三者皆在，故号三馆秘阁，以盛大一时，目之为木天也。中更天圣火，后再立，视旧亦甚伟。而秘书省之西，切近大庆殿，故于殿廊辟角门子以相通，遇乘舆出，必由正寝而前，则秘书省官自角门子入而班于大庆殿下，迓车驾起居，及还内亦如之，可谓清切矣。以是诸学士多得由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遣，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书省出于外，在宣德门之东，亦古东观类云。

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为幸之，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语群臣曰：“世但谓艺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纵圣学笔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阁，永以为宝。”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时因又赐阁下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黄云，书此疾首。

天下曹务罔不张设条，如秘书省号三馆秘阁，实育才也，独不以吏事责，故许置棋局。然大内前后殿诸班卫士、宿直、寓舍，乃亦得之。盖秘书省本优贤俊，宿卫士则虑其终日端闲，俾不生他意。此咸

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时，朝班燕会多袭用唐制，枢密使乃宦官为之也，其位叙甚卑，故遇大燕则亲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燕设则亲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国朝枢密使乃儒士为之，实股肱大臣。至神庙时，谓用倡则君臣亦不合礼，始改为女童队、小儿队。于是枢密使、亲王、宗室皆得列坐而与燕会矣。

阁门官者有东上、西上阁门使，号横行班，后改左右武大夫。然任上阁之职者则自称知东上阁门、知西上阁门事。又旧有通事舍人主赞唱，后改宣赞舍人。而阁门宣赦书白麻，旧制则皆为吟哦之声，政和间诏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汉、魏以来，警夜之制不过五鼓，盖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缩终不过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后，未至甲夜，则又谓之昏刻；至五更已满，将晓之时，则又有谓之旦至，夜漏不尽刻。国朝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既天未晓，则但挝鼓六通而无更点也，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吾顷政和戊戌未得罪时，曾侍伺于宣和殿，深严之禁，尝备闻之。

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始。开宝末，吴越国王始来朝。

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彩山，故隶开封府仪曹及仪鸾司共主之，崇宁后有殿中省，因又移隶殿中，与天府同治焉。大观元年，宋乔年尹开封，乃于彩山中间高揭大榜，金字书曰："大观与民，同乐万寿。"彩山自是为故事，随年号而揭之，盖自宋尹始。

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庙堂佥议进呈，事得允，然后中书入熟第，使御药院内侍一员，持中书熟状内降，封出宣押，当直学士院锁院竟，乃以内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阙，则中外侧耳耸听，一报供张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内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几，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

掖庭宫嫱，岁给帛多色彩尔。遇支赐俸稍绢应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间有一端为红生绢，盖忌其纯白故也。此亦国朝太平一故事。

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辽人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之以礼俭，且祖宗旧程也。春秋二燕，则用罗帛花，为甚美丽。至凡大礼后恭谢，上元节游春，或幸金明池琼花，从臣皆扈跸而随车驾，有小燕，谓之对御。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极其珍藿矣。又赐臣僚燕花，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所颁。此盛朝之故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揽权纲，不欲付诸大臣，因述艺祖故事，御马亲巡大内诸司务，在奉宸库古亲涎事中。句似有脱误。又大内后拱宸门之左，对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但谓之苑东门库，乃贮毒药之所也。外官一员共监之，皆二广、川、蜀每三岁一贡。药有七等，野葛、胡蔓皆与，鸩乃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于是亲笔为诏，谓“取会到本库称，自建隆以来不曾有支遣。此皆前代杀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毋令牛畜犯焉”。乌乎，上圣至仁，大哉尧舜之用心也。

国朝肆眚故事，三省枢管诸房吏，分陈其应行事，计诸官长，粗以为当，则宰辅于是共议于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定，始将上进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学士院命词，而宣付于外焉。其约束之辞，大致悉吏文也。独大观戊子元日受八宝，大赦，如罢重法、分宗室、升班行、省刑名、宽党锢，凡数十事，以事体既重，方赖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时多出鲁公之手，故独为国朝之盛举。

唐制，北门学士在内朝枢密使班，遇天子寿节，学士、待制自从枢密院先启建道场，罢散花宴。及寿节日，则宰臣预命直省官具帖子，请学士、待制赴尚书省锡宴斋筵。故中外文武百僚罔有不隶尚书省班属御史台者，独学士、待制不隶外省班，自属阁门，号称内朝官，又曰西班官。则儒者清贵，其为世之荣如此。始熙陵时，亲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承旨苏易简。及泰陵时，鲁公亦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讳，因奏请第摹“玉堂”二字，榜于翰苑之正厅，且为儒林之荣，制曰“可”。于是锡上牌，燕近臣，馆阁毕集，天子宠赉非常，有逾故事，为一时之光华云。

鲁公为北门承旨，时翰苑偶独员，当元符末，命召入内东门草哲庙遗制，既未发丧，事在秘密，独学士与宰执而已。于是知枢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鲁公，左丞叔父文正公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笔而授公

焉。鲁公后每曰："始觉儒臣之贵也。"

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

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会百官，宣制才罢，则其人亲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鈙方尺二于领事案上。句似有误。别本并云"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时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谋，始为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御笔一行，鲁公为之垂涕。一日，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圣仁，惠养元元，泽及四海。况前日之政，但取地宝，走商贾，未尝及农亩。今大臣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以取州钱，地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作，圣旨行下，然无益矣。自是作俑，故动敷田亩，因习以为常，不但祖宗朝，盖崇观、政和之所无者。是时，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余万缗，朝廷桩以备缓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余六百万缗尔，外二千二百余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盖自启北征，则省中创立一房，号经抚房。及告功，黼遽奏请，凡经抚房文籍尽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

国朝之制沿袭五季，始时武臣皆不丧其父母，至仁庙乃诏崇班以上持丧，供奉官以下不持丧。政和初方讲太平故事，且亦顺人情，乃诏供奉官以下，愿持丧者听。当是时，雅惬众心，小使臣往往丧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变风移，今罔睹不愿持丧者。

卷第二

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焉。是时，渊圣皇帝犹未入储宫也，初以皇长子而行冠，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仪典甚盛。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先是，诸王冠止于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而已，由是而后，天子诸子咸冠于外庭，盖自渊圣始。

乐曲凡有谓之均，谓之韵。均也者，宫、徵、商、羽、角、合、变徵为之，此七均也。变徵，或云殆始于周。如战国时，燕太子丹遣庆轲于易水之上，作变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韵也者，凡调各有韵，犹诗律有平仄之属，此韵也，律吕、阴阳，旋相为宫，则凡八十有四，是为八十四调。然自魏、晋后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调之均韵矣。孟轲氏亦言“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时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创作之哉？唐开元时，有《若望瀛法曲》者传于今，实黄钟之宫。夫黄钟之宫调，是为黄钟宫之均韵。可尔奏之，乃幺用中吕，视黄钟则为徵。既无徵调之正，乃独于黄钟宫调间用中吕管，方得见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间作燕乐，求徵、角调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宫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徵，虽号徵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徵之均韵也。此犹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谓之徵、角调，是又在二者外，甚谬悠矣。然二调之均韵，几千载竟不能得，徵角其终云。句似有脱误。古之乐，备八音。八音谓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土则陶也。后世率不能全其克谐，至政和诏加讨论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补八音所阙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则加匏而为笙，陶乃埙也。遂埙篪皆入用，而石则以玉或石为响，配故铁方响。普奏之亦甚韶美，谓之燕乐部八音，盖自政和始。案此条“荆轲”作“庆轲”，与他卷“荆公”作“舒公”一例，絛盖避京嫌名也。别本并改“荆轲”，非是。

玉辂始作自唐高宗，由高宗、武后、明皇及圣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摇顿，仁庙晚患之，诏创为一辂。及告成，因幸开宝寺，垂帘于寺门，命有司按行于通衢，亲视之焉。新辂

既先，次引旧辂，而旧辂辄有声如牛鸣，不肯前，众力挽之，坚不动而止。仁庙未几登遐，终不克御前新辂也。其后，神祖苦风眩，每郊祀，益恶旧辂之不安，又诏别创之，乃更考古制，加以严饬甚美。新辂既就，天子未及御。元丰八年之元日，适大朝会，有司宿供张，设舆辂、仪物于大庆殿下，新辂在焉。迟明撤去幕，屋坏，遂毁，玉辂为之碎，因杀伤仪鸾司士数十人。未几，神祖复登遐。是后有司乃不敢易，但进旧辂，以奉至尊。靖康中，议者将持玉辂以遗金人，然地远不得闻厥详旧辂之能神否也，独书其所闻者。

玉辂者，乃商人之大辂，古所谓“黄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黄，盖自隋暨唐讹而为青，疑以谓玉色为青苍，此因循谬尔。政和间，礼制局议改尚黄，而上曰：“朕乘此辂郊，而天真为之见时青色也，不可易以黄。”乃仍旧贯，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辂尚青，至今讹也。

国朝故事，天子诞节，则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称庆。宰相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礼毕，赐百官茶汤罢，于是天子还内。则宰臣夫人在内亦率执政夫人以班福宁殿下，拜而称贺。宰臣夫人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仍以红罗绡金须帕系天子臂，退复再拜，遂燕坐于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荣。

国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则各有行缀，首尾而趋就石位。既谒罢，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逦而去，谓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将相近臣与执事者而已，故仪矩便习。脱在外侍从，尝为守帅，因事过阙还朝，若带学士、待制职名，则便当入缀本班。然帅守在外，以尊大自惯，乍入行缀，又况清禁严肃，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内从臣共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来也。”

大观初鲁公进师臣，及后又第边功赏，无官可迁。时当宁意向有鱼水之欢，遂以玉带锡之，其锡乃排方玉带也。排方玉带，近乘舆所御，于是鲁公惶惧，力辞不能得，因诵韩退之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谓唐人有此，遂奏请改制，为方围带而佩金鱼焉，不惟不敢近乘舆，且诸亲王佩玉鱼亦有间。上始可之，由是悉为故事。诸王佩玉鱼乃裕陵朝所创。

政和间，鲁公以师臣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进呈面奏曰：“臣已位极人臣矣，矧罔功，讵宜赏也。第群下之劳，日觊觎，不可用臣故绝其望。愿降旨，除臣外并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由祖宗来暨神考，究论弗及成。今赖卿力，俾朕获继先志，况为之使而泽不浃，岂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毋辞。”而鲁公恳请不已。上不得已于公始可之。乃自召公辅，共议所以赏鲁公者，即加陈、鲁两

国。公苦辞，且谓：“若祖宗以来有是故事，臣亦拜受。今既创作，苟受之，即他日赏臣，将何以为礼？第独有王爵尔，此决不可。是圣恩之隆异，适所以祸臣，且臣行年七十，愿留以为赠也。”上察公之诚，嘉叹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礼数尽。”于是三辞恩，数批答，乃亲笔褒谕，天语甚美而始俞焉。两国既许罢封，上因赐鲁公以三接青罗伞、涂金从物、涂金鞍、异锦鞯、马前围子二百人，大略皆亲王礼仪，独无行扇尔，鲁公乃拜。赐围子者，凡朝请使但止于皇城门外，盖惧小人之疑谤，时多公之得体也。至于两国之封，鲁公谓所以荣先，则不敢辞，于是，三代暨小君皆蒙两国之赠，今遂为故事。

崇政殿说书，祖宗时有之。崇宁中初除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宝者，以嫡子能让其官与庶兄而不出，用其学行修饬召。吕瓘者，亦以高节文学有盛名，隐居弗仕，数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诏以方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经筵焉。亦熙朝之盛举也。

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昔我先人鲁公遭逢圣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区区其间。有毛滂泽民者有时名，上一词甚伟丽，而骤得进用。大观中有赵企企道者，以长短句显，如曰：“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会南丹纳土，企道之词曰：“闻道南丹风土美，流出溅溅五溪水。威仪尽识汉君臣，衣冠已变□番子。凯歌还，欢声载路，一曲春风里。不日万年觞，瑶人北面朝天子。”而鲁公深嘉之。然赵雅不乐以词曲进，公后不取焉。句不解。或是“公复不取焉”。别本“取”作“敢”，尤误。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庆八载相业，君臣鱼水。镇抚风棱，调燮精神，合是圣朝房魏。凤山政好，还被画轂朱轮催起。按锦辔，映玉带金鱼，都人争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无几。绣衮香浓，鼎槐风细，荣耀满门朱紫。四方具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运化笔，又管领年年，烘春桃李。”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韩师朴丞相中秋坐上作《听琵琶》词，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锁春风，悄无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为制撰。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作一词曰：“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别敕，重开宴，未

央宫里。”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其后上心弗戒，群珰用事，自建储后，君臣多间，伯氏因背驰而大生异，吾遂得罪几死，于是鲁公束手有明哲之叹矣。盖自七十岁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继开边，小人为政，以致颠覆，惜哉，可为痛心！吾犹记歌次膺之词时政太平，追叹为好时节也。故书其始末以示后世云。案：蔡攸尝白徽宗，请杀絛，不许，仅削其官。此云“得罪几死”，即此时也。

大科始进文字，有合则召试秘书省，出六论题于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为目。而六论者，以五通为过焉。以是学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笔阵豪异，则不能为之也。顷闻夏英公就试过，适天大风吹试卷去，不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过。是乃造物者故显其记识华迈之敏妙尔。盖六论犹足，世独以不记出处为苦。昔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将就御试，共白厥父明允，虑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由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获见先达如此人物也。

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亦时得遗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远而罕砥砺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学助教之目而已，或应出仕，盖止许一任。异时有援例力诉诸鲁公，丐更一任，鲁公笑而谓之曰：“汝一任矣。”似有脱文。世至今遂以为口实也。

国家初沿革五季，故纲纽未大备，而人患因循，至熙宁制度始张，于是凡百以法令从事矣。元丰时，又置一司敕令所，盖欲凡一司局务咸称一司局务之条式也。吾尝白鲁公，切谓为治恐勿在是。然自熙、丰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终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杀其父，天府狱具矣。祐陵与鲁公深耻之，不欲泄，第命于狱赐尽焉。当是时号治平，万国和洽，君相日忧勤，以政化为念如此。及后七八岁，忽有老父来府言：“我出外久，闻有人妄诉我子之杀其父者。今不见我子何往，惧有司之枉杀我子也。果若何？”于是天府大窘。时鲁公顿以退闲，而尹属皆屡易，而乾坤时寖入醉乡矣，遂厘得不治。信乎，狱讼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号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神庙时慨然有志于四方，思欲平二国，乃诏新作百子帐，将颁诸辅臣。未就，而泰陵继之，又弗及赐。至太上崇宁间，工人告落成。于是鲁公洎执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华盛焉，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晋之俗悍而悖，当五代、国初时，号难攻取。昔太祖皇帝亲征，道过紫岩寺，乃焚香自誓，不杀一人。晋人闻之，于是坚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诸军多泄疾，遂班师。后人或罪誓言之露机，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晋所恃而为吾患者，北援也。当是时，骤得继筠之捷，因逐北。班师之际，遂尽徙忻、代之民于内地，六百里一无人烟。盖使北大军来则无饷，单师至必败。是太祖又已得太原，乌在举梃与刃而后言击灭之哉？其后太宗继伐，因一举围破，而天下始大一统矣。

开宝初，车驾亲征伪汉，引汾水灌太原城。时属盛夏，艺祖露臂跣足，亦不裹头，手自持刀坐黄盖下，督兵吏运土筑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见，矢石雨坠，不避也。水浸城者，余数版而已。又命水军乘舟，且焚其谯门，几陷，会班师焉。其后北人有使于伪汉者，见水退而城始大圮，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决之则无太原矣。"人多服其言。

真庙时，澶渊之役与敌讲解，后命辅弼各具上其备御策。上曰："朕求大臣计议，因自为之画，付卿等可面授诸将也。大致以真定为本，敌若犯河间，则中山策应，保塞、安肃捣虚而深入；若犯中山，则河间策应，保塞、安肃亦捣虚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应，河间、保塞、安肃悉捣其虚，分道而深入，真定大军勿轻动。敌果送死南来，直犯大名，则河间、中山皆捣其虚，而真定大军始徐蹑其后，大名挫其锐，然后真定大军悉力要击之。"此真庙之亲为图者甚悉。又神庙朝益修武备，边防虽糗糒毕具，岁必命中使就三帅，监出干糒，新旧以相易，且曝之焉，顾他器仗又可知矣。呜呼，累朝规模宏远，皆若是也。又后金人寒盟，所谓大臣者皆阿谀后进，而握兵柄主国论议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区处用心，贻厥之谋，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毙，遂终误国家大计，可伤也。

西羌唃氏久盗有古凉州地，号青唐，传子董氈死。其子弱，群下争强，遂大患边。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结鬼章。案：《东都事略·吕公著传》作"鬼章青宜结"。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亚也。元丰末，神庙诏诸将："人多零丁俶扰王土，既擅其国，则彼用兵之际，若旌弢之属，岂无独异其状者？宜募猛士，如能杀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并拜观察使。"不半载，有裨将彭孙者，果临阵跃入，斩人多零丁，以其首献，诏拜彭孙观察使。于是鬼章之势孤，未几亦生得之。熙河将种谔生擒鬼章，见《吕公著传》。属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焉。擒鬼章之功，盖多得一时名臣文士歌咏，因大流播，然世独不知斩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门，与吾同班缀。尝言将聘大辽，赴其花燕。时

戎主坐御床上，后有乌熊皮蒙一物，颇高大。久而似疲，则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设扆状尔。俄于乌皮间时露一二人手足，则罔测其故也。及日晏时熟视，乃见数番小儿在其中。李为吾言而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鲜卑之旧俗，如高欢立孝武皇，以黑毡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欢居其一，殆亦是类乎？"罔然未识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时，遣童贯以节度使副尚书郑居中使辽人。鲁公时责居在钱塘，闻而密止，上则无及。当是时，上密报鲁公，则已有觇国之意矣。北伐盖自是而始。俄其国乱，有董龙儿者乘乱举兵，击斩牛栏寨之裨将，且函其首来。于是天意盛欲兴师，赖鲁公力请而格，时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沉逮宣和初，事益迫，鲁公语泄，为伯氏得而诉诸上，遂罢鲁公相，乃大鸠兵，又将命元帅，内外为大惧。师垂起，而狂寇方腊者作，连陷二浙数郡，适得倾兵旅，厘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举，因而罢海上结约。会童贯平方寇既归，与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惧，既患失，遂媚贯，奋当北伐事。宣和四年夏，不谋于众，兵乃遽起，鲁公时已退休，亟请对，具为上言，丐止，不可。未几，伯氏亦有宣抚命，于是鲁公垂涕顿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宁自甘闲退。今臣子行诚无以晓天下，愿陛下保全老臣。"上不听，则曰："臣请则以效括母及语伯氏，吾将哭师也。"及后燕山告功，鲁公以表贺上，其末云："臣虑终而不虑始，知守而不知通，有靦初心，徒欣盛烈。"上览表时，喜见颜色，曰："太师能自直守如此。"因以肴核酒醴颁赉甚宠，俾公庆伯氏之归也。及后北方寒盟，上为大惧。宦者梁师成自抱前后结约文牍于上前，上顾师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呜呼，使群小人不阿罔，则宗国岂至是，故世但知鲁公之不主北伐，人或传公之诗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书其略，他尽见吾顷著《北征纪实》二卷。案：《北征纪实》具载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

宣和岁壬寅，北伐事兴，夏五月出师，是日白虹贯日，童贯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字似衍。伯氏继之，兵引去才次夕，所谓宣抚使招旗二为执旗者怀而逃去，皆不获。又二帅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关地轴出见于厅事上，龟大如钱，蛇犹朱漆，相逐而行，二帅再拜，纳诸大银奁，而置城北楼真武祠中。翌日视之，天关地轴俱亡矣。识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敌骑再犯阙下，粘罕一军始至河阳。河阳守臣遁去，而河阳溃，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敌逐北而追之，皆若导之而过河焉。吾得于避敌之亲尝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独后魏尔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袭淮。大抵患在计臣之左谋，而俾小人因得归之于数，宁不痛哉！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遽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傥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面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是事于其父老云。

熙宁十年，交趾无故犯鄙，案：《东都事略》事在熙宁八年，时沈起知桂州，不能怀辑，又禁交趾与州县贸易，乃谋入寇。遂并陷钦、廉、邕三郡，多杀人民，系虏其子女。朝廷为赫怒，出大师行讨之。时将遣内侍李宪行，王舒公介甫力争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罢矣。于是吴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当国，命帅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赵离征焉，合西北锐旅暨江淮将士，多至十余万，辎重转输不在数也。及入蛮境，先锋将苗履燕逵案：《东都事略》作“燕达”。径度富良江，一击散走其贼众，擒伪太子佛牙将，进破其国矣。逵闻而怒，亟追还之，欲斩二骁将于纛下，赖离救免。因屯师于蛮地，不战者六十余日，大为交人慢侮。逵第逊辞，仅取其要领，且纳赂得还，报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厉腹疾，死者八九。既上闻，神庙大不乐，命穷治厥由。久之，乃得吴丞相与逵书札曰：“安南事宜以经久省便为佳。”盖逵承望丞相风指，因致坐毙。事未竟，会吴丞相以疾薨于位，得不治。其后几三十年，当大观之初，吴丞相之二孙曰储、曰侔者，以同妖人张怀素有异谋，皆赐死，一时识者咸谓安南之役，天之所报云。呜呼，执事之人、主国家谋议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独见鲁公则否。而鲁公时在翰院为承旨，亦自负章之不能以气凌公也。一日，诣丞相府。故事，宰执出政事堂归第，有宾吏白侍从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舍辔即不还家，径从断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褫其公裳，特易以道服而后出。鲁公方趋上，适见之，则亟索去。于是章丞相作惭灼然而语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愿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实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顾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公，目使留，致恳到。会荐汤而从者以骑至，故公得而拂褎，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庙览公奏，深多公之得体，亟诏释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赎铜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后来。自是，鲁公终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见也。噫，前朝侍从臣卓

尔风立乃如此，后来罕见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岁即改元绍圣。哲庙既亲政，首拜章丞相惇右仆射。故事，拜相遣御药院内侍一员，赍诏宣押赴阙。章丞相后见鲁公论宣召事，因曰："大有破除也。"盖前朝召大臣，如赍诏内侍遇所历郡县，凡土产名物，大臣必以书遗之，号"书送"者，次第至阙乃止。独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其后，鲁公自钱塘复太师而召，上曰："御药院皆老班，惧溷扰卿，特选命四方馆使童敏。此朕亲信，俾赍诏。"仍以御笔手书十幅，示意鲁公不得力辞。时公遂遵书送故事，亦稍厌劳费，笑谓吾曰："赖吾得章丞相语尚有此，后人疑不复知前辈故事矣。"

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锡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后泰陵亲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毁其碑，又改命鲁公改更其辞，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也。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宫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号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则供张甚盛，肴核备水陆，陈列诸香药珍物。公食罢，辄书丹于石者数十字则止，必有御香、龙涎、上尊、椽烛、珍瑰随锡以归。凡百余日，碑成。既出，而金填其字，人因争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数百本分赐群臣，余诏藏之禁中。吾尝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为学士时抄国史，仁庙命赐黄封酒、凤团茶等，后入二府犹赐不绝。国家待遇儒臣类如此。

大观之前，吾竹马岁，与群儿戏。适道文太师、韩侍中，语才一吐，则翁姥长者辈必变色以戒曰："小后生不得乱道。"当是时，去二公薨已数十年，犹凛凛然尊严，使人尚敬之若神。岂非朝廷崇养其望至是，盖不若是无以表天下，一其信从者，其祖宗之深虑也。及后，所谓大臣国事既不克自重，时吾已识事矣，则但睹朝野日骛，党仇更相反覆。于是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曾不足以备缓急。私窃谓体貌重轻而然。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听索而后供，此礼旧矣。独"菜羹"以其音颇类鲁公姓讳，故回避而曰"羹菜"，至今为故事。

国朝礼大臣故事，亦与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有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独文潞公自庆历八年入拜，厥后至绍圣岁丁丑，凡五十年，所谓间镀钣花银盆固在。遇其庆诞，必罗列百数于座右，以侈君赐，当时衣冠传以为盛事。

国朝之制，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杂学士以上，遇禁烟节

至清明日，则赐新火，往往谓之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才未及寸，殊有欢也。吾家隆盛时，出则联骑，列十三狨座，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门户被天遇殊绝。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后，兄弟尽蒙用家人礼，而以行次呼之。至于嫔嫱宦寺，亦从天子称之，以为常也。目仲兄则曰“十哥”，季兄则曰“十一”，吾亦荷上圣呼之为“十三”。而内人又皆见谓“蔡家读书底”。呜呼，无以报称，且奈何？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由来。向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筑堤，初架水之通宫苑者，偶横阻得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悉为鱼鳖矣。时给事中许翰崧老语鲁公：“顷荧惑入天江，有谢中美者，谓后三年都邑必大水，今验矣。”案：《文献通考》云：“政和六年七月乙未，荧惑犯天江，主旱。”今谢云“主大水”，占验不同如此。鲁公因语吾，使访其人，且久，一日原庙属行香，吾适待罪从班，而待制缀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儳进吾后，谓吾曰：“曩求谢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颔之。班退，亟邀谢中美归舍焉。当是时，世事亦可虑，狂妄每私忧过计，得见中美喜，因共商榷天官事。中美自谓，由唐以来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学大抵本太史公《天官书》，而占以《洪范》。太史公《天官书》者，譬世六经，视他天文犹百家耳。款叩中美，中美曰：“他占类不足道，独大观四年彗星逆行，从阁道入紫宫，再归帝座，此可畏者。”吾问：“占验果若何？”则曰：“仿佛汉中平末也。”即呼书吏开柜，取《东汉志》来，因共视之，见杀宦者、易弘农及献帝流离事，吾大骇惧。中美则以手摩拂书册，而言不必尽然，要概似之。又问其期，曰：“壬寅。”时辛丑春也。吾更汗慑。及壬寅不验，则曰：“当在乙巳。”后乙巳遂验云。又当癸卯岁，中美监染院罢，诣部授资州。一旦之任，执手言别曰：“愿公自爱，天下将乱矣。独蜀中良，后甚足终我之残龄焉。”未几，金人果寒盟，有诏内禅。靖康初，兵民杀内侍，其后两宫北狩，僭伪出，天下乱。于是新天子中兴江左，四川独帖泰。当中兴睢阳时，许翰崧老者适拜副枢，而吾贬万里外，闻之，谓翰必能荐召中美，为中兴用矣，吾尝有所闻。“尝”似宜作“当”。中兴之八载，有刘公宝学子羽来，自川陕佐宣抚使得罪，吾与同处博白，始能道中美既罢资州，厥后死矣。亟问其子弟，刘公曰：“无儿，其书亦不传焉。今世略得其绪余者，独襄陵许翰崧老，次其粗则吾也。”惜哉！

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晓觉之，有司罔测。时鲁公当国，曰：“可捕治搭材士。仪鸾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仪鸾

司独单和者逃。”鲁公：“亟捕单和来。”凡三日得于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得其由，盖和善飞梯，为仪鸾司第一手，常经入禁阖供奉，颇知曲折。是夕，用绳系横木，号软梯。案此条疑未完。璜川吴氏本与此同。涉园张氏本有“而入”二字，亦后人所增也。

卷第三

孟翊有古学而精于《易》，鲁公重之，用为学官。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大观三年夏五月，天子视朔于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群班中出一轴，所画卦象赤白，解释如平时言，以笏张图内，唐突以献。上亦不乐，编管远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时事稍稍更易。当是时，人疑为翊之言颇验。其后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兴事。

太上皇帝端邸时多征兆，心独自负。一日呼直省官者谓之曰："汝于大相国寺迟其开寺时，持我命八字往，即诣卦肆，遍问以吉凶来。第言汝命，勿谓我也。"直省官如言，至历就诸肆问祸福，大抵常谈，尽不合。末见一人，穷悴蓝缕，坐诸肆后。试访，曰："浙人陈彦也。"直省官笑之黾勉，又出年命以示彦。彦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骇，狼狈走归，不敢泄。翌日，还白端王。王默然，因又致饬："汝迟开寺，宜再一往见。第言我命，不必更隐。"于是直省官乃复见彦，具为彦言。彦复咨嗟久之，即藉语顾直省官曰："汝归可白王：王，天子命也，愿自爱。"逾年，太上皇帝即位，彦亦遭遇，后官至节度使。

阴阳家流穷五行术数，不得为亡，至一切听之，反弃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亿中以为信也。先鲁公生庆历之丁亥，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在昔幼时，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极人臣则不过三数。及逢时遇主，君臣相鱼水，而后操术者人人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由，徒足发贤者之一笑耳。大观初改元，岁复丁亥，东都顺天门内有郑氏者，货粉于市，家颇赡给，俗号"郑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时生一子焉，岁月日时，适与鲁公合，于是其家大喜，极意抚爱，谓且必贵。时人亦为之倾耸。长则恣听其所欲为，斗鸡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当春末，携妓多从浮浪人，跃大马游金明，自苑中归，上下悉大醉矣，马忽骇，入波水中，浸而死。

蜀人谢石，宣和岁壬寅到辇下，以术得名。善相字，使人书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应如响，遂得荣显。时宣和七年，亟求归，临别语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弁获美官，犹衣锦，念无以报公德，惟有相字之术，诚无人，独可以传公，公其受之。”时吾得罪偃蹇，自揣决不能慎口诲果，更资以吉凶他术，是益取祸，故谢之，不肯听石。石又语吾曰：“自是天下其乱矣，独蜀犹尚在，二十年外则不知也。是时语公，期蜀中相见。”吾更默不敢答。未几流贬，俄中原倾覆。后二十有一年，吾在铁城，因故人有帅成都者得寓书，遂与石通寒温，则二十年外期相见者如是乎？然巧发奇中，殊有欢，故特疏其二三事于后。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带者，书一“庚”字以问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带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内始出。”果如期出。鲁公知而召之焉，书一“公”字。石曰：“公师位极人臣，福寿若此，不必问所问吉凶。但表某微术者，公师当少年时尝更名尔。”鲁公笑而颔之。吾最晚生，盖不知此，然虽伯氏枢府为长，且亦不知也。太上皇闻而密俾之，尝为书一“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见其人则言事。”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宁节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岂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见。石有问辄中，且令中官索东宫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又问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为大惧。上询谓何，石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字耶？”上以金带赐之。后闻石贬官在成都，时国步艰难，诏天下科举分路类试，而四川士子萃于锦官。石曰：“我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试题。”于是儒生之好事者，众醵金钱若干，俾石书所试题，又书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缄识之。及榜出，取所书开视，无一不验。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间意所求望，与人决祸福吉凶，加劝戒以道理，纵横罔测。今岁益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丰末，叔父文正知贡举。时以开宝寺为试场。方考，一夕寺火大发。鲁公以待制为天府尹，夜率有司趋拯焉。寺屋皆雄壮，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庑大墙，而后文正公始得出，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案：《文献通考》云“点检试卷官翟曼、陈方、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于是都人上下唱言：“烧得状元焦。”及再命试，其殿魁果焦蹈也。

政和末，王安中骤迁中书舍人，往谢郑丞相居中。谓曰：“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词耶？”安中答：“适一番官诰命尔。”郑丞相曰：“若尔，君必入政府。居中闻前辈言，入紫微为舍人，首草番官诰词者号利市，必预政柄。居中当时亦是。盖数已验，君其入二府乎？”后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当是时，艺祖

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谓逼迫之兆，未几，王师果下建邺。及政和之末复为天水碧，时争袭慕江南风流，然吾心独甚恶之，未几，金人寒盟，岂亦逼迫之兆乎？

政和以后，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灵素等多赐号“金门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锡以涂金银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为外饰，或被异宠，又得金牌焉。及后金人之变，群酋长皆佩金银牌为兵号，始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阳古都，素号多怪。宣和间，忽有异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辄出犯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且喜啮人也。于是家家持杖待之，虽盛暑不敢启户出寝，号曰“黑汉”。由是亦多有偷盗奸诈而为非者，逾岁乃止。此《五行志》所谓“黑眚”者是也。不数年，金国寒盟，遂有中土，两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敌骑始犯阙，王黼乃得罪，取道由咸平县。此句上下有脱文。案《东都事略》云“贬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时不欲杀大臣，而使若贼残之者。及中兴之后，伪楚张邦昌先黜居长沙，后以罪赐自尽焉。黼死于辅故村，《东都事略》作“辅固村”。邦昌死于平楚门下官舍。

伪楚张邦昌始为中书舍人，梦乘太上辇，拥仪从出两山间，居辇上回视，见二马逐其后，能记其毛色也。后自燕山来，受伪封册，乃籍乘舆服御，回顾二马则如梦。伪齐刘豫者为小官时，梦至阙里拜仲尼，仲尼辄答其拜。又尝梦拜释氏，为之起。因独自负，遂果于僭。然二者皆不克终也。知梦兆肸蚃，世或有之，至吉凶则由乎人，是以君子独能守其正而获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贵乎征梦。吾得之邦昌之二侄、豫之乡人王寺丞忠臣云。

赵安定王普，佐艺祖以揖让得天下，平僭乱，大一统。当其为相时，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议，才归第则亟闭户，自启一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其家人莫测也。及翌旦出，则是事必决矣。用是为常。故世议疑有若子房解后黄石公事，必得异书焉。及后王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视之，则《论语》二十卷。

江南徐铉归朝，后坐事出陕右，柳开时为州刺史。开性豪横，稍不礼铉。一日，太宗闻开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谓尚仍五季乱习，怒甚，命郑文宝将漕陕部，因以治开罪。开得此报大惧，知文宝素师事铉也，迟文宝垂至，始求于铉焉。铉曰：“彼昔为铉门弟子，然时异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辞也。”于是开再拜，曰：“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毋恤其听不。”铉始诺之。顷文宝以其徒持狱具来，首

不见开，即屏从者，步趋入巷，诣铉居以觐铉，立于庭下。铉徐出座上，文宝拜竟，升自西阶，通温凊，复降拜。铉乃邀文宝上，立谈道旧者久之，且戒文宝以持节之重，而铉闲慢废，“慢”字疑衍。后勿复来也。文宝方力询其所欲，铉但曰：“柳开甚相畏尔。”文宝默然出，则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辇下时，于士大夫间得此而为㦸，后又见陕右二三贤者，犹能道其事。噫，将历二百年矣，前辈敦尚风义凛凛如许，是宜不泯矣。

张端公伯玉，仁庙朝人也。名重当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故也。有士人颇强记自负，饮酒世鲜双。乃求朝士之有声价者，藉其书牍与先容。一旦持谒张，张得函启缄，喜曰：“君果多闻耶，又能敌吾饮。吾老矣，久无对，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余杯。士人者雄辨益风生，而张略不为动。俄辞以醉，张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当为君独引矣。”遂自数十举，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柜书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记忆者独在是。君试自探一卷帙，吾为子诵焉。”士人曰：“诺。”即柜中取视之，偶《仪礼》也，以白张。张又使士人“君宜自举其首”。士人如其言，张乃琅然诵之如流。士人于是始骇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

庞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时司马温公适倅并州，一日被檄巡边，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而不以闻，遂为西羌败我师，破其堡，杀一副将焉。朝廷深讶庞擅兴，而诘责不已。庞既素重温公之贤，终略勿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观文殿学士罢归。然庞公益默不一语，温公用是免。呜呼，庞公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载之风矣。

郑尚明昂，别本“昂”并作“昴”。老先生也，鲁公甚听爱，坐漏吾狂妄语获戾，竟老死乡井。顷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余载，时未有继嗣，而司马温公为并州通判，乃上书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温成张后当盛宠，其叔父尧佐一日除节度、宣徽、景灵三使，而包孝肃公为中司，击焉。其白简苦剧骇人，不忍闻，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庙实录》史臣独载温公书暨孝肃三章甚备。故都邑谚谓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人臣立节，要使后世著闻若此，始近谏诤之风。”吾志吾老先生语，而后每书诸绅也。

仁庙至和初暴得疾，时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复，小大交章，而仁庙慨然寤。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韩魏公厚重，可属大事，请召之，除枢密使。未几，富丞相丁内艰，魏公乃进，独当国，因力请建立。于是制诏以英宗自团练使为皇子，封钜鹿郡公。几年，仁庙登遐，英宗即位，日以悲伤得疾，国步方艰，万机惧旷，而慈圣光献

曹后因垂帘视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时旱甚，乃援故事，请天子以素仗出祷雨。当是时，都人争瞩目欢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执奏，丐归政天子。后许矣，未坚也。一旦，魏公袖诏书帘前曰："皇太后圣德光大，顷许复辟。今书诏在是，请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顾左右曰："撤帘。"后乃还宫。时郑公方为枢密，班继执政而上。将奏事，则见帘已卷，天子独当宁殿上矣，既下而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惧不合则归政未有期。"其后，熙宁中魏公薨于乡郡，而郑公不吊祭，识者以为盛德之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庙，方眷仗至深，忽一旦为人发其私书者，介甫惭，于是丐罢累表，不待报，径出东水门，中使宣押不复还矣。神庙大不乐，遂复听其去，然重其操节，且约再召期。当是时，既出，挈其家且登舟，而元泽为从者，误破其颓面瓦盆，因复命市之，则亦一瓦盆也。其父子无嗜欲，自奉质素如此，与段文昌金莲华濯足大异矣。吾得之于鲁公。

王舒公介甫，熙宁末复坐政事堂，每语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继吾执国柄者乎？"乃举手作屈指状，数之曰："独儿子也。"盖谓元泽。因下一指，又曰："次贤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贤兄如何？"谓鲁公。则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则曰："无矣。"当是时，元泽未病，吉甫则已隙云。及鲁公久位公台，厌机务劳，自政和后盖数悔叹，亦患才难，网罗者未尽善，常曰："相门出将，将门出相。案：似当云"相门出相，将门出将"。别本并同，姑仍其旧。我阅人多矣，罔敢不力，且略无可继我者，天下事将奈何！"既莫用为之计，至叩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举二人，皆宰相也，李森、李弥逊。公大喜，于是亟召用之，又不慰公意，是后日掣其肘，竟付仗失当。俄群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沦胥矣。此吾备聆公语，目其事，亦伤哉。

鲁公号知人，每语其人修短，大略多验。大观初，有诣都省投牒诉改官者，鲁公召上听事所，曰："改官匪难，当别有骤进用，径入侍从行缀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摸棱态过当，卒致身辅相。"吾笑之，而鲁公不以为憾，乃伪楚也。

鲁公以崇宁五年罢相印归，时国柄独刘公路逵主之，逵为中书侍郎故也。未几，鲁公复相，而逵被黜。时堂中诸吏咸祖于门，逵曰："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太师六十岁人矣。"俄而逵物故，鲁公复相，每叹息，常训吾曰："逵白骨已久，而我犹享荣禄。人之用心，宜不当尔，可不戒哉！"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复元祐党人太优，朝廷再籍之而颇有阔略者，御史中丞钱遹论党人疑有奸，下两省议。时刘逵为给事中，独以遹言为非。及蔡京罢相，逵主国柄，于是言者论逵，

谓其乘间抵巇，尽取崇宁以来继述缉熙、美意良法而尽废之，遂罢知亳州。见于史册者如是，是逵固贤者也。太师六十岁之言，容或有之，盖恶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奸凶如京，幸而早世，即为国家之福。逵之言，又宁知不出于爱国之忱乎？

吕司空公著生重牙，亦异常人也。当元祐平章军国重事时，鲁公以待制从外镇罢，召过阙。吕司空邀鲁公诣东府，列诸子侍其右，而谓鲁公曰："蔡君，公著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则以手自抚其座曰："君他日必据此座，愿以子孙托也。"鲁公后每谓吾言，惜以党锢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谓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吕公之孙切问来，因为道是，而切问曰："顷鲁公居从班时，《祭司空公文》盖备之矣。"于是相与得申其契好。噫，前辈识鉴，类多如此。案：吕氏两世相业，门阀昌大，何至预以子孙托人？且重以公著之贤，而其子希哲、希绩、希纯，异时历官，皆有贤声。知子莫若父，公著宁不知之而必京之托乎？且自章惇为相，公著既削谥贬官矣，迨京擅国，复指为奸党首恶，置元祐党籍刻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于天下者。受人之托，报之固当如是乎？欲盖其父之恶，而不恤诬蔑贤者，以欺后世，傲真小人之尤哉！

鲁公宇量迈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巳，锡辅臣侍从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时有旨宣侍臣以新龙舟，而龙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至鲁公适前，而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鲁公遂堕于金明池，万众喧骇，仓卒。召善泅水者。未及用，而鲁公自出水，得浮木而凭之矣，宛若神助。既得济岸，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蒋公颖叔之奇唁公曰："元长幸免潇湘之役。"鲁公颜色不变，犹拍手大笑，答曰："几同洛浦之游。"一时服公之伟度也。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蒋时为翰林学士云。

鲁公拜维垣，亲客来贺，公略无德色，且笑语犹常时。因语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人间荣辱，顾何足算。"骰子选者，盖自公始为太庙斋郎，登上第，调钱塘县尉，绵历内外，而后至太师也。足见公之度。

顷客为吾言，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神甚远。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之，曰："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于是主人者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号，他则不审校今为几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传叙纪年次第，主人但颔。而留数日，伺知贼退，乃出山散去。吾闻客言，胸次为豁如者经夕，且此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间有熙、丰、元祐是非矣。尝谓吾之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顺昌山中主人说。

大观末，鲁公责宫祠，归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过新开湖，睹渔艇往还上下。鲁公命吾呼得一艇来，戏售鱼可二十鬣，小大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吾使左右如数以钱畀之焉。去来未几，忽遥见桨艇甚急，飞趁大舟矣。吾与公咸愕然，谓："此必得大鱼乎？将喜而复来耶？"顷已及，则曰："始货其鱼，约三十钱也。今乃多其一，用是来归尔。"鲁公笑而却之，再三不可，竟还一钱而后去。吾时年十四矣，白鲁公："此岂非隐者耶？"公曰："江湖间人不近市廛者，类如此。"吾每以思之，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号士君子，又从驺哄坐堂上曰"贵人"，及一触利害，校秋毫，则其所守未必能尽附新开湖渔人也，故书。

刘尚书赓，法家也，崇宁间为大司寇。一日，来诣东府见鲁公。公时在便坐，与魏先生汉津对，因延刘尚书弛公裳，即燕坐焉。刘公立，不肯就位，责鲁公曰："司空仆射，实百僚之仪表也，奈何与黥卒坐对？赓窃不取，愿退。"鲁公大笑，亟揖汉津曰："先生可归矣。"自是，刘公不敢与汉津并见。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上甚礼听之，当是时，侍从之臣犹强正，而宰辅之臣能涵容，风俗如此乎，此吾亲见也。

林中书彦振摅，气宇轩昂，有王陵之少戆。罢政事去，不得意，寓扬州，丧其偶，久之，忽于几筵坐上，时时见形，饮食言语如平生状，仍决责奴婢甚苦。彦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踪，则掘地得大穴，破之，罗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语言，向彦振求哀曰："幸毋见杀，必厚报。"彦振勿顾，悉命杀之，迄无他。及宣和岁庚子，鲁公以弗合罢，而北征将兴，上积闻摅杀狐并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门，将付以北伐事，为黼沮罢，遂落节钺而归。使北者，始圣旨与辽人聘问往来，北使至我，则阁门吏必诣都亭驿，俾使习其仪，翌日乃引见，惧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及我使至彼，则亦有阁门吏来，但说仪而已，不必习而见。摅时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骄纵，则必欲令我亦习其仪也，摅不从。因力强，不可，案：《东都事略》，北主欲为夏人求复进筑城砦，摅力折之。主不胜其忿，既还馆，绐以宣旨，使降阶跪受，实以国书授之。摅引故事不从云云。与此小异。于是大怒，绝不与饮食。我虽汲，亦为北以不洁污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拥摅出，从者泣，摅亦不为动。既出即郊野，乃视摅以虎圈，命观虎而已，且谓："何如？"摅瞋目视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尔，何足畏？"北素讳狗呼，闻之气阻。摅竟不屈还。

蒋八座猷，贤者也。尝为中司，有端直声。政和初，上赉鲁公以女乐二八。蒋公曰："唐李晟、马燧用武夫要宠私，晋魏绛实陪卿，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盖自周公，制礼作乐，方致太平，不应下同此辈，宜塞其渐，愿公力辞焉。"鲁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

和末，伯氏既联姻戚里，后大辟第，开河路，作复道，以通宫禁。蒋时与吾俱在书局，数大蹙额而唁吾曰：“约之，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几死而已。”祸乱后痛始定，每怀蒋八座语，君子哉。

范元实温，吾所畏友，然不护细行。吾以时士议勉之，元实怒曰：“我不解今时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诡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尝与吾论时势及开元、天宝之末流。元实曰：“不然。天宝之势，土崩瓦解，异乎今日鱼烂也。”时鲁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叹，数谓吾曰：“今复得陈瓘、刘器之来，意若可救药乎？”吾语元实，元实大喜，语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岂独海内，乃公之福。第恐难得好汤，使多咽不下尔。”元实亟持其书报二公，而二公是岁皆下世，元实亦为其宠妾红鸾所困，俄得伤寒，不数日殂，可伤哉。书此，俾世知时不乏人。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相去适有间，凡事如此。

童贯彪形燕颔，亦略有髭，瞻视炯炯，不类宦人，项下一片皮，骨如铁。王黼美风姿，极便辟，面如傅粉，然须发与目中精色尽金黄，张口能自纳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识黼于未得志时，鲁公独忽之，后常有愧色于吾。黼始因何丞相执中进，后改事郑丞相居中，然黼首恃奥援，父事宦者梁师成，盖已不能遏。

翟参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对人辞语华畅，虽谈笑，历历皆可听，然不妄吐也。政和间为给事中，每见殿庭宣赞称“不要拜，上殿祗候”，必咄咄曰：“不要拜，此何等语？”旁问之：“君俾为何言乎？”公巽曰：“宣赞有旨勿拜。”时蔡安世靖、陈应贤邦光同在门下外省，安世位公巽之上，而应贤坐其下，每相与谈论，二人必交辟之。一日辞屈，于是叹曰：“嗟乎，遂厄于陈、蔡之间。”

范温元实，议论卓尔过人。当宣和初，尝为吾言：“孙皓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劝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武帝悔之。及陈后主上隋文帝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且一种降王，就中后主真驽才。”

外兄徐若谷，字应叟，贤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浊太分、是非太明为戒。尝论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号为长者，至于对人作青白眼，则更甚于臧否。吾服其语。

鹿谿生黄沇，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吾谈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但计数其后，逐传则论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书战者为几，皆由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云"暴疾卒"。无疾者，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书不若后书，前书犹庶几，至后书生纷兢更易，则益阔疏，难取信矣。

江汉，字朝宗，有宋史学，惜乎猥以长短句辱其名也。尝与吾论史家流学，当取古人用意处，便见调度。太史公曰："投机之会，间不容鲜忽。"班孟坚曰："投机之会，间不容发。"至宋景文又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

王性之铿，博洽士也。尝语吾："宋景文公作《唐书》尚才语，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张汉阳传》，前史载武后问狄仁杰：'朕欲得一好汉。'顾是语虽勿文，宁不见当时吐辞有英气耶？景文则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驯矣，然失其所谓英气者。"吾不能答。

王元泽奉诏修《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盖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于其子也。吾后见鲁公与文正公二父，相与谈往事，则每云："《诗》、《书》盖多出元泽暨诸门弟子手，至若《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及政和时，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居检校库，而吴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书，于是朝廷悉命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犹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而后知二父之谈信。

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然当时诸僭伪，其国颇亦有人。吾顷游博白之宴石山号普光禅寺者，为屋数椽而已，其山迥绝，洞穴奇怪，得一碑，乃伪汉时人为寺记，特喜其两语，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宁初，王丞相介甫既当轴处中，而神庙方赫然，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于人情适有所离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神庙之两爱弟也。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熙宁间，东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后反为人号作“猪觜关”。世谓郓有猪觜关，由此始。继有不肖者，乃更从而和之，日久为人号“猪觜关大使”，亦各有僚吏之目。吕升卿者，形貌短劣，谈论好举臂指画，奉使过东平，遂被目为“说法马留”。厥后，相去将三十余年，王大粹靓以给事中出守东平，乃被目为“香枨圆”者，盖谓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轻薄类此。昔鲁公以元祐时亦帅郓，到郡大会宾客，把酒当广坐谓之曰：“闻公号猪觜关，凡人物皆有所雌黄，某下车来未几，然敢问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众皆为㑹。公喜，且笑而逼之，则曰：“相公璞也。”

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崇宁初建三卫府，多大臣与勋戚子弟。一日，众坐共谈西汉事有隽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来见大臣？”于是一时大传为口实。然不至是，此特王辅道寀轻薄造以为笑。寀有逸才，时为三卫中郎，后遭极刑。案寀，韶之子，以左道诛。

崇宁中有一名士，过浙右姑苏，有州将夙戒尝河鲀者，士人甚惧，预语其家人：“我闻河鲀有大毒，中之必杀人。今州将鼎贵，且厚遇，逆之必不可，为之奈何？傥一中毒，是独有人屎可救解。汝辈当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艴而谢客曰：“且力求河鲀，反不得，幸贳其责。愿张饮以尽欢。”坐客于是咸为之竟醉。士人者归，沉顿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环之争号，谓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秽，亟投以水，绞取而灌之焉。辄复吐，则又灌不已。举室伺守，天殆晓酒醒，能语言，始语不得河鲀，则已弗及。

卷第四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羁，士大夫目之曰“米颠”，鲁公深喜之。尝为书学博士，后迁礼部员外郎，数遭白简逐去。一日以书抵公，诉其流落。且言举室百指，行至陈留，独得一舟如许大，遂画一艇子行间。鲁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时弹文正谓其颠，而芾又历告鲁公洎诸执政，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举主累数十百，皆用吏能为称首，一无有以颠荐者。世遂传米老《辨颠帖》。

顷一天府尹，用吏能称，颇不大博。约五鼓与侍从同坐待漏院舍，忽语众曰：“夜来不能寐，偶读《孟子》一卷，好甜。”张台卿内相闻，随答曰：“必非《孟子》，此定《唐书》尔。”一座为哄。

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如诞皇子，则赐包子罢，又逐后命中使人赍密赐来，约颁诸宰相，余臣不可得也。密赐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后鲁公召自钱塘而再相也，与何傅适有皆召之美，而何傅每叹近时锡赉薄少者，鲁公顿报之曰：“公所谓自作自受故也。”当是时，方粉饰太平，务复古礼制。一日殿庭讲事罢，共归都堂，鲁公复向何傅叹行礼久，颇厌疲劳，何傅于是忽起而报曰：“此亦吾公师所谓自作自受矣。”公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参，曹王之次子。案史，孝参实王第三子，故下文有“三大王”之号。此云次子，似误。曹王甚贤，神庙之季弟也，案此句下宜增“孝参”二字，文义始明。于太上皇为从兄弟，且俊爽一时，甚尊宠也，号“三大王”者。“者”字疑衍文，否则“号”字上有脱文。政和间始建春宫，既事大体重，乃命近戚奏告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为妙选行事官与之偕，尽馆阁上才，一时之盛举也。诸名士既与王同涂，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谭对，简札间独喜用“其”字。诸公为怏怏不乐，且以其崇贵，故不敢显讥焉。往返者多，将及国门，于是争前叙别，始佥约得共报之，曰：“某等其有天幸，获侍大王其将半月，不胜其荣

幸。今违履舄，愿大王保其玉体，益其令闻。某等不胜其依恋。”数十“其”而后归，莫不抚掌。吾后数见宇文叔通虚中延康，犹尚称快不已。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案“山抹微云”，少游词也。为时传诵故云。

蔡内相文饶嶷，以殿魁骤进，晚知杭州，稍失志。时宣和间，钱塘经方寇破残后，其用意将效张乖崖公领成都故事。花判府有寡妇诣讼庭投牒，而衣绯裤。即大书曰：“红裤白裆，礼法相妨。臀杖十七，且守孤孀。”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贤者也，绵历中外。一日，为留守南都，时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忽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简。至今遗士大夫谈柄，不可不知。

吴考功岩夫，劲正有风概，吾畏友也。吾取友必求诸岩夫，而岩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间出守洋州，尝以书付其甥周离亨者，使转致诸吾，而吾不知也。离亨即阴发其舅书，见有群贤名字，其一乃许景行，遂密畀诸王丞相黼。时王当国，正与鲁公争北伐事，不相合。既得岩夫书，为奇货，藏之且几年。时岩夫已代还，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鲁公者，黼伺得之，惧，始发岩夫之书，谓妄荐台臣于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岩夫与景行遂皆免所居官，离亨乃得拜符宝郎，于是朝班无小大，咸揶揄，目之曰“青鸟”。其后，周青鸟之名竟载白简。则士大夫枢机，吁，安得不慎。

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矣，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鲁公帅成都，一日召还，遇大风雨，平地水几二十寸，遂位极人臣。何文缜丞相㮚，政和初与计偕，亦得风雨送，仍见梦曰：“汝实殿魁，圣策所问道也。”文缜抵阙下，适得太上注《道德经》，因日夜穷治，及试策目，果问道，而何为殿魁。

李郁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时因公事过河镇，偶监镇夜同会

坐数人，相与共征鬼神事。镇官为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号“义门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尽，独兄弟在。方居忧，而弟妇又卒。弟且独与小儿者同室处焉。度百许日，其家人忽闻弟室中夜若与妇人语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因自往听之，审。一日励其弟曰：“吾家虽骤衰，且世号义门。吾弟纵丧偶，宁不少待，方衰绖未除，而召外妇人入舍中耶？惧辱吾门，将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与言者，乃亡妇尔。”兄瞠愕询其故，则曰：“妇丧期月，即夜叩门曰：‘我念吾儿之无乳，而复至此。’因开门纳之，果亡妇。随遂径登榻，接取儿乳之。弟甚惧。自是数来，相与语言，大抵不异平时人。且惧且怪，而不敢以骇兄也。”兄念家道死丧殆尽，今手足独有二人，此是又欲亡吾弟尔，且弟既不忍绝，然吾必杀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门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门而入者，兄尽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视之，则流血涂地。兄弟因共寻血污踪，迄至于墓所，则弟妇之尸横墓外，伤而死矣。会其妇家适至，睹此而讼于官。开墓则启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狱中，姚氏遂绝。李郁林者闻是，始大不然，镇官即于坐命左右索其狱牍来，视之乃信。呜呼，亦异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诘者。《汉·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敛棺积六日而出棺外。类如此乎？后三十一年，时当癸亥，案：是为高宗绍兴十三年。夏四月，会于郡斋，李郁林为吾道之。即书以补后世听讼者之末也。

鲁公在从班时，以赵安定王甲第傍近宫阙，便谒见，因僦止焉。其地甚古，号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异人刘快活者，谓鲁公未宜寝也，公曰：“诺。”乃命酒，与痛饮。厩三鼓矣，中堂黑暗处辄格格有声甚厉，忽睹一猴，猴类人长大，缓缓而出于外，因忽不见。时夜中仓卒，故不大惊，然刘但顾曰：“汝又胜他不过。”公亦大笑，谓刘：“此岂非所谓‘山魈’者耶？”遂偕就枕而睡。

任宗尧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乐，后改服武弁，终赠观察使。宗尧多艺能，洞晓天官、律吕，盖其传授于魏汉津先生。宗尧始仕宦时，即喜功名。大观末，从尚书王宁、中书舍人张邦昌使高丽，为上节人至四明则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传副使舶坏，众为痛之。始时宗尧将登舟，则寄所赍玩好琴书于相识故人家而迈，及是传也，其故人者嗟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为宗尧音诉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鲸波万里，本希尺寸赏，不谓遽持千金之躯，而葬于鱼鳖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实平生所爱赏。甲可归之我家，乙亦奇古，当奉故人，下者可与某。”凡所寓书画箧笥中百物，历历分区，不遗一毫毛。其故人大骇，为奠哭。久之，女奴始苏。翌日，则四明一郡皆传，谓使者舟坏信矣。其后戒归使人自高丽，上下一无恙。故人者得见宗尧，欢喜窃笑，独异于常。宗尧始疑而询焉，

方道其事，始知为黠鬼所侮。吾亲见宗尧言之。雒阳大内兴立自隋唐五代，至圣朝艺祖尝欲都之，开宝末幸焉。而宫中多见怪，且适霖雨，徒雩祀谢，见上帝而归矣。是后至宣和，又为年百五十，久虚旷。盖自金銮殿后，虽白昼，人罕敢入，入亦多有异，虿或大于斗，蛇率为巨蟒，日夜丝竹歌笑之声不绝也。宣和末，有监官吴本者武人，持气不畏事。夏月因纳凉于殿庑间，至晡时后，天尚未昏黑，而从者坚请归舍，不听。俄忽闻跸声自内而出，即有卫从缤纷，执红销金笼烛者数十对，成行罗列。中一衣黄人，如帝王状，胸间尚带鲜血，拥从甚盛，徐徐行由殿庑，从本寓舍前过。本与其从者，急趋入户避之，得详瞰焉。最后有一卫士似怒，以纳凉故妨其行从也。乃以手两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砖而陷于地，顷刻转他殿而去，遂忽不见。本大骇，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图画所见，遍以示人。雒阳士大夫多能传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顷尝闻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赵令子与来，犹能道其略，因著于编。

刘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阳，以镪二十万鬻一旧宅。或谓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间，呼仆厮屏去，则率拱立，谓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辈，自纳诸筐篚，而弃诸汴流。翌日则蛇出益多，再弃辄复又倍。曾不浃旬日，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乐，因自焚香于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钱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据以为怪乎？始犹觊鬼神之有职，而后悛革。今不数日则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职尔，且当受罚，虽愿仍其旧贯不可得矣。"回顾从者，尽掊土偶五六掷之河中，召匠手为之改塑其神，由是怪不复作。

𨱎秤诈欺，阴理至重。郁林有谢秀才者，衣冠后也，善以术笼人，上下颇爱之。于田井间为驵侩事，每以小量轻权贷与人，必用大器巨秤责偿，自喜其得计，刻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觉。一旦从以仆，其手自捉升𨱎诸诳具，将入林野，才出城东门未数里，即雷雨骤兴，有黑云追逐，及霹雳一声，而谢秀才震死矣。屡葬则屡为雷所发，伺其肉溃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锥刀间，一不顾义理，至为鬼神所仇，犹多不戒，且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当三祀，北马将饮江。于是天子幸明而越隆祐太后龙舆驻豫章，行台从焉。时警报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东南隅，得园林僻寂，私相谓曰："使敌一不可避，得相与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几，行宫南迈，仓卒之际果不克奔，而敌骑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约，共窜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则潜下取食而还伏焉，累十数日矣，幸略无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计："此岂皆避敌者耶？胡为而至哉？"语未已，即有黑衣数十

百人继来，共坐于堂，命左右逻捕男女，无少长悉以梃敲杀之，积尸傍午，向暮尽死始去。当是时，三人者伏据于梁，惙惙然，向脱一仰其首见，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谓得免，况已昏夜，俄复望红纱烛笼数十对引导，有主者数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据呼阅人姓名者，三人益惧，于此殆不得脱矣。又细下视之，则但见人物可半，□头面俱勿辨，乃知非人也。凡点阅死籍至多，辄悉呼其姓名。中间偶呼至一名，群吏乃争报曰："不是，不是。"类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记忆也。夜过半矣，事竟皆去。殆晓则四顾，鸟雀不闻声，知敌已洗城而引遁矣。即于乱尸中偶有呻吟声，三人共询其名，乃夜来群吏所谓不是者四人，今悉复活矣，异哉！吾得于宋高州，高州得于侯懋。懋等皆显官，宜不妄云。

柳州柳侯祠，据罗池者不十许丈尔。庙设甚严，其神灵则退之固载诸文辞矣。自吾放岭外，举访诸柳人，云："父老递传，柳侯祠中，夕辄闻鸣锣伐鼓之声，亦时举丝竹之音，庙门夜闭，殆晓则或已开，每以为常。近百许年稍即无此异矣。"又绍兴乙丑岁，有杨经幹者过柳州，因愒于祠，则据其庑间以接宾客，且笑语自若。及还馆舍，才入屏后，辄仆而卒。由是终畏之。

铁城之小南街，有庞摄官舍。庞已死久矣，一曰，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殴击不止。家怪异之，焚香拜祷，又不止，乃投于井中。一夕于井中又出，遂令仆远送之。然仆人者亦惧，夜以楮钱缠木偶，但潜置于税务门小石桥下，不敢远，人皆不知也。石桥去行街止数十百步，翌日则街市人皆见木偶土地夫妇行于街，众大骇，争相传报，聚十百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手相接抱而双俱行转街，复抵税务，入其中拦头，因以绳系于柱。叶戎宰因下务，见众喧噪，询之，争白曰："木土地自行也。"叶戎曰："岂有此理！"呼伍伯辈，令二人持此木偶，掷之江中，后乃寂然。此非所动而动，在五行有兆。当是时，赵守不易凶险生事，人不奠居，吾意谓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绍兴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吾亲见之。至九月末，许签判逖死。十月，赵守殂，而杨司户又死，南流黄知县丁忧而去，欧阳巡铺、米推官皆卒。次年六月，叶戎又死。此其验矣。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

近世儿女戏，有《消夜图》者，多为博路以竞胜负。而作"消"字，或谓可消长夜，非也，乃《元宵夜图》耳。吾待罪西清时，于原庙祖宗神御诸殿阁，遇时节，则皆陈设玩好之具，如平生

时。尝得见《宵夜图》者，皆象牙局，为元宵夜起，自端门及诸寺观，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图》本此。

百戏诸伎甚精者，皆挟法术。元丰中有艺人，善藏舟，用数十人举而置之，当场万众不见也。尝经御楼前，上下莫不骇异，裕陵见之，曰："其人但行往来舟上耳。"故知假诳不能诳真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备，且为国朝一盛观也。其龙舟甚大，上级一殿曰"时乘"。既岁久，绍圣末诏名匠杨谈者新作焉。久之落成，华大于旧矣。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略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先是，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奥"者。既纳新舟，而旧舟第弃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风，异常不止，众惧为灾，虽哲庙颇亦㦸。顷风息，方知新旧二舟即池中战，且三日矣。新龙毁一目，旧龙所伤尤甚。后得上达，哲庙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宁帖。

鲁公崇宁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时赐第于阊阖门外，俗号梁门者。修筑之际，往往得唐人旧冢，或有志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实唐宣武节度，梁门外知已为墓田矣。盖多得妇人胫骨，率长于今时长大男子几寸焉。或谓吾曰："尝亲见陕晋间古长平为秦白起坑赵卒处，白骨尚存，其胫长大，异隋唐时也。"知今人寖鲜小，释氏之语或不妄。

李密之死，《唐书》谓徐世勣表请收藏其尸，乃具威仪，以君礼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及政和导河，由大坯，将复禹迹，因即三山而系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阳山也。密坟高，适当所导河之冲，有司以闻，诏以礼改葬之。时为部役者先发其圹，则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将改卜，然不见其骸，独得头颅，且甚大。传又谓密頞锐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与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吾默然不平，归白诸鲁公。鲁公曰："有是哉！"吾益骇。鲁公始乃为吾言，曰："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观，独倚殿所之楯柱，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北神者。适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其勉旃。'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生，故竟呼小字曰'獾儿'也。介甫见士宁后，果相神庙。而士宁又出入介甫家，适坐宗室世居事几死，赖介甫得免，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鲁公："造化坱圠，天道濛鸿。彼实灵物也，兽其形，中则圣贤尔。今峨冠佩玉，彼□人也，中或畜产多有焉，要论其心斯可乎？"鲁公为颔之，而吾始得以

自决。

政和末，或于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黧，有草字两行，作黄白文，上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正相同，亦上。皆曰鲁公天与之道，急急欲公之奉行，此必有兆。

绍兴岁丙辰，广右大歉，濒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千钱，人多莩亡。而峤南风候素乖讹，至是殊正。则李花退谢悉成桃，桃实复成李，梨亦变桃，熟皆可食。凡物多类是。有茄累累然，枝间或结瓜，大如拳。此吾亲睹，亦中原所罕。

始时士大夫起复，则裹糙光幞、惨紫袍、黑角带而已。上意每恶之。政和末，议者谓入公门不应变服，遂建议赴治所，皆吉服，与常时无别矣。大凡有识之士，不肯起复丧次。起丧次者时多权要，或无志之人尔。郑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丧去，卒哭尚二日则已拜。士大夫深惜之，然居家犹服丧也。宣和后起复者，虽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宾客、燕亲旧，盖与常人无异，礼义于是扫地。李丞相士美邦彦由起复中拜相。鲁公时复入政府，吾得出入禁闼。一日遣邀吾，吾已诺之矣。适访其亲密李公弼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优戏以见待。吾得此大惧，力辞不去，由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获戾之一端焉。然实贤者，但不谅吾之狂也。遂以著当时之习俗。

赵吉阳元镇鼎者，中兴名宰相也。一日于行在所，因过三馆，食竟，语坐上："顷一夕忽梦以罪贬海上，何耶？将无是乎？"于是诸馆职学士争道其德而谈休美，曰："公为国柱石，安得有此？"其间一二，辄又毅然更起，白吉阳："某门下士也。藉第使如梦，则某等誓将乘桴而从公行决矣。"一时以为金石美谈，人故多之，而传达于四方焉。未几，吉阳去相位，俄废黜于潮阳，后果徙海上。四年而赵吉阳死。是时独有一王海康趯者，颇能为流人调护，海上所无薪粲百物，海康辄津致之。又致诸家问，勤恳不少置。厥后果为人告讦，坐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当赵吉阳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罢归。时过吾，吾亟访海康："曩闻三馆之语甚美，今日有践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独一路通海上，旁无他道，君又喜与流人道地，宜悉知之，愿有所闻也。"王海康即笑谓吾曰："宁有践言者耶？虽吉阳亲旧，曾弗睹一字之往来矣。"吾得此中心怒焉，为之短气，且士大夫此风旧矣。然岂无人乎？惧世或未知，便强谓曰："必果若何？"语意未完，疑有脱文。

峤南苦热，虽盛冬数数有挥扇时。吾仆入十月矣，偶感热病，呼医诊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尝题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刘子友纳凉。"

古者祀天必养牲，必在涤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礼，降神迎尸矣，而后始呈牲。牲入，于是国君帅执事亲射之焉。至汉魏而下有国有家者，此礼寖日阙，独五岭以南俚俗犹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案陈时人陈鉧者，捕猎得巨卵于丛棘中，携归，雷雨暴至，卵开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大业三年，为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没，屡著神异。民因祀为“雷神”。祀天神必养大豕，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养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见而祀之。独天牲如此，他牲则但取具而已。大凡祭祀之礼，既降神，而后始呈牲。于是主人者同巫觋而共杀之，乃畀诸庖烹而荐之焉。又，遇逐恶气、禳疾病，必磔犬，与古同，殊有可喜者。则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汉·郊祀志》言，粤人信鬼，而以鸡卜。李奇《注》谓持鸡骨卜也，唐子厚亦言鸡骨占年。考之今粤俗且不然，实用鸡卵尔。其法先祭鬼，乃取鸡卵，墨画其表，以为外象。画皆有重轻，类分我别彼，犹《易》卦所谓世与应者。于是北面诏鬼神而道厥事，然后誓之，投卵铛中，烹之熟，则以刀横断鸡卵。既中破焉，其黄白厚薄处为内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与否。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验。

岭右僻且陋，而博白在岭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俗淳古则多长年，动八九十岁不为异也。大凡人本寿，顾嗜欲思虑损之尔。博白城下不百步，则已号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间。一日至村舍，见大小拱而环立者有十余人，有两老人坐饮，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指其小者谓客曰：“此我幼弟。”亟问其年，则曰：“才七十八矣。”从旁环拱而侍之，皆两老人之曾孙，是殆可入画图也。又曾见有数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与叹息。颇云。二字似误。吾语诸媪：“胡为者？”诸媪对曰：“我巷南并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辈有所不满尔。”问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报诸媪：“九十九人，安所谓不满耶？”诸媪共辨析，谓吾曰：“惜更一年，且百岁，使满百岁宁不可，而天遽夭之耶？ ”

长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政和中，上命取诗牌而内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赐群臣，然终不若道林旧牌，要不失真。

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传师。时邵仲恭遵其父命，素从学于鲁公，故得教仲恭亦学传师，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

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又公在北门，有执役亲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围扇为公扇凉者。公心喜之，皆为书少陵诗一联，而二卒大愠。见不数日，忽衣戴新楚，喜气充宅，以亲王持二万钱取之矣，愿益书此。公笑而不答。亲王，时乃太上皇也。后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语及是，顾谓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诸御府也。"

元符末，鲁公自翰苑谪香火祠，因东下无所归止，拟将卜仪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舣舟于亭下，米元章、贺方回来见，俄一恶客亦至，且曰："承旨书大字，世举无两。然某私意，若不过赖灯烛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运笔如椽者哉？"公哂曰："当对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愿与观。"公因命具饭磨墨。时适有张两幅素者，食竟，左右传呼舟中取公大笔来，即睹一笥道帘下出。笥有笔六七枝，多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视。公乃徐徐调笔而操之，顾谓客："子欲何字耶？"恶客即拱而答："某愿作'龟山'字尔。"公乃大笑，因一挥而成，莫不太息。墨甫干，方将共取视，方回独先以两手作势，如欲张图状，忽长揖卷之而急趋出矣。于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绝者数岁，而始讲解。乃刻石于龟山寺中，米老自书其侧曰："山阴贺铸刻石也。"故鲁公大字，自唐人以来，至今独为第一。

米芾元章有书名，其投笔能尽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讹，张本同误，吴本作"握"。五指撮之，势翩然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其得意处大似李北海，间能合者，时窃小王风味也。鲁公一日问芾："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自晚唐柳，近时公家兄弟是也。"盖指鲁公与叔父文正公尔。公更询其次，则曰："芾也。"

王晋卿家旧宝徐处士碧槛《蜀葵图》，但二幅。晋卿每叹阙其半，惜不满也。徽庙默然，一旦访得之，乃从晋卿借半图，晋卿惟命，但谓端邸爱而欲得其秘尔。徽庙始命匠者标轴成全图，乃招晋卿示之，因卷以赠晋卿，一时盛传，人已㦸异。厥后禁中谓之《就日图》者，是以太上天纵雅尚，已著龙潜之时也。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

图》第二，谢雉《烈女贞节图》第三，自余始数顾、陆、僧繇而下。不兴者，吴孙权时人。曹髦，乃高贵乡公也。谢雉亦西晋人，烈女谓绿珠，实当时笔。又如顾长康则《古贤图》，戴逵《破琴图》、《黄龙负舟图》，皆神绝，不可一二纪。次则郑法士、展子虔，有《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文》，书法从图之属，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图牒已不足数，然唐则《度人经》者，乃褚河南书字，而阎博陵绘其相。类多有此。于今恨眼中亦无复兹睹矣，每令人短气。盖自政和间既好尚一行，世因为之货赂，亦为时病，此则良过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由汉武帝汾阴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郊庙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当是时，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因从琐闼密窥，听臣僚访诸左右，知其为谁，乐其博识，味其议论，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觉也。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然世事则益烂熳，上志衰矣，非复前日之敦尚考验者。俄遇僭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夫以孔父、子产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辞，牛鼎象樽之规模，龙瓿雁灯之典雅，皆以食戎马，供炽烹，

腥鳞湮灭，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国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为于邑。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作古器说。

卷第五

艺祖始受命，久之阴计：“释氏何神灵，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尝之，不然废其教也。”日且暮则微行出，徐入大相国寺。将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则望见一髡大醉，吐秽于道左右，方恶骂不可闻。艺祖阴怒，适从旁过，忽不觉为醉髡拦胸腹抱定，曰：“莫发恶心。且夜矣，惧有人害汝，汝宜归内。可亟去也。”艺祖动心，默以手加额而礼焉，髡乃舍之去。艺祖得促步还，密召忠谨小珰：“尔行往某所，觇此髡为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状来。”及至，则已不见。小珰独爬取地上遗吐狼籍，至御前视之，悉御香也。释氏教因不废。

释氏有旃檀、瑞像者，见于内典，谓释氏在世时说法于忉利天，而优填王思慕不已，请大目犍连运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摄匠手登天，视其相好，归而刻焉。释氏者，身长丈六尺，紫金色，人间世金绝不可拟。独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则八尺而已，盖减师之半。当释氏在忉利时，适休夏自西，遂由天而下，其瑞像乃从空而逆之，即得受记：“汝后于震旦原注：释氏谓东方为“震旦”。度人无量。”其后藏龙宫，或出在西域，诸国援其说甚怪，语多不载。至梁武帝时发兵越海求之，以天监之十有八年，扶南国遂以天竺旃檀瑞像来，因置之金陵瓦棺阁。传陈、隋、唐，至伪吴杨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开宝，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疑“徙”字之讹，三本并同，仍之。及太宗皇帝以东都有诞育之地，乃新作启圣禅院。太平兴国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宝公二像自金陵，而内于启圣，置两侧殿。其中如正寝者，则熙陵之神御也。其后取熙陵神御归九禁。大观间，鲁公因奏请：“愿以侧殿之瑞像，复之于正寝。”诏曰：“可。”特命将作监李、原注：名犯中兴御讳。内臣石寿主之。故事，奉安必太史择时日，教坊集声乐，有司具礼仪，奉彩舆而安置之焉。及乐大作，彩舆者兴，转至朵殿，将上入正寝，则朵殿横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舆。又奉安时且迫，众为愕惧。李监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难也。”亟召搭材士云集，命支撑诸栋梁，尽断之以过像。适经营间，则主事者大呼曰：“勿锯，势若可度矣。”万众亟回顾，则见瑞像如人胁肩俯，彩舆乃得行，遂达正寝。于是上下鼓舞，骇叹所未曾见，往往至泣下，因即具奏。当是时，祐陵意向寖已属道家流事，颇不肯向之，又素闻慈

圣光献曹后曾礼像而于足下尝度线。且故事，奉安则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纸付小珰曰：“汝持此从乘舆后。”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辅拜竟，乃临视，取小珰所持纸，命左右从足下度之，则略无纤碍。于是左右侍从凡百十，咸失声曰：“过矣。”上乃为之再拜。盖自神州陆沉，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

元祐岁壬申，鲁公时帅长安，因旱，用故事，上请祷雨于紫阁。紫阁者，终南之胜地。及报可，乃以军府事付诸次官，而自携帅幕兵甲行。才一夕矣，翌旦饭竟，与僚属共憩大树下。树旁有神祠焉，兵将则多入其间，坐未定，忽群走奔出。长安素号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庙中出奔，疑有虎伏于庙，于是众争鸣锣伐鼓，露白刃围守鲁公。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即究其所以。乃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积楮钱，中若有物动摇者，故疑其为虎。”公谓不然，乃命二指使：“汝入往瞰。”则窃笑而出，报曰：“乃一倮妇人坐楮钱中，以楮钱自障其身尔。”公心动，拉宾从往共视焉。才见公，则长揖曰：“奉候于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复曰：“本欲蜀中相见，休止于此，相见可也。”公曰：“某帅长安。”则又曰：“本待于蜀中相见尔。”因自举手抚土偶人，而谓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嬲云：“此乃泥土瓦砾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则亦嘻笑曰：“不然。一则非一，二则非二，当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两手横障之，曰：“愿以仙姑下山，使万人共瞻仰，岂不美哉！”因顾公曰：“好事不如无。”倮其体略不畏耻，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缓，倏已在庙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踪，则已不见，竟罔测为何人。公疑其为观世音大士，然世多谓之“毛女”。鲁公自紫阁祷雨还，才逾月，果迁龙图阁学士，帅成都。

老王先生老志，道人前事未来者，凡有几，罔不中。韩文公粹彦，吾妻父也，尝得其手字曰：“凭取一真语，天官自相寻。”不月余，自工部除礼部侍郎。小天一日命吾绍介，往见之。老志喜，即语小天曰：“紫府真人。”小天亦疾应曰：“先公魏国薨后，有家吏孙勔日主洒扫，因射大鼋死被追，故有紫府真人事。或书于青琐小说不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实阴官之贵，匪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升诸天矣。其初玉华真人下侍者也。”小天疾应曰：“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语，即啐喙同时。吾大为之骇。小天徐语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乡郡，但寝与食外，朝夕惟处道室中静默，有独坐至夜分者。未薨之前，遂自悟其身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时吾叹息不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误。吴本作“自布也”，亦未解。张本云“而老志神色自若也”。此事独吾得久矣，恨世犹未知也。仰惟魏忠献王全德祐世，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而已。今人动自负道家真怕，释氏果位，恐悉过矣，得不勉旃！

开宝寺灾，殿舍既雄，人力罕克施。鲁公时尹天府，夜帅役夫拯之，烟焰属天矣。睹一僧在屋上救火状，亟令传呼："当靳性命，不宜前。"僧不顾，处屋上，经营自若。俄火透出，屋坏，僧坠于烈焰中。人愤其不韪，快之，则又见在他屋往来不已，益使传呼："万众在是，犹不可施力，汝一僧讵能撤也？"又不听，则复坠。如是者出没四三。竟晓火熄，人谓是僧必死。于是天府吏检校寺众，则俱在，无一损。独于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赪，汗珠如雨，犹流未止，故俗号"救火罗汉"。后数游福胜阁下，鲁公指示，得识之。

刘快活，信之黥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适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变怪。与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验。每自称"快活"，故时人呼之为"刘快活"。喜出入将相贵人门，又能为容成术。所与游从老媪，皆度为弟子，容色光异，或多至八九十岁。快活上至百岁，然世常见独作五十岁颜状尔。尝从丞相曾布在东府，一夕厩三鼓不得寐，呼侍婢执烛视，室中有声，侍婢曰："此鼠啮尔，那得在帽笼中耶！"试举手启帽笼，则有一刘快活尺许大，因忽不见。时刘快活在外，方与门客对寝，呼门客曰："适误入公内，几不得出也。"始知其为戏。鲁公每饮之酒，无不大醉。夜乃吐出鱼肉，秽恶狼籍，旦人为屏除去，悉御香也。后之雍丘，云雍丘其乡井，一日尸解去。时都邑又有一人，号风僧哥，亦狂狂，时时言事多中。然风僧哥遇见刘快活，辄战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状，世莫晓其故，岂所谓小巫见大巫者耶？

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岁，世号"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复投他尸而再生。汉津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乐制，一日与宦者杨戩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戩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耶？"戩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上曰："我适见之，岂妄乎？"因呼小阉，具证其故，戩愕然。知汉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汉津明乐律，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私语所亲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鼎乐成，亦封先生号。然汉津每叹息，谓犹不如初议。未久死。几年，忽有人自陕右附汉津书归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鲁公，始验为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亲以孝闻，幼曾为伯母吮疽。初去为漕计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厘不受人贿，阅二十年。其后每往来市间，遇一丐人，见辄乞之钱。一旦丐人自言："我钟离生

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发狂，遂能逆知未来事。翰林学士强渊明，绍圣初为教官，过濮见老志，授之书曰“四皓明达”，且谓：“渊明必贵，而主是事。时吾亦与汝相见于帝阙矣。”及政和时，贵妃刘氏薨，追谥为明达皇后，其制书果渊明视草，始悟“四皓”者，赐号也。时大仆卿正亶荐之，召老志馆于鲁公赐第。上遣使询明达事，老志曰：“明达后乃上真紫虚元君。”且能传道元君语以白上，而上语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颇迂怪。一日，乔贵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与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书进，上开读，乃前岁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语。乔贵妃得之大恸。此亦异也。诏封洞微先生。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又士大夫多从而求书字，其辞始若不可晓，后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鲁公谓：“庆赏刑威，乃上之柄，缙绅不应从方士验祸福，且不经。”而老志亦谨畏，乃奏断之。老志日一食，独汤饼四两，冬夏衣一袭。后云：“见师责以受罗縠之服，且处富贵，不知厌足。”凡有衣六七袭，悉封还鲁公。及病，乃力丐归，久之病甚，上乃许其去。及步行出就车，不病也，归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箫云鹤焉”。老志又献乾坤鉴法，上命铸之。鉴成，老志密奏谓：“他日上与郑后皆有难，深可儆惧，愿各以五色流苏垂鉴，置于所处之殿，且臣死之后，时时坐鉴下，记忆臣语，切谨慎，必思所以消变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祸福。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鲁公赐第。大抵巧发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过老志，逆知如见。又自言昼见星，事多不及载。诏封通妙先生。然鲁公寖不乐，从容奏曰：“臣位轴臣辅政，而家养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甚然之，乃徙之于上清宝箓宫。仔昔建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诏内鼎于大内。其后，宫人有为道士亦居宝箓宫者，以奸事疑似发，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戆，上常以客礼待仔昔，故其视巨阉若奴仆，又欲使群道士皆师己，及林灵素出，众乃使道士孙密觉发其语不逊，下开封狱杀之。陷仔昔者，中官冯浩为力。仔昔未得罪时，先以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冯浩以罪窜，适行至上蔡县，上命杀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谓鲁公尝欲使仔昔锦袍铁帻，以取燕山，盖诬云。

皇太子始册拜，将庙见，其礼仪甚盛。礼应乘金辂，建大旗，而议者从中大不然。于是中宫遽辞而止，独前一夕设卤簿于左掖门外，翌日质明，但常服御马入太庙，更礼衣，冠远游，执九寸圭而款祖宗焉。当是时，清道亲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争纵欢呼，众中一父老忽叹息曰：“我昔频睹是传呼，今久不闻此声矣。”考之仁庙

虽尝在东宫，然罕出，又未几即大位，独真宗为皇太子历年，且数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为年当百二十余，则父老者又不知几何岁人。时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闻，亟使散索，已忽不见。

政和丙申，汴渠运舟火，因顺流直下犯通津门者，号东水门也。通津既焚，而火势猛甚，旁接□观。其日，真武见于云间，神吏左右俨然，万众皆睹。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华严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横置大井上，端坐作禅观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笔作文偈，无不通解，道价日盛。大观间，住持东都之净因禅院。有天府尹李寿者，虽法家，然喜禅学，特爱重楷，时因陛见，力誉之。上曰："朕久已钦其名矣。"李寿退，上即命中使锡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赐四字禅师号者，释氏之异数，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礼来，楷不肯受。又故事，院中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号"书送"，而楷曰："岂可以我故为常住费？"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怅不乐，遂苦辞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谕旨，礼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后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确。上始大怒，命坐以违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即有僧俗千许人随之至庭下。李尹惭，因不敢出，独使其两贰官主断。而少尹者顾问："是僧七十有几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视失色，即呼医。医至，又曰："是僧瘦悴，疑若疾病状，行可验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无病。"二人因低首私语："如此则当杖矣。"楷笑曰："不受杖待何时乎？"于是编管沂州。盖邻淄川，将俾近其乡井，实李尹意。至沂，则道侣从之学益炽。楷又厌之，一旦忽去，众走求诸郊野，乃于山中得。遂即山之上为立精舍，而止其间焉。后十许年乃死。方其死时，招聚大众曰："汝等偕来，尝吾大酸馅。"食竟，独入深山，久不出。众往视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尝谓浮屠氏时有立志若是者，颇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见之，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胜之。能诗善画，酷肖于传神写照，出入公卿门。东坡公有诗叙尹尊师可元甫生于李氏者，德柔也。鲁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数为大笔书之。其后，天子方向道家流事，尊礼方士，都邑宫观，因寖增崇侈。于是人人争穷土木，饰台榭，为游观，露台曲槛，华僭宫掖，入者迷人。独德柔漠然，益示为朴鲁。群黄冠多揶揄之，遂闻于上。上曰："德柔贫耶？"命赍钱五百万，俾新作其斋房。德柔不得已拜受，乃为一轩，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为之御书金字榜之。宣和甲辰春，德柔一日报吾，荧惑入端门守内，有旨屏皇城，增贮水器。我始寤荧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答。其后，竟坐诮神霄事被逐。尝谓世不乏人，人弗之知尔，盖亦不得以一切论也。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时泗州僧伽大士忽现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乐。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实上元节。故事，天子御楼观灯，则开封尹设次以弹压于西观下。天子时从六宫于其上，以观天府之断决者，帘幕重密，下无由知。是日，上偶独在西观上，而宦者左右皆不从，其下则万众。忽有一人跃出，缁布衣，若僧寺童行状，以手指帘谓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吾犹不畏汝，汝岂能坏诸佛菩萨耶？"时上下闻此，皆失措震恐，捕执于观之下。上命中使传呼天府亟治之，且亲临其上，则又曰："吾岂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无奈吾教何尔。听汝苦吾，吾今不语矣。"于是箠掠乱下，又加诸炮烙，逼询其谁何，略不一言，亦无痛楚状。上益愤，复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号宋法师者，亦神奇，至视之，则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识也。"因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至暮终不得为何人，付狱尽之。呜呼，浮屠氏实有人！

岭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铁城去容州之陆川县甚迩，一日，令尹某入寺，见数泥像，乃坐亡僧也。令尹为改观，且叹息，顾谓群髡曰："是亦有坐亡者耶？甚不易得。胡为置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间，一髡号敏爽，亟前对曰："此数僧，今已无子孙矣。"闻者笑之。

铁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问之："子有所睹耶？何迷而不复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时未识好恶，顷在桂林与一韩生者游。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初不大听重之也。一日相别，有自桂过昭平，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蓝。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即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争戏之曰：'子何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傥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厮办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者：'子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瞭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夜晴，月色潋滟，则秋毫皆得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

乃黑如故。始知韩生果异人也。”成君又谓吾曰：“我时舟中与韩生款曲，辄数夕，亦屡邀我索授其炉火及存养法，然我不听。及别去，不知所在。后闻从琼筦陈通判觉者，周流海上，数年，至陆川而殂。及举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从之学，用是笃意于神仙事也。”吾既闻成君说，后又五载，适得识陈通判觉，尽以讯陈，而成君之言信。

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 ”

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顷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亦散卓也。又幼岁当元符、崇宁时，与米元章辈士大夫之好事者争宝爱，每遗吾诸葛氏笔，又皆散卓也。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枣心者。鲁公不独喜毛颖，亦多用长须主簿，故诸葛氏遂有鲁公羊毫样，俄为叔父文正公又出观文样。既数数更其调度，由是奔走时好，至与挈竹器，巡闾阎，货锥子，入奴台，手妙圭撮者，争先步武矣。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吾闻诸唐季时有名士，就宣帅求诸葛氏笔，而诸葛氏知其有书名，乃持右军笔二枝乞与，其人不乐。宣帅再索，则以十枝去，复报不入用。诸葛氏惧，因请宣帅一观其书札，乃曰：“似此特常笔与之尔。前两枝，非右军不能用也。”是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固不弱，所以流传将七百年。向使能世其业如唐季时，则诸葛氏门户，岂遽灭息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昔有张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黶，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明廷，命造墨入官库。是后，岁加赐钱至三十二万，政和末，鲁公辞政而后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声价时皇弟燕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谓，、,,“虽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遗人。,。”二王乃丐于上，诏各赐三十斤。然滋所造，实超今古。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世谓道君用度广，空帑藏，是悉谬说。不知元丰、大观二藏虽研墨，盖何事不具，仍丰盛异常尔。且以敌犯顺时，元丰与内帑，自出河北、山东精绢一千万匹，他绢则勿取，以是证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径长尺逾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而中凿为研。及江南国破，研山因流转数士

人家，为米元章所得。后米老之归丹阳也，念将卜宅，久勿就。而苏仲恭学士之弟者，才翁孙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并江一古墓，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时米老欲得宅，而苏觊得研山。于是王彦昭侍郎兄弟与登北固，共为之和会，苏、米竟相易。米后号海岳庵者是也。研山藏苏氏，未几，索入九禁。时东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则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颇崛奇。后上亦自为二研山，咸视江南所宝流亚尔。吾在政和未得罪时，尝预召入万岁洞，至研阁得尽见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观中，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时未尝动经费，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时以三千枚进御，二千分赐大臣侍从，而诸王内侍，咸愿得之，诏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诸大观库。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岩穴，盖欲后世独贵是研，时人或不知厥由。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为异。政和初，进火浣布者已将半仞矣。其后□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黧，盖投之火中则洁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纺绩，为巾褥布袍之属，多至不足贵。亦可证旧说之讹。

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因踵艺祖故事，检察内诸司。于是乘舆御马，而从以杖直手焉，大内中诸司局大骇惧，凡数日而止。因是，并奉宸俱入内藏库。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则多分赐大臣近侍，其模制甚大而质古，外视不大佳一，每以豆火爇之，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赐者，随数多寡，复收取以归中禁，因号曰古龙涎，为贵也，诸大珰争取一饼，可直百缗，金玉穴而以青丝贯之，佩于颈，时于衣领间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因古龙涎始也。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香木，初一种也。膏脉贯溢，则其结沉水香。然沉水香其类有四：谓之熟结，自然其闲凝实者也；谓之脱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谓之生结，人以刀斧伤之，而后膏脉聚焉，故言生结也；谓之蛊漏，□□而后膏脉亦聚焉，故言蛊漏也。自然、脱落为上，而其气和；生结、蛊漏，则其气烈，斯为下矣。沉水香过四者外，则有半结、半不结，为灵水沉。弄水香者，番语多婆菜者是也。因其半结，则实而色重；半不结，则大不实而色褐，好事者故谓之鹧鸪斑也。婆菜中则复有名花盘斯、水盘斯，结实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盘必有膏脉涌溢，故亦结。但数为水淫，其气颇腥烈，故婆菜中水盘斯为下矣。余虽有香气，既不大凝实，若是一品，号为笺香。大凡沉水、婆菜、笺香，此三名常出于一种，而每自高下其品类名号为多尔，不谓沉水、婆菜、笺香各别香种也。三者其产占城国则不若真腊国，真腊国则不若海南，诸黎洞又皆不若万安、吉阳两军之间黎母山。至是为冠绝天下之香，无能及之矣。又海北则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无是三者之别，第为一种，类笺之上者。吾久处夷中，厌闻沉水香，况迩者贵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沉，一星直一万，居贫贱，安得之？因乃喜海北香。若凌水地号瓦灶者为上，地号浪滩者为中，时时择其高胜，爇一炷，其香味浅短，乃更作，花气百和旖旎。古人说香暨《续本草》、《酉阳杂俎》诸家流语，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间。地名讫宝，名断望者最，而断望池近交趾，号产珠，尤美大。父老更传，昔珠还时，盖自海际，珠母生犹山然，高垒数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涛上，雅不知得几何代也。刺史者每启其贪欲心，或由是暴虐人，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远徙，从交趾、真腊诸异国，而珠母益不生，就生亦不实矣。俗言珠母者，谓蚌也。凡采珠必蜑人，号曰蜑户，丁为蜑丁，亦王民尔。特其状怪丑，能辛苦，常业捕鱼生，皆居海艇中，男女活计，世世未尝舍也。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絙至海底，名曰定石，则别以小绳击诸蜑腰，蜑乃闭气，随大絙直下数十百丈，舍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絙上，出辄大叫，因倒死，久之始苏。下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醨，于是七窍为出血，久复活。其苦如是，世且弗知也。父老云："顷熙宁末，安南连陷钦、廉，被系虏，生灵嗸嗸，事甫定，而珠为盛还。当是时，商贾走四方，争辐凑，远民赖以安乐。竟坐主者婪浊，则珠寖徙去久矣。中兴后乃复还，海底积高才数寻。一刺史来，得此大喜，即妄为辞以罔其上，请复旧贯。因缚系诸蜑，惨其刑，一方始大骚。走视珠母，则莽见白沙布底尔。徒得珠母，虽合数千百，既破开，略无一珠。群蜑独环之大哭，勿恤也。自是以贡则求诸他。且又加配率，开告讦。凡桎梏而破产者，大率皆无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

又弗吾恻，是天以珠池祸吾民也。”吾闻此，为怃然。后读《熙陵实录》，见书太平兴国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千斤，皆径寸者，为掩卷眙愕，何其异哉而致是欤！久而思之，此无他，知实命吏之效。

卷第六

太宗时得巧匠，因亲督视于紫云楼下造金带，得三十条，匠者为之神耗而死。于是独以一赐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其后随入熙陵，而曹氏所赐带，则莫知何往也。余二十八条，命贮之库，号镇库带焉。后人第徒传其名，而宗戚群珰间一有服金带异花精致者，人往往辄指曰："此紫云楼带。"其实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识之。自贮镇库带后廑历百十年所，及敌骑犯阙，太上皇狩丹阳，因尽挈镇库带以往。而一时从行者，有若童贯、伯氏诸臣，皆得赐紫云楼金带矣。事后甫平，太上皇言归宫阙，于是靖康皇帝复命追还之库。吾在万里外，独尝闻诸，然又不得一识也。中兴之十三祀，有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銙视吾，敌骑再入，适纷纭，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溢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林状。拂林人皆笑起，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若其华纹，则有六七级，层层为之，镂篆之精，其微细之象，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时诸带方銙不大，此带乃独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时为穷极巨宝。不觉为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规模，虽一带犹贻厥后世，必无以加也。于是亟归之客，而意始适平。因书此以诏后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校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然往时议者甚大不然矣。时上每饬和剂局，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大观间，和剂局官一日请内帑授药犀百数，归解之，偶忽得一株，大绝常犀，且甚异。因不敢用，复上之朝廷，乃命工为之带，虽工人亦叹骇。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盖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其面犹黄蜡，中有黑云一朵，云中夭矫一金龙，飞盘拏空，爪角俱全，遂为御府第一号瑞云盘龙御带。

于阗国朝贡使每来朝，必携其宝铛以往返，自国初以来，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备见之，实一铁铛尔。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携铛者投之以水，顷辄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

伯父君谟尝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瓯十，兔毫

四，散其中，凝然作双蛱蝶状，熟视若舞动，每宝惜之。

钱塘之龙华寺有傅大士真身，仍藏所谓敲门椎、颂《金刚经》拍板与藕丝灯三物，盖昔为吴越钱王从婺女双林取来。藕丝灯者，乃梁武帝时物也。谬言藕丝织成，实不然，但疑当时之最上锦尔。其所织纹，实《华严》会释氏说法相状凡七所，即所谓“七处”、“九会”者是也。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眇，奇特不可名。政和后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释氏教，因复以藕丝灯赐宦者梁师成。吾昔在钱塘见之，复于梁师成家得详识焉。师成于靖康间籍没，而藕丝灯者莫知所在。案：《临安志》：钱氏忠献王往婺州发傅大士塔，取骨殖及藕丝织成弥勒像、九乳钟、鸣榔板、扣门槌等遗物十六种，欲置于弥勒院。既至龙山，举之不动，即其地建龙华寺，以骨殖塑大士像，置于塔，并藏其遗物焉。

唐雷氏繇德宗来，世善斫琴著名，遇其得意玉识之，故国初尚方所藏玉鹤琴，独为世甲。在仁宗时，钱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谟伯父帖曰：“闻贤郎在钱塘得玉雁琴，雁与玉鹤为辈流。玉鹤藏禁中，而雁落人间，此岂常物也哉。”其后，玉雁琴吾得一见，颇不称其誉。又唐李汧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传当祐陵朝，亦入九禁。是天下号殊绝，独玉鹤、百衲乃第一。上时方稽古博雅，若书画奇工得以待诏日亲近，往往获褒赐，而琴工独闲冷，日月光赫，因日月以冀恩泽，即共奏取御府所宝琴，尽丐理治之。上亦可焉。于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胶漆遽解散，群待诏反大惧，辄卤莽屦得合并，玉鹤辈八九咸被坏。遂得时时奏功第赏，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水之清音，无矣，此良足惜。

闽粤有福清县濒海人家，于海中阑得一物，乃藤奁。开奁，白木枕一，枕之则管弦四发。又有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辄飒然竖起，拥匝人腰，温柔不可名。愚氓惧以为怪，遂并奁焚之。福清士人来为吾言，乃中兴之初也。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寖多。有人或舍此去，则谓之嫁金蚕。率以黄金、钗器、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郁林守□□□为吾言，尝见福清县有讼遭金蚕毒者，县官治求不得踪。或献谋取两刺猬入捕，必获矣。盖金蚕畏猬，猬入其家，金蚕则不敢动，虽匿榻下墙罅，果为两猬擒出之，亦可骇也。又峤岭多蜈蚣，动长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独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幹墙壁上，蜈蚣虽大，遇从下过，托胎虫必故自落于地，蜈蚣为局缩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围绕周匝，蜈蚣愈益缩，然后登其首，陷脑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虫涎，辄生捣涂焉，痛立止。且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则猬捕金蚕，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诘，而人

不可以不知。

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测，故时多疑出神仙。政和间，祐陵以仁经惠天下，尝即上清宝箓宫之前，新作两亭，左曰仁济，给药治疾苦，右曰辅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诏海内，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而上之焉。于是成都守臣监司，奉命相与穷其状，乃始得售解毒丹家。盖世世惧行毒者为仇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谓神仙也。既据方修治，得其全，既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济元元，毋烦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医付诸师验其方，则王氏《博济方》中之保灵丹方尔。当是时，犹子行适领殿中监事，故独得其详。吾落南来，用是药尝救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者两人，盖不可不书。

太上受命，享万乘至尊之奉，而一时诸福之物毕至，加好奇喜异，故天下瑰殊举入尚方，皆萃于宣和殿小库。宣和殿小库者，天子之私藏也。顷闻之，以宠妃之侍从者颁首饰，上喜而赐之，命内侍取北珠篋来。上开篋，御手亲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赍焉，初不计其数也，且又不知其几篋。北珠在宣和间，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又乙巳岁冬，鲁公得疾甚殆，上为临问，而医者奏当进附子物。上意恻怛，命主小库内侍举附子以进。御手亦为采择取四，遣中使赐鲁公，率大犹拳。其一重三两四钱，次重三两二钱，二皆二两八钱。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叹所未始见，则他可称是。

姜芥，一名假苏，《本草》谓性温，不然，实微凉。吾窜峤岭，数见食黄颡鱼偶犯姜芥者，必立死，甚于钩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于是禁，殆不可不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间，实产舜墓，然今二广所向多有之。在岭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岭北则气顿馨烈。南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组以为床荐也。

建溪龙茶，始江南李氏，号北苑龙焙者，在一山之中间，其周遭则诸叶地也。居是山，号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则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灵所钟之，有异色已。龙焙又号官焙，始但有龙凤、大团二品而已。仁庙朝，伯父君谟名知茶，因进小龙团，为时珍贵，因有大团、小团之别。小龙团见于欧阳文忠公《归田录》，至神祖时即龙焙，又进密云龙。密云龙者，其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也。及哲宗朝，益复进瑞云翔龙者，御府岁止得十二饼

焉。其后，祐陵雅好尚，故大观初龙焙于岁贡色目外，乃进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政和间且增以长寿玉圭。玉圭凡厘盈寸，大抵北苑绝品曾不过是，岁但可十百饼。然名益新，品益出，而旧格递降于凡劣尔。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自是迤逦宣和间，皆占冬至而尝新茗，是率人力为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汉宣帝在仄微，有售饼之异，见于《汉书》纪，至今凡千百岁，而关中饼师，每图宣帝像于肆中，今殆成俗。汉氏之德于世如此也。

开宝末，吴越王钱俶始来朝。垂至，太祖谓大官："钱王，浙人也。来朝宿共帐内殿矣，宜创作南食一二以燕衎之。"于是大官仓卒被命，一夕取羊为醢，以献焉，因号旋鲊。至今大宴，首荐是味，为本朝故事。

种和师服，名将也，出陕右，元祐时，朝廷付之以边事。吕丞相大防始召之饭，举箸，沙鱼线甚俊，吕丞相喜问："君解识此物耶？"种操其西音曰："不托便不识。"至今传以为笑。

鲁公盛德，盖自小官时，缙绅间一辞谓之有手段。元祐时守维扬，多过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为凉饼会者八人。俄报客继至者，公必留，偶纷纷来又不已。坐间私语："蔡四素号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若是他食，辄咄嗟为尚可，如凉饼者，奈何便办耶？请共尝之。"及食时，计留客则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时以为谈柄。

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琴则僧梵如者，海大师之上足也，然有左手无右手。梵如之亚僧则全根，本领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声。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伎，一皆过之。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刘仲甫棋，士大夫特以较唐开元国手王积薪，而仲甫尤出积薪上两道，但仲甫亦自挟数术，能弥缝，士君子故喜其为人，由是名誉益表襮，著《棋经》，效《孙子十三篇》，又作《造微》、《精理》诸集，咸见棋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说，世遂谓无以过之矣。及政和初，晋士明者自河东来辇下，方年二十八九，独直出仲甫右。一时又较之，乃高仲甫两道犹有余。其艺左右纵横，神出鬼没，于是名声一旦赫然，即日富贵，然终不弃其故妻，缙绅间尤多之。先哲庙时，有棋手号王憨子者，以其能追仲甫，未几而病心死，故世以谓仲甫阴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闻而呼之，与角逐，为士明再四连败之。于是仲甫乃欲以女

妻之，则又辞曰：“我有室矣。”仲甫怅不悦，居月余偶以疾殂，盖往往为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为浮言，计憨子死之岁，实士明生之年也，则士明果憨子之后身，造物者俾之复其仇云。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后号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时，二徐坐游燕淫乱亡其国。庄宗平蜀后，二徐随王衍归中国，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传至其子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昶归中国。昶至且十日，则召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后亦惑之，尝进毒，屡为患，不能禁。太宗在晋邸时，数数谏昌陵，而未果去。一日兄弟相与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政拟射走兽，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传多伪，不知蜀有两花蕊夫人，皆亡国，且杀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流嘉祐、元丰，著于元祐。而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议臣如邓中司润甫力止其渐，不可，宪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帘者久，故其徒得预闻政机，关通廊庙，且争事名誉。有陈衍者迹状既露，后又撼太子。太上惧，多以邸中旧宝带赂之得稍止，及亲政而竟杀之焉。然势已张，若禁网则具在也。及崇宁初，上与鲁公勿能戒，于是开寄班法，因寖任事。大观后，遂有官至皇城使，官达者至引进客省矣，至外廷旧规余风则犹尚存也。时士大夫自由公辅而进，耻从此徒，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由上自揽权纲，政归九重，而后皆以御笔从事，于是宦者乃出，无复自顾藉，祖宗垂裕之模荡矣。盖自崇宁既踵元丰任李宪故事，命童贯监王厚军下青唐，后贯因尽攘取陕右兵权。鲁公再从东南召复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诏，差方劭察访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寖领枢管，擅武柄，主庙算，而梁师成者则坐筹帷幄，其事任类古辅政者。一时宰相执政，悉出其门，如中书门下徒奉行文书。于是国家将相之任，文武二道，咸归此二人，因公立党伍，甚于水火。又当是时，御笔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内外，无所适从。群臣有司大惧得罪，必得宦人领之，则可入奏，缓急有所主，故诸司务局争奏，乞中官提领。是后大小百司，上下之权，悉由阉寺。外路则有廉访使者，或置承受官，于是天下一听而纪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间，宦人有至太保、少保，节度使、正使、承宣、观察者比比焉。朝廷贵臣，又皆由其门，遂不复有庙堂。士大夫始尽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为荣而争趋羡之，能自饬励者无几矣。鲁公则居家悔叹，每至啜泣。而上亦觉其难制，始杀冯浩，又杀王尧臣，若杨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连刿数人，然势已成，未睹其益。而群阉既惧，思脱祸无术，则愈事燕游，用蛊上心，冀免夫朝夕。识者深忧，且疑有萧墙之变，汉、唐之事，

了在目前。俄祸自外来，大敌适破，都人愤泄，立杀至啖之，骨血无遗余矣。凡此始终，自非皇天拥祐圣祚，不然可胜殆哉，故书其略如此。

政和以还，侍从大臣多奴事诸珰而取富贵。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师成，俄则盛尹章事向忻、宋八座昇事王仍，后又有王右辖安中亦事师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则士大夫悉归之内寺之门矣。黼则呼师成为“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师成麻制，必极力作为好辞美句，褒颂功德，时人谓之王内相，上梁师成启事章，则与忻捧药而进。昇对人呼王仍为王爷。又有刘韐者，自小官在童贯幕，始终与之尽力，后位至延康殿学士。及都邑倾覆，先索韐入金营，既两宫将播迁，韐闻之，又知金欲用韐，遂自经而死，独能以忠节盖前迹矣。

汉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应劭注“能言鸟，鹦鹉也”。然二广间鹦鹉视陇右实差小，若具五色，又自出外国。但今西瓯之地，适春夏间，山青涧碧，而木绵花发，红树满目如火，与相间错，即多有鹦鹉群飞，动千数百，高下争掠人头面去，其声咬咬可喜，疑若别造一道家羡门方域中尔。人或得其雏，养视而教诸语言。初皆丹喙，中变而黑，度岁余乃复丹，始不变。此雄者也，号名鹦鹉。有喙常黑而不变，此独雌者，号名木戾。是二种者，实藉人力而致之言语，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数十中，忽一天机辨慧，始虽因教，然终乃同诸人而性灵，斯足尚矣。吾顷见贰车陈端诚家一鹦鹉，能自谈对，睹老兵持米笥出，则报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簟内。”其小奴窃酒，又亟报曰：“惠奴偷酒。”众争视之，穷诘略无迹，反罪其妄。乃又曰：“藏卓下矣。”共验之信。于是奴婢大愤，后以计而杀之也。尝读《殷芸小说》载晋张华有鹦鹉，每出还，辄说童仆好恶，一日寂无言，华问其故，曰：“被禁在瓮中，何由得知事？”殆类此。

都下飞鸢至多，而大内中为最。每集英殿下燕，则飞鸢动千百为群，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则多为所掠。故事，遇燕设，乃于邻殿置肉以赐鸢，后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鸟氏宾客会同，以弓矢欧鸟鸢，则鸢之善钞盗有自来矣。今乘舆在御，又鸢飞既众，是弓矢有不可欧者，故赐鸢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窃谓傥非仁庙之至仁，必由祖宗之圣智矣。

鲁公以元祐末帅蜀，道行过一小馆，有物倒悬于梁间。初疑为怪，后见《古今注》，乃知为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谓，蝙蝠五百岁即白而倒悬，食之寿如其年。吾每记公此言。靖康初贬邵陵，始发自长沙，憩一长亭。方坐，忽有类鸦鸽从房中飞掠吾身过者，时亦以为怪，迹其踪，乃在堂中后空舍而倒悬，则知其为伏翼矣，大为之憾

怆。俄迁岭外博白，暇日适与客行天庆祠，才升殿，则观梁间累然倒悬者以十数，偷眼伺人，久忽飞去。博白天庆祠，实唐紫极宫也，则是物亦不暇三四百岁矣。客有力劝吾罗捕取而尽食之者，因为之一哂。

政和中于阗国朝贡以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类常马，其状已怪。则穆王八骏，其图夭矫，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邺郡，其西有隆虑，名山也。寺则齐禅师道场，亦名刹也。寺大门之前，左右二池，东为黄龙，西为白龙所窟宅。政和间适大旱，安阳人祷于池，既大澍，于是一时为之飞奏，诏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由，但迎置诸东池而已。一旦，云雾四合如墨，天大雷电异常，有顷，众登寺楼望，则了然见白龙与黄龙拏战，而黄龙败焉。白龙乃奋迅下取山岭，将塞东池垂半矣。黄龙既护其居，故屡斗而屡败，且不已。其右山谷间，白龙之所据，则水屯于门之外，波浪高逾寺楼也。群髡大惧，为焚香讽咒于楼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实白龙为之，而黄龙冒其赏，故一至此竟。于是寺髡力为之讲解，仍许再告请上，终日始得平，白龙因收水而退矣。诏复封白龙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检得亲见，故特为吾道之。且龙号称神物，能变化，诚高远，乃亦争虚名，角胜负，未免作世俗态，所以贵乎君子。

江湖间小龙号灵异，见诸传说甚究。崇宁中淮水暴涨，而汴口樯舟不能进。一日昧爽，小龙者出连綱之舟尾，有舵工之妇不识也，谓是蜥蜴，拨置之则跂跂，又缘舵而上。舵工之妇怒，举火柴击其首。随击，霹雳大震一声，而汴口所积舟不问官私舟舵与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只，举自相撞击俱碎，死数十百人。朝廷闻而不乐，第命官为赈恤焉。会发运使上计，而小龙者又复出。大漕甚窘惧，乃焚香祝之："愿与王偕上计，入觐天子，可乎？"龙即作喜悦状，因举身入香奁中不动。大漕遂携至都辇，先以示鲁公，得奏闻。上遣使索入内，为具酒核以祝之。龙辄跃出奁，两爪据金杯，饮几酹。于是天子异之，取大琉璃缶贮龙，为亲加封识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门外小龙祠中。一夕，封识宛如故，视缶中龙，则已变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观末，鲁公责东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龙又出迓鲁公。然小龙所隶南北当江湖间，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鲁公在钱塘，居凤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龙忽出佛堂中，于是家人大小咸叹异，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鲁公召命至，复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鲁公贬岭外。吾从行至江陵，将遵陆出鼎沣间。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憩渚宫之沙头一仓官廨舍，才弛担，则小龙复出见。鲁公为之涕下，且感念神龙乃不忘恩旧一如此。吾戏公

曰："固知小龙之必来尔。"公愕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门也。苟每加意于是，无世情者则今日必来，使此龙一出，世间有世情当又不来，是乌足辱人怀抱耶？"公乃收泪而笑。且龙，神尔，而义风有古圣贤操烈，因为书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贬之余旨，不敢废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及霁，开封县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适与军器作坊近，遂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图画传玩。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龙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宛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座极长，其际始分两歧焉，又其声如牛。考诸传记，实龙也。后十余日，大水至，故俗传谓之龙复仇。

世罕识龙、象、师。薛八丈黄门昂，钱塘人也。始位左辖，其小君因出游还，适过宣德端门。时郊禋祀近，有司日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阙下而驯习之。夫人偶过焉，适见而大骇，归告其夫曰："异哉左丞，我侬今日过大内前，安得有此大鼻驴耶！"人传以为笑。

唐人说江东不识橐驼，谓是庐山精，况今南粤，宜未尝过五岭也。顷因云扰后，有北客驱一橐驼来。吾时在博白，博白人小大为鼓舞，争欲一识。客辄阖户蔽障，丐取十数金，即许一入。如是，遍历濒海诸郡，藉橐驼致富矣。后橐驼因瘴疠死，其家如丧其怙恃。

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寖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先王中孚之道，信乃豚鱼，知必不诬。

博白有远村号绿含，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有小江号龙赞，鱼大者动长六七尺，皆痴不识人也。村民自夸："我山多凤凰。"吾且谓妄，从而诘之，则曰："其大如鹅，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颠，穴木而巢焉。遇天气清明则出，出必双双而飞。所过则群鸟举为之敛翼，俯首而伏，不敢鸣者久之。"吾叹曰："此真凤凰也。"古人谓南方丹山产凤，为信。

博白张生公谔者，蜀人。喜学问，能苦辛，卜筑于城西北隅，山间盛概也。吾手助其缉茅，既成，名曰带经堂。下劚地得山蕷，自然

成玄武者，龟大于掌，首尾克全，蛇乃夭矫缠龟，犹世图状。张生以献，吾为再拜，烹而食之。既物理有是不可致诘者。

苑囿最盛宣和末。所谓艮岳正门曰阳华，亦五戟，制同宸禁也。自阳华门入，则夹道荔枝八十株，当前椰实一株。有太湖石曰神运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为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览其间，则一珰执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赐若干，于是主者乃对簿按树以分赐，朱销而奏审焉。吾一日偶获侍从鲁公入，时许共赏椰实。一小珰登梯，就摘而剖之，诸珰人荔枝二枚，于是大珰梁师成者尽谔然。吾笑而顾之曰："诸人久饫矣，且饶吾一路。"盖是时群珰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尝故也。语此一梦，令人怆怅。

蒲中产梨枣，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时，有凤仪止梨树上，因变肌肉细腻，红颊玉液，至今号凤栖梨也。至本朝时，一家独出一种，青袍琼肌，香脆甘寒，备众梨之美，又绝胜于凤栖。其人尝进御，后得文林郎，且以青肤足珍，类选人之衫色，因但号之曰文林郎。岁罕得稔，遇稔则但归诸碧油幕下，帅贰共分饷焉，他莫得入口矣。吾得于张守周佐，尝官蒲，故能道之。张名仲爽。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欧阳文忠公有谱言之备。然吾狂病未得时，尝侍鲁公入，应宣召延福宫赏花内宴，私窃谓海内之至极者也。及靖康初元，鲁公分司河南，吾独从鲁公行，时适春三月矣，略得见洛阳牡丹一二，始知九重之燕赏殆虚设，而文忠公之谱其殆雅有未究者。因问诸洛阳人，为吾言："姚黄，檀心碧蝉，生异花叶，独号花王。虽有其名，亦不时得一，率四三岁开，开或得一两本而已一，遇其必倾城其人若狂而走观，彼余花纵盛，勿视也。于是姚黄苑圃主人，是岁为之一富。"吾又见二父言，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

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以枢密副使出维扬，一日，金腰带忽出四蕊，魏公异之，乃燕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将燕，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是后鲁公守维扬，金腰带一枝又出，则鲁公簪之，而鲁公亦位极。未几，叔父文正公亦尝守维扬，一旦金腰带又出，而维扬人大喜，贺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献。然花适开未全也，文正公为之怅然，亦簪而赏之焉。久之，文正公独为枢密

使，后加使相、检校少保，视宰相恩数。噫，一花之异，有曲折与人合，乃若造物戏人乎？

独醒杂志

【宋】曾敏行　撰
朱杰人　校点

校点说明

《独醒杂志》十卷，南宋曾敏行撰。曾敏行字达臣，自号浮云居士，又号独醒道人、归愚老人。吉水（今属江西）人。自幼“志气不群”，刻意于学问，慨然有志于当世。然因病而废举子业，遂绝意仕进，发愤治学，上自朝廷典章，下自稗官杂史、里谈巷议，无不记览，对于书画和医学也颇具造诣。

《独醒杂志》是他所写的一本随笔，记录了他在读书、交友、旅游及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身后由其子三聘整理成书。全书所记，上自五代，下迄绍兴中，凡朝廷政事、典章沿革、名人轶事，多有记载。尤其是靖康初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及当时发生的几次重大战役，记载十分详实。作者世居江西，故对江西的风土人情、历史遗迹、士大夫阶层中的各种人物动态，记述尤详。

《独醒杂志》通行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丛书集成》本。其中《丛书集成》本系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笔记小说大观》本亦与《知不足斋丛书》本同出一源。这次整理，即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藏明《穴研斋》抄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丁丙补抄本对校。凡底本讹误处，皆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又原本无标题，为便读者，今在各条前补加了标题。

独醒杂志序

古者有亡书，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则，言与书孰坚乎哉？虽然，言则坚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则言亦有时而不坚也，书又可废乎？书存则人诵，人诵则言存，言存则书可亡而不亡矣。书与言其交相存者欤！庐陵浮云居士曾达臣少刻意于问学，慨然有志于当世，非素隐者也。尝与当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杰，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论谏；知武侯终身无成，而知司马仲达实非其对；知邓禹之师无敌，而知其短于驭众；知孙权之兵不勤远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车为活城，以纸鸢为本于兵器，谈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于时，而没则有传于后，夫岂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传者多矣。其不传者，亦不少也，岂有司之者欤？抑有幸有不幸欤？抑其后世之传不传，亦如当时之用不用，皆出于适然欤？是未可知也。若达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叹也。既不用世，岂遂不传世欤？达臣既没，吾得其书所谓《独醒杂志》十卷于其子三聘。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

卷第一

蔡端明事母至孝

蔡端明事母至孝。尝步行，遇一妪，貌甚龙钟，问其年，曰：“百单二矣。”端明再拜曰：“愿吾母之寿如妪。”后果符其言。

包孝肃公尹京人莫敢犯

包孝肃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闾巷火作，救焚方急。有无赖子相约乘变调公，亟走声喏于前曰：“取水于甜水巷耶，于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斩之。由是人益畏服。

彭仲元能以星历知人祸福

向文简公为庐陵倅，时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历知人祸福，文简召问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问，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简自庐陵罢官，阅数年，即大拜。仲元之术，不吝于告人吉凶寿夭，不差毫发，时人即之者如市。后官于京师而卒，惜其术无传焉。

何正臣毛君卿幼慧

皇祐元年，何正臣与毛君卿俱以七岁应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时皇嗣后未生，上见二人年甚幼而颖悟过人，特爱之，留居禁中数日。正臣能作大字，宫人有以裙带求书者，正臣书曰：“《关雎》，后妃之德也。”上尝以梨一颗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应。上怪，问其故，对曰“父母在上，不敢分离。”上大喜，以为皆能知其

大义。翌日，御便殿，俱赐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后仕至宝文阁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龙城人，终于朝散大夫。

刘景宏伪从彭玕之胁

刘丞相名景宏，南唐时为吉州牙将。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县，杀略吏民，胁景宏以从。景宏度势不敌，乃佯许之，随之往来，故吉之城邑独不被残毁。玕既败，景宏以兵归南唐，遂家吉之永新县。尝谓人曰："我伪从彭玕之胁，可活万人，吾虽不偶于时，后必有兴者。"因号所居后山曰"后隆"。景宏既没，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孙皆荣显，至今世禄不绝。

杨文公讥讽丁晋公

杨文公大年美须髯。一日，早朝罢，至都堂，丁晋公时在政府，戏谓之曰："内翰拜时须扫地。"公应声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晋公知其讥己，而喜其敏捷，大称赏之。天禧末，寇公诸人皆贬远方，文公实预谋，而晋公爱其才，终不忍害也。

蔡元长荐毛友龙

蔡元长尝论荐毛友龙，召对，上问曰："龙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龙不能对，遂不称旨。退语元长，元长曰"是不难对，何不曰'尧舜在上，臣愿与夔、龙为友'?"他日再荐之，复召对，上问大晟乐，友龙曰："讹。"上不谕其何谓也。已而元长入见，上以问答语之，对曰："江南人唤'和'为'讹'，友龙谓大晟乐主和尔。"上颔之，友龙乃得美除。

刘沆梦登谯楼抱鼓而寝

刘丞相沆冲之守陈州时，尝梦登谯楼抱鼓而寝。既觉，家人告曰："夜漏不闻四鼓，何也？"明日，丞相问故，更吏对曰："夜将四鼓，有蜈蚣长三尺许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报四更。"丞相因悟昨梦，乃不之责。此与欧阳公闻榆荚香而悟身为鸲鹆者何异？

刘弇遇东坡

刘伟明弇少以才学自负，擢高第，中词科，意气自得，下视同辈。绍圣初，因游一禅刹，时东坡谪岭南，道庐陵，亦来游，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盖伟明初不知其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剧谈而去。

杨行密税轻

江南呼蜜为蜂糖，盖避杨行密名也。行密在时，能以恩信结人，身死之日，国人皆为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欧阳谓行密为盗亦有道，岂非以其宽厚爱人乎？

祖宗时堂吏官止朝请郎

祖宗时，堂吏官止朝请郎。蔡元长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议己，遂许至中奉大夫。宣和间，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余人，虽有诏汰之而不能复旧，至今遂为定制。

王冀公微时诗汪圣锡幼年属对

王冀公，新喻人，微时往观社求祭肉，众问：“尔为谁？”曰：“我秀才也”众曰：“何所能？”曰：“能诗。”时无纸笔，即取炭画猪皮上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后之人谓此句有宰相气象。汪圣锡幼年与群儿聚学，有谒其师，因问能属对者，师指圣锡。客因举对云：“马蹄踏破青青草。”圣锡应对曰：“龙爪拏开淡淡云。”客大惊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圣锡年未冠，果廷试第一。

辨毛应佺非卒于窦州

李仁甫《通鉴长编·仁宗皇帝纪》:“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赐故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洵，吉州人，进士及第，又中书判拔萃科。其父国子博士应佺与其母卒于窦州，洵徒跣护丧归里中，负土成坟，毁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应佺与洵墓铭皆余襄公靖所撰。应佺字子真，罢窦州回，尚历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终于当涂官署。其配高氏寿春县君，终于池阳之舟次。次子溥，以毁卒。故余公铭之有曰：“哀殒庭兰，悲摧舞鸾。”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结庐墓所凡二十一月，毁瘠如初丧之仪，舆疾归家，数日而卒。郡以孝行闻，诏赐粟帛以旌显之。则子真非卒于窦州，意者仁甫未尝考余公墓铭耳。

仁宗殿试拔萃科问题十通

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问题十通：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矟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七问，乙用牛衅钟，牵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时襄公除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惇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皆以民事试之也。

毛子仁博学能文

毛子仁博学能文，年十九登进士，二十六中书判拔萃，时誉翕然。陈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献臣、王总之十二人各为诗以饯其归。杜公诗有曰：“判就十题彰敏妙，学穷千古见兼该。”其推重如此。子仁孝于其亲，初为抚州司法，以亲养在远丐罢。后知宣城县，丁父忧，哀毁成疾。前死之夕，梦一绛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书，谓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觉而异之。次日

疾甚，自谓必不能起，援笔为赞曰：“生为幻人，死为天真。改幻从真，无根无尘。”书毕而逝。

王荆公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

故事，进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将作监丞，迁著作郎，次迁右正言。熙宁中，许冲元将以磨勘当迁。王荆公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拟令转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与右正言同为一等，然祖宗分别流品，以太常博士为有出身人迁转，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笔作“太”字时，堂吏以手约笔，具陈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笔作“口”字，冲元遂迁右正言。

李氏国中无马

李氏建国，国中无马，岁与刘鋹市易。太祖既下岭南，市易遂罢，马益艰得。惟每岁入贡，得赐马百余匹耳。朝廷未悉其有无也。王师南伐，煜遣兵出战，骑兵才三百。至瓜州，尽为曹彬之裨将所获。验其马，尚有印文，然后知其为朝廷所赐也。

神宗不敢比德文王

王荆公《诗经义》成书，神宗令以进呈，阅其序篇未毕，谓荆公曰：“卿谓朕比德文王，朕不敢当也。”公曰：“陛下进德不倦，从谏弗咈，于文王何愧？”上曰：“《诗》称‘陟降庭止’之类，岂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陛下何自谦如此？”上摇首曰：“不若改之。”

李煜厚养僧

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徒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使李煜爱民如僧，则其民亦皆知报国矣。

戴嵩斗牛图

马正惠公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知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

东坡称赏谢民师文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人。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民师于其家置讲席，每日登座讲书，一通既毕，诸生各以所疑来问，民师随问应答，未尝少倦。日办时果两盘，讲罢，诸生啜茶食果而退。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谓民师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遂留语终日。民师著述极多，今其族摘坡语名曰《上金集》者，盖其一也。尝有稿本数册，在其婿陈良器处，予少从良器学，屡获观焉。

王文康公称赏梅圣俞诗

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坐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陈后山之贤与徐仲车之介

元祐初，后山在京师闻徐仲车之孝行，遂致书以通殷勤，托其门人江季共端礼持以往。季共见仲车言曰："友人陈师道，好贤乐善，介然不群于流俗。闻先生之风，因愿纳交于下执，有书托端礼以致于左右。"公欣然发缄，读已，谓季共曰："陈君真贤者，某虽未之见，子谓不群于流俗，今读其书辞，敢以为信然。某年来未尝以诗文入京，故不能为谢，子其为我谢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车之介，当于古人中求，他日扫门未晚也。"闻者两贤之。

今之风筝即古之纸鸢

今之风争，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豨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豨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而纸鸢之制今为儿戏。使木罌渡军、沙囊壅水，皆如纸鸢之无成，则何以助汉王成业也？“争”当作“筝”，盖以竹篾弦其上，风吹之鸣如筝也。

徽宗梦道士何得一来见

新淦县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尝梦有道士曰何得一者来见，遂以姓名及状貌图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闻。上大喜，即令送至阙下。既召见，山野龌龊，不能应对，甚不称上意。时方集道流于宝箓宫作醮，因命得一预焉。建醮毕，授丹林郎，遣归。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梦，必有所得，因问其有何技能。得一以为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状如龙，又尝噀水于壁间，成罨画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闻。后人诘其故，杖乃木根，初无他异；而噀水成画者因醉后呕吐成沥耳。至今人传以为笑。

苏轼乃奎宿星

徽宗初，建宝箓宫，设醮，车驾尝临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时不起，其徒与旁观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问其故，对曰：“臣章疏未上时，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对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从臣苏轼为之。”上默然。

卷第二

寒食来历

绍兴甲戌省试别院以《中和节》为诗题。举人上请，主司答云：“元宵已过，寒食未来，盖谓此二月节也。”然按《后汉·周举传》: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在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辄皆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间或寒死，故因谓寒食为禁烟节。举既为刺史，作吊书以解民之惑。则所谓寒食者果何与于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为寒食，不知又何据也。

刘沆仆人梦

刘丞相沆为士人时，携一仆赴礼部，夜卧忽惊起哭。丞相怪问，仆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诘之，曰：“梦主君为人斫去头。”丞相曰：“此乃吉证，斫去头留得项，我当为第二人。”果于王拱辰榜第二人赐第。

坡谷游凤池寺名对

坡、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云：“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时称名对。张丞相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坡公盖取此也。

士人不乐为助教

汉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郎，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补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尝欲依仿汉制以处今之特奏名进士。盖

特奏第五等，人皆以为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犹或至于纳敕不愿受者，辞其名而冀其禄也。夫市井巫、医、祝、卜技艺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于科目而与之无别，宜其不乐闻也。予谓不若因补为本贯州县学职，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岁而易，新故相代。盖以州县学职言之，则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禄，则其礼优。况今居是职者，往往多后生新进，躐取而强处之，人多不服，倘举以授旧人，亦得尚齿之义。

范忠宣雅量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东山寺，时诸孙尚幼。一日戏狎，言语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骂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诵言过之，语颇侵公，公不之顾。家人闻之，或以告公，亦不应。翌日，僧悔悟，大惭，遂诣公致谢。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尝闻也。

刘才邵因太白见而忧外患

宣和中，太白见，甚高。尚书刘公才邵时在中秘，见而叹曰："是兵象也，国家其有外患乎！"因与僚友同观，忧形颜色。未几，敌犯畿甸。后，周芑秀实来倅庐陵，赠诗云："刘郎校书天禄阁，太白下观光昭灼。心知汉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书字美中。

王荆公自奉俭约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旁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旁。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欧阳公泷冈阡表碑石

两府例得坟院，欧阳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韩公为言之，乃请泷冈之道观。又以崇公之讳，因奏改为西阳宫，今隶吉之永丰。后公罢政出守青社，自为阡表，刻碑以归。江行过采石，舟裂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将出。"有顷，石果见，遂得以归立于其宫。绍兴乙卯，宫焚，不余一瓦，碑亭独无恙，信有神物护持云。

王冀公荐毛文捷韬略

毛文捷，字长卿，吉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及第。王冀公与之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羁，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县，冀公时知枢密院，荐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独以韬略许之。真宗召至阙下，亲御便殿，试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对极详明，上大喜，除秘书省校书郎。其制词云："毛文捷通经典礼，廷对方谋，兹谓硕材，可宜旌劝。"

夏英公帅江西日禁巫

夏英公帅江西日，时豫章大疫，公命医制药分给居民。医请曰："药虽付之，恐亦虚设。"公曰："何故？"医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公曰："如此则民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一岁，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在永州敬拜宸翰赐物

范忠宣公谪永州，年七十余矣。每朔望日，必陈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赐器皿于堂上，率其子孙罗拜其下。拜毕，缄藏如初。然后长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归，未尝或辍。先君官零陵时，与公之去，相望才二十余年，士人多有识公者，具言如此。

国初江西亦用铁钱

国初，江西亦用铁钱。尝见玉笥山玉梁观所藏经，卷尾有题字

云：“太平兴国三年太岁戊寅，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玉梁观后改为承天宫。

徽宗内宴顾问梁师成蔡京

徽宗尝内宴，顾问梁师成曰：“先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今西北既宾服，天下幸无事，朕因得游宴耳。”师成对曰：“臣闻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问蔡京曰：“师成之言如何？”京曰：“乐不可极尔。”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莱公谪居道州民为建楼

寇莱公谪居道州，初至不谙风土，欲得楼居以御岚瘴之气，而力不能举。一日，与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语郡人，于是争为出力营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绘公像祠于楼上，至今奉事唯谨。

吕大防罢相制

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何昌言乞宣示蔡京降官罪状

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寖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给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责，须有章疏及所得圣语文字，俱合过门下省。今京降官罢相，乃止有麻制，又录黄各一道，并无事因。乞依自来体例，备今来行遣，过门下省作定本关报，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状。”上从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给事字忠孺。

致仕给半俸

国朝自章圣始命致仕者给半俸，然非得旨者不与，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敕不给俸。今致仕者例给其半，与旧制异矣。

仁宗闻二卫士争辩

仁宗皇帝尝闲步禁中，闻庑外有哗者，稍逼听之，乃二卫士。甲曰："人生富贵，在命有无。"乙曰："不然。今日为宰相，明日有贬削为匹夫者；今日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没之者，其权正在官家耳。"因相与诘难，未服，故争辩不已。帝因密识其人。一日出金奁，封缄甚密，特呼乙送往内东门。行将达，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惧愆其期，偶与甲遇，令代捧以先。门司启奁，乃得御批云："去人给事有劳，可保明补官。"乙随至，则辨曰："已得旨送奁，及门疾作，令甲代之尔。"门司覆奏，帝命与持至者，甲遂补官。

唐子西贺张天觉拜相诗

唐子西《内前行》为张天觉作也。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故子西之诗具言之，其诗云："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下听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旄头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明日化为甘雨来，官家唤作调元手。周公礼乐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恶。乡来两公当国年，民间斗米三四钱。"

向子諲拘张楚伪使

张楚僭伪，遣快行亲事往庐州省视其家，经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时为发运使，因拘囚之。验其文券，见南京副总管尝资给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污张巡、许远之地"等语。后达上听，深嘉伯恭之慷慨忠节也。

蔡絛作西清诗话

蔡絛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絛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迁转凡数等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迁转凡数等，自将作监主簿至秘书监，其迁秩各视其品。 将作主簿，今承务郎；秘书监，今中大夫。若卿列馆职则为一等，出身人则为一等，荫补人则为一等，杂流则为一等，所以甄别流品，为至严密也。自谏议大夫至吏部尚书，其迁除则为一等， 谏议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书，今金紫光禄大夫。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故不复分等级。然其超等而迁，则惟宰相、执政而已。 宰相超三官，执政超两官。

寇莱公贬雷州司户

湖湘官道，穷日之力，仅能尽两驿。父老相传，以为寇莱公为丁、曹所诬蔑，谪为道州司马，欲以忧困杀之，阴令于衡、湘间十里则去一堠，以为五里，故道里之长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报中人传敕来，且有持剑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为动。中人既至，公谓曰：“愿先见敕。”中人出敕示，乃贬雷州司户。因就郡僚假绿绶拜命，终宴而罢。

何忠孺对策居第一

江西自国初以来，士人未有以状元及第者。绍圣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对策居第一，里人传以为盛事。故谢民师有诗寄忠孺云：“万里一时开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盖记时人之语也。

东坡大庾岭诗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

徐师川论东坡乐天诗用字

徐公师川尝言东坡长短句有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白乐天诗云：“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净”、“润”两字，当有能辨之者。

刘韐死节

刘公仲偃自河东、河北宣抚使召归，除京城四壁守御使，与时相议不合，镌官落职奉祠。京城既失守，敌欲得公，用事者诒公以割地遣诣敌营。敌得公，喜甚，即馆于僧寺，遣人为言：“国相知公名，将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国相，盖谓粘罕。公守真定时，敌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车驾既北狩，敌复遣人谓公曰：“请以家属北去，取富贵，无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陈灌谓曰：“国破主迁，乃欲用我，我宁死耳！”即手书片纸，付灌持归报其子，以衣绦自缢死。粘罕闻而叹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敛，颜色如生，人以为忠节之气所致云。朝廷褒其死节，谥忠显，又赐碑额为旌忠褒节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山谷得草法于涪陵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法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

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

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尝与蔡攸在舟中共观王衍字，元章即卷轴入怀，起欲赴水。攸惊问何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赠之。

曾民瞻造豫章晷漏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学，宣和初，登进士第，授南昌县尉。时龙图孙公为帅，深加爱重。南仲因请更定晷漏，帅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范金为壶，刻木为箭，壶后置四盆一斛。壶之水资于盆，盆之水资于斛。其注水则为铜虬张口而吐之。箭之旁为二木偶，左者昼司刻，夜司点。其前设铁板，每一刻一点则击板以告。右者昼司辰，夜司更。其前设铜钲，每一辰一更则鸣钲以告。又为二木图，其一用木荐之，以测日景；其一用水转之，以法天运。制器甚精，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观乾象，每预言其迁移躔次。尝言有某星某夜当过某分，时穷冬盛寒，仰卧床上，彻其屋瓦以观之，偶睡著霜下，遂为寒气所侵而死。其学惜无传焉。独晷漏之制，其子尝闻其大概，今江乡诸县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庐陵睦陂人也。

曾民瞻晷景图

南仲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之经传杂说者不一，然止皆较景之短长，实与刻漏未尝相应也。其在豫章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旁，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春分已后，视北极之表，秋分已后，视南极之表，所得晷景与刻漏相应。自负此图，以为得古人所未至。予尝以其制为之，其最异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无景，独其侧有景，以其侧应赤道。春分已后，日入赤道内，秋分已后，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无景也。其制作穷赜如此。

卷第三

东坡龙光寺诗谶

东坡北归至岭下，偶肩舆折杠，求竹于龙光寺。僧惠两大竿，且延东坡饭。时寺无主僧，州郡方令往南华招请，未至。公遂留诗以寄之，诗云：“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谓赣石也。东坡至赣，留数日，将发舟，一夕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舟中见谢民师，因谓曰：“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民师问其故，东坡因举以诗之本末。

秦少游贺方回诗谶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悲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人皆以为词谶云。

黄山谷秦少游死生交友之义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护丧北归，其婿范温候于零陵，同至长沙，适与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没，山谷亦未吊其子，至是与二子者执手大哭，遂以银二十两为赙。湛曰：“公方为远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归，计亦粗办，愿复归之。”山谷曰：“尔父，吾同门友也，相与之义，几犹骨肉，今死不得预敛，葬不得往送，负尔父多矣。是姑见吾不忘之意，非以赙也。”湛不敢辞。既别，以诗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许我同门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达。”又曰：“秦郎水江汉，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寻，犹喜二子在。”又曰：“往时高交友，宰木已枞枞。今我二三子，事业在灯

窗。”今集中载《晚泊长沙走笔寄秦处度范元实》五诗是也。前辈于死生交友之义如此。

绍兴庚辰殿试李德远对读精审

绍兴庚辰殿试，上取特奏名进士试卷阅之。一日，御小殿，召对读问云：“‘鹤鸣’却写作‘鹤鸣’,‘鸣呼’却写作‘鸣呼’，何也！”临川人李德远浩时以删定官充对读，即启云：“臣读至此，亦窃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尝以针穿记其侧，乞宣正本审验。”上令取视之，果如其言，称叹德远之精审者久之。

唐人妙句

客舍中有题诗一联云：“水向石边流处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或云唐人诗，亦妙句也。

杜少陵墓

杜少陵卒于荆楚，归葬于陕，此元微之墓志所载。而衡之耒阳有少陵墓，史氏因以为聂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聂令因为之藁葬。微之之志云：旅殡岳阳，其孙元和中改葬于巩，请志其墓。当以是为正，史氏未详本末也。陶母不知终于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阛阓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传乘醉捉月溺死于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东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阳少陵墓殆此类耳！

梅圣俞赠欧阳晦夫及苏明允诗

梅圣俞送欧阳辟晦夫诗有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凤巢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尝从圣俞学，及其南归，故以是诗赠之。苏明允初至京师，时东坡与子由年甚少，人鲜有知者。圣俞独奇之，故赠明允诗有云：“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后东坡谪海南，过合浦，始识晦夫，谈论累日。晦夫因出圣俞赠行之诗，东坡读毕，执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虽少一，而白发苍颜大略相似，困穷亦不甚相远，圣俞所谓凤

例如此。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

东坡与山谷论书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玉笥飚御庙

玉笥飚御庙乃西岳之别祠，初为云腾庙，许觉之书三大字，后改赐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传闻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盖章圣东封后始册帝号，土人屡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祷辄应。远近数百里，举子当秋赋，亦皆往谒。始因刘公美中尝致祷，神降之梦，有诗云：“来年三月春盛时，骅骝稳步金街西。”刘公自是举进士，中词科，出入中外，终于兵部尚书、显谟阁学士。故皆以为梦之符如是。外舅谢公世林，方舍法盛时再贡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数里，岁时奉祠惟谨。一日，以科目祷焉，梦中亦得诗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乃乐天诗也。外舅自是不复南宫大廷之试，寻以疾终。

玉笥山清真宫

玉笥山清真宫，乃太秀法乐洞天。两山回合，涧水横陈，门外三峰如削玉。古木寿藤，幽森清峭。环此山十里无居人，道书谓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辄以血食入宫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来宿者，夜亦惊魇，不能寐。凡病于宫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气厌厌不绝，必舁出十里外乃绝。相传云：山中不容有死气。此最异也。

范寥慷慨好侠

范信中名寥，为士人时慷慨好侠，故山谷诗《寄校理范寥》有“黄犬苍鹰伐狐兔”之句。舒州张怀素以幻术游公卿间，号“落魄野

人”，与朝士吴安诗子侄吴侔、吴储等结连。信中以其谋为不靖也，欲入京告变，而无其资，汤东野实资送之。朝廷逮捕怀素等穷竟其事，大观元年狱成，坐累者余百数，而侔、储十数人皆处极刑，虽其父母亦皆窜贬。信中获赏赉甚厚，乃推以与东野。故东野由监簿积累至从官，寥亦以供备库副使累迁诸路戎钤，晚年终于闽中。

丁晋公家书画填委

丁晋公家书画填委。南迁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余轴，他物往往称是。初，晋公自两制出守金陵，陛辞之日，章圣以八幅《袁安卧雪图》赐之。旁题云：“臣黄居寀定到神品。”盖不知为谁笔也。其所画林石庐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态，无不逼真。侈上之赐，于金陵城西北隅，筑堂曰“赏心”，施此图于巨屏，观者惊异。乃知公之嗜画，上且时有以增益之也。

熊叔雅善对

往有从官典藩，数与贼战不利。既召还，一日于朝路中戏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给事。”盖其人欲溲溺，而时适兼二职耳。未及对，熊叔雅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安抚尚书。”闻者以为善对，而被诮者不堪。

祖宗时知开封府多以翰林学士为之

祖宗时，知开封府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若除知制诰、给谏、待制卿列，则为权发遣。然须用天下之望，且有政术者。姜公遵谓之“姜擦子”，薛公奎谓之“薛出油”，皆以为政清严公正，使人爱而畏之。若包孝肃之政，至今人以为称说。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为执政也。

蔡京书崇宁钱文

崇宁钱文，徽宗尝令蔡京书之。笔画从省，“崇”字中以一笔上下相贯，“寧”字中不从心。当时识者谓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后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建中靖国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国”，本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将令学士撰诏，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蔡京复用，尽变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宁”。崇宁者，谓崇熙宁也。

范忠宣不喜登第士人试教官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实识之。一日，问客曰：“某人何故未归？”对曰：“将试教官。”公不悦，曰：“初登第，当勤吏事，若为教官，是自惰也。”叹惜久之。

刘彝治水

胡安定居湖学，建治道斋，俾讲政事者居之。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东坡燕子楼乐章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

杜镐待试有鼠衔文

杜镐在江南时，待试于有司。一日，旅邸方昼寝，忽有鼠衔文一卷自门窦而入。镐寤而逐之，鼠不惊走，以书置之床前而去。取其书而观之，乃《孝经注疏》也。镐心异其事，遂取读数过。既入试，问

题正出疏中，镐遂中选。

章伯益不仕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尝欲以郊恩奏补，辞不愿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论荐，召试玉堂，亦以疾辞。时有诏太学篆石经，廷臣复荐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阙下。篆毕，除将作监簿，伯益固辞。朝廷知其不愿仕，亦不之强。伯益书画今皆名世，惟词章不多见焉。

欧阳公葬于新郑非公意

欧阳公之父崇公，与母韩国太夫人，皆葬于沙溪泷冈。胥、杨两夫人之丧，亦归祔葬。公辞政日，屡乞豫章，欲归省坟墓，竟不得请。里中父老至今相传云：公葬太夫人时，尝指其山之中曰：“此处他日，当葬老夫。”后葬于新郑，非公意也。

斫琴贵孙枝

斫琴贵孙枝。或谓桐本已伐，旁有蘖者为孙枝；或谓自本而歧者为子干，自子干而歧者为孙枝。凡桐遇伐去，随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干歧生者，虽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虽未详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谓众材皆小，缀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干而歧生者，为孙枝也。孙枝既难得，纵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间，得其材，当试于水中，没入数尺，徐观其浮，取其阳者用之。此亦古人遗意。若僧寺木鱼，岁年虽久，而扣击之余，声散质伤，不足用也。

世宝雷琴

世宝雷琴。乡人董时亮蓄一琴，以为雷氏旧物，予尝见之，顾莫能辨也。绍兴中，偶一部使者闻之，因愿得以供上方。时亮未许，则借观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两为谢。即日以献，内府辨之曰：“琴古且异，以为雷琴则欺矣。”却不纳。献者念费之博，返琴而索银，更

谓时亮曰：“倘以为无虚辱，则请留百金。”时亮闻之喜曰：“以琴归我，正所欲也，银何用为！”尽举而复之，封识尚存。闻者莫不叹服。时亮名正工，官至朝议大夫，而家无生理。后其子仕岭表死，不知琴今归谁氏。

广南人多死于瘴疠

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景德中，邵晔出为西帅，兼领漕事，始请于朝，愿赐《圣惠方》与药材之费，以幸一路。真宗皆从其请，岁给钱五百缗。今每岁夏至前，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盖自晔始。

润德泉

岐山西北十余里有周公祠，祠后山下泉涌出，甘冽特异于他所，土人谓之润德泉。相传云：有大变则涸而不流。崇宁中，泉脉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终不能复旧也。

兴国富池庙碑神

兴国富池庙碑神，乃三国吴将甘宁也。绍兴初，巨盗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诸郡，来祷于庙，以决所向。持杯珓掷之，几及地，忽跃起，高丈余，坠神所坐之后。贼惊曰：“神不我与矣。”遂转战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赐也。后郡守以闻于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龛藏杯珓，而表之曰“灵珓”。

高云翔释东坡水龙吟笛词

东坡《水龙吟·笛词》，高云翔云：“后之笺释者，独谓‘楚山修竹如云’，是蕲州出笛竹；至‘异材秀出千林表’之语，不知是东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后长者必过前竹，其不能过者，多死。一林内特一竹可材。远而望之，或伐取数十百竿，错乱终不可识。蔡邕仰视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后无至鉴，独有此法可求

耳。”云翔尝赴礼部，与仲兄及诸乡人饮于酒肆。有数老乐工相近谈论音律，云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辈大晟府旧人，适有所谈，而诸学士发笑，必某言不协理也。”云翔时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诸工骇听失色，设拜而去。次日，诣云翔之馆求教，云翔辞之。云翔洞晓音律，能移宫转羽，子弟朋友间无能授其法。再举不第而死。云翔名骧，吉水人。

刘执中知虔州作正俗方

刘执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籍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执中此举，亦政术之一端也。

孔毅甫梦

孔毅甫为举子时，尝梦有以五色线系角黍来馈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试于南宫，遂中选。

李彪慷慨论时政

大观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学，慷慨好直言，睹时政之弊，欲上书论其事。蔡氏之党知之，乃密以告。元长大怒，付狱推治，且谓开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余责。”人惧，莫敢救者。会张天觉代相，彪得从末减。后元长复位，欲竟其事，遂流彪于海外。

卷第四

何宗元弃官学道

岳将军既死，部下多奇才，时既寝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积功至修武郎。一日弃官，竟入玉笥山，结屋数椽于山之三会峰上，盖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来宫观间，与道流颇相善。一日，忽谓之曰：“来日我居庵作少事，子来访我，则先击石，若庵中有声相应，则不须来。”道流如其言，数日后乃始访之。击石数四，寂无应者，惧而退。又数日，率众再往，启其户视之，则何被发而逝。时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几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谓之不凡矣。

陈与义墨花诗

花光仁老作墨花，陈去非与义题五绝句，其一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徽庙见而喜之，召对擢用。画因诗重，人遂为此画。绍兴初，花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遂得其传。补之所作，后益超出，格韵尤高。然觞次醉余，虽娼优墙壁肯为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难。逢原每不乐补之所为，而墨花实不逮，唯长于平远。遇志同气合者，始为作之，若以游艺请，则牢辞固拒，如不愿闻。故其画亦不多见，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时变新火

古者，四时变新火。今人苟简，家所用火，不知何从来，亦不计其岁年也。儿时在湖湘，见一僧舍有长明灯，众云灯有神异，其焰不热。试以指炙之，信然。后加考究，凡道宫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灯，有数百年者。焰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热，盖久则力尽尔。今人但知择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独以清浑甘寒有易晓者。如火齐烹饪，气焰著

人，与水功用一等。苟不必变，古人何苦多事？

徐师川论作诗法

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翦财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故彦章每谓人曰：“某作诗句法得之师川。”

丰稷任言责有正直之声

丰中丞相之名稷，绍圣间数任言责，有正直之声。与章质夫友善，而不乐章子厚；与曾子固友善，而不乐曾子宣。其论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陈，不少恕，初不以质夫、子固之故而为之掩覆也。

蔡京固宠保禄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还，三入相矣。时大柄多归北司，京求为固宠禄、保富贵之计，于是内兴大役，外招强敌，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妇之号。欲绝天下之议己，尽假御笔以行之。

孔文仲不负科目

孔经甫文仲为台州司户日，范蜀公举应制科。经甫对策，极言青苗、免役之害，语大忤直。宋次道为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韩持国详定，从初考。王荆公见而恶之，密启于上，以御批点之，遂下诏发还本任。孙给事固封还制书，极言其不可。经甫将归，往见蜀公，公叹息其不遇。经甫曰：“苟不负科目及公知人之鉴，足矣！不敢以穷达为念也。”公甚壮之，谓曰：“君气节如此，无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则某之所愿也。”经甫元祐中为谏议大夫，果以抗直为时所推重云。

孔文仲六七岁能诗

孔经甫年六七岁能作诗。其父司封君尝对客召经甫侍立，客命经甫为莲实诗，经甫立成。记其一联云：“一茎青竹初出水，数个黄蜂占作窠。”语虽未工，而比类亲切。客大奇之，经甫自此知名。

庞安常神医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罢官归，遂谒庞安常求医，安常诊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当有所下。”明日，安常视之曰：“毒未去。”问：“食几何？”才进两盂。安常曰：“某煮此药，升合铢两自有制度，不尽不可。”于是再煮，强令进之。已乃洞泄，斓斑五色。安常视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当弱，不可复饵他药。”因赠牛膝酒两瓶，饮尽，遂强如初。公弼有一女，尝苦呕吐，亦就求医。安常与之药曰：“呕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则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呕作，不可为矣。”公弼既还家，以其女归沙溪张氏，年余而孕，果以呕疾死。世传安常医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传当不诬矣。

吊柳会

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陶渊明祠

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陶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酹奠祠下，岁以为常。

彭玕王岭

里中有峻岭，号曰“王岭”。相传彭玕反于吉州，僭号称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数败，遂退保于此以死守。余尝登岭上，可置数万人，仓廪府库皆有遗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见玕之僭也。旁有山，视王岭为卑小，曰“张钦寨”，以为南唐遣钦来讨之，驻兵其上。玕有谋士曰刘守真，挟邪术，能呼风噀雨，故钦与战辄不利。距岭三十里，有山曰“云火峡”，玕之先垅在焉。后守真死，钦复遣人发其先垅，棺上有小赤蛇，蛇两旁有蚁运土为弓剑形，已而玕败。今循驿道而上，有“刘仙堠”，其旁有刘仙师坛，皆刘之遗迹。土人遇旱，祷于坛下，间亦雨应。

湖湘岩窦中多石燕

湖湘岩窦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状如海物中瓦垅。每天雨，则迸出堕地。采以入药，以左右顾分雌雄，性大热。时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红，则出而渍酒中。候冷，复煅；既煅，复渍，如是者无算。度干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钱匕擦齿上，漱咽以酒。虞时年五十，服此药二年，肤发甚泽，才如三十许人，自谓服药之功。一日，忽觉热气贯两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药，鲜有不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石岩

零陵淡山有石岩，中空可容千人，东南有石窗，眺望甚远。相传以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旧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时有隐者曰周贞实，尝隐于岩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荐贞实，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贞实不起，遂化为石。岩去州二十余里，旁有寺观，往来者无虚日。土人谓岩之幽胜当与浯溪朝阳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独无品题，甚可怪也。山谷谪宜州时，尝至岩下，今其诗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显，不得雄文镬翠珉。”盖纪永人之语。

神宗论刘航书吕诲墓志

神宗尝对执政言：“吕诲墓志是司马光撰，刘航书。航亦无所顾忌耶？”韩绛子华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许光为书石，后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惧也。”上曰：“苟恐惧，则不为书矣。”子华不能对。

王荆公悔为吕惠卿所误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与门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顾周穜曰：“司马十二，君子人也。”穜默不对。公复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时岂深悔为惠卿辈所误耶？

张逢馆留苏轼兄弟

东坡自惠迁儋耳，子由自筠迁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将至雷之境，郡守张逢以书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馆舍，礼遇有加。东坡将渡海，逢出送于郊，复官出钱僦居，以馆子由。帅臣段讽闻之大怒，劾逢馆留党人苏轼，及为苏辙赁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东坡擢孙勰于黜籍中

东坡知贡举时，得章贡孙勰之文于黜籍中，见而异之，擢置第五。榜帖既传，诽议藉藉，以勰尝游公之门也。会廷试，勰复中第五，舆论始服文章之定价。勰即坡公所赠《刚说》孙介夫之子也。

晁冲之作梅词以见蔡攸

政和间，置大晟乐府，建立长属。时晁冲之叔用作《梅》词以见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元长览之，即除大晟丞。词中云：“无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来塞雁，年年长占开时。”以为燕雁与梅不相关而挽入，故见笔力。

毕斩赵谂

赵谂，元祐九年擢进士第二名。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赵谂”。谂后谋不轨伏诛，果符其谶。

何仙姑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啖以枣，因遂绝粒，而能前知人事。独居一阁，往来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侬，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贼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黄钢剑

西融守陆济子楫遗黄钢剑，且云："惟融人能作之。"盖子楫未详黄钢之说矣。予居湘时，见徭人岁来谒象庙，各佩一刀，乃所谓黄钢者，惟诸蛮能作之。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往来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具一刀，不使有铢两之羡。故其初偶得铁多者，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其次，亦非汉人所能作。终身宝佩之，汉人愿得者，非杀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赝者。予尝访之老冶，谓之"到钢"，言精炼之所到也。今人才以生熟二铁杂和为钢，何炼之有？融剑殆是耶？

神宗爱惜人才

东坡坐诏狱，御史上其寄黄门之诗，神宗见之，即薄其罪，谪居黄州。郑介夫既下吏，狱官得介夫所厚者往还诗文，悉以奏闻。上见晏叔原所赠绝句，亦从而释之。神宗爱惜人才，不忍终弃如此。晏诗有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掌繁华得几时。"

释曹子建七启中寒龟

曹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绘西海之飞鳞。"注云："今之胚肉也。"古乐府《名都篇》亦有"寒鳖炙熊膰"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谓蒸汗假鳖者，夫岂承其舛而讹其语耶？

琵琶词绿头鸭

琵琶词《绿头鸭》云：“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徐师川云：“非是，当云‘路漫漫汉妃马上，夜悄悄商妇江边’。”出塞，愁思；移船，感恨，乃当时语。

王荆公作字说

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适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反爪而升也。”公以为然。

祖宗重郡守遍赐敕书

天圣中，毛应佺守窦州，朝廷赐《虑囚敕书》云：“敕毛应佺：朕念三圣之爱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简恤刑章，深切丁宁，斯为至矣。方郡守长，如能刻意遵奉，与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讼息而治平哉！今歙燠戒时，动植咸茂，而圜墙幽圄，犹有系缧。愀然以思，当食兴叹。汝宜体是忧恻，加于抚循，无使狴犴之间，重有沦胥之困。躬勤省察，称朕意焉。敕书到日，汝可速指挥泥饰洒扫狱房，尝须净洁。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狱内监逐人力刷汤枷杻，及逐日供给水浆。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医疗。其委无骨肉者，支与吃食。有人供送茶饭者，亦须画时转送，不得邀难减克，无使罪人或至饥渴。所有合归法者，候处断之时，给与酒饭。如小可罪犯，便须逐旋决遣。若是大段刑禁，事关人命，亦须尽理速行勘断，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内。汝宜尝切提举，无令旷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讫闻奏。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又《赐衣敕书》云：“敕毛应佺：汝外分忧寄，善布化条，眷言守土之良，适及颁裘之候。特申渥赐，用洽朝仪。今赐汝紫乾色大绫绵旋襕衫一领，至可领也。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时应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虽远方小郡，敕书亦且遍赐。今帅守皆无之，不知自何时废也。

卷第五

刘丞相伟量

刘丞相在位时，族人偶有逋负官租数十万，丞相不知也。前后官吏，望风不敢问。程公珣为庐陵县尉，主赋事，追逮囚系，责令尽偿而后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赋入不时，吾家之罪，县官安可屈法也！”乃致书谢之。后珣罢官至京师，丞相延见，礼貌有加。珣出，谓人曰：“刘公伟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王荆公不拜神

江之神，今封安济顺泽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为神见。王荆公尝泛江归金陵，或见于舟，状稍异。舟人请公致礼，公从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无拜侯之礼。”俄顷，不见。盖其时未封王爵也。

潘延之廉退自守

南昌潘兴嗣延之，号清逸居士。五岁受官，既长，不仕进。赵清献、唐质肃荐之于朝，除校书郎，固辞不就。绍兴中，赵丞相元镇帅豫章，奏言：“兴嗣廉退自守，足以风化有位。元符中，尝官其孙淳，蔡京当国，乃追夺其官。今兴嗣孙涛尚在，乞赐推恩，以旌善人。”涛遂补初品官。

东坡论章子厚临兰亭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

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举诸经大义皆有所宗

范忠宣在永时苦目疾，不复观书。有来谒者，亦时举诸经大义告之，然未尝以为己出。每举一说终，则曰：“此先公之训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语也，此明复先生之语也。”公尝言：“学者当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灵素失宠放归

林灵素以方士得幸徽庙，跨一青牛出入禁卫，号曰“金门羽客”。一日，有客来谒，门者难之，客曰：“予温人，第入报。”灵素与乡人厚，即延见焉。客入，灵素问曰：“见我何为？”客曰：“有小术，愿试之。”即拈土炷炉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报车驾来幸道院，灵素仓皇出迎，不及辞别，而其人去。上至院中，闻香郁然，异之。问灵素何香，对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类，屡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诘颇力，灵素不能隐，遂以实对，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来，牢不可举。灵素自往取，愈牢。上亲往取之，应手而举，仍得片纸，纸间有诗云：“捻土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张天觉，四海闲人吕洞宾。”灵素自是眷衰。未几，放归温州而死。

秦少游千秋岁词谶

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秦少游书所赋浯溪中兴诗

秦少游所赋《浯溪中兴诗》，过崖下时盖未曾题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纵步入市中，见一士人家门户稍修洁，遂直造焉。谓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纸笔借我，当写诗以赠。”主人仓卒未能具。时廊庑间有一木机莹然，少游即笔书于其上，题曰：“张耒文潜作”，而以其名书之。宣和间，其木机尚存。今此诗亦勒崖下矣。

欧阳公葬母祷神而晴

欧阳公自南京留守奉母丧归葬于泷冈，将兴役，忽阴雨弥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忧惧。里之父甲，往告公曰：“乡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庙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祷之必应。盍以告焉。”公乃为文，斋洁而谒于神曰：“修扶护母丧，归祔先域，大事有日，阴云屡兴。今即事矣，幸神宽之，假三日之不雨，则终始之赐，报德何穷！”翌日，天宇开霁，始克举事。公后在政府，一夕，忽梦如坐官府，门外列旗帜甚众，视其名号，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闻于朝。沙山今在祀典。

邹浩论立刘后疏

道乡邹公志完《论立刘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为后，则永平中，贵人马氏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冠德后宫故也。祥符中，德后刘氏亦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钟英甲族故也。今若贤妃德冠后宫，亦如贵人，钟英甲族，亦如德后，则何不于孟氏罪废之初，用立慈圣光献故事便立之，必迁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内批：“贬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时人亦不知有何说也。元符末，崇庆眷方盛，时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伪为志完之疏，传之中外。其间有云：“杀卓氏而夺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废孟后而立刘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刘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语，谓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复申元稿不存。诸人遂诬志完，以为实有此说。诏令应天尹孙蠹以槛车往新州收赴京师。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寝。崇宁初，将再贬志完，乃先下诏曰：“朕仰惟哲宗皇帝严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谓非后出。比阅臣僚旧疏，适见椒房诉章，载加考详，咸有显证。其时两宫亲临抚视，嫔御执事在旁，何缘外人得入宫禁杀母取子？实为不根。为人之弟，继体承祧，岂使沽名之贼臣，重害友恭之大义。诋诬欺罔，罪莫大焉！其邹浩可重行黜

责，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庶称朕昭显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别驾，永州安置。

庐陵石函

建炎二年，庐陵城颓圮，太守杨渊兴役修治之。掘土数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镜。役工方聚观，或以告渊。渊令取镜洗而视之，其背有文曰“唐兴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殒于西垒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瘗于西垒之巅。吾卜斯土，后当火德九五之间，世衰道败，丧乱之时，浙梁相继。章贡邦昌之日，吾子亦复出于是邦，东平鸠工，决使吾季爱子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记。”渊览而异之，急遣问石函所在，则役夫以为不祥，弃之于江矣。

宣和六年免夫钱扰民

宣和六年，山后将入版图，大农告乏，蔡、李诸人遂建免夫钱之议。江西一道，凡赋钱一百五十七万，而漕运之费不预焉。令下之日，州县莫知所措，乃令税一千者输一万。约日而集，督责加峻。时赋敛遽起，民间嗟怨。守令有观望风旨者，建皂纛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军兴论。”人益皇惧，小民往往去而为盗。后夫钱之纲将至淮甸，而敌骑已及郊，钱皆为船人所私矣。

金明池龟问卜

太祖时，或诣司天官苗光裔问卜。光裔布算成卦，谓曰：“当迁徙。”其人问：“不损人口否？”光裔曰：“无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顷之，又一人来占亦同，仍有前问。光裔疑之，熟视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间。光裔起曳其裾，诘曰：“尔为谁？”其人不得已，对曰：“我金明池龟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广池，且及我穴，恐见杀，故来问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释之，即以奏闻。已而凿池，果得龟十数万，下令不得伤一龟，尽辇送水中。

王伦使金不归

王枢密伦初使金归，一行官吏恩数甚厚。暨再使，争愿随往。伦至金，留不得还，欲发一官属归报，纷然请归，伦于是皆不遣。方再使时，请云："到金，有表归，书伦名引笔出钩外，则可归；不出，则不归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伦时以佥书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伦死于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礼遇其家者如初。后其子弟因游观作乐，秦相适闻之，呼枢密使府目谓曰："枢密死矣，本欲更迁延以厚恩数，今已不可，须即日发哀云。"

秦丞相董参政同执政

秦丞相、董参政同执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见。参政戒其夫人无妄奏对，惟丞相夫人是从。退归，丞相果问参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无所言。"丞相喜，于是待参政益亲。

洪皓贬死

洪忠宣公皓，绍兴初以礼部尚书使金，留之十五年。既归，母太硕人董氏，年八十余矣，请补外以便养。秦丞相桧素不乐公，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乡郡。明年，大水，时内侍白锷从慈宁太后北归，负恃旧恩，宣言："燮理乖盭，洪尚书名闻远近，顾乃不以为相？"语闻，秦相大怒，付锷于理。谏官承风旨，遂谓公与锷为刎颈交，更相誉说，由是罢郡。锷遂髡流岭表。言者复谓公睥睨钧衡，谋为不靖，遂贬英州。居九年，不及内徙而薨。公饶州人，字光弼。

宣和间京师人多歌蕃曲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国寺货杂物处，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有两刀相并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及市井间多以绢画番国士马以博塞。先君以为不至京师才三四年，而气习一旦顿觉改变。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

蔡京父子争权相忌

燕山招纳之举，多出于蔡攸。攸父子晚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王师败于白沟河，元长尝以诗寄攸曰：“老懒身心不自由，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诗稍传入禁中，徽宗命京以进呈。上阅毕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师’。”诗复以还。观此诗，则知是举非惟当时人知其非，虽其父亦知之矣。郑昺《卮史》作：“老惯人间不解愁，置身帷幄若为筹。”昺，京之客，宜得其真。

观音像石

余乡民有烧畲于山岗，每晨往，必见人憩于树阴之石。望之，仿佛如释教所谓观音像者。稍逼近，则不见矣。一日再往，所见如前，即石求之，莹然如玉，其中隐隐有观音像，类今之绘者。民以石归，龛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饶，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请尽以家赂与弟，而唯求其石。弟亦愿得石，而尽举家赂以逊其兄。争之不已，诉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财，由是争息。郡经兵火，帑藏皆毁，石失所在。老吏执事其时者尝见之，为言如是。

崇德庙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时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不设他物，盖有自也。

章伯益精于游艺

予藏章伯益草虫九便面，笔势飞动，几夺造化。后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诸公题识。客有谓：“伯益以篆名世，何为善画复如此而不多见也？”予观《修水集》有《题伯益飞歧图》，亦嘉其游艺之

精，则伯益之墨戏当亦有藏之者矣。

东坡多雅谑

东坡多雅谑。尝与许冲元、顾子敦、钱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窗外往来，东坡问："何为？"冲元曰："绥来。"东坡曰："可谓奉大福以来绥。"盖冲元登科时赋句也。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子敦肥硕，当暑，袒裼据案而寐。东坡书四大字于其侧曰："顾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时有九子，东坡曰："穆父可谓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高自誉道

米元章尝写其诗一卷投许冲元，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已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其高自誉道如此。至评章伯益书乃云："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自有一般态度。继其后者谁欤？襄阳米芾。"则元章于字画间乃有所推重。世谓元章学罗让书，盖其少时，非得法于让也。

董敦逸录问元符厌诅事

董公敦逸，永丰人。元祐中立朝为侍御史，弹击不避贵近，人畏惮之，京师呼为"白须御史"。元符厌诅事起，皇城司具狱，哲宗御批令公录问，中书不预知也。公入狱引问，见宫官奴婢十数人，肢体皆毁折，至有无眼耳鼻者，气息仅属，言语亦不可晓。问之，只点头，不复能对。公大惊，阁笔不敢下。内侍郝随传旨促之，且以言语胁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亦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录问，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诚恐得罪于天下后世。"上大怒，将议贬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狱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录问，今又贬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几，竟出之。

卷第六

萧子荆深于春秋之学

胡邦衡《春秋》之学受教于萧子荆。子荆名楚，庐陵人。绍圣间贡于乡，不第，因留太学。时方尚词赋，子荆独崇经术，尤深于《春秋》。从其学者，尝百余人。会蔡京当国，黜《春秋》之学，子荆慨然引还，移书谓冯澥曰："蔡氏废麟经，忘尊王之义矣。是将为宋王莽，吾不愿仕。"澥得书不敢答。澥亦尝受《春秋》大义。邦衡擢进士甲科而归，子荆尚无恙，谓邦衡曰："学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杀，学不可辱，无祸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尝娶，故无子。门人私谥曰"清节先生"。有《春秋经辩》行于庐陵。

严颢廉介自持

曾外祖严府君颢举进士，皇祐方平治时，四为县宰，所居称职，廉介自持，不求闻达。祖母为余言，府君为惠州河源令三年余，禄不足以养，而丝毫无扰于吏民。罢归，人惜其去，争饯以海错。舟行十里余，家人发缶得黄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馈者还之。其清谨视古廉吏，惜名不闻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自谓不颠

米元章以书名，而词章亦豪放不群。东坡尝言，自海南归，舟中闻诸子诵其所作古赋，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论荐除太常博士。时内史吴拭行词多所褒奖，元章喜，作诗以谢之。其末章有云："中间有一萧闲伯，学道登仙初应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应怪须眉白。"盖自谓也。未入谢，言者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寝。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诉其事，以为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此岂颠者之所能？竟不报。

后四年，始得召，复归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宽袖博带，人多怪之。又有洁疾，器用不肯令人执持。尝衣冠出谒，帽檐高，不可以乘肩舆，乃彻其盖，见者莫不惊笑。所为类多如此。

东坡书惠政桥额

东坡谪岭南，元符末始北还。舟次新淦时，人方础石为桥，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东坡将登舟谒县宰，众人填拥不容出，遂就舟中书“惠政桥”字与之，邑人始退。然字画差褊小，不似晚年所书，盖当时仓卒迫促而然尔。

范忠宣雅量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观望时政，与公相忘，岁时亦不加礼。建中靖国初，朝廷将起公，遣中使宣赐茶药，问劳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将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辞之不可，乃一一延见，慰藉有加。或进谓公曰：“时事一变，朝廷将复用公矣。”公谢曰：“某罪大责薄，蒙恩内徙，若得正丘首，幸矣！他非所愿也。”言者惭谢而退。

董德元以老榜廷对第一

永丰董体仁德元，少年魁乡举，士林中亦知名。后累试礼部不第，流落困踬，竟就特奏名，补文学。初任道州宁远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刘氏子邀与俱试漕司，复预荐试礼部合格，廷对遂为天下第一。遣书报其家人，有诗云：“御笔题封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若问登科事，便是当初老榜官。”庐陵之俗，谓特奏名为老榜。初，体仁既预漕举，谒一达官，干东上之费，达官语坐客，有“老榜”之语。

体仁颇不能平，故其诗及之。时绍兴戊辰，体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当国，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参知政事。秦相死，体仁以言章罢归于庐陵。

文潞公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洊历二府，七换节钺。位将相五十余年，平章事四十二年。历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兴，五判河南府，两以太师致仕，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成都合江园梅

李布梦祥言：成都合江园，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余尝闻山阴有古梅，极低矮，一枝才三四花，枝干皆苔藓。每一窠至都下，贵家争取之，又以小为贵者。梅花见重于世，盖多寡大小皆有风韵耳。

江暐俞处俊俱以诗名

江彦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诗，事母极孝。母尝有疾，彦明携笔砚坐床下，进药之余，吟诗自遣，遂以诗名。尝记其《晚春》诗云：“斗草事空犹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词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师郝与彦明相友善，俱有诗声，酬倡甚多。师郝有诗云：“叫月子规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尤为彦明所称赏。彦明名暐，崇、观间，吉守尝以八行荐于朝，不报。自号“暐阳居士”。师郝名处俊，登建炎龙飞乙科，不及禄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诗今多传于江西。

俞处俊重九日长短句

俞师郝尝因重九日赋长短句云：“残蝉断雁，正西风萧索，夕阳流水。落木无边幽眺处，云拥登山屐齿。岁月如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绿尊空对，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当年，五云行殿，咫尺天颜喜。清晓胪传仙仗里，衣染玉龙香细。今日天涯，黄花零乱，满眼重阳泪。艰难多病，少陵无奈秋思。”词既出，邑人争歌之。或曰：“词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师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时在维扬，以重九日唱名，故词中及之。

山谷从弟叔豹为守严重有体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从弟吏部叔豹为守，政事有体，识度甚高，遇僚属严重。先君从之逾年。一日，袖出荐章，其辞云：“检身清慎，率职公勤。”时一同僚迫于代满，望公合尖，而公不与。先君愿推以授之。公曰：“君之举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举辞不可妄以许人。”其相知如此。

丙穴鱼

鱼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冲赋所谓“嘉鱼出于丙穴”，杜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是也。赋注云：“丙，地名。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尝以三八日取之。”郦善长云：“丙穴之鱼，不独汉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数丈，尝有嘉鱼。盖鱼以春末游渚，冬入穴。丙，阳方，穴口向丙，多生嘉鱼。或以为鱼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鱼何能择日出入耶？”戊方，则所谓燕避戊己，鹊避太岁是也。

孔端中为政彻底清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绍兴间，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托于贵要，其肯应公家之漕者，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为贵家之舟者，勿役。第贵家虑有不时之用，当谨伺之，辄以他运，则有罪。”召其一舟之肯应公家者，假以资费，俾多造舟。令于众曰：“商贾往来，惟许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争愿听役，自是贵要护舟之挠自戢。其为政多此类。时誉翕然，都下酒家至为之语曰：“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语达上听，召见，与郡。未几而卒。尝记《南史》顾宪之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饮酒醇旨，辄号“顾建康”，与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闻强记

尹商老博闻强记，与先君同仕湘中，以乡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难，商老以江华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谒提举曾吉甫。吉甫因出示关报，先君欲假以付吏缮录，商老耳语曰：“吾已识之，不用录也。”迨至馆，索笔为书数百言，不遗一字。其登科时年甚少，复中

法科。继闻以法科进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札。尝宰一二壮县，皆有能称。在新喻时，每治事，听吏民坐两庑纵观，逋疑滞讼，剖析如流，庑下之人抚掌称赞。然性狷介，寡与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于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真迹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一卷，盖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从驾在维扬，适敌人至。逌尽弃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极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

赵君贶有古循吏风

赵君贶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风，百姓呼为"赵佛子"。方赣卒之扰，王师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亿不周。而卒将闻其为人，无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贫无以殓，囊中之绵不能具一衣。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君贶谋之妇，妇曰："君所受金才十两，他日郡帑之籍数宁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后得旧俸百余千，乃归。道茶陵，为盗所邀，君贶曰："我无他物，仅有银数两以献，幸容我护丧归葬。"盗熟视之，惊曰："乃赵军使耶！"罗拜谢罪，且曰："我辈知军使名，前有他盗，恐终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贶往尝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贶名锡。

刘伟明南华院诗

吉水有南华院者，在山谷之穷绝处。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圆折，宛然曲水流觞之胜。石上有履痕，土人呼为"仙人迹"。院有白云堂，在最高处。刘伟明未达时，馆于山前之富家，亦尝寓书剑于此堂。有二诗曰："紫翠浮浮夺晓昏，生涯谷汲与松焚。客尘一点自应少，终日到门惟白云。"又云："野兴由来惬杖藜，层峦影里见翚飞。虚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云染衣。"老僧云："元题字壁间，幼尝见之。兵火之后始失去矣。"今寺僧于堂之坎建阁，榜曰"浮翠"，阁之下为堂，曰"云到"。盖摘其诗语也。

玉笥山旧多隐君子

玉笥山旧多隐君子，皆梁、宋以来避乱者也。最著者孔丘明、杜昙永、萧子云，皆当时禁从，其居今悉为宫观。山谷诗曰：“郁木坑头春鸟呼，云迷帝子在时居。风流扫地无人问，惟有寒藤学草书。”即题萧子云宅也。子云善草书，其《题郁木洞》诗云：“伐我万古石，纪我千载名。欲知古人处，白云中相寻。”又诗云：“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拆，独步溪头采碧茸。”山谷之诗本此。此山幽深盘曲，延袤百余里，泉石水竹之胜概固无恙，道宫虽环据，而其流反役于衣食，不能标白之，多为蓬藋瓦砾之场，亦可惜也。

王德升绝句诗

王德升名密，新淦人。困踬场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与龄，独居白云斋十余年。予闻其名久矣。因与诸子入山设醮，德升来相访，时年六十余，论诗谈理，亹亹不倦。予问：“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绝句，纪玉笥之胜。因得其一编，其《□山道中》诗曰：“溅石韵寒泉，依稀言语处。回头觉无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诗曰：“山樵竹里居，略彴才堪渡。落日澹平畴，牛羊点寒莫。”语意萧散皆此类，非远外声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题慧力寺松风亭诗

康伯可予之《题慧力寺松风亭》六言云：“天涯芳草尽绿，路旁柳絮争飞。啼鸟一声春晚，落花满地人归。”予尝以语王德升，德升曰：“造语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经点化；啼鸟一声、落花满地，几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烟草、风絮、幽鸟、残花，则一诗无可议者。”

吴江长桥上无名子水调歌头

绍兴中，有于吴江长桥上题《水调歌头》云：“平生太湖上，来往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谩蹉跎。　　脍新鲈，斟碧酒，

起悲歌。太平生长，不谓今日识兵戈。欲卷三江雪浪，静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不题姓氏。后其词传入禁中，上命询访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请降黄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隐者也，自谓“银艾非吾事”，可见其泥涂轩冕之意。秦丞相请招以黄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张子韶对策语

张子韶廷对时，欲写至“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等语，诸珰在殿下者来窃窥之。子韶卷卷正色谓曰：“方欲言诸君，幸勿观也。”皆惭恚而退。

张子韶论刘豫

子韶又论刘豫事云：“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天下徒见其背叛君亲，委身夷狄耳！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间牒得之，传以示豫，豫大不平。会其左右出其文，令榜于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尝为之动。其事达上听，他日子韶陛对，上语之曰：“刘豫榜卿廷策，谋以致害，非卿有守，岂能独立不惧乎！”褒嘉久之。

罗钦若与胡邦衡一官

罗钦若、李东尹与胡邦衡同在学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试，钦若见邦衡试卷，问曰：“此欲何为？”邦衡曰：“觅官也。”钦若因抚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讳字，谓曰：“与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选。故邦衡有启谢钦若，具述与一官之语。胡公既为侍从，东尹亦仕至中大夫，钦若止正郎。尝谓余曰：“顷在学舍，偶乏仆供庖，同舍不免自执烹饪。邦衡能操刀，东尹能和面，某无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职小大，已定于此。”钦若名棐恭；东尹名孝恭。

烧炼点化之术欺人

世传烧炼点化之术，有干汞、死朱砂、雌雄黄、硫黄之法，因鏖

为金银，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余族祖少尝好之，挟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传。资用以此而匮，而好之未厌也。一日，遣一仆入城市水银，道遇一客，亦旧尝至其家者。呼仆来前，问其主翁之无恙，且问所携何物。对曰："市水银归也。"客开壶，拈少土投之，笑遣仆曰："为我谢主翁，水银若容易干得，无处著钱矣。"仆归以告，族祖惘然。视壶中水银，则皆凝而为银矣。自是始悟，不复留意。

卷第七

江西诸曾

南丰之曾，曰巩、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贡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开、曰几。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显。南丰之最著者：子固、子开，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贡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虽晚遇，亦终次对。此二族盖甲于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鲁公一传而有枢密孝宽，再传而为秘监诚，三传而为今丞相怀，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庐陵，自孔门点、参、元、西之后，至汉才有尚书郎伟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庐陵尤多，散在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别枝分，不可尽纪。予家在吉，吉水自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独相传以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龙君章《野史》列传，曾氏有讳崇范者，庐陵人，献书李唐，遂家金陵。李氏归朝，而其子乃以丧归。则知曾氏自金陵归庐陵，初非自金陵徙庐陵也。予家有坟墓在赣之宁都，疑与章贡之族通而自南丰来。言者以为吉、赣、抚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见谱牒，莫可推寻。然庐陵之族讳乾度者，在本朝首举进士，终于卿监，其诸族相继登科无虑数十人，视章贡、南丰终无显者。睦陂之族，如晦运乾讳彦明登宣和甲辰乙科，与诸父相弟兄，尝言："尚书之后历及唐五六百年，曾氏无闻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从者如是，盖本朝以火德兴，曾氏以火音合。"言虽附会，未为无验也。

谯定从伊川学

涪陵谯定字天授，幼学释氏。伊川之贬涪也，始尽弃其学而学焉。伊川教以《中庸》诸书，多有颖悟。后伊川得归，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间，兵戈扰攘，天授尚无恙。一日，忽弃家隐于青城山，莫知所终。方士为余言："今或有见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几何矣！伊川尝谓道家"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山林间保形炼气，以

延年益寿则有之。审如是，则天授诚不死矣。

许叔微梦有客来谒

许知可尝梦有客来谒，知可延见。坐定，客问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为医者所误，今不及致菽水之养，一也；自束发读书，而今年逾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门户，二也；后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乡无良医。某既长立，因刻意方书，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疠大作，某不以贫贱，家至户到，察脉观色，给药付之。其间有无归者，某舆置于家，亲为疗治。似有微功，人颇相传。”其人曰：“天政以此将命汝官及与汝子，若父母则不可见矣。”因复取书一通示之。知可略记其间语曰：“药市收功，陈楼间阻。殿上呼卢，喝六作五。”既觉，异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绍兴二年，策进士第六，升作五，乃在陈祖言、楼材之间，其年仍举子。始知梦中之言无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济本事方》，今行于世。

王捷烧金术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烧金之术，因曾绘以见刘承珪。承珪荐之王冀公，遂得召见。时人谓之“王烧金”。捷能使人随所思想，一一有见，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与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罂中，埋之野外，狐见而欲食，喙不得入，馋涎流堕罂内，渍入肉中。乃取其肉，曝为脯末，而置人饮食间。又闻以狐涎和水颓面，即照见头目变为异形。今江乡吃菜事魔者多有此术。尝有一人往从之，以水令颓面，其人但颓其半，颓处变为异，未颓处乃如初，因知水中有异也。

刘锜大败金师

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之地，欲讲和罢兵，朝廷许之。明年春，蓝公佐使金回，和议颇变。朝廷遂命骑帅刘锜信叔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锜至顺昌，方与郡守陈规相见，忽报金师入寇，已抵泰和县，警书还至。锜会诸将议曰：“吾军方自远来，曾未苏息，而敌人压境，策将安出？”诸将或欲迎战，或欲固守，或欲顺流而下。锜伏

兵于城下以待，有余骑渡颍河而来，伏兵起袭之，无一还者。翌日，敌将韩、翟两将军兵至，去城三十余里而寨。锜夜遣人袭击，明旦复与战，败之，杀伤千余人。敌复增兵来援，直逼城下，锜于城上以破敌弓射中敌将，敌稍退。乃以步兵邀击，复大败之。敌归寨固守。锜复出精骑五百夜劫敌寨，乘胜直至中军，杀其酋长，死者不可胜数。敌自此一夕尝四五惊。时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马。得间谍，谓求援于兀朮甚急。或劝锜曰："今已屡胜，不如全师而归。"锜不听。兀朮果自将兵至，遣数骑直来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战既合，兀朮自将牙兵三千往来策应。锜出军五千接战，自西而南，转战四门，往来驰逐，自辰至戌，金师大败退走，归寨不出，声言造炮架桥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军北归。获降人言，其军中自谓："南侵十五年未尝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败于吴玠，今又数败于此。他朝莫是外国借得兵来？"自后遂决意求和矣。

岳飞破固石洞

岳公飞之破固石洞也，贼寨据山之巅，悬崖百仞，登者跻攀而上，不胜其劳。官军每登山，贼辄凭高据险，投刃转石，士卒皆重伤而却。公既至，直入洞中，与贼寨相对而营。贼畏公威名，坚守不复下山。公一日令曰："来日当破贼。"军中不知所谓。明日凌晨，令诸军阵于山下，与贼寨相距甚近。既成列，公临后登高以望之。贼在上，见官军逼近，亦整顿以待战。其酋长乃一女子，号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军要破我寨，除是飞来。"公闻其言，顾左右曰："飞即我也。"击鼓进师，鼓声方合，有众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军第三队也，当作奇功。"诸军竞进，遂破贼寨，生擒其酋以归。

岳飞治军严明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异时尝见其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行之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盖其每驻军，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惟恐有一不如纪律者。时裨将杨贵怒一卒擅离队伍，遂脔而尸之。卒尚未死，飞见之，问其故，以为不应死。顾左右求其生，不可，则绝之，而解衣以殓焉。召贵诘曰："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贵皇惧不敢对，诸将罗拜祈免，乃已。犹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责使招降焉，不然复其罪。贵

后能致其人者，始获免。

先君与洪尚书光弼友善

方腊之变，经制使陈公亨伯馆先君于幕府。时洪尚书光弼以南京国子博士被檄主饷事，因与定交。先君与尚书同年同月生，故极友善。寇平论功，先君补初官，尚书迁京秩。后更兵戈，音问寖疏。先君既勤王而归，即扫轨朝市。尚书亦以使事见执于绝域者累年而后归，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恨叹。

方腊作乱始末

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先诱杀县令，兵吏无与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从之，众至数十万。是时，天下晏安久，州县士卒皆不习于兵，望风奔溃。腊声势益张，复陷婺、歙等州，乃入钱唐，观灯饮犒连日，因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王师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锋。后腊以食少人众，势稍窘促，遂独从千余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降者，诱之以官。既出，则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戮死于市，余党遂平。初，腊之入杭也，有太学生吕将者为之画策，以为不如直据金陵，因传檄尽下东南郡县，收其税赋，先立根本，徐议攻取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若止于屠略城邑，是乃盗尔。腊不以为然，曰："吾家本中产，无他意，第州县征敛无度，故起兵，愿得贼臣而甘心耳。"先君尝谓：天下无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贯讨方腊纵军士杀平民

童贯之讨方腊也，尽檄东南诸路兵，凡数十万，贯独总之。既累月无功，朝廷颇加督责，贯惧，无以为计，乃出令："与贼战而不能生获者，许斩首以献，亦议推赏。辄欺者，抵罪。"诸军自后每出战或夜劫贼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杀之，以其首来，贯即授赏，不问其是贼与否也。军士因大为欺罔，偶出遇往来人，亦皆杀之，因告其主将曰："道逢贼众，因与斗敌，遂斩其首。"主将纵知其非，亦不敢言。陈公亨伯尝见贯，谓曰："闻诸军每战多杀平民，要须禁止。且

治盗与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状貌与中国大异，故可以级论功。今平民与盗初无别，军士利于得赏，何惮而不杀平民乎？”贯不听。既而腊招降，余党溃散，军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杀之，以其首献。贯欲张大其功，亦不问也。

靖康初先君率兵勤王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诏：应天下方镇郡县各率师募众勤王捍边。湖南帅郭公三益独起民兵，命县宰各统所部，犒劳甚厚。时先君为永州东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贰以先君易之。会有是举，守以属先君。或劝曰：“邑固有令，君独何为？”先君挥之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时！”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肃，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闻京城失守，蔡、亳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归。先君独与二三公勒兵趋南京。时光尧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胜非。其时官吏多逃散，朝班无几，共表劝进，乃筑坛于州治仪门外东南隅。上登坛受宝，北向痛哭，班立者无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师罢归，官吏各推赏有差。先君谓是行也，勤劳有之，功效则无，岂忍受赏。既以兵归零陵，尚余犒赏银千两，悉上送官。自举兵至讫事，文移数箧，崎岖兵火，毁失殆尽，仅存印历。至勤王事，止见之差出条耳。

刘宁止与先君游处

衣冠南渡，刘发运宁止来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适遇金骑，一时行舟，皆为所焚，发运仅以身脱。顾无所归，问之乡之长者，得外大父刘公仪仲，徒步归之。外大父因授馆，且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卒十数。舟焚余其底，尚得钱数百千。时方俶扰，虽山谷间一日亦四五惊，卒有长吁于外者。刘闻之，诘曰：“天步方艰，吾身不敢自爱，尔曹乃嗟怨耶！”立命斩之。先君时留外氏，因与游处。先君少为治乱之学，当崇、观间，以策干当路，辄不受。逮浙江盗作，诸公方思硕画，由是勉出为世用，而志已倦游矣。刘一见先君，以为伟人，语及零陵勤王始末，叹曰：“世不无义士，顾勇于义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与俱趋章贡隆祐在所。先君辞以久出远归，不忍复去亲旁。临分，谓先君曰：“观君不乐仕进，殆将隐矣，后会无期！”因以驼裘识别而去。先君既不复出，而刘后为吏部侍郎，不久亦罢，卒不复相闻。

太原之陷

张孝纯守太原，敌人攻城甚力，孝纯遣蜡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师中往援，师中兵败于榆次。复欲命李公伯纪为宣抚，帅师救之，伯纪辞以不知兵，朝廷不许。御史陈过庭率其属陈公辅等言曰："李纲儒者，不习军旅，若师出再衄，则太原失守，遗忧近甸，祸实不测，非计之善也。"疏亦不报。既而解潜等果失利，孝纯以粮尽城陷。敌人长驱而来，无复后顾矣。

胡文定得伊洛之传

胡文定公廷试，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继以其引经皆古义，不用王氏说，降为第三人。为荆南教官，与杨龟山中立交承，遂相与讲学。及为提学官，与谢上蔡显道从游亦厚。崇、观间尝为太学官，虽当时禁习元祐学术，而公独留意《正蒙》诸书，与杨、谢诸公通问不绝。故绍兴以来，论伊洛之学者，胡氏为得其传。而公尝自言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公名安国，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刘美中死而复苏

刘尚书美中，兄弟终鲜，父大中极怜之。大观初，贡于乡，将赴南宫试，大中令一老仆从行。至中涂，尚书一夕忽暴病而死。仆惊救甚至，越半日，未苏。逆旅主人皆劝之具棺敛，仆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尽，今惟此尔。若又死，则是无天地也。且我何面归见主翁！"于是以席藉地，置尚书于上，坐于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则诚死矣。"越再夕，尚书手足复动，医救数日疾平。遂入京师，次年中进士第。

卷第八

神宗赐欧阳手诏

欧阳在政府日，台官以闺阃诬讪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诏赐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又诏曰：“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视事如初，毋恤前言。”又涂去“塞”字，改作“释”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敦逸训子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乡人在太学者训其诸子。暇日课其习业，不加进，侍郎责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学，甘虀盐者凡几载，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乡人曰：“公言过矣。侍郎乃董十郎儿；贤郎乃董侍郎儿，其好学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杨邦义死义

建炎三年，伪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独通判庐陵杨公邦义毅然不屈。先自书其衣裾曰“宁为赵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仆，曰：“吾即死矣。”敌居数日，其酋帅有张太师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纸书“死”、“活”二字使示公，曰：“无多言，欲不降，书‘死’字下；若归于我，书‘活’字下。”公视吏有傍簪笔者，即夺笔书“死”字下。敌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数日，囚公以见四太子。公大骂不绝口，敌怒甚，杀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敌去，州白其事于朝，褒录死节，初赠直秘阁，继又赠次对，谥“忠襄”。赐官田，官其诸子，令立

庙于金陵。赠告云：“懦夫每生，名不称于没世；烈士砥节，死有重于泰山。汝禀性刚方，值时艰厄，介胄之士望风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独汝能明事君之义，抗死节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宁自甘于血刃。口不绝骂，言不忍闻。绰有张御史之风，无愧颜常山之节。肆颁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阁直之华，昭哉庙食之远。并推宠秩，以及遗孤，非止往居之荣，实是臣工之劝。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欧阳珣主战使金不还

欧阳全美名珣，庐陵人，登崇宁进士第。靖康初，全美调官京师，时金人欲求三镇，全美行次关山，以乐府寄其内曰：“雁字成行，角声悲送，无端又作长安梦。青衫小帽这回来，安仁两鬓秋霜重。　　孤馆灯残，小楼钟动，马蹄踏破前村冻。平生牵系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诏许上封事论御戎之策。全美应诏陈利害，时有九人同召对，全美奏曰：“割地敌亦来，不割亦来，特迟速有间。今日之策，惟有战耳。”时宰执有主弃地之议者，不悦，即除将作监丞，使金，竟不复还。朝廷录其节，而官其婿，乃从兄叔谦也。

洪尚书遣人以蜡丸致皇太后书

叔谦为余言，绍兴十一年夏客临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笈若远至者来同邸。即一室闭之，遽诣尚书省，自言明日召见。已而，命之官。后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时尚书洪公留绝域，得皇太后书，遂遣微以蜡丸致之。上得书大喜，谓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问且十五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遂命微以官。尚书公以使命见执于金，其间遭罹危辱者屡矣，而能仗汉节誓死不变，间关万里，遣致皇太后书，以宽天子孝思，可不为忠乎！

李若水天生忠义神已预知

李忠愍公若水为大名府元城县尉日，有村民持书一封。公得书读竟，即火之。诘其人何所从来，对曰：“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往县西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而如梦中所见，故不敢隐。”公以其事涉诡怪，遂纵其人弗治。因作绝句记之曰：“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

事太空虚。”公初以书付火之时，母妻子弟惊讶求观弗获，独见其末曰“靖康祸有端，公卒践之”之语。其后二圣北狩，公抗节金营，将死而口不绝骂。则知天生忠义，为神物者已预知其先矣。

马扩使金脱归被疑

国家初与金人结好，遣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归，朝廷复选其子扩为使。宣和末，金人败盟，举兵入寇，扩尚以使事留金。后得脱归，未至太原，而敌骑已长驱南下矣。扩乃舍使事，说童贯，愿招集忠勇以遏贼锋，贯许之。扩过真定，时刘公韐为帅，公以扩屡使于金，知金之情伪，心颇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扩潜遣一卒之保州，为逻者所获，刘公益疑而未有所处也。公之子子羽谓公曰：“马扩首尾计议边事，不以虚实告朝廷，遂使戎马深入，震惊京师。且复潜遣兵士，焉保心腹？不若声其罪而诛之，庶绝后患。”公以为然。遂召扩立于庭下，责其误国，令拽出斩之。扩叫呼不服，乃以付狱推治。未几，刘公召还，金人陷真定，扩得免死。

童贯拒契丹求和失策

契丹为金人攻击，穷蹙无计。萧后遣其臣韩昉来见童贯、蔡攸于军中，愿除岁币，复结和亲。且言：“女真本远小部落，贪婪无厌，蚕食种类五六十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与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昉去，贯亦不以闻于朝。辽既亡，金人果背约。

种师道以计解京师围

靖康初，召种师道赴京师。才入国门，即日引见上殿，渊圣起迎之曰：“朕久望卿来，何其迟也，涂中跋涉不易。”师道谢毕，上赐坐，问曰：“国步多艰，敌人深入，卿何以御之？”师道曰：“兵事难预料，容臣登城观敌势如何，却得奏闻。但敌若在三十里外顿寨，则难退。如逼近，则易耳。”明日，敌移军三十里外。师道因得于城上修饬备御之具。敌屡进攻，皆却，遂结盟解围而去。师道其初所言，盖知有间谍，乃欲误之尔，敌人果中其计。但禁庭密议，不知何从知也？

朝廷不用种师道计

朝廷之召种师道也，使者促之，项背相望。师道老矣，或劝之弗行。师道谓其子曰：“朝廷近来议论不一，吾纵有谋画，未必得用。然世受国恩，今而辞难，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随诏使日夜疾驰至阙下，画策以退敌，人赖少安。金兵北还，师道请邀击之，李邦彦等不许。师道谓何㮚曰：“敌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还，彼非惟惧春深死伤士马，盖虑三镇之议其后也。吾观敌衅未已，今既不用吾计，吾不复言。然切料敌必再来，要当先为之备也。”朝廷不听。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师。

结索网以拒炮

京师戒严，金人发炮攻城甚力，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围城中，具见张孝纯、王禀等设此而炮无所施。朝廷反以为迂，不肯试一为之。盖不知吴越将孙琰守苏州城，尝用此拒炮，而淮南不能攻，时号为“孙百计”也。

蔡京请直以御笔付有司

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复敢有异议者。祖宗以来，凡军国大事，三省、枢密院议定，面奏画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状进入，画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或有未当，中书则舍人封缴之，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尚书方得奉行。犹恐未惬舆议，则又许侍从论思，台谏奏劾。自御笔既行，三省台谏官无所举职，但摘纸尾书姓名而已。大观中，吴执中子权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宪，不许直牒差官，及论轻赐予以蠹邦用，捐爵禄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给事昌言封驳麻制，乞以罪状宣布四方。时人以为盛事。

何忠孺晚节有亏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绍圣四年进士第一，徽宗朝累迁为给事中。张商英罢，蔡京复用，遂以散官出，居闲十有余年，物论归之。

渊圣即位，复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几，金人再犯京师，二圣北狩，太子诸王、宰职侍从皆从，而昌言逃匿太子宫沟中，偶得不行。张邦昌僭号，因更其名。及隆祐垂帘，始欲复旧，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愤成疾而死。

李大有调赣卒勤王

李仲谦大有，新喻人。靖康初，为赣守。京城戒严，即调赣卒勤王。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当调发，间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观者莫不窃笑。惟赣卒独勇锐，器械亦精明。仲谦号令整肃，师行秋毫无犯。人谓仲谦既知兵，而赣卒亦间习纪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师，亦无及矣。仲谦绍兴初尝立朝，即上书言兵事，以为用兵当有机有权，明于此而后可以决胜。光尧皇帝览之大喜，即降付中书。时赵元镇丞相当国一，日，奏事毕，上谓丞相曰：“李大有书涉兵机，故不欲付外看详。昔张齐贤上取河东之策，太祖裂其奏，掷之于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归，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东，当用齐贤策。太宗后平河东，用齐贤为相。二祖沉几先物，朕当以为法。”观圣语如此，则将大用之矣。未几而殁，终于检正。

胡铨上书请羁留金使被谪

绍兴戊午冬，奉使王伦与金使来和，欲天子受伪诏。国论未定，朝士无敢言者。胡邦衡铨时为枢密院编修官，上书请羁留金使，斩主议者之首，以谢天下。语大愤直，上怒其讦，将褫官窜昭州。时御史中丞郑刚中，谏议大夫李谊，吏部尚书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逊、向子諲，礼部侍郎曾开、张九成，入对便坐，引救甚力。时丞相秦桧、参政孙近亦迫于公论，请从台谏侍从议，谪广州监盐仓。御史再以为言，乃以为福州签判云。

胡铨贬新州王民瞻以诗送之

胡邦衡自福唐贬新州，王民瞻以诗送之，有曰：“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尝为茶陵县丞，累年不调，居乡里以诗名家。二诗既传，或以为讪，由是亦坐谪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守亦讦其诗，云“无尽”指宰

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再迁儋耳。其后，邦衡还朝，尝以诗人荐民瞻，凡再召见。初除国子监簿，后除直敷文阁，终于家。

明道叹赏禅家合众整肃有条理

禅家合众而不哗，无怒而有制。执事者不辞其劳，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门，升其堂，整整截截，动有条理。明道先生尝见其会食，因叹以为得三代之礼乐。吾人族姻并居同室，未必如其众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肃者，往往女子童稚实始之。此禅家所以至于屏妻绝子也。

王延知贡举人以为公

卢文纪与崔协不平，协子举进士，文纪谓知贡举王延曰：“吾尝誉子于朝，今子历士，当求实效，无取虚名。昔越人善汨，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对曰：‘其父善汨，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谓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选协子颀甲科，人以为公举。异时公卿有以子孙魁天下者，其父祖盖自谓善汨者也。使延为主司，吾知其与选颀者反矣。

郑昺赋登瀛图长句

予尝传《登瀛图》本，规模布置气象旷雅，每思创始者必非俗笔。又有石本，皆书名氏，后有李丞相伯纪赞跋，乃钦庙在东宫，得阎立本此画，亲为题识，以赐詹事李诗。二本绝不同。尝见郑昺尚明所赋长句云：“阎公《十八学士图》，当时妙笔分锱铢。惜哉名姓不题别，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马一匹驴，五士无马应直庐。五鞍施狨乃禁从，长孙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观鹅凭栏立，一人运笔无乃虞。树下乐工鸣瑟竽，八士环列按四隅。笑谈散漫若饮彻，盘盂杯勺一物无。坐中题笔清而癯，似是率更闲论书。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树各相语，一人系带行徐徐。后有一人丰而胡，独吟芭蕉立踟蹰。一时登瀛客若是，贞观治效真不诬。书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脱几百儒。雄文大笔亦何有，餐钱但日麋公厨。邦家治乱一无补，正论出口遭非辜。时危玉石一焚扫，览画思古为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郑必为画本赋之。然长孙、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郑诗何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记

开元中张燕公等十八人为集贤学士，于东都含象亭图写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后人皆以为贞观学士耳。

万道人制陶砚

今人制陶砚，惟武昌万道人所制以为极精，余初未信也。庐陵有刘生者，自言传万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辄败，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余顷因歉岁，有野人持一“风”字样求售。易以斗米，涤濯视之，亦陶砚也。其底有“万”字篆文，意其为万所制。用之今余三十年，受墨如初，虽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过也。闻武昌今尚有制者，乃万之后。

胡卓明幼即善弈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挟此艺者日至。其母夜卧忽惊起，问其故，云：“梦吞一枯棋也。”初意日所尝见，是以形于梦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岁，厥祖与客对弈而败，卓明忽从旁指曰：“公公误此一着耳！”其祖败而不平，怒谓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数着，果胜。厥祖大惊，因与对棋。其布置初若无法度，既合，则皆是。数日间，遽能与厥祖为敌。迨十余岁，遂以棋名，四方之挟艺者才争先耳。往岁，有客以棋求见朋友，因共招卓明与较之，卓明连胜，客曰：“胡秀才野战自得，而某以教习不离规模，是以不胜。”

学书当先学偏旁

凡学书，当先学偏旁。上下左右与其近似者，皆不相远。熟一偏旁，则数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调笔，使毫墨相受，燥润适宜。厚墨则藏锋，纸平、身正、腕定、指固，则结字有准矣。

王元甫隐居不与士大夫相接

庐山王元甫有诗名，隐居山中，不与士大夫相接。东坡自岭南归，过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见之。元甫辞曰：“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复从宾赞，幸为我谢之。”东坡叹赏而退。

刘美中记梦诗

刘尚书美中尝夜梦与一方士谈禅，往复辩论宗乘中事甚详。美中因问之曰：“仙家亦谈佛耶？”方士曰：“仙佛虽二，理岂有二哉？”美中既寤，颇异其事，遂纪之以诗云：“北风吹云肃天宇，蕙帐寒生月当户。颓然就枕睡思浓，梦魂悠悠迷处所。仙君胜士肯见临，促席从容款陪语。自言本事清灵君，学佛求仙两无阻。云軿白日降瑶空，天衣飘飘就轻举。方诸宫深云海阔，金碧禅房隔烟雨。与君粗有香火缘，聊复东来相劳苦。方游昆、阆还无期，君住世间须善为。尘劳足厌何足厌，等是实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尘外人，端为世缘縻此身。重闻妙语发深省，若更离尘佛亦尘。方平羽节何时来？道宫佛殿随尘埃。未须苦说扬尘事，东海波声正似雷。”美中以为诗中皆纪其问答之语，故尽录之。

董宸自卜地为寿藏

董体仁之祖名宸，生前尝自卜地以为寿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将葬，扶护适过其地，柩忽重不可举，子始惊异，因欲就葬。掘地丈余，忽遇大石，其上有“宸”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卷第九

吕丞相颐怒命堂吏去巾帻

建炎末，吕丞相颐浩以勤王复辟之功，进登相位。尝在中书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帻。吏对："祖宗以来，宰相无去堂吏巾帻法。"公曰："去堂吏巾帻当自我始。"吏不能对。

张魏公兴兵讨苗刘

苗刘之变，张魏公自平江兴兵讨贼，二人惧甚。朱丞相胜非因说之曰："兵至则不必战，战而不胜则汝危矣。不若先次复辟以赎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复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冯轓入奏，因以好词谕二人，欲款其谋。轓与二人之幕客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觇军情。轓至而事略定，胜非因奏补轓京官，除郎中。其后乃谓人曰："轓，蜀人，德远遣之来，不过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绍兴讲解既成政局一变

绍兴讲解既成，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台谏侍从，以为非是者，稍稍引去。于是登显位、据要途者皆阿附时宰以为悦。外之监司郡守，或倾陷正人以希进，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则劾奏赵丞相；湖南帅则阴中张魏公；儋耳则睥睨李大参；舂陵则诬治王枢密，其他纷纷者，不可胜数。

蔡元长之侈

蔡元长为相日，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俸给优异，费用不资。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黄馒头。饮罢，吏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又尝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顾库吏曰："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来！"吏以十瓶进，客分食之，乃黄雀肫也。元长问："尚有几何？"吏对以："犹余八十有奇。"

童贯之败

龙德宫出幸，童贯自太原窜归。时廷议欲请渊圣亲征，命贯留守。贯闻之，心不自安，乃将胜捷军三千余人，追从龙德之驾。继而朝廷论贯不告而逃，及首祸罪恶，请诛之。而贯在外领兵，以扈从为名，恐复生事，遂诏聂山为江淮发运使，密图其事。山既陛辞，将出国门，左丞李纲言于上曰："贯之罪恶虽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诛斥，明出一诏书足矣，何用诡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贬贯池阳，继有岭南之命。

范宗尹廷对讦直执政后物望渐衰

范公宗尹廷对，讦直人所难言，绍兴以来，鄙夫贱隶犹能诵之。渊圣在东宫时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论崇宁以来上下欺罔；复论蔡京、童贯、朱勔等罪恶，物望太耸。及金人犯阙，耿南仲主和议，宗尹力附其说。时廷臣有进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厉声叱曰："朝廷大论已定，小臣不敢有异论！"议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执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数大将镇抚之。又于沿江易置帅藩，创立安抚大使，但约每帅相去七百里，不问形势如何。虽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东大帅。其后李成以蕲、黄、舒、光四州叛，乃镇抚之人也。

汉长沙王墓考

余居之西背驿道，有地曰"金牛驿"，意古之邮亭也。驿旁有长沙王墓，远望如丘阜，故老相传曰："此汉长沙王墓也。"长沙王在汉固多，特未知其为谁。余游赣，闻有金精山者，始因吴芮将兵征南越尉陀，闻此山有美玉，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吴芮尝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军所营尔。建炎叛卒尝发之，斸地寻丈，见石椁，皆锢以铁，卒不能启。其下有饮酒湖，地洼以深，可坐百人，俗传为

奠酹成池。若非军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茶

北苑产茶，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分内外园。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晋公行漕事，始制龙凤团以进，然岁不过四十饼。庆历中，蔡端明为漕，复有增益。元丰中，神宗有旨造密云龙，其品又高于小龙团。今岁贡三等，十有二纲，四万九千余銙 。

灌瓦

赣之雩都尉厅后，旧有灌婴庙临其池上。庙毁，往往瓴甓堕池中，岁年不可计矣。因刀镊工取半瓦为砺石，人见而异之，遂求其瓦为砚，于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铜雀瓦不复有，亦谩蓄之。

南粤俗尚蛊毒诅咒

南粤俗尚蛊毒诅咒，可以杀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杀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毙。往有客游南中，暑行憩林下，见一青蛇长二尺许，戏以杖击之，蛇即逝去。客旋觉体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问曰：“君何从有毒气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对。主人曰：“试语今日所见。”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谓报冤蛇，人有触之，不远百里袭迹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当至。”客惧求救，主人许诺，即出龛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置枕旁，通夕张灯，尸寝以俟，闻声即启之。”客如戒。夜分，有声在屋瓦间，俄有物堕几上，筒中亦窣窣响应。举之，乃蜈蚣，长尺许，盘跚而出，绕客之身三匝，径至几上。有顷，复归筒中。客即觉体力醒然。逮旦视之，则前所见蛇毙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谢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与其子睥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所为，觇见其父子出猕猴绘像祷之甚谨，乃戒仆终夕不寐，仗剑以伺。已乃有推户而入者，即一猕猴，人身而长。挥剑逐之，逡巡失去。有顷，闻哭声，则舍翁之子死矣。

陈忠肃梦中得六言绝句

陈忠肃公居南康日，一夕忽梦中得六言绝句云：“静坐一川烟雨，未辨雷音起处。夜深风作轻寒，清晓月明归去。”既觉，语其子弟，且令记之。次年徙居山阳，见历日于壁间，忽点头曰：“此其时矣。”以笔点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谓，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刘宽夫终身不复职名

刘宽夫僩，丞相沆之孙也。崇、观中为次对，靖、炎间废罢。尝得旨叙复秘阁修撰，臣僚论列，以为其所历差遣，则为大晟府按协声律，及提举道箓院管干文字；其所转官，则缘按乐精熟，乃修道箓院与管干明节皇后园陵；其所赐带，则因撰《祥应记》;其所被谴，则以臣僚论其交结附会。宽夫由是终身不复职名。

宣和甲辰廷试进士

宣和甲辰，廷试进士，以气数为问。周表卿执羔素通此学，对策极该博，自谓当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从貂珰假筹布算而后答问。表卿惊曰：“果尔，吾当小逊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胪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僧伽像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时，改僧为德士，僧皆顶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于像上，忽天地晦冥，风雨骤至，冠裂为两，飞坠于门外。举城惊怖，莫知所为。守遽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遂止。

徽宗时置隆兑等州

徽宗时边事大兴，程邻于西广置隆、兑二州，又置大观州，湖北

又置靖州。建官分职与内地等，费不可胜计。靖州初无赋入，岁于湖广拨钱七八万，以养官兵，有损无益。绍兴中，朱子发内翰尝奏欲废为一县，以御边徼。上颇许之，且曰：“前朝开拓土疆，似此等处尤为无益，首议之臣深为可罪。”既而事亦寝而不行。乡人李秀实尝守是郡，为余言：州虽无益于朝廷，然屯驻重兵，非假之事权则不足以镇抚。倘并归辰、沅一州而置军使，则亦足矣。

维扬后土庙琼花

维扬后土庙有花洁白而香，号为“琼花”。宣和间，起花石纲，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还其地，花开如故。是殆风气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东安一士人画鼠

东安一士人善画，作鼠一轴，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谩悬于壁。旦而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旁，逮举轴，则踉蹡逐之。以试群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真。其作《八景图》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则不见月；《江天莫雪》则不见雪，第状其清朗苦寒之态耳。若《潇湘夜雨》尤难形容，常画者至作行人张盖以别之。渠但作渔舟吹火于津渡，以火明仿佛有见，则危亭在岸，连樯在步耳。潇湘旧有故人亭，往来舣舟其下，故藉此以见也。米元章谓《八景图》为宋迪得意之笔，意其如此。

吉水玄潭观前江中旋涡

吉水玄潭观临大江上，江中有旋涡。相传云：有舟没于此，久而不见踪迹，乃出于豫章吴城山下，以为江有别道，由旋涡而入。晋时有蛟为害，尝出没涡中，许旌阳捕逐至其处。旁有巨石，裂而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阳试剑石。且云：旌阳铸铁作盖覆涡上，今水泛时其涡乃见。

大观四年伪诏

大观四年，张天觉商英为相，蔡元长致仕。时忽有伪诏传布天下，其间谓元长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复云：“今后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有蔡京朋党，悉皆贬削。”陈州守臣以闻，朝廷诏诸路以五百千为赏，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获。

张怀素等谋反事觉蔡京幸免牵连

张怀素、吴储、吴侔等谋反事觉。中外缙绅多与交结，而蔡元度与储、侔之父安诗为僚婿，故元长父子与怀素书问往来尤密。惧其根株牵连，罪且相及，遂讽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曰：“若能使不见累，他日当有以报。”深等会其意。翌日，索中外所与怀素、储、侔往来书札置案上，问狱吏曰：“此何文也？”对曰：“与怀素等交通之书也。”深诟曰：“怀素等罪状明白，人与往来书问不过通寒暄耳，岂尽从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牍！”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众。未几，摅迁中书侍郎；深，左丞。

京师童谣

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曰：“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说者谓指童贯、蔡京、高俅三人及执中也。

崇宁二年铸折十钱

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之。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 ”上为之动，法由是改。又大农告乏，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趯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趯，牵盈切一，足行也。

童贯之死

童贯窜岭南，言者谓：贯奸凶，不宜置之远地，且其误国之罪，当正典刑。渊圣以为然，乃命监察御史张澂乘驿斩之。既出国门，复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昼夜兼行，追至南安驿舍斩之，函首京师，枭于东市。

人患无寿不患无子

邵武人黄南强字应南，与先君俱调官都下，倾盖定交。时仲兄侍侧。应南与先君齐年。一日，谓先君曰：“初意二君为兄弟，不敢以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后数年弃诸孤，又十余年而应南来守庐陵，求访先君，则宰木已拱矣。应南晚得子而康强寿考，及见其成人。因知人患无寿，不患无子也。应南当官持廉，所至见称云。

活城

车战之法，既不尽传于后世；兵车之制，亦不复见于南方。在春秋时，申公巫臣奔吴，教之乘车，教之射御，则江之南亦可用矣。江乡有一等车，只轮两臂，以一人推之，随所欲运。别以竹为篰载两旁，束之以绳，几能胜三人之力。登高度险，亦觉稳捷，虽羊肠之路可行。余谓兵家可仿其制而造之，行以运粮，止以卫阵，战以拒马。若凿池筑城，非仓卒可办，得此车周遭连比，则人马皆不能越，或进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养生

柳公度云：“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时号善养生者。余异时数蹈之，未知悔也。年逾五十，老形具见，因诵少陵诗云：“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特书坐间以自警。

三孔之先葬得佳域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尝步行入岩谷间，少憩，觉和气燠然，心甚爱之，已而忘归。迨暮，家人寻至其地，问故，翁曰：“我觉此山

中气暖，与他处异。若我死，当葬于此。”逾年而殁，其家从其言。后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经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县之西冈。

江西元夕俗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静时微行，听人言语以占一岁之所为通塞。新喻李仲谦为举子时，是夕行于溪上，见渔者炬火捕鱼，其一连呼曰：“里大有！里大有！”仲谦闻而异之。其年秋试，更名“大有”，遂中选。

刘次庄自幼喜书

刘殿院次庄，长沙人，自幼喜书。尝寓于新淦，所居民屋墙壁窗户题写殆遍。临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之所无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达，两家碑志多其所书者。

卷第十

近年大魁多齐年

近年大魁多齐年，木待问、赵汝愚皆生于庚申；郑侨、黄定皆生于癸丑；王佐、萧国梁皆生于丙午；沈晦、李易皆生于甲子。推而上之，吕蒙正、冯京皆生于甲寅；蔡蕤、何昌言皆生于丁未，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所传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圣锡本名洋

汪圣锡本名洋，集英胪唱赐第，御笔更名应辰。或谓取王拱辰十八岁作大魁之义。

安宁头

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欧公记至喜亭，以为道岷江之险者，至亭下而后喜。皆谓入其地者垂于死亡，出境乃免也。

种师道罢兵柄谢表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纳北人。因命泾原经略招讨使种公师道为河东、河北、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王禀、杨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径赴本司。师道既至高阳，见宣抚使童贯，问出师之由，因极论其不可，曰：“前议某皆不敢与闻，今此招纳事，恐不可

以轻举。苟失便利，谁执其咎？ ”贯曰：“都统不用多言，贯来时面奉圣训，不得擅杀北人。王师过界，彼当箪食壶浆来迎，又安用战？今特藉公威名以压众望耳， ！ ”遂作黄旗，大书圣语，立于军中以誓众。督师道行甚亟，师道不得已，遂调军过界河。师道未济，已有北人来迎敌，我师既不敢与之交兵，惟整阵避之而已。杨可世与麾下皆重伤，士卒死者甚众，复还界河之南。北人隔河来问违背誓书，师出何名。师道遣其属康随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陈乞事答之众哗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军，箭发如雨。师道于是遣康随诣宣司，告以北人之语，且问进退之策。宣司不知所为，乃令移兵暂回。北人追袭直至城下，属大风雨，士卒惊走，自相蹂践，兵甲填满山谷。知真定府沈积中以其事闻于朝，上怒甚，遂罢师道兵柄，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师道上表称谢，云：“总戎失律，误国宜诛。厚恩宽垂尽之年，薄责屈黜幽之典。孤根有托，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旧族，读皂囊之遗策，知黄石之奇书，妄意功名，以传门户。荏苒星霜之五纪，始终文武之两涂。缓带轻裘，自愧以儒而为将；高牙大纛，人惊投老而得侯。属兴六月之师，仰奉万全之策，众谓燕然之可勒，共知颉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时，才非应变，筋力疲于衰残之后，聪明耗于昏瞀之余，顿成不武之资，乃有罔功之实。何止败乎国事，盖有玷乎祖风，深念平生，大负今日，岂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节旄，亟归田里。乾坤施大，蝼蚁命轻。皇帝陛下睿智有临，神武不杀，得驾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临敌失机，不出求全之过计；念臣守边积岁，尝收可录之微劳。许免窜投，获安闲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发以数愆。烟阁图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猎，将遂毕于余生。”

岳飞之相

岳公飞微时，尝于长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飞时贫甚，翁熟视之曰：“子异日当贵显，总重兵，然死非其命。”飞曰：“何谓也？”翁曰：“第识之，子，猪精也，猪硕大而必受害。子贵显则睥睨者众矣。”飞，靖、炎间起偏裨为大将，位至三孤，竟为谗邪所害。

毛道人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称为“毛道人”，往来诸大姓家，人不以为甚异。一日江涨，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济，衣裾皆不濡，人始异之。尝馆于马田胡氏，夜半忽举火焚其门。主人惊救，毛

升屋大笑。众怒，以戈逐之，不见所在。有顷，乃闻其声在米斛中，欲启钥殴之，赖救获免。明早，遂顾之他，于其门上书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几而卒。毛莫知所终，《玉笥实录》以为隐于山中云。

路真官神术

路真官为儿童时，有一道人谓曰：“能办二十千来用，当授子以一术。”路信之，然尚为儿童，累时营求，然后能具。道人者持钱去数日，邀路往一空迥闲屋中，有油与蜜数瓮，令食之。久而后尽，大泻血秽几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书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则尽举其符印文书藏去。寻又得之。父意其窃取，诘责，对曰：“非窃也，不知又何从来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书。有顷，符印文书复具。父乃知其有异，不复禁其所为。路能作太阳丹，置蒸饼面果粒于掌，望太阳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红。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观间，有宫婢病，狂邪如有所凭，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哗曰：“不曾带得厢王家药料来耳！”盖京师厢王家卖胭脂也。路曰：“适被召，迫促而来，神气不定，故丹不成。乞赐盥漱再造。”有旨赐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咽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术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孙尝为人言其得术之初如此。

蛇变鳖蟆变鳜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鳖，其家厮役争求供之。一日，有庄氓馈巨鳖，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则见肉理盘旋，与常鳖殊不类，亟以告。翁呼馈者诘之，对曰：“前三日过溪上，见一蛇于草间，吐吞涎沫，蟠缩不动。后再过之，不复见蛇，而鳖殆蛇之变。尚新，甲虽鳖，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复食鳖。又道士傅得一言：“儿时捕鱼溪中，尝获一鳜，而尾有二足。细视之，则老蟆也。由是知老蟆亦能变而为鱼。”今思老蟆与鳜鱼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为龙，不知亦有化鳖者。经云雀化为蛤，而不知蟆或变为鱼也。

禅僧问话语几于俳

禅僧问话，语几于俳。尝记一禅寺，每主僧开堂，辄为一伶官所窘。后遇易僧，必先致赂，乃始委折听服。盖旁观者以其人之应酬，

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复以为请，僧曰：“是何能为？至则语我。”明日果来，僧望见之，遽曰：“衣冠济济，仪貌锵锵，彼何人斯？”其人已耻为僧发其故习，乃袖出一白石问曰：“请献药石。”僧应曰：“吾年耄矣，齿牙动摇，不能进是，烦贤细抹将来。”观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为僧，颇以禅学自负。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问曰：“卖肉床头也有禅。”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来。”问者初未授教下句，仓猝无言，乃笑谓僧曰：“汝欲吃耶？”闻者绝倒。

刘廷隽擢第

舍法之后，诸州解额多未复其旧，庐陵解六十八名，至绍兴癸酉，其数亦未足。时郑少卿作肃为守，既拆号书榜毕，谓诸考官曰：“解额未尽复，诸公尚有试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数。诸试官因将所留卷择之，添取一名，及刘廷隽。廷隽遂擢第。

石塔院僧

维扬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龙德幸维扬时，尝欲往观，先遣人排办供奉。诸珰环视之，叹赏曰：“京师无此制作。”有一僧从旁厉声曰：“何不取充花石纲！”众愕然。龙德寻闻之，遂罢幸。

朱勔流毒东南

朱勔本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贿得免死。因遁迹入京师，交结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欲假事归，以报复仇怨，先搜奇石异卉以献。探知上意，因说曰：“东南富有此物，可访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凡官吏居民，旧有睚眦之怨者，无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数石，勔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彻其屋庐而取之。惠山有柏数株，在人家坟墓畔，勔令掘之，欲尽其根，遂及棺椁。若是之类，不可胜数，故陈朝老以谓东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诸孙不知稼穑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陈忠肃书哀江头

陈忠肃公在宣、政间尝大书杜少陵《哀江头》一诗，人莫有知其意者。盖公明于数学，逆知国家靖康之变，而不欲言之尔。

王履道学东坡书

王履道安中初学东坡书，后仕于崇、观、宣、政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尝见其晚年所书，真得东坡笔法者。

东湖先生读杜集有悟

东湖先生尝会棋于湖山堂，食罢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诗数十年矣，适于床头得《少陵集》，试阅之，忽有所见，元来诗当如此作。”遂有“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之句。自是落笔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学。

少陵古诗异名

少陵古诗有歌、行、吟、叹之异名，每与能诗者求其别，讫未尝犁然当于心也。尝观《宋书·乐志》，以为诗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岂无能别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京师一知数者之神

旧闻京师一知数者将死，谓其妻与子曰：“我死之后，汝母子必大穷困，无以自活。然无轻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于门，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当有所济。”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货其居者屡矣。念其父死时之言，迁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门，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恳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请，徐诘其所以，其道父言，乃笑谓曰：“汝父之术亦异矣。”指示其东厢下，俾劚地求之，得银数百两。惜不传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翟参政交恶

秦丞相与翟参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议事不合，秦据案叱翟曰：“狂生！”翟亦应声骂曰：“浊气！”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伤国体，不可施行。”翟因力陈其故，且乞罢政。退复上疏，以为“秦桧私植党与，谗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为睚眦中伤”。疏犹留中，而台章遽言翟与宰相不协，因防秋托事求去。汝文遂罢政，依旧致仕。

张果老撑铁船

里谚有“张果老撑铁船”之语，以为难遇，不复可见也。乡人杨元皋为举子时，尝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著张果老撑铁船。”元皋心甚疑之。绍兴初，以乡举就吉州类试，一禅刹为试院。元皋试毕，忽回顾壁间有画一老人撑船，旁题云“此是张果老撑铁船处”。元皋喜，以为符梦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皋预其一。元皋名迈。

董体仁屡用易卦对策

董体仁参政少时乡举对策，其篇首曰：“圣人序卦，噬嗑之后继之以贲；习坎之后继之以离。噬嗑者，有物为间之象也；习坎者，乘时履险之象也。为我之间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时也。故贲之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我之险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时也。故离之彖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说云云。后遂为举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试复用其说。策入四等，补文学出官。继获漕举，复试礼部合格，廷试仍以此说为

对。时圣策以汉光武为问，体仁申其说曰：“光武取诸新室，则去间除险之时也。又恢一代之规模，则观文重明之时也。”遂为天下第一。后数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说书，讲《易·卦》，偶至“噬嗑”，体仁仍用“去间观文”之说，甚称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迁，遂参知政事。

庐陵商人浮海得异珠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以舟弥日，小憩岛屿。舟人冒骤暑，多酌水以饮。彭特发奁出蜜，遍授饮水者。忽有蜑丁十数跃出海波间，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怀出珠贝为答。彭因出蜜纵嗜群蜑属餍，报谢不一，得珠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一儿出珠相与贸易，色径与常珠不类，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归，忽然风雾昼晦，雷霆轰吼，波涛汹涌，覆溺之变在顷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尝遇此变，是必同舟有异物，宜速弃以厌之。”相与诘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异，其或是也。”急启箧视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间，隐隐见虬龙攫拿以去，须臾变息。暨舶至止，主者谕其众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鱼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称所携以谢之，于是舶之凡货皆获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鹭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萍洲可谈
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目录

萍洲可谈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佚文
老学庵笔记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萍洲可谈

【宋】朱彧　撰

李伟国　校点

校点说明

《萍洲可谈》三卷，宋朱彧撰。彧字无惑，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晚年定居湖北黄冈，自号“萍洲老圃”。《可谈》所记，多为朱彧随父朱服游宦所至见闻，卷二详细记载北宋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以及舶船航海、外商“住唐”等情况，最为精彩。中外商船到达港口，先由市舶监官“抽解”，即征收关税，税率随物而异，商人往往想方设法规避官市，但不敢逃避“抽解”。汉商出外当年不回来的，叫作“住蕃”，诸外国商人至广州当年不回去的，叫作“住唐”，“住唐”商人被安置在一处居住，叫作“蕃坊”，“蕃坊”“置蕃长一人管勾公事”，已经带有现代领事的性质。《可谈》对在“蕃坊”居住的外国商人的衣饰、饮食、宗教信仰等多所记载。这些材料，在浩瀚的宋代史料中极少见到。《可谈》描述宋代朝章国故、制度变更、士人风气等，也十分可贵。朱彧的父亲朱服，在熙、丰时基本上是新派人物，元祐更化，“未曾一日在朝”（《宋史》本传），《可谈》记述当时诸多政治人物的事迹，其间之好好恶恶，如褒王安石而贬苏轼等，不免受其父的影响。

此书《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录作三卷，《解题》还说其书有朱彧宣和元年自序，今原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刻本，当推宋左圭《百川学海》所收五十五条，显系删节本，清乾隆官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各韵下辑得一百八十余条，重加编定为三卷，始稍复原本之旧。今即以库本系的《墨海金壶》本为底本，校以各本，加以整理，并从《永乐大典》和《宋会要辑稿》中各辑得逸文一条，附于书末。原书各条均无题，兹特为之试拟标目，置于卷前。

卷一

神宗治河爱惜兵民

元丰间，彧先公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朕爱惜兵民。”大哉王言，简而有体。

神宗不罪官吏疏忽

元丰六年冬祀，先公导驾，既进辇，辇中忘设衾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遂升辇。以故官吏无罪，圣度如此。

仁宗问改官人家世品行

舅氏胡宗尧，嘉祐初引见改官，举将十七员，仁宗问其家世，或奏枢密使胡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时又有因失入死罪连坐，于条合展举将员改次第等官，上宣谕未令改官，凡三引见，几十余年。大臣或以为言，上曰：“此人曾杀朕百姓，不可改官。”

新省旧省

三省俱在禁中，元丰间移尚书省于大内西，切近西角楼，人呼为“新省”。崇宁间，又移于大内西南，其地遂号“旧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旧省不利宰相，自创省至废，蔡确、王珪、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苏颂、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浅，亦谪罢，余不以存没，或贬广南，或贬散官。

相公公相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节度使带开府仪同三司，元丰官制前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谓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书改令，厅为公相厅。蔡京首以太师为公相，其子攸自淮康军节度使除开府仪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时传京父子入侍曲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对云：“人主主人翁。”际遇之盛如此。

宰相礼

宰相礼绝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见于私第，虽选人亦坐，盖客礼也。唯两制以上点茶汤，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炉，暑月有扇，谓之“事事有”，庶官只点茶，谓之“事事无”。

茶汤俗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但欲与中国相反，本无义理。

早朝火城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门外。宰执以下，皆用白纸糊烛灯一枚，长柄揭之马前，书官位于其上，欲识马所在也。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四更时，朝马动，朝士至”者，以烛笼相围绕聚首，谓之火城。宰执最后至，至则火城灭烛。大臣自从官及亲王驸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谓之待漏院，不与庶官同处。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给酒果，以供朝臣，酒绝佳，果实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与蔡元度尝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间布囊，取一纸角，视之，鬻也。问其故，云“恐寒冻难解，故怀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宗正寺敦宗院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亲，嗣王最贵，于属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汉，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继，宗字行尽死，诸孙仲字行复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谨厚练敏，宗子率从其教诲。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入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令郯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甚有赖焉。

神宗幸濮王旧第

嗣濮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庙亲兄也。元丰间，神考将诣睦亲宅浇奠近亲，嗣王欲邀车驾幸旧邸，会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

属，许献时新，即于东华门投进。时邸中无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数百枚函之，附短奏云：“来日乞诣安懿王影堂烧香。”进入，上果喜曰：“十二自来晓事。”即降处分，暨至濮邸，望见祠貌，下辇去伞，洒泪而入。既已，延见近族，慰劳诸父，加恩各迁使相郡王。

嘉王颢不干廷议求医书

嘉王颢，裕陵亲弟也，好读书。元丰间，数上疏论政事，记室或谏之曰：“大王为天子弟，无狗马声色之好，游心方册，固是盛德，而数干廷议，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尔后惟求医书，与其僚讲汤液方论而已。朝廷果贤其好古，降诏褒谕。至今医家有《嘉王集方》。

宗室内臣及有官人应举

熙宁间，始命宗室应科举；大观间，内臣有赴殿试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试。宗子及第，始于令铄；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故事：有官人应举谓之锁厅，例不作廷魁。戊戌榜，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昴第二人，颜天选第三人，上宣谕：“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为榜首。”锁厅人作廷魁，自王昴始。

富家赂宗室求婚

帝女号公主，婿为驸马都尉，近亲号郡主、县主，而婿俗呼郡马、县马，甚无义理。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家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

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

宣和殿

宣和殿，燕殿也，中贵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学士命蔡攸，置直学士命蔡翛、蔡儵，置待制命蔡絛，后又置大学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继为学士，班秩比延康殿学士为加优。凡外除则换延康，盖宣和职亲地近，非他比。己亥岁改保和殿。

五等爵徙封之制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带本郡县开国，至封国公者则称某国公。初封小国，次移大国，以为恩数。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彦博初封潞国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国公，后徙荆国，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国。蔡京初封嘉国，徙卫国、楚国、鲁国，凡四国，复加陈、鲁二国，公辞不拜。何执中初封荣国公，五年不徙封，薨于位，追封清源郡王，此仅事也。元祐初，司马光封温国公，议者以其刚厉，宜济之以温，东坡行麻词，亦云“封国于温，用旌直德”。崇宁初，曾布自相府以贿贬授廉州司户参军，议者以其贪墨，故箴之以廉，执笔者果有意乎？

大臣左迁及除在京宫观

自元符、绍圣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宫观者。两府召还为宫使侍读，甚稀阔。从官左迁，重者外移，轻者易职事。时有八座改枢密承旨、独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尚书移知开封府，又除枢密都承旨，王尝语先公曰：“震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复至于

齐者也。”政和间，近臣罢执政官，即授提举在京宫观，既体貌之，而名实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寄禄官服色佩鱼之制

典制：寄禄官三品紫衣金鱼，五品绯衣银鱼；职事官虽高，非特赐不得预，虽特赐而寄禄未至本品，则带赐鱼在衔内，寄禄官已至本品则不入衔；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鱼，衔内称借色，有赐色者仍称赐色，转运使副、提点刑狱、知州军并借紫，本衣绿者止借绯，转运判官、通判州军并借绯。自崇宁初增置提举官不一，惟学事与常平借绯，余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敕上云“候回日依旧服色”，自朝辞出国门，则衣借色，回入国门，则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鱼。吕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后除转运判官，敕上不带借紫，公著仍衣紫。马饩庆知彭州，借紫，替回赴部，方理通判资序，惧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请宫祠归，仍衣紫。凡敕上不带借衣者，自不合著。

左迁官不追勋赐

典制：左降官不追勋赐，虽贬窜，遇恩复官，即依旧勋赐。政和间，方省勋，舒亶在元丰时被擢用，由台州临海县尉改官，骤迁两制，赐金紫，未经郊礼，不得勋。后坐事除名，更沛叙初授官，仍复前台州临海县尉，赐紫金鱼袋。邹浩建中靖国中除通直郎、中书舍人，赐金紫，未经郊礼，不得勋。后贬新州，丙戌赦除党籍，以得罪轻重叙官，或得郡宫祠，或未有差遣，邹降三官叙，乃复承奉郎，赐紫金鱼袋，无差。凡降官与职，并称降授，责散官并称责授，散官如节度副使、团练副使，虽号武官，皆依旧物。顷见元祐臣僚责授副使者，两制已上仍衣紫，从官以下元衣绿者仍衣绿，唯责授长史、别驾已下者，不以旧官高卑并衣绿。故宰相贬岭南司户参军，衣绿。东坡初责惠州团练副使，再贬儋耳，授琼州别驾。元符末首复朝奉郎、提举玉局观。得报便北归，至广州犹未受告，会先公至，东坡先折简与公曰：“头间生疡妨巾裹，欲着帽相见。”盖不欲青衣耳。坡于外物宜

不能动，惜其犹以此介胸中。

节度使除镇次第

故事：节度使初除小镇，次中镇，后大镇。绍圣间，见吕吉甫建节，初除保宁军婺州，移武昌军鄂州，移镇南军洪州，其序如此。崇宁间，蔡元长自司空左揆建节，初除安远军节度使安州，亦小镇。政和以来，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贵、边将加恩者众，诸路节镇除祖宗潜藩外，止六十余处，几无虚位。薛昂罢执政，初除彰信军节度使相州，中镇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学士初除淮康军节度使蔡州，大镇也。岂是时小镇适无阙员乎？刺史、防御、团练使正任则本州系衔，与知州叙官，每州止一员，不除则阙。任他官兼领防御、刺史者谓之遥郡，本州不系衔，往往取美名，如康、荣、雄、吉诸州，一州或有数员，大率边将多带雄州，戚里多带荣州，医官多带康州。

员郎致仕得任子之弊

著令：朝奉郎至朝请郎致仕，则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诈为日前文书，冒法狼狈。大观初，吏部尚书张克恭建言员郎亡即与推恩，遂革此风。

州县选人般家人雇钱

州县选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于法须沿路官司批券为验，盖防诈伪，然无不伪为者。余以为不若以官资定钱数给之，听其自便，既免欺诞，且省刑宪，当路者殊不论此。

百官出行禁用大扇

在京百官席帽，宰执皇亲用伞，呼为重盖。旧日两制以下至寺监官出入，马后拥大圆扇，用以遮日色。绍圣间，上在角楼望见庶官马后有大扇，因问其名，内侍误云是掌扇，上云："掌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

庶官得用柱拂子

政和间，有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论庶官或用玉斧，同于斧扆之义，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间所用柱拂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制度无僭。言者坐所论不实罢，遂不果禁止。

狨 座

狨座，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许用，每岁九月乘，至三月彻，无定日，视宰相乘则皆乘，彻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长，色如黄金，取而缝之，数十片成一座，价直钱百千。背用紫绮，缘以簇四金雕法锦，其制度无殊别。政和中，有久次卿监者，以必迁两制，预置狨座，得躁进之目，坐此斥罢。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皱。先公使辽时，已作两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丝座。故事：使虽非两制，亦乘狨座张伞，金带金鱼，重将命也。大观中，国信以礼部尚书郑允中充使，奉宁军节度使童贯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吕嘉问得善终

吕嘉问自熙宁中跻要显，遍历名藩。绍圣末，以杂学士守成都，被诬构，遂不可辨。狱成，大理寺定断赃罪绞。典制：官吏赃罪笞，已为终身之累。吕以贵品得议，责散官安置。适皇上登极，大沛复官，频更赦令，渐复职，竟符旧物，领宫祠二十年，前后磨勘及八宝特恩转寄禄官，以正议大夫八十余岁病卒。复以先朝旧臣，高资久次，特赠资政殿学士，视执政官。

吕吉甫处大患难

吕吉甫在熙宁时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异意者欲诛之，贬福州，甚危。绍圣复先政，章惇忌其才，以为延安帅，虽除观文殿学士，建节钺，终不得近京师。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围城六日，城中无备，吉甫设方略，仅能解围。元符末，乃得知杭州，颇优游。会子渊交狂人，事连吉甫，追捕至国门，贬鄂州。数年复官。平生患难，如此者最大，然有以处之，非所病也。

章惇王安礼气傲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绍圣间作相，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谒惇，惇道衣见之。蔡上言状，乃立宰相见从官法。王安礼尚气不下人，绍圣初起废，帅太原，过阙许见。时枢府虚位，安礼锐意，士亦属望。将至京师，答诸公远迎书，自两制而下皆折角一匾封，语傲礼简。或于上前言其素行，既对，促赴新任，怏怏数月而死。

曾布之败

曾布当轴，唯自营，于国事殊无可否。季父出其门，因以书切责之，其间有云：“如某事邹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败。

朱服与苏辙不相好

先公在元祐背驰，与苏辙尤不相好。公知庐州，辙门人吴俦为州学教授，论公延乡人方素于学舍，讲三经义，辙为内应，公坐降知寿州。后在广州，与东坡邂逅，各出诗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虚行责词云：“谄交轼、辙，密与唱和；媚附安、李，阴求进迁。”或以辙事语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属对。”范学于先公，或疑其背师，盖国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吕惠卿苏轼责词

元祐初，吕惠卿责建州，苏轼行词有云：“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其时士论甚骇。闻绍圣初苏轼再责昌化军，林希行词云：“赦尔万死，窜之遐陬。虽轼辩足以惑众，文足以饰非，自绝君亲，又将谁憝？”或谓其已甚，林曰：“聊报东门之役。”

钱遹急攻曾布不恤己子之死

钱遹德循为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数上，正急。会其子

病，明日将对，夜艾子死，德循即跨马入朝，不复内顾，既归，然后举哀。朝廷颇知之。布败，德循遂除中丞，训词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几，德循转工部尚书，失言路，其僚颇攻击，竟论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责词数其躁进，至云“匿哀请对，亵渎轩墀。”德循投闲久之，领宫祠而终。

舒亶惨酷深文

舒亶为临海尉，弓手醉呼于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厉声愿杖脊，舒叱吏决脊；又大呼“尔不敢斩我”，舒即起刃断其头。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颇壮之，令都省审察。舒状貌甚伟，博学有口辩，王荆公一见大喜，荐对称旨，骤擢，未几至御史中丞，弹击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执政，曾携官浴桶入东府，舒文致以为之罪。后舒败坐狱，以用台中官烛于私室计赃，神考薄其罪，因言：“亶岂盗此？”或对云：“舒亶不爱蜡烛，王珪岂爱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乡里，甚贫，聚徒教授，资束脯以营伏腊，凡十八年。中间元祐政出帷箔，务姑息，置诉理所，湔涤先朝尝得罪者。群小竞自辨，不逞之人，至于指斥熙、丰滥刑，以迎合国政。舒独无一言辨雪，坐此久废。绍圣复辟，稍还舒官，又为群怨所沮。庚辰龙飞，始得军垒，会荆蛮作过，乃移南郡帅、除待制，未受而卒。

太平宰相项安节

慈圣光献皇后尝梦神人语云：“太平宰相项安节。”神宗密求诸朝臣，及遍询吏部，无有是姓名者。久之，吴充为上相，瘰疬生颈间，百药不瘥。一日立朝，项上肿如拳，后见之告上曰：“此真项安疬也。”蒋之奇既贵，项上大赘，每忌人视之。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与蒋相善，一日见蒋，手扪其赘，蒋心恶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颖叔在后。”蒋即大喜。

官物不可妄得

故事：宰相薨，驾幸浇奠，褰帷视尸，则所陈尚方金器尽赐其家，不举帷则收去。宰相吴充，元丰间薨于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头曰："吴充贫，二子官六品，乞依两制例持丧，仍支俸。"诏许之。然仓卒白事，不及褰帷。驾兴，诸司敛器皿而去，计其所直，与二子特支俸颇相当，因谓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爵禄不可计取

京畿士人王庭鲤，尝与边将作门客，得军功，补军将，因诣阙论父祖文臣，及身尝应进士举，乞换文资。当路颇有主之者，得上达。王默念自军将累劳数十年方转使臣，改文资即可权注州县差遣，大喜。洎告下，乃得石州摄助教，不理选限，终身不厘务。大凡爵禄，岂可以计取哉？

朱服为贵妃奉册官未得支赐

先公素贫，元丰间，久于右史，奉亲甘旨不足，求外补。神考知之，将册贵妃，故事，两制奉册，执政读册，乃躐用先公为奉册官，门下侍郎章惇为读册官。中贵冯宗道密谓公言："上知公贫，此盛礼也，必有厚赐。"既事，检会无册妃支赐例，止赐酒食而已。

何执中尽得宫帏庆事赐

近岁帝子蕃衍，宫闱每有庆事，赐大臣包子银绢各数千匹两。虽师垣尊宠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预赐者。唯何执中以藩邸旧恩，由承辖为宰相，首尾未尝去位，不问其他锡赉，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无遗之者，家资高于诸公。天性节俭，未尝妄费一钱，为三公，奉养如平时。

奉敕陋

余表伯父袁应中，博学有时名，以貌寝，诸公莫敢荐。绍圣间，蔡元度引之，乃得对。袁鸢肩，上短下陋，又广颡尖颔，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声嗄而吴音。哲宗一见，连称大陋，袁错愕不得陈述而退，搢绅目为“奉敕陋”。

奇俊王家郎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时不甚持重，间为狎邪辈所诬，播入乐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丰中，蔡持正举之可任监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头谢罪。

京师士人奔竞之风

近制：中外库务、刑狱官、监司、守令、学官，假日许见客及出谒，在京台谏、侍从官以上，假日许受谒，不许出谒，谓之“谒禁”。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京局多私居，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

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兴国贾公衮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盖指奔竞者。尝闻蔡元长因阅门下见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长异之，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太医学颜天选第三人及第，欲谒元长，未得见，乃随职事官入道史院。元长方对客，将命者觉其非本局官，揖退之，天选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选抱柱而呼曰：“颜天选见太师！”与吏相持，帻忽堕地，元长命引至前，语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爱惜！道史与国史同例，奈何阑入此耶！”天选整帻而出，吏执送开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编管，自此士风稍革。

太学生趁路茶会探乡里消息

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

宰执子弟多占科名

祖宗时进士殿试，诗、赋、论三题用亲札。熙宁三年，殿试用策，仍誊录，盖糊名之法，以示至公，当防弊于微也。近岁宰执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孙佃甲科；许将任门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尚书左丞，子尚友甲科；郑居中作相，子亿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疏，非也。廷试策问朝廷近事，远方士人未能知，宰执子弟，素熟议论，所以辄中尔。

蔡景蕃名位绵长

蔡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阼，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某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

饶州神童殿试中第

政和壬辰榜唱名，有饶州神童赴殿试中第，才十数岁，又侏儒，既释褐，卫士抱之，于幕上作傀儡戏，中贵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恣其所陈，有自诉病者，出尚药珍剂赐之。

饶州杜神童释褐智答士大夫问

饶州杜神童释褐，父携之谢政府，才八九岁，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戏云："来学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惭。

七十老生特奏名试卷

元丰间，特奏名陛试，有老生七十许岁，于试卷内书云："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既闻，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身。

禁中语忌无理郑侠图谏犯忌

禁中应奉者多避语忌。大观中，主文柄者专务奉上，于是程文有疑似之禁，虽无明文，犯必黜落，举子靡然成风。如“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皆以与灾字同音，并不用；“反者道之动”，易反为复，“九变而赏罚可信”，易变为更，此类不一。能文者执笔不敢下，恰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论之，降诏宣谕：“虽暗于大体者，或以为忠，然爱君果在兹乎！”尝侍先公，闻说元丰时岁歉，流民过国门，闽人郑侠监新城门，图其状以谏。既不可上达，乃作边檄，夜传入禁中。适永乐失律，上常西顾，檄至无敢遏，方秉烛启封，见图画饥民饿殍无数，穷愁寒态不一，罔测何事，良久始知侠所上谏书也。翌日降旨，投侠广南。不识忌讳，又有如此者。

姚祐出误题

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吕吉甫议举烛

先公尝言，昔在修撰经义局，与诸子聚首，介甫见举烛因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昼，月煜夜，灯煜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介甫大以为然。吉甫所言中理，历历可记类如此。

杜诗刻本舛谬

杜甫诗虽屡经校正，然有从来舛谬相袭者，后人钦其名，更不究义理，如“己公茅屋”诗一联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二语是何情理？摇对梦，轻重不称，读者未闻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窃谓当作“蔓青丝”，此类亦多，未可遍举。

东坡梦作裙带诗

东坡自云：尝梦至帝所，见侍女月娥仙，为作裙带诗，其词曰：“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缅缅云轻。植立广寒深殿，风来环佩微声。”

瑟二调歌

子瞻曾为先公言：“书传间出叠字，皆作二小画于其下。乐府有《瑟二调歌》，平时读作‘瑟瑟’，后到海南，见一黥卒，自云元系教坊瑟二部头，方知当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学，弥老不衰，类皆如此。余尝访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筝二，总谓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以名讳妄改姓氏多失其旨

姓氏之学，近世不复讲，以名讳改者，多失其旨。钱镠据吴越，改刘为金，姓谱自有金氏，后世不知其源者，金与刘通婚姻。本朝改殷为商或汤，改敬为文或苟，一姓分为二，后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协旧音，如“文苟”为敬，太觉疏脱，盖一时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为康，天为轩，以声音相近为例，且从上令也。政和间有营卒天安，差隶陈彦以闻，乃诏改之。勘会到天安父尚在，未闻此姓所出，岂异种乎？氏族之学久废，小人或妄改，或相传舛缪至于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结好蓄古今人押字

施结大夫，更鄱阳、兴国、庐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自唐以来方有之，盖亦署名之类，但草书不甚谨，故或谓之草字。韦陟署名五朵云，此押字所起也，其后不复与名相类，而阴阳家又生吉凶之论。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镇所署，极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本朝前辈虽官尊，尤谨小，可以此观人度量。施尽以刻石，每移徙，用数人负之而行，其癖如此。光州马大夫知彭州还乡，凡私居文书，纸尾皆署“使”字押号。溱州牧孙伟，尝言见太师府揭示，承令寺监官两员以上许见宰相，纸尾署“官”字，公相押号。

偶得巧对

吴处厚善属辞，知汉阳军，每谓鹦鹉洲沔、鄂佳处，欲赋诗未就。一日视事，纲吏来告覆舟，吴问所在，吏曰：“在鸬鹚堰。”吴拊案连唱大奇，徐曰：“吾一年为鹦鹉洲寻一对未得，天庇汝也。”因得末减。王梅运勾，骨立有风味，朋从目之为风流骸骨。崇宁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见官妓中有极瘦者，府尹朱世英语余曰：“亦识生色髑髅否？”余欣然为王得对。

异事巧对

元丰间，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客舟东归，时有诏召僧慈本住慧林，许驰驿，轻薄者以“中丞赁航船出京，和尚乘递马赴阙”为对，以见异事。

谬对得罪

大观间，翰苑进春帖子，有一学士撰词云：“神祇祖考安乐之，草木鸟兽裕如也。”以鸟兽对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蔡确朱服诗被诬注

蔡持正自左揆责知安州，尝作《安陆十诗》，吴处厚捃摭笺注，蔡坐此贬新州。其诗有云：“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处厚注云：“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先公帅广，崇宁元年正月游蒲涧，因越俗也。见游人簪凤尾花，作口号，中一联云：“孤臣正泣龙须草，游子空簪凤尾花。”盖以被遇先朝，自伤流落。后监司互论，乃指此句以为罪，其诬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岂是孤臣正泣之时！”鞫狱竟无他意，谗口可畏如此。

荆州掾题异花诗被谮

宣和初，荆州掾见僧房有异花不知名，僧云：“花气酷烈不可近。”掾因题诗云：“山花红与绿，日暮颜色足。无名我不识，有毒君

莫触。”后有人谮掾于苏漕，指此诗曰：“湖南漕宪俱衣绯，余皆衣绿，无衣紫者。苏漕最老，又独无出身，数发摘官吏，故掾托意山花，实以嘲漕。”苏大怒，竟捃摭掾。

王安石谢公墩诗

王介甫居金陵，作《谢公墩》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盖晋谢安故地也，谢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苏公堤孟家蝉语谶

苏子瞻责黄州，居州之东坡，作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后人遂目子瞻为东坡，其地今属佛庙。子瞻元祐中知杭州，筑大堤西湖上，人呼为苏公堤，属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贵相高，以堤音低，颇为语忌。未几，子瞻迁责。时孟氏作后，京师衣饰，画作双蝉，目为孟家蝉，识者谓蝉有禅意，久之后竟废。

元丰后佛僧盛衰

元丰间诏僧慈本住慧林禅院，召见赐茶，以为荣遇。先公侍上，见宣谕慈本云：“京师繁盛，细民逐末，朕要卿来，劝人作善。”别无他语。建中靖国元年，召诣禁中，赐十字师号及御制《僧惟白续灯录叙》。释徒尤以为盛事。其后赐僧楷四字禅师号，楷固不受以钓名，推避之际颇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远方，无他异，术穷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诱略，多出浮屠中，宣和初乃译正其教，改僧为德士，复姓氏，完发肤，正冠裳，尽革其故俗云。

乖角雕当

都下市井辈，谓不循理者为“乖角”，又谓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入声。丧仪间摺蔞，以一竿揭之，名“乖角”；卫士顺天幞头有一脚下垂者，其侪呼为“雕当”，不知名义所起，记之以俟识者。

买妾价贵捉婿费多

京师买妾，每五千钱名一个，美者售钱三五十个。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妾价腾贵至五千缗，不复论个数。既成券，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既成婚，其家亦索遍手钱，往往计较装橐，要约束缚如诉牒，如此用心何哉？

卷二

广泉明杭州皆设市舶司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广州市舶司泊货抽解官市法

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为三斤以下，规免官市。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舶船蓄水就风法

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逾此丈许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贮，久则生虫，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樯植定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樯柱如门扇，帆席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唯风逆则倒退尔，谓之使三面风，逆风尚可用矶石不行。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隆神。

舶船航海法

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商人言舶船遇无风时，海水如鉴。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鹜为饵，使大鱼吞之，随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或取得大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鱼可食，一腹不下数十枚，枚数十斤。海大鱼每随舶上下，凡投物无不啖。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沉，用数瓦罐贮水缚席间，才投入，群鱼并席吞去，竟不少沉。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舶行海中，忽远视枯木山积，舟师疑此处旧无山，则蛟龙也，乃断发取鱼鳞骨同焚，稍稍没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脱。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

住蕃住唐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富者乘时畜缯帛陶货，加其直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广州官司受理，有利债负，亦市舶使专敕，欲其流通也。

蕃坊蕃商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裈裤，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阯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究之无他异，不知佩袭之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愈，此固可以卫生。

三佛齐

海南诸国，各有酋长，三佛齐最号大国，有文书，善算。商人云，日月蚀亦能预知其时，但华人不晓其书尔。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三佛齐舶赍乳香至中国，所在市舶司以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近岁三佛齐国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国主售之，直增数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术也。是国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幅凑，故号最盛。

鬼奴

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

广俗妇人强男子弱

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

广中呼蕃妇为菩萨蛮

乐府有“菩萨蛮”，不知何物，在广中见呼蕃妇为“菩萨蛮”，因识之。

蕃坊象棋

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

孔雀明王经孔雀真言

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余思佛书所谓《真言》者，殊不可晓，意其传讹，喜得为证，因令诵之。其人以两手向背，倚柱而呼，声正如瓶中倾沸汤，更无一声似世传《孔雀真言》者。余曰其书已经重译，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书荐亡者，不知中国鬼神如何晓会。

菠萝蜜

南海庙前有大树，生子如冬瓜，熟时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为波罗蜜，渍之可食。

羊食钟乳间水成乳羊

英州碧落洞生钟乳，牧羊者多往焉。或云羊食钟乳间水，有全体如乳白者，其肉大补羸，谓之乳羊。活时了不能识，刲之然后见，极难得，或一岁得一二枚，郡守即献广帅、监司。

神 雀

汉以神雀改元，书传不言其状。广南人说神雀，或红或白，一群必备五色，飞集极高树，自十丈以下，皆不肯栖，食露吸风，网罟不

能及。余在曹溪寺屡见之，忽来倏去，嘲哳似雀噪，色鲜明，询诸彼人，自来未尝有捕得者。

倒挂雀

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似鹦鹉，形小如雀，夜则倒悬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渍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辄以寒死；寻常误食其粪，亦死。元符中，始有携至都城者，一雀售钱五十万，东坡《梅》词云："倒挂绿毛幺凤。"盖此鸟也。

白鹦鹉

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译者盛称其能言。试听之，能蕃语耳，嘲哳正似鸟声，可惜枉费教习，一笑而还之。

龟 筒

南方大龟，长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补衬，名曰龟筒。方谚曰："龟筒夹玳瑁，鬼神不晓会。"初时民间无用，不可售，后缘官市，价踊贵。先公帅广，内侍省牒广州市龟筒数百斤，公不报。僚吏以为言，公曰："吾专行之，勿累尔矣。"卒不与市，民赖以不扰。

小龙祠五蛇

广右英州清远峡小龙祠，余尝谒之，数间屋当溪山奇绝处。龙乃五蛇：其色一如生金，王也；一如红锦，妃也；一青一绿，判官也；一黄，走吏也；又有小者如王色，太子也。蟠曲一漆合中，发视之，或见或隐，甚神异。其状比常蛇细颈而长，横目广颡，不畏人，色皆鲜明，胜于丹青，祀之则出据香炉上，火不能爇，或食所祀酒茗。

南北食异

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东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两股脯之，绐其族人为鹑腊，既食然后告之，由是东南谤少息。或云蛙变为黄鹂。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东坡妾朝云随谪惠州，尝遣老兵买食之，意谓海鲜，问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数月，竟死。琼管夷人食动物，凡蝇蚋草虫蚯蚓尽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虽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烧笋菹一味可食。先公使辽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谕之使去油，不听，因绐令以他器贮油，使自酌用之，乃许，自后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盐，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唯苦不可食。

王士良冥府得治疫疠方

广州医助教王士良，元祐元年死，三日而苏。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浅绛衣如仙官者据殿，引问士良尝为人行药杀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宁四年始”，即取籍阅，良久云“并无”。仙官拊案曰：“本是黄州，误做广州。”令放士良还。既出，又令引至庑下，有揭示云：“明年广南疫，宜用此药方。”士良读之，乃《博济方》中钩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读之，乃窃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医工。时蔡元度守五羊，闻之，召士良审问，令幕客作记。及春，疫疠大作，以钩藤散治之，辄愈。士良又云：“幼习医，至熙宁四年方用药治病，冥冥中已记录，可不慎哉！”

蕃坊人娶宗女

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院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邹浩因泰陵遗诏得全

邹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贬新州，媒孽者久犹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广东提刑钟正甫就新州鞫问志完事，不下司。是时钟挈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钟驰至新，召志完，拘之浴室。适泰陵遗诏至，钟号泣启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闻使者哭泣，罔测其事，意甚陨获。良久，钟遣介传语，止言为国恤不及献茶，且请归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东坡闻之，戏云："此茶不烦见示。"

东坡处忧患

东坡元丰间知湖州，言者以其诽谤时政，必致死地，御史台遣就任摄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弟辙适在郡，相逐行及西门，不得与诀，东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尔！"郡人为之泣涕。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东坡为一诗付狱吏，他日寄子由，其诗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吏怜之，颇宽其苦楚。狱成，神考薄其罪，止责

散官，安置黄州。元祐中，复起为两制用事。绍圣初，贬惠州，再窜儋耳。元符末，放还，与子过乘月自琼州渡海而北，风静波平，东坡叩舷而歌，过困不得寝，甚苦之，率尔曰：“大人赏此不已，宁当再过一巡？”东坡矍然就寝。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

东坡赤壁

孙权破曹操于赤壁，今沔、鄂间皆有之。黄州徙治黄冈，俯大江，与武昌县相对。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后人往往以此为赤壁。武昌寒溪，正孙氏故宫，东坡词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矶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记尔。

东坡羹

东坡在黄州，手作菜羹，号为“东坡羹”，自叙其制度，好事者珍奇之。

宫室鸱吻兽头

宫殿置鸱吻，臣庶不敢用，故作兽头代之，或云以禳火灾。今光州界人家屋皆兽头，黄州界惟官舍神庙用之，私居不用，云恐招回禄之祸。相去百里，风俗便不同。

上巳祓禊寒食禁火端午竞渡

三月上巳祓禊，其来亦远。寒食禁火，主介子推，河东之俗也。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二者皆尚贤，而末流则害教，晋人寒食病老幼，楚人竞渡致斗讼。

大观开直河溺死属官

忠洁侯者，屈原也。大观间议开直河，省洞庭迂险，使者沈延嗣总其事，辟属官。有勾当公事卢供奉，过湖溺死。或传旁舟见鬼物出波间，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则将安仰！"余以忠洁侯当无此言，傥以其兴不可成之功，徒殚民力，则毙之亦三闾遗意也。

张咏崇阳政绩

余客沔、鄂，闻人说张乖崖初为崇阳令，至今血食，父老犹能道其政事。尝逢村氓，市菜一束出郭门，问之则近郊农家，乖崖笞之四十，曰："尔有地而市菜，惰农也。"崇阳民闻之，相尚力田。乖崖一日遣吏尽伐民间茶园，谕令更种桑柘，民失茶利，甚困，然素畏服其政令，不敢慢。乖崖代去数年，会朝廷更榷法，园户纳茶租钱，崇阳独无茶园，免输。邑去郡四百里，不通舟楫，岁输，一夫负米至郡，每斛率得六七斗，富者租百斛，甚为劳费。乖崖使三司建言，高原县分苗米折纳绢，崇阳民遂得轻赍，而先植桑柘已成，蚕丝之利甲于东南，迄今尤盛。

善恶之报

黄州董助教甚富。大观己丑岁歉，董为饭以食饥者，又为糗饵与小儿辈。方罗列分俵，饥人如墙而进，不复可制，董仆于地，颇被欧践。家人咸咎之，董略不介意。翌日又为具，但设阑楯，以序进退，或时纷然，迄百余日无倦也。黄冈村氓闾丘十五，多积谷，每幸凶岁即腾价，细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复饮食，但餐羊屎。家人怜之，以米饵作羊屎状绐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真者。数月方死。此氓媚佛，多施庐山僧供积，亦内惧祸至，冀事佛少逭责，此尤不可也。

黄冈萍洲

黄冈民丁生微，稍稍有生事，性桀黠，遂致富，创买田宅。治井得片石，肤脉成字，如其姓名，丁即模刻，令士人作碑记实。未几病死，家旋破，余售之，今萍洲是也。田庐似是前定，当有以受之，不尔未见能享者。

初虞世追饯黄庭坚

黄鲁直再谪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饯之。相与处舟中，岸巾危坐，鲁直侧席，意甚恭。犹子无咎与黄士潘观来，不知其为初和甫，忽略之。潘、黄正论《本草》，反覆良久。鲁直曰："吾侄前！识初和甫否？"二人缩舌汗背。

中国宜称华

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异尔。

辽人嗜学中国

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政和壬辰，朝廷得元圭，肆赦；是冬，辽亦称得孔子履，赦管内。

佛 妆

先公言使北时，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或说人眉在眼上，设有眉在眼下者，众必骇见。使人人眉在眼下，而忽见眉在眼上者，其骇亦尔。故天下未尝有正论，杂然如此。要之世间事不可立异，且须通俗。

鹿顶合

北地产鹿，有倍大于中国者，鹿角近根实处，刻以为环，肉好相半，内虚可贮物，谓之鹿顶合。

元丰待高丽人最厚

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蛮。元丰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

高丽人能文

高句骊，古箕子之国，虽夷人能文。先公守润，得其使先状云："远离桑域，近次蔗封。"盖取食蔗渐入佳境之义。崇宁中，遣使贺天宁节，表有"良月就盈"之句，盖谓十月十日，其属辞如此。

高丽人常州买鸽

高丽人尝在常州，买民间养鸽放之，鸽识家飞去，常人唯恐不售，使还。又托生辰买鸽放生，人家争出鸽。既售，即笼入舟中，去更数日，方生辰，遂载行，反以为得计。

甘宁死地

九江之下贵池口，属池州，九江之上富池口，属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死于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又恐自有当口。宁传云："为西陵太守，以阳新下雉为奉邑。"今永兴县有

阳新里下雉村，盖宁故国。庙碑刻甚多，并无说此者。

东海神庙

东海神庙在莱州府东门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东望芙蓉岛，水约四十里。岛之西水色白，东则色碧，与天接。岛上有神庙，一茅屋，渔者至彼则还。屋中有米数斛，凡渔人阻风，则宿岛上，取米以为粮；得归，便载米偿之，不敢欺一粒。稍北与北蕃界相望，渔人云，天晴时夜见北人举火，度之亦不甚远。一在蓬莱阁西，后枕溟海。

朱服增价收派买上供绵

先公守东莱，派买上供绵十万两，诸邑请重禁私市，公曰："如是将扰而不能办。"问："市价几钱？"曰："每两百钱。"公命增二十，委掖令田望莅之如私市，贮钱邑门，不问多少，随手交易。十余日，四乡趋利而来，遂足所售数。或谓价外增直，恐亏有司，公曰："朝廷平价和市之意正如此。"

崇宁当十钱改当三钱

崇宁初行当十大钱，秤重三小钱。后以币轻物重，令东南改为当五钱，轻于东北，私铸盗贩不可禁，乃一切改为当三，轻重适平，然后定。是时内帑藏钱无算，折阅万亿计。京师一旦自凌晨，数骑走出东华门，传呼里巷，当十改为当三，顷刻遍知。故凡富人，无所措手。开封府得旨，民间质库，限五日作当十赎质。细民奔走趋利，质者不堪命，稍或拥遏，有司即以重刑加之。有巨豪善计者，至官限

满，自展五日，依旧作当十赎质，大榜其门。朝廷闻而录赏之。余族父炳居湖州仪凤桥西，常贮数百缗钱以射利。会当十法变，子弟先得消息，请速以钱易他货，族父笑而不答，良久云：“钱遂不可用耶？”子弟曰：“然。”族父曰：“我不用，他人亦不可用，又何为？”既失此，后稍不给，终不少悔。

州郡不可用黄纸写牒

州郡承唐衰藩镇之弊，颇或僭拟，衙皂有子城使、军中使、教练使等号，近制始革去。先公知润州，值衙校转资，用黄纸写牒，公大惊，吏白旧例，其间尽准敕条。通判州事慎宗杰以为无害，公曰：“岂有庶官而敢押黄纸耶？”自后改用白纸。故事：中书门下侍郎、宰相押黄，后省官皆押纸背。慎在常调，未尝知此。

田望善竿牍号纸进纳

阳翟田望，勤于竿牍，亦善其事，日发数十函不倦，由此自出官移令，改秩出常调，皆自致也。一书用好纸数十幅，近年纸价高，田俸入尽索于此。亲朋间目之为“纸进纳”，盖纳粟得官号“进纳”，故以名之。

黄州拳石

近年拳石之贵，其直不可数计。太平人郭祥正旧蓄一石，广尺余，宛然生九峰，下有如岩谷者，东坡目为“壶中九华”，因此价重，闻今已在御前。东坡集中载《怪石供》，云谪居黄时所得。余寓居其地，屋后有山，名破湖山，乃此石所出处也。每年潦水退，细民往求

之，五色莹彻，中有缠丝者，可琢为环珥玩饰，常苦其细，置斛中渍水养菖蒲，不适他用。

刘钊令国中以石赎罪

刘钊好治宫室，欲购怪石，乃令国中以石赎罪。富人犯法者，航海于二浙买石输之。今城西故苑药洲有九石，皆高数丈，号“九曜石”。

端 石

端州石在深谷中，细而润。初为官封之，已难得；后兴庆建军，以王地禁采石，不复可得。石上有鸜鹆眼，宛若生者，晕多而青绿为贵，磨砻终不可去，俗传透石涎也。端砚藏久无不甑者，以石润，久亦乾，故不平，如湿木干则不平。

笔毛笔管

造笔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须或猩猩毛以为奇，然不若兔毫便于书也。广南无兔，用鸡毛，然毛匾不可书，代匮而已。近世笔工，宣州诸葛氏，常州许氏，皆世其家。安陆成安道、弋阳李展之徒，尚多驰名于时。宣人善治竹管，莹洁可爱，亦有以苇为管者，贵其轻。高丽使过常州市笔，诸许待其解舟，即急售之，半无毛头，以为得计。

人目棋枰为木野狐

叶涛好弈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论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唐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商贾目茶笼为草大虫

自崇宁复榷茶，法制日严，私贩者因以抵罪，而商贾官券，请纳有限，道路有程，纤悉不如令，则被系断罪，或没货出告缗，愚者往往不免。其侪乃目茶笼为“草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

瑞州府黄蘖茶

江西瑞州府黄蘖茶，号绝品，士大夫颇以相饷。所产甚微，寺僧园户竞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黄鲁直家正在双井，其自言如此。

陈州芍药花

陈州芍药花殊胜，近岁进花，自陈三百里一日一夜驰至都下。其法：初翦花时，用蜜渍蒲黄蘸其疮，微曝之，俟花嫣，乃入笥中；取时刈去所封蒲黄，布湿地上一两时顷，絣绳以花倒悬之，真如新采者。

抚州莲花纱

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拈织之妙，外人不可传。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

刘氏茔地生金苗

两川冶金，沿溪取沙，以木槃陶，得之甚微，且费力。登、莱金坑户，止用大木锯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锯绞中，甚易得。元祐中，莱州城东刘姓茔地金苗生，官莅取焉。乃发墓，凡砖瓦间皆金色也。刘葬才十数年，不知气脉蒸陶如此之速。累月取尽，地为深穴，得金万亿计，自官抽官市、匠吏窥窃外，刘所得十二三焉。京东诸郡之钱尽券与刘氏，刘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麦者，得钱无所用，往来诸郡，恍忽醉饱，岁余亦死，钱竟没官，刘世遂绝。

古器不必可宝

崇宁间，邓州南阳县村民发古冢，县尉王俨莅掩之。王为余言其详，云窬中有二瓦棺，已碎其左者，购得一铜印，方寸许，篆文甚古，识之者云“温不禁印”。时方竞访古器，即为中贵人取去，未知温何代人也。仲父久中尚奇，每仿古物，立怪名，以绐流俗。庐于先茔下，山多岩谷，乃披荆棘求其壮观者，刻取前人题署、姓名、年号，皆诡异，既不可据，真儿戏尔。前人所居与其器用，后世所以爱慕之者，思其人焉。其人无可思而宝其物与地者蔽也。夫冥器儿戏，又乌足以为君子之雅好也欤！

宋用臣巧钉鼓环

中官宋用臣，熙宁间备任使，以敏练称上意，性极精巧。元祐时，责官舒州，州将作乐鼓甚巨，饰以金彩。既成，其旁一环脚断，欲剖之，惜工费。宋乃献计为环，其下作锁须状，以铁固鼓腹之窵，使甚隘，即钉环入窵中，既入，锁须张，遂不复脱。事多似此。

以乌啼鹊噪示凶吉之俗不同

东南谓乌啼为凶，鹊噪为吉，故或呼为喜鹊。顷在山东，见人闻鹊噪则唾之，乌啼却以为喜，不知风俗所见如何。

泽州虎祠

姚祐自言尝任泽州邑尉，郡当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尝到处，郡将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巅。姚往宿山下，见居民环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数十为群，首尾相衔，睥睨庐舍，人畜俱股栗。旦起登山，姚披练推挽而上，至绝顶，得板屋，有石刻，姚致祭摹墨本以归。

溱州虎穴

溱州有虎穴，凡十里许，修谷茂丛斑斓，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

集而度，否则遇害。荆州孙伟奇甫刺溱，亲为予道其详。夫市朝固有此地，人或忽之致祸，可不慎哉！

牛生麒麟

徽宗大观间，京东路民家有牛生麒麟，村人不识，以为怪，击杀之。有司既闻，验问，真瑞物也。乃上奏，因图其形下诸路，俾民间预识其状，或有生者，即重赏购之。

海 哥

元祐间，有携海鱼至京师者，谓之海哥。都人竞观，其人以槛置鱼，得金钱则呼鱼，应声而出，日获无算。贵人家传召不少暇。一日，至州北李驸马园，放入池中，呼之不复出，设网罟百计，竟失之。李园池沼雄胜，或云三殿幸其第爱赏，以为披香、太液所不及。海哥，盖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无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后二足与尾相纽如一。登、莱傍海甚多，其皮染绿，可作鞍鞯。当时都下以为珍怪，蠢然一物，了无他能，贵人千金求一视唯恐后，岂适丁其时乎？

沈遘以西湖为放生池

沈遘知杭州，号神明之政，吏不能欺。尝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人无敢取蛙蚓者。

金星银星鳝

九宫山有金星银星鳝，不居水中，凿山者于坚土内得之，悬暴乾，久不坏。其背金银星宛如一具秤，斤两稀密，无纤毫差，秤星十五斤，鳝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土人收以治风气病，《本草》不载。

两首蛇

孙叔敖杀积蛇，盖两首蛇也。江南山中蛇，两端皆有头，口目全具，行相牵挽，腹红背黑，长大率如箸。相传是老蚓，两口无舌，不见其开张，正一大蚓尔。恐叔敖所见不如此，或云枳蛇一颈两首，故怪。

卷三

生日献画

先公在讲筵，闻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谨，朱色鲜明，前后无小异。由此受知，遂擢用至两制。近世长吏生日，寮佐画寿星为献，例只受文字，其画却回，但为礼数而已。王安礼自执政出知舒州，生日属吏为寿，或无寿星画者，但用他画轴，红绣囊缄之，必谓退回。王忽令尽启封，挂画于厅事，标所献人名衔于其下。良久，引客爇香，共相瞻礼。其间无寿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唯一兵官所献，乃崔白画二猫，既至前，惭惧失措。或云时有囊缄墓铭者，吏不敢展，此尤失献芹之意，小节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隐，正谓此类。

书吏士人误作公文

滕宗闵知楚州，有监司过境，本州送酒食，书有臣名，即上闻。既鞫狱，乃书吏误用贺月旦表，无他意，滕坐送吏部监当。盖知州细衔字多，书欲谨，吏每患难写，乘暇用纸写前后衔，谓之空头表笺，用之固已不虔。向宗传为兴国军判官，托士人作与漕使小简，用“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举行取勘，宛转自解仅免。士人于书尺多不识体要，往往误人，宜谨用，自不能识者，不若不发书。

常州太守不知锡山

熙宁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阙，其人颇熟时事，将有陈述，所主亦大臣中有力者，或云介甫。当无不称上意。既陛见，上首问锡山去郡几远。既非素备，了不能对。盖常州无锡县锡山，俗呼惠山，守不阅图经，故不知也。上因顾近臣曰："作守臣而不知境内山川，其为政可料。"即罢去，竟不曾开陈一言。

杨傑答神宗问佛法

杨傑次公，留心释教，尝上殿，神考颇问佛法大概，杨并不详答，云佛法实亦助吾教。既归，人咸咎之。或责以圣主难遇，次公平生所学如此，乃唯唯何耶？杨曰："朝廷端慎明辩，吾惧度作导师，不敢妄对。"

诗文鄙俚留为笑具

青州王大夫尝守舒、丹二州，为诗极鄙俚，每投献当路，得之者留以为笑具。季父为青掾，王亦与一轴诗，他日季父见其子，乃谢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乱道，玷渎高明。"盖俗谓神气不足者为九伯，岂以一千则足数耶？余中表任朝议大夫，以八帙赦恩，转中奉大夫。其子对贺客则曰："大人转此一官，方始济事，将来有遗表恩泽。"余记此二事，非以为谑，盖所以开悟为人子者。

温公卖病马

司马温公闲居西京，一日令老兵卖所乘马，嘱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富弼致政出郊

富郑公致政归西都，尝著布直裰，跨驴出郊，逢水南巡检，盖中官也。威仪呵引甚盛，前卒呵“骑者下”，公举鞭促驴，卒声愈厉，又唱言：“不肯下驴，则请官位。”公举鞭称名曰：“弼。”卒不晓所谓，白其将曰：“前有一人，骑驴冲节，请官位不得，口称‘弼’。”将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马执锐，伏谒道左，其候赞曰：“水南巡检唱喏！”公举鞭去。

杜衍罢相作客

世传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不事冠带。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会府尹出，衙皂不识其故相，有本路运勾至，年少贵游子弟，怪祁公不起揖，厉声问：“足下前任甚处？”祁公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客次与坐席间固不能遍识，常宜自处卑下，最不可妄谈事及呼人姓名，恐对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亲知，必贻怒招祸，俗谓口快，乃是大病。

王荆公与张姓老氓

王荆公退居金陵，结茅钟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张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门，即呼“张公”，张应声呼“相公”。一日公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许时，止与汝一字不同耳！”

李端愿不事鬼神

驸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号恭慎，既失明，犹戒励子弟，故终身无过。时京师竞传州西二郎庙出圣水，治病辄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窃往请水，李闻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尔子果死，二郎岂肯受枉法赃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张昇遇贼道

张昇杲卿自枢府乞骸，除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致仕。幅巾还第，出居阳翟，时时来洛中，游嵩少，颇接方外人，绝口不挂时事。有道人者，善谈虚无，杲卿雅爱之。一日，偕游少室山中，左右从者十余人。至大松树下，杲卿坐石上，道人探怀出小囊茗屑，汲涧泉、折枯松煮之。杲卿一杯，道人即以余沥分饮从者，既渴，人竞啜少许，已而皆僵仆。盖茗中置毒药，故以困人，唯道人与杲卿饮者无害尔。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随行金银器，往乡市药。"即敛入布囊中，杲卿四顾，左右皆被毒，莫能兴，因大笑遣之携去。至困者醒，药力渐消，始能行，仅至山下，投宿民家。翌日归，乃戒子弟慎交游。

孟皇后废兆

先公在绍圣初识孟在，盖皇后父也。时泰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宫行香，诸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询其故，孟曰："中宫蓐月，满望一皇嗣，乃诞公主！"先公归语所亲曰："孟在非长守富贵者也！"果如言，后竟废。

少俊之戒

沈起待制诸子，有见荆公者，颇喜之，许以荐擢。一日，沈盛饰出游，过相府，公闻其在门，呼入与共匕箸。先令褫带，沈辞，不得已，公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绣直系，连称“好，好”。自后不得复见，坐此沈废。政和中，台章言一朝士，有“湿活居士”之目，谓饮不择酒，内不择人。此数事平时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则莫脱，故举以为少俊之戒。

程戡罢政之兆

张昇杲卿微时，与程戡俱下第。橐尽，步出南薰门，至朱仙镇。是日立春，就肆买食，共探怀得数十钱，仅能买汤饼，无钱致肉也，相与摘槐茁荐食而去。后俱在政府，遇立春日，程邀杲卿开宴，水陆毕陈，艳妾环侍，程有骄色。杲卿从容话旧，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面赧舌咋，终无欢而罢。杲卿归语其内曰：“程三其黜乎？器盈于此矣！”未几，果罢执政。

张听声知朱服命

先公以庆历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岁，请解于广文馆。尝至汴河上，闻瞽者张听声知祸福，公叩焉。才謦咳，张即曰：“吾故人也！二十年不相遇。”公窃笑其诞。再询，知乡里，便曰：“岂朱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张曰：“庆历八年重阳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诣谢，闻公诞弥月，又得预庆宴。秘丞令视公，彼时爱此声，每不忘，屈指已十七年矣。”因道：“公此举未及第，后六年当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张听声”，盖袭其名也。

钱秀才知人三世姓

余幼时随母氏在常州，时见钱秀才开图书，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妇姓，女子知夫姓，无不验。吾家之姊，长适吴氏，次适沈氏，钱阅书皆言夫姓吴，当时怪其差缪。后数年，沈姊离婚归宗，嫁吴宽夫，不知图书何为而亿中乃尔。生齿浩繁，岂此数帙文字所能该括？

卦 影

熙宁间，蜀中日者费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则画鼠为子，画马为午，各从其属。画牛作二尾则为失，画犬作二口为哭，画十有一口则为吉，其类不一，谓之卦影，亦有繇词，以相发明。其书曰《轨革》，费老筮之无不验。其后转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虚者，往往冒行此术，盖中否未可知也，求筮者得幅纸画人物，莫测吉凶，待其相符，然后以为妙。卜以决疑，而转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画人物不常，鸟或四足，兽或两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为怪以见象。朝士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缬，朋从目为“活卦影”。又开封李昂作卦影，自云能识倚伏，每筮得象，则说谕人，亦有理趣。余目击一事，曾有一卒持百钱来筮，昂探蓍布卦，即画人裹巾，半衣白，半衣绿，以杖荷二妇人头。昂曰：“卜者士人，半衣白似无官，半衣绿似有官；半绿似无出身，半白又似有出身；荷二妇人头，两头阴，以为贵人之首云。”后询知卜者何大正也。何以布衣上书言元祐皇后称旨得官，后又言元符皇后忤旨失官，卜时方被罪。昂术精妙，余每求筮，或中或否，不能尽如此。或言日者占筮，系其穷通，所谓术果如何哉！

文彦博九十二岁善终

文潞公在贝州时，有黄琠者，为公筮。用一幅大绫，写“九十二岁善终”六字，藏于家。考公自二十八岁作两制，知成都；四十二岁平贝州贼，作宰相凡五十余年。平日未尝降官，虽赎铜罚俸亦无。元祐初，平章军国重事，久之以太师、河东节度使、侍中居西京。绍圣元年，公九十二岁，坐异意降太子少保，河南府差通判来取节钺。月余终。

何执中遇五有喜庆

何执中第五，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公不第五否？”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作宰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验如此。

戚山梦得登第时

湖州戚山，嘉祐末梦人书玉旁页字示之，云：“御名，此汝及第时。”戚多与亲旧道之。治平登极，而御名不如所梦，戚谓无验。不数年，神考龙飞，正协其字。乡人素闻其详，尤以为神。是举不预荐，方叹惋，忽有旨展年免解，湖州惟戚山一名预免，来年遂过省登第。

李充梦裸身见舒亶

常州李充，元丰间在太学，梦裸身见舒亶。时舒主学，李意裸身有脱白之兆，甚喜。后太学贿狱起，事连诸生，李亦系御史台。舒为中丞，夜阅囚，李正裸身对之，因悟前梦。

蔡子李女知前生事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润州丹阳王家儿，访之果然，妻子尚在，来见之，相语如昔。至八、九岁，渐熟世境，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礼，生女小师，数岁则曰：“我是黄州黄陂典吏刊本作史。雷泽男享甫，年十七岁，病疮卒。”雍丘牛商多在黄陂，寻问如合符契。他日雷泽往视小师，一见便呼为父。政和八年，小师来黄陂，抱其旧母号泣，又数与邑人说其平昔，皆验。

王震五十岁水厄

王震子发，平时人相之云：“五十岁水厄。”绍圣二年，责知袁州，五十岁矣。畏水厄，乃陆行至蕲水，疽发顶上，不可救，遂卒。岂所谓水厄者，厄于蕲水耶？

朱斋郎遇青眉子授异术

湖州安吉朱斋郎，昔游池州，齐山张道人与之一幅白纸，令寻“青眉子”，云：“刺墨为眉，多作丐者。”朱他日在乡闾，见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因叩之。青眉初诟骂，洎朱转与张所寄纸，即笑曰：“张老无恙乎？”先是，涎唾被面，一穷殍耳；既笑，天真粲然，尘不可掩，宛若贵人。良久，谓朱曰：“汝无仙骨，又家富，黄白术不足以相累，有小技可以安乐终天年。”即授之而去。朱自尔大能饮啖，凡四十年无老态。崇宁乙酉，朱病，拏舟入吴兴，将见刘焘。会刘往西安，不能俟，亟呼季父翼中，传其术，语竟引舟归。季父素病，由是康健。不知所谓术者何如也。

饶珙名位全似崔判官

抚州饶珙未第时，遇浮屠子语之曰：“公他日名位，全如今润州崔判官。”饶未之信。后四十年，以朝请郎通判润州，正先公作守时也。到官岁余，因治厅事，得通判题名石刻，见崔判官姓名，法云：“司封员外郎，某年月日到、罢。”饶欣然记前言，乃求得老吏，询崔罢去后事，乃云：“得替至扬州，不讳。”饶心动，即上致仕状，先公闻之，力劝止，然卒不免。

桂阳监僧人入石复还

熙宁初，凌运勾权知桂阳监，坐失入死罪废黜。初，桂阳一僧携二徒游庐山，数岁，独其徒归，颇有金帛，日从搏饮。僧之姊讼于官，执其徒鞫问，具得僧度牒、衣钵，其徒云：“未至桂阳三十里，江岸大石，同憩其旁。石忽开，有老人召僧入，石复合，至暮候之不出，遂归。”狱中大笑其诞，峻治，竟伏辜，二徒皆坐斩。数月，僧至桂阳，徒家诉冤，官吏由是抵罪。问僧，果入石壁中，见老人，语良久，从地户出，乃在鼎州桃源，僧乞食缓行还乡。事有如此者，至今桂阳监现有案牍。

张大卿婢柳箱异事

古传剑侠甚著，近世寂不闻，先令人尝言常州张大卿一事，疑其剑侠也。云张买得婢，年三十余，虽不艳丽，风骨语论，非凡物也。自挈一柳箱缄固，每戒人勿发。寻常十数日则失之，夜半后复从天窗中来，张心异之，不敢诘。岁余生一女子，张意绸缪，俟其去，乃发箱视之，中藏一短剑及皂半臂，无他物，才归已觉，大怒曰：“奈何

不听吾言！”取半臂披之，挥剑断其女头，倏然飞去，张急挽，已失所在。至今张氏祀于家祠，柳箱存焉。

紫姑神

古传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绝。尝观其下神，用两手扶一筲箕，头插一箸，画灰盘作字，加笔于箸上，则能写纸，与人应答，自称“蓬莱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观，著棋则人无能敌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书室中和余诗云：“古书读尽到今书，不独才余力有余。自是丹山真凤子，太平呈瑞只须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识字人致之，则不能书，但以箸宛转画灰盘尔。此何理也？

江南俗事诸神

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专求神，其巫不一，有号“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荤；有号“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为酌，名称甚多。尝于神堂中见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刘帝之号，盖五代周、晋、汉也，不知何故祀之，祀词并无义理。又以傀儡戏乐神，用禳官事，呼为弄戏。遇有系者，则许戏几棚。至赛时，张乐弄傀儡，初用楮钱，爇香启祷，犹如祠神。至弄戏，则秽谈群笑，无所不至。乡人聚观，饮酒醉，又殴击，往往因此又致讼系，许赛无已时。

张昇消怪

张昇侍中初监榷务，相传厅事有鬼物，官吏不敢宿直舍。张至，

独寝厅上。夜半后，有物扪其足，如冰冷；须臾自足而上，循至顶复下，如此再四。张闭目引手持之，乃一毛臂甚巨，不敢视其状，但坚持之。闻鸡唱，忽作人语，初甚厉，已而渐逊，且言："公官至侍中，语泄天机，自有阴祸，幸舍我。"张皆不恤，渐觉手中消铄，至晓都尽，怪遂绝。张每戒人云："夜中但不开目，便不怖畏。"仲姊之夫先为张婿，亲为余言不妄。

湖州状元之兆

熙宁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为权臣所轧，故居第二，大父颇不平。湖州道场山有老僧，为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场山在州南离方，文笔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缘，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笔。既成，语州人曰："后三十年出状元。"大观贾安宅，政和莫俦，相继为廷试魁。此吾家事，非诞也。

琼管无登第士

琼管四郡在海岛上，士人未尝有登第者。东坡责儋耳，与琼人姜唐佐游，喜其好学，与一联诗云："沧海何尝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东坡语姜云："俟他日有验，当续成篇。"崇宁兴学，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进，虽垦辟已久，恐卤瘠终无嘉谷尔。

常州诸胡富贵奕世　吕惠卿家不利女婿

常州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枢密，宗愈继执政，宗回、宗师、宗炎、奕修皆两制，宗质四子同时作监司，家资又高，东南号"富贵胡家"。相传祖茔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婿，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阳诸

婿，钱昂、黄辅国、李诗、柳廷俊、张巨、陈举、蒋存诚，皆为显官，余无不出常调。吕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婿，不唯碌碌无用，如长倩余中，成婚二十余年，元祐初观望朝廷，上疏乞诛吕吉甫谢天下，后竟离婚。亦云祖茔三女山风水相刑也。余表侄李熙嘏，狂生登第，吉甫以孙女妻之，自延安帅遣人纳吉，礼貌甚盛。熙嘏在京师，忽诣开封府投牒，愿离婚。蔡元长尹京，惊问所以，并无违律及不争财物，熙嘏但言平生不喜与“福建子”交涉，元长怒叱出，卒成婚。时人谓吕家风水已应。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吉甫、元长皆闽人，故熙嘏戏之耳。

大姑李

大父居湖州城西，绕宅为园，植果，有一李树实佳。家有姑，自幼时爱食，因占护，每李熟，他人莫敢采，家人号为“大姑李”，传其种于外。后数十年，诸父贫不能有祖构，而姑所嫁丁维为中大夫，典郡且富，遂售其地建宅，大姑尚无恙，竟得旧李。

荆公吴夫人好洁一

王荆公妻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公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荆公吴夫人好洁二

荆公吴夫人有洁疾，其意不独恐污己，亦恐污人。长女之出，省之于江宁，夫人欣然裂绮縠制衣，将赠其甥，皆珍异也。忽有猫卧衣

笥中，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终不肯与人，竟腐败无敢取者。余大父至贫，挂冠月俸折支，得压酒囊，诸子幼时，用为胫衣。先公痛念兹事，既显，尽以月俸颁昆弟宗族，终身不自吝一钱。诸父仰禄以活，不治生事。晚年迁谪，族人失俸，大有狼狈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窃谓使荆公与大父易地，吴夫人安得有此疾！

旱魃

世传妇人有产鬼形者，不能执而杀之，则飞去，夜复归就乳，多瘁其母，俗呼为“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窃其家物以出，儿魃窃外物以归。初虞世和甫，名士善医，公卿争邀致，而性不可驯狎，往往尤急于权贵。每贵人求治病，则重诛求之，至于不可堪，所得赂旋以施贫者。最爱山谷黄庭坚，尝言：“山谷孝于亲，吾爱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归山谷。山谷尝语朝士：“初和甫于余，正是一儿旱魃。”时坐中有素厌苦和甫者，率尔对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伶人讥崇宁当十钱

崇宁铸九鼎，帝鼐居中，八鼎各镇一隅。是时行当十钱，苏州无赖子弟，冒法盗铸。会浙中大水，伶人对御作俳：“今岁东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镇苏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愿前去，恐一例铸作当十钱。”朝廷因治章綖之狱。

伶人议正时事

伶人丁先现者，在教坊数十年，每对御作俳，颇议正时事。尝在朝门与士大夫语曰：“先现衰老，无补朝廷也。”闻者哂之。

伶人讥典帅王恩不习弓矢

王德用为使相，黑色，俗号“黑相”。尝与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焊头一发破前矢，俗号“劈筈箭”。姚麟亦善射，为殿帅十年，伴射常蒙奖赐。崇宁初，王恩以遭遇处位殿帅，不习弓矢，岁岁以伴射为窘。伶人对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筈箭，售钱三百万。”又一人持大矢入，曰：“老姚射不输箭，售钱三百万。”后二人挽箭一车入，曰：“车箭都卖一钱。”或问：“是何人家箭，价贱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垛箭。”

茶牙人赐绯无文采直龙

杨鼎臣大夫尝为余言，绍圣间在成都，见提举茶马官，以课羡赐五品衣鱼。府中开宴，俳优口号有“茶牙人赐绯”之句，当时颇怒其妄发，亦笞之。小人中有冷眼，最不可欺。元符末，广帅柯述除直龙图阁，移知福州，训词有云：“延阁以待该博之士，傥践历中外，厥有成绩者，亦以命之。”柯无文采，颇不堪此“亦”字。

王安石新法用人不限资格

熙宁间，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选人为监司。赵济、刘谊皆雄州防御推官，提举常平等事，荐所部官改官，而举将自未改官。盖用才不限资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时多引人上殿，伶人对上作俳，跨驴直登轩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将谓有脚者尽上得。”荐者少沮。

文及甫

文及甫，潞公子也，二十八岁，以直龙图阁知陕州，士论少之。郡僚戏云：“本州公筵，客将司奉台旨吃炒剥。”当时传以为笑。

钱 遹

钱遹田家子，高科朊仕，性甚鲁。每遇失汗，则负重走斋中，汗出乃苏。既为禁从，犹如此，或取十余千钱，就帐内荷之以作力。诸方不载此法，但人生恶安逸、喜劳动，惜乎非中庸也。轻薄子以为此出汗方，编入御药院，可一笑，故记之。

误取父柩

元祐间有大臣，不欲书名氏。父尝贬死朱崖，寓柩不归。既贵，自过海迎取。已更数十年，无识其父柩者，于僧房中有数棺，枯骨无款记，不获已乃挈一棺归，与其母合葬。后竟传误取僧骨来。绍圣初，言者欲蒌斐，以无验不敢举。

酒食地狱

杭州繁华，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东坡倅杭，不胜杯酌，诸

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后袁毂倅杭，适与郡将不协，诸司缘此亦相疏，袁语所亲曰：“酒食地狱，正值狱空。”传以为笑。

李章巧口乞鱼

苏州李章，以口舌为生计，介甫集有《李章下第》诗，亦才子也。尝游湖州，人皆厌其乞索。曾诣富人曹监簿家，曹方剖嘉鱼，闻其来，遽匿鱼出对之，章已入耳目。既坐，曹与论文，不及他事，冀其速去，谈及介甫《字说》，章因言：“世俗讹谬用字，如本乡苏州，篆文鱼在禾左，隶书鱼在禾右，不知何等小子，移过此鱼。”曹拊掌，共匕箸。

郭进戒子

昔有郭巨公进建第，落成日，设诸匠列坐于子弟右。或以为不可，巨公指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卖屋者，固自有序。”识者以为名言，可为破家子戒。

苏掖置产

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家富甚啬。每置产，吝不与直，争一钱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时以微资取奇货。尝买别墅，与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辈他日卖之，亦得善价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竞传其语。

郎忠厚富贵亲情

钱塘郎忠厚，游当涂诸公间，颇稔熟，好叙亲旧，见势位无不纳拜者。至人失势，则相疏。时人目之为“富贵亲情”。

润州监征与务胥合盗官钱

润州一监征，与务胥盗官钱，皆藏之胥家，约曰：“官满分以装我。”胥伪诺之。既代去，卒不与一钱，监征不敢索，悒悒渡扬子江，竟卒于维扬。胥得全赃，遂富，告归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见监征褰帏而入，即诞子，甚慧。长喜书，胥使之就学。二十岁登第，胥大喜，尽鬻其产，挈家至京师，为桂玉费。其子调官南下，已匮乏，至维扬病亡。胥无所归，贫索无聊，悔悟而卒。

赵廷臣

赵廷臣故渝州洞蛮，与诸酋约降朝廷。至洞，赵乃率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以为己功，又尽得其财物。故廷臣世资高，筮仕被擢用。生子谂，少年及第，几为殿魁；未三十岁，升朝为国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自河东提刑配琼州，母、妻、妹分配岭外，家资没官。识者谓谂等乃诸洞酋后身。

沈括妻妒暴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为闻人。晚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存中时往赒给，张知辄怒，因诬长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责安置秀州。张时时步入府中，诉其夫子，家人辈徒跣从劝于道。先公闻之，颇怜仲姊，乃夺之归宗。存中投闲十余年，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或疑平日为张所苦，又在患难，方幸相脱，乃尔何耶？余以为此妇妒暴，非碌碌者，虽死魂魄犹有凭藉。

胡宗甫妻

胡宗甫妻张氏，极妒。元丰中官京局，母氏常过其家。有小婢云英行酒，与主人相顾而笑，张见而嫌之。婢亦觉，是夕，自缢于厕。家人惊告，张饮嚼自如。母氏不遑处，乃归。明年，张之爱女病，作婢语责张曰："我由尔死，尚未足道；既闻之，饮食笑乐安忍耶？必令主死，尔诸子继之，使尔子然无聊，以偿我昔痛！"未几，宗甫捐馆，张遽出京还常州，三子尽亡，姑妇四人孀居。张晚年病发，宛转哀鸣，求诸婢饃饲扶掖，或责以前事，则流涕无语，如是十余年乃卒。

王韶多杀伐之报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一日问长老祖心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灭乎？"心曰："今有人，贫负债，及富贵而债主至，还否？"韶曰："必还。"曰："然则闻道矣，奈债主不相放何耶！"未几，疽发于脑卒。

倡 妇

倡妇，州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择姿容，习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好，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

男 倡

书传载弥子瑕、闳、籍孺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郡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倡，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

佚文

杨鼎臣葬母

绵州杨鼎臣，年十余岁，所生母死，殡菜园中。后十年登第，调官，欲积俸营葬，凡两任，不能办。后改官知彭州九陇县，升朝为安倅，追赠所生邑号，方获襄事。杨每惧微时草率，棺衾不如法。既彻面衣若生，衣装俨然，盖已三十年。杨抱持恸绝，奉尸易衣而葬，观者感叹，诚孝之报如此。

《永乐大典》卷一○八一三，题《积俸葬母》

姚舜仁明堂议

崇宁初，姚舜仁献明堂议，以秘书少监修建明堂，专掌制度。姚议太室用茅覆，尊尧制也，竟不成。政和初，睿断天成，遂建合宫之制，不用茅，可见姚论之迂。亲祠北郊，自祖宗以来不得定议，议者多曰："天子祭天地，大裘而冕。"传云："大裘，黑羔裘也。"夏至极暑，至尊御羔裘不便，遂中辍。政和初，始定夏祭之礼。圣人之于天道，宜自得之。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七七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　撰

高克勤　校点

校点说明

《老学庵笔记》十卷，宋陆游撰。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著述繁富，现存作品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和《老学庵笔记》等。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所著的笔记。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夏，陆游命名自己的书室为“老学庵”，自言“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命庵”（《剑南诗稿》卷三三《老学庵》诗自注）。这部笔记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老学庵笔记》所记内容，多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记录了当时大量的史实和掌故，可补正史之阙，而且反映了陆游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也是研究陆游及其作品的重要资料。作者既富诗人之才，又具史家之识，因此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颇富文学色彩。书中每条记载，少则二三十字，多至三四百字，文笔简练，语言隽永，耐人寻味。前人对此书的评价一直较高。宋人陈振孙称陆游“生识前辈，年登耄期，所记所闻，殊可观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又云：“《宋史·艺文志》又载游《山阴诗话》一卷，今其书不传，此编论诗诸条，颇足见游之宗旨，亦可以补诗话之阙矣。”（卷一二一子部杂家类）清人李慈铭亦云：“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越缦堂读书记》）总之，在宋人笔记中，本书是较有价值的一种。

《老学庵笔记》，陆游生前并未刊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由其子陆子遹刻印，共十卷，是为陆氏家刻本。明代此书以收入会稽商濬所刻《稗海》中的流行较广。清代毛晋《津逮秘书》所收即据《稗海》本，并以景宋本作校勘；后来的《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本所收，均据《津逮秘书》本覆印。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辑据陆氏家刻本钞的穴

砚斋钞本为底本，校以清人何焯（义门）校本和《津逮秘书》等本，印入《宋人小说》丛书中。本书此次整理，即以商务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择善而从，凡底本有误者皆径加改正，不出校记。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老学庵笔记》有《续笔记》二卷，但今已不见。根据本丛书体例，此次整理只收录《老学庵笔记》全文，不作补遗辑佚，谨此说明。

卷第一

徽宗南幸至润，郡官迎驾于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顶轿子，一宦者立轿旁呼曰：“道君传语，众官不须远来！”卫士胪传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还京，服栗玉并桃冠、白玉簪、赭红羽衣，乘七宝辇。盖吴敏定仪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建炎苗、刘之变，内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扬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还行在，尚未得对，亦死焉。又有萧守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绌为外郡监，当前一日出城遂免。

临安父老言，苗、刘戕王渊在朝天门外，今都进奏院前。然《日历》及诸公记录皆不书，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录谓“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盗如钟相、杨么乡语谓幼为么。战船有车船、有桨船、有海鳅头，军器有拏子、其语谓拏为饶。有鱼叉、有木老鸦。拏子、鱼叉以竹竿为柄，长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敌。程昌禹部曲虽蔡州人，亦习用拏子等，遂屡捷。木老鸦一名不藉木，取坚重木为之，长才三尺许，锐其两端，战船用之尤为便习。官军乃更作灰炮，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欲效官军为之，则贼地无窑户，不能造也，遂大败。官军战船亦仿贼车船而增大，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至完颜亮入寇，车船犹在，颇有功云。初张公之行，赵元镇丞相以诗送之云：“速宜净扫妖氛了，来看钱塘八月潮。”

鼎、澧群盗，惟夏诚、刘衡二砦据险不可破。二人每自咤

曰：“除是飞过洞庭湖。”其后卒为岳飞所破，盖语谶云。

赵元镇丞相谪朱崖，病亟，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镇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发，东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㸆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餶子、臆饼、白胡饼、鐶饼淳熙 。

绍兴辛酉与虏交兵，虏遁，议者谓当取寿、颍、宿三州屯重兵，然后淮可保；淮可保，然后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为险固，其受敌惟东北两面而壕堑重复，皆可坚守。至绍兴间，已二百余年，所损不及十之一。

汉人入仕，有以赀为郎者，司马相如、张释之是也；有入钱入谷赏以官者，卜式、黄霸是也。入钱谷则今买官之类，以赀则非也。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黄元晖为左司谏，论事忤蔡氏，谪昭、潭，后复管勾江州太平观。谢表曰：“言之未尽，悔也奚追。”

张芸叟作《渔父》诗曰：“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保甲元无籍，青苗不著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盖元丰中谪官湖湘时所作。东坡取其意为《鱼蛮子》云。

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明州江瑶柱有二种：大者江瑶，小者沙瑶。然沙瑶可种，逾年则成江瑶矣。海桧亦有二种。海桧夭矫坚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桧。海桧绝难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桧也。

晁以道为明州船场，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访之，坐间小雨，以道语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当之，必验无疑，君宜戒之。”士人辞去，至港口，践滑而仆，胫几折，疗治累月乃愈。

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谓朱衣吏及金带也。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仁宗赐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长也。其后“世”字之曾孙，又曰“伯”，则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校场大阅。是日，上早膳毕出郊，从驾臣僚及应奉官并戎服㩦带子著靴。大阅毕，丞相、亲王以下赐茶。是日驾出丽正门，入和宁门，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战船，略计其费四百料。八艣战船长八丈，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四艣海鹘船长四丈五尺，为钱三百二十九贯。

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常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公又笑曰：“自首减等。”

秘阁有端砚，上有绍兴御书一“顽”字。唐有准敕恶诗，今又有准

敕顽砚耶。

潘子贱《题蔡奴传神》云："嘉祐中，风尘中人亦如此。呜呼盛哉！"然蔡实元丰间人也。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

绍圣、元符间，汪内相彦章有声太学，学中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伸字彦时，亦新安人，终符宝郎。

曾文清夙兴诵《论语》一篇，终身未尝废。

先左丞言：荆公有《诗正义》一部，朝夕不离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谓荆公忽先儒之说，盖不然也。

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捷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

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然比其去，义士匿之获免者，犹七百人，人心可知。

国初，《韵略》载进士所习有《何论》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习《何论》一首。《何论》盖如"三杰佐汉孰优"、"四科取士何先"之类。

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予少时与之同在敕局，为删定官。谈经义滚滚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云。

张芸叟过魏文贞公旧庄，居者犹魏氏也。为赋诗云："破屋居人少，柴门春草长。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此犹未失为农。神宗夜读《宋璟传》，贤其人，诏访其后，得于河朔，有裔孙曰宋立，遗像、谱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军矣。欲与一武官，而其人不愿，乃赐田十顷，免徭役杂赋云。其微又过于魏氏，言之可为流涕。

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则实曰重熙。建中靖国后，虏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苍猝，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诏从之，实惩维扬事也。

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云："遮汉敢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许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赂虏，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独存金鱼。又执政则正透，从官则倒透。至建炎中兴，朝廷草创，犹用此制。吕好问为右丞，特赐金带。高宗面谕曰："此带朕自视上方工为之。"盖特恩也。绍兴三年，兵革初定，始诏依故事服金带。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营使，以丞相领之，执政则为副使。上御朝，御营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后三省、密院相继奏事。其重如此。

张晋彦才气过人，然急于进取。子孝祥在西掖时，晋彦未老，每见汤岐公自荐。岐公戏之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是公合作底官职。余何足道！"所称之官，盖辅臣赠父官也，意谓安国且大用耳。晋彦终身以为憾。

绍兴末，巨公丁丑生者数人。或戏以衰健放榜，陈福公作魁，凌尚书景夏末名，张魏公黜落。

绍兴末，朝士多饶州人。时人语曰："诸公皆不是痴汉。"又有监司发荐京官状，以关节，欲与饶州人。或规其当先孤寒，监司者愤然曰："得饶人处且饶人。"时传以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为光禄丞，李德远亦召为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灵幕次，李谓王曰："见公告词云：'其镌月廪，仍褫身章。'谓通判借牙绯，入朝则服绿，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见君告词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羡，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枢之字。"盖谓史丞相、张魏公也，满座皆笑。

予去国二十七年复来，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无复旧人，虽吏胥亦无矣。惟卖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话旧怆然。西湖小昭庆僧了文，相别时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与奉常诸公同检视郊庙坛

壝，过而访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遗像，乃一老僧。使今见其人，亦不复省识矣。可以一叹。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秦会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参政，委任颇专，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办，假手于士人陈丰。丰以其姓魏，遂以"晋绛和戎"对"郑公论谏"。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约、万俟元忠并拜左右揆。翰苑者仓猝取丰所作制以与沈公，而忘易晋绛、郑公之语。《实录》例载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删此一联，会去国不果。

陈福公长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议者拟其少英伟之气。予为编修官时，一日，与沈持要、尹少稷见公于都堂阁。公忽盛怒曰："张德远以元枢辄受三省枢密院诉牒，虽是勋德重望，亦岂当如此！"方言此时，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尝见此公怒也。古人有贵在于怒者，此岂是耶？

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居于新河。先君筑小亭曰千岩亭，尽见南山。公来必终日，尝赋诗曰："家山好处寻难遍，日日当门只卧龙。欲尽南山岩壑胜，须来亭上少从容。"每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谓秦相曰"咸阳"。一日来坐亭上，举酒属先君曰："某行且远谪矣。咸阳尤忌者，某与赵元镇耳。赵既过峤，某何可免？然闻赵之闻命也，涕泣别子弟。某则不然，青鞋布袜，即日行矣。"后十余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诸暨，归而言曰："泰发谈笑慷慨，一如平日。问其得罪之由，曰不足问，但咸阳终误国家耳。"

张枢密子功，绍兴末还朝，已近八十，其辞免及谢表皆以属予。有一表用"飞龙在天"对"老骥伏枥"，公皇恐，语周子充左史，托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则曰："某方丐去，恐人以为志在千里也。"

周笑解之曰："所谓志千里者，正以老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虽筋力衰，岂无报国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盖其谨如此。又尝谓予曰："先人有遗稿满箧，皆诸经训解，字画极难辨，惟某一人识之。若死，遂皆不传，岂容不亟归耶！"

汪廷俊从梁才甫辟为大名机幕，专委以修北京宫阙，凡五年乃成。岁一再奏功，辄躐迁数官。五年间，自宣教郎转至中奉大夫，其

滥赏如此。

予在南郑，见西邮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东京，群盗降附者百余万，皆谓汝霖曰宗爷爷，盖此比也。

陈莹中迁谪后，为人作石刻，自称“除名勒停送廉州编管陈某撰”。刘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虽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缄题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为愧也。孙仲益亦坐以赃罪去左字，则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左朝奉、郎，乃署衔。

予尝与查元章读《太宗实录》，有侯莫陈利用者。予问有对否，元章曰：“昨虏使有乌古论思谋可对也。”予曰：“虏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陈可析为三姓，乌古论亦然，故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喜大骂剧谈。绍兴初，招徕，直谏无所忌讳。德昭对客议时事，率不逊语，人莫敢与酬对，而德昭愈自若。晚来临安赴省试，时秦会之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有唐锡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素恶其狂，乃与坐，附耳语曰：“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然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或云房季可园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粗，束缚齐密，状如大饼^{饡}。不可遽烧，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为业者。孟蜀时，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为斧形，号“破柴都”。

谢景鱼名沦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黑，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麥}，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

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

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已。”

魏道弼参政使金人军中，抗辞不挠。虏酋大怒，欲于马前斩之，挥剑垂及颈而止，故道弼头微偏。

使虏，旧惟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不能行，良以为苦。淳熙己酉，完颜璟嗣伪位，始命三节人皆给车，供张饮食亦比旧加厚。

淳熙己酉，金国贺登宝位使，自云悟室之孙，喜读书。著作郎、权兵部郎官邓千里馆之。因游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问曰：“林公尝守临安耶？”千里笑而已。

谢子肃使虏回，云：“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单年过九十矣。”又云：“虏姓多三两字，又极怪，至有姓斜卵者。”己酉春，虏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权改作九月一日。”其内乡之意，亦可嘉也。

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

卷第二

张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血气多滞，拜则支体屈伸，气血流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

秦会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设醮于天台桐柏观。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岭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颇有俊气，问季曰：“公为太师奏章乎？”曰：“然。”士人摇首曰：“徒劳耳。数年间，张德远当自枢府再相，刘信叔当总大兵捍边。若太师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复敢与语，即上车去，醮之。明日而闻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钟山，涉锦溪，至灵泉，乃出石处，有数家专以取石为生。其佳者质温润苍翠，叩之声如金玉，然匠者颇罔之。常时官司所得，色枯槁，声如击朽木，皆下材也。

叶相梦锡尝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盖邻家。邻家讼之，谓他日且占地。叶判曰：“东家屋被西家盖，仔细思量无利害。他时折屋别陈词，如今且以壁为界。”

蜀人任子渊好谑。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其实秦会之欲害之也。郑公治蜀有惠政，人犹觊其复来，数日乃闻秦氏之指，人人太息。众中或曰：“郑不来矣。”子渊对曰：“秦少恩哉！”人称其敢言。

秦会之以孙女嫁郭知运，自答聘书曰：“某人东第华宗，南宫妙选，乃肯不卑于作赘，何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赘”字，曰：“太恶模样。”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缚得定。”闻者笑之。

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

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损宗室恩数，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于是皆散去。

吕正献平章军国时，门下客因语次，或曰：“嘉问败坏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吕惠卿，何况族党？此人妄意迎合，可恶也。”公又不答。既归，子弟请问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多训戒语，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子美诗为签，亦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曰：“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予读之惕然。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负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举过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长，病右臂，以左手握笔，而字法劲健过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犹是自幼习之。梁子辅年且五十，中风，右臂不举，乃习用左手。逾年，作字胜于用右手时，遂复起作郡。

赵广，合淝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不知其数。尝见蜀将吴珙被赐数百绹，皆经奉御者。寿皇即位，惟临朝服丝鞋，退即以罗鞋易之。遂废此局。

今上初即位，诏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进素膳。

旧制：皇帝曰“御膳”，中宫曰“内膳”。自寿成皇后初立，恳辞内膳，诏权罢。今中宫因之。

驾头，旧以一老宦者抱绣裹兀子于马上，高庙时犹然。今乃代以

阁门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圣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赐宴罢，有振武都头卒，不堪一行人须索，忽操白刃入斫圣美。其子冒死直前护救，中三刀，左臂几断。虞候卒继至，伤者六人，死者一人，圣美脑及耳皆伤甚。明日，不能与虏使相见，告以冒风得疾。虏使戏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前辈传书，多用鄂州蒲圻县纸，云厚薄紧慢皆得中，又性与面黏相宜，能久不脱。

刘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雠，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筑阁贮之。

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状榜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榜子，几与胥史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哓哓久之乃已。

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醉时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恸哭，达旦乃下。又尝醉赴汴水。适遇客舟，救之获免。

徐师川长子璧，字待价，豪迈能文辞。尝作书万言，欲投匦，极言时政，无所讳避。师川偶见之，大惊，夺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读书，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才三四行，性之已尽一纸。后生有投贽者，且观且卷，俄顷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轻薄，遂多谤毁，其实工拙皆能记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

先君言：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然绍兴中，予造朝，已不复喏矣。淳熙末还朝，则迎驾起居，阁门亦喝唱喏，然未尝出声也。又绍兴中，朝参止磬折遂拜，今阁门习仪，先以笏叩额，拜拜皆然，谓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拜宫、德寿殿二额，皆寿皇御书，旁署"臣某恭书"四字。今重华宫、重华殿二额，亦用此故事，今上御书。

予初见《梁·欧阳颀传》，称颀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及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亦颇精，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阳卢秀才墓志》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盖谓世虽农夫、卒伍，下至臧获，皆能言孔夫子，而卢生犹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学也。若曰周公、孔子，则失其指矣。

《酉阳杂俎》云："茄子一名落苏。"今吴人正谓之"落苏"。或云钱王有子跛足，以声相近，故恶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兴颂》，刻之瞿唐峡峭壁上。明年峡涨，有龙起硖中，适碎石壁，亦可异也。方刻石时，有夔州司理参军以恩榜入官，权教授，出赋题曰："歌颂大业刻金石。"或恶其佞，谓之曰："韵脚当云：'老于文学，乃克为之。'"闻者为快。

秦会之当国，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斩马刀，邀于望仙桥下斫之，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诛死。其后秦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挺卫之。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

吕元直作相，治堂吏绝严。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颊。吏官品已高，惭于同列，乃叩头曰："故事，堂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如苍头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体。"吕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屦行泥泞中，此何等时，汝乃要存事体？待朝廷归东京了，还汝事体未迟。"众吏相顾称善而退。

秦会之问宋朴参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对曰："太师过郭子仪，不及张子房。"秦颇骇曰："何故？"对曰："郭子仪为宦者发其先墓，无如之何；今太师能使此辈屏息畏惮，过之远矣。然终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勋业，太师是去不得底勋业。"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骤荐用至执政。秦之叵测如此。

洪驹父窜海岛，有诗云："关山不隔还乡梦，风月犹随过海身。"《北户录》云："岭南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据

此，即东坡先生所记盘游饭也。二字语相近，必传者之误。

护圣杨老说：“被当令正方，则或坐或睡，更不须觅被头。”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后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予虽未之试，然觉其言之有味。后读李端叔诗云：“粥后复就枕，梦中还在家。”则固有知之者矣。

陂泽惟近时最多废。吾乡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阆州南池亦数百里，今为平陆，只坟墓自以千计，虽欲疏浚复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镜湖之比。成都摩诃池、嘉州石堂溪之类，盖不足道。长安民契券，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盖尽为禾黍矣。而兴庆池偶存十三，至今为吊古之地云。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炰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炰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归乡，幕客来，亦必著帽与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从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别邻曲。民家或留以酒，亦为尽欢，未尝遗一家也。其归亦然。

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江渎庙西厢有壁画犊车，庙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车子也。”

吴幾先尝言：“参寥诗云：‘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时，不当云‘无数满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临平山下路’，则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记得熟，

故以五月为胜，不然止云六月，亦岂不佳哉！”

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亦甚工，但诚不免俗耳。

慈圣曹太后工飞白，盖习观昭陵落笔也。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今不知何在矣。

贾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孙也。资禀甚豪，尝谓仕宦当作御史，排击奸邪，否则为将帅攻讨羌戎，余不足为也。故平居惟好猎，常自饲犬。有妾焦氏者，为之饲鹰鹞。寝食之外，但治猎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彦国勤王不进，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责之，且约不复饷其军。彦国愧而去。及张邦昌伪赦至，率郡官哭于天庆观圣祖殿，而焚其赦书伪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试才一郡，而所立如此。许、颍之间猎徒谓之贾大夫云。

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喙于翼间。

陈亚诗云：“陈亚今年新及第，满城人贺李衙推。”李乃亚之舅，为医者也。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谓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然北方人市医皆称衙推，又不知何谓。《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邽、张遇以下，皆有之。李黄门邦直在真定，尝寄先左丞以陈赡墨四十笏，尽以为伯祖寿。晚年择取尤精者，作两小箧，常置卧榻，爱护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举箧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宝，汝宜谨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时，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方务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宫桧至多。桧花开时，蜜蜂飞集其间，不可胜数。作蜜极香而味带微苦，谓之桧花蜜，真奇物也。欧阳公守亳时，有诗曰："蜂采桧花村落香。"则亦不独太清而已。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华喜读书，每语人曰："天上无凡俗仙人。"此妙语也。仙传载：有遇神仙，得仙乐一部，使献诸朝，曰："以此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虚遇异境，有人谓之曰："此稚川仙府也。"正始乃年号，稚川乃人字，而其言乃如此，岂道华所谓"凡俗仙人"耶？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后少缓，而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又久之，而北取燕、蓟，调发非常，动以军期为言。盗贼大起，驯至丧乱，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

本朝废后入道，谓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华阳教主，其实乃一师号耳。政和后，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华宫，遂去教主之称，以避尊号。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

卷第三

任元受事母尽孝，母老多疾病，未尝离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饮食，或以燥湿，或以语话稍多，或以忧喜稍过。尽言皆朝暮候之，无毫发不尽，五脏六腑中事皆洞见曲折，不待切脉而后知，故用药必效，虽名医不迨也。”张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辞曰：“尽言方养亲，使得一神丹可以长年，必持以遗老母，不以献公。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耶？”魏公太息而许之。

僧法一、宗杲自东都避乱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黄金钗，每自检视。一伺知之。杲起奏厕，一亟探钗掷江中。杲还，亡钗，不敢言而色变。一叱之曰：“与汝共学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适已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礼而行。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喜栽花酿酒以延客，居于观之东廊。一日，有道人状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数日乃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号落托者谋乱，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以不知谋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绝往还。忽有一道人，亦美风表，多技术，观之西廊。道士曰：“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曰：“我坐接无赖道人，几死于囹圄，岂敢复见汝耶！”因大骂，阖扉拒之。而此道人盖永嘉人林灵噩也。旋得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必厚报之。若水乘驿赴阙，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视殿修撰，父赠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尝骂之，朝夕忧惧。若水为挥解，且以书慰解之，始少安。观中人至今传笑。

老叶道人，龙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尝有疾。居

会稽舜山，天将寒，必增屋瓦，补墙壁，使极完固。下帷设帘，多储薪炭，杜门终日，及春乃出。对客庄敬，不肯多语。弟子曰小道人，极愿悫，尝归淮南省亲。至七月望日，邻有住庵僧，召老叶饭。饭已，亟辞归。问其故，则曰："小道人约今日归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岂能必如约哉！"叶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尝妄也。"僧乃送之归。及门，小道人者已弛担矣。予识之已久，每访之，殊无他语。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才入门，即引入卧内，烧香，具道其遇师本末，若先知者，亦异矣夫。

韩退之诗云："夕贬潮阳路八千。"欧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谓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为歇后，非也。《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论语》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会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王会以妇弟为亲客，郭知运以离婚为逐客，吴益以爱婿为娇客，施全以剸刃为刺客，李季以设醮奏章为羽客，某人以治产为庄客，丁禩以出入其家为狎客，曹泳以献计取林一飞还作子为说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怀鸡絮，号恸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遗之，遂为吊客，足十客之数。

乡里前辈虞少崔言，得之傅丈子骏云："《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非箕子语也。至'曰皇极之敷言'，以'曰'发之，则箕子语。"傅丈博极群书，少崔严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详叩尔。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郡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竖琟耳，待以通判，已是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雍容终礼。既退，遂奏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

秦会之初赐居第时，两浙转运司置一局曰箔场，官吏甚众，专应副赐第事。自是讫其死，十九年不罢，所费不可胜计。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谓之童夫人，盖小名也。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

张文潜言："王中父诗喜用助语，自成一体。"予按，韩少师持国亦喜用之，如"酒成岂见甘而坏，花在须知色即空"；"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不尽良哉用，空令识者伤"；"用舍时焉耳，穷通命也欤"。

岑参在西安幕府，诗云："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韦应物作郡时，亦有诗云："宁知故园月，今夕在西楼。"语意悉同，而豪迈闲澹之趣居然自异。

童贯既有诏诛之命，御史张达明持诏行。将至南雄州，贯在焉。达明恐其闻而引决，则不及正典刑，乃先遣亲事官一人，驰往见贯，至则通谒拜贺于庭。贯问故，曰："有诏遣中使赐茶药，宣诏大王赴阙，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贯问："果否？"对曰："今将帅皆晚进，不可委寄，故主上与大臣熟议，以有威望习边事，无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贯乃大喜，顾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达明乃至，诛之。贯既伏诛，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银镜，径三四尺，俄而敛缩不见。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以生油、水银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达明恐亡之，乃置首函于竹轿中，坐其上。然所传盖妄也。

张达明虽早历清显，致位纲辖，然未尝更外任。奉祠居临川，郡守月旦谒之，达明见其驺导，叹曰："人生五马贵。"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吕居仁用此意作诗云："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

汤岐公自行宫留守出守会稽，朝士以诗送行甚众。周子充在馆中，亦有诗而亡之。岐公以书再求曰："顷蒙赠言，乃为或者藏去。"子充极爱其遣辞之婉。

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间数言信中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徐师川以鲁直甥召用，至翰林学士。上从容问信中谓谁。师川对曰："岭外荒陋无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时为福建兵钤，终不能自达而死。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华州以华山得名，城中乃不见华山，而同州见之。故华人每曰：“世间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华山。”张芸叟守同，尝用此语作绝句，后二句云：“我到左冯今一月，何曾得见好孱颜。”盖同州亦登高乃见之尔。

淳化中，命李至、张洎、张佖、宋白修《太祖国史》。久之，仅进《帝纪》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吴淑修《太祖国史》，亦终不成。元丰中，命曾巩独修《五朝国史》，责任甚专，然亦仅进《太祖纪叙论》一篇，纪亦未及进，而巩以忧去，史局遂废。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尝住余姚法性，贫甚，有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后住雪窦，雪窦在四明，与天童、育王俱号名刹。一日，同见新守，守问天童觉老：“山中几僧？”对曰：“千五百。”又以问育王谌老，对曰：“千僧。”末以问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亚，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复拱手曰：“敝院是实数。”守为抚掌。

处士李璞居寿春县，一日登楼，见淮滩雷雨中一龙腾拏而上。雨霁，行滩上，得一蚌颇大。偶拾视之，其中有龙蟠之迹宛然，鳞鬣爪角悉具。先君尝亲见之。

晏安恭为越州教授，张子韶为佥判。晏美髯，人目之为晏胡。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张戏之曰：“来何晏乎？”满座皆笑。

晏景初尚书请僧住院，僧辞以穷陋不可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乎？”景初曰：“有面则拙妇亦办矣。”僧惭而退。

蜀俗厚。何耕类省试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时名，会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贺，而不议其偶近暗号也。师浑甫本名某，字浑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此事若在闽、浙，讼诉纷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庙闻其清修独处，甚爱之。一日因得对，褒谕曰：“闻卿出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起莘顿首谢。未几，遂擢为谏官。张真父戏之曰：“吾蜀人如刘韶美、冯圜仲及仆，盖皆无妻妾，块然独处，与君等耳。君乃独以此见知得拔擢，何也？当挝登闻鼓诉之。”因相与大笑而罢。起莘方为

言事官，而真父戏之如此，虽真父豪气盖一时，亦可见向来风俗之厚。

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

徽宗南幸还，至泗州僧伽塔下，问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锡杖者何人？”对曰：“是名木义，盖僧伽行者。”上曰：“可赐度牒与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泸州自州治东出芙蕖桥，至大楼曰南定，气象轩豁。楼之右，缭子城数十步，有亭，盖梁子辅作守时所创，正面南下临大江，名曰来风亭。亭成，子辅日枕簟其上，得末疾，归双流。蜀人谓亭名有征云。

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至泸、叙间卖之，一枝才四五钱。以坚润细瘦、九节而直者为上品。蛮人言语不通，郡中有蛮判官者为之贸易。蛮判官盖郡吏，然蛮人慑服，惟其言是听。太不直则亦能群讼于郡庭而易之。予过叙，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佛殿。西庑有一堂，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剧呼大笑，声如野兽，宛转毡上，其意甚乐。椎髻獠面，几不类人。见人亦不顾省。时方五月中，皆被毡毳，臭不可迩。

孔安国《尚书序》言：“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隶为隶书，古为科斗。盖前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以便读诵。近有善隶者，辄自谓所书为隶古，可笑也。

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后复止用双书，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师当国，有谄者尝执政矣，出为建康留守，每发一书，则书百幅，择十之一用之。于是不胜其烦，人情厌患，忽变而为札子，众稍便之。俄而札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而谢贺之

类为双书自若。绍兴末，史魏公为参政，始命书吏镂版从邸吏告报，不受双书，后来者皆循为例，政府双书遂绝。然笺启不废，但用一二矮纸密行细书，与札子同，博封之，至今犹然。然外郡则犹用双书也。

元丰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观佛书，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遣人就蒋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两版相合，以片纸封其际者。久之，其制渐精。或又以缣囊盛而封之。南人谓之简版，北人谓之牌子。后又通谓之简版，或简牌。予淳熙末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简版几废，市中遂无卖者。而纸肆作手简卖之，甚售。

士大夫交谒，祖宗时用门状，后结牒“右件如前谨牒”，若今公文，后以为烦而去之。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刺或云状。亦或不结衔，止书郡名，然皆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今犹有藏之者。后又止行门状，或不能一一作门状，则但留语阍人云：“某官来见。”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绍兴初乃用榜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

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薄，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大喜其说，每见亲友蓄丹，无多寡，尽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惊骇，急告以不宜多服。之道大笑不顾，然亦不为害，此盖禀赋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丝子凡数年，所服至多，饮食倍常，气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肿。急视之，随视随长，赤焮异常，盖大疽也。适四、五月间，金银藤开花时，乃大取，依良方所载法饮之。两日至数斤，背肿消尽。以此知非独金石不可妄服，兔丝过饵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医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痫疾，危甚，群医束手，虞世独以为必无可虑。不三日，王薨。信乎医之难也。

佛经戒比丘非时食，盖其法过午则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谓之非时。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谓勤苦不游嬉也。馆中著庭有园，每会饭罢，辄相语曰：“今日窥园乎？”此二事甚相类。

范丞相觉民拜参知政事时，历任未尝满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实专其事，长贰皆取决焉。梁师成为秘书省承受，坐于长贰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学士院而已。

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犹稍与外庭异。童贯真为太师，领枢密院，振古所无。

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阙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

蜀孟氏时，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数百房，皆并蒂。图其状于圣寿寺门楼之东颊壁间，谓之《瑞百合图》，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无世无之。

曹孝忠者，以医得幸。政和、宣和间，其子以翰林医官换武官，俄又换文，遂除馆职。初，蜀人谓气风者为云，画家所谓赵云子是矣。至是京师市人亦有此语。馆中会语及宸翰，或谓曹氏子曰："计公家富有云汉之章也。"曹忽大怒曰："尔便云汉！"坐皆惘然，而曹肆骂不已。事闻，复还右选，除阁门官。

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静节钺致仕，居长安村墅。一夕，旌节有声，甚异，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时，安重诲、王峻皆尝有此异，见《周太祖实录》，二人者皆得祸。彝叔虽自是登枢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时，有华山道人献诗曰："北蕃群犬窥篱落，惊起南朝老大虫。"

崇宁中，长星出，推步躔度长七十二万里。

卷第四

谒丞相，虽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经筵或内祠奉朝请；班退，亦与从官同，卷班而出。三公无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与贵戚诸人杂立。

故相、前执政入朝，当张盖，史魏公始撤去。见任执政为宣抚使，旧用札子，关三省、枢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

百官入殿门，阁门辄促之曰："那行。那去声，若云糯。"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朝仪寖有不同，唯此声尚存。

四川宣抚使置司利州或兴元府，以见任执政为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抚司，当用申状，而倔强不伏。又以见任执政无用牒之理，于是但为申宣抚某官，不肯申宣抚司。此当拒而不受，或闻之朝廷，而宣抚使依违不能问也。

李公择、孙莘老平时至相亲厚，皆终于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择卒；三日，莘老卒，先后才一日。

曾子宣以大观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开以三日卒，先后才一日。

蔡京祖某、父准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张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府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亡后，可哀也。

予年十余岁时，见郊野间鬼火至多，麦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复不见。盖是时去兵乱未久，所谓人血为磷者，信不妄也。今则绝不复见，见者辄以为怪矣。

太母，祖母也，犹谓祖为大父。熙宁、元丰间称曹太皇为太母。元祐中，称高太皇为太母，皆谓帝之祖母尔。元符中谓向太后为太

母，绍兴中谓韦太后为太母，则非矣。

宣和末，郑伸自检校太师，忽落检校为真太师，国初以来所无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庙所以养慈圣、光献者，备极隆厚，佾官至中书令，会慈圣上仙，佾解官行服。服阕，当还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带三省长官，例换开府仪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济阳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后岂可用哉？

建炎大驾南渡后，每边事危急，则住常程，谓专治军旅，其他皆权止施行。又急则放百司，谓官吏权听自便。幸明州时，吕相欲并从官听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驾驻跸南京、扬州，而东京置留守司。则百司庶府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后大驾幸建康、会稽，而六宫往江西，则亦分为二：曰“行在某司”、“行宫某司”。已而大驾幸建康，六宫留临安，则建康为行在，临安为行宫。今东京阻隔，而临安官司犹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复也。

郭子仪三十年无缌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枢密逾二纪无功缌之戚，乃近岁事也。

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宴诗》云：“狻猊对立香烟度，鸳鸯交飞组绣明。”今宝玉大弓之盗未得，而奉使至虏庭，率见之，真卿大夫之辱也。

南齐胡谐之谮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问。谐之曰：“见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赐死。绍圣中，谪元祐大臣过岭，吕吉甫闻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笞而遣之。”

颜夷仲为少蓬，尚无出身，久之乃赐第，除西掖。

予在严州时，得陆海军节度使印，藏军资库，盖节度使郑翼之所赐印也。翼之南渡后死。

辰、沅、靖州蛮有犵狫，有犵獠，有犵榄，有犵㹠，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其负物则少者轻，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妇人负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忿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

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阳怒却之，邻里共劝，乃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上元则入城市观灯。呼郡县官曰大官，欲人谓已为足下，否则怒。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诸蛮惟犵狫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

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吴元中丞相在辟雍，试经义五篇，尽用《字说》，援据精博。蔡京为进呈，特免省赴廷试，以为学《字说》之劝。及作相，上章乞复《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择之时为左相，语人曰："吴相此举，虽汤、武不能过。"客不解。择之曰："逆取而顺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谋劫虏寨，钦庙以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坚。及平仲败，彝叔乃请速再击之，曰："今必胜矣。"或问："平仲之举为虏所笑，奈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胜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惧，无能用者。彝叔可谓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谢宫祠表》云："杂宫锦于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于茅舍，更觉身荣。"时叹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马，傥邂逅于初心。"尤佳。

秘书新省成，徽庙临幸，孙叔诣参政作贺表云："蓬莱道山，一新群玉之构；勾陈羽卫，共仰六飞之临。"同时无能及者。

钱逊叔侍郎，少时溯汴，舟败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犹苦腰痛，不悟其故。视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识，若擎其腰间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会稽法云长老重喜，为童子时，初不识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诗。其警句云："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缝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辟修撰守会稽，闻喜名，一日

召之与游蕺山上方院，索诗。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观山外山。”盖戏用公辟体也。

吕吉甫在北都，甚爱晁之道。之道方以元符上书谪官，吉甫不敢荐，谓曰：“君才如此，乃自陷罪籍，可惜也。”之道对曰：“咏之无他，但没著文章处耳。”其恃气不挠如此。

晁之道与其弟季比同应举，之道独拔解。时考试官葛某眇一目，之道戏作诗云：“没兴主司逢葛八，贤弟被黜兄荐发。细思堪羡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

张文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起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讥其似猫也。

白乐天有《忠州木莲》诗。予游临邛白鹤山寺，佛殿前有两株，其高数丈，叶坚厚如桂，以仲夏发花，状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时有声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尝见。

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

旧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仆射则去姓。元丰新制，以仆射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间不复用尔。

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方集议时，中司误。以“驳”为剥。众虽知其非，畏中司者护前，遂皆书曰“剥”，可以一笑。

余深罢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实绝大而美，名曰“亮功红”。“亮功”者，深家御书阁名也。靖康中，深谪建昌军。既行，荔枝不复实。明年，深归，荔枝复如故。乃知世间富贵人，皆有阴相之者。

绍圣中，蔡京馆辽使李俨，盖泛使者，留馆颇久。一日，俨方饮，忽持盘中杏曰：“来未花开，如今多幸。”京即举梨谓之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宣和末，黄安时曰：“乱作不过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将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久无事乎！”

唐拾遗耿纬《下邽喜叔孙主簿郑少府见过》诗云：“不是仇梅至，何人问百忧。”苏子由作绩溪令时，有《赠同官》诗云：“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穟欲蚕眠。”盖用纬语也。近岁，均州版本辄改为“仇香”。

僧宗昂住会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复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马子约题诗法堂壁间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鹓鹭群飞竞刺天。黄纸除书犹到汝，固知清世不遗贤。”

慎东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钱塘江，沙上露坐，设大酒樽，怀一杯，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顾子敦适遇之，亦怀一杯，就其樽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亦不与之语。酒尽，各散去。伯筠工书，王逢原赠之诗，极称其笔法，有曰：“铁索急缠蛟龙僵。”盖言其老劲也。东坡见其题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枯骨耳。”伯筠闻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阳有戴叔伦碑，是其遗迹。

予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入郡，过罗源县走马岭，见荆棘中有崖石，刻“树石”二大字，奇古可爱。即令从者薙除观之。乃“才翁所赏树石”六字，盖苏舜元书也。因以告县令项膺服，善作栏楯护之云。

铜色本黄，古钟鼎彝器大抵皆黄铜耳。今人得之地中者，岁久色变，理自应耳。今郊庙所制，乃以药熏染令苍黑，此何理也。

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二县矣，司封殆失职也。

蔡京为太师，赐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称“公相”。童贯亦官至太师，都下人谓之“媪相”。

馆职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钱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时，尝戏曰：“岂所谓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旧谓馆职为省官，故云。

赵相初除都督中外军事，孙叔诣参政时为学士，当制，请曰：“是虽王导故事，然若兼中外，则虽陛下禁卫三衙皆统之，恐权太重，非防微杜渐之意。”乃改为都督诸路军马。制出，赵乃知之，颇不乐。

吕居仁诗云：“蜡烬堆盘酒过花。”世以为新。司马温公有五字云：“烟曲香寻篆，杯深酒过花。”居仁盖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师川拟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傅丈子骏奏事，误称名，退而移文阁门，请弹奏。阁门以殿上语非有司所得闻，不受，子骏乃自劾。诏放罪。

从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军者，贝州也。王则据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节镇。及宣和中复幽州，乃建为永清军节度，以命郭药师。药师果亦叛，盖不祥也。

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

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至诗中作“吹愁去”，嘏诗中作“吹愁却”，“却”字为是。盖唐人语，犹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黄陵庙碑》辨“陟方”事，非也。古盖谓适远为陟，《书》曰：“若陟遐必自迩。”犹今人言上路也。岂得云南方地势下耶？

常瓌字子然，河朔人，本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虽走史铃下皆然，无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谓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汤丞相封庆国公，命下，汤公谓此仁宗赐履之国，自天圣以来无封者，欲请避之。或曰：“何执中尝封庆国公矣。”汤公曰：“执中不知引避，此何足为法哉！”卒辞之，改封岐。

古所谓长夜之饮，或以为达旦，非也。薛许昌《宫词》云：“画烛烧阑暖复迷，殿帷深密下银泥。开门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谓长夜之饮也。

王逸少《笔经》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老杜所

谓“苔卧绿沉枪”，盖谓是也。

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丝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汪彦章草赦书，叙军兴征敛，其词云：“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最为精当。人以比陆宣公兴元赦书。然议者谓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数之，又不应曰“祖宗”，彦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难也。

童汪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本谓幼而能赴国难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贯告词云“尔祖汪锜”，误也，或云故以戏之。

刘长卿诗曰：“千峰共夕阳。”佳句也。近时僧癞可用之云：“乱山争落日。”虽工而窘，不迨本句。

李后主《落花》诗云：“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未几亡国。宋子京亦有《落花》诗云：“香随蜂蜜尽，红入燕泥干。”亦不久下世。诗谶盖有之矣。

《隋唐嘉话》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犹是谤语。予读郑畋作学士时《金鸾坡上南望》诗，云：“玉晨钟韵上空虚，画戟祥烟拥帝居。极目向南无限地，绿烟深处认中书。”则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

汉隶岁久风雨剥蚀，故其字无复锋铓。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岂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尝排蔡京于钦圣太后帘前。太后不以为然，曾公论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盖禁中语，欲遣之使退，则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复留。

赵正夫丞相薨，车驾临幸。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谥中带一"正"字。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平时徽庙凡言"待理会"者，皆不许之词也。正夫遂谥"清宪"。

富郑公初请功德院，得敕额曰"奉亲"。已而乃作两院，共用一名，谓之南奉亲院、北奉亲院。

陈鲁公薨，以其遭际龙飞，又薨于位，与王岐公同，于是诏用岐公元丰末赠典，超赠太师，其他恩数皆视岐公，犹可也，及其家请谥，遂特赐谥曰"文恭"，盖亦用岐公谥。用他人之谥以为恩数，自古乌有此事哉！

谚有曰"濮州钟"，世不知为何等语。尝有人死，见阴官，濮州人也，问以此，亦不能对。予案，此事见《周世宗实录》：显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观。先是，乾明门外修太清观成，上闻濮州有大钟，声闻十里，乃命徙之，以赐是观，至是往观焉。

予参成都议幕，摄事汉嘉，一见荔子熟。时凌云山、安乐园皆盛处，纠曹何预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日相与同槃桓。薛许昌亦尝以成都幕府来摄郡，未久罢去，故其《荔枝》诗曰："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但闻名。"盖恨不及时也。每与二君诵之。东坡守杭，法外刺配颜巽父子。御史论为不法，累章不已。苏公虽放罪，而颜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药涂盐钞而用，既毁抹，赂主者浸洗之。药尽去而钞不伤，虽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众。有司稍按治，辄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党，苏某亲旧，故观望害我。"

公形状牒。时治党籍方苛峻，虽监司郡守，得其牒，辄畏缩，解纵乃已。大观中，胡奕修为提举盐事，会计已毁抹盐钞，得其奸，奏之，黥窜化州，籍没资产，一方称快。

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坏之，今复葺于旁里许。

僧可遵者，诗本凡恶，偶以“直待众生总无垢”之句为东坡所赏，书一绝于壁间。继之山中道俗随东坡者甚众，即日传至圆通，遵适在焉，大自矜诩，追东坡至前涂。而涂中又传东坡《三峡桥》诗，遵即对东坡自言：“有一绝，却欲题《三峡》之后，旅次不及书。”遂朗吟曰：“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东坡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因促驾去。观者称快。遵方大言曰：“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径至栖贤，欲题所举绝句。寺僧方砻石刻东坡诗，大诟而逐之。山中传以为笑。

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隐操不终，虽骤登侍从，眷礼优渥，然常惧谗嫉。其《寄怀》诗曰：“予生背时性孤僻，自信已道轻浮名。中途失计被簪绂，目睹宠辱心潜惊。虽从鹓鸾共班序，常恐青蝇微有声。清风满壑石田在，终谢吾君甘退耕。”其忧畏如此。又有《寄二华隐者》诗曰：“我本厌虚名，致身天子庭。不终高尚事，有愧少微星。北阙空追悔，西山羡独醒。秋风旧期约，何日去冥冥？”然其后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为轻出者之戒。世传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慵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上汪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

承平时，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绍兴初，避地东阳山中，归则亡之矣。

隆兴间，有扬州帅，贵戚也。宴席间语客曰：“谚谓‘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饭’。仆欲作一书，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书名。”通判鲜于广，蜀人，即对曰：“公方立勋业，今必无暇及此。他时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书耳。请先立名曰《逸居集》。”帅不之悟。有牛签判者，京东归正官也，辄操齐音曰：“安抚莫信，此是通判骂安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甚言语！”帅为发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晁子止云：曾见东坡手书《四州环一岛》诗，其间“茫茫太仓中”一句，乃“区区魏中梁”，不知果否。苏季真云：《寄张文潜桄榔杖》诗，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边独曳桄榔杖，林下闲寻荜拨苗。”“盛孝章”又误为“孝标”。已而悟，故尽易之。虽其家所传，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远，恐传之误也。

范至能在成都，尝求亭子名。予曰：“思鲈。”至能大以为佳。时方作墨，即以铭墨背。然不果筑亭也。

临邛夹门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幾及见之。

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不知何物语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辈，必有所据。

今官制：光禄大夫转银青，银青转金紫，金紫转特进。五代以前，乃自银青转金紫，金紫转光禄，光禄转特进。据冯道《长乐老序》所载甚详。

庄文太子，初封邓王。予为陈鲁公、史魏公言，邓王乃钱俶归朝后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邓王，当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诏，俟郊礼改封可也。”庄文竟早世。

东坡《赠赵德麟秋阳赋》云：“生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盖寓畤字也。

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肃王与沈元用同使虏，馆于燕山愍忠寺。暇日无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辞皆偶俪，凡三千余言。元用素强记，即朗诵一再。肃王不视，且听且行，若不经意。元用归，欲矜其敏，取纸追书之。不能记者阙之。凡阙十四字。书毕，肃王视之，即取笔尽补其所阙，无遗者，又改元用谬误四五处，置笔他语，略无矜色。元用骇服。

靖康兵乱，宣和旧臣悉已远窜。黄安时居寿春，叹曰：“造祸者全家尽去岭外避地，却令我辈横尸路隅耶！”安时卒死于兵，可哀也。

高宗除丧，予以礼部郎入读祝。至几筵殿，盖帝平日所御处也。

殿三间，殊非高大，陈列几席、椸枷之类，亦与常人家不甚相远。犹想见高庙之俭德也。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潘逍遥诗也。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刘随州诗：“海内犹多事，天涯见近臣。”言天下方乱，思见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见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见之于天涯乎！其爱君忧国之意，郁然见于言外。

绍兴间，复古殿供御墨，盖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双角龙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画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曰：“松当用黄山所产，此平地松岂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一日，有老道人状貌甚古，铜冠绯氅，一丫髻童子操长柄白纸扇从后。过门自言：“疾无轻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问其术。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砖灸之。祖母方卧，忽觉腹间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径去，曰“九十岁”。追之，疾驰不可及。祖母是时未六十，复二十余年，年乃八十三，乃终。祖母没后，又二十年，从兄子楫监三江盐场，偶饮酒于一士人毛氏，忽见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师灸砖事，言讫遽遁去。遍寻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为灸屋柱十余壮，脱然愈。方欲谢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为渺茫，岂不谬哉。

《齐民要术》有咸杬子法，用杬木皮渍鸭卵。今吴人用虎杖根渍之，亦古遗法。

曹咏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灵异者。咏问汪王若为对。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对曹漕。”咏以为工，遂爱之。曾觌字纯甫，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复一客至，其所狎也。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鹑脯。”觌以为嫚己，大怒，与之绝。然“鹧巴”北人实谓之“札八”。

童贯为太师，用广南龚澄枢故事；林灵素为金门羽客，用闽王时谭紫霄故事。呜呼，异哉！

元丰间，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铸三省印。米芾谓印文背戾，不利辅臣。故自用印以来，凡为相者，悉投窜，善终者亦追加贬削，其免者苏丞相颂一人而已。蔡京再领省事，遂别铸公相之印。其后，家安国又谓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窜死，二子坐诛，其家至今废。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请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十，沿路作乐，固已骇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不足，择取于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臒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

秦太师娶王禹玉孙女，故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为浙东仓司官属，郡宴必与提举者同席，陵忽玩戏，无不至。提举者事之反若官属。已而又知吴县，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县吏呼伎乐伶人，即皆驰往，无敢留者。上元吴县放灯，召太守为客，郡治乃寂无一人。又尝夜半遣厅吏叩府门，言知县传语，必面见。守醉中狼狈，揽衣秉烛出问之。乃曰："知县酒渴，闻有咸虀，欲觅一瓯。"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遣人遗之，不敢较也。

司马安四至九卿，当时以为善宦，以今观之，则谓之拙宦可也。彼汨丧廉耻，广为道径者，不数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

故都里巷间，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谓十为谌，盖语急，故以平声呼之。白傅诗曰："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宋文安公《宫词》曰："三十六所春宫馆，二月香风送管弦。"晁以道诗亦云："烦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诗。"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

周宇文护《与母阎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知萨保如此不孝。"此乃对母自称小名。南齐武帝崩，郁林王即位，明帝谋废立，右仆射王晏尽力助之。从弟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赞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劝之引决。及晏拜骠骑，谓思远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劝我自裁。若用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此乃对兄自称小名。毕景儒《幕府燕闲录》载："苏易简初及第时，与母书，自称岷岷。"亦小名也。从伯父右司，小名马哥，在京师省祖母楚国夫人。出上马矣，楚国偶有所问，自出屏后呼"马哥"。亲事官闻之，白伯父曰："夫人请吏部。"盖此辈亦习闻之也。今吴人子弟稍长，便不欲人呼其小名，虽尊者亦以行第

呼之矣。风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蜡，何嫌色似黶。"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

胡基仲尝言："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对曰："此诗至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其言羲之俗书，未为可骇也。"基仲为之绝倒。

王广津《宫词》云："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前辈尺牍有云"尊候胜常"者，"胜"字当平声读。

拄杖，斑竹为上，竹欲老瘦而坚劲，斑欲微赤而点疏。贾长江诗云："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莫嫌滴沥红斑少，恰是湘妃泪尽时。"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赏音。

唐韩翃诗云："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气格乃过本句，不谓之剽可也。

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盖眉之彭山县已无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归，道中遇异人，自称方五。见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庐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盖有缘契矣。

张文昌《纱帽》诗云："惟恐被人偷剪样，不曾闲戴出书堂。"皮袭美亦云："借样裁巾怕索将。"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得耿天骘宪竹根冠，爱咏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叹，然亦赖古多此贤也。

故都时，御炉炭率斫作琴样，胡桃纹，鹁鸽青。高宗绍兴初，巡幸临安，诏严州进炭，止令用土产，勿拘旧制。

东坡自儋耳归，至广州舟败，亡墨四箧，平生所宝皆尽，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两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闻之苏季真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绝“淡扫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无好枝”者，见于李端叔集中，然非端叔所及也。贺方回作《王子开挽词》“和璧终归赵，干将不葬吴”者，见于秦少游集中。子开大观己丑卒于江阴，而返葬临城，故方回此句为工，时少游已没十年矣。《水仙花》则不可考，然气格似山谷晚作，不类端叔也。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

姚福进者，兕麟之祖也，德顺军人，以挽强名于秦、陇间。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

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端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

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

邛州僧寺中板壁有赵谂题字。字既凡恶，语亦浅拙，不知当时何以中第如此之高。盖希时事力诋元祐，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予尝取观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阙唐讳。或谓真本，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经生书耳。

利州武后画像，其长七尺。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亦极修伟，绝与今人不类。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两肩有污迹。

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厅东廊前，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签厅乃故锦官阎。闻潼川尤多，予未见也。

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

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宫观。宣和中，晁以道知成州，有请，吏部报云："照会本官，历任已曾住宫观，不合再有陈乞。"遂致仕而归。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势险固。本朝太平兴国中，丁晋公为转运使，始迁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关使，于白帝屯兵，下临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则夔帅不能亲将，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夔州必随以破，可谓失策。大抵当时蜀已平，乃移夔州；晋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晓。若使晋、蜀复为豪杰所得，彼能据一国，独不能复徙一城以就形胜耶？若虽有外寇，而其地尚为我有，乃舍险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为哲庙言："章子厚以隐士帽、紫直掇、系绦见从官，从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曰："彼见蔡京亦敢尔乎？"京时为翰林学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锁厅举进士者，先所属选官考试所业，通者方听取解。至省试程文纰缪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赎铜放，永不得应举。

天圣间，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诏文臣许锁厅两次，武臣止许一次，其严如此。近岁泛许人应博学宏辞，遂有妄以此自称。或假手作所业献礼部，亦许试。而程文缪不可读，亦无以惩之，殆非也。

秦所作郑、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泾阳，皆以泾水为源。白渠灌泾阳、高陵、栎阳及耀州云阳、三原、富平，凡六县。斗门百七十余所，今尚存，然多废不治。郑渠所灌尤广袤，数倍于白渠。泾水乃绝深，不能复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长吉云："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白乐天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陆鲁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虚己侍郎，字公受，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后与曾致尧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诗虽工，恨哑耳。”虚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献，元献以授二宋，自是遂不传。然江西诸人，每谓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响，亦此意也。

沈义伦谥恭惠，其家诉于朝，欲带一“文”字，议者执不可而止。张知白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请改谥文正，王孝先为相，亦不肯改。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当时士大夫相谓曰：“永叔不得谥文公，此谥必留与介甫耳。”其后信然。

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李允则，真庙时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信州龙虎山汉天师张道陵后世，袭虚静先生号，蠲赋役，自二十五世孙乾曜始，时天圣八年也。今黄冠辈谓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独谓三十二代为张虚静，亦非也。

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监周甫贬坊州团练副使，擅离徙所，至鄜州谒宋太素尚书，被劾，特置不问。元祐中，陈正字无己为徐州教官，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坡先生。谏官弹之，亦不加罪。祖宗优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

欧阳公记开宝钱文曰“宋通”。予按：周显德钱文曰“周通”，故国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独开宝也。至太平兴国以后，乃以年号为钱文，至今皆然。欧公又谓宝元钱文曰“皇宋”。按《实录》所载亦同，然今钱中又有云“圣宋”者，大小钱皆有之。大钱折二，始于熙宁，则此名乃或出于熙宁以后矣。

周世宗时，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称唐国主，而周称之曰江南国主。国书之制曰：“皇帝致书恭问江南国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艺祖，于李煜则遂赐诏如藩方矣。仁宗时，册命赵元昊为夏国主，盖用江南故事。然亦赐诏，凡言及“卿”字处，即阙之，亦或以“国主”代“卿”字。当时必有定制，然不尽见于国史也。

欧阳文忠公立论《易·系辞》当为《大传》，盖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伪作韩退之《与僧大颠书》，引《系辞》谓之《易·大传》，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论，遂为之跋曰：“此宜为退之之言。”予尝得此书石刻，语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予按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之，则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为，古今一揆，可设法严绝之也。

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甚异。或云墨着楠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国姓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丰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设官始于濮安懿王，始权任甚重，颇镌损云。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祥符东封，命王钦若、赵安仁并判兖州，二公皆见任执政也；庆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兴，陈执中、范雍知永兴，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当时如何分职事？既非长贰，文移书判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皆不载，莫可考也。然当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诸公受之亦不力辞，岂在其时亦为便于事耶？宣和中复幽州，以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药师同知。既增“同”字，则为长贰，与庆历之制不同。

晁以道读《魏书》，以为魏收独无刑祸，既以寿终，又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以此攻韩退之避修史之说。然收死后，竟以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冢被发，弃骨于外，得祸亦不轻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说》无“益”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芸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为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为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

黄巢之入长安，僖宗出幸。豆卢瑑、崔沆、刘邺、于琮、裴谂、赵濛、李溥、李汤皆守节，至死不变。郑綦、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缢而死。以靖康京师之变言之，唐犹为有人也。

晋语儿、人二字通用。《世说》载桓温行经王大将军墓，望之曰：“可儿，可儿。”盖谓“可人”为“可儿”也。故《晋书》及孙绰《与庾亮笺》，皆以为“可人”。又陶渊明不欲束带见乡里小儿，亦是以“小人”为“小儿”耳，故《宋书》云“乡里小人”也。

晋人所谓“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晋年名。胡武平《上吕丞相启》云：“手提天铎，锵正始之遗音；梦授神椽，摈夺朱之乱色。”益不悟正始为年名也。

俗说唐、五代间事，每及功臣，多云“赐无畏”，其言甚鄙浅。予

儿时闻之，每以为笑。及观韩偓《金銮密记》云：“面处分，自此赐无畏，兼赐金三十两。”又云：“已曾赐无畏，卿宜凡事皆尽言。”直是鄙俚之言亦无畏。以此观之，无畏者，许之无所畏惮也。然君臣之间，乃许之无所畏惮，是何义理？必起于唐末耳。

国初，举人对策皆先写策题，然策题不过一二十句。其后策题寖多，而写题如初，举人甚以为苦。庆历初，贾文元公为中丞，始奏罢之。

故事，台官无侍经筵者。贾文元公为中丞，仁祖以其精于经术，特召侍讲迩英，自此遂为故事。秦会之当国时，谏官御史必兼经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击者，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谕之，经筵退，弹文即上。

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修官，时陈鲁公、史魏公为左右相。一日，过堂见鲁公，语少款，少稷忽曰：“穑便难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穑是右相荐，右相面上人。”又云：“穑是相公乡人，处处为人关防。”鲁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虏，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愈之言，无乃与君类耶？”一座皆笑。

吴处厚字伯固，既上书告蔡新州诗事，自谓且显擢。时已为汉阳守，比秩满，仅移卫州。予少时尝见其谢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则余人次第复用。臣有两子一婿，俱是选人，到处撞见冤仇，何人更肯提挈？”处厚本能文，而表辞鄙浅如此者，意谓太母见之易晓尔。

王黼在翰苑，尝病疫危甚，国医皆束手。二妾曰艳娥、素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讳，我辈岂忍独生！惟当俱死尔。”艳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无可奈何。姊宜自宽。”黼虽昏卧，实具闻之。既愈，素娥专房燕，封至淑人，艳娥遂辞去。及黼诛，素娥者惊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验。

蜀老言：绍兴初，漕粟嘉陵，以饷边。每一斛至军中，计其费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为帅，始议转船折运，于是费十减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

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质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方是时，性之

近在二百里内，非独博记可询，其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尽护致剡山，当路藐然不问也。

王伯照长于礼乐，历代及国朝议礼之书悉能成诵，亦可谓一时之杰。绍兴末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犹兼少卿事，可谓得人。俄坐台评去。近时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予在闽中，与何搢之同阅报状，见新进骤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进。"予怪而诘之，搢之曰："曾为朝士者，既为人所忌嫉，又多谤，故惟新进者常无患。"盖有激也。

杜诗"夜阑更秉烛"，意谓夜已深矣，宜睡，而复秉烛以见久客喜归之意。僧德洪妄云："更当平声读。"乌有是哉？

谢景鱼家有陈无己手简一编，有十余帖，皆与酒务官托买浮炭者，其贫可知。浮炭者，谓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谓之麸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则浮故也。白乐天诗云"日暮半炉麸炭火"，则其语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予游邛州天庆观，有陈希夷诗石刻云："因攀奉县尹尚书水南小酌回，舍辔特叩松扃，谒高公。茶话移时，偶书二十八字。道门弟子图南上。"其诗云："我谓浮荣真是幻，醉来舍辔谒高公。因聆玄论冥冥理，转觉尘寰一梦中。"末书"太岁丁酉"，盖蜀孟昶时，当石晋天福中也。天庆本唐天师观，诗后有文与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观都威仪何昌一也。希夷从之学锁鼻术。"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约饭，不能尽记，后卒不暇再到，至今以为恨。

予游大邑鹤鸣观，所谓张天师鹄鸣化也。其东北绝顶，又有上清宫，壁间有文与可题一绝，曰："天气阴阴别作寒，夕阳林下动归鞍。忽闻人报后山雪，更上上清宫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观，在城上，或云即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实非也。《京口记》云：晋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万岁楼》诗，见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权德舆《晚渡扬子江》诗云：“远岫有无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维语。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诗人至是，盖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初不自谓工也。东坡先生乃云：“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还俗僧》诗云：“云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日处归。”此诗盖会昌寺废佛时所作也。又有《斫竹》诗，亦同时作，云：“寺废竹色死，官家宁尔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寄悠悠。”词意凄怆，盖怜之也。至李端叔《还俗道士》诗云：“闻道华阳客，儒衣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家见鸥鸟，应愧背船飞。”此道士还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讥之耳。

闻人茂德言：“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

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姜皆是。汉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间，时闻洞中泉滴声，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鲁直题诗云：“古人题作东丁水，自古丁东直到今。我为改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杨文公《谈苑》云七月七日，误也。

马鞭击猫，筇竹杖击狗，皆节节断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

余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罚弗及嗣”，更无他语。此必绍圣、元符间有欲害元祐党人子孙者，故帝书此言，祖宗盛德如此。

故老言：大臣尝从容请幸金明池，哲庙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杨琪作龙舟，极奇丽，或请一登之，哲庙又曰：“祖宗未尝登龙舟，但临水殿略观，足矣。”后勉一幸金明，所谓龙舟，非独不登，亦终不观也。

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事见《剧谈录》。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号西台，名同而实异也。

唐人本以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谓之南省。自建炎军兴，蜀士以险远，许就制置司类试，与省试同。间有愿赴行在省试者，亦听之。蜀士因谓之赴南省，以大驾在东南也。

《北户录》云：“广人于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按此即《礼》所谓“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然则汉人以蛙祭宗庙，何足怪哉。

祖宗以来至靖康间，文武臣僚罢官，或服阕，或被罪，叙复到阙，皆有期限。如有故，须自陈给假。至建炎初，以军兴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后有特许，从便赴阙，犹降旨云：“候边事宁息日依旧。”然遂不复举行矣。

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曰：“邓，厶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邻幾《嘉祐杂志》言：“唐告身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贞元后始用绫。”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

《嘉祐杂志》云：“峨眉雪蛆治内热。”予至蜀，乃知此物实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时常有积雪，弥遍岭谷，蛆生其中。取雪时并蛆取之，能蠕动。久之雪消，蛆亦消尽。

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有天花寺。吕文靖尝题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前临一支港，与诗殊

不合，岂陵谷之变，遽已如此乎？或谓寺本在湖中，后徙于此。

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太息语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尽废，此犹存唐旧，为可喜。”前辈谓妓曰“酒纠”，盖谓录事也。相蓝之东有录事巷，传以为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

张真甫舍人，广汉人，为成都帅，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风雷，龙起剑南西川门，揭牌掷数十步外，坏“南”字，爪迹宛然，人皆异之。真甫名震。或为之说曰：元丰末，贡院火，而焦蹈为首魁，当时语曰“火焚贡院状元焦”，无能对者，今当以“雷起谯门知府震”为对。然岁余，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时，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谄者谓之玉芝。予按《酉阳杂俎》“芝白为丧”，真甫当之。

自元丰官制，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裱袴。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及大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士大夫亡失告身、批书者多；又军赏百倍平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吏辈又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齑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钝。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高宗行幸扬州，郡人李易为状元；次举驻跸临安，而状元张九成亦贯临安，时以为王气所在。方李易唱第时，上顾问：“此人合众论否？”时相对曰：“易乃扬州州学学正，必合众论。”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来，皇子不兼师傅官，以子不可为父师也。其后失于检点，乃有兼者。治平中，贾黯草《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后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悉改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师、少傅、少保，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

今参知政事恩数比门下、中书侍郎，在尚书左右丞之上，其议出于李汉老。汉老时为右丞，盖暗省转厅，可径登揆路也。吕丞相元直觉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为定制。

“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

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耶？”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曰：“终当误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动心。其家暴贵，宜哉。

杜子美《梅雨》诗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惟秋半积阴气令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

卷第七

熙宁癸丑，华山阜头峰崩。峰下一岭一谷，居民甚众，皆晏然不闻，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杂下如簸扬，七社民家压死者几万人，坏田七八千顷，固可异矣。绍兴间，严州大水。寿昌县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随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庐舍，比水退，皆不坏，则此山殆空行而过也。

韩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当蔬盘，度亦始于近时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节，外甥亦或然。或云，襄阳魏道辅家世指少一节。道辅之姊嫁子宣，故子孙肖其外氏。

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又每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晏元献诗云："红白薇英落，朱黄槿艳残。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盖亦戏述俗语耳。

欧阳公谪夷陵时，诗云："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盖夷陵县治下临峡，江名绿萝溪。自此上溯即上牢关，皆山水清绝处。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万竹间，亦幽邃可喜，峡人岁时游观颇盛。予入蜀，往来皆过之。韩子苍舍人《泰兴县道中》诗云："县郭连青竹，人家蔽绿萝。"似因欧公之句而失之。此诗盖子苍少作，故不审云。

秦会之跋《后山集》，谓曾南丰修《英宗实录》，辟陈无己为属。孙仲益书数百字诋之，以为无此事，南丰虽尝预修《英宗实录》，未久即去，且南丰自为吏属，乌有辟官之理，又无己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实，则二公俱失也。南丰元丰中还朝，被命独修《五朝史实》，许辟其属，遂请秀州崇德县令邢恕为之。用选人已非故事，特从其请，而南丰又援经义局辟布衣徐禧例，乞无己检讨，庙堂尤难之。会南丰上《太祖纪叙

论》，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缓。未几，南丰以忧去，遂已。会之但误以《五朝史》为《英宗实录》耳，至其言辟无己事，则实有之，不可谓无也。

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终。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终，谓之待旦。盖更终则上御盥栉，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于政事如此。

予儿时见宋修撰辉为先君言：“某艰难中以转饷至行在，时方避虏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吕相元直雅不相乐，乃曰：‘宋辉系直龙图阁，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与修撰。修撰与待制，亦只争一等。候更有劳，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顷予被命修《高宗圣政》及《实录》，见《日历》所载，实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庙驻跸临安，艰难中，每出犹铺沙藉路，谓之黄道，以三衙兵为之。绍兴末内禅，驾过新宫，犹设黄道如平时。明日寿皇出，即撤去，遂不复用。

族伯父彦远言：少时识仲殊长老，东坡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觔、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崇宁中，忽上堂辞众。是夕，闭方丈门自缢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胜计。邹忠公为作诗云：“逆行天莫测，雉作渎中经。沤灭风前质，莲开火后形。钵盂残蜜白，炉篆冷烟青。空有谁家曲，人间得细听。”彦远又云：“殊少为士人，游荡不羁。为妻投毒羹胾中，几死，啖蜜而解。医言复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遂弃家为浮屠。邹公所谓‘谁家曲’者，谓其雅工于乐府词，犹有不羁之余习也。”

晏元献为藩郡，率十许日乃一出厅，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论事，率因亲校转白，校复传可否以出，遂退。吕正献作相及平章军国事时，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虽从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复起一揖，未尝离席。盖祖宗时辅相之尊严如此，时亦不以为非也。

东坡诗云：“大弨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考工记》：“弓人寒奠体。”注曰：“奠，读为定。至冬胶坚，内之檠中，定往来体。”《释文》：“檠，音景。”《前汉·苏武传》：“武能网纺缴，檠弓弩。”颜师古曰：

“檠，谓辅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东坡作平声叶，盖用《汉书》注也。

丰相之于舒信道，邹志完于吕望之，其为人似不类，然相与皆厚甚，不以乡里及同僚故也。相之为中司时，犹力荐信道。志完元符中进用，则实由望之荐也。及以直谏远窜，望之坐荐非其人，褫官。谢表云：“臣之与浩，实匪素交。以其尝备学校之选于先朝，能陈诗赋之非于元祐，比缘荐士，遂取充员。岂期蝼蚁之微，自速雷霆之谴。”其叙陈终不以志完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赐诸道节度观察防团刺史知州以下贺登极进奉诏书》云：“朕仰承先训，缵嗣丕基。眷命历之有归，想寰区之同庆。卿辍由俸禄，恭备贡输，遥陈称贺之诚，知乃尽忠之节。省览嘉叹，再三在怀。”实真庙登极时诏书也。乃知是时贡物，皆守臣以俸禄自备。今既以库金为贡，而推恩则如故，可谓厚恩矣。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褫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丰七年秋宴，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是时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先楚公进《裕陵挽词》有云：“辂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二句皆当时实事也。

天圣、明道间，京师盛歌一曲曰《曹门高》未几，慈圣太后受册中宫，人以为验矣。其后宣仁与慈圣皆垂箔摄政，而宣仁实慈圣之甥，以故选配英庙，则征兆之意若曰：“曹门之高，当相继而起也。”何其神哉！

赵相挺之使虏，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堕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匕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亦效。”

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

朔，本皆中国地，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戍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托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而他大臣背约，才以币之十二减赋，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用元议。洪基亦仁厚，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故其后虏政虽乱，而人心不离，岂可谓虏无人哉！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云：“出南朝皇帝御飞白书。”六符盖为虏画策增岁赂者，然其尊戴中国尚尔如此，则盟好中绝，诚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然二公资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作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报恩。”

予幼岁侍先君避乱东阳山中，有北僧年五十余，戆朴无能，自言沈相义伦裔孙，携遗像及告身诏敕甚备。且云义伦之后，惟己独存，欲诉于朝，求一官还俗。不知竟何往也。

《诗正义》曰：“络纬鸣，懒妇惊。”宋子京《秋夜诗》云：“西风已飘上林叶，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间底事最堪恨，络纬啼时无妇惊。”其妙于用事如此。

孙少述一字正之，与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诗云：“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又云：“子今此去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其相与如此。及荆公当国，数年，不复相闻，人谓二公之交遂暌。故东坡诗云：“蒋济谓能来阮籍，薛宣真欲吏朱云。”刘舍人贡父诗云：“不负兴公《遂初赋》，更传中散《绝交书》。”然少述初不以为意也。及荆公再罢相归，过高沙，少述适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见，惟相劳苦及吊元泽之丧，两公皆自忘其穷达。遂留荆公置酒共饭，剧谈经学，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无由再见。”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谢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后知两公之未易测也。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者，大观、政和间，挟琴游梁，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方其将冠巾也，苏叔党《因浙僧入都送之》诗曰：“试诵《北山移》，为我招琴聪。”诗至已

无及矣。参寥政和中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石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欧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志》曰：“夏竦卒，天子以东宫恩赐谥文献。洙为知制诰，封还曰：‘此僖祖谥也。’于是太常更谥文庄。”与他书异。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字书皆有之。参，正是三字；或读作七南反耳。柒字，晋、唐人书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稚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

蜀人石耆公言：“苏黄门尝语其侄孙在庭少卿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在庭曰：‘《常武》与《桓》二诗，皆言用兵，而繁简不同，盖此意乎？’黄门摇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岁有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

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分数旋取旨，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

韩魏公声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为二公若无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庆历中，河北道士贾众妙善相，以为曾鲁公脊骨如龙，王荆公目睛如龙。盖人能得龙之一体者，皆贵穷人爵。见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龙爪，虽当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则贵矣。”庠果为南省第一，不及廷对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讴，醉则浩歌不止。故荆公赠之诗曰：“鲁山眉宇人不见，只有歌辞来向东。借问楼前蹋于芎，何如云卧唱松风。”又云：“暮年要与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不知者以为赋诗也。紫芝之弟清老，欲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简目之为琳公，然清老卒未尝祝发也。

临江萧氏之祖，五代时仕于湖南，为将校，坐事当斩，与其妻亡命。马王捕之甚急。将出境，会夜阻水，不能去，匿于人家溜槽中。江湖间谓“溜”为“笕”。天将旦，有扣笕语之曰：“君夫妇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脱。卒不知告者何人，以为神物，乃世世奉祀，谓之笕头神。今参政照邻，乃其后也。

晁以道《明皇打球图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又《张果洞》诗云：“怪底君王惭汉武，不诛方士守轮台。”皆伟论也。

欧阳公《早朝诗》云："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李德刍言："自昔朝仪，未尝有牙牌报班齐之事。"予考之，实如德刍之说。问熟于朝仪者，亦惘然以为无有。然欧阳公必不误，当更博考旧制也。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中，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琦始复进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学气节为一时师表。建炎初，避兵武当山中。病殁，遗文散落，无复存者，独《滁州汉高帝庙碑阴》尚存，今录于此："滁之西曰丰山，有汉高帝庙。或云汉诸将追项羽，道经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远近毕集，荐肴觞焉。某尝从太守侍郎曾，祷雨于庙，因读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传，盖以五月十七为高帝忌日。按《汉书》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岁，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岁在丙午。凡积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则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记汉初北平侯张苍所有《颛帝历》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于朔，而此食于晦，则先一日矣。岂非丙寅乃当时十七日乎？不然，岁月久，传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书其碑阴。绍圣二年五月旦记。"

剑门关皆石无寸土，潼关皆土无拳石，虽皆号天下险固，要之潼关不若剑门。然自秦以来，剑门亦屡破矣，险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至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曰："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

南丰曾氏享先，用节羹、馥鹅、剀粥。建安陈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贵不加，贫贱不废也。

苏子由晚岁游许昌贾文元公园，作诗云："前朝辅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盖谓方仁祖时，士大夫多议文元，然自今观之，岂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卷第八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蜀人见人物之可夸者，则曰“呜呼”，可鄙者则曰“噫嘻”。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皁衣持挺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欬，皆呵止之。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他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苟。”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阍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兴元褒城县产礜石，不可胜计，与凡土石无异，虽数十百担，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窑中煅三过，不可用。然犹动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礜石辅以干姜、乌头之类，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见也。

阴平在今文州，有桥曰阴平桥。淳熙初，为郡守者大书立石于桥下曰：“邓艾取蜀路。”过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车驾仓卒南渡，驻跸于杭。有侍臣召对者，既对，所陈札子首曰：“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相颐浩见之，笑曰：“秀才家，识甚好恶！”

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转而至太师，中间近三十年，福寿康宁，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转，蔡太师自司空三转，秦太师自少保两转

而已。

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也。盖不责善，非不示于善也，不责其必从耳。陶渊明《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语也。

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敕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来”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夸尚，谓之“司空敕”，亦曰“蔡家敕”，盖妖言也。京败，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偶不及蔡家敕。故至今敕字蔡体尚在。

东坡《海外诗》云：“梦中时见作诗孙。”初不解。在蜀见苏山藏公墨迹《叠韵竹诗》后题云：“寄作诗孙符。”乃知此句为仲虎发也。

绍兴末，谢景思守括苍，司马季思佐之，皆名伋。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公作守，司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闻者绝倒。

东坡《牡丹》诗云：“一朵妖红翠欲流。”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东坡盖用乡语云。蜀人又谓糊窗曰“泥窗”，花蕊夫人《宫词》云：“红锦泥窗绕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宋白尚书诗云：“风骚坠地欲成尘，春锁南宫入试频。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怜无个解诗人。”又云：“对花莫道浑无过，曾为毛本作与。常人举好诗。”大抵宋诗虽多疵颒，而语意绝有警拔者，故其自负如此。

白乐天诗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本朝太宗时，宋太素尚书自翰苑谪鄜州行军司马，有诗云：“鄜州军司马，也好画为屏。”又云：“官为军司马，身是谪仙人。”盖北音“司”字作入声读。

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故宋尚书在鄜畤诗云：“经时不巾栉，慵更佩金鱼。”东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鹤发惊全白，犀围尚半红”是也。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才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

绍兴十六七年，李庄简公在藤州，以书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谓得计。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来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传·老子篇》。“某人”者，前执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予铭文清墓，载此事甚详，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为恨。

韩魏公罢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累章牢辞，至以为恐开大臣希望僭忒之阶。遂改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亦加两镇，引魏公事辞，卒亦不拜。绍兴中，张俊、韩世忠乃以捍虏有功，拜两镇，俄又加三镇。二人皆武臣，不知辞。当时士大夫为之语曰：“若加一镇，即为四镇，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为对曰：“钤辖诸道进奏院，详定一司敕令所”，“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太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不能尽记。

高庙谓：“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晁以道藏砚必取玉斗样，喜其受墨渖多也。每曰：“砚若无池受墨，则墨亦不必磨，笔亦不必点，惟可作枕耳。”

吕吉甫问客：“苏子瞻文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苏秦、张仪。”吕笑曰：“秦之文高矣，仪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诵其表语云：“面折马光于讲筵，廷辩韩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问而退。

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与岁除夜为对，盖闽音也。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顼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诗·唐风》：“日月其

除。”除音直虑反。则所谓“冬住”者，“冬除”也。陈氏传其语，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诗云：“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东坡《送乔仝》诗云：“上山如飞瞋人扶。”皆言老人也。盖老人讳老，故尔。若少壮者，扶与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建炎中，商归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兴，忽见一塔十三级，水上南来。金碧照耀，而随波倾贴，若欲倒者。商举家及舟师人人见之，皆惊怖诵佛。既渐近，有僧出塔下，举手揖曰：“元是装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灾，大师将塔往海东行化去。”语未竟，忽大风作，塔去如飞，遂不见。未几，乃闻塔废于火。舒州僧广勤与商船同行，亲见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言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砚录》言：“青州红丝石砚，覆之以匣，数日墨色不干。经夜即其气上下蒸濡，着于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红丝砚必用银作匣。”凡石砚若置银匣中，即未干之墨气上腾，其墨乃著盖上。久之，盖上之墨复滴砚中，亦不必经夜也。铜锡皆然，而银尤甚，虽漆匣亦时有之，但少耳。彦猷贵重红丝砚，以银为匣，见其蒸润，而未尝试他砚也。

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攻长短句也。潘邠老《赠方回》诗云：“诗束牛腰藏旧稿，书讹马尾辨新雠。”有二子，曰房、曰廪。于文，“房”从“方”，“廪”从“回”，盖寓父字于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寿，父公巽，参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一日，往见许颉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裈，蹑高屐出迎，伯寿愕然。彦周徐曰：“吾晋装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庙纳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驾出宣德门行亲迎之礼。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为天地合日，夫妇当异寝，违犯者必夭死，故世以为忌。当时太史选定，乃谓人主与后犹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将降诏矣，皇太妃持以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独以为此语俗忌耳，非典礼所载，遂用之。其后诏狱既兴，宦者复谓：“若废后，可弭此祸。”上意亦不可回矣。

政和以后，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监长官视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谓“视待制”可对“如夫人”，盖为清议贬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赐金带，朝路混淆，然犹以旧制不敢坐狨。故当时谓横金无狨鞯，与阁门舍人等耳。

聂山、胡直孺同为都司，一日过堂，从容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风日炽，姑以斋醮少间之，不暇计此曹也。”京之善文过如此。

蔡京赐第，宏敞过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御，遂至无设床处，惟扑水少低，间架亦狭，乃即扑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状元时，蔡京亲吏高拣犹在，谓人曰：“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拣当蔡氏盛时，官至拱卫大夫，领青州观察使。靖康台评所谓厮养官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与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间，俞停废，拣犹以武功大夫为浙东副总管，遂终其身，不复褫削。议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鸡舌香为丁香，亹亹数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贾思勰作《齐民要术》，第五卷有合香泽法，用鸡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谓之丁子香。”此最的确，可引之证，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难也。

颜延年作《靖节征士诔》云：“徽音远矣，谁箴予阙？”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孙少述》诗：“子今去此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青出于蓝者也。

先君读山谷《乞猫》诗，叹其妙。晁以道侍读在坐，指“闻道猫奴将数子”一句，问曰：“此何谓也？”先君曰：“老杜云：‘暂止啼乌将数子。’恐是其类。”以道笑曰：“君果误矣。《乞猫》诗‘数’字当音色主反。‘数子’谓猫狗之属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数之曰：‘生几子。’‘将数子’犹言‘将生子’也，与杜诗语同而意异。”以道必有所据，先君言当时偶不叩之以为恨。

翟公巽参政，靖康初召为翰林学士。过泗州，谒僧伽像，见须忽涌出长寸许，问他人，皆不见，怪之。一僧在旁曰：“公虽召还，恐不久复出。”公扣之，曰：“须出者，须出也。”果验。

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无题”，非真无题也。近岁吕居仁、陈去非亦有曰“无题”者，乃与唐人不类，或真亡其题，或有所避，其实失于不深考耳。

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视曰：“不似，不似。”即日毁之别塑，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而不敢问。

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即今喏也。

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比古句盖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

明州护圣长老法扬，藏其祖郑舍人向所得仁庙东宫日《回贺岁旦书》，称“皇太子某状”，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时犹为馆职也。

汤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牍有云“生人妇”者，高庙问：“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妇人与无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顾问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无，臣所不能记，然‘生人妇’之语，盖出《三国志·杜畿传》。”上大惊，乃笑曰：“卿可谓博记矣。”益公阴刻，独谓岐公纯笃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唐自相辅以下，皆谓之京官，言官于京师也。其常参者曰常参官，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故谓之升朝官；而未预者曰京官。元丰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预宴坐，仍谓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条制及吏牍，止谓之承务郎以上，然俗犹谓之京官。

唐所谓丞郎，谓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书虽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谓之丞郎，犹今言侍从官也。俗又谓之两制，指内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两制”，正如丞郎之称。契丹僭号，有“高坐官”，亦侍

从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谓丞郎为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实录》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诏曰：“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暴。况乎四时之禁，毋伐麛卵；三驱之礼，不取顺从。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斯道。朕祗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亭育，无忘鉴昧。殷帝去网，庶踵前修；齐王舍牛，实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此三长月断屠杀之始也。唐大夫如白居易辈，盖有遇此三斋月，杜门谢客，专延缁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减去食羊钱，盖其遗制。

卷第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门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及真庙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西北三百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国史所载颇略。方承平时，太原为大镇，其兴废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备书。今陷没几七十年，遂有不可详者矣。

唐小说载：有人路逢奔马入都者，问何急如此。其人答曰：“应不求闻达科。”本朝天圣中，初置贤良方正等六科，许少卿监以上奏举，自应者亦听，俄又置高蹈丘园科，亦许自于所在投状求试，时以为笑。予少时为福州宁德县主簿，提刑樊茂实以职状举予曰：“有声于时，不求闻达。”后数月，再见之，忽问曰：“何不来取奏状？”予笑答之，曰：“恐不称举词，故不敢。”茂实亦笑，顾书吏促发奏。然予

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

《周礼》蝈氏注云："蝈，今御所食蛙也。"《汉书·霍光传》亦有"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此何等物，而汉人以供玉食及宗庙之荐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赏花》诗十首，内一首《龙柏花》。李文饶《平泉山居草木记》有"蓝田之龙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龙柏》诗，刘子仪、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长于江南，未尝见也。或云本出鄜、坊间。

舒焕尧文，东坡公客，建炎中犹在。有子为湖南一县尉，遇盗烧死，尧文年九十矣，忧悸得病而卒。

陈无己子丰，诗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谢陈十二郎诗卷》是也。建炎中，以无己故，特命官。李邺守会稽，来从邺作摄局。邺降虏，丰亦被系累而去，无己之后遂无在江左者。丰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刘道原壮舆，载世藏书甚富。壮舆死，无后，书录于南康军官库。后数年，胡少汲过南康，访之，已散落无余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斋于僧寺，多相与遍游寺中，因游傍近园馆。或斋于道宫亦然。按张文昌《僧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官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乃知唐斋禁之严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也。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赐威仪，设于殿帐座外。面南，东壁，从东第一架

六物：曰锦伞、曰绛节、曰宝盖、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从东第二架六物：曰丝拂、曰旛、曰鹤扇二、曰金钺、曰如意。西壁，从东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鹤扇二、曰旛、曰丝拂；西壁，从东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宝盖、曰绛节、曰锦伞。东南经兵火，往往不复在。蜀中多徙于天庆观圣祖殿，今犹有存者。

神霄以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为主，其次曰蓬莱灵海帝君、西元大帝君、东井大帝君、西华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东西台吏，二十有二人，绘于壁。又有韩君丈人，祀于侧殿，曰此神霄帝君之高宾也。其说皆出于林灵素、张虚白、刘栋。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宝牌赐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水炼之成金，可镇分野兵饥之灾。时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赐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宝轮仪制，而虏寇已渡矣。

本朝康保裔，真庙时为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入寇，战死。祖志忠，后唐明宗时讨王都战死。父再遇，太祖时为将，讨李筠战死。三世皆死国事。

天圣初，宋元宪公在场屋日，梦魁天下。故事，四方举人集京师，当入见，而宋公姓名偶为众人之首，礼部奏举人宋郊等，公大恶之，以为梦征止此矣，然其后卒为大魁。绍兴初，张子韶亦梦魁天下，比省试，类榜坐位图出，其第一人则张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试，唱名亦冠多士，与元宪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还，不降诏，止于茶药合中赐御飞白“王钦若”三字，而中使口传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国门，辅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师在钱塘，一日中使赐茶药，亦于合中得大玉环径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赐，即治行。后二日，诏至，即日起发。二事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无此事也。

《孙策传》张津常著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韩文公云“以红帕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帕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其误尤甚。

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本以为恩，然中使挟御医至，凡药必服，其家不敢问，盖有为医所误者。敕葬则丧家所费，至倾竭赀货，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谚曰：“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庆历中，始有诏：“已降指挥敕葬，而其家不愿者听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绝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韩子苍《和钱逊叔》诗云："叩门忽送铜山句，知是赋诗人姓钱。"盖唐诗人钱起赋诗以姓为韵，有"铜山许铸钱"之句。

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黄次山书殿榜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观旧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赐名。而像设亦醴泉旧制也。

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盖谓僧所葬之塔。于是乃悟杜诗"黄师塔前江水东"之句。

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语。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尔。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

东蒙盖终南山峰名。杜诗云："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皆长安也。种明《东蒙新居》诗亦云："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诗者妄引颛臾为东蒙主，以为鲁地。

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讥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党人及元符上书籍记，不许入国门者数人，之道其一也。尝于郑、洛道中，遇降羌，作诗云："沙场尺箠致羌浑，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凤阙，一生肠断国西门。"方是时，士大夫失职如此，安得不兆乱乎？

郑介夫喜作诗，多至数千篇。谪英州，遇赦得归，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车费，尚欠城中酒药钱。”绝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苏子由为户部侍郎，建言：“都水监本三司之河渠案，将作监本三司之修造案，军器监本三司之甲胄案。三司，今户部也，而三监乃属工部。请三监皆兼隶户部。凡有所为，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迟速。”朝廷从其言，为立法。及绍圣中，以为害元丰官制，罢之。建中靖国中，或欲复从元祐，已施行矣，时丰相之为工部尚书，独持不可，曰：“设如都水监塞河，军器监造军器，而户部以为不可则已矣，若以为可，则并任其事可也。今若户部吝其费裁损之，乃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利钝，为工部者不亦难乎？”议遂寝。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

徽宗尝乘轻舟泛曲江，有宫嫔持宝扇乞书者。上揽笔亟作草书一联云：“渚莲参法驾，沙鸟犯钩陈。”俄复取笔涂去“犯钩陈”三字，曰：“此非佳语。”此联实李商隐《陈宫》诗，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东坡在黄州时，作《西捷诗》曰：“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闲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烽夜到甘泉宫。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觉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诗为非东坡作耶，气格如此，孰能办之？以为果东坡作耶，此老岂誉王中正者？盖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谓北人曰“伧父”，或谓之“虏父”。南齐王洪轨，上谷人，事齐高帝，为青、冀二州刺史，励清节，州人呼为“虏父使君”。今蜀人谓中原人为“虏子”，东坡诗“久客厌虏馔”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虏官”。晁子止为三荣守，民有讼资官县尉者，曰：“县尉虏官，不通民情。”子止为穷治之，果负冤。民既得直，拜谢而去。子止笑谕之曰：“我亦虏官也，汝勿谓虏官不通民情。”闻者皆笑。

绍兴末，予见陈鲁公。留饭，未食，而扬郡王存中来白事，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存中方不为朝论所与，予年少，意亦轻之，趋幕后听其言。会鲁公与之言及边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谓当列兵淮北，为守淮计，即可守，因图进取中原；万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说非也。士惟气全乃能坚守，若俟其败北，则士气已丧，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据大江之险，以老彼师，则有可胜之理。若我师克捷，士气已倍，彼奔溃不暇，然后徐进而北，则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岂易言哉！”予不觉太息曰：“老将要有所长。”然退以语朝士，多不解也。

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予读宋白尚书《玉津杂诗》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则前人盖有与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杯，旁无所附。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进御。

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冠，有并桃香，有佩香曲，有赛儿，而道流为公卿受箓。议者谓：桃者，逃也；佩香者，背乡也；赛者，塞也；箓者，戮也。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玉字旁一点，笔势险急，有道士观之曰：“此点乃金笔，而锋芒侵王，岂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胜之亲闻其言，尝以语先君。又林灵素诋释教，谓之“金狄乱华”。当时“金狄”之语，虽诏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为灵素前知金贼之祸，故欲废释氏以厌之。其实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练故事，或为之语曰：“上若问学校法制，当对曰：‘有刘士祥在。’问典礼因革，当对曰：‘有齐闻韶在。’”士祥、闻韶，盖国子监太常寺老吏也。史院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有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字涂去‘上言’，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而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

政和后，道士有赐玉方符者，其次则金方符，长七寸，阔四寸，面为符，背铸御书曰：“赐某人，奉以行教。有违天律，罪不汝贷。”结于当心，每斋醮则服之。会稽天宁万寿观有老道士卢浩真者，尝被金符之赐。予少时亲见之。

世传《唐吕府君敕葬碑》。吕名惠恭，僧大济之父。大济，代宗时内道场僧也，官至殿中监，故惠恭赠官为兖州刺史，而官为营葬。宣和中，会稽天宁观道士张若水官为蕊珠殿校籍，赠其父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尝见其母赠诰云：“嘉其教子之勤，宠以宜家之号。”诗人林子来亦有《赠道官万大夫焚黄》诗。然二人者，品秩犹未高，若林灵素以侍晨，恩数视执政，则赠官必及三代矣。大抵当时道流，滥恩不可胜载，中更丧乱，史皆不得书，此偶因事见之耳。

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近世名士：李泰发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说之，一字伯以；潘义荣良贵，一字子贱；张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国器烨，一字仲蒙；林黄中栗，一字宽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称之，多以旧字，其作文题名之类，必从后字，后世殆以疑矣。

王荆公熙宁初召还翰苑。初侍经筵之日，讲《礼记》“曾参易簀”一节，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笫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至于垂死之际。姑息者，且止之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此说不见于文字，予得之于从伯父彦远。

卷第十

世多言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不独乐天。老杜云：“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亦从入声读，乃不失律。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

中贵杨戩，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扃镝周密。每浴时，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乃尽屏人，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然但谓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戩独寝堂中，有盗入其室，忽见床上乃一虾蟆，大可一床，两目如金，光彩射人。盗为之惊仆，而虾蟆已复变为人，乃戩也。起坐握剑，问曰：“汝为何人？”盗以实对。戩掷一银香球与之曰：“念汝迫贫，以此赐汝，切勿为人言所见也。”盗不敢受，拜而出。后以他事系开封狱，自道如此。

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如遇反，然皆讳避，则以为一字也。《北史·杜弼传》：“齐神武相魏时，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取署字。’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则“署”与“树”音不同，当时虽武人亦知之，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间，朝士如宋次道、苏子容辈，皆精于字学，亦不以为言，何也？

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杨文公云：“岂期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称其用“生桑之梦”为切当，不知“游岱之魂”出《河东记》韦齐休事，亦全句也。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谩无可取，真俚俗习妖妄之所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读徐常侍《稽神录》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则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乐天《池上早秋》诗云："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乃是言荷乃菱二物耳。

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子"。秦太师作相时，裹头巾，当面偶作一折，谓之"太师错"；折样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余作疏棂，谓之"太师窗"。

张魏公有重望，建炎以来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右相；丞相带都督亦数人，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都督，虽夷狄亦然。然魏公隆兴中再入，亦止于右相领都督，乃知有定数也。

东坡绝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绍兴中，予在福州，见何晋之大著，自言尝从张文潜游，每见文潜哦此诗，以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东坡固非窃牧之诗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潜爱之深也，岂别有所谓乎？聊记之以俟识者。

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也，则此语亦久矣。

严州建德县有崇胜院，藏天圣五年内降札子设道场云："皇太后赐银三十两，皇太妃施钱二十贯，皇后施钱十贯，朱淑仪施钱五贯。"有仁庙飞白御书，今皆存。盖院有僧尝际遇真庙，召见赐衣及香烛故也。犹可想见祖宗恭俭之盛。予在郡初不闻，迫代归，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为恨。

徐敦立侍郎颇好谑，绍兴末，尝为予言："柳子厚《非国语》之作，正由平日法《国语》为文章，看得熟，故多见其疵病。此俗所谓没前程者也。"予曰："东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

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由朝夕□绎耶？恐是《非国语》之报。”敦立为之抵掌绝倒。

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徽宗赐曲宴，因语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时京为太师，号“公相”。攸即对曰：“人主主人翁。”其善为谐给如此。

白乐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晏元宪云：“绿树新蝉第一声。”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忆似闻蝉第一声。”三用而愈工，信诗之无穷也。

苏子容诗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苏子由诗云：“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盖昔时宣制，皆曼延其声，如歌咏之状。张天觉自小凤拜右揆，有旨下阁门，令平读，遂为故事。

蔡元长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辄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门而进。”及童贯用事，又有画地上奏乐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验。及二人者废，则亦无复占得此卦。绍兴中，秦会之专国柄，又多画三人，各持禾一束，则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颇验。及秦氏既废，亦无复占得此卦矣。若以为妄，则绍兴中如黑象辈畜书数百册，对人检之，予亲见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间，亦未易测也。

祖宗时，有知枢密院及同知、签署之类。治平后，避讳改曰签书。政和以后，宦者用事，辄改内侍省都都知曰知内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内侍省事，押班曰签书内侍省事，盖僭视密院也。建炎中，始复旧。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结衔曰知天枢院事，亦有称同知、签书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记》“弓人”注云：“䏰，亦黏也，音职。”今妇人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䏰，正当用此字。

司马侍郎朴陷虏后，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国，实取苏武胡妇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国史不书，其家亦讳之。

太祖开国，虽追尊僖祖以下四庙，然惟宣祖、昭宪皇后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则太祖初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真宗初，罢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诏复之。然未尝议及僖祖，则真宗亦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今乃独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余年，太祖尚不正东向之位，恐礼官不当久置不议也。

兴国中，灵州贡马，足各有二距。其后灵州陷于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贡马亦然，而北虏之祸遂作。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

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朱墨书以别之，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绍圣所修既成，焚元祐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祐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

先太傅庆历中赐紫章服，赴阁门拜赐，乃涂金鱼袋也。岂官品有等差欤？

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有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

晋人避其君名，犹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邓岳改名嶽。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时犹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讳欤？

唐王建《牡丹》诗云："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虽工而格卑。东坡用其意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超然不同矣。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

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谪鄜畤》诗云："九月一日奉急宣，连忙趋至阁门前。忽为典午知何罪，谪向鄜州更怃然！"盖当时谪黜者，召至阁门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书，真庙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罢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赐对，徽宗亦异之，赐名于"虎"上加"竹"。然字书初无此字，乃自称"埙篪"之"篪"。而书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吴中卑薄，厮地二三尺辄见水。予顷在南郑，见一军校，火山军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锄□所及，烈焰应手涌出，故以"火山"名军，尤为异也。

《楚语》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治之不疚也，犹自为未艾。"荆公尝摘取"睿广"二字入表语中。蔡京为翰林学士，议神宗谥，因力主"睿广"二字，而忘其出《楚语》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语》所载，先帝言必称尧、舜，今乃舍六经而以《楚语》为尊号，可乎？"京遂屈。韩丞相师朴亦云："睿广但可作僧法名耳。"时亦以为名言。

今人谓贝州为甘陵，吉州为庐陵，常州为毗陵，峡州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严州有严光钓濑，名严陵濑。严陵乃其姓字，濑是钓处，若谓之严濑尚可，今俗乃谓之严陵，殊可笑也。

唐质肃公参禅，得法于浮山远禅师。尝作《赠僧》诗云："今日是重阳，劳师访野堂。相逢又无语，篱下菊花黄。"

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孙权欲为子索关羽女，袁术欲为子索吕布女，皆见《三国志》。

元丰间，有俞充者，谄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极口称之。一日，充死，中正辄侍神庙言："充非独吏事过人远甚，参禅亦超然悟解。今谈笑而终，略无疾恙。"上亦称叹，以语中官李舜举。舜举素敢言，对曰："以臣观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谓路寝，犹今言正厅也。故诸侯将薨，必迁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非惟不渎，亦以绝妇寺矫命之祸也。近世乃谓死于堂奥为终于正寝，误矣。前辈墓志之类数有之，皆非也。黄鲁直诗云："公虚采苹宫，行乐在小寝。"按鲁僖公薨于小寝。杜预谓"小寝，夫人寝也"。鲁直亦习于近世，谓堂为正寝，故以小寝为妾媵所居耳。不然

既云“虚采苹宫”，又云“在小寝”，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闳孚作待制，造朝财十四岁，都人目为“胡孙待制”。晋人所谓见何次道，令人欲倾家酿，犹云欲倾竭家赀以酿酒饮之也。故鲁直云：“欲倾家以继酌。”韩文公借以作簟诗云：“有卖直欲倾家赀。”王平父《谢先大父赠簟》诗亦云：“倾家何计效。”韩公皆得晋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尽欲倾家酿，久客谁能散橐金。”用“家酿”对“橐金”，非也。

钱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难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钱穆父风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纣美丈夫，坐于西偏，俗以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谓穆父为九子母夫。东坡赠诗云：“九子羡君门户壮。”盖戏之也。

保寿禅师作《临济塔铭》云：“师受黄蘖印可，寻抵河北镇州城东，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名临济。其后墨君和太尉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名。”墨君和名见《唐书》及《五代史》。其事甚详。近见吕元直丞相《燕魏录》载：“真定安业坊临济院，乃昭宪杜太后故宅。”按保寿与临济乃师弟子，不应有误。岂所谓临济院者，又尝迁徙耶？

谢任伯参政在西掖草蔡太师谪散官制，大为士大夫所称。其数京之罪曰：“列圣诒谋之宪度，扫荡无余；一时异议之忠贤，耕锄略尽。”其语出于张文潜论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废革略尽；贞观之风俗，变坏无余”也。

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李义山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进伯之说观之，则粗可见，然恨其艺之不传也。魏文帝善弹棋，不复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谓绝艺，及召见，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说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石弹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讹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绍圣、元符之间，有马从一者，监南京排岸司。适漕使至，随众迎谒。漕一见怒甚，即叱之曰：“闻汝不职，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来见我耶！”从一皇恐，自陈湖湘人，迎亲窃禄，求哀不

已。漕察其语南音也，乃稍霁威云：“湖南亦有司马氏乎？”从一答曰：“某姓马，监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则勉力职事可也。”初盖误认为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从一刺谒，但称监南京排岸而已。传者皆以为笑。

蔡太师父准，葬临平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作塔于驼峰。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于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师之不可信如此。

《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光业见《吴越备史》颇详。孙仲容在仁庙时，仕亦通显，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袭美雪谤于泉下。

邹忠公梦徽庙赐以笔，作诗记之。未几，疾不起。说者谓“笔”与“毕”同音，盖杜牧梦改名毕之类。

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

杨朴处士诗云：“数个胡皴彻骨干，一壶村酒胶牙酸。”《南楚新闻》亦云：“一楪毡根数十皴，盘中犹自有红鳞。”不知“皴”何物，疑是饼饵之属。

白乐天《寄裴晋公》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王禹玉《送文太师》诗云：“精神如破贝州时。”用白语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挥麈前录卷之一
挥麈前录卷之二
挥麈前录卷之三
挥麈前录卷之四
自跋
挥麈后录卷之一
挥麈后录卷之二
挥麈后录卷之三
挥麈后录卷之四
挥麈后录卷之五
挥麈后录卷之六
挥麈后录卷之七
挥麈后录卷之八
挥麈后录卷之九
挥麈后录卷之十
挥麈后录卷之十一
挥麈第三录卷之一
挥麈第三录卷之二
挥麈第三录卷之三
挥麈后录余话卷之一
挥麈余话卷之二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挥麈录》二十卷，包括《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宋王明清撰。明清（1127—？）字仲言，汝阴（今属安徽合肥）人。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院，光宗绍熙三年（1192）任行在杂买务卖场提辖官，次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再次年添差通判泰州，宁宗嘉泰二年（1202）任浙江参议官。事迹见《宋史翼》卷二七、二九，《至元嘉禾志》卷一三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其事迹考辨较详。

明清之父王铚毕生致力于《国朝史述》的撰辑。明清自幼耳濡目染，对当代史实饶有兴趣，至弱冠时已能博识“本朝典故，前辈言行”，“在众座中偶举旧事，了了如在目前”。他于孝宗乾道元年（1166）在会稽作《前录》，光宗绍熙五年（1194）在武林作《后录》，宁宗庆元元年（1195）在泰州作《三录》，庆元二年或三年作《余话》（地点不详），前后历时三朝三十余年。书中记叙作者历年来的所见所闻，其中虽有小说家言，但仍以史料居多，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朝廷内部矛盾；既详细记录了像岳飞、王禀、徐徽言等坚持抗战、不惜牺牲的民族英雄，也对大奸臣高俅、秦桧作了无情、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正因为作者力求持正论，详故实，不失史法，故书中史料多为当时的史家和史书，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实录院编修的《高宗实录》所采用。

《挥麈》四录因是分别成书，故前三录最初各自单独刊行，至《余话》成书后方有合刻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龙山书堂刻四录全本，后世之《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和《四部丛刊续编》本

等皆出自该宋本。此次校点，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为底本，校以《津逮秘书》本及其他有关资料。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挥麈前录卷之一

1　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华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乐，休假三日。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天宝七载八月己亥，诏改为天长节。其后肃宗以九月三日生，为地平天成节，史不书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为庆成节。武宗六月十二生，为庆阳节。懿宗十月二日生，为延庆节。僖宗八月五日生，为应天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为嘉会节。哀帝十月三日生，为延和节。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为大明节。末帝九月十二日生，为明圣节。后唐明宗九月九日生，为应圣节。晋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为天和节。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为启圣节。后汉高祖二月四日生，为圣寿节。隐帝三月七日生，为嘉庆节。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为永寿节。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为天清节。恭帝八月四日生，为天寿节。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为长春节。太宗十月七日生，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十二月二日生，为承天节。仁宗四月十四日生，为乾元节。英宗正月三日生，为寿圣节。神宗四月十日生，为同天节。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为兴龙节。徽宗十月十日生，为天宁节。钦宗四月十三日生，为乾龙节。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为天申节。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为会庆节。而章献明肃皇后正月八日生，为长宁节；宣仁圣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为坤成节，以尝临朝故耳。五代诸君节名不见于正史，以郑向《开皇记》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兴节，见令狐绹文集中。唐顺宗圣寿节，见于齐抗《会稽舍宅为寺碑》。后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见于《五代史·晋家人传》。近董令升作《诞圣录》，惜乎未尽也。

2　祖宗神御像设在南京则鸿庆宫，西京则奉先寺之兴先、会先。会圣宫之降真殿，扬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东曰统平，凤翔曰上清太平宫。及真宗亲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阴，则有澶渊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华阴云台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旧域，建奉先资福院，为庆基殿，以奉宣祖。艺祖则太平兴国之开先。太宗则启圣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灵宫天兴殿，以奉圣祖。其后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严，英宗之英德，皆在其侧也。又有慈孝之崇真，万寿之延圣，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献明肃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后，曰广孝。章惠在延圣之后，曰广爱。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丰中，神宗以献飨先后失序，地偏且远，有旷世不及亲祠者，乃诏有司：神御之在京师，寓于佛祠者，皆废彻而迁之禁中，繇英德而上，五世合为一宫，凡十一殿，以世次列东西序。帝殿一门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庑，绘画容卫，公王名将，罗立左右。内有燕寝温凊之室，玩好毕陈。而母后居其北。改庆基曰天元，后曰太始。开先曰皇武，后曰俪极。永极曰定大，后曰辉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庆。孝严曰美成，后曰继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来宁，曰燕娭，曰灵游，曰凝神，曰天游，曰泠风，曰太灵，曰丹台，曰灵昆，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宫，大赦天下。绘像侍臣于后。元祐初，即治隆之后宣光殿以奉神宗。绍圣初，辟宫之东隅为显承殿，以宣光殿故址为徽音殿，以奉宣仁圣烈。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承介于一偏，庙号未称，于是度驰道之西，东直大定，南北广袤地势，并撤省寺，创为西宫，建大明殿以奉神宗，为馆御之首。涓日迁奉亲祠，永为不祧之庙，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录功臣后，如元丰故事云。

3　西京应天寺本后唐夹马营，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诞圣之地建寺锡名。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大统，治平二年建齐州为兴德军。熙宁八年八月，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

4　开基节建名，世多无知者。建炎初，尝诏："如后来所立元圣、真元节名之类，除开基节外，悉皆罢去。"始知为未久。因考建中以后诏旨，政和二年，南京鸿庆宫道士孟若蒙进状言："本宫每遇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设斋醮，乞置节名，以永崇奉。"诏从其请。近见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诗。文清作南京少尹日，尝与之游。乱后复会于三衢。绍兴间，若蒙又以前绩自陈。时秦会之当轴，令敕住临安府天庆观，非其所欲，拂衣而归，老于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兴再造，复在南都，符命岂偶然哉。

5　太祖皇帝朝，尝诏重修先代帝王祠庙，每庙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委逐州长吏躬亲点检，索图赴阙，遣使覆检。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检讨仪相，画样给付。女娲祠在晋州，书传无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陈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黄帝以后土、风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阳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尧以司徒卨配，祠在郓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汤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盘、傅说配，祠在陈州。周文王以师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毕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汉高帝以萧何配，文帝以周勃、陈平、刘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亚夫、窦婴、申屠嘉、晁错配，武帝以公孙弘、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张安世配，以上十帝并祠在长安。后汉世祖以邓禹、吴汉、耿弇、贾复配，明帝以东平王苍、桓荣配，章帝以牟融、赵意、宋安配，以上三庙并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钟繇、荀攸、程昱配，庙在相州。文帝以贾诩、王朗、曹真、辛毗配，晋武帝以羊祜、张华、王濬、杜预配，二庙在河南府。后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肃、长孙晟配，后周文帝以宇文宪、苏绰、燕公于谨、卢辩配，二庙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颎、贺若弼配，庙在凤翔府。唐高祖以河间王孝恭、殷开山、刘政会、淮南王神通配，庙在耀州。太宗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庙在京兆

府。明皇以张说、郭元振、王琚配，庙在河中府。肃宗以苗晋卿、裴冕配，庙在京兆府。宪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庙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马植配，庙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刘、敬翔、葛从周、袁象先配，后唐庄宗以郭崇韬、李嗣昭、符存审配，明宗以霍彦威、安重进、任圜配，石晋高祖以桑维翰、赵莹配，以上并在河南府。皆著之仪制。是时吴、蜀未平，六朝帝庙阙而不载。

6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7　明清侧闻绍兴初，刘大中以监察御史宣谕诸路回，宰臣以其称职，拟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秘书少监。"宰臣启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兴狱，尚有未决者。一除言路，外方观望，恐累及无辜。"德寿之号，称哉。后因阅《会要》，恭睹宏休，恐中秘之书，臣下莫得而悉窥，今载其略。绍兴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卖盐宽剩钱壹万贯文省，买到金一百六十余两，银壹千八百两投进。"诏："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乱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罢，以惩妄作。所进物退还。"绍兴十三年四月一日，宰执进呈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范正国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经费，全仰盐息应办。比因全行客钞，遂或阙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属屯驻兵马去处，许依客人买钞请盐，各就本州出卖，所得息钱，专充军费。"上曰："法必有弊然后改。未见其弊，遽先改，非徒无益，必致为害。凡法皆然，不独盐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执诣御舟御榻前奏事讫，上曰："昨日有内侍自京师赍到内府真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汴水矣。"黄潜善曰："可惜！有之不必弃，无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檑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几求所以息盗尔。"四年三月七日，宰执进呈宣抚处置使奏："大食国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

无用珠玉，曷若爱惜其财，以养战士？不若以礼赠而谢遣之。”乃降旨宣司，并不得受，令量度支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孔彦舟言：“于潭州州城莲池内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宝，乞差人宣取。”诏：“御宝已足备，兼自艰难以来，华靡之物，一无所用。令彦舟不须投进。”此与夫却千里马、还于阗玉，适相符合，诚帝王之盛德也。

8　《李和文遗事》云：“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目。上还宫，谓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当以遗虏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

9　《和文遗事》又云：“其家书画最富。有吴道子《天王》，胡瑰《下程图》，唐净心《须菩提》，黄居寀《竹鹤》，孙知微《虎》，韩幹《早行图》、《梅鸡》，传古《龙》，江南画《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猎图》，黄居寀《雕狐图》，黄筌《雨中牡丹》，李思训设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药》，江南《草虫》、独幅山水，黄筌《金盆鹁鸽》、《大窠山茶》。书有怀仁真迹，集右军《圣教序》，贞观《兰亭诗叙》，右军《山阴帖》、《乐毅论》，颜鲁公书《刘太冲序》，皆冠世之宝。”

10　熙宁八年四月，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方团玉带各一条，准阁门告报，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带以赐二王，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玉带为朝仪始于此。

11　北齐显祖高祥、晋阳公李元忠、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隋长孙览，俱谥文宣，孔子盖出四谥之后。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圣”二字，后避圣祖讳，易为“至圣”。熙宁中，欲加谥“至神元圣帝”，礼官李邦直以谓夫子周臣也，周室诸君止称王，执以为不可。卒从其议。

12　元魏献文欲置学官于郡国，高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帝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事载允传。本朝高承纂《事物纪原》，自谓博极，而不取此，何耶？

13　唐高宗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赵璘《因话录》云："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台未曾有东台、西台之称。明清尝记张鷟《朝野佥载》对天后为戏语云"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台目之。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不乐者呼为"栖台"，盖斥其名也。

14　明清五世祖拾遗，开宝八年以近臣荐，自布衣召对，讲《易》于崇政殿，然后命官。崇政殿说书之名肇建于此。行事具载《三朝国史》。

15　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史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宗自颍王升储，以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康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孙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邢州已升安国军，遂以邢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以庆州为庆阳府；英宗尝为

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又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其后又以徽宗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昔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崇庆诸府，皆以潜藩拥戏之地也。

16　英宗在濮邸，与燕王宫族人世雄厚善。两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时。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铄也。神宗后即帝位，令铄进士及第，为本朝宗室登科第一。

17　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万二千卷。乾德以后，平诸国所得浸广。太宗乡儒学，下诏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阙及三百已上卷者，与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馆之书，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送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秩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与出身。又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八年，荣王宫火，延燔三馆，焚爇殆遍。于是出禁中本，就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于此也。嘉祐五年，又诏中外士庶，许上所阙书，每卷支绢一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元丰中，建秘书省，三馆并归省中，书亦随徙。元祐中，重写御前书籍，又置校对黄本，以馆职资浅者为之。又置重修晋书局。不久皆罢去。宣和初，蔡攸提举秘书省，建言置补御前书籍所，再访天下异书，以资校对。以侍臣拾人为参详官，余为校勘。又以进士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未毕，而国家多故，靖康之变，诸书悉不存。太上警跸南渡，屡下搜访之诏，献书补官者凡数人。秦熺提举秘书省，奏请命天下专委守臣，又有旨录会稽陆氏所藏书上之。今中秘所藏之书，亦良备矣。

18　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

陈氏、番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簿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19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应办，用元符末京西漕陈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外祖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遂用之。陈向权漕事，见汪彦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陈氏墓志》。夫人，向之女也。

20　绍兴戊午，徽宗梓宫南归有日，秦丞相当国，请以永固为陵名。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当避。"秦大怒，几蹈不测。后数年，卒易曰永祐。

挥麈前录卷之二

21　祖宗朝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有无废阙，书于历子。太昊葬宛丘，在陈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阳葬临河县故城东。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台阴城，唐尧葬城阳穀林，今郓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娲葬华州界。夏禹葬会稽山，今越州会稽县。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府咸阳县界。汉高祖葬长陵，在耀州安北。后汉世祖葬原陵，在洛阳县界。唐高祖葬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葬昭陵，在醴泉县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祠，御书名祝板，祭以太牢。诸处旧有祠庙者，亦别祭飨。商中宗帝太戊葬内黄县东南阳，武丁葬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皆葬毕，在咸阳县界。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南。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晋武帝葬峻阳陵，在洛阳。后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县。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县。以上十帝，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应县。汉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在长安东北。武帝葬茂陵，在长安西。后汉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并在洛阳东南。魏文帝葬首阳陵，在偃师县。后魏孝文帝葬永宁陵，在富平县。唐明皇泰陵、宪宗景陵俱在奉天县。肃宗建陵，葬醴泉县。宣宗正陵，在云泉县。朱梁太祖葬兴极陵，在伊阙县。后唐庄宗，葬伊陵，在新安县。明宗葬徽陵，在洛阳东北。石晋高祖葬显陵，在寿安县。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长吏行礼。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户并以陵近小户充除，二税外，免诸杂差徭。周桓王葬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县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阳城中西北隅。前汉元帝葬渭陵，在长安县。成帝葬延陵，在

咸阳县。哀帝葬义陵，在扶风。平帝葬康陵，在长安县北。后汉和帝葬慎陵，茔中庚地。安帝葬恭陵，在长安西北。顺帝葬顺陵，冲帝葬怀陵，并在洛阳西。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并在洛阳东。灵帝葬文陵，在洛阳西北。献帝葬禅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清县。高贵乡公葬洛阳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王原陵，在邺西。晋惠帝葬太阳陵，在洛阳。魏文帝葬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邺。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并葬奉天县。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并葬富平县。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并葬三原县。昭宗和陵，葬河南缑氏县。梁末帝葬伊阙县。后唐□□□□□□□□□□□□□□□□□□□末帝□□□□□□□（原文此处为□）葬明宗陵内。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采。此乾德四年十月诏也，著于甲令。其后又诏：曾经开发者，重制礼衣常服棺椁，重葬焉。东晋以降，六朝陵寝多在金陵、丹阳之间，皆可考识，而制书不载者，当时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尝纂《历代陵名》，自汉高帝建名以来，虽后妃、追崇、僭霸，无有遗者，今行于世。

22　国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迁一官回授；任子、侍从，仍转一官；宰执换东宫官。熙宁初，欧阳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谢表云：“道愧师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亩，犹兼书殿之隆名。”自是以为例。

23　国朝侍从以上，自有寄禄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给谏、吏礼部郎中之类是也。若庶僚曾经饰擢，至于杂流，甄叙悉皆有别。一见刺字，便知泾渭。元丰官制既行，混而为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语。

24　旧制：如侍从致仕、转官、遗表赠四官，皆自其合迁官上加之。今则寄禄官至升朝转赠，仅止员郎而已。

25　蒲传正在翰林，因入对，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见于《神宗实录》。

东坡先生《谢入翰林表》曰："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中书舍人系红鞓犀带，自叶少蕴始，见姚令威《丛语》，而石林自记却不及。旧假服色，不佩鱼，崇宁末，王照尚书详定敕令启请，许之，自是为例。仍许入衔，具载诏书。其后以除敕中不载，多不署"鱼袋"二字。

26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居钟山者八年。

27　官制后，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间，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事见常希古奏疏。大观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彻中散、朝议左右字。绍兴初，枢密院编修官杨愿启请，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为重。

28　前宰相为枢密使者，宋元宪、富郑公、文潞公、陈秀公。宣和二年，郑华原以故相领院事。绍兴七年，秦师垣亦以前揆拜枢密使，未几复登庸。近岁张魏公亦然。李邦直、许冲元、曾令绰、韩师朴为二府，后皆再入为尚书，然不久复柄用。惟令绰竟止八座。

29　旧制：枢密使知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故富郑公之子绍京、文潞公之子贻庆，皆为阁门祗候。元丰后方授文资。

30　神宗朝诏枢密院编修《经武要略》，以都承旨张诚一提举。诚一，武臣也，乞差编修官二员。时王正仲、胡完夫为馆职，诏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举改作管勾。诘朝，执政启上所以，上云："已差馆职编修，岂可令武臣提举？"而枢密院编修自此始也。

31　枢密院旧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国初二曹俱尝为之。熙宁中，王荆公怒李评，罢去，命曾令绰为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32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庆国公出阁。隆兴初，汤特进封庆国公，明清尝以故事启之，遂上章辞不敢受，改封荣国公。王将明、白蒙亨宣和间皆封庆公而不辞，岂一时忘之耶？

33　政和中，诏天下州县官皆带提举，管勾学事。时姚麟以节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系阶，朝廷许之。靖康初除去。绍兴中复增，但改庶官为主管。时孟信安仁仲来帅会稽。先人寓居，孟氏与家门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语先人云："忠厚与秦会之虽为僚婿，而每怀疑心。今省谒櫝宫，先入朝然后开府，从兄求一不伤时忌对札。"先人举此，仁仲大喜，为援麟旧请草牍以上，奏入即可。寻又降旨。自此武臣帅守，并免入衔，行之至今。

34　国朝范鲁公质、王文献溥、魏宣懿仁浦秉钧史馆、昭文、集贤，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伦、卢大戎多逊，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简敏中、吕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刘文忠沆、文潞公彦博、富韩公弼，元祐初，司马温公为左仆射，文潞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正献平章军国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吕二公在位，而吕汲公大防、范忠宣纯仁为左右仆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35　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公、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余皆罢政后方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36　本朝三入相者，赵韩王、吕文穆、文靖、张邓公、文潞公。蔡元长虽四入而不克有终。

37　国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韩康公、章子厚。近年陈鲁公亦旷典也。

38　元符末，曾文肃自知枢拜相，公弟文昭为翰林，锁宿禁中，

面对喻旨草麻，文昭力辞。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检见韩绛故事矣，不须辞。”文昭始拜命。盖熙宁初，韩康公入相，实持国当制。国朝以来，两家而已。《金坡遗事》载钱希白为文僖草麻，虽云仪同钧衡，实未尝秉政也。是时，母氏年九岁，偶至东府门外观阅，归告文肃云：“翁翁明日相矣。适见快行家宣叔翁入内甚急，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39　国朝宰相享耆寿者：宋惠安八十，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献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庞颖公七十六，苏丞相八十二。文潞公虽至九十四而薨贬秩中。蔡师垣亦八十，晚节拘籍南迁，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贵考终。

40　本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韩忠献、欧阳文忠、王荆公、苏翰林，而秦师垣复获预其数。吕正惠、吕文穆亦然。

41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录》备见之，然无逾近岁范觉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寿止三十七。其后张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罢相之后，迁谪居外几二十年，后虽入，竟不拜元宰。

42　国朝身为宰相，寿考康宁，再见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43　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副枢，为神宗枢使；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

44　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韩忠宪亿，子康公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纯仁、左辖纯礼。石元懿熙载，子文定中立。吕参政余庆，弟正惠端。陈参政恕，子恭公执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玮。任安惠中师，弟康懿中正。张参政洎，孙左辖

璪。王惠献化基，子安简举正。陈文忠尧叟，弟文惠尧佐。王文献溥，孙康靖贻永。章文献得象，从孙壮恪粢、丞相惇。王枢密博文，子忠简畴。吴正肃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枢密孝宽。韩魏公琦，子文定忠彦、曾孙枢密肖胃。胡文恭宿，侄左丞宗愈。张荣僖耆，曾孙忠文叔夜。梁懿肃适，孙中书子美。蔡忠怀确，子枢密懋。林文节希，从子中书摅。蔡太师京，子枢密攸。邓枢密洵武，弟左辖洵仁。近日如钱参政端礼之于文僖，史签书才、从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枢密遵为伯仲，数十年未尝见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辖安礼，富韩公弼、孙知枢直柔。

45　韩循之奉常治之妻鲁国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孙，魏公之孙妇，仪公之冢妇，吕惠穆之外孙，鲁简肃之外曾孙，吕文靖之曾外孙。身见其子肖胃为枢密，婿郑亿年为资政殿大学士，仪同执政。他子与孙，俱被饰擢。寿隃八秩，妇人中罕有，唐张延赏、苗夫人可俪之也。

46　钱武肃镠自唐乾宁中尽有二浙之地，享国五世。至忠懿王俶以版图来归，改封邓国王，子弟皆换节旄。其后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进仕昭陵为枢密使。文僖子次对暄，次对子景臻尚秦鲁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诚忱，亦至少师，它子悉建节。伯诚子处和端礼，今参知政事。忠懿兄废王倧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飞彦远兄弟，对掌内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飞子穆勰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逊叔伯言至枢密直学士。他位显庸尚多。虽间有以肺腑进，然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47　晏元献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朱之孙女适洪景严，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带一，亦元献旧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尝于子济子珙处见之。

48　本朝居政府在具庆下者，王文献、卢大戎、包孝肃、张文孝、吴长文、吴正肃、吕吉父、章子后、安厚卿、冯彦为、曾令绰、王彦霖、李士美、王将明、蔡居安、林彦振、王元忠。

49　本朝状元登庸者，吕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宪。故诗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王文安览之不悦。后数十年，李士美、何文缜亦以廷魁至鼎席。

50　唐朝世掌丝纶，以为美谈。而本朝以来，兄弟居禁林者：窦可象仪、弟望之俨。宋元宪、景文。王荆公、和父。韩康公、持国。苏翰林、子由。曾文肃、文昭。蔡元长、元度。邓子裳、子文。张康伯、宾老。宇文仲达、叔通。父子则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庄。梁翰林固、懿肃适。蔡文忠、仲远延庆。钱希白、子飞。苏仪甫、子容。一家则张尚书洎、唐公瑰、邃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长，而淳父、元长又父子也。钱氏又有纯老、穆父焉。叶道卿、少蕴。而蔡君谟之于元长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则前人俱尝掌之，惟曾南丰与文昭、文肃兄弟三人焉。孔经父、常父，刘邅父、赣父，与从子少冯又对掌内外制也。近日于洪忠宣父子间再见之。

51　雍孝闻，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声太学，学者推重之。崇宁初，省试奏名第一。前此屡上封事剀切，九重固已默识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诋二蔡及时政未便者，徽宗大怒，减死窜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亲批云："雍孝闻昨上书致罹刑辟，忠诚可嘉。特开落过犯，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命放而孝闻死矣。于是录其子子纯为右选。绍兴初，从张魏公入蜀，魏公令属赵喆军中。喆诛，子纯坐编管。既死，魏公怜之，复致其子安行一官。绍兴间，以告讦流岭外，不知所终。三世俱以罪废，与前所纪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52　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自祖宗以来，故家以真定韩氏为首，忠宪公家也。忠宪诸子，名连糸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从玉

字。玉生子，从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从水字，居京师，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树目之，以别“相韩”焉。“相韩”则魏公家也。魏公生仪公兄弟，名连彦字。彦生子，名从口字。口生子，从胄字。胄之子，名连三画，或谓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东莱吕氏，文穆家也。文穆诸子，文靖兄弟也，名连简字。简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问字，问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内向氏，文简公家也。文简诸子，名连传字。传字生子，从糸字。糸字生，从宗字，钦圣宪肃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两浙钱氏，文僖兄弟名连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长主孙则连端字，赐名也。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糸字。高武烈诸子连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圣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诸子名连宗字，文庄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之。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王文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审琦太师九子，以“九院”呼之。张荣僖以位显名，以“侍中家”目之。贾文元居厢后，宋宣献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献兄弟，安陆人，以“安州”表。以上数家，派源既繁，名不尽连矣。在江南则两曾氏，宣靖与南丰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学显，又二族矣。三苏氏：太简、仪父、明允。两范氏：蜀公与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萧，毗陵之胡，会稽之石，番阳之陈，新安之汪，吴兴之沈，龙泉州之鲍，皆为今之望族。而都城专以戚里名家又数家，不能悉数也。

53　建州浦城，最为僻邑，而四甲族皆本县人。杨氏则起于文庄，章氏则肇自郇公，盖练夫人、孙夫人阴德，世多传焉。黄氏本于子思，陈氏本于秀公。轩裳极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54　浦城章氏，尽有诸元。子平为廷试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开封府元，正夫粢锁厅元，正夫子綡为国学元，子厚子援为省元，次子持为别试元。其后自闽徙居吴中，族属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题名石刻在建阳。

挥麈前录卷之三

55　太上皇帝中兴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游宦参差不齐，仓卒之间，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涛是也。加金字者，钩光祖是也。加“糸”字者，纲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为句龙者，如渊是也。繇是析为数家。累世之后，昏姻将不复别。文潞公自云敬晖之后，以国初翼祖讳而改。今有苟氏子孙，与文氏所云相同。盖本一族，亦是杜于南北，失于相照，与此相类。

56　李昌武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锁厅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岁登甲科。凡三世俱曾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57　吴越国忠献王钱佐薨，其弟倧袭位；未几，为其大将胡进思所废。时忠懿王俶为台州刺史，进思迎立之。元丰中，王之孙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选尚仁宗女，是为秦鲁长主。靖康末，胡骑犯阙，主避狄南来，因遂卜居。后数年，诏即州赐第。主享之二十年，寿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伯诚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师，年亦八十余。少师子，即处和也。处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选为王妃。去岁处和既为执政，别营甲第，南北相望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58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无有爰立者。元祐中，苏子容丞相自左辖登庸，时以为异恩。崇宁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长，遂用此故事。时有献诗者曰：“磊落仪形真汉相，阔疏恩礼旧苏公。”绍兴初，吕元直自签书枢密院入相，前此所无也。

59　张埔乃张说之子，敬翔为敬晖之孙。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近有吴铸者，乃国初功臣吴廷祚之后，祖元扆，复尚主，而失节于刘豫，仕伪庭至枢密使，为其用事。此一律吁可叹哉。李叔佐云。

60　本朝以来，以遗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崇、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间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父子南下，中途为盗所害。寓字元忠。

61　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

62　崇宁中，以王荆公配宣圣亚兖公，而居邹公之上，故迁邹于兖之次。靖康初，诏黜荆公，但舁塑像，不复移邹公于旧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兖、邹并列而虚右。虽后来重建者，举皆沿袭，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63　刘器之晚居南京，马巨济涓作少尹。巨济廷试日，器之作详定官所取也，而巨济每见器之，未尝修门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语客。客以讽巨济，巨济曰："不然。凡省闱解送，则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称门生。殿试盖天子自为座主，岂可复称门生于他人？幸此以

谢刘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叹服其说，自是甚欢。陆务观云。

64　亡友薛叔器家有“关外侯”印，甚奇古。后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尝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荡虏将军”章，及明清有“横武将军”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迁长”印，后考《前汉书》，乃新室尝以上蔡为新迁也。又友人家有“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样皆出诸印右。尝抚得之。或云亦王莽时印。毕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见于《急就章》。

65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时，从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笔吏杨涤者能诗，亦可观，言其外氏唐元相国之裔，一日持告身来，乃微之拜相纶轴也。销金云凤绫，新若手未触。白乐天行并书。后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寻闻为秦熺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至今往来于中也。又丹阳吕城闸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郑王房。出其远祖武德、贞观以来告命敕书凡百余，亦有薛少保、颜鲁公书者，奇甚。明清每语亲旧，经繇不惜一访而阅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观也。

66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

67　欧阳文忠公父名观，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之类。苏东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为文者或仿此，不知两先生之意也。

68　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以宠藩镇。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赐之，自是执政为例。

69　至和三年，宋元宪建言：“庆历郊祀赦书，许文武官立家

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指，因循顾望，遂逾十载，使王公荐绅，下同闾巷。昭穆杂用，家人缘媮习弊，甚可嗟也。臣近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岂朝廷劝戒有所未孚，将风教颓龄，终不可复？反复至意，形于叹息。臣每求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诚亦有由。盖古今异仪，封爵殊制，自疑成殚，遂格诏书。礼官既不讲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诚者，上难必责；从善而设教者，下或有违。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国邑之常，然后议之，则坠典无可复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贵贱之等，所以为孝。虽有过差，是过为孝。殖产利，营居室，遗子孙之业，或与民争利，顾不以为耻。逮夫立庙，则曰不敢。宁所谓去小违古，而就大违古者。今诸儒之惑，不亦甚乎！”于是下两制与礼官详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知枢、参政、同知枢、签枢以上，前任见任宣徽、尚书、节度使、东宫三少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嫡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世死则不得别立。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许庙祭、寝祭，并以世数亲疏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长子在，则祭以嫡长子主之。嫡子死，则不传其子，而传立庙之长。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既如奏，仍令别议袭爵之制。其后终以有庙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见宋次道《退朝录》。至嘉祐中，文潞公为相，乃上章引礼官详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许立四庙，欲乞于河南府营创庙，诏从之。政和中，蔡元长赐宅京师，援潞公之请，既允所奏，且命礼制局铸造家庙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赐之。绍兴中，秦会之表勋锡第，又举二例，诏令讨论，悉如政和之制云。

70　钱宣靖、吕文靖知制诰，衣绿。张益之友直，邓公子也，为天章阁待制勾当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犹衣绯。仁宗顾见，即赐金紫。吕文穆、李仲询及、许冲元为两制，衣绯。蔡元长、王子发官制行后，为中书舍人，皆衣绯。贾季华琰为枢密直学士正谏大夫，衣

绿。

71　本朝父子状元及第：张去华，子师德；梁颢，子固。兄弟：孙何、孙仅，陈尧佐、尧咨四家而已。后来沈文通孙晦以祖孙相继。近年许克昌实许安世之亲侄孙，而王资深、子洋俱为榜眼。

72　旧制：监司虽官甚卑，遇前执政宰藩，亦肩舆升厅事。宣和初，薛肇明自两地出守淮南，有转运判官年少新进，轻脱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几，肇明还旧厅，因与首台蔡元长语及之，且云："乘轿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舆之声惊耳，至今为之重听。其他可知也。"元长大不平。翊日降旨诸路监司，遇前宰执帅守处，即入客位通谒。自是为例。王孟玉云。

73　熙宁中，神宗命馆职张载往两浙，劾知明州苗振。吕正献与御史程伯淳俱言"载贤者，不当使鞫狱"。上曰："鞫狱岂贤者不可为之事邪？"弗许。

74　明清家有徐东湖所记太上皇帝圣语。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将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当作屋百间。上曰：'修营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于此事得其时制则不书。不书者，圣人之所许也。近时营造之制一下，百姓辄受弊，盖缘州县便行科配矣。'又尝语宰臣等曰：'为法不可过有轻重。惟是可以必行，则人不敢犯。太重则决不能行，太轻则不足禁奸。朕尝语徐俯：异时宫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军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处之，后更无犯者。乃知立法贵在中制，所以决可行也。'"

75　淳化三年，西夏李继捧遣使献鹘，号"海东青"。上赐诏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卿地控边塞，时出捕猎，今还以赐，卿可领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国。乌乎，太宗圣矣哉！

76　元祐名卿朱绂者，君子人也。尝登禁从。绍圣初，不幸坐党锢。崇宁间，亦有朱绂者，苏州人，初登第，欲希晋用，上疏自陈与

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谔，字曰圣予。蔡元长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谢而卒，年方四十。薛叔器云。

77　熙宁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庙，尝广坐云“仁宗有遗行”。诏问状坐客，客不敢对，以为无。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为客言，章懿实生仁宗而不及养，后以帝女降后之侄玮，主乃与玮不协，使仁宗有遗恨。臣实洪州人，声音之讹，遂至风闻。”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罚之。

78　宣和中，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日，会馆职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征瓜事，各疏所忆，每一条食一片。坐客不敢尽言，居安所征为优。欲毕，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识者谓彦远必不能安，后数日果补外。苏训直云。

79　曾文肃帅定，一日晨起，忽语诸子曰：“吾必为宰相，然须南迁。”启其所以，公曰：“吾昨夕梦衣十郎绿袍，北向谢恩，岂非它日贬司户之征乎？”后十年果登庸，既为蔡元长所挤，徙居衡阳，已而就降廉州司户参军，敕到，取幼子紃朝服以拜命，果符前梦。十郎，即紃排行也。

80　韩似夫与先子言：“顷使金国，见虏主所系犀带，倒透中正透，如圆镜状，光彩绚目。似夫注视久之。虏主云：‘此石晋少主归献耶律氐者。唐世所宝日月带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献。中有画双鲤存焉，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二物诚绝代之珍也。”盆盖见之范蜀公《记事》矣。

81　《建隆遗事》，世称王元之所述。其间帅多诬谤之词，至于称赵普、卢多逊受遗昌陵，尤为舛缪。案《国史》：韩王以开宝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钧。当太祖升遐时，政在外，何缘前一日与卢丞相同见于寝邪？称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又误矣。初未尝有此封。元之当时近臣，又秉史笔，岂不详知？且载

《秦王传》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见《三朝国史·秦王传》邪？可谓乱道。此特人托名为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赋》，与《国史》本传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诰舍人贬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学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齐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颠错，其伪也明矣。

82　张贤良咸，汉阳人。应制举，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检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都，阁试六论，以此为首题，张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钱穆父览之大喜，过阁第一。黄六丈叔愚能记守之姓名，尝以见告，今已忘之。张即魏公乃翁也。

83　唐文皇聚一时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学士之号。后来凡居馆殿者皆称之。国朝以来，仕于外，非两制，则虽帅守监司，止呼寄禄官，惟通判多从馆中带职出补，如蔡君谟湖州、欧阳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东坡先生杭州，如此之类甚多。刘赣父赴泰倅诗云："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寻云气望蓬莱。"盖在道山五载，然后得之。学士之称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过呼，大可笑矣。

84　建炎己酉岁二月，金人举国南寇。时太上驻跸维扬，虏既次临淮郡，相距甚迩。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余人拒敌。是日也，尘氛蔽日，虏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逾半日，尉与众竟死不退，于是探骑得疾走上闻，乘舆百寮，仅得南度。傥非尉悉力以拒其锋，俾探骑得上闻，则殆矣。尉之姓名不传于世，可恨。友人王彦国献臣能道其详，他日当问之，为求大手笔作传。近见程可久云："尉姓孙。亦尝以白国史汪圣锡矣。"后闻孙名荣。

85　《三朝史·钱俨传》云："俨能饮酒，百卮不醉，尝患无敌。或言一军校差可伦拟，问其状，曰：'饮酒多手、益恭。'俨曰：'此亦

变常，非善饮也。’”《东轩笔录》云：“冯文简在太原，以书奻王灵芝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父答曰：‘所谓禅者，只恐明公未达耳。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以二条观之，万事莫不安于自然也。

86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给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记”；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瘢痕”之类，以防伪冒。至元丰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盗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旧制不为无意也。

87　靖康间，欲追褒司马温公，舆论以谓惟范忠宣在元祐间尤为厚德，可俪，而有司一时卤莽，乃误书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赠太师。盖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为宰执，已追赠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久矣。适何文缜在中书，以乡曲之故，乃以张天觉厕名其间，亦赠太保。而天觉熙宁中自选人受章子厚知，引为察官。事见《邵氏辩诬》。为舒信道发其私书，贬斥流落于外。绍圣初，子厚秉钧，再荐登言路，攻击元祐诸贤，不遗余力，至欲发温公、吕正献公之墓，赖曾文肃公力启于泰陵，始免。其为惨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雠《道藏》复职，又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表，诗有“每闻同列进，不觉寸心忙”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奸。后来闽中书坊间《骨鲠集》，辄刊靖康诏书于首，繇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侥幸乃如此者，可发一叹。张文老云。

88　建炎末，赠黄鲁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张文潜俱为直龙图阁。文潜生前，绍圣初自起居舍人出，带此职盖甚久，亦有司一时稽考之失也。

89　李成字咸熙，系出长安，唐之后裔。五代避地，徙家营丘。弱而聪敏，长而高迈。性嗜杯酒，善琴弈，妙画山水，好为歌诗。琐屑细务，未尝经意。周世宗时，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特器重之，尝

召赴辇下。会朴之亡，因放诞酣饮，慷慨悲歌，遨游搢绅间。大府卿卫融守淮阳，遣币延请，客家于陈。日肆觞咏，病酒而卒，寿四十九。子觉，仕太宗，两历国子博士。其后以觉赠至光禄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书，徐铉篆。觉字仲明，列《三朝国史·儒学传》，叙其世家又同。觉子宥，仕至谏议大夫，知制诰，有传载《两朝史》。传云："祖成，五代末以诗酒游公卿间，善摹写山水，至得意处，殆非笔墨所成。人欲求者，先为置酒。酒酣落笔，烟云万状，世传以为宝。"欧阳文忠公《归田录》乃云"李成仕本朝尚书郎"，固已误矣；而米元章《画史》复云"赠银青光禄大夫"，又甚误也。

挥麈前录卷之四

90　王丝字敦素，越之萧山人。景祐初为县令，会岁歉，丝每家支钱一千以济之，期以明年夏输绢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称为德政。繇此当路荐之。盖是时一缣售价，不逾其数尔。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为作墓志，具载其事。王荆公当国，仿其法施之天下，号为和买。久之，本钱既不复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误传始于王仪仲素。仪仲，文正公之子，早即贵达，未尝为邑，官至八座没，谥懿敏，《国史》本传可考。其子巩，字定国，与东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兴大狱，梅圣俞谓“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者也。其孙即商老彭，以诗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资深，元丰御史中丞，其孙方叔正民兄弟，皆显名一时，扬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来，以风采闻，尝遍历天下诸路计度转运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冈之祖，盖济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为一，不可不辩。李豸，阳翟人，东坡先生门下士，亦字方叔。两方叔俱以文鸣，诗章又多，互传于世。

91　郭稹字仲微，仕至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请下有司博议，因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始此。

92　太祖皇帝立极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县令间道驰骑赍贺表，率先至阙下。上大喜。平蜀后，诏令三泉县不隶州郡，遇贺庆，许发表章直达榻前。至今甲令，每于诸州军监下注云“三泉县同”，是矣。元符末，龚言序为县尉，妇弟江端本子之薄游至邑。令簿素与龚不叶，相帅游山，经宿未回。龚摄县事，忽赦书至，徽宗登宝位，龚即宣诏称贺，偶未有子，亟令子之奉表诣都，令归已无及。铨曹以初

品官无奏、异姓无服亲之文沮之。子之早负俊名，曾文肃当国，为将上取旨特补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学也。后子之官与职俱至正郎，一时以为异事。绍兴初，四川制司建言升县为军，失祖宗之指矣。

93　张逸，字天隐，郑州人。登进士。初尝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蜀人谙其民风，华阳县乡长杀人，诬道旁者，县吏受财，狱具，乃令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岁饥，民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废穑事。今岁小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峋、嵫，亦有显名于世。嵫诸孙，即端明殿学士澄也。

94　《两朝史》章文宪得象传末云："初，闽人谣曰：'南台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政和六年，沙复涌，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余年前，外舅方公务德帅福唐，南台沙忽再涌，已而朱汉章、叶子昂相继登庸。

95　昔人最重契义。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游，敬之为丈，见之必拜，执子侄之礼甚恭。丈人行者，命与其诸郎游。子又有孙，各崇辈行，略不紊乱，如分守之严。旧例书札止云启或止，稍尊之则再拜，虽行高而位崇者，不过曰"顿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辅以上方曰"台候"，余不敢也。前辈名卿尺牍中可考。今俱不然，诚可太息。

96　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度砂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次都啰啰族，汉使过者，遗以财货，谓之打当。次历茅家□子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囊驰牵木筏而度。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历楼子

山，无居人，行砂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日下则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历卧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太子大虫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锦绵，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次历屋地目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达靼中尤尊者。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次历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岭上石庵，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小石州。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励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吃铁石。又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风驿，本俗法试出诏押御风，御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宝庄，又历六钟，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人皆穿池为穴以处。飞鸟群萃河滨，或起飞，即为日气所烁，坠而伤翼。屋室覆以白垩。开宝二年，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有水出金岭，导之周绕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硊。地产五谷，惟无乔麦。贵人食马，余食牛及凫雁。乐多箜篌。出貂鼠、白氎、绣文花蕊布。俗多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穰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扎诏敕，缄锁甚谨。后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

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人多寿考，率百余岁，绝无夭死。时四月，狮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出相见，然其礼颇恭。狮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温岭，即多雨雪，上有《龙王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牧放于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䶄，鸷禽捕食之。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燕，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且又光焰若炬，照见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贫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唇缺，以银叶蔽之，谓其王曰：‘闻汉遣使入达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靼，无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犬戎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自六年五月离京师，七年四月至高昌，所历以诏赐诸蕃君长，袭衣金带赠帛。八年春，与其谢恩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师。延德初至达靼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虽载于国史，而世莫熟知。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

97　绍兴丙辰，明清甫十岁，时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丈敦立俱为正字，来过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询以国史中数事，随即应之无遗，繇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龄。希真之相，予多见其词翰中。后二十年，明清为方婿，敦立守滁阳，以书与外舅云："闻近纳某字之子为婿，岂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畴昔时事，且过相溢美。又数年，敦立为贰卿，明清偶访之，坐间忽发问曰："度今此居号侍郎桥，何邪？"明清即应以仁宗朝郎简，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桥。又问郎表德谓何？明清云："《两朝国史》本传字简之。《王荆公集》中有《寄郎简之》诗，甚称其贤。"少焉，司马季思来，其去，复问明清云："温公兄弟何以不连名？"明清答以"温公之父天章公生于秋浦，故名池。从子校理公生于乡中，名里。天章长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后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温公，名光。承平时，光州学中有温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顾坐客云："卒然而酬，博闻如此，可谓俊人矣！"乌乎，敦立今墓木将拱，言之于邑。

98　郭熙画山水名盛，昭陵时尝为翰林院待诏。熙宁初，其子思登进士第，至龙图阁直学士，更帅三路。既贵，广以金帛收赎熙之遗笔，以藏于家，繇是熙之画人间绝少。思亦多材艺，有《笑谈》、《可用集》行于世。

99　元祐中，吕微仲当轴，其兄大忠自陕漕入朝，微仲虚正寝以待之，大忠辞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霤，即私家也。"卒从微仲之请。时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华尚康宁，且具庆焉，厚卿夫妇偃然居东序。时人以此别二公之贤否。

100　姚宽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残语》，考古今事最为详备。其间一条云："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不知其谁氏，复恐遗失，故载之。'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

隐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东过海康雷州，历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广州，迨由龙川惠州，抵潮阳潮州，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是以上诸郡，皆沿海滨，朝夕观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进退。十年用心，颇有准的。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者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敷尾切，魄于上下弦，息于辉朒，女六切。朔而日见东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于星知潮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又小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于时期矣。或问曰：四海潮平，来皆有渐，唯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雪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闻乎？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县名，属四明郡。吞余姚、奉化二江，江以县为名，一属会稽，一隶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耳。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地名，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属秀州。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渰，水中沙为渰，徒旱切。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渰，南北亘乏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径潮，巽潮来已半，浊浪推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渰，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该洽闻于时，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谓必机博之人。后以《真宗实录》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肃为广东提点刑狱，遂取《两朝史》燕公传观之，果尝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尝著《海潮论》、《海潮图》，并行于世。”则知为燕无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亲会稽，居多暇日，有亲朋来过，相与悟言，可纪者归考其实而笔录之。随手盈秩，不忍弃去，遂名之曰《挥麈录》，非所以为书也。长至日，明清识。

自跋

丘明、子长、班、范、陈寿之书，不经它手，故议论归一。自唐太宗修《晋书》，置局设官，虽房玄龄、褚遂良受诏，而许敬宗、李义府之徒厕迹其间，文字交错，约史自此失矣。刘煦之《唐书》，薛居正之《五代史》，号为二氏，而职长监修，未始措辞。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欧阳文忠、宋景文各析纪传，故《直笔》、《纠缪》之书出。国朝《三朝史》，为大典之冠，而进呈于天圣垂帘之际，名臣大节，无所叙录居多；或有一事，见之数传，褒贬异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屡更。先人于是辑《国朝史述》焉，直欲追仿迁、固，铺张扬厉，为无穷之观。虽前日宗工笔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遗落，损其重复。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传之次；增以宗室、宰执、世系，与夫陟黜岁月三表，如《唐书》之制。绍兴戊午中，执法常公闻其事，诏奉祠中，视史官之秩，尚方给札。奏御及半，而一秦专柄，不尽以所著达于乙览，独存副本私室。先人弃世，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泽不复敢留，悉化为烟雾。又十五年，巨援没而公道开，再命会稽官以物办访遗书于家，但记忆残缺，以补册府之阙而已。故旧文居多。此举盖自先祖早授学于六一翁之门，命意本于六一，其后先人承之。故先人迁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属词比事，度越辈流。"痛哉！斯文虽不传于后代，而王言可训于万世也。明清弱龄过庭，前言往行，探寻旧事，鼋夕剽聆。多历年所，忧苦摧挫，万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髡钤以续先志。乾道之初，窃丛祠之禄，偏奉山阴，亲朋相过，抵掌剧谈，偶及昔闻，间有可记，随即考而笔之，曰《挥麈录》。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览而大喜，手录而识于后，繇是流传。又尝取司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与夫陈龢叔及《绍兴拜

罢录》，参考弼臣进退，次第年月，列为四图表，置之坐隅，以便观览，今镂板于闽、蜀、江、浙矣。丁酉春，觅官行都，获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门，命与其子仲信游。春容间偶出二编，公一见称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处下询，如：黄实，章子厚之甥，不丽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轸，蔡元长之姻娅，引登言路，而首论其非，遂罹远窜。潘兑，朱勔里人，不登其门而摈斥。李森为中司，不肯观望。王黼穷邓之纲之狱而被逐。燕、云之役，盖成于陈尧臣。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刘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迹。明清不量其愚，为冥搜伦类，凡二十余条，摭据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叹。又云："仆兼摄天官，睹铨榜有临安龙山监税见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禄，而相与讨论。徐请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辞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归。未几，公父子俱去国，明清饯别于秀州之杉青闸下，舟中相持怅然。后数年，仲信没于蜀。公后虽复召领史局，而明清适官远外，参辰一见。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试邑穷塞，公事无多，翻箧复见旧稿，怆念父祖以来，平生用心。嗟夫！师友之沦没，言犹在耳，孰令听之邪？投老残年，感叹之余，姑以胸中所存识左方。后之揽者，亦将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汝阴王明清书。

挥麈后录卷之一

1　古之尊称，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穷宠极崇，度越前载，后虽有作，亦无加焉。汉哀帝建平二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禅位于皇太子衍，自称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称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为圣母神圣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为圣神皇帝；长寿二年九月，为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正月，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九月，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中宗反正后，神龙元年正月，尊为则天大圣皇帝。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尊号应天皇帝；三年八月，尊号应天神龙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号开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二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七载五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十三载二月，上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载七月，传位后，肃宗上上皇天帝；三载正月，上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圣皇天帝。肃宗正德三载正月，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尊号宝应元圣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号圣神文武皇帝；顺宗元和元年正月，传位后，宪宗上应乾圣寿太上皇。宪宗元和三年正月，尊号睿圣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尊号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宝历元年四月，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号圣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号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十二年正

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号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顺元年三月，尊号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尊号睿文圣武广孝皇帝。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尊号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长兴元年四月，尊号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晋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号英武明义皇帝。周太祖圣明文武仁德皇帝。国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皇帝；开宝元年十一月，上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应天广运兴化成功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晋未平，不欲号“一统”，诏罢之；至三月，晋王群臣复上应天广运立极居尊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上尊号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九年八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仁德广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诏：“自前所上尊号，并宜省去。今后四方所上表，只称皇帝。”宰相吕蒙正等固以为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难兼称。朕欲称王，但嫌与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请改上尊号为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后诏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广武应道章德圣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广武应乾尊道圣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上圣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乾兴元年二月，改应天尊道钦明仁孝皇帝。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圣文睿武体天钦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上景祐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宝元元年十一月，上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

圣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灾，诏省去“睿圣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圣孝皇帝。神宗元丰三年七月十六日，诏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因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称号，以自饰哉！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托士民之上，凡虚文烦礼，尽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群辟，犹咸以号称见请，虽出于归美报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后大礼，百官拜表上尊号，并罢。”先是，百官上尊号，翰林学士司马光当答诏，因言：“治平二年，先帝当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自是终身不受尊号。徽宗大观元年季秋，将行明堂礼，大臣议检举皇祐故事，上为亲降御笔云：“粤在季秋，将行宗祀，辅臣有请愿举尊称。浮实之美，毋重辞费，不须上表。今后更不检举。”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群臣上表，尊为教主道君皇帝，诏止于教门章奏中称，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上皇帝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笔批答曰：“朕获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临九有之师，无有远迩，罔不臣服。荷天之鉴，四序时若，祥瑞洊至。薄言兴师，燕、朔归附，大一统于天下。盖祖宗之灵，庙社之庆，惟我神考诒谋余烈，顾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犹以炎、黄、唐、虞之号为未足称，循末世溢美之辞来上，朕甚愧焉。所请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皆不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钦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高宗皇帝绍兴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桧以太母回銮之久，和议已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诣阙进表乞上尊号，上谦抑不受，令有司无得复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上谓宰执曰：“闻大金有诏上尊号。前此士庶，屡尝有请，既却而不受。”秦桧

曰：“盛德之事，它国亦知师仰。”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上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今上庆元元年十一月，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见于宋元《宪尊号录》，明清更以他书详考之。国朝者以史册及前后诏旨续焉。

2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游睢阳，醉卧阏伯庙。梦中觉有异，既醒，焚香殿上，取木杯珓以卜平生，自裨将至大帅皆不应，遂以九五占之，珓盘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负。后以归德军节度使建国号大宋，升府曰应天。晏元献为留守，以诗题庙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潜鳞。尝用蓍蔡占，来决天地屯。庚契大横兆，謦咳如有闻。”东坡先生作《张文定碑》云：“熙宁中，公判应天府。新法既粥坊场河渡，又并祠庙粥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公建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二祠独不免于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其后，高宗皇帝炎精复辉，中兴斯地。灼见天命，猗欤休哉。晏元献《五川集》载前段。

3　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实为本朝建国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图经》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创端命殿宇于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荡之久，茂草荆棘，无片瓦尺椽存者，周视太息。还朝上言，以谓太祖皇帝历试于周，应天顺人，启运立极；功业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创，故号端命，诚我宋之咸、镐、丰、沛，命名之意可

见。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礼部讨论，而有司以谓增置兵卫，重有浮费，遂寝所陈。盖明清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当其始也，赵韩王教村童于山下，始与太祖交际，用其计画，俾为乡导，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岧；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燕劳将士，养锐待战；仓黄闻变，初不测我师之多寡，跃其爱马号千里电奔东郊。太祖追及于河梁，以剑挥之，人马俱坠桥下，晖遂擒。姚凤即以其众解甲请降。自此兵威如破竹，尽取淮南之地。凤之投降，时正午刻，击诸寺钟以应之，至今不改。绍兴壬戌，郡守赵时上殿陈其事，诏付史馆。东渡犹有落马桥存焉。如是，则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问邪。

4　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宣和中，童贯为宣抚，统兵取燕、云，悉命剪剃之。逮胡马南骛，遂为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则未必能卷甲长驱如此，亦祖宗规抚宏远之一也。王嗣昌云。

5　承平时，扬州郡治之东庑，扃锁屋数间，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书牌云："非有缓急，不得辄开。"宣和元年，盗起浙西，诏以童贯提师讨之。道出淮南见之，焚香再拜启视之，乃弓弩各千，爱护甚至，俨然如新。贯命弦以试之，其力比之后来过倍，而制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叹伏，施之于用，以致成功。此盖太祖皇帝亲征李重进时所留者。仰知经武之略，明见于二百年之前，圣哉帝也！辛仲由为先人言。

6　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当时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讥。近人或以州郡饰厨传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贪污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怀者，又不可不痛惩治之

也。刘季高云。

7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朱希真先生云。

8　太宗既得吴越版籍，继下河东，天下一统，礼乐庶事，粲然大备。钱文僖惟演尝纂书名《逢辰录》，排日尽书其父子承恩荣遇及朝廷盛典，极为详尽。明清家有是书，为钱仲韶竽假去乾没。至今往来于中，安得再见，以补史之阙文。

9　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锡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绍兴中，为秦伯阳所取。先人云。

10　天圣中，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诏修《三朝国史》。时巨珰罗崇勋、江德明用事，以为史院承受故官属，每遇进书，推恩特厚；下至书史庖宰，亦沾酢衣赏。后来因之。徐敦立云。

11　章懿李后初在侧微，事章献明肃。章圣偶过阁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悦其肤色玉耀，与之言。后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云：来为汝子。"时上未有嗣，闻之大喜，云："当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诞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袜，即亟令脱去，常徒步禁掖，宫中皆呼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盖古之得道李君也。张昌诗嗣祖云：见其祖《邓公家录》。

12　熙宁中，神宗问邓绾云：“西汉张良如何？”绾以班、马所论对。上曰：“体道。”绾以未喻圣训，请于上。上又曰：“不唱。”绾退，因取《子房传》考之，自从沛公入秦宫阙，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运筹，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纵之学，非人所及。邓雍语先人云。

13　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上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夏，复取燕、云。元丰五年，徐禧永洛衄师之后，帝心弛矣。林宓《裕陵遗事》云。

14　神宗朝，诏修仁、英《两朝国史》。开局日，诏史院赐筵。时吴冲卿为首相，提举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诗赋。冲卿唱首云：“兰台开史局，玉斝赐君余。宾友求三事，规摹本八书。汗青裁仿此，衰白盍归欤。诏许从容会，何妨醉上车。”王禹玉云：“晓下金门路，君筵听召余。簪缨三寿客，笔削两朝书。身老虽逢此，恩深尽醉欤。传闻访余事，应走使臣车。”元厚之云：“殿帷昕对罢，省户雨阴余。诏赐尧樽酒，人探禹穴书。夔龙方客右，班马盖徒欤。径醉俄归弁，云西见日车。”王君贶云：“累圣千年统，编年四纪余。官归柱史笔，经约鲁麟书。班马才长矣，仁英道伟欤。恩招宴东观，酾酒荷盈车。”冯当世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接武知何者，沾恩匪幸欤。吐茵平日事，何惮污公车。”曾令绰云：“御府盼醇酿，君恩锡馂余。赐筵遵故事，□史重新书。燕饮难偕此，风流不伟欤。素餐非所职，愧附相君车。”宋次道云：“二圣垂鸿烈，天临四纪余。元台来率属，赐会宠刊书。世业叨荣甚，君恩可报欤。衮衣相照烂，归拥鹿鸣车。”王正仲云：“上圣思论著，前言摭绪余。琼筵初赐醴，石室载□书。徽范贻来者，成功念昔欤。欲知开局盛，门拥相君车。”黄安中云：“礼敛三事宴，史发两朝余。偶缀金

闺彦，来□石室书。法良司马否，辞措子游欤。盛事逢衰懒，重须读五车。”林子中云：“调元台极贵，须宴帝恩余。昔副名山录，今裁史观书。天心忧作者，国论属谁欤。寂寞怀铅客，容瞻相府车。”可见一时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孙晓处。尝出以示明清。晓云：“史院赐燕唱和，国朝故事也。”

15　乾道辛卯岁，明清因观元符诏旨《钦圣献肃皇后传》载元丰末命，其所引犹存绍圣谤语，即以白于外舅方务德，云：“今提衡史笔汪圣锡，吾所厚也，当录以似之。”继而以书及焉。旬日得汪报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即为敷陈。天语甚称所言为当，即诏史院删去，以明是非之实矣。”汪书之亲笔今存外舅家。

16　昭慈孟后，绍圣三年以使令为禳祭之法。九月二十日，诏徙处道宫。已见《泰陵实录》。曾文肃《奏对录》述其复位本末为备，今具载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议复瑶华。先是，首相韩忠彦遣其子跂来相见云：因曲谢，上谕以复瑶华，令与布等议。若布以为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禀，乃白三省。且云恐有异议者。布答之云：“此事固无前比。上亦尝问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复位号者。况有元符，恐难并处。今圣意如此，自我作古，亦无可违之理。若于元符无所议，即但有将顺而已。三省自来凡有德音及御批，未闻有逆鳞者，此无足虑。但白邦直不妨。”跂云：“若此中议定，即须更于上前及帘前再禀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议。师朴云：“已约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师朴云：“惇言从初议瑶华法时，公欲就重法，官不敢违。”及至都堂，惇又云：“当初是做厌法，断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当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议论！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布当时曾议依郭后故事，且以净妃处之。三省有人于上前犹以为不须如此。其后又欲贬董敦逸，布独力争得不贬。此事莫皆不虚否？今日公却以谓议法不当，是谁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帘中欲复瑶华，正以元符建立不

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诏。近因有旨，令蒋之奇进入所降手诏，乃云是刘友端书。外面有人进文字，皇太后并不知，亦不曾见，是如何？”惇遽云：“是惇进入。先帝云：已得两宫旨，令撰此手诏大意进入。”布云：“手诏云：‘非此人其谁可当！’皆公之语，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众莫不骇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颖叔以谓太后手诏中语，故著之麻词，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当时只道是太后语，故不敢不著。今进入文字，却看验得刘友端书，皇太后诚未尝见也。”惇顽然无怍色，众皆骇叹。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师朴亲闻，布等皆未曾面禀，来日当共禀知，圣意无易，即当拟定圣旨进呈。”遂令师朴草定，云：“瑶华废后，近经登极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号礼数，令三省、密院同详议闻奏。”遂退。晚见师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简白师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当如今日所改定进拟。”师朴答云：“甚善。”然尚犹豫。七日，布云：“所拟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师朴所。”众皆称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谕帘中，欲废元符而复瑶华。布力陈以为不可，如此则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废嫂恐未顺。上亦深然之，令于帘前且坚执此议。众皆议两存之为便。上又丁宁，令固执。卞云：“韩忠彦乃帘中所信，须令忠彦开陈，必听纳。”忠彦默然。及帘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盖万世议论。相公已下，读书不浅，须议论得稳当乃可行。兼是垂帘时事，不敢不审慎。”语甚多，不一一记省。众皆无以夺。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稳当。”众皆目之。师朴遂出所拟批旨进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挥，容臣等讲议同奏许之。”然殊未有定论。再对，布遂云：“适论瑶华事，圣谕以谓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无可议。臣亦具晓圣意，盖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于无可奈何，须两存之。乃使章惇误晓皇太后意旨，却以复瑶华为未稳当。此事本末悞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谕蒋之奇以立元符手诏，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见。及进入，乃是刘友端书写。臣两日对众诘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诏立元符为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见。及令蒋之奇进入，乃是友端所书，莫是外面有人撰进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两宫许可，遂令草

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诏云：非斯人其谁可当。乃公语也。’之奇亦云：‘当时将谓是太后语，故著之制词。’惇云：‘是惇语。’众皆骇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扬者，以为先帝尔。今若以此废元符固有因，然上则彰先帝之短，次则在主上以叔废嫂未顺。故臣等议，皆以两存之为便。如此虽未尽典礼，然无可奈何须如此。”太母遂云：“是无可奈何。兼以元符又目下别无罪过，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坚持此论。若稍动着元符，则于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尝谕密院云：“欲于瑶华未复位号前，先宣召入禁中，却当日或次日降制，免张皇。”令以此谕三省，众亦称善。布云：“如此极便。若已复位号，即须用皇后仪卫召入，诚似张皇。”上仍戒云：“执元符之议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语。”及至帘前，三省以箔中语未定，亦不记陈此一节。布遂与颖叔陈之，太后亦称善。退以谕三省云：“适敷陈如此，论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议，乃布与元度所同草定。师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众人，众皆以为词繁不可用，遂已。师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瑶华之废，岂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详？又下比于盗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尔。”是日，太后闻自认造手诏事，乃叹云：“当初将谓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为，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无可议者。”是日，瑶华以犊车四还禁中。至内东门，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闻者，莫不欢呼。是夕，锁院降制，但以中书熟状付学士院，不宣召。初，议复瑶华，布首白上：“不知处之何地？”上云：“西宫可处。”布云：“如此甚便。”外议初云：“东宫增创八十间，疑欲以处二后。”众以为未安。缘既复位，则于太母有妇姑之礼，岂可处之于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须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顺。”又云：“将来须令元祐从灵驾，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无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谕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寻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随尝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见之甚骇，却笑云：‘不知称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称其母亦晓事。二府皆云：“王广渊之女也。神宗尝以为参知政事，命下而

卒。”又云：“初聘纳时，常教他妇礼，以至倒行、侧行，皆亲指教。其他举措，非元符比也。”布云：“当日亦不得无过。”布云：“皇太后以为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执定得，是不为无过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号，更不曾生子。神宗嫔御非不多，未闻有争竞之意。在尊位，岂可与下争宠？”太母云：“自家那里更惹他烦恼？然是他神宗亦会做得，于夫妇间极周旋，二十年夫妇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较之，则诚不为无过。”颖叔亦云：“忧在进贤岂可与嫔御争宠。”太母又对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气，今犹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当训敕，使不至于有过，乃为尽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语，兼下面人多，此辈尤不识好恶。”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饬，必不敢尔。”太后又云：“他两人与今上叔嫂亦难数相见。今后除大礼圣节宴会可赴，余皆不须预。他又与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称善。其他语多，所记止此尔。已上皆曾《录》中语。制词略云：“惟东朝慈训，念久处于别宫。且永泰上宾，顾何嫌于并后。”至崇宁元年，蔡元长当国。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谏左肤疏，诏后复居瑶华，制有云：“台臣论奏，引义固争；宰辅全同，抗章继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阙，六宫皆北，后独不预，逃匿于其家。张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帘，仪从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兴，尊为隆祐太后，盖后之祖名“元”，易“元”为“隆”字。建炎间，皇舆小驻会稽，后微觉风痃，本阁有宫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或以启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语，吾其敢复闻也！此等人岂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17　徽宗初践祚，曾文肃公当国。禁中放纸鸢落人间，有以为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无之，传者之妄也。当令诘治所从来。”公从容进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实，将有损于圣德。”上深惮服，然失眷始于此也。舅氏曾竑父云。

18　徽宗居藩邸，已潜心词艺。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敕撰《东岳碑》，得旨送京东立石。上称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韩师朴云："巩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书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与欧阳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时。"上颔之。繇是而知上之好学问非一日也。

19　建中靖国，徽宗初郊，亦见曾文肃《奏事录》，言之甚详。在于当日，为一时之庆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无不晴之理。"经臣云："只恐风雪难行。"布云："雪虽大，有司扫除道路，必无妨阻。但稍冲冒，无如之何。兼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经臣亦称善，乃云："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经臣退，遂约执政会左相斋室，仍草一札子以往。左相犹有大庆之议。左辖陆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无不晴之理。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奈何？"布遂手写札子，与二府签书讫进入，议遂定。上闻之，甚喜。有识者亦云："临大事当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礼仪使赞引就罍洗之际，已见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对。再诣罍洗，上云："已见月色。"布云："无不晴之理。"上奠瓒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泣。是日，闻上却常膳蔬食以祷。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然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巳午间，至青城；晚遂晴，见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人情莫不欣悦。庚辰四鼓，赴郊坛幕次。少顷，乘舆至大次，布跪奏于帘前，请皇帝行礼，景灵、太庙皆然。遂导至小次前升坛奠币，再诣罍洗，又升坛酌献。天色

晴明，星斗灿然，无复纤云。上屡顾云：“星斗灿然。”至小次前，又宣谕布云：“圣心诚敬，天意感格，固须如此。”又升坛饮福。行过半，蒋之奇屡仆于地。既而当中，妨上行，布以手约之，遂挽布衣不肯舍而力引之。行数级，复僵仆。上问为谁，布云：“蒋之奇。”上令礼生掖之登坛，坐于乐架下。至上行礼毕，还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还府，又令遣医者往视之。及亚献升，有司请上就小次，而终不许，东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礼毕，导还大次。故事，礼仪使立于帘外，俟礼部奏解严乃退。上谕都知阎守勤、阎安中，令照管布出墮门，恐马队至难出，恩非常也。众皆叹息，以为眷厚。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先是，礼毕，又遣中使传宣布以车驾还内，一行仪卫，并令僭行，不得壅阏。布遂关卤簿司及告报三帅，令依圣旨。及登辇，一行仪仗，无复阻滞。比未及巳时，已至端门。左相乃大礼使，传宣乃以属布，众皆怪之。少选，登楼肆赦。又明日，诣会圣宫。宫门之两庑下所画人马，皆有流汗之迹。云庆历西事时，一夕人马有声，至明观之，有汗流，至今不灭。又有一小女塑像，齿发爪甲皆真物，身长三尺许，云太祖微时所见，尝言太祖当有天下，然无文字可考。像龛于殿之侧坐殿内。盖殿门也。

20　又云：是月，奉职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书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乱。”诏改皇子名。至是，又上书乞换文资，从之。时亦建中靖国元年，后来果验，亦异事也，因著之。

21　神宗更定官制，独选人官称未正。崇宁初，吏部侍郎邓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创法，厘正官名，使省台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而制禄。命出之日，官号法制，鼎新于上，而彝伦庶政，攸叙于下。今吏部选人，自节、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尝欲以阶寄禄而未暇，愿造为新名，因而寄禄，使一代条法粲然大备。”徽宗从其言，诏有司讨论。于是置选人七阶。蔡元道《官制旧典》乃失引之。

22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笔：“取会到入内内侍省所辖苑东门药库。见置库在皇城内北隅，拱宸门东。所藏鸩鸟、蛇头、葫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品数尚多，皆属川、广所贡。典掌官吏三十余人。契勘元无支遣，显属虚设。盖自五季乱离，纪纲颓靡，多用此物以剿不臣者。沿袭至于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宪网，莫不明置典刑，诛殛市朝，何尝用此。自今可悉罢贡额，并行停进。仍废此库，放散官吏，比附安排。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处焚弃。其灰烬于官地埋瘗，分明封堠摽识，无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见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鱼。敬录于编，以诏无极。

23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贼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命宦官邓善询召县令至津亭计事。善询乃以它事召之，令前驱至近岸，善询从稠人中跃出，呼令下马，厉声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临民而行者乎！”善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驻跸。”令大惊，舍车疾趋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与卿戏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浅，船不得进，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骏骡名鹁鸽青，望睢阳而奔，闻鸡啼。滨河有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姥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妪进酒，上起受妪酒，复传爵与卫士。妪延上至卧内拥炉，又爇劳薪，与上释袜烘趾。久之，上语卫士，令记妪家地名。及龙舟还京，妪没久矣，乃以白金赐其诸孙。蜀僧祖秀云。

24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庆撤帘，泰陵亲政。时事鼎新，首逐吕正愍、苏文定。明年，改元绍圣。四月，自外拜章子厚为左仆射。时东坡先生已责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以谓《神宗实录》诋诬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党籍，凡当时位于朝者，次第窜斥，初止七十三人，刘器之亦尝以语胡德辉珵，见之《元城道护录》。其间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党之类，未始同心也。徽宗登

极，复皆召用，有意调一而平之。蔡元长相矣，使其徒再行编类党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奸党”，播告天下。但与元长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如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以苏迥为苏过。叔党在元祐年犹未裹头，岂非字画之误乎？尤为无谓。迥字彦远，东坡先生之族子，登进士第，为泸川令。元符末，应日食上言，尤为切直。蔡元长既使其徒编类，上书邪等，彦远为邪上尤甚，又入元祐党籍之石，坐削籍编管华州，遇赦量移潼川，牵复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绍兴初，特赠宣教郎。事见王望之赏所作彦远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泸川灵济庙碑》。

25　明清顷访徐五丈敦立于霅川，徐询以创置右府与揆路议政分合因革，明清即为考证以对，徐甚以击节，即手录于其所编，今列于后。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为宰相，与上密谋，欲尽诛宦官，中尉刘季述、王仲元，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阴谋废上，请太子监国。已而太子改名缜，即位。十二月，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除夜伏兵诛季述等。翌日，昭宗复位。三人赐姓李，除使相，加号三功臣，宠遇无比。崔胤与陆扆乞尽除宦者，上与三人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者。若属南司，必多更变，不若仍归之北司为便。”上喻胤等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等勿坚求。”于是复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然唐自此乱矣。朱梁建国，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为使。二人官虽崇，然止于承进文书、宣传命令，如唐宦者之职。今士大夫家犹有《梁宣底》四卷，其间所载，大抵中书奏请，则具记事，与崇政使令于内中进呈；所得进止，却宣付中书施行。其任止于如此。至后唐庄宗入汴，复改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宰相豆卢革为弘文馆学士，以崇韬父

名弘正，请改弘文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二人尤为跋扈。晋高祖即位，思有以惩戒，遂废之，至开运元年复置。末帝以其后之兄冯玉为之。自是相承不改。国朝因之，首命赵韩王普焉。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端拱三年，置签书院事，以资浅者为之，张逊是也。官制旧典，误以为邓公。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文忠公为知制诰，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参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使宰相兼领。"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吕许公时为首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富公方力争，会西夏首领乞砂等称伪将相来降，各补借职，羁置湖南。富公复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书，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时张文定为谏官，亦论中书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未几，或曰："二府体例，判字太重。"于是复改吕公亦为枢密使。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为宰相，乞罢兼枢密使，以边事宁故也。有旨从之。仍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施行。"而枢密院亦自请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张文定复言："宰相既罢兼枢密院，则更不聚厅。万一边界忽有小虞，两地即须聚厅，每事同议。"自是，常事则密院专行；至涉边事而后聚议，谓之开南厅。然二府行遣，终不相照。熙宁初，滕达道为御史中丞，上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其后竟使枢密院事之大者，与中书同奏，禀讫先下，俟中书退后，进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称三省、密院同奉圣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吕元直在相位，自以谓有复辟之功，

专恣尤甚。台谏以为言，元直既罢政，遂废御营司。而宰相复兼知枢密院事，自范觉民为始，尔后悉兼右府矣。秦会之独相十五年，带枢密使。至绍兴乙亥，会之殂。次年，沈守约、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带，中书与枢府又始分矣。

26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27　敦立又语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完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

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28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自晋公之后数十年，蔡持正始以吴处厚讦其诗有讥讪语贬新州。又数年，章子厚党论乃兴，一时贤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启此门。元祐间治持正事，二三公不无千虑之一失。使如前代，则奸臣借口，当渫血无穷也。明清尝以此说语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为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

29　明清尝得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公、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挥麈后录卷之二

30　宣和中，燕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于酒，倦甚，小愒幄次。徽宗忽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视之；甫入即返，惊鄂默然。内侍请于上，上云："适揭帘之次，但见金龙丈余，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叹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异待焉。赵士筏彭老云。

31　高宗尝语吕颐浩云："朕在宫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阅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于治狱，切当留心，勿草草。"颐浩再拜赞，即以上旨喻之。姜安礼处恭云。

32　曹功显勋语明清云："昨从徽宗北狩至燕山逃归，显仁令奏高宗曰：上为康王，再使虏中，欲就鞍时，二后洎宫人送至厅前。有小婢招儿者，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各执弓剑，拥卫上体，婢指示众，虽不见，然莫不畏肃。后即悟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今陷虏中，愈当虔事。自后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严崇奉，以答景贶。高宗后跬跸临安，即诏于西湖建观，像设以祀，甚为壮丽。"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即具奏徽庙。大喜，复谓后曰：'瑞卜昭应异常，可无虑矣。'"

33　元符末，掖廷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崇恩尤敬事之，宠遇无比。至于即其乡里建置道宫，甲于宇内。祐陵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

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宣和壬寅岁始告成，御制为记云：“京师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画畿疆，相方视址，考山川之所会，占阴阳之所和，据天下之上游，以会同六合，临观八极。故周人胥宇于岐山之阳，而又卜涧水之西。秦临函谷、二殽之关，有百二之崄。汉人因之，又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黄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龙兴，卜年八百；秦以虎视，失于二世；汉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则？在德不在崄也。昔我艺祖，拨乱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时，周京市邑，千门万肆不改，弃之而弗顾。汉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舍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达大川，平皋千里，此维与宅。故今都邑广野平陆，当八达之冲，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又无洪流巨浸浩荡汹涌经纬于四疆。因旧贯之居，不以袭崄为屏。且使后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于泰、华；社稷流长，过于三江五湖之远，足以跨周轶汉。盖所恃者德，而非崄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灵台，则庶民子来；其作灵沼，则于仞鱼跃。高上金阙，则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游广爱。而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非形胜不居也。传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山可为，功不可书。于是太尉梁师成董其事。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乃分官列职，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图材付之。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畚插之役不劳，斧斤之声不鸣。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取瑰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邬、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岗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则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萼绿华堂。又旁有承岚、昆云之亭。有屋外方内圆如半月，是名书馆。又有八仙馆，屋圆

如规。又有紫石之岩，析真之嶝，揽秀之轩，龙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绛霄楼，峰峦崛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无数十里。其西则参、木、杞、菊、黄精、芎□，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云，高出峰岫，下视群岭，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岗脊两石间，绵亘数里，与东山相望。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面，名之曰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半山间楼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后，号万松岭。上下设两关。出关，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云浪。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以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东池后，结栋山下，曰挥云厅。复由嶝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木倚石排空，周环曲折，有蜀道之难，跻攀至介亭。最高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许，号排衙，巧怪崭岩，藤萝蔓衍，若龙若凤，不可殚穷。鼇云半山居右，极目萧森居左。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山间，西行潺湲，为漱玉轩。又行石间，为炼丹亭、凝观、圜山亭。下视水际，见高阳酒肆、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仰不见明。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为山庄，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雕，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华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及夫时序之景物，朝昏之变态也。若夫土膏起脉，农祥晨正，万类胥动，和风在条，宿冻分沾，泳渌水之新波，被石际之宿草。红苞翠萼，争笑并开于烟暝；新莺归燕，呢喃百转于木末。攀柯弄蕊，藉石临流，使人情舒体堕，而忘料峭之味。及云峰四起，列日照耀，红桃绿李，半垂间出于密叶；芙蕖菡萏，蕅蓼芳苓，摇茎弄

芳，倚縻于川湄。蒲菰荇藻，茭菱苇芦，沿岸而溯流；青苔绿藓，落英坠实，飘岩而铺砌。披清风之广莫，荫繁木之余阴。清虚爽垲，使人有物外之兴，而忘扇箑之劳。及一叶初惊，蓐收调辛，燕翩翩而辞巢，蝉寂寞而无声。白露既下，草木摇落；天高气清，霞散云薄；逍遥徜徉，坐堂伏槛，旷然自怡，无萧瑟沉寥之悲。及朔风凛洌，寒云暗幕；万物调疏，禽鸟缩漂；层冰峨峨，飞雪飘舞；而青松独秀于高巅，香梅含华于冻雾；离榭拥幕，体道复命，无岁律云暮之叹。此四时朝昏之景殊，而所乐之趣无穷也。朕万机之余，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贵富之荣，而腾山赴壑，穷深探崄，绿叶朱苞，华阁飞升，玩心愜志，与神合契，遂忘尘俗之缤纷，而飘然有凌云之志，终可乐也。及陈清夜之醮，奏梵呗之音，而烟云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环珮杂遝，下临于修涂狭径；迅雷掣电，震动于庭轩户牖。既而车舆冠冕，往来交错，尝甘味酸，览香酌醴，而遗沥坠核，纷积床下。俄顷挥霍，腾飞乘云，沉然无声。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万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间林下之逸，澡溉肺腑，发明耳目，恍然如见玉京、广爱之旧。而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飒爽溟涬，参诸造化，若开辟之素有，虽人为之山，顾岂小哉！山在国之艮，故名之曰艮岳。则是山与泰、华、嵩、衡等同，固作配无极。壬寅岁正月朔日记。”又命睿思殿应制李质、曹组各为赋以进。质云：“宣和四年，岁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岳告成，命小臣质恭诣作古赋以进。臣俯伏惴栗，惧学术荒陋，不足以奉诏，正衣冠，屏息窃诵宸制，如日月照映。至于经营终始，与其命名之意义，备载奎文。使执笔之臣徒震汗缩伏，辞其不能。虽然，臣之荣遇，千载一时，敢不祗若休命。于是虚心涤虑，再拜稽首而献赋焉。其词曰：伟兹岳之宏厚兮，固磐基于坤轴。跨穹隆之高标兮，俯万象于林麓。一气肇其吐吞兮，割阴阳于晦昱。信天造而地设兮，行圣心之神欲。相美利于艮维兮，膺亿载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涧、瀍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无疆。繄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诚体国之有制，拟形势而辨方。伊冈联与阜

属，翼庆瑞兮绵长。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奥区，翳荟郁其苍苍。纷川泽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类曾城与丹丘，仍飚驭之求翔。鸣辽鹤于昼寂，啸巴猿于夜决。霭烟霞之超绝，殆未邈乎康庄。时万机之余暇，顿六辔以高骧。逸天步之辙迹，怡圣情而弗忘。俾飞云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轩重阃之敞敞，植梅桃以时岗。挺八仙之桂桧，涨润气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导风袂以前鄣。仰奎文之圣述，如震栗乎春雷。兼虞、商之浑灏，类云汉之昭回。虮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读兮，一再诵而心开。灿八龙之神藻，觉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绚练，永作镇于钧台。俄北行而少进，惊泛雪之虚辟。屏分翠绿以双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云与宿雾，佐清致于瑶席。饮瓯面之琼腴，贮风生于两腋。登和容于射圃，㑹弧矢之神威。流芳馨于素华，且舒笑而忘归。抚跨云之栏楯，惊倚翠之翚飞。陟半山而前瞩，虚庑亘其绳直。耸凝观而北列，视鉴湖之湜湜。忽峥嵘而环合，想圌山之嘉色。敞玉霄之凼洞，仙真过而寓息。冀炼丹以服饵，生身体之羽翼。辟琼津与清斯，望龙江而西东。何茂修之夹植，中演漾而溶溶。觌山庄之派别，引回徯而曲通。挹飞岑于秀发，倚蹑云之崇崇。虚萧闲之邃宇，贮毫楮于厥中。延胜筠之宿润，发五盖之游蒙。无杂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桧阴之修径，出高阳之酒亭。奉千钟之湛露，倾葵藿于尧龄。欲洗练其神宅，耳漱琼之泠泠。度金霞而矫首，介亭屹其上征。险羊肠于九折，升云栈而心惊。有排衙之巨石，间珍木之敷荣。为巉妙之绝嶫，类箫台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堕，后电掣而雷鸣。继神光之烛坛，响环珮之琮琤。何天人之无间，本皇上之精诚。路逶迤而东转，经极目之萧森。下来禽之茂岭，披合欢之华林。始祈真于磴杪，终榄秀于轩阴。启龙吟之虚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斋于向背，沸不老之泉液。爰挥云之翔鳞，若腾跃于天地。逾万松之峻岭，设两关而嵚崎。垂濯龙之瀑布，与蟠秀而东驰。憩练光以容与，仰奇峰而登跻。矧梅、芦之二渚，结云浪与浮阳。俄就夷而绝崄，复渊澄而沼方。池名凤以号砚，乃余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错，又环山之翼张。严宏堂之三秀，奉九华之玉真。怅白云之已远，追音徽之尚存。壮阿阁以巢凤，拥万木之岩春。何涟漪之飒爽，仰拱

霄之是邻。觌书馆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极惊蛇而走虺，知草圣之纵横。临清流而喜赋，鄙秋风之淫声。揭昆云兮承岚，相岩嵬而抗衡。彼会真之高馆，总群玉之邃清。俨疏梅之盈万，常沐雨而披烟。俪冰姿于萼绿，非取媚而争妍。骇白龙之喷激，落银汉于九天。方巢云之入望，亘黄果之绵连。登绛霄以游目，耸万寿之南山。泻乌龙之垂霤，注雁池于石间。企嚘嚘之峻亭，谅绝尘而可攀。欣药寮之西辟，蕴丹华之秀岩。罗玉芝与云桂，产南烛之非凡。下丁香之密径，有间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麦，艺黍稷兮惟艰。开西庄以务本，信农事之匪闲。俯明秀之杰阁，晞梅岩及春华。偃霜风之老桧，跂凤翼之欹斜。荫檀栾之芸馆，豁凝思之雅堂。备上台之珍文，若星灿而霞章。臣盖闻赤县神州之说，方壶员峤之言，既不周之具载，亦同纪于昆仑。定洪荒之无考，宜姑置而勿论。穷山川于畴昔，效子长之飞蹇。登岱宗而伫贻，尝历井于天门。瞻巍然之日观，视凫绎之骏奔。维祝融之巨镇，郁紫盖之奇峰。摽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浓。观罗浮与雁荡，望庐阜之横空。陟嵩高之峻极，有二室之重峦。森峨峨之太华，若秀色之可餐。耸天平于林虑，睇王屋之仙坛。何诸山之环异，均赋美于一端。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何小臣之荣观，忽承诏而骇愕。舍荜门之圭窦，诣钧天之广乐。惊蓬心与蒿目，荡胸次之烦浊。欲粗穷其胜概，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栉比，视闾阎也。垤蚁往来，观市人也。萦纡如线，贯汲流也。布筭纵横，俯阡陌也。累块积苏，罗层台也。翾飞蚊聚，听轮迹也。其体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变化也。尘翳翳以电扫兮，云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崒嵂兮，又盘玄而深阻。远而望之，则或抗戾以分暌，或附从而党伍，或企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视之，则或如跃龙，或如虓虎，或若会同之冠冕，或若隐翳之环堵，或引援而维持，或参差而龃龉，或名三奇，或号太古，万形千状，不可得而备举也。而又瑕石诡晖，嶙峋巉岩。灵壁之秀，发于淮之北；太湖之异，来自江之南。伏犀抱犊，紫金之峰；凌云透月，琼玉之岩。遂根拏而固结，成耸翠之烟岚。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黄柑。盈待凤之椅梧，耸负霜之楩楠。筼筜篁篾，棫矗以森萃；青纶

紫荧，晔晔而髣髴。遂凌岑而跨谷，仰缔构于其间。虹梁并亘，旅楹有闲。嘉玉舄之辉润，睇云楯之烂班。临飞陛之揭孽，淼平波之汪湾。舣青翰，投丈竿，却龙舟而弗御，规就桥而处安。得玄珠于赤水，仰神圣之在宥。推无为于象先，扩尧仁之天覆。且帝泽之旁流，复上昭而下漏。宜乎绝珠殊祥，骈至迭辏。潜生沼之丹鱼，萃育薮之皓兽。神爵栖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轶茂而蓂荚滋，紫脱华而朱英秀。何动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闻积水成渊而蛟龙生，积土成山而风雨兴，皆物理之自然，岂人力之所能！盖尝观云气之霭霭，时出没而相仍。作寰区之润泽，肇五谷之丰登。霈为霖而复敛，抱虚壁之层层。举兹山之尽美，渠可得而诵称？尔乃或遐瞩以寄情，或周览以托兴。众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视；群籁互鸣，臣耳惑而不能得听。何神用之莫测，使凡气之无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灵台，民乐其有德；武王之居镐京，物不失其性。岂若左太华而右褒斜，为《长杨》之夸；南丹水而北紫渊，为《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尧访四子于藐姑射之山，周穆宾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是皆笃要妙而有轻天下之心，务逸举而有和云谣之唱。盖翠华之远游，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扩广爱之遐想，曾何远于九重，迈蓬瀛之清赏，得忠嘉之信臣，协规制于明两。罄丹款以爰谋，念贤劳之鞅掌。迄成功于九仞，说见知于天奖。凡经营于六载之间，而为万世无穷之休，岂不广哉！”曹组云：“臣伏蒙圣慈宣示李质所进《艮岳赋》，特命臣继作。顾臣才短学疏，岂能仰副睿旨。进退皇惧，不知所裁。谨斋心百拜以赋，其辞曰：客有游辇毂之下，以问京师之主人曰：‘东北之隅，地势绵连，冈岭秀深，气象万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国家寿山，子孙福地，名曰艮岳。’客曰：‘盖闻五星在天，五岳在地。东有泰山，甲于区宇，下临沧溟，旁跨齐鲁。南有衡山，祝融紫盖，湘潭为址，九向九背。西有太华，三峰插天，枕瞰函谷，横斜渭川。北则常山，以限天骄，太河朔汉，仰其岩嵸。中则嵩高，与天峻极，襟带河、洛，屏翰京国。复见兹于中都，何前此而未识？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设，开辟之初，元气凝结，是岂人为？愿闻其说。’主人曰：‘清浊既分，爰其阴阳，播之大钧，孰为主张？是必

造物，区处维纲。今以一人之尊，大统华夏，宰制万物，而役使群众，阜成兆民，而道济天下。夫惟不为动心，侔于造化，则兹岳之兴，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陆走，天助神相，凡动之沓来，万物之享上，故适再闰而岁六周星，万壑千岩，芳菲丹青之写图障也。’客曰：‘岳有五焉，今益其一，在于五行，数则差失。’主人曰：‘客不闻五行在天乃六气，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运行，曾无越次。矧此有形，创于神智，生生不穷，悠远之义。然则五岳视三公之官，艮岳为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拟议？’客首肯久之曰：‘吾见乎岳之外矣，吾闻乎岳之说矣。独有未详，孰知其中。盖禁钥十二，皇居九重，深严秘奥，内外莫通，愿子陈其次弟，庶几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则可以概举，其细则莫能缕数。唯乘舆有时临幸，虽山岳亦类于庭庑。请先陈其岩谷冈峦之体势，后状其楼观池台之处所。皆圣作而神述，尽宏规而杰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众山之总名。高为峰则秀拔，拱为岫则峥嵘。霁色晚静，风光晓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道以宽平。杂花异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阴，欣欣其荣。唯特立于诸峰之右者，乃主乎寿，照之以南极之星。所谓山者如此。浅若龙龛，深若云窦，锁烟霞于杳冥，留风雨于昏昼。或秉炬而可入，或扪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岩，木森森而耸秀。间则流润云蒸，可卜以阴晴之候。所谓洞者如此。为山之屏，为洞之扃，承乎上则安若榱桷，芘于下则覆若檐楹。珍丛幽芳，古木长藤，茏络蔽亓，高低相层。鸟啼花发，则春容淡荡；霜降木脱，则石角崚嶒。所谓岩者如此。两山之间，气聚其中，众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罗以瞑昼，或偃草而进风。袅长春之翠茎，挺坚节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霭朝雾以空濛。所谓谷者如此。又有冈则隐然而起，势连山谷，殊萃屼之峰峦，类萦纡之林麓。白雪照夜，则寒梅盛开；红云娇春，则仙桃极目。恍如望千亩之锐，非岩之秀。横石壁垒，亘若冈阜。既草木以敷荣，复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绝遐荒；落落万松，得名钱塘。今移根于南北，亦不限于炎凉。至若溶溶大波，潴为巨派，其流则小，其合则大。莹上下之天光，溉浅深之湍濑。有巨鱼以潜波，扈龙舟而夹载。岸容万柳，春风柔柯。飞花满空，长条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

鸣桹而笑歌。此谓之江者。回环山根，萦带奇石，浅以荡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穷，流衍漱激。泛桃花之露红，浮洞天之春色。轻鸥文禽，栖息其侧；荷花不断，云锦舒张。或聚而为曲沼，或涨而为横塘。烟梢露荼，交翠低昂。此之谓溪者。夫山洞岩谷，冈岭江溪，既略陈矣。子独不见楼有绛霄，朱栏倚空，跨晴云之缥渺，挂瑞日之曈昽。绮疏凝雾，天香散风。觉星辰之逼近，如霄汉之穹隆。招飞仙于蓬壶，揖素娥于蟾宫。霓旌鹤驭，税驾其中。又不见阁有巢凤，异乎高岗，岂丹穴之瑞应，无雄构以翱翔。即其轩楹，架以杰阁。芘五彩之鸳雏，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会廊庙之人，置酒大嚼，归美逢辰，续夏日之句，颂南风之薰。其北也，诸山之上，众木之杪，俯云壑之沉沉，视烟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于晴霁，东望海霞于清晓。山岌岿，石嶙峋。挹长风之回玉宇，导明月之涌冰轮。斋心尝比于崆峒，精祷每延乎上真。见飘飘之仙驭，随袅袅之青芬。视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苍碧之前陈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环坐，复晴曦之腾光。玩牙签之甲乙，发宝书之秘藏。徐绕砌而散步，间挟策而寓兴。花虽芳而昼寂，鸟虽啼而人静。效隐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径。其榜曰书馆，岂蓬户陈编之可并者也？亭有胜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宝槛，迸蓝田之丛玉。已交戛而近砌，复扶疏而出屋。分月影之琐碎，听风声之断续。游尘不到，清意自生。目苍云之翳翳，面霜节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时长青。宸襟对爽，固以贶名。且馆曰萧闲，深庭邃宇。来万籁之清风，无九夏之剧暑。栖寓怀之宝玩，备宸章之毫楮。前横江练，傍列山庄，或遣乘槎而上汉，或笑喝石而为羊。超然燕处，真逍遥自适之乡。杂花争妍，红紫相鲜。或引绳而为径，或弥望而成川。锦绣照空而明焕，风露散晓而香传。肃然行列，若羽林之万骑；粲然艳妆，如宫女之三千。四时之候，参差不齐。异尘埃之桃李，杂纷蹂以成蹊。斯号林华之苑，见镂玉之珍题。至若山庄竹篱，萝蔓蓊郁。睨绿筠之共茂，夹修径而高出。俯以爱苍苔之承步，仰以见云梢之蔽日。轩亭栏槛，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绮，洞焕秀澜，随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为雁池。望风中之飞练，接云际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苍翠，北渚湛若而涟漪。听雍雍之下

集，观肃肃以高飞。朝离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苇之湄。唯恩波之可泳，岂堕阳之恨迟？练以幽芳，萼绿华堂。何玉颜之澹伫，见奇姿之异常。鄱江梅之尚红，陋腊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炉清远之香。恍圣情而异禀，蒙天笑以增光。故赐神仙之号，阔珠户而敞文窗。然而如此之类，安能悉纪？若梦游仙，仿佛而已。’客曰：‘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主人曰：‘人间天下，飞潜动植，率在其中，不可殚极。姑陈述乎二三而已，徯累言于千百。非若《子虚》、《上林》之夸大，《两京》、《三都》之缘饰。顾难状于言辞，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请质所疑。何一隅之形势，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际，何可以意测？思虑不至，孰可以强知？望壶中者，初不察其天地。游武陵者，亦岂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纷华之地，藏十洲、三岱之奇。’客又曰：‘盖闻橘不逾淮，貉不逾汶。今兹草木，来自四方，原莫知夫远近。物理地宜，请得而论。’主人曰：‘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故草木之至微，不变根荄于易地，是岂资于人力，盖已默然运于天意。故五岳之设也，天临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万寿。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壮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运，非特役巨灵而驱五丁。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客恍然闻所未闻，于是鼓舞欢忻，颂咏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诏二臣共作《艮岳百咏诗》以进。《艮岳》：“势连坤轴近乾岗，地首东维镇八方。江不风波山不险，子孙千亿寿无疆。”《介亭》：“云栈横空入翠烟，跻攀端可蹑飞仙。介然独出诸山上，磊磊排衙石满前。”《极目亭》：“千里飞鸿坐上看，山川风月在凭栏。不知地占最高处，但觉恢恢天宇宽。”《圆山亭》：“轩楹正在翠微中，欲雪云生四面峰。璀璨地铺红玛瑙，巑岏山耸碧芙蓉。”《跨云亭》：“地高天近怯凭栏，下视浮云咫尺间。只怪轻雷起岩际，不知飞雨过山前。”《半山亭》：“凭高玉辇每从容，中路尝闻憩六龙。尘外有人如到此，便须行彻最高峰。”《萧森亭》：“晓日珍珑宿雾开，四檐时有好风来。不应班竹林中见，却似松根琥珀堆。”《麓云亭》：“山下深林起白云，白云飞处断红尘。伴

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纵横不碍人。”《清赋亭》：“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欲追林下骚人意，却是临流得句多。”《散绮亭》：“断虹飞雨过天涯，碧落浮云不复遮。明日阴晴真可卜，倚栏来此看余霞。”《清斯亭》：“天波万斛泻镕银，跨水横桥丽构新。但取真堪濯缨意，玉阶金阙本无尘。”《炼丹亭》：“药炉龙虎正交驰，五色云生固济泥。凡骨欲逃三万日，君王曾赐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摇晖动碧虚，日华凌乱上金铺。安知不是鲛人宝，往往渊中得美珠。”《小隐亭》：“古木回环石路横，居山初不在峥嵘。圣人天下藏天下，小隐聊为戏事名。”《飞岑亭》：“微云将雨洗层峦，石磴莓苔路屈盘。正是江南最佳处，仰看苍翠俯澄澜。”《草圣亭》：“落笔纵横走电光，近臣时得赐云章。龙盘凤翥皆天纵，渴骥惊蛇不足方。”《书隐亭》：“吾皇圣学自天衷，载籍源流一一通。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高阳亭》：“仙舟时倚碧溪湾，花外青旗映浅山。不醉阆风缘底事，要看豪饮似人间。”《雍雍亭》：“圣主从来不射生，池边群雁恣飞鸣。成行却入云霄去，全似人间好弟兄。”《忘归亭》：“玉景金霞长不夜，松篁泉石更留人。广寒宫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馆》：“蟠桃初熟玉京春，圆屋如规户牖新。尽是瑶池高会客，岂容尘世饮中人。”《环山馆》：“峰峦回合耸云屏，岩霭溪光面面横。开户忽惊千仞翠，凭高方见九重城。”《芸馆》：“玉堂金马尽名儒，黄本牙签付石渠。向此别藏三万卷，不忧中有蠹书鱼。”《书馆》：“莲烛词臣在外庭，青钱学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随岩阜，挟策何妨取次行。”《萧闲馆》：“书草吹来种种香，好风移韵入松篁。丹台紫府无尘事，倚觉壶中日月长。”《漱琼轩》：“浅碧分江入众山，山深无处不潺潺。开轩最近寒溪口，喷薄松风向珮环。”《书林轩》：“甲乙森然尽宝书，校雠曾授鲁中儒。万机多暇时来此，玉轴牙签自卷舒。”《云岫轩》：“山上飞云片片轻，云山相似倚空明。从龙本合封中去，触石光从望处生。”《梅池》：“玉钿匀点鉴新磨，香逐风来水上多。应为横斜诗句好，故教疏影泻平波。”《雁池》：“暮天飞下一行行，浅渚平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游泳，何须辛苦去衡阳？”《砚池》：“黑云凌乱晓光

凝，气接昆仑冷不冰。龙饼麝元皆御墨，游鱼吞却化鲲鹏。”《林华苑》：“连云复道映楼台，茂苑奇花日日开。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晓风吹？”《绛霄楼》：“翼瓦飞甍跨阆风，卷帘沧海日曈昽。佳时自有群仙到，笑语云霞缥缈中。”《倚翠楼》：“梯空窗户半山间，滴滴岚光照画栏。六月火云挥汗日，云来唯觉石屏寒。”《奎文楼》：“龙蟠鳌负出风云，镂玉填金圣制新。自与六经垂日月，更令群目仰星辰。”《巢凤阁》：“朝阳鸣处有亭梧，争似珠帘映绮疏。丹穴来仪听九奏，不妨于此长鹓鸹。”《竹岗》：“苍云蒙密竹森森，无数新篁出妨林。已有凤山调玉律，正随天籁作龙吟。”《梅岗》：“阔连峰岭玉崔嵬，春逐阳和动地来。不似前村深雪里，夜寒唯有一枝开。”《万松岭》：“苍苍森列万株松，终日无风亦自风。白鹤来时清露下，月明天籁满秋空。”《蟠桃岭》：“不到瑶台白玉京，海中仙果但闻名。何人为报西王母？岭上如今种已成。”《梅岭》：“雪林横夜月交光，万壑风来处处香。圣主乾坤为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窗户深沉昼不开，凤凰时下九层台。月明夜静闻环珮，知有霓旌羽扇来。”《萼绿华堂》：“绿萼承趺玉蕊轻，清香续续度檐楹。天教不杂开桃李，赐与神仙物外名。”《岩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寻芳曾被暗香迷。碧桃开后晴风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蹑云台》：“万本琅玕密不开，林深明碧琐高台。更无一点游尘到，但觉云随步步来。”《玉霄洞》：“披香寻径百花中，蝶引蜂随路不穷。但见凌霄缠古木，洞天应与碧虚通。”《清虚洞天》：“玉关金锁一重重，只见桃源路暗通。行到水云空洞处，恍如身世在壶中。”《和容厅》：“白羽流星一点明，上林飞雁几回惊。弓开月到天心满，风外唯闻中的声。”《泉石厅》：“萦迂流碧与环山，月地云阶在两间。有此清泠居物外，方知尘土属人环。”《挥云亭》：“天风吹作海涛声，挥斥浮云日更明。波上石鲸时吼雨，只知楼阁是蓬瀛。”《泛雪厅》：“月团携下九重天，来试人间第一泉。正在水声山色里，六花浮动紫瓯圆。”《虚妙斋》：“武王屈己尊箕子，黄帝斋心问广成。惟道集虚观众妙，超然将见不能名。”《寿山》：“惇大崇高秀气连，清风不老月长圆。春游玉座时相对，花发莺啼亿万

年。”《杏岫》：“山上晴霞兴彩云，芳菲时节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种，不是青旗卖酒村。”《景龙江》：“润通河汉碧涵空，影倒光山晓翠重。闻说巨鱼时骇浪，只应风雨是神龙。”《鉴湖》：“水天澄澈莹寒光，一片平波六月凉。移得会稽三百里，不教全属贺知章。”《桃溪》：“霏霏红雨落清浔，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寻。”《回溪》：“穿云透石落潺潺，恋浦余波尚绕山。只怪岚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回环。”《滴滴岩》：“苍苔青润石嶙皴，泉脉涓涓湿白云。疑有天仙深夜过，丁当环珮月中闻。”《榴花岩》：“绝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红绿向岩隈。累累子已枝间满，灼灼花犹叶底开。”《枇杷岩》：“结根常得近林峦，晚翠谁怜却岁寒。不见龙文横杆面，方知垂实作金丸。”《日观岩》：“朝阳初上海霞红，五色云生碧洞中。回首烂柯人自老，棋声犹在石门东。”《雨花岩》：“纷纷泊泊弄晴晖，曾逐春风上绣衣。不为胡僧翻贝叶，仙家长有碧桃飞。”《芦渚》：“万叶梢梢秋意初，斜风细雨忆江湖。谁知雪压波澄后，更与宫中作画图。”《梅渚》：“只借晴波为晓鉴，不随花岛作江云。未须吹笛风中去，多得清香水际闻。”《榠查谷》：“折花宜与酒相薰，结子难随酒入唇。一阵暗香无处觅，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黄，碧岩曾伴紫栏芳。月明露洗三秋叶，山迥风传七里香。”《松谷》：“云藏烟锁昼苍苍，得地何须作栋梁。闻道九龙扶辇过，一山风又作笙簧。”《长春谷》：“洞天风物几人知，暗得阴阳造化机。不似寒乡待邹律，四时岩际有芳菲。”《桐径》：“不嫌春老花飞湿，要听秋来雨打声。一自移根来禁籞，朝阳常有凤凰鸣。”《松径》：“夹路成行一样清，吟风筛月自亭亭。云章正写人间瑞，坐待云根长茯苓。”《百花径》：“红紫交加一径通，翠条柔蔓浴玲珑。日晴烟暖微风度，百和香薰锦绣中。”《合欢径》：“彩丝拂拂机中锦，绣缕茸茸马项缨。却似汉宫三十六，黄昏时节掩罗屏。”《竹径》：“翠叶吟风长淅沥，寒梢擎露忽高低。有时杳杳穿云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香径》：“夹径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阴晴。要看雪色无边际，十二楼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开时，收什狂香付整齐。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须

枝上杜鹃啼。”《百花屏》：“众香芬馥著人衣，云母光寒露未晞。围得春风胜绣幕，纷纷红紫斗芳菲。”《蜡梅屏》：“冶叶倡条不受羁，翠筠轻束最繁枝。未能隔绝蜂相见，一一花房似蜜脾。”《飞来峰》：“突兀初惊倚碧空，翠岚仍与瑞烟重。吴侬莫作西来认，真是蓬莱第一峰。”《留云石》：“白云何事苦留连，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岩要霖雨，因风时到日华边。”《宿雾石》：“飞烟自绕龙楼驻，瑞气长随海日开。独有春风花上露，夜深多伴月明来。”《辛夷坞》：“山中常压早梅开，不待暄风暖景催。似与东君书造化，笔头春色最先来。”《橙坞》：“磊磊金丸画不如，空濛香雾几千株。应怜绿橘秋江上，却被人间唤木奴。”《海棠川》：“清明时候暖风吹，叶暗花明满目开。石在剑门犹北向，锦江春色亦须来。”《仙李园》：“亳社灵踪亘古存，混元龙蜕出风尘。移根更接蟠桃岭，结子开花万万春。”《紫石璧》：“没水攀萝琢马肝，赍持坚润出风湍。潜藩每恨端溪远，叠作山中峭绝看。”《椒崖》：“团枝红实见秋成，曾按方书合五行。不遣汉宫涂屋璧，此间吞饵得长生。”《濯龙峡》：“山束苍烟细路通，喷泉飞雨洒晴空。真龙岂许寻常见，故作云间饮涧虹。”《不老泉》：“来从云窦不知远，涌出碧岩无暂停。花落莺啼春自晚，潺湲长得坐中听。”《柳岸》：“牵风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飞满御楼。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栈路》：“六丁开处只通秦，此地天临万国春。驻跸有时思叱驭，服劳王事爱忠臣。”《药寮》：“已闻颁朔向明堂，百草犹思一一尝。天意应怜民疾苦，欲跻仁寿佐平康。”《太素庵》：“结草铺茅不用华，白云深处列仙家。萧骚风玉千竿竹，翠叶浓阴衬碧霞。”《祈真磴》：“台上炉香袅翠烟，云间风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灵降，惟德从来可动天。”《踯躅岿》：“春风晓日乱晴霞，艳艳初开一岿花。疑是仙琴红玉轸，醉归遗在紫皇家。”《山庄》：“重崖置屋亦常关，下法龙眠小隐山。纵有青牛不耕稼，但闻犬吠白云间。”《西庄》：“低作柴扉短作篱，日晴鸡犬自熙熙。躬耕每以农为本，稼穑艰难旧亦知。”《东西关》：“天上人间自不同，故留关钥限西东。姓名若在黄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门》：“帝力无私万国通，尚思寒谷待春风。

欲将和气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诏翰林学士王安中，令登丰乐楼望而赋诗云：“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籞，烟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寻。”质字文伯，熙陵时参知政事昌龄之曾孙。组字元宠，颍昌阳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际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时宠臣皆内侍梁师成所引，遂得爱幸。质少不检，文其身，赐号锦体谪仙。后随从北狩。组逢辰未久而没，官止副使。有子即勋也，颇能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补之，后获幸高宗，位至使相。录之于秩，以纪当时之盛。近王称作《东都事略》，载蜀僧祖秀所述《游华阳宫记》，不若是之备也。是时独有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末句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诏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纪启其事，荐其才，召对，赐进士出身，后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当日。肃字志宏，南剑人，有文集号《栟榈遗文》，三十卷，诗印集中。

34　祖宗以来除拜二府，必迁六曹侍郎或谏大夫，当时为寄禄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从官入参机务也。登两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为之，今承议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论思献纳也。元丰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郑公为秘书监参知机务故事，易执政为中大夫，王和父、蒲傅正是矣。而从臣易为通直郎，犹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为杀矣。近日钱师魏登政府，坐谬举降三官，明清即以启之，以谓自昔以来，未有朝请大夫而参知政事者；且大臣有过，当去位，不当降罚。不报。

35　明清尝观欧阳文忠与刘邅父书问，答入阁仪词甚谆，复见两贤文集中。近阅田宣简《儒林公议》，语简而详，今载于左：“国家承五代大乱之余，每朔望起居及常朝，并无仗卫，或数年始一立冬正仗，当世人士或不识朝廷容卫，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诏史馆修撰杨徽之等校定《入阁旧图》，时江南张洎献状，述朝会之制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

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科举人，在此殿也。昔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勾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犹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候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况国家继百王之后，天下隆平，凡曰宪章，咸从损益，惟视朝之礼，尚自因循。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地位，连横街亦甚广博，伏请改创此殿作上阁，为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协前经。今论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窃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谓之三署，为侍从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从官先次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则东西对拜，甚失北面朝谒之礼。今请准旧仪，侍从官先次入，起居毕，在左右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故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执政班入起居，庶免侍从官有东西对拜之文，得遵正礼。’至庆历三年，予知制诰时，始诏台省侍从官随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则无所更焉。”

36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官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张仲宗云。

37　明清家有《续皇王宝运录》一书，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识存焉。多叙唐中叶以后事，至于诏令文檄悉备。《唐史》新、旧

二书之阙文也。但殊乏文华，所恨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其载黄巢王气一事，尽存旧词，姑缀于编："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号太白山人，不拘礼则。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许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见入州市一度。自见此先生卖药，已仅三四十年，颜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谒金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崔尧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帅黄巢凌劫州县，盗据上京近已六年。又伪国大齐，年号金统。必虑王气在北牛山。伏请闻奏蜀京，掘破牛山，则此贼自败散。'尧封听之大喜，且具茶果与之言话。移时，太白山人礼揖而去。尧封遂与州官商量，点诸县义丁男，日使万工掘牛山。一个月余，其山后崖崩十丈以来，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径三尺。桶中有一头黄腰兽。桶上有一剑，长三尺。黄腰见之，乃呦然数声，自扑而死。尧封遂封剑及画所掘地图所见石桶事件闻奏。僖宗大悦，寻加尧封检校司徒，封博陵侯。黄巢至秋果衰，是岁中原克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诏，亦见是书也。

38　旧制，京官造朝不许步行。每自外任代还，朝参日，步军司即差兵士三人、马一匹随从，得差遣。朝辞毕，所属径关排岸司应副回纲船乘座以归，如在苏、杭间居止，即差浙西纲船。选人改官，授告有日，阁门关步军司差人马；如五人改官，即五骑、十五人伺候。内前授告了，各乘马。以故一时戏语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选人。"

39　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政和间，谋利之臣建议，以为彼处减匿税赋，乃创置一司，号"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尽行根刷拘催，专供御前支用。州县官吏，无却顾之心，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其推行为尤者，京东漕臣王宓、刘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启于钦宗者，命斩彦，窜斥宓、寄，以徇下宽恤之诏，然无乡从之心矣。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

成、钟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40　沈义伦、卢多逊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今之朝奉郎也。吕文穆为相，当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谴责。乞以臣释褐时所授官补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为定制，以至今日。

41　太平兴国五年，诏通判得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所举人数，与提刑等。至熙宁三年，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各添举员。有旨：今后通判更不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比提刑减人数之半。

42　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例迁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圣时，左司谏孙何与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纳之，遂定三年磨勘进秩之法。《孙邻几家传》云。

43　官制未改时，知制诰今之中书舍人，但演词而已。不闻缴驳也。康定二年，富文忠为知制诰。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章献一见，以为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而择郭后位中宫。上终不乐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刘氏姻党，屡典名藩。未几，从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国夫人，许入禁中。文忠适当草制，封还，抗章甚力，遂并寝其旨。外制缴词头，盖自此始。崇、观奸佞用事，贿赂关节，干祈恩泽，多以御笔行下，朱书其旁，云："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三省无所干预，大启幸门，为宦途之捷径。宣和五年，有黄冠丁希元者，得幸为侍晨道录。自云晋公之孙。忽降御笔："丁谓辅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经褒赠，可特赠少保。官其后五人。"时卢襄赞元为吏部尚书，袖其牍请对，启于上云："使谓过可湔洗，则累朝叙恤久矣，独至今乎？倘罪恶显然，一旦褒录，岂不骇四方之听？"于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笔遂有执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举也。

44　张唐英，字次功，西蜀人，与天觉为同包兄也。熙宁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尝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尽作昭陵朝宰执近臣知名之贤诸传于其中，今世所谓《嘉祐名臣传》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门耳，然印本亦未尽焉。明清家有《政要》全书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45　韩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辅英宗。既为永昭山陵使，使事毕而上不豫矣，不敢辞位。四载而永厚鼎成，以元宰复护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讫求去。今先帝已祔庙，而臣两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则是不知典故，何以胜天下之责？虽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顾中外公议且谓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两镇节度使判乡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子厚专权之久，人情郁陶。有曾诞敷文者作词，略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谓故事也。绍兴间，会稽因山，秦会之为固位之计，乃除孟仁仲为枢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机，事竣犹入国门。会之怒，讽言路引以论列，出典金陵。

46　熙宁初，韩魏公力辞机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辞，忽报西边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议廷中，神宗从之。公辞云："已去相位，今帅臣也。但当奉行诏书，岂敢预闻国论？"时人以为得体。元丰末，吕吉父以前两地守延安过阙，乞与枢密院同奏事。上亲批云："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轻躁矫诬，深骇朕听。免朝辞，疾速之任。"已而落职，知单州。其后吉父贬建州安置，东坡先生行制，辞云"轻躁矫诬，德音犹在"，谓此也。

47　孙叔易近为先人言："大观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试官，回次朱仙镇，阅邸报，吴侔兄弟以左道伏诛。坐中监镇使臣云：'某少日作吴冲卿丞相直省官，亲见元丰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诏郭逵讨之。神宗问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难预度，愿驰至邕管上方略。师往，遂复邕州。进次富良江，又破之，获贼将洪真太子者。于是乾德议降。而逵以重兵压富良江，与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

帖令班师。逵逗遛不进，交人大入，全军皆覆。逵坐贬秩。侔、储，冲卿孙也。此盖天报之云。’当时诗人陈传作《佐郎将》云：‘林中生致左郎将，名王头颅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谋，同恶相济能包羞？降书冉冉过中洲，中军传呼笑点头。蛮首算成勿药喜，君臣称觞弭多垒。元戎凯旋隔天水，夜经桄榔趍决里。驱将十万人性命，换得交州数张纸。’”

48　明清《前录》载和买起于王丝。后阅范蜀公《东斋记事》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官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和买绸绢，盖始于此。”然在昔止是一时权宜，措置于一岁之间，或行于一郡邑而已。至熙宁新法，乃施之天下，示为准则。是时，越州会稽县民繁而贪，所贷最多，旧额不除，至今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县有一桀黠老农，鼓帅乡民，不令称贷，且云：“官中岂可打交道邪？”众不敢请。独此一邑，遂无是患。闻今不然。

49　绍圣初，孟后废，处道宫。偶辽国遣使来，诏命邢和叔馆之。邢白时宰章子厚曰：“北使万一问及瑶华事，何以为词？”子厚曰：“当云罪如诏书。”已而北人不及之，忽问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语答之。归奏，泰陵大喜，以谓善于专对。刘季高云。

50　五代时有姓吕为侍郎者三人，皆各族，俱有后，仕本朝为相。吕琦，晋天福为兵部侍郎，曾孙文惠端相太宗。吕梦奇，后唐长兴中为兵部侍郎，孙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孙文靖夷简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录》。吕咸休，周显德中为户部侍郎，七世孙正愍大防，相哲宗。异哉！

51　富郑公晚居西都，尝会客于第中，邵康节与焉。因食羊肉，郑公顾康节云：“煮羊惟堂中为胜，尧夫所未知也。”康节云：“野人岂识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笋，则常吃耳。”郑公赧然曰：“弼失言。”邵公

济云。

52　治平初，诏改诸路马步军部署为总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从手，合作摠字，非从丝无疑。出于一时稽考不审，沿袭至今，不可更矣。

53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号乐静居士，五代宰相李涛五世孙。涛至本朝，以兵部尚书莒国公致仕。尚书，当时阶官也。其家自洛徙齐。成季犹子，汉老邴也，中兴初，位政府，一时大诏令多出其手。秦少游作《李公择常行状》云："远祖涛，五代时号称名臣，仕皇朝为兵部尚书，封莒国公。莒公少时仕于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孙也。所以今为南康建昌人，世号山房李氏。"成季与公择，乡里虽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孙皆鼎盛，不知后来两家曾叙昭穆否耳。

54　侬贼犯交、广，毒流数州，诸将久无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颛征，首责崇仪使陈曙，斩之。余襄公皇恐，降阶祈求。武襄慰藉遣之。于是军声大振，竟破贼。而桂人为崇仪建庙貌，祀事至今唯谨。东坡先生以书抵广西宪曹子方云："闲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仪陈侯，忠勇绝世，死非其罪。庙食西路，威灵肃然。愿公与程之邵议，或同一削，乞载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于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无滥诛，而广人奉事之益严，又有东坡之说如此，不可晓也。隆兴初，帅臣张维奏，诏赐其庙额曰忠愍。曙，高邮人，进士及第，后换右列，灵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详。其婿许光疑，始以布衣自岭外护其丧以归，人皆多之。后登第，终吏部尚书。

55　《唐书》特立《宗室宰相传》，赞乃云："宰相以宗室进者九人。林甫奸谀，几亡天下。程、知柔在位，无所发明。"林甫在《奸臣传》。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业传》后第五卷。止叙七人。适之、岘、勉、夷简、程、石、回。然李麟乃懿祖后，李逢吉、李蔚俱陇西同系，李宗闵出郑王房，李揆亦出陇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

传，何耶？

挥麈后录卷之三

56　宋兴已来，宰辅封国公者，已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自熙宁以后者，今列于后：

陈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韩献肃康　章子厚申　韩文定仪　蔡元长嘉、卫、魏、楚、陈、鲁　童贯泾、成、益、楚、徐、豫　何正宪荣　郑文正崇、宿、燕　余源仲豐、卫　刘文宪康　邓子常莘　王黼崇、庆、楚　蔡攸英、燕　白丞相崇　吕忠穆成　张忠献和、魏　秦忠献莘、庆、冀、秦、魏、益　张循王济、广、益　韩蕲王英、福、潭　秦熺嘉　陈文恭信、福、鲁　汤进之荣、庆、岐　虞忠肃济、华、雍　史文惠永、卫、鲁、魏　陈正献申、福、魏　梁文靖仪、郑　赵丞相沂　王丞相信、福、冀、鲁　周丞相济、益　留丞相申　京丞相魏　谢丞相申、岐、鲁

57　蔡元道作《官制旧典》，极其用心，甚为详缜。但事有抵牾，或出于穿凿者，有所未免。明清尝略引旧文以证数项于印本上，佥贴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叹赏。其帙尚存尤丈处，不复悉纪，姑以一条言之："熙宁三年，许将以磨勘当迁，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进取，遂转太常博士。初下笔，方成大字，堂后官以手约定，具陈祖宗旧制，当迁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笔作口字。因知前辈堂后官犹能执祖宗之法耳。时先公掌外制，乃见而知之者。"明清以谓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专纵。使有之，王荆公之文过执拗，世所共知，当新法之行，虽韩、富、欧、范、司马诸公与之争，悉不能回其意，岂一堂吏能转其笔耶？元道云先公，即延庆。王荆公荐李资深时，苏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缴其改官除监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庆，即为书行。延庆字仲远，文忠齐之子也。别命书读始此。

58　方通，兴化人，与蔡元长乡曲姻娅之旧，元长荐之以登要路。其子轸，宏放有文采，元长复欲用之。轸闻之，即上书讼元长之过。既达乙览，元长取其疏自辩云：“大观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中书省送到司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魏国公蔡京札子。奏伏蒙宣示方轸章疏一项，论列臣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若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祸移生灵，风声气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保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肆意妄作，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为甚。爰自崇宁已来，交通阍寺，通谒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自执政侍从，外至帅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上不合于天心，下悉结于民怨。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三卫，兴三舍，祭天地于西郊，如此之类，非独无益，又且无补，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说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丰遗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间，典章文物，粲然大备，岂蔡京不得驰骋于当年，必欲妄施于今日，以罔在天之神灵？凡欲奏请，尽乞作御笔指挥行出，语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挥更不施行，则又语人曰：‘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己，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怨而后已，是岂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无常是，亦无常非，可则因之，否则革之。惟其当之为贵，何必三代之为哉！李唐三百年间，所传者二十一君，所可称者太宗一人而已。当时如房、杜、王、魏，智虑才识必不在蔡京之下。窃观贞观间，未尝一言以及三代。后世论太宗之治者，则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京不学无术，妄以三代之说欺陛下，岂不为有识者之所笑也！元丰三年，废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间，造尚书省，分六曹，设二十四司，以总天下机务。落成之日，车驾亲幸，命有司立法：诸门墙窗壁，辄增修改易者，徒贰年。京恶白虎地不利宰相，尽命毁坼，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括地数千里，屯兵数十万，建置四辅郡，遣亲信门人为四辅州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密讽兖州父老诣阙

下，请车驾登封，意在为东京留守，是欲乘舆一动，投间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将措圣躬于何地？臣尝中夜思之，不觉涕泗横流也。臣闻京建议立方田法，欲扰安业百姓。借使行之，岂不召乱乎？又况数年间行盐钞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脱赚客旅财物。道途行旅谓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生灵怨叹，皆归咎于陛下。然京自谓暴虐无伤，奈皇天后土之有灵乎？所幸者祖宗不驰一骑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万一有垄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长，啸聚亡命于一方，天下响应，不约而从，陛下何以枝梧其祸乎？内外臣僚皆京亲戚门人，将谁为陛下使乎？京乘此时，谈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义士明目张胆，思见太平，投匦以陈己见者，无日无之。京钳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为邪等，贼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义为羞，方且全身远害之不暇，何暇救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为忠贯星日，以忠臣义士为谤讪诋诬，或流配远方，或除名编置，或不许齿仕籍。以言得罪者，无虑万人矣，谁肯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顽童耳，京遣攸日与陛下游从嬉戏，必无文、武、尧、舜之道，启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笼禽槛兽，舟车相衔，不绝道路。今日所献者，则曰臣攸上进；明日所献者，则又曰臣攸上进。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乱也。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京有反状，陛下何从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与京皆壶山人也。案谶云：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京讽部使者凿渠以绕山。日者星文谪见西方，日蚀正阳之月，天意所以启陛下聪明者，可谓极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于肆恩赦，开寺观，避正殿，减常膳，举常仪，以答天戒而已。然国贼尚全首领，未闻枭首以谢天下百姓，此则神民共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谓雉鸣乎鼎，谷生于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尧、汤之圣。古人之事，出于适然；今日之事，祸发不测。天象人情，危栗如是。伏惟陛下留神听览，念艺祖创业之难，思履霜坚冰之

戒。今日冰已坚矣，非独履霜之渐。愿陛下早图之，后悔之何及！臣批肝为纸，沥血书辞，忘万死，叩天阍。区区为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禄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庙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灵，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杀之可也，赦之可也，窜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系于重轻，陛下上体天戒，下顾人言，安可爱一国贼而忘庙社生灵之重乎！冒渎天威，无任战栗之至。谨备录如后。臣读之，骇汗若无所容。臣以愚陋备位宰司，不能镇伏纪纲，讫无毫发报称，徒致奸言，干浼圣听。且人臣有将必诛之刑，告言不实，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辞。臣若无是事，方轸之言不可不辩。伏望圣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实，不可不问。取进止。”诏轸削籍流岭外，后竟殂于贬所。元长犹用其兄会为待制。家间偶存此疏，录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载之《长编》。当是时也，元长领天下事，谁敢言者？轸独能奋不顾身、无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长；元长悟其说，急流勇退，则国家无后来之患；元长与轸得祸俱轻，三者备矣。

59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诏大晟作景钟。是月二十五日，钟成，皇帝以身为度，以度起律；以律审声，以声制钟；以钟出乐，而乐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万国，罔不用乂。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颂：“明明天子，以身为度。有景者钟，众乐所怙。于昭于天，乃眷斯顾。扬于大庭，罔不时序。亿万斯年，受天之祜。”此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之文也。偶获斯本，谨录于右。

60　王寀辅道，枢密韶之子。少豪迈有父风，早中甲科，善议论，工词翰，曾文肃、蔡元长荐入馆为郎，后以直秘阁知汝州，考满守陕。年未三十，轻财喜士，宾客多归之。坐不觉察盗铸免官，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是时羽流林灵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辅道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道有术，可致天神，出灵素上，抳不得施。盖其客亦能请紫姑作诗词，而已非林之比。辅道固所不解，然实不知客有此语也。辅道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安得为上言之？”其言适与前客语偶合。工部尚书刘炳子蒙者，辅道母夫人之侄孙也，及其

弟焕子宣，俱长从班，歆艳一时。时开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进思有以害其宠，未得也。初，炳视辅道虽中表，然炳性谨厚，每以辅道择交不慎疏之。会炳姑适王氏，于辅道为嫂。一日，辅道语其嫂曰："某久欲谒子蒙兄弟奉从容，然不得其门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辅道于是如其教，候炳于宾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犹不欲见，迫于其姑，勉强接之。既就坐，谈论风生，亹亹不倦，炳大叹服，入告其姑曰："久不与王叔言，其进乃尔，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马人归，止宿其家，自是始相亲洽。殆至兴狱，未及岁也。前客语既达灵素，灵素忿怒，泣请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羁旅，荷陛下宠灵，而奸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还山以避之。不然，愿置对与之理。"上令逮捕辅道与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开封。使者至，辅道自谓无它，亦不以介意，语家人曰："辩数乃置，无以为念也。"至狱中，刻木皆出纸求书，且谓辅道曰："昔苏学士坐系乌台时，卫狱吏实某等之父祖。苏学士既出后，每恨不从其乞翰墨也。"辅道喜，作歌行以赠之，处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词语有连及炳者，乞并治之。上曰："炳从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闻上语，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宝箓，驻跸斋宫，从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帘外曰："臣猥以无状，待罪迩列。适有中伤者，非陛下保全，已齑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谢已，举首始见章在侧注目瞪视，惶骇失措，深以为悔。翌日，章以急速请对，因言："寀与炳腹心。诽谤事验明白，今对众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营惑群臣，祸将有不胜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是日有旨，内侍省不得收接刘炳文字。炳犹未知之，以谓事平矣，故不复闲防。章既归，遣开封府司录孟彦弼携捕吏窦鉴等数人，即讯炳于家。炳囚服出见，分宾主而坐，词气慷慨，无服辞。彦弼既见其不屈，欲归，而窦鉴者语彦弼曰："尚书几间得寀一纸字，足以成案矣。"遂乱抽架上书，适有炳著撰稿草，翻之至底，见炳和辅道诗，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扫除荆棘奉高真。"诗意谓辅道尝有嫉恶之意。时尚道，目上为高真尔。鉴得之，以为奇货，归以授章。章命其子并释以进云："白水谓来年庚子寀举事之时。炳指寀

为高真，不知以何人为荆棘？将置陛下于何地？岂非所谓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辅道与客，皆极刑。炳以官高，得弗诛，削籍窜海外。焕责授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凡王、刘亲属等，第斥谪之。并擢为秘书省正字，数日而死，出现其父，已为蛇矣。华阳张德远文老，子蒙之婿也，又并娶德远之妹，目睹其事。且当时亦以有连坐，送吏部与监当，故知之为详。尝谓明清曰：“德远死，无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笔无惜识之。”文老尝为四川茶马。东坡先生赋《张熙明万卷堂》诗，即其父也。文老博极群书，尤长史学，发言可孚，故尽列其语。又益知世所传辅道遇宿冤之事为不然云。

61　王景彝故弟在京师太子巷。初，开宝间，江南李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留不遣，建宅以赐，故都人犹以太子目之也。从善死，后归王氏。宣和初，崔贵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刘康孙者，卜祝之流，以术蒙恩甚厚，为遥郡观察使，言之于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气，宜请于上。”崔遣人告于妃，妃以致恳上，上喻京尹王革，令善图之。革即呼王氏子弟，导指意。王诸子愚呆不知时变，迟迟未许。崔欲速得之，会舍旁有造磬者，时都下初行当十钱，崔訹人诬告王诸子与邻人盗铸，革即为掩捕，锻炼黥窜，而没其宅，遂以赐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设酺三日，荣冠一时。未几，崔命康孙祷于宅中树下，适有争宠者谮于上及中宫云：“崔氏姊弟夜祠祭，与巫觋祝诅叵测。”会上尝梦明节刘妃泣诉，以为人厌胜致死，上因以语妃。妃抗上语，颇不逊。上怒，付有司，捕康孙等穷治。康孙款承，实尝以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祷神求嗣，且祈固宠，咒诅则无之。犹坐指斥，诏脔康孙于宅前，国医曹孝忠并坐流窜。孝忠亦幸进，为廉车，二子济、涣俱冒馆职，至是皆斥之。孝忠尝侍明节药故也。仍命悬康孙首于所祝树上。制云：“贵妃崔氏，乏柔顺进贤之志，溺奸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阴行媚道。散资产以掠众誉，招术者以彰虚声。祝诅同列，以及于死生；指斥中宫，而刑于切害。谈命术以徼后福，挟厌胜以及乘舆。可降充庶人，移居别院。崔兄除名，嫂姊妹并远外编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岁云。陈成季迪

云：“时任大理卿，亲鞫其事。”

62　承平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蔡元长秉政，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吏以白元长，元长曰：“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复携以归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开匣则印在焉。或以询元长，元长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复得，徒张皇耳。”

63　蔡元长晚年语其犹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诸孙，汝为我访之。”耕道云：“有新进士张觐者，其人游太学，有声，学问正当，有立作，可备其选。”元长颔之，涓辰延致入馆。数日之后，忽语蔡诸孙云：“可且学走，其他不必。”诸生请其故。云：“君家父祖奸恢以败天下，指日丧乱。惟有奔窜，或可脱死，它何必解耶？”诸孙泣以诉于元长，元长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之，且询以救弊之策。觐曰：“事势到此，无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往修来，以补万一。然无及矣。”元长为之垂涕。所以叙刘元城之官，召张才叔、杨中立之徒用之，盖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谟之孙。觐字柔直，南剑人，后亦显名于时。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64　靖康中，有解习者，东州人。为郎于朝，未尝与人接谈。虏骑南寇，择西北帅守，时相以其谨厚不泄，谓沈鸷有谋，遂除直龙图，知河中府。习别时相云：“某实以讷于言，故寻常不敢妄措辞于朝列。今一旦付委也如此，习之一死，固不足惜，切恐朝廷以此择人，庙谋误矣。”解竟没于难。世人以饶舌掇祸者多，而习乃以箝口丧躯，昔所未闻也。外舅云。

65　薛绍彭既易定武《兰亭》石归于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龛置睿思东阁。靖康之乱，金人尽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虏所识，独得留焉。宋汝霖为留守，见之，并取内帑所掠不尽之物，驰进于高宗。时驻跸维扬，上每置左右。逾月之后，虏骑忽至，大驾仓猝渡江，竟复失之。向叔坚子固为扬帅，高宗尝密令冥搜之，竟不

获。向端叔云。

66　靖康初，童贯既以误国窜海外，已而下诏诛之。钦宗喻宰执云："贯素奸狡，须得熟识其面目者衔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误。"唐钦叟时为首相，云："朝臣中有张澂字达明者，与贯往还。宜令其往。"诏除澂监察御史以行。澂字达明，有一小女十余岁，玉雪可怜，素所爱。时天寒，欲卯饮，忽闻有此役，骇愕战掉，袖拂汤酒碗，沃其女，立死。达明号恸引道，怨钦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贯就戮。明年，钦叟免相留京，二圣北迁，虏人立张邦昌为主，且驱廷臣连衔列状，钦叟佥名毕，仰药而殂。建炎中，达明为中司，适钦叟家陈乞恤典，达明言钦叟不能抗虏之命，虽死不足褒赠。繇是恩数尽寝，至今不能理也。俞彦时云。

67　冯楫济川、雷观公达，靖康中俱为学官于京师，皆蜀士也。而观以上书得之，楫实先达焉。一日，楫出策题问诸生经旨，观摘其疵讦之于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学邪说之行，蔡京挟之以济其奸，遂乱天下。今日岂可尚习其余论耶！"楫曰："子去岁为学生，尝以书属我求为蔡氏馆客，岂忘之耶？前牍尚存，诗张为幻乃尔，是繇同浴而讥裸裎也！"二人大忿，坐是论列，皆绌为监当。邵公济云。

68　贺子忱允中，靖康中为郎。或有荐其持节河北者，子忱微闻之，忽就省户作中风状，颠仆于地，呼之不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归，即牒开封府乞致仕，得敕买舟南下，初无所苦也。李邈彦思以武官为枢密都承旨，朝论亦将有所委任，亦效子忱之举。时聂山尹都，以谓此风不可长，翌日启上，以谓邈诈疾退避，后来何以使人？诏邈降两官，除河北提点刑狱，兼摄真定府。日下出门，竟死于难。子忱绍兴初以李泰发荐落致仕，又三十年为参知政事。晚节末路，持禄固位而已。向荆父云。

69　秦会之尝对外舅自言："靖康末，与莫俦俱在虏寨。粘罕二太子者谓：'搜寻宗室，有所未尽。'俦陈计于二贼，乞下宗正寺取玉

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会之在傍曰：‘尚书之言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属虽近而情好极疏者；有虽号同姓，而恩义反不及异姓者多矣。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祸患，乃欲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

70　王、刘既诛窜，适郑达夫与蔡元长交恶，郑知蔡之尝荐二人也，忽降旨应刘炳所荐并令吏部具姓名以闻，当议降黜。宰执既对，左丞薛昂进曰：“刘炳，臣尝荐之矣。今炳所荐尚当坐，而臣荐炳何以逃罪？”京即进曰：“刘炳、王寀，臣俱曾荐之。今大臣造为此谋，实欲倾臣。臣当时所荐者，材也，固不保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郑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于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保其往。愿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达夫，即再降旨：“刘炳所荐并不问。”亦文老云。

71　明清《前录》记靖康中赠范“文正”，恐是误书。近日李文授孟传云：“当时乃是进拟‘忠宣’，钦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于其矜其旁批云：‘不欲专崇元祐。’”文授云得之于曾文清。文清。吴元中妻兄，宜知其详。

72　温益，字禹弼。徽考以端邸旧僚，即位未久，擢尹开府。钦圣因山，曾文肃为山陵使，益为顿递使。梓宫次板桥，以人众柱折几陷。时外祖空青公侍文肃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问左右曰：“顿递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应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时蔡元长已有中禁之授，使运力为引重，至于斥文肃于上前。元长大感之，遂以为中书侍郎。兴大狱，欲挤文肃父子于死地，赖上保全之，得免。未几，益卒于位。后元长复用其子万石为阁学士以报之。曾玉隆云。

73　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其作陈公弼希亮传，叙其刚方明敏之业，殆数千言，至比之□长孺（原文此处为

□），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后无闻，心窃疑焉。比阅孙叔易《外制集》，载其所行陈简斋去非为参知政事封赠三代告词，始知乃公弼之孙。取张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视之，又知为公弼仲子忱之孙焉。简斋出处气节、翰墨文章，为中兴大臣之冠。善恶之报，时有后先，其可谓无乎！

挥麈后录卷之四

74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载为诗以进。安中云：“上帝通明阙，神霄广爰天。九光环日月，五色丽云烟。紫袖开三极，琼璈列万仙。希夷尘境断，仿佛玉经传。妙道逢昌运，真王抚契贤。龟图规大壮，龙位正纯乾。穹昊亲无间，皇居掇自然。刚风同变化，祥气共陶甄。层观星潢上，重阃斗柄边。摩空七雉峻，冠峤六鳌连。梦想何尝到，阶升信有缘。昕朝初放仗，密宴忽闻宣。清禁来鸣珮，修廊入并肩。兽铺金半阖，鸾障绣微褰。霁景留庭砌，雷文绘桷梴。宫帘波锦漾，殿榜字金填。花拥巍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称万亿，韶奏侍三千。华岁推尧历，元玑候舜璇。冰霜知腊后，梅柳认春前。造化应呈巧，芳菲已斗妍。樛枝雕槛小，多叶露桃鲜。错落飞杯斝，锵洋杂管弦。承云歌历历，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铜壶永漏延。镐京方置醴，羲驭自停鞭。乃圣情深渥，诸臣意更虔。宗藩亲鲁卫，相芾拱闳颠。侧弁恩光浃，中觞诏跸旋。宝薰携满袖，御果得加笾。要赏嬉游盛，俄追步武遄。腾身复道表，送日夹城暎。仰揖苍龙象，旁临艮岳巅。讴歌纷广陌，箫鼓乐丰年。赫奕攒轻幰，珍奇集市鄽。博卢多袒跣，饮肆竞蹁跹。蕃衍开朱邸，崔嵬照彩椽。桥虹弯矗矗，江练泮溅溅。击柝周庐晚，张灯别院先。余霞摇绮晕，列宿舍珠躔。浩荡三山岛，棱层十丈莲。再趋天北极，却立榻东偏。既用家人礼，仍占圣制篇。兕觥从酩酊，蟾魄待婵娟。转盼随亲指，环观得纵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虬缠。光透垂枝井，晶衔带壁钱。萧台千级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墩匝，行樽紫袖揎。交辉方烁烁，起立复阗阗。邃宇会宁过，中宵胜赏专。铺陈尤有韵，清雅不相沿。户箔明珠串，栏釭水碧棬。规模商甗铸，款识鲁壶镌。秦曲移筝柱，唐妆俨鬓蝉。窄襟

珠缀领，高朵翠为钿。喜气排寒沍，轻飕洗静便。层琳藉玑组，方鼎炷龙涎。玛瑙供盘大，玻璃琢盏圆。暖金倾小榼，屑玉酿新泉。帝予天才异，英姿棣萼联。频看挥斗碗，端是吸鲸川。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坠捐。海螯初破壳，江柱乍离渊。宁数披绵雀，休论缩颈鳊。南珍夸饤饾，北馔厌烹煎。赐橘怀赬卵，酡颜酹宝船。言归荷慈惠，末节笑拘挛。放钥严扃启，笼纱逸足牵。冰轮挂银汉，夜色映华鞯。人识重熙象，功参独断权。五辰今不忒，六气永无愆。天纪承三古，时雍变八埏。比闾增板籍，疆埸罢戈鋋。文轨包夷夏，弦歌遍幅员。恢儒荣藻荐，作士极鱼鸢。庆胄贻谋显，多男景福绵。迓衡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今逾陇，耕耘久际燕。信通鹏海涨，威窜犬戎膻。东拟封云岱，西将款涧瀍。琳科宣蕊笈，玉府下云轩。帝籍勤初播，宫蚕长自眠。茧丝登六寝，稃米秀中田。庙鹤垂昭格，坛光监吉蠲。灵芝滋菌蠢，甘醴涌潺湲。合教尨风革，颁经众疾痊。雨随亲祷降，河避上流迁。执契皇猷洽，披图福物骈。太和输橐籥，妙用绝蹄筌。此际君臣悦，应先简册编。《雅》称鱼罩罩，《颂》述鼓咽咽。讵比千龄遇，犹闻四始笺。羁臣起韦布，陋质愧驽铅。骤俾陪机政，由来出眷怜。恩方拜纶綍，报未效尘涓。密席叨临劝，凡踪穿曲拳。虽无三峡水，曾步八花砖。渝望知难称，才悭合勉旃。钧天思尽赋，剩续白云笺。”熙载云：“化工欲放阳春到，先教元冥戮衰草。疑冰封地万木僵，谁向雪中探天巧。璇玑星回斗指寅，群芳未知时已春。人心荡漾趁佳节，灯夕独冠年华新。升平万里同文轨，井邑相连通四裔。兰膏竞吐夜烘春，和叔回车避羲辔。巍巍九禁倚天开，温风更觉先春来。试灯不用雨花俗，迎阳为却寒崔嵬。宣和初载元冬尾，瑞白才消尘不起。穆清光赏属钦邻，锦绣云龙颁宴喜。初闻传诏开睿谟，步障几里承金铺。调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广乐陈清都。遏云妙唱韩娥侣，回雪飞花称独步。千春蟠木效红英，献寿当筵岂金母。上林晚色烟蔼轻，景龙游人欢笑声。霞裾月珮拥仙仗，翠凤挟辇趁平成。铜华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从前殿望修廊，日出绮霞红满海。神光通透云母屏，骊龙出舞波涛惊。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错浴如明星。榻前玉案真核旅，兽炭银炉夜初鼓。宪天重屋讶云屯，崇道箫台疑蜃吐。

前楹火柱回万牛，蔺卿璧碎色光浮。周围照耀眼界彻，冰壶漾月生珠流。点点金钱尽衔璧，豹髓腾辉粲银砾。丝篁人籁有机缄，缴绎清音传屋壁。须臾随跸登会宁，如骖鸾鹤游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纤云不点惟光明。四壁垂帘玉非玉，银釭吐艳相连属。棼楣横带碧玻璃，一朵翠云承日毂。万光闪烁争吐吞，熑龙衔耀辉四昆。又如电母神鞭驰，金蛇着壁不可扪。端信奇工通造化，岂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数顾虎头，盘礴解衣未容写。此时帝御钧天台，紫垣两两明三台。尚方饮器万金宝，古玉未足夸云雷。帝傍侍女云华品，玉立仙标及时韵。四音促柱泛笙箫，应有翔鸾落千仞。龙瓶泻酒如流泉，御厨络绎纷珍鲜。榻边争欲供天笑，快倒颇类虹吸川。厌厌夜饮方欢浃，玉漏频催鼓三叠。金门初下醉归时，正见冰轮上城堞。微臣去岁陪清班，恶诗误辱重瞳观。小才易穷真鼠技，再赋愈觉相如悭。”履道、彦为二集中，今不复印行，故录于此。

75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辽，蔡元长、郑达夫不以为然；童贯初亦不敢领略，惟王黼、蔡攸将顺赞成之。有谍者云：“天祚貌有亡国之相。”班列中或言陈尧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伦，登科为画学正。黼闻之甚喜，荐其人于上，令衔命以视之，擢水部员外郎，假尚书，以将使事。尧臣即挟画学生二员俱行，尽以道中所历形势向背，同绘天祚像以归。入对即云：“虏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写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崄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尧臣右司谏，赐予巨万，燕、云之役遂决。时尧臣方三十三岁，迁至侍御史。会蔡元长复将起预政事，黼讳尧臣望风上疏以元长前日不合人情状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犹眷元长，黜尧臣为万州监税。而元长竟不告廷，尧臣继寝是行。黼败，尧臣亦遭斥。建炎中，监察御史李寀疏其为黼鹰犬，误国之罪，始诏除。其初，秦会之主泮高密，尧臣以沧州掾曹同为京东漕同试官，因以厚甚。会之擅国，遂尽复故官。虽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旧。尧臣以前所锡万金，筑园亭于西湖之上，极其雄丽，今所谓陈侍御花园是也。会之殂，汤致远为御史，欲露台

评，而周为高方崇，尧臣之妻兄，致远之腹心，力回护之，遂免，先以寿终。李仁父《长编》载胡交修缴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奸。其嗣恳为高作行状，以盖前迹，为高后亦悔之。会之炎炎时，前御史敢于国门外建第，以此可见。为高之子乐云。

76　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其间盖亦有逸事焉。近从亲旧家得是时进士黄时偁、徐揆、段光远三人所上虏酋书云："大宋进士黄时偁谨斋沐裁书于大金二帅曰：尝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夫乐软熟而憎鲠切，取谀美而舍忠良，虽尧、舜无以致治。时偁淮右寒生，家袭儒业，老父每训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罔可轻言，自取戮辱。由是钳口结舌，守分固穷，未曾敢以片言辩时是非。方今国家艰难，苟有见闻，宁忍甘蹈盲聋之域！非不知身为宋民，不当以狂妄之辞，干冒元帅聪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责也。直欲内报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帅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时偁切观我宋自崇宁以来，奸臣误国、窃升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启幸门、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帅因之遂有此举。道君太上皇帝亲降诏书，反己痛责，断出宸心，乃传大宝。今皇帝即位未久，适丁国难，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帅敛城不下，盖为此也。时偁伏睹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书，正为催督金银表段。有云须索之外，必不重取；礼数优异，保无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顶炼臂，延颈跂踵，以望御车之尘也。元帅岂不念天生万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复须索他物，络绎不绝，参酌以情，虽不足以报再生之万一，然方册所载，自古及今，未闻有大事既决，反缘细故而延万乘之君者。证以国书，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国家曩昔伤财害民之事，结怨连祸之人，尚可目也。曰内侍、伶伦、美女是已，曰宫室、衣服、声乐是已。今军前一一须索，唯复谓此悉皆国害，坚欲为我痛锄其根株耶？亦欲驱挈归境以为自奉之乐耶？军机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又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必禁之。'愿元帅详览此章，熟思正论。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傥使宿奸复被

新宠，是犹禾莠相杂，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医者未悟，则将日渐月稽，习以成风，不害此而害彼，何时已矣？时偁懵不知书，愚不练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虽小而所系甚大。方议修书铺陈管见，未及形言，众乃自祸。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恶，难于逃覆载之中也。且如内侍蓝□、医官周道隆、乐官孟子书，俱为平昔侥滥渠魁。今取过军前，坐席未暖，乃忘我宋日前恩宠之优，不思两国修讲和好之始，尚循故态，妄兴间谍，称有金银在本家窖藏，遂烦元帅怪问。考诸人用心，虽粉骨碎躯，难塞滔天之罪，请试陈之。今焉明降御笔，根括金银，以报大金活生灵之恩，切须尽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报大金者，虽发肤不惜。只是要有，尽取于是。有司累行劝谕，及指为禁物，稍有隐藏，以军法从事。其措置根括，非不尽心。上至宗庙器皿，下至细民首饰，罄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报金国者，虽发肤不惜。’凡为臣子，固当体国爱君，匹两以上，尽合送纳。蓝□等不务济朝廷之急，报元帅之仁，辄抵冒典宪，埋窖金银，悭吝庸逆，无如此之甚者。若使未过军前，则人人蓄为私宝，论当时根括指挥，已合诛戮，切恐逐人。昨缘有司根取犒赏，亦尝囚禁，挟此为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谓正当扰攘之际，犹敢怀奸罔上，取佞一时，异日安居，为国患也必矣。亮元帅智周万物，不待斯言，察见罪状。文王问太公主听如何，太公答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圣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帅扩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纳谀情，以玷大德。将蓝□等先赐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扫荡宿孽，又可以惩戒后人。仍愿元帅务全两国之欢，以慰生灵之心。请我銮舆，早还禁御。军前或有所阙，朝廷亦必不违。书之青史，传为盛事，岂不韪欤！”“太学生徐揆等谨献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太子元帅。揆等闻昔春秋鲁宣公十一年伐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曰：‘诸侯之从者，曰讨有罪也。今县陈，是贪其富。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乃复封陈。后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时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且想其风采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大肆纵兵，都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复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

刃，市不易廛，生灵几死而幸免，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入陈之功，未能远过。我宋皇帝以万乘之尊，两造辕门，议赏军之资，加徽号之请。越在草莽，信宿逾迈。国中喁喁企望，属车尘者屡矣。今生民无主，境内骚然，忠义之士，食不下噎。又闻道路之言，以金银未足，天子未还。揆等切惑之。盖金银之产不在中国，而在深山穷谷之间，四方职贡，岁有常赋。邦财既尽，海内萧然，帑藏为之一空，此元帅之所明知也。重以去岁之役，增请和之币，献犒赏之资。官吏征求，及于编户。都城之内，虽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于上，以酬退师之恩也。又自兵兴以来，邦国未宁，道路不通，富商大贾绝迹而不造境。京师豪民，蓄积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间有从宦王畿，仰给于俸禄者，饘粥之外，储无长资，岂复有金银之多乎？今虽天子为质，犹无益于事也。元帅体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涂炭为念，大兵长驱，直抵中原，未尝以屠戮为事，所以爱民者至矣。凡元帅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乃以金银之故质君，是犹爱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与不爱奚择？元帅必不为也。昔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公肉袒牵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许。’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春秋》书之，后世以为美谈。揆等愿元帅推恻隐之心，存终始之惠，反其君父，损其元数，班师振旅，缓以时月，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献，则楚子封陈之功，不足道也。国中之人，德元帅之仁，岂敢弭忘？《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揆等虽卑贱，辄敢浼死以纾君父之难，唯元帅矜之。”“大宋进士段光远谨斋沐裁书，百拜献于大金元帅军前。仆尝读《春秋左传》有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又尝读《礼记·聘义》有曰：‘轻财重礼，则民逊矣。’读至于斯，未尝不三复斯言，掩卷长叹。切谓非贤圣之人，畴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逊受禅，奄有神器，为天下君，创业垂统，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东渐西被，南洽北畅，薄海内外，悉为郡县，殊方绝域，悉为邻国，聘问交通，络绎道路。其间义重礼隆，恩深德渥，方之他国，唯大金皇帝为然。比年以来，本朝不幸奸臣用事，宦官桡权，罔知陈善闭邪而格其非，罔知献可替否而引之当道。欺君误上，蠹国害民，

靡所不至。奸臣可罪，庶民可吊，事一至此。则吊民问罪之师，有不得已而举也。共惟大金元帅举问罪之师，施好生之德，念今圣之有道，悯斯民之无辜，敛兵不下，崇社再安，生灵获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赐，若天覆而地载。两国永和，万姓悦服。夫如是，则亲仁善邻，曷以加于此哉！特枉銮舆，为民请命；重蒙金诺，与国通和。帝谓：‘发肤亦所不惜，况于金帛，岂复有辞！’宵旰焦劳，不遑寝食，官户根括，急于星火，竭帑藏之所积，罄贫下之所有，甘心献纳，莫或敢违。虽旷荡之恩，难以论报，而有限之财，恐或不敷。久留圣驾，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礼废于朝；号泣旻天，痛君之民满于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圣驾之早还，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则轻财重礼，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远草茅寒士，沐浴膏泽，涵泳圣涯，阴受其赐，于兹有年，才疏命薄，报德无阶。今兹圣驾蒙尘于外，仆虽至愚，噫呜泣涕，疾首痛心，其于庶民，尚幸仰赖元帅再生之恩，若天地无不覆载，于人无所不容。仆是以敢输忠义激切之诚，干冒威严，仰祈垂听，俯赐矜怜，无任战惧皇恐哀恳之至。不宣。”俶扰之际，排难解纷，伏节死谊，有如此者。嘉其忠义慨慷，岁久虑不复传，所以录之。

77　张邦昌为虏人所立，反正之功，盖出于吕舜徒。吕氏自叙甚详，不复重纪。启其端者，堂吏张思聪也。应天中兴，思聪已死，诏特赠宣教郎。思聪字谋道，知书能文，尝从先人学，今其子孙尚有事刀笔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虏人立张伪诏，与其谢牍，并录于后。“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方国，措于治平。粤惟有宋，爰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斯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录。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致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其谁？是用遣使诸部宫都署尚书左仆射权签书枢密事韩昉，持节备礼仪，以玺绶册命尔为

皇帝，以授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对新疆埸。仍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汝勿疲于述职；聘问岁致，汝无缓于忱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欤！予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今月初七日，依奉圣旨，特降枢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资，何堪对扬之赐。寻因还使，附致感悰。愿亟拜于光仪，庶少伸于谢礼。未闻台令，殊震危衷。遂遣从官，具敷诚恳。重蒙敦谕，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抚躬无措。恐浸成于稽缓，实深积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趋诣，俟取报示，径伏军门。拳拳之诚，并留面叙。不宣。谨白。”建炎元年诏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高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支优赏赐钱数百万缗，犹以迫于金人之势，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狱，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隐，不忍显肆市朝。今遣奉议郎试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止令自裁。全其家属，仍令潭州日给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其门而进者。逮二圣北狩，彭以无名位，独得留内庭。虏人强立邦昌僭位之后，虽窃处宸居，多不敢当至尊之仪。服御之属，未始易也；寝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拥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复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犹能却。彭呼二三宫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宁殿，使宫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寝。邦昌既醒，皇恐而趋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无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盖诏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终于秩焉。乌乎！彭生者诚可诛矣，然当时在庭之臣，被二圣宠荣者尚奉贼称臣，卖降恐后。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陆务观云。

78　粘罕相金国，取大辽，继扰我朝。既归，乃欲伐夏国。夏人阴为之备久矣。忽求衅于夏，言欲马万匹。夏人从其请，先以所练精兵，每一马以二人御之，绐言于金人曰："万马虽有，然本国乏人牵拢。今以五千人押送，请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骑射者，其实欲以窥之也。至境，未及交马，夏人群起，金国之兵悉毙。夏人复持马归国，粘罕气沮，自此不敢西向发一矢。玉隆外祖云。

挥麈后录卷之五

79　谥以节惠。《孟子》谓："名之幽、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易。"三代以来，君臣务取美称，遂至失实。国朝诸谥，宋常山《退朝录》备载之，止于熙宁三年。明清谨续之于后。然闻见未广，姑存所记忆。遗落尚多，当嗣益之。

后谥

慈圣光献
宣仁圣烈
昭慈圣献　昭怀
钦圣献肃　钦成　钦慈
显恭　显肃　显仁　明节
宪节　宪圣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谥

昭静沈贵妃　明达懿文后追册为明达皇后
明节和文后追册为明节皇后　靖淑王贤妃

太子谥

冲宪茂　元懿敷　庄文慵

诸王谥

端献吴王颢　端懿益王頵　冲僖柽　悼敏楫　冲穆材

哀献俊　冲厚侗　惠价　冲惠倜

公主谥

贤惠蜀国公主王晋卿室　贤穆韩嘉彦室　贤德懿行王师约室
贤穆明懿钱景臻室　贤惠张端礼室　贤静柔志公主
淑和端福公主　冲懿贤福公主　悼穆徽福公主　顺穆介福公主

宗室谥

恭宪世雄　恭孝宣旦、仲湜、士缄、克宽　荣穆宗晖　僖简宗景
康孝仲御　僖靖承裕　僖安仲汾　恭僖宗博
僖穆宗璞　和恭承显　康僖克戒　勤孝宗惠
敦和克和　僖惠宗隐、宗勉　修安克敦　孝靖宗绰
简献仲忽　安宪宗悌、士□（原文此处为□）　孝恪仲芮　敦恪仲操
良僖仲婴、世恩、叔峤　孝僖宗衮、仲癸　僖惠仲隗　荣思宗谔
孝良仲皋、令蘧　修简仲葩　和僖仲防　钦修仲硕
荣孝仲嗟、仲革　孝穆世瓞　惠孝仲佺　孝修世奖、令穆
孝恪世膺、全稼　安恪仲玘　孝简世辉　顺思仲侗
孝恪仲掺　孝恭世恪、世恬　敦孝仲越　孝敦仲仆
恭惠叔纨　纯僖仲丽　惠和检之　忠孝世表、叔武、叔充
荣惠世设　良恪克章、叔琉、令瓘　安良世括　容孝叔亚
惠恭世采　荣恪叔雅、叔黔　恭宜世鸣　荣敏叔纵　良恭世亨
良宪叔敖　益世逢　孝敏士会　思裕叔安　庄靖叔苗
庄节叔炤　温献令图　良裕士空　忠敏令穰　孝荣令铎
良懿令琁　安惠世颙　安僖秀王　温靖士栈　恭靖士儇、不微、士樽
襄靖令廪　文献令祉　忠靖士瑀　康宗且

宰相谥

宣靖曾鲁公公亮　忠献韩魏王琦　文忠富韩公弼、张天觉商英　忠烈文潞公彦博　正献吕申公公著　忠肃刘同老挚、虞并武允文　正愍吕汲公大防　忠宣范尧夫纯仁　忠怀蔡持正确　文恭王禹王珪　正宪吴冲卿充　庄敏韩玉汝缜　文定韩仪公忠彦　文王荆公安石　献肃陈秀公升之　文宪刘德初正夫、何清源执中　文正司马温公、郑达夫居中　清宪赵正夫挺之　文肃曾鲁公布　忠穆吕成公颐浩　文和李士美邦彦　忠定李伯纪纲、汪廷俊彦伯　文恭陈鲁公康伯　正献陈福公俊卿　文惠洪景伯适、史直翁浩　文靖梁叔于克家　文忠京丞相镗

执政谥

文宪苏公易简　文定张太保方平、许公将　文忠欧阳太师修　清献赵少保抃　康靖赵叔平概　章简元厚之绛、苏黄门辙、张于公焘　简翼张公璪　修简胡公宗愈　庄定王正仲存　恭敏蒲传正宗孟　定简温虞弼益　忠定孙传　忠穆郭公逵、张公懿　安简邵公亢　襄敏王公韶　康懿何中正　康节张公昇　忠肃陈公过庭　文敏吕吉父惠卿、李汉老邴　恭愍聂昌　恭敏薛公向　献简傅公尧俞　敏肃蔡公挺　懿简赵天观瞻　温靖孙公固　庄敏章公粲　文节林子中希　文简张康国、邓洵武　文正蔡元度卞　忠宪种公师道　忠肃刘立道大中　忠文张嵇仲叔夜、李彦颖　文懿管归善师仁　安惠邓圣求温伯　忠武韩蕲王世忠　忠烈张循王俊　忠献胡成公世将　敏肃魏道弼良臣　武穆岳公飞　敏节王子尚庶　章简张彦正纲、程元吁克俊　忠敏沈必克与求　庄定刘共父珙　庄简李泰发光　简穆辛䞓季次膺　简惠周敦义葵　庄敏汪明远彻　文安洪景严遵　安简王公刚中　荣敏谢开之廓然　愍节王正道伦

文臣谥

文穆范成大　忠文范蜀公镇、宋尹乔年　文恪王中丞陶　章敏滕元发甫　懿恪王宣徽拱辰　文宪强翰林渊明、洪尚书拟　文简蔡儵、程大昌　宣简李浦邦彦父　忠愍徐给事禧、李侍郎若水　忠宪耿传　忠毅向子韶　忠简张克戩、赵令几、胡邦衡铨、张大猷阐　忠显刘公𦉢　文昭曾翰林肇

庄节王复　恭愍钱归善、唐重　定愍胡唐老　威愍郑骤、宗汝霖泽　刚愍曾逢原孝序　文靖杨侍郎时　文定胡待制安国　忠襄杨邦义　勇节郭永　庄敏蔺中谨、韩彦直子温、林栗黄中　忠壮章且叟谊　康节邵先生雍　节孝徐仲车积　忠定刘元城安世　文康葛银青胜仲　忠惠蔡君谟襄　文忠东坡先生　忠宣洪光弼皓　献简陈邦彦良翰　献肃胡周伯沂、张大经彦文　康肃吴明可芾　文清曾吉父几　忠肃陈莹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王子飞云　清敏豊相之稷　清孝葛君书思　僖敏张如莹澄　贤节王庠　忠邹志完浩　忠确张公克戡　僖简庄公徽　肃愍宇文虚中　节肃龚彦和夫　文惠韩公粹彦　文僖姚祐寿祖　忠敏任德翁伯雨　惠懿杨子宽偰

武臣谥

忠愍高永年　武庄郝质　武恪贾逵　忠敏姚麟　武愍刘法　忠节李彦仙　忠壮徐徽言、李邈、马彦博　穆武高继勋　恭勇杨惟忠　勤惠王德恭　勤毅宋守约　康理杨应询　康简高敦复　威肃刘仲武　勇节郭永　忠勇苏缄　武安吴玠　武顺吴璘　庄愍种师中　毅肃刘公昌祚　忠介杨宗闵　恭毅杨震　武恭杨存中　刚烈刘位　忠朱冲　勤威冯守信　武僖刘光世　武穆刘锜　忠烈赵立　义节王忠植　庄敏王厚　毅勇关师古　壮愍曲端　襄毅杨政

外戚谥

恭敏李端悫、王师约　壮恪刘永年　惠节向传范　康懿向经　良僖刘安民　荣穆刘从愿　良显王宪　荣纵向宗回　荣僖高公绘　荣穆陈守贵　荣毅张缊　荣安王说　端节韩嘉彦　僖靖郑绅　恭荣郑翼之　恭简邢焕　安毅郭崇义　忠节高世则　荣怀高公玘　忠定曹诱　恭靖韩同卿　端靖郭帅禹

内臣谥

忠靖刘有方　忠良贾详　忠简刘瑗　僖俭张茂则　忠愍李舜举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宪　安恪卢守勤　忠宪梁和　荣恪郝随　恭僖王

中正　恭敏裴诜　恭节冯世宁　勤惠王仲　荣节康履

80　大中祥符间，章圣祀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几数万人，阗拥道路，警跸不能进。上以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弹压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绿衣少年跃马疾驰而前，群氓大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嵎季夷云。

81　樊若水夜钓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佛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号曰小长老，眷渥无间。凡国中虚实尽得之，先令若水走阙下，献下江南之策，江为内应。其后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后累典名州，家于安陆，子孙亦无闻。"郑毅夫为《江氏书目记》，载文集中，云："旧藏江氏书数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归安陆，大为搜访残秩坠编，往往得之，闾巷间无遗矣，仅获五百十卷。通旧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遗书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时，同樊若水献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尝为越州刺史。越有钱氏时书，正借本誊写，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书。兼吴、越所得，殆数万卷。老为安陆刺史，遂家焉。尽辇其书，筑室贮之。正既殁，子孙不能守，悉散落于民间，火燔水溺，鼠虫啮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张氏者所购最多。其贫，乃用以为爨，凡一箧书为一炊饭。江氏书至此穷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仅存者，盖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于余则固能保有之，于其后则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数，或存或亡，安知异日终不亡哉！故记盛衰之迹，俾子孙知其所自，则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书多用油拳纸，方册如笏头，青缣为褾，字体工拙不一。《史记》、《晋书》，或为行书，笔墨尤劲。其末用越州观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题。余在杭州命善书者补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马令作《南唐书》，及龙衮作《江南野史》云："北朝闻李后主崇奉释氏，阴选少年有经业口辩者往化之，

谓之一佛出世，号为小长老。朝夕与论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又说令广施梵刹，营造塔像，身被红罗销金三事。后主因让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读《华严经》，争知佛富贵？’自是襟怀纵恍，兵机守御之谋慌然而弛，帑廪渐虚，财用且竭。又使后主于牛头山大起兰若千间，聚徒千众，旦暮设斋食，无非异方珍馔。一日食之不尽，明旦再具，谓之折倒。时议谓‘折倒’为煜之谶。及大兵至，获为营署。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矶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后主遣使赍供献以往，佯为不受。乃阴作通穴，及累石为塔，阔数围，高迫数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师克池州，而浮梁遂至，系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厘，师徒合围。召小长老议其拒守，对曰：‘臣僧当揖退之。’于是登城大呼而旨麾，兵乃小却。后主喜，令僧俗兵士诵救苦观音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后主复使呼之，托疾不起。及诛皇甫继勋之后，方疑无验，乃鸩而杀之。”观宋、郑所记，则知李氏国破之际，所鸩者非真。又以计免而归本朝，遂饔岳牧之任也。

82　《三朝史·孟昶传》云：其在蜀日，改元广政。周世宗既取秦、凤，昶惧，致书世宗，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礼，不答。其书真迹今藏楼大防所，用录于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窃念自承先训，恭守旧邦，匪敢荒宁，于兹二纪。顷者晋朝覆灭，何建来归。不因背水之战争，遂有仇池之土地。泊审辽君归北，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武都之境。下阙数字。实为下国之边陲。其后汉主径自并、汾，来都汴、浚。闻征车之未息，寻神器之有归。伏审贵朝先皇帝，应天顺人，继统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剑之空遗。但伤嘉运之难谐，适叹新欢之且隔。以至前载，忽劳睿德，远举全师。土疆寻隶于大朝，将卒亦拘于贵国。幸蒙皇帝惠其首领，颁以衣裘；偏裨尽补其职员，士伍遍加于粮赐，则在彼无殊于在此，敝都宁比于雄都。方怀全活之恩，非有放还之望。今则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谠等押领将士子弟共计八百九十三人，已到当国。具审皇帝迥开仁愍，深念支离，厚给衣装，兼加巾屦，给沿程之驿料，散逐

分之缗钱。仍以员僚之回还，安知所报。此则皇帝念疆埸则已经革几代，举干戈则不在盛朝，特轸优容，曲全情好。永怀厚义，常贮微衷。载念前在凤州，支敌虎旅，偶于行阵，曾有拘擒，其排阵使胡立已下，寻在诸州安排，及令军幕收管，自来各支廪食，并给衣装。却缘比者不测宸襟，未敢放还乡国。今既先蒙开释，已认冲融，归朝虽愧于后时，报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给鞍马、衣装、钱帛等，专差御衣库使李彦昭部领送至贵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龆龀，即离并都，亦承皇帝凤起晋阳，龙兴汾水，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傥蒙惠以嘉音，即伫专驰信使。谨因胡立行次，聊陈感谢。词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鉴念。不宣。”明清尝跋其后云：“欧阳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嶮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书文亦奇。尤先生所谓‘岂非出于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欤？”顷岁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见是卷也。

83　国朝以来，父子、兄弟、叔侄以名望显著荐绅间，称之于一时者，如二吕：正献端、左丞余庆；二窦：可象仪、望之俨；二孙：次公何、邻几仅；二宋：元宪庠、景文祁；二钱：子高彦远、子飞明逸；二苏：才翁舜元、子美舜钦；二吴：正肃育、正宪充；二程：明道先生颢、伊川先生颐；二章：庄敏粲、申公惇；二张：横渠先生载、天祺戩；二邵：安简亢、不疑必；二蔡：元长京、元度卞；二郑：德夫久中、达夫居中；二邓：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陈：文忠尧叟、文惠尧佐、康肃尧咨；三苏：文安先生洵、文忠轼、文定辙；三沈：存中括、文通遘、睿达辽；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国、和父安礼；三孔：经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丰先生巩、文肃布、文昭肇；三韩：康肃绛、持国维、庄敏缜；三范：蜀公镇、子功百禄、淳夫祖禹；三刘：原父敞、贡父攽、仲冯奉世是也。

84　《太宗实录》：“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上怒叱出，将斩之，徐曰：‘前代帝王

暴怒杀人，正为此辈。然其父戍边以死。’遂贯之，但罢近职。舜卿父训为定远军节度使，卒于镇，故上念之。”明清后观沈存中《笔谈》云：“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除阁门祗候。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常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如此，则当平蜀时逃去，无可疑矣。信知盗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则刑归于滥矣。顷见王仁裕《洛城漫录》云：“张全义为西京留守，识黄巢于群僧中。”而陶谷《五代乱纪》云：“巢既遁免，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然明州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广记》载：“则天时，宋之问谪官，过杭州，遇骆宾王于灵隐寺，披缁在大众中，与之问诗有‘楼观沧海日，门枕浙江潮’之句。”唐《夷坚集》言：“南岳寺僧见姚泓。”《五季泛闻录》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禅寺。抵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中访寻，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后极眷宠之。年八十余，临终，语其弟子曰：‘吾即泽州明马儿也。’马儿，五代之巨寇也。”赞宁续传载云：“开宝末，江州圆通寺旦过寮中，有客僧将寂灭，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进’三字，云：‘我即其人，脱身烟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陆务观《清尊录》言：“老内侍见林灵素于蜀道。”季次仲季自云：尝遇姚平仲于庐山，授其八段锦之术。未知果否。要是桀

黠之徒，多能逃命于一时，皆此类。文琏，洪进之子也。

85　《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寂无所传。明清因于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今录于此：“司农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观蔡伯俙奏：臣辄陈愚恳，仰渎睿聪。退省愆尤，甘俟窜殛。臣见系知州资任，乞管勾宫观，奉敕授前件差遣于舒州居住，自熙宁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终篇后批：‘闰六月十五日敕赐。’见刊刻在本家收秘。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颇历岁年。以臣父龟从进士及第，臣幼小难以住京，因乞将带出外，又蒙恩赉优渥。其后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余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切念臣幼稚幸会，效官从事，勉励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于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节，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祗饬闺门，相传忠孝，庶几补报，以尽余龄。候敕旨。”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于前时邪？御诗明清偶记其全篇：“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初当移步来朝谒，方及能言便诵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看前期。”后阅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俙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以上朱

《录》中语，因并载之。

86　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夕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帏翠幕，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惕。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彻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朱新仲言。

87　韩忠宪亿景祐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宪启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谓由臣故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以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宪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科甲。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耶！"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从不出仕宦。"其后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玉隆外祖云："韩元吉著《桐阴旧话》，却不及此。"

挥麈后录卷之六

88　韩持国既以忠宪任为将作监主簿，少年清修，不复以轩冕为意。将四十矣，犹未出仕。宋元宪欲荐孔宁极旼，偶观其诗卷，乃得持国所和篇，诵之大喜，遂舍宁极而荐持国，繇是赐第入馆。嘉祐中，与司马文正、吕正献、王荆公号为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后坐弃地，入党籍，谪居均州。遇赦复官，以朝议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尝语其婿王仲弓实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课，计以岁月寄禄，恰及是官，复何憾邪！"元龙、元吉，即其后也。杨如晦云。

89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乘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驴逸，田旁家收系之。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强了，不之听，趣令具狱。保衡持益坚，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州将因不能夺。后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许，劾之，乃实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平人。"此与夫钱淡成何异，位虽不显，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冏字于直，向字容季，俱列《两朝史·儒学传》。所著书传于荐绅为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诗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于世。阴德之报，有从来矣。

90　李邯郸命诸子名，世人难晓，后见孙长文云："邯郸之长子寿朋，取'三寿作朋'之义；次子复圭，本'三复白圭'；幼子德刍，以'三德芯刍'。"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91　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于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一时得人之心如此。晁武于云。

92　温公在相位，韩持国为门下侍郎，二公旧交相厚。温公避父之讳，每呼持国为秉国。有武人陈状省中，词色颇厉，持国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无礼！"温公作皇恐状，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讵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国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国愧叹久之。于此亦见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93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晓于钟山道上，见有童子数人，持幡幢羽盖之属。僧问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书云："中含法性，外习尘氛。"到寺未久，闻荆公薨。薛大受叔器云："其妇翁蔡文饶目睹。"

94　晏元献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谒元献。问其乡里，朝士曰："本贯固县。"元献怒曰："岂有人而讳始字乎！"盖其始欲避之，生狞误以应也。前人亦尝记之。又元厚之作参知政事日，有下状陈乞恩例者启曰："为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挥。"厚之亦怒曰："止为汝不依元降旨挥耳。"粹伯云。

95　治平中，有时君卿者，郑州人，与王才叔广渊为中表，游学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笔札，去为颍邸书史。裕陵以其有士风，每与之言。时王荆公贤誉翕然，君卿数称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践祚之后，骤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结之，而才叔是时亦光显矣。君卿后至正任团练使，卒于元祐间，《哲宗实录》有传存焉。其子希孟，以医学及第，南渡后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为机幕。明受之变，楼上乃有从逆之言，为章宜叟谊斥退者。复辟之初，流于岭外。宜叟繇此大用。

96　蔡持正之父黄裳任陈州录事参军，年逾七十。陈恭公自元台

出为郡守，见其老不任职，挥之令去。黄裳犹豫间，恭公云："倘不自列，当具奏牍窜斥。"黄裳即上挂冠之请，以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陈，力教二子持正与硕，苦贫困，饘粥不继。久之持正登第。黄裳临终，戒以必报陈氏。其后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群婢杀其所生坐狱，而世儒知而不发，持正请并坐。神宗云："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赎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可赦邪！"竟置极典。世儒子后以娶宗女补武官。或云，大将陈思恭即其孙。思恭子龟年，尝为东宫春坊。孙长文云。

97　熙宁中，王和父尹开封，忽内降付下文字一纸，云："武德卒获之于宫墙上，陈首有欲谋乱者姓名凡数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无踪迹，独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库为业。和父令以礼呼来，至廷下，问之云："汝平日与何人为冤？"薛云："老矣，未尝妄出门，初无仇怨。"再三询之，云："有族妹之子，沦落在外。旬日前，忽来见投，贷贡不从，怒骂而去，初亦无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释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观傀儡戏，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从后拽其衣带，回头失声曰："岂非那事疏脱邪！"既至，不讯而服。和父曰："小鬼头，没三思至此！何必穷治。"杖而遣之。一府叹伏。刘季高云。

98　汪辅之，宣州人，少年有俊声。皇祐中，觅举开封，以"周以宗强"为赋题，场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众，必为解魁。偶与数客饮于都城所谓寿州王氏酒楼，闻邻阁有吴音士人，亦同场试者，诵其所作。辅之方举酒，失措坠杯，即就约共坐，询其姓氏。乃云："湖州进士沈初也。"辅之云："适闻公程文，必夺我首荐。然我亦须作第二人。"后数日，榜出，果然是汪辅之登第。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为御史知杂，摭其谢上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后数年，兴东坡之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谴死岭外。韩德全云。

99　元丰中，先祖访滕章敏公元发于池阳。时杨元素过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欢。一日，元素忽问公曰：“令弟贼汉在否？”先祖坐间甚讶其语，伺小间因启公。公曰：“熙宁初，甫与元素俱受主上柬知非常，并居台谏。偶同上殿，陈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来？’明日相约再对。草疏已毕，舍弟申见之，夜驰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牍，上怒曰：‘岂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来辩析文字，见留此。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言遂不行。吾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东坡先生作滕公挽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谓受裕陵眷简最先也。又云：“高平风烈在，威敏典刑存。”滕盖范文正之外孙，而授兵法于孙元规。滕公奋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异居。而有象傲之弟，即申焉，恃其爱，无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阳易镇维扬，道卒。丧次国门，先祖自陈留来会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时在馆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吊毕来见先祖于舟，因为少游言其弟凌蔑诸孤状，少游不平，策马而去。翌日，方欲解维，开封府遣人寻滕光禄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苏辙札子，言元发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从来无行，今元发既死，或恐从此凌暴诸孤，不得安居。缘元发出自孤贫，兄弟别无合分财产，欲乞特降旨挥，在京及沿路至苏州已来官司，不得申干预家事及奏荐恩泽，仍常觉察。奉圣旨，令开封府备坐榜舟次。询之，乃少游昨日径往见子由，为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笃于风谊乃尔。今苏黄门章疏中，备载其札子。

100　先祖从滕章敏幕府逾十年，每语先祖曰：“公不但仆之交游，实师友焉。”平日代公表启，世多传诵，今载东坡公文集中者，实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为作行状。东坡公取以为铭诗，其序中易去旧语裁十数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发，元祐初以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

101　曾密公讳易占，字不疑。欧阳文忠识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为文忠所称如此，则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侠自任，□信

州玉山令（原文此处为□），有过客杨南仲，文采可喜，气概颇相投，公厚赆其行。会与郡将钱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为贿，公引伏受垢，不复自辩，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将诉其事于朝，行次南都而卒。时公子南丰先生子固，已名重于世，适留京师，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来逆旅，为辨后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无以自存，领诸孤归里中。南丰昆弟六人，久益漻落，与长弟晔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祐初，与长弟及次弟牟、文肃公、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阑时微行听人语言，以卜一岁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荐时，有乡士黄其姓者，亦预同升。黄面有瘢，俚人呼为黄痘子。诸曾俱往赴省试，朱夫人亦以收灯夕往闾巷听之，闻妇人酬酢造酱法云："都得，都得。黄豆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两榜，文昭中第。兄弟三人，数年之间并跻华贯，曾氏繇此遂兴。公永外祖云。

102　张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谅暗榜赴春试，时冯当世主文柄。以"公生明"为赋题，芸叟误叠压明字。试罢，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窃自念，省场中卤莽乃尔，然未尝辄以语人也。当世后不相闻。至元祐中，芸叟以秘书监使契丹，当世留守北门，经由，始修门生之敬，置酒甚欢。酒半，当世谓芸叟曰："京顷作知举时，秘监赋中重叠用韵，以论策甚佳，因自为改去，擢置优等，尚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杯覆怀中，于是再三愧谢而去。前辈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虽重叠用韵，亦何愧哉！朱希真先生云。

103　曾文肃为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肃曰："主上令荐台谏，当以公应诏。"先祖辞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傥庙堂有所不当，言之则有负恩地，不言则实辜任使。愿受始终之

赐，幸甚。”文肃叹息而寝其议。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谏垣，公辞不就。进退之际，益坚素守。”谓此也。

104　曾文肃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国，收召元祐诸贤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长先已交结中禁，胶固久矣，虽云去国，而眷柬方浓，自是屡欲召用，而文肃辄尼之。一日，徽宗忽顾首相韩文定云：“北方帅藩有阙人处否？”文定对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学士，知大名府，仍过阙朝见。文肃在朝堂，一览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师朴可谓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为不可。上干笑曰：“朕尝梦见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数日后，台谏王能甫、吴材希旨攻文肃，上为罢二人，文肃自恃以安。然元长来意甚锐，如蔡泽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国门，除尚书右丞。逾月之后，文肃拟陈祐甫守南都，元长以谓祐甫文肃姻家，讦之于上前，因遂忿争。次日，入都堂，方下马，则一顶帽之卒，喏于庭云：钱殿院有状申。启视之，乃殿中侍御史钱遹论文肃章疏副本。文肃即上马，径出城外观音院，盖承平时执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锁院，宣翰林学士郭知章草免文肃相制，知章启上，未审词意褒贬如何。上云：“当用美词，以全体貌。”诘旦告廷，以观文殿学士知润州，寻即元长为相，时崇宁元年六月也。陛辞之际，慰藉甚渥，云秋晚相见。抵润未久，而诏狱兴矣。台谏纳副本，始于此。竑父舅云。

105　钱穆父与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词，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剧谈，恋恋不忍舍。忽群吏来谒元度云：“已降旨，内翰除右丞。中使将来宣押矣。”穆父起庆之，元度喜甚，卒然而应曰：“卞也何人，不谓礼绝之敬，生于坐上。”虽穆父亦为色动。蔡子因云。

106　范德孺帅庆州日，忽夏人入寇，围城甚急。郡人惶骇，未知为计。畴诸将士，无有以应敌其锋者。麾下有老指挥使，独来前曰：“愿勒军令状，保无它。”范信之。已而师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赐以赏之，且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实无它术，吾但大言，以安

众耳。傥城破，各自逃窜，何暇更寻一老兵行军法邪！”晁武子云。

107　赵正夫丞相元祐中与黄太史鲁直俱在馆阁，鲁直以其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饭行令，鲁直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敕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坐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卜与瓜虀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陆务观云。

108　林仲平概，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颜，早擅克家之业。仲平没，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邵、曰颜。后皆为闻人，衣冠指为名族。陈齐之云。

109　范景仁尝为司马文正作墓志，其中有曰：“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托东坡先生书之，公曰：“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东坡可谓先见明矣。当时刊之，绍圣之间，治党求疵，其罪可胜道哉！陆务观云。

110　“欧阳观，本庐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观少有辞学，应数举，屡阶魁荐。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军州推官。考满，以前官迁于泗州，当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因运使至，观傲睨不即见；郡守设食，召之不赴，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遂移西渠州，迨成资而卒于任所。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其为人义行颇腆。先出其妇，有子随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单弊，而亲信仆隶，至死曾不得侍宴语。然其骨殖卒赖其子而收葬焉。”右龙衮字君章所著《江南野录》载欧阳观传。观

乃文忠父。文忠自识其父墓云：“太仆府君长子讳观，字仲宾，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以文行称于乡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忧时，尚贫，其后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岁时祭祀，涕泗呜咽，至老犹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余，而居官以廉恕为本。官至泰州军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终于官。葬吉水县沙溪保之泷岗，累赠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郑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贫子幼，守节自誓，家无纸笔，以荻画地，教其子修学书。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留守廨舍。祔葬泷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诰吕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诰王洙篆盖，大理平事陆经书石。有子曰□（原文此处为□），早卒；曰修。”观文忠所述，则观初无出妇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贤如此。衮，螺江人，与文忠为乡曲。岂非平时有宿憾，与夫祈望不至云尔？信夫毁誉不可深信，不独《碧云騢》一书而已，不可不为之辩。文忠公亲笔，今藏其孙伋家，明清亲见之。

111　元丰中，太原府推官郭时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结连外界。神宗语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虑。行之士人，为此恐有谋非便。”时陆农师为学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挤之，奏曰：“学官陆佃，与之厚善，乞召问之。”翌日，上令以佗事召直讲陆佃对事，未宣也。上徐问曰：“卿识余行之否？”佃曰：“臣与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归乡里越州，行之来作山阴尉，携其妻而舍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来甚疏。”上曰：“傥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农师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穷达有命，虽当国者，不能巧抑其进焉。行之既腰斩，时亮改京秩，辞不受。时人有诗云：“行之三截断，时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孙也。陆务观云。

112　李端叔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弟之纯，亦以政事显名，为中司八座，终以老龙帅成都。兄弟颉颃于元祐间。端叔于尺牍尤工，东坡先生称之，以为得发遣三昧。东坡帅定武，辟为签判以从，朝夕酬唱，宾主甚欢。建中靖国初，为枢密院编修官。曾文肃荐于祐陵，拟赐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颁，而为御史钱遹论列报罢。去

国之后，暂泊颍昌。值范忠宣公疾笃，口授其指，令作遗表。上读之，悲怆之余，称赏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长入相，时事大变。祐陵裂去御书世济忠直之碑，及降旨御书院，书碑旨挥，更不施行。且兴狱治遗表中语，端叔坐除名，编管太平州。会赦复官，因卜居当涂，奉祠著书，不复出仕。适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轻，遂成仇敌。郡娼杨姝者，色艺见称于黄山谷诗词中。端叔丧偶无嗣，老益无憀，因遂畜杨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赏。会蔡元长再相，功父知元长之恶端叔也，乃讵豪民吉生者讼于朝，谓冒以其子受荫，置鞫受诬，又坐削籍。亦略见《徽宗实录》。杨姝者亦被决。功父作俚语以快之云："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其不乐可知也。初，端叔尝为郡人罗朝议作墓志，首云："姑熟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濯。"清者，谓罗公也，盖指濯者为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彦振摅执政，门人吴可思道用事。于时相予讼其冤，方获昭雪，尽还其官与子。端叔终朝议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载于此："生则有涯，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毕余忠。辄将垂尽之期，仰渎盖高之听。臣中谢。伏念臣赋性拙直，禀生艰危，忠义虽得之家传，利害率同于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誉，不敢患失以营私。盖常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粤自治平，擢为御史，继逢神考，进列谏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拥节，持橐守边。晚叨宥密之司，再席钧衡之任。遇事辄发，更不顾身；因时有为，止欲及物。故知盈满之当戒，弗思祸衅之阴乘。万里风涛，仅脱江鱼之葬；四年瘴疠，几从山鬼之游。忽遭眷圣之临朝，首图纤介之旧物。复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无复仰瞻于舜日；身犹可勉，或能亲奉尧言。岂事理之能谐，冀神明之见啬。未复九重之入觐，卒然四体之不随。空惭田亩之还，上负乾坤之造。犹且强亲药石，贪恋岁时。傥粗释于沉迷，或稍纾于报效。今则膏肓已逼，气息仅存，泉路非遥，圣时永隔。恐叩阍之靡及，虽结草以何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沥恳，庶皇慈之俯览，亮愚意之无他。臣若不言，死有余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

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无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犹污，瑕疵又复。未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念，无令后患，常轸渊衷。臣所重者，陛下上圣之资；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苟斯言之可采，则虽死而犹生。泪尽词穷，形留神逝。”绍兴中，赵元镇作相，提举重修《泰陵实录》，书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对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于麻制中，时人以为用语亲切，不以蹈袭为非也。端叔自号姑溪老农，文有集六十卷。与先人往还者为多，今尚有其亲笔藏于家。杨生之子名尧光，坠其家风，止于选调。家今犹在宛陵、姑熟之间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尝令访问，则狼狈之甚，至有不可言者。盖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叹。王偁《东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113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姚令云。

114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颍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公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子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

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颍上，其墓皆存焉。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颍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之《集古录》云。”以上东坡先生所撰《颍州昭灵侯广碑》。米元章作《辩名志》刻于后，云：“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苏翰林凭旧碑，‘公名路’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多如此。”米刻略云尔。明清比仕宁国，因民讼，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张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尝任宣城令，则知名“路斯”无疑，元章辩之误矣。明清向入寿春幕，尝以职事走沿淮，有昭灵行祠，而六安县有郑公山，山下有龙穴，今涸矣，乃与公所战者郑祥远也。因并记之。

115　曾文肃自高阳帅易青社，道出相台，冯文简作守，相见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乡曲之誉。愿一见公，露少恳款。使其自言，相予共饭可乎？”文肃颔之。翌日，俾之同坐，即之甚温。请间云：“某有一子，颇知宦学趣向，不幸早死。启手足际，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满，赁舟泛江而下。偶与一嫠妇共载，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师，分首。闻妇人免身得雄，后售与曾尚书家作妾。今计其子亦十余岁矣，不知果否？”文肃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获，云本贵种，失身自售，携一小儿来见，俱随行，某以儿子畜之。”坐上因令呼来。大卿公一见，抱持大恸云：“面貌与亡儿无少异者，今愿以见予。”文肃云：“虽如此，然事不可料。闻公今岁当任子，愿为内举毕，赍补牒来，当遣人送归。”王且悲且喜。彼此后皆如文约。文肃诸子兄弟，名连丝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约，字公详，示不忘曾氏。而公详之异母弟，亦连名绹，字公敏，后易敏功。公详仕至郡守，终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详荫入仕，尝为枢密使。嫠妇在文肃家生二子。至今两族如一家焉，妇亦姓王，果名族。从弟乃信孺革，与其子鼎相继尹京云。外祖手记。

挥麈后录卷之七

116　国朝以来，自执政径登元台，不历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吕正惠、毕文简、丁晋公、王文惠、庞庄敏、韩献肃、司马文正、吕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郑华原、白蒙亨、徐择之、沈守约、叶子昂。独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罢相制云："为之不置次辅，所以责其成功。"后来秦师垣岂止倍其数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师垣，虽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见之训词，然中书、右府各皆官备，而未始专持柄权，岁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后，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远方；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厅，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盖循旧制，二府一员伴拜，不可阙也。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恩数奏荐俱不放行，犹庶官云。

117　御书碑额，其始见之宋次道《退朝录》。御书阁名，或传蔡元度为请祐陵书以赐王荆公家，未详也。次道所纪碑名之后，韩忠献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曾宣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富文忠曰"显忠尚德"，司马文正曰"清忠粹德"，赵清献曰"爱直"，高武烈曰"决策定难显忠基庆"，高康王曰"克勤敏功钟庆"，韩献肃曰"忠弼"，孙温靖曰"纯亮"，范忠宣曰"世济忠直"，韩文定曰"世济厚德"，姚兕曰"世济忠武"，赵隆曰"旌忠"，冯文简曰"吉德"，王文恭曰"元丰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丰受遗定策勋臣"，折可适曰"旌武"，刘仲偃曰"旌忠褒节"，陈长卿曰"褒功显德"，秦敏学曰"清德启庆"。御书阁名，王文公曰"文谟丕承"，蔡元长曰"君臣庆会"，元度曰"元儒亨会"，吴敦老曰"勋贤"，梁才父曰"耆英"，刘德初曰"儒贤亨会"，杨正父曰"安民定功□运兴德"（原文此处为□），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

会之曰“决策和戎精忠全德”，郑达夫云“勋贤承训”，何伯通云“嘉会成功”，蔡攸曰“济美象贤”，余源仲曰“贤弼亮功”，邓子常曰“世济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贤治定”，蔡持正曰“褒忠显功”，蔡攸曰“缁衣美庆”，朱勔曰“显忠”，童贯曰“褒功”，高俅曰“风云庆会”，秦会之曰“一德格天”，杨正父曰“风云庆会”，史直翁曰“明良亨会”。其它尚多，未能尽纪，当俟续考。

118　元丰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钟山，临别赠言云：“立德、广量、行惠，非特为两公别后之戒，安石亦终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见，前二语则相公诚允蹈之。但末后之言，相公在位时，行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审如何？”公默然不应。

119　东坡先生为韩魏公作《醉白堂记》，王荆公读之云：“此韩、白优劣论尔。”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

120　“东坡先生为兵部尚书时，为说之言黄州时陈慥相戏曰：‘公只不能作佛经。’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经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虑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虑者，胡不以一物试之。’陈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题目，今何可相烦者。’复强之，乃指其首鱼枕冠曰：‘颂之。’曰：‘假君子手为予书焉可也。’陈于是笔不及并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经语耶！’说之请公书是颂曰：‘不揆辄欲著其作颂始初本末如此，以视后之学者。’而留落颓堕，负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颂归谢甥伋，伋闻而有请，所不得辞，遂亟识之，并以当时所书李潭《马赞》归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请大夫致仕晁说之题。”右晁四丈以道跋东坡书，著之于编，欲使后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今藏谢景思家。

121　李撰字子约，毗陵人。曾文肃在真定，李为教授。家素穷

约。夫人尝招其母妻燕集，时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预席。宋妻盛饰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妇所服浣衣不洁清。各携其子俱来：宋之子眉目如画，衣装华焕；李之子蠢甚，然悉皆弦诵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虽贫，诸郎俱令器，它时未易量。提刑之子虽楚楚其服，但趋走之才耳。"子约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从，二人为郎，弥纶、弥大、弥性、弥逊、弥正也。宋之子浚，止于阁门祗候，果如夫人之言。老亲云。

122　陈珹虚中，莹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师川通判郡事。师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尝取虚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长也。虚中语师川曰："足下涂抹珹之批判，虽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当，奈何？况夫佐官妄改长官已判，于法不轻。"即呼通判厅人吏，将坐以罪。师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虚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珹之前判如故，即便释吏矣。"师川于是以粉笔涂去己之改字，以呈虚中，虚中遂贯之。虚中能以理服，师川不复饰非，皆可喜也。

123　蔡元度为枢密，与其兄内相抟，力祈解政，迁出于郊外观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时门下士悉集焉，是时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饭已，与诸君步廊庑，观壁间所画炽盛光佛降九曜变相，方群神逞威之际，而其下趋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群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胜负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惭者。

124　元祐初，扬康功使高丽，别禁从诸公，问以所委，皆不答，独蔡元度曰："高丽磬甚佳，归日烦为置一口。"不久，康功言还，遂以磬及外国奇巧之物，遗元度甚丰，它人不及也。或有问之者，康功笑曰："当仆之度海也，诸公悉以谓没于巨浸，不复以见属；独元度之心犹冀我之生还，吾聊以报其意耳。"韩简伯云。

125　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旧有短垣以限往

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元祐中，方达源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疏入报可，遂免渰溺之患。达源名蒙，桐庐人，陈述古婿，多与苏、黄游。奏疏见其家集中，用载于此："臣闻为治先务，在于求民疾苦，与之防患去害。至于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于沟中。昔者子产用车以济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实，形于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无斁。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马惊逸之患，每数丈辄开小缺，以通舟人维缆之便，然后无殒溺之虞。比来短墙多隳，而依岸民庐皆盖浮棚，月侵岁展，岸路益狭，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军巡院禁囚有驰马逼坠河者，果于短墙隳圮之处也。又闻城内续有殒溺者，盖由短墙但系河清兵士依例修筑，而未有著令，故官司不常举行。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每数丈听小留缺，不得过二尺。或有圮毁，即时循补。其因装卸官物权暂拆动者，候毕即日完筑。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彻去。委都水监及提举河岸官司常切检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圣时之仁术也。"达源生三子：元修字时敏，元若允迪，元榘道纵，皆有才名于宣、政间。允迪尝为少蓬。世以为阴德之感。时敏之子即务德也。

126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张唐佐云。

127　建中初，曾文肃秉轴，与蔡元长兄弟为敌。有当时文士与文肃启，略云："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明年，文肃南迁，元度当国，即更其语以献曰："幅巾还

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士大夫不足养如此。老亲云米元章。

128　绍兴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肃居西府。文肃忽苦腹疾，子厚来视病，坐间，文肃忽思腾沙粥，时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侧，咄嗟而办。文肃食之，甚美。子厚犹未去也，询其速致之术。空青云：“适令于市中货腾沙馅檐中买来，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赏叹云：“它日转运使才也。”其后空青仕宦，果数历输輓。

129　石豫者，宁陵人，外蠢而中狡。崇宁初，以交通阍寺，姓名遂达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邹志完，再窜昭州。昭慈复从瑶华降复，元祐人立党籍碑，皆其疏也。当时士大夫莫不愤其奸凶。后五十年，其子敦义为广东提刑，坐赃黥隶柳州。

130　毛泽民受知曾文肃，擢置馆阁。文肃南迁，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镇润州，与泽民俱临川王氏婿。泽民倾心事之惟谨。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元度席上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泽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贪恋恩波未肯飞。”元度夫人笑曰：“岂非适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邪？”泽民渐，不能举首。吴傅朋云。

131　钱昂治郡有声，以材能称于崇、观间。尝帅秦州，时童贯初得幸，为熙、河措置边事，恃宠骄倨。将迎不暇，独昂未尝加礼。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铄。一日，赴天宁开启，待贯之来。久之方至，昂问之曰：“太尉何来暮邪？”贯曰：“偶以所乘骡小而难骑，动必跳跃；适方欲据鞍，忽盘旋庭中甚久，以此迟迟。”昂曰：“太尉之骡，雄也雌耶？”贯对曰：“雄者也。”昂曰：“既尔难，奈何不若阉之！”贯虽一时愧怒，而莫能报。其后贯大用事，卒致迁责。陆务观云。

132　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

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樾书事》之类是也。帅游浯溪，观《中兴碑》。太史赋诗，书姓名于诗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太史从之。但诗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随。”盖为外祖而设。

133　元祐中，有郭概者，东平人，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而谢独不甚显。其子乃任伯，后为参知政事，无己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诗是也。赵、高子孙甥婿皆声华籍甚，数十年间，为荐绅之荣耀焉。良弼，显道之弟也。

134　曾国老弼，崇宁中为湖北提举学事。时王庆曾作学事司干当公事，按行诸郡，与之偕行。次汉阳，欲绝江之鄂渚，国老约庆曾晨炊，相与同渡，庆曾辞以茹素，自于客馆饭毕，而后追路。国老怏怏，亟登舟。庆曾食未竟，忽闻国老中流不济，舡中无一人免者。庆曾后四十年为参知政事。国老弟即文清，用其恤典补官，身贵而后有闻。仲躬云。

135　钱忱伯诚妻瀛国夫人唐氏，正肃公介之孙。既归钱氏，随其姑长公主入谢钦圣向后于禁中，时绍圣初也。先有戚里妇数人在焉，俱从后步过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视，读釐为离。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盖取‘宣室受釐’之义耳。”后喜，回顾主曰：“好人家男女，终是别。”盖后亦以自谓也。陆子逸云。

136　明清于王岐公孙晓浚明处，见岐公在翰苑时令门生辈供经史对偶全句十余册。恨当时不曾传之也。

137　先祖初任安州应城尉，有村民为人所杀，往验其尸，而未得贼。先祖注观之次，有弓手持盖于后，先祖即令缚之，云：“此人两日前差出是处，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验之，当尔。”讯

治果然。

138　米元章崇宁初为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直达纲运，置司真州。大漕张励深道见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顺时，深不乐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会蔡元长拜相，元章知己也，走私仆诉于元长，乞于衔位中削去所带制置发运司五字，仍降旨请给序位人从，并同监司。元长悉从之，遣仆持人敕命以来。元章既得之，闭户自书新刺，凌晨拜命毕，呵殿径入谒，直抵张之厅事。张惊愕莫测。及展刺，即讲钧敌之礼，始知所以。既退，愤然语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证候，今日乃使着矣。"后元章以能书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国朝以任子为南宫舍人者，惟庞懋贤元英与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绳检。故蔡天启作其墓碑云："君与西蜀刘泾巨济、长安薛绍彭道祖友善。三公风神萧散，盖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其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知其为米元章也。"

139　李良辅者，恪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歧阳簿。有教授李师呻祖道，蜀中老儒，黄太史鲁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迁是郡，祖道作诗庆其生初，有"江边闲舣济川舟"之句。良辅与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辅用赏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吕元直当轴，良辅造朝求差遣，元直旧知其事，询所以然。良辅犹以为绩效，历历具陈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详，正欲公自言之尔。"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晋仲云。

140　邹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论中宫事，除名窜新州。钟正甫将漕广东。次年上元，广帅朱行中约正甫观灯。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杯行，连夜星驰以往。抵新兴，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因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极其暴虐。志完甘为机上肉矣。诘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请至帘下，劳问甚勤，云："初无其它。正言可安心置虑，归休愒处。某亦便还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骑致馈极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

宣徽宗登极赦书，盖正甫先已知矣。未几，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绍兴二年，秦会之罢右仆射制略云：“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夺在我，岂云去朋党之难；终始待卿，斯无负君臣之义。”此綦叔厚之文。褫职告词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谢任伯之文。綦谢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亲批云：“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讀音载路。”丁卯岁，启上诏毁《宰执拜罢录》，谓载训词也。至乙亥岁，秦复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处，作札子自陈大概云：“陛下是时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从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党曹泳为择酷吏刘景者，擢守天台，专欲鞫勘。景思寓居外邑黄岩山间。景视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传檄县令，差人防护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将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见景备郊迎之仪，一见执礼甚恭。至馆舍，则美其帷帐，厚其饮食。景思叵测。是晚，置酒延伫，座间笑语，极欢而罢。始闻早已得会之讣音矣。又逾旬，景思拜处牧之命。二事绝相类，然终不知所兴之狱谓何也。

141　先祖早岁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经营收拾，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元符末，坐党籍谪官湖外，乃于安陆卜筑，为久居计，辇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盗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陈规元则帅众坚守，秋豪无犯。事闻，擢守本郡。先祖之遗书，留空宅中，悉为元则载之而去。后十年，元则以阁学士来守顺昌，亦保城无虞，先祖汝阴旧藏书犹存，又为元则所掩有。二处之书，悉归陈氏。先人每以太息，然无理从而索之。先人南渡后，所至穷力抄录，亦有书几万卷。明清忧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阳遣浙漕吴彦猷渡江，攘取太半。丁卯岁，秦会之擅国，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初未知为李泰发家设也。是时，明清从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惧焉，凡前人所记本朝典故与夫先人所述史稿杂记之类，悉付之回禄。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后来明清多寓浙西妇家，煨烬之余，所存不多。诸侄辈不能谨守，又为亲

戚盗去，或它人久假不归。今遗书十不一存，每一归展省旧箧，不忍复启，但流涕而已。

142　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靖康俶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冬，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余卷，亦以是岁火于秦。岂厄会自有时邪？

143　徐得之君猷，阳翟人，韩康公婿也。知黄州日，东坡先生迁谪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遗余力。其后君猷死于黄，东坡作祭文挽词甚哀。又与其弟书云："轼始谪黄州，举眼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元来字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辅之，娶燕王元俨孙女，为右阶，粗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枢府，以其故家，处以永嘉路分都监。时曾觌为双穗盐场官，与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荐本中于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韩氏子弟亦有攀缘而进者。本中娶赵氏从圣野之孙，即磻老家女也。苏训直云。

144　故事，两制以上方乘狨座，余不预也。大观中，童贯新得幸，以泰宁军承宣使副礼部尚书郑久中使辽国，遂俱乘狨座，繇是为例。韩勉夫云。

145　隆兴改元岁，明清在会稽，因为友人言："先人初为曾氏婿，尝于外家手节《曾文肃公日录》。有庚辰岁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后来失去，见于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论后序》矣。先人节本偶存焉，其中一则记赵谂事：谂弟诙，于渝州所居柱上题云：'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抚使。'再题云：'隆兴三年，随军机宜李

时雍从行。’谂不轨事发，凿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题之意，诙坐此亦死。如此，则隆兴之号岂可犯耶！”友人云：“愿借一观。”遂以假之。亟驰元本送似当轴者，继即开陈，遂改乾道之号。友人繇此乃晋用。然先人手泽，不可复取，而此书不传于世矣。友人后登从班，交往既厚，不欲书其姓名。初，谂以甲科为太常博士，谒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梦神人授以诗云：“天锡雄材孰与戡，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诛时适及岁。刑部郎中王吉甫独引律中文，以谓“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吉甫坐绌。诏改渝州为恭州。谂初登第时，太常少卿李积中女有国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败。或云：冯时可者，谂遗腹子也。

146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挥麈后录卷之八

147　黄太史鲁直本传及文集序云：“太史罢守当涂，奉玉隆之词，寓居江夏，尝作《荆南承天寺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指，采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遂除名，编隶宜州，时崇宁三年正月也。”明清后阅徽宗诏旨云：“大观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转运副使陈举奏：‘臣巡按至泗州临淮县东门外，忽见一小蛇，长八寸许，在臣船上。寻以烛照之，已长四尺有余，知是龙神，以箱复金纸迎之，遂入箱中，并箱复送至庙中。知县黄巩差人报称：所有箱内揭起金纸钱，已失小蛇，止有开通元宝钱一文，小青虫一个。次日早，差人赍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龙之示人以事，必以其类。以臣承乏漕事，实主财赋。不示以别物，而示以钱者，以其如泉之流，行于天下而无穷也。不示以别钱，而示以开通元宝，以其有开必有通而无壅也。示之以青虫一者，其虫至微，背首皆青，腹与足皆金色。青，东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谓神龙伏见陛下复修神考漕运与盐法，使内外财赋丰羡流通，不滞一方而无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穷竭，故见斯异。臣不敢隐默，谨述事由，并开通元宝钱一文及小青虫一个，盛以涂金银合子，谨专人诣阙进呈。’奉圣旨：‘陈举特罚铜二十斤。其进开通钱并青虫儿、涂金银合封全，并于东水门外投之河中，以戒诡诞。’敬缀于编，仰见祐陵圣聪，明察奸欺。”繇是而知所谓陈举者，诚无忌惮之小人，所为若是，不独宜州之一事也。遗臭千载，可不戒哉！

148　伯祖彦辅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甚久。元符中，为司农卿，哲宗欲擢贰版曹，已有定论。有卖卜瞽者过门，呼而问之云：“何日可以有喜？”术者云：“目下当动，殊不如意，寿数却未艾。更五年

后，作村里从官。”是时，伯祖已为朝议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挂冠去国。明年徽庙登极，已而遇八宝恩转中大夫，又以其子升朝迁太中大夫。又数年，年八十一乃终。伯祖名得臣，自号凤台子，有注和杜少陵诗：《麈史》行于世。

149　大观中，有妖人张怀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说以谓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负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孙，始名祖石，能诗，避事出川，以从怀素。怀素令寥入广，以讳黄太史鲁直。时鲁直在宜州危疑中，闻其说，亟掩耳而走。已而鲁直死，寥益困，遂诣阙陈其事，朝廷兴大狱，坐死者十数人。寥以无学籍，授左藏库副使，赐予甚厚。寥又言润州进士汤东野德广实资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广自布衣授宣义郎司农寺簿，赐绯衣。寥每对客言其告变，实鲁直纵臾之。使鲁直在，奈何。舅氏曾宏父云。

150　张怀素，本舒州僧也。元丰末，客畿邑之陈留，常插花满头，佯狂县中，自称“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知县事毕仲游怒其惑众，禽至廷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给也。仲游不问，抹之，从杖一百，断治还俗，递逐出境。自是长发，从衣冠游，号“落托野人”。初以占风水为生，又以淫巧之术走士大夫门，因遂猖獗。既败，捕获于真州城西仪真观，室中有美妇人十余。狱中供出踪迹本末。时仲游死已久，诏特赠太中大夫，官其二孙。史册不载，毕氏干照存焉。

151　蔡文饶蕤帅维扬，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细行，以豪自任。文饶闻其名，呼与之言，遂延致书室，以教诸子，且不责以课程。已而文饶易镇青社，携与俱行。邦人疑之。经岁辞归，文饶赠遗甚厚，又惠槐简一云：“此蕤释褐所赐。足下不晚亦当魁天下，官职寿数，与蕤悉相埒。”后皆如其言。李即顺之易，建炎龙飞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152　五代李涛与弟澣俱负才望。澣仕晋为内相，耶律德光犯京师，虏之以归，仕契丹，亦显。有《应历集》十卷。涛后相汉，犹及见本朝，有传载《三朝史》中。涛五世孙，即汉老邴也。汉老之弟唐老邺，建炎初守越州，随虏北去，亦为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153　道家者流，谓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嘉祥。政和初，黄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为献者，譓即以上进。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称贺于廷，上表云："九天睿泽，溥及含灵。万岁蟾蜍，聿生神草。本实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寿。乃合为于一体，允特异于百祥。"命以金盆储水，养之殿中。浸渍数日，漆絮败溃，雁迹尽露。上怒，黜譓为单州团练副使。谢表云："芹献以为美，野人之爱则深；舆乘而可欺，子产之志焉在？"譓，至之孙也。

154　政和中，将作监贾谠明仲奉诏为童贯治赐第于都城。既落成，贾往谢之，贯云："久劳神观，而匆匆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无它，幸见过点心而已。"明仲领其意。诘朝既见，宾主不交一谈。顷之，一卒持二物，若宝盖瓔珞状，张于贯及己之上；视之，皆真珠也。各命二双鬟捧卓子一只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银镣灶，即厅之侧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属，初以银，次金，又次以玉。其制作奇绝，目所未睹。三杯即彻。贾亦辞出，暂至局中，然后归舍。见数人立于门云："太傅致意，适来大监坐间受用一分器皿及双鬟，悉令持纳。"计其直逾数万缗，贾繇此雄豪，至今以富闻湘中。谠，逵之孙也。贾虞仲云。

155　宣和庚子，蔡元长当轴，外祖曾空青守山阳。时方腊据二浙，甚炽。初，元长怨陈莹中，以陈尝上书诋文肃，编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极力照瞩之。适莹中告病，外祖即令医者朝夕诊视，具疾之进退，与夫所俱药饵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众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状用印系案。僚吏以为何至是，外祖曰："数日之后当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转运使陆长民体究云："盗贼方作，

未审陈瓘之死虚实。”外祖即以案牍缴奏以闻，人始服先见之明。中父舅。

156　刘斯立跂，忠肃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号“学易老人”，有集行于世。政和中，以忠肃在党籍，屏居东平，杜门却扫，息交绝游，人罕识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赞者，来为州钤辖，家饶财，多声妓，重义好客。廨舍适同里巷，闻斯立之贤，有愿交之意，托人寄声，欲致一饭之款。斯立从之。且并招斯立所厚善者预席，从郡中假侑觞之人，极其欢洽。有李延年者，尝坐法失官，亦居是邦，愿厕其间，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适往京师理雪，时王黼为中司，延年与之有旧，因往谒之。黼问东平近有何事？延年即以王君开燕为言。黼又询席间有何说？延年云：“广坐中及宫闱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纸授延年，令笔其语。延年出于不虞，宛转其词。黼见之，怒云：“当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迁就之，且引坐客李禔为证。黼即以上闻，诏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郓。方以忠肃讳日，饭僧佛寺，就斋所禽赴天狱，锻炼讯掠，极其苦楚，惟禔抵谰不承。方欲移理间，斯立之犹子长言，闻斯立之困辱，年少气锐，遂自陈言从己出。狱具，长言真刑，窜海岛；斯立编管寿春府。席间主宾，既皆坐罪，下至奔走执事倡优侍姬，悉皆决杖。延年诏复元官。此亦一客不得食而然。然比之奏邸狱冤，则尤为酷焉。禔，清臣子。斯立，王定国婿也。赵子通及忠肃孙董云。

157　王伦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显。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贫无行，不能治生，为商贾，好椎牛酤酒，往来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间，亦以侠自任，赒人之急。数犯法，幸免。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先人在京师，正道间亦款门。先人以其倜傥，待颇加礼。一日，从先人乞诗送行，云天下将乱，欲入庐山为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国，不复相闻。正道少与孙仲益有布衣旧，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罢相就第，正道忽直造拜于堂下，士美问其所以，自言“愿随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

士美曰：“方退闲，荐士非所预也。”正道自此日扫其门。会有旨，令前宰执赴殿廷议事。正道又拜而恳曰：“此伦效鸣之时也。”士美不得已，因携之而入。伦自陈于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孙也。有致君泽民之术，无路而不得进。宣和中，尝上书言大辽不可灭，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围城既急，它无计策。臣谨当募死士数万，愿陛下侍上皇，挟诸王夺万胜门，决围南幸。”钦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且以片纸批曰：“王伦事成日，可除尚书兵部侍郎。”伦既拜赐，翌日再对，自言：“已得豪侠万余，悉愿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时宰相何文缜已主和议，正道怒发上冲冠。文缜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曰：“万一天子蒙尘，虽诛相公数百辈何益！”文缜怒，以谓狂生，言既不用，恐为乱，请上诛之，且乞就令卫士执之。上意未决。正道惧无以自脱。时仲益在禁中，因求计仲益。仲益曰：“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间取御批以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于从班中，谁敢呵子？岂有无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伦从其言，入厕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缜始画旨送御史府，伦已得间出都矣。二圣北去，高宗即位于宋，伦走行在所，上书自伸前志，乞使沙漠，问二圣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从以往。制词略云：“胄出公侯，资兼智勇。朕方俯同晋国，命魏绛以和戎；汝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经年始还，不用。久之，徽宗凶问至，起拜龙图阁学士，为梓宫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虏中。伦虽无大过人，然胆大敢为。既贵之后，凡往日故旧与夫屠贩之友，悉以自随，而任以官。既拘于虏，虏人欲用为留守，不从而杀之。褒恤甚厚。李平仲、孙长文互言如此。先人为之作《御剑铭》，今载家集中。

158　靖康中，东坡先生追复元职。时汪彦章在掖垣，偶不当制。舍人不学而思涩，彦章戏曰：“公无草，草渠家焚黄三字。”渐而怨之。又一日，当草一制，将毕矣，偶思结尾不来，省中来催促，不容缓，愈牵窘。搜思甚久，院吏仓猝启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钦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159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部内有巨室，蓄一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良闻之，厚酬其价不售，乃为一番舶曾讷者所得。良遣人经营，云已进御矣，初未尝也。良即奏以谓讷厚藏宝货，服用僭拟乘舆。得旨令究实。良即以兵围其家，捕其妻孥，械系而搜索之。讷之弟谊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剑而出，遂至纷敌。良即以谊拒命杀人闻奏。奏下，谊伏诛，讷配沙门岛。靖康初元，讷以赦得自便，至京师，知时事之变，击鼓讼冤。初，蔡攸窜海外，继遣监察御史陈述明作追路诛之。述度岭而攸授首，就以述为广漕代良；并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讯，施以惨酷，良即承罪。锢押往英州听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殡僧寺。述复奸利不法，为人所讼，制勘得情，诏述除名，英州编管。至郡，寓僧舍，纵步廊间，睹良旅榇在焉，惊悸得疾而卒。櫝室相并，至今犹在。贪暴吞噬，何异酷吏之索铁笼耶！赵子通濬云。

160　江子我端友知经明道，驰誉中外，后尽弃旧业，鳏居孑然。年亦迟暮，惟留心内典，苦身自约，不复有世间之意。结庐都城之外，惟先人时时过之，每春容毕景也。乙巳岁春，与之俱至相蓝，访卜肆。子我云："吾既无功名之心，何所问也？"先人强之。瞽者布八字毕曰："官人来年状元及第矣。"子我顾先人云："术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值钦宗登极，下诏搜访遗逸，吴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闻，赐对便殿，有言动听，自布衣拜承事郎尚书兵部员外郎。可谓奇中矣。子我，休复孙也。

161　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有代彦昭《春日留客》致语云："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拆又芳。"皆《鲁公帖》与《牡丹谱》中全语也。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

162　苏过字叔党，东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

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求活草间邪？”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赵表之云。

163　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稙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未几，金虏南寇，高宗以元帅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赍金帛往，访问行府犒师，并上表劝进。行数程而与前驱遇。已而飞龙御天，补承务郎，繇是遂被眷知。后来官职俱至列卿。王献臣云。

164　蔡元长既南迁，中路有旨，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来索也。元长作诗以别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它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稍息，元长轿中独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后数日卒。门人吕川卞老醵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冯于容云。

165　明清尝于吕元直丞相家睹高宗御扎一幅云：“朕比观黄庭坚集，见称道其甥徐俯师川者。闻其人在靖康中立节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复存。可赠左谏议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后乃知师川避地广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试左谏议大夫赴行在所。门荫者以为荣观。师川既至阙，入对，益契上意，赐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师川仕钦宗为郎。二圣北去，张邦昌僭位，师川独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号恸，卒不自污，挂冠以去，故上有“立节可嘉”之语。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既登宥密，颇骄傲自满。朱藏一、赵元镇并居

中书，师川蔑视之。每除一登第者，则曰：“又一经义之士。”尝与元镇论兵，视元镇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镇曰：“鼎固不足以知之，岂若师川之读父书邪！”师川大不堪，而无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后终于知信州。师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荐命官，后为给事中，计议边事。永洛之败，死之。事具国吏。东坡先生行吉甫谪词，有云“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洛之祸”，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怜之，襁褓中补通直郎，后来一向以诗酒自娱，放浪江南山川间，食祠禄者四十年，始调通判吉州。平生厘务者三，数考，宣和末方入朝，后来登用甚骤焉。既没而眷宠终不少衰。其子瑀尝出示高宗所赐御书《光武纪》后复亲批云：“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编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札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言耳。”师川没后十年，瑀贫不能家，上表缴进此书，乞任使，托明清为表。既干乙览，上为之怆然，面谕执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166　建炎初，高宗驻跸维扬，虏骑忽至，六飞即日南渡。百僚窜身扬子江津，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是时，叶宗谔为将作监，逃难至江浒，而实不携一钱，彷徨无措。忽睹妇人于其侧，美而艳，语叶云：“事有适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钗二只，各重一两，宜济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习，公幸负我以趋。”叶从之，且举二钗以示。篙师肯首令前。妇人伏于叶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妇人坠水而没。叶独得逃生，怅然以登南岸。叶后以直龙图阁帅建康，其家影堂中设位，云“扬子江头无姓名妇人”。岂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许彦周云。

167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业儒。其母怀娠诞弥之日，晨起，庖下釜鸣，甚可畏，声绝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长，乃负才名于未第时。建中靖国龙飞，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为判官，忤漕意，对移六合尉，伯恭但书旧衔。时蔡元长之甥陈求道为通判郡事，釜席间戏语云：“此所谓终不去帝号者

也。”是时语禁正严，求道告讦于朝，兴大狱，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仪真。“死则死矣，终不去帝号。”事见《晋书·载记》，小寇王始之语。向仲德云。

挥麈后录卷之九

168　王廷秀字颖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荐为台属。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书号《阅世录》，其中一条载明受之变甚备，盖其所目击。是时宰辅，如朱、吕、二张，俱有记录，矜夸复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讼，不若颖彦之明白无偏。今录于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胜非为相，罢叶梦得。左丞王渊自平江来，上殿对毕，除签书枢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两府恩例，不预省事。四日，廷秀入对，以初除察官，未经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毕，复宣麻殿门。即闻外变，宫门已闭。廷秀与察官林之平同宿，留于翰林院前。翰林院以临安府使院为之。久之，入学士直舍。李邴为内翰从官，王绚、孙觌、都司叶份亦在。少次，闻宣宰执云："苗、刘兵杀内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择、蓝珪。"有一阉走入学士院，自刭不死，卧前厕。闻驾御楼，军士山呼。康履走入内中，步军太尉吴湛寻捕，得于小亭仰尘上，擒以付苗、刘，即时斩首摽之。宣谕以"内侍有过，当为治之。二将与转官"。其下对"我等若欲转官，祗用牵两匹马与内官，何必来此？"已而复召侍从百官。廷秀从诸公上楼，见上座金漆椅子，宰执从官并三衙卫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楼下兵几千数，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故二凶挟以胁制，欲上为内禅之事。宰相从百官出门下，委曲喻之使退，不从。左右请言太后出处分，于是上遣人请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舆，从四老宫监至楼上，命仪鸾司设帷幄，垂帘置坐，不能具，止坐舆中传旨下谕，亦不肯从。又肩舆至门下，太后在舆中亲宣谕，且以上仁孝，晓夕思念二圣，励兵选将，欲复雠雪耻，太尉等皆名家，不须如此。二凶抗言，必欲太后辅太子听政。太后曰："以太平时，此事犹不易。况今

强敌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不得已，当与皇帝同听政。”委喻久之，坚不从。太后复上楼。上白事于竹舆前，言事无可奈何，须禅位。太后未允。又令与百官同议。自朱胜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独有一着绯官员进前曰：“陛下当从三军之言。”众甚骇之。时有杭州通判章谊面折之曰：“如何从三军之言！”其人逡巡无语。上亦怪而问其姓名，自陈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时希孟。”上顾翰林学士李邴，令草诏。邴乞上御札，取纸笔就椅子上写诏，以金人强横，当退避云云。写毕，令持诏下，宣示二凶，兵退。上亦徒步归内中，时已未刻。百官方出，见道傍卧尸枕籍，皆内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明日，太后垂帘，朱胜非辞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执政亲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复遣老宫监宣喻，乃出。自是二凶更至朝堂，道间传呼都统太尉，从以强虏凶焰可畏，行者开道避之。迫胁要索，惟意所欲。初一札子凡十事，如改元，请上徙外宫之类。宰执委曲调护，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张浚自平江遣士人冯轓来议，欲以上为元帅领兵，移书痛责二凶。二凶讽朝廷以尚书召张浚，不从。又拜韩世忠节度使，除张俊秦凤路总管，使领兵归，不从。复降麻建节度，使知秦州，遣人赍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狱。又欲起两浙新旧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时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同议引兵问罪复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刘蒙直阁，吴说金部郎中兼提举市舶，小人鼓动，乘时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转运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孙也，尝陷虏逃归，日与二凶交游，其宾客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皆缔昵。五日之事，仲熊实与闻。至是，二凶讽颜岐荐上殿，除省郎，言凡台谏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盖欲言者惧二凶，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圣宫，以显忠寺为之也。内人六十四人，肩舆过。二凶遣人侦伺，恐匿内侍故也。擒到内官曾择，太后降旨贬岭外。既行一程，复追回，斩之，亦二凶意也。又欲以其亲兵代禁卫守睿圣宫，挟天子幸徽、宣并浙东，宰相曲折谕以祸福，且以忠义归之，以安其反侧。颐浩等领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听诏书，大意云：狄人以睿圣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当降位为

皇太弟兵马大元师，嗣君为皇太侄，皇太后临朝听政，退避大位，务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与中司欲留班论列，以台谏唯廷秀与郑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圣宫，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罢，宰执上殿奏事，议论几数刻，传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会得。”复闻上语宰执云：“若此传之后世，岂不贻笑哉！”次日早，郑瑴入对，且言：“既降位号，则乘舆服御，亦皆降杀，岂将易赭服紫耶！”当夜归，亦作奏状，令吏写，亭午方毕，即进入。未后，太后宣召，同中丞对帘前，宰执皆在，郑瑴对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执商量，且欲睿圣皇帝总领兵马耳。”廷秀对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二君，一朝降两朝位号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见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后文字，便见本末。”既退，即随两府至都堂，朱胜非、颜岐、王孝迪、路允迪、张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数纸，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议郎宋邴书，次即张浚奏言睿圣皇帝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下数纸不暇详观。其间亦有士人上书者，意皆略同。廷秀语朱相云：“此事朝廷当有善后计。但天子位号欲降，于理未安。廷秀既当言责，不敢嘿嘿。章疏言语狂直。”朱曰：“公为言官，自当言责。盖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复语诸公曰：“昨日之诏不可布于外，必召变。”而张澂云：“若以五日时事势，岂争此名位耶！”张欲行诏出，廷秀请少缓。明日，郑瑴入章，引舜禅禹而亲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禅位太子而大事自决。用其议，遂寝二十五日诏书。郑瑴遂迁西枢，以中书舍人张守为中丞。颐浩等会兵，克日将至，凶徒气挫，乃使王世修与宰执议天子复正。往来数日。四月一日辰时，降旨召百官睿圣宫起居。门外侍班次，见宰执遣吏来问户部尚书孙觌借金带。至立班次，忽有戎装紫衫带子也。官员缀从官班，问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赐袍带未至，先令缀班，方悟假带之繇。盖自渡江后，宰执从官并系犀带，今此异数，用安反侧。世修，王能甫之侄，前此选人，知郑州荣泽县，虏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纲特与改官，遂为苗傅幕宾。午后，上出，百官起居毕，即上马。百官掩班先行，迎于内东门外，杭州太守常视

事，在大厅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带。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副之，使其避张、韩之兵，别路而往。又颁制赐铁券带砺之誓。三日，闻韩将前军至临平，为二凶设伏掩杀。四日夜，二凶拔寨，道余杭门出，转龙山，繇富阳而去。明日，韩将、刘兵皆入，以张浚签书枢密，颐浩右仆射，朱胜非知洪州，张澂知江州。韩将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谋，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刘光世处断。晚有文字至台，申差察官就审实，朝廷亦恐诸将锻炼非实情也。是时，察官唯陈戩，独员将台吏并司狱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实款。其初，王世修尝与二凶语阉宦恣横，而刘尤嫉之。上自扬州奔播过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至杭州日，群阉游湖山。世修以札子具陈其事，张澂不纳，世修懔惧而退。以其札子示正彦，愤然曰："公甚忠义，要须与公协力，同去此辈。"俄又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苗、刘乃与世修等谋，先斩王渊，然后杀内侍。议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马，且使人语渊云："临安县界有强盗，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于城西桥下，俟渊过，即捽下马斩之。继遣人围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无须者皆杀。然后领兵伏阙请罪，胁天子禅位。此皆始谋实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于市。吴湛以辅二凶领中军寨于宫门前申请除宰执侍从，余人悉于中军寨门下马使悍卒持挺谁何，至欧击从人，损坏舆轿，廷秀两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阑入法理会，仅以章行，而悍将复匿之而不出，廷秀以台中被受榜于皇城司前，军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并贬王元、左言，皆殿帅，以当日坐视二凶之悖，不略谁何故也。六日，廷秀对疏，言钱塘非可居，当图建康为暂都计。上亦知此非处。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刘蒙、吴说、范仲熊。读至论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对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进用，实出梁师成门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枭首。宰执言此当自有论列，故廷秀章上，乃贷希孟死，流岭南。而赏谊两官。

169　颖彦又记高宗六龙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驾幸会稽。觇者报虏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黄州过兴国军。度采石

者，杜充兵要击于中流，小捷，奏乞上亲征。二十五日，驾起会稽，至钱清，闻虏人十九日已度大江。二十六日，驾自钱清回明州避虏。十二月七日，至明，侍从百官皆散，唯宰执从行。留张俊军于越。辛企宗领中军、李质领禁卫护从，士卒不满数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庙堂即为航海计。卫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击宰执。十一日，以张思正兵索城中，捕乱者，戮其为首数人，余分隶五军。以御营使司参议官刘洪道知明州，与张汝舟两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东渡门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县。二十日，参政范宗尹入城探报，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从驾。张俊以所领军自越来明。知越州李邺遣兵邀虏于浙江，三捷，既而众寡不敌，邺遂遣人赍书投拜虏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贼先而恣掠卤。时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饷之，幸免；与纷争，杀之。有城南汤家子，先欧其卒，走啸众来痛击垂死，积稻秆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肤体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虏引兵自余姚道蓝溪入黄鄮车厩，直抵湖塘，分屯于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御之，小却。于是虏人自城下呼请遣人来寨中议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虏寨，虏因释甲与语，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后相持不敢动。正月二日午间，西风，虏兵乘之叩西门。时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擒毙二酋。虏奔北，堕田间，或坠水。势当追而鏖败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当，仅能却之而已。且张皇奏恺，而策勋其后。肆眚文云：‘鄞水剿绝其大半。’盖谓是也。其夜，虏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虏人驻余姚治攻具，请于临安之大酋，益兵将复来。俊托以上旨，召扈从，八日尽起其众，入台，行甚速，而李质亦以班直继行。思正千余徒屯江东。而质、思正、洪道犹过从，夜饮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众叩洪道马首，愿留以御贼。洪道绐曰：‘予当数克敌而胜，若等事无虑。’复下令民迁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储峙。于是舟入城者数千只。洪道择其大者，留使官属取公使高丽两库金银器皿轴压之，而实于簏舆帑藏储粮，载之海舶。而洪道所将精卒仅千人，横肆乘乱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过东岸，恐人追袭，乃使

尽揭浮桥之版。居人扶携，沿絙索而渡。卒复邀夺其所赍，拥排遏抑，坠水者数千，哀号震天地，城中惟崇节作院厢军与无赖恶少仅千人，以监甲仗使臣并监酒务李木者将之。凡此皆欲侥幸贼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虏果复至营广德湖旧寨前，遣老弱妇女运瓦砾填堑。十五夜，植炮架十余，对西门。十六日，以数炮碎城楼，守者奔散，奏东南缒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与贼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虏人。搜剔丛榛，如探巢取卵，杀掠不可胜数。既而破定海，以舟绝洋，劫昌国县，复欲攻象山县。至碕头，风雹大作，俗谓转碕。海道最险处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长请于临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搜山检海已毕。其明州取指挥报云：依扬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虏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盗取公私钱物，而村落凶顽，杀人攘劫，毒甚于虏。州县官逃避未还。有蒋安义、张鼐者受虏人伪命，蒋为安抚，张为通判，且授安义以两浙运司印一纽，安义遂领州事，系衔出榜，自命其子知鄞县，啸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县令林叔豹领乡兵入城，见安义，夺其印。遗虏人十二人在开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诛之。十六日，通判蒋赓自象山归，郡官稍稍继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县，言已受命制置浙东，且椿粮料兵。遂之越，不知傅崧卿前此已收复也。洪道留奉化县，比向日诛求益甚，而所将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蒋琏，凶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虏兵不至，自以为功，方肆强梁，会洪道卒有驱其党者，一夕，啸引数千人围岳林寺，欲纵火而杀洪道，县丞白彦奎哀祈泣恳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杀驱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与张思正纵其麾下劚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脱死，馁饿甚矣，归故址取所藏给朝夕，则群卒强夺之。虽焚余椽楹藩篱可为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数百辈持长竿大钩，捞摝河陂池井间，谓之阑遗钱物，输公十不一二。洪道复苛配强敛，并得四万缗，献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舆自温航海至明，时井邑已焚。荡舟由城外径之越。因言者罢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颖彦家居四明之海滨，宜知其详。

170　建炎庚戌，先人任枢密院编修。十月，淮南宣抚司奏楚州城陷，镇抚使赵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传以进乙览，嘉叹久之。今载于后：“赵立，徐州张益村人。政和初，隶州之武卫军中，出戍江南。值方腊乱，从军往。立习知山川人情向背，累历战功，声名隐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贼功，补本军都虞候。资政殿学士王复守徐州，立在帐下。是时，金贼已尽得河北，兵势弥炽。转战京东，所至官吏望风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围既合，复率军民登城力战，命立专往来守御。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飞矢，三中兵刃，犹拔矢裹疮，洒血以战。复忠之，自持卮酒，挥涕以赏立。贼帅粘罕在城下，愤其难拔，大益攻具。城破，复坚坐厅事，不肯逃，遣人谓贼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无预焉。愿杀我而舍僚吏与百姓。’贼犹喻复投降，复不从，骂贼求死，由是与尽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战，夺门以出，为贼所得。夜杀守者，入城潜求复尸，抚之恸哭，亲为掩藏。立知贼兵乘胜贪得，城中弛备，鼓率残兵，邀击于外，断贼归路，尽焚营垒，夺舟船、金帛数千计，扰击纷散四出，军声复振。尽团乡民为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贼，退者必斩。立之叔扆后期而至，立谓曰：‘叔以我故乱法，何以临众？’促命斩之，威震诸军，一鼓破贼。遁去，追蹑，杀获甚多。遂推立为长。乘疮痍之后，拊循其民，恩意户至，召使复业，井邑一新。朝廷授忠翊郎，权知徐州事。立奏为复置庙城中，赐名‘忠烈’。每出师与遇岁时，必率众泣祷曰：‘公为朝廷守节以死，必能阴佑遗民也。’齐人闻之，归心焉。杜充守建康军兼淮南、京东宣抚使，命会兵楚州，立提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赴。是时，贼号托落郎君者围楚益急，往来艰梗，立斩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阴，与贼遇，自昕至夕，且行且战，出没贼中，凡七破贼，无有当其锋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围久，闻立来，欢迎鼓舞。是时，立中箭镞，入舌下，坚不可取，命医以铁箝破齿，凿骨钮去，移时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发皆耸，而立颜色屹然不变。建康失守，就命立权楚州事，时四年正月也。然贼骑未退，益兵不已。用鹅车对楼飞炮架数百事攻州南门，半月间，登城者数十，立皆率兵捍战。后分四门出师掩杀，贼大败解围，驱残兵去。渡淮六十里，驻孙村浦，

立又败之。至五月，贼号四太子军者，自二浙归，又寨于州之九里泾，欲断楚粮道，立又大破之。会朝廷分置诸镇，嘉立殊勋，超转徐州观察使，承、楚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初，刘豫窃据郓州，闻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进等三人赍书，诱令供税赋。立大怒，不撤封，斩之。至是，又遣沂州进士刘偲自郓挟两黥兵持旗榜诱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将临，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乎？愿公闻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义为国，岂恤故人耶！’速令缠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廷。于是立忠义之声倾天下，远迩向风下之。贼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长诸兵，皆会孙村浦。立念敌以众抗孤军，非鏖战不能成功，提师袭之，贼大败，夺器甲数千计，诸小寨皆溃。立私谓僚属曰：‘今贼自山东济师不已，城中粮且尽，则无以善其后。将先取京东已陷没诸郡，窒贼路及求粮旁邑，则吾事济矣。且京东诸州本吾民也，闻我之来，必解甲相迎。’是时，盐城县水贼张荣者乘乱鸱张，立亲往禽之，并是粮食。将经营京东，行至宝应县，而承州报贼复聚扬州。立遂归，而贼再傅城。立慨然曰：‘贼终不舍去，惟有竭节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门，临城濠外誓众曰：‘不进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并族尔家矣！’于是又大捷，生致首领三百人。贼以数十艘循潮河观城，立取火箭射船，贼趣往救，则出兵劫之，焚溺死者净尽无余，擒渤海千户李药师等五十人。立每劫贼寨，必杀获不貲。或命伪于城头张乐宴饮，贼疑立在座，立乃缒城潜入贼寨杀戮矣。立念贼倾国而至，愤懑激烈，致三书于贼酋龙虎大王等曰：‘尔拥金帛万艘，我以楚州全师，能各见大阵较胜负，亦英雄也！’贼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余日矣，贼并兵列大寨城下。立拥六骑出呼曰：‘我镇抚也！首领骁贼，其来接战！’南寨有二骑袭其背，立跋马回顾左右，手奋两枪，贼俱坠地，夺双骑将还，俄北寨中发五十余骑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马俱辟易。明日，列三阵邀战，立以三队应之。贼旁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又中飞矢，立奋身突出重围，持挺左右大呼，贼落马者不知数。是月十六日，贼大进攻，具鹅车洞炮架以千计，薄东门。又明日，填濠将进。立率进备木寨卧龙，穿火濠，筑月城，靡不备。忽报贼将分布兵马近城矣，立笑曰：‘将士

不用相随，吾将观其诡计浅深，且令此贼匹马只轮不返。’上城东门，未半，忽自外飞炮中其首，左右驰救之，犹曰：‘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令舆致三圣庙中，声言疾病祈祷，使贼不悟，言绝而终。然人闻其死，知城必陷，失声巷哭不可止。众以参议官程括权镇抚使，犹守旬日。至二十九日，贼闻哭声，知立死，百计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事闻，天子震悼。御史谓立之功，近世一人，虽张巡、许远不能过。诏辍朝一日，特赠奉国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烈，与十资恩泽。俟复楚，用监护葬事。建立庙宇，以旌其忠。时驻跸越州，令寺观作仙佛斋醮，为立及战没将士资冥福。所以致厚于其终者，靡有不及。观立自起小校，至为将帅，忠义之气挺然，铁石其心，虽手揽虎兕，足蹈河海，不少变渝。与士卒同甘苦，一饭必上下均济，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掞奏，必言‘贼行灭矣，无足忧者，愿上宽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之略，启中兴之运，擢立于卑晦隐微，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仆射兼知枢密院范宗尹当轴处中，与廊庙大臣皆嘉立忠义，每于劝赏应酬于内者，惟恐后也。而立亦不负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时，王复之子俏为枢府官属，朝廷命专主楚州奏报。闻立被围，又命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大将陈思恭会诸道兵，水陆并进，质责将帅，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贼闻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无死，将尽殄群丑，少刷人神之愤。然观其所建立，足以震耀于世。虽未能酬其灭贼之心，而气亦伸矣。赞曰：身与义不两立，义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专于报国忠孝之心，托以死而无悔也。观立天挺英勇，风节凛烈，岂彭城从昔名将帅所出，其山川气俗，性习所钟然耶！先是，诏州县遇寇至，许携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为也。意其不忍与城俱亡，使少假之，肯与贼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为沉阴昼晦，而褒赠隐恤，照烂竹帛。其心明著，天与圣主知之矣。智力虽蹶于一时，而名誉慺动万世也。张巡、许远，皆出缙绅卿相之族，闻见习熟，临难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奋不谋身，较其时与势，比巡、远为尤难也。列其终始大节，与攻战百数特详焉，庶几为后世忠臣义士之劝。”

挥麈后录卷之十

171　吴傅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自书易之，终不逮卿所书，当令仍旧。”说皇恐称谢。是日降旨，令根寻旧牌，尚在天竺寺库堂中，即复令张挂，取宸奎榜入禁中。说所书至今揭于松门。仰见圣德谦仁之不伐也。傅朋自云。

172　靖康末，驸马都尉王师约之子殏为龙德宫都监。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尽从者，悉为其掩有，携以南渡。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时叔祖子裳为棘卿，启于上曰：“殏诚可杀。但倘非其隐匿，则诸物悉为虏得，无从复归天上矣。”上于是贷而不诛。先人摹得其古□（此处原文为□）玉印数十，今假于杨伯虎文昺未归。

173　建炎己酉，高宗暂驻跸于建康。闽中禽苗傅、刘正彦，献俘于朝，槛车几百两。先付之大理狱，将尽尸诸市。子裳请对以陈云：“在律俱当诛死。然其中妇女有雇买及卤掠以从者，倘杀之，未免无辜。愿赐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极是。朕思虑之所不到。”即诏除二凶妻子之外，余皆释放，欢呼而出。

174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谈兵。尝为康邸记室。建炎初，吕元直从而引用之，骤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经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于戎机，驾驭无术，遂至纷乱。平江一城，最为荼毒。责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以死。绍兴己卯，其家自理，诏复故官，泽及其子。时凌明甫哲为右正言。明甫，平江人也。亲见其乡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乃寝。吴越钱穆作《收复平

江记》，悉从纪实，不能采其文华之要。虽有浮冗之词，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领四太子者，自明、越还师，由临安府袭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尽四刻，兵自盘门入，劫践官府民居，㕛廪积聚，虏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三月初一日，出阊西，寇常、润，于是平江府烧之既尽。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谨按靖康之乱，金人再犯阙，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于睢阳，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驾渡扬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济，已乃归国。四月，大驾西还，驻跸于金陵，宠其府号，易江宁为建康。议者谓金陵六朝建国，襟带大江，岗岭回合，北贯淮、汴，西引川、峡，南洞襄、汉，东压吴、越、瓯、闽、荆、广之区，四达之国也。资其富饶，基本王业，以经理中原，收复京、洛，实为胜算。开封尹杜充久司留钥，天下属望，至是召赴行在，命为淮南、京东、西宣抚处置使，俾提重兵，保诸路。又请隆祐太后领皇太子，帅六宫及宗室近属，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与军兴之事者，悉从焉。上独与宰相吕颐浩暨三数大臣以次侍从官留金陵治兵。诏书有'誓坚一死，以保群生'之语，士民读诏，感泣奋厉，以为中兴之期可指日而庆矣。杜公既有成命，淹回未遣，人心稍惑之。闰八月一日，诏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绪，爱育生灵，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辞降礼，无所不至，而敌人猖獗迫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应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敌之可来者五六，兵家胜负，难可预言，所议众多，未易偏废。轸念旬月，莫适决择。朕将定居建业，不复移跸。与夫右趣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长，步骑之所宜，何崄可守，何地可战，甚地之钱物可运，甚郡之粟谷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于朕。昔汉高帝谋臣良将多矣，都雒之计已定，及闻娄钦一言，而用之之意立决。吾士大夫之确论，朕岂不能虚怀而乐从哉！三省可示行在职事官，共条具以闻。'于是群臣争进避敌之计，拜杜公尚书右仆射，留镇金陵，不复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驾乃

复南巡。九月初四日，驻跸于平江府。二十五日，诏休兵已兼旬，可涓日进发。词臣引《孟子》巡狩补助为说。始，平江人犹幸于驻跸，倚以为安。至是惶遽失望。盖前此驾后诸军，多阻乱不静，人既畏之；又虑胡骑乘冬深入。于是远有散之浙东、闽部者，而近者亦自匿于山巅水涯之际。诏以工部侍郎汤东野为守臣，又命同知枢密院周望为淮、浙宣抚使，宿兵府城，将官陈思恭、巨师古、张俊、鲁珏、李贵俗号李阎罗者。等悉隶望节制。又诏驾后诸军，尽命先启行，独以禁卫请班扈跸。九月初四日，驾兴，平江幸无衅，其民复稍稍安集。周望遣诸将各部署所隶兵，分护境内。河内降贼郭仲威领其下万众，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时大驾驻会稽。十一月，有旨，金人于和州欲渡采石，及自黄州渡兵，已至兴国军界，取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之计。吴人复引领望。幸未几建康府报，是月十八日，砀砂渡将官张超失守，贼登岸，杜丞相遣都统制官陈淬、提领岳飞、刘刚等二万人，分阵头迎战，又命王瓊全军一万三千人相继往来策应。二十日，陈淬与贼遇于马家渡，凡十余合，日暮战酣，胜负略相若。会王瓊领西兵畔敌，檄镇江府韩世忠、江州刘光世应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风循海道潜去。于是陈淬孤军力弱不能当，贼进逼建康城下，守臣陈邦光降之，通判杨邦义死焉。杜丞相奔仪真，收拾溃亡，移保淮甸。大驾顿于越州之萧山县，群臣复劝南避，乃幸四明。于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汤东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访问所以为计者。且曰：‘今战守皆已无策矣。’盖其意在迎降，而欲众发其端。士民不答而罢。望敛诸将兵归城中，惧其抗贼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径，劫广德军，掠湖州南境，破属邑长兴、武康、安吉，遂犯临安府之余杭县，急趍临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为守。六日而陷，渡钱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邺，遂犯四明，以窥行在。有诏周望、汤东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谓虏不敢犯境而过，始少安，遂倚郭仲威为腹心，俾尽护诸将，与张俊、鲁珏居城中，遣巨师古控扼吴江，陈思恭屯楞伽山，李阎罗屯常熟县。思恭兵无纪律，村落五十里间，皆被其害，周望诘责之，斩队将武节郎张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为忠勇之论，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顾望，信以为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迁避

之家，往往而复。平江城堞完壮，而地下聚水，四围渠堑深广。周望又竭取民财钱谷，以巨万计，库廪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余力，以是人益安之。过明年春正月，而来传言者多云贼自越州蹑来路返金陵，或又谓自临安府昌化县道宣歙趋当涂渡江而归，杭无匹马只轮矣。望等素不严斥堠，而四境无尉，野无烽火，但以传言为信。乃遣张俊、陈思恭等统兵，规入杭州，以邀收复之功。俊等行涉旬，才及秀州，陈思恭侦知传言者非实，走间道潜军于湖州乌墩镇以观变。二月十八日，张俊驰报，金人犯秀州崇德县，俊统兵迎击于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惧，以俟后捷。十九日，征乡兵，发太湖洞庭东西山千艘命用，头巡捡汤举总之，前赴吴江，阵于简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吴江县，巨师古兵不战而溃，更以太湖民舟为向导，归于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于尹山，已而退师。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壮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游骑掠城东，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汤东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会诸将饮城上，士民老幼数万，叩头出血，请加守御之备。仲威奋髯语众曰：‘即发遣骑兵。虏行破矣，民慎无扰。’人犹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于城下。仲威及鲁珏兵火广化寺，又火医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转劫居民，北出齐门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为所害。明日，金人遂据城。诸将奔遁，潜伏外邑，觇胡人之行也，竟以兵还。三月初二日，张俊至自昆山。初三日，巨师古至自洞庭，李阎罗、鲁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陈思恭至自乌墩。各以力胜，惟仲威窃据之，揭榜于市曰：‘本军已逐退金人，收复府城。’或闻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领兵之吴兴。十五日，始有诏周望等平江失守，可发遣诸将兵往常州以北冲袭金人，以功赎过云。初，金人烧劫之余，金帛钱谷尚多，仲威即据城纵兵掠取，昼夜搜抉不已。遗民间访旧居，即执之，笞责苦楚，穷问瘗藏之物，民益冤愤。故自金人南渡砌砂，破金陵、广德、杭、秀、常、润、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盖以兵多将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堕虏计，则又再遭官军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有自贼中逃归者，多困饿僵仆，或骤得食而死，横尸枕籍，道路泾港为实，哭

声振天地，自古丧乱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穆目睹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阶乱之由，与夫败亡次叙记之，以备后世史官采择。目之曰《收复平江府记》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为吴人讳于不复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记。”仲威出于寇盗，号“郭大刀”。明年，除扬、真二州镇抚使。在郡长恶不悛。刘平叔光世为淮、浙宣抚，置司京口，遣其将王德禽仲威至麾下杀之。

175　绍兴戊午，秦会之再入相，遣王正道为计议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邦衡上书曰：“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用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日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且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虏人，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之宰辅，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啗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见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不为恸哭流涕，长太息哉！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虏，况今国势既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

已万万不侔。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欲臣之，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故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固不足道也，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礼部侍郎曾开以古议折之，桧乃厉声责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知。而乃建议日令台省侍臣佥议可否，盖畏天下议已，令台省侍臣共分谤耳。有识者皆以谓朝廷无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变左衽之躯，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裳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也！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知可否？桧曰虏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台谏侍臣议之矣。呜呼！身为执政，不能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虏骑长驱，近还能折冲御侮耶？窃谓秦桧、孙近，皆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盖上初无深怒之意也。至壬戌岁，慈宁归养，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张仲宗元干寓居三山，以长短句送其行云：“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陌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生易老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断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唱《金缕》。”邦衡在新兴，尝赋词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罗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

当辙。”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棣乃择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项筒过海。邦衡与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至雷州，太守王彦恭趯虽不学而有识，适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彦恭遣人捕获，送狱奏治，别差使臣护送，仍厚饷以济其渡海之费，邦衡赖以少苏。彦恭繇此，贤士大夫推重之。棣讦邦衡后，即就除湖北提举常平，乘轺一日而殂。又数年，秦始闻仲宗之词。仲宗挂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囚朱崖几一纪，方北归。至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八十余而终，谥忠简。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

挥麈后录卷之十一

176　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笔，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骊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翟无逸云。

177　韩璜叔夏为司谏，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国为两浙漕，亦以职事入谒中书。康国自谓践扬之久，率多傲忽。既诣省，候于廊庑，以待朝退，一绿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国初不知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双展两足于火踏子之上，目视云霄。久之，始问曰：“足下前任何处？”绿衣曰：“乍脱州县。”时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献利害得审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国疑为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际，随材授官，乍脱州县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过与之揖，康国且诧于绿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傥非诸公调护，亦焉能久安耶？”语未终，丞相下马，遣直省吏致意康国曰：“适以韩司谏奉使回，得旨有所问，未及接见。”吏引绿衣以登，回首揖康国而趋。康国始知为谏官，惊怅恐怖，脚蹙踏子翻空，灰火满地，皇灼而退。是时有流言刘刚据金陵叛，刚知之，束身星驰，诣阙自明。适康国翌日再造，有黪袍后生武士复在焉。康国反前日之辙，先揖而问之曰：“适从何来？”武士曰：“来自建康。”康国遽问曰：“闻刘刚已反，公来时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刘刚！吾岂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国又惭而去。越数日，竟为叔夏弹其“交结堂

吏，臣所目睹”而罢。外舅云。

178　傅崧卿子骏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时王唐翁、张全真为参政，子骏既至堂中，诸公问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状，子骏曰：“浙东提点刑狱王翰殊不职。”次欲启知明州张汝舟，始悟适犯唐公讳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张守尤无状。”顷刻之间，二执政姓名俱及之。钱德载云。

179　范择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当涂奉双亲之官，其父至上饶而殂，寓于道旁之萧寺中，进退彷徨。主僧怜之云：“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劳，而老僧平日留心风水，此地朝揖绝胜，诚为吉壤。”择善从之，即其地而殡之。其后择善骤贵，登政府，乃谋归祔于其祖兆，请朝假以往改卜。时老僧尚在，力劝不从。才徙之后，择善以飞语得罪于秦会之，未还阙，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迁葬为名，谒告于外，搔扰州县。”迁谪而死。赵宣明云。

180　季汉老与秦会之《贺进维垣启》云：“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汉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181　建炎末，范觉民当轴，下讨论之制，论崇、观以来，泛滥受赏迁擢，与夫入仕之人，官曹淆乱，宜从镌汰。自此侥幸之徒，屏迹不敢出。绍兴辛酉，御史乃言以谓方事之殷，从军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滥赏者，愿亟罢此文，以安反侧。诏从之，盖是时秦会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郑达夫为相，达夫与会之俱华阳王氏婿。会之以其兄楚材梓嘱于达夫，会傅墨卿使高丽，达夫俾楚材以傔从墨卿，补下班，祗应泊回，即以献颂，直赴殿试。《祐陵实录》亦略载之。又王显道唤以达夫婿冒宠，位中大夫秘阁修撰，且会之夫人同包也。金彦行安节为谏官，尝陈其事于会之疏中。二人摈迹累年。至是御史希

会之之旨，以为之地。繇此二人俱彼峻用，不及一岁，皆登从班。

182　建炎末，先人为枢密院编修官，被旨专一纂集《祖宗兵制》，书成进呈，高宗皇帝览之称善，谕宰臣范觉民宗尹云："王某所进《兵制》甚佳。朕连夕观之，为目痛。可改官与陛擢差遣。赐其书名曰《枢庭备检》。"时秦会之为参知政事，素与先人议论不同。虽更秩，然自此去国矣。王鈇字承可，会之舅氏，王本观复之子。会之心欲用之，荐于上，谓有史才，名适与先人偏旁相似。上忽问云："岂非修兵制者乎？"会之即应之云"是也"。诏再除枢属。徐献之琛，亦王氏甥，与会之为中表，而师川之族弟。会之知高宗眷念师川不替，一日奏事，启上云："徐俯身后伶俜可怜，有弟琛，能承兄之业，愿陛下录用之。"上从其请。其后承可、献之皆为贰卿。会之并缘罔上，率皆类此。

183　绍兴己未，周敦义葵为侍御史，梁仲谟汝嘉为户部尚书。敦义欲论之，甫属稿而泄其事于仲谟。时秦会之秉钧，仲谟致恳款于会之，会之领略之。是夕，敦义牒阁门，明朝有封事求对。翌日，会之奏事，即拟除敦义为左史，天意未允。敦义方侍引，会之下殿，即喻阁门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义立螭直前诉之，高宗喻会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会之云："周葵位长言路，碌碌无所建明。且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傥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上云："不须如此。"是日，批出周葵与郡，遂出守霅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误之。未几，易守平江。会李仲永椿年为浙漕，应办北使。会之喻意仲永，使为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义在郡，锡燕虏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讲和之初，不宜如此。敦义落职罢郡，谢表云："虽宰夫是供，各司其职耳。然王事有阙，是谁之过欤？"自是投闲十五年。

184　绍兴庚申秋，虏人败约，复取河南故地。秦会之在相位，踪迹颇危。时冯济川楫为贰卿，一日相见，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渊衷如

何，公其为我探之。”翌日，济川求对，启上云：“金冠长驱犯淮，势须兴师，如张某者，当且以戎机付之。”高宗正色曰：“宁至覆国，不用此人。”济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济川云：“适观天意，楫必被逐。愿乞泸川，以为昼绣。”至晚，批出冯楫令与外任。遂以楫为待制，帅泸南，在任凡十二年。张文老云。

185　方公美庭实，兴化人。其父宣和中尝为广南提学以卒。公美后登科，至绍兴间，自省郎为广东提刑，以母忧去官，服阕，复除是职，公美辞以不忍往，秦会之不乐，降旨趣行。公美强勉之官，谢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遗爱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远。”读者哀之。已而竟没于岭外。苏少连云。

186　马子约纯绍兴中为江西漕时，梁企道扬祖为帅，每强盗敕下贷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屡矣。子约云：“使其合死，则自正刑典。以其罪止于流，故赦其生，犹或自新。既断之后，即平人尔。倘如此，与杀无罪之人何以异乎？”二公由此不咸。后以它事交诉于朝，俱罢去。初，熙宁中，子约父处厚默知登州，建言乞减放沙门岛罪人。处厚时未有嗣，梦天锡一子，当寿八十，仕至谏议大夫，前人已记之矣。子约隆兴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寿八十一而终。太中，盖官制前谏议大夫也。

187　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

188　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时，辛永宗为湖南总管，驻扎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会之方自虏中来归，与富季申争宠，指诸辛为党，会之深嫉之。及会之登师垣，既窜其兄企宗、道宗，邵守迎合，

按永宗冒请全俸，合计以赃，会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阅实焉。永宗实以尝立军功许给，有御札非伪，守先以计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当路，无从辩白，竟准以盗论，流端州，尽籍其家以责欠。选郡僚之苛酷者使录橐，一簪不得与。偿既及数，犹谓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劝酒，今乃不见，岂隐之邪？"残刻有如是者。吕稽中。

189　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为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云讲和，虏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为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其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邪？"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竟死岭外。张子韶云。

190　荣茂世蕤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统司统制官王俊，以其旧主帅岳飞父子不世状诣茂世陈首，茂云："我职掌漕计，它无所预。"却之。俊遂从总领汪叔詹陈其事，汪即日上闻。秦会之得之，藉以兴罗织之狱，杀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霸府之旧，秦屡加害而不从。秦死，荣竟登从班。汪讦岳之后，狱方竟而殂。岂非命欤！荣次新云。

191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醞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荻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明清兄弟儿时，先妣制道服，先人云："须异于俗人者乃佳。旧见黄太史鲁直所服绝胜。"时在临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敦之，几遍国中矣。

192　秦会之为相，高宗忽问："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会之乃缪以元承为对，云："今从韩世忠，辟为宣司参议官。"元承、季任，适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岂肯从军耶？"因此遂召用。仲舅云。

193　姚宏字令声，越人也。父舜明廷晖，尝任户侍。令声少有才名，吕元直为相，荐为删定官，以忧去。秦会之当国，屡求官，不报。张如莹澄与令声为中表，令声托为扣之，秦云："廷晖与某，靖康末俱位栢台。上书粘罕，乞存赵氏，拉其连衔，持牍去，经夕复见归，竟不佥名。此老纯直，非狡狯者，闻皆宏之谋也，繇是薄其为人。"如莹以告令声，令声曰："不然。先人当日固书名矣，今世所传秦所上书，与当来者大不同，更易其语，以掠美名，用此诳人。以仆尝见之，所以见忌。"已而言达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会令声更秩，调知衢州江山县，适当亢旱，有巡检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试之果然，而邑民讼其以妖术惑众，追赴大理，竟死狱中。初，令声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应者，能知人休咎，语令声云："君不得以令终。候端午日伍子胥庙中见石榴花开，则奇祸至矣。"令声初任监杭州税任三载，足迹不敢登吴山。将赴江山也，自其诸暨所居趋越来访帅宪。既归，出城数里，值大风雨，亟愒路旁一小庙中，见庭下榴花盛开，妍甚可爱，询祝史，云："此伍子胥庙。"其日乃五月五日。令声惨然登车，未几遂罹其酷。弟宽，字令威，问学详博，注《史记》行于世，三乘九流无所不通。绍兴辛巳岁，完颜亮举国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当必无它。"故诏书云"岁星临于吴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验，令除郎，召对奏事之际，得疾仆于榻前。徐五丈敦立戏云："太史当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用其弟宪于朝。宪无它材能，不逮二兄，后登政府，命也。

194　熊叔雅彦诗，伯通之孙，早有文名。绍兴初，入馆权郎。秦会之秉钧，指为赵元镇客，摈不用者十年。慈宁回銮，会之以功升维垣，叔雅以启贺之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

奋安刘之略。”会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后王日严[illegible]为少蓬，权直禁林，会之加恩，取其联入制词中，翌日即除礼部侍郎。甲戌岁，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对大问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195　外舅方务德有《闻见手记》近事凡六条，今悉录之：钱遹为侍御史，有长子之丧，闻曾文肃失眷，亟上弹章，既施行，然后谒告，寻迁中执法。吴伯举天用当制，其词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几，击吴罢去。郑亨仲云：“腊寇犯浦江境上，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对渠魁痛毁时政，以幸苟免。寇谓遹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为讪上之言，亟命其徒杀之。”亨仲居浦江，目睹其事。汪彦章诏旨中作遹传，亦甚诋之。

196　李孝广崇宁间为成都漕，以点检邛州士人费义、韦直方私试，试卷词理谤讪；庞汝翼课册系元祐学术，讥诋元丰政事上闻。三人并窜广南，孝广迁官。后绍兴庚戌，孝广之子倞属疾于婺州，谓有妖孽，招路时中治之。时中始不肯言，倞托亲旧扣问其详，时中云：“有一费义者独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寻以告倞，倞云：“若尔某疾不复起矣。”因自道向来费义等事实。倞以告其父。后义辈俱客死于路。

197　政和初，方允迪将就廷试，前期闻御注《老子》新颁赐宰执，欲得之以备对。会允迪与薛肇明有连，亟从问之，乃云无有也。一日，入薛书室，试启书箧，忽见之，尽能记忆。洎廷试，果发问。毛达可友得对策，大喜，即欲置魁选。而强隐季渊明为参详官，力争，谓其间赞圣德处有一二语病，必欲置十名之后，达可尤力辨。既而中夜思之，时中人络绎于诸公间，万一转而上闻，非徒无益，乃议置十二名，犹在甲科。是时陈彦方以术得幸，又令使预占今岁甲科几人，彦云七人，而中人辈欲神其说，密喻主司仅取此数。既而傅崧卿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执政子皆置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198　绍兴初，经从严陵邢钤辖招饭，时老珰赵舜、辅在焉。坐间，邢、赵相语云：“颇记吾曹同在延福宫时事否？”赵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师成、谭稹坐于延福宫门下，二人实从。主管西城所李彦者过门，下马致礼于谭、梁甚恭。既去，谭谓梁：‘早来闻玉音否？可畏哉！’赵问梁何言，答云：‘适见李彦于榻前纳西城所羡余三百万缗，上顾彦云：李彦李彦，莫教做弄。一火大贼来，斫却你头后怎奈何！’”不数年，彦果以横敛被诛。

199　孟富文庾为户部侍郎，绍兴辛亥之岁，边遽少宁，庙堂与一二从官共议，以谓不若乘时间隙，分遣诸将削平诸路盗贼。其方张不易擒者，莫如闽之范汝为，乃以命韩世忠。而世忠在诸将虽号勇锐，然病其难制，或为州县之害，当选从官中有风力者一人置宣抚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实难其选。众乃谓孟人物既厖厚，且尝为韩所荐，首迁本部尚书遣之。又以为韩官已高，亦非尚书所能令，乃欲以为同签书。上意已定。时洪成季拟为礼部尚书，吕丞相以孟除与成季参预之命同进。上留拟状，值连数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为侍御史时，尝击去成季，至是沈召还旧列，成季亦复为宗伯，以吕丞相初拜，未欲论也，至是闻将大用，亟奏成季罢去。上意以谓二相初拜，荐二执政，其一已先击去，其一万一又有议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参知政事。盖适记前日除富文，误当成季所拟官。二相亦恐纷纷，不复申前说也。然亦议定，俟闽中使还，即罢之。而会逢多事，在位独久，凡三年然后去国。

200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自虏中南归，诏遣参知政事王庆曾次翁与后弟韦渊迓于境上。时虏主亦遣其近臣与内侍凡五辈护后行。既次燕山，虏人惮于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变，称疾请于虏，少须秋凉进发，虏许之。因称贷于虏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约至对境倍息以还。后既得金，营办佛事之余，尽以犒从者，悉皆欢然。途中无间言，由此力也。既将抵境上，虏必欲先得所负，然后以后归我。后遣人喻指于韦渊，渊辞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征索之。”遂询于

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纤粟，悉受颐指于秦丞相，独此偶出不料。虏人趣金甚急，王虽所赍甚厚，然心惧秦，疑其私相结纳，归欲攘其位，必贻秦怒，坚执不肯偿，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与先报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张俊为枢密使，请备边。忧虑百出，人情汹汹，谓虏已背盟中变矣。秦适以疾在告，朝廷遂为备边计，中外大恐。时王暎以江东转运副使为奉迎提举一行事务，从王知事急，力为王言之，不从。暎乃自裒其随行所有，仅及其数以与之，虏人喜。后即日南度，疑惧释然，而王不预也。王归白秦，以谓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敢专。秦以王为畏己，果大喜。已而后泣诉于上："王某大臣，不顾国家利害如此。万一虏生它计，于数日间，则使我母子不相见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诛之。初，楼炤仲辉自枢府以母忧去位，终制，起帅浙东，储之欲命谢于虏廷。至是，秦为王营救回护，谓宜遣柄臣往谢之，于是辍仲辉之行，以为报谢使，以避上怒。逮归，上怒稍霁，然终恶之。秦喻使辞位，遂以职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于四明。秦终怜之，馈问不绝。秦之擅国，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过忤其指，例以罪行。独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为开陈，赠恤加厚；诸子与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以便其私。议者谓秦居政府二十年间，终始不贰者，独见王一人而已。

201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从学于毅父。文清以荫入仕，大观初以铨试合格，五百人为魁，用故事赐进士出身。绍兴中，明清以启贽见云："传经外氏，早侍仲尼之间居；提笔文场，曾宠平津之为首。"文清读之，喜曰："可谓着题矣！"后与明清诗云："吾宗择婿得羲之，令子传家又绝奇。甥舅从来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难为。"徐敦立览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启为体修报耳。"

202　孙立者，寿春人。少为盗，败露，窜伏淝河中。觉有物隐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启视之，铜印一颗，云"寿州兵马钤辖之印"，印背云"太平兴国八年铸"。后三十年，以从军之劳，差充安丰军钤辖。安丰即昔日寿州也，遂用此。明清为判官日，亲见之。

203　杨原仲愿，秦会之腹心，为之鹰犬，凡与会之异论者，驱除殆尽，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与原仲为中表，原仲为之经营，举削改官得知蕲水县。往谢原仲款集，醉中戏语原仲云："昔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与渠书，其间颇及秦之短，尚记忆否？"公明初出无心也，原仲闻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虑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暂舍，夜则多以人阴加防守。公明屡求归而不从，深以为苦，如此者几岁。原仲移帅建业，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馆于玉麟堂后宇。诸司大合乐开燕，守卒辈往观优戏，稍怠。公明忽睹客船缆于隔岸，亟与其亲仆挈囊，唤而登之，遁去。会散，原仲呼之，则已远矣。即遣人四散往访之，邈不可得。原仲忧挠成疾而毙。苏训直云。

204　魏道弼良臣与秦会之有乡曲共学之旧。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启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备员吏部侍郎。"秦复曰："且管了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翌日降旨，魏良臣与郡，出守池州，已而罢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205　建中靖国初，陆农师执政。时天下奏案，率不贷命。农师语时相云："罪疑惟轻。所以谳上，一门引领以望其生。今一切从死，所伤多矣。"时相然其言，自是有末减者。乾道初，忽降旨挥云："法令禁奸，理宜画一。比年以来，旁缘出入引例为弊，殊失刑政之中。应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是时，外舅方务德为刑部侍郎，入议云："切详今来旨挥，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切恐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贵之类，州郡难以一切定断。今来除并不得将例册引用外，其有载在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并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敕文参详到事理施行。"得旨从请。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顷焉不自度量，尝以闻见漫缉小帙，曰《挥麈录》，辄以镂板，正疑审是于师友之前久矣。窃伏自念平昔以来，父祖谈训，亲交话言，中心藏之，尚余不少。始者乏思，虑笔之简编，传信之际，或招怨尤。今复惟之，侵寻晚景，倘弃而不录，恐一旦溘先朝露，则俱堕渺茫，诚为可惜。若夫于其中间善有可劝，恶有可戒，出于无心可也，岂在于因噎而废食！朝谒之暇，濡毫纪之，总一百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厘为六卷，名之曰《挥麈后录》。尚容思索，嗣列于左。绍熙甲寅上元日，汝阴王明清书于武林官舍半山楼。

挥麈第三录卷之一

1　佛宇挂钟之阁，多虚其中，盖欲声之透彻也。孝宗潜跃，在幼岁时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钟楼游戏，而僧徒先以蘧蒢覆空处，上误履其上，遂并坠焉。旁观之人失色无措，亟往视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无惊怖之状。此与夫国史所载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马俱堕于汴都城楼者，若合一契焉。陈揆彦缊云。

2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访尤丈延之，语明清云："中兴以来，省中文字亦可引证。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东狩四明，登舶涉嶮，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数月之间，翠华驻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应之曰："自昔以来，大臣各有日录，以书是日君臣奏对之语。当时吕元直为左仆射，范觉民为参知政事，张全真为签书枢密院，皆从上浮于海。早晚密卫于舟中者，枢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吕、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乡里常州。若行下数家，取索日录参照，则瞭然不遗时刻矣。"延之云："甚善！便当理会。"继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吴陵，舟过茂苑，访一亲旧，观其所藏书，因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词掖，从行航海，所纪颇备。明清所缉《后录》取王颖彦、钱穆记录其间，于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见之耳。其目云《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车驾在金陵。初一日下诏，奉隆祐太后，六宫，外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签书枢密院事滕康、资政殿学士刘珏同知从卫。三省枢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细务及从官郎吏，皆分其半从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辞于内东门。闰八月一日，内出御笔，以固守建康，或左趋鄂、岳，右驻吴、越，集百官议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远，恐馈饷难继，

又虑车驾一动，即江北群盗，必乘虚以窥吴、越，则二浙非我有。乃决吴、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吕颐浩为左仆射，杜充为右仆射。继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抚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诸将并听节制。二十四日，从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车驾离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学士张守、签书枢密院周望为两浙宣抚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为江南、荆、湖宣抚使，驻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颐浩不可离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从官以下先发。初五日，车驾离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归朝官某人云：‘自寿阳来报，金人数道并入，已自采石济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报，朝廷大骇，集从官议，欲移跸江上，亲督诸将为迎敌之计。宰相、侍从同对于便坐，或谓且遣兵将，或谓宜募敢战士以行。宰相吕颐浩又自请行，议未决，退诣都堂。午间，得周望奏状，录到杜充书，虏骑至和州，已召王璺移师南渡，杜充亲督师，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从官乃请遣兵应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虑胡骑自江、黄间南渡，或从趋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为浙东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备衢、信。得江州报，胡人破黄州，由鄂州渡江，向兴国军、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来，云：‘隆祐一行已于十一月初八日起发往虔州矣。’二十二日，从官又请对，虑胡骑不测驰突，请以郭仲荀轻兵三千从车驾至平江府，倚周望、韩世忠兵以为援。仲荀方自杭来，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计。而令张俊兵以次进发。既对，上以张俊重兵不可留，遂决议皆行。退命直学士院汪藻草诏，晓谕军兵以迎敌之说。乃以二十三日先发兵三千，车驾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钱清堰宿顿，是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又康允之奏：人马已自建康府径路犯杭州界。遂仓猝回銮。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从官对于河次亭，上议趋四明。吕颐浩奏，欲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上以为不可，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是日早，驾诣都堂，抚谕将士，移御舟过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门，雨作。自是路中连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胜其

苦。命两浙转运使陈国瑞沿路排顿，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给卫士云。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继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亲从班直百余人，因宰执早朝，至行宫门外，邀宰相问以‘欲乘海舟何往’，颐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军，尽捕诸班直囚之。十三日，诛其首者十有余人，并降隶诸军。以侍御史赵鼎为御史中丞。十四日，台谏请对，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报虏人已入杭州，刘俊引兵出战不胜，康允之走保赭山。诏六曹百司官吏并于明、越、温、台从便居住，于是左右司御营使司参议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门，有旨放散，惟宰执入对。既退，车驾遂登舟，至定海，宰执从行。十六日，从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苏望之以疾辞不至，诏给宽假。给事中汪藻乞陆行以从。十八日，闻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赵鼎复回明州以修贽。既至，乃前所遣报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车驾至昌国县。二十四日，遣权户部员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钱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邺奏云：‘虏人已在西兴下寨。别令人马自诸暨趋嵊县，径入明州。’乃议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赵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启行。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云。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风，碇海中。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镇，驻舟。知台州晁公为与李承造皆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姚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又得韩世忠奏：‘见在青龙镇就粮，欲俟敌人之归为击计。’初，命世忠驻兵镇江控扼；后闻胡人自采石济师，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军常州。吕颐浩请以御笔召之，上曰：‘朕与世忠约坚守。’今闻乃来，于是遣中使赍诏。世忠闻采石失守，已离镇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优诏答之。四日，象山县报：‘人马至明州。张俊为战守备。明州西城外民居尽爇之矣。’然其意亦欲来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缴到杜充书，已在真州与刘位聚兵，为邀击计。徐州赵立以师三千来援。建康守陈邦光及户部尚书李梲皆降于虏。’六日，张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敌杀伤相当。’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赍到二级。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

明策应。又出手诏，趣杜充、赵立、刘位，激励使战，以为后图。皆亲书示宰执，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绯抹额贼众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贼。赤心队刘晏出战，败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弃城，保华亭县。又探建康人马皆焚粮草，收金，银稍稍渡江北去，自称李成人马云。’八日，张思正奏云：‘张俊出兵击退虏骑。思正与刘洪道、李质分兵追蹑。’九日，张俊已自台州陆趋行在，意恐金人小衄，济师而来，力不能拒尔。前此屡奏求海舟，朝廷报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为忧。又虑李邺已迎降虏人，以越为巢穴，其经营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贵授汝州团练副使，广州安置。以擅离越州，及妄支散钱帛，又夜过行在不乞朝见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报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马至吉州，东岸知州杨渊弃城走。’朝廷深虑胡人追蹑。然本谋南昌之行，意谓虏人未必侵犯。虽离建康日，得密旨，令缓急取太后圣旨便宜以行。后至平江，议者乃云：‘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余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为忧，遂命刘光世自淮南移军于江州，以为南昌屏蔽。既至，而军中月费十三万缗，知州事权邦彦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应副。至十一月中，权邦彦乃奏言，得东平府故吏卒报，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虽遽命起复，而邦彦已离郡去。及胡骑渡江，光世乃言初谓蕲、黄间贼寇，遣兵迎击，既知其为金人，遂回军。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骑以十四日到城下，于是知州王子献以下皆走，胡骑入犯抚州，执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权知州事，令根括境内金银，走洪州送纳。虏怒其少，云：‘抚州四县不及洪州一县。’乃知信州陈杌探报也。十三日，刘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陈彦在余姚，屡获首级’。及称‘李邺并无关报文字。然台州探报，越州并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虏人，与之饮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执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军张翚奏：‘有光泽县弓手，同胡人一骑至军，称有大军千余人继至。已行斩首。’于是福建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迈代之。十五日，

胡人再犯余姚，朝廷欲遣张公裕以海舟数千载兵直抵钱塘江下，烧爇胡人所集舟舡。众以公裕素不知兵，又虑海舟反为胡人所得，皆以为不可。十六日，雨雷发声。十七日，刘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陆并进，直至城下。洪道与张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质已擅趋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令还四明，已无及矣。又闻南昌胡骑入潭州，而洪、抚、建昌之间，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迈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军事付训练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易回，延世拒而不纳。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始张俊既移军，朝廷议分遣其将领，率兵应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谓他时驻跸之后资以弹压。盖行在诸军，此皆精甲全装，稍整齐尔。又批令刘洪道等皆退避其锋。然议者皆虑明既失守，则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问安隆祐宫。自后不复记录，闻行在已驻温州矣。”已上李所记云耳。明清又闻是岁越州郡守李邺既以城降，通判曾恧骂贼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独乳婢抱一婴儿获免。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贼既不知其地势，又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繇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诏特赠恧直秘阁，命其弟怼、子宖以官。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时又有宋辉者，为大漕，治事秀州之华亭县。闻龙艟已涉巨浸，即运米十万石，以数大舶转海，访寻六飞所向。至章安镇，而与御舟遇。百司正阙续食，赖此遂济。多事之际，若二人辉与颖士者，亦可谓奇绩；而恧之忠节，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颖士，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辉，敏求之孙，后为秘阁修撰，知临安府。恧，南丰先生之孙。宖，即所逃婴儿也，尝知南安军。

3　邹志完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继又遭温益、钟正甫之困辱，祸患忧畏，濒于死所。建中靖国之初召还，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伤弓之后，噤不出一语。吴兴刘希范时为太学生，以书责之，陈义甚高，云：“珏少而学经，究观《春秋》责备贤者之义，私切疑之。以谓世之贤者，不易得也。求之百余年间，所得不过十数人。求

之亿万人间，所得不过一二人。苟有未至，犹当掩蔽以全其名，奈何反责其备哉？及长，式观史氏，眇觌昔人，特立独行以自著见者甚众，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能终始一德，以全公忠之节者几希？称于当年，罕全令名；著于史氏，鲜有完传。岂特贤者之过哉，亦当时君子不能相与辅其不及之罪也。然则《春秋》责备之义，是乃垂戒万世，欲全贤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辄献所疑于门下也。某自为儿童，即闻阁下场屋之名。及有知识，又诵阁下场屋之文。固以阁下为当今辞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节望阁下也。暨游太学，在诸生中，往往有言前数年有博士邹公，经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当世，以直去位，方且叹息，愿见风采而不可得。未几，阁下被遇泰陵，进列谏垣，极言时政，万里远谪。方是之时，某亦东下，所过郡县，每见亲朋故旧，下及田夫里妇，必问阁下貌孰似，年今几；逢天子之怒，谁与解之；家累之重，谁与恤之；莫不咨嗟称诵，或至泣下。前此以言得罪者众矣，阁下之名独隐然特出，不知何以致此？岂忠信之诚，感于人心者深而然耶！则天下所以待阁下，雅亦不为不重矣！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旧职，继拜司谏，乃直起居，乃典丈诰，岁未再周，职已五易，越录超等，罕见其比。则天子所以望阁下，雅亦不为不大矣！爰自入朝以来，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不谓若今之为中书舍人者，止事文笔而已也。逾年之间，不过言一张寅亮之不可罪尔，其佗不闻有所发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识之士，私切疑之。始阁下之为博士，不顾爵位，力言经术取士之美，拂衣而归，非知有绍圣之报也；其为谏官，不避诛责，极陈中宫废立之失，远贬蛮徼，非知有今日之报也；诚以信其所学，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从而不言，昔未信于君而言之，今信于君而不言，此人之所以疑也。为阁下解者曰：‘阁下之不言，以职非台谏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两省属皆可论朝廷事，故范希文为秘阁校理，则言人主不宜北面为寿；为东南安抚，则言郭后不宜以小过废；为天章阁待制，则言时政所以得失；为开封尹，则言迁进所以公私。后世之议希文者，必称其爱君忠国，不闻罪

其侵官也。今以职非台谏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处也。’为阁下解者又曰：‘阁下之不言，以当今无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宗尝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谏者数十不止，褚遂良谓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横流，则无复事矣。当今庶政之行，虽曰尽善，亦岂无过举者乎？百官之间，虽曰多才，亦岂无奸佞者乎？从官相继而出，岂皆以不称职乎？言官相继而逐，岂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则阁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阁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贺。其君子曰：‘为我寄声正言公，柳宜城坚于守政，不以久位为心，自谓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白居易力争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节。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于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为我善祝正言公。汲直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爰丝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阁下未肯力言时事，岂亦哀怜小人不忍违其所请乎！岂亦有意君子所谓有待而言乎！伏愿阁下上思圣主进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数陈谠言，以辅圣政，使尧、舜、成、康之治复于一朝，阁下之功，岂浅浅哉！某性介且僻，动与世忤，又恶奔竞之风。往来京师几五岁矣，其于公卿权贵虽有父兄之旧，未尝一登其门。辄造门下，以献所疑，非敢求知也，盖以天子仁圣，切于治正，古人所谓难得之时，每欲自为一书以献，又耻与觊觎恩赏者同受疑于世。私念当今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阁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阁下者。阁下不言，谁为吾君言之？故陈所疑，以裨万一。狂易之罪，诚无所逃。然区区之意，非独为阁下计也，为朝廷计也；非独为朝廷计，为天下计也。未识能赐垂听否？”志完繇是复进谠论，曾文肃荐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肃云：“臣近日屡探赜，其议论极通疏，兼稍成时名，愿更优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执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两制已多时。朕所欲主张人才，又却似难。”盖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几，文肃罢政，志完再窜昭州。此文肃手记云尔。希范名珏，后登第，浸登华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枢密院，竟以劲节闻于时，为中兴之名臣。子唐稽、孙三杰也。

4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制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难，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默。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此娄陟明上高宗皇帝书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负才名，游上庠有声。南渡后，始为上虞丞。大驾暂驻越上，陟明扣阍抗疏，以陈是说，首发大计之端。上读之，大以叹寤。富季申时为枢密，从而荐之，即令召对，改官除监察御史，告词云：“汝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书论事，忧国甚深。”深有大用之意。未几，会秦师垣入相，嫉之，摭其前任微罪，废弃以终。先人与之有太学同舍之旧，封事之初，实纵臾之手。写副本，以见遗云。时绍兴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谴后还乡，值江涨，父子没于巨浸。未知果否？

5 蔡持正既孤居陈州，郑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从毅夫作赋。吴处厚与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来谒毅夫，间与持正游。明年，持正登科，浸显于朝矣。处厚辞王荆公荐，去从滕元发。薛师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进。元丰初，师正荐于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处厚乞怜颇甚，贺启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释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内岩石之瞻。帝渥俯临，舆情共庆。共惟集贤相公，道包康济，业茂赞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群邪以持百

度。始进陪于国论，俄列俾于政经。论道于黄阁之中，致身于青霄之上。窃以闽、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泽干秦而聘辩，汲汲霸图；义辅汉以明经，区区暮齿。孰若遇休明之运，当强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贵；代天理物，遂跻鼎石之崇。处厚早辱埏陶，窃深欣跃。豨苓马勃，敢希乎良医之求；木屑竹头，愿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终无汲引之意。是时，王、蔡并相。禹玉荐处厚作大理寺丞。会尚书左丞王和甫与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丰初改官制，天子励精政事，初严六察，亶弹击大吏，无复畏避，最后纠和甫尚书省不用例事，以侵和甫；和甫复言亶以中丞兼直学士院，在官制既行之后，祗合一处请给，今亶仍旧用学士院厨钱蜡烛为赃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喻亶，亶力请付有司推治，诏送大理寺。亶恃主婘盛隆，自以无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无怒亶意，姑从其请而已。处厚在大理，适当推治亶击和甫，而和甫与禹玉合谋倾亶。亶事得明，必参大政；亶若罪去，则禹玉必引和甫并位，将代持正矣。处厚观望，佑禹玉，锻炼傅致，固称亶作自盗赃。是时，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余人咸言亶乃夹误，非赃罪明白。禹玉、和甫从中助，下亶于狱，坐除名之罪。当处厚执议也，持正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故亶虽得罪，而御史张汝贤、杨畏先后论和甫讽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宁府，致大臣交恶。而持正大怒处厚小官，规动朝听，离间大臣。欲黜之，未果。会皇嗣屡夭，处厚论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乞访其坟墓。神宗喜，禹玉请擢处厚馆职。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惮持正辄止。终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即位，禹玉为山陵使，辟处厚掌笺表。禹玉薨，持正代为山陵使，首罢处厚。山陵毕事，处厚言尝到局，乞用众例迁官，不许，出知通利军。后以贾种民知汉阳军，种民言母老不习南方水土，诏与处厚两易其任。处厚诣政事堂言：“通利军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汉阳则夺之一等作郡。请仍旧。”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处厚积怒而去。其后，持正罢相守陈，又移安州。有静江指挥卒当出戍汉阳，持正以无兵，留不遣，处厚移文督之。持正寓书荆南帅唐义问固留之，义问令无出戍。处厚大怒曰：“汝昔居庙堂，固能害我，今贬斥同作郡耳，

尚敢尔耶！”会汉阳僚吏至安州者，持正问处厚近耗，吏诵处厚《秋兴亭》近诗云：“云共去时天杳杳，雁连来处水茫茫。”持正笑曰：“犹乱道如此！”吏归以告处厚，处厚曰：“我文章蔡确乃敢讥笑耶！”未几，安州举子吴扩自汉江贩米至汉阳，而郡遣县令陈当至汉口和籴，吴袖刺谒当，规欲免籴，且言近离乡里时，蔡丞相作《车盖亭》十诗，舟中有本，续以写呈，既归舟，以诗送之。当方盘量，不暇读，姑置怀袖。处厚晚置酒秋兴亭，遣介亟召当，当自汉口驰往，既解带，处厚问怀中何书，当曰：“适一安州举人遗蔡丞相近诗也。”处厚亟请取读，篇篇称善而已，盖已贮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笺注上之。后两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户，至侍下，处厚迎谓曰：“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柔嘉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亦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处厚悔悟，遣数健步，剩给缗钱追之。驰至进邸，云邸吏方往阁门投文书，适校俄顷时尔。先子久居安陆，皆亲见之。又伯父太中公与持正有连，闻处厚事之详。世谓处厚首兴告讦之风，为搢绅复雠祸首，几数十年，因备叙之。先人手记。

6　秦会之暮年作示孙文云：“曾南丰辟陈无己邢和叔为《英宗皇帝实录》检讨官。初呈稿，无己便蒙许可，至邢乃遭横笔，又微声数称乱道。邢尚气，踞以请曰：‘愿善诱。’南丰笑曰：‘措辞自有律令。一不当，即是乱道。请公读，试为公檃括。’邢疾读，至有百余字，南丰曰：‘少止。’涉笔书数句。邢复读，南丰应口以书，略不经意。既毕，授归就编。归阅数十过，终不能有所增损，始大服。自尔识关楗，以文章轩轾诸公间。”以上秦语。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气焰熏天，士大夫争先快睹而传之，今犹有印行者存焉。是时，明清考国史及前辈所记，即尝与苏仁仲训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丰元丰五年受诏修《五朝史》，为中丞徐禧所沮寝命，继丁忧而终，盖未尝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实录》也。陈无己元祐三年始以东坡先生、傅钦之、李邦直、孙同老荐于朝，自布衣起为徐州教授，距南丰之没后十年始仕，亦未始预编摩也。邢和叔元丰间虽为崇文馆校书郎，不兼

史局。《英宗实录》，熙宁元年曾宣靖提举，王荆公时已入翰林，请自为之，兼《实录》修撰，不置官属，成书三十卷，出于一手。东坡先生尝语刘壮舆义仲云："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据而云。义仲，道原子也。

挥麈第三录卷之二

7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鸣荐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其唱和。而李伯时以善丹青，妙绝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类，为《考古图》。又有李元中，字画之工追踪钟、王。时号“龙眠三李”。同年登进士第，出处相若。纳以先贵毋相忘，其后位俱不显。

8　先大父大观初从郎曹得守九江，自乡里汝阴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为德化县主簿，迎侍其父以来。先祖爱其清修好学，甚前席之，教以习宏词科，日与出题，以其所作来呈，不复责以吏事。会王彦昭涣之出帅长沙，令作乐语，以燕犒之。时有王积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为佥书节度判官，且俾预席。其稿不存，但记忆三联云：“少年射策，有贾太傅之文章；落笔惊人，继沈中丞之翰墨。从来汝、颍之间，固多奇士；此去潇湘之地，遂逢故人。况有锦帐之郎官，来为东道；且邀红莲之幕客，共醉西园。”先祖读之大喜，以谓句句着题，荐之于时相何清源，即除书局。已而中词科，自此声名籍甚。惠直字子温，其子乃贶也，绍兴间鼎贵亦不复相闻。今又未知其子孙犹知之否？

9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10　宣和中，苏叔党游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见快行家者同

一小轿至，传旨宣召，亟令登车。叔党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则以物障其前，惟不设顶，上以小凉伞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飞，约行十余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黄背子，顶青玉冠，宫女环侍，莫知其数。弗敢仰窥，始知为崇高莫大之居。时当六月，积冰如山，喷香若烟雾，寒不可忍，俯仰之间，不可名状。起居毕，上喻云："闻卿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适有素壁，欲烦一扫，非有它也。"叔党再拜承命，然后落笔，须臾而成。上起身纵观，赏叹再三，命宫人捧赐酹酒一钟，锡赉极渥。拜谢而下，复循廊间，登小舆而出，亦不知经从所历何地，但归来如梦复如痴也。胡元功云。

11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驻跸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转运使来摄府事应办，忽宣至行宫，上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命乔贵妃者出焉。上回顾语乔曰："汝在京师，每问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识耳。"盖外祖少年日喜作长短句，多流入中禁，故尔。取七宝杯，令乔手擎满酌，并以杯赐之，外祖拜贶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宝杯犹及见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12　钱逊叔伯言，穆父之子，临政有风采。知宿州日，有虹县士民陈词举留邑宰。宰贪酷之声，逊叔先已闻之。至是众趋廷下，逊叔令吏卒举梃击出。左右言"似不须如此"，逊叔笑云："彼中打将来，此间打回去！"苏仁仲云。

13　曾文肃熙宁初为海州怀仁令。有监酒使臣张者，小女甫六七岁，甚为惠黠；文肃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诵诗书，颇通解。其后南北睽隔。绍圣初，文肃柄事枢时，张氏女已入禁中，虽无名位，以善笔札，掌命令之出入。忽与夫人相闻。夫人以夫贵，疏封瀛国，称寿禁庭，始相见叙旧。自后岁时遣问。夫人没，张作诗以哭云："香散帘帏寂，尘生翰墨闲。空传三壶誉，无复内朝班。"从此绝迹矣。后四十年，靖康之变，张从昭慈圣献南渡，至钱唐。朱忠靖《笔录》所记昭慈遣其传导反正之议，张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余终。先娘子

云。

14　刘季高岑未达时，詹安世度帅中山，以贫甚，携王履道书往谒之，既至彼馆，问劳甚至，酒食游戏，征逐无虚日，而略无一语及他。时河北盗贼已充斥，留连逾月，季高兴怀归之念，因漫扣之。詹云："足下之来何干，度岂不能晓？其敢苦相挽留耶。"少刻，便令差将兵二百，防护行李，以济大河，乃回。三日之间，馈饷稠叠，所得凡万缗云。姚令则云。

15　靖康丙午，真戎乱华。次岁之春，京城不守，恣其号舞，妄有易置。时秦会之为御史中丞，陈议状云："桧切缘自父祖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重拥甲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威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易姓。桧忘身尽死，以辩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圣朝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余年，功德基业，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叛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堈，求和于军前。两元帅并议，已布闻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两河之地，共为臣子。今乃变异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怨，庙社将倾，为臣之义，安得忍死而不论哉！自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埸为大，子孙蕃衍，充牣四海。德泽在民，百姓安业，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诀废立哉！新室篡夺，东汉中兴于白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王蜀；唐为朱温窃取，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继志之德泽，在人者浅深。根基坚固，虽陵迟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窥其位。古所谓'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窥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任，逾于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结外邦，以篡其主。晋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

中国藩篱之地，以赡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灭晋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唐，实异两晋。切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假灭大宋以报其怨尔。曾不知灭大辽者，大金、大宋共为之也。大宋既灭，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顷者上皇误听奸臣李良嗣父兄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不可胜言。缪为计者必又曰：‘灭宋之国，在绝两河怀旧之恩，除邻国复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挥而定。’若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灭宋，徒使宋人之宗属贤德之士，唱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虽异日抚定之后，亦将去大金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志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祚报恨。然则今日之灭赵氏，岂必赵氏然后复仇哉！虽中原英雄，亦将复报中国之恨矣！桧今竭肝胆，捐躯命，为元帅言废立之义，以明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不恤群议，深思国计，以辩之于朝。若或有谗佞之言，以矜己功能，伤敌国之义，适贻患于异日矣。又况祸莫大于灭人之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顷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大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境，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宜伪许而从其请，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贻患于主，而宗庙危。今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雠间之论，矜一己之功，其于国计，亦云失矣。贯、攸之为，可不鉴哉！自古兵之强者，固有不足恃。刘聪、石勒，威足以制愍、怀，而剉于李矩数千之众。苻坚以百万之师，衄于淝水之孤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国，入境征伐，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弛练，将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异日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负哉？且世之兴亡，必以有德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后皇天佑之，四海归之。若张邦昌者，在上皇时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

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为大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者，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不胜皇恐恳告之至。”第二状云：“桧已具状申大元帅府。外有不尽之意，不敢自隐，今更忍死沥血，上干台听。伏念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继绝，惟在元帅；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来，镇抚居民，上下帖然，或许就立，以从民望。若不容桧等伸臣子之情，则望赐矜念，赵氏祖宗并无失德，内外亲贤皆可择立；若必择异姓，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苏。桧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忍忘之，又况桧等世食君禄！方今主辱臣忧之时，上为宗社，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赐矜察，无任哀恳痛切皇恐陨越之至。”此书得之于丹阳苏著廷藻，云：“顷为秦之孙埙客，因传其本。”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使会之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昔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16　靖康末，虏骑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钦宗命王幼安襄为西道总管，招集勤王之师，以为救援。幼安辟先人为勾当公事，先人为草檄文，晁四丈以道读之，激赏不已，云：“此《出师表》也。”今录于后：“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势有污隆；忠义者，臣子之大方，道无今古。矧黄屋有阽危之虑，而赤县无援助之师。念圣神施德于九朝，方黎庶痛心于四海。敢缘尺牍，尽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围于平城，文皇求盟于渭水，将相失色，智勇吞声。盖自竹帛已来，有斯妖孽之类，致鬼区兽夷之肆暴，岂人谋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为遗烬。声教仅通于上国，名号不齿于四夷。缘威怀之并施，乃信义

之俱弃。圣上天临万宇，子育群生，宵忧兼夷夏之心，夕惕绍祖宗之业。宣恩屈己，犹负固以跳梁；继好息民，更执迷而猖蹶。始鸱张于沙漠，再豕突于帝畿。既边围之弛防，又庙堂之失策。窦窳旁吞于黑水，搀抢直拂于紫躔。睥睨望万雉之墉，蹂践连千里之境。鲸鲵我郡邑，鱼鳖我人民。氛祲烟尘，共起焰天之势；衣冠士庶，咸罹涂地之冤。赤子何辜，苍天不吊。寇攘驱掠，不可数知；焚荡伤夷，动以万计。然而天惟助顺，神必害盈。终无摩垒之兵，仅保傅城之众。能接岁而再至，既经时而何施。今则脊尾俱摇，腹背受敌。旧地皆失，内溃有强邻之侵；众心自离，外隳无诸国之助。咸闻气夺，尚敢尸居。匪惟难犯于金汤，固已自迷于巢穴。鼠无牙而穿屋，情状可知；羊羸角以触藩，进退不果。尚假息游魂于城下，已叩阍请命于军中。而况六师用壮以方张，诸将不谋而问会。熊罴之旅，则带甲百万；騄骥之足，则有騋三千。人知逆顺，而四面声驰；士识恩雠，而万方响动。务施远略，必解长围。速劳貔虎之师，尽扫犬羊之众。啸聚之党，将就戮除；噍类之徒，寻当殄灭。涓时并进，旨日克平。义动显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诚开金石，霁云射浮图之砖。盍思古人，谓誓死起救于将颠；勿令后日，讥拥兵坐观而不赴。某恭被睿筭，外总戎昭。筹笔非良，敢效流马之运；轮蹄并进，尽提水犀之军。戈矛相望于道涂，舳舻御尾于淮海。已浮楚泽，前压师滨。誓资卫社之同盟，共济勤王之盛举。望龙虎之气行，瞻咫尺之天听。鸟乌之声益劳，方寸之地□□（原文此处为□）。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为唇齿之依，期壮辅车之势！共惟某官，诚深体国，义切爱君。忠孝贯于神明，威名慑于夷虏。决策定难，素高平日之谋；拯溺救焚，岂有淹时之久。雪宗祧之大愤，拯黎庶之横流。势方万全，士在一举。九金鼎就，难逃魑魉之形；万里尘清，永肃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后，在我鼓行而清。霣涕而言，至诚斯尽。”

17 “窃惟国家道德仁义，蓄养天下，自一命以上，随其器宇，各沾恩泽。祖宗以来，平时奖待群臣之恩至厚者，盖虑一旦缓急之间，贵其尽节死职，以忠报朝廷。伏见顷者虏兵所加，靡然风偃，知

名之士几无而仅有。于乱离中阴访得三人焉，若不论之朝廷，实虑忠臣义士，衔冤负愤，无以自明。太原总管王禀，当虏人作难之时，在围城中奋忠仗义，不顾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两日，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宣抚使张孝纯视城之危，一日会监司食，谋欲降虏。禀知之，率所将刀手五百人谒孝纯，列刀于前，起论曰：‘汝等欲官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立功，则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赏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御敌，则赏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赏，宜宣力尽心，以忠卫国。借如汝等辈流中有言降者，当如何？’群卒举刀曰：‘愿以此戮之！’又曰：‘如禀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抚与众监司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纯自后绝口不复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权尽在禀矣。又于守城，过有堤备。虏人巧设机械，屡出奇计见攻；禀候其来，必以意麾解之。后围益急，民益困，仓库军储且尽，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胶塞饥。势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父子背负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晋宁知军徐徽言，虏骑攻城，极力保护，绵历时月，婴城之人，疲于守御。虏骑既登城，军士散走，徽言奋臂疾呼，独用弓矢斧钺尽杀先登者。众见知军如此，气乃复振，虏亦稍却。后为监门官宣赞舍人石赟开门，纵敌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事前，虏人至者，皆手刃之。须臾积尸多，虏众群至，遂为所擒。酋长赏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与酒令饮，既授酒，以杯掷虏面，曰：‘我尚饮虏贼酒乎？’谩骂不已。虏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骂声不绝。又有真定帅臣李邈，城破被虏，复令作帅，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灵陷于涂炭，纵邈无耻，复受官爵，有何面见朝廷及一城父老乎！’卒不肯受。寻之燕山，虏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略不少屈，又不肯去顶发；虏人责之，邈髡而为僧，谓曰：‘更以二分润官。’虏大怒，牵赴市，令斩。将刑，神色不变，言笑如平时，告刑者曰：‘愿容我辞南朝皇帝以死。’拜讫，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为之流涕。此三者，盖人杰也。惜不逢时，使不得成功于世。然当是

之时，怙乱要生，靡所不有，而禀辈风节如此，质之古人，诚未多得。虑朝廷未能究之，使忠义之士与庸人共就湮没，实可悯悼。伏望矜恤，将禀等忠烈，宠之爵命，葬之衮服，建祠以图其像，载事实以刊之碑。仍乞访寻子孙，重加旌异。且令札付史官，以奖忠孝，少厉偷俗之弊。”右此纸顷岁得之故人荣芑次新几间，虽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愤激切，故用录之。因而夷考三人行事：禀，开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锡赉甚腆，擢其子为枢密院属官。曾丞相怀，即其婿也。徽言，衢州人，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程致道为作志铭。邈，临江军人，名儒中之子，曾南丰之甥，进士及第，累为监司；与蔡元长不叶，换右阶，以青州观察使死节，赠少保，谥忠壮，有道处士迥之兄也。

18　建炎己酉，苗傅、刘正彦反，吕、张二公檄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霅川，郡守梁端会寓客谋之。外祖曾公卷在坐。众未及言，公奋然曰：“逆顺明甚，出师无可疑者！”间数日，二凶取兵，公请械系使人，毋令还。当是时，微公几殆。高宗反正，中司张全真守白发其忠，诏进职二等赴阙。全真《奏议集》中载其荐牍，亦已刊行，故不复录。

19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书《千文》，略云：“崇宁初，在零陵见黄九丈鲁直云：‘元祐中，东坡先生、钱四丈穆父饭京师宝梵僧舍，因作草书数纸，东坡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尔”。庭坚心切不平。绍圣，贬黔中，始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也。’”

20　钱义妻德国夫人，李氏和文之孙女，早岁人物姝丽。建炎初，侍其姑秦鲁大主避虏入淮，次真州而为巨寇张遇冲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复为贼之溃党十余人所略，同时被虏侪类六七辈，姿色皆胜。驱之入村落阒无人迹之境，悉置一古庙中。每至未晓，则群盗皆出，扃鐍甚固。至深夜乃归，必携金缯酒肉而来，盖

椎埋得之。逾旬，无计可脱。一日午间，忽闻庙外有嗽咳之音，诸妇出隙中窥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即呼来，隔扉与之语。男子云："我荷担于此，所谓货囊者。"妇各以实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许以厚图报谢。其人复云："此距巡检司才十余里，吾当亟往告之，以营救若等。今夕必济，幸无怖也，何用报乎。"至夜，盗归，醉饱而寝。忽闻锣声甚振，乃巡检者领兵至矣；尽获贼徒，无一人脱者。询妇辈，各言门阀，皆名族贵家，于是遣人以礼津送其归。夫人后享富贵者数十年。顷岁，其子隽道端英奉版舆过天台，夫人已老，亲为明清言之。

21　向伯恭为淮南漕，张邦昌僭窃于京师，遣向之甥刘逵赍伪诏来，伯恭不启封焚之，械系逵于狱，遣官奉表劝进高宗于河北，其后以此柬上之知，至位法从，挂冠而去，宠遇极渥，世所共知，而胡仁仲宏作其行状，亦尝及焉。时又有徐端益，字彦思，婺州人也。为宿州虹县武尉，邦昌赦书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读如常仪，端益不屈膝而走。事定，伯恭为言于朝，诏换文资，后终于朝请大夫，子亦登科。彦思博学多闻，与先人游从，所厚者也。先人尝以诗著其节谊。淳熙戊申冬，明清调官于临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识之。以其父前绩，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于立谈间，乃指明清为引证旧闻，益公将上，得旨令与属官差遣。

22　赵叔近者，宗室子。登进士第，有材略。建炎初，为两浙提刑，统兵平钱塘之乱，擢直龙图阁。时大驾驻维扬，以选抡守秀州，治绩甚著。或有言其贪污者，免所居官，拘系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颇肆残酷，军民怨愤。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帅其众囚芾，迎叔近复领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厅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恤致汝辈，所以为此。我当为汝等守印，请于朝，别差慈祥恺悌之人来拊此一方。"群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牍未及彻阁，而朝廷已闻，诏遣大军往讨之矣。先是，王渊在京为小官，时狎露台娼周者稔甚，乱后为叔近所得，携归家。渊每对人切齿。是

时，适渊为御营司都统制，张、韩俱为渊部曲。渊命张提师以往。张素以父事渊，拜辞于廷，渊云：“赵叔近在彼。”张默解其指。将次秀境，叔近乘凉舆，以太守之仪郊迎于郡北沈氏园，张即叱令供析。方下笔，而群刀悉前，断其右臂。叔近号呼曰：“我宗室也！”众云：“汝既从逆，何云宗室！”已折首于地。秀卒见叔近被杀，始忿怒返戈，婴城以距敌。纵火欧略，一郡之内，喋血荼毒。翌日破关，诛其首恶。虽曰平定，然其扰尤甚。凯旋行阙，第功行赏焉。张于乱兵中获周娼以献于渊。渊劳之曰：“处置甚当。但此妇人，吾岂宜纳。君当自取之。”张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时韩在旁，渊顾曰：“汝留之，无嫌也。”韩再拜而受之。既归，韩甚以宠嬖，为韩生子。韩既贵盛，周遂享国封之荣。朝廷后知叔近之死于不幸，诏特赠集英殿修撰。制词云：“士有以权济事，当时赖之。未几奸人图之，于今公议归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无愍典，以光泉壤哉！尔属籍之英，吏能优裕。昨者嘉禾适所临典，旁近部狂寇三发，悉赖尔以定，一方帖然。而适与祸会，可谓真不幸矣。御史以冤状闻，朕用蠹伤，追荣论撰，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邹浩然云。

挥麈第三录卷之三

23　刘廷者，开封人，向氏甥，颇知书。少年不检，无家可归，从张怀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怀素语廷云：“吾尝遣范信中往说诸迁客于湖、广间，久之不至。闻从京口入都矣，岂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师侦探之。”廷俶装西上，道中小缓而进，比次国门，则见怀素与其党数人皆锁颈累累而过，防护甚严。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数日，变易名姓，买舟南下，有二白衣隶辈与之共载。既相款洽，忽自云：“我开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识一刘廷秀才否？近以通谋为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为我物色焉。”廷略不露其踪迹，次临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间。建炎初，思陵中兴应天，乃更名诲，上书自奋应募，愿使虏廷，召对称旨，自韦布授京秩，直秘阁，借侍从以行。将命有指，擢直显谟阁，守楚州。制词云：“昨将使指之光华，备历征途之崄岨。命分忧于凋郡，并进直于清班。”己酉岁，金寇渡淮，诲走奔钱塘，时大驾已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军民乃共推诲领郡。适虏寨于郊外，诲登钱塘门楼，遣人下与计事。有唱言诲欲以城献贼者，为众所杀。时有黄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絛效丁晋公赂海商遣表之计，使大本持书于吴元中云：“自谓不出蔡氏，可乎心应知之。”盖谓其父畴昔有保护东宫之功。果为开封府所获，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长竟得弗诛。大本己酉岁亦以上书补京官，假朝奉大夫直秘阁奉使北方，既归，为池州贵池县丞。坐赃，赵元振秉钧，恨其前日与蔡氏为地，使元长得逃于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张，徽州人，学文颇工。早岁漂泊，游京、洛间。晁以道为学官于朝，一见喜之，归以从女。弁以启谢之云：“事大夫之贤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虚中之术，较量休咎，游公卿间。六飞在维扬，有荐之者，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副王正道伦出

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归，赍表于上云：“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飞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上览之感怆，厚恤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岁，绍兴壬戌，始与洪光弼、张才彦俱南归，易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以终，旅殡于临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为作行状，而尤先生延之作志铭，迁葬于西湖之上。有《聘游集》三十卷；《曲洧纪闻》一书，事多出于晁氏之言，世颇传之；及与洪、张为《輶轩唱和集》。去岁，朝廷录其孙为文学云。

24　明清顷有沈必先《日记》，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东京逃归，闻张九成见为刘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张九成在其乡里临安府盐官县寄居，去行阙无百里而远。两日前方有文字来。乞将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绯章服。幸陛下裁之。”上云：“如此，则所传妄矣。可笑。不若便与一差遣召来。”盖子韶廷试策流播伪齐，人悉讽诵，故传疑焉。翌日，降旨除秘书郎。

25　吕元直秉钧既久，又侍上泛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赵元镇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镇为翰林学士。元镇引司马温公故事，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且辞且攻之。章至十数上，元直竟从策免，以优礼而去。元镇径除签书枢密院事，时建炎四年四月也。

26　许志仁，龙舒之秀士，能诗善谑，早为李伯纪之门宾。伯纪捐馆，诸子延缁徒为佛事，群僧请忏悔之词于许，乃取汪彦章昔所行谪词中数语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灭，欺世盗名罪消灭”，如此者不一。诸子愤怒，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诟责而逐之。李元度云。

27　绍兴初，梁仲谟汝嘉尹临安。五鼓，往待漏院，从官皆在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仲谟请之，其说云：“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

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寝。”仲谟云：“当试为诸公制之。”又明日入朝，则凡在坐客各一张易其旧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备焉，莫不叹伏而谢之。今达宦者皆用之，盖始于此。

28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尝辩宣仁圣烈诬谤，以进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详。今备录之：“切伏惟念宣仁圣烈皇后遭无根之谤四十余年，陛下践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诛奸臣贪天之慝，赫然威断，风动天下，薄海内外，鼓舞欢呼。小臣么微，尝冒万死，于建炎元年八月内备录先臣遗记，扣阍以陈。盖自绍圣以来，大臣报复元祐私怨，造为滔天之谤，上及宣仁。先臣某方位枢筦，论议为多。臣于家庭之间，固已与闻其略，而先臣亲书记录，尤为详尽。其后蔡渭缴文及甫等伪造之书，附会废立之谤。当时用事之臣，至以谓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实倾摇废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赖哲宗皇帝天姿仁孝，洞照谬妄，而又先臣每事极论，痛伐贼谋，故于宣仁终不能遂其奸计。是时，蔡京撰造仁宗欲以庶人之礼改葬章献，意在施之宣仁。先臣所陈，乃以谓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无此心，乞宣谕三省，于诏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时哲宗圣谕云：‘宣仁乃妇人之尧舜。’又蔡京以谓：‘不诛楚邸，则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陈，乃以谓：‘就令楚邸有谋，亦当涵容阔略，岂唯伤先帝笃爱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圣德。’时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语。虽追贬王珪，力不能回，而于珪责词中，犹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哲宗至再三称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践祚，钦圣献肃垂帘之初，先臣又尝陈三省言元祐废立之事，钦圣云：‘冤他。娘娘岂有此意？’又云：‘无此事。’又云：‘当时不闻。谁敢说及此事？’盖钦圣受遗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论议，无不与闻。叹息惊嗟，形于圣语，诬罔之状，明白可知。逮崇宁之后，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极力倾挤，寘之死地。一时忠良，相继贬窜。方遂其指鹿为马之计，岂复以投鼠忌器为嫌。颠倒是非，甘心快意。至与蔡懋等撰造宫禁语言事迹，加诬钦圣，欺罔上皇，以诳惑众听。国史所载，臣虽不得而见，然以绍圣不得伸之奸谋，施于崇宁。擅权

自肆之后，其变乱是非，巧肆诬诋，亦不待言而后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论所在，判若黑白，于陛下圣德亦已久矣。又况二圣玉音如在，先臣记录甚详。乃欲以一二奸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败，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实，尽载先臣《三朝正论》，伏望圣慈万机之暇，特赐省览，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后世晓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无疑似；钦圣叹息之语，深切著明。而四十余年间，止缘二三奸臣贼子，兴讹造讪，以报帘帏之怨；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诬蔑。今者考正是非，诛鉏谤讟阴霾蔽蚀之际，然后赫然日月之光，旁烛四海，焜耀万世，与天地合德于无穷也。先臣不昧，亦鼓舞于九泉之下矣。”此绍兴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论》，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29　绍兴庚申岁，明清侍亲居山阴，方总角，有学者张尧叟唐老，自九江来从先人。适闻岳侯父子伏诛，尧叟云：“仆去岁在羌庐，正睹岳侯葬母，仪卫甚盛，观者填塞，山间如市。解后一僧，为仆言：‘岳葬地虽佳，但与王枢密之先茔坐向既同，龙虎无异。掩圹之后，子孙须有非命者。然经数十年，再当昌盛。子其识之。’今乃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枢密乃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乡里，有十子。辅道既罹横逆，而有名字者，为开封幕，过桥堕马死；名端者，待漏禁门，檐瓴冰柱折坠，穿顶而没。后数十年，辅道之子炎弼、彦融，以勋德之裔，朝廷录用以官，把麾持节，升直内阁。炎弼二子，万全、万枢，今皆正郎。而诸位登进士第者接踵。岳非辜之后，凡三十年，涤洗冤诬，诸子若孙，骤从缧绁进躐清华。昔日之言，犹在耳也。

30　绍兴癸亥，和议初成，有南雄太守黄达如者，考满还朝。献言请尽诛前此异议之士，庶几以杜后患。秦会之喜之，荐为监察御史。方数日，广东部使者韩球按其赃污巨万，奏牍既上，虽秦亦不能掩，仅止罢绌，人亦快之。

31　洪景伯兄弟应博学宏词，以《克敌弓铭》为题，洪惘然不知

所出。有巡铺老卒，睹于案间，以问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韩世忠太尉之部曲，从军日，目见有人以神臂弓旧样献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制以进御，赐名克敌。”并以岁月告之。洪尽用其语，首云“绍兴戊午五月大将”云云。主文大以惊喜，是岁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盖熙宁中西人李宏中创造，因内侍张若水献于裕陵者也。李平叔云。

32　郑亨仲刚中为川、陕宣抚，节制诸将，极为尊严。吴璘而下，每入谒，必先阶墀，然后升厅就坐。忽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阶墀之仪，不可易也。”璘皇恐听命，人皆韪之。

33　政和末，秦会之自金陵往参成均。行次当涂境上，值大雨，水冲桥断，不能前进。虚中居民，开短窗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令小憩。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霁，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详，复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坚也。秦登第，即宦显，绝不相闻。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学生随大驾南幸至维扬，免省策名，后为台州知录，老不任事，太守张偁对移为黄岩主簿，无憀之甚。时秦专权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饭之恩，因谋诸妇。妇吴越钱族，晚事曹，颇解事，谓曰：“审尔何不漫诉之。”筠因便介，姑作诗以致祈恳，末句云：“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其浅陋不工如此。秦一览，慨然兴念，以删定官召之。寻改官入台，遂进南床。高宗恶之，亲批逐出。秦犹以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几坤维阙帅，即擢次对，制阃全蜀。到官之后，弛废不治，遂致孝忠之变。秦竟庇护之，奉祠而归。秦没，始夺其职云。

34　方务德帅荆南，有寓客张黜者，乃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记《建炎荆州遗事》一编示务德云：“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是时朝廷方经理北虏，未暇讨捕群盗。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使之效

顺朝廷，著名青史，勿罣丹书，为天下笑。彦舟感悟，与部下谋，咸有纳款之意。张又语之云：‘太尉须立劳效，庶为朝廷所信。四川宣抚，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远，俟见太尉立功，当为引领头目人入川参宣抚，以求保奏推赏，如何？’彦舟云：‘甚好。今有一项虏人往湖南劫掠，闻朝夕取道襄阳以归北界，待与拦截剿杀，以图报国。’张云：‘此项虏寇，人数不多，又是归师，在今日无甚利害。鼎州一带，有贼徒钟相，众号四十万，乃国家腹心之疾。太尉傥能平此，朝廷必喜。将士以此取富贵，何患不济？’诸将皆喜，云：‘此亦何难。’彦舟亦首肯，张遂促其出师，一战而胜，贼徒奔溃。张遂与彦舟具立功人姓名及归降文字，与彦舟心腹数人，俱入蜀谒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剧贼刘超者，拥数万众，欲往湖南劫掠。张又以说彦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从，我当并往宣抚司言之。超亦听命，驻军于夔州，不为卤掠之计，以俟朝命。张行未及宣抚司数舍，遇族兄自魏公处来，问何干，且以两事告之。族兄者从而攫金。张答以此行止为朝廷宽顾忧，及救数路生灵之命，岂有闲钱相助？其人不悦，径返往见魏公，先言以为张受三贼赂甚厚，其谋变诈不可信。魏公然之。张至宣抚司乞推赏孔彦舟部曲，以彦舟为主帅，且令屯驻荆南，使之弹压钟相余党，招抚襄、汉、荆、湖之人，复耕桑之业。魏公悉不从，姑令彦舟领部曲往黄州屯驻。大失望，徒党皆不乐黄州之行，以谓宣司不信其诚心，遂率众渡淮降虏。绍兴初，扬幺复啸聚钟相余党二十万，占洞庭湖，襄、汉、湖、湘之民，蹂践过半，至今州县荒残，不能复旧。刘超者，只驻军夔州。后遇刘季高自蜀被召趋朝，携降书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进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张自叙云尔，不欲易之。

35　汤致远鹏举守婺州，与通判梁仲宽厚善。仲宽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怜宠之，一旦辞去，遂为天章寺长老德范者所有，纳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终。汤时帅长沙，有过客为汤言之，且悲且愤，识之胸中。明年，汤易帅浙东，入境即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禽主僧，决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范者与婢一舸东去已逾月，被挞之

髡，入院盖未久也。

36　陈师禹汝锡，处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兴之初。高宗自四明还会稽，领帅浙东，当抢攘之后，安辑经理，美效甚著。适秦会之自北方还朝，素怀眦睚，以它罪坐师禹，贬单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既行一程，次枫桥镇，客将朱礼者，晨起鼓帅于众曰："责降官在法不当差破。"送还人一喏而散。师禹不免雇赁使令，以之贬所。时王昭祖扬英为帅属，在旁知状，虽愤怒之，而莫能何也。后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为参谋官，朱礼者已为大吏。适汤致远来为帅，汤素负嫉恶之名，开藩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汤，令搜访其奸赃，黥窜象州，一郡翕然。师禹孙，师点也。

37　吴棫才老，舒州人，饱经史而能文。决科之后，浮湛州县，晚始得丞太常。绍兴间，尚须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贫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诏令分析，仁仲辩数，以谓久弃笔研，实托人代作。孟虽放罪，寻亦引闲。秦会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台评遂上，罢其新任，繇是废斥以终。有《毛诗叶韵》行于世。

38　汪明远澈任衡州教授，以母忧归。从吉后造朝，从秦会之仍求旧阙，词甚恳到。秦问："何苦欲此？"汪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两台，可以求知。"秦愈疑之，不与，乃以沅州教授处之。既不遂意，而地偏且远，汪家素贫，称贷赴官，极为不满。到郡，见井邑之荒凉，游从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窃怒秦而不敢言也。适万俟元忠与秦异议，自参政安置秭归，后徙沅江。汪因谒之，投分甚欢。日夕往还，三载之间，益以胶固。万俟还朝，继而大拜。首加荐引，力为之地。入朝七年间，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39　郑恭老作肃甲戌岁自知吉州回，上殿陈札子云："郡中每岁以黄河竹索钱输于公上。黄河久陷伪境，钱归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袭似此等者，亦乞尽令除放。"高宗嘉纳，且喻秦丞相而称奖再三

焉。秦大怒，讽部使者诬以为在任不法，兴大狱而绳治之。逮吏及门而秦殂，遂免。

40　绍兴己卯，陈莹中追谥忠肃，其子应之正同适为刑部侍郎，往谢政府。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师垣邪？"应之曰："先人建中初为谏官，力言二蔡于未用事时，其后以此迁谪，流落无有宁日。"其人若醒悟状，曰："此所以南度后便为参政也。"盖后误以为陈去非，然不知初又以为何人也。

41　李泰发之迁责海外也，欲寓书秦丞相，以祈内徙，而无人可遣。门人王彦恭趯罢雷守，闲居全州，泰发乃作秦书，托王为寻端便。王之邻居有李将领者，坐岳侯事编置于郡，与闾里通情，趯令其子司法者，从李将就雇一隶，遣往会稽，授书于泰发家。既至越，泰发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达于秦，忽令问："李参政今在何所？"远人仓猝遽对云："李参政见在全州，与王知府邻居。"盖误以李将为泰发也。且云："有王法司与李参政亲以书付我令来。"盖错愕之际，又称司法为法司也。秦怒，于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体究"李光擅离贬所，如何辄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趯并王法司赴狱。而全州适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与彦恭舍甚迩，俱就逮。后体究得泰发初未尝离昌化，但诬彦恭以前任过愆除名，勒停编管辰州。王法司者懵然不知，亦勒认赃罪杖脊。当时闻者无不笑而怜之。

42　汪明远为荆、襄宣谕使，逆亮遣刘萼领兵，号二十万，侵犯襄、汉间。荆、鄂诸军屡捷，俘虏人多佥军，语我师云："我辈皆被虏中佥来。离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见南朝军马，切勿向前迎敌，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归，父兄再有相见之期。傥不从诲戒，必遭南军杀戮。'"有闻此语以告明远者，遂与幕僚谋之，建议尽根刷俘虏之人，借补以官，纵遣北归，欢跃而去。乾道改元，虏人再来侵犯，荆、鄂亦出师入北界，纵遣之人，有来为乡道者，诸将皆全璧而归。

43　逆亮篡位之后，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阙廷有畏耆者，遂有轻我之心，即谋大举佥刷以北人为兵，欲以百万南攻，止得六十七万。以二十七万侵淮东，敌刘信叔；亮以四十万自随，由淮西来，与王权相遇，而王权之众不能当，在和州对垒。权尽遣渡船过南岸，与其众誓云："国家养汝辈许时，政要今日以死上报。"众皆唯唯。两军坚壁不动。权以二三腹心自随，手执诸军旗号，戒谕诸将云："不可妄动，且看虏军有阵脚不固不肃者，看吾举逐军旗号，先举动。"虏军数重之内，有紫伞往来传呼者，莫知其意。虏军先来犯阵，遇大雨，遂退，复驻军于旧寨，无一不肃。诸将遂语权云："虏军如此，我军如何可战？"权云："诸公不可说此语。今日正当报国之时，宜尽死于此，不可有一人异议！"诸将云："太尉欲与诸军死此，却将甚军马与国家保守江面？"权悟其言，遂言："当从诸人议，往南岸叫船渡军马还，与国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请罪。"又与诸将计算，军马渡江，有殿后者必为虏骑所追，合损折一军半人马，又要一将殿后。统制官时俊云："愿为殿后，保全军马过江。"众服其勇。王琪是时为护圣马军统制，亦同行，云："所部军马乃主上亲随，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骑。"遂令护圣马军先渡，诸军次第而济。虏骑果下马来追袭，时俊牌手当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数。诸军遂就采石，各上战舰，以备虏人。权为枢密行府押诣朝廷，窜于海外。逆亮筑台江岸，刑白马祭天，自执红旗，麾诸军渡江。行至中流，为采石战舰迎敌。时俊在舟中，令军士以寸札弩射，虏人赴水者多，尽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备，遂全军过扬州。军士奏凯，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参赞军事偶至采石，遂与王琪报捷于朝。虞自中书舍人除兵部尚书，自此遂柬眷知。琪除正任观察使。诸将在江中获捷者，亦皆次第而迁。水军统制盛新功多而获赏最轻，壹郁而死。建康、采石军士，至今怜之。次年春初，明清从外舅起帅合肥，道出采石，亲见将士言之。直书其语，不复润色以文云。

44　隆兴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诞，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力加荐引，命之以官。曾未数年，为两浙漕。一日，语坐客云："朝廷官

爵是买吾曹之头颅，岂不可畏！”适闻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趋前云：“也买脱空！”胡默然。

45　《前录》载汤进之封庆国公也，明清尝陈之，章圣之初封，汤始疑以为未然，于史馆检阅，然后封章。其所上札子乃云：“自天圣以来，未有敢以为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尝受，而失于辞避，是不曾详于稽考也。

46　明清晚识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见倾盖，若平生欢，借举引重，恩谊非轻。公任文昌，一日忽问云：“天临殿在于何时邪？”明清云：“自昔以来，盖未有之。绍圣初，米元章为令畿邑之雍丘，游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顷章圣幸亳社，千乘万骑经从，尝憩宿于中。’元章即命彩饰建鸱，严其羽卫，自书榜之曰‘天临殿’。时吕升卿为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以谓下邑不白朝廷，擅创殿立名，将按治之。蔡元长作内相，营救获免。闻有自制殿赞，恨未见之。”尤即从袖间出文书，乃元章所书赞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谓博物洽闻矣。”翌日入省，形言称道于稠人广众中焉。楼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榘所画《重屏图》，祐陵亲题白乐天诗于上，有衣帽中央而坐者，指以相问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顷岁大父牧九江，于庐山圆通寺抚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绘容即其人。文榘丹青之妙，在当日列神品，盖画一时之景也。”亟走介往会稽，取旧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无豪发之少异。因为跋其后。楼深以赏激。继而明清丐外得请，以诗送行，后一篇云：“遂初陈迹遽凄凉，击节青箱极荐扬。谈笑于侬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屏》唐画论中主，古殿遗文话阿章。旧事从今向谁问，尺书时许到淮乡。”

明清前年厕迹跸路，假居于临安之七宝山，俯仰顾眄，聚山林江湖之胜于几案间，襟怀洒然，记忆旧闻，纂《挥麈后录》，既幸成编。去岁请外，从欲赘丞海角。涉笔之暇，无所用心。省之胸次，随手濡毫，又获数十事，不觉盈帙，漫名曰《挥麈第三录》。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

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斯亦习气未能扫除，犹鸡肋之余味耳。庆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书于吴陵官舍佳客亭。

挥麈后录余话卷之一

1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熙宁中，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吴伯固编《三元衡鉴》、祭九河合为一者是也。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继知高宗已济大河，皇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中兴后，亟欲大用。会与大将辛道宗争功，道宗得其文缴进之，诏置狱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此与夏贺良赤精子之言、刘歆易名以应符谶，何以异哉。岂知接千岁之统，帝王自有真邪。

2　熙宁初，王荆公力荐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礼召之。上云："放辈诗酒自娱而已，岂有经世之才？如常秩肯来，朕当以非常之礼待之。"故制词云："幡然斯来，副朕虚伫。"盖宣德音也。

3　靖康初，李伯纪荐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锡对。钦宗忽问云："卿在前朝，曾上书乞取燕、云。"世初云："诚有之。臣是时为见辽国衰弱，谓我若训练甲兵，迟以岁月，乘此机会，可以尽复燕、云旧地。

初非欲结小羌捣其巢穴。此书尚在，可赐睿览。”上云：“曾见之。使如卿言，燕、云之地何患不得！”继以叹息，即批出赐进士出身，自是进用。世初，伯雨之子也。

4　高宗应天中兴之初，大臣有荐泸州草泽彭知一者，有康济之略，隐居凤翔府。得旨令守臣钱盖等津发至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烧金及药术为献。诏云：“朕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人。仰三省发遣，赴元来去处，日下施行。仍将烧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捶毁。”

5　建炎己酉，以叶梦得少蕴为左丞，才十四日，而为言者所攻而罢。其自记奏对圣语备列于后：一日，进呈知婺州苏迟奏，乞减年额上供罗。圣训问：“祖宗额几何？”臣等对：“皇祐编敕一万匹。”问：“今数几何？”臣等指苏迟奏言：“平罗、婺罗、花罗三等，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圣训惊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书，诸崇宁以后增添上供过数，非祖宗旧制，自合尽罢。今迟奏乞减一半。”圣训曰：“与尽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与祖宗时不同，却恐减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抛买，或致失信。”欲且与减二万匹并八千有零数。臣等奏：“陛下至诚恤民，可谓周尽。”圣训复云：“如此好事，利益于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笔即从中出曰：“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者，为永法。仍令本州及转运司每年那融应副本钱足备。”臣等即施行。车驾初至临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毕，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且东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润，非京师比。圣训曰：“亦不觉窄，但卑湿尔。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独求安？至今寝处尚在堂外，当俟将士官局各得所居，迁从之人稍有所归，朕方敢迁入寝。”臣等皆言：“圣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动！”车驾始至临安府，手诏郎官以上悉皆许荐人材，盖特恩也。一日，进呈侍从官等奏状，圣训谕臣等曰：“今次所荐人材，不比已前，当须择其可

取者，便擢用之。”乃命并召赴都堂审察。翌日，复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荐士，不若便令登对，朕当亲自延见之。早朝退，遍阅诸处章奏，未尝闲。今后进膳罢，令后殿引见。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劳圣躬。若陛下不倦接见疏远，搜访贤能，天下幸甚。”于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进对，圣训首言：“陈东、欧阳彻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于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使士庶皆得言事，当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诏，言“甚善”。圣训复曰：“马伸前此责去，亦非罪，可召还。”或曰：“闻伸已死。”圣训曰：“不问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责为罪之意。”乃问伸自何官责，臣等皆曰：“自卫尉少卿。”圣训曰：“可复召为卫尉少卿。”臣等奉诏而退。东等于是皆赠官，及与子或弟恩泽一人，并诏所居优恤其家。进呈湖州民王永从进钱五十万缗优国用。臣等言：“户部财用稍集，亦不至甚阙。”圣训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纳其伍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圣训曰：“既不阙用，可并前已纳还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臣等皆言：“圣虑及此，东南之民闻风当益感悦。”一日，圣训谕臣等言：“过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胄，阅武于宫中，以励卫士，乃知旧所造甲，有未尽善，如披膊皆用铁，臂肘几不可引以当胸，缓急如何屈伸？今皆亲自裁定损益，与旧不同，极便于施行。令两浙路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样为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讲，尽经圣虑。此前史所以称汉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内出新样甲一副示臣等，旧转肘铁叶处皆易以皮，屈伸无不利便，他皆类此。其后陈东、欧阳彻俱赠秘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赐田十顷。

6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东。初度钱塘，至萧山，有列拜于道侧者，揭其前云：“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即善俊之父。此与太宗征河东宋捷之祥一也。是时，选御舟榛工，又有赵立、毕胜之谶。

7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镇，落帆于镇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时长老者方升座，道祝圣之祠。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令惊惶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始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仪。李承造升之云。

8　绍兴中，赵元镇为左相。一日入朝，见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毕，亟往视之，方兴工于隙地。元镇询谁主其事，曰："内侍黄彦节也。"元镇即呼彦节，诟责之曰："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邪！"命勒军令状日下罢役。彦节以闻于上。翌日，元镇奏事，上喻曰："前日偶见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数十竿，非欲以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后傥有似此等事，勿惮以警朕之不逮也。"彦节自云。

9　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廉宣仲云。

10　秀州外医张浩自云："少隶军籍，尝为杉清闸官虞候。一日，晚出郊过嘉兴县，忽睹丞厅赤光照天，疑为回禄；亟入视之，云赵县丞之室适免身得雄。是诞育孝宗也。"浩之子樸，今为医官，家于县桥之西，可质焉。张浩自云。

11　绍兴壬子，诏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今畤，访求宗室伯字号七岁以下者十人，入宫备选。十人中又择二人焉，一肥一癯，乃留肥而遣癯，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尔而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赵子导彦沔云。

12　辛巳岁，颜亮寇淮，江、浙震动。有处州遂昌县道流张思廉

者，人称为有道之士，言事多验。时李正之大正为邑尉，从而问之。思廉以片纸书云：“脊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晓。次年，阜陵改名，正储登极。李正之云。

13　明清顷于蔡微处，得观祐陵与蔡元长赓歌一轴，皆真迹也，今录于后：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报本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层霄初构同云霁，暖吹俄回海日暹。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肃雍显相同元老，行庆均厘四海沾。”太师臣京恭和：“雪晴至日日初南，帝举明禋祀事严。万瓦沟中寒色在，一轮空外晓光暹。云和龙轸开冰辙，风暖鸾旗拂冻檐。共喜天心扶圣悳，珠玑更误宠恩沾。”“展采齐明拱面南，浓云深入夜更严。风和不放琼英落，日暖高随玉漏暹。照地神光临午陛，鸣皋仙羽下重檐。五门回仗如天上，看举鸡竿雨露沾。”“衮龙朱履午阶南，大辇鸾鸣羽卫严。玉轸乍回黄道稳，金乌初上白云暹。五门晓吹开旗尾，万骑花光入帽檐。已见神光昭感格，鹤书恩下万邦沾。”“饮福初回八陛南，凝旒裒对百神严。睍消尘入康衢润，神应光随北陛暹。丹槛雉开中扇影，朱绳鹤下五门檐。群生鼓舞明禋毕，却忆花飞舞袖沾。”清庙斋幄，常有诗赐太师，已曾和进。禋祀礼成，以目击之事，依前韵再进。今亦用元韵复赐太师，非特以此相困，盖清时君臣赓载，亦一时盛事耳：“灵鼓黄麾道指南，紫坛苍壁示凝严。联翩玉羽层霄下，烜赫神光爱景暹。为喜銮舆回凤阙，故留芝盖出虬檐。礼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当万物沾。”太师以被赐暹字韵诗，前后凡三次进和，盖欲示其韵愈严而愈工耳。复以前韵又赐太师：“天位迎阳转斗南，千官山立尽恭严。共欣奠玉烟初达，争奉回鸾日已暹。归问雪中谁咏絮，冥搜花底自巡檐。礼成却喜歌盈尺，端为来趋万寓沾。” 唐杜甫诗“巡檐索共梅花笑”，盖雪事也。太师臣京题神霄宫：“下马神霄第一回，晴空宫殿九秋开。月中桂子看时落，云外仙軿特地来。”“参差碧瓦切昭回，绣户云輛次第开。仙伯九霄曾付托，得随真主下天来。”神霄玉清万寿宫庆成，卿以使事奉安圣像，闻有二诗书幞，俯同其韵，复赐太师：“碧落金风爽气回，蘩霄乍喜瑞霞开。经营欲致

黎元福，敢谓诗人咏子来。”“曈曚日驭晓光回，金碧相宜王府开。步武烟霞还旧观，百神应喜左元来。”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经景龙江，游撷芳园灵沼，闻卿有小诗，今俯同其韵赐太师：“景龙江静喜安流，玉色闲看浴翅鸥。已觉西风颇无事，何妨稳泛济川舟。”“登山想见留云际，赏日还能傍水涯。对此已多重九兴，先输黄发赏黄花。”“锦绣烟霄碧玉山，萦纡静练照晴川。留连不惜厌厌去，雅兴难忘既醉篇。”上清宝箓宫立冬日讲经之次，有羽鹤数千飞翔空际，公卿士庶，众目仰瞻。卿时预荣观，作诗纪实来上，因俯同其韵，赐太师以下：“上清讲席郁萧台，俄有青田万侣来。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回转影类云开。翻翰清泪遥相续，应瑞移时尚不回。归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见谪仙才。”又，上巳日赐太师：“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众贤。久矣愆阳罹暵旱，沛然膏雨润农田。乘时賸挟花盈帽，胥乐何辞酒满船。所赖燮调功有自，伫期高廪报丰年。”微，元长之孙，自云：“当其父祖富贵鼎盛时，悉贮于隆儒亨会阁。此百分之一二焉。国祸家艰之后，散落人间，不知其几也。”

14　祐陵癸巳岁，蔡元长自钱唐趣召再相，诏特锡燕于太清楼，极承平一时之盛。元长作记以进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眚愆，复官就第。命四方馆使荣州防御使臣童师敏赍诏召赴阙，臣京顿首辞。继被御札手诏，责以大义，惶怖上道。于是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宠大恩隆，念无以称。上曰：‘朕考周宣王之诗，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其可不如古者？’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太清楼，命内客省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谭稹、同知入内内侍省事臣杨戩、内客省使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贾祥、引进使晋州管内观察使勾当内东门司臣梁师成等伍人，总领其事。西上阁门使忠州刺史尚药局典御臣邓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内谒者职。有司请办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视其所，曰‘于此设次’，‘于此陈器皿’，‘于此置尊罍’，‘于此膳羞’，‘于此乐舞’。出内府酒尊、宝器、琉璃、马瑙、水精、玻璃、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

味。’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蘂，与海物惟错，曰：‘以此加笾。’颁御府宝带，宰相、亲王以玉，执政以通犀，余花犀，曰：‘以此实篚。’教坊请具乐奏，上弗用，曰：‘后庭女乐，肇自先帝。隶业大臣未之享。’其陈于庭，上曰：‘不可以燕乐废政。’是日，视事垂拱殿。退，召臣何执中、臣蔡京、臣郑绅、臣吴居厚、臣刘正夫、臣侯蒙、臣邓洵仁、臣郑居中、臣邓洵武、臣高俅、臣童贯崇政殿阅弓马所子弟武伎，引强如格，各命以官。遂赐坐，命宫人击鞠。臣何执中等辞，请立侍，上曰：‘坐。’乃坐。于是驰马举仗，翻手覆手，丸素如缀。又引满驰射，妙绝一时，赐赉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就次以憩。诏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榜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凝方，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幽花异木，扶疏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云、骞凤、层峦，不大高峻，俯视峭壁攒峰，如深山大壑。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三洞琼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种玉、缘云轩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纵横不满百步，而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玩芳、缀华咸在焉。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而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磬，澄竹山茶，崇兰香茝，葩华而纷郁。无犬马射猎畋游之奉，而有鸥、凫、雁、鹭、鸳鸯、鸡鹅、龟、鱼驯驯，雀飞而上下。无管弦丝竹、鱼龙曼衍之戏，而有松风竹韵，鹤唳莺啼，天地之籁，适耳而自鸣。其洁齐清灵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以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肃然无敢謦咳者。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亦无敢离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侧侍，进趋庄重，俨若成人。臣执中等

前贺曰：‘皇子侍燕，宗社之庆。’乐作，节奏如仪，声和而绎。群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坐，当自便无间。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群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上曰：‘日未晡，可命乐。’殿上笙篁、琵琶、箜篌、方响、筝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进御酒。上执爵命掌樽者注群臣酒，曰：‘可共饮此杯。’群臣俯伏谢。上又曰：‘可观。’群臣凭陛以观，又顿首谢。又命宫娥抚琴擘阮。已而群臣尽醉。臣窃考《鹿鸣之什》，冠于《小雅》，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既醉太平之时，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报之道，在于饮食燕乐之间。太清自真祖开宴，以迄于今，饮食之设，供张之盛，乐奏之和，前此未有。勤侑之恩。礼意之厚，相与无间之情，亦今昔所无。实君臣千载之遇，而臣德輶智殚，曾不足仰报万分。昔仲甫徂齐、式遄其归；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召虎受命，锡以圭瓒，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然则上之施光，下之报宜厚。而臣老矣，论报无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谨稽首再拜，诵曰：‘皇帝在御，政若稽首。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来汝京，实始予辅。厥初有为，唱予和汝。式遄其归，远于吴楚。劳还于庭，饮至于露。既又享之，其开禁御。有来帝车，相视其所。于此膳羞，于此乐舞。海物惟错，于以加俎。何锡予之，实篚及筥。箫鼓锵锵，后庭委女。帝曰宣和，不远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户。帝命子攸，尔掖尔父。乃瞻庭除，乃历殿庑。绿饰上栋，漆朱下宇。梁无则雕，槛不采组。有石岩岩，有泉湑湑。体道清心，于此燕处。彼言厚诬，何恤何虑！帝执帝爵，劝酬交举。毋相其仪，毋间笑语。有喜惟王，饮之俾饫。臣拜稽首，千载之遇。君施臣报，式燕且誉。臣拜稽首，明命是赋。天子万年，受天之祜！’”

15　蔡元长所述《太清楼特燕记》，既列于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福宫曲燕》二记，今复载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俣、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贯、臣嗣濮王仲忽、臣冯熙载、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儵、臣蔡翛、

臣蔡僪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酉茶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琳霄、骞凤、垂云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荫如胜。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然蓊欝。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王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匝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鄙，不谓袭藏如此。’念无以称报，顿首谢。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之东，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见。过翠翘、燕阁诸处。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悸惶怖，岂敢啜？’顿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瑶林殿。中使冯皓传旨，留题殿壁，喻臣笔墨已具，乃题曰：‘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顷之就坐，女童乐作。坐间赐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师文浩剖橙分赐。酒五行，再休。许至玉真轩，轩在保和西南庑，即安妃妆阁。命使传旨曰：‘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诏臣赓补成篇，臣即题曰：‘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方是时，人自谓得见妃矣。既而但画像挂西垣，臣即以谢奏曰：‘玉真轩槛暖如春，只见丹青未有人。月里常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须臾，中使召臣至玉华阁，上手持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见。’臣曰：‘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臣前进，再拜叙谢，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臣奏曰：‘礼无不报，不审酬酢可否？’于是持瓶注酒，授使以进。再坐，彻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细乐，作《兰陵王》、《扬州散》古调，酬劝交错。上顾群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楷

顷许对曰：‘凌云九夏两岐秀。’臣攸曰：‘鸡舌五羊千岁枣。’臣曰：‘菊英九日万龄黄。’乃赓载歌曰：‘君臣燕衎升平际，属句论文乐未央。’臣奏曰：‘陛下乐与人同，不间高卑。日且暮，久勤圣躬，不敢安。’上曰：‘不醉无归。’更劝，迭进酒行无算。上忽忆绍圣《春宴口号》二句，问曰：‘卿所作否？余句云何？’臣曰：‘臣所进诗，岁久不记。’上曰：‘是时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阁，问所告假者，对曰：臣有负薪之疾，不果预需云之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是日，待漏东华，哲宗已遣使询来否。语罢，命郝随持杯以劝，凡三酬，大醉，免谢扶出。’因沉吟曰：‘记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继而曰：‘牙牌晓奏集英班，日照云龙下九关。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继又曰：‘三天乐奏三春曲，万岁声连万岁山。欲识君臣同乐意，天威咫尺不违颜。’臣顿首谢曰：‘臣操笔注思于今二十年，陛下语及，方省仿佛，然不记一字。陛下藩邸己知臣，盖非今日，岂胜荣幸。’再拜谢。上轮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大惊。非圣人孰与夫此！臣又谢曰：‘臣被知藩邸，受眷绍圣，两朝遭遇。臣驽下衰老，无毫发称报。’上曰：‘屡见哲宗，道卿但为章惇辈沮忌，不及用。朕时年八岁，垂髫侍侧。一日，哲宗疑虑，默若有所思。问曰：“大臣以谓不当绍述，朕深疑之。”奏曰：“臣闻子绍父业，不当问人，何疑之有？”哲宗骇曰：“是儿有大志如此！”由是刘挚、吕大防相继斥逐，绍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乐欣交通。而追时惟哲宗付托与绍述之始，孝友笃于诚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贺。黼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尝记合食与卿否？’臣谢曰：‘是时大礼禁严，厨饔不得入，贸食端邸，蒙陛下赐之。臣被遇，自兹终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试，卿在西幕详定时，因入持扇求书，得二诗，皆杜甫所作。诗曰：“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臣曰：‘崇宁初蒙宣谕扇犹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见知当时，名显后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录。崇宁以

来，被遇若此。君臣千载，盖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报丰。臣无尺寸，孤负恩纪，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乐奏缤纷，酒觞交错。方事燕饮，上及继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与衔杯酒，接殷勤之欢，道旧论新。顾臣何足以当？臣请序其事，以示后世，知今日燕乐，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筹，众前奏丐罢，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宫曲宴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韶执乐，和音曼声，合变争节，亦非教坊工人所能仿佛。上遣殿中监蔡行谕旨曰：‘此中不同外廷，无弹奏之仪，但饮食自如。食味果实有余者，自可携归。’酒五行，以碧玉盏宣谕。侍宴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尝宣劝，今出异数。”少憩于殿门之东庑。晚，召赴景龙门，观灯玉华阁，飞升金碧绚耀，疑在云霄间。设衢樽钧乐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戏，继以歌诵，示天下与民同乐之恩，侈太平之盛事。次诣穆清殿，后入崆峒洞天，过霓桥，至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曰琴、棋、书、画、茶、丹、经、香。臣等熟视之，自崆峒入，至八阁，所陈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彻焜煌，心目俱夺。阁前再坐，小案玉斝，珍异如海陆羞鼎，又与睿谟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诣殿侧纵观。上谓保和殿学士蔡翛曰：‘引二翰苑子细看，一一说与。’谆谕再三。次诣成平殿，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上谕臣邦彦、臣粹中曰：‘此尽是嫔御。自来翰林不曾与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谁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彦。’上顾臣邦彦曰：‘好。《翰林志》可以尽载此事。此卿等荣遇。’臣邦彦谢不敏。琼瑶玉舟，宣劝非一。上每亲临视使酹，复顾臣某曰：‘李承旨善饮！’仍数被特劝。夜分而罢。臣仰惟陛下加惠亲贤，共享太平。肆念词臣，许陪鼎席宗工之末，周于待遇，略去常仪。臣邦彦、粹中首膺异数，亲承玉音，俾编载荣遇，以侈北门之盛。盖陛下崇儒右文，表

异鳌禁，用示眷瞩之意，诚千载幸会也。窃伏惟念一介微臣，粤自布衣，叨膺识擢，凡所蒙被，度越伦辈。曾微毫忽，以助山岳。兹侍燕衎，咫尺威颜，独误睿奖，至官而不名，岂臣糜捐，所能称塞？臣切观文、武之盛，始于忧勤，而逸乐继之。鹿鸣之燕群臣，嘉宾得尽其心。故天保之报，永永无极。臣虽么陋，敢忘归美之义？辄扬盛迹，备载千篇。使视草之臣，知圣主曲宴内务，自臣等始。谨录进呈，伏取进止。”

16　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瓘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瓘指剑以示曰：“瓘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李子成可久云。

17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今藏于右府，其详已见《后录》。独有引文存于家集，用录于后：“臣窃闻祖宗兵制之精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幽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王室（原文此处为□），皆悲叱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者，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功成而骄，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将养疴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甘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甘陵旧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晋高祖、刘知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亡命，置于帐下，立亲卫之

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难，亲总师旅，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师。至检校官皆令仆台宪之长，封叙父母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士，金币缗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差，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伏其长。待之尽矣。为出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懔懔，每有事新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限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骄锐出矣。中都二防，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无，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哦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三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拒虏；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谗谤不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

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契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赋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刺属县，则用州印本使判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专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守之分，俾各归其实也。逐县置尉，专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提举兵甲贼盗公事，与一路帅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首，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逾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第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之心，而人尽死力。班大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皆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有诚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

精也。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故翰林学士孙洙，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臣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使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度之人，则军众自齐。责之既严，则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王者之众，不得不然。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周室虽盛，至康之后，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自昔夷狄横而窥中国者，先观兵之盛衰。然则兵备可一日忘哉！’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仰者众，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河北既置义勇军，以韩琦忠亮，急于备边，犹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其不可。熙宁申命天下教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联什伍之民，族党相保。举三路言之，凡有百万人，天下称是。旋亦废置。盖兵虽可练，而民不可重扰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臣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圣意之不见于文字者，为之序。然窃尝谓后世诵帝尧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阶三尺而已，至史谓‘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则尧

及物之功，与天地等矣。惟《书》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尧德乃备。则固由所见浅深欤。共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效神宗重规叠矩之盛，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尽！今臣之浅拙，虽欲□绎传载所有，不能知也。”

18　熙宁三年，曾宣靖为昭文相，以疾乞解机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王文恭为内相，当制，进进草。神宗读至“高旗巨节，遥临践土之邦；间馆珍台，独揖浮丘之袂。”顾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备下多时。”文恭云：“诚如圣训。”归语其子仲修云：“吾自闻鲁公丐去，即办此一联。”叹服上之精鉴如此。苏仁仲云。

19　裕陵怀韩魏公定策之勋，崇德报功，不次擢其子仪公忠彦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为不满，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绰执事枢柄。时元丰官制初行，肇建东、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原文此处为□），为搢绅之美谈。后二十年，仪公始相祐陵。思陵中兴，兴念故家。所以富郑公之孙季申直柔，仪公之孙似夫肖胄，相继赐第为右府。又三十年，令绰之孙钦道怀亦赐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长之于攸，秦会之之于熺，盖恩泽侯，不足道也。

20　熙宁中，蔡敏肃挺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偶成《喜迁莺》一阕：“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垄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鞬锦带，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词成，闲步后园，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遗坠，为鹰门老卒得之。老卒不识字，持令笔吏办之。适郡之娼魁，素与笔吏洽，因授之。会赐衣袄中使至，敏肃开燕。娼尊前执板歌此，敏肃怒，送狱根治。倡之侪类，祈哀于中

使，为援于敏肃。敏肃舍之，复令讴焉。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裕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御笔见藏其孙稹家。史言“献肃交结内侍，进词柄用”，又不同也。

21　元祐二年，东坡先生入翰林，暇日会张、秦、晁、陈、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顾群公曰：“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群公大以耸服。《导引鼓吹词》盖亦是时作，真迹今藏明清处。二事曾国华云。

22　富文忠公熙宁二年再相，王荆公为参知政事，始用事，与文忠不协。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继改亳州。今录于此：“清时窃禄，难逃素食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贤之谤。幸圣明之洞照，举毫发以无遗。顾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谢。切念臣业非经远，识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群俊；长脱簿书之秩，获事三朝。仁宗之顾遇匪轻，英庙之丁宁尤甚。旋属大人继照，飞龙在天。思肯构于先基，忽遐遗于万物。涧蘋何美，杂圭壁以荐羞；槽驭已疲，复骅骝之共驾。殚力虽劳于负岳，小心更甚于履冰。果不克堪，遂贻弹劾。如安石者，学强辩胜，年壮气豪。论议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谐于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得之良心，乐人传之异说。蘋蘋者子，谠谠其书，足以干名，足以取贵。拖绅朝序者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学者异安石之学，则笑为迂儒。叹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将丧。臣窃观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台谏官以兹切齿，谓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动心，以朝廷安用彼相。为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笔华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

陛下方当渊默尧舜，中和禹汤。同天德之尚□（原文此处为□），待人臣之有体。徒高唇吻，莫补聪明。且区区晋都，尚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岂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众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后言之罪，而俾归田里。如其尚矜微朽，处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贤路。如是则始终事圣，史传不附于奸朋；去就为臣，物议庶归于直道。”其临薨二表，尤为恳切，明清家旧有之，今不复存。东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国纪》亦载其略。至于谓“宫闱之臣，不可使之专总兵柄。人心不服，易以败事。”后来童贯之徒是矣。韪哉，先见之明焉。

23　熙宁初，司天监亢瑛奏：“后三十年，西南有乱出于同姓。”是时，方议皇族补外官，于是诏宗室不得注授川峡差遣。至建中靖国初，赵谂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乃验。继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舆有播迁之厄。不可轻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乱。”王荆公大怒，启裕陵窜瑛英州。韩知命云。

24　曾文肃十子，最钟爱外祖空青公。有寿词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其后外祖果以词翰名世，可谓父子为知己也。

25　陈禾字秀实，四明人。政和初，为右正言，明目张胆，展尽底缊，时称得人。徽宗批出，除给事中。会宦官童贯、黄经臣恃贵幸骄险，且与中执法卢航相为表里，搢绅侧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备位台谏，朝廷有至可虑者。一迁给舍，则非其职。此而不言，后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陈汉、唐之祸，不可不戒。此隙一开，异日有不胜言者，惟陛下留意于未然。论列既久，上以日晚颇饥，拂衣而起，曰：“朕饥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佗日受危亡之祸。孰为重轻，愿陛下择之！”上衣裾脱落。上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其言激切，上为之变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节。”翌日，经臣率其党诉于上前曰：“国家极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语。”继而卢航上章，谓禾一介书生，言事狂妄。东台之除既寝，复责授信州监酒。久之，自便丐祠，奉亲还里。先是，陈莹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其子正彙来从学。后莹中论列蔡元长得罪，禾上书力为救解。及正彙告发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监狱者知莹中与禾游，谓言必自禾发，移文取证。禾答以事诚有之，罪不敢逃。人谓禾曰：“岂宜以实对？”禾曰：“祸福死生，吾自有处。岂肯以一死易不义耶！傥得分贤者罪，固所愿也。”朝廷指以为党，勒停。宣和中，起守龙舒以卒。事见高抑崇闶所述行状。绍熙间，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与《春秋传》，特官其孙。近修《四朝史》，无人为之立传，此节义遂失传于后世，可胜太息。

26　林子忠有《野史》一编，世多传之。其间议论，与平日所为，极以背驰，殊不可晓。岂非知公论不可揜，欲盖其迹于天下后世耶！

27　东坡先生虽窜斥于绍圣、元符，然元祐中，黄庆基、赵君锡、贾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训词中语，以为诋诬。后来施行，盖权舆于是，史册可以具考。

28　近人作好事，如郑介夫、邹志完、陈莹中，士林每以为佳话。然如王和父之救东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邸狱，丰相之于祐陵前辩元祐诸公之无罪，方轸之上书力诋蔡元长之失，雍孝闻之奉廷对，李彪之《拟贤良策》，数二蔡之奸，二人者俱罹刑辟之类尚多，皆人之所难言。惜乎世人之不尽知也。

29　成都人景焕《野人闲话》，盖乾德三年所述，其间载蜀后主一条，今录于后：“蜀后主孟氏，讳昶，字保元，尊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道号玉霄子。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

三纪已来，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初用赵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学、赵廷隐等分主兵权，李昊、徐光浦掌笺檄，王处回为枢要。无何，政教壅滞，恩泽杂遝，一旦赫怒，诛权臣张业，出王处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浦。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香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阗咽，贵门公子，乘彩舫游百花潭，穷奢极丽。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兵部王尚书珪题亭子诗，其一联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皆此类也。自大军收复，蜀主知运数有归，寻即纳款，识者闻之嘉叹。蜀主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尝为箴诫颁诸字人，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颁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爵，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诫，体朕深私。’”治平中，张次功著《蜀梼杌》，亦书是箴，与此一同。

30　章献明肃初自蜀中泛江而下，舟过真州之长芦，有闽僧法灯者，筑茅庵岸旁。灯一见，听其歌声，许以必贵，倒囊津置入京，继遂遭际。及位长乐，灯尚在。后捐奁中百万缗，命淮南、两浙、江南三路转运使创建大刹，工巧雄丽，甲于南北，俾灯住持，赐予不绝。李邯郸为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号全大道，以道行价重禅林，住庐山圆通寺。忽一男子货药入山，自云帝子。全见其状貌颇异，厚资其行，使往京师自陈。鞫治得其妄，乃都人冷绪之男青也，诛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筑城之土。经岁，当盛暑，忽弛檐市中，作颂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狱。”言讫，趺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类而祸福不侔如此者。徐敦立《国纪》乃云“全与青俱弃市”，误矣。

31　王文穆钦若以故相来守杭州，钱唐一老尉，苍颜华发矣。文

穆初甚不乐，询其履历，乃同年生，恻然哀之，遂封章于朝，诏特改京秩。尉以诗谢之云：“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元没两般风。”晁武子云。

32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始与东坡先生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无恙，尝犯法，以年八十，勿论。事见《神宗实录》。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所谓燕国夫人墓，独处而无祔者，即杨氏也。章房仲云。

33　元丰末，章子厚为门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时钱穆父为中书舍人，行告词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间，穆父在翰苑，诏书中有“不容群枉，规欲动摇”，以指子厚，尤以切齿。绍圣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国门，蔡元度饯别，因诵其前联，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拨，何故诋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后来代言之际，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来劈一劈了去！”朱希真先生云。

34　周美成邦彦，元丰初以太学生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录。其后流落不偶，浮沈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以进。表云：“六月十八日赐对崇政殿，问臣为诸生时所进先帝《汴都赋》，其辞云何？臣对曰：‘赋语猥繁，岁月持久，不能省忆。’即敕以本来进者。雕虫末技，已玷国恩，刍狗尘言，再干睿览，事超所望，忧过于荣。切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具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

廪府库，罔不充仞；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出；攘狄片地，罔不留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臣于斯时，自惟徒费学廪，无益治世万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铺陈为赋，冒死进投。先帝哀其狂愚，赐以首领，特从官使，以劝四方。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臣孤愤莫伸，大恩未报，每抱旧藁，涕泗横流。不图于今得望天表，亲承圣训，命录旧文。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怕惑，不知所为。伏惟陛下执道御有，本于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学习。而臣也欲晞云汉之丽，自呈绘画之工，唐突不量，诛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焘，恩浃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丰年屡应，瑞物毕臻。方将泥金泰山，鸣玉梁父，一代方册，可无述焉。如使臣殚竭精神，驰骋笔墨，方于兹赋，尚有靡者焉。其元丰元年七月所进《汴都赋》，并书共二策，谨随表上进以闻。”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其后宣和中，李元叔长民献《广汴都赋》，上亦甚喜，除秘书省正字。元叔，定之孙也。

35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诗》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后人以谓以此讥之。然子美诗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载记》矣。如“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王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昔人不以蹈袭为非。《南部烟花录》：“‘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诗。”《新唐书·艺文志》有《方域诗》一卷。《烟花录》一名《大业拾遗记》，文词极恶，可疑。而《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宝所纂，明清家有之，承平时扬州印本也。

36　沈睿达辽，文通之同包。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

遣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藉为民。其后卜居池阳之齐山，有集号《云巢编》行于世。

挥麈余话卷之二

37　丁晋公自海外徙宅光州，临终，以一巨箧寄郡帑中，上题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可分付开之。”至是岁，有丁姓者来贰郡政，即晋公之孙，计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启视之，但一黑匣，贮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窍，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无有歇时，温润之甚，不可名状。丁氏子孙至今宝之。又陈公密缜未达时，尝知端州，闻部内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谓熨斗焦者，成一黑龙，奋迅之状可畏；二鸜鹆眼，以为目。每遇阴晦，则云雾辄兴。公密没，归于张仲谋询，政和间，遂登金门，祐陵置于宣和殿，为书符之用。靖康之乱，龙德宫服御多为都监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诛之。子裳叔祖为棘卿，为之营救，止从远窜。其后北归，以此研谢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真希世之宝也。

38　明清尝于王莹夫瓘处见王荆公手书集句诗一纸云：“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39　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飚动幕。犹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黄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

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余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

40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一作见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帷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　暗想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拟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俞羲仲云。

41　曾文肃初与蔡元长兄弟皆临川王氏之亲党，后来位势既隆，遂为仇敌。崇宁初，文肃为元长攘其相位。文肃以观文守南徐，时元度帅维扬，赴镇过郡，元度开燕甚勤，自为口号云："并居二府，同事三朝。怅契阔于当年，喜逢迎于斯地。"又云："对掌紫枢参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谬为恭敬如是，而中实不然。已而兴狱，文肃遂迁衡阳。

42　元祐初，滕章敏帅定武时，耿晞道南仲为教授。偶燕集郡僚，章敏席间作诗，坐客皆和，独晞道辞云："某以经义过省，不习为诗。"章敏之婿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宁中，裕宁后苑射弓，而殿帅林广云'不能'，上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阖坐大笑。"黄六丈叔愚云。

43　李处迈，邯郸之孙。政和初，以直秘阁知相州。外甥张澄如莹，繇宗女夫为承节郎，侍行，掌扎牍之寄。时聂贲远山为郡博士，王将明甫为决曹掾。如莹处甥馆，既与二公往还，且周旋甚至，悉皆怀感。王、聂同年生也，始甚欢；而聂于乐籍中有所属意，王亦昵

之，每戒不令前，聂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后，甫改名黼，为相，荐如莹易文阶，除枢密院编修，已而更秩为郎。聂后以蔡元长称其刚方有立，荐之，改名昌，擢侍从。黼大用事，贬聂散官，安置衡州，益衔黼矣。靖康，时事大变，召登政府。黼之诛死，聂有力焉。而聂亦以是岁出使至绛州，被害。黼初败，如莹踪迹颇危，赖聂之回互，竟无它。南渡之后，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拜庆远军节目以终。四十三年无一日居闲，中兴以来，如莹一人而已。孙长文云。

44　徐干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出知常州。尝自制《转调二郎神》之词云："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谩试着春衫，还思纤手，薰彻金虬烬冷。动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来多病。嗟旧日沈腰，如今潘鬓，怎堪临镜？　重省。别时泪滴，罗襟犹凝。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亭芳景。空伫立，尽日栏干倚遍，昼长人静。"既成，会开封尹李孝寿来牧吴门。李以严治京兆，号李阎罗。道出郡下，干臣大合乐燕劳之，喻群娼令讴此词，必待其问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询之，干臣蹙頞云："某顷有一侍婢，色艺冠绝。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今闻在苏州一兵官处，屡遣信欲复来，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赋此。词中所叙，多其书中语。今焉适有天幸，公拥麾于彼，不审能为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难，可无虑也。"既次无锡，宾赞者请受谒次第。李云："郡官当至枫桥。"桥距城十里而远。翌日，舣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风股栗。李一阅刺字，忽大怒云："都监在法不许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万一有火盗之虞，岂不殆哉！"斥都监下阶，荷校送狱。又数日，取其供牍判奏字。其家震惧求援，宛转哀鸣致恳。李笑云："且还徐典乐之妾了来理会。"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后舍之。曾仲恭云。

45　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

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徐敦立云。

46　政和建艮岳，异花奇石，来自东南，不可名状。忽灵壁县贡一巨石，高二十余丈，周围称是。舟载至京师，毁水门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动。或启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异之。”祐陵亲洒宸翰云：“庆云万态奇峰。”仍以金带一条挂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顷刻至苑中。李平仲云。

47　潘兑，字说之，吴门人，仕祐陵为侍从。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时郡民朱勔以幸进，宠眷无比。父冲殂，勔护丧归葬乡间，倾城出迓，而潘独不往。潘之先茔，适有山林形势，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杜门弗纳。勔恃恩自恣，遣人讽之，且席以薰天之势。潘一切拒之。勔归京师，果诉于上，降御笔夺之。已而又讦御史诬之以罪，而褫潘之职。虽抑之于一时，而吴人至今称之。曾育当时云。

48　祐陵时有僧妙应者，江南人，往来京、洛间，能知人休咎。其说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无定止。饮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为“风和尚”。蔡元长褫职居钱塘，一日忽直造其堂，书诗一绝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摇头摆脑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张牙劈口吃众生。”又书其下云：“众生受苦，两纪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绍兴初，犹在广中，蜕寂于柳州。明清《投辖录》中亦书其略。苏训直玭云。

49　蔡攸尝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连沃数巨觥，屡至颠仆。赐之未已，攸再拜以恳曰：“臣鼠量已穷，逮将委顿，愿陛下怜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杀一司马光矣。”始知温公虽遭贬斥于一时，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乐寿之云。

50　李彦思邈，曾文肃之甥，早岁及第，文采为政，称于一时。

蔡元长与之连，初亦喜之。后元长与文肃交恶，始恶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归，时元长以师垣秉钧。入谒之后，元长语其所厚曰：“李邈面目如此，所欠一黥耳。”彦思闻之皇恐，即上书欲愿投笔。比再见元长，元长曰：“公乞易武，早已降旨换授庄宅使矣。”邈闻语，即趋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邈谢太师！”更不再升阶而出。元长笑云：“李彦思元来了得遮一解。”即除知保州见阙。中父舅云。

51　詹大和坚老来京师，省试罢，坐微累下大理。时李传正端初为少卿，初入之时，坚老哀鸣曰：“某远方举人，不幸抵此，祈公怜之。”端初怒，操俚谈诟曰：“子觜尖如此，诚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所犯既轻，在法应释，得以无事。自此各不相闻。后十余年，端初为淮南路转运副使，既及瓜，坚老自郎官出为代。端初固忘之，而坚老心未能平也。相见各叙昧生平而已。既再见，端初颇省其面目，犹不记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岂尝解后朝路中邪？风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坚老答曰：“风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见。但不知比往时觜不尖否？”端初愧怍而寤。端初有子，即粹伯处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遗体，不但曾氏之指节可验，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隐，礼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传正，邯郸公淑孙也。

52　凤翔府太平观主道士张景先，出入黄安中之门甚久。安中坐此，弹章中颇及之。有闽人黄谦者，狡狯人也，自买度牒，远投景先，求为弟子，因得以识安中。后归闽，遂住武夷山，每对客，必目安中为家兄。人以其名连《易》卦，颇以为然。安中至里中焚黄，谦亦谒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礼之。逮安中北还，谦宣言送伯氏出闽，以山轿迹其后，所至官吏眦所睹，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闽距京师稍远，安中名重一时，谦借其声势，大为奸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侄归邵武，间有客道其事者，侄大不平，云：“须当痛治之。”谦伺其来，候于道左伏谒，礼甚恭。方欲诘其事，谦曰：“无广此言，聊假虎威耳。”举初甚厚，遂为款留数日，不问而去。自是众益信之。人之无良有如是者。谦后至政和间，遂得幸为道

官。黄宋翰云。

53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监仓任满至京师，茫然无所向，会梁师成赐第初成，极天下之华丽，许士庶入观，履道髽两角，以小篮贮笔墨径入，就其新堂大书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掷笔而出。主隶辈见其人物伟胜，词翰妙绝，众目叵侧。时方崇尚道教，直以为神仙降临，不敢呵止，亟以报师成。师成读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见。索其它文，益以击节，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基于此也。谢景思云。

54　刘跛子者，洛阳人。知人死生祸福，岁一至京师。前辈杂说中多记之。至宣和犹在，蔡元长正炎盛，闻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养福田院之类。即令其子绦屏骑从往访之，跛子以手挥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砾，用土书一“退”字，更无它语。绦归，以告于元长，元长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败。

55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历历悉见后来，无差豪之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中。又画两日两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徽云。

56　蔡元长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尽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没之诏，适毛达可友守杭州，达可，元长门下士也，缓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隐逾半，所以蔡氏之后皆不贫。又尝以金银宝货四十担寄其族人家海盐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诛窜，不暇往索，尽掩为己有。至今海盐蔡氏，富冠浙右。胡元功云。

57　绍圣初，治元祐党人。秦少游出为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诋诬，道贬监处州酒税。在任，两浙运使胡宗哲观望罗织，劾其败坏场务，始送郴州编管。黄鲁直罢守当涂，寓居荆南，作《承天院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中司赵正夫，发其中含谤讪，遂编管宜

州。陈举者，乃宗哲之婿，可谓冰清玉润也。

58　苏在廷元老，东坡先生之从孙，自幼即卓然，东坡许之。元符末入太学，东坡已度海。每与其书，委曲详尽。宣和中，历馆职、郎曹、奉常。言者论其宗元祐学术，罢为宫观。而谢表乃云："念昔党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颇少之。张文老云。

59　靖康中，蔡元长父子既败，言者攻之，发其奸恶，不遗余力，盖其门下士如杨中立、孙仲益之类是也。李泰发光时为侍御史，独不露章，且劝勿为大甚，坐是责监汀州酒税。谢表云："当垂涕止弯弓之射，人以为狂。然临危多下石之徒，臣则不敢。"士大夫多称之。陆务观云。

60　张邦昌僭位，国号大楚。其坐罪，始责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贬所，寓居于郡中天宁寺。寺有平楚楼，取唐沈传师"目伤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马伸赐死，读诏毕，张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睹三字，长叹就缢。钱秉之元成云。

61　赵德夫明诚《金石录》云："唐韦绚著《刘公嘉话》，载武氏诸碑，一夕风雨，失龟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后来考之，武字皆完，龟首固自若。韦绚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说传记不足信也。"明清后见《元和姓纂》，绚乃执谊之子，其虚诞有从来也。

62　建炎戊申冬，高宗驻跸维扬，时未经兵烬，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坚来赴，调于行在所，冠盖阗委。偶邂逅金坛士子郭珣瑜者，因与共处于天宁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觉而语云："有一事甚异。适梦吾服金紫来领此郡，皆荆榛瓦砾之场，非复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辈相迎，皆萧索可怜。公衣绿袍于众客中。不可晓也。"已而虏人南寇，六飞渡江，城之内外悉遭焚毁。后二十年，叔

坚果握帅符。郭登第未久，为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梦，相与感叹。向荆父云。

63　康倬字为章，元祐名将识之子。少日不拘细行。游京师，生计既荡析，遂偶一娼。始来，即诡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妇人者亦恋恋不忍舍。为章谓曰："吾既无室家，汝肯从我南下为偕老之计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遗姥。指天誓日，不相弃背。买舟出都门，沿汴行裁数里，相与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为章解缆亟发。娼拗怒，戟手于河浒，为章弗顾也。娼既为其所绐，仓黄还家。后数年，为章再到京师，过其门，娼母子即呼街卒录之。为章略无惮色。时李孝寿尹开封，威令凛然。既至府，为章自言平时未尝至都下，无由识此曹，恐有貌相肖者，愿试询之。尹以问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为章遽云："己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诚倬也，取文书来。"为章探怀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抚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奸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众通衢；慰劳为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谓益显神明之政矣。为章自此折节读书，易文资，有名于世。后来事浸露，李尹闻之，尝以语外祖曰："仆为京兆，而康为章能作此奇事，可谓大胆矣！"与之，其子也。宏父舅云。

64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为枢密院计议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状，裹华阳巾，缠足极弯，长于钩距。同舍王俏公为尝戏语之曰："君唐明皇时四人合而为一，何邪？"向曰："愿闻之。"公为曰："君状类黄幡绰，头巾类叶法善，脚类杨贵妃，心肠似安禄山。"席间一笑。履方不欢。后程致道行其祠部员外郎告词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戏之。向止叔云。

65　宋道方毅叔以医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请，病者扶携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忧去。杀此人，不过斥责。"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内不痊，则吾当诛汝以徇众。"毅叔曰："容为诊之。"既

而曰："尚可活。"处以丹剂，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时相困辱，然岂可不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车，从妓乐，酬以千缗，俾群卒负于前，增以彩酿，导引还其家。旬日后，田母病复作，呼之，则全家遁去，田母遂殂。盖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药缓其死耳。程可久云。

66　王况字子亨，本士人，为南京宋毅叔婿。毅叔既以医名擅南北，况初传其学，未精，薄游京师，甚凄然。会盐法忽变，有大贾睹揭示，失惊吐舌，遂不能复入。经旬食不下咽，尪羸日甚，国医不能疗。其家忧惧，榜于市曰："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况利其所售之厚，姑往应其求。既见贾之状，忽发笑不能制，心以谓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诘之，况谬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辇毂之大如此，乃无人治此小疾耳！"语主人家曰："试取《针经》来。"况谩检之，偶有穴与其疾似是者，况曰："尔家当勒状与我，万一不能活，则勿尤我。当为若针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从之。急针舌之底，抽针之际，其人若委顿状，顷刻舌遂伸缩如平时矣。其家大喜，谢之如约，又为之延誉，自是翕然名动京师。既小康，始得尽心《肘后》之书，卒有闻于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后以医得幸，宣和中为朝请大夫。著《全生指迷论》一书，医者多用之。外舅云。

67　杨介吉老者，泗州人，以医术闻四方。有儒生李氏子，弃业，愿娶其女，以受其学。执子婿礼甚恭，吉老尽以精微告之。一日，有灵壁县富家妇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视脉云："肠胃间有所苦邪？"妇曰："肠中痛不可忍，而大便从小便中出。医者皆以谓无此证，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试为筹之。若姑服我之药，三日当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数十粒，煎黄耆汤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脓血数升而愈。富家大喜，赠钱五十万。置酒以问之，曰："始切脉时，觉芤脉现于肠部。王叔和《脉诀》云：'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痛。'此痛生肠内所以致。然所服者，乃云母膏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医矣。李后以医科及第，至博士。李稙元秀，即其从子也。王宪臣云。

68　王称定观者，元符殿帅恩之子。有才学，好与元祐故家游。范元实温《潜溪诗眼》中亦称其能诗。政和末，为殿中监，年二十八矣，眷柬甚渥。少年贵仕，酒色自娱。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异人，能制丹砂，服之可以长生久视。炼治经岁而成，色如紫金。卿为试之。"定观忻跃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觉胸间烦燥之甚。俄顷，烟从口中出。急扶归，已不救。既殓之后，但闻棺中剥啄之声，莫测所以。已而火出其内，顷刻之间遂成烈焰，室庐尽焚。开封府尹亟来救之，延烧数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余烬中，亦可怪也。范子济云。

69　丁广者，明清里中老儒也。与祖父为辈行，尝任保州教授。郡将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沈纵。会有道人过郡，自言数百岁，能炼大丹，服之可以饱耆欲，而康强无疾，然后飞升度世。守、贰馆之，以先生之礼事之。选日创丹灶，依其法炼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属天，置酒大合乐相庆，然后尝之。广闻之，裁书以献，乞取刀圭，以养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与。守、贰怜之，为请，仅得半粒。广忻然服之。不数日，郡将、通判皆疽发于背。道人宵遁。守、贰相继告殂。广腰间亦生疖，甚皇恐，亟饮地浆解之，得愈。明年考满改秩，归里中，疾复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觉热躁，因澡身，水入创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并书之于此，以为世诫云。

70　秦会之初自虏中还朝，泛海至楚州。楚守杨揆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揆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揆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敢出者逾二十年。会之末年，始得刘景，以为台州守，欲与綦、谢二家并治之，而会之死。高宗偶记其姓名，召用之，后为次对，累典名藩。斯亦命也。

71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

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

72　明清《第三录》载秦会之靖康末议状全篇。比见表侄常保孙言：尝闻之于游定夫之孙九言云：乃马伸先觉之文也。初，会之为御史中丞，虏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先觉为监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会之不答。少焉属藁，遂就呼台史连名书之。会之既为台长，则当列于首。以呈会之，会之犹豫。先觉帅同僚合辞力请，会之不得已，始肯书名。先觉遣人疾驰，以达虏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犹云"桧等"也。先觉中兴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称于一时，为汪、黄所挤，责监濮州酒税。后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觉已死。会之还自虏中，扬言己功，尽掠其美名，遂取富贵，位极人臣，势冠今古。先觉子孙，漂泊闽中。先觉有甥何琉者，慷慨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马氏子止之云："秦会之凶焰方炽，其可犯邪！"绍兴乙亥春，琉忽梦先觉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将败，趣使往陈之。琉即持其藁以叫阍。会之大怒，诬以他罪，下琉大理，窜岭外。抵流所未几，而会之果殂。其家讼冤，诏复琉故官，后至员郎。先觉忠绩，遂别白于时。游与马邻墙而居，得其详云。

73　秦会之、范觉民同在庙堂，二公不相咸。虏骑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临江军，弃城而走；抚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会之妇翁也，觉民欲宽之。会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于贼，甚么话不曾说，岂可贷邪！"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

74　秦熺，本王晚之孽子。晚妻郑氏，达夫之女。晚繇妇家而早达，郑氏怙势而妒。熺既诞，即逐其所生，以熺为会之乞子。会之任中司，虏拘北去，夫妇偕行，独留熺于会之夫人伯父王仲蕤丰父

家。丰父子时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后会之用其亲党，遍跻要途，独时每以参议官处之。王浚明云。

75　王仲蹥字丰父，歧公暮子，有风采，善词翰，四六尤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为中大夫，守会稽，颇著绩效，如乾湖为田、导水入海是也。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丰父裒五十石以献之，才可知矣。后擢待制。再任不历贴职，径登次对，前后惟丰父一人。初，歧公为首台，元丰末命。或云，歧公有异议。绍圣亲政，追贬万安军司户，诸子皆勒停，不得入国门；夺所赐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宁初，以为臣不忠，列党籍碑。至是，丰父既有内援，而又郑达夫歧公之婿，相与申理，遂洗前诬，诏尽复歧公爵谥。祐陵又题其墓刻云："元丰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笔云："嘉祐中，英宗立为皇子，王珪时为学士，预闻大议。近因其子仲蹥以其诏藁来上，始得究其本末。乃知神考擢置政府，厥有攸在。协赞事功，维持法度，十有六年。元丰末，上自有子，发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庙。坠碑未立，恻然于怀。赐额亲笔书题。"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丰父谢表，有"金杯赐第，玉篆题碑"之对。建炎初，知袁州，虏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与马子约皆寓居永嘉。丰父兄仲山同时牧临川，以城降坐废。子约酒酣，戏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后秦会之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丰父以启恳之云："黄纸除书，久无心于梦寐；青毡旧物，尚有意于陶镕。"会之为开陈，诏复元官，奉祠放行。奏荐时，丰父寄禄已为通议大夫，不问职名，所以诸孙皆奏京秩。年八十余卒。有子晓，亦能文。

76　祖宗以来，帅蜀悉杂学士以上方为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长党，久摈不用。绍兴中，乃以女适秦会之夫人之弟王历，因而内相昵结，起帅泸南，已而复次对，制阃成都。自是蜀帅职始杀矣。其后曹筠、王刚中是也。张文老云。

77　熙宁三年，诏宗室出官从政于外方，惟不许入蜀。郑亨仲本秦会之所引，自温州判官，不数年登禁近，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

川、陕。亨仲驾驭诸将有理，诸将虽外敬而内惮之。适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与媒蘖，言其有跋扈状。秦闻之，谋于王显道晚。晚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德夫不弃焉。于是创四川总领财赋，命德夫至坤维。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为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为总领司干办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与物色其失上闻，遂兴大狱，窜籍亨仲，即召德夫为版曹云。张文老云。

78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乡里山阳避寇南来，所携巨万。至临安，寓居吴山之下。舍馆甫定，而郡兵陈通等乱，囊橐悉为劫掠，一簪不遗，夫妇彷徨。宣仲昔在京师为学官日，与侍晨道士时若愚游，至是闻若愚用事贼间，姑往访之。一见，甚笃绨袍之义。且云："吾从盗所得宝货盈屋。败露指日，悉录于官矣。纵尽以与君，无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两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护出关而返。宣仲夫妇既幸脱厄，买舟趋霅川，来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馆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张子能婿也。外祖戏曰："君真是没兴徐德言矣。"按堵之后，启篋视之，皆黄金也；计其所失，无毫厘之差。宣仲后坐姻党摈不用，借此得以自存焉。宣仲自云。

79　靖康初，秦会之自御史丐祠，归建康，僦舍以居。适当炎暑，上元宰张师言昌访之。会之语师言："此屋粗可居，但每为西日所苦，奈何！得一凉棚备矣。"翌日未晓，但闻斤斧之声；会之起视之，则松棚已就。询之，匠者云："县宇中方创一棚，昨日闻侍御之言，即辍以成此。"会之大喜。次年，会之入为中司，北去。又数年还朝，已而拜相。时师言年逾七十，会之于是就官簿中减去十岁，擢知楚州，把麾持节者又逾十年，然后挂冠，老于潜、皖，近九十而终。师言诗文甚佳，多传于外。李元度云。

80　陈彦育序，丹扬士子。从后湖苏养直学诗，造其三昧。向伯恭为浙漕，访养直于隐居，彦育适在坐，一见喜之，邀与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爱姬寇氏嫁之携归。逾年，伯恭登从班，乃启于思陵

云：“寇氏，莱公之元孙，其后独有此一女，乞以一官与其夫。”陈序遂诏特补和州文学。伯恭为自制簪裳靴笏，令人赍黄牒往并授之，并以白金为饷。彦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书人至，彦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补牒，见其姓名，始拜命。望逾意表，不胜惊喜。闾巷为之改观。其后终于删定官。明清有其诗一秩，至今尚存也。向止叔云。

81　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差充京东东路兵马钤辖御前前军副统制王俊右。俊于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来，张太尉使奴厮儿庆童来请俊去说话。俊到张太尉衙，令虞候报覆，请俊入宅，在莲花池东面一亭子上。张太尉先与一和尚何泽，点着烛，对面坐地说话。俊到时，何泽更不与俊相揖，便起向灯影黑处潜去。俊于张太尉面前唱喏。坐间，张太尉不作声。良久问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张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里去？’张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则无事也。有甚烦恼？’张太尉道：‘恐有后命。’俊道：‘有后命如何？’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我与相公从微相随，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见，我去则不必来也！’俊道：‘向日范将军被罪，朝廷赐死。俊与范将军从微相随，俊元是雄威副都头，转至正使，皆是范将军。兼系右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心怀忠义，到今朝廷何曾赐罪？太尉不须别生疑虑。’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张太尉道：‘我遮人马动，则便是救他也。’俊道：‘动后甚意似？’张太尉道：‘这里将人马老小，尽底移去襄阳府不动，只在那驻札。朝廷知，必使岳相公来弹压抚喻。’俊道：‘太尉不得动。人道若太尉动人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来时，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来时，我将人马分布，自据襄阳府。’俊道：‘诸军人马，如何起发得？’张太尉道：‘我虏劫舟船，尽装载步人老小，令马军便陆路前去。’俊道：‘且看国家患难之际，且更消停。’张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俊道：‘恐军中不伏者

多。’张太尉道：‘谁敢不伏？傅选道伏我不伏？’俊道：‘傅统制慷慨之人，丈夫刚气，必不肯伏。’张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剿杀。’俊道：‘这军马做甚名目起发？’张太尉道：‘你问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发。我须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阳府，后面张相公遣人马来追袭如何？’张太尉道：‘必不敢来赶我。投他人马来到这里时，我已到襄阳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阳府，张相公必不肯休，继续前来收捕，如何？’张太尉道：‘我又何惧！’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来夹攻。太尉南面有张相公人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处置？’张太尉冷笑：‘我别有道理。待我遮里兵才动，先使人将文字去与番人。万一支吾不前，交番人发人马助我。’俊道：‘诸军人马老小数十万，襄阳府粮如何？’张太尉道：‘这里粮尽数著船装载前去。郢州也有粮，襄阳府也有粮，可吃得一年。’俊道：‘如何这里数路应副，钱粮尚有不前？那里些小粮，一年已后无粮，如何？’张太尉道：‘我那里一年已外不别做转动？我那里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迟则迟动，疾则疾动，你安排着。’张太尉又道：‘我如今动后，背嵬、游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张太尉道：‘姚观察背嵬王刚、张应、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来，我这里聚厅时，你请姚观察、王刚、张应、李璋，云你衙里吃饭，说与我这言语。说道张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后命。今自家懑都出岳相公门下，若诸军人马有语言，交我怎生置御？我东则东，随他人。我又不是都统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懑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后，俊归来本家。次日天晓二十三日早，众统制官到张太尉衙前，张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观察，于教场内亭子西边坐地。姚观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张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烦恼。道破言语，交俊来问观察如何？’姚观察道：‘既相公不来时，张太尉管军事。节都在张太尉也。’俊问观察道：‘将来诸军乱后如何？’姚观察道：‘与他弹压，不可交乱，恐坏了这军人马。你做我覆知太尉，缓缓地，且看国家患难面。’道罢，各散去，更不曾说张太尉所言事节。俊去见张太尉，唱喏。张太尉道：‘夜来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请王刚等，只与姚观察说话。来覆太尉道：恐兵乱后，不可不弹压。

我游奕一军，钤束得整齐，必不到得生事。’张太尉道：‘既姚观察卖弄道他人马整齐，我做得尤稳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来。自后不曾说话。九月初一日，张太尉起发赴枢密院行府，俊去辞，张太尉道：‘王统制，你后面粗重物事转换了著。我去后，将来必共这懑一处。你收拾，等我来叫你。’重念俊元系东平府雄威第八长。行日本府阙粮，诸营军兵呼千等结连俊，欲劫东平府作过，当时俊食禄本营，不敢负于国家，又不忍弃老母，遂经安抚司告首，奉圣旨补本营副都头。后来继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从军旅于京城下，与金人相敌斩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齿，奉圣旨特换授成忠郎。后来并系立战功，转至今来官资。俊尽节仰报朝廷。今来张太尉结连俊起事，俊不敢负于国家，欲伺候将来赴枢密行府日，面诣张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统王太尉别有出入，张太尉后面别起事背叛，临时力所不及，使俊陷于不义。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讫。今月初八日纳状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实，乞依军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来，立到战功，所至今来官资，即不曾有分毫过犯。所有俊应干告敕宣札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补副尉都头宣缴申外，庶晓俊忠义，不曾作过不敢负于国家。谨具状披告，伏候指挥。”次岁，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初不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又云：“岳云与张宪书，通谋为乱。”所供虽尝移缄，既不曾达，继复焚如，亦不知其词云何，且与元首状了无干涉。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孰所为据，而遽皆处极典，览之拂膺！傥非后来诏书湔洗追褒，则没地衔冤于无穷。所可恨者，使当时推鞫酷吏漏网，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转资，晚以裨将而妄讦主帅，遂饕富贵。驵卒钤奴，一时倾崄，不足比数。考其终始之间，可谓怪矣。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82　田登知南都。一日词状，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为盗。某年日某处火烧若干家，即某为之。假此为奸，

至于杀人。或有获者，皆冤也。前后皆百余所，未尝败露。后来所积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复出。所扶之人，即其孙也。今年逾八十，自陈于垂死之际，欲得后人知之而已。”登大惊鄂，命左右缚之，则已殂矣。程可久云。

83　马子约纯负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长之。建炎中，吕元直作相，子约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见阙，公可往否？”子约曰：“领钧旨。待先去为相公盖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84　靖康之末，二圣北狩，四海震动，士大夫救死不暇，往来贼中，洋洋自得者，吴幵、莫俦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窜逐岭外。秦会之为小官时，幵在禁林，尝封章荐之，疏见其文集中，称道再三，秦由此进用。后为相，遂放二人逐便。幵，滁人也，内自愧怍，不敢还里，卜居于赣上。秦乃以其婿曾端伯慥知虔州。

85　国朝以来，六曹尚书寄禄，今之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之官也。虽不登二府，亦循途而迁。国初，如窦仪、陶谷、邢昺，后来杨文庄、张忠定、晁文元、孙宣公、马忠肃、余襄公。元丰官制后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类。祐陵时，温万石、孟昌龄、王革父子、宋乔年、盛章、詹度，皆为金紫银青光禄大夫，极多，不止此。中兴后，宋贶益谦、洪景卢迈俱宣奉大夫，上课陈乞，悉柅不行。

86　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极其精妙。旧在上蔡毕少董良史处。少董尝从先人求识于后。少董死，乃归秦伯阳熺。其后流转于其婿林子长桷，今为王顺伯厚之所得。真一时之奇物也。先人跋语云：“右《古器图》，龙眠李伯时所藏，因论著自画，以为图也。今藏予友毕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于此轴矣。昔孔子删《诗》、《书》，以尧、舜、殷、周为终始，至于《系辞》，言三皇之道，则罔罟、耒耨、衣裳、舟楫所从来者而，继之曰：‘后世圣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于古也。’本朝自欧阳子、刘邋父始辑

三代鼎彝，张而明之曰：‘自古圣贤所以不朽者，未必有托于物，然固有托于圣贤而取重于人者。’欧阳子肇此论，而龙眠赓续，然后涣然大备。所谓‘三代邈矣，万一不存，左右采获，几见全古’，惟龙眠可以当之也。此图既物之难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闻道知经，为朝廷识拔，则陈圣人之大法，指陈根源，贯万古惟一理，其将以春秋侍帝傍矣。”顺伯录以见予。

87　靖康之乱，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后，有礼部老吏刘士祥者，大为奸利。士子之桀黠者，相与表里，云“某岁曾经省试下合该年免”，既下部，则士祥但云“省记到”，因而侥幸，遂获推恩者不知其数。薛叔器云。

88　张彦实构括，番昜人，子公参政大父行。有《东窗集》行于世。自知广德军秩满造朝，除著作郎。秦会之当轴，其兄楚材为秘书少监，约彦实观梅于西湖。楚材有诗，彦实次其韵云：“天上新骖宝辂回，看花仍趋雪英开。折归忍负金蕉叶，笑插新临玉镜台。女堞未须翻角调，锦囊先喜助诗材。少蓬自是调羹手，叶底应寻好句来。”时楚材再婚，故及玉镜台事。会之见之，大称赏曰：“旦夕当以文字官相处。”迁擢左史，再迁而掌外制。杨原仲并居西掖，代言多彦实与之润色。初亦无他。彦实偶戏成二毫笔绝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笔阵仍推兔作锋。未用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为诮己，大怒诉于会之，讦言路弹之。彦实以本官罢为宫祠。谢表云：“虽造化之有生有杀，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赏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数年，求休致。先除次对，帅南昌。虽生不及拜命，而身后尽得侍从恩数。

89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宁殿赋》以进云：“臣闻乾天称父，坤地称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无以加也。是以圆首方足，皆仰之、寿之、欲报、欲奉，无不极尽。由古以来，圣人之盛，莫过尧舜，而孟子以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继大人之照，宜日

中之丰，体尧迈舜，宪古明王，以治天下，发为号令典诰，庙谟宸断，亲仁善邻，开物成务者，莫不以孝为首。臣闻孔子谓曾参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从未还，愿见之心，致轸宵旰；四方兆民，延颈指日，以冀来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邻邦修眭，橐弓箙矢，息师偃革，寰宇之间，遂臻安堵。恭奉騩驾，言归阙庭。凡在动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奋！遹观古初，夐无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宝，以慈为首；乾元之道，万国咸宁。洪惟慈宁之殿，合为嘉名，超轶前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势制作，焕乎其有文章，仪刑万邦，风化际薄，无所不及。若尧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苍生者，行见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长当世，薰陶渐摩，德义之人，目睹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颂良图，协恭式，化成规，诚开金石，感动远迩，以彰圣治莫大之庆，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辄因殿之名，以推原万一。至于辞意浅陋，言语肤率，不能抉奇摘异以为伟，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谨昧死再拜而作赋焉。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载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绍洪基于大明。迩安远至，措刑寝兵。人熙熙兮春台，物荡荡兮由庚。六服承德，众心成城。所以复炎德之辉，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騩驾从狩邻国，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来归，欢动九域。乃命群工，择基之隆，储祥之胜，坼建问安之上宫。列辟肃然而赴职，百执枪然而效忠。爰即行阙，以成厥功。于是上高拟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缛，屏含元之侈丽，揆太极之宸模，就坤灵之宝势。乃诹龟筮，龟筮协从；乃稽万物，万物无异。帝曰钦哉，乃彰鸿名。慈以覆育于天下，宁以镇服于寰瀛。盖将昭徽音于太姒，而表思齐于周京者也。有严有凭，或降或升。揆之以日，筑之登登。经始勿亟，百堵皆兴，伎者献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来，阃决兮垠开。仓昊驰耀兮，黄祇助培。运郢硕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万杵散雨兮，千镬转雷；离娄督绳兮，而公输削墨；夏育治砾兮，孟贲掇荄。声隆隆兮伐乔枚，势轞轞兮豁层厓。长林巨植兮，千年之产而万年之材。辗如闯、直如矗兮，崔嵬于时。山壤献灵，川流效祉。陆架水浮，风屯云委。辐凑鳞集，衡行栉比，以萃于殿之址也。于是匠氏经营，百艺骈

并。砺焉而砺，硎焉而硎。高下曲折，涂塈丹青。此兴造之本意，而动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嶪，九门参空而伶俜。阙百常兮屋十寻，皆桭爵兮建瓴。儋儋千栭，闲闲旅楹。岫绮对砌，窗霞翼櫺。彤墀洋洋，金碧煌煌。神鸱展吻而呸呀，文犀厌牖而赫张。宝排象拱，列星间梁。撩桶栾粢，黼藻铅黄。玫瑰玳瑁，翡翠明珰。方疏圆井，琄连斗扛。枅欀上承，柱石下当。腾双猊兮盘础，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颜九渊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凤翔。或倒文漆于卫社，或荐孤桐于峄阳。乌枯横截，缃蘖交相。第栲栵与椅榎，积楩栅兮豫章。盖天下之奇干，尽羽粲而国欀。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轇轕巃嵸，飞云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风。开重轩兮累玉，鳞万瓦兮游龙。高下发直，左右翼从。西八东九，金砾珉镕。平写三山之景，坐移群玉之峰。喜泄泄兮乐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瞳眬，挹天汉兮舂容。观其巨镇在南，长江在东，前拥后顾，盘错窪隆。占皇图之奕奕，郁佳气之葱葱。天海相际，造化溟濛。雕题贯膂，大艑艒艨。寻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驰驱而致恭。采肃慎之楛矢，职夷黔之布賨。上则天目、於潜之山，凤凰南北之巅，巉岩巀嶭，窈窕回旋。状群羽之集麓，若万马之奔川。海门之潮，沧溟之渊，濠汹奔放，势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泾、渭，等河、雒而隘陇、岍。夫以此而驻跸，实一制而万全。然而不以为离宫，不以为别宇，而独以奉长乐之安，而为承颜之所，故能远迈汉唐，夸历三五，则虽兼天下之奉，极天下之贵，亦人所乐而天所与也！凡臣所铺翼而陈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吴之盛丽，九旗之容卫，六宫之深严，万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于无穷。于是俯而拜，仰而重曰：当乎法驾言归，宗祏生辉，千丈万骑，如指如摩，备一时之盛礼，庆万国之洪禧。望阊阖兮瑞霏微，劐觚棱兮祥威蕤。驭严严之玉辇，建飒飒之朱旗。华盖效杠，天骥骖非。增日星之光明，阗老幼之提携。千官之班兮鸳鹭，兆民之欣兮婴慕。喜雙动于堪舆，泽周流于道路。乐极者或至于抃跃，感深者争先于驰骛。沈漻晏然兮屏翳收风，碫磙不兴兮丰隆霁怒。双闳敞兮如升，万室昂兮如诉。若乃万寿诞日之辰，一人会朝之际。济济峨峨，群臣在位，皆辅皋而弼夔，过

房、杜兮丙魏，奉玉巵兮琼甓，展采仪兮文陛。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然后敷兹睿化，遍于中下，尊卑模范兮盈里闾，膏泽渗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百度修明，万几间暇，无有遐遗。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华。于是有客相谓曰：子闻今日之盛事欤？曰：然。嘻！为尧舜神人以和运，绍五帝狱讼讴歌，但无为而已矣，于致养以云何？岂若我皇躬勤俭之资，恢隆平之时，约己以奉太母之训，致美以化群黎之为。端壹心而应感，斥众异之盱睢，焕烂方册，照溢《书》《诗》哉！且客闻历代之制乎？土阶之卑，不免乎俭固；雕椽之饰，不免乎骄奢。鲁夸灵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称景福，而徒为制作之华。俱游观之是云，奚文辞之足夸！又岂若我皇绥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羲、娲哉！且上栋下宇，圣人所取也；至德要道，圣人之孝也；作可楚室，能修泮宫，诸侯之功也。与其论诸侯，曷若言圣道；与其言雄壮，曷若言圣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统。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声无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亲。当君享九重之实，而亲安万乘之尊，盖匹夫之孝，曾、闵所难，不足以言。惟据域中之大，飨天下之养，然后为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后为喜之至也！旷古所无，一旦在己，汉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数者，兼而有之，不特为四方之贺，又将为万世之光宠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礼之界，与天下齐。以是为固，巩于鼎龟；以是为宝，保若山溪。虽广八荒而为城，开溟、渤而为池，倚圆天而为盖，立栋梁于四维，亦奚有宜乎！于是再拜而歌曰：苍苍高旻，覆下民兮。与物为春，泽无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开，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议兮。法驾六騩，言还归兮。敕以慈宁，为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观，化益宽兮。天人合应，助其证兮。光启中兴，祖武绳兮。绍复大运，法尧舜兮。旋泽曲轸，翕然顺兮。孝道克全，鉴上天兮。寿禄万年，其永延兮。圣人孝兮，感人深责。成贤辅兮，隽功克忱。广殿轩轩兮，巨厦深沉。晨昏之养兮，万乘亲临。财丰俗阜兮，写于薰琴。百姓克爱兮，诸侯克钦。亘万国

兮，得其欢心。宫殿之制，已陈之矣；天子之孝，既备述矣；四方之心，见于斯矣；口软字碎，其言卑矣；欲昭圣孝，永无极矣；日月为字，天为卑矣！”许颉彦周跋云：“王仲信此赋，如河决泉涌，沛乎莫之能御也。天资辞源之壮，盖未之见。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轲，渊如庄周，壮如李斯，明如贾谊，哀如屈原，专如扬雄。’柳州论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愿吾仲信，兼用六语，而加意于庄、屈，当与古人并驱而争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辅以承家之学，经术文章，超迈今古；真草篆隶，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历翁之所叹伏；肘后卜筮，三乘九流，无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写烟云，落笔人藏以为宝。奏赋之时，与范志能成大诏俱赴南宫。其后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终。兴言流涕，如昔人《二老归西伯赋》云：“一为尚父，一为饿者。”虽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90　蔡元长元符末间居钱塘，无憀中，春时往霅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颇伟胜，元长即拈笔题云“超览堂”。适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贺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见，而臣字旁观如月，四字居中，当在初夏。”已而果然。

91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国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谈天者多言其寿命不永，元度夫妇忧之。一日，尽呼术者之有名，如林开之徒集于家，相与决其疑，云当止三十五岁。元度顾其室云：“吾夫妇老矣，可以放心，岂复见此逆境邪？”其后子因至乾道中寿八十而终。然其初以恩幸为徽猷阁学士，靖康初既，蔡氏败，例遭削夺，恰年三十五，盖其禄尽之岁。由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92　大观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楼，远望大江中灯焰明灭，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不然，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顷刻而至，乃舟中盗铸钱。其模如火甲状，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93　宣、政中，有两地，早从王荆公学，以经术自任，全乏文采。自建业移帅维扬，临发，作长短句题于赏心亭云：“为爱金陵佳

丽。乃分符来此。拥麾忽又向淮东，便咫尺，人千里。　画鼓一声催起。邦内人齐跪。江山有兴我重来，斟别酒，休辞泪。”官中以碧纱笼之。后有轻薄子过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来观之，莫不启齿。

94　唐牛奇章《玄怪录》载：“萧至忠欲出猎，群兽求哀于山神云：‘当令巽二起风，滕六致雨。’翌日风雨，萧不复出郊。”建炎中，金寇驻楚、泗间，时张、韩拥兵于高邮。虏誓于众，整师大入。二将自料非其敌，深以为怯。将欲交锋之际，风雨大作，虏众辟易散走，损折甚多，因遂奏凯。范师厚直方，滑稽之雄也。为参赞军事。笑云：“焉知张七、韩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邪！”闻者为之哄堂。

95　郑德象滋晚守京口，怠于为政。汤致远鹏举为两浙漕，宣言俟应办虏使，至郡按治之。时秦会之当国，德象求援于秦。盖宣和初，秦赴试南宫，郑为参详官，其所取也。至是，汤别秦以行，秦云：“郑德象久不通问，有少书信，烦为提携，达因面授之。”汤视缄题云：“禀目申呈判府显学侍郎先生。门下具位秦桧谨封。”汤得之，幡然而改。乃奏其治状，遂移帅江东。

96　靖康间，戎务方殷。有士子贾元孙者，多游大将之门，谈兵骋辩，顾揖不暇，自称“贾机宜”。时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干事，大夫多使令之，号“甄保义”。空青先生尝戏以为对云：“甄保义非真保义，贾机宜是假机宜。”翟公巽每诵之于广坐，以为笑谈。元孙，建炎龙飞，为特奏名第一人。

97　明清绍兴壬午从外舅帅合肥。郡治前有《四丰碑》，屹然有楼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国德政碑》。李华文，张从申书。”天宝中所立也，词翰俱妙。念欲摹打，是时大兵后，工匠皆逃避未归。已而明清持牧贡造朝，私念复来必须偿此志。继而外舅易镇京口。后十年，明清赴寿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访之，则不复存。询之，云：“前岁武帅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怅然。悍卒无知，亦何足

责，付之一叹。

98　明清去夏扫松山阴，郡斋中见王成之信所刊其宝藏颜鲁公墨帖，自题其后，极为夸大，固已讶其字画不工，及观其后有云：“杨徽之、苏易简、张洎、钱易同观于玉堂之署。”尤为可疑。遂亟取玉堂题名及史册诸传考之：杨文庄初未尝入翰苑；虽苏太简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钱希白以天圣四年方掌内制，距太简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时方为儿童，何缘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邮守张仲思顾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临兰亭刻置黄堂墨本见遗，后少游题云：“元丰二年八月书，时年五十九。”案：少游本传及志铭云：“以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龙井题名》：“元丰五年，三十六。”则又焉得元丰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赝甚明。由是而知凡入石跋识，不可不审也。

99　绍兴甲子岁，衢、婺大水，今首台余处恭未十岁，与里人共处一阁，凡数十辈在焉。阁被漂几沈，空中有声云：“余端礼在内，当为宰相，可令爱护之。”少选，一物如黿鼍，其长十数丈，来负其阁，达于平地，一阁之人，皆得无它。又，三衢境内地名张步，溪中有石，里人号曰“团石”。有谶语云：“团石圜，出状元；团石仰，出宰相。”乙丑岁，水涸，石忽如圜镜。明年，刘文孺章魁天下。前岁大水，石乃侧仰，而去年余拜相。此与闽中“沙合南台”盖相似也。沈信叔訣云。

《易》贵多识前言往行，《诗》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至于多闻见则欲守约而守卓，寡闻见则曰无约而无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于此可见。诚以寡陋之为吾病不浅也。范武之问殽烝，籍谈之忘司典，可以鉴矣。《礼记》有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世之旁搜广采，贪多务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强者，有以加力于其先，故其知识闻见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鲜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笔，诸子仲信、仲言，史学得之家传。惟父子志趣高

远，学问器识率加于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夐然与众不同。虽经史子集传记与夫九流百家道释之书，皆已餍饫，方且以为未足，而又求所未闻，访所未见，常有歉然不满之意。兹泰、华所以不得不高，溟、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欤。不谫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抠衣趋隅，在弟子列。所幸得从仲信、仲言游。仲信寓越之萧寺，不谫以敝庐密迩，时一相过，未尝不剧谈终日，有补于茅塞为多。仲言后居甥馆于嘉禾，每兴契阔之叹。仲信著《京都岁时记》、《广古今同姓名录》；留心内典，作《补定水陆章句》；洞晓天文，作《新乾曜真形图》。此皆平昔幸得以窥一斑者。不宁惟是，其发为稗官小说，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辖录》、《清林诗话》、《玉照新志》、《挥麈录》。昆季之所作，类皆出人意表，且学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虽名卿巨公，无不钦服敬慕，盖有自来。遂初尤丈，一时之鸿儒也，淹贯古今，罕见其比。一日，询仲言以天临殿与南唐中主画像，仲言详陈本末，无一不符。遂初惊愕叹仰，以为世不多得，至形诸《公送行泰倅诗》，拟欲告于上，收置史馆，不果。仲言又尝剀切上封事。不谫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诸公后，有云“信史赊青简，封章窒皂囊”者，以此。《挥麈》所录，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复以观，非志不分、力不衰，加之歉然不满者，朝夕于怀，未易得此。是不可以无传也。《前录》先已刊行，《后录》、《余话》，不谫备数昭武日，仲言移书见委，顾浅见寡闻，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龙山张君得以继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则勿以见诮可也。庆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投辖录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目录

投辖录
- 校点说明
- 投辖录序
- 投辖录
  - 蓬莱三山
  - 百宝念珠
  - 华山崩
  - 翟惟康
  - 章丞相
  - 蒲恭敏
  - 张宗颜
  - 邹志完
  - 衡州老人
  - 李氏女
  - 尼法悟
  - 贾生
  - 玉条脱
  - 申天规
  - 刘快活
  - 毛女
  - 范竑父
  - 张夫人
  - 水太尉
  - 江彦文
  - 淮南道士
  - 周宪之
  - 赵诜之
  - 沈元用
  - 沈生
  - 猪嘴道人
  - 张忠文
  - 林灵素
  - 郑子卿
  - 龙主
  - 任荩臣

虹县良家子
祝舜俞
何丞相
黄大夫
左文琰
驼坊使臣
吕子原
孙大中
路真官
张中孚
僧妙应
曾元宾
相字
舒州刊匠
楚先觉
王子宣
汀州民
淮南士子
玉照新志
校点说明
玉照新志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投辖录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校点

校点说明

《投辖录》，宋王明清著，成书于绍兴己卯（1159）十月，时年三十三岁。此外，尚著有《摭青杂说》一卷、《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玉照新志》等，另《清林诗话》已佚。

明清字仲言，汝阴（安徽阜阳）人，生卒年份无详明记载。《挥麈前录》卷四有云："绍兴丙辰（一一三六），明清甫十岁。"据此当生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至嘉泰二年壬戌，任浙西参议官，则已七十有六矣。《前录》自跋之前，有题目一行曰'王知府跋'。《余话》目录后又有龙山书堂牌子云'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敬三复校正锓木'，第不知其以某官知某府耳。"由此得知明清卒于七十六岁以后。

明清身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滁州来安令、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泰州通判、浙西参议官、某府知府等职。

明清五世祖王昭素乃太祖时博通九经的著名学者。祖父王萃师从欧阳修，藏书数万卷皆亲自校雠，声名籍甚于神宗、哲宗之时。父王铚曾任枢密院编修官，著书宏富，人称雪溪先生。外祖曾纡、舅氏曾惇、外舅方滋皆当时达官望族。明清自幼及长，或居家研读，或随亲长游宦四方。受知于尤袤、朱敦儒、李焘、李垕等大儒，备受赏识。其家学师承之渊源由此可见。耳听目濡，考其实而笔录之。内容多为正史之所未见。尤其是南渡以来，简册散佚，尤显其价值。

《投辖录》多记奇闻异事，偶亦涉及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如《林灵素》、《郑子卿》等篇，反映了北宋末期统治阶层荒淫腐朽，权臣误国，君主惑于方士无稽之术，疏于政事，北宋焉得不亡。

《投辖录》流传至今已八百余年，其间传钞刻印，颇多遗误。明祁氏淡生堂刊本罕见，现据璜川吴氏钞本涵芬楼藏版（共四十九则），参校明陶宗仪纂《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录四则）、《五朝小

说大观》（仅录三则）及景文渊阁本（四十四则）有关部分。

此次整理参照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投辖录》、《玉照新志》合刊本，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的体例重新加以整理修订。遗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投辖录序

迅雷、倏电，剧雨，飚风，波涛喷激，龙蛟蜕见，亦可谓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觌，习而为常，故弗之异。鬼神之情状，若石言于晋，神降于野，齐桓之疾，彭生之厉，存之书传，以为不然，可乎？《齐谐》志怪，由古至今，无虑千帙，仆少年时惟所耆读，家藏目览，鳞集麕至，十逾六七。间有以新奇事相告语者，思欲识之，以续前闻，因仍未能。属者屏迹杜门，居多暇日，记忆曩岁之所剽聆，遗亡之余，仅存数十事，笔之简编。因念晤言一室，亲友话情，夜漏既深，互谈所觌，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忻忻，怡怡忘倦，神跃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故命以为名。后之仆同志者，当知斯言之不诬。

绍兴己卯十月旦日叙。

投辖录

蓬莱三山

祥符中，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真宗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至一二处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殿后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复招群公从行。初觉暗甚，行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尽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所，重楼复阁，金碧照辉。有二道士，貌亦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让，然后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肴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鹄舞于堂，笙箫振林木，至夕而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机之暇，毋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以归。臣下因以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群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复再往，不知何术以致之。祖父闻于欧阳文忠公。

百宝念珠

慈圣曹后，嘉祐中幸相国寺烧香。后有百宝念珠价直千万，挂领间，登殿之次忽不见。仁宗大怒，命尽系从卫之人，大索都下。捕吏惶惧，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儿数人嬉戏自若，而不知其所从来，漫往问之。中一丫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谓吏曰："前日偶取之，忘记还去，今见挂寺塔之颠火珠上，当自往取之。"吏知其异人也，再拜以请，女子还，遂入塔中。吏辈仰视，见第十三级窗中出一手，与相轮等，观者万人，恐怖毛竖，须臾不见。而女子手提数珠而下，授吏。复请曰："中旨严急，愿俱往以取信。"儿亦不辞，行数十步，立化通衢。开封尹上其事，上嗟异久之，凡坐累者皆获赦云。

华山崩

熙宁中，神宗遣内侍高伟使蜀，既还，道由华阴，投宿县驿中。忽一老卒若抱关者，前白曰：“某住此多年，今夕气候非常，必有大灾异，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坚请其行甚切。伟疑其有它，迟回来往未肯发。老卒曰：“若某妄语，来日官人回此穷治未晚，今已急矣，速去犹可投于前铺。”伟异其言，不得已上马。未十余里，天色已曛，得小马铺止宿。俄而风雨雷电大作，震荡轰磕，若天翻地转，通夕惶怖。诘朝澄霁，遣人回视旧路，则曰：“昨日华山崩。少西十里，则高山大石，弥望不知几里，非复故道矣。”伟皇恐归奏。

先是，华山三峰，其高际天，有阜头谷在华山之阳。至是谷崩，风雷簸拽，自山之背隃华山甚远，此石方坠地，压覆二十七村，被其害者百余里，平地为山，迷失旧处，邮驿不通者累旬，方疏凿之，而后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诏恤其邑，《实录》中亦略载其事。山下立庙，俗为“翻山大王”云。

伟后仕祐陵，亦甚显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声，年十八九即随计入京。省试既罢，馆于姊夫开封府推官沈扶家。会其女兄有娠入月，遣惟康市少备用药饵之属，偶自持之过相国寺，有瞽者善揣骨听声，惟康试叩之焉。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耶？"惟康曰："吾来卜于子，焉问此为？"瞽者曰："此非催生药乎？此妇必生男子，非常之人也，子之前程实有系焉。俟此儿高官，子当受其荫，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诞一至于此，不问其他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连蹇。其儿即沈文通也，中甲科，三十为侍从，出守杭州。惟康为其持贡奉表，贺神宗登极，补太庙斋郎。元丰中，与先祖为僚，自言其详，精妙如此，可以言术矣。《王荆公集》中载沈扶妻翟夫人之志铭云："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惟康奉献得仕"是也。惟康后至正郎云。已上三事先太史云。

章丞相

章丞相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当日晚，独步禁街，睹车子数乘，舆卫甚都，最后者，辕后一妇人，美而艳，揭帘目逆。丞相因信步随之，不觉至夕。妇人以手招丞相，丞相遂登车与之共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遮蔽丞相，杂众人以入一院，深邃若久无人居者。少顷，前妇人始至，备酒馔之属亦甚珍。丞相因问其所，妇人笑而不答。自是妇人引侪类辈迭相往来，俱媚甚，询之皆不顾而言它，每去则必以巨锁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体为之弊，甚彷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君所游之地，何为而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嗣，每钩致少年之徒与群妾合，久则毙之，此地凡数人矣。"丞相惶骇曰："果尔，为之奈何？"姬曰："观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日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复锁子门，俟至五鼓，则吾当来呼子，子亟随我登厅事，我当以厮役之服披子，随前驺以出，可以无患矣。尔后慎勿以语人，亦不可复由此街。不然，吾与若彼此皆祸不旋踵矣。"诘旦，其姬果来扣户，而丞相乃用其术，得免于其难。后丞相既贵，犹以此事语族中所厚而善者，云后得其主之姓名，但不欲晓之于人耳。李平仲云。

蒲恭敏

蒲恭敏帅益都日，有道人造谒，阍者辞之，留文字一轴而去。恭敏启视，云：“我居清空表，君隐尘埃中。声形不相吊，兹事难形容。”又云：“欲乘明月光，于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到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奇才。君才不可尽，玉尺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阁百千仞，霞衣杂与云烟浮。”后题云：“上清鉴逸真人李白。”恭敏惊怅，绳治阍吏，遍访迹于闾巷，不可复得。

张宗颜

近有逸人张宗颜，游杭州三茅观，松径中遇白衣道士，裙裳破敝，自云观中人也。相与游，行坐堂上，宗颜问曰：“此有龙否？”曰：“诚真龙也，不必井中。”指抵下泥淖曰：“只此亦有龙。”下庭驱焉。果有小龙宛转泥中，与今画工所为无异，角耸、髭髯、绿鳞、黄鬣、赤目，但长晶明，非常画像所比。良久，雨雾倏合，从霹雳飞去。道士与宗颜出，中涂遇主宫道士语，乃失驱龙者，因道其事，且曰：“此非观中人也。”宗颜始悟非常士，观斋宫画像中有真君像，状貌特肖所遇者，其裾为风雨所坏矣，但嗟叹致拜而退。

宗颜年绝高，能详言国初事，性沈静，寡言语，以其言非诞谗，乃纪云。大观中阅澥子云之所云耳。

邹志完

建中靖国初，邹志完自新州北归，次英、韶之间，马上忽睹一物自空中飞至，近睹之，乃一人耳。但见面目髭髯，余皆云雾蔽之，熟视志完而去。少焉，休鞭宿于道旁旅邸中，方晚饭，心念适之所见。疑虑之次，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飞入，语志完云："不意公惓惓不相忘如此，故特来求一面耳。"时志完举酒问能少饮乎？物肯首。以一觞饫之，遂酎若醺醉状，瞑目少刻而醒，谓志完曰："君此去便登禁闼，可无他虑也。"揖志完而别。志完询其姓氏，不答飞去，竟不知何怪。已而志完入朝，拜中书舍人。

衡州老人

衡州有一老父，荷担卖生姜三十余年，老稚见之颜貌不改。或问之，曰：“吾所居在回雁峰后，人迹罕至，人亦不暇访吾庐也。”一日，有道人延入茶肆，会曰：“吾有黄白之术，求其常德者授之。吾见翁数十年未曾改操，吾将遗翁此术如何？”翁即就担中取姜一块纳口中，少顷取出已成黄金矣。乃笑曰：“吾有此术尚不为，况其他耶？”市人惊叹聚观，若便旋而失之，自是之后，亦不复见其人矣。此曾文肃谪居衡阳日目睹者也。

李氏女

昭德，赵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岁泊舟僧伽浮图下，梦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宁甲寅岁春，随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梦一妇人年三十许者，面正圆而身长，莫能省识，曰："汝负我命，岁在戊午，我得复冤。"是岁九月，梦一神女从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齐行遍，汝今正好修。"方梦时不知问"九五齐行"是何义，觉而问人，莫能训说。由此寄心香火因缘，不视世间事，且二岁余。母氏怒曰："女子无所归，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惧，夙夜女工。元丰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梦曲江所梦之妇，曰："我来矣，汝偿我债。"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从此遂病心痛，针灸、艾药熨、卜祭鬼，尽世间法，楚毒增剧，家人莫知所为。庚寅日昳时，忽得寐梦一女子，从卫如贵人，熟视之，乃甲寅所梦见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语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为汝，惟佛能之。"即将昭德诣佛。仰见宫殿庄严，诣佛皆语。昭德拜且泣，道所以来。内一佛曰："冤对相逢，如世索债，须彼此息心，当自悟。"昭德曰："世业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顿悟。"佛曰："当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复哀请百余语，佛曰："汝但发菩提心，尽此形寿，回向三宝，乃可以度脱出厄。不尔，二十五岁债偿复来，虽吾亦不能为汝。"佛乃为其作法，以手加昭德项后旋绕三匝，曰："吾为汝解冤意，汝归，心安矣。"既觉，病去十九，顷之遂平。昭德从此心绝华慕，口绝腥膻，身绝粉黛、绮绣、洗濯三业，亦不复善心诸梦，故追忆梦时，存其梗概。

尼法悟

法悟，清源陈氏戊申女，早慧，能诵《金刚经》。尝许适其姑之子，姑爱之异常。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在本家道堂内，忽以剪刀断其发。母见，持之而泣。顷刻兄嫂弟妹毕集，诱谕迫胁，无所不致。法悟神色怡然，笑而不答，曰："法悟自有境界，已发大愿，若遇明眼善知识或敢言其一二。"举家莫能为计，异日谋请建隆长老为举扬般若违恩义罪谴无边。语未竟，法悟直前拈香低头礼拜，言曰："正月一日晡时，在道堂坐，忽见眼前黑暗，见远处有火光，举身从之，约行数里入大门，榜曰'报冤门'，有绿衣判官持簿籍曰：'汝未可来，何为至此？汝有宿冤当报，知否？'法悟心悸，对曰：'得生人间，未曾为恶，何得有冤？'判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妒故，伤汝左耳，因而致死。今反为汝之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虽有此宿冤，心不欲报。'判官曰：'此自当报，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报冤，冤冤相报，无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间杀人，若有不偿报者，其冤终在。'法悟曰：'我但不生嗔恨，冤自消释。譬如释迦世尊，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节节支解，不生嗔恨，我今亦不生嗔恨。'法悟仍见世间冤对，尽载簿内，念得火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尽得解脱。判官忽扬眉怒曰：'汝是何人，辄来乱吾法也。'叱之使去。震恐之际，不觉身在郊外，号泣曰：'是何恶业，却教杀人报冤，观世音菩萨来救取我去。'忽见一老僧云：'童子过来，汝须发愿。'法悟应声曰：'我若事人，愿碎身如微尘河沙劫，不生人道。'僧曰：'善哉！当听吾偈：万丈红丝结，何时解得彻？但修顿教门，那见弥勒法。'法悟知僧不凡，因前问前生父母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犹沈滞。可礼阿育王宝塔，一会与父。'法悟旋归，失足堕井中，惊不觉醒，乃见身在道堂内，约日色止逾一食时，而自初觉眼前黑暗，至入门与判官议论，及被叱见老僧语言，不啻如终日也。法悟既觉，心极惶骇，又重舍其姑之恩义，彷徨不决，至当月晦夜，忽梦前所见老僧，以手摩法悟顶。法悟确意，遂于翌日对佛发愿，愿云：'若果有出家缘分，愿剪发时无人来见。'遂剪二十四刀，尽断其发，再以剪刀齐其蓬。母忽见之。"建隆闻说，不复阻难，但云"不可思议"。先是，法悟之母某氏，学道参请已三十年矣，未有悟入。是

日辰时，因举之而故犯因缘，恍然有省，乃知时因缘不约并至，非拟议所及。时在扬州北门居。

右二事，黄太史鲁直子书云尔，不改易也。真迹在周渤惟深家，绍兴初献于御府。

贾 生

拱州贾氏子，正议大夫昌衡之孙，美风姿，读书能作诗与长短句，怨抑凄断，富与才情，又奉佛乐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驯谨而简谅，人皆喜之。常与其友相约如京师观灯，寓于州西贤寺，教院妙空曰："华严旧所住也。"监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领，皆缀以帛，书寺名、为某事丐钱。贾戏披之以为笑，且曰："今晚为寺中教化。"夜，果戏出丐钱，风度秀峙，词辨横出，士女竞施，寺僧遣二力舁钱归，几不能举。翌日，其友戏之曰："称职哉！"贾曰："都人美丽，不容傍窥。惟行者丐钱得恣观视，虽邀逐而取焉，无害也。此吾亦薄有利焉耳！"夜，贾固欲往，而寺僧利其入，纵臾之，遂尽五夜。翌日其友睡未起，贾曰："略出矣。"友欲与语，而贾已去。抵暮而还，袖中出黄柑两枚，奇香数种，分柑爇香，谈笑无异也。又两日，友约以归，贾但以一书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犹在京师也。闻有人自京师来，说贾瘦瘠。又言携一妇人，但瘦瘠耳。即同归，归而瘦益甚，服药不验，举止无少差误，但不喜其旧妾，独寝于宅后书庵中，为少异也。问之，则曰："病而绝此，自啬养耳。"瘦日甚，举家不知所为，老乳媪夜半后往候之。闻庵中切切有妇女家语，比晓告其兄弟，乃知贾为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断之不能去。贾故自若，且曰："我病在经络脏腑，而禁咒何益哉？"

五六月间，天宁寺作般若会，长老宗戒请贾之昆季与贾之友往斋。既罢，同游纳凉，寺之僧堂高广，蔽以大殿，无西日，堂之前有风阴阴焉。并门长连床，一寓僧坐其上。戒老与客俱至，先语僧曰："兄弟勿动，同此纳凉，诸官皆道友也。"瀹茗剖瓜均行，而食之从容，戒老忽曰："今岁贾宅几官，人独不在此，闻久病，日来亦少瘥否？"其兄言其曲折，且曰："知其为鬼所困，而不能治也。"长连床上寓僧忽曰："审如此，我能治之。"众竞起问之，则天台僧道清也。僧取净土斗许，念咒百余遍，以授其兄，使候其来，以土围之，连墙壁处穴穿敷土令相接，或置之墙上令遍，或以意想为得，至哀鸣求免，即开庵中土而使之去，慎勿至日出也。如其言围之，方四鼓忽闻庵中忿厉声达于外，至五鼓且哭且悔。贾兄问之，称罪曰："我京城

之庙灵也，有封爵，惭不能自言。悦其风姿，不少忍，以至于此。明，则丑恶俱露矣，伏愿见怜。”曰：“复来乎？”曰：“我恃神力，以为无如我何，不知遭此，今得免，当洗心省咎，岂敢再至。”曰：“神见何物而惧也？”曰：“身在铁城中，高际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北。”即开土尺许。既泣且谢，肃然有冷风自西北而去。比明，视之，则贾尚寝矣。亟往谢道清，施以二万钱，不受，与之香数十两，各取一片如指面许，插笠中曰：“方往五灵台山，檀越于文殊前，烧结缘也。”问其咒，曰：“《观世音菩萨㝵索部》三十卷中《咒土法藏经》具载。”即诵一遍。问：“何为如此灵？”曰：“但人心念不一，若念一，则灵尔。”又问：“贾生所遭何物也？”曰：“何必问哉，神耶、鬼耶、精魅耶、狐妖耶，此咒土皆可令去也。若爱欲缠缚，见造业而死，堕落其间，盖头下迎来者，非某咒土法所能了，诸官善思之。”闻者悚然，即邀上堂，食毕揖辞，以腰抵柱，系包戴笠而去。后月余，贾生亦渐安，其友问之，曰：“自初教化钱，每夕一奇妇人施我百金，转盼与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钱箧，箧中有片纸书，约以城西张园之后小圃中相见，或有问者，第云表兄则善。此乃我翌旦独往时也。既赴约，至园，有小圃，中见从卫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径入宇内，与此妇人相见。置酒，姿态绝出，神仙中恐无有也，且约翌日天清寺僧房款昵。自是惑之，朝暮往来，或相逐亦与世人无异。比归，更不念世间可乐者，相随亦来，乡中每人作法禁咒时，亦不去，但以手画圈相围我及渠曰：‘彼如我们何？’衣服饮食珍丽，颜色则世所未见，人间亦无有也。”噫！道清之言贤哉。人之为贾病遇道清，亦奉佛施药之报者也。

贾生字显之，所谓友则同郡之许顗彦周是也。其后先太史于《大藏》中检得《㝵索经》咒，今亦藏之于家也。

玉条脱

大桶张氏者，以财雄长京师。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其人设特位置酒，妇人出劝，主人反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宾位，其谨如此。张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归过其行钱孙助教家。孙置酒，张勉令坐。孙氏未嫁女出劝酒，其女方笄矣，容色绝世。张目之曰："我欲娶为妇。"孙惶恐曰："不可。"张曰："愿必得之。"言益确。孙曰："予，公之家奴也，奴为郎主丈人，邻里笑怪。"张曰："不然，我自欲之，盖烦其女为我主管少钱物耳，岂敢相仆隶也。且于皇法无碍，如我资产人才为公家之婿，不劳苦相阻也。"孙愈惶恐。张笑曰："言已定矣，不可移易。"张固豪侈，奇衣饬物，即取臂上所带古玉条脱，俾与其女带之，且曰："择日作书纳币也。"饮罢而去。孙之邻里交来贺曰："行为百万财王主人之妇翁，女为百万财主之母矣。"其后张为人所诱，别议其亲，孙念势不匹敌，不敢往问期，而张亦若相忘者。

逾年张就婚他族，而孙之女不肯嫁，其母密谕之曰："张已别娶妻矣。"女不对而私自论曰："岂有如此而别娶乎？"父乃复因张与妻祀神回，并邀饮其家，而令女窥之，既去，曰："汝适见其有妻，可以别嫁矣。"女语塞，去房内以被蒙头，少刻遂死。父母哀恸，呼其邻郑三者告之，使治丧具，郑以送丧为业，世所谓仵作行者是也。且曰："小口死勿停丧，就今日穴壁出瘗之。"告郑以致死之由，且语且哭。郑办丧具至，见其臂古玉条脱，时值数十万钱，郑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园在西。"孙谢之曰："良善而便也，当厚相酬。"号恸不忍视，急挥去之，即与亲族往送其殡而归。郑盖利其独瘗己园中也。半夜月明，郑发棺欲取玉条脱，女压然而起曰："此何处也？"顾见郑，曰："我何故在此？"女自幼亦识郑面目，郑乃畏其事彰而以言恐之曰："汝父怒汝不肯嫁，而张氏为念若辱其门户，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实不忍，乃私发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还父母，勿恤其他。""若送汝归家，汝还定死，我亦得罪矣。"女乃久之曰："惟汝所听。"郑即匿之它处，以为己妻，完其殡而徙居来州。郑有母，亦喜

其子之有妇，彼小人不暇问所从来也。积数年无子，每言张氏，辄恨怒忿恚如欲往扣问者，郑每劝且防闲之甚。

至崇宁元年，钦成上仙治园陵，郑差往永安，临行告其母勿令其妇出游。居一日，郑之母昼睡，孙氏女出僦马直诣张氏门，语其仆曰："孙氏几女欲见某人。"其仆往通之，张且惊且怒，以仆为戏己，骂曰："贼奴侮我耶？谁教汝如此？"其仆曰："实有之。"张与其仆俱往视之。孙氏见张，跳踉而前，曳其衣。其仆以妇人女子不敢往解。张认以为鬼，惊避退走，而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且破，血流，推去之，仆地而死。僦马者怪其不出，恐累于己，往报郑家，推求得郑母，曰："我子妇也。"诉之有司，因追取郑对狱具伏。已而园陵复土，郑之发塚等罪止于流，以赦得原。而张实伤而杀之，杂死罪也。虽奏获贷，犹杖脊，竟忧畏死狱中。困果冤对有如此哉！是时吴拭顾道尹京云以上二事。

许彦周云：又政和中，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公衮摄守丹阳，属邑丹徒县主簿李某者，以漕檄往湖州境内，方由郡中差二小吏徐璋、蔡禋者，以补驱使。既至境，休于郊外之观音院。僧室之邻有小房，扃锁颇密，二吏窃窥之，有画女子之像甚美，张于壁下，设供养之属。二人私自谓曰："吾遭逆旅，得有若彼者来为一笑，何幸？"偶询院中僧，云："郡人张姓者，今为明州象山令，此即其长妇。死，殡于房中地下，画其像，岁时祀之也。"是夕，蔡禋者寐未熟，忽见女子搴帏而入，谓禋曰："若尝有意属于我，故来奉子之周旋，幸勿以语人，及勿以怪而疑惧焉。"禋欣然领其意，自此与璋异榻，每夕即至，相与甚欢，如此者逾月。二吏以行囊告竭，告于主簿者，主簿曰："璋善笔札，吾不可阙。禋可行也。"是夜妇女者来语禋曰："闻子欲归，何也？"禋告以故。妇人曰："吾有金钗遗子，可货之足以稍济，幸无往也。"言毕于鬓间取钗与之。禋诣铺中售之得钱万六千文以归，绐谓璋曰："我适入城遇亲人，惠然见假，勿须言归也。"璋嘿然，念我二人者同居里巷，岂有乡人而己不识者，且闻禋夜若与女子窃语，他时事露，宁不自累？由此每夕伺之。一日，天欲晓，果见妇人下自禋榻。璋急向前掩之，仆于地，若初死状，衣冠俨然。二吏大惊，诘问，亟以告。主簿者属之寺僧谨视之，拘系二吏于狱，诘问，并无异词。遂牒象山令，令其家人共发棺视之，已空矣。及往铺索其金钗验之，诚张死时所带者也。二吏遂得释，未几还丹阳，皆以惊忧得疾，不久而殂。仲舅目睹。与张氏事相类，并录于此云。

申天规

熙宁中，有大理寺丞申天规者，请于朝，自言本农家，父好道，从方外之士游，天规十余岁时，忽□去其家，不知所适。至天规登第唱名出东华门，忽于稠人中见之，庆其登科，设拜方起，遂不复见。又累年任江南一县令，考满造朝，遇之道中，忽隔水呼天规，亟渡河见之，拜起欲语，又失所在。既更秩，乞解官给朝假，以访之，然不可得也。元丰末，先祖任武陵令，暇中游桃源观，中有道人潇洒不凡，言语有理趣，因询其姓，即申天规之父也。翌日，遣人邀之，则已告去。时天规已自老矣，计其父寿将已逾百岁矣。后见马子约云："申父名交，其姻家也。"

刘快活

刘快活者，名信，本兵也。滕章敏知池州，因捕逃卒得于九华山，自言有公据放停。滕章敏取视之，乃周显德间所给，章敏惊异之。已而扣之，果有道者，虚堂以舍焉。时章敏坐妖言被谴，不敢久留，因遣人送之王荆公。荆公与之言甚契，然不肯为之留，又以属之曾文肃。文肃馆于家者凡十余年。每酣饮，必大呼连唱“快活”二字，故人以此目焉。文肃事之如神。文肃守河阳，忽感便血，气绝不复苏，夫人泣请于刘。刘曰：“若将酒一□与苏合香丸二两与我。”信既得之，酒与药一引而尽，与文肃公入密室经夕，天欲晓，亟叫“快活”数声，家人竞起视之，则文肃起居已如常矣。问之，但云：“过此更寿一纪，位登台衮。”询之它，皆不言。文肃登庸登第后，出镇朱方，舟次南都，忽告别，语文肃曰：“不能远适矣。”文肃颇解其意，亦不强留。既去之后，不久，而文肃果南还。后不知所终。

毛 女

蔡元长自长安易镇四川，道出华山，旧闻毛女之异，一见向晚，从者见岳庙烧纸钱炉中有物甚异，以告元长，亟往视之，乃一妇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绀碧而发如漆，目光射人，顾元长曰：“万不为有余，一不为不足。”言讫而去，其疾如飞。既至成都，命追写其像以祀之。元长亲语先太史如此，并橅其像见遗。

范竑父

范竑父镗，少年漂泊，尝徒步过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梦黑龙绕其居，既觉，闲步出户，见有穷士凄然坐于山门，僧邀入，解榻推食以待之，且问其所向。竑父曰：“某赴开封试，途穷不能前，奈何！”僧乃倾囊以济其行，其徒且笑且排之。是岁首荐，明年登科，后以龙图阁学士帅江西。其僧尚在，竑父厚报之。仲舅云。

张夫人

张子龙妙龄甲科中第。乡里宗氏，衣冠望族也，有女始笄，色冠一时，脔以为婿。成礼之后，张虽少年文采，驰誉当世，而宗常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浃。张任太学博士，宗忽告曰："吾某处之神也，尝以过，罚为人之室。岁满合归，幸毋以为念，子行亦光显矣。然有三事嘱子：吾平时与子不甚叶，吾没之后，父母必来问吾既死之状，慎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娶。又其次，吾有二婢，人物不至陋，他日足以区处子之家事，勿令去。苟背吾言，吾将祸子不得其死。"言毕而逝。已而宗父母果来，张告以此，翁媪益疑焉，竟启视之，乃如所画夜叉，若将起攖人状，众惧而急覆之。未几，擢侍从，益贵幸。一日登对，徽考语之曰："卿妇死数年，为何尚未娶？枢密邓洵仁女甚美且贤，知经术，尝随其母入禁中，宫女呼为邓五经，朕当为卿娶之。"张力辞以他，不可，已而言定邓氏。邓氏欲逐其二婢，张亦不得已又去之。合卺之夜，夫妇方结发，忽火起床下，帏幔俱烬。翌日，张奏厕，见故妻如死后状，前搏子龙，遂残其势，自是张遂不能为人。靖康末，竟以失节窜湘中，已而赐死于家。姚令声云。

水太尉

大观中，李邍字夷旷，公择之子也，为湖北提举学事司勾当公事。尝以职事至沔鄂之间。湖外地广而传舍每远，稍舍之则食宿皆无所向。一日晚，将次一驿，遣健步卒先令往占，以备夕泊之所。比至，则厅事尽以青布幕之，中挂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无从者可询，遂急回以告夷旷。夷旷曰：“舍此将何之？不若就歇其廊庑，为一宵之计。”既至，果然。夷旷意以谓必中人之衔，密命从者漫往谒之，投刺子于幕外。独有一灯擎挂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若女子声曰：“暂坐，少顷出矣。”又闻其内多婢妾忸怩之言，四方之音毕备，间有诮让之词，以谓谒客者来何暮，是欲逐我辈使去此耳。夷旷徘徊既久，又不欲遽退，忽一髽角少年衣青衣，状若世所塑勾芒神，一手持球杖，一手牵一物似犬而高，似羊无角。闻空中喝云：“揖太尉，揖！”夷旷俯首应之，答喏者即其人也。惊骇之次，引丽人数十辈疾趋而出，布幕灯檠悉不复见。既迁入正寝，但见淆核满地而已，他无所睹。

江彦文

江纬彦文，少年美风仪，尝得瘵疾，医莫能疗。有道人教之休粮、不语、不衣，令入中岳观，但以木叶蔽体。如是者三载，观中道士以为奇货，每月游客必引令观之，号为仙人焉。疾既愈，还家温旧业。元符初，上书陈大中至正之道于朝廷，上召见，赐进士出身，为太学录，陆师农以女妻之。自此晋用，既有妻妾。因与同舍郎通家，一日坐间，各言微异事，郎之妻曰："顷在室日，父母携游嵩山，尝得睹神仙于观中，今画像似之。"彦文令取视之，即己像也，因言其事，坐间之人莫不大笑。陆务观云。

淮南道士

淮南山有道士善《易》术，知休咎，学者多从之。一日，有门人造其舍，道士忽愀然不乐，曰：“早筮卦得《乾》之《离》，九三爻动，其词曰：‘焚如，死如，弃如。’不知何祥耶？”门生才下山，有盗过其居，掠其所有，杀人投尸江中，火其居而去。

周宪之

周武仲宪之，初登第为淮南一尉。近村一寺，每遇宪之来，必洒扫迎谒甚恭，如是数四。一日，宪之再到，则寂然非复如前日。宪之讶之，诘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将至，必梦山神戒令预治道，云候相公之来。前夕，忽梦云公以某事受贿若干，致被阴谴，禄算俱将尽，以此不复来告矣。"宪之惊悸，愕然亟归，却其所遗，命僧祷于神。后数月，再梦于僧曰："吾尝为询之，受而能悔，情亦可矜，镌寿一纪，官爵减半。"后果止于御史中丞。

赵诜之

徽考朝，有宗室诜之者，自南京来赴春试。暇日步郊外，过一尼院，极幽寂，见老尼持诵，独行廊下，指西隅谓之曰：“此间有大佳处，往一观否？”生从其言。但废屋数间，芜秽不治。有碑一所甚高，亦复残缺。生试以手抚之，碑忽洞开若门宇。生试入，视之则皆非世所睹也。楼观参差，万门千户，世所谓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香风馥然，有妇人数十，皆国色也。见生迎拜甚恭，生恍然自失。引生登堂，若人间宫殿，金璧罗列粲然，多所不识。有女子西向而坐，方二十余，颜色之美，又大胜前所睹，群妇人皆列侍焉。问生曰：“子岂非赵某乎？候子久矣。”生愈骇惧。遂命置酒，合乐妙舞更奏，服勤执事并男子，食前方丈，乐声嘵嘹，真钧天之奏也。至夜，遂相与共寝，亦极欢洽。生询其地，答曰：“但知非人间即已，何劳固问，且勿为疑虑可也。”如是留几旬浃。女子忽谓生曰：“外访子甚急，引试亦有日，子须亟归，时见思。”遂命酒作乐，酒罢曰：“此中物虽多，悉非子所可携。玉环一、北珠直系一奉之，以为想思之资。环幸毋弃之，直系可货而用也。”众人送出门，各皆吁嗟挥泪，生亦不自胜情。既出，则身在相国寺三门下，恍如梦觉，但腰间古玉环与北珠直系在焉。亟归，即见同舍与诸仆惊喜曰：“试期甚迩，郎君前何往乎，如是之久耶？”生具以事告。入试罢，与二三子再访，兰若曲廊、残碑宛然，无改如前，但扣之不复开矣；诵经之尼亦复无见，怅然而返。已而下第，货其直系，得钱百余万，古玉环至今犹存。赵生自云。

沈元用

沈元用未赴殿试时，忽观卖故物担上有旧书一小帙，问取视之，乃历书也。沈以十余钱买之以归，且试观之终篇。未几廷对策问历数，元用素未始经意，殊惘然。因追思小书所记以对，不复遗忘。策成，与大问悉契，自谓神功，喜不自胜。已而唱名，果擢第一，殆岂偶然哉。

沈 生

沈元用自言与其从兄俱试南宫，共客长安，从兄贫不可言，每仰于元用，忽谓元用曰：“我偶一伎甚妙丽。”约其俱往见之。元用惊曰：“兄穷困如此，何以致之？”兄曰：“我前日偶至某处，有一妇人忽然招我入其家，自言倡也，馆我甚厚，且令我与子俱来，幸同往也。”元用从之，同至东一委巷中，有小宅子一所，门宇甚卑陋，入户则堂宇极雄壮，妇人者人物真绝代也。置酒欢甚，因谓沈兄曰：“闻君未偶，他日中第肯以为汝家妇？吾家累千金，室无他人，君年亦长矣，使名门贵胄未必能逮我之容与资也，幸君勿以自媒为诮。倘子文战不利，吾亦当别为之图，亦须痛饮而别。”且笑指元用曰：“君在此知状者也。”自是沈兄凡客中用度，悉取给于妇人，亦略无倦意，元用亦不时同造。及榜出，元用奏名，兄不预。有日东下，约元用一二客偕往妇人家，一见大怅然，谓沈曰：“志愿相违，乃复如此。今夕须尽欢，然后分袂。”系觥酾酒，合樽促席。妇人歌别离之辞以侑觞，酒酣挥泪不止。中夜忽狂风振地，门牖皆开，堂上烛灭，寂无人声。与诸客呼妇人常在家之使用者，皆不应。二三子各移坐席相近，战悚而已。至晓，但见各坐一椅子，败屋数间之下，向来所睹悉皆不见。亟走以问邻近，皆曰：“某氏之废宅，久无人居，亦未始睹诸君子之往来也。”竟不知何怪云。二事者赵宣明亦所亲闻之于元用者也。

猪嘴道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来，行吟跌宕，或负担卖查桃梨杏之属，不常厥居，往往能道人未来事，而无所希求。以其喙长，号曰“猪嘴道人”。居雒甚久，有贾邈、李瓛者以家资豪侈，少年凭藉好客喜事，屡招与饮，至斗酒不乱。

一日，闲步郊外，因谓曰：“诸君得无馁乎？”怀中探纸，裹小麦舍于地，如种艺状。顷之，即擢秀骈实，因挽取以手摩，麵纷然而落，汲水和饼，复内怀中，顷取出已焦熟矣！掷之地中，出火气，然后可食。同行下逮仆隶悉皆累日不饥，二子自此颇敬之。洛人素种桃花，时盛夏，置酒家圃水阁中，曰：“我能令小池尽开桃花，杂于荷叶中。”又探怀中取小砾土掷之。酒未半，莲跗冉冉擎桃开花，浮于水面，花叶映带，深为奇绝。乡人亲旧闻之嗟骇竞赏，几旬而后谢。其余奇异悉皆此类。

李之外姻有陈朝议者，自东南罢守，僦居于雒。陈故贵家，后房十余人皆姝绝，而号越珍者，尤出众姬右，亲旧未尝得见。李尝因春游邂逅相遇，与之目成，归家神观骀荡，念虑不已。一日，道人者来谓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盍从我游乎？”因出城，古社坛屋中取一砾，如指许，云：“子以此划壁可也。”李如言试划之，即开去，如一角门，才入，即有曲房绣帐，不知何所。褰帏则越珍方昼寝于中，李惊喜，撼之使觉。越珍亦欣然曰：“我前日见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门宇深严，昼日何能至此？”李不告以实，但言间关之状。越珍叹息曰：“有心之士哉！”从容小款，备极其欢狎，留信宿方出。因遵旧路，门阖剆然复合，社壁如故，早来方雨时顷矣。道人曰：“何遽相忘而不返耶？”因谓曰：“划壁之砾在乎？”曰：“偶忘之矣。”因亟命李寻之，且曰：“子异日欲往，但持此砾如前即至。”自是李欲往即至，缔好甚密，将逾岁矣。后李醉偶道其事于贾，贾且尤欲俱往，道人谓李曰：“吾与子缘亦尽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其饯我。”饮半揖诸君曰：“移园中假山石来。”叱之曰：“开门！”及开门，望见楼台屋宇如人间然，道人投身而入，石合如故。其后李往扣社壁不复开

矣。后李生以为梦也，遣人物色越珍，道往来之迹，历历皆合。社坛距陈居各在一隅，相去数十里云。朱先生希真语。

张忠文

张忠文嵇仲作武官日，差往蜀中，遇道人于逆旅，风骨甚异，熟视嵇仲笑曰：“子它日当历清要至二府。”嵇仲以为翫己之辞，问道人：“若有何能？”道人云：“惟命所试。”嵇仲益笑其大言，谓曰：“汝能诗否？”道人请示其题，嵇仲指其所携葫芦令赋之。道人拈笔立成云：“莫笑葫芦子，其中天地宽。流金不着暑，裂石岂知寒？拖后寻踪易，吹时觅缝难。从教灰尽却，留与后人看。”言既腾空而去。嵇仲后试换，历小蓬当制宗伯修史，最后知枢密院，悉如道人之言。

林灵素

林灵素在徽考朝，既以术动主听，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所居宫在城之外，尝奏上：“愿与诸朝士少舂容，免拘门禁之文，幸甚。”上可其请。于是先召馆阁之士十余人饮，至夕曰：“诸公清夜何以为娱？仆愿为少致殷勤之欢，幸无形迹。”因曰：“街市倡优悉可呼，然不足以陪君子，但诸公平日属意或尝奉周旋者，千里之内皆能致，第各言其姓氏与夫所居之地，今夕将毕集焉。”诸人以为荒唐缪悠之词，醉中故以所志应之。遂自燕集之所至一竹林中，有堂高极净洁，后有小斋阁十余所，户牖茵屏之属悉备，各令谒其一。更阑之后，凡所言者妇人，皆启户而入，或与之有故者，叙问契阔，及道平时昵语它人不得而闻者皆说焉。安寝至晓，灵素扣户呼曰：“吾非忘矣，可起也。”诸公推枕，惘然恍如梦觉，各不知所以，但相视骇叹而已，因扣之。灵素曰：“此亦末事，诸君幸有识者它日询之可也。”其间有密往之者，则曰：“是夜梦有人召去奉一笑之适。”问其处所言语，无少异也。山阳徐望渭老言其从父公裕，时为秘书丞，亲预其会也。

郑子卿

林灵素得幸之后，凡有艺能之人至京师，皆揜匿不以闻之于上，或恐有胜于己者之故也。忽有道人自江南来，年甚少，愿供洒扫之役。会禁中设醮，命道士辈书青词，稍卤莽，灵素躁怒。道人前来曰："某愿为之。"灵素命吉蠲笔墨之属。道人曰："不须也，将纸来。"但以寻常所用笔倚而写之，众窃怪且笑其不知事体也。俄顷书就，端谨精密，前所未见，灵素固已讶之，自是遇之良厚。凡事过目即解，且度越他人。灵素亦奇而忌之，每戒其徒，遇警跸府临，即勿令出。一日，徽考幸其舍，语及黄白事，叹息以谓未始一遇其人，既而去。道人告灵素曰："某实有是术，愿先生姑试之。"灵素前已异之，取道像前古铜香炉与之，曰："汝可以此为银者乎？"道人曰："甚易耳！"即于腰间小瓢中取药少许，微以手擦之，持以示灵素，则已为黄金矣，银不足道。灵素见之大骇赏，延之上座，少选遂不见，呼之则已逸去。后数日，上幸灵素所居，忽仰视见三清阁牌上有金书小字两行，尝目所不睹。阁既高而牌出飞簷之外，人迹所不能到者，上甚讶之。亟令人缚梯往观，字云："郑子卿居此两月，不得见上而去。"上即问之，灵素直言其事，且谢不敏。上令取其榜置之禁中，灵素自此眷衰。廉宣仲云。

龙 主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学生数人，共登丰乐楼会饮。都城楼上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谓之“酒阁子”。邻阁有一客，引杯独酌至数斗，浩歌箕踞，旁若无人，衣冠甚伟。诸生异之，因相率与之揖，且邀之共坐。客亦不辞，来前又饮斗余，议论锋出，凡所启问悉出人意表。诸生降问及姓氏。曰主姓龙，弃家访道，随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诸生因以先生目之，问曰：“先生休歇之地可得闻乎？”客曰：“在景龙门外某人小邸中安下。诸公翌日幸早至彼，恐差晚则某亦出矣。”诸生中有如期访之者，客果在焉。一室潇然，一榻、一老仆，他无有也。语诸生曰：“某亦欲与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暇，幸与前日同席诸公子偕行出郊，为之毕集，某之愿也。”生诺之以告二三子。至日，谒告以往，客复在焉。命老仆携钱数千，出都门外沽酒，市果饵。徜徉一二小圃中欢饮终日，间以经史未通处问之，皆迎刃而解。诸生中有以弧矢自随者，会空中有群雁穿云而过，客取弓调矢，一箭双雁坠地，诸生又惊服。自是，每有暇则访之，客必在焉。一日，俱过新城下，时土木方毕，连楼郁峙，客忽指示诸生曰：“不过一岁，此城当毁，虽外城亦然，地皆瓦砾之场。”言讫叹息。时告密者分布闾巷，诸生惶恐，重足周视而不敢答。复引诸生至近郊人稍稀处，曰：“幸诸君游既久，亦有以告语者，幸毋忽。”诸生请所以。客曰：“胡骑将犯阙，天子当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乱。诸君毋以升斗之计顾惜弗归，宜各怀亲念家，急出都即可免。不然非某所知，吾亦从此逝矣。”言毕而散。翌早，诸生再访其居将以扣其详，则店媪云：“昨夕已告去矣。”诸生以为异也，遂请告，各给长假还里中，后悉如其言。

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语仆如此云，后观《华严经》中有龙主鸠盘荼王，始悟即其人也。

任荩臣

任荩臣者，蜀士也。建炎初，以干出川，泊舟峡口，与同行二三客纵步岸次。有老人衣紫，戴卷云冠，貌甚古雅，揖诸君曰：“敝居距此不远，可以暂一枉驾否？”诸君从之，行里余，入栢径，深林茂密，中有大屋三间，如庙宇。老人先入，面南而坐，诸生东西相向，心已疑之。未及语次，见簷上有声如雷，坠下一物，乃铁槽也，大如一船，其中有汤正沸，浮一金紫人，须臾火炽糜烂，诸君大惊，起询老人，则如木偶然，不复应，已而其物复凌空而去，老人始语曰：“诸公知所谓无间地狱乎？此即是也，幸毋久住。”诸公急趋以出，不敢回顾，仓惶至舟次，则苍壁万仞，不复有路矣。

虹县良家子

建炎初，李成自下邳寇宿州。或劝成先袭虹县，伺其怠而后取之，成以为然。兵趋虹，虹开壁以纳贼。明年秋，贼将史亮悉勒兵赴宿，攻城陷之。成后军亦杀虹县人以应，横尸数里。有良家子脱死于刃，望见衣冠数人，兵吏悉绀肤朱发，载簿籍随之。良家子瞑目佯死，有吏呼曰："此人何报得脱？"一兵前趋，将挝杀之。吏曰："待检籍视姓名。乃安禄山时，尝为贼军，不杀无辜，俾免兵死。以其曾为贼，令今世预于阵焉。"以上二事蜀僧秀祖云。

祝舜俞

祝师龙舜俞，绍兴初，随孟传文为宣抚司属官。自闽中还朝，道出永嘉，偶与二三同官登郡楼避暑。有雪髯褐衣之士先已在焉。因与之语，问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尝为舒州教授，挂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时舜俞将结局奏功，谓必膺异赏，因以己之生月叩之。答曰："子凡事皆缓，此去十年，当上殿，始脱选调，冠豸为卿。自是又须闲十余年作帅，此外不须问也。改官后始有子。"舜俞见其辞夷色庄。议论过人，心甚喜之。翌日，访其居，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颇忿其无礼。忽一年少出曰："公何从而识伯氏？自舒州考满休官后，未尝与人接，今死又十年矣。"舜俞因告以所遇状。其人饮泣，徐曰："伯氏顷实留心于李虚中之学，某兄弟悉能之。"再求舜俞甲庚占之，与前所言颇合。舜俞是行过剡中，与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赏下，循资而已。其后赐对，再秩入台，迁太府少卿，逾年以论列，奉祠者十载，得郡房陵，迁帅襄阳，以疾复请崇道而归，废于家，其言始验八九矣。潘唐者，实先祖之门生也。

又舜俞之侄协，娶曾氏，仆之从姨也，叔外祖谏坡，元忠之婿。当调官京师，游相蓝，遇官人，骑从甚都，前揖祝，自称："前澶渊司录钱皞也。亦娶曾氏，子室人之故亲。"意其殷勤。约它日过其居。时谏坡为郎，祝归，因以告之。坡惊曰："钱郎死已数年，君何从而见之耶？"二事姻旧间多闻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诘。

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时，与里中一举子俱下第南归，举子至泗州得暴疾不救，权厝于道旁僧舍，丞相每经由，必奠酹之，有年矣。一日，丞相自郎官谒告，焚黄于括苍，假道泗州，暝晦未久，舣舟初定，举子忽通谒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来前，劳苦若平生欢，久之始悟其死，乃语之曰：“吾往来于此久矣，今夕忽见访，岂吾禄命将衰殆，不利于吾耶？”举子曰：“不然，前此荷公每来必祭我，我亦屡欲一见公，适多白昼，或夜则烛光烁我，不容进。公今日所用烛乃牛脂为之，我不复惧，故使我能入公船。公自此当亨通矣；位至相府，寿考康宁，举子无与比，幸自爱无它疑。异日使我归骨乡里足矣，此外无所求也。”言毕洒涕呜咽，不自胜情。丞相亦恻然伤之，酌酒以别。遣人迹其后，登岸数步而没。丞相既贵，厚抚其家，俾归葬于里中。何氏子弟，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烛照夜。

黄大夫

闽人黄大夫者，少筮仕作邵武尉，获强犯七人，捕送郡，或疑以为非真者，黄力执其说，竟杀之，用赏更秩，然终身以为慊。中年后，事斗甚谨，遂见形于云间，如是有岁矣。既老病于家，斗日益近。泊至晚，景遂入其室。熟视之非斗也，乃七人披发者，血淋其身。自云："即邵武冤者，前以君福气方盛，虽每现形终未敢近。今君禄将谢，吾将子辩前事于冥间耳！"惶恐扑地，犹能语其子而卒。以上二事，宣仲云。

左文琰

台州士人左琲，字文琰，有声场屋。戊辰岁，赴省闱考。试官某者，房中有《周礼》义卷子极佳，立号甚优，将白主文者置之上列，玩味之际，忽假寝于几间。梦中有人谓："此台州进士左琲程文也，合中第久矣，顷因嘱某事受贿五十万，致有枉死者，坐此以获阴谴，减折寿禄，未得登科。然一第之后，其人即死，君幸无取之也。"既寤，且信且疑。如是者凡三日三梦，悉符于前，竟默摈之。洎出院，于落卷中检视，果琲之文，考官甚惊异，后每以语人。琲至王十朋龟龄榜始得解褐，是年即随孙道夫太冲奉使为书状官，死于燕山，亦谓验矣。王夷仲云。

驼坊使臣

顷岁有驼坊使臣夜坐未寐，闻户外有二人偶语云：“舍人来日当有万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将奈何？”复答曰：“谏议愿自宽，何戚戚？会当免耳！”其声甚雄。使臣窃窥之，乃二骆驼系庭中。翌日早，有旨下坊中，差骆驼一头载军衣入蜀，乃庭下语者。继闻驼至蜀而死。不知二畜前境何人，而其罚如是之酷耶？

吕子原

吕源子原守吉州日，尝令修城，掘土得旧棺一，既舁置江中，始得石志于旁，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略曰：“后十六甲子，东平公守此郡，吾儿当出而从河伯之游矣。”算术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仲舅云。

孙大中

诸暨举子孙大中，政和中在上庠升补颇高。一夕，忽梦有人谓曰：“俟再兴太学，子始及第。”既觉，殊不可晓，连蹇甚久。靖康之乱，成均遂废，至绍兴壬戌再兴贤关，大中复补试入籍，始登第云。薛叔器云。

路真官

路时公，字当可，解捕逐鬼物，世人目之曰“路真官”。而荐绅或指为诞妄不信也。建炎间，与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时，李倞冲季在焉。冲季常抱疾，邑邑不足，日益癯瘠，非医砭所能疗；试以询，当可每但唯唯而已。冲季因以属先太史曰：“岂若有所避而不明以告我乎？公与我厚，试一叩之。”先太史于是访当可以问之。当可曰：“固为询之矣，第以费义事制肘。”先太史因以语，冲季蹙额惨怛，久之而言曰：“顷岁三舍法行，先人季广实为夔州路提举学士，会诏天下州县学举人，程文中有害道讥切者，专一令学士司检察具名闻奏。时先人既老，且久去词场，所至多以畀某详定。因见忠州一学生费义者，策卷中多言诽谤，至不忍闻。时赵谂事未久，虑蜀中狂人复生，因白大人，奏上其事，始以谓不过重罚，屏斥不齿，足以劝励。既而敕下，窜义海外。视之，乃一村邑陋儒，不识时忌所以然者耳！甚悔，为之怅然，恨累日。继而闻义道死，心每以为慊，亦未尝以语诸人，以此知当可之术未易轻。”仆后因阅宣和徽宗皇帝诏旨，备见费义削章云。

张中孚

己未岁，虏人入我河南故地，大将张中孚、中彦兄弟自陕右来朝行在所。道出雒阳建昌宫故基之侧，与二三将士张烛夜饮于邮亭。忽有妇人，衣服奇古，而姿色绝妙，执役来歌于尊前，曰：“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荒烟衰草，溪前宫阙。　　长安道上行客，念依旧，名深利切。改变容颜，销磨古今，陇头残月。”中孚兄弟大惊异，诘其所自，不应而去。张仲益所云。

僧妙应

僧妙应，能言人未来事，名重上国。吴元中丞相在掖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将乱，子作相矣，吾欲南适，俟见子于岭外，吾其死时矣！是时公亦将不免。”言讫而别。宣和末，元中以内禅功，自给事中两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窜。建炎中，起家为宣抚使，力辞不拜，避地柳州，再与妙应遇。因语之曰：“师之前言验矣。奈何！”与之弈棋，罢，妙应归所寓寺，翌日访之，已蝉蜕矣。未几元中亦薨。僧仲躬云耳。

曾元宾

温州平阳县桂岭里东溪人曾元宾者，三子：长曰雄飞、次曰伊仲、季曰长翰。绍兴丁巳夏初，幼子长翰纵走山谷间，睹小青衣容貌奇丽，夷然而前，曰："真仙欲邀君言少事。"长翰恍惚若惊，从而往之。萦迂行数里，至一林下，异香馥郁，非尘俗比。俄有五女子、二从者拥盖而出，珠珮盛饰，奇容艳妆，世所稀见，真神仙中人也。长翰愈惊其异，勉而问曰："子为谁乎？"曰："吾五人者，乃蓬莱岛之真仙也，一曰仁静字德俊、二曰仁粹字德材、三曰仁娇字德懋、四曰仁玉字德全、五曰仁姝字德高。"顾二侍者曰："此二人乃吾之嫔娥也，曰媚真、曰美真。吾于君家有宿缘，不远万里而来，君之昆季三人久虽当贵，然未有不学而自成者也。吾等博学谈古，无所不至，欲师授汝等昆仲，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可以此言白父兄，如其可从，即于汝居之前山顶巅营屋三室，几案之属亦可略备，吾当择日自赴。如不愿从，亦无固必。"言讫辞谢，由故道而去。长翰彷徨不能自存，归告父兄。元宾者欣跃谓众子曰："果吾家兴焉！"如戒营室，累日而成，三子俟之。一日，果至，命其室曰山堂。仁静作诗戒三子曰："东晋生华气，儒生颇好闲。所居得山堂，楹槛稍虚宽。森罗对草树，晚暮清阴寒。洒扫布几席，气体粗可安。图书虽非多，亦足侈览观。望令述事业，细大无不完。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得趣，自可忘寝飡。勉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毋为玩嬉戏，玩取一笑欢。壮年不重来，光景如流丸。"自后教导日新，规矩峻整，小有违犯亦加棰楚。三人语人曰："真仙虽日来夜去，某事不敢懈怠，无不知者。"它人罕见其形，但与人杯酌谈笑，或有求文者，但展纸于案，惟闻墨笔削𠜱之声，俄顷挥翰盈纸。一日，友人张彦忠大夫不信而谒之，得诗曰："秀仙溪分一石崖，等闲居此象蓬莱。举眸尽是山林趣，何必东都长者来。"又曰："特承临访索诗篇，无愧高谈振坐前。细柳真风浑秀异，伫膺纶诏赴中天。"又曰："曾统三军执要权，妖氛扫尽复宁边。盐梅实是和羹手，共贺中兴亿万年。"又曰："忠心报国不辞难，竭尽英雄险阻间。孽寇生擒如拾芥，未饶三箭定天山。"又林小尹左司乃元宾亲家也，亦谒之，得诗与辞，其余赋论策题不可胜记焉。约自永嘉过会稽，语先太史云在郡所目睹。别后，又

录其甥郭汤求彦同所叙云尔，驰寄书中。且云事有不可胜言者，其后不闻。

相 字

赵元镇、秦会之同作左右相，客言有术者善相字，甚奇，二公令呼来姑试之，各书一“退”字视之。术者熟视久之，曰：“左相行须引去，右相宜在中书。”二公问其故，曰：“左所书日下人远，右书人向日边。”已而果然。赵晋望云。

舒州刊匠

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悞，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苏训直云。

楚先觉

廉宣仲布、吕安老祉二人同年生，且极厚善。既中第，闻有楚先觉者，以门术闻都下，二公相率往问卜，各以八字叩之。楚笑曰：“俱新进士耶？”复问姓氏云：“廉君目下又有小喜，不出明年即官中都，然终身官爵止于此矣。吕君后数年始入朝，便须进用。又数年，出而再入，为八座，将不得令终，盖五行全似徐德占也。吕君亡后二十年，廉君始死。”二公以谓一时孟浪之语不足信。未几，宣仲为张子婿，明年以博士徵，已而坐妻党摈不用。安老数年后始被召，遂登言路，未久遭逐，又数年再召，浸为大戎，提师淮西。兵乱，为其下所杀。宣仲虽以疾挂冠，今尚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矣。术者之言有验如此者，无异于毛十八仙翁也。

又，秦会之初罢右相，居温州日，尝邀街市卖卜者问之。曰：“相公明年再秉钧衡，二十年间位极人臣，古今罕俪。代公位者，永嘉知县沈该也。”其后果然，此尤可怪。宣仲云。

王子宣

王藩子宣，宣和间自侍从出帅秦州。一日，境内积雨山崩，令僚属往视之，中有古穴甚大，棺椁悉无，旁有石匣，其内复有白金函，函置剑一口，甚锋利，僚持以献于子宣，子宣甚宝之。未久，子宣以忧去位，服终，复迁兵部尚书。会金人渝盟，京师俶扰，渊圣命子宣督师东南，奉使失指窜海上。时子宣兄鞈得两浙提刑，分袂江表，子宣以是剑赠行，鞈携以之官。治会稽，视事逾年，戎将胡人参婴城判，执鞈于禹迹寺之禅省院。鞈长子素勇敢，闻乱，提此剑以赴难，至贼所犹格杀数人而入，卒为其党所缚，父子俱毙于剑下。人参取以自佩，不旋踵，人参败，剑不知所在。物之为祸有如此者乎。子宣之子钳自云。

汀州民

甲戌岁，汀州有村氓入山采薪，小歇树下。旁有一石忽裂开，有老人顶帽衣白，自其中跃出，谓氓曰：“观子骨格贵不可言。”因授以衮冕，使氓冠衣之。老人复入，石合如故。氓持以出，示墟中人。有桀黠者识之，遂群集不逞，得数百人，告以符命，推氓为首，剽掠邑镇，未几而败。既就执，有司取其石观之，无以异于它，而衮冕非外方所制，遂戮氓而焚其物。方夷吾云。

淮南士子

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道由维扬，舍于北门外，日已暮矣。主人者慰藉绸缪，云：“是间不洁净，又有盗，不可宿。距此十里，某氏庄极宽雅而尝有备以戒不虞，愿以二马二健仆相随至彼。”士子观其词颇诚，兼其庄旧所熟也，领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别，且祝其回。日过夜未半，抵某氏庄，庄夫出迎，云：“此地多鬼，胡为夜行？”因告所以，方欲解鞍，觉二仆与马屹然不动，亟跃下取火视之，但见大枯竹二竿，大凳二条而已，即命碎之，后亦无他。王道山云。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汪新森 朱菊如　校点

校点说明

宋王明清著。成书于庆元四年戊午（1198），时年七十三岁。

《玉照新志》以北宋后期的朝野旧闻涉及政治军事等方面为多。反映了北宋朝廷腐败，权臣误国，百姓苦于战火，流离失所的情景。如卷三《胡伟元》条通过对韩世忠的描述，反映出执掌军权者之间的矛盾及其私生活的糜烂。又如卷四《秦桧初擢第》条，记叙秦桧降金并与金人勾结卖国的内幕。书中前人逸著亦占有篇幅。如安尧臣《谏取燕云疏》、李长民《广汴都赋》、姚平仲《拟劫寨破敌露布》等诸篇，皆首见全文于此。又如曾布冯燕《水调歌头》排遍七章，为词谱之所未载，宋大曲之式，于此足以窥见。书中亦有若干神怪迷信的记叙。

《玉照新志》是以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对校明钞本，通校了明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沈士龙、沈德先、沈孚先同校本。明钞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卷首有“礼部员外郎吴郡扬仪校”方章。卷尾有清人吴焘（子冕）眉批云：“此宋人稗史也，明杨仪校，抄即其甥莫云卿之笔。”尚白本（上图藏），海盐姚士麟作《尚白斋秘籍叙》云：“此刻为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斋头所藏，亦以不传为虑，爰检小史、学稗诸海所无者，自梁、宋、辽、元至今，凡得二十种，昆季手校，授之剞劂。”

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投辖录》、《玉照新志》合刊本中《玉照新志》校点本原系汪新森先生遗稿，此次整理，由朱菊如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的体例重新加以整理修订。遗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玉照新志序

庆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于友人永嘉鲍子正，色泽温润，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宝也。又获米南宫书“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迹杜门，思索旧闻凡数十则，缀缉之，名曰《玉照新志》。务在直书，初无私意，为善者固可以为韦弦，为恶者又足以为龟鉴。间有奇怪谐谑，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祸天刑，则付之无心可也。长至日，汝阴王明清书。

卷第一

神庙圣意，锐于图治。熙宁之政，既一切变更法度，开边之议遂兴。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后经理西南小羌。韩存宝以弗绩诛，继而永洛大衄，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于用兵，上亦郁陶成疾。元祐初政，庙堂诸公共议，捐其所取。绍圣、崇宁绍述之说举，窜逐弃地之柄臣，取青唐，进筑湟鄯银夏。至童贯、蔡攸乃启燕云之役，驯至靖康之祸，悉本二子绍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长当国，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间，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颁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别，至于前日诋訾元祐之政者，亦获厕名矣，唯有识讲论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实录》，秉笔者极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张是也，故词采粲然，高出前代。绍圣初，邓圣求、蔡元长上章，指以为谤史，乞行重修。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如韩、富、欧阳诸公传，及叙刘永年家世载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诋永年、常山，吕正献之评曾南丰、邵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之类，所引甚多。至新史，于是《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且究问前日史臣，悉行迁斥，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修焉，号"朱墨本"，陈莹中上书曾文肃，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也。其所从来亦有本焉，览者熟究而考之，当知此言不诬。

绍兴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归我，诏以孟富文庾为东京留守，富文辟毕少董良史以自随。未几，金败盟，少董身陷伪地者累年。尝于相国寺鬻故书处，得《熙丰日历》残帙数叶，无复伦序。少董南归，出以相示，于是缉其可以传信者凡八条，今录于编，亦有已见《裕陵实录》中者，并存之。

云中书札子：度支员外郎、充龙图待制，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吕大防奏：“伏见本路凤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书郎张载，学术精深，性资方毅，昨因得告寻医，未蒙朝廷召命，义难自进，老于田闾，众所共惜。臣未敢别乞朝廷任使，欲望圣慈，且令召还书馆旧职。有不如臣所举，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圣旨依奏，许朝参，令发来赴阙，依旧供职。

又云中书省札子：已降敕旨，奉使高丽船，第一只赐号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只赐号灵飞顺济神舟。右奉圣旨。额且令御书院如法书写，一面疾速入急递至明州交割，及本州制造牌额安排。所有敕牒，令安焘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为本州编管、前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逐次与兄练劼、弟练冲甫往女弟子鲁丽华家逾滥。后收养在宝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见鲁丽华与百姓王九在店饮酒，唤归寺，殴打鲁丽华。致乐营将申举，已送司理院照对去讫。奏闻。

又云晋州奏：据雄州防御推官、知秀州崇德县事、充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状，欲乞令今后春秋释奠，并以兖邹二公配享。如允所请，乞即下礼部定夺次序立式，伏乞备录闻奏。州司所据陆长愈状奏闻，候敕旨。寻下太常寺定夺申部，今据本寺状看详：“先圣文宣王以先师颜子配享，及以次从祀，皆其门弟子也。孟子知道，固当知尊礼，然与孔子异代，难与颜子并行配享之礼，所请难议施行。”申部看详：“太常寺所定未得允当。古者配享及从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时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先农之配，即以后稷神。勾芒为少昊氏之子，祝融为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则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气之日，又为从祀，是异代之人得为配祀明矣。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伏胜、高堂生、杜预、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至今犹为从祀。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享，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所有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所贵上称圣朝褒崇儒贤、备修祀典之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帖捡会左丘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如允所请，即乞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衮国公。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荀况在左丘明之下，扬雄在刘向之下，韩愈在范宁之下，冠服皆从封爵。奉圣旨依。

又云敕下江东转运司断：“太中大夫、充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陈绎为前知广州日，将造到公使库檀木观音，将松木观音换檀木观音

入己；并将公使钱籴粮喂饲自己白鹇等；并役使土丁枪手修筑廨宇内地基；及并将官乳香于神寺独自焚烧，并申奏辨明所犯虚诈，及取勘时逐次虚妄等罪。并男承务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务陈彦辅，役使广州军人织造木绵生活等罪，并取勘虚妄；并将仕郎、试国子监四门助教郭应之于广州公使库受供给，与陈绎管勾宅库，买物亏价。陈绎合追见在太中大夫，旧官谏议大夫、龙图阁待制。或以职当徒一年勒停，缘前项轻罪内犯盗赃一匹，仍令准例追毁出身以来诰敕文字，除名勒停。放陈彦辅各从杖一百。私罪上定断罚铜十斤。放郭应之该赦。”奉敕并依断，内陈绎特免除名勒停，落龙图阁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军替郑琰成资过满阙，陈彦辅特冲替。

又云王安石札子奏：“幸遭圣运，超拔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负地，感涕难胜。顾迫衰残，糜捐何补，不胜蝼蚁微愿，以臣今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一所，永远祝延圣寿。如蒙矜许，特赐名额，广昭希旷，荣遇一时，仰凭威神，誓报无已。取进止。”奉圣旨，依所乞，以报本禅寺为名额。其中载练亨甫事，亨甫以知经术驰名熙宁间，为王荆公之高弟，而所坐乃尔，殊不可晓。又恐在谪籍，一时官吏迎合观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圣朝，种明逸抗疏辞归终南旧隐。上命设宴禁中，令廷臣赋诗以宠其行。独翰林学士杜镐辞以素不习诗，诵《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怿，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熙宁中，王荆公进用时，有王介中甫者，以诗诋之云：“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荆公不以为忤，但赋绝句云：“莫向空山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盖取于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时中制科，仕裕陵为从官。子沇之彦允、汉之彦周、涣之彦昭、沩之彦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宁中，有太庙斋郎姜适者，淄川人，枢密遵之孙。尝从开封府觅举，还乡途中，有平舆数乘，每相先后，初亦不暇问之，既抵里中，乃径趋其家。适出询之。有妇人焉，颜色绝代，方二十余，语适曰：“吾来为汝家妇。”适曰：“吾纳室久矣，岂容他人？”妇云：“使足下自有妻，我愿妾御无悔。”反覆酬酢久之。适知其怪，然势不容拒，遂以廊庑间空屋数楹处之，徐观其变。妇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炰饮食，无异常人，略无毫发之扰，亦不与之讲男女之好也。既无从诘其来历，但合门畏惧而已。积是逾年，人情相与亦颇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妇一见掩袂大哭。道人者语适云：“子倘不遇我，祸有不可言者。此妇人剑仙也，始与其夫亦甚和鸣，终乃反目。妇易形外避，其夫访于天下，今将迹至君家来杀此妇，并及君焉。吾先知之，万里来救君命。今夕必有异，子但闭目勿开，安以待之，可保无

虞。”是夜三鼓后，忽窗中划然有声，见二剑自空飞入。适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剑盘旋于适头之前后。天将晓矣，忽闻喝声甚厉，云：“可启观！”即早来之道人也。下视之，有人首一，血流满地。道人曰：“可贺矣。”腰间瓢中取药一捻布之，血化为白水，人首与道人俱不见。次日，妇人亦辞谢而去。适自此神气秀爽，不复以利名萦心。屏妻子，常往来鄠杜之间，以药饵、符水疗人之疾，数见奇效，时人敬之。其后孙处恭安礼所言如此。安礼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

明清近观《熙丰起居注》云：元丰四年，慈圣光献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寝食。适诣阙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试其术。且载其施行云：“太庙斋郎姜适进状，称系虞部郎中正观之子，光禄寺丞纬之侄，为学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复生。诏差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中书、密院两府南厅聚询，本人称限六十日内当如其所陈。于京师城西金明池内修坛作醮，差御药监及宣使赐净衣一套。至期无验，复诘之，云：‘太后方与仁宗凭玉阑干，赏千树梅花，无意复思人间。’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编管，后不知所终。”

元祐四年，东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由毗陵之洛社。时孙仲益之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方七八岁，立于岸侧。东坡望见，奇之，呼来前与语，果不凡，询其所学，方为七字对矣。与之题云“衡茅稚子璠玙器”，仲益随声应之云：“翰苑仙人锦绣肠。”大加赏叹，赠之以缣酒，嘱其父善视之，后来果为斯文之主盟。

赵谂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至谂，不量其力，乃与其党李造、贾时成等宣言，欲除君侧之奸，词语颇肆狂悖，然初无弄兵之谋。建中靖国时事既变，谂亦幡然息心，来京师注官。时曾文肃当国，一见，奇其才而荐之，擢国子博士。谂谒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句群以前事告变，狱就，遂以反逆伏诛，父母妻子悉皆流窜。改其乡里渝州为恭州。文肃亦坐责。告词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辄荐逆谋之首”是也。究其始，止由狷忿妄作，遂至杀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负寇盗之名，学者亦当以轻剽为戒焉。

明清每阅《唐史》甘露事，未尝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处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后来无人别白，可恨！近观《续皇王宝运录》云：“僖宗光启四年正月诏云：‘大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愤终被冤诬，六十余年幽枉无诉。宜沾沛泽，用慰泉扃，并与洗雪，各复官爵，兼访其子孙与官。’”使衔冤之魂，亦伸眉于九原矣！惜乎刘昫、宋景文、欧阳文忠不见此书，载之于新、旧唐史，殊为阙文。如褒赠常濬、孟昭图二人之文亦其时，已见之洪景卢《容斋三笔》，不复重录。

明清家昔有卢载《范阳家志》一书，叙其祖多逊行事之详，为陆务观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仿佛记其二三。一则云：多逊素与李孟雍穆厚善。多逊窜逐后，万里相望，声迹眇绝。时法禁严，邸报不至海外。一日，忽赦书至，后有“参知政事李”。多逊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辕。”戒舍人僦装，已而果移容州团练副使。未渡巨浸间，忽见江南李后主，衣冠如平生，问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逊云：“屈。”后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又多逊门下士有种英、苏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后，宾客云散，独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还。英后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简，魁天下，为参知政事。

本朝有两张先，皆字子野：一则枢密副使逊之孙，与欧阳文忠同在洛阳幕府，其后文忠为作墓志铭，称其“志守端方，临事敢决”者。一乃与东坡先生游，东坡推为前辈，诗中所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能为乐府，号张三影者。有两苏世美：一东坡作哀词者，一苏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举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后以传其词遍国中，于是改名蘧，易字子开。与苏、黄游甚稔，见于尺牍。东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诗》云：“决别之时，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无戚戚，后当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开时方十八九，已而结婚向氏，十年而鳏居。年四十，再娶江阴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后，视其妻则倩盼冶容，修短合度，与前所遇无纤毫之异。询以前语，则惘然莫晓。而澄江，江阴之里名也。子开由是遂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余，康强无疾。明清壬午岁，从外舅帅淮西，子开之孙明之譓在幕府，相与游从，每以见语如此。此事与《云溪友议》玉箫事绝相类。子开，赵州人，忠穆䨱之孙，虞部员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归守濡须，祠堂在焉。贺方回为子开挽诗词云：“我昔官房子，尝闻忠穆贤。”又云：“和璧终归赵，干将不葬吴。”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为和宁也，少游没于元符末，子开大观中犹在，其误明矣。

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张偶以亲之命，后约几月，始至京师。首访旧游，其邻僦舍者迎谓曰：“君非饶州张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约，日托我访来期于学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遂偕去矣。临发涕泣，多与我金钱，令候君来，引观故居毕，乃僦后人。”生入观则小楼奥室，欢馆宛然，几榻犹设不动，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怆，不能自持，迹其所向，百计不能知矣。作《雨中

花》词，盛传于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焘也。其词云：“事往人离，还似暮峡归云，陇上流泉。强分圆镜，枉断哀弦。曾记酒阑歌罢，难忘月底花前。旧携手处，层楼朱户，触目依然。　　从来懒向，绣纬罗帐，镇交比翼文鸳。谁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户不如飞絮，傍怀争及炉烟。这回休也，一生心事，为尔萦牵。”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记云。

明清述《挥麈录》，列本朝诸帝以潜藩为军府。今又敬以徽宗诏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贯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为遂宁郡武信军节度使。元丰八年，陛下初封遂宁郡王。绍圣元年，复以遂宁郡王出阁，与苏、润二州时同而事均。缘本州遂宁县，元符二年，县下慧明院，秋冬间，忽观佛像五次出现，父老咸曰：遂宁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嗣登宝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额。”诏陞为遂宁府。又诏：主上尝封蜀国公，陞蜀州为崇庆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诏以宿州零壁为灵壁县，以真州为仪真郡，通州为静海郡，秀州为嘉兴郡，从《九域图志》所奏请也。《实录》与三州图经及《仪真》、《通州》、《嘉兴》三志皆所不载。明清尝陈于礼部，乞行下逐州照会施行。

是岁十二月甲申，司勋员外郎张大亨奏：“切见朝廷讲读之官，在天子所者谓之侍读、侍讲，而诸王府亦有侍读、侍讲官。不当比拟，称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于是。太宗皇帝初为韩、冀诸王置侍讲，后有欲为皇族子孙置之。议者以唐文宗改诸王侍讲为奉诸王讲，请以教授为名。从之。且皇族学官，尚不可与王府同称，而王府官岂可同天子讲读之号？”诏诸王府侍讲改为直讲，侍读改为赞读。大亨字嘉甫，一时知名士也。

宜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苏起奏：“臣昨谨将耕藉诏书刻石被以云鹤，安奉厅事。仍行下四县依此施行。自此风雨调顺，禾稼茂盛，既已收获，枯荄又复生穗，每亩得谷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诸路州县，效此施行。”祐陵览奏不乐，云：“起谄佞一至于此，何以儆在位？其华饰手韶，岂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陈莹中《谏垣集》言之详矣。削籍于建中靖国。崇宁初，蔡元长召拜同知枢密院事，卒于位，恩数甚渥。后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转运判官，登对归，与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终当有播迁之厄。”客告其语，遂坐诛。弟邦送涪州编管，处厚亦追贬单州团练副使。具列诏旨。至重和元年，燕云之伐兴，处厚之侄孙尧臣，以布衣诣京师，扣阍上书，力陈不可，且极言一时之失，逾万言。永祐御批云：“比缘大臣建议，欲恢复燕云故地，安尧臣远方书生，能陈历代兴衰之迹，达于朕听，臣僚咸谓毁薄时政，首沮大事，乞行窜殛。朕

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谏之士不当置之典刑，优加爵赏，佥论何私。尧臣崇宁四年已曾许用处厚遗表恩泽奏补，因处厚责降，遂寝不行。今处厚未尽复旧官，可特追复正奉大夫，给还遗表恩泽，特先补尧臣承务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读至是，泪落阑干，始知永祐从谏如转圜，而渊衷初亦知北征为非，特当时大臣，惟务迎合将顺以邀功，不能身任死争，卒至祸乱，可不痛哉！今尽列尧臣之疏于左：

臣观商高宗尝命傅说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说复陈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读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以谓天下万几，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堂上远于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尽闻四方万里之远，百辟之忠邪贤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顾不难哉。是以帝王之德盛于纳谏，谏行言听则膏泽下于民，天下同臻于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闻陛下临御之初，从谏如流，尝下求言之诏曰：“言而不当，朕不加罪。”于是謇谔之士，冒昧自竭，咸尽愚衷。而憸人欲杜塞言路，窃弄威柄，乃荧惑陛下，加以诋诬之罪，遂使陛下负拒谏之谤于天下矣。比年以来，言事之臣朝奏夕贬，天下之人结舌杜口，以言为讳。乃者，宦寺专命，交结权臣，共唱北伐之议，思所以蠹国而害民。上自宰执，下至台谏，曾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咸以前事为戒，陛下复何赖焉？臣愚谓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此臣所以日夜为陛下寒心也。臣蝼蝼之微，自顶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钺。倘使上冒天威，必罚无赦，臣虽就死无悔，何惮而不言哉？愿毕其说以献焉。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而有外惧，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果来。圣人以一身寄于巍巍之上，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有天下国家者，必固本以释末，未尝竭内以事外。虽羁縻制御之不失，徒使为中国之藩篱耳，曷尝与之谋大事、图大功，俾忧生于内也？昔王郁说契丹入塞以牵晋，兵定，人皆以为后患，可不鉴哉！古者夷狄，忧在内不在外。外忧之患，吾能固本以释末，将贤而士勇，随即翦灭，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内忧之惧，由吾竭内以事外，邦本凋残，海内虚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无忧，甚可惧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术，委任奸臣，竭生灵膏血，数挑强胡，以取必争之地，使上累圣德，亿兆同忧。且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乃摇尾乞怜，非畏吾也，盖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彼故茫然不以动其心。陛下将启燕云之役，异日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锐而伺吾隙，以

逞其所大欲耶？将见四夷交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昔秦始皇缵累世之余烈，既并六国，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万里。其意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乃贪利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汉孝武资累世之积蓄，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务恢封略，图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国，结党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师旅之费，不可数计，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车。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始弃轮台之地，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汉文、景，分命诸将，攻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师，因而国乱。陈宣帝缵业之后，拓土开疆，志大不已，遂有吕梁之败，江左日蹙，力殚财竭，旋为隋氏所灭。隋炀帝恃其富强之资，逞无厌之欲，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出，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唐太宗定海内，时称英主，然而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师旅数动，百姓疲劳，虽未至于祸乱，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议。明皇开元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战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燕寇乘之，天下离溃。是皆贪地穷兵，好功勤远，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顾劳民之弊。昔者，周宣中兴，玁狁为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盖不欲弊中国、怒远夷也。故享国日久，诗人咏其美。孝文专务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辄□以利民。匈奴结和亲，后乃背盟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劳百姓。是以国富刑清，汉祚日永，天下归仁。孝元亦纳贾捐之之议，弃珠崖之陋，后世以为美谈。东汉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宫、马武清伐匈奴，报曰："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可谓深达治源者乎。

历观前世，虽征讨殊类，时有异同，势有可否，谋有得失，事有成败，然毒蠹四表，疮痍兆姓，未尝不由好大喜功，竭内事外者也。人谓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圣人务德不务广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内诸夏而外夷狄，非谓中国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种类乖殊，习俗诡异，居于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险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诚不欲竭内以事外也。故樊哙尝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谓其可斩。冯奉世矫诏斩沙车王，宣帝议加爵赏，萧望之谓矫诏违命，虽有功不可为法，恐后奉使者为国家生事。陈汤诛郅支，匡衡劾其矫制而专命。郝灵荃斩默啜，姚崇卢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终不加爵赏，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乃圣人制御夷狄之常道也。在昔，东胡避李牧，北虏惮郅都，南蛮服孔明，西戎

畏郝玭。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君臣同体，固守边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志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或有侥幸一时，为国生事，兴造边隙，邦宪具在，夫何患云。

我宋太祖皇帝，拨乱反正，躬擐甲胄，总熊罴之众，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两州之残寇，岂勇力智慧不足哉？盖两州之地，犬戎所必争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锋镝，乃置而不问。章圣皇帝澶渊之役，以匈奴举国来寇，不得已而与战，既战而胜，乃听其求和，遂与之盟，逡巡引兵而退。盖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愿陛下思祖宗积累之艰，鉴历代君臣之失，永塞边隙，务守景德旧好。选忠信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险塞，而严军高垒毋战，据关扼险，荷戟而守之，无使夷狄乘间伺隙，窥我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岂不伟欤；臣前所谓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者，此也。

臣观自古国家之败，未尝不由宦者专政。当时，时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断而驭之。故终至委靡颓弊，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后已。大抵此曹手执帝爵，口衔天宪，则臣下之死生祸福在焉。出入卧内，靡间朝夕，巧于将迎，则君心为之必移。况隆以高爵，分以厚禄，加之信任，以资其威福之权哉。我宋开基太祖皇帝，鉴前代之弊，务行划革，内品供奉不过二十人，徒使供门户洒扫之役。宝元以后，员数倍增，禄廪从优。咸平中，秦翰、雷有终因讨王均之乱，既而有功，授以恩州刺史。自后刘宝信等，初无纤毫之功，咸起侥幸之心，乃攀援二人，遂皆遥领团防刺史，议者否之。继以明道，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宦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渐大，兹风一扇，先朝之典制尽废。当时台谏以死争之，期必行而后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数不知其几，但见腰金袍紫，充满朝廷。处富贵之极，忘分守之严。专想威权，决议中禁，蔽九重之聪明，擅四海之生杀。怀谄谀之心，巧媚曲求者则举而登用，励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则立见排斥。以致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府第罗列天都，亲族布满丹陛。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侔于天子；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僭拟后宫。狗马饰雕文，土木被锦绣。更相援引，同恶相济。一日再赐，一月屡封，爵命极矣，田园广矣，金缯溢矣，奴婢官矣，搢绅、士大夫尽出其门矣，非复向时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矣。皇纲何由而振耶？是以贤才怨讟，志士穷栖，莫此为甚。昔人谓宦者专而国命危，良有以也。

臣布衣贱士，无官守言责，不敢纤悉条具，上渎圣听，请以误国之大者言之：童贯起自腐贱，本无智谋，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机密。自出师陕右，已弥岁馔，专以欺君罔上为心。虚立城寨，妄报边

捷，以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交通馈遗，鬻卖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典常。有自选调，不由举荐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得防团者；有放逐田里，不应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托儒为名，了不知书而任以兰省者。或陵德鲜礼，不通世务，徒以家累亿金，望尘罗拜，公行贿赂而致身青云者，比比皆是；或养骄恃势，不知古今，徒以门高阀贵，摇尾乞怜，侥幸请托而立登要津者，纷纷接踵。一时鲜俪寡廉鲜耻之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后。《兵法》："战士冒矢石被伤，生有金帛之赐，死有褒赠之荣。"自兵权归贯，纷更殆尽，战场之卒秋毫无所得，死者又诬以逃亡之罪，赏罚不明，兵气委靡。凯旋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厩卒，扫门执鞭之隶，冒功奏赏，有驯致节钺者，名器一何轻哉！山西劲卒，贯尽选为亲兵，实以自卫。屯攻战伐之际，他兵躬行阵之劳；振旅班师之后，亲兵冒无功之赏。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愤，而陛下恬不顾也。贯为将帅，每得内帑金帛以济军须，悉充私藏，乃立军期之法，取偿于州县，依势作威，倚法肆贪，暴赋横敛，民不堪命，将士为之解体。贯方且意气洋洋，自为得计，凶焰傲然。台谏之中，间有刚毅不回之士，爱君忧国，一言议己，则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归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谓贯深结蔡京，同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并倡北伐之议。经营既久，国用匮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税，均籴以充军储。茶盐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饥馑，迫之以重敛，其势必无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则赤子膏血，不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兹毒蠹久矣，其贫至矣，养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

昔人谓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应之焉。臣愚，深恐无常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于不可御者。又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怨气，天心悯焉，非朝廷之福也。刘蕡谓："自古宦官领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其言载之青史，虽愚夫愚妇莫之或非。陛下倘优悠不断，异时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追悔何及。伏愿陛下廓天日之明，塞阴邪之路，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谓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陛下若昵之，此臣愚所不识也。恭惟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生灵为念，思祸患于未萌之机，戒其所当戒，更其所当更，自宸衷决而行之，无恤邪论之纷纷。天下幸甚！臣前所谓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者，此也。

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禄，沐浴陛下之膏泽久矣。当此之时，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臣独辄吐狂直，上触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祸从，计行而身戮。盖痛纪纲之坏，哀生灵之困，变乱将起，社稷将危，忠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识陛下能赦之否？臣闻唐贞观时，

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厌之，欲加黜责，郑公谏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否，咨其所陈言。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于政。”帝悦，皆劳遣之。今臣惓惓之私，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陈，□□□采其实而行之，使纳谏之君，不独专美于前代，臣子之至愿也，惟陛下裁之。呜呼！犯颜批鳞者，人臣之尽忠，广览兼听者，圣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处者，可谓忠矣；陛下所以处臣者，宜何如焉？愿少缓天诛，庶开忠谠之路，永保无穷之基。倘或不容，身首异处，取笑士类，亦臣所不恤也。

靖康初，尧臣为宣义郎、成都府华阳丞。钦宗亲批云：“安尧臣昨所上书，议论慷慨，爱君忧国，出于诚心。可特转奉议郎，除见缺台谏官。”聘书甫下，而尧臣死矣。

卷第二

“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祐陵亲书其后云：“此词甚佳，不知何人作？奏来。”盖以询曹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讹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报池面莲花盛开，非常年比。祐陵携嫔御阉宦凡数十人往观之。既至彼，则有妇人俯首凭栏者，若熟寝状。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之。见其缜发如云，素颈粲玉，呼之，凝然不顾。上讶之，自以所执玉麈微触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须髯如棘，面长尺余，两目如电，极为可畏。从驾之人悉皆辟易惊仆，上亦为之失措。逡巡不见，上亟回辇。未几，京城失守，狩于朔方。

明清《挥麈余话》记周美成《瑞鹤仙》事，近于故箧中得先人所叙特为详备，今具载之。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瑞鹤仙》一阕，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谓“斜阳映山落。敛余晖犹恋，孤城栏角”者应矣。当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安闲之乐，而狂寇啸聚，径自睦州直捣苏杭，声言遂踞二浙。浙人传闻，内外响应，求死不暇。美成旧居既不可往，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从之。惊遽间，连引数杯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满，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谁扶，醉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念西园已是，花深无路，东风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

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了，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美成平生好作乐府，将死之际，梦中得句，而字字俱应，卒章又验于身后，岂偶然哉！美成之守颍上，与仆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词见寄，尚不知此词之言，待其死乃尽验如此。

明清《挥麈录》载雍孝闻事颇详。近见狄浦朱去奢云：“孝闻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尝有诗云：‘官田种秫陶元亮，私釜生尘范史云。’至今郡人犹传诵之。”孝闻没后，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为孝闻，走江淮间，其才亦不下孝闻。有《吊项羽庙文》云：“无守陵之蕙帐，有照夜之寒釭。”过东坡墓题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外何人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在瑶宫。”宣和初，至京师，遂得幸祐陵，谓其人可及林灵素之半，赐姓名朱广汉。至绍兴中犹在，寓会稽之天长观，明清尚及识之。而洪景卢《夷坚志》记其一事云。

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赞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窭之甚。妻弃去适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访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监问命于日者，日者惊曰：“后当官隆极品，未论其他，而今已为观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识焉。”同行侪辈笑且排之。甫出寺门，有快行家者数辈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阁门宣赞舍人。未及岁，以女正长秋，得拜廉车。不数年位登师垣，爵封郡王，极其富贵荣宠。妻再适张公缊，夤缘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韩髦斯士，郑氏婿也，见语如此。

东坡先生知杭州，马中玉成为浙漕，东坡被召赴阙，中玉席间作词曰：“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东坡和之，所谓“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是也。中玉，忠肃亮之子仲甫犹子也。

裕陵初复西边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询之边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赵。”“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为谁人？”云：“包枢密拯是也。”于是推其族类，各从其姓。至今有仕于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挥麈前录》载中书令舍人红鞮，自叶少蕴始。出于姚令威《丛话》。近观孙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状》云：“以大观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试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带佩金鱼为饰。一日，徽宗顾见公，谓左右曰：‘给、舍等耳，而服色相绝如此。’诏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带垂鱼，自公始也。”与姚所记少异。

汤举者，处州缙云人，与先人太学同舍生，有才名于宣、政间，登第之后，累任州县，积官至承议郎。居乡邑，以疾不起。举适上课，当迁员外郎，而纶轴未颁。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尧臣之后，为缙云令。告其家云："未须发丧，少俟命下。"举妻惧不敢，令洙力勉之，且为亟遣价疾驰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后举哀，令洙为保任申郡，遗泽遂沾其子，即进之思退也。后中词科，赐出身，尽历华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时，亦异事也，故书之。

秦妙观，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画工多图其貌，售于外方。陆升之仲高，山阴胜流，词翰俱妙，晚坐秦党，遂废于家。尝语明清曰："顷客临安，雨中见一老妇人，蓬头垢面丐于市，藉檐溜以濯足，泣诉于升之曰：'官人曾闻秦妙观名否？妾即是也。'虽掩抑困悴，而声音举措固自若也。多与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泪落盈襟，盖自怆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尔。言犹在耳，兴怀太息。

明清《挥麈余话》载李元叔上《广汴都赋》于祐陵，由此进用。近得全篇于其从孙申父直柔，今尽列于后：

臣窃惟皇宋艺祖受命，奠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载。列圣相承，增饰崇丽，煌煌乎天子之宅，栋宇以来未之有也。昔在元丰中，太学生周邦彦，尝草《汴都赋》奉御神考，遂托国势之重，传播士林。然其所纪述大率略而未备，若乃比岁以来，宫室轮奂之美，礼乐声容之华，则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兹矣。耳目所闻见，亦粗得其梗概，辄鼓舞阴阳，以鸣国家之盛，因改前赋而推广焉。始则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维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奥，任贤使能之效，而终之以持守，冀备乙览之末。为赋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国而游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与问答，倾盖如故，因纵言至于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证之曰："我闻在昔受命帝王，继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诸夏之根本，肇隆亿载之规模。若乃贲饰恢宏之美，概见于《书》；经营先后之次，备载于《礼》。宅中图大，则有姬公之明训；权宜拓制，则自萧公而经始。余不敢高谈羲皇，远举夏商，试即周而陈之。二华对峙，八川交注。褒斜陇首之攸届，函谷二崤之并据。此宗固所都，或假山河之险固，汉高因之而启帝祚焉。孟津后达，大谷前通。导以伊洛瀍涧之泽，控以成皋广武之冲。此成周所都，适当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毕昴之次，河冀之津。风俗渐乎虞夏，疆域逮乎齐秦。魏都之爽塏，信无伦也。衡岳镇野，龙川带坰。列戈船于三江，储戎车于石城。吴都之雄壮，信足称也。接壤邛笮，通商滇僰。地蕃竹木之产，民厌稻鱼之食。蜀都之富饶，信无敌也。凡兹都邑之盛，实俪美而争雄。旁睨而

论，虽辨若炙輠，继日而莫能穷。”

公子闻之，始若瞠眙，已而哂曰：“先生于古诚博矣，孰若我目睹汴都之伟观乎？顾其所以设险，则道德之藩，仁义之垣，岂独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则皇极在上，九畴咸若，岂必宅于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轶人寰之埃壒，极天下之高明。其雄壮也，有如钩陈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则万物伏，怒刑则四夷竦。其富饶也，有如海涵地负，深厚莫测，追鱼丽之盛多，迈驺虞之蕃殖。彼两汉之杂霸，虽仍于周家之旧墟；三国之鼎峙，虽临乎一方之都会。较而论之于今日，正犹拳石涓水，欲与五岳四渎为比拟，所谓谈何容易！”

先生曰：“余生长太平和气中亦既有日，而处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益，骤来神州，恍然似失。目虽骇乎阙庭楼观之丽，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虽熟乎声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礼乐之情。子年在英妙，博闻强记，幸为我絫言之。”

公子曰：“仆实不敏，窃闻先进有言。昔自唐室不竞，王纲浸圮，陵夷五季，纷纶四纪。上帝悯斯民之涂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师。肆我艺祖，应天顺人，出御昌期。若时众大之居，实古大梁之域。在汉则郡，以陈留而命名；在唐则军，以宣武而分额。考其地望，虽卓荦乎诸夏，而川流休气，犹盘礴而郁积。时乎有待，世莫能测。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画圻。匪梁人之能谋，天实启之；匪天私彼有梁，实兆宋基。观天文分野之次舍，则房心腾其辉，实沈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丰衍，则高者磊砢，下者坟卢，廓陂陀之恺泽，极灌溉之膏腴。语地形之高兮，则自泗而西，涉川上，历濉阳，遂东至于通津，冈阜隐鳞，烟云飞屯，其上郁律，势与天连。语汴渠之驶兮，则自巩而东，达时门，抵宣泽，障洪河之浊流，导温洛之和液，中贯都城，偃若云霓，溯湍悍而不穷，上接云汉之无倪。语雉堞之固，则伟拔金墉，缭以汤池，仰宪太微之象，屹临赤县之畿。语郊闉之壮，则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华榜以干霄，谨严更而警夜。维是都之建也，虽自于梁，逮艺祖而始兴，至太宗而浸昌，列圣相承，洎于今日。当国家之闲暇，肆乘时而增葺，遂跨三都，越两京，拟二周而抗衡。数其南，则神霄之府，上膺南极。伟殊祥之创见，恍微妙之难测。岁在丁酉，大阐真机，用端命于上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设定命之符，妙以虫鱼之篆。继乾元之用九，参八宝而垂范。乃严像设，只奉兹宫。俨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灵妃上嫔列于西，仙伯天辅列于东。谔谔群卿，峨冠景从。往往名在丹台，而身为世辅。像图孔肖，后先攸序。辟金堂，启玉室，骇宝轮之飞动，森鸾仗之纷饰。其侧乃有元命之殿，实总会乎众福。本始载

叶，蒇礼惟穆。罄华封请祝之诚，效《天保》无疆之卜。若夫阳德之建，咸秩火神，于赫荧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时谓大辰。配曰阏伯，以序而陈。原夫帝业之创，自于宋地，盖乘是德而王天下，饰之灵鋬，赤文婀娜，举以示众，遂定区夏。岂必赤伏合信于鄗南之亭，神母告符于丰西之夜。主上承纪，奉祀致严，审辰出戌入之度，有视慈礼明之占。遂维五帝之象夏，体重离而面南。谐祉声于乐府，验朱草于灵篇。火得其性，景贶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历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载旋，相我昌运，于千万年。出南薰，望泰坛，隐若天高，浑若天圆，钦柴于兹，佥曰称焉。先是有司，仍国旧贯，明宫斋庐，悉取缯缦。后洎绍圣，端诚攸建，精意孔昭，礼文弥粲。主上改元之初载，辛巳长至，始亲郊见。逮至癸巳之岁，盖四举兹礼矣。申敕春官，益严祀事。于是规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玄圭，天道是循。百官显相，斋戒惟寅。帝登玉辂，皇衢再遵。已而日景晏温，天真降临。衣冠幢节之辉映，彩仗辇辂之参差，岂徒若见于渭阳，而接拜于交门。仰重瞳之四瞩，耸群目而动心。乃辟琳馆，揭号‘迎真’。用伸昭报，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亩维千。上春展事，务崇吉蠲，于时农祥晨正，东作是先。载黛耜于玉辂，敞云幄于绀坛，葱犗驯服于广阼之侧，青旗晻霭于黄麾之间。帝御思文，饬躬祷专。屈帝尊以秉耒，勤天步而降轩。三推告毕，贵贱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种，以成高廪之丰年。然后获之秺秺，瑞禾是导。郊庙明堂之大享，亲奉粢盛以致告。岂惟率天下之农而敦本，盖将劝天下之养而教孝。层台苕嶢，上观昭回，厥基孔固，下镇地维。仪象一新，于焉具设，上下互映，俯仰并察。天体斯著，辰曜斯列，云鳌上承，金虬四匝。备璇玑玉衡之制，兼冯相保章之法。陋灵台铜浑之规，斥《周髀》宣夜之说。于以观星，则进退伏见，不失其正；于以观云，则分至启闭，各得其应。以候钟律，则清浊之均协；以候晷影，则长短之度称。遂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征既效，丛祥并膺。至若秘书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东壁之灵光。凡微言大义之渊源，秘录幽经之浩博，贯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万卷绮错，犀轴牙签，辉耀有烁，金匮石室，载严封钥。或资讨论，则分隶于三馆；或备奏御，则会萃于秘阁。以至字画所传，则妙极六书，巧穷八体，有龟文鸟迹之象，有凤翥龙腾之势。真伪既辨，众美斯备。图画所载，则三祖余范，七圣妙迹。睹名马于曹韩，览古松于韦毕。繄绝艺之入神，骇众观而动色。肇建古文，宏琏丰敞，择一时之英髦，命于焉而涵养。天下歆艳，不啻登瀛洲而隐藏室。名卿巨公，由此涂出。若夫龙津所在，大辟贤关，作庇寒士，今逾百年。勒丰碑以正文字之讹，建华构以藏载籍之传。其中则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圣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阙里。其配享也，则惟颜孟之亚圣；其从祀也，则多邹鲁之儒士。俨威仪之若存，肃冠裳之有伟。至于庠序学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丰始，乃详备讲说，谨严课诵，规绳以励其行，

舍选以作其气。发挥《诗》《书》之奥，顿革声律之弊。尔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沚，人才于此乎辈出，圣道因之而不坠。其外则用建原庙，近倣元丰，伻图程度，罔或不同。朱甍相望而特起，缥垣对峙而比崇。界以驰道之广，临乎魏厥之雄。祥烟瑞霭，焕烂蒙笼。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亲弥笃，兄弟之义弥隆。届四孟之改律，感节物于春冬。怆衣冠之出游，轸羹墙于帝衷。既进祠于东宫之七殿，御洁诚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备享献而肃雍。参以时王之礼，肆浸盛乎威容。饬兹惟谨，稽首拜颙。牙盘或荐，玉馔惟充。有飶其香，斋诚默通。愿灵心之响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台所寄，众务渊薮，象应乎文昌，运侔乎北斗。四方利害，于是乎上达；三省政令，于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亢爽之所，度宏基而易旧。太社为之向，西掖直其后。形胜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为六部，自吏洎工位于左，自户洎刑位于右。公庭肃若，百吏辐辏。于是纠以虞舜黜陟之公，辅以周公训迪之悉。黠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责。秩秩乎天地四时之联，各率属而分职，有伦有要，有典有则，用能效臂指之相应，总纪纲而并饬。至如天府之雄，统以京尹。民物浩穰于三辅之虚，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轸。风俗枢机，教化原本。当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务谨。职业斯励，名实斯允。爰择拨烦之才，俾长治于尔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积弊；原庙之近，人无棰楚之喧嚣。遭承平之日久，匪弹压之是务。皇仁如天，万物覆露。矧兹辇毂之下，日薰陶而餍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于挚梏。日无滞讼，岁无留狱。贯索之象既虚，圜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极功，颂声作而民和睦。尔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灵沼，相直匪赊。伊苑囿之非一，聚众芳而骈罗。神木千岁而不凋，仙卉四时而常花。宗生族茂，厥类实多。当青鸟之司开，正条风之暄暖。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我皇践祚之五载，六飞始御于苑门。盖将顺民心之所乐，达余阳于暮春。指金明而驻跸，观曼衍之星陈。兰挠飞动，采仗缤纷。帝曰：‘斯乐，予何敢专！’遂践琼林，宴宝津，零湛露于九重，均禊饮于群臣。修先朝之故事，张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于平世，励武志而弥勤。其北则营坛再成，亶为方丘。伫柔祇之歆飨，故神舆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实千载循袭之尤。敦牂比至，旷典聿修。帝躬临于泽中，即阴位而类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岳渎之俦。乃奠黄琮，震于神休。乃奏函钟，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畅协气以横流。顾瞻空际，密迩灵斿，有持戈者，有执戟者，有质若兽者，有喙若鸟者。地之百灵秘怪，感帝德而来游。景光为之烛曜，祥云为之飞浮。侍卫骇愕，莫测其由。裒时之对，上轨成周，岂若汉祠后皇，徒歌乎物发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盖示优于同气。主上钦承永泰之基，益隆则友之义。兢兢业业，欲尽继述之志。永绍裕陵，垂法万世。载因心以抚存，肆匹休于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两镇之节，厚以三接之赐。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贵，何愧

建初岁入之丰也。每当岁时之衎乐，俨雁齿而密侍，和乐且湛，靡拘堂陛无间劝侑之勤。有继饮酒之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龙翔效瑞，鹊鸽来集，数以万计。嘉首尾之胥应，感弟昆之是类。洒宸翰以体物，用阐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内齐外。自天申命，支本昌炽。考祥罴之应梦，演庆源而毓粹。蔼蟊斯蛰蛰之众，假乐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职，又合乎尧帝。肇正元嗣于春宫，申眷后王而加惠。冠礼荐行，三加攸次。诏以成人之道，载隆出阁之制。卜吉壤以图居，惟宫隅之是迩。标蕃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顾启处之获宁，信皇慈之曲被。于是宾师友，简僚吏，习礼节，讲儒艺，日奉朝著，克勤无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训，而臣子之义备至。若宗正著录，枝派实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广睦，恩义两敦。第族属之疏戚，班禄秩以维均。远则褒崇艺祖之胄，近则加厚濮邸之孙。配天其泽，同姓悉沾。歌《湛露》，咏《行苇》，戒《杕杜》，鄙《葛藟》。衍蛰蛰于《螽斯》，继振振于《麟趾》。于赫帝命，属籍是典，皇宗取则，率遵绳检。岁月薰陶，朝夕渐染。蔼蔼宾兴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时则有清静如辟疆，精忠如更生，文若东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奋，腾实飞声。于是参亲疏而两用，冀羽仪于王国，遂壮周家之藩屏，固汉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纵观，下天汉而北望，千门万户，将将有伉。言观其阳，则仍宣德之旧称，定五门而改创。其始也，宪陬訾，摹大壮，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来，则靡烦于鼛鼓；瑰材山积，则又疑于神贶。其上则藻色丽乎方井，云气萃乎修楣。跃水波于柏栋，列绣文于兰栭。罔不随色象类，因木生姿。穷极奇巧，岂人能为，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其旁则檐牙高张，栏楯周布，往往雕鸾刻凤，盘兽伏虎，或连拳欲立，或猛据若怒，或奋翼东厢，或圈首西序，殊形诡制，见者内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总八方而为极。披路三条，则桎桓森以相连；立观两隅，则罘罳俨以并饰。善颂落成，上下用怿。言观其阴，则嶢嶢北阙，时谓景龙，于焉采民谣，于焉观民风。阅夫阛阓，则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贾，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贝玉之珍，刀布泉货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鱼盐果蓏之丰。贸迁化居，射利无穷。览夫康衢，则四通五达，连骑方轨。青槐夏荫，红尘昼起。乃有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扶宫夹道，若北辰之藩卫。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观夫仙倡效技，侲童逞材，或寻橦走索，舞豹戏罴，则观者为之目衒；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黄醅，葡萄泛觞，竹叶倾罍，羌既醉而饱德，谓‘帝力何有于我哉’。瞻彼艮维，肇崇琳阙。始真天祥，昈分彪列。妙道由是聿兴，至教于是旁达。辛卯之梦既符，壬辰之运斯协。外则立仁济辅正之亭，行玉笥考召之法。博施于民，俾绝夭阏。神符一出，群邪四謇。馘毒治病，功深效捷。内则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耸以巀嶭。天人交际之夕，清供于此备设。俄而玉斝自倾！

宝剑如掣，骇震霆之轰轰，灵圉下兮杂遝。逮夫应钟纪律，里社开祥。凡预臣子之列，欲倾颂祷之觞。即兹宫以效报，期万寿之无疆。于时演大梵希夷之音，讽《太元》空洞之经。遂颁秘箓，八百联名。猗彼乾维，龙德是营。地直天奥！上郁化精。有冈连岭属之势，有龙盘虎踞之形。储休发祥，繄我圣明。惟崇饰之弥丽，正土木之夸矜。盖示不忘其所自，为万世之式程。彼汉之代邸既琐琐焉；唐之兴庆又奚足称。爰有瑶池波湛，翠水渊渟。峨方壶，起蓬瀛，大君戾止，广殿欢腾，九奏备，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蹑神山而游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黄秘之庭，其位在西北，则临乎是宫之地。于辰为阉茂，适契乎元命之晶。诏鸠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灵。十神载别，五福来宁。至于端闱之内，大庆耽耽，路寝斯在。有大符贶于此乎躬受，有大祭祀于此而斋戒。日精东承，月华西对。重轩三阶，翕赩动彩。左墈右平，相与映带。睨灵光犹培塿，晞景福之丛芮。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张绝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摇以环合，蒲牢发乎轻奏，正宁当阳，天极是配。九宾星拱，垂绅委珮。乐奏《乾安》，间以韐韎。上公荐寿，捧觞拜跪。天子万世，兆民永赖。其左则合宫之制，高出百王，上圆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经纬乎阴阳。旋四序之和于四阿，达八风之气于八窗。渊衷默定，圣画允臧。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飨帝而飨亲，则日卜上辛，时丁肃霜。乐调黄钟，享维牛羊。爰熙太室，恭荐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严配于上苍。于以视朔而布政，则春期青阳，秋觐总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册以极其变，内经以考其常。钦授于人，遂正天纲。其右则徽调之阁，严凝密靓。神鼎内藏，天所保定。侔郏鄏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称。其始铸也，穷制作之妙于系表，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一铸而就，光应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吴不敖，龙变光润，气明焰消。维鼎鼐之重，作镇神皋。数极九变，象该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庙朝。曰苍曰彤，以奠齐楚之域；曰晶曰宝，以奠秦赵之郊。有位东南，有位西南者；有位东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调。宜乎卜世卜年，过于周历，永保兹器，与天无极。至其内朝则祥曦、延和，清穆顾问。亲臣列侍，禁卫弥庆。治朝则紫宸、垂拱，丹青有焕，一日万几，此焉听断。厥或进拜将相，号令华夷，爰即文德，播告唯宜。燕乐群臣，详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时蒇事。又有龙图、天章、宝文、显谟以洎徽猷，五阁渠渠，奉祖宗之彝训，示子孙之楷模。言追盘诰，道契图书。翳秘藏之靡怠，仰圣孝之如初。次则东西分台，政事所会。始揆而议，则可否有蓍龟之决；既审而行，则出内擅喉舌之寄。于以斡旋钧轴，辅成至治。其在西枢掌武之庭，则有将印之重，军符之严。尔乃运筹帷幄之中，折冲尊俎之间，爰戢五兵，坐镇百蛮。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则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导。尔乃覃恩润色，追风浑灏，遂继东里之才，允符内相之号。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翚飞跂翼。宪睿思之始谋，因绍圣之

故迹。凝芳琼兰，重熙环碧，轮焉奂焉，光动两侧。听政之暇，来游来息。搜古制于鼎彝，纵多能于翰墨，致一凝神，优入圣域。爰命迩臣，于焉寓直，罄启沃之丹诚，庶密效于裨益。申绍纪元，昭示万亿。视彼元狩、元鼎、神爵、五凤之号，讵能专美于史册。至如亲蚕之所也，延福邃深，有严金铺。当春日之载阳，率六宫而与俱。懿箱既饰，柔桑既敷。鞠衣东乡，三采踌躇。风戾川浴，地温气舒。然后龙精报贶，瑞茧纷如。五色之丝，允侔乎东海，八蚕之绵，富倍于吴都。献于天子祭服所须。由此率先天下，则无斁之化，斯并美于《关雎》。以至掖门曲榭之奥，周庐徼道之肃，长廊广庑之连延，珍台秘馆之重复，倬然在列，璇题辉映。虽使广延墨客，众集画史，曷足以纪兹区宇之盛。”

先生闻而称赞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饰而臻此乎？”

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资才，受天眷命为天下君。其所以图为宰制，独运榘矱之中者，愚不得而测也。切仰庙堂之所先务者，任贤使能而已。试为子陈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广，岂曰乏才？观夫燕、赵、汝、颍之英，勾吴、于越之秀；两蜀文雅，三齐质厚；以至关东旧相之家，山西名将之胄，感会风云，杂然入彀。矧兹神圣之都，是为英俊之躔。元精于此回复，间气于此蜿蜒。以言乎儒风，则长者之称，自汉而著；以言乎世族，则文士之盛，自晋而传。隐逸有夷门之操，文章出濉涣之间。帝赉岳降，运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绂冕，迈杜陵韦曲之衣冠。譬犹俶傥权奇，素多于冀北；璠玙结绿，自富于荆山。上乃以道观能，兼收并取，明明在公，济济列布，同寅协恭，相与修辅。故得朝廷清明，纪纲振举，威武纷纭，声教布濩。北渐鸭绿，南洎铜柱。深极沙漠，远逾羌虏。陆詹水怀，奔走来慕。雕题、交趾、左衽、辫发之俗，愿袭于华风；金革、玉璞、犀珠、象齿之贡，愿献于御府。于斯时也，治定而五礼具焉。则采《周官》之仪物，稽曲台之典故。考吉礼、嘉礼之义，正婚礼、冠礼之序。车舆旗常，衣冠服制，职在太常，各有攸叙。功成而六乐举焉，则诏后夔辨舞行，命伶伦定律吕。法太始五运之先，谐中正五均之度。笙镛靴磬，琴瑟柷敔，职在太晟，各有攸部。众制备，群音叶，天地应，神人悦，修贡效珍，应图合牒。上则膏露降，德星明，祥风至，甘露零；下则嘉禾兴，朱草生，醴泉流，浊河清。一角五趾之兽，为时而出；殊本连理之木，感气而荣。嘉林六目之龟，来游于沼；芝田千岁之鹤，下集于庭。期应绍至，不可殚形。是宜登泰山，蹑梁父，泥金检玉，诞扬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犹谦挹而未俞也。于是亲事法宫之中，斋心大庭之馆，思所以持盈守成，垂万世之彝宪。躬执道枢，卓然独断，仰以顺天时，俯以

从人愿。规模则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则惟元丰所行是缵。其在官也，绝侥幸之路，汰冗滥之员。奉诏者戒于倚法，治民者戒于为奸。其在士也，纳谠言于群试，复科举于四远。保桑梓者遂孝养之心，在流寓者获游学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滥之科，蠲不急之务。农人服田，以效力穑之勤；父老扶杖，以听诏书之布。遂使四海之内，返朴还淳，皆敦本而弃末。皞皞乎太古之风，各安居而乐业。”

先生闻之叹美不暇，乃谓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颂德之秋也。顾惟疏远之踪，名不通于朝籍，虽欲抽思骋词，作为声诗，少述区区之志，天门九重，势难自达。则乙夜之览，何敢冀哉？”因击节而歌曰：“严哉神圣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旷然丕变还淳风，金革不用囹圄空，千龄亨运今适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儿童歌帝功。”歌毕，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总一赋之义焉。

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极兮。一祖六宗，世增饰兮。光明神丽，观万国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丛霄，履帝位兮。体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奸詟兮。玉镇定命，垂奕叶兮。天地并应，符瑞著兮。膺图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开明堂兮。三灵悦豫，颂声兴兮。元臣硕辅，侍帝旁兮。相与弼亮，守太平兮。运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复元，宝历昌兮。天子万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赖，跻仁寿兮。”

元叔，名长民，元丰内相定之孙。其后建炎中为监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终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有子淛，文亦工。

明清《投辖录》所叙刘快活事，后来思索所未尽者，今列于编。外祖曾空青，文肃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运使”呼之，后果终曹輓。舅氏宏父，谈天者多言他日必为卿相，刘笑曰：“官职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肃当国，先祖为起曹郎中。一日忽见过，曰：“我今日见曾三女儿，他日当为公之子妇。”时先妣方五六岁。又谓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归见文肃，呼先祖字云：“王乐道之子，三运使之婿，此儿他日名满天下，然位寿俱啬，奈何！”已而，文肃罢相，迁宅衡阳。北归后，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访文肃于京口，一见奇之，遂以先妣归焉。后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厘。其他类此尚多，不能悉记，异哉！

《冯燕传》见之《丽情集》，唐贾耽守太原时事也。元祐中，曾文肃帅并门，感叹其义风，自制《水调歌头》，以亚大曲，然世失其传。近阅故书得其本，恐久而湮没，尽录于后。

排遍第一

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逼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凛凛坐中。偶乘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掩乱，香车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笑语隔帘声。

排遍第二

袖笼鞭敲鞪，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盼，不胜娇软倚银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咿哑声里，细说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珮，绸缪相顾不胜情。

排遍第三

说良人滑将张婴。从来嗜酒还家，镇长酩酊狂酲。屋上鸣鸠空斗，梁间客燕相惊。谁与花为主，兰房从此，朝云夕雨两牵萦。似游丝飘荡，随风无定，奈何岁华荏苒，欢计苦难凭。惟见新恩缱绻，连枝并翼，香闺日日为郎，谁知松萝托蔓，一比一毫轻。

排遍第四

一夕还醉，开户起相迎。为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潜形。情深无隐。欲郎乘间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抚弄，不忍欺心。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熟视花钿不足，刚肠终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挥霜刃，窗间粉颈断瑶琼。

排遍第五

凤凰钗、宝玉凋零。惨然怅、娇魂怨，饮泣吞声。还被凌波呼唤，相将金谷同游，想见逢迎处，揶揄羞面，妆脸泪盈盈。醉眠人醒。来晨起，血凝螓首，但惊喧，白邻里，骇我卒难明。致幽囚推究，覆盆无计哀鸣。丹笔终诬服，圜门驱拥，衔冤垂首欲临刑。

排遍第六带花遍

向红尘里，有喧呼攘臂，转身辟众，莫遣人冤滥，杀张室，忍偷生。僚吏惊呼呵叱，狂辞不变如初，投身属吏，慷慨吐丹诚。仿佛缧绁，自疑梦中，闻者皆惊叹，为不平。割爱无心，泣对虞姬，手戮倾城宠，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负冤声。

排遍第七攧花十八

义城元靖贤相国，嘉慕英雄士，赐金缯。闻斯事，频叹赏，封章归印。请赎冯燕罪，日边紫泥封诏，阖境赦深刑。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河东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难泯。至今乐府歌咏，流入管弦声。

卷第三

高公轩者，宣仁之疏族也。政和末，为沧州仪曹，考满，哀鸣于外台，及将曰：“自惟孤寒，无从求知于当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归，以张乡闾，足矣！”人皆怜而与之。既至京师，乃诣部自陈荐状已足，乞以照牒为用，先次放散。适有主之者，从其说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长时当国，闻之，遂下令今后不得妄发照牒。公轩中兴后为检正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举送贡士张彦正纲；宣和末，守秀水，举送沈元用晦；绍兴间，牧上饶，举送汪圣锡应辰，三人皆以廷试第一。其后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鸣燕坐上，作诗以饯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坠家声。”是岁，天台全军尽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孙也，初名杰，家于秀之崇德县。坐为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阅之云：“名见《梁四公子传》，此人必不凡，可从阔略。”时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后不得入科场而已。彷徨无所往。时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为湖州司录，来省侍。妓长杨丽者，才色冠一时，舅氏悦之。席间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艺绝伦，不幸坐累，遂无试所，奈何！”宏父云：“审如若言，吾合牒门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访舅氏，一见契合，易其名曰晦。是岁，漕司首送，明年，为大魁，才数月即入馆为郎，奉使二浙，经由嘉禾。丽张其徒曰：“我今日乃往庭参门生耶！”

张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长同肄业乡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时东西两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见一妇人在前，衣妆楚楚。因纵步觇之，常不及焉。至空迥处，忽回顾二人而笑，真绝色也。方欲询之，乃缓步自水面而东。二公惊骇而退。

王磐安国，合肥人。政和中，为郎京师，其子妇免身，访乳婢，女侩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国以三万得之。又三年，安国自国子司业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喏于轿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国惊骇，欲究其详，忽不见。归语乳婢，亦愕然无说。至夜，乳婢忽窜去，遍索不可得。诘旦，舟尾乃见尸浮于水面。

元符末，巨公为太学博士，轮对，建言：“比因行事太庙，冠冕皆前俯后仰，不合古制。”诏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来前仰后俯，必是本官行礼之时倒戴之误。”哲宗顾宰臣笑云：“如此，岂可作学官，可与一闲散去处。”改端王府记室参军。未几，端邸龙飞，风云感会，至登宰席，宠禄光大，震耀一时。绍兴中，亦有为馆职者，于言路有宿憾，欲露章以论。既闻之，诉于当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储位，以潜邸旧恩，位极人臣，荣冠今古。二公之事绝相似，祸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汉老邴少年日，作《汉宫春》词，脍炙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也。政和间，自书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朝，举国无与立谈者。方怅怅无计，时王黼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数十人，皆绝色也。汉老惘然莫晓。酒半，群唱是词以侑觞，汉老私窃自欣，除目可无虑矣。喜甚，大醉而归。又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年，遂入翰苑。

江纬字彦文，三衢人。元符中，为太学生。徽宗登极，应诏上书，陈大中至正之道，言颇剀切。上大喜。召对称旨，赐进士及第，除太学正，自此声名籍甚。陆农师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将有礼篚之命。时陆氏已亡，再娶钱氏，秦鲁大主女也。偶因对扬，奏毕，上忽问云：“闻卿近纳钱景臻女为室，亦好亲情。”言讫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彦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处州，由是遂摈不复用。

明清《挥麈余话》载马伸首陈乞立赵氏事，后询之游诚之，凡言与前说各有异同者，今重录其所记于后。靖康初，秦桧为中丞，马伸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台云：“金军前令推立异姓。”秦未及应语之间，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今舍赵氏其谁立？”秦始入议状，连名书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独马公主台事，排日以状申张邦昌云：“伏睹大金以太宰相公权主国事，未审何日复辟？谨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挥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门弟子何兑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师事马公。其后，秦桧南归，擅立赵氏之功归己，尽掠其美名取富贵，位极公槐，势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师之事湮没，欲辩明其忠。每引纸将书，辄为其子所谏，以谓秦方势焰震主，岂可自蹈危机，掇家族之祸。然何公私自为《马公行状》一通，常在也。绍兴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将满，一夕，忽梦马公衣冠相见，与语如平生亲。既寤，喻其子曰：“马先生英灵不没，赍恨九京，如此有意属我乎？”挂其遗像，哭之。其子镐哀劝不从，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万一我先死，瞑目有余恨。后日当受代。”即手

书一状闻于朝，其词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师公相陷金之后，独殿中侍御史马伸，排日以复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状》缴纳，乞付史馆立传，以旌其忠。入马递驰达，然后解组以归。秦得之，怒，凡一路铺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狱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张姓者，惊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苏，扶掖至厅事，才启封视牒，则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兑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对吏，而柏台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谓“靖康虽有马伸为殿院，未尝闻有此状也”。令台吏勒军令状，棘寺以上书不实，拟降一官，罢前任。思陵重违桧意，圣语曰：“所拟太轻，特追两官，羁置英州。”盖绍兴甲戌岁也。后一年乙亥，桧死日，御批何兑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别定，遂复元官，放逐便，仍理元来磨勘，为左朝散郎。何在贬所皆无恙。归至里门，遇亲戚相见，喜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发。朝廷虽欲用之弗果，仅能食祠官之禄一年而已。镐乃诚之姨夫，是以知其详。及建宁诸乡长搢绅之与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见金人犯顺，劫二圣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国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敌兵之退，必能复辟也。忠臣义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立赵孤也。今敌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狱讼讴歌，又皆归往。相公尚处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传言，以谓相公外挟强敌之威，使人游说康王，自令南遁，然后据有中原，为久假不归之计。伸知相公必无是心，但为金人所迫，未能遽改。虽然如此，亦大不便。盖人心未孚，一旦喧哄，虽有忠义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满城生灵，必遭涂炭，孤负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禀取太后命而后行，仍亟迎奉康王归京，日下开门拊劳四方勤王之师，以示无间内外。赦书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权行拘收，候立赵氏日，然后施行。庶几中外释疑，转祸为福。伊、周再出，无以复加。倘以伸言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附相公为叛臣也。”邦昌于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挥麈后录》载周郔所记陈尧臣决伐燕之策，盖出于天下公论，而尧臣之子倚以财雄行都。张全真参政日，载真伪作一帧，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览李仁甫《长编》云：“绍兴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书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于误国，自古误国之祸，莫大于燕云之役者。燕山议首与夫用事之臣，大者诛戮，小者流放。而陈尧臣者，独仍旧故秩，廪食县官，置而不治，岂所以上慰宗社之神灵，下泄四方之痛愤哉？尧臣为国召乱，不知罪恶之重，乃敢自引矜，乞为郡守。今虽为宫祠，叨窃食禄。臣愚伏望睿旨削夺尧臣在身官爵，投窜遐方，以惩其恶，以谢生灵，为后世臣子误国之戒。’诏：‘尧臣主管临安府洞霄宫指挥，更不施行。’”书之于编，盖知郔之言不厚诬，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见《长编》第一百五十九之注。

后阅《中兴日历》，宰执奏乞行迁责，高宗云："岂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贬邪？"止罢祠焉。

王彦国献臣，招信人，居县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将渡淮，献臣坐于所居小楼，望见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间，携一小仆，负一匣，埋于空迥之所。献臣默识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启匣乃白乐天手书诗一纸，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叶杯中酒十分。满院弟兄皆痛饮，就中大户不如君。"献臣后南渡，寓居余姚，尝出以示余，真奇物也。闻后以归刘纲公举矣。

献臣又云：建炎间，避地至奉化境上，一二仆隶偕行。尝夜过渡，月色微明，有数人先往焉。忽问云："非王献臣解元行李否？"但见其躯干长大，语声雄厉，心窃疑之。方欲复询之，忽径自划水而渡彼岸，波涛汹涌久之。献臣惶怖几溺，竟不知为何怪，后亦无他。

胡伟元迈，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录》、《己酉避乱录》二书相示，叙俶扰时事，文虽不工，颇得其实，今列于后：

《乙巳泗州录》云：宣和乙巳，子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厅，适在宝积门，出门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郑况仰荀，其父为发运司属官，廨宇在焉。以故无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时至彼讲论文字，谈说时事。是时，朱勔父子正得志，势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则称往来降御香，其实欲所过州县将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贤自浙中来，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许，在淮南西岸，过是无路可行，故止于此邀迎其船。汝贤传指挥，到城中亭子上相见，官吏皆回候于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谒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见守倅而已。傍观者见其骄傲，皆为之不平。予辈时谈此事于南山，曰："我辈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终竟如何。"其冬，金人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闻京师事不一。未几，朱勔首以小舠子东下，曰勔已放归田里矣。不敢出见人，人亦不顾之。日有京师权贵与中官下来者颇多，皆着皂衫而系皂绦，行于街市。又几日，曰上皇已在发运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观，但见座船一只，泊于河步，以结徼壁矢张于船前。问之，上皇果在，衙中侍卫萧然。又数日，军马才到，市上皂衫贵人益多。凡前此闻所贵幸宦侍之用事者，问之，往往在焉。俄又闻童贯亦至，或有见坐帷帐中，黑肥，躯干极大者，问之，童大王也。军马至，皆渡淮，驻于南山后。闻高俅于南山把隘。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觉老请斋于南山，始知之。是时也，把隘南山，即已弃淮之北矣，实今日之先兆，亦自东京来至南山，无控扼之所也。俄又闻上皇登发运衙城上之亭，观渔人取鱼于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益

盛。一橐驼踏浮桥倾倒，遂入淮中，以负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阅岁时，上皇驾还，皆亲至塔下烧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驱出。施僧伽钵盂、袈裟，至亲与着于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为神霄玉清宫，至是，御笔画图，以半还寺。寺僧送驾出城，得御笔，欢喜。上皇初至寺时，寺之紧要屋宇还之益多。始所还，道流尽拆去门窗；及再还，即并所拆门窗得之，道流褫气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国学赴试，汝士预荐，而余遭黜，独还泗州侍亲。时伯兄汝明再为监察御史，汝士寓南台公廨，以待省试，因再遭围，闷病几死。盖国学诸生例患脚气，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预荐，必死于京师。及闻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于发运方孟卿，遂侍亲来湖州，船才过闸即潮落，不可复开，而泗州寻亦乱矣。

呜呼！金敌凭陵，国家颠危，实上之人为权幸诱惑，造成此祸，而勔一人亦在数。盖勔乃姑苏市井人，始以高资交结近习，进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积二十年，职以充进奉监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违御笔绳之。应造什物，皆科于州县，所献才及万分之一，余皆窃以自润及分遗权幸，以徼恩宠。故勔建节旄，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日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于是勔之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者。居处园地悉拟宫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舆，建御容殿于私家。在京则以养种园为名，徙居民以为宅所。占官舟兵级月费钱粮，供其私用。及上皇禅位，放勔归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蔽船门，惟恐人知之，亦无面以见人。未几，渊圣以台谏论勔，安置广南，籍没财产。既而取首级，家属悉窜。以此观之，宜乎召金人之祸，而致国家之颠危焉。然所以造祸者，岂止勔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间，京师奢侈正盛，一相识言曰："《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古人法度之严如此。是数者有一则必亡，岂有兼是数者，而复有逾于此者，安得无祸乎？"靖康果有其应。或曰："若如此而无祸，则古人之言必妄，《诗》、《书》皆不足信者，而喋喋颇费辞说。"自念老矣，切虑遗忘，遂追思所见，笔之于册云。

《避乱录》：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讳舜陟，字汝明，帅建康，与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时领兵驻建康，充自遣将来夺取经制司钱物。待制闻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后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两浙宣司参谋。时周望自枢府出为宣抚。望老缪，本由八行举，与论军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坚守平江，所措置初无可守之计，待制有奇谋，皆不用。金人自广德由安吉抵钱塘，渡江破明越，北还，假道平江，所措置初无守御者，皆知必败矣。待制谓望，本司金帛既尽为敌人所

得，曷若为携往昆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始以船附鲁珏辎重中，舣平江齐门。翌日，到昆山，依李阎、罗贵，泊于梅里，寻移许浦。未几，金兵犯平江，望走青龙，平江城不战而破。诸将如郭仲威辈，先敌未至，已劫略城中几无遗。望尝不快于韩世忠。是时，世忠兵盛权重，驻镇江，闻望窜，遣将董旻邀虏之。旻至许浦，以为望在，适吾家老小在彼，旻来见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将至，兵稍遥，望皆以为敌舟，率弃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系道，弟舜举、侄仔，径走吴兴；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无所之，第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来追，坚欲吾家还船。予谓："若金人则不可从，若世忠军则中国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时，往其军中亦自有所托，何为不可？"待制以为然，因举家从以还。时已行三二十里，连夜从其使臣以还，偶天晴，及晓才到，船皆无恙，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军于镇江。盖旻之意，虏望不及，且取参谋以塞其责。而旻欲虏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军阵船到于江，唯吾家一船在许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军，趋水而下往青龙，必欲得望。及至青龙江口，闻望已还军而西。旻遂溯江而上之镇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镇江，待制欲见世忠，旻遮之不使见。未几，遣一船来换，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谓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诸将不欲令金帛离军去，殆有谋焉。有言于望故也。得所换之船，吾家移过，自留少米，余皆与之，本有百余石。所换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于焦山，杂于韩军杂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戏于焦山而已。时金已破镇江，日见胡骑驰逐于江岸。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敌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沉船纵横也。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中军船最大，处于中，余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予日登焦山顶观之，山前但见作院等船耳。工人为兵器于寺前，又有镇江见任官及寺中之船，皆于寺前，太守李汝为亦在焉。汝为亦韩军中人，世忠命为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予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时吾家复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载不尽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笼相随，欲入船搬移衣物，又携钱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风大，船荡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将半，叩问朱梢："船如何？"朱曰："风大甚。"夜益深，但闻朱梢焚香于神前，有祷祈护卫者。复问朱云："如何？"朱曰："风大了不得也。"问："吾小船安在？"曰："不见久矣，随风以去也。"是日昼，余观大船之碇索，其外似已旧烂，其中一截斩新。予尝语朱："此船藉此索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旧者于里，出其新者于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当然。"予曰："明日潮来水满，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许之。至是风作之甚，又思其索旧且朽，愈不遑安。是时，金兵在南岸，碇索若断，必随北

风至彼，当碎身与船于敌手矣。船为风震，不得睡，思之惶恐无限。及晓，幸吾船无恙，但不能举头，以恶心故也。朱梢寻以面汤来，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遥视赵都监者，步履于山上，如神仙中人。点心时，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来，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发耳。予寻登山顶望世忠军，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辎重在山后者，亦略不见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金人乃别开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饭时，有敌船二只出在江，但望见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铁甲也。此间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见诸方为佛事。未几，诸僧皆在船中，盖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属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随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风适顺，乃令朱梢张帆顺流而下。韩军望见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应。时船中有韩军二卒，亦令船住，复勿听，二卒盖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远，始语二卒："待吾家至苏湖，却以金帛遣汝回，否则，无好到汝也。"二卒顾势不可住，乃俯首从之。船过圌山，风正顺。夜过江阴，晓抵福山，不知其几里。福山别得船，又正北风作，抵常熟，过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并无一屋存者，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菜园中间有屋，亦止半间许。河岸倒尸则无数。出城，河中更无水可饮，以水皆浮尸。至吴江，止存屋三间，其下横尸无数。垂虹亭、横桥皆已无，止于亭下取得少水堪饮。自吴江而南，有浮尸益多，有桥皆已断，其处尸最多。后问之，云："敌骑推人过，皆死于水。"时燕子已来，无屋可巢，吾船用帆，乃衔泥作巢于帆。缘岸皆为灶圈，云金人缘岸泊故也。所杀牛频频有之，其骨与头足并存，但并无角，必金人取以去。陈思恭所击敌船沉陷者，尚有数只于第四桥之南。思恭，周望军统制官也。待制尝语望云："枢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军吴江，据太湖天险，吾辈以中军扼其前，使诸将以小舟自太湖旁击之，可必胜。"望不主其议，但令召诸将议之。及诸将毕集，望命待制语方略，诸将不从。盖诸将如郭仲威辈皆贼魁，喜乱，志在为贼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闻此谋跃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愿为先锋。"自余不从，竟已。及敌过吴江，思恭不禀望，自以兵出太湖，横击其尾。乃中军系虏之民，闻兵至，皆为内应，纵火焚舟，几获四太子者。思恭虽胜，望怒其不白，然竟不迁官。所沉敌舟，凡半年许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东风又发，又一帆至吴兴。时望军已驻吴兴矣。凡曲折得风，自垂山至吴兴，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归，始见弟姒，已抵吴兴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书与信寄谢世忠、董旻辈。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敕之寄军中者。既取以归，闻世忠舟师败于金人。始敌在镇江，不可出，故即陆往建康，尝聚吾宋士大夫，令筹所以破世忠军，皆云：海船如遇风不可当，船大而止，且使风可四面，卒难制，如风使舟耳，卒难摇动。敌然之，选舟载兵，舟橹七八，乘天晓风未动，急摇近世

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无风，船不可动，遂大败，陷前军十数舟，自余得遁。盖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溯江以舟师与对垒，时议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于水内，半济而击之，利。'今乃迎之于水内，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诸将来禀议，络绎不绝，皆用小舟。明知大者为世忠，自余五军船，历历可数。吾尝自念，吾军中事，金人莫不目见耳闻；而敌人军中事，吾军略不知之，亦可虑矣。终抵于败，何智术之疏耶！于是金人安然渡江北归。然世忠进官加恩，犹自若也。不数月，待制守钱塘，世忠入觐，时车驾驻会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于一见，且詈董旻为之障。旻来谒，亦有惭色。闻世忠将入钱塘界，谓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见，如何？"旻无语，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吕小小，即时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系于狱，其家欲脱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饭，因劝酒，启曰："某有少事告待制，若从所请，当饮巨觥。"待制请言之，即以此妓为恳。待制为破械，世忠欣跃，连饮数觥。会散，携妓以归。妓后易姓茅。

明清尝于毕少董处，睹种明逸手书所作诗一首，殆五十年犹能全记。今录于此："楼台缥缈路歧旁，共说祈真白玉堂。珠树风高低绛节，灵台香冷醮虚皇。名传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识当年汉家意，竹宫梧殿更凄凉。"

世传《太公家教》，其言极浅陋鄙俚。然见之唐《李习之文集》，至以《文中子》为一律。观其中犹引周汉以来事，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太公者犹曾、高祖之类，非渭滨之师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录，其言未免疏略。经本朝阮逸为之润色，所以辞达于理，学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明清家旧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馆阁同舍诸公手状，如黄、秦、晁、张诸名人皆在焉。后为龚养正颐正易去。比观洪景卢《容斋三笔》，乃云见于王顺伯所，以为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阴人，与家中有乡曲之旧，夷父秩之子。熙宁初，父子俱以处士起家，子允为崇文馆校书郎。元祐中，再入馆。后坐党籍，谪永州监税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子允与大父者。而景卢乃指以为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叙酒中之乐甚至。由是观之，子美盖亦好饮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诋严武，几至杀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阳，有堂胥之子韩璡者，以御笔来为转运司勾当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语外祖云：“先丈尝为何处差遣？”外祖答云：“曾在中书。”复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国之初，自右府而过。”璡大笑云：“岂有察院而过中书省乎？”盖谓其侪类而然。外祖即应之云：“先公自知枢密院拜右仆射。”璡默然，阖席为之哄堂绝倒。

雷轰荐福碑事，见楚僧惠洪《冷斋夜话》。去岁，娄彦发机自饶州通判归，询之，云：“荐福寺虽号番阳巨刹，元无此碑，乃惠洪伪为是说。”然东坡先生已有诗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张天觉罢相，坐通关节，窜海外。又数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觉范。考此书距坡下世已逾一纪，洪与坡盖未尝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则非洪之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尝为县小吏。黄山谷喜其聪慧，教令读书，为浮屠氏，其后海内推为名僧。韩驹作《寂音尊者塔铭》，即其人也。

韩子苍驹，本蜀人。父为峡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苍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贾祥者，先坐罪窜是郡，驹父事祥甚谨，祥不能忘。子苍于父逐之后，走京师，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苍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于其父也，献其所业。偶祐陵忽问迁谪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苍诗文以进。首篇“太乙真人莲叶”之句，上一览奇之，即批出赐进士及第，除秘书省正字。不数年，遂掌外制。

绍圣中，有王毅者，文贞之孙，以滑稽得名。除知泽州，不称其意，往别时宰章子厚，子厚曰：“泽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饧极妙。”毅曰：“启相公，待到后，当终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饧也。”子厚亦为之启齿。毅之子伦也。

石才叔苍舒，雍人也。与山谷游从，尤妙于笔札，家蓄图书甚富。文潞公帅长安，从其借所藏褚遂良《圣教序》墨迹一观。潞公爱玩不已，因令子弟临一本。休日宴僚属，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称公者为真，反以才叔所收为伪。才叔不出一语以辨，但笑启潞公云：“今日方知苍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卷第四

中兴初政，治宋齐愈退翁狱断案，得之陆务观，云是年大驾自维扬仓猝南狩，文书悉皆散失，未必存于有司，因录于左。然绍兴中，赵鼎、张浚为左右相，尝共启于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议立伪主，意在张邦昌，而退翁适在众中，发于愤躁，掌上密书以示所厚，云夷狄设意如是。坐有奸人，随声唱之，故及于祸。思陵恻然怜之。诏追复元官，录其子孙。元牍云：

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书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谏议大夫宋齐愈，昨三月初间，同王时雍等在皇城司聚议，乞立张邦昌。拜大金赐诏毕，书立状时，虽时雍等恐惧不敢填写张邦昌姓名，而齐愈执笔，奋然大书'张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状以示四坐，无不惊骇。齐愈自言'自从二月在告不出'，欺诞若此。闻左右时雍等实齐愈也。今使居谏议大夫之任，一时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论，更乞圣裁。"七月八日同奉圣旨：宋齐愈罢谏议大夫，令御史台王宾置司根勘，具案奏闻。今据王宾勘到："宋齐愈招金人邀请渊圣皇帝出城，未回，知孙傅承军前，遣吴开等将文字称废渊圣，共举堪为人主一人。及知孙傅等乞不废渊圣皇帝，不许，须管于异姓中选举姓名通申。齐愈知孙傅等在皇城司集议，遂到本司，见众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论资次，管举一人。齐愈问王时雍：'举谁？'时雍曰：'金人令吴开来密喻，旨意在张邦昌，今已写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来文字，请举军前南官。以此参验，王时雍言语即是要举张邦昌。齐愈恐违时雍，别生不测，为时雍曾说吴开密谕张邦昌，亦欲蚤了图出，齐愈辄自举笔于纸上书写'张邦昌'姓名三字，欲要于举状内填写，却将呈时雍，称是；又节次遍呈在座元集议官。齐愈令人吏依纸上所写'张邦昌'三字，别写申状，系时雍等姓名，分付吴开莫俦将去。其举状内别无齐愈姓名。初蒙勘问时，惧罪隐下不招。再蒙取会到中书舍人李会状：'二月下旬间，忽有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见商议未定，即于本司厅前取纸笔，就卓子上取纸一片，书写"张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书，遍呈在坐，相顾失色，皆莫敢应，别无语言。其所写姓名文字系宋齐愈手自捋去，会即时起去。是时，只记得胡舜陟在坐，司业董逌午间亦在坐，未委见与不见。其余卿监郎官，会以到局未久，多不识之。'及根取元状单子勘，方招。捡准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书内一

项：‘昨金人迫胁张邦昌僭号，实非本心，已复归旧班，其应干供奉行事之人，并与放免。法寺称宋齐愈系谋叛不道已上皆斩，不分首从；敕犯恶逆以上罪至斩，依法用刑。宋齐愈合处斩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从赦后虚妄，杖一百，罚铜十斤。情重奏裁。’同奉圣旨：宋齐愈身为士大夫，当守节义，国家艰难之际，不能死节，乃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名姓，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伪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断，仍命尚书省出榜晓谕。”吴江王[redacted]之孺云：“唱之者杨愿也，绍兴中，附丽秦桧为签书枢密院命矣。”

夫近又得张栻敬夫记其父魏公浚语，益明其风指左证之冤。今备书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为虞部员外郎，时宋退翁齐愈为谏议大夫，旧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创，就置三省于行宫，李公纲秉政月余矣。一日，夜漏下，大人过退翁省中，见退翁笑曰：“今日李仆射有三札，李公素有名誉，所建明乃尔！一欲尽括天下之马；其二欲括东南民财，听富室尽输，不限以数；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为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边之马，今不可得，今独江淮以南耳，其马可用耶？民财，第其等限而取之，犹恐其扰，况此可艺极耶？至于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费十万缗以养，今时州郡堪此耶？素有额者且不能满，况外增耶？某方论其不可矣。”复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愕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论之而云‘不可上’，何也？”大人曰：“宰相不胜任，论去，谏官职也。岂有身为相未几，上三事而公尽力驳之，彼且独不怒者？公欲论其不可相耳。”退翁不乐，曰：“吾故为其有虚名，但欲论此三事。”既而语颇厉，大人即退卧省中，展转曰：“人虽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参，郎省亦入见，退翁上对。少顷出，过省门相遇，望见其有得色。前执手曰：“适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摇首曰：“恐公受祸自此始矣。”退翁犹怃然而去。居四日而难作。张邦昌之挟贼以僭也，在金营议已定，今载于诸录，可考验也。退翁自会议所归，遇乡人问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谁？”退翁书邦昌姓名于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狱观望，以为退翁。丞相竟匿其稿，而执李会章论退翁死。李公旋罢相。后上亦闻其详，恻然仁闵，复退翁官而官其子。己卯夏，栻侍旁闻之，敢私志云。见之《长编》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号为中兴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复如是，与夫褚河南之谮刘洎，陆敬舆之短窦参，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胜叹喟。其后御史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为言。

洪刍驹父等狱案，亦得之陆务观，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册所遗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书省送到侍御史黎確奏：准尚书省札子，五月十八日同奉圣旨：“访闻昨来京城围闭，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银，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

陈冲等，因缘为奸，隐匿财物万数浩瀚，及聚饮歌乐，无所不为。士大夫负国至此，难以一例宽贷。可差黎確、马伸就台根勘，具案闻奏施行。”洪刍罢谏议大夫，张才卿罢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陈冲并先已放罢。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项：降受朝散郎、前太仆少卿陈冲，差往亲懿宅抄札，将王府果子吃用，摘花归家，与内人同坐吃酒，令内人唱曲子；见牙简隐匿，公然受犒赏酒，并钱将出，剩金银，待隐匿入己收掌，未曾取。讨绢六百一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监主自盗，合绞刑，赃罪处死，除名，该大赦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勘闻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吃蜜煎等，将摩孩罗、士女孩儿等归家，受犒设酒，及吃宫人酒果交观，计赃六匹六尺。除罪外，准条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赃外，笞五十。不曾计到摩孩罗赃，如不满百文，系城内窃盗，杖八十；如满百文，杖一百，赃罪定断议赃外，杖九十，罚铜九斤，入官。放罢。在赦前，合原朝议大夫、前刑部郎中张才卿差起发懿亲宅金银，吃内人酒果等，与内人边氏离三四步坐吃酒，令内人张福喜唱曲子，受犒设酒，将抄札扇儿、摩孩罗等归家，受酒估赃，计绢八匹罗七尺。除轻罪外，准条与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减外，徒二年半。罚铜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刍差抄札见景王府祗候人曹三马，后嘱托余大均放出，将来本家同宿，顾作祗候人。准条监守自犯奸，合流三千里。私罪议减外，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请郎、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银，见官属将宁德皇后亲妹追提苦辱，并不施行，及吃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不钤束觉察人吏，与郑绅家女使娇奴等私通。及犒设酒，根括金银，买抵包换入己。计赃二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系以私物贸易官物计利，以盗论，合加徒流赃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农卿胡思推择张邦昌表内，添入谄奉语言，及抄札棣华宅，有祖宗实录借看，及罢馆伴，不合借破马，太仆寺差到，马点数不见，是大王府公然乘骑；不见实录十册，认是亲事官失去。除轻罪外，系不应为重，合杖八十，赃罪外，杖六十，先次据于照人说出逐人罪犯。朝请郎、前添差开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乔贵妃位抄札到金银，与内人乔念奴并坐饮酒唱曲子，以赍首金银为由，放乔念奴乘马归家，收养作祗候人；隐藏根括笼子一只，寄金银库内，于内取出麝香二十脐、余被府尹纳了。除轻罪外，据内不估到所盗麝香钱，如满十贯，系监主自盗，加役流远，追举官，除名勒停。如满三十五匹，合绞刑，赃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员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札，与内人曹氏等饮酒，及与内人乔念奴等饮酒并坐，知余大均、洪刍等待雇买曹氏等，放令逐便，请洪刍等筵会，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轻罪外，准条，李彝系不应出谒而出谒，合徒二年，私罪追两官，勒停。案后收坐，该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圣旨：余大均、陈冲、洪刍情犯深重，论并当诛戮，各特贷命，除名勒停，长流沙门岛，永不放还，至登州交割；张才卿责受文

州别驾，雷州安置；李彝责授茂州别驾，新州安置；王及之责授随州别驾，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责授陇州别驾，英州安置；胡思责授沂州别驾，连州安置。并依断。其后驹父渡海有诗云：“关山不隔还家梦，风月犹随过海身。”竟没于岛上，又由妇人焉，死甚可哀，言之丑也，不欲宣之。有子枅，字仲本，亦能诗，为徐师川婿，尝出知永州。

黄进者，本舒州村人。少为富室苍头奴，随其主翁为父择葬地于郊外山间。每葬师偕行，得一穴最胜，师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须出名将。”进在傍默识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遗骸瘗于其所，主家初不知为何人也。已而逃去为盗，坐法黥流。又数年，天下乱，进鸠集党类，改涅其面为两旗，自号“旗儿军”，寇攘淮甸间，人颇识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众降，制授右阶。后累立战功，至防御使。

自绍兴讲和以来，金使经由官私牌额，悉以纸覆之，盖常年之例也。隆兴间，金使往天竺山烧香，过太学门，临安尹命官吏持纸往幂“太学”二字。有直学程宏图者，襕幞立其下，曰：“太学，贤士之关，国家储材之地，何歉于远夷？”坚执不令登梯。吏以白于尹，尹以上闻，阜陵嘉叹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图后登第，上记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迁丞而卒。宏图，番阳人，词翰亦佳，然使酒难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赵渭磻老为临安尹。时巨珰甘升，权震一时，有别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连郡之社坛，升欲取以广其圃，磻老欣然领命。有州学教授者，入议状，以谓“戎祀国之大事，岂可轻徇阍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争之，卒不能夺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陆九渊，未知孰是焉。

钱处和，绍兴甲子岁为明州通判，招魏南夫处宾馆。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横逆拘系。适岁当行科举，南夫为请于处和，处和怜之，恳太守始得就试，遂预首荐。明年，登进士第，调余姚尉，复与南夫为代。其后二公皆登揆路。处和虽止参预，然常行宰相事。异哉！

思陵绍兴乙亥岁，秦桧之殂，更化之初，窜告讦之徒张常先而下前后凡十四人。此盛德大业，耻言人过，仁厚之风，合符昭陵。后来编纂《圣政录》，适秉笔之臣，有托其间，群从者略而不书，是致读者为之愤然。近修《实录》乃用其徒子弟位长史局，不但未必发明伟绩，且使秦氏奸恶，殆将并揜，深用叹惋。

高抑崇阅，绍兴中为礼部侍郎，忤秦桧，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

疾笃丐休致，且以书诉于秦，凯复职名，庶几禄及后人。盖是时有制，虽侍从未复元职，格其赏延故也。述其穷困之状，言极激切。秦览书，初亦怜之，呼持书之仆来，询其生计如何。而仆者强解事，乃为夸大之语，妄增其产业以白于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犹诳人如此。"竟寝其请。至秦亡，始追赍次对而获恤典。

隆兴初，有太学生张行简者，临安人也。尝与同舍生游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卧于大佛头石像之阴。夜半，月色如昼，酒亦少醒。有素衣妇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远，可同归少款否？"生领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帐甚为雅洁，亦有使令之属，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流连数日，燕饮甚欢，情意既洽，遂至忘归。妇曰："君怀家否？往返当自若也。"自是生时造之，益以胶固。生曰："吾家稍宽敞，可以偕往否？"妇曰："此亦不惮，但有所碍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询之，云："君诚有意，可访寻鹁梧丁二枚，贴于钱塘门，即无所惧矣。"生扣问为何物，妇曰："刑人之杖疮膏药靥也。"生为经营得之。抱关者疑而问焉，生云："有所厌胜而然耳。"已而，妇果与之俱造其庐，亦无以异于常人。然自此多疾疢，日觉羸瘠。忽有道人至其门，见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妖，若不舍之，必有性命之虞。"生皇惧，询之，曰："此魅不敢过江，且亟往浙东避之即免。"生从其言。挈囊登舟之际，妇人者踉跳戟手岸侧而詈。既次会稽，偶有同斋生延伫以处，自是日向安宁，出入起居如常。积是三阅寒暑，或有勉其还家者，且曰："岁月既久，魅必他往，不能为祟，可无所虑焉。"生于是整棹西归。方登石塘，妇已先在焉，喜气可掬，遂与之同归。不数月，生疾复作而死，竟不知为何怪也。

隆兴三年，赵丞相汝愚廷试第一。时外舅为刑部侍郎，胪传既归，明清启云："适曾称贺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创见，可谓熙朝盛事，礼宜为庆。"外舅击节云："班行中适无一人举此，今无及矣。"太息久之。

绍兴乙卯，张安国为右史，明清与仲信兄在左，郑举善、郭世模从范、李大正正之、李泳子永多馆于安国家。春日，诸友同游西湖，至普安寺。于窗户间得玉钗半股、青蚨半文，想是游人欢洽所分授偶遗之者。各赋诗以记其事，归以录示安国。安国云："我当为诸公考校之。"明清云："凄凉宝钿初分际，愁绝清光欲破时。"安国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余年矣，主宾六人俱为泉下之尘，明清独苟存于世，追怀如梦，黯而记之。

左与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孙裒其乐章，求为序其后云：政宣之际，文物鼎盛，异才坌出。天台左君与言，委羽之诗裔，饱经史

而下笔有神，名重一时，学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后，籍甚宦途，屡彰美效，蔼闻荐绅。著书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盖见之国子虞仲容所述志碑详矣。吟咏诗句，清新妩丽，而乐府之词，调高韵胜，好事者尤所争先快睹。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气忘倦。承平之日，钱塘幕府乐籍，有名姝张足女名浓者，色艺妙天下，君颇顾之。如“无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与“一段离愁堪画处，横风斜雨摇衰柳”，及“堆云翦水，滴粉搓酥”，皆为浓而作。当时都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之对，其风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扰之后，浓委身于立勋大将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国。绍兴中，君因觅官行阙，暇日访西湖两山间，忽逢车舆甚盛，中睹一丽人，褰帘顾君而颦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视之，乃浓也。君醒然悟入，即拂衣东渡，一意空门，不复以名利关心。老禅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与夫僧史所载楼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孙文本，编次遗词若干首，名曰筠翁长短句，欲以刻行，求余为序。筠翁，君之自号，与言其字，字盖析其名云。余既识之，服膺三叹，并为书此一段奇事。

绍兴辛巳冬，完颜亮自毙于扬州。明年正月，诏起外舅方务德帅淮西，明清实从行。至建康，与张安国会于郊外。安国之妹夫季瞻伯山、外姑之甥郑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时得旨，令募童行往揜战没之骼于淮上，外舅从蒋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辈。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舰渡长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与伯山、德初俱以异姓补官，外舅、安国皆正席禁路，僧雏悉祝发为浮屠，想是日日辰绝佳耳。

欧阳文忠公诗云苏子美挽词“奏邸狱冤谁与辨，高桥客死世通悲”，以为用事亲切，而世不知“高桥客死”之义。后来，绍兴中，秦熺势方鼎盛，尝托其客陆升之仲高下问于明清。偶省记得见《吴地记》，后汉梁鸿客食吴门，死于高桥，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赏激。未几，会之殂，熺亦逐矣。

绍兴辛酉冬，仲信兄客临安，尝观是岁南郊仪仗于龙山茶肆。忽一长须伟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叹息云：“吾元丰五年游京师，一见之后，不曾再睹。今日之盛，殆与昔时无异焉。”仲信知其异人也，亟下拜，俯兴已失之矣。

绍熙癸丑岁，明清任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时括苍蒋世修继周，以独座前资来为郡守。宣城旧例，每发军食，则幕职兵官俱集仓中。是岁十二月散粮，明清以私务入仓小缓，逮至其门，见诸君联车而出，悉有仓黄之状。询之，曰：“通判周世修建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其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梃于庭，出不逊语，欲入白黄堂矣。”且众

兵随其后。明清亟止之云：“可复归旧次。”一面令车前二卒长传呼喻之云：“佥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亟令专知吏往白史君，告以从权便宜之故。于是卒徒欢呼帖服，无敢哗者。不然亦几殆焉。蒋守由此遂相论荐，然露章中不欲及也。

汪彦章在京师，尝作小阕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涵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如酒。”绍兴中，彦章知徽州，仍令席间声之。坐客有挟怨者，亟以纳桧相指为新制，以讥会之。会之怒，讽言者迁之于永。

王纶字子霞。其家尝有神降，自称西华宝懿夫人，年二十余，绝代之容也。其形或隐或现。有二诗以遗子霞，今录于左：“灵台本清明，花木相葳蕤。宫深藏白日，金堂吐华辉。弹棋玉局寒，斗草珠露晞。阆苑多美人，形飞心不移。醉眼凭春风，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负我云际期。而今两鬓脚，迤逦秋妇丝。紫清秘消息，行云住无时。世间若寂寞，空此随盛衰。”又云：“洞境春色长，人间夜寒早。西真不翦天外花，东君自戮云边草。玉女焊萼香满枝，碧玉养根红落稀。青玉楼台二十里，二十里花尽桃李。凌风人去鹤不还，万年依旧瑶池水。阑干有曲通太无，宝井霞牵金辘轳。风回紫伞绣衣卷，流金影转烟鸾孤。可怜世事杳难尽，至道虽元眉睫近。埃尘点染空自悲，此时不来来何时。”字画尤佳，今尚藏子霞所，虽置在李太白诗中，谁复疑其非耶。

靖康丙午，何文缜□作相，敌骑初退时，议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龙节上寿，文缜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为三表，才上，即允所请，后二表不复用。文缜与允迪柬称叹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当诵佳句于百僚之土也。”今列于后：

第二表云：立为天子，肇兴黄帝之英姿；请祝圣人，允执唐尧之谦柄。载陈悃愊，冀动渊衷。中谢。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聪明性禀。东宫主器，盛德久孚于寰瀛；内禅膺图，大计果安于社稷。厉精为治，侧身修行，俭奉己而厚事亲，宽御众而亟承祖。维震夙之令旦，萃普率之欢呼。五百岁为春秋，宁俯稽于南楚；一千年而华实，盍远取于西池。何睿意之勿休，当缛仪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庆，纳万寿之无疆。陋彼太宗，南向辞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赐俞音，式符公愿。

第三表云：节纪千秋，归美洊形于剡牍；享加三夏，隆谦再却乎举觞。效罄舆情，颇干宸听。皇帝陛下兆于变化，生而神灵。举建已诞弥之辰，应流虹长发之端。尽仁皇之忠厚，指乾元于向辰；有神祖之聪明，数同天于过信。正心诚意，勤邦俭家。地辟天开而除妖灾，

雷厉风行而成功治。龙楼问寝，欣西宫鸣跸之还；虎符发兵，致北鄙控弦之远。式全丕构，允谓中兴。岂有首临兰殿之期，而当力拒华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己，敛福用锡民。登五咸三，伟示慈之高宴；桑田东海，协称寿之欢谣。罔违就日之怀，克受后天之算。

陈桥驿，在京师陈桥、封丘二门之间，唐为上元驿，朱全忠纵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艺祖启运立极之地也。始艺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距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逮即帝位，斩封丘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于所事焉。后来以陈桥驿为班荆馆，为夷使迎饯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谠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锡号曰鸿烈观。俶扰之后，又不知如何耳。谠字徽言，鲁公之曾孙，慥之父也。

宋咸茂谈录云：祖宗以来，殿试用三题，为以先纳卷子、无杂犯者为魁。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识为第二人。其后嗣宗帅长安，种放自从官归终南山旧隐。一日，嗣宗往访之，放命诸侄罗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为非而诮焉。嗣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儿时，嗣宗已状元及第矣。”放曰：“吾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遂至忿争。事既上闻，诏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录中云，盖亦略见之《三朝史》矣。而司马温公《涑水纪闻》乃云：“嗣宗与赵昌言角力而胜。”昌言乃太平兴国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试所争乃陈识，温公所纪偶误焉。嗣宗是岁以《桥梁渡长江》为赋题，盖当年下江南一时胜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与欧阳文忠公齐名一时。英宗即位，韩魏公当国，首荐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谟守泉南日，晋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谟按以赃罪，坐废终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讼冤于朝，又撰造君谟《乞不立厚陵为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蓝。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览，英宗大怒，君谟几陷不测。魏公力为营救。事见司马温公《斋记》及欧公《奏事录》，记之甚详。君谟终不自安，乞补外，出官杭州。已而忧去，遂终。故魏公与君谟帖云：“尚抑柄用，此当轴者之愧也。”亲笔今藏吕子和平叔处。

先祖旧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欧文忠公书贽见王文恪于宛丘。一见甚青顾，云：“某与公俱六一先生门下士，他日齐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当以我之字为遗。”先祖遂更字曰乐道。今世多指为一人。先祖位虽不及文恪，而名誉籍甚于熙、丰、符、祐之时。文恪长子仲弓实韩持国婿，持国夫人实祖母亲姑，由是情益以稔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宁，后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旧字。靖康初，以知枢密院为南道总管，辟先人为属，偕行。有《督勤王师檄文》，荐绅多能诵之。

秦桧初擢第，王仲峴以其子妻之。仲峴后避靖康讳，改名仲山。仲山朴鲁庸人也，禹玉子。而郑达夫，禹玉婿，达夫之室，盖桧妻之亲姑也。达夫当阙，处以密州教授。翟公巽为守，前席之；代还，荐于朝，得学官。继而夤缘郑氏，中宏词科。吴幵力荐其才学，除郎。靖康中，张邦昌使金，辟置为属以行。邦昌使还，拜相，属吕舜徒好问荐引入台，浸迁中司。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监察御史马伸首倡大义，上书粘罕言甚不然，桧偶为台长，列名为冠。酋怒，拘桧与其妻王氏于北方。桧既陷金，无以自存，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悟室素主和议者也。凡经四载，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领，约以待时而举，密纵之，使挈其妻航海南归，抵涟水军。敌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领郡事。敌再至，遂杀超。敌退，众复推超子禩领军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几为郡守杨揆所斩，赖揆之馆宾管当可捄之得免。时韩蕲王世忠驻军高邮，会之不敢取道于彼，复自楚泛洋至会稽，入三江门。思陵方自温明乘槎入越，暂以驻驐。富季申为中丞，露章乞逊其职于桧，上亦怀其前日之忠，即从季申之请。寻登政府，继拜右揆，引公巽为参政，季申为右府。富、翟二公后卒不合而纷竞。二公罢政，然悉存其职名，示以报德。桧乃建“北客归北，南人留南”之策，盖欲与悟室相应。大咈人情，遂从策免。故制云：“自诡得权而举事，尝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褫职告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投闲屡岁，吕颐浩、赵鼎、张浚前后为相，皆主战者也。适郦琼以庐州叛，而德远以弗绩责。粘罕诛死。刘豫废斥，悟室大用事。思陵兴念疆埸生灵，久罹锋镝，亦厌佳兵。桧起帅浙东，入对之际，揣摩天意，适中机会，申讲和之谋，遂为己任焉。大契渊衷，继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敌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其议乃定。逮太母回銮，卧鼓灭烽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于稠人广众中，昌言室撚托其寄声之语，切中其病，乃遭远窜。及夫求表勋之后，挟金之势，权倾海内，不知有上。钤制中外，胁持荐绅，开告讦之门，兴罗织之狱，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无死，奈何！后来，完颜亮举国南寇，豕突两淮，极其蹂践。适有天幸，颜亮自毙，不然，殆哉！由桧之军政弛备所以致此，桧之罪不可逃者也。纪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后挽达夫之子亿年视仪执政。幵以滔天之罪，流于南州，既放逐，便卜居于章贡。以其婿曾慥作郡守，王安道为江淮守帅，以禩为观察使，邦昌家属悉得还浙中，皆酬私恩也。

卷第五

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若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名士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存留，乞绝其所急，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令札付岳氏知而已。士大夫为官爵所钓，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余”矣。不欲显言其姓名，以为荐绅之玷。

明清前志纪孙仲益童子之年对东坡先生之句，始得之仲益之从子长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盖仲益之先人教村童于市中，东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时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岁矣。近观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韵语阳秋》，且辨之云：“东坡自南海归时，仲益已年二十一矣，当是元丰乙丑自汴过常州时。”东坡自黄州内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归，终于毗陵。由是而知葛、周二说皆非，当以长文之言为正也。

东坡先生南迁北归，次毗陵时，久旱得雨，有里人袁点思与有一绝云：“青盖美人回凤带，绣衣男子返云车。上天一笑浑无事，从此人间乐有余。”书以呈东坡。坡大喜，为之重写，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于家。点字思与，后登第，仕至朝请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弥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后，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杨娼韵者，以色艺显名一时，弥性惑之，誓与偕老。韵以诞日尝作醮供，弥性为代作醮词云：“身若萍浮，尚乞怜于尘世；命如叶薄，敢祈祐于元穹。适届生初，用输诚曲。妾缘业如许，流落至今。桃李半残，何滋于苑囿；燕莺已懒，空锁于樊笼。只影自怜，寸心谁亮？香炉经卷，早修清净之缘；歌扇舞衫，尚挂平康之籍。伏愿来吉祥于天上，脱禁锢于人间。改往修来，收因结果。辟纑织屦，早谐夫夫妇妇之仪；堕珥遗簪，永脱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愿，天不可诬。”仲杨故事虽甚亲切，然黩穹甚矣，寻即俱去。适王承可鈇为郡守，与之启云：“方将歌别驾之功，闻已泛扁舟而去。”已而兴大狱，弥性坐废二十余年，逮秦桧殂，始获昭雪。继而入丞光禄，出守蕲春，以疾终于淮东仪幕。

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鱼入京师，而能人言，号曰“海哥”，炫耀于市井间。豪右左戚争先快睹，亦尝召至禁中。由是缠头赏赉，所获盈积。常自声一辞云：“海哥风措。被渔人下网打住。将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语。甚时节、放我归去？龙王传语，这里思量你，千回万度。螃蟹最恓惶，鲇鱼尤忧虑。”李氏园作场，跃入池中，不复可获。是岁，黄河大决，水入都门，坏民室宇数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宁辛亥壬子闻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为衡州管界巡检。一日，捕盗入九疑山，深历岩洞，人迹罕到，忽瞻绝岭，路穷不可上。徘徊民舍，遥见岭中间有青烟一点，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见之，但不知为何人所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李侯识其处，归以告同姓李君彦高者。李君业文，志未就，尝以养生不死为意，每闻有方士异人，必访之，与游处者皆此类，恨未有得也。闻侯言，颇喜。即裹粮，假侯所与同行从者一人，往诣之。至其所，则独寻路望青烟处，攀缘藤而上，嶮危备历。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数间。叩门而入，见一老人燕坐其中。忽睹李君，惊相谓曰：“何为至此？此非人迹可到也。”李揖前，叙以久慕仙道，闻所闻而来。老人笑揖，与之坐。李问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因离乱避世，隐历名山，来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问，吾亦不欲闻于世。”李意其为邢和璞，问之。则曰：“非也。”因问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闻今国号宋，不知天子姓氏，传代几叶，年号谓何？”又指面前二小池，仍有竹筒作刻漏状，曰：“从来甲子日辰，吾尽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国姓、年号耳。”李因尽告以熙宁天子姓号，传序年月。仙老颔之而已。李又问：“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从来此，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他时未尝出也。”因叩以仙经道术要诀。则曰：“此当修养自到，难以口耳传授。”但以修心治性，凡为人伦、慈爱、忠孝事告之。李不得问，粮尽乃归。又数日，即为五日粮裹之而去，复至其所。其人笑喜问劳，李遂留五日。复叩之，则告以吐纳炼养之事。每坐语倦，则援瑟鼓之，其声韵非世间之音。李绝不能辨其曲操，但觉草堂中逡巡如惊雷怒涛之声，既罢，而余韵不绝也。左右凡四窗，皆长。几上文史如世间书，李窃视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间以朱字，如刊正校讐者，李皆不能晓。五日粮尽，又归。归数日，又携五日粮以往，仙翁复笑延之如故，渐无间矣。李复叩之，遂以内丹真诀语之。李所说如此，恐其别有得，亦不传也。因谓李曰：“吾以天上校对天书，自有程课，不须复来，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他处矣。”李问以窗间道书。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书，凡系仙籍，皆与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则归之，别给他书也。”因赠李十二诗，临行又书一绝，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识。其后竟不复往，莫知所之也。李得诗凡与同志或吾徒中善隶篆者讨寻十八年，方尽识十三篇，遂以传世。李今在衡、汾、湘间，颇有所得，

但人无知者耳。罗君言如此。罗善篆，亲授于李君天篆本摹之，许他时见赠，因默记十三篇，手录示予，云：“此湘潭罗仲卫所记”云。诗列于后。其题云《诗赠晚学李君》。

虚皇天诏下仙家，不久星横借客槎。壁上风云三尺剑，林前龙虎一炉砂。行乘海屿千年鹤，坐折壶中四季花。为爱《阴符》问玄义，更随骊海入烟霞。

久掩山斋看古经，但矜猥鹤事高情。炉中且喜丹砂死，岩下近闻朱草生。堪鄙尘寰驰妄理，莫教流俗听希声。清溪有路无人识，独弄沧浪一濯缨。

诘曲川原几里深，偶寻岩壑在前林。长怀万古典坟乐，果称几年泉石心。将著道经延白日，偷收岩药化黄金。山中欲访逍遥客，为报白云深处寻。

人稀境静绝尘埃，野客寻源或到来。怪石结成真洞府，乱山堆就假楼台。久穷至理难期老，独放真机学未该。得共山翁话虚寂，不妨岩下且徘徊。

翠微堆里隐云烟，石拥藤萝小洞天。常篆丹符驱木魅，每呼山鬼汲溪泉。养成玉座千年石，炼过河车九转铅。记得潜虚真伴侣，出门争赠买山钱。

秋景澄清物象希，山家沉寂俗难齐。常听岭瀑连云泻，时有林猿隔岫啼。月黑笈明灵武动，夜寒囊破蹇驴嘶。收身已脱人间世，赢得烟萝在处题。

丹雄初伏柜方灵，万里蓬壶第一程。神室不封添夜火，金砂新浴炼真形。稚川箧里藏丹诀，《鸿宝》方中检药名。既得仙人小龙虎，便寻根本到长生。

旋滴岩头石里泉，研硃将点《洞灵篇》。只看壁外数千卷，胜走人间三百年。何事役心求妙友，便须穷理到真仙。竹关松径逍遥境，雅使山翁恣意眠。

眼前龙虎实纷纭，说破丹砂世莫闻。故脱衣冠寻旧隐，便将猿鹤入深云。闲编野录前朝事，静校仙经古篆文。满腹分明惟自识，尘寰谁认紫阳君？

无言隐几闭松扃，万古襟怀独自灵。笔研特铺三卷篆，弹冠尝动

一簪星。青童去撅南山术，野客来寻北帝经。天道不须窥牖见，满门山岳自青青。

山家何物是知音，也胜人间枉用心。学就万年龟喘息，习成千岁鹤呻吟。冲和久养通灵兽，关节常调不死禽。独对翠微谁更问，鼎分三足伴光阴。

世事功名不足论，好乘年少入真门。浑如一梦庄仙蝶，况是千年柱史孙。须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还迁变，家住蓬瀛我尚存。外一绝云：

日转蓬窗影渐移，罗浮旧隐别多时。瀛州伴侣无消息，风撼岩前紫桂枝。

靖康元年，金人初犯京师，种师道为宣抚使，李伯纪以右丞为亲征行营使。伯纪命大将姚平仲谋劫贼寨，数日前，行路皆知之，敌先为备。初出师，以为功在顷刻，令属官方允迪为露布。忽报失利，上震惊，于是免伯纪，师道亦罢，复建和议。汪彦章《靖康诏旨》云“方会之文”，非也。今列于后：

臣闻天生五材，自古无去兵之理；武有七德，圣王以保大为先。盖中国之抚四夷，犹上穹之统群物，必春生而秋杀，当仁育而义正。故黄帝神灵，爰亲征于涿鹿。高宗嘉靖，尚远克于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饬车而伐玁狁。著在前籍，蔚为显庸。矧当真人之勃兴，端慎昌时之全盛。蠢尔羯寇，干于天诛。猛将如云，愤四郊之多垒；元甲耀日，赫一怒以安民。爰铺张于洪休，以明示于德意。恭惟皇帝陛下，勇由天锡，圣本生知。挺表正万邦之资，擅冠带百蛮之势。《春秋》书王者大一统，会兹御极之年；夷狄闻中国有至仁，盍效充庭之贡。顾肃慎之末裔，为女真之小邦。宜修献楛之恭，自甘张革之陋。乃连叛将，共纵野心。始盗燕云之七州，旋陷浚邢之两郡。敢逾天险，径窥日畿。负上皇不资之异恩，恣其悖侮；意天朝久安而弛备，可以凭陵。骤驱羊群，辄攻雉堞。注飞矢以如雨，仅此射天；倚长梯而侵云，难于超海。尽矣豺狼之技，屹然金汤之雄。少却阵以暂休，假请和而骄索，求五府巨储之金帛，割三镇难捐之土疆。且质宰臣，仍要帝弟。惟兼忧外夷之生命，深轸渊衷，而曲从近弼之远猷，勉徇溪欲。其金贼谓我怯懦，愈怀贪婪。敛重赂而弗厌，散轻兵而益骋。蹈籍我郡县，惊扰我辅邑，虏掠我人民，敞攘我牛马。发冢取货，增盛怒于田单；髡发为兵，渺长思于管仲。神夺其魄，肆眈荒淫，罪通于天，决取殄灭。特游魂于死地，似绝命于归途。可破之形，有识共见。臣恪遵睿训，大整军容。近越三旬之间，式备六师之

众。威名有素，敢期草木之能知；号令所加，庶几旗帜之改色。数出精锐，分据要冲。拥旄之宿将鼎来，勤王之勇士雾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师道统若干人来；某日，某官姚平仲统若干人来；某官种师中统若干人来，诸处将兵，排日以列于此，以夸大之。各怀义概，愿净妖氛。奋不顾身，古之名将弗过；前无横阵，誓难与贼俱生。驰逐习而进止闲，约束明而申令熟。御得其道而咸作使，虑善以动而惟厥时。以战，谁能御之；有礼，其可用也。筹运玉帐，无亡矢遗镞之劳；气吞沙场，断匹马奇轮之返。二月一日，计议已定，部分最严。是夜子时，遣范琼领二千骑，衔枚而西，斫营以入，致群贼之自扰，引大兵而夹攻、杀气干霄，呼声动地。臣于是时，躬帅禁旅，嗣承德音，出荣德门至班荆馆，既亲行阵而督战，亦度缓急以济师。蜚廉效灵，鼓疾风而向敌，回禄助顺，扇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争奋。埽窟穴之盘结，变灰烬于须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琼之围，遣骑以助平仲之进。疾如破竹，顺若建瓴。日逐温禺，已示染锷衅鼓之状。章于行说，将罹系颈笞背之刑。观获丑之继来，信犁庭之可待。其金贼道穷矢尽，粮绝人饥，走未□于白驼，斗犹同于困兽。三日卯时，出师而载战，围贼垒者数重。士怒益张，马逸不止。竞执讯而折馘，纷蹀血而履肠。其日午时，某人先遣卫兵三百，易皇弟康王从行之人，出金贼不意，挟康王上马，由某门以归。众智同符，神谋间发。全棠棣之爱，副鹡鸰之求。子仪见虏之诚，斯焉可拟；平原归赵之计，彼若亡奇。其日申时，某人手刃金贼太子，某人擒获叛将药师。剿厥渠魁，垂街张不漏之网；生致反虏，下吏责未酬之恩。凶徒溃而冰消，余众惊而鸟散，亟加追蹑，宁俾逋逃。宝货具存，荀息讵惭于马齿；武威方用，苌弘未议于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谢八先之略。臣载惟上帝以儆晋佑宋，睿主以昌唐应天。日表龙姿，夙膺神与之异；风声鹤唳，助成师至之威。岂容小丑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厉，临事而惧，虽有在庭之合辞；惟断乃成，尽出当阳之独运。果因多算，遂奏肤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属国而夷坑谷。受命清庙，方定谋以出征；饬喜端门，俄大献而奏凯。火通甘泉而启文帝，骑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业之难，允发天颜之喜。折随何而置酒，效岂专于用儒；贺小白而举觞，请无忘于在莒。臣猥参迩列，愧乏长才。圣谟洋洋，上禀新书之妙；虎臣矫矫，旁资群策之良。不敢贪天以为功，正欲与众而偕乐。臣无任瞻天望圣、踊跃庆快之至，谨差某官，奉露布以闻。

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时高宗皇帝六飞南幸，先人揣知金敌之乱未已也，辞之。临行，移书志升，乞备西境，言极激切。是冬，敌骑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载于后：

某闻及其时而弗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坏而不可救药

也。先事而图者，非利害有以见于外，英明有以主于内，则丝纷满前，一是一非，何以适从。此贱子辄献瞽言，冀于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宾筵初启，首蒙辟置，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传以耸动也。昨辞去属邑，不以为忤，未忍默默以负于门下也。切惟朝廷以钱塘重镇、东南要冲控扼之地付于左右，拊绥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驾，风驰电驶，惩恶护善，百废俱起。千里之间，歌颂载涂，杭民图像以事，晨炷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既保令名而与俱矣，则图惟厥终，所谓公之安危即国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于此，为日滋久，览观山川，考验图史，辄有以为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三郡，因钱氏建国始盛。请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润，下连大江，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京口，盖相距数百里形势也。其东沧溟，虽海山际天，风涛豪壮，然海门中流至浅狭，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窥。其南则浙江以限吴越。惟州西境无大山长川，虚怯可虞。钱镠本临安人，始因宣歙群盗，米直曹师雄作乱，自乡里起兵，保有临安，人始因余姚，至败黄巢于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于两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应。新城县圣安都，杜稜守之；富阳县静江都，闻人宇守之；临安县石镜都，董昌守之；余杭县龙泉都，凌大举守之；盐官县海昌都，则徐友及；北关镇则刘孟容；临平镇则曹信；浙江镇则阮结。又置都知兵马寨于龙泉、临安以为援。建八都堂于府第，日与宾幕聚议。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兴佛寺于西湖，匪特祈福为观美而已，实据诸峰之险为候望也。结婚宣歙节度使田頵，犄角以备江南李氏。盖钱镠本临安人，又立功起于西境，故知此形势为尽，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观之，今昔虽异，利害一同。自余杭龙泉无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径抵城下。龙泉拒安吉、广德甚迩。今日议者，惟于苏润二州，置帅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务也。某愚戆过计，万一敌骑过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广德，以摇钱塘，则数百里响动，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从邦人之至愿，考八都旧迹，别行措置，闻诸朝廷，使金陵、宣、歙与我相为表里，出兵据险守要，事无不济。余杭、临安两邑土豪，比诸县最为骁锐，择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于金汤之固矣。某少游蒲中，观唐睢阳画像，私切叹曰：“此眉宇英威凛然，真足以定睢阳矣，况其胸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与圣旨相唯诺，何惜建此于朝，而始终钱塘之人也。张睢阳守一城，捍天下以蔽遮江淮，沮遏贼势。今皇舆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军声，连络江东，挫贼锋，使胡马不敢南牧。较事机轻重，张睢阳何足道哉！有《守御图》一本，随以为献。犯分妄言，无以辞诛。或稍因闲暇，呼之使前，更毕其初说，又幸矣。

曾吉父早岁入馆，然平生不曾关升，以故后来虽为监司、郡守，

犹带权发遣也。□□如州资□□□人纵有罢□□□荐剡自若□□也。吉父为广西漕，尝举其属吏姓黄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启吉父云：“有一事久拟奉白，先生早往下关升，于门生实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与客言，以资一笑。徐敦立守滁阳，有郡博士葛镇者，欲上书于朝，大诋王荆公，有云：“乞将王安石之亲党尽行窜谪，使天下后世以为邪说之劝。”以副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斥谪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镇询其说，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婿，倘从公言，折了一纸举状矣。”镇赧然而退。二事特相类，并记之云。

《诗话》云：“昭陵时，近臣赋诗，一联云：‘秦帝宫成陈胜起，明皇殿就禄山来。’或有谮于九重者，上览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台’，即不复视，天语以为器量如此，何足观耶？谤焰遂熄。”呜呼！昭陵岂不见全篇？倘尽以过目，则不可以回互矣。此尧舜之用心，宜乎享国长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古代笔记小说大观

宾退录
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目录

宾退录
- 校点说明
- 自序
- 卷第一
- 卷第二
- 卷第三
- 卷第四
- 卷第五
- 卷第六
- 卷第七
- 卷第八
- 卷第九
- 卷第十

却扫编
- 校点说明
- 扫编自序
- 卷上
- 卷中
- 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宾退录

[宋]赵与时　撰
傅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宾退录》十卷，著者赵与时（1175—1231），为宋太祖七世孙。《宋史》无传，赵孟坚《彝斋文编》有《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志铭》一文，据此知其字行之（一字德行，见陈宗礼序），“以敏悟之资，秀出璇源，方若冠已荐取应举”，“踸踔西阶，逾三十年”，直至理宗宝庆二年（1226）才举进士，官丽水丞，时已入晚年。绍定四年卒，年五十七。除本书外，有诗词集《甲午存稿》，今已亡佚。

此书的撰述源起，作者自序云：“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书名即由此而来。又据书后题识，知此书之撰写，起于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成于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

赵与时一生未任显职，他勤于读书，知识广博，熟知两宋典章故实，此书虽是随手记下的见闻心得，著述态度却是平实认真的。故书中所记，不猎奇，不炫耀，或考辨史事之真伪，或论析典章之流变，或订补前人著述之阙误，均有理有据。尽管难免疏漏，总的说来，可称精审翔实。如卷五辨东西二周一节，纠正了《战国策》鲍注之误，清代何焯称“录中此条为最善”。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唐代诗人韦应物，新旧《唐书》无传，宋人沈明远曾作韦传，今已亡佚，藉本书而得以保存（见卷九）；又如洪迈著《夷坚志》，共撰写序言三十一篇，今大半不存，赖本书而略见梗概。正因此，《宾退录》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时人称其“包罗古今，抉隐发微，有耆儒硕士所未及”（陈宗礼序）；后人谓其“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可为《梦溪笔谈》及《容斋随笔》之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宾退录》最早著录于焦竑《经籍志》。今存最早为南宋刻本，对雨楼本、择是居本、《古书丛刊》本均自是出，另有乾隆十七年存恕堂仿宋本、《学海类编》本、《四库全书》本等。今以《古书丛刊》本为

底本，校以他本及有关史乘，异文从善，不出校记。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自序

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欲弃不忍，因稍稍傅益，析为十卷，而题以《宾退录》云。

大梁赵与时

卷第一

王建以宫词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诗杂之，今世所传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观诗不多，所知者如："新鹰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张籍《宫词》二首也。"泪尽罗衣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乐天《后宫词》也。"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杜牧之《出宫人》诗也。"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瑶阶夜月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之《秋夕》诗也。"宝仗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也。"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悲。朝来乐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词。"刘梦得《魏宫词》二首也。或全录，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谓："馆中校花蕊夫人《宫词》，止三十二首夫人亲笔，又别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世又有王岐公宫词百篇，盖亦依托者。"

洪文敏《容斋随笔》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谓："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余按《书》："禹曰：'暨稷奏庶艰食。'"则尝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盖'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

去’。”传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储。宰相陈康伯折简礼部侍郎吕广问，密议典礼。时上正祀黄帝，广问为初献官，周必大以御史监祭。广问语必大：“皇太子改名，从火从华。”必大谓：“与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广问亟告康伯，取旨别拟定，乃用今讳。

绍兴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兰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盖唐太宗以真迹刻之学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晋亡，耶律德光辇而归。德光道死，与辎重俱弃之中山之杀胡林。庆历中，为土人李学究所得。韩魏公索之急，李瘗诸地中，而别刻以献。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买置公帑。荣芭云：“宋景文帅定日，有学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乐营将何水清得之以献，宋留之公库。”姚令升云：“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后死于中山营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献。”周承勋希稷云：“唐太宗既得《兰亭序》真迹，使赵模等模搨，以十本赐方镇。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舆作《牡丹赋》，刻之碑阴，世号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传晋会稽石也。钱氏归版图之后，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从会稽取之而藏于家。后户绝，赀没县官，人始见之，因置诸定帅之便坐壁间。”熙宁间，薛师正向为帅，其子绍彭又刻别本留公帑，携古刻归长安。王厚之顺伯云：“绍彭窃归洛阳。”周希稷云：“薛帅求之不得。其犹子绍彭，闻公厨有石，用以镇肉，取视之，乃刻《牡丹赋》于碑阴者。遂别刻石，易以归长安。”袁说友起岩云：“薛师正至定，恶摹打有声，自刊别石，留谯楼下，以应求者。其子绍彭，又私摹刻，易杀胡林本以归。”蔡絛云：“熙宁中，孙次公侍郎帅定，有旨取其石纳禁中，则又刻石而还之壁。后薛向来定，遂取以归。世但谓石归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观中，荣芭、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勋皆曰宣和。诏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献于天子，徽宗命龛置睿思东阁之壁。”明清之父铿则云：“置之艮岳玛瑙亭。”蔡絛云：“大观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诏索孙次公所纳石刻，则无有。或谓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变，虏袭以红毯，辇归。荣芭云：“宋定国尝从使虏，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乱，凡尚方珍异之物，悉为群胡辇归，独此石虏所不识，遂弃不取。建炎初，高宗驻跸广陵，宗泽居守东都，见之，遣骑疾驰进行在所。未逾月，狄复南寇，大驾幸浙，失于仓猝之际。绍兴中，向子固帅维扬，密旨令搜访，竟不获。”今东南诸刻，无能仿佛者。天台桑泽卿世昌编《兰亭博议》一书，甚详。与时参会众说，芟繁撮要，记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蘧之辞居多，诸说之异同者，则附著其下。虽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师正长安人，王顺伯谓其携以归洛；宗忠简守汴，日夕从事战守，且其天姿刚正，王仲言谓其为人主搜罗玩物于艰

难之时，皆不敢谓然。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自是始有方镇，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谓太宗分赐诸郡，犹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后知考古之难也。

林灵素，初名灵噩，字岁昌。家世寒微，慕远游。至蜀，从赵昇道人数载。赵卒，得其书，秘藏之，由是善妖术，辅以五雷法。往来宿、亳、淮、泗间，乞食诸寺。政和三年，至京师，寓东太一宫。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晓，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知常得之大惊，以闻。召见，上问有何术，对曰："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上视灵噩风貌如旧识，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赐金牌，无时入内。五年，筑通真宫以居之。时宫禁多怪，命灵素治之。埋铁简长九尺于地，其怪遂绝。因建宝箓宫、太一西宫，建仁济亭，施符水，开神霄宝箓坛。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乃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皆灵素所建也。灵素被旨修道书，改正诸家醮仪，校雠丹经灵篇，删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执、百官、三衙、亲王、中贵，士俗观者如堵。讲说《三洞道经》，京师士民始知奉道矣。灵素为幻不一，上每以"聪明神仙"呼之。御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班。上思明达后，欲见之，灵素复为叶静能致太真之术，上尤异之。谓灵素曰："朕昔到青华帝君处，获言'改除魔髡'，何谓也？"灵素遂纵言佛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胜，情愿戴冠执简。太子乞赎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坚系中国人，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开宝寺前令众。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上密召灵素曰："朕诸事一听卿，且与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谤。"灵素请急召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与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执简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赐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灵素眷益隆。忽京城传吕洞宾访灵素，遂捻土烧香，气直至禁中。遣人探问，香气自通真宫来。上亟乘小车到宫，见壁间有诗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太子亦买数本进。上大骇，推赏钱千缗，开封府捕之。有太学斋仆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黄待聘令青卖。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斩马行街。灵素知蔡京乡人所

为，上表乞归本贯。诏不允。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来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倚卓，金龙香炉。京具奏："请上亲往，臣当从驾。"上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台上言："灵素妄改改字疑是议字之误。迁都，妖惑圣聪，改除释教，毁谤大臣。"灵素即时携衣被行出宫。十一月，与宫祠，温州居住。二年，灵素一日携所上表见太守闾丘顎，乞与缴进，及与州官亲党诀别而卒。生前自卜坟于城南山，戒其随行弟子皇城使张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见龟蛇便下棺。既掘，不见龟蛇，而深不可视，葬焉。靖康初，遣使监温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见乱石纵横，强进，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灵素传》也。灵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庆宫有题衔云：大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管辖提举通真宫林灵素。

世有十干化五行真气之说，莫究其理。洪文敏载郑景实□之语，谓取岁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属火，火生土，则甲、己化土。他仿此。颇通。余记昔年一术士云：遇龙则化。龙，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属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属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实一也。

祖宗时，诸郡皆有都厅。至宣和三年，怀安军奏："今尚书省公相厅改作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欲将本军都厅，以佥厅为名。"从之，且命诸路依此。此佥厅得名之始也。然今帅府有佥厅，又有都厅，莫知所始矣。

会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诗云："男儿何苦敝群书，学到根原物物无。曾子当年多一唯，颜渊终日只如愚。水流万折心无竞，月落千山影自孤。执手沙头休话别，与君元不隔江湖。"阅《庚溪诗话》，喜而录之。

俗间有击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盖全用切韵之法，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先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

之类，其实一也。诗曰：“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罗家瓜蓝斜凌伦，思戈交劳皆来论，留连王郎龙南关，卢甘林峦雷聊邻，帘栊羸娄参辰阑，楞根弯离驴寒间，怀横荣鞋庚光颜。”此叶韵也。又有以诗数十句，该果实之名为酒席之戏者，与此略同，然不假切韵，颇为简易。至于卖卜者，但欲知十干十二枝，则尤不难。然多只一击鼓便能知年、月、日、时八字，盖未击之先，踟蹰顾盼，举动语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簉，通判曰倅。《礼》有副车、倅车。《左传》：“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蘧氏之簉。”簉、倅皆副贰之称，然他官虽副贰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废已久，簉之名人无知者，独倅之名犹然。楼宣献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户簉”，近时文字中所见者此耳。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谓礼必以忠信为质也。余谓学者始以持敬为本，而穷理尽性以终之，亦“绘事后素”之意。

“吾不试故艺。”余妄意谓夫子天纵之圣，艺皆不学而能，非若常人尝试而为之。故其多能皆本于自然，而非有意于多能也。古今诸家皆无此说，余亦未敢自以为是。

《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华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

神仙赤松子见于书传多矣，惟《淮南子》称赤诵子。

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

刘卞功，字子民，滨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岁误触瓮碎，家人更谯之，神色自若，曰：“俟钉校者来，当全之。”复谯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瓮邪！”语未绝，钉校者至，相与料理，顷之如新。自是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或食或不食。徽宗闻其名，数敕郡县津致，间驰近侍召之。对曰：“吾有严愿，不出此门。”上知不可夺，赐号高尚先生。王子裳侍郎衣，其外兄也，尝问以修行之术。书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虚空禅。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扪胸，欲心清净；以手上下，欲气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

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靖康之变，不知所终。

周宣王，中兴之贤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毋敢訾议。余观《国语》所载，如不藉千亩；拒虢文公之谏，而致姜戎之败；舍括立戏，激鲁人之变，而致诸侯之不睦；及丧师之后，复为料民之举，虽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岂如是哉！周之东迁，乌得尽委其责于幽、平二王乎？其所由来者渐矣。《史记》但书不藉千亩、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国语》之详也。

《容斋随笔》谓近世所传《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老杜事实》，皆浅妄绝可笑，而颇能疑误后生。然但辨《遗事》中数事，余二书无说。《老杜事实》，世不多见。葛常之《韵语阳秋》云：老杜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但有《早梅》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逊事，又意却月、凌风皆扬州台观名尔。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至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咏其下。”岂不误学者？以上皆葛语。若《云仙散录》，则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编集文籍，岂能整齐如此？已可一笑。《序》称天祐元年，金城冯贽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别为一书，庶兵火煨烬之后，来者不至束手。今百书遂无存者，则贽可谓前知矣。《崇文总目》成书时，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书籍存者极多，贽家之书，无一著录，虽有《金銮密记》之类一二种，而所编三事，本书反无之。又其造语尽仿《世说》，若集诸家之言，岂应一律？始实容斋之说，后阅馆本逊集，葛所引梅诗尚脱第四联：“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胡忠简之贬，李似之侍郎弥逊书十事以赠：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择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节之士犹未及道，更宜进步；四曰境界违顺，当以初心对治；五曰子厚居柳，筑愚溪，东坡居惠，筑鹤观，若将终身焉；六曰无我方能作为大事；七曰天将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刚恐易折，须养以浑厚；十曰学必明心，记问辨说皆余事。

古乐府《木兰词》文字奇古，然其间有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

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按木兰诈作男子，代父征行，逮归家易服，火伴方知其为女。当其见天子之时，尚称男子，而曰“送儿归故乡”，何哉？儿者，妇人之称也。

熙宁青苗法行，计息推赏，否则废黜。官吏畏罪希进，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县李敦颐视前政独贷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广信军。敦颐字子修，棣州阳信人。苏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尝谓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疟，于大寒大暑中过岁，寒暑迭变，不觉渐成衰老。’苟不竞为善事，虚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简书之长编。而《宗门武库》载五祖亦有此语。又《唐摭言》载赵牧《对酒》诗，亦有“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之句。

中书侍郎旧称中书，今转为中书舍人之称。近岁有以六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者，遂直呼中书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谓之丞郎。今有称郎官、寺监丞为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称中书舍人为中舍，则容斋已辨之矣。

前代东宫官于皇太子皆称臣，隋开皇中尝更其制，至唐而复。真庙为皇太子，始辞之。

临汉石经与今文不同者殊多，《东观余论》略记之。如《书》“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劝忧”，今作“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作“汩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鲜”；“毋兄曰”，今作“无皇曰”；“则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徽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达殷集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贾”作“沽”。恨不见其全也。

《顾命》：“一人冕执锐。”陆氏《释文》：“锐，以税反。”今《礼部韵》尹字下有鋭字，注云：“侍臣所执。《书》：‘一人冕执鋭。’”古文《尚书》亦作鋭。不知承误作锐自何时始也。

晁伯宇载之《昭灵夫人祠》诗："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陆务观游《黄州》诗："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自唐以纪年改梁州曰兴元府，本朝绍兴、隆兴、庆元诸府，皆循用故事，县名亦多有之。独嘉州以庆元初升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定，与诸府不同。

韩文公《记梦》诗："百二十刻须臾间。"方氏《举正》载董彦远云："世间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纪言也。"朱文公《考异》云："星纪之说，未详其旨，但汉哀帝尝用夏贺良说，刻漏以百二十为度矣。"余谓董说固妄；夏贺良之说，行之不两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韩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监六年，始以昼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时得八刻，仍有余分，故今世历家百刻，举成数尔，实九十六刻也。每时余分，别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总而计之，为四刻，始合百刻之数。刻虽有大小，其名则百有二十。韩诗恐只取此，正不须求之远也。

熙宁间，赐岐王颢、嘉王頵玉带各一。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王仲言明清《挥麈录》谓："玉带为朝仪始此。其后尝赐王安石，安石力辞，不从，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至徽宗朝，以赐蔡京，京请佩金鱼以自别于诸王，从之。自是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皆受赐。"余按唐永徽二年敕：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带。开元中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杓，馀悉禁断。《董晋传》谓："五品而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史传载赐玉带，及臣下私以玉带相赠遗者，班班可考。韩文公诗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则知唐已然矣。五代汉隐帝尝以赏郭威之功，既又召杨邠辈数人悉赐之。然不足稽也。杨文公《谈苑》载国朝赐带之制，谓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亲王皇族皆许通服雕玉、白玉等带。则不始于岐、嘉二王审矣。玉鱼，安重荣亦尝自为之。

或问陆文安公："何不注释诸经以垂世？"陆曰："六经乃注我者也。"

州县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隐父宰余干》诗云："地方百里身南面。"岂别有所本欤？恨读书不多，不能详也。

《章贡志》谓："汉高帝六年，命灌婴略定江南，令天下城县邑，始

置雩都县。”按《高纪》六年冬十月，但书“令天下郡邑城”而已，余皆无所见。雩都置县，《地理志》不书岁月，考纪及传，灌婴踪迹未尝到江南。凿空著书，可付一笑。洪驹父《豫章职方乘》亦谓：“灌婴在汉初定江南，故祀以为城隍神。今江西郡县城隍多指为灌婴，其实非也。”友人萧子寿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为陈婴。盖婴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渐。颜师古谓：“渐，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中。婴既定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为陈婴。流俗所传，不为全无所据，但误其姓耳。

卷第二

朱文公尝与客谈世俗风水之说，因曰：“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壮在蜀，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未归人断魂。”

范冲尝对高宗云：“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独王安石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之僭非其罪，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者也。”临江徐思叔得之亦尝病荆公此语，谓有卫律、李陵之风，乃反其意而为之，遂得诗名于时。其词云：“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已伤画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虏。琵琶却解将心语，一曲才终恨何数！朦胧胡雾染宫花，泪眼横波时自雨。专房莫倚黄金赂，多少专房弃如土！宁从别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顾。胡山不隔思归路，只把琵琶写辛苦。君不见，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无嫌嫁盘瓠！”

康节邵先生之学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说之尝为作传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谨。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伯长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挺之初为卫州获嘉县主簿，权共城令。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

以养其父。挺之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康节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受业。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荣进。’友人石曼卿独曰：‘时不足以容君，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忠献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献初建节钺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居顷之，忠献责安陆，挺之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境之客，无一人来者。忠献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师鲁以书荐挺之于叶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幸其贫无赀，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曼卿报师鲁曰：‘今之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是师鲁当尽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谒贵仕，以挺之书，凡四五至道卿之门，通焉而后已。道卿且乐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曼卿与龙图阁直吴学士遵路调兵河东，辟挺之泽州佥署判官。于是泽人刘仲更从挺之受历法，世称刘仲更之历，远出古今。上有扬雄、张衡之所未喻者，实受之挺之。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守舍。时友人尹子渐守怀也，实庆历五年二月。子渐哭挺之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后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侄君翁乞康节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以道此传，颇能道其出处之详。然康节尝曰：“今世知道者，独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则此传亦岂足以尽挺之哉！

东坡公知扬州，梦行山林间，一虎来噬，方惊怖，有紫衣道士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谒，曰：“夜出不至惊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汝谓吾不知汝子夜术耶？”道士惶骇而退。《林灵素传》中，徽宗神霄梦亦此类。新淦祥符观道士何得一，宣和间游京师，遇方士陶光国，爱其人物秀整，语之曰：“当为办一事，姑亟归。”无几何，徽宗梦人曰：“天上神仙郑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阅祠部帐，得诸新淦籍中，化基其师也。遽命召。时得一方次郢州，守贰礼请以往。既对，上大悦，赐号冲妙大师，主龙德太一宫。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诞集朕躬，故宏天飞之旧宫，奉真棋之

列御，非得端靖修洁之士，孰与致朕严恭寅畏之意哉！尔植志靡懈，饬履有闻。嘉其积勤，超进仙秩。尚敦而素，毋终堕哉！”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几中原乱，得一亦归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无他异，侥幸至此。光国不知何许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状，其判如此，为士者当知所择矣。余亦惧为小人之归也，笔之以自警焉。

“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此毛麾《过龙德故宫》诗也。麾字牧达，平阳府人。有《平水老人诗集》十卷，行于虏境。榷商或携至中国，余偶得一帙，可观者颇多。序称其父当宋大观三年上舍登第，后中宏词科，季年尝任给事中。按《登科记》，大观三年榜中毛安节者，盖其父。然次年诏改宏词为词学兼茂，终徽宗、钦宗两朝，取词科为夕郎者，皆无毛姓，必陷虏后事也。

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亦除修撰，时人遂有冷撰、热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为热撰，右文、秘阁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贤，政和五年改。

读横渠诗，最爱其一篇云：“学《易》穷源未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

胡致堂著《读史管见》，主于讥议秦会之，开卷可考也。如论耶律德光谕晋祖宜以桑维翰为相，谓：“维翰虽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致堂本文定从子，其生也，父母欲不举，文定夫人举而子之。及贵，遭本生之丧，士论有非之者。故《汉宣帝立皇考庙》、《晋出帝封宋王敬儒》两章，专以自解；而于《汉哀帝谢立定陶后》一节，直谓：“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论豫让报雠曰：“无所为而为善，虽大学之道不是过。”若致堂者，其亦有所为而著书者欤？然其间确论，固不容揜也。

近时后进称前辈之字，人多非之。余谓不然。孔门弟子皆称其师曰

仲尼，则岂不可？又有父祖既没，子孙不忍称其字者，亦古之所无。北齐王元景兄弟，讳其父之字，颜之推讥之。然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况称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为过。古者以王父字为氏，虽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书评》，其答启云："奉敕遣臣评古今书，臣愚短，岂敢辄量江海？但天旨诿臣斟酌是非，谨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书此一段，谓为梁武帝评书，《中兴馆阁书目》亦然，误也。其略云："王僧虔书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朔少年，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殷均书如高丽人抗浪，乃不有意气，而姿颜自足精味。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然不寒乞。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吴施书如新亭伧父，一往扬州，逢人共语，语便态出。柳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曹喜书如经论道士，言不可绝。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程旷平书如鸿鹄弄翅，颉颃布置，初云之见白日。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桓玄书如快马入阵，随人屈曲，岂须文谱。范怀约真书有分，草书无功，故知简牍非易。皇象书如韵音绕梁，孤飞独舞。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嵩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张伯英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舞女，援镜笑春。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续之："僧智永书经，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欧阳询如新痊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徐浩如蕴德之人，动容温厚，举止端正，敦尚名节，体气纯白。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如，骨法清虚。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空健，而锋刃交加。钱易如美丈夫，肌体充悦，神气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

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苏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娇态。”《唐书·王勃传》载：“开元中，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赵歌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齐道人汤惠休云：“谢灵运诗如芙蓉照水，颜延年诗如错采镂金。”梁钟嵘云：“范云诗宛转清便，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在草。”张芸叟评本朝名公诗：“梅圣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石曼卿如饥鹰乍归，迅逸不可言。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苏子瞻如武库乍开，干矛森然，见之不觉令人神㑊；子细检点，不能无利钝。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适口者少。”刘中叟次庄《尘土黄诗序》谓：“乐府自唐以来，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游云转石，势不可遏。”今主管广东漕司文字长乐敖器之陶孙，遂尽取魏晋而下诗人，演而为《诗评》曰：“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时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诏入宫，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

逸。其他作者，未易殚陈。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沈存中《笔谈》载：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豪家，曼卿访之，延曼卿饮。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孙晟，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槃”。时人多效之。事见《五代史记·死事传》及马令《南唐书·义死传》。“软槃”盖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书其本末于《二老堂杂志》甚详，著其略于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参，使相曾觌起居退，肩舆归第。直省官贾光祖、散祗候李处和、使臣唐章骑从。已而参政龚茂良奏事毕，驰马入堂，遂踵相蹑。街司促光祖辈避道，光祖辈出语不逊。光祖、处和，实隶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谕觌致谢。又明日，觌以光祖、处和申省施行。上谓茂良先权冲替二人，然后施行。茂良遽下临安府，杖罢。丁丑，上批问茂良：“昨已面谕，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绝。五月甲子，户部郎谢开之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资政学士，知镇江府。是日开之对，壬午再对。癸未，茂良落职放罢。于是觌之姻家韩彦古献议：“三省、密院旧奏事退，径批圣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详观乃付出。”专为此也。上大以为然。自是每事于奏目后，用黄纸贴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则改，留则留，遂以为常。是月末，蜀人张唐卿欲用淮南旧赏改官，赵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执不可。雄乃请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两资。明日，上谕三省云：“若非覆奏，几误推赏，此可为万世法。虽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开之又论茂良，遂责散官，英州安置。国初自范质进拟，已更旧制，至是复创覆奏云。开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书其字。

《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正指此。盖老杜尝往来荆楚，而此诗则嘉兴鲁氏定为夔门所作，夔亦与湖北相邻故也。注杜诗者，皆不及此。《韵语阳秋》云：“言白小与菜无异，岂复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礼部侍郎崔沆下进士三十人，郑合敬第一。《摭言》载其宿平康里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注云：“楚娘、闰娘，妓之尤者。”《韵语阳秋》谓为郑谷所作，误矣。

临安有鬻纸者，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谓之蠲纸。蠲犹洁也。

《诗》：“吉蠲为饎。”《周礼》：“宫人除其不蠲。”名取诸此。又记五代《何泽传》载：“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蠲纸。”蠲纸之名适同，非此之谓也。

唐明宗时，加秦王从荣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司言：“元帅或统诸道，或专一面，自前世无天下大元帅之名，其礼无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天复三年三月，以辉王祚为诸道元帅；其年十二月，敕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乃自近年改为诸道，宜却复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距长兴尚远，若天复则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帅之名，肇见于《左氏》，晋谋元帅是也。然是时所谓元帅者，中军之将尔，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军元帅。唐初有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自此浸多。然天下兵马元帅则始于广平，大元帅则始于从荣。唐末尝以天下兵马元帅授朱全忠，伪吴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镠，晋高祖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元瓘，出帝以东南面兵马都元帅授钱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俶，国初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古今当其任者，盖寥寥可数，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应中天之运。初，元帅皆亲王为之，廷臣副贰而已，惟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房琯，皆尝真除。钱氏继之。全忠自置，昪伪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从光武，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图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世言“得陇望蜀”本此。又司马懿为曹操主簿，从讨张鲁，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盖用前语也。

晋明帝问王导晋所以得天下，导陈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殊不思牛继马后，晋已绝矣。

古今咏史之作多矣，以经、子被之声诗者盖鲜。张横渠始为《解诗》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长谷鸟迁，女工兴念忆归安。不将贵盛骄门族，容使亲心得尽欢。”《卷耳》曰：“闺阃诚难与国防，默嗟徒御困高冈。觥罍欲解痛瘠恨，采耳元因备酒浆。”洪忠宣著《春秋纪咏》三十卷，凡六百余篇。《石碏大义灭亲》曰：“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

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语陷良臣。”《郑人来渝平》曰：“郑人来鲁请渝平，姑欲修和不结盟。使宛归祊平可验，二家何误作隳成。”张无垢亦有《论语绝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曰：“既是文章可得闻，不应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颜子箪瓢》曰：“贫即无聊富即骄，回心独尔乐箪瓢。个中得趣无人会，惆怅遗风久寂寥。”近岁尝见《纪孟十诗》，题张孝祥作，《于湖集》中无之，必依托者。如：“争地争城立霸基，焉能一统混华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为王愧折枝。缘木求鱼何及计，为丛驱雀先深思。是宜孟氏谆谆诲，不嗜杀人能一之。”“异端邪说日交驰，圣哲攻之必费辞。深诋并耕排许子，极言二本辟夷之。复明陈仲廉无取，力斥杨朱义不为。寄语外人非好辩，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黄次伋者，不知何许人，赋《评孟》诗十九篇，极诋孟子，且及子思。漫记一二，首篇《传道》八句云：“此道曾参得最真，寥寥千载付何人？所传伋也亦无母，谁觉轲乎唱不臣。忠孝缺来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愿言为子为臣者，勿据悠悠纸上尘。”《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绝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来百里强。园囿盘游方七十，斯民何处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见不知量也。若康节先生《观易》、《观书》、《观诗》、《观春秋》四吟，则尽掩众作：“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事，道不虚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权，尽入区区一旧编。或让或争三万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业谁能继，汤武功夫世莫传。时既不同人又异，仲尼恶得不潸然！”“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知音未若吴公子，润色曾经鲁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后人谁敢更讥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无时不战争。灭国伐人惟恐后，寻盟报役未尝宁。晋齐命令炎如火，文武镃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万年千载若丹青。”

卷第三

晋简文母郑太后讳阿春，晋人避其讳，皆以《春秋》为《阳秋》。《后传》：“孝武下诏，依《阳秋》故事，上尊号。”孝武母《李太后传》：何澄等议服制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是也。若《褚裒传》桓彝目之曰“有皮里《阳秋》”，《荀奕传》张闿、孔愉难奕驳陈留王出城夫，谓“宋不城周，《阳秋》所讥”，则皆事在郑后之前，晋之史

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孙盛辈著书曰《晋阳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诗话，极其该洽，顾名之曰《韵语阳秋》，以今人而为晋讳，不深考也。晋世后讳多矣，独避郑讳，为不可晓。然盛又有《魏氏春秋》，习凿齿亦著《汉晋春秋》，司马彪作《九州春秋》，则当时亦不尽避，史官亦不能尽改。盖晋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书，又出于二十一人之手，岂无同异邪？

世俗称列寺卿曰大卿，诸监曰大监，所以别于少卿、监。自国初以寺、监寄禄之时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鸿胪、大司农、大匠而已，大卿、大监之名殊不典。元魏虽有大宗正卿、大司农卿，隋亦有新都大监，然皆不足证也。独晋人谓著作郎为大著作，《职官志》亦然，今称著作郎曰大著，犄有据依。

元昊寇边，韩忠献驻兵延安。夜有人携匕首到卧内，遂褰帷，韩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谁遣汝来？"曰："张相公。"盖张元也。韩复就枕曰："汝携我首去。"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取带而出。明日，不复治其事。俄守陴卒报城橹上得金带，乃纳之。明受之变，张忠献自平江起义兵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备严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间文书，乃苗、刘使来贼公者，赏格甚盛。时左右睡已熟，张遽问："尔欲何为？"对曰："某河北人，粗知顺逆，岂肯为贼用。况侍郎精忠大节，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见备御未至，恐后复有来者，故相报耳。"张下执其手，问其姓名。曰："某粗读书，若言姓名，是徼后利。顾有母在河北，今径归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张取郡狱死囚斩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识其人，终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颇相似，但受带一节，韩不及张，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后者也。汉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关中，问盎，称之皆不容口。乃见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然后刺者十余曹，备之！"又与张事相类。然爰卒不免，而张竟无他。张公忠臣，爰非真长者，天理为不诬矣。韩事见王彦辅《麈史》，张事具行状。

光逸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辈诣令家，望见奇之。李矩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梁王肜以为牙门。以是知吏从迎送之仪，晋已然矣。《宋书·庾登之传》载其除豫章太守，自临川便道之官，亦云"仪迓光赫"。又谢方明自晋陵太守为南郡相，晋陵亦有送故主簿随在西。萧梁时，诸镇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谓之"十斋"，释氏之教

也。余按《唐会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已后，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永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斋日及忌日，并不得采捕屠宰，仍永为式。"其来尚矣。《九国志》亦载：南唐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今《断狱律疏议》列此十日，谓之"十直日"。

白乐天于浔阳舟中见商妇，赋《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是时此商留家浔阳，而远取茶于浮梁，始知浔阳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几遍天下，而浮梁所产反不著。时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复变迁如此。

《晋书》：王育仕刘渊为太傅；韦忠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三人者皆尝委质于晋矣，而皆谓之忠义。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太康中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袒服至褰发于路。顾谓之良吏。王浑妻钟氏，尝夫妇共坐，其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钟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者，浑弟沦也。顾谓之烈女。真可发一笑！

邵康节《洛阳春》八绝，其一云："四方景好无如洛，一岁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处，又能分付与闲人。"先鉴堂《朝野遗事》载：吕吉甫在赵韩王南园，京师丐人曰风乞儿者，持大扇造吕求诗。吕即书扇上："无人肯作佐除非乞，没药堪医最是风。求乞害风都占断，算来世上少如公。"吕诗虽戏谑，然句体绝与邵诗相类。

吕居仁舍人尝与汪圣锡尚书论并拜两相，独曾文昭草文肃制为得右相词命之体。乾道间，虞忠肃拜右揆，汪适当制，遂祖其意而为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总吾喉舌之司；东西分台，以斡我钧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联。相须而成，阙一不可。乃登次辅，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国朝之制，并建宰辅之司。应变守文，咸底于道；献可替否，各殚厥心。矧予继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翳赖于同寅；扬于王庭，孚号式新于众听。其登次相，以叶旧章。"似微不及也。初韩忠彦拜左仆射，蔡京当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请曰："制词合作专任一相，或作分任两相之意？"徽宗曰："专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复相矣。"已而复召肇草制，拜布右仆射。肇之词盖有为云。

李昊仕于蜀，王衍之亡，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余记晋谢澹少历显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

保，持节奉册禅宋。正堪作对。

汉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后世称其明。顺帝时，张逵辈谮梁商谋废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杀之。与昭帝相类。洪文敏谓顺帝复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前燕慕容暐初立，慕舆根谮慕容恪、慕容评将谋为乱。暐曰："二公国之亲穆，先帝所托，终应无此，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也。"收根等斩之。可与昭、顺并称。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顺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乱朝，评以黩货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勋德，遂为苻秦所灭，与早岁殊不相似，又非顺帝比也。

东蜀杨天惠撰《彰明县附子记》云："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荠麦若巢糜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垅，五尺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垅千二百。垅从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坟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垅，以需风雨。风雨时过，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他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埠、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苞而圆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长美，贫者虽接畛，或不尽然。又有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恶猥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实不充，或已酿而腐，或已暴而挛，若有物焉阴为之。故园人将采，常祷于神，或目为药妖云。其酿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发。以时暴凉，久乃干定。方出酿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两者极难得。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旁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隹，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篮，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其余不得与焉。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其实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其实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其实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

雄、乌头、天隹，以丰实过握为胜；而漏篮、侧子，园人以乞弃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然土人有知药者云：‘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又云：‘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与余所闻绝异，岂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类邪？”以上皆杨说。《古涪志》既删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与附子类同而种殊，附子种近漏篮，天雄种如香附子。凡种必取土为槽，作倾邪之势，下广而上狭，置种其间，其生也与附子绝不类，虽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杨说所未及也。审如《志》言，则附子与天雄非一本矣。杨说失之。《本草图经》与此小异。《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荭与侧同。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盖亦不然。鬲子、天隹、漏篮三物，《本草》皆不著。张华《博物志》又云：“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异也。”

《左氏传》：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汉太始四年，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异哉！然赵敬肃王彭祖薨于次年，亦其应也。

《玉壶清话》：“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丁晋公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与时尝因是戏考前代酒价，多无传焉。惟汉昭帝罢榷酤之时，卖酒升四钱，明著于史，刘贡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已。《典论》谓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乐府：“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此三国之时也。然唐诗人率用此语，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与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六言绝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皆不与杜诗合。或谓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乐天诗最号纪实者，岂酒有美恶，价不同欤？抑何其辽绝邪？穆宗朝，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时谷数斛易斗酒，尤可怪。杨凝诗：“湘阴直与地阴连，此日相逢忆醉年。美酒非如平乐贵，十升不用一千钱。”《岭表录异》云：“广州人多好酒。生酒行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盘上白瓷瓯谓之瓿，一瓿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岭表录异》，唐之书也，今必不然。瓿字不见于字书，《说文》云：“瓯瓿谓之瓿。

瓿，盈之切。”疑是瓿字传写之误。或南方俗字自有瓿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长歌行》“当垆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谓之堪，则非真十千也。

谚谓物多为无万数，《汉书·成帝纪》语。

汉成帝诏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来甚古。《唐书·方技·杜生传》亦有“客土无气”之语，盖又近世云。

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梁天监四年，米斛亦三十钱。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钱者，人罕称道。然皆不若汉宣帝元康间，尝谷石五钱矣，此古今所无也。东魏元象兴和中，谷斛九钱，可以为次矣。

汉世大率钱重。前所书昭帝时酒升四钱，谷石五钱，概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间，金城湟中谷斛亦不过八钱。惟元帝永光二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时四方饥馑，朝廷以为忧。而其先，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财三百余，民已多饿死者矣。王莽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善银八两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八两直一千而已。高帝贺吕公，绐曰“贺钱万”，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颜师古谓：“以其钱多，故特礼之。”若今世十千，何足惊也。元帝临兽圈，猛兽惊出，冯贵人前当之，帝虽嘉美其义，仅赐钱五万。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谓：“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武帝天汉、太始间，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虽数逾惠帝时八倍，然后世正使匮乏之极，亦何肯出此令，可见当时钱之难得也。至成帝鸿嘉中，买爵之贾杀而为千钱矣。西都制禄以谷，奉钱皆无所考，仅可知者：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六万，御史大夫月四万，光禄大夫月万二千，司隶校尉月数千，谏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诏公车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贡禹迁光禄大夫，犹谓家日益富。后汉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钱半谷。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钱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隶释》云：汉刻载修庙及表墓人所费，有出钱百者。熹平四年，济阴太守张宠以二千祠尧，碑遂夸而书之。贡禹被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浙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贾，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于元帝之时，王嘉谓是时赀千万者尚少，他复何言。崔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五百万，五千缗也，以今助边之数校之，但可得副校尉耳。并发观者一笑。

汉长安有四尉。晋洛阳有六尉。隋改县尉为县正，又为书佐。《新

唐书·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书佐曰县尉，寻改曰正。畿县、上县正，皆四人。七年，改县正复曰尉。"然《唐六典》载：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七县，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诸畿县及诸州上县，尉各二人而已。新旧《唐书》皆从之。《新书》自与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阳濑水贞义女碑》云："县尉广平宋陟、丹阳李济、南郡陈然、清河张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协。"又《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亦云："县尉李向、赵济、卢荣等，同德比义，好谋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则上县不止两尉明矣。本朝虽赤县无三尉者，盖前代无巡检，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尉虽少，未害也。

熙宁中，华山圮，雨木冰，已而韩魏公薨。王荆公挽词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西清诗话》谓用孔子及唐宁王事。宁王事，《新书》无之，见于刘耀远旧史传中："开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所谓树稼者也。谚曰：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汉·天文志》亦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谓稼字义不可通，特介声之讹耳。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达官怕之谚本此。颜师古注《刘向传》，谓"今俗呼为间树"。《齐民要术·黍穄篇》又谓之谏树云。

故人杨晋翁天桂尝语予：昔为泷水令，初谒郡时盛暑，德庆林守会衣纱公服出延客。谓遐陬僻郡，敢于纵肆，其野如此。后阅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刘绎朝见著纱公服，特降一官。盖政和间。又江邻几休复《嘉祐杂志》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绯纱公服，为台司所纠。三司使包拯，亦衣纱公服，阁门使易之，且诘有何条例，答云：'不见旧例，只见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无之，然包公未必尔也。

唐慎微，蜀州晋原人。世为医，深于经方，一时知名。元祐间，帅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尝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于世。而艾晟序其书，谓"慎微不知何许人"，故为表出。蜀，今为崇庆府。

世俗谓自辨解曰分疏平。颜师古注《爰盎传》"不以亲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则北朝暨唐已有是言也。

英宗于仁宗为从子，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鞠禁中。会温成有

宠，英宗遂还宫邸，宣仁亦归其家。洎温成薨，仁宗竟无子。一日，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滔滔，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时宫中谓"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温《闻见录》。与时按，汉成帝欲与近臣游宴，张安世玄孙放，以公主子，且开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亦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时，萧至忠以女妻韦后舅崔从礼子，帝主萧，后主崔，时谓"天子嫁女，皇后娶妇"。此皆非可与圣世同年而语也，姑记其语之适同而已。

王孝先曾谥文正。王子明旦谥文贞，避仁庙嫌讳，亦称文正。后来称孝先者，多称其封国以为别；子明封魏国，人罕称也。韩参政亿谥忠宪，韩魏公谥忠献，字虽不同，音则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于赵阅道谥清献，而赵正夫挺之谥清宪，则几于珹玦乱美玉矣。

"丝竹管弦"，汉《张禹传》语，王右军《兰亭序》承用之，四字实二物耳。

今职制令，诸县有繁简难易，监司察令之能否，随宜对换，仍不理遗阙。按，薛宣为左冯翊，频阳县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办。而粟邑县小，辟在山中，民谨朴易治，令巨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在粟。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则汉已著此令矣，近世监司未尝行也。

吾夫子论君子小人之情状，与时既书之以自警。然邵康节先生诸诗，尤能推广圣人之意，不暇悉载，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谂观者。《处身吟》云："君子处身，宁人负己，己无负人。小人处事，宁己负人，无人负己。"持此诗以观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贡谓："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无加诸人，足矣；人之加诸我者，安能绝之？夫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盖未然其言耳。康节又有诗云："人如负我我何预，我若辜人人有词。"孟子亦谓："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则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难焉？"学者当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间题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复存。时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独取成都郭宗丞明复一诗刻之石，真绝唱也。其诗云："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虚

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著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康庐翠扫天。”夏文庄尝有《寄题琵琶亭》一绝云：“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甚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泣泪满青衫。”近时陈益之待制谦又赋《续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兴参差杂椒糈。”亦皆有新意。《倦游杂录》载，史沆尝题诗亭上：“坐上骚人虽有泪，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沆早登进士第，坐事迁谪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长，世以凶人目之，故虽古人亦妄肆诋訾云。

近岁金虏为鞑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迁录》一编，盛行于时，其实伪也。卷首题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赐绯张师颜编。虏之官制，具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储，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忠献王罕、忠烈王朮，其伪三也。虏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卷第四

班孟坚作《扬雄传》，独载所为文，历官行事顾列于赞中，他传皆不然。韩退之作《刘统军碑》，惟书门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实，悉具于铭词，正用此体。近世惟胡忠简作《赵龙学子□墓铭》亦然，志特书世系葬日而已。

龚遂自渤海征至京师，议曹王生从。遂将入宫，王生从后呼止遂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为此言，然后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长者，然后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终以实对，是亦长者也已。

西汉两万石君。石奋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号奋曰万石君。冯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赵魏间荣之，亦号曰万石君。又严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东汉有万石秦氏。唐有万石张氏。

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

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王莽诛翟义之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说今不传。

广陵所刻《梦溪笔谈》，第十八卷积罂之术注中，“又倍下长得十六”，当作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四十六”，当作二十六。士夫知算术者少，故莫辨其误，漫记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后废帝名昱。元魏献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声绝相近，似当避也。周厉王名胡，其七世孙僖王名胡齐，尤可怪。周人以讳事神，而犹有此，何欤？

《容斋续笔》云：“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旛令》、《闪摩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惟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以上皆洪说。余谓酒令盖始于投壶之礼，虽其制皆不同，而胜饮不胜者则一。后汉贾逵亦尝作《酒令》。唐世最盛，乐天诗如“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碧筹攒米椀，红袖拂骰盘”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欧阳文忠公作《九射格》，独不别胜负，饮酒者皆出于适然。其说云：“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射者，所以为群居之乐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为酒祸起于争；争而为欢，不若不争而乐也。故无胜负，无赏罚。中者不为功，则无好胜之矜；不中者无所罚，则无不能之诮。探筹而饮，饮非觥也，无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饮，而屡及者亦不得辞，所以息争也。终日为乐，而不耻不争，君子之乐也。探筹之法，一物必为三筹。盖射宾之数，多少不常，故多为之筹以备也。凡今宾主之数，九人则人探其一，八人则置其熊筹。不及八人而又少，则人探其一，而置其余筹可也；益之以筹，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临时之约，然皆置其熊筹。中则在席皆饮。若一物而再中，则视执筹者饮量之多少，而饮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两筹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饮酹，则敛筹而复探之。筹新而屡变，矢中而无情，或适当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欢然为乐而不厌也。”周文忠谓《醉翁亭记》云“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恐或谓此。古灵陈述古亦尝作

酒令，每用纸帖子，其一书司举，其二书秘阁，其三书隐君子，其余书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举则司贡举，得秘阁则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于朝，搜不得则司举并秘阁自受罚酒。后复增置新格，聘使、馆主各一员。若搜出隐君子，则此二人伴饮。二人直候隐君子出，即时自陈，不待寻问。隐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违此二条，各倍罚酒。注云：聘使盖赏其能聘贤之义，馆主兼取其馆伴之义。唐有昭文馆学士，时人号为馆主。又云：秘阁虽同搜访隐君子，或司举不用其言，亦不得争权；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举不用己言而辞同罚也。然则倍罚。司举、秘阁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发问；如违，先罚一觞。司举、秘阁止得三搜，客满二十人则五搜。余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传，罚巨觞，别行令。《古灵集》载潘家山同章衡饮次行令，探得隐君子，为章衡搜出，赋诗云："吾闻隐君子，大隐廛市间。道义充诸中，测度非在颜。尧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勉哉二秘阁，贤行如高山。"近岁庐陵李宝之如圭作《汉法酒》云："汉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隶校尉，曰侍中，曰中书令，曰酒泉太守，曰协律都尉。拜司隶校尉者持节，职举劾。劾及中书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则司隶去节。劾及京兆尹，则上爱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别举劾。劾丞相司直，则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则列卿自讼，廷辩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听，须先谒而后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则中书令、酒泉太守皆望风自劾。御史得罪，则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隶以不畏强御，后若有罪，以赎论。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隶。劾及京兆尹者，事虽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书令者，侍中自劾。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邮，协律都尉歌以饯之。劾及协律者，下之蚕室，弦歌诗为新声而求幸。"又书其后云："右酒令也，戏用汉制为之。集者止九人则缺京兆尹，八人则缺侍中，七人则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则缺司直。当饮者皆即饮之，或未举饮者，亦可计集者之数，以为除官之数。每当饮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视其算以为饮。齐三算者，即饮之；二算者，与其算等者决之；一算则留以须后律。令载所不及者，比附从事云。"今馆阁有《小酒令》一卷，庆历中锦江赵景撰。《饮戏助欢》三卷，元丰中安阳窦譝撰，《酒令》在焉。《玉签诗》一卷，皇朝知黔南县黄铸撰，以诗百首为签，使探得者随文劝酒。铸字德器，柳州人。《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木为鳌鱼之属，沉水中，钓之以行劝罚，凡四十类，各有一诗。又有《采珠局》，亦此类，序称撰人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余类，亦各有一诗。又有《捉卧瓮人格》，皇朝

李建中撰，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乐天为目，盖与陈、李之格大同小异，特各更其名耳。《投壶经》，唐上官仪尝奉敕删定，史玄道续注，盖采周颙、郝同、梁简文数家之书为之。司马文正公更以新格，旧书为之尽废。晁子止侍郎公武《郡斋读书志》，又有《木射图》一卷，云唐陆秉撰。为十五筍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筍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赏罚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兰亭，又皆于游燕之际，以赋诗作赋不成者罚酒。高续古似孙《纬略》已详，此不重出。

秦会之当国，决意讲和，虏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张巨山嵲时为司勋郎，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汤，'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臣前赞议和，今请伐虏，是皆主善为师。如其不济，则'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当遵孔圣之训。"秦大喜，擢巨山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误也。时秘书省寓法慧寺，或大书于门云："周任为孔圣，太甲作成汤。"秦大怒，疑出于馆职，相继斥去。然《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汤之时，则司马子长已误矣。蔡邕引"致远恐泥"，《新唐书》传引"以能问于不能"，皆以为孔子之言，亦非。

汉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唐薛元超为中书舍人，省中有盘石，其祖道衡为隋内史侍郎时，尝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辄泫然流涕。裴谞五世为河南，谞视事，未尝敢当正处。居世官者，当如此矣。

晋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时人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今流俗谓大笑为"绝倒"，非也。

先鉴堂《朝野遗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真宗，吕许公夷简为参知政事。仁宗朝，吕为首相，王再入，议论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许公，问所以处王公者。吕皇恐不敢当。上再三问之，曰：'王某先朝旧臣，当得使相，或洛或许，惟圣裁。'再问其次，曰：'无已，则大资政，或青或郓。'上首肯。吕甚喜，出省与宋宣献绶分路，忘相揖。晚报锁学士院，诸子问，皆不答。夜深，独语晦叔曰：'次辅均劳矣。'明日，盛服入朝，则两麻也，吕判许州，王知郓州。仁宗圣断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谈苑》云："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

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与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不亏他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姻亲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惟祗候宣麻，吕公惟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与时按，吕夷简、张士逊同相，在天圣、明道间。章献后上仙，仁宗始亲政，与夷简谋以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皆章献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及宣制，夷简大骇，不知其故。素厚内侍阎文应，使为中讷，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后再相，赞成废后之议，实原于此。《谈苑》所载皆不合。且节度使、检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参政一员押麻，余宰执皆不往，宰相亦不当押麻。其书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简自昭文相罢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镇安军节度使、判许州，王曾自集贤相罢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当以《遗事》为正。初命曾知青州，既入谢，求改郓州。又仆射典州，不当云知，遂贴麻改命。绶时参知政事，亦同罢云。第曾初拜相，夷简执政，皆在乾兴元年七月，时仁宗已践祚。真宗末年，曾参知政事，夷简知开封府而已。《遗事》谓曾相真宗，夷简参知政事，亦误也。

沈存中《笔谈》云：“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言：‘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以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不当更兼其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

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置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蔡絛《铁围山丛谈》云：“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孥而至是邪？’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庙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洪文敏《夷坚己志》云：“陈元忠少魏，漳州龙溪人，客居南海。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趋城尚远，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人虽麻衫草履，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视之，皆经子也。陈叩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因杂以他语。少焉，暴风雨作，其二子荷蓑负锄归，大儿可十八九，小儿十四五。倚锄前揖，人物可观，绝不类农家子。翁进豆羹享客，不复共谈。迟明，陈别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适市，见翁仓皇而行。陈追诘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问其故，不肯言，固问之，乃大儿于关外粥果失税，为关吏所拘。陈为谒监征，至则已捕送郡。翁与小儿偕谒庭下。长子当杖，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其子赡给，若渠不胜杖，则翼日之食缺矣。愿以身代之。’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某愿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儿来父耳旁语，若将有所请，翁叱之，儿必欲前。郡守颇疑之，呼问所以。对曰：‘大人元系带职正郎，宣和间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儿狂，妄言。’守询诰敕在否，儿曰：‘见作一束，置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随儿发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谢而释其子。次日枉驾访之，室已虚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纷华，汩利禄，事表襮者，闻其风，泚其颡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弃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难能；顺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儿不能保身，几祸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子矣。

颜之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

免。家父之称，俗辈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简谓“年几三十，不为家公所知”，盖指其父，非祖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辨，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曰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秘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与时按，唐张鷟《朝野佥载》：“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遗‘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征怪而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二事盖只一事，曾传闻之误耳。圣君贤相，一嚬一笑，犹当爱之，岂肯激于一夫之言，而轻用庆赏？郑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岂为是哉！

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辩才，非老先生而何？’乡僧可昇在径山为侍者，亲闻此语。”今按杲《年谱》，盖生于元祐四年己巳，而东坡卒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此时杲已十三岁矣。杲平生尊敬东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无后身之说，可昇之妄也。

封国公者，先小国，次次国，后大国；已至大国者，许于本等内改封，国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贵，追封邹，徙封卫。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诰前衔称“赠太师，追封魏国公”。后又云：“可特追封魏国公，余如故。”范文穆行词，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维新。”或谓既不改封他国，何必命词给告，他人未见有重复如此者。然余读许崧老翰外制，有大礼封赠曾祖追封杨楚国公赠太师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赠太师，追封杨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杨楚，位极公师。虽宠数不可以复加，而申命用昭其无斁。”则知已有前比矣。

后汉《陈宠传》云：“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又《隋书·牛弘传》云：“今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则知正月亦可称十三月。鲁氏自备但记陈宠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齐书·李浑弟绘传》：“绘年六岁，便自愿入

学。家人以偶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闲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则其来久矣。

陶穀《五代乱纪》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麈录》。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僧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

齐己《折杨柳词》：“秾低似中陶潜酒，软极如伤宋玉风。”以中酒之中为去声，于义为长。徐邈“中圣人”，《三国志》既无音，未可悬断为平声也。

“毋持布鼓过雷门”，汉王尊语。师古注谓：“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曾文清诗：“败鼓无声强自挝，不堪持过阿香家。”似用王语点化，而误以雷门为雷霆之雷。洪文敏《续笔》谓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历举《左氏》《公羊》诸书所载，亦独遗此。

鲍明远《行路难》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瑶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黄鲁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正用其体。

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也。《山海经》：“儋耳之国，在大荒北，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郭景纯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亦曰：“东至开梧，南抚多𩐁，西服寿靡，北怀儋耳。”高诱注云：“北极之国。”又《恃君览》云：“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云：“北方狄，无君者也。”则是极北别有一儋耳，朱崖之名盖晚出云。

古今论天体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动，地主乎静，未有谓地动者也。惟《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其说独异。

陆放翁《入蜀记》载其“入沌后，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问：‘何谓长年三老？’云：‘梢工是

也。’长读如长幼之长。乃知老杜‘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之语盖如此。因问：‘何谓摊钱？’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钱之戏’，注云：‘即摊钱也。’则摊钱之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读杜诗者，多以长字为平声，故载陆语。

卷第五

《列仙传》：“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洁斋候于水旁，且设祠屋。果乘赤鲤出，祠中留一月余，复入水去。”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侧有石台，高一丈，曰琴高台，俗传琴高隐所，有庙存焉。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艺，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皆有《和梅公仪摯琴高鱼》诗。圣俞诗云：“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按觞。吾物吾乡不须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诗云：“三月江南花乱开，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无纵迹，枉是渔人尚见猜。”文忠诗云：“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务好奇。”圣俞又有《宣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少妇自捞漉，远人无弃捐。凭书不道薄，卖取青铜钱。”圣俞，宣人也。汪彦章尝赋长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列楚些。岂堪陪薨鲜，裁用当淆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传，噍嚼亦云颇。俗云琴高生，控鲤宛溪左。灵踪散如烟，遗鬣尚余颗。向来骑鲸人，逸驾尝慕我。不应当时游，反用此么麽。得非效齐谐，怪者记之过？彭越小如钱，踪迹由汉祸。越书载王余，变化更微琐。因知天地间，人莫穷物夥。区区于其中，臆决盖不可。伪真吾何知，且用慰颐朵。”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有云：“籍甚宣城郡，风流数贡毛。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蜀人任渊注此诗，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传》事，直云：“琴高，鲤鱼也。”误矣。公仪诗恨未见，汪诗不载集中。

吴虎臣曾《漫录》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𠀤为矮，□为斋，讼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𠀤音矮，不长也。□音稳，坐于门中，稳也。𡉚亦音稳，大坐亦稳

也。仆音袅，小儿也。奕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终，人亡绝也。孬音腊，不能举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岛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闩音欃，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岭外代答》于此外又记五字：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㚔音魅，言没入水下也。㖞，和馘切，言隐身忽出以惊人之声也。毛音鬍，言多髭也。井，东敢切，以石击水之声也。余按《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论字体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辨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辨，小儿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又《颜氏家训》载：“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乃知俗字何代无之，车同轨，书同文，岂易能哉！与时昔年侍先人官赣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记忆。《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有埜、雩、忠、生四字合；证作[illegible]，圣作[illegible]，君作[illegible]，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囹，亦后所改。又吴主孙休名字四子，尝创[illegible]音湾、茵音迄、[illegible]音觥、[illegible]音礥、[illegible]音莽、[illegible]音举、[illegible]音褒、□音拥八字。南汉刘岩自制龑音俨字为名，盖取飞龙在天之意云。

《论语》：“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古注曰：“此《诗·小雅》也。祇，适也。言此行诚不足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正义》曰：“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谓：“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异于野人而已。”侯氏谓：“若其诚不富，祇以取异耳。”伊川谓：“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杨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从之。南轩谓：“言其诚实之不富，祇以自取异云耳。”与时按，“我行其野”之诗，“诚”作“成”，取义与此不类，不当迁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者也。尝闻平庵赵先生云：“此诗因子张之问而答之。学者之学圣人，盖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谓。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义，爱之者未免欲其生，恶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诚未可谓之至善，但亦足以异于常人而已。”此说最明白。

唐张鷟自号浮休子，张芸叟盖袭其名。

南唐保大中，赐道士谭紫霄号“金门羽客”，事见《庐山记》。祐陵

赐林灵素号，用此故事。

彭器资、洪忠宣皆号《鄱阳集》，王岐公、张彦正皆号《华阳集》，杨文公、胡文定皆号《武夷集》，魏仲先、李汉老皆号《草堂集》。谢无逸、俞退翁、傅子骏皆曰溪堂，苏子美、张会川、张徽皆曰沧浪，李师中、石守道皆曰徂徕，晏元献、王荆公皆曰临川。它如钱文僖有《伊川集》，邵康节有《伊川击壤集》，而程子又号伊川。朱文公编二程文，题《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师鲁先有《河南集》。又吕居仁舍人诗曰《东莱先生诗集》，而从孙太史成公，学者亦尊之曰东莱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数者，骤见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汉魏以来诸文人，但标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为明白洞达也。

《汉书·扬雄传》云："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韩文公《题张十六所居》诗云："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然传但云"学作奇字"，不言"问奇字"，后来相承而用，盖又以韩诗为本。传又云："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与前"学作奇字"，凡隔数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载酒问字"、"载酒问奇字"之类，不知何所本也。《艺文志》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则古文而异者也。"许叔重《说文解字》云："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与颜注合。其后晋卫巨山《四体书势》、元魏江式《论书表》皆同。然则奇字者，与科斗文字略相似，而异于小篆，六书之一体耳。今人才见书籍中难字，便谓之奇字，非也。《容斋三笔》摘《周礼》中字，如攀、□、飜、𪓐之类，凡数十为一则，题曰《周礼奇字》，且云："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尝从扬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盖亦失于详考。学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坐间谈论，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气逼人，恐著述搜索劳役，心气不正。何不坐禅，体此大事？"又一日，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间已就。"元大笑。事见《宗门武库》。

元魏青州刺史公孙邃卒官，高祖在邺宫为之举哀。青州佐吏疑为所服。诏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则知境内之民，旧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无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来，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标榜门闾，史官复列之《节义传》，夸而书之。审

如《邃传》所言，则文德之事，不足为异矣，此又何邪？

《启颜录》载：元魏太府少卿孙绍对灵太后："臣年虽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书》亦书此事。然绍自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大中大夫，非正卿也。孝庄建义初，复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权利所在，小人之所必争，故虽父子之亲，有不恤也。晋会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遂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其后又加元显录尚书事。先是谢安薨后，道子已录尚书，至是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贵，权势日相轧，轻薄者互煽摇以立门户，由是父子遂为仇敌。攸别赐第，尝诣京，京方与客语，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为切脉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疾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适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窃窥得其事，以问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辈欲以吾疾罢我也。"居数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徽宗曰："太师老矣。"不许，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贻家国之祸。善乎康节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耳。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欧阳文忠公著《五代史记》，《梁太祖本纪》初称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至即位始称皇帝。徐无党注曰："始而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讫于汉、周诸帝纪皆然。而《新唐书》本纪，高祖之生，即称高祖；太宗方四岁，已书太宗。二书出一手，而书法不同如此，未详其旨。宜黄李子经郛作《纬文琐语》，亦云："唐、五代史书，皆公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应相去如此之远。"议者谓《唐书》盖不尽出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发动，喜怒乖常，遂

来弑逆。其子明元，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药，不堪万机，旋致夭折。唐穆宗因击球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听政未逾月，已连日为此戏。自此驰逐不已，宦者怨惧，不三年而身罹不测之祸。所谓下愚不移者欤？

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将自吕梁托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人曰：'姑收其半，当为挽纤至彭门以折其半。'"又《夷坚戊志》载：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仆出干，抵暮趦趄呻吟而来。问何为，曰："恰在市桥上，有保正引绳缚二十人过，亦执我入其中。我号呼不伏，则以钱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吃县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经年佣直，不曾顿得五千钱，不可失此，遂勉从之。到鄞县，与同缚者皆决杖，乃得脱。"汪曰："所得钱何在？"曰："以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仅能给用；向使无此，将更受楚毒，岂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产！可谓痴人。"仆犹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竟不悟。前二事盖寓言以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

吴虎臣辨唐《异闻集》所载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谓此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恐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此时未可称翁。本朝《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若以《国史》证之，止云百余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此皆吴说。萧东夫《吕公洞》诗云："复此经过三十年，唯应岩石故依然。城南老树朽为土，檐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扰扰，指端变化又玄玄。刀圭乞与起衰病，稽首秋风一剑仙。"第五句误用吕翁事。又《唐逸史》："虞乡、永乐两县连接，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畏闻食气，唯食黄精，日觉轻健，耐风寒。见文字及人语，率不忘。母及诸妹，每劝其食，不从。后以猪脂置酒中，强使饮。生方固拒，已嘘吸其气。忽一黄金人长二寸许，自口出，即仆卧困惫，移时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鬓发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别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终。"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吕氏乎？

俗谓婚姻之家曰亲家，唐人已有此语，见《萧嵩传》。又有以亲字

为去声者，亦有所据。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有“人主人臣是亲家”之句。

《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以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乎？假复如此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灵神祇，无缘当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参伍其义，义既混错，错综其理，理无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其说最近理，而古今传楚词者，未尝及之。书于此以祛千载之惑。张华《博物志》，多出于《山海经》，然卷末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也。

《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缺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彪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多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然高氏但云：“东周，成周，今洛阳。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说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谱》，似稍详矣，而亦未备；其指巩为东周，则又未免小误。今世学者，但知镐京之为西周，东迁之为东周而已。若敬王之迁成周，固已漫漶；至于两周公之东、西周，则自非熟于考古者，盖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鲍氏之误，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采载籍，究极本末而论焉。周之先，后稷始封于邰，不窋自窜于戎狄，公刘徙居于豳，至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丰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时，复营镐京而居之。《诗》《书》称宗周者，指镐京也。迄东迁之前，无所迁徙。然《武成》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召诰序》云：“成王在丰。”《周官序》云：“还归在丰。”《左传》亦曰：“康有酆宫之朝。”则虽改邑于镐，而丰宫元不废。盖丰在京兆鄠县，镐在长安县西北十八里，相距才

二十五里，往来不为劳也。武王克商之后，尝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盖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迁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其地实郏鄏，亦名河南，《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阳者，周公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东，《洛诰》所谓"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者也。《洛诰序》云："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按《洛诰》："王祀于新邑。"《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则成王固尝居之，然卒驾而西也。宣王中兴，尝一会诸侯于东都。下至幽王，为犬戎所灭。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东迁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东、西周之名。谓之东者，以别于镐京之为西耳。河南、洛阳未分画也。王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后九十余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惧弟揭之议己，遂以王城封之，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西周桓公。此时未有东周公，而称西周者，后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传威公，威公传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父子同谥。而西周惠公长子，自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国，始分东西，成周为东周，王城复为西周矣。盖自河南桓公续周公之职，而秉政三世益专，所以别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独擅河南之地，不复奉王。且王城、成周皆为东、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东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阳也。巩，班之采邑也。《世本》曰："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班秉政于洛阳，而采邑则在巩。《前汉·地理志》曰："巩，东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说，非也。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王复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盖权移于下，其极乃至于尽献其邑于它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国先绝。西周武公亦卒，秦迁西周公于𢊁狐，实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东周惠公之后，亦尚能一传。后七岁，秦庄襄王尽灭东、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战国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战国策》之东周，即班之东周。西周建国在东周之前，而旧书跻东周于西周之上，为失其次。鲍氏正之，是矣。但其说曰："西周，正统也，不可以后于东周。"其注"韩使人让周"，则曰："此时周之命已不行于诸侯矣。"其注"周君谋主也"，则曰："犹为天子故。"它如此类不一。又尽以西周之

《策》，分系之安、赧二王，盖直以西周为天子，而不知实桓、威诸公之事也。余尝反复考之，东、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谓，必曰小国，曰寡人，皆当世诸侯之称。其间或及周王，则直称王，或称天子，非不明白。鲍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误之由，盖亦有说。温人之辞云："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鲍必误以为周君有天下矣。又"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是时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国者，谓敬王故都也。鲍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国号既同，《史记》不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书其事于《周纪》。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与王赧此年俱卒，但见二者连文，遂谓"赧王卒，谥西周武公"。小司马、张守节辈，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误，虽如司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鉴》直以奔秦献邑者为赧王。《稽古录》中，复误以西周桓公为东周。无责乎鲍也。《东周策》首章书秦临周求鼎事。鼎实在西，不在东也。岂周王在东，故东周君犹能挟天子以制命欤？不然，则错简也。注家皆无发明者，因并及之。

曾文清《访戴图》诗："小艇相从本不期，剡中雪月并明时。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近岁豫章朱子仪亦赋此诗："四山摇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过门相见了，千年风致一时休。"末句实祖文清之意。

俗谚"洗脚上船"，语见《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曰："孙权欲作濡须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执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圣谕云："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徽宗尝梦吴越钱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迈又记其父皓在虏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母曾在明节皇后阁中，能言显仁皇后初生太上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寤而生太上。武肃，即镠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张淏《云谷杂记》仅载其略，且不记其语之所自得。独周必大《思陵录》备载其详如此。上所谕钱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渲也，终团练使。

卷第六

路德延处朱友谦幕府，作《孩儿诗》五十韵以讥友谦。本朝张师锡追次其韵，赋《老儿诗》一篇。二诗曲尽老幼之情状，张诗用韵妥帖，不类次韵者，尤为难能。今两录之。《孩儿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发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阁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雏金镟系，猧子彩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筹箸插，时乞绣针穿。宝篋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绮缠。指敲迎使鼓，箸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采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硊，相教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粉蝶，隈树捉鸣蝉。平岛夸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斸，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牛歌下远川。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戒尔减狂颠。”《老儿诗》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衾拥背，借力杖搘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饤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鞞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氈。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更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唯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曝艾晒檐椽。怒仆空瞠眼，嗔童谩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

狖，堆豚似饱鸢。观瞻多目眩，举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去，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屡积，齯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剩狂颠。”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恍如昨日。今年逾三十，骎骎将入《老儿诗》之境矣，读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诗第四十二韵押全字，后诗乃押先字，恐误。又“养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贻训诫，若柳子厚《三戒》、《鞭贾》之类，颇似以文为戏，然亦不无补于世道。吾阅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东方智士说》、萧东夫德藻《吴五百》是也。朱之文曰：“东方有人，自号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贤与当世公卿长者，皆摘其短阙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终岁不免饥冻。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国中，车马奴婢，钟鼓帷帐惟备。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吾将远游，今以居第贷子，凡室中金宝资生之具无乏，皆听子用不计。期年还则归我。’富人登车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仆妓妾，罗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听命，号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观居第，富实伟丽过王者，喜甚。忽更衣东走圃，仰视其舍卑狭，俯阅其基湫隘，心郁然不乐。召纲纪仆，让之曰：‘此第高广而圃不称。’仆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彻旧营新，狭者广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当寒暑，如此以蔽风雨。既藻其梲，又丹其楹，至于聚筹积灰，扇蝇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当，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执斤帚，与役夫杂作，手足疮茧，头蓬面垢，昼夜废眠食，忉忉焉，惟恐圃之未美也。不觉阅岁，成未落也。忽阍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仓皇弃帚而趋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劳之曰：‘子居吾第乐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圃是务，初不知堂中之温密，别馆之虚凉，北榭之风，南楼之月。西园花竹之胜，吾未尝经目；后房歌舞之妙，吾未尝举觞。虫网瑟琴，尘栖钟鼎。不知岁月之及，子复归而吾当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还于故庐，且悲且叹，悒悒而死。市南宜僚闻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圃者多矣，子奚笑哉？’”萧之文曰：“吴名憙，南兰陵，为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客吴，日饮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闻吴牧，牧录而械之，为符移授五百，使护而返之淮右。五百诟浮屠

曰：‘狂髡！坐尔乃有千里役，吾且尔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执扑驱其后，不得休。夜则絷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间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絷焉。颓壁而逃。明日，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见浮屠。顾壁已颓，曰：‘嘻！其遁矣。’既而视其身之衣则墨，惊循其首则不发，又械且絷，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独失我耳！’客每见吴人辄道此，吴人亦自笑也。千岩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岂独吴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为荣悴有加损焉者也。所寄以见荣悴，乃皆外物，非所谓傥来者耶？曩悴而今荣，傥来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顾揖步趋，亦日随所寄而改。曩与之处者，今视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视，亦殆非复故我也。是其与吴五百果有间否哉？吾故人或骎骎华要，当书此遗之。’”二文，朱尤属意高远。世之人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圣贤之乐地，而区区驰逐末务以终其身者，皆东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惧夫流而至于此也，读之竦然，为之汗下。

饶德操祝发后，有与胡少汲直孺小简云：“如璧再启：少汲器博望重，虽欲与官职辞，而官职追之不置，然安时听命可也。时命之来，亦非己力所能胜。己力所能胜，亦不可不胜者，独声色一事耳。大抵官职移人如酒，渐多则难制。方饮酒时，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则酒虽多，不至于犯礼。少汲天资近道，如《楞严》、《圆觉》、《维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间，庶几濯优昙于烈火也。渐贵矣，恐渐不闻此语，而我渐不敢作此语，亦恐渐不喜此语。及此时汲汲早献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编《百家诗选》遗孙仲益，仲益复书云：“蒙驰赐百家新选一集，发函开读，每得所未闻，则拊髀爵跃，读之惟恐尽也。欧阳公《集古录》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而无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兴二百年，宗工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或脍炙士大夫之口，或沦废于兵火，几亡而仅存，搜揽亦略尽矣。而诗引所载，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其人出处大致，词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风绝尘，师表一世，放臣逐客兴微托远，属思千里，与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词，群嘲聚讪，戏笑之谈，靡不毕载。《集古录》又云：‘惟世之所贪者无欲于其中，然后能一其所好。’岂不信矣夫！觌窃读诸引之后，其诗旧所见不复读，读未见者。每遇佳处，或一再读，或三复而不能休。不谓投老残年，获睹奇胜，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觌学迂才下，为世畸人，区区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郑国尺寸之地。比读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

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此语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南丰作《李白诗引》，以谓‘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及’，而‘连类引义，中法度者寡’。荆公屡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以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约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杨》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觌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诗：‘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实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诰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白公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东坡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蜜，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亦何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实美也。’公谓：‘徐师川晚年务造平淡，终不如少年精巧。’盖平淡不可为，水落石出，自见涯涘，非积学之至，不能到也。吕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师川固当不平。然惠洪伪作鲁直赠诗云：‘气爽绝类徐师川。’师川喜以为是，不免与惠洪为类，此又不可晓者。《冷斋夜话》载秀老一事，觌在江西时，恶其狂诞无稽，坐客皆呒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骂为辱。东坡《橄榄》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东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酥静如练’为芦菔根者。东坡《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遗东坡，答诗云：‘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公著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觌每观公叙诸诗，词句温丽，纪次详实，尊贤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余，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宠、米元晖，殆是子美诗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宠诗殊有可观，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红窗迥》矣。聊发千里一笑！觌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著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而后修书拜送使者。尚当细读，别具记。”仲益此书，发明甚

多。今人遗以书籍，安肯即读；虽读，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辈之风，何可多得！元宠名组，尝赋《红窗迥》百余篇，皆嘲谑之词，故掩其文名。世传俚语，谓假儒不识字者，以《论语》授徒，读“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诗选》载元宠《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巨编。盖矜多衒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去取殊未精当，前辈多议之。仲益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杨》诸篇，及苏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之句。答书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颜渊、子夏，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马周为素雪宫仙官；李长吉记白玉楼。其说荒唐，不可究诘。然近世此类甚多，见于传记，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间钟异禀，世不多得，使无神仙则已，设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当之？第怪神之事，圣人不语，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庆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见美妇三十余行前，丁观文度按辔继之而去。朝士问之，最后一人答曰：“诸女御迎芙蓉馆主也。”时丁在告，顷之，闻其卒。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有巨鼋穴一埽下，埽多垫陷，伺其出，射杀之。后昼卧，梦吏来逮。行若百里，见道左宫阙甚壮，问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宫也。”“真人为谁？”曰：“韩忠献也。”勉私念乃韩公故吏，祝门吏入见之。望韩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祷焉。公遣之归，遂寤。王平甫熙宁癸丑，直宿崇文馆，梦有人邀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间作乐，题其宫曰灵芝宫。邀者欲与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夜半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信然乎？当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声音接于人者。其家复卜以钱，卜曰“然”。吕献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轩，因合目见碧衣童云：“玉帝南游炎洲，召子随行，纠正群仙。炎洲苦热，赐子清凉丹一粒。”吕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于世。后朱明复见吕跨玉角青鹿于湘江道中，金甲吏从数百人。刘景文知忻州，一日谓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继往。”未几，掾无疾而逝。景文亦继亡，经夕蹶然而苏，索笔作三诗，有“中宫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间，天神绕楼殿”等语。

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自称云林子，尚书右丞履之孙。登进士第，仕至秘书郎。博学能文，好仙佛之说。政和七年，在京师，梦人告："子非久在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纪铭其墓，略曰："白玉楼成，上帝有诏，往司文翰，脱屣尘淖。"盖纪此事。陈伯修师锡，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称闲适先生。一日昼寝，梦至帝所，如人间上殿之仪。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录进呈。"一天官引至廊庑间，帷帐甚设，几上有笔墨砚石，皆精妙可玩。旁有大帙，用青绫装饰。信手运笔，捷疾如神，畴昔所上者，不遗一字。帝批览再三，睟颜甚喜，谕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谢恩。闻金钟玉磬之声竞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丰相之临终，得梦亦如是。"俄命驾遍别知旧，白府丐致仕。夜过半，命其子举左足压右足，手结弥陀印，端坐而绝。后七日，一僧云："夜宿瓜洲，梦官人服银绯，跨马，导从数十，履江水如平地。心异之，问为谁，从者曰：'陈殿院赴召也。'"黄冕仲挽诗有"凌波应作水中仙"之句，张子韶云："不须更草玉楼赋，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谓此。李庄简南迁，其子孟博卒于琼州。先是数月，孟博梦至一所，海山空阔，楼观特起。云霄间有轩，榜曰空明，先世诸父，环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临终，云气起于寝，冠服宛然，自云中冉冉升举，琼人悉见之。孟博苦学有文，绍兴五年进士第三人及第。庄简有诗悼之云："脱屣尘寰委蜕蝉，真形渺渺驾非烟。丹台路杳无归日，白玉楼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飞仙。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梦记》略云：绍兴戊寅除夜，体中不佳，三更方得睡。梦至一山馆，与一客行至门外，望山下一居舍甚萧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访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门前张一画图，作一仙人乘云腾空，下临海山，唐人画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屦，握予手大笑，如旧相识。引入，至一小阁，又进登一阁，稍大，阁中皆陈列法书图画。大阁北壁，盖其人自画山林岩石隐逸之趣。其上作云烟，出没浓淡，云中隐隐有章草细字可读，云："吾初东游，至黄河，向河再拜，饮河水一杯而渡。至某处，见某人，授《易》书；某处，见某人，授种莳法；至某处，见某人，授酒法，乃归。复至黄河，复再拜，饮河水一杯。欲渡，大风，河浪汹涌，众不敢登舟，予独乱流而济。至家，始营小阁，日与客饮酒。阁破二作三间，酒器用铁铛木杓磁杯。已而少有余，复建大阁。他日又有余，复买银作铛杯。无日不留客，客必剧饮，饮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数日不醒也。"此后字杂云烟，不可读矣。与予语，极朴质，间及道理，则玄妙高远。其人风姿，盖神仙真人之流，独与予慷慨剧谈。坐间先有数客，不复与语。予亦连酌数

杯，酒味非人间曲蘖可及。欢饮方狎，忽惊起，索灯火，目想心思，纵笔为记。次日己卯岁旦，子孙环侍，朱出此记示之，且云："所游甚乐，悔不便为住计。"后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乐。"三更初，端坐，启手足，神色不乱，寂然而逝。七日方敛，举体柔软，气貌如生。韩公事见刘斧《青琐高议》，吕公事见斧《翰府名谈》。斧著书多诞妄，故观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东坡《芙蓉城诗》已用之。灵芝宫，东坡亦记其事。若刘、若黄、若陈、若李、若朱，则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诬。唐白乐天亦有诗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夷坚乙志》又载方朝散为玉华侍郎事甚详。方之名不著于世，故不录。《真诰》、《丹台录》诸书所载，如武王发为北斗君，召公奭为南明公，贾谊为西门都禁郎，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魏武帝为北君太傅，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陶侃为西河侯，秦始皇为北帝上相，周公旦为北帝师，伯夷、叔齐为九天仆射，墨翟为太极仙卿，庄周为太玄博士，孔子为元宫仙之类，凡数十人，不可悉书，古今圣贤，几无遗者。岂尽如其说乎？

富郑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狥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洪文敏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余谓严、崔之说，皆陈于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战利害别白于异域，而能见听。独唐郑元璹使突阙，谓颉利曰："今掠资财，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岂若仆旗接好，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颉利当其言。时自将攻太原，遽引还。正与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岂蹈袭他人之语者，盖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诚以告之，虽蛮貊之邦行矣。

《容斋五笔》载：饶州庆元四年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皆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

为异。按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岂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说。余按《北史·卢勇传》："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实载，违者罪之。"唐马周奏疏云："往贞观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北齐书》、《隋书》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为"霜俭"、"霜旱"。有能援以言上，圣明之朝，当无不从也。

后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为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座。唐太宗尝历尚书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职林》犹谓唐与隋同。窦苹《新唐书音训》则谓唐以两仆射、六尚书为八座。高承《事物纪原》又谓隋唐至今，今仆为宰相，故六尚书及左右丞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杂记》载李泰伯一绝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其不偶乎？"后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师秀，亦尝赋一绝云："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庑。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气象略相似，仅脱选而卒。何月湖尚书少时登高峰坛，有"天近风转清，地高日难晚"之句，林黄中侍郎见之，即知其异日必贵且寿。视前二诗不侔矣。

卷第七

汉文帝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章帝命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邓骘为仪同三司，本此。后世遂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时，屡兴大狱，多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其后有大狱，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时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毕罢。盐铁、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户部者矣，然未总命一使，亦未谓之三司也。后唐同光中，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踵梁之旧制。长兴元年，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其年始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国朝因之，元丰

官制行，始罢。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读史未熟者多疑误，故别之。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云："此是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谓真龙。"肱夷狄，不知书，何足责。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赋《阿房》，意远而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后世称诵不绝。然有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以桥比龙，则是以龙见为真龙矣。牧之赋与秦事抵牾者极多。如阿房广袤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周章军至戏，又取以充战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秦本纪》所谓"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者，谓渭北宫于，非阿房也。牧顾有"妆镜"、"晓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书大昌《雍录》皆尝辨之，故不详及。独"未雩何龙"之语，不免与高阿那肱为类，尤可怪也。《洪驹父诗话》载鲍钦止之说，谓古本作"未云何龙"，然未知何所据。

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未之见。余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争堪吃！"《五代史》：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则知近世亦有之。若盗跖及唐之朱粲，则在所不足论也。

吴传朋说出己意作游丝书，世谓前代无有。然《唐书·文艺传》：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疑即此体也。

世人疟疾将作，谓可避之他所，闾巷不经之说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疟功臣阁下。杜子美诗："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屡鲜妆。"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谓半解其体而荐之。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训共俭。亦谓之房烝。即《聘义》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谓体解节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谓之淆烝。若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谓之全烝。今人会客，于淆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体荐者，而举世呼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云：“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隶释》、《隶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约又谓：“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听立顾荣碑，禁遂渐弛。义熙中，裴松之复议禁断。”亦不然。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方五载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之类，续续不绝。岂虽有此禁，而皆不能尽绝欤？欧阳公父子、赵德夫、洪文惠诸公议论不到此，何邪？《天下碑录》又有数碑，洪文惠谓《碑录》不可尽信，故不著。

《宋书·后妃传》：文帝袁后母王夫人，当孝武时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今新淦无此乡名，漫书之，或可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烦，《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有此语。

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则不然，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洁，相反如此。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病，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请命。醮之法当本于此。顾况诗：“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诗：“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诗：“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诗：“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醮之礼，至唐盛矣。隋炀帝诗：“迴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诗：“三更礼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诗：“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陈羽《步虚词》云：“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

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已如此。此高氏《纬略》所纪。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请祷，自古有之，后世之醮，盖其遗意，特古无道士耳。《黄帝内传》虽有“道士行礼”之文，但谓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经》云：“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请命，孙权之前无所见。高所书诸诗，亦有非为道士设者。

神仙修炼之术，非亲涉其门庭者，不能了解。近见息庵王思诚序陈泥丸《翠虚篇》，略云：“采时唤为药，炼时唤为火，结时谓之丹，养时谓之胎，其实一也。所产之处，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坛、炉、鼎、灶；所禀之性，有铅、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号，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会、煅炼、沐浴之说。以抽添运用之细微，遂有斤两之论。”辨析名义，比他书粗为明白，漫书之牍。

妇人统兵，世但称唐平阳公主。余又记晋王恭讨王国宝时，王廞聚众应之，以其女为贞烈将军，且尽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司马，其一也。

胡幼度纮帅广，传其《答州县官启》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阃，入境问民，皆言法令顿宽，遂致传闻不雅。欲销此谤，岂属他人。官廉则蚌蛤自回，虎在则藜藿不采。”其一云：“兹分帅阃，特辱长笺。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须闲于法令。人言度岭，多酌贪泉。久知此谤之未除，愿与诸君而一洗。”

绍兴间，禁中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呜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大时书云：“《王文公祠

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畯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支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如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

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彻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

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陆放翁《感事》诗云：“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自注云：“沈义伦丞相裔孙为僧，刘仁瞻侍中裔孙为道人，皆孤身死绍兴中，二公之后遂绝。”殊不知沈公之后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师流落新淦者，居于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济美总集》有云：“粤自周衰，贤者之类弃，功臣之世绝。故孟子告齐宣王以‘故国非乔木，王无亲臣矣’，盖讽其上也。虽然，有位于朝，不守其业，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隶，则荜门圭窦，得以陵之。此岂独上之人之罪也哉？”最为确论。

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跖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郤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老子》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也。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跖，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对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他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

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东坡文集·私试策问》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是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跖隐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谬，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云"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耶？尚当访精于史学者而问之。

今道家设醮，率用米糈。世传始于张陵，而实不然。陵使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经》载诸山之神，各举其形状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鼓琴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种之精米。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种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无糈字，或传写脱误。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瘗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则曰钤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则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经》虽不敢

信为禹、益所著，然屈原《离骚》、《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汉人引用者尤多，其书决不出于张陵之后，则糈之用也尚矣。《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许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见于载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经》之著明耳。

卷第八

洪文敏著《夷坚志》，积三十二编，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复重，昔人所无也。今撮其意书之，观者当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乙志》谓前代志怪之书，皆不无寓言，独是书远不过一甲子，为有据依。《丙志》谓始萃此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其究乃至于诬善。盖以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既删削是正，而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于是取为《丙志》。《丁志》设或人之辞，谓不能玩心圣经，劳勤心口，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为可笑，从而为之辨。《戊志》谓："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斨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己志》谓："昔以《夷坚》志吾书，谓与前人诸书不相袭。后得唐华原尉张慎素《夷坚录》，亦取《列子》之说，喜其与己合。"《庚志》谓："假守当涂，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辑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闲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傅益耳。"末又载章德懋使虏，掌讶者问《夷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而引乐天、东坡之事以自况。《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因载向巨原答问之语。《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坚别志序》，表以数语。《癸志》谓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拟缀辑《癸编》。稚子檴复云："更须从子至亥接续之，乃成书。"予拊之曰："天假吾年，虽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恶知

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谓或疑所载颇有与昔人传记相似处，殆好事者饰说剽掠，借为谈助。证以蒙庄之语，辨其不然。又云：“初欲从稚子请，续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诺皋》‘支动’、‘支植’尤崛奇，于是名曰《支甲》。”《支乙》则云：“绍熙庚戌腊，从会稽西归，至甲寅之夏季，《夷坚》之书绪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财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编，殊自喜也。”《支景》则云：“曾大父讳，与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从火，故再世以来，用唐人所借，但称为景。当《夷坚》第三书出，或见警曰：‘礼不讳嫌名。’乃直名之。今是书萌芽，稚儿谓：‘稗官说，与他所论著及通官文书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则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数事，谓：“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奂，盖自知之，爱奇之过，一至于此。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支戊》载《吕览》宾卑聚之梦，谓《夷坚》记梦，亡虑百余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谓：“神奇诡异之事，无时不有。姑即《夷坚》诸志考之，上焉假诸正梦，腾薄穹霄，次焉犹陟蓬壶，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复生，见九地之下，溟涨之海，以至岛鬼渊祇，蛇祆牛魅之类，何翅累千万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历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谓四十四日书成，自诧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谓东坡《志林》、李方叔《师友谈记》、钱丕《行年杂纪》之类四五书，皆偶附著异事，不颛《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剟剽以为助，不几乎三之一矣。《支壬》则云：“子弟辈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录怪奇，又未尝少息，殆非老人颐神缮性之福，盍已之。余受其说，未再阅日，膳饮为之失味，步趋为之局束，方寸为之不宁，精爽如痴。向之相劝止者，惧不知所出。于是逌然而笑，岂吾缘法在是，如騋马下临千丈坡，欲驻不可？姑从吾志，以竟此生。异时惛不能进，将不攻自缩矣。”《支癸》谓：“刘向父子汇群书《七略》，班孟坚采以为《艺文志》。小说类定著十五家，最后《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标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广记》率取之不弃也。予既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谓檴子、偃孙，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间录》七书，多历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谓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谓：“兹一编颇得之卜者徐谦。谦瞽双目，而审听强记。客诣其肆与之言，悉追

忆不忘，倩旁人书以相示。昔徐仲车耳聩，而四方事无不周知，谦岂其苗裔耶？贤愚固不可同日语，而所以异则同。”《三志·景》谓郡邑必有图志，鄱阳独无。而《夷坚》自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异闻，乃至五百有五十。他时有好事君子，采以为志，斯过半矣。《三志·丁》则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宁，当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翻贝多旁行书，与三生结愿；否则邀方外云侣，熊经鸱顾，斯亦可耳。至于著书，盖出下下策，而此习胶挚不能释。固尝悔哂，猛藏去弗视，乃若禁婴孺之滑甘，未能几何，留意愈甚，虽有倾河摇山之辩，不复听矣。”《三志·戊》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非置而弗问也。圣人设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诒诸话言。然书于《春秋》、于《易》、于《诗》、于《书》皆有之，而《左氏内外传》尤多，遂以为诬诞浮夸则不可。《三志·己》谓一话一言，入耳当即录，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彦智、黄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来于襟抱不释也。《三志·庚》考徐铉《稽神录》，辩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尝立说，谓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语为不广。”而证以蜀士孙斯文及《幽明录》中贾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谓《夷坚》所纪，不能出其所证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广记》、《类聚》之误。《四志·甲》辨夷坚为皋陶别名。至《四志·乙》则绝笔之书，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两序意略同，而数序自诧其速者，亦不甚相远云。

俗谓不冠者曰科头。科头二字，出《史记·张仪传》，注谓：“不著兜鍪入敌。”

余首卷辨王建《宫词》，多杂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广。盖建自有《宫词》百篇，传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后来刻梓者，以他人十诗足之，故尔混淆。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六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偷觑正南山”、“鸳鸯瓦上忽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吾皇金弹子，海棠窠下打流莺”者，未详谁作也。所逸十篇，今见于洪文敏所录《唐人绝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词云：“忽地金舆向月陂，内人接著便相随。却回龙武军前过，当处教开卧鸭池。”“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每年宫女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春来睡困不梳头，懒逐君王苑北游。暂向玉花阶上坐，簸钱赢得两三筹。”“红灯睡里看春云，云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金裙。”“蜂须蝉翅薄松松，浮动搔头似有风。一度出时抛一遍，金条零落满函中。”“教遍宫娥唱尽词，暗中头白没人知。楼中日日歌声好，不问从初学阿谁。”“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宛转黄金白柄

长，青荷叶子画鸳鸯。把来不是呈新样，欲进微风到御床。”“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药童食后送云浆，高殿无风扇少凉。每到日中重掠鬓，衩衣骑马绕宫廊。”

唐李昌符《婢仆诗》二首，其一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腹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曲尽婢之情状。乃知古今类如此。

《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从死。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从死者矣，不独缪公也。《黄鸟》之诗，特以奄息、仲行、针虎为秦之良臣，故国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无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骇，而缪公至用百七十七人。习俗之移人，虽缪公不能免，则献公亦贤矣哉！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何为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则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于自文，范公则求以矫之，其实不然。干百姓之誉者，有时而违道，则道必有时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为政者但当虚心无我，据理而行，不使纤毫计校毁誉之心乱于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管子》、《司马法》皆曰六尺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为步。步之尺数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郑康成谓未详闻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载作主之制，谓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时举闻之晦翁谓，五寸字误，当作七寸五分弱。又谓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后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温公图本周尺，果当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温公图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详也。

历家以冬至为一岁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气。故子时初四刻以前系今日，正初刻以后系明日，盖一理也。今《太史局历》，每节气在子初，则书其夜子初某刻以别之。其来尚矣。绍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札子白庙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时为首，今既子时立春，则当是四日癸丑。”谓太史之误。其实不然。康节《冬至吟》云：“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汉高帝封兄子信为羹颉侯，虽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

实有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注《史记》者失不引此。颜师古注《汉书》，但云："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马《索隐》又直谓："爵号耳，非县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军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陆侯，光武封彭宠奴不义侯，以至镌胡、镌羌、向义、建策之类，非制也。然冠军侯国在东郡，富民侯国在沛郡蕲县，博陆初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时又有张骞封博望侯，赵破奴封从票侯，亦未详其封邑。

州县城隍庙，莫详事始。前辈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谓："城隍神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韦鄂州碑》谓："大水灭郭，抗辞正色，言于城隍，其应如响。"杜牧为黄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韩文公之于潮，曲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许远亦有"眢井鹇翔，危堞神护"之语，则不独吴越为然。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则又不独唐而已。开成中，睦州刺史吕述以为合于《礼》之八蜡祭坊与水庸者。今按《礼记》注："水庸，沟也。"《正义》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则坊盖今之堤防，水庸盖今之沟浍也。方之城隍，义殊不类。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至于神之姓名，则又迁就附会，各指一人，神何言哉！负城之邑，亦有与郡两立者，独彭州既有城隍庙，又有罗城庙；袁州分宜县既有城隍庙，又有县隍庙，尤为创见。以余闻见所及考之，庙额封爵具者，惟临安府。当后唐清泰元年，尝封顺义保宁王，与越湖二神并命，今号永固庙，不知何时所赐。绍兴三十年，封保顺通惠侯，今封显正康济王。绍兴府，梁开平封崇福侯，清泰封兴德保闟王，绍兴初赐额显宁，今封昭顺灵济孚祐忠应王。台州则镇安庙，顺利显应王。吉州则灵护庙，威显英烈侯。筠州则利贶庙，灵佑顺应显正王。袁州则显忠庙，灵惠侯。濠州则孚应庙，灵助侯。建宁府则显应庙，福应惠宁侯。建康之溧水则显正庙，广惠侯。泉州惠安县则宁济庙，灵安昭祐侯。邵武军则显祐庙，神济训顺侯。泰宁则广惠庙，靖惠孚济侯。韶州则明惠庙，善祐侯。成州则灵应庙，英佑侯。有庙额而未爵命者：镇江，忠祐。宁国，灵护。隆兴，显忠。德安府，威泽。楚州，灵显。和州，孚惠。襄阳，孚济。汀州，显应。珍州，仁贶。静江，嘉佑。庆元之昌国，邵武之建宁，皆曰惠应。前代锡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处州龙泉县，广顺侯。鄂州，城隍、万胜镇

安王。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号。越州萧山县，用郡城隍神初命，称崇福侯。昭州立山县为蒙州时，封灵感王。台州五县，吴越时皆封以王爵，临海曰兴国，黄岩曰永宁，天台曰始平，仙居曰升平，宁海曰安仁。其余相承称谓，如温州，富俗侯；处州，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安邑侯；临安县，霸国侯王；兴国军，高陵王；筠州，新昌盐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兴元安平将军；汉州，彭州安福将军；邛州大邑县，安静神；广州，羊城使者之类，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阳虽有孚济额，而保汉公之号，未知所自。宁国虽有灵护额，而爵称佑圣，不可得而详。隆兴虽有显忠额，而南唐尝封辅德王，故赣州称辅德庙。南康军安庆府，及潭之益阳，太平之芜湖，南安之上犹，皆称辅德王。抚、黄、复、南安、临江诸郡，则称显忠辅德王，或辅德显忠王，盖皆以隆兴庙额混南唐爵命以为称也。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谓灌婴。福州、江阴，以为周苛。真州、六合，以为英布。和州为范增。襄阳之谷城为萧何。兴国军为姚弋仲。绍兴府为庞玉，实庞坚四世祖，事具《唐书·忠义传》，盖尝历越州总管。鄂州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吴尚书仆射晃之子，今州治盖其故居。筠州，应智顼，唐初州为靖州时刺史。南丰，游茂洪，开元间尝知县镇。溧水，白季康，唐县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晋邑宰卢姓者；绍兴之嵊，祀陈长官；庆元昌国，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阙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义军未废时，皆尝锡城隍庙额：承曰静惠，播曰昭祐，溱曰宁德，遵义曰怀宁。承州则又有静应侯爵。今承为绥阳县，遵义为寨，皆隶珍州；溱、播之地，则折而入于南平之境矣。《嘉祐杂志》载，吴春卿为临安宰，闻故老言："钱尚父方睡，汤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钱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杀之。后见其为厉，乃封为霸一作厉国侯，使永为临安土地，故塑像为十余岁小儿。"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称，已转而为城隍矣。《太平广记》载，宣州司户死而复生，云见城隍神，自言晋桓彝也。与所传不同。然彝今亦别庙食于泾。绍兴辛未，潼川守沈该，将新城隍祠，梦人赍文书来，称新差土地。阅其姓名，盖史坚序。事愈涉怪。淳熙间，李异守龙舒，有德于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传为城隍神矣。尤浅妄不经也。唐羊士谔有《城隍庙赛雨绝句》二首。

《史记·齐世家》云："齐王与舅父驷钧，阴谋发兵。"《索隐》云："舅父谓舅，犹姨称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礼》，妇人与丈夫为礼则侠拜。侠者，夹也。谓男子一拜，妇人两拜，夹男子拜。今妇人之拜不跪，则异于古所谓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闾巷则否。江邻幾《嘉祐杂志》载司马温公之语，乃谓陕府村野妇人皆夹拜，城郭则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冯延巳《谒金门》长短句，脍炙人口。其曰："斗鸭栏干独倚。"人多疑鸭不能斗。余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斗鸭，群臣奏宜勿与。权曰：'彼在谅闇之中，所求若此，岂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陆逊传》："建昌侯虑作斗鸭栏。逊曰：'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南史·王僧达传》："僧达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往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劾。"《新唐书·齐王祐传》："祐喜养斗鸭。方未反，狸齝鸭四十余，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十余人。"则古盖有之。又《唐·田令孜传》："僖宗好斗鹅，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是鹅亦能斗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苏文定谪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责雷，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为报，古今一辙也。

《西京杂记》载：武帝欲杀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耶！"帝怆然，遂舍之。《史记·滑稽传》，褚先生曰："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辞，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乃下诏，止无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为杀，一以为徙；一以为东方朔，一以为郭舍人。《西京杂记》，颜师古固尝辨其妄，褚所书他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尽信。

律文，罪虽甚重，不过绞斩而已。凌迟一条，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称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宣抚使童贯召与语，平仲负气不少屈，贯不悦，抑其赏。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睦州

盗起，徽宗遣贯讨贼。贯虽恶平仲，心服其沉勇，复取以行。及贼平，平仲功冠军，乃见贯曰：‘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贯愈忌之。他将王渊、刘光世，皆得召见，平仲独不与。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陆放翁所作《平仲小传》也。放翁亦尝以诗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云：“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傥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欻然松杪飞。”后守新定，再作诗托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关河杰，飞腾亦遇时。中原方荡覆，大计易差池。素壁龙蛇字，空山熊豹姿。烟云千万叠，求访固难知。”

汉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刘歆以大中大夫行太常事。乐成以少府行大鸿胪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张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黄霸以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盖宽饶以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义以南阳都尉行太守事。盖汉制，官阙则卑者摄为之之谓行。亦有以同列通摄者，靳石以太常行太仆，韩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刘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类是也。九卿三辅，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禄高于职事官者为行，异于古矣。

容斋辨陈正敏之妄，梁颢非八十二登科，是矣。与时因记《玉壶清话》载：仁宗问梁适：“卿是那个梁家？”适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国史》，适乃颢之子，固之弟。小说家多不考订，率意妄言，观者又不深考，往往从而信之。如此类甚多，殊可笑也。

卷第九

《诗》：“诞弥厥月。”诞，大也。朱文公则以为发语之辞。世俗误以诞训生，遂有“降诞”、“庆诞”之语，前辈辨者多矣。《书》曰：“诞膺天命。”诞亦大也。范晔赞光武，乃有“光武诞命”之语，尤不可晓。《殇帝纪》云：“诞育百余日。”亦误。

寇恂自颍川太守徙汝南，又入为执金吾。会颍川盗起，光武将亲征隗嚣，欲复使恂出守颍川，从驾至郡，盗贼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是时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为王朝之卿，故谓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满者书启，多用借寇事，似不类也。

《夷坚戊志》载《裴老智数》谓：“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室屋数万区。裴方寓居，有质库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后阅张芸叟所著《浮休阅目集》，书焦隐事云：“一日，京师火。隐晨出之木场，凡木皆以姓字题识，后至者率诣隐市材。”始知《夷坚》指为裴老者误矣。虽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应如是之同也。

“娶妻当得阴丽华”。唐与政仲友谓观此语，知郭后之必废。然予观《刘植传》载：“刘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杨，杨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杨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则是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范晔不以此书之《后纪》，故前辈议论未尝及之。

余尝最城隍爵号，后阅《国朝会要》，考西北诸郡，东京号灵护庙，初封广祐公，后进祐圣王。大内别有城隍，初封昭贶侯，后进爵为公。拱州昭灵庙，惠烈夫人，盖俗传为宋襄公之媵。开德府显应庙，感圣侯。解州灵佑庙，镇宝侯。浚州黎阳县显固庙，灵护伯。他皆无闻。盖东南城隍之盛，多起于近世。此数者，亦徽庙朝锡命耳。

马援平交趾贼，封新息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因从容及从弟少游之语，吏士皆伏称万岁。又冯魴赦郏贼延褒等，亦皆称万岁。是东都之臣，不以称万岁为嫌。独窦宪出屯北威，与车驾会长安，尚书以下，欲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若棱者，可谓不为俗所移矣。然万岁之称，三代盛时所无有。盖自蔺相如奉璧入秦，田单为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昉见于简牍，至汉为盛。棱之所谓礼，岂古之所谓礼耶？吴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万寿”，谓万岁发于此。然此特咏歌之辞耳，非可与后世呼万岁者同语也。

世俗笓字当作枇，与枇杷之枇字同而音异。后汉济北孝王次丧父至

孝，梁太后下诏增封，有曰：“头不枇沐。”《魏志》，徐季龙取十三种物使管辂占之。辂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为枇耳。陆云《与兄机书》“案行视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类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栉属。《集韵》同。又按《说文》：“栉，梳比之总名也。”汉文帝遗匈奴单于比疏一，或作比余一。颜师古注曰：“辫发之饰也。比，音频寐反。”则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笓字无所经据。《博雅》：“篝筌谓之笓，盖捕取鱼鰕之具。边迷、频脂二切。”与此不同。虽《集韵》“枇亦作笓”，《类篇》“笓，又毗至切，栉属”，然二书晚出，（不）当从。古诗曰：“其比如栉。”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谓之栉，而已有相迫比之义矣。

范晔《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张皓传》又载：顺帝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死一等。安、顺两朝，时世相接，河间、清河二国，壤地相邻，不应皆有一赵腾上书，皆指言时政，皆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虽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应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晔误以为二耳。

汉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又《孔光传》：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佞幸传》：张彭祖为小妻所毒，薨。《外戚·许后传》：后姊嬷寡居，与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后汉赵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削中丘县。注云：“小妻，妾也。”又窦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陈王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乐成靖王党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梁节王畅上疏辞谢，有曰：“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陈球与刘郃辈谋诛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东观记》又载：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见《恭传》注。周益公《行归正人萧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谓次妻二字，别无经据，乞改称小妻，札子中注云“出《汉书》”，指此。《董卓传》又有少妻之称，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引《江表传》载张俶事，亦曰“取小妻三十余人”。又《骆统传》：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晋宋挺本刘陶门人，陶亡后，娶陶爱妾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颓□死，其妻少寡，仪同王粲纳之，以为小妻。则不独见于汉史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非恶饱而欲饥，恶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当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谓尽其在我，而非志于得也。他

如“求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类，皆此意。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为“失其本心”何耶？此犹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禄固非美事，若正行则何不可者？今为学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识此意，而后可与言学矣。

康节先生《左袵吟》云：“自古御戎无上策，唯凭仁义是中原。王师问罪固能道，天子蒙尘争忍言。二晋乱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陈编。公闾延广何人也？始信兴邦亦一言。”盖豫谶靖康之祸也。篇末虽托二晋以为词，然因王师问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为然，二晋所无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读者多不察。余闻之友人曾幼舆宏誉而始悟。因记康节《观有唐吟》有云：“凭高始见山河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亦寓微意。又《观盛化吟》有云：“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其子谓乱离之语太过，康节叹曰：“吾老且死矣，汝辈行且知之。”

唐人称县令曰明府，而汉人谓之明廷，见范晔书《张俭传》。明府以称太守，山阴老叟称刘宠，刘翊称种拂，高获称鲍昱，皆然。

杨文公《谈苑》谓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次韵诗起于此。高承著《事物纪原》取其说。余按《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则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刘信羹颉之封，后阅《能改斋漫录》引王观国《学林新编》，谓是颍川地名不羹者。彼自不羹，此自羹颉，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岂可比而一之。审如王说，则颉字何从而来耶？

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三国志·吕布传》云：“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关羽传》云：“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又《隋书·太子勇传》载独孤后曰：“为伊索得元家女。”

张清源溟《云谷杂纪》辨欧阳《集古录·目》谓，后汉人亦有复名者，然仅载苏不韦、孔长彦兄弟、刘騊駼、丘季智、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晔书，盖不止此。如延岑护军邓仲况，见《苏竟传》。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又从东郡张恭祖。玄之子名益恩。桓荣族人桓元卿。陈忠荐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见《杜根传》。《后陈敬王曾孙宠传》注引《谢承书》，袁术使将张闿阳杀陈相骆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

笃。《党锢传·序》有渤海公族进阶，注云：“公族，姓也，名进阶。”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群。《孔融传》有太傅马日磾。皇甫嵩子名坚寿。《酷吏·李章传》有安丘大姓夏长思。宦者曹节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寿，字文考。《方术传》谢夷吾字尧卿之类，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犹恨不能尽记。

李延寿南、北《史》成，惟《隋书》别行，余七史几废。大抵纪载无法，详略失中，故宜行而不远。且史传纪事，出于一人之手，而自为同异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联属，首尾衡决，而不能自觉者也。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谓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常有褒贬。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乃谓敬容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夫史者，所以传信万世，今若此，其将何所从乎？其余可笑者甚多，未暇尽著。

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鲁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邪？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唐新书·承天皇帝倓传》：“以兴信公主季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证，谓“冥配前已有，而《新书》不书”。尝考汪外孙郑子敬寅注引《唐会要》：“懿德太子重润，中宗即位追赠，娉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虽然，不始于唐也。《三国志》载邴原女早亡，时曹操爱子仓舒亦没，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操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与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文昭甄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则汉魏间已行之矣。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

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陀传》已然。

葛常之《韵语阳秋》云：“《晋书·阮咸传》云：‘咸善琵琶。’今有圆槽而十三柱者，世号阮，亦谓阮咸，相传谓阮咸所作，故以为名，而《咸传》乃不及此。山谷《听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挥琵琶送飞鸿，促弦聒醉惊客起。圆璧庚庚有横理，闲门三月传国工，身今亲见阮仲容。’则亦以为仲容所作，岂咸用琵琶余制而作阮耶？”据此，则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国史纂异》云：“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

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卢氏杂说》云：“《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陈晋之旸《乐书》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明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彻，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弹故也。圣朝太宗于旧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说盖大同而小异，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与时窃闻今禁中女乐别有所谓阮，其制视民间者绝不同，且甚大，须坐而奏之。乡人郭子云应龙守南安时，大庾令之妇乃出宫人，能为此，郭盖亲见之。《唐书·乐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琵琶。”则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旸因唐之太宗而误为本朝耶？抑别有考按耶？

《夷坚·支乙》载紫姑《咏手》诗：“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慢，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回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罗袜，为忆相思放却针。”唐韩致光《香奁集》亦有《咏手》一诗：“暖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背人细拈垂胭鬓，向镜轻匀衬眼霞。怅望昔逢褰绣幔，依稀曾见托金车。后园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芜又一杈。”其体正同，盖皆言手之用尔，韩诗独首句不然。

侯嬴为夷门监者。按大梁城十二门，东曰夷门。则夷门者，大梁之一门耳。后人遂直指汴京为夷门，非也。《容斋续笔》辨台城、少城，类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车从中央。今遂宁府谯门之外有桥曰仪桥，不知何时所创，上加栏楯，道分为三，尚仿佛古人之意。谓之仪者，犹仪门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华》，首云：“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洪文敏序《夷坚三志·癸》亦云：“太平兴国中，诏侍从馆阁，集著《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御览》、《广记》等四书。”予按，《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编类，至大中祥符六年书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间谓笼烛为照道，此二字出《仪礼》注。

冬至贺礼，古无有也，其殆始于汉乎？《汉杂事》曰：“冬至阳生，君道长，故贺。”沈约《宋书》曰：“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朝。”《北齐书》：库狄伏连，冬至之日，亲

表称贺，其妻减马豆，设豆饼。伏连大怒。盖历代行之，至今不废。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经通义》云：“冬至，寝兵鼓，商旅不行，君不听政事。曰冬至阳气萌，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静而不扰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今仆仆交相贺，则所谓安身静体，静而不扰，以待阴阳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长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称冬至为长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崔浩《女仪》云：“近古妇人，常以冬至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隋杜台卿《玉烛宝典》云：“冬至，日极南，景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盖周礼。”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长也。黄钟之律九寸，于十二律为最长。《月令》所谓“短至”，谓日之短。曹、崔、杜谓“践长”、“履长”者，景之长，琯之长也。虽所指不同，然当以《月令》为正。

谏议大夫称大谏，始于近世，然于古有之。齐威公使鲍叔牙为大谏，见《管子》第二十篇。

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玄宗崩，始折节务读书。然余观其人，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与豪纵者不类。其诗清深妙丽，虽唐诗人之盛，亦少其比，又岂似晚节学为者，岂苏州自序之过欤？然天宝间不闻苏州诗，则其诗晚乃工，为无足怪。”叶石林《南宫诗话》云：“苏州诗律深妙，白乐天辈固皆尊称之，而行事略不见唐史为可恨。以其诗语观之，其人物亦当高胜不凡。刘禹锡集中有大和六年举自代一状，然应物《温泉行》云：‘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巡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至华清列御前。’则尝逮事天宝间也，不应犹及大和时，盖别是一人，或集之误。”苕溪渔隐云：“《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云：‘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宝今几年，顽钝如锤命如纸。’余以《编年通载》考之，天宝元年至大和六年，计九十一年。应物于天宝间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语，不应能至大和间也。蔡宽夫云《南宫诗话》，世误传蔡宽夫作，渔隐故云。刘禹锡所举别是一人，可以无疑矣。”《容斋随笔》云：“《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摴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

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与时谓应物行事散轶，唐史失不立传，故诸家之说，未能会于一。近世沈明远作喆始檃括《应物集》及他书为传，甚详。然论断中亦以刘宾客所举为疑。今笔于此：韦应物，京兆长安县人也。见《崔都水及休日还长安胄贵里》及《岁日寄弟并答崔甥》诗。其家世自宇文周时，孝宽以功名为将相，而其兄夐高尚不仕，号为逍遥公。夐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待价生令仪，为唐司门郎中。令仪生銮，銮生应物。见林宝《姓纂》。少游太学。见《赠旧识》诗。当开元、天宝间，宿卫仗内，亲近帷幄，行幸毕从，见《宴李录事并郑户曹》及《逢杨开府》《温泉行》等诗。按《通典》，左右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美风姿者补之，为贵胄起家之高选。颇任侠负气。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见《逢杨开府》及《经武功旧隐》诗。复返沣上，园庐芜没，贫无以自业。见《归沣上》诗。客游江淮间，所与交结，皆一时名士。见《会梁川故人》及《李栖梧会大梁亭》等诗。因从事河阳，去为京兆功曹，摄高陵令。见《寄弟》及《别子西》诗。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见《示从子班》诗。弃官，养疾同德精舍。见《同德精舍》诗。起为鄠令。大历十四年，除栎阳令，复以疾谢去，归寓西郊，见《归西郊》诗。择胜隐于善福祠，从诸生学问，澹如也。见《西斋示诸生》诗。建中二年，拜尚书比部外郎。明年，出为滁州刺史。见《别善福祠》诗。滁山川清远，山中多隐君子，应物风流岂弟，与其人览观赋诗，郡以无事，人安乐之。见《全椒道士》及《释良史》等诗。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应物自郡遣使间道奔问行在所。明年兴元甲子，使还，诏嘉其忠。见《寄弟》诗。终更贫，不能归，留居郡之南岩。见《岁日寄端武》诗。俄擢江州刺史。见《登郡楼》诗。居二岁，召至京师。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补外，得苏州刺史。见《答李士巽》诗。在郡延礼其秀民，抚其惸嫠甚恩。见《郡斋文士宴集》诗。久之，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吴门，应物罢郡，见《刘禹锡集》中《酬白舍人》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见《寓永定》诗。大和，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九十余矣。不知其所终。见刘禹锡《大和六年为苏州刺史举官自代状》云：“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朝议郎、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韦应物，历掌剧务，皆有美名，执心不回，临事能断。所职虽重，本官尚轻。内省无能，辄敢公举。司

榷管之利，诚藉时才；流岂弟之风，实为邦本。”谨按，大和年去应物刺郡时已更六朝，四十余年矣，而梦得犹举之，岂其遗爱尚存耶？又据应物《送邹少府》诗云：“天宝为侍臣，历观两都士。”《宴李录事》诗云：“十五侍皇闱。”然则天宝中应物在三卫，年始十五，至大和，计年九十余。然自苏州罢郡寓永定以后，集中不复有诗，岂四十年间无一篇诗者？盖亡之也。予尝叹息于斯焉。有子曰庆复，为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见《姓纂》。应物性高洁，见李肇《国史补》。善为诗，气质闲妙，浑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诗人莫及也。白居易尝语元稹曰：“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深得讽谏之意，而五言尤为高远雅淡，自成一家。”其为时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颇工近诗，尝拟应物体格，得数解为贽，应物弗善也。明日，录旧贽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盖自天分学力有限。子而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见《因话录》、《长庆集》等。应物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见李肇《国史补》。为吴门时，年已老矣，而诗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诗。子沈子曰：予读韦苏州诗，超然简远，有正始之风，所谓朱丝疏弦，一唱三叹者。应物当开元、天宝，宿卫仗内，为郎、刺史于建中，以迄贞元，而文宗大和中，刘禹锡乃以故官举之，计其年九十余，而犹领转输剧职，应物何寿而康也？然自吴郡以后，不复有诗文见于录者，岂亡之耶？使应物而无死，其所为当不止此；以应物为终于吴郡之后，则禹锡之所举者犹无恙也，盖不可得而考也。《新唐书·文艺传》称应物有文在人间，史逸其传，故不录。予既爱其诗，因考次其平生，行义官代，皆有凭藉，始终可概见如此，恨史官编摩疏陋耳。嗟夫！应物崎岖，身阅盛衰之变，晚乃折节学问，今其诗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复，厄而后奇者，如应物有以自表见于后世，岂偶然哉？《渔隐丛话后集》又载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余因记《唐宋遗史》云：“韦应物赴杜鸿渐宴，醉宿驿亭，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伎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子苍又云：“余观韦苏州，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此是《韦集》后王钦臣所作序载《国史补》之语，但恐溢美耳。与时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史补》之说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遗史》为得其实乎？此未可以臆断也。

卷第十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义士即

《多士》所谓“迁殷顽民”者也。由周而言，则为顽民；由商而论，则为义士矣。此说近世陈同甫亮始发之。杜预谓为“伯夷之属”，非也。

《礼》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又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志、行状之法，具于是矣。若无美而必欲谀墓，有恶而饰以为美，卑官下士，犹足以诳不知之人；仕稍通显，则其善恶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诬也？莫俦靖康末所为，虽三尺童子，亦恨不诛之，而孙仲益尚书志其墓，顾谓：“靖康之变，台谏争请和戎，皆斥废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险徼幸，试之一掷，卒至误国。高宗狩维扬，移跸临安，国步阽危，至此极矣。而进取之士，终以和戎为讳，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闲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几于欺天乎？及作《韩忠武志》，则又以岳武穆为跋扈，而与范琼同称，善恶复混淆矣。岳之祸，承权臣风旨而诬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罗彦济汝楫也。洪文惠志罗墓，不书此事，正得称美不称恶之义。而仲益志万俟，则显书之，何哉？张子韶侍郎，学问气节，表表一世，参禅学佛，与其平生自不相掩，张亦未尝以此为讳。其从子榕作家传，欲为文饰，乃谓张有《学说》云：“释老虚无，耳不可有闻，目不可有见。”则是静言庸违，张必不然。余独喜李文简志赵待制开墓，既历叙其在蜀理财治赋之功，且谓为当时第一；继云：“或者咎公竭泽而渔，使来者无所施其智巧，今虽累经蠲放，而害终不去。当时稍存平恕，则今日之害，决不至此。呜呼！此所谓责人终无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苏绰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绰子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彼苏威顾能如此，曾谓今日无若苏威者乎？此焘深所叹息。详纪之，以俟来世。”又南轩作《宇文阆州邦献志》谓：“初君以二父世科为念，刻苦习进士业，为进士者多推称之。两以锁厅试，类省辄下，益力。后虽已领州符，犹不置，盖终其身以是为歉。栻尝以谓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坏，大家世族不得尽成其材。其下者苟从禄利，不乐亲文墨事；至其间读书欲自表见者，则又不屑其世禄，顾反以从进士觅举得之为荣。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岂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进德，孰能御之？顾区区犹以是为歉，何哉？”二公之作，盖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铭墓而已。若《李茂嘉谟墓志》谓：“明受赦至建康，吕忠穆怡然自若。时李为江东副漕，以言

责之，吕踌躇未行，而张忠献檄书至。”尽与诸家记事之书不合。则熊子复克《小历》，李氏心传《系年要录》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后之秉笔者，亦能自讼如此否乎？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棋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为第三，哲宗命再读安国策，亲擢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张邦昌之僭，昌言为事务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兴，昌言已死，遂追贬。观其进身，可以占终矣。

唐小说《辨疑志》载：明皇时，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箓，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有荆岩者，颇通南北史，问抚：“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凉州节度。”岩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凉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蔡絛《铁围山丛谈》：政和间，有处士王卓者，亦遭遇时主，自言五百岁矣。人视之，若不过七八十岁，容状光泽。颇挟容成术，无他异也，鲁公稍异之。一日，鲁公命吾延卓坐。吾询其迹，则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丽，尝作裨将，因擅纵降卒数十，被黥，配之五岭南。由是遇异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间，忽至今矣。”吾问：“还识狄梁公否？”卓曰：“识也，感他狄相公封卓为白云先生。”又问：“当开元天宝间，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辈出，先生出乎？”曰：“卓时反不出。”问何故，则曰：“卓时与罗家争气，意自不喜出耳。”罗，盖公远也。遂历问唐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状，则或合或不合。又言：“当肃宗时，卓始一出，亦蒙封号。”吾问：“果尔，则必识李辅国。辅国状若何？”卓曰：“正得辅国见爱而封。辅国面大且方，美须髯也。”吾笑曰：“先生败矣。”二事正堪作对。信乎，作伪之难也。抚，唐史有传，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评古，谓汉文帝改后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后元年，武帝屡更年号，亦有后元。不知当时何所据而分中与后。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将当时有先知之谶耶？余谓不然。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尔。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武帝虽屡更年号，偶最后不曾命名，独称元年，后

人因其崩也，亦以后称焉耳。惟东都建武中元，恐是当时所命也。

西汉诸帝，多自立陵庙名，后世不复然。至于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万世不祧者，古今所无也。惟于魏明帝见之，孙盛讥之，是矣。彼谓“顾成之庙，称为太宗”者，臣下假设之辞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容斋随笔》谓鲁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时不能解，每疑鸳鸯可言长会合，两凫则聚散不常，何可言长会合？后乃悟鲁直所谓长会合，特指画者耳。

《新唐书》进表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为文纪事，主于辞达，繁简非所计也。《新唐书》之病，正坐此两语，前辈议之者多矣。晋张辅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此为迁固优劣。殊不思司马子长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详；班孟坚纪录近事，有不容于略。《春秋传》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正谓是也。洪文敏论《史记·卫青传》书：“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又论《檀弓》纪石祁子事云：“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谓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论得之。崇仁吴德远沆《环溪诗话》载其少时，谒张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诗妙处，人罕能知。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物事，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州军，能说半天下，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以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也是好句，然露与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两件事。又如‘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有鼍也，风也，浪也，即是一句说三件事。如‘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夹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说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说五件事。唯其实，是以健；若一字

虚，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渐难为诗。”吴又问：“如何是说眼前事，以至满天下事？”右丞云：“如‘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只是说眼前所见。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即是说数十里内事。如‘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即是一句说数百里内事。至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说两州军。如‘吴楚东南坼’，即是一句说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说满天下。”吴因取前辈之诗，参而考之，谓“东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尚多脂’，‘鹤闲云作氅，驼卧草埋峰’，每句亦不过三物。如‘酒醒风动竹，梦断月窥楼’，‘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云烟湖寺家家镜，灯火沙河夜夜春’，则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翠浪舞翻红□□，白云穿破碧玲珑’，‘叶厚有棱犀甲健，花深少态鹤头丹’等句，不过用二物矣。山谷则有数联合格，如‘轻尘不动琴横膝，万籁无声月入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苦楝狂风寒彻骨，黄梅细雨润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晕鱼分子，槲叶风微鹿养茸’，‘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则合格者稍多，如‘帚动川收潦，靴鸣海上潮’，‘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阳浮树外苍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庙堂生莽卓，岩穴死伊周’，‘和风满树笙簧杂，霁色兼山粉黛重’，‘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窗枕簟闲’，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无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满天下之说求之，尤未见其有也。然后知诗道之难如此，而古今之美，备在杜诗，无复疑矣。”此论尤异。以此论诗，浅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众作者，岂谓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为工，则必皆如陈无己“桂椒柟栌枫柞樟”之句，而后可以独步，虽杜子美亦不容专美。若以“乾坤日夜浮”为满天下句，则凡句中言“天地”、“华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当之矣，何谓无也。张辅喜司马子长五十万言纪三千年事，张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该五物，识趣正同，故并录之。

邵伯温《闻见录》载：康节先生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与时按康节《首尾吟》其一云：“尧夫

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访友时。青眼主人偶不在，白头老叟还空归。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独往独来还独坐，尧夫非是爱吟诗。”疑亦此意也。

古今咏史诗，求其议论精当，康节先生《题淮阴侯庙》十篇，可以为冠，读者当自知之。“一身作乱宜从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汉道是时初杂霸，萧何王佐殆非尊”。“据立大功非不智，复贪王爵似专愚。造成四百年炎汉，才得安宁反受诛”。“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须作假王。谁谓祸胎从此始，不宜回首怨高皇”。“一时韩信为良犬，千古萧何作霸臣。彼此并干名教罪，罪犹不逮谓斯人”。“韩信事刘原不叛，萧何惑汉竟生疑。当初若听蒯通语，高祖功名未可知”。“虽则有才兼有智，存亡进退处非真。五湖依旧烟波在，范蠡无人继后尘”。“若非韩信难除项，不得萧何莫制韩。天下须知无一手，苟非高祖用萧难”。“汉家基定议功勋，异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阴最雄杰，敢教根固又生秦”。“韩信恃功前虑寡，汉皇负德尚权安。幽囚必欲擒来斩，固要加诸甚不难”。“若履暴荣须暴辱，既经多喜必多忧。功成能让封王印，世世长为列土侯”。

首卷书王平甫所云花蕊《宫词》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简《续成都集记》才二十八首，尽笔于此，庶真赝了然。“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闲。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坐昆山”。“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去碧波中”。“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亭台尽改张。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每日日高祗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坐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旁”。“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鬙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旋移红树鬣青苔，宣使龙池再凿开。展得彩波宽似海，水心楼殿胜蓬莱”。“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才人出入每相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春风一面晓妆

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燕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声先唤近臣来”。“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廊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专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鞚把鞍桥”。“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翔鸾阁外夕阳天，木影花光水接连。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楼船”。“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别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娥近数千。遇着唱名都不应，含羞走过御床前”。

任土作贡，三代而下未之或废，时有损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诏除金、银、匹帛、钱谷，余悉罢贡。盛德事也。《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理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最一岁所贡，凡为金二十四两，登一十两，利五两，万、象、融各三两。麸金五十五两，金、饶各一十两，嘉六两，眉、雅、简、资各五两，衡、昌、龙各三两。银四百五两，桂阳、桂各五十两，鄂、邕各三十两，邵、贺、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龚、浔、贵、柳、宜、横、白、廉、琼、昌化各一十两，宾、化、高、郁林、万安各五两。铜铁一十斤，利。锦三匹，成都。白縠一十匹，襄。隔织一十八匹，泰一十匹，洋八匹。絁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颍、棣、保定、安肃、陕、威胜各一十匹。花絁一十匹，祁。综丝絁二十匹，潍。绫一百四十五匹，杭三十匹，蔡、定各二十匹，淄、随、润、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匹，绵五匹。花绫一十匹，兖。白花绫一十匹，梓。综丝绫一十匹，蓬。双丝绫一十匹，徐。方纹绫三十匹，开封。仙纹绫五十匹，青三十匹，潍二十匹。樗蒲绫二十匹，遂。莲绫一十匹，阆。越绫二十匹，越。罗七十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润、彭各一十匹。花罗六匹，成都。春罗四匹，蜀。单丝罗一十匹，蜀。纱四十匹，相、庐、常、太平各一十匹。方纹纱三十匹，开封。茜绯花纱一十匹，越。轻容纱五匹，越。绸一百四十五匹，洺二十匹，陈、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颍、博、雄、永宁、广信、陕、怀安各一十匹，达五匹。花绸一十匹，大名。绵绸五十匹，简二十匹，大名一十匹，渠、巴、蓬、忠各五匹。绢六百七十匹，随、滑、瀛各三十匹，应天、冀、德、滨、卫、深、亳各二十匹，陈一十五匹，密、齐、淮阳、徐、曹、郓、濮、唐、颍昌、郑、沧、棣、霸、永静、乾宁、信安、相、邢、赵、保、顺安、渭、平定、岢岚、宁化、保德、宿、海、泗、滁、庐、濠、无为、临江、建昌、涪、昌、云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十匹，广安五匹。班白绢三匹，诚。布一十五匹，鼎一十匹，梅五匹。丝布二十匹，邛一十匹，果一十匹。纻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阳、楚、和、吉、筠、兴国、南安、

郴、江陵、安、鼎、岳、归、汉、绵、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白纻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虔各二十匹，郢、蕲、黄、常、睦、宣、歙、袁、道、连各一十匹，开五匹。高纻布一十匹，成都。细纻二十匹，扬。斑布一十匹，荣。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抚、潭各三十匹，苏二十匹，随、寿、光、吉、永、全、普、戎、泸、富顺、泉、兴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匹，潮五匹。红花蕉布三十匹，福。练七十匹，建五十匹，和、鼎各一十匹。毛氎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毛氎一十段，泾。绵一千一百两，齐、颍、莫、卫、赵、婺、处、衢、梁山、泉、兴化各一百两。毡三十领，庆二十领，丰一十领。白毡三十领，镇戎二十领，恩一十领。紫茸毡四领，庆。靴毡一十领，京兆。靴皮二十张，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张，海三百张，通一十张。鲛鱼皮二十六张，台、漳各一十张，温五张，潮一张。龟壳二十枚，广。水马二十枚，广。麤皮一十张，广。翡翠毛二十枚，钦。席一百七十领，常三十领，澶、秦、陇、苏各二十领，京兆、鄜、宁、坊、凤翔、汾各一十领。薦席二十领，开封一十领，颍昌一十领。莞席一百领，扬。簟四十一领，永静、蕲、睦、饶各一十领，澧一领。藤簟二十领，广。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襄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莱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信。藤器二十事，象一十事，宾一十事。藤盘一面，循。藤箱一枚，惠。柳箱一十枚，沧。铜鉴一十面，太原。青铜鉴二十面，扬。火筯五十对，邠。剪刀五十枚，邠。笔一千管，江宁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兖、潞、绛各一百枚。砚四十枚，虢二十枚，宁、端各一十枚。纸四千张，越、歙、池各一千张，真、温各五百张。杂色笺五百张，成都。蜡烛九百五十条，凤翔三百条，汀二百条，成、凤、晋、绛各一百条，阶五十条。花蜡烛一百条，邓。燕脂一十斤，兴元。槤子数珠一十串，象。斑竹一十枝，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邢一百斤，忻五十斤。金漆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鳔胶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漳、惠各一十斤，台、广各三斤，潮一斤。青一十斤，代。碌一十斤，代。朱砂四斤一两，沅、容各二十两，辰一十五两，黔一十两。云母二十斤，兖一十斤，江一十斤。钟乳四斤八两，沂三十两，韶、连各一斤，房十两。芒硝一十斤，峡。空青一十两，梓。曾青一十两，梓。禹余粮一十斤，泽。白石英一十二斤，泽一十斤，梧二斤。紫石英二十斤，沂一十斤，兖一十斤。白石脂一十斤，苏。水银三斤二两，辰三十两，沅二十两。石膏二十斤，汾。磁石一十斤，磁。阳起石一十斤，齐。长理石五斤，淄。岩石一十斤，太原。石燕二百枚，永。白菊花三十斤。邓。人参三十斤一十两，太原、潞、泽各一十斤，辽一十两。天门冬二十斤，果一十斤，普一十斤。甘草二百六十斤，环一百斤，德顺五十斤，原、兰、府各三十斤，岷、太原各一十斤。白术一十两，舒。牛膝五十斤，怀。柴胡三十斤，麟、丰、火山各一十斤。车前子一斗，开。干山蓣一十五斤，明。细辛一十斤，华。石斛一十二斤，寿一十斤，广二斤。生石斛四

十斤，庐二十斤，光、江各一十斤。巴戟一十斤，剑。庵□一十斤，宁。芎藭三十斤，秦。黄连五十斤，宣三十斤，处、施各一十斤。苁蓉六十斤，渭五十斤，保安一十斤。防风七十斤，绛三十斤，单一十五斤，齐、兖各一十斤，淄五斤。五味子五十斤，河中。蛇床子二十五斤，单一十五斤，苏一十斤。杜若一十斤，峡。葛粉一十斤，信。栝蒌根一十斤，陕。当归一十斤，威。麻黄二十五斤，开封一十五斤，郑一十斤。知母一十斤，相。仙灵脾一十斤，沂。紫草五十斤，大名。海藻一十斤，莱。高良姜一十五斤，钦一十斤，朱崖五斤。牡丹皮一十五斤，渝一十斤，合五斤。零陵香二十斤，道一十斤，全一十斤。缩砂二斤，白。白药子五斤，合。天雄一斤，龙。大黄一百斤，鄜。葶苈子三升，曹。连翘一十斤，黄。续随子三斤，陵井。荆芥一十斤，宁。羌活一十斤，威。木药子二百颗，施一百颗，万一百颗。桂心四十斤，桂二十斤，容二十斤。茯苓三十斤，沂、兖、华各一十斤。伏神五斤，华。酸枣仁三斗，京兆二斗，开封一斗。黄蘗五斤，金。五加皮一十斤，峡。杜仲五斤，金。沉香一十斤，广。詹糖香二斤，广。槟榔一千颗，琼。枳壳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积实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巴豆一斤，眉。红椒三十斤，黎。买子木二斤，渠。白胶香五斤，金。苦药子三斤，陵井。红花五十斤，兴元。柏子仁一十斤，陕。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斤，虢一十斤。胡粉二十斤，澶一十斤，相一十斤。龙骨一十斤，河中。麝四斤一十一两，金十两，均、延、丹、河、通远、宪、岚、文各五两，襄、庆、虢、商、熙、代、茂各三两，房、忻各二两。牛黄九两，密、登、莱各三两。阿胶七斤一十四两，郓六斤，济三十两。鹿茸一对，成。羚羊角一十五对，阶一十对，龙五对。犀角二株，衡一株，邵一株。蜜三百四十斤，河南路各一百斤，凤、兴各三十斤，晋、隰、石、夔各二十斤。白蜜三十斤，信。蜡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一百斤，京兆五十斤，庆、凤、兴各三十斤，隰、石、庐、夔各二十斤，黔、大宁各一十斤。牡蛎一十斤，莱。乌鲗鱼骨五斤，明。覆盆二斤，随。荜豆一石，邠。粱米一石，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剑。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十斤，南康一十斤，广德一十斤。碧涧茶牙六百斤，江陵。龙凤等茶八百二十斤，建。盐花五十斤，解。枣一万一千颗，青。榛实一石。凤翔。漫系之简牍，以广闻见。

与时读书不广，何敢有所纪述。嘉定屠维单阏之夏，得疾濒死。既小愈，无以自娱，而心力弗强，未敢覃思于穷理之学，因以平日闻见，稍笔之策。初才十余则。病起，宾客狎至，语有所及，或因而书之。日积月累，成此编帙。阏逢涒滩之秋，束担赴戍，因命小史书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学未明，顾为此戏剧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决焚弃之耳。录中及近世诸公，或书谥，或书字，或书自号，不得已者，旁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则直名之，盖君前臣名之义云。与时续记。

却扫编

[宋]徐度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却扫编》三卷，宋徐度撰。度字敦立，谷熟（今属河南商丘）人。宋室南渡，官至吏部侍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陆游《渭南集》有此书书跋，推断书成于高宗初年。又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其曾访度于霅川，而此书作者自序也说曾闲居吴兴，故此编成书的时间、地点皆可推知。书中多记北宋国家典章制度、前贤逸事，因所据皆来源于其父处仁靖康中曾知政事时的传闻，故翔实可信，“深有裨于史学”。又书中论哲宗《实录》、秦桧刊削建炎航海以后《日历》、《起居注》、《时政记》诸书，可见其究心史学的学养。虽不免或有嗜博之失，但“大致纂述旧闻，足资掌故”。所以《提要》把它与王明清的《挥麈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相提并论，并以为其“文简于王，事核于叶，则似较二家为胜焉”。

本书版本有《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等，现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等本参校，遇有异讹，则择善改定，不出校记。

扫编自序

予闲居吴兴卞山之阳，曰吕家步。地僻且陋，旁无士子之庐。杜门终日，莫与晤言。间思平日闻见可纪者，辄书之。未几盈编，不忍弃去，则离为三卷。时方杜门却扫，因题曰《却扫编》。虽不足继前人之述作，补史氏之阙遗，聊以备遗忘、示儿童焉。睢阳徐度。

卷上

汉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罢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马而以为大将军之冠。成帝复罢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

空之名，配大司马以备三公，而咸加大称。后汉建武二十七年，复改大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并去大字，自后历代因之。政和中始尽遵《周官》，置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以太尉为武官，礼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必以冠节度使为异耳。

唐开元中，始聚书集贤院，置学士、直学士、直院总之，又置大学士以宠宰相，自是不废。其后又置宏文馆，亦以宰相为大学士。本朝避宣祖讳，易为昭文，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其后惟王章惠随、庞庄敏籍、韩献肃绛，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有曰“度越往制，何爱隆名之私”者，盖谓是也。

文臣签书枢密院，始于石元懿。初称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竟以本院学士而签书院事而已。至张公齐贤王公沔，皆直以谏议大夫为之，不复带学士，自是不复除。至熙宁八年，曾公孝宽始复自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枢密都承旨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而不迁官，不赐球文带。未几，以忧去位。至服阕，乃以端明殿学士判司农寺。元祐三年，赵公瞻自中散大夫、户部侍郎，六年王公岩叟自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七年刘公奉世自左朝请大夫、宝文阁待制、权户部尚书，皆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迁官。赵公明年乃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王、刘二公至罢皆除端明殿学士。是四公于从班中资品尚浅，而躐迁执政，故有是命。盖不尽以执政之礼畀之，而必带枢密直学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绍圣以还，又复除。渊圣受禅之初，亟擢宫僚耿南仲为执政，而西府适无阙员，故复自徽猷阁直学士、太子詹事拜签书。未几复欲命一执政使虏，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书路公允迪为签书而行，先是枢密直学士已废不置，改为述古殿直学士。故二公皆超拜资政殿学士，虽签书带职，犹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签书者必带端明资政之职。至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皆执政之亚，径迁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为签书而带学士职，疑非是。

武臣签书枢密院始于杨守一，端拱元年，自内客省使宣徽北院使为之。二年，张逊自盐铁使，亦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景德三年，韩崇训自枢密都承旨、四方馆使以检校太傅为之。同时马正惠公知节自枢密都承旨、东上阁门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玮自华州观察使、鄜延副总管，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军副指挥使福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建炎三年，王渊自向德军节度使御营都统制，直以节度使为之。

童贯之始入枢府也，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而但以为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顷之，乃进称权领，盖以谓所掌止边防一事，且姑使为之而已。又数月，乃正称领枢密院事，自是不复改。其后蔡攸以少师居枢府，亦称领；郑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枢府，亦称领。宣和间，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职事者，皆称领。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学士领殿中省，高俅以开府仪同三司领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学士领开封尹之类是也。靖康间，何丞相栗以资政殿学士，李丞相纲以资政殿大学士，皆领开封府职事，而别置尹。初贯之不称知而称领者，非尊之也，盖犹难使之居执政之位，故创此名。然邓枢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实居其下。庆历间，吕许公以首相兼判枢密院事，论者以为判名太重，未几改兼枢密使。元丰官制，废枢密使不置，则知院为长官，今领居知上则判院之任也。按汉制有领尚书，有平尚书。领尚书则将军、大司马、特进为之，平尚书则光禄大夫、谏大夫之徒皆得为之，则领之为重也久矣。

宇文枢密虚中自资政殿大学士，以本职签书枢密院事，自陈职名太高，于是除去“大”称，而直以学士为之。

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咸平中，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两参也。景祐间，吕文靖、王文正曾，两相也；宋宣献绶、蔡文忠齐、盛文肃度，三参也。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尧臣、程康穆戡，两参也。熙宁中，曾鲁公、陈秀公升之，两相也；王荆公、韩康公、唐质肃，三参也。

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献，化基，参知政事。子安简；举正，参知政事。吕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枢密使。正献；公著，宰相。石元懿，枢密使。子文定；中立，参知政事。陈给事，恕，参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韩忠献，亿，参知政事。子献肃、绛，宰相。持国、门下侍郎。庄敏；缜，宰相。范文正，参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彝叟；尚书右丞。曹武惠，彬，枢密使。子武穆；玮，枢密副使。蔡丞相，确。子懋；尚书左丞。蔡太师，宰相子攸；领枢密院事。韩忠献，宰相。子仪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绰；签书枢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枢密院。子忠简。畴，枢密副使。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兄弟秉政，国初至政和凡七家：陈文忠，尧叟，枢密使。弟文惠；尧佐，宰相。三韩；已见。二吕；已见。二范；已见。吴正肃，育，参知政事。弟正宪；充，宰相。蔡太师弟元度；卞，知枢密院。邓观文，洵仁，尚书右丞。弟少保。洵武，知枢密院。

祖孙秉政，国初至绍兴凡四家：梁丞相适，孙才甫；子美，中书侍郎。吕正献，孙舜徒；好问，尚书右丞。富文忠，孙季申；直柔，同知枢密。韩仪公，孙似夫。肖胄，签书枢密。

叔侄秉政，国初至大观凡三家：吕文穆，蒙正，宰相。侄文靖；夷简，宰相。胡文恭，宿。侄宗愈；尚书右丞。林文节，希，同知枢密。侄摅。中书侍郎。

初置观文殿大学士也，诏自今非尝历宰相不除，著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门召为上清宝箓宫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会北鄙之警，有诏复留。明年，京师解严，复召为中书侍郎，遂拜相。时前告犹寄北京左藏库，渊圣遣中使取以赐先公。先公复力辞曰："臣今忝备宰辅，于此告受与不受，未有损益。然所以终不敢当者，盖以除授之日，犹未经历。其于彝制终有所妨，重失此名于天下也。傥听臣言，使中外闻之，知朝廷于祖宗法度无有大小，率循惟谨，顾不美乎？"上终不许。先公不得已受之，谢表略曰："知章两命之兼荣，足为盛事；张说大称之获免，有愧前修。"盖谓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宫使，本朝祥符间亦以首相领玉清昭应宫使，又置景灵宫、会灵祥源观使，以次相及枢密使次第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天圣初昭应宫灾，始罢辅臣宫观等使名。政和中，诏天下咸建神霄玉清万寿宫，复置使。宰相、使相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判官惟盛章尝以开封尹领之，它未尝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虽前二府领州，亦如之，盖欲重其事也。

辅臣既罢领宫观使，其后惟以使相节度、宣徽使为之，无所职掌，奉朝请而已。熙宁间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皆优礼也。元祐间梁左丞焘罢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特创同醴泉观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无以学士领宫观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辞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学士直为宫观使，而同使之名不复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为仆射，虽枢密使必尝历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亲祠礼毕，辅臣咸进官。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政事当迁，乃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时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当迁，乃以为太子少保，而两学士如故。官制行，仆射为特进，崇宁间许冲元太尉始以中书侍郎为之，其后踵之者郑太宰、邓少保，皆以知枢密院为之。薛肇明以门下侍郎为之，靖康初复祖宗法度，时薛独存，因改授金紫光禄大夫。

王铚言：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还，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

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恟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承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曰："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世宗熟视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吾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呜呼，天命方有所属，固非人谋之所能间也。

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历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学行义，为学者师，及是四方之士争趋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请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寖盛。事闻京师，有诏赐名"应天府书院"。先生没，门人私谥为"正素先生"。其子纶复以儒学显，历事太宗、真宗两朝，官至枢密直学士。先生之规，后传于时。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予幼时犹及见之。书院即今之国子监也。

唐节度使初皆领一道，故以本道为名，若河西、河南、剑南、关内之类是也。厥后分镇寖多，所领不能尽。有一道，则以其地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陇右之类是也。又有合数州以为名者，若魏博、淄青、泽潞、徐泗之类是也。或因其有功，则锡军号以旌之，若振武、镇国、天雄、定难之类，不可悉数。由五代以还，至于国朝，所锡益多。凡曰节镇，皆曰某军某军。而孟州曰河阳三城，襄阳府曰山南东道，太原府曰河东，凤翔府曰凤翔，扬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剑南西川，潼川府曰剑南东川，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总九州府，独因旧以为名，亦出于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轻重。然凡建节者，反以是数州为重，非亲王尊属与勋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韩魏公以司徒领淮南，曾鲁公以司空领河阳三城，文潞公以太师领河东，皆以为重也。

唐之方镇得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皆属焉。权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盖无与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与宰相同，而赐节铸印之礼，又为特异，诚以其任重，故宠之。本朝既削方镇之权，节度使不必赴镇，但为武官之秩，间以宠文臣之勋旧，内则为宫观使，外则别领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于奉朝请，无复职掌。而告廷赐节铸印之礼，犹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诸路经略安抚使虽非唐方镇之比，

然亦大将之任也，而命之与列郡守臣略等，间命宣抚使，盖古之元帅也，直以敕授，尤为失之。

国初节度使犹有赴治所者，谓之归镇，以为异礼。仁宗朝夏郑公以平章事领三城节，为西京留守，以洛阳地当孔道，日有将迎之劳，表请归镇。略曰“凡叨建节之行，颇以归镇为重”，盖谓是也。

苏子容丞相始为南都从事，时杜正献公方致仕居南都，见苏公大器之，为道其平生出处本末甚详。曰：“子异时所至，亦如老夫，愿勉旃自爱。”苏公唯唯谢之。先是，正献公既罢政，出知兖州，未几请老，遂以太子少师致仕，复三迁为太师而薨，享年八十。其后苏公更践中外，其先后早晚多与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扬州，未几请老，复召为中太一宫使。请不已，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迁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寿、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宁间，苏公以集贤院学士守杭州，时梁况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钱唐。苏公一见异之，留连数日，待遇甚厚。既别，复遣介至津亭手简问劳，且以一砚遗之，曰：“石砚一枚，留为异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谢而留之。自尔南北不复相见，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仓卒取他砚以行。既至，则面授旨，尚书左丞苏集拜右仆射。梁公受命，退归玉堂，方抒思命词，涉笔之际，视所携砚则顷年钱塘苏公所赠也，因恍然大惊。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会政事堂语及之，苏公一笑而已。世谓贵人多识贵人，盖以谓阅人多而识之；然穷达寿夭，则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纤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测也。

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请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矜庄危坐而不欠伸欹侧者，盖百无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贵人也。”盖尝以其言验之，诚然。

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国朝以来，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如此者甚多，近岁亦时有之，世谓之“润笔执政”。

本朝节度使虽不赴镇，然亦别降敕书，宣谕本镇军民。而为节度使者亦自给榜本镇，谓之“布政榜”。亲王亦翰苑为之。近不复见矣。

元丰官制，虽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为三省长官，然未有为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还朝，以其名位已崇，难所以处之者，时司马温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韩玉汝适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为右相，谋之温公。公曰：“文某历事累朝，年逾八十，且其再为相，时臣犹为小官。

今顾居其上不可。”因请自为右相，而请以潞公为左相，宣仁复难之。于是用吕许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军国重事，且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并许入预参决，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其后吕申公为右相，请退甚力。宣仁欲坚留之，顾怜其老，欲以为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手札以问范忠宣，忠宣以为“摄”字从来止施于祠祭，非所为官称，若别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时出，东府执政有议事，于便门过就之。若议事迟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则事皆曲尽，称国家尊贤优老之意矣。宣仁复手札，谓以吕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务要外协人望，实益劝讲。然其官去保傅甚远，欲以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复对曰：“谨按国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今公著官是光禄大夫，职是右仆射，若以仆射加司空，则与王旦相近，于典故不远。若欲有益劝讲，则平章事乃是执政，自当十日一赴经筵，不必带‘行太保事’四字矣。”于是始定议云。

国朝宰相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若官旧尊，则守本官；官卑，则躐迁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宁后必超进数官。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靖康初，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引故事自言，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间，贾文元为昭文相，陈恭公为集贤相。会久旱，引东汉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时吴正肃为参知政事，与文元不协，数争议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故雨不时若。而文元亦自请，故与正肃偕罢，而恭公进位昭文，犹申前请，乃降授给事中，而辅政如故。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数月而复云。

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权御史中丞亦然。熙宁中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官制行后，初拜执政迁中大夫，而中丞不复迁官矣。

祖宗时侍从官或被寄任，往往优进职名，不复计资望之浅深。庆历中，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即拜龙图阁直学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则随亦改授他职。绍圣间犹如此。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权尚书补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又刘元甫侍读墓志称“其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凡数千言。文辞典

雅，各得其体。”由是言之，则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词，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者论其非，因及张邃明中书曰：“昨日闻主者督撰希告词甚急，意璪之为谋，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则命词之限，当元祐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然文思迟涩，尤恶人趣之。有趣之者辄默志其旁，凡一趣则故迟一日，有迁延至旬余者。其后人稍闻之，莫敢复趣矣。

帝者之女谓之公主，盖因汉氏之旧，历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间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县主曰族姬。议者谓姬盖周姓，犹齐女曰齐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系之国。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卫姬耳。国家赵氏乃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若以姬为妇人之美称，则尤不可。《汉书·高五王传》：“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惣言众妾之称”，又非所以称帝女也。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谓之人，独孺人者，本称妇人之名，其它则见于书传者，皆通谓男子。至“硕人俁俁，执辔如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小君之称，稽据甚明。设欲多其等级者，莫若采魏晋间乡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则犹为有据也。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予在司封欲援此为例并复命妇封号，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故止。

旧制，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二府乃七转。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而不分庶官与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分为二资，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绍圣以后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止十转至特进。而庶官二府，并循此制。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故每优迁。绍兴新书，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尝举行也。

石林公言：吴中俚语，若“等人易得久，嗔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颐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以称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

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梶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指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世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得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侍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鞓、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

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谓之“带借”，中间尝历他官则不。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育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除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并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己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后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唯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缞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贽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寖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

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

国朝之制，凡降敕处分，事皆有词。其体与诏书相类，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元丰官制行，罢之。

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州，以帅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国朝故事，文臣必带直学士职，乃服金带。熙宁中，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始特膺是赐。未几，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继得之。政和、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纷纷甚多，不可殚纪。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章凡十余上未止。会出使契丹，既还，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公固辞曰："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至如苟随妄

计者，臣且不忍张目视之，况与之同台共职哉？”于是出知和州。后数年丁忧，服阕至京师。时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谓公曰：“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方议以待制知谏院还公。”公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未几补外。再阅岁，凡六徙，困于道涂。知不为时所容，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未几，复坐事夺官。稍复，监黎阳仓。公日视事必亲，不以尝清显自待，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任满，管勾中岳庙，筑室济源盘谷，莳竹木，游咏其间。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许、洛旧老与之往来，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宫。元祐初还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书迁中书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故文恭公宿为知制诰，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翊日，上谓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台谏亦论其非，其命遂寝。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元丰中，王右丞安礼权修起居注，始有诏许直前奏事。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

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神宗览而悦之。即日召对便殿，访问久之，面擢为条例司属官。故事，选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谈说理情，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

进士以累举推恩，特召廷试。已而唱名，次第赐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摄诸州助教，谓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岁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逐时不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顾怜其老而无成，而遂捐一官与之，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搢绅间颇以为荣事。建炎初，车驾在扬州，会放进士，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而其子遹以特奏名预唱名，中立亦降阶称谢。时遹之年已五十余，中立七十余矣，前此所无也。

卷中

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熙宁初，议贡举北郊犹如此，后厌其多异同，不复讲。及司马温公为相，欲增损贡举之法，复将使百官议。因自建经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议之。草具将上，先与范丞相谋。范公曰："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众之义。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众人皆随，则相君自谓莫己若矣。然后谄子得志于其间，而众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己若矣。前车可鉴也，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不可者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矣。若先漏此书之意，则谄者便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听，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载此书甚详。

故事，宰辅领州，而中使以事经由，必传宣抚问。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矩臣退掾，家居好学，喜为诗，先公为相时，欲稍荐用之，已卒矣。

旧制，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非有盛名如杨文公、欧阳文忠、苏端明，未尝辄免，故世尤以不试为重。然故事苟尝兼摄，虽仅草一制，亦复免试。渡江后从班多不备官，故外制多兼摄者，及后为真皆循例得免。近岁有偶未兼摄而径除，又特降旨免试焉。

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举进士，待试京师。一夕梦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复见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恶之。既果被黜还家，见有羊毛积后垣下，问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惊，而不敢言所梦。未几，其父卒。后数年，乃登第。后坐元符末上书论时事，编入党籍，仕宦连蹇不进。先公领裕民局，辟为检讨官。未几局罢，后以宿州通判终。

宗室士暕字明发，少好学，喜为文，多技艺。尝画韩退之、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高轩过图》，极萧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又尝学书

于米元章，予尝见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锺离景伯可以为戒。"而鲁直集中有答僧书云："米元章书公自鉴其如何，不必同苏翰林元论也。"乃知二公论书，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简公之子也。少喜学书，自谓独得古人用笔之妙，尝评近代能书者曰："苏才翁书笔势迟怯，吴越人无识，颇学之。自余为辨之后，此间人亦知非也。蔡君谟但能模学前人点画，及能草字而已。周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书，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张旭与余而已。"钱塘关氏蓄其书数卷，信为高古，今世不复见矣。

张友正字义祖，退傅邓公之子。自少学书，常居一小阁上，杜门不治他事。积三十年不辍，遂以善书名。神宗尝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予顷在馆中，与其族孙巨山同舍，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词语皆如晋宋间人。盖阅古书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还家，年已七十，始学草书，即工。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笔势纵逸，有如飞动。纸尾书"时年七十八"字。又见有少时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极详备，如《禹本纪》九州所贡，名品略具。苏子瞻作《李氏山房记》，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读诵，惟恐不及，正此类邪。

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刘丞相莘老签书判官事，时年尚少，苏公大器爱之。元祐中，刘公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公为尚书左丞同秉政，尝因祠事各居本省致斋。刘公有《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曰："膺门早岁预登龙，俭幞中间托下风。敢谓弹冠烦贡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论文青眼今犹在，报国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东省，斋居清绝望南宫。"苏公和曰："五年班缀望夔龙，曾托帡幪庇雨风。末路自怜黄发老，早时曾识黑头公。升沉不改交情见，出处虽殊趣舍同。谩扣芜音答高唱，终惭下管应清宫。"苏门下子由时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晚岁吁俞本自公。松竹经寒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新诗和遍东西府，律吕更成十二宫。"时朝廷和此诗者甚众，往往见于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

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己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祖宗时，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使臣，一宦者，属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师，军旅之外，他无所预。徽宗朝易名廉访使者，仍俾与监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闻。于是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门，有王褒者，宦官也，来为廉访使者，在辈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极相亲事。会入奏回，传宣抚问毕，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闻，上意甚悦，行召还矣。先公退语诸子，意甚耻之，故谢表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于外镇；才非萧傅，敢雅意于本朝？”长兄惇义之文，盖具著先公之意也。

《唐书·李鄘传》：“为淮南节度使。先是吐突承璀为监军，贵宠甚。鄘以刚严治相礼惮，稍厚善。承璀归，数称荐之。召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进，及出，祖乐作，泣下，谓诸将曰：‘吾老安外镇，宰相岂吾任乎？’至京师，不肯视事，引疾固辞，改户部尚书。”

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有称老杜《禹庙》诗最工者，或问之，对曰：“‘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锡贡也；‘古屋画龙蛇’，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谓之工乎？”

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之说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为说。叶左丞为祠部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书直孺闻之，叹曰：“此人宜在君侧。”

祖宗时，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者，谓锁其厅事而出。而后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谓之“锁中”，甚无义理。

《汉书·食货志》：“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日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注：“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言顾手牢。’如淳曰：‘盆，鬻盐盆也。’”鬻古煮字，今煎盐之器，谓之盘。以铁为之，广袤数丈，意盆之遗制也。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然亦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韩忠献公罢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引故事，以为祖宗旧制，惟宗室近属，方授两镇。臣若逾越常制，是开迩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从，固辞，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加两镇，亦不敢拜。

陈正字无己，世家彭城，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闲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数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今世所传，率多杂伪，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从无己游最久，盖高弟也，以学行见重于乡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因不事举业，家贫甚，未尝以为戚，唯以经籍自娱，为文章操笔立成。名所居之处曰“曲肱轩”，自号“曲肱居士”。政和间，先公守徐，招置书馆，俾余兄弟从其学。时年五十余矣，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建炎初，死于乱。平生所为文，今世无复存者，良可叹也。

魏昌世言：无己平生恶人节书，以为苟能尽记，不忘固善；不然，徒废日力而已。夜与诸生会宿，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或以为可待旦者，无己曰：“不然。人情乐因循，一放过则，不复省矣。”故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

刘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问曰：“待制闲居，何以遣日？”正色对曰：“君子进德修业，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书楙喜理性之学，中年提举淮西学事，游五祖山，凭栏恍若有所得者。因为偈曰：“四大本空，五荫皆蕴。灵台一点，常现圆明。”

旧制，辅臣典藩，监司客位下马，就厅上马。先公顷在北都时，诸使者守此制甚谨，每相访将起，必牵马就厅，索轿再三，乃敢登轿。

韩献肃公再相，其弟黄门公在翰苑当制。其后曾丞相子宣拜相，时其弟子开为翰林学士当制。初，子开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词，子固为之。近岁中书舍人当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书》初成，时韩忠献公当国，以其出于两人，文体不一，恐惑后世，遂建请诏欧阳文忠公别加删润以一之。公固辞，独请各出名，从之。王铚云。

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吕余庆、薛居正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

命赵普为相，欲命居正等为之副，而难其名称。诏问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事、参知机务”，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庭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半之。盖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为右仆射、参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徵为秘书监、参议朝政，萧瑀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穀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丞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议者惜之。”余以谓凡此官称，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级著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叶以后，虽左右仆射不兼平章事，皆不为宰相，则平章之重也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书门下出，则平章事固中书门下之长官也。御史台自为风宪之地，今一日以御史大夫厕于中书门下之列，独不为紊乱乎？如必用汉制者，则丞相以下，举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论，亦未为允。

凡带职诸学士结衔，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间，薛太尉昂罢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时寄禄官已至特进，故特结衔在官下。其后遂为故事，特进授学士结衔，皆在下云。

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尝以示王介甫，且俾择其尤者。公既为择之，因书其后曰：“废日力于斯，良可叹也。然欲知唐人之诗者，眡此足矣。”其后此书盛行于世，《唐百家诗选》是也。

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鶠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去非亦尝语人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有不可不读者。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不可不读者陈无己也。”

滕龙图达道布衣时，尝为范文正公门客。时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颇不羁，往往潜出，狭邪纵饮，范公病之。一夕至书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烛观书以俟，意将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归。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滕略无慑惧，长揖而问曰：“公所读者，何书也？”公曰：“《汉书》也。”复问汉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刘丞相莘老初拜右仆射，表略曰：“命相之难，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勋业继踵，裁五十二人。”刘公

拜相，实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绍兴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继踵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吕太尉惠卿赴延安帅，道出西都，时程正叔居里中，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之为人久矣，而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我且一觇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行道之人，则曰“过已久矣”，而道旁多不闻者。正叔叹曰：“夫以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其立朝虽多可议，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仆寺总诸马监斥卖粪土，岁入缗钱甚多，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时之须。绍圣间，宗室令铄为太仆卿，性勤吏事，检核出纳，未尝少怠，吏不能欺。居数年，积钱倍于常时，至数十万缗。一日，与其贰以职事同对，哲宗问：“闻马监积钱甚多，其数几何？”令铄唯唯。再问，则对曰：“容契勘，别具奏闻。”既退，其贰怪之，问曰：“公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其勤，今日上问，奈何不以实对？”令铄叹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区区马监而闻积钱如此其多，谓天下之富称是。吾故不对，惧启上之侈心也。”贰谢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辽，时新更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既至辽馆，伴者问：“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据乎？”杜曰：“曾读《周礼》否？”伴不悦，曰：“《周礼》岂不尝读，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则天官之长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属耳，安得相抗而为二宰哉？”杜无以应。及还，以失言被黜。

近岁使相节度使，惟加检校、封邑，则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词，领宫观又止降敕。

唐中叶以后，宰相兼判度支最为重任。国朝开宝五年，尝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湖、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明年，薛拜相，仍领转运使事。又命平章事沈义伦兼提点剑南转运使。盖袭唐之遗制也。仁宗朝司马温公为谏官，以天下财用不足，建请置总计使，用辅臣领之，以总天下之财。绍兴初，孟观文庾以参知政事兼总制户部财用，然不入衔。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郑居中、蔡攸；少师一人，梁师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邓洵武、杨戩。

景德四年，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立班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

之上。惟吉、保吉俱带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真宗令史馆检讨故事，准唐武德中诏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从之。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上，虽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顷见史院神宗国史藁，富韩公传称“少时，范仲淹一见，以王佐期之”，蔡太师大书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为刑部尚书，年甫三十。时卢枢密益、卢尚书法原俱为吏部侍郎，而并多髯。王嘲之曰：“可怜吏部两胡卢，容貌威仪总不都。”卢尚书应声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须还下部小尚书。”闻者以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以分至日。不设椅桌，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纸币。以子弟执事，不杂以婢仆。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又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用之，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以为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已，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虽衩衣无害也。”

范忠宣公守许昌，邹侍郎志完为教授，尝因宴集，吏请乐语，公命邹为之。邹辞以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谢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邹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讦，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且缴元疏副本上之，诏以付史馆。予尝得见之，缓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纲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阳。迓者至，问帑廪所积几何，吏对“尚可支半年”。夔惊曰：“吾闻国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今止半年，何可为哉！”即日上章请宫祠。

赵畯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畯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畯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乃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畯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

鹰，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迄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敕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数亩，植花木，日居其间，乡人目之为“独乐园”。然晚复再娶，年颇相悬，刘待制器之戏曰：“岂谓独乐园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乡人竞为迁徙计，畯独留乡里自如。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闻命不食，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余矣。

国朝应差遣，多结衔在官上，内则如枢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则如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皆然。官制后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国者，犹如故。近岁皆在下矣。

吴少宰敏政和间为中书舍人，年方二十八。后为给事中罢。宣和末年复召为给事中，内禅之夕，骤拜门下侍郎。未几，迁知枢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时三十八。数月之间，周历三省枢密院，顷所未有也。

范仆射宗尹为参知政事时年三十一，拜相时三十二，卒时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妇，兼有孙数人。论者谓其享年虽不永，而人间之事略备，岂物理亦有乘除也欤？

刘贡甫旧与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从班，贡甫以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其后荆公为参知政事，一日贡甫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中。见有藁草一幅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甫性强记，一过目辄不忘，既读，复置故处。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坐，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贡甫近颇为文乎，贡甫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藁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藁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复出。

范忠宣谪居永州，客至必见之。对设两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径就枕，亦授客一枕，使与己对卧。数语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觉，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

先公守南都，时有直秘阁张山者，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年八十余矣。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或问何术至此，曰：“吾无他术，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其法用香附子、

姜黄、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晨起空心服三四钱，名‘降气汤。’”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故下虚而上实，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乡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虚弱，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意其别有他术，特托此药以罔人。及渡江，见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余矣，康强无疾。问何所服食，则与山正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唐史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因得留语。又蒋伸为翰林学士，宣宗雅爱信，一日因语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喻，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本朝宰执日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

赵康靖公概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又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复投矣。”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朱泚之乱既平，凡从行者悉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寖相踵为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枢密使初拜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阶勋，勋高者亦或赐。中书枢密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余官则“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每以二字协意，或造或因，取为美称。宰臣初加即六字，余并四字；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字。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之号，文武迭用焉。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亦有不改者，其诸班直禁军将校，赐“拱卫”、“供奉”之号。遇加恩，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元丰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诏从之。近岁始复以赐大将，然皆创为之名，非复旧制矣。

元丰官制，既罢馆职，独置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谓之秘书省职事官。然不兼领他局，专以校雠、著

撰为职。元祐间，复置馆职，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校书郎、正字凡试中者满二年，乃授校理，绍圣初复罢之。建炎间，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盖考之不详也。

元祐执政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既复馆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而以职为行守。试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然余观元丰官制，既职事官各有杂压，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故自六尚书、翰林学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若使带职而为之，则无此嫌矣。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及前执政入为尚书，皆带殿学士之类。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且于人品秩无伤，此则带职为便，其余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则进奏院隶焉。谏官以言为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则太史局隶焉。太常礼乐之司，则教坊隶焉。

包孝肃公之尹京也，初视事，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阖府门，令吏列坐阶下，枚数之，以次进取所持案牍，遍阅之。既阅，即遣出数十人。后或杂积年旧牍，其间诘问辞穷。盖公素有严明之声，吏用此以试，且困公。公悉峻治之，无所贷，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书益简矣。天府虽称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复制科，独谢悰中格，特赐进士出身，补大郡职官。悰具状辞免，云："所有告敕，未敢祗受。"而以"祗"为"祇"，以"受"为"授"，士大夫间传以为笑。谏官刘器之疏论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方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祇''授'贤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孙，亦有文采，"只""授"盖笔误也。

熙宁间，苏丞相奉使契丹，道过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会欵文公，因问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逋峭"何谓，苏公曰："闻之宋元宪公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势之义耳。"苏公以文人多用近语而未及此，乃用是语为一诗纪席上之事献文公，曰："高燕初陪听拊鼙，清谭仍许奉挥犀。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终花十八，酒行先困玉东西。荷公德度容狂简，故敢忘怀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请谥。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郎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然故事，集议日请谥之家例设酒馔，厥费不赀，或者惮此，因不复请。景祐中，宋宣献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劝沮，而飨其私馈，颇非政体，请自今官给酒食，从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请，而人为之请而得谥者，若杨侍读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孙宋宣献公为请而谥“文庄”。宋尚书祁既薨，张安道为请而谥“景文”。张公既薨，遗命毋得请，而苏黄门子由援此二例为言，遂谥“文定”。兵兴以来，请谥之礼几废。张悫中书卒，汪翰林藻为之请，遂谥“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复集官参议也。

国朝以来，凡谥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贬其恶者，惟钱文僖惟演初请谥，博士张瓌议以为惟演尝坐党附外戚及妄议祔庙，为宪司所纠，左降偏郡，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因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其子暖诉于朝，礼官议以为惟演自左降后能率职自新，应追悔前过之法，宜谥曰“思”。其后暖等复诉不已，竟改“文僖”。陈执中丞相初请谥，韩持国黄门时为博士，合宠禄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谥之曰“荣灵”。张文定公疏论其非，因诏太常再议。众礼官议应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杨南仲请谥曰“恭襄”，何剡密直请谥为“厉”，屯田员外郎黄师旦乞谥为“荣”，尚书省众议从“恭”，诏从众议。

凡侍从官以上乞致仕者，虽优进官资，而不许带职。熙宁中，始许致仕仍带旧职。于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未几，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会韩魏公寄诗贺之，公和篇曰：“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啸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盖谓是也。官制行，职事官致仕，仍许带职事官，著为令。

唐制，礼部郎官掌百官笺表，故谓之南宫舍人。国朝常择馆阁中能文者同判礼部，便掌笺表，有印曰“礼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馆职为之，其后就转知制诰，又就迁学士，仍领，辞不受，曰：“御史中丞岁时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学士舍人掌诏诰之臣主为缮辞定草，既轻重不伦，亦事体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检会旧例，以礼部名表印择馆职中有文者付之，则名分不爽矣。”议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复唐之旧云。

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归以白上，上大

惊异。他日以语宰相，遂命知广安军，刘原甫为赋诗美其事。熙宁中为知制诰，坐封还李定除御史词头，与宋次道、苏子容俱得罪，于是名益重云。“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饱死曾不及侏儒，牧民会肯输筋力。诏书朝出蓬莱宫，绣衣还乡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复将为第五公”。右原父《赠才元》诗也。

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甃，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句来。”予昔官江东，尝至其处，龛诗壁间，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

汪彦章言顷行淮西一驿舍中，壁间有王荆公题字，曰：“邮亭桥梁不修，非政之善；饰厨传以称过使客，又于义有不足，如此足矣。”

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间，名曰“同醉”，自作记，且大书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甚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其

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宗室令畤少有俊名，一时名士多与之游。元祐间，执政荐之帘前，欲用以为馆职，曰：“令畤非特文学可称，吏能亦自精敏。其为人材，实未易得。”宣仁后曰：“皇亲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于是遂止。建炎间，余避地饶州之德兴县，令畤时亦在焉，自言如此。

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成。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并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邱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及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属宣仁上仙，以旧臣例请退。上再三坚留之，不可，则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陛辞，上面谕曰：“有所欲言，附递以闻。”至陈久之，时元祐用事之臣投窜江湖，皆已逾岁。即上章恳论，请悉放还。其辞略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殒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恭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慈明，岂有股肱近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俾流离？但恐一二执政之臣，记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怨仇，以疑似之言为谤讪。违老氏好还之诫，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

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哉？”章既上，即束装计程。既达，且有命，即大会僚佐。中果被谪，落职知随州。拜命毕，交州事通判主席，复就坐，终宴而罢，明日遂行。

王侍郎涣之常言：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

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寤，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止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

唐诸镇节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军长史、司马之类是也，名位率与主帅相亚，往往代居其任。董晋以故相在宣武，陆长源以御史大夫为之司马。裴晋公以宰相领彰义节度，马总以刑部侍郎为之副使，其后皆因补其处。国朝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以右仆射为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兼判邠州，而奏请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判官。庆历中，西边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而韩魏公、范文正公皆以杂学士为副使，又别置判官，皆唐之上佐类也。其后逐路设经略安抚使，亦置判官一员，兵罢皆省。熙宁中，吕汲公建言：“今缘边经略使独任一人，而无僚佐谋议之助。虽有副总管钤辖之属，皆奉节制、备行阵，非有折冲决胜之略预于其间。朝廷每除一帅，幸而得能者，则一路兵民实受其赐；不幸不才与焉，则是以三军之众，一听庸人所为也。请诸路经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选差素有才略职司以上人充；参谋一人，委经略使奏辟知边事有谋略知县以上人充。盖自古设官必置贰立副者，所以纾危难而适时用，聚聪明而济不及也。如此则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见遗；中材之帅，又以人谋而获济，兼得以博观已试之效，以备缓急之用。”不报。建炎三年，诏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抚大使，浙西治镇江府，江东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参谋、参议各一人。自是之后，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后有竹林甚盛，僧开轩对之，极潇洒，士大夫多游集其间。一日，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

之，携榜以归。数月无耗，僧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后半年，方送榜还，题曰“竹轩”。余观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当理而无疵者极少，潞公之语虽质，然不可破也。

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读之，沉吟曰：“此何语邪？”时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诋訿之。公不答，读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读，忽叹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谓奇矣！”客大惭。

熙宁、元丰间有僧化成者，以命术闻于京师。蔡元长兄弟始赴省试，同往访焉。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既语以年月，率尔语元长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时衣食不阙而已，余不可望也。”语元度曰：“此命甚佳。今岁便当登第，十余年间可为侍从，又十年为执政，然决不为真相。晚年当以使相终。”既退，元长大病不言，元度曰：“观其推步卤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访之，则可验矣。”旬日复往，僧已不复记识，再以年月语之，率尔而言，悉如前说。兄弟相顾大惊。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继贵显。于元长则大谬如此，而元度终身无一语之差。以此知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钱龙图昂性刚介，最恶人过称官秩，曰：“近岁士大夫例福薄。”或疑而问之，答曰：“自己有官，不自以为称，而妄取他人官而称之，岂非福薄邪？”

翟资政公巽喜嘲谑。初为秘书郎，同列多见侮诮。时俞尚书□亦同在省中，尝会饮，明旦翟自外至，抗声问曰：“俞□安在？”众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问昨夕余沥，欲复饮耳。”众始大笑。它日或谏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戏，三馆之旧也，吾欲修故事耳，岂得已哉？”平日谈论，喜作文语，虽对使令亦然。为中书舍人时，后省有庖者艺颇精，翟亟称之。后更懈怠，众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数称奖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责曰：“汝以刀匕微能，数见称赏，而敢疏慢如此，使众人以骄灌夫之罪归汝文，于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为何等语也。

先公旧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颇能诗。尝有《寄远》诗曰：“别时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时望子时。今日柳绵吹欲尽，尚凭书去说相思。”又有《客舍》诗曰：“只影寄空馆，萧然饥鹤姿。秋风北窗来，问我归何时。”其佳句可喜多此类。先公屡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谓诗能穷人，此尤其甚者也。

欧阳文忠公为滑州通判，有秘书丞孙琳者签书判官事，自言顷被差与崇仪副使郭咨均肥乡县税，尝创为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简当易

行。未几，召入为谏官，会朝廷方议均税，因荐琳、咨，使试其法。诏从其请，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法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遂罢。后秉政适复有旨置均税司，命官分均陕西、河北税。命下，两路骚然，民争斫伐桑枣逃匿，又群诉于三司者至数千人。公复上疏请罢之，且言："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闻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也。"事亦寻寝。

吕太尉惠卿元祐间贬建州，绍圣初复起，语人曰："吾在谪籍九年，虽冷水亦不敢饮；设有疾病，则好事者必谓吾戚戚所致矣。"

汪彦章言：顷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进士登科，后为法官至刑部侍郎。尝有表曰："臣本实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夺其素守，白首困于丹书。"虽以文辞自名者，无以过也。

旧制，召试馆职，诗赋各一篇。治平中东坡被召，自言久去场屋，不能为诗赋，乃特诏试论二篇。神宗时御史吴申言试馆职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请罢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于是诏自今试馆职，论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复试法，唯策一道。

东坡既谪黄州，复以先知徐州日不觉察妖贼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谢，神宗读至"无官可削，抚己知危"，笑曰："畏吃棒邪？"

张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为文章，专学《国语》，读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论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谓"没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诗始终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谓。

陕人薛公度言：少时犹及见司马温公自洛中来夏县上冢，乡人皆集。父老或请曰："愿闻资政讲书，以为乡里之训。"公欣然为讲《孝经·庶人章》。

元祐间，蔡太师以待制守永兴，值上元阴雨，连三日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张灯两夕。而吏谓长安大府常岁张灯，所用膏油至多，皆预为备，今尽，临时营之，决不能办。蔡固欲之，或曰："唯备城库贮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动。"亟命取用之。已而为转运使所劾。时吕汲公为相，见之曰："帅臣妄用油数千斤，何足加罪乎？"寝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

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为开封尹，专尚威猛，凡盗一钱，皆杖脊配流。一日杖于市，稠人中有掷书一册其旁者，亟取视之，则其卧中物也。因大惊，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盗起，以选出守大名，惨酷弥甚，得盗辄杀之，然盗愈炽。革自以杀人既众，且惩开封之事，常惧人图己所居，辄以甲士环绕。然每对客，必焚香。吕本中舍人时从辟为帅属，私语曰："此正所谓'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者也。"

往岁吴中多诗僧，其名往往见于前辈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犹见有规者颇以诗知名，其为人性坦率，其徒谓之"规方外"。时年七十余矣，谈论萧散可喜。临终前数日，有诗曰："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叶左丞大爱之。

国朝故事，叙班以宰相为首，亲王次之，枢密使又次之。乾兴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枢密使兼侍中，充景灵宫使，而沂公充会灵观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为失。天圣二年，王冀公卒，沂公迁玉清昭应宫使，张文节公知白以平章事兼会灵观使，及告谢，皆集门庐候阁门定班次。沂公当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阁门久不能决。上意不欲特出指挥，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内侍监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请班首姓名，欲先启奏，沂公乃抗声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谢。"班次始定。熙宁初，陈秀公升之拜相，时文潞公以司空节度使兼侍中为枢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旧老，欲优礼之，故特诏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辞，且言臣忝文臣，粗知义理，不敢乱朝廷尊卑之序。会王荆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岂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权势虽盛，然犹序宰相下。"上于是从潞公之请。宣和间，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领枢密院，皆以真三公居位。未几，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诏二公班攸之下。其后黼罢相，复诏二相居攸上，犹用故事也。

旧制，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并召试馆职；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并升通判资序。熙宁初诏厘革，并令审官院依例与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为华亭令，民有为商者，与一仆俱行，逾期不归，其家访之，则已为人所杀，仆亦逃去，其家意仆之所为也。捕得之，执诉于官，仆无以自明。舜明诘其所以而不能言，则械系之庑下。一日晨起听讼，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顾也。讼者去，呼囚问曰："向何为哭？"囚曰："适见讼者，乃杀吾主者也。"问："何以知之"，曰："见其身犹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滥死矣，是以哭耳。"舜明闻之悯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适与同官宴集，饮罢，宗室监酒

务者数人共登后圃高亭以憩。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于亭下，宗室戏以物击之，则有白衣男子突起草间。众大惊，亟命执之。至则惶恐称死罪，曰："杀商人者，我也。旦诉事于邑而忽心动，因悸不能行，而伏于此。适见物坠于前，疑为捕己。今果见获，我固当死。"旦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置于法。仆于是得释。

苏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尝为许州观察判官，时韩黄门持国知州事，甚器爱之，荐于朝。其辞曰："窃见某读书知义理，临事有风力。"前辈之不妄称人如此。

在外州府宫观，旧惟西京崇福宫、南京鸿庆宫、舒州灵仙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皆有提举管勾官。熙宁初，始诏杭州洞霄宫、永康军丈人观、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太原府兴安王庙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员，盖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

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今上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一切所置官司数倍平时，而皆有属官，所置纵横。有题于传舍者，曰"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

宰相、使相妻封国夫人，执政、节度使、光禄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系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为郡公、郡侯。而妻为国夫人者，有夫之爵，方为县伯、子男；而妻为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礼则加封，有夫为小郡、小国公，而妻为大郡、大国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如开封府三司使之类者，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故衔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官制后虽不领他职，然犹带知制诰如故，遇阙则以侍郎给舍兼直学士院。近岁有以尚书兼权翰林学士者，而不带知制诰，议者谓不若止称直学士院。

文臣换武，诸司使以下则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则临时取旨。比旧官多不迁，故庆历间范、韩、王、庞四公，皆以杂学士止得观察使。熙宁初，王懿敏素以端明殿学士，亦换观察使。建炎初，孟郡王忠厚以徽猷阁直学士换承宣使，邢开府焕以待制换观察使，非旧制也。

宰执生日，礼物旧多差亲属押赐，例有书。送物则赴阁门缴书，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榜子谢恩，虽子侄亦然。王荆公为相，因生日差其子雱，因上言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皆伪作。窃恐君臣、父子之间，为礼不宜如此。请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

宣和间，童贯以太师领枢密院事，为河北东等路宣抚使，有所陈

请，虽本院亦用申状。靖康间，李丞相纲以知枢密院事出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始以为既以辅臣出使，不当复有所屈，乃止用“关”。关盖都省、枢密院自相往来文移之称也，其体与札子大同而小异。

枢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别置承旨、副承旨，旧得递迁至承旨。太平兴国七年，以翰林副使杨守一为西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后复止以吏为之。熙宁三年，乃复以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李绶充副都承旨，且诏见枢密使副如阁门使礼，盖以历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领职事都无可考验故也。未几，又请铸印。诏止许印在院文字，不得别用，以枢密承旨司印为文。五年，曾枢密孝宽自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为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后多由此径迁同知或签书院事。

刘资政珏靖康间为太常少卿，因检视礼器库，见有故祭服甚多，将建请以为战士衲衣。有老吏谏曰：“祭器弊则理之，祭服弊则焚之，礼也；奈何以为战士衣乎？”刘嘿然，无以应。

邵博公济言：吕文靖公为相，其夫人马氏因时节朝宫中，慈圣谓曰：“今岁难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对曰：“有之。容妾还家进入。”既归，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庑下。文靖归，问何所用，夫人对以中宫之言。文靖命止进一合，余并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饷遗，犹欲丰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虽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许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汉书·陈胜传》：“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与守丞战谯门中。”晋灼曰：“谯门，义阙。”颜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者，亦于兵车之上为巢，以望敌也。”今流俗本“谯”字下有“城”字，非也。谯，城已下矣。刘贡甫以谓“谯，陈之旁邑，此适谯之门耳，犹今京师有宋门、郑门之类也。”又《田横传》高祖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师古曰：“大者谓横身，小者其徒众也。”刘贡甫以谓“者，则也，古人之语多如此。谓横来大则王，小则侯耳”。方是时，从起蜀汉功臣未尽封，安得地封田横之徒众乎？盖刘原甫与其子仲冯并贡甫皆精于《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其正前人之失，皆此类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诏遣路枢密允迪使河东割地，有布衣王亢者与之有旧，拉与偕行。亢为人深目高准多髯，事毳裘毡笠，独骑而后。时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见亢以为虏也，执之。亢自辨数莫听，则欲缚送州县。亢不服，旁一人曰：“尔不受缚，吾且断尔之臂。”亢仰而言曰：“幸

断我左臂。”或问“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痒。”众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释。

范龙图纯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尝大阅，百姓入教场观者不禁。俄而骑出，两翼围之，命观者皆列坐，五人结一保。已而有十许人无保，呼使前问故，叩头曰：“夏国之人也。”复问曰：“尔国使尔来觇我乎？”曰：“然。”因令坐帐前，而后阅试技艺，迨暮而毕。复呼问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归语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为寇者幸早来。”饮食而遣之。世言文正三子各得其父一体，盖长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纯礼彝叟得其文学，德孺得其将略也。边人至今畏服焉。

宪衔起于唐中叶以后，《职官志》记其所因，其略云：“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按《李光弼传》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狎侮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然则当天宝时，诸道参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后矣。予尝考之：开元中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户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元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校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疑此为宪衔之始。盖自后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赏功，自方镇及宾佐幕职下逮卒伍之长，莫不领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滥，莫甚于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犹有端公之称，盖谓是也。元丰官制行，悉罢，然封拜蕃夷君长，至今犹然。

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画人物，盖唐人之遗迹也。翟公巽尤爱之，暇日多至庙中观焉，往往裴徊终日。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铭其上曰“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

韩忠宪公平日常语子弟曰：“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谢事，归守父母坟墓，则是忠、孝两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阕，将造朝，自誓于墓前曰：“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洒扫坟垅，期于不坠先训。”及熙宁中，以观文殿学士守南阳，年五十九矣，遽欲谢事。又以自来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赐可徙，奏牍累上，旋复视事，故先手疏具述遗诫及誓于墓之事于上，且曰：“昔晋王羲之为会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尝自誓于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召之。臣今志愿虽与羲之颇殊，然誓于先臣墓前无异矣。东晋固不足以比

隆圣时，所以保全臣下一节，斯亦可尚。臣区区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轻有去就、妄干退闲也。”然章屡上，终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时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为难。

官制行后，凡大礼犹准唐故事置五使。大礼使则首相为之，礼仪使则礼部尚书为之，仪仗使则兵部尚书为之，卤簿使则御史中丞为之，桥道顿递使则京尹为之。惟顿递司例造酒分饷近臣，京师称顿递司酒为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执政次第为之。大观元年明堂大礼，先公以上书右丞为桥道顿递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为之，又或兼枢密。文臣则前二府及侍从之官高久次有勋劳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则称判，其重如此。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二人：张文定公与王君贶也，特命领使如旧。其后君贶自请依执政置坟寺，诏特依，后毋为例。

陈无己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己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己终身以为恨焉。

《彩选格》起于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其数日程课稍稽，视其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史记》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

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模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隐隐若有字痕。刮磨垢蚀，试令模以纸墨，渐若可辨，盖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为全篇。如“亲軎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名”。因就注之。斯立名跂，丞相莘老之子，善为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学易堂》，类其文为二十卷，号《学易集》行于世。

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陈氏，名向，字适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见，屡使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为度支员外郎，元祐初出为江西转运副使，徙楚州，未几卒。

贾魏公平生历官多创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自都官员外郎首为之；四年置天章阁侍讲，与赵希言、王崇道首为之；比直龙图阁，预内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递直侍讲于迩英、延义二阁，在崇政殿庭庑下；皇祐元年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公自使相首为之。

崇政殿说书本以待庶官之资浅未应为侍讲者，故熙宁初吕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纯夫翰林、司马公休谏议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宣和间，又置迩英殿说书，命杨中立龙图以著作郎为之。近岁初召尹彦明，议所除官，将以为迩英殿说书，而议或以为祖宗时无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

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时寄禄官才承议郎，神宗以其太卑，诏特迁朝奉大夫，其后无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为文，常以谓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尤不喜《新唐书》，云：“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秋劝农时必微服屏骑从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献浆水者，欣然为举之。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壮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盖优礼也。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自国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诏位丞郎上，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者交章论之，遂罢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自熙宁间以侍从久次为宣徽使，会官制行，废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特诏领使如故。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遂拜武安军

节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靖康中，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大抵陈康肃以次迁，张宣徽以戚里，王君贶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幸，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钱文僖、程文简、夏文庄、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邓枢密洵武直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前所未有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鹭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鸡肋编
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鸡肋编
    卷上
    卷中
    卷下
贵耳集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鸡肋编

[宋]庄　绰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鸡肋编》作者庄绰，字季裕，清源（今属山西）人，一说福建惠安人，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据本书和宋人有关记载推测，庄绰大约生活在南渡前后。他曾官于襄阳、顺昌、澧州、鄂州、南雄州等地，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到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士，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山川物产以及种种异闻琐事。

《鸡肋编》三卷，共收三百余条笔记。诸如名物考辨、诗文评说、本草方书、岁时习俗、工艺制作、时局朝政、旧闻逸事等均有论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少条目内容翔实，不作泛泛空论，反映出作者谨严笃实的治学态度。又因为书中所载大都得之于亲身见闻或可靠的文献稽考，故其可信程度远非拉杂采摭前人典籍而成的笔记可比，为宋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与此同时，书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反映在记妖异神怪、凶杀报应方面，终不免入怪异荒诞之道，无积极的意义可言。

《鸡肋编》流传较早的有元人影刻宋钞本。清咸丰年间，胡珽以清人影元钞本对照文澜阁本，详加校勘，用力甚勤，后以活字板印入《琳琅秘室丛书》。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夏敬观据邵懿辰钞文澜阁本校《琳琅丛书》本，是为“涵芬楼本”。现以《琳琅秘室丛书》本为底本，用影元钞本和涵芬楼本进行参校，博采众家之长。为避免繁琐，遇有脱讹衍误处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卷上

昔曹孟德既平汉中，欲因讨蜀而不得进，守之又难为功，操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莫能晓。杨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阿瞒之绩无见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岂非鸡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芦菔、凫茈而饿于墙壁之间，幸而得之，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矣。予之此书殆类于是，故以“鸡肋”名之。绍兴三年二月九日，清源庄季裕云。

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非文公也；翰林诗无三千，亦非太白。后见《沈约传》，虽尝为吏部郎，及称谢朓云：“二百年来无此诗。”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举其全数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余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则远矣，则吏部盖指韩也。郑谷有《题太白集》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语，加于退之，以对翰林三千首耳。诗年之数，安在如书马数马乎？

筋屐之谜载于前史，《鲍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长、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其原出于反正止戈，而后人因作字谜。王介甫作字谜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任是凶年也得过。”又作谜云：“常随措大官人，满腹文章儒雅。有时一面红妆，爱向风前月下。”至于酒席之间，亦专以文字为戏。常为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饪，贩金与锦。至关，关吏告之曰：“任饪任入，金锦禁急。”又云：“亲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亲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钤。”又云：“撅地去土，添水成池。”皆无有能酬者。有为字中一点谜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兄

弟四人下县，三人入州。在村里只在村里，在市头只在市头。”又为叠字下两点谜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识我，先识家兄。不识家兄，知我为谁？”又婦字谜云：“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甑字谜云：“将军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将心腹为苍生。”

京师卖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触其实，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为好，至食者须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闶待制字子光，朝中戏以为谜云：“卖者不识买者识。”盖以“识”为“拭”也。

元丰中，有以当时士人姓名为对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鬲，人亦戏云：“江鬲隔江，问巫马期骑马无？”未有对者。元祐中，有石万石授石州离石县令，人讶其远宦，云“要令后世无对”。元丰中，又有“马子山骑山子马”之句。偶有姓钱人任衡水知县，人遂以“钱衡水盗水衡钱”。其人闻之大怒，欲辨其事。对者谢曰：“君虽实无，且欲与山子马为偶耳。”

大观中，有曹孝忠本医工也，得幸于时，遂任子为文资，擢置馆阁。其子因与父相诟，既至馆中，气尚未平，独坐屏处。时秋阳方烈，为日所射，久不迁坐。有同僚怪之，问何故负暄，乃大怒云：“家私闲事，关公甚底？”问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传笑。既而易为他官。又宗室仲𥂴，知大宗正司，以待漏院为大小字，如此者甚众。其长仲忽以闻，亦罢。此与前世浇手、弄獐、聚忧、伏猎，无以异矣。又有杨通者，任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于续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涛恣雕瘵。”与济逝为韵。《种莴苣》云：“信宿罢潇洒。”与耳始同押。《后出塞》云：“恐是霍票姚。”作平声。《八仙歌》押两船字，《狄明府》两济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侧界。去病为票姚校尉，服虔注《汉书》：“音飘摇。”颜师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

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摇，则不当其义也。诗人拘于声律，取其意而略其义也，如济济清济，音虽同而义异。故两船字或者遂谓不上船为蜀人以衣襟为船。余尝至舟中问土人，则不然。后见范传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泛白莲池，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盖此事尔。

黄鲁直《送张谟河东漕使》诗云："紫参可撅宜包贡，青铁无多莫铸钱。"时范忠宣帅太原，方论冶多铸广，故物重为弊。其子子夷亦能诗，尝云："当易'无'字作'虽'乃可。"又一篇云："虎头墨妙能频寄，马乳蒲萄不待求。"议者又谓："维摩画像一本足矣，何用多为？"盖贬驳他人易于为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况余者乎？

退之《昭王庙》诗，今集中皆作"丘原满目"，余亲到宜城祠，见刻为"丘坟"。韩公井在焉，今之道稍远，人无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犹相见也。又《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云："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唐赵璘《因话录》载此诗以"保"为"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

"健儿"之语，见于《晋史》段灼、《梁史》陈伯之传，至唐尤多。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见丰碑刻唐官衔，有"招募健儿使"。其碑石莹白，驿因得名。或云后制大晟乐，取石为磬，未知信否。

李杜、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历代所称，兼于文行故也。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大义终全显汉廷，李固、杜乔。名标八俊接英声。李膺、杜密。文章万古犹光焰，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师，苏武、李陵。资历文章亦等夷。苏味道、李峤。思若涌泉名海内，苏颋、李义。从来苏李擅当时。"

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杂以他木，陷作禽鸟花草，色像如画，他处所未见。又出青甕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以书传言，谓之“柬版”，既便报答，又免谬误。其后事欲无迹者，废纸而用版，浸为金漆之类，其制甚众。加以缄绳，有盛以囊者，至崇宁时家有数枚。自非远书公礼，几无用笺楮。然利害所系，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俗之薄恶，亦可见矣！

凤翔府园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盖为中尉韩全诲等劫幸李茂贞军，朱全忠以兵围城，尝徘徊其下也。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昭宗驻跸韩建军，尝登其上，赋《菩萨蛮》词，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者是也。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杀十一王处。今有堂作释氏十王像焉。

陈州城外有厄台寺，乃夫子绝粮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旧榜是文宣王，因风雨洗剥，但存“一宣王”，而释子附会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犹是颜渊之状。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盖不可胜数。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诊太素脉，知人吉凶，虽心性隐微，皆可推测。尝诊司法孙评云：“据脉当作僧道，然细审之却有名无实。幼时须曾出家，不尔亦见于小字也。”问之果尔，以多病尝舍于释氏，小名行者。余颇讶其别有他术，云法中脉出寸口者当为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见或隐，故以有名无实断之。后得其书，以十二经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宫之法，身命运限，亦各有术。逐日随支，轮脉直事，故目下灾福，纤悉皆可见。其书序云：“本唐隐者董威辈以授张太素，太素始行其术，故以为名。”后于京师四方多见诊太素脉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诗云："饭抄云子白，瓜嚼水晶寒。"李义山《河阳》诗亦云："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世莫识"云子"为何物。白彦惇云：其姑婿高士新为吉州兵官，任满还都，暑月见其榻上数囊，更为枕抱。视之皆碎石，匀大如乌头，洁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云子石"。而周焘子演云："云子，雹也。"见唐小说，而不记其书名。义山谓埋于沟堑，则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饭者，是此石也。

杨何，字汉臣，莆田人也。登进士第，为南阳士掾，狂率喜功。刘汲作帅，就辟幕府。金人破邓，全家皆死于兵。始在乡校以薄德取怨于众，人嘲之曰："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盖谓父本黄冠，母尝为尼也。

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阀犹存。介甫诗云："四叶表闾唐尹氏，一门逃世汉庞公。"而史不书。余摄尉襄阳，尝得尹孝子母墓志于卧佛僧舍，以为柱础，未暇取而罢。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环饼，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东坡在儋耳，邻居有老妪业此，请诗于公甚勤。戏云："纤手握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产媪，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善书，尤工临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为其模易真本。至于纸素破污，皆能为之，卒莫辨也。有好洁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庙，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椟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

盥矣，以是知其为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观中，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

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亲王纳夫人，亦用拜先灵、合髻等俗礼。李广结发与凶奴战，谓始胜冠年少时也。故杜甫《新婚别》云："结发为君妇。"而后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谓之结发，甚可笑也。其不经不可以概举。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如近日车驾在越，尝有一执政家娶妇，本吴人也，用其乡法，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令妇自登舆，手不辍掷于道中，名曰"护姑粉"。妇既至门，以酒馔迎祭，使巫祝焚楮钱禳祝，以驱逐女氏家亲。妇下舆，使女之亲男女抱以登床。尊章会客，三爵之后，其子出拜，坐人设席子妇傍，饮三杯乃行合髻等诸礼，颇多异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观。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若称叹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丧家率用乐，衢州开化县为昭慈太后举哀亦然。今适邻郡，人皆以为当然，不复禁之。如士旅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多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过卒哭则不祭，唯旦望节序，薄具酒荈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单州成武令聂忞，兖州人，起于白屋，知民间利病，有获此偷，即依法决遣。而据所征赃钱，随多寡，必分十限付于其家。远都保伍，畏于逃逸，系累之急，甚于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轻，每限出头，加以棰楚。虽欲一日并纳赃罚，里正谕意，亦不听输。于是一邑桑柘，春阴蔽野，人大受赐。

人有相仇害者，于树干中去皮尺许，令周匝，谓之“系裹肚”，虽大木亦枯死。有一夕伤数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细民，故以此报之也。

兰、蕙叶皆如菖蒲而稍长大，经冬不凋，生山间林篁中。花再重皆三叶，外大内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内重一叶色白无文，覆卷向下，通若飞蝉之状。以春秋二时开，茎短，每枝一花者为兰；茎长，一枝数花者为蕙。《本草》载兰草、马兰、泽兰、山兰四种。兰草叶似泽兰，尖长有枝，花红白色而香，生下湿地。泽兰生下地水傍，叶似兰草，赤节，四叶相值歧节间。马兰生泽傍，气臭，花似菊而紫。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又有木兰，乃大树。皆非骚人所歌咏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茎叶都不与蕙相类。岂二物不入药用而遗之乎？后至衢州开化县，山间多春兰，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又与兰小异，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未知是否？夷齐采食，岂谓是邪？味虽苦咸大寒而无毒也。

蕨有青、紫二种，生山间，以紫者为胜。春时嫩芽如小儿拳，人以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阴者可煅金石，叶大则与贯众、狗脊相类。取置田中，或烧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人取以覆墙，又杂泥中，以砌阶甓，涩而难坏。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干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饵，俗名乌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绍兴二年，浙东艰食，取蕨根为粮者几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载也。

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卧则以首外向。檐下篱壁皆不泥隙，四时未尝有烈风。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则常苦旱暵，如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皆不施于浙江也。

越州在鉴湖之中，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艰得。故谚云：“有山

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尺，浅者可以手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皆谓泉乃横流故尔。盖灭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广也。又谚云：“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

浙西谚曰：“苏杭两浙，春寒秋热。对面厮啜，背地厮说。”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九州以扬名地，本其水波轻扬为目。汉三王策亦有五湖轻心之戒。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旰鬲可见于眉睫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唯贤哲为能耳。

孙真人《千金方》，有治虱症方，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犹未以为信。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而视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裈袴亦然，虱皆浮于水上。此与生食者少间矣。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火煽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

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处州龙泉人，其乡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虚实，乃委之穷究。如以杂物数件问之，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风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谓薄其刑典，除去籍财之令，但治其魁首，则可以弭也。

余既书此未一岁，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为人所告，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缪罗家。捕之则阻险为拒，杀害官吏。至遣官军平荡，两州被患，延及平民甚众，殊可伤悯。

南方多枭而西北绝少，龙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劳疾。汉重五日，以枭羹赐群臣，可验其无毒，然医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讳，亦有谓而然。渭州潘原讳“赖”。云始太祖微时，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得钱数千，遂过原州，卧于田间，而树阴覆之不移，至今犹存，谓之“龙潜木”。至潘原与市人博，大胜，邑人欺其客也，殴而夺之。及即位无几，欲迁废此县，故以赖为耻，然未知以欺为赖，其义何见。常州讳“打爷贼”。云有子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挞之楚而自施杖焉。虽有爱心，于礼教则疏矣。楚州讳“乌龟头”。云郡城像龟形，尝被攻，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讳“靠山子”。真州多回禄，故讳“火柴头”。涟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芦根为讳。苏州人喜盗，讳言“贼”。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贼，乃曰“看参政乡人”，是可笑也。而京师僧讳

和尚，称曰“大师”。尼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南方举子至都讳“蹄子”，谓其为爪，与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讳“佛种”，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良家女多为所染故尔。卫卒讳“乾”，医家讳“颠狂”，皆阳盛而然。疑乾者谓健也。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或以乾为九数，又以成呼之，亦重阳之义耳。蜀人讳“云”，以其近风也。刘宽以客骂奴为畜产，恐其被辱而自杀。浙人虽父子朋友，以畜生为戏语，而对子孙呼父祖名，为伤毁之极。在龙泉，见村人有刻石而名蛮名娇之类，可耻贱者，问之，云欲人难犯，又可怪也。

天长县炒米为粉，和以为团，有大数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谓之“炒团”。而反以“炒团”为讳，想必有说，特未知耳。

唐《方技传》云，长社人张憬藏技与袁天纲埒，载其相蒋俨等八九事甚异。而《刘义节传》云，其子思礼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位至太师。后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师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结綦连耀谋反，斩于市。然则其术不无中否，但采其中者称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历论命者多矣。今录贵而凶终者数人，方其盛时，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张邦昌，元丰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时；王黼，元丰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时；燕瑛，熙宁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时；聂山，元丰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时；赵野，元丰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时；朱勔，熙宁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时；王寀，元丰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时；蔡攸，熙宁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邓绍密，熙宁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时。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时如岁者。童贯，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时。

《汉史》云燕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颇稍止，然终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闻半皆良家，以色选差，如中国之庸役更代，不以为耻也。后复燕山，诸将尝大

会，各指名以召诸娼，莫有至者。怪而问之，云待之轻薄故不来。盖以众客共要一妓，始为厚也。凡娼皆用子为名，若香子、花子之类。无寒暑必系绵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

唐李道广，字太丘，相武后。元纮，字天纲，相玄宗。皆陵之后。韩愈亦颓当之裔也。见《宰相世系表》。

《春秋》："郑伯突入于栎。"注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陆德明音翟，徒历反。《广韵》乃音宅，魏翟璜、汉翟公，皆同音。至方进则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据也。

扁鹊姓，《前汉书》注：颜师古："音步典反。"《千姓编》乃音辫，云《庄子》有扁庆子。陆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长孙顺德丧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何足恤！"太宗儿女三十五人，晋阳公主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废，欲立晋王，未决，至投床取佩刀自向。既立晋王，又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岂不以儿女牵爱乎？若引佩刀欲坚群臣之心，谓之权术可也，而日数十哀，当忘"无刚气"之语矣。

太宗尝玩禁中树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嘉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谓其"湛棋废务"，罢发运使，笑曰："遂与'多酒慢公'为对矣。"盖谚语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见《北史》。

宣和壬寅岁，自京师至关西，槐树皆无花。老农云：“当应来年之旱与二麦不登。”已而信然。谚云：“槐宜来岁麦，枣熟当年禾。”

彭城学中有古碑，夜辄有声如击磬。刘愿恭叔秦州人，行为徐州教官，云尝闻之。原州真宁县要册湫庙中，崇宁间众碑津润如流，独一碑否，是岁多疫。宣和中复如此。

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黏齿不可食。如熙州斤面，则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膻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面以纸囊送四旁为佳遗。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无之则不清。尝在平江常熟县，见官务有烧灰柴，厤漕司破钱收买，每醅一石，用石灰九两。以朴木先烧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务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叶类青杨也。李百药为杜伏威欲杀，饮以石灰酒，因大利濒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饮之无恙，岂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郑州去京师两程，当川陕驿路，有纪事诗十余韵。其切当者：“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灰烟中两座城。”又云：“土洞里头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谓中倚高山，自过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宁州亦云：“鸡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转一条街。”盖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转而上也。三水会于城下，故驿名三河。谓九陵、三桥、马岭，皆合流于泾。九陵河在东南，出庆州华池县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桥河在城西北，自襄乐界来，不知其源；马岭河在城西，自庆州乐蟠县界天固府下流至县。《水经注》云：洛水，一名马岭川。俗谓宁州有三不可：斩、蹴踘、晒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诗云：“宪州浑如枉死市，苛岚仿佛似阳间。”邠州有十拗，谓雪下炭贱，雨下水贵，出北门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

舍。时山上设烽火，夕举以报平安。留月余，即过浙东。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昔年随牒佐边侯，愁望长安向戍楼。今日衰颓来泽国，又看烽火照长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归。白马涧去城十八里，张氏数宅百余区，尽被焚毁，独留余所居。于壁边题“耿先生到此不烧”七字。

谚云：“麦过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麦多高于人者，既熟，大雨，所损十八。

顺昌种谷道人云：“大风先倒无根树，伤寒偏死下虚人。”王恬智叟云：“犯色伤寒犹易治，伤寒犯色最难医。”王丹元素云：“治风先治脾，治痰先治气。”皆卫生之要也。

人家养鸡虽百数，独一擅场者乃鸣，余莫敢应。故谚谓“一鸡死后一鸡鸣”。尝在处州敛川，见佑圣僧舍养二雄鸡，每啼则更互竞发，饮啄栖游，亦不相斗。古云“两雄不并栖”，此岂无所竞而然邪？广南则群雄竞鸣，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验者，有一绝载云：“欲识为人贱，先须看四般。饭迟屙屎疾，睡易著衣难。”盖无不应者。

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皆范宽所画。土地堂壁有包氏画虎，赵评事马，皆奇笔。庙东兴教院人物亦宽画，张芸叟谓：“面目大小锐，失王者之相。”盖人物非所工者。后殿有甘草一枝，长二丈余，其大如臂，亦异物也。

宁州龙兴寺有开元二十二年所写《华严经》，记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遗其崩日者。

河间老卒云：“蚕子最耐寒热，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过，至三月间，虽热而桑未可采，则以绵絮裹置深密处，则不生。欲

令生，则出置风日中。每捶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

白乐天《地黄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二者当俱可信也。汉水渔者取蚕肠以作钓丝，云虽挂千斤亦不断。长只数寸，盖皆未吐之丝耳。南人养蚕室中，以炽火逼之，欲其蚤老而省食，此其丝细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谓蚕妇不可食苦荬，令蚕烂坏。处州人言，此菜家家养蚕，不闻有损。方书有治蚕啮药，亦未尝闻见被伤者。

汝阴尉李仲舒汉臣，山阳人，生平戒杀。云释教令置虱于绵絮筒中，久亦饥死。有人教使置青草叶上，经宿沾露，则化为青虫飞去。尝试之信然，皆背坼而化。

生姜苗铺荐席下去壁虱，椒叶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叶如狗舌，夏秋生细花，始白渐黄，无甚香臭。花茎长出叶上，根已枯而叶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细，以干姜滋味和之，作馄饨饼夹食之，已泄利。叶捣如泥，可煅硫黄。原人裴棐和之云，尝用之也。

本朝借绯紫服者，皆不佩鱼。绍圣中，有引白乐天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自是始并鱼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而唐牛丛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帝面赐金紫。谢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绯，即赐紫为越等。”乃赐银绯。岂唐制赴日许服于朝，罢日则否，与今为异乎？

余尝行役，元日至邓州顺阳县，家家闭户，无所得食。令仆叩门籴米，其家辄叫怒，谓惊其家亲，卒不得。赖蔓菁根有大数斤者，煮之甘软，遂以充肠。宁州腊月八日，人家竞作白粥，于上以柿栗之类，染以众色为花鸟象，更相送遗。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不庆冬至，惟重岁节。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发声，即市人群儿环呼曰：“大熟。”如是达旦。其送节物，

必以大竹两竿随之。广南则呼“万岁”，尤可骇者。宁州城倚北山，遇上元节，于南山巅维一绳下达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贯以环索，自上坠下，遥望如大奔星，土人呼为“彗星灯”。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或争驶驱击，有致死者，则此人甘斗杀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买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云。亦间有异人奇诡之事。方太平盛时，公私富实，上下佚乐，不可一一载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仪物皆王者所用，唯赭伞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舳舻樯柁，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费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佛寺俱空，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殡无完柩，大

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刚经》一藏，带帙皆为人取去，散弃墙壁间。乃太平兴国中所赐，字画纸饰，颇极精好。后见家人辈私携其三卷以来，常念欲转以授人。值欧阳延世庆长与二弟自海陵过常熟，相过偶话：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游城隍庙，见塑妇人而关三木，旁有狱吏展案牍者，乃戏解其缧，于牍上书一“放”字。是夕遂梦至庙中，狱吏诘：“一妇人对词未竟，君辄纵去，当复为我摄之。”士子谰不谓行。吏前捉其臂，已觉酸楚，久之，又击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诵《金刚经》，幸见恕。”吏即引之见王，召令升殿诵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诵，但常读耳。”王命吏取经，顷刻已至，视之乃其家本也。读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无数，皆合掌默听。至卷终，王语吏云：“可放其去，失囚当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门，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顿除，而喜于得脱，忘使治捉臂之处。既觉，明日命僧讽诵经庙中，以为阴报，而臂上遂发大疽，破溃月余方愈。庆长兄弟亲所闻见，亦欲持诵此经，恨无善本，遂以与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实之语，其利为博也。

《灵棋》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货”，亦曰“初吉”。繇文云：“客从南来，遗我良财，宝货珍玩，金碗玉杯。”晋颜幼明解曰：“以阴处中，应乎外阳。有朋远来，不亦宜乎？南者阳位，故曰南来。宝货珍玩，贵人之资也。金碗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为“大吉之卦”。杨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赐。吴幵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迁给事中，赐对衣金带鞍马。而《南史》载齐江谧，武帝出为东海太守，未发忧甚，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来，金碗玉杯”。及诏赐死，果以金罂盛药鸩之。然则繇文如卦影之象，虽人各有其应，而吉凶特未定也。岂祸福天之所秘，终不容人推测乎？

寒食火禁，盛于河东，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以冬至后一百四日，谓之“炊熟日”，饭面饼饵之类，皆为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为甜

团，切破暴干，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留之经岁，云可以治口疮。寒食日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于空中，谓之“擘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馔，携家春游。或寒食日阴雨，及有坟墓异地者，必择良辰相继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谓寒食为“一月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种种备具，至有箫鼓乐器，亦储以待用者。

《后汉·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计食令史，皆服青帻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更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争夺，而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处处皆用平旦，而衢州开化县须俟交气时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麽，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汉志》又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时无有行者。

《汉文帝赞》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以成帝营昌陵不成，复归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谏曰：“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而《晋史》愍帝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后世疑瓦器为不然。按，赤眉在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汉文亦在其间，皆唐末五代之所发者。盖摸金之人，但见巍然大冢，安知其中为无有？自非不封不树，则未有不发之墓也。世云张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盗，张以所得甚厚，故不伤其尸，而晏以徒劳，遂破其头颅而去。此乃俭葬

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论也。今葬者必瘗志文，盖备其必发。不然，何用置于圹中乎？

江浙无兔，系笔多用羊毛，惟明、信州为佳，毛柔和而不挛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秃。湖南二广又用鸡毛，尤为软弱。高丽用猩猩毛，反太坚劲也。其用鼠须，只一两茎置笔心中。如狸毛则见于《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湿，墨皆胶败滞笔而无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则阴润不能坏也。

建中靖国初，韩忠彦、曾布同为宰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游处未尝不与之俱，人呼为“内翰夹袋子”。秦观之子湛大鼻类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为“娇波斯”。有扬州人黎珣，字东美，崇宁中作郎官监司，又有京师开书铺人陈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为“鲮蟆”。而琼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号“鲮蟆亭”。天清寺前多积潦，亦名“鲮蟆窝”。都中轻薄子戏咏鲮蟆诗曰：“佳名标上苑，窝窟近天清。道士行为气，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东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将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载官片大腊茶与白矾二物，解百毒，以为奇绝。《本草》：茶茗荈槚皆一种，俱无治毒之功。后见剑川僧志坚云：“向游闽中，至建州坤口，见土人竞采盐麸木叶，蒸捣置模中，为大方片。问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赐茶也。更无茶与他木。”然后知此茶乃五倍子叶耳，以之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盐麸木叶下，故一名盐麸桃。衢州开化又名仙人胆。陈藏器云：“蜀人谓之酸桷，又名醋桷。吴人呼乌盐。”按《玉篇》：榑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吴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吴榑子声误而然耳。

疮发于足胫骨傍，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南人呼为“骭疮”，其实一也。然西北之人，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妇

人以下实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妇女亦多苦之，盖俗喜饮白酒，食鱼鲞，嗜盐味。而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三物气味皆入于脾肾，而足骭之间二脉皆由之，故疮之发，必在其所。《素问》云："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鱼发疮则热中之信，盐发热则胜血之征。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血热而弱故有此。又《本草》：酒大热有毒，能行百药。服石人不可长以酒下，遂引药气入于四肢，滞血化为痈疽。今白酒曲中多用草乌头之药，皆有大毒，甚于诸石。释经谓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于目前者乎？谚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赠忆李白及寄姓名于他诗者，凡十有三篇。《昔游诗》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又有《登兖州城楼》诗，盖鲁、砀相邻。而太白亦有《鲁郡尧祠送别》长句，虽不著为谁而作，然二公皆尝至彼矣。世谓太白惟"饭颗山"一绝外，无与少陵之诗。史称《蜀道难》为杜而发。二公以文章齐名，相从之款，不应无酬唱赠送，恐或遗落耳。按工部行二，高适、严武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子》诗一篇，余谓题下特脱一"美"字耳。杜赠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飞蓬各自远"云。以此考之，各无疑者。俗子遂谓翰林争名自绝，因辨是诗以释争名之谤。"醉别复几日，登临适池台。"后言"何时石门路，重有金尊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云："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少陵《壮游》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李所谓友人者，疑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对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称父为然，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今略举经史子传之所云，以证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谓贤人君子。《论语》："畏

大人。”注：大人，即圣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谓国君。“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谓辅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谓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注：务口腹者为小人，治心志者为大人。如“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亦类此。唯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亡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崔钧云：“大人少有英称。”晋陈骞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苦辄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又名其叔。张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盖谓其母。唐柳宗元谓刘禹锡之母，亦曰：“无辞以白其大人。”《苏章传》：“苏纯三辅号为大人。”注：大人，长老称，尊事之也。《岑彭传》：“韩歆，南阳大人。”注：谓大家豪右。《高骈传》：女巫王奉先谓毕师铎曰：“扬州灾，有大人死。”秦彦曰：“非高公邪？”《呼韩邪单于传》：“大人相难久之。”后汉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唐盖苏文父为东部大人，则外国亦指尊长为大人也。梁元帝《金楼子》云：“荆间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称我，向子恒称名，此其异也。”又有名子为大人者，此人恒呼子为“大人”，此尤异也。又且鞮侯单于谓：“汉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称也。故《荆轲传》：高渐离“家丈人召使前击筑”。杜甫《赠韦济》诗云：“丈人试静听。”而柳宗元呼妻父杨詹事丈人，母独孤氏为丈母。故今时惟婿呼妇翁为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讥笑。至呼父为爹，谓母为妈，以兄为哥，举世皆然。问其义，则无说，而莫知以为愧。风俗移人，咻于众楚，岂特是而已哉！爹字虽见于《南史》梁始兴王憺云：“始兴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乳哺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乃音徒我切。又与世人所呼之音异也。

王逸少好鹅，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鹅为“右军”，梅为“曹公”。前人已载尺牍有“汤浔右军一只，蜜浸曹公两瓶”，以为笑矣。有张元裕云：邓雍尝有柬招渠曰：“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面，幸遇此同享。”初不识左军为何物，既食乃鸭也。问其所名之

出，在鹅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语。邓官至待制典荆州，洵武枢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遂谓妻母为“泰水”，正可与“左军”为对也。

“北敌焉知鼎重轻，指踪原是汉公卿。襄阳只有庞居士，受禅碑中无姓名”。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而其父好问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遂为伪楚门下侍郎。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县，每春时昏翳如雾，土人谓之“黄沙落”。云有沙堕于田苗果菜之中，皆能伤败，沾桑叶尤损蚕，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岚瘴之类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长老法英，少有道誉，兼通外学，后退居在东都净因院。尝有堂僧以十二时歌贽之。既去，即掷之于地曰：“是何乱道！”不谓其僧伫立户内，皆闻见之。已而僧自他适，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狱，而京师勘鞫初到，皆未示问目，但责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状其过者，英对以不知所犯。于是押足缚之，仰卧牢上，以书卷令读，尽僧之法名凡数千名，问令供孰与相识。阅之累日，乃记贽歌之人，遂以告狱吏。吏询游从因由，即具道素不交关，但尝一见而有轻笑其文之憾，恐挟此诬诋。其僧乃张怀素之党，云与英诘谋入蜀为乱。究之既无实迹，询其妄引之由，果见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释放。伤人之言深于矛戟，信可为戒。一毁其文而遽以死逮之，为报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车驾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食者多苦腰痛，当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载，竟不知为何木。或云以沐头则退发，而南方妇人竟岁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东而西为左转，一昼夜一周，日月自西而东为右行，月一月、日一岁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东出而西没。古人譬之如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右动，磨急而蚁缓，故但见蚁随磨转也。释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绕。《华严经·净行品》云："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所谓顺者，如右臂之内向，日月之东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与转轮经藏，皆自东南以至西北，乃左绕而逆行。李长者于《合论》中亦辨此失，但众习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斋素，谓之"三长善月"。其事盖出于佛书，云大海之内凡有四洲，中国与四夷特南赡部一洲耳。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祸福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诏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为恶月，不肯交印视事。或谓唐之节度使与刺史，凡有兵者，初至当犒设，而此三月禁屠故迁避，而他官亦循仿为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数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为"上瓦"，五月为"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于临官。其八卦者，以巽为"上瓦"，坤为"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术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蹑芒鞋。吕元直时为宰相，顾同列戏曰："草履便将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积稻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稻秸聊以当沙堤。"

高卫、黎確为吏部侍郎，孟庾为户部侍郎，髭发皆白，而趋朝立班常相随，时呼为"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给事中洪拟戏之曰："公乃借补老君也。"盖是时文武官多借补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语黎、孟曰："吾三人趋朝，当独早于他官。"二公问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车驾在临安，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同为贰卿，时人目之为“赵韩王”。

周曼，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县尉，待阙。有人以柬与之，往寻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唤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县中吃棒。”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以知事不出参，呼而捶之，曰：“我是国家命官，怎敢恁地无去就？”欲作状解官，群僧祷之，且令其仆取赂而已。曾乾曜有《丑奴儿》词十三首，皆咏外州风物。其一云：“蓦地厮看时。赤帕那，迪功郎儿。气岸昂昂因权县，厅子叫道，宣教请后，有无限威仪。　　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划地胡挥。甚时得归京里去？两省八座，横行正任，却会嫌卑。”令观周所为，则曾词摹写，已大奈富贵矣。

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谓雨旸时则薄收，大旱方大熟，开花向下，结子向上，炒焦压榨，才得生油，膏车则滑，钻针乃涩也。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与荏子皆堪作雨衣。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镫。祖珽以蔓菁子薰目，以致失明。今不闻为患。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镫，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误食之，令人吐利。饮酒或茶，皆能荡涤，盖南方酒中多灰尔。尝有妇人误以膏发，黏结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乌桕子油如脂，可灌烛，广南皆用，处、婺州亦有。颍州亦食鱼油，颇腥气。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炼脑为油以食，贩于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谓尘为勃土。果木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面而以干者傅之，亦曰面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谓之米䊵，音佩，而从力者韵无两音。《大业杂记》载尚食直长谢讽造《淮南王食经》，有《四时饮》，凡三十

七种，并加米糊。乃知此书如茶饮、茗饮、桂饮、酪饮皆然，未知与今同否也？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桯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著，故浣之亦不纰疏。鄢陵有一种绢，幅甚狭而光密，蚕出独早，旧尝端午充贡。泾州虽小儿皆能拈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铁钱至四百千。又出嵌输石、铁石之类，甚工巧，尺一对至五六千，番镊子每枚两贯。邠、宁州出绵绸。凤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数十缗。原州善造铁衔镫、水绳、隐花皮，作鞍之华好者，用七宝镆厕，饰以马价珠，多者费直数千缗。西夏兴州出良弓，中国购得，云每张数百千。时边将有以十数献童贯者。河间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钑镂如丝发。陈起宗为詹度机宜，罢官至有数百副。衢州开化山僻，人极粗鲁，而制茶笼、铁锁亦佳。苏州以黄草心织布，色白而细，几若罗縠。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陷织”耳，名著天下。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为宰相，张说以素憾惧，潜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开元二十四年，帝在东都欲还长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往来何所待时？假令妨农，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后竟罢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荡覆天下。林甫之术，盖祖于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贼

乱之人犹假以为恶，况资权谲者乎！

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因更修，见其铁枢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造”。纪元之名，不见载籍。门西道北有晁错庙，范忠宣再典许州有惠政，邦人为营房祠于庙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笼床之状，高尺许，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制，亦莫知何时所创也。余后官五原，邻郡如镇戒、怀德，边寨皆流沙，不可凿井，教以此制，遂获其利。

陕西地既高寒，又土纹皆竖，官仓积谷，皆不以物藉，虽小麦最为难久，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开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谷多寡，四周展之。土若金色，更无沙石，以火烧过，绞草绲钉于四壁，盛谷多至数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实其口，上仍种植，禾黍滋茂于旧，唯叩地有声，雪易消释，以此可知。夏人犯边，多为所发，而官兵至虏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仓庾去地数尺，以板为底，稻连秆作把收，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积久者不过两岁而转。地卑湿而梅雨郁蒸，虽穹梁屋间，犹若露珠点缀也。

杜预好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今州城在岘、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岘山在东，上有羊叔子庙；万山在西，元凯祠在焉。去三顾门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阑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后圃。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乐，相传躬耕歌《梁甫吟》于此。万山又名小岘，或曰西岘，故子美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孟浩然葬凤林关外，后人迁其墓碑于谷隐寺中，遂失冢所在。习池在凤林寺山，北岸为汉江所啮，甚迩，数十年后当不复见矣。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余及祸。石崇家稻米饭在地，经

宿皆化为螺，人以为灭族之应。郑注败前，褚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期年而卒。

《笔谈》载陕右以蟹辟疟鬼。余在安定，尝会客曹黄中庸，食虾驹不去壳，齿龈皆伤，遂掷去之。都监杨璋见琼枝皆拨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师雄景叔，长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鱼皮，煮熟翦以为羹，一缕可作一瓯。食既，范问游："味新觉胜乎常否？"答云："将谓是饦饦，已哈了。"盖西人食面几不嚼也，南人罕作面饵。有戏语云："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柱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盖讥不北食也。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晋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劭亦有父风，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王恺乃逾于劭，一食万钱，犹曰无可下箸处。而唯曾著于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万"之语也。

先公元祐中为尚书郎，时黄鲁直在馆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报谢积久，尺牍盈轴，目之为"乞米帖"。后领漕淮南。诸公皆南迁，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东坡到惠州有书来谢云："蒙假二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喻。方走海上益远，言之怅焉永慨！"余池饬宝之。崇宁初，晁无咎尝跋其后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则莫不按剑而相盼，况嗜好吴越哉？季裕加于人数等矣！"又有昭陵于金花盘龙笺上飞白"清净"二字，其六点作鱼龙鸟兽之象，乃王著所献三百点中所无者。又十幅红罗上飞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东坡书《白纻词》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凡二十轴，悬之照耀堂宇。为利诱势胁，于大观之后，幸能保守。靖康中，颍川遭金国之祸，化为烟尘。往来于心，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

颍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云后若干年，僧伽缘尽，彼当代其扬化。今亦下临淮流，虽大涨不过塔基之陛。东坡守颍，有文祭之。祷雪即应，一方事之甚严。建炎元年，泗州浮门内火发，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焰出，一爇皆尽。僧伽真像，僧徒仅能营救，别建殿以庇。方就而北兵已来，又皆烧毁，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金人负之北去，疑释子讳为灰烟也。然劫烧之来，丽于形质，孰不归空？数缘既尽，虽云坚固，亦自当灭。岂佛陀之谶，其在是乎？

管中窥豹，世人唯知为王献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语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豹。”

卷中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虏，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虏，而议和既定，踪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其后，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塞，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

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㧞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吴烨子华中奉云，渠倅严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万州，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视其神色大异平日。问其所诉，乃云："某乃境内之神，每荷公厚赐，欲以少事相报，愿使吏以授其言。"遂令书之，云："某月日郡界当有灾，比邻境为轻，冀无惊惧。"欲再询其名号，则妓已省，不自知其来也。至其日果大风雨，已而震雷大雹，伤害田稼，但循江而过，两岸所及不广。比郡至杀人畜，田之损者十多八九。又尝自钱唐将还家，

泛舟已到桐庐。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寻李大府船。李惊起视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贼发，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询其子细，则已不见。遂遽还会稽。乃方腊已至睦州，同行数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后守严，尽饰境内神祠。有一庙神像皆毁，惟三躯独存，而吴不记其名。严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吴亦不忆其始因也。则尊胜之利于幽冥，盖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后，以国用窘匮，凡故例群臣锡予，多从废省，惟从官初除，鞍马对衣之赐犹存，而省其半。绍兴二年，黎確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见其赐目，后用御宝，而云"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甚可笑也。然皆计直给钱，但当减半计数可矣。时有司之陋，大抵多类此。

两朝誓书，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圣旨令上石于天章阁。其词曰："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垅亩稼穑，南北勿纵绎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沟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报书云："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下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明神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自是两国百有余年坚守盟书，民获休息。而宣和中与大金结好，亦有"不克享国"之言。后先渝之，至

以失信为责，改立伪楚，四海之人肝胆涂地。孔子以兵食为可去，可见矣。昭陵时，吕夷简为相，缘西夏事，虏人遣刘六符来索故地，又增银绢各十万。富郑公报使，仅免败盟，不用献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皆临时徇私自便。而敌骑自浙中渡江北归，官军败于建康江中，督将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亦为之推赏。时谓以省记条推几乎赏。

范觉民为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夫多被其害。时为之语曰：“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后欲行讨论法，乃宥大奸而滥及众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缘此被逐。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刘、韩二开府，张浚太尉、王瓊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为统兵官，是尤可笑也。盖是时殿前诸军数才数百。见殿帅郭仲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卫宿有从者，只十五人也。

开府刘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将归朝。及建炎之后，以功臣检校太傅、西镇节使开府，部曲皆西人。有斗将王德，勇悍而丑，军中目为王夜叉，最为有名。时文士济南王冶，字梦良，亦木强少和，言必厉声，性又刚果，后为大理治狱正，人亦呼之为王夜叉，以比阴狱牛头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于商，而赐姓子氏。周封微子启于宋。后十一世孔父嘉之孙以王父字为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华督之难，奔鲁为大夫，因家于鲁。其曾孙是为先圣。而郑有孔张，出于子孔；卫有孔达，又有孔悝，出于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后也。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生，即鲁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二十

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颜氏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鲁国太夫人，妻郓国夫人。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邹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赠太师。则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号玄圣文宣王，续改至圣。其嗣袭，魏封鲁国文信君，秦封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后汉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圣侯，晋武帝改奉圣亭侯，宋文帝崇圣侯，后魏文帝崇圣大夫，孝文帝复为侯，北齐文帝改恭圣侯，后周宣帝封邹国公，隋炀帝绍圣侯，唐太宗褒圣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圣公，哲宗改奉圣，崇宁三年复封衍圣公，制云："孔子之后，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允。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庙中有孔子手植桧三株，两株双立御赞殿前，高六丈余，围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坛东南，高五丈余，围一丈三尺。晋永嘉三年枯死，至隋义宁元年复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复生。盖千五百余岁矣。庙中后汉碑三，魏碑三，齐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鱼墓前，漫灭不可读。汉碑九。孔氏宅除诸住外，祖庙殿廷廊庑尚三百一十六间。其四十七代孙传作《东家杂记》，所载甚详，此其大略者也。

章谊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绍兴二年出租预买绢三匹，三年增九匹，叹其赋重。从兄彦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过也。"初，宜叟为大理卿，户部侍郎柳庭俊乃是妻兄，寓居章舍。一日会饮，钳醉昼寝，遂至暮不醒。柳弟来白："明当进对，未有札子。"柳惊起，即问章有何事可论。章戏曰："方今财用窘匮，将天下官户赋役同于编氓，此急务也。"柳大喜为然。明日陛对，具陈此事，遂即施行。士

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尽地利，分租已薄，又无商贾他业，而与庶民庸调相等。其受害盖出于一言之戏，“自弊”之语，诚有味也。

杜甫有《义鹘行》。张九龄有《鹰图赞》序曰：“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迹隐于古人，史阙其载。岂昔之多识物亦有遗，将今而嘉生材无不出，为所呼之变，与所记不同者耶？”按：古人称雕鹗，又“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而鹗今不见于世，岂名之变耶？然鹘又不可居鹰雕之右也。

> 杜甫《雕赋》云：“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则甫盖以雕为鹗矣。而孟康注《汉书》云：“鹗，大雕也。”颜师古曰：“鹰，鹫之属，非雕也。”《礼部韵》：“鹗，雕属也。”颜师古注《汉书》云：“隼，鸷鸟，即今鸤也。说者以为鹞，失之矣。鸤字音胡骨反，鸤与鹘同。”又《货殖传》：“隼亦鸷鸟，即今所呼为鹘者。”

唐明皇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状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今《孝经》盛行，《道德经》亦有石刻，唯《金刚经》罕见于世也。《张文献集》载《贺上仙公主灵应状》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之应，爰至启殡，乃知尸解。又承特禀清虚，薄于滋味，素含真气，自不食盐。洎于迁神，更标奇迹。伏望宣付史馆，以昭灵异。仍望宣示百官。”诏曰：“道有默仙，谓之形解，古来既尔，今亦将然。童幼之年，伤其夭促；灵变之理，乃入玄真。且与方外为心，不比人间结念。所谓书诸国史，以袭美玄，卿亦史官，任为凡例。兼请宣示者并依。”而《新史》不载，岂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号为端士，亦复为此，将非林甫辈迫之故耶？至上仙之语，今虽帝子之贵不敢用矣！

钓丝之半，系以荻梗，谓之浮子。视其没则知鱼之中钩。韩退之钓鱼诗云：“羽沈知食驶。”则唐世盖浮以羽也。

唐《张曲江集》载明皇《敕突厥书》云："敕儿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祸钟彼国。苾伽可汗倾逝，闻已恻然。自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所生？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疏少许。今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故其下书皆呼为儿。而宋朝与契丹，始以年齿约为兄弟，而彼主享国之永，至哲宗时遂为大父行。与谓汉为丈人，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废皇后立武昭仪，李勣称疾不入，褚遂良以死争。他日，勣独入见，帝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欲皆废之，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九龄罢相，帝召宰相审之，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德宗欲废太子，立侄舒王，李泌曰："赖陛下语臣，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李勣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长源能保其家族，而敬业之祸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报，亦可以鉴矣！而蹈覆辙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陈良史之官；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则知唐世玉带施于绯衣，而银鱼亦悬于玉带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环卫官，皆以皇伯叔侄加于衔上，更不书姓，虽袒免外亲亦然。熙宁中，始有换授外官者，则去皇属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时以为非。靖康中，乃复旧制。《常衮集》载李谏《除秘书监词》云："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宝岂可避亲？再从叔正议大夫、守光禄卿同正员、嗣泽王谏，幼嗣藩国，夙彰忠孝。"盖唐世非期亲不加皇字，虽出阁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从载于衔上，似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复名而连字，宗派服属，见而知之，又汉、唐以来所弗逮者。

柳子厚《龙城录》载："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刘先生隐身处。其内有三十六宝，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贬于东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则道士萧玉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余尝观《金华图经》，乃谓刘孝标居此洞以集《文选》。其谬误如此。绍兴中，欧阳文忠公孙懋守婺，余尝录仲卿事与之，使改正旧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凤林县凤林关，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弘农郡隋改曰凤林郡。婺州金华县，梓州射洪县，皆有金华山。如龙门、丙穴之类，亦有数处。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廋语矣。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在省还家，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

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车驾在钱唐，是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人教其制度。明年五月天中节日，天适晴暑，供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其后钱唐无冰可收，时韩世忠在镇江，率以舟载至行在，兼昼夜牵挽疾驰，谓之“进冰船”。

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福州以为僧擎，至他男子则不肯肩也。

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岂秀美之气钟于绿珠而已邪？

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彼中造嗡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

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父延庆本夏人也。参议官范正舆除直龙图阁告词云：“入幕之宾，以折冲尊俎为任；从军之乐，以决胜笑谈为功。高适受歌舒之知，石洪应重祚之辟。”盖翰与乌皆蕃人，且讥其尊俎笑谈以为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词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属，以予观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羡数。考冢宰官府之六属，各为六十，而天官则六十四，地官则七十，夏官则六十七，秋官则六十六。盖断简失次而然，非实散亡也。取其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汝尚深加考核，分别部居，

不相杂厕，则六职者均一，非特可正历代之违，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也。非汝其谁任？”此皆洪炎之词。后洪除在京宫祠，请给人从班著并依旧。而同列赵思诚缴驳，以谓士指为不厘务中书舍人，其任代言之职，自有国以来，未有如此之谬者。遂罢为在外宫观。

自熙宁中分三省职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书，宰相进拟差除及应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门下但掌省审封驳，尚书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请差遣得判中字者，更无不得之理。然蔡京为相，欲要时誉，凡有丐乞，皆对其人面书中字。莫不欢欣称颂，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阴识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须再呈，其不与者，则加一笔而为申。作伪心劳，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誉之有？

凡天下狱案谳，其状前贴方寸之纸，当笔宰相视之，书字其上。房吏节录案词大略，黏所判笔，以尚书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虽系人命百数，亦以一二字为决。得“上”字者则皆贷，“下”字者并依法；“中”字则奏请有所轻重，“聚”则随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议。“三聚”则会三省同议。不过此数字而已，此岂所以为化笔欤！

宋煇字元实，春明坊宣献公之族子也。腯伟而黑色，无他才能。在扬州尝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记录，历登运使，以殿撰知临安府，士民皆诋恶之，目为“油浇石佛”，甚者呼为“乌贼鱼”，谓其色黑，其政残，其性愚也。又作赋云：“身衣紫袍，则容服之相称；坐乘乌马，因人畜以无殊。”仍谜以詈之曰：“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一个上面坐，一个下面行。”以其常乘乌马故也。尝有舟人杀士人一家，乃经府陈状云：“经风涛损失。”煇更不会问，便判状令执照。后事败于严州，尚执此状以自明。鞫之，前后此舟凡杀二十余家矣。其在临安，凡两经遗火，焚一城几尽。人谓府中有“送火军”，故致回禄。盖取其姓名，移析为此语。竟以言者论其谬政而罢。不数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终以扶持之劳，简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稚，豫章南昌人。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蕃传云：为乐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蕃自乐安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则为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后，而不著者，岂周无他事而徐有传，且又载于《世说》与《滕王阁序》，故显于后世耶？亦犹“鸷鸟累百，不如一鸮”，本邹阳之书，元初中，樊准上疏荐庞参已用之，而人独称为孔融荐祢衡之语。“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此刘陶之疏，而世但知为范蔚宗论也。

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乃丞相旧居，后钦圣宪肃别为居第，故有南北之号。其南第屡经回禄，独厅事不焚。后因翻瓦，于屋极中得《华严经》一卷。余尝刊《净行品》施人帖于屋柱间，凡数十年，已万余本矣。后以遗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帖于竹窗上。绍兴二年腊月八日，临安大火烧数万家，张氏之居亦尽被焚燕。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经处而止。其上屋一间亦独存，是皆可异者也。

绍兴三年七月，朱胜非以右仆射丁母忧，未卒哭，降起复制词，吏部侍郎、权直学士院陈与义之文也。以“兹宅大忧”四字，令翰林学士綦崇礼帖改为“方服私艰”，陈待罪而放。议者谓麻制中有“於戏！邦势若此，念积薪之已然；民力几何，惧奔驷之将败。朕之论相，何可以不备？卿之图功，亦在于攸终”。同列恶其言，故以“宅忧”疵之。昔杨文公以真庙御笔改“邻壤”一字，即辞职而去，后许□□作哲宗哀册，云“攀灵舆而增痛”，上皇改“攀”为“抚”、“痛”为“怆”，亦以不称辞位。留之再三，竟改礼部尚书。今使他人窜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郑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札子，即不许收接文字。皆非故事，盖时异不得而同也。

曾巩子固为越倅，作《鉴湖图序》曰：“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东

南者皆委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九千顷而已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径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近，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一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奸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十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峒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云云。宣和中，王仲嶷为太守，遂尽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以献于官，则民之盗者不复禁戢。其蒋堂、杜杞、吴奎、范师道、施元长、张伯玉、陈宗言、赵诚复湖之议，与钱镠之遗法，后世不复可考矣。

国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岁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后亥祭先农，后丑祀风师，皆于东郊；孟春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仲春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祭五龙祠。刚日祭马祖于西郊。春分朝日于东郊，是日祠东太一宫，开冰祭司寒于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东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后申祀雨师、雷师于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五年一禘，则停时享。夏至祭皇地祇于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夏土王，祀黄帝于南郊，祀中霤于太庙之廷。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后辰祀灵星于南郊。孟秋享太庙、后庙。仲秋上丁释奠于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于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刚日祀马社于西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是日祠太一宫，祀寿星于南郊。季秋大

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后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享太庙、后庙。三年一祫，则停时享。祭司寒于北郊，刚日祭马步于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于南郊。腊享太庙、后庙，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于冰井。右并司天监于一季前，以择定日供报太常礼院参详讫还监，乃牒尚书祠部，具画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乐，内中祠风、雨、雷师、五龙堂、先蚕，并不用。天地、日月、九宫原阙日遇忌日，不妨作乐。太社、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天地、宗庙、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宫贵神、蜡祭百神、太庙奏告，并为大祠，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并为中祠，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马祖、先牧、中霤、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马步，并为小祠，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曰："予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始终之义，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有焚稿者，非欤？曰非伊尹、周公为之，近世取区区小亮者为之耳。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己也，岂爱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曰此非圣人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

云。”

王令逢原《上刘莘老书》论诗之弊曰：“古之为诗者有道，礼义政治，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比、赋、兴，诗之言也。正之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夫礼义政治之道得，则君臣之道正，家国之道顺，天下之为父子夫妇之道定。则风者本是以为风，雅者用是以为雅，颂者取是以为颂。则赋者，赋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兴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与变，得失于此者也；鸟兽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为诗者有主，则赋、比、兴、风、雅、颂以成之，而鸟兽草木以文之而已尔。后之诗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鸟兽草木之文以纷更之，恶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台记》云：“淮阳之南，地名曰厄台，询其父老，夫子绝粮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岂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岂知大明乎？天下至圣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尧有洪水之灾，舜有井廪之苦，禹有殛鲧之祸，汤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齐之讥，周公有管、蔡之谤，孔子有绝粮之难。噫！圣人承万古之美，岂以一身为贵乎？是知合于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数；齐日月之明，不能违日月之道。泰而不否，岂见圣人之志乎？明而不晦，岂见圣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陈也，讲诵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围之出，列从而行，怡然而歌，美之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业。果哉！身殁之后，圣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绝。有开必先，信其然也。於戏！先师夫子聘于时，民不否，遁于世，民不泰也。否则否于一时，泰则泰于万世。是使后之王者，知我先师之道，舍之则违，因之则昌，习之则贵，败之则亡。道之美此，孰为厄乎？”

李邦直作《韩太保墓表》云：“公讳惟忠，著籍真定，为灵寿人忠宪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宪公赠太保。太保之子讳处均，韩国公；韩国公之子讳保枢，鲁国公；鲁国公之子则忠宪公也，封陈国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诸孙尤众。自

忠宪公至高祖，四世赠一品，上下衣冠七世。盖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缠于兵火之毒者二百余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垦除祸难，提携赤子，而置之太平安乐之地，累圣继之，以休养生息为事。其顾指左右，驾驭驰骋，莫非一时之豪杰。考诸《国史》，则累朝将相颇多河北人，若赵韩王普，实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张尚书咏清丰人，柳公开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乡人，张文节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献公绶平棘人，韩忠献公琦安阳人，余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数。窃尝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国，号为天下脊，而大河自积石行万里砥柱，傍缘太行至大伾，斗折而东，下走大海。长冈巨阜，纡余盘屈，以相拱揖抱负。小则绵一州，大则连数郡，其气象如此。而土风浑厚，人性质朴，则慷慨忠义之士，固宜出于其中。虽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郁渟蓄，声发益大，泽浸益远。以施于子孙，亦自然之理也。元丰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镇定武，乃诣灵寿，既祠谒墓下，因属清臣为之表，而得阳翟孙曼叔书于石。不独著太保公之系，将以遍示天下为人子孙者焉。”忠宪公名亿，事仁宗为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八子，绛、缜为宰相，维为门下侍郎，四为员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黄鲁直为子华挽诗云“八龙归月旦，三凤继天衢”者，盖实录也。

蔡京《太清楼侍宴记》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省愆，复官就第。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宴太清楼，召臣执中、臣俣、臣偲、臣京、臣绅、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俅、臣贯于崇政殿赐坐，命宫人击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诏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字纯朱，上栋纯绿，饰缘无文采。东西庑各有殿，东曰琼兰，西曰凝芳，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右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玉洞琼文之殿，旁有种玉绿云轩相

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絜齐清虚，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已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顾谓群臣曰：‘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闲。’已而群臣尽醉。”京又为《皇帝幸鸣銮堂记》曰：“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龙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鸣銮堂，淑妃从。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内侍连呼曰‘妃答拜’。臣欲谢，内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岁四幸鸣銮矣。’臣顿首曰：‘昔人三顾，堂成已六幸，千载荣遇，鸣銮固卑陋。且家素窭无具，愿留少顷，使得伸尊奉意。’上曰：‘为卿从容。’臣退西庑视庖膳，上为举箸屡酬，欢笑如家人。又遣使持码碯大杯赐酒，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视卧内，嗟其弊恶。步至芝所，上立门屏侧语臣曰：‘不御袍带，不可相见，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当万死！’上曰：‘既为姻家，置君臣礼，当叙亲。’上亲以手持橄榄以赐。时屏内御坐有嫔在侧，咫尺不敢望。众哗曰‘妃也’。妃兴顾，遽起立。臣附童贯致礼，乃奏乞遣贯为妃寿。上乃酌酒授贯，妃饮竟，上又酌为妃酬酒。上调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余甘，遣臣婢竟遗赐，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赐师相，无顷刻废忘。谕师相知无忘。’臣怀感叹谢。上又赐酒命贯酌，曰：‘可与贯语。’贯为臣言：‘君臣相与，古今无若者。’臣呜咽嗟惜，因语：‘身危，非主上几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彦纯事是也。’贯遽以闻，上骇曰：‘御卿若此，小人犹敢尔？昨日聂山对，请穷治彦纯，已觉其离间，故罢山尹事。朕岂以一语罪卿？小人以细故罗织耳！’亟索纸，即屏上草诏释彦纯，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贯陪，遂醉，诸孙掖出。”京之叙致㒳缕如此，不特欲夸耀于世，又将以恐动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为荣也，而适足以为国家之辱焉。时以其居尚露土木，赐紫罗万匹，使制帟幕，而京之献遗亦数十万缗。后户部侍郎王蕃发之，究治皆榷货务钱也。所谓天波溪者，由景龙门宝箓宫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絛上书其父，谓“今日恩波，他年祸水”。而小民谣言《十不羡》中“万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连年瘴疠，至有灭门。如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骑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富家遗人负载，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没者亦众。泛舟而往，率遇巨风激水，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复不能免。又是岁八月十八日，钱唐观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许，上多积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风驾洪涛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数百人。衢州开化县界严、徽、信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众事魔，有白马洞缪罗者，杀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辄衣赭服传宣喧动。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兴化军忽大水，城内七尺，连及泉州界，漂千余家。前此父老所不记。盖九州之内，几无地能保其生者。岂一时之人数当尔邪？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时为指使，皆礼异之；又教狄以《左传》，幕府得人，多所荐达。又通兵书，学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观坐，为妹婿蔡交以杖击户，神惊不归，自尔遂失心。然居丧犹如礼，草文正行状皆不误失。至其得疾之岁，即书曰：“自此天下大乱。”遂掷笔于地，盖其心之乱也。有子早世。只一孙女，丧夫亦病狂。尝闭于室中，窗外有大桃树，花适盛开，一夕断檽登木食桃花几尽。明旦，人见其裸身坐于树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议郎任谞，以寿终。

中书舍人四员，分掌六房，事无巨细，皆与宰相通签，奏状书衔亦俱平写。但押字即在纸后印窠心中，与他官司异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驰誉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然喜嘲谑，尝玩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状貌如此，曾自为其目否？”任见其怒，即曰：“吾亦自有诗也。”问之，云：“有

个官人靡恃己，著领蓝袍罔谈彼。面上带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陈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后语也。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

全州兴安县石灰铺，有陶弼商公诗云：“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天文离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问路，云下是吾家。”鲁直题其后云：“修水黄庭坚窜宜州，少休于此。观商公五言，叹赏久之。崇宁三年五月癸酉，南风小雨。”至绍兴中，字墨犹存。

黄策在平江府出卖蔡京籍没财物，得京亲书《亲奉圣语札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内东门小殿，上曰：‘废后久处瑶华，皇太后极所矜怜，今欲复其位号，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废后诏，今又草复后制，臣岂得无罪？’上曰：‘此岂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废后，亦有悔意，曾语与皇太后。今先帝上仙，追前意与复位号，于理无嫌。’臣京对曰：‘古无两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怜，理亦无妨。但臣闻有复必有废，未知圣意如何？存之何害？废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号已定，岂可更废之？适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圣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于朝廷？废之适足快报怨于先帝之人。存废于朝廷无利害，恭闻德音，有以见陛下尽兄弟之义，皇太后敦母爱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当时备载一时之语，盖欲彰大有功于昭怀尔，初未尝致意于昭慈圣献之废。哲庙尝有悔意也。绍兴初，取京亲书，因下诏曰：“隆祐皇太后仙游不反，殡奉有期，永怀保祐之功，务极褒崇之典。爰念蒙

垢于绍圣之末，即瑶华而退居，复位于建中之初，实钦圣之慈旨。属奸臣之当制，乃隐没而不言。莫洗谤伤，久淹岁月。”至三年八月，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隐没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将京所进《录圣语札子》宣付史馆，遂从其请焉。

范忠宣公自随守责永州安置诰词，有“谤诬先烈”之语，公读之泣下曰：“神考于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无以报，何敢更加诬诋？”盖李逢乃公外弟，尝假贷不满，憾公。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事露系狱，吏问其发意之端，乃云因于公家见《推背图》，故有谋。时王介甫方怒公排议新法，遽请追逮，神考不许，曰：“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谓此耳。

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韩退之《送僧澄观》诗云：“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凡释氏营建作大缘事，虽赖行业，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县有僧文用，目不识字而有心术。始欲建寺，即倡云：“城西北有山，而东南乃湖水，客胜于主，在术家为不利。若于湖滨建为梵宫，起塔其上，则百里之内，四民道释，当日隆于前矣。”乃规沮洳浅水之中，欲置寺基于是。邑人欣然从之，老幼负土，虽闺房妇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为皋陆。乃创为甓塔，再级则止。又作轮藏，殊极么麽。他寺每转三匝，率用钱三百六十，而此一转，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运不绝，遂铸大钟，用铜三千斤。时慧日、东灵二寺，已为亡人撞无常钟，若又加一处，不特不多，且有争夺之嫌。文用乃特为长生钟，为生者诞日而击，随所生时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碍，获施不赀。先是酒务有漏瓶弃之，文用乞得数千枚散于邑中编户，每淘炊时，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谓之“旬头米”。工匠百数，赖此足食。慧日禅寺为屯兵残毁，县

宰欲请长老住持，患无以供给，文用首助钱五百千，由此上下乐之，施利日广。自建炎戊申至绍兴癸丑，六岁之间，化钱余十五万缗。又请朱勔坟寺旧额为崇教兴福院，不数年，遂为大刹矣。其人故未可与澄观拟，但其所为皆用权术，悦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其下，亦曰通应。地名迎仙。水极深缓，海潮之来亦至庙所，故其江水咸淡得中，子鱼出其间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数里鱼味即异，颇难多得。故通应子鱼，名传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谓子鱼大可容印者为佳。虽山谷之博闻，犹以通印鲨鱼为披绵黄雀之对也。至云“鲨鱼背上通三印”，则传者益误，正可与“一麾”为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为贵也。

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癸丑，七岁之间，在执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吕颐浩、朱胜非皆再入，盖无岁不罢易也。时以地褊员多，惟选人得终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资即替。从官郎曹，率以递升。岁余不迁者，已有淹滞之叹。士子戏谓自周岁以至三年，盖有高下之序也。

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时平江童谣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台臣论其事，因下求言之诏。宰相吕颐浩由此以罪罢。按《晋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人劳之异。其后征伐征敛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百姓疲怨焉。时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三四，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既而，刘移屯池州，韩复分军江宁，王瓊往湖南，岳飞自江外来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

临沂县韩彦文作《二府除拜录》，载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绍兴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间，任二府执政者三百四十余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为最少；毕文简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为最老。执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

毕文简与拜相同岁，二人亦皆为长幼之冠。西枢一百三十四人，章质夫粲崇宁元年年七十六，为同知院事；寇莱公准淳化二年为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尧俞为中书侍郎，韩崇训、曹辅为枢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内除七十七人互见，实二百七十一人，周朝旧相亦在其中。

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昺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刘无以报之，因除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寀妖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亦异事也。"

顾临子敦内翰，姿状雄伟，少未显时，人以"顾屠"嘲之。元祐中，自给事中为河北都运使，苏子瞻作诗送之云："我友顾子敦，躯胆两雄伟。便便十围腹，不得贮书史。容君数百人，一笑万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见愠喜。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浓墨写黄纸。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翻然向河朔，坐念东郡水。河来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顾得之不乐。既行，群公祖道郊外，子瞻辞疾不往，和前韵以送，因以自解焉："君为江南英，面作河朔伟。人问一好汉，谁似张长史？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置之勿复道，出处俱可喜。攀舆共六尺，食肉飞万里。谁言远近殊？等是朝廷美。遥知别送处，醉墨争淋纸。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綦叔厚云：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至庶姓而攀华胄，则谓之买门钱。今通名为系捉钱。凡有官者皆然，不论其非榜下也。

白乐天诗云："岁盏后推蓝尾酒，辛盘先劝胶牙饧。"又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而东坡亦云："蓝尾忽惊新火后，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蓝字。余尝见唐小说，载有翁姥共食一饼，忽有客至，

云："使秀才婪尾。"于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独多，故用贪婪之字。如岁盏屠苏酒，自小饮至大，老人最后，所余为多，则亦有贪婪之意。以饧胶牙，俗亦于岁旦嚼琥珀饧，以验齿之坚脱，故或用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岂唐世与今异乎？

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见于道家，谓肩与目也。"又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谚语也。若无杯枕，则后世不知其为酒与睡矣。

元祐末，已有绍述之论。时来之邵为御史，议事率多首鼠，世目之为"两来子"。绍兴中，吕元直为相，骤引席益为参政，故席感恩，悉力为助。已而徐师川在西枢得君，与吕不协，席乃阴与徐结，于时又号为"二形人"。谓阳与吕合而阴与徐交也。吕既出，而欲为刺虎之术，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轴相搏，因先敛钱以二瓢为试，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跃相就，上下宛转不止。人皆竞出钱，欲看石轴相击。遂有告其造妖术惑众，收赴狱中，锢以铁锁，灌之猪血。其人诉云："二瓢尚在怀中。乃捣磁石错铁末，以胶涂瓢中各半边，铁为石气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绐众以率钱耳。"破之信然，久乃释之。

绍兴中，在钱唐八座止两人，洪拟、黄叔敖也。每传呼尚书，则市人相戏问："是何颜色者？"

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又有典乐徐申知常州，押纲使臣被盗，具状申乞收捕，不为施行。此人不知，至于再三，竟寝不报。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见之云："某累申被贼，而不依申行遣，当申提刑，申转运，申廉访，申帅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许先之监左

藏库，方请衣，人众，有武臣亲往恳之曰：“某无使令，故躬来请，乞先支给。”许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适蒙许先支，今尚未得。”许谕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彦作西枢，有副承旨当唤状，而陈牒姓张校尉，名与汪同，遂止呼张校尉。其人不知为谁，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彦。”左右笑恐。汪骂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复出。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

崇宁中，方严党禁，凡系籍入子孙，不听仕宦及身至京畿。时司马朴文季，温公之侄孙，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张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泽，世谓对佛杀了无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为优人过阶语云：“但仆元祐间诗赋登科，靖国中宏词入等，尚之唤作哥哥，补之呼为弟弟。甚人上书耶？甚人晁咏之！”闻者莫不绝倒。

金人南牧，上皇逊位，虏将及都城，乃与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纲小舟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为保仪。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归犹赋诗，用“就船鱼美”故事，初不以为戚。

秦鲁国大长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钱景臻太傅，于今上为曾祖姑。二子忱、愐，皆为节度使，靖康中，换为上将军，遂无俸给。幼子遥郡防御使。至绍兴间，新制非经参部人不勘支俸钱，三子遂俱无禄。独大主所请钱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遍走二广，所至多不给。时年余七十，上表乞赴行阙不允，再具奏：“妾虽迫于饥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疠之余，得一望清光，虽死不恨。”始听来朝。上皇改公、郡、县主为帝宗族姬，时以语音为不祥。至是饥窘

之言，果见于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与兄元宪，少时尝谒杨大年，坐中赋《落花诗》。元宪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将飘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文公以兄为胜。谓景文小巧，他日富贵亦不迨其兄，且不当更用“落”字也。

谚有“巧息妇做不得没面饦饪”与“远井不救近渴”之语。陈无己用以为诗云：“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救渴需远井？”遂不知为俗语。世谓少陵“鸡狗亦得将”用“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或几是也。

绍兴年间，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为伪齐、金人所据，一付张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闽、广而已。员多阙少，如诸州通判佳处，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时洪拟尚书与梁弁为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拟之子光祖又在弁后，遂为营求为枢密院计议官，又当待阙三岁。弁作启谢洪曰：“虽云出谷以迁乔，殆类进寸而退尺。”或谓计议之比倅，实进非退，不若以“远井近渴”为对也。后台章论之，还梁故任而罢光祖。

上皇始爱灵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其石皆峰岩青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乃以大者叠为山岭，上设殿亭。所用既广，取之不绝，舳舻相衔。渊圣即位，罢花石纲，沿流皆委弃道傍。金人围都城，城中之机石多碎以为炮。虏既去，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晁以诗谢曰：“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著眼？女墙犹得掷胡儿！”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职知亳州，限三日到任，仓皇东下，夜至酇阳镇，已属亳境。使人语镇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时宣义郎王伟为监官，初未闻报，且讶行李萧条，疑以为伪，叱去不与。王惧于逾期，

遂以敕呈之。时谓郡守呈敕于监镇，世未尝有也。或云堂札误书赴字为到，然王乃蔡京所恶，时为宰相，乃故，非误也。

许昌至京师道中，有重阜如驼驼之峰，故名驼驼堰。皆积沙难行，俗因呼为“驼驼嫣”。又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麈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矶之类，为世俗所乱者，盖不可胜数也。

蔡襄为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费数为准，每遇大礼，依附封桩，仍乞遣朝臣诸路划发钱帛，至今行之。其支赐度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绸四十万一百余匹，金六千七百七十两。第二等生衣物计钱四十五万贯，锦、绫、罗、鹿胎、透背等，计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丝三十八万八千两，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

绍兴中，统兵有神武五军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都计无二十万众。而刘军不及三之一，月费米三万石，钱二十八万贯。比之行在诸军之费，米减万余石而钱二三万缗。盖人虽少而官资率高，且莫能究其实也。时天下州郡没于金人，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不请俸或倚阁，人有饥寒之叹也。

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所立。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堕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此条系遵阁本，而影元钞本与此互异，今附录于此。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

过，尽皆焚爇。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公有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后侄仲原子耆、仲孜子昴相继登科，昴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与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赐出身也。崇宁四年，耆初及第，岐公长子仲修作诗庆之曰："锡宴便倾光禄酒，赐袍还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书日，六世词科只一家。"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珌、李格非、闾丘籲、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华宗盛族矣。

东坡《石炭诗引》云："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按《东汉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然以爨。"则前世已见于东南矣。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东坡已呼为遗宝，况使见于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

参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发于闻见，即举身战栗，至于几绝。其见母与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见。又恶闻徐姓及打银打铁声，买物不得见有余钱，亦不欲留一文。尝有一婢，使之十余年甚得力，极喜之。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婢云"打银"，疾亦遂作，更不可见，竟逐去之。至于其他，皆无所差失，医祝无能施其术。盖前世所未尝闻也。

甄彻字见独，本中山人，后居宛丘，大观中登进士第。时林摅为同知枢密院，当唱名，读甄为坚音，上皇以为真音，摅辨不逊，呼彻问之，则从帝所呼，摅遂以不识字坐黜。后见甄氏旧谱，乃彻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记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于陈，为楚惠王所灭。至烈王时，有陈通奔周，王以为忠，将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职，命为甄氏，皆通之后，而居中山者于邯为近。按许慎《说文》'甄，匋也，从瓦覃音，居延反。'《吴书》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相协，以为受命之符。则三国以前，未有音为之人切者矣。孙权即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转而音真。《说文》颠、蹎、滇、阗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驯、纁以川为声，诜、侁、骗以先为声，此皆先真韵中互以为声也。况吴人亦以甄音旃，则与真愈近矣。其后秦为世祖苻坚，隋为高祖杨坚，皆同吴音，暂避其讳。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三十七载，避讳不久，寻即还复，既殊汉庆为贺，又异唐丙为景。字且不易，恶能遽改？故世处真定者，犹守旧姓，奈何世俗罕识本音？纵不以真见呼，又乃反为坚字。虑后从俗，致汩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参考世系，叙为家谱云。"余按《千姓编》通作二音，而张孟押韵，真与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滨，因以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训察与免，而不言陶与氏也。坚自音经天切，与甄之音异矣。嘉祐中，王陶作彻之曾祖说马济墓铭云："甄以舜陶，氏出于陈。避吴、苻、隋，时有为甄。南北溷讹，姓音莫分。本之于古，乃识其真。"

绍兴元年，车驾在越，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军兵去来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蒋仲本论铸钱事云，熙宁、元丰间，置十九监，岁铸六百余万

贯。元祐初，权罢十监。至四年，又于江、池、饶三监权住添铸内藏库钱三十五万贯。见今十监，岁铸二百八十一万贯，而岁不及额。自开宝以来，铸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好。今宋通钱每重四斤九两。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景祐三年，依开通钱料例，每料用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庆历四年，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庆历七年，以建州钱轻怯粗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锡不足，减锡添铅。嘉祐三年，以有铅气方始依旧。嘉祐四年，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添铜六两。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省部以议论不一，遂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其说以为钱轻有利，则盗铸难禁。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缘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

后汉王延寿作《王孙赋》云："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储粮食于耳颊，稍委输于胃脾。同甘苦于人类，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孙》，其名盖出于此。余谓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孙寄之耳。

浙东人以畜产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则为莫大怨辱，有殴击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语音讹谬，讳避尤可笑。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者，人呼为"两翁"，问之，则其父名义也。

单州有单父县，有王莽村，衢州江山县有禄山院。禄山犹有意义，而王莽则莫得而推。胜母、朝歌，尚所可恶，况于此乎？

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谓"润物细无声"。而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东风吹倒人。"韩持国亦有"轻云薄务，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则霜霪苦雨，岁以为常。二浙四时皆无

巨风，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为“梅雨”，相继为“洗梅”。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自此雨不周遍，犹北人呼“隔辙”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须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数年间，未尝见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异也。

有人自金逃归云，过燕山道间僧寺，有上皇书绝句云：“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天下闻而伤之。使尚在位，岂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刚谓“未至豫言，固当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者，是矣。杜牧谓“后人哀之”，可不鉴哉！

冉闵诛诸部，凡死者二十余万，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汉袁绍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者二千余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谓其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赐。”而高鼻无须，岂非遗体天与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脱祸也！

三代之世，无九年之蓄为不足，而后世常乏终岁之储，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众，亦酒醴以糜之耳。盖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饮酒则有至于无算。前代以水旱资储未丰，皆禁酤酒，至于饴糖亦然。今略举以见：汉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后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汉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罢榷升四钱。后汉和帝永光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见开禁之日。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晋孝武太元八年，开酒禁。不见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岁饥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复禁酒，恤饥也。二十二年八月开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谷贵禁酒。肃宗至德三载三月辛卯，以岁饥禁酤酒，俟麦熟依常式。德宗大历十四年罢榷酤，建中三年复榷。宋明帝时岁旱人饥，颜峻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绍兴初谷贵，酒价不足以偿米曲之直。余尝献议，欲以谷代

俸钱而禁酤酒，时以为讶。

宗室子栎字梦授，宣和中以进韩文、杜诗二谱，为本朝除从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岁月先后，颇多穿凿。又喜吟诗，每对客使其甥讽诵，源源不已。尝作《杜鹃》诗，夸于人，谓虽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鹃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渊明。"闻者笑不能忍。至"夜棋三百子，晓发一千梳"，"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亦其工者。

临安府城中有宝积山，车驾驻跸时，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监察御史魏砫、明缟、周纲皆居其上，人遂呼为"五台山"。

车驾驻跸临安，以府廨为行宫。绍兴四年，大飨明堂，更修射殿以为飨所。其基即钱氏时握发殿，吴人语讹，乃云"恶发殿"，谓钱王怒即升此殿也。时殿柱大者，每条二百四十千足，总木价六万五千余贯，则壮丽可见。言者屡及而不能止。

卷下

蜀人司马先，元祐中为荣州曹官。自云以温公之故，每监司到，彼独后去而不得汤饮。盖众客旅进退，必特留问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则不复延坐，遂趋而出也。

鸷禽来自海东，唯青□最嘉，故号“海东青”。兖守王仲仪龙图以五枚赠威敏孙公，皆皂颊鸦，不堪搏击。公作诗戏之曰：“海东霜隼品仍多，万里秋天数刻过。狡兔积年安茂草，弋人终日望沧波。青□独击归林麓，皂颊群飞入网罗。为谢文登贤太守，求方逐恶意如何？”后辽国求于女真，以致大乱，由此鸟也。

绍兴四年，温州瑞安县井鸣如钟声，继而州中亦然。前史灾异所未有。或云去岁闽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没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鸣，叩栏即止，非井鸣也。

唐以鄭与郑、豳与幽相类，文移差误，故鄭去邑，豳为邠。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县郭辅之奏：“西川维州与京东潍州相去仅六十里，而递角逃军，转递差误，乞改州名。”上取地图观之，以维州以威服西山八国，遂改为威州焉。

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上宰相书云：“自河北州府军县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七百户，官吏在职者一千二百余员，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非常之用不与焉。”尹洙《叙息戍篇》曰：“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屡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出征，用才五十四亿，而翦灭殆尽。今西北四帅，泾源、邠宁、秦、延。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率骑卒与冗

兵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众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

皇祐中，右司谏钱彦远乞置劝农司云：“唐开元年有户口八百九十余万，定垦田二千四百三十余万顷。国家有户九百五十余万，定垦田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逃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顷，不及开元三分之一。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是时上皇多微行，而司谏曹辅言之。一日上皇独留黼，问辅何自而知。对曰：“辅南剑人，而余深门客乃辅兄弟，恐深与客言而达于辅也。”上皇然之。即下开封府捕深客，锢身押归本贯。内外惊骇，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与客语？又曹只同姓同郡，实非亲也。未几，王独赐玉带，余遂求罢，即得请。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从弟珪、瓘、玘、琉，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学取富贵，不藉父兄资荫者，唯韩亿诸子及王氏而已。时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子弟，文学参军范宗韩上启责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

王琪为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义仓曰：“谨按隋开皇五年，工部尚书孙平建言，诸州共立义仓于当社。唐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议立条制，王公已下垦田，亩税二升。至天宝八年，天下义仓，共六千三百八十七万七千六百余石。臣上此议，今十七年矣。若于夏秋正税外，每二升别纳一升，计一中郡岁可得五千石，岂减天宝之多乎？”于是诏天下皆立义仓，惟广南以纳身丁米，故独不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始于前汉武帝，而文帝已尝举贤良文学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举贤良，一举茂才。孝元十六年间，一举贤良，一举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间，四举方正直言。后汉光武三十二

年，两举贤良。章帝十三年，两举直言。和帝十七年，一举贤良。安帝、顺帝各十七年，皆两举贤良。

杭州遭方腊之乱，谯门州宇皆被焚。翁彦国坏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师成书宁海军大都督府二榜。军字中心一笔上出，督下从日，时谓“督无目，军出头”。继有叛卒陈通之变，乃取二牌焚之。

绍兴之后，巨盗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赞舍人宠之。时以此官为耻。然清流者寄禄官下皆有兼字，至贼辈则无。又加遥郡者，尽以忠州处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旷荡欲安反侧之意也。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浚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脸，张太尉铁脸。”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脸也。

世人名子，多连上下一字，或从偏旁，唯李复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执柔、袭誉、传正，人莫晓其意义，乃以仄平、仄仄、平仄为异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后诸房果得子八人，两房遂绝。人谓数已谶于其始。然蔡子正枢密之子，以五行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应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为修，亦岂在是也？河阳张望九子，皆连“立”字，令以“立、门、金、石、心”为序。靖生阁，阁之女嫁郑居中长子修年，而台卿诸子因更从“年”。慕势而违祖训，金石之心遂从革矣。

古所谓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亲近为言，已极鄙陋。而浙人呼为“贴身”，或曰“横床”，江南又云“横

门”，尤为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买绢事削官，谢表云：“忍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定知晁氏之危。”后拜参政，温人宋之方作启贺之曰：“昔镇藩维，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庙，永图刘氏之安。”盖用其语也。

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间，太白在日后昼见，临安之人，万众仰观。迨暮光芒数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昼见，天文官失于观瞻。然行未道，非过午也，但罚宿三十直而已。”时谓有昏迷之罪，而免无赦之诛，人以为恨。然行未道不为经天，又不知何所据而言也。

建炎之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浚、王𤫊、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韩军不知其实，但朝廷应副钱月二十一万余贯，则五军可略见矣。至绍兴中，吴玠一军在蜀，岁用至四千万。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前世谓“阿堵”，犹今谚云“兀底”，“宁馨”，犹“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词。故“阿堵”有钱目之异，“宁馨”有美恶之殊。而张谓诗云：“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与款头无异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钱氏为戏云：俶时有宰相姓沈者，倚为谋臣，号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云：“若移兵此来，谁可为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

江，时人呼诸将，皆以第行加于官称。刘三、张七、韩五、王三十，皆神武五军大将。王三十者名瓔，官承宣带四厢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辄负败，未尝成功。时谓“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后，始得“王三十太尉”，遂为名对也。

从官门状，参云“起居”，辞云“攀违，某官谨状”，无“候裁台旨”之文，虽见执政亦然，亦无贺状。虽无条式，相循以为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谓非以为尊大，侍从之臣，于同列难施候旨之辞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则不澄而易败，故买灰官自破钱。如衢州岁用数千缗。凡僧寺灶灰，民皆断扑。收买既久，以柴薪再烧，以验美恶。以掷地散远而浮扬者为佳，以其轻滑炼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煅方可用。医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朴木以煅石灰而并用之，又差异于浙东也。

章子厚为相，靳侮朝士。常差一从官使高丽，其人陈情，力辞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恳之。章云：“以公所陈不诚，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陈，莫非情实。”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诚难过海。”

钱谂以郎官作张浚随军转运，自请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夸于众云：“方患简佩未有，而富枢以笏相赠，范相亦惠以金鱼。”赵叔问在坐，戏之曰：“可以一联为庆：所谓手持枢府之圭，臀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绝倒。

张子厚知太常礼院，定龙女衣冠，以其封善济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为不然，曰：“龙既不当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灵，朝廷之德，吏士之劳，龙何功之有？又闻龙女有五十三庙，皆三娘子。一龙邪？五十三龙邪？一龙则不应有五十三庙，五十三龙则不应尽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

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为萌儿矣。”上为之一笑。后镇江帅沈晦因敌退锡宴，自为致词，其末云：“饮罢三军应击楫，渡江金鼓响如雷。”韩闻之，即悟其旨，云：“给事，世忠非不敢过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劝之。继而使诸将竞献。沈不胜杯酌，屡致呕吐。后至参佐僚属，斟既不满，又容其倾泻。韩怒曰：“萌儿辈终是相护！”又戏沈云：“向道教给事休引惹边事。”盖指其词为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东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经冬不凋，号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应真寂大师道场。今寺名靖居，有颜鲁公书碑，又有卓锡、虎跑、雷踊、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号曰黄原，正在州东。故古语谶云：“最好黄原天卯山，此方盗贼起应难。”自建炎己酉岁，忽洪水发于两山，土人谓之山笑。青原飘屋六十余楹，而山不摧圮，黄原山遂破裂。自是诸县相继为贼残毁，经六年犹未息。丙辰岁，青、黄二原又发洪水，冲决尤甚。是冬，敌人破永丰、吉水，傅州城，入太和、万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汉赣县，属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婴屯兵以扼尉佗。隋开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为名。本十二县，远者去州七百余里。本朝淳化中，分二县以置南安军州城，梁徙于章、贡二水间。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庾岭、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为盗贼，犯上冒禁，不畏诛杀。建炎初，太后携六宫避寇至彼，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自后十余年，十县处处盗起，招来捕戮，终莫能禁。余尝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政、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无礼不循法度盖天性，亦山水风气致然也。

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连大雷电，雨雪沍寒。虽立春数日，然于候为早。老杜诗载“十月荆南雷怒号”，亦以为异。赵

正之都运云："渠在蜀中，十月闻雷，土人相庆，以为丰年之兆。"盖四方远俗，未可以一理论也。

王摩诘画其所居辋川，有辋水、华子冈、孟城坳、辋口庄、文杏馆、斤竹岭、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鹿柴、北垞、欹湖、临湖亭、栾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滩、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凡二十一所。与裴迪赋诗，以纪诸景。《唐人记》云"后表所居为鹿庄寺"，而《长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所据。旧史载本宋之问别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则又非西都蓝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诗。裴事业未见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元丰岁率二千三百余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余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国朝会要》，淳化初置祥覆官，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牍。熙宁中，始罢闻奏之法，止申刑部。元丰中，又罢申省，独委提刑司详覆，刑部但抽摘审核。元祐初，始复刑部详覆司，然不专任官属，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专委刑部郎官三两员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数，尽覆天下之案。庶令内外官司知所畏惧，而尽心于刑狱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阙官，尚书左选一百六十二员，侍郎左选八百余员，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两季阙。尚书右选二百八十三员，侍郎左选五百三十七员，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阙。四选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员。

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云："虱去□为虫，添几却是風。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东坡，坡应声曰："江去水为工，添糸即是红。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虽创意为妙，而敏捷过之。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

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

朱希亮，颍川人，为邓州教官。有乔世贤者，恃才轻忽，偶与朱相值，遽问之云：“君名希亮，谓希何亮？”朱报云：“何世无贤？今未问君名，姓将何出？”乔愕然不能答。盖古惟有桥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之。或云匈奴贵姓也。

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集，载《淮阴节妇传》云：妇年少美色，事姑甚谨。夫为商，与里人共财出贩，深相亲好，至通家往来。其里人悦妇之美，因同江行，会傍无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当为证！”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号恸为之制服如兄弟，厚为棺敛，送终之礼甚备。录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贩货得利，亦均分著籍。既归，尽举以付其母，为择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亲，若是者累年。妇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义也。姑以妇尚少，里人未娶，视之犹子，故以妇嫁之。夫妇尤欢睦，后有儿女数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独坐檐下，视庭中积水窃笑。妇问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妇相欢，又有数子，待己必厚，故以诚语之曰：“吾以爱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时指水泡为证，今见水泡，竟何能为？此其所以笑也。”妇亦笑而已。后伺里人之出，即诉于官，鞫实其罪而行法焉。妇恸哭曰：“以吾之色而杀二夫，亦何以生为？”遂赴淮而死。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姑叙其大略而已。

《笔谈》载吕缙叔临终，身缩才数尺。洛人范季平子妇病瘦累年，浸亦短缩，绍兴六年春，卒于临川，才如六七岁儿，亦可怪也。

江南人谓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边有此石兽，故以为名。余过彼得破甓，上有隶书“开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为何人。又洪、抚之间，地名清远，有净居院。余又得一砖，四傍皆印开皇十六年字。寺

后山上有寿章亭，亭前樟木围三寻，多题诗，云三经霹雳，中有巨蛇也。东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东坡二字，洛人王寿卿所篆。余在襄阳，得隶书宋昇明三年韦长史墓砖，考之睿之父也。余六百年矣，坚实可作研。避地亦弃于阳翟善财寺中。

韩臣知刚，福州长乐人，尝监建溪茶场，云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谓之水芽。然须十胯中入去岁旧水芽两胯，方能有味。初进止二十胯，谓之贡新。一岁如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剥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贱，水芽一胯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官焙有紧慢火候，慢火养数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间无力养火，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腊月贡，或以小株用硫黄之类发于荫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旧者，止微取新香之气而已。入香龙茶，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而香气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历日中治水龙数，乃自元日之后，逢辰为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为丰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术，于阴阳书多通。

吕丞相元直以使相领宫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诵少陵“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况。时赋诗者百数。李伯纪职大观文、官银青、帅福唐，亦寄题二篇，其末章云：“片帆云海无多地，叹息何由厕末宾？”时谓二公穷老，末宾，何言之谦也！

《晋史·温峤传》：司隶命为都官从事。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敳传云：温峤奏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而《和峤传》亦云：太傅从事中郎庾敳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磥砢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二峤传皆载，未知孰为是也。

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前知人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驾至，遍诣诸殿烧香，末乃至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异，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葺筑州城，役夫于城脚发地，得铜钟一枚，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发之，乃枯骨而已。众忿其劳力，尽投于江中。视铜钟之上有刻文云："唐兴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陨于西垒之巅。吾时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营于他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五九之间，世衰道微。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唐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邽。东平枭工决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记。"按唐兴元元年甲子岁，朱泚、李怀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岁。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怀光反，中巳盖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则六月甲辰泚始伏诛，七月壬午至自兴元之时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继，唐昌、东平水府之谶，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数未解，而复出是邽，未知为谁。则逸翁之术，亦可谓精矣！

崇宁中，李诫编《营造法式》云：旧例以围三径一方五斜七为据，疏略颇多。今按《九章算经》：圆径七，其围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径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圆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内取圆径一得一，六棱八棱，取圆准此。又载名物之异曰：墙名五。墙、墉、垣、缭、壁。柱础名六。础、磉、碼、碛、墉、礓、磉，今谓之石碇，音顶。材名三。章、材、方桁。栱名六。闲、槉、薄曲、枅、弈、栱。飞昂名五。忏、飞昂、英昂、斜角、下昂。爵头名四。爵头、耍头、胡孙头、蚱蜢头。枓名五。瓮、櫍、栌、楷、壁、枓。平坐名五。阁道、灯道、飞陛、平坐、

鼓坐。梁名三。梁、宋廇、栅。柱名三。桓、楹、柱。阳马名五。觚棱、阳马、阅角、角梁、梁抹。侏儒柱名六。悦、侏儒柱、浮柱、棳、上楹、蜀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撑、叉手。栋名九。栋、桴、檣、棼、甍、极、搏、标、槾。搏风名二。荣、搏风。柎名三。柎、复栋、替木。椽名四。桷、椽、欀、橑。短椽名二。栋、禁楠。檐名十四。檐、宇、槅、楣、屋垂、梠、檽、联槾、檐、庌、庑、槾、榧、廧。举折名三。陾峻、陾峭、举折。乌头门名三。乌头大门、表楬、阀阅。今呼为檽星门。平基名三。平机、平撩、平基。俗谓之平起，以方椽施素版者谓之平阇。斗八藻井名三。藻井、圆泉、方井。今谓之。钩兰名八。檽槛、轩槛、栊、槎牢、阑、楯、柃、阶槛。拒马义子名四。槎桓、槎柜、桁、马。屏风名四。皇邸、后板、扆、屏风。露篱名五。欐、栅、据、藩、落。今谓之。涂名四。场、墐、涂、泥。阶名四。阶、陛、陔、墒。瓦名二。瓦、甓。砖名四。甓、瓴甋、瓴、甋砖。又云，《史记》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说文》栔。注：栔，欚也，音至。按构屋之法，皆以材为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长短，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其规短制度，皆以章栔为祖。今人以举止失措者，谓之失章失栔，盖谓此也。宋祁《笔录》：“今造屋有曲折者，谓之庸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观者，谓之庸峭。”盖庸峻也。今俗谓之举折。

陶隐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余官原州时，官库庆锦堂酒取数绝少，醇旨最于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见司马温公《苦寒行》云：“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则塞上之寒，隐居生于东南，盖未之见耳。

苏子瞻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公素会于吴兴，时张子野在坐，作《定风波》词，以咏六客。卒章云：“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后十五年，苏公再至吴兴，则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张秉道、苏伯固、曹子方、刘景文为坐客，仲谋请作

《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前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程俱致道，以外氏荫入官，少有文称，车驾在钱唐，不试而除正字。其谢表云："以权德舆之器业，李卫公之才猷，宋绶之该通，韩维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华。若杨大年之一世英豪，欧阳修之诸儒领袖，安石之经术，苏轼之文章，故皆不待试言，径司辞命。如臣何者，滥继前修？"盖自唐以来才十数人，亦可谓荣矣！然自是率多不试，人反以为滥也。

吴幵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制皆有之。云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王彦若《墨说》云："赵韩王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箧，取视之，皆李氏父之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后王之子妇蓐中血运危甚，医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尝和吴观墨诗云："赖召陈玄典籍传，肯教边腹擅便便。竟夸削木真馀事，却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颖后，五军仍在楮生前。只愁公子从医说，火煅生分不直钱！"

吴幵正仲著《漫堂集》，载唐顾况老失子作诗云："老人哭爱子，泪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每诵诗，哭之哀甚。未几，复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闻其父哭并诗，不胜其哀，恳于冥官，复为况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发晋叔，绍兴辛亥十月末，在苍梧失子。其子未病时，书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梦于其母，且复为子。壬子十月十日，于五羊果复得子。其事颇与非熊类，可谓异矣。晋叔贤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识晋叔，宋城人，丁巳岁为浙西提举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阳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孙也。

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惶恐滩，在县南五里。东坡贬岭南，有《初入赣》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错喜欢铺。"入赣有大小惶恐滩，天设此对也。其《北归》云："予发虔州，江水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昆仑、梁口、横石、清洲、铜盘、落濑、太湖、狗脚、小湖、砻机、天注、鳖口，凡十八滩。自梁口滩属虔州界。又有锡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涨或落皆可行，惟石没水不深为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为京兆府司理参军，会韩子华建节出镇，初到设燕，蔡作口号，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将军"之句。公喜荐之，改京秩。元丰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责知安州，后圃有浮云楼，楼下临沄河，尝赋十诗，有"叶底出巢黄口闹，溪边逐队小鱼忙"之句。又一绝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斯公抚碧湾！"时宣仁圣烈皇后听政，知汉阳军吴处厚皆注释以进，坐谤讪贬新州而死。其始终盛衰，皆以诗句，亦可异也。然元祐党人之祸自此而起，几与牛李之策相类。

太史公作《伯夷传》，但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论语》音注引《春秋·少阳篇》，谓"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谥也。"陆德明取之。不知《少阳篇》何人所著，今世犹有此书否？如赵岐谓孟轲字则未闻，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记》云字子舆，今观《史记》则未尝有。刘孝标亦云子舆困臧仓之诉，五臣注为孟轲字也。

蔡忠愍既以诗得罪，遂以言为戒。其往新州，止携一爱妾，号琵琶姐；又蓄一鹦鹉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击小钟，鹦鹉闻之，即传呼琵琶姐。未几，其妾瘴疠而死，自是不复击钟。一日，因圣节开启，遂服冠裳，而带尾误击钟有声，鹦鹉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怆，因赋诗云："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自

是郁郁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笔谈》载雷火熔宝剑而鞘不焚，举王冰注《素问》，谓龙火得水而炽，投火而灭，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绍兴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视事。是日大雷破树者数处，而福慧寺普贤像亦裂，其所乘狮子，凡金所饰与像面皆销释，而其余采色如故。与沈所书盖相符也。

渊圣皇帝《以星变责躬诏》云："常膳百品，十减其七；放减宫女，凡六千余人。"则道君朝盖以万计矣。见吴开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草》音柴，而刘禹锡集音紫。按《广韵》茈字有二音，茈胡则音柴，茈草、茈姜则音紫。按少陵诗云："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则刘集音恐误也。又仙灵脾，柳子厚作毗字，宜当从柳。《本草》木部盐麸子，云树叶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盐，食之酸咸止渴，一名叛奴盐。而五倍子生此木叶下，本一物也，乃载于草部。按《玉篇》檛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状，可食，味酸美，即盐麸子也。《本草》云生吴、蜀山谷。五倍子疑为吴檛子，语讹而然耳。又猪苓一名猳猪屎，陶隐居云："旧云是枫树苓，其皮至黑，作块似猪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猪屎曰鱋，音灵，恐当用鱋字。

东坡居士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南雄州在大庾岭下才数十里，与江南未相远也，而气候顿异。二月半梨花已谢，绿叶皆成阴矣。如石榴四时开花，橘已实仍蕊，或发于大本之上，却无枝叶，此尤可怪。然花发不数日辄谢，香气亦薄，盖其津脉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诗云："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怕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又其开发先在西北枝，而北向常盛者，缘日行非南至之极，则犹在其北故尔。

高适调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为右骁卫兵

曹参军掌书记。杜子美有诗送之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作荆南法曹，与张籍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亦有《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则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于鞭扑，而史不载。所以责官多使为之，欲重为困辱也。

熙宁初，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遂得堂除。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而其后禅林释子趋利谀佞，又有甚焉。懒散杨峒续成一绝云：“当时选调出常调，今日僧家胜俗家！”

历日中有载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异，必自有说，而未能辨之者。或谓附肉为甲，则甲何可除也？广南俚俗多撰字画，以𡚁为恩，𡚁为稳，𡚁为矮，如此甚众。又呼舅为官，姑为家，竹舆为逍遥子，女婿作驸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可骇者。

颜延年《咏阮始平》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勖性自矜，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为挥斥之字。而杜牧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绝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后人因此遂专作旌麾，以对五马，为太守故事。而牧之《黄州即事》云：“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乃在吴兴之前，时无“把”字，不知训麾为何义也。

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堪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小逻之东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盖其次也。其小逻村所出亦有美恶，须石出水中色如角者为上。其磨茶四周皆匀如雪片，齿虽久更开断。去虔州百余里，价直五千足，亦颇艰得。世多称耒阳为上，或谓不若上犹之坚小而快也。

韶州有汉隶书《周府君功勋记铭》曰："讳璟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为桂阳守，开昌乐泷，为舟人之利，庙食连州。"而碑在曲江郊外，为风日所剥，绍兴七年，始迁于城中。其后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体。按太和之号，乃魏明、晋废、后魏孝文、石勒、李势，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晋太和之岁数未尝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岁矣。又至绍兴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画不能如是之完也。

刘伯龙欲谋什一而为鬼揶揄，则贫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颍昌士人马磐，能文有行义，受业之徒多中科第，独未尝得预乡荐，其贫几无壁立。有女年长，无资以适人，众为敛钱以嫁。未几归宁，感寒疾，数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贷以殓。既阖棺，闻其呼声云"复生"，钉不可发，破木以出。视其殓衣，皆使脱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寝。是夕盗者尽偷衣衾之属，莫有觉者。至明方申官捕贼，则其女复死矣。天之穷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学而能者，儒家则谓之天性，释氏则以为宿习，其事甚众。唐以文称，如白乐天七月而识"之无"二字。权德舆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韩退之自云"七岁读书，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赋"方圆动静"，刘宴之正"朋"字，岂学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识庾环之处推之，则宿习为言，信矣！

章谊宜窆为户部尚书，闭门谢客，虽交旧亦莫之接。有轻薄子一日留刺阍者，多与之钱，属其必达。章视其衔，乃崖州司户参军薛柳也，遂解门者至临安府，人益以为笑。又有太府寺丞华某上留守吕丞相书，于纸尾图男女之状。又与中丞周子武书，于其衔下云"男愚儿上周某"，皆一时异事也。

吴幵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

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坐，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宁之前，不以服属，皆赐名补环卫官。尝有同时赐名为叔总、叔是、叔浑、叔龄之隐诋，因以致讼。后虽不敢，然亲昆弟有名不迩、不迩者，讫不知改。后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辄为抱券人误写作琎，遂仍其谬。既而试进士中第，自范致虚唱名误呼甄姓，后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广韵》、《玉篇》，凡字书中皆无玉旁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众皆不悟，遂形诰敕。后世当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有唐戊辰岁樵人王翰画须菩提像，世以王为与杜子美卜邻者。按《文苑传》："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蒲酒。开元十一年，张说辅政，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蓄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十四年，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则西林所画，盖自仙州贬营道时过九江也。笔墨简古，非画工所能。自开元十六年戊辰，逮绍兴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独石刻存焉。

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

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云物之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至绍兴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灵如在。视唐文皇玉衣之举，铁马之汗，盖过之远矣。其神异之事。已载于国史。方潜隐时，自凤翔道过原州，尝息棠木之阴，日已转而

荫不移。至今其木枝条皆有龙角之状，其所寝之地，草独不生。此《实录》之所遗者。余作倅临泾，尝亲至其下，为筑垣以护。

惠州博、罗二山，罗山傍海，博山祠并又在海中，形圆而尖，今博山香炉取其状类也。罗山又名罗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尝有柑一株，太平兴国中，有中人取其实以进，爱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贵之，竟传罗浮柑。今山中更不复有，而其名不泯。

吕惠卿吉甫，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大观中始召至京师，为太一宫使，时年八十岁矣。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意气颇自得。一日延见众客，有道士亦在其间，自称宗人，礼数简易。吕视之不平，因问其所能，曰“能诗”。吕顾空中有纸鸢，即使赋之。道士应声曰：“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吕知其讥己，有惭色，方顾他客，已失所在。其风骨如世之画吕洞宾，人皆疑其是也。

绍兴九年岁在己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此传记所未尝载者。若以恶兽毒螫之物自毙为可喜，而牛马亦被其灾，是未可解也。

东坡在惠州作《梅》词云：“玉骨那愁烟瘴，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尝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易逐海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广南有绿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状类鹦鹉，栖集皆倒悬于枝上，土人呼为“倒挂子”。而梅花叶四周皆红，故有“洗妆”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倢，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食之止余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孙威敏公夫人边氏喜食鲙，须目见割鲜者，食之方美。一日亲视庖人将生鱼已断成脔，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鱼于器，俟觉而切。乃梦

器中放大光明，有观音菩萨坐其内。遽起视鱼，诸脔皆动，因弃于水中。自是终身蔬食。余在顺昌，见同官二人年六十余，以无子戒不食鱼，未几皆有子，遂刻文以劝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谓鲑鱼出水即死，食之非杀，亦断为脔，至暮欲再烹而动。此皆与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无善缘，刚强不可化者，亦不复见此事也。

唐李贺父名晋肃，而贺不敢应进士举，韩愈作《讳辩》以讥避之为非。绍兴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崿辞，不听。而唐冯宿父名子华，及出为华州刺史，乃以避讳不拜。贾曾景云二年授中书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辞，拜谏议大夫；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又固辞。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此字同而音异，与字异而音同，事盖相类。又二名偏讳，皆所不当避者，而唐世法乃听之，与今条令盖少异矣。宗室令畤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举万寿观，虽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华，则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许。法谓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马隅父名安仁，绍兴八年知衡州，以县有安仁乞避，则遂听其辞。虽不应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载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图经》云："其文作方胜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断之。其骨刺伤人与生螫无异。"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洞内外所产，虽枯两目犹明。至黄梅诸县虽邻境，枯则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间亦有之，枯则两目皆不明矣。市者视此为验，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寻其蛰处而堑取之，夏月食盖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绳网以系其首，剖腹乃死。入药以酒浸煮，去首与鳞骨，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云：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

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以此也。其虻虫水蛭之类，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后有用鸡子者，则云用先破者有力。于妇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择食时，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杀，令子短寿。《鲤鱼汤》与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鱼。论诸毒螫，则云：凡见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恶心向之，亦不得杀。若辄杀者，后必遭螫，治亦难差。小儿狗啮方云：勿令狗主打狗。于毒螫伤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棰，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谓至矣。而《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皆用乌鸡之类，割颈取血以煎药，乃高保衡、孙奇、林亿以《崔氏纂要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故余于《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载于此，以释来者之惑云。

《庐山记》载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如被锦绣，故以为名。今山间幽房小槛，往往种瑞香，太平观、东林寺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闻其香，寻而得之，栽培数年则大茂。今移贾几遍天下，盖出此山云。余尝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园有瑞香亭，刻石为记，云其高丈余。大观中余官于彼，亭记虽存而花不复见。东都贵人之家有高尺余者，已为珍木，置于阴室，溉以佳茗。而邓州人家园圃中作畦种之，至连大枝采斫，不甚爱惜。花有子，岁取以种。其初盖亦得于山中，不独江南有也。

《韩信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后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徐广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汉书》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与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两股间也。胯，两股间也。音与跨同。胯、跨字相

类，而音韵不同。今学者亦未尝分别，前读胯为库音，世必笑之。诸书音如此者甚众，聊举其一焉。

会稽士人有钱唐休者，颇有声于时，赵丞相当国，人荐之者，方议除擢，会有边报小警，视奏目中适见其姓名，赵不悦曰："钱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后赵引折彦质为枢密，其院中奏牍书名相次，人有谮之者，谓赵鼎折为不祥，乃与钱事相类。古今以谶语而为祸福者多矣，虽有幸不幸，盖亦数使之然也。可胜叹哉！

余寓居上饶，数问信州之得名于邦人，莫有知者。后观《图经》载弋阳县有信义港，以地极肥饶，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为称，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诗云"俱客古信州"者，盖谓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于附郭治花圃，创为一堂，前后两庑，颇极爽丽。每延过客游宴，屡乞堂名而未得。一日，梦一贵人坐其堂上，士子从之游，亦若平日，恳以堂名，顾视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觉，殊不晓命名之旨。未几，蔡持正坐讥讪贬新州，既至，无宅可居，遂求堂以处，士子欣然纳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贬，人谓刘莘老为有力。至绍圣初，刘既坐责，当路者故以新处之。其至方暑，尤急于问舍，又欲假堂为馆，士子以二相为不祥，不许。而刘请甚坚，不得已以梦告之。刘以蒸湿不堪，又以其言为未信，竟借以居，亦终于堂中。则二相之名，盖预定于数矣！与灵公之为灵，何以异哉？

杜少陵《新婚别》云"鸡狗亦得将"，世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之语也。而陈无己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空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为无面饼，巧媳妇做不得无面饽饽。不应远水救近渴。谁能留渴须远井，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甃间终一碎，瓦罐

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调，一生也作千年调，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拙勤终不补。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丁手摩婆。惊鸡透篱犬升屋。鸡飞狗上屋。割白鹭股何足难。鹭鸶腿上割股。荐贤仍赌命。”而东坡亦有“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皆世俗语。如“赌命”“软饱”犹可解，而“黑甜”后世不知其为谁矣。如《诗》之“串夷载路”，《书》云“吊由灵”，安知非当时之常谈也。

西北人生子，其侪辈即科其父首，使作会宴客而后已，谓之捋帽会。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毕嫁，亦大会亲宾，谓之倒箱会。广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饮，名曰女酒。贫家终身布衣，惟娶妇服绢三日，谓为郎衣。此皆可为对者。蜀人每食之余，不问何物，皆投于一器中，过三月方取食，谓之百日浆，极贵重之，非至亲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闽中公私酝酿，皆红曲酒，至秋尽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红糟煮鲮鲤肉卖。鲮鲤，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枢密院奉祠居婺州，忽梦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闽中路也。”未几，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时方秋暑，从者疲苶，果憩于大木之下。有过之者曰：“此入闽中路也。”宛如梦中所见，乃太息曰：“虽欲不来，其可得也？”

刘岑季高闲居湖州，梦廖用中云：“刚与郑顾道却是同年。”时廖为中丞，郑望之侍郎领宫祠居上饶。后数月，刘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宫观罢归南剑，道由信上，郑往谒之。初未相识，问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会，方坐，即云：“郑顾道在此，某与之却是同年。”与梦中所闻略无少异。则出处升沈，动静语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后，时方用兵，急于人才，故士大夫多夺哀起复。自是凡军假摄，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虽非军旅及藉材干，多以急禄而起。李将仕东云：“在兴国军，有通山县尉以丧母在告，既而出参，人皆骇愕而不敢问。数日之后，同僚见其巾用缟素，问其所以，云先

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参告？云某已于几筵前拈香起复矣。”礼义之丧，一至于此。是可叹也！

宣和中，济南州宅中有鬼为美妇人以媚太守。其后，林震成材司业出守是州。初到，乃杂于官奴中，黔衣浅色无妆饰，颀长而美，颇异于众。林儒者，虽心怪之，未欲询究。后屡阅公宴，竟不见此人，乃问之队长，告以服饰状貌，众皆云无，林方惑之。次日遂径入堂室，林遂亲爱之。自是与家人杂处，无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儿戏于堂上，妇人过而衣裾误拂儿面，其人诟之，妇人笑而回，以手捧儿面捌之，面遂视背，不能回转。举家大异，始知妖异。时何执中为丞相，林乃其婿，奏闻徽宗，至遣法师以符箓驱治，终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几，林竟卒。

吕洞宾尝游宿州天庆观，道士不纳，乃宿于三门下，采柏叶而食，逾月方去。临行，以石榴皮书于道士门扉上云：“手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字皆入木极深。后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门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极宫门楣壁上，亦有题诗云：“宫门一闲人，临水凭阑立。无人知我来，朱顶鹤声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车驾自维扬渡江，金人分兵逼寿春，众劫太守马识远使投拜，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敌退，其尝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谋杀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辈终不得全。”幕官王大节曰：“彼有家属，如何？”于是尽杀，推大节权领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尚不肯用建炎年号具奏朝廷，乃擢大节通判权州事。绍兴二年，大节与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节与徐论禅曰：“罪福之事，报应有无？”徐云：“未了还须偿宿债。”大节曰：“如何可脱？”徐曰：“法心觉了无一物。赵州和尚道‘放得下时都没事’。若放不下，冤债到来，何由弹免？”王面发赤。次日具饭邀徐，密告寿春之事，曰：“还可脱免否？”明叔曰：“如赵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觉能了。”翌日，徐与同官王昌俱访

大节，忽言“病来”，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脐中，方三四壮，矍然而起曰：“知罪过！知罪过！”又曰：“且放宽我。”语言纷纭，莫能悉记。二公惊出，但闻哀祈之声，久之竟死。孟与徐皆能道其事。

齐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状如伤寒发热，已而手足厥冷，汤剂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汤饼，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面抟成块齕啮之。家人惊异，乃曰：“朝议才省来，且慢吃。”遂怒目曰：“那得朝议来？我是密州高安县贩邵武军客人，被你朝议在吉州权县，将我六个平人，悉做大辟杀了，今来取命。你朝议已去久矣！”家人听其声，乃东人语音，状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顷遂仆。徐明叔与齐乡人，知其不妄。

孙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时，有尉李脩，以捕盗尝改承务郎，而盗中一名乃逃军，李以拒捕杀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为庆。明日五口阶生瘰疬，数月之间，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为夫所礼，乃独存。李临终疬溃透脑，脑髓流出，数日方死。又一同官性严酷，讯囚多过数。晚年苦两足浮肿，医疗莫效，久之肉烂指落，浸淫溃至半胫而死。不可不戒也！

陈寺丞宝之，徐州彭城人，庆历元年，以外舅庞颍公籍任为太庙斋郎，后为雍丘县主簿，荐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见，仁宗怪其多。时颍公为枢密使，仁宗务抑势家，特不与改。再授忠武军节度推官，既罢，举者亦十余人，乃止以五名应格。比引对，其一举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迁大理寺寺丞。世徒知以多而报罢，不知后以少而失。信乎为有命也！其子师道无己，作《先君事状》亦载此。

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广南以枨啖猪，处州龙泉以笋亦然。温州四时有兰，各是一种。衡州耒阳县有桃一株，结子而穰不甚实。广州有无核枇杷，海南有无核荔支一株。严州通判

厅下有花数种而合为一树，云见于唐杜牧诗中。宣和间欲移取屡矣，卒以盘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终无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罗门参，出南雄州大庾岭上，以路北云封寺后者为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处者，即心有黑晕，以此为别。

婺州义乌县有叶炼师者，本菩蕾村田家女，随嫂浣纱于溪中，见一巨桃流于水上，乃取以遗嫂。时方仲冬，嫂以其非时，又若食余，因弃不取。女乃啖之，归遂绝粒。逾年之后，性极通慧，初不识字，便乃能操笔书，有楷法。徽宗闻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赐号“炼师”。

孙延寿向仲云，渠知余杭县日，有临安铁塔院僧志添，来为县人作水陆斋，时周常仲脩侍郎居乌墩，有二弟元宾、元辅在余杭，添见元宾曰：“侍郎安否？承务可急往见之。昨夜水陆会中，却见侍郎来赴也。”周信之，亟买舟而去，至则仲脩已不幸矣。又尝谓周邠开祖曰：“公何故来看水陆？且宜将息。”未几，周亦卒。添作水陆斋极严洁，多见亡者，道其形貌语言甚异，人归向之。黄鲁直为之写《草庵歌》，刻石传于世。

廖刚为中丞，建议令两制举士拔擢超用。时李光自江西帅作参政，有机宜，吕广问欲加引用，廖与给事中刘一止、中书舍人周葵，遂通荐之。李又求于秦相，欲置之文馆，虽已许之，久而未上。乃以吕贺其执政启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讲和而和未决，倾国以养兵而兵愈骄。”丞相固已不乐。至“四方属意，固异于前后碌碌无闻之人；百辟承风，尤在于朝夕赫赫有为之际”，秦意愈怒，讫不与之，至争辩于上前。李由是罢，廖与周、刘亦被逐，及其门人又成一党。

宗人赵舜辅希元自负诗文，每以东坡为标准，居处斋室，皆取其言以为名。尝种芍药于亭下，以苏诗有“亭下殿余春”之句，遂榜曰“殿

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为衢州兵官。时赵令裣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咏，每相讥评。后表之除浙西宪，舜辅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严州，而宪亦罢焉。

郑范季洪信州贵溪人，登第久不仕。尝献书五十篇，言当世之务，号《刍荛论》，朝廷止除充严州教授而已。其《论相篇》云：“臣观汉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四十有七人，独前称萧、曹，后称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汉、唐历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几十倍之差，疑汉有所遗，而后世任相，亦不专于前古也。”又《灾异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汉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汉载于史者亦五，东汉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则灾异亦浸多于古。”余在绍圣间，见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佛陀禅师德逊云：“少时尝以平岁秋成粟穗，量其短长，数其粒数。至中年已后，数量较之，渐不及前。至其晚年，丰岁反不逮少时之凶年。信释氏入末劫之说为然。”则灾异之多，疑与逊之言亦相符也。至于人之寿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诞日禁屠宰，始于隋文帝为先帝先后追福，其后不见于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于令，从之。文宗长庆四年十月十日庆成节，诏“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常为永例”。武宗开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为庆阳节，懿宗七月四日为延庆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哀帝九月三日为乾和节，余不尽见。皆三教入殿讲论，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然初即位，未便立节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见于唐《旧史》，而《新史》又止载千秋节名，后世遂为盛礼，天下宴饮，公私劳费，虽禁屠宰，而杀害物命甚多。崇宁中如有献议。令宴设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间，尝乞废罢，献谀已久，讫莫肯从。

唐刘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

及为箕州刺史，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綦连耀谋反被诛。憬藏以善相在《方伎传》。然其所载，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礼之谬，盖不少也。

王介甫作韩魏公挽诗云："木稼尝云达官怕，山摧今见哲人萎。"时华山崩，京师木冰，极为中的。人多不见木稼出处。按《旧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冽而数日不解。宁王见而叹曰：'谚云，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月王薨。"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嬉戏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亦有之。见《旧唐·音乐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汉武帝乐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于羌中。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边地，其声悲。亦云：边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藏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

张易之，行成之族孙，则天临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荐易之器用过臣，即令召见，俱承辟阳之宠。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昌宗、易之，固应足矣。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争欲自进，堪充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臣愚，职在练诤，不敢不奏。"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唐之《旧书》，详载斯语。父子兄弟君臣荐进献纳如此，亦可谓之秽史矣。

王珪自谓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为剑南道巡省大使，激浊扬清，甚获当时之誉，此亦《旧史》之文。今若用激浊扬清为大亮，则人多以为怪矣。若不记

万卷书，未可轻议人文章也。

唐《旧史》云：永王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伤又勇而有力，遇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柬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堕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则李太白初从其行，盖璘未露其迹。不然，岂肯从其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书》皆略而不载，不特璘之本谋便为犯顺，至于翰林之贬，犹为轻典矣。

乔大观，维扬人，绍兴中仕宦于朝。尝有人戏之曰："公可与郑元和对。"乔云："某岂有遗行若彼邪？"曰："非为此也。特以名同年号，世未见其比耳。"又叶三省景参，严州人，尝仕起居舍人，姓名与字皆有两呼，亦所鲜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按《旧史·敬羽传》：羽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若水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遵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邪？"遵绝倒者数四。则《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易》正义释朵颐云，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儿学行谓之多，莫知其义。以此观之，乃用手捉，则当为朵也。

世俗简牍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义，余问于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后因检《礼部韵略》恅字注云："惮恅，心乱也。"疑本出此，传用之讹，故去"心"耳。

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致也。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周怀政密请于上，欲传位皇太子，上许之。皇后令军校杨崇勋告莱公谋废上，遂诛怀政，莱公贬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赐谥忠愍，命知制诰丁度为词曰："夫徇义保躬，贤哲罕兼其致；原心观行，褒沮得伸其公。惟节惠之旧章，实经世之明劝。不有正议，孰旌遗烈？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国、莱国公寇准，器资庄重，风猷简贵，感会先圣，绸缪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实乃秉钧之秋。图惟协恭，罔有二事。遘盗言之噂喈，挟危法以中伤。白璧易污，贝锦难辩，再罹遐谪，遂及云亡。终悲零露之归，徒轸幽泉之痛。间虽洊伸澄雪，追贲宠嘉。而诔功易名，尚阙恩礼。沈谋秘书，沦于疑论。逝者莫诉，朕甚闵之。《谥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国遭忧曰愍，合是休典，慰其营魂，宜特赐谥曰忠愍。"今公安县、道州、邓州皆有生祠，邓州后赐名忠烈庙，道州刊公诗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楼号"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纸钱，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为异也。

贵耳集

[宋]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张端义（1179—？），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今属河南）人，寓居苏州。少时勤学苦读，兼习武艺，稍长游学于名儒项安世、杨简、魏了翁门下。生平酷爱诗词小赋。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上书，因直言得罪，被放逐到广南韶州。《贵耳集》一书即在韶州所作。

是书凡三集，每集一卷，卷首皆有作者自序，剖析写作的缘起和动机。一集成于淳祐元年（1241），多记朝中见闻和文人诗话。为研究宋代文史之重要资料。二集成于淳祐四年（1244），南渡前后朝野杂事居多，兼及经史考证等。三集成于淳祐八年（1248），为补拾前二集之遗漏而作。目的在于“粗可备稗官虞初之求”，故不少条目有较强的故事意味，久传于人口。如记汴京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事，不仅在宋代广为流传，甚至到了明代还被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所采用，盛传不衰。此外，书中部分条目还记载了有关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事迹，保存了一些伶人活动的戏剧史资料，为他书所罕见，值得重视。

《贵耳集》宋本久佚，现今能够看到的都为明、清两代刻本。明嘉靖李栻辑刊《历代小史》丛书，收入本书仅有一卷，颇多删节。其后陈继儒刻入《宝颜堂秘笈》中，将原书的下集析成二卷，并佚去序文，也不完整。明末毛晋从闵元衢处假得足本刻入《津逮秘书》，是为三卷本。清嘉庆间，张海鹏又据《津逮秘书》本校勘一过，刻入《学津讨原》。这次校点，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历代小史》本、《宝颜堂秘笈》本及《学津讨原》本。凡底本有误，皆据别本径加改正，不出校记。

卷上

余从江湖游，接诸老绪余，半生钻研，仅得《短长录》一帙。秀岩李心传先生见之，则曰：“余有《朝野杂录》至戊己矣，借此以助参订之阙。”余端平上书，得罪落南，无一书相随。思得此录增补近事，贻书索诸妇，报云：“子录非《资治通鉴》，奚益于迁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怏弥日，叹曰：“妇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间，惟闲中日月最难得。使余块然一物，与世相忘，视笔砚简编为土苴，固亦可乐。幸而精力气血未衰，岂忍自叛于笔砚简编之旧？对越天地，报答日月，舍是而何为耶？”因追忆旧录，记一事，必一书，积至百，则名之《贵耳录》。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又有贵耳贱目之说。怅前录之已灰，喜斯集之脱稿，得妇在千里外，虽闻有此录，束缊之怒不及矣。录尾述其大略，窃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东里张端义序。

思陵偶持一扇，乃祐陵御笔，画林檎花上一鸜鹆。令曾觌进诗云：“玉辇神游事已空，尚余奎藻写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意，尽在苍梧落照中。”思陵感动出涕。《桯史》所载康与之，非也。

孝宗朝尚书鹿何年四十余，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臣问其由，何对：“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故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语奏，上姑遂其请。在朝者皆以诗祖之。何归遂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

慈圣一日见神考不悦，问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谤讪朝政者，欲议行。”慈圣曰：“莫非轼、辙也。老身尝见仁祖时策士，大悦得二文士。问是谁，曰轼、辙也，朕留与子孙用。”神考色渐和。东坡始有黄州之谪，在台狱有二诗别子由。诗奏神考，慈圣亦阅之。

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狱中闻湖、杭民作解厄道场屡月，故有此语。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章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妲能之臣，谮言不入。虽道流之言出于愰恍，然不为无补也。

寿皇未尝忘中兴之图，有《新秋雨霁》诗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尝忧勤，规恢须广大。"曾作《春赋》有曰："予将观登台之熙熙，包八荒之为家。穆然若东风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无时不佳，又何羡乎炫目之芳华？"示徐本中，命其校订。曾觌因谮徐云："上《春赋》，本中在外言，曾为润色。"寿皇颇不悦。本中自知阁换集英殿修撰，江东漕。后许国用此典故换文阶。端平间，试词科出寿皇《春赋颂》，试者皆不知之。此无五十年间事，士大夫罔闻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灵隐，有辉僧相随，见飞来峰，问辉曰："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对曰："一动不如一静。"又有观音像，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要念观音菩萨。"问："自念则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进《圆觉经》二句"使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经本四字一句，以三句合而为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汉初黜申、韩，崇黄、老，盖公有曰：治道贵清静。仲舒三策本于黄、老，不失为儒者。积至五七百年，东晋清谈之士，酷嗜庄、老，以旷达超诣为第一等人物。

德寿中兴之后，寿皇嗣服之时，《庄》、《老》二书，未尝不在几格间。或得一二缁黄之讲说，息兵爱民，不事纷华，深得简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规，惟吕东莱言之甚切。尝读《中庸》、《大学》之书，不当流异端之学。殊不知圣心自与此理圆明，虽曰异端，自有理到处。尊经之意，不得不严。

章圣讲《周礼》，至《典瑞》有“琀玉”，问之何义？讲官答曰：“人臣卒，给之琀玉，欲使骨不朽耳。”章圣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为？”

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

韦太后自北归，有四圣一图，奉之甚严。委中官张去为建四圣观，秦相偶见之，问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张去为，张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语及建四圣观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宫观，致有靖康之变。内庭有所营造，岂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贵自专，非宗社之福。”即日罢役，改为都亭驿。后三年，思陵谕秦相，以孤山为四圣观。殿宇至今简陋。

德寿在南内，寿皇奉亲之孝，极尽其意。德寿好游乐，寿皇一日醉中，许进二十万缗。久而不进，德寿问吴后：“北内曾许进二十万缗，何不进来？”吴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银是钱，未敢遽进。”德寿云：“要钱用耳。”吴后代进二十万缗。寿皇感吴后之意，调娱父子之欢，倍四十万缗以献。本朝女后之贤，皆类此也。

曾怀在版曹，效蜀中造会子，始得三百万。孝庙在宫中积三百万见镪，准备换会。三五年，浙中粟贱，造六百万为和籴用。继后印造，不止六百万万矣。辛未以二易一，当时议者，必曰贻害于后。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后出，又将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项利害，难以虚言胜。愚民之

术，至此而穷，学士大夫强出新奇，欲行称提之法，愈称提，则愈折阅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将一褐行质于予，本家无钱可赎，欲往其家讲说《语》、《孟》，汝将所质见还。天下必无此理。今之称提空谈，何异讲《语》、《孟》而取质也？

秦会之当国，偶虔州贼发，秦相得报，夜呼堂吏行札，数日以贼闻。一日，德寿问："虔州有贼，何不奏闻？"秦云："小窃，不敢上劳圣听，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说。"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宫给使，请俸不齐，取榜来。"遂阁两月。寿皇圣度高远，亦不以此为意。议者疏秦擅专之罪。德寿建思堂落成，寿皇同宴，问德寿何以曰"思堂"，德寿答曰："思秦会也。"由是秦氏之议少息。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却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寿皇议遣汤鹏举使虏，沈詹事枢在同列间发一语，操吴音曰："官家好呆。"此语遂达于上，大怒，差四从官审责沈，曾与不曾有此语。对云："臣有此语。"即日谪筠州。汤侍御史使虏，寿皇专差中贵昭昭等人，使回程先取国书，星夜以闻。寿皇得之，启匣，元封不开，国书复回。汤以专对失职得谪，沈以先言有验得归。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书舍人为祈请使，至虏庭，颇立节。葛王临辞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忧天下之不归。"寿皇所以圣德日新，基于此也。

寿皇欲除知阁张说签书枢密院，在朝诸公力争，独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寿皇语及张说，石湖奏云："知阁如州郡典客，不应使典客便与知阁通判同列，何以令众庶见？"寿皇感悟，遂寝此除。《易》曰："纳约自牖。"此之谓也。

周益公以内相将过府，寿皇问："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职，无

人可代。有文士，可荐二人来。”益公以庞祐甫、崔敦诗荐。上问：“曾见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业，内铙歌甚好，可进来。”是年适郊祀，公即日进入。寿皇后与公言：“庞之文不甚温润，崔之文颇得体。”崔自运司斛面官，除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权直自崔始。

孝宗万机余暇，留神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钤。因郊祀，乞奏补，恳祈甚至。圣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与后省官员，有相识否？”赵云：“葛中书臣之恩家，试与他说看。”赵往见葛，具陈上言。答曰：“尔是我家里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碍祖宗格法。技术官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后供奉间，从容奏曰：“向蒙圣旨，今臣去见葛中书具说，坚执不从。”寿皇曰：“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赵之请乃止。寿皇圣明，非特处君子有道，虽处小人亦有道也。

叶丞相颙与林安宅最厚，尝有简往来。丞相之子用林简粘于壁，林后谒丞相，见之不乐而去。林后除察院，首章论丞相，由是去国。疏上，事以风闻。彼时君臣得以自通，叶抗章自辨。寿皇付棘寺穷究。林之所言，乃是叶衡丞相之事。林以诬罔得谪，叶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潜邸，高庙乃书《兰亭序》二篇赐二王，依此样各进五百本。孝皇书七百本上之，恩平卒无所进。高庙赐二王宫女各十人。普安问：“礼之当何如？”史浩云：“当以庶母之礼待之。”高庙问二王待遇之状，言普安加礼，恩平无不昵之者。大计由此而决。

殿司军籍阙，招三千人，诸军掠人于市，行都骚然。有军人秦忠、杨忠，擅入胡珍家，毁击器具，送棘寺。上欲以军人秦忠、杨忠与百姓陆庆童，皆从军法。浩曰：“治百姓自有常法，岂可一旦律之军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诸军有怨言，故必欲两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陈胜、吴广等

死国可乎？”上变色震怒，曰：“如此，则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径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备位宰相，言不见听，使民无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数月而去。

莫济宰钱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县，咆哮无礼，不问其从来，杖而去之，即德寿宫幕士也。大珰奏知，高庙大怒，宣谕孝宗，莫济即日罢。一年后，偶常州阙守，宰执奏欲得有风力之人，可以整顿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寿宫幕士者，莫济也。”即知常州。莫才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坚名也。宣和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盖不经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轩自桂帅入朝，以平日所著之书并奏议讲解百余册，装潢以进。方铺陈殿陛间，有小黄门忽问左司：“甚文字许多？”张南轩斥之曰：“教官家治国平天下。”小黄门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兴邦。”孝宗闻此言亦笑。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于上前，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珰甘昺有之，公论颇不与。得旨除直秘阁，为中书陈骙所缴。载于陈之行状。

哲庙绍圣四年，进八宝，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卢祖皋在玉堂草诏，用元符典故。太学前廊茅汇征与卢言，诏不当用元符事，卢始惊。茅不愿推宝赏，改崇庆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济邸择妃，大珰王俞来宣聘，宪圣之侄孙女独尊长。节度使吴铸不悦，同侄孙女辞家庙。铸泣与大珰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宪圣，可以主张门户，甚次第光辉，不藉此女，只有疏脱。”大珰

云："只是官家中殿圣意，节使如何有此说？"铸云："他父母不晓事，非铸本心。他日必为宪圣累，莫道铸不曾说。"后有黄冠之命，铸亦可谓贤矣。

宣和间，有诏表文语忌。诏云："朕笃奉先烈。"表云："陛下德迈九皇。"札皇子文有"克长克君"，此刘嗣明撰也。《容斋随笔》云：京师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肯进"克长克君"之文，一太常书史刘珏，奏用祭服克军褐。吏云：在《礼》，"祭服弊则焚之"。虽国家危迫，不当以常时论。然容台秉礼，俟朝廷索则予之，贤于背礼而先献也。

泰陵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梼杌》中所载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是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称。后熙陵表出，言简理尽，遂成王言。

赵忠定庚申生，韩平原壬申生、继庚申，史忠献甲申生、继壬申，郑左相丙申生、继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状元陈亮死之，乙丑，状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状元吴潜造阙后遭论。四十年间，有四申三丑之验。遭论恐作遭谪

嵩山祖宗陵寝所，自靖康之后，所存特昌陵而已。绍兴间，榷场通货，持陵寝中宝器来，思陵尝得之，为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复故土，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虏失国，鞑酋许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师一出，鞑酋大怒，尽将陵庙犁为墟矣。七庙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来，地势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东。金亡都汴，燕、赵、青、齐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气，三十年来地气不乘，兵革

日寻，民无生意。蜀自晋未尝经残破，嘉熙戊戌，鞑虏四至，如入无人之境。成都一夕焚尽，死者何止百万人，至今不容经理。鞑贼往来未已，地之气今为不毛，江之源今为污浊。不幸江左当地势之南，江流之东，建瓴之势，为夷虏得之。

李唐樊若水尝驾小舟，以丝量江面阔狭之数，献于太祖。后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国史载之甚详。不意百有四十年后，高庙中兴，驻跸临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时以汴京为万世不拔之业，谁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万一夷狄傥用若水之说，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领兵，盖因真皇澶渊之幸，高皇靖康之变，以皇子除兵马大元帅，定建炎中兴之业。嘉定间，赵善湘开金陵制府，诛李全，识者有宗室不领兵之议，遂有行宫之谤。尝记帅逢原为池州军帅，有一士挟南班书见之，书史云："祖宗典故，管军不受宗室。书恐违制。"近来兵将，皆受宗室荐举矣。

自渡江以前，无今之笠，只是乘马，所以有修帽护尘之服。士皆服衫帽凉衫为礼。紫衫，戎服也。思陵在维扬，一时扰乱中遇雨，传旨百官，许乘肩舆，因循至此，故制尽泯。今台谏出台，亲事官用凉衫略展登轿，尚存旧制，他无复见之。

绍兴乾道间，都下安敢张盖，虽曾为朝士，或外任监司州郡，入京未尝有盖，只是持袋扇障日。开禧间，始创出皂盖。程覃尹京出赏，严皂盖之禁。有越士张盖过府门，遂为所治。后学中有诗云："冠盖相望自古传，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数顶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时山东盗贼纷起，故有此诗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荫子除者三人：王秬初寮之孙，韩元吉桐韩之孙，刘孝韪皆为之。自嘉泰、嘉定以来，百官见宰相，尽不纳所业。至端平，衔袖书启亦废。求举者，纳脚色；求阙者，纳阙札而已。文人才士无有自见，碌碌无闻者杂进。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

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不过人主上臣下一启耳，初无王言训诰之体，如拜平章、二相三制，岂不有惭于东坡？如改元、灾异、罪己诸诏，岂不有愧于陆贽？因读陆放翁《南唐书》，李王小国耳，自有陶穀、徐铉，钱王尚有罗隐，不意堂堂中国，不能得一士如小国之陶、徐，两浙之罗隐者，良可叹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后名惇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二程父为别驾。南轩，张魏公之长子。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侄。东莱，吕枢密之孙。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横渠、象山，士子也。

张魏公开建业幕府，有一术者来谒，取辟客命推算。术者云：“皆非贵人。”公不乐曰：“要作国家大事，幕下如何无三五人宰执侍从？此亦智将不如福将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谦仲，范宗尹之客贺宗礼，皆宰执也。开禧毕再遇帅扬，起身行伍，骤为名将，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余人，都统制殿帅四人，则知魏公推命之不诬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统之宗，用大臣荐，为崇政殿说书。以帝王之学，辅赞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论事，始分朋党。伊川则曰洛党，如朱光庭、贾易附之，力攻蜀党苏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党。小人立党，初不是专意宗社计，借此阴移人主祸福之柄，窃取爵禄而已。如君子不立党，伊川见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则曰道学，庆元则曰伪党。深思由来，皆非国家福。

沿边有州县城池处，扬、楚、天长、六合，东淮之控；庐、和、巢县，西淮之控；襄阳、江陵、德安，荆鄂之控。嘉定始议诸州县筑城，东淮则通、泰、高邮、盱眙、盐城、兴化，西淮则蕲、黄、舒、濠、无为、安丰、定远、固始、钟离，京襄则枣阳、随、复、荆门、汉阳、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后，高宗、孝宗非不神武，圣虑非不宏远，独注意扬、楚、庐、和、襄阳，城壁而已。不欲

修沿边诸城，虑敌人万一得之，恐为家基。彼若坚守，此必难取，如盱眙一失，无计可取。后说以货而归之，初未尝以兵而复也。不幸楚州毁于许国刘倬，蕲、黄毁于何大节，襄阳失于赵范。怅念襄、楚二城，版筑之用，金粟与城齐矣。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弃毁，诚为国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自宣政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有曰《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八音杂律，宫吕夺伦，是不克谐矣。天宝后，曲遍繁声，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义，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义，二帝北狩。曲中之谶，深可畏哉！

张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乱所关。放齐举丹朱曰吁，谨兜举共工亦曰吁。使尧俞之，则小人得志。师锡虞舜，尧曰俞；佥举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则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则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则俞，故天下莫不服。"

独乐园，司马公居洛时建。东坡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有园丁吕直，性愚而鲠，公以直名之。夏月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后几日，自建一井亭，公问之直，以十千为对。复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为渡江以来，相府厮役者之劝。

《毛诗》圣人取小夫贱隶之言，最于人情道理处，诚使人一唱三叹。如《山有枢》三章，闻之者可以为戒。言衣裳车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钟鼓，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愉保犹可说，至于入室，则鄙吝之言极矣。

东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儿致语云："自古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愿生贤圣之子孙。"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

东坡会葬，有斋筵，李方叔作致语云：“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

东坡因访吕微仲，偶在书室坐久，因见盆中养一龟有六目。微仲出与东坡言：“偶昼寝久坐。”东坡云盆中之龟，作得一口号奉白：“莫要闹，莫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却比他人睡三觉。”吕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门，近臣皆进诗。有问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凤辇鳌山。问者不乐而去。谁不知凤辇鳌山，故相谑耳！岐公进诗云：“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闻者叹服。作诗要融化，岂可执而不通。

紫岩张公谪居永州二水，忧国耿耿。一日，慨然作《丸墨筇杖铭》。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消摇。”筇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将焉用彼？”

种放见陈图南，南曰：“意谓子有仙风道骨，奈何尚隔一尘？一尘谓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谏议。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间无全名。子名将起，物必败之。”放晚节，果如图南所言。

南宫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职，每岁贺雪表，尤难下笔。曾有一联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语也？

周益公与韩无咎同赋词科，试交趾国进象表，有“备法驾之前陈”，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陈”字作“驱”字，遂中大科。陈字不切，驱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注。

綦内相崇礼在太学前廊，裕陵有进枸杞，根如犬大，作贺表。学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笔，綦欣然当之。其用一句“灵根夜吠”，举学皆服。用东坡诗云：“灵厖或夜吠。”又出白乐天《枸杞》诗。因此后登玉堂。

余外祖王䜣子文，《上蒋子礼除右相启》曰：“早登黄阁，独见名公之少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名公独少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为洪文敏称赏，载之《随笔》。

李大异为广西宪，庚申年《谢历日表》云：“岁次庚申，乃艺祖开基之日；朔临戊子，是吾皇诞圣之辰。”当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亲切。旋召入舍人院。

杨冠卿馆于九江戎司，赵温叔罢相帅荆南，道由九江，守帅合宴。杨作致语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衮绣之东归；浔阳无管弦，且听琵琶之旧曲。”温叔再三称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语云：“三月三日，多长安之丽人；一咏一觞，修山阴之旧事。”要作骈俪，当如此用事。

乔平章为左相，时已年八十余，因榜府门曰：“七十者许乞致仕。”为一轻薄子书一诗于右曰：“左相门前有指挥，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当致仕，八十公公也合归。”因是卷榜而入。

郑卫之音，皆淫声也。夫子独曰放郑声，不及卫音，何也？

《卫》诗所载，皆男奔女；《郑》诗所载，皆女奔男。所以放之，圣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词得名，月词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赋梅词如不食烟火人语。“横枝销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语意奇绝。词集曰《太平樵唱》。

赵介庵名彦端，字德庄，宗室之秀，能作文。赋《西湖·谒金门》“波底夕阳红绉”，阜陵问谁词，答云：“彦端所作。”“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喜甚。有《介庵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有《易安文集》。

刘季孙，左班殿直，监饶州酒。荆公为江东宪，巡部至饶，因按酒务，屏间一诗云：“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称赏之。郡生持状乞差官摄学事，荆公判监酒殿直，一郡皆惊，刘名遂著。

赵嗣良，绛人也，以能文为裕陵眷遇。曾兼史局，如《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嗣良以参详转秩。后窜回北，上京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此殿

曰“五銮”，乃保机之故巢也。

北人张侍御有侍儿，意状可怜，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又翰林吴激赋小词云：“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入谁家？　　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在天涯。”

卫元卿，洋州人，曾领荐不得志，游山谷间，作《谒金门》词曰：“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燕子归来愁不语，故巢无觅处。谁在玉楼歌舞？谁在玉关辛苦？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

北状元汪世显者，凤翔帅，随达人统兵入蜀。绵州道中题诗云：“拥骑南来春正浓，鞭弭轻拂杏花红。绿林战退千山月，细柳横拖一巷风。玉勒有时闲骏马，锦绦无力挂弭弓。六军休动三衙鼓，梦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远客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长不能寝，起坐凄恻而闻雨声，其为一诗襟抱。以海喻愁，非过语也。

“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作诗有句法，意连句圆。有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句一接，未尝间断。作诗当参此意，便有神圣工巧。

作文之法，先观时节，次看人品，又当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铭》，自“士穷而见节义”，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东坡《韩文公庙碑》有云“匹夫为百世师，一言为天下法”，此岂非东坡之自课乎？或者议退之不当作《符读书城南》，与《原道》出二手。

嵩山极峻，法堂壁上有一诗曰：“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

地红。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字画老草，旁有四字：“勿毁此诗。”此司马公书，柱间大隶书旦光颐来。旦，公兄；颐，程正叔也。壁门题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皆公八分书。

陆放翁，茶山上足，自《剑南藁》后有万余首诗。在京楼有诗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桥南书院》云：“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感秋》云：“玉阶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辞故枝。”隐括道藏语也。

萧千岩亦师茶山，有《樵夫》诗云：“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优游。归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谋。”乃寓苟且一时之意。

周希稷名承勋，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诗，殊有讽刺：“谁家解祟吐千瓶，丹墨交辉走百灵。尽使蛙蛇归药笼，又缠萧艾作人形。逸二句安得彩丝十万丈，东南西北系飘零。”吐祟千瓶，出《太玄经》。

赵昌父名蕃，号章泉，郑州管城人，与益公同里也。益公当轴，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调，居信上，一时名胜纳交，户外之屦常满。放翁皆有诗。寿九十余，公朝尊老，以秘阁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诗云：“君为山中人，世事安得闻。入山恐未深，更入几重云。”

王泸溪廷珪，作诗送胡忠简谪新州：“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特他年公议定，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初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颠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有闻于申国，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阜陵初政召对，特改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坚不留，乞祠而去，告老于家。寿九十有三。

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尝为潭教，与帅启云："扶泪过故人之墓，惊鬓发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峰，喜山色之如旧。"

竹隐徐渊子似道，天台人，韵度清雅。《买砚》诗云："俸余宜办买山钱，却买端州一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出，买山之事定何年。"《游庐山得蟹》诗曰："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亦知二者古难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庐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来酒边。持螯把酒与山对，世无此乐三百年。""时人爱画陶靖节，菊绕东篱手亲折。何如更画我持螯，共对庐山作三绝。"渊子为小蓬，朝闻弹疏，坐以小舟，载菖蒲数盆，翩然而去。道间争望，若神仙然。

秋塘陈敬甫善，有《雪篷夜话》三卷。淳熙间，一豪士尝书贵家扇云："春风一日归深院，巫峡千山锁暮云。"有《满江红》词曰："三月风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无力。"《上李季章启》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学士，跻中朝公辅之班。"《送辅汉卿过考亭》诗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

蒲江卢申之祖皋，貌宇修整，作小词纤雅，曰《蒲江集》。曾为《玉堂有感》诗："两山风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干。开到海棠春烂熳，担头时得数枝看。"有《舟中独酌》诗："山川似旧客怀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别》诗："明月垂虹几度秋，短篷长是系人愁。暮烟疏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楼。"余领先生词外之旨。

赵天乐，叶水心、四灵之友也。名师秀，字紫芝，作晚唐诗，"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白石岩》云："起来闲把青衣袖，裹得阑干一片云。"又云："有约不来过夜半，独敲棋子落灯花。"《移居》云："笋从坏砌砖中出，山在邻家树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叶初落，数联诗已清。"《再移居》云："地僻传闻新事少，路遥牵率故人多。"

庐陵刘过字改之，有词云：“行道桥南无酒卖，老天犹困英雄。”《南楼》词：“芦叶满汀洲，寒沙浅带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不？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华重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上周相》诗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无奈何。”《送王简卿》诗：“班行失士国轻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可语人酬对易，面无惭色去留轻。世事看来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刘仙伦，亦以诗名。淳熙间，有庐陵二刘。

翁卷字灵舒，四灵也。有《晓对》诗：“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瀑布》云：“千年流不尽，六月地长寒。”《春日》云：“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见鹤来。”《吾庐》云：“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

野斋周晋仙文璞，曾语余曰：“《花间集》只有五字绝佳，‘细雨湿流光’，景意俱微妙。”《题钟山》云：“往在秦淮问六朝，江楼只有女吹箫。昭阳太极无行路，几岁鹅黄上柳条。”《晨起》云：“闭门不与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晓偶然随鹤出，野风吹折白樱桃。”有《灌口二郎歌》、《听欧阳琴行》、《金铜塔歌》，不减贺、白。余有挽晋仙诗，载《江湖集》中。

铦朴翁，秦望山人，能诗，诗愈工，俗念愈炽。后加冠巾曰葛天民，筑室苏堤，自号“柳下”。《即事》云：“壁为题诗暗，池因洗砚浑。闲知真富贵，醉到古乾坤。”《清明访白石》云：“花荠悬灯柳插檐，老怀那复似饧甜。画船已载先生去，燕子无人自入帘。”《绝句》云：“夜雨涨波高一尺，失却捣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江头送客》云：“大江中夜满，双橹半空鸣。”后有羽轩李翔高，善为绝句，卢蒲江甚爱之，有云：“春愁自是无重数，又被东风揭绣帘。”老子兴不浅也。“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锦帆游。人间无此春风乐，乐极人间无此愁。”朴翁绝唱，故录记之。

山中赵仲白庚夫，有《岁除即事》曰：“缝纫连夜办，今朝杵臼频。买花簪稚女，送米赠贫邻。宦薄惟名在，年华与鬓新。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稍得》诗云：“鹤残篱外笋，鼠舐墨中胶。”《读文清曾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寄僧》云：“诗句日从窗眼写，墨丸夜入枕头收。”久从方诗境，晚亦落魄，终于右选。有子殿试，前四名登第。所谓不在其身，在其子孙也。

高九万越人，号菊硐，好作唐诗。有《春词》：“斗草归来上玉阶，香泥微污合欢鞋。全筹赢得无人赏，依旧春愁自满怀。”《孤山》云：“雪后骑驴行步迟，孤山何似灞桥时。近来行辈无和靖，见说梅花不要诗。”辇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晋仙睡》有云：“更有诗人穷似我，夜深来共纸衾眠。”

张韩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烟草》，颀然而长，面带燕赵色，口中亦作北语。《寄秋塘》诗：“五湖风雪分头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谈诗长忆老先生。塘边瓜茹须频灌，郭外田畴粗可耕。莫倚瘦筇吟白发，浪传诗句入都城。”许定夫馆于麾下，欲命之官，不受。周宗圣有张韩伯欲为羽士，赵紫芝作疏之诗。后死于建业，定夫葬蒋山下，题曰“大宋诗人张奕墓”。

谢耕道耘，天台人，自号曰“谢一犁”，有《犁春图》，诸公喜于纳交。善滑稽，三十年间，天下诗人，未有不至其室。诗轴不知几牛腰，巾高二尺余，方口大面，行于市，孰不曰“谢一犁”，因是名满京洛。壁间写诗，中有一联云：“路深容马窄，楼小插花多。”事继母极孝。母九十七八岁，该庆典，初封，人荣之。

戴石屏式之，名复古，黄岩人，有《石屏诗藁》。赋《淮村兵后》云：“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秋怀》云：“诗谈天下事，愁到酒樽前。”《晚春》云：“莺啼花雨歇，燕立柳风微。”《城西》云：“诗骨梅花瘦，归心江

水流。”《春日》云：“客愁茅店雨，诗思柳桥春。”《九日》云：“黄花一杯酒，白发几重阳。”

叶元吉名祐之，仪矩峻洁，癯然玉树之清。家素贫，典衣买书读。悟性理之学，诵诸尊宿语录，先后次序数百言，洒洒可听。有《同庵文集》二十卷，卢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诗云：“木叶临风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声。”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师礼。手抄诗一卷见授，自跋云：李长吉有表弟，得长吉诗草，皆投之溷中，为长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长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贫，烂醉而死，余哭之独哀，不忍师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巩，字元吉，相颉颃于苏、秀二州，皆为慈湖先生上弟。

张端义，字正夫，荃翁自号也，郑州人。居姑苏，大父云庄公登辛未赵榜，先君咏斋为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应诏上书，下后省看详。罗紫薇点、刘左史光宗极称赏之。将上，谓时宰所沮。予少苦读书，肄举子业，勇于弓马，尝拜平斋项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说斋、鹤山、菊坡、习庵，皆从之游。爱作诗赋小词，卢蒲江取“碧云千里暮，红叶十分秋”之句，周晋仙取“怨春红艳冷”之句，孟藏春取蝶诗“不因花退尽，必是梦残时”之句。凡海内名胜来吴，必访乐圃之张。书桃符曰：“江湖且过，诗酒丛林。”应端平更化诏，上第一书。二年再应诏，上第二书。三年明堂雷，应诏上第三书，得旨韶州安置，以蝼蚁之微，婴斧钺之威，人皆危之。当国者云：“诏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脱万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听读待士子，自效待军将，小臣用大臣之法，误矣！或者以安置为窜谪之极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赋《秋江图》一绝云：“浪静风平月正中，自摇柔舻驾孤篷。若无三万六千顷，把甚江湖着此翁。”今白发种种，傥符此诗语，吾志毕矣。余生于淳熙之己亥，书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三书，诗五百首，词二百首，杂著三百篇，曰《荃翁集》。

卷中

《贵耳》二集续成，余谪八年，强自卓立，惟恐与草木俱腐。著书垂世，又犯大不韪，志非抑郁而怨于书也，又非臧否而讽于书也，又非谲怪而诞于书也，随所闻而笔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来，隆、绍间士大夫，犹语元符、宣政旧事，淳熙间士大夫，犹语炎、隆旧事，庆元去淳熙未远，士大夫知前事者渐少，嘉定以后，视宣、炎间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贵耳集》不付子云之覆酱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东里张端义书。

绍兴三十二年，寿皇登极，诸路帅臣监司郡守进贡，总数为金约百五十两，为银约一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两有奇，为绢约三万四千五百匹，为马约五十匹。此许及之谏稿内载。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称寿。徽考在御，尝闻人使往来，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耻中国反无此器，遂遣人于阗国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为中节往辽，觇其小大短长，如其制度而琢之。因圣节，北使在庭，得见此注，目睨之久。归虏，首问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国亦有此注。女真灭辽，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阙，亦索此注，与辽注为对，今又不知归达人否？高宗南渡，有将水晶注碗在榷场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庙陵寝中物也。"

太后谥圣字者，垂帘典故，用四字谥，慈圣光献曹后，宣仁圣烈高后，钦圣献肃向后，昭慈圣宪孟后，宪圣慈烈吴后，恭圣仁烈杨后。章献明肃刘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诸贤在朝，天下泰和，谥不及圣字。或者议有玉泉长芦之谶，起于侧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订之。章献属疾，语于仁宗曰："愿与祖宗同日为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太宗大忌，后仁宗亦同。前为翁妇，后为母子，此亦国朝之异事。

孝庙在御，北使进国书，必起御座三步，中贵取进。忽贺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数十步，必欲屈万乘亲临。移时不决，知阁王抃忽撒起国书云："驾兴。"虏使失仪，而孝庙喜王抃之机捷。孝庙圣语云："在朝无一人乞斩北使者。"毗陵丁逢，以选人上书，乞斩北使不执臣礼，以存中国之体。孝庙大喜，即改京秩。

京师大相国寺有术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显肃后父郑绅贫无藉，有侄居中，在太学为前廊，侄约叔同往议命。叔笑曰："何不留钱沽酒市肉耶？"强之乃往，如其所约。术士先说绅命，只云异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异姓真王，因前命而发。绅以后贵，积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华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绅始。

寿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尝直降指挥，于差敕内，必首称面奉德寿皇帝圣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札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艺祖载诸太庙，独赵忠定特出此典故，《随笔》却称云："不受相麻而除枢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晓也。

本朝年号，或者皆曰有谶讳于其间。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刘后并政，天圣，曰二圣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钱上字，蔡京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下，寧字去心，当时有云："有意破宗，无心寧国。"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

宣仁太后劝神庙不可轻用兵，当以两国生灵为重，纵使获捷献俘，不过主上坐正殿受贺而已；生灵肝脑涂地万万矣。此真女主尧舜。神庙自此兵议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来和天尊"，出杨砺之梦，载诸国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宫观，专尚祥瑞。王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

十九本，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余本，独孙奭不然其事。真宗久无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辞之久，玉帝云："当遣几个好人去相辅赞。"仁宗在禁中，未尝尚鞋，惟坐殿方尚鞋袜，下殿即去之。庆历诸贤，皆天人也。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秘书省，阅江南李王图，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继时徽宗生，所以文彩风流，过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见艺祖时典故。高宗韦后生，徽宗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梦觉，与郑后言："朕夜来被钱王取两浙甚急。"郑后奏云昨夜韦后诞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钱塘，百有余年，岂非应乞两浙之梦乎？

《夷门志》载，宣和间，禁中有物曰"猧"，块然一物，无头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声如雷。禁中人皆曰，猧来诸阁分皆扃户，徽庙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坐。移时，或往诣嫔妃榻中睡。以手抚之，亦温暖。晓则自榻滚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宫妃梦中有与朱温同寝者，即此猧也，或者云朱温之厉所化。《左传》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诬也。

孝庙将授受于光庙，择正月使人离阙选日，讲行大典。孝庙与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蚀，避正殿未满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当之，俟日蚀后别择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特立来谒益公，云："宫中已知人使离阙廷，便讲授受之典，寂然不闻。"益公正色答云："朝廷大事，外庭岂可预闻？恐非春坊所当言。"自此谮言先入，益公相光庙，不数月而免。今平园有光庙御书跋语，载之甚详。

孝庙欲除张说签书枢密事，在廷诸儒力争，孝庙一日盛怒，与周益公言："朕将用花臂膊者为枢密使。"益公答云："臣敢为天下倡。"秘书省正字沈瀛当轮对，一奏札荐张说，反不称旨，即自免。周益公后至宰辅，沈正字止如此。识见浅深，亦足以卜前程远近。

寿皇一日过南内，有唐突人通州高枏，在望仙桥里山呼。寿皇止

辇，问理会何事？奏云诉分。即时降旨送棘寺。寿皇取案牍自阅，内有一台官贻书，即时国门吴邑令赵善宣却金不受，特转一官，讼无半月而决。寿皇断狱，如此圣明。

萧鹧巴恭奉孝庙击球，每圣语许除步帅，久不降旨，孝庙亦以北人不欲处三衙。忽鹧巴醉中语侵孝庙云："官家会乱说，许臣除步帅数次，久不降旨。"孝庙怒，送福州居住。居数月，德寿忽语孝庙云："萧鹧巴如何不见？"孝庙举前说奏知，德寿云："北人性直，官家不当戏之。"唤取归来，德寿赐钱五千缗，仰福帅津遣赴阙，仍旧还职。及德寿发引日，鹧巴号哭于路欲绝。北人归顺本朝，真终始而不变者也。

秦桧一日瞻高庙天颜不悦，奏云："何事上劳圣虑？"答云："郊祀匹帛，阙五百万支，散臣当为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赐臣酒四金壶，将某日宣赐。"秦约张、韩二将来议事，自朝至午未间未得谒入，但见中使宣赐御酒来，心愈惑且惊。移时，秦与张、韩进，并不发一语，忽云："御前赐酒，同饮一杯。"张、韩奉卮战栗不敢饮，秦先取酒饮一勺，少定缓云："主上要与二将各假一千万缗，以奉郊祀，祭毕后拨赐。"张、韩谨奉令。奏知高庙，得旨止假五百万缗。

孝宗末年，宰相奏试馆职，圣语云："可求二人，远方人试。"吴猎字德夫，潭州人，项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后德夫为四川宣谕使，曦变化息，安丙新有复蜀之功，声势赫赫。德平时轻财重义，适德诞日，安致馈玉带一条，直数千缗。与幕属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带可得观否？"德夫发匣而示之，客抚之良久，德夫取酒来，举带为客寿。安闻之，始服其量。德夫归自蜀，至归峡间泊舟，呼其主帑者，可具随行信匣数来，近得四千枚，乃与诸客言："某入蜀之初，诸处致馈，本不欲受，恐以某绝。物受之未尝启封，行归田里，何以见亲旧？四方书来，或从婚葬见告，某未有以应之，今得策矣。"呼书吏来写掩帖，某人几掩几匣，但不必问其物，亦赌采耳。弟道夫

至，首询其兄，出蜀何以伏腊计。德夫举余掩匣与之。德夫一世伟人，凡所举动，必异于人如此。

刘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时召从臣，未达时贫甚，用选官图为下饭，饥时以水沃饭，一掷举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曾为小人事，下棋时未能不为小人也。"能知人缓急，在朝凡受人所托事，了无书，但与来介云："传语官人，说事已了，不及作书。若得书，则事未了。"诸朋友多以不得书为喜。帅维扬日，有一旧同官之子，以父未葬为请。季高戚然兴念，扣之买山几何，砻甃几何，缁黄不须问。其子历历具陈。"此某之责，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亲信人，赍数百缗往其家，买山办其终事。两月亲信人回，始与其说丧已举矣，子无虑，方遣其归。季高与人说："观子之气太爽，得钱必不从亲为重，此一事不了，终为吾辈累，不若留此而毕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义人也。今之视座主之子孙，邈若路人，况同官之子乎？

荆公在钟山读书，有一长老曰："先辈必做宰相，但不可念旧恶，改坏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问作宰相，并坏祖宗格法，僧戏言也。"老僧云："曾坐禅入定，见秦王入寺来，知先辈秦王后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数事不可泯没。造一十八字，埅为地，忎为臣，曌为照，圀为国。郑渔仲云："皆有所祖。《篆文纂》中埅字，出《战国策》。《孔子庙堂记》，欧阳询书，有大周额，价十倍于无额。释氏《华严经》序：'天册金轮皇帝御制。'即武后也。"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此宰制天下之小术也。

建炎之初，虏势未衰，讲和之使来，必烦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相恬不为意，尽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秦相待之甚当。是日朝见，殿庭之内，皆以紫幕铺满，北人无辞而退。

澹庵有《荐贤录》，首章谓上欲求诗人，遂荐十五人。以王庭珪为首，晦翁亦以能诗荐。此时伊洛之学，未甚专门也。

太学有鼓占云："无火灾，不出宰相。"开禧陈自强相，端平郑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学櫺星门，鼓占不验矣。又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学中燕未尝来巢，蚊独多他处。

《中庸》、《大学》二书，朱文公或问解说，学士书生以为理学之祖，或者云出于汉儒之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易》之《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句法何异？《子路问强》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孙也。岂有孙可称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学》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国平天下，倒大功用。后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文汉儒之言杂入也。

大灵豆，华山陈抟有灵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饥，筋力如故，颜色若婴儿，世罕得服之者。

华山陈真人而隐于睡，小则亘月，大则几年，方一觉。冯翊羽士寇朝一事处士，得睡之大略，还全神观，唯睡而已。小童刘垂範往寇，其徒以睡告。刘坐寝外闻鼻鼾之声，雄美可听，曰："寇先生睡有乐，乃华胥调，既有曲谱记如何？"刘以浓墨涂满纸，题曰《混沌谱》。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华山寄陈抟诗云："世人大底重官荣，见我西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生。"

种放往见陈希夷，希夷曰：“君当富贵，名闻天下。”又希夷尝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云：“地固佳，而稍后，世当出名将。”其侄世衡，果为名将。

《谈苑》云：陈抟字图南，唐谯郡人，不第，隐武当山，辟谷炼气。后居华山云台观，闭门高卧，经月方醒。太宗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

《邵氏闻见录》：抟，长兴中进士，有大志，隐武当山。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涂闻艺祖登极，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华山居焉。

钱若水谒陈抟求相，约曰过半月来。至期，陈邀入山斋。山中一老僧拥衲附火，钱揖之，僧开目而已。默坐久之，陈问僧曰：“如何？”僧摇头曰：“无此等骨。”陈语若水曰：“吾见子神观清粹，谓可学神仙。余见之未精，不敢奉许，决之老僧。渠云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真宗忽问陈抟国祚灵长之数，陈奏云：“过唐不及汉，纸钱使不得。”已先知纸钱之谶。

太宗谕陈抟往见诸王，至寿王邸即回云：“寿王门下皆将相。”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皆登枢府。

《左传》云：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太卤，莒师于蚡泉。《公羊》曰于溃泉，直泉也。善道当为善稻，长狄谓之伊缓，贲泉，夷狄谓之失台。

楚有材，晋实用之。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楚师宵溃，楚失华夏，析公之为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鄙，彭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师宵溃，楚失东夷，雍子之为也。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通吴叛楚，至今为患，子灵之为也。

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鄢陵之役，楚师大败，楚失诸侯，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注曰：“言楚亡臣多在晋。”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会有表，文有袷，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袷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晋，师旷曰：“石不能言，或冯焉。”晋方筑虒祈之宫，叔向曰：“是宫也，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开元龙池圣德颂，石自鸣。《春秋传》：怨谤动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广明元年，华岳庙玄宗御制碑，隐然有声闻数里。刘曜时，石言于峡。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阳，怀帝蒙尘。建兴五年，愍帝蒙尘，石言于平阳。宣和间，艮岳成，朱勔进太湖石，有大者数千人辇不动。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为大将军，赐金带横于石上，石始辇动，何异石言也。

雨雹罪藏冰，缪矣！此申丰答季武子之问。

叔向曰：“有《谗鼎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谗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谗者地名，铸于甘谗之地。”

吴子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注云：“吴地贵缟，郑地贵纻。”

宋公杀世子座传，惠墙伊戾告太子将为乱，与楚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日中不来，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晋献杀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杀世子二，晋、宋之君皆暗。秦用赵高杀扶苏，汉信江充，戾园亦缢。汉安帝信江京废顺帝，唐宗以武后杀三世子，明皇听李林甫杀太子瑛，文宗信刘楚

材，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怨华合比，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纳亡人华臣，盟于北郭。"公初信戾而杀世子，后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为盟书以诬人，为可畏也。

《传》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之地一同。"注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经》云："宋华合比出奔卫。"按，秦任赵高，杀世子扶苏，诛大臣蒙恬、李斯辈，秦亡。汉元帝任恭显，杀萧望之、张猛，安帝任江京、樊丰，谮废顺帝。桓帝任单超、徐璜等，杀李云、杜众，权归宦官，致党锢之祸。灵帝以张让为父，赵忠为母，任侯览、王甫、曹节、段珪，杀太后，诛李膺、陈蕃，黄巾大起。至小黄门蹇硕作元帅，袁绍乘中外之愤，尽诛阉人，汉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书。唐明皇任高力士，虽将相亦厚结之。肃、代以后，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吐突承璀、窦文场、王守澄、牒陈洪志、仇士良、田令孜、刘季述之辈，毒乱宗社，擢发不足以续其罪。续字必有来处。

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明夷，日也。日之数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而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注云："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日之数十，自甲至癸，日中盛明，故以为王。"

晋梦黄能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能，入于羽渊。"注作熊。贾逵曰："熊，兽也。"《说文》："似豕，山居冬蛰。"《释鱼》云："鳖三足曰能。"《汲冢琐语》云："平公梦见赤熊。"《国语》曰："梦黄熊。"

郑禅灶曰："妃以五成。"注云："陈，颛顼之后，故为水属。火畏水，故为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兴，陈则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鹑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介者，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胶沙播之，为介鸡。郑氏云："介，甲也，为鸡着甲。"庄子云："纪渻子为王养鸡，乃十日，复望之，似木鸡。"唐明皇好斗鸡，贫者或弄木鸡。帝生酉岁，斗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书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

定四年，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也。

朱晦翁、王伯照琴说：琴大弦散，声中黄钟，二太簇，三仲吕，四林钟，五南吕，六黄钟，七太簇清。若按中徽，其所中之律为如此，则是专以黄钟为宫，不复可遗想矣。今世所传琴曲五调，余尝以音律考之，皆仲吕一均也。宫调乃仲吕，余调仿此。夫仲吕，四月之律，万物长养之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此之谓乎？后人增为七弦，乃加其清声，此段说仲吕一均，又与前说不同。均字，郑渔仲书略注云：作韵也。

司马公语元城曰："因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公平日之奸，至此尽矣。临死作遗令。令者，世之遗嘱也。操之遗令，谆谆数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独禅代之事，此子孙自为，吾未尝教为之。实以天下遗子孙，自享汉臣之名。奸雄虽死，亦有术也。操夜卧圆枕，啖野葛尺许，饮鸩酒至一盏，恐人报己，扬此声以诳人，遗令又扬此声以诳后世。"

高祖戚姬，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嫡立少，张子房得画计，厚币迎四皓，怪问何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曰："今闻太子恭敬爱士，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摇矣。良之为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骁将，密以金银器结尉迟敬德，智略之士可惮者，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已而秦王竟以兵杀建

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风响气焰，岂建成、元吉所可当？诸将勇武，皆乐为用，使汉太子有尉迟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皆用隋之旧臣。杜如晦，隋进士；房玄龄，隋羽骑校尉；储秘书、于志宁、苏世长，王世充右仆射；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陈后主召试为薛举黄门侍郎；姚思廉，陈吏部察之子，仕隋为史官；陆德明，陈大建中，后主为太子，集名儒入讲；孔颖达，隋大业明经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详；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陈灭入隋，大业中秘书郎；蔡允恭、颜相时无传；许敬宗，正观中除著作郎，后在《奸臣传》；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盖文达，时与孔颖达专门受业；苏勖，无传。此唐皆用陈隋旧人，置之文学，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徐铉、陶穀之笔，是亦祖唐之遗意。

盗亦有道，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之下有黄巢二字。侬智高，虽邕州溃，即逃往外夷。方腊旧名朕此，童贯改曰腊，后亦不知所终。就擒者非腊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诗名《昔昔盐》，十韵，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籧篨三娘唱《河鹊盐曲》，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诗“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利骨盐”，谓之盐者，吟行曲引之类，乐府解题谓之杖鼓曲也。

郑渔仲《通志总序》，不取班固作。西汉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后，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其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

法？

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引导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大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曰：“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帘前争事无礼，责出知汝州。钱穆父行词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子厚后见穆父，责其语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

马子方作守，令幕下黄次山作启与庙堂，不入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买臣自知其将贵当；乙巳之岁，渊明已赋其归来。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黄大服。

建阳孟贯，献诗于世宗，遂联九品。有《药性论》，其略曰：性既感摄，体从变通，浮萍作杨花之义子，红苋为跛鳖之还丹。吴盐治饐，秦麝去疳，断可识矣。

逊道者，明水开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时便知未来已往。有一士人，志诚恳请问自己功名，逊答云：“待老僧及第时，公也及第。”其人以为戏己，大不乐而去。后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黄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问者适当年高选，众推一少年者，即逊道者，名李弥逊，状貌与前身无异。其人大惊，急往西江明水问逊道，已迁化，年月即弥逊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书舍人，二十八岁见圜悟，云逊师兄错了也，公不觉潸然泪下。二十八岁便致其事，年六十余坐脱而逝，珏琪，皆孙也。

皎如晦请一村僧住长芦疏云：“这般梵刹，顾非些少丛林；个样村僧，岂是寻常种草？要得门当户对，还他景胜人奇。一公长老，生铁面皮；泼天声价。尽大地捏成院子，未称全提；将河沙却作衲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萨面，漾却朵根尊者家。来撑没底船，击起芦花千尺浪；全提末后句，祝延玉叶万年人。”

丹经亦道家流，始于离，修养起于离坎。离中虚☲，坎中满☵。二阳中有一阴，坎水也；二阴中有一阳，离火也。离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郑渔仲亦云：离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济为用。运于一身亦然。心为离，肾为坎，心火下水济肾，肾水上火济心，此母子胎养法。丹诀以辰砂煅出水银，砂属离，水银即真水；以水银炼成灵砂，水银属坎，灵砂即真火。要知内外交养法，不出此坎离。成都道人亲说此妙术。

谢道人，嘉州洪雅人，尝赋《苕帚》诗："埽此图清净，愈埽愈不净。欲要埽教净，放下苕帚柄。"在彭州葛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缠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观主"我去矣"，数日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观主瘗之。是日有一老，持谢道人简来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阆州。"始知其尸解矣。

杨青，不知何许人，自云从军遇异人，来隐南华山中，以缚茅为荸笼，饮食寝处其间；又当虎狼蛇虺出没之地，虽三更亦归，风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异，为广幕，校文惠州，因游罗浮。至大石楼，遇黄野人，一见便言做得尚书。年九十，袖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无疾，后果如其言。或云黄野人有云篾，长三丈余，止一节，授一篾于月湖。问其孙，未尝有之。

尝闻老儒言，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后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邵尧夫云："凡一代立国，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谓大横庚庚是也。"

尧舜授受相传，至禹传之子，东坡云："尧舜虑天下也深，大禹虑后世也远。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舍此别无他语。禹之传则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商书》则曰垂裕后昆，俾辅予尔后嗣，启

迪后人。《周书》则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启佑我后人。《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文王孙子，有商孙子。’吁！尧舜之世，未尝有一语及子孙，则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后，子孙之念重，所以汤放桀，武王伐纣，周之平王东迁，子孙贤不肖可知矣。自秦汉以下，哀殇恭冲，悲夫！”

《文选》，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时亦郁郁不乐，移此志于《文选》。考之集中，诸公负一世名者，皆不得其善终。班固、张华、郭璞、机、云、嵇康、潘岳、谢灵运辈，尝读其诗，感怆之言，近似鬼语。屈原《离骚》有山鬼殇，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小轩极洁，外种余甘子，因名味谏。后王子平送橄榄于山谷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钱自汉以五铢行，王莽罢小大钱，改作货载之建布货泉，乃令民且独行大钱。后魏铸太和五铢，梁有东钱西钱长钱，周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又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唐铸乾封泉货宝钱，一当十，女真铸太和钱，一当十，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不一月罢。大钱皆非治世所当铸，大观、太和可以监也。

岳与秦为世仇，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贼秦。最有大利害处，总领百官，渡江以后秦会之收诸将兵柄时所建。岳肃之一为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则曰君命也。则曰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曾除长平使者，力辞不受，先臣所争，不当有此官，子受之，是背父命，终不肯拜。岳失于不辞也。《吁天集》载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刘之变尚新领兵，突有此议，自蹈危机。岳引司马公作运使曰，乞仁庙建立皇太子事，拟非其伦。司马公儒者，岳勇将，道不同矣。

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古侠士志。《题崆峒》诗曰：“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又云：“踏碎贺兰石，埽清西海尘。”《鹦鹉》诗云：“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入别人家。”张吴径之西夏，范文正公追之不及，独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十余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后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南人也，入大金，曾为奉使来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峰发一语云：“北风甚紧。”次年，逆亮来。开禧有柳虚心过北境，问其在南作何官，答云：“发两解博，不得一官。”北云：“尔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学士。”北即授此官。凡嫚书之来，皆其笔也。

王景文质，兴国人，在上庠公私试必魁。一日，试《文帝道德为丽论》，终日阁笔，欲袖卷出。方拟议间，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乐。”景文得之，一笔而就，果为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处难忘酒，蛮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苍溟。豪杰将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太陆梁。腐儒还有郦，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国，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滴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甫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玉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气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曾入张魏公幕，有《雪斋集》。《何处难忘酒》四篇。

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有清意。自何逊之后，用梅花不知几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诗，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绝唱。有作听角词：“五更角里梅花调，吹落梢头那个花。”又有云：“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杜小山云：“窗前一样寻常月，才着梅花便不同。”“绿窗昨夜东风少，开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梦香。”“玉人和月嗅梅花。”“纸帐梅花醉梦间。”“夜寒无可伴，移火近梅花。”“惆怅后庭风味别，自锄明月种梅花。”

鹭鸶一名舂锄，《尔雅》注：“行如舂锄。”山谷亦有诗，独雍陶一联，曲尽写物之妙。“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以属玉为鹭鸶，非也。

张冠之名甫，号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从于湖交游，豪放飘荡，不受拘羁。淳熙间，淮有三士，舒之张用晦，和之张进卿，真之张冠之也。《寄荆南》诗：“余生自判一虚舟，未审寻诗慰客愁。梅欲飘零犹酝藉，柳才依约已风流。关心弟妹无黄犬，入梦江湖有白鸥。别后故人相念否？东风应倚仲宣楼。”

雉山周宗圣师成，霅之长兴人，少年秀丽，读书善记，议论古今，落落可听；有诗高远，爱作《选》格。有《梅》诗曰：“采采芳梅枝，琐碎白云姿。在山千花怨，出山百鸟啼。操持思所寄，转趾述所思。清披太始风，寒应太虚月。一日拂人衣，三岁香不歇。”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圣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可祭，盖俟鬼宿渡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也。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叶少蕴云：“公巽博学多闻，援证有据，必不妄发。”惟洪文敏不然其说，但载牛女渡河之说，用少陵诗，或者又曰：鬼渡萧关则祭。二者当与知礼者质之。

《诗》序曰：《国风》、《雅》、《颂》，分为四诗。以元城公言之，四诗自是四家，《鲁诗》本之申公，《齐诗》本之辕固，《韩诗》本之韩婴，《毛诗》本之毛氏。汉四家诗各有短长，如《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今未见申、辕、婴诗久矣。《韩诗》有四十一卷，庆历中将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诗》在四诗中之一诗也。

黄州黄陂县有李藏器一军，朝廷养之既久，初无他心，因赵文仲与杨伯洪交承之间相失，密与王旻谋，说尚全作乱，初意不过撼扬之

下自安耳。黄陂北军初未尝有叛志，生计差丰，重离土，王旻无以复命。一夕呼千人窜投德安，王旻开门纳之，又出数千人与于都统战。李虎自淮东来，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独与李虎并辔而行，谋灭王旻之口。虎至，即调王旻往均州，去未数日王旻复回。王旻寨栅尽为虎军所占，王旻军犹此扰扰。虎、旻二军互争于市，文仲弹压不定，呼王旻来议事，李虎就马上杀之。南北两军巷战纵火，文仲见事势急，弃城宵遁，李漕全家死，见任官死者数人，城中之火近旬不灭。呜呼！怀相嫉之心，稔天之祸，借兵权而修私怨，朝廷何负耶？

杨伯洪知黄州，忽一日早饭，觉有薄荷气，食之后疑。素养白鸡黑犬，就其内饲之，鸡与犬俱毙。有孙来前，以匙数粒食之，晚亦毙。杨始惊，急服解毒药，呕血数升。遂将庖者鞫之，乃云童德兴授其药。庖则荆湖制司人，复改为饭局，童谕之，药不验，当以薄荷可发。朝廷知之，差中使赍金器宣赐。兼抚问伯洪，引庖者对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惊。复奏童德兴赴召，虑事觉，先饮药而卒。

《礼》云：私讳不出门，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韩文公《辩讳》一论，其说详尽。近年以来，士大夫之避讳，自避于家则可，临官因致人罪则未可。赵清臣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整一漏处，呼而问之，答曰："今次修了不漏。"遂黥客吏。赵文仲在楚，赵倡家初至，问其何来，答云："因求一碗饭方到此。"赵怒及其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斩之。陈立道知宁国府，有新司法饶州人，初参，问其何往，答云："在安仁县寓居。"径入，大恸于家庙。属吏辄称先世之名，为司法旁皇失措，即寻医而去。杨烨之父名王休，同乡有老儒王休，合改选，郡吏不敢呈拟，数年不调，后郑昭文当国，始得改秩。王立之父名蒙，凡仕宦处，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见时切莫道及蒙字，丁宁再三。可怪习尚如此，但未能各家自刊《礼部韵略》耳。

尝读《樊哙传》，有贩缯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切喜之。宁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十八举，取士九千人，今为朝廷任事者皆无科目人。奉使王枏免，铨使薛及大法过府，许国白身

人。赵拱、澄观之徒，赵范、赵葵并不曾铨试。全子才白身人，王夬亨、彭大雅、余玠曾发解，贾涉、曾式中、何元寿、李曾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职不称者不载。

建业间，园丁种梨曰蜜父，种枇杷曰蜡儿。新罗使者多携松子赂公卿家，问其名，有玉角子，龙牙子。

苽最盛无如燕、赵，车骋担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选。"

闽士赴科，吴人赴调，各以乡产自夸。闽曰荔支，吴曰杨梅。有题壁曰："闽乡玉女含冰雪，吴郡星郎驾火云。"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名，西汉尚材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辞章，晋尚清谈，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

耿南仲作广东宪，过梅岭，宿次水驿，读书听蛙鸣，厌之，使虞侯传语，其声愈闹，用纸作钉缄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传语，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传语。明日视之皆仰死，至今沙水无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浔州一土神，并无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长五尺余，半在地，书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罗列，无一敢擅取者，立见报应。考之《唐书》无传。

李珏，闽人，随兄尉永新。邑妓刘兴祖貌不妍，受纳士友，李以兄任满欲归，适有江西漕试，复留候试了而别。刘有楼差洁，李修读其上。及试，刘津其行李。捷至，刘备犒捷之费。李复来治省课，居数月如京，行囊色色取办，辇镪束帛，以壮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贵无相忘。省捷时，犒倍之。邻里姗笑刘之愚，李不来矣。李还家一年无信，邻里昨笑者又复揶揄之。忽一日，李书至，刘虽知李有来音，犹未知李之可践盟否？李首谒令乞刘去籍，令欣然予之。夙有约，事

主母当恭孝，抚儿女如己子，执釜鬻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许其约。归近李舍，先书问信主母，进退唯命。主母知其来，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见如妯娌然。李今某处任。此韶教曾茂实言之。

庐陵王排岸之女孙，眉目秀丽，能琴棋，弄翰墨，失身富家，常郁郁不乐，慕名胜而终焉。郡有朱渊未第，其室寝废，家事不治，经营一妾，颇难其人。邻媪云："王排岸女孙归久，试与官人谋之。"朱笑曰："恐无此理。"行成，以八百券为质。一至其家，内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梦入一宫，有二黄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来耶？见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写端平几年，吉州解试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触，未可看。"行三四里，过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龙绕指不下，始得见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过省及第。二姬坚欲留，黄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碗酒一勺，枣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凤钗插其首，黄袍以一诗绛囊置之胸间。寤已五鼓，历历与朱言之，相对惊诧。朱云："试已同往仰山炷香。"才至庙，与梦中所见更无少异，玻璃碗见在后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无金凤钗。祝者云："七月十二三间失去。"还舍，越一夕揭晓，朱某第三名。次年过省登第。后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黄袍所展之数。其第梦王来云："今为仰山第三姬也。"朱为南雄法曹，自作一传，以纪其本末。

卷下

传曰：多闻阙疑。谨言其余则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闻不厌多，疑则有阙，言之谨余，尤则寡矣。余《贵耳》三集成，乃补拾前二集之遗，可以绝笔矣。未能守圣门寡尤之训，粗可备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绍兴间，泰发与会之失欢，诸子多碎前朝所闻，犹未成编，或者以作私史告，稔成书祸，则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为言，尤之阶也。余每得江湖朋旧书，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谓不善处患难者。余答书云："仪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东？"东里张端义，淳祐丙午闰四月四日书。

宣和七年，南郊毕，恭谢上清储祥宫，闻金人已破燕山，车驾亟还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翰一纸宣示，惟书黄中来。既入对，上独坐一横榻，两宫娥擎烛。上曰："边警如此，尽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烦卿先草一诏，尽言朕失，以谢天下。"连进二草，皆不称上意，再三宣谕，只要感动人心，不须归过宰辅，只说朕不是。第三草稍惬上意，亲笔改写成，即时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适来李邦彦等，皆诱张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诏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与卿说。朕欲遣王黼、蔡攸等分守大河，尽籍内臣贵戚幸佞家财抵备犒军，朕传位与皇太子，渊圣名。朕移军长安，保扞关中为根本。卿可就此为朕处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银台门矣，罪己诏下。忽吴敏拜少宰，李纲拜尚书左丞。渊圣登极，道君南幸，向来御笔皆不行。内禅之前，上谕曰："处置许多事，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劳。"渊圣嗣位，台谏交章请诛京、攸，虽杨中立不免宣言蔡攸无罪之语。但见论者，纷然以诛王黼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谍者持一黄中单来，御书云"赵岐注《孟子》"，付

黄潜善诸人审思之。孟即瑶华太后，赵即康王，高宗由是中兴。载《泣血录》。

真庙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闻者竦立。

昔闻仁宗时，有外臣奏陛下不早立太子，有播迁之祸，仁宗大怒，问宰执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迁之祸？"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迁，不及明皇，当时明皇幸蜀，尚有肃宗即位灵武，陛下无肃宗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释，建立之议始坚。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赵丞相、施元枢、周大参，幸一燕，咨访政事。驾方御座，见御案上有一黄绫册，上忽驾兴，二相不敢近看，独周大参略开一看，不觉吐舌，复掩册如初。移时上来，遽问卿等不曾看此册否？皆以不敢对。来日，周大参入堂，首与二相言，此册即是前宰执所进台谏姓名，见今宰执所进拟者皆在焉。孝皇圣断，不可测度，前相既去，后相即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恐台谏奉承后相风旨，以攻前相，所以存进退大臣之体。今则不然，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况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规废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诏，先一日，奉诏露天默祷曰：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助国家。及进殿试策题，临轩唱名，必三日前精祷于天。所以绍兴、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寿皇过南内，德寿问近日台臣有甚章疏，寿皇奏云："台臣论知阁郑藻。"德寿云："说甚事？不是说他娶嫂？"寿皇奏云："正说此事。"德寿云："不看执柯者面？"寿皇问："执柯者谁？"德寿云："朕也。"寿皇惊灼而退，台臣即时去国。

德寿丁亥降圣，遇丙午庆八十，寿皇讲行庆礼上尊号，周益公当

国，差官撰册文。读册书册，拟杨诚斋、尤延之，各撰一本，预先进呈。益公与诚斋乡人，借此欲除诚斋一侍从为润笔。册文寿皇披阅至再，即宣谕益公："杨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读时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温润。"益公又思所以处诚斋，奏为读册官。寿皇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寿皇过内，奏册宝仪节，及行礼官读至杨某，德寿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寿皇奏云："不晓圣意。"德寿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杨即日除江东漕，诚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闲，未可轻视。当仓卒汗墨之奉，岂容宿撰？曾觌、龙大渊（本名爾，孝宗写开二字）张抡、徐本中、王抃、赵弗、刘弼，中贵则有甘昺、张去非、弟去为，外戚则有张说、吴琚，北人则有辛弃疾、王佐，伶人则有王喜，棋国手则有赵鄂，当时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龙、张、徐之门者。

张景卿因奏对，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张对曰："臣本书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虚，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纳之。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

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

孝皇圣明，亦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辞，有宦者奏知，来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寿皇问：“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语云：“裹上幞头西字脸，恐官家见了笑，只得先奏。”所谓知州者，面大而横阔，故有此语。来日上殿，寿皇一见，忆得先语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读，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来天颜甚悦，以某奏札称旨。”殊不知西字脸先入之言，所以动寿皇之笑也。

王尚之为郎日，轮对一札，乞减宫嫔之冗。寿皇问：“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宫中事？”“臣备员内府丞，见每月宫中请给，历历具道大小请给细数。”寿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从，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帅蜀必要临遣，未尝就外除，亦以蜀为重事。庙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觉菊坡之意未就，司谏王贯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辞难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后，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时，余往见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

乱，令某整齐之。”余进曰：“今天下散乱，岂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齐天下之散乱，而独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汤季能有辞难避事之疏，三十年间两见之，恨无菊坡再见此疏也。

寿皇问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极可观，此间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举手便可观；南人袖内外俱宽大，举手便不可看。”北人视此为大礼数，德寿、孝宗在御时，阁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以来，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阁门，其声皆鲍鱼音矣。

寿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孙寺丞，失记其名，匿服不丁母忧，寿皇怒，欲诛之，奏知德寿云：“孙某不孝，欲将肆诸市朝。”德寿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广南，数年得归。余儿时曾见之。今之士大夫，甚至闻讣，仕宦冒荣自若，衰绖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锦，汝安则为之，圣门之训，天理灭绝，去禽兽几希！

宣和元年间，高丽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医，上择二良医往，岁余方归。二医奏王馆医甚勤，谓曰：“高丽小国，世荷国恩不敢忘。闻天子用兵，辽实兄弟国，苟存之，犹是为中国捍边，女真乃虎狼，不可交也。愿二医告诸天子，早为之备。”

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词云：“牡丹半坼初经雨，雕槛翠幕朝阳。娇困倚东风，羞谢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晓，步瑶台月底霓裳。轻笑淡拂宫黄，浅拟飞燕新妆。杨柳啼鸦昼永，正秋千庭馆，风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占东君谁比花王。良夜万烛，荧煌影里，留住年光。”此康伯可乐府所载。

寿皇使御前画工写曾海野喜容，带牡丹一枝，寿皇命徐本中作赞，云：“一枝国艳，两鬓东风。”寿皇大喜。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所谓工执艺事以谏。

向芗林因入对，论奏甚久，上顾问再三，中书舍人潘良贵摄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时暑甚，向某不合以无益之言，久勤圣听。"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谓榻前因奏端研书画，潘有此言。五峰行状大略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腊作乱，朝廷捕之，献言者曰："若急请于朝，以刘公安世守南都，陈公瓘镇金陵，人望归之，可不劳兵而破矣。"此芗林语也，致堂先生行状中载之。

王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

孝皇朝不许宰相进拟乡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复得命。

吴越钱王入朝，太祖曰谋下江南，许以举兵援助，归语其臣沈伦，伦再三嗟叹。钱王扣之，伦云："江南是两浙之藩篱，藩篱若撤，堂奥岂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纳土矣。"宣和年结女真攻契丹，契丹果灭，随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篱也。今又以鞑兵灭女真，鞑兵横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篱矣。乔行简为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说此一项，是亦祖江南之沈伦也。

寿皇赐宰执宴，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首问曰：第一秀才仙乡何处？曰：上党人。次问第二秀才仙乡何处？曰：泽州人。又问第三秀才仙乡何处？曰：湖州人。又问上党秀才，汝乡出甚生药？某乡出人

参；次问泽州秀才，汝乡出甚生药？某乡出甘草；次问湖州出甚生药？出黄蘖。如何湖州出黄蘖？最是黄蘖苦人。当时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语。寿皇即日召入，赐第奉朝请。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并库，寿皇从之。方且讲究未定，御前有燕，杂剧伶人妆一卖故衣者，持裤一腰，只有一只裤口，买者得之，问如何着？卖者云："两脚并做一裤口。"买者云："裤却并了，只恐行不得。"寿皇即寝此议。

世之巧宦者，皆谓之钻。班固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嘉定间，士大夫有一戏论，于从政云，将仕皆得改官，独颜子孔门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颜子钻错了。钻之弥坚，如何改官。

天宝间，杨贵妃宠盛，安禄山、史思明之作乱，遂有杨安史之谣。嘉定间，杨太后、史丞相、安枢密，亦有杨安史之谣。时异事异，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异人，得验状法，遭际三殿，赐通真先生。寿皇一日使中贵持白纸三幅，默祷在内，令通真书来。中贵先排定资次，第一纸书不可行，第二纸书无分，第三纸书真真二字，奏呈寿皇，隔数月皆验。不可行，要请陵寝，北报不从；无分，乃小刘娘子要册后半年而殂；真真二字，乃受禅光宗。后来光宗有心疾，寿皇宣通真，私问二真字，通真奏云："臣书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即真字。"寿皇大喜，前定皆验，赐赉甚厚。此袁通真亲与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题一诗在僦楼之壁曰："朝看贝叶牢笼佛，夜礼星辰取奉天。呼召归来闻好语，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即二仆也。因此诗传摇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漉出洗净晒干，不知几年，积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绝粮，此僧

即用所收之饭，复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赖之无饥。呜呼！暴殄天物，圣人有戒。宣和年间，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虽沟渠污秽中，弃散五谷，及其饿馁之时，非僧积累之久，一家皆绝食而死，可以为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词赋尊经，独《春秋》非圣经不试，所以元祐诸人多作《春秋传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孙莘老辈，皆有《春秋集解》，则知熙宁、元祐诸人议论，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必从，然谓之尊君则不可；挟六经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谓之尊经则不可。"

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贵，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师，寻一朝士生宰相者，即与之。遇道间见韩光禄国华，拜于马首云："三年在京师，阅人多矣。光禄必生宰相子，敢以女为献。"后果生魏公。今韩氏家庙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钱参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进拟浙东漕，孝皇忽云："执政妻党，便得好官。"参政李彦颖奏云："章守南康有声，诸台列荐，以此除激励作郡者。"章某见乞祠，孝皇云："且与祠。"章由是而不复起矣。

谢文昌源明，馆伴北使，时宁庙初即位，定册时诸臣颇有议论，北使忽问谢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义？"指光宗属疾而言。谢答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避一篡字，朝论甚伟。

李季章奉使北庭，虏馆伴发一语云："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李答云："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云：'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北使默无语。

开禧议和，首遣方信孺通书奉使，和议未成，欲遣辅汉乡，辅辞以考亭诸生，老不称使，乃荐王都厢枏代为行人。王往返至四，虏有

一伴使颜元者，问韩侂胄是什么人？答云：“魏公之孙，吴太后之肺腑，有拥佑之勋。”又问云：“官里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圣断。”伴使就怀中取出本朝省札，韩侂胄军怒，已击死。王为之惊骇。当时一语之差，岂不失两国之体？则知专对之为难事也。

卫社稷宗社者，大臣职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韩侂胄柄国，皆由道学诸公激之使然。绍熙五年七月，光宗属疾，宁皇未内禅，外朝与中禁势相隔绝，赵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关礼同任往来之旨。宁庙即位，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劳，嗾台谏给舍攻其专辄之罪，此时侂胄本不知弄权怙势为何等事，道学诸公反教之如此为之弄权，如此为之怙势，及至太阿倒持，道学之祸起矣。后十年，坤鉴一进资善一疏，起于张镃、吴衡、王居安之谋，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议成，奉使许奕，吴衡副之。虏索首谋，函首至濠，二使不敢进，小使往返数次。虏云既是讲和，必无创出礼数，国信不必虑。函首才至虏界，虏中台谏交章言：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将函首祔葬于魏公韩某墓下，仍札报南朝。当时丘宗卿开督府在建康，备坐北札，遍札诸州监司。先父适漕淮东，亲得此札，幸一见之。

侬智高发三解不得志，遂起兵两广，遂有两解试摄官之格。张元因殿试落第，径往西夏，自此殿无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贺正使来，韩子师馆伴，因语《日射三十六熊赋》云：“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万骑对三十六熊，何其鲜哉！宜生语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书，司射所载，熊即候也，非兽也。

乖厓张公帅蜀时，请于朝创用楮币，约以百界。尝见蜀老儒辈言，谓此是世数所关，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阃建议，虚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谓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坏。时数之论，于是为

可信。

辛卯岁，北来人数百辈，暂寓于襄阳府九华寺，有一人题诗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鹬鸮信断云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虽未为绝唱，读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阳》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话谓"斜阳暮"语近重叠，或改"帘栊暮"。既是"孤馆闭春寒"，安得见所谓帘栊？二说皆非。尝见少游真本，乃"斜阳树"，后避庙讳，故改定耳。山谷词"杯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斜人散"，诗话谓或作"莫留连"，意思殊短。又尝见山谷真迹，乃是"更留残"，词意便有斡旋也。

鹤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时，其先公昼寝，梦有人朝服入其卧内，因问为谁？答曰："陈了翁。"觉而鹤山生，所以用其号而命名。陈莹中前三名登第，后两甲子，鹤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处风节相似处极多。在东南时，有了翁家子孙，必异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贼邦曲之号。一日，邦直又复唐巾裹，子厚曰："未消争竞，只烦公令嗣戴来略看。"子由语张文潜曰："庙堂之上，谑语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风靡？"

王嘉叟题王龟龄詹事祠堂诗："当时孤论偶相同，终始知心每愧公。才见安车延绮季，遽嗟石室祀文翁。百年公议分明在，一饷纷华究竟空。白发旧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对高风。"自注云："始予与龟龄别，尝谓吾辈会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异时可复相见。龟龄再三击节，后一见必诵此言。"

东坡《水龙吟·笛词》八字谥："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质也；"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此笛之状也；"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此笛之时也；"自中郎不见，

将军去后，知孤负，秋多少”，此笛之事也；“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此笛之人也；“绮窗学弄，凉州初试，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此笛之音也；“为史君洗尽，蛮烟瘴雨，作霜天晓”，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乏一“角”字。“霜天晓”，歇后一“角”字。

欧阳公《论琴帖》：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岐，盖常琴；后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张粤琴也；后作学士，又得一琴，则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及作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

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惇颐，惇颐传二程。濂溪得道于异僧寿涯，晦庵亦未然其事，以异端疑之。

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

韩愈、皇甫湜，一世龙门，牛僧孺携所业谒之，其首篇《说乐》，韩见题，即掩卷而问曰：“且道拍板唤作甚？”牛曰：“乐句。”二公大称赏之，因此名动京师。

黄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客星历紫宫而刘聪殒，彗星埽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阙，江东无他，而季龙频年闭关。余甲子年侍亲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间见一星自东南飞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状，其光数丈长，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冬，吴曦叛。丁亥年，余为仪真录参，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观天象，见一星入月，算历者邹淮绝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两

淮兵动不可住。”径唤渡过建康。余问之前有此否？邹云：“汉献帝时，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见也。”十一月十二日，刘倬举兵僇季姑，姑反戈，一城狼钡，倬以身免，继此兵祸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间近午日色略觉昏，意谓日蚀，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动。是年有缪春武库之变。余尝在方册间，或书此怪异，终未便信，岂谓身自见之。

东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盘屈三千里，其卑枝向东北曰鬼门，万鬼应由往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与，一曰郁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梗，正岁以置门户，此出《战国策》桃梗注。

粉白黛黑，《战国策》张仪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注云：“黛黑，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汉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辞·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惟韩文公《送李愿归盘谷序》乃云“粉白黛绿”，东坡《答王定国书》“粉白黛绿者，系君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以道眼看破”，方变黑为绿字。

丘宗卿帅蜀，陛辞奏寿皇：“吴家兵太专，他日必有可虑。此时吴挺为兴州都统，兼知兴州，乞得二庚牌，臣缓急可用。”居无何，挺殂，宗卿急发庚牌，檄张诏交军，除兴州都统，西兵姓移于他姓。自开禧间，吴曦再领兴州兵，北伐之事兴，曦果以叛闻，人服宗卿之远见。宗卿与京仲远为代，京在蜀时，适有泸州张庭芬之变，仲远宽厚，僇其渠魁，余皆从释。京偶带都吏行，宗卿就仲远舟中擒去，立斩之，仲远大不乐。后仲远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吴氏之兵必叛，不知仲远之作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开禧兵兴，始开制阃，主行和议，复开督府，年已八十余矣。

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巢之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

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移共桃花一处开。”跋扈之意，已见婴孩之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

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砚之用以世计。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于是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砚铭》。

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藁，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王万年副都统，因贻书岷峨山拗牛和尚，不答书，但与来人说：“传语太尉早归。”人至，问和尚有书无书，坚不肯说。万年云：“我已知了，尔直说。”久而方云：“和尚请太尉早归。”三日后，盥漱间即逝。人问拗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万年鬼王，所以姓王名万年。

均州武当山，真武上升之地，其灵应如响。均州未变之前，鞑至，圣降笔曰：“北方黑煞来，吾当避之。”继而真武在大松顶现身三日，民皆见之。次年有范用吉之变。鞑犯武当，宫殿皆为一空，有一百单五岁道人，首杀之，则知神示人有去意矣。浮光未破之前，开城濠得一铁坐佛，高三丈，城东元有铁佛寺，其僧请归本寺，百余军舆之不动，军帅祷之，许以草创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辈小儿舆之即行。后差老巫媪奉事，凡有病告者，饮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鞑围城，炮声震天，铁佛为之撼战。后鞑攻定城，鞑人以炮坐罩铁佛于其下，光州遂失。《左传》云：“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即此意也。

欧阳询《艺文类聚》有为禽兽九锡，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公

者。吴越毛胜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龙为君，各有词令，祖欧阳之遗意也。

仕之不称者，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谓之对移。汉薛宣为左冯翊，以频赐令薛恭本县孝者，未尝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赏久用事，宣即奏赏与恭换县，乃对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转，地道尚右，瓜瓠右累。蚁穴知雨，鸟鹊知风，燕逊戊己，鹊背太岁，鱼聚北道，针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陨霜，此物之灵也。人有不节醉饱，不谨寒暑，孰谓人为万物之灵？因书为座右铭。

《四夷附录》内典云："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信有此理。阴阳自然变化论云："龙能变水，人能变火，龙不见石，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虚名，虚名一胜，不为朝廷福。真西山负一世盛名，岂西山真欲爱名于天下，天下自闻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誉小减。省试主文，为轻薄子作赋曰："误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饿夫！"都下谚曰："若要百物贱，须是真直院。及至唤得来，搅做一镬面。"如是则声名自是一项，事业自是一项。江南地土浅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项，做不得两项。

市井呼卢，卢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红赤绯皆一骰色也，俗说唐明皇与贵妃喝采，若成卢，即赐绯之义。《楚辞·招魂》"成枭而牟"，牟即卢也，又曰簙。杜子美诗"绕床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枭卢"，注谓刘穆之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呼卢一掷百万，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又诗"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唐李翱撰《五木经》，元革注云："雉为二，枭为六，卢为四。"

钱穆父尹开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独赁一房，每日以新钱三千置之

座侧，沽酒市肉，迄暮而返，乃携炭一小篮入房中，人语小定，则拥炉铸钱，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逻之，道人迎揖曰："大尹来要贫道否？"至庭下，穆父诘之曰："尔必有术，何敢于辇毂下为之？"道人曰："贫道铸者泥钱，不曾用铜，似不碍法令，但得半干半湿泥一块，以两钱脱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试之，逡巡成泥钱一千，以索贯之呈。穆父大怒，掷于案旁，激而有声，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见。取其钱重穿之，每钱背二口字，知其洞宾也。今以铁化铜为钱，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间，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试，用卷子写一枝竹，题曰"画竹一竿"，送上试官。朝廷亦优容之，以省元身后一官与其子，子亦恙，官亦绝。

席大光以母葬，碑铭皆数千言，屈吴傅朋书之，大光立于碑侧，不数字，必请傅朋憩偃，终日不能兼备，傅朋病之。至夜分，潜起秉烛而书，大光闻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尽归之，预储六千缗而润毫。或曰傅朋之贫脱矣。未几而大光死，傅朋叹曰："吾之贫，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历寺有藏殿，虽小而精巧，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氏极可观。佛龛上有一匣，开钥有古锦俨然，有开元赐藏经敕书，及会昌以前赐免拆殿敕书。有涂金匣《藏心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曰："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寺僧珍宝之。

吴江长桥，焚于庚戌之虏。绍兴四年，新桥复成，县令杨同者，谋新之始，未尝委一吏，未尝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干。一桥之利，可支百年，始谋兴工，亦俾诸僧分谕上户，往往出资为助。震泽王闱者，朱勔之党，乃积逋数千缗，连券百纸，请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岂可督也！"徐命闱坐，取火尽焚其券。同以台疏因扰民而罢，此闱嗾之。

曹友闻，凤州人，为天水军教授。有学职时当可，乃天水巨室，辛卯冬，闻鞑寇深入，天水守倅弃城不守，时当可籍家丁，推友闻为主守城。李说斋作帅，知其事实，写旗赠之曰："状元及第三年有，教授提兵四海无。"后战死于大安军鸡翁关，此丙申年也。

李昴英，字俊明，广人也。主上谅阴榜第三名及第，初任临汀推官，陈孝严激军变，尽出家资抚定之。曾治凤帅广，激曾忠之变。崔菊坡临城，借用经略司印抚谕，李缒城入贼，晓以祸福，五羊城郭得全。贼之肇庆就捕，朝廷录功名之首，除荣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请，李力辞不供职，但云素无学问，难以移气习。士论韪之。

陈习庵名埙，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禅师就上写一偈，末后二句云："诸佛菩提齐着力，只今生个大男儿。"此十月三十日书，至十二月三十日习庵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觉老，余亲见二状。习庵无髭，有则去之，凡有除目，即先梦见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临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数十年间，向之术行者，皆多不验，惟后进者，术皆奇中。有老于谈命者，下问后进，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后进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守帅阃者，日以杀人为事，汝之术所以不验也。"老者叹服而去。

伶者，自汉武时东方朔以谐谑进，其间以言语尽规导之意，至唐高力士辈出，人主溺于宴安鸩毒，为君之道绝矣！及五代李亚子，欧阳公作《伶人传》首焉，极称请箭前驱，缟素从戎，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何其壮哉！晚年耽于诙谐，与周匝、景进、敬新磨狎泄，终至亡国，死无以葬，以乐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后荒迷耶？尝读放翁《南唐书》，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将欲害之，酌酒一杯与其将饮，将知内有毒，坚

不肯饮，奉杯前曰：“臣当先奉为王寿。”君臣交争不决。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饮。”夺将手中杯，一举而尽。再舞下殿，及殿门而卒。一时仓卒，遂解君臣之疑。虽曰小人以一死存国体，可谓知几之士矣。

晋王衍口不言钱，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贪之谓也。古语云：“少则乐，无则忧，多则累。”又曰：“牢收长物金三品，密写虚名墨一行。”又曰：“须知世上金银宝，借汝闲看六十年。”又曰：“饶君且恁埋藏却，噘有人曾作主来。”积而能散，君子韪之，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张相国以铁铸，六祖禅师以铜铸，俗语云：“铁胎相公，铜身六祖。”铁胎有二身，一在庙，一在郡庠；铜身在大鉴寺。广州天庆观有铜铸刘王像，当铸时，不像其容，杀数匠始成，衮冕具在。

达官有瘫缓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坏，今人未死身先坏。”信知古人之死数虽尽，而所养固在，至于百年之岁，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贪利禄则损其心，穷嗜欲则丧其本，数未尽而躯已腐矣。

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押往谢辞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为别，赋《眼儿媚》：“鬓边一点似飞鸦，莫把翠钿遮。三年两载，千掴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落谁家？若还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杨诚斋得词，方知教官是文士，即举妓送之。

《史记·匈奴传》“汉遗单于有黄金饰具带一饬”。《汉书要义》曰“腰中大带，黄金骨纰”。徐广曰犀毗，引《战国策》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即带绚也。师比，即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饮酒，有数石不乱者。班固论一夫百亩，

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岂有一人能饮数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门而不见公卿面目，一辱也；对公卿面目而莫测公卿之心，二辱也；识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就万死，不受一辱。

韶州涔水场，以卤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铜，且二广三十八郡，皆有所输。或供铅锡，或供银，或供钱，岁计四五万缗。饶监所铸，岁止十五万，二广未尝曾见一新钱，所在州县村落，未尝一日无铜钱，殊不可晓。所谓会子，皆视之弃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广，只使见钱，不知会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间，有二妇人能继李易安之后：清庵鲍氏，秀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笔端极有可观。清庵即鲍守之妻，秀斋即陈日华之室。秀斋能识人，有两馆客，一陈勉之丞相，一陈景南内相。

乾道间，有一媵随嫁单氏，而生尚书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书、侍郎争葬其母，事达朝廷，寿皇云："二子无争，朕为葬之。"衣冠家至今为美谈。

吕𡢁即吕正己之妻，淳熙间，姓名亦达天听。苏养直家孙女曰苏𡢁，其严毅不可当，三五十年，朝报奏疏，琅琅口诵，不脱一字。旧京畿有二漕，一吕搢，一吕正己。搢家诸姬甚盛，必约正己通宵饮。吕𡢁一日大怒，逾墙相詈，搢之子一弹碎其冠，事彻孝皇，两漕即日罢。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吕𡢁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触其怒，竟逐之。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

袁彦纯尹京，专□留意酒政，煮酒卖尽，取常州宜兴县酒，衢州龙游县酒，在都下卖。御前杂剧，三个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争座位，常守让京尹曰："岂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争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问云："如何有此

说？”衢守云：“他是我两州拍户。”宁庙亦大笑。

韶州南华寺，乃六祖大鉴禅师真身道场，有达么衣钵存焉。所谓袈裟，尚有仿佛，而钵犹存有一痕，伪刘公主所触。今寺有补钵庄，即公主舍也。有虎夜必来守衣钵。如则天所赐皆不存，独有柳子厚文，亦非旧本。更有黄叶斋僧文，自称率土大将军，唐之丁酉年。后彭帅为经略，适有曾忠之变，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阴乃东坡饭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东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无事早下山去。”托此为谈谑之助，世人相传笑话，余因录一二事以资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满，交代遽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诸寨兵、外县弓手攻城；在任者见事势急，率厢禁军守城。监司得知按发，朝廷曰：“攻城者以违年不赴，守城者以擅离任所。”闻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为富不仁，为人撰一说以讥之。有一多钱翁，每自夸侈，我世间饮食品馔，水陆毕陈，饱饫酸鲜尽矣。思得天上美馔，略供匕箸，可以延年益寿。或者告之，须是斋戒设醮，拜章精祷，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赐汝美馔。如此祷告数年。忽一夕正启醮间，有二天神自虚空而下，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赐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发合取食，但见两枚火烧而已。愚民懊恨许多时祷告，却得两个火烧，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晓事，汝寻常但吃人火烧，今次吃天火烧也。”

史同叔为相日，府中开宴，用杂剧，人作一士人念诗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

广州有二事可怪，盐步头水，客人所买盐箩，必以此水洒之，经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为番船必取，经年不臭不坏。他水不数日必

败，物理不可晓如此。贪泉虽有吴隐之诗及有二裨，或曰在石门，今则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遣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倅，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样，非古制也。

馀干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腚，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校之椅，手执铜锤之铩。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应文武百官，不许著草屦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诏免。

馀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圣，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画成图归。装官家驾出迎神，呼八千人为细甲军，皆用金银二纸为之，卤簿仪卫俱全。又装一人，俨然赭袍坐于辇上。后州郡因诉词，取社首数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等　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程史 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目录

- 桯史
  - 校点说明
  - 桯史序
  - 卷第一
    - 张紫微原芝
    - 艺祖禁谶书
    - 徐铉入聘
    - 石城堡寨
    - 汤岐公罢相
    - 南陔脱帽
    - 张元吴昊
    - 王义丰诗
    - 琵琶亭术者
    - 汴京故城
    - 施宜生
    - 晋盆杅
  - 卷第二
    - 行都南北内
    - 犇麤字说
    - 李顺吴曦名谶
    - 隆兴按鞠
    - 东坡属对
    - 富翁五贼
    - 太学祭斋碑
    - 泉江三地名
    - 牧牛亭
    - 黠鬼酝梦
    - 望江二翁
    - 刘改之诗词
    - 金华士人滑稽
    - 贤已图
  - 卷第三
    - 岁星之祥
    - 梓潼神应
    - 机心不自觉

馆娃浯溪
天子门生
姑苏二异人
赵希光节概
稼轩论词
卷第四
寿星通犀带
周梦与释语
郑广文武诗
九江二盗
叶少蕴内制
宣和御画
乾道受书礼
一言悟主
苏葛策问
卷第五
刘观堂读赦诗
部胥增损文书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庆张寇
阳山舒城
宸奎坚忍字
何处难忘酒
见一堂
义騶传
凤凰弓
大小寒
赵良嗣随军诗
卷第六
汪革谣谶
铁券故事
鸿庆铭墓
苏衢人妖
快目楼题诗
记龙眠海会图
卷第七
吴畏斋猎谢贽启
楚齐僭册
优伶诙语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职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气
袁孚论事
鹦鹉谕
月中人妖
牸牧相卫
解禅偈
玉虚密词
太岁方位
逆亮辞怪
卷第九
裕陵圣瑞
状元双笔
尧舜二字
正隆南寇
鳖渡桥
燕山先见
蠲毒圆
宪圣护医
鲁公拜后
金陵无名诗
万岁山瑞禽
王泾庸医
黑虎王医师
卷第十
永泰挽章
殿中鹇
刘蕴古
大散论赏书
成都贡院
万春伶语
山谷范滂传
紫岩二铭
卷第十一
李白竹枝词

蚁蝶图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尧集表
三忠堂记
临江四谢
卷第十二
王卢溪送胡忠简
秦桧死报
吕东莱祭文
猫牛盗
味谏轩
龙见赦书
丹稜巽岩
郑少融迁除
沙世坚
淮阴庙
金鲫鱼
张贤良梦
乾坤鉴法
卷第十三
范碑诗跋
晦庵感兴诗
武夷先生
任元受启
冰清古琴
选人戏语
卷第十四
陈了翁始末
八阵图诗
开禧北伐
泗州塔院
二将失律
卷第十五
淳熙内禅颂
爱莫助之图
庆元公议
杨艮议命
献陵疏文

李敬子
黄潜善
郭倪自比诸葛亮
默记
校点说明
默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桯史

[宋]岳珂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

岳珂（1183—约1242），字肃之，号亦斋、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岳霖之子。曾官嘉兴知府，权户部尚书，八路制置茶盐使等职。精经学，工词章，著述甚富。曾作《金陀粹编》辑集有关岳飞资料，为其辨诬。并著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宋少保岳鄂王行实编年》、《愧郯录》、《玉楮集》等。

《桯史》是岳珂日积月累写成的关于两宋朝野见闻的史料笔记。他有感于“狥时者持谀以售其身”，那些“张夸”、“溢厌”的言辞会“久而乱真”，故以“身历”、“目击”的种种见闻以“质之”，以明“公是公非”。全书共一百四十条，涉及两宋朝政得失、南渡佚事、贤达诗文、世俗谑语、图谶神怪等等，内容虽杂，然其“大旨主于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论以明时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石城堡塞、乾道受书礼、燕山先见、大散论赏书、秦桧死报、陈了翁始末、开禧北伐等条，皆比正史详尽，且褒贬分明，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所记欧阳修、梅尧臣、苏轼、刘过、辛弃疾、王庭珪、陈亮等人的诗文佚事，亦足以资文学史的考证。当然，本书也偶有差错，如“宣和御画”条，为张端义《贵耳集》所驳。但瑕不掩瑜，无碍于岳珂“此真良史也”的自诩。

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其中，《四部丛刊续编》本系由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影印，错误较少。现以此为底本，加以标点，遇有异文，参校他本择优定之，不出校记。

桯史序

亦斋有桯焉，介几间，髹表可书。余或从搢绅间闻闻见见归，倦理

铅椠，辄记其上。编已，则命小史录臧去，月率三五以为常。每窃自恕，以谓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废也；见睫者不若身历，滕口者不若目击，史之不可已也审矣。彼狥时者，持谀以售其身，或张夸以为窿，或溢厌以为洿，言则书，书则疑，疑则久，久而乱真，天下谁将质之？兹非稗官氏之辱乎！况戏笑近谑，辞章近雅，辨论近纵，讽议近约，若是而不屑书，殆括囊者。夫金匮石室之臧，荛夫野人之记，名虽不同，而行之者一也。于是稍裒积为编。载笔者闻而讥之曰："嘻！今朝廷设官盈三馆，大概皆汗青事，详核备记，裁以三长，含毫阁笔，犹孙其难而莫之敢议也。彼齐东者何为哉？子幸生天下无事时，亶窃粟县官，进不得策名兰台以垂信，退不得隐几全其忘言之真，呫呫徒取栋牛累于世，无毫发益，而犹时四顾出啄木画，诚可笑诋！"余无以复，则指其桯曰："汝将多言日朘，如五达之交午乎！汝将嘿嘿养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恤，汝姑谓汝将奚择？"桯□然不应。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为序。

嘉定焉逢淹茂岁圉如既望珂序。

卷第一十二则

张紫微原芝

高宗览娄陟明寅亮之议，垂意祖烈，诏择秦支，并建二王邸，恩礼未有隆杀也。会连岁芝生太宫，百执事多进颂诗，张紫微孝祥时在馆，独献文曰《原芝》："绍兴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庙楹，当仁宗、英宗之室，诏群臣观瞻，奉表文德殿贺。既二年，芝复生其处，校书郎臣张某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笃丕祐于子孙，明告之符，于惟钦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为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于惟钦哉！我圣天子躬济大业，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庙之灵，亦靡克宁飨；有烨兹芝，胡为乎来？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和气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庙产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岁再出；于惟钦哉！夫意则然，我祖宗之意则然，于惟钦哉！我二三辅臣以告我圣天子，告我圣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计，惟一无贰。纷以贰起，辛伯有言，惟贰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图之，忧惟贰之惧。敢告圣天子为万世虑，蠢尔小臣，越职罪死。弗罪以思，惟二三辅臣以思以谋告圣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国，万死奚恤，渠敢爱死而畏越厥职？"上得之喜，即擢为南宫郎。于是内廷

始渐有所别，迄于建储云。

艺祖禁谶书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国朝会要》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诸州解到习天文人，以能者补灵台，谬者悉黥流海岛。盖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铉入聘

国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又其白眉者也。会修述职之贡，骑省实来，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藉其选，请于艺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请，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获己，竟往渡江。始燕，骑省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骑省叵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与之酬复者，亦倦且默矣。余按：当时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其后，王师征包茅于煜，骑省复将命请缓师，其言累数千言。上谕之曰："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大哉圣言！其视骑省之辩，正犹萤爝之拟羲、舒也。骑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楼宣献钥尝出手编《辨鸾冈三墓》，余谢不前考。后读周文忠必大《游山录》，有卫尉卿延休、骑省铉、内史锴，盖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国，不复得请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

人连营之制。然古今议攻守者，多疑以为分兵力而无用。东阳陈同父亮尝上书乞移都建康，谓古台城当在今钟山，而大司马门在马军新营之侧，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筑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则不费侯景辈数日力。何以历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长干，兀术上雨花台，城中秋毫不能遁。余尝亲历其地，其说皆是。第指古台城所在，要未有明据，亦出臆度。自清凉寺而上，皆古石头颓墉，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则六朝非不知备也。杨文节万里持漕节，尝有诗曰："已守台城更石城，不知并力或分营。六师只合环天阙，一垒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苏俱解此，冤哉隗协可怜生。若言虎踞浑堪倚，万岁千秋无战争。"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帅淮东，筑维扬城，又旁筑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余数里。虽牵制之势亦不相及，竟不晓何谓，犹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汤岐公罢相

汤岐公思退相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烦言罢。洪文安遵在翰苑当直，例作平语，谏官随而击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兴二年复罢。文安之兄文惠适适视草焉，又作平语，侍御史晁公武亦击之。文惠请外，上曰："公武言卿党思退，朕谓平词出朕意。"固却其章，仍徙户侍矣。盖其相两朝，再罢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后若出一辙，可笑如此。岐公中词科时，与文敏迈实同年云。

南陔脱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金吾□夜，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襐服，冯肩以从。至宣德门，上方御楼，芗云彩鳌，箫吹雷动，士女仰视，喧拥阗咽。转盻已失所在，驺驭皆恇扰，不知所为。家人不复至帷次，狼狈归，未敢白请捕。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咸叵测。居旬日，内出犊车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诸车，家人惊喜，迎拜天语。既定，问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奸人利其服装，自襄敏第中已窃迹其后。既负而趋，南陔觉负己者之异也，亟纳朱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南陔过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悦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拥至上阁，以为宜男之祥。上问以谁氏，竦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顾以占对不

凡，且叹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暂留。钦圣鞠视，密诏开封捕贼以闻。既获，尽戮之。乃命载以归，且以具狱示襄敏，赐压惊金犀钱果，直巨万。其机警见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号，政和间有文声，敢为不诎，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与其孙遇游，传其事。

张元吴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张曰吴，皆华州人。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于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语皆绝豪嶮惊人，而边帅豢安，皆莫之知。伥无所适，闻夏酋有意窥中国，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无以动其听。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来饮此楼。”逻者见之，知非其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宝元西事，盖始此。其事国史不书，诗文杂见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笔谈》、洪文敏《容斋三笔》，其为人概可想见。文敏谓二人名偶与酋同，实不详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义丰诗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抚州守，尝从张紫微学诗。紫微罢荆州，侍总得翁以归，偕之游庐山。暇日，出诗卷相与商榷，自谓有得。山南有万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书二章，其一曰：“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著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赐，更著官船载御书。今日山僧无饭吃，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诗，独怃然不满意，曰：“先生气吞虹霓，今独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复言，送之江津。别去才两旬，而得湖阴之讣矣。紫微盖于此绝笔。阮是时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龙去奎文在，万岁灵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击节，自以为不及。既而复过是寺，又题其碑阴曰：“碧纱笼底墨才干，白玉楼中骨已寒。泪尽当时联骑客，黄花时节独来看。”亦纡徐有味云。阮所作诗号《义丰集》，刻江泮，其出于蓝者盖鲜，校官冯椅为之序。

琵琶亭术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诏以北宫为重华宫。光宗既登极，群臣奉表请以诞圣日为重明节，如故事。时先君召还省闼，过乡邦，维舟琵琶亭。新暑初袢，小憩亭上，有术者以拆字自名，过矣。因漫呼问家人字迹，多奇中。命饮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报乎？'重华''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立，亟以数镮谢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与太平兴国一人六十之谶无异。岂天道证应，固有数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耆老相传，谓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依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也。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橹，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一时迄功第赏，侈其事，至以表记，两命词科之题，概可想见其张皇也。靖康胡马南牧，粘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远睹，至是始验。宸笔所定图，承平时藏秘阁，今不复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乡校，有僧过焉，与之言，引之鳣堂下。风檐杲日，援手周视曰："余善风鉴，子有奇相，故欲验予术耳。归，它日当语子。"又数年，过诸涂，宜生方踬场屋，不胜困，欲投笔，漫征前说，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壶，与之藉草饮，复援其手曰："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则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时范汝为讧建剑，宜生心欲以严庄、尚让自期，而未脱诸口，闻其言大喜，杖策径谒，干以秘策。汝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渡江至泰。有大姓吴翁者，家僮数千指，擅鱼盐之饶。宜生佣其间三年，人莫之觉也，翁独心识之。一日，屏人问曰："天下方乱，英雄铲迹，亦理之常。我视汝非佣，必以实告，不然，且捕汝

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佣事惟恭，主人乃尔置疑，请辞而已。”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汝动作皆佣，而微有未尽同者。余日者燕客，执事咸馂，而汝独孙诸侪，撤器有噫声，若歆然不怡，此鱼服而角也。我固将全汝，而何以文为？”宜生惊汗，亟拜曰：“主实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购方急，图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龟山有僧，可托以心，余交之旧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从之。翁赆之金，隐之衲。至寺，服缁童之服以求纳。主僧者出，俨然乡校之所见也，启缄而留之。余数旬，持桡夜济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贵命耳！予无求报心，天实命汝，知复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国。逆而顺，天所祐也。”虏法：无验不可行。遂杀一人于道，而夺其符，以至于燕。上书自言道国虚实，不见用，縻而致之黄龙。会赦得释，因以教授自业。虏有附试畔归之士，谓之“归义”，试连捷。逆亮时有意南牧，校猎国中，一日而获熊三十六，廷试多士，遂以命题，盖用唐体。宜生奏赋曰：“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亮览而喜，擢为第一。不数年，仕至礼部尚书。绍兴三十年，虏来贺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讲学士为之使。朝廷闻之，命张忠定焘以吏部尚书侍读，馆之都亭。时戎盟方坚，国备大□，而谍者传造舟调兵之事无虚日，上意不深信。馆者因以首丘风之，至天竺，微问其的。宜生顾其介不在旁，忽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衅，而我粗有备矣，宜生实先漏师焉。归，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显时，龟山僧至其国，言于亮而尊显之，俾乘驿至京，东视海舟，号“天使国师”，不知所终。僧踪迹有异，淮人能言之。出入两境如跳河，轻财结客，又有至术，髡而侠者也。逆而显，顺而戮，岂其相然耶！椎埋于先，一折枝而赎其恶，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国史逸其事，余闻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晋盆杅

余居负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筑时，尝为戎帅皇甫斌宅。斌归于袁，虚其室。山有坚土，凡市之涂塈版筑，咸得而畚致之。无孰何者，遂罄其半，独余一面壁立。余家既来，始厉其禁，而山已不支。庆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巅，古冢出焉。初仅数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晋永宁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张某，下有文如押字。隶或得之以献，莫知所从来。居数日而山隤，塈周半堕，骨发棺槨，皆无存矣。两旁列瓦碗二十余，左壁有一灯，尚荧荧，取之即灭。

犹有油如膏，见风凝结不可抉。碗中有甘蔗节，它皆已化。有小瓷瓶，如砚滴，窍其背为虾蟆形，制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亵器。有铜带数銙，髹合。余者一片傅木，如铁。有半镜。一铜盆绝类今洗罗，殊无古制度，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镮附著，不测其所以用。一铜杅穴底，与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甓著年月姓名，如先获者，环塈皆是。碣曰："晋征虏将军墓。"余既哀而掩之，既数日复雨，山无址，竟埋焉。余考《晋书》，永宁盖惠帝年号，距今九百余载。是时盖未有城郭，征虏之名，汉虽有之，在晋以此官显者，不著于史，又无名氏可见。甓范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为起于唐韦陟五朵云，而不知晋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强识，亦可异也。凡物皆腐，而灯烛尚明，骊山人鱼之说，固容有之。萧统《文选·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淆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余或为亲识间持去。盆杅仅在，而余侍亲如闽，留于家。丙辰岁，诏禁挟铜者。州家大索以输严之神泉监，家人惧，杅复偕送官，独盆偶椟它所，今乃岿然存。其出其毁，要必有时，亦重可叹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识。

卷第二十四则

行都南北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舆之气，钟而为吴。储精发祥，肇应宅纬。负山之址，有门曰朝天。南循其陋为太宫，又南为相府。斗拔起数峰，为万松八盘岭。下为钧天九重之居，右为复岭，设周庐之卫止焉。旧传谶记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骞凤舞到钱塘。山明水秀无人会，五百年间出帝王。"钱氏有国，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语之闻，因更其末章三字曰"异姓王"以迁就之，谶实不然也。东坡作《表忠观碑》，特表出其事，而谶始章。建炎元二之灾，六龙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于是乎验。朝天之东，有桥曰望仙，仰眺吴山，如卓马立顾。绍兴间，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秦桧颛国，心利之，请以为赐第。其东偏即桧家庙，而西则一德格天阁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桧薨于位，熺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常州通判烜为光禄丞，留莅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遂请罢烜，并迁庙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其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清跸躬朝，岁时烨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稍北连薨，为今佑圣观，盖普安故邸。庄文魏

王、光宗皇帝，实生是间，今上亦于此开甲观之祥。益知天瑞地灵，章明有待，斗筲负乘，固莫得而妄据云。

犇麤字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阊。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李顺吴曦名谶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顺继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两川招安使王继恩克成都，顺就擒。开禧三年正月，大将吴曦叛蜀，归款于虏；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虏册。二月乙亥，随军转运安丙奉密诏枭曦于兴州。说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折"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较其即位、受册之日，不差毫发，又俱终始于蜀。嘻！亦异矣。

隆兴按鞠

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帘，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一日，上亲按鞠，折旋稍久，马不胜勋，逸入庑间，檐甚低，触于楣。侠陛惊呼失色，亟奔凑，马已驰而过。上手拥楣，垂立，扶而下，神彩不动，顾指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称万岁，盖与艺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节。英武天纵，固宜有神助也。

东坡属对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

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閟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敞，使自愧弗及，迄白沟，往反齻舌，不敢复言他。

富翁五贼

东阳陈同父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常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旦日，衣冠谒而请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复谒，乃命待于屏间，设高几，纳师资之贽，揖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士卢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辄掀髯曰：“吾儒不为五贼所制，当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尝以诖误系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诏赦之。是岁胪传，有因廷策指时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联镳入团司，同父见之不悦，终期集如始见云。

太学祭斋碑

国学以古者五祀之义，凡列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为炉亭守岁之酌，祝辞惟祈速化而已。群儒执事者，帽而不带，以绦代之，谓之“叨冒”。爵中皆有数鸭脚，每献则以酒沃之，谓之“侥幸”。凡今世之登科级者，人或窃以此目之，则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愿而不获者乎？余谓不然。蜡狂之戏，以□张观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业立礼斋，尝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龟，其傍有天圣间皇城使苏某者墓，后垅中断，田其间，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骁卫将军鉴墓于石龙山之原，山折而南，沟而绝之，曰“掘断岭”。石门涧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据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种石余，曰“铜钉丘”。传者谓其地有休符，太史尝占之，以闻于朝，有诏夷铲。洋故有神，工每欲成，

辄役万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闻鬼言，以为所畏者犬厌耳。遂烹群犬而置骨焉，钉以铜，为书符篆以绝地脉。或曰杀童男女瘗其下为厌胜，是为童丁，说皆不根诞谩。然余尝亲历其地，丘乃一平畴，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犹十余里，所止处初无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与岭俱隐然有锄治故迹，耕者或谓得骨于故处。考之业主之质剂，则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晓。清台考验，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谓某所有某气，辄随而发之，戕人用牲，劳民以夷堙，诘应于恍惚，固清朝之所不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洼，相袭而益讹。考之载籍，皆无所见。惟《续皇王宝运录》有唐金州刺史崔尧封，用太白山人之说，掘牛山黄巢谷金桶水一事，不书于唐史，盖不经之说。而余所书崇宁凿阜城王气，仅杂见于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垅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杨诚斋尝乘轺过之，题诗壁间，曰："函关只有一穰侯，瀛馆宁无再帝丘？天极八重心未死，台星三点拆方休。只看壁后新亭策，恐作栘中属国羞。今日牛羊上丘垅，不知丞相更嗔不？"复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狱，必杀张德远、胡邦衡等五十余人，不知诸公杀尽，将欲何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节似苏子卿，而晚谬。"余尝过其地，二刹正为其家不检子孙所挠，主僧相继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归之官，刻大碑于门，不许其家人之与其事，始稍复振。桧墓前队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今已矣！"桧在虏，不久即逃归，挞辣实纵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酝梦

清漳杨汝南少年时，以乡贡试临安，待捷旅邸。夜梦有人以油沃其首，惊而寤。榜既出，辄不利。如是者三，窃怪之。绍兴乙丑，复与计偕，惧其复梦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淆，明烛张博具，相与剧饮，期以达旦。夜向阑，四壁咸寂，有仆曰刘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魇。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执灸之勩，视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窃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楼而登，仓皇若有所访，顾见主之在坐也，执而注之，我怒而争，是以魇。汝南闻之大恸，曰："二千

里远役，今复已矣！”同邸亦相与叹咤，为之罢博。及明，漫强之观榜，而其名俨然中焉。视榜陈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渍其上。盖御史莅书淡墨，以夜仓猝覆灯碗，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吴胜之柔胜，淳熙辛丑得隽于南宫，将赴廷对。去家数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经。里之士夜梦有语之者曰：“吴胜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诸人，时吴有亲在垂白，意其或尼于行也，私忧之，既而无他。集英赐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联之者曰唐廙，始悟所梦。里士怒曰：“吴胜之登科，何与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绝相类。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记》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杨宜人之兄，外家能诵传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与胜之为僚，皆亲闻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陈国瑞，以铁冶起家。尝为其母卜地，青乌之徒辐集，莫适其意。有建宁王生者，以术闻，延之逾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张翁者业之。国瑞治家，未尝问有无，一以诿其子。王生乃与其子计所以得地，且曰：“陈氏卜葬，环数百里莫不闻，若以实言，则龙断取赀，未易厌也。”于是伪使其冶之隶，如张翁家，议圈豕，若以祷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誉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赀，翁许之乎？”张翁固弗疑也，曰：“诺！”居数日，复来，遂以钱三万成约。国瑞始来，相其山，大喜，筑垣缮庐，三阅月而大备，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与子偕，忽顾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几？”子以实告。又顾王曰：“使不以计胜，则为直当几何？”曰：“以时贾商之，虽廉，犹三十万也。”国瑞亟归，命治具鞚马，谒张翁而邀之，至则馆焉。盛淆酝，相与款洽者几月，语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将告归，复张正堂而宴之。酒五行，辇钱缗三百，置之阼，实缣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谓其直之朘，请以此为翁寿。”翁错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万过矣，此恶敢当？”国瑞曰：“不然！葬而买地，宜也；诡以为冶，则非也。余子利一时之微，以是绐翁。人皆曰直实至是，用敢以为请，凡予之为，将以愧吾子之见利忘义者。”翁卒辞曰：“当时固已许之，实又过直，子欲为君子，老夫虽贱，可强以非义之财耶！”固授之，往反撑拒，诘旦拂衣去。国瑞乃怒其子曰：“汝实为是，必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犹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钱之争，至于死而不悔，闻二人之

风，亦可以少愧乎！

刘改之诗词

庐陵刘改之过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饷幕庾吏，因识焉。广汉章以初升之，东阳黄几叔机，敷原王安世遇，英伯迈，皆寓是邦。暇日，相与跖奇吊古，多见于诗，一郡胜处皆有之。不能尽忆，独录改之《多景楼》一篇曰："金焦两山相对起，不尽中流大江水。一楼坐断天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渐脱人间秋。关河景物异南北，神京不见双泪流。君不见王勃词华能盖世，当时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阁中悲帝子。又不见李白才思真天人，时人不省为谪仙。一朝放迹金陵去，凤凰台上望长安。我今四海游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地无人独登览。楼高意远愁绪多，楼乎楼乎奈尔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以初为之大书，词翰俱卓荦可喜，嘱余为刻楼上，会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赆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改之归，竟荡于酒，不问也。词语峻拔，如尾腔对偶错综，盖出唐王勃体而又变之。余时与之饮西园，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应之曰："词句固佳，然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证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别去，如昆山，大姓某氏者爱之，女焉。余未及瓜，而闻其讣。以初后四年来守九江，以忧免，至金陵亦卒。游从历历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于邑。

金华士人滑稽

叶丞相衡罢相，归金华里居，不复问时事，但召布衣交，日饮亡何。一日，觉意中忽忽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后佳否

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对曰：“佳甚！”丞相惊顾，问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观之宰德化，暇日为余戏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贤已图

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弈、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进盆中，五皆旅，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秾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

卷第三八则

岁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骑饮海上。躬御楼船，次于龙翔。秋，驻跸会稽。时虏初退，师尚宿留淮、泗，朝议凛凛，惧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国之忧。范丞相宗尹荐朝散大夫毛随有甘石学，有诏赴行在所。随入对言：“按《汉志》：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昔汤之元祀，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丰之明年，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柳，留于张。柳、张，河、洛分也。故汤征无敌，余庆貤衍，犹及微子。武王定鼎郏、鄏，而周公迄营成周，四方以无侮。今年冬，岁当躔而兴宋，自此虏必不能南渡矣。然御戎上策，莫先自治，愿修政以应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复来。绍兴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岁，虏且送死。诏以问太史，考步如言。陈文正康伯当国，请以著之亲征诏书，故其辞有曰：“岁星临于吴分，冀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盖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验，不差毫厘。盖宋，国之号，而吴则今时巡之所都。天意笃棐，于是益昭昭矣。随家衢之江山，后亦不显。

梓潼神应

逆曦将叛，前事之数月，神思昏扰，夜数跃起，寝中叱咤四顾，或终夕不得寝，意颇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怂恿之，曰："是谓骑虎，顾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来，事必祷，有验。乃斋而请。是夕，梦神坐堂上，己被赭玉谒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谓事必遂。时安以随军漕在鱼关驿，召以归，命以爰立。安顾逆谋坚决，触之且俱靡，惟徐图可以得志，不得已诺之。犹辞相印，遂以丞相长史权知都省事授之。居逾月，而成获嘉之绩，梓潼在蜀，著应特异。绍兴壬子，泸人杀帅张孝芳，盖尝正昼见于阅武堂，逆党恇溃，以迄天诛。相安之梦，得之蜀士；泸之变，在京魏公镗帅蜀时。庆元己未，余在中都亲闻之。其他盖不可缕数云。

机心不自觉

秦桧在相位，颐指所欲为，上下奔走，无敢议者。曹泳尹天府，民间以乏见镪告，货壅莫售，日囂而争，因白之桧。桧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络绎奔而来，亟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烦公依旧夹锡样铸一缗，将以进入，尽废见镪不用。"约以翌午毕事。院官不敢违，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将以及期。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争取金粟，物贾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样上省，寂无所闻矣。都堂左揆阁前有榴，每著实，桧嘿数焉。忽亡其二，不之问。一日，将排马，忽顾谓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甚佳，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吾榴。"吏叩头服。盖其机阱根于心，虽嵬琐弗自觉，此所谓莫见乎隐者，亦可叹也！

馆娃浯溪

灵岩、中宫为苏、永胜概，吊古者多诗之。近世王义丰、杨诚斋为之赋，植意卓绝，脱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录藏焉。义丰赋馆娃曰："泛浮玉之北堂，得馆娃之遗基；从先生而游焉，揖夫差而吊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吊为哉！'夫沉湎以丧国，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钟鼓者，胡可以弗考；闻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当爱，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则女乐亦可少乎！必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吴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专于此也。齐有六嬖，威公以兴；正而不谲，圣人称焉。非夫九合一正之业，得仲父以当其任，则其一己之

内，少有以自适者，举不足以害成耶！关大夫进，夏德岂昏；微子得政，商岂秽闻。苏公、家父并用，则烽火岂得妄举；子胥不见戮，则吴之离宫、别馆，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资异，在列国亦翘楚，一战而越沮，再会而诸侯惧。使仅得一中佐，置双翼于猛虎，惟自剖其骨鲠，而放意于一女。敌乘其间，无以外御，杯酒之失何足问，独为此邦惜杀士之举也。此士不遭杀，夫差不可愚。芒罗之姝，适足为我娱，胡得而窃吾之符？荣楯可居，适足华吾庐，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诛，始猖狂而自如。台兮姑苏，舟兮太湖；食兮鲙鲈，曲兮栖乌。宿兮嫔嫱，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专房。径兮采香，屧兮响廊；笑倚兮玉床，奈乐兮东方。稻蟹种兮不遗，争盟兮黄池；无人兮箴规，有仇兮相窥。至德之庙，遂为禾黍；悉陂池与台榭，倏一变而梵宇。入笙歌于海云，令声钟而转鼓；俨麛鹿之容与，瞰僧仪而观睹。骇越垒以在望，奚五戎之阅武；松引韵以呜咽，柳颦眉而凝伫。山黯黯兮失色，水汹汹兮暴怒；追此谬于千里，本差之于毫厘。譬之养生，捐其良医，逮疾作于中夜，懵药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为太息于斯焉，盖尝反覆于此。窃谓种、蠡，亦可哂也。勾践方明，举国以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此众战，何伐不定？何至假负薪之女，为是可耻之胜哉！始其土城，诲淫自君；终焉五湖，合欢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义不立；漾漾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脱鼎中之鱼，而群沙头之鹭；返耶溪之莲，而吐洞庭之橘。窃谓越之君臣何其陋于此役也？越则陋矣，吴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谁纳忠？可罪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责躬乎！公既然雍，相与敛容；起视四山之中，觉萧萧兮悲风。”诚斋赋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渔舟，薄游三湘。风与水兮俱顺，未一瞬而百里；欻两峰之际天，俨离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萧然若仙客之鉴清漪也；其一蹇蹇谔谔，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镬也。怪而问焉，乃浯溪也。盖唐亭在南，峿台在北；上则危石对立而欲落，下则清潭无底而正黑；飞鸟过之，不敢立迹。余初勇于好奇，乃疾趋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窥。余忽心动，毛发森竖；乃迹故步，还至水浒；削苔读碑，慷慨吊古。倦而坐于钓矶之上，喟然叹曰：惟彼中唐，国已膏肓；匹马北方，仅或不亡。观其一遇不父，日杀三庶，其人纪有不斁矣夫！曲江为箧中之羽，雄狐为明堂之柱，其邦经有不蠹矣夫！水、蝗税民之亩，融、坚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虽微禄儿，唐独不队厥绪哉？观马嵬之威垂，涣七萃之欲离；殪尤物以说焉，仅平达于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也！灵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虽然，天下之事，不易于

处而不难于议也。使夫谢奉册于高邑，将禀命于西帝；违人欲以图功，犯众怒以求济。天下之士，果肯欣然为明皇而致死哉？盖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何哥舒之百万，不如李、郭千百之师？推而论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躯，以从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龙凤而攀日月，践台斗而盟带砺也。一复莅以耄荒，则夫千麾万旗，一呼如响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语有之：‘投机之会，间不容穟。’当是之时，退则七庙之忽诸，进则百世之扬觯。嗟肃宗处此，其实难为之。九思而未得其计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駃于箭。回瞻两峰，江苍茫而不见。”义丰赋中称先生，盖时从范石湖成大游。诚斋则以环辙湘、衡，过颜元碑下耳。二地出处本不伦，笔力到处，便觉夫差、肃宗无所逃罪。独恨管子趋霸之说，不可以训，如为唐谋则忠。今两刹中皆无此刻，而酲梦复语，往往满壁间云。

天子门生

盘石赵逵，以绍兴辛未魁集英之唱。后三年，以故事召归为校书郎。时秦桧老矣，怙权杀天下善类以立威，搢绅胁息。赵至，一见光范，桧适喜，欲收拾之。问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来？”赵对以贫未能致，桧顾吏嗫嚅语，有顷，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费。”赵出不意，力辞之。吏从以出。同舍郎或劝以毋怫桧意者，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劝者缩颈反走。吏不得已归，犹不敢以其言白。桧已不乐，居久之，语浸闻，桧大怒曰：“我杀赵逵，如猕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尔耶！”风知临安府曹泳，罗致其隶辈，而先张本于上曰：“近三馆士不检，颇多与宫邸通，臣将廉之，其酝祸不浅矣。”会得疾，十月而有绛巾之招。高宗更化，微闻其事。十一月，亟诏兼官朱邸，继复召对，擢著作佐郎，谓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又曰：“两王方学诗，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盖欲以此破前谤。赵之未召，实为东川佥幕。总领符行中有子预荐，意其为类试官，密以文属之。赵不启缄，掷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预榜，总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洿。赵之介特有守，盖已见于初筮云。

姑苏二异人

姑苏有二异人，曰何蓑衣、曰呆道僧，踪迹皆奇诡。淳熙间名闻一

时，士大夫维舟者，率往访之。至今吴人犹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阳朐山人，书生也。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世为鼎族，遭乱南来，寓于郡。尝授业于父，已能文。一旦焚书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归，被草结庐于天庆观之龙王堂，佯狂妄谈，久而皆有验。卧草中，不垢不秽。晨必一至吴江，溲焉。郡至吴江五十里，往反不数刻，人固讶之。会有一瘵者，拜谒乞医，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传蓑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随辄不起者，于是远近稍敬异之。孝宗在位，忽梦有蓑而跣、哭而来吊，问之，曰："臣，苏人也。"诘其故，则不肯言。寤以语左珰，时上意颇崇缁抑黄，弗深信也。居月余，成恭后上仙，庄文继即世。珰因进勉释而及之，意欲以验前定、宽上心。上矍然忆昨梦，辍泣而叹。珰进曰："臣微闻苏有何姓者，类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为，上大惊，有诏谕遣，不至。上尝燕居深念，以规恢大计，累年未有所属；且坤仪虚位，图所以膺佐馂承颜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授珰以香茗，曰："汝见何，则致贽而已，问所以来，则曰：'陛下自祷，我不及知。'视其何以复命。"珰承命惟谨。何忽掉首吴音曰："有中国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既复呼还曰："所问者姓，我犹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归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赐号通神先生，筑通神庵于观之内，亲御宝跗书扁以宠之。已而，成肃正中宫，归谢氏，盖本朝故事。惟钦成本姓崔，后育任氏、朱氏，既而惟从朱姓，不复归，上意尝欲以为比而未决也；北伐之议，亦少息焉。先是，观中诸黄冠，以殿宇既毁，欲试其验，群造其庐，拜且白之："何从求疏轴？"主者谩以与，何笑曰："来日自有施者。"至午，使者果来；既答，则曰："我不能入觐，以此累使者。"上闻而益奇之。会浙西赵宪伯骕亦为之请，遂肆笔金阙寥阳殿额，出内帑缗钱万，绘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岁以珰将命，即其居设千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咸讶而请，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珰是日舟至平望，乃见何在岸浒，招而呼。踵庐言之，众白何固未尝出也，因言所以，其状良是。呆道僧者，实本郡人，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旧与之友狎。不知几何时，髡而髽，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状不慧，而言发奇中，与何颉颃。好荡游市井间，见人必求钱，止于三，随即与之贫者。何既不趋召，它日珰或荐道僧，上欲见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将捉汝、缚汝、监汝、不容汝来矣。"道僧竟来，见于内殿，不拜，所言不伦。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随龙人元居实总管者馆之。元惧其逃，猝无以应上命，果日使十人从之，所至不舍。逾年，归见何，何以杖诟逐之；

至死，讫不与接一谈。重华倦勤，复使召之，不肯就，邀守万端，三年而致之。绍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内，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珰咸笑，顾曰："尔满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与罔测，亦莫以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厌代矣，缟素如言焉。二人勇于啖肉，食至十数斤，独皆不饮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岁七十矣，尝言自丱角见之，颜色无少异。苏有妄道士，日从之游，将仿其为，何不怒，独冒雪驰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惭而去。余兄往见之，颇能言宦历所至，酷不喜韩子师，方为守，千骑每来，则提击而骂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师素严厉，于此不以为忤也。道僧先数年卒。何，庆元间犹在，相传百余岁矣。洪文敏《夷坚》辛志、乙、三志亦杂载其事，虽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诘者，故著之。

赵希光节概

吴畏斋猎谕蜀，有邛守杨熹者，颇从輶轩，翘所闻，因道资中赵希光节概甚悉。余兄德夫，时从幕府，得其书以示余。杨之言曰："赵昱，字希光，淳熙宰相卫公雄之子。少苦学，以司马、周、程氏为师，每谓存天性之谓良贵，充诸已之谓内富，故漠然不以利禄动其心。出仕二十余年，仅一磨勘，历任不满三考，其恬退如此。洒扫一室，左图右书，尽昼夜积日月不舍，终身弗改。先是，卫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从容语及郑丙，曰：'郑丙不晓事。问他吴挺，乃云：小孩儿解甚底！'卫公曰：'以大将比小儿，丙诚不晓事。然以臣见，挺虽有所长，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为人细密警敏，此其所长；然敢于欺君父，又恃其憸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谓不得其地？'卫公曰：'往年恢复至德顺，中原父老簞食壶浆以迎王师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敌钱，大失民望，迄以无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为西将，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抚之任久矣。蜀虽名三军，二军仅当其偏裨，虽陛下神武御将，百挺何能为？然古帝王长虑却顾，为子孙万世之计，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后挺死，朝廷虽略行其言，已而复故。开禧丁卯，吴曦僭叛，昱每念卫公此语，辄投地大恸，或至气绝不苏。初，欲买舟顺流而东，贼以兵守蜀门，弗果行。于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关表避乱而归者，辄号泣吊之。亟贻书成都帅臣杨辅，谓逆雏骄竖，干乱天纪。痛哉宗社！哀哉苍生！此直愚呆无知，为虏所啖，逆顺昭然，其下

未必皆乐从。肘腋之间，祸将自作，事尚可为，因劝以举义。遂绝粒，至于卧疾不能起，犹昼夜大号，声达于外；置一剑枕间，每举欲自刺，辄为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数四，终不食而死。”熹所纪具是，不复损益。余生虽晚，尚及识卫公父子。纪熙壬子冬，先君捐馆于广，余甫十龄，护丧北归。卫公以宁武之节，来治于洪。余舟过章江，亟命幕属来唁，亲以文奠焉。余已卒无时之哭，因谒桀下，援手言畴昔，歔欷不自胜。顾余甚幼，遣使从先夫人求余程业，颇奇其不慑，赏其词语而怜其蚤孤也。余归，未释绖而卫公薨，輀车西溯，余辂希光于琵琶，颀然温厚，今想见之，已足以信熹之传。时方暑，待亭上，亲吏言希光方治养生术，以子午时有所行，谢客，移数晷，乃得见，冲澹无竟，其素也。卫公止一子，希光虽重继体之托，亦无訾云。

稼轩论词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旦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莅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概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骫骳，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是时，润有贡士姜君玉莹中，尝与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顺庵乐府》一帙相示，中有《满江红》作于婺女潘子贱席上者，

如“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番沉陆。且置请缨封万户，径须卖剑酬黄犊。恸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之句，与稼轩集中词全无异。伯可盖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读其全篇，则它语却不甚称，似不及稼轩出一格律。所携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晓也。《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与世传俚语不同。

卷第四九则

寿星通犀带

德寿在北内，颇属意玩好。孝宗极先意承志之道，时罔罗人间，以共怡颜。会将举庆典，市有北贾携通犀带一，因左珰以进于内。带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复问价，将以为元日寿卮之侑。贾索十万缗，既成矣，傍有珰见之，从贾求金，不得，则擿之曰：“凡寿星之扶杖者，杖过于人之首，且诘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视之，如言，遂却之。此语既闻遍国中，无复售者。余按，《会要》开宝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晋王及吴越国王钱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进御衣、金器、寿星通犀带以谢。带之著于前世者，仅此一见耳。

周梦与释语

余里中士，每秋赋与计偕，贫不能行者，或仰给劝驾。嘉泰辛酉，永嘉周梦与吕龄宰德化，垂满矣，士有以故例请者，弗报。贽以启，束装而俟，又弗报，怒而索其贽。余适谒琴堂，坐间，梦与口占授札吏复之曰：“伏承宠翰，见索长笺；爱莫能留，感而且骇。珠玑在侧，固知酬应之难；笔研生尘，未免纾迟之咎。赵客有辞而取璧，楚人敢讶于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无由洗眼，观夺锦之归来。更冀恢洪，以基光大。”毕缄，顾余作释语曰：“予非摩诃萨埵，乃诸公之提婆达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掷其报章于门而去。阍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为室间书庋。”无所问，里士不欲名。梦与老儒，自号牧斋，精史学，议论亹亹，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于色，独微有卜商之短，仕终安丰倅云。

郑广文武诗

海寇郑广，陆梁莆、福间，帆驶兵犀，云合亡命，无不一当百，官军莫能制。自号滚海蛟，有诏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隶帅阃，广旦望趋府。群寮以其故所为，遍宾次，无与立谭者。广郁郁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语风檐，或及诗句，广矍然起于坐曰："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可乎？"众属耳，乃长吟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坐惭噱。章以初好诵此诗，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盗

吾乡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观前，畜犬数十，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一日，起观扃钥有异，发笈空焉。亟集里正视验，迹捕四出，杳莫知所从。居三日，始获之。初，盗得赀分涂，一盗出蛇岗山，将如赣、吉。昼日尝过其下，见道傍梅有繁实，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隐叶间，伤其指，负伤而逃。至侯溪，则指几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责炊，曰："予无它藏，独余铤银，可斧而售。"既而无砧不可碎，归之。盗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间无售者，时德寿宫中贵人刘爽庐石耳峰下，持以求质。爽曰："姑畀汝万钱，诘朝归汝余金。"爽已闻周氏之盗，意疑其是，驰仆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赃证一网而得，因以迹余党，如言无脱者。又有马屠居城东，为伪券乱真，岁以其券售舒、蕲间。得马驴，驱以归，羹于肆以鬻，尽复出。人但见其驱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来。适黄有逋寇，黄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实盗也，觉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呶于众，哄而出。捕者以其变服，弗之识也。讶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见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觌，是家非橐盗者乎？"遂偕入搜之，盗则逸去，而伪券之印楮帘臼，俨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盗之彰亦异矣：梅实偶然而藏虺，捕吏无心而得验，天固以此启之耶！抑稔慝当露，适因其所值耶！犬不能吠，诘之以繇，则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苎、杂草乌烹之，犬至辄投苎缠药，噤无复声者。"马驴每至，贱贾而售，使门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于廉取，它日语人曰："吾以薄取致厚訾，售之速耳，市人弗觉也。"此盗亦有道者欤！

叶少蕴内制

童贯以左珰幸大观间。缘开边功，建武康节钺，公言弗与，而莫敢撄也。其三年二月，将行复洮州赏，石林叶少蕴在北门，微闻当遂为使相，惧当视草，不能自免，出语沮之。蔡元长颇愧于众论，丁酉锁院，乃自检校司空、奉宁节度，进司徒，易镇镇洮而已。少蕴黾勉奉诏，制出告廷。郑华原素不乐少蕴，摘语贯曰："叶内翰欺公，至托王言以寓微风。"贯问其故，华原曰："首词有云：'眷言将命之臣，宜懋旌劳之典。'凡今内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则当曰'将命'；修一处寺观，造数件服用，转官则曰'旌劳'。公以两府故事为宣威，麻辞乃尔，是以黄门辈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训：位事惟能，德因敌以威怀；于以制四夷之命，赏眡功而轻重，是将明八柄之权。'《尚书·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贤'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谓'公非贤尔，眡功轻重'之语，亦以公之功止于如此，不足直醲赏也。"贯初垂涎仪同，已大失望；闻之赬面，径揖起归，质诸馆宾，俾字字解释而己听之。其言颇符，则大怒，泣诉于祐陵，纳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龙学出少蕴汝州，继又落职，领洞霄祠。少蕴时得君甚，中以阴事，始克去之；华原意以轧异己，不知适以张阉宦之威也。少蕴自志其事。以余观之，三公论道官，虽曰检校，亦不若终沮以正之，均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从官常莅之，不专以处宰执，南渡以后，乃不然也。

宣和御画

康与之在高皇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上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珰偶下直，窃携至家，而康适来，留之燕饮，漫出以示，康绐珰入取淆核，辄泚笔几间，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有顷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扣头请死，上大怒，亟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余尝见王卢溪作《宣和殿双鹊图诗》，曰："玉锁宫扉三十六，谁识连昌满宫竹？内苑寒梅欲放春，龙池水暖鸳鸯浴。宣和殿后新雨晴，两鹊蜚来东向鸣。人间画工貌不成，君王笔下春风生。长安老人眼曾见，万岁山头翠华转。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观画图。"卢溪、与之，虽非可伦拟者，第详玩诗语，似不若前作简而有味云。

乾道受书礼

绍兴要盟之日，虏先约，毋得擅易大臣。秦桧既挟以无恐，益思媚虏，务极其至。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亲之故，与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陈正献俊卿为相，上一日顾问，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骑兵于建康，以示北向。会归正人侍旺未遣，虏屡以为言，正献恐召衅，执不可，亟奏曰："臣早来蒙圣慈宣问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愤切，便当理会。属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为备。万一先动，吾事力未办，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迟。若专遣使，则中外疑惑，使者既行，只宜便相听许，犹为有名；苟或未从，殊失国体，天下之人以为陛下舍其大而图其小也。适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为无辞。臣之愚见，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间因贺正使，遣王卞偕行，先与北馆伴议论，言朝廷将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许遣，则有必从之理；若其不许，犬羊岂可责以礼度？则臣愿陛下深谋远虑，磨厉以须，忍其小而图其大。他时翦除丑类，恢复故疆；名分自正，国势自强。在于今日，诚未宜计虚名而受实害也。臣浅陋愚暗，念虑及此，更乞宸衷少赐详酌，天下幸甚。"上为少止，而终以为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颛对。时范石湖自南宫郎崇政说书，为右史侍讲，天意攸属。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将先以陵寝为词，而使使者自及受书，以御札问正献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腥膻四十余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请，依巫伋、郑藻例施行。卿意以为何如？可密具奏来。"正献复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顾臣浅陋，岂足上当天问？恭读圣训，不胜感泣。仰惟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规恢远略，志将有为。痛祖宗之陵寝未还，念中原之版图未复；精诚所感，上通于天；天祐圣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愤切，思以仰赞庙谟，为国雪耻，恨不即日挂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铭。然而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为使者当遣，但目前未可，恐泄吾事机，以实谍者之言，彼得谨为备。若镇之以静，迟一二年，彼不复疑，俟吾之财力稍充，士卒素饱，乃遣一介行李，往请所难；往反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师临我，然后徐起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为之有机，动惟厥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臣之愚暗，安知时变？不过如向所陈，不敢改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疏狂直突，罪当万死。惟陛下怜其愚而录其忠，不胜幸甚。"上不听，正献遂去国。范迁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左太

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为祈请使以行。上临遣之曰：“朕以卿气宇不群，亲加选择，闻外议汹汹，官属皆惮行，有诸？”范对曰：“无故遣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已立后，乃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范奏乞国书并载受书一节，弗许，遂行。虏遣吏部郎中田彦皋、侍御史元颜温迓焉。范知虏法严，附请决不可达，一不泄语，二使不复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烛，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其辞云云。大昕而朝，遂怀以入，初跪进国书，随伏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昨尝附元颜仲、李若川等口陈，久未得报，臣有奏札在此。”搢笏出而执之，雍酋大骇，顾谇其宣徽副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启处耶？自来使者未尝敢尔。”厉声令绰起者再三，范不为动，再奏曰：“奏不达，归必死，宁死于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厉声曰：“教拜了去！”钢复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达，当下殿百拜以谢。”乃宣诏令纳馆伴处。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来纷然。既而，虏太子谓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顷之，引见如常仪。归，馆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钢押宴，谓范曰：“公早来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叹，云可以激厉两朝臣子。”范唯唯谢，廷议方殷。会夏国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号任令公，再世用事，谋篡其国，事败而族。蜀宣司故尝以蜡书通问，为夏人所获，致之虏庭，雍酋益怒。范朝辞，遂令其臣传谕诘之，范答以奸细之伪不可测。退朝而馆伴持真书来，印文皦然可识。范笑曰：“御宝可伪，况印文乎！”虏直其词，遂不竟。十月，范还，虏之报章有曰：“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上于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后八年，迄参大政云。受书乃隆兴以后盟书大节目，故备记其事特详，当时尚他有廷臣谋议可参见。日月尚迩，惜乎其未尽闻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节。其为西掖时，上用知阁门事、枢密都承旨张说为佥书，满朝哗然起争，上皆弗听。范既当制，朝士或过问当视草与否，笑不应，独微声曰：“是不可以空言较。”问者不愜，又哗然谓范党近习取显位，范亦不顾。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词犹未下。忽请对，上意其弗缴，知其非以说事，接纳甚温。范对久将退，乃出词头纳榻前，玉色遽厉。范徐奏曰：“臣有引谕，愿得以闻。今朝廷尊严，虽不

可以下拟州郡，然分之有别，则略同也。阁门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执政大臣，倅贰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无容议，但圣意以谓有一州郡，一旦骤拔客将吏为通判职曹官，顾谓何耶？官属纵俯首，吏民观听，又谓何耶？”上霁威沉吟曰：“朕将思之。”明日，说罢。后月余，范丐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当，朕方听言纳谏，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帅静江。明年春，说遂申命，实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顷，理明辞正，虽不能终格，犹足为公议立赤帜云。

苏葛策问

东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擿其事，以为不恭。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时朝议哗然起。宣仁临朝，为之宣谕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议讽祖宗。”纷纷逾时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绍圣、崇宁治党锢言者，屡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间，葛文康胜仲为大司成，又发策私试，有曰：“圣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综核励精，遹追宁考，殆将收二柄而总揽之也。今欲严督责，肃逋慢，而无刻核之迹；隆牧养，流岂弟，而无姑息之过。诸生谓当如何？”其问今见《丹阳集》中。是时语忌最严，而无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从，哀荣始终。二策问语意如一，而祸福乃尔大异，是盖有命也。

卷第五十三则

刘观堂读赦诗

绍兴己未，金人归我侵疆，曲赦新复州县，赦文曰：“上穹开悔祸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读之，以谓不归德其国。明年，遂指为衅以起兵，复陷而有其地。后二年，和议成，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说虏也，以孽子熺及其党程克俊补鳌。故其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轺，许敦盟好。来存殁者万余里，慰契阔者十六年。礼备送终，天启固陵之吉壤；志伸就养，日承长乐之慈颜。”于是邮传至四方，遗黎读之有

泣者。蜀士刘望之作诗曰：“一纸盟书换战尘，万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访沈空遗恨，郢国怜怀尚有人。收拾金缯烦庙算，安排钟鼎诵宗臣。小儒何敢知机事，终望君王赦奉春。”时语禁未大严，无以为风者。望之有集自号《观堂》，它书多谄秦，所谓“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损文书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为余言，其姻张氏，不欲名，淳熙间，尉广之增城。有黠盗刘花五者，聚党剽掠，官司名捕，累载弗获。一日，有告在邻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关环溪，畜犬狞警，吏莫敢闯其藩。张欲躬捕，弓级陈某者奋而前曰：“是危道，不烦亲行。我得三十人饶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侣，凡十余辈，散迹所往，咸絷而来。赃证具，以告之县，于法应赏矣。先是，张以它事忤令，盗之至，令讯爰书，以实言府，张以非马前捕，不应。令将论报，张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视县辞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适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绝望。又一年，秩满买舟如京，过韶，因谒宪台。坐谒次，有它客纵谭一尉事，适相类，漫告之。客曰：“是不可为，然于法情理凶虐，尝悬购者，虽非躬获，亦当免试，或循资，盍试请一公移，傥可用。”张方虑关升荐削不及格，闻之大喜，遂白之宪。宪命以成案录为据，付之。至临安，果以初筮无举员，当入残零。张良窘，偶思有此据，以示部胥。胥视之色动，曰：“丐我一昔，得与同曹议。”居二日，来邀张至酒家剧饮，中席谓之曰：“君欲改秩乎？”张错愕，不敢谓“然”。胥曰：“我不与君剧，君能信我，事且立办。”诘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曰，复至其邸。张疑未泮，出谋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诩，志于得钱，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却，盍为质而要其成。”张归，胥又来，则曰：“君不深信我，我请毋持钱去，事成乃见归。”许诺，索缗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缗成约。张贷其半千道夫，同缄识于霸东周氏。两月不复来，顾以为妄，相与深咎轻信，徒取愒日。忽夜三鼓有扣门者，乃胥焉。喜见眉睫，曰：“幸不辱命。”文书衔袖，取观之，则名登于进卷矣。张大骇。旦质之左铨，良是，三代爵里皆无讹。又扣之省闼，亦然，以为自天而下，然终莫测其繇也。欣然畀谢资，又厚以馈而问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见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闕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为侍左郎，道夫在馆，因密访其事。盖胥初得宪司据，见所书功阀皆曰：“增城县尉司弓级陈某，获若干盗。”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于每“司”字增其

左画曰“同”，则如格矣。笔势秾纤无少异，同列不之觉。征案故府胥亦随而增之，但时矫它曹，夤缘之命，促其行，委曲遮护，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处而赏遂行。刻木辈舞文，顾赇谢乃其常，盖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选蠹积，盖不可胜算。司衡综者，可不谨哉！

看命司

中都有谈天者，居于观桥之东，且设肆于门，标之曰“看命司”。其术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称。一妄庸术，乃以有司自命，岂理也哉？”相与谋讼之。一人起曰：“是不难，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对衢，亦易其标曰“看命西司”。过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轧敌，乃有谕于不言者，亦可谓巧矣。书之以资善谑。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明年，徽宗内禅，称“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虏乱华，卒于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欤！

安庆张寇

两淮自开禧抢攘之后，惟舒仅全。嘉定己巳，岁洊饥，溃兵张军大煽乱，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颇得民马，益合亡命，两夕而浸多，遂鸱张闯郡。太守林仲虎弃城遁。入自北门，至于逵路，号于邦人曰：“凡吾之来，将以为父兄子弟，非有掠敃之心也。谨无捐而居，无弃而业，无婴我兵锋。”于是逃者稍稍抱马足乞生，贼亦弗杀。至谯门，立马视楼扁，四顾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点则入，不然舍去。”一发中之。登郡厅，大发府库以予民，翕然争趋。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为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潜山，营于真源宫，将大其所图基以裒兵。会有诏池阳兵千捕他盗，偶遇之，踵而登山，贼不虞其至之速也，颇惧。时官军未知贼众寡，莫敢先入，环而守之。贼计穷，越山而跳，絷道流而夺其巾衣，伪为迸逸者，告于官军曰：“贼众方盛，宜少须。”军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帜矗木间，马嘶庑下，钲鼓刁斗，鞳鞳四发，益信其有人。将谋于军曰：“贼在内，徒株守无益。焚

其宫，是将焉往？”是日风盛，百燎并举，徒闻号呼，而竟莫有出者。宫既荡尽，以为贼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闻仲虎失守，亟诏池出兵，继得扑灭之报，将第赏。而张军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载所获妇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层楼，挥金自如，一饮而费二十万。察奸者疑其为，执讯得实，乃知焚死者多絷留之黄冠也。狱具，肆于市而尼前赏，舟中多衣冠家人，递牒送其所居。真源无孑遗，其徒适有游方者归，旋理瓦砾，为复营计，今尚未完。匹夫奋草莽，凶岁常事，然骤得一郡，即市恩忍杀，其志盖不浅；脱身烟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败，此亦天网之不可逃者欤！

阳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张俊既战而弃鄞，兀朮入之。即日集贾舟，募濒海之渔者为乡导，将遂犯跸，而风涛稽天，盘薄不得进。兀朮怒，躬命巨艘，张帆径前，风益猛，自度不习舟楫，桅舞舷侧，窘惧欲却而未脱诸口也。遥望大洋中，隐隐一山，顾问海师：“此何所？”对曰：“阳山。”兀朮慨然叹曰：“昔唐斥境，极于阴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将如馆头，亦遏于风，不尔几殆，盖天褫其魄而开中兴云。龙舒在淮最殷富，虏自乱华，江浙无所不至，独不入其境。说者谓其语忌，盖以“舒”之比音为“输”也。

宸奎坚忍字

光尧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宴，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辛丑岁，将廷策多士贡名者，或请时事于朝路间，闻其语而不敢形于大对，且虑于程文不妥帖，仅即其近似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终。既而御集英胪唱，宰执进读，独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上览而是之，遂为第一，盖亲擢也。周伯兄常诵此事，谓凡文字，明白痛快当如此。余闻于其客刘达夫。

何处难忘酒

自唐白乐天始为《何处难忘酒》诗，其后诗人多效之。独近世王景文质所作，隽放豪逸，如其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处难忘酒？蛮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沧溟。豪杰将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大陆梁。腐儒空有郦，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宝，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与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甫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石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岁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景文它文极多，号《雪山集》，大略似是。余又读王荆公《临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合时。深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真负《鹿鸣》诗。"二公同一题，而喑呜叱咤，一转于俎豆间，便觉闲雅不侔矣。余尝作一室，环写此诗，恨不多见云。

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时何秩未员郎，诏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诗而祖之。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国时，齿发壮，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较其积阀，谓虽居位，犹未该延赏，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运。余在故府时，昌运为左帑，尝因至北关送客，吴胜之为余道其事，今知连州。

义騶传

吾乡有义騶事甚奇，余尝为作传曰："义騶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铠骑也。成家世隶尺籍，开禧间，虏大入淮甸，成以卒从戎四方山，屡战有功，稍迁将候骑。方淮民习安，仓卒间，虏至而逃，畜孽满野。成徇地至花靥，见病騶焉，疥而瘠，骨如堵墙，行逐水草，步且僵，乌鸢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适为主，絷而得之。会罢兵归，饲以丰秣。几半年，肤革仅完，毛耏复生。日置之槽枥，憨憨然与群马不相顾，时一出系庑下，顾景嘶鸣，若自庆其有所遇。成亦未始异之。牙治在城陬，每旦与同列之隶帐下者，率夜漏未尽二刻，骑而往。屏息庭槐下，执檛候晨，

雁鹜行立，俟颐指尽，午退以为常。马或□薾不任，相通融为假借。一日，有告马病，从成请騋往。始命鞍，踶鸣人立，左右骧拒不可制，易十数健卒，莫能孰何。乃以归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驭羸卒持鞚来，则帖耳驯服如平时，振迅通衢，磬控缓亟无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则受之，他人则复弗受。虽日浴于河，群马皆裼而骑，相望后先。騋之驭者，终莫敢窃睨其膺鬣，稍前即噬啮之，军中咸指为驽悍，摈弗啮。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砺，盗弄潢池，兵庚符下，统府调兵三千人以往，成与行。崎岖山泽，夷若方轨，至吉之月余，寇来犯龙泉栅，成出搏斗四五合，危败之矣，或以钩出其腋及鞬而队死焉。官军亟鸣钲，騋屹立不去，踯躅徘徊，悲鸣尸侧。贼将顾曰：‘良马也。’取之。元砺有弟，悍很恃执，每出掠，率强取十二三。适见之，色动曰：‘我欲之。’将不敢逆，遂试之，蹴踘进退，折旋良惬，即不胜喜，贮以上厩，煮豆粟，濯泉翦 ，用金玉为铠，华鞯沃续，极其鲜明，群渠皆酾酒来贺。辎重卒有为贼掠取者，知之，曰：‘騋他日未当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贼耶？’窃怪之。于是日游其騋于峒 间，上下峻坂，无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驰骋，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后旬浃，复犯永新栅，官军闻有寇至，披鹿角出迎击。鼓声始殷，果乘騋以来。騋识我军旗帜，亟驰。贼觉有异，大呼勒挽，不止，则怒以铁槊击之，胯尽伤。騋不复顾，冒阵以入。军士识之者曰：‘此王校之騋也，是异服者必其酋。’相与逐之，执以下，讯而得其实，则缚以徇于军，曰：‘得元砺之弟矣。’噪而进，贼军大骇，军士勇跃争奋，遂败之。急羽露书以‘出奇获丑’闻，槛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语，闻而嘉之，第赏有差。众耻其功之出于马也，没騋之事。騋之义遂不闻于时。居二日，騋归病伤，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今视騋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为正，报施以为仁，巽以用其权，而决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义以死，非德其孰能称之也！彼仰秣而恋豆，历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虽有奔尘绝景之技，才不胜德， 之驽骀，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将有取也，而居是乡，详其事，故私剟取，著于篇。”

凤凰弓

郑华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诜知雄州，尝以事诣京师，召与语而悦之，遂荐于徽祖。敷奏明鬯，大契宸旨，进横阶一等，俾还任。诜因上《制胜强远弓式》，诏施行之。弓制实弩，极轻利，能破坚于三百步

外，即边人所谓“凤凰弓”者。绍兴中，韩蕲王世忠因之稍加损益，而为之新名曰“克敌”，亦诏起部通制，至今便焉。洪文敏《容斋三笔》谓祖熙宁神臂之规，实不然也。诜知兵，尝沮伐燕之议，以及于责；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盖两河名将云。

大小寒

韩平原在庆元初，其弟仰胄为知阁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燕，优人有为衣冠到选者，自叙履历材艺，应得美官，而留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又为日者弊帽持扇过其旁，遂邀使谈庚甲，问以得禄之期，日者厉声曰：“君命甚高，但于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成事，必见大寒可也。”优盖以“寒”为“韩”，侍燕者皆缩颈匿笑。余忆庆元己未岁，如中都，道徽之祁门，夜憩客邸，见壁间一诗，漫味语意，乃天族之试南宫者所作，其辞曰：“蹇卫冲风怯晓寒，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旁有何人细书八字，墨迹尚新，但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而已。余谓优语所及，亦一“骖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赵良嗣随军诗

赵良嗣既来降，颇自言能文，间以诗篇进，益简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续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国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良嗣实窜名参详，与转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据矣。后既坐诛，其所自为集凡数十卷，时人皆唾去不视，荡毁无收拾者。余读《北辽遗事》，见良嗣与王瓌使女真，随军攻辽上京城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上京盖今虏会宁，乃契丹所谓西楼者，实耶律氏之咸、镐、丰、沛。犬羊固不足恤，而良嗣世仕其国，身践其朝，贵为九卿，一旦决去，视宗国颠覆殊无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为人从可知也。纵有名篇，正亦不足录，况仅止尔耶！五銮乃上京殿名，保机之故巢也。

卷第六六则

汪革谣谶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比郡大震。诏发江、池大军讨之，既溃，又诏以三百万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厢吏执之以闻，遂下大理。狱具，枭于市，支党流广南。余尝闻之番易周国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严遂安人，其兄孚师中尝登乡书，以财豪乡里，为官榷坊酤，以捕私酝入民家，格斗杀人，且因以掠敃，黥隶吉阳军。壬午、癸未间，张魏公都督江、淮，孚逃归，上书自诡，募亡命为前锋，虽弗效，犹以此脱黥籍，归益治资产，复致千金。革偶阅墙不得志，独荷一伞出，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桥，使里人钱某秉德主焉，故吴越支裔也，贫不能家，妻美而艳，革私之。邑有酤坊在仓步白云，革讼而擅其利，岁致官钱不什一。别邑望江有湖，地饶鱼蒲，复佃为永业。凡广袤七十里，民之以渔至者数百户，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断称，如居严时，出佩刀剑，盛骑从。环数郡邑官吏，有不惬志者，辄文致而讼其罪，或莫夜啸乌合，殴击濒死，乃置。于是争敬畏之，愿交欢奉颐旨。革亦能时低昂，折节与游，得其死力，声焰赫然，自俦夷以下不论也。初，江之统帅曰皇甫倜，以宽得众，别聚忠义为一军，多致骁勇。继之者刘光祖，颇矫前所为，奏散遣其众。太湖邑中有洪恭训练，居邑南门仓巷口，旧为军校，先数年已去尺籍，家其间。军士程某，二人素识之，往归焉。恭无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长子某，好骑射，轻财结客，遂以书荐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尽其技。革资用适窘，谢以铁镪五十缗，二人不满。问其所往，曰将如太湖。革因寄书以遗恭。革与恭好，有私干，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亶书纸尾曰：'乃事俟秋凉，即得践约。'二人既出，饮它肆酣，相与咨怨，窃发缄窥之而未言。至太湖见恭，恭门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缣将遗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蚕织劳，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缣。屏后有詈言，二人闻之怒。恭坚持缣出，不肯受，亦不投以书，径归九江。扬言于市，谓革有异谋，从我学弓马兵阵，已约恭以秋叛，将连军中为应，我因逃归。故使逻者闻之，意欲以籍手冀复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后司，既无以脱，遂出其书为证。光祖缴上之朝，有诏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弯卒又咸辞不敢前，妄谓拒捕，幸其事之它属以自解。时邑无令，有王某者以簿摄邑事，郡檄簿往说谕。革已闻之，颇为备，饮簿以酒，烹鹅不熟而荐，意绪仓皇。簿觉有异，不敢言而出。行数里解后，郡遣客将郭择者至。择与汪革交稔，故郡使继簿将命，从以吏卒十余人，簿下马道革语，劝勿往，择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属择，今徒还，且得

罪。’遂入，革复饮之。时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申，不得去。择初谓革无他，既见，乃露刃列两厢门下，憧憧往来，袒裼呼啸，颇惧，亶孙辞丐去。革毕饮，字谓择曰：‘希颜，吾故人，今事藉藉，革且不知所从始，雀鼠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丐希颜为我展限。’择阳诺，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饷饮也，醉，闻其得钱，扣窗呼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取谋反人，教练乃受钱展限耶？’革长子闻之，跃出缚择，曰：‘吾父与尔善，尔乃匿圣旨文书，绐吾父死地。’户阖，甲者兴，王立先中二刀，仆，伪死。尽歼捕吏，钩曳出置墙下。将杀择，探怀中，得所藏郡移。择搏颊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为。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许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龚四八、董三、董四、钱四二及二子分将之，有众五百余。六日辛亥，迟明，蓐食趋邑。数人者故军士，若将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侠且武，平居以官人称，革皆亲下之。革有三马，号‘惺惺骝’、‘小骢骒’、曰‘番婆子’，骏甚。驭曰刘青，骁捷过人。革是日被白锦袍，属橐鞬，腰剑，总鹅梨旋风髻，道荆桥，秉德之妻闯于垣，匿，弗之见，乃过之。未至县五里，钱四二有异心，因谓革曰：‘今捕何尉，顾不足多烦兵，君以亲骑入，大队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骑先入郭门，问尉所在，则前一日以定民讼，舍村寺未归。乃耀武郭中，复南出。刘青方鞚，忽顾革曰：‘今虽不得尉，能质其家，尉且立来。’革曰：‘良是。’反骑趋县。尉廨在县治，革将至，有长人衣白立门间，高与楼齐，其徒俱见之，人马辟易，亟奔还。则钱四二者已与其众溃逃略尽，惟龚、董守郭择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计无所出，乃杀择而还麻地。其居屋数百间，藏书甚富，谷粟山积，尽火之。幼孙千一甫十一岁，使乘惺惺骝，如无为漕司，分诉非敢反，特为尉迫胁状。遂杀二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载入天荒湖，泊苇间，与龚、董洒涕别去，曰：‘各逃而生，毋以为君累也。’其次子有妇张，实太湖河西花香盐贾张四郎之女，有智数，尝劝革就逮，弗从，至是与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时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负伤而逃归郡。郡闻革起聚民兵，会巡尉来捕，且驿书上言，诏发两统帅偏裨扑灭，勿使炽。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视舟有烟火，且闻伐鼓声，稍久不出。使闯之，则无人焉。烟乃焫麻屑，为诘曲如印盘，缚羊鼓上，使以蹄击。革盖东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汊、采石，伪官归峡者，谒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军既失革，朝廷益虑其北走胡，大设赏购。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窑，曰：‘吾事明，家可归师中

兄。’遂入北关，遇城北厢官白某者于涂。白尝为同安监官，识革，方骇避，革曰：‘闻官捕我急，请以为君得。’束手诣阙，下天狱。狱吏讯其家所在，备楚毒，卒不言。从狱中上书，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盖尝投匦，请得以两淮兵，恢复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见矣。不知讼臣反而捕者为谁，请得以辨。’乃诏九江军送二人，捕洪恭等杂验，皆无反状。书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杀平人，论极典，从者末减。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窜千里。方其孙诉漕司时，递押系太湖，荷小校过棠梨市，国器尝见之，惺惺骝弃野间，为人取去。宿松人复攘之，以瘠死。革之婿曰毛翥，字时举，第百一，居仓步，亦业儒，以不预谋，至今存。后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后一年，事益□，乃如宿松，识故业董四，从。有总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择家人逆诸门，搏击之，至郡庭，首不发矣。其捕董时，亦赏缗十，郡不复肯畀，薄其罪，仅编管抚州。革未败，天下谣曰：‘有个秀才姓汪，骑个驴儿过江。江又过不得，做尽万千趋锵。’又曰：‘往在祁门下乡，行第排来四八。’首尾皆同，凡十余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晓所谓。至是始验。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应也。二人初言，盖谓革将自庐起兵如江云。”国器又言：“革存时，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长人，或谓其邑之神，曰福应侯，威灵极著，革时亦欲纵火杀掠，使无所睹，邑几殆。时守安庆者李，岁久，亦不知其为何人也。”

铁券故事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正彦有挟乘舆南走之谋，傅不从，朝廷微闻而忧之，幸其速去。其属张逵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曰：“上多二君忠义，此必不吝。”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滞。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无复哗者。时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后傅论功迁一官，忠靖尝自书其事云。

鸿庆铭墓

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独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间，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论谥也。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时，有同朝士为某人作行状，言者摘其事，以为士大夫之不忍为，即日罢去。事颇相类，仲益盖幸而不及于议也。

苏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为太府簿。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不复能嫁娶。每行倦，倚市檐憩坐，如堵墙。不可出，出辄倾市从观之。日啖斗余，无所得食，因适野，为巨室受困粟，盖立囷外，即可举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伛。有珰以辂使客，见之，大惊，遂入奏，诏廪之殿前司。时郭隶为帅，周伯间一往，必敬喏，其声如钟。德寿时，欲见之，惧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专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缁童，眉长逾尺，来净慈，都人争出视之，信然。事闻禁中，诏给僧牒，赐名延庆寺僧，日坐之门，护以行马，士女填咽炷香，谓之"活罗汉"。遂裒施资为殿寺，有故铜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期而成。周伯亦亲见之。是非肖貌赋形之正，近于人妖矣。后数年周伯去国，皆不知所终。

快目楼题诗

江西诗派所在，士多渐其余波，然资豪健和易不常，诗亦随以异。庐陵在淳熙间，先后有二士，其一曰刘改之，余及识之，尝书之矣。旧岁在里中，与张漕仲隆栋之子似仲游，因言刘叔儗诗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诗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间，余兄周伯持浙东庾节待次，一日过仲隆，同登其家后圃快目楼。有诗楣间曰："上得张公百尺楼，眼高四海气横秋。只愁笑语惊阊阖，不怕阑干到斗牛。远水拍天迷钓艇，西风万里袭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碍，望到中原天际头。"周伯读而壮之，问知其儗。居月余，儗来谒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诗人在此，亟践胜约。"既至，一见如旧交。坐中以二诗遗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刑。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天亦知人有遗恨，

定应分付与中兴。”其二曰：“已买湖山卜奠居，因君又复到康庐。十年到处看诗卷，一日湖边从使车。南渡忠良知有种，中原消息定关渠。从今便是门阑客，时出山来探诏除。”诗成风檐，展读大喜，遂约之入浙。明年，叔儗过会稽，留连累月，饷之缗钱甚夥。叔儗又有《题岳阳楼》一篇，周伯喜诵之。余得其亲录本曰：“八月书空雁字联，岳阳楼上俯晴川。水声轩帝钧天乐，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驾风来岛外，孤云衔日落吟边。东南无此登临地，遣我飘飘意欲仙。”余反复四诗，大概皆一轨辙，新警峭拔，足洗尘腐而空之矣。独以伤露筋骨，盖与改之为一流人物云。叔儗后亦终韦布，诗多散轶不传。

记龙眠海会图

李龙眠既弃画马之嗜，亶作补陁大士相，以施缁徒。垂老，得疋楮，戏笔五百应真像，几年乃成。平生绘写，具大三昧，仅此轴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棂致香火室中。余来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仿贝叶语，为作记其右曰：“南阎浮提，有大善知识，现居士、宰官、妇女身，在家修菩萨梵行。有一初学，与其子游，以是因缘，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罗汉海会妙相一轴，于是合掌恭敬，叹未曾见，如人入暗，忽睹光明，心大欢喜，莫可喻说。宛转谛观，神通变化，皆得自在，小大长短，老幼妍丑，各有所别。足踏沧海，如履坦途，蛟、蜃、鼋、鲍、鱼、鳖、蛙、蛤，俯首听命，如乘安车。天龙八部，夜叉罗刹，诸恶鬼众，前后导从，如役仆厮。宝花缤纷，天乐竞集，金桥架空，琪树蔽日。或闯而窥，或倚而立，瓶钵杖拂，各有所执，凌云御风，升降莫测。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负，状邈迭出。以种种形，成于一色；于一色中，众妙毕具。如幻三昧，随刹现形，千变万化，不离一性。如是我闻，释迦文佛，既成道已，乃于耆阇崛山集阿罗汉。有学无学，菩萨摩诃萨，次第授记，陈如号曰‘普明’，五百阿罗汉，亦同一号，名曰‘普明’。既受佛记，即得如来方便法，而《金刚经》云：‘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则是诸大阿罗汉，有法无法，有相无相，皆不可知、不可测。飘流大海，一切众生，天龙八部，诸鬼神众，若有若无，若隐若显，亦不可知、不可测。如梦中语，如水中尘，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谓之有相可乎？谓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测。然则斯图之作，沧海浩渺，神通变化，奇形异状，曲极其妙，求诸法耶？求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测。夫佛于贤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释梵八部之众，演畅

摩诃衍法，度无量无边众生。其殿百宝装严，众妙殊特，匪因缘而有，匪自然而成，则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谓之有乎？谓之无乎？如此则知海之为海，罗汉之为罗汉，蛟、蜃、鼋、鲍、鱼、鳖、蛙、蛤，天龙八部，夜叉罗刹，似耶否耶？有耶无耶？匪大圆觉，合凡圣于一理，混物我于一心，是否两忘，色空俱灭。则法且无有，何况于相，相且无有，何况于画；画且无有，何况于记。虽然，是理也，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说。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见性，善男子、善女子，有能于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则聚沙为塔，画地成佛，皆是道场。何况图画装严，尽形供养，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于往昔时，有大居士号曰龙眠，得画三昧，始好画马，念念勿忘。有大比丘，见而语之，由此一念，当堕马腹；于是居士蹷然忏悔，乃于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而致意焉。端严妙丽，随念现形，皆得三昧，是罗汉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画此罗汉，以大善知识之一念，得此罗汉，当知是画为第一希有。画者，得者，匪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记，未易画此，亦未易得此。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记也，盖为画设。开禧二年百六日，初学王迈谨记。”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试词闱不偶，今尚在选调中。余前书京口故游，盖其人也。

卷第七五则

吴畏斋猎谢贽启

开禧兵隙将开，忧国者虑其不终。乙丑之元，吴畏斋自鄂召，过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来访余，亟送出南水门，谢不敏。既而留中为大蓬，未几，遂以秘撰帅荆，复出闸西溯。时北事已章灼，余念数路出师，具有殷鉴，虽上流运奇，先王有遗规，而今未必能。且是时招伪官，遣妄谍，亹亹多费，实无益于事，天下寒心，而谋国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启代贽，及之曰：“骑虹过贺，曾亲謦咳之承；仓鼠叹斯，尚堕尘埃之梦。喜拜重来之命，试伸一得之愚。窃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虏污中原，又阅一甲子。自崇、观撤藩篱之蔽，而炎、兴纷和战之谋。诞谩败事，而巽懦则有余；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实。有志者以拘挛而废，无庸者以积累而升；牢笼易制之人才，玩愒有为之岁月。肉食者鄙，亡秦当可进而失机；骨狺而争，逆亮以难从而求衅。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犹欲睥睨化龙之都。决策和亲，姑谓奉春之孰计；卧薪自厉，谁

为勾践之盛心？金汤恐喝于豫图，玉帛联翩于远馈。百年弃置，亦已久矣；万口和附，以为当然。不特首足混于无别，而反使有加；将见膏血困于常输，而未知所止。有识每一置念，终夕为之寒心。今虽欲为，后乃益甚。窃闻九世之大议，仅积三时之成规。踪迹张皇，已同兽斗；议论噂喈，坚辟狐疑。徒欲快一决而侥前功，讵曰计万全而为后虑。畎亩有怀于忧国，匭旌无路而陈情。敢忘末学之激衷，试请丈人之静听：尝观古昔中兴之业，或因东南全盛之基，规模虽狭于未宏，功业亦随其所就。孙氏北无淮而西无蜀，距江尚固于周防；晋室内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尽有今日之所有，我乃类欲为当时之不为。边草未摇，纷纷抵掌；塞尘一警，惴惴奉头。□张以道，固曰随时；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尝有十年之生聚，但闻以千里而畏人；惟昧以天下转移之机，所以成流俗衰颓之弊。愿姑置寻常，以破未识时之说；特欲举一二，以释妄乘势之疑。夫江、淮为唇齿之邦，关、陕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则不当固其内而舍其外；欲远攻，则安可即所后而忘所先？况天险可守，共守则险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则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旧规。襄阳，关中之喉，兵易进而亦易退；京师，海内之腹，守可暂而不可常。通秦、蜀两道之势，则兵力不宜轻；居陈、梁四战之郊，则守备不必泥。使灵旗再图北指，讵不先出岘之师；而大驾一日东归，似难执居汴之策。盖设嶮象存于习坎，而趋时患在于用常。诚由泗、宿以下灵壁之师，因登、莱而济海道之众；淮西则出寿春而窥许境，关外则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谓正兵，皆为危道。盖河南虽可得，而难于持久；舟师虽可用，而未为全谋。即平壤以制敌，蹉跌则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馈饷则难继。故显忠卒成符离之衄，而至于溃；李宝仅济胶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贻明彻之忧，陆运制武侯之出。非陈言之是袭，亦商监之可稽。若夫运上流之奇，此端系大贤之责。一军下虢、洛，中原之势已摇；万骑出颍、昌，京畿之地旋复。南城分徇，而首尾互应；朱仙进击，而手足猖披。惟是时之举，偶困于谤书；而此日之功，难言于覆篑。苟尽得策，岂复至今？自两河而言，则铜梁为旧疆；由九郡而论，则金坡为限塞。平州与三关，异路而不豫计，真儿戏哉！白沟仅一水，累世而不敢逾，亦幸安耳！今欲为能胜而必不可胜，固当审所图而弃其难图。岂徒舍败绩而趋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实祸？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变；隆兴之战，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远而虑之深，庶功可成而忧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纳归正乃自困之资；用间诚至谋，而遣妄谍乃无益之费。伪官换授，是当诛而蒙赏；厚赀轻畀，是以实而易虚。虽至愚犹且知其非，岂在上顾甘循其

弊？许移治者，是许其弃地；令择利者，是令其退师。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窃爵禄之宠。边城保鄣，以庙堂使阙，而不免于屡迁；戎阃事机，以主帅豢安，而常淹于难达。偃然以承平文饰之体，巍乎居要境藩维之权。塞下之粟，反内徙以自虚；军中之弊，犹日朘而不止。岁市骏而不能偿耗，谁兴开元监牧之谋；日计漕而未足馈军，孰启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虚员。奈何欲兴不世之俊功，尚尔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效于涓埃，已不胜贾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宫鸣剑之议。试捺闷闷，毋谓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国正论，贯兼资于文武，视一节于险夷。归自乘轺，公议浩然而归重；畀之颛阃，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顾之忧，公特任北门之寄。风露三神之顶，洊尔褰裳；旌旗千骑之来，跫然望履。耸列城之观望，屹外阃之蕃宣。当尽远猷，庶销过计。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屡矣蹉跎，虽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简，得毋贻小子之嗤。或可执鞭，愿供磨盾。其诸软熟之贡，徒致高明之烦。嗣听策勋，别当修贽。”畏斋在丹阳馆，一览辄喜，亲作数语谢曰：“抗身以卫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门闾，将表食牛之气。有来相过，允荷不忘。监仓学士，风烈承宗，词华振俗，喜北平之有后，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孙令器，必有表荐，以发忠嘉。至于陈谊之甚高，与夫期待之太过，此则诸君子之责，而非一郡守之忧。某行官沔、鄂之间，即有兵民之寄，当呼老校退卒，问先烈之宏规；将与群公贵人，诵故侯之名绪。叙谢之意，匆草莫殚。”于是一得之谋，颇彻于诸公间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顾斋闻之，从章以初录本去，会除次对，谬以充自代荐，且有志识不群之褒，初未相识也。故余投谢骈俪有曰：“初不求于识面，亶自得于知心。”盖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称之于庙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翻故笈，偶见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书之以志余之愧于知己者焉。

楚齐僭册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师。明年，太宰张邦昌僭帝位，是岁邦昌伏诛。又三年，尽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刘豫复僭帝位。九年，豫就执北去。余尝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尧者而剟录之。邦昌之册曰：“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

开端招祸，反义为仇。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仍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以援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旧，世辅王室，永为藩臣。贡礼时修，勿疑于述职；问音岁至，无缓于披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设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谨欤！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敬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豫之册曰：“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于御物，不以天下为己私；职在牧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黄钺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师旅；妖气既殄，区宇大宁。爰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祈复汉疆。太祖方务善邻，即从来议，重念斯民，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定？咨尔刘豫，夙擅直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偶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显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正愚氓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夫委之安抚，教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衰救乱之谋，必挟拯变扶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橐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务。征隐逸，举孝廉，振纪纲，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廪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一心仰在。宜即归仁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副使礼部侍郎知制诰韩昉，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岁修子礼，永贡虔诚，畀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相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谨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为制，每方字两行，以金书之。於呼！犬羊乱华，颠倒冠履，一至于此。读此者，得不起鲁仲连之愧乎！

优伶诙语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

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芮烨令衿等吻祸，盖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张丞相商英媚事绍圣，共倡绍述。崇宁二年，遂为尚书左丞。会与蔡元长异论，中执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绂、余深以风旨将劾奏之，而无以为说。或言其在元祐中，尝著《嘉禾篇》，拟司马文正于周公；且为开封府推，当其薨时，代府尹为酹祭文，有褒颂功德语，因请正其罚。有诏：“张商英秉国政机，论议反复，加之自取荣进，贪冒希求。元祐之初，诋訾先烈，台宪交章，岂容在列？可特落职，依前通议大夫知亳州。”余家旧有石刻，正有所谓《嘉禾篇》者，文既尔雅，论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终也。因录之，以表其初终焉。篇之言曰：“维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异亩同颖。部使者臣张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惧，罔知社稷攸托。惟太母晦圣德于深宫，五十有四年，克庄克明，克仁克简，肆膺顾命，保佑神孙，以总大政。既临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呜呼！先皇帝聪明文武，宏规伟图，轶于古先。丕惟曰禹贡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坎于殊俗，豺狼野心，终不可豢，序弗底平，时以忧贻，于我后昆。乃备材力，乃督事功，务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坠厥志，罹家多艰，其弛利源，与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罢，庶事肇革，众志未孚，新故相刑，爱恶相反，议论乘隙，纷纶互建。疑生于弗亲，忿生于弗胜，其睽成仇，其合成党，盈庭睢盱，震于视听。’惟圣母烛以纯静，断以不惑，去留用舍，不归于偏归于是。越三载，群慝斯嘉，群乖斯和，群异斯同。馨闻于上帝，风雨时若，英华丰美，被于草木。发珍祥于兹嘉禾，厥本惟三，厥垅惟五，厥穗惟一。臣闻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摄，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诛伐谗慝，卒以天下听于周公，时则唐叔得禾异亩同颖以献。推古验今，迹虽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呜呼！先民有言，众贤和于朝，万物和于野，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治平之时，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时，百僚师师，在文王时，多士济济。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诗曰：滀滀泚泚。又曰：噂喈背憎。呜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辩，是非之

判，罔或不异。如禾之本，终以合颖，利害之当，予夺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颖，非离于本，无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吴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尝求其开封祭文而观之，颂之极挚者，亦特曰：“公在熙宁，谪居洛京。十有五年，《资治》书成。帝维宠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帘，保祐神孙。畴咨在庭，属以宗社。介特真淳，无易公者。公来秉钧，久诎而伸。五害变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倾其议，必以死争。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剿形瘵，胡卫余生。嘉谋嘉猷，百未有告。讣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师，开国于温。莫惠我民，门巷烦冤。乃命贰卿，葬其先原。公殓具资，一给于官。悠悠苍天，从古圣贤。损益盛衰，与时屡迁。功亏于篑，志夺于年。古也如斯，岂公独然？已矣温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虽违时论，亦非大溢美者。盖五害等字，乃当时之所深讳，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张之立朝，其初议论具是，暨哲宗亲政，首为谏官，乃指吕汲公、范淳夫辈为大奸，而以司马文正、文忠烈为负国，甚者至以宣仁比吕武，殊视此文为不同，反复之言，圣谟其得之矣。其后入党籍，却反成滥置，大观爰立，本以其能与蔡立异而用之，亦不能久也。钦皇嗣服，会时相主其人，赠以太保，与范、司马二文正并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称作《东都事略》，载张罢左丞，以言蔡京奸邪，有“自为相国，志在逢君”等语，台臣以为非所宜言而谪之。考之史谍，盖专坐此篇，称书误甚。当因其异同之迹，而遂从传疑，其实非也。

朝士留刺

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重内轻外之弊，颇见于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门状，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来，面白以治汝罪。’阍拱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例告以如此，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门，

预亵客，老归建康以死。谈辞多风，可隽味。秦虽煽语祸，独优容之，盖亦一吻流也。

卷第八十二则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汉灌婴所筑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晋盆杅事，犹有冢居城中。城负江面山，形胜盘据，三方阻水，颇难于攻取。开宝中，曹翰讨胡，则逾年不下。或献计于翰曰："城形为上水龟，非腹胁不可攻。"从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闉新仓后。郡治之前，对康庐，有峰曰"双剑"。乾道间，蜀人唐立方文若来为守，谓翰实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尝入郛残其民，取阴阳家说，意剑所致，乃辟谯楼前地，筑为二城，夹楼矗其上，谓之"匣楼"，曰匣实藏剑。江人相劝成之。有日者过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于守。"立方闻之，不以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异如此。立方故知名，尝为中书舍人，终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职

近世清台占候，颇失其守，虽试选甚艰，多筌蹄之学，以故证应之验，视前世为疏。开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芗风亭。余莅事庾中归，过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觉天半砰鎝有声甚厉。矫首正见一星南队，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灭，相与叹异。未几而兵衅开，江、淮荐饥，死者几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将至。从行一僮忽卬而惊呼，视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见，而色绀青，尾焰煜煜，自南徂北，行颇迅，亦隐隐鸣于空中。时虏酋易位，蒙鞑闯其境，兵祸纠结，数年犹不解。则所队之方，盖有妖焉。余不甚习变星，二星所偶见，皆白昼出，太史且未尝问，亦不闻奏报，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详也。

紫宸廊食

余为扈簿日，瑞庆节随班上寿紫宸殿。是岁，虏方拏兵北边，贺使不至，百官皆赐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见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

书其上，曰：“辄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毕集，无帘幕限隔，仅以镣鼍刀机自随，绵蕞檐下。侑食首以旋鲊，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两旁，上以黄纸书品尝官姓名以待进。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乐，伶人自门急趋折槛，以两襜为作止之节。廊下设缬褥，置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银而厚其唇，为之一耳，颇不便于饮，上镌绍兴十二年某州所造，盖和议成而举弥文，责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举酒，玳合自东庑入廊，馔继至。适卢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艺祖旧制。在汴京时，天造草昧，一日长春节，欲尽宴廷绅，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许，令市脯，随其有以进，仍诏次序勿改，以昭示俭之训，如锡宴贡院，前二盏止以果实荐，无品食，盖当时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盏，亦首以旋鲊云。余闻之典仪吏曰：“它日戎贽在廷，则百官皆称寿而退，无赐食七十年矣。”此乃适因其不来而举行者，故窃志之。

阜城王气

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论事

孝宗初政，袁孚为右正言。一日，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光尧闻之震怒。上严于养志，御批放罢，中使持玺封至堂。时陈文正当国，史文惠为参预，未知其倪，启封相顾罔测。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谏官，未得其名，此决不可，请俟审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请，玉音峻厉，遽曰：“谓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陈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虑之一，愿留身以陈。”班退，文惠问：“孚何罪也？”上谕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寿宫中无士人乎？”曰：“何谓也？”曰：“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颜少和。文惠进曰：“不特此事，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为罪，则两宫之间且生，

四方闻之，必谓陛下方以天下养，而使北内至于有此，非供亿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当因其自请而听之可耳。”上释然霁威曰：“善。”将退，复前曰：“后之日，复当五日之朝。愿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傥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许诺，既归自北宫，亟召文惠而谕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赐酒一壶，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上，使朕跼蹐无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虽然，终不可暴其事。”居数日，孚请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谏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请以职名华其行。”遂除直秘阁，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纤人知谮之不行，亦无复投隙者。一言回天，体正谊得，两宫慈孝，终始无间，此举实足以权舆之云。

鹦鹉谕

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乾道间，杨嗣清甲有声西州，清议推属。初试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颇以绣衣自骄，怒其不降意，诬劾以罪。赵卫公方为左史，闻之，不俟车，亟往白庙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邻，卜日而致之，将以咋鼠也。鼠暴未及问，而首抉雕笼，以噬鹦鹉，其情可恕乎！”当国者问其繇，告以故，相与大笑，劾牍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显，有弟曰嗣勋辅，位至从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谈谑，以排根善类者为“猫噬鹦鹉”。王中父尝为余道，而忘其所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时，尝岁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卬见月中有一人焉，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资丙与之宴，亲言之。夫妄心一萌，举目形似，此正与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卫

先茔吕田原之北二里许，山岖焉，不合如砺，土名曰焦库。有周氏坟，其间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趋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昼，有

詹氏子十九岁，牧一牸坟侧。方偃于背，邻之二儿甫齔，戏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嗾而逐之。虎顾牸，不肯去。二儿倚徙观，稍前，乃缘登木。牧子念其家贫，惟恃此以耕，不胜愤，径归取斧，将以杀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视其来也，遽问而告其故，顾东作方殷，家无男子，乃集里妇数人，噪而从。既至，二儿观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啮，无完革矣。牧子视牸且困，挥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来。时木影漏日，刃环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缩，作势奋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苏，乃前斗，虎舍牧子，与之相持。牧子气定更进，虎又舍牸。牸与牧迭抗虎，如此者弥半日顷，群妇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闻者，持梃欢呼，来渐多，虎遂弃而去，牸牧竟全。余时倚垩冢下，仆辈亲见之，来告；遣视，民方环睨，虎犹未逸也。畜而义，不忘卫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奋不顾死，皆可尚。二儿不知畏，不被搏噬。东坡沙上抵首之说，谅可信云。

解禅偈

余尝得东坡所书司马温公《解禅偈》，其精义深韫，真足以得儒释之同，特表其语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为西方之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则虽中国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余之所知也。""忿气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道义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於虖！妄者以虚辞岐实理，以外慕易内修，滔滔皆是也，岂若是偈之坦明无隐乎！盍反而观之。

玉虚密词

徽祖将内禅，既下哀痛之诏，以告宇内，改过不吝，发于至诚。前一夕，即玉虚殿常奉真驭之所，百拜密请，祈以身寿社稷。夜漏五彻，焚词其间。嫔嫱巨珰，但闻谒祷声，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华阁，召宰执，书"传位东宫"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钦宗遂即位，实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门，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退师，龙德行宫在京口，纤人乘间，有剑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请归京师。驾至睢阳，李忠定纲奉诏迎谒，见于幄殿。既辞，遂出所焚词藁，俾宣示宰执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安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镇兵革，所冀迩归远顺，宇宙得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贼兵偃戢，普率康宁之后，臣即寸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当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邦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赍臣密表一道，上诣神霄玉清三府，引进仙曹，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於虖！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圣心其有以得于天矣。按蔡絛《国史后补》载徽祖教门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与此不同，意归美之称，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会昌《投龙文》，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今茅山、龙虎、阁皂，实有三坛，符籙遍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称谓，或者帝王之号，又有其别，殆未可知也。

太岁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诏增修大内。时太岁在戌，司天监以兴作之禁，移有司，毋缮西北隅。艺祖按视见之，怒问所繇。司天以其书对，上曰："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太岁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岁且将谁凶？"司天不能答，于是即日莅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号于达理者，每易一榱，复一篑，翦翦拘泥，不得即决，稽之圣言，思过半矣。

逆亮辞怪

金酋亮未篡伪，封岐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疆，懋懋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且骤施于国，东昏疑焉，未及诛，而有霄仪之祸。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誉，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无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时，好文辞，犹不辍。余尝得其

数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曰：“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书壁述怀》曰：“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既而过汝阴，复作诗曰：“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乌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又尝作雪词《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玉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花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一日，至卧内见其妻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味其词旨，已多圭角，盖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将图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来贺天申节，隐画工于中，使图临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以归。既进绘事，大喜，瞷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间软屏，更设所献，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题其上曰：“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迁汴之岁，已弑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赋《鹊桥仙》曰：“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拈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体态。”明年竟遂前谋。使御前都统骠骑卫大将军韩夷耶将射雕军二万三千围，子细军一万，先下两淮。临发，赐所制《喜迁莺》以为宠，曰：“旌麾初举，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　　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莫。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余又尝问开禧降者，能诵忆尚多，不能尽识。观其所存，寓一二于十百，其桀骜之气已溢于辞表，它盖可知也。犬狺鸮鸣，要充其性，不足乎议。软屏诗，《正隆事迹》以为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诡曰御制。反复它作，似出一机杼，或者传疑益讹，抑其余皆出于视草，亦无所致诘。录所见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坚·支景》仅载其二，它不传。

卷第九十三则

裕陵圣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昼憩便寝，英祖忽顾问何在，左右

褰帐，方见偃卧，有紫气自鼻中出，盘旋如香篆，大骇，亟以闻。英祖笑曰：“勿视也。”后三年，亦以在寝寤惊，钦圣请其故，曰：“方熟寐，忽觉身在云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呼耳！”既而果登大宝。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诏录圣瑞之详，付宗正寺。

状元双笔

内黄傅珏者，以财雄大名。父世隆，决科为二千石。珏不力于学，弁鹞碌碌下僚，独能知人。尝坐都市，阅公卿车骑之过者，言它日位所至，无毫发差。初不能相术，每曰：“予自得于心，亦不能解也。”尝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乡举，珏偶俟其姻于棘围之外遇之，明日，以双笔要而遗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无相忘。”闻者皆笑。珏不为怍，遂定交，倾赀以助其用，沂公赖之。既而如言。故沂公与其二弟以兄事之，终身不少替。前辈风谊凛凛固可敬，而珏之识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间，官止右班殿直，监博州酒。其孙献简尧俞，元祐中为中书侍郎，自志其墓。余旧尝见前辈所记，与志微不同。

尧舜二字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阗矣。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余按《东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国伪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书李通、刑部尚书胡励、翰林直学士萧廉，赐坐而语之曰：“朕自即位，视阅章奏，治宫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寝。畴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亲觌有二青衣，持幢节自天降，授朕以幅纸若牒，谓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

佩弓矢，具鍪铠，将从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骓号小将军者，倏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骑。既行，但觉云雾勃郁起马蹄间，下如海涛汹涌。方觉心悸，望一门正开，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门也。’朕随入焉。又里许，至钧天之宫，严邃宏丽，光明夺目。朕意欲驰，二金甲人谓朕曰：‘此非人间，可下马步入。’及殿下，垂帘若有所待。须臾，有朱衣出赞拜，仿佛闻殿上语，如婴儿，使青衣传宣畀朕曰：‘天策上将，令征某国。’朕伏而谢。出复就马，见兵如鬼者，左右前后，杳无边际。发一矢射之，万鬼齐喏，声如震雷，惊而寤，喏犹不绝于耳。朕立遣内侍至厩，视小将军，喘汗雨浃，取箭箙数之，亦亡其一矣。昭应如此，岂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车书乎？方与卿等图之。谨无泄。”众皆称贺，于是始萌芽南牧之议矣。明年夏五月，复召通及翰林学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入见薰风殿，问曰：“朕欲迁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通以“天时人事，不可失机”为对，亮大悦。永固却立楹间，亮顾见之，问之故，徐进曰：“臣有愚虑，请殚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见德，而黩兵是闻，皇统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虽如梁王之武毅，犹以和为长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缯缔好，岁事无阙，遽欲出无名之师，以事远征，臣窃以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数载，帑藏虚乏，丁壮疲瘁，营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缮争战丘墟之地，尤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对。”因伏地请死。亮以问晖、汝嘉。晖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传宣二臣殿侧听旨。继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讲汉史，戩及陆贾《新语》事，亮怒稍霁，乃赦之。明日，通为右丞，晖为参知政事，永固遂请老。又明年，左丞相张浩及晖，与叛臣孔彦舟、内侍梁汉臣卒营汴焉。帝豝之祸实昉此。汝嘉又二年来盱眙传命谕，却我使人徐嘉等，归而微谏，竟不免戮。余读张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记，而得其颠末。熊克《中兴小历》，书于绍兴二十八年者，盖误以薰风之事，合于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谅《征蒙记》谓尝追册以帝号。按绍兴辛巳，高景山来求淮汉地，指初画疆事，亦以为梁王，要当以国中通言者为正。

鳌渡桥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逆亮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留钥，张忠定焘及幕属冯校书方、洪检详迈在焉，相与劳问江上战拒之详。天风欲雪，因留卯饮，酒方行，流星警报沓至，盖亮已惩前衄，将改图瓜洲。坐上皆恐，谓其必致怨于我也。时刘武忠锜屯京

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议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四顾久之，酌卮醪以前曰：“冯、洪二君虽参帷幄，实未履行阵。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勋业，义问与有赖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篠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简上知，驯致魁柄。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

燕山先见

宣和将伐燕，用其降人马植之谋，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我。议既定矣，宇文肃愍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亹亹，王黼恶之。及童贯、蔡攸以宣威建台，遂使之参谋，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时有旨：“兵兴避事，皆从军法。”肃愍不得免，乃上书极谏曰：“臣伏睹陛下恢睿圣英武之略，绍祖宗之诒谋，将举仁义之师，复燕云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参预机密。臣被命之初，意谓朝廷未有定议，欲命臣经度，相视其事。及至河北诸路，见朝廷命将帅，调兵旅，厉器械，转移钱粮，已有择日定举之说。臣既与军政，苟有所见，岂敢隐嘿？辄具利害，仰干渊听：臣闻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图万全。今论财用之多寡，指宣抚司所置，便为财用有余；若沿边诸郡帑藏空虚，廪食不继，则略而不问。论士卒之强弱，视宣抚司所驻，便言兵甲精锐；若沿边诸郡，士不练习，武备刓缺，则置而不讲。夫边圉无应敌之具，军府无数日之粮，虽孙、吴复生，亦未可举师。是在我者，未有万全之策也。用兵之道，御攻者易，攻人者难；守城者易，攻城者难；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为主而常逸，在外为客而常劳；逸者必安，劳者必危。今宣抚司兵，约有六万，边鄙可用，不过数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辐凑，素得士心，国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进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轻兵绝吾粮道，又自营平以重兵压我营垒，我之粮道不继，而耶律淳者激励众心，坚城自守，则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胜之兆也。夫在我无万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胜；兹事一举，乃安危存亡之所系，岂可轻议乎？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间有贪惏，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

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国，彼既籍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也，不可以言说谕也。视中国与契丹，拏兵不止，鏖战不解，胜负未决，强弱未分，持卞庄两斗之说，引兵逾古北口，抚有悖桀之众，系累契丹君臣，雄据朔漠，贪心不止，越逸疆圉，凭陵中夏。以百年怠堕之兵，而当新锐难敌之虏；以寡谋持重、久安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异谋，勇怯异势，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并吞，以广其居，乃引强盗而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见窃以为确喻。望陛下思祖宗创业之艰难，念邻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议。傥臣言可采，乞降诏旨，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俾中国衣冠礼义之俗，永睹升平，天下幸甚。冒昧尽言，不任战栗。”书下三省，黼读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辽又有降将曰郭药师，统其卒曰“常胜军”，怙宠负众，渐桀骜不可驯。肃愍忧之，力言于朝，请以恩礼，留之京师，尽使挈致家属，居于赐第，缓急有用，只以单骑遣行，事毕即归，以杜后患。亦弗听。既而金人寒盟，药师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肃愍以宣谕使事归奏，徽祖见之，叹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为藩篱之议，是以有此。”是日，遂诏于榻前草诏罪己，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悦。识者以比陆贽感泣山东之诏云。植之归，以童贯。先改姓名李良嗣，后赐国姓，靖康初伏诛。药师仕金，至安邦镇国功臣，其子亦显。

蠲毒圆

高皇毓圣中原，得西北之正气，夙赋充实，自少至耄，未尝用温剂。每小不怡，辄进蠲毒圆数百，一以芫花、大黄、大戟为主，侍医缩颈，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泾者，以伎进，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间奉圭匕，先意持论，自诡无伤。孝宗素危之，屡诘责，要以祸福，弗之顾。淳熙丁未，圣寿逾八龄矣。一日，进馄饨，觉胸膈咳壅，泾犹主前药，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渐。孝宗震怒，立诏诛之。慈福要上苦谏，薄不获已，减死黥流，杖脊朝天门。中使莅焉，方觊其速毙，泾货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医王继先幸绍兴，始用是，取验。孝宗在朱邸，扈跸视师，至建康，馆秦桧故第。史文惠为讲官，实从行。燕之正堂，而

命庄文醴、曾龙于后圃。孝宗乐，饮以码磕觥，釂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复各献一卮。后三日，属疾，高皇赐药，使内侍视之服。文惠闻之，疑其为蠲毒，亟袖人参圆入，问而信，遂窃易之，仅愈。是日微文惠，几殆。高皇盖主此，而不知南北之异禀也。泾祖继先之绪余，株守不变，是以败云。

宪圣护医

宪圣后在慈福，庆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犹自强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还御端门，肆眚竣事，趣驾至宫，而大渐矣。先是旬日忽寝疾，侍医进药，辄却之。咸请其故，喟然曰："吾寿八袤，而以医累人耶？"意惩王泾之得罪也。故庙谥之议曰："却药辍进，务全护医。"盖纪实云。京魏公镗时当轴，尝亲为客言。慈圣所谓"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其达死生之变，真若出一揆也。

鲁公拜后

庆元间，有宿儒，以文名入鳌掖为承旨，朝议谓且大用。会韩平原有归子曰葎，先钤吴门兵时，出妾方娠，鬻当湖巨室鲁氏，得男焉，葎也。既贵，无他子，遂以重币请于鲁而归之。始至，而平原适有恩制当降麻，偶不详知，遂于廷纶中，用鲁公拜后事，意盖指忠献耳。有欲进者忌之，摘其语，谓含讥刺。平原读之，见其姓之偶符，大怒，不逾月，遂去国，终其身不复用。当其下笔时，初不自觉转喉之触。谓祸福不可以智力胜，当于此乎占之。

金陵无名诗

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罢相，镇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荆公一日饯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为何人也。

万岁山瑞禽

艮岳初建，诸巨珰争出新意事土木。既宏丽矣，独念四方所贡珍禽之在圃者，不能尽驯。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扰为优场戏，请于童贯，愿役其间。许之。乃日集舆卫，鸣跸张黄屋以游，至则以巨桦，贮肉炙粱米。翁效禽鸣，以致其类。既乃饱饫翔泳，听其去来。月余而囿者四集，不假鸣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间，不复畏。遂自命局曰“来仪”，所招四方笼畜者，置官司以总之。一日，徽祖幸是山，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焉。翁辄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上顾罔测，大喜，命以官，赉予加厚。靖康围城之际，有诏许捕，驯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泾庸医

宇文忠惠绍节在枢府，余间见焉。因及五行之理，相与纵谭。有客在坐，偶曰：“黥医王泾者，昨鞭背都市，流远方。及平原用事，始得归，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尝袒而示某以背，完莹无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后见他医，言杖皆有瘢，惟噬肤之初，傅以金箔，则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药售于市者，辄揭扁于门曰：‘供御’。或笑其不根，闻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复增四字曰：‘曾经宣唤。’今此方无乃其比耶！子将谁售？”客亦笑不敢应。时忠惠未识泾也。其二年，余在里下，闻忠惠不起，为位以哭，及都人来，乃云：“泾实用蠲毒泻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泾所复官，免杖流永兴。”余因忆在京华时，傅著作行简、姚胄丞师皋皆甘泾饵，目击其殒。著作未启手足，犹进一刀圭，不脱口而逝。余一日随班景灵，见胄丞殿门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劳苦。则曰：“王御医实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数斗，今顾疲薾，他则无恙。”余闻而私忧之，谓未必能胜。未旬，果卒。嗟夫！医之害如此哉。追思畴昔之言，为之流涕，并志颠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医师

余稚年入闽，过福，闻有黑虎王医师者，富甲一郡，问之，则继先之别名也。继先世业医，其大父居京师，以黑虎丹自名，因号“黑虎王家”。及继先幸于高宗，积官留后，通国称为医师，虽贬犹得丽于称谓焉。初，秦桧擅权而未张，颇赂上左右以固宠，继先实表里之。当其盛时，势焰与桧挈大，张去为而下不论也。诸大帅率相与父事，王胜在偏

校，因韩蕲王以求见，首愿为养子，遂帅金陵军。闻者争效，不以为怪。桧欲贵其姻族，不自言，每请进继先之党与官；继先亦乘间为桧请，诸子至列延阁，金紫盈门。掩顾赇谢，攘市便腴，抑民子女为妾侍，罪不可胜纪，而衣凭城社，中外不敢议者三十年。绍兴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为南床，拟击之而未发。会边衅启，继先首辇重宝为南遁计，都城为之骚然。上闻之不乐。刘武忠锜帅京口，请以先发制人之策，决用兵。上意犹隐忍不决，亶欲以兵应。继先素怯，犹幸和议之坚以窃安，因间言于上曰："边鄙本无事，盖新进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斩一二人，和可复固。"上不答，徐谓侍貂曰："是欲我斩刘锜耶？"于是素轧其下而不得逞者，颇浸润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张抡往聘。亮以非指，使谏议大夫韩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适在刘婕妤阁，当馈辍食。婕妤怪之，问诸侍貂而得其繇，进说宽譬，颇与继先之言符。上大惊，问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隐，具以所闻对。遂益怒。丁未，诏婕妤归别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于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华栋连薨，犹号巨室，一传而子弟荡析，至不能家。或者谓其致不以其道，宜于厚亡。赵牲之作《中兴遗史》，载继先始末极详，参以所闻，而著其事。

卷第十八则

永泰挽章

建中靖国初，徽祖自藩王入继大统，虚心纳谏，弊政大革，海内颙想，庶几庆历、元祐之治。曾文肃为相，颇右绍述，谏官陈祐六疏劾之，不从，赐罢，纶言以观望推引责之。右司谏江公望闻而求对，面请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谏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丰、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祸乱之源。"上意感格，危从之矣。会前太学博士范致虚上书言太学取士法不当变，且言："臣读圣制

《泰陵挽章》曰：‘同绍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愿守此而已。”时黄冠初盛，范因右街道录徐知常，以其姓名闻禁中，且陈平日趋向，谓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见，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才供职，首论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绍圣无以察正元祐之诋谤，今复诏参修，是纷更也，愿令史官条具绍圣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诉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绍圣命安享蹇序辰驳正，固当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则诉理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则两朝之谤终在。疏奏，上益向之。于是国论始决。是秋，江以论蔡邸狱，责知淮阳军。范驯致尚书左丞云。

殿中鹇

徽祖居端邸时，艺文之暇，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及即位，貂珰奉承，罗致稍广。江公望在谏省闻之，亟谏。上大悦，即日诏内籞，尽纵勿复留。殿中有一鹇，蓄久而驯，不肯去。上亲以麈尾逐之，迄不离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国，享上之论兴，浸淫及于艮岳矣。都城广莫，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如郊野。识者以为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刘蕴古

刘蕴古，燕人也。逆亮将南寇，使之伪降以觇国，而无以得吾柄，乃以首饰贩鬻，往来寿春，颇言两国事，见淮贾，辄流涕曰：“予何时见天日耶！”因纵谭亮国虚实，以啖朝廷，自诡苟见用，取中原，灭大金，直易事耳。边臣不疑，密以名闻，时兵衅已启，诏许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己两荐礼部而未第，因谋南归，以成功名。当国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时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蕴古犹不厌意，日强聒于朝，辩舌泉涌，廷臣咸奇之。会亮诛，未得间以北，继改京秩为鄂倅。隆兴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万余人应募，欲以营田。蕴古闻而有请，愿得自将以与虏角，毋使徒老耒耜间。左揆陈文正、参预张忠定、同知辛简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独不可，曰：“是必奸人，来为虏间，国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诸公杂然谓逆诈，文惠顾行首吏召之曰：“俟其来，当可见也。”相与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谓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议者犹以为可斩，子得万乌合，何能为？”蕴古素谓

庙议咸许其来也，意得甚，卒闻此语，大骇失色，遽曰：“某意无他，此万人家口皆不来，必不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挟去为一拍，事幸成，犹不可知耳。”文惠顾诸公曰：“已得知，通判之言是矣。此万人固不留，独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时蕴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内愒不得对，比茶瓯至，战灼不复能执，几堕地，遂退。诸公犹不然，然迄得不遣。既逾月，张忠献奏改倅太平州，往来都督府，禀议军事。后数载，蕴古私使其仆骆昂北归，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讯，则皆刺朝廷机事也。乃伏其诛，于是始服文惠之先识焉。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赀为扁额，金碧甚侈，蕴古始至，辄乞灵焉，妄谓有心诺，辍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惊，曰：“以新易旧，恶其不华耳。易之而不如其旧，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独曰：“是不难晓。他人之归正者，侥幸官爵金帛而已。蕴古则真细作也。夫谍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闻者怃然不信，后卒如言。余尝谓纳降非上策，见于前录吴畏斋启。文惠之谋国，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见奸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称者，今世殆不多见也。

大散论赏书

绍兴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抚使吴璘谋取雍，使大将姚仲攻大散关，不下。仲久于军，妄谓军士不用命，实赏给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参预之望时总军赋，仲之幕属曰朱绂，尝登门焉，以书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学。当艰难险阻之时，凡百施设，莫非经久。顾兹全蜀，久赖绥抚，虽三边用兵之际，无征输重困之劳。自非先生以体国爱民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势，固有不两立者，兵与民是也。兵不可不费财，而责其万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财，而济其一时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两相为用之策，闻蜀民自军兴之后，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费，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绂为先生门下士，岂敢自隐，且时异事异，故宜改更，不可执一。自虏人九月六日叩关，于时事出仓卒，诸将云：‘大军一出，必遂破敌。’初，宣抚吴公自谓可以两月为期，必能克敌，既而虏壁愈坚，相持已逾四月矣。将帅牵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谓之暴露。如今日事势与前日不同，先生当相时之宜，以取必胜，兹其时也。闻之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且曰：‘使我力战，就能果立微劳，其如赏给当在何处，伺候核实保明，申获宣司、总司、旨麾，往返数旬，岂能济急？’大率在今之势，与前既异，不立重

赏，何以责人？前宣抚吴公，仅能保守全蜀，盖赏厚而战士用命也。先生详酌事机，别与措置，略于川蜀科敷军须之费十分之一，多与准备给赏钱物近一二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明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谓如散关一处，设使当初有银绢各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道，椿在凤州，宣抚吴公、节使姚公，以上件赏给，明告诸军，遣二三统制官便宜，各以其所部全军一出，谕之曰：‘当进而退，则坐以军法；进而胜捷，能破关隘，则有此重赏。’如是而军不用命，虏不破灭，无有也。说者谓方今朝廷财用匮乏，若夤缘军兴，而费耗国用，则先生所不取。绂曰：不然！先生体国爱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当更张而不更张，则悠久相持，不能力济机会，一劳而久逸，暂赏而永宁，正在此举。绂之区区，未必可行，幸先生怒其狂愚，或以为可教，则一览付火。”王读之，大骇，乃答书曰：“辱示札目，见咎不科敷百姓，异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财赋为职事，应副诸军，自当竭力。若是军须阙乏，有功将士合赏，但于王少卿取办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预哉？仆中原人，蜀中无一钱生业，亦无亲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于蜀？盖以大军十余万众，仰给于此，不得不爱养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则有三军；四川民穷，则三军坐困矣。如足下辈月俸岁廪，不从空虚中来，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务宽恤，东南调度如此，不闻敛取于民，四川独可加赋乎？国家养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谓军民不两立，恐非安民和众、制用丰财之义。又云，用兵本约两月，今已四个月，然则解严未可期也。若本所当时便徇诸处无艺之求，只作两个月计，则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则所费无限，且不爱民力，以备方来之须，将如异日何？仆之敛于民，乃所以为诸军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粮、草料、银绢、钱引，所在委积，未尝乏与。而足下乃云尔，不知军行出入，何处阙钱粮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赐，自是诸军应报稽缓，文字才到，本所立便给散，略无留阻。若是激赏，则须俟有功；诸军既无功状，本所凭何支破？散关前日不下，闻自有说，莫不为无银绢钱引否？不知散关是险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无银绢钱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岂计司之责，必有任其咎者；况闻攻关之日，死伤不少，则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来兵家行动，若逗挠无功，多是以粮道不继，嫁祸于有司以自解，亦未闻以无堆垛赏给为词者也。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四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且如向来和尚原、丁刘圈、杀金平诸军大捷，近日吴宣抚取方山原、秦州等处，王四厢取商、虢等州，吴四厢取唐、邓州，不闻先垛银绢，始能破贼也。朝廷赏格甚明，本所初无悭

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关状，即时行下鱼关支散，何尝稍令阙悞？兼鱼关签厅，所备金帛钱物，充满府藏；宣抚不住关拨，岂是无椿办也？顾生民膏血，不容无功而得耳。假令仆重行科敷，积金至斗，诸军衣粮犒设支赐之外，若无功效，一钱岂容妄得哉？果有功，岂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赏乎！诸军但务立功，无患赏给之不行也，但管取足，无问总所之科敷也。刘晏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勋，李晟屯东渭桥，无积赀输粮，以忠义感人，卒灭大盗。足下以书生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规赞主帅，而反咎王人以不敛于民，岂不异哉！九月以后，兴元一军，支拨过钱引二十八万道，银绢二千匹两，而糗粮草料与犒设、赏钱之类不与焉，亦不为不应副矣。若皆及将士，岂不可以立功？有功赏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职，各有所主，而于财贿出纳为尤严，经由检察，互相关防，所有屡降旨挥，凡有支费，宣司审实，总所量度，此古今通义，而圣朝之明制也。足下独不办，何哉？来书谓攻散关，若得银绢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椿在凤州，有此重赏，而虏不破灭，无有也。椿在凤州，与鱼关何异？方宣抚以攻守之策，会问节使时，亦不闻以此为言。今散关、凤翔未破，足下可与军中议，取散关要银绢钱引若干，取凤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当一切抱认，足下可结罪保明具申，当以闻于朝廷。如克敌而赏不行，仆之责也。若本所抱认而不能成功，足下当如何？仆前后见将帅多是忠义赴功、捐躯报国之人，只缘幕中导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帅之贤，固不妄听，然足下自不应为此异论也，万一朝廷闻之，得无不可乎？之望尝备员剡荐，预有惧焉，且宜勉思婉画，谨重话言，勿恤小利，以败大事，但得主帅成功，足下复何求哉？信笔不觉喋喋，幸照。”绂得书，颇自惭悔，仲亦大恐。闰月癸酉，率诸军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尝从蜀士大夫得其书，谓今世言功者，多约取而丰责，先事质偿，如宿逋然，神州未复，端坐此耳。王之尽理，仲之补过，绂之服义，要皆可书，故剟取其详而传之。

成都贡院

成都新繁有藏艺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长交事匮护，畀付惟谨。淳熙间，胡给事元质制置四川，闻之，谓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归之府。议以为乾德平僭伪，虽銮舆不亲幸，而耆定一方，实为隽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严毖奉。遂斥羡财鸠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筑宫有日矣。僚采或谓郡国私建宗庙，谊盍先以闻，俟报可。胡竦

然，乃暂辍役，驿书请于朝廷。议果不以为然，弗之许。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动观瞻，不容已，会贡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毕工，壮丽甲西州焉。事有适会乃如此，向子西能言其详，因伶语而及兹说。

万春伶语

胡给事既新贡院，嗣岁庚子适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帐考校者，悉倍前规。鹄袍入试，茗卒馈浆，公庖继肉，坐案宽洁，执事恪敬，阊阊于于，以鬯于文，士论大惬。会初场赋题出《孟子》“舜闻善若决江河”，而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长而尚先达，每在广场，不废请益焉。晡后，忽一老儒擿礼部韵示诸生，谓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为颠沛，一为沛邑，注无沛决之义，惟它有霈字，乃从雨，为可疑。众曰：“是。”哄然扣帘请。出题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经意，亶云：“礼部韵注义既非，增一雨头，无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远于帘者，或不闻知，乃仍用前字。于是试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将试《论语》“籍籍传”，凡用“沛”字者皆窘。复扣帘，出题者初不知昨夕之对，应曰：“如字。”廷中大喧，浸不可制，噪而入，曰：“试官误我三年，利害不细。”帘前闱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执考校者一人殴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或又咎其误，曰：“第二场更不敢也。”盖一时祈脱之辞。移时稍定，试司申鼓噪场屋，胡以不称于礼遇也，怒，物色为首者，尽系狱。韦布益不平。既拆号，例宴主司以劳还，毕三爵，优伶序进。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汉四百载，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矣；敢问唐三百载，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是也，万春之姓雷，历考史谍，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撑拒滕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风己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坐，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容，趋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侠戺皆笑，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系者。胡意其为郡士所使，录优而诘之，杖而出诸境，然其语盛传迄今。

山谷范滂传

山谷在宜州，尝大书《后汉书·范滂传》，字径数寸，笔势飘动，超出翰墨迳庭，意盖以悼党锢之为汉祸也。后百年，真迹逸人间，赵忠定得之，宝置巾箧，搢绅题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祸，可谓奇谶。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宪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说堂。

紫岩二铭

张紫岩谪居十五年，忧国耿耿，不替昕夕。适权奸新毙，时宰恃虏好而不固圉，紫岩方居母丧，上疏论事，朝廷以为狂，复诏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间丸墨并常支笻竹杖二铭，以寓意。《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归老。"而《逍遥杖》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则焉用彼。"或录以示当路，大怒，以为讽己，将奏之，会病卒，不果。它日，陈正献俊卿为孝皇诵之，摘其一铭，书于御杖焉。

卷第十一八则

李白竹枝词

绍圣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谪黔南。道间，作《竹枝词》二篇，题歌罗驿，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书其后，曰："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子细，忆集中无有，三诵而使之传焉。其辞曰：'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今《豫章集》所

刊，盖自谓梦中语也，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欤！

蚁蝶图

党祸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翾舞，罥于蛛丝而队，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长。元长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会以讣奏仅免。其在黔，尝摘香山句为十诗，卒章曰："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一时网罗之味，盖可想见。然余观其前篇，又有"冥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气，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蚁计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两朝。庆元间，以退傅居于吉，隐然有东山之望。当路忌之。时善类引去者纷纷，一皆指为伪学。婺有吕祖泰者，东莱之别派也，勇义敢言，愤时事之日非，奋然投匦上书，力诋用事者，且乞以益公为相。皂囊下三省，朝论杂然起，或以为益公实颐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谓淳熙之季，王鲁公为首台，益公尝挤而夺之位，以身为伪学标准，羽翼其徒，使邪说横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诱致狂生，扣阍自荐，以觊召用，乞加贬削。上不以为然。言者益急，乃镌一官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窜之。益公上表谢。余时在里中，传得之。今尚忆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贬官一等，洪造难名。敢期垂尽之年，犹丽怙终之罪。中谢。伏念臣疏庸一介，际遇四朝。逮事高皇，已遍尘于台省；受知孝庙，复久玷于机衡。不思勉效于同寅，乃敢与闻于异论；既肺肝众所共见，岂口舌独能自明？惟光宗兴念于元僚，亦屡分于阃寄；肆陛下曲怜其末路，爰俾遂于里居。首将正于狐丘，巢忽危于燕幕。狂生妄发，姓名辄及于樵苏；公议大喧，论罚盖输于薪粲。仅削司徒之秩，犹存平土之官。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宽，驭民敬故。国皆曰杀，虽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轻之典。遂令衰朽，亦与生全。臣有愧积中，无阶报上。省愆田里，视桑荫之几何；托命乾坤，比栎材而知免。"初，当路入浸润，欲文致以罪，而难其重名，意或有辨论，乃置于贬。及奏至，引咎纡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释。既而东朝奉宝册，诏复其秩，时北门者当制，廷纶有曰："骇匹

夫狂悖之上闻，乃片言诖误之并及；既有疑于三至，姑薄褫于一阶。朕方建皇极而融会于党偏，尊重闱而濡浃于庆施，申念三朝之遗老，仅同下国之灵光，宁屈彝章，以全晚节。属外亲之诣阙，在更生初岂预知；贬宫保以居间，矧彦博已尝得谢。”犹不谓非罪也。嘉定更化，诏湔祖泰过名，授以文资，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赠赐谥，于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莅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为天族，同国休戚。某乃为何人家计安危，而获斯辱也。”尹亦惭，趣讫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诵其详，犹有为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栖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然稍异而可纪者亦不一，因录之，以示传奇。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鋋铤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翘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絫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嘻，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闻诸广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溉时，为盗所取，迹捕无有。会市有窭人鬻精金，执而讯之，良是。问其所以致，曰：“獠家素严，人莫闯其藩。予栖梁上，三宿而至塔，裹麨粮，隐于颠，昼伏夜缘，以刚铁为

错，断而怀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问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挟二雨盖，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风，鼓以为翼，乃在平地，无伤也。”盗虽得，而其足卒不能补，以至今。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废，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赀乙于蒲，近家亦荡析。意积贿聚散，自有时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宁，神祖虚心以听。荆公自以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尽底蕴，欲成致君之业，顾谓君不尧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诸老力争，纷纭之议，殆偏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尽废老成，务汲引新进，大更弊法，而时事斩然一新。至于元丰，上已渐悔，罢政居钟山，不复再召者十年。其后元祐群贤迭起，不推原遗弓之本意，急于民瘼，无复周防，激成党锢之祸，可为太息。余尝侍楼宣献及此，宣献诵荆公《是时尝因天雪有绝句》曰：“势合便疑埋地尽，功成直欲放春回。农夫不解丰年意，只欲青天万里开。”其志盖有在。余应曰：“不然。旧闻京师隆冬，尝有官检冻死秀才腰间系片纸，启视之，乃《喜雪诗》四十韵，使来年果丰，已无救沟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势，如章、曾、蔡、吕辈，未知竟许放春否？”宣献忻然是其说。及今观之，发冢之议，同文之狱，以若人而居位，岂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于是孤矣。

尊尧集表

《日录》一书，本熙宁间荆公奏对之辞，私所录记。绍圣以后，稍尊其说，以窜定元祐史谍。蔡元度卞又其婿，方烜赫用事，书始益章。建中靖国初，曾文肃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以据依。陈了翁瓘为右司员外郎，以书抵文肃，谓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厌宗庙，不可。文肃大怒，罢为外郡，寻谪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尧集》，为十论，亶辨其所纪载，犹未敢以荆公为非。及北归，又著《四明尊尧集》，为八

门，曰圣训、曰论道、曰献替、曰理财、曰边机、曰论兵、曰处己、曰寓言，始条分而件析之，无婉辞矣。政和元年，徽祖闻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时了翁坐其子正汇狱，徙通州，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进，乞于御前开拆。初，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创坐像。了翁愤之，并于奏牍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笔，尽目其徒为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为坐像。礼官舞礼而行谄，吏书献佞而请观。光乎仲尼，乃王雱圣父之赞；比诸孔子，实卞等轻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将圣，当时不得配太庙之飨，后世所以广上丁之祠。今比安石为钦王之臣，则方神考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学，列辟班随；至尊拜伏于炉前，故臣骄倨而坐视；百官气郁，多士心寒。自有华夏以来，无此悖倒之礼。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终不过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载。八字威加于邓绾，万机独运于元丰，岂可于善述之时，忽崇此不逊之像？"又曰："又况临川之所学，不以《春秋》为可行，谓天子有北面之仪，谓君臣有迭宾之礼；礼仪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岂是先王访道之法？赣川旧学，记刊于四纪之前；辟水新雍，像成于一婿之手。唱如声召，应若响随。"其自叙则曰："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殁而后已，志不可渝。望虽隔于戴盆，梦不忘于驰阙；丹诚上格，天语遥询。要观尊主之恭，缓议奸时之罪，渊冰在念，枭磔宁逃。"书奏，有旨，陈瓘自撰《尊尧集》，语言无绪，并系诋诬；不行毁弃，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羁管。令本州当职官，常切觉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书省。于是庙堂意叵测，识者为了翁危之。了翁不顾，至天台剡谢之辞，犹曰："知诋诬之不可，志在尊尧；岂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语言无绪，议论至迂。独归美于先献，遂大违于国是。不行毁弃，有误咨询，虚消十载之光阴，靡恤一门之沟壑。果烦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于九重，安得延龄于再造？"其凛凛不屈盖如此。余后因读《夷坚·支乙》，见其记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讥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为此而止。是知当时公议，虽小夫下俚犹不惬，不特了翁也。其后朝论，亦颇疑于礼文，遇

车驾幸学，辄以屏障其面。是时荆公位实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未尝为止，《夷坚》误矣。国初旧制，兖、邹二公东西向。今郡县学，二公所以并列于左者，盖靖康撤荆公像之时，徒撤而不复正耳，其位尚可考也。然徽祖圣孝根心，每以裕陵笃眷之故，不忍以荆公为非。翠华北狩，居五国城，一日燕坐，闻外有货《日录》者，亟辍衣易之。曹功显勋亲纪其事，羹墙之念，本无一日忘。了翁之辨虽明，其迄不见省者，亦政、宣大臣无以正救为将顺者欤！

三忠堂记

庐陵号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辈出，里人图所以尊显风厉以垂无穷者。嘉泰四年八月，始为堂，县庠以祀三忠。时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岁多不怿，稍谢碑版之请，不肯为。一日，韦布款其门者百数，阍辞焉，弗可，乃强为通。益公方卧，奋然起曰："是当作。"即为属藁，文不加点而成，邑人愜望。四方闻其复秉笔，求者沓至，益公实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盖绝笔焉。后四年，余得录本于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吉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余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欧阳公修，以六经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术复明，遂以忠言直道，辅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谥曰文忠，莫不以为然。南渡抢攘，右相杜充，拥众臣虏，金陵守陈邦光就降，惟通判杨邦乂戟手骂贼，视死如归，国势凛凛，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褒赠之，赐谥曰忠襄，则又莫不以为然。时宰议礼，众论讼讼，惟一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乞斩相参、虏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厥后天子从而褒赠，赐以忠简之谥，则又莫不以为然。是之谓三忠。虽然此邦非无宰相，如刘沆冲之在朝，尝力荐文忠，留置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勋臣之令，而谥则未闻，子瑾孙僩，俱为待制，迄不能请，矧被遇之从臣乎？夫然后知节以一惠，天子犹不敢专，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庐陵宰赵汝厦即县庠立三忠祠，岁时率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学者固仰其炜煌。若夫百世之下，闻清风而兴起，得无慕休烈扬显光者耶！汝厦用意远矣。"其后楼宣献铭益公墓，称其"精确简严"，士谓纪实。益公谥文忠。余谓它日有尚贤者在位，隮配其间，尚可谓四忠也。

临江四谢

临江谢氏，世以儒鸣。元丰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举廉、世充，同登进士第，连标之盛，侈于一时，时人谓之“临江四谢”。举廉字民师，东坡尝以书与之论文，今载集中。艮斋谔，绍熙间位中执法，以厚德著，盖其族孙也。

卷第十二十三则

王卢溪送胡忠简

胡忠简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独王卢溪庭珪诗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它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于是有以闻于朝者，桧益怒，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既而桧死，卢溪因读韩文公《猛虎行》，复作诗寓意曰：“夜读文公《猛虎诗》，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来事，虎死方羞前所为。昨日犹能食熊豹，今朝无计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唤作痴儿果是痴。”盖复前说也。寻许自便。孝宗初政，召对寤合，诏曰：“王庭珪粹然耆儒，凛有直节，顷以言语文字，牴牾权臣，流落排报，殆逾二纪，召对便殿，敷奏详华，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庭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对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诏复禄以祝釐。后告老终于家，寿九十三。其再召也，庙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识者谓以忠得寿，而泽不及嗣，天人报施，犹若少偏。时又有朝士陈刚中、三山寓公张仲宗，亦以作启与词为饯而得罪，桧之怨忠简，盖流貤不少置也。

秦桧死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汾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嘱其

家曰：“此行无全理。脱幸有恩言，当于馈食中置肉笑靥一以为信。毋忘！”既入狱，月余无所问，亶日施惨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昼，置之暗屋，仰絣之，使视椽榱，偶见屋上一窍如钱，微有日影，须臾稍转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异谋，遂得小梃，惟数晷以待尽。忽外致食于橐，满其中皆笑靥，汾泣曰：“吾约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绐我。”既而狱吏皆来贺，即日脱械出，则桧声钟给赙矣。忠献是时居永，亦微闻当路意，汾既系，昕夕不自安，且念为太夫人忧，不敢明言。忽外间报中都有人至，亟出视，一男子喘卧檐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测，众环睨缩颈，忠献素坚定，于是亦色动。有顷，掖之坐，稍灌以汤饵而苏，犹未出语，亶数指腰间，索之，得片纸。盖故吏闻桧讣，走介星驰，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颠□。顷刻之间，堂序欢声如雷。王卢溪在夜郎，郡守承风旨，待以囚隶，至不免旬呈。适邮筒至，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趋诣，罢燕之明日，始闻其事，守盖先得之矣。故卢溪既得自便之命，题诗壁间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长安信息希。二十年兴搢绅祸，一终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说哥奴病，远道俄闻逐客归。当日弄权谁敢指，如今忆得姓依稀。”盖志喜也。同时谢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为郡守刘景所捕，既至而改礼，王仲言《挥麈录》详纪之，与夜郎守略同。是知桧稔恶得毙，为善类之福不赀，要非幸灾也。

吕东莱祭文

吕东莱祖谦居于婺，以讲学唱诸儒，四方翕然归之。陈同父盖同郡，负才颉颃，亦游其门，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以为然。既而东莱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谲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虽高明之洞见，犹小智之自营；虽笃厚而守正，犹孤垒之易倾。盖欲整两汉而下，庶几及见三代之英，岂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剧论，叹古来之未曾。讲观象之妙理，得应时之成能；谓人物之间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独疑其未通，我引数而力争；岂其于无事之时，而已怀厌世之情？俄遂婴于末疾，喜未替于仪刑；何所遭之太惨，曾不假于余龄。将博学多识，使人无自立之地；而本末具举，虽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尝诵子皮之言曰：‘虎帅以听，孰敢违子，人之云亡，举者莫

胜。’假使有圣人之宏才，又将待几年而后成？孰知夫一觞之恸，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而洞山之灯，忍使其遂无所承。眇方来之难恃，尚既往之有灵。”朱晦翁见之，大不契意，遣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父闻之不乐。它日，上书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雠，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盖以微风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此说得之蔡元思念成。

猫牛盗

余辛未岁，官中都，居旌忠观前。家素蓄一青色猫，善咋鼠，家人咸爱之。一日正午，出门即逸去，购求竟不获。又忆总角时，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别墅，一牯甚腯，为人所盗，先夫人不欲扰其邻，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群斗而讼在邑。余时尚幼，家无纪纲仆，莫能弊讼，又弗问，从邑中自断。后推其月日，乃同一夕，盖远在百里外，牛举趾缓，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闲以问客，有能知闾里之奸者，为余言内北和宁门，实有肆其间，号曰“鬻野味”，直廉而肉丰，市人所乐趋。其物则市之猫犬类也，夜罥犬负而趋，犹幸不遇人；若猫则皆昼攫。都人居浅隘，猫或嬉敖于外，一见不复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户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湿辄舐，非甚干不已，以故无鸣号者。有见而遂之，则必问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传闻其手中乃有十数尾，视其非者而出之，都人习尚不穷奸，虽知其盗，以为它人家猫，则亦不问也。夜则皆入于和宁之肆，无遗育焉。牛嗜盐，盗者持一钩、一竿、一绳，竿通中，行则为杖策，而匿钩绳于腰间，见者固莫疑其联。伺夜入栏，手盐以饲牛，牛引舌，则钩之。夙导绳通中，急趣其杪，牛负痛欲触，则隔竿之长；欲鸣，则碍钩之利。钩者奔，牛亦奔，故虽数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质之捕吏之良者，道盗之智甚悉，所闻皆信然。嗟夫！盗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于义，夫孰能御哉？一有所移，而用止于是，观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择焉，斯可矣。

味谏轩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延以饮，有小轩极华

洁，槛外植余甘子数株，因乞名焉，题之曰“味谏”。后王子予以橄榄遗山谷，有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时盖徽祖始登极，国论稍还，是以有此句云。

龙见赦书

金国熙宗亶皇统十年夏，龙见御寨宫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惧，以为不祥，欲厌禳之。左右或以为当肆赦，遂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剑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其年亶弑，亮于登宝位赦，暴其恶而及此。

丹稜巽岩

眉山秀出岷峨，属邑丹稜者，李文简焘实家焉。邑有山曰龙鹤，文简读书其上，命曰“巽岩”，因以自号，士夫至今以为称。尝自为记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负东南，面西北，其位为巽，为乾。盖处己非乾健无以立，应物非巽顺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陈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讲学之序也。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人各有所履，善恶分焉。惟能谦，可与共学；惟能复，可与适道。知所适而无以自立，则莫能久；故取诸常，使久于其道，或损之，或益之。至于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随邑而迁，则所以自立者成矣。虽然，吉凶祸福，横发逆起，有不可知将合于道，其惟权乎！然非巽则权亦不可行，学而至于巽，乃可与权，此圣贤事业也。”文简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记时，年二十四。

郑少融迁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习国家事，厉精政本，颇垂意骨鲠，以强本朝。淳熙六年，郑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赏滥，力指时政之失。且谓卿监丞簿，事简官备，馆职史官，至二十员；学官书局，各以十数；监司郡守，叠授三政；参议祠庙，归正添差；养老将校，充满外路。东宫彻章，馆阁进书，杂流厮役，例沾赏典，曰随龙、曰应奉。开河修堰，并

场蠲赋，无时推恩。他司钱物，漕乞移用；尉不捕贼，诡奏有功；张大虚声，横被醲赏。累数百言，上览而壮之。奎札付中书曰：“赏功迁职，不以滥予，郑丙言是也。给舍遇书读，宜随事以闻。”于是廷臣始侧目。既而少融益亹亹论事，敢于劘上，上亦忻然纳之无忤。八年，遂兼夕拜东宫春坊。陈龟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显诉陈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语连龟年，尹不敢治，诏送大理，左右有为之地者。诏漕司先审责良显：“不实反坐。”状始得行。少融駮奏曰：“愿少存国法，为子孙万世计。”竟如初诏。韩子师以曾觌援，有起废意。少融极口诋之曰：“是人仰累圣德。”后大臣或指二言之切为卖直。上不听，谕少融曰：“朕自喜给舍得人。”亟迁吏书以矫其谗。时王谦仲兰丞宗正进对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郑丙，惜其爱莫助之耳。”上喜，亦迁监察御史。谦仲尤击搏，不畏强御，驯致大用，奖直厉断，盖隐然有亨阿封即墨之风焉。至今士夫间，犹能诵其独立敢为之实也。少融继守数郡，治微尚严云。

沙世坚

乾道间，有归正官曰沙世坚，素武勇，坐赃配隶静江府。郑少融为广西宪，命之捕盗，有功，稍复其官。庆元中，为德安守，麓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乡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为安陆宰，实为其僚。晁好饮而敢为，初亦相得，久益厌，乃枘凿不谋。世坚捕邑胥，罗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对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发檄。晁归府，见之卧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颇道初意之谬，谓人实浸润，非我也。晁唯唯谢。因历历嘱后事，且诿其与它僚同任责，既而曰：“沙世坚武人性直，没许多事，一句是一句，知县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对曰：“百辟岂敢怨太尉？但心里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发邮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调者十年，遂终于家。一言轻发，横挑黥夫之辱，晁固不无罪也。

淮阴庙

楚州淮阴，夹漕河而邑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开禧北征，余舟过其下，舟人指河东岸弊屋数椽，曰：“是为楚王信庙。”亟维缆登焉。堂庑倾欹，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楹楣户牖，题染无余。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读。左厢有高堵，不知何人写杨诚斋二诗其上，字甚

大，不能工，亦舛笔画。余以意揣录之。其一曰：“来时月黑过淮阴，归路天花舞故城。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少年跨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其二曰：“鸿沟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音节悲壮，伦儗抑扬，遍壁间殆无继者。本题文成为宣成，余按张留侯谥，与霍博陆自不同，后得麻沙印本《朝天续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两淮阴，虽意不同，疑亦传复。虏既入塞，旧庙当无复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鲫鱼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张贤良梦

张贤良君悦，咸家蜀绵竹，世以积德闻。绍圣初，再试制科。宰相章惇览其策，以所对不以元祐为非，大怒，虽得签书剑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废矣。仕既不甚达，益笃意植嫩貤庆，以遗后人。尝一日昼寝，梦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惊而寤，未几而魏公生。时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悦不欲更所从，乃字魏公曰德远。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天固有以启之者欤！

乾坤鉴法

政和初，濮有异人曰王老志，以方术幸，赐号“洞微先生”。蔡絛《国史后补》已详其事，不复複纪。所履既奇崛，道幽显事，益涉于诞，惟掉头禄豢，时出危言，与灵素等异趣为可称。其在京师，每心非时事，亦屡以意风蔡元长使迁于善，而弗听也。徽祖尝召之入禁籞，显

肃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纸于袖曰：“陛下它日与中宫皆有难。臣行死，不及见矣。臣有乾坤鉴法，可以厌禳，然尤当修德，始可回天意。请如臣法铸鉴，各以五色流苏垂之，置于寝殿。臣死后，当时坐鉴下，记忆臣语，日儆一日，思所以消变于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说，左右皆大惊。既有诏尚方庀工，鉴成进御，而老志归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祸，二宫每宝持之，且叹其先识。古今方士多矣，亿中不足奇，而能弃己所嗜，纳君于正，斯可嘉也。剟而载之，以见圣德之兼容者。

卷第十三六则

范碑诗跋

赵履常崇宪所刊四说堂山谷《范滂传》，余前记之矣。后见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禹绩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谪居是邦，慨然为之经理舍馆，遂遣二子滋、浒从之游。时党禁甚严，士大夫例削札扫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执诸生礼。一日携纸求书，山谷问以所欲，拱而对曰：“先生今日举动，无愧东都党锢诸贤，愿写范孟博一传。”许之，遂默诵大书，尽卷仅有二三字疑误。二子相顾愕服，山谷顾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闻者敬叹。若著满秩，持归上饶，家居宝藏之。再世散逸，归东武周氏，又归忠定家。伯山仅传摹本，其子子寿铸为四明制属，携之笈中之官。楼攻媿见之，为作诗曰：“宜人初谓宜于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记》顾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滨。贤哉别驾眷迁客，不恤罪罟深相亲。哀哀不容处城闉，夜遣二子从夫君。一日携纸匄奇画，引笔行墨生烟云。南方无书可寻问，默写此传终全文。补亡三箧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张巡。岩岩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载无比伦。坡翁侍母曾启问，百谪九死气自伸。别驾去官公亦已，身虽既衰笔有神。我闻此书久欲见，摹本尚尔况其真。辍君清俸登坚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迹呈似。攻媿乃复题其后，又面命幼子冶录里士俞惠叔畴诗一篇，亟称其佳焉。其辞曰：“貂珰群雏擅天网，手驱名流入钩党。屯云蔽日日光无，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节士居危邦，志刿萧艾扶兰芳。致君生不逮尧舜，死合夷齐俱首阳。千年兴坏真暮旦，殷鉴讵应如许远。安知后人哀后人，又起诸贤落南叹。宜州老子笔有神，蝉蜕颜扬端逼真。少模龙爪已名世，晚用鸡毛亦绝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时事骎骎建宁旧。胸蟠万卷老蛮乡，独感斯文聊运肘。老子书名横九州，一纸千金不当酬。此书岂但翰墨设，

心事恨恨关百忧。人言老子味禅悦，疾恶视滂宁尔切。须知许国本精忠，不幸为滂甘伏节。九原莫作令人悲，遗墨败素皆吾师。从君乞取宜州字，要对崇宁《党籍碑》。”二诗明白痛快，足以吊二老于九垓之期矣。独惠叔末章颇伤峻厉。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诗曰：“小春昼日如春晚，饮罢披图清兴远。夜光照屋四座惊，金薤银钩真墨本。当年太史谪宜州，肠断梅花栖戍楼。拾遗不逢东道主，翰林长作夜郎囚。蛮烟瘴雨森铁钺，更值韩卢搜兔窟。老色上面欢去心，惟有忠肝悬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笺乞字传儿孙。平生孟博是知己，笔下写出精神骞。兴亡万古同一辙，党论到头不堪说。刊章下郡汉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绝。先朝白昼狐亦鸣，正气消尽邪气生。殿门断碑仆未起，中原戎马来纵横。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凄凉重三叹。《兰亭》《瘗鹤》徒尔为，好刻此书裨庙算。”牛腰轴虽大，诗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谓“昌黎《淮西碑》犹欠冒头不得”之戏耳。伯山前辈老成，尝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寿世科，今为镇江外辖，盖方乡用者。

晦庵感兴诗

朱晦翁既以道学倡天下，涵造义理，言无虚文。少喜作诗，晚年居建安，乃作《斋居感兴》二十篇，以反其习，自序其意，断断乎皆有益于学，而非风云月露之词也。余从吾乡蔡元思念成诵得之，其序曰：“予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欲效其体，作十数篇。顾以思致平凡，笔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间，以为高也。斋居无事，偶书所见，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贻诸同志云。”一曰：“昆仑大无外，磅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二曰：“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三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天飞。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晖。神光烛九垓，玄思彻万微。尘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四曰：“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崩奔不自悟，驰骛靡终毕。君看穆天子，万里究辙迹。不有祈招诗，徐方御辰极。”五曰：“泾舟胶楚泽，周纲已陵

夷。况复王风降，故宫黍离离。玄圣作《春秋》，哀伤实在兹。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涟洏。漂沦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以丧，何复嗟叹为？马公述孔业，托始有余悲。拳拳信忠厚，无乃迷先幾。”六曰：“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奸秽，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晋史自帝魏，后贤合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七曰：“晋阳启唐祚，王明绍巢封。垂统已如此，继体宜昏风。麀聚渎天伦，牝晨司祸凶。乾纲一以坠，天枢遂崇崇。淫毒秽宸极，虐焰燔苍穹。向非狄张徒，谁办取日功？云何欧阳子，秉笔迷至公。唐经乱周纪，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说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群蒙。”八曰：“朱光遍炎宇，微阴眇重渊。寒威闭九野，阳德昭穷泉。文明昧谨独，昏迷有开先。几微谅难忽，善端本绵绵。掩身事斋戒，及此防未然。闭关息商旅，绝彼柔道牵。”九曰：“微月堕西岭，烂然众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复昂。感此南北极，枢轴遥相当。太一有常居，仰瞻独煌煌。中天照四国，三辰环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无边方。”十曰：“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鲁叟何常师，删述存圣轨。”十一曰：“吾闻庖牺氏，爰初辟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协地文。仰观玄浑周，一息万里奔。俯察方仪静，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门。勤行当不息，敬守思弥敦。”十二曰：“大《易》图象隐，《诗》、《书》简编讹。《礼》、《乐》矧交丧，《春秋》鱼鲁多。瑶琴空宝匣，纮绝将如何？兴言理余韵，龙门有遗歌。”十三曰：“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谨独，衣锦思尚絅。伟哉邹孟氏，雄辩极驰骋。操存一言要，为尔挈裘领。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载余，无人践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十五曰：“飘飖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十六曰：“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流传世代久，梯接凌空虚。顾眄指心性，名言起有无。捷径一以开，靡然世争趋。号空不践实，踬彼榛棘途。谁哉继三圣，为我焚其书？”十七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反沦丧，扰扰何为哉？”十八

曰："童蒙贵养正，孙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彗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耆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圣涂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寻。岂无萌蘖在，牛羊复来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义心。物欲互攻夺，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肃容正冠襟。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嗫徒啾喧。但逞言辞好，岂知神监昏？曰予昧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驰骋今古，剟华反实，斯可谓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论二氏之学，犹若有轻重有无之辨，晚学恨不得撰杖屦以质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国初，有宿儒曰徐常，持节河朔，风采隐然，重于时，然持论与时大异。曾文肃布恶之，尝具诋先烈人姓名，陈之乙览，常列其间，然未有以罪也。会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乃常所为文。文肃之子纡适相国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宁间《上王荆公书》，诋常平法者，纡以置几案间，不为意。文肃偶入黉舍见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谓常元未尝上此书，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从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尝有教子诗曰："词赋切宜师二宋，文章须是学三苏。"其措意如此，宜其与文肃异也。

任元受启

秦桧秉权寖久，植党缔交，牢不可破。高皇渊嘿雷声，首更大化，惩言路壅蔽之弊，召汤元枢鹏举于外，执法殿中，继迁侍御史。时有选人任尽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论事，闻其除，亟以启贺之，曰："伏审光奉明纶，荣跻横榻，国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与独坐迭为宪长。自昔虽称于雄剧，比岁或乖于选抡，污我霜台，赖公雪耻，辄陈管见，少助风闻。靖言有宋之奸臣，无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载辅国而专政，亘古无之；二百年列圣之贻谋，扫地尽矣。乃若糊名而较艺，亦复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连冠两科之士。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实甚。公攘名器，报微时箪食之恩；峻立刑诛，钳当世搢绅之口。一时谪籍，半坐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无复偶语。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盖缘乳臭之雏，实预金华之

讲。受其颐志，应若影从。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实事不闻而闻事不实。逮政府枢庭之有阙，必谏官御史而后除。所以复鹰犬之报，而搏吠已憎；疏鸳鹭之班，而孤危主势。私窃富贵之势利，岂止于子孙而为臣？仰夺造化之爐锤，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当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专阿王氏。致学官之献佞，假题目以文奸；引前代兴王之诗，为其孙就试之谶。旋从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于妖言，启包藏之异意。忠愤扼腕，智识寒心。上愧汉臣，既乏朱云之请剑；下惭唐室，未闻林甫之斫棺。坐令存没之奸，备极宠荣之典。正缘和议，常赞睿谋。故圣主念功，务曲全于体貌；然宪台议罪，当明正于典刑。赏当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罚当罪，所以贻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废，国将若何？敢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气刚而志烈，学老而才雄。自亲擢于中宸，即大符于民望。明目张胆，士林日诵于谠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阴赐。虽直道尽更其覆辙，而宏纲独漏于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责望尤备。愿言弹击，无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韦仁约自称雕鹗，才固绝伦；张文纪不问狐狸，恶惟诛首。纵黄壤之已隔，在白简以难逃。使六合之间，忠义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几绍兴汤御史之名，不在庆历唐子文之下。其他世俗之谄语，谅非方正之乐闻，侧听褒迁，别当修致。”汤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颜为回，故一时公议大明，奸谀胆落，尽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丑》，杨诚斋为之序，仕亦不大显。余先君手抄其启杂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宁坐上，客有叶知几者，官天府，与焉。叶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晋陵子题，铭曰：“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高，月苦风劲。璅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李以质于叶，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客又有忆诵《渑水燕谈》中有是名者，取而阅之，铭文岁月皆脗合，良是。叶益自信不诬，起附耳谓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觌，虽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偿百万钱。鬻者撑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宝此，将贡之上方，大珰某人固许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售？”李顾信叶语，绝欲得之；门下客为平章，莫能定。余觉叶意，知其有赝，旁坐不平，漫起周视，读沼中字，皆历历可数。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问叶曰：“琴之媺恶，余姑谓弗知，敢问正元何代也？”叶笑未应。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问为？”余曰：“诚然，琴何以为唐物？”众哗起致请，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是矣，而‘贝’字阙其旁点，为字不成。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徒取《燕谈》，以实其说，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笔，修琴时必剖而两，因题其上。字固可识，又何疑焉？”众犹争取视，见它字皆焕明，实无旁点，乃大骇。李更衣自内出，或以白之，抵掌笑。叶惭曰：“是犹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强薄酬，顿损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虽怒而无以辞也，它日遇诸涂，颠而过之。今都人多售赝物，人或赞媺，随辄取赢焉。或徒取龙断者之称誉以为近厚，此与攫昼何异，盖真蔽风也。

选人戏语

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醼集多用之。嘉定初，吴畏斋帅成都，从行者多选人，类以京削系念，伶知其然。一日，为古冠服数人游于庭，自称孔门弟子，交质以姓氏，或曰“常”，或曰“于”，或曰“吾”，问其所莅官，则合而应曰：“皆选人也。”固请析之，居首者率然对曰：“子乃不我知，《论语》所谓‘常从事于斯矣’，即某其人也。官为从事而系以姓，固理之然。”问其次，曰：“亦出《论语》：‘于从政乎何有？’盖即某官氏之称。”又问其次，曰：“某又《论语》十七篇所谓‘吾将仕者’。”遂相与叹咤，以选调为淹抑。有怂恿其旁曰：“子之名不见于七十子，固圣门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见颜、闵方在堂，群而请益，子骞蹙頞曰：“如之何？何必改。”兖公应之曰：“然，回也不改。”众抚然不怡，曰：“无已，质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钻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闻者至今启颜。优流侮圣言，直可诛绝，特记一时之戏语如此。

卷第十四五则

陈了翁始末

陈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时，为右司员外郎。曾文肃敬之，欲引以附己，屡荐于上，使人谕意，以将大用之。了翁谓其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汝官，奈何？"正汇再拜愿得书。了翁喜，明日持以见文肃于都堂，适与左司朱彦周会，待于宾次，朱借读其书，动色。既见，文肃果大怒，嘻笑谓曰："此书它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不较也。"了翁退，即录所上文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以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投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浅见单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才，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窜黜。"遂出知泰州。邹道乡在西掖，救之不从。上临朝谓文肃曰："瓘如此报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偏，今日如何？"文肃愧谢。初议窜徙，韩文定为首台，陆农师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诚过当，若责之，则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谪乃薄。余谓前辈名节之重，身蹈危机，不复小顾，申省公牍，百载而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余丱角时，先夫人教诵古今奏议，谓是足壮它日气节，此书与焉。今尚忆其全文曰："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厌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于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厌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于上。阁下试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于边费。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它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于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恤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

过，可乎？瓘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瓘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强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瓘，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瓘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瓘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于庙堂。胁持之风，甚于去岁，乖离之论，唱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论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于人主，无愧于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于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耆谀立懦，不厌屡书也。正汇是似益可嘉，后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阵图诗

瞿唐滟澦，天下至崄，每春夏涨潦，砂碛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随波去。独诸葛武侯八阵图，岿然历千古独存，识者谓其有神护。绍兴中，蜀士有喻汝砺者，持宪节来治于夔。趣召过郡，与夔帅宴江上，谓是图源委风后，表而诗之，自为序曰：“夔帅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濒，观武侯八阵图。诸公皆云八阵自武侯始，扪膝先生独谓不然，乃作古风示之，庶几诸公知八阵之所由起。”其诗曰：“鱼复江边春事起，万点红旗扬清泚。主人元是刘梦得，载酒娱宾水光里。酒阑放脚步沙碛，细石作行相靡迤。卧龙起佐赤龙子，天地风云入鞭棰。蛇盘虎翼飞鸟翔，四正四奇公所垒。当时二十四万师，开门阖门随臂指。几回吓杀生仲达，往往宵遁常骑豕。海中仙人丈二履，相与往来迕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龙拿虎掷堆胸胃。江头风波几劇荡，断岸奔峰俱披靡。阳侯鏖战三峡

怒，只此细石吹不起。晋大司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幕中矶矶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独有老奇癫，见之敛袂三叹喟。颇知此法自元女，细与诸公剖根柢。君不见风后英谋尽奇诡，龛定蚩尤等蜉蚁。汉大将军亲阅试，四夷闻风皆褫气。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牙觜。而公于此出新意，盖世功名无第二。不知何处著双手，建立乃与天地比。河图洛书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门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猕猴坐御床，孰视天王出居氾。既不能跖穿膝暴秦王庭，放声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断脰决腹死社稷，满地淋漓流脑髓。羡它安晋温太真，壮它霸越会稽蠡。八年嫪恋饱妻子，洒涕东风肉生髀。斑斑犹在杲卿发，离离未落张巡齿。爱惜微躯欲安用，有臣如此难准拟。虽然爱国心尚在，左角右角颇谙委。二广二矩及二甄，《春秋》所书晋所纪。况乃东厢与洞当，复有青龙洎旬始。淫淫陈法有如许，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图昔人之刍狗，参以古法行以已。偏为前距狄笑之，制胜于兹亮其岂。尔朱十万破百万，第顾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国岁月老，渺渺赤心驰玉扆。可怜阿伾财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属者买舟泸川县，扣船欲泛吴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舣。胡为于此久留滞？细雨打篷愁不睡。剽闻逆雏犯淮泗，陛下自将诛陈豨。六师如龙贼如鼠，杀回屋瓦皆蜚坠。距黍直射六百步，虏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猕猴太痴绝，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兴，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见陛下神武如太宗，万全制陈将平戎。倚闻献馘平江宫，坐使四海开春容。六騑还自江之东，光复旧京如转蓬。蜀花千枝万枝红，辄莫取次随东风。奇癫眼脑醉冬烘，东向舞蹈寿乃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与欸乃歌巴童。”喻，三嵎人，靖康初为祠部外郎。伪楚之僭，集议秘省，簪弁恇慑，喻独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即日挂冠去。于是以“扪膝”自号，有集十四卷，它诗文崄怪挺绝皆称是，刘后溪光祖实序之焉。

开禧北伐

开禧丙寅五月，王师北伐，有诏发镇江总司缗钱七十万，犒淮东军，命官宣旨军前。宣台檄余往，时鐩旗罘入，未有所底，传闻叵测，人皆惮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辞，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云之思，恻然凄动。至涟水，城已焚荡，六军皆露宿；独馀军学宣圣一殿，岿然瓦砾中。余谒宣参，钱温父廷玉方病卧一板门上，在十哲之傍，视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遂至金城，海舟之行，双桅舞风，舷几入水，稍转

则反之，未尝正也。归复道洪泽、龟山至盱、泗，招抚郭倪，招宴泗之凝云楼。楼据城而高，城不甓，址以石，北望中原，无龙断焉。楼之下为厅事，后有屋三楹，榜曰金兰堂，方积笥充栋，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书，不知虏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仅如江、浙一监当衙宇耳。虏法简便，大抵如此。闻之淮人云，此乃承平遗规，南渡以后，州郡事体始增侈。既涉淮，迄事归，而王师失利，溃兵蔽野下，泣声不忍闻，皆伤痍，或无半体，为之潸然，间有依余马首以南，然不可胜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骄，贯于炊玉，不能茹粝食；部餫者复幸不折阅，多杂沙土，军中急于无粮，强而受之。人旦莫给饭二盂，沃以炊汤，多弃之道。复负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罄，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眢井，亦或赴死其间。每憩马一汲，辄得文身之皮，浮以桶面，间以井满不可汲。余暍甚，不复能勺，徒勺酒烹鸡而荐之。既还南徐官下，以蕴热饮恶，下利几三月乃苏。余尝以涂中所作诗篇为录，曰《北征》，多寓见其间，特不详所历。暇日回思少年气锐，直前不慑者，为之心折。因书梗概，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释氏，奉其一于笈中以归。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晕锦，正今和州土码碯也。和之产，绍兴间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时已有此。前六条特异，皆晶明如缠丝，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红透，时暑日方出，隐柱而观，烨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为余言，唐时张刺史建殿，而高丽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龟砆露立，云旧有碑载其事，今不存，莫诘信否。塔有影，前辈传记杂书之。余至之明日，适见于城中民家，亟往观焉，信然。泗固无塔，而影俨然在地，殊不可晓。或谓影之见为不祥，泗寻荡弃，岂其应欤？殿柱，闻郭倪欲载以还维扬，今不知何在。

二将失律

王师始度淮，李汝翼以骑帅，郭倬以池，田俊迈以濠，分三军并趋符离，环而围之。虏守实欲迎降。忠义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军反嫉其

功，自下射之颠。陴者曰：“是一家人犹尔，我辈何以脱于戮？”始复为备。符离一尉游徼于外，不得归，城外十里间有丛木，尉兵依焉。我之饷军者，辇过其下，招司不夙计，征丁于市，人皆无卫，部运官吏多道匿，无与俱者。尉鸣鼓，饷者尽弃而奔，则出于木间，聚而焚之。已辄归，三将无觉者，但怪粮不时至。居数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无攻具，夜发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庙之刹，为长梯以登。泗本土堙，又无御者，幸而捷。忠义与军士，已争功而哗，及是复不携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后之宿。宿闻有我师，以其帅府命，先芟积清野待，炮械无所取办，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军吏喜其免于崇薙也，而营之。会夜暑雨大作，营乃故积水卑洼处，草以浸死，元非可顿兵也。平明，帐中水已数尺，军饥，遂先溃。二军不能支，皆扫营去，改涂自蕲县归。入城少憩，而虏人坐其南门，覆诸山下矣，兵出方半，县门发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军几殲焉。大酋仆撒孛堇者，使谓汝翼曰：“田俊迈守濠，实诱我人而启衅端，执以归我，我全汝师。”汝翼不敢应。池之帅司提辖余永宁者，闻之以告倬曰：“今事已尔，何爱一夫，而不脱万众之命乎！”倬怃然颔之，永宁传呼，召俊迈计事，至则殴下马反接。俊迈厉声呼倬曰：“俊迈有罪，太尉斩之可也。奈何执以与虏！”倬回顾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宁，使速行。俊迈脱手自扼其喉，卒复敞之。俊迈有二驭者，忘其名，实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虏既得俊迈，折箭为誓，启门以出二将，犹剿其后骑，免者不能半焉。轻骑至盱眙幕府自归，余时适至，二将舍玻璃泉，犹传呼，扬扬自若。倬，盖招抚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颇自文，欲絷以归于宣台。议既定，问余何以处，余曰：“大义灭亲，正典刑，以全门户，上策也。使它日朝廷欲勿行，则失刑矣，何以驭军？行之则失恩矣，何以待招抚？”倪勃然变乎色，不终席而揖余以汤，招幕有与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归。倬未行，客有献计于倪者曰：“军方败，事未宣也，絷而归之，其闻愈章。”遂庇弗遣。余归，病中得邸状，汝翼、倬俱薄谪湘、湖间，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乔梦符即京口置狱，推俊迈事，皆莫测所以发。既乃闻余永宁者，适以事至宣司，遇俊迈之驭，执之呼冤。丘枢讯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宁脊，黥流海岛。倬之弟僎，轻佻人也，好大言，闻永宁得罪而怒，实不知其事之出于倬，妄谓不然，以诉于平原。平原谓之曰：“平反易耳，第万或一，然国有常宪，彼时何以为君地？不如姑已。”僎固称枉，请直之。乔遂来，复追永宁于道，俱下吏，左验明甚。九月，狱具，永宁磔死，倬弃市，从者皆论极

典，汝翼以不出语，得减死，窜琼州。复劾其匿军帑之罪，藉其家赀。俊迈家赐宅予官。时倪犹帅扬，上亲洒宸翰慰安之。龙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扬，倪泣谓之曰："岳监仓在否？为我谢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罢，遂谪南康。嘉定更化，与僎俱流岭南，赀产随所在没入之。僎盖又仪真丧师之将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尝为建康副帅，在庐轻财勇往，迁池不数旬，即出兵于艰难中，颇得士卒心。方溃时，不得已俱至蕲，犹力战，独以一诺罹祸。汝翼尝为九江帅，刻剥无艺。军士甚贫者，日课履一双，军中号为"李草鞋"。其迁马帅也，船发琵琶亭，涂人咸诟而提击之。既败，犹取马司五万缗归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后，乔再入院鞠赃罪，兼旬而竟，仅得不死，人犹以为幸也。明年，有自虏逃归者云，见俊迈尚在虏，盖不杀。或谓郭氏实倡言以自逭，莫可致诘。倪、倬、僎，皆棣、杲、果之诸子，浩之孙，世将家，宠利盈溢，进不知量，隤其家声云。

卷第十五八则

淳熙内禅颂

中兴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尧禹。一时荐绅名士，亲逢盛际，浓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间有之，而史不多见。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庐陵，以文鸣江西，尝作《淳熙内禅颂》一篇，其文赡蔚典丽。余甲戌岁在九江，才臣自蜀东归，尝访余而出其稿。其文曰："惟皇上帝，简在宋德。诞集大命，于我艺祖。厥初造草昧，相时之黔，沦胥于虐，浮颐沈颠，靡所底定。其孰跻之，繄我是恃，宁濡我躬，俾即于夷涂。匪位之怀，我图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圣嗣厥理，益以厚厥泽，动植是洽，堪舆是塞。叶气兹有羡，以溢于罔极，计其攸钟，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横绝今古，焜耀典册，而后天之报施，乃不爽厥则。惟我高宗，克灵承于兹，属时阳九，天步用艰。犬羊外陵，狗鼠内讧，民罔奠居，皇纲就沦。惟我高宗，克宏济于兹，左秉招摇，右提干将，洒扫函夏，复寿炎箓，兹惟难能哉！典时神天，历载三纪，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圣嗣是荷，兹惟难能哉！惟我寿皇，绍大历服，圣谟无所事，改虑我则，阐之俾益光；圣治无所事，改为我则，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继，事靡一不述。我兴问寝，明星在天，我往视膳，丽日在户。起敬起爱，用家人礼，祀越二十八，曾靡间厥肇，思笃于亲，爰释大位。高宗神孙，伊我圣子，我是用禅，先后惟一轨，皇乎休哉！邃

古之茫，赫胥大鸿，橧庥绳书，不可考也已。羲图炳文，民用有识，孔删自唐，登载益焕，惟尧圣神，谈者稽焉。荡荡巍巍，匪天弗则，逊于虞妫，首出帝典。重华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谓臣尧、舜、禹之事懿矣，揆之于今，其可俪欤！臣曰：‘奚直俪之耳！’尧陟元后七十载，遭时不易，洚水滋儆，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丽于辟，日丛万微，以悴于厥衷。式时元德，历试罔不绩，主祭宾门，天人交归焉。于庙受终，夫岂其艰？舜生登庸，越其在位。历载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图揆龄。九秩式有衍，脱躧万乘，兹非其时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寿皇，春秋六十有三。黄屋赤霄，委以弗留。从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决孰需焉？以虞易唐，妫变而姒，惟械于位，廑廑释厥负，乃若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后世无传焉。惟我寿皇，圣孝孔时，力靡遗馀，爱敬既究，熙以鸿号。锡类湛恩，燕及人老，巨典盛仪，辉赫万世。惟我皇上，聿骏前躅，日肃舆卫，来觐来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视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俪之耳！’臣惟昔者，《封禅》、《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丽藻，以掞不朽。矧今宏休，轶于古始，颂声弗宣，不其缺欤？作宋一经，以驾帝典，顾瞻朝著，将有人焉，臣贱不敢与兹事。尧极立民，康衢有谣，载在万世，不以贱废。臣诚不佞，请试效之，谨拜手稽首而作颂曰：‘太初冥冥，孰究孰营？羲仪图之，靡丽于成。有圣惟勋，疏之瀹之，斧其不条，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勋以不有。乃逊于华，与世为公，何以告之，曰允执其中。华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绍，以共阐厥盛。皇皇惟天，而勋则之，绝德与功，绍者克之。我瞻我稽，阅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闯厥藩。天将开之，必固培之，厥培以丰，古尚克回之。岂惟回之？视培浅深，轶而躝之，视我斯今。粤岁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严，彤廷晓跸。穆穆寿皇，如天斯临，群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实倦于勤，退处北宫，以笃于亲。赫是大宝，畀我圣子，圣子惟睿，天命夙以启。不吝于权，盍居乃功，释焉不居，惟寿皇之公。寿皇之公，其孰发之？念我高宗，中心但之。始时春秋，五十有六，向用康宁，以燕遐福。亟其与子，于密退藏，其子为谁？繄我寿皇。寿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国是益孚，生齿益蕃，于野于朝，肃肃闲闲。圣子重晖，如帝之初，于千万年，曾靡或渝。孰条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逊孔艰。匪高宗是怀，艺祖之思，洗时之腥，仁涵于肌。灵旗焰焰，平国惟九，其酋既贷，矧彼群丑。吾子吾孙，吾士大夫，毋刻尔刑，顾质之书。尔有嘉言，尔则我告，我赏我

劝，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诗书，维彼槐庭，谓匪儒弗居。列圣一心，讳兵与刑，维鲠言是听，惟大猷是经。钟我高宗，启我寿皇，爰及圣上，笃其明昌。惟是四条，式克至今，艺祖高宗，寿皇之心。匪时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极。帝开明堂，百辟来贺，四夷攸同，莫敢或讹。不肃不厉，不震不竦，焯其旧章，贻我垂拱。勋迫大耄，乃禅于华，华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寿皇，与龄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显号鸿休，蔚其并隆。维时寿皇，万寿无疆，日三受朝，衮冕煌煌。维时皇上，治益底厥极，亲心载宁，万邦以无斁。万姓讴歌，于室于涂，微臣作颂，以对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后，谓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盖帝王之世，以诗颂为一件最紧切事，专设采诗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时，教养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则有颂；祀四岳河海，则有颂；讲武类祃，则又有颂；荐鱼献鲔等事，亦皆有颂。后世于诗颂既不甚经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鸿烈丽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肃宗复两京之功，又适有元结能作颂；有宪宗平淮蔡之功，又适有韩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传示无极。韩碑一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谐浅陋，读者闷然厌之，岂复能有所发扬也？子俊于前辈，无能为役，亦讵敢谓能文？然所述《淳熙内禅颂》，乡曲一二巨公，皆盛有所称道。以为可以庶几古作者，堕在山林，无阶上彻，盖十有六年于兹。属者士大夫或惎之，俾自附于东汉傅毅之义，上表投进，亦试拟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齿发如许，恐有干泽之嫌，以召简书朋友之讥，亦不果进也，顾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盖师诚斋，诚斋亟称其文，有"发而为文，自铸伟辞。其史论有迁、固之风，其古文有韩、柳之则，其诗句有苏、黄、后山之味，至于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崛奇层出，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也。小技如尺牍，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挟希世之宝，而未应时之须，可为长太息"等语。尝游京师，上史馆书，述此颂之意，以杜笃自况，阶荐得官，初任径为成都帅幕，归遂栖迟衡泌，其节亦可观云。

爱莫助之图

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

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勿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于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惧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于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駮，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于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爰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庆元公议

赵忠定既以议者之言去国，善类多力争而逐，韩平原之权遂张，公议哗然，日有悬书北阙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学生敖器之陶孙亦有诗其间，曰：“左手旋乾右转坤，群公相扇动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一时都下竞传。既乃知其出于器之。平原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

杨艮议命

蜀有杨艮者，善议命，游东南公卿间。瞽而多知，自云知数，言颇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为主，不深信《珞琭》诸书。嘉泰辛酉，来九江，太守易文昌祓留之，遍见郡官。余适在周梦与坐上，时韩平原得君，权震天下，梦与因扣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终。夫年壬申，金也，申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刚者莫加焉，目曰剑锋，从可知矣。是金不复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盖支干纳音俱为火，而履于木，木实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穷，虽使百炼，终能胜天理之自然

哉！凡人，生时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备，二气交战，虽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冲击之灾。今术者亦颇知之，多疑其丙寅岁病死，以为不可再值，其实不然。盖火炎金液，外强中干，以刚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炉鞴，万物一橐籥，孰可乡迩？是年顾当兆祸耳，未疾颠也。年运于卯，火为沐浴，气微而败，灰烬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尽其用弗可，一阳将萌，亶其时乎！”梦与相顾动色，谨志之册，弗敢言。及余官镇江，偶遇之，适林总卿祖洽来饷军兴，檄吴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隽才。余问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谓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于格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说，因以为拟。艮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韩比，特二化气皆生，韩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验，乃叹其神。袁近岁以荐者改秩为宰，盖方晋未艾也。

献陵疏文

献陵嗣位未几，而有狄祸，躬蹈大难，以纾京邑之酷，天下归其仁，炎兴中天，八骏忘返。高景山初以讣闻，朝野缟素，皆有攀龙髯泣乌号之痛。任元受时为下僚，率中原搢绅，为位佛宫，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读者洒涕。其一曰：“时巡万里，群心久阻于望霓；岁阅三星，凶问奄传于驰驺。哀缠率土，冤薄层空。臣等迹忝簪缨，心增荼蓼。从君以出，始惭晋国之亡臣；御主而还，终愧赵王之养卒。攀号靡及，摧殒何穷。尝闻无罪而杀一夫，尚复有辞而请上帝，矧兹二纪，丧我两君。义不戴天，扣九关而无路；礼应投地，庶十力之可凭。爰竭蚍蜉之诚，仰干龙象之驭。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夙跻上圣，遽辱多艰，嗣服几年，躬勤庶政。屈尊绝域，本为生灵，已深露盖之嗟，更剧辒车之痛。遗弓安在？凭几莫闻。薰修唯藉于佛乘，升济式资于仙驾。恭愿神游超越，睿识圆明。区脱尘空，来即宝华之法会；兜离响灭，常闻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觉垂慈，三灵协佑。护持正法，隆世祖中兴之功；摧伏诸魔，雪怀王不返之怨。”其二曰：“仙驭宾空，载严遐荐，法筵撤席，更罄余哀。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蹈千仞之渊冰，脱群生于涂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终。万乘墨缞，将御徐戎之难；六军缟素，咸声义帝之冤。自怜疏逖之踪，莫效纤微之报。唯凭妙果，式助神游。恭愿法证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为善寂，万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灭。然后神明助顺，中外协谋。载木主以徂征，并修先君之怨；奉梓宫而旋葬，仰慰在天之灵。”元受上汤中丞

启，珂固尝书之。义不忘君，直不蔽奸，忠信之至也。徽祖上宾，洪忠宣盖尝于燕京悯忠寺，肆筵以奠。是时方身縻异境，若于郡国礼制之外，因心荐严，虽前无此比，亦不失臣子尽诚之谊云。

李敬子

南康属邑曰建昌，修水经焉。元祐尚书李公择常居其上，宗派皆承素业，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进士第，为礼部《易经》魁，授岳阳郡博士。其祖母黄氏死，敬子请解官，与诸叔俱行丧，义声振一时。既复分教襄阳，武帅某者敬礼之，敬子独不答。适郡有醼，敬子预坐间，言及岁荐事，寮属咸起嗫嚅，帅曰："郡有贤儒为师楷，讵可舍不荐，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无功名念久矣，此决不敢当。"帅怒罢酒，然终欲牢笼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门，居营幕之左，昏夙启闭之不时，军士以为病，请于前校官，削学地，置军门。既数载矣，敬子顾必复之。军吏讙呶不服，上之府帅，乘此欲挤之，文移颇侵学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绶遁去。城阍以状白，帅径以闻，且劾擅去官守，有诏免所居官。敬子既归，躬锄耰，其乐不改，治庙祀，裁古今彝制为通行，家事绳绳有法度。筑室曰"耕读"，以待学者横经其间。士争趋之，舆议亟称其贤。嘉定辛未，诏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来，敬子力辞，且曰："燔苟固丘园，非所学，特冒焉立朝，惧越其分。请得以幕议赞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属。方其居乡时，士子向风，不远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阳，敬子实师承之，其源流盖有自云。

黄潜善

宣和六年春，东都地震，后三月又震，宫殿门皆动有声。既而，兰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麦苗乃在山上。驿书闻朝廷，徽祖为之侧席。时方得燕兵端衅日侈，上心向阑，遇灾而惧。临朝谓群臣曰："大观彗星之异，张商英劝朕畏天，戒更政事，虽复作辍，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罢经抚房，于是时事危一变矣。会遣右司郎中黄潜善按视回，乃没其实，以不害闻，天意遽回。六月，诏天下起免夫钱，图卒固燕，黄骤迁户部侍郎。建炎中兴，复以攀附致鼎轴，杀陈东、欧阳澈，逐李忠定纲，撤备纳寇，皆其为也。维扬渡江，以覆餗赐罢。迹其媕阿患得之心，盖已见于在庶僚时矣。遗臭千载，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诸葛亮

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余兄周伯吏部，时在其幕府，每从东阁游，见其论议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意盖以孔明自许。窃怪之，以为少年戏剧，妄标置耳。嘉泰、开禧间，倪位殿岩，宾客日盛，相与怂恿，真以为卧龙复出，遂逢当轴意，以兴六月之师。吴衡守盱眙，过见之于扬，倪迎谓曰："君所谓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陕隘，可守而不可出，岂若得平衍夷旷之地，掉鞅成大功，顾不快耶！"陈景俊为随军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马，则以烦公。"众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灋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坐，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传师，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钱东岩之门，不怂怂顾宦，督府尝欲举以使虏，而不克遣，终老于选调云。

默记

[宋]王铚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默记》，宋王铚撰。铚，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称汝阴老民。绍兴初，以廷臣奏荐召视秩史官，给札奏御，为枢密院编修官。除《默记》外，尚有《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等著作传世。

本书所录，大都为五代末及北宋时期朝野杂事。作者于掌故颇为熟悉，所录多有据可信，且其中有他书罕及之内容。如一般以为李宗易与晏殊相知尤深，本书"李宗易郎中"条载伏暑中李宗易制"如盛冬初熟，霜粉蓬勃"之柿享客，其行近妖，招致晏殊厌恶，"自是遂疏之"。书中间及神秘怪异，此亦野史所未能免，无须苛求。

《默记》有多种丛书收录，其中收入足本的虽有三卷（《四库全书》、《学海类编》本）、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之分，但内容

并无多寡之别。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有关史籍参校。失当之处，敬请指正。

默记

艺祖仕周世宗，功业初未大显。会世宗亲征淮南，驻跸正阳，攻寿阳刘仁赡未下。而艺祖分兵取滁州，距寿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关而止。关去州三十里则平川，而西涧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时，江南李景据一方，国力全盛，闻世宗亲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寿州，命大将皇甫晖、监军姚凤提兵十万扼其地。太祖以周军数千与晖遇于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晖整全师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再聚于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太祖微服往访之。学究者固知为赵点检也，迎见加礼。太祖再三叩之，学究曰："皇甫晖威名冠南北，太尉以为与己如何？"曰："非其敌也。"学究曰："然彼之兵势与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学究曰："然两军之胜负如何？"曰："彼方胜，我已败。畏其兵出，所以问计于君也。"学究曰："然且使彼来日整军再乘胜而出，我师绝归路，不复有噍类矣！"太祖曰："当复奈何？"学究曰："我有奇计，所谓因败为胜、转祸为福者。今关下有径路，人无行者，虽晖军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我既败之后，无敢蹑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众浮西涧水至城下，斩关而入，彼方战胜而骄，解甲休众，必不为备，可以得志。所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若彼来日整军而出，不可为矣！"太祖大喜，且命学究指其路。学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导。即下令誓师，夜出小路亟行。三军跨马浮西涧以迫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既入，晖始闻之，旋率亲兵擐甲与太祖巷战，三纵而三擒之。既主帅被擒，城中咸谓周师大兵且至，城中大乱，自相蹂践，死亡不计其数。遂下滁州。即国史所载太祖曰"余人非我敌，必斩皇甫晖头"者，此时也。滁州既破，中断寿州为二，救兵不至，寿州为孤军。周人得以擒仁赡，自滁州始也。擒晖送世宗正阳御寨。世宗大喜，见晖于篑中，金疮被体，自抚视之。晖仰面言："我自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庄宗之祸。后率众投江南，位兼将相。前后南北二朝，大小数十战，未尝败，而今日见擒于赵某者，乃天赞赵某，岂臣所能及！"因盛称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疮，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以资荐晖云。盖淮南无山，惟滁州边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处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

州，不惟中断寿州援，则淮南尽为平地，自是遂尽得淮南，无复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势，尽收淮南，李景割地称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晖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晖所以称太祖为神武者。晖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后真宗时所以建原庙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历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故号端命。盖我宋之咸、镐、丰、沛也。其赵学究，即韩王普也。实与太祖定交于滁州，引为上介，辟为归德军节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为宗臣，比迹于萧、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为枢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才四年间，取淮南，下三关，所向成功。时缘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谒见世宗，屏人，嚬蹙且仓皇叹嗟曰："祸起不久矣！"世宗因问之。曰："臣观玄象大异，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当之。今夕请陛下观之，可以自见。"是夜，与世宗微行，自厚载门而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后，指谓世宗曰："陛下见隔河如渔灯者否？"世宗随亦见之，一灯荧荧然，迤逦甚近则渐大，至隔岸大如车轮矣。其间一小儿如三数岁，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渐远而没。朴泣曰："陛下既见，无可复言。"后数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归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陆子履为先子言。

艺祖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世宗节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艺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询之，乃世宗二子纪王、蕲王也。顾诸将曰："此复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后以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艺祖云："汝以为不可耶？"美对曰："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艺祖即命追还，以其一人赐美。美即收之以为子，而艺祖后亦不复问。其后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为父，而不及其他。故独此房不与美子孙连名。名夙者，乃其后也。夙为文官，子孙亦然。夙有才，为名帅，其英明有自云。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

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

先子言，钱俶所以子孙贵盛蕃衍者，不特纳土之功，使一方无兵火之厄，盖有社稷大勋，虽其子孙莫知之也。从太宗平太原，既擒刘继元以归，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师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时俶掌后军，有来报御寨已起者，凡斩六人。度大驾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后军徐行，故銮辂得脱。不然，后军与前军合，又虏觉之，则殆矣。盖一夜达旦，大驾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世传王迥遇女仙周瑶英事，或言非实，托寓而为之尔。是诚不然。当斯时，盛传天下，禁中亦知。是时，皇储屡夭。晏元献为相，一日，遣人请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测其意。忽问曰："贤郎与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惊惶，不知所对。徐曰："此子心疾，为妖鬼所凭，为家中之害，所不胜言。"晏曰："无深讳。不知每与贤郎言未来之事，有验否？"王璐对曰："间有后验，而未尝问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托令似，以皇子屡夭，深轸上心，试于帝所问早晚之期与后来皇子还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辞。"后数日，来云："密言谩令小子问之，小子言其人亲到九天，见主典簿籍者，言圣上若以族从为嗣，即圣祚绵久，未见诞育之期也。虽其言若此，愿相公勿以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后闻所奏者，亦不敢尽言。富郑公，乃晏婿也。富公为宰相，皇子犹未降，故与文潞公、刘丞相、王文忠首进建储之议，盖本诸此。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国史言之详矣。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

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辈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王丰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谦溥侄女，案：《宋史》作谦溥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会冬至日，当家会上寿，张预以万金令人作关捩金注子，同身两用，一著酒，一著毒酒。来日，早入朝贺，夫妇先上寿。张先斟王酒，次夫人。无何，夫妇献酬，王互换酒饮，而毒酒乃在王盏中。张立于屏风后见之，撇耳顿足。王饮罢，趋朝，至殿庐中，即觉体中昏愦不知人。不俟贺，扶上马，至东华门外，失马仆于地，扶策以归而卒。太宗极哀恸，命王继恩及御史武元颖鞫治。一作武克颖。案《宋史》不载武名。顷刻狱就，擒张及造酒注子人凡数辈，即以冬至日脔钉于东华门外。赠王为太子。府僚吕端、陈载俱贬官；而张去华已去官，旋以他事贬云。去华之孙景山言亲见其详。今国史载此事多微辞，惟言上闻之停册礼，命毁张之坟墓而已。

晏元献守长安。有村中富民异财，云素事一玉髑髅，因大富。今弟兄异居，欲分为数段。元献取而观之，自额骨左右皆玉也，瓌异非常者可比。公见之，喟然叹曰：“此岂得于华州蒲城县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实于彼得之也。元献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录》云：玄宗将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则，此乃真玄宗之髑髅骨也。”因潜命瘗于泰陵云。肃宗之罪著矣。或云，肃宗如武乙之死，可验其非虚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正星历，修刑统，百废俱起。又取三关，收淮南，皆朴为谋。然事世宗才四年耳，使假之寿考，安可量也？尝自谓“朴在则周朝在”，非过论也。王禹偁记，朴在密院，太祖时为殿前点检。一日，有殿直冲节者诉于密院。朴曰：“殿直虽官小，然与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耸然而出。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阁，画当时大臣如李穀、郑仁诲与朴之属。太祖

即位，一日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正与朴像相对。太祖望见，却立耸然，上御袍襟领，蹩折鞠躬顶礼乃过。左右曰："陛下贵为天子，彼前朝之臣，礼何过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闲谈录》云朴植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拓，怒厢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厢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笑谓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厢虞候，宜其死矣！"

吕申公为相，有长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禄子孙，为本朝冠族。尝因知制诰有阙，进拟晁宗悫。仁宗曰："无甚文名。"命别拟人。申公曰："臣之所见，或异于是。今内外之臣，文字在宗悫之上固多，但宗悫父迥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礼，若使其生见子为侍从，且父子世掌丝纶，尤为盛事，迥必重感戴，足以惇圣朝孝悌之风。"上许之，即降旨召试。是日，亟命至中书，迥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毕，还家，而迥老病，卧于床上，注目以待宗悫之归，问："今日来何晏也？"宗悫具白："召试毕方归，故不暇白大人也。"问："试得意否？"宗悫曰："甚得意也。"迥大喜，遽下床扶行，失病所在。盖久病卧于床，因喜其子召试而忘其疾也。宗悫在词掖久之，父子每同锡燕，搢绅荣之。宋绶云："自唐以来，惟杨於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则吕申公作相而恤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后，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观，知非鸩死，乃罢遣之。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言，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讫，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生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云："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尔。"自后，谓数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

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阁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晋公候于阁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阁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己不觉也。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庐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案此事又见朱弁《曲洧旧闻》，与此微异。

章献太后智聪过人。其垂帘之时，一日，泣语大臣曰："国家多难如此，向非宰执同心协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毕，皇亲外戚各以迁转推恩，惟宰执臣寮亲戚无有恩泽。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亲族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宰执不悟，于是尽具三族亲戚姓名以奏闻。明肃得之，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其出师讨侬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琼林苑中。将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问之曰："儿郎若肯随青者，任其愿同去。若有父母侍养及家私幼小、畏怯不愿去者，便请于此处自言。若大军一起之后，敢有退避者，惟有剑耳！"于是三军之士皆感泣自励，至岭外，无一人敢有怠惰者。

侬智高犯广南，破诸郡。官军屡败，朝廷震动，遂遣狄青作宣抚招讨使。青至洪州，闻陶弼在外邑丁忧。盖弼久作广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见弼，问筹策。弼察其诚，为青言广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边事，乘扰攘中济其所欲，不问朝廷安危，谓之'做边事'，涵养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广州，乃官吏不用命，诱之至此。智高岂能出其巢穴至广州哉！今诚能诛不用命官吏，使兵权在我，一变旧俗，则贼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广州，按法诛不遵节制、出兵而败陈崇仪而下三十余人。明日，一鼓而破贼。二广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讨至岭下，随军广南转运使李肃之等迎于界首，具囊鞬谒青，曰："某等随军转运使。今已入本界，请大军粮食之数及要若干硕数、月日多少，请预备之。"青答曰："此行亦无东西南北远近所在，亦无岁月多少之期。既曰随军转运，须著随军供赡，人人足备。若少一人之食，则先斩转运使。"肃之等悚然而退。故其军食足而成功捷。此善为将帅者也。

高遵裕之为将取灵州也，范纯粹、胡僧孺为转运使。既至军前，大陈军仪，会将校。二漕同禀："此行军粮多少月日？"遵裕拈须熟计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应诺，对遵裕呼书吏取纸，自书一月军粮状，遵裕判押照会讫，乃罢。其后，灵州城下军溃乏食，死亡几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狱华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军令状自解。故遵裕深责，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观之，大帅之语默举措，可以见成败矣。

滕元发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直，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十年之间，果如元发之言。

董士廉，关中豪侠之士。佐刘沪同擅筑水洛城，尹师鲁大非之。其后，狄青帅渭，希师鲁意，以沪擅兴，械送狱，将按诛之。时士廉已罢幕府至京师，青言于朝，槛车捕送，欲至渭而诛之。时士廉过华阴县，姚嗣宗知县事。姚、董，意气之交也。县当发人护送，而监者兵仗严密如护叛，逆者不得语也。嗣宗交护送者于路，因呼士廉行第，屡引两手向上示之。士廉应曰："会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槛车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厅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槛车中见青，大呼曰："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著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常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因破槛车，械送狱。既在有司，士廉得以为计矣。其后反讼师鲁赃罪，师鲁贬死，而士廉从轻比者，用姚嗣宗之计得脱也。

狄青宣抚广南，平侬智高。未出师，先大陈军仪，数诸将不俟大军之到，先出师不利，就坐擒陈崇仪等三十余人拽出。一有斩之二字。次问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孙元规颇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择之，问诸将兵败亡之由。择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对曰："太尉不得无礼！无择来时，金口别有宣谕。"其客将在厅下，即呼牵提刑马，遂就厅事上马以出于甲胄兵戈之间。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满于鞍鞯。此所谓气胜也。盖青武人，非仓猝之间言"金口别有宣谕"以折其谋，则必不免矣。

晏元献自西京以久病请归京师，留置讲筵。病既革，上将临问之。甥杨文仲谋谓："凡问疾大臣者，车驾既出，必携纸钱。盖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万乘再临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烦临问。"仁宗然之。实久病，忌携奠礼以行。然后数日即薨。故欧公作神道

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饬太医朝夕视，有司除道，将幸其家。公叹曰：'吾无状，乃以疾病忧吾君。'即奏：'臣疾少间，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闻。上以不即视公为恨。"盖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会其侄汭在真定因侍婢与中馈争宠，嫁出之，而汭犹过其家不已。其夫不胜愤。因汭衩衣衣淡黄袄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汭仓卒不知避。宦者为走马奏之，即倡言汭与其叔利用谋不轨，差王博文勘其事。锻炼既成，以大钁煎油，拉汭烹之。至今都监之廨凶不可入，盖汭之冤魄犹在也。欧阳叔弼言："顷于青州王家见章献与王沂公亲札一纸云：'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叛，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罢相，镇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独当国。会李逢与宗室世居狱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发、范忠宣尧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亲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狱事之作，范公知庆州，忽台狱问："皇祐年，范公与逢相见，语言不顺。"范公仓卒无以为计，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庆州。"检架阁库，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举公案尚在。据其年月，则范公方在庆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语言与逢相见也？遂据公案录白申台中，乃止。向非公案，则无以解纷矣。范公得脱；而元发坐亲累落职知池州；王以东宫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罢相守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起郑侠狱，欲害介甫。先罢王平甫，放归田野。王、吕由是为深仇。又起李逢狱，以李士宁介甫布衣之旧，以宝刀遗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会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韩子华为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缓。故介甫星夜来朝，而得解焉。李之仪端叔言："元祐中，为六曹编敕删定官，见断案：李士宁本死罪，荆公就案上亲笔改作徒罪，王巩本配流，改作勒停；刘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从轻比焉。"

张茂实太尉，章圣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主子，主子一作公主。俱不留。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儿早许大也。"昭陵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中丞韩绛言："茂实出自宫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为殿帅，盖尝同奉使，交结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实之除岁月，非弼进拟。出绛知蔡州，弼乃止。厚陵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茂实皇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讳，改名孜，颇

疏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其子询，字仲谋，贤雅能诗。有子与邸中作婿，此可怪也。

韩魏公帅定，狄青为总管。一日会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劝青酒曰："劝班儿一盏。"讥其面有涅文也。青来日遂笞白牡丹者。后青旧部曲焦用押兵过定州，青留用饮酒，而卒徒因诉请给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诛之。青闻而趋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白："总管立久。"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其后，魏公还朝，青位枢密使，避火般家于相国寺殿。一日，衩衣衣浅黄袄子，坐殿上指挥士卒，盛传都下。及其家遗火，魏公谓救火人曰："尔见狄枢密出来救火时著黄袄子否？"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王广渊识英宗于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闻，又论宰执专权须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说，时宰患之，无如之何。乃反间谏官司马君实，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广渊竟出外。世徒知君实言广渊，而不知宰相之反间也。然则阴讽台谏以逐人主亲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后神宗时，君实言杨绘不当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与滕元发，令谕绘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之耳。"盖广渊被逐，尝言君实纯直，受人风指之误而云耳。

司马温公屡言王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之以谢天下，声震殿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元发在螭坳，不知圣语如何？"元发戏曰："只我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欧阳大春，湖南人，元祐初为广东幕官。尝梦入一僧舍，稍新洁，有大榜题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于此室。"既寤，不晓其旨。时持正尚在相位。未几，闻外补，而大春以漕檄权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梦中所见。又有西室，亦如梦也。方叹息与同官言之。未几，持正责新州，州无他僧寺，竟居于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梦。又何异也！

李宗易郎中，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皆妙绝过人，前辈中名士也。晏临淄公为陈守，属伏暑中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时炎曦赫然，晏公叹曰："江南盛冬烘柿当此时得而食之，应可涤暑也。"宗易忽对

曰："此极易致。愿借四大食合。"公大惊，遽令取之。宗易起，入于堂之西房，令取合，复掩关。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开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满，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遗众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东坡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章敏公为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时欧公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试南宫。将迫省试，忽患疫，气昏愦。同试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过午，忽有人腋下触之。李惊觉，乃邻座也，问所以不下笔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场难得。已至此，切勉强。"再三言之。李试下笔，颇能运思。邻座者乃见李能属文，甚喜，因尽说赋中所当用事，及将己卷子拽过铺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国学解元欧阳修，请公拆拽回互尽用之不妨。"李见开怀若此，顿觉成篇，至于诗亦然。是日程试，半是欧卷，半是欧诗。李大感激，遂觉病去。论策二场亦复如此。榜出，欧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后李于家庙之旁画欧公像，事之等父母，以获禄位者皆公力也。李尝与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观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为世之场屋虚诞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观察使士衡之孙。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初为侍禁，约婚慈圣。既娶，迎入门，见鬼神千万在其前。植惊走，逾墙避之。后时即还父母家，俄选为后焉。植后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

刘贡父过宝应僧舍，与昭禅师者语。壁有画山水，极妙。昭语贡父乃化光所画。贡父率然赞之曰："昆仑有名，瑶池并实。在梦暂觏，观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萧瑟。崎嶬坎壈，云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笔端物。大士观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刘庄恪公平初及第，为常州无锡尉。时有巨盗在境上未获。会岁旦日，入谒县宰。是时，循国初故事，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而无锡令又昏老之经生也，令厅吏赞簿尉廷趋，而端坐于厅事受

之。平素尚气，不能堪，径趋厅事捽而奋拳痛殴之，踣于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传尉殴死令矣，平亦不顾，归而酣饮至醉。群盗闻尉殴令死，大喜，乘节日至邑之草市饮酒。会有密报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捕之。诸盗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杀五人，擒得者二十余人，全火并获，凯旋归邑。会令家嚯药救之得苏，功过俱奏上，诏改大理评事，知鄢陵县。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杨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时，晏元献为枢密使，上令十人往谢。晏公俟众人退，独留荆公，再三谓曰："廷评乃殊乡里，久闻德行乡评之美，况殊备位执政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实预荣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约饭会，甚殷勤也。比往时，待遇极至。饭罢，又延坐，谓荆公曰："乡人他日名位如殊，坐处为之有余矣。"且叹慕之又数十百言，最后曰："然有二语欲奉闻，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语欲出而拟议久之，乃泛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遂散。公归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荆公后罢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时说此事，且曰："当时我大不以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与之为敌，不能保其终。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复不知'能容于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处，或公自为之言也。"

王荆公议阿云按问自首法，举朝纷纷，唯韩持国与公议同。一日晚，见持国叹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与时议如此大异！"持国因曰："此事维与介甫同，因夜来枕上不能寐，细思之，亦有可议也。"荆公叹曰："此一事，安石理会来三十年矣，持国以一夕聪明胜之，不亦难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时冬月盛寒，见道左有婴儿啼甚急，盖新生子也。立马遣人烛下视之，锦绷文葆，插金钗子二只，且男子也。夏无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谁氏子焉。稍长，其父没王事，得官润州丹阳主簿。姚铉作浙漕，见其人物文章，荐试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齐州奏，孙耿镇监镇武臣私官奴，乃本镇富民所畜也。一夕，诣官奴，为富民结客殴之，伤重垂尽而逸。旦，阴遣人诉于州。州奏监罪，请置于法。子厚为请，富民诛于镇市中，监官放罪还任。

神宗遣贵珰张茂则传宣抚问韩魏公，公待以旧例常礼。或谓公："茂则贵密，方亲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谓此也。我若过礼之，茂则归奏，必为人主所窥，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闲也。"

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送迎，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告街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人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轴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命张伞，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相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著与他日里耕田。"

华州西岳庙，门里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其高数十丈，砌数段为一碑。其字八分，几尺余，直上薄云霄也。旧有碑楼，黄巢入关，人避于碑楼上，巢怒，并楼焚之。楼既焚尽，而碑字缺剥焚损，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而县官皆从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礼神毕，循行庙内，见损碑，顾谓嗣宗曰："可惜好碑，为何人烧了？"嗣宗作秦音对曰："被贼烧了。"希仁曰："县官何用？"嗣宗曰："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贼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县官何用？且贼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贼姓黄名巢。"希仁知其戏己，默然而去。

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廷出其经，舍在相国寺西塔以资荐，且自书于后曰："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失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孙不能保之，以归甯凤子仪家。乔氏所书在经后，字极整洁，而词甚凄惋，所记止此。徐锴集南唐制诰，有宫人乔氏出家诰，岂斯人耶？

李师中诚之，其父纬，坐镇戎军退阵，当斩。诚之赴省试，讼父之冤，且乞斩韩魏公，以其起陕西民兵乃应贼致败。是时，诚之叔纮知开封府，诚之方年十八岁。一日，纮坐厅视事，见朝廷押上书人至阶下，视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寻得释，是年遂登科。

李师中与王介甫同年进士，自幼负材气。一日，广坐中称其少年豪杰。介甫方识之，见众人称誉其豪杰，乃云："唐太宗十八岁起义兵，方是豪杰。渠是何豪杰？"众不敢以对。

刘贡父与王介甫最为故旧。荆公尝戏拆贡父名曰："刘攽不值一分文。"谓其名也。贡父复戏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妬，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荆公大叹，而心衔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语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阳谢师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谓安石、安礼、安国、安上，谢景初、景温、景平、景回也。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唯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夏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贴麻，改除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雠。其后介死，英公每对官吏或公厅，时失声发叹曰："有人于界河逢见石介来。"后卒有投蕃将发棺之事，有旨下兖州验实。杜祁公罢相守兖州，力为保明，乃免。

徐常侍铉自江南归朝，历左散骑常侍，贬静难军行军司马，而卒于邠州。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有铉、锴告敕，备存甚多。仆尝至摄山，求所谓徐十郎家观之，其间有自江南归朝初授官诰云："归明人伪银青光禄大夫、知内史事、上柱国徐铉，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银青存其阶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时诸子房中案牍犹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众。祖宗时，不惟宰相，虽百执事皆起复，至富郑公乃以太平而辞耳。本朝儒臣杨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后，如陈升之，亦百日则起复耳。此盖朝廷体貌，况在兵革之际乎？其来否则在人耳。

蹇授之以废孟后见章子厚言："后一段当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谓立刘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宫，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为蜀孔目官，事张乖崖。时见发郡人阴事而诛

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观一小册，每钩距得人阴事，必记之册上，书讫入箱，封题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测也。然每观小册，则行事多杀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观小册，忽内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册观之，尽记人细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众也。文度阅毕，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毁而焚之。乖崖还，见几上箱开，已色变；及启观小册，己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请命曰："乃某毁而焚之，今愿以一命代众人死，乞赐诛戮。"乖崖问其故。答曰："公为政过猛，而又阴采人短长，不皆究实而诛，若不毁焚，恐自是杀人无穷也。"乖崖徐曰："贷汝一死。然汝子孙必兴。"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翰林百禄为执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贯文度？其后果兴。

小说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观此，则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马温公为相，除张茂则之子巽为阁门使。本朝无内臣之子在阁门者。君实明日语给事中蔡元度、王子发曰："光不敢争。正留以成给事之贤名耳！"

杨康国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砺谅阴榜赴省试。时以汴河上旧省为试院，既闻榜出，与同试数人自往探榜。既出门，则报榜者纷然天汉桥。忽有一肥举人跨蹇自河路东来者，问报榜者曰："状元何人？"对曰："彭汝砺也。"跨蹇者闻之，即时回，更不至省前。康国追问随行小童，曰："此雍丘许秀才名安世也。"康国骇之。次举闻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县尉。因检验村落，见所谓鱼鹰者飞翔水际，问小吏，曰："此关雎也。"因言："此禽有异：每栖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观之，皆一窠二室，盖雄雌各异居也。因悟所谓"和而别"者，以此也；"鸷而通"者，习水而善捕鱼也。"和而别"者，因此悟明。二语疑衍文。仲修且叹："村落犹呼曰关雎，而'和而别'则学者不复辩矣！"

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羲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实出陈寿上，不能别成书而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

时彦举进士第一人，后为江东小漕。因按部舟行于大江，阻风系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与同载二三举人尽却从者，上山闲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转山背，忽一小寺出于山顶，已有一老僧下山迎问曰："岂非时状元乎？"彦既讶了无从者，且非当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后，有人题壁曰：'某年月日，时状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记之日时也。某及时晨起，相望久矣。"彦始吐实，而未之信也。相与至佛殿后，旋扫去积尘，始见其字，皆如僧言。而别有题年月，则彦尚未生之前也。观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终四品。"彦录之以归，尝以语于人。至大观初，彦以吏部尚书卒，一作礼部尚书。正四品。距见题字时，适十三年矣。

刘琯，河中人，枢密学士综之孙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琯而出外。琯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寻访王氏，了不能得。遂弃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访之，莫知其生死。数年而琯志益坚，誓不见母不复为人。会岁除日，行次汝洛间地名彭坡者，逆旅羁栖，岁尽未遂所志，泣于村市酒肆中。忽见日者，琯忧郁中谩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动，必求访父母。今坤卦为主，则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见。"曰："喜神临如化之速，但不须发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时之内，所谓大庆可以贺矣。"琯虽心喜能知本意，而后段悠漫，乃日者常态，唯唯不应。日者临行，犹曰："即应，无相忘也。"琯愈惑。旋闻箫鼓喧阗，乃村人嫁女于除夕也，举酒肆人奔往观之。琯独坐无聊。已而，观者稍复还坐，各说所见。一老卒在坐曰："此本县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才十步。此妇人先在一大官家，闻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为此富家侧室，生儿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专家事，于资送女甚厚也。"琯引身稍相近，问翁："知媪之姓氏与前主之姓乎？"曰："此妇姓王，闻前主姓刘，其子小名则琯也。"琯始惊，问翁："何以知其详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尝役于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盖纸书其姓名状貌以千计矣！"出腰间系衣中小纸示琯，因略道所以。方语话酬酢间，村市小儿之慧黠者，潜往报此妇人矣。已而，老兵问琯详细，曰："当为验之。"然琯久求母不获，而为人绐之，疑似多矣。意事与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儿辈与老兵继往。妇人闻之，亟遣骑乘迎琯。琯犹未信，漫往。既各细验之，真琯母也。贮心滋久，再见于不料，母子相持号恸殒绝于村市久之。事定，因访日者，莫见也。问于村中，亦曰："未尝有此色目人。"意以琯纯孝所感，天假神灵以告之尔。

琯后迎母同居，久之，以寿终。琯仕遇神宗，累膺繁剧，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显贵盛，亦天之报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昙之子。自少不调，学左道变形匿影飞空妖术。既成而精，同党皆师而信服焉。昙之母以夏月昼寝于堂，而堂阶前井中忽雷电霹雳大震，续有黄龙自井飞出。昙母惊起，开目见之，怖投床下径死。家人徐视之，乃教所变，龙即教也。昙见母死，吼怒杖之垂尽，逐出。教益与恶少薄游不检。一日，书娼馆曰："吕洞宾、李教同游。"昙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寻获矣，教皇窘自缢死。久之，王则叛于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闻教妖术最高，声言教为谋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术最高，果为则用，不可测也，闻之大骇，捕昙及教妻儿兄弟下狱，冀必得教。虽昙言教逐出既自缢死，终不信也。又于娼馆得教所题"教与吕洞宾同游"，又诏天下捕李教及吕洞宾二人。会贝州平，本无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独令捕吕洞宾。甚久，乃知其寓托，无其人，乃已。虽知贝州无李教，所部监司、太守如张昷之、张存十数人前皆重贬，昙责昭州别驾，教妻子皆诛死。今《仁宗实录》虽载此，而无如此之详，故表见之。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应门曰："师出矣。"众问僧何为师道士，僧曰："学术数于道士三十年矣。"众因泛问之，僧曰："吾师切戒，术未精，慎毋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复来扣师可也。"明日，遂见之。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鹿鸣燕日，文穆命道士与席。宾散，独留二人者入内阁，尽欢如平生。文穆矜叹，赋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为丞相出黄扉。

两朝鸳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羽客渐垂新鹤发，故人犹著旧麻衣。洛阳谩说多才子，从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纸札似若复章者，乃书偈曰：“重日重月，荣华必别。笙歌前导，偃师看雪。”文穆心知其异，敬收之。其后，钱贰枢府，未百日罢；张、王先后登庸；刘守蒲中，朝廷议除执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极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后卒：无一差者。独赠文穆之偈，乃致仕薨于西京，以重阳日丧过偃师。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敕葬卤簿鼓吹也。

郑翰林獬，郎官纾之子也。獬虽负时名，然累赴殿试省试，俱不利。纾为狄青征广南辟客，是时侬智高鸱张，未知胜负，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试罢，在京师候唱名。其母与尽室忧纾从军未知吉音，又忧獬仍旧黜于殿试。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鸣，声甚厉，震动两岸，举家不知所为。釜鸣未定，忽岸上亟寻郑郎中船，乃报捷者南来，且附纾书云：“已破侬贼，杀戮殆尽，走入溪洞，且议赏超迁矣。”语次，又有北来报榜者驰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状元及第矣。”釜鸣盖有为吉者。

郑毅夫幼弟名猷，字献嘉。风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随侍毅夫，守东南名郡如钱唐之类，所阅佳丽，皆一时之选。喜读书，而诗章翰墨皆有声。毅夫既没，求监安州酒税。安州其乡里，以便养亲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蛮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声音侏□，如鬼物然。朝廷不杀，以三班差使亦来监安州酒税，与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啖蛊之人，每于其家送食，必作两分，与之对餐。然光勇终不快意，盖未尝知中国士夫家常馔也。每食馔毕，必令拦头辈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称味之美，以谓平生未尝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对猷言如前。猷因语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蛮，不知有饮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为未始有也。”猷谓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类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贡举，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对客云：“就试前，梦御街上骑驴而坠地，今果为驴子所落。”景彝闻而大衔之。其后，平甫试大科，景彝弹其士检不修，罢之。又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贤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开宝塔，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昼，人见塔上一灯明，顷刻数盏以至千百盏。须臾，大雷雨作而焚尽。都人大骇。此真天火

也。祖母为先子言。

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湖北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独守城不下，其曾祖尝随太祖自攻之。后守封丘者奏职，既入拜，诸司使开陈桥门以迎太祖，即斩守门者。又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欧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状至，怀其奏，召其子皇城使守节言父反事，惶恐。次谓："彼只少尔，但速去。"来日方出奏示臣寮。守节至潞州，开城降，兵不血刃。

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杨宣懿察之母甚贤。能文，而教之以义，小不中程，辄朴之。察省试《房心为明堂赋》榜登科第二人，报者至，其母睡未起，闻之大怒，转面向壁曰："此儿辱我如此，乃为人所压。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压却。"及察归，亦久不与语。寘果魁天下。

欧阳文忠公，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公锐意言事，如论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缢死，又论参知政事王举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贾昌朝举馆职凌景阳娶富

人女，夏有章有赃，魏庭坚逾滥，三人皆废终身。如此之类极多，大忤权贵，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诰。韩、富既罢，未几，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运，令计议河北二相贾昌朝、陈执中争边事，其实宰相欲以事中之也。会令内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从出使，故事无内侍同行之理，臣实耻之。"朝廷从之。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妹一作虔州。婿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虔州司户罢，以替名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事发，鞫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憾也。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勘案牍，视之，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闻奏，降殿中丞、泰州监税；昭明降寿春监税。公责告云："不知淑慎以远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于私门，知女归有室而纳之群从。向以讼起晟家之狱，语连张氏之资，券既不明，辨无所验。以其久参侍从，免致深文，可除延阁之名，还序右垣之次，仍归漕节，往布郡条，体余宽恩，思释前咎。"又安世责词云："汝受制按考，法当穷审，而乃巧为朋比，愿弭事端，漏落偏说，阴合傅会。知朕慎重狱事，不闻有司，而私密省寺，潜召胥役，迹其阿比之实，尚与朋党之风。"云云。其后，王荆公为苏安世埋铭，盛称能回此狱，而世殊不知揆守之于其前，昭明主之于其后，使安世不能有所变改迎合也。然则二人可谓奇士尔。昭明后亦召用。而揆，饶州人，终殿中丞。当张狱之兴，杨辟叔外为举人，上书陈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书。曾存之言。

欧阳公为河北都运使，时程文简知大名府。欧公性急自大，而文简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愤争，因从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简迎于郊，因问欧公所以外补之由。公叹曰："吾侪要会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绅、韩愈，令不台参故例耳。吾二人岂可堕其计中耶？"文简亦大叹。二人遂益交欢相好。宰相闻知，不久有孤甥之狱。

《达奚盈盈传》，晏元献家有之，盖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贵人者病，同官之子为千牛谒者，父遣往视之，因是以秘计相亲盈盈，遂匿于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处。其

父言："贵人病，尝往问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甚无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帟幕屏帏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则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明皇戏问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为人妾者，智术固可虑矣。又见天宝后掖庭戚属莫不如此，国何以久安耶？此传晏元献手书，在其甥杨文仲家。其间叙妇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详，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为药铺役人。与高继安者谋之，诣府自陈，并妄以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见其姿状魁杰，惊愕起立。后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与继安皆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

刘原父好杂记，事或古或今，动成卷轴。予尝见其一卷内逐段事。一云：萧固为广西转运使，时侬智高未反，但诱聚亡命，阴为窥边计。边吏皆不悟，固遣人诱说，且奏朝廷乞与智高一官，善抚之，因令间交趾。奏下枢密院，难问再三。固又言"请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报。固既召归，智高果反，破城杀吏，大困一方，所至骚然。至遣大臣，仅免败亡，则枢密院乃归责于固，以知吉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又一云：进士滕甫最能为省题诗。皇祐元年，狄青成功于广西，时甫廷试《西旅来王诗》云"葱岭占佳气，毡裘拜未央"，最为佳句。此皆原父亲札尔。康定中，元昊上言："为诸羌所扰，不得已，请朝廷加一名号。"宰相大怒，即乞削属籍，出兵加讨。时惟谏官吴育言："夷狄难以中国叛臣处之，乞加以名号。"不听。卒致侵边患，颇与固相类。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郑畋乞与黄巢节度使、吕琦乞和番之类是也。

刘原父学际天人。知永兴日，已被病。时所亲贾常彝父同在雍，夏月与常露坐，见一流星甚大。原父惊曰："当有亲王为九五者。"后数月，乃英宗为皇子。

赵至忠虞部自北虏归朝，尝仕辽中，为翰林学士，修国史，著《虏廷杂记》之类甚多。《杂记》言：圣宗芳仪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

奉官孙某，为武疆都监。妻女皆为圣宗所获，封芳仪，生公主一人。晁补之为北都教官，因览此书而悲之，与颜复长道作《芳仪曲》云：“金陵宫殿春霏微，江南花发鹧鸪飞。风流国主家千口，十五吹箫粉黛稀。满堂诗酒皆词客，拭汗争看平叔白。后庭一曲时事新，挥泪临江悲去国。令公献籍朝未央，敕书筑第优降王。魏俘曾不输织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双燕清秋梦柏梁，吹落天涯犹并羽。相随未是断肠悲，黄河应有却还时。宁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苍黄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马今谁见？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转。芳仪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红暗尽惊胡尘。阴山射虎边风急，嘈杂琵琶酒阑泣。无言偏数天河星，只有南箕近乡邑。当年千指渡江来，千指不知身独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黄鹄寄意何当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门事？君不见李君椎髻泣穷年，丈夫飘泊犹堪怜。”余尝游庐山，见李主有国时修真风馆，皆宫人施财，刊姓氏于碑，有太宁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仪者孰是也。

龙衮《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富郑公犹为举子，每与公往来。是时，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为冷淘，郑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冷淘，则郑公必来。公怪而问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闻绕宅甲马声，则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验之。若如常夜，则必不来。”欧公知富公必贵。

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尝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

李士宁缘以金钗龙刀遗世居坐罪，许安世亦连坐焉。初，许既魁多士，其父许琉为越州知录，往省觐。道出杭州，见沈文通。召食罢，延之书斋，玩好尽在，见此宝刀以金涂双龙缠之，制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见而叹爱，且屡目之。文通曰：“少张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间祸患相继，每欲与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气必能胜之。敢以为赠。”安世得之，宝惜特甚，而士宁素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宁见，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温所佩。有二刀焉，其雌者士宁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宁为此刀，亲渡海往外国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处。”叹息惊骇

久之。安世问其意，士宁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获也。若得此二刀以炼丹，不惟我受其功，药成亦可分遗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宁，遂举以与之。尔后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宁私以遗世居也。士宁既坐私入宫赠诗与世居，又有龙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询其所由，乃安世处得之，故亦坐贬。噫！物之为祸，有如此者！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一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是时盛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句误。疑是旦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县、奉议郎盛龠因事对移桐庐县丞。冬至夜，宰会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尽，往贺邑宰未出，坐于客次，见有绯鱼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马亟去，且云：“儿子不孝。某有职事，天将明，不可留矣。”龠惊问小吏，答云：“知县寻常享祀最早，夜来以会客饮酒过多，天晓方设祭。此其先父也。”

吕吉甫自罢参知政事，最为偃蹇。元祐间，贬为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见绍圣，固当预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计逐之，老于为帅。继□蔡元长久据大权，以妖人事再贬武昌。至张天觉作相，始荐于上皇，召为宫使，留京师。吉甫作谢表云：“历官三十八任，八一作六。受恩虽出于累朝；去国四十二年，留侍方从于今日。”徽庙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书于纸曰：“何执中除太傅平章事，张商英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书之矣，适一士人献宫词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宁有旧臣，曾陪元宰转洪钧。嗣皇不减周文美，八十重来起渭滨。”徽宗改“不减”作“不啻”，御书二扇，一以赐吉甫。众谓必相矣，然何执中、郑居中方攻天觉，尽用其党，逐天觉门人，起大狱为奇祸。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师。其命矣乎！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也，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所得者人情物态。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非特两人而已。如少游临死作谶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西方净土。若王荆公、司马温公、赵阅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贺、晏而已，凡古之词人尽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赋《临水桃花诗》：“还如景阳妃，含嗟堕宫井。”此善体物者也。然

不止此而已，终云“惆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此乃能见境而却扫除净尽，此所谓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见贡士学制放下，谓郡守方通曰：“蔡元长改学制，自旧用诗赋，也有状元，也做宰相；后用经义，也有状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蒨英，有殊色。公宠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乌龙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爱，因究其所从。群婢共言与僧通已久。公怒，令为爨婢，布衣执爨而已，未尝棰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闲，缚而尽棰之。蒨英既执爨，请令十二县君供过，乃援妻也。缚其僧，棰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狱。郡守方通亲鞫而亟断之，杖其背，厅事震动，而僧不动如山。蒨英执爨四十日，衣敝。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县君不须出，令蒨英依旧伏侍。蒨英却著旧衣。”蒨英坚不肯著，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县则送之，蒨英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蒨英宁死尔！”言讫，吞气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猿事，时方通为守，实然也。云有大猿数十，章遂使人擒而缚之。忽于乌龙山后突出数千大青猿，解缚夺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晋仲目击。

晏元献罢相，守颍州。一日，有岐路人献杂手艺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掷索向空，索植立，遂缘索而上，快若风雨，遂飞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骇莫测。已而，守衙排军白公曰：“顷尝出戍，曾见此等事，但请阖郡谯门大索，必获。盖斯等妖术未能遽出府门也。”公如请，戒众兵曰：“凡遇非衙中旧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视，无有。最后于马院旁，一卒曰：“旧有系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尔。遂获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欧阳公荐馆职。熙宁初，欧公作《史炤岘山亭记》以示子厚。子厚诵至“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子厚曰：“今饮酒者，令编札斟酒亦可，穿衫著带斟酒亦可，令妇环侍斟酒亦可，终不若美人斟酒之中节也。‘一置兹山，一投汉水’亦可，然终是突兀，此壮士编札斟酒之礼也。惇欲改曰‘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此美人斟酒之体，合宜中节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稿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是时，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书金陵。急足至，升厅见一人席地坐，露颜瘦损，愕以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书入宅。公遽取书，就铺上拆以读。急足怒曰：“舍人书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趋出，且曰：“好舍

人！好舍人！”

欧阳文忠公在两禁，因赴李都尉家会，至五鼓传呼呵殿而归。至内前，禁中讶趋朝之早，呼欧公官，使人密觇之，知赴李氏集方归。明日，出知同州。执政留之甚力，以修《唐书》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毕姓兄弟二人，养母佣力，又雇二人担粪土，得钱以养母尽孝道。一日，至食时，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无母饭，不知所为。遂各担箩遍村求售担物，无有也。念母过时未食，茫然四顾，力乏枕担于杏山观前左。忽一道士自观中呼二人，问其困睡状，起对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厕，汝能从我？”至观中，因指示其处。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视之，皆金器，两担光彩烂然。二人亟寻适来道士，已不复见。问观中，无此色人。因担以示观主，闻之于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难取也。”尽以给之。二人变其业，尽以置田，遂为富人。教子读书，京中进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为郡守。天之报施，昭显如此。

石曼卿与刘潜、李冠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将别，语潜曰：“到官可即来相见，寻约痛饮也。”既半载，往见。到倅厅门，其阍者迎谓曰：“自此入客位，勿高声也。”既见谒者，问知无官，请衣襕鞹。潜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无复去之理，我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几两时，胸中不胜愤。典谒者言：“通判歇息，未敢传。”坐几三时，馁甚，忽报通判请，赞者请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谈，徐曰：“何来？”又久之曰：“何处安下？有阙示及。”一典客从旁赞曰：“通判尊重，不请久坐。”潜大怒索去。云：“献汤。”汤毕，又唱：“请临廊。”似当仍作循廊。潜益愤，趋出。曼卿曳其腰带后曰：“刘十，我做得通判过否？扯了衣裳，吃酒去来。”遂仍旧狂饮，数日而罢。

蒋希鲁守苏州，时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著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

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举进士，当赴礼部间，遇异僧慈上座，传以《易》数云：“《易》有三术：上者不可言；中者犹足了死生，证心地；下者知象数休咎。”且言：“子当传吾术，足以资身，不必仕宦，盖子命薄也。”遂授其术，尽验。遂不复就省试。又以授其子，亦验。慈上座者别去曰：“他时见胡钉铰者，知吾所在也。”后失其子。章丞相当国，必欲致之，声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须来，则面与之

见。”先生遂往见。章丞相大喜其学。及问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见，诈言之耳。”且入朝且一作旦。荐其学，以不肯赴举为言，诏特赴殿试。先生惊悔走避。丞相召乡人赴殿试者，令连结保。乡人泣请曰：“若忤丞相，则我辈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致一作故。不得已赴试，而犯庙讳。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为之尔。”特置第五甲。既悒悒不乐，一日，勉往置冠带，而作带者极有士人风范，问之，则胡钉铰也。惊问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见耶？”先生固请往见之，曰：“上座于人，才举意则知之，况顷刻已万里矣，何可知其处也？”先生益不乐，失志得疾，不俟注黄甲，以疾还乡而卒。独其书，人犹得之，号《三宫易》、《六遇易》。晁以道得其书，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尝谓滕公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滕公尝语人，胡先生有人伦鉴。在太学时，如窦卞、汪辅之一时学者数百人相随。每于众中尝称誉安焘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贵。”如此数十次。众有不服者，请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见尔。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须富贵者所用，置之粪壤可乎？人有瓦砾色者至多，若瓦砾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书而后知也。”众人乃服。其后，安公三作执政。初预政，父母俱存。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

恩官人学王书，甚有楷法。尝书以示众云：“书者，一艺尔。可以纪言纪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于道者，请事斯语。”

颍人沈士龙，字景通。高节独行，过于古人，尤工于诗。庆历登科，既改官，以秘书丞为益州司录。会宋子京为帅，惟事宴饮，沈湎日夜，衙前陪费多自经。景通上书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请减饮宴。子京不听。又于本路转运使赵抃阅道，不行。乞解官寻医，又不许。遂挂衣冠置本厅，载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过关无以为验，景通言其情于关吏，怜而义之，听其过关。坐是勒停，关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韩绛言其非辜，复官。王荆公行复官词，略曰：“况尔之去官志于善乎？”后居颍，元丰中卒。

张君房，字允方，安陆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

卒。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塘，多刊作大字版携归，印行于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鼋，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观，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鼋。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记》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巾毁裂，流血被体，几至委顿。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版。君房哀祈如约，乃得去。

裴铏《传奇》曰："陈思王《洛神赋》，乃思甄后作也。"然无可疑。李商隐诗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是也。按《洛神赋》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托而赋焉。"则自昔已传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赋》曰："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善注曰："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语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则此事益明，然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则误。按甄后自为袁熙妻，而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平袁氏，纳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黄初二年，而甄后被杀，时年二十余。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谓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于黄初七年乃崩，即黄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验。故赋谓"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者，意非文帝匹敌及年龄之相远绝故也。此有深旨，仆考之旧事，知其明甚。《世说》云：甄慧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此奴。"云云。故孔融闻五官将纳熙妻也，以书与曹公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学，谓书传所记，后见问，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观之，不独兄弟之嫌，而父子之争亦可丑也。又按《洛神赋序》云："黄初三年，予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而《魏志》曰："黄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后一年作赋也。故此赋托之鬼神，有曰"洛灵感焉"，又曰"悼良会之永绝，哀一逝而异乡"，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又曰"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皆鬼神死生之语也。《魏志》曰："植几为太子数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又："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曰：'朕于天下，无所不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隐诗再三言

之，有《涉洛川诗》：“通谷杨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注曰：“灌均，陈王之典签，谮王于文帝者。”又商隐《代魏宫私赠诗》先于其下注曰：“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诗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仆意李义山最号知书，意必皆有据耳。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韵诗》有曰：“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辉光随顾步，生死独摇唇。”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燕翼诒谋录
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目录

燕翼诒谋录
校点说明
燕翼诒谋录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墨庄漫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燕翼诒谋录

【宋】王栐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燕翼诒谋录》五卷，宋王栐撰。栐字叔永，号求志老叟，庐江（今属安徽）人。大约生活于南宋中叶，曾在山阳（今江苏淮安）做官。

本书书名源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二句，意为北宋前几代君主遗传给子孙的治国谋略记录。书中记述宋朝有关典章制度的创建、沿革、兴废，并论其得失，涉及选举、职官、军事、刑法、宗教、民俗诸多方面，与书名颇为相合。而其记录时限，一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津讨原》本张海鹏跋及近人整理本说明）以为“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则与实际不符。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指出“书中南宋之事仍有所载”，至确；惟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采王栐自序之说”而误，亦属失检。查王栐自序云：

考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灿然具陈，治平以后，此意泯矣。

“建隆迄于嘉祐”是强调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先帝为后世创立、遗留下宝贵的治国谋略———“良法美意”，并非限定《燕翼诒谋录》全书所载即在于“建隆迄于嘉祐”；而“治平以后，此意泯矣”，则是批评英宗以后诸帝未能继承先帝优良传统，这也就决定了本书是宋朝逐步衰败的记录。

这次校点，取《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宋史》及有关史料参校；卷二“举人命题”条底本缺题，今据文意代拟；王栐自序原在卷首，今移至目录之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燕翼诒谋录序

仰惟艺祖皇帝，肇造区夏，宏规远略，传之万世。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继善述。凡所更张设施，无非忠厚，故深仁厖泽，固结人心，牢不可解。虽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后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而民以身徇国，有死无贰，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无一降者。其培植涵养，深根固蒂，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汉祖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调：而汉四百年、唐三百年基业，实本于此。然汉祖殁而吕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继立，能绍先志；景帝刻薄，则又反是。玄宗讨乱，复以肇乱。其视皇朝，列圣相继，卒代而广声者，万万不侔矣。人皆知罪熙、丰以来用事之臣，而不原祖宗立国之本旨。苟非规摹宏远，德泽深厚，则其效验尚不能如汉、唐之季世，何以再肇中兴之基？夷考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灿然具陈，治平以后，此意泯矣。今备述如后，与识者商榷之，以稽世变云。宝庆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叟晋阳王椠叔永书于山阴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说所载国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质以国史，为《典故辨疑》一书，凡诸家所载，无一非妄，几于可以尽废。今余所述，无非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盖以前人为戒也。凡我同志，讥其妄论则可，以为缪误则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则又幸也。中浣日再书。

卷一

进士特奏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戌，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御试不称门生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

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吏铨试书判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寖宽故也。

复置县尉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选人服绯紫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穀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借绯紫佩鱼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盗赏不改官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置司理参军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因阙官增进士额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堂吏用士人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进士试礼部给公券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置递卒代递夫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升节度使班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宦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赐常参官时服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知州借绯紫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戌，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定试衔官为七选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置参知政事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

一品缀中书班

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

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选人给印纸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藩镇属州直隶京师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常参官衣绯绿

旧制品官服绯、紫者，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革带之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鞓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鞓、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鞓，不知何所从始也。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銙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

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仍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臣庶许服紫袍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僚属拜长官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畿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免解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远宦丁忧不解官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宦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司不得置狱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服，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吏铨主事用选人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二

定迁秩之制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礼闱禁怀挟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举人命题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弥封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进士第一人给金吾前引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赈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请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谪官不得荐举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间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增百官俸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人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

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贡士得赎罪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复置封驳司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摄太祝不许同正员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摄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伎术官不得拟常参官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三班任广南免短使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金银价钱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寖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沿江榷货务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考课院更名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置登闻检鼓院

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

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置审刑院于禁中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复百官次对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祐二年，陶穀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淳化贡举人数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严禁蒲博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寖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许封本生父母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昉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昉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为出母服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褒前贤后

前代名贤之后累圣褒表最显著者，有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禁侈靡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拈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升应天府为南京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殆非偶然者矣。

杀欺罔僧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禁民庶宫观寄褐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

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有，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扬州彰武殿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兰亭天章寺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

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尼不得于僧寺受戒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堂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金银像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册宝法物用涂金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屡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卷三

无为军灾异祥瑞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斛，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瘞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真宗不从。其后，守臣惩艾，于五年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屦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塿，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凤凰麒麟见瑞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汉武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班，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

宋琪等贺。

设法卖酒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管，宜募民掌之。减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岁限度僧数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亲决徒罪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杖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葬不得用僧道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魌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铁钱权铜钱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若水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钯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铁钱，其患方息。

锁应不合格

旧制，命官锁厅应举，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纰缪勒停，不合格者赎铜，永不得应举。中格，庭对，唱第日仍降甲。盖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虽欲假手，其可得乎？故当时由此涂出者，皆为文人。仁宗欲开诱进之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免举所业，下第人免责罚，仍许再应举。景祐元年，复诏锁厅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试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无所惮，虽实无才能者，亦求试矣。

罢张灯

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

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罢中元、下元张灯。官虽废之，而私家犹有私自张灯者。余曩仕山阳，中元、下元酒务张灯卖酒，岂北方遗俗犹有存者耶？

七夕改用七日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为七夕，颁行天下。”盖方其改用六日之时，始于朝廷，故厘正之，自朝廷始。

二月献羔开冰

《月令》开冰献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乱，讹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改正之。

朝辞宣旨戒饬

祖宗留意民事，丁宁戒饬，虽州县小官未尝少怠。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应京朝官受任于外，并州县、幕职官朝辞，并于阁门宣旨戒饬，以其词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废于何时。苟州县小官亦蒙皇恩宠绥，决知自重，思所以称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无能举行之者也。

外官给告浣濯

承平时，阙多员少，士大夫注拟必求须次者以自便。盖王事鞅掌，久劳于外，乍还乡里，展扫坟墓，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作业，势使之然。甚而违年，绳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其后进士既多，任子亦众，故东坡进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说，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闲居

之日长，而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州县官秩满试法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秩满至京师，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所以关防检察癃老、昏缪、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阙，必须奏事，通判而下不复举行，殊失祖宗谨重州县、勤恤民瘼之意，岂非不才者多恶其害己而不欲举行之乎？

大观八宝

汉天子印符曰玺，后世因其名不改。国初，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并改为“宝”，别铸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库有美玉，广尺，厚半之，命制为“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文，刘沆书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阳民段义献玉玺，云：“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绿如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诏蔡京等议之，咸以为真秦玺也。诏仍旧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求美玉，制八宝以易六玺。十一月壬戌，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全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夐无前比，可以来年正月朔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是举恩数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高宗皇帝复制八宝，循大观旧规也。

仁宗诞日赐包子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学，天生圣人，得于梦兆，方五岁，圣质已异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异。

蠲纳绵出剩

真宗时，开封府洎京畿县受纳绵，多取出剩。讫事，悉掊其余，均赐官吏，而官吏无厌，愈更多取，岁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悉蠲之，官吏所赐以官钱给其直。

有荫人不得为吏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投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人役。苟吏可用荫，则是仕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关升次序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视差知州军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奏荐以服属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

进奉人等第推恩

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

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资善堂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主家不得黥奴仆

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

公使库不得私用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摘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皇子不得为师傅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成王，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京朝官须入知县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寖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加妇服舅姑丧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斩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卷四

改江南官服色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

报母仇免死

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瑝、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报叔父母恩封赠

欧阳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以报其德。诏从之，乃自员外郎赠郎中。后世以为美谈。不知又有先于修者：王曾为参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诏赠宗元工部员外郎、严氏怀仁县太君。

驸马不得升行

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诏，述英宗治命，应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盖英宗久欲厘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遗命行，可谓善述人之事矣。

禁越诉

士大夫治小民之狱者，纵小民妄诉，虽虚妄灼然，亦不及坐，甚而听其蓦越，几于搂揽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堕其计中，为其所困，殊不自觉，良可叹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开基创业之初，首念及此，虑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苟能举而行之，庶几妄诉者息矣。

卑幼期丧免妨试

旧制，期丧百日内妨试，尊卑长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试，洎中选被人论诉，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迥上言："诸州士人以期制妨试，奔凑京毂，请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诏从之。自后冒哀求试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

创大宗正司

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其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州县立义仓

今州县义仓米，始于仁宗时。始，集贤校理王琪尝于景祐中陈请，乞每正税二斗，别输一升，领于转运使，遇水旱赈给。有司会议，不同而止。庆历元年九月，琪申前议，上特诏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赈给，所赖为多。行之日久，官吏视为公家之物，遇赈给，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增置台谏

仁宗重台谏之选。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除御史里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判官。自清要而历繁剧，选任既重，一时号称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

祖宗配天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于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并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则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杨畋力谏，乃定以太宗配之。今南郊又以祖宗并配矣。

堂吏不得为知州

祖宗重堂后官，更用士人，其叙迁至员外郎者，与外任。其后多不愿出，惟求子孙恩泽，遂以为例。仁宗嘉祐八年，中书奏：“今后愿留人，虽许供职，其诸房提点并须择才，候职事修举方补。如不职，与堂除知州。”盖犹以士流之故优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属，而士流不复为堂后官，因是朘削。旧制，堂后官外任止于通判，不得为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诏堂后官无得佩鱼，若士人选用而至提点五房，方许佩鱼，以示别也。今虽非士人选用，皆佩之矣。

衍圣公袭封

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

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妇人冠梳

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鱿；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驸马都尉迁官

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仍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置西京国子监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其后南京、北京皆援为之。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视京具体而微矣。

褒封先贤

皇朝追褒先贤，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以上疾愈，医者许希有请也。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圣之嗣也。六月，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重节义之风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冲虚观妙真君、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虚无之教也。然仁宗因医者之请，姑勉从之。伯鱼、子思之封，以配享从例封也。伯夷、叔齐逊千乘之国，岂求身后虚名？庄、列物外人，何羡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皮场庙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为灵贶侯。今庙在万寿宫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宫观优老

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其初出令也，则曰优老。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年六十听注差宫观，以三十月为任，无得过两任。其后不拘此令矣。

创检正检详

元丰初，诏检正官、检详官各四员为额，亦同都事、录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员通掌诸房，权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于人主亲擢，则宰执反惮之，所请不敢不从；出于宰臣进拟，则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进。近世目宰属枢属官为旋窝，人不以为乐；其人主亲擢，则又跳出旋窝之号，颇恃以自矜矣。

枢密使罢不草制

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皇祐五年，高若讷为枢密使，罢政之时，仁宗恶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词罢以示贬黜。其后，皆以前宰臣为之，皆带平章事，罢政宣麻如故；而自执政拜使者，罢政不复宣麻，踵若讷故事也。

淮南转运使

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

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矣。

改假版官

太庙斋郎，后改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假版官行于衰乱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为通仕郎，假承奉承务郎为登仕郎，改旧通仕郎为从政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假将仕郎去假字。见任合改人并带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给告敕。

增置贴职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

改判院官名

今判部、判寺、判院、判监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谓也。其他寺监亦然。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称判。政和五年，言者谓官制之改，称判者悉除去，惟大宗政司以官尊者称判，其次为知，若六院不可复言判也。遂诏悉改为监。

改集贤修撰为右文

今之右文殿修撰，旧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笔：集贤殿旧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可改为右文殿修撰。

改宣德郎为宣教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诏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相犯，可改为宣教郎，见任人不别给告，但改称呼。

端明述古殿学士

政和四年八月，诏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改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品秩并依旧。中兴以后，端明复旧，而述古与枢密直皆废矣。

武臣改阶官

大夫之称亚于卿，而郎官上应列宿，文臣以为阶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创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远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职事，旧称为寄禄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横行以十二阶易十二阶犹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阶并以八阶易之，无乃轻亵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转，犹作九资，则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转不过四资，是减四十五年为十六年矣。祖宗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外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圣君宏模，一旦坏于建议之臣，使良法美意扫地无遗。最甚者，称谓不顾义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丰之制，则人无得而议矣。

权侍郎迁除

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权侍郎迁进法。"诏三省议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带修撰除者，满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除者，满二年取旨；除修撰与外任职事修举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与外任除待制，即才能为众所推，绩效显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诏从之。且天子侍从之臣，非有才能绩效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铨部注拟常调计资历岁月者之为也。是时虽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盖欲假此令以扼异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则曰人主特拔擢也。岂不愚哉！

殿试更革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诗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功臣立戟置家庙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尼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禁臣僚陈乞科名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寖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升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敕书楼

今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四夷述职图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进奏吏补官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别墅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己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禁士大夫避讳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馀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诉水旱立限日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严奏辟之令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乘驿给银牌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

卷五

禁服黑紫

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褑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邪之服，寖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褑尔。服紫始末，己见前卷。

初立别头试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铺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铺，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武举更革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棰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

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令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并军中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而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趋事赴功矣。

吏部阙榜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由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幸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定宦官员额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闰七月戊戌，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中外官二年为任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廷试不许上请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之，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臣僚赐谥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

优恤士大夫

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宏家法矣。

宗室廪给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祐二年，判太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禀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国子监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祐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亲民官监商税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亵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通、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越州裘氏义门旌表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饮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将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厚乎！

词赋依平侧用韵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转官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

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禁以柑遗朝贵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改伴饭指挥使名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并水路发运使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进士期集所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东南驻扎十三将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寖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今静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扎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出卖僧道度牒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容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放官司房钱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太学辟雍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诸路帅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杨、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祐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扎，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殿试士人不黜落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选人改官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诏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

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祐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余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仅三十余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进纳人改官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举县令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

特恩转官不隔磨勘

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入递发书

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经义词赋两科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致仕推恩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

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置朝集院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升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厅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阁门放见。盖阁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京官不得拟知州通判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且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墨庄漫录》十卷，宋张邦基撰。邦基字子贤，淮海（今江苏高邮）人。从《墨庄漫录》考知，邦基约生活于南北宋之交，少年时曾在湖南居住，宣和中道出颍昌，建炎后居扬州，足迹至今河南、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其他生平不详。性善藏书，题所寓曰“墨庄”，《墨庄漫录》的得名由此。

书中多记杂事，朝章国典、名人遗闻，论书、论文房四宝、掌故逸事，而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可供后人研究。除此之外，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志怪传奇篇章，多为释道仙佛故事，但作者本人并不信佛，曾有专条辩说。此外，书中还提供了一些当时小说作者的资料及小说版本情况，如魏泰作《碧云騢》事、王铚作《龙城录》事、《穆天子传》的版本流传情况等，向为治小说史者所珍视。

《墨庄漫录》宋代书目未见著录，《百川书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五卷。今传《稗海》本及《四库全书》本均为十卷。此次整理即以四部丛刊收《稗海》本为底本，遇有讹脱，则径以《四库全书》本校补，概不出校，以副“笔记小说大观”体例云。

卷一

仆以闻见虑其忘也，书藏其箧。归耕山间，遇力罢释耒耕垄上，与老农憩谈，非敢示诸好事也。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庸心焉。仆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故题其首曰《墨庄漫录》。淮海张邦基子贤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怀有可去者二：谓言青苗不见听，一可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请。

张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陈凤仪。后数年，王懿敏仲仪出守蜀，安道祝仲仪，致书与之。仲仪至郡，呼凤仪曰：“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凤仪泣下。仲仪曰：“亦尝遗尺牍，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仪云：“尚书有信至汝，可尽索旧帖，吾欲观之，不可隐也。”遂悉取呈，韬于锦囊甚密。仲仪谓曰：“尚书以刚劲立朝，少与多仇。汝毋以此黩公。”乃取书付凤仪，并囊尽焚之。后语安道，张甚感之。王、张姻家也。

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时二客皆有服，预焉。久之，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亭前，靓妆数人。中有一人尤丽，方鼓筝，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竞目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公戏作长短句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为《蟹》诗云：“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盖讥朱勔父子。

范纯仁尧夫丞相薨，礼官谥曰“忠宣”。考功邓忠臣议曰：“每思捐身而开策，常愿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济倾，宁恤跋前而疐后。”又曰：“谗言乱国，而明蔡確之无罪；奸党投石，而谓大防之可原。当众人莫敢言之时，在偏州无所用之地，义形正色，愤激至诚。

非特救当世正人端士之织罗，直欲戒后世乱臣贼子之迷国。徇公忘己，为国惜贤。”又曰：“父母之国，有时而去；股肱之义，于是或亏。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纫兰泽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鹏坐隅，已分贾生之死。”又曰：“侧席南望，而怏浮云之蔽；趍节东归，而咏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见其风采，诏书相望于道涂。”云云。时论皆以为允当。崇宁初，追夺元谥，并定谥覆官并罚铜。二年六月，言者再论，忠臣得宫祠。

东坡作《儋耳山》诗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名号侯爵十八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此印决曹氏物也。表舅唐悊端仲见之，亦以予言为然，乃赋诗云：“关中金印岂秦关，想见风流汉已还。大飨似书谯县石，兰亭宁数会稽山。空余此日归囊橐，曾是当年杂珮环。万户况将取如斗，此章何足系腰间。”后范左辖谦叔在方城，以书求借，舅氏不与也。前阙。

崇宁初，既立党籍，臣僚论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挟其私忿，济以邪说，力引儇浮与其厚善布列史职。或毁诋先烈，或凿空造语以厚诬，若范祖禹、黄庭坚、张耒、秦观是也；或隐没盛德而不录，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陆佃是也：皆再谪降。时旧史已尽改矣。

王巩定国为太常博士，常从术士作轨革，画一堂庑，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补外。

东坡在海外，琼州士人姜公弼来从学。坡题其扇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或作朱厓。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后入广，被贡至京师。时坡已薨，乃谒黄门于许下，子由乃为足之云：“生长芸间已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渲亦除。八

年，又除子栎，宗室为从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从者。绍兴三年，始除子昼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号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弃侍郎，不字任禁从，自德夫始。

“香泛钓筒萍雨夜，绿摇花坞柳风春”。舒亶信道诗也。信道清才，而诗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风动月，暗中花气雪藏梅。”又云：“宿雨阁云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万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见松高。”皆警句也。

韩驹子苍诗云：“倦鹊绕枝翻冻影，征鸿摩月堕孤音。”诚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张芸叟久经迁责，既还，怏怏不平。尝内集，分题赋诗。其女得《蜡烛》，有云：“莫讶泪频滴，都缘心未灰。”浮休有惭色，自是无复躁进意。司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诗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联云：“满目烟含芳草绿，倚栏露泣海棠红。”或云便是咏烛者。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杜子美《玄都坛歌》云：“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说者多不晓王母，或以为瑶池之金母也。中官陈彦和言：顷在宣和间掌禽苑，四方所贡珍禽不可殚举。蜀中贡一种鸟，状如燕，色绀翠，尾甚多而长。飞则尾开颤袅如两旗，名曰王母。则子美所言，乃此禽也。盖遐方异种，人罕识者。“子规夜啼山竹裂”，言其声清越如竹裂也。

鄱阳胡咏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尝于信州弋阳县见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气特异。因揖而延之对饮。道人指取大白，满引无算，曰：“君有从军之行，去否？”胡竦然曰：“当去。”盖是时欲就熙河帅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师，好去。”索纸书诗曰：“济世应须不世才，调羹重见用盐梅。种成白璧人何处，熟了黄粱梦未回。相府旧开延士阁，武夷新筑望仙台。青鸡唱彻函关晓，好卷游帏归去来。”授咏曰：“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个人，又错了路迳也。”咏叩其说，但云未可立谈。咏问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游边，可以复相见。”夜艾，咏曰：“先生可就此寝。”曰：“吾归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诸邸寻问，皆云未尝有道人。因告县令，遍邑物色，竟无曾见者。咏至京

师，见王副车诜，具告以此。欲持诗谒子厚，诜曰：“慎不可。上方以边事倚办相公，丞相得此，必坚请去。上必疑怪，诘其所以然，君且得罪。”咏以为然，径趍姚幕，从取青唐。暨还阙，则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归，闻有此诗，就咏求之。其真本已为驸车奄有，乃録寄之。子厚见诗叹曰：“使吾早得此诗，去位久矣，岂复有今日之事乎？”方咏之在边日，尝至秦州天庆观，闻说吕先生在此月馀，近日方去矣。问何以知其为吕，道士云：“道人去时，适道众皆赴邻郡醮。道人顾小童曰：‘吾且去，借笔书壁，候师归示之。’小童辞以观新修，师戒勿令题涴。乃曰：‘烦贮火殿炉，吾欲礼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后，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画殿壁留诗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阙内，消闲尘累七弦琴。’后题回字。众惊叹，以为必吕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咏思弋阳所遇，有游边之约，岂非即斯人欤。此说予闻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灵壁县张氏兰皋园一石甚奇，所谓小蓬莱也。苏子瞻爱之，题其上云：“东坡居士醉中观此，洒然而醒。”子瞻之意，盖取李德裕平泉庄有醒醉石，醉则踞之乃醒也。蒋颖叔过见之，复题云：“荆溪居士暑中观此，爽然而凉。”吴右司师礼安中为宿守，题其后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读二题，一笑而去。”张氏皆刻之。其石后归禁中。

姑苏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皤腹中空，每焚香置炉边，烟尽归腹中，久之冉冉复自蟾口喷出。亦异物也。

退之诗：“风能折黄觜，露亦染梨腮。”鲁直本亦作“风棱露液”。又《与兴元宴集》诗云：“庄漫华墨间。”墨当作黑。华梁黑水惟梁州；兴元，梁州也。

吴安中少年时为堠子诗云：“行客往来浑望我，我于行客本无心。”喜为人书之。

李商隐《锦瑟》诗云：“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人多不晓，《刘贡父诗话》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谱》有适、怨、清、和四曲名。四句盖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尝见桃李盛开，而梅尚存数枝，因作诗。时张无尽天觉被召，乃以诗投之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来何处无颜色。不应尚存一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当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少年争春风。”无尽大加称赏。

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内也，有词行于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宁三年，邦基伯父文简公宾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后除内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虚中除内相。皆兄弟相代于北扉，亦盛事也。

广陵先生逢原尝为《暑热思风》诗云："力卷雨来无岁旱，尽驱云去放天高。"客有传示王介甫，叹曰："有致君泽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闻"仰跻苍厓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阁笔。

襄阳有一曹掾，不为郡将所礼，屡窘几殆。一日，掾被召，以诗上郡将而别之，有云："已觉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长及马腹。"郡将虽喜赏而愈衔之。

蔡元度鲁公在位，锡赉无穷，而用度亦广。京师感慈寺修浮图，题三千缗。时有吴炼师者，丹阳人，辟谷修养，馆于西园庵中。后有隙地，吴劝令莳麦。既获，颇厌狼藉。公见之，题诗于庵曰："塔缘便舍三千贯，月俸无逾一万缗。却向西园课小麦，老来颠倒见愁人。"

胡师文元质侍郎利州，一日昼寝书室，蹶然而兴，呼吏问曰："适有人投讼牒，自称吴伴姑。"吏曰无有。斯须复梦如初，既觉，复呼吏曰："倅厅庖舍在何所，其户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驾至彼，率倅同观，指一隅命锸发之。不数尺得一妇人尸，倒植水中，衣履犹未败。盖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瘗于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荐以佛事。复梦妇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将诉于阴府矣。"感激而去。高邮人徐伯通与直时为馆客，亲见此事。

杜甫诗："东阁观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多不详逊在扬州之说。以本传考之：但言逊天监中为尚书水部郎，南平王引为宾客，掌书记室。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幸。后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逊卒于庐陵王记室，亦不言在扬州也。及观逊有《梅花》诗，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云："兔园标节物，惊时最是梅。御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注临邛杯。应知早凋落，故逐上春来。"余后见别本，逊，东海剡人，举本州秀才。射策为当时之冠，历官奉朝请。时南平

王殿下为中权将军扬州刺史，望高右戚，实曰贤主，拥彗公庭，爱客接士。东阁一开，竟收杨、马；左席皆启，争趍邹、枚。君以词艺早闻，故深亲礼，引为水部，行参军事，仍掌文记室云云。乃知逊尝在扬州也。盖本传但言南平引为记室，略去扬州尔。然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建业为扬州，则逊之所在扬州，乃建业耳，非今之广陵也。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

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书之绝异者有太宗《赐易简御书》、宋玉《大言赋》、《并名真戒酒批答》、钟繇《贺吴灭关羽上文帝表》、王右军《答会稽内史王述书》、《雪晴寄山阴张侯帖》、献之《秋风词》、梁萧子云《节班固汉史》、唐褚遂良模本《兰亭》、李太白《天马歌》、贺知章《醉中吟》、张长史《书逸人壁》、颜鲁公《进文殊碑赞》、李阳冰篆《新泉铭》、永禅师《真草千文》、齐己题赠，并皆真迹。名画则顾凯之《雪霁图》、《望五老峰图》、北齐《舞鹤图》、阎立本《醉士图》、吴道子《六甲神》、薛稷《戏鹤》、陈闳《蕃马》、韩幹《御马》、戴嵩《牛图》、王维《卧披图》、边鸾雀竹、李将军晓景屏风、李成山水、徐熙草虫、黄荃墨竹、居宁翎毛、董羽龙水、刘道士鬼神、刁处士竹石、钟隐乳兔。物之尤异者有明皇赐苏小许公四代相玉印、赞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连理拄杖、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雷公斧、珊瑚笔架、玉连环，皆希世之宝。后皆散逸，或有归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处。

荆公退居金陵，蒋山学佛者俗姓吴，日供洒扫，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风堕挂壁旧乌巾，吴举之复置于壁。公适见之，谓曰："乞汝归遗父。"数日，公问幞头安在，吴曰："父村老，无用，货于市中，尝卖得钱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赐也。"公叹息之。因呼一仆同吴以元价往赎，且戒苟以转售，即不须访索。果以弊恶犹存，乃赎以归。公命取小刀，自于巾脚刮磨，粲然黄金也，盖禁中所赐者。乃复遗吴。吴后潦倒，竟不能祝发，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尝令造竹器，亲说如此。时已年六十馀，贫窭之甚，亦命也。

吕温卿为浙漕，既起钱济明狱，又发廖明略事，二人皆废斥。复欲网罗参寥，未有以中之。会有僧与参寥有隙，言参寥度牒冒名。盖参寥本名昙潜，因子瞻改曰道潜。温卿索牒验之，信然。竟坐刑之归俗，编管兖州。未几，温卿亦为孙杰鼎臣发其赃滥系狱。人以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

中表钱湝子全，穆父之孙，蒙仲之子。三岁丧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学有节操。何㮚榜登科，即丁母艰，及第十余年，未尝到官。试中学官，除济南府教授。车驾驻跸扬州，有荐权国子博士者，始入局参谒长贰。方茶，疾作仆地，舆归，一夕而殂，竟无一日之禄，惜哉！命薄如此，可为奔求躁图之戒。

世传宗室中昔有昏谬，俗呼为泼撒太尉。一日坐宫门，见钉校者，亟呼之，命仆取弊履，令工以革护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误曰："我谬也，误呼汝矣。适欲唤一锢漏俗呼骨路。者耳。"闻者大笑之。

王黼将明盛时，搜求四方瑰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来献，中容米三四斗，其间题咏之字满矣。李之仪端叔题云："观此桃，则退之所谓'华山十丈莲'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尝观《洽闻记》云：吐谷浑桃如大石瓮，岂非此桃也耶？

卷二

蔡絛约之《西清诗话》云："人之好恶，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应从王逸少语，吾当卒以乐死，岂复更有闷乎？"予以谓此时约之未契此语耳。人方忧愁亡聊，虽清歌妙舞满前，无适而非闷。子美居西川，一饭未尝亡君，其忧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与死为邻，其闷甚矣。故对青山青山闷，对白水白水闷，平时可爱乐之物，皆寓之为闷也。约之处富贵，所欠二物耳。其后窜斥，经历崎岖险阻，必悟此诗之为工也。

东坡赠黄照道人诗云："面脸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见来乌。"《王立之诗话》云："元自、见来，皆俚语也。"杜子美诗云："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见来枯。"坡句法此。而谓之俚语，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以供笑语。时子章馆客天长解养直刚中，因言顷闻一异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县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间涌出，耕者见之惊怛，弃犁而走，则斥逐击之不得走。执耕者及县，县吏遇之，辄殴县吏，吏皆散走。见县令马敦古，又殴令，令亦走。俄而仆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视之，则岁所尝奉土牛傍所谓勾芒神者。于是共舁出之。未几，复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数至，不能御。官吏皇恐，令不敢复视事。居若干日，有物人类蓬首，黑而矬肥，降令舍，莫知其所从来。令罔测。乃曰："尔无庸恐，我为尔尽食芒儿矣，尔恭事我。"乃泛洒厅事之东室居之。凡十余人，其长者自称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贵，其余有姓名；有妇人二，曰云英、月英。日谨伺候，供亿其饮食。尝阖户自窦中出入，有所须召，则其长者呼王褒、李贵。而令为置吏门外为传呼，事之甚严。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无他。用止怪，颇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点刑狱程棠行县，问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为我传语提刑：适赠诗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适至此，已晚不敢见也。所赐诗者实未得。"吏去复至曰："诗在提刑汗衫上。"袒视之，果然。乃不敢

复语，相与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检侯恩老矣，其为人刚方不挠，好面折人，一州号为木强。自闻见怪，独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时，恩如州界，方奉迎，从至县，恩以职事从在县衙，独据胡床，坐厅事旁。俄有物自东隅来阶下，两手扳阶基，首与阶平，徐过恩坐。恩徒手搏得之，号掣不放，触其体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领，捩左手著胡床从之，卒不放。至所谓怪室者，两足入户内，引恩手戛户颊，久乃放之。一县大惊，令尤恐，失举止，往来语曰："都巡检败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闻有声，棠乃归宿于县驿。明旦，棠盛服至上谒，令洒扫设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谒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户视，阒其无人。室中凝尘尺余，亦不见有人迹。令犹愕曰："竟为都巡所误，祸至若何？"恩曰："某以为除害，已去之矣，何祸为？"棠乃从令及恩共入视之，厅壁间得细书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谨退。"自后怪遂两绝。侯公者，开封人，字泽之。有子名传，为天长巡检，常为人言此曰："某是时侍亲渭上，目所见也。"传又曰："今天长尉贾坛时亦侍其父在焉。"解生闻此事于巡检，后贾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贵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记也。异哉，异哉。

杜子美《秦州》诗云："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题或作蹄，莫晓白题之语。《南史》：宋武帝时，有西北远边有滑国遣使入贡，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汉颍阴侯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此其后乎？"人服其博识。予常疑之。盖白题其胡下马拾之，始悟白题乃胡人为毡笠也。子美所谓"胡舞白题斜"，胡人多为旋舞，笠之斜似乎谓此也。

周昕大夫居邓州，父中散卒数十年矣。一夕，昕妻梦中散如平生，谓曰："我且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死，当速见赎，乌头者即我也。"觉而语昕，以为梦中语，勿信也。斯须复梦于昕。时以四更鼓，亟遣仆推门以至屠家，且问有乌头羊否。屠伯云："适有一头。"仆曰："幸勿杀，周宅欲售为厌胜之用。"乃倍直牵归。视昕有喜色，遂养之。每昕自外归，径趋怀中，得食已。如是者数年，羊乃死。

王定国寄诗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魏道辅见而笑曰："定国亦难作交代，只是且权摄耳。"

仁宗尝问孝肃包公拯历代编户多少之数，公悉考以对：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

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文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二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于时政之所关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赋敛，宽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后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与之休养，则可封之俗，不只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读公奏录节出。呜呼，盛德之语哉。

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

茄根并枝暴干，烧作灰为香煤，甚奇，能养火延夕。

予尝自制鼻观香，有一种萧洒风度，非闺帏间恼人破禅气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两屑之，取榠楂液渍之，过一日滤其液，降真香半两，以建茶斗品二钱七作浆，渍一日，以湿竹纸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时，丁香一钱鲜极新者，不见火玄参二钱，鲜去尘埃密煔令香，真茅山黄连香一钱，白檀香三钱，麝半钱，婆律一钱，焰硝一字，俱为细末，浓煎皂角胶和作饼子，密器收之，烧暗极熳火。

题跋最为难事，惟东坡、山谷题徐熙画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来鹏有《观忏会夫人》诗云："回眸绿水波初起，合掌白莲花未开。"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举于窦卞、杨绘，得监金耀门书库。永年尝置酒延卞、绘，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白玉莲花盏"，可谓善体物者也，然意亦取鹏之诗云。

江南李后主，常于黄罗扇上书以赐宫人庆奴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消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想见其风流也。扇至今传在贵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尝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

方亚夫几仲兴化军人，五至省闱皆不捷。尝梦廷试而无试卷，甚恶之。晚以八行举，诏免廷试，贾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终。

崇宁中，初兴书画学，米芾元章方为太常博士，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以所藏法书名画来，上赐白金十八笏。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宸翰序之，诏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预观。已而出知无为军，复召为书学博士，便殿赐对，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为荣。十八笏盖戏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采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长四丈有奇，广得其半，玲珑嵌空，窍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后池光亭台上白公桧，世传白乐天手植也。创造二大舟，费八千缗以献。时常、润间河渠浅涩，重载不前，乃先绘图以闻。宸翰赐石名“神运昭功敷庆万年之峰”，时人莫不目击。余时初至吴中，亦获一观，是秋方至京师，置于艮岳。

田衍、魏泰居襄阳，郡人畏其吻，谣曰：“襄阳二害，田衍、魏泰。”未几，李豸方叔亦来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诜为王定国画《烟江叠嶂图》，东坡作诗所谓“江上愁心千叠山”者。定国死，其子由以画货与高邮富人茅生，以献章献，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节数部，政绩蔼著。雅善散隶，尤妙长笛，每行按至山水佳处，马上临风，快作数弄，殊风流萧散也。常有马上吹笛诗云，云云，寄张芸叟。和寄云：“越客思归黯不平，闲持长笛写秦声。羡君气海如斯壮，博我词锋孰敢争。江上梅花开又落，陇头流水咽还惊。岂知不寐鳏鱼眼，独坐山堂对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请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记旧德，便冀扫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戏云。

寿春村农晚耕于野，每见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绀翠，天明即见，心颇异之。一日，偶拈石击之，正中其一□陨地，视之乃青铜雀，已折矣。因于其下鼾之，不数尺得铜香炉，盖上一雀二足□而阙

其一矣。后为方会给事家所得，工制简朴，亦无他异。

魏泰道辅自号临汉隐君，著《东轩杂录》、《续录》、《订误》、《诗话》等书。又有一书，讥评巨公伟人阙失，目曰《碧云騢》。取庄献明肃太后垂帘时，西域贡名马，颈有旋毛，文如碧云，以是不得入御闲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员外郎梅尧臣撰。实非圣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义塘村出一种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余瓜莫及。顷岁贡之，以其子莳他处，即变而稍大，味亦减矣。

康节邵先生尧夫在洛中尝与司马温公论《易》数，推园中牡丹云："某日某时当毁。"是日温公命数客以观。日向午，花方秾盛，客颇疑之。斯须，两马相踶，绝衔断辔，自外突入，驰骤栏上，花果毁焉。尝言天下不可传此者司马君实、章子厚尔。而君实不肯学，子厚不可学也。临终焚其书不传，只以《皇极经世》行于世。

唐暨潜亨质，肃公犹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隐居襄阳，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邹志完为序。娶陈氏，蜀人，令德纯茂，尤工文章。大观中，先君为郡学官，代还时，以诗送别余母。一云："念别每惊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亲。分携无泪尽，望远起愁新。老眼将何暖，音书不厌频。"二云："雪意乱江云，江梅渐放春。雁归人去后，愁与岁华新。荣路君方振，园居我岂贫。惟余忧我念，相忆莫沾巾。"

宣和间，宫中重异香，广南笃☻、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笃☻有黑白二种，黑者每贡数十斤，白者止三斤，以瓠壶盛之，香性熏渍，破之可烧，号瓠香。白者每两价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为珍异也。又贡异物圆如龙眼实，色若绿葡萄，号猫儿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炽，投之即灭。又云能解蛊毒之药。前世所纪异物多矣，未闻此种也。

荔枝皮不可烧，其香引尸虫。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余花上，窠株少见大者。襄阳唐表舅家一株，面阔一丈二三尺，婆娑如盖，下可坐胡床。赵岍季西知襄阳欲取之，竟不与也。兵火之后，不复存焉。岂归阆苑耶？李居仁大夫尝言：舒州山中深岩间，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上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极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沤郁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稿矣。

顾临子敦为翰苑，每言赵广汉尹京有治声，使我为之不难，当出其上。子瞻戏曰：“君作尹须改姓。”顾曰：“何姓？”曰：“姓茅，唤作茅广汉。”

禹馀粮石，形似多怪，磈礧百出，或正类虾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贮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阁山者多此类，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长老祖秀昙颖说。

黄鲁直谓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缩砂汤曰荀令汤。朱云喜直言切谏，苦口逆耳，故名三棱汤曰朱云汤。

任梦臣任四川路提点刑狱，以廉节称，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贤甚，赵清献公守成都，率僚属以俸助之。二女辞不受，力拒之云：“岂敢以此污先君之清德？”赵倅成伯笃意勉之，遂纳于公宇之东庑。既行，以元物若干榜于门壁，付之守御吏，无毫发所损。二女洁如此。文章议论，士夫所不逮也。后数年，清献皆以子侄妻之。

苏颂子容丞相，博学无所不通。熙宁十年，为大辽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适遇冬至，时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历后一日。北人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历家布筭容有迟速，或先或后，故有一日之异，然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虏人深以为善，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之所对，极中事理。”

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铚性之伪为之。其梅花鬼事，盖迁就东坡诗“月黑林间逢缟袂”及“月落参横”之句耳。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殊误后之学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诗及注东坡诗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骇笑，有识者当自知之。

黄寔师是弟宰方叔，坐上书讥讪事，下御史。时相欲置极典，中丞卢航彦济乞降元书看详。时禁中已焚其书，有旨令宰执台谏析其言，有云：“蔡京奸邪，用之误国，童贯阉官，只可洒扫宫廷，不宜预庙谋密筭。”删去谤讪之语，遂得宽贷。时相犹忿欲置决，彦济复争之，乃流海岛。后数年，定武帅梁子美奏边事云：“某事乞依黄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顾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处？”近臣奏先因上书得罪流海岛，即日内批与量移。后遇赦放还，获终于家。

张稚圭元老，荆公客也，为江东漕，摄金陵府事。严酷鲜恕，喜与方士游。门下尝数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项系念珠。公曰：“汝诵经乎？”卒曰：“数息尔。”公异之，呼至室内，问其所得，论养生吐纳

内丹，皆造精微。又曰：“运使平生殊错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为子孙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觊公贿耳。”公曰：“能传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须今夜半潜至某室当以传。”公初亦难之，不得已许焉。既归，与鱼轩刘议之。刘曰：“不可。公以严毅，人素苦之，夜中独出，事有不测，奈何？”太夫人微闻之，潜锁其寝室，竟不得出。黎明视事，衙校报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怅惋，数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谪居四明，几二十年，独以诗为乐。尝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语，涧草无名百种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联可入笺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东坡先生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忽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术耶？”道士骇惶而退。

予友人相访，指案间《荆公日录》曰：“仆不喜阅此书。”予问其说。客曰：“凡称上曰某事如何，则言予曰不然；凡称某事予则曰如何，则言上曰极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含桃阁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开之得巨编数帙，乃陈留郑向所述《五代开皇纪》三十卷。乾兴元年，向以尚书屯田员外郎为郡守，瘗此书于阁下。中有铭曰：“自朱矫命，终紫游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兴亡行事，鱼贯珠缀，瘗藁于斯，如地之利。”此书亦行于世。

山谷先生作《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云：“惧夫子之独立，而矢来无乡；乃作女萝施于木末，婆娑成阴，与世宴息。”而尝以矢来无乡问人，少有能说者。后因观《韩非子》有云：“矢来有乡，乡，方也，有从来之方。则积铁以备一乡；谓聚铁于身以备一处，即甲之不全者。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谓甲之全者，自首至足，无不有铁，故曰铁室。备之则体无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言君亦当尽备于臣，皆所防疑，则奸绝也。山谷用事深远，此点化格也，不知者岂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诗》云：“鲸牙鲲鬣相摩捽，巨灵戏撮天凹突。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我来谓怪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颠鬼胁相撑捺。”夏倪均父为予言此诗奇险，不蹈袭前人，韩退之所谓“惟陈言之是去”者，非笔力豪放不能为也。

范致虚谦叔与蔡元长相迁，久处闲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还，提举宝箓宫。未几执政。时元长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乃与谦叔释憾。一日，觞于西园，主礼勤渥。元长作诗见意云：“一日趍朝四日闲，荒园薄酒愿交欢。三峰崛起无平地，二派争流有激湍。极目榛芜惟野蔓，忘忧鱼鸟自波澜。满船载得圭璋重，更掬珠玑洗眼看。”三峰二派虽皆园中景，盖有激而云。时罢政未久，王黼、灵素、师成辈方盛也。

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薛嗣昌作守，相对亦种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汉宫香方，郑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铢，著石蜜复汤鬻，铜铁辈皆病香。以指尝试，能饮甲则已。南海贾胡贵一种香木末，如蜜房，色泽正黄可减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损之。鸡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钱。合捣如糜，沉水得鬻蜜，烟黄而气郁。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悦，㵎以黄垼蜜隙埳不津地薶之。一月中许出之，投龙脑六铢，麝损半，一炉注如芡子，薰郁郁略闻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鬻红螺如麝，外家效之以殊胜。此方魏泰道辅强记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语。其后相国寺庭中买得《古叶子书杂抄》，有此法，改正十馀字。又一贵人家见一编，号《古妆台记》，数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于此。

予在扬州，一日，独游石塔寺，访一高僧，坐小室中。僧于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许炷之，觉香韵不凡，与诸香异，似道家婴香，而清烈过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韩魏公喜焚此香，乃传其法：用黑角沉半两，郁金香一钱一字，麸炒丁香一分，上等蜡茶一分，碾细，分作两处，麝香当门子一字，右先点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渍之，次屑三物入之，以余茶和半盏许，令众香蒸过，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窨一月。

荆公病革甚，吴夫人令蔡元度诣茅山谒刘混康问状。刘曰：“公之病不可为已。适见道士数十人往迎公，前二人执幡，幡面有字若金书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习尘纷’。”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临薨，颇有阴谴怪异之事，与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传吕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时进士，能作诗，传者仅百首，往往卖墨世间。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谈《易》。众请讲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帏直入。邵恶之，掩卷而问曰：“何来？”曰：“卖墨耳。适闻讲《易》至《小畜》，其说非

是。”邵惊，遽揖之坐。墨者脱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价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纳履，取砚涤之，试墨置日影中，贮墨而出曰：“抵暮复来，当知十千非贵也。”邵且笑且骇。少顷，视砚墨之所濡，彻底为黄金，与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吕公也。

广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雏，而雌为猫所毙，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选一雌偕来，共哺其子。明日有雏坠地，至晚群雏毕死。取视之，满吭皆卷耳实，盖为雌所毒也。嗟乎，禽鸟嫉其前雏一至于此，而终不悟，悲夫！

卷三

明州士人陈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间赴举京师。家贫，治行后时，乃于定海求附大贾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时同行十余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风，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视前后舟覆溺相继也，独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张篷随风而去，欲葬鱼腹者屡矣。凡东行数日风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盖非常日所经行也。俄闻钟声舂容，指顾之际，见山川甚迩，乃急趍焉，果得浦溆，遂维碇近岸。陈生惊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径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荟蔚，珍禽鸣弄。行十里许，见一精舍，金碧明焕，榜曰“天宫之院”。遂瞻礼而入。长廊幽闲，寂无欢哗。堂上一老人据床而坐，庞眉鹤发，神观清臞，方若讲说。环侍左右皆白袍乌巾，约三百馀人，见客皆惊，问其行止。告以飘风之事。恻然悯之，授馆于一室，悬锦帐，乃馔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饮精洁，蔬茹皆药苗，极甘美而不识名。老人自言我辈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乱，避地至此，不知今几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谁氏，尚都长安否。陈生为言自李唐之后，更五代，凡五十余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赵氏，国号宋，都于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叹嗟之，又命二弟子相与游处。因问二人此何所也，老人为谁，曰：“我辈号处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学于先生者。”复引登山观览，崎岖而上，至于峻极，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药为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顶积雪皓白，曰：“此蓬莱岛也。山脚有蛟龙蟠绕，故异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陈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归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尔乃怀家耶？尔以夙契，得践此地，岂易得也？而乃俗缘未尽，此别无复再来矣。然尔既得至此，吾当助尔舟楫，一至蓬莱，登览胜境而后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时夜已暝，晓见日轮晃曜，傍山而出。波声先腾沸，汹涌澎湃，声若雷霆，赤光勃郁，洞贯太虚。顷之天明，见重楼复阁，翚飞云外，迨非人力之所为。但不见有人居之，唯瑞雾葱茏而已。同来处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厌之，故超然远引鸿濛之外矣。唯吕洞宾一岁两来，卧听松风耳。”乃复至老人所，陈生求归甚力。老人曰：“当送尔归。”山中生人参甚大，多如人形，陈生欲乞数本，老人曰：“此物为鬼神所护

惜，持归经涉海洋，恐贻祸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宝也，任尔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养性为善远恶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语言，为害甚大。”又云：“《楞严经》乃诸佛心地之本，当循习之。”陈生再拜而辞。复令人导之登一舟，转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时元祐间也。比至里门，则妻子已死矣。皇皇无所之，方悔其归，复欲求往，不可得也，遂为人言之。后病而狂，未几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见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闻舒信道常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乃以所闻书之。

睦寇方腊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后十日，州人叶世宁梦乘麟而登山，山东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执而问之，世宁以实对，且言幸得放还，当有重报。一武士笑曰：“误矣，吾即歙州某桥南停纸朱庆也，与子不熟，颇识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试令子观之。”遂引而前。中堂垂帘，曰：“此堂待陈公。”文帐堆壅，吏不敢登。左堂帘卷其半，庆曰：“天符已差罗浮天王居此，诸司往迓矣。”既升有牌，牌有三字，世宁惟记一“定”字。右堂无帘，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数十辈随之。二武士止世宁立。世宁熟视，即尚书彭公汝砺也。遽出拜之，公劳之曰：“近到饶州否？”曰：“去岁到饶州，公无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当治狱，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来也？”世宁骤对乘洞前石马而来。公曰：“兽今安在？”二武士趋出曰：“介兽误取去。”公曰：“杖之百。”朱庆者唯而出。一武士领世宁欲去，世宁曰：“愿一观四室，不敢泄于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钥而下，引世宁往。开东室，有十余人露首愁坐，竹器数十，封钥甚固，旁有金带十余条。持钥者复开一室，架大木于两楹之间，有官者九人，亦露顶蹲踞其上，见人皆泣下。持钥者未尝少伫。世宁请入他室，持钥者曰：“西有贵臣、阉人及前唐、后唐未具狱囚，法严，不可辄近。”言未既，忽有声如雷震。见巨蛇自屋东垂首而下，火舌电目，口鼻气出如烟。世宁惧而走，持钥者曰：“东将入西室矣。此类甚多，岂可近耶？”世宁因问何以至是，曰：“吁，吾姓严，前唐宦者。亲见当时中官势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窃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叹。尝闻近代亦然，业力所招也。”世宁不尽记，大略如此。复往谢彭公，则堂已虚矣。世宁不敢问，心动求出。持钥者复曰：“吾在此司无过，即世后凡三领江淮要职；此事了，则吾为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间，为吾诵《金光明经》，具疏烧与严直事，吾能报汝。”世宁拜辞，独与武士出洞。见朱庆骑麟自山顶来，下而揖世宁，抚麟乃石也。庆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径。烦语庆家人：蕲黄间卜居甚善，乡中当大乱。庆亦自以梦报，得子言，当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经》亦望垂赐，得免追取之劳，幸矣。”世宁曰：“仍为公等设醮及水陆。”二人以手加额。世宁曰：“此洞何名？”庆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

字。”世宁不晓而问之，忽失足坠河而寤，汗浃背，病喑三日而愈。其后歙人稍稍闻之。

宣和改元，扬州学吏严清昼寝。梦人叩门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趋，见植牌于康庄，清不暇读。斯须入一门，兵卫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严清至。”清战汗，伏不能拜。自上掷一巨板，纵横万钉，布如棋局，斜倚于阶，传呼令上。一人衮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窃视之：衮冕者乃前太守刘尚书极也，朱衣者两浙运副刘何也。尚书问清茶盐法更张否，对曰：“清学吏耳，茶盐法所不知。”又问学法更张否，对曰：“仍旧，但近日兴建道学。”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阅其姓名。每叶大书一人姓名、乡里，其下有细书若功与过，中有识者。中一叶乃清姓名，细书极少。尚书曰：“后十旬汝当来此。”又命紫衣导清过西壁，以手排之，壁间见众罪人杂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带系其颈，悲哀愁苦，幽咽堕泪，可畏可怜。紫衣复导清出。尚书曰：“汝当治此狱，俟取某人及淮南盐香提举黄敦信。”清逡巡摄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过旧路，仰视其牌，书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于教官钱耜良仲。时黄敦信一路气焰赫然，未几，盛怒间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后卧病果死。扬人多知之，予数询乡人，乃得其详。

秦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也。元祐癸酉岁纳之，尝为诗云：“天风吹月入栏杆，乌鹊无声子夜闲。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时朝华年十九也。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遂遣朝华归父母。家贫，以金帛而嫁之。朝华临别泣不已。少游作诗云：“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明年，少游出倅钱唐，至淮上，因与道友论议，叹光景之遄。归谓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师，呼其父来，遣朝华随去，复作诗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肠断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时绍圣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尝手书记此事，未几遂窜南荒去。

欧阳文忠公与韩子华、吴长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尝约五十八岁即致仕，子华书于柱上。其后过限七年，方践前志，作诗寄子华曰：“俗谚云：也卖弄得过里。其诗曰：人事从来无处定，世途多故践言难。谁知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

刘贡父诗话云：文士用事误错，虽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诗云：“功曹无复汉萧何。”按《光武纪》：帝谓邓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参尝为功曹。云酇侯非也。贡父之意，直以少陵误耳。然《前汉》高纪云：单父人吕父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

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则少陵用此非误也，第贡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

阆州州治大厅梁间有一函书，前后人莫敢取视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开之，人劝之不从。竟取之，乃三国蜀时断一大辟案文耳。复置旧所，未几守遂死。

河南县尉司印，前后相传不敢开匣，开必境内有盗起，但以一水朱记用代，待移新旧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厅角有一刻成压角石兔，以碧纱笼护之，吏辈献纸钱者堆积焉，人不敢正视，吏辈辄视者必遭刑。□□□□□□□□□□□□□□□□□□□□□□□□□积甚惮之，云夜即相驰逐于圃中。三事皆闻之耿宗醇彦纯云。

徐州有营妓马盻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盻能学公书，得其仿佛。公尝书《黄楼赋》未毕，盻窃效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之。今碑中四字，盻之书也。

崔鹗德符颍昌阳翟人。元祐中，毕渐榜登科，不汲汲于仕宦。宣和中，监西京洛南稻田务。时中官容佐掌宫钥于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见之，容极衔之。德符一日送客于会节园，时梅花已残，与客饮梅下。已而容奏陈以会节园为景华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复骑瘠马，从老兵径入园中，梅下哦诗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林间。小憩借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复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见地有马迹，问园吏，吏以崔对。容怒其轻己，遂劾奏鹗径入御苑，以此罪废累年。靖康初，起为左正言，未几卒，赠直龙图阁，归葬郏城，诗文甚高。

东坡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贴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苞万里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得杨梅。”每疑“粽里杨梅”之句，《玉台新咏》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今人未见以杨梅为粽，徐公乃守岁诗，杨梅夏熟，岁暮安有此果，岂昔人以干实为之耶？东坡以角黍为午日之馔，故借言之耳。

无锡惠山泉水久留不败，政和甲午岁，赵霆始贡水于上方，月进百樽。先是，以十二樽为水式泥印置泉亭中，每贡发，以之为则。靖

康丙午罢贡，至是开之，水味不变，与他水异也。寺僧法皞言之。

北京压沙寺梨谓之御园，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与枣木相近，以鹅梨条接于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条；又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度接活梨条于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枣之上枝，又断棠梨下干根脉，即梨条已接于枣本矣。结实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顷又见北人云：以胡桃条接于柳本，易活而速实。

章圣时炼丹一炉，在翰林司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刘袤延仲之父被旨裁减百司，此一项在经费之数，有旨罢之，其丹作铁色，诏藏天章阁。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丹成不敢服。时张刍圣民守南都，羸瘠殊甚，闻有此丹，坚求饵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圣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与之，且戒宜韬藏，慎勿轻饵。圣民得之即吞焉，不数日便血不止，五脏皆糜溃而下，竟死云。二事闻之刘延仲。

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时卫仲达达可当行词，因戏之云："达可宜刻意为此词，盖须焚黄耳。"闻者莫不大笑。

许道宁京兆人，少亦业儒，性颇跌宕不羁。画山水法李成，独造其妙，可与营丘抗衡。亦工传神，每见人寝陋者，必戏写貌于酒肆，识者皆笑之，为其人殴击之，碎衣败面而竟不悛。后游太华，见其峰峦崒嵂，始有意于山水，清润高秀，秾纤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帅长安，道宁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宁惧，欲窜避。或谓道宁曰："杜公严毅，汝乃干犯，汝将何之？虽走夷狄，必获汝矣。"时种师谊守环州，道宁乃往投谊。杜公闻之笑曰："道宁真善自为谋者。"乃贻书种公，俾善遇之。在环岁余乃归。环学从祀弟子，乃道宁所作笔也。予舅吴顺图有道宁画终南积雪图八幅，真绝品也。亡于兵火，惜哉！长安凉榭大屏面亦道宁所作，殊奇伟也。

晁无咎谪玉山，过徐州时，陈无己废居里中。无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无己作《减字木兰花》长短句云："娉娉袅袅，芍药稍头红样小。舞袖低回，心到郎边客已知。　　金樽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叹曰："人疑宋开府铁石心肠，及为《梅花赋》，清艳殆不类其为人。无己清通，虽铁石心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已过于《梅花赋》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东坡时知扬州，与发运使晁端彦、吴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与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为胜。

玫瑰油出北虏，其色莹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状，用为试香，法用众香煎炼。北人贵重之，每报聘，礼物中只一合，奉使者例获一小罂。其法秘不传也。宣和间，周武仲宪之使虏过磁州时，叶著宣远为守，祝周云："回日愿以此油分饷。"既反命，以油赠之。叶云："今不须矣。近禁中厚赂虏使，遂得其法，煎成赐近臣，色香胜北来者。妇翁蔡京新寄数合，且云：公还朝必有取者，今反献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过一合，贵惜如此，而贵近之家，赠遗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启久官京师，日有薮泽之思，常于尺素作平冈老木，极有清思。因授李伯时，令于余地加远水归雁，作扁舟以载天启，及题小诗曰："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冈老木尚寒烟。付君余地安渔艇，乞我寒江听雨眠。"伯时懒不能竟。他日王渔之彦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笔点染如诗中意。天启见之，爱其佳。后天启泛舟宿横塘遇雨，闭篷而卧，夜分不寝，闻归雁声，因复为诗云："平野风烟入梦思，殷勤作画更题诗。扁舟卧听横塘雨，恰遇江南归雁时。"此画后入贵家，予尝见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无咎作《庆州使宅记》，黄鲁直云："大为佳作。"苏明允作《成都府张公安道画像记》，鲁直读之云："司马子长复出也。"王逢原作《过唐论》，介甫云："可方贾谊《过秦论》不及，而驰骋过之。"

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虏兵陷平江府。两浙宣抚使周望移军退保昆山县，泊舟马鞍山下湖边。吏方用印，忽有风旋转入舟，印与文移尽卷堕水。相视骇愕，使水工探之不获。望惧北兵之来袭也，欲亟走屯惠通镇，为失印所挠，留吏求之。吏祷于马鞍山神曰静济侯者，曰："苟不获，且将得罪，必焚庙而行。"县宰亦惧，乃作堰捍水，以踏车涸之。畚插如云，凿数尺始得之，已沦于泥中矣。

顷有一士人，每于班列中好与秘阁诸公交语，好事者戏目之为馆职里行。

李廌方叔《祭东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兵部郎中莫卞居场屋日，因赴浙漕，梦人就旅邸报姓莫人作状元，卞出迎之，乃云名俦，非卞也。时卞已投卷，是举登科，明年得子，因名俦。后二十四年俦作大魁，卞对贺客言之。

朱勔丧父，作黄箓醮请茅山道士陈亦夷字彦真拜章，回得报应，但见金甲神人扶剑叱云："朱勔父子罪恶贯盈，上天不赦，汝焉得为拜章？"彦真不敢言于勔，私为亲密者道。不逾三年勔败。

李去伪绍圣初知通州静海县，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人皆闻讯问枷锁声，因目为李见鬼。去替密迩，会集同官，出二子拜县尉陈噩，噩不敢当。乃云："去伪老矣，不及见公之贵。若长子俦，虽自成立，不能远大；次子僖，异日与公有恩契，当令今日先识面耳。"众皆罔测。政和初，噩为司勋郎官，主铨试文，僖中乙授西京偃师簿。又三年为噩婿，果符恩契之言。噩终徽猷阁待制，僖终朝请大夫，俦登科，未及禄而卒。

崇宁间平江府天平山白云寺有数僧行山间，得蕈一丛，共煮食之。至夜发吐，内三人急取鸳鸯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鸳鸯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对开，傍水依山，处处有之。治痈疽肿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盖沈存中良方所载金银花又曰老翁须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诗云："争名朝市鱼千里。"予问诸学士"鱼千里"，多云：此《齐民要术》载范蠡种鱼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无"千里"字，心颇疑之。后因读《关尹子》云：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不穷也。乃知前辈用事如此该博，字皆有来处。

班行李质，人材魁岸磊落甚伟，徽庙朝欲求一人相称者为对，竟无可俪。当时同列目为察隻子。京师俚语谓无对者为察隻。建炎三年，擢权殿帅。

苏黄门子由薨于许下，王巩定国作挽词三首。其一云："忆昔持风宪，防微意独深。一时经国虑，千载爱君心。坤道存终始，乾纲正古今。当时人物尽，惆怅独知音。"注云：元祐中，议册后，宣仁御文德殿发册。公语余密告吕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兹不可启。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诏宫中本殿发册，时人无知者。二云："已矣东门路，空悲未尽情。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泪横。蜀山千万叠，何处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书约予至许田曰："有南齐翠竹满轩，可与定国为十日之饮。"此老年未尽之情也。其三云："静者宜膺寿，胡为忽梦楹。伤嗟见行路，优典识皇情。徒泣巴山路，终悲蜀道程。弟兄仁达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与子

瞻尝泊巴江，夜雨，相约伴还蜀，竟不果归。今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右三诗，予在高邮于公之子处见其遗稿，因录之，皆当时事。今公之后邈然，家集不复存，惜其亡也，因附于此。

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颜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藉残糟。幸免墦间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傥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真自许，呼尔未应饕。世久轻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卷四

山谷作《钓亭诗》有云："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上句盖用华亭船子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下句盖用文王梦吕望事。然六州王事见《毛诗·汉广》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疏云：言南国则一州也。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云云。山谷用事深远，其工如此，可为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辟诗》云："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玉觯照东西。"乐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东西杯，其对甚新也。

陈辅辅之，丹阳人，能诗，荆公深爱之。尝访建康杨骥德逢，留诗壁间云："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见之笑谓曰："辅之骂君作寻常百姓也。"

东京城北有祆呼烟切。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孙今分为八家，悉为祝也。噫，世禄之家，能箕裘其业，奕世而相继者，盖亦甚鲜，曾二祝之不若也。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辂，乃隋朝所造，唐显德中尝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张芸叟《郊祀庆成诗》云："大裘依古制，玉辂自隋传。"

范忠宣公尧夫谪居永州，以书寄人云："此中羊面无异北方，每日闭门飧馎饦，不知身之在远也。"

孙觌仲益尚书，四六清新，用事切当。宣和中，与家兄子章同为兵部郎。未几子章出知无为军，仲益继迁言官，自南床亦出知和州。时淮南漕俞㒟以无为岁额上供米后时，委知州取勘无为当职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问，亦不移文。已而米亦办，子章德仲益，以启谢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人颇称赏，以为精切也。

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党论之兴，指为许、洛两党。崔鹗德符、陈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昼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并居颍昌阳翟：时号戊己四先生，以为许党之魁也，故诸公皆坐废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黄姑渚，秋辞白帝城"之句，说者但见古诗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意谓黄姑乃牵牛，然不见其所出，不晓黄姑之说，故杨亿大年《荷花诗》云："舒女清泉满，黄姑别渚通。"刘筠子仪《七夕诗》云："伯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大年和云："天孙已度黄姑渚，阿母还来汉帝家。"皆用此事。予后读纬书，始见引张平子《天象赋》云："河鼓集军，以嘈杂噆。"张茂先、李淳风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牵牛星北，主军鼓，盖天子三军之象。昔传牵牛织女见此星是也。"故《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又古诗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黄姑即河鼓也，音讹而然。今之学者或谓是列舍牵牛而会织女，故于此析其疑。又张茂先《小家赋》曰："九坎至牵牛，织女期河鼓。"石炼注云："河鼓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钺鈇。"李淳风云："自昔相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黄姑乃河鼓，为牵牛之别名。昔人云开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将适江陵，诗四十韵，其末有云"五云高太甲，六月控抟扶"之句。鲍钦正、邓睿思、范元实及世行所谓王原叔注者，诸家皆不详五云太甲之义。予读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陇县孔子庙堂铭序》云："帝车造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载五云于太甲。虽使星辰荡越，三元之轨躅可寻；云雨沸腾，六气之经纶有序。然则抚铜浑而观变化，则万象之运不足多矣；握瑶镜而临事业，则万幾之凑不足大矣。"云云。然则五云太甲之义，盖为玄象而言矣，第未见其所出之书，当俟博洽君子请问之。惟《酉阳杂俎》云：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人谓之腹稿。燕公尝读《夫子学堂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为圣人当出。华盖已下卒不可悉。然则五云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余人乎？

东北冬月寒甚，夜气塞空如雾，著于林木，凝结如珠玉，旦起视之，真薄雪也，见晛乃消释，因风飘落，齐鲁人谓之雾凇，谚云："雾凇重雾凇，穷汉置饭瓮。"盖岁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齐州，有《冬夜诗》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门雾凇寒。"又有《雾凇诗》云："园林初日静无风，雾凇开花处处同。记得集英深殿里，舞人齐插玉笼松。"盖谓是也。东坡在定武送曹仲锡诗亦云："断蓬飞叶落黄沙，只有千林□松花。应谓王孙朝上国，珠幢玉节与排衙。"亦谓此也。雾凇音梦送。□松皆同音。

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酿甚佳，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宣和中，予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一二字，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也。具理，南荒人瓶罂。

刘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见之曰："公在胞胎中当有不测惊危，幼年复有恶疾，几为废人，然卒无恙。"盖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时母方娠，遇栈道，天雨新霁，磴滑危甚。忽石陨马蹶，夫人已坠崖下矣。众皆惊泣，无复生望。试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萦结，蟠屈如盖，落叶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应。乃以衾□悬缒而上，了无所伤，至官未几而育器之。后十余岁居京师，苦赤目甚恶，睛溢于外，百医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识来调官，畜恶目药甚效。昨日来别，云已陛辞，早晚即行。试遣人往求之，时行李已出房，云药诚有之，匆匆忘记在某箧中。初发一箧，药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药傅睛上，软帛缠护，戒七日方开。一傅痛即止，及开，睛以内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为刘勉中言。

苏阴和尚作《穆护歌》，又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黄鲁直云：黔南巴僰间赛神者，皆歌《穆护》，其略云："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因问"穆护"之名，父老云：盖木瓠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节歌耳。予见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长竹数尺，刳去中节，独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声，男女把臂成围，抚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四方风俗不同，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闻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声山水绿"，此又岭外之音，皆此类也。

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泠，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皆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作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

发运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焉。六路转输于京师者，至六百二十万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盐，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余万石，复运六路之钱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万贯。淳化四年，以内殿崇班杨允武恭为都大管勾江南诸州纲船、般运、盐粮、钱帛、茶货。当时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刘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职事，乃立制置发运使额。至乾兴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员。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阁待制充使，自后多除两制置统六路，年额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内四百八十五万石赴阙，一百三十五万石南京畿送纳。淮南一百五十万石赴阙，二十万石咸平尉氏，五万石大康。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七十四万五千一百石赴阙，二十四万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一百万八千九百石赴阙，二十万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万石尽赴阙，湖北三十五万石尽赴阙。两浙一百五十五万石，八十四万五千石赴阙，四十万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陈留，二十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东坡知徐州，作黄楼，未几黄州安置，为定帅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俄贬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师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比归，果得提举成都玉局观。三事皆谶也。

京师五岳观后凝祥池，有黄色莲花甚奇，他处少见本也。

安惇处厚初谪潭州，过仪真，见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戏术，愿陈一笑。安心异之，欣然延礼。丐者求一砚，及素笔幅纸香炉，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陆，焚之芬馥。乃研墨谓安曰："吾不能书。"命小吏持笔题诗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鸳鸯帐里头。咫尺洞庭君不到，长生不死最风流。"处厚读之不晓，自以无嗜欲久矣，岂有"佳人如玉""醉卧鸳鸯"之事乎？且谓"洞庭君不到"，是谓我不可仙矣。遂谢丐者，与酒一壶，一饮而尽，长揖而去。安行将过洞庭之日，被命镌消官资，放归田里，乃悟前诗之异。丐者必异人也，诗中似隐神仙秘诀，人不晓耳。

东坡自常州赴登州，经过扬州石塔寺，长老戒公来别，东坡云："经过草草，恨万一别石塔。"塔起立云："这个是砖浮图耶？"坡云："有缝。"答云："若无缝，何以容得世间蝼螘？"坡首肯之。元丰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诗赠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溟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见一舟，相随而行，寂然无声。晚船得港而泊，所见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视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绦一条，系文字一纸。取观之，乃顾舟契也，

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属。至郡，檄巡尉缉捕，尽获其人。盖船主杀顾舟之商，取其物而弃其舟，遂伏于法。岂鬼物衔冤而诉乎？

文潞公丞相出镇西京，奉诏于琼林苑燕饯，从列皆预，赋诗送行。王禹玉时为内相，诗云："都门秋色满旌旗，祖帐容陪醉御卮。功业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匣中宝剑腾霜锷，海上仙桃压露枝。昨日更闻褒诏下，别刊名姓入周彝。"时以为警绝。曾弦伯容为予言此诗第一句便见体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讵敢于都门而张旌旗耶？此余人所不可当也。白居易献裴度丞相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禹玉用此事也。

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登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裴煜守润日有诗云："登临每忆卫公诗，多景唯于此处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万室布如棋。江山气象回环见，宇宙端倪指点知。禅老莫辞勤候迓，使君官满有归期。"自经兵火，楼今废，近虽稍复营缮，而楼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盖自城至钟山宝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后有谢公墩，乃谢安石居东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其后公舍宅为报宁寺，寺今亦废，未复旧，而墩岿然独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腊起帮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与奔窜。关注子东在钱塘，避地携家于无锡之梁溪。明年腊就擒，离散之家，悉还桑梓。子东以贫甚未能归，乃侨寓于毗陵郡崇安寺古相院中。一日，忽梦临水有轩，主人延客，可年五十，仪观甚伟，玄衣而美须髯。揖坐，使两女子以铜杯酌酒，谓子东曰："自来歌曲新声，先奏天曹，然后散落人间。他日东南休兵，有乐府曰《太平乐》，汝先听其声。"遂使两女子舞，主人抵掌而为之节。已而恍然而觉，犹能记其五拍。子东因诗记云："玄衣仙子从双鬟，缓节长歌一解颜。满引铜杯效鲸吸，低回红袖作弓弯。舞留月殿春风冷，乐奏钧天晓梦还。行听新声太平乐，先传五拍到人间。"后四年，子东始归杭州，而先庐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复梦前美髯者，腰一长笛，手披书册，举以示子东。纸白如玉，小朱栏界间行，似谱，有其声而无其词。笑谓子东曰："将有待也。往时在梁溪，曾按《太平乐》，尚能记其声否乎？"子东因为之歌，美髯者援腰间笛，复作一弄。亦能记其声，盖是重头小令。已而遂觉。其后又梦至一处，榜曰"广寒宫"，宫门夹两池，水莹净无波，地无纤草，仰视嵬峨，若洞府然。门钥不启，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铃索，呼月姊，则门开矣。"子东从其言，试曳铃

索，果有鹰者。乃引入至堂宇，见二仙子，皆眉目疏秀，端庄靓丽，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锦非锦，似绣非绣。因问引者曰：“此谓谁？”曰：“月姊也。”乃引子东升堂，皆再拜。月姊因问往时梁溪曾令双鬟歌舞传《太平乐》尚能记否，又遣紫髯翁吹新声亦能记否。子东曰：“悉记之。”因为歌之。月姊喜见颜面，复出一纸，书以示子东曰：“亦新词也。”姊歌之，其声宛转似乐府《昆明池》。子东因欲强记之，姊有难色，顾视手中纸，化为碧字，皆灭迹矣。因揖而退，乃觉，时已夜阑矣。独记其一句云：“深诚杳隔无疑。”亦不知为何等语也。前后三梦，后多忘其声，惟紫髯翁笛声尚在。乃倚其声而为之词，名曰《桂华明》。云：“缥缈神清开洞府，遇广寒宫女。问我双鬟梁溪舞，还记得当时否。碧玉词章，教仙女为按歌宫羽。皓月满窗人何处，声永断，瑶台路。”子东尝自为予言之。

王禹玉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对蕊珠殿。时赐紫花墩令坐，逾数刻方罢。明年，英庙上仙，珪作挽词有云：“曾陪蕊珠殿，独赐紫花墩。”盖谓是也。

“金钗双捧玉纤纤，星宿光芒动满奁。解笑诗人夸博物，只知红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诗》也。白乐天《荔枝诗》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诗云：“红颗甜酸只自知。”故前诗讥二公也。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道君御制诗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绛纱初脱水晶丸。”盖体物之工矣。时群臣皆应制焉。

高邮禅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为盗窃去，往来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来何求？”曰：“欲求门以出。”僧指曰：“此门也。”又复他之，竟不见也。僧诘问，具以窃珠为对，即引盗纳珠，令投哀引咎，乃识涂而去。僧因抆拭佛供，见座下有败经，腐烂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数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无耳者，迨无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将明后房曰田令人者，颜貌殊伦，真国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将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窜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为拘管数月。其家遣人迎归。蔡元长后房曰武恭人，亦妙丽不凡。元长谪岭表，武在京师，为一使臣姓孙人所蓄，乃携孙窜至南京，亦为郡所拘。七月，开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师。时予适在二郡，皆见之。

钱塘僧净晖子照旷，学琴于僧则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间，久居中都，出入贵人之门，尝得一旧琴修治之。磨去旧漆三数重，隐隐若有字痕，重加磨砆，得古篆“霜镛”二字，黄金填之，字画劲妙有法。中官陈彦和以七百千得之，别以马价珠为徽，白

玉为轸。修成弹之，清越声压数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将赵万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镇江府。时彦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僊立之，时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带，乃道君解赐渊圣，渊圣解赐士僊者，正透盘龙，亦亡焉。龙屈若飞翔之状，予尝见之。

郭熙，河阳温县人，以画得名。其子思后登科，熙喜甚，乃于县庠宣圣殿内图山水窠石四壁，雄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所得，极意于此笔矣。熙能为远景，意趣益新，略不相杂，亦名手也。贵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间，未易得也。思后为待制，乃重资以收父画，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远，考之可见，如《丹青引赠曹霸诗》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说者谓帝喜霸之能写真画马也，故催金赐之，而圉人太仆，自叹其无技以蒙恩赉耳。如此说则意短无工，殊不知此画深讥肃宗也。考是诗始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帝既见先帝之马，当轸羹墙之念，反含笑而赐金，曾不若圉仆见马能惆怅而怀先帝也。又《寄刘峡州伯华使君》长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鸟，天地亦青蝇。"人多指白鸟为鹭，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群鸟养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鸟。盖白鸟，说者谓蚊蚋也。又《金楼子》云：齐威公卧于柏寝，白鸟营饥而求饱，公开翠纱之厨而进焉。有知礼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隽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长嘘短吸而食。及其饱者，腹为之溃。盖戒夫贪也。又诗人以青蝇刺谗。然则公诗盖言天下多贪谗之人耳。

泰陵时，蔡元长为学士。故事：供贴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阁各有词，诸妃阁同用，四首而已。时昭怀刘太后充贵妃，元长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

荆公退居钟山，常独游山寺。有人拥数卒，按膝据床而坐，骄气满容，慢骂左右，为之辟易。公问为谁，僧云："押纲张殿侍也。"公即索笔题一诗于扉云："口衔天宪手持钧，已是龙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犹是一微尘。"

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

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陕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铁石状，谓之铁牛，旧有祠宇，唐末封号“顺正庙”。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阴，幸其庙，作《铁牛诗》。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灾，秀州华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亚于泗上也。

西京进花自李迪相国始。

杜子美祭房相国，九月用“茶藕莼鲫之奠”。莼生于春，至秋则不可食，不知何谓。而晋张翰亦以秋风动而思菰菜、莼羹、鲈脍，鲈固秋物，而莼不可晓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尝作七审，于四威仪中，尝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义。道力浅深，自审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缘稍简省否；三、一切触境能不动否；四、一切语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减分别否；六、梦想之间不颠倒否；七、方寸之间得恬愉否。予读公所作内典诸书，得此若有所省，当书诸座右，以警昏愦。

张芸叟作《凤翔吴生画记》，秦少游作《五百罗汉图记》，皆法韩退之《画记》，俱无愧也。

卷五

元丰五年，状元黄裳榜，神庙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师误呼为暨，去声。三呼之无应者。苏丞相颂，时为吏部侍郎，侍立，上顾颂，颂曰："当呼为居衣切。"果应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书？"颂曰："臣观三国时，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恐其后也。"问陶乡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吴人。"褒谕再三。大观三年，状元贾安宅榜，徽庙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彻者，中书侍郎林攎彦振唱名，呼甄为诸延切。彻自言姓甄，之人切。攎犹强辨之，近侍皆笑。继而御史有言，攎罢而出。

神庙朝御马有曰玉逍遥者，盖赭白也，尝幸金明池，归乘之。

胡世将成公为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与张焘子公同在后省。一日，胡将上马，忽内逼，乃解衣登厕。张戏之曰："解衣脱冕而行，舍人给事。"取"急"同音。欲寻属对，无有其事。后李弥大似矩当尚书，知平江府，似矩常为宣抚使，赵九龄次张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对矣。可对'弃甲曳兵而走，宣抚尚书。'"取尚书字同音。闻者莫不大笑，且以为的对。盖为帅臣常为贼所窘也。

范文正公长子监簿纯佑，自幼警悟，明敏过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边，凡虏情幾事，皆预遥知。盖出神之虏廷得之。故公每制胜，料敌如神者，监簿之力也。因出神为人所惊，自此神观不足，未几而亡，时甚少也。公之族子阊彦之云。

邦基外祖父吴豪字特起，世家临川，其兄仕于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于黄玉二坡，遂以多资闻，倜傥尚义，潜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将授之官，力辞不愿。自外祖死，伯舅元顺图持门户。顺图萧散风度，雅意翰墨，蓄法书名画甚富，烹茶焚香，吟诗弹琴，而陇亩漫不省也，坐是东皋废弛，岁不暇给，乃委仲舅兑悦图治其隳败。悦图孝友修愿，赒贫乐施，有父风。未几多稼复如曩时，岁收数万斛。公心持己，无丝发之私，输载长兄房，以听出纳。悦图奉太夫人尽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义。四方亲旧以贫促者，有恤无厌，臧获咸无怨言，乡曲皆得其欢心。宣和辛丑秋

得病，至冬不起，视笥中衣无两袭，未尝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谨。其京师调发科敷，动以万计，适丁连岁旱歉，悦图忧家勤瘁，郁郁感病。其死数日，侄芾梦悦图云："吾有诗，尔其志之。"及觉，忆其二句云："春风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园事若何。"盖悦图虽死犹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进士饶节次子也。少年尝投书于曾子宣论新法非是，不合，乃祝发更名。尤长于诗，尝住数刹，士夫大多与之游，后改字德操。咏梅花一联云："遂教天下无双色，来作人间第一春。"风味亦不浅。又答吕居仁寄诗云："长忆吟时对短檠，诗成重改又鸡鸣。如今老矣无心力，口诵君诗绕竹行。"居仁甚称之。

《玉台新咏》梁沈约休文有《六忆诗》，盖艳词也。其后少有效其体者。王全玉乃作《宫体十忆诗》，李元膺重见之，爱其词意宛转，且曰："读之动人，老狂不能已，聊复效尤。"亦作十绝，谓《忆行》、《忆坐》、《忆饮》、《忆歌》、《忆书》、《忆博》、《忆颦》、《忆笑》、《忆眠》、《忆妆》也。其一曰："屏帐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领巾长。裙边遮定双鸳小，只有金莲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阚面平，绣裙斜绰茜罗轻。踏青姊妹频来唤，鸳履贪弓不意行。"其三云："绿蚁频催未厌多，帕罗香软衬金荷。从教弄酒春衫涴，别有风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红牙碎玉敲，碧云无力驻晴霄。也知唱到关情处，缓按余声眼色招。"其五云："纤玉参差象管轻，蜀笺小研一作砑。碧窗明。袖纱密掩嗔郎看，学写鸳鸯字未成。"其六云："小阁争筹画烛低，锦茵围坐玉相欹。娇羞惯被诸郎戏，袖映春葱出注迟。"其七曰："漫注横波无语处，轻拢小板欲歌时。千愁万恨关心曲，却使眉尖学别离。"其八云："从来题目值千金，无事羞多始见心。乍向客前犹掩敛，不知已觉钿窝深。"其九云："泥娇成困日初长，暂卸轻裙玉簟凉。漠漠帐烟笼玉枕，粉肌生汗自莲香。"其十云："宫样梳儿金缕犀，钗梁水玉刻蛟螭。眉间要点双心事，不管萧郎只画眉。"其情致殊妍丽，自非风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目。谯郡祁氏多书，号"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后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尽鬻之。京都盛时，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多者至万卷。兵火之后，焚毁迨尽，间有一二流落人间，亦书史一时之厄也。吴中曾旼彦和、贺铸方回二家书，其子献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自雠校，非如田、沈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异者，尽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间珍

木，亦遭发凿。山林所余，惟合抱成围，或拥肿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抚使周望留姑苏。诸将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尽，栋梁之材，析而为薪，莫敢谁何，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时之厄耶？

吴中鱼市以斗计，一斗为二斤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钓侣诗》云："一斗霜鳞换浊醪。"注云："吴中买鱼论斗，酒即称斤。"其来远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论斤，土风不可革也。

僧谓酒为般若汤，鲜有知其说者。予偶读《释氏会典》，乃得其说。云有一客僧，长庆中届一寺，呼净人酤酒。寺僧见之，怒其粗暴，夺瓶击柏树，其瓶百碎，其酒凝滞，着树如绿玉，摇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经》，须倾此物一杯。"即讽咏浏亮。乃将瓶就树盛之，其酒尽落器中，略无孑遗，奄然流啜，斯须器瓜瓜音庾。酣畅矣。酒之廋辞，其起此乎。

乐全先生张安道薨，东坡时守颍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为相日，奏事殿中。忽觉偏头痛不可忍，遽奏上请归治疾，裕陵令且在中书偃卧。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赐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即时痛愈，明日入谢。上曰："禁中自太祖时有此数十方，不传人间，此其一也。"因并赐此方。苏轼自黄州归，过金陵，安石传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时头痛即愈。法用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使人滴入鼻窍。

舒信道《败荷诗》云："忍看夜影分残月，别送秋声入晚风。"前辈云："一郡之政观于酒，一家之政观于齑。"盖二物若善，则其他可知矣。

处州缙云县簿厅为武尉司，顷有一妇人常现形与人接，妍丽闲婉，有殊色。其来也，异香芬馥，非世间之香。自称曰英华，或曰绿华，前后官此者，多为所惑。建炎中，一武尉与之配合如伉俪，同僚皆预其宴集，慧辨可喜，与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于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扬州，时车驾驻跸淮南。英华亦随而行，至扬州南门不肯入，谓尉曰："天子之所，门有守御之神，我不可入，我从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复差往泗上，祸即至矣。"遂惨别而去。尉至御营，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几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独小史得脱而归，英华已先至邑久俟矣。其后有蒋辉远，永嘉人，为邑簿，英华出如平时。其家母妻不安之而归，辉远独在官所，英华时

复出现。其来也，香先袭人，辉远不少动心。一日谓辉远曰：“君索居于此，妾欲侍巾栉，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盼顾，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辉远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斋戒具章奏，欲诉于天。是夕复至曰：“君毋庸诉我，某无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复出矣。”辉远曰：“汝果尔，吾为汝立祠以祀，如何？”华感激而去，自是不复至，辉远越数日亦忘之。时家有素丝数束，一旦其丝悉穿系于窗牖，连绵不可解，辉远因悟曰：“吾许汝立祠而渝约矣，即为汝谋之。”乃于厅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丝悉已成束，若不经手者，其怪遂绝。予旧闻斯事，后见处州士人所说悉同，意其为草木之妖也。

庞寅孙待制一女有容色，适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数年后，道修每夜即有一妇人来同寝，庞或闻其语言，数诘问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庞牵幔欲入，其人自帐中出，姿容妍丽，自顾己不若也。庞亦不惧，道修曰：“子见之否？不必怒也，我与尔同往访之。”恍惚与道修同至一处，如王侯第，帘幕华焕，廊庑间悬琉璃灯，光彩夺目。道修与庞方携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后来，乃向帐中所出之人也。道修、庞走从之，相挽而去，已而对饮堂上。庞愤之，亟欲走归，顾门宇悉闭鐍。仓皇至一处，见有断垣，乃大呼，逾之而出，恍然而寤，盖梦也。明日，道修曰：“昨宵尔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尔无可奈何。时寅孙任发运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医，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钉付庞，戒令伺道修咳声，即以钉钉其版。如其言钉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来夺之。庞惧为所得，掷版于河中。时寅孙有馆客在后舟见之，即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边。馆客取之，拔去其钉，道修大笑，道士怅惋而去，卒不可疗。乃复归毗陵，不复为怪也。一日，道修谓庞曰：“来日有人携一女子来求售，可为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携一村女来，寝陋可骇。道修见之喜曰：“是矣。”乃以数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欢，而向之人不复至矣。盖是怪依附此婢之体，而道修见之乃向之人耳。庞竟离归。道修与此婢生男女数人，亦无他怪。待制之犹子温孺润甫言，后问之胡氏，信然。

宣和间朱勔应奉进为节度使，子汝贤庆阳军承宣使，汝功静江军承宣使，汝文阁门宣赞舍人，弟勣阁门宣赞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舟明州观察使，汝楫华州观察使，汝明荥州刺史，孙絺、绎、约、绚、纬、绶并阁门宣赞舍人，绰、绅并阁门祗候。一时轩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并追夺，悉窜岭外。

蔡君谟作福守日，有一书生投诗来谒云：“远入青青叠叠峰，峰

前真宰读书宫。半岩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风。烟锁豹眠闲雾露，井凋凤宿旧梧桐。九龙山下英雄气，尽属君家世胄中。”君谟异之，寻令人伺其所归。至一山下忽不见，四顾无人，唯一社屋尔，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适吴丞相之子封长安县君者，能诗。尝见亲族妇女有服者，带白罗系头子者，因戏为诗云：“香罗如雪缕新裁，惹住乌云不放回。还似远山秋水际，夜来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鱼轩李氏侍从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诗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园一笛风。百尺玉楼帘半卷，夜深人在水晶宫。”皆妇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从伯康孙字曼老，时彦榜高科。宰溧阳日，晨有道士来谒，授以药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当有大厄，宜封识如法，勿令妾妇见之，庶缓急可为备。”后至扬州，遇母舅钱勰穆父携二侍姬来，偶探药囊而未及取。寻而得疾，取药无有矣。计其时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颍昌之汝坟驿，壁间得廖正一明略手题三诗，其一云：“阿怜二十颇有余，秀眉丰颊冰琼肤。无端欲作商人妇，更枉方寻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岁得同欢，懊恼情深解梦兰。莺语轻清花里话，柳条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阳，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绣帷，云雨虚四夜。双艳尽倾城，一姝偏擅价。独怒蕙心轻，误许商人嫁。”初不晓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举是诗，邦人任喻义可云：顷年明略与郡之二营妓往来，情好甚笃，其一小字怜怜，其一名梅。时怜怜将为大贾所纳。明略既去，道过汝坟作诗，盖有所感也。怜怜竟随贾去。“方寻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讥之也。

禁中旧有鸭脚子四本，俗谓之银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所托阴隘，无可临赏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敞，可以就赏而未尝著花也。裕陵尝临观而兴叹，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结实至十余，莹大可爱。裕陵大悦，命宴太清楼赏之，分赐禁从有差。迨次年，则不复花矣。中官带御器械石璘者，老于禁掖供奉，常为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尝记是事，且谓：凡草木之华实，盖有常性。人主者为起一念，乃能感格穹壤，使阴阳造化之功，为之巧顺曲从，以适其一时之所欲。岂为天子者，凡一言动致穹高之鉴听若影响之速耶？由是观之，为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时发于诚心，则召应岂俟终日哉！正臣所论如此。邦基尝以正臣之子蓬子楚见其手书，因复记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龙图，出守会稽时，尝赋《猩猩毛笔诗》，甚奇妙。何去非次韵和之云：“貌妍足巧语，躯恶招厭歙。赋形共人兽，宁脱荆榛居。肉尝登俎鼎，饷馈传甘腴。失计堕醉乡，颠踬无与扶。柔毫傅束缚，航海归仙癯。浴质逸少池，摛藻知章湖。杀身固有用，赋芋从众狙。坐令宣城工，无复夸栗须。宣城出栗鼠须笔。文房甲四宝，万兔惭蒙肤。数管友十年，闭门赋《三都》。之子信豪迈，嗜学每致劬。未冠游胶庠，已推经行儒。蓬山天禄阁，峥嵘凌碧虚。期予早登蹑，同舍校鲁鱼。”公巽之诗，恨未见，有《绿毛龟诗》，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时，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国县宝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鱼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营巢梁栋间，大如鸭颊。毛羽绀翠，其声清越如击玉。每岁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测，莫得而入。洞中水声如考数百回鼓鼙，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祷愿有所睹。须臾见栏楯数尺，皆碧玉也，有刻镂之文，为□路如世间宫殿所造者；已而复现纹如珊瑚者亦数尺，去人不远，极昭然也。久之，于深远处见菩萨像，但见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璎珞，了了可数，但不见其首。寺僧云：顷有见其面者，乃作红赤色，今于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当时所现者。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僧云：祷于洞者，所视之相多不同，有见净瓶者、璎络者、善财者、桥梁者，亦有无所睹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莹，谓之菩萨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颇信向云。

唐人诗行役异乡怀归感叹而意相同者，如贾岛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窦巩云：“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顾峡中船。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联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劳君更问龙池地，正北三千到锦州。”李商隐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时共翦西窗烛，却语巴山夜雨时。”皆佳作也。

段承务者，医术甚精，贵人奏以不理选受恩泽，居宜兴，非有势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参政居常熟，欲见之，托平江守梁仲谟尚书邀之始来。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医。段曰：“此病不过汤剂数服可愈，然非五百千钱为酬不可。”其家始许其半，段拂衣而去，竟从其请。复以五十星为药资，段复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药。果如其说而差。段载其所获而归，中途夜梦一朱衣曰：“上帝以尔为医而厚取贿

赂，殊无济物之心，命杖脊二十。”敕左右牵而鞭之。既寤，犹觉脊痛。令人视之，有捶痕，归家未几而死。

东坡性喜饮，而饮亦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酿，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每蜜用四斤炼熟，入熟汤相搅，成一斗，入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子米曲一两半，捣细，生绢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凉温下，天冷即热下，一二日即沸，又数日沸定，酒即清可饮。初全带蜜味，澄之半月，浑是佳酎。方沸时，又炼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尝试为之，味甜如醇醪，善饮之人，恐非其好也。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挚公仪龙图，景佑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号二广烟瘴水土恶弱处。公常为说，其略云：仕亦有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疚，疚者必殒，虽在辇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予读此方，慨然有感，莅仕者当书于座右，亦可为训也。

世谓子瞻诗多用小说中事，而介甫诗则无有也。予谓介甫诗时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贤良松诗》云：“世传寿可三松倒，此语难为常人道。”寿倒三松，见裴铏《传奇》。《春日郊步》云：“兴尽无人楫迎汝，却随倦鹊归邻舂。”楫迎汝，见古乐府王献之《桃叶歌》。《金陵西斋诗》云：“黄奴三倒频璚树，小研红绫斗诗句。”小研红绫，见《大业拾遗》。《舒州》云：“巫祝方说荼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雨工，见《洞庭灵怪传》。

徽庙见研石有纹如眉者，谓之眉子石，东坡常作《眉子石研歌》，极有连蜷弯环可爱者。东海宫声应中有一砚，尉氏孙宗鉴少魏舍人为作铭：“襄城愁，京兆妩，北窗散黛，东家翠羽。棱棱笔锋，

与此等伍，胡不类子，英气妙语。”又曰：“夕锋既去，碧落方暮。澹疏星之微明，横青霞之数缕。想象沉寥，夷犹毫楮。俾子之文，万丈轩翥。”梁冀妻孙寿封襄城君，作《愁眉啼妆诗》云：“北窗朝向镜，锦帐复斜萦。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散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试将持出众，定得可怜名。”宋玉《好色赋》：“东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忆郑南玭诗》云：“郑南伏毒守，潇洒到天心。”殊不晓伏毒守之义。守当作寺，按《华州图经》有伏毒寺，刘禹锡外集有“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予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诸陪登伏毒岩”，今世行本皆作守，误也。

卷六

本朝能书，世推蔡君谟，然得古人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亦自负如此。尝有《论书》一篇，及《杂书》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鸡林纸书赠张太亨嘉甫，盖米老得意书也。今附于此。

《论书》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愈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人人，不为溢辞。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迹跋尾，间或为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注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家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江南吴皖、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小儿尹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书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之，谓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而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画画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以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惟有体势难为，不如画箅匀而势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当。徐浩大小一伦，是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出欧阳，为恶丑怪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为俗书，盖缘时君所

好。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其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当展促也。予尝书天庆之观，天之二字皆四笔，庆观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书至隶与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状，活动圆健，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其《杂书》十篇云：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用力过，更无气骨，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轨，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轨辙，余皆不及矣。智永临集书《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少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幕山楼台榜乃阎蔚宗二十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智永砚心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钩连，非复便一笔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亏活势耳。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贴，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万等。古人书不如此学。吾家多小儿，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却不晓。蔡元度见而惊曰：“法何太遽

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筭子，然真草须有体制，乃佳耳。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谓“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抬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予尝谓米公人物英迈，鉴裁精高，翰墨场中，当推独步。平生所书，遍于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阳石桥记》、《酇县京观记》、《无为军天王记》、《涟水军》数碑，皆远追钟、王，宁独今人所难，唐人亦鲜及也。蔡天启为公墓志云：举止颉颃，不能与世俯仰，故仕数困踬。冠服用唐人规制，所至人聚观之。性好洁，置水其旁，数颒而不悦，未尝与人同器。视其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亦谓其米元章也。云云。此迨实录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见，鹤俸符来每探支。”注云：“吴都有鹤料案。”殊未详鹤俸之说。曾文彦和，博学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韵赵仲美表弟西斋自遣诗》云：“谪守凄凉卧郡斋，夫君失意偶同来。海边故国渺何许，城上新楼空几回。宁羡一囊供鹤料，会看千里跃龙媒。清吟未免萦机虑，只恐飞鸥便见猜。”注云：“唐幕府官俸谓之鹤料，今岁敕头所得止此。仲美省试下，故云。”彦和用事必有所据，当更考之。又宋宣献有《送黄秘丞倅苏台》云：“鹤料署文移，鯊场收赋筭。”此宣献用皮日休所云吴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绵数年，既死，已就小敛。时上皇宫中闻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赐之，今虽已死，试令救之。”因命中使驰赐一粒。时息气已绝，乃强灌之。须臾遂活，数日后而安，但齿皆焦落，后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诗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鲊天。”用杨渊《五湖赋》云：“连瓶抑鲊。”

蔡丞相確持正，常有治命遗训云：“吾没之后，敛以平日闲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圹不得过楚公，葬时制。棺前设一坐，陈瓦器，以衣衾巾履数事及笔砚置左右。自初敛至于祖载襄葬，悉从简质，称吾平生。毋烦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赙遗，毋求人作埋铭神道

碑二处，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纪葬之岁月于其旁可矣。夫达人君子，安于性命之际而不忧，穷乎死生之变而不惑，超然自得，与道消息，生以形骸为寓，死奚丘陇之念哉！吾虽鄙薄，亦粗闻大道之方矣，欲效杨王孙与沐德信，则必伤汝曹之意，又干矫俗之称，故命送终聊为中制，将使子孙近者视吾藏足以无憾；远尚及见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忽易也。”其字画清劲，高如六朝人书，其言可法也。又有《杂书》一篇云：楚公时少年读书于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虽不达，以清名直气闻士大夫间。陈恭公孙威敏公皆嗟叹公所为，每为公言。颍川陈氏，公惭卿，卿惭长，以德不以位也。在建阳八年，去日不赍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致仕居贫，以席蔽户，诵咏犹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贫乐道，汝曹能使人谓真楚公之子孙，则善矣。楚公名黄裳，故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忠怀公之父也。

文潞公为相日，赴秘书省曝书宴，令堂吏视阁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馆中也。因问蠹出何书，一坐默然。苏子容对以鱼豢《典略》，公喜甚，即借以归。

王师取青唐时，大军始集下寨，治作壕堑，凿土遇一圹，得一琉璃瓶，莹彻如新，瓶中有大髑髅，其长盈尺，瓶口仅数寸许，不知从何而入。主帅命复瘗之，斯亦异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赡、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宣政间，如关珪、关瑱、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张浩，制作精致，妙法甚奇。舅氏吴顺图，每岁造至百斤，遂压京都之作矣。前日数工所制，好墨者往往韬藏，至今存者尚多。予旧有此癖，收古今数百笏，种种有之。渡江时为人疑篋之重，以为金玉，窃取之，殊可惜也。今尚余一巨挺，极厚重，印曰“河东解子诚”；又一圭印曰“韩伟昇”，胶力皆不乏精采，与新制敌，可与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词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独不喜之。尝著《破墨癖说》云：客有出墨一函，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一一以锦囊之。诧曰：昔李廷珪为江南李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墨无继者矣。自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其后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法当赐黄金，或天子宠异，则以此易之。余于是以两手当心，捧砚惟谨，不敢议真赝。然余怪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辨，余曰：嘘，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贮水当以盆罄，

不用墨也。客复曰：余说未尽，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胶败辄不可用，今吾墨皆百余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辞穷，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两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尝苦少墨也！唯是说刷碑印文书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胜，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异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研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当自有识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难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以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文叔词翰之好，乃不喜于墨，此不可晓，故并载之。

近时士大夫学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谈慈悲而行若蜂虿，乃望无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谓笃矣，至舍身为寺奴，宗庙供面牲；乃筑浮山堰，灌寿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杀数万人，其心岂佛也哉！

扬州吕吉甫观文宅，乃晋镇西将军谢仁祖宅也。在唐为法云寺，有双桧存焉，犹当时物也。刘禹锡有诗云："双桧苍然古貌奇，含烟吐雾郁参差。晚依禅客当金殿，初对将军映画旗。龙象界中成宝盖，鸳鸯瓦上出高枝。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时。"吉甫家居时，桧尚依然。李之仪端叔用梦得诗韵云："故迹悲凉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画影全舒破贼旗。宝界曾回铺地色，节旄远映插云枝。刘郎风韵知谁敌，儒帅端能表异时。"建炎兵火，树遂亡矣。予后到乡里，访其遗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乐毅论》，高绅为湖北转运使，道中闻砧声清远，因视之，乃《乐毅论》石刻覆于下也，而已断裂矣。遂载归，完理缉缀，椟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传布，皆止于海字，则其碎而不可缉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说如是。予又尝见一本在章申公家，闻今尚存，是唐人临本，不知即高绅所得者否，或别本也。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为微之之作，过白乐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其词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又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又云："飞上九天歌一声，

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謩𠫑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又云：“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云云。禄山以天宝十四载反于渔阳，陷东京，则幸连山时，乃十三载也。巡幸而诸弟诸姨悉扈从，百司供顿亦扰矣。念奴，名妓也。帝岁幸华清，时巡东洛，有司潜遣随行，以备宣唤。而每为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宫中张乐不已，声闻于外。遣中官传呼，追觅念奴，特呼然烛于街衢，呼叫于静夜，皆不可以训。既终夕喧乐，黎明，六飞又复西去，王者慎动，当如是乎？此诗深讥其荒淫无度也。是岁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纪，十三载乃无幸洛之事，岂史逸耶？微之去天宝不远，必不凿空而云也。李謩𠫑笛字，《玉篇》云：𠫑，乌协切，指按于笛而云𠫑，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则则”为叹息之声，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将死，家老则立子玉为之后，子玉直则则，于是遂定。昭奚恤过宋，人有馈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谢。尔后“阿阿”“则则”更为叹息声，常疑其自得于此。

李文叔常有《杂书》论左、马、班、范、韩之才云：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纻，施帷幄，裴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骓衮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韩愈之视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又文叔尝《杂书》论文章之横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笪笃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举。予每爱俞紫芝秀

老《岁杪山中》云："石乱云深客到稀，鹤和残雪在高枝。小轩日午贪浓睡，门外春风过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崔鹛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门前已没靴，更无人过野人家。离离疏竹时闻雨，淡淡轻烟不隔花。"又《黄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轻云，十里长亭未垫巾。流水小桥山下路，马头无处不逢春。"刘次庄中叟《桃花》云："桃花雨过碎红飞，半逐溪流半染泥。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画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门昼不开，只有蝴蝶双飞来。蜜蜂两脾大如蚕，应是山前花又开。"吴可思道《病酒》云："无聊病酒对残春，帘幕重重更掩门。恶雨斜风花落尽，小楼人下欲黄昏。"又《春霁》云："南国春光一半归，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犹在，晓絮欺风不肯飞。"赵士掞才孺《登天清阁》云："夕阳低尽已西红，百尺楼高万里风。白发年年何处得，只应多在倚栏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烟羸可奈何，不关渠事鸟声和。无人扫地惊风在，分付轻红上碧莎。"赵鹺之子雍《春日》云："拂床欹枕昼初长，好梦惊回燕语忙。深竹有花人不见，直应风转得幽香。"曾纡公衮《江樾轩书事》云："卧听滩声瀧瀧流，冷风凄雨似深秋。江边石上乌桕树，一夜水长到梢头。"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风云吹絮柳飞花，睡起钩帘日半斜。四海随人双燕子，相逢处处作生涯。"曾绎仲成《还家途中》云："疏林残岭起昏鸦，腊尽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篱穿竹见梅花。"刘无极希颜《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绿如苔，水上新红取次开。闲倚东风看鱼乐，动摇花片却惊猜。"王铚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残村，身伴渡头零落云。更向空山拾黄叶，姓名那有世人闻。"陈与义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叶落，只愁无处着秋声。"如此之类甚多，不愧前人。

东坡作《梅花词》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注云："唐王建有《梦看梨花云诗》。"予求王建诗，行世甚少，唯印行本一卷，乃无此篇。后得之于晏元献《类要》中，后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题云《梦看梨花云歌》："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瑶池水光蓬莱雪，青叶白花相次发。不从地上生枝柯，合在天头绕宫阙。天风微微吹不破，白艳却愁春涴露。玉房彩女齐看来，错认仙山鹤飞过。落英散粉飘满空，梨花颜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从梦中。无人为我解此梦，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误传为王昌龄，非也。

《瘗鹤铭》，润州扬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传以为王逸少书，然其语不类晋人，是可疑也。欧阳永叔以为华阳真逸乃顾况之道号，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为然也。予尝以穷

冬至山中，观铭之侧，近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势八法，乃与《瘗鹤》极相类，意其是瓒所书也。因模一本以归，以示知书者，亦以为然。其题云《冬日与群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冻，今年寒复迟。众芳且未歇，近腊仍裌衣。载酒适我情，兴来趣渐微。方舟大川上，环酌对落晖。两片青石棱，波际无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风引归。沧溟壮观多，心目豁暂时。况得穷日夕，乘槎何所之。谪丹阳功曹掾王瓒。"今此刻亦渐漫漶，尚可读也。有好事者，当试求之，以验予言之或是也。

应劭《汉官仪》曰："周泽为太常斋，有疾，其妻怜其年老，窥内问之。泽大怒，以为干斋，遂收送诏狱自劾。论者讥其诡激，时谚云：生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予观稗官小说，乃得其说云：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堆泥然。后又读《五国故事》云：伪闽王王延庆为长夜之饮，因醉屡杀大臣，以银叶作杯，柔弱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置杯，唯尽乃已。盖取此义也。

韩维持国诗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峰高回过雁，琵琶宵寂语流莺。"《和兄康公罢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笔，坐谈犹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效陶无好语，敢烦凌杜发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传者。

曾诚存之，元符间任馆职，尝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以烟浓近侍香为韵。存之得浓字，赋诗云："俯仰佳人看墨踪，和研亲炷宝熏浓。诗情过笔当千里，妙思凝香欲万重。山盎泄云倾白酒，越罗沾露浥黄封。从来粉黛宜灯烛，妙手凭谁写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听琵琶诗》云："宝槛凌云结绮高，小奁争巧暮分曹。春葱细拈龙香拨，秀颈偏明逻逤槽。牛既写形呈粔籹，马军驰酒送蒲萄。泪珠散作人间露，最觉更阑润锦绦。"道山学士尚与贵戚驸车过从宴饮，真太平盛事也，其后禁之。诜元丰中坐与子瞻交结，尝窜均州矣。后复与诸名士游，盖风流好事，不忘于情，宁获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岁贡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库酒赐馆职，韩子苍去国后尝有诗云："忆将南库官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白发思春醒复醉，岂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厅事下旧有土势隆起，篆本丛生，相传云古冢也。旧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为吾守墓。"以此前后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绍圣元年，齐安孙贲公素为守，问之，左右以是对。公命毁去之，官吏大恐，阖府叩头以谏。公曰："藉令土中有贤者骨，当以礼法迁之。"乃为文自祭而除之，斸深丈余，了无他异。但有二石峰，长五六尺，坚瘦泔润。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群疑遂定。石上有刻

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于此。押衙徐讽龙山起此石处得二石，刺史季□题。”又刻云：“开宝七年，重叠峨嵋山于厅事前，于郡斋文会阁移季公之石，安置于此。刺史慎知礼题。”时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园，重建清冷台，堂成，乃移二石于堂下，名曰双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显晦，抑自有数，第不知峨嵋之废乃冒冢之名自何时也。公素一旦戏笑为之，遂释千百年之惑。张芸叟有诗云：“芝兰虽好忌当门，何况庭前恶土墩。畚锸才兴双剑出，狐狸尽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开轩亦可尊。安得掷从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谓刚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卷七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为越献于吴以亡吴也。《吴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而献于吴。《庄子》曰：西施病心而瞑，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瞑。《孟子》云：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嫱，亦美人也。《庄子》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而深入，鸟见之而高飞。《释音》注司马彪云：毛嫱，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丽姬，晋献公嬖之以为夫人。崔撰本作西施。又《慎子》云：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传》：越之灭吴。在鲁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尝见梁惠王、齐宣王，自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齐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记·庄子传》云：名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则庄子与孟盖一时。慎子，名到，与淳于髡、驺、奭之徒，皆战国时人，亦庄、孟一时也。又《史记·表》：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是岁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嫱为越王美姬，又与骊姬非同时。而崔撰以骊姬为西施，故以为近。故说者谓庄、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献吴者。然予读《管子·小称篇》，有云：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史记·表》：齐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鲁欲与齐公子纠入，后小白，齐距鲁，生致管仲。是岁至越灭吴，计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书，已言毛嫱、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岂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为名耶？是有两西施矣。而毛嫱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马彪之注，乃臆说也，当更质于博洽者。

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陕西转运，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以盘献之于朝，玉乃留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乃罢朝孺，退出其盘。圣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宽居之尝见之，为予言之。然予又见刘袤延仲言比干墓在卫州西山，去城数十里，有汉唐以来碑刻甚多。墓周回数里，

生异木，樛结不可入。而居之言墓在关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县界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从甥魏惇绍兴十二三年间任天长县尉日，有一监司属官过邑，馆于尉司，出一襆物，云昨过方山得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长三二寸，阔一指许，厚三四分，光润方正。上有小窍，约百余枚，不知为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属官靳而不与，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获此。"疑其为玉策。以予考之，此乃两汉以前贵近之墓，所谓珠襦玉匣者，古以敛尸，惟王公则有之耳，盖与比干墓所获正同尔。

川峡间有一种恶草，罗生于野，虽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间之蒿蓬也，土人呼为藜音瓣。麻。其枝叶拂人肌肉，即成疮疱，浸淫溃烂，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诗》所谓："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盖谓此也。刘袤延仲至蜀尝见之。

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以献蔡絛约之。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遒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又有看经发愿文，自称莲峰居士李煜。又有长短句《临江仙》云："樱桃结子春归尽，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而无尾句。刘延仲为补之云："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帘飞絮，依约梦回时。"

东坡《四时冬词》云："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奴纤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无意味，若以为潘淑妃小字，则当为玉儿，亦非故实。刘延仲尝见东坡手书本，乃作"玉如纤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贯，愈觉此联之妙也。

闽广多异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为众花之冠。岭外人或云抹丽，谓能掩众花也，至暮则尤香。今闽人以陶盎种之，转海而来，浙中人家以为嘉玩。然性不耐寒，极难爱护，经霜雪则多死，亦土地之异宜也。颜博文持约谪官岭表，爱而赋诗云："竹稍脱青锦，榕叶随黄云。岭头暑正烦，见此萼绿君。欲言娇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怜月初上，浓香梦中闻。萧然六曲屏，西施带微醺。丛深珊瑚帐，枝转翡翠裙。譬如追风骑，一抹万马群。铜瓶汲清泚，聊复为子勤。愿言少须臾，对此髯参军。"观此诗则花之清淑柔婉风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旧有二大铁镬，梁天监中铸。东坡游寺诗云"萧翁古铁镬，相对空团团。坡陀受百斛，积雨生微澜。"是也。予往来数见之，然未尝稽考何物，本为何用也。近复游于寺，因熟观之，盖有文可读，云："天监十八年太岁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

卯，皇帝亲造铁镬于解脱仏古佛字。殿前，满漫灭一字。甘泉，种以荷蕖，供养十方一切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令地狱苦镬，变为七珍宝池，地狱沸汤，化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脱众苦，如莲花在泥，清净无染，同得安乐，到涅槃城。斯镬之用，本在烹鲜，八珍兴染，五味生缠。我皇净照，慈被无边，法喜禅悦，何取又漫一字。檀。爰造斯器，回成胜缘，如含碧水，又漫一字。发经莲，道场供养，永永无边。”其后又云：“帅吴虎子近禁道真概怀于佐陈僧圆丞宋又漫一字。令宣令郑休之。”义不可晓，疑当时干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镬，然形制不能容今之五十石。”盖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镬乃当时植莲供养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赠人二小诗，一云：“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一云：“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贿妖娆。”盖有所为也。或云是与当涂杨珠者，博者以胜彩累注数者，至乘败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数，谓之孤注，故端叔戏云。

韩退之诗云：“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广韵》及《字书》云：赝，五晏切。注：伪物也。东坡《岭外诗》云：“茯苓无人采，千岁化虎魄。我岂无长镵，真赝苦难识。”《韩非子》曰：齐伐鲁，索镵鼎，鲁以其赝往。齐曰：雁也。鲁曰：真也。古乃以雁为赝，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雁，人必笑也。

东坡在黄州，陈慥季常在岐亭，时相往来。季常喜谈养生，自谓吐纳有所得。后季常因病，公以书戏之云：公养生之效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前辈相与，可谓善谑也。

崇宁二年三月一日，卫州获嘉县民职氏杀猪祭神，而民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之，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齿臼中得肉如拇，谛视之，如来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隐然，庄严毕具，观者万人。晁载之伯宇尝记其事，晁无咎又作赞以称叹之。政和丁酉，予侍亲在真州，时慈受禅师怀深住持资福寺。一日，深老谓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斋，见群犬争衔啮一牛胫骨，甚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梃驱逐，亦竟不去。众顿异，因夺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坚凝如玉，自成一菩萨形，衣纹璎络，相好奇特，虽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与职氏齿事极相类。佛之慈悲化身，无乎不在，以警于好杀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现希有之异，阐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约之用事，外召从官七人。公巽再以

琐闼召，力辞之，未至阙，有旨落职宫祠，继而复还待制。公作谢表有云："弹贡禹之冠，诚非本志；夺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与一夺之命，无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怀愠喜。"人多称之。

翟公巽《谢对衣金带鞍马表》云："顾臣非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叶少蕴《谢赐历日表》云："岂特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将使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汪彦章《贺进筑隆兑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险；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经史全语而工者。

优词乐语，前辈以为文章余事，然鲜能得体。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宁节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语，其诵圣德云："盖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毕彰殊应。"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诗，赖一人之有庆；得久视长生之道，参万岁以成纯。"可谓妙语也。至《放小儿队词》云："戢戢两髦，已对襄城之问；翩翩群舞，却从沂水之归。"《放女童词》云："奏阆圃之云谣，已瞻天而献祝；曳广寒之霓袖，将偶月以言归。"益更工丽而切当矣。履道之掌内制，可谓称职。凡乐语不必典雅，惟语时近俳乃妙。王履道《天宁节宴小儿致语》云："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并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共上无疆之寿。"又《正旦宴小儿致语》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尽群心；化国之日舒以长，对扬万寿。"孙近叔《诣宣和春宴女童致语》云："黛耜载耕于帝籍，广十千维耦之疆；青圭往祓于高禖，兆则百斯男之庆。"皆为得体。然未若东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语云："南极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见；西夷慕义，涉流沙而天马来。"又《春宴致语》云："稍宽中昃之忧，一均湛露之泽。方将曲蘖群贤而恶旨酒，鼓吹六艺而放郑声。虽白雪阳春，莫致天颜之一笑；而献芹负日，各尽野人之寸心。"则又不可跂及矣。乐语中有俳谐之言一两联，则伶人于进趋诵咏之间，尤觉可观而警绝。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宁节锡宴》云："飞碧篆之炉烟，薰为和气；动红鳞之酒面，起作风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云缥缈，出危峤于灵鼍；九陌荧煌，下繁星于陆海。暗尘随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台，举欣欣有喜色。"孙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别恨于垂杨；南浦春波，眇愁心于碧草。"皆为人所脍炙也。

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书侍郎罢政归乡，公有启云："得请真祠，归荣故里。虽老成去国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叹嗟，饯韩侯之出祖；邦人慰喜，咏季子之来归。"又云："乘安车而过诸子，未慕昔贤；挥赐金以娱故人，用偿夙志。"公平时四六，多聱牙高古，而此启特平易，诚大手笔也。后元功于里第筑台曰"高蓝光"，

既落成，公就台张具为宴，自作致语有云：“公槐避宠，衣绣归家。从方外之赤松，寄高怀于绿野。珍禽綷羽，借鸡树之遗栖；曲沼回塘，分凤池之余润。”《晋世语》云：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共领枢要。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放资也。”又《晋书》荀勗守中书监，毗赞朝政，及迁尚书令，勗久在中书，专掌机事，失之甚愠。人有贺者，怒曰：“夺我凤凰池，何贺焉！”故公用“鸡树”“凤池”，皆中书事，考之方见其切。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东路置司，□□在兖东路，置司在青州，谢上表有云：“去长安之日，虽遥千里之违；望岱宗之云，犹均二州之润。”

杜子美《佳人词》云：“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本草》：合欢，或曰合昏。陈藏器云：叶至暮即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又《往在诗》云：“当宁陷玉座，白间剥画虫。”《文选·景福殿赋》云：“皎皎白间，微微列钱。”注：白间，窗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乱丝与君理。”《北史》：齐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尝令诸子各理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神武以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赐墓碑之额曰“世济忠直”。时唐彦猷君益知颍昌，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正思谓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赐，刻于螭首，揭于墓隧，假宠于公，若施于康庄，以为往来之观，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于君家无与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闻于远迩，何待此而显。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识者所耻，异时不独吾家为人嗤诮，公亦宁逃于指议？故不得不力请也。”时李端叔官于许下，乃见唐公，且言曰：“顷胡文恭宿知苏州时，蒋堂希鲁将致政归。文恭昔为诸生，尝受学于蒋公，乃即其里第表之为‘难老坊’。蒋公见之，不乐曰：‘此俚俗歆焰，内不足而假之人以为夸者，非所望于故人也，愿即撤去。’文恭谢之。欲如其请，则营缮已毕，乃咨其尝获芝草之瑞，更为灵芝。文恭退而语人曰：‘识必因德而后达，蒋之德盖所畏，而其识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闻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闻之，乃谢端叔曰：“非公之语，莫遂于心也。”因复笑曰：“凡以伎能物货自营，图倍于人，则名曰元本某家；至于假供御供使州土为名，殆与此一类。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故与禹稷同道。当时未闻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后复陈此语于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资政邦直有《与韩魏公书》云：“前书戏问玉梳金篦者侍白发翁，几欲淡死矣。然常山颇多老伶人，吹弹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

近者稍便串，异时愿传饮期一醨觞也。”玉梳金篦，盖邦直之侍姬也。人或问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谓和尚置梳篦也。”又有《与魏公书》云：“旧日梳篦固无恙，亦尝增添三两人，更似和尚撮头带子尔。”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辅臣于迩英阁，听讲读。时曾肇子开、苏辙子由，自左右史并除中书舍人，入侍讲筵。子由作诗呈同省诸公，悉和之。迩英、延义，皆祖宗所建。讲读之所记注官，赐坐饮茶，将罢赐汤，仍皆免拜，无复外廷之礼。故子开诗云：“二阁从容访古今，诸儒葵藿但倾心。君臣相对疑宾主，谁识昭陵用意深。”迩英阁前槐后竹，双槐极高，而柯叶拂地，状如龙蛇，或谓之凤尾槐。子开诗云：“凤尾扶疏槐影寒，龙吟萧瑟竹声干。汉皇恭默尊儒学，不似公孙见不冠。”子由诗云：“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回首瞳眬朝上日，槐龙对舞覆衣冠。”并谓此也。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吴家。时兖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类鼎而有盖。盖及鼎腹皆雷纹，中有虬形，两耳为饕餮，足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蚀损，尚可立也。表舅唐悊端仲数千得之，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乃以归之，而强名曰“虬鼎”；且作歌以记之，予得熟观焉。予以为古之鼎鬲皆无盖，而足皆圆直，无作兽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匾，故名之为鼎耳。其饕餮、蚩尤，与李伯时古器图所画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两兽间，口有饰玉处，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无饰玉之状，状复无款识耳。又按《吕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盖周器也。古器多为饕餮、蚩尤者，深戒于贪暴也。两舅皆以予言为然，乃只名曰“虬敦”，极宝惜之。时京西漕时道陈闻有此器，讽太守王牲来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后欲自携往京师，并关中侯金印献之上方。未几而俶扰，外氏避地湘潭，平时玩好书画宝玉，悉为贼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敦，酒器。

天下之事，每患于无公论，徇于一己之好恶，则说必偏；虽以曲词夸语以胜于人，然卒不若公论之使人必信也。砚之美者，无出于端溪之石，而唐询彦猷作《砚录》，乃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冠；米芾元章则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岩石为冠。彦猷则谓红丝石，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文之美者，则有旋转其丝凡十余重，次第不乱。资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灵者，非他石可与较议，故列之于首。元章则谓方城岩石，石理白者，视之如玉，莹如鉴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则已下，而不热生泡。发墨生光，如漆如油，岁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爱，声平而有韵。此石近出，始见十余枚矣。二公皆于翰墨留意

者。然此说恐未为公也。予伯父毅老提学尝官青社，得红丝石砚，虽文彩诚如彦猷之说，但石理麄慢，殊不发墨，特堪为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来必过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为工，所货之砚，紫、青、白三种石也。亦作鼎斛盂之类。其砚如吴郡嶁村石之易得，一枚不过百钱。惟有一种曰“太阳坑石”，乃元章所谓近出者。坑在山顶，其石色如端溪，坚重缜密，作砚极锉墨，不数磨而已盈砚，殊可爱也。盖元章性急，每用磨墨，发艳甚易，故以适意为快也。然多损笔墨，故士人谓之笔墨刽子，可与端州后历石相抗焉，得居上岩下岩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时，择求数年，得一巨璞，琢为玉斗样，不知者以为端溪也。予舅吴兖显图为予铭其背云：“琢云根，陪玄颖，赞斯文，贻久永。无磷缁，坚以璟，之子操，同其炳。”渡江以来之后亡之矣。二公之论当否，究心于文房者必能订评之。

黄鲁直有《乞猫诗》云：“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御蝉。”蔡天启乞猫于孙元忠，亦有诗云：“厨廪空虚鼠亦饥，终宵咬啮近秋帷。腐儒生计惟黄卷，乞取御蝉与护持。”予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予，仍以二诗，一云：“家家入雪白于霜，更有欹鞍似闹装。便请炉边叉手坐，从他鼠子自跳梁。”二云：“御蝉毛色白胜酥，搦絮堆绵亦不如。老病毗邪须减口，从今休叹食无鱼。”

卷八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润有奇趣。少年读书，以唐王维、李思训、毕宏、韦偃，皆以画得名，乃刻意学之，下笔便有自得。一时贤士大夫喜与之游，皆求其笔，亦颇厌其诛求，慨然叹曰：“怀素有云：无学书，终为人所使。”欲绝笔不为，但名已著，终不得已。又善作小草书，小字如蝇蚊，笔遒而法具，谛观之，目力茫然，皆合羲、献之体，是又所难也。米元章谓大年作画清丽，雪景类王维，汀渚水鸟有江湖意。予在京师时，尝偶得大年所作横卷《归田园》，竹篱茅舍，烟林蔽亓，遥岑远水，咫尺千里，葭芜鸥鹭，宛若江乡。盖大年得意画也。表舅唐端仲题诗云：“闻君新得小山川，画手来从郜雍贤。不学农夫焉用稼，若为王子岂知田。我真垅上躬耕客，亲见人间小隐天。始识何年京样熟，菊篱宁似景龙边。”菊篱景门下景也。后为吴舅顺图取此轴去，今亡于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绘事，尝于钱德舆次权少卿家见所作《寒溪小雪》横卷，翎毛竹木，种种皆奇，可亚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师。翰林院篆字待诏数人闻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来见之云：“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伯益命粘纸各数张，作二图，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纵横各作十九画，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圆圈，成一射帖。其笔之麄细间架疏密，无毫发之失。诸人见之，大惊叹服，再拜而去。

熙宁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戏，误堕井而死。其妻诉于州，必以谓沉香挤之而堕也。州委录参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狱皆同，沉香从杖一百断放。时陈睦任本路提刑，举驳不当，劾三掾皆罢。州委秀州倅张济鞠勘，许其狱具即以才荐，竟论沉香死。故东坡《送三掾诗》云：“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其后睦还京师，久之未有所授。闻庙师邢生颇从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见之，叩以来事，邢拒之弗答。而语所亲曰：“其如沉香何？”睦闻之，悚惧汗下，废食者累日。释氏所云冤怼终不免，可不戒哉！

绍圣初元，东坡帅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公自铭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时四月二十日也。闰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后谪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后政以公迁谪，雪浪之名废而不问。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归之命，明年夏，方至吴中。时张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斋，重安盆石，方欲作诗寄公，九月，闻公之薨，乃作哀词，有云：“我守中山，乃公旧国。雪浪萧斋，于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贤阅古，皆经贬逐。玉井芙蓉，一切牵复。”云云。其词曰：“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思贤”、“阅古”，皆中山后圃堂名也。

镇江府兵火之余，有石一株在瓦砾中，势如掀舞，色绀而泽，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岁，颍川陈良参叨尹延陵获此石，置西斋之前。铭曰：嵯嵯峨峨，翠苍其多。是禀混元，非因琢磨。置于庭隅，公退常过。宜乎乃身，居高之阿。后期来者，见兹若何。”其后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岁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纪于坏垣得之，立于此。”后为都统王候胜所得，移置于所居园中。有一士大夫见而爱之，绐曰：“此本吾家旧物也。先君平昔宝惜之，不意尚存于兹，愿复归我。”王候欲许之，有一将校闻之，谓主帅曰：“不可与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语，恐朝廷闻之来取之，当以此意拒之。”王候用其说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兴元元年也，距今绍兴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坚顽阅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寿也。

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乐府、《玉台新咏》，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殊丽，又言妆饰之华，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无一言称缠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隐之徒，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惟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围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儼儼然如舞状；久之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程俱致道尝作诗云：“簿领青州掾，风流曲秀才。长烦拍浮手，持赠合欢杯。屡舞回风急，传筹向羽催。深惭偃师氏，端为破愁来。”或有不作传筹，但倒而指者当饮。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沤郁，余花所不及也。一种色黄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种色白浅而花小者，香短。清晓朔风，香来鼻

观，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东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纹理如犀也。然古人殊无题咏，不知旧何名，故张芸叟诗云：“竚马欲寻无路入，问僧曾折不知名。”盖谓是也。王以宁周士《道中闻九里香花诗》云：“不见江梅三百日，声断紫箫愁梦长。何许绿裙红帔客，御风来献返魂香。”近人采花蕊以薰蒸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开香正浓时，就枝头采撷取之，以女贞树子俗呼冬青者捣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砀磁瓶中，以厚纸幂之；至无花时，于密室中取置盘中，其香裊裊中人如秋开时，后入器藏，可留久也。树之干大者，可以旋为盂合茶托种种器用，以淡金漆饰之，殊可佳也。

晁无咎和李秬双头牡丹有云：“二乔新获吴宫怯，双隗初临晋帐羞。月地故应相伴语，风前各是一般愁。”

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许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而声名溢于中国。李生者门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诗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来京华，纵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听歌《玉树后庭花》。门侵杨柳垂珠箔，窗对樱桃卷碧纱。坐客半惊随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风踏月过章华，青鸟双邀阿母家。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鬓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照纱。莫作一生惆怅事，邻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与同辇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陶、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

韩退之《木居士诗》：“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祈福人。”盖当时以枯木类人形，因以乞灵也；在今衡州之耒阳县北沿流三十里鳌口寺，至今人祀之。元丰初年旱暵，县令祷之不应，为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为形而事之，张芸叟南迁郴州过而见之，题诗于壁云：“波穿火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欲奚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长孙枝。”予每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陆龟蒙所谓“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者，则曰姑”，而三吴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药剂，惟神是恃。事必先祷之，谓之问神。苟许其请，虽冒险以触宪纲必为之；傥不诺其请，卒不敢违也。凡祷必许以牲牢祀谢刲物命，所费不赀。祷而不验，病者已殂，犹偿所许之祭，曰弗偿其祸必甚。无知之俗，以神之御灾捍患为可，惴惴然不敢少解也。岂独若是乎？近时士大夫家亦渐习此风。士大夫稍有识者心知其非，而见女子

之易惑，故牵于闺帏之爱，亦遂狥俗，殊可骇叹。且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岂有以酒食是嗜？而窃福以饕餮于愚鲁之民，岂所谓聪明正直者耶？至于岳也，渎也，古先贤德有功于人，载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钦奉之乎？所谓郎者，姑者，安能祸福于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岂无一狄公为一革之？木居士既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复假托以惑众，此尤可笑云。

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欧阳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往行，见于国史墓碑及文集诸书中详矣，予复得四事于公之曾孙当世望之云。尝载于《泷冈阡表》。泷冈阡，盖欧阳氏松楸垅名也，今不传于世，惜其遗没，因识于此。

一云：公于为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尝曰：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于死，非己杀人者多活之。其为河北转运使，所活二千余人。先是，保州屯兵闭城叛，命田况、李昭亳等讨之不克，卒招降之。既开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余人，投于八井。又其次二千余人不杀，分隶河北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为宣抚使，惧其复为患，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计议已定，方作文书，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与富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为不可，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争之不能止，因曰："今无朝旨，而公以便宜处置。若诸郡有不达事几者，以公擅杀，不肯从命者，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欲除害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必不从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时小人谮言已入，富、范势力难安。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将卒有所升黜；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军情，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于是京师禁军亟因大阅，多所升擢，而富公归至国门，不得入；遂罢枢密，知郓州。向若擅杀二千人，其祸何可测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于大祸也。

二云：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修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体不能一，遂诏公看详列传，令删修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及书成奏，御史白旧例修书，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

是纪、志书公姓名，列传书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为始也。宋公闻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闻也。”

三云：范公自言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无怨恶尔。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相，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亦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公知颍州时，吕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进用。

四云：陈恭公执中素不喜公，其知陈州时，公自颍移南京，过陈，拒而不见。后公还朝作学士，陈为首相，公遂不造其门。已而陈出知亳州，寻罢使相，换观文，公当草制，自谓必不得好词。及制出，词甚美，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而免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大惊，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手录一本寄门下客李师中曰：“吾恨不早识此人。”

文忠公又有《杂书》一卷，不载于集中，凡九事，今亦附于此。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信手学书，枢密院东厅。

一云：谢希深尝诵《哭僧诗》云：“烧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谓此人作诗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谓意好句必好矣。贾岛有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唐人谓烧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时九僧诗极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传，如“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学者勿浪书，事有可记者，他时便为故事。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余文字尽然。

二云：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兹所以为难。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于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耳。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为警绝，而杨广不与薛道衡解仇于泉

下，岂荒炀所趣，止于此耶？“大风起兮云飞扬”，信是英雄之语也。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终非己有，又何必区区于攘窃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暇，岂若以乐处当不足耶？书十年不倦当得名，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五云：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余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君谟颇笑，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十余年，竟如何哉？

六云：学书费纸，犹胜饮酒费钱。曩时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晋人喜啬而资谈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诚未足以有益于人。然衰年志思不壮，于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萧条澹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之事也。不知此论为是否。余非知画者，强为之说，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谓好画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云：“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然则真知睡者耶？余谓夜弹琴惟石徽为佳，盖金蚌、瑟瑟之类，皆有光色，灯烛照之则炫耀，非老翁夜视所宜，白石照之无光，于目昏者为便。介甫知睡，真懒者。余知徽，直以老而目暗耳。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指拘挛，医者言惟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谓惟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固不能穷，至于如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琢穷苦之言以自喜。或问二子其穷孰甚，曰：阆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诗见之。郊曰：“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岛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盖孟氏薪水自足，而岛家柴水俱无，诚可笑。然二子名称高于当世。其余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之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曰：“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

外，而见于言中。又见晏丞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晏公曰：世传寇莱公云：“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以为富贵，此特穷相者耳。能道富贵之盛，则莫如前句，亦与希深所评者类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为篇咏者，其论如此。

右永叔所书九事，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书之字画清劲，多柳诚悬笔法，爱而录之。然其间称“马放降来地”及“春生桂岭外”之句，并论严维“柳塘春水漫”、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之工，与夫贾岛哭僧之诮，皆已载于《诗话》中。及晏元献评富贵之句，亦见于《归田录》，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删削，并录之云。

何薳子楚作《春渚纪闻》云：《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艺文志》及本朝《崇文总目》，皆无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龙城记》乃王铚性之作，《树萱录》刘焘无言作。予谓性之之伪作《龙城记》果不诬，而《树萱录》《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自有此名，岂无言所作也？此书所载诸事近于寓言，而诸篇诗句皆佳绝，盖唐人之善诗者为之。如“江声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红树醉秋色，碧溪弹夜弦”，“网断蛛犹织，梁空燕不归”，皆警绝非近人所能也。

卷九

李淳风论辩真玉云：其色温润，如肥物所染，敲之其声清引，若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声远沉，徐徐方尽，此真玉也。予顷在唐州，见任布参政之孙谕字义可收一璧，凝滑如脂，无有蚁缺，惟有两粟大赤黝，盖尸沁也；以绵绳挂之，击之其清越之声，余韵悠扬，正如淳风之说，与世所见水苍玉不可同日而语。后闻为一中都一贵人取去，自是不复再见也。

政和丁酉岁，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买肉归者，往往于刲割之际，铮铮有声。视之，于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莹如玉，询之数家皆有之。自尔一村之民，不复食牛。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人，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近见季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唐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琴、阮，皆乐之雅者也。琴则人多能之，而艺精者亦众，至阮则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时，有醴泉观道士王庆之颇有此乐，同时有安敏修者，以此艺供奉上前，徽庙顾遇，厚于伦辈。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师皆尝听之。庆之则闲雅多则古曲，优逸不迫；敏修则变移宫徵，抑怨取兴，杂以新声，然皆妙手绝艺也。后庆之不知存亡，敏修被虏北去，未几窜而南归。今习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刘棐仲忱，诗律殊有风致，常赋《咸阳》二绝云：“父老壶浆迓义旗，秦亡谁复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泪垂。”“玉殿珠楼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烟空。却缘火是秦人火，只与焚书一样红。”殊类唐人题咏，他诗亦称是。

华亭县有寒穴泉，与无锡惠山泉味相同，并尝之，不觉有异，邑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尝有诗云：“神震冽冰霜，高穴雪与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呜咽声。山风吹更寒，山月相与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烦酲。”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维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元祐七年，东坡来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作书报王定国云：“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公为政之惠利于民，率皆类此，民到于今称之。

《穆天子传》，古书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语，如“天子之马走千里”，“王命官属休”，“曾祝沉豪牛”，“歎玉大宛儿”，凡此四皆出此书也。曾皈彦和，博学之士，予先君有此书，彦和借往雠校，乃题其后云：晋中书监令荀公曾知嶋所上篆文《穆天子传》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准盗发魏襄王墓所传竹书也。按《束皙传》：竹策书凡七十五篇，内《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则《穆天子传》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观第六卷多记盛姬事，盖并入杂书中，此一篇也。书虽残缺，不可尽读，而其所载事物，多故志之所无者。如《世民》之吟，《黄泽》之谣，《黄竹》之诗，其辞皆雅驯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异闻矣。尝考《汉书·地理志》：京兆有西郑，河南有新郑，汉中有南郑。京兆之郑，先儒谓之郑，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应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臣瓒曰：周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威封。初，威公为司徒，王室作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威公，无封京兆之文也。颜师古曰：穆王以下无西郑之事，瓒说非也。今按此书，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书天子之入于南郑，盖瓒所谓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郑来谒，盖瓒之所谓郑父之丘者是也。瓒即校书郎中傅瓒，乃公曾嶋所部校《穆天子传》官属也，故因取此传以注《汉书》。然传称南郑，瓒西郑，所未

详其所以异，岂近世传写之误也。汉中之郑为南郑，不应京兆之郑复称南郑。其称西郑，乃以圃郑为东耳。西郑穆王出游，反必入焉，岂非以其所都故耶？设非王都，亦圻内近地也。邦家在畺地畿内，诸侯当在邦都，其内为县，又其内为都，则西郑之于镐京，殆可为公邑而已，亦不足以为国也。且是时已有圃郑矣，则不必因威公之子从周东迁乃得郑名，然谓之新郑，又果何耶？虽然，如瓒之说，亦岂全非哉？今汲冢中竹书，唯此书及《师春》行于世，余如《纪年》、瓒语之类，复已亡逸。

今人家闺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组紃，谓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词："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理长眉翠浅。闻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予见张籍《吴楚词》云："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乃知唐时已有此忌，循习至今也。

李博，宣和间仕大府卿，因职事陛对，徽宗问曰："知卿年弥高而色不衰，中外称卿有内丹之术，可具术以进。"博曰："陛下盛德广渊，睿智日新，学有缉熙于光明。臣虽不学，敢以诚对，谨领圣训，容臣具术以闻。"明日乃进曰："臣闻内观所以存其心也，外观所以养其气也。存其心，养其气，则真火炉鼎日炎，神水华池日盛矣。长生久视，上下与天地同流，天道运而不积，圣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简，以简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气也，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住，形住则长生久视，自此始矣。盖日月运转，寒暑往来，天地所以长久，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真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气集。气，礼之克也；形，神之舍也。气实则成，气虚则敝，气住则生，气耗则灭，此广成子所以保气，而烟萝子所以炼气也。然则一言而尽保炼之妙者，其惟咽纳乎。故曰：一咽二咽，云蒸雨至；三咽四咽，内景克实；七咽九咽，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水火既济，则内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升。臣谨删其繁紊，撮其枢要，直书其妙，以著于篇。"上篇曰"进火候"，每日子后午前，若于五更初阳盛时尤佳。就坐榻上，面东或南，握固盘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静虑，内观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气，气极则生，要而咽之，每一咽缩穀道一缩，再引则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气极不能任，则低头微开口以吹宁出之，勿令耳闻出气之声，如此凡三次，是为进火一周天，俟气调匀然后行水。下篇曰"进水候"，行水，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为一处，多多益办。俟甘而热，即闭口仰面亚腰，左顾一咽，正中一咽，分三咽而下。内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咽亦缩穀道一缩，如此一遍，是为行水一周天。每进火行水毕，然后下榻，行履自如。"后叙"曰：五

行水火为初，人生水火为急。此是极易之要法，上夺天地造化。学道修真之士，初行须觉脐下如火，饮食添进，四肢轻快，是其验也。行而久之，则发白再黑，齿落重生，精神全具，复归婴儿，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岁，寿比彭老，渐为真人矣。徽宗见而嘉纳之。梁师成录其说以示人，乃简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谟君明修养有得，亦祗行此法也。

翰苑岁供禁中立春、端午贴子，前后多矣，率多拟效旧语，故少新意，惟能道宫禁一时之事者为妙。王履道皇帝阁云："彤霞茜雾绕觚棱，楼雪融银滴半层。别绕拟开延福宴，夹城先试景龙灯。"妃嫔阁云："玉燕翩翩入鬓云，花风初掠缕金裙。神霄宫里骖鸾侣，来侍长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进也。又皇后阁云："蕊笈琅函受秘文，清虚道合玉晨君。瑶台夜静朝真久，金屋春寒阅箓勤。"妃嫔阁云："曈昽晓日上金铺，的皪春冰泮玉壶。绣户绿窗尘不到，凝酥点就辋川图。"重和二年所进也。不惟才思清丽，皆纪当时事也。

徐遹子闽人，博学尚气，累举不捷，久困场屋。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时已老矣，赴闻喜，赐宴于璚林苑。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独存，因戏题一绝云："白马青衫老得官，璚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后仕至朝官，知广德军，谢事而归。

予四明同僚严明致养正，靖康丙午岁，仕广德军建平尉，任满入城批书，馆于郡之开化寺。一夕，梦一妇丽容服来诉曰："妾四明人也，久寓于此，未有所归，惟君子哀之，为我谋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询诸寺僧，有云政和间，池阳人彭汝云为郡从事，其子妇张氏死，乃殡于城西明教院。其后改院神霄宫，徙其徒入此寺，并移其柩于此。僧辈常有见之者，不以为怪。严颇疑之。未几考课事竟，将返马，时赴郡官会。暨归，夜参半矣，方就枕，复见其人立于帐前，泣诉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恳如何？"又云："欲竭奴心，誓殚素志。"严恍惚惊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记其语。翌日，复询彭氏，则亦托者同也。

熙宁十年，京师春旱，上心焦劳，于后苑瑶津亭建道场祈祷，上精诚甚切。一夕，梦一僧，形容甚异，于空中吐云雾以兴雨。及觉，雨遂大注。上大悦，求其像于佛阁中，乃罗汉中第十尊者也。元绛厚之时为参政，作《喜雨诗》，王禹玉和其韵云："紫殿宵祈感圣忧，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云常聚，法遍诸天雨自流。作弼为霖孤宿望，神僧吐雾应精求。"云云。人多称之。

崔伯易，熙宁二年为国子监直讲，尝著《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

五卷，逾万言，概以久任为要；上之，召对延和称旨，自此遂擢用，遍历清要矣。予尝求是书于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见于世。以此知古人著述亡逸，不传者多矣。同时又有临川吴孝宗子经尝著三书，一曰《法语》，二曰《先志》，三曰《巷议》，旧尝传于其侄道宗梦协，亦亡于兵火。子经，予母之从叔也，今闻其从孙家尚有本，当复传之。

唐庚子西谪惠州时，自酿酒二种，其醇和者名“养生主，”其稍冽者名“齐物论”。子西诗多新意，不沿袭前人语，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独游》云：“乌攫春祠敏，鸢窥野烧痴。”《醉眠》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间八月秋风严，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变后鲁叟笔，七国战处邹轲谈。”“人间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扫。周家盛处伯夷枯，汉室隆时贾生老。”“小儿造化谁能穷，几回枯枿还芳丛。只因人老不复少，有酒且发衰颜红。”此兴殊新奇也。

臣昔与希真游衡山朱陵洞天，过古兰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闻类狗吠，希真谓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忆旧说，黎明拉客欲识其处，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众荣者是，臣与希真将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侧常有蛇虎守护，必待有道之士以归，若等无得辄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山中，遇樵苏又访问焉，云往往有见，但若在深绝不可到之地。元丰己未三月，陛下亲策进士集英殿。三馆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左银台门少四十步许，御沟之上，有若洞天所望，熟视则枸杞也。其本围尺有咫，左纽而连理。臣亟询卫士高者，对曰：“闻天圣前尤盛，此荐出苗耳。”臣益悚然，窃语同舍，或曰：是虽可近而甚秘也。曾减仙山神医岩乎？既而叹曰：下诚有物耶？孕天地阴阳之至和，隐端然不可辄至之神，今乃自幸托宫槐禁柳之列，备一时洒扫之观，是岂浪出而徒然耶？偶臣属昧方士采制饵服之节度，未得相与抃舞欢呼，随万年之觞，一供吾君，亦臣子心愿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感而成诗，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乃尔悠久，彼南岳之丛，与银台之本，虽远近之有殊，其为深根固蒂，无芟翦之患，则所云云。予方山居小隐，当莳百本以供撷芼，虽未能拟西河女子之寿，亦足丰天随子之七挟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棫，家多侍儿，而小鬟素儿尤妍丽。王尝以蜡梅花送晁无咎，无咎以诗五绝谢之，有云：“芳菲意浅姿容浅，忆得素儿如此梅。”

李豸方叔，尝饮襄阳沈氏家，醉中题侍儿小莹裙带云：“旋剪香罗列地垂，娇红嫩绿写珠玑。花前欲作重重结，系定春光不放

归。”后小莹归郭汲使君家，更名艳琼，尚存也。他日访之，乃襄阳士族家，遂嫁之。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籧篨作棚屋围嶂，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守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夫王从一太初著《东郊语录》，有云：唐人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张继《枫桥夜泊》之作也。说者谓美则美矣，但三更非撞钟时。按《南史·裴皇后传》载：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车置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应五更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由是言之，夜半之钟，有自来矣。予以为不然，非用景阳故事也，此盖吴郡之实耳。今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辽睿达以书得名，楷隶皆妙。尝自湖南泛江北归，舟过富池，值大风，波涛骇怒，舟师失措，几溺者屡矣。富池有吴将甘宁庙，往来者必祭焉。睿达遥望其祠，以诚祷之，风果小息，乃得维岸。乃述宁仕吴之奇谋忠节，作赞以扬灵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轴，以留庙中而去。其后乃为过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梦于郡守使还之，明日，守使人讯其事，果得之，复畀庙令掌之。近闻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韩子苍知黄州，颇访东坡遗迹，常登赤壁，而赋所谓“栖鹘之危巢”者不复存矣，悼怅作诗而归。又何颉斯举者犹及识东坡，因次韵献子苍云：“儿时宗伯寄吴州，讽诵遗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江上不惊鸥。蟹常见水人犹恶，鹘有危栖孰肯留。珍重使君寻往事，西风怅望古城楼。”然黄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矶也，故东坡长短句：“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则亦是传疑而云也。今岳阳之下，嘉鱼之上，有乌林赤壁，盖公瑾自武昌列舰，风帆便顺，溯流而上，遇战于赤壁之间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诗》云：“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则此真败魏军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种花大而棘长条，而紫心者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题咏者多。常记周无外云：“暖风吹麝入铅华，不肯随春到谢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应和月怨梨花。”韩维持国云：“平生为爱此香浓，仰面常迎落架风。每恐春归有遗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张文潜云：“紫皇宝辂张珠幰，玉女熏笼覆绣衾。万紫千红休巧笑，人间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黄鲁直云：“汉宫娇额半涂黄，入骨浓薰贾女香。日色渐迟风力细，倚栏偷舞白霓裳。”

卷十

崔伯易尝有《金华神记》，旧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今亡此集。近读《曲辕集》复见之，因载之以广所闻云：汴人有吴生者，世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于三班。嘉祐中，罢任高邮，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独与兄子赍金缯数百千，南适钱唐。道出晋陵，舣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风高，生乃危坐舷上，颓然殊不有寝意。久之，忽有绯衣被发持刃炬自竹林间出者，后引一女子，冠玉凤冠，曳蛟绡文锦之衣，颜色甚丽，而年十八九耳。生见而惊。俄顷至岸侧，回叱绯衣者曰："可去矣，无久留也！"于是灭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谓生曰："见向来绯衣者乎？此君之夙仇也，而索君且数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当死其手。"生闻益惊骇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缕衣置肩上，生稍安，乃问曰："若神欤？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盖金华神也。过去生中尝与君为姻好，窃知将有所不济，故相救尔。今事已，我亦当去君矣。"遂去，不复返顾。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见。将掩关，忽睹女子坐其后，生大惊，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戏，安有数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与入舟中，取酒共饮。其言谐谑，悉如常人，然生诫曰："毋高声，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声特君可闻，他人虽厉声亦不能闻也。"生益疑，窃自惧曰：此果神也，固无所惮，傥鬼则必有所畏矣。因出剑镜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剑镜耳，精与鬼则畏。夫剑阳物而有威者也，鬼阴物而无形者也，以无形而遇有威，是故销铄其妖而不能胜，故鬼畏剑也。镜亦阳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阴物而伪变者也，以伪而当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镜也。昔《抱朴子》尝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惧，起谢曰："诚无他意。"至明，起谓生曰："舟楫已有晓色，势不能久留，当与君子诀矣。君后十年游华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扬之。虽然，君今不可终此行，恐复不济也。"因索笔题诗一章曰："罗袜香消九九秋，泪痕空对月明流。尘埃不见金华路，满目西风总是愁。"书已辄复流涕，歔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复南去。复以其事语人，人或诘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辕先生又尝作传，记陈明远再生事云：明远，陈氏字也，名公

辟，兴化军人，尝举进士。皇祐三年春，过泗州，游普照王寺。时群僧会斋于南院，明远绕浮图，自西厢趍大殿，两庑人甚哗。独老僧敝衣庭下，倚树读青纸书，其文光彩射百许步。明远遽往揖之，僧小举手，就视其书，则金字《金刚经》，系以梁朝传大士之颂者。僧细讽自若，明远从后听之。既久，僧回顾笑谓明远曰："子亦乐此耶？"明远对之稍恭。僧读竟，遂以经授明远曰："江南李氏所施，观子之貌，且当持此。"明远喜，受之归。明旦取映日，则无复光彩，一读之，径藏书笼中。明年，从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将大敛，觉其体复温，移刻稍苏，又食顷乃能言，其族反惊。明远自言方疾革时，见四卒深目虎喙，持文书，有大印，字莫可辨，共执明远，桎两手，驱西北行，其势甚暴。所经依约皆广野，尘埃射人，不可辄视。渐逼大河，府署严密，门外坐卒数十，悉持梃，内有考掠声。三卒先入，一守明远于大门外，如俟命者。须臾，坐卒尽起擎跪，明远回视，一僧乘虚而行，过门见明远，植杖而立，意若哀悯。明远不觉手桎尽解，熟视其状，即泗州尝遇授经者也，因拜祈之。僧顾卒取文书略视，徐曰："府君知耶？"才欲入门，而闻府中呼应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趍出迎之，其侍卫之盛，若世之达官。二人礼僧极恭，僧为语，二人俞喜，旁睨明远，若夙有罪者。僧呼明远前，使自忏悔。俄二人诏吏听还，二人亦谢僧去。后有吏驰出呼明远，则明远季父鈇，鈇太学进士有闻，亡已三年矣。既见，访明远家事，云："我当录冤簿三年，才二年尔，非佳职也。尔归持尊胜七俱胝咒，祈以免我，又有故服藏某处，幸焚之遗我。"寄声亲戚如平生。复告明远，言："世之人冤慎勿复，复之势如索绹焉，若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书期会，常若不及，神君圣灵，尤深厌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驰去。僧引明远游旁两大庑下，见系囚不啻数百，亦有禽兽诸虫，悉能人言，与囚对辨。群吏见僧悉拜。有械囚系以大铁锁，左右文书没其首，口尝嗫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谳，轻重不当又鞭之，其余几坏。明远窃视之，乃其表舅郑生。生为闽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余。见明远泣下，频以手向僧，且目明远。僧笑，少以杖指之，锁械俱堕，然莫敢起，而口嗫嚅出血未已也。又见坐沙门五六人，前列败坏饮食数十瓮，气色殊恶。僧曰："此尝弃世中供养，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念，复引明远出前大河，上虹桥蜿蜒，望彼岸城府楼观，烟雾出其上，明远请往观焉。僧不许，曰："子过此无复归矣。"亟随僧趍东南来，井闾人物，差类人世，但天气乖惨，似欲雨时，而涂中所遇，往往皆昔尝所见。危冠大马，出处前后，吏卒替更而迭趍，人指以为名势挟侈快意不屈之士，皆趦趄狼狈，状若为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泪，悔怏自掷，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过广野，遇溪水涨甚，思始来时则无有也。明远忧不能渡，僧乃执杖端，以末授明远而导之。始涉亦甚浅，中流明远失据将溺，因惊呼而苏。明远之复生也，桎缚之迹，隐然在

臂，家人持荤饮饷之，虽数十年辄掩鼻急遣去。瞻视间，僧已在室中，香气异常，亲族斋戒祈见者必暂睹裙衲杖屦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经义教明远，对其情品说一切世间所有之法，即心是佛，烦恼尘劳，究竟虚妄。其音靓圆若霜钟，在庭户外之人，一历耳欢然自信，终身不能忘其声。每谓明远曰："吾即诣某寺斋。"既去，食顷后还，又言某氏斋私饮某僧酒，犹不斋耳，他时为之，未免有罪。时多疑以僧伽大师者，明远请焉，僧曰："僧伽，吾师也。"几一月，明远躯体复壮，僧告去曰："后十四年，吾待子于祖山。"明远问祖山，曰："庐阜。"遂去。陈氏后求鈇故衣，果得于其处，缁徒咒而火之。明远母素好释氏，悉疏其斋，虽远数百里必使人验之，明远并告以言状，具言有是尔。饮僧家闻之，终身不饮酒。然明远向所忏之罪，今反不复能记，岂昔偶萌之于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录以为非耶？抑他生所为，不复自省，而幽冥记人功过，诛赏有时，而宴安人之苟为，得以自将，则跬步之间，不可以为恐惧耶？至和三年八月，明远归莆田，以故人访予，且出所授经，具道其事，欲予记之。予固已怪其人爽辨谦畏，不类向时，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从其请也。今年其兄公辅调官京师，特过予，复以为言。予与公辅游十五年矣，今亦称其弟所为，如予尝所怪者。则明远由是而有闻，傥求之益勤，修之益明，守其话言，不为富贵贫贱毁誉之所迁，则其所至也，岂易量哉！因起奋笔，直载始末。明远所述盖多，其间有与佛经外史若世人已传之事略相同者，不复更录。明远父名铸，今为尚书都官郎中，通判广州。曲辕子记。予观崔公所记，抑亦异矣。彼郑生者，以法自名而获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轻重不可逾，而法家流鲜恩寡恕，多论刻。苟容于心，已不逃于阴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应之。临政者于淑问详谳，宁可忽诸？

襄阳天仙寺，在汉江之东津，去城十里许，正殿大壁画大悲千手眼菩萨像。世传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图绘。有夫妇携一女子应命，期尼以扃殿门，七日乃开。至第六日，尼颇疑之，乃辟户，阒其无人。有二白鸽翻然飞去，视壁间圣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独其下有二长臂结印手未足，乃二鸽飞去之应也。郡有画工武生者，独能模传其本。大观初，有梁宽大夫寓居寺中，心无信向，颇轻慢之。武生云："菩萨之面正长一尺。"宽以为诞，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萨面，忽梁间有声如雷，宽震恽而坠，损其左手。僧教宽悔过自忏，后岁余方如旧。兹御侮于像法事者，怒其慢渎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书自负，性喜挥翰，虽在政府，暇时日书数幅。予尝见杂书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载于此。

一云：东汉魏晋皆以八分题宫殿榜，蔡邕作飞白，是八分字耳。

是以古云飞白，是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是用飞白笔作隶字也，故又云散隶终飞白。金石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小小碑刻之阴，或刻隶字也。许昌群臣劝进与受禅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而不知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从而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耶？呜呼！目前浅近之事，略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顾欲与其论书学之本，与用笔作字之微妙，旨远而意深者，安可得哉？盖不翅于钟鼓乐鹅，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类此者多矣。

二云：书者，六艺之一，古人列之于学，以相传授，则学者始习之已久，详知其规矩法度，与所以为书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战国秦汉以来，其学犹未绝也，故学者尚有前世之风烈。至于名家，乃多父子祖孙，岂不由师授传习之有素乎？崔、张、钟、杜、卫、索、王、庾诸人是也。会之于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将雁行矣。

三云：吾顷见苏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参政所收古书画，尽付幼子掌之。既薨，诸兄弟以其素所爱不复取，悉以畀之，所与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后参政之幼子官洪州，卒于官，因不归，其子幼弱，已而遂绝，书画皆散失不复存。今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尔，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当如何也！须有魏晋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笔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笔择毫净，卷心圆，便是工夫。锋之长短尖齐，在临时耳。处处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无他奇也。

五云：张侍禁笔甚佳，一管小字笔，写二十万字，尚写得如此，是少比也。卢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习熟之与生疏，岂不相远哉！学者须先晓规矩法度，然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极，心悟妙理，心手相应，出乎规矩法度之外，无所适而非妙者，妙之极也。由妙入神，无复踪迹，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晓规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于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而自得，乃造于妙；由妙之极，遂至于神，要之不可无师授与精勤耳。凡用笔日益习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须用力而不得用力，应须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传也。学佛者悟吾此语，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纵复脱洒至妙，犹当在子孙之列耳，不能雁行也，况于抗衡乎？此非苟

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禅家有云：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悟此语者，乃能晓吾言矣。夫于师法不传，字学废绝数百年之后，欲兴起之，以继古人之迹，非至强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学书须先极取骨力，骨力克盈有羡，乃渐变化收藏；至于潜伏不露，始为精妙。若直尔暴露，便是柳公权之比张筋努骨，如角觝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杨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称吕亢圭，时时延之学院中。二侄幼小，颇勤待之。或言事，往往有验。一日，忽再三言云："恶人将至矣，须急避之。"时众人亦不甚留之。暂尔，径渡江表，人但讶其所谓恶人者何也？是夜，忽提刑喻君涉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风，一日行六七程，径至岸下耳。喻到，则遣人访求吕，不见踪迹，喻乃亲自密问。得与一人往还至熟，呼之至，即岑文秀也。诘其所得，云无有。喻作声色，且将笞之。岑终言无。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于神堂壁中得所与岑长歌一首，是言内事。岑乃云："吕实付此诗，云：汝今未晓，异日当为子详说之。"喻乃云："吕即吕先生也，其名亢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众乃悟所谓"恶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迫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益见其学之精勤，但未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笔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谢唐人？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意其能变之至此也。吾若少年时便学书，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学者，常立意若未见钟王妙迹，终不妄学，故不学耳。比见之，则已迟晚，故悟学皆迟，今但恐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衰疲，更二十年，决至熟妙处。此须常精勤乃可，若不极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学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西斋东窗大涤翁书，时小至后一日也。

重和戊戌岁，平江有盘门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数人穴一冢，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极宽，如厦屋然，复有数门，扃鐍不可开。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镫之类，以为铜也，欲货之，熟视之乃金，因分争至官。时应安道逢原为郡守，尽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数人往闭其穴，观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绘画嫔御之属，丹青如新。画手殊奇妙，有一秘色香炉，其中灰炭尚存焉。诸卒争取破之。冢之顶皆画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见棺柩，意其在重室内也。又得数器而出，乃掩之。后考《图经》云：吴孙破虏坚之墓也。然考之吴志，坚薨葬曲阿，未详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云：王侍郎子融言，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以纸摹之，其家尚余数幅。政和丙申岁，先君为真州教官，时朝廷颁雅乐，下方州，仪真学中建大乐库屋，积新瓦于地。一夕霜后皆成花纹。极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芦水藻，种种可玩，如善画者所作。詹度安世为太守，讽学中图绘，以瑞为言，欲谀于朝。先君不从，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诗，公极善之。尝有《咏草》一篇云："满目芊芊野渡头，不知若个解忘忧。细随绿水侵离馆，远带斜阳过别洲。金谷园中荒映月，石头城下碧连秋。行人怅望王孙去，买断金钗十二愁。"为人所称赏。

世画骨观作美人而头颅白骨者，饶德操题其上云："白骨纤纤巧画眉，髑髅楚楚被罗衣。手持纨扇空相对，笑杀傍观自不知。"

元祐以后，宗室以词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宇、叔益、令畤、𪊨之，皆有篇什闻于时。然近属环卫中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长短句，尝见十许篇于王之孙□□皆可俪作者，不能尽载，如上元扈跸作《瑶台第一层》云："嶰管声催，人报道、嫦娥步月来。凤灯鸾炬，寒轻帘箔，光泛楼台。万里正春未老，更帝乡日月蓬莱。从仙杖，看星河银界，锦绣天街。　　欢陪。千官万骑，九霄人在五云堆。赭袍光里，星球宛转，花影徘徊。未央宫漏永，散异香、龙阙崔嵬。翠舆回，奏仙韶歌吹，宝殿樽罍。"每使人歌此曲，则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梦寐间也。

杨纬字文叔，济州任城人，以明经中第，累任州县，皆有能称。后为广州观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远丧未还乡。其侄珣，一日晡时，恍然如醉梦中，见其叔骑从甚都，来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语如平时。珣问："叔今代满耶？"曰："我今为忠孝节义司判官矣。所主人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也。其职甚高而闲逸，故来别汝也。"人但见珣若与人言语时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适广州叔来，其言如是。"众方悲骇，知纬死矣。珣曰："叔临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台，可即台立祠以祀之。"后呼工为像，一塑遂肖其容状。州县以纬别无功绩，不敢闻于朝，而乡人岁时但即其墓而祭之。

宋宣献公绶《宫梅诗》云："阆苑春多非世境，层城花早出宫栏。"用梁简文帝《梅花赋》曰"层城之宫，灵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识春"之语也。

山谷在荆州时，邻居一女子闲静妍美，绰有态度，年方笄也。山谷殊叹惜之，其家盖闾阎细民也。未几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贫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马瑊中玉《水仙花诗》，有云："淤泥解作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盖有感而作。后数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于郡人田氏家，憔悴顿挫，无复故态，然犹有余妍，乃以国香名之。

济州士人邓御夫，字从义，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种莳、耘获、养生、备荒之事，较之《齐民要术》尤为详备。济守王子韶尝上其书于朝，今未见传于世，尝访于藏书之家，或有见者。

王禹偁元之，久为从官，而未尝知举，有诗云："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门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为主文，常在试闱戏书考簿后云："黄州才藻旧词臣，几叹门生未有人。自笑晚游金马客，曾来三锁贡闱春。"

龙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画美人琴阮图，殊有宫禁富贵气，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亮工官长沙时，黄鲁直谪宜州，过而见之，叹爱弥日，大书一诗于黄素上云："周昉富贵女，衣饰新旧兼。□重发根急，薄妆无意添。琴阮相与娱，听弦不停手。敷腴竹马郎，跨马要折柳。"其画后归禁中，而诗不见于集也。

汪彦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宁三年，霍端友榜琼林苑宴谢颁冰，彦章作谢表有云："使嗽润而吮清，得除烦而涤秽。顺时致养，俯同豳雅之春开；受命知荣，固异卫人之夕饮。"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坚之渐。子孙传诵，记御林金碗之香；生死不忘，动宫井玉壶之洁。"

韩子苍与曾公衮、吴思道戏作冷语，子苍云："石崖蔽天雪塞空，万仞阴壑号悲风。纤纬不御当玄冬，霜寒坠落冰溪中。斫冰直侵河伯宫，未若冷语清心胸。"公衮云："万山云雪阴霾空，千林雾□水摇风。冻河彻底连三冬，嘉平晓猎崤函中。十二律吕相与宫，安得此候疏烦胸。"思道云："□□□□□□□□□□□□□□□□□□□□□凛如冬，露下紫微花影中。长哦白雪明光宫，众泉涌此万卷胸。"此格起于晋人之危语也。

汤泉有处甚多，大热而气烈，乃硫黄汤也。唯利州褒禅山相近，地名平疴镇，汤泉温温可探而不作火气，云是朱砂汤也。人传昔有两美人来浴，既去，异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过浴池上作诗云："华清赐浴记当年，偶托荒山结胜缘。未必兴衰异今昔，曾经天

女卸金钿。”

晁说之以道作《感事诗》云：“干戈难作墙东客，疾病犹存砚北身。”用避世墙东王君公事，而砚北身乃《汉上题襟集》段成式书云：“杯宴之余，常居砚北。”又云：“长疏砚北，天机素少。”又云：“笔下词文，砚北诸生。”盖言几案面南，人坐砚之北也。

予少年在湘阳，曾弦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语者，无若刘梦得作《连州厅壁记》云：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殴温，交战不胜，触石转柯，化为凉飕。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袭山逼谷，化为鲜云。”盖前人未道者。不独此尔，其他刻峭清丽者，不可概举。学为文者不可不成诵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等 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

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目录

枫窗小牍
校点说明
序
卷上
卷下
清波杂志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枫窗小牍

【宋】袁褧　续
袁颐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枫窗小牍》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盐姚士粦序，以书中所载‘先三老’一条，证以洪适《隶释·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长大梁’及‘侨寓临安’语，可知其乡贯”。又说清人查慎行注苏轼《来鹤亭》诗，引为袁褧，“未详何据”；“褧实明人，疑慎行误也”。今传此书宝颜秘笈本作“百岁老人袁□撰”，稗海本作“百岁寓翁绝笔”，不著姓名；唯《唐宋丛书》本作袁褧，可知查注并非无据，但不知《唐宋丛书》本何据耳，今姑从之。

此书记事，从上卷录崇宁间作大鬓方额，至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前后相距近百年。内容多及汴京故事，如艮岳之筑、京城规制、河渠状况、宫阙构建、户口增减等，可与史传相参证。

《枫窗小牍》有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稗海本及《丛书集成》等本。今以《丛书集成》（据宝颜堂本排印）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等本。凡有异文，一律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序

《枫窗小牍》，不著撰人姓名。特检所载先三老一段与《隶释·袁良碑》对质，因知其人袁姓，而牍中“东坡手书”所云彦方者，即其大父赞善公也。但文忠集目只云“与人”而已，至称其父，每曰“家大夫”，不知何官。曾为艮岳萼绿华台作颂，定亦禁近班列。又云曾王大母得封县君，从祖尝倅郑，子曰博士颐，亦是汴中衣簪乔旧。惟此翁若无官而留意当世者，其所记载有大关系。如赵普醮章及玉牒宗室同姓事，则是上果忘其创业，下自信其背盟，知靖康之祸、高嗣之斩所从来矣。惟《名园记》谓普归洛，月余便卒。洛去汴四百五十里，醮章乘风吹堕太远。又如张李《醉醒志清》论家人一卦、卢之翰不谢钱若水，皆足补《宋史》之阙。其他细碎，多杭、汴见闻耳。庚戌春，尝以质之金坛王损庵太史，云此中多史外别闻，而于惠生、王伯弢各称其鹦鹉文佳。余独喜燕丹一叙，最为雄爽简妙。顷见吴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为条质叹赏第云东坡释相国寺诗，必谪外时书谜壁间，后来解破耳。不然即慧争德祖，捷给不能至此。并识以咨博雅。海盐姚士粦叔祥序。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上

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乌桕，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艺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皇宋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龙，檠一盖，其龙形腾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岂偶然哉？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则系之。

予侨家后圃有一大井，是武肃王外祖家旧物。井上有文，曰：“於维此井，渟育坎灵。有萃有郃，实此储英。时有长虹，上贯青冥。是惟王气，宅相先征。爰启霸主，奠妥苍氓。沛膏渐泽，配德东溟。臣罗隐谨颂。”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为大内都点检，都民惊曰：“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简也。

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

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敌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尚令此敌假气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辑《太平广记》，时徐铉实无编纂。《稽神录》，铉所著也，每欲采撷，不敢自专，辄示宋白，使问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遗乎？讵有率更言无稽者，中采无疑也。”于是此录遂得见收。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离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与萧岿离合后周宣政为“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尝有光怪，掘地得古铎三枚：一黄钟，一中吕，一土死无声。又一玉管，校长于古玉管，盖汉晋间物也。其年遂迁职。

赵韩王疾，夜梦甚恶，使道流上章禳谢。道流请章旨，赵难言之，从枕跃起，索笔自草曰“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逞此强阳。瞰臣气血之衰，肆彼魇呵之厉。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云云。密封，令勿发，向空焚之。火正爇亟，而此章为大风所掣，吹堕朱雀门，为人所得，传诵于时，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有老妓题寺壁云：“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此妓遂复车马盈门。

古人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今执戈之士，不复事农，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国，度人修寺，不耕不蚕，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贤相也，与张齐贤稍不协，齐贤竟以被酒失仪罢相。时人语曰：“李相太醒，张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论也。

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敌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邢昺以九经及第，郁为儒者。乃倾意钦若，纳身垢污，为士流所薄。尝奉较撰《尔雅疏义》，其后太学生郭盛言：“昔人不分老子与韩非，同传郭注、邢疏，无论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无称冤地下。且郭迕逆敦，邢附钦若。《尔雅》近正，今则近邪，盛举九经，乞辞此疏。”时邢自称子才之裔，太学中语曰：“景纯有孙，子才无后。”

宣和中有反语云：“寇莱公之知人则哲，王子明之将顺其美，包孝肃之饮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贤者之过，人皆得而见之者也。

祥符中，天书既降，复有道士赵寿国来上《灵宝大洞人皇经》，稍记其首篇云“尔时玉清虚皇上帝在玉清景灵之宫，忽从自明帘内传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时耳根共感。是诸天众速驾云车龙鸾，填隘天路皆满。诸天既集，面觐虚皇于云陛之下，剑珮璁琤，交暎左右。虚皇曰：‘嗟尔诸天，听予涣号：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宁皇，惟此林林众满太苍，下方大乱，予闵是痌。爰召宓羲，遣兹讼灵，下抚方州，二亥后先，命处天门，八方归工，天下太平。今兹嗣皇，实惟圣神。合寿千春，东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镇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诞誉不经，皆若此类。朝廷虽知其妄，亦赐金帛，设朝受之，供奉大内。

吕夷简有总髻交王至清，以屡试不第，隐遁山壑，后以子簿畿县，薄游京师。吕折简召之，不赴。会仁宗诏废郭后，吕实赞之，至清寓书夷简曰：“仆初与坦夫读书山寺，论家人一卦，坦夫独以孔子‘反身’二字为此卦入证语。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妇之主不得终始其义。坦夫独不可以‘反身’之说谏之，而将顺至此乎？安在其有证于尼父一言也？仆今知读书与仕宦自是两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终我身也。虽然，坦夫自今永保禄位矣。何者？有所废必有所爱，能从人主所爱处，有勋力焉，亦必不爱爵禄，以爱其人于众人之外也。此一牍也，先为相业唁，复为相位贺，惟坦夫两受之。”夷简大怒，并其子逐焉。

贤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处，如钱惟演之下石寇莱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处，如秦桧之不尽杀鄂国子孙是也。

洪驹父才而傲，每读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树头霜柿。”人每赧面而去。比汴京失守，尼玛哈勾括金银，驹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觞酌，幸醉中不见此时情状，竟为纲纪自利，峻于搜索，坐贬沙门，亦大冤也。

余少长大梁，豢养于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间，近在襟带，未尝眼见身到。比一旦崩乱，将母则弃妻，挈妻则掷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风渡淮，浊浪掀空，几葬于宝应鱼腹，魂魄尽丧，相顾失色。及至江上，于时海潮上逆，狂涛东泻，渺逆极望，虽腾价买舟，犹与僧尼杂贩共载一船。母妾悲号，至不欲渡，愿投江流。舟发未几，樯为风折，半欹浪中。满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掷缆，得抵润州。此盖生平未遭之危，合门未遘之苦也。后尝问人曰：“江必从此渡乎？必当更有狭处。”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谏吴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泽；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此七

渡，当择官兵守之。其余数十处，或道路迂曲，水陆不便，非大军往来径捷之处。于是始知前问之失也，望洋之喻岂虚也哉！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以司徒归第，夏竦召至国门而罢。诏以贾昌朝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弼固辞，改资政殿学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谏官。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太学博士石介因作《庆历圣德颂》，其词太激，邪佞切齿。其颂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巽巽。太后一语，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儆心目者，如"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又曰："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时韩魏公与范文正公适自陕来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闛者手录此颂进于二公，且口道竦非为诸君子庆。二公去闛，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孙复闻之亦曰："石守道祸始于此矣。"

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日，鱼虾屏断，鲜适莫扑。惟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少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此受享也。

国朝妇人封，自执政以上封夫人，尚书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硕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国郡之异，而武臣一准文阶。其后三公、大将封带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视正妻减阶耳。若郡县君，则先曾王太母亦封县君，政和二年诏除之。

本朝以童子举，如国初贾黄中举，自五代不论。若太宗朝，洛阳郭忠恕通九经，七岁举童子科。淳化二年，赐泰州童子谭孺卿出身。雍熙间，得杨亿年十一，以童子召对，授秘书正字。咸平间，得宋绶。景德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三。祥符间，又得李淑，又赵焕以童子召封，令从秘阁读书，时年十二。蔡伯希年四岁，诵诗百余篇，召为秘书正字。神宗朝元丰七年，赐饶州童子朱天锡五经出身，年九岁，赐钱五万。又天锡从兄天申年十二，试十经皆通，赐五经出身。绍兴七年，赐处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间，吕嗣兴、王克勤赐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岁通九经，以不谒丁晋公，摈不以闻，竟不得与诸君子同声治朝也。

寿山艮岳在汴城东北隅，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寿山艮岳。周围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家大夫尝承命作颂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雕璧成车，裁瑛作麈。龙驭昆丘，鸟发玄圃。笑月光微，看

云色阻。荷露添华，柳烟生妩。九重欢眷，六宫逊处。乃构椒房，用当金宇。碌碌宜阶，瑟瑟为户。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献颂，庶叶万舞。”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有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浮阳亭，西为梅渚雪浪亭。西流为凤池，西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巢凤阁、三秀堂，东池后有挥雪亭。复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极目亭、萧森亭，右有丽雪亭。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三亭，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亭、萧闲阁、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容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为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西则是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既成，帝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位，故名艮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折牐，数月乃至。会初得燕山之地，因赐号“敷庆神运石”。石傍植两桧，一夭矫者名“朝日升龙之桧”，一偃蹇者名“卧云伏龙之桧”，皆玉牌金字书之。徽宗御题云：“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拿天半分，连卷虹南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嗟乎，桧以和议作相，不能恢复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负”，而一结更是高庙御名，要皆天定也。岩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峰曰“庆云万态奇峰”。又作绛霄楼，直山北势极高峻，敻出云表。盖工艺之巧，其后群阁兴筑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集。命市人薛翁豢扰驯狎，驾至迎立鞭扇间，名“万岁山珍禽”，命局曰“来仪所”。及金芝产于艮岳万寿峰，只改名“寿岳”。

先三老碑在扶沟石牛庙，役徙墓下，碑横裂为二。上复破泐如圭然，光莹可鉴。少尝从祖父诣碑拜读，至“斩贼公先勇，食邑遗乡六百户”事，考之东汉先人列传，了不可得。后从驾南渡，得欧阳公《集古录》，第释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后得赵明诚《金石录》，始知公先勇为公孙勇，又不知出自何书。今耄矣，目不能观书，徒悒悒此事未了。忽从宇文学博处，得鄱阳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书《田广明传》。传云：“故城父令公孙勇谋反，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为侯，小史窃言，上问之，对曰：‘为侯者得东归否？’上曰：‘汝乡名为

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不觉快跃而起，簪冠堕地，老发躧躧，弗暇手握也。家世读书，碑碣尚在，至一千年不知碑上事，愧已，愧已！

余尝见内库书《金棋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谶入金也。

丁谓倾意以媚莱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时有无赖于庆贫寒不振，计且必死冻饿，谋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当大济耳，幸无忘我。”庆拜而听之，老儒遂改于为丁，易名宜禄，使投身于谓。谓大喜收之，门下皆怪问之。谓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谓果入相。此人遂以宠冠纪纲，虽大僚节使无弗倚藉关说，不逾年而宜禄家十万矣。老儒亦以引见，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传，不解所谓。顷偶读沈约《宋书》，曰：“宰相苍头呼为宜禄。”宜复姓丁，愈惬所念，莫谓晋公眼不读书也。

道君皇帝以于阗玉益八宝为九宝，其文云：“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王初寮草诏，曰：“太极函三运，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宝历于万年。”八索用九，可谓切事，徽庙以银椀盛苏合香赐之。

司马温公《保身说》云：“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倘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蛇虺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书此以置座右，盖自鉴其生平所遭耳。吴、赵诸公惜不早见及此，遂陷秦氏酷祸，悲哉！

杭州江堤筑自梁开平四年八月，时钱氏始伯，武肃王以候潮、通江二门之外，潮水冲啮，版筑不就，命强弩数百射之，潮水为避，击西陵。遂以竹笼石，植大木圉之，率数岁辄复坏。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纶、漕臣陈尧佐议累木为岸，实薪土以捍之。或言非

便，命发运使李溥按视。十月壬戌，溥请如钱氏旧制，立木积石以捍潮波，从之。其后逾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圣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谨言请修江岸二斗门。庆历六年，漕臣杜杞筑钱塘堤，起官浦至沙陉，以捍风涛。浙江石塘创于钱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张夏为转运使，置捍江兵采石修塘，人为立祠。绍兴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林大鼐言潮为吴患，其来已久，捍御之策，见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兴洲门，怒号激烈，千霆万鼓，民以不宁，宜颛置一司究利病，而后兴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帅臣沈夐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肃王还临安，与父老饮，有三节还乡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吴音以歌，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呼其宴处为"欢喜地"。

汴京故宫蹑云蔽日，常在梦寐，稍能记忆，条载于此。宫城本五代周旧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周围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一门，曰左、右"银台"。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符西华门内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东、西门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宫后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宫中有延庆、安福、观文、清景、庆云、玉京等殿，寿宁堂、延春阁、福宁殿，东、西有门，曰左、右"昭庆"。观文殿西门曰"延真"，其东真君殿，曰"积庆"。前建感真阁，又有龙图阁，下有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阁下有群玉、蕊珠二殿，有宝文阁，阁东、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辉门。后苑东门曰"宁阳"，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其西又有宣圣、化成、金华、西凉、清心等殿，翔鸾、仪凤二阁，华景、翠芳、瑶津三亭。延福宫有穆清殿，延庆殿北有柔仪殿，崇徽殿北有钦明殿。延福宫北有广圣宫，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会祥五殿，建流杯殿于后苑。又有慈德殿、观稼殿、延曦阁、迩英殿、隆儒阁、慈寿殿、庆寿宫、保慈宫、玉华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极殿，崇庆、隆祐二宫，睿成宫、宣和殿、圣瑞宫、显谟阁、玉虚殿、玉华阁、亲蚕宫、燕宁殿、延福宫。政和三年春，作新宫始南向，殿因宫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东门曰"晨晖"，其西门曰"丽

泽”。宫左复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其东阁则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其西阁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阴、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会宁之北，叠石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为二亭，曰“云岿”，曰“层巘”。凝和之次阁曰“明春”，其高逾一百一十尺。阁之侧为殿二，曰“玉英”，曰“玉润”。其背附城，筑土植杏，名“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宫之右，为佐二阁，曰“晏春”，广十有二丈，舞台四列，山亭三峙。凿圆池为海，跨海为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飞华”。横度之四百尺，有畸纵，数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为湖，湖中作堤以接亭，堤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为茅亭、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动数千。嘉花名木，类聚区别，幽胜宛若生成。西抵丽泽，不类尘境。其东直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而晨晖门出入最多。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此特大概耳，其雄胜不能尽也。

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苏子瞻有诗云：“鸿渐偏宜丹凤南，冠霞披月羽毵毵。酒酣亭上来看舞，有客新名唤作耽。”每诵此诗，未尝不泪满青衫也。

子瞻又有与王大父手墨一纸，云：“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葳灵仙艰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槐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元素书已作，稍暇诣见。轼白彦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见示。此纸尚存箧中，渡江已来，与妻孥共宝者。

徽庙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平日所爱小乌。其马至御前，马足不肯进，左右鞭之，益鸣跳，不如调训。时圉人进曰：“此愿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乌白身邪？”敕赐龙骧将军，然后

帖然就辔。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荒乱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家大夫尝谓曾子固《南齐书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处云：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约，其体至备。而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无不尽也。至于后世诸史，事迹扰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得赫然倾动天下之耳目，而一时偷夺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应处多累句重叠为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向东南陈州门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从东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水西门出；曰五丈河，表自济郓，自新曹门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筑堤从汴河上用水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先是诏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赐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启槽，频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丰门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废。

吴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

罗昭谏投身武肃，特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娄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以刘为娄，避武肃嫌名也。

余邸寓于钱氏之旧乡，苍山碧树，想见衣锦风烟。因念余昔家京邑，每过南宫城太学左方礼贤宅，未尝不钦仰忠懿之贤。虽乔木垂杨，朱门雕砌，宛若犹在。于时子姓贫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尝读《两朝供奉录》，太祖、太宗虽所赐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

千万八千八百余两，玉石器皿一万七千事，宝玉带四十二条，锦绮一千六万六千三百余匹。然忠懿入贡如赭黄犀、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希世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十余两，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十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十万，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千四万余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妆器械七十万事，白龙脑二百余斤。及归国之初，举朝文武阉寺皆有馈遗，盖有国已来，所积一空矣。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熶物、不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每过湖上，时进肆慰谈，亦它乡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湛以王钦若贿卖任懿及第累谪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识遇洪大庾岭，犹仪卫赫然，若有官者。相识谓是赦还，与执手庆慰，洪曰："我往捕王钦若耳。"言讫不见，其人愕然。已而钦若病甚，口呼："洪卿宽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己橐百两，不难偿卿九百也。"观此则二百五十金之说，犹当时鞫者嘿为钦若减贯也，然湛冤极矣。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下

名画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饶资为宫市珠玉大商，不易为人落笔。惟性嗜香药名酒，人亦不知。独相国寺东宋药家最与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楮素挥洒盈满箱箧，即铺门两壁亦为淋漓泼染。识者谓壁画家入神妙，惜在白垩上耳。

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

岳少保既死狱，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视同时诸将如某某辈莫不宝玩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祸福顿悬。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历凡十变：在建隆则曰"应天"，在太平兴国则曰"乾元"，在咸平则曰"仪天"，在天圣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宁曰"奉天"，在元祐曰"观天"，在崇宁曰"占天"。未几又改曰"纪元"，在绍兴曰"统元"。

真宗时，贾昌朝撰《国朝时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诏约唐时令为国朝时令，以备宣读。最后昌朝又参以秦邕、高诱、李林甫诸家月令之说为集。时刘安靖撰《时镜》，所书以四时分十二月各系其事。孙屺撰《备用时令》，见贾昌朝所奏时令见夫绍兴中，虽访得之，非复旧本。乃以景祐历书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并取一二名数注字音于下，以备阅时之宜焉。

余少从家大夫观金明池水战，见船舫回旋，戈甲照耀，为之目动心骇。比见钱塘水军戈船飞递，迎弄江涛，出没聚散，欻忽如神，令人汗下，以为金门池事故如儿戏耳。至如韩蕲王困敌王天荡，飞轮八橹蹈军槃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宁元年十月，诏颁河北诸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

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绍兴二年五月大火，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时被毁者一万三千余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师复火，更一万余家，人皆以为中兴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显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内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驿，诘旦且焚镇国仓，王泣祷而灭，计一万九千余家。但临安扑救视汴都为疏，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檥、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

高庙在建康，有大赤鹦鹉自江北来集行在承尘上，口呼万岁，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惊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无乐，鹦鹉大呼“卜尚乐，起方响”，久之，曰：“卜娘子不敬万岁。”盖道君时掌乐宫人以方响引乐者，故犹以旧格相呼。高庙为罢膳，泣下。后此鸟持至临安，忽死。高宗亲为文祭之，云：“金距绛裳，何意朱紫？乘轩骇散，缠罗斗死。不远长江，来自汴水。匪饥则附，曰忠自矢。谢迹云端，投身禁里。每呼旧人，以励近侍。禽言若斯，乌官谁似？云胡委羽，归魂鹑尾。借号有鸟，来朝死雉。渐肯为仪，历仍辉纪。尚飨！”宸翰洒洒，一时大手当为置笔。

真宗皇帝祀汾而还，驾过伊关，亲洒宸翰，为铭勒石，文不加点，群臣皆呼“万岁”。其文曰：“夫结而为山，融而为谷。设险阻于地理，资手距于国都。足以表坤载之无疆，示神州之大壮者也。矧复洪源南导，高岸中分，夏禹浚川，初通关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风雨所交，形势斯在。灵葩珍木，接畛而扬芬；盘石槛泉，奔流而激响。宝塔千尺，苍崖万寻。秘等觉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岂独胜游之是属，故亦景贶之潜符。躬荐两圭，祝汾阴而祈民福；言旋六辔，临雒宅而观土风。既周览于名区，乃刊文于贞石。铭曰：‘高阙巍峨，群山迤逦。乃固王域，是通伊水。形胜居多，英灵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滨，回舆山趾。鸣跸再临，贞珉斯纪。’”

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逸，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中日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余从祖姑婿陈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天圣三年六月，陈以《十代兴亡论》妄加涂窜，同官皆降一职。

崇宁二年五月，秘阁书写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写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缮录。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书郎孙觌奏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访求遗书，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请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卷。诏觌等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及汴京不守，悉为金人辇去。车驾渡江，诏搜江、浙、闽、粤载籍，四库至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旧目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以万几之暇，御书六经、《论语》、《史记·列传》，刊石立于太学。典籍之盛，无愧先朝。第奇秘阙逸，较前少损，所增多近代编述耳。

余向从汴中得见钱武肃王铁券，其文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持节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迹，渐染齐人。尔能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永粤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于天下。"赍券中使，则焦楚锽也。

欧阳文忠公《樊侯庙灾记》真稿旧存余家，其中改窜数处，如"立军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万人敌，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謇喑哑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残暴"，阙"喑呜叱咤"四字，"无茅"曰"使风驰电击平北咆哮"，凡定二十三字，书亦遒劲。时余家从祖倅郑，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与苏公手书并存，惜哉！

绍兴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诏皇太后宫殿名"慈宁"。三十日毕功，群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尽万物之报以称其礼；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宁其亲。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异宫，宜昭揭于鸿名，以答扬于流泽。臣中贺。窃以来朝置卫，远存长乐之鸿名；中禁承颜，近著宝慈之茂实。皆以体王居于宸极，据宝执于坤灵。广一人钦爱之风，极万世尊崇之奉。载新令典，允属圣时。伏惟皇帝，达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绍复大业，对

越祖宗在天之灵；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与能而乐戴，天复命以中兴。上推履武之祥，丕启生商之庆。方且致天下之养，用寅奉于母仪；成路寝之威，示日严于子道。臣等率吁众志，恳款一词。爰藉合于前章，极崇施于显号。叶情文而并举，焕典册以增华。辇道中通，朝夕燕两宫之奉；珮环入觐，时节奉万年之觞。示垂裕于无疆，益储休于有美。伏请建皇太后宫殿，以‘慈宁’为名。”时显仁太后尚羁敌庭，读此真堪为高庙泣下也。

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则儿童唱卖，以供祖先。今来山中，此花满庭，有高及丈余者。每遥念坟墓，涕泪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时花溅泪”，非虚语也。

顷从临安得见石晋授文穆王玉册，文曰：“惟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将相之星；惟帝念功，启土列侯王之国。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礼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勋，时推令器。探宝符而嗣位，仗金钺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篱东夏。宜列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简自朕心，叶于舆论。咨尔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七千户，实封四千户钱佐，为时之瑞，命世而生。负经文纬武之才，蕴开物成务之志。英华发外，精义入神。亚夫继社稷之勋，顾荣擅东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国朝。清吴越之土疆，执桓文之弓矢。天资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构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职。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举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节，方推翼世之资；黻冕辂车，更重荣勋之礼。斯为异数，允属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珓，使副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赵熙等，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周宠元臣，四履锡命；汉封异姓，八国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孙而袭爵。尔纂服旧业，朕考前文，勿忘必复之言，更广无穷之祚。懋昭前烈，尔惟钦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两纸，比从藏书家借对，缺纸皆然。即馆阁订本，亦复尔尔。不知当时校勘，受赏银绢者得无愧乎？后从相国寺资圣门买得抄本，两纸俱全，此时欢喜，如得重宝，架橐似为生气。及离乱南来，缺本且不可得矣。

东坡《欧公集序》云：“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

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刘挚《司马温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鉴兴衰，通治体。公卿大夫得之，足以为忠嘉，尽臣节。士庶人得之，足以检身厉行，为君子之归。以至山颠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则浩歌流咏，斟酌厌饫，随取随足。”两公之文，真不愧苏、刘序言也。

国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洽率土，可谓至矣。尝神宗即位，大赦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谊，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诏内外言事，按察司毋得依前举劾，且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知谏院司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职，半以绳按百辟，纠植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周显德中，尝诏王朴考正雅乐。朴以为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断分寸设柱，用七声为均，乐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观文殿，诏取王朴律准观视，御笔篆写“律准”字于其底，复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厅事。博士直史馆宋祁为之赞，其词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弦写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谨传来世。上圣稽古，规庭阅视。嘉御正声，亲铭宝字。奎钩奋芒，河龙献势。乐府增荣，乾华俯贲。用协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视文德朝，翰林学士拜疏于庭曰：“陛下即位，尊有德，亲有道。诏举贤良方正、经明行修、艺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学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学舍，增弟子至三千员，惟圣上幸照临其宫。”上以问丞相，丞相曰：“学士议是。今岁屡丰贺，海内诚无事，而陛下聪明仁孝，好学出天性，不因是以风动四方，则事尚何可为者。况祖宗之旧章皆在可考，请下有司，讨论以进。”制曰“可”。以岁十月庚午驾自景灵宫，移伏谒孔子祠，入门降辇，步就小次，由东阶以升，奠爵再拜。礼官告礼成，然后退幸太学，诏博士皆升堂，坐诸生两庑下。乃命国子祭酒讲《书》之《无逸》终篇，因而幸武成王庙而过。左丞相实从，于是率诸公赋诗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属和。十二月许至太学，祭酒、司业同其僚属以谋之曰：“此太平希阔盛事也，太学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传之天

下为称。”且属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窃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动作之美，载于诗、声于乐者，多出于左右辅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虑，至设官而传道之，不为区区也。今丞相诸公赋诗，与《雅》、《颂》之作无异。祭酒欲传之天下，与道王之德意无异，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谨序。此李公格非笔也。诸公诗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为韵。赋诗诸公为吕公大防、苏公颂、韩公忠彦、苏公辙、冯公京、王公岩叟、范公百禄、梁公焘、刘公奉世、顾公临、李公之纯、孙公升、马公默、范公纯礼、王公钦臣、孔公武仲、陈公轩、吴公安持、丰公稷、赵公挺之、李公师德、李公阶、王公谊、许公彦、孙公谔、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吴公师仁、张公敦义、刘公符、陈公祥通、邓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东坡谓“食河鲀值得一死”。余过平江姻家，张谏院言南来无它快事，只学得手煮河鲀耳。须臾烹煮，对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见顾，俱起延款。为猫翻盆，犬复佐食，顷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夺两人于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鲀饷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载于此：目无秦，技无人，然后可学《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剑不神，不可不读《燕丹子》。从太虚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气，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轲事也，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谓报太子而成其为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学，亦不须读。第不忍付之宵烛，而录之以副予家卷轴，惜无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是“虜”字，金饰更是金人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连山岩石往往采击多变玛瑙，地不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时遣中使出采粗者以供屏牖妆嵌，而晶莹成形，巧绝天工者，盖充满内府矣。然此亦靖康预征也。山者以譬国家磐石之安，变为玛瑙者，马为南方火，当国家以火德应之。瑙者，恼也，变磐石之安为火德忧恼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郑门官夫淘沟，从助产朱婆婆墙外沟底，得一铜器如壶，两旁有环，腹上有线，其色翡翠，间之以绿，其文曰：“绥和元年，供三昌，为汤宜造三十炼铜黄涂壶，容二斗，重十二斤八两。”涂工乳护纹级样。临主守在，亟同守令宝省，第重六斤耳。汉权虽减，不宜如许。权知开封府王革上之内府。

花石纲百卉臻集，广中美人蕉大都不能过霜节。惟郑皇后宅中鲜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独过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随北驾、美人憔悴之应也。

先正有《洛阳名园记》，汴中园囿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大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它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

王荆公《字说序》云："文者，奇耦、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知所能为也。"其言甚佳。奈《字说》多出私智，何耶？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婚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大漠，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棬柳为圈以相连锁，百张百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帐，则以锦绣织成百子儿嬉戏状，非若程说矣。

太宗兴国五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刑宪之设，盖厚于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庆历间，宁州童子年九岁，殴杀人，当弃市。帝以童孺争斗无杀心，止命罚金入死者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府上具狱，当抵死。宰相以为可矜，帝曰："情虽可矜，法亦难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极民情如此。

临安有谚语，凡见人不下礼呼曰"强团练"。余不知其所自来。后得之长老，云钱氏有国时，攻常州，执其团练使赵仁泽以归，见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强团练，宥之足以劝忠也。"遂以药附创送归于唐，故至今以为美谚。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载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孙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书以销金花白罗纸，黄金轴，销金红罗褾带，复墨漆饰金匣，红绵锦裹，金销钥。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

次宗妇，次宗女，次宫院，次官爵，次寿考，次赐赉。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宗已来称宗室云。

庆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于夜，而草泽言食在昼，验视如草泽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为午正，草泽赵大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诏著作张嗣古监视浑仪，秘丞朱钦则等覆验。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盖自渡江后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欢于韩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见诮于苏子瞻，丁谓之小人而始荐于王元之，蔡京之奸邪而见取于司马温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讥，韩蕲王之威宣于金敌而有畏懦之议，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访经西域。兴国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灾与施护，各持梵策来献。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译，乃诏内侍郑守钧于太平兴国寺大殿两度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其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灾等三人入院，以所赍梵本各译一经。命光禄卿汤悦、兵部郎张洎润色，法进等笔受缀文，慧达苛证义。七月十二日，息灾等各上新译经二卷，诏镂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策藏录半载者译之，每诞圣节五月一日即献新经。八年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置印经院。十月甲申，出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谓、王钦若为译经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译经音义》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护惟净以华梵对参，为《天竺字源》七卷。

《册府元龟》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撰自李维等六人，而窜定于杨亿。其书止采六经、诸史、《国语》、《国策》、《管》、《安》、《孟》、《晏》、《淮南》、《吕览》、《韩诗外传》及《修文御览》、《艺文类聚》、《初学》等书。即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等，皆摈不采。其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王钦若以《魏书》、《宋书》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文正公谓旧文不可改。又如杜预以长历推甲子多误，皆以误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诏，凡悖逆之事、不足为训者，删去之。复亲览，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

张佛子名庆，京师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岁而父母俱亡，亦无伯仲昆季，遂养于外戚赵氏。洎长，因袭姓赵，亦未知自明。赵氏之邻有郭荣者，世为右军巡院吏，赵氏因以庆属焉。郭氏告老，庆遂补郭氏之阙，实祥符三年也。庆之司狱，常以矜慎自持。好洁，狱囚必亲沐之，暑月尤数。每戒其徒曰：“人之丽于法，岂得已哉？我辈

以司狱为职，若不知恤，则罪者何所赴诉耶？”饮食、汤药、卧具必加精洁，常为其徒侮之，曰：“若区区为此，乃欲要福乎？”庆亦莫之顾也。好看《法华经》，每有重囚就戮，则为之斋素，诵佛一月乃止。囚有无辜者，欲私释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无举我，愿以具赎。若也坐罪，后遇囚得报，必自免。”其囚狱有讹鞫者，庆以至误于画，条令美言以喻之也，不讯考而疑狱常决，狱官往往属意焉。后庆年八十有二，无病而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职，亨六子，洪左藏库副使，锷、镈、铎元丰五年同登黄裳榜，镐、锐并显荐闻封。阴德有后乃如此。

转运使卢之翰为李继隆诬奏转运乏粮。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时丞相吕端不敢言，枢密副使钱若水犯颜力诤，之翰等得免，黜为行军副使。后之翰于都堂见钱，长揖不谢。吕丞相在坐，谓卢曰：“君言枢相更生耶？”卢大言曰：“钱公此举使明主不拒谏，大臣敢直言，律法无枉滥。所当谢者，在彼不在翰也。”吕为怃然。

《太玄》极为本朝儒旧诋议，然司马温公法之以著《潜虚》，邵康节每谓扬雄《太玄》不独知历法，且知历理。

有仇生者，少与富郑公善，后以失欢，游于韩公之门。未几，韩、富不协，迁怒仇，谓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谓仇须面诣谢，仇曰：“刺骨之恨，岂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韩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妇之条乎？”富公闻之，于是释然。所谓难以情求，可以理谕也。第不吊韩公，至竟为富公身后名累。

余尝见太子玉册用珉玉简六十枚，前后四枚，刻龙填金，贯以金丝，藉以锦褥，盛以漆匣，装以金华，饰以螭首。今请用珉简七十五枚。

清波杂志

【宋】周煇　续
袁颐　撰
秦克　校点

校点说明

《清波杂志》十二卷，宋周煇撰。周煇，字昭礼，泰州（今属江苏）人。南宋前期在世一，生不仕，往来南北间，晚年定居在杭州，“居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龚颐正《清波杂志》跋）。《清波杂志》就是他在这时写成的，以“寓居中都清波门之南，故因以名其集”（张贵谟《清波杂志》序）。书前自序署年绍熙壬子，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

周煇在卷首识语中云：“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这是他撰写此书的宗旨，也说出了此书的特点所在。周煇的父亲周邦，字德友，号松峦，一生在各地任幕职，颇有文才，又留心掌故，著有《松峦杂志》二十卷和《政和大理入贡录》一卷（均佚）。周煇深受父亲影响，“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其学问源委盖不同如此”（张贵谟《清波杂志序》）。因此，这部作于周煇晚年的笔记，确如张贵谟序所称“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清波杂志》现存宋刊本、明商濬《稗海》本、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今人刘永翔有《清波杂志校注》，最称精审。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凡底本有讹误者径行改正，不出校记。底本目录中有目无文者，如卷三“优伶”一目予以删除；底本有文而无目或文目不符者，则一仍其旧，以存原貌。正文中原无标题，为便阅读检索，特据目录所载补入。

序

余故人周昭礼，嗜学攻于文，当世名公卿多折节下之。余与昭礼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别再见，喜其论议益该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壮。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杂志》十有二卷，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盖昭礼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其学问源委盖不同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门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

绍熙癸丑春，古括张贵谟序。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一

[redacted]

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时居都下清波门，目为《清波杂志》。绍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识。

潜邸瑞应

高宗由康邸使虏庭，开大元帅府于相州，继登宝位，再造王室。一时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彦而次。建炎初，诏省记事迹，成书来上，付之史馆。其间所纪符瑞，如冰泮复凝，红光如火，云覆华盖，其类不一。独诸路文书申帅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时识者谓本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帅之柄于皇弟，盖本天意云。

裨将善相

高宗初被命渡河，随军一裨将某善人伦，密语同列曰：“大王神观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观察亦保终吉。但资政气貌甚恶，祸只在旦夕。”资政，谓王云也，时以资政殿学士辅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应王庙。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高世则，时皆参谋议于幕府。

颍川郡王

神宗初出阁，封颍川郡王。既即位，升颍州为节镇。久之，觉其非，遂以许州为颍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张舜民尔。尝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军节度使，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封颍王，三年立为皇太子，初不曾封颍川郡王。政和间，工部侍郎刘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军节度使、颍王登大位，其忠武军止缘遥领节制，已升为颍昌府，有颍川系受封兴王之地，伏望崇建府号。”遂以颍州为颍川府，依旧顺昌军额，悉符前说。

普安院

五代时，有僧某卓庵道边，艺蔬丐钱。一日昼寝，梦一金色黄龙，食所艺莴苣数畦。僧寤，惊且曰：“必有异人至。”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之所取莴苣食之。僧视其状貌凛然，遂摄衣延之，馈食甚勤。顷刻告去，僧嘱之曰：“富贵无相忘。”因以所梦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伟丈夫乃艺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赐名“普安”，都人称为“道者院”。则寿皇圣帝王封之名，已兆于此。

新兴吴安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顿，问地名，以新兴店对。幕府进言：“大王治兵讨贼，行绍大统，而初宿新兴，天意若曰：‘宋室中兴，其命维新。’”且以太平兴国中宋捷之语为证。绍兴辛巳，视师江上，至无锡，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间书“吴安”二字。吴安，阍隶姓名也。侍卫者偶见之，皆喜谓吴地可安，或云亦尝达于圣听。顷得此说于惠山主僧法皞。普安等名虽不同，其为佳谶则一也。

思陵俭德

高宗践阼之初，躬行俭德，风动四方。一日，语宰执曰：“朕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早晚食只面饭、炊饼、煎肉而已。食罢，多在殿旁小阁垂帘独坐。设一白木卓，置笔砚，并无长物。”又尝诏有司毁弃螺填倚卓等物，谓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举：“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烧柴，借半破瓷盂，温汤渝饭，茅檐下与汪伯彦同食。今不敢忘。”绍兴间，复纡奎画以记损斋，损之又损，终始如一，宜乎去华崇实，还淳返朴，开中兴而济斯民也。

建康行宫

绍兴二年，修建康府行宫，以图进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盖。一殿之费，虽未为过，而廊庑亦当相称，则土木之侈，伤财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渐，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简俭，不雕不斫，得夏禹卑宫室之意。

娄寅亮请立嗣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岁，副王伦使虏被留，馆于云中。绍兴壬子岁，王先得还。至绍兴癸亥，约和已定，朱方南归。尝著《曲洧旧闻》，云："仁宗时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其姓名。阅岁久之，又经此丧乱，史家亦不复载，为可惜。"煇绍兴间，得娄寅亮奏札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选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诏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险，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副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叨擢科第，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嘿。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娄，初不知其出处，近闻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进士乙科，曾任察官。属乡邦大浸，父子皆没于水。或云论事之疏，不止于此。

赦书二本

高宗即位于南京，肆赦文有两本，首尾皆同。如"道君发德音而罪己，退辞履位之尊；乾龙以震长而继天，首正误国之罪。悉捐金币，分割膏腴。思爱惜于两朝，忍轻加于一矢。生灵受赐，夷夏闻风。要质贤王，既驱车而北渡；连结异域，复拥众以南侵。慨溪壑之无厌，昧蜂虿之有毒。廷臣乏策，虏使诡和。款貔虎以退师，致金汤之失险。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语，与今所传本异，盖时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后签书枢密院，南京人。

祖宗家法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暨讲读官讲《礼记》、读《宝训》。顾临

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

陈备物之严。嘉命惟行，体二仪之判合，旧章可举，在六礼之亲成。自纳采至于告期，繇命使讫乎上礼，车服有等，币贽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载。臣等不胜大愿，伏望诞颁明诏，豫敕奉常，考沿革于前王，参节文于通礼，制为成式，付在有司。衮冕毂圭，益重谨昏之义；金根騩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贤之配圣。善承亿载，流化万方。凡在怀生，率同大庆。”太皇亦降答诏。前辈谓元祐纳后礼制，视天圣、景祐，讨论特为详备。天祐皇家，母仪得昭慈之贤。其后拨乱返正，翊戴中兴之主，功参十乱，兹谨具著焉。

配享

国朝配享功臣于太庙横街南，东西相向设位。太祖室：赵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载。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室：王曾、吕夷简。英宗室：韩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玮。哲宗室：司马光。徽宗室：韩忠彦。高宗室：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视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盖中兴将相勋烈之盛，不得而遗也。

金宝牌

天圣初元，内出圣祖神化金宝牌，令景灵宫分于在京宫观寺院及外州名山圣迹之处。牌长三尺许，厚寸余，文十二，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背文五，曰“永镇福地敕”。其周郭隐应虬龙花葩之状，精彩焕耀。封以绛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药金所制。凡不经兵革州郡，皆宝藏之。煇尝见于上饶天庆观，盖留龙虎山。

印文

顷见唐人官告，印文细如丝发。本朝印文粗厚。漫泐迟速虽系官府事之繁简，旧传唯三司、开封为省府，事最繁剧，所用印岁一易。今学士院印乃景德年铸，在京百司所用无如此久者。

赴调期限

旧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煇见耆旧云：承平时，州县多阙官。得替还乡，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授见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为远阙。到国门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员，破官马，事事安便，与今异矣。

掌书诏

政、宣间，掌朝廷书诏者，朝士常十数人。主文盟者，集众长而成篇。靖康垂帘告天下手书，出太常少卿汪藻笔。绍兴间，婉容刘氏进位贵妃，亦特命监察御史王纶草制。或云：时宰与王同里，欲其沾赐金，故临期特畀权内制。

用兵利害

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煇观《三国志·顾雍传》：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璹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言也。后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张文定公当仁庙时，论人臣劝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之语。

改秩

选人改秩，今当员多阙少时，须次动六七年，成六考无玷阙，方幸寸进，戛戛乎难哉！近制：改京官岁有定额，且减荐数。有凭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艰得职司，若止许用职司一员，庶俾孤寒均得

应格。昔有胡宗英者该磨勘，引见日，仁宗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阅其家状：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沉滞！”遂降旨，止与循资。熙宁间，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三纸。引见日，神宗云：“有举状一十三纸者，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于是权势耸然。幕职、州县官以荐改京官者，其数如格，则移刑寺问。举者无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见。至引见，又移问如初。有罪故而不足于数者，辄罢去。考功郎赵□请勿再移问，从之。仁人之言也。□乃清献公之子。

庆寿推恩

国家庆寿典礼，千古未闻锡类施泽下逮士庶，妇人、高年亦加版授，诚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伪冒寖出，向来台臣固已论列，而严保任之制。近见一文士作《温阳老人对》，切中此弊。其辞曰：“温阳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号之三年，朝廷举行旷世之典，有采樵者进而问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寿宫，奉玉卮上千万岁寿，肆大号，加恩区内，无问于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诏者而授之官。叟何为而弗与？’老人对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逾期颐，若为而未及？’对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贵之年，有贫贱之年。富贵之年舒以长，贫贱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尝识富贵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绡雾縠之为丽服也；口不厌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为珍羞也；目不睹靡曼之色，而蓬头齞唇之与居；耳不听丝竹之音，而嶲歌牧啸之为乐。今吾虽阅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离贫贱，若以二当一，则吾之年始六十有一，与诏不相应，是以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数，求以应诏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对曰：‘彼富贵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谓以一而当二者也。其学宁越之徒欤？吾侪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说，窃惟主上孝奉三宫，十年一讲盛礼，鸿恩锡类，方兴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几名器增重，不致冒滥，人得以为荣。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二

蔡童罪恶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书：“应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议者谓中兴新政，孰先于此，抑推原祸乱之自云。

王黼身任伐燕

王黼一日在相国寺行香，见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羡慕之色。亲厚者乘间叩之，黼曰：“无他，不谓元长有许大官职！”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当一大事，元长官职不难致。”黼识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且许服紫花袍，增益驺导，并张青罗盖，涂金从物，略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及夫事变，适开封尹聂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蹑，戕于雍丘辅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献，以遇盗闻。议者惜不与童贯辈明正典刑，顾乃回枉如此。同时蔡攸、翛亦赐死。翛闻命曰：“误国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饮药。而攸犹与不能决，左右授以绳，攸乃自缢而死。或以靖康刑戮为疑，识者云：“祖宗特不诛大臣尔，若首祸贼党，罪恶显著，在天之灵当亦不赦也。”

右府太尉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书，称“枢密太尉”。盖旧制：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东坡《贺文潞公正位兵府书》，“”亦有太尉之称。官称随时改易一，不可概论。元丰前，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

凉伞

京城士庶，旧通用青凉伞。大中祥符五年，唯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近时臣寮建议士庶用皂伞者，不闻施行。政和间，亦诏非品官之家，不许乘暖轿。武臣任主兵差遣、缘边安抚官走马承受，并不得乘轿，亦绍圣之制。

修书谬无赏

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属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率然一言，而当于理。

疑狱

诸疑狱当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当奏辄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丰诏大理兼鞫狱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韩晋卿独持平核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天下大辟请谳，执政或以为烦，将劾不应谳者。晋卿曰："听断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谳而获戾，谳不至矣。"议者或引唐覆奏令，欲天下庶狱悉从奏决。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请，此祖宗制。曰今四海万里，一欲械系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者。"朝廷皆从之。韩，密州安丘人。

沙门岛罪人

旧制：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一人投于海。殊失朝廷宽贷之意。乞后溢额，选年深至配所不作过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为定制。乃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

应天下疑狱，并具本末，奏取敕裁。此说既行，凡有奏疑，未尝不免。迨元丰八年，诏："自今天下州军，勘到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正与前说相反。

马子约阴德

马子约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岛溢额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广好生之德。从之。马梦有告之者：“尔本无子，且无寿，上帝以尔请贷罪人，赐一子，且益寿”云。

扁榜

旧立扁榜，必系以亭堂齐阁之名，今或略去。尝见黄冈所刻《东坡墨迹》，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若欲省文，去下一“斋”字，何不可者。盖亦随时所尚尔。

绍兴置衫帽

自昔人士皆著帽，后取便于戎服。绍兴丙子，魏敏肃道弼贰大政，一日造朝，预备衫帽，朝退，服以入堂，盖已得请矣。一时骤更衣制，力或未办，乃权宜以凉衫为礼，习以为常。乾道间，王日严内相申请，谓环一堂而围座，色皆浅素，极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

凉衫

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笼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地风埃设。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壒蓬勃。江南阶衢皆甃以砖，与北方不侔。

表章用字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处。若“危”、“乱”、“倾”、“覆”之类；通朝士书，如“罪出”、“忧去”，甚至以“申谢”为“叙谢”。初以为

过。及见元祐一小说，言苏明允作《权书》，欧阳公大奇之，为改书中所用“崩”、“乱”十余字，奏于朝。哲宗尝书郑谷《雪诗》于扇，“乱飘僧舍茶烟湿”，改“乱飘”为“轻飘”。

诸公前身

房次律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本朝陈文惠南庵，欧阳公神清洞，韩魏公紫府真人，富韩公昆仑真人，苏东坡戒和尚，王平甫灵芝宫。近时所传尤众，第欲印证今古名辈皆自仙佛中去来。然其说类得于梦寐渺茫中，恐止可为篇什装点之助。

东坡八赋

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初归梁师成，后入禁中。煇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少卿家见所书《伤春词》，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迹屡经兵火而尚存，诚宜珍秘。吕乃申公之后。

重湖诗

绍兴辛酉，煇随侍之鄱阳。至南康扬澜、左蠡，失舟，老幼仅以身免。小泊沙际，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轩名重湖。梁间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苏内翰留题。登榻观之，即“八月渡重湖，蒹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诗也。欲漫，尚可读。僧云以所处深险，人迹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诗而用两韵，叩于能诗者，曰：诗格不一。如李诚之《送唐子方》亦两押“山”、“难”字韵，政不必拘也。而坡《歧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韩退之有《杂诗》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韵。

小孤祠

煇平生四泛大江，备尝艰险，共载生死，系于沉浮之间。每过龙祠，薰炉沥觞唯谨。无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币于中流。至小孤山，谒庙，见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盘结，举首蜿蜒者甚众，祝者云神今日在庙歆享而然。归舟，夜梦入庙如仪，且口占祝文。既觉，但记“浩若川流，傥不葬于鱼腹；赫然庙貌，尚可荐于豚蹄”一联耳。

妇女夹拜

男子施敬于妇女，男一拜，妇答两拜，名曰“夹拜”，古礼也。今则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诗曰：“长跪问故夫。”或问妇跪如何，尝闻海上之国，僧尼妇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为异，则跪宜有之。

狄武襄像

向在建康，于邻人狄似处，见其五世祖武襄公收侬智高时所带铜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陈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紫丝网皆备。后于友人欧阳俊处，得其远祖文忠公自初进擢至赠谥纶告，一无遗者，可谓故物，不愧郑公之笏。两家其能终保存耶？

青沙烂

武襄赴陈州，不怿，语所亲曰：“青此行必死。”问其然，曰：“陈州出一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一时虽笑之，未几果卒。初实戏谈，适会其死耳。似云初无此说，好事者为之。或云当时狄为都人指目，故为是无稽之言以为笑端。判陈州，竟因疑似。熙宁改元，青子谘入对，上问青征南有遗书否，乃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上乃自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载《实录》。

书画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书名画，且能别真赝。帅建康日，知先人素从后湖苏养直征君游，托移书求仇池故砚。苏答云：“抄掠之余，

所存百骸九窍耳。平生长物，岂复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于昔之隐几者也。”孟见之，笑曰：“只是不肯见畀尔。”后数年，黄山谷甥洪仲本，托先人以一画致于孟，乃枯枿上一鹰，实山房李公择尚书故物，补破处，龙眠笔题作“钟隐”。米元章《画史》云李后主号钟山隐居，疑后主笔也。而《名画录》自有钟隐，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谓古画必有对，后闻并归于孟氏。钟隐，天台人，隐于钟山，遂为姓名。李方叔为赵德麟品德隅斋画，备书其艺之妙。

优伶

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语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谏议金带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带来纳，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为得体，卒受其带，则堕奸人计中矣。”公叹非所及。元丰间，亦有守边者一夕失城门锁，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继有得元锁来归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关键，蹉跌不相入。较以纳带，似得之。岂大贤千虑，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张元所遣。元本华阴布衣，使气自负，尝再以诗干魏公，公不纳，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师失律于好水川，元题诗于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舆，犹自说兵机！”其不逊如此。熊子复著《九朝通略》，于康定元年书：“华州进士张源逃入元昊界，诏赐其家钱米以反间之。”却用此“源”字。

神御殿

嘉祐中，修睦亲宅神御殿，欧阳文忠公言：“祖宗庙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罢之。宣和间，朱勔在苏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监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宁间，宗室鲁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宫。议臣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宜一切废罢。”从之。近属王宫，尚有法禁；小臣私室，岂应得为！

蔡京东明谶

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写字与人，多验。蔡京得“东明”二字，皆谓东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贵未艾。后京

贬死潭州城南五里外东明寺，比之六贼，独免诛戮。或谓以其当轴时，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阴德及物所致。其然乎？当是时，有司观望，奉行失当，于居养、安济，皆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扰行户。宣和初，复诏裁立中制，未几遂废。

青布条

京之卒，适潭守乃其仇，数日不得殓，随行使臣辈藁葬于漏泽园，人谓得其报。此说止见于《靖康祸胎记》。宣和间，京师染色，有名“太师青”者，迨京之殓，无棺木，乃以青布条裹尸，兹其谶也。

蔡京二事母养　铸钱样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两家各生一子。后二子入从，争欲迎母归养，未知适从。事至朝廷，执政无所处，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难，第问其母愿归何处。”一言遂决。又一岁，户部欠郊费若干，长、贰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闻下文思院铸钱样，亦叵测。时富商大贾在京识事者，惩屡变盐法之害，亟以所蓄筭请钞旁。不数日，府库沛然。

玉盏玉卮

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欲用此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虏，见有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指以示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理毋嫌。”

徽宗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惧人言复兴。”京曰：“事苟当于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纳忠，大率如此。

呼子为公

京怀奸固位，屡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

遣童贯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诏同至，乃置酒留贯，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时失措，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莫不窃笑。欲去宰辅取表，自京始。尝考晁错更汉令，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谓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凡三呼其子为公，史笔书之，亦以表其失言。

失认旗

蔡攸副童贯出师北伐，有“少保节度使”与“宣抚副使”二认旗从于后。次日，执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识者知为不祥。既行，徽宗语其父京曰：“攸辞日，奏功成后，要问朕觅念四、五都知，其英气如此。”京但谢以“小子无状”。二人乃上宠嫔，念四者，阎婕妤也。

表忠碑

京得东坡《表忠观碑》，读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谓坐客曰：“是甚言语？”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郦元《水经》格也。王荆公得《表忠观碑》，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汉兴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济云：迁死，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乐等书、三王世家，乃元成间褚先生补作，非迁之书也。

王荆公日录

王荆公《日录》八十卷，毗陵张氏有全帙，顷曾借观。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其详具载陈了斋莹中《四明尊尧集》。陈亦自谓：“岂敢以私意断其是非，更在后之君子审辩而已。”故《神宗实录》后亦多采《日录》中语增修。章子厚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蔡因曰：“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子厚曰：“待寻一个似蔡郎者。”蔡甚惭。王、蔡造端矫诬，虽历千百年，众论籍籍如新，矧同时之人，宜乎议之不置。孰谓盖棺事始定耶？前说煇得于叔祖元仲。叔祖视政、宣诸名公为辈行，李丞相伯纪

欲以谏官荐，不就。平生所著诗篇，芗林向伯恭为之序。

赐进士及第期集钱

熙宁五年，诏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进士诸科旧用甲次高下率钱，贫者或称贷于人，过于浮费，至是始赐之，后以为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三

景阳台

煇居建康，春时偕一二邻曲，至内后景阳台，台之下一尼庵少憩。见若琉璃色一瓦羝，径二尺许，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阁盆盎。叩之，铿然有声。尼云：近垦地得之，乃李后主用此引后湖水入宫中。虽瓦砾微物，亦有时而显晦。又至白下门外齐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银一铤，上刻“永定公主为志公和尚净发之资，一样十铤”。“行人问宫殿，耕者得珠玑”，诚不吾欺。

金陵风物

张文潜《杂书》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谒蒋帝祠，初出北门，始辨色。行平野中，时暮春，人家桃李未谢，西望城壁壕水，或绝或流，多□□、白鹭，迤逦近山，风物夭秀，如行锦绣图画中。旧读荆公诗，多称蒋山景物，信不诬。”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与东坡跋“秦太虚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从参寥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始至寿星院谒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画，但恐画不就尔。煇虽未尝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野，春游良不疏。想像文潜所历，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余年，特未知今复何似。

钟山唱和

煇忆年及冠从父执陈彦育序游钟山，陈题三、四诗于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骑瘦马度山腰，目断青溪第一桥。尽是帝王陵墓处，野风荒草暝萧萧。”“十年尘土暗衣巾，乱走江乡一病身。西第将军成底事，北朝开府是何人？”止记其二。陈，句金人，素与先人厚善。先人尝次其韵：“雄压吴头控楚腰，千峰环拱冶城桥。黄旗紫盖旋归汉，古刹凄凉尚号萧。”“北岳经行匪滥巾，相陪来现隐沦身。春萝秋

桂还吾辈，白浪红尘付若人。”皆书于壁。二十年后再过之，皆不存矣。郄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为萧帝寺，寺之殿宇，犹是梁时建立者。

上元古迹

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时石橘林敏若子迈主上元簿，考最详，多以王荆公诗引证，号《上元古迹》。煇先得其书，后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转借去。志成，为助良多。

新林名

石林至新林，因江宁尉林恪谒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对乃王坦之倒执手板见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图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几，以《左传》托其点抹，其见赏识如此。方欲荐用而林卒。林，开封人，绍兴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府治

建康创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伻图，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视，四顾指画，遂定仪门外列六位以处倅贰职官。迨六蜚临幸，以设厅为三省，便厅为枢密院，六位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处。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为从祖姑之夫，煇幼及识其风度，伟人也。

避暑录

石林为蔡京客，故《避暑录》所书政、宣间事，尊京曰“鲁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于元祐斥司马温公名，何也？建炎、绍兴初，仕宦者供家状，有“不系蔡京、王黼等亲党”一项。“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石林其矫一时之弊耶？

朔北气候

绝江渡淮，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煇淳熙丙申从使节出疆，回辕当三月中下旬，一路红尘涨天，热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气候。往还经从汴都，顾瞻宗庙宫室，“不悟朝阳殿，遂作单于宫”，不独兴叹于往古。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煇老矣，其及见诸侯东都之会耶？

士大夫好尚

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以尸沁为贵，酬价增数倍，墟墓之物，反为生人宝玩。是皆不可以理诘。

朝士去国

四十年前，朝士遭论，径放谢辞，苍黄出关，亲厚者亦不敢相闻。迨更化之后，稍革此风，犹未敢舒肆。叔祖繇三院御史贰春官，未几罢斥。时王公元枢德言任小司空，趋局即请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纶今日欲送周为高。”为高，叔祖字也。从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时去国者，冠盖祖饯，从容理装，风俗归厚，于治世岂小补哉！括苍管诠平仲，监奏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银一笏以助其归，恃此方敢留一二日。盖秦早授馆于其家，故特致此礼。

日者谈休咎

政、宣间，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士例许于通衢下马从医卜，因是此辈益得以凭依。今谈天者既出入贵人门第，揣摩时事以售其说，偶尔符合，遂名奇中。卜以决疑，卦影乃验于日后，反致人疑。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术数之说，每谓：“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哉！ ”

林灵素

宣和崇尚道教，黄冠出入禁闼，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道官自金坛郎至太虚大夫，班秩与庭臣同。灵素初除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视中大夫。后驯擢至太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视两府。道官同文官，编入杂压，仍每遇郊恩，封赠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热甚，诏灵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渎，上帝皆命封闭，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诏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浊流，俄顷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内门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温州。未死间，先自籍平日锡赉物，寄之郡帑，且为治命，殓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置所赐万岁藤柱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赀而已。后数年，有内侍洗手刘太尉之侄，避地至长沙，于酒肆见一驼裘丈夫，负壁而坐，熟视，乃灵素也。刘叩：“先生何为至此？”灵素曰：“吾亡命尔。向不早为此，身首异处矣。”倏失所在。灵素狡狯，幸震一时。及势衰事变，复以谲诈遁去，异哉！后葬永嘉黄土山，先命见石龟方下棺，开穴深数丈，果得之。

王俊乂问道

当灵素盛时，一日，有诏两学之士问道于其座下，且遣亲近中贵监莅。灵素既升座，首诏太学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圣与老聃同德比义，相为师友，岂有抠衣礼黄冠者哉！”闻者骇然，各逡巡而罢。王，海陵人，历宰掾，分符而终。近万元享典乡郡，虽载姓名于《图经·人物志》，偶遗此一节。

王仔昔

时又有王仔昔者，初馆于蔡京第。属大旱，徽宗焦心祷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纸，求仔昔书，皆为祷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纸至，仔昔忽书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汤沃而洗之。”中使大惧，不肯受，曰：“上祷雨，今得此，大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骇异，盖上默祷为宠嫔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诏封通妙先生。后以语言不逊，杀之。

生菜

绍兴丁巳岁，车驾巡幸建康回跸，时先人主丹徒簿，排办新丰镇顿，物皆备。御舟过，止宣索生菜两篮，非所办者。官吏仓卒供进，幸免阙事。前顿传报，生菜遂为珍品。物有时而贵，世事奚不然。

吴长吉

吴悊，字长吉，临川人，后徙建康，早从王荆公学。谭熙、丰间旧事，亹亹不倦。与秦丞相有砚席旧，晁共道居留日，俾乡人举其孝廉。孝者，当兵火扰攘之际，供母养无缺；廉者，虽在穷约，人或赒之，有所不受。虽曰乡论素与，亦未免有所迎合。继以礼津置，赴行在所，馆于太学。未几托疾告归，初无恩数。尔后八行、孝廉之举，寂无闻焉。

琼花

琼花，海内无二本，唐人谓“玉蕊花”，乃比其色。许慎《说文》，琼乃赤玉，与花色不类。煇家海陵，海陵昔隶维扬，亦视为乡里。自幼游戏无双亭，未见甚奇异处。不识者或认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尔。后土祠前后地土膏腴，尤宜芍药。岁新日茂，及春开，敷腴盛大，纤丽富艳，遂与洛阳牡丹并驱角胜。孔毅父尝谱三十有三种，续之者才十余种。夫岂能备，固宜有所增益。钱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见于双桂楼下，见小屏细书九十余种，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汗腥膻，扬花在今日尤当贵重。

金带围

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岐公为倅，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首相。后山陈师道云。煇尝询于扬之故老，皆云初不识所谓“金带围”者，岂花与人物亦相为荣悴乎？

钱塘旧景

煇祖居钱唐后洋街，第宅毁于陈通之乱，今韩蕲王府，其地也。尝见故老言：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或云为此诗者黄姓，失其名，亦尝作《万俟丞相挽诗》，有“地下若逢秦相国，也应不说到沅湘”之句。

庐山

天下名山福地，类因行役穷日力，且为“姑俟回程来观”之语所误，竟失一往，贻终身之恨者多矣。煇顷随侍，自番阳顺流东归，至南康阻风，留一日。乘兴游庐山，饭于归宗，旋至万杉，杉阴夹道蔽日。抵罗汉，观大鼓。未至栖贤数里，先闻三峡喷薄激射之声，动心骇目。凡山南佳处，领略粗遍。尔后一再经从，皆不暇访陈迹，至今清梦犹在岩壑间。尝有一编纪游，今亡。

挽诗

昭慈圣献上宾，庭臣进挽歌辞，莫不纪垂箔事。一诗云“饮马驱骄虏，飞龙纪建炎。艰危三改岁，仓卒两垂帘”云云，乃中书舍人林遹词也，一时传诵。挽诗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为七言者。

东坡祠

乾道末，晁强伯子健至毗陵，祠苏东坡于学宫。其叔少尹子止为之记，其间言坡之葬也，少公铭其墓，皆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怀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讟可赦，而谓公进用由其选擢。章惇之贼害忠良，而云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诬诋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子止所书如此。少公之语，志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置坡塑像，又遍求从壮至老及自海外归仪刑，绘于两庑。晁文元后子健为景迂生以道之嫡孙。祠堂碑后为人磨去。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则素知彼民爱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强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

坡入荆溪

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继抱疾稍革，径山老惟琳来问候，坡曰：“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细故尔。”后二日，将属纩，闻根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归老素志，竟堕渺茫，一丘一壑，天实啬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罢相回江右，小泊荆溪，因董氏出《楚颂帖》，乃考坡自元丰七年以后经从此地月日本末为详，刻石具在。《楚颂》，乃坡欲种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乳羊

英州碧落洞乳羊，饮钟乳涧水，体白如乳，遇刲方见，然不常有也。通、泰盐地，麋食艾，生茸入药，故人极力捕猎，以邀善价。士大夫求恣嗜欲，有养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饮，其残物命如此。尝闻宣和间，艮岳豢鹿数百千头，其大如驴。虏围城中，尽杀以啖卫士，茸、角皆弃之。

茶盐表

族叔茂振以正字权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进茶盐法表》。继闻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宪，将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语云：“不逮也。”后自同知枢密院责秘书少监，分司居筠州。逾年放还，宗族劳其归，因言苏黄门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独尔，所寓之屋亦黄门旧宅。既葬二十八年，内翰洪公景卢方志其墓。当在枢府日，洪为编修官。

立皇子诏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书，受旨作《建立皇子诏》，曰：“朕荷天右序，承列圣之丕业，思所以垂裕于后，夙夜不敢康宁。永惟本支之重，强固王室，亲亲尚贤，厥有古义。普安郡王，寿皇旧名。艺祖皇帝七世孙也。自幼鞠于宫闱，嶷然不群，聪哲端重，阅义有立，亢于宗藩。历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实之懿，中外所闻。朕将考礼正名，昭示天下。立爱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伦而厚风俗也。稽考前宪，非朕敢私。”上读之称善，又令制字以赐，未几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志中，仍首载当时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体。

宏词取人

族叔初试宏博，以所业投汤岐公。时季元衡南寿待制亦投文字，汤尝师之，初许其夺魁。一日谓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当处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七夫人

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藉而然。”其后蔡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后世，其于报也何有！

行脚僧

七夫人者，一日于看楼见一僧顶笠自楼下过，问左右：“笠甚重，内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叹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顾而去，异夫巡门持钵者。

觞客欢洽

合堂同席以觞客，客非其人，则四座欢不洽，而饮易醉，返以应接为苦。《选》诗：“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或欲易“从军”为“饮酒”。饮酒欲欢，无由自醉，得劝则沉湎，劝尤在乎劝侑辞逊之间。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劝；今则巡杯止三，劝则无筭，颠仆者相属，不但沉湎而已。亦见风俗随时奢俭之不侔，然一席欢洽，全在致劝辞受之际。若杯行到手不留残，气固豪矣，于留连光景，似欠从容。是皆少年态度，老去夫何能为。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四

借书

“借书一欷，还书一欷”，后讹为“痴”，殊失忠厚气象。书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广，人亦岂肯以未见者相假。唐杜暹家书，末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过矣。然煇手抄书，前后遗失亦多，未免往来于怀。因读唐子西庚《失茶具说》，释然不复芥蒂。其说曰：“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秘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言哉！’妇曰：‘嘻，是乌得不贫！’”煇亦云。

藏书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惟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旋致蠹鱼之变。陈亚少卿藏书千卷、名画一千余轴，晚年复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作诗戒其后曰：“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根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悉归他人。

造清疏数

造请不避寒暑，诚可讥诮。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谒，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隶属，但恃雅素，趑趄日进，怀漫刺俯首樊知客辈，固多不自爱重者。“宁使讶其不来，莫使厌其不去”，是为知言。

逐客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张芸叟元丰间从高遵裕辟，环庆出师失律，且为转运使李察讦其诗语，谪监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词题岳阳楼：“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楼上久踟蹰，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亦岂无去国流离之思，殊觉婉而不伤也。

张芸叟迁谪

芸叟迁流远适，历时三，涉水六，过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连。南京孙莘老、扬州孔周翰、泗州蒋颖叔、江宁王介甫、黄州苏子瞻、衡州刘贡父，皆相遇焉。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未离江宁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数辈饮饯，游清凉寺。抵暮回，属营妓数人同舟，宛转趣赏心亭。未至，闻亭上有散乐声。逼而询之，乃府公讶妓籍疏索，俾申劾之。既见共载，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胜概，宜入画图。府公，陈和叔也。

碧云騢

“碧云騢者，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梅圣俞不得志于诸公间，乃借此名著书一卷，诋讥庆历巨公。后叶石林于《避暑录》尝办乃襄阳魏泰所著，嫁之圣俞。其略谓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盖亦未免置疑。邵公济，康节孙也，亦引圣俞闻范文正公讣诗云：“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尝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殊。”谓为郡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岂所以论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于圣俞也。煇旧得《碔砆录》一编，亦若《碧云騢》，专暴人之短。为人借去不归。

能容于物

王荆公初见晏元献，元献熟视无他语，但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语其有所出，或自为之言？”后识者谓荆公平日所短正在于此，何元献逆知其然耶？

从官荐自代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发，无一毫顾避。亲戚有初除从官来见，首询：“荐何人自代？”答以张安国。先人曰：“不易荐拔寒素，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何待荐也！”退而先人复言：“且如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捐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

四六翦裁

四六应用，所贵翦裁。或属笔于人，有未然，则当通情商确。建康王元枢初以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除试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权”字，辞免奏札第及起曹，议者疑焉。托一故人草谢表，内一联云：“百工之事，兰省遽冒于真除；一札之书，花砖复遵于故步。”王改作散句：“兰省遽接于英游，花砖不失于故步。”翦裁固善，然“花砖”宜贴“故步”，上句或谓似稍偏枯。

唐子西复官表

顷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时寓公曲肱熊叔雅来见先人，偶案间置此书，顾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谢复官表》，首云：‘始以为梦，既而果然。’语简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诲煇曰：“前辈观书，不苟简类如此。虽一览亦记篇目，后生岂可不勉！”

焦坑茶

先人尝从张晋彦觅茶，张答以二小诗：“内家新赐密云龙，只到调元六七公。赖有家山供小草，犹堪诗老荐春风。”“仇池诗中识焦坑，风味官焙可抗衡。钻余权幸亦及我，十辈遣前公试烹！”时总得偶病，此诗俾其子代书，后误刊在《于湖集》中。焦坑产庾岭下，味

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后水，焦坑新试雨前茶”，坡南迁回，至章贡显圣寺诗也。后屡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为重。“包里钻权幸”，亦岂能望建溪之胜。

密云龙

煇出疆时，见三节人，或携建茶，沿涂备用。而虏中非绝品不顾，盖榷场客贩坌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赍以归。夷狄尚尔，矧中国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鉴别，每相夸诩，唯恐汲泉不活，泼乳不多，啜尝而乏诗情也。自熙宁后，始贵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供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一日慨叹曰：“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麻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余夸，贵重如此，独遗所谓密云龙。岂以“贡新”易其名，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叶石林云：“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大小团袋皆绯，通以为赐，密云龙独用黄”云。

拆洗惠山泉

煇家惠山，泉石皆为几案物。亲旧东来，数闻松竹平安信，且时致陆子泉，茗碗殊不落莫。然顷岁亦可致于汴都，但未免瓶盎气，用细沙淋过，则如新汲时，号“拆洗惠山泉”。天台山竹沥水，断竹梢屈而取之盈瓮，若杂以他水则亟败。苏才翁与蔡君谟辟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少劣，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此说见江邻几所著《嘉祐杂志》。果尔，今喜击拂者曾无一语及之，何也？双井因山谷而重，苏魏公尝云：“平生荐举不知几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宁人，岁以双井一斤为饷。”盖公不纳包苴，顾独受此，其亦珍之耶？

馆伴应对

待之以礼，答之以简，与宾客言，或许是为得体。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虏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

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虏使愕然语塞。专对之次，虽曰合成修好，唯恐失其欢心；若彼稍乖恭顺，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于交邻遇客，初无忤也。

汴都旧事

祖母太夫人，慈圣之后，暇日与子孙谭京都旧事：政、宣间，以戚里数，值诞皇子，入内称贺。盛饰群立于露台，人各许携一从婢。起居毕，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钗金银，俾众婢争夺。或共得彩端，即裂为二。俯拾次，多遗钗珥之属，殿上观之为笑乐。有惠捷者重负而归，亦有徒手无一物者。时盛暑，以一镀金钱于御廊得水一杯。其锡赉殊不多，破费随尽。因叹南渡后不复见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为武惠燕王五世孙。

萧注人伦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熙宁中，上殿奏对罢，上问：“今臣僚中孰贵？”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韩琦。”又问：“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一说裕陵问：“文彦博跛履，韩琦嘶声，何为皆贵？”注曰：“若不跛履与嘶声，陛下不得而臣。”又问：“朕如何？”注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臣无得而言。”又问：“卿如何？”注曰：“陛下以为贵则贵矣，以为贱则贱矣。”注累任边要，以知人自许。上曰：“闻卿有袁、许之学。”因问韩绛、王安石、冯京，注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然不如绛得和气多，惟和气能养万物。京得五行之秀，远之若可爱，近之若廉隅。”见本传。

修图经详略

近时州郡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扬州为淮甸一都会，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观通叟，考古验今，摭事千余条，效《汴都》以为赋。今馆中及扬州有本。煇每谓建康六朝故都，又为代邸兴王之地，亦应揄扬以亚《雅》、《颂》。虽闻江宁尉崔礼者尝有此作，而文不足起其事，后未有继之者。煇尝言于故人王锡老，深以为然，且有此意。未几，锡老去为潭州之土。

雁燕

世谓雁为孤，而不曰双；燕曰双，而不曰孤。以雁属乎阳，燕丽乎阴；阳数奇，阴数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盖亦有时而不孤。燕虽有“于飞”之语，古今赋咏，何尝必及于双。曰孤曰双，岂止以奇耦言之耶！

两学人物

承平时，两学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辈出，为国之华；群居燕处，虽一时谑浪之语，人皆喜闻而乐道之。尝见前辈说数事：元祐间，敏求斋有治《春秋》陈生与宋门一倡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题于壁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有继其文戏之曰：“秋饥，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谓财匮当有饥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语，亦切中后生泆游迷而不返之病。

章持及第

绍圣丁丑，章持魁南省，时有诗：“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绍兴间，秦伯旸魁多士，汪彦章启贺其父，以“南宫进士”对“东阁郎君”，尚疑为讥己，其敢显斥如前之诗乎？韩持国维宝元间偕兄弟应进士举，预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韩家四子连名”之嘲，盖以其父忠宪公见在政路也。时殿试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后遂不复试，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荐公，谓南省曾预高荐。继历内外制，知贡举，至登门下省，不更赐出身。初亦召试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孙元吉尚书，特书此于《桐阴旧话》甚详。贵游子弟，当考其素业，不应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显。

赐监生酒

元丰间，驾往国子监，出起居，有旨：人赐酒二升。诸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圣旨得饮。”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楼击鼓者。因是遇赐酒即拘卖，以钱均给。以是知自昔国学有酒禁也。

倭国

煇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泛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面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风以归。

茶器

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马温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闻其言，遂留合与寺僧。茶宜锡，窃意若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味易损。岂亦出杂以消风散意，欲矫时弊耶？《邵氏闻见录》云：温公尝同范景仁登嵩顶，由轘辕道至龙门，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楼，临八节滩，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携茶游山，当是此时。

吕申公茶罗

张芸叟云：吕申公名知人，故多得于下僚。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银，一棕榈。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榈，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时人，而待客茗饮之器顾饰以金银分等差，益知温公俭德，世无其比。

史传是非

史传褒贬，成是败非，其来有素。人之行，孰先于孝悌。项羽欲烹太公，汉高祖发“分羹”之言，其于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夺长嫡，推刃同气，其于悌也何有？脱使项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恶，史册何以书之？特高祖、太宗，功胜于德耳。

辟置幕属

建、绍兵兴日，帅臣许辟置幕属。既素为知己，其于婉画，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帅如故事，他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缓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于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盖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庶于我有益耳。”庞庄敏守郓、守并，皆辟司马温公为通判。罗致大贤佽助，一时皆然。

修锁

韩魏公门人有击关夜出者，阍吏不得赂，诘旦以锁损诉于公。公曰：“锁不堪用，付市买修来！”滕达道为范文正公客，公镇南阳，每宴客，达道必出追妓。文正虽不乐，终不禁也。时谓非二公之贤，岂容不拘小廉曲谨之士。前哲宽厚类如此，是亦报杜书记平安之义。

宫人斜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宫人斜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四时遣使祭之。“唯应四仲祭，使者暂悲嗟”。令狐楚诗也。“荒凉城南奉先寺，后宫美人官葬此。角楼相望高起坟，草间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当丘垅。家家坟上作享亭，朱门相向无人声。树头土枭作人语，月黑风悲鬼摇树。宫中养女作子孙，年年犊车来做主。废后园陵官道侧，家破无人扫陵域。官家岁给半千钱，街头买饼作寒食”。此元丰中张文潜《留题奉先寺》诗。煇季女葬临安北山僧舍，四五年来，每值春时往视，寺之两庑，皆内人殡宫。徘回次，未尝不长哦此诗也。煇复得历阳所刊唐《张文昌乐府》，《北邙山篇》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人间柱下石。陇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窠巢上树。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古今名胜，赋咏孰工，览者当自得之。

独活石脾

王右军帖云：“独活无风则摇，有风不动；石脾入水则干，出水

则湿。”出水则湿可见，入水则干何自知之？近年《夷坚戊志》序，其略云：叶晦叔闻于刘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未能死，遇其开口吸水时，适木工在，乃取斧斨斫鱼。鱼觉痛，跃身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或戏难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谈此事于世乎？”颇类前说。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五

陈东

陈东，字少旸，太学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纪丞相，力诋汪、黄，建炎元年，死于应天府。被逮之际，作遗书寄其家，区处后事甚悉。死生之变亦大矣，神识殊不乱。其帖今在其外孙括苍潘景夔家。顷年，许右丞翰为作哀辞，具著本末。少旸初不识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庙。同时上书被行遣者欧阳彻，抚州人。高宗临朝，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各赠承事郎，与有服亲迪功郎一名，犹未足称朕悔往之意，可各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名，拨赐官田十顷。"建炎三年，又诏："张悫，古之遗直；陈东，忠谏而死。二人皆葬镇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呜呼，哀恤之典至矣！少旸死之后，其家但仰给赐田。彻字德明，靖康初虏犯阙，请质二子二女而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不报。死时年三十三。又有进士徐晖，乞借官入虏奉亲王归，诏假晖通直郎往使，亦卒无闻。

兰亭序

《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记真州东园"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

文体二

"司马迁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为多，以多为少。唯唐陆宣公得迁文体。"苏子容魏公云。

"为文之体，意不贵异而贵新，事不贵僻而贵当，语不贵古而贵淳，事不贵怪而贵奇。"宋元献公序云。

夕阳楼

中山府有夕阳楼，煇出疆日，骑马自楼下过。在城之隅，规制甚小。然郑州亦有夕阳楼。临安、颍州、汉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赏心亭，扬州亦有赏心亭。名虽同而显晦异。尝记小词："夕阳楼上望长安，凭栏干。"或改为"凭栏干，望长安"，谓中山夕阳楼也。沈存中云："章华台、乾溪，亦有数处。"

重刻醉翁亭记

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万世，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

大观东库

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张滋墨，世谓胜李庭珪，亦无虑十万斤。

蜂儿

蔡京库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既败，籍没家资，得剂成理中圆几千斤。"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纪一律。

徐东湖

东湖徐师川俯绍兴初繇谏垣迁翰苑，赞幾命。煇乾道丁亥在上饶，从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诗已板行，他无存者。久而得奏议于残编断简中，猥并错乱，不可读，乃为整缀成十卷，附以杂文一卷，写以归之。公视山谷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贽见，盛称渊源所自，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及观序《修水集》"造车合辙"之语，则知持此论旧矣。

二道人

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此何人？"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坡曰："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煇顷得诗话一编，目曰《汉皋》。王季羔端朝尝借去，亲为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说，《汉皋》所书也。一小说云：汉皋，张姓，不得其名。

海棠诗

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奴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

朔庭苦寒

使虏者，冬月耳白即冻堕，急以衣袖摩之令热，以手摩即触破。煇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绵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用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同涂官属有至黄龙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冻宜然。凡冻欲死者，未可即与热物，待其少定，渐渐苏醒，盖恐冷热相激。

秀水闲居录

霅川朱鲁公丞相，著《秀水闲居录》，一编之内，于南渡诸公行事，贬驳殆无全人。其公论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名贤辈行

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尝记秦楚材内翰守宣城，一族叔见于公厅稠人中，叙至次，乃举小字以审之。今则拜礼施于显宦，则有佞贵之嫌，为父执者，亦恐凭藉而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劣丈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呆，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自称为"劣丈"，未之前闻。

家塾

典家塾难，其人严则利于子弟而不能久，狎则利于己而负其父兄之托。顷一巨公招客训子，积日业不进，踧踖欲退。巨公觉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后嗣类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后人岂应复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张无垢子韶云："某见人家子弟醇谨及俊敏者，爱之不啻如常人之爱宝，唯恐其埋没及伤损之，必欲使之在尊贵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点欺心，其鄙下刻薄，亦为劝戒太息而感诱之。此平生所乐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为隆杀，亦可笑矣！"浑然忠厚之气，可敬而仰之。

发蒙师

或谓童稚发蒙之师，不必妙选。然先入者为之主，亦岂宜阔略。世谓《初学记》为"终身记"，盖亦此意。

渡金山

韩蕲王在镇江，一日抵晚，令帐前提辖王权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恳给浮环，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测，疑为

鬼物。诘得其详。以手加额，因指适所历处，皆鼋鼍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贵。”权后果建节。

军中饮

蕲王每与军官饮，用巨觥无筭，不设果肴。王权一日窃怀一萝卜，蕲王见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馋！”俾趋前，以手按其额，痛不可忍，随成痕肿，既乃复与之饮。二说得于权之子处智。

荐二帅

张循王罢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见，言：“有少事烦郡王，建康、镇江军皆阙主帅，请荐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张辞以居闲之久，旧部曲不相闻，未有可荐者。秦曰：“教郡王荐翰林学士，则难；荐将帅，职也。”张逼不得已，以刘宝、王权名上。二人皆旧隶韩王军。

幸第

绍兴驾幸循王第，过午尚从容，循王再三趣巨铛辈乞驾早归内，皆莫测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岂不愿万乘款留私第为荣，但幸秦太师府时，未晡即登辇。”闻者叹服识虑高远。二说得于循王之侄子安。

随侍子弟

子弟随侍父兄显宦，不患人事不熟，议论不高，见闻不广，其如居移气、养移体何。一但从仕，要当痛锄虚骄之气。昔之照壁后訾相人物、指摘仪度，见其或被上官诋诃、进退失措者，莫不群笑，声闻于外，及今趑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视照壁后窃窥者，即前日之我也。

丹砂变雉

李才元大临，元祐间知汝州，时辰州贡丹砂，道叶县，遗其二箧，乃化为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其盗，县械送州。才元识其异，讯得实，始免耕者。砂能变化，可谓异矣。夫识其异，其谁嗣之？

茶山诗

“似病元非病，求闲方得闲。残僧六七辈，败屋两三间。野外无供给，城中断往还。同行木上座，相与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诗。茶山，上饶名刹也。煇在上饶三四年，日从寓士游，遍历溪山奇胜。廖明略、徐师川、吕居仁、郑顾道、曾宏甫诸公，风流未远，邦人类能道之。煇尝欲裒集赋咏为一编，目为《玉溪唱酬》，以侈一时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封妾

“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唐郑光镇河中，宣宗欲封其妾为郡夫人，上表辞焉，书记田绚之辞也。宣宗大喜，曰：“谁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绚对，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进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爱，恨无自以致其上僭，肯辞朝命乎？顷年见长上说元符间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请再娶，乃以嬖妾出之于外，而托言仕族女。事闻，重黜之。得不有愧于郑光乎？

定器

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甑器，色尤鲜明。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甑，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辛巳扰攘

绍兴辛巳冬，胡马饮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驰，后生辈喜跃，独老成人有忧色，言顷岁扰攘，三镇失守，何尝不日报捷于外路。一日，传虏酋有来日早炊玉麟堂之语，闻者震骇。且日见俘获系路，气象不佳。未晡，坊巷皆执兵捍卫，如是者一月。未几，遂有“鸣镝”之变，为夷狄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时，胡王死，其母囚，后又助北汉拒周，诸部力谏，而虏主强之，燕王述轧因众心弑虏主而自立。干纪妄动，其报如此。与完颜亮之事同。

李宝海道立功

李宝海道与虏人战，见其舟皆以油缬为帆，舒张如锦绣，未须臾，喷涛怒浪，卷聚一隅。此以火箭环射之，箭之所及，烟焰随发。既败，走捷以闻。遣使锡赉甚渥，赏功建节，御书“忠勇李宝”四字于金缠干旗上以宠之。

修敬祠堂

方务德侍郎，受知于张全真参政。后每经毗陵，必至报恩院张之祠堂祭奠，修门生之敬，祝文具在。洪庆善尝入梁企道阁学幕府，后守番阳，企道夫人尚在，岁时亦以大状称“门生”以展贺。士夫并为美谈。张文节知白在桑赞幕下，桑识其必贵。祥符中，文节为京西漕，桑已死，葬济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扫。诏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献之知，每至范氏，必拜于家庙，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事其子弟。狄乃武将能知义不忘恩，可书也。先人云：前辈闻知己讣音，必设位以哭。东坡诗：“白酒真到齐，红裙已放郑。”谓有香泉一壶，为乐全先生服，不作乐。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丧，解官归。唐杜审言为崔融所奖引，融死，杜为融服缌麻。裴任与郑馀庆友善，任卒，郑为行服，见孔常父《杂记》。

寿酒

洪守番江日，先人为郡幕，时祖母留乡里，洪每值正、至，必以书送寿酒，外题“状上太夫人”，凡僚属有亲者皆然。先人既以书谢，

翌日再展状谢。此等礼数，度前哲常行之，特今为创见。

贯休罗汉

向见苏后湖之子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入关，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余年。大父昔在庐山下，一日，闻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携画谒之，求题尊者名号。时死心禅师住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求挂搭。’命洒扫新浴室陈焉。死心倡之，山谷书之。”扶又言：家有码碯盂，用以日饭一尊者，一失具饭，太夫人夜必梦求斋。其灵异如此。尝与友生葛庆长力赞其藏去，以俟识者。后闻归京尹赵渭师矣。继闻赵复有所献。庆长恐此画不再觌也，乃约韩体作《罗汉画记》。煇在上饶玉山，见贯休所画十六罗汉像，世传有三本，独此为真。煇不识画，未敢为然。贯休初画古罗汉止十五尊，或以为问，乃以己貌足之。

清晓图

米元晖善画，能以古为今，盖妙于薰染缣素。先人在丹徒，米尝以自画《寒林》见予，为好事者袖去。先人复得于元晖少年所作《楚山清晓图》，尝上于御府，今犹可想像为之，病懒，未暇也。

牧牛影

元晖尤工临写。在涟水时，客鬻戴松《牛图》，元晖借留数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后客持图乞还真本，元晖怪而问之曰：“尔何以别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江南徐谔得画牛，昼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持以献后主煜，煜献阙下。太宗示群臣，俱无知之者。惟僧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腊中有余泪数滴，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烧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牧童影岂亦类此而秘其说？

王右军帖

老米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临搨，榻竟，并与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巧偷豪夺，故所得为多。东坡《二王帖跋》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因借以讥之。旧传老米在仪真，于中贵人舟中见王右军帖，求以他画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据舷欲赴水，其人大惊，亟畀之。好奇喜异，虽性命有所不计，人皆传以为笑。

唾砚

曾祖殿撰，与元章交契无间，凡有书画，随其好即与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砚，非世间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识之。”答曰：“公虽名博识，所得之物真赝居半，特善夸耳。得见乎？”元章起，取于笥。曾祖亦随起，索巾涤手者再，若欲敬观状，元章顾而喜。砚出，曾祖称赏不已，且云：“诚为尤物，未知发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点磨研。元章变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后倨？砚污矣，不可用，为公赠。”初但以其好洁，欲资戏笑，继归之，竟不纳。陈通乱后，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尝有题跋云：“侍讲仁熟携顾、陆真迹、保大琴会于米老庵。”即此画，并《女孝经》是也。曾祖字仁熟，时守京口。唾砚事，吴虎臣《漫录》误书为东坡。

世德碑

曾祖视王荆公为中表，既干撰上世墓志数种，托元章书之，凡书三本，择一以入石，号《周氏世德碑》，置于杭州西湖上，文并书名“二绝”。绍兴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与之素厚，争之力，责以大义。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脱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毁乎？”尹谢焉。不然，危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满觉院，客打碑而卖者无虚日。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六

不书温成碑

仁宗御制《元舅陇西郡王碑文》，诏蔡襄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复诏以书，辞不奉诏，曰："此待诏职也。"蔡京政和间以师臣之重撰《明节皇后墓铭》并记，书与题盖皆出于己而不知辞。近方见其墨迹于士友处，云得于鬻书者。时历七八十年尚存，许久无采取者，岂憎人憎及储胥耶？

榷酤

榷酤创始于汉，至今赖以佐国用。群饮者唯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也，为民之蠹，大戾于古。今祭祀、宴飨、馈遗，非酒不行。田亩种秫，三之一供酿财面蘖，犹不充用。州县刑狱，与夫淫乱杀伤，皆因酒而致。甚至设法集妓女以诱其来，尤为害教。龟山杨中立虽有是说，徒兴叹焉，曾无策以革其弊。

经总制钱

创比较酒务及收头子、牙契等钱，号"经制钱"，以助军费，宣和末陈亨伯起请也。后至绍兴五年，仿此亦收"总制钱"。初，陈经制两浙、江东，属杭州。陈通乱后，州县一切调度，悉资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费充经制移用钱，至今行之。陈后知中山府，死于兵。《陈亨伯传》书收"总制钱"自翁彦国始，熊子复所著《通略》辩其误。

元祐诸公日记

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

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时属淮上用兵，扰扰不暇录，归之。后未见有此书。

北郊斋宫

绍圣北郊斋宫告成，卜日乘舆出观。宰执奏："臣等愿预一观。"翊日从驾幸北郊，仪卫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风霾，即开霁。进食，召两府、亲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东朵殿步过东西庑，行自西朵殿还御座，宰臣以下从行。降殿召赐茶，又赐香药、小团茶，卫士以下皆赐花。晚召宰执、从官赐茶于明禋殿，退，升辇还内。北郊斋宫即会圣园为之，殿门与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后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间，东、西两朵殿各三间，又两挟屋三间。旁各有两阁：东曰司衣，曰司饰；西曰司寝，曰司仗。后有坤珍殿，嫔御在焉。坤珍后又有水殿、池沼、园囿，皆臣寮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观谷殿，曰登成。后又有更衣殿，有便门连斋宫后。一日，宰执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获与荣观。上笑曰："殿宇亦别无华饰。"上又云："外议谓使了多少金薄也！"故事：郊宫无屋，旋施幄帟，风雨不除。上命缮营。章惇以为斋宫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岁一郊，次舍费缣帛三十余万，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斋明以事天地，而为浮侈，朕岂不知之！宫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尝有此！"于是临幸，引惇遍视，上曰："有金碧之饰乎？"惇惭谢。

卖卦陈二说

徽宗在潜邸，密使人持诞生年月，俾术人陈彦论之。彦一见，问："谁使若来？"再三诘之，乃告以实。彦曰："覆大王：彦只今闭铺，六十日内望富贵。"后以随龙官至节钺，其验如此。都人目曰"卖卦陈"。时又见郭天信者，亦以术显。靖康之祸，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时识者皆知必致夷虏乱华，不谓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说：端邸闻相国寺陈彦明数学，谈禄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问之，彦乃屏人告以"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至期果验。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政和全盛时，或云彦尝以运数中微密告于上，徽宗为作石记，埋宣和殿下。又云彦亦有兄为辟雍士。前后二说不同，乃并书之。

上元二诗

东坡《上元诗》：“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棱。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诗》：“二年白玉堂，挥翰供帖子。风生起草台，墨照澄心纸。三年文昌省，拜赐近天咫。红蓼肸御盘，金幡袅宫蕊。晚为日南客，环堵隐乌几。朝来闻击鼓，土牛出城市。幽怀不自闲，欲逐春事起。安得五亩园，种蔬引江水。”二篇之诗，先后而作，何语意切类如此。煇在番江，于初寮孙稷处得公自监大名仓洎被遇登两地、建节帅燕遗文未板行者，如《睿谟殿曲宴》及《赏橘》律诗各百韵，铺张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尝见《立春》诗墨迹于洪成季尚书家。

初寮曲宴百韵

初寮进《曲宴诗》，序云：“臣比蒙圣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于睿谟外次，花巾丝履，进自东序，促武再拜，升即坐席。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俱出于禁坊法部之右。于时腊雪新霁，风日研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于是皆顿首曰：‘陛下神圣，能回造化，草木实被生成之赐，乃先时呈瑞，以悦圣情。’日既中仄，甫毕初筵，有旨许登景龙楼，由穆清庑外阁道以升。东望艮岳，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都人百万，遨乐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群臣颂叹久之。既夕，复诏观灯于穆清，遂侍宴于平成，万炬层出，弥望不极，如星挂空，而光彩动摇于云海涛波之上。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纵观环绕，则又睹合宫萧台，崇楼杰阁，森罗布濩。群臣心目震骇，莫有能测其机缄制作之妙。已而陪从天步，至会宁殿，琼铺珠箔，合沓炳焕，其所陈则虞御名音同。夏鼎，商盘纪甗，龙文夔首，云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亲取宝器，酌酒临劝，命宫嫔奏细乐于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错，手自分赐。载色载笑，雍容无间。群臣饮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归路观者如堵。他日称谢，陛下申谕一二辅臣，俾作诗以纪，而臣安中预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亲擢，备位政府，曾未阅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颂述，虽无诏音，犹当自效。惟是钧天帝所，昔人梦

寐或有形开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历邃严，目击奇胜，顾尝以文字误被圣奖，且面命之，其荣至矣。”后尚有二十余字，常词也。书之以见国家闲暇，湛露惠慈之盛。《赏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于李汉老之子，《曲宴诗》乃其父所作；刘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符离府库

隆兴改元夏，符离之役，王师入城，点府库，有金一千二百两，银二万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二万五千贯，米、豆共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见《符离记》。

外国章表

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间，从于阗求大玉，表至，示译者，方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丰四年，于阗国上表称“于阗国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语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玛瑙

政和三、四年间，府畿、汝蔡之间所出玛瑙，尚方因多作宝带、器玩之属。至宣和以后，御府所藏往往变而为石，成白骨色，悉为弃物，民间有得之者。竟莫测所以，特纪异尔。

不除太常卿

绍兴间，张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执奏太常卿班

高，故事不除，改国子祭酒。时祭酒虚位亦久，前驺接呼，赴监供职。学前居民惊惧，曰：“官来捕私酒！”传以为笑。元丰改官制，谏议大夫换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来！”都人骇避曰：“大虫来！”则知前已有此说。

养生修身

“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唐处士张皋云。是为养生之要。范忠宣公亲族间子弟有请教于公者，公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笃修身之要。皆可铭于坐右。

煇僦居毗陵，屋后临河，地无尺许，俾仆治篱，方埋柱去浮土，见成贯小钱，止露四镮于外，仆亟手之，仅得十三，余随缩入地。仆复运锄，了无一物。信知无妄之财，不容辄取。十三钱置于佛室，寻失所在。昔洛中第宅求售，评直外复索掘屋钱，盖其下多有宿藏。张文孝右丞买宅，既偿其贾，复随所索与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镂甚工巧，中有黄金数百两，正酬售屋之直。

大理伪贡

曾祖侍绍圣经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时归明人观察使黄璘措置广西边事，招徕大理国进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帅臣究实。曾祖抗章言伪冒，忤蔡京意，乃落职宫祠。宣和改元，事白，黄璘得罪。御笔：“周禾旁立里。首言其伪，责命改正，与理元断月日。”绍兴三年，宰执进呈广西宣谕明橐奏大理国进奉及卖马事，高宗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彼云进奉，实利于贾贩。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宰臣奏：“异时广西奏大理入贡事可为鉴，当日言者深指其妄，黄璘以是获罪。”盖谓是也。当亦载于《国史》。

送邹道乡

右正言邹公浩因言事贬谪，蔡卞奏乞治浩亲旧送别之罪。哲宗不从，三次坚请，乃置狱。谏议龚公夬云：“周某与方天若私论邹浩事，某以为难。天若非之，遂以语蔡京，京遽以闻，由是某等得罪。自尔，附会之人肆为攻讦，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与天若为之也。盖某与京始善而终睽，故京私欲报之。”龚之谏疏，大略

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当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复，而终外补云。

御炉炭

南渡后，有司降样下外郡，置御炉炭胡桃纹、鹁鸪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论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饮食且不择美恶，隆冬附火，止取温暖，岂问炭之纹色也！"诏罢之。宣和间，宗室围炉次索炭，既至，诃斥左右云："炭色红，今黑，非是！"盖常供熟火也。以此类推之，岂识世事艰难。

江岸

钱唐边江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即溃。皇祐中，工部郎中张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挥，专采石增修，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有功于民则祀之，吴儿奉尝，其有替乎？

竹笼石

又一说：以竹笼石，丁晋公主之；易以薪土，陈文惠公之议。丁黜其说。徙公他官，而笼石为堤，岁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议，堤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尝筑长堤以御决河，人德之，号"陈公堤"。

丙午年入吴蜀

煇尝过庭，闻祖父奉直得于陆农卿左丞：欧阳文忠公有一记事册子，亲题："丙午年不入蜀则入吴。"后见洪成季文宪公之孙，言文宪尝问邵泽民："康节知数，公所闻如何？"曰："无他语，临终但云：丁未岁子孙可入蜀。"然建炎初吴地亦不免被兵，独西蜀全盛，迄今为东南屏蔽，益信斯言。康节先天之数，世可希万一耶？

舅姑

《春秋传》曰：“秦晋二国继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广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犹言舅姑也。”见《前汉书》。

郎潜

“郎潜”出张平子《思玄赋》：“尉厖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遇武，。”绍兴间某自郎迁卿，，久次，以启投秦丞相，有“郎久潜于省闼，卿尚少于朝班”之句，秦虽极称赏，竟不克入从。

贫富受赐

“贫人、富人并为客，受赐于主人，富人不惭，贫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贫人无以复也。”以此论之，自昔交际之礼，亦贵夫往返。见王充《论衡》。

苏林交情凶终

林文节子中，以启贺东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其褒美如此。后草坡责惠州告词云：“敕具位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搢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今言者谓某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极于丑诋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谓林同在馆，年且长，除不当先，林乃继除记注。后又为杭州交承，有三帖论开湖赈荒，浙东仓司石刻在焉。

遗留物

显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虏，并致遗留礼物：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银丝合十面，各实以玻璃、玉器、香药，青红拈金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箫一攒，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攒，缕金琵琶一副，缕金龟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时宗枢持节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贵人至馆，密饷金澜酒二尊，银鱼、牛鱼各一盘，尊、盘皆金宝器，并令留之。伴使致词竦贺，馆人以手加额上，谓前此未有，为特礼也。

虏庭玉钱

宣和五年，既从金人乞盟之请，明年，遣秘书省校书郎卫肤敏假给事中往贺虏酋生辰，竣事而旋。常赆外，别赠使介各一玉钱，虏主即宴坐起，离席躬奉之。左右传观，皆惊愕太息。钱之制如今之大者，其文皆蕃书，不可识，不知为何，礼重如此。时虏已萌寒盟，开兵端，岂虞我或觇其国，故外示厚礼，俾叵测欤？钱今藏卫氏。

审察

监司、郡守，岁荐所部吏关升磨勘，朝廷视为常式，第付铨曹施行，初不加省。间有特荐者，未即召对，及有升擢，则降审察之命。所谓审察者，审其人才，察其行谊。施于其职，可也；若山林隐遁之士，当路或以名闻，其肯冒昧而来，待人进退乎？绍兴三年，徐东湖以遗逸荐苏后湖，诏俾赴中书审察，苏力辞，乃得请。苏既辞审察之命，乃降以礼遣赴行在引见上殿指挥，卒辞之。

正身出头

后湖公隐居求志，高蹈一世，绍兴初屡征不起，仆辈见使者沓至，窃相语曰：“官中须要秀才正身出头。”

冷茶

强渊明帅长安，来辞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吃冷茶。”盖谓长安籍妓步武小，行迟，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晓所以，后叩习彼风物者方

知之。又文勋除福建漕，陛对，翌日，上问辅臣：“记得有艺？”盖记其工篆学也。章申国对云：“会舞旋。”上遽云：“如此岂可使一路！”遂罢。“冷茶”、“舞旋”，皆非国论所宜及。顷得一小说，书王黼奉敕撰《明节和文贵妃墓志》云：“妃齿莹洁如水晶，缘常饵绛丹而然。”又云：“六宫称之曰‘韵’。盖时以妇人有标致者为‘韵’。”煇曾以此说叩于宣和故老，答曰：“虽当时语言文字间或失持择，恐不应直致是亵黩。然‘韵’字盖亦有说：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时赵野春帖子亦有‘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亦迎合之意也。”

阚亡投刺

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衔，每至一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诬者，出视之，仆云：“适已脱笼矣。”吕荥阳公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司马温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脱笼”亦为京都虚诈闪赚之谚语。

禁苑花竹

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一日，从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涂之远，巴至上林，则已焦矣。”上大笑。亦犹“锹、浇、焦、烧”四字之戏：掘以锹，水以浇，既而焦，焦而烧也。其后毁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谶也。

东西园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语闻，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诋公相之非，特同辈以飞语嫁其祸云。

遇郊任子

正郎初遇郊，止得荫子，不及他亲，法也。元祐中，黄鲁直应任子，特请于朝，舍子而先侄，后遂为例。东坡荐黄自代之词：“瑰琦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当郊，该荫补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七

生日押赐

王荆公当国，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礼物。雱言：“例有书送物，阁门缴，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榜子谢恩。缘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一皆作伪。窃恐君臣父子之际，为礼不宜如此。乞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至当之论，后皆遵行。顷见老先生言： 此出荆公意，奏检亦公笔，特假雱名尔。雱字元泽。大观元年诏：“赐使相以上生日器币，故事止差亲戚，殊失宠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洮河开边

元泽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盖取诸此，靖康沧海横流之变，萌于熙宁开边。书生轻锐谈兵，贻天下后世祸患，可胜慨哉！

丈人

《蜀先主传》载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之语，裴松之注：“按：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后呼丈人为“外舅”，其本此乎？然《汉·匈奴传》书且鞮单于云：“汉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语止为尊老言，非专指妻之父则可；若谓古无丈人之名，后学窃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峰，故俗于妇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贵

生而富贵，穷奢极欲，无功无德而享官爵，又求长寿，当如贫贱

者何？若又使之永年，为造物者无乃太不均乎？履富贵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汴河遗物

靖康乱后，汴河中多得珍宝，有获金燎炉者。以尚方物，人间不敢留，复归官府。扬州仓卒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兴国中，郑州修东岳庙，穿土得玉杵臼以献，亦五代乱离时之物。金玉没于地中，盖亦有时而复出。

恩科议姻

朴樕翁《陶朱集》载："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韩以一绝示之：'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朴樕，单父人，尝宦于政、宣间。或云陈君向也。

曹武惠下江南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帅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杀。"曹后梦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赐汝城中人为汝子孙。"故其后繁盛，今虽湮微，犹应出两府。曹泳景游尝语此，两府其自期耶？煇家远祖，国初知江州，属曹翰屠城之初，遗骸遍野。乃对庐山作万人冢，仍自为记。德既及于枯骨，或谓后嗣当有阴报。有相先墓者，言亦当出神仙。高叔祖讳恪字执礼，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乡荐，一旦舍去。传道于徐神翁，自称赤局先生，灵异不可具述。乡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绘其像。神翁书赞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补；土木形骸，神气可取。"宣和诏，不起，锡守静处士之号。群从记其事迹甚详，兹不具载。虏犯淮甸，亦知守静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隶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箧无底，取钱常不竭。后随先生羽化。

阳关数条

阳关，去长安一万里，汉将杨兴败走出此关，因以为名。长安城

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门。见《三辅黄图》。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宫。谓其下有甘泉水。”见《战国策》。邯郸属磁州。邯，山名；郸，尽也，言邯山至此而尽。以城郭字皆从邑，故作“郸”。见《寰宇记》。金城郡，一曰筑城得金，一曰取其坚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谓登尧山见都。酒泉，谓泉如酒。并见《地里志》。此数条，皆因人有问，检示之，非特出也。

交印避忌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为藩镇开府，犒劳将佐，宰杀物命设。恐伤物命固然，何独此三月？岂以浮屠氏谓此九十日为斋素月耶？不经之甚。御笔除擢，无非日下供职，何尝问日辰利不利。或曰： 历日上所书黄道，假也；君命到门，真黄道也。

常平

常平备凶荒，立法甚严，而米斛有以陈易新之条，州郡恃以借兑。先人任信幕，后守不偿前欠，一旦漏底，官吏并送邻州勘鞫。先人亦坐失于催促拨还，科公罪笞，不理遗阙。二十年后，因同时坐累，该改秩，为铨曹留难索案。至朝廷时，宗衮益国公参大政，从容见语：“近见先丈常平伏辩，既不曾佥书，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狱冤滥，有司以被朝命，虽知不曾着字，盖亦行三问，岂容不承？罪及无辜，大率类此。退而思之，先人尚无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于今日矣。自昔初除执政，例荐所知三两人。建康王元枢初得政，首以先人名闻，乃自临安管库除江东漕司干官。见次一任，屡更使长，皆欲发文字，力辞之。竟终于选调。

四路墨宝

煇尝于郑旸叔霭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为“五路墨宝”。郑既录碑之全文，刓泐者缺焉，且附己说。欧阳《集古》考究未备者，间有辨正。类为数巨帙，考证良备，悉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数月归之。第录其目并其说，前后亦得其汉刻十数种。旋为亲党沈虞卿取去。郑乃同州死事骧之子，绍兴间尝历四川监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从，于墨宝订正有助焉。且出数小纸细书，皆

李订正之语。前汉碑固多，晋碑亦绝少，盖晋制三品方许立碑。

秦汉碑刻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时盖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后，散失一无遗者。刘季高侍郎尝语先人：顷年蒙嘉其好古，辍赠甚多，皆秦、汉间物，在今日为艰得。语次亦尝询其名件，岁久复忘之。

没字碑

绍兴九年，虏归我河南地。商贾往来，携长安秦汉间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价。故人王锡老，东平人，贫甚，节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语共游："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顾无一字可辨，王独称赏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笃也！"一笑而散。

玛瑙盘

唐裴行俭破外国，得玛瑙盘，广三尺，出以示将士，为军吏捧盘升阶，跌而碎之。叩头流血请罪，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罪？"国朝韩魏公得二玉杯、玉盘，觞客次，籍以锦，置于案，为执事者触案，碎于地。非但一时略不变色，竟无追惜之意。与夫吕文靖俾小姬擎宝器入书室，故戒及门若足踣而仆，试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节。

坡教作文

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今视坡集诚然。

石林三戒

叶少蕴云：“某五十后不生子，六十后不盖屋，七十后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于洪庆善。

吉阳风土恶弱

从叔其乂守吉阳，到官，书报：“此行再涉鲸波，去死一间。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僚属一二，皆土著摄官，不可与语。左右使令辈，莫非贷命黥卒，治稍严，则为变不测。地炎热，上元已衣纱。果实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异花，此外色色无之。东坡言昌化不类人境，以吉阳视之，犹为内郡，不但饮食不具、药石无有也。”又书云：“一日出郊，见横巨木于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从者，不肯言，再三诘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属无周身之具，用此殓殡。或扣：有巨木，何无板？答以素无锯匠。”后知因此感动，得疾丐归。行至琼管，竟殂。三女继亡，诸丧皆寄湖广不得归。备书之，为行险远宦者之戒。《南海录》言：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敛于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敛手足形骸，诚重不幸也！

曹王母

唐太宗立皇子明为曹王，母杨氏，巢剌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崩，欲立为后。魏郑公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为累？”虽从谏而止，迹可掩乎？不能正之于始，其后高宗之于武后，明皇之于杨妃，顾传家法，不以为恶。若郑公之敢谏，孰能继之？

唐帝像

舅氏张必用，家藏唐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笔。巾裹红袍，年祀悠远而色不渝。独明皇像别为一帧，幅巾跨马，左右侍卫单寡，有崎岖涂路之状，题云《幸蜀图》。然僖宗亦尝幸蜀，未知孰是。蔡絛《铁围山记》，书徽宗尝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赐阁下，臣下观者窃谓非佳兆。世所传，其摹本欤？

卧榻缕金

天圣七年，诏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间，蔡行家虽卧榻亦用滴粉销金为饰，赵忠简公亲见之。其奢俭不同如此。

葛公坐亡

先人任江东漕幕，与葛公谦问为代，文康公孙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应以无心，文采外深契禅悦。后倅毗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见语："人生腊月三十夜，要当了了，方见平生着力处。"始意如平时举葛藤尔。别数年，公守临川，一日，属微疾，忽索笔书偈曰："大洋海里打鼓，须弥山上闻钟；业镜忽然扑破，翻身透出虚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无足怪者。若以道论，安得生死；若作生死，会则去道远矣。"语毕，端坐而逝。笔势遒劲，其家版行。超脱如此。东坡论陶渊明云："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生死之流哉！"煇于葛亦云。葛名郯。

僧谭祸福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顷遇一老僧谈五行，见语："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无壬戌，不致竟老穷薄。退神用事，多失机会。然福不成福，祸不成祸，所得者寿数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辈伪传亲知言至门，出见觉非，忽言奉圣旨追对公事。时以永嘉林氏争分，方兴制狱，初不持文引，乃随以往。中无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门外，坐于一室。后知为总辖房。已见灯，二辈后知为府皂。询扣年甲、乡贯、来历，往返者五六。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摧谢，送出门。盖悟其非也。一时叵测。既归，议诉于府尹赵子和。尹云制院谬误，所谓总辖使臣者，亦宛转致恳，谓已科决元所遣之吏。盖本逮永嘉周和泰，"错认颜摽作鲁公"也。亲旧见晓，既京尹护失，孰信其枉？后两日，制狱事亦已。复自念，与传记所书入冥误追放还境界无异，特幽明殊涂尔。平生横逆，莫此为甚。当是时，庙堂禁从，有知己闻之，第骇愕而已。己酉终岁，灾屯无所不有，特未溘然，又留残喘。至今事定，却有风声鹤唳之警。虽云气数实使然，益信老僧"祸不成祸"之说，且为官府追逮不审之戒。

大暑去酷吏

尝闻范鲁公质暑中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两句于其上。或见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公后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州县司刑宪者，若人人以鲁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狱之为惧！

僧道数

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乃绍兴二十七年礼部见注籍之数。时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余年，其复有所损益欤？绍兴间，福建大刹有申所属，谓积下度僧钱若干，乞备申举以献助，乞量给度牒三两道。盖尝试也。时议者谓宜依所请，第令具戒腊最深者三五辈以闻，并与师号，以伐其谋。淳熙间，执政进呈江州置驻泊军，因依赵雄奏：昨已准宣谕卖度牒非佳事，今湖广总领所岁有给降度牒定数，不知绍兴年间不曾给降，亦自足用。岂绍兴间未有江州军耶？雄奏：今契勘江州军，自绍兴三十年创置，以万人为额，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张孝祥建议：自恭人至孺人，邑号分等第立价，许贵家妇女及妾投名书填，则数百千万不日可办。于以佐国用，较以度牒，生齿不削，户口不耗，仍不为民之蠹。虽曰得策，终以鬻爵以诱妇人，名器轻假，而不果行。

钱谱

煇家旧藏《历代钱谱》十卷，乃绍圣间李孝美所著，盖唐人顾烜、张台先有纂说，孝美重修也。周、秦后钱之品样，具著于帙，是特见于形似尔。亲党洪子予，收古泉币数十百种，自虞、夏以降，一无遗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据。大抵古钱轮郭皆重厚，叩之有声。虽王莽小钱，名径六分、重一铢，然亦不致轻薄。岂上古鼓铸但求精致，初不计铜齐耶？洪死，尝叩其子，云：“悉举入棺矣。”或言其家虑为势力者攘取，故为之辞。

顺天得一

元丰间，庞懋贤元英为主客郎，尝著《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煇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而李谱复云：“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视钱之谱为详。以是知诚有益于未闻，好事者当裒诸家所谱，更考近世圜法沿革，萃为一帙，板行于世，不亦善乎！

王言有疑

尝得一告词云：“朕眷礼勋臣，既极异姓王之贵；疏恩私室，并侈如夫人之荣。以尔修态横生，芳性和适，会膺无恤之贵，终隆络秀之家。爰锡命书，靡拘常典。用肇封于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宠光，益循柔履。”绍兴间，权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态横生”，或者于王言有疑。时勋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语亦有疑。

宰辅年甲

国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后者；范丞相己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处其先者。

名公下世

自昔名公下世，太学生必相率至佛宫荐悼。王荆公薨，太学录朱朝伟作荐文，以公好佛，其间多用佛语。东坡讣至京师，黄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门人张耒时知颍州，闻坡卒，出己俸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虽名窜责，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栏，忽传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顾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却属老夫矣。”岂名素相轧而然，或传之过？

使高丽

宣和奉使高丽，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鸡林志》四十卷，并载国信所行遣案牍，颇伤冗长。时刘逵、吴拭并命而往，是行盖俾面谕高丽国王颙云："女真人寻常入贡本朝，路由高丽。如他日彼来修贡，可与同来。"颙云："明年本国入贡时，彼国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结约，兹为祸胎。

刘莘老诗

刘莘老丞相工诗，送安厚卿二人使高丽云："杳杳三韩国，煌煌二使星。海神无暴横，天子有威灵。"时以为绝唱，后四句不传。

杀鼋

熙宁中，侍禁孙勉，监澶州堤，见一鼋自黄河顺流而下，射杀之，继而暴卒。入冥为鼋诉，当偿命。殿上主者乃韩魏公，勉实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检房簿，既至阴府，如所教，以尚有寿十五年，遂放还。《韩魏公别录》所书，其略如此。《魏公家传》则云：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埽多垫陷，费工料。勉询知有巨鼋穴其下，乃伺出射杀之。数日，勉方昼卧，为吏追去："有鼋诉，当往证之。"既至一宫阙，守卫甚严，吏云："紫府真人宫也。"勉仰视，真人乃韩魏公也，亟俯伏诉。公微劳之曰："汝当往阴府证事乎？"勉述杀鼋事，公取黄诰示之，谓曰："鼋不与人同，彼害汝埽，杀之，汝职也。"遣之使去，出门遂寤。事既播扬，神皇谓辅臣曰："闻说韩琦为真人事否？"皆曰："未之闻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说不同，当以《家传》为正。又一说： 政和间，方士王老志语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彦曰："紫府真人乃阴官之贵，未为天仙。"又云："公亦尝为十华真人下侍者。"粹彦曰："然。"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八

中兴颂

浯溪《中兴颂碑》，自唐至今，题咏实繁。零陵近虽刊行，止会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广搜而博访也。赵明诚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尝和张文潜长篇二，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煇尝欲裒今昔名人所赋《庐山高》、《明妃曲》、《中兴颂》，用精纸为轴，丐工字画者随意各书一篇，后志姓字岁月，常常披展，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极易办，人必乐从，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馆职。

板本讹舛

印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尔。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

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芝山诗

刘季孙初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题小诗于治所壁间：“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时王荆公任本路宪，按行见之，大加称赏，遂檄权本州教授。后叶石林特著于诗话中。芝山乃饶州近城僧寺，后池阳刻本乃改“芝山”为“前山”，一字不审，乃失全篇之意。抑见自昔右列，亦可承师儒之乏。

垂肩冠

皇祐初，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尺，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乃禁止之。煇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

富春坊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犁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词一编，皆艳语。煇尝得其一启，乃代其弟上周彦约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贤之礼数，在先朝为九老人受道之师承。继巢、由之高踪，辞夔、龙之盛举。惟君子之泽未斩，而圣人之道必传。”文采典重如此，岂可以一时谐谑之迹而加訾议。晏叔原著乐府，黄山谷为序，而其父客韩宫师玉汝曰：“愿郎君捐有余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训迪后进，拳拳如此，为后进者得不服膺而书绅！贺方回、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大抵作文，岂可不谨！

邮亭曲

陶尚书谷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议论间殆应接不暇。有善谋者，选籍中艳丽，诈为驿卒孀女，布裙荆钗，日拥篲于庭。谷一见喜之，久而与之狎，赠以长短句。一日，国主开宴，立妓于前，歌所赠“邮亭一夜眠”之词，谷大惭沮，满引致醉，顿失前日简倨之容。归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帅成都，有飞语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谒告俾伺察之。潞公亦为之动，遍询幕客，孰与御史密者。得张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汉州，且携营妓名王宫花者往，伪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领巾，题诗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二事切相类。一说王宫花一名杨台柳，诗首句云“蜀国佳人号细腰”。何字圣从，亦蜀人也。

慧林老

大观二年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元正坐化，并无衣钵，阙葬送之用。赐绢三百匹、钱三百贯，赐寂照之塔，仍间度一僧。浮屠示寂，寸丝不挂，亦安用尔许缣帛！时方崇道教，诏道流叙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优典？

高山仰止

顷岁，儿女合卺之夕，婿登高座，赋诗催妆为常礼，后皆略去。京师贵游纳婿，类设次通衢，先观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萨，却嫁个麻胡子！”谓其多髯也。殆索诗，乃大书曰：“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却扇卷帘明点烛，待交菩萨看麻胡！”一座传观烘堂，盖婿亦不凡也。尝得其姓名，今失记。

西园会

煇居建康，春晚赴张德共会于西园，呼数辈为侑。酒酣，忽有传府命呼其人。时张安国开府方两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说。众谓但以实告，况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铃斋。翌旦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骆适正即席赋诗云：“花随春尽觅无痕，尚续余欢索侑

尊。一曲未终人已去，西园灯火欲黄昏。”煇尝赓和，不记也。迨今一世，西园宾主无一在者，独煇苍颜华发，羁寓西湖上，“旧事无人可共论”，为之一叹。

食料羊

淳化宰相张公齐贤，布衣时尝春游嵩岳，醉卧巨石上。梦人驱群羊于前，曰：“此张相公食料羊也。”既贵，每食数斤，犹未厌饫，健啖世无比者。此与唐赞皇李德裕梦人谓平生合享万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贵人鼎养丰厚，冥冥中自有定数。贫儒岂可不安藜藿之分！

唐诗选

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托荆公选其佳者。荆公乃佥出，俾吏抄录。吏每遇长篇字多，倦于笔力，随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者。欧阳公《归田录》未出而序先传，神宗宣取，公时致仕居颍，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又患其文太少，则杂以戏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尝出。《庐陵集》所载，上下才两卷，乃进本也。

宋诗选

近时曾公端伯亦编《皇宋百家诗选》，去取任一己之见，虽非捃摭诋诃，其间或未厌众论。且于欧公、荆公、东坡诗皆不载，虽曰用《唐诗选》韩、杜、李不与编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铨择耶？吕居仁图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夏均父亦耻居下列。一时品第，尚尔纷纷，矧随好恶笔削篇章，示己鉴裁之明，岂免议论！曾帅江陵日，叔祖为参议官，亲见亟欲《诗选》成，仅得数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疏略，欲删去而不及。吴虎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非。煇亦见前辈云： 东莱自言宗派本无铨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

水晶

京畿转运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余块，邕州等处产金宝，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两，数内采到生大黄金，不经烹炼者；汝州产码瑙二万五千斤，一块重二十一斤五两。并宣付史馆。时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阳县莲荷场掘得金四块，总计一千七百八两。方崇饰祥瑞之际，地不爱宝，阐珍以表极治，其盛如此。

四先生

郑穆，字闳中，闽士所尊四先生，郑其一也。元祐初，为国子祭酒，久而请老，太学诸生数千人状诣司业，又诣丞相府请留，不报。以待制奉祠，将行，公卿大夫多以诗赠之，三学之士皆为诗，且出祖汴东门外。三献酒，再拜堂下，辞诀而去，观者叹息。煇幼从合肥王公助学，王与郑中表亲，有一编曰《归荣》，乃送行诗也，后未见此本。

老人发肤

人少则发黑，老则发白，久则黄；人少则肤白，老则肤黑，久则黯，若有垢然。发黄而肤为垢，故曰“黄耇”，见王充《论衡》。而今《韵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为耇。”

龙骧将军

崇宁三年，驾幸金明池，乘乌马还内，道路安平，赐名龙骧将军。艮岳一石，高四十尺，名神运昭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舰载太湖大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勔被赏建节，石封盘囤侯。

姚解元

方务德侍郎帅绍兴，赴召，士人姚某以书投诚，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异立，未能成家。重以场屋蹉跌，遂失身于倡馆马慧。岁月滋久，根深蒂结，生育男女，于义有不可负者。兼渠孑然一身，无所依倚，处性不能自立。万一有叛此盟，终身废弃，存亡或未可保。不于侍郎还朝之日得遂脱身从良，他日必困此门户中，不唯

无以释儿女之恨，而某亦从此销缩。区区欲望矜怜，使鱼鸢之属川泳云飞，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书其后云：“姚某解元，文词英丽，早以俊称。杯酒留连，遂致于忘反。露由衷之恳，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爱一妓！韩公之于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爱！”能从其请，可见宽厚之德，且引事切当。韩滉镇润州，戎昱典属郡，昵一妓。或言于韩，韩取。戎不敢留，临别作小词曰：“好在春风湖上亭，柳丝藤蔓系人情。黄鹂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三两声。”韩闻即归之。盖用此事。

知和叔

从叔知和，随侍官九江，尝以诗见吕东莱居仁。后以书请教，答云：“庐阜咫尺，读书少休，必到山中，所与游者谁也？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谓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间，若使志于远者、大者，虽近逐游、夏可也。”又为作《求诸己斋》诗，见集中。知和尝尉吴江，作《垂虹诗话》，语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东莱帖冠于首，何用他求？从之。复著《垂虹赋》，为人称赏，盖得少小师尊前辈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废而卒。

宣和骑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翦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见《从游宣和殿记》。

郡守画像

近世州郡，类以名贤昔尝临莅，绘像以章遗爱。数十百年后，何缘得其容貌之真，但画衣冠，题爵位、姓名耳。东坡《送周正孺知东川诗》，落句云：“为君扫棠阴，画像或相踵。”盖蜀中太守，无不画像者。顷王显道守吴门日，孙仲益居毗陵，以尝牧是邦，遣骑求其传神，并复齐云楼旧观。孙谢之，有“尝读《国史》，钱惟演作《枢密

直学士题名记》，黜寇莱公为‘逆准’不书，时有蔡齐斥其妄。如觌无状，公乃肯收之”之语。此绍兴间事也。钱惟演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附丽丁谓，辄去寇准姓氏，云“逆准”，公尝言于仁宗曰：“寇准社稷之臣，忠义闻于天下，岂可为奸党所诬哉！”遂令磨去。见公行状。

范忠宣麦舟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到姑苏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如？”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麦舟付之，单骑兼程，取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方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已付之矣。”“大梦行当觉，百年特未满。遑哀已逝人，长眠寄孤馆。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盐车困骐骥，烈火废圭瓒。后生有奇骨，出语已精悍。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此诗东坡为李宪仲作。宪仲之子鹰，坡得梁吉老十缣百丝，举以赙之。度是诗出，当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诗，意益深，辞益哀。今之人亲丧未举，岂免求哀于时；若假是名因以为利，或广求以侈其葬，恐失脱骖之本意也。

六一堂

欧阳文忠公父郑公，任绵州推官日，生文忠。后有谢固者，居是官，于治所之左葺一堂，号“六一”。唐子西赋长篇，有“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之句。或云司马温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温公，故名，取煇耀之义。自昔功施于民则祀之，矧巨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旧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传。若第以名势所临，在仕者献谀取媚，如绍兴间黄州为时相建瑞庆堂是也。谢固一为谭望，子西自有两说。

茶图诗

先人三弟，季字德绍，与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从竹林

游，德性敏而静，中年后文笔加进。尝题《玉川碾茶图》绝句云：“独抱遗经舌本干，笑呼赤脚碾龙团。但知两腋清风起，未识捧瓯春笋寒。”颇有唐人风制。死已十年，遗稿失于收拾，但宗族间传得一二。

台谏上殿

旧说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亲旧，一一上心。盖唯亲旧可得其详，庶免风闻之误。是虽戏语，尝亲见之。绍兴间，某任言责，欲论一人，未得出处不叶公议与之齐者。偶一乡人来访，私谓得其人矣。叙契阔，接殷勤，甚欢。其人大喜过望，意汲引可必也。越两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论者降旨即日押出国门。“宁逢恶宾，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则凶。”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九

洞府投简

天下名山洞府：河阳府平阳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宁府华阳洞，舒州灊山司真洞，杭州大涤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张公洞，南康军庐山咏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南岳朱陵洞，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唐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湘潭。初，朝廷以每岁投龙简，而洞府多在僻远处，其赍送祭蘸之具，颇以为扰。天圣间，下道录院，定岁投龙简几二十处，余皆罢之。煇四十年前，于马当龙祠廊庑下见一碑，刻投龙处所，视此数颇有增益。碑阴载祭享牲牢、香币、乐节为详，乃元丰间江州建立者。再过之，则亡。

无垢语录

张无垢贬南安，凡十有四年，寓处僧舍，未尝出门户。其一话一言，举足为法，警悟后学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语录》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间《论语绝句》，读者疑焉。盖公自有《语解》，亦何假此发明奥义？尝叩公门人郎晔，晔云："此非公之文也，《语录》亦有附会者。"

富郑公封驳

唐制：唯给事得封还诏书。富郑公知制诰日，刘从愿妻遂国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夺封罢朝谒，久之复其国封，公乃缴还词头，其命遂寝。中书舍人缴词头，盖自郑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书富弼缴还遂国之封，《实录》本传不载，止见于苏辙《龙川别志》。

封押遗奏

事有碍于理，亦恐所传或致讹舛。富郑公薨，司马温公、范忠宣来吊哭。公之子绍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既曰遗表，自有常式，恐难以元封押进御。封可也，押可乎？东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谏草朝天去”，欧阳公固尝议之。

仕宦知止

“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仕者若守此戒，则不殆不辱，可全始终进退之节。顷见洪庆善书此语于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谪，盖亦昧于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终始者寡矣。

嫁女娶妇

“嫁女须胜吾家者，娶妇须不若吾家者。”或问其故，曰：“嫁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事舅姑必执妇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昏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

不受盘餐

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交游间尝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介之愿也；但日飨之则可，若止得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飨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当。”归之。贫乐箪瓢，贤矣哉！尝闻富郑公辞疾归第，以俸券还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无足议，还者亦未为得也。留之无请，可也。”或曰：“馈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群游嵩山二说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事钱思公。一日，群游嵩山，取颍阳路归。暮抵龙门，雪作。登石楼，望都城次，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传、歌妓，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思公

既贬汉东，王文康公晦叔为代。一日，讶幕客多游，责曰：“君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众不敢对。欧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四座伟之。是时，文康年已高，为之动。故欧公六十五即休致，门生或有言：“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岂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被驱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归，盖以文康公为戒，且践畴昔之言也。或云欧公游颍阳，见山中石壁上丹书“神清洞”，即此时也。时尚书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谢希深绛与欧阳诸公皆以王事从嵩山之游，谢有二书抵梅圣俞，历叙登览之胜，梅答以长篇，时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说名《默记》，内一条云：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煇见前辈云：“一时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无是理也。”著《默记》者亦不当书此。

侍儿小名

洪驹父集《侍儿小名》三卷，王性之续一卷，好事者复益所未备。虽曰择之不精，采摭未尽，亦足为尊俎谐谑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乐，顾侍巾栉辈得之惟艰，或得一焉，不问色艺如何，虽资至凡下，必极美称，名浮于实，类有可笑者。岂故矜炫，特偿平日妄想，不足则夸尔。或谓“若把西湖比西子，澹妆浓抹总相宜”，“总宜”之名为佳，特恐无敢承当者。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与洪玉父共成此编，非驹父之所续也。”意此语当得其实，煇传本误矣。

关永坚

赵忠简公秉政日，使臣关永坚亦西人，趋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贫不办行，欲货息女。公怜之，随给所须。永坚乞纳女，公却之。请力，不得已，姑留之。后永坚解秩还，公一见，语之：“尔女无恙。”永坚谓宿逋未偿，公笑不答，且助资送费，嘱求良配，遂归监平江梅里镇宗室汝霖。女言：“虽累年日侍丞相巾栉，及嫁尚处子也。”汝霖与知泗州王伯路厚，语其详。王云：“前辈于比等优为之，特今之人为难能。”司马温公、曾鲁公各有自似此一事传于世，文多不载。

花信风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潘曰：“宫词体也，语太弱则流入轻浮。”又尝和人《蜡梅词》，有“生怕冻损蜂房，胆瓶汤浸，且与温存着”，规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野艇

山谷云：“野艇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今所谓航船者，俗名轻舠，如“航湖”、“航海”，亦为常谈。张景阳《七命》载在《文选》，有“泛三翼，泛中沚”之句，所谓三翼，皆巨战船，非轻舟也。

郴州词

秦少游发郴州，反顾有所属，其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山谷云：“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语。”“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阑干，泪脸也，见《邺侯家传》。“愁到眉峰碧聚”，乃张泌《思越人词》：“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毛泽民元祐间罢杭州法曹，至富阳所作《赠别》也。因是受知东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间，舅氏张仁仲宰武康，煇往，见留三日，遍览东堂之胜。盖泽民尝宰是邑，于彼老士人家见《别语》墨迹。

善博日胜

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元本乃“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毁通鉴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国子监旧有安定胡翼之祠，绍圣初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猫食

客言：苏伯昌初筮长安狱掾，令买鱼饲猫，乃供猪衬肠。诘之，云："此间例以此为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从而遂日买猫食。盖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

莫安排

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积从胡瑗学，一见，异待之。尝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将退，积问曰："门人或问见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积闻此言省悟，所学顿进。此段不但见于诸公纪闻，亦载在《哲宗实录》，乃元丰八年事也。岂警后学，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从而书焉。徐字仲车。

仲车杂著

仲车《杂著》数十条，临川、山阳板行。其一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为饰词，已足耻矣。而朝廷又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辞免。'是教人为伪也。其两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盖贤者以礼进，以义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岂易顿革。柄臣为国具瞻，既膺大拜，不应偃然即当其任，故三辞、再辞；次及从官、台谏，一辞而已。此岂由衷，特拘以法。其不应辞者，岂官微任轻，进不系时之重

而然欤？两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职者，皆未受告也。

说食经

食无精粝，饥皆适口。故善处贫者，有“晚餐当肉”之语。煇家与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类留意庖馔，非特调芼应律令，且三字“烂、热、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饫后品。煇顷出疆，自过淮，见市肆所售羊边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盖河北羊之胡头，有及百斤者。驿顿早晚供羊甚腆，既苦生硬，且杂以芜荑酱，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说制以饷客，岂不快屠门之嚼哉！王荆公解“美”字从羊、从大，谓羊之大者方美；而东坡亦有“翦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盘筵”之句；山谷《简何斯举治具待客》亦谓“软烂则宜老人，丰洁则称佳客”。今日蔬食，起权舆之叹，说食经而偶及此。

行记

煇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幹蛊次叙、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记向年货田句金不遂，取涂三茅，得新刊山图而归。濡滞良久，殊失倚门之望。因思昔渊才久出，其家日望其归，归止携一布囊，人谓其间必珍货也。后数日会亲戚，启囊，乃欧阳公《新修五代史》藁数帙，李庭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书于日记后，先人为之一笑。自隆兴癸未至绍熙辛亥恰一世，伏书泫然。

投献取知

《王立之诗话》书：张宗古自堂后官守登州，祈雪获应，一判官以诗为贺。宗古曰：“玩我。”欲缴进，为人劝止。先人任饶幕，与邵武黄坚叟为代。一日，郡宴鄱江楼，黄作《木兰花词》上别乘，有“监郡风流欢洽”之语，亦贻怒缴申，郡牒问“风流欢洽”实迹，黄历考古今风流欢洽出处，辩答甚苦。尝取吏案以观而得其详。要知投献本求人知，又当视其人如何，庶不返致按剑。特未知宗古所谓“玩我”何说，其亦“锦衾烂兮”之类乎？

池鱼

张无尽尝作一表云：“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祸。”上句出《庄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池”字韵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鱼者，城门失火烧死。谚曰：‘城门失水，殃及池鱼。’”白乐天诗有“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说。然《广韵》所载，当有所据。

代王言

词头代王言，赏功罚罪，若雷风鼓舞天下，要当采公论载于训词，以昭示惩劝。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与者，必微寓诋诮于一二字中。审其人不应此除，曷不循缴还之制？顾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恶，其可乎？

彭门会

晁无咎贬玉山也，过彭门。而陈履常废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阕《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到郎边客已知。金尊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云：“疑宋开府铁心石肠，及为《梅花赋》，清便艳发，殆不类其为人。履常清通，虽铁心石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清便艳发，过于《梅花赋》矣。”

下水船词

元丰己未，明略、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上客骊驹至，鹦唤银屏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盘玉指。巫山一段云委。　　半窥鉴，向我横秋水。斜领花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剑眉翠，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珮。”顷在上饶，得此说于晁族。无咎跋云：“大观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无咎集国东之逆旅，话此四事。季良云可书

也。”伯比、季良当是群从。风流酝藉，寓诸乐府。虽曰纤丽，不妨游戏于杯酒间。余一说，乃陈袭为钱唐妓周子文作四诗词，洪内相已载在《夷坚庚志》，语皆合。余一未详。

军帅起复

军帅丁忧，诏起复，迨服阕，犹以“起复”二字入衔。或晓之，答曰：“自抛了娘子，却加得此官，二年未曾迁转。”又一辈衔内必带“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札上带下来，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厘务，坚要供职，人亦语之：“在法只合闲坐请料钱。”其人言：“朝廷令某不离务，趁办课利，岂敢闲坐请他料钱！”三者可补《笑林》之遗。

御府折食钱

旧制：御厨折食钱凡十一等。第一等，旧折八十余千，绍兴初减半；余递减有差。至第十一等，旧折三十千，亦损其半。然尚宫内人赴景灵宫酌献，却系临安府依格馔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饼、汤肉粉杂饤、炊作、炒肉、煮菜羹饭、软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两，面五两，绿豆粉二两，米五合，薪炭之属准此。其俭如此。或云乃承平旧制，虽御厨末等折食则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论帝姬

建炎初，臣僚论帝姬，或者谓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岂有至尊之女而下称姬侍乎？若以谓避忌，政和间“主”字乃主簿、主书之“主”，非国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间有无主之说。又言：姬者，饥也，亦用度不足之谶。乃诏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时，建请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议者谓周姬犹齐姜、宋子也，是使国女改从周姓，故靖康初悉罢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

吏文弊幸

中表张元友谓，理减年赏于浙东盐司，吏以赂不满欲，实封奏状，外封贴黄，以“谓”为“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误书，特以此一字见邀。昔州郡按酒官酝造违律，不任沽卖，吏受贿，于“任”字上加一点，遂免责罚。岂刻木辈心传此术，以资弊幸。唐史亦载有书“渍”为“清”者，以是知添改偏傍，有自来矣。

不置田宅

王晋公祜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尝以百口保符彦卿无异志，乃植三槐于第中便座，谓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较以田宅所得，孰为少多？非文正之贤，其能成乃父之志。

春帖子

“翰林书待诏请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禁中门帐。《皇帝阁》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与时新，根著浮流一气均。万物不须雕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阁》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烦刺绣文。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夫人阁》四篇，其一曰：‘圣主终朝勤万几，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咏景物为观美，欧阳文忠公尝寓规讽其间，苏东坡亦然。司马温公自著《日录》，特书此四诗，盖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后，第形容太平盛事，语言工丽以相夸，殆若唐人宫词耳。近时杨诚斋廷秀诗，有“玉堂着句转春风，诸老从前亦寓忠。谁为君王供帖子，丁宁绮语不须工”之句，是亦此意。顷得《玉堂集》，分为八帙。或云李汉老所编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唃厮啰

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唃厮啰族部。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涣乃落发僧衣以行。李复圭云耳。煇得《刘氏西行录》，乃涣所纪，往返系日以书，甚悉，且多篇咏。虽所至必与蕃僧接，且赖其乡导。既仗使节，辟官属、计事宜、结恩信、称诏锡赉茶彩，悉用汉官威仪。范蜀公《东斋记》、王圣涂《渑水燕谈》皆及涣出使事，俱不言祝发。涣字仲章，保塞人。天圣中以奉礼郎上书请彻帘还政，后为右正言，又随孔道辅论废后事，以工部尚书致仕，元丰元年卒。

为文三易

“沈隐侯曰：‘古儒士为文，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事，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诗，类多故实，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师为文奥涩不可读，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师者，固不可效其体。刘勰《文心雕龙》论之至矣。”向传《景文笔录》，复得一编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条，皆互出。前所论文见于《摘粹》。为文奥涩，公谓才不逮者不可效其体，以是知公所修《唐书》，后学其可妄议。

三经义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堂白：“《三经义》已镂板敆行，王荆公《字说》亦合敆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捍海堰

熬波之利，特盛于淮东，海陵复居其最。绍兴间，岁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于以佐国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仓，遂稍损旧数。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国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叠石外固，厥后刓缺不常，随即补治。淳熙改元，复圮于潮汐。时待制张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筑，不计工费，唯取坚实。官资不足，阴以私帑益

之，迄今是赖。侍御史李粹伯处全记其成。煇是年适在乡里，乃得其实。盐席、钱缗之数见《吴陵志》。

东坡僦宅

东坡云：昔僦宅于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谓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后坡居于岐，欲发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乃止。唐李景逊为浙西观察使，母郑早寡，家贫子幼，居东都。因古墙坏，得钱盈船。郑乃炷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者，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筑之。二事实相似，非智识贤明岂能及此？然郑爱幼子景庄，每被黜于场屋，母辄挞景逊。景逊终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嘱主司。以是论之，郑母似有损于贤明。

张思齐诗

无锡乡士张公尚，字思齐，三舍时为名进士，蹭蹬至绍兴戊辰，始预特奏名试。待廷对间，梦人语之："官人往和州请衣。"既觉，叵测。有解之：和州请衣，必是食禄之地。张自念脱或侥幸，亦未应衣赐。及唱名，在末等，补和州助教。始悟衣者医也，为助教设。人劝纳敕为后图，张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赋四十字以自况："老未脱场屋，揆才无寸长。九重虽射策，一命不为郎。尚喜衫仍绿，仍怜牒是黄。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沾禄而卒。平日诗文皆脍炙人口，求诸乡人而未获。先人所著《松峦志》亦著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误，蹉跎鬓已苍。"若夫梦兆，则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补志之遗，抑亦正诗之误。

不事佛果

吴长文不喜释氏，父卒，不召僧营佛果，闾巷常与父往还者，各赠二缣。韩魏公谓事亲之际为尤难。建安刘同知居留建康，薨于官，遗戒不事梵呗，其家恪遵治命。兴化陈丞相当属纩之际，亦以手笔示其子，谓追修无益于逝者。岂二公自信平生践履，必可升济，初不假荐助冥福，抑矫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说欤？长文名奎，尝参机政于熙宁。

县尉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迁驯至公卿者，不可以数计。虽陆贽、牛僧孺、裴度、颜真卿、李绛，皆此涂出。今铨法以处试吏者，腰弓捻箭，从事鞍马，巡警阡陌，饯迎贵宦，敛板揖于路左，类以粗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说，未免棰楚尘埃间”，不特兴叹于昌黎公。

雪醅

酝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劲，复系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旧盖用州治客次井蟹黄水，蟹黄不堪他用，止可供酿。绍兴间，有呼匠辈至都下，用西湖水酿成，颇不逮。有诘之者，云蟹黄水重，西湖水轻，尝较以权衡得之。煇向还乡郡，饮所谓雪醅，亦未见超胜。岂秫米日损、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酝法久失其传？大抵今号兵厨，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论蛇虺

韩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论甚正，公喜与之语。偶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蛇虺，天乃屏置于山林深僻之地者，盖恐为人之害也。今监司、郡守，一失选抡，置在要路，其为民害，得不甚于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庙堂进拟符节次，得不鉴公孺之论而益精其选。

路岩报应

唐路岩为相，密奏：“应臣下有罪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实。”至是赐岩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处，乃杨收死所，盖收为岩所陷者。

春州

本朝卢公多逊贬朱崖，李符知开封府，言于赵韩王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贬者多生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毙。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宽贷，乃置于必死之地。”赵颔之。月余，符坐事贬宣州行军司马，上怒未已，令再贬岭外。赵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余而卒。天道好还，其速如是。吏传不载，似此不一，姑举二者以为世戒。

客舍留题

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旧姓字，写涂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迢递投前店，飕飕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书“女郎张惠卿”。迨回程，和已满壁。衢、信间驿名彡溪，谓其水作三道来，作“彡”字形。鲍娘有诗云：“溪驿旧名彡，烟光满翠岚。须知今夜好，宿处是江南。”后蒋颖叔和之云：“尽日行荒径，全家出瘴岚。鲍娘诗句好，今夜宿江南。”颖叔岂固欲和妇人女子之诗，特北归读此句，有当于心，戏次其韵以志喜耳。煇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刘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记岁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儿意真代书”。后有人题云：“一入侯门海样深，谩留名字恼行人。夜来仿佛高唐梦，犹恐行云意未真。”

待遇僚属

近年上官遇僚属曰益简倨，纵有从厚者，皆以失体之名归之。顷黄徽猷崇书为漕江东，尝对客言：“公厅上论职事，或未免厉辞色；若杯酒间，讵可无和气以相接？晚会彻俎，有应循廊者，岂有竟夕相陪，笑语从容，昏夜使其偕执侍者仆仆疾趋者乎？当悉俾就席次登车。”且云：“是亦前辈故事也。”后得一小说：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谭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黄所及前辈故事，其谓是耶。

黄巢姬妾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

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恸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王绪军法

时又有大将王绪，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亦以其辞正也。或免或不免，系于一时。未几，绪为潮所擒。

柳氏家诫

唐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颡，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俭，仅得比众人耳。古今家诫，深切著明，孰逾于此！盖有镂板以晓于世者，所谓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顾省者，听之藐藐，则皆是也。姑识此以示儿辈。

宅凶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语。然空闲之庐，久无人迹，亦有可疑者。顷僦数椽茇舍于无锡，其屋虽多变怪，初不以为异一。夕，忽火发于庖屋，烟坌而焰不起，亟升以扑灭，于茅茨下得尺许通红炭。翌旦再视其处，了无烧痕。盖此旧为神祠，初不知也。遂迁他所。后其屋卒归煨烬。僦居去留固轻，若创建第宅，趣于落成，岁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务壮丽，不旋踵自速其衅者多矣。“为宰相府颇隘，为奉礼、太祝之居则有余”，先哲所见乃如此。

曾鲁公更名

绍兴初，先人为丹徒簿。曾鲁公丞相时簿领金坛，为僚意好甚笃。后曾待浙西帅干阙，权嘉禾新塍税，复相邂逅。一日，语先人：“连夕梦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贵。”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后名，盖三十年前已形于梦兆矣。自此参大政，再登宰席，一时僚旧无在者，深有推挽意。而先人故倦游，但欲庙令以俟老。平生往返书尺，束如牛腰，散失殆尽，独余许祠禄一帖。曾素善饮，每醉则命彻俎拭案。语客曰：“请卓子吃一服感应元。”复各举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侍，风味高胜，晋宋间人也。

虏程迂回

至和三年，刘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劳其行役。刘云：“跋涉不辞，但山路迂曲，自过长兴，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闻有直路，自松亭关往中京，才十余程，自柳河才二百余里。”翰笑曰：“尽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馆舍已定，至今迂曲。后范中济子奇出使，虏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广远。范诘之曰：“抵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虏情得，嘿然。缘二公素精地理学，故毋得而欺。煇出疆，过白沟，日行六七十里若百余里，穷日力方到。或问：“今日之程行远？”答曰：“此中宿食顿，地里远近初不定。”盖亦取夫馆舍之便。

赐章服

嘉祐赦，敕服绿莅事十五年改绯。光禄卿王端建议：“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尝从事，而锡命与年劳者等，何以示劝？请以莅事日为始。”遂著为令，时以为当。推此类而言，亦有合举行者。

黎洞白巾

广南黎洞，非亲丧亦顶白巾，妇人以白布巾缠头。家有祀事，即以青叶标门禁往来。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曰：“冒白乡风旧，标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归，询之，曰：“然。”

梅苑

绍兴庚辰，在江东得蜀人黄大舆《梅苑》四百余阕，煇续以百余阕。复谓昔人谱竹及牡丹、芍药之属，皆有成咏，何独于梅阙之？乃采掇晋、宋暨国朝骚人才士凡为梅赋者，第而录之，成三十卷。谋于东州王锡老："词以苑名矣，诗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时安定王德麟诗云：'自古无人作花史，官梅须向纪中书。'盖已命之矣。"煇复考少陵诗史，专赋梅才二篇，因他泛及者固多。取专赋，略泛及，则所得甚鲜；若并取之，又有疑焉。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曰："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檐索笑'、'满枝断肠'、'健步移远梅'之句，至今宗之以为故事，其可遐遗？非少陵，则取专赋可也。"后在上饶，《梅苑》为汤平甫借去。汤时以寓客假居王显道侍郎宅，不戒于火，厦屋百间一夕煨烬，尚何有于《梅苑》哉！《梅史》随亦散佚，虽尝补亡，而非元本。岁当花开时，未尝不哦其诗，歌其曲，神交扬州法曹、西湖处士，怀旧编而诉遗恨焉。

祸延过客

群赴郡宴，甲年少，勇于见色，甫就席，乙以服辞，乃命彻乐。劝酬次，甲尤乙曰："败一席之欢，尔也。真所谓'不自殒灭，祸延过客'也！"宾主为之烘堂。五十年前，服亲丧，终制不觞客，人亦不敢招致。亲旧欲相款，必就寺观具素馔，仍不置酒。时谓当然，不以为异。

烽火

沿江烽火台，每日平安，即于发更时举火一把；每夜平安，即于次日平明举烟一把。缓急、盗贼，不拘时候，日则举烟，夜则举火，各三把。绍兴初，江东安抚大使李光所请。煇生长江南，足不涉极边，初未识所谓烽火者。但读陆务观放翁记《游梁观塞上传烽》诗："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亦可想像得仿佛云。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一

郊坛瑞应

“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编修《国朝会要》、详定《九域图志》、编类御笔、礼制局详议官蔡攸奏：臣伏奉圣恩，差冬祀大礼升辂执绥。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辂，自太庙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伏蒙宣谕臣曰：‘玉津园东楼殿重复，是何处？’臣奏以城外无楼殿，恐是斋宫。陛下曰：‘此去斋宫尚远，可回顾。’见云间楼台殿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其楼殿去地数十丈，即知非斋宫。俄顷，陛下又谓臣曰：‘见人物否？’臣即见有道流、童子，持幢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人渐众，约千余人，皆长丈余。有辂车舆辇，多青色，驾者不类马，状若龙虎。及辇后有执大枝花数十相继，云间日色穿透，所见分明，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人皆戴冠，或有类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状，皆衣青、紫、黄、绿、红，或淡黄、杏黄、浅碧，望之衣上或有绘绣。或秉简，或持羽扇，前后仪卫益众，约数千许人。回旋于东方稍南，人物异常，旌旗飞翻飘转，所持幢节高数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见或隐，又顷乃隐不见。此盖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礼器，上体天道，秉执元圭，斋服盛明，严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现如此。伏望宣付史馆，播告天下。”太师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称庆明庭。奉御笔依奏。继降诏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宪，惟上帝是承。涓选休辰，恭修祀事，备物尽志，咸秩无文。荷帝博临，如在其上。旌旗辇辂、冠服仪仗见于云际，万众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声之相接。灵承对越，敢不祗钦！可以其日为天应节，用端命于上帝，以昭答于神休。咨尔万邦，其体至意！”时政和三年也。煇自省事，即见丈人行谈此事，颇略，兹得其详，因书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书亦有润色，在当时已多有议之者。岂亦出神道设教乎。

太素脉

煇尝见父友许志康宦论太素脉，谓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师医僧智缘为王荆公诊脉，言当有子登科甲之喜。时王禹玉在坐，深

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缘自矜语验，诣公乞文以为宠。公为书曰：“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无此，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尚于晋侯脉息见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书大略如此。许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炫，以售其术尔。”智缘尝从王韶经理洮河边事，亦尝召对诊御脉，命以官，不就。

徽宗尝命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次韵乃押“中”字，行笔自上至下，其直如线。上称赏曰：“名下无虚士。”芾即取所用砚入怀，墨汁淋漓，奏曰：“砚经臣下用，不敢复进御，臣敢拜赐。”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

为学三多

为学三多，士皆知其说。孙公莘老请益于欧阳公，公曰：“此无他，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孙书于座右。

郑顾道除夕诗

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煇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胡德辉《苍梧志》云：或问酴酥事于鲍钦止，鲍曰：“平屋谓之酴酥，若今幕次之类，往往取其少长均平之义。”

东坡亲书

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乃秦少章所投坡诗，盖状其实。

常产

煇顷侍巨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

缴私书

舒亶知谏院，言：“中书检正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二纸并沩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宁酒。初，舒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无尽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尔，士论恶之。同时吕吉甫，亦缴王荆公私书。弯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府治回禄

元祐间，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李文纯知开封府，廨宇遗火，降左中散大夫。近岁临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贬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蟾芝

政和二年，待制李譓进蟾芝，上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闻大相国寺市中多有鬻此者，为玩物耳。譓从臣，何敢附会如此！”命以盆水渍之，一夕而解，竹钉故楮皆见。于是责譓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坛，乐作，使人推数小车，载火出于远林。左右争献言为异，指点哄然。大司乐田为押登坛歌，坛上大呼曰：“田为先见！”而上亦不责也。时所谓祥瑞，亦有类此者。而蔡絛尚有“山产码碯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夸大其父相业。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书。

乐语

蔡忠怀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属韩康公宣抚陕西，喜其所撰乐语

全用韩氏事，荐之。康公弟持国尹开封，辟主左厢公事。后尹刘公庠责蔡庭参，蔡曰：“此礼起于藩镇辟除掾属。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有故事，亦不可用。”刘不能屈。神宗闻而嘉之，刘乃补外。忠怀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县吏见长官，典谒以例告，违背礼制者多矣。一说：神宗既嘉确之不屈，他日台官阙，执政奏除官，上曰：“只用不肯阶墀见开封尹者。”遂除确监察御史。

善能出身

绍兴十一年，程克俊进呈，乞以贡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试，以示劝奖。从之。高宗曰：“天族之贵，溺于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绳之，则非所以示叙睦之恩；置而不问，又无以立国家之法。唯择其好学从善者，稍加崇厉，以风厉其余，是亦教化之术也。”宗室取应赐出身自此始。善能居无锡惠山，与煇居为邻，其后三、四任州县，以选调终。

台评

苏丞相子容，因台评去位。时左司谏虞策言：“苏颂罢相，臣备言职，朝廷进退宰相，宜有论列。而臣窃自念颂于元丰年曾荐举臣，在臣之心，诚恐近薄，有犯风谊，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职，无所逃诛”云云。议者谓奏疏自列，略无隐情，当是时风俗忠厚顾如此。《夷坚庚志》书谢诚甫祖信任南床日，论赵忠简公不遗余力，而谢为赵之上客。岂逼于言责，不暇顾私恩，所见与虞异矣。

书札过情

大父有手札药方，乃用旧门状纸为策□。见元祐间虽僧道谒刺，亦大书“谨祗候起居某官，伏听处分”，或云“谨状”，官称略不过呼。绍兴初，士大夫犹有以手状通名，止用小竹纸亲书，往还多以书简，莫非亲笔。小官于上位亦然。自行札子，礼虽至矣，情则反疏。司马温公尝言：“与贵官书简，有采纸数过三，皆不谨。”又云：“居处随用所出纸札，未尝他求。”所书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见也。欧阳公《与梅圣俞书》亦有“日夕匆匆，非答书简、写门刺，未尝亲笔砚”之语。

九僧诗

欧阳文忠公《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忘其名。”煇昔传《九僧诗》：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诗极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馆张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长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载，以是疑为节本。崇非但能诗，画亦有名，世谓惠崇小景者是也。“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荆公诗云耳。

属笔

数十年前，僚属有能文者，监司、郡守委作笺记，遇有所嘱，必亲作简致叩。教官被公牒撰应用文字，亦亲署名封达。近时此礼俱废，但书司作承受传导公牒，则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请照会，不请有违”之语。上官体貌益崇，学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绍兴间，先人官镇江时，录参王敏功告殂，帅守李茂嘉宝文，率僚属往其廨哭之。近年岂复有此气象。

昭达纵龟

舍弟昭达，淳熙壬寅丞长洲。沿檄往海盐，回程次吴江，见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铦刀剜其肉，最为残酷。小人牟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询之，一枚才直一二钱。恻然动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余枚，贮于竹箩，度去渔舟差远，以数枚置于版。舟行，旋取旋放，盖恐仆隶辈用力抛掷，或堕沮洳中，反伤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妇唐迎谓曰：“昨梦甲士数百人入门，云荷官人见宥，各声喏而去，殊不可晓。”初不知曾纵龟也。告以故，相与叹息。自尔，凡遇鳞介鲜活者，常取以善价，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怠。

道昌相

无锡乡僧道昌，蚤岁周游诸方，在庐山云居，因与人斗殴，损左目。值同袍授以相术，久乃得出蓝之誉。旋至都下，出入贵人之门，

语多奇中。族叔枢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语之：“旦夕当权法从。”时当国者深忌先传除目，力止之，且云：“勿为我累。”又言最下馆职，无摄禁近之理。昌执益坚，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间，兼权中书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满秩造朝，未暇干堂，且归嘉禾。忽得召命，叵测。入国门，昌曰：“通判必任言责。”亦痛诋其妄。来日入对，方知为副端汤致远荐。对毕，还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语曰：“党或不然，则相书不可用也。”语未既，报除察官。先人罢饶幕，有以敕局荐者。议已定，拘亲嫌，改乞江东干官。往叩昌，昌曰：“必无成，后三四年方得之。”札子上，而所主执政报罢。后三年，竟得江东漕干。有孙愿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气色观之，非但改官参差，且恐折本。”孙大怒，欲治之。伺引见间，部吏有所邀，不从。乃擿曾过房，后归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泽。有为道地者，与补初等官。继从孙道夫少从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说皆亲见之，孙又先人交承也。昌后莫知所往。

瑞鹤仙

“樱桃抄乳酪。正雨厌肥梅，风忺吹箨。咸瞻格天阁。见十眉环侍，争鸣弦索。茶瓯试瀹。更良夜、沉沉细酌。问间生、此日为谁？曾向玉皇、案前持橐。　　龟鹤。从他祝寿，未比当年，阴功堪托。天应不错，教公议，细评泊。自和戎以来，谋国多少，萧曹卫霍。柰胡儿自若，唯守绍兴旧约。”闽士朱耆寿，字国箕，为秦伯和侍郎寿。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时诸公皆知之。以累举得官，监临安赤山酒。年八十余而终。

郑侠封事二说

监安上门光州司理参军郑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涂。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军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君臣际会，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无不毅然主张行之。陛下之心，亦愿人人寿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

为如此，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于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事。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使怀道抱职之士皆不欲与之言，不识时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货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踬于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臣谨以安上门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奏。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达，乃作边檄，夜传入禁中。时永洛失律，上方西顾，檄至不敢遏，秉烛启封，见图画饥民累累然，莫测，继知为谏疏，乃诏郑侠勒停，编管汀州。视当时诸公所上封事，虽最切直，或谓凡人论天下利害，所贵即悟主意罢行之；若语言太讦，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谴斥，亦何补于事！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谏从桥，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先驱张猛进曰：“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以是知谏有取于讽也。侠字介夫，福州人。书既上，或谓中有主之者，故兴诏狱。侠改徙英州，辞连冯京、王尧臣、丁讽等。亦及责王安国，除毁，放归田里。皆繇吕惠卿与安国兄有隙，故入其罪。熙宁十年手诏：“英州编管人郑侠，元犯无上不道，情至悖逆，贷与之生，已为大惠，可永不量移。”以有司用赦，应量移鄂州故也。于是刑房官吏皆被责罚。

又一说，上览侠书，遂诏学士承旨韩维、知开封府孙永体量免行钱，三司使曾布体量市易，又发常平仓及放商税，而青苗、免役亦权罢，催。凡一十八事。继下诏曰：“朕于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阳为沴。四海之内，被灾者广。意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赋敛失其节，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中外臣僚，直言阙政。”诏文，维所草也。初，司马光自判西京留台以归，绝口不论时事。至是，读诏泣下，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二

上饶古冢

先人罢信幕，暂寓法曹廨房，室间忽地陷尺许，微露棺和，亟迁避他宇。扣于州之耆旧，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响。向有法曹黄姓者，具牲酒，自占数语祭之。方图择高爽地以改卜，是夕梦一伟丈夫来致谢，且云："陵谷变迁何常，业久处此，望相安存。"煇因思自谢惠连祭冥漠君之后，多仿其体。曾文昭子开亦有《瘗瓦棺文》，上饶寓公尹少稷谏议常称高妙可配东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浚南湖，得瓦棺五，长者才三尺余，阔不逾尺，厚不及寸。瓦有从文，初若坚致，触之皆坏。留守曾肇既往视之，命迁瘗于湖之东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礼》：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此棺其葬殇者欤？乃吊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势耶富耶？抑贱而贫耶？生于何乡几晦朔，瘗于此地几春秋耶？夭寿归于共尽，老聃、彭祖与子其均耶？瓦为藏而水为宅，岂不复子之真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于子为戚，抑为欣耶？有知也耶？无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从新耶？"亦载在《曲阜集》。

朱墨本

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神宗正史，类因诋诬而非实录，厥后删改，亦有朱墨本传于世，其用淳化故事欤？

司马田宅

邵康节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郑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若使今人为之，得不贻寄户免科调之讥乎？或谓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当亦是元祐间人。

职名三等

贴职初止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秘阁三等耳，政和间，诏谓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趋事者众，官职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阁修撰三等，龙图至秘阁凡六等，仍入杂压。自昔直秘阁，例过称龙图，盖直阁之名，旧才有二，集英即集贤也。

饲饥虎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爱子死，不愿生，挺身入山林饲饿虎。异哉！丧明尤天，古虽有之，此则世未尝有也。见《太宗实录》。

张守性

顷年，朝廷遣使投龙于茅山燕洞，石门自开，广二尺余，得古铜钱百余，及金、银环各一。按《茅山记》：梁普通中，晋陵女子钱妙真，年十九，辞亲学道，诵《黄庭》七言。积四十年道成，佩白练入洞，洞门自启。至是再开。煇母舅张守性，弃从事郎为黄冠，受业茅山崇禧观，师号寻真见素。时山中有高道刘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尝导煇游燕洞，且俾穷探。以其语素不伦，谢之。仍说：近入至里，见仙人对弈，以新莲相啖。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宫相寻，不觉身从后户出。知宫，其师也。后十余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飘荡至今，不知踪迹。先人以其终日浪走，若有所营，因即其师号，戏易曰“寻魂见鬼”，亲旧传以为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时人凋零殆尽，独煇知之，并识于此。

胆水胆土

信州铅山，胆水自山下注，势若瀑布，用以浸铜，铸冶是赖。虽干溢系夫旱涝，大抵盛于春夏，微于秋冬。古传一人至水滨，遗匙钥，翌旦得之，已成铜矣。近年水流断续，浸铜颇费日力。凡古坑，有水处曰胆水，无水处曰胆土。胆水浸铜，工省利多；胆土煎铜，工费利薄。水有尽，土无穷。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检踏无遗，胆水、胆土，其亦兼收其利。

张怀素

张怀素，舒州人，自号落魄野人。崇宁元年入京师，至大观元年事败，牵引士类，一时以轻重定罪者甚众。吕吉甫、蔡元度亦因是责降。蔡尝语陈莹中：“怀素道术通神，虽蜚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楚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几岁，殆非世间人也。”自古方士，怪诞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笃、惑之深耶？后又有妇人虞，号仙姑，年八十余，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诏虞诣蔡京，京饭之。虞见一大猫，拊其背语京曰：“识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诋其怪而无理。翌日，京对，上曰：“已见虞姑邪？猫儿事极可骇。”《熙宁实录》亦载赐蔡州尼惠普号广慈昭觉大师。惠普有妖术，朝士多问以祸福，富郑公亦惑其说。

火葬

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杂无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贮散弃荒野外。人家不悟，逢节序仍裹饭设奠于池边，实为酸楚，而官府初无禁约也。范忠宣公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公俾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效此，不以数万计。仍自作记，凡数百言，曲折致意，规变薄俗。时元祐六年也。淳熙间，臣僚亦尝建议：柩寄僧寺岁久无主者，官为掩瘗。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犧牺

至道元年，西南犧牺诸蛮贡方物。犧牺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贡，至是始通。上问其吏宠光进地里风俗，译代对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人多食粳稻，持木弩于林木间射麏鹿。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死，以其家财为赎。王居有城郭，官府无壁垒，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国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声。须臾，数十辈连袂宛转，以足顿地为节。上笑令罢。犧牺使十数辈，从者百余人，皆蓬发黧面，状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加于首为上饰，他悉类此。煇顷从使节出疆，抵燕，与渤海使先

后入见。当少须，于次际见其过前，服饰诡异，殆不可名状。皆忍笑不禁，虽虏人在傍，亦失声而笑。是诚可笑也。

行虫飞虫

元丰六年冬祀，中书舍人朱服导驾，既进辇，忘设扆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乃登辇，以故官吏无被罪者。又一日，群臣方奏事垂拱殿见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侍者。圣德宽大如此。

拦滩网

江上取鱼，用拦滩网，日可俯拾。滨江人家得鱼，留数日，俟稍败方烹。或谓："何不击鲜？"云："鲜则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于此益信。兹谓神奇化臭腐。又见故老言：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又岁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旧。兹谓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答曰："药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时待制孙君孚责知归州，经从，吕燕待之，礼甚厚。一日，因报谒于清凉寺，问孙："曾上荆公坟否？"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致奠者，时之风俗如此。曾子开亦有《上荆公墓》诗，见《曲阜集》。

虏改沃州

虏改吾赵州为沃州，盖取以水沃火之义。识者谓沃字从"天"、"水"，则著国姓，中兴之谶益章章云。建炎初，从臣连南夫奏札言：女真号国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见火即销，终不能为国

家患。向者黄河埽决，几至汴京，都人欲导水入汴。谣语云：“天水归汴，复见太平。”于此益可见遗民思汉之心。

两学记

政和三年，温陵吕荣义著《两学杂记》，凡七十二条，所书皆太学、辟雍事也。内一条：侯彭老，长沙人。建中靖国以太学生上书得罪，诏归本贯。缀小词别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当年走遍东西府。时人莫讶出都忙，官家送我归乡去。三诏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虚语。太平朝野总多欢，江湖幸有宽闲处。”虽曰小挫，而意气安闲如此。煇顷得于故老：此词既传，斋各厚赆其行。亦传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属同获谴者不一，乃格。后繇乡贡，竟登甲科。绍兴十三年，再兴太学，荣义尚在，累举得光州助教。乃摭旧记，益未备，为八十一条，更名《上庠录》投进。而唱和诗《影妻椅妾》（盖以影为妻，故以椅为妾）四篇疑后来附入者。《上庠录》尝奏御，理不应亵。迨今五十余年，庠均之士，未闻祖是编纪事实以广贤关嘉话者，似为缺典。

范文正复姓

范文正复元姓，用陶朱、张禄事，世皆传诵。大中祥符五年，浔阳陶岳作《五代史补》百余条，盖补王元之内相《五代史阙文》未备者。其书梁事，中有郑准，性谅直，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杀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贵，令准草表，乞归本姓，其略曰：“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伯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如此，则前已有此联，特文正公拈出，尤为切当云。

聚香鼎

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药市，见一铜鼎，已破缺，旁一人赞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归以数炉炷香环此鼎，香皆聚于中。”试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异。

船舫立名

顷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随大小皆立嘉名。如“泛星槎”、“凌风舸”、“雪蓬”、“烟艇”，扁额不一，夷犹闲旷，可想一时风致。今贵游家有湖船，不患制名不益新奇，然红尘胶扰，一岁间能得几回领略烟波？但闲泊浦屿，资长年三老闭窗户以适昼眠耳。园亭亦然。

互送不归己

邻郡岁时以酒相馈问，有所不免。孙公之翰典州日，独命别储以备官用，一不归于己。绍兴间，周彦约侍郎为江东漕，诸司所饷不欲却，乃留公库，迨移官，悉分遗官属，仍以缗钱买书，以惠学者。自孙公之后，朝廷即立法，近制亦屡申严，终以互送各利于己，不能革也。

响字

李公受虚己为天圣从官，喜为诗，与同年曾致尧倡酬。曾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尔。”李初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遂精于格律。煇在建康，识北客杜师颜，尝言少陵《丽人行》“坐中八姨真贵人”，数目中“八”字最响。觅句下字，当以此类求之。杜早从陈子高学，此说盖得于陈云。

惠民局

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议者谓失元创药局惠民之意。岁得息钱四十万以助户部经费。今行在所置局，岁课虽视昔有损，意岂在夫羡赢，其于拯民瘼、施实惠，亦云博矣。

四川茶马

绍兴四年，复置茶马司，买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带马，每一千匹与转一官。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三等，今并

废，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马政，因韩世忠献一骏马，诏：“朕无用此，卿可自留，以备出入。”世忠曰：“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上曰：“不然。虏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闲暇，广武备以戒不虞。和议岂足深恃乎？”后又诏：“吴璘军以川陕茶博马价珠及红发之类，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议者谓一西马至江浙数千里远，在涂除倒毙外，及至饲养调习，久之可充披带用者能有几？不知费县官几许财用。若夫官吏论赏增秩，抑末耳。

山阴图

煇顷于池阳一士大夫处见纸上横卷《山阴图》，乃叶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许，已再三临写，神韵尚尔不凡，况龙眠真笔邪！前有序、赞各八句，词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见其全，此赞尚虑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当时尝录其文，恐好奇之士虽不见画，而欲想像高胜，今乃著于是：“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阴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腴秀泽，著屐，返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趋之间，笔墨简远，妙绝一时。碧林道人梵隆，少规模伯时，为余临写，真伪殆不辨。更三十年，世当不知有两伯时也。”此序也。赞曰：“扬眉轩然，意轶万里。亦将焉往？而竟斯止。日远游者，以是为游。疾走息阴，彼将安休？”其二：“翰墨之娱，以写万变。不偿一姥，笑戢山扇。袖手纵观，我行故迟。岂以怀祖，乐此逶迤？”其三：“韫玉于山，炜然不枯。我观此容，非山泽儒。却顾何为？东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驱，颠倒衣裳。是身何依？独委支郎。从容三人，亦蹑其后。人所无言，聊一举手。”后又见一本，摹益失真，第书四赞而亡其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　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　·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　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　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　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　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四朝闻见录
随隐漫录

[宋] 叶绍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目录

四朝闻见录
校点说明
卷一 甲集
卷二 乙集
卷三 丙集
卷四 丁集
卷五 戊集
随隐漫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四朝闻见录

【宋】叶绍翁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四朝闻见录》五卷，南宋叶绍翁撰。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今属浙江）人，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宋史》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闻见录》载其曾与真德秀私校徐凤殿试卷事，谓绍翁“似亦尝为朝官，然其所居何职则不详”。

记录宋室南渡后的历朝事迹，除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可补史乘之缺外，当数此书最称详备。不仅记事时限由李氏二书的仅止高宗一朝，扩展至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而且五卷记事凡二百零九条，每条各自标题，其中尤以卷四记宁宗受禅、庆元党禁、韩侂胄由幸至诛最为详尽，为史传所采。而书中对南宋四朝典章制度、名物轶事的记载，也多为史家和研究者所重视。

至其成书时值理学盛行，虽宗朱熹之学却持论平正，又为人所称。然所记事颇涉琐碎，至被后人列入小说家类，也是事实。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成为研究南宋历史重要参考资料的价值。

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知不足斋丛书》等本参校，断句标点。凡遇明显错讹或异文，则择善径改，不出校记。

卷一　甲集

恭孝仪王大节

恭孝仪王讳伸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视，则肉块。以刃剖块，遂得婴儿。先两月，母梦文殊而孕动。二帝北狩，六军欲推王而立之，仗剑以却黄袍，晓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犹未退，则以所仗剑自断其发。其徒又未退，则欲自仗剑以死。六军与王约，以逾月而真主不出，则王当即大位。王阳许而阴实款其期。未几高宗即位于应天，王间关度南，上屡嘉叹。王祭濮园，尝自赞其容曰：“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月当孟夏，二十有九，余乃始生，濮祖之后。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随圆就方，似无为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湛然灵台，确乎不朽。”“不污不苟”，盖自叙其推戴事也。尝游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之句。葬西湖显明寺。子孙视诸邸最为蕃衍，盖恭孝之报云。

潘阆不与先贤祠

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俗呼为潘郎。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唯落魄不检，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捕阆急甚。阆自髡其发，易缁衣，持磬出南薰门。上怒既怠，有为阆说上者曰：“阆不南走粤，则北走辽。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时阆已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阆以老懒不朝谒为辞，自封还敕命。时文法疏简犹若此。未几论者谓阆终秦党，语多怨望，编置信上。至信上，酌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犹称记室旧衔也。先是卢多逊与潘善，故有四门之命。多逊谮赵普不行，普相，多逊罢，故阆终不免。嘉定间临安守建先贤堂于西湖，欲祀阆于列，有风不宜预者，遂黜阆。事见《祠记》。进德行而退文艺，先节义而后功名 。

东莱南轩书说

考亭先生尝观《书说》，语门人曰：“伯恭东莱字。直是说得《书》好，但《周诰》中有解说不通处只须阙疑，熹亦不敢强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高处，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又谓“南轩《酒诰》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处，诚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备载南轩之说：“酒之为物，本以奉祭祀、供宾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丧身，即天之降威也。释氏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慝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谓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释氏恶其泥沙之浊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则无水可饮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澄清者可酌。儒、释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矣。”真文忠公德秀观考亭之解，以为“生我者太极也，成我者先生也，谓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与文忠为友而辈行过之，乃大不取其师之说。其自为论，则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谓之性，而贵于物焉。《汤诰》曰：‘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则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拟哉？或疑万物通谓之性，奚独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则有气质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汩乱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为一者，必非识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为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辩，各主其说。或当燕饮旅酬之顷，静春必与公辩极而争起。公引觞命静春曰：“某窃笑汉儒聚讼，吾侪岂可又为后世所笑？姑各行所学

而已。”刘犹力持其说不已，著为《就正录》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专言乎人而不杂乎物也，其发明性命、开悟天下后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两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似也而差也！尝考古先圣贤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专以人言而不杂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乐记》亦曰‘则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则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或兼人物而言，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当如告子之见。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不善无善之说，纵横缪戾，固无足取。至于生之谓性，孟子辩焉而未详，得无近是而犹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辟之曰：“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于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门，闻而知之者也，其读《中庸》默与文公合。静春见而知者，乃终不以先生之说《中庸》为是，何欤？予尝闻陆象山门人彭不记名。谓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独称子者，亦是与孟子同时著书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说，亦未尝深非之，而或有省处。象山之学杂乎禅，考亭谓陆子静满腔子都是禅，盖以此。然告子决非孟子门人，尝风静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学》

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有私欲实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诚其意。”慈湖杨氏读《论语》有毋意之说，以为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学》乃欲诚意，深疑《大学》出于子思子之自为，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陆之学所以分也。然夫子之传，子思之论，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诚”字，是正虑意之为心累也。杨氏应接门人，著撰碑志俱欲去意，其虑意之为心累者，无异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尽去意则不可。心不可无，则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谓“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诚意矣，则与《论语》之毋意者相为发明，又何疑于《大学》之书也？故考亭先生以陆学都是禅。头领既差；而陆氏则谓考亭先生失之支离。鹅湖之会，考亭有诗，其略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复斋云：“留情传注翻荆棘，着意精微转陆沉。”象山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转浮沉。”盖二氏之学可见矣。慈湖第进士，主富阳簿，象山陆氏犹以举子上南宫，舟泊富阳。杨宿闻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厅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摄治邑事。象山其有自信处否，学者曰：“只是信

几个‘子曰’。”象山徐语之曰：“汉儒几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过否？”学者不能对，却问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么？”象山曰：“九渊只是信此心。”骊塘谓予曰：“那学子应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着。此老极是机辩，然亦禅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极图》为画，以为周子之说详。简之说《易》，其意盖不取无极之说，以为道始于太极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赐燕涤爵

赐酒群臣，无涤爵之文。孝宗锡燕内朝，丞相王淮涕流于酒，已则复缩涕入鼻观。吴公琚兄弟亦预燕，上见其饮酒辄有难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后有诏涤爵。涤爵自淮始。

大臣衩衣见百官

大臣见百官，主宾皆用朝服。时暑伏甚，丞相淮体弱不能胜，闷至绝。上亟诏医疾，有间，复有诏许百官以衩衣见丞相，自淮始。

庆元六君子

赵忠定横遭谪，去国之日天为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贮之，殷殷然。太学诸生上封事，扣丽正甚急，侂胄欲斩其为首者，宁皇只从听读。当时同衔上者六人，世号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张道，曰徐范，曰蒋传、林仲麟、杨宏中。皆并出，惟周受祸略备。初自廷尉听读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后至不能嗣，韩亦惨矣。时宪圣在上，韩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周竟不死，复听读永州，杜门教授生徒。后以韩诛放还，复籍于学，为南宫第一人，自外入为国子录。以女妻富阳令李氏子，亲迎之夕有老兵持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时来见我，为我传语：来日相见于崇化堂矣。”诸生不肯退，曰：“我为国录身上事来，有书在此。”书入，乃备述李为史氏云云，“恐他时先生馆职骎骎，天下以为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则已奏乐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车去。富阳令大怒，诉于台，因劾周去。复入为太学博士。自文忠公去国，时犹有楼公昉、危公桢、萧公舜咨、陈公虑、洁斋袁公变、慈湖杨公简，相与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进士不十年至从列。庚辰京城灾，论事者众，周语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

矣。”予戏对之曰：“先生在，绍翁何敢言？”

卫魁廷对

卫公泾字清叔，吴门石浦人。先五世俱第进士，至公为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陈添差赘员之弊，上敕授添差州佥幕，公即入札庙堂，以为“身自言而自为可乎”？有旨待诏于佥幕正关。公已赴越任，间会亲友玩牡丹，谓“第一花人尚贵之，吾亦宜自贵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佥幕垂满，必通书宰相为谢，然后遇次榜廷唱颁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门。公以通书宰相非是，唯任其迟速可也。时王淮当国，殊不以通书为讶，虽已降召命，而不与降入国门引见指挥。公翱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几三月不得见。适郑公侨以吏郎召，与公遇塔下，郑寒暄毕，即问曰：“清叔何为在此？”公语之故。郑引见毕，即直诣都省，则面诘丞相。丞相情见词屈，曰：“某几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见。公俱既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犹未报，章用台吏语缄副疏以示公。公车至太庙下得章所缄语，谓使曰：“传语中丞，我今即出北关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贬置，唯俟以大阃，不复君矣。钱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广座中及公云：“初谓卫清叔一世人望，身为大臣，顾售韩侂胄螺钿髹器。”然则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尝授经于公，初于犹为士时公已罢政，提举洞霄宫，遗于以书，外缄题“书拜上省元”，下唯具衔，至幅内则称拜覆不备，题曰“省元学士先生”，盖得前辈体。又客曰迂斋楼公昉，往往代公笺启。又客曰辅汉卿，尝陪公闲话，亦及道学。又客曰王大受，迹颇疏于三客，亦未尝游公之燕阁。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后位至司业，楼位宗簿，封事轮对有直身声。辅尝从考亭先生游，晚以弁服终。王以忤攻媿楼公，故得罪，后谪邵武终焉。有《易斋诗》，水心先生为之序，称许过于“四灵”。卫公垂殁，乞勿田淀湖一疏，真体国大臣也。

布衣入馆

震泽王蘋少师事龟山，高宗宿闻其名，又以诸郎官力荐，驾幸吴门，起召赐对，以布衣赐进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于一时人才，苟得其名，自稍有自见，往往至屡试，而治不加进。于是从而求所未试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蕴椟既久，声实自彰。行谊克修，溢于朕听。延见访问，辞约而指

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赐之高第，职是校讐。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负师言。”上意盖谓龟山也。王既入馆，犹子谊年方十四岁，于书塾拈纸作御批，曰：“可斩秦桧以谢天下。”为仆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从。族子谓之曰：“予金则返批，批返而后别议仆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从，仆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惧桧耳目，不敢隐，驿闻于朝。诏赴廷尉，狱具，伏罪当诛。桧阅其牍，审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编置象台。能诗文，聚徒贬所。桧死得归，治生产有绪。蘋本将阶大用，以犹子故，旋以他事为言者所列，坐废于家云。

光尧幸径山

光尧幸径山，憩于万木之阴，顾问僧曰：“木何者为王？”僧对“大者为王”，光尧曰：“直者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尧为龙君注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从光尧左肩直下，遂登右肩，还圣体者数，又抉而朝亦数四，光尧注视久之。蜥蜴复循宪圣圣体之半，拱而不数。时贵妃张氏亦缀宪圣，觊蜥蜴旋绕。僧至，讽经嗾之，宪圣亦祝曰：“菩萨如何不登贵妃身？”蜥蜴终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惭沮，不复有私利。径山有二事：东坡宿斋扉，夜有叩门者云“放天灯人归”，则天灯之伪不待辩。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嗾蜥蜴旋绕。天灯之事，僧徒本为利；既为利，则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视君后妾为何事。龙山间移天目，以础下小石窍往来。又有龙君借地之说，至不敢声钟鼓事，疑其徒附会，故不书。

宪圣拥立

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临为奠。攻媿楼公草《立嘉王诏》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然礼文难示于天下。”盖攻媿之词，宪圣之意也，天下称之。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浃旬，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曰尔立，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

爹，见你爷，又今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以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宫，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间，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谓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宗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拿玺。宁皇之立，宪圣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静之治，宪圣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稿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稿，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侂胄阴忌琚，以宪圣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谦事。赏花命酒，每极欢间，剧语吴曰：“肯为成都行乎？”吴对以更万里远亦不辞。韩笑谓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兄远去。”然犹偏帅，判荆、襄、鄂，再判金陵，终于外云。韩诛，赵氏讼冤于朝，公之子钢亦以公密奏稿进。时相疑吴为韩氏至姻，故伸赵而不录吴云。

光皇命驾北内

布衣谢岳甫，闽士也。当光宗久缺问安，群臣苦谏，至比上为夏、商末造，上益不悦。岳甫伏阙奏书，谓：“父子至亲，天理固在。自有感悟开明之日，何事群臣苦谏？徒以快近习离间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爱陛下者，如陛下之爱嘉王。万一太上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书奏，上为动，降旨翌日过宫。当是之时，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俟上已驾即荐以代己者。止斋陈氏傅良时为中书舍人，于百官班中颙俟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却上辇。”百僚暨侍卫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请毋入，已至御屏后，慈懿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慈懿遣人问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对以“子谏父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傅良去，谢遂报罢。先是岳甫常上书孝宗请恢复，不报。谢娶孙氏，孙已死，谢发其线箧，乃谢所上书副本也。谢尝以副本纳要路，不知孙氏何自致之。谢益感怆。闽士林自知观过与谢同游于京学，以诗一绝为纪其事，末二句云：“汉皇未下复仇诏，奈此匹夫匹妇何！”林已赋诗，同舍莫有能继者。林号为名儒，仕至史馆校勘、粮料院，终于官。

止斋陈氏

止斋陈氏傅良字君举，永嘉人。早以《春秋》应举，俱门人蔡幼学行之游太学，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词赋取科第。词赋与进士诗为中兴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鉴》正体，故今举子词赋之失，自陈始也。奏疏洞达其忠，经义敷畅厥旨，尤长于《春秋》、《周礼》。考亭视为畏友，尝谓门人曰："以伯恭、君举、陈同父合做一个，方才是好。"犹不及水心先生。盖水心辈行不侔，而学业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谓其强记博闻，未见其便止。考亭先生见其止也，当与三子并称，而且有所优劣矣。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先生辩。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其诗说。止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为举子讲义，今皆毁弃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辩也。今止斋《诗传》方行于世云。建安袁氏申儒为公门人，序其《传》末："止斋实为宁皇旧学，上尝思之，语韩侂胄曰：'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对上曰：'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复召用。"止斋立朝大节俱无愧于师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宫礼，其谏诤有古风烈。嘉王之立，止斋以旧学亦有赞策功。厄于韩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二人俱置异等。是岁毛君自知为进士第一人，对策中及"朝廷设宏博以取士，今谓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犹置异等，何也"。至文忠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且其父阅卷，遂驳置五甲，勒授监当，后庙堂授以江东干幕。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南岳刘君克庄潜夫以诗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岂料台中有异评。后二十年才入幕，隔三四榜尽登瀛。白头亲病终天诀，丹穴雏方隔岁生。莫怪才人多困顿，只缘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复，故刘寓微词云。刘诗"登瀛"之句，谓袁蒙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为名卿。留以使酒任气，为言者屡以闻，然该敏贯洽，近代相门弟子未有也。文忠初甚与之契，中年对客

语留，则愀然不悦。先是永嘉刘锡祖父掩据羲之墨池且百年，后世为仆所发，公断其庐，得池于刘卧内，刘氏遂衰。其临政操断皆类是，故谤者亦不恕。尝得方岩王公简复士人周仪甫书云：“纳去茂潜书，虽仪甫不待老夫之祝。茂潜永嘉之政，若干将、莫邪新发于铡，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来墨池事最伟。”

胡纮李沐

初纮试宰，还谒忠定。同时见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赵氏。赵知忠定不事修饰，故易敝巾、垢衫、败屣以见，且能昌诵忠定大廷对策。忠定于稠人中首称之语，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识。次至纮进，自叙科第尝阶上游，冀里列，忠定愀然曰：“若庙堂尽以前名用士，则或非前名与不由科第者，何由进？”神色不接。纮未谒忠定，尝迂道谒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胡不悦，退而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道出衢，从太守觅舟，客次偶与水心先生遇，时犹未第。纮气势凌忽，若宿与之不合者，厉声问先生曰：“高姓何里？”先生应之曰：“永嘉叶适。”纮又诘之曰：“足下何干至此？”先生对曰：“亲病求医。”纮笑以手自摇紫窄带，叹曰：“此所谓亲病在床，入山采药。”先生怃然，莫知其所以见讶者。会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谒语胡小俟，先请叶学士。即水心。胡尤不平，沐为名臣李公士颖子。李公闲居龟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试二令，适从忠定谒告为亲寿，会上亦当遣中使赐药茗，忠定欲荣沐，谕以就持归以谢赐。沐对以“遣使，旧礼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荣而废遣使”。忠定不乐，颇以语侵沐。韩侂胄欲图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谋之于某官。某语侂胄曰：“公留某则可图赵。”韩遂于上前力留之，后竟拜相。某官既为韩留，则力荐纮沐。沐遂诬忠定为不轨。纮代击考亭先生，诬以欧阳公被谤事，又斥其辄废校舍为宅，论水心先生所著《进策君德论》以为无君。纮文逼柳柳州，沐诗文洒脱，著《易》颇契奥旨，其初未必尽出于媚韩也。其积忿嫉者已久，临大议，顷不能平心耳。巩粟齐丰亦以舍选前列，谒丞相京镗，自叙其事。京对巩者，无异于忠定对纮。巩，贤者也，尝叹京言之是，未尝怨尤，惜其不得纮位。近时凌次英以甲科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聂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谢丞相，但须逊谢垂晚得禄，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为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自出。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皇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廷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叶因乡人黄裳劝神宗讲，知上意深喜《孟子》，尝以语叶？故叶对策始终援《孟子》以为说。先是荆国王安石尝赋诗《试闱中》云：“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掄才将相中。”盖已嫉词赋之弊。后因苏子由策专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用策力诋新法，安石遂有罢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语近臣曰：“进士试策，文理有过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宁党，遂力主罢制科议。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丽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自南渡以后始复词赋，孝宗始复制策，而词学亦不废。

词 学

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以为神。洪独不记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宁皇试宏博之士于类试所，时徐凤少监与今宗簿刘澹然俱试，徐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一行禅师《山河两界历》以为据。时鲍明法华字澣之为廷评，明于历学，且朝廷方用以修历。鲍为刘里人，徐谓刘曰：“君盍访鲍借《两界历》吾二人共之。”刘唯唯。翌日访鲍，得《两界历》，具知其详，不复与徐共。及试已迫，徐自访鲍借历，鲍语徐曰：“只有一草本，从周刘字。持数日矣。”及试之日，果出《历序》，刘甚得意，自以为即神臂弓比。徐于序末但略云：“亦有一行《两界历》，以非正史所载，故不书。”时秘书陈璧阅卷，陈素不习词学，阅刘卷方以独用《山河历》事为疑，又阅徐卷谓“非正史所载”，批刘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气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两界》事，似失之赘。”是岁刘、徐俱黜。其后徐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证。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粘，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余尝访真文忠公，席间偶叩以今岁词

学有几人，文忠答以“试者二十人，皆曾来相访。昨某闲教人誊得贡院草卷本出来，内一卷佳甚，且是纯莹。此人如何不来见某？且如《谢赐金水滴砚尺》破题便用‘品’字，如此之类，某在试闱考校必是圈出。盖不特此，自是六篇纯莹，天下固有人才”。予谓文忠曰：“莫是徐子仪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仪未到这般纯莹处。”揭示，则徐卷也。徐试《三家星经序》备记甘公、巫咸、石申夫岁星顺逆与今红黄黑所圈，主司惊异，已置异等，而末篇赘用《周礼》巫音筮。咸为证，遂申都台付国子监看详。徐、真本共习此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犹为亲奉祠，反为冷官。真出漕江东，徐始得掌故。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称于乡，惜乎不及文忠之荣亲云。

武林山

予尝考《晋书·地理志》，钱塘县有武林山。《旧图》云在县西十五里，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一十二里，又名曰灵隐。钱塘令刘道真《钱塘记》、太子文学陆羽《灵隐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翰林学士胡宿《武林寺记》，皆云武林山即灵隐山。《旧图经》云：“虎林山，钱塘县旧治之北半里，今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土阜是也。”《新图经》云：“或云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后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无所考据。”予尝窃笑《旧图经》既云“有武林山，又名灵隐”矣，又云“钱塘门里有虎林山”，则是武林自为一山，虎林又为一山；城里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为《图经》者，未尝知武林避唐讳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则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应今城中太一宫有泉通西湖也。《旧图经》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讳，未免疑武林、虎林为二山矣。详见于下卷。其事无关于世，故似不必辩。盖太一为圣驾款谒之所，以此资备顾问者 。

高宗幸太学

绍兴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祗谒先圣，止辇大成殿门外，降登步趋，执爵奠拜，视貌像翼钦慕。复幸太学，御崇化堂，颁示手诏，示乐育详延之诚意，命国子司业臣阅讲《周易·泰卦》，赐群臣诸生坐听讲说，上首肯者再。复迁玉趾，俯临养正、持志二斋，顾瞻生徒肄业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斋也，本幸养正斋。养正斋与持志斋相邻，斋生正幸恩典，遂力邀驾幸持志，上怜其意而幸之。自后未幸学之

先，上欲幸斋，必预敕斋名，擗截唯谨，恐其复邀驾觊恩也。

中和堂御制诗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制所为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深仁。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堂北又有清风亭，御书其楹云：“斯堂特伟之观，无愧上都。薰风来南，我意虽快，愿与庶人共之。”后因改为伟观。圣意驻跸，决于此诗。

请斩乔相

文忠真公奉使北庭，道梗不得进，止于盱眙。奉币反命，力陈奏疏，谓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史相未知所决。乔公行简为淮西漕，上书庙堂云云，谓“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敌”。史相以为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币犹未遣，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槓、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三文忠

欧阳子谥文忠，京丞相镗以善事韩，亦谥文忠。后以公论，谓不宜以谥欧阳者谥镗，初谥文穆。无名子作诗曰：“一在庐陵一豫章，文忠文穆两相望。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真文忠初谥也，谥议未上，有疑其太过者，欲以王梅溪之谥谥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谓公无愧于欧阳，未尝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无复辩，用初谥云。镗后以论者并文穆去之。

天子谳

永康之俗，固号耳笔，而亦数十年必有大狱。龙川陈亮既以书御

孝宗，为大臣所沮，报罢居里，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甲命妓饮于萧寺，目妓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谓乙曰：“陈亮为左。”乙又谓甲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已次“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是小子所辱！”澹闻而衔亮，未有间。时澹已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复告之县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属也，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闻于孝宗，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居无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于境外，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以为亮实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气绝复苏者屡矣，不服。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尝讼僮于县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计，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轩辛公与相婿素善，亮将就逮，亟走书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骊塘危公尝语予曰：“罗枢密点自西府归里，有里人从容扣罗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罗公曰：‘言之何伤？’其人曰：‘以某观公，平生未尝妄行一步。公为从官时，天夜大雪，某醉归见公以铁拄杖拨雪，戴温公帽，丁屐微有声，吾醉不敢与公揖。后有苍奴佩箧，苍奴亦吾所识，为公奴。吾固醉，以为误认公，则不可。’公笑曰：‘子之言与所见，是未尝醉也。陈同父亮字。狱事急，吾未尝识之，怜其才援之吏手，箧内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问而发之。’”

华子西

华岳字子西，右庠诸生，以武策擢第。为人轻财好侠，未第时以言语为韩氏所贬，置建宁圜土中。投启建守傅公伯诚，公怜之，命出入毋系。又以诋触李守伯珍，名大异。复置圜。有诗自号《翠微南征集》。韩诛，华放还，复籍于学，因擢第为殿前司官属。华郁然不得志，有动摇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围其屋，逮岳，犹呼岳至庭下，曰：“我与尔有何怨尤，而欲相谋？”岳但对未尝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史持牍奏宁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进而告上曰：“是欲杀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斩罪定刑，史对上曰：“如此，则与减一等。”上不悟，以为减死一

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东市。岳倜傥似陈亮，惜乎不善用也。狱事稍涉袁公蒙斋，史不问。

刘三杰扶陛

刘三杰，衢人也，与韩氏有故。用为太守，朝辞宁宗，刘有疣疾，伛偻扶陛槛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刘三杰无君，可议远窜。"韩为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请斩秦桧

胡忠简公铨以枢掾"请诛秦桧以谢天下，请竿王伦之首以谢桧，斩臣以谢陛下"，奏稿本。高宗震怒，以为讦特，欲正典刑。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遂贬胡儋耳。胡之州里竟传公已诛死，独有一卜者谓公命当阶政府，必不死。又揭榜通衢，以验他日，人皆目为狂生。先是敌入中原，朝廷议割四镇不决，敌骑奄至，钦宗亟引从臣入内问计，伦遂窜名缀从臣直前，乞上早戒严。上惊问曰："尔谓谁？"伦对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孙"。上知为旦孙，故置不问。忠肃刘公珙以其材荐之高宗，故用以奉使。铨疾其从敌人贬号之议，故请斩之，非疾和议也。胡公南归，孝宗嘉叹，置之经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未达北庭，间者募以千金，及敌得副本，为之动色，益知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议坚矣。

请斩赵忠定

忠定去国，药局赵师劭上书宁皇，请斩忠定以谢天下，盖欲媚韩也。忠定之事既白，后溪刘左史光祖适帅荆、襄，辟公之子崇模为机幕。刘公未知师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与危公桢为同年，嘱危草笺以谢刘公云云，"今闻其弟之当来，欲使为寮而并处。念交游之仇不同国，而况天伦？无羞恶之心则非人，是乖风教。故胜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驿不可居。岂容同堂合席之至欢，乃有操戈入室之遗类？纵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将避之；倘机或未忘，则海上之鸥不当下矣。窃谓父子之间，宁间于存殁；宾主之际，则在于从违。且昔辱甄收，本见齿忠臣之后；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恶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刘公得崇模笺，愕置几上，即草檄勒回师劭弟。请斩忠定，师劭也，其弟固不预，崇模义不得与之同游。《颜氏家训》述卢

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云。

九里松用金字

或问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门扁，吴说所书也，字何以用金？”予谓之曰：“高宗圣驾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顾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为御书黼黻湖山，命笔研书数十番，叹息曰：‘无以易说所书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复揭之于一字门云。”

寿星寺寒碧轩诗

东坡既赋“寒碧”之句，吴氏说能草圣，行书尤妙，尝书坡句于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诏僧借入宫中，留玩者数日，复命还赐本寺。说字画遇际圣君如此。

夏执中扁榜

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妤寺。后赠贤妃。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薇孝祥所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为“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再驾幸，见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止用孝祥书。今复揭执中字 。

三 省

嘉定重修都台既成，旨许士民入视，凡三日。骊塘危公桢时为秘书，约予俱入。既出，则问客曰：“凡厅治皆南面，惟都台则宰相坐东面，参枢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尝为中书令，既已庙坐，后人遂不敢专席者；又谓三省旧在内中，不敢上拟南面者；又谓宰相庙坐则参枢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无据，出于臆说，而不大释然。予年最卑，公视予曰：“贤良独不言乎？”予谢其问而对曰：“熙宁官制既改，三省长官皆视事南向，余官遂从两列，恐当以此为

据。”危公谓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兴教磨崖

又有小南屏山与南屏轩。

今南屏山兴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学》篇，司马温公书，《新图经》不载。钱塘自五季以来，无干戈之祸，其民富丽，多淫靡之尚。其于齐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马书此以助风教，非偶然书之也。今南屏遂为焚榇之场，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观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内府宝玉三品置于天竺寺观音道场。明年御制赞曰：“猗欤大士，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内典如此。

易安斋梅岩亭

光尧亲祀南郊，时绍兴二十五年也。御书于郊坛易安斋之梅亭云“谒欤泰坛”。因过易安斋，爱其去城不远，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为赋《梅岩》云：“怪石苍苔映翠霞，梅梢疏瘦正横斜。得因祀事来寻胜，试探春风第一花。”孝宗时在潜邸，恭和圣作云：“秀色环亭拥霁霞，修□ 今上嫌讳。冰艳数枝斜。东君欲奉天颜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见，岩石何其幸欤！光尧尝问主僧曰：“此梅唤作甚梅？”主僧对曰：“青蒂梅。”又问曰：“梅边有藤，唤作甚藤？”对曰：“万岁藤。”称旨，赐僧阶。上尝拂石而坐，至今谓之“御坐石”。

五丈观音

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尝服纸衣，号“纸衣和尚”。高宗偕宪圣尝幸观音所，宪圣归，即制金缕衣以赐之，及挂体，仅至其半。宪圣遂遣使相其体，再制衣以赐。

柳洲五龙王庙

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开禧中，帅臣赵师𦍒重塑五王像，旒冕珪服毕具。其中三像，一模韩侂胄像，二模陈自强像，三模师𦍒像。时韩、陈犹在，台臣攻师𦍒，唯于疏中及师𦍒自貌其像，不敢斥韩、陈云。至今犹存，未有易之者。过此皆不识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为信而易之。然师𦍒论疏可考也。

张司封庙

庙号昭贶，即景祐中尚书兵部郎张公夏也。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祀典作“工部员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为两浙转运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冲击，不过三岁辄坏。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庆历中庙于堤上。嘉祐□年十月，赠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宁江侯，改封安济公，并赐今额。绍熙十四年增“灵感”字，绍兴三十年增“顺济”字。予以本末考之，初无神怪之事。今临安相传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领，不胜恤愤，尽抱所书牍自赴于江，上诉于帝，后寓于梦，继是修江者方得其说，堤成而潮亦退，盖真野人语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沟渎之为？此身不存而凭虚忽之梦以告来者，万一不用其梦，患当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殁谓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东青门，正贶所筑堤。今顾诿之钱王，则尤缪矣。

忠勇庙

庙在九里松，故步军司前军统制张玘绍兴三十二年从张子盖解海州围，玘用命战没，奉旨赠清远军承宣使，仍于本寨门首建庙，赐号“忠勇”。乾道元年，步帅戚方所建。

忠清庙制词

显仁太后龙辎将渡会稽，上圣孝出于天性，预恐风涛为孽，遥于宫中默祷忠清庙。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词臣行制词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将祔裕陵。㕓殿告成，容车将发。奈以大江之阻，

具形群辟之忧；既竭予诚，亟孚神听。某王一节甚伟，千古如存。帖然风涛，既赖幽冥之相；焕乎天宠，用昭崇极之恩。尚绥于四方之民，以绵尔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壮英烈威显王。”盖于旧号四字上加“忠壮”二字。

径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张公九成字子韶，自为士时已耽释学，尝与妙喜往来，然不过为世外交。张公自以直言忤秦桧，桧既窜斥张公，廉知其素所往来者，所善独妙喜，遂杖妙喜背，刺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尝动。后桧死，孝宗果放还，复居径山。有劝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怜而敬之，宠眷尤厚，赐金钵、袈裟，舆前用青盖，赐号“大慧”。言者列其宠遇太过。高宗既御北内，得以游幸山间，以妙喜故，赐吴郡田万亩。驾幸越二年，始建龙游阁。

宏 词

嘉定间未尝诏罢词学，有司望风承意太过，每遇群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予载之详矣。水心先生著为《进卷外稿》，其论宏词曰：“宏词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既已为词科，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止于举朝廷高爵厚禄以予之而已。盖进士等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先生《外稿》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于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意者，然适值其时，若有所为。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盖得于里人张彦青之说，以先生之文失之支离。文忠得先生《习学记言》观之，谓“此非记言，乃放言也，岂有激欤”？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见，如史相服阕，加官制词云：“素冠栾栾，方毕三年之制；赤舄儿儿，爰新百揆之瞻。”又谓史相云：“陈平之智有余，萧相之功第一。”戒词云：“天难谌斯，当毋忘惟几惟康之戒；民亦劳止，其共图既富既庶之功。”《抚谕江西寇曲赦诏》，其中一、二联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可以全躯。”又曰：“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焚昆冈之玉，亦岂予心。”又行永阳郡王制词云：“若时懿属，可恨彝章，其登

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贵。”盖文忠既入札庙堂，谓二恩恐不得而兼，故致微词云。

文忠答赵履常

文忠真公尝与赵公汝谈相晤，赵公启文忠曰：“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答以“公为宗国，固当思所以谋。如某不过朝廷一议论之臣尔”。赵公自失。予以谓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语予曰：“他年某极力只做得田君贶人物，若范文正公，则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后，则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与予论理学，则曰：“某与兄言，只是论得个皮肤，如刘静春却论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静坐十年，然后却与兄论骨髓。”其后公闲居十年，而朝夕常反覆议论者，独有静春乃大不合。岂公之学力，已异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隐草皇子制

宁皇立皇子洵，时上春秋犹盛。竹隐徐似道行制词内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真学士也，其意味悠长矣。

昆命于元龟

宁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权直陈晦偶用“昆命于元龟”事。时倪文节公思帅福阃，即束装奏疏，谓“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谓汉帝将禅位大司马”。宁宗得思疏甚骇，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为“臣一时恭听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遍举本朝自赵普而下，凡拜相麻词用元龟事至六七，且谓“臣尝学词科于思，思非不记，此特出于一旦私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议王制，不惩无以示后”。文节遂不复敢再辩，免所居官。陈与真文忠最厚，盖辩明故典，颇质于文忠云。

考 亭

考亭先生《赋武夷大隐屏》诗云：“瓮牖前头大隐屏，晚来相对

静仪形。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五峰胡氏得其诗而诵之，谓南轩张敬夫曰：“佳则佳矣，惜其有体而无用。”遂自为诗以遗考亭先生，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青更好。”胡公铨以诗荐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学博士，先生不拜。盖先生之意，以谓胡公特知其诗而已。门人以“考亭”号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为陈氏所造，本以置其父之榇，葬毕因以为祀茔之所，题曰“考亭”。其后亭归于先生，以“考亭”于己无所预，遂因陈姓易名曰“聚星”，参取《汉史》、《世说》陈元方事，事为一段，段为一图，揭之于亭。而门人称“考亭”之号已久，终不能遽易。故今称先生皆以晦庵、晦翁，而“考亭”之称亦并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后自以为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惧不足当，自易为仲晦。然天下称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称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从容问公曰：“何以谓之景元？”公对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误矣。”取《毛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诗人以明行对高山，则景不可以训慕。”遂为公易曰“希元”，然天下亦称“景元”者已久，至今亦未有称为“希元”者。文中子弟绩字无功，子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终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为字，盖本于此。

洪景卢

洪忠宣公以苏武节为秦桧所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中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劝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间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饮娼楼，上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时洪为知制诰。教子。”快行言讫，无他诏。洪惊愕莫知其端，但对使唯唯奉诏，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番阳，与兄丞相适酬唱觞咏于林壑甚适。偶得史氏琼花，种之别墅，名曰“琼野”，楼曰“琼楼”，圃曰“琼圃”。史氏欲祈公异姓恩泽，不从。史氏遂讦公以“琼瑶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称”。公不为动，则伏阙进词，诣台诉事，因为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咏题品，而人即毁之，至不复迁政府，亦命矣。

赵忠定抡才

忠定季子崇实间因与予商榷骈俪，以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府，间以此观人，至尺牍小简亦然，盖不特骈俪。或谓先公曰：‘或出

于他人之手，则难于知人矣。’先公：‘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抡才报国之一端也”。崇实为相家贤胄，游京幕为元僚，有隽声，而诚实出于天性，真称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学诸生置绫纸

郑昭先为台臣，倏当言事月，谓之月课。昭先纯谨人也，不敢妄有指议，奏疏谓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有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买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倏，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持盖仆。翌日诸生群起伏光范，诉京兆。时相戒阍者或受谒，诸生至诣阙诉覃。覃亦白堂及台自辩，诸生攻之愈急，至作为《覃传》云：“程覃字会元，一字不识，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谚以中无所有而敢于强聒谓之“胡挥”。时相以为“前京兆赵师睪既因椟檚斋生罢去，亦诸生所诉也，既罢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挞仆与挞生徒孰重孰轻？诸生得无太恣横！”坚持其议，不以诸生章白上。诸生计既屈，遂治任尽出太学置绫卷于崇化堂，皆望阙遥拜而去。云散雾裂，学为之空。观者惊恻，以为百年所未尝有。会永阳郡王杨次山本右庠经武诸生，偶遣馈旧同舍，介者寂无所睹，复持以归，白王以两学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实，因慈明启于上。上即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亟就斋，免覃所居官，仍为农卿，诸生奉诏唯谨。先是时相恶其动以扫学要朝廷，遂诵言“诸郡庠生有职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学一饭，此极可念。若诸生纳绫卷而去，当以诸郡庠职事补其阙”。生徒闻其说而止。史相虽以计定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予观诸郡庠，极有遗才。三岁大比，当令州郡荐其绝出者于太学云。覃于宦业无显过，盖善人也。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为善于处置矣。时即有轻薄子故为一绝落韵诗云：“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

心之精神是谓圣

慈湖杨公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忽读《孔丛子》，至“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豁然顿解。自此酬酢门人、叙述碑记、讲说经义，未尝舍心以立说。慈湖尝为馆职，同列率多讥玩之，亦有见其诚实而不

忍欺之者。

郑节使酒过

臣寮论列郑节使兴裔使酒尚气，政事卤莽。光宗谕言者曰：“台谏之职固在风闻，然亦须得其仿佛。兴裔戚里，朕向在东宫屡与之同侍内宴，涓酒不能受，闻酒气辄呕，安在其为使酒也？”言者惭惧而退，随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岁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对。有客以今余大参父不记名。能四六为荐者，越王召见，试以表中语，俾为属对。余应声曰：“此甚易。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为对足矣。”越王大加赏识。今《四六语》中载越王表语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没人善之意也。或云与吕申公遗表同 。

杨和王相字

杨王沂中闲居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笔与札进，杨王拒之，但以所执拄杖大书地作一画。相者作而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杨愕而诘其所以。则又拜曰：“土上作一画，乃王字也，公为王者无疑。”杨笑，遽用先所进纸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者征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征钱五百万。”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视久之，曰：“尔何人？乃敢作我王赝押来脱钱！吾当执汝诣有司。”相者初谓司帑者调弄之，至久色不变，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为“真王所书，且吾安敢伪？”司帑坚谓“我主押字，我岂不认得？”相者至声屈，冀动王听。王居渠渠然，声不达。王之司谒与司帑同列者，醵金五十缗与相者。相者持金大恸，痛骂司帑者而去。王间因佥押支用历，既佥押，司帑者乘间白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钱五百万，有之乎？”王曰：“是，是。这人是神相，汝已支与他了？”司帑进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众人打合五十千与之去矣。”王惊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社矣，何所复用相？”王起而抚其背，曰：“尔说得是，说得是，说得是！”就以予相者钱五百万旌之。

朱赵谥法

忠定遗集其家欲以“庆元丞相集”为目，以庆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夫以忠节致死者，俱与谥法有“愍”字。赵忠定当谥“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谓“愍”之一字实不忍闻，遂易谥“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谥“文正”，考功刘公弥正覆谥，谓先生当继唐韩文公，又尝著《韩文考异》一书，宜特谥曰“文”，且谓“本朝前杨亿，后王安石，虽谥曰‘文’，文乎？岂是之谓乎？”旨从之。自后议诸贤谥，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吕成公之类。

卷二　乙集

高宗驻跸

高宗六飞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塘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塘，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或谓徽宗尝寤钱王而诞高宗，盖因定都从而附会云。

武 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讳，故曰武林，如以"玄虎"为"玄武"之类。山自天目而来，为灵隐后山，顿伏至仪王墓后，若虎昂首，额下石隐隐有斧凿痕。故老相传以为太祖，又以为徽宗用望气者之言凿去虎额，又谓高宗尝占梦为虎所惊，因凿焉，未知孰是。今竹宫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环以花竹，盖因一小土阜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刚间因攻媿楼公斋宿，丐诗以咏其亭。诗中用事最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毋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真有以。"盖灵隐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谓"此山亦复用此名"，则竹宫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笔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谓钱氏凿井，建缁黄庐以厌王气，疑此山为武林余脉，是又收拾人情之论，当以前章为正云。

武 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而后大明天地之数，精诣钟律之学，又讳之以阴阳风水之书。先生信用蔡说，上书建议，

乞以武林山为孝宗皇堂，且谓会稽之穴浅粗而不利，愿博访草泽以决大议。其后言者谓先生阴授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谪云。辨正在丁集“党议”。

钱 塘

龙川陈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尝圜视钱塘，喟然而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城中地势下于西湖也。亮奏书孝宗，谓：“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镇压且五千年，山川之气，发泄而无余。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力请孝宗移都建邺，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游，王素不喜考亭，故并陈而嫉之。陈至都省，不肯尽言，度尽言亦未必尽复于上。翌日上问以亮所欲言者，王对上曰：“秀才说话耳。”上方鄙远俗儒，遂不复召见。时两学犹用秦桧禁，不许上书言事。陈尝游太学，故特弃去，用乡举名伏丽正门下。王又短之，以为欺君。故迁都之议，为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议己者于地下矣。

洛 学

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考亭上书力辩以谓，至以臣得于师友之学以中伤，不报，故终王之居相位，屡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趋媚时好，遂阶法从，视其父忤淮者异矣。予尝与闽士同舟，相与叹息在之弗绍，且谓在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闽士谓予曰：“子之乡橐，只是卖了一座武夷山；我之乡橐，却卖了三座山。”“三座山”盖指三山，“乡橐”谓梁成大也。程源为伊川嫡孙，无憀殊甚，尝鬻米于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之后剿入当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伊川、考亭扫地矣。诸学子孙惟吕氏未坠，成公犹子康年甲戌廷对，真文忠欲置之状头。同列以其言中书之务未清，恐触时政，文忠固争不从，遂自甲置乙。文忠尝出其副示予，相与叹息。公辍俸，命书市刻之。

吴云壑

四明高氏似孙号踈寮，由校中秘书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吴公踞号云壑，字居父。以诗，曰：“四朝渥遇鬓徽丝，多少恩荣世少知。长乐花深春侍宴，重华香暖夕论诗。黄金籯满无心爱，古锦囊归有字奇。一笑难陪珠履客，看临古帖对梅枝。”公之客曰储用、项安世、周师稷、刘翰、王辉、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辍子侄官授之。凡游从皆极一时之彦。公无他嗜好，居近城与东楼平，光皇为书扁以赐，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楼下设维摩榻，尤爱古梅，日临钟、王帖以为课，非其所心交，足迹不至。此高氏独知其详，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闻矣。公所居，予旧游也，自厅事侧梯东楼，楼下以半植镇安旌节，半为燕坐处。楼相直有亭，仅着宾主四人，因城叠石曰“南麓”。麓后高数级，登汲于瓮，泄之以管，淙淙环珮声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画𠀤于扁。自麓之后，登城为啸台。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读书台”，有级可下。又自台入洞门，依雉堞有平地可坛，圜植碧桃，有石可棋与坐。自西行，有迳亭曰“物表”，亦光皇赐扁，面直吴山。又曲折旁转，入茶□洞，茅顶而圆，内揭以镜，曰“定庵”，与僧智彬语达摩学则至。大抵地仅寻尺，而藤蔓联络，花竹映带，乌啼鹤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尘斧，大绦蒲履，徜徉其间，望之者疑为仙云。公为宪圣犹子，以词翰被遇孝宗。宪圣殿洛花盛开，必召诸子侄入侍。孝宗万几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论诗作字而罢，故踈寮颔联及之。时琚已为直学，赵欲待以真学士，吴亦不难之。宪圣既御帘政，赵公汝愚为相，欲公出入通宫禁庙堂之意。公冀重体貌，求慈福宫使，又求提举中秘书，赵公俱难之。赵旋物色韩侂胄，宪圣表孙也。侂胄奉赵命惟谨，虽一秩不以请。赵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堕其计，反浸踈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谦也，阳与之为义兄弟，相得欢甚。一日谓德谦曰：“哥哥有大勋劳，宜建节钺。”王曰：“我阉官也，有此例乎？弟弟勿误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为疑。何澹时为中丞，侂胄密谕之曰：“德谦苦要节钺，上重违之，已草制，宣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继即合台疏德谦罪，乞行窜殛。德谦犹持侂胄以泣曰：“弟弟误我。”侂胄徐谓曰：“哥放心，略出北关数里，便有诏追，只俟罢了何中丞耳。”德谦犹信其说，拜而嘱之，竟死贬所。何遂迁政府，侂胄盖尝许之也。德谦既逐，自此内批侂胄皆自为之矣。谏大夫李沐诬赵不轨，韩实嗾之。李初未知所决，谋之倪公思，公曰：“莫若并赵、韩俱论之。”李为韩侄婿，故特论赵。贬赵制词乃傅伯寿所草，韩亦先□之以美官。词曰：“屈牦与广利妄议，武帝戮之于事闻之初；林甫辅明皇不忠，肃宗诛之于论定之后。是皆宗室之为相，卒蹈谴诃而置刑。”盖窃东坡惧吕惠卿故智也。赵听制，手持象简不知轻重云。制中又有“谋动干戈而未己”与“外

欲生事外裔而开边境之衅”，盖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兵云。赵偕犹子崇龢赴贬，自辞家，在途垂殁，悔不用吴。盖吴旧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斋陈公，惜名畏义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为。赵公舍宫使提省之职，亦岂无以处吴者。予闻吴氏之说犹未之悉，及会余干赵氏于真西山粤岩书院，西山之子娶赵氏，赵氏之说皆与吴合，其家至今犹追悔前事。呜呼，天将成忠定之名耶？予得踈寮真迹，至今藏之。时吴公已为开府，而踈寮诗卷首称之曰“仪同”。予编官制无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据，及遇其子历，乃知其曾祖讳开。以祖讳而改官称，可乎？惧此诗他时流落，或者以高氏为信。

赵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尝劝忠定既已用韩，当厚礼陈谢之，意欲忠定俟以节钺，居之国门外。忠定犹豫未决而祸作。先生对门人曰：“韩，吾乡乳母也，宜早陈谢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为券，儿去乳即以首饰金币厚遣之，故谓之陈谢。韩后闻其说，笑建俗而心肯焉，故祸公者差轻。嘉定初号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谓公尝草数千言攻韩之恶，疏未上，门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时杨公诚斋之子长孺，谓其父因韩用兵，忧愤殊甚，遗书数千言，至以稿上。杨公既致为臣而归，虽不言事可，诚有所论，何为中辍？非二父之志也。元定盖先生友，亦非门人云。

吴云壑

宪圣既御帘政，则戒公曰：“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时。谓孝宗。汝辈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预内廷之谤。”其严待家人如此，谓之以“圣”，宜哉。

又

孝宗笃眷公，情均兄弟。自论诗、作字、击球之外，未尝访以外事，咨以国政，问以人才，公亦未尝对上及之也。君臣之间两得之。

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续书，至今皆莫能及。

光皇御制

孝宗崇宪圣母弟之恩，故称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体孝宗之意，故称琚兄弟曰“舅”。琚尤圣眷，后苑安榴盛开，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酽，晚霞犹在绿阴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上称叹者久之。宪圣于二王中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故公落句有独立之咏，寄意深矣。团扇犹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后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许人，亦无姓名。带杭音，额角有刺字，意拣罢军员也。头蓬面垢，或数日不食，莫迹其止宿。包道成尝与之共衾，谓其体壮热如伤寒，道成汗而异衾。人即之，或咄咄秽骂，至以瓦砾诟群儿。予尝呼之，但正目以视，邈无所言。光宗始开王社，位为第三，孝宗储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车，卫者拽之，王问谓谁，但连称“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纵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赐命，不拜而出。道遇与之钱者，亦无所谢云。

清湖陈仙

今所请仙，盖小陈也。光皇为储副日久，遣黄门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绢汗衫，系小红绦，见陈入避之。徐遣召陈黄门设香案，金屈卮酒，金楪贮生果三饤，炷香焚所问状。仙遂降于箕，书光皇以某年某月日即大位。黄门持以入，出则就以酒劳陈，且赠金帛遣出，戒以归勿语。后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陈，陈以近日仙不降为辞，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宗得疾，盖陈已前知于仙矣。陈兄弟能致仙，有奇验，类皆如此，特不灵于予。他事不系于国，故不书。

乌髭药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盖重华方奉德寿，重惜两宫之费，故至德寿登遐而后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脱屣万乘，盖有待也。

光拙庵

孝宗晚慕达摩学，尝召问住静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奏云：“臣将谓陛下忘却。”颇称旨。光意盖以孝宗即佛，又焉用问。禅门葛藤亦有可笑者。东坡尝谓“其徒善设坑阱以陷人，当其欲设，即先与他塞了”。此语最得其要。陆象山兄弟早亦与光老游，故考亭先生谓象山满肚皮是禅。陆将以删定面对，为王信所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见晚之叹。

万年国清

孝宗喜占对。宋之瑞面对，上问以所居，之瑞对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闻彼多名山胜刹，孰为之冠？”之瑞对曰：“唯是万年、国清。”上大嘉叹，之瑞遂阶两制云。三衢毛泽民以荐者面对徽宗，上问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几许，民姑大言曰“五十尺”，上质何以验之，毛对曰：“臣日斜视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号为有道，善风鉴。高宗间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缯絮至数袭，谓皇甫曰：“先生亦怕冷耶？”皇甫从容对曰：“臣闻顺天者昌。”时逆亮谋南寇，故皇甫以对，上大悦。后又自出山来见，上叩其所以来，则曰：“做媒来。臣为陛下寻个好孙媳妇。”上问谓谁，则以慈懿皇后大将之子生于营中，生之日有黑凤仪于营前大黑石上。人谓凤，实鸢（狱鸟）鸢（族鸟），石则元王。慈懿小字凤娘，盖本于此。后既为太子妃，至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两宫，高宗不怿，谓宪圣曰：“终是将种，吾为皇甫所误。”孝宗屡训妃：“宜法大妈妈即宪圣。螽斯之行，汝只管与太子争，吾宁废汝。”上欲惧之，未尝真欲废之也，因惊愤，疑其说出于宪圣。会光宗即位，大恶近习，忽手批付内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级。或谓即陈源。其党亟奔诉于重华，急有教曰“吾儿息怒”，光皇虽即奉旨，而词色加怒，意欲他日尽诛此曹。由是宦者

相惧，而谋所以间三宫者。光皇适感心疾，久缺定省，重华忧之，得草泽良药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赐，恐为后所沮，俟光皇问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间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后使觇北宫，果有药，后遂持嘉王立而诉之上，上由此坚不肯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尝独幸聚景，两制俱扈从，惟吴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将进酒于茶□花下，言者飞章交至，谓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请光尧。上方怒言者，遂以重华亦有不曾恭请光尧之时以语从臣。适太上命黄门持玉卮暨宣劝以赐，会上怒未息，以手颤误触卮于地。黄门归奏，遂隐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见太上传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游幸，上必进劝，会太上奉宪圣幸东园阅市而上偶不记，太上左右阴扬鸡数十，故使捉之不获，乃相与大呼曰：“今日捉鸡不著。”盖临安以俟人饮食为“捉鸡”，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阳若不闻，而玉色微变。自上以疾不诣北宫，至孝宗大渐，终弗克执丧，与宪圣垂殁而莫有尝药，皆后为宦官所误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时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谓必大曰：“多时不与卿说话。”赐必大坐。上耳语黄门，黄门出，则奉金缶贮酒，泻入金屈卮，玉小楪贮枣，用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中子，浸羊肱丝，清可鉴。酒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归语其家，叹上之简俭。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复

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光尧每以张浚误大计为辞，谓上“毋信其虚名，浚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又熔金碗饮兵将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职是谁的，金碗是谁的。”或者谓必有近习谮浚于太上云。

秦桧王继先

台臣有论列二人者，上曰：“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杨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晓言者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群盗，大者郡王，小亦节制。朕所自有者，惟浙数郡。计犹豫未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已发愿除地土之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沂中故有余力以给泉池。若以诸将平盗之功，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皇恐而退。

普 安

上有所闻于张说，以质于秦桧。桧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仓卒不敢以说语桧，度其无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语桧。桧衔之，未有间，会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请上令普安解官持服。或云说所言乃建康盗事 。

楮 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华陈天祐时为侍从，力抗疏以为不及五十年，必大坏极敝而不可收拾。水心叶先生进策，亦谓不数年间将交执空券而无所售。时上意士论，犹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验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券，至石首时则价又踊，愚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多为苦。又有太守自蜀来，对以“道间目击，楮踊为患”，上皆笑而不以为罪云。

宪圣不妒忌之行

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来，以至为天下母，率多遇鱼贯以进，即以疾辞。思陵念其勤劳之久，每欲正六宫之位，而属以太后远在沙漠，不敢举行。上尝语宪圣曰：“极知汝相同劳苦，反与后进者齿，朕甚有愧。俟姐姐归，谓太后。尔其选已。”宪圣再拜，对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里泪下。臣妾诚梦不到此。”上为泣下数行，愈以后为贤。暨太后既旋銮驭，以向尝与宪圣均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宪圣赐高宗，太后恐宪圣记其微时事，故无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阳语

上云“这事由在尔”，而阴实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德妃吴氏”云云，“可立为后”，后遂开拥佑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吴中人，游太学有时名，然颇任侠。与水心先生善，晚号为善类。南尝与郑湜游，湜有奏疏未报，南尝见之。会廷对，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有司已第南为第一，光皇读其策，顾谓大臣曰：“湜之疏入才六日尔，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郑湜无削藁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为周述墓，则以周南廷对策《论皇极人才》数百言冠之志首。盖周自为教官至给札中秘书，皆未尝见之行事，故水心特叙所对策以表之。近时真文忠公撰徐玉堂凤墓碣，亦详述其给札时言山东事，盖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吴中号为“何蓑衣”者，颇能道人祸福，至闻于上。上屡遣使问之，皆有异，遂召之至，亲洒宸翰，扁“通神庵”。州郡以上所赐，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见而疾之，对策中谓“云汉昭回，至施之闾阎乞丐之小夫”。光皇恶其奸，故因湜疏以发之。葛丞相邺时在位，南疑其赞上，泌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违豫缺定省礼，南亦以此讽诸公云。

又

龙川陈亮奏书阜陵，几至大用，厄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赐对，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举君道、师道以为对。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见，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故亲擢为第一。及发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为朕所得！”命词臣行亮制曰：“往赞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尔，岂止是哉！”盖有意于大用也。亮谢阜陵表云：“昔者论天下大计之小臣，亦尝劝圣人隐忧之良会，一时排摈，十五载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见。共幸奋身于今日，独知回首于当年。”末联云：“设科取士，虽旧贯之相仍；陈力复仇，亦大义之难昧。”阜陵称奖。水心先生序龙川之文乃谓：“同父使不以进士第一人及第，则诚狼疾人矣。”龙川狱事盖为父也，天意佑之，而诸公竟全活，水心先生不当以是冠篇首。龙川虽不为进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书，讵可泯乎？或谓水心先生微时，盖亦顿挫流滞，故因龙川之序而自道尔。水心，进士第二人也，骊塘危公稹尝以龙川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水心本为第一人，阜陵觉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

善政”之说，上微笑曰：“既是圣君，行弊政耶？既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为亚。

佑圣观

古篆无“佑”，“佑”即“右”，赐佑圣扁篆者为“右”。羽流固争，以为观中无人，何以自立？至诉之礼部，旨从之，非篆古也。识者谓既从“佑”字，则不当用篆。观为孝宗潜邸，先是有神三见于云端，孝宗为之拜跪。既即大位，赐邸为观，盖龙潜初志也。真圣殿潜邸正寝也，寝旁规小室，若今小学，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二句刻于石，盖宸翰也。上自训庄文读书之地，故书此以励之。

庄文致疾

士固号为“草茅”，谓其能言天下事而无所忌，非懵不识礼义之谓也。陈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国忌引百官班诣原庙，是日适值补试士子入贡院，陈相多智，班退即命从者由旁径以归。贡院路原庙所出也，庄文之归，正与群试者会，试者横截庄文车不得前，执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折其杖，围车发喊雷动。庄文惊愕，得疾薨，上甚痛之。岁当大比，有姓黄士人率其徒诣阙乞试，同文馆不报。黄以其徒伏德寿宫门祈哀太上，觊宣谕孝宗。德寿以闲人不管闲事却其奏，黄遂与其徒向宫门大恸，且所服白纻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黄背，黥隶海岛。黄因窜入高丽国，主用为相。后以使事至阙，见于孝宗，暨其主倦政，遂授以国云。

宁皇二屏

宁皇命二小黄门，常背二小屏前导，随其所至，即面之。屏书戒曰：“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为二屏，以白楮糊，缘以青楮。所幸后苑，有苦进上酒及劝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饮不过三爵。宫中动却呵卫，黄衣至不之避。自以补革舄、浣绸衣为便。左右至以语激上，则应以“毋作聪明乱旧章”。盖旧学于永嘉陈氏傅良，尝导上以此，故终身不忘。大臣进拟，不过画可，谓之“请批依”。龙颜隆准，相者谓“真老龙形”。

陆放翁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名游，字当从观，平声。至今谓观。去声。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云，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农师，新学行，有《诗说》传于世，大率祖半山，后以新法浸异。公绍熙间以为浙漕镇厅第一，有司竟首秦熺，置公于末。及南宫一人，又以秦桧所讽见黜，盖疾其喜论恢复。绍兴末始赐第。学诗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后冰寒于水云。尝从索岩张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遍交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处而韪之，旋除删定官。赐第时德薄。或疑其交游非类，为论者所斥。上怜其才，旋即复用。未内禅，一日上手批以出，陆游除礼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来若耶、云门，留宾款洽，以觞咏自娱。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锦裀红绉”之语。又命公酌青衣泉，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韩求陆记，记极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惟游尽勺，且谓挂冠复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赐韩以南园，韩求记于公。公记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不相侔。”盖寓微词也。又云：“游老谢事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岂取其无谀言，无侈辞，足以导公之志欤？”公已赐丙第，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至公之终，犹留诗以示其家云：“王师克复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则公之志，方暴白于易箦之时矣。又有郑棫者尝第进士，自作《南园记》并砻石以献，韩以陆《记》为重，仆郑石瘗之地。后韩败，郑竟免。莆阳陈谠文人也，输灵璧以寿韩，至刻金字于石，称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锡字分题，如锡寿、锡福之类，为诗以献。韩败，有为陈瘗石于地者，会搜地窖，铿然有声，则陈石也，遂为言者所弹。陈《留题吴山三茅观梅亭》诗，有“竹密不知云欲雨，山高尽见水朝宗”之句，继是犹未有能和者。翰墨本于颜、蔡，世以不得其字为憾，独附韩一节为可恨。官职自有定命，特诸人自信不过尔。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早岁尝与谢明伯东上礼闱，道出衢之江郎庙，遂与谢憩于庙下客邸。神号知进士科给事，谢邀熊同宿庙宫谒

梦，子复曰：“克倦矣，明伯自诣可也。”谢盥手濯足毕，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谢，笑语之曰：“定梦见做状元也。”谢正色谓熊曰：“却与子复得佳梦。”熊又笑谓之曰：“梦亦分惠耶？”谢曰：“不则剧。”熊试扣之，则谓初入一朱门，仰视金扁，则右文之殿。自东庑入，与主人揖，则子复也。子复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书曰“校书郎”。扁悬风中摇摇然，壁堵饰犹湿。与熊笑语甚欢，酌谢酒至五爵，谢语熊曰：“此处儒流清选也，子复自此升矣。”熊与叙旧极款。茗毕，即送谢出右文，则犹目谢。熊信其说，亦颇自负。后熊与谢累上南宫不利，熊后收科岁，谢再试南廊，不入等。熊调铨阙，遣仆就邸，偶与中秘书对，熊恐已应梦，赋诗以自解。暨调余姚尉，史越王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余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时明伯甫授文学，部胥语以法须京朝官保识。谢熟思良久，语仆曰：“熊校书，吾故人也。”遂扣熊官舍，会熊直未下，往来廊庑间。熊尝与谢通家，内子自厅事后窥见谢，亟令小史传语谢新恩：“校书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见。校书曾说谢新恩来，可使人随至秘书省，要说话。”谢至秘书所，与熊酬酢，与前梦无毫发差。熊已不记江郎事，谢遂与熊，相与太息。因问扁壁，熊对以“校书久不除官，以位贮炭。某叨冒恩除，甫悬扁饰壁。”谢赴省时犹未识中秘书。越王识熊于百寮邸，至以应诏，熊竟至法从。谢憔悴以老，神之戏谢，亦剧矣。熊不与谢入俱谒梦，定力过人矣。山谷谓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时，故相或居辇下，时召入问事，间遇朝会则立旧班之下。国有大议亦得可否，郊禋则陪，无所嫌也。阜陵庆上皇八袠，参用故典，召故相陈福国、史越王陪位。陈力以疾辞，史闻命，绝江祠。既竣事，以史旧学，曲为勉留。时相疑其迫已，风言者去之。陈闻史入，谓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陈之多智，此其一也。史间于燕居太息语子弟曰：“吾与陈福公并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论，则人皆相与曰‘此陈丞相所为’；稍咈公论，则曰‘史某所为’，吾命召谤，昔为布衣，术者云尔。”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终仰副圣眷，则曰“吾奴仆宫

星陷故也”。

宪圣拥立

宪圣既赞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统之寄。高宗登遐，宪圣独处北宫，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为歉。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孝宗遂得日侍长乐，极天下之养，尽人子之欢。宫去东园最近，旬浃间即恭请宪圣临幸。属芙蓉临池秀发，遂白宪圣，请登龙舟，撤去栏幕，卧看尤佳。宪圣欣然从之。先是高宗经始东园，盖恐频幸湖山，重为国费，故园去宫门百步而遥，落成之顷，俱宪圣驾幸。有一门迳通小东园，多柏，上与宪圣相视而泣，连称“相似，相似”。时幸园中，独不至此。左右疑与故京宫苑有适似者，故重为之感伤。

攻媿楼公

攻媿楼公天性豁达，与物无忤。初尝与韩侂胄善，独因草制以天下公论不予韩，故宁罢去。韩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废，韩亦迫于公论，欲起而用之，风公之亲戚，谕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纸书，即召矣。亲戚具道韩意于公之子弟，从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纸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纸大书《颜氏家训》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复敢言通韩书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彦国，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伪楚邦昌僭帝。邦昌欲迎康王，计犹豫未决，公自乡郡受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书。其外书书示翁，其书中有“忍死权就大事”之词。翁密视，遂答邦昌书，大称邦昌以“太宰阁下”，其略曰：“愕视封题，不敢拆视，幸先为道路所发。今相公谓有其迹而无其事，不可也。谓有其事而无其志，不可也。且谓迎延福宫之文，虽微示人以意，安知不为新都之渐，力请贬去僭号，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万，见公于端闱，不得施东阁之恭矣。”邦昌惧外兵浸入，遂决迎康王策，府库皆称“臣邦昌谨封”。公为李丞相纲姻亚，李之用公，本以才选，李既罢政，浮溪汪氏行制词丑诋李公，目为“群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谓“汝本茶山驵侩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驵侩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遥。浮溪汪氏本为秦桧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荐用汪，汪疑翁为李所荐，故极力诮之。

建炎兵事倥偬，石林叶公梦得留守金陵，已创经总制额。翁适承其后，又奉密旨大兴行阙之费，故未免调度繁扰。水心先生《进卷外稿》议公推剥，盖未知此。其子进士翁谦之尝诣朝乞禁公史，当路未能从，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笔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孙孟煜补上庠生，游边得官，死于定海之讼。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尝首临安乡书。

张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尤隽永。张正谢毕，遂谒秦桧。桧语之云："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扣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尽。"盖嫉之也。张廷对时，天下犹未尽许之。务能参问前儒，汲扬后学，词翰愈工。天性倜傥，轻财好施，勇于好义，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细行。高宗尝问以"人言卿赃滥"，孝祥拱笏再拜，以对曰："臣诚不敢欺君：臣滥诚有之；'赃'之一字，不敢奉诏。"上笑而置之。人以为诚非欺君者。真文忠尝语余曰："于湖生平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张，乌江人，寓居芜湖，捐己田百亩，汇而为池，圜种芙蕖、杨柳，鹭鸥出没，烟雨变态，扁堂曰"归去来"。芜湖未有第进士者，阴阳者流谓必于湖水与县治接，而后英才出。张方欲凿而通之，则已殁矣。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制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资禀太高，浸淫诗酒，既与南轩考亭先生为辈行友，而不能与之相与琢磨，以上续伊、洛之统。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宁郡王。文忠与许公奕给事甚相好，共谓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则捐其一，许遂封还制书。文忠以官卑且摄职玉堂，但具札白之庙堂。时相不以文忠札缴进，而许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许，而文忠独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当制除吴瓌少师致仕，赠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佑亲弟，又号勋旧；吴为宪圣犹子，恐难用孟例，亦用札申庙堂。时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以札缴入。从之，祗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宁不□然。"先以制示攻媿楼公，公称善，但以笔易"往"字为"归"，"□"字为"惓"。文忠亲出示予云："吴盖致仕也，不应用'往'与'□'字，前辈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尝问文忠："近看谁四六以益？"公对攻媿曰："渠只会说大话，如'奄有万方，君临兆姓'尔。"盖王言只当作"多方庶姓"，与臣下表语不同。

甲戌进士

袁蒙斋甫，甲戌进士第一人也。文忠实阅其卷于殿闱，出则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乱其次第，没其姓名。余读其一，谓文忠曰："此卷虽尽用老师宿儒遗论，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读其一，以国论国事为说，国事谓庙堂之用事者，国论谓议论于朝廷者，其意以国论为空言，以国事为实用，欲任国事者必参国论，持国论者必体国事。文忠问如何，予对以"理无两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说出于调停，恐是状元也"。文忠起而抚予背曰："说得着，说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方子所对，而后卷即蒙斋也。文忠欲置李首选，而同列谓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时宜。又欲置吕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进士徐清叟亦几中首选，亦以议中书之务未清，又用艺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对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时政，仅置第四。徐既为御史，弹袁文亦及其策，并与其父絜斋燮学于象山者为异端，谓不宜置经帷。

函韩首

韩侂胄欲遣使议和而难其人，欲用吴门王大受。大受谓敌事以首谋为言，通军前书宜勿用平章衔，以丞相代之，谓陈自强。敌问首谋，则答以今已避位。盖至计也。韩疑其建明渐广，不能从。用荐者言，召萧山县丞方信孺假检详出使。信孺途间具知敌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与敌反复论辨，凡称谓、岁币、土地一如旧。敌多为术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杀也。方恐我急于卖和，别遣使命，过有所许，诳敌以"归报所索可否，而后复来"，敌许而津之。韩惧方迟留，

果议别遣使。方归语韩，韩欲再遣，方谓韩曰：“信孺既为朝廷万里行矣，初盖不惮死。今具得敌要领，即再往，亦决不死。惟少迟信孺行，敌必遣使来报且议。平章听愚计。”韩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枏以代方。枏诣敌庭，惟贬号、割地不从其说。及再往，韩已诛，凡函韩首与易弟为侄、增币重宝，皆从之。故敌遣谕成使来。先是有旨百官诣朝堂集议韩首事，枢密章良能建议，以为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时王忠简公介抗议，以韩首固不足惜，而国体为可惜。章以语侵公，公奋起曰：“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会文节倪公思亦谓：“一侂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王议遂不胜。章径呼省吏伸黄纸，揭于象魏曰：“今据礼部侍郎倪思议到，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韩首送敌。谍者谓敌既受韩首，谥之曰“忠缪侯”。方之在敌中也，伪元帅责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尔失信，故我失信。”敌曰：“我何为失信？”方徐谓曰：“我之用兵，在某月；尔之诱逆曦，在某月。以月日先后计之，是尔先诱我叛臣也。”敌服其探伺精的类如此，故语塞。伪元帅颇能诗，索方联句。敌以失蜀调方曰：“仪、秦虽舌辨，陇、蜀已唇亡。”方即应之曰：“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晋唐。”伪元帅又谓方曰：“前诗非剧，尔国有州军几？今一掷失五十四州，吾为尔国危矣。”方声色弗挠，对以“御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帅间谍素明，犹未知我之所以立国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西则茶桑之陆海也，淮东、西则铜鹺之薮泽也，浙西十四郡耳，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浙江淮之所入。故吾国之余波常及于大国者，以其力之有余也。彼蜀之为蜀，号为州五十四，其财赋擅吾国者百不十一，然而仅足以为五十四州军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转馈焉。白石、饶风之捷，必不为他人有者，凡以为民而已”。伪元帅嘉其辩而怜之，故有“仪、秦”之许方，敌要吾以贬号、割地，方是以有“晋、唐”之对。方之未见知于朝也，庐陵布衣刘过亦任侠能辩，时留昆山妻舍。韩颇闻其名，谕钱参众祖风昆山令以礼羁縻刘，勿使去。令轻于奉行，遂亲持圆状见刘，目之以奉使，别设供帐精舍以俟之。刘素号挥喝，喜不胜情，竭奁资以结誉。后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复敢扣钱。刘宾客尽落，竟郁郁以死。

胡桃文鹁鸽色炭

予方修宣和沉脑烛事，适读王竹西侍郎奏札，又知当时御炉炭样，方广皆有尺寸，炭纹必如胡桃文，鹁鸽色。王公讳刚中，号竹

西，字居正。尝守婺州，适当漕司封降色样，奏之上曰：“臣向者备官行朝，目睹陛下宫室卑陋，乘舆服御之物一切苟简，虽异时达官大姓之家，有过于今日者。陛下悼国步之艰，犹有谦抑不遑之色。此必有司之过举，谅非陛下之本心。臣辄将所降炭样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属县科买而闻之旁郡，盖不胜其扰矣。”

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

陈东、欧阳澈先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当建炎初政论事，指摘上躬，贬议大臣，盖宣政以来所未有也。大臣恶其讦己，阴用上手批，置二子法。予尝得东将临刑家信手迹，时犹在神霄宫，墨行整整，区处家事皆有条理。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状，盖东汉人物也。上大悔悟，赠东谏议、澈延阁，赐田以旌其后，且下诏自责。时大臣盖黄潜善、汪伯彦，潜善己先死，伯彦犹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会上追赠东、澈，遂因极论二人“不学无术，耻过遂非，使人主蒙拒谏之谤，朝廷污杀士之名，此而不诛，何以为政？若潜善魂魄有知，犹思延颈就戮；而伯彦躯干固在，不识何施面目”。伯彦遂落职，潜善永不追复。王遂草赠东、澈词及伯彦落职制，其略曰：“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用出处。云云，“惟尔东尔澈，其殆有意为忠臣乎？虽然，尔不失为忠，而天下后世顾谓朕何如主也？八年于兹，一食三叹，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使天下后世，考古之饰非拒谏之主，殆不如是”。伯彦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实亏从谏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叹。比下责躬之诏，敢为归咎之文。而论者谓汝专宥密之司，实任仰成之寄。汝言汝听，汝弼汝从。宜思广朕之聪明，何恤庶人之议政。使人主蒙拒谏之谤，而朝廷污杀士之名，仰视君亲，何施面目？朕览人言而惕若，抚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谊难宽于尔责。”盖东、澈书颛攻黄、汪，为黄、汪者正当上震怒未解，宜叩头请免二子。上傥不从，以去为期，则二子必不至东市矣。当时谏臣亦有不容不与黄汪分其责者，王公本以三舍法为大比第二人，公应举时已罢词赋，故士不服习骈丽。崇、观虽设词学，所以救罢词赋之失，而公已不复业此，故力辞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议学取士，汩没心术，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从师友，妄意穷经。其于雕镌缉缀之文，未尝经意，惟自惜国朝外制初无定体，故臣得值。以陛下得意志广著之训词，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内制之谨严，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黄又申述司马公词制诰事，窃慕其不欺君之谊。上嘉叹，诏从之。嘉定中未尝诏罢科目，凡以宏博应选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闻。尝用余嵘为中书舍人，余素不习此，余表侄应子和镛尝试曾学有司，亦仅与申省文，得典诰体。时为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达，余之草制，皆取之安

吉。省吏趣请词头，余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习此，宜如王公力辞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陈正甫讳贵谊，以词学中等。尝考潘子高词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贤院记》偶不用李林甫注《六典》书目事，陈以此为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当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词，皆属潘拟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差皂衣立门以俟。陈每馈潘酒富甚，尝与余共酌于粮料院之云根云。

吕成公编文鉴

东莱吕成公祖谦集《皇朝文鉴》既成，孝宗锡名《文鉴》，除公直秘阁，即赐御府金帛。成公谢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复拜御府便蕃之赐。”陈骙时为中书舍人，执奏以为此特编类之劳，恐赏太厚。上不悦陈。成公遂力辞帖职，上不从。《文鉴》之成，考亭先生见之，谓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诗数篇已置选中，后有语公以潘佳处甚多，恐不止如所选，公遂并去之。

洪景卢编唐绝句

孝宗从容清燕，洪公迈侍，上语以“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公对曰：“以臣记忆，恐不止此。”上问以有几，公以五千首对。上大惊曰：“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洪归，搜阅凡逾年，仅得什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说、神仙怪诡、妇人女子之诗，皆括而凑之，乃以进御。上固知不迨所对数，然亦嘉其敏赡，亦转秩赐金帛。

秦小相黄葛衫

秦桧权倾天下，然颇谨小嫌，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逾，复易黄葛，桧瞪视之曰：“可换白葛。”熺固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鱼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对以“食此已久。又鱼视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夫人归，亟以语桧，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鲲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尔。”

高宗好丝桐

高宗自康邸已属意丝桐，时有僧曰辉，曰仙，尝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吴会，二僧亦自京师来，欲见上，未有间。会上幸天竺，二僧遂随其徒迎驾起居。上感昔，至挥涕记之。还宫即命黄门召入，黄门对以“此须令习仪”，上曰：“朕旧所识，纵踈野何害？僧徒固宜踈野。”黄门复奏，以为入夕非宣召僧徒之时。上曰：“此即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师事与度南崎岖，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无时。二僧冀规灵隐蔬地鼎庵以老，其徒不能从。上至遣使谕灵隐僧，僧犹豫未奉命。上降黄帜，任二僧所欲为界。灵隐僧惧而纵二僧自营，今额为“天申圆觉寺”。上既倦勤，退处北宫，间乘小藤团龙肩舆憩其庐。重华脱屣万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制二诗，其徒摹云章于壁石云。

黄振以琴被遇

琴师黄震，后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悦其音，命待诏御前，日给以黄金一两。后黄教子，乃以他艺入。语以“尔子不足进于琴耶？”黄喟然叹曰：“几年几世，又遇这一个官家！”黄死，遂绝弦云。

倪文昌请以谏议大夫入阁

嘉定初，倪公思以礼部侍郎上疏，乞以谏议大夫随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宠，且许之。时相疑其为伪，归咎奏邸报吏妄撰圣旨，杖背而黥之。时山东归附者众，荆、襄帅臣列强弩射之使还。慈湖杨公简手疏其事以白上，谓此非仁术，且失中原心，以少缗钱赂银台通进司吏缴进，上至以杨公疏宣谕。时相以“容臣契勘”复于上，遂止札下。契勘银台不应受余官奏，惟从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台吏。盖旧典独许从官缴奏自银台入，时银台盖已不复用典，虽从官亦纳札庙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终以官非正从，当制有所可否，亦止入札乞敷奏。杨公急于发上之聪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韩南涧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孝宗谓“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任子？”尝除韩权中书舍人，旋以称职为真，自以门荫力辞，然耻于右之一字，微讽台臣请进士去左，任子去右，上从之，至今著令云。时有士人朱游颇任侠多记，间因谒入语韩云：“中书误了：以任子位中书，顾不荣于进士乎？削左右字，则混然无别矣。”韩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宫烛

予既修王竹西封还宫中降炭样如胡桃文、鹁鸽色，盖宣、政事，建炎、绍兴犹袭用未改，竹西力陈请罢去。宣、政其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加龙涎、沉脑屑灌蜡烛，陈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久不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愜圣意否？”太后谓上曰：“尔爹爹每夜尝设数百枝，诸人阁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间道奔归，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记其事，遂命高士傃尚主。一时宠渥，莫之前比。盖徽宗仅有一女之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殓，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己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銮驭，即已告病。尝以尼师自随，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伪帝姬引见之顷，呼上小字，尼师之教也。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技术不遇

思陵时百工技艺咸精其能，故挟技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吴郡王益尝以相士荐于上，上以王故召见。见上则曰：“陛下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上即驾兴曰：“到处脔将来。”王又为李世英进圭墨，每一圭墨重十两。上曰：“恁么大，如何把？”王偶致棋客，关西人，精悍短小。王试命与国手敌，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唤。国手夜以大白浮之，出处子，极妍靓。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尔。但来日于御前饶我第一局，吾第二局却又饶尔。我与尔永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说，吾岂以女轻许人？”国手实未尝有女，女盖教坊妓也。关西朴而性直，翌日上诏与国手弈，上与王视第一局，关西阳逊国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终是外道人，如何敌得国手？”关西才出，知为所卖，郁闷不食而死。

刘锜边报

高宗得刘锜奏逆亮将戒日渡江，上以为忧。刘贵妃适侍，进曰：“刘锜妄传边事，教官家烦恼。”上正色责妃曰：“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必有教尔欺我者！”斥妃出，不复召，今葬西湖之曲。宪圣尝从上航海，倏敌骑数十辈掩至，欲拿御舟。后徐发弓矢，其一应弦而倒，余悉引去。高宗重于视师之役，后苦谏，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皂纱，必须一往。”妃不逮圣后矣。

陆石室

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余杭人。丰神隽拔，论议倜傥，尤好为诗。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疑其为仙。邀陆杂坐，命相者某道人视之。道人于郡从官中指陆曰：“这官人只是秀才。”诸公因扣以科第，则曰：“且还山修读。”陆不意。道人临别，揖赠以粒丹，曰：“缓急幸用之。”陆亦异其人，置丹襦带中。果报罢，垂翅南归，舟循汴，风急浪怒，舟不能胜，亟抽带中丹投舟外，风浪始帖息。陆举手谢天，幸不葬鱼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则道人也。丹粒宛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济子之身，非济舟用也。”陆方从道人再觅丹，汴流急，不得语，陆惘然而已。归用其说，隐于大涤洞天之石室，人因室名以称之。居逾岁，又有一道人访陆，形貌不类畴昔，以绅缠双髻，绅垂背，绅上绘八卦，手持惜气，揖陆曰：“贫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陆难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门之外竹林中否？”陆欣然予凳。既得凳，即视云汉仰卧，唱歌韵，惜气间作《步虚》声，音节宛转，响应山谷，林鹤为之旋舞。陆寝自

若也。迨晓，道人持凳谢陆，长揖而别。陆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峰，如飞，顷已在霄汉。陆抚膺，惩悔未已。顷又有纱巾白纻袍道人问：“大条道人宿此，今安在？”陆语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识钟离公也？”或谓后至者即洞仙，陆犹不悟。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径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俟，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上诏以“今是闲人，不须这礼数”。道流进天目木洞霄茶，光尧与宪圣意甚适，宣赐其徒金帛有差。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观师素怜陆，亟以陆对，进陆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孝宗。宪圣从旁赞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职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苦他。”太上深以为然，遂不以语孝宗。凡陆所四遇道人，或以谓神仙，固不可测。而一曰之顷，不遇三宫，亦命矣夫？陆竟终于石室云。

开禧兵端

韩侂胄亟欲兴师北伐，先因生辰使张嗣古时为左史。假尚书入敌中，因伺虚实。张即韩之甥也，使事告还，引见未毕，韩已使人候之。引见毕，不容张归，即邀第，亟问张以敌事。张曰：“以某计之，敌未可伐。幸太师勿轻信人言。”韩默然，风国信所奏嗣古诣北廷几乎坠笏，免所居官。韩败，张未尝以语人也。韩后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归，力以“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尝观巽岩李公焘题名金山云：“眉山李焘携子垕、塾、壁、㙓来。”可谓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颜氏家训》尔。

卷三　丙集

褒赠伊川

绍兴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颐："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亦孰从而求之？间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能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沛，无所为而死，其祸贼于斯文者，亦甚矣。尔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师，则子弟从之者孝弟忠信，及进侍讲帷，则拂心逆指，务引其君以当道。由其外以察其内，以其所已为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不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以表见于世，乃窃借其名以为自售。外示恬默，中实躁竞；外示质鲁，中实奸猾。遂使士闻见而疾之，是重不幸焉尔。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灵明，知享此哉，可特赠直龙图阁。"先是，工部侍郎韩肖胄尝密启上，追褒元祐诸臣，乃有是诏。《中兴本末》作八月，《家传赠告》作九月。赠典当是八月，至九月诰下尔。是月癸未，秦桧相矣。绍翁窃考当时程俱、休遹为中书舍人，当草制词，然其词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圣旨："伊川程颐绍明道学，为世儒宗；虽屡褒崇而世禄弗及，未足以称崇奖儒先之意。令尚书省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路知其孙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书省旋据池州所申"故侍讲程颐直下两位子孙具到。宗支图内程观之长，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系伊川颐嫡长孙，合议指挥。"四月五日奉旨："观之特与补不理选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学宾，令本州于上供钱内月支钱二十贯、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起部铨量。"得旨，源补迪功郎，自是铨中，除二令监丞矣。初源实往来于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诰词云："敕乡贡进士程颐：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而大臣以尔好学笃行荐于朝，愿得试用。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谨处哉！"嘉定庚辰，徐公侨为江东仓，跋前后二制词曰："右伊川先生'举逸民'追赠之诰词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应诏，未几以间去。中兴首明党议，而先

生下世矣。先生之孙源，将以二词镌诸石，先生之道虽不行于时，此抑以见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东阳徐某谨书。”绍翁窃疑元祐诸人荐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谓其有“经天纬地之才，尊主庇民之术”，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按官职，其实教授。制词何其寂寥简短若是？盖中书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也。绍翁又详庆元丞相赵公汝愚去国，侂胄始颛政，欲以党去天下之正人，必诋以“伪学”，虽刘德秀从臾为是说，然“伪”之一字，已见于绍兴制词矣。先是孔文仲、刘挚、顾临，亦尝以“伪”诋先生云。

虎 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开禧间慈明阴赞宁皇诛韩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钱象祖、卫泾、史弥远，其一以授张镃，又其一以授李孝纯。二批俱未发，独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闻欲诛韩，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翌日，震遣其帐下郑发、王斌，邀韩车于六部桥，径出玉津园夹墙，用铁鞭中韩阴乃死。韩裹软缠，故难中。地名磨刀坑。镃始预史议诛韩，史以韩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处。张谓史曰：“杀之足矣。”史退而谓钱、卫曰：“镃，真将种也！”心固忌之。至是镃赍伐自言，史昌言于朝：“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遂讽言者贬镃于霅，自是不复有言诛韩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后有虎符印盖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汉制云。震以御笔建为巨阁，刻之乐石，命其属为之记。初者御笔皆侂胄矫为，及是皆慈明所书。发、斌排韩车，语以“有御笔押平章出国门”，韩仓忙曰：“御笔我所为也。”行至玉津，许郑发以节度使，郑不从，又曰：“我当出北关门，韩见湖第于州。如何出后潮门？”又曰：“我何罪？”又语发以“何得无礼大臣”？郑叱以国贼而鞭之，归报震，震直趋省中。时钱象祖、陈自强犹在省，震至，钱不觉起而问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诵言韩已诛，陈作而再拜钱，且辞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许之。后卫泾又以同谋诛韩忌史，史故黜泾，事在乙集。镃后以旨放还，因史变柏法，又欲谋史，故贬置象台。先是，有告御批之谋于韩者，韩答以当以死报国。又告之者甚苦，告者即周均。侂胄始与自强谋。自强荐林行可为谏议大夫，欲于诛韩日上殿，一网扫尽象祖以下出国中，韩居中应之。幸韩不得入内，若韩用私人小车径从和宁门入，斌、发必不觉，则谋韩者虀粉矣。然诛韩之计甚疏，王大受、赵汝谈皆预始谋，至书所欲施行之事于掌记，幸不败尔，败则慈明、景宪殆哉。时宁皇闻韩出玉津，亟用笺批殿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慈明持笺泣，且对上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已杀两国百万生灵，若欲追

回他，我请先死”。宁皇抆泪而止，慈明遂笺云。

逆曦伪服印

开禧逆曦既诛，伪内史安公丙函其首与伪服、宫号来，上以首付棘寺，伪服与印付临安府军资库。时吴钢为倅，吏胥未以入库，急持来视，绍翁亦因以识其物。袍僣黄，领拟赭；袍僣赭，领拟黄。宫号用黄绢折角为四，文曰“出入殿门”。敌授以印，铸用今文曰“蜀王之印”，仅如今文思院给降式。曦自铸涂金印，文云“蜀国制敕之印”。

万弩营

绍兴末，孝宗命张浚置御前万弩营于镇江。癸未戍泗州，甲申与敌斗，皆有功。水心《钱表臣墓志 》。

来子仪

来子仪与周洪道实布衣交，洪道既为枢使，子仪入都访洪道。洪道馆于嘉会门外表忠观，洪道欲因间荐之于上，特奏假。大臣出门访亲旧必奏。上问以何为，洪道奏上以访子仪。上首肯，不复问子仪谓谁。与子仪置酒极欢，道故旧外，示以近诗。子仪尽卷，则笑曰：“周枢使诗也，非周洪道诗也。”洪道问所以然，子仪曰：“昔徐师川少年工诗，晚位枢府，诗浸不逮于昔。人以为向来自是徐师川诗，后来自是徐枢密诗。”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词名，以隐德著。思陵必欲见之，累诏始至。上面授以鸿胪卿，希真下殿拜讫，亟请致其仕，上改容而许之。

宁皇进药

宁皇每命上医止进一药，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盖医家初无的

见，以众药尝试人之疾，宁王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号名医，遇病虽数证，亦只下一药，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病去矣。”王克明事出水心为墓铭 。

秦桧待北使

绍兴，金国使持盟书要玉辂以载，百官朝服迎于丽正。桧使人谕以玉辂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载书。辂虽不用，北使心欲百官迎拜，桧许之。翌日，命省吏杂以绯紫，迎拜于丽正，班如仪。北使造庭，又讶百官以立班上，既受书毕，百官呵殿缀北使以出。北使见向之绯紫诸吏犹立于门，始悟秦计。又敌人至庭，必欲上兴躬下殿受书，左右相顾，莫敢孰何。时王汴在班内，起而语敌曰：“尔是有书无书？”敌遂出书示之，汴夺书而进。敌计屈，归其国，以生事被诛云。绍翁据勾龙如渊《退朝录》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伦入，责以取书事。既晚，伦见北使于馆，以二策动之，北使皇恐，遂许明日上。诏宰执就馆见北使，受书纳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桧未有以处，给事中楼炤举谅阴三年之说以语桧，桧悟，于是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即馆受书以归，敌始知朝廷有人。绍翁尝疑省吏及夺书一节得于所闻，未敢遽载。如渊之论有据甚明，若就馆授书，则省吏与夺书之说，真齐东云。

真文忠公谥议

绍翁甲戌载真文忠谥事，后以呈示紫薇程公许，公惠绍翁以尺牍，曰：“《闻见录》二帙并沐示教，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足以备史官补放失，非细故也。靖逸抱才，蓄学含章，退处著书，以待来世，当于古人中求之。《闻见录》所记西山谥议一段，是时公许待罪奉常，为博士，所订‘文忠’二字，实参考公论与长官同寮商订累日，而后敢落笔。间有一二公以为太过，然予此谥者，上下无异词，故议下考功覆议，亦以为当。当时却不闻其家子弟与政府辩论一节，架阁公即西山嗣，名志道。后入朝亦未尝一访。但建安诸贤及尝登西山之门者，颇相称当，尚俟稍间搜索，副墨录以求教。”绍翁适感奇疾，不及从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紫薇程公尝历两制，世号为沧洲先生。

悼赵忠定诗

庆元初，韩侂胄既逐赵忠定，太学诸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云：“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又曰“群小相煽动谣言”。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有末孙。”又曰“休说渠家末世孙”。陶孙方书于楼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复存。陶孙知诗必已为韩所廉，则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捕者与交臂，问以“敖上舍在否？”敖对以“若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孙亟亡命，归走闽。捕者入闽，逮之入都。至都，以书祈哀于韩，谓诗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敖陶孙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诗名，《江湖集》中诗最多。予尝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谓典实，其诗率多效陆务观用事，终不肯效唐风。初识南岳刘克庄，得其诗卷，曰：“”所欠典实尔。南岳集中诗率用事，盖取其说。后得南岳刻诗于士人陈宗之，喜而语宗之曰：“且喜潜夫克庄字 。已成正觉。”陶孙字器之，号癯翁，福唐人。

鹁鸽诗

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灰褐色为下，纯黑者为贵，内侍蓄之尤甚。粟之既，则寓金铃于腰，飞而扬空，风力铃振，铿如云间之珮。或起从凤山，绍兴中有赋诗者曰：“铁勒金狨似锦铺，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

宫 鸦

绍兴初，高宗建行阙于凤山，山中林木蓊如，鸦以千万。朝则相呼鼓翼以出，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噪鸣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无山，故未尝闻此，至则大骇。又以二酋之逼，圣思逸不悦，命内臣张去为领修内司诸儿聚弹射而驱之临平赤岸间，盖去阙十有五六里。未几，鸦复如初。弹者伎穷，宫中亦习以为常。唐人诗多用宫鸦，盖唐宫阙依山云。

田 鸡

杭人嗜田鸡如炙，即蛙也。旧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宪圣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赞高宗申严禁止之。今都人习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实之，置诸食蛙者之门，谓之“送冬瓜”。黄公度帅闽，以闽

号为多进士，未必谙贯宿，戒庖兵市“坐鱼”三斤。庖兵不晓所名，遍问诸生，莫能喻。时林执善为州学录，或语庖人以执善多记，庖人拜而问焉。执善语以可供田鸡三斤，庖人如教纳入，黄公度笑而进庖人曰：“谁教汝？”庖以执善告，黄公遂馆林于宾阁云。执善记博而瓌奇，为南宫第一。试《圣人备道全美论》，至今举子诵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鉴》行于世。骊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与之同年，视其手如龙爪而毛，盖林氏之家与庙相直，其母诞执善之夕尝与神遇，终为闽名儒云。惜乎强售人妇以为妾，其夫怨言执善，为有司杖之，抑郁而死，执善其后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爱也久矣！

史越王青词

前载史越王《辞免太傅表》，得之《闻见》，以为出于余公天锡之父。暨储行之孙沐录示，则非辞免表，盖青词云。“反本狐丘，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洎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吴门友人之子胡□北访余公天锡之弟天任于四明，因举《闻见》所载，余公天任曰：“是也，盖先伯所对。但‘岁月’二字非是，其易为‘甲子’。”天任与余公天锡为同气，后继其父季云。

司马武子忠节

中原既陷敌，忠义之士欲图其国，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盖祖宗之泽，时犹未泯也。谨按韩太监玉所记云：“初，司马池之后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营，金丞相、燕国王完颜宗幹见而异之，因授以尚书右丞。朴不屈，然犹纵其出入敌中，生子名通国，字武子，盖本苏武之义。通国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皆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犹在敌中，以弟故与通国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张虬、侯泽往大梁问璘，璘因以扇赠玉诗云：‘雝雝鸣雁落江滨，梦里年来相见频。吟尽《楚辞》招不得，夕阳愁杀倚楼人。’魏公见此诗于甲申岁春，复遣侯泽往大梁讽通国、璘等，行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与尝所与交聂山三百余口同日遇害，是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颜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帅留守大梁，乘十六传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泽与通国、璘、山谋率壮士百人，袴伏短兵毕趋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则大事可就，时留守左右与通国结盟者三万余人，而泽败于初十日。

皇太子得其图籍与券，立焚之，独罪首事。时魏公开督府于丹阳，盖以右相出使巡边回也，闻之盛叹云：‘某入见上，当白其事而旌之。’会魏公中道罢去，王亦窜责岭表。”通国之侄孙振自叙其事，曰：“昔李翰作《张巡传》而不为许远立传，韩昌黎叹许远之忠节未能尽白于世，遂叙于巡传之后，使后之人知远之不屈于贼如此。夫为士而知逆顺之理，殒其身而全其节，此固人臣分内之事，其无后之人以发扬之，则忠肝义胆将遂泯没，岂不痛哉？吾祖尚书，靖康间奉使金敌，辞气激烈，谋略深远，虽不能遏其方张之势，而亦足以起其畏敬之心。及扈从北狩，不以利动，不以死惧，高宗加谥‘忠洁’，褒崇之典极于一时。继又采择著之国史，吾祖之节无遗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异域，一心本朝，起义未成，遽遭屠戮。后韩太监纪其详，王尚书希吕书其略，虽未能载诸史册，而节义之名庶几不至磨灭。韩昌黎以张、许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为羞；今季父节义未能彰彰于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传，则是亦张、许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韩二记刊诸琬琰，以备异时高义君子发其潜德云。”王公希吕为之序曰：“昔予居乡，有陕右林虎臣者自西而东，至符离家焉。其家邻居数月稍熟，因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金人倾国犯淮南，吾乡之豪共千余人倡义而起，有司马通国者主其盟，将为批亢捣虚计，不幸事未成而几已露，司马氏之家数百指歼焉。俄其徒已变姓名，携妻子，因得出阙，以至于此。’予因叹曰：忠孝之节，其萃于司马氏乎？昔我先正温国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洁公继之，今通国又继之，皆以忠义愤发，效死北庭。事虽未成，亦可谓是以似之。惜乎时予在敌中，不能为作传，姑记其略，以俟询访。王希吕记。”绍翁窃谓通国受魏公之间，欲掩袭大梁以相应，敌知豪杰必出于此，故遣其子乘十六传而来，亦神矣。通国钦其志，宜息谋可也，为忠义功名所激，顾出于此，惜夫！绍翁谨按：韩太监所载谓魏公于甲申岁春见璘诗，因遣张虬、侯泽，盖隆兴二年也。隆兴元年癸未岁，魏公开督府，次年甲申兵败，王汴之和议遂成。通国败于三月，魏公罢于四月，相去一月事尔。浚，少保、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 。

张史和战异议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创痍日甚。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

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误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决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其年五月，师渡淮。史公曰：“国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枢密使而不获与闻，将焉用相？”遂力请罢归。归未及家，师败于符离，卒十有三万，一夕而溃死者不可胜数。资粮甲兵，捐弃殆尽。天子哀痛，下诏罪己，左相以议论诡随待罪，而都督以师徒挠败自劾矣。

宁皇登位

前载宪圣策立宁皇事，虽黄屋初非尧心，而天下皆谓宜立。光皇当励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宫丽正书，言颇切至，盖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属意焉。书略曰：“庶之乱嫡，自宫闱始。夫庶之乱嫡，则支之乱本之渐也；而支之乱本，则异姓之乱同姓之渐也；异姓之乱同姓，则又夷狄乱中国之渐也。”又曰：“陛下践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长，已逾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宫之席尚虚。”又曰：“陛下不

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覆天下不测之变。采之游言，殊有惊悸；采之国论，曾无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几变；子孙猜防，上下解体；支嫡交忌，臣民异心。臣始闻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无惑。道路之言，喧传百端，中外之心，忧疑万状。燕公闻之，宁无怀贰，乘舆闻之，莫或改容；藩邸闻之，未免忧祸。此何等事也，而俾见于世？此何等议也，而俾闻于时？陛下谓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祖为父之道也。上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子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窃议之人乎？否也。问之左右，问之在朝，盖有君也，不敢言矣；问之主上，盖有父也，不敢言矣；问之太子，盖有祖矣，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为臣之言不通于君，为子之言不通于父，为孙之言不通于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余地矣。如蒙圣恩特垂天听，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孙之情通，自臣言始。臣虽身首异处，而忠孝获书于史册，虽瞑目于地下，将有辞以对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灵矣。”盖绍熙五年甲寅岁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陈贵明为跋其书云：“懒庵赵蹈中载宁庙之立，实出于水心先生之建议。虽然水心之议特出于一时之危疑，蹈中所载宁庙登极之诏，迟下数月，襄州之乱作矣，特以诏至而止。呜呼，孰知有献策于承平无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丧，襄阳士人陈应详阴连北方邓州叛党，亦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襄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薛君，永嘉士人，子梦桂尝以其书藁示绍翁。当时陈议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赏，自昔然矣。

叶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为绍翁乡人，且年少负才不羁。庆元间，疾侂胄而未有间，洪馆于韩氏，即侂胄族子，盖呆儿也。以后戚预内宴，洪代为之书，径入于御，其最切至处云：“侂胄弄权不已，必至弄兵。”宁宗以示侂胄，迹所为书则洪也，除名仕籍，编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尽复其官，并理编置年以为实历佥书邕管事。洪旋终于任。

景灵行香

百官赴景灵行香，僧道分为两序，用其威仪咒语。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曰僧而后道，至交讼久之。秦桧批其牍云：“景灵、太乙，实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为制云。绍翁以为在天之灵必不顾歆于异教，且市井髡簪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进书例用僧道铙鼓前导，朝廷有旨勿用，盖得之矣。惜未施于原庙。

王 医

王继先以医术际遇高宗。当高宗拟谒郊宫，仅先期二日，有瘤隐于顶，将不胜其冠冕。上忧甚，诏草泽，继先应诏而至。既视上，则笑曰：“无贻圣虑，来日愈矣。”既用药，瘤自顶移于肩，随即消若未尝有，上遂郊见天地。上尝以泻疾召继先，继先至则奏曰：“臣暍甚，乞先宣赐瓜而后静心诊御。”上急诏太官赐瓜。继先先食之既，上觉其食瓜甘美，则问继先：“朕可食此乎？”继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将以启陛下食此也。”诏进瓜，上食之甚适。泻亦随止。左右惊，上疑，问继先曰：“此何方也？”继先曰：“上所患中暑，故泻，瓜亦能消暑尔。”大率皆类此。其后久虚东宫，台臣论继先进药无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泾亦颇宗继先，术亦有奇验，然用药多孟浪。高宗居北宫，苦脾疾，泾误用泻药，竟至大渐。孝宗欲僇之市朝，宪圣以为恐自此医者不敢进药，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泾先怀金箔以入，既杖，则以傅疮，若未尝受杖者。后放还，居天街，犹揭榜于门曰“四朝御诊王防御”。有轻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泻药”。王惭甚。宁皇患痢，召曾医不记名。入视，曾诊御毕，方奏病证，未有所处。慈明立御榻后，有旨呼：“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曾连称“吃得，吃得”。慈明又谕以“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承教旨对以“须进二百丸”。宁皇进药如数，泻旋定；又进二百丸，遂止。曾时坐韩党被遣，上遂于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宁皇不豫滋久，谓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诊讫，呜咽不胜。上曰：“想是脉儿不好也？”曾出，自诊其脉，谓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宁皇一夕而逝。米南宫五世孙巨秀亦善医，尝诊史相脉，语未发，史谓之曰：“可服红丸子否？”米对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举，朝谒遂废，中书要务运之帷榻。米谓必得天地丹而后可，丹头偶失去，历年莫可访寻，史病甚，召米于常州。至北关，登舟买饭，偶见有售拳石于肆者，颇异，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头也。问售者：“尔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妳子持以售。”米因问厥值，售者漫索钱万。米以三千酬值持归，调剂以供史。史疑而未尝，有阍者亦病痿，试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帅之疾，史始信而饵，身即轻，遂内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尽，遂薨于赐第。

高 士

孝宗圣性超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内景。时诏山林修养者入都，置之高士寮，人因称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予既载其出入矣。又有谢高士，以从臣荐，讲《易》于宫中，孝宗问以老庄之学，谢对以：“人主当以君国子民为心，若老庄之学，其俟之者欤？”易如刚最后洒扫高士堂，亦称高士，去其徒无甚异，唯善于趋谒，以故史越王、尤锡山、杨诚斋、陆三山颇与之游。陆公尝因斋宿竹宫，因叩其庐。有二苍童对弈，微闻松风间有琴丝棋弈声，陆公心羡，以为是何异神仙之居。叩二苍童，愿见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药处。中贵人也。陆公叹息曰：“高士亦见御耶？”笑而出。宫本中贵人提举，易所见者提举也，陆公未知之尔。然高士见本宫提举，亦非所以为高士矣，宜发陆公之笑也。宁皇圣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号，天庆陈道士、三茅张道士，俱不由给舍得先生号。陈书于状谒史相，史不悦，叱典谒改天庆观主衔，始命入。因谓陈工于修创，若先生号，岂可辄当？因谓三茅亦然。遂于群从官前及此，以如刚尝与越王诸公游奏之，上赐通妙葆真先生，敕由给舍下。先是史于赐第斋醮罢，戏命如刚升高席，如浮屠问对说葛藤。如刚乏辩，举道士姚公邃代己说法。姚从容就席，有僧作礼，而问曰：“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如何谓之‘岩隐’。”姚自号为岩隐。姚即对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岩隐。”僧屈伏，姚掷拂下座，史大加器赏。如刚后悔不自升席。史眷如刚浸异于姚，如刚谮姚于史不行，盖嘉定间事也。

萧照画

孤山冷堂，西湖奇绝处也。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备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几三丈。高宗翌日命圣驾，有中贵人相语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绘壁。”亟命御前萧照往绘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饮一斗；尽一斗，则一堵已成画。若此者四，画成萧亦醉。圣驾至，则周行四壁间，为之叹赏。知为照画，赐以金帛。萧画无他长，惟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胜水间，不知其为画尔。

慈 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经史，能小王书。母张夫人以乐部被宪圣幸，后以病归李氏，死葬西湖小麦岭下，地名放马场。宪圣常因乐部不协，顾左右曰："我记得张家，今安在？"左右对曰："已死矣，有女颇聪慧。"宪圣念张氏，故召后入，时年十一二。尝置宪圣侧，宫中谓之"则剧孩儿"。及既长，宁皇侍燕长乐，目后有异，而重于自请。宪圣知其意，遂燕宁皇而赐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宪圣精于五行。由此遂正六宫之位。慈明所以报宪者无所不至，阁子内揭帖图则吴氏之宗枝也，居则指姓名以问左右，曰："这个有差遣也未？"每遣景献谕时相，凡除授必先吴氏而后其家。先是后葬其母于群宫人冢，阅岁浸久，至不知兄弟信。迨备六宫礼，始遣迎次侄、今永宁郡王于衢，或谓后父即兄也。葬张夫人处，盖天造地设，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峰为冈阜，至夫人垅忽踊去，若龙昂首为岭。春阳发达，夫人坟有物若钟乳结成甓，渊泉环绕，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诗礼，福禄未艾也。宪圣父为宣靖王，先殡于金陵，暨宪圣备妃册，始敕葬天竺石人岭下。山自严陵来，为戴青岭，复蟠折百余，形若展袖，为葬王处。茔上有屋如堂，盖垂帘后父旧制也。山接武林，汇为冷泉，大江、西湖横前，水口俱有奇峰截秀，宜其启拥佑听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为京师珠子吴员外是也，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王，长者也，间行闾巷，周知贫乏者，每实金与交钞于橐，挟苍头奴，遇夜以出，虽家人莫知也。王从橐探金钞，则率家人罗拜，谓天所赐。王行之且三十年，迨苍头奴长，亦号"小员外"，为王置白金器于肆，以气与售金者争，至呼以"乞儿"。售者不能平，遂持而问之曰："我如何是乞儿？"苍头曰："尔某年某月日不得吴员外金与钞，你如何不做乞儿？"其人亟释苍头，翌日率家人置礼拜谢王，王阳为"未尝有此"以谢之。王知隐德已泄，久则以他故逐奴去。王尝有兴造，有神立于百步外，王遥问曰："尔何神也？"曰："吾太岁也。君兴造实犯予，故避于百步之外，由君有阴德也。"王笃生宪圣，宜哉！事异，不书于后传。

节 度

太祖罢节度，立权发遣与权知之类，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称曰"假守"，谓非真节度也。今节度亦非真名存尔，在权尚书上，正尚书下。铸印畀节之外，给半俸，视尚书则有宣麻之异与节堂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则上必降敕，谕本军官吏、军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军民、僧道、耆老曰："朕以为国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镇以增畲。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载更斋钺，已锡言纶。凡尔军民，迨夫吏士，耸闻成命，谅溢欢心。"此则绍兴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为本军节度使敕也。

军民、僧道拜敕旋讫，用紫绫背册列官属姓名并图经，以礼状申缴本官。非皇子亦用此。若经从本镇，则太守必囊韎道左，尉拥簪前导，官吏、军民、僧道、耆老迓于郊外，往往去本镇甚远，无复讲此。惟杨节使沂中坟墓在凤口。沂中实为昭庆军节度，今安吉州。间因上冢，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礼，遂命从者迓出间道以避之。绍翁窃考本朝所以重节钺而不以轻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礼而去，才畀节度使判某郡，而所谓节使俸给复减半，而其位又在正尚书之下，则除授之际正不必宣麻锁院。以宰相为之，故宣锁，后循用不改。惟宰相去国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带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尔。况参预而下，等为大臣，俱用制除，而视权尚书者反得宣锁，此皆制度因循有合厘正者。节钺轻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驳者，有正授而中司卷班以出者，有缴真俸者，是以视权尚书为重也。余除权尚书、正尚书，设或未当，则封驳者绝少，未尝有争之如此力者，是可讶也。且正尚书一间即为政府，节度自细转检校三少、太尉至于开府，尚有三四转。且正尚书有不旬月致阶两地者，为节度至开府，或十年才一转。况任子京秩与小使臣之不同，阔略于正尚书，纤悉于节度使，愚实未解。绍兴十六年四月辛未，张澄以端明殿学士除庆远军节度使，众皆荣之，俗谓之“文极换武”。或节钺除仪同三司，则谓之“武极换文”。端明已视正尚书，节钺反居正尚书之下，俗以为荣，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今俗谓“无注脚”。若有注脚，则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学士，恩例并同执政”。危公稹尝居著庭，倩绍翁草札送之，因命书史写“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笔涂去二字，谓“此岂可轻以称谓”？吴公铸以保康军节度提举万寿观，薛知院极称之曰“节使观使”，史相弥远却称曰“观使节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据。

秃头防御

军功内官虽授防团，若未去阶官，谓上有左武大夫之类。但视遥郡。惟近邸不带阶官，非有功特转不许去阶官，俗谓之“秃头防御”。使去横榜用圆状，视从臣矣。

贤 良

绍兴二年三月，资政殿大学士王绚表：“臣昨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赠太子太保、先臣发，元祐中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目，所进策论十卷，凡五十篇，候装褾毕日，依臣见进故事例，诣通进司投进。”面奉圣旨，依奏。绚旋得请提举洞霄宫，缴进其父所为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纪元，复制科而取士。维时司马光之客，有若刘安世之贤，见所为书，举以应诏。因知己之迁谪，并荐士而弃捐，事与志违，言随名寝。”盖是安世既贬，发因不得召。东坡尝得其词业，致书谓“虑深词达，非浅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贤良久困场屋是也”。《挥麈录》载：“张咸，汉州人，应制科，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阅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阁试，六题以此为首。主文钱穆父览而异之，为过阁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贤良可谓有子矣。绍翁窃考《挥麈》所载，参以本朝六题之制，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以《孟子》注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贤良高庙讳。字泰伯诗云：“尝试六题，已通其五，惟四科优劣之差不记所出，曰‘吾于书无所不读，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读，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举茂才罢归，其明年庆历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则是张公咸与泰伯同试于庆历壬午，张遂中选，李遂报罢。区区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挥麈录》考之，则黜泰伯者，钱穆父也。南康祖无择叙泰伯之文曰：“天子举茂才异等，得召第一。既而试于有司，有司黜之。呜呼，岂有司之过耶，其泰伯之命耶？”无择叙其文，未尝有不读《孟子》之说。门人陈次翁为撰墓铭，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国》、《安民》、《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合五十首，天下传诵。及退居，为《周礼致太平论》并序五十首，其敌天命。又有《潜书》、《庆历民言》、《寄范富孙公四书》、《长江赋》。初未尝及不读《孟子》之说，惟公《盱江集》中有《常语》、《非孟子》，其文浅陋，且非序者所载，疑附会不读《孟子》之说者为之剿入，非泰伯之文明甚。”绍翁谨按：《登科记》庆历二年壬午岁八月，固尝召试才识兼茂科，时阁下六题，其一曰《左氏义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贡禹得失孰优》，其四曰《经正庶民兴》，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杂卦何以终不同》。初无四科优劣一题，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诗，何为凿空立为此题？当时六题中，唯《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此儿童之所知，泰伯纵不喜《孟子》，不应父生师教以来即不许读《孟子》，且非《孟子》注之比。绍翁窃考本朝有司命题，不过六经本注与正义中出，或不出正义，未闻出子史注疏者。曾慥、《挥麈》恐决无所据。是岁庆历二年壬午，中选者乃殿中丞钱明逸，实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咸实中选于绍圣元年，时为剑南节度

推官，则绍圣又与庆历不同。本朝前后阁试，未尝有四科优劣之题。惜乎绍圣六题独缺不载，参合《登科记》、《挥麈录》之说，则泰伯所试乃《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正文，实试于庆历二年壬午八月。咸试四科优劣之差，实试于绍圣元年九月，同试者右通直郎吴俦、福州布衣陈旸。是岁上以进士策有过于制科者，遂罢试。山台赵汝读常容况问绍翁以四科优劣之题，即答之以见于《挥麈》所载，实出于《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汝读即阅《孟子》得之，因叹“自父兄以来，寻此题不见。今乃得之于子”，因归而著此，以祛后人之惑。犹有三则续刻 。

第一则

自绍兴二年复置此科，士无应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人，则眉山李垕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诏凡一再下，时科目久废，士皆不能为此学。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垕应诏，取其五十篇之文献之于上。上屡对近臣称奖，谓宜置之优等，以徕多士。巽岩李公焘，其父也，寻摄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谕尤宠。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迄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试中书。垕尝一辞不获。盖以东南士人，忌之者众。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陈公出守福唐。五月，巽岩请补外，七月，得荆湖节。垕以状自列，乞侍亲养，待命于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书引试。”时荐者汪公与王召大臣已去国，垕惧为当路所嫉，故恳辞。再三年，遂听其侍亲以行。十年始召试中书，六论命题已稍异盛时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汤法三圣》，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历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经得失》，六曰《扬雄张衡孰优》，六论合格，宰执持文卷以奏御，玉色欢动，曰：“继今其必有应书者矣。”上曰：“垕五题皆精记所出，虽《汤法三圣》不记所出，而能举上下文数百字，可谓难矣。”盖本朝六题四通，即谓之合格，垕亦既通其五矣。宰执又同辞而进曰：“垕之弟塾，亦为此学。”上曰：“盛事，盛事！”会召塾试，有司抉《魏相传》内“尧舜汤禹”四字以笼之，塾不能记，因赐帛报罢。轻薄子至作谑词，其略云：“六论不知出处，写得乌梅几个。圣恩广大如天，也赐束帛归去。”世俗遂谓无真贤良，由是窃名应科者亦得以售其伪。且谓东坡犹不记六题出《管子》，子由同试，直以笔管敲试案方悟。此又齐东之语，与谓李泰伯不记四科之题大略相似。按东坡所试题一曰《王者不治外裔》，二曰《信礼义以成德》，三曰《刘恺丁鸿孰贤》，四曰《礼以养人为本》，五曰《既醉备五福》，六曰《形势莫如德》，五题俱精贯，惟《形势莫如德》东坡误认，以为出于《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于《吴起传》，而特不记其出于传赞之束句。俗

谓子由不记《信礼义以成德》出《论语》“樊迟请学稼”下注，东坡因老兵斟铜蟾溢砚，坡恚曰：“小人哉！”子由遂悟。虽六题有此，然其说亦不经，与所传《管子》事一也。《刑赏忠厚之至》盖省试论，非制科题云。

第二则

《愧郯录》载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谓汉举贤良多因灾变，今受瑞登封不当复置此科，遂罢之。故天圣七年，复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诏学士两省御史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下、内外京朝官幕职州县及草泽，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已帖职者不举。是年八月，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至景德二年，复置六科：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曰博通坟典达于教化，三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曰武足安边，五曰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六曰军谋宏远才任边寄。委中书试论，六首合格者亲试，是谓六科。盖前此止设贤良一科，今复唐六科。《愧郯》惜未精考，以为初不见罢科之日，而有复科之诏，此乃复唐六科之诏故也。六题既命试，至制策则恕矣。《愧郯》又疑林陶学士院不合格，以为前无此一试，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试策一道，已有旧比。今但不试吏部，试于学士院耳。

第三则

巽岩李公焘《制科题目序》：“阁试六题，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真多能哉？斯执事优容之也。迨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试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出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彼佼佼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于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者，尚肯复从其游耶？彦古区区昧于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者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于元祐，仅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于彦古故耶？盖古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

而已，今则为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殆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于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数十百题，具如别录。间窃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于博弈云尔，实非制科之意也。”绍翁窃详巽岩李公之序，谓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其说有当考者。熙宁三年九月，试制科二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王□，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太庙斋郎张绘。皆成都人。时贤良方正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入第三等，诏以所对意尚流俗，毁薄时政，不足收录，以惑天下观听，令流内铨，告示还任。是岁御试罢诗赋用策。七年以进士试策，即与制举无异。时政得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制科。此后彦古何缘又复召试，且特为彦古一人不通阁题而罢此科？本朝阁试六题俱载《登科记》，所缺者，惟绍圣元年所出题尔。不知彦古所不通者何题，李公何不明载？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户，亦无官可斥也。

高宗六飞航海

《挥麈》第三录第一卷，载高宗六飞航海事：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敌既不知其地势，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傍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由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颖士字茂实，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绍翁谨按：《挥麈》所载李某事迹皆当，盖绍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传《朝野佥载》以真公德秀尝以《书》义魁乡举，真公业词赋，亦尝为魁。著述斯难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韦居士

绍兴初，时宰有荐韦居士于高宗者，高宗谕之曰：“当今谁知有元祐人如韦许者？又尝赸急之，岂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韦名许，字深道，世为芜湖人。从姑溪居士李之仪学，不事科举。筑室于溪上，榜曰“独乐”，藏书数千卷。适黄鲁直兄弟、苏伯固父子来寓邑中，相与游从。许旧字邦任，鲁直易之以深道，而为之字说。元祐诸

公之贬逐，士大夫畏祸，虽素所亲亦不敢相闻。有道江上者，公独留连之，极力赒急，不顾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斋陈忠肃公为作堂记，且为颂赠别。政和中，都邑以名开于朝，一时当路如建康帅卢襄给事、宣城守张叔夜、枢密李密大尚书，合词以荐，属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荐之云。韦虽拜官而邑人犹称居士者，盖了斋尝称之曰“湖阴居士”，此载于《芜湖图经》。《图经》盖韩果卿所撰，曰绍孙尝以居士墓铭示韩云。朱文公之门人，贬逐正人，贫无以为路费，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诸路。然则韦之赒急，又不特元祐诸贤。绍翁谨按：绍兴元年至七月，宰相范宗尹。范罢，而后左相吕顺浩，又相秦桧。至二年八月，秦罢，然后朱胜非再相。《图经》谓绍兴初，时宰有荐韦于上者，恐非宗尹、桧，是必朱与吕耳。

九里松字

绍翁乙集载吴说所书九里松字详矣，后阅《挥麈后录》六卷载吴传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说顿首称谢。是日有旨物色说书，犹藏天竺僧帑，遂复揭之松门。传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乙集所载似是，而传朋不以语《挥麈》，何也？以绍翁考之，盖不特此。按《续稽古录》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戒石铭》于郡县，亦用金书。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载胡公铨请斩桧事，因及王公伦，未暇详也。《挥麈余录》载王正道伦死于金。谓金人欲用为留守，不从，杀之。绍翁按：前后金使，于洪公皓、司马公朴，金皆尝以要职强之，皆不屈，然亦未尝杀之，甚至纵其出入。伦以不屈，顾被祸如此。以《王氏家传庙记》攻媿楼公文。与《挥麈》所载绝异，盖伦拘留北庭，密约宇文虚中劫敌反其地而南。谋泄，为敌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严寇盗矣。

张通古

《朝野佥载》：绍兴八年，北使张通古以行台侍郎来聘。稍工诗，其还也，归正燕人周襟与通古有旧，乞襟送至境上，通古赠诗为

别云云。绍翁窃谓彼法至严，为之使者岂敢乞归正人至境？又云秦桧尝示之以胡公铨封事，一览即皆诵，此《佥载》之过听也。绍翁尝考记载，胡公封事一出，敌中购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诵久矣，何待诵于桧乎？且桧为大臣，何为与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当订正，而后以备史氏之阙。

史文惠荐士

张、史异论，已见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于进贤如初。朱文公熹、吕公祖谦、张公栻、曾氏逢辈，皆荐召之。朱公熹不仕几三十年，累徵不就，于是文惠勉以君臣之义，即拜诏。惟张公栻不至，盖以文惠与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议不合也。君子立朝，议多不合，张公何慊而不至？盖犹泥于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制赐吴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吴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气向清，圣意怡怿，至于手书御札一联云："称此一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命近珰持益。益入对，顿首称谢。上曰："聊复当折简耳。"

闽人讹传兆域

《愧郯录》六卷载闽人讹传皇祖兆域，可谓背治。至今闽人妄中起妄，谓朱信罪至拔舌。绍翁尝疑本朝宽厚，必无是刑，且朱信为本朝推本兆域，其事虽缪，其心不可谓之不忠。神宗故怜之，若非元丰具有"赦后勿论"指挥，则闽人之妄未易破也。讹传兆域在福州俱胠院灵石山，《愧郯》误以为碎石山。

天上台星

开禧用兵，邓友龙、程松为宣抚、宣谕使，板授其属，谓之"宣干"。时政府惟有陈自强居相位，民谣谓之"天上台星少，人间宣干多"。或谓皇甫斌治于岳之城南，群优所萃也，其属谣焉，又谓之"城

南宣干多”。又云“宣威郡不问，宣威，即斌也。恢复竟如何？”后有以节制今山讨李全者，其属猥众，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将军少，城南节干多”。《却扫编》载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属公数倍平时，有题于传舍云：“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盖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归，诣阁门自称曰：“勾当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辄自称“某干管”云。

洞仙歌

绍兴间有题《洞仙歌》于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龙蛇飞动，真若不烟火食者。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浸达于高宗，天颜赧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尔。”左右请圣谕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韵盖闽音云。”其词曰：“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所。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久而知为闽士林外所为，圣见异矣。盖林以巨舟仰书桥梁，水天渺然，旁无来迹，故人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载莆阳方信孺出使事详矣，今又得之杨开国圭。圭尝典方始属，能言其与伪元帅辩难者甚至。方见元帅，元帅叱问之，曰：“前日何故称兵？今日何故求和？”词色俱厉。公从容对以：“前日主上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帅笑而不复诘。开国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尝对真叹息云：“我辈更吃五十年饭，时圭年五十。也不会如此应对。”开禧间，文忠为学官，圭以三省枢密院酒官充书云。

草头古

嘉定间禁止青盖事，盖起于郑昭先无以塞月课，前录载其事。太学诸生与京兆辩，时相持之不下。薛惠之极、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诸生伏阙言事，以民谣谓胡、薛为“草头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谓“虐我生民，莫匪尔极”，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时相谓曰：“弥远明日行，则尚书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侂胄得柄，

事皆不隶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自时相用事，始专任都司。都司权居台谏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谤。时聂善之亦时相，所任大抵以袁洁斋、真西山、楼旸叔、萧禹平、危逢吉、陈师虑辈，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帅蜀，道从金陵，逢吉之弟和为江东帅属，迎劳之于驿邸。聂因语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议论。"应祥不乐，竟不饯之，衔之终身。善之，士人也。胡、薛以儒家子习于文法云。

二 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为元为四德之长，愧不足以称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楼宣献公尝从容叩之以字义，真答以"慕元德秀之为人，故曰景元"。楼公取《诗》注"景行行止"处示之，则景之义为明，谓"高山仰止"对"明行行止"也。真遽易为希元。盖"景元"乃"明元"，无谓也。二公州里则同，而文公又真公所闻而知之之师，且谥又同一字，而字义之误，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当时至今但称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当称之曰仲晦、希元，盖其习称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于举子，命字之义非得于师友，故始字曰实夫。后乡曲有轻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实。"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则不然，其师友曰籍溪，曰延平，顾不能救其字之误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异于王通矣。通之弟曰绩，字无功。通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故终身名之。

单夔知夔州

单夔以家贫祈郡，孝宗圣听高远，知其所志，从中大书御札云："单夔知夔州。"后竟不赴，易守建宁。钱象祖尝献珠搭当于韩侂胄，迨其致仕，词臣草诏，进封珍国公。二事略相似也。

宁皇御舟

张巨济字宏图，福清人。嘉泰间上书宁宗，以"慈懿攒陵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则未免张乐，此岂履霜露之义"？宁皇感悟其言，旋转一秩，由此湖山遂无清跸之声，非特俭德云。御鹚至沉于波臣，黄洪诗云："龙舟大半没西湖，便是光皇节俭图。三十六年安静里，棹歌一曲在康衢。"

两朝玉带之祥

徽宗亲解玉带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兴之祥，事载国史诸书，此不复载。至高宗以常德为孝宗潜藩，尤有足纪者。先是常德有玉带渠在城内，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于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龚颖篆秀水斗门以表之。熙宁元年，有异人号海蟾翁刘易者，寓天庆观，谓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带，当有佩是者应之。"未几，孝宗启社。又流虹绕电之地，实曰秀州，亦秀水之谶云。

张公九成玉带

张公九成自为士时，尝遇至人许以官爵，见玉带则止。后张为抡魁，又天下相望所属，人谓至人之说且验。会公与客共观王钦若以计取上方解赐玉带事，则抚掌大恚曰："奸臣！奸臣！"声渐微而公逝矣。嘉定间，宁皇赐史弥远、赵师揆、杨次山等以玉带，唯弥远上所解赐，他皆于内府。朝之仕者与四方之门生故吏，泛然启贺。赐带与赵、杨等混然无别，虽弥远未尝留意俪语，因览众启毕，独取一启内"解赐"二字曰："此却知弥远是上解赐。"此启绍翁为人代作。

卷四　丁集

宁皇即位

宁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宫，以其日为瑞庆节。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卫大将军。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国公，十二年三月进平阳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绍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圣旨，就重华宫即皇帝位。年二十七。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为临奠。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浃旬，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圣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谓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尔公公，又见尔大爹爹，见尔爷，今又却见尔"。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唤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间，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为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宗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玺。宁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藁，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光皇疾不能丧，襄阳士人陈应祥阴连北方邓州叛党，欲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哀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

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

庆元丞相

嘉定初，赵忠定赐谥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为子孙所不忍闻，改“愍”为“定，”公为侂胄所挤，至贬所服脑。然没其实矣。家集欲以“庆元丞相”为名，又以庆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赵忠定集》。其家又列于朝，乞毁龚颐正《续稽古录》。又以其录传播四裔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从之。颐正，布衣也，名家子，家于和州，号称博洽。阜陵朝尝进《元符元祐本末》等书，上嘉叹，俾阶主簿。庆元间颐正为太社令，尝续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后又循至著廷修史，纂进宁皇登位事，与其《录》相表里。颐正载忠定事于《录》，则曰：“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赵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如仪。”据颐正载于《录》者如此，初未尝毁忠定也。疑载于正史必有异辞。又详忠定子弟雪父冤、乞刊定之词云颐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之词，又有“白龙之梦”，以此诋忠定。绍翁惜不及拜览国史，恐前后史臣削去已久。绍翁前所载宪圣册立宁皇事，与颐正所载略不少同。颐正外臣也，不知当时宫闱事，当以绍翁得之吴氏者为详可信。嘉定时，颐正已死。先是绍翁未敢以吴氏之说为信，尝于西山书院会赵氏子弟，其说相符。赵氏以丞相女孙妻西山之子云。

考 异

先是，赵公汝愚喻殿帅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门祈请国玺，欲自都省迎置于德寿宫。杲入，索玺于内珰羊骃、刘庆祖，二珰相语：“若玺入杲，以他授，则大事去矣。况丞相云有‘赵家肉即可做’，此是主张吴兴，则玺尤不可轻授。”二珰遂设计，谕杲以祥曦殿门非殿前宜入，宜俟于门下。先付玺，函封甚密，授于杲，杲奉函于都省。二珰径以玺从间道驰诣德寿宫宪圣殿。先是宪圣已召嘉王入德寿

宫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玺函耳，遂至宫门欲上玺。宪圣谕以“玺已置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皇恐称贺，宪圣遂专拥立之功。绍翁窃详前说，与吴、赵二氏既异，虽龚颐正《稽古录》志在诋赵，亦不及是。当阙所疑，以备史氏采择云。

考 异

副都知杨舜卿领兵。

考 异

和州布衣龚敦颐者，元祐党人原之孙也，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景卢领史院奏官之后，避光宗名，改颐正。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未几而颐正卒。出李心传《朝野记》。前载颐正事，出袁公说友跋颐正《录 》。

考 异

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储位，以安人心，以建万世无穷之基。甲寅，留正等两具奏，乞立嘉王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壬戌，正复乞去，出国门。癸亥，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前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诏曰：“朕承列圣之洪图，受寿皇之内禅，抚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凉，属愆和豫，遽罹祸变，弥剧哀摧。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矧国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体。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恒小心，未尝违礼，嗣膺大宝，兹谓得人。朕退安燕颐，遂释重负。何止循宅忧之志，抑将绵传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宫。播告远迩，咸使闻知。尚赖忠良，共思翼赞。”是诏盖宪圣命楼公钥所草，内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天下称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起居如仪。《续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执札子奏：“皇子嘉

王，仁孝夙成，学问日进，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拟指挥进入，乞付学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懼。丙辰，再拟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执再奏，乞面奉处分。晚，付出封题稍异，丞相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启封，丞相视牍尾色忧，密为去计。辛酉，朝临仆于地。是日工部尚书赵彦逾见汝愚白事，汝愚微及与子意，彦逾大喜。汝愚乃俾彦逾驰告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许诺，议遂决。壬戌大祥，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舆出城去。汝愚意欲躬诣太母，而难其人。知阁门事韩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与温人蔡必胜同在阁门。必胜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言于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禅事附慈福宫内侍张宗尹入奏。太母素简严无他语，令谕汝愚耐烦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与重华宫内侍关礼遇，礼问知其谋，入白太母，言与泪俱。太母蹙额久之，曰：“事顺则可。”礼遂简侂胄以“来梓宫前垂帘，引执政”。日过午，汝愚乃以谕同列，关礼又使所亲阁门宣赞舍人传密旨，制黄袍。

时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简宫寮彭龟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南北面，太母垂帘，命关礼引王先入，次执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当奉行。”汝愚出所拟太皇太后圣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母览毕，云“甚好”。太母劝上即位，上固辞，且顾汝愚曰：“某无罪，恐负不孝之名。”群臣力请，遂即皇帝位于东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礼，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士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举事前一日登极赦书至，遂败。朱熹尝谓上“前日未尝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盖行权而不失其正”云。庆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书郎李璧奏，命正缴御札八字付史馆。

考 异

甲集载吴琚赞策事，文忠真公德秀为跋其密奏遗稿矣，其奏盖拟进于太上，乞太上宣布于外云：“予与皇帝之情初无疑间，比以过宫稍希，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一月四朝方为尽礼？今天气向暑，过宫常礼宜免。如欲相见，当自招皇帝矣。乞誊降付留正等。”此绍翁亲目于琚之子钢，后又再索之于钢之子。近阅水心先生叶公适题王大受《拙斋诗稿》则曰：“绍熙四年，光宗疾不能谒重华，谏者倾朝，谤者盈市。宪圣后兄子琚最贤，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审处利害，恣国人腾口，取名于家，计大不

便。且群臣以父子礼故诤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诏云皇帝体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须秋凉，朕自择日与皇帝相见也？’孝宗喜其策，会宴驾，不果用。”适以为“余实亲见”，不知二稿何为略不相似。大受往来诸公间，自以为预诛韩功。至是，钢白其先志于朝，大受必欲钢以如适所载其父稿，实大受所风，钢犹豫未上，会攻媿楼公钥愤其前与族兄镛有间，且毁其文，力言之于史相，期以必窜大受。又嗣秀王师揆言于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国之大议，须要讨分。”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编置邵武。钢遂以稿上，而削大受姓名。事有已见甲乙集者，今复详具 。

庆元党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学博士轮对，奏札曰：“庆元以来，柄臣专制，立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异，曰好名。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清修自好为不情。流弊之极，至于北伐举朝趋和，而争之者不数人。今既更化，当先破党同之习。”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权奸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其后吕祖泰之贬，则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后也，盗平章之名，起边陲之衅，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为韩也。先是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宁皇之立，赵忠定公不用吴琚，事已载乙集。琚，慈福亲侄。乃召韩侂胄慈福表侄。而嘱之。韩本不得通慈福宫籍，乃介内侍关礼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请。慈福召韩入，遣谕忠定，其议始定。韩自以为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长沙召入，闻之即惕然以为忧，因免牍寓微意。及进对，指陈再三，又约吏部侍郎彭公龟年白发其奸。彭护虏使以出，韩益得志。时忠定方议召知名之士，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已多出于韩氏。文公既言于上，又数以手书遣其徒白忠定，欲处韩以节钺，赐第于北关之外，以谢其勤，渐以礼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长沙行至衢州，以书招其门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复书无他语，但劝其早归。文公未去，顷韩讽伶优以木刻公像，为峨冠大袖，于上前戏笑，以荧惑上听。公犹留身讲筵，乞再施行前奏，则予郡之批已径从中出。然韩犹以公当世重望，美其职名，而优以大藩。公既去国，彭公方护使归，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几，彭亦以直批予郡。庆元元年，韩欲并逐忠定，诬以不轨，因以尽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伪学。而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争论忠定，贬韶州，而弟祖泰至黜而窜。初，词臣傅伯寿尝从公于武夷，当公恳辞待制，草制词云云，“逮兹屡岁，始复有陈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谁能无惑？大逊如

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顾尔务徇于名高，在我讵轻于爵驭，俾解禁严之直，复居论著之联”云云。“噫，厌承明，劳侍从，既违持橐之班，归乡里，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遂授修撰之命。公尝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屡岁始陈”之诮。二年冬十月癸酉，褫职罢祠，台臣击伪学，至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而沈继祖以追论伊川程正公为察官。某书所载为胡纮。今以文公年谱考之，盖纮草而沈用之。而胡纮草公疏未上，会以迁去职，遂以授继祖，故有是命。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札：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蜮。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奏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观熹有大罪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至，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又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礼典，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持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力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议，盍顾朝廷之大议？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诗，非和储也。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恐是政和以县学为护国寺。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

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又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而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书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前储用镌撰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佥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公遂拜表称谢曰：“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迨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负镌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休，捧戴奚胜，感藏曷谕！ 中谢。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睿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不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日，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瞶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傥许，卒遂于余生。是宜哀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昭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心。”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谱考之，二年十月中书舍人阙官，三年丁巳春则高文虎实权中书舍人，三月真除，

继是则范公仲艺、陈公宗召常制。以年谱之所载二年三年不同，续当有考。初，元定前以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所荐，杜门著书，隐居不仕。台臣以元定与公游最久，谓公欲荐草泽易阜陵之卜，诬以为公易置建阳乡校基规为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谪道州羁管时，建阳令储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罢，为其从公命也。公复郑公景实栗书云："储宰一日与邑中定议，而某亦预焉，其人谓元定。则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时经由，当自知之。"又答储书云："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迁像设，令人愤叹不已。"庆元六年，公终于正寝。郡守傅伯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没不忘，庶其歆飨！"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归葬，公以文恸之。其词曰："窃闻亡友西山元定号。先生羁旅之榇，远自舂陵来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酹于柩前。呜呼，哀哉！"略无他词。及其葬也，以病不能会，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为耶？西山之巅，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拽病躯，以视君之及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陆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熏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以目相视而已。官荐书与士子家状，俱以不系伪学为保任。公《与田子真帖》云："闻某颇居前列。"姓名已载李秀岩《朝野记》，兹不复述。又公《与饶廷老书》云："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不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蒙易以伪学，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膺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华文阁待制，与一子恩泽。郡不以公殁闻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党祸始平，而不知其所自。盖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为水心先生门人，而吴又尝见止斋陈公执弟子礼。陈集有《回吴直阁书》。初，徐谊以忠被谴，徙南安，势汹汹未已，大受谋为薄谊罪者。一日，侂胄女归宁，忽致谊书。侂胄发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议再移，会使臣蔡琏妄言牵引谊，众为惧，大受调护从容，竟得移袁州，寻归故郡矣。于是胡纮、刘德秀等多架造险语，且欲株陷良人，人人惶恐不自保。大受又请琚白太后，请外廷毋更论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题《拙斋稿》。然事关宫阃，联畹戚，至秘，虽韩氏亦不知。吴公琚与大受所发，固非当时外廷与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发明之，则后之作史者安考？韩已渐疑琚阴援道学，至语其兄有"二哥吴与韩为中表，其位为兄。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吴由次对，遂乞郡以出。韩一日因赏花之会，戏谓琚曰："二哥肯为侂胄入蜀，为万里之行否？"琚对以"更万里，琚亦不辞"，韩笑谓曰："慈福

岂容二哥远去？前言相戏尔。”琚亦以他郡去。琚谥议云：“待制西清，陈义慷慨，无所回隐。至于诚心乐善，惓惓于当世之君子，而深识远虑，疾私忿之害公，恶偏论之失平，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呜呼，若此者，世岂能尽知公哉！琚薨时，韩犹未败，故谥议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尔，考功张嗣古是之，云：“深识远虑，惓惓于当世之君子，故有非学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为韩甥，略不趋附。其使虏一节，已载前录。又有谯公令宪者，偶阅朱文公《论语》，以韩邀会介者促迫之登车，偶不省《论语》在袖中，至韩所欲揖，而《论语》堕地，韩为一笑。其后，令宪以江东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尝读其父书”。当文公之向用也，其门人附之者众；及党议之兴，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祸，而贪荣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虽文公之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乙卯岁，丽水吴君棣独蹑跻入武夷授《四书》，每日为课，文公多所与可。公大书“思齐”二字以励之，吴因以自名其斋云。文公之去国，寓西湖灵芝寺，送者渐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独从容叩请，得穷理之学，有《紫阳传授》行于世。嘉泰之间，公为之类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未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谓“当路卖药”。临安售绵率非真，每用药屑以重之，故云。夫诵师说而失其本真，虽孔氏之门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仅颜、曾二三子。利禄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忘。当文公武夷绩溪之时，与其师友们弟子析义理之精微，穷性命之隐奥，视风乎舞雩之乐，殆将过之。出而龃龉，于仕坎壈，其身几陷入于深文。虽祸福决非公之所计，而士君子之出处，斯亦难矣。惟圣人备道全美，信夫！文忠犹及文公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傅宏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

考 异

刘德秀仲洪为桂阳教官，考校长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南丰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刘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欢甚。刘谓曾曰：“仓司下半年文字，闻君已觅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荐。”刘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确，未尝屈节于人。刘曰：“然则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与吾事？”刘至衡阳以告仓属，仓属曰：“长官已许曾节夫矣。”刘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尝觅文字于人。”仓属曰：“不然。曾书可覆也。”取以示之，则词极卑敬，无非乞怜之语。刘叹息而去，曰：“此其所以为道学也欤！”及刘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刘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

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起，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隅，默不发一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曰："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尽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白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辩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不恤也。假山林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未几，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昺言甚详，所记其颠末如此。节夫亦尝登葵轩之门，既而与王宣子辩其事，连上三书，言颇峻急，王帅以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遗之诗，有曰："如何幕中辩，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复味，当复有余师。"昺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愚谓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议，本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顾岂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犹不至，亦既罢场屋而甘岩穴。文公尝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归"。前后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乐昺其可异耶？《朝野杂记》亦为"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自文公以来，建之乡贵率少荐乡曲特起之彦，宁非惩此乎？

文公谥议

初谥文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非道无与立也。儒者之学，所以讲明是道，正人事之纲常，而参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乱，常视道之隆污。若饥者之食必以谷粟，寒者之衣必以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复是道，既与其徒辩问讲究，又著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厄，至老不遇，而获伸于后世，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

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泯而是非定，则毁誉息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扬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养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主上龙飞，擢侍经筵，力排权臣而逐去，寻以论者诋伪学夺职，而公亦继以下世矣。权臣既诛，圣化日新，乃还旧职，特命赐谥。以公之学，曾不究用于平生，而仅昭白于身后，岂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终泯？盖异世而同符也。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纯诚，潜心学问，近承伊、洛，远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闲邪存诚，以为践履之实，用功于不睹不闻之际，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间。及行著而习察，德新而理明，然后发圣贤蕴奥之旨，斥清谈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切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则纠发下吏，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弗顾也，非‘廉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以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藁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谨议。”

覆 谥

考功郎官刘弥正议曰：“谥，古也；覆谥，非古也。谥法：‘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子没，独子思、孟轲氏述遗言以传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缀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直在句读而已。至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圣贤关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而圣道灿然矣。公持心甚严，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于书，拾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统。读书初贯穿百氏，终也蔽；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

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曰纯矣哉，孟氏以来可概见矣。公中科第，时犹少也，薄游径隐，闭户潜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经筵，不能五十日，而闲居者四十余年。山林之日长，讲学之功深也。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爱之事。由公之学者，必行己庄于人信。居则安贫而乐道，仕则尊君而爱民；重名节而爱出处，合于古而悖于时。好若此者，真公之学者也。呜呼，师友道丧，人各自长。公力扶圣绪，本末闳阔，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癯于山泽，与世无竞，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自童至耄，动以礼法，而跅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世常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无几，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是而非也。有功于斯文，简矣而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耳。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评韩愈为文人，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谨议。’”上从，覆谥公曰“文”。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道表恩泽，特谥曰“文 ”。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以下御笔

“朕既萃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器量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疾，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阴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

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

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及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谓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五百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移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慎氏楛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之？对神雀五采之来集，有以[illegible]在岐周为证者；问建章千门之制度，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然则博物君子，何世无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见闻殚洽之彦。贞元取士之目，兼设博通《坟》、《典》之科，此有国所赖以崇饰文治，其在是欤云云。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类多溺于虚诞之习，初无根柢之学，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与诸君共评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成帝业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刘氏，乃在于厚重少文之人。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及武帝之世，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班史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数人而已。是时制度多阙，诸儒议封禅之事，及得精于诵读者，其制始定，而固独以儒雅称之。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东都之儒，有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见称洽熟，有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今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晔不敢列于《儒林》，岂其博通经学，非以才艺自著欤？专门名家不同而然欤？唐贞观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开元相望文学尤盛，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未易枚举。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请《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谓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类礼而作五难，或仅能论胡乐之乱雅，他无建明。岂所学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者，能处军国之要计无遗矣，其智识为如何？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耶？唐史臣品藻诸儒书，专于记习，他无大事业，则次为《儒学篇》，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

辅所当为者，则今日欲得实才，必当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乎？抑为经史学乎？至第三问目，犹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範》、《衡扆》、《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邹应乾，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是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侂胄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特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藉口矣。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词

庆元党论之兴，中书舍人陈傅良追削家居。嘉泰会赦，复官予祠，制词曰：“日者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论者指为大奸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盖亦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恶？而一时大夫士逐臭附炎，几有二王、刘、李之号，朕甚悯之。”其词盖皆顺时好，指赵忠定汝愚为愧耶。

卷五　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无私一，予夺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将，宿号荩臣，虽勋业不没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缅怀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赠太师、谥武穆。岳飞蕴盖世之才，负冠军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屡执讯而献馘，亦运筹而策勋。外慑威灵，内殚谟画。属时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致樊蝇之集，遽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迨国论之初明，果邦诬之自辨。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褒特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风烈以如存。是用颁我丝纶，襚之王爵，锡熊途之故壤，超敬德之旧封。盖将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军之气。於戏，修车备器，适当闲暇之时；显忠遂良，罔间幽明之际。尚惟泉壤，歆此宠光，可特封鄂王，余如故。”嘉定四年六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李大异行。盖韩氏兴师恢复，故首封鄂王以为张本，而制中故有“作三军之气”与“修车备器”之词。

考 异

此制乃《金陀粹编》第二十七卷所载。《金陀粹编》乃王孙珂所载，决不致误。而纪闻者以李公大异为颜棫，其误甚矣。嘉泰间，岳侯之死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之语，谓必待百年而定，何也？盖纪闻者治赋若如所载，仅一无用原韵起句耳。恐史官误采其说，故详载云。

遗 事

开禧初降诏兴师，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累词殆将数百。予侍叔父贡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园前，售摹诏而读之。叔父曰：“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弱矣，其能胜乎？”已而兵果大败。敌因亦有伪诏诋韩侂胄云：“蠢尔残昏巨逆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众之生灵。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毕再遇

再遇，临安西溪人，淳熙间以勇名于军。精悍短健，盖骁将也。开禧兵罢不支，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披发戴兜鍪铁鬼面，被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敌骑望其旗已，相顾愕视。再遇乘之，出入阵中，万死莫敌。盖先是敌中有毕将军庙甚灵异，其后浸以不灵，其形又绝肖，且登其号于旗，敌兵以为本国之神。湖海贼作，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建治于扬州，虽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尝延客高会，取贼肝胃烹而荐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为棋笛琴丝之类。再遇不善书，其弟□颇能书，尝为其赞画于内。朝命再遇释印入觐，留都亭驿。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其弟非同产，盖义兄弟。有旨放罪。未几，台臣以其被召乃以军容入国，且及其手残同气，有旨徙之霅川。继而又论其在淮为招抚日多縻金钱以馈过客，追十六万缗寓于霅之军帑。再遇以田券折纳于有司，仅得十万。守臣杨长孺怜之，为代纳六万云。其详见季常簿著《谥议 》。

周 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状元坊，则其家也。黄公由以进士第一人旌其坊为“状元”，故用“武”字以别之。虎倜傥有大将器，身兼文武，能赋诗，工大字。开禧间守和州，敌骑蔽野，居民官军无以为食，城欲下者屡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饰奁具，巡城埤，遍犒军，使尽力一战。命虎同士卒甘苦，与之俱攻围以出战。士卒感其诚意，遂以血战，敌骑几歼。上守城功归于母，朝命封以“和国”，赐冠帔云。虎之居吴也，言者以为韩党，坐安置信州。虎既贫，不能将母以往。未几，谪所闻讣号恸，誓不复仕。放还，杜门托躄疾，屡召不起。虽旧所部候之，亦坚不与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迈

事略见前集。

俊迈当开禧北伐，七日之间攻破宿州，下灵璧、虹县，先锋甚锐。郭杲兵败，乞和于敌。敌曰：“我不要别物，但要俊迈。”杲缚俊迈往。其子讼父冤，杲坐是斩于丹阳市。赐俊迈谥，官其二子，赐宅一区。

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

开禧二年十一月三日圣旨：“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以至敌人专以首谋为言。不令退避，无以继好息民，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宫观。陈自强专务阿谀，不恤国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前一日，钱象祖、卫泾、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将郑发截韩于六部桥，至玉津园，遂以铁鞭击死之矣。诛韩本末，已载丙集。韩诛后三日，皇子、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荣王臣询札奏：“辄沥危衷，仰干天听。臣切伏自念至愚不肖，获共子职，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报称万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系国家安危大计，势甚可虑者，不敢不亟陈于君父之前：臣伏见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第以轻信妄为，擅起兵端，蹂践沿边郡邑，室庐焚毁，衣食破荡，父子、夫妇离散不能相保，兵连祸结，蠹耗国用，疲困民力，生灵无辜殒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内之民无不切齿忿嫉，归咎于侂胄，盖其权势足以钳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余罪。况今敌情叵测，专以首谋为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误国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陈，欲望圣慈特发睿断，罢侂胄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安边继好，保邦息民，实在此举。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陈自强，专意阿附，备位无补，欲望并赐罢黜。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无任。”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罢韩侂胄麻制

“门下：朕图回机政，委用柄臣。远至迩安，所赖经邦之益；力小任重，难逃误国之辜。揆以群情，奋由独断，爰诞扬于免册，容敷告于泊朝。太师、平章军国事、平原郡王韩侂胄，蚤以勋门浸登显

路，久周旋于轩陛，适际会于风云。服劳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预闻国政，殆故事之所无。位极王公，职兼文武，宜思靡盬之义，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不择人而轻信，不量己而妄为，败累世之欢盟，致两国之交恶，三军暴骨，万姓伤心。列圣有好生之德，尔则专于嗜杀；朕躬有悔过之实，尔则务为饰非。公事诞谩，曾非顾忌，遂至敌人之未戢，专以首谋而为言。临机果见理明，既无半策；得君专行政久，徒积众愆。倘令尚处以庙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本体，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戏，威福惟辟，朕方亲总于大权；明哲保身，尔尚自图于终吉。往其祗若，兹谓优容，可罢平章军国事，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罢自强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赞襄之益；朋奸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岩瞻，宜从策免，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国公陈某起云云。沉厚之略，亟用是宜；岂期胡广无蹇谔之风，优礼何补？粤从言路，进秉国钧，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势。以庸庸为上策，以唯唯为善谋。贿赂公行，廉耻俱丧。钟鸣漏尽，而行且弗止；鼎折蝀覆，而任何以胜？暨权臣轻启于衅端，与邻境顿乖于和好。内郡竭于粮饷，边城疲于干戈。谁无忧时之思，独为保位之计。拟而言，议而动，悉付括囊；危不持，颠不扶，殆成挠栋。尚不亟从于退黜，必将愈积于罪愆。爰解军枢，俾奉香火，犹以股肱之旧，务全体貌之存。於戏，乞骸骨以避贤，已昧满盈之戒；归田里而思过，无忘循省之诚。往服宽恩，益祗明训，可罢右丞、枢密使，依旧秦国公、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强自出国门，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从天乞一线之命。”行至浦，其族人陈正和为宰迎劳于郊，自强太息曰：“贤侄，贤侄，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　”雪涕而出。自强本太学诸生，尝居韩氏馆，实训侂胄。宪圣女弟魏夫人，实侂胄母，见其举止凝重，交游不妄，尝器重之谓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陈登科，为光泽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尝玩侮之。杨开国圭彦清之友也，尝访彦清，因以谢自强。每敬陈，不敢狎，因私语陈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论之，不十年为宰相矣。”自强以为彦清讽圭玩己，而又以圭平日无狎语，姑信之。及自强为丞，去官调阙，知韩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胄约以来日从官来见。当是时，自强不测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于群从官中前设褥，拜自强云：“许多时先生在何处？ ”翌日，从官即交章特荐入台，不期年遂拜相云。　圭事已载前录　。自朝廷以岳侯赐第为太学，有善司听者闻鼓声，谓学中永无火灾，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强破谶而相，自是以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阴阳拘忌之说，可信乎？彦清亦往候自强怜其选调欲荐之韩其子语之曰，，。：“爷不记光泽之事乎？　 ”真文忠铭彦清墓，谓其不趋附自强，此殆过也。文忠中宏博，由南剑判官召入为国录，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风坊。彦清实于是年见自强，予所亲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闻《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释之者曰：‘君臣之分，贵贱有常。正当一统，权不可分。作福作威，谓秉国之权，勇略震主者也。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谓在位小臣，见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范》，陈天地之大法，而独于此谆谆其严，凛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万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国，祸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圣有明训，人臣而可专之以贻祸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资仁孝，身履恭俭，率礼守法，畏天爱民，未尝有一过举。以韩侂胄获联肺腑，久事禁密，见其言时小心畏谨，故每事询访，觊有俾补。侂胄所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弥缝，图报万一；而习于膏粱，不学无术，任重力小，轻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骄肆，窃弄威福，恐人有欲议己者，乃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除授之际名为密启，实出私己，而奸险之徒，亦乐为之鹰犬。台谏之官使诚出于天下之公选，人主之亲擢，论议章奏允协人心，听之可也。今专植私党，任用匪人，凡有所言，无不阴授风指；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自是威福日甚，无复忌惮。稍有异己，必加摈斥，以专权擅朝，干分败常。自知其无所容，乃巧图兵柄，以为固本之策。撰造间谍，轻绝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岩，侂胄交通狎昵，踪迹诡秘，人已窃议。当孝宗在位之日，以吴氏世掌兵权，圣虑高远，吴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来觐，留之禁卫，以系人心。及挺之死，至易以他将。逆曦在光宗朝，亦不过假守边郡。侂胄既荐为殿岩，又纳赂以纵其归，复任西帅，付以全蜀，识者盖已寒心。果挟强敌以畔，人尤不能无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辞以自解？藉曰无他，而虎兕出柙，咎将谁归？以至皇甫兵之败于唐州，李汝翼败于符离，商荣败于东海，郭倪败于仪真，郭倪之抱头鼠窜，仅以身免。将不素择，兵不素练，轻举妄动，自取困衄，殆理势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苏师旦起于笔吏之贱，侂胄奔走之旧，荐进宠用，不三四年，骎骎通显。凡武臣之建节，非近属懿戚，元勋宿将，不以轻畀，举而授之奴隶。昔秦桧居相位垂二十载，不为不专，假宠使令，如贾玙、丁稷不过武功大夫，未尝处以朝廷职任，而师旦为御带，为知阁门，为枢密都丞至秉旄钺，此秦桧之所不敢为而侂胄敢为之。师旦何知？习利忘耻，固其常态。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致败。侂胄不得已，稍从黜责。诸将往往退有后言，谓吾债帅而责以战将，途路籍籍，传笑境外，遂益有轻视之心。师旦旋以败露，削籍投荒，虽加之罪而心实不服，扬言于人，谓诸将贿

赂，非所独得，盖指侂胄而言。然则师旦之窜，非专于伸国宪，亦侂胄籍之以自文尔。抑侂胄之专擅，尤有大可罪者。臣闻国家有大兴作，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礼》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礻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岂非兵凶器，战危事，故谨重如此。侂胄之举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询谋于缙绅，至于陛下侍从近臣有不得与闻，同列不能尽知者。甚至密谕诸将出师之日，潜假御笔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见。已破泗州之后，曲为之说，以罔圣听，始谕词臣降诏。迨沿边连以败报，悉皆蒙蔽，而谕夫诸将第以捷闻，人情汹惧，几不自保。幸祖宗德泽在人，逆曦授首，敌亦以粮乏而自遁。然而三边兵民毙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疠疫，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致此极？至于强虏频年佥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佥军又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濠堑，以度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皇天后土，能鉴陛下之心，虽敌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敌帅，书问往复，必以首谋奸臣为言。使侂胄本无邪谋，只以轻信误国，至此亦当审察事势，束身请罪，退就贬削，犹有辞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间唯容，遇边报稍稀，辄为大言。每执己见，则曰‘有以国毙’，闻者缩首。夫国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国，而纵侂胄毙之，可乎？方倚腹心以为台谏，文饰奸言，谓之‘一人定国论’，以禁异议，怙终不悛，殆将罔测。夫侂胄本以庸暗无知养成奸恶，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举国兵民，纳侮异域，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无不怨，而劫于积威，曾无一人敢为陛下言者。赖陛下觉悟出自英断，特降御笔处分，且蒙圣恩，不以臣疏远无似，出长宪府。臣虽见具辞免，而已入台供职，亟举其专权误国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恶擢发不足以数，未暇枚举。如陈自强者，昏老庸谬，本无寸长可取，徒以尝假馆于侂胄，由州县小官数年间汲引拔擢，以致陛下过听，用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国事，不遵圣训。中书机务唯唯听命，一无可否。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然则从之者与？自强之罪，亦不可胜诛矣。若其贪黩无艺，政以贿成，鄙猥之状，言之几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论。伏望陛下详览臣奏，将侂胄、自强重赐贬窜，以答天人之愿，以释兵民之愤，以彰有国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敌国闻之，必谅陛下本心；使将士闻之，必为陛下戮力；忠义闻之，必为陛下奋发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进止。”贴黄：“臣切惟太皇盛德节俭，帑藏储积甚丰。侧闻尝有遗旨，除供治园陵用度外，以助陛下军国之费。有内臣王镕者，实主其事，盗窃既多，潜以奉侂胄。又与李爽、杨荣显、毛居实、李大谦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隶周筠、凌文彦、陈琮，亦皆盗取。当边事未宁、用度极繁之时，岂应臣下因太后之丧遂以为利？且

有违慈训。伏乞睿旨，令所属拘回，以俟处分，实为允当。其李爽等并究，见情犯轻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贴子：“照得苏思旦因受结托，荐用庸谬，以致败衄，上误国事，虽已窜责，未正典刑。刀笔贱吏原其误之故，死有余责，乞赐处分。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幸，公受贿赂，共为奸利。伏乞睿断，将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实快士论。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旨依。韩侂胄责授和州团练使，送郴州安置。陈自强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内苏师旦特决脊杖二十，配回昌化军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镕等令临安府究见情犯。申三省枢密院所合拘回钱物，并委本府施行。史达祖、耿柽、董如辟并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闻《书》载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当舜之时，可谓至治，而流放窜殛之刑行焉。盖天讨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绍丕基，寅畏天命，宽仁恭俭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尽忠以辅成治道。而韩侂胄夤缘肺腑，窃弄大权；蒙蔽圣明，擅作威福；首引群枉，分布要途；排沮忠臣，陷之大戮；贼害万类，斥逐无余。凡陛下亲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则外挟言路以罔宸听。私意既行，凶焰日炽；出入禁旅，恣为奸欺；侵盗货财，遍满私室；交通赂道，奔走四方；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十年之间，罪恶盈积。侂胄虑祸之及，思固其业，乃复设为计谋，窃据平章军国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处？安坐廊庙，紊乱纪纲。又于此时轻开边衅，上不禀于陛下，旁不谋之在廷。盛夏出师，挑患召衅，使沿边赤子骨肉流离，肝脑涂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几万人也。昵比吴曦，利其厚赂，畀以节钺，授之西兵。又使程松与之共事，取轻纳侮，启其奸心。自非宗社之灵，忠义兴起，则全蜀之地，岂不重贻陛下之忧？侂胄罪状申明，人怨神怒，而犹专愎自用，殊无悛心。以国事快己私，视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为？昔之所谓四凶，其罪复有大于此者乎？陈自强昏昧阛茸，本无寸长，徒以侂胄私人骤加汲引，拔自选调，置之清华。曾未数年，躐登宰辅。兵衅既开，边鄙不宁，复以自强兼领枢密，幸其徇己，倚为腹心。而自强凭藉其威，不知顾忌。日暮途远，贪得无厌；援引朋邪，浊乱班列；呼吸群小，纳赂卖官；请托公行，赃罪狼籍。讪笑讥骂，万口一词。社鼠城狐，盖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奋发英断，斥此二奸。成命初传，都人相庆，而犹畀以祠禄，未惬舆情。臣愚欲望圣明将韩侂胄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仍将陈自强削夺官爵，窜之远方。则舜之除四

凶事复见今日，可以壮国势，可以正人心，可以开忠直之门，可以弭窥觎之患。海内幸甚！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并依。韩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极陋，初乏寸长，陛下过听，擢任言责。臣辞不获命，黾勉就职，自量无以补报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尽言，始为无负尔。臣今早立班恭听麻制，窃见太师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特追陈自强罢右丞相，奸人去国，公道开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丘山，罚未伤其毫毛，虽曰朝廷故存体貌之礼，而罪大罚轻，公论咈然。臣职在言责，既有所闻，岂容缄默？请详为陛下陈之：侂胄始以肺腑夤缘，置身阁职，典司兵赞之事，不过若此而已。宁皇帝以父传子，国朝之家法，陛下贤圣仁孝，亲承大统，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华之命，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预闻内禅为功，窃取大权。自是以后，无复顾忌，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窜藉于宫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其始也，朝廷施设，悉令禀命。其后托以台谏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且如御前军牌，祖宗专隶内侍省，而多自其私家发遣。至于调发人马、军期，并不奏知，此岂‘征伐自天子出’之义？台谏侍从，惟意是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兵端一起，南北生灵，强者殒于锋刃，弱者填于沟壑。流离冻饿，骨肉离散。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啼震天。军需百端，科敛州县，海内骚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覆载之所不容，国人皆曰可杀。而况陛下即位以来，以恭俭守位，以仁厚保民，无声色玩好之娱，无燕游土木之费。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无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国知之，夷狄亦知之。自军兴以来，人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钳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甚至宦官宫妾，亦其私人，莫敢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将，此为得策甚矣。侂胄与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谓侂胄心无有极，数年之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余罪，况边衅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况比者小使之遣，敌使尝以侂胄首谋为言，是敌人亦知兵事之兴，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诛侂胄而

敌不退听，则我直而彼曲、我壮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敌，何敌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奋！臣尚虑议者谓国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窜斥，未尝诛戮。臣窃谓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军国者皆东班也。元勋世臣而后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环卫而知阁，自知阁而径为平章太师者。若此则破坏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乱法之奸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又窃见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志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迁越授，径登宰辅。不思图报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虽怙权，犹奉内祠，凡所施设，尚关庙堂；自强巧为柔佞，上表力请平章军国。侂胄骄心，乃贪荣而冒处；自强狡计，因藉庇以营私。驱虎狼为之前导，而狐狸舞于其后，自强之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举国以为不可；而自强曲为附和，力援私党，占据言路，以胁制天下之公议。至若纵容子弟、交通关节、饕餮无厌，皆臣所未暇言。独其奸㑹附丽、黩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臣愚，欲望陛下奋发威断，将侂胄显行诛戮，以正元恶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奸误国者之戒。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照得韩侂胄久专国柄，将朝廷府库视同私帑，公肆窃取，莫敢谁何。见今边鄙军费方殷，欲乞睿断，将侂胄应干家财产业尽行籍没，拘入封桩库，专备边廷之用，仍不许诸处妄有支动。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韩侂胄除名，送吉阳军安置。陈自强改送韶州安置。余依议。”

给舍缴驳论疏

臣寮上言：“臣闻人臣之罪，莫大于植党擅权，又莫大于称兵首乱。有一于此，法不容诛。况乎兼有二罪，又稔众恶，其在明时，岂宜容贷？臣伏念韩侂胄夤缘攀附，浸极显荣，背负国恩，缔结亲党，凶愎自用，钳结人言。凡除擢要官、选用兵帅，皆取决厮役苏师旦之口。交通贿赂，动以千万。祖宗法令，肆为纷更。军政、财计、田制、盐法关国体之大者，率情变易，朝令暮改，人无适从。自知积失人心，中外交怨，乃为始祸之计，蓄无君之心。谋动干戈，图危社稷。横开边隙，丧失师徒。征行者有战斗暴露之虞，转输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两淮生齿百万，罹其凶害，远近州县科敛频仍，虽深山穷谷之民，皆不安其生业。至如吴曦之叛、郭倪之败，皆侂胄容养激成。所致用邓友龙之徒，丧师辱国，罪状显著，曲为掩覆，止从轻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实不可测。天下之人，切齿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陈自强者，昏缪无耻，但知侂胄荐进之私恩，阴拱固位，听其所为，噤不出一语。如用兵之谋，不惟不能沮止，乃从而附和，

曲意逢迎，贻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营私、贪鄙猥琐之状，虽小夫贱隶，亦所窃笑。仰惟陛下至明独断，虽行罢斥，尚亦优容，而侂胄等罪恶贯盈，公论未快。臣误蒙亲擢，置之封驳，祗命之初，不敢隐默。欲望圣慈特发英断，将侂胄明正典刑，自强远加贬窜，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国家之法。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尚书省榜

臣寮上言：“臣学问荒疏，器能浅薄，际遇陛下厉精图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职风宪。臣不自量度，愿勉竭绵力，仰助陛下振举纪纲，一新观听。臣连日拜疏奏论韩侂胄、陈自强罪恶，已蒙睿旨施行。然二凶同恶相济，专务蔽明，一旦威断震发，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愿亟见二凶罪状。欲望圣慈宣谕执政，检会今来台谏给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晓示，以慰人心，以昭国宪。不胜幸甚！取进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因韩党诏谕中外百官

开禧三年十一月内有旨：“韩侂胄怙权擅朝，残民误国，已行罢斥。缘其专政之久，中外缙绅洎于将帅，凡才望勋绩之臣，应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国名器，权为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贤能是急，咨尔有位，其各悉心尽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职，以副朕意。故兹札示，宜体至怀。”是月又降诏：“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兴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复长恶罔悛，负国弥甚，疏忌忠谠，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今边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缙绅洎于将士，当念前日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今既罢逐，一正权纲，各思勉旃，为国宣力，饬兵谨备，以图休息。称朕此意焉。”

考 异

韩诛死于玉津已三日，宁皇犹未知其误国也。史公弥远阴佥书讽台谏给舍，为此当时之议，以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诛之矣，自当显言之。殊未知宁皇动法祖宗，每对左右以为台谏者，公论之自出，心尝畏之。侂胄欲尽攻道学，故探上意，嗾台谏以一网去之，史盖因其术

而用之，天下未为非者，以韩之所以施善类者而反之云尔。

庆元嘉泰开禧年间事

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初苏师旦本平江书吏，韩氏为副戎籍之于厅，韩用事，师旦实为腹心。韩为知阁门事，犹在韩侧立侍。迨冒节钺，韩则曰："皆使相也。"始乃与之均席。由是海内趋朝之士，欲造其门而不得见。苏林，子由之孙也，师旦以微贱附之为族，林遂以兄事之，尝以窘乏求金于韩。韩不知其受诸将贿动以亿万，每辍俸金与之，谓其出于真诚。及江上诸将致败，而丘公崇为督视，兼知败将之赂师旦尺牍往来俱存，因作书以遗韩。韩故大怒，遂窜师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编郡取师旦首级，郡守召至客次，师旦以韩念己，必复召用。已而赴市，则曰："太师亦如是忍耶！"盖不知韩诛矣。初，侂胄欲师旦为节度使，密谕词臣使草制。时秘书监陈岘兼直学士院，语人曰："节钺以待将臣之功高者，师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见命，吾有去而已。"未几，中贵人有以特旨躐迁遥郡者，公复论之。中贵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权臣意，遂假驳死狱事，劾公以免。公铭文曰："或问公与熙宁三舍人之事孰难？曰：'李定之除，公朝显行之令也；师旦之命，权臣密谕之指也。方熙宁初，王安石虽用事，然诏令犹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职争之，其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为，则阴使人谕以意指，一有违忤，则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职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为难。'"先是岘召试学士院日，对策言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倘不经三省施行，从中径下，外示独断，内启幸门，祸患将伏于中而不自知。时侂胄以居中用事，假御笔以窃朝权，故岘及之。岘持身谨密，权臣无得而窥其间，且宁皇以公为先朝宏博第一选，故迁至中书。然在禁掖不能一月也。岘知泉州，未上，韩诛，召除兵部侍郎兼学士院，赐诏，其略曰："众翼怒飞，仪凤之翔何远；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盖嘉其义命于权势翕赫之日。制词真文忠所草，铭文亦文忠所为也。德寿宫门路槛植阑入，凡持盖肩负者皆由夹墙以入。有舆薪数十人阑入，司垣者呵之止之，曰："周总管柴。"呵者默而听之。周从行从均亦亚于师旦。自庆元以来政出于韩，而师旦之门如市。宰相已为具官，左右不复预事，曹吏号为冷局。自赵忠定为相之时，人从侂胄觅官者，韩犹答以当白之庙堂。自京镗居相位，而韩犹答以当与丞相议之。自陈自强相，韩对客有请，直曰"当为敷奏"而已。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

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时有李其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间大书云：“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致黥云。时又有李士谨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职者，其词甚哀，后果由兼职阶相位。士谨家居白洋池田家桥侧，相传莫知名桥所自，芰荷渺然，鸥鹭杂集，号“小水晶宫”，其实近在北关门之内。开禧朝廷以赐田俊迈之子，盖已有兆之于其先矣。

韩势败笑鉴

富贵固有不可恃者，而况保之？为城社者谓足以自固，则尤可笑也。尝偕京倅吴公铜入天竺，闻侂胄功德寺之胜，甲于诸刹，相与游焉。主僧道号翠岩，法名湛，揖吴而入。茗毕，极口谈前日为某人求金者几许，予亦心恶其山林衲子，满口言钱。吴为见任通守，欲遍游其山，湛谢以老足近病，只命知事相陪。其金碧光耀，真天帝释之所居。又南园，乃慈福所赐韩者，穿幽极深，凡三日而后遍。而掌园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听其满口皆称曰“师”、“王”，师谓太师，王谓郡王。韩居太室三茅之旁，扫石坛以煅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见之，外疑其为仙。迨韩既败，湛者崎岖由寺后越石人岭以遁，几坠崖，挺身渡江如飞，盖未尝病足。而掌园之人闭园门者三日夜，人不敢遗以水火，饥饿乞怜之声，达于邻曲，得旨始出，妻儿大恸而去。余道人者携丹铅从三茅山巅奔越以下，亦坠崖几死。又于群婢放逐之时，韩门眷至有三数辈皆称为妾某人父母者，盖其宛转而入皆为父母。官中遂命愿认为父母者，听除首饰衣服之外，不许以奁载出，金钗至满头，衣服至著数袭。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转贸其身，故相竞相逐，愿为之父母。至有引群妾之裾必欲其同归者，亦足笑也，亦足为鉴云。韩尝招新安程有徽点校《通鉴》于石岩间，程经岁不与人接，虽朝士无知之者。本以进士第，久于选调，亦未尝从韩祈官，尝欲授以掌故，程不愿也。韩败，程拂袖归，人方知而怜之，不谓韩党也。丙寅冬，又同吴倅复游韩寺，则佛像已移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国夫人冢，傍有芦束，浅土半露，问之，乃韩之尸，其首已送之虏也。

阅古南园

前所载臣寮论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又云“创造亭馆，惊震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盖自宁寿观梅亭而至太

室之后山，皆观中地也。韩侂胄擅朝，旧居于太庙侧，遂奄观之山而有之，为阅古堂，为阅古泉，旧名青衣，有青衣童见泉上，故以名。为流觞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地，十有二折，旁砌以玛瑙。泉流而下，潴于阅古堂，浑涵数亩，有桃坡十有二级。夜燕则殿岩用红灯数百，出于桃坡之后以烛之。其云岩之最奇者曰“云岫”，韩命程有徽校《通鉴》于中。侂胄居之既久，岁累月积，剔奇抉胜。洗石而云根出，刳土而泉脉见。危峰隐石，浅湾曲沼，窈窕渟深，疑为洞天福地之居，不类其为园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尽给还宁寿，命复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园赐侂胄，有香山十样锦之胜，有奇石为石洞，洞有亭，顶画以文锦。香山本蜀守所献，高至五丈，于沙蚀涛激之余，玲珑壁立，在凌风阁下，皆记所不准载。予已略具记于前集，近闻并《阅古记》不登于作记者之集，又碑已仆，惧后人无复考其详，今并载二记云。《阅古泉记》云：“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鼋，径如惊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抟。名花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蓀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盻，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胜绝之地曰阅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缭以翠麓，覆以美荫。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鉴发须。至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暘，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名泉俱莫逮。公常与客相羊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世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事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泾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而阅古盖先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遇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南园记》云：“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锡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盻，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奇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奉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脱尘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侍中、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阁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菰稻，为囷为场，为牧羊牛。畜鹰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他因其实而命之名。堂之名则曰‘夹芳’，曰‘豁望’，曰‘解霞’，

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然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视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乎？’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中大夫直文华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镇安平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营留守吴琚谨书，并篆额。额真大书《南园记》三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绘以芝鹤云 。

南园记考异

武林即今灵隐寺山。南园之山，自静慈而分脉，相去灵隐有南北之间。麓者山之趾，以南园为灵隐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媿楼公赋武林之山甚明，园中有亭曰“晚节香”，植菊二百种，亦取其祖诗句，《记》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为三夫人，号“满头花”。新进者曰四夫人，至通宫籍，慈明尝召入貌，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席，盖娭也，慈明心衔之。迨韩为郑发所刺，诸婢皆遣还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满潮都是贼

韩用事岁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类，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盏，以唤人曰：“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冷谓寒，盏谓斩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韩为郑发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真圣语，末一句云“遭他罗网祸非轻”，又一句云“远窜遐荒始得平。”韩尝怪其言。韩外有陈自强，内有周均，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周苦谏，韩遂与自强谋，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察官，一网尽谋韩之人。仅隔日，未发而钱、李、史三公亦有所闻，命夏震速下手。事已载前集。震遂命郑发刺韩，震复刊御批于杰阁以记之。史恶之，旋以疽发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曦归蜀

逆曦既用，赂苏师旦，遂举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岩也，常命工图画上乘舆、卤簿，卷轴甚详。人问曰：“太尉何用此？”曦绐之曰：“把归去，教孩儿男女看了消灾灭罪。”及出北关，遂焚香拜天于鹞首，云“且得脱身归去”，其反状已萌于此矣。惟吴公琚尝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韩致政府，亦以为不可遣，忤韩，出知福州。

伶优戏语

韩侂胄用兵既败，为之须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伶优因上赐侂胄宴，设樊迟、樊哙，旁有一人曰樊恼，又设一人揖问：“迟，谁与你取名？”对以“夫子所取”，则拜之曰：“是圣门之高弟也。”又揖问哙曰：“尔谁名汝？”对曰：“汉高祖所命。”则拜曰：“真汉家之名将也。”又揖恼云：“谁名汝？”对以“樊恼自取。”又因郭倪，郭杲致，因赐宴以生菱进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堕地尽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坏了许多生灵，只因移果桌！”

侂胄助边

开禧兵端既启，国用浸亏。侂胄上表，自谓家藏先朝锡予金器六千两上之。宁皇优诏奖谕，仍允其请。天下皆笑韩之欺君。

韩墩梨

姑苏地名韩墩，产梨为天下冠。比之诸梨，其香异焉，中都谓之“韩墩梨”。后因光皇御讳，改谓“韩村梨”。至侂胄专国，馈之者不敢谓“韩村”，直曰“韩梨”。因此皆谓“韩梨”矣，非侂胄意也。吴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后避讳，皆曰“坡”。而避村名犹甚于庙讳，菁村至改曰菁山，谢村至改曰谢溪。盖中都人以外人为村，故讳之。流传浸失，图谋易讹，故因韩事及之。

黄胖诗

韩以春日燕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以绵系其首，累至数十人。游人以为土宜。韩售之以悦诸婢，令族党仙胄赋之云云，“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侂胄大不悦。仙胄家于会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韩败，竟保其族云。

刘淮题韩氏第

刘淮见之，建阳人。赋诗虽为韩而发，其实嘉定用事者良剂也。“宝莲山下韩家府，郁郁沉沉深几许。主人飞头去边土，缘户空墙叹风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后来不悟有前车，突兀眼中观此屋”。

西湖放生池记

高文虎字炳如，号为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诞，其为小司成，专以藏头策问试士，问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应，但以“也”字对“者”，士之愤高也久矣。会京尹赵师睪奏请尽以西湖为祝圣池禁捕鱼者，作亭池上甚伟，穹碑略摩云。高实为记，其文有曰：“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以锓之石，石本流传，殆不可掩，改“商”为“夏”，隐然犹有刊迹。无名子作为词以谑之云：“高文虎称伶俐，万苦千辛做个《放生亭记》。从头没一句说作朝廷，一作“官家”。尽把师睪　一作“太保”。归美。这老子忒无耻，不知润笔能几。夏王说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那禽兽鱼鳖是你。”然无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详载其记于后云。盖“商”字特

笔误，而或者乘间而诋之尔。记曰：“皇帝践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瀛宇宁谧，施仁沾泽，损赋薄刑，所以养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励精图政，综贤经能，功亮绩熙，大小咸举，乃晓驻跸，实惟钱唐，命尹神皋，聿严厥选。权尚书工部侍郎臣师𦍒，以材学献力，宣声一时。昨拜大农，兼治天府。凡厥董寮劭农，振兵束吏，至于簿书期会、金谷鋊筩，以及郊兵之供、宫庭之人，百司庶府之须，纪纲规目，肃肃具叙。兹表治行，擢登从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师𦍒尝奏曰：‘臣仰稽圣代，袭唐旧因，即杭西湖为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之请也。西湖利害难弛者五，放生之旧，盖居其一者，元祐中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之议也。绍兴明诏，适广至恩，化育所覃，器弋有禁。淳熙庆寿，申饬渊谟，蕃殖既昌，福应攸侈。方当奉三宫之康福，绵万世之本支，所宜日长月滋，益多福祉。顾今穹碑混于草莽，条禁隳于奸豪，甚非奉宽大、勤首善也。谋以诞圣之期、同致华封之祝，在严戒令，务谨隄防，御囿宫林，禁当并饬，富强挟贵，在所必行，庶迪帝心，用蕃国本。’制曰‘可’。于是相攸度址，近接城圉，左涵右通，作亭五楹。前有台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赐。又作三楹，俯纳湖浸，祝经纵鳞所临也。又作亭三楹，内俪山祉，旧刻新铭所峙也。植以华表，垂之嘉名，奉询画者，钱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观，和气欢声，盘礴无际。祝皇之寿，与天并崇；祝皇之基，与地同久。推而达之天下，盖自兹始。猗欤盛哉！臣切惟宋受天命，列圣重光，一以宽仁，守为家法。兵不轻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车所至，渗漉亭育，润泽丰美，况于万物乎！然鸟兽鱼鳖，咸若夏历以兴，以及鸟兽昆虫，周家以盛有天下者，发政施仁，未有不本诸此。师𦍒诚能推广旨意，形于告猷，迄俾流恩，与宋无极。《诗》云：‘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维时有之。臣既书其事，复系以铭曰：‘天赐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圣神。维天曰生，皇矣昊旻。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滥施，兵不妄陈。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圣明，膺图阐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图回，是宪是遵。慈薰惠洽，广莫渊沦。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谓昔有池，西湖之津。罗罭所窥，防禁弗申。广上之德，封奏谆谆。师𦍒稽首，惟恭惟寅。勒石湖址，作亭湖滨。露囊金鉴，率时缙绅。与厥耆老，戾止辚辚。鸢飞鱼跃，整翰膏鳞。天育海涵，赘取蕃臻。凡百都人，奸宄化醇。钦上之惠，捐罟弃缗。仁民之心，爱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颂皇帝，德冠群伦。奉承三宫，八千岁椿。子孙绳绳，子孙振振。’”倘不备考此记，则后人必以无名子之言为信矣。

犬吠村庄

韩侂胄尝会从官于南园，京尹赵师䍐预焉。师䍐因挞右庠士，二学诸生群起伏阙，诣光范诉师䍐。时史相当国，不欲轻易京尹，施行稍缓。诸生郑斗祥辈遂撰为师䍐尝学犬吠于南园之村庄，又舞斋郎以悦侂胄之四夫人，以是为诗，以挤师䍐于台谏。虽师䍐固附韩者也，亦岂至是？李秀岩心传不谙东南事，非其所目击，乃载其事于《朝野杂记》，诸生犬吠斋郎之诗特详焉。后之作史者当考。或谓有穿狗窦而入见韩者，亦非。

考 异

韩败籍其家。卧内青绸帐后以用兵，用罗木自围其寝，防刺也。惟所爱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谓“僭拟宫闱”者是也。籍其奏草，至“陛下”二字必提空唯谨。或以为韩意叵测者，非也。忠献之族得以全者，惟侂胄无是尔。喻吴曦书稿曰：“侂胄排群议，以节使能世其忠。今公此举，侂胄何面目以见上与士大夫？是非节使负侂胄，乃侂胄负上与天下之士大夫也。书至日，即宜舍逆从顺，反邪归正，闭三关以绝敌，上伪玺于公朝。侂胄为奏之上，封节使以真王，如此犹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几其有面目以见上与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敌诗

李季章壁，巽岩尚书之仲子，盖贤良公垕之弟。开禧初，韩欲兴兵未有间，既遣张公嗣古出使觇敌。嗣古使还，大拂韩旨，因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辞，阶是迁政府，后又预诛韩之谋。壁使敌诗云：“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暖翠浮岚夜不收”，又曰“西风残照懒回头”，意亦略相违，恐传者之误也。季章所居，亦似号石林。诸公赋诗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诗绝出，记句云：“君不见牛奇章与李卫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门前冠盖互咿轧，惟有爱石心则同。”

庆元开禧杂事

淮民浆枣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窘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浦城乡校芝草之瑞

庆元间，予为儿时，父兄常携入乡校，观大成殿第二第三级有芝二本甚异，状如今赤角蕈，大而重复，色而加紫，旁缘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级正中，差大；一生于第二级之侧，差小。盖缘金微有缺处，阴阳者流以为旧校与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乡士累举不利于南省，遂迁而与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实朝其下。是岁芝遂产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文忠宏博，而其妇翁开国杨臣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与妇翁所中科级略同，杨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与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启之矣。

台臣用谣言

浙西有大臣许某者，以国恤亲丧奏乐，又所居颇侵学宫，为仇家飞谣于台臣曰：“笙歌拥出画堂来，音离。国恤亲丧总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庙，无君无父亦无师。”竟以是登于劾章。虽得于风闻，而许为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为君子者亦盍谨诸。

好女儿花

金凤花如凤咮飞舞，每种各具一色，聚开则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谓之“金凤花”。中都习，宫闱娭语谓“凤儿花”。慈懿之生，有鸑　　鷟仪于黑民，已载前录。名曰凤娘，迨正坤极，六宫避旧称，曰“好女儿花”，今在犹然。

秘书曲水砚

王大受号易斋，楼镛号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吴琚三郊为异姓恩补官，楼以科第进。楼为越钱清之煎盐，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辍俸售青布袍以衣盐亭煎夫，迓之越于常。大受忽见迓者入，则惊曰："此必科亭户。"为之具法谓赃，亟置迓夫于仁和县圄。遂以家奴携一箧自随，径绝浙江，坐于盐官之南向，鞭亭户而讯之。楼在屏后曰："王大受，尔以口舌得官，敢尔耶？"遂至申仓司。仓即章公燮，燮不直大受，犹未有以废之。大受与韩侂胄婿顾熹善，阴讽台臣平楼，至返其已举五削。时郑捐为熹属，亦白其事于燮，燮犹不能平。大受诣台持谏官书，或谓程公出，又申以顾熹之书，燮怒且书，道："尔足矣，何胁我以再三耶！"掷其书，叱大受，命典谒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为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之。郑以好语调停之，章榜客次："王煎盐，自今不许相见。"然为镛者，未有以白于韩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砚于越山墓甓间，乃献之殉乳母葬物也。记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后，知为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证据其事，洪因入都以献韩。韩知其为攻媿游，曰："近无恙否？久不得攻媿书。"洪因及镛事，韩大怒以责熹。台臣视风旨，遂逐大受，尽反楼五削。曲水小砚，韩以上进，诏付秘书省，其字多用《兰亭序》。华亭名家子朱日新自号文，为《爻赘集》著为辨，刊以示人，条析缕数，与攻媿力辩其不然，盖疑其中有乳母好释、老之词。释之一字，特出于弥天释道安之句，自晋宋以来，未有合释、老二字为一者。且尽剪《兰亭序》中字与之合者以辩其诬，且云："安知其砚出于七百年之后？"攻媿不欲与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监长而后启缄。秘府爇后，不知砚犹存否？

随隐漫录

【宋】陈世崇　撰
郭明道　校点

校点说明

《随隐漫录》五卷，宋临川陈世崇撰。世崇字伯仁，号随隐，祖籍抚州崇仁县。父陈郁，字仲文，号藏一，理宗时充东宫讲堂掌书，又充缉熙殿应制，著有《藏一话腴》。世崇十八岁时，随父入宫禁，充东宫讲堂说书，兼两宫撰述。其诗文得度宗赏识，推恩补承信郎，御笔除皇城司检法。因其长短句讥讽权贵贾似道，贾令中书缴其稠迭。遂奉亲归故里，随父住临川。癸酉年，再赴部申述前恩，转承信郎，补阁门寄班。两年后，父卒，从此自放山水间。入元不仕。著《随隐漫录》，效其父，以旧号为书名。或认为世崇入元后已改名随隐，亦可备一说。据周端礼所撰陈随隐《行状》，《随隐漫录》原有十二卷行于世，并有林实所撰序文，但后来流行的明稗海本《随隐漫录》仅剩五卷，又无林实之序，可见已被明人妄加删削。

综观全书内容，多记同时人诗话，而对南宋故事言之尤详。作者曾在内宫，故对宫廷掌故、仪制等知之甚多。书中所记紫宸殿上寿仪、二十四班、直书阁夫人名数、孩儿班服饰、赐太子玉食批、孟享驾出仪、带格三十二、太子问安展书仪诸条，多有史传所未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书中或评析前人诗词，如卷一评析《诗经》或唐人诗句等，确有见地。或记文人遗闻轶事，亦多可采。如卷五陆游纳驿卒女为妾、辛弃疾觞客滕王阁诸条，可补史传之不足。或评论史事，抒发己见，以表现其性淡荣利、入元不仕的情操志趣。如卷一指责那些“朝事梁，暮事晋”的小人，“何益于君国”。卷五指出李斯志在利禄、患得患失，“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卷二论汉平帝后、晋愍怀太子妃、李昭仪等不辱自杀数条，秦二世、晋怀帝、愍帝、隋炀帝、唐昭宗被杀及晋王北迁受辱数条，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惨，与所以致败之由。书中还披露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描述了市井以骗局为业的游手，如此等等，对于我们了解宋末社会亦有裨益。

本书的版本有明万历时会稽商濬编刊的《稗海》本（在此之后的

稗海本，又有康熙重编补刊本、乾隆修补重订本）、四库全书本。近人夏敬观以上海涵芬楼藏本为底本，校以商濬《稗海》本，较为完善，但仍有若干讹误之处。此次校点，以夏敬观校本为底本，校以稗海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卷一

令制《春秋赞》云：“微显阐幽，三体五例，严乎成言，褒贬一字。”《周礼》云：“肇建六典，条章焕明，万世之则，太平之基。”《日新》云：“大哉盘铭，日新其德，一盟一思，惟汤是则。”《自警》云：“孳孳为善，无怠讲习，心思唐虞，圣道可入。”又曰：“私既克，理是从，中则正，公则平，操则存，德日新。”《鉴铭》云：“湛然厥中，惟正是守，万丑千妍，于我何有？”《离卦赞》云：“日月丽天，德备中正，明以继明，圣而益圣。”《艮》云：“兼山曰艮，德在知止。君子体之，思不出位。”《晚望》云：“鸥鹭归烟渚，秋江挟晚晴。老渔闲舣艇，坐待月华生。”《赏春》云：“珠帘翠幕千门晓，丽日和风万国春。乍雨乍晴虽莫测，无非天地发生仁。”《社日雨》云：“风催社日雨霏氛，处处鸡豚乐祀神。见说丰年于此卜，不妨垫湿社翁巾。”《新凉》云：“新凉灯火又相亲，遍阅群书不厌勤。缓视微吟真乐处，那知宫漏夜将分。”《授衣》云：“从来人事顺天时，九月才更即授衣。可笑索裘临岁晚，履霜犹自未知几。”《桂》云：“秋桂庭前霁影凉，万重深翠护深黄。恭迎两殿临清赏，寿斝浓浮月殿香。”《恭和御制赐牟子才韵》云：“视草词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许焚膏。文华瑞世呈仪凤，顾问承恩直禁鳌。喜有奇才追宋轼，光膺圣制胜唐绹。重修盛典熙朝事，千古青编记宠褒。”《题诸色扇面》云：“履霜知地冻，赏雪念民寒。山岚迷晓月，海浪起晴云。”“鹭起莲边晓，鸥栖蓼外凉。西风敲翠盖，晓露浥红裳。”“艳红酣霁圃，冷翠媚秋池。声幽梧叶雨，香冷菊花风。院子供新茗，园丁献异花。”“秾华照水澄秋静，冷艳欺风醉露凉。一枝翠叶凝秋色，万粟金英喷古香。”“月筛秾影虚窗静，秋染繁英净几香。千叶喜容迎晓日，万铃紫色映朝霞。日罩柳塘莺语滑，雨收桃岸燕飞忙。”《瞻菉堂帖子》云：“归仁由克己，学道在存心。”“尧舜传心惟以一，禹汤受命本乎中。”《凝华殿》云：“帝德巍巍，温恭允塞。心传精微，惟尧是则。”观《瞻菉》、《凝华》数帖子，必有如文中子窥高祖之心于《大风歌》者，故敬录之。

紫宸殿上寿，三十三拜，三舞蹈。初面西立，阁门进班齐牌。上升座，鸣鞭。侍卫起居移班，北面躬身，听赞两拜，起，直身搢笏，

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一拜，又两拜，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再听赞拜，两拜，移班如初。殿中监升殿，诣酒尊所，教坊起居，殿侍进御茶床，又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直身立。上公升殿，注酒，诣御座前，躬进，俯伏致词，并躬身。俟上公降阶复位，听赞拜，两拜，起，躬身。俟枢密宣答，听赞拜，两拜，移班如初。上公升殿，立御座东。乐作，上饮毕，上公受盏，降阶复位，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不该赴座官先退，赴座官躬身，听枢密诣折槛东宣答，讫，听赞拜，两拜，升阶立席后。俟进酒，乐作，上饮毕，舍人赞各赐酒，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赞各就坐，立如故，复赞乃坐。酒行，先上公，次百官，搢笏执盏，立席后，躬身饮讫。听赞拜，两拜，复坐。食至，搢笏执碟，出笏。再进酒如上礼。三行，舍人曰“可”，起，立席后。俟上公御座前俯伏跪奏，复位降阶，北面，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鸣鞭，卷班。凡正旦朝贺，一十九拜，三舞蹈。初面西立，上升座，阁门起居，班首以下躬身北面，俟舍人宣名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前礼。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听赞拜，两拜，起，直身立。俟枢密升殿，班首出班，俯伏致词，并躬身。俟班首复位，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起，躬身，俟枢密承旨诣折槛东，称“有制”，两拜，起，躬身。俟枢密宣答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凡冬至朝贺，一十二拜，一舞蹈。初百官面西立。仪仗以下起居，知阁次之。次读奏，自舍人宣“班首以下起居称贺”，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舞蹈如初。起，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听赞拜，两拜，起，直身立。俟枢密升殿，班首致词，宣答如正旦礼。凡朔望起居，九拜，一舞蹈。初读奏，自知阁、御带、行门以下常起居，殿中侍御史大起居，七拜。百官躬身，听舍人宣班首名，北面，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不候赞两拜，班首不离位，奏“圣躬万福”，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躬身听赞，各祗候卷班。凡上殿轮对，初面西立，舍人引北面躬身，听赞拜，声绝，两拜，起，躬身听赞。祗候直身立，引稍前两步，再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躬身听赞。祗候面西立，俟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东南角。舍人前奏衔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侧身立。搢笏，当殿未出笏入手及横执札子为失仪。如有宣谕，即口奏云：“臣官不该殿上拜，容臣奏事毕，下殿谢恩。”奏事毕，依旧路下殿，北面，不候赞两拜，随班。凡谢恩，初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赞拜，两拜，出殿致词，归位。赞两拜，舞蹈，听赞，祗候退。凡朝辞，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赞两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赞两拜，出班致词，复位。又赞两拜，赞“好去”。如有赐物，宣“有敕”，即搢笏，舞蹈，三拜。凡赐茶，引北面躬身，奏“圣躬万福”，赞两拜，赞就坐，升殿立席后，再赞乃坐。茶至，搢笏，出笏降阶，赞两拜，赞祗候退。

夫子没，历秦、汉、晋、宋、齐、梁、陈、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礼臣定议为“至神元圣帝”，而李邦直者独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于是仅加“元圣”二字。异代尊崇，何预于周？果如所言，则公亦不可封矣。虽万代帝王之师，何假虚名？而邦直之罪，所当笔诛，敢执笔以俟。

夫子之徒三千，一贯之道，独语曾子，而曾子一唯几到列圣处。《大学》十章，为后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书，弥纶天地，参赞化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首升侑食，举数千载未行之典，为亿万世将来之法，度皇之圣至矣。

西山蔡先生训子曰：“夸之一字，坏人终身。凡念虑言语，才有夸心，即截断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己饶人，终无悔吝。钱谷与人交，关头上让人些，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识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恶之。盖不识好恶，如童稚，如醉人，虽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须臾离，若有分毫瞒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祸患中第一莫使性气，中外事一切静柔顺理之。”曰：“为善得祸，乃是为善未熟；为恶得福，乃是为恶未深。人事尽处，方是天理。”曰：“欺世盗名者无后。”吾甚慎之。

延平李先生静坐正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若夫致虚极，守静笃，不思善，不思恶，老佛亦同此理，但有治世出世体用之不同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梁，暮事晋，遗下《兔园册子》耳。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君国，可谓偻儸儿矣。煮粥饭僧者，都头甚操刺。六一公化俗语为神奇者也。

“萧萧马鸣”，静中有动也。“悠悠旆旌”，动中有静也，见军整而静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张文潜谓“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羁旅穷愁，想之在目；“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春物融洽，人心和畅，言不能尽。张无垢谓“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阑干欲暮时”，尽山之情意、物之容态，可入图画。皆仿佛《三百篇》之遗意欤？

杜少陵《赠卫八处士》一篇，久别倏逢，曲尽人情，想而味之，宛然在目。下此则“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无愧前作。若戴叔伦之“岁月不可问，山川何处来”，青出于蓝者也。

唐人诗工于下生字，“走月逆行云”、“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峰阴”、“山雨慢琴弦”、“松凉夏健人”、“绿竹助秋声”、“岁月换红颜”、“石磴扫春云”、“画角赴边愁”、“远帆开浦烟”、“疏雨滴梧桐”，字字稳帖，不觉其生。

上谥百三十一：神、圣、贤、文、武、成、康、献、懿、元、章、釐、景、宣、明、昭、正、敬、恭、庄、肃、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壮、围、魏、安、定、简、贞、节、白、匡、质、靖、真、顺、思、考、暠、显、和、玄、高、光、大、英、睿、博、宪、坚、孝、忠、惠、德、仁、智、慎、礼、义、周、敏、信、达、宽、理、凯、清、直、钦、益、良、度、类、基、慈、齐、深、温、让、密、厚、纯、勤、谦、友、祈、广、淑、俭、灵、荣、厉、比、絜、舒、贲、逸、退、讷、偲、逑、懋、宜、哲、察、通、仪、经、庇、协、端、休、悦、绰、容、確、恒、熙、洽、绍、世、果，用之君亲焉，用之臣子焉。中谥十四：怀、悼、愍、哀、隐、幽、冲、夷、惧、恩、携、 、愿、儆，用之闵伤焉，用之无后者焉。下谥六十五：野、夸、噪、伐、荒、炀、戾、刺、虚、荡、墨、 、亢、干、褊、专、轻、苛、介、暴、虐、愎、悖、凶、慢、忍、毒、恶、残、 、攘、顽、昏、骄、酗、湎、浇、狃、侈、靡、溺、伪、妄、 、谄、诬、诈、谲、讼、诡、奸、邪、慝、蛊、危、圮、懦、挠、覆、败、、庇、饕、费，用之蛮夷焉，用之小人焉。

太史梁傅昭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宰牛之禁，自梁已然。或谓，“牢字从牛”，或谓“牛，土畜也，与土宿同位”。真武为北水神，亦与土同位，故不可食，祸福恐人，岂理也哉！吴恕斋革帅江东时，《戒宰牛》诗曰：“中和后五日，袖香谒南台。田夫趁雨耕，欢声沸如雷。老守视尔农，服田亦劳哉。有牛负犁者，俄顷一周回。无牛人代耕，四夫尽力推。四夫力虽疲，不如一牛犁。一牛当四夫，功力大如斯。农以牛为命，爱牛如爱儿。爱儿惟恐伤，杀牛何忍为。老守今奉劝，戒之重戒之。宰牛国有禁，杀牛天所灾。留取黑牡丹，年年待花开。”卢柳南却人送牛肉小简云：“昔人亦珍此味，所谓‘如享太牢’是也。然一犁春雨，数町秋云，既食其力，又食其肉，可乎？余不忍，敢请改命。”理语读之恻然。

西山真先生点先君集中警句，如“辟户夜通月，掬泉朝饮星”、“暖曝花岩日，晴眠藓石烟”、“地旷日难晓，海宽天欲浮”、“与子才分手，何人更赏心”、“游归云衲破，定起石床温”、“道至无偏党，心何有重轻”、“万事岂容人有意，一春多被雨无晴”、“仰头莫看王侯面，失脚恐为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时得意总微尘”。《石湖归

途》云：“人与西风结约来，芙蓉花气扑吟杯。曲塘好处都行遍，带得一身秋色回。”《城东看柳》云：“翻暖为寒一信风，画桥南北岸西东。春归杨柳无私意，深浅青黄自不同。”《上林归鸦》云：“夕阳鸦背敛残红，万点飞归傍帝宫。应是上林栖宿稳，可曾惊散月明中。”《友人官满》云：“三年官满冰霜洁，一日春回宇宙宽。曾向厅前种杨柳，绿阴留与后人看。”《东园书所见》云：“娉婷游女步东园，曲径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过，含羞却立海棠边。”《苦吟》云：“水驿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苏堤晓望》云：“荷边清露袭人衣，风里明蟾浴晓池。凉影润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多时。”“妾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安有泪。”“初阳烘霁途，繁阴布幽林。山禽互嘲哳，为我流好音。倾耳须臾间，已快清冷心。飞盖何为者，傲睨松之阴。翻然移他枝，余弄不可寻。”跋曰：“学充而意广，气大而体不偏。用力于先圣之书。”漫塘刘先生曰：“观其文，词赡旨远。为诗深于运思，使人嘉叹不足。”习庵陈先生曰：“仆《庄》、《骚》而奴班马。”止堂黄先生曰：“骚选唐宋，罔不究心。”紫岩潘先生曰：“出入于江西、晚唐之间，而不堕于刻与率者也。”惜端平以后所作，诸老不得见之。吁！

有一货炒栗人，坐亡。无准秉炬云：“平生辟辟剥剥，做尽万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这回炒得离壳。”随隐拈云：“未敢相许。”

辛巳八月己丑，先君方外友清溪沅禅师坐亡，遗偈云：“六十七年，无法可说。一片云收，澄潭皎月。”随隐拈云：“年本无期，法亦何说？末后倒赃，虚空著禊。咦！若遇波腾岳立时，且道月在什么处。”

卷二

晋侯受玉惰，内史过知其不能长世。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晋侯见鲁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知其“不亡何为。”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康公知其不反。齐高厚不敬士，庄子知其不免。齐侯、卫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产知其将死。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祸，如响斯答。呜呼！毋不敬，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传心之要法欤？

王莽女为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强之下嫁。汉兵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见汉家？”赴火自死。非特莽愧其女，刘歆、孔光之徒亦愧矣。羊琇女惠风为愍怀太子妃，刘曜陷洛阳，以赐其将乔厉，仗剑大骂而死，王夷甫诸人不愧乎？刘禅降魏，见蜀伎不悲，有“此间乐不思蜀”之语。孔明之子瞻、孙尚战死，张飞之孙遵、赵云次子广亦战死。北地王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乃自杀。魏以蜀宫人赐将士，李昭仪不辱自杀。禅不特愧于诸臣子，且愧于妇人矣。

晋灵公不君，患宣子骤谏，使鉏麑贼之。麑曰：“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触槐而死。宋高祖使张伟鸩旧君，伟曰：“鸩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饮而卒。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此之谓也。

《东山》之诗，雨雪、寒燠、仆马、衣裳、室家、婚姻，出于圣人之忠厚恻怛，故能感人也。楚子伐萧，师人多寒，拊而勉之，皆如挟纩，遂传于萧，明日萧溃，亦窥见此意。曹操云：“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虽奸雄善于笼络人心，然得《三百篇》之遗。

卫青少为平阳公主马前奴，后贵显，公主择配无逾青者，卒归之。北齐后宫，一裙之费，至直万匹。周灭其国，后妃以卖烛为业。南唐刘承勋穷奢极侈，蓄妓乐数千，一妓价数十万，教以艺又数十万，服饰称之。归京，乞食冻馁死。军卒杨杲宗为丁晋公筑第，丁贬海上，朝廷以第赐杲宗。刘美善锻金，后贵显，赐上方器，视刻工名，多美所造。呜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今

古。彼富贵者，犹蝜蝂醯鸡。岂止空言，徒苦民耳。

阎乐引兵入望夷宫，二世愿得一郡为王，弗许。愿得为万户侯，弗许。愿与妻子为黔首，又弗许。麾其兵进，二世自杀。怀帝为刘聪青衣行酒，愍帝执戟前导，行酒执盖，俱不免遇害。炀帝先杀其子，索鸩，不许。自解练巾授令狐行达，缢杀之。朱全忠杀昭宗，方醉卧，遽起，单衣绕柱走，追而弑之。晋王北迁，自采木实草叶食之。冯后阴令左右求毒药，欲与晋王俱自杀，不果。呜呼！君天下，得其道，则富有四海；失其道，求为匹夫而不得，况妻子乎？哀哉！

天子五学：中辟雍，南成均，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学书者就上庠，学舞者就东序，学乐者就成均。天子承师问道，养三老五更，则就辟雍。帝入东学，上亲贵仁。入南学，上齿贵信。入西学，上贤贵德。入北学，上贵尊爵。皆太学也。

《书》称“后稷播时百谷”，《周礼》农贡九谷，《晋志》有八谷，孟子云“树艺五谷”。百谷繁，莫克知。九谷：黍、稷、稻、粱、菰、大小豆、麦、麻。八谷即《诗》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麦”。独五谷，郑注云：“黍、稷、菽、麦、麻。”赵岐云：“黍、稷、菽、麦、稻。”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说为是。黄帝用黍制律，积六十四黍为圭。准之黍类，苜蓿差小，宜酿酒。杜预谓菽为豆。《唐本草》旧注云：“稷即穄也。”

青溪汪先生初筮长沙，出锡器，归舟有锡熟水器，每对之不乐。妻杨氏曰：“吾偿其直而得之者，庸何伤？”曰：“居官不欲为器皿，奈何以是污我？”杨命投之江中，始无愧色。蔡京当国，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宗子博士召，力辞不就。或潜问其故，曰：“吾异时不欲附奸臣传耳。”吁！士大夫能勤小物，故克此心也，享万钟必以义，不为京屈，特小小者尔。学犬吠村庄者，愧死无地。

“孽臣奸骄”，为臊羯奴发也。“”奉贼称臣，为陈希烈等发也。“死生堪羞”，为新君营救均、垍及六等定罪发也。此元子书万世纲常之法。陈所翁赋子道臣节云：“银旗金甲渡巴西，灵武城楼已万几。一札只闻元帅命，五笺合待使臣归。未闻请表更追表，且看黄衣换紫衣。天性非由人伪减，何缘尚父结张妃。”“六等胜如诛独柳，二张纵活亦何颜。太师死后犹书法，水部刑章托颂间。最忆海青投乐器，绝怜甄济隐青山。《中兴碑》下奸臣惧，天道何尝不好还。”溪深毛寒，壁立鬼怖，可不惧哉！

潘紫岩慨慕先隐，集老子以下迄于宣靖可师者，各为小传，曰《幽人景範》。周二十七，附见者四：老聃、尹喜、庄周、列御寇、

荣启期、楚狂接舆及妻、长沮、桀溺、荷荼、荷蕢、石门、晨门、颜回、闵损、曾参、原宪、公析哀、漆雕开、仲子及妻、老莱子及妻、公仪休、披裘、闾丘、颜躅、段干木、黔娄及妻、鬼谷子。两汉二十七，附见者六：鲁二征士、龚胜、彭城老父、宋胜之、庄遵、李弘、郑璞、戴良、向长、禽庆、王霸及妻、逢萌、庄光、范丹、高凤、台佟、梁鸿、孟光、周燮、黄宪、洪直、韩康、陈留老父、魏柏、徐穉、姜肱及二弟、申屠蟠、郭泰、张奉。魏晋十二，附见者六：管宁、张臂、胡昭、王烈、焦先、皇甫谧及子、方回、孙登、董京、郭文、何琦、孟陋、汜毓、徐苗、翟汤、周邵、汤子庄、陶潜。南朝至五代十九，附见者七：戴逵、刘凝之、沈麟、朱百牢、孔顗、郢野老、寻阳渔父、宗测及宗人尚之、从弟或之、祖炳、明僧绍、阮孝绪、刘许及族兄歊、仲长子光、王通、卫大经、张氲、卢鸿一、张志和、郑遨、王居岩、张令问及弟亢言及子立。宋十八，附见者六：戚同文、宗翼、陈抟、傅霖、杨朴、李渎、魏野及子闲、邢郭、林逋、甄楼真、刘海蟾、张俞、孔旼、高怿、种放、张荛、许勃、潘兴嗣、孙侔、邵雍、成都隐者、张举、刘皋。凡百三十二人。

《汉书》载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传》以为安丹成上升，鸡犬舐鼎亦得仙去。《唐书》纪张果自云："我生尧丙子。"其貌实年六七十，未几亦卒。《神仙传》谓果生尧丙子，二万八千岁矣。尧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唐开元初才二千八百余年，鲁鱼亥豕之误明矣。不然，《孟子》载文王之地百里，答齐宣王则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则民居者三十里耳。

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顺安俞修容、新兴胡美人、永阳朱梅儿、资阳朱春儿、高安朱夏儿、南平朱端儿、东阳周冬儿、顺政石润儿、高平周赛儿、通化闻润儿、浔阳陈宜儿、胡安化、沈咸宁、黄新平，皆上所幸也。初，东宫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书阁，为最亲。王能属文，为尤亲。虽鹤骨臞貌，但自上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然则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悦德者也。

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即景撰快活《声声慢》。"先臣再拜承命，五进酒而成。二进酒，数十人已群讴矣。天颜大悦，于本宫官属支赐外，特赐百匹两。词曰："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著。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团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明年四月九日，储皇生辰，令述《宝鼎现》，俾

本宫内人群唱为寿，上称得体。词曰：“虞弦清暑，佳气葱郁，非烟非雾。人正在、东闱堂上，分瑞祥辉腾翠渚。奉玉斝，总欢呼称颂，争羡神光葆聚。庆诞节、弥生二佛，接踵瑶池仙母。最好英慧由天赋，有仁慈宽厚襟宇。每留念、修身忱意，博问谦勤亲保傅。染宝翰、镇规随宸画，心授家传有素。更吟咏、形容雅颂，隐隐赓歌风度。　　恩重汉殿传觞，宣付祝、恭承天语。对南薰初试，宫院笙箫竞举。但长愿、际升平世，万载皇基因睹，问寝日，俟鸡鸣舞，拜龙楼深处。”又明年，赐永嘉郡夫人全氏为太子妃。锡宴毕，太子妃回宫，令旨俾立成《绛都春》家宴进酒词，曰：“晴春媚晓。正禁苑乍暖，莺声娇小。柳拂玉阑，花映朱帘韶光早。熙朝多暇舒长昼，庆圣主、新颁飞诏。贻谋恩重，齐家有训。万邦仪表。偏称宫闱欢笑。酿和气共结，天香缭绕。侍宴回车，韶部将迎金莲照，鸡鸣警戒丁宁了。但管取、咸常同道。东皇先报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余百篇。史臣章采称陈藏一长短句以清真之不可，学老坡之可。东宫应令，含情托讽，所谓曲终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调》，尚托汗青以传，藏一此词，合太史氏书法，宜牵联得书。

二十四班：行门、长入祗候、殿前指挥、左右班、御龙直、金枪班、银枪班、散员、散指挥、骨朵直、散祗候、散都头、东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新旧四班、招箭班、殿直、弓箭直、弩直、散直、禁卫内殿直、散钧容直、随龙忠佐习驭直。先是，太祖自陈桥驿拥兵入觐，长入祗候班乔、陆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杀。咸义不臣，自缢。太祖亲至直舍，叹曰：“忠义孩儿。”赐庙曰“忠义”，易班曰“孩儿”。至今孩儿班，于帽子后垂头髦二条，粉青者为世宗持服，红者贺太祖登极。直舍正门护以黄罗，傍穿小门出入，旌忠也。先臣奉敕撰《二侯加封续纪》，云：“生而忠，舍一身以立大节；殁而神，历百世以显威灵。国家赖若而人扶持，风化赖若而人激励，灾旱赖若而人捍御。朝廷宠之美号，邦人倚之徼福，岂他祠例论哉！长入祗候班乔、陆二侯，忠义见于建隆之初，福祉施于景定之后，雨旸灾患祷辄应。班首小臣陈桂等以状闻，于是忠义威烈之褒，忠烈德义之宠，盖所以广解衣折箭之誓，俾之与国同休者也，宜刻坚珉，以劝万古。皇帝以命臣藏一，臣藏一再拜稽首而献文曰：‘太祖肇造，历数攸归。尔乔尔陆，忠节不移。誓永宥尔，折箭解衣。舍生取义，庙食于兹。后三百载，愈显灵威。捍灾御患，福被髦倪。爰锡徽号，劝忠匪私。服我休命，永佑昌时。’”

偶败箧中，得上每日赐太子玉食批数纸，司膳内人所书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石首鱼、土步辣羹、海盐蛇鲊、煎三色鲊、煎卧乌、炖湖鱼、糊炒田鸡、鸡人字焙腰子、糊燠鲇鱼、蝤蛑签、麂膊及浮助酒蟹、江蚍、青虾辣羹、燕鱼干、□鲻鱼、

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煠白腰子、酒煎羊二牲醋脑子、清汁杂烩胡鱼肚儿辣羹、酒炊淮白鱼之类。呜呼！受天下之奉，必先天下之忧，不然素餐有愧，不特是贵家之暴殄。略举一二，如羊头签止取两翼，土步鱼止取两腮，以蝤蛑为签，为馄饨，为枨瓮，止取两螯，余悉弃之地，谓“非贵人食。”有取之，则曰：“若辈真狗子也。”噫！其可一日不知菜味哉。

先君号藏一，盖取坡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梦窗吴先生文英为度夷则商，犯无射宫，制《玉京谣》云：“蝶梦迷清晓，万里无家，岁晓貂裘敝。载取琴书，长安闲看桃李。烂绣锦、人海花场，任客燕、飘零谁计。春风里，香泥九陌，文梁孤垒。微吟怕有诗声翳。镜慵看、但小楼独倚。金屋千娇，从他鸳暖秋被。蕙帐移、烟雨孤山，待对影、落梅清泚。终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襄樊之围，食子爨骸，权奸方怙权妒贤，沈溺酒色，论功周召，粉饰太平。杨佥判有《一剪梅》词云：“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云间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呜呼，岂知太羹玄酒之真味哉！

卷三

孟享驾出，则军器库、御酒库、御厨、祗候库、仪鸾司、御药院从物前导，骐骥院马引从，舍人、内外诸司库务官继之。前驱亲从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拢亲从三百十四，沿路喝赞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亲从如其数。阁门宣赞捧驾头于马上，乃太祖即位所坐，香木为之，金饰四足，随其角前小偃织藤冒之。至则迎驾者起居，引驾主首左右各五人，阁门提点、御史台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书官、阁门祗候、金枪、银枪、招箭、东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环卫、御带、内等子、逍遥子、御辇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阁门觉察、宣赞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上数而杀其二。御马数十，院官随之。警跸八人，殿侍执从物者十人，行门往来禁卫内编排三十人，知阁步帅行于中，御龙直执从物者八十人，引驾长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挥使如上数各杀其六。亲方围子二百四十人，内殿直、御龙直各二百，崇政殿亲从、内外等子各如上数，内等子十七人，作内围子、主管殿司公事、主管禁卫官押之。烛笼两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数。行门二十四人。擎辇六十人，中仰天颜盖二，扇二。挟辇殿前指挥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内殿直如之。挟辇御药左右各二人，插带内外御带倍上数，带御器械阁下官又倍之，文武亲从又各如前数，筎一扇二。左贤右戚，乘马从驾弹压。宫殿之行门以下：舒脚幞头，大团花罗袍。击鞭编排：小团花罗袍。御龙直、茶酒等班：红地方胜练鹊缬罗衫，各涂金束带。控拢御马左右直：执七宝素红玛瑙鞭各二，擎硃红水地戏珠龙杌子各一，皂纱帽，青地荷莲缬罗衫，涂金束带。文武亲从：贴锦帽，紫宝相花大神衫，铜革带。内外围子：皂纱帽，红地黄白狮子缬罗衫，绯线罗背子，涂金戏狮束带。前引从并姜牙帽，三色缬衫，铜带。亲事官曲脚幞头，簇四金雕袍，涂金带。百官诸司并朝服。阮秀实《仰瞻圣驾》诗云：“紫烟敛翠碧天长，柳荫旌旗午尚霜。一朵彩云擎瑞日，光华尽在舜衣裳。”僧必万云：“轻尘不动马蹄催，警跸声中圣辇来。汉代威仪周礼乐，太平天子拜香回。”若恭谢驾回，于围子内作乐，添教坊东西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潘牥云：“辇路安排

看驾回，千官花压帽檐垂。君王不辍忧勤念，玉貌还如未插时。”邓克中云：“辇路春风锦绣张，裁红剪绿斗芬芳。黄罗伞底瞻天表，万叠明霞捧太阳。”阮秀实云：“宫花密映帽檐新，误蝶疑蜂逐去尘。自是近臣偏得赐，绣鞍扶上不胜春。”先臣云：“幸骖恭谢睹繁华，马上归来戴御花。老妇稚儿相顾问，也须春色到诗家。”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诏》，云：“自有天子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得以全躯。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烈昆冈之火，亦岂余心。”上称其得体。姚勉《述敕祭阎妃文》曰：“五云缥缈，谁扣玉扃？”上怒曰：“朕虽不善，未如明皇之甚也。”姑苏守臣进蟹，应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时矣。”上曰：“茅店酒旗语，岂王言耶？”令陈藏一拟闻。先臣援笔立成，略曰：“内则黄中通理，外则戈甲森然，此卿出将入相，文在中而横行匈奴之象也。”上乃悦。又承旨令述太乙宫明禋祈晴设醮青词，云：“我将我享，爰有事于明堂。载祷载祈，肃致忱于楚帝。”上自改为“上帝”。楚，邦昌逆号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谨。

秦始皇讳政，改正月为端月。汉宣帝讳荀，改荀卿为孙卿。明帝讳庄，改庄光为严光。司马氏讳昭，改昭君为明妃。晋简文母郑太后讳阿春，改春秋为阳秋。仍之非也。

《礼》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节，污秽曰帷薄不修，罢软曰下官不职，尚迁就为之辞。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过，吾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绝缨，盗者更赐酒，而甚于耻戮。唐家待士，不用廉耻。姜皎官三品，且有功，犹杖辱之，况簿尉乎？故神器屡摇，盖不养士气于浑沦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孟子》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此之谓也。

先君会天下诗盟于通都，随隐才十二三，诸先生以孺子学诗可教而教以诗。吴一齐石翁云：“大隐君家小隐君，得名太半忌人闻。秋窗吟共缑山月，晓榻眠分华岳云。莺欲引雏先出谷，马才生骥便离群。新诗却要多拈出，突过郎罢张我军。”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继，如君又出奇。乾坤钟秀气，湖海诵新诗。放鹤春风远，横琴夜月迟。未应随大隐，闲过圣明时。”刘雷厓彦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行庐新傍紫薇边。夜窗低过宫花月，晓巷深横御柳烟。五字肯同余子说，一灯亲自乃翁传。虽然不作功名念，却恐功名逼少年。”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东宫掌书，吟社贺诗数十，仅记五首。钱春塘舜选云：“吟笔何须管用银，日供撰述圣恩新。只今已脱凡尘去，便作金丹换骨人。”“夜泛孤舟载月船，静搜吟料六桥边。诗成上达宸聪了，流落人间到处传。”吕雪屋三余云：“青宫楼观近尧阶，班列屏风间坐

开。人羡杜闲生杜甫，天教苏颋继苏瓌。马归禁苑行边柳，鹤伴平山隐处梅。我恨长镳厮黄独，九年无计策衰颓。”柳月确桂孙云：“镂玉裁冰字字奇，少年亲结九重知。君臣际遇荣千载，父子推敲冠一时。罍进楚兰春奏雅，瓶分陶菊夜联诗。五云楼近开黄道，金紫连班进赤墀。”菊窗俞氏云：“万人海里辟幽扉，欲学深居只布衣。不道内前车马闹，又催父子入宫闱。”丙寅来归江西名胜，又赠诗词，黄梅塘力叙云：“诗在天地间，风清月明处。若为深闭门，而可觅佳句。夫君小元龙，豪气隘区宇。青春发诗材，秀茁长膏雨。流水与行云，吾不见滞住。乘月涤吟毫，玉碗三危露。超诣自透脱，悟在观剑舞。入宫画蛾眉，胡为众女妒。君诗亦何憾，千载一时遇。向也诗道昌，吟声喧禁籞。应制沉香亭，龙巾曾拭吐。今焉诗道厄，短筇策江路。悲啸《梁甫吟》，侘傺《离骚赋》。浮云时卷舒，睨此知出处。此其随之义，大隐会境趣。天地梅又春，风紧雪飞絮。一笠灞桥驴，吟鞭且临汝。得句从人传，传今亦传古。要知是家传，审言以传甫。传之而又传，衣钵传宗武。”张溪居彝云：“酝藉中涵廊庙姿，诗文都好见宸批。只蒙四字君王宠，虮虱微臣不用题。”周野舟济川《八声甘州》云：“有乾坤清气入诗脾，随龙散神仙。蘸西湖和墨，长空为纸，几度诗圆。消得宫妃捧砚，夜烛照金莲。试问隔屏坐，谁后谁先。
长是花香柳色，更风清月白，入吟笺天。自霞觞误覆，谪下玉皇边。笑随归山中随隐，且醉挵斗酒写新篇。天应笑、呼来时后，记上襟船。”壬申秋留西湖半载，吴松壑大有《饯行》云：“我昔见君方成童，长吉才华惊巨公。人间科第不屑就，直使声名闻九重。乃翁引上凝华殿，《子虚》不待他人荐。入直承明凡几年，天上奇书尽曾见。翩然归去大江西，二疏父子还相随。故乡分得云水地，却喜不爽渔樵期。春雨骑牛对烟草，何如振衣随龙五云表。秋霜黄独煨地炉，何如驼峰犀筋食天厨。林间食叶抄诗句，何如宫妃捧砚挥毫处。溪边照影著荷衣，何如龙门应制夺锦时。钧天梦断难回顾，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台前伴白云，六年不踏西湖路。今日重来发长吁，忍看清平破草庐。尽拈书籍向人卖，归买田园供荷钼。乃翁八十齿发落，倚门待儿斜日薄。孤山梅花带不归，却唤扁舟载童鹤。”俯仰之间倏三十稔，吾翁诸老皆赋玉楼，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穷达一场春梦，故记之。

带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余并金涂银，错班金涂铜。笏头一字，王外执政两府，笏头毯绞，宰执。排方御仙花，正侍郎知阁节使。螺犀，权侍郎。丝头荔枝，正任副使横行。球路，内侍。海撻，幕士辇宫。剔梗荔枝，训武郎下。柘枝，快行亲从。太平花，随龙忠佐。碎草，茶酒班。师蛮，人仙，犀牛，宝瓶，行虎，戏童，宝相，胡荽，凤子，野马，双鹿，方胜，云鹤，坐神，并班直。天王，亲事官。行狮，行门。行鹿，御厨教驳。盘凤，翰林司。凹面，教坊。醉仙，御龙直。獐鹿。军头司仪鸾司 。

韦忠不就张华之辟，张彖不为国忠之谒，何其少也。以柳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萧至忠之美而事韦后，何其多也。此张无垢所谓：贪冒之士，如落秽溷污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间清风露气，洒洒袭人，观者已觉心目顿快，况处其间哉？

《左传》之山鞠穷、庚癸呼，《列女传》之食猎犬、组羊裘，荀卿之“大”赋，东方朔之蜥蜴，皆隐记也。今何谓之始于杨修，何独以曹娥名耶？

信庵先生开阃维扬时，偶入教场，取芟草二卒所带便袋，题姓名悬梁间。越两月，忽俾缉捕。呼至，亟命释缚，饮以太白。时回易库纳息钱二百袋，一袋万瓶楮也。俾各负一袋，环行三匝。曰：“能益乎？”曰：“能。”曰：“汝等健儿，当力战取富贵。用叉袋中钱，小箧仅藏三十二楮，岂不辱国？呼卢百万，大丈夫事也。且各将两袋去用，用尽再来取。”高沙凯还，人困马疲，悦道旁假山，令诸军随意负归。众怒，多弃于半途。余至，毕秤石轻重，价以银，而弃石于野。其鼓舞驾御，有赏徙木、傲黥布、骂赵将之风。

“手执《黄庭》上石台，竹阴扫月遍苍苔。欲从此处即仙去，玉立清风待鹤来。”赵十洲希彭诗。赵君入仕四十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除南雄守，不赴。丙寅九日，别亲友理家事，端坐而逝。遗偈曰：“六十二年皮袋，放下了无挂碍。青天明月一轮，万古逍遥自在。”与前诗类，达矣。

壬戌秋，储君赐先臣《记颜赞》云：“文窥先汉，诗到盛唐。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虽大如海，政恐一藏而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赞》云：“年方九秩开，丹脸映碧眼。习静寸心安，味穷百事懒。由中以致和，闻道亦非晚。”噫！十年撰述幸随龙，二圣在天应默眷。

绍定庚寅春，汀寇入谯，赵守窜。殿司裨将胡斌领弱卒二百巷战，矢尽力折，易双铁鞭，所杀尤众。死焉，坐执双鞭，屡日不僵。民赖其力，多获窜免。守臣王野闻于朝，赠武节大夫，赐庙额“忠勇”。刘后村诗云：“士各全躯命，惟侯视死轻。张巡须尽怒，先轸面如生。短刃犹枭寇，空弮尚背城。新祠箫鼓盛，人敬此神明。”

四明倪君奭临终赋《夜行船》词云：“年少疏狂今已老。筵席散，杂剧打了。生向空来，死从空去，有何喜，有何烦恼。说与无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祸亦不造。地狱阎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里押到？”

叶靖逸绍翁《赞洞宾像》云：“拈吟髭，剑在前。心中月，天上圆。”《猫图》云：“醉薄荷，扑蝉蛾。主人家，奈鼠何？”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盖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石帚之诗，特甚于郭崇韬、李环之挝，戒之。

杭城外北新桥，某翁枕流居焉。门有蒲萄七架，时旱，翁勤灌溉，独盛。宿架下，以防盗。忽二三鬼出水面，贺得替，曰：“明午方巾白衫，自北而至者是也。”及期，翁株坐以俟，果有方巾白衫者大笑入水，急救之。是夕，鬼诟曰：“吾经数十年刚得替，而汝夺之，吾将杀汝。”取淤泥瓦砾乱掷，翁怅惧而入。又击户。黎明，蒲萄无孑遗矣。盖盗诈鬼，舣舟以载也。噫！移此智以迁善，谁能御之？

史相生朝，寺观皆有厚馈，独无准献偈云：“日月两条烛，须弥一炷香。祝公千载寿，地久与天长。”史大喜。随隐拈云：“满口道著。”

云峰德师住抚之广寿，途遇时贵，避不及，有违言，即上堂别众云：“澹然无累水云僧，去住分明叶样轻。十字街头休作梦，五湖依旧一枝藤。”随隐拈云：“札得眼来，白云万里。”

卷四

杨慈湖简《题平江府太伯庙》云：“三以天下让，先圣谓至德。简也拜庙下，太息复太息。三辞不难也，太伯无人识。胡为无得称，万象妙无极。”或曰：太伯之神无形体，何故言象又言万？通大道者，匪有匪无，象即无，万即一，一即万，尚不思而可言乎？言即无言。天地内外皆太伯，人皆见之而不识。冯深居去非《赞》云：“太伯之远启吴宇也，其周之盛德耶？显哉丕谟，承哉丕烈，维天有成命，匪躬之责，委而去之，川逝河决。孔子不云乎：‘可谓至德也已矣。’虞仲隐居，季札守节，其流芳遗烈欤。郡以吴隶，礼逊维则。”

古之大儒，格物以为学，伦类通达，谓之真知。其次，博物以为闻，敏识强记，谓之多知。真知者，德性之知。若颜子闻一知十，子贡告往知来，曾子致知，子夏日知月无忘是也。多知者，见闻之知。若子产汾神之对；绛老疑年，师旷知获侨如之岁；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能知《祈招》之诗，而子革能之；祝佗诵载书于苌弘，以长卫侯于盟是也。真知者，优入圣域，回、赐、参、商外，无闻焉。多知者，非命世之英，如子产、游吉、师旷、叔向、子革、椒举、祝佗之外，不能也。后世真知者寂然，多知者唯刘向而已。

春秋妇人有谥。晋之声子、敬嬴，鲁之哀、声、穆诸姜，齐、宋两共姬，此国君夫人之得谥者。穆伯之妻敬姜，此大夫妻之得谥者。郑武姜、秦穆姬、晋怀嬴、卫之宣、庄二姜、宋威、许穆、晋悼，此因国君之谥而名之者。鲁人哀此姜，谓之哀姜，此私谥也。谥以表德，妇人以三从为德，夫之德即其德，故礼从夫谥。是以《舜典》言沩汭厘降之事，则二妃所观之刑可见；《周诰》著文武之烈，则大姒所嗣之音可传也。

传曰：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字、谥、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广为十七类：一曰以国为氏。五帝之前，有国者不称国，以名为氏，所谓无怀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农、轩辕虽曰炎帝、黄帝，犹以名为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国为氏，诸

侯亦然，鲁、卫、齐、宋之类是也。支庶称氏，适他国则称国，如宋公子朝，在韩则称宋朝，卫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二曰以邑为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鲁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鲁，而以沂相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为王卿士，而以甘士为氏。三曰以乡为氏。四曰以亭为氏。封建五等，降国为邑，邑有关内侯、乡侯、亭侯。关内邑者，温、原、苏、毛、甘、樊、祭、尹之类是也。封于乡者以乡氏，封于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为氏。居傅岩者为傅氏，徙稽山者为稽氏，主东蒙之祀者为东蒙氏，守桥山之冢者则为桥氏。彤氏因彤班食于彤门，颖氏因考叔为颖谷封人。东门襄仲为东门氏，桐门右司为桐门氏。隐于甫里、绮里者为甫里氏、绮里氏。六曰以姓为氏。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居姚墟者赐以姚，居嬴渎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姜之得赐居于姜水。七曰以字为氏。八曰以名为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如郑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孙夏，其孙则曰駟带、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子曰公孙友，其孙曰鱼莒、鱼石。鲁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孙夷伯，其孙曰展无骇、展禽。郑穆公之子曰公子丰，其子曰公孙段，其孙曰丰卷、丰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后为狐氏，王子朝之后为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孙归父，字子家，其后为子家氏，父字为氏者也。季孙鉏，字子弥，其后为公鉏氏，父名为氏者也。九曰以次为氏。伯、仲、叔、季之类是也。十曰以族为氏。族近于次者，氏之别也。孟氏、仲氏，别兄弟也。丁氏、癸氏，别先后也。祖氏、祢氏，别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别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别也。轩氏、轩辕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别也。季氏之有季孙氏，仲氏之有仲孙氏，叔氏之有叔孙氏，嫡庶之别也。十一曰以官为氏。太史、太师、司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为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康氏出于卫康公。鲁僖公、宣公之后为僖氏、宣氏。文、武、哀、谬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为氏。赵衰，人爱之如冬日，后为冬日赵氏。吉有贤人为老成子，后为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为氏。英布被黥为黥氏，杨感枭首为枭氏。十六曰以事为氏。夏侯氏遭有穷之难，后浞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支孙以窦为氏。汉武帝认丞相田千秋乘小车出入省中，后因以车为氏。十七曰以技为氏。巫者之后为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龙、御龙、干将氏者亦莫不然。三代之后，姓氏混矣。

梁冀不顾清河王蒜明德属亲，而立蠡吾侯，以为富贵可长保，然族冀者，桓帝也。郭崇韬知庄宗之嬖刘氏，请立为后，中庄宗之欲，结刘氏之援，为自安之计，至深至厚，然杀崇韬者，刘氏也。故君子守道德之正，而祸福之变岂思虑所能及哉？

高疏寮《骑鸾引》云：“夜骑白鹤出琳阙，千万仙官锵珮玦。云雷贴妥过罡风，左推日丸右扶月。一息瑶池翠水家，阿母迎谒龙驱车。青娥弹丝玉妃酒，折尽蟠桃红玉花。九天丈人来问道，太极之前天不老。丹霞一炁玉虚宫，宝笈绳金容探讨。井君沐浴波五色，洞房光芒上奔日。天上传呼六丁直，星斗离阑碍鸾翼。”钱春塘《纪梦》云：“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响哀玉。甃花石路势萦纡，玉阑干护修筠绿。雪髯老人负紫瓢，金丝麈尾摇相招。红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苍石吹洞箫。孤鹤来传天上诏，老人挽余偕一到。飘飘高举凌青冥，直过罡风履黄道。祥光楼阁倚峥嵘，神虎守关森卫兵。双阖朱扉忽微启，中有灵官来远迎。绛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云璈风瑟自宫商，天声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传帝宣，文华宫中呼谪仙。谪仙顾余笑且言，子宜亟反来他年。探囊赠我五色笔：‘子当宝之慎勿失。’浓香氤氲迷帝所，长揖老人下西庑。身从日上仰头行，俯视斗杓分子午。云气相随步武生，过耳但觉松风鸣。觉来握笔纪佳梦，月明楼鼓挝三更。”毛吾竹《钧天》云：“鸢飞鱼跃，凫短鹤长。各适其适，孰尤彼苍。奈何人异于万物，身备乎五常。学关乎经济，志效乎忠良。乃使蜗蚓同槁乎土壤，鸿雁俱逐乎稻粱。精神所著，梦游八荒。浴银河翻月之浪，熏旃檀带露之香。戴芙蓉九华之冠，披云锦五色之裳。骑祥麟兮翳彩凤，攀若木兮拂扶桑，直造乎玉皇香案之傍。白虎守关御剑芒，荧惑执法齿发张。皇夔丘旦列雁行，肃然鸣佩谐宫商。关张卫霍立两厢，相向盾甲明如霜。千官拜起低复昂，星辉霞彩难为详。一人殿中立宣扬，令臣奏事无恐惶。臣愚幸睹天日光，愿拜短疏裨毫芒。读罢帝亲把袖藏，曰汝所奏见未尝。政如药性和温良，一一可以瘳民疮。又如百炼昆吾钢，用之国可无妖祥。惜哉无遇徒心伤，亟宜归世朝君王。君王神圣今禹汤，勤求贤隽食不遑。扶天大象亲提纲，充庭至宝皆琳琅。尚怜空谷遗幽芳，蒲轮鹤诏纷相望。赐汝紫绶黄金章，衮衣赤舄坐庙堂。燮调万化跻时康，凌轹周汉超虞唐。赐主斧钺羽林枪，专征不义诛暴强。火铃霹雳杵金刚，摄伏百怪回澜狂。载命玉女斟霞觞，赐汝天酝九霞浆。一饮尽蜕藜藿肠，令汝身贵家亦昌。不论中国蛮与羌，虫鱼草木皆春阳，天子万寿永无疆。汝乘白云来帝乡，二十八宿与翱翔。臣辞草茅不敢当，逊于稷契暨殳斨。罡风满路，明月在床。”皆不食烟火语，而《钧天》尤富赡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铜人承露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卒铸铜人二，号翁仲，列坐司马门外。抱独先生命先人与钱菊友颖即席以久字韵赋翁仲。菊友云：“武皇骑龙朝帝后，露湿铜仙古苔绣。景初命名翁与仲，无复衣冠仍汉旧。柏圭大剑高嵯峨，不动如山严镇守。岂知屹立司马门，九鼎暗移司马手。变迁陵谷亦何易，洛阳尘埃一回首。因嗟宠辱非可常，世间何者为长久。君不见后来荆棘埋铜驼，坐想失身横陇亩。”先人云：“铜仙擎露秋风

表，珍重刘郎千万寿。老瞒攘鼎贻孙谋，因逼此仙俱受垢。仙宁折骨拒非招，耻为奸雄效奔走。污名翁仲俾司门，口不能言心自否。洛阳宫殿一灰飞，天上此标独长久。君不见堂堂冠剑隐藤城，万古六丁驱鬼守。”先生跋云：“绍定壬辰九日，抱独山人徐逸观陈藏一所作翁仲诗，观其命意布辞，灼见魅乡，呼魄指冤，俾受言奖，如在荆棘中流涕而话往事。呜呼！如诗人忠愤之心，随事而见，可胜叹哉。因执笔惘惘而书。”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宁殿东西向列《圣训》及《读书纪要》各二匣，《凝华集》一匣。太子两拜问安，又两拜云：“臣某职守东闱，恩承南面，近思问学，谨葺韦编。兹盖伏遇爹爹皇帝陛下，圣训尊严，师资妙选，遂令谫见晋彻睿知。臣下情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两拜搢笏舞，三拜开匣，各奉一册以进。两拜云：“纂辑所闻，编摩亦久，惭非博学，幸澈严宸。陛下教育岁深，修为日渐。谨祈锡览，终赐玉成。”两拜，进《凝华集》，云：“自幼习诗，久承亲训，僭编草稿，恭进蓂阶。陛下勤于教子，学乃知方。仰冀圣慈，锡之乙览。”两拜，退。本宫圣堂祈祝文云：“愚昧谫才，勉强问学。夙佩君亲之训，垂二十年。问安视膳之顷，凡一语一言之教诏，服膺弗失。会集为编，目曰《圣训》，凡二百卷。卜吉恭进，惟神灵阴相之。”八日付史馆。赐诏云：“朕惟万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则。爰示宗严之训，以贻燕翼之谋，期续心传，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资既淑，学问益充，凡平时丁宁告戒之辞，悉见于躬行践履之际。复加编集，以示鉴观，爰实契于朕心，可永垂于世则。庸加谕旨，不寓至怀。”九日起居毕，致词云：“顷集训言，获遭乙览，登之史馆，奖以温辞。陛下道重传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励，庸竭忠勤。”两拜，进诗云：“宠颁御墨十行新，天锡光华被小臣。家学传心当谨守，恩深何以报君亲。”两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忱，恭进圣训，果蒙默佑，得激宸严。君亲悦怡，宣付史馆。不惟见某平日积习之功，亦我皇上天纵之学，修齐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追，与此编相为长久。尚享。”

理宗《御容自赞》云：“身黄屋兮心太虚，动节度兮静恬愉。肥瘠以天下兮，不移夫厥居。夫孰为广成子兮，吾将问道于千岁之余。”

“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却老尚书。”萧宰易“恨”为“幸”。“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易“德”为“风”。“日斜奏罢长杨赋”，半山易为“奏赋长杨罢”。“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晁无咎《试交趾进象表》云：“备法驾之前陈。”周益公易“陈”为“驱”。古词云：“春归也，只消

戴一朵茶□。”宇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己卯冬，访钦雪岩于仰山相谢上堂云：“千里相寻慰寂寥，未嫌风雪路迢迢。庐山虽好且休去，更拨寒炉话一宵。”明年九日，访珍南州于开元上堂云：“从上行，不到处行，取步步登高。从上说，不到处说，取言言见谛。白酒酿千家，黄花开满地。噫嘻！陶渊明若知有今此世界，终不执著东篱。”置拂子下座。又明年，访常竹坞于龟峰上堂云：“一藏一切藏错，随隐随时隐错。霭霭春云，眼中金屑。直饶并到帝王前，总是一团闲落索。置拂子顾众云。还见么，这落索，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随隐拈云：“铿金戛玉，则不无三大老同一舌头。虽然多赞，不如少骂。”

卷五

《春秋》何始于鲁隐公？杜预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让国之贤君。”非也。桓公弑兄，诸国无讨贼者，自平王不能复父仇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于隐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惟孟子知之。

周公告二公曰：“我其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当置管、蔡于法。辟，避也，居东以避之。辟，君也，我若有无君之心，何以告我先王？三说俱通，必有能辨之者。

齐桓公盟洮、盟牡丘，会咸、会淮，兵车之会四。庄十三年会北杏，十四年会鄄，十五年会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会柽，盟贯，会阳谷、首止、宁母、葵丘，衣裳之会十有一。孔子但言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北杏始图霸，初会鄄，霸未成，庄十五年再会鄄为始。传曰：“复会焉，齐始霸也。”

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于此见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叠四“沐浴佩玉”字而文不繁，后一章省二“饿者”“黔敖”字而文愈简，又见古人叙事之法。

风者，动也。上之化下，如风之鼓动万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齐正万物也。颂者，后王赞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国之事各不同，皆本于君，故即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风。《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鸣》嘉宾、《采薇》王政之兴，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则大矣。《节彼南山》、《正月》诸诗，王政之废，可以小言，至于《板》、《荡》坏，则大矣。况遣戍复古，育材南征，不过指陈一事，至于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则大矣。积小雅以成大雅，积风成雅，积雅成颂，故诸侯有风而无雅，天子有雅而无风。平王政令不

行，《黍离》十诗，不刺则闵，不闵则思，自降为风。德不文，功不武，则不颂。鲁特列国之风以美之也。

子畏于匡，厄于陈蔡，伐木于宋，削迹于卫。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自古圣贤犹不免困厄，然处变如处常。平日见得义命透，故用舍行藏，惟我与尔。他弟子不能及。

原宪居贫，子贡连骑结驷过之，谓宪曰："夫子何病也？"宪曰："无财谓之贫，道不行谓之病，宪贫也，非病也。"此语政针子贡殖货之膏肓。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书乞留，终身布衣。及其见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书之故。盖斯因仓鼠兴感，见逐上书，则其志在利禄也。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恐失利禄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

孔明仕蜀，子瞻、孙尚死于忠义。瑾仕吴，子恪死于诛戮。诞仕魏，死于兵。三诸葛皆丰之后，分仕三国，惟孔明从刘氏，瞻、尚得其死，合乎正。当时龙虎狗之喻甚当。

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名，西汉尚权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词华，晋尚清言，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宋尚道理纪纲。董贤财物四十三万万，梁冀财物三十余万万，郿坞金三万斤、银九万斤、锦绮宝玩山积，元载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终不免自杀、剖棺、燃脐、塞袜，果何所得哉？

唐庄宗诏魏王杀蜀王衍一行人，宦人张居翰谓杀降不祥，以诏傅殿柱，揩改"行"为"家"，于是随衍千余人皆获免。汉高祖以李崧第赐宰苏逢吉，并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诱人告崧与家僮二十人谋反，改二为五，遂族其家。周太祖枭逢吉，适当崧被刑之所。一字活千人，族一家，宜六一公有取于居翰也。

贾生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吊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辈为冰山，设为天对，投文吊湘，有二子之才，无三闾之忠，宁不发屈贾之笑。

绍兴初，有献鼎于行都，上赐白金三千两，赐三茅观。高一尺三寸有咫，两耳旁出，三足与首皆类牛。腹外周纹如篆籀，腹内篆铭曰："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亿万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乃宋孝武孝建

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二十九年，常州澄清观，先是，隔湖有物涌出波涛，寺观争取之，莫能得。澄清试以香花迎之，则凌波而上。有唐广德二年九月戊午，河东薛泚之铭，曰：“上德愿而铸洪钟，仙圣祐而人天从。霜朝闻而窈窕，月夜听而邕容。莲生花而清净，顶衔绕于盘龙。响上闻于天外，声下彻于九重。庶长空于鬼狱，魔屏迹而潜踪。其象铎，其量勺，不石不播，不怍不郁，脐当其腹，杵不临唇，重几百钧。”禁中日伺其鸣为兴，缮节童行专任撞击，毋先时，毋不及。三期，锡以度牒，“声沏九重”之铭始验。观亦有吴道子《火星图》，褚遂良书《阴符经》，然皆出钟鼎下。

钱唐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初愿纳交，或称契家，言乡里族属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罗侍，宝玩充案，屋宇华丽。好饮者，与之沉酗，同席或王府或朝士亲属，或太学生，狎戏喧呼。或诈失钱物，诬之倍偿。好游者，与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与有势者共骗之。好货者，或使之旁观，以金玉质镪，遂易瓦砾，访之，则封门矣。或诈败以诱之，少则合谋倾其囊。或窃彼物为证，索镪其家，变化如神。如净慈寺前瞽妪，揣骨听声，知贵贱。忽有虞候一人，荷轿八人，访妪曰：“某府娘子令请。”登轿，至清河坊张家匹帛铺前少驻，虞候谓铺中曰：“娘子亲买匹帛数十端。”虞候随一卒荷归取镪，七卒列坐铺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继之。少焉，弃轿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别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归，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为然。久之，同买匹帛数十端，曰：“叔留此，我归请偿其直。”店翁讶其不来，挟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则其人往矣。有华衣冠者，买匹帛令仆荷归，授钥开箧取镪，坐铺候久晚不来，店翁随归，入明庆寺，如厕，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货药，观者如堵，有青囊腰缠者，虽企足引领，而两手捧护甚至。白衫者拾地芥衔刺其颈，方引手抓，则腰缠失矣。有术士染银为药，先以水银置锅内，杂投此药，水银化烟去，银在其中。或者欲传之，欺以药尽，重需市药，则堕其计矣。殿步军多贷镪出戍，令母氏妻代领衣赐，出库即货以偿债。有少年高价买老妪绢，引令坐茶肆内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复高价买一妪绢，引坐茶肆外，指曰：“”内吾母也，钱在母处，取其绢，又入附耳谓内妪曰：“外吾母也，钱在母处。”又取其绢出门，莫知所之。呜呼！盗贼奸宄，皋陶明刑则治。晋用士会，盗奔于秦。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宋坦斋谓曹东亩曰：“君生永寿，诗学江西。”曰：“兴到何拘江浙，然则四灵不足学欤？”曰：“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江西诗如百宝头羹，充口适腹。”

陈子长䘏守瑞阳，用刑甚峻。西山真公勉以诗曰：“粉省郎官出

把麾，故人何以赠箴规。孔门仁恕真心法，汉吏循良乃吏师。听讼莫嫌刀似笔，爱民终见口成碑。玉麟夜语如相问，为说如今两鬓丝。”与谀悦者异矣。

有赋《长相思》词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时不似晴，天晴终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有心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王晋卿云：“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刘招山云：“一般时节两销魂，楼上黄昏，马上黄昏。”赵德麟云：“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

金声玉振，乃景钟也。顶上有玉，扣则金先鸣，玉终之。高九尺，天子亲击以祠上帝。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

裕斋马枢密判临安府，荣邸解偷山贼，逼令重罪。鞫之，乃拾坟山之坠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得之是宝，大王稳便，解来即时放了。”

景定辛酉，杭大饥，帅朝服请见荣王，求籴三百万石。王不出，终日坐宾次，必得请，乃退。是岁也，饥不为害。

安晚郑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杀之。府嘱守黥犬主，幕官拟云：“鹿虽带牌，犬不识字，杀某氏之犬，偿郑府之鹿，足矣。”守从之。

浙右富人舍竹园于邻寺。其子贫甚，取其笋，僧执为盗，闻于官。守判云：“当初舍园，指望福田。既无福田，还他竹园。”

尝记殿司荐阵亡疏，略云：“虎头食肉，彼何人斯。马革裹尸，深负公等。战河南，战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东，出山西，再作明时之将相。”

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余半载，夫人逐之，妾赋《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

姑苏女子沈清友能诗，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闲倚篷窗问钓翁。为底鲈鱼低价卖，年来朝市怕秋风”，得风人之体。《咏渔父》

云：“起家红蓼岸，传世绿蓑衣。”《咏牧童》云：“自便牛背稳，却笑马蹄忙。”得下字之工。

退之《送穷文》自谓怪怪奇奇，《毛颖传》虽稍怪，然笔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辞为工，叠字为巧，字理舛谬不暇顾，则诿之曰“自我作古”，又饰之曰“周诰殷盘，屈曲聱牙”。其实学力未充，笔下涩滞，仅足以诳聋瞽。老泉先生曰：“风行水上涣，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惟退之得之。

辛稼轩觞客滕王阁，诗人胡时可通谒，阍人辞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称诗人，先赋滕王阁，有佳句，则预坐。”即题云：“滕王高阁临江渚。”众大笑。再书云：“帝子不来春已暮。莺啼红树柳摇风，犹似当年旧歌舞。”乃相与宴而厚赒之。范希文置酒郊楼，闻哭声，悉撤饮器，赠数丧之未葬者。忠厚可以戒薄俗，稼轩视希文之事，必优为之。

黄桂隐鹏飞以二绝送余游庐山，云：“天下庐山第一奇，西风楚楚送行时。晦庵白鹿书犹在，非是游山只爱诗。”“曾从图画识庐山，山好谁知画亦难。画好不如诗好读，就烦诗笔画来看。”其大父官南康，故于图画识庐山，四世祖以直道劲气不偶于时，有《苕溪诗话》行于世。

珏荆叟住灵隐，僧求挂搭不得。一日五鼓久立，方丈忽问云：“何方狗子，甚处猫儿？”僧云：“某甲温州。”叟曰：“温州王小婆布针带得来么？”曰：“有。”曰：“何不出去？”僧于叟胁下槌一拳，叟以竹篦连打不止。僧忽云：“打则任打，祖师西来意，未许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云：“五峰青更青。”叟曰：“便与挂搭。”随隐拈云：“灵隐虽则方便垂慈，争奈这僧尚居门外。”

无准入室问伦断桥云：“近离甚处？”答云：“天台。”问云：“曾见石桥么？”答云：“踏断了也。”问云：“踏断后如何？”答云：“碧潭深万丈，直下取鱼归。”随隐拈云：“蓦尔渔翁轻举棹，无端空谷里传声。”

阎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德寺，住持冲凝绝退院示众云：“欲去不去被去碍，欲住不住被住碍。浑不碍，十洲三岛鹤乾坤，四海五湖龙世界。”随隐拈云：“长长还有人看方丈也无。”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鹭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

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校点说明

《鹤林玉露》十八卷，一作十六卷，宋罗大经撰。大经字景纶，庐陵（今江西吉水）人。约生于宁宗庆元初年，嘉定十五年（1222）乡试中举，理宗宝庆二年（1226）登进士第，历任容州（今广西容县）法曹掾、抚州（今江西抚州市）军事推官等，后因事被劾罢官。在悠闲的山居生活中度过余生。

据作者书前自序，称其闲居时“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久之令人记下成编，用杜甫诗“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而名之。书中或考证经史，或记述时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体例在诗话、语录、小说之间，宗旨在文士、道学、山人之间，大抵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书中议论多能有感而发，因时而论，所记事实也能补史之未备。前人对此已多有美誉。至明代叶廷秀则专从书中辑出诗话四十条而成《诗谭续集》。另书中若干人物逸事亦颇具小说价值，常为后世小说、戏曲所采用。

本书版本分十八卷和十六卷两种系统。十八卷本分甲、乙、丙三编，十六卷本不分编。据考证，十八卷本较十六卷本多出四十条，较为接近罗书原貌，而十六卷本当是十八卷本散乱之后的重编。此次校点，以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所整理的日本宽文二年翻刻明万历十八卷本为底本，校以《稗海》等书。凡底本有误者，据校本改正。底本原作天、地、人三编，然据书中所记，当为甲、乙、丙三编，故予以改正。

目录

校点说明
甲编
甲编自序
甲编卷一
解经不为烦辞
手写九经
倒句
如字训而
汴州诗
丑父纪信
因谗赐金
世短意多
兹为年
落帽
四胜
兵粟
守城
三事相类
范石湖使北
常调官
天象
官省钱
民兵
文鉴
辛幼安词
大人

利市
诚斋谒紫岩
前辈勤学
仕宦归故乡
铁拄杖
苏黄遗文
池鸥
甲编卷二
大承气汤
鲁隐公摄
奸富
货色
孙吴
子弟为干官
筭子
农圃渔樵
柳诗
进青鱼
郎当曲
刘锜赠官制
庐州之变
无极太极
薛客
能言鹦鹉
贺雪表
汉宫诗
夜绩
狐裘障泥
心脉
吾翁若翁

吕惠卿表
世事翻覆
二苏
了翁孙女
达贤录
大算数
论菜
晚学
九日诗
好人好事
盗贼脱身
制词失体
甲编卷三
庆元侍讲
生成吹嘘
齐秦客
畏说
劝行乐表
秀州刺客
南轩六诗
族谱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记梦诗
忍事
五教三纲
二罪人
利害
物无小
范雎蔡泽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苏白
于宝
帷帐
字义
前辈志节
诗勉邑宰
常平
简易
大乾梦
甲编卷四
词科
透脱
对垒
李勣
买砚诗
孤雁独鹤
朱文公词
邓友龙使虏
诚斋退休
绍兴内禅
竹夫人制
骂尸虫文
举刘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妇人拜
马谡
唐子西诗

清廉
西湖长
春秋书国灭
陆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黄
戒色
小官对移
试进士见烛
甲编卷五
相字音厮
格天阁
易六卦
放鱼诗
杜悰范文正
诗咏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简碑
秦誓
荆公见濂溪
吕秦牛晋
景公颜子
诛罪
学仕
宝臣
饥寒
无垢廷对
浦鸥
苏后湖

偻俪
释豉
读书
松石
取守
鸥雁
石牛洞诗
扈载
神形影
李方叔
韩柳欧苏
使虏辞乐
贺和戎表
士卒畏爱
甲编卷六
玉山词章
作文迟速
象郡送行诗
廉贾
容南迁客
宰相罢
紫败素
王梅溪
太子参决
师友制服
斩桧书
简斋诗
伯夷传赤壁赋
留后门
十铭

诗用字
付与天地
读易亭
漂母
猴马
经界
南轩谏虞丞相
朱文公论诗
税沙田
乙编
乙编自序
乙编卷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国
不交近习
王定国赵德麟
妒妇喻
诛曦诏
古人称字
静重
问寝龙楼
自家他家
冬至奏对
诗家喻愁
经总钱
论语
本政书
元子宗子

六和塔诗
湖州生祠
黄陵庙诗
杀人手段
诗互体
陈黄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贵简
闲居交游
废心用形
乙编卷二
红友
韩平原客
咏鸥
老瓦盆
去妇词
杨太真
迁谪量移
隐士出山
批答援引
物畏其天
诗用助语
存问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诗
前褒后贬
春风花草
旌忠庄
三将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韩范用兵
天佑忠贤
齐人归女乐
张魏公讨苗刘
赠头陀诗
乙编卷三
陈子衿传
以学为诗
活处观理
祝寿
至人
桃锦柳绵
村庄鸡犬
谢昭雪表
末世风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东坡文
叔世官吏
宰辅久任
安乐直钱多
借助夷狄
东坡书画
糕字
博浪沙
诗人胸次
牒

奸钱
有若劫寨
无字
朱文公帖
毕再遇
诗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图
责将帅
乙编卷四
养兵
天棘
家乘
中兴十策
不死
月下传杯诗
题贫乐图
竹
雍公荐士
诗兴
荆公议论
诗祸
功成不受赏
四老安刘
安子文自赞
钓台诗
来苏渡
一钱斩吏
冯三元
西山生祠

庐陵苗盐
文章邪正
云日对
佛本于老庄
猫捕鼠
转丸鸣镝
乙编卷五
启运宫望祭殿
就斋诗
大臣赐家庙
古妇人
碑铭
戒更革
潘默成
诸葛武侯
殽核对答
初筮谒郡
柔福帝姬
鬻祠庙
蕲黄二守
俭约
断决
臣谄主愚
针熨道人
檀弓脱句
女戒
二老相访
汉二献
风香
示俭

识字
万卷百车
汤武
景不训仰
始皇袁绍
一联八意
乙编卷六
兄弟偈
乌石题名
临事之智
雨晴诗
善师
子家羁
中兴赋联
晏先
老马
师子骢
无思无为
养鸡养虎
了死生
晚唐诗人
诗叠字
应世守己
韩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寻龙
自警诗
虞宾
信美楼记
朱温母兄

诗文反句
丙编
丙编自序
丙编卷一
真正英雄
大悲阁记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窃酒
高宗眷紫岩
病楠诗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溪诗词
槟榔
曲端
识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谷菹禽兽
象山棋
汉文帝葬
临终不乱
笼鸟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陈汤论
飞吟亭诗
西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黄绵袄
堂食
丙编卷二
论事任事
告命
方士传
三足记
不谈风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体
辛卯火
蕲王夫人
少陵可杀
姜白石
玉山知举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罚却倚子
诸侯藩镇
无官御史
邵蔡数学
松竹句
诸葛成何事
忧乐
大字成犬
丙编卷三
圣贤豪杰

婺州鹰巢
茶瓶汤候
吾无隐乎尔
蝗
曹操冢
半两钱
观山水
占雨
建炎登极
江西诗文
以俗为雅
浸假
伊尹墓
乐天对酒诗
拙句
容斋奉使
九为究
静坐
落梅诗
受禅赦文
文繁简有当
古人无忌讳
玉牒
奉使见留
四虫
诸贤气象
心思
谢肉牒
丙编卷四
蔡攸辞酒

酒有和劲
物产不常
以德报怨
中兴讲和
志士死饥寒
释儒罪人
气之先见
山静日长
日本国僧
杜陵论孔明
龙洲诗联
圆觉
淳熙盛事
张子房
东西
诚斋夫人
丙编卷五
读书
芳吕臣
苏黄迁谪
张林语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傅公谋词
冬狩行
举事轻捷
周文陆诗
范云
置青柜

丈二殳
慈湖诗
杨存中逐吏
渊明咏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元载
陆氏义门
懒妇
梅溪二瑞
多景楼诗
广右丁钱
胡忠简上书
丙编卷六
光尧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陈诗
骑牛诗
得穷鬼力
方寸地
绘事
除目损道心
缕葱丝
士修于家
用兵吉兆
诗不拘韵
尤杨雅谑
韩平原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态
山居上梁文
听谗诗
画马
风水
南轩辨梅溪语
道不远人
返回总目录

甲编

甲编自序

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久而成编，因曰《鹤林玉露》，盖“清谈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尔。时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庐陵罗大经景纶。

甲编卷一

解经不为烦辞

孟子释《公刘》之诗曰：“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释《烝民》之诗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两字，意义粲然。《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烦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虽以吕成公之《书解》，亦但言其热闹而已。”盖不满之辞也。后来文公作《易、诗传》，其辞极简。

手写九经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机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终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圣学之勤如此。

倒句

《史记》张仪论韩地险恶曰：“民之食太抵饭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亦此类。

如字训而

《春秋》：“星陨如雨。”释者曰：“如，而也。”欧阳公《集古录》载《后汉郭先生碑》云：“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是以宗族归怀。”东坡得古镜，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杨，取为镜，清如明。”皆训“如”为“而”也。

汴州诗

昌黎《汴州诗》云："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为汴州之乱，留后陆长源遭杀作也。方董晋帅汴，昌黎在幕中。晋专行姑息，知军骄难制，变在旦夕。且死，遗戒丧车速发。及长源代之，绳以严急，军果乱，官属多死之。昌黎随晋丧已去汴，获免。夫长源固失矣，晋不能酌宽猛之中，潜消事变，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产后来之祸；又不能先以一语忠告长源，乌得无罪？昌黎在幕中，盖亦与有责矣。此诗末句似有愧于中，而为自解之辞。

丑父纪信

《左氏传》：鞍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齐师败绩，丑父与公易位，为晋韩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而逃。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此与纪信诈乘汉王之车，以免高祖者何异？晋宥丑父，而楚焚纪信，项氏之不长也，宜哉！

因谗赐金

张魏公贬零陵，有书数笈自随，谗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唯葛裘布衾类，多垢敝。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驰赐金三百两。秦桧令宣言于外，谓赐浚死。门生、从者闻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当死。若果如所传，朝服拜命，就戮谢国家可也，何以泣为！"问使者为谁，曰："殿帅杨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诚欲诛浚，必不遣其子来。"已而使者拜于马前，乃获赐金之命。公之在秦也，开幕延贤，铸铜为印，形迹似稍专，故有以来谗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赖赐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贤乎？

世短意多

《古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东坡云：“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尔。

兹为年

《吕氏春秋》云：“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注云：“兹，年也。”《公羊传》云：“诸侯有疾曰负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兹为年。《古诗》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左氏传》“五稔”，杜诗“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落帽

桓温雄猛盖一时，宾僚相从燕赏，岂应有失礼于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祢正平亵服掺挝嫚侮曹瞒之意。陶渊明，嘉之甥也，为嘉作传，称其在朝仗正顺，门无杂宾。则嘉亦一时之望，乃肯从温，何也？温尝从容谓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亦颇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词云：“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意谓嘉不当从温，故西风落其帽以贬之，若免冠然。

四胜

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莱公澶渊，陈鲁公采石，四胜大略相似。杜牧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亦著矣。谢安围棋别墅，真是矫情镇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渊之役，毕士安有相公交取鹘仑官家之说，高琼有好唤宰相来吟两首诗之说，则当时策略，亦自可见。“天发一矢胡无酋”，荆公句意与杜牧同。采石之师，若非逆亮暴急嗜杀，自激三军之变，亦未驱攘。是时，亮虽遭戕，虏师北归，纪律肃然，无一人叛亡，此岂易胜之师乎？朱文公曰：“谢安之于桓温，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他死尔。”要之，吴、晋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张仪云：“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二语用兵者所当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刘信叔守顺昌，以数千人摧兀术数十万众，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尔。

三事相类

楚公子微服过宋，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晋王㦸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囊自随。津逻疑之，永诃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宇文泰与侯景战河上，马逸坠地，李穆见之，以策扶泰背，曰：“笼东军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为贵人，与之马，与俱还。三事相类。若郭子仪杀羊而裴谞劾之，李愬进兵而温造弹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淳熙中，范至能北使，孝宗令口奏金主，谓河南乃宋朝陵寝所在，愿反侵地。至能奏曰：“兹事至重，合与宰相商量，臣乞以圣意谕之，议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为未可，而圣意坚不回。至能遂自为一书，述圣语。至虏庭，纳之袖中。既跪进国书，伏地不起。时金主乃葛王也，性宽慈，传宣问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书，奏曰：“臣来时，大宋皇帝别有圣旨，难载国书，令臣口奏。臣今谨以书述，乞赐圣览。”书既上，殿上观者皆失色。至能犹伏地。再传宣曰：“书词已见，使人可就馆。”至能再拜而退。虏中群臣咸不平，议羁留使人，而虏主不可。至能将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于国书中明报，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堕欺罔之罪。”虏主许之，报书云：“口奏之说，殊骇观听，事须审处，邦乃孚休。”既还，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会同馆，守吏微言有羁留

之议，乃赋诗曰：“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常调官

范文正公云：“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余谓人能甘于吃家常饭，然后甘于做常调官。

天象

郑注召对浴堂门，彗长三尺；韩琦赐第集英殿，云见五色。君子、小人之进，天象昭昭如此。

官省钱

《五代史》：汉王章为三司使，征利剥下。缗钱出入，元以八十为陌，章每出钱，陌必减其三。至今七十七为官省钱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头子钱五文有奇，则愈削于章矣。

民兵

唐初，萧铣据荆襄，败于李靖，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犹十万人。李煜据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数万。本朝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力最弱，皆缘官自养兵。绍熙中，张魏公在川陕，奏以王庶帅兴元，制置利、夔两路军士。于兴、洋、金、蓬、开、达诸州，令县选强壮，两丁取一，五丁取二，户与免物力钱二百五十千。五十人为一队，置队长。以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月阅于县，春秋阅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万。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备空虚，陈福公首献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会罢相，遂格。然两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规。开禧用兵，禁旅多败，而两淮山水寨万弩手率有功，特为官军所嫉，无以慰其心、尽其力耳。丙寅，虏大举南牧，围

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诸处兵，与湖北义勇俱往救。诸郡兵不待见敌而溃，所过钞略，甚于戎寇；独义勇随其帅进退，不敢有秋毫犯，盖顾其室家门户故也。张宣公帅荆州，与朱文公书云："郭杲尝献缓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刘信叔、刘共父皆尝有此论，真谬计也。纵贼入肝脾里，何以为国？上付公以北门，当尽力报国，要军要粮，此间当应副，事苟不济，守臣仗节而死尔。'郭闻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义勇二万六千人也。"

文鉴

孝宗命吕成公铨择国朝文章，成公尽翻三馆之储，逾年成编，赐名《文鉴》。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际，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词古；熙宁、元祐之词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成公为此书，朱文公、张宣公殊不以为然，谓伯恭无意思承当，此事便好截下，因以发明人主之学。昔温公作《资治通鉴》，可谓有补治道，识者尚惜其枉费一生精力，况《文鉴》乎？

辛幼安词

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花长恨花开早，何况乱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词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灯火，犹记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

颇老矣，尚能饭不？”此词集中不载，尤隽壮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陈同甫，若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

大人

古今称“大人”，其义不一。《左氏传》：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谓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养其大者为大人。”昌黎《王适墓志》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谓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见大人”，则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称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对疏广曰：“从大人议。”则叔父亦可称“大人”。范滂将就诛，与母诀曰：“大人割不忍之爱。”则母亦可称“大人”。

利市

俗语称“利市”，亦有所祖。《左氏传》：郑人盟商人之辞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诚斋谒紫岩

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时公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怅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以忠鲠南迁，幸遇时平主圣。老矣，不获遂所愿矣！”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与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

前辈勤学

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

年，然后于道有进。”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然龟山盖少年事，无垢乃晚年，尤难也。

仕宦归故乡

欧阳公居永丰县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谓泷冈阡是也。厥后奉母郑夫人之丧归合葬，载青州石镌阡表。石绿色，高丈余，光可鉴，阡近沙山太守庙。襄事祷于庙，祝板犹存，曰：“大事有日，阴云屡兴，假以三日之晴，则拜神之赐，其敢忘报。”执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讳观，又不可立观，乃立“青阳宫”。然公自葬郑夫人之后，不复归故乡，其作《吉州学记》云：“幸余他日，因得归荣故乡。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虽有此言，而迄不践。乐颍昌山水，作《思颍》诗，退休竟卜居焉。前辈议其无回首敝庐、息间乔木之意。近时周益公归休，尹直卿以诗贺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

铁拄杖

寿皇在宫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宫妾莫能睨视。尝游后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门取之。二人竭力曳以来，盖精铁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阴自习劳苦如此。

苏黄遗文

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席子择遭丧，山谷怜其贫，纠合同志者助之，其辞云：“富者不仁，理难共语；仁者不富，势难独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愿与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见其真迹，

坡、谷集所不载。

池鸥

太学蕴道斋有小池，忽一鸥飞来，容与甚久。一同舍生题诗云：“朝来池上有斯事，火急报教同舍知：昨夜雨余春水满，白鸥飞下立多时。”读者赏其酝藉。

甲编卷二

大承气汤

周益公参大政，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呜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犹恨当国者不用大承气汤，况下于乾、淳者乎？然历考往圣，如孔子相鲁，而下大承气汤，固是对证；大舜继尧，亦不免下大承气汤。信矣，文公之为名言也。益公初在后省，龙大渊、曾觌除阁门，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后入直翰林，觌以使事还，除节钺，人谓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词云：“八统驭民，敬故在尊贤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气汤也。

鲁隐公摄

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果摄，则《春秋》不称公；《春秋》称公，则隐公非摄无疑也。”此论未然。《春秋》虽不书隐公居摄，而于两书仲子之事，自隐然可见。夫母以子贵，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将立，则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为而归其赗？鲁国何为而考其官？今也归赗而不嫌渎乱之讥，考官而加严事之礼，徒以桓之将为君也。桓将为君，则隐之摄著矣。或曰：隐摄则何以称“公”？东坡曰：“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此论亦未然。周公之摄也，诰命之际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尝自称“王”乎？窃意鲁史旧文，必著隐公摄位之实，去摄而书公，乃仲尼之特笔，一以著隐之不当逊，一以著桓之不当立，二者皆非也。欧公论隐公、赵盾许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者，正当微显阐幽，若但直书其事，则夫人能之矣，何为游、夏不能措一辞哉！

奸富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

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呜呼，悲夫！

货色

一顾倾城，再顾倾国，色也；大者倾城，下者倾乡，富也。货色之不祥如此哉。

孙吴

《吴子》之正，《孙子》之奇，兵法尽在是矣。《吴子》似《论语》，《孙子》似《孟子》。

子弟为干官

朱文公《与庆国卓夫人书》云："五哥岳庙，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切以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盖其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多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见绳。上无职事了办之责，下无吏民窃伺之忧。而州县守令，势反出己下，可以陵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愚意以为可且为营一稍在人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与求干官，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前辈爱人以德，至于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刘公子羽之妃，枢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与刘盖姻娅。初，文公之父韦斋疾革，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视卓夫人犹母云。

筭子

《五代史》：汉王章不喜文士，常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筭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筭子，本俗语，欧公据其言书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鉴》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纵横"，不如欧《史》矣。

农圃渔樵

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今记于此：韩偓云：“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前村竹，剩看溪南几尺山。”又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长孙佐辅云：“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松叶。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庐，谷雨干时偶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韦庄云：“南邻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渔樵。”杜荀鹤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醉来睡著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陆龟蒙云：“雨后沙虚古岸崩，渔梁携入乱云层。归时月落汀洲暗，认得山妻结网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李商隐云：“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渔樵路，薄暮归来雨湿衣。”张演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秋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柳诗

唐人柳诗云：“水边杨柳绿烟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诵之，取其兴也。

进青鱼

宋文帝时，司徒义康颛总朝权，西方馈遗，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尝冬月啖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寖不能平，义康旋以罪废。唐代宗谓李泌曰：“路嗣恭献琉璃盘九寸，乃以径尺者遗元载，须其至议之。”赖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载竟诛。吕许公不肯多进淮白鱼，盖惩此也。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见。

郎当曲

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俗所谓"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也。"明皇愧且笑。

刘锜赠官制

逆亮窥江，刘锜已病，亦同扞御。未几，亮歼，锜亦殂，特赠太尉。周益公行词云："岑彭殒而公孙亡，诸葛死而仲达走。虽成功有命，皆莫究于生前，而遗烈在人，可徐观于身后。"读者服其的切。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字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庐州之变

绍兴中，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张魏公为都督，奏罢之，命参谋吕祉往庐州节制。光世颇得军心，祉，儒者，不知变，绳束顿严，诸军忿怨。统制郦琼率众缚祉，渡淮归刘豫。魏公方宴僚佐，报忽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徐曰："此有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南轩言："符离之役，诸军皆溃，唯存帐下千人。某终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寝，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学？"

无极太极

游诚之，南轩高弟，常言："《易》有太极，而周子加以无极，何也？试即吾心验之，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闻者服其简明。其诗亦可爱，如"春风未肯催桃李，留得疏篱浅淡香"，"平生意思春风里，信手

题诗不用工”，“闲处漫游当世事，静中方识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齐封田婴于薛，号靖郭君，专齐之权。常欲城薛，客谓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今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有失齐，虽隆薛之城至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积金帛于郿坞，曰：“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坞足矣。”人之智愚相远乃如此。

能言鹦鹉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鹦鹉也。”朱文公曰：“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此即“能言鹦鹉”也。夫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见能言之鹦鹉，乃指为凤凰、鸑鷟，惟恐其不在灵囿间，不亦异乎？

贺雪表

黄伯庸代宰相贺雪表云：“招来众彦，无昼卧洛阳之人；激励三军，有夜入蔡州之志。”词意壮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汉使啮毡，未必得匈奴之要领；楚军挟纩，惟当坚祈父之爪牙。”语虽巧，颇牵强。

汉宫诗

唐李商隐《汉宫》诗云：“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犹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讥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犹徘徊台上，庶几见之，且胡不以一物验其真妄乎？金盘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长生，此方士之说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赐之。若服之而愈，则

方士之说犹可信也；不然，则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间，委蛇曲折，含不尽之意。

夜绩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谓每日又得半夜，为四十五日也。然则农之宵尔索绹，儒之短檠夜诵，岂可少哉？胡澹庵书遗从子维宁曰：“古之君子，学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体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见，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见其所不见，一日不使其穷俯焉。其爱日如是，足矣。犹以为未也，必时习焉，无一时不习也；必时敏焉，无一时不敏也；必时术焉，无一时不术也；必时中焉，无一时不中也。其竞时如是，可以已矣。犹以为未也，则曰：夜者，日之余也，吾必继晷焉，灯必亲，薪必然，膏必焚，烛必秉，蜡必濡，萤必照，月必带，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则记。呜呼！如此，极矣。然而君子人曰：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范宁曰：‘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长孙道生一熊皮障泥数十年，盖贵而能俭。若渊明“十年著一冠”，则言其贫也。

心脉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细、紧、洪。备此三者，大贵大贤也。”赵季仁举以谓余曰：“此非论脉，乃是论学。”余曰：“小心翼翼，细也；务时敏，紧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汉高祖谓项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语理意甚长。《左氏传》：

齐败于鞍，晋人欲以萧同叔子为质，齐人曰：“萧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然则非自杀之，一间耳。”高祖之语与此暗合。史谓不修文学而性明达，此类是也。项羽迄不杀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鸷猛之人，胸中未尝无天理，特在于有以发之耳。

吕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图魑魅之形；孤剑埋光，尚负斗牛之气。”此吕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为邪如此，人主于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卫青少服役平阳公主家，后为大将军，贵显震天下。公主仳离择配，左右以为无如大将军，公主曰：“此我家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择群臣，贵显无逾大将军者，迄归大将军。丁晋公起甲第，钜丽无比。军卒杨杲宗躬负土之役，劳苦万状。后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贬海上，朝廷以其第赐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杨诚斋诗云：“君不见河阳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见武昌柳，春作金丝秋作帚。人生马耳射东风，柳色桃花却长久。秦时东陵千户侯，华虫被体腰苍璆。汉初沛邑刀笔吏，折腰如磬头抢地。萧相厥初谒邵平，中廷百拜百不应。邵平后来谒萧相，故侯一拜一惆怅。万事反覆何所无，二子岂是大丈夫！穷通流坎皆偶尔，抟扶未必贤抢揄。华胥别是一天地，醉乡何尝有生死。侬欲与君归去来，千愁万恨付一杯。”

二苏

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辞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

了翁孙女

陈了翁日与家人会食，男女各为一席。食已，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肱，何也？”其孙女方七岁，答曰：“恐妨同坐者。”

达贤录

魏鹤山云：“某尝以吕文穆《夹袋册》、韩忠献《甲乙丙丁集》、吕正献《掌记》、曾宣靖《雌黄公议》、司马公《荐士编》、陈密《学章藁》、范文献《手记》、近世虞忠肃《翘材馆录》之类，粹为一编，名《达贤录》，亦使士大夫识得行己用世规模，须是推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不惟资人辅己，济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养才，流风所被，薰习演迤，逮乎数世，乃是先知先觉职分当然。”鹤山此论，可谓任重道远。然荐士非难，识士为难。卞和之识玉，九方皋之识马，此岂有法之可传哉！若识鉴未至，徒以偏驳锢滞之意见，称量摸索，其不为王荆公者几希。荆公尝曰：“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呜呼！《翘材》之所延，《夹袋》之所载，使尽如荆公之选抡，则是蛇虺之渊、虎狼之薮也，其流毒可胜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可以为大臣矣。

大算数

有日者谒黄直卿，云善算星数，知人祸福。直卿曰：“吾亦有个大算数，《书》曰：‘惠迪吉，从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个数，亘古今不差，岂不优于子之算数乎？”

论菜

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

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当必知其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

晚学

高适五十始为诗，为少陵所推。老苏三十始读书，为欧公所许。功深力到，无早晚也。圣贤之学亦然。东坡诗云：“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话头，接引穷乡晚学之士。

九日诗

徐渊子《九日》诗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谁怜老孟嘉？牢裹乌纱莫吹却，免教白发见黄花。”时一朝士和云：“呼儿为我整乌纱，不是无心学孟嘉。要摘金英满头插，明朝还是过时花。”二诗兴致皆佳，未易优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善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盗贼脱身

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自免。巢髡发为僧，题诗自赞，有“铁衣著尽著僧衣”之句；智高败后，惟金龙衣在，或谓入海，或谓奔大理国。淳熙间，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从，曰：“天子无失德，天下无他衅，将以何为？”群凶不听，以刃胁之，黾勉而从。文政知事必不集，阴求貌类己者一人，曰刘四，以煎油糍为业，使执役左右。辛幼安为江西宪，亲提死士与之角。困屈请降，文政先与渠魁数人来见，约日束兵。既退，谓其徒曰：“辛提刑瞻视不常，必将杀我。”欲

遁去，其徒不可。则曰：“宁断吾首以降，死先后不过数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斩刘四之首，使伪为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军迄不知其首级之伪也。

制词失体

嘉定间，加史丞相实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经句而帖妥，然过谀失体。勋德如韩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过曰：“保兹天子，进无浮实之名；正是国人，退有顾言之行。”或谓荆公素不满于魏公，故无甚褒之词，非也，王言之体当然耳。

甲编卷三

庆元侍讲

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他日请问，上曰：“宫中常读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说，曰：“陛下既知学问之要，愿勉强而力行之。”退谓其徒曰：“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然是时韩侂胄自谓有夹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进对面谏，又约吏部侍郎彭子寿请对，面发其奸；且以书白赵丞相，云“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干预朝政”。侂胄于是谋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闵卿耆老，当此隆冬，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内侍王德谦径遣付下，宰相执奏，台谏给舍争留，皆不从。时子寿出护使客，回则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间，向宗良兄弟止缘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陈瓘抗章劾之，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守令，若子弟亲戚交通关节，则奸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为，不止如宗良，而朝无陈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后用袁佐，谏官尚能论之使惧。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无一人敢出一语，则其声势可知矣。”上甚嘉纳，谓宰相曰：“侂胄是朕亲戚，龟年是朕旧学，极是难处。”宰相进两留之说，且谓龟年性刚，乞宣谕留之。上曰：“此人质直，兼是随龙旧僚，四人两人罢，一人忧去，只有龟年有事肯来说。如此区处甚好。”其晚忽降省札，直批彭龟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众君子皆逐矣。上始初虽为侂胄所误，然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曰：“官家何不开燕？”上愀然曰：“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朕饮酒何安？”尝幸聚景园，晚归，都人观者争入门，蹂践有死者。上闻之深悔，自是不复出。文公格心之效，终不可泯。陈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严恭而事帝。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纵一毫从己之欲。”真能写出宁宗心事。天下诵之。

生成吹嘘

杜陵诗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诗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或谓虚实不类。殊不知“生”为“造”，“成”为“化”，“吹”为“阴”，“嘘”为“阳”，气势力量，与“日月”字正相配也。

齐秦客

观李斯《逐客》之书，则秦固以客兴；观齐人《松柏》之歌，则齐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择耳。子思、孟轲、荀卿、子顺，亦当时之客也，如时君之不用何？用之，则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说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庆元诸老之门，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说》一篇，其词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恶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内则畏父母、畏尊长，《诗》云‘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又曰‘岂敢爱之，畏我诸兄’是也。外则畏师友，古语云‘凛乎若严师之在侧’，逸《诗》曰‘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则畏天，俯则畏人，《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礼不敢为，非义不敢动。一念有愧，则心为之震悼；一事有差，则颜为之忸怩。战兢自持，日寡其过，而不自知其入于君子之域矣。苟惟内不畏父母、尊长之严，外不畏朋侪、师友之议，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惧其不日而为小人之归也。由是而之，习以成性，居官则不畏三尺，任职则不畏简书，攫金则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为士矣，仲尼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为彼计也，盖将以防吾心之纵，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书》曰‘成王畏相’，孰谓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圣贤之聪明，且有所畏，《鲁论》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孰谓学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则畏之时义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于朋友云。”先君此说出，一时流辈潜心理学者咸以为不可易。余同年欧阳景颜跋云：“造道必有门，伊、洛先觉，以持敬为造道之门，至矣，尽矣。盖敬，德之聚也。此心才敬，万理森列；此身才敬，四体端固。繇勉强至成熟，此心此身敛然法度中，可以为人矣。然世之作伪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实，内虽

荏，而色若厉焉；行无防检，而步趋若安徐焉。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敬字以为讪侮者，又有以高视阔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惩绝者。一世杰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叶水心作《敬亭后记》，至不以张思叔之言为然，谓敬为学者之终事，仆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阳，谒竹谷罗先生，以所著《畏说》见教，仆醒然若有所悟。呜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长，畏天命，畏师友，畏公论，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则其敬也，莫非体察在己实事，见面盎背，临渊履冰，以伪自盖者，能之乎？高视阔步，幅巾大袖，假声音笑貌以为敬，求之于父母、兄长、师友之间，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许之乎！盖先生以实而求敬，故其敬不可伪；世人以虚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说也，羽翼吾道，其功岂浅浅哉！至此，则敬不可伪为，而攻持敬者当自思矣。”

劝行乐表

绍熙甲寅，太学诸生拟《劝行乐表》云：“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通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以劝为讽，字字有来历。

秀州刺客

苗、刘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议举勤王之师。一夕独坐，从者皆寝，忽一人持刃立烛后。公知为刺客，徐问曰：“岂非苗傅、刘正彦遣汝来杀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则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书，宁肯为贼用？况公忠义如此，岂忍加害！恐公防闲不严，有继至者，故来相告尔。”公问：“欲金帛乎？”笑曰：“杀公何患无财！”“然则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问其姓名，俯而不答，摄衣跃而登屋，屋瓦无声。时方月明，去如飞。明日，公命取死囚斩之，曰：“夜来获奸细。”公后尝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贤于钮麑矣。孰为世间无奇男子乎？殆是唐剑客之流也。

南轩六诗

张宣公《题南城》云：“坡头望西山，秋意已如许。云影度江

来，霏霏半空雨。”《东渚》云：“团团凌风桂，宛在水之东。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丽泽》云：“长哦《伐木》诗，伫立以望子。日暮飞鸟归，门前长春水。”《濯清》云：“芙蓉岂不好，濯濯清涟漪。采去不盈把，惆怅暮忘饥。”《西屿》云：“系舟西岸边，幅巾自来去。岛屿花木深，蝉鸣不知处。”《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鱼可数。却上采菱舟，乘风过南浦。”六诗闲淡简远，德人之言也。

族谱引

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老苏《族谱引》云：“服始于衰，而至于缌，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斩秦桧得贬，卢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诗送之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亦贬辰阳。太府寺丞陈刚中，字彦柔，以启贺之云：“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知无不言，愿请尚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亦贬安远宰。卢溪晚年，孝宗召赴阙，除直秘阁，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寿逾九十。寺丞竟死安远，无子，其妻削发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县江滨有石材庙，隆祐太后避虏，御舟泊庙下。一夕，梦神告曰：“速行，虏至矣。”太后惊寤，即命发舟指章贡。虏果蹑其后，追至造口，不及而还。事定，特封庙神刚应侯。寺丞南行，题诗庙柱云：“疏爵新刚应，论功旧石材。能形文母梦，还讶佞人来。”《图》《左氏传》“佞人来矣”，正谓逐客。事见《六一集》。“海市为谁出，衡云岂自开？乞灵如见告，逐客几时回。”卒不如其愿，悲夫！

德行科

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惜，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曰：“孟献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详，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晚年作诗示儿云：“素王开国道无臣，一榜春风放十人。莫羡榜头年十八，旧春过了有新春。”

记梦诗

昌黎《记梦》诗末句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宁”字作“能”字，谓神仙亦且护短凭愚，则与凡人意态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谄媚，自在世间可也，安用巢神仙以从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渊夐别。

忍事

张耳、陈馀，魏之名士。秦闻此两人名，购求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二人变名姓之陈，为里监门。里吏尝笞馀，馀欲起，耳蹑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见，过馀远矣。馀卒败死泜水上，而耳事汉，富贵寿考，福流子孙，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东坡论子房，颍滨论刘、项，专说一“忍”字。张公艺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儿。”

五教三纲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也。《左氏传》：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去“朋友”而言“妇姑”。又曰：“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妇姑专主于和顺，至于君，虽得以令臣，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父慈其子，必教以义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阙失。夫以和倡妇，尤当制之以义。妻以柔从夫，尤当自守以正。盖三者乃

三纲也，所系尤重。故于睦雍敬爱之中，必有检方规正之道，庶几各尽其分，而三纲立矣。

二罪人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利害

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字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辩，一揖而退。

物无小

豺能杀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胜禹，三户可以亡秦。

范雎蔡泽

范雎、蔡泽皆辨士，太史公以之连传。然雎倾危，泽明坦。雎幽险诡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态。泽方入关，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虚之正理，雎必俟泽反覆以祸福晓之，乃肯释位。泽为秦相，数月即告老，为客卿以终。进退雍容，过雎远甚。虽然后之君子固权吝宠，如狡兔之专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祸而不之觉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诗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数尺。”子美视浩然为前辈，岂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浑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皆不载建品。唐末，然后北苑出焉。我朝开宝间，始命造龙团，以别庶品。厥后丁晋公漕闽，乃载之《茶录》。蔡忠惠又造小龙团以进。东坡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之举措，可不谨哉！

救荒

皇祐间，吴中大饥。范文正公领浙西，乃纵民竞渡，与僚佐日出燕湖上，谕诸寺以荒岁价廉，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鼎新。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转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惟杭饥而不害。近时莆阳一寺，规建大塔，工费巨万。或告侍郎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寺僧剥敛民财，兴无益之土木。公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过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为之乎？莫非佣此邦之人为之也。敛之于富厚之家，散之于贫窭之辈，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赢得一塔耳。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苏白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曰：“应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酝藉，东坡超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风帆赤壁矶。”此论得之矣。

于宝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用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帷帐

绍兴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韵押“运筹帷帐”，考官以《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出院，以语周益公，公曰：“有司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乃作‘幄’。”

字义

寿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耳’？”对曰：“《山海经》云：‘龙听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他时节节皆生。”公悟曰：“蔗，草之庶生者也。”字义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谓之“天”，是诚妙矣。然不可强通者甚多。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作诗云：“鼎湖龙去字书存，开辟神机有圣孙。湖海老臣无四目，漫将糟粕污修门。正名百物自轩辕，野老何知强讨论。但可与人漫酱瓿，岂能令鬼哭黄昏。”盖苍颉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辈志节

胡忠简公为举子时，值建炎之乱，团结丁壮，以保乡井。隆祐太后幸章贡，虏兵追至，庐陵太守杨渊弃城走。公所居曰芗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领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恶少乘间欲攘乱，斩数人乃定。张榜责杨渊弃城之罪，募人收捕。渊惧，自归隆祐。隆祐赦之，降敕书谕胡铨。事定，新太守来，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乡井耳，岂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归芗城。杨忠襄公少处郡

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人徒见忠简以一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自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诗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会邑宰，勉以诗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邑宰皆感动。真西山帅长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烦散作十分春。"盖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马温公云："此三代圣人之法，非李悝、耿寿昌所能为也。"陈止斋曰："《周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盖年下则出，恐谷贵伤民也；年上则敛，恐谷贱伤农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检"字一本作"敛"，盖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岁也，法当敛之；涂有饿殍，凶岁也，法当发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时，无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废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耳。

简易

郭仲晦谓刘信叔曰："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乾坤之大，所以使万物由其宰制者，不过此二字，况于人乎！"仲晦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韩信多多益办，只是一"简"字；狄武襄夜半破昆仑关，只是一"易"字。

大乾梦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谒梦大乾，梦怀刺候谒庙庑下，谒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请迓者及门，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朋交相勉，乃质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门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物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数。惟人则不然，虚灵知觉，万理兼该，固有朝为跖而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之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充广德性，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甲编卷四

词科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每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出之，由是无复习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题明注出何书，仍许上请，中选者堂除教官。然名实既轻，习者亦少。昔孝宗朝，议者欲科举取士，以论策共为一场，制诏表章为一场。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说，遂不果行。余谓若行此法，则举子无不习王言者。习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于其间，他时选拔而用之，何患丝纶之不雅正乎！

透脱

杨诚斋丞零陵日，有《春日》绝句云：“梅子流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

对垒

与敌对垒，必分兵以扰之，设诈以疑之。扰之，则其力不给；疑之，则其心不安。力不给则败，心不安则遁。

李勣

李勣临终谓其弟德曰：“吾子孙若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必先挝杀之，而后以闻。”其言严厉如此。《酉阳杂俎》载：勣孙敬业，年十许岁，勇悍异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猎兽，纵火焚林。敬业见火至，刳所乘马，入其腹中。火过，浴血而出，迄不能害。临终之戒，为敬业发也。厥后则天之祸，敬业起兵，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者，名义固正，亦狂率矣，卒歼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争之，以勣家事一语而定。唐之子孙，半为血肉，歼宗之祸，非天报耶？

买砚诗

徐渊子诗云：“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刘改之贺其直院启云：“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觐之清标如此；移买山之钱买砚，平生之雅好可知。”渊子词清雅，余尤爱其《夜泊庐山》词云：“风紧浪淘生，蛟吼鼍鸣，家人睡着怕人惊。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　雪又打残灯，欲暗还明。有谁知我此时情？独对梅花倾一盏，还又诗成。”

孤雁独鹤

杜陵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又云：“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似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噂沓喧竞。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词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　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柰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辞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又《水调歌头》云：“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那知天

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此词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隐括李、杜之诗耳。

邓友龙使虏

嘉泰中，邓友龙使虏，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友龙大喜，厚赂遣之。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决。其后王师失利，侂胄诛，友龙窜。或疑夜半求见之人，诳诞误我。然观金虏《南迁录》，其言皆不诬。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惜乎，将相非人，无谋浪战，竟孤其望，是可叹也。

诚斋退休

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尺。徐灵晖赠公诗云：“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盖纪实也。聪明强健，享清闲之福，十有六年。宁皇初元，与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独不起。文公与公书云：“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尝自赞云：“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到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绍兴内禅

绍兴甲寅，寿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过宫，然犹日临内朝。宰相率百官固请，不从。尝降出一草茅书，言建储事，宰相袖进取旨，上变色曰：“储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数日，宰执再以请，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废闲”之语。寿皇升遐，上不能丧，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寿皇死也，陛下合上辇一出。”随至福宁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处也。”急还内，袴绒为裂。时中

外讹言汹汹，或言某将辄奔赴，或言某辈私聚哭。朝士有潜遁者，近幸富人，竞匿重器，都人皇皇。赵忠定在西府，密谋内禅，念莫可达意于寿圣者。韩侂胄，寿圣甥也，乃令阁门蔡必胜潜告之。侂胄遂因知省关礼白寿圣。议始定，忠定令工部尚书赵彦逾戒殿帅郭杲，敕宿卫起居舍人彭龟年告嘉邸备进发。七月甲寅，禫祭，寿圣引宰执至帘下，谕曰："皇帝疾，至今未能执丧，自欲退闲，此御笔也。嘉王可即皇帝位于重华宫，躬行丧礼。"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胜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宫提举杨舜卿往南内请八宝，初犹靳予，舜卿传奏云："官家儿子做了。"乃得宝出。事定，侂胄意望节钺，忠定不与，知阁刘弼乘间言曰："此事侂胄颇有功，亦合分些官职与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语侂胄，侂胄未信，谒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谈。侂胄退而叹曰："刘知阁不吾欺。"于是邪心始萌，谋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谒真西山，丐词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饮书房，指竹夫人为题曰："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公甫援笔立成，末联云："於戏！保抱携持，朕不忘两夜之寝；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击节。盖八字用《诗》《书》全语，皆妇人事；而"形四方之风"，又见竹夫人玲珑之意。其中颂德云："常居大厦之间，多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陈数条之风刺；自顶至踵，无一节之瑕疵。"

骂尸虫文

柳子厚文章精丽，而心术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驳。余尝书其《骂尸虫文》后云：尸虫伏人骸窍间，徂伺隐慝，上谒之帝，意求饮食，人以是多罹咎谪，柳子憎而骂之。余谓尸虫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为耳目，未可骂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虫，世之人而知有尸虫，则岂特摩牙奋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于世哉！色厉内荏，声善实狠，若共、兜、少正卯辈，当亦少衰矣。故余谓尸虫之有裨于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祸、淫有藉于尸虫甚切。帝之饮以饮食也，初非赏谗；尸虫之哓哓上诉也，亦非以谗故。仁人君子谓宜彰尸虫之功于天下，俾警焉可矣。骂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虫？谨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动，不违其则，虽有尸虫，将焉攸诉？彼若鼓其谗颊，咀毒衔锋，谓巢由污，龙逄、比干佞，谓周、孔不仁，则帝之聪明，将

怒殛之矣，奚听信以降割于我民！设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无面热汗下，徒憎其不为己隐，申之以骂焉，余恐只益其诉帝之说而已。

举刘郡守

张宣公帅江陵，道经澧，澧之士子十数辈执文书郊迎。公喜见须眉，就马上长揖，索其文观之，乃举刘郡守政绩。公掷其文于地，曰："诸公之来，某意其相与讲切义理之是非，启告闾阎之利病，有以见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只冷馒头使耳！"跃马径去。澧守上谒，亦不容见。

制置用武臣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见大夫无可使，遂用许国。国，武人也，特换文资，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囚而杀之。幕客杜子埜，诗人也，亦死焉。初，国之换文资，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尝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珙、刘锜、王璞、成闵、李显中诸人亦为之。不特制置使可为，枢密、处置、宣抚等使亦可为也，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庙堂不能从，未几，果败。李全自此遂叛。尝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财不赡。"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维扬，忽陷于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妇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

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而今之拜者，起于何时。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观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尽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则唐时妇女拜不跪可证矣。

马谡

诸葛孔明征蛮，马谡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其论高矣。街亭之败，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势日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斩谡，过矣。夫法立必诛，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此申、韩之所为也。前辈谓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之学出于申、韩，信矣。近世张魏公之斩曲端、赵哲，乃效孔明所为，尤非也。

唐子西诗

唐子西立朝，赋《梅花》诗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深无处无颜色。不应尚有数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是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年少争春风。"执政者恶其自尊，一斥不复。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须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鹤归辽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蛊沙今好在，往来休傍水边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蛊沙。诗意言君子或死或贬，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爱一文，不直一文。陈简斋诗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杨伯子尝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诚斋冢嗣，号东山先生，清节高文，趾美克肖。其帅番禺，将受代，有俸钱七十缗，尽以代下户输租。有诗云："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别石门》诗云："石门得得泊归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拟把片香投赠汝，这回欲带忘来休。"盖晋吴隐之守五羊，不市

南物，归舟有香一片，举而投诸石门江中，用此事也。其帅三山，不请供给钱，以忤豪贵，劾去。作诗贻先君云：“与世长多忤，持身转觉孤。夤缘新齿舌，收拾老头颅。我已诃泷吏，君谁诵《子虚》。同归灯火读，家里石渠书。”时先君与之同入闽故也。陈肤仲作《玉壶冰》、《朱丝弦》二诗送之。林自知《送行》诗云：“公来无琴鹤，公去有芒鞋。”又一幕官诗云：“从渠腰下有金带，何处山中无菜羹？”真西山入对，主上问当今廉吏，西山既以赵政夫为对。翌日，又奏曰：“臣昨所举廉吏未尽，如崔与之之出蜀，唯载归艎之图籍；杨长孺之守闽，靡侵公帑之毫厘，皆当今之廉吏也。”

西湖长

东坡守杭、守颍，皆有西湖，故《颍川谢表》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秦少章诗云：“十里薰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谪惠州，亦有西湖。杨诚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及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春秋书国灭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国灭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牂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时鞑虏入蔡，残金之主守绪，乃能聚薪自焚，义不受辱，庶几于江、黄。

陆放翁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

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之，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然《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则去履袜。《左氏传》：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卫侯怒其无礼。如簠簋笾豆，高不逾尺，便于取食。今世夫子庙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陈于地，殊觉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尝过郑国列子庙，见其塑像以石为席，而坐于地，先圣像设亦宜仿此。”

蝶粉蜂黄

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余因叹曰：“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臆见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图诗云：“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诗之意。

小官对移

廖子晦为小官，遭长官以非理对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书晓之

云：“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何？自家决定不肯开口告他，若到任满，便作对移，批书离任，则他许多威风都无使处矣，岂不快哉！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说话，自谓有所得。及作令，被对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作押录，即逐日抱文书，去知县厅前呈覆。便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谓心无愧怍，则无入而不自得；心无贪恋，则无往而不自安。此不在于临事遇变之时，而在于平居讲学之际。讲之素精，见之素定，真知夫进退、得丧、死生、祸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则虽鼎镬刀锯，视之如寝饭之安矣，况于一升黜予夺之间者哉！韩昌黎云：“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而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一不缺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间哉！”此最善形容处。

试进士见烛

唐人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此唐试进士见烛之验也。白乐天奏状云：“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册，兼得通宵。”盖亦不禁怀挟矣。

甲编卷五

相字音厮

白乐天诗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格天阁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既登第，及中词科，靖康初，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师，议立张邦昌，桧陈议状，大略谓：“赵氏传绪百七十年，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子孙蕃衍，布在四海；德泽深长，百姓归心。只缘奸臣误国，遂至丧师失守，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望稽古揆今，复君之位，以安天下。”虏虽不从，心嘉其忠，与之俱归。桧天资狡险，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既至虏廷，情态遂变，谄事挞辣，倾心为之用。兀术用事，侵扰江淮，韩世忠邀之于黄天荡，几为我擒。一夕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为吴玠败之于和尚原，至自髡其须发而遁。知南军日强，惧不能当，乃阴与桧约，纵之南归，使主和议。桧至行都，绐言杀虏之监己者，奔舟得脱。见高宗，首进“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稍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意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方虏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说，正为桧设。洪忠宣自虏回，戏谓桧曰：“挞辣郎君致意。”桧大恨之。厥后金人徙汴，其臣张师颜者作《南迁录》，载孙大鼎疏，备言遣桧间我，以就和好。于是桧之奸贼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益喜，即与改秩。盖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谀语，以为掩覆之计，真猾夏之贼也。余观唐则天追贬隋臣杨素诏曰：“朕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尝欲从容于万机之暇，褒贬于千载之外。矧年代未远，耳目尚存者

乎！”夫杨素异代之奸臣，则天一女主尚知恶而贬之。矧如桧者，密奉虏谋，协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开禧用兵，虽尝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牵复，是可叹也！

易六卦

洪容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余谓：屯、蒙，未出险者也；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乐之象；比者，亲附之象，乃亦有险焉。盖斧斤鸩毒，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而诩诩笑语，未必非关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严焉。

放鱼诗

王荆公新法烦苛，毒流寰宇。晚岁归钟山，作《放鱼》诗云：“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其与梁武帝穷兵嗜杀而以面代牺牲者何殊？余尝有诗云：“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幅巾投老钟山日，辛苦区区活数鱼。”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等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上尝出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悰曰：“当时宰相无名者，皆以反法处之。”悰谓公庆及两枢密曰：“主上新践阼，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与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公庆色沮而去，帝怒亦释。庆历中，劫盗张海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海悦，径去，不为暴。事闻，富郑公欲诛仲约，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为然。其后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朝廷意，终夜彷徨不能寐。思范公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文正之言与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劝胡亥以烦刑，而身具五刑以死，为人臣者，可以监矣。建炎维扬之祸，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责己，岂可归罪股肱？”宰相吕颐浩曰：“本朝辅弼大臣，纵

有大罪，止从贬窜，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发此言，亏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颐浩之论！当时若从植言，潜善等固死有余罪，然此门既开，厥后秦桧专国，必借此藉口以锄善类，其产祸宁有极乎！

诗咏蟋蟀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诗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绝句云：‘昏黑投林晓更惊，背人相唤百般鸣。柴门长闭春风暖，事外还能见鸟情。’盖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斯言固达矣，然必自反无愧，自尽无憾，乃可安之于命。伊川曰：“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东坡曰：“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谪涪，渡江，风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问曰：“公是达后如此？是舍后如此？”伊川登岸，欲与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谓：惟达故舍，惟舍故达；达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未闻道，必有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顺而无贪怖之心也。“朝闻道”是达，“夕死可矣”是舍；达须是平时做工夫，舍则临事自然如此。

胡忠简碑

周益公作《胡忠简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义士犹或非之，孔子奚取焉，为万世计也。"盖忠简力诋和议，乞斩秦桧，而绍兴终于和戎，故以忠简比夷齐，以高宗比武王，可谓回护得体。

秦誓

康节邵子云："夫子定《书》，以《秦誓》缀《周》、《鲁》之后，知周之必为秦也。"前辈颇不然其说。余尝思之，亦自有理。盖说者皆谓取穆公悔过一念，故特录其书。然作誓之后，彭衙、令狐、汾曲之师，贪忿愈甚，乌在其为真悔过！夫子奚取焉？况二百余年，千八百国之诸侯，岂无一君之贤、一言之几于道，奚独于西戎之君有取哉？盖当是时，周已不可为，而列国又皆不自振，惟秦骎骎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书》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见其意。或曰：圣贤言理不言数，若尔，则夫子亦言数乎？曰：此非数也，势也。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者，疑词也，谓吾道若获用，则西周之美可寻，不止乎东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势也。及历聘无逢，自卫反鲁，则道不获行，而势之所趋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悯然寓意于定《书》之末乎！考秦之强，实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毙列国，非特战国时为，然在春秋时已然矣。《左氏传》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马。"此皆薪不尽、火不灭之兆也。周亡而秦兴，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谓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书》为然也，其删《诗》亦然。十五国风，莫非中国之诗也，吴、楚流而入于夷狄，则削而不录。秦与吴、楚等也，独存其诗。今观列国之风，大抵流荡昏淫，有日趋于亡之势，惟秦始有车马礼乐，其诗奋厉猛起，已有招八州、毕六王之气象，夫子存而不删，岂无意乎？

荆公见濂溪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余谓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自处太高，故欲少摧其锐，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辞可矣，三则已甚。使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释其偏蔽，则他日得君行道，必无新法之烦苛，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呜呼，岂非天哉！

吕秦牛晋

秦虎视山东，蚕食六国，不知六国未灭，而秦先灭矣。何也？始皇乃吕不韦之子，则是嬴氏为吕氏所灭也。司马氏欺人孤寡，而夺之位，不知魏灭未几，而晋亦灭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则是司马氏为牛氏所灭也。《春秋》书莒氏灭鄫，义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于《始皇纪》便明书吕氏，《元帝纪》便书明牛氏，以从其实。

景公颜子

景公千驷，不及夷、齐；颜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后世利欲之私，至于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吁！可哀也哉。

诛罪

舜诛四，周公诛二，赵广汉诛一原褚而颍川服，尹翁归诛一许仲孙而东海服。赵、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与周公之术也。彼渭水尽赤，血流波道者，独何为哉？

学仕

学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达，要之无愧。学而无用，涂车刍灵也；仕而有愧，鹤轩虎冠也。

宝臣

楚不以白珩为宝，而观射父之作训辞，左氏倚相之道训典，乃楚之至宝也。齐不以径寸之珠为宝，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种首之备盗贼，乃齐之至宝也。故忠贤才识之士，谓之宝臣。若无宝而不知求，得宝而不之识，有宝而不知重，弃荆玉而

喜燕石，贱周璞而藏郑鼠，国之不亡者幸也。

饥寒

杨诚斋云：“人皆以饥寒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饥不寒尔。”此语殊有味。乞食于野人，晋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灶而啜豆粥，汉光武之所以兴。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饥寒味哉！

无垢廷对

张子韶对策，至晡未毕，貂珰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谈及公等。”故其策曰：“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

浦鸥

杜陵《咏鸥》云：“江浦寒鸥戏，无他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春苗。雪暗还须落，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言浦鸥闲戏，使无他事，亦自饶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闲戏未足，已思翻玉羽而点春苗，为谋食之计，虽风雪凌厉，有所不暇顾。末言海鸥之旷逸，清影翛然，不为泥滓所点染，非浦鸥所能及。以兴士当高举远引，归洁其身如海鸥，不当逐逐于声利之场，以自取贱辱若浦鸥也。

苏后湖

苏养直之父伯固，从东坡游，“我梦扁舟浮震泽”之词，为伯固作也。养直“属玉双飞水满塘”之句，亦见赏于坡，称为吾家养直作此诗，时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苍如此。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师川赴，养直辞。师川造朝，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视师川曰：“今日须还老夫下此一着。”师川有愧色。游诚之跋养直墨迹云：“后湖胸中本无轩冕，是以风神笔墨皆自萧散，非慕名隐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无功利及人，

区区奔走，老死尘埃，不如学苏养直。”

偻俪

《五代史》：汉刘铢恶史弘肇、杨邠，于是李业谮二人于帝而杀之。铢喜，谓业曰：“君可谓偻俪儿矣。”偻俪，俗言狡猾也。欧史闲书俗语，甚奇。

释豉

韵书释“豉”云：“配盐幽菽。”四字甚工。

读书

北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书。”王荆公诗曰：“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言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也。然新法之害，岂不读书之过哉。其过正在于读书也。夫书不可不读，尤贵于善读。方荆公与诸君子争新法也，作色于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夫着一能读书之心，横于胸中，则锢滞有我，其心已与古人天渊悬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吕东莱解《尚书》云：“《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当时赵清献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此亦忿激求胜之辞，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书。皋、夔之前，《三坟》亦书也；伏羲所画之卦，亦书也；太公所称黄帝、颛帝之丹书，亦书也；《孟子》所称放勋曰，亦书也；岂得谓无书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读书者，当必与荆公不同耳。当时答荆公之辞，只当曰：“公若锢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观理，稽众从人，是乃不能读书也。”呜呼！荆公往矣，后之君子，穷而讲道明理，达而抚世酬物，谨无着一能读书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陈朝石封三品。李诚之《咏松》云："半依岩岫倚云端，独立亭亭耐岁寒。一事颇为清节累，秦时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没苔侵弃道周，误恩三品竟何酬？国亡今日顽无耻，似为当年不与谋。"夫松石无知之物，一为二朝名宠所点染，犹不免万世之包弹，矧士大夫其于进退辞受之际，可苟乎哉！

取守

吴孙秀曰："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唐李翱曰："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叹，古今一也。

鸥雁

吾郡陈国材诗曰："红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双鸥。"周益公、杨诚斋盛称之。

石牛洞诗

荆公《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晁无咎编《续楚词》，谓此诗具六艺群书之余味，故与其经学典策之文俱传。朱文公编《楚词后语》，亦收此篇。

扈载

五代时，扈载有文名，尝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壁间。周世宗命小黄门录进，览之称善。王朴尤重之，荐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诰，为学士。居岁余，果卒。

余谓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时周益公长身瘦面，状若野鹤，在翰苑多年。寿皇一日燕居，叹曰：“好一个宰相，但恐福薄耳。”盖疑其相也。一老珰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叹，岂非周必大乎？”上曰：“尔何知？”曰：“臣见所画司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为之一笑。未几，遂登庸，为太平宰相，与闻揖逊之盛。出镇长沙，退休享清闲之福十有余年。

神形影

陶渊明《神释形影》诗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我，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块然血肉，岂足以并天地哉！末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折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韩柳欧苏

韩、柳文多相似。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韩有

《与李翊论文书》，柳有《与韦中立论文书》；韩有《张中丞传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韩之《原道》、《佛骨疏》、《毛颖传》，则柳有所不能为；柳之《封建论》、《梓人传》、《晋问》，则韩有所不能作。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

使虏辞乐

光尧之丧，金虏来吊祭，京仲远以检正假礼部尚书为报谢使，虏锡燕汴京，仲远与郊劳使康元弼言，请免燕，不许。请撤乐，如告哀遗留使，亦不许。至期，虏促入席，传呼不绝。仲远曰："若不撤乐，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夺，乃传言曰："请先拜酒果之赐，徐议撤乐。"仲远方率其属拜受。北典签者连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仲远趋退复位，甲士露刃闭门，仲远命左右叱曰："南使执礼，何物卒徒，乃敢无礼！"排闼而出。元弼等以闻其主。仲远留馆俟命，赋诗曰："鼎湖龙驭去无踪，三遣行人意则同。凶礼强更为吉礼，夷风终未变华风。设令耳与笙镛末，只愿身糜鼎镬中。已办淹留期得请，不辞筑馆汴江东。"越七日，竟获免乐之命。既还，孝宗劳之曰："卿能执礼，为朕增气，何以赏卿？"对曰："虏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虏，亦常分也，敢觊赏乎！"上喜，谓宰相曰："京镗，今之毛遂也。"除权侍郎，以至大用。

贺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帅曹彦约贺表云："过也更也，何伤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时传诵。吾郡罗蓬伯之词也。

士卒畏爱

士卒畏将者胜畏敌者败，爱将者胜爱身者败。畏将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将。爱将则不爱身，爱身则不爱将。畏将在将之威，爱将在将之恩。有李光弼斩张用济之威，则三军股栗矣，何患其不畏将？有

吴起吮士疽之恩，则赴死如归矣，何患其不爱将？虽然，戮一不用命，诛一不循律，则威振矣，不必数数然也。至若抚循之恩，则终始有所不可废。《东山》之诗，昵昵儿女语，此周之所以长。潼关之败，唐几亡矣，而仆射如父兄，识者以是占中兴焉。谋帅择将者，则何以哉？

甲编卷六

玉山词章

汪圣锡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许之，有《玉山词章》。如《赐四川宣抚虞允文辞召命不允诏》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厘；于今三年，复念周公之久外。"《赐知绍兴府史浩乞宫观养亲不允诏》云："尹兹东夏，非徒昼锦之荣；循彼南陔，盖便晨羞之养。"《赐陈俊卿辞左相不允诏》云："应事幾之纠纷，大车以载；阅世俗之变化，直道而行。民具尔瞻，已公论之胥庆；帝赉予弼，岂宠章之敢私。"《赐虞允文辞右相不允诏》云："以梦营求，孰若验事功之已试；以言寤合，孰若察志节之所安。"《赐大将成闵复节钺诏》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当念功；安得壮士守四方，岂若求旧。"《除郭振节度使制》云："不显亦世，尚继汾阳之休；无兢维人，孰云充国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迟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琱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昌黎志孟东野云："刿目铄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言其得之艰难。赠崔立之云："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世传无己每有诗兴，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则杯觞流行，篇咏错出，略不经意。然少游特流连光景之词，而无己意高词古，直欲追踪《骚》《雅》，正自不可同年语也。

象郡送行诗

吾郡胡季昭，宝庆初元为大理评事，应诏上书言济邸事，窜象

郡。建人翁定送行诗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诧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盱江杜来诗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稿，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太学生胡炎诗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嘘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荒谁使径旁通。朝中竟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先公竹谷老人诗云：“好读床头《易》一篇，盈虚消息总天然。峥嵘齿颊皆冰雪，肯怕南方有瘴烟。”“频寄书回洗我愁，莫言无雁到南州。长相思外加餐饭，计取承君旧话头。”季昭之兄子建、弟国宾皆博学能文，怀奇负气。兄弟友爱最隆，不蓄私财，有无尽费于朋友，得罪之日，囊无一钱，子建挈家归，卖文以活。国宾奋然徒步，从其兄于贬所。国宾先没，季昭继之。端平更化，诏许归葬，赠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赠官制词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直，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峭洁，志概激壮，繇尉廷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坠偃月之计。问涂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颜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全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往，魂不可招，潦雾坠鸢，悲悔何及。陟阶员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可不朽矣。”

廉贾

《史·货殖传》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夫贪贾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贾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贾知取予，贪贾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为取，则其获利也大。富商豪贾，若恶贩夫贩妇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则亦无大利之获矣。巨贾吕不韦见秦子异人质于赵，曰：“此奇货可居。”遂不吝千金，为之经营于秦，异人卒有秦国，而不韦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为取，则亦商贾之雄也。汉高帝捐四万斤金与陈平，不问其出入；裂数千里地封韩、彭，无爱惜心，遂能灭项氏，有天下。刘晏造船，合费五百缗者，给千缗，使吏胥、工匠皆有赢余，由是舟船坚好，漕运无亏，足以佐唐之中兴。是皆得廉贾之术者也。东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

容南迁客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节高亮。少游太学，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罪，且言金虏不可和状。绍兴间，对策鲠直，有司拟降文学，高宗不可，调静江府古县令。时秦桧当国，桧父尝宰是邑，帅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从。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系讯掠，迄无罪状可指。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桧没，诸贤遭诬陷者皆昭雪，彦先以远人下士，无为言者。乾道间，梁克家始为之请；傅伯寿、朱文公守漳，又连为之请，皆格不下。余为容法曹掾，容士犹能言其风猷，传其文墨。偶摄校官，遂为立祠于学宫。同时有吴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赋》，讥切秦桧。其家立潜光亭、商隐堂，其怨家摘以告桧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李，谓泰发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于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载《容州志》。

宰相罢

陈应求尝告孝宗曰：“近时宰相罢去，则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赵温叔为相，多引蜀士。及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论善矣，然此为平时宰相善罢者言也，若权奸之去，则正当洗肠涤胃。若借温太真之事，为小人开一线之路，借范尧夫之言，为君子忧后来之祸，则失之矣。

紫败素

《战国策》：苏代曰：“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败素染紫也，与蜡鞭之说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龟龄年四十七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于十数字之间，上念二亲，而不以

科名为喜，专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为御史，首弹史丞相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龟龄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闻使之为十二牧。与胡邦衡并为左右史，相得最欢。奏补先弟而后子。尝赋《不欺》诗云："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帅夔门也，有临安录事参军祝怀，抗疏银台，谓："王十朋忠义謇谔，借令不容于朝，亦合置之近藩，缓急呼来，无仓卒乏使之忧，今遣往万里外，非计之得也。"虽不报，时论韪之。

太子参决

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宫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昔赵武灵王命其子何听朝，而从傍观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监国，而自将于外，间隙一开，四父子皆及于祸。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监国，旋以罪废。国朝天禧亦尝行之，若非寇准、王曾，几生大变。盖君父在上，而太子监国，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当时诸公皆甚其言。至绍熙甲寅，始服其先见。

师友制服

胡澹庵为清节先生制师之服，张魏公为张无垢制友之服。

斩桧书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简斋诗

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秾纤。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如“南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洲”，“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近得会稽消息不？稍传荆渚路歧宽”，“东南鬼火成何事，终藉胡锋作争臣”，“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皆可味也。

伯夷传赤壁赋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于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达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于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似此漫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然，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怨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

留后门

绍兴壬子冬，刘豫入寇，赵元镇当国，请高宗亲征。行次姑苏，喻子才谓元镇曰：“相公此举，有万全之策乎？亦赌彩一掷也？”元镇曰：“利钝亦安能必？事成则幸，不成则死之尔。”子才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退有据。”元镇曰：“诚有之，则甚善，计将安出？”子才曰：“张枢密在福唐，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则命到之日，便有官府军旅钱谷。彼之来路，即我之后门也。”元镇大以为然，于是魏公复用。余谓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

预留后六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

十铭

光宗即位，谢艮斋为文昌，进《十铭》，云："业成而难，其败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坠。道甚简易，在尊所闻。帝王之学，匪艺匪文。畏天之威，主德为最。水旱雷风，天之仁爱。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患及千里。妄赏不劝，妄罚不畏。赏罚大权，以妄为忌。贪吏虐民，戒石莫听。奖廉以激，捷于号令。民之疾苦，幽远难知。日访日问，犹恐或遗。财在天下，理之以义。未闻刻敛，其罪在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谀说，尤害于国。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驭轻，轻动为戒。"辞简理明，时人以比李卫公《丹扆箴》。又作《劝农》，诗云："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几千万。"词旨平易，足以谕俗。然其言农夫之乐，想乾淳间有之，今则甚于聂夷中之诗矣，宁复有此气象哉！

诗用字

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

付与天地

荆公诗云："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今始。"朱文公每喜诵之。

读易亭

魏鹤山诗云：“远钟入枕报新晴，衾铁衣棱梦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清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菼出。方从阳壮争出门，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锐，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俯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人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躬。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

猴马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经界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

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亳，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祐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南轩谏虞丞相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

朱文公论诗

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公答之曰：“诗者，志之所之，岂有工拙哉！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来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又曰：“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载，虞夏以来，及汉、魏，

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态，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又曰：“来喻欲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近世诗人，只缘不曾透得此关，而规规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无足深论。”又曰：“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无由到古人佳处。”又曰：“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溪底，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什么用！”公之论诗，可谓本末兼该矣。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爱王摩诘诗云：‘漆园非傲吏，自缺经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以为不可及，而举以语人，领解者少。”观此，则公之所取，概可见矣。公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又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观此，则公之所作，又可概见矣。

税沙田

孝宗时，近习梁俊彦请税两淮沙田，以助军饷。上大喜，付外施行。叶子昂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未可以为常也。且辛巳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诏罢之。子昂退至中书，令人逮俊彦至，叱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淮民怨咨，为国生事，虽斩汝万段，岂足塞

责！”俊彦皇汗免冠谢，久乃释之。子昂此举，颇有申屠嘉困辱邓通，韩魏公以头子勾任守忠之遗意。大率近习畏宰相，则为盛世；宰相畏近习，则为衰世。

乙编

乙编自序

或曰：子记事述言，类以己意，惧贾僭妄之讥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僭？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时宋淳祐辛亥四月，庐陵罗大经景纶。

乙编卷一

高宗配享

高庙配享，洪容斋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盖文武各用两人，出于孝宗圣意也，遂令侍从议。时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为宜如明诏，而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厌人望，张魏公不应独遗。杨诚斋时为秘书少监，上书争之，以欺、专、私三罪斥容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详议。越数日，上忽谕大臣曰："吕颐浩等配享正合公论，更不须议。洪迈固是轻率，杨万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斋守南徐，诚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诚斋诗云："出却金宫入梵宫，翠微绿雾染衣浓。三年不识西湖月，一夜初闻南涧钟。藏室蓬山真昨戏，园翁溪友得今从。若非朝士追相送，何处冥鸿更有踪。"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剩喜千峰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此去国时诗也，可谓无几微见于颜面矣。其冢嗣东山先生伯子跋其《论配享书稿》云："覆羹真得皂囊书，锦水元来胜石渠。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盖苗、刘时乱时，矫隆祐诏贬窜魏公。高宗在昇旸宫方啜羹，左右来告，惊惧，羹覆于手，手为之伤。暨复辟，见魏公，泣数行下，举手示公，痕迹犹存。左次魏和伯子诗云："銮坡蓬监两封书，道院东西各付渠。乾道圣人无固必，是非付与直哉鱼。"词意亦佳，但当涂乃江东道院，容斋守南徐，非当涂也。

紫窄衫

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诏公卿将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论者以为扰，于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献之上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陛下上承两宫，宜服紫衫为便。"上从之，盖人情乐简便久矣。昔孝节先生徐仲积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襕幞谒贵人，而不以见母，是敬母不如敬贵人也，不可。"乃日具襕幞揖母，人皆笑之。孝节行之终身。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阳，日以冠裳莅事。

宪使赵民则尝紫衫来见，子澄不脱冠裳见之。民则请免冠裳，子澄端笏肃容曰：“戒石在前，小臣岂敢！”民则皇恐，退具冠裳以见，然由是不相乐。夫襕幞揖母，冠裳临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兴一时权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则古道何时而可复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语》非孟子，后举茂材，论题出“经正则庶民兴”，不知出处，曰：“吾无书不读，此必《孟子》中语也。”掷笔而出。晁说之亦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曰：“《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余谓孟子以仪、秦之齿舌，明周、孔之肺肠，的切痛快，苏醒万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谓其不当劝齐、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纣，举世不以为非，而伯夷、叔齐独非之。东莱吕先生曰：“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余亦谓孟子忧当世之无君者也，泰伯忧万世之无君者也。此其特见卓论，真可与夷、齐同科，至于说之、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则过矣。

匹士光国

平原孟尝君养天下客，而未尝得一客；张汤、公孙弘接天下士，而未尝得一士。鲁仲连固不肯与鸡鸣狗盗者伍也，汲长孺固不肯与奴颜婢息者齿也。若得一鲁仲连，则一客可以敌千客；若得一汲长孺，则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诗曰：“匹士能光国，三孱不满隅。”

不交近习

不主痈疽、瘠环，所以为孔子；不礼臧仓、王驩，所以为孟子。宋璟不与内侍交语，明皇深加奖叹。杜悰不从监军请选娼女入宫，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纯夫为谏官，东邻宦官陈衍园亭在焉，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其徒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为范纯夫也，此其所以为元祐也。王黼为宰相，与宦

者梁师成邻居，密开后户往来。徽宗幸黼第，徘徊观览，偶见之，大不乐。此其所以为王黼，此其所以为崇、观、政、宣也。

王定国赵德麟

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服。然其后乃阶梁师成以进，而德麟亦谄事谭稹。绍兴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环卫官，宰相吕颐浩奏曰："令畤读书能文，苏轼尝荐之，似不须易。"高宗曰："令畤昔事谭稹，为清议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节持身之难如此。余观屈平之《骚经》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释之曰："世乱俗薄，士无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盖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当世，故中材以下，莫不变化而从俗，则是其所以致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为害也。"呜呼！其崇、观、政、宣之时乎，宜二子之改节易行也。

妒妇喻

张无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请供给钱；在馆中进书，不肯转官，人皆以为好名之过。无垢曰："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又便受赏，于我心实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贪者往往不曾寻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当自医。别人既不自知病，反恶人医病，犹妇人妒者，非特妒其夫，又且妒人之夫，其惑甚矣。"无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嗤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嗤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嗤笑谦默者。贾子云："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东坡云："变丹青于玉莹兮，乃反谓子为非智。"风俗至于如此，岂不可哀！

诛曦诏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矫诏之词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圣贤之戒；虽犬马识其主，尔乃甘夷虏之臣。邦有常

刑，罪在不赦。”词旨明白，乃好义姊夫杨君玉之词也。曦年十许岁时，其父挺尝问其志，曦有不臣之语。其父怒，蹴之炉火中，灼其面，号“吴巴子”云。

古人称字

魏鹤山云：“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诸子多称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唯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之类。”观鹤山此说，古人盖以称字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称字，稍尊稍贵者，便不敢以字称之，与古异矣。鲁哀公诔孔子，亦曰“尼父”，则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谓先君曰：“寿皇每称东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钦重如此。”

静重

大凡应大变、处大事，须是静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汉武帝因不移步识霍光，因不转盻识金日磾，亦是窥见他静定凝重处，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韩魏公之凝立，亦此类也。欧阳公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资。至如司马公，则加以学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钦之、苏子瞻劝其防后患，公起立拱手，仰视厉声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为此言。张宣公云：“使某当时应答，不过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论一己利害。相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问寝龙楼

绍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过宫，吾郡尹德邻初参太学，帘引诗题出“问寝龙楼晓”。德邻诗云：“父母人皆有，仪刑自冕旒。问安趋燕寝，拂晓过龙楼。鹤驾严晨卫，鸡人彻夜筹。慈闱天语接，飞栋月华收。万姓齐呼舞，三宫款献酬。小儒忧国切，几白九分头。”学官击节，一时传诵。

自家他家

象山与罗春伯书云：“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来书乃谓自家屋里人，不亦陋乎！谓之自家，不知孰为他家？古人但问是非邪正，不问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尝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适正。其怙终不悛，则当为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论，可谓浑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

冬至奏对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间为郎。冬至日，上殿奏对，玉音曰：“晓来云物甚奇，卿曾见否？”常任实不曾见，即对曰：“岂惟臣见之，四海万姓皆见之。”孝宗大喜，曰：“卿对甚伟。”命除淮漕。

诗家喻愁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颓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经总钱

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中，王师讨之。命陈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夫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之初，尝诏罢之。军兴，议者再请施行，色目寖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

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产，怨祸必及子孙。厥后叶正则作外台，谓必尽去经、总制钱，而后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然中兴百年，非无圣君贤相，未闻有议及此者，是独何也？

论语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便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本政书

林勋，贺州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尝进《本政书》，欲渐复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谓：五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万井，实为九万顷。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与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实为三万六百顷。一顷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亩，余夫亦如之，总二夫之田，则为百亩。百亩之收，平岁为米五十石；上熟之岁，为米百石。二夫以之养数口之家，盖裕如矣。总八顷之税，为米十有六石，钱三贯二百文，此之谓什一。井复一夫之税，以其人为农正，掌劝督耕耨赋税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税，总计三千四百井之税，为米五万一千石，为钱一万二千贯，以此为一同之率。一顷之居，其地百亩，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亩，总十有六夫之宅，为地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社学场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贫富不等，未易均齐，夺有余以补不足，则民骇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为驱之使为隶农。良农一夫以五十亩为正田，以其余为羡田。正田毋敢废业，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则无得买田，唯得卖田。至于次农，则无得卖田，而与隶农皆得买羡田，以足一夫之数，而升为良农。凡次农、

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数，而岁入其租于良农。如其俗之故，非自能买田及业主自收其田，皆毋得迁业。若良农之不愿卖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孙之长而分之，官毋苛夺以贾其怨。少须暇之，自合中制矣。其书大略如此。朱文公、张宣公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然今时欲行经界，尚以为难，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横渠《西铭》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说本于召公。《召诰》曰："有王虽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师之辞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谓父母之说，不如元子、宗子之说意味深长。盖谓之元子、宗子，则天父地母临之于上，诸弟之颠连无告者责望于下，非特恻然于同胞之爱，且有所严惮而不敢隳其职分矣。

六和塔诗

李彊父为昭文相，尝出六和塔，题诗云："往来塔下几经秋，每恨无从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归去卧林丘。"彊父为相清正，谨守规矩，自奉如寒士，书卷不释手。薨于位，谥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间，杨伯子为湖州守，弹压豪贵，牧养小民，治声赫然，为三辅冠。郡之士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与工部尚书戴少望并祠。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先师礼毕，与教官诸生坐于讲堂，命取所祠画像来，题诗其上，云："面有忧民色，天知报国心。三年风月少，两鬓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废古今。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当时士子有戏和其诗者，末句云："可怜戴工部，独树不成林。"

黄陵庙诗

陆士规布衣，工诗，秦桧喜之。尝挟秦书干临川守，馈遗不满意，升堂嫚骂。官惧，以书白秦自解。秦怒陆甚，陆请见，不出，然犹令其子小相者见之，问其近作。陆诵其《黄陵庙》一绝，云："东风吹草绿离离，路入黄陵古庙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乱山无主鹧鸪啼。"小相入诵之，秦吟赏再四，即命请见，待之如初。

杀人手段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贡之多闻，弄一车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约，寸铁杀人者也。

诗互体

杜少陵诗云："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杨诚斋诗云："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

陈黄送秦少章

韩文公作《欧阳詹哀词》云："詹，闽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山谷《送秦少章从苏公学》云："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后山云："士有从师乐，诸儿却未知。欲行天下独，信有俗间疑。秋入川原秀，风连鼓角悲。目前豚犬类，未必慰亲思。"二诗皆用韩意，而后山之味永。陆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义也。颜子之家，一箪食，一瓢饮，在人不堪忧之之地，而其子乃从其师周游天下，履宋、卫、陈、蔡之厄而不以为悔。此岂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义哉！盖诚使此心无所放失，无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无伤焉，则千万里之远，无异于亲膝。不然，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象山此说，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谋攘之。僧乃挂草鞋一双于方丈前，题诗云：“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枯髅就此埋。”余谓士大夫去就亦当如此。杨诚斋立朝时，计料自京还家之裹费，贮以一箧，钥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许市一物，恐累归担，日日如促装者。余又闻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箧一担。每晨起，则撤帐卷席；食毕，则洗钵收箸，以拄杖撑弊箧于厅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将行者。故击搏豪强，拒绝宦寺，悉无所畏。余曩在太学，尝馆于一贵人之门。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谓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买柴六百贯耶！”余因窃叹：士大夫之见，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贵简

刘平国云：“奏疏不必繁多，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论极好，如《伊训》、《说命》、《无逸》、《立政》所未论，只如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何尝费词。近时如张宣公自都机入奏三札，陆象山为删定官轮对五札，皆可法。

闲居交游

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故有以自乐。陶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锦里，亦与南邻朱山人往还，其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径，野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所谓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废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废心而用形。”渊明诗云：“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说得更好。盖其自彭泽赋归之后，洒然悟心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则静亦静，动亦动，虽过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谓渊明不知道，可乎？

乙编卷二

红友

常州宜兴县黄土村，东坡南迁北归，常与单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来饷曰：“此红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红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谓快活。”余尝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绶诚不如黄帽青蓑，朱毂绣鞍诚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豢牛诚不如白酒黄鸡，玉户金铺诚不如松窗竹屋。无他，其天者全也。

韩平原客

韩平原客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而文。既别，音问杳不通。平原当国，常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盖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极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边议论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并边之民死于杀掠，内地之民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矣。丛是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虏，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嫌，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几乎！”平原犹豫不能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咏鸥

杜少陵诗云：“鸥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节俭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归于周，而从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昔有仆嫌其妻之陋者，主翁闻之，召仆至，以银杯、瓦碗各一，酌酒饮之，问曰：“酒佳乎？”对曰：“佳。”“银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对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无分别。汝既知此，则无嫌于汝妻之陋矣。”仆悟，遂安其室。少陵诗意正如此。而一本乃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妇词

李太白《去妇词》云：“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为绝唱。然以余观之，特忿恨决绝之词耳，岂若《谷风》去妇之词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虽遭放弃而犹反顾其家，恋恋不忍乎！乃知《国风》优柔忠厚，信非后世诗人所能仿佛也。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白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前辈以为高出众作之上，亦谓其有恋恋不忘君之意也。欧阳公《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而实不及乐天。至于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悖理伤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鹤山云：“处人伦之变，当以《三百五篇》为正。《考槃》、《小宛》之为臣，《小弁》、《凯风》之为子，《燕燕》、《谷风》之为妇，《终风》之为母，《柏舟》之为宗臣，《何人斯》之为友，皆不遇者也。而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优柔谆切，怨而不怒，忧而不敢疏也。东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伟，患其伤于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兹游最奇绝，所欠唯一死’之类，词气不甚平。又如《韩文公庙碑》诗云：‘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

南海窥衡湘。’方作谏书时，亦冀谏行而迹隐，岂是故为诋讦，要为南海之行。盖后世词人多有此意，如‘去国一身，高名千古’之类，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义重，家国忧深。圣贤去鲁、去齐，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为难也。”此论精矣。

杨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帝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韦昭训女。潜纳太真宫中，宠遇如惠妃，册为贵妃，与卫宣公纳伋之妻无以异。白乐天《长恨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为尊者讳也。近时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云：“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无朵可天颜。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隐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

迁谪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节，迁谪凄凉，晚岁收用，衰落惩创，刓方为圆者多矣。吕子约谪庐陵量移高安，杨诚斋送行诗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爱身。”盖祖杜少陵送严郑公云：“公若居台辅，临危莫爱身。”然以之送迁谪流徙之士，则意味尤深长也。

隐士出山

晁以道与陈叔易俱隐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诗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故山岩壑应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诗云：“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阁老，刘共父父也。二诗相似，然以道后亦出山，时人反以此诗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难进易退，高节全名，师表百世，乃知终南、少室之流，与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语也。

批答援引

东坡批答吕大防辞免恩命云：“卿有盗贼夷狄之虞，仓廪礼乐之叹，阴阳风雨之忧。此三者，诚当今之大计。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夫既以责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盖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时真西山批答参政楼钥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虽著于经，二三大臣，难拘此制。卿昔代言，尝以是却臣邻之请矣，岂今日遂忘斯谊乎？”此又切矣。

物畏其天

颍滨释《庄子》曰：“鱼不畏网罟而畏鹈鹕，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诚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尝见大蛙十数，聚于污池丛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视，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动。又村叟见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渐近，蛇不复动，张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时而出，蛇已毙矣。村叟弃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视之，小蜈蚣无数，食其腐肉。盖蜈蚣产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尝见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篱抢竹中。蜘蛛不复入，但以足跨竹上，摇腹数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视之，蜈蚣已节节烂断如鲎酱矣。盖蜘蛛摇腹之时，乃洒溺以杀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为莫己敌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毙蛇育子，自以为莫吾御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躯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观矣。且蛙之不能敌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岂专以小大为强弱哉！

诗用助语

诗用助语，字贵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云深。”皆浑然帖妥。吾郡前辈王才臣云：“并舍者谁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亦佳。

存问逐客

李泰发忤秦桧，贬海上，雷州守王彦恭存问周馈甚至。桧闻之，贬彦恭。辰阳陆升之，泰发侄婿也，告讦泰发家事，得删定官。桧死，彦恭复官，升之贬雷州。胡澹庵谪岭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则畏避之。方滋字务德，本亦桧党，待之独有加礼。澹庵深德之。桧死，其党皆逐。务德入京谋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馆。澹庵偶与王梅溪语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馆中诸公访之，且揄扬其美，务德由此遂晋用。由此观之，君子赢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误恩，许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缘久病，艰于动作，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如此之美也。"余尝于赵季仁处见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宝庆初元，洪舜俞为考功郎，应诏言事，词旨剀切。真西山谓陈正甫曰："读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论台谏失职云："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台臣摘以为言，谓祗见宗庙，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谒景灵宫而已"，词语嫚易，有轻宗庙之意，遂遭罢黜，仍镌三官。舜俞有诗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诗

庶人之仇，释《礼记》者谓可尽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后贬

韩昌黎上大尹李实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散，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后作《顺宗实录》乃云："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邦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人不聊生。及谪通州长史，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近时汪彦章投李伯纪启云："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又云："士讼公冤，咸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其赞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纪谪词，乃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于正卯。"又云："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与前启又何反也。伯纪真君子，而丑诋至此。嘻！其甚矣。当时亦有以此问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启自直一翰林学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丑诋之！"是可笑也。退之之于李实，岂亦若是耶？然李实真小人，与伯纪不同。退之失于前之过誉，彦章失于后之过毁。誉犹可过也，毁不可过。

春风花草

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

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

旌忠庄

韩世忠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其词云：“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淦田为子孙计，今举以赐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庄号“旌忠”。盖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张家军”、“岳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闻其买田，盖以为喜，故特赐之。世忠之买田，亦未必非萧何之意也。“克且无扰”四字，可谓要言，如王全斌辈，非不克，奈扰何？信能行此四字，虽古名将，何以加诸！

三将

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唐人诗云：“泽国山河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读之可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诵此，亦可以悚然惧、恻然思矣。余尝见州郡迓新者，设饰甚费，因成诗云：“赤子须摩抚，红尘几送迎。幕张云匼匝，车列鉴鲜明。岂是朘民血，空教适宦情。忍闻分竹者，竭泽自求盈。”

血山

兖王假山成，请宫僚观之，姚坦熟视曰：“此血山耳。”开宝塔成，田锡上疏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吾心如秤

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则吾心即造化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己不劳而万物服矣。乃知孔明长啸草庐时，其所讲不在伊、吕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可谓识孔明心事矣。或谓既比之以伊、吕矣，又比之以萧、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盖惜其指挥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挥若定，则虽萧、曹且不能当，况司马仲达乎？指挥盖措置经画也，如兵民杂耕，留屯久驻之类。失犹无也，故末句有志决身歼之叹。

韩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为贵。盖知彼知己，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百战百胜之术也。昔韩、范二公在五路，韩公力于战，范公则不然，曰：“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财而已。”余观《东轩笔录》载：韩公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范公不可。韩公遣尹师鲁至庆州，约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师鲁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师鲁不能强而还。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范公闻之，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富公欲诛晁仲约，其见亦不逮范公。余尝有诗云：“奋髯要斩高邮守，攘臂甘驱好水军。到得绕床停辔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贤

刘元城贬梅州，章惇辈必欲杀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资得官，往来京师，见章惇，自言能杀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驱车速还。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处置后事，与客笑谈饮酒以待之。至夜半，忽闻钟声，问之，则其人已呕血死矣。秦桧晚年，尝一夕秉烛独入小阁，治文书至夜半。盖欲尽杀张德远、胡邦衡诸君子凡十一人。区处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数日而卒。桧父尝为静江府古县令，守帅胡舜陟欲为桧父立祠于县，以为逢迎计。县令高登，刚正士也，坚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狱锻炼，备极惨毒，登几不能堪。未数日，舜陟忽殂，登乃获免。近时大理评事胡梦昱以直言贬象郡，过桂林，帅钱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呜呼！谓天不佑忠贤，可乎？

齐人归女乐

朱文公云："齐人归女乐，说者谓受女乐必怠于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记》观之，又似夫子惧其谗毁而去，如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鲁仲连论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处梁之宫，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当时列国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谓齐人但欲蛊鲁君之心，君心既蛊，则所谓怠于政事、听谗嫉贤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杨诚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敌国之欲倾人之国也，必先败其人主之主而已。"齐人惩于夹谷而谋鲁也，不以齐谋鲁也，以鲁谋鲁也。鲁以女乐罢朝而孔子行，则先败其用孔子之主也，执为用孔子之主，非鲁君之心乎？

张魏公讨苗刘

苗傅、刘正彦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谋举勤王之师。苗、刘伪诏至，大赦，厚犒诸军。公潜于府库中寻旧诏书，令人驰往十数里外易其诏。既至，令僚属宣诏，但为抚谕之词，略张于谯楼，旋即敛之。大犒诸军，群情赖以不摇。时张俊亦在秀州，公深结之。会韩世忠舟师亦至，公与世忠对哭。因飨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声问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顺？"皆对曰："贼逆我顺！"又曰："若浚此举违天悖人，可取浚头归苗傅，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皆感愤。遂勒兵行次临平，逆党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战，大破之。傅、正彦遁入闽，追获斩首。拜公知枢密院事，时年才三十三。

赠头陀诗

杨诚斋《赠抄经头陀》诗云：“刺血抄经奈若何，十年依旧一头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非特于学问切己事不知尽心，而书册亦几绝交。如韩昌黎所谓“墙角君看短檠弃”、陈后山所谓“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后，画师以冠裳写其真，南金题诗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阔袖裹风烟。如今个样新装束，典却清狂卖却颠。”虽一时戏语，然知绅裳之束缚，非韦布比，而加意检束，亦自有味。

乙编卷三

陈子衿传

先友李衍进之有隽才，于书无所不读，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党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实。进之尝以三百五篇诗名作《陈子衿传》，其辞曰：陈《子衿》，《宛丘》《北门》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当汉时，《缁衣》为县令者甚众。及进士设科，《绿衣》登第，累累而有，于《都人士》中为最盛，雍雍如也。《子衿》母名《静女》，封《硕人》，尝《采蘋》《汝坟》。《风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坠于怀，《载驰》而归。《出车》《思齐》，祷于《清庙》，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时《东方未明》，设《庭燎》以举之，《鼓钟》于宫，以飨贺客。《宾之初筵》，《晨风》和畅，瓶列《白华》，槃有《木瓜》，纫《芄兰》，焚《蓼萧》，《绸缪》沾洽。《有客》《既醉》，《击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绵》绵。《猗嗟》盛哉，其大君门。惊人瑞世，《驺虞》、《麟趾》。"歌阕，主人谢曰："今日之集，薄具《无羊》，幸《南有嘉鱼》，荐俎《式微》，诸君亮之。"客皆《假乐》，至《鸡鸣》乃罢。《硕人》教养《子衿》，欲令三才并通，故试之《泮水》，使学《烈文》，置之《灵台》，使观《云汉》；出之《旄丘》，使知《民劳》。行则《君子阳阳》，《狡童》不得伍；居则《衡门》《闷宫》，《巧言》无从入。《日月》既久，问学《大明》。《硕人》卒，《子衿》哀毁甚，《素冠》庐《墓门》，朝夕《瞻卬》。读《劬劳》之诗，三复哀恸，门人为之废《蓼莪》。于是念《烈祖》之绪，覃思文典，而家窭《无衣》，《丰年》乏食，《葛屦》履霜。门人或为之《伐木》，或为之《采葛》，或为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烝。尝喟然叹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谁《闵予小子》乎？《我将》《时迈》四方，冀昌厥志，必不获遂，则《采薇》首阳，追踪夷、齐耳。"乃《正月》《吉日》，《出其东门》，《载驱》而行，《遵大路》，过《株林》，度《陂泽》。《褰裳》以济《溱洧》，则思子产之乘舆；《狼跋》而登《终南》，则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雾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则慨然有击楫之志；杭彼《河广》，则跃然有焚身之思。过《东山》而想谢、傅之风流，涉《渭阳》而叹西平之勋烈。《访落》帽于龙山，吊《文王》于毕郢。登高怀远，凄然无归，因著《青蝇》赋以讥切当世。乃济《沔水》，逾《韩奕》，复南入《南山》、《节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刘》之

家。《南山有台》，下墩《大田》，彼《黍离》离，延及《南陔》。《楚茨》《棫朴》，《樛木》《蒹葭》，蓊密罗结；《黄鸟》《玄鸟》，《绵蛮》差池；《桑扈》《鸳鸯》，飞鸣自适。《葛生》其中，《载芟》载刘，规为《小宛》，以供游观。《破斧》《伐檀》，《大东》方之地，以筑《新台》，植以《桃夭》，樊以《苑柳》，罗以《甘棠》，环以《泉水》。东则《东门之杨》，《东门之枌》，骈翠交青；北则《山有扶苏》，《野有蔓草》，葱蔚可爱。俯视则《隰有苌楚》，《匏有苦叶》，《青青者莪》，《皇皇者华》，纷红骇绿，错布如锦。其《桑中》则桑叶可拈，《采绿》之女，《行露》沾衣；其《下泉》则《鱼藻》交加，《凫鹥》上下，《振鹭》《鸿雁》，或集或翔。又有《渐渐之石》，可以《考槃》。《扬之水》则清流激湍，多《采蘩》之《氓》，《竹竿》垂纶，《鱼丽》于钓。《东门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叶》、《杕杜》之属尤多。其《中谷有蓷》，其《丘中有麻》，其《防有鹊巢》，其《墙有茨》，其《园有桃》，其《摽有梅》，其《汾沮洳》，则有《裳裳者华》，与《苕之华》隐映于《行苇》之间。其中野则《鹿鸣》呦呦，《鹤鸣》革革，终日不绝。其《隰桑》之下，则《棠棣》《黍苗》，敷荣秀实，《有杕之杜》，幢幢如盖，《匪风》而凉。《公刘》日与其友《召旻》，旻弟《小旻》、《小弁》及《子衿》，号五公子，酣饮其中。《子衿》虽羁穷，《公刘》心知其非《烝民》比，敬爱无敧，《采芑》杀《羔羊》，射鸠雉，《泂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顷之《子衿》欲有所适，《公刘》赠以《白驹》，送以《候人》。《子衿》乃历《东门之埠》，入《旱麓》，过《北山》。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乐其幽邃，往从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枢，为吾之居；《北山》有竹，《箨兮》窣窣。山之《卷阿》，《凯风》何多；山之《崇丘》，《谷风》翛翛。《何草不黄》，阴翕而藏；《何彼秾矣》，青阳韶美。"朝夕歌之，声满天地。山多鸟兽《草虫》，有《关雎》、《鸨羽》、《鸬鸠》、《鸱鸮》、《螽斯》、《蜉蝣》、《硕鼠》之类，杂出其间；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其《鹑之奔奔》，俄而有《鹊巢》其屋，《有狐》出其窦。《子衿》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于是还魏，《陟岵》山适楚。至《江有汜》，得《柏舟》，济《汉广》，与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负不群，谓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无《车舝》，《羔裘》将敝，《颊弁》萧条，《般》《桓》《江汉》，只影无俦。泛观《生民》，莫不有《十亩之闲》以耕，一《版》之屋以处。方春之时，《蝃蝀》载见，膏雨将降，《东方之日》《小明》，则《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或《将仲子》，与《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长幼暨暨，或馌或耘。《四月》《六月》，《雨无正》时，引渠灌输，俾苗怒

长；《七月》既秋，《华黍》将收，《大车》以载，《月出》方归。及夫《定之方中》，农隙多暇，则呼《卢令》，携《兔罝》，挟《角弓》，张《九罭》，施《敝笱》，以猎以渔。其富者，或驾《驷铁》，乘《四牡》，有车辚辚，《有驳》驷驷，《车攻》原野，网交《淇澳》，酾风《湛露》，角胜校获，何其乐也！至有得时遇主，取相封侯，入赉《彤弓》，出建《干旄》，被《丝衣》，曳纨绔，《武》夫前呵，莫敢《执竞》，《有女同车》，有手其姿，窈窕《由仪》，思与《君子偕老》。如《燕燕》之飞，彼《何人斯》，踵其《常武》，岂子之所难哉！夫盖世勋名，《权舆》一念，傅说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父，《文王有声》，虽《维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时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毖》于心，奋取富贵，而《维清》泉白石以自洁，《终风》苦露以自隐；不与贤登于朝，而顾与《我行于野》，徒叹《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从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无意斯世，则相鼠有穴，况于人乎！一区未辩，脱有《小戎》寇，子将奚归。唯君《简兮》，毋谓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诺哉！二子行矣，我将思之。”赞曰：异哉！《子衿》之为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观其抗志青云之上，睥睨宇宙，犹以为小，而不免为旅人。谚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若《子衿》者，岂以用不用异其心哉！

以学为诗

赵昌父云：“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尝以学为诗哉！今观《国风》，间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学也，而其言优柔谆切，忠厚雅正。后之经生学士，虽穷年毕世，未必能措一辞。正使以后世之学为诗，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虽贪者赋廉诗，仕者赋隐逸诗，亦岂能逃识者之眼哉！如白乐天之诗，旷达闲适，意轻轩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犹谓“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谓能窥见其微矣。嗟夫！乐天之言且不可尽信，况余人乎！杨诚斋云：“古人之诗，天也；后世之诗，人焉而已矣。”此论得之。

活处观理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祝寿

陆象山在荆门，上元不设醮，但合士民于公厅前，听讲《洪范》“皇极敛时五福”一段，谓此即为民祈福也。今世圣节，令僧升座说法祝圣寿，而郡守以下环坐而听之，殊无义理。程大昌、郑丙在建宁，并不许僧升堂说法。朱文公在临漳，且令随例祝香，不许人问话。余谓若祖象山之法，但请教官升郡庠讲席，讲《诗·天保》一篇，以见归美报上之意，亦自雅驯。

至人

《庄子》谓“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如周公遭变，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陈，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热，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锦柳绵

杜陵诗云：“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如绵。”初读只似童子属对之语，及细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盖锦绵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区区之颜色而胜之，亦犹小人以巧言令色而胜君子也。侍御，分别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观“不分”、“生憎”之语，其刚正嫉邪可见矣。

村庄鸡犬

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

田家气象。平原尝游其间，甚喜，曰：“撰得绝似，但欠鸡鸣犬吠耳。”既出庄游他所，忽闻庄中鸡犬声，令人视之，乃府尹所为也。平原大笑，益亲爱之。太学诸生有诗曰：“堪笑明庭鸳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焓镬煮刀刲。”

谢昭雪表

岳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甚工。

末世风俗

王荆公论末世风俗云：“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其论精矣。嗟夫！荆公生于本朝极盛之时，犹有此叹，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诗云：“卧占宽闲五百弓。”盖佛家以四肘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盖七尺二寸，其说出译梵。

白羊先生

绍兴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丧，中外人情汹汹。襄阳兵官陈应祥，归正人也。欲乘此为变，结约已定。其间一卒，买卜于市所谓白羊先生者。卜者诘之曰：“此卜将何用？观所占，是要杀爷杀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动。时都统冯湛帐前适有一人在傍知见，遂潜迹之。至一茶肆，与之语，绐以己得罪于湛，倘有所谋，愿预一人之数。卒始不肯言，再三问之，乃以实告，但深以卜不吉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当与汝同首，可转祸为福。”卒然之，然恐无验，乃引其人诣陈曰：“此人都统帐前人也，近偶得罪，可为内应。”陈始不信，再三言之，乃与以白巾一，告以期约。其人与卒急诣湛告变。时张定叟作帅，湛携首状告定叟。时定叟方卧，起

与湛密议定，复就寝，徐令具酒肴与客饮，遣数人请陈及其他一二兵官同来，面以首状及白巾诘之。陈辞屈，乃集众于教场杀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补官。

东坡文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其论刑赏也，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其论武王也，曰："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则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论范增也，曰："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论战国任侠也，曰："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凡此类，皆以无为有者也。其论厉法禁也，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其论唐太宗征辽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其论从众也，曰："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成危辱。"凡此类，皆以曲作直者也。叶水心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叔世官吏

叶水心云："唐时道州西原蛮掠居民，而诸使调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结诗以为贼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之语。盖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贼犹未足以为病，而官吏相与亡其国矣。"至哉言乎！古今国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贼，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乱之后，暴驱虐取吾民而

已。方其变之始也，不务为弭变之道，乃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张皇其事，夸大其功，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盗贼以邀胁其君。辗转滋蔓，日甚一日，而国随之矣。

宰辅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龄二十三年，用魏征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载最久。国朝魏野赠王文正诗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盖以为最久矣。至蔡京、秦桧，乃皆十八九年。近时史卫王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故洪舜俞诗云："阴阳眠燮理。"

安乐直钱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乐直钱多"五字题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对。一士友请以"富贵非吾愿"为对，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门尚留，杜拾遗以为忧；吐蕃既回，陆宣公以为官。

东坡书画

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国，札下本军取之。守臣亲监临，以纸糊壁，全堵脱而龛之以献。平原大喜，置之阅古堂中，平原败，籍其家，壁入秘书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无恙，壁至今犹存。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右梁题岁月，左梁题云："天子万年，来作神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右梁题字，一夕为盗所窃，左梁字尚存。余尝见之，墨色如新。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暇日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

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

糕字

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诗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然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刘、白倡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博浪沙

张子房欲为韩报仇，乃捐金募死士，于博浪沙中以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其副车。始皇怒，大索三日不获。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陈胜、吴广、田儋、项梁之徒始相寻而起。是褫祖龙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击之力也，其关系岂小哉！余尝有诗云：“不惜黄金募铁椎，祖龙身在魄先飞。齐田楚项纷纷起，输与先生第一机。”

诗人胸次

李太白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传》：王子朝之乱，晋命诸侯输周粟，宋乐大心不可，晋士伯折之，乃受牒而归。今世台府移文属郡曰“牒”，盖春秋时霸主于列国已用之矣。

奸钱

今江湖间，俗语谓钱之薄恶者曰“悭钱”。按：贾谊疏云：“今法钱不立，农民释其耒耜，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俗音讹以“奸”为“悭”尔。

有若劫寨

《左氏传》：吴师在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择卒三百，有若与焉。叶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况他人？”余谓吴师压鲁，鲁亡无日，有若视父母之邦阽危如此，义气所激，愿与宵攻之列，使诚因是而死，得死所矣，岂不贤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为劫寨，过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为无。”盖东南为春夏，阳之伸也，故万物敷荣。西北为秋冬，阳之屈也，故万物老死，老死则无矣。此《字说》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庐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简真迹云：“便中承书，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读书，比复如何，只是专一勤苦，无不成就。第一更切检束操守，不可放逸。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熏染习熟，坏了人也。景阳想已赴省，季章当只在家，凡百必能尽心苦口，切须承禀，不可有违。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大学说》漫纳试读之，不晓处可问季章也。未即相见，千万为门户自爱。”此简盖与其亲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载。后生晚进，能写一通，置之座侧，朝夕观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阳姓许，名子春；季章姓刘，名黼，皆庐陵醇儒，从文公学。季章后为特奏第一人。

毕再遇

开禧用兵，诸将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虏常以水柜败我，再遇

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虏人惊视，亟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虏，虏大败。又尝引虏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为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敌人马死者不胜计。又尝与虏对垒，度虏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虏来相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虏不觉其为空营，复相持竟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近时沅州蛮叛，荆湖制司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略著人肉血濡缕，无不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装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也，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一战而平。

诗犯古人

近时赵紫芝诗云："一瓶茶外无祗待，同上西楼看晚山。"世以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即此意也。杜子野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为佳。然唐人诗云："世间何处无风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难矣。紫芝又有诗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世尤以为佳。然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两句皆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云："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有僧嘲其蹈袭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此虽戏言，理实如此。作诗者岂故欲窃古人之语以为己语哉！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

徐孺子

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可谓离世绝俗矣。然不念旧恶，未尝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视"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谓和光同尘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尝流于苟贱也。此其所以为百世师欤？东汉徐孺子矫矫特立，诸公荐辟皆不就。然及荐辟者死，炙鸡渍酒，万里赴吊。于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为东汉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图

山谷题《玄真子图》词所谓“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者，固已妙矣。张仲宗词云：“钓笠披云青嶂晓，橛头细雨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翁拍手樵童笑。　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久看朝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语意尤飘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后因作词送胡澹庵贬新州，忤秦桧，亦得罪。其标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责将帅

自古夷狄盗贼之祸所以蔓延滋长，日深一日，其终或至于亡国者，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诗，其于王室播迁之祸，每每深责将帅。如云：“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又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又云：“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公何以答升平。”皆是意也。然将帅之不用命，实由于朝廷驾御操纵之无法。古人云：譬如养鹰，饱则扬去。我太祖之御诸将，有守边一二十年而不迁官者，盖谓捍御免侵轶，特仅不失职耳。非有战胜攻取，官固不可妄迁也。至于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细矣，然使相之除，终至吝惜，止于赐钱百万而已。夫太祖岂食言之君，而曹彬亦岂饱则扬去之人哉！英君谊辟远虑微权，众人固不识也。近世以来，将帅守边，仅免侵轶，及至岁终，则论功行赏，屡迁不一迁，不知使其能扫清关河，哭单于於阴山，又将何以赏之？少陵诗云：“今日翔麟马，先宜驾鼓车。无劳问河北，诸将觉荣华。”言虽翔麟之马，亦必先使之驾鼓车，由贱而后可以致贵。今诸将骤登贵显，如马之未驾鼓车，而遽驾玉辂，安于荣华，志得意满，无复驱攘之志。河北叛乱，决难讨除，无劳问也。又云：“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乙编卷四

养兵

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此岂小事！”魏公此论可谓至当。余观梅圣俞宝元间为叶县宰，诏书令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以备不虞，田里骚然。圣俞作《田家》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叩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养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𩏂。州符令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又《汝坟贫女》云：“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持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倚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闻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以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观此二诗，与《石壕吏》等篇何以异？当是时，乃太平极盛之时，而一有籍民为兵之令，便觉气象与天宝相似。乃知养兵之制，实万世之仁，而魏公之说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为兵之害矣，而陕西义勇之制，实出于公。虽司马温公极言其不便，竟不为止，又何与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诗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下句殊不可晓。说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门冬也。梦，当作“弄”。既无考据，意亦短浅。潭浚明尝为余言：此出佛书。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香。盖言江莲之香，如所梦天棘之香耳。此诗为僧齐己赋，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说，然终未知果出何经。近阅叶石林《过庭录》，亦言此句出佛书，则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谪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从之游，为之经纪后事，收拾遗文。独所谓《家乘》者，仓忙间为人窃去，寻访了不可得。后百余年，史卫王当国，乃有得之以献者，卫王甚珍之。后黄伯庸帅蜀，以其为双井之族，乃以赆其行。

中兴十策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求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实，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西、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涂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时宰相汪、黄辈不能听用，而伯可名声由是益著。余观其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亦何以远过！然厥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值慈宁归养，两宫燕乐，伯可专应制为歌词，谀艳粉饰，于是声名扫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辈矣。桧死，伯可亦贬五羊。

不死

《楞严经》："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时，见恒河水与今无异，是汝皮肉虽皱，见精不皱，以明身有老少，而见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尝问隐者刘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尝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尔。不与形俱灭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异端说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伊川

曰：“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横渠曰：“物物故能过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说得多少混融。

月下传杯诗

杨诚斋《月下传杯》诗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题贫乐图

徐思叔《题贫乐图》诗首句云：“乃翁画灰教儿书，娇儿赤骭玉雪肤。厥妻曝日补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杨伯子和云：“三间破屋一床书，锦心绣口冰肌肤。自纫枯叶作裤襦，此君便是长须奴。”王才臣和云：“大儿阻饥颇废书，小儿忍寒粟生肤。妇纵有裈无一襦，不敢缘此相庸奴。”三诗皆佳，而后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贯四时，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长于旬日之间，而干霄入云，其挺特坚贞，乃与松柏等，此草木灵异之尤者也。白乐天、东坡、颍滨与近时刘子翚论竹甚详，皆未及此。杜陵诗云：“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梅圣俞云：“买山须买泉，种树须种竹。”信哉。

雍公荐士

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应求阁子内，见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

人为首。”应求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相公且仔细，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诚斋尝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然荐之改秩者，张魏公也。荐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翘馆录》，载当世人物甚详。

诗兴

诗莫尚乎兴，圣人言语亦有专是兴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无非兴也，特不曾檃括协韵尔。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今姑以杜陵诗言之，《发潭州》云：“岸花飞送客，檣燕语留人。”盖因飞花语燕，伤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与花耳。此赋也，亦兴也。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赋而非兴矣。《堂成》云：“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若“鸿雁影来联塞上，脊令飞急到沙头”，则比而非兴矣。

荆公议论

荆公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夫妲己者，飞廉、恶来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国忠之所寄也。女宠蛊君心，而后检壬阶之以进，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远声色为第一义。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曾谓荆公之见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齐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为不可用，而谓声色为不害霸，与荆公之论略同。其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截无忌惮。其咏昭君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白乐天“黄金何日赎娥眉”之句，真天渊悬绝也。其论冯道曰：“屈己利人，

有诸佛菩萨之行。”唐质肃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谓之纯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亦可谓之非纯臣乎？”其强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则诛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则求贤审官可也。”似此议论，岂特执拗而已，真悖理伤道也！荀卿立“性恶”之论、“法后王”之论，李斯得其说，遂以亡秦。今荆公议论过于荀卿，身试其说，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说而推演之，加以凶险，安得不产靖康之祸乎！荆公论韩信曰：“贫贱侵陵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论曹参曰：“束发山河百战功，白头富贵亦成空。华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区区一老翁。”二诗意却甚正。然其当国也，偏执己见，凡诸君子之论，一切指为流俗，曾不如韩信之师李左车、曹参之师盖公，又何也？

诗祸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斫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贾至谪岳州，严武谪巴州，杜少陵寄诗云：“贾笔论《孤愤》，严君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盖深戒之也。刘禹锡种桃之句，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也，然亦不免于迁谪。近世蔡持正，数其罪恶，虽两观之诛，亦不为过，乃以《车盖亭》绝句谓为讥刺，贬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诗文以为罪，无怪也，君子岂可亦擿抉小人之诗文以为罪乎？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观其《狱中》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亦可哀矣。然才出狱，便赋诗云：“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略无惩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父寄诗云：“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来，诗祸殆绝，唯宝、绍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景建，布衣也，临川人，竟谪舂陵，死焉。其往舂陵也，作诗曰：“杖策行行访楚囚，也胜流落峤南州。鬓丝半是吴蚕吐，襟血全因蜀鸟流。径窄不妨随茧栗，路长那更听钩辀。家山千里云千叠，十口生离两地愁。”

功成不受赏

自古豪杰之士立业建功，定变弭难，大抵以无所为而为之者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鲁仲连下聊城而辞千金之谢，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张子房颠嬴蹶项，而飘然从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汉人物之上。左太冲诗云：“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李太白诗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变稔祸，欺君误国，杀人害物，以希功赏者，是诚何心哉？是诚何心哉？

四老安刘

汉高帝晚岁，欲易太子，盖以吕后鸷悍，惠帝仁柔，为宗社远虑，初非溺于戚姬之爱，而为是邪谋也。苏老泉谓帝之以太尉属周勃，及病中欲斩樊哙，皆是知有吕氏之祸，可谓识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岂为儿女子而泣耶？厥后赵王以鸩亡，惠帝以忧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欢，则刘氏无噍类，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谓“四老安刘是灭刘”者，诚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长，固万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逊而周以兴，建成立而唐几危，一得一失，盖可监也。夫子善齐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为至德。盖善齐桓者，明万世之常经也；美泰伯者，示万世之通谊也。

安子文自赞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旋杀巨源而专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帅长沙。子文尽室出蜀，尝自赞云：“面目皱瘦，行步藉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场真戏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话靶。”在长沙，计利析秋毫，设厅前豢豕成群，粪秽浪籍，肥腯则烹而卖之。罢镇，梱载归蜀。厥后杨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诸军之怨，军士莫简倡乱，杀九鼎，剖其腹，实以金银，曰：“使其贪腹饱饫。”时子文家居，散财结士，生擒莫简，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难。

钓台诗

余三十年前于钓台壁间尘埃漫漶中得一诗云：“生涯千顷水云宽，舒卷乾坤一钓竿。梦里偶然伸只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颇佳。近时戴式之诗云：“万事无心一钓竿，三公不换此江山。当时误识刘文叔，惹起虚名满世间。”句虽甚爽，意实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号谨厚，观诸母之言可见矣。子陵意气豪迈，实人中龙，故有“狂奴”之称。方其相友于隐约之中，伤王室之陵夷，叹海宇之横溃，知光武为帝胄之英，名义甚正，所以激发其志气，而导之以除凶剪逆，吹火德于既灰者，当必有成谋矣。异时披图兴叹，岸帻迎笑，雄姿英发，视向时谨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实阴有功于其间。天下既定，从容访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义如此。子陵岂以匹夫自嫌，而帝亦岂以万乘自居哉！当是之时，而欲使之俯首为三公，宜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与周党同称。夫周党特一隐士耳，岂若子陵友真主于潜龙之日，而琢磨讲贯，隐然有功于中兴之业者哉！余尝题钓台云：“平生谨敕刘文叔，却与狂奴意气投。激发潜龙云雨志，了知功跨邓元侯。”“讲磨潜佐汉中兴，岂是空标处士名。堪笑史臣无卓识，却将周党与同称。”

来苏渡

修水深山间有小溪，其渡曰“来苏”。盖子由贬高安监酒时，东坡来访之，经过此渡，乡人以为荣，故名以“来苏”。呜呼！当时小人媒蘖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谓“石压笋斜出”者是也。

一钱斩吏

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冯三元

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其父商也，壮岁无子。将如京师，其妻授以白金数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为买妾之资。"及至京师，买一妾，立券偿钱矣。问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问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京乃生。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成，警联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绳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诗号《灊山集》，皆其未遇时所作，如"琴弹夜月龙魂冷，剑击秋风鬼胆粗"，"吟气老怀长剑古，醉胸横得太行宽"，"尘埃掉臂离长陌，琴酒和云入旧山"，"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媒着脚难"，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帅长沙，郡人为立生祠。一夕，有大书一诗于壁间者，其辞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极添成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

庐陵苗盐

庐陵苗斛，元额三十六万。承平时，民户纳苗一斛，官支与盐二斗五升，盖优之也。龙泉、太和两县，去郡差远，添支一升。渡江以来，非惟官不支盐，反勒民户纳盐。由是输苗一斛者，并盐为一斛二斗五升，而两县亦皆增纳一升。今世和买官，不支钱而白取，已为可怪。若盐者，乃以其予民之数，而为取民之数，抑又甚矣。然前后牧守，不知几人，曾无一人恻然动心，为之敷奏蠲阁者，是可叹也。

文章邪正

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宫，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行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云日对

叶石林云：“杜工部诗对偶至严，而《送杨六判官》云：‘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独不相对切意，‘今日’字当是‘令尹’字传写之讹耳。”余谓不然。此联之工，正为假“云”对“日”。两句一意，乃诗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则索然无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杨姓人，故用子云为切题，岂应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对“儿”，诗家此类甚多。

佛本于老庄

道家之教宗老庄，其后乃有神仙形解飞升之说，方士炼丹葆形之术。然《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吾既无身，而有何患？”《庄子》云：“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耶？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又髑髅谓庄子曰：“子欲闻死之说乎？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illegible]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是老庄之意，以身为赘，以生为苦，以死为乐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长生不死，正与老庄之说背而驰矣。佛家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乃老庄之本意也。故老庄与佛，元不为二。欧阳公云：“道家乃贪生之论，佛家乃畏死之论。”此盖未尝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庄何尝贪生？瞿昙何尝畏死？贪生畏死之说，仅足以排方士而已。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释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说尽出老庄，今道家有老庄书不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作经教

之属。如《清净》、《消灾》、《度人》等经，模拟可笑，而《北斗经》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宝悉为人盗去，却去收人家破瓮破釜。”此论窥见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国，文件孅儿幼夫模象庄老以文饰之。”则固已知其出于庄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断王后萧妃之手足，置于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萧妃临死曰：“愿武为鼠吾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闻相传谓猫为天子妃者，盖本此也。予自读唐史此段，每见猫得鼠，未尝不为之称快。人心之公愤，有千万年而不可磨灭者。尝有诗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虽小策勋奇。扼喉莫讶无遗力，应记当年骨醉时。”

转丸鸣镝

杨东山云：“凡处事须是心如转丸，手如鸣镝。”

乙编卷五

启运宫望祭殿

福州启运宫在开元寺，有七祖艺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寝之旧，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时金兵俶扰，仓忙之间，载以篮舆七乘，至今犹存。别造朱辇七乘，列于殿庑。专差中官一员主香火，谓之“直殿”。节序，朝廷遣快行家赍送香烛，帅守与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盘列食十数品，酒三献云。临安净慈寺后有望祭殿，每岁寒食，朝廷差官一员，望祭西京诸陵。差升朝官读祝版，其词云：“历正仲春，感载濡于雨露；心驰西洛，怅遐阻于山川。恭惟某祖某宗，灵鉴在天，圣谟传后。后曰徽音。秩上陵之典礼，徒切望思；葩寓祭之权宜，愈深怆慕。”其礼用盘食，茶汤，三献酒。余观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今以万乘之主，乃不获遂此志，至于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虏既灭，朝廷亦尝遣使修朝陵之礼。荆、襄以兵五千护之，未至西京，谍报敌骑且至，兵不敢进。使者潜偕数骑星驰而往，行礼而还。其诸陵之无恙与否，皆不可究诘也。

就斋诗

吾郡罗椿字永年，诚斋高弟也。清贫入骨，一介不取，颇有李方叔、谢无逸风味。累年举于礼部，竟不第。自号“就斋”。尝访诚斋于毗陵，诚斋作诗送之归曰：“梅花香边蹋雪来，杏花影里带春回。明朝解缆还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谁遣文章太惊俗，何缘场屋不遗才？南溪鸥鹭如相问，为报春吟费麝煤。”庆元初，诚斋与朱文公同召，诚斋力辞。永年寄诗云：“不愁风月只忧时，发为君王寸寸丝。司马要为元祐起，西枢政坐寿皇知。苦辞君命惊凡子，清对梅花更与谁？梦绕师门三稽首，起敲冰砚诉相思。”诚斋击节。又《送永丰汪令》诗云：“锦缆梅花浦，江南作县归。新来荐鹗牍，惊动衮龙衣。岁晚情难别，心亲事却违。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颇有少陵意态。他如“露湿看花脚，莺啼欲晓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赐家庙

本朝大臣赐家庙者：文彦博、蔡京、郑居中、邓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时中、童贯、秦桧、杨存中、吴琦、虞允文、史弥远，凡十四人。

古妇人

《国风》云："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又云："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盖古之妇人，夫不在家则不为容饰也。其远嫌防微，至于如此。杜陵《新昏别》云："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尤可悲矣。《国风》之后，唯杜陵不可及者，此类是也。

碑铭

古人立碑，庙以系牲，墓以下棺。厥后乃刻岁月，或识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汤盘铭》、《太公丹书》所载诸铭，亦因所用器物著辞以自警，未尝为徒文也。后世特立石以纪事述言，而谓之碑铭，与古异矣。杜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岘山之上，一沉汉水之中。韩退之谓张愉曰："丐我一片石，载二妃庙事，且令后世知有子名。"后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戒更革

赵韩王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惟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狥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常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或庶几者，仅此可以偿万一耳。"凡此皆

至论。夫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变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曰：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则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盖可睹矣。或曰：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岂可厚诽乎？余曰：有志于二帝三王，当自格君心始，不当自变法度始。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治；有禹汤之君，则有禹汤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则，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车战，适足以贻千古之诮耳。朱文公云：“浙间学者，推尊《史记》，谓《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至《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诚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

潘默成

潘良贵字子贱，自少有气节。崇观间为馆职，不肯游蔡京父子间。使淮南，不肯与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对，力论时宰何㮚、唐恪误国。未几，言皆验。建炎初，召为右司谏，首论乱臣逆党，当用重法以正邦典，壮国威，且及当时用事者奸邪之状，大为汪、黄所忌。书奏三日，左迁而去，复召为右史。从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与论笔法，言久不辍。子贱举笏近前，厉声曰：“向子諲以无益之言，久渎圣听！”叱之使下，左右皆胆落，由是又去国。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桧势正炎炎，冷处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说》，深以在得之规，痛自警励。秦虽令人致语，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蔽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有《磨镜帖》行于世，言读书者将以治心养性，如用药以磨镜也。若积药镜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为镜累，张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为名言。子贱自号默成居士。

诸葛武侯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顾也；系马千驷，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汤、事桀，废辟复辟，不惟天下不以为疑，而桀与太甲亦无一毫疑忌之心。东坡论之曰：“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

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此论甚当。后世唯诸葛武侯有伊尹风味。其草庐三顾而后起，与耕莘聘币，已略相类。观其告后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库有余帛，廪有余粟，以负陛下。”观此言，则其视富贵为何等物！故先主临终谓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见孔明肝胆，其肯发此言！虽然先主、孔明鱼水相得，发此言无难也，此言之发，后主与左右固皆闻之矣。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后之君子，争一阶半级，虽杀人亦为之。自少至老，贪荣嗜利如飞蛾之赴烛，蜗牛之升壁，青蝇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节、办大事”，其谁能信之！

殽核对答

杨东山尝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斋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何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精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其名，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某尝陋三公之对。昔某帅五羊时，漕仓市舶三使者，皆闽浙人，酒边各盛言其乡里果核鱼虾之美。渠问某乡里何所产，某笑曰：‘他无所产，但产一欧阳子耳。’三公笑且惭。”

初筮谒郡

杨东山言：“某初筮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赵谧字安卿，丞相元镇子也。初参之时，客将传言，待众官退却请主簿。客退，赵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请，某不动，三请，某解其意，遂庭趋一揖，上阶禀叙，逐一还他礼数。既毕，立问何日交割，禀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径入，更不与言延坐。某退，而抑郁几成疾。以书白诚斋，欲弃官而归。诚斋报曰：‘此乃教诲吾子也，他日得力处当在此。’某意犹未平，后涉历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辈

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须是讨吃人打骂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汉昭帝时，夏阳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谓之曰：“子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黄犊车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公卿以下，莫敢发言。隽不疑后至，叱吏收缚，竟得其奸。靖康之乱，柔福帝姬随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诣阙，称为柔福，自虏中潜归。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上恻然，不疑其诈，即诏入宫，授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荣。汪龙溪行制词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资妆一万八千缗。绍兴十二年，显仁太后回銮，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始知其诈。执付诏狱，乃一女巫也。尝遇一宫婢，谓之曰：“子貌甚类柔福。”因告以宫禁事，教之为诈。遂伏诛。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古今事未尝无对，成方遂遇隽不疑，故其诈不行。此女巫若非显仁之归，富贵终身矣。

鬻祠庙

荆公行新法，鬻坊场河渡，司农又请并祠庙鬻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秽杂喧践，无所不至。张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于鬻乎？”神考览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免鬻。近时豫章尝于孺子亭卖酒，刘潜夫题诗云：“孺子亭前插酒旗，游人那解荐江蓠。白鸥欲下还飞起，曾见当年解榻时。”帅闻之，亟令住卖。嘉定间，临安西湖上三贤堂亦卖酒，太学士人题诗云：“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秋菊荐寒泉。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官司趁酒钱。”府尹闻之，亦愧而止。

蕲黄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围黄州，诏冯榭援蕲、黄。榭迁延不进，黄州守何大节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诸君多有

亲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无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为去计。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舆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拥之登车，才出门，虏兵已纷集，大节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蕲州。守李诚之字茂钦，手杀其妻子奴婢，然后自杀，官属多死之。朝廷褒赠诚之，且为立庙。而《宁宗帝纪》书“大节弃城遁”。二人皆出太学。刘潜夫诗云：“淮堧便合营双庙，太学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犹疑许远，君王元未识真卿。”盖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钦果决，是以全节；中立迟懦，是以败名。忠臣义士，可以鉴矣。

俭约

李若谷为长社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张无垢云：“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阳来，言郑亨仲日以数十钱悬壁间，椒桂葱姜皆约以一二钱，曰：“吾平生贫苦，晚年登第，稍觉快意，便成奇祸。今学张子韶法，要见旧时虀盐风味甚长久也。”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幕官极相得。一日，问及公家日用多少，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许多钱？”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惊曰：“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尔见疏。余尝谓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薄，有久长之理，是可以养寿也。醉酽饱鲜，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可以养神也。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可以养气也。故老氏以为一宝。

断决

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臣谄主愚

桓玄窜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恶之，李超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悦。下谄上愚，可发一笑。

针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

檀弓脱句

《礼记·檀弓》：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仿？”吾郡刘尚书美中家有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静春先生刘子澄纂辑，迄不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

二老相访

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

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诚斋二字，光宗御书。回环自辟三三径，诚斋东园有三三径，其诗云：“三径初开自蒋卿，再开三径是渊明。诚斋奄有三三径，一径花开一径行。”顷刻能开七七花。门外有田供伏腊，望中无处不烟霞。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谩夸。”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高轩行李能过李，小队寻花到浣花。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未论藏去传贻厥，拈向田夫野老夸。”好事者绘以为图，诚斋题云：“平叔曾过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苍松白石青苔径，也不传呼宰相来。”用魏野诗翻案也。厥后诚斋冢嗣东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辞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云巢曾无疑，益公门人也，年尤高，尝携茶袖诗访伯子，其诗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乐哉。泓颍有时供戏剧，轩裳无用任尘埃。眉头犹自怀千恨，兴到何如酒一杯。知道华山方睡觉，打门聊伴茗奴来。”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涂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篱菊苞时披宿雾，木犀香里绝纤埃。锦心绣口垂金薤，月露天浆贮玉杯。八十仙翁能许健，片云得得出巢来。”其风味庶几可亚前二老云。无疑博学工文，尤精考订，有《本朝新旧官制考》行于世。以隐逸召为秘阁校勘，吾党之士多劝其毋出，而无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诗云：“泰华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见何迟。老于尚父投竿日，少似辕生对策时。怨鹤惊猿辞旧隐，鞭鸾笞凤总新知。早陈经国平边策，归领云巢旧住持。”无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开陈，奉祠而归，年九十乃终。

汉二献

周益公云：“汉二献皆好书，而其传国皆最远。士大夫家，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

风香

杜陵诗云：“色难臭腐食风香。”色难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独“食风香”三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观佛书云：凡诸所鼻风与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俭

宋高祖留葛灯笼、麻蝇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以此示后，后世犹奢。

识字

西汉诸儒，扬子云独称识字。韩文公云：“凡为文者，宜略识字。”则识字岂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课识十五字。杨诚斋云：“无事好看韵书。”

万卷百车

唐李渤问归宗禅师曰：“须弥纳芥子，仆即不疑。芥子藏须弥，恐无是理。”归宗曰：“人言学士读万卷书，是否？”渤曰：“然。”归宗曰：“是心如椰子大，万卷书从何处着？”荆公诗云：“巫医之所知，瞽史之所业，载车必百两，独以方寸摄。”即归宗之意。余谓一心具一太极，前辈谓鹏抟鹍运，不足计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计其广狭。万卷、百车，又何足道！

汤武

汤、武应天顺人之举，实出于伊尹、太公。汤五遣伊尹适夏，意亦可见。伊尹既丑有夏，遂相汤伐桀，《诗》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不言汤用伊尹也。《书》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汤誓》是也；有以国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传》、《孟子》皆谓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辈谓伐商之谋，实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汤、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见。虽然，夫子则不以是而恕汤、武也。序《书》之词曰汤胜夏，曰武王胜殷杀受，未尝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与《春秋》书许世子止赵盾同一笔也。东坡《海外论》可谓深识周、孔之心矣。余尝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汤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尝萌蠢动之心。及武王既丧，商人不靖，观《鸱鸮》、《小毖》之诗，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汤放桀于南巢，盖亦听其自屏于一方而终耳，未至如以黄钺斩纣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

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洒者哉！当是时，若非以周公之圣，消息弥缝于其间，则周之复为商也决矣。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于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亦岂可并言哉！朱文公云：“成汤圣敬日跻，与盘铭数语，犹有细密工夫，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

景不训仰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谓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语，遂失其义。妄以“景”训“仰”，多取前贤名姓，加“景”字于上以为字，如景周、景颜之类，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尝以景为仰哉？真西山旧字景元，后悟其非，乃改为希元云。

始皇袁绍

始皇为楚所败，尚能谢王翦；袁绍为魏所败，乃至杀田丰。欲不亡，得乎？

一联八意

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乙编卷六

兄弟偈

法昭禅师偈云：“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词意蔼然，足以启人友于之爱。然余尝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会聚，久速固难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继而生，自竹马游戏，以至骀背鹤发，其相与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浃洽，猜间不生，其乐岂有涯哉！近时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将作监丞退休，年皆八十，诗酒相娱者终其身。章泉赵昌甫兄弟亦俱隐玉山之下，苍颜华发，相从于泉石之间，皆年近九十，真人间至乐之事，亦人间希有之事也。

乌石题名

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燕支涴绿苔。”

临事之智

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张乖崖守蜀，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方出，军众忽嵩呼，乖崖亦下马，随众东北望三呼，揽辔复行，众不敢欢。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内祈禳。时太子尚幼，八大王元俨者颇有威名，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过，问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王见之大骇，意其为毒也，即上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会客帐下。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将以闻。公徐曰：“今夜诚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尽拆为薪。”乐饮如常。明日乃究问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辈如此类甚多，皆所谓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

之浮球，司马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之中有变通之术。世传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卓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卓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办，唯瓦难办。"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嘉熙间，江西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领兵迎敌。众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直，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兼庾节。

雨晴诗

杜陵诗云："雨晴山不改，晴罢峡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体本无改变，然既雨初晴，则山之精神焕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诗云："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胡五峰见之，以为有体而无用，乃赓之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写物，二公则以喻道。

善师

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琴以不鼓为妙，棋以不着为高。

子家羁

子家羁不欲昭公与季氏立异，子家羁岂党季氏者乎？陈平、周勃不与吕氏立异，平、勃岂党吕氏者乎？狄仁杰不与武氏立异，仁杰岂党武氏者乎？处事变者，须识此意。虽然夫子三都之堕，王陵庭争之语，骆宾王举兵之檄，亦不可少也。声大义者，张胆而明目；定大策者，潜虑而密谋。

中兴赋联

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名上字系光宗庙讳。修，福州人。解试“四海想中兴之美赋”，第五韵隔对云：“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时诸郡试卷多经御览，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陈修？”吟诵此联，凄然出涕。问：“卿年几何？”对曰：“臣年七十三。”问：“卿有几子？”对曰：“臣尚未娶。”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资奁甚厚。时人戏为之语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兴化人。解试“中兴日月可冀赋”，一联云：“伫观僚属，复光司隶之仪；忍死须臾，咸泣山东之泪。”亦经御览，亲笔录记。唱名日，特命加一资。上恢复初志，随寓发见，感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桧之罪，可胜诛乎！

晏先

淳熙间，庐陵有恶少子曰晏先，以杀人减等流岭南。行有日，逢其党二人于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应而去。行数日，送徒者节其饮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来，为酒馔飨晏及送徒者，尽夕歌呼，至晓偕行。过荒林间，二人以白金一笏掷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释使逃，请以此金为谢；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纵去，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驾巨舰来归，资货巨万。访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贫，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尽哀，厚遗其妻子乃去。郑毅夫《过朱亥墓》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君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谅哉！

老马

《韩子》：“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杜陵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用此事也。东坡代滕达道疏云：“自念旧臣，譬之老马，虽筋力已衰，不堪致远，而经涉险阻，粗识道路。”又用杜诗意。

师子骢

唐太宗末年，谶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杀李君羡，过矣。则天当时特一宫嫔，诚无可疑之迹，然史载太宗有骏马曰“师子骢”，极猛悍，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尔。”由此观之，其英烈猛厉之气亦自发露，特太宗不之觉耳。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

无思无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无思无为。”杨敬仲深爱其语，故铭其墓曰：“和叔之觉，人所未知。非木非石，无思无为。”盖以为造极之语也。然余观苏颍滨《论语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也。如使顽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谓之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说即和叔之说也，岂敬仲未之见耶？禅家去昏散病，绝断常坑，盖昏与断，则如木如石矣；散与常，则妄思妄为矣。又云：“贵真空，不贵顽空，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滃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颍滨深味禅说，故其论亦此意。

养鸡养虎

内缮己性，当如纪渻之养鸡；外顺物性，当如颜阖之养虎。

了死生

渊明诗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谓了死生矣。谢溪堂诗云：“渊明从远

公，了此一大事。”余谓渊明性资高迈，岂待从远公而后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载外，上赖古人书。”又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则其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诗人

晚唐诗绮靡乏风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维、储光羲辈，而并薄其人。然气节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间。昭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韩偓在翰林，苏检数为经营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耶！”昭宗欲相偓，偓辞，而荐赵崇。崔胤怒，使温谮而逐之。昭宗与之泣别，偓泣曰：“臣得远贬及死乃幸，不忍见篡弑之辱也。”司空图初为礼部员外郎，弃官隐居王官谷，累征不起。柳灿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佯为衰野，坠笏失仪。乃下诏以为傲代钓名，放还山。罗隐乾符中举进士十上不第，黄巢乱，归依钱镠。及朱温篡，诏至，痛哭劝镠举义，镠不能从。温闻其名，以谏议大夫招之，不就，事镠终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诗人薄之乎？

诗叠字

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摵摵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三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字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阊阊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鬲鬲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

应世守己

无可无不可，应世法也；有为有不为，守己法也。

韩璜廉按

绍兴中，王铁帅番禺，有狼藉声。朝廷除司谏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宪治在韶阳，韩才建台，即行部诣番禺。王忧甚，寝食俱废。有妾故钱塘倡也，问："主公何忧？"王告之故。妾曰："不足忧也。璜即韩九，字叔夏，旧游妾家，最好欢。须其来，强邀之饮，妾当有以败其守。"已而韩至，王郊迎，不见，入城乃见，岸上不交一谈。次日报谒，王宿治具于别馆。茶罢，邀游郡圃，不许；固请，乃可。至别馆，水陆毕陈，伎乐大作，韩踧踖不安。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酒半，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益急。妾曰："司谏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舞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轿，诸娼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绊，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此声流播，旋遭弹劾，王迄善罢。夫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韩璜之谓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鹰扬，伯夷之叩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太公处东海之滨，进而以功业济世；伯夷处北海之滨，退而以名节励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为世间办一大事，可谓无负文王之所养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则太公亦必退而为伯夷之事，所谓易地则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养，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毁，固欲起而救乱，思冠冕之毁裂，又恐因而阶乱，故水火相济，盐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献自靖，或杀身以全节，或归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岂故相矛盾哉！观伯夷之谏，太公扶而去之曰义士，意可见矣。

擒虎寻龙

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闻虏中有龙虎大王，请以鹅鸭谏议当之。"嘉定中，察院罗

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自警诗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余观《东坡志林》载张元忠之说曰：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血出背，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与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绮绣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论澹庵，亦犹张元忠之论苏子卿也。近时刘叔友论刘、项曰：项王有吞岳渎意气，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哭声惨怛天日，而眉容不敛，是必铁作心肝者。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怅饮，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欤？能决意于太公、吕后，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则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则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

虞宾

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知爱天下而不知爱其子。余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也，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则安家而厚苍生，两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为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舜之于子，亦不过爱之以德，遗之以安耳。故爱子者，人之常情也，尧舜岂外人之常情以为异哉？故其书曰“典”。

信美楼记

项平甫作《信美楼记》云：“王仲宣之言曰：‘虽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余年，文士一词，曰‘此思归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论其心者。盖仲宣，汉贵公孙也。少依王室，世

受国恩。虽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彼以为抚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浐、泾、渭之速清也；览昭丘、陶牧之胜，不若终、嶷、吴、华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开，忧日月之逾迈，故戛然以是为不可久留。盖士之出处不齐久矣。充仲宣之赋，当与子美《岳阳楼》五言、太白《凤凰台》长句同帙而共编，不当与张翰思吴之叹、班超玉门之书、马援浪泊西里之念杂然为一议状也。”平甫此论，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黄、二袁而依刘表，意亦可见。故仲宣之忠于汉，陶渊明之忠于晋，罗昭谏之忠于唐，皆诗人文士之识大义有气节者。楼乃胡仲方为荆南抚干时所建，杨诚斋题诗云：“大资孙子大参孙，磊隗胸中万卷横。楼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断肠声。”“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楼分贮一秋江。散怀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号朱五经。温为节度使，其母王氏犹佣食萧县刘崇家。始迎以归，温举觞为寿，启曰：“朱五经平生读书，不登一第，有子为节度使，无忝于先人矣。”母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谓英特，然行义未必如先人也。”贤哉此媪，深哉此言。其于朱五经之学，必概尝有闻矣。温篡位之日，与宗戚饮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琼击盆中迸散，睨曰：“朱三，尔砀山一百姓，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见汝赤其族矣，何以博为？”全昱此言，亦甚贤也。然则温之父贤，母又贤，兄又贤，独温凶德耳。荀卿谓人性恶，其然，岂其然乎？

诗文反句

杜诗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鹤如双鬓”，若正言之，当云“双鬓如野鹤”也。又云“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若正言之，当云“五尺童时似黄鹄，化为老翁似白凫”也。他如“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亦然。《左氏传》曰“室于怒，市于色”，曾南丰曰“室于议，涂于叹”，皆如此类。

丙编

丙编自序

余为临川郡从事逾年，考举粗足，侍御史叶大有忽劾余罢官。临汝书院堂长黄景亮曰：“鹤林纵未通金闺之籍，殆将增《玉露》之编乎？”余谢不敢当也。还山数月，丙编遂成。时宋淳祐壬子，庐陵罗大经景纶。

丙编卷一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陈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气血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此论于同父，可谓顶门上一针矣。余观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妇皆谓一能胜予，而凿龙门，排伊阙，明德美功，被于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东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谗历变，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乡党，在宗庙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莱夷，堕三都，诛少正卯，便有一变至道气象。此皆所谓真正大英雄也。后世之士，残忍克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藉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捭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节，弭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无他，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阁记

东坡《大悲阁记》云：“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而况于手与目乎！虽然，非无身无以举千万亿身之众，非千万亿身无以示无身之至。”又云：“吾将使世人左手运斤而右手执削，目数飞鸿而耳节鸣鼓，首肯旁人而足识梯级，虽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异执而千目各视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通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虽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诸国，非有他也，触而不乱，至而能应，理有必至，而何独疑于大悲乎？”东坡之论明畅。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庄子》：“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尊足，即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于老

庄，于此尤信。孝宗皇帝喜球马，偶伤一目。金人遣贺生辰使来，以千手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上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自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惭。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足以解纷，信矣。余尝即吾儒之说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运乎茫茫之中，不出户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无见也，而无所不见；高拱穆清，若无为也，而无所不为。自九族睦、百工时，极而至于兆民安，万物育，四夷来，天地两间，裁成参赞，无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盖靖康之乱，有题诗于旧京宫墙云：“依依烟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

落英

《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释者云：落，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初英也。古人言语多如此，故以乱为治，以臭为香，以扰为驯，以慊为足，以特为匹，以原为再，以落为萌。

方朔窃酒

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汉武帝得之，东方朔

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方朔曰：“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遂得免。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

高宗眷紫岩

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及隆兴初，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于德寿宫。首问魏公起居饮食状，又问：“卿几岁？”对曰：“臣年三十一。”又问：“卿母安否？”对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记卿父再娶时，以无继嗣，曾来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来见，今次方得见卿。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来，有香茶与卿父为信。”乌乎！君臣相与，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谓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满于魏公，至有“宁失天下，不用张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楠诗

杜陵《病楠》诗曰：“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伤贤者之老病而不获用也。又曰：“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无所涵养，而骤膺拔擢，以当重任，力绵才腐，凛凛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怀》诗云：“篙工密逞巧，气若酣杯酒。歌讴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应触类，各藉颖脱手。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盖叹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顿乾坤独未见妙手也。方天宝间，杜陵少壮之时，虽乱离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马行》曰：“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又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盖幸其所以支撑世变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岁，《八哀》之诗既作，则一时豪杰或老或死，而后来者未有其人。此病楠、种榆之叹，舟师妙手之叹，意益婉而词益哀。呜呼！此唐室所以终不振乎！本朝元丰间，洛阳诸老为耆英会，图形赋诗，一时夸为盛事。而识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养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长之会，过此甚可畏也。时林行己曰：“天将祚其国，必祚其国之君子。观其君子之众多如林，则知其国之盛；观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国之衰；观其君子之康宁福

泽、如山如海，则知其为太平之象；观其君子之摧折顿挫如湍舟、如霜木，则知其为衰乱之时。”又曰：“天将使建中为崇宁，则不使范忠宣复相于初元；天将使宣和为靖康，则不使刘、陈二忠肃憝遗于数岁。”皆至论也。

遮莫

诗家用“遮莫”字，盖今俗语所谓“尽教”者是也。故杜陵诗云“已拚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言鬓如野鹤，已拚老矣。尽教邻鸡下五更，日月逾迈，不复惜也。而乃有用为禁止之辞者，误矣。

花

洛阳人谓牡丹为花，成都人谓海棠为花，尊贵之也。亦如称欧阳公、司马公之类，不复指其名字称号。然必其品格超绝，始可当此；不然，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

蘧伯玉

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伯玉可谓真君子矣。细考《论语》，夫子所与友者，仅见伯玉一人。使人于夫子，而夫子问其起居，则金石交情，可以略见。伯玉之躬行纯一如此，宜夫子乐与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观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后世老师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贤，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贤，何其明也。乃知以卫灵之无道，南子之淫泆，奚而不丧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辈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见南子者，盖以见识议论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辅卫灵公以有为。子路不说，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贤者不为冥冥惰行，而卒不能回光内照，改其淫泆。灵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识伯玉之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难，行善为难；知贤非

难，用贤为难也。

三溪诗词

有良家女流落可叹者，余同年李南金赠以词曰：“流落今如许。我亦三生杜牧，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尘土。　人世事，总无据。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尽尊前今日意，休记绿窗眉妩。但春到，儿家庭户。幽恨一帘烟月晓，恐明年，雁亦无寻处。浑欲倩，莺留住。”此词凄婉顿挫，不减古作者。《南史》：齐范缜谓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此词前阕盖祖此说。南金自号三溪冰雪翁，尤工于诗，有《江头吟》云：“儿时盛气高于山，不信壮士有饥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风雨蚀尽征袍单。侧立昆奴面铁色，楚客不言未吹笛。关山有月无人声，自是江头渚花发。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围水天。杜鹃故态不识事，尽情叫入青枫烟。壮士未握边头槊，旄头如月几时落。如今世界不爱贤，看取青峰白云角。乌乎一歌兮歌已怨，壶中无酒可续咽。”盖模拟少陵之作，词旨清婉可爱。

槟榔

岭南人以榔槟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故尝谓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醺然颊赤，若饮酒然。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疾，余酲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食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尝举似于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谓‘槟榔举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槟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陕西，甚有威望。张魏公宣抚，首擢用之。金人万户娄室与撒离曷等寇邠州，端击败之。至白店原，又大败之。撒离曷乘高望

师，惧而号哭，金人因目之为“啼哭郎君”。后以端恃功骄恣，废不用。又惧其得士心，竟杀之。自端之死，众心稍离。金再入，战于富平，我师诈张端旂以惧敌。娄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绐我也！”于是尽锐力攻，我师败绩，自是陕西非我有矣。淳熙间，议高庙配享，洪景卢举此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至于诈张端旂，尤为拙谋，徒足以召敌人之笑，沮我师之气耳。端亦知书，尝作诗云：“破碎山河不足论，几时重到渭南村。”昔人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识真少

市璞宝燕石，煮篑食蟛蜞，识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节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渊悬绝。盖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鸡豚出于埘栅，不求则不得；心放者，如鹰隼翔于云霄，而绦镟固在吾手也。众人之心易放，圣贤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荡，能放者开阔。流荡者，失其本心；开阔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为善最乐。”摘经史语，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谷菹禽兽

《周礼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六清：水、浆、醴、醥、医、酏。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笋。六兽：麋、鹿、熊、麕、野豕、兔。养者为畜，野者为兽。六禽：雁、鹑、鷃、鴇、鸠、鸽。五药：草、木、虫、石、谷。

象山棋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著棋，尝与包敏道书云：“制子初时与春弟颇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旬日棋又甚进，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汉文帝葬

汉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才七日耳。与窭人之家敛手足形还葬者何以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俭其亲，此殆文帝之顾命也。虽未合中道，见亦卓矣。文帝此等见解，皆自黄老中来。

临终不乱

欧阳公问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来翛然者，何今世之鲜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说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箦结缨之类，皆是平日讲贯得明，操守得定，涵养得熟，视生死如昼夜，故能如此不乱。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虑。”静春开目微视曰：“无虑何澄？”言讫而逝。

笼鸟水萍

或问：杜陵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叹之词耳。盖拘束以度日月，若鸟在笼中，漂泛于乾坤间，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东坡《雪》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亦此类。

文章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论后世之文也。文者，贯道之器，此论古人之文也。天以云汉星斗为文，地以山川草木为文，要皆一元之气所发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绣，虽精妙绚烂，才可人目，初无补于实用，后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穑字少稷，博学工文，杜门读书，不汲汲于仕进。诸公荐之，与陆务观同赐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务，时论翕然归重。尝论减年赏典，当与实历对使。孝宗用其说，至今行之。后乃附丽汤思退，力排张魏公，以是除谏议，公论始薄之。厥后贬岭南累年，蒙恩北归。周益公素与之善，便道来访。谓益公曰："某三十年闭户读书，养得少名望，思之不审，所得于彼者几何？而破坏扫地，虽悔何及！"怅然者久之。益公每举以为士大夫之戒。

陈汤论

张文潜作《陈汤论》，末云："昔有韩患秦之无厌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与之国。'大夫皆谏曰：'赏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韩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与之国，是赏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忧无国哉？'"一本云："昔者魏国患河，其边之臣起徙而决之赵。魏王大喜，赏其臣以十县。其相谏曰：'守边而徙河，犯官也。从而赏之，王之臣无守职者矣。'魏王笑曰：'子忧过矣，有功于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无二河，则徙河之赏无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胜。盖徙河犯官，有矫制之意。

飞吟亭诗

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钟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近时有题绝句于亭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

粒误先生。”余酷爱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为尊

四方以西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谓正太祖东向之位是也。三昭则坐北面南，故谓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则坐南面北，故谓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东阶而升，不敢升自西阶，非特嫌。若宾主敌体，亦以西为尊也。班孟坚《西都赋》曰：“左墉右平。”左，东也，东则为墉。若世所谓涩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阶也。右，西也，西则为平，而不为墉也。凡宾主之席，主东而宾西，亦所以尊宾也；非谓东尊于西，而使宾次主也。故礼客降一等，则就主人之阶。盖客不敢自西阶为宾主礼，欲自东阶随主人而升也。主人辞，客乃复位。盖主人不许，客然后自西阶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杜陵诗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盖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而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之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必胎变稔祸，必有出于女宠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诗意与狄昌同。而其恻怛规戒，涵蓄不露，则大有径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称禹，不过“勤俭”两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不俭乎？余于《乙编》尝论俭有四益。勤亦有三益。盖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必受其饥；一妇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农民昼则力作，夜则颓然甘寝，故非心淫念，无从而生。晋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渊明诗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而无异患干。”是勤可以远淫辟也。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之寿，必归之《无逸》。吕成公释之曰：“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寿考也。

黄绵袄

何斯举云：壬寅正月，雨雪连旬。忽雨开霁，闾里翁媪相呼贺曰：“黄绵袄子出矣！”因作歌以纪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惬人意。乃更为补作一绝句云：“范叔绨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绵袄，谁似天公赐予均。”白乐天诗云：“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

堂食

渡江初，吕元直为相，堂厨每厅日食四千，至秦会之当国，每食折四十余千。执政有差，于是始不会食。胡明仲侍郎曰：“虽欲伴食，不可得矣。”

丙编卷二

论事任事

叶水心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哗然不安。昔郑子孔为载书，诸司门子弗顺，将杀之，子产止之。人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子产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迄焚而后定。然及子产自为相，却不知此，直云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论如此。余谓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赵韩王定混一之谋于风雪凌厉之中，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真社稷臣矣。雷德骧何人，乃敢议之，宜艺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时，则权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过重。东坡所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则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势轻哉？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范公当国不久，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已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已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岂有己则能攻人，而人则不欲其攻己哉！谚云："吃拳何似打拳时。"此言虽鄙，实为至论。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最号敢言。及为执政，主濮园称亲之议，诸君子哗然起而攻之，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则欧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两篇，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恭俭，举动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余尝作《濮议》诗云："濮园议起沸乌台，传语欧公莫怨猜。须记上坡持橐日，也曾寻探好题来。"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轴二等，以大小别之，此其卑也。染牙以为经，凡五等，升朝历数而上也，而穗草为尊。锦幖其端，凡四等，而细球之锦配穗草。告身皆制绫为之。玳瑁轴素绘二等，而绘为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丝法锦囊其外。其小异者，锦之红绿耳。犀轴亦二等，藻绘虽同，而大小有别，三品通用也。丝囊如玳瑁，而幖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缕，此人臣一品之极也。宫掖之严，帝姬之亲，大略七等。镌犀为轴，雕玉以为龙，告身五彩丝囊，幖首纯红，而绘如雕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轴丝囊为最高，而绘皆云凤者次之，玳轴者又次之。绘事如玳瑁，而告纸损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丝法锦，虽有差次，始寖卑矣。宰相亲王赠封，视紫丝高者。执政赠封，视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迩也。丝囊之制，以小铃十系之。按式名曰“帼镈”，黄金、涂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系，惟白金耳。侍从庶僚所封，视其官。蕃官祠宇所封，从其秩。合而陈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则物采愈华。此游默斋所记宋朝之制也，甚详明。

方士传

范晔作《东汉史》，为方士立传，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书特书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论》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善辟谷，悉号数百岁。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此人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子建此论，其识过范晔远矣。汉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爱女妻方士，可谓颠倒之极。末年乃忽悔悟，曰：“世岂有仙者？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耳。”此论却甚确。近时刘潜夫诗云：“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

三足记

卢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则天下不难理矣。”著论曰《三足记》。

不谈风月

范旂叟为广西宪，会僚属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谈风月，亦且不论文章，只说政疵民病。”众皆唯唯。余从容曰：“若谈夫子、孟轲之文章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则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也。痒疴疾痛，举切吾身，施之有政，当有本末先后，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为忤。旂叟号西堂先生，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性刚介，有不可，必达其意而后止。在广西岁余，丐祠归养亲。发奏牍之日，即出台治，寓僧舍，不请俸给钱。将漕湖南，总所专人来索钱，在庭咆哮无礼，命杖而黥之。既毕，上章自劾，乞归田里，总所迄不敢害。朝廷为颁召命，然竟卒于湖南。其将卒也，请僚属入卧内，命吏取案牍来，据榻判结数事。既毕，又曰：“某县有母诉其子者，此关系风教，不可不施行。”命取来，又判讫。略言及身后事，与僚属揖别，须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乱如此。有《对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历任判断之语也。近年门生、故吏合辞请于朝，特谥清敏。余初任为容南法掾，才数月，偶留帅幕。旂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余辞以未书一考，不当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书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则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诗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谀风可羞，长官招僚属一杯，其初招也，则有所谓谢请；其既毕也，又有所谓谢会。一杯之酒，两至客位，行之者不以为耻，此何等风俗耶！小官不足责，推其原，皆由长官无见识，妄自尊大，遂成此风。此虽小事，然摧坏小官气节，关系却大。

蟹胥

《周礼》：“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郑康成注云：好羞，谓四时所谓膳食。若荆州之鲢鱼、扬州之蟹胥。陆德明音释云：蟹，酱也。山谷诗云：“蟹胥与竹萌，乃不羡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杀人如刈草，使钱如使水。余曰：军无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使钱如使水可也，乃若杀人如刈草，则非至论。夫军事固以严济，然礼乐慈爱，战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诛不用

命者，盖一有逗挠乱行，则三军暴骨矣。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岂以多杀为能，以嗜杀为贵哉！若如所言，则赵充国、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辈矣。

文章有体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八珍虽美而易厌。至于饭，一日不可无，一生吃不厌。盖八珍乃奇味，饭乃正味也。"

辛卯火

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洪舜俞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时殿帅乃冯栩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责。

蕲王夫人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尽欢，深相结

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朮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

少陵可杀

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所谋杀者为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喧传缙绅间。余谓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于杨德祖，隋炀之于薛道衡，盖真杀之矣。

姜白石

姜尧章学诗于萧千岩，琢句精工。有诗云："夜暗归云绕柁牙，江涵星影雁团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杨诚斋喜诵之。尝以诗《送江东集归诚斋》云："翰墨场中老斫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虚日，处处江山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东日暮云。"诚斋大称赏，谓其冢嗣伯子曰："吾与汝弗如姜尧章也。"报之以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可怜公等皆痴绝，不见词人到老穷？谢遣管城侬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谓张功父也，尧章自号"白石道人"。潘德久赠诗云："世间官职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号，断无缴驳任称呼。"时黄岩老亦号白石，亦学诗于千岩，诗亦工，时人号"双白石"云。

玉山知举

淳熙中，王季海为相，奏起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且以书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极相得，屡黜于礼部，心甚念之，乃以书约其胥会于富阳一萧寺。与之对榻，夜分密语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易》义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为验。"其人感喜。玉山既知举，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内用三古字者，遂竟批上，置之前列。及拆号，乃非其友人也，私

窃怪之。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终不释然。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因问之曰：“老兄头场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对曰：“兹事甚怪，先生既问，不敢不以实对：某之来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中，与寺僧闲步庑下，见室中一棺，尘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矣，杳无骨肉来问，又不敢自葬之。’因相与默然。是夕，梦一女子行庑下，谓某曰：‘官人赴省试，妾有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觉，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惊叹。此事冯此山可久为余言，虽近于语怪，然亦不可不传，足以祛人二蔽：一则功名富贵信有定分。有则鬼神相之，无则虽典贡举者欲相牢笼，至于场屋亦不能入，此岂人之智巧所能为乎？一则人发一念、出一言，虽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觏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隆兴初，张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张震知无不言，言皆当理。”令载之训词。大哉王言！真台谏之金科玉条也。

老卒回易

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

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厚。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幻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呜呼！观循王之兄与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翘三十里哉！彼卒者，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则等而上之，若伊、吕、管、葛者，世亦岂尽无也哉。特莫能识其人，无繇试其蕴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缗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之内外付种、蠡，汉高皇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有功。观其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罚却倚子

百官殿门侍班幕次，台谏皆设倚，余官则各以交床自随。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戏曰：“罚却倚子矣。”

诸侯藩镇

春秋之时，天王之使交驰于列国，而列国之君如京师者绝少。夫子谨而书之，固以正列国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责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镇，犹春秋之诸侯也。杜陵诗云：“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盖与《春秋》同一笔。

无官御史

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鲠亮也。嘉定间，余在太学，闻长上同舍言：乾淳间，斋舍质素，饮器止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

邵蔡数学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出焉。晦庵、南轩、东莱、象山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然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邵、蔡二子盖将发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与数粲然于天地之间也，其功亦不细。近年以来，八君子之学，固人传其训，家有其书，而邵、蔡之学则几于无传矣。

松竹句

杜陵诗云：“新松恨不长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呜呼！世道至于如此，亦可哀矣。

诸葛成何事

唐薛能诗云：“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王荆公晚年喜诵之。然能之论非也。孔明之出，虽不能扫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讨贼之义，尽托孤之责，以教万世之为人臣者，安得谓之成何事哉！荆公诵此，盖以自喻。然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其存心无愧伊、吕，“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刚愎自任，新法烦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见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为其所挤陷，此岂天也哉！自古隐士出山，第一个是伊尹，第二个是傅说，第三个是太公，第四个是严陵，第五个是孔明，第六个是李泌，皆为世间做得些事。虽以四皓之出，或者犹议其安刘是灭刘，况如樊英辈者乎！

忧乐

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

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能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终身之忧。又曰：忧以天下。又曰：莫知我忧。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义又是如何？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故魏鹤山诗云：“须知陋巷忧中乐，又识耕莘乐处忧。”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如采菊东篱、挥杯劝影，乐矣，而有平陆成江之忧；步屧春风、泥饮田父，乐矣，而有眉攒万国之忧。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

大字成犬

宝庆初，当国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鹤山，朝士莫有任责，梁成大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击搏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点，曰“梁成犬”。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

丙编卷三

圣贤豪杰

朱文公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陆象山深以其言为确论。如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灭国者五十，孔子却莱人，堕三都，诛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杰乎！其次如诸葛孔明，议论见识，力量规模，亦直豪杰。惟房次律声誉隆洽，一出便败事，然至今儒者之论，皆称其贤。如此，则是天下有不豪杰之圣贤矣。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或谓有使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谓优人之姗侮君子，诚可罪也。西山、鹤山之抱负，诚未可厚诬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刘平国尝言："若将真景元与余景瞻并用，必有可观。"余尝疑其说。西山负一世之望，岂必待余景瞻而后可以有为乎？世传洪舜俞在蜀，尝谓崔菊坡曰："先生丰于德而啬于才，他日不宜独当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辞宰辅。此说余尤疑之，若分才德为两事，则是天下果有不豪杰之圣贤矣。

婺州鹰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鹰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梦龙方据案视事，鹰忽飞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衔巾来还，乃径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问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兽之灵识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异矣；于误攫他卒之巾复衔来还，尤为奇异。世之人举动差谬，文过遂非，不肯认错者多矣，夫子所谓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茶瓶汤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又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故以第二沸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汤就茶瓯瀹之，则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乃为声辨之诗云：“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稠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其论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吾无隐乎尔

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晦堂此等处诚实脱洒，亦只是曾点见解，却无颜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才飞下即交合，数日，产子如麦门冬之状，日以长大。又数日，其中出如小黑蚁者八十一枚，即钻入地中。《诗》注谓螽斯一产八十一子者，即蝗之类也。其子入地，至来年禾秀时乃出，旋生翅羽。若腊雪凝冻，则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传雪深一尺，则蝗入地一丈。东坡《雪》诗云“遗蝗入地应千尺”是也。蝗灾每见于大兵之后，或云乃战死之士冤魂所化。虽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见捕蝗者虽群呼聚喊，蝗不为动。至鸣击金鼓，则耸然而听，若成行列。则谓为杀伤沴气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四句是两个好议论，意足而理明，绝句之妙也。

半两钱

今世有一样古钱，其文曰“半两”，无轮郭，医方中用以为药。考之《史记》，乃汉文帝时钱也。当时吴濞、邓通皆得自铸钱，独多流传，至今不绝。其轻重适中，与今钱略相似。视五铢货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铢货钱比今钱却稍轻。

观山水

赵季仁谓余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余曰：“尽则安能，但身到处莫放过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固自可见；如“子在川上”，与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见。大抵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豁心志，为益不少。季仁曰：“观山水亦如读书，随其见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诗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晓氛散如绮。心疑雨再作，眼转云四起。我岂知天道，吴侬谚云尔。古来占滂沱，说者类恢诡。飞云走群羊，停云浴三豨。月当天毕宿，风自少女起。烂石烧成香，汗础润如洗。逐妇鸠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时，蜥蜴与闻计。垤鸣东山鹳，堂审南柯蚁。或加阴石鞭，或议阳门闭。或云逢庚变，或自换甲始。刑鹅与象龙，聚讼非一理。不如老农谚，影响捷于鬼。哦诗敢夸博，聊用醒午睡。”此诗援引占雨事甚详可喜。谚有云：“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晏，晒杀雁。”又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说尚遗，何也？余欲增补二句云：“日占出海时，月验仰瓦体。”

建炎登极

靖康之乱，元祐皇后手诏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独在。”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建炎登极之诏曰：“亹亹万机，难以一日而旷位；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又曰：“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怀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当勇于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于爱君。期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事。同傒两官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其词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元次山作颂，谓自古有盛德大业，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去盛德而止言大业，固以肃宗即位为非矣。伊川谓非禄山叛，乃肃宗叛也。山谷云：“抚军监国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为。”此皆至论。今二圣蒙尘远狩无还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与唐肃宗天渊不同，似亦可以无说。然胡致堂万言书首论此事，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复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此举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须一反前失，亟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今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军，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影从。凡所欲为，孰不如志？”致堂此论明白正大，惜其说之不行也。然唐肃宗即位，何尝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为盛德事矣。中兴以来，致堂、澹庵二书关系最大。

江西诗文

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杨东山尝谓余云：“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

以俗为雅

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唐人寒食诗不敢用‘饧’字，重九诗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诗。彼固未敢轻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侧也。”余观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又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又云“夜来醉归冲虎过，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禅家有观白骨法，谓静坐澄虑，存想自身血肉腐坏，唯存白骨，与吾相离，自一尺以至寻丈，要见形神，元不相属，则自然超脱矣。余观《庄子》：子舆有疾，子祀往问之。曲伛发背，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间而无事，跰躄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此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浸，渐也；假，借也。盖积渐假借，化此身为异物，则神与形离，超然无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于拘拘哉！视白骨之法，盖本于此。佛法出于老庄，于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传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过之，有诗云：“三尺黄垆直棘边，此心终古享皇天。《汲书》猥述流传妄，剖击嗟无咎单篇。”盖《汲冢书》妄载伊尹谋篡，为太甲所杀也。事见杜元凯《左氏传后叙》。

乐天对酒诗

古诗多矣，夫子独取《三百篇》，存劝戒也。吾辈所作诗亦须有劝戒之意，庶几不为徒作。彼有绘画雕刻，无益劝戒者，固为枉费精力矣。乃若吟赏物华，流连光景，过于求适，几于诲淫教偷，则又不可之甚者矣。白乐天《对酒》诗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又曰："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曰："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诗家言之，可谓流丽旷达，词旨俱美矣。然读之者将必起其颓惰废放之意，而汲汲于取快乐、惜流光，则人之职分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将何时而可为哉！且如《唐风·蟋蟀》之诗，盖劝晋僖公以自虞乐也，然才曰"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即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吕成公释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纵；广其俭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复生者多矣。"信矣，《唐风》之忧深思远也！乐天之见，岂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近时叶石林谓："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之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相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而有余也。"此论固已得之，然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特畏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恋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刘禹锡辈亦皆逐逐声利之徒，至一闻李文饶之败，便作诗畅快之，岂非冤亲未忘，心有偏党乎？慕乐天者，爱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经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枫落吴江冷"，"澄江静如练"，"空梁落燕泥"，"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楼，流光正徘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等类，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在家长早起，忧国愿年丰"，"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难殚举，可

以类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诗文独外是乎？

容斋奉使

绍兴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来修好，洪景卢往报之。入境，与其接伴约用敌国礼，伴许诺。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乃尽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卢不可。于是扃驿门，绝供馈，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馆伴者来言，顷尝从忠宣公学，阳吐情实，令勿固执，恐无好事，须通一线路乃佳。景卢等俱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馈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微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

九为究

数穷于九。九者，究也。至十则又为一矣。此蔡西山之说。

静坐

伊川每见学者能静坐，便叹其善学。余谓静坐亦未可尽信，固有外若静而中未免胶扰者，正所谓坐驰也。尝闻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烛造檀林，众生打坐者数百人，或拈竹篦痛棰之，或袖中出饼果置其前，盖有以窥其中之静不静，而为是惩劝也。彼异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术之隐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职教者有愧矣。

落梅诗

近时胡仲方《落梅》诗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楼头一笛风。”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飘零衰老，乃拳拳叹息之，亦已晚矣。烛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亦寓此意。唐人诗曰：“朝廷欲论封禅事，须及相如未病时。”杜陵《病楠》诗意亦如此。陈后山挽司马公

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禅赦文

孝宗受禅赦文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天下诵之，洪景严笔也。

文繁简有当

洪容斋曰：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简各有当也。《礼记·檀弓》：“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盖连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当其事、省其词，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至班固作《汉书》，乃省其词曰：“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终不若《史记》朴赡可喜。余谓诗亦有如此者，古《采莲曲》云：“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杜子美《杜鹃行》：“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南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若以省文之法论之，似可裁减，然只如此说，亦为朴赡有古意。

古人无忌讳

谥者，死后易名者也。而《左传》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盖生前预赐之也，曾不以为不祥。今人不达，畏死畏祸，百种忌讳。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许之合葬，又许之哭。伯高死于卫，孔子以为由，“赐也，见我”，遂哭诸赐氏，命子贡为之主，来者拜之。子夏丧明，曾子曰“朋友丧明则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寝疾，蛎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士唯公

门说齐衰。”武子曰：“善哉！”盖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讳也。

玉牒

《玉牒》修书，始于大中祥符，至于政、宣而极备。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为《类纪》。同姓之亲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为《属籍》。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

奉使见留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近时洪忠宣在金亦几二十年。

四虫

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热，蓼虫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诸贤气象

濂溪、明道似颜子，伊川、横渠似孟子，南轩似颜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扬子》曰：“神心惚恍，经纬万方。”《孔丛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或曰：《易》言“何思何虑”，何也？曰：始于思，终于无思；非不思也，不待思

也。此不识不知而顺帝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疴偻之承蜩，岂更待于思乎？

谢肉牒

周益公家藏欧阳公家书一幅，纸斜封，乃冷寿光牒。其词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颁赐，领外无任感激，谨具牒谢。谨牒。年月日。具位某牒。”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

丙编卷四

蔡攸辞酒

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杓，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由是言之，则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夺，而攸迄被眷宠，是可叹也。

酒有和劲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养生主"，劲者曰"齐物论"。杨诚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盘露"，劲者曰"椒花雨"，尝曰："余爱椒花雨甚于金盘露。"意盖有为也。余尝谓与其一于和劲，孰若和劲两忘。顷在太学时，同舍以思堂春合润州北府兵厨，以庆远堂合严州潇洒泉，饮之甚佳。余曰：不刚不柔，可以观德矣；非宽非猛，可以观政矣。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手自剂量，合而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余为长句云："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王友专甘醇。两家风味欠商略，偏刚偏柔俱可怜。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杓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张竦何必讥陈遵。时中便是尼父圣，孤竹柳下成一人。平虽有智难独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黄龙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济成开元。试将此酒反观我，胸中问学当日新。更将此酒达观国，宇宙皆可归经纶。书生触处便饶舌，以一贯万如斫轮。使君闻此却绝倒，罚以太白眠金尊。"

物产不常

《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诗》曰："摽有梅，其实七兮。"又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毛氏曰：梅，枏也。陆玑曰：似杏而实酸。盖但取其实与材而已，未尝及其花也。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至恨《离骚》集众香草而不应遗梅。余观《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药、棠棣、兰之类，无不歌咏。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

李之上，岂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后世，亦未可知也。盖天地之气，腾降变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随之。故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异，或昔瑰异而今庸凡，要皆难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萧酌郁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萧与郁金何尝有香？盖《离骚》已指萧艾为恶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闻，至武后时，樵夫探山乃得之。国色天香，高掩群花。于是舒元舆为之赋，李太白为之诗，固已奇矣。至本朝，紫黄丹白，标目尤盛。至于近时，则翻腾百种，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蔡君谟作谱，为品已多，而自后奇名异品，又有出于君谟所谱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矾、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兰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椠人曾未有一语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气埏埴，孰测端倪，乌知古所无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见者，后不变灭哉！人生须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议造物，亦已陋矣。”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巨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晋葛洪欲问丹砂，求为勾漏令。勾漏县隶容州，余尝为法曹，亲至其地求所谓丹砂者，颗粒不可得，岂非昔有而今无哉！盖非特物然也，巴邛、闽峤夙号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

以德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佛经载：释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猎兽，问佛兽何在，佛不忍伤生，不应。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问，不应，又截落右手。佛是时即发愿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无令枉害众生。”其后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陈憍如尊者是也。余谓释迦佛好一个阔大肚肠，好一个慈愍心性，人能将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则省得冤冤相报，沙界众生悉成佛矣，何至干戈斧钺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论之，是乃以德报怨，非以直报怨也。夫以德报怨，可论慈悲广大，孤高卓绝，过人万万矣。然夫子不取者，谓其不可通行于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兴讲和

绍兴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诏亲征。其词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扶于基运；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安。”又云：“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洪容斋笔也。车驾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师。次年壬午内禅，孝宗即位。锐意规恢，起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德寿宫，时卢仲贤使金回，高宗问：“曾见仲贤否？”对曰：“臣已见之。”又问：“卿父谓如何，莫便议和否？”对曰：“臣尝谓金人必衰败，国家必隆兴。”上曰：“何如？”对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传位圣子，虽古唐虞无以过，而金人不道，篡夺相仍，无复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国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极是。今日金人诚衰乎？”对曰：“自亮送死之后，士马物故甚众，诸国背叛，人心怨离，金诚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国亦未免力弱。但仲贤等既回，何以应之？”对曰：“臣父职在边隅，战守是谨，此事看庙堂如何议。但愿审处而徐应之，无贻后悔。”上曰：“只是说与卿父，今日国家须更量度民力国力，早收拾取。闻契丹与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庄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乱，且务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可见。”高宗惩于变故，意不欲战，且闻金人议欲尊我为兄，故颇喜之。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忍违也。厥后蓄积稍羡，又尝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数，虽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志士死饥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馁粮不继，遂饿而死。陈后山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内子与赵挺之之内亲姊妹也，乃为赵假一裘以衣之。后山问所从来，内以实告。后山曰：“汝岂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呜呼！二子可谓“志士不忘在沟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识德望，曳丝乘车，食养贤之鼎，其谁曰不宜？然志节清亮，宁甘于饿死冻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皓皓乎不可尚也。陆龟蒙《杞菊赋》曰：“我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风味。扬子云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杨诚斋曰：“李杜饥寒能几日，却教富贵不论年。”

释儒罪人

《楞严经》曰："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释子大半是释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极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气之先见

岁将饿，小民餐必倍多。俗谚谓之作荒，此天地之气先馁也。开禧兵兴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矾而生栀子花，桃树而生李实者，村落铁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气先乱也。冯此山为余言，谓其家尊厚斋之说。

山静日长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尽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国僧

予少年时，于钟陵邂逅日本国一僧，名安觉，自言离其国已十年，欲尽记一部藏经乃归。念诵甚苦，不舍昼夜，每有遗忘，则叩头佛前，祈佛阴相。是时已记藏经一半矣。夷狄之人，异教之徒，其立志坚苦不退转至于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学者，读书寻行数墨，备礼应数，六经、《语》、《孟》，不曾全记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难矣。"其视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国称其国王曰"天人国王"，安抚曰"牧队"，通判曰"在国司"，秀才曰"殿罗罢"，僧曰"黄榜"，砚曰"松苏利必"，笔曰"分直"，墨曰"苏弥"，头曰"加是罗"，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毋儿"，脚曰"又儿"，雨曰"下米"，风曰"客安之"，盐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论孔明

史言蜀诸贤凋丧，孔明身当军国之务，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劳瘁致毙。此真儿童之论也。夫孔明不死，则汉业可复，礼乐可兴。孔明死，则为五胡乱华，为六朝幅裂，其所关系大矣。中营陨星之变，天意盖可知矣，岂因罚二十以上自亲之而致毙乎？且孔明死时，年才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劳苦之时。况以孔明之明达，岂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劳逸，而顾弊精神于琐琐，以自殒其躯乎？此决无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言孔明之死，乃汉运已移，汉祚已终，大数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歼，岂因军务之劳乎？盖不然史臣之说也。

龙洲诗联

龙洲刘改之诗云："退一步行安乐法，道三个好喜欢缘。"真西山喜诵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于道三个好，乃随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蓦直行将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乌有所谓退一步者？自后世贪荣竞进，争一阶半级，至于杀人，于是始以退一步行为安乐法矣。古人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护？自后世恶直好佞，以直言贾祸者，比比皆是，于是始以道三个好为喜欢缘矣，此处衰世之法也。盖万事称好，不特司马德操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孙之说矣。好尽言以翘人之过，此国武子所以见杀也，可不戒哉！

圆觉

裴休《圆觉经》序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盖言凡夫日用饮食而不知，菩萨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来备道全美而无亏耳。近时禅家又作一转语曰："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岂凡夫哉！正是如来境界也。"此意又高。盖此有二意：文王不识不知顺帝则，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见，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盖必如是，然后周万有而不劳，历万变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级次第皆与吾儒同，特其端异耳，故曰异端。

淳熙盛事

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杨诚斋时为宫僚，贺光宗诞辰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读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书，借用亦佳。

张子房

张子房盖侠士之知义、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颇似荆轲，晚岁颇似鲁仲连。得老氏不敢为天下先之术，不代大匠斫，故不伤手，善于打乖。荆公诗云："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谋雍齿封。"盖因机乘时，与之斡旋，未尝自我发端，故消弭事变，全不费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及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他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做。后来诛僇功臣时，更讨他不着。邵康节之学，亦与子房相似。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处，方试为之，才觉难，便拽身退。如《击壤集》中以道观道等语，是物各付物之意，盖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春花切勿看离披'是也。"

东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莱，言佛者曰天竺。蓬莱，东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齐州至日出之所，号曰“太平地”。而佛经亦谓西方为“极乐世界”。太平、极乐，独称于东西，何也？自古战争惟曰南北，而罕曰东西。惟汉高皇与项羽、宇文泰与高欢是东西相距，然不过一二十年耳。

诚斋夫人

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余，每寒月黎明即起，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后使之服役。其子东山先生启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须使其腹中略有火气，乃堪服役耳。”东山曰：“夫人老，且贱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乐此，不知寒也。汝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东山守吴兴，夫人尝于郡圃种苎，躬纺缉以为衣，时年盖八十余矣。东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积券，曰：“此长物也，自吾积此，意不乐，果致疾。今宜悉以谢医，则吾无事矣。”平居首饰止于银，衣止于绸绢。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哉？”诚斋父子视金玉如粪土。诚斋将漕江东，有俸给仅万缗，留库中，弃之而归。东山帅五羊，以俸钱七千缗代下户输租。其家采椽土阶，如田舍翁，三世无增饰。东山病且死，无衣衾，适广西帅赵季仁馈缬绢数端。东山曰：“此贤者之赐也，衾材无忧矣。”史良叔守庐陵，官满来访。入其门，升其堂，目之所见，无非可敬可仰、可师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画工图之而去。诚斋、东山清介绝俗，固皆得之天资，而妇道母仪所助亦已多矣。《左传》：文伯之母老而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也。居，吾语汝！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王后亲织玄纊，公侯之夫人加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惧穆伯之绝嗣也。”因是观诚斋夫人，乃知古今未尝无烈女，未尝无贤母。

丙编卷五

读书

自文籍既生，学者固不可不读书。子路有何必读书之说，夫子斥之。至于学《诗》、学《易》、学《礼》，与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拳拳为其子及门人言之，晚而归鲁，删定系作，其功至贤于尧舜。则后之欲学圣人者，舍书则何以哉！然是时词章之名未立，科举之法未行，士之读书者，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刺股读书，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然亦视书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后世之甚者也。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然豪杰之士不出，礼义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昔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子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亲庭，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说，今之学者诚不可以不知也。

芳吕臣

楚芳吕臣奉己而不在民，于是晋文无复忧色。呜呼！自三代衰，民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皆上下之间，怀此一念，有以致之，岂独一芳吕臣哉！此无他，古学不讲，不识一个“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马温公见得此个字分明。

苏黄迁谪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呆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

张林语

山东义士张林告淮阃曰：“土地归本朝，铜钱将安往？”此说尽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归本朝，土地将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温。人人皆王陵，则吕氏不敢动矣；人人皆王章，则王氏不敢动矣。

猫犬

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谓不捕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不吠犹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则甚矣。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委心权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岩洞

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韩退之谓“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谓“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黄鲁直谓“平地苍玉忽嶒峨”，近时刘叔治云“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皆极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传与九疑相通。范石湖尝游焉，烛尽而反。余尝随桂林伯赵季仁游其间，列炬数百，随以鼓吹，市人从之者以千计。巳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于栖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昼，恍如隔宿异世，季仁索余赋诗纪之，其略曰：“瑰奇

恣搜讨，贝阙青瑶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华堂。玉桥巧横溪，琼户正当窗。仙佛肖仿佛，钟鼓铿击撞。 贔贔左顾龟，狺狺欲吠厖。丹灶俨亡恙，芝田蔼生香。搏噬千怪聚，绚烂五色光。更无一尘涴，但觉六月凉。玲珑穿数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异境难揣量。”然终不能尽形容也。又尝游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围绕，中平野数里，洞在平地，不烦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北流令结小桴，秉烛坐其上，命篙师撑入，诘屈而行。水清无底，两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许，仰见一大星炯然，细视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穷乃返。洞对面高厓上，夏间望见荷叶田田，然峻绝不可到。土人云：或见荷花，则岁必大熟。

傅公谋词

宜春傅公谋词云：“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连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　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只愁无客，有客又愁无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此词清甚，末句尤达，可歌也。许及之为分宜宰，公谋作《贺雨》诗云：“狮子关前半篆烟，二龙飞下卓篙泉。银河掣电连霄，雨绿野翻云四月天。便觉春生花一县，会看秋熟米三钱。何时卓鲁登黄阁，都与寰区作有年。”及之击节。公谋尤工作酸文，尝作无遮榜语云：“红旗渡口，凄凉芳草夕阳天；白纸山头，惨淡落花寒食节。”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国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诚，将帅真有愤切之志，然后可以言恢复。杜陵《冬狩行》曰：“草间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规警将帅也。又曰：“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规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兴衰拨乱之志，其谁敢不从？故又曰：“乌乎！得不哀痛尘再蒙。”所以深规警人主也。

举事轻捷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春秋时，宋人杀楚使者。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轻捷也。澶渊之役，寇准与真宗论亲征。上欲入，准曰："陛下不可入，入则不出矣。"于是高琼在殿下大呼逍遥子，即拥以行，亦何其捷疾。举事须如此，乃能压难成功。此却非仓卒所致，须平时有备有谋，规模定，号令明，然后临事之时，上下始能相应，盖亦不出易简二字而已。东坡云："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大抵易简则轻捷，繁难则重滞。

周文陆诗

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

范云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云初为陈武帝属官，武帝九锡之命在旦夕，云忽感寒疾，恐不获预庆事，召徐文伯诊视，以实恳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后不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犹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烧地，布桃叶设席，置云其上，顷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瘳。云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与名孰亲？"况于荣贵外物，有道之士，盖视为尘垢秕糠。藉曰所见未超，未能忘情，则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荣贵也。今云欲预九锡之庆，乃甘心促寿愈疾以从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岂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辅人以篡夺，而分其富贵，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间香臭至于如此，亦可哀矣。东坡云："刘聪闻为须遮国王，则不复畏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于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云可笑之甚也。

置青柜

杜成已为相，以为宰相日见宾客，疲神妨务，无益于事，乃不复

见客。但设青柜于府门，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柜撤去。有题一联于府门者曰：“杜光范之门，人将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柜，我且卷而怀之。”夫题门者，则已薄矣，而成已此举，亦未之思也。

丈二殳

《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刘潜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编书，中年丈二殳。”摘用亦佳。

慈湖诗

杨慈湖诗云：“山禽说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机。”又云：“万里苍茫融妙意，三杯虚白浴天真。”又六言云：“净几横琴晓寒，梅花落在弦间。我欲清吟无句，转烦门外青山。”句意清圆，足觇其所养。

杨存中逐吏

殿帅杨存中有所亲爱吏，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辞去。存中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资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史欲论存中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唯朝廷所用。不数日，果以为言，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余智也。然御史可谓不密矣。

渊明咏雪

渊明《雪》诗云：“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只十字，而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来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陶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只为他见趣高，故合则留，不合则拂袖便去，更无拘绊。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亦此意。

不知心

许由不受尧之天下，逃诸逆旅，逆旅人疑其窃皮冠。伯夷、叔齐适周，周使叔旦往见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视而笑。此虽寓言，然人识见相远，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类此。

元载

元载败时，告狱吏乞快死。狱吏曰：“相公今日不奈何吃些臭。”乃解袜塞其口而卒。余尝有诗曰：“臭袜终须来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陆氏义门

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宾至，则掌宾者先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则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好将孝弟

酬身命。更将勤俭答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食后会茶，击磬三声，子弟一人唱云：“凡闻声，须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驰骛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顷，昔人五观一时领。”乃梭山之词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门闾，其词曰：“张公忍字，睦九世于唐朝；陈氏义居，专一门于江左。若稽前美，允谓鲜能。抚州青田陆氏，代有名儒，德在谥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异时流别籍之私，存学考齐家之道。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简书，奚止一乡称善。视昔为盛，于今为难。部使转以上闻，仪曹请为褒别。事关风教，须议指挥。”

懒妇

懒妇蟋蟀，见崔豹《古今注》。张功父诗云：“自笑吟秋如懒妇。”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学行义，著于乡里，执经从之者常百余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烛。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长亘山，烂然如昼。未几，入太学，遂魁天下，盖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卫士亦皆欢舞，谓为得人。翌日有旨，宫中不得以销金为饰，行其对策之言也。

多景楼诗

前贤咏题，如太白《凤凰台》、崔颢《黄鹤楼》，固已佳矣。未若近时刘改之《题京口多景楼》，尤为奇伟，真古今绝唱也。其词云：“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盖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泪洒长江，抱此遗恨。然推其所由，实当国者偷取富贵，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晋人言：北府酒可饮，兵可用。今上下习安，玩仇忘寇，北府仅有酒可饮耳，而干戈朽，钛钺钝，士卒脆弱，未闻有可用之兵也。则中原腥膻，决无可洗涤之日，忍复登楼以望之乎！末言“西风战舰”，不为进取之图，而送使客之往来，反为

奉币事仇之计，则益可悲矣。改之又尝作《塞下曲》十余篇，尤悲壮感慨。尝携以谒陆放翁，放翁击节，赠诗云：“君居古荆州，醉胆天宇小。尚不拜庞公，况肯依刘表。”“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雪寒。有时大叫脱乌帻，不怕酒杯如海宽。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

广右丁钱

广右深僻之郡，有所谓丁钱，盖计丁输钱于官，往往数岁之儿即有之。有至死而不与除豁者，甚为民病。故南人之谣曰：“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读之可为流涕。范西堂为广西宪，尝力请于朝，乞罢去，虽获从请，然诸郡多借此为岁计，往往名除而实未除也。大概近来州郡赋税失陷，用度月增，其无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往往多为补苴支撑之计。朝廷若欲除无名之征以宽民，须是究是一郡盈虚，有以补助之，使岁计不乏，然后实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为空言而已。

胡忠简上书

胡忠简乞斩秦桧之书，既具稿矣，迟疑未上。以示所亲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讵可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简愈疑。有书吏杨其姓者，请间曰：“编修此书，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今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暧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忠简大悟，亟缮写投进，乘夜潜诣逆旅，托其所亲厚以老亲妻子。其后□词，犹以誊稿四传为其罪。且曰：“倘有心于为国，自合输忠；惟诡道以取名，故兹惑众。”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断。此吏真忠简之忠臣，其识见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丙编卷六

光尧福德

绍兴中，孝宗初入宫，宰执赞光尧盛德，真尧、舜用心。上曰：“尧舜之事甚不难。”盖脱蹤之意，先定于此时矣。厥后受禅之议定，宰执称贺，且致恋轩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谦尊而光也。不知尧禅舜时，有此言否？邵康节诗曰：“五事历将前代数，帝尧而下固无之。”岂知中兴内禅之盛美，虽尧亦不能及也。谓之光尧，信矣。其有光于尧矣。舜、禹受禅之后，其所以事尧、舜者，当必尽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养，盖方伯耳。汉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肃宗之于明皇，乃父子帝王。然灵武即位，已几于篡，内外牵制，孝道大亏。山谷之诗曰：“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诗曰：“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仓忙吾取惜，儿不终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豺虎，君臣宁能责胡虏！南内凄凉谁得知，人家称节作端午。”至今读者为之凄楚。惟我光尧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资，躬曾、闵之行，彩衣焜煌，参侍游遨于湖山之间，赋诗饮酒，承颜适志，以天下养者二十四年，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杨诚斋《庆寿口号》曰：“长乐宫前望翠华，玉皇来贺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飞雪，错认东风转柳花。”“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双金狮子四金龙，喷出香云绕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个家风。”“帝捧瑶觞玉座前，彩衣三世祝尧年。天皇八十一万岁，休说《庄》椿两八千。”“大父晨兴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风廊。忽然鸣跸珠帘卷，万岁传声震八荒。”“花外班行雾外天，何缘子细望龙颜。小窥玉色真难老，底用臞仙九转丹。”“甘露祥风天上来，今回恩数赛前回。都将四海欢声沸，酿作慈皇万寿杯。”“尧舜同时已甚都，祖孙四世古今无。谁将写日摹天手，画作《皇王盛事图》。”光尧晚岁尤康强，孝宗尝谓周益公曰“太上极善将摄，终日端坐不倦，全不饮酒。晡时即入寝阁，五更便起。多服疏利药，服牵牛圆至四五十粒。其异禀如此，他人如何及。圣寿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诗，只就诗中探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斗凑；作古文，只就《史》、《汉》、韩、柳中取其奇字硬语，模拟而为之；如此岂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谓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虽芳馨可爱，而根柢蔑如矣。虽然，岂独文哉！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鹤山答友人书云："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模规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又云："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政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鹤山此论学者不可不佩服。余尝辑《心学经传》十卷，序发之辞有曰："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此诗全篇形容其勇锐有余而忠义不足，故虽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终不敢信用之。语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词。非也。

杜陈诗

范二员外、吴十侍御访杜少陵于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见，谢以诗云："暂往北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陈后山在京师，张文潜、晁无咎为馆职，联骑过之。后山偶出萧寺，二君题壁而去。后山亦谢以诗云："白社双林去，高轩二妙来。排门冲鸟雀，挥壁带尘埃。不惮升堂费，深愁载酒回。功名付公等，归路在蓬莱。"杜、陈一时之事相类，二诗酝藉风流，亦未易可优劣。

骑牛诗

姚镛为吉州判官，以平寇论功，不数年擢守章贡。为人豪隽，喜作诗，自号“雪蓬”。尝令画工肖其像，骑牛于硐谷之间。索郡人赵东野题诗，东野题云：“骑牛无笠又无蓑，断陇横冈到处过。暖日暄风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盖规切之也。居无何，忤帅臣，以贪劾之。时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贬衡阳，人皆服东野之先见。

得穷鬼力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扬子云作《法言》，蜀之富人载钱五十万求书名其间，子云不可。李仲元、郑子真不持钱，子云书之，至今与日月争光。余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夷、齐、李、郑，亦所谓得穷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语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指心而言也。三字虽不见于经传，却亦甚雅。余尝作《方寸地说》，其辞云：或问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伟哉问！世之人固有无立锥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无贫富相绝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敛之其细无伦，充之包八荒，备万物，无界限，无方体。甚矣！其地之灵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芜秽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虽治此地，亦犹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轲，治地之农师圃师也；六经、《语》、《孟》，治地之《齐民要术》也；良知良能、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嘉种之诞降者也；博文约礼，仰观俯察，求辅仁切偲之功，资直谅多闻之益，培粪灌溉法也；时时习，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视听言动察之精，封植长养法也；忿必惩，欲必窒，惰必警，轻必矫，无稽之言必不听，便佞之友必不亲，芟薙耘锄法也。优游而厌饫之，固守而静俟之，不躐等，不陵节，不求闻，不计获，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驼之善种树也。诚如是，则信善而大化，笃实而辉光，通神明，赞化育，乃实颖实栗之时，参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

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说，养生引年者取之；里谚有留方寸地与子孙耕之说，种德食报者取之。其言未为无理，要皆堕于一偏。若从孔、孟治地之法，则仁者必寿，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气如神，厚德之流光寖远。道家、里谚之说，在其中矣。虽然是地也，嘉种固所素有，恶种亦易以生。嘉种每难于封殖，恶种常至于蔓延。其或认棫棘为美槚，认稊稗为良苗，则夭之沃沃，恶种日见其猥大，而嘉种微矣。呜呼噫嘻！可惧也哉！然则如之何？曰：在早辨。

绘事

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

除目损道心

古诗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余谓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岂看除目所得损哉？彼慕膻鼖饵之念，洗涤未净，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迹履泉石，而意系轩冕，视山林泉石反若笼槛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为之损也。特所损者，人心耳，岂道心哉！伊州曰：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曲肱饮水，乐在其中矣。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动；不获其身，是无与于己；不见其人，是亦不见人。无人无己，但见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谁能动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计害之，或诱以淫声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异物，或胁以刀锯炮烙，僧皆不为之动，久之乃寂然无有。或问其故，僧曰："山鬼之伎俩有尽，老僧之不闻不见无尽。"此即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岂除目所能损也。

缕葱丝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曾无疑乃周益公门下士，有委之作志铭者，无疑援此事以辞曰："某于公益之门乃包子厨中缕葱丝

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于家

全州士人滕处厚贻书魏鹤山云：“汉人谓士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夫能坏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尝修之于家者也。”可谓至论。然余观柳子厚《河间传》，非不修于家也。及窃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己更得适意，鼻息咈然，则虽欲不坏于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坏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独行者也。若夫中人，虽修于家，其不坏于天子之庭者，鲜矣。

用兵吉兆

马燧讨李怀光，夜宿一村。问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怀村。”燧大喜曰：“吾诛怀光必矣！”澶渊之役，亦以宋捷为吉兆。岳飞讨杨么，时么据洞庭，出没不可测。偶获一谍者，问其巢穴，对曰：“险阻安可入？惟飞乃能入耳。”飞大笑曰：“天遣汝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军大喜，迄平之。盖用兵行师但得吉兆，亦足以壮三军之气。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此本相戏，而子犯乃曰：“天赐也！”却说从吉兆上去。盖以坚从亡者之心。如狐鸣鱼书之类，至诈为吉兆以动众。若老妪赤帝之称，芒砀云气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杰之不景从乎！

诗不拘韵

杨诚斋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况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

尤杨雅谑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采，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蝤蛑”，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蛑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瓌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韩平原

宁宗既受禅，韩平原所望不过节钺。知阁刘弼尝从容告赵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无功，亦须分些官职与他。”忠定不答。由是渐有邪谋，迄逐众君子。余友赵从道有诗云：“庆元宰相事纷纷，说着令人暗断魂。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斋坛一钺底须悭，坐见诸贤散似烟。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

莽大夫

司马温公、王荆公、曾南丰最推尊扬雄，以为不在孟轲下。至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书“莽大夫扬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恶之，雄肯附之乎？《剧秦美新》不过言孙以免祸耳。然既受其爵禄，则是甘为之臣仆矣，独得辞“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笔，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刘潜夫诗云：“执戟浮沉计未疏，无端著论美新都。区区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余谓名义所在，岂当计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恶名为恨，则三公之位，万钟之禄，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恶名而为之乎？此诗颇碍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迈，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本朝诸公，始至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交情世态

汉翟公为廷尉，既罢，门可设雀罗。乃书门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唐李适之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盖炎而附，寒而弃，从古然矣。灌夫不负窦婴于摈弃之时，任安不负卫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乡而别临贺，后山出境而见东坡，宜其足以响千载之齿颊也！刘元城之事司马公，当其在朝，书问削迹；及其闲居，亟问无虚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万里，访二苏于瘴海之上，死而不悔，节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驾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笻，送鸿而去。”奇语也。

听谗诗

世传《听谗诗》云：“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不知何人作，词意明切，类白乐天。

画马

唐明皇令韩幹观御府所藏画马，幹曰：“不必观也，陛下厩马万匹，皆臣之师。”李伯时工画马，曹辅为太仆卿，太仆廨舍国马皆在焉，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大概画马者，必先有全马在胸中，若能积精储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全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所谓用意不分乃凝于神者也。山谷诗云：“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马，故由笔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画也。东坡《文与可竹记》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坡公善于画竹者也，故其论精确如此。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风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所谓升虚望楚，降观于桑，度其隰原，观其流泉。盖自三代时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此诚不可不信，不可不择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藉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萌，此说殊不通。夫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生于山，栗牙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

不可改也，岂冢中枯骨所能转移乎？若如璞之说，上帝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矣。杨诚斋素不信风水之说，尝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术者，言坟墓若有席帽山，则子孙必为侍从官，盖以侍从重戴故也。然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时得离身”之句。至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夫自有宇宙，则有此山，何贱于唐而贵于今耶？近时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南轩辨梅溪语

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对曰：“天下莫不以为正人。”上曰：“当时出去，有少说话待与卿说。十朋向来与史浩书，称古则伊、周，今则阁下是何说话？”对曰：“十朋岂非谓浩当伊、周之任而责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见其有未纯处。”对曰：“十朋天下公论归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张。臣父以为陛下左右岂可无刚明腹心之臣，庶几不至孤立。”上曰：“刚患不中，奈何？”对曰：“人贵夫刚，刚贵夫中。刚或不中，犹胜于柔懦。”上默然。盖史直翁与张魏公议论不同，梅溪则是张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说而有是言。上又尝曰：“难得仗节死义之臣。”南轩对曰：“陛下欲得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远人

子曰：“道不远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有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亦脱洒可喜。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齐东野语》二十卷，宋周密撰。

周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弁阳老人、四水潜夫等，先世济南人，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理宗时，曾为临安府幕属，监和济药局、丰储仓，又为义乌令。宋亡不仕，居杭州，广交游，工诗词，善画。著述甚丰，有诗集《草窗韵语》，词集《蘋洲渔笛谱》、《草窗词》，笔记《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杂谈》、《云烟过眼录》等。又选南宋词人佳作为《绝妙好词》。

《齐东野语》是周密长期留意积累之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南宋的史料，如记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侂胄本末、端平入洛本末、岳武穆逸事等，“皆足以补史传之阙”（《四库全书总目》）。因为这些史料的来源，既有周密曾祖随高宗南渡后历代的书面记录，也有周密本人亲历的随军幕府日记或采访当事老卒的记录，故而可信度极高。书名亦寓“身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之意。此外，考正古史古义，杂记朝章国典，上探天文历法，下及草木虫鱼、医方药典、诗文品藻、文物鉴赏、轶事琐闻等，都能广征博引，叙述流畅，颇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本书现存版本有明万历《稗海》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等；而涵芬楼影印《宋元人说部书》本则为元刻明补本，祖本最早，是现行较为完善的本子，故以兹本为底本，参以他本，加以校点，遇文字歧异，斟酌取舍，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校点说明
齐东野语叙
卷一
孝宗圣政
温泉寒火
段干木
表答用先世语
蜜章密章
三苏不取孔明
诗用史论
汉租最轻
真西山
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梓人抡材
林复
汪端明
张定叟失出
放翁钟情前室
卷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淮西之变
符离之师
卷三
绍熙内禅
诛韩侂胄本末

卷四
避讳
方巨山争体统
曝日
经验方
用事切当
杨府水渠
潘庭坚王实之
卷五
四皓名
作文自出机杼难
端平入洛
端平襄州本末
赵氏灵璧石
南园香山
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用事偶同
方翥
乔文惠晚景
赵伯美
二苏议礼
卷六
绍兴御府书画式
解颐
山陵使故事
胡明仲本末
诗用事
王魁传
向氏粥田
祥瑞

杭学游士聚散
卷七
鸱夷子见黜
王敦之诈
赠云贡云
出师旗折
朱氏阴德
毕将军马
洪君畴
谢惠国坐亡
洪端明入冥
野婆
王宣子讨贼
卷八
张魏公二事
罗春伯政事
庸峭
许公言
士子诉试
赵德庄诲后进
朱墨史
苏大璋
徐汉玉
韩慥奇卜
以赋罢相
小儿疮痘
曹西士上竿诗
昌化章氏
吴季谦改秩
作邑启事

斋不茹荤必变食
二李省诗
宗子请给
郑安晚前谶
赵佥判花字样
一府三守
六么羽调
香炬锦茵
登闻鼓
义绝合离
熊子复
郑时中得官
诗词祖述
嘲觅荐举
卷九
形影身心诗
父执之礼
李全
王公衮复仇
富春子
王宣子失告命
配盐幽菽
疽阴阳证
陈周士
秀王嗣袭
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史记多误
文意相类
杨太后

脱靴返棹二图赞
轻容方空
范公石湖
多蚊
俞侍郎执法
尹惟晓词
都厕
敬岩注唐书
黄子由夫人
洪景卢自矜
吴郡王冷泉画赞
绢纸
谈重薄命
椰酒菊酒
混成集
明真王真人
牙
字舞
卷十一
黄德润先见
谱牒难考
滕茂实
何宏中
姚孝锡
蜀娼词
榄木
辩章
曹泳
朱汉章本末
陆务观得罪

苏师旦麻
雷变免相
高宗立储
慈懿李后
道学
邓友龙开边
文庄论安丙矫诏
王沈趋张说
协韵牵强
沈君与
吴倜
御宴烟火
朱芮杀龙
卷十二
姜尧章自叙单丙文附
白石禊帖偏旁考
禊序不入选帖
淳绍岁币
书籍之厄
雷书
贾相寿词
事圣茹素
笏异
三教图赞
捕猿戒
火浣布
历差失闰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纲目误书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张才彦
韩通立传
老苏族谱记
中谢中贺
復覆伏三字音义
岳武穆逸事
若干如干
祠山应语
傅伯寿以启擢用
林外
甄云卿
西林道人
崔福
张乂林叔弓
优语
讥不肖子
卷十四
馆阁观画
针砭
巴陵本末
数奇
谏笋谏果
姚幹父杂文
继母服
食牛报
卷十五
曲壮闵本末
浑天仪地动仪
腹笥

龟溪二女贵
算历约法
玉照堂梅品
律历
张氏十咏图
耿听声
周陆小词
卷十六
三高亭记改本
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诗道否泰
贾岛佛
菊花新曲破
潘陈同母
省状元同郡
金刚钻
多藏之戒
理度议谥
谢太后
北令邦
降仙
文庄公滑稽
腹腴
睡
性所不喜
黄门
马塍艺花
卷十七
杨凝式僧净端
奇对

笙炭
徐谓礼相术
咸淳三事
龚孟锛策问
景定行公田
景定彗星
琼花
嚼虱
姓名相戏
朱唐交奏本末
卷十八
昼寝
宜兴梅冢
莫子及泛海
薰风联句
汉唐二祖少恩
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孟子三宿出昼
方大猷献屋
长生酒
开运靖康之祸
近世名医
前辈知人
赵信国辞相
琴繁声为郑卫
章氏玉杯
二张援襄
卷十九
嘉定宝玺
鬼车鸟

兰亭诗
著书之难
安南国王
贾氏前兆
明堂不乘辂
贾氏园池
子固类元章
陈用宾梦放翁诗
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后夫人进御
有丧不举茶托
清凉居士词
卷二十
岳武穆御军
莫氏别室子
耆英诸会
纥石烈子仁词
读书声
刘长卿词
庆元开庆六士
文臣带左右
马梁家姬
山獭治箭毒
月忌
张功甫豪侈
台妓严蕊
閒字义
舟人称谓有据
张仲孚
隐语

赵涯
书种文种
温公重望
陈孝女
返回总目录

齐东野语叙

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居华不注之阳。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种学绩文，代有闻人。曾大父扈跸南来，受高皇帝特知，遍历三院，经跻中司。泰、禧之间，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我先君博极群书，习闻台阁旧事，每对客语，音吐洪畅，缅缅不得休，坐人倾耸敬叹，知为故家文献也。余龆侍膝下，窃剽绪余，已有叙次。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国史之论异。他日，过庭质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泽数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小子识之。"又曰："定、哀多微词，有所辟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爰憎一衰，论议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识之。"洊遭多故，遗编巨帙，愁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忆为大恨。闲居追念一二于十百，惧复坠逸为先人羞。乃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异时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真齐人也。"余对曰："客知言哉！余故齐，欲不齐不可。虽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无所言也，无所不言，乌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书。历山周密公谨父书。

卷一

孝宗圣政

阜陵天踪睿圣，英武果断，古今之所鲜俪。圣政彰彰者，备载金匮玉牒之书，尝得以窃窥之矣。其或一时史臣有所避忌，采访遗落，失于纪载者，不一而足。兹以先世见闻，及当时诸公之所记录数事，谨书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备良史之采录”云。帝尝禁诸司官非时会合，以其族谈不修职业故也。李安国为郎官，一日，有荐术士至部中，同省因会集言命。翼日，御批问故，同省窘甚，咸欲饰词自解。安国独曰：“以实告，其过小；为欺，其罪大。”因援鲁肃简市饮故事，引咎以闻，同省从之。既而事寝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处全尝论匠监韩玉，玉乃庙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处全请托私书为言。上既重违台论，且以忌器，遂令玉补外，既而与祠。而玉留北阙，作书投匦，诉匠簿张权谮己。检院不敢纳，遂潜入关，伏阙投之。上就书批云：“韩玉曾任卿监，理当靖共，乃敢伏阙，妄有陈诉，鼓惑众听，渐不可长。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乌林答天锡到阙，要上降榻问金主起居。赡军酒官丁逢上书乞斩之，即日引对，遂极论前侍御李处全及故谏议大夫单时贪污事。即与改命入官，升擢差遣。旧法：未经任人，不许堂差。时相欲示私恩，则取部阙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进呈。降旨云：“宰执当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违戾差过员数最多，候服阕日落职；曾怀可降观文殿学士。”丁娄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旧学之故，力附曾觌。其后，魏王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与之求贴职。上批答云：“朕于吾子无所爱。第爵禄，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几，台臣论罢之。程泰之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上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

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也。”既而补外。庚子九月，上宣谕宰执云：“已指挥阁门，令今后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会则否。”且云：“朕记得老苏议论，赞仪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礼貌之意也。”上一日与宰执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为清白之传？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赵丞相赞曰：“凡好事，古所难者，尽出陛下之意，臣等略无万一可以补助。”后秀邸诸子弟，悉归班焉。辛丑六月，临安士人以不预补试，群诣台谏宅陈词。台谏畏其势，以好语谕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郑丙之门，诟骂无礼。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郑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郑丙无罪可待。今临安府将为首作闹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颇回护之，上怒云：“设使郑丙容私，自当讼之朝廷，安可无礼如此？若不得为首人，王佐亦当坐罪。”且令宰执宣谕。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闹士人府学生员丁如植为首，其次许斗权、罗鼐。御批并编管邻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断。尝秋旱，上问执政：“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币帛。”上曰：“《云汉》诗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则是合用牲矣。可更与礼官等考订之。”淳熙九年，明堂大礼，以曾觌为卤簿使，李彦颖顿递使。习仪之际，曾以李为参预，漫尔逊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当者久之。在列悉以顾忌，皆不敢有所决择。太常寺礼直官某人者，忽进曰：“参政，宰执也，观瞻所系；开府之逊良是。”径揖李以前。时曾方有盛眷，翌日入诉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几误矣！”即日批出：“李彦颖改充卤簿使，伯圭充顿递使，礼直官某人，特转一官。”其改过不吝，盖如此云。淳熙中，张说颇用事，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众侍从。上许之，且曰：“当致酒肴为汝助。”说拜谢。退而约客，客至期毕集，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说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说为表谢，因附奏：“臣尝奉旨而后敢集客，陈良祐独不至，是违圣意也。”既奏，上忽顾小黄门言：“张说会未散否？”对曰：“彼既取旨召客，当必卜夜。”乃命再赐。说大喜，复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

肯来。”夜漏将止，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坐客方尽欢，闻之，怃然而罢。其用人也又如此。上圣孝出于天性。居高宗丧，百日后，尚食进素膳，毁瘠特甚。吴夫人者，潜邸旧人也，屡以过损为言，上坚不从。一日，密谕尚食内侍云：“官家食素多时，甚觉清瘦，汝辈可自作商量。”于是密令苑中，以鸡汁等杂之素馔中以进。上食之觉异，询所以然。内侍恐甚，以实告。上大怒，即欲见之施行。皇太后闻之，亟过宫力解之。乃出吴夫人于外，内侍等罢职有差。

温泉寒火

邵康节曰：“世有温泉，而无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阴能顺阳，而阳不能顺阴也。水为火爨，则沸而熟物；火为水沃，则灭矣。”晋纪瞻举秀才，陆机策之曰：“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能独成。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诸儒讲论，班固纂为《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温水，无寒火。”然今汤泉，往往有之。如骊山、尉氏、骆谷、汝水、黄山、佛迹、匡庐、闽中等处，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诗云：“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郁攸火山烈，鬻沸汤泉注。安能长鱼鳖，仅可焙狐兔？”朱氏晦庵诗云：“谁然丹黄焰，爨此玉池水？”盖或为温泉之下，必有硫黄、矾石故耳。独未见所谓“寒火”。按《西京杂记》载董仲舒曰：“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又《抱朴子》曰：“水主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又《刘子·从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华阳温泉，犹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热，而有萧丘寒焰，犹曰火热，热者多也。”然则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为无耳。

段干木

《唐书·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阳，一字聃。其后有李宗者，魏封于段，为干木大夫。"按《史记》，聃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阳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干。"审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记·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战国策》有段干纶、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为姓；故"木"与"朋"，"纶"与"崇"、"越人"，皆其名，而"子"与"生"，则男子之通称耳。《风俗通·姓氏注》，以为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盖战国时，自有段规。疑"段"与"段干"自别。若如《唐史》之说，则段干木姓李名宗，为魏将有功，封于段干。若如史迁、葛洪之言，则段干木之贤，魏侯所以师而敬之者，恐别一人耳。姑书其说，以俟博识者订之。

表答用先世语

文正范公《岳阳楼记》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东坡行忠宣公辞免批答，径用此语云："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卿将书之绅，铭之盘盂，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则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又何辞乎？"其后忠宣上遗表，亦用之云："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见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见《晋书》山涛等传，然其义殊不能深晓。自唐以来，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乔行简赠祖母制》亦云：“欲报食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从“虫”。相传谓赠典既不刻印，而以蜡为之。蜜即蜡，所以谓之“蜜章”。然刘禹锡《为杜司徒谢追赠表》云：“紫书忽降于九重，密印加荣于后夜。”《李国长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肃肃终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没代流庆，密章下贲。”宋祁《孙奭谥议》云：“密章加等，昭饰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蹄书密章。”“密”字乃并从“山”，莫知其义为孰是。岂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别有所出也。

三苏不取孔明

老泉《权书·强弱篇》云：“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所忧在项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取籍。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论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东坡论曰：“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胜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乃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长驱东向，而欲天下向应，盖亦难矣。”颍滨论曰：“刘备弃荆州而入蜀，则非其地；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纷之冲，则非其将；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

诗用史论

刘贡父《咏史诗》云："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其意盖指当时王韶、李宪辈耳，而其说则出于温公论李广利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生死系焉。苟为不择贤愚，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盖全用之。然胡明仲论留侯则云："善乎，子房之能纳说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后事而失机。不问则不言，有言则必当其可。故听之易，而用不难也。评者曰：'汉业存亡在俯仰间，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复道见沙中之聚，始言雍齿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论全用荆公诗："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此则史论用诗也。近世刘潜夫诗云："身属嫖姚性命轻，君看一蚁尚贪生。无因唤取谈兵者，来此桥边听哭声。"而东坡《谏用兵之疏》云："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矣。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其意亦出此。冯必大诗云："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水，冷却秦锅百沸汤。"亦用黄公度《汉高祖论》曰："伤弓之鸟惊曲木，挽万石之弓以射之，宁无所惧；奔渴之牛急浊泥，饮以清冷之水，宁无所喜。项惊天下以弓，而帝饮天下以水。"叶绍翁诗云："殿号长秋花寂寂，台名思子草茫茫。尚无人世团圞乐，枉认蓬莱作帝乡。"亦出于林少颖《武帝论》云："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聚方士于京师，由是祷祠之俗兴，以成巫蛊之祸。阳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诛，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长生不死之术而不可得，

徒使败亡之祸横及骨肉，可笑也。”钱舜选诗云：“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陈傅良之论羽云：“羽之戮子婴、弑义帝、斩彭生，坑秦二十万众，亚父独不当试晓之邪？使楚果亡汉，则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类甚多，不暇枚举，岂所谓脱胎者耶？

汉租最轻

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元、元康二，初元元，鸿嘉四。初郡无税，《食货志》。行军劳苦者给复，高二年。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初元元年。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永始四，天汉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资不满三万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宁府浦城县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勿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扣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死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道者旋归，已无及。绕庵呼号云：“我在何处？”如此月余不绝声，乡落为之不安。适有老僧闻其说，厉声答之曰：“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于是其声乃绝。时真母方娠，忽见道者入室，遂产西山。幼，颖悟绝人。家贫，无从得书，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学里儒，为举子业。未几登第，初任为延平郡掾。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辄一二日即归，若手未触者。文节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学，然贤者亦何所见，遽不观耶？”西山悚然对曰：“先生善诱后学，何敢自弃？其书皆尝窃观，特不敢久留耳。”文节谩扣一二，皆能成诵，文节始大惊喜。于是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

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书·微子篇》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孔注：“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史记·殷纪》乃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剖比干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纪》又云：“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数谏，纣弗听，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箕子披发，佯狂为奴。比干谏，纣剖其心。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注但云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似误。盖三处皆以太师、少师，非箕子、比干。独《周纪》明言，太师名疵，少师名强。《汉·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师疵，少师强，殊与孔注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时人，何以见异而言不同欤？及苏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国之说，刘道原作《通鉴外纪》，则又从《史记》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见故耳。

梓人抡材

梓人抡材，往往截长为短，斫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心每恶之。因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于是止。嘉祐中，修三司，敕内一项云：“敢以大截小、长截短，并以违制论。”即此敕也。大哉王言，岂区区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术耳！元丰中，赵伯山为将作监。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储祥宫，内侍陈衍主其役，请辍将作镇库模枋，截充殿梁。伯山执不与，且援引建隆诏旨，惟大庆、文德殿换梁方许用，乃已。《邵氏闻见录》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

林复

林复，字端阳，括苍人，学问材具，皆有过人者，特险隘忍酷，略不容物。绍兴中，为临安推官。有告监文思院常良孙赃墨事，朝廷下之临安狱，久不得其情。上意谓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复乃挺身

白尹，乞任其事。讫就煅炼成罪，当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盗，无以应其求。盗取常手足钉著两船舷，船开，分其尸为二焉。林竟以劳改官，不数年为郎，出知惠州。时常有姻家当得郡，愤其冤，欲报之，遂力请继其后，林弗知也。既知惠，适有诉林在郡日以鸩杀人，具有其实。御使徐安国亦按其家，有僭拟等物。于是有旨令大理丞陈朴追逮，随所至置狱鞫问。及至潮阳，遇诸道间，搜其行李，得朱椅、黄帷等物，盖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于僧寺中。林知必不免，愿一见家人诀别。既入室，亟探橐中药，投酒中饮之。有顷，流血满地，家人号泣。使者入视，则仰药死矣，因具以复命。然其所服，乃草乌末及他一草药耳。至三日，乃苏，即亡命入广。其家以空柩归葬。始就逮时，僮仆鸟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为收敛归之，了无所失。其家与之音问相闻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绝，竟佚其罚云。此陈造周士所记，得之括医吴嗣英，甚详。《夷坚志》亦为所罔，以为真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圣锡应辰端明，本玉山县弓手子。喻樗子材为尉，尝授诸子学。有兵在侧，言某儿颇知读书，可使侍笔砚。呼视之，状貌伟然，不类常儿。问："能属对否？"曰："能。"曰："马蹄踏破青青草。"应声曰："龙爪拏开白白云。"喻大惊异曰："他日必为伟器。"留授之学，且许妻以子。后从张横浦游，学益进。年十八，魁天下。天资强敏，记问绝人。其帅福州，吏闻其名，欲尝之。始谒庙，有妪持牒立道左，命取视之，累千百言，皆枝赘不根。即好谕曰："事不可行也。"妪呼曰："乞详状。"公笑曰："尔谓吾不详耶？"驻车还其牒，诵之，不差一字。吏民以为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寿皇。自蜀还，为天官兼学士，向柄用矣。近习多不悦之，朝夕伺间。一日，内宿召对，天颜甚喜，曰："欲与卿款语。"方命坐赐茶，汪

奏：“臣适有白事。”上欣然问：“何事？”时德寿宫建房廊于市廛，董役者不识事体，凡门阖辄题德寿宫字，下至委巷厕溷皆然。汪以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札子极言之，且谓：“陛下方以天下养，有司无状，亵慢如此。天下后世，将以陛下为薄于奉亲，而使之规规然营间架之利，为圣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寿谨，汪言颇过激，闻之，变色曰：“朕虽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爱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负此名，故及此。”上终不怿。奏毕，请退，上颔之，不复赐坐。自是眷颇衰。会德寿宫市蜀灯笼锦，诏求之，不获。他日，上诣宫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问所从来，曰：“汪应辰家物也。”上还，即诏应辰与郡。盖近习揣上意，因事中之。君臣之际，难哉！

张定叟失出

建康溧阳市民同日杀人，皆系狱。狱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时相与语，监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谓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顾事适同日，计亦有可为者。我有老母，贫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称冤，悉以诿我，我当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脱，君家素温，为我养母终其身，则吾死为不徒死矣。”乙欣然许之。时张定叟杓尚书知府事，号称严明。囚既至，皆呼使前问之。及乙，则曰：“某实不杀某人，杀之者亦甲也。”张骇异，使竟其说，曰：“甲已杀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为甲所杀也。平日与某有隙，遂以闻于官。已而甲又杀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暗而吏赇，故冤不得直也。”张以问甲，甲对如乙言，立破械纵之。一县大惊。甲既论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张终不悟。甚哉，狱之难明也！

放翁钟情前室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实绍兴乙亥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薄龛一炷香。"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

卷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便宜黜陟。初，上问大计，浚请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从以张俊、刘光世，以相首尾。浚发行在，王彦统八字军从之。浚以御营司提举事务曲端屡挫虏，欲仗其威声，乃承制拜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浚抵秦州置司，节制五路诸帅。四年春，金虏娄室破陕州，李彦仙死之。既而，与其副撒离歇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两战皆捷。至白店原，虏引众来犯，又为端所败。既而虏势复振，献策者多以击虏为便。浚于是欲谋大举，召端问之。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师未习战，须教士数年，然后可以大举。"复谋之吴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后可以徐图。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浚以端沮大议，意已不平，而王庶与端有龙坊之憾，因谮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乃罢端兵柄，迁之秦州狱。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

《西事记》云："张浚之至陕西，易置诸路帅臣，权势震赫。是时五路未破，士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贷其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夺其兵废

之，西人为之失望。”

浚于是决策治兵，移檄河东问罪。兀朮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吴玠、郭浩极言虏锋方锐，且当各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军行至富平县，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虏。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会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浚闻军溃，自邠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吴玠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玠、郭浩据和尚原，而虏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故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虏，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益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

职，福州居住。

>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虏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

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锜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为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及德视

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髯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及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中军统制张景、钤辖乔仲福、刘永衡友，前知庐州赵康直、摄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末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救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然我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栻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然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

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虏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锄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虏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

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粆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

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错？”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及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绌。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多孰少？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

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不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

卷三

绍熙内禅

绍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贵妃黄氏有宠，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斋宫，乘间杀之，以暴卒闻，上不胜骇愤。及行礼，值大风雨，黄坛灯烛尽灭，不成礼而罢。上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归卧青城殿。寿皇知其事，轻舆径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黄门奏寿皇在此，上矍然惊起，下榻叩头请罪。寿皇再三开谕，终不怿。自是喜怒不常，不复视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诣重华宫起居。四年九月重阳节，以疾不过宫。宰执、侍从，两省百僚及诸生，皆有疏乞过宫。甲申，上将朝重华，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百僚、侍卫皆失色。时陈傅良为中书舍人，遂趋上引裾，请毋再入，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李后遣人问曰："此是何礼？"傅良对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后益怒，遂传旨："已降过宫指挥，更不施行。"于是臣僚士庶纷纷之议竞起矣。十月，会庆节，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疏重华，乞会庆圣节，先期谕旨，勿免过宫。寿皇御笔："朕自秋凉以来，思与皇帝相见。所有卿等奏札，已令进御前矣。"庚申，诏过宫，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华，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论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还。五年正月，寿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问安尝药。臣僚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以离间两宫，请罢逐。及寿皇疾甚，留正请上侍疾，挽裾随至福宁殿，泣而出。既而宰执以所请不从，乞出。光宗传旨，令宰执尽出，于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阁韩侂胄奏请自往宣押入城，于是宰执入，各还第。

国史《赵汝愚传》云："孝宗令嗣秀王传意，令宰执复入。"非实。复请过宫，许之。至期，过午，有旨放仗。当是时，诸公引裾恸哭，朝士日相聚于道宫佛寺集议，百司皂隶，造谤讹传，学舍草茅，争相伏阙。刘过改之一书，至有"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之语。且有诗云："从教血染长安市，一枕清风卧钓矶。"扰扰纷纷，无所不至。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度，不能以上疾状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缙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负谤，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寿皇崩于重华殿。本宫提举关礼等，诣宰执第，告上大渐。丞相留正、枢密赵汝愚、参政陈骙、同知余端礼，力请过宫，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药，黄裳等尝请过宫，以笏拦光宗云："寿皇已服药矣，便请陛下升辇。"已而无它。至是，亦以为妄，不复信。十三日，寿皇大殓，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人情忧惧。留正等遂奏请宪圣代行祭奠之礼，以安人心。往反数四，始得太皇圣旨："皇帝以疾，听就内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礼，宰相百官就重华宫成服。"正等遂成服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汹汹，以祸在旦夕。近习巨室，竞辇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项安世等，遁去者数人。如李祥等，搬家归乡者甚众。侍从至欲相率出城。于是留正等连疏乞立太子，以重国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执拟立太子指挥进入。御笔批："依付学士院降诏。"是晚，又御批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见之惧。以为初止请立太子，今乃有"退闲"之语，何邪？会次日朝临，仆于殿庭伤足，正疑为不祥。先是，正尝从善轨革者问命，有兔伏草、鸡自焚之象。及此，谓所知曰："上卯生，吾酉生，前语验矣。"遂力请罢免，出城俟命。工部尚书赵彦逾，时为山陵按行使，临欲渡江，因别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时，持刀去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与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闻上有御笔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宁莫说。今事争矣！与尚书说亦不妨。"彦逾曰："既有此御笔，何不便立嘉王？"汝愚惊曰："向尝有立储之请，尚恐上怒。此事谁敢担当？且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彦逾曰："留丞相以足跌

求去，天付此一段事业与知院，岂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举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仓卒，亦须择一好日。”遂取官历检视，适是日甲子吉。彦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历又吉，何疑？事不容缓，宜亟行之，亦顺事也。”因劝与殿帅郭杲同议。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体仁谕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彦逾曰：“某尝有德于杲。”遂驰告之曰：“近日外议颂洞，太尉知否？”杲曰：“然则奈何？”彦逾遂以内禅事语之，曰：“某与赵枢密，第能谋之耳。太尉为国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犹未语，彦逾曰：“太尉所虑者，百口之家耳。今某尽诚以告，太尉不答，岂太尉别有谋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与区处发军坐甲等事。还报汝愚，议遂定。乃谋可白事于慈福宫者。始拟吴琚。琚，宪圣侄也。琚辞。或云：“已白宪圣，不许。”继用吴环，环亦辞。于是令徐谊、叶适因阁门蔡必胜谕意于知阁门事韩侂胄。侂胄母，宪圣女弟也，其妻又宪圣女侄，最为亲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国恩，托在肺腑，愿得效力。”于是往见慈福宫提举张宗尹曰：“事势如此，我辈死无日矣。”宗尹曰：“今当如何？”遂告以内禅事，且云：“须得太皇主张方可。”宗尹遂许为奏知。次日未报，侂胄惧，遂亲往慈福宫。适值宪圣感风不出，侂胄益窘，立殿庑垂涕。重华宫提举关礼适至，邀问之，侂胃不言，因指天为誓，侂胃遂具述其事。礼曰：“即当奏知，少俟可也。”礼入见，垂涕。宪圣问曰：“汝有何苦？”曰：“小臣无事，天下可忧耳。”宪圣蹙额不言。礼曰：“圣人读万卷书，曾见有如此时节，可保无虞否？”宪圣曰：“此岂汝所知？”礼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赖二三执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将谁赖乎？”言与泪俱。宪圣惊曰：“事将奈何？”礼曰：“今宰执令韩侂胄在外，欲奏内禅事。望圣人三思，早定大计。”宪圣不语。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见吴琚说来，若事顺，须是做教好。”且许来早于梓宫前垂帘，引执政面对。礼遂传旨侂胄，侂胄乃复命于汝愚。始往报陈骙、余端礼及郭杲，并步帅阎仲。关礼使其姻党阁门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先是，嘉王数日谒告。执政谕宫僚彭龟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执政率百僚诣大行前，奏请太皇。顷之，垂帘。有

旨令韩侂胄同执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诣帘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臣等累入札，乞立皇子嘉王为皇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继又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取太皇太后旨处分。”宪圣曰：“皇帝既有御笔，相公自当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须降一指挥方可。”宪圣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拟指挥以进，曰：“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览讫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张。”宪圣首肯，遂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寿康宫，以任其责。遂召之帘前，面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圣旨及诏书讫，关礼、张宗尹扶掖太子入帘。太皇面谕再三，太子固辞，曰：“恐负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帘，授以黄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关礼、张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传太皇圣旨，令汝愚等劝进。汝愚等奏曰：“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于何地，尚得为孝乎？”众扶上披黄袍，上犹却立，众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传宣殿帅郭杲、阎仲，同韩侂胄一班起居，内侍扶导上诣太皇帘前行谢礼，次诣梓宫前行禫祭礼。毕，御史台阁门集百官，禁卫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诣光宗问起居，光宗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视曰：“吾儿邪？”先是，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骃、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它授，岂不利害？”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方自内付玺与之。《四朝闻见录》云：“宁宗次日谒光宗，慈懿方自卧内取玺与之。”按御玺重宝，安得即位后方取？兼玺玉各有职掌，安得置之卧内？恐非实。先是，襄阳归正人陈应祥等，诱聚亡命，谋以七月望日为寿皇发丧为乱。前一夕登极赦至，其徒告之而败。汝愚遂奏乞召还留正以辅初政，而御史张叔椿则劾以弃国之罪，遂迁叔椿为吏部侍郎。正乃复入拜左相，汝愚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辞不拜，乃以特进为枢密使。及孝宗将攒，汝愚建议欲卜山陵，与正异议，遂出正判建

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许侂胄以事成日授节钺，彦逾执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谓彦逾曰："我辈宗臣，不当言功。"仅除郭杲节度使，彦逾为端明殿学士，出为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迁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元系防御使、知阁门事，至是，仅迁一级。于是二人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过蒙成耳。今既自据相位，以专其功，乃置吾辈度外邪！"于是始有逐汝愚之谋矣。汝愚觉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长沙召入为待制，侍经筵，及收召李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诸君子以自壮。然宫中及一时之议，皆归功于侂胄，自是出入宫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为熹等像，峨冠大袖，讲说性理，为戏于禁中。熹与龟年等，屡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汝愚不纳，曰："彼尝自言不爱官职，何患之有？"既而熹进对，面陈侂胄之奸。继而正言黄度欲论之而谋泄，以内批斥去。熹又因进讲极论之，声色颇厉。上怒，遂批出，除熹宫观。汝愚请见，乃以内批袖还上，继而求去，皆不许。于是彭龟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窃弄威权，为中外所附，必贻大患。"宁宗欲两罢之，汝愚欲两留之。既而龟年与郡，侂胄势由是益张。会彦逾帅蜀，陛辞日，尽疏当时道学诸贤姓名，指为汝愚之党，而宁宗亦疑之矣。知阁刘弢谓侂胄曰："赵丞相欲专此大功，日引虚名之士以植党，君岂但不得节钺，将恐不免岭海之祸。"侂胄恐甚。会汝愚欲除刘光祖为侍御史，侂胄知欲击己。而上方令近臣举御史，于是以御笔除大理簿刘德秀为御史，杨大法为殿院。又罢吴猎，以刘三杰代之，于是言路皆韩党矣。先是，汝愚尝云："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又沈有开尝在汝愚坐曰："外间传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判明州，三军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谊语人曰："但得赵家一块肉足矣。"盖指魏王之子，徐国公柄也。楼钥行辞免批答，有"亲为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语。太学上书，乞尊汝愚为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谓"宁宗非光宗子"。其说非一端。于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等事。遂罢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

而台臣合奏，罢郡与祠。于是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等有疏，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书，诉汝愚有大功，不当去位，皆被黜谪。未几，何澹、胡纮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且言“与徐谊辈造谋，欲卫送太上过越，为绍熙皇帝”等事。遂责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敖陶孙题诗于阙门，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之句。其后叶翥、汪义端交论伪学，而刘三杰以伪党为逆党，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记姓名，降诏禁伪学。而直省吏蔡琏，告汝愚定策时异谋，宾客所言凡七十纸。欲逮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下大理狱，赖范仲艺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迁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专政，肇开兵端，身殒国危。在侂胄固不足责，而当时诸君子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诛韩侂胄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请用文彦博故事，以侂胄为平章军国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为太师，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虚位，杨贵妃、曹美人皆有宠。侂胄畏杨权数，以曹柔顺，劝上立之。上意向杨，侂胄不能夺也。太学生王梦龙，为后兄次山客，监杂卖场赵汝谠，与王梦龙为外兄弟，知其事。于是以侂胄之谋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谋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国盗起，洊饥，惧我乘隙用兵，于是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会邓友龙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苏师旦等又从而从臾之。开禧元年四月，以李义为镇江都统，皇甫斌为江陵都统兼知襄阳。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见责，遂诏内外诸军密为行计。七月，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领阁门事。师旦本平江书佐，侂胄顷为钤辖日，尝以为笔吏，

后依韩门。会上登极，窜名藩邸，用随龙恩得官，骤至贵显。八月，以殿帅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二年，以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十二月，金虏使赵之杰、完颜良弼来贺正旦，倨慢无礼。于是以北伐告于宗庙，下诏出师。已而，陈孝庆复泗州，又复虹县。许进复新息县。孙成复保信县。田琳复寿春府。未几，王大节攻蔡州，不克军溃。皇甫斌败于唐州。秦世辅军乱于城固县。郭倬、李汝翼攻宿州，败绩，执统制田俊迈以往。李爽攻寿州，败。于是诛窜诸将败事者，更易诸阃。以邱崈为两淮宣抚使。分诸将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万余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之地于金人，遂封为蜀王。至此，侂胄始觉为师旦等所误，遂罢师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财，赐三宣抚司为犒军费。斩郭倬于镇江，罢程松四川宣抚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围楚州。十一月，以殿帅郭杲驻真州，以援两淮。邱崈以签书开督府。既而围襄阳，犯庐、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随、濠、阶、成州、信阳、安丰军、大散关。郭倪弃扬州走。三年正月，邱崈罢，以枢密张岩督师。二月，金人始退师。四川宣抚司、随军转运使安丙及李好义、杨巨源等讨吴曦，斩之，四川平。以杨巨源为四川宣抚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复阶、凤、西和州、大散关。四月，遣萧山县丞方信孺奉使，通谢金国。六月，安丙杀杨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两淮，增岁币、犒军金帛，索回陷没及归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问之，乃曰："欲太师首级。"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觌物，擅作大臣馈虏人，降三官，临江军居住。乃以赵淳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谋复起。再遣监登闻鼓院王柟出使焉。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俾皇子荣王[illegible]入奏，言"侂胄再启兵端，谋危社稷"，上不答。皇后从旁力请再三，欲从罢黜，上亦不答。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皆预其谋。议既定，始以告参政李壁。前一日，弥远夜易服，持文书往来二参第。时外间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

在都堂，忽谓李参曰：“闻有人欲变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发赤，徐答曰：“恐无此事。”而王居安在馆中，与同舍大言曰：“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种也！吾计决矣。”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谁敢？谁敢？”遂升车而去。甫至六部桥，忽有声诺于道旁者，问为何人，曰：“夏震。”时震以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选兵三百俟于此。复问：“何故？”曰：“有旨，太师罢平章事，日下出国门。”曰：“有旨，吾何为不知？必伪也。”语未竟，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杀之。是夕之事，弥远称有密旨。钱参政欲奏审，史不许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门首，至晓犹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执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驱至，传呼太师来。钱、李二公疑事泄，皆战栗无人色。俄而寂不闻声，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钱参政乃探怀中堂帖授陈自强曰：“有旨，太师及丞相皆罢。”陈曰：“何罪？”钱不答，于是揖二公，遂登车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则事必泄矣。二参继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窜殛侂胄闻，上愕然不信。及台谏交章论列，三日后，犹未悟其死。盖此夕之谋，悉出于中宫及次山等，宫省事秘，不能详也。遂下诏暴侂胄首开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张氏、王氏闻变，尽取宝货碎之。其后二人皆坐徒断。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斩苏师旦于韶州。程松宾州，陈自强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并籍其家。李壁、张岩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夺伦魁恩，以首论用兵故也。乃拜钱象祖为右相，卫泾、雷孝友并参政，史弥远知枢密事，林大中签书院事，杨次山开府仪同三司，赐玉带。遂以窜殛事，牒报对境三省；以咨目遍遗二宣抚、二制置、十都统，告以上意。谏议大夫叶时，请枭首于两淮，以谢天下，上不许。

时王枏以出使，在金虏帐。一日，金人呼枏问韩太师何如人？枏因盛称其忠贤威略。虏徐以边报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诛之？”枏窘惧不能对。于是无厌之求，难塞之请，皆不敢与较，一切许之，以为脱身之计。及归，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为辞，而叶时复有枭首之请，于是诏侍从两省台谏集议。先是诸公间亦有此请，上重于施行。至是，林枢密大中、楼吏书钥、倪兵书思，皆以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谓在朝有受其恩，欲为之地者。盖朝堂集议之时，独章文庄良能于众中以事关国体，抗词力争。所谓“欲为之地者”，指章也。叶清逸《闻见录》云：“良能首建议函首，王介以为不可。”此非事实。于是遣临安府副将尹明，斫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谕诸路宣抚制置等以函首事。遂命许奕为通谢使。王枏竟函首以往，且增岁币之数。当时识者，殊不谓然。且当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复能出师，其弱可知矣。傥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而当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听其恐喝，一切从之。且吾自诛权奸耳，而函首以遗之，则是虏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惜哉！且枏，侂胄所遣，今欲议和，当别遣使，亦不当复遣枏也。至有题诗于侍从宅曰：“平生只说楼攻媿，此媿终身不可攻。”又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於期。无人说与王枏道，莫遣当年寇准知。”此亦可见一时公论也。明年，阁门舍人周登出使过赵州，观所谓石桥者，已具述其事。纪功勒铭，大书深刻桥柱矣。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和议既成，乃尽复秦桧官爵，以其尝主和故耳。

余按：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枏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

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尝以意推之，盖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在德寿日，寿皇尝陈恢复之计，光尧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盖可见也。秦桧揣知上意厌兵，力主和议，一时功名之士皆归罪以为主和之失。及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主战，异时功名之士靡然从之，独史文惠以为不然。其后符离溃师，虽府库殚竭，士卒物故，而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僇，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载，赵师睪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当泰、禧间，大父为棘卿，外大父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录可信。用直书之，以告后之秉史笔者。

卷四

避讳

古今避讳之事，杂见诸书。今漫集数条于此，以备考览。盖殷以前，尚质不讳名；至周始讳，然犹不尽讳。如穆王名满，定王时有王孙满之类。至秦始皇讳政，乃呼正月为“征月”，《史记·年表》作“端月”。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秦颁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汉高祖讳邦，旧史以“邦”为“国”。惠帝讳盈，《史记》以“万盈数”作“满数”。文帝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微子启作“微子开”，《汉书》启母石作“开母石”。武帝讳彻，以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宣帝讳询，以荀卿为“孙卿”。元帝讳奭，以奭氏为“盛氏”。光武讳秀，以秀才为“茂才”。明帝讳庄，以老、庄为“老、严”，庄助为“严助”，卞庄为“卞严”。殇帝讳隆，以隆虑为“林虑”。安帝父讳庆，以庆氏为“贺氏”。魏武帝讳操，以杜操为“杜度”。蜀后主讳宗，以孟宗为“孟仁”。晋景帝讳师，以师保为“保傅”，京师为“京都”。文帝讳昭，以昭穆为“韶穆”，昭君为“明君”，《三国志》韦昭为“韦耀”。愍帝讳业，以建业为“建康”。康帝讳岳，以邓岳为“邓岱”，山岳为“山岱”。齐太祖讳道成，师道渊但言“师渊”。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隋文帝父讳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书御史代之，中庐为“次庐”。至唐又避太子讳，亦以中郎为“旅贲郎将”，中书舍人为“内舍人”。炀帝讳广，以广乐为“长乐”，广陵为“江都”。唐世祖讳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类是也。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李延寿作《南北史》，易石虎为“石季龙”，韩擒虎为“韩擒”。高祖讳渊，

赵文渊为“赵文深”，“渊”字尽改为“泉”。刘渊为“元海”，戴渊为“戴若思”。太宗讳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烝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类。民部曰“户部”。高宗讳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怀避当时讳也。陆贽曰：“与理同道罔不兴”，“胁从罔理”。韩文《策问》：“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睿宗讳旦，张仁亶改“仁愿”。玄宗讳隆基，太一君“基”、臣“基”，并改为“其”字。隆州为“阆中”，隆康为“普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为“仁寿郡”。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苏预改名“源明”，以“薯蓣”为“薯”及“山药”。德宗讳适，改括州为“处州”。宪宗讳纯，淳州改为“栾州”，韦纯改名“贯之”，之纯改名“处厚”，王纯改名“绍”，陆淳改名“质”，柳淳改名“灌”，严纯改名“休复”，李行纯改名“行谌”，崔纯亮改名“行范”，程纯改名“弘”，冯纯敏改名“约”。穆宗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敬宗讳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郑涵避文宗旧讳，改名“澣”。武宗讳炎，贾炎改名“嵩”。宣宗讳忱，韦谌改名“损”，穆谌改名“仁裕”。梁太祖父烈祖名诚，遂改城曰“墙”。晋高祖讳敬塘，析“敬”字为“文”氏、“苟”氏，至汉乃复旧。至本朝避翼祖讳，复析为“文”、为“苟”。本朝高宗讳构。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句涛”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丝”字，“绉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龙者，“如渊”是也；勾龙去上一字者，“大渊”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讳也。

吴太子讳和，以和兴为“嘉兴”。唐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帝”，庙曰“义宗”，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为“恒农”，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温彦弘遂以“大雅”字行。晋以毗陵封东海王世子毗，以毗陵为“晋陵”。唐避章怀太子贤讳，改集贤为“崇文馆”之类，皆避太子之讳也。

吕后讳雉，《封禅书》谓“野鸡夜雊”。武后讳曌，音照。以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改懿德太子重照为“重润”，刘思照为“思

昭”。简文郑后讳阿春，以《春秋》为《阳秋》，富春为“富阳”，蕲春为“蕲阳”。此避后讳也。

元后父讳禁，以禁中为“省中”。武后父讳华，以华州为“太州”。韦仁约避武后家讳，改名“元忠”。窦怀贞避韦后家讳，而以字行。刘穆之避王后家讳，以“宪祖”字行，后复避桓温母讳，遂称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讳，改名“预”。本朝章献太后父讳通，尝改通直郎为“同直郎”，通州为“崇州”，通判为“同判”，通进司为“承进司”，通奉为“中奉”，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至明道间，遂复旧。此则避后家讳也。

钱王镠，以石榴为金樱，改刘氏为“金氏”。杨行密据扬州，州人呼“蜜”为“蜂糖”。赵避石勒讳，以罗勒为“兰香”。高祖父名诚，以武成王为“武明王”，武成县为“武义县”。羊祜为荆州，州人呼“户曹”为“辞曹”之类，皆避国主、诸侯讳也。

《诗》、《书》则不讳。若文王讳昌，而箕子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宣王时，《诗》曰“胡不相畏”，“胡为虺蜴”，“胡然厉矣”。《周礼》有“昌本之俎”，《诗》有“鬻发”之咏。《大诰》“弗弃基”，不讳后稷“弃”字。孔子父叔梁纥，而《春秋》书臧孙纥。成王讳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是也。

庙中则不讳。《周颂》祀文、武之乐歌，《雝》曰“克昌厥后”，《噫嘻》曰“骏发尔私”，是也。

临文则不讳。鲁庄公名同，而《春秋》书“同盟”。襄公名午，而书“陈侯午卒”。僖公名申，书“戊申”。定公名宋，书“宋人”、“宋仲几”。《汉书·纪》，元封诏书有启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韦孟诗：“总齐群邦。”皆不避高祖讳。魏太祖名操，而陈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议云：“干植不

强。”三国吴时，有“言功以权成”，盖斥孙权之名。《南史》有“宁逢五虎”及“虎视”之语，则“虎”字亦不尽避。韩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讳。又《袁州上表》曰：“显荣频烦。”《举韦颉》曰：“显映班序。”柳文《乐曲》曰：“羲和显耀乘清芬。”皆不尽避中宗之讳。韩《贺即位表》曰：“以和万民。”亦不讳“民”字，如此类甚多。胡翼之侍讲迩英日，讲《乾卦》“元、亨、利、贞”，上为动色，徐曰：“临文不讳。”伊川讲“南容三复白圭”，内侍告曰：“容字，上旧名也。”不听。讲毕曰：“昔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初月，饼之蒸者为炊，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请勿讳。”

邦国有不讳者。襄王名郑，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传。汉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则有避有不避者。韩退之《辩讳》：“桓公名白，传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肾肠为‘肾修’。汉武名彻，不闻讳车辙之‘辙’。”然《史记·天官书》：“谓之车通。”此非讳车辙之“辙”乎？若晋康帝名岳，邓岳改名为“嶽”，此则不讳嫌名也。二名不偏讳。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时，改民部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讳。”

避讳而易字者。按《东观汉记》云：“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讳恒，之字曰‘常’；光武讳秀，之字曰‘茂’。”云云。盖当时避讳，改为其字。之者，变也。如卦变爻曰之也。本朝真宗讳恒，音“胡登切”。若阙其下画，则为“恒”，又犯徽宗旁讳。后遂并“恒”字不用，而易为“常”，正用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讳长，故《淮南》书，凡言长悉曰“修”。王羲之

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余则以“政”字代之。王舒除会稽内史，以祖讳会，以会稽为“郐稽”。司马迁以父讳谈，《史记》中，赵谈为“赵同子”，张孟谈为“孟同”。范晔父名泰，《后汉书》，郭泰为“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为文皆以“今”为“兹”。杜甫父名闲，故杜诗无“闲”字。苏子瞻祖名序，故以序为“叙”，或改作“引”。曾鲁公父名会，故避之者，以勘会为“勘当”。蔡京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讳也。《史记·李斯传》言“宦者韩谈”，则“谈”字不能尽避。《汉书·爰盎传》有“上益庄”之文，《郑当时传》有“郑庄千里不赍粮”之类。此不能尽避也。

范晔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辞，朝议不许。唐窦曾授中书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议者以音同字别，乃就职。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司议郎。柳公绰迁吏部尚书，以祖讳，换左丞。李涵父名少康，为太子少傅，吕渭劾之。本朝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富郑公父名言，而不辞右正言。韩亿绛、缜，家讳保枢，皆为枢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后唐，郭崇韬父名弘，改弘文馆为“崇文馆”。建隆间，慕容彦钊、吴廷祚，皆拜使相，而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此则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也。

元稹以阳城驿与阳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贤驿”，且作诗以记之，白乐天和之云：“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词。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是也。郑诫过郢州浩然亭，谓贤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歙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游之地故也。虞藩为刺史日，更为“任公寺”、“任公村”。此则后人避前贤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郑，卫成公与之同时，亦名郑。卫侯讳恶，其臣有石恶。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谢景

仁、张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刘子玄名知幾。

又有父子、祖孙同名者。周康王名钊，生子瑕，是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后废帝亦名昱。魏献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声虽相近，而字犹异也。若周厉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齐。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阳有《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尤为可罪也。若桓玄，呼父温曰"清"，此不足责。若韩愈，不避"仲卿"，又何耶？

朱温之父名诚，以其类"戊"字，司天监上言，请改戊己之"戊"为"武"字，此全无义理。如扬都士人名审，沈氏与书，名而不姓，皆谀之者过耳。未如梁谢举闻家讳必哭，近世如赵南仲亦然，此亦不失为孝。若唐裴德融父讳皋，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而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一人参右丞卢简。卢先屈前一人，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遽而去。李贺以父名晋肃，终身不赴进士举，抑又甚焉。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梦家讳"龟从"故也。后唐天成中，卢文纪为工部尚书，郎中于邺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而死。杨行密父名怼，与"夫"同音，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卿"。至有《兴唐寺锺题志》云："金紫光禄大，兼御史大，及银青光禄大。"皆直去"夫"字，尤为可怪。国朝刘温叟，父名乐，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绩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遇桥则令人负之而过。此皆避讳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宪宗时，戎昱有诗名，京兆尹李鸾拟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辞焉。五代有石昂者，读书好学，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为临淄令。习入朝，监军杨彦朗知留后。昂以公事上谒，赞者

以彦朗家讳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趋于庭，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昂即解官去。语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乱世，果为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干臣，自讳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责之曰：“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声曰：“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语罢，长揖而退。徐虽怒，然无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权贵之讳以自保其姓名。若北齐熊安生者，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之才讳熊，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蔡门下昂避之尤谨，并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责。昂尝自误及之，家人以为言，乃举手自击其口。蔡经国闻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此尤可笑。绍圣间，安惇为从官，章惇为相，安见之，但称“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谤其为南仲丞相幕客，赵父名方，乃改姓为“万”。既而又为邱山甫端明属，邱名岳，于是复改名为“方山”遂止，以为过焉。善乎，胡康侯之论曰：“后世不明《春秋》之义，有以讳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争体统

贾师宪，淳祐己酉岁为湖广总领。时方岳巨山知南康军。一日，总所纲运经从星江，押纲军卒，骄悍绎骚，市民横遭其祸者甚众。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数辈断治之。贾公闻之，移文诘问，且追本军都吏。巨山于是就判公牒云：“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当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客，亦非湖广之属郡。

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守臣职也，于都吏何与焉？牒报。”贾公得牒，不胜其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于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书一诗以送之，曰：“秋厓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到南康论体统，江西自隔两三州。”

曝日

袁安卧负暄，令儿搔背，曰：“甚快人意。”赵胜负暄风檐，候樵牧之归。故杜诗云“负暄侯樵牧”，又云“负暄近墙壁”。又《西阁曝日》云：“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又云：“毛发且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欻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乐天《负日》诗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此皆深知负暄之味者也。冬日可爱，真若可持献者。晁端仁尝得冷疾，无药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彦尝有诗云：“冬曦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余尝于南荣作小日阁，名之曰献日轩。幕以白油绢，通明虚白，盎然终日，四体融畅，不止须臾而已。适有客戏余曰：“此所谓天下都绵袄者。”相与一笑。后见何斯举《黄绵袄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舍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语。然王立之亦尝名日窗为大裘轩。谢无逸为赋诗曰：“小人拙生事，三冬卧无帐。忍寒东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气畅。薰然四体和，恍若醉春酿。此法秘勿传，不易车百辆。君胡得此法，开轩亦东向。苏公名大裘，意岂在万丈。但观名轩心，人人如挟纩。”陶隐居《清异录》载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各制一铭。其三曰《冬日初出》，铭曰：“折胶堕指，梦想负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楼攻媿尝取“白醉”二字以名阁，陈进道为赋诗，攻

媿次之云：“处世难独醒，时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马，安知老夫味？天梳与日帽，且复供酒事。谪居幸三适，得此更惭愧。向来六逍遥，特书见清异。君家老希夷，相求谅同气。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记。醉中知其天，不饮乃同意。书生暂寄温，难语纯绵丽。”洪驹父亦有《大裘轩》诗。

经验方

喉闭之疾，极速而烈。前辈传帐带散，惟白矾一味，然或时不尽验。辛丑岁，余侍亲自福建还，沿途多此证，至有阖家十余口，一夕并命者。道路萧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医教以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调灌，归途恃以无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临汀日，钤下一老兵素愿谨，忽垂泣请告曰：“老妻苦喉闭，绝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药笈有少许，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药甫下咽，即大吐，去胶痰凡数升，即瘥。”其后凡治数人，莫不立验。然胆矾难有真者，养生之家，不可不预储以备用也。

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净一器，尘幂其上，投胆一粒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每以少许净水略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或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时以铜箸点之，绝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效。

辛酉夏，余足疡发于外臁。初甚微，其后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糁膏濯之剂，尝试略遍，痛痒杂作，大妨应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见过，怪其蹒跚，举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当先以淡虀水涤疮口，浥干；次用局方驻车丸研极细，加乳香少许，干糁之，无不立效。”遂如其说用之，数日良愈。盖驻车丸本治血痢滞下，而此疮亦由气血凝注所成。医者，意也。古人处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其后莫子山传治痢杜僧丸，亦止是一膏药，用

有奇验，亦此意也。

用事切当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寿宫，置酒赋诗为乐，从臣皆和。周益公诗云："一丁扶火德，三合巩皇基。"盖高宗生于大观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绍兴丁卯故也。阴阳家以亥、卯、未为"三合"，一时用事，可谓切当。其后杨诚斋为光宗宫僚，时宁宗已在平阳邸，其《贺寿》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祖益公语也。嘉熙己亥四月，诞皇子，告庙祀文，学士李、刘功府当笔，内用四柱作一联云："亥年巳月，无长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时，有归马牧牛之喜。"盖时方有蜀扰。其用事可谓中的，然或者则谓失之俳耳。

杨府水渠

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制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舍四，皆极宏丽。落成之日，纵外人游观。一僧善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时和王方被殊眷，从容闻奏，欲引湖水以环其居。思陵首肯曰："朕无不可，第恐外庭有语，宜密速为之。"退即督濠寨兵数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继昼。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萦绕，凡数百丈，三昼夜即竣事。未几，台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上晓之曰："朕南渡之初，虏人退而群盗起。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数郡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故诸将有余力以给泉池园圃之费。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况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

止。既而复建杰阁，藏思陵御札，且揭上赐“风云庆会”四大字于上。盖取大龟昂首下视西湖之象，以成僧说。自此百余年间，无复火灾，人皆神之。至辛巳岁，其家舍阁于佑圣观，识者谓龟失其首，疑为不祥。次年五月，竟毁延燎潭，潭数百楹，不数刻而尽，益验毁阁之祸云。

潘庭坚王实之

庚子辛丑岁，先君子佐闽漕幕时，方壶山大琮为漕，臞轩王迈实之与方为年家，气谊相好。用此，实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壶山资给亦良厚，然亦仅资一时饮博之费耳。籍中有吴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乐于公厅。吴方舞遍，实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径去，旁若无人，一座为之愕然。壶山起谢曰：“此吾狂友王实之也。”时以为奇事。实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羁。为正字日，因轮对，及故相擅权。理宗宣谕曰：“姑置卫王之事。”迈即抗声曰：“陛下一则曰卫王，二则曰卫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径转御屏，曰：“此狂生也。”迈后归乡里，自称“敕赐狂生”。尝有诗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赋《沁园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琼厓。同时富沙人紫岩潘牻庭坚，亦以豪侠闻，与实之不相下。庭坚初名公筠，后以诏岁乞灵南台神，梦有持方牛首与之，遂易名为“牻”。殿试第三人，跌宕不羁，傲侮一世。为福建帅司机宜文字日，醉骑黄犊，歌《离骚》于市，人以为仙。尝约同社友剧饮于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既而尽去宽衣，脱帽呼啸。酒酣客散，则衣间各浓墨大书一诗于上矣。众皆不能堪。居无何，同社复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顶而吟不绝口者，众拜之。”庭坚被酒豪甚，竟脱巾髽髻，裸立流泉之冲，且高唱“濯缨”之章。众因谬为惊叹，罗拜以为不可及，且举诗禅问答以困之。潘气略不慑，应对如流，然寒气已深入经络间矣。归即卧病而殂。既

不得年，又以戏笑作孽，不自贵重，闻者惜之。庭坚才高气劲，读书五行俱下，终身不忘。作文未尝视草，尤长于古乐府。年六七岁时，尝和人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识者已知其不永。其论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诵之，以此终身坎壈焉。刘潜夫志其墓云：“公论如元气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时之荣辱兮，有千载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观孟津之师。于扣马之谏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国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异。呜呼！此所谓世教兮，所谓民彝。”正谓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尝识之，转眼今五十年矣。

卷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见于《法言》。《汉书·乐书》多不同，前辈尝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诗寄毕文简曰：“未必颈如樗里子，定应头似夏黄公。”文简谓绮里季、夏，当为一人，黄公则别一人也。杜诗云：“黄、绮终辞汉。”王逸少有《尚想黄绮帖》。陶诗云：“黄、绮之南山。”又云：“且当从黄、绮。”《南史》阮孝绪辞梁武之召云：“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间山林。”盖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后皆以文简为据。然汉刻四皓神坐，一曰园公，二曰绮里季，三曰夏黄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辅旧事》云：“汉惠帝为四皓作碑。”当时所镌，必无误书，然则元之所用非误也。盖昔人论四皓，或云园、绮，或云绮、夏，亦未必尽举首一字。或渊明自读作“绮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绮、季之迹。”《世说》曰：“绮季，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谓之‘四皓’。”姓书有绮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则为夏黄公，益可信矣。按《风俗通》：楚鬻熊之后为圈。郑穆公之子圈，其后为姓。至秦博士逃难，乃改为园。《陈留风俗记》乃圈称所撰。盖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尝居园中，故谓之园公。《陈留志》谓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后也。古字“禄”与“甪”通用，故《乐书》作“觲”。郑康成于《礼书》，“甪”皆作“禄”。《陈留志》则又作“用”，唐李涪尝辨之矣。然《史记·留侯世家》注云：“东园公姓庚，以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吴俗纪》云：“先生吴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禄里村、甪头寨，即先生

逃秦聘之地。”《韩诗》：“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蔡氏注云：“角、触，协音也。”淳化中，崔偓全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一人姓甪。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乃‘榷’音，两点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然“甪里”作“角里”，亦非也。后汉有甪善叔，乃读作“觉”音，何邪？

作文自出机杼难

曾子固熙宁间守济州，作北渚亭，盖取杜陵《宴历下亭》诗“东藩驻皂盖，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间，晁无咎补之继来为守，则亭已颓毁久矣。补之因重作亭，且为之记。记成，疑其步骤开阖类子固拟《岘台记》，于是易而为赋，且自序云：“或请为记，答曰：‘赋，可也。’”盖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晋、齐攻战，三周华不注之事，虽极雄瞻，而或者乃谓与坡翁《赤壁》所赋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补之岂蹈袭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机杼者极难，而古赋为尤难。“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昌黎亦以为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开荆湖阃；遂与孟珙合鞑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乃作露布以夸耀一时，且绘八陵图以献，朝廷遂议遣使修奉八陵。时郑忠定丞相当国，于是有乘时抚定中原之意。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乃命武仲开阃于光、黄之间，以张声势，而子才合淮西之兵万余人赴汴。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寿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

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舍两、三处。城池颇高深，旧号“小东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虽土筑，尚坚。单州出戍军六百余人在内，皆出降。市井残毁，有卖饼者云：“戍兵暴横，亳人怨之。前日降鞑，今日降宋，皆此军也。”遂以为导，过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札寨，犹有居人遗迹及桑枣园。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至是，乃杀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黄河南旧有寸金淀，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幸前无敌兵，所以能进至此。子才遂驻汴，以俟粮夫之集。而颍川路钤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师下郑州。二十日，赵文仲以淮东之师五万，由泗、宿至汴，与子才之军会焉。因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子才以“粮饷未集”对，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义士三千，樊辛提武安军四千，李先提雄关军二千，文仲亦以胡显提雄关军四千，共一万三千人。命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先令西上，且命杨义以庐州强弩等军一万五千人继之，各给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则谕之以陆续起发。于是敏子领军，以二十一日启行，且令诸军以五日粮为七日食，盖惧饷馈或稽故也。至中牟县，遂遣其客戴应龙回汴趣粮。且与诸将议，遣勇士谕洛，独胡显议为不合。敏子因命显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阴。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潜赴洛阳。至夜，逾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之戍洛阳者，皆空其城诱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是晚，有溃军失道，奔迸而至。云：“杨义一军，为北兵大阵冲散。今北军已据北牢矣。”盖杨义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步外，山椒有立黄红伞者。众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义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义仅以身免。于是

在洛之师，闻而夺气。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饥甚，遂杀马而食。敏子与诸将议进止，久之无他策，势须回师。遂遣步军两项往劫东西寨，自提大军济洛水而阵。北军冲突，坚勿动。初二日黎明，北军以团牌拥进接战。我军分而为三，并杀四百余人，夺团牌三百余，至午不解，而军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议突围而东。会范用吉下归顺人楚玤者献策曰："若投东面，则正值北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事势既急，遂从之。北军既知我遁，纵兵尾击，死伤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伤右胯几殆，所乘马死焉。徒步间行，道收溃散，得三百余人。结阵而南，经生界团，结寨栅，转斗而前。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蕨者七日，乃抵浮光。樊显、张迪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应龙，自汴趣粮赴洛，至半道，逢杨义军溃卒，知洛东丧衄之耗，遂驰而还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谓曰："事势如此，我辈自往可也。"帅参刘子澄，则以为无益。抵暮，下令促装。翌日昧爽起发，众皆以为援洛，而前旌已出东门，始知为班师焉。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几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此事得之当时随军幕府日记，颇为详确。近于忠信尝编《三京本末》，与此互相同异焉。

端平襄州本末

赵忠肃公方，开阃荆、襄日久，军民知其威声。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为荆、湖制置大使，镇襄阳。盖欲其绍世勋，作藩屏也。至郡，则以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备，一切废弛。且诸将不能协济，反自相忌嫉。而一时幕府，又袖手坐观成败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杨侁禀

议，因言本州统制军马郭胜有异志。盖杨、郭有隙非一日矣。杨之来，郭已疑之。及杨受犒归，赵乃以檄召郭胜，于是郭之反谋始决。六月二日，赵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将以勘郭胜也。先是，赵幕客蒋应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谋于郭。初六日，乘杨侁朝拜天贶节，遂闭城，率众射死侁于凉轿中。凡回易钱物之在司者千余万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义军、大军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杀。"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报至襄阳，时制阃诸客，方命妓宴赵楷于城西檀溪。赵忽急召两制机议事，时赵括夫瑞州人，以制干权，章清孙以襄倅权，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卫都统江海领兵。初九日，先锋行兵号二万。又命随州守臣全子才节制诸项捕贼军马，摄枣阳军刘子澄策应，赵楷监军。三人者，皆以西师之败镌责。赵欲于此立功，以为复官之地。七月二日，北军至唐州、枣林，全、刘闻之遁去。先又调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闻。全、王至襄，凡痛饮半月而回。既而探报益急，寇已半渡黄河。而王旻归德安，以黄州克敌军叛即李藏器之军留黄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纳四千八百余人，意欲阻挠淮西制帅杨恢，赵欣然从之。九月十日，闻王旻带所纳叛军来，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末如之何。赵忽令诸门不许出一人一担，而所置缉捕司带行人孙山等察探，变是为非，于是襄人愈侧足矣。二十三日，枣阳告急，赵复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军首领傍盏，至襄阳江北对垒，不战而败。遣李师古持书与赵，赵不启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关，即追逐，斩守关赵宁以徇。十九日，北骑至襄阳城下，约六七千人，下寨于檀溪山。二十日，战于上闸口。余哲军败，丧数千人；再战，胜之。二十一日，北军始退。十二月，北军自峡州回，战于江北樊城。我师少胜，则以大捷闻。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无孑遗。至是，物价踊贵，诸将日饮。亡何，用散乐段得仙者佐欢，绕城跃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带克敌军往均州光化军巡逻，逗遛不进，仅至小樊，乃以收复两郡捷闻。是日，朝廷遣镇江都统李虎，号无敌军，偕光州都统王福所部军，至襄策应，而克敌军不能自安矣，赵遂急遣王旻避之。赵出城迓虎，虎传朝廷宣谕之命，赵涕泣谢恩，乃对

虎慷慨，共醵十余大觥以归。无敌军即宣言欲剿除克敌，云：“不因你瞒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十四日，王旻回，赵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媟狎，不从，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诸制领。于是克敌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赵内机检者，赵之侄。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杨茂、李伯渊、黄国弼、夏全于府治，大醉极欢，达旦而罢。二十一日，克敌军往南门烧纸，盖合谋也。夜二鼓，纵火于市东竹竿巷口，及于诸处纵火发喊，抢入制府辕门，为门内军射杀二人，复至东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许救援。至二十二日火方熄。赵帅于南门城上，呼王旻诘问，李虎适在旁，云：“好斩。”言未脱口，而旻首已断，身皆分裂矣。赵遂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克敌军号也。于是刀刃乱下，死者多无辜，然叛军未尽剿也。未时，火复自南门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罗叔度两家避难东城上，亦为叛军焚杀。二十三日，遣李伯渊往江北剿杀叛军，未回，克敌军遂杀其家，因乘乱劫掠民居尤酷。赵帅于是先焚其父威惠庙，遂同李虎、黄国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潜出西门，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觉，遂皆狼狈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卫军亦反。赵至荆州，复遣都统江海戍荆门。有军校获制司印来献，赵补以统领之职。是时叛乱相仍，赵乃严刑以安反侧。于教场后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窗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悬梯而下以准，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祸，萌于赵武仲之来，成于王旻招纳克敌军，激于李虎无敌军之至。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先是，郡厅相对，有雅歌楼，雄丽特甚。一日，赵方坐衙，忽睹楼中妓女人物杂遝宴饮，赵怒，以为僚属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觇之，则楼门扃鐍甚严，凝尘满室，识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时为倅，一夕，坐中堂阅案牍，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后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乱作。益知祸患有定数，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击云。

赵氏灵璧石

赵邦永，本姓李，李全将也。赵南仲爱其勇，纳之，改姓赵氏。入洛之师，实为统军。尝过灵璧县，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崒秀润。南仲立马旁睨，抚玩久之。后数年家居，偶有以片石为献者，南仲因诧诸客以昔年符离所见者。邦永时适在旁，闻语即退。才食顷，数百兵舁一石而来，植之庭间，俨然马上所见也。南仲骇以为神，扣所从来，则云："昔年相公注视之际，意谓爱此，随命部下五百卒辇归，而未敢献。适闻所言，始敢以进。"南仲为之一笑。

南园香山

事有一时传讹，而人竞信之者，阅古之败，众恶皆归焉。然其间率多浮诞之语，抑有乘时以丑名恶声，以诋平日所不乐以甘心者，如犬吠村庄等事是也。姑以《四朝闻见录》所载一事言之，谓蜀帅献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园凌风阁下。今庆乐园，即昔之南园也。所谓香山，尚巍然立于阁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尽信也如此。余尝戏赋绝句云："旧事凄凉尚可寻，断碑闲卧草深深。凌风阁下槎牙树，当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李泌在衡岳，有僧明瓒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泌家传》及《甘泽谣》。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

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后为枢密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闻见录》。又若水谒华山陈抟，曰：“目如点漆，黑白分明，当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贵，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杂志》。又若水谒陈希夷，曰：“子神清气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阁道者决之，乃以为不然。《画墁录》。

又法云佛国禅师惟白，传康节《易》学甚精熟，未尝语人。元符辛巳，郑达夫以大宗丞召佛国，即招达夫饮，并约妙应大师伯华同席。顾妙应曰：“如何？”妙应曰：“决作，决作。”佛国乃语达夫曰：“君异日必为相，直待蔡元长、张天觉颠沛之后，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鉴堂遗事》。

以上数说，皆同而微异，岂即一事演而为数说乎？大抵近世杂说，率多剿入，不可尽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欧阳公《非非堂记》曰：“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坡翁为刘壮舆作《是是堂》诗云：“闲燕言仁义，是非安可无；非非义之属，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讪，是是近乎谀。”子由《弹吕惠卿章》云：“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弑君。”山谷《怀半山老人》诗云：“啜羹不如放麑，乐羊终愧巴西。”其意盖指惠卿也。二公岂相蹈袭者邪？其用事造语，若出一辙，而不以为嫌也。然《韩非子》所载“放麑”，乃是“西巴”，恐一时偶误耳。

方翥

箐田方翥试南宫，第三场欲出纳卷，有物碍其足，视之，则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畅，不解何以不终卷而弃于地也。翥笔端俊甚，以其绪余足成之，并携出中门，投之幕中，一时不暇记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复省问。他年，翥为馆职，偶及试闱异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语。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试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谓试卷者，莫记所在，已绝望矣。一旦榜至，乃在选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尝与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观之，俨然有续成者，竟莫测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笔。君，吾恩人也。"方笑谢而已。按冯京知举，张芸叟赋《公生明》，重叠用韵，已而为第四名，窃怪主司卤莽。及元祐中，使虏过北门，冯为留守，始修门生敬酒边，冯因言："昔忝知举，秘监赋重叠用韵，以论策佳，辄为改之，擢置高第，颇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酒杯覆怀，再三愧谢。与此略同。

乔文惠晚景

乔文惠行简，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军国重事，年已八帙矣，时皆以富贵长年羡之。而公晚年子孙沦丧，况味尤恶，尝作《上梁文》云："有园有沼，聊为卒岁之游；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又《乞归田里表》云："少、壮、老，百年已逾八帙；祖、子、孙，三世仅存一身。"闻者怜之。

赵伯美

赵嘉庆，字伯美，素号忠直，然性颇猜忌褊躁，故所至与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吴蒙明发知建昌军。至则抚劳剿除，渐致安靖，朝廷奖劳之。未几，以病丐祠，有旨转一官，别与

差遣。时伯美在后省，遂缴寝转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复缴其祠，且谓："前奏稽迟，是必贼蒙使其兄司农丞革，坐局行赇，遏截御笔之所致。以区区支叠，琐琐下流，辄敢倚同气以置局于辇下，植死党而为阱于国中。乞收回玉局之命，并从尚书省札下吴革，责戒励状。仰今后不得怀奸事上，徇欲欺君。如或不悛，重置典宪。"省札既下，吴农丞辨析状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缴驳，圣恩宽大，遂畀祠廪。或予或夺，惟上所命。且革滥缀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谓置局？何谓行赇？况弟蒙始于请祠，终于得祠，初非干进，何事营求？盖弟蒙之取怒嘉庆者，只缘丁未岁同官京推，以女求婿，屡请不谐，遂成仇隙。求旰江僚属之荐举，则有书；求旰江公库之文籍，则有目。厚貌深情，机阱莫测。况于革，尤为无辜。且所谓'责励状'者，乃州县警吏民之文。仰惟国家待士以礼，三百年间，未闻有此典故。革粗识事体，安敢辨白？但乞将革罢斥，远迹仇怨，实拜公朝之赐。"有旨吴革知南安军。而伯美复上章辨证，且于缴蔡荣疏内，谓荣与革结为死党，滋长其恶，议欲与之报复。后二年，伯美为湖南宪，牟滐叔清知衡阳。行移之间，微有抵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报可稍稽，复疑为叔清乡相谢渎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谢相大不能堪，遂于榻前奏陈，将承受苏镛断遣，仍作勘会云："据湖南提刑赵嘉庆，昨于奏状称，已按知衡州牟滐，久而未下，谓是相府遏奏。寻令临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进银台司等人根究，俱称即不曾有奏投进。所有牟滐，既是外台已按，虽是未见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滐与祠。随有御笔云："赵嘉庆劾牟滐，初无奏牍，辄诬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诋。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诬谤宰臣。且不顾廉耻，行赇赂吏，尚气节者，得如是乎？国朝典故，凌蔑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镌一秩罢任，以为翼虚驾伪，亏国体，坏纲纪者之戒。"明年，谢罢相，董槐堂槐继之。嘉庆为大蓬供职，后复有申省状云："重念嘉庆重遭诬罔，沮于威势，不容分疏。但诬奏传播万里，而元来按发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苏镛，久已叛去，忽得其状，具述前相之子，使其仆任康祖诱胁，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发

以前，牟滐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惧为民诉，先已驰告谢修。修遂令任康祖诱胁苏镛，遇有嘉庆章奏，预先袖呈相府。先奏实被谢修分付以水湿打回。第二奏既到，谢修自知败露，却将苏镛送狱，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来屈抑，稍得暴白于四方。”得旨与改正理选月日。是岁冬，察官朱应元劾伯美：“向者，持节湖南，不理民讼，惟理赃钱。不问虚实之有无，但责郡吏之代纳。兜揽民讼，交通关节，为郡将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罢出。

二苏议礼

《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议。自昔诸儒之论，不知其几，今姑摭二苏之议言之。东坡则据《周颂·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颖滨乃据《周礼》为说，谓“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泽”。其后朝廷迄从坡说，合祭以至于今焉。

卷六

绍兴御府书画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源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余偶得其书，稍加考正，具列于后，嘉与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上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

并系御题佥，各书“妙”字。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　　青绿簟文锦里。

大姜牙云鸾白绫引首。　　高丽纸赚。

上等白玉碾龙簪顶轴。或碾花。

檀香木杆。　　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迹。内上、中等，并降付米友仁跋。

用红霞云鸾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高丽纸赚。

白玉轴。上等用簪顶，余用平等。　　檀香木杆。

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

用紫鸾鹊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蠲纸𧙗。
次等白玉轴。
引首后𧙗卷缝用御府图书印。
引首上下缝用绍兴印。

钩摹六朝真迹。并系米友仁跋。

用青楼台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高丽纸𧙗。
白玉轴。

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内长篇不用边道，依古厚纸，不揭不背。

用球路锦。　　衲锦。
柿红龟背锦。
紫百花龙锦。　　皂鸾绫褾等。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玉轴或玛瑙轴临时取旨。
内赵世元钩摹者亦用衲锦褾。
蠲纸𧙗。　　玛瑙轴。

并降付庄宗古、郑滋，令依真本纸色及印记对样装造。将元拆下旧题跋进呈拣用。

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

用皂鸾绫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夹背蠲纸𧙗。
玉轴或玛瑙轴。

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

用紫鸾鹊锦褾。　　紫驼尼里。
楷光纸赚。　　次等簪顶玉轴。

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亲书审定，题于赚卷后。

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

用皂鸾绫褾。　　白鸾绫引首。
夹背蠲纸赚。　　象牙轴。
用睿思东阁印、内府图记。

米芾书杂文、简牍。

用皂鸾绫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蠲纸赚。
象牙轴。
用内府书印、绍兴印。
并降付米友仁定验，令曹彦明
同共编类等第，每十帖作一
卷。
内杂帖作册子。

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

用皂木锦褾。

或牙轴。

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缝用内府书记印，后用绍兴印。仍将原

来拆下题跋拣用。

六朝名画横卷。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　　青丝簟文绵里。次等用碧鸾绫里。

白大鸾绫引首。　　高丽纸赚。

上等白玉碾花轴。

六朝名画挂轴。

用皂鸾绫上下褾。　　碧鸾绫引首。

碧鸾绫托褾。全轴。　　檀香轴杆。

上等玉轴。

唐、五代画横卷。皇朝名画同。

用曲水紫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玉轴。

或玛瑙轴。内下等并誊本用皂褾杂色轴。　　蠲纸赚。

唐、五代、皇朝等名画挂轴，并同六朝装褫，轴头旋取旨。

苏轼、文与可杂画。姚明装造。

用皂大花绫褾。　　碧花绫里。

黄白绫双引首。　　乌犀或玛瑙轴。

米芾杂画横轴。

用皂鸾绫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白玉轴。

或玛瑙轴。

僧梵隆杂画横轴。陈子常承受。

樗蒲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玛瑙轴。

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后用绍兴印。

诸画装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经带四分。
上褾除打捩竹外，净一尺六寸五分。
下褾除上轴外，净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经带八分。

双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打捩竹外，净一尺六寸八分。

下褾除上轴杆外，净七寸三分。

两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经带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经带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经带一寸五分。

横卷褾合长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阔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应书画面佥，并用真古经纸，随书画等第取旨。

应六朝、隋、唐上等法书名画，并御临名帖，本朝名臣帖，并御书面佥。

内中、下品，并降付书房，令裴禧书。

应书画横卷、挂轴，并用杂色锦袋复帕，象牙牌子。

应搜访到法书墨迹，降付书房。先令赵世元定验品第进呈讫，次令庄宗古分拣付曹勋、宋贶、张俭、龙大渊、郑藻、平协、黄冕、魏茂实、任源等覆定验讫，装褫。

应搜访到名画，先降付魏茂实定验，打《千字文》号及定验印记进呈讫，降付庄宗古分手装背。

应搜访到古画内，有破碎不堪补背者，令书房依元样对本临摹进呈讫，降付庄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装造。

刘娘子位并马兴祖誊画。

应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

碑刻横卷定式。

定武《兰亭》，阑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阔八分，共二十八行。

《乐毅论》，阑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阔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阑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阔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归田赋》，阑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阔八分，共四十四行。

献之《洛神赋》，阑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阔六分，共九行。

《枯木赋》，阑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阔九分，共三十九行。

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应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秾艳。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背。

应搜访到法书，多系青阑道，绢衬背。唐名士多于阑道前后题跋。令庄宗古裁去上下阑道，拣高格者，随法书进呈，取旨拣用。依绍兴格式装褫。

内府装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染古
集文	定验	图记

按《唐·艺文志·序》，载四库装轴之法，极其瑰致。《六典》载

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秘府谓之装界即此事，盖古今所尚云。

解颐

匡衡好学，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盖言其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至今俗谚以人喜过甚者，云“兜不上下颏”，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颐解而卒。又岐山县樊纪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颐脱，有声如破瓮。按《医经》云：“喜则气缓，能令致脱颐。”信非戏语也。

山陵使故事

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事毕，而英宗不豫，不敢还。至四载，以永厚陵成，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讫，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判相州。元符间，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淳熙间，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为首相，殊以为忧。尤延之时为礼官，于是授之以说云：“今此乃攒宫耳，不当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说曰：“祖宗全盛，营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权卜会稽，止当差总护使耳。且岁旱，民力何以堪之？”于是止差伯圭充总护使，洪迈充桥道顿递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无解罢之嫌，亦一时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中，其上有杂木，过数旬，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思所以移其心。"遂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悉能成诵，不遗一卷，遂为名儒。及贵显，不复为本生母持服，为右正言章夏所劾，会秦丞相亦恶之，遂谪新州安置。尝于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极意讥贬秦氏。如论桑维翰，"虽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等语甚多。盖此书有为而作，非徒区区评论也。及《论汉宣帝立皇考庙》曰："既为伯父母、叔父母之后而父母亡，则当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称，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则三年之丧，宜降其服期，又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服丧又如此，则情之主乎内者，隆所当隆，杀所当杀，不敢交夺于幽隐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论哀帝议立定陶王后》曰："故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当是时而责为人后者，绝私亲之顾，彼反得以旁缘不孝之似而责之。顾私亲者，至以孝自居，不顾者，反陷于罪辟。"云云。其《论晋出帝追封敬儒为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于义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义，则恩轻而义重矣。恩轻而义重，则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为此论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论太过，所谓欲盖而益彰，前辈盖尝评之。故今详著始末于此，固非敢轻议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后，敬儒封王，纷纷为是无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为皇子诏曰：'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思陵立寿皇为皇子诏曰：'艺祖皇帝七世孙也。'明白洞达，大哉王言，后世安得而拟议之哉？"

诗用事

糜先生，吴之老儒也，𢍰、弇，皆其子侄行。记问该洽《九经》

注疏，悉能成诵；场屋之文，未尝誊藁；为时乡师。然垂老连蹇，未尝预贡士籍。时吴中孚名惟信号菊潭。客吴，能诗，善绝句。糜极称之，以为不可及。一日，遇诸涂，扣以近作，吴因朗诵《伤春》绝句云："白发伤春又一年，闲将心事卜金钱。梨花瘦尽东风懒，商略平生到杜鹃。"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谪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颦，则汉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盖前辈服善若此。陈简斋尝语人以作诗之要云："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正谓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为博赡，误矣。

王魁传

世俗所谓王魁之事殊不经，且不见于传记杂说，疑无此事。《异闻集》虽有之，然集乃唐末陈翰所编，魁乃宋朝人，是必后人剿入耳。按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杨乐道共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详定。发初考所等以对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为定。时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首。杨乐道以为不可。议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后又见初虞世所集《养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详载其说云："状元王俊民，字康侯，为应天府发解官，得狂疾，于贡院中尝对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应之者，亦若康侯之奋怒也。病甚不省觉，取书册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试院未久，疾势亦已平复。予与康侯有父祖乡曲之旧，又自童稚共笔砚。嘉祐中，同试于省场，传闻可骇，亟自汶拏舟抵彭城。时十月尽矣，康侯亦起居饮食如故，但愔愔不乐。或

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开慰。岁暮，予北归，康侯有诗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纷纷来朔风。之子动归兴，轻袂飘如蓬。问子何所之？家在济水东。问子何所学？上庠教化宫。行将携老母，寓居学其中。’云云。予既去，徐医以为有痰，以金虎碧霞丹吐之。或谓心藏有热，劝服治心经诸冷药。积久，为夜中洞泄，气脱内消，饮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县，遣一道士与弟觉民自舒来，云道士能奏章达上清，及诉问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书符，传道冥中语云：五十年前打杀谢、吴、刘不结案事。康侯丙子生，死才二十七岁，五十年前，岂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实欲市利于少年狎邪辈，其事皆不然。康侯，莱州掖县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仪，诵诗登科，为郓州司理。康侯时十五余岁，三兄弟随侍，与予同在郓学。子仪为开封军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学，不三年，号成人。子仪待苏州昆山阙，来居汶，康侯兄弟又与予在汶学。子仪谪潭州税，康侯兄弟自潭来贯鄢陵户。康侯登科为第一。省试前，父雪昆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县。康侯是年归舒州省亲；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于徐；实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语。不幸为匪人厚诬，弟辈又不为辨明，惧日久无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于泉下。绍圣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记。”

向氏粥田

杨和王最所钟爱者第六女，极贤淑。初事赵汝敕，继事向子丰，居于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杨氏使秘之，以为己出，且亟报王。王喜甚，即请诰命，轻舟往视之。向氏家知王来，良窘，无策以泥其行。时王以保宁、昭庆两镇节钺领殿岩，于湖为本镇。子丰因使人讽郡官往迓之。自郡将以次，皆属橐鞬，谨伺于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来，及是闻官吏郊迎，深恐劳动多事，遂中道而

返。因厚以金缯花果以遗其女，且拨吴门良田千亩以为粥米。逮今向氏家有昆山粥米庄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孙。

祥瑞

世所谓祥瑞者，麟凤、龟龙、驺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灵芝、连理之木、合颖之禾皆是也。然夷考所出之时，多在危乱之世。今不暇远引古昔，姑以近代显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据蜀也，天复六年，巨人见青城山，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龟龙并见于诸州。武成元年，驺虞见武定，嘉禾生广昌，麟见壁州，龙五十见于洵阳水中。永平二年，剑州木连理，文州麟见，黄龙见富义江。三年，麟见永泰，白龙见邛江，驺虞见壁山，有三鹿随之。四年，麟见昌州。通正元年，黄龙见太昌池。瑞物之出，殆无虚岁，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宫室，兵败于外，政乱于内，终之以身死衍立而国亡。其为瑞征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贡芝草者，动二、三万本。蕲、黄间，至有一铺二十五里之间，遍野而出。密州山间，至弥满四野，有一本数十叶、众色咸备者。太守李文仲采及三十万本，作一纲进，即进职，除本道运使。海、汝诸郡县，山石变为玛瑙，动以千百。伊阳太和山崩，出水晶几万斤，皆以匣进京师。长沙、益阳山溪，流出生金数百斤，其间大者一块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鸟兽之珍，不可一二数。一时君臣称颂，祥瑞盖无虚月。然越数岁，而遂罹狄难，邦国丧乱，父子播迁。所谓瑞应，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论曰：“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观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学游士聚散

杭学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郑丞相清之当国，朝议以游士多无检束，群居率以私喜怒轩轾人。甚者，以植党挠官府之政，扣阍揽黜陟之权，或受赂丑诋朝绅，或设局骗胁民庶，风俗寝坏。遂行下各州，自试于学，仍照旧比分数，以待类申，将以是岁七月引试为始。会教官林经德对士子上请语微失，于是大哄肆骂。时赵京尹与簠委官调停，一时但欲求静，遂许以三百名内，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于是乃息。越数日，宰执奏事，上面谕曰："近行诸州各试之法，正欲散游学之士。不知临安府凭何指挥复放外方之人？"赵尹闻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计始穷。乃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将丧斯文，实系兴衰之运。士亦何负于国，遽罹斥逐之辜？静言思之，良可丑也。慨祖宗之立法，广学校以储材，非惟衍丰芑以贻后人，盖亦隆汉都而尊上国。肆惟皇上，克广前猷。炳炳宸奎，厘为四学；戋戋束帛，例及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补报之无地。但思粉骨，何畏触喉。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实为公议，不利小人。始阴讽其三缄，终尽打于一网。不任其咎，移过于君；是诚何心，空人之国？郑侨犹谓毁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为非，今彼不顾行之，使我何颜居此？厄哉吾道，告尔同盟：毋见义以不为，宜行己而有耻。苟为温饱，可胜周粟之羞；相与提携，莫蹈秦坑之祸。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复作文告先圣曰："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遁世无闷，呜呼士乎！敢告。"又作绝句诗云："塞翁何必恨失马，城火可怜殃及鱼。一笑出门天万里，担头犹有斥奸书。"又五言云："郑五不去国，金陵深惧君。校存知必毁，书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祸，非干比党分。归欤虽幸矣，恨未效朱云。"又古诗云："上书如啜卢仝茶，直论国体宁无哗。依然茅苇纵横斜，钟山老柏林槎牙。呜呼世事如丝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

嗟。识者将谓秦得邪，淳祐寖不知瑞嘉。邪人刚指正人邪，时有引喙鸣灵鸦。失脚奇祸遭罗罝，尼山草木枯无华。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书归天涯，不惜一去惜国家。”于是京尹待罪，两教官各降一资。而陈显伯、郑雄飞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誉士林，乃相继上疏，欲复其旧。而贾似道居淮阃，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胁上必从。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语怒未解，深不然之。至开庆己未，吴丞相潜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复旧法，会去，不果。戴庆炯以参枢轮笔，竟作指挥，许京庠有籍无分人引试一次，于是渐复云集矣。

卷七

鸱夷子见黜

吴江三高亭，祠鸱夷子皮、张季鹰、陆鲁望。而议者以为子皮为吴大仇，法不当祀。前辈有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盖深非之。后有戏作文弹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魂，岂当久居？"又云："范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勾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目己曰鸱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如蠡者，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境之土，岂应著不共戴天之仇。"云云。鸱夷之见黜于吴，宜也；而史越王判绍兴日，作会稽先贤祠，亦复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说云："或谓鸱夷子皮之决，贺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呜呼！予于是岂无意哉？夫贵于士者，进退不失礼义。彼子皮去国之遗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时所好，黄冠东归，又使李林甫辈，祖饯赋诗，予见其辱，未见其荣也。使子皮居严子陵之上，季真置张子同之列，则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觊来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贵也。"呜呼！子皮既不容于吴，又不齿于越，千古之下，至无容身之地，公论至后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况君臣之际乎？司马公修《通鉴》，而不取屈原《离骚》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书之，以为异世之戒云。

王敦之诈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阳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食。既还，婢擎金藻盆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饮”。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伦厕。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厕，敦独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一王敦耳，何前蠢而后倨邪？干枣、澡豆，亦何至误食而不悟？至季伦之厕，则倨傲狠愎之状始不可得而掩矣。则知敦前之误，直诈耳。王荆公误食鱼饵，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吾于敦，重有感焉。

赠云贡云

陶通明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云，固非可持赠之物也。坡翁一日还自山中，见云气如群马奔突自山中来，遂以手掇开笼，收于其中。及归，白云盈笼，开而放之，遂作《攓云篇》云：“道逢南山云，欻吸如电过。竟谁使令之，衮衮从空下？”又云：“或飞入吾车，逼仄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仍放之，掣去仍变化。”然则云真可以持赠矣。宣和中，艮岳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绢囊，以水湿之，晓张于绝巘危峦之间。既而云尽入，遂括囊以献，名曰“贡云”。每车驾所临，则尽纵之。须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万壑间。然则不特可以持赠，又可以贡矣。并资一笑。

出师旗折

贾师宪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亲总大军，督师江上，祃祭于北关外，而大帅之旗，适为风所折，识者骇之，而一时游幕之宾，反傅会为古谶。夷考往昔：若春秋时，晋侯、楚人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晋安帝元兴二年，桓玄篡位于姑熟，百僚陪列，仪卫整肃，而龙旗竿折。成都王颖以陆机督诸将讨长沙王，临戎而牙旗折。赵王伦即帝位，祠太庙，适遇大风，飘折麾盖。王澄为荆州刺史，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齐文宣至邺受魏禅，孝昭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哥舒翰守潼关，天子御勤政楼临送，师始东，先驱牙旗触门堕涯，旄竿折。郑注赴凤翔，出都门，旗竿折。宣和间，童贯出师，而牙旗竿折，时蔡攸为之副，自建少保节度使及宣抚副使二大旗于后，竟为执旗卒盗窜而去。端平入洛之师，全子才帅旗亦为风所折，无非亡身败军之征也。按《真人水镜经》云："凡出军立牙，必令坚完；若折，则将军不利。"盖牙，即旗也。又《玉历通政经》云："军行，牙竿旗干折者，师不可出，出必败绩。"盖旗者，一军之号令也。安有旗折而为祥者乎？独有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及刘裕击卢循，将战，而所执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咸惧，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胜必矣。"乃大破循军。哥舒曜讨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门，是日牙竿折。时以曜父翰昔出师有此而败，甚忧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谓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阴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东门，为本州孔目官，乐善好施。尝五鼓趋郡，过骆驼桥，闻桥下哭声甚哀，使仆视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儿在焉。扣所以，云："负势家钱三百千，计息以数倍。督索无以偿，将并命于此。"朱恻然，遣仆护其归，且自往其家，正见债家悍仆，群坐于门。朱因以好言谕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将使四人死于水，于汝

安乎？幸吾见之耳。汝亟归告若主，彼今既无所偿，逼之何益？当为代还本钱，可亟以元券来。”债家闻之，惭惧听命，即如数取付之。其人感泣，愿终身为奴婢，不听，复以二百千资给之而去。是岁，生孙名服。熙宁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书舍人。次孙肱，亦登第，著名节，即著《南阳活人书》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谈》者，遂为吾乡名族焉。天之报善，昭昭也如此。

毕将军马

毕再遇，兖州将家也。开禧用兵，诸将多败事，独再遇累有功。金虏认其旗帜即避之。屡迁至镇江都统制、扬州承宣使、骁卫上将军。后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霅。有战马，号黑大虫，骏驵异常，独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铁绚羁之圉中。适遇岳祠迎神，闻金鼓声，意谓赴敌，于是长嘶奋迅，断绚而出。其家虑伤人，命健卒十余，挽之而归。因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呜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异类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畴

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然能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之所难者，绝无而仅有，曰温陵洪公天锡君畴一人而已。方宝祐间，宦寺肆横，簸弄天纲，外阃朝绅，多出门下，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乙卯元正，以公为御史。公来自孤远，时莫知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为说，且曰：“臣职在宪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固已耸动听闻矣。次月，囊封言：“古今为天下患者三：

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谨按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董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并缘造寺，豪夺民田，密召倡优，入亵清禁，先是，正月内呼营妓数辈入内祗应。搂揽番商，大开贿赂。不斥宋臣，必为圣德之累。将作监谢堂，外戚之贪黠者也。狠愎之性，善于凌物，攫拿之状，旁若无人。不曰‘以备中殿宣索’，则曰‘当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备颂，不去一堂，必为宫闱之累。集英殿修撰、知庆元府厉文翁，小人之无忌惮者也。神皋流毒，屡玷抨弹，借衣锦威，行攫金术。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凭邸第耳。不去文翁，必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忧，不止累陛下、累宫闱、累王邸而已。乞将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罢黜，臣虽九陨不悔。”疏上两日不报，君畴径出江干待罪。于是中书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陈乞祠，除职予郡；宋臣自乞解罢，令首尾了日解职；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台臣吴燧勉回供职。会立夏日，天雨尘土，奏乞屏绝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灾。又案少监余作宾、后戚谢奕懋。至五月，复疏都知卢允升、门司董宋臣及内司诸吏，怙势作威，夺民田，伐墓木等事。尽言不讳，直捣其奸。疏留中不下，止令尚书省契勘内司争田伐木等事，及罢内司诸吏职事而已。公论为之抑郁。大宗丞赵崇嶓上时相谢方叔惠国书，略云：“窃惟今日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于他人，而责备于光范。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除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子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邪？”谢君得书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笔洪天锡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国矣。太学生池元坚上书数二珰之罪，乞留君畴。且曰：“天锡左迁，岂非罚其不当言宦官之过耶？李衢、朱应元之分察，岂非谕其不复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凤同日超迁，胡大昌、丁大全之并迁台长，岂非赏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群臣之默默，愤天锡之哓哓，左迁以逐之，于天锡何损？缄默受赏者，独无愧乎？”既而三学亦皆有书。常丞赵崇洁

敏可书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强奴悍仆作奸犯罪，为人子者，泣涕而告，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仆。今台臣争之不胜，则诸阉所畏者谁欤？"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视南衙，将至于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暂兼夕郎，遂缴吴燧仪曹之除，谓近者天锡拜疏留中，燧谓天锡曰："今日之事，留则俱留，去则俱去。"既闻有疏，遂变前言曰："吾不挈家，不丧女，不惮暑，则可俱去。今当奈何？负天锡，所以负陛下也。"谢集贤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尘相位，一命已上，皆出亲擢。赋性僻介，素不与内侍往还。应干文字，悉由通进司投进。自知洁其身，而袖手旁观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趋之。比者天锡又论二珰。恭闻圣训，以为争田伐木皆王橚旧事。臣费尽心力，上则忠告陛下，量作处分；下则弥缝事体，安恤人言。不谓下石之人，撰造言语，鼓弄宦寺，曰：'天锡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许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诬臣以教天锡攻内侍之事，又诬臣以启陛下迁天锡之说，必欲丑诋臣于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归老山林，正其时矣。从此为宰相者，必将共宦寺结为一片，天下皆在笼络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释重负，退延残生，实出保全之赐。"御笔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数日，除天锡太常少卿，而君畴已在汶上矣。朱应元既为御史，月课乃首劾李俊明，公论大不平。同舍生作书责之，略曰："温陵洪公出台，以执事继之者，正谓其平时负肮脏之誉。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颈以听，乃及文溪之左螭，时焕之仓节，岂以其近言二珰颇忤上意，而时焕与洪有瓜葛，亦二珰所恶者邪？信然，则执事之志荒矣。二珰之横，三尺童子，恨不啮之。洪公因众怨，出死力以攻之。貂珰逐台谏，岂人主之本心哉？执事昧于所择，不知所得几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时方逢臣君锡在馆阁，亦上庙堂书，劝以去就力争，而谢相不能用。公论既不能胜，二孺乃簧谮于上，谓："内司争田伐木词讼，皆台吏受贿以强察官之判，所以上罔圣德，况台吏之家资极富，若使簿录其家，尽可上裨国计。"于是竟降宣谕指挥，令谏官丁大全追上御史台，点检杨升、金永隆、杨叔茂，牒送临安府根勘，籍没家财，各行黥配，以快其愤焉。初意欲令台胥妄供以污君畴，赖上

察其奸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端。未几，谢相罢。而二孺犹未大快其意，复厚赂太学率履斋上舍生林自养，裁书投匦，以攻谢相为名，力诋君畴云："窃见洪天锡之分察，出自陛下亲擢。不能为触鸦豸、为指佞草，专以能攻上身为急务，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风旨为大耐官职。棘卿左迁，所以正舍豺问狸之罪。内侍纵曰有过，使得贤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锡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岂怒其埽除二孺哉！人但见天锡言事而迁他官，则曰：'此劾内侍之过也。'吴燧以改除致缴，则曰：'此天锡之荐主也。'李昂英以月评被论，亦曰：'此天锡之救兵也。'甚而台省之胥，赃盈恶贯，以置典宪，亦曰：'为内侍泄冤也。'贪缪之相，误国殄民，逐之已晚，亦曰：'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向者李昂英直前奏札，尝谓天锡为方叔私人矣。游攻内侍，实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挠乱圣心耳。欲乞将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且上书以声自养之罪。复申前庑，备申公堂，乞行重罚。遂从第一等规屏斥，尽除学籍，毁抹绫纸备榜监学晓谕，而朝旨亦有听读指挥。虽纷纷若此，曾不伤二孺之毫毛。至庚申岁，吴丞相柄国，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畴为广东计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为侍御史兼侍读。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陈公田、关会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公力辞。旋畀职名帅闽焉。公在闽阃日，尝书桃符云："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盖其刚劲之气，未尝一日少沮也。

谢惠国坐亡

谢方叔惠国，自宝祐免相归江西寓第，从容午桥泉石，凡一纪余。咸淳戊辰，朝会庆寿，为子侄亲友所误，萃先帝宸翰为巨帙，曰《宝奎录》，侑以自制丹砂、金器、古琴之类以进。当国者以为有意

媒进，嗾言官后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夺其恩数，且劾其侄常簿章、婿江州倅李钲、客匠簿吕圻，至欲谪之远外，祸且不测。荆阃吕武忠文德，平时事公谨，书缄往来，必称“恩府”，而自书为“门下使臣”，至是一力回护，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无他，忽报双鹤相继而毙，公喟然叹曰：“鹤既仙化，余亦从此逝矣。”于是区处家事，凡他人负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阙遥拜，次诣家庙祝白，招亲友从容叙别，具有条理。遂大书偈曰：“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惭对越天。”瞑目静坐，须臾而逝。遗表来上，特旨尽复元官，恩数赠恤加厚焉。生死之际，亦近世诸公之所无也。

洪端明入冥

洪焘仲鲁，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忧天目山，素有元章爱石之癖，而山中所产亦秀润，不减太湖、洞庭。村仆骆老者，专任搜抉之役。会族叔璞假畚臿锄斧，将为筑室用，骆掌其事，择刓钝数事付之。璞怒其轻己，率其子槱共殴之，至毙，是岁中元日也。洪公力与维持，泯其事。璞素豪犷，持一邑短长。邑令王衍，婺安人，恶其所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属于狱。洪公亦以曾任调停，例追逮，良窘。时王实斋遂守吴，契家亟往求援。王为宛转赵宪崇挥，改送余杭县狱，具以“主仆名分，因斗而死”，璞止从夏楚，槱仅编置赎铜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厕，忽睹骆老在厕云：“近山雨后出数石，巉秀可爱，主人幸一观之。”洪仓卒忘其死，往从其行。才跬步间，觉此身已在檐楹间。稍至一土神庙，便有四力士自庙中出，挟之空行，其去甚驶。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风涛澎湃声可恐，意非佳境。反顾骆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骆曰：“勿恐，略至便可还也。”稍前，一河甚阔，方念无津梁可度，则身已达彼岸。又见数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横前，有窍如

月，数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异，而身亦度窍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复有一河，污浊特甚，僧尼道俗汩没其间。至此，方悟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颇有人居，萧疏殊甚。又前，有宫室轩敞巍耸，四垂帘幕，庭下列绯绿人狱卒甚众，俨如人间大官府，初无所谓阿旁牛头也。右庑绝昏黑，隐隐见荷校棰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与庭等，仰视一灯，悲鸣无度。洪所立左庑，则微明若欲曙时。微闻其傍喃喃若诵经声。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惧中，亦慢随其声诵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视，而殿上帘尽卷。有绿衣者出，坐东向，绯衣者坐西向，最后金紫人居中。庭下绿衣吏抱文书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财，罪当死。"洪惧甚。不觉身已立庭下，漫答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间哗词，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辞。然有三说：璞，叔也。骆，仆也。不忍以仆故置叔于辟，一也。骆无子，妻贫老无以养，使璞资之终其身，二也。且骆妻自谓一经检验，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强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此说有理，可供状来。"便有纸笔在前，直书其说以呈。金紫人怒方霁曰："可与骆氏立后。"且命绿衣导之以回。转盼间，骆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绿衣所见大蟒为何物？厉声答云："此开边喜杀之人也。"稍前，见数十百人持骡马皮而来，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见狱吏持刀杖，驱百余人自西而来。其中有洪氏族长为僧者曰烨阇黎亦在焉。方疑之，烨忽呼曰："三十哥仲鲁第行。安得在此？"为所驱卒击其首粉碎，回视之，仍复完矣。因扣绿衣云："人间何事最善？"绿衣举手加额曰："善哉问！忠孝为先，继绝次之，戒杀又次之。"又问："何罪最重？"曰："开边好杀罪重，豪夺次之。或谓其说尚多。"因问："金紫者何人？"拱手对曰："商公飞卿。字翚仲，乾淳间从官。"复扣平生食禄，遂于袖中出大帙示之，己姓名下，其字如蚁，不能尽阅。后注云："合参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奸室女某人，某日为某事，降秘阁修撰转运副使。"洪悚然泪下曰："奈何？"绿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间人，任知池州司户，溺死。阴间录其正直，得职于此。"稍前，至大溪，有桥如鱼网，心疑其异，而身已度矣。又

前，溪亦大，绿衣推堕之，恍然而寤，则死已三日矣。妻子环立于侧，特以心微暖，口尚动，未就敛耳。后一岁，璞亦入冥，觉身堕铁网中。见邻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诘责曰："汝为僧，乃专以杀生为事，何邪？"昭曰："杀生乃屠者黄四，某不过与之庖馔耳。"亟问黄四，无异辞，乃讯二十而去。方窘惧间，忽传呼都天判官决狱，视之，则忠文公也。璞号泣求救，公曰："汝杀人，何所逃罪，然未应尔也。"恍然身已出网外而苏。后行昭以营桥立积木上败足，呻吟痛楚者三岁而殂，璞亦未几死。后洪公于庚申岁首，以秘撰两浙漕召。忆向所见，心甚恐。后亦无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学士。晚虽龃龉，然竟享上寿而终，岂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旁，亲闻伯鲁尚书言甚详。后会其犹子宪使起畏立，复询颠末，书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已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然性多疑畏骂，已盗，必复至失子家窥伺之。其家知为所窃，则积邻里大骂不绝口。往往不胜骂者之众，则挟以还之。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尝为健夫设计挤之大壑中，展转哮吼，胫绝不可起。徭人集众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不置。剖之，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非镌非镂，盖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宝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间使大理，取道于此，亲见其所谓印者。此事前所未闻，是知穷荒绝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见闻所未及，遂以为诞也。《后汉·郡国志》引《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且白，裸袒无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书，张茂先盖取其名而为志也。

王宣子讨贼

王佐宣子帅长沙日，荼贼陈豊啸聚数千人，出没旁郡，朝廷命宣子讨之。时冯太尉湛谪居在焉，宣子乃权宜用之。谍知贼巢所在，乘日晡放饭少休时，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继其后，径入山寨。豊方抱孙独坐，其徒皆无在者。卒睹官军，错愕不知所为，亟鸣金啸集，已无及矣。于是成擒，余党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闻于朝，于是湛以劳复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词贺之，有云："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为讽己，意颇衔之。殊不知陈后山亦尝用此语送苏尚书知定州云："枉读平生三万卷，貂蝉当复坐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时，尝有书与执政云："佐本书生，历官处自有本末，未尝得罪于清议。今乃蒙置诸士大夫所不可为之地，而与数君子接踵而进，除目一传，天下士人视佐为何等类？终身之累，孰大于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卷八

张魏公二事

高宗视师金陵，张魏公为守，杨和王领殿前司。有卒夜出，与兵马都监喧竞。卒诉之，公判云：“都监夜巡，职也；禁兵酉点后不许出营，法也。牒宿卫司照条行。”杨不得已斩之。又尝诣学，士有投牒者，视之，则争博也。即判云：“士子争财于学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当职先罚俸半月，牒学照规行。”教官大窘，引去。

罗春伯政事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摄平江府。忽有故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虽得实，而仆黠甚，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物色，则无有也。于是遂令仆自供奸状，甚详，因判云：“仆既欠主人之钱，又且污染其婢。事之有无虽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状已明，合从奸罪定断，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无不快之。

庸峭

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其义。熙宁间，苏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款从容，因扣“逋峭”之义。苏公曰：“向闻之宋元宪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势之义耳。”乃就用此事作诗为谢云：“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

滑稽。”而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则谓之“庸峭”。《集韵》曰：“庸㢑，屋不平也。庸，奔模反；㢑，同都反。今造屈势有曲折者，谓之‘庸峭’云。”二字与前义亦近似。今京师指人之有风指者，亦谓之“波峭”。虽转“庸”为“波”，岂亦此义耶？

许公言

安定郡王子涛，字仲山，在京师时，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许公言者，能以药为黄金。其人皎然玉树，有小炉，高不盈尺。以少药物就掌中调之，纳火中，须臾精金也。谓仲山曰：“如何？”仲山曰：“毕竟只是假。”许愕然，拊其背曰：“善自爱。”越数日，告子冲别，挽留不可。将出门，邀仲山耳语，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纹，未可量，但早年亦艰困，宜顺受之，寿可至六十九。人寿修短，视其操行。上帝所甚恶者贪，所甚靳者寿，人能不犯其所甚恶，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谨，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问其行何之，曰：“中原将乱，吾入蜀耳。”未数月，子冲一夕无疾而亡。逾年，金入寇，仲山负其母以南，昼伏宵行，数阽于危，仅行脱。平生守许之戒不渝。晚而袭爵，年八十七乃终。克家端明，乃其曾孙也。

士子诉试

王希吕仲衡知绍兴郡，举进士。有为二试卷，异其名，皆中选。黜者不厌，哗然诉之。王呼其首问曰：“尔生几何年？凡几试矣？”众谓怜其潦倒，则皆以“老于场屋”对。王曰：“曾中选否？”曰：“正为累试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尔曹累试不一得，彼一试而两得，尚敢诉耶！”叱而出之。

赵德庄诲后进

赵忠定汝愚初登第，谒赵彦端德庄。德庄故余干令，因家焉。故与忠定父兄游，语之曰："谨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语奖谕，明日于宰相处得一二语褒拂，往往丧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谨受教。"前辈于后进如此。

朱墨史

绍圣中，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朱黄删改。每一卷成，辄纳之禁中。盖将尽泯其迹，而使新录独行。所谓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复见矣。及梁师成用事，自谓苏氏遗体，颇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若范温、秦湛之徒。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录也。"师成如其言。及败没入，有得其书，携以渡江，遂传于世。

苏大璋

三山苏大璋颙之，治《易》有声。戊午乡举，梦为第十一人，数为人言之，以为必如梦告。既试，将揭榜，同经人诉于郡，谓其自许之确如此，必将与试官有成约，万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号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帅携此状入院，遍示考官，谓："设如此言，诸公将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补首卷易之。"众皆以为然。既拆号，则自待补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为待补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苏遂冠南宫。此与王俊民事相类。

徐汉玉

永嘉徐宣字汉玉，治周成子狱，无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担俟命。忽梦神人驱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驱逐，但未知当往何所？”神曰：“汝得严州。”觉，与家人言：“梦真妄耳。吾得罪必南迁，安得在畿乎？”已而谪道州，又徙象州。行至来宾县，得《图经》视之，唐严州也。叹曰：“吾其不返乎？”果终焉。

韩慥奇卜

绍兴末，有韩慥者，卖卜于临安之三桥，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吕太史伯恭至其肆，则先一人在焉。问其姓，宗子也。次第谈命：首言赵可至郡守，却多贵子，不达者亦卿郎。次及曾，则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学，有政事，亦有官职。只欠一事，终身无科第。”次至吕，问：“何干至此？”吕曰：“赴试。”曰：“去年不合发解，今安得省试？”曰：“赴词科。”曰：“却是词科人，但不在今年词科，别有人矣。后三年，两试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复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满天下，可惜无福。”已而其言皆验。赵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为尚书，适、逵、遇皆卿监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举进士不第，至从官以没。吕太史，隆兴癸未谅阴榜南宫第七人，又中宏词科，为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岁而终。术之神验如此。

以赋罢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书前列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

《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刘大誉，第六韵云：“雨旸固自于天，感召岂有所主？傥燮调得人，则斯可有节；而聚敛无度，则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闵之何补？不见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孝武。”未几，赵温叔罢相。

小儿疮痘

小儿疮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扰之。尝见赵宾旸曰：“或多以酒面等发之，非也；或以消毒饮升麻汤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脏气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陈剑南刚翁云：“痘疮切不可多服升麻汤，只须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耳。”二说皆有理。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于药。癸酉崴，儿女皆发痘疮。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疮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危证也。遍试诸药皆不效，因乞灵于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经一士门，士怪其侵晨仓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药可起此疾，奇甚。’因为经营少许，俾服之。移时，即红润如常。后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归，方以见赆。其法用狗蝇七枚狗身上能飞者。擂细，和醅酒少许调服。蝇夏月极多，易得；冬月，则藏于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疮后，余毒上攻，遂成内障，目不辨人，极可忧。遍试诸药，半月不验。后得老医一方，用蛇蜕一具，净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即瓜蒌根。等分细末之，以羊子肝破开，入药在内，麻皮缚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余而愈。其后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剂也。

曹西士上竿诗

赵南仲以诛李全之功见忌于赵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于朝。

其后恢复事起，遂分委以边圉。赴镇之日，朝绅置酒以饯。适有呈缘竿伎者，曹西士赋诗云：“又被锣声送上竿，这番难似旧时难。劝君着脚须教稳，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几，师果不竟。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与我？”兄告其妻，妻犹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人其谓我何？且所生那可保也。”弟请不已，嫂曰：“不得已，宁以吾新生与之。”弟初不敢当，嫂卒与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长曰翃，字景韩，季曰诩，字景虞。翃之子樵、樵，诩之孙铸、鉴，皆相继登第，遂为名族。孝友睦姻之报如此。妇人有识，尤可尚也。

吴季谦改秩

吴季谦愈，初为鄂州邑尉，常获劫盗。讯之，则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盗，杀之。其妻有色，盗胁之曰：“汝能从我乎？”妻曰：“汝能从我，则我亦从汝，否则杀我。”盗问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无可言者。仅有一儿才数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遗种，吾然后从汝无悔。”盗许之，乃以黑漆团合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如是十余年。一日，盗至鄂，舣舟。挟其家至某寺设供。至一僧房，庋间黑合在焉，妻一见识之，惊绝几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挠我。”乘间密问僧：“何从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滨，有婴儿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为求乳食。今在此，年长矣。”呼视之，酷肖其父。乃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为我闻之有司密捕之，可以

为功受赏，吾冤亦释矣。”僧为报尉，一掩获之，遂取其子以归。季谦用是改秩。

作邑启事

龚圣任言，林德崇父，尝为剧县有声。其与监司启有云：“鸣琴堂上，将贻不治事之讥；投巫水中，必得擅杀人之罪。”时以为名言。刘潜夫宰建阳，亦有一联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张弓；欲竭吏能，恐圣门之鸣鼓。”语意尤胜，信乎治邑之难也。

斋不茹荤必变食

《庄子·人间世》云：“仲尼曰：‘斋，吾语若。’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成玄英注曰：“荤，辛菜也。”按《说文》：“荤，臭菜也。”锴曰：“通谓芸、苔、椿、韭、蒜、葱、阿魏之属，气不洁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绻而乘轺者，志不在于食荤。’”注云：“荤菜，葱、韭之属。”《论语》：“斋必变食。”《周礼·膳夫》：“王斋，日三举。”郑注云：“斋必变食也。”疏曰：“斋必变食，故加牲体至三太牢。牛、羊、豕具为一牢。”胡明仲论梁武曰：“祭祀之斋，居必迁坐，不必变服；斋必变食，食为盛馔。一其心志，洁其气体，以与神明交，未尝不饮酒、不茹荤也。”晦庵释“斋必变食”亦取《庄子》，而黄氏亦兼取之。朱又谓“荤是五辛”，又曰：“今致斋有酒，非也。”然《礼》中乃有“饮不至醉”之说，何邪？

二李省诗

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李壁季章、臺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类省试。二公皆以文名一时，而律赋非所长。乡人侯某者以能赋称，因资之以润色。既书卷，不以诗示侯。侯疑其必有谓。将出门，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后。至纳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观，以小金牌与之。吏取以示，则诗之景联皆曰："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即于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选。二李谢主司，主司问："此二句，惟以授于昆仲，何为又以与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闻，终身与侯不协。

宗子请给

王介甫为相，裁减宗室恩数，宗子相率诉马前。公谕之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独于此事，未为不然。熙宁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东坡亦以为然，曰："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其后无戚疏少长，皆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此自古所无之弊例也。

郑安晚前谶

郑丞相清之，在太学十五年，殊困滞无聊。乙亥岁，甫升舍选，而以无名阙，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试。临期，又避知举袁和叔亲试别头，愈觉不意。及试《青紫明主恩》诗押"明"字，短晷逼暮，思

索良艰。漫检韵中，有“颏”字可用，遂用为末句云：“他年蒙渥泽，方玉带围颏。”归，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绿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系玉带乎？”已而中选，攀附骤贵，官至极品，竟此赐，遂成吉谶。以此知世之叨窃富贵，皆非偶然也。

赵佥判花字样

赵时杖为平江佥幕，其训名不雅。凡书判决杖，吏辈皆用纸贴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画。陈子爽恺作守，初到见之，书其侧云：“佥判押字大空空，请改之，庶几务实。仍请别押一样来。”闻者无不大笑。正可与李晋仁喏样为对也。

一府三守

放翁《笔记》言：“庆历初，夏竦判永兴军，陈执中、范雍，并为知军。”一府三守，不知职守如何分？既非长贰，文移书牒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不载，莫可考也。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三公亦不辞。岂在当时，亦便于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经略招讨使，判永兴军。既而执中为同都部署经略使知军，而诏竦判如故。未几，竦屯鄜州，执中屯泾州。盖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几，又以范雍知军。竦、执中既分出按边，而领府事犹故。于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想不胜其扰，自昔未尝有也。然则史未尝不载，而于事安得为便乎？

六么羽调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调《绿腰》。白乐天诗集自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吕调，又不与羽调相协，不知是唐遗声否？”按今六么中，吕调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吕也。《唐·礼乐志》：俗乐二十八调，中吕、高平、仙吕在七羽之数。盖中吕、夹钟，羽也；高平、林钟，羽也；仙吕、夷则，羽也。安得谓之“不与羽调相协”？盖未之考尔。

香炬锦茵

秦会之当国，四方馈遗日至。方德帅广东，为蜡炬，以众香实其中，遣驶卒持诣相府，厚遗主藏吏，期必达。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烛尽。适广东方经略送烛一掩，未敢启。”乃取而用之。俄而异香满坐，察之，则自烛中出也。亟命藏其余枚，数之，适得四十九。呼驶问故，则曰：“经略专造此烛供献，仅五十条。既成，恐不嘉，试爇其一。不敢以他烛充数。”秦大喜，以为奉己之专也，待方益厚。郑仲为蜀宣抚，格天阁毕工，郑书适至，遗锦地衣一铺。秦命铺阁上，广袤无尺寸差。秦默然不乐。郑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为计同，一以见疑，一以见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无悔吝也。

登闻鼓

《笔谈》言洛京留台有旧案，言国初取索卤簿法仗，报言：“本京卤簿，因清泰间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人传以为笑。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正与此相类，皆可资捧腹也。

义绝合离

莆田有杨氏，讼其子与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翁为人殴死，杨亦预焉。坐狱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妇仍在杨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该宥，不复问其余。小民无知，亦安之不以为怪也。其后，父又讼其子及妇。军判官姚珤以为“虽有仇隙，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独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在法，休离皆许还合，而独于义绝不许者，盖谓此类。况两下相杀，又义绝之尤大者乎！初问，杨罪既脱，合勒其妇休离，有司既失之矣。若杨妇尽礼于舅姑，则为反亲事仇，稍有不至，则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当离不离，则是违法。在律，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其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时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笔谈》所载，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曹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为义绝；况身谋杀，不应复坐。”此与前事正相类。凡泥法而不明于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博学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开宴，命子复撰乐语，季海读之称善。询司谒者曰：“谁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见前席。别后，子复一向官湖湘间，不相闻者几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满，造朝谒光范。季海时为元枢，询子复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复以两编献。一日，后殿奏事毕，阜陵从容曰：“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时学士院阙官，上不访之赵丞相而访之季海，于是以陆务观等数人对。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尔。”季海遂及子复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进来。”季海退，以所

献缴入。翌日，上谓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尝观之，可喜。”盖欲置之三馆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骤，不如且除院辖，徐召试。使克文声著于士大夫间，则人无间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辖文思院。他日，赵丞相进拟，上曰：“朕自有人。”赵问：“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尝见其文字。”又问：“陛下何从得其文字？此必有近习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虽知由己所荐，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赵终疑之。未几召试。故时，学士院发策，率先示大略，试者得为之备。赵乃以喻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屡造，请求问目，子充不答。及对策殊略，克大以为恨。故在玉堂，每当子充制诏，辄无美辞。后竟出知台州。

郑时中得官

郑时中字复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绅间。好大言，尝语同舍曰：“前举漕荐，乃术者曹谷先许，今复来矣。”有好事者闻之曰：“此必谷又许之。”乃与偕走其肆，则郑实未尝先往。曹沉吟久之，频自摇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许此命来春必高选，今所见乃不然。虽然，来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举，却不必问。”郑乃曰：“吾家无延赏，来年不郊，非科举何由得官？”谷曰：“某见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与郑同荐，程第而郑不利。时余松茂老为秦会之客，第三人及第。秦与谋代，余因荐郑。秦亦悦其辩，设醴有加。郑无以颂之。尝闻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旧在太学，目击靖康金人欲立张邦昌，秦为中司，特议立赵氏。金酋召赴军前，秦遂遣妻王氏南归。已登舟，王闻变，亟步以往。秦时犹未入北军，因同入肆卖虀面。人已盈坐，主人横一卓沟上使坐，王忧惧不能举筯，秦兼尽之，略无惧色。已，乃同至军前被执。郑因于坐间举此事，谓亲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无知者，闻其言大喜。时行可犹仕州县，即召用之，二年，同为执政。是岁复亨亦得官，其

神验如此。

诗词祖述

隆兴间，魏胜战死淮阴，孝宗追惜之。一日，谕近臣曰：“人才须用而后见，使魏胜不因边衅，何以见其才？如李广在文帝时，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时，必将大有功矣。”其后放翁赠刘改之曰：“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盖用阜陵语也。改之大喜，以为善名我。异时，刘潜夫作《沁园曲》云：“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语也。

嘲觅荐举

直斋陈先生云：“向为绍兴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问其京削欠几何？答云：‘欠一二纸。’数月，闻有举之者。会间，贺其成事，则又曰：‘尚欠一二纸。’又越月，复闻有举者，扣之，则所答如前。”余颇怪之。他日，与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见临安丐者之乞房钱乎？暮夜，号呼于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几文耳。’有怜之者，如数与之，曰：‘汝可以归卧矣。’感谢而退。去之数十步，则其号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与大笑而罢。

卷九

形影身心诗

靖节作形影相赠、《神释》之诗。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释其惑。《形赠影》曰：“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曰：“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形累养而欲饮，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释之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此神自谓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将非趣龄具。”所以辨养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谁当与汝誉？”所以解名之役，然亦仅在趣龄与无誉而已。设使为善见知，饮酒得寿，则亦将从之耶？于是又极其释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事勿多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释氏所谓“断常见”者也。坡翁从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顺忧伤生，忧死生亦迁。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俟此言。”白乐天因之作《心问身》诗云：“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心复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此则以心为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从而赋六言曰：“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于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然二公之说虽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论。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历陈彭祖之寿，颜渊之夭，仲尼之困，殷纣之君，季札无爵于君，田恒专有齐国，夷、齐之饿，季氏之

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此盖言寿夭穷达、贫富贵贱，虽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则渊明《神释》所谓“大钧无私力”之论也。其后杨龟山有《读东坡和陶影答形》诗云：“君如烟上火，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盖言影因形而有无，是生灭相。故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言其非实有也，何谓不灭？此则又堕虚无之论矣。

父执之礼

前辈事父执之礼甚严。汉马伏波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公卿莫不惮之，大人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然则答拜乃疏之耳。至国朝东都时，此礼犹在。韩魏公留钥北京日，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与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此事或传李稷为许将。熙宁初，吕晦叔诸子谒欧阳公于颍上，疑当拜与否。既见叙，拜。文忠不复辞，受之如受子侄之礼。二子既出，深叹前辈不可及。崇宁间，陆佃农师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嵓起于农师为父执。一日来访，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简来谢云：“前

日登门展庆，蒙公敦笃事契，俾纳贵礼。于公有扬谦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过。然大将军有揖客，古人以为美谈。今文昌纲辖有受拜客，顾不美于前人乎。”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始就坐。盖当时风俗尚厚，虽执政之于庶官亦讲此礼，不以为异也。自南渡以后，则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时，犹见亲旧通家初见日，必先拜其家影堂，后请谒。此礼今亦不复见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贩牛马来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寖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复还淄业屠。尝就河洗刷牛马，于游士中蹴得铁枪杆，长七八尺。于是就上打成枪头，重可四十五斤。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枪”。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淄、青界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后称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适其处有丛篆，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篆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遂还青州，自是名闻南北。时金人方困于敌，张介又从而招之，授以兵马，衣以红袍，号“红袄军”。嘉定十一年间，金人愈穷蹙，全因南附。乃与石珪、沈铎辈结党以来，知楚州应之纯遂纳之，累战功至副总管。明年，金主珣下诏招之，全复书有云：“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遂以轻兵往潍

州，迁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复北向。时山东已为鞑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张林出降，遂并献、济、莒、沧、滨、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县，降头目千人，战马千五百匹，中勇军十五万人。闻于朝，遂以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广州观察使、京东忠义军都统制、马步军副总官，特赐银、绢、缗钱等。先是，贾涉知盐城县，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报。涉廉知信孺阴遣梁昭祖航海致馈，以结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于朝，方由是罢。涉召入为大理司直。未几，知楚州。时忠义军头目李先拳勇有胆气，且并领石珪、沈铎之军，李全深忌之。至是，极力挤先，涉遂以李先反侧闻于朝。于是召先赴密院审查，甫至都门，殿帅冯树宴之三茅观后小寨，命勇士扑杀之，于是全愈无忌惮矣。先既诛，涟水人情不安，头目裴渊等遂请石珪为帅于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万人以往。全惮珪，不敢动。制司无策，遂分其军为六。乃呼裴渊赴山阳禀议，责以专擅招珪，令密图之，以功赎罪。会鞑兵至涟水，珪亦自疑，遂杀渊以归鞑。先是，权尚书胡榘尝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获捷于曹家庄，擒金人伪驸马，乃作《濠梁凯歌》以谀之云。春残天气何佳哉，捷书夜自濠梁来。将军生擒伪驸马，虏兵十万冰山摧。何物轻猥挑胡羯？万里烟尘暗边徼。边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堧惊蹀血。庙谟密遣山东兵，李将军者推忠精。铁枪匹马首破阵，喑呜叱咤风云生。摧杀众妖天与力，虏丑成擒不容逸。失声走透虏鼓捶，犹截腾骧三百匹。防围健使催赐金，曹家庄畔杀胡林。游魂欲反定悬胆，将军岂知关塞深。君不见、往日蕲王邀兀术，围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将军纵狂逸。岂知李侯心胆麄，捕缚猘子才须臾。金牛走敌猛将有，沔州斩贼儒生无。宗社威灵人制胜，养锐图全无轻进。会须入汴缚酆王，笳鼓归来取金印。既而涉以病归，遂以郑损继之。损与涉素不相成，幕中诸客惧损修怨，乃嗾李全申请，乞差真德秀、陈韡、梁丙知楚州。于是朝廷遂改损为四川制置，乃以知阁门事许国用徐本中例换授朝议大夫，再转为太府少卿知楚州。国自是歉然，惧侪辈轻己。开阃之初，命管军以下皆执朝参之礼。时全已为保宁军节度使，前阃皆与抗礼。至是，幕府宋恭、苟梦玉等惧变，遂调停，约全拜于庭下，国答拜于堂上。议已定，及庭参，国乃傲然坐而

受之。全大惭愤，竟还青州。至冬，国大阅两淮军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场犒军，实求衅耳。幕府复调停力止。及淮西军回，人仅得交子五贯，乃尽以弓刀售之李军，而淮西军亦怨矣。未几，全将刘庆福自青来，谋以丁祭之夕作乱，以谋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显为词，指摘北军；庆福亦大书一榜，揭于其右，语殊不逊。次日，庆福开宴于万柳亭，游幕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报全至海州，促庆福北还。时国方纳谒，北军径自南门入，直趋制府。强勇军方解甲，望见北军，皆弃去，遂排大门而入。帐前亲兵欲御之，国乃大呼曰："此辈不过欲多得钱绢耳。"方行喝犒，闻北军大喊登城，张旗帜，火已四起，飞矢如雨。国额中一箭，径趋避于楚台。北军劫掠府库，焚毁殆尽。国在楚台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缒城而出，以直系书"青州姚通判"，以长竿揭之马前，往见李姑姑。李逊谢不能统辖诸军，以致生变。姚遂请收军，李云："只请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报，则国已遁矣。次日，北军得国于三茅道堂，以小竹舆舆至李军。国不能发一语，复送还楚台，以兵环守，国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数十人。未几，全乃入吊，行慰奠礼，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问也。遂进全为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军变之先一日，苟梦玉已知其谋，亟告于国，国不以为然。至是，全得其告变之书，欲杀之，而梦玉已归滁。乃命数十骑邀于路而杀之。制府捐三千缗捕贼，而全亦捐五千缗，无状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骄。既而还青州，或传为金人所擒，或以为已死。刘琸乘时自诡以驱除余党。史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为代。琸即以盱眙军马自随，中途所乘马无故而踣，琸怒，遂斩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征也。琸初至，军声颇振。不数日，措置乖方。南、北军已相疑，适忠义军总管夏全自盱眙领五千人来。先是，全欲杀夏，琸为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卫，且资其军以制全。然夏军素骄，时有过劫掠居民，琸乃捕为首数人斩之，犹未戢。乃札忠义都统权司张忠政权副都统，忠政辞不就。杨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谋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无负北军。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归家，令妻子自经，次焚告敕宝货于庭，然后自尽。制司闻变，遂戒严。命夏

全封闭李全、刘全、张林等府库，且出榜令北军限三日出城。是日，诸营搬移自东北门出。夏军坐门首搜检，凡金银妇女多攘取之。余皆疑惧不敢出，制司又从而驱逐之。有黑旗一对仅百人，乃北军之精锐者，坚不肯出。潜易衣装，与夏军混杂。南军欲注矢挥刃，则呼曰："我夏太尉军也。"南军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门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纵火，杀害军民。琸遂命守子城，护府库。凡两日夜，军皆无火饭，饥困不复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军。李姑姑遂与夏剧饮，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愿以身事太尉，府库人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为自相戕？若今日剿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贵乎？"夏全惑其说，乃阴与李军合，反戈以攻南军。琸屡遣人招夏议事，竟不至，乃以十万贯犒军求和。夏全乃令开一路，以马军二百卫送琸出大西门。星夜南奔，至宝应，已四鼓矣。从行官属惟余元廙、沈宣子，余悉死焉。夏军回至淮阴，乃为时青、令晖夹击，尽得所掳财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张惠闭门拒之，且就军中杀其母妻，于是夏全乃轻身北窜。刘琸遂移司于扬之堡寨。朝廷遂改楚为淮安州，命将作少监姚翀知州事。时李全犹未还，王义深、国安用为权司。刘庆福与张甫谋就楚之淮河缚大浮桥。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献金人，姑姑即遣人请姚翀议事。翀不获已而往，则大厅已设四果卓，余二客则庆福及甫也。庆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问则个。"谓李福也。时福卧于密室，凡迂曲数四乃至。庆福至榻前云："哥哥没甚事？"福云："烦恼得恁地。"刘觇福榻有剑出稍，心动亟出，福急挥剑中其脑。既而甫至，于外呼云："总管没甚事否？"福隐身门左，俟其入，即挥剑，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张乐剧饮。姚遂揭榜，以刘、张欲谋作过，密奉朝旨已行诛戮，乃闻于朝。李福增秩，姑姑赐金，进封楚国夫人。未几，福复以预借粮券求衅，遂召北军入城，官民死者甚众，姚翀赖国安用匿之而免。于是朝廷诸阃各主剿除分屯之说，久之不决。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张惠、范成入淮安，说国安令杀李福及李姑姑。未几，李福就戮，而姑姑则易服往海州矣。其后分屯之说已定，而江阃所遣赵灊夫剿杀之兵适至。北军怒为张、范所卖，欲杀之，二人遂遁去。国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宴

之，方大合乐，忽报军变，始知张、范已献盱眙于北矣。彭忳遂为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称山东、淮南行省，于是尽据淮安、海州、涟水等处。先是，全遣张国明入朝禀议，嫚书至，朝廷未有以处之。会时青亦遣人至，国明遂遣人报全，全遂杀青。国明极言李全无它意，朝廷遂遣赵拱奉两镇节钺印绶以往。而江阃乃遣申生结全帐下谋杀之，事觉，全囚申生，以其事上于朝。盖全时已有叛志矣。会盐城陈遇谋于东海截夺全青州运粮之船，全由是愈怒，遂兴问罪之师。首攻海陵，守臣宋济迎降，遂进围扬州。朝廷始降诏削夺全官爵，住结钱粮，会诸路兵诛讨，然战多不利，内外为之震动。是时全合诸项军马，并驱乡民二十余万，一夕筑长围数十里，围合扬之三城，为必取之计。会元夕，欲示闲暇，于城中张灯大宴，全亦张灯于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马步极力薄城，赵范命其弟葵领兵出城迎战，至三鼓，胜负未决。葵先命李虎、丁胜同持兵塞其瓮门。至是，全欲还而门已塞，进退失据，且战且退，遂陷于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于沮洳乱尸中，得一红袍而无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尝自断一指，以示不复南归。时绍定四年正月。后三日，北军悉遁。制府露布闻于朝，遂乘胜复泰之盐城。后三月，淮南诸州北军皆空城而去矣。其雏松寿者，乃徐希稷之子。贾涉开阃维扬日，尝使与诸子同学。其后全无子，屡托涉祝之。涉以希稷向与之念，遂命与之，后更名坛云。刘子澄尝著《淮东补史》，纪载甚详。然余所闻于当时诸公，或削书所未有者，因摭其概于此，以补刘氏之阙文云。

王公衮复仇

王宣子尚书母，葬山阴狮子坞，为盗所发。时宣子为吏部员外郎，其弟公衮待次乌江尉，居乡物色得之，乃本村无赖嵇泗德者所为。遂闻于官，具服其罪，止从徒断，黥隶他州，公衮不胜悲愤。时犹拘留钤辖司，公衮遂诱守卒饮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断贼首，朝复提之，自归有司。宣子亟以状白堂，纳官以赎弟罪。事下给舍议，时

杨椿元老为给事，张孝祥安国兼舍人，书议状曰：“复仇，义也。夫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于是凡为人子而仇于父母者不敢复，而惟法之听，何也？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仇，孰大于是？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义也；而莫之敢也，以为有法焉。律曰：‘发冢开棺者绞。’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则贼之死无疑矣。贼诚死，则二子之仇亦报。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获，而必归之吏也。狱成而吏出之，使贼阳阳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杀也，盖不敢以私义故乱法。今狱已成矣，法不当死，二子杀之，罪也；法当死，而吏废法，则地下之辱，沈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于人也哉！佐有官守，则公衮之杀是贼，协于义而宜于法者也。《春秋》之义，复仇。公衮起儒生，尪羸如不胜衣。当杀贼时，奴隶皆惊走，贼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适耳。且此贼掘冢至十数，尝败而不死。今又败焉，而又不死，则其为恶，必侈于前。公衮之杀之也，岂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谓：公衮复仇之义可嘉，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诏：“给舍议是。”其后，公衮于乾道间为敕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对。孝宗顾问左右曰：“是非手斩发冢盗者乎？”意颇喜之。未几，除左司。公衮为人癯甚。王龟龄尝赠诗有云“貌若尪羸中甚武”者，盖纪实也。

富春子

宝庆间，有孙氏子名守荣，善风角鸟占，其术多验，号“富春子”。薄游霅上，闻谯楼鼓角声，惊曰：“旦夕且有变，而土人当有典郡者。”适见富公王元春，因贺之曰：“旦夕乡郡之除，必君也。”王以

为诞。越两月，而潘丙作乱，王果以告变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后登史卫王之门，颇为信用。一日，闻鹊噪，史令占之，云："来日晡时，当有宝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关，必有所碍，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为贡，为阍者迟留，质之于府而后纳。史尝得李全书，置之袖间未启也，因扣云："吾袖中书，所言何事？"对曰："假破囊二十万耳。"剥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后以他故，黥至远郡死焉。后未见有得其术者。

王宣子失告命

辇毂之下，政先弹压，然一智不足以胜众奸。王佐宣子虽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极高，寿皇深喜之。尹临安日，禁戢群盗甚严，都城肃然。既而以治办受赏增秩，告命甫下，置卧内，旦起忽失之。宣子知为所侮，略不见之辞色。他日奏事毕，从容以白上曰："鼠辈恶臣穷其奸，故为是以沮臣尔。"上曰："何以处之？"对曰："臣若张皇物色，正堕其计中，惟有置之不问。异时从吏部求一公据足矣，今未敢请也。"上称善。

配盐幽菽

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该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士人茫然莫晓，亟往谢曰："某读书不多，实不知为何物？"诚斋徐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然其义亦未可深晓。《楚辞》曰："大苦咸酸辛甘行。"说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调以咸酢椒姜饴密，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然古无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芜夷盐豉"。《史记·货殖传》有"蘖曲盐豉千答"。《三辅决录》曰："前对大夫范

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箩。”盖秦、汉以来始有之。

疽阴阳证

族伯临川推官，平生以体孱气弱，多服乌附、丹砂。晚年疽发背，其大如扇，医者悉归罪于丹石之毒。凡菉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试，殊不少损。或以后市街老祝医为荐者，祝本疡医，然指下极精。诊脉已，即云：“非敢求异于诸公，然此乃极阴证。在我法中，正当多服伏火朱砂及三建汤，否则非吾所知也。”诸子皆有难色，然其势已殆，姑尝试一二小料。而祝复俾作大剂，顿服三日后，始用膏药敷贴，而丹砂、乌附略不辍口，余半月而疮遂平。凡服三建汤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谓奇工矣。洪景卢所载：时康祖病心痔，用圣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药服之而差。又福州郭医用茸、附医漏痔疾，皆此类也。盖痈疽皆有阴阳证，要当决于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于脉，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陈周士

祸福报应之说，多傅会传讹，未可尽信。今有乡曲目击晓然一事，著之于此，以为世戒。陈周士造，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登第为嘉禾倅，摄郡。一日，宴客于月波楼。有周监酒者勇爵，代庖于此，乃赵与篲德渊之隶。是日，适以小舟载客薄游，初不知郡将之在楼也。周士适顾见，周急舣棹趋避。周士令询之，知为周也，怒形于色曰：“某不才，望轻，遂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数事，作书达之于赵，备言赃滥过恶。时赵守吴，即日遣逮，决脊编置，仍押至嘉禾示众。时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疮血臭腐，数日而死。临危叹曰：“陈通判屈打杀我，当诉之阴府矣。”时宝祐丙辰季夏也。是

岁十二月，周士疽发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袭

秀安僖王，寿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孙嗣袭。安僖薨，子伯圭嗣，是为崇王，谥宪靖。长孙曰师夔，早卒。师揆嗣，是为澧王。师垂、师卨皆先卒，师禹嗣，是为和王。师皋又卒。师嵓宝庆元年自知庆元府入嗣，未朝谢而薨，是为永王。师弥以宝庆三年嗣，至宝祐六年，历三十一年而后薨，是为润王。次师贡，先薨。曾孙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孙与泽以浙西仓归班袭嗣，至咸淳七年薨，是为临海郡王。其次与峊先卒。是岁冬，与泽以知全州换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间以傍宗入继者，盖十居五六焉。

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问孰为是？因考其说于此，与有识者订之。《檀弓》郑氏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注："左，生位也；右，阴道也。"《礼·正义》："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载右畔。"《士虞礼》："凶事载左畔，吉祭载右畔。从地道尊右，凶事载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河上公注："卑而居阳，以其不专杀；尊而居左，以其主杀也。"吴世杰《汉书刊误》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丧之事也。"《礼》："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贵左，乘车则贵左，兵车则贵右。乘车，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车，君在中，御者在左。"《少仪》论乘兵车云："军尚左。"疏云："军将尊，尚左。"按《老子》"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非指车同言也。《左传》："韩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帅，御皆在中，将在左。"乃知兵车惟君及元帅然后尚右，其余将军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当阼，以右为尊而逊客，而己居左，则左非尊位也。后世以左为主位，而贵不敢当，则以左为尊也。如魏无忌迎侯生，而虚车左，何也？地道阴道尚右，故后世之祀，以右为上。今宗庙亦然。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考张平子赋亦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左传》载："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则以右为助之重且大者。汉"右贤左戚"，他如"左官"、"左迁"，又皆以左为轻。或谓左手足不如右强，故论轻重者，必重右而轻左。汉制尚右，详见班史。

史记多误

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赞，率因《史记》旧文稍增损之，《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或有全用其语者，前作后述，其体当然。至如《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自为。而《史记》乃全载其语，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迁在武帝时，雄生汉末，亦安得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哉！诸家注释，皆不及之。又《公孙弘传》，载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相如之赞，亦后人剿入，而误以为太史公无疑。至若《管仲传》云“后百余年有晏子”，《孙武传》云“后百余岁有孙膑”，《屈原传》云“后百余年有贾生”，皆以其近似，类推之耳。至于《优孟传》云“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而《淳于髡传》亦云“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何邪？殊不思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髡在齐威王时。楚庄乃春秋之世，齐威乃战国之时，谓“前百余年，楚有优孟”可也，今乃错谬若此。且先传髡而后叙孟，其次序晓然。谓之非误，可乎？

文意相类

李德裕《文章论》云：“文章当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黄梦升《题兄子庠之辞》云：“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泯灭。”欧公喜诵之，遂以此语作《祭苏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龙蛇，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斥，霹雳轰车。人有遭之，心惊胆破，震汗如麻。须臾霁止，而四顾山川草木，开发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东坡《跋姜君弼课策》亦云：“云兴天际，欻然车盖，凝眈未瞬，弥漫霮雿。惊雷出

火，乔木糜碎，般地焚空，万夫皆废。霤练四坠，日中见沫，移晷而收，野无完块。”张文潜《雨望赋》云：“飘风击云，奔旷万里，一蔽率然如百万之卒赴敌骤战兮，车旗崩腾而矢石乱至也。已而余飘既定，盛怒已泄；云逐逐而散归，纵横委乎天末。又如战胜之兵，整旗就队，徐驱而回归兮，杳然惟见夫川平而野阔。”皆同此一机括也。

杨太后

慈明杨太后养母张夫人善声伎，随夫出蜀，至仪真长芦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适出见之，知其女当贵。因招其父母饭，语之故；且勉之往行都，当有所遇。以“无资”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导之入慈福宫，为乐部头。后方十岁，以为则剧孩儿。宪圣尤爱之，举动无不当后意。有嫉之者，适太皇入浴，侪辈俾服后衣冠为戏，因谮之后。后笑曰：“汝辈休惊，他将来会到我地位上在。”其后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内宴，因以为赐，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寿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孙。美其冠于后庭，俾之见于内殿。”盖纪实也。既贵，耻其家微，阴有所遗，而绝不与通。密遣内珰求同宗，遂得右庠生严陵杨次山以为侄。既而宣召入见，次山言与泪俱，且指他事为验，或谓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归姓杨氏焉。次山随即补官，循至节钺郡王云。长芦僧事与章献玉泉事绝相类。

脱靴返棹二图赞

牟存叟端明守当涂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谪仙采石得名，存叟绘以为图。又以山谷崇宁初守当涂，方九日而罢，盖坐尝作《荆州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承执政赵挺之风旨，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

国，除名谪宜州，遂作《返棹》一图以为对。各系以赞，未几流传中都。时相丁大全、内侍董宋臣闻而恶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馈遗过客钱酒等物，并指为赃。下所居郡，监逮甚严。自此朝绅结舌，驯至开、庆之祸焉。二赞削稿久矣，余偶得之。《脱靴》云："锦袍兮乌帻，神清兮气逸。凌轹兮万象，麾斥兮八极。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宝之嬖幸欤？疏擿词章，浸润宫掖。吾观脱靴之图，未尝不嫉小人之情状，而伤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龙之不可以羁绁。矧富贵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肃。孤骞兮风雅，唾视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为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绍之朋党欤？组织寺记，指擿实录。吾观返棹之图，未尝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报复。惟公之高风兮，渺惊鸿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犹虚舟兮，其去来又何所荣辱也。"予尝谓山谷初以言语掇祸，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数。然清名照映于二百年间，士之生世，亦何惮而不为君子哉！

轻容方空

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王建《宫词》云："嫌罗不著爱轻容。"元微之有寄白乐天白轻容，乐天制而为衣。而诗中"容"字乃为流俗妄改为"庸"，又作"榕"，盖不知其所出。《元丰九域志》"越州岁贡轻容纱五匹"是也。又有所谓"方空"者。《汉·元帝纪》："罢齐三服官。"注云："春献冠帻，缝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师古曰："缝与缅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纱也。"又《后汉》："建初二年，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绶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纶如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此纱也。"荆公诗云"春衫犹未著方空"者是

也。二纱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岁卜筑于吴江盘门外十里。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盖太湖之一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也。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寿皇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公作《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山之观”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寿乐堂，他亭宇尤多。一时名人胜士，篇章赋咏，莫不极铺张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国，过吴，范公招饮园中。夜分，题名壁间云：“吴台、越垒，距门才十里，而陆沉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得要，甲于东南。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阅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邪？”为击节，而前后所题尽废焉。

多蚊

吴兴多蚊，每暑夕浴罢，解衣盘礴，则营营群聚，嚼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尝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且见之诗云：“飞蚊猛捷如花鹰。”又云：“风定轩窗飞豹脚。”盖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旧传崇王入侍寿皇，圣语云：“闻湖州多蚊，果否？”后侍宴，因以小金盒贮豹脚者数十枚进呈。盖不特著名，亦且尘乙览矣。盖蚊乃水虫所化，泽国故应尔。闻京师独马行街无蚊蚋，人以为井市灯火之盛故也。吴兴独江子汇无蚊蚋，旧传马自然尝泊舟于此所致。故钱信《平望蚊》诗云：“安得神仙术，试为施康济。使此平望村，

如吾江子汇。”然余有小楼在临安军将桥，面临官河，污秽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无一蚊。过此仅数百步，则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晓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邮露筋庙是也。孙公《谈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厅吏醉仆，为蚊所嚼而死。”世传范文正诗云：“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要问前程。”即其地也。闻大河以北，河冰一解，如云如烟。若信、安、沧、景之间，夏月牛马皆涂之以泥，否则必为所毙。按《尔雅》：“鹑，蜚母，一名蚊母，相传此鸟能吐蚊。”陈藏器云：“其声如人呕吐，每吐辄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补》称：“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夜则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鸟，类青鹀而嘴大。常于池塘捕鱼，每一鸣，则蚊群出其口，亦谓之吐蚊鸟，又谓之鹑。然以其羽为扇，却可辟蚊。岭南又有蚊子木，实如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实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说亦然。”《淮南子》曰：“水蚤为蠊，孑分为蜚，兔啮为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今孑分，污水中无足虫也，好自伸屈于水上，见人辄沉。久则蜕而为蚊，盖水虫之所变明矣。东方朔隐语云：“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为指掌所扪。”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号为豹脚。又其字或从“昏”，志其出时也，又为“闽”，以虫之在门中也。《说文》曰：“秦谓之蝻，楚谓之蚊。”《夏小正》云：“丹鸟，萤也。羞白鸟，谓萤以蚊为粮云。”然则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专归罪于水也。因萃数说，戏为吾乡解嘲。孑，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执法

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善墨戏竹石，盖源流射泽而自成一家，逮今为人宝重。然人知其能画，而不知其为人，因书其概于此。侍郎名澄，字子清，用伯祖阁学俟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

谈简约，乐易无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为福建检法，陈应澄丞相帅三山，治盗过严，一日，驱数十囚欲投诸海。澄白其长曰：“朝廷有宪部而郡国无宪台，可乎？”力争之，因命阅实。遂为区别戮者、黥者各若干。陈始怒而后喜其有守，悉从之，且荐以京削。为刑部郎日，有乡豪素以侠称，为时所畏。杀人诿罪其奴。狱上，驳之，请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壮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为豪挤去。又常德有舟稍程亮，杀巡检宋正国一家十二口，累岁始获，乃在宁庙登极赦前，吏受其赂，欲出之。澄奏援太祖朝戮范义超故事，以为杀人于异代，既更开国大霈，犹所不赦，况亮乎？于是遂正典刑。他可纪者尚多。后权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终，年七十八。“且轩”，其自号也。俞氏自退翁起家，七十而纳禄者，至澄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园池、琴书、歌舞之乐，乡曲荣之。后余得竹石二纸于故家，叶如黍米，石亦奇润，自成一家。上题印曰：“居易戏作。”盖阁学俟所为也。因知子清戏墨有所自来，此亦人所未知者，因并表而出之。

尹惟晓词

梅津尹涣惟晓未第时，尝薄游苕溪籍中，适有所盼。后十年，自吴来霅，舣舟碧澜，问讯旧游，则久为一宗子所据，已育子，而犹挂名籍中。于是假之郡将，久而始来。颜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对若不胜情。梅津为赋《唐多令》云：“蘋末转清商，溪声供夕凉。缓传杯，催唤红妆。焕绾乌云新浴罢，裙拂地，水沉香。　　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说着前欢佯不采，扬莲子，打鸳鸯。”数百载而下，真可与杜牧之“寻芳较晚”之为偶也。

都厕

《刘安别传》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应斥。八公为安谢过，乃赦之，谪守都厕三年。”半山诗云：“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然则“都厕”者，得非今世俗所谓“都坑”乎？然“厕”字亦有数义。《说文》云：“圂、厕也，圊也。”《庄子·庚桑楚篇》：“适其偃。”注云：“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溲。”《仪礼·既夕礼》：“甸人筑冷坎，隶人涅厕、塞厕。”《万石君传》：“建为郎中，每五日归谒亲，切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洗。”孟康注曰：“厕，行清。牏，行中受粪函也。”他如：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心动，执豫让。高祖如厕，心动，见柏人。金日磾如厕，心动，擒莽何罗。范睢佯死置厕中。李斯如厕见鼠。贾姬如厕逢彘。陶侃如厕见朱有。刘寔、王敦并误入石崇厕。郭璞被发厕上。刘和季厕上置香炉。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钱义厕神。李赤厕鬼。文类甚多，皆为溷厕之厕无疑。而《汲黯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见之。”音训则谓床边为厕。《张敞传》：“孝文皇帝居霸陵，比临厕。”服虔注曰：“厕，侧临水。”韦昭则曰：“高岸狭水为厕。”《张释之传》：“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师古注亦曰：“岸之边侧也。”因并考著于此云。

敬岩注唐书

王元敬大卿佖，强直自遂，不轻许可。尝注《唐书》，自以为人莫能及。括苍老士某者，深于史学，亦尝增注《唐书》，因携以求正焉。王读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储君也，当以‘弑’书，岂得谓‘杀’？此书殊未然。”遂掷还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杀兄之字，盖本《孟子》‘象日以杀舜为事’，今卿弑兄之字，出于何书？”王仓卒无以为答。是知文字未可以轻訾议也。

黄子由夫人

黄子由尚书夫人胡氏，与可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弈写竹等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时赵师𦍒从善知临安府，立放生池碑于湖上，高文虎炳如内翰为之作记，误书“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以锓石分送朝行，夫人一诵，即知其误。会炳如以藏头策题得罪多士，而从善又以学舍张盖殴人等，尝断其仆。诸士既闻其事，遂作小词讥诋之：“作为夏王道不是商王，这鸟兽鱼鳖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误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窃物以逃，捕得之，送临安府。从善衔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与弈者郑日新通，郑、越人，世号越童。所失物乃主母与之耳。因逮郑系狱黥之。未几，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国。事之有无固不可知，而从善之用心亦薄矣。后十余年，从善死，其子希苍亦死。其妇钱氏茕处，独任一干主家事。有老仆知其私，颇持之。钱氏与干者欲灭其口，遂以他事系官，竟毙于狱，且擅焚之。未几，仆家声其冤于宪台。时林介持宪节方振风采，遂逮钱氏于庭，经营巨援，仅尔获免，而干者遂从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报复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卢自矜

洪景卢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晡，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叟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予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因言：“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大劳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

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知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吴郡王冷泉画赞

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特亲爱之，入宫，每用家人礼。宪圣常持盈满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闻奏。次日，德寿以小诗召之曰：“趁此一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令小珰持赐，王遂亟往。光尧迎见，笑谓曰：“夜来冷泉之游，乐乎？”王恍然顿首谢。光尧曰：“朕宫中亦有此景，卿欲见之否？”盖垒石觅泉，像飞来香林之胜，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画，乃图庄简野服濯足于石上，且御制一赞云：“富贵不骄，戚畹称贤。扫除膏粱，放旷林泉。沧浪濯足，风度萧然。国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尽醉而罢，因以赐之，亦可谓戚畹之至荣矣。画今藏其曾孙洁家，余尝见之。

绢纸

坡翁尝醉中为河阳郑倅书，明日视之，纸乃绢也，遂自题于后云：“古者本谓绢纸，近世失之云。”盖古人多以绢为纸，乌丝栏乃织成为卷而书之。所谓茧纸者，亦以茧为纸也。按《蔡伦传》云：“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用木肤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览》载晋人藏书数，有“白绢草书”、“白绢行书”、“白锻绢楷书”之目。又魏太和间，博士张楫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纸

字》云：“今世其字从‘巾’。盖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垒，即名蟠纸，故字从‘糸’，此形声也。蔡伦以布捣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而‘糸’、‘巾’则殊也。”卢仝《茶歌》有“白绢斜封三道印”之句，岂以绢书之邪？

谈重薄命

吴兴人谈重元鼎，少领乡荐不第，晚就南廊，更数试，复不入等。章文庄兄弟皆与之同舍。嘉定戊辰，文庄兄弟在朝，谈入京将更试，请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与作备对数十付。已而文庄入为考官，得谈卷，甚喜。所批稍高，编排当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脱助教足矣。”于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计四等，合放若干，而谈之名适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归。一文学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浆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酿酒。唐殷尧封《寄岭南张明府》诗云：“椰花好为酒，谁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渊明采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杂记》所载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秫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

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数声，真有驻云落木之意，要非人间曲也。又言："无太皇最知音，极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补教坊都管。"间忆旧事，因书之以遗好事者。盖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坚者，本兴国军九宫山道妪也。居常以符水咒枣等术行乞村落，碌碌无他异。既而至杭，多游西湖两山中。一日，至西陵桥茶肆少憩，适其邻有陈生隶职御酒库，其妻适见之，因扣以妇人头胵音赋。不可疏者，还可禳解否？妪曰："此特细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烧竹沥投之，且为持咒，俾之沐发。盖是时恭圣杨后方诛韩，心有所疑，而发胵不解，意有物祟，以此遍求禳治之术。会陈妻以油进，用之良验，意颇神之，遂召妙坚入宫，赐予甚厚，日被亲幸。且为创道宇，赐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时有黄冠易如刚者，嗜酒夸诞，薄知其事，欲以奇动。于是以黄绢方丈帚书大符以进。后大喜，赐予亦渥，后住太乙东宫。

牙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表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遂

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启状。《释文》：“牙，旗名也，军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内指挥使梁延副。“衙内”，盖官称耳。唐谓前殿为“正衙”，岂亦以卫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

卷十一

黄德润先见

黄洽德润事阜陵为台谏，执政未尝有大建明，或讥其循默。淳熙末，上将内禅。一日朝退，留二府赐坐，从容谕及倦勤之意。诸公交赞，公独无语。上顾曰："卿以为何如？"对曰："皇太子圣德，诚克负荷。顾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圣虑。"上愕然色变。公徐奏："陛下问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语，自今不得复觐清光，陛下异日思臣之言，欲复见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资政知潭州。后寿皇在重华宫，每抚几叹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泪下。

谱牒难考

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率州民捍贼，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公为安福九世孙。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后世谱牒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

滕茂实

滕茂实字秀颖，吴人。国史作杭州人。初名祼，登政和第，徽宗改赐今名。靖康初，以太学正兼明堂司令，与路允迪、宋彦通奉使金

国，割三镇。太原寻奉密诏，据城不下。金人怒之，囚于云中。渊圣北迁，茂实冠裳迎谒，拜伏号泣，请侍旧主俱行。不从，且诱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者，盖将大用。”遂留之雁门。先是，自分必死，遂嘱友人董诜以奉使黄幡裹尸而葬，且大书九篆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复作诗，自叙云：“茂实奉使无状，不复返父母之邦。所当从其主，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杖幡裹其尸，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病中，尝梦游清凉境界，觉而病愈，恐亦前缘。今预作哀辞，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若苏属国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诗曰：“虀盐老书生，缪列王都官。索米了无补，从事敢辞难。殊怜复盟好，仗节来榆关。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俭辈果不惜，一往何当还。牧羊困苏武，假道拘张骞。流离念窘束，坐阅四序迁。同来悉已归，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残。呼天竟不闻，痛甚伤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叹安得欢？波澜卷大厦，一木难求安。就不违我心，渠不汗我颜。昔燕破齐王，群臣望风奔。王蠋独守节，齐人有甘言。经首自绝脰，感慨今昔闻。未尝食齐禄，徒以老为民。况我禄数世，一死何足论！远或没江海，近或死朝昏。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当深刊。我室年尚幼，儿女皆童顽。四海无置锥，飘流倍悲酸。谁当给衣食，使不厄饥寒。岁时一酹我，犹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异乡寄沉冤。他时风雨夜，草木号空山。”后竟以忧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为之起墓雁门山，岁时致祭焉。所记张浮休之弟确，尝为乌延帅幕，独不庭谒。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补史阙。后董诜自拔归南，上所为诗，赠直龙图阁。国史虽有本传，甚略，且无其诗并叙，与此亦少异。余访之北方记录，得其实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远，先世居雁门。父子奇，守武州宣宁尉，殁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举，廷对第二名，调滑州韦城尉。汴京被围，独韦城不下。后为河东、河北两路统制。接应副使武汉英守银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武汉英战死，宏中坚守，以粮尽被擒。金人怜其忠，授以官。廷远投牒于地曰："我尝以此物诱人出死力，若辈乃欲以此吓我邪？"囚西京狱。久之，免为黄冠，自号"通理先生"。起紫微殿，迁徽宗、东华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殁，临终有诗云："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死亦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国史乃失其传焉。

姚孝锡

姚孝锡字仲纯，丰县人，登宣和六年第，调代州兵曹。金人寇雁门，州将恇怯议降，孝锡竟投床大鼾，不与其议。既得脱去，遂往五台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时年方三十九。治生积粟至数万石，遇饥岁，尽出以赈贫乏，乡人德之。所居正据五台之胜，亭榭数十，花木百亩。中岁，尽以家事付诸子，日与宾朋放浪山水诗酒间，自号"醉轩"。至八十三乃终，有集号《鸡肋》。有《谒题滕茂实祠》云："本期苏、郑共扬镳，不意芝兰失后凋。遗老只今犹涕泪，后生无复识风标。西陉雁度霜前塞，滹水樵争日暮桥。追想平生英伟魄，凌云一笑岂能招。"七言如"节物后先南北异，人情冷暖古今同"，"久客交情谙冷暖，衰年病骨识阴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终日苦思归"，"深林有兽乌先噪，废圃无人泉自流"；"食贫岂复甘秦炙，客病空怀奏楚音"；五言如"岸涨鱼吹沫，山空石转雷"，"谷虚生地籁，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词

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答之云："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谤翁尝挟蜀尼以归，即此妓也。又传一蜀妓述送行词云："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桤木

杜诗《乞桤木》诗无音，或读作"岂"，而韵书亦无此字。集中又有"桤林碍日吟风叶"，郑氏注曰："五来反。"若然，当作"呆"字。余尝见陈体仁端明云："见前辈读若'欹'韵。"颇以为疑，后见《剑南诗》有："著书增木品，搜句觅桤栽。"又荆公诗云："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益信"欹"音为然。桤，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谓即榕云。

辩章

《毛诗·采菽》："平平左右。"《毛氏传》曰："平平，辩治也。"《正义》云："《尧典》'平章百姓'，《书传》作'辩章'，则平、辩义通。"《读诗记》引《荀子》云："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云：'平平左右。'"今考书传，不见辩章事。《史记》作"便章"。徐广云："下云'便程'，则训'平'为'便'也。"骃按："《尚书》并作平字。"《索隐》云："古文《尚书》作'平'字。此文盖读平为浦庚切。平即训'辩'，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汉以

伏生书为今文，安国书为古文。《尧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辩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诗疏》所授书传为谁作耳？昌黎《袁氏先庙碑》亦云：“赞辩章。”

曹泳

绍兴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桧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车驾幸桧第视疾，时已不能言，怀中出一札，乞以熺代辅政，上视之无语。既出，呼干办府问何人为此，则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窜名军中，并缘功赏列得班行。尝监黄岩酒税，秩满到部，注某阙钞上省。桧押敕，顾见泳姓名，问：“何处人？”省吏对：“此吏部拟注，不知也。”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桧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则又曰：“忘之邪？”泳曰：“昏忘，实不省于何处遭遇太师？”桧入室，有顷，取小册示泳使观之。首尾不记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钱五千，曹泳秀才绢二匹。”盖微时，索游富人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时为馆客，探囊中得二缣曰：“此吾束修之余也，今举以遗子。”既别，不相闻。虽知桧贵震天下，不谓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师乃能记忆微贱如此。”桧曰：“公真长者。”命其子孙出拜之。俾以上书易文资，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知临安府。与谢伋尝有隙，台州之狱，泳有力焉。桧暮年颇有异志，泳实预其密谋。熺本桧妻党王氏子，蠢呆。尝燕亲宾，优者进妓，熺于座中大笑绝倒，桧殊不怿。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以桧故，仕至侍郎兼给事中。其兄一鸣，弟一鹗，皆位朝列。泳尝劝桧还一飞以补熺处，未果而桧死云。此事闻之谢伋之孙直。《中兴遗史》所载则曹筠也，与此颇有异同，故详载之。

朱汉章本末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禅，前一日宰相朱倬罢。倬字汉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谓张浚明橐荐之，非也；其实因刘贵妃以进。妃，北人，流寓闽中，有殊色。中贵人掌神御者图上其貌，久之不省，始归西外之宗家。它日，上见图悦之，命召入，遂有宠。其父懋，后至节度使。倬居乡里识之，夤缘缔交。后为学官，请外，得舒州。将陛辞，刺知上燕闲所观史传，于奏疏中道之，大称旨，留为郎。不数年，为中司，遂至宰相。最恶王十朋，其在台，尝风陈丞相康伯去之。陈以告汪圣锡，汪曰："彼为中司，胡不自击之？"陈曰："畏公议也。"汪曰："彼则畏公议，相公独不畏公议乎？"既而十朋不自安，请外，将予郡，倬又曰："颠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论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视师回至平江，洪遵景严为守。时倬与康伯并相，遵以求入为祷，倬唯唯，康伯曰："进退近臣，当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将内禅，康伯奏："书诏方冗，翰苑独员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恶其非出己，即曰："不可。其弟迈新为右史，今复召遵，此苏轼与辙所以变乱元祐也。"上卒召遵副端。张震真父为同列言："上方行尧、舜之事，此人岂可辅初政？不去之，必为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听。时竞传覃霈在学生员皆免解，倬子端厚尝肄业，既荫补矣，颇欲并缘在学人例，窜名其间。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罢相。景严适当制，有云："为君子邦家之基，曾未闻于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于畴庸。"时真父疏不付出，内外迄莫知所坐，虽倬亦自疑惧，惴惴累年。汪公帅闽，至郡，方欲谒之，一夕暴下卒。国史本传乃谓高宗有内禅意，倬请徐之，及孝宗即位，谏臣以为言，以忧惧卒。或以为服药而殂，皆不然也。

陆务观得罪

陆务观以史师垣荐，赐第。孝宗一日内宴，史与曾觌皆预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从曾乞词。时德寿宫有内人与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觌因谢不敢曰："独不闻德寿宫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为务观道之，务观以告张焘子宫。张时在政府，异日奏："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上愧问曰："卿得之谁？"曰："臣得之陆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恶游，未几去国。

苏师旦麻

苏师旦将建节，学士颜棫、莫子纯皆莫肯当制。易祓彦章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师旦为都承旨，祓与之昵，欣然愿任责。遂以国子司业兼两制，竟为师旦草麻，极其谀佞。至用前人旧对所为有文事、有武备、无智名、无勇功者，盖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论哗然，亟擢祓左司谏。诸生为之语曰："阳城毁裴延龄之麻，由谏官而下迁于司业；易祓草苏师旦之制，由司业而上擢于谏官。"既而韩诛，苏得罪，祓遂远贬。

雷变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风雷之变，宰相叶颙、魏杞，皆策免。先是，会庆节，金国使在庭时受誓戒矣。议者欲权免上寿，就馆锡宴，庙堂姑息，不能主其议，宴集英如常。天变岂偶然哉！洪迈当制，有曰："理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策三公，实负在天之愧。"盖有所风也。

高宗立储

孝宗与恩平郡王璩，同养于宫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宪圣后亦主璩。高宗圣意虽有所向，犹未决。尝各赐宫女十人。史丞相浩时为普安府教授，即为王言，上以试王，当谨奉之，王亦以为然。阅数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赐焉。上意遂定。

慈懿李后

慈懿李皇后，安阳人，父道本，戚方诸将，故群盗也。后天姿悍妒，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肃谢后事高宗及宪懿圣甚谨，至后颇偃蹇。或乘肩舆直至内殿，成肃以为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结发夫妻。"盖谓成肃自嫔御册立也。语闻，成肃及寿皇皆大怒，有意废之。史太师已老，尝诏入见北宫，密与之谋，浩以为不可，遂已。宫省事秘，莫得详也。其后益无忌惮。贵妃黄氏有宠，后妒，每欲杀之。绍熙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斋宫，后乘便，遂置之死地。或以闻，上骇且忿怒，于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两宫有间言，天下寒心，皆归过于后。后以庆元庚申上仙，权殡赤山。甫毕，雷震山崩，亟复修治之。

道学

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渊洽精诣。盖以至高之才，至博之

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下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而张尝参宗杲禅，陆又尝参杲之徒德光，故其学往往流于异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谓今之异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诸公，则以词章议论驰骋，固已不可同日语。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韩侂胄用事，遂逐赵忠定。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已而自知道学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为伪学。臣僚之荐举，进士之结保，皆有“如是伪学者，甘伏朝典”之辞。一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甚者，邓友龙辈，附会迎合，首启兵衅。而向之得罪于庆元初者，亦皆从而和之，可叹也已。

邓友龙开边

邓友龙，长沙人，尝从张南轩游，自诡道学。既登朝，时论方攻伪学，因讳而晦其事。时外祖章文庄公为学官，喜滑稽。尝以祀事同斋宿，谈谑之际，友龙不能堪，以语及之云云。章戏之曰：“若然，则又是道学矣。”友龙面发赤，大衔之。未几入台，章公由学士院补外。公本谢丞相客也。会友龙为右史，而宇文绍节自右史代之，于是召文庄为宗政少卿，友龙不能平，以嗾绍节。绍节甫供职，未及受告，首论其事，语侵谢，盖亦见厌于韩矣。章命既寝，谢遂去国，而友龙亦出为淮西漕，日久，谋复入。时金人方困于北兵，且其国岁荐饥。于是沿边不逞之徒号为“跳河子”者，时时剽猎事状，陈说利害。

友龙得之以为奇货，于是献之于韩。韩用事久，思钓奇立功以自盖，得之大喜。附而和者虽不一，其端实友龙发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庄论安丙矫诏

安丙之诛吴曦也，矫诏自称“宣抚副使”，遂径入衔上奏。时章文庄直学士院，因谓：“矫制假命，一时权宜济事可也。事定奏功，便当退用初衔，而遽称所假，是岂复有朝廷乎？今为朝廷计，宜先赦其矫诏之罪，然后赏其斩曦之功，则恩威并用，折冲万里之外矣。”而时相方自以为功，谓此诏非矫，实朝廷密旨，且诣御楼受俘，于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议虽格，而竟以所矫官职授之。其后丙亦自毙，否则又一曦也。

王沈趋张说

张说之为承旨也，朝士多趋之。王质景文、沈瀛子寿，始俱在学校有声，既而俱立朝，物誉亦归之。相与言：“吾侪当以诣说为戒。”众皆闻其说而壮之。已而，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视愕然。明日喧传，清议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

协韵牵强

诗辞固多协韵，晦庵用吴才老《补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随声取协，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约以来，方有四声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牵强也。《离骚》一经，惟“多艰多替”之句，最为不协。孙莘

老、苏子容本云：“古亦应协。”未必然也。晦庵以“艰”音“巾”，“替”音“天”，虽用才老之说，然恐无此理。以余观之，若移“长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艰”下，则“涕”与“替”正协，不劳牵强也。

沈君与

吴兴东林沈偕君与，即东老之子也，家饶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好狎游。时蔡奴声价甲于都下，沈欲访之，乃呼一卖珠人于其门首茶肆中，议价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卖珠者窘甚。君与笑曰：“第随我来，依汝所索还钱。”蔡于帘中窥见，令取视之，珠也。大惊，惟恐其不来。后数日乃诣之，其家喜相报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来。一日，携上樊楼，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沈遍语在坐，皆令极量尽欢，至夜，尽为还所直而去，于是豪侈之声满三辅。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时贾收耘老隐居苕城南横塘上，沈尝以诗遗之蟹曰：“黄秔稻熟坠西风，肥入江南十月雄。横跪蹒跚钳齿白，圆脐吸胁斗膏红。虀须园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细擘葱。分寄横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乐曰：“吾未之识，后进轻我。”且闻其不羁，因和韵诋之云：“彭越孙多伏下风，蝤蛑奴视敢称雄。江湖纵养膏腴紫，鼎镬终烹爪眼红。嗍称吴儿牙似锯，劈惭湖女手如葱。独怜盘内秋脐实，不比溪边夏壳空。”君与怒曰：“吾闻贾多与郡将往还预政，言人短长，曾为人所讼。吾以长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复用韵报之云：“虫腹无端苦动风，团雌还却胜尖雄。水寒且弄双钳利，汤老难逃一背红。液入几家烦海卤，醢成何处污园葱。好收心躁潜蛇穴，毋使雷惊族类空。”贾晚娶真氏，人谓贾秀才娶真县君以为笑，沈所指“团雌”为此。贾寻悔之，而戏语已传播矣。

吴倜

吴倜字公度，吴兴人，试补太学为第一。崇宁五年，群礼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声风采，人莫不求识面而愿交。邃经学，妙语言，为时闻人。其父伯阳，尝梦若游奕使者立东阶，问："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出门，见旌幡容物，弥望不绝，曰："秀才归。"但道天赦曾来，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价，自榜尾行间前列以至首选，自百千渐至千缗，乃出其榜。初自删定敕令所出为宁海推官。时蔡京罢相居城中，意其生计从容，委买霅川土物无虚月。倜意不平，念吾以文学起身，而不以儒者见遇，报以实直。京觉之而怒。重和二年，召为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时京以太师鲁公赐第京师，朝朔望。一日，上问京："卿曩居杭，识推官吴倜乎？今以大臣荐，欲除官。"对曰："识之，其人傲狠无上。"上惊曰："何以知之？"曰："吴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围之。"盖言"倜"字也。上默然不怿。未几，言者承风旨论罢，自是不复出。及京败，知郓州孙馨言邑人有草祭之谣，上其事。甚者论其即仓为宅，拆"仓"字为"人君"二字，谓京有不臣之心。虽若附会，然亦平日好以字画中伤善类之报也。

御宴烟火

穆陵初年，尝于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径起，意颇疑怒，为之罢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将排办巨珰陈询尽监系听命。黎明，穆陵至陈朝谢罪，且言内臣排办不谨，取自行遣。恭圣笑曰："终不成他特地来惊我，想是误耳，可以赦罪。"于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杀龙

吴兴彰南朱教授，失其名。尝江行，舟人急报小龙见，请祷之。朱出视之，小蛇也，以箸夹入沸汤中。蛇跃出，自投于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没。有顷，片云霹雳，烟雾蔽舟。既而视之，舟上一窍如钱，朱已毙于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烨，初任仁和尉。长河堰有龙王庙，每祭则有小蛇出，或止香炉，或饮于杯，往来者谨事之。堰岁数坏，人以为龙所为。芮疲于修筑之役，一日，焚香设奠，蛇果出炉上。芮端笏数之曰："有功于民者乃得祀。龙，庙食于此，未尝有功，而岁数坏堰，劳民之力，为罪多矣。无功有罪，于国法当杀。"即举笏击之，应手碎。是夕，宿于近地，疾风甚雨，大木尽拔，土人大恐，而芮处之自若。后卒为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卷十二

姜尧章自叙单丙文附

番昜有布衣姜夔尧章，出处备见张辑宗瑞所著《白石小传》矣。近得其一书，自述颇详，可与前传相表里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公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胡氏应期、江陵杨公、南州张公、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项平甫、徐子渊、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彦章之徒，皆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叶公正则，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时黄白石景说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贵凋尧章，使之声名焜耀于无穷，此意甚厚。"又杨伯子长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时，薄海英才，云次鳞集，

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尧章。”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是时又有单炜丙文者，沅陵人，博学能文，得二王笔法，字画遒劲，合古法度，于考订法书尤精。武举得官，仕至路分，著声江湖间，名士大夫多与之交，自号定斋居士，于尧章投分最稔，亦硕士也。尧章诗词已板行，独杂文未之见。余尝于亲旧间得其手稿数篇，尚思所以广其传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尧章考古极精，有《绛帖评》十卷行于世，审订深妙，人服其赡。又尝于故家见其所书《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识于此，与好古者共之：“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和”字口下横笔稍出。“年”字悬笔上凑顶。“在”字左反剔。“崴”字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云”字处就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横。“是”字下“疋”音疏。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抱”字已开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兴感”“感”字，“戈”边亦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处有一阙。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观天下之《兰亭》矣。

禊序不入选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选》。或谓“丝竹管弦，天朗气清”，有以累之。不知“丝竹管弦”，不特见《前汉·张禹传》，而《东都赋》亦有“丝竹管弦，烨煜抗五声”之语。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张衡赋：“仲冬之月，时和气清。”又晋褚爽《禊赋》亦曰：“伊

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风摇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自鲜。”况清明为三月节气，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笔墨之妙言之，固当居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岂以其表表得名，自应别出，不可与诸任齿耶？亦前辈选诗不入李、杜之意耳，识者试评之。

淳绍岁币

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红绢十二万匹，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匹重九两。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同左帑库子、秤子，于先一年腊月下旬，至盱眙军岁币库下卸。续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属；副使，本军倅或邻州倅充。例用岁前三日，先赍银百铤、绢五百匹，过淮呈样金人。交币正使，例是南京漕属；副使，诸州同知。于所赍银、绢内，拣白绢六匹、银六锭，三分之，令走马使人，以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样，一分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例用开岁三日长交，通不过两月结局。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结局，通支金人交币官吏糜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杂物等并在外，俱系淮东漕司出备。又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每岁例增添银二百余两，并淮东漕司管认。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饭食之类，并淮东漕司应办。下至安泊棚屋厨厕等，皆自盱眙运竹木往彼盖造，彼皆不与焉。盱眙日差倚郭知县部夫过淮搬运银绢，兼应办事务。其拣退者，遇夜复运过淮，归盱眙库交收，其劳人往复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约二百余步，始至交币所，皆徒步而往，雨泞，则摄衣蹑屐蹖踔而行，艰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干官权安节为岁币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拣退银绢甚多，逼令携归，安节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节不胜其愤曰：“宁死于此。不得交，誓不回，虽野宿不火食亦无害。”声色俱

厉。彼度不能夺，竟如数收受，给公文而归。寿皇知之，喜曰：“安节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监六部门。时通判扬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颇著劳绩，亦蒙奖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段一千匹。绵茸背，紧丝拈金线，青丝绫，樗蒲绫，线子罗。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等，复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正使五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副使四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又有公使各药等钱，上节银各五十两、绢十匹，中节银绢各十两匹，下节各五两匹。又有朝辞回程宣赐等费。正副使各金二十五两，并腰带笏马。回程茶药各二两，银合及泛赐等物在外。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赐御筵，每处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宣和甲辰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绿矾二十万栲，栲例五百运送交纳。又代输燕京税物丝绵杂物一百万贯，内丝绵并要燕京土产。绍兴壬戌初讲和，岁币银丝绢各二十五万匹两。今每岁各减五万匹两。至兀朮病笃之际，告戒其四行府帅云：“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为我者，当何如哉？”时聘使往来，旁午于道。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酌玻璃泉，题诗石壁，以记岁月。遂成故事，镌刻题名几满。绍兴癸丑，国信使郑汝谐一诗云：“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可谓知言矣。噫！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余因详书之。

书籍之厄

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隋牛弘靖请开献书之路，极论废兴，述“五厄”之说，则书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唐惟贞观、开元最盛，两都各聚书四部至七万卷。宋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

府所储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余卷，余不能具数。南渡以来，复加集录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余卷，是皆藏于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子聚书八万卷，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至若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亦皆散失无遗。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至如秀嵓、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已无余矣。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为之流涕。因书以识吾过，且以示子孙云。

雷书

神而不可名、变化而不可测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电。"故先儒为之说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声，阳也；光，亦阳也。光发而声随

之，阳气奋击欲出之势也。”或问：“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犹星陨而为石也。本乎天者，气而非形，偶陨于地，则成形矣。”或问：“人有不善，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恶有恶气，霹雳乃天地之怒气，是怒气亦恶气也，怒气与恶气相感故尔。”或问：“雷之破山、坏屋、折树、杀畜，何也？”曰：“此气郁而怒，方尔奋击，偶或值之，则遭震矣。”康节尝问伊川曰：“子以雷起于何处？”伊川曰：“起于起处。”然则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详，而余犹有不可晓者焉。大中祥符间，岳州玉真观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谢仙火”三字，倒书而刻之。庆历中，有以此字问何仙姑者，云：“谢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于世间。”后有于道藏经中得谢仙事，验以为神。又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尝因雷震，有大书“绩溪火”三字，余若符篆不可晓。及近岁德清县新市镇觉海寺佛殿柱，亦为雷震，有字径五寸余，若汉隶者云：“收利火谢均思通。”又云：“酉异李汋火。”此乃得之目击者。又宜兴善权广教寺殿柱，亦有雷书“骆审火及谢均火”者。华亭县天王寺亦有雷书“高洞扬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十一字，皆倒书。内“令章”二字特奇劲，类唐人书法。然则雷之神，真有谢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众安桥南酒肆，卓间有雷书“迨壳永”三字。此类甚多，殊不可测。此所以神而不可知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语也，盖有未易语者耳。

贾相寿词

贾师宪当国日，卧治湖山，作堂曰半闲，又治圃曰养乐，然名为就养，其实怙权固位，欲罢不能也。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耳。偶得首选者数阕，戏书于此。陈合惟善《宝鼎现》词云：“神鳌谁断，几千年再、乾坤初造。算当日、枰棋如许，争一着吾其衽左。谈笑顷，又十年生聚，处处《邠风》葵枣。江如镜，楚氛

余几，猛听甘泉捷报。　　天衣细意从头补，烂山龙、华虫黼藻。宫漏永、千门鱼钥，截断红尘飞不到。街九轨，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锁。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舄绣裳，消得道斑烂衣好。尽庞眉鹤发，天上千秋难老。甲子平头才一过，未说汾阳考。看金盘、露滴瑶池，龙尾放班回早。”廖莹中群玉《木兰花慢》云：“请诸君着眼，来看我，福华编。记江上秋风，鲸鬃涨雪，雁徼迷烟。一时几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争睹阶符瑞象，又扶红日中天。　　因怀，下走奉櫜鞬，磨盾夜无眠。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鹭太平世也，要东还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陆景思《甘州》云：“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看斗三钱。论从来活国，论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闲民一饱，余事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　　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砌兰、长倚北堂萱。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奚㴑倬然《齐天乐》云：“金飚吹净人间暑，连朝弄凉新雨。万宝功成，无人解得，秋入天机深处。闲中自数，几心酌乾坤，手斟霜露。护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银兔。　　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觅个，冲澹襟宇。帝念群生，如何便肯，从我乘风归去。夷游洞府，把月杼云机，教他儿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与。”从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云金雨，霏霏香满仙宇。一清透彻浑无底，秋水也无流处。君试数，此样襟怀，顿得乾坤住。闲情半许，听万物氤氲，从来形色，每向静中觑。　　琪花路。相接西池寿母，年年弦月时序。荷衣菊佩寻常事，分付两山容与。天证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语。瑶卮缓举，要见我何心，西湖万顷，来去自鸥鹭。”郭应酉居安《声声慢》云：“捷书连昼，甘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遣人知。　　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阖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且侑以俪语云：“彩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衮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所谓三月三者，盖颂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归舟乃舫斋名也。贾大喜，

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语客曰：“此词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彩衣周公乎？”

事圣茹素

余家济南历城，曾大父少师遭靖康狄难，一家十六人皆奔窜四出。大父独逃空谷，昼伏宵行。一旦，遇追骑在后，自度不可脱，遂急窜古祠，亟伏佑圣坐下，傍无蔽障，亦不过待尽而已。须臾，北军大索，虽舀井、林莽、栋梁间，极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则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岂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圣甚虔。凡圣降日，斋戒必谨。盖以答神庥诏子孙，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异

汪伯彦初拜相于维扬，正谢上殿，而笏坠中断，上以他笏赐之，非吉征也。未几，有南渡之扰。金渊叔参预日，一日，奏事下殿，与台臣刘应弼邂逅。忽所持笏铿然有声，视之，有纹如线，上下如一，若坠于地者，殊不可测。甫退朝，则刘弹章已出。盖降陛相遇之际，正白简初上之时也，可谓异矣。时淳祐甲辰岁也。

三教图赞

理宗朝，有待诏马远画《三教图》。黄面老子则跏趺中坐，犹龙翁俨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礼于前。此盖内珰故令作此，以侮圣人也。一日传旨，俾古心江子远作赞，亦故以此戏之。公即赞之曰：“释氏

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绝倒在地。”遂大称旨。其辞亦可谓微而婉矣。

捕猿戒

邓艾征涪陵，见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艾叹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载吉州有捕猿者，杀其母之皮，并其子卖之龙泉萧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号呼而毙。萧氏子为作《孝猿传》。先君向守鄞江，属邑武平素产金丝猿，大者难驯，小者则其母抱持不少置。法当先以药矢毙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则以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然后堕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鸣而下，束手就获。盖每夕必寝其皮而后安，否则不可育也。噫！此所谓兽状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严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东方朔《神异经》所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缉织为布，或垢，浣以火，烧之则净。又《十洲记》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织为火浣布，有垢，烧即除。”其说不一。魏文帝尝著论，谓世言异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时，有以火浣布至者，于是遂刻此论。是知天壤间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断以为必无也。昔温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匹，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许归以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许。余尝亲见之，色微黄白，颇类木棉，丝缕蒙茸，若蝶纷蜂黄然。每浣以油腻，投之炽火中，移刻，布与火

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雪，了无所损，后为人强取以去。或云，石炭有丝，可织为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历差失闰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既已颁历，而浙西安抚司准差遣臧元震，以书白堂，且作《章岁积日图》，力言置闰之误。其说谓历法以章法为重，章岁为重。盖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而十九年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闰，必第七闰在冬至之前，必章岁至朔同日，此其纲领也。《前汉·律历志》云："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志》云："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此章法之不可废也如此。今颁降庚午岁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殊所未晓。窃谓庚午之闰，与每岁闰月不同；庚午之冬至，与每岁之冬至又不同。盖自淳祐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之前，不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当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止有六闰，又欠一闰矣。且寻常一章，共计六千八百四十日，于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来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闰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则此一章，止有六闰，更加六闰除小尽外，实积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后章数岁之数，实欠二十八日；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历之始，必自冬至后积三年余分，而后可以置第一闰。今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仅有四个时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余分？且未有余分，安得便有闰月？则是

后一章发头处，便算不行，其缪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历，即有一说，简而易行。盖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也。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两大两小，此经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说而改正之，则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则丙寅日冬至即可为十一月初一日，却以闰十一月初一之丁卯为十一月初二日，庶几递趱下一日，直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为大尽。如此，则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则至朔同日矣，闰月既在冬至节前，则十九年七闰矣。此昔人所谓“晦节无定，由时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不得归余于终”，正此谓也。盖自古之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汉历五变，而《太初历》最密，《元和历》最差。唐历九变，而《大衍历》最密，《观象历》最缪。本朝开基以后，历凡九改，而莫不善于《纪元历》。中兴以后，历凡七改，而莫善于《统元历》。且后汉元和初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虽历已颁，亦改正之，今何惜于改正哉？于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与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辞穷。朝廷从其说而改正之，因更《会天历》为《承天历》。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虽不善章蔀元纪之数，然以杜征南《长历》以考《春秋》之月日，虽甚精密，而其置闰之法则异乎此，窃有疑焉。谓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闰十二月，然犹是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如庄公二十年置闰，其后则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岁一闰，无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闰，至十七年方闰；二十五年闰，至三十年方闰，率以五岁一闰，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闰，其后则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岁一闰，无乃失之数乎？闵之二年辛酉既闰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闰，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连岁置闰，何其愈数乎？至于襄之二十七年，一岁之间，顿置两闰，盖曰十一月辰在申，司历过也。于是既觉其缪，故前闰建酉，后闰建戌，以应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闰，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闰。历年凡六，置闰者三，何缘至此失闰已再，而顿置两闰乎？近则十余月，远或二十余年，其疏数殆不可晓。岂别有其术乎？抑不明置闰之法以致此

乎？并著于此，以扣识者。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后阅程氏《考古编》，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不置闰，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汉·纪》、《表》及《史记》，自高帝至文帝，其书后九月皆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犹历十四载，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后书闰月，岂史失书耶？抑自此始置闰也。余因其说深疑之，精思其故，颇得其说焉。盖闰月之不书者，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纪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无可纪之事也。定公之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鲁史纪事之法，大率如此，其余闰月亦然。观文公六年，《经》书闰月不告月，《春秋》书闰，方见于此。复以杜预《长历》考之，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至此方书，岂曰前乎此者皆史失书，抑岂曰自此始有闰也。今《汉》纪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则止于夏，皆以其后无事可纪，故不书耳。然则闰月不书，亦若是乎？盖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古历法也。若谓自此始置闰，则合自此后三岁、五岁，累累书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当置闰而不书，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后书。其后当闰岁，又皆不书，是知不书者，偶无事耳。然则非史失书，亦非自此置闰也。虽然，此非余臆说也，复证以《史记·历书》，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闰，则知余言似可信云。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

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一日，至都堂，问以克复之期，曰：“上驱驰霜露十余年，似厌兵矣，今决在何时可了，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张、韩对曰：“前者提兵直趋某地，请粮若干，率裁量不尽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视不肯并力，或申请辄不报，常若不能专力。”云云。桧曰：“有是乎？诸公今不过欲带行一职事，足以谁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后至，意大略同，而语加峻曰：“如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桧颔之，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凡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隶御前矣。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和，人人便宽善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张才彦

历阳张邵才彦，乃总得居士祁晋彦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奉郎

上书赐对，假大宗伯奉使挞览军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议成，绍兴十三年，始与洪皓、朱弁俱还。后为敷文阁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阳，卒。初，总得为小官时，尝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论荐。其后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绍兴二十四年，总得之子安国由乡荐得对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埙为冠。埙试浙漕、南宫，皆第一。先胪传一夕，进御安国卷，纸既厚，笔墨复精妙，上览之喜甚，擢为首选，实以抑秦。秦不能堪，唶曰："胡寅虽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称其诗，安国诣谢。秦问："学何书？"曰："颜书。"又曰："上爱状元诗，常观谁诗？"曰："杜诗。"秦色庄，笑曰："好底尽为君占却。"先是太母归自北方，将发，得与天族别。渊圣偃卧车前，泣曰："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才彦时亦闻之，痛愤。至是，服中遗相书，谓彼虽欲留渊圣以坚和好，然所贪者金帛，实不难于还，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为好词，上疏颂其靖康乞立赵氏，冀赎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彦遂自秘撰躐进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彦居四明，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佯狂。初，出使未还，妻李卒于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总得为辞。盖是时，实由已病言，或出于狂易；抑知安国得罪，冀以自免。语转上闻，于是逮总得赴大理狱，鞫杀嫂事，囚系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岁，安国叫阍，中批命刑部尚书韩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释去。方被逮时，道无锡，梦大士告以无恐，盖预知秦亡。然因是总得亦病狂惑。安国更八郡，有德爱。以当暑送虞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年才三十余。士论惜之。

韩通立传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藁"，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余录》者，直集贤院王皞子融

所撰，宝元二年上之。时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书未出也。此书有纪、志、传，又博采诸家之说，效裴松之《三国志注》，附见下方。表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之以国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曾之弟，后以元昊反，乞以字为名。其后吕伯恭编《文鉴》，制、诏一类，亦以褒赠通制为首，盖祖子融之意也。

老苏族谱记

沧洲先生程公许字季与，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与先子从容谈蜀中旧事，历历可听。其言老泉《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则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与释憾。程正辅于坡为表弟，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相与周旋之者甚至。坡诗往复倡和，中亦可概见矣。正辅上世为县录事，县有杀人者，狱已具，程独疑之，因缓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杀人者，而系者遂得释。他日，任满家居，梦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狱之功，当令汝子孙名宦相继，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后益大，如梦言，然多行不义，德馨弗闻。有名唐者，宣、政间附王、蔡，最贵显。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节之孙溥公济守眉日，子山与之不咸，廉得其罪状，用匹绢大书。椟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帅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帅，萧振德起得之，以为奇货，逮公济赴成都狱，严鞫之。狱吏知其冤，遂教公济一切承之，不然，死无以自明。公济悟，如其教、不复辩。狱上，朝论以为匿名书，法不当受，而制司非得旨，不应擅逮守臣，遂皆罢之。公济虽得弗问，而愤愤不能堪，诉之于天，许黄箓十坛，至其子始偿如数。子山之居极壮丽，一夕大火，不遗寸椽。子山本附秦桧，至右史；后忤

意，谪安远县令以死焉。

中谢中贺

今臣僚上表，所称“惟诚惶诚恐”，及“诚欢诚喜”、“顿首稽首”者，谓之中谢中贺。自唐以来，其体如此。盖“臣某”以下，亦略叙数语，便入此句，然后敷陈其详。如柳子厚《平淮西贺表》“臣负罪积衅，违尚书笺表，十有四年”云云，“怀印曳绂，有社有人”，语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诚惶诚恐”，盖以此一句，结上数语云尔。今人不察，或于首联之后，凑用两短句，言震惕之义，而复接以中谢之语，则遂成重复矣。前辈表章如东坡、荆公，多不失此体。近时周益公为相，《谢复封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执珪之宠弥加。臣诚惶诚恐。”或以为疑，尝以问公，公答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义

復、覆、伏三字音义相出入，易于混乱，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归”之“復”也，字书训以“往来”，是也。《易卦》之“復”，《毛诗》“復古復竟”，《论语》“言可復也”，“克己復礼”，皆是也。《易注》云：“还。”《语注》“犹‘覆’”，与《诗》“为恢復之復”，其义一也。扶富切者，“又”之义也，字书训以“又”，是也。《书》“復归于亳”，《诗》“復会诸侯”，《语》“復梦周公”，“则不復也”，及“復见復闻”之类，皆是也。芳六切，与“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赞》“反復道也”，《释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书训以“反”，是也。《中庸》“倾者覆之”，注：“败也。”与《易》“反復道

也”之“復”，音同义异。敷救切者，“覆帱”之“覆”也，字书训以“盖”，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书训以“伺”也、“匿”也、“隐”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鸟抱卵也。《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及《后汉》“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汉·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颜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驻建康也，岳飞军立硬寨于宜兴，命亲将守之。飞兵出不利，夫人密谕亲将选精锐、具糇粮，潜为策应之备。未几，飞兵还，即入教场呼问之曰：“汝欲何为？”曰：“闻太尉军小不利，故择敢战之士以备策应，此男女孝顺耳。”飞曰：“吾命汝坚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动。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动摇，是无师律也。”立命责短状，将大惧，祈哀吐实，谓此非某所为，盖夫人亦曾有命耳。飞愈怒，竟斩之。又绍兴和议初成，金以河南归我。判宗正事士㑹，衔命道荆、襄、宛、洛，祗谒巩襄原。道过南邓，岳飞止之曰：“金虏无信，君宜少驻。”㑹以上命有程，辞去。不数舍，烟尘四起，军声嚣然，于是失色南奔。忽遇大军，望之，岳帜也，遂驰就之。飞笑曰：“固谓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带、牛观察在前与之交锋矣。兵胜败无常。君王人，且近属，吾当以自己兵卫送君。”行数里，两将捷书至，盖㑹未行前一日出师也。其后飞得罪下狱，㑹极辩其无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盖亲见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并论㑹身为宗室，不应交结将帅，因指为飞党，遂罢宗司与祠云。又张魏公之出督也，陛辞之日，与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夙驾，约至汴京，作上元。”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乎？”于是魏公憾之终

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礼乡射。《大射》数射算云：“若干纯、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尝如此求之。又《曲礼》：“问天子之年，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汉·食货志》颜注云：“设数之言也。干如个，谓当如个数也，亦曰如干。”《文选》任彦升《竟陵王状》：“食邑如干户。”注云：“如干户即若干户也。”然又为复姓，后周有若干凤，及右将军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释文》云：“以国为姓。”然则若干又国名也。

祠山应语

余世祀祠山张王，动止必祷，应如蓍龟。姑志奇验数事于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为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垒干祀地，逾月不报。先妣时留霅，祷于南关之祠，有“水边消息的非遥”之语，及收杭信，则闻霍山所祈，亦得此签，越日临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铸子甫五岁，病骨蒸，势殆甚，凡药皆弗效。祷签得《蛊》之“上九”云：“蛊有三头，纷纷扰扰，如虫在皿，执一则了。”退谋之医，试投逐虫之剂，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签云：“不堪疾病及东床。”云云。是岁外舅捐馆。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桥冯氏火作。次日，势益张，虽相去几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时杨大芳、潘梦得皆同居，相慰劳曰：“巫言神语皆吉，勿庸轻动。”余不能决，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弹劾失官资，火欲相焚盗欲窥。”于是挈家湖滨。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寿以启擢用

傅伯寿为浙西宪。韩侂胄用事，伯寿首以启贽之曰：“澄清方效于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无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则异欤，独仰韩公之斗。首明趋向，愿出镕陶。”由是擢用至佥书枢密院事。韩败，追三官，夺执政恩。

林外

林外字岂尘，泉南人。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饮酒无算。在上庠，暇日独游西湖幽寂处，得小旗亭，饮焉。外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钱箧数枚藏腰间，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倾倒，使视其数，酬酒直即藏去。酒且尽，复出一箧，倾倒如初。逮暮，所饮几斗余，不醉，而箧中钱若循环无穷者，肆人皆惊异之。将去，索笔题壁间曰：“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明日，都下盛传“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亦传为吕翁作。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埽’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词已有纪载，兹不复书。南剑黯淡滩，湍险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尝戏题滩傍驿壁曰：“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虽一时戏语，颇亦有味。

甄云卿

永嘉甄云卿字龙友，少有俊声，词华奇丽。而资性浮躁，于乡人

无不狎侮，木待问蕴之为尤甚。木生朝，为词贺之，末云：“闻道海坛沙涨也，明年。”盖谚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尝损益前人酒令曰：“金银铜铁铺，丝绵绸绢纲，鬼魅魍魉魁。”盖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辩给雄一时，谑笑皆有余味。一日登对，上戏问云：“卿安得与龙为友？”甄仓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尧舜在上，臣安得不与夔龙为友？”闻者惜之。竟渡日，着彩衣立龙首，自歌所作《思远楼前》之词，旁若无人。然于性理解悟，凡禅衲机锋，皆莫能答。将亡之日，命其子焫汤，且召蕴之，将嘱以后事。甄居城外，昏暮门阖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则勿焫以待旦。”既旦，木闻之亟来，甄喜曰：“吾将行，得君主吾丧，则济矣。”木许诺。乃入浴更衣，与木诀，坐而逝。既复开目曰：“吾儒无此也。”复卧，乃绝。

西林道人

端平间，周文璞、赵师秀数诗人，春日薄游湖山，极饮西林桥酒垆，皆大醉熟睡。忽有髽髻道人过而睨之，哂曰：“诗仙醉邪？”顾酒家：“善看客，我当将偿酒钱。”索水小盂，以瓢中药少投之，入口略嗽，噀之地上，则皆精银也。时游人方盛，皆环视骇叹，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怅然自失。其家持银往市，得钱正可酬所直，了无赢余。明日，喧传都下，酒家图其事于壁，自以为“遇仙酒肆”。好事者竞趋之，遂为湖山旗亭之甲，而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群盗也，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

寒夜啼，不得睡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儿得衣，身暖啼止，遂得逸去。因隶籍军伍，累从陈子华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后从陈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华易阃金陵，兼节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时倅摄郡，一日，倅与郡僚宴滕王阁。崔怒其不见招，憾之。适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诉冤者，崔乃携其人，直至饮所，责以郡官不理民事。嗾诸卒尽碎饮器，官吏皆奔逸窜去，莫敢婴其锋。子华知之，遂檄还建康。会淮西有警，命王鉴出师，鉴请福为援。福不乐为鉴用，托以葬女擅归。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且必正其慢令之罪。会子华亦厌忌之，于是遂从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福勇悍善战有声，其死也，军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实有以自取之也。

张乂林叔弓

张乂，延平人。少负才入太学，有声，为节性斋长，既又为时中斋长。其人眇小而好作为，动以苛礼律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轻浮之士也，于是以其名字作诗、赋各一首嘲之。其警联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长；腹内空虚，乏刘义一点之墨。"诗警句云："中分爻两段，风使十横斜。文上元无分，人前强出些。"曲尽形容之妙，闻者绝倒。又私试《舜辟四门赋》云："想帝女下嫔，大展亲家之礼；谅商均不肖，几成太子之游。"《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来朝，莫窥其面；纵使曹交入见，仅露其头。"《颜渊具体而微》赋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望之俨然；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眇乎小尔。"亦皆叔弓之所为也。

优语

宣和中，童贯用兵燕、蓟，败而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岁，史□之为京尹，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吴知古用事，人皆侧目。内宴日，参军四筵张乐，胥辈请佥文书，参军怒曰："我方听鬻栗，可少缓。"请至三四，其答如前。胥击其首曰："甚事不被鬻栗坏了。"盖是俗呼黄冠为"鬻栗"也。王叔知吴门日，名其酒曰"彻底清"。锡宴日，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此酒名彻底清。"既而开樽，则浊醪也。旁诮之云："汝既为彻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彻底清，被钱打得浑了。"此类甚多。而蜀优尤能涉猎古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当史丞相弥远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制阃大宴，有优为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相与言，吾侪皆选人，遂各言其姓曰"吾为常从事"，"吾为于从政"，"吾为吾将仕"，"吾为路文学"。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改，汝何不钻？"回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从官姓袁者，制蜀，颇乏廉声。群优四人，分主酒、色、财、气，各夸张其好尚之乐，而余者互讥诮之。至袁优，则曰："吾所好者，财也。"因极言财之美利，众亦讥诮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讥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为贴书勉其子，登第则可免。子方浪游都城，窘无资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试，则宜多给其费，否则至场中定藏行也。”弈者以不露机为“藏行”云。又有士父使从学，月与油烛一千，其子请益，不可。子以书白云：“所谓焚膏继晷者，非为身计，正为门户计。且异日恩封，庶几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费，则大人承事，娘子孺人，辽乎邈哉！”闻者绝倒。

卷十四

馆阁观画

乙亥岁秋，秘书监丞黄恮汝济，以蓬省旬点，邀余偕行，于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后游道山堂。堂故米老书扁，后以理宗御书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书，曰“蓬峦”，曰“群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传淳熙间，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长乐僧寺壁间，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献曾海野；曾殂后，复献韩相平原；韩诛，簿录送官。左为“汗青轩”，轩后多古桂，两旁环石柱二。小亭曰“蓬莱”，曰“濯缨”，曰“方壶”，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绎志”，曰“采良门”。“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浑仪台，观铜浑仪，绍兴间内侍邵谔所为，精致特甚，色泽如银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台，一留此以备测验。最后步石渠，登秘阁，两旁皆列龛藏先朝会要及御书画，别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也。是日仅阅秋、收、冬、余四匣。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者，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印，防闲虽甚严，而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其佳者有董源画《孔子哭鱼邱子图》，唐模顾恺之《洗经图》，此二图绝高古。李成《重峦寒溜》，孙大古《志公》，展子虔作《伏生》，无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贵纸画山水小卷极精。土雷小景，符道隐山水，关仝山水，胡瓌马，陈晦柏，文与可古木便面，亦奇。余悉常品，亦有甚谬者。通阅一百六十余卷，绝品不满十焉。暇日想像书之，以为平生清赏之冠也。

针砭

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书传记，所载不一。若唐长孙后怀高宗，将产，数日不能分娩。诏医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缘子以手执母心，所以不产。"太宗问："当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业永昌。"遂隔腹针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诞。后至天阴，手中有瘢。庞安常视孕妇难产者，亦曰："儿虽已出胞，而手执母肠胃，不复脱衣。"即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而生。及观儿虎口，果有针痕。近世屠光远亦以此法治番阳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盖凡医者，意也。一时从权，有出于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说》载李行简外甥女，适葛氏而寡，次嫁朱训，忽得疾如中风状。山人曹居白视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针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许，至一茶久，妇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时，梦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梦如前，而故夫为棘刺刺足胫间不可脱，惶惧宛转，乘间乃得归。曹笑曰："适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宫，二曰鬼信，三曰鬼垒，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则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针法不传，庸医野老，道听涂说，勇于尝试，非惟无益也。比闻赵信公在维扬制阃日，有老张总管者，北人也，精于用针，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时张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仅有一穴或可疗。"于是刺足外踝二寸余，而针为血气所吸留，竟不可出。某仓惶请罪曰："穴虽中，而针不出，此非吾师不可，请急召之。"于是命流星马宵征，凡一昼夜而老张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针法耳。"遂别于手腕之交刺之，针甫入，而外踝之针跃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谓奇矣。然古者，针以石为之。昔金元起欲注《素问》，访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针代之耳。又尝闻舅氏

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因并附见于此焉。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济王竑出封宛陵，辞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于霅城之西。宝庆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声言义举推戴。王闻变，易敝衣，匿水窦中，久而得之。拥至州治，旋往东岳行祠，取龙椅置设厅，以黄袍加之。王号泣不从，胁之以兵，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诺。遂发军资库出金帛楮券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见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于州门，声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时皆耸动，以为山东狡谋。比晓，则执兵者大半皆太湖渔人，巡尉司蛮卒辈多识之，始疑其伪。王乃与郡将谋，帅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潘壬竟逸去。后明亮获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轻舟告变于朝，急调殿司将彭忳赴之。兵至，贼已就诛矣。主兵官苟统领者，坚欲入城，意在乘时劫掠。舟抵南关张王祠下，忽若有方巾白袍人挤之入水，于是亟闻之，朝廷亦以事平，俾班师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扰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旨。时王本无疾，实使之自为之计，遂缢于州治之便室，舁归故第治丧。本州有老徐驻泊云：尝往视疾，至则已死矣。见其已用锦被覆于地，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审尔，则非缢死矣。始欲治葬于西山寺，其后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报，谓出山东谋，史揆惧甚。

既而事败，李全亦自通于朝，以为初不与闻，疑虑始释。遂下诏贬王为巴陵县公，夫人吴氏赐度牒为女冠，移居绍兴，改湖州为安吉州。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时秀王第十三子师弥，逃难菁山园庙，亦奖其能守园陵，躐等升嗣袭。甚者以潘阆尝从秦王为记室，有同谋之嫌，亦黜其先贤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济中楫为守日，更立诸坊扁，其左题曰："守臣宋济立。"未几变作，或以为先谶云。其后魏了翁华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坚，皆相继疏其冤。大理评事庐陵胡梦昱季昭，应诏上书，引晋申生为厉，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万余言，讦直无忌，遂窜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诗送之。翁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说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杜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藁，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吹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烟谁使径旁通。朝中竟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竟殁于贬所。端平更化，诏许归葬，官其一子。洪舜俞当制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言，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峻洁，志概激壮，繇廷尉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堕偃月之计。问涂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起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远，魂不可招；潦雾堕鸢，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不朽矣。"以周成子与谋，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宣力辨其非，皆坐贬死。台谏李知孝莫泽，奉承风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从伪，弹劾无虚日，朝野为之侧足。越再岁，忽颁宽恩，或谓史揆尝有所睹而然。辛卯郁攸之变，太室省部悉为煨烬，下诏求言。籍田令徐清叟应诏，略云："人伦睦则天道顺，一或悖其常，则天应之以祸。巴陵有过，罔克继绍，大臣协定大计，挈神器归之陛下。不幸狂寇猝发，陷巴陵于不道，衣服僭拟，死有余罪。然在彼纵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夺爵废祀，暂焉犹可；久而不赦，厥罚甚

焉。况曩因巴陵诖误，名在丹书者，比以庆赉，生者叙复，死者归葬。然恩及疏逖，而亲者反薄，臣恐宁宗在天之灵，或谓不然也。盖陛下之与巴陵，俱宁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讵合人父均爱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缘此。盖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有以伤和而召异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笔命有司改葬，追复王爵，所有命继之事，则“事关家国，非朕敢私”。丙申岁，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纲常是也。陛下隐之于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间，侧闻宁宗皇帝嘉定选择之时，追记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来。彼故王退守藩服，变出仓卒，霅川之事，深可痛矣。臣尝记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后有讨捕之谋。’又记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殁，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灾之疏，皆可谓得其情矣。胡梦昱一疏，尤为恻怛，贯穿百代之兴亡，指陈天人之感应，读之使人流涕。当是时也，天地祖宗犹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黄壤沉魄，犹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将十载，天毙老妖，端平改弦，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时乎？臣恭睹六年六月御笔有曰：‘胁狂陷逆。’又曰：‘复爵茔坟。’而立后一事，则以事系家国，难以轻议。又恭睹二年七月御笔，有曰：‘卫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无复攎摭。’一则牢关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于继同气之后；一则丁宁覆护，如抚爱子，何其厚于保奸孽之家。合二笔而观，有人心者，以为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孙，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麦饭无主，霜嫠孤寄，抑堕缁流。”云云。“臣剽闻故王尝从陛下会朝侍班，同榻共食，情爱备至。使无弥远先入之言，宁不怆念畴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爱之义，死乃不蒙继绝之恩乎？臣闻真德秀垂殁，语其家以不能申前言为大恨。又见洪咨夔尝对臣言曰：‘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独梦昱所谓‘冤不散则祸不消’，今虽官其一子，未足偿其一门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梦昱之论亦未明也。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摇手吐舌，指为深讳。陛下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

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茔高燥，亟谋绍承，幸伉俪之犹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敖之鬼不馁，新城之巫永消，则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间耳。宋文帝何如主，犹能还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于英明之主哉？”云云。丙申明禋，大雷电雨雹，诏求直言。架阁韩祥疏曰：“四海之大，谁无兄弟？尊为元首，宁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请陛下行徐傅之诛则弗忍，乌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恻怆，请命上帝乎？”司农丞郑逢辰封章略曰：“妖由人兴，变不虚发。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伦未笃，二曰朝纲未振，三曰近习之势寖张，四曰后宫之宠寖盛。何谓天伦未笃？兄弟，人之大伦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邱，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太子申生之死，犹能请命于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霅川之变，窜身水窦，襟裾沾濡，凶徒迫胁，情实可怜。今乃烝尝乏祀，嫠妇无归，岂不掇天怒邪？”云云。丁酉火灾，三学生员上书，谓火起新房廊，乃故王旧邸之所；火至仙林寺而止，乃故王旧宅之材。皆指为伯有为厉之验。太常丞赵琳疏，亦以《春秋》郑伯有良霄为厉之验。一时朝绅韦布，咸谓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独府学生李道子立异一书，援唐立武后事，谓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广南额外摄官事邹云一书，尤为可骇。大略谓：“济邸不能一死，受程军、陈登之徒，班廷拜舞于仓猝之际，天日开明，著身无地，夫复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兴怜，陛下又从而加惠之，复其爵位，给其帑藏，可谓曲尽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义所在，复以立嗣为言，簧鼓天下之听。且济邸虽未得罪于天下，而实得罪于《春秋》。济王不道，法所当除。陛下尚轸在原，犹存爵位，借使勉从群议，俾延于世，不可也。矧当世情多阻之时，人心趋乱者众，万一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怀王孙而激乱者，是时置国家于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贤，犹且昧此，况他人乎？”二人并特旨补将仕郎，权夕郎丁伯桂驳之，乃止。殿院蒋岘伯见谓：“火灾止是失备，更无余说。”且云：“济邸之于陛下，本非同气之亲，非兄弟而强为兄弟。”又云：“《中庸》达道，始于君臣而次于父子，《大易》二

篇，基于父子而成于君臣，而况下于父子者乎？此见君臣之道，独立于天地之间。”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当问。”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语，巫而诬焉。”于是太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余人，相率上书力攻之，岘遂罢言职。至景定甲子岁，度宗践祚之初，监察御史常懋长孺奏：“巴陵之事，岂其本心？真宗能还秦邸之后，以成太宗之心，陛下岂不能为故王续一线之脉哉！”既而御笔云：“济王生前之官，先帝已与追复。尚有未复所赠官，尝曰留以遗后人，即仁皇践祚，赠秦王太师、尚书令之典也。所宜继志，以慰泉壤。可追复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仍令所属讨论坟茔之制，日下增修，余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挥。”又至德祐乙亥，边事俶扰，台臣以此为请。而常长孺入为文昌，一再奏陈，以为：“此亦挽回天意之机。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犹能召飞霜枯草之灾，况尝备储闱之选乎？且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日至，毋乃巴陵得请于帝乎？若子产所谓有以归之，斯可矣。欲乞英断，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请未已也。”遂有旨：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济王，特封镇王，赐谥“昭肃”。所有坟茔，令临安府两浙漕司相视，更加修缮。仍令封椿安边所拨田一万亩给赐，仍差王应麟前往致祭，盖应麟亦尝有请也。又批令于两班中，择昭穆相当二三岁以下者，指定一员，以奉其祀。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数奇

《李广传》：“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注云：“奇，不偶也，言广命只不偶也。数，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为江南本《汉书》，“数”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误耳。然或以为疑。余因考《艺文类聚》、《冯敬通集》“吾数奇命薄”，《唐文粹》徐敬业诗“数奇良可叹”，王维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杜诗“数奇

谪关塞，道广存箕颍”，罗隐诗“数奇当自愧，时薄欲何干”，坡诗“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观其偶对，则“数”为“命数”，非“疏数”之“数”，音所具切，明矣。

谏笋谏果

世传涪翁喜苦笋，尝从斌老《乞苦笋》诗云：“南园苦笋味胜肉，笼箨称冤莫采录。烦君更致苍玉束，明日风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诗云：“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坡得诗，戏语坐客云：“吾固不爱做官，鲁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闻者绝倒。尝赋苦笋云：“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放翁又从而奖之云：“我见魏徵殊嫵媚，约束儿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谏笋”目之。殊不知翁尝自跋云：“余生长江南，里人喜食苦笋，试取而尝之，气苦不堪于鼻，味苦不可于口，故尝屏之，未始为客一设。及来黔，黔人冬掘苦笋萌于土中，才一寸许，味如蜜蔗，初春则不食，惟爽道人食苦笋。四十余日出土尺余，味犹甘苦相半。”以此观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贵乎苦也。南康简寂观有甜苦笋，周益公诗云：“疏食山间荼亦甘，况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齿颊留余味，端为森森正且严。”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谓哉？又记涪翁在戎州日，过蔡次律家，小轩外植余甘子，乞名于翁，因名之曰“味谏轩”。其后王子予以橄榄送翁，翁赋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见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则二物亦可名之为“谏果”也。

姚幹父杂文

姚镕字幹父，号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尝师之。记诵甚精，著

述不苟，潦倒余六旬，仅以晚科主天台黄岩学，期年而殂。余尝得其杂著数篇，议论皆有思致。今散亡之余，仅存一二，惧复失坠，因录之以著余拳拳之怀。

《喻白蚁文》云："物之不灵，告以话言而弗听，俗所谓对马牛以诵经是已。虽然，群生之类，皆含灵性，皆具天机。百舌能语，白鹭能棋；伯牙弦清而鱼听，海翁机露而鸥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鳄识昌黎。若兹之类，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马牛而待之？况夫蝼蚁至微，微而有知。自国于大槐以来，则有君臣尊卑。南柯一梦，言语与人通，井邑与人同。人但见其往来憧憧，而不知其市声讧讧。固自有大小长幼之序，前呼后唤之响，默传于寂然无哗之中。一种俱白，号曰'地虎'，族类蕃昌，其来自古。赋性至巧，累土为室；有觜至刚，啮木为粮。吾尝窥其窟穴矣，深闺邃阁，千门万户，离宫别馆，复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缭绕乎其甬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玲珑乎其峰房。嗟尔之巧则巧矣，盛则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钻椽穴柱，不尽嚼而不已。遂使修廊为之空洞，广厦为之颓圮。夫人营创，亦云难只，上栋下宇，欲维安止。尔乃鸠居之而不恤，蚕食之而无耻，天下其宁有是理？余备历险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计尺寸而与之地，较锱铢而赋之财。苟作数椽，不择美材，既杉椤之无有，惟桦松之是裁；正尔辈之所慕，逐馨香而俱来。苟能饱尔之口腹，岂不岌岌乎殆哉？虽然，尔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亲亲，无闺门同气之斗，近于仁；其行济济，有君子逊畔之风，近于礼；有事则同心协力，不约而竞集，号令信也；未雨则含沙负土，先事而绸缪，智识灵也；其徒羽化，则空穴饯之于外，有同室之义也。既灵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谛创尔所见，余之艰难尔宜知。今与尔画地为界，自东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数倍蓰，请迁族类以他适，毋入范围而肆窥。苟谆谆而莫听，是对马牛而诵经，其去畜类也几希。以酒酹地，尔其知之。"又效柳河东《三戒》作《三说》，其一曰《福之马嘉鱼》，云："海有鱼曰马嘉，银肤燕尾，大者视睟儿，脔用火熏之可致远，常渊潜不可捕。春夏乳子，则随潮出

波上，渔者用此时帘而取之。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鱼过者，必钻触求进，愈触愈束愈怒，则颊张鬣舒，钩着其目，致不可脱。向使触网而能退却，则悠然逝矣。知进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杀人；江南蟹雄，螯堪敌虎。然取蜂儿者不论斗，而捕蟹者未闻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踪迹得其处，则夜持烈炬临之。蜂空群赴焰，尽殪，然后连房刳取。蟹处蒲苇间，一灯水浒，莫不郭索而来，悉可俯拾。惟知趋炎而不能安其所，其陨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终使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陈野外而联络之，伏伺其旁。猩猩见之，知为饵己，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堕奴辈计中，携俦唾骂而去。去后复顾，因相谓曰：‘盍试尝之。’既而染指知味，则冥然忘夙戒，相与沾濡径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发，往往颠连顿仆，掩群无遗。呜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继母服

何自然，本何佾德显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继何修德扬。后佾再娶周氏。及自然为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毋审合解官申心丧。下礼官议，以为母无亲继之别，朝廷不以为然，复下给舍台谏议。太学生朱九成等各上台谏书，论其当去。集议既上，虽以为礼有可疑，义当从厚，合听解官。然竟以礼律不载，无所折衷。自然去后数日，书库官方庭坚于《隋书·刘子翊传》：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母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时为侍御史，驳之曰：“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又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按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又曰：“亲继既等，心丧不殊。”又曰：“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则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

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违礼乖令，侮圣贤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污于风俗。”事奏，竟从子翊之议。礼官具白于庙堂，议乃定。乃知读书不多，不足以断疑事也。

食牛报

曾凤朝阳，庐陵人，余尝与之同寮。忽以疾告。数日，余往问之，因云：“昔年疾伤寒，旬余不解。昏睡中，忽觉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堕牛腹中。于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发誓，自此复见天日，当终身不食太牢。悚然惊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饮乡人家，具牛炙甚美。朋旧交勉之，忍馋不禁，为之破戒，归即得疾。畴昔之夜，梦如往年，恐惧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闻其说异之，且尝见传记小说所载食牛致疾事极众，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赋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证，非惟不染，虽奴婢辈亦复无之，益信朝阳之说为不诬。因并著之，以为世戒。

卷十五

曲壮闵本末

曲端字正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知延安府时，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节制司都统制。端雅不欲属庶，及寇犯陕西，庶召端，则以未受命辞。敌知端、庶不协，并兵寇鄜延。庶督端为援，端以为救鄜延，不如全陕西，乃遣吴玠攻华州。既而延安陷，庶无所归，遂以百骑驰至端军。端以戎服见，问庶延安失守状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乃拘其官属，夺其节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迁康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营提举召，端疑不行。会张浚宣抚川、陕，以端有威声，承制拜端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司都统制、知渭州，军士欢声如雷。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店原，撤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虏人目之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举，未测其意，先使张彬往觇之曰："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宣抚司兵已合，财已足，娄室以孤军深入，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室孤军。然将士轻锐，不减前日，我不过止合五路兵耳，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兼敌之入寇，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耕。彼不得耕，必将取粮于河东，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彬以其言复命，浚不悦。金犯环庆，端遣吴玠拒之彭原，战少却，乃劾玠违节制。其

秋，兀术窥江淮。浚议出师，会诸将议所从，端力以为不然，须十年乃可。端既与浚异趣，时王庶为宣抚司参谋，与端有宿怨，因谮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积前疑，复闻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罢其兵柄与祠，再谪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是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是年，浚大举，军至富平县。将战，乃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军骤至，军遂大溃。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遂叙复左武大夫，兴州居住。绍兴初，又叙营州刺史，与祠，徙阆州。浚亦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复用端。玠既憾之，且惧端复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王庶又从而谮之，以端尝作诗云："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举此以为指斥。浚入其说，且以张中孚、李彦琪、赵彬降虏，疑端知其谋，于是徙端恭州，置狱，命武臣康随为夔路提刑鞫治。康随者，先知怀德军，盗用库金，为端所劾。时武臣提刑废已久，浚特以命随。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长吁，指其所乘战马铁象云："天不欲复中原乎？惜哉！"泣数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狱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礼，端甚讶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将军功臣，朝廷所知，决无他虑。若欲早出，第手书一病状，狱司即以申主，便可凭藉出矣。"端欣然引笔书之，甫就，狱官遽卷怀而去。是晚，即进械，坐之铁笼，炽火逼之，殊极惨恶。端渴甚求饮，与之酒，九窍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时绍兴元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时也。陕西军士，皆流涕怅恨，多叛去者。浚寻得罪，诏追复端宣州观察使。制曰："顷失意于权臣，卒下狱而遣死，恩莫追于三宥，人将赎以百身。"其后金归河南之日，又诏谥端"壮闵。"制曰："属委任之非人，致刑诛之横被，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端为泾原都统日，有叔为偏将，战败诛之。既乃发丧，祭之以文曰："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享！"一军畏服。其纪律极严，魏公尝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旁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

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魏公虽奖，而心实忌之。在蜀日，尝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人归未断魂。"亦可见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委曲为魏公庇，然失其实矣。信如所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或又比之孔明斩马谡，尤无谓也。直笔之难也久矣，惜哉！

浑天仪地动仪

旧京浑天仪凡四座，每座约用铜二万斤。至道仪在测验浑仪所，皇祐仪在翰林天文局，熙宁仪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仪在合台。南渡后，工部员外郎袁正功尝献木样，诏工部折半制造，计用铜八千四百余斤，后不克成。至绍兴七年，尝自制小样。十四年，令内侍邵谔领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台，其一留秘书省测验所，皆精铜为之，工致特甚，然比之旧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浑天仪始于洛下闳，或以为璇玑玉衡之遗法，非也。其后贾逵、张衡、斛兰、李淳风、梁令瓒、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独有候风地震之器曰地动仪者无传焉。按《汉·张衡传》，此仪以精铜为之，其器圆径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每龙作一蟾蜍，仰首张口而承之。机关巧制，皆在樽中。龙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动，则龙衔之丸，即坠蟾蜍口中，乃铿然有声。司候者占之，则知某地分震动矣。《北史》：信都芳明算术，有巧思，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刻漏、候风诸巧事，令算之，皆无遗策。隋临孝恭，尝著《地动仪经》一卷，今皆传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寻，时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浑天测之可也。若地震则出于不测，盖阴阳相薄

使然；亦犹人之一身，血气或有顺逆，因而肉瞤目动耳。气之所至则动，气所不至则不动。而此仪置之京都，与地震之所了不相关，气数何由相薄，能使铜龙骧首吐丸也？细寻其理，了不可得，更当访之识者可也。

腹笥

昆山白莲花寺，乃陆鲁望舍宅之所，后有祠堂像设，皆当时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颂于郡，时太守倪普亦怒之，遂从徒坐，而更塑其像。虽可少雪天随之辱，然无复当时之腹稿矣。霅川南景德寺，为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椤木为之，经数百年，略不欹倾；俗传以为神匠所为，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经数百卷，多五代及国初时人手写，皆硾碧纸，金银书。间有舍利、珠玉、金银钱之类，多为宗子所得。尝见一仆得金银书《心经》一囊，凡十卷，长仅二寸，卷首各绘佛像，亦颇极精妙。后经笥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岂释氏所谓劫火者乎？

龟溪二女贵

隆国黄夫人，湖州德清县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复归李仁本，媵其女以入荣邸。时嗣王与芮苦无子，一幸而得男，是为度宗。然自处极谦抑，虽骤贵盛，每遇邸第亲戚，至不敢坐。常以奶子自称，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奶子之谤，其实不然也。秦齐国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才数里。贾涉济川以制置，少日，舟过龟溪，见妇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问夫何在，曰：“未归。”语稍洽，调之曰：“肯相从乎？”欣然惟命。及夫还，扣之，亦无难色，遂携以

归。既而生似道，未几去，嫁为民妻。似道少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中，隆国至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故一邑产二女贵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历约法

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也。余尝闻判太史局邓宗文云："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或小尽，则止余七日，则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看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尽等悉有歌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淳熙岁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又挟以两室，东

植千叶缃梅，西植红梅各一二十章，前为轩楹如堂之数。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未始半月舍去，自是客有游桂隐者，必求观焉。顷太保周益公秉钧卜，予尝造东阁，坐定，首顾予曰：“一棹径穿花十里，满城无此好风光。”人境可见矣！盖予旧诗尾句，众客相与歆艳，于是游玉照者，又必求观焉。值春凝寒，反能留花，过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间有身亲貌悦，而此心落落不相领会；甚至于污亵附近，略不自揆者。花虽眷客，然我辈胸中空洞，几为花呼叫称冤，不特三叹、屡叹、不一叹而足也。因审其性情，思所以为奖护之策，凡数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事，总五十八条，揭之堂上，使来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贵，而不能爱敬也。使予与之言，传闻流诵，亦将有愧色云。绍熙甲寅人日约斋居士书。

花宜称凡二十六条

澹阴。　晓日。　薄寒。　细雨。　轻烟。　佳月。　夕阳。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鹤。　清溪。　小桥。　竹边。　松下。　明窗。　疏篱。　苍厓。　绿苔。　铜瓶。　纸张。　林间吹笛。　膝下横琴。　石枰下棋。　扫雪煎茶。　美人淡妆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条

狂风。　连雨。　烈日。　苦寒。　丑妇。　俗子。　老鸦。　恶诗。　谈时事。　论差除。　花径喝道。　对花张绯幕。　赏花动鼓板。　作诗用调羹驿使事。

花荣宠凡六条

主人好事。　宾客能诗。　列烛夜赏。　名笔传神。

专作亭馆。　　花边歌佳词。

花屈辱凡十二条

俗徒攀折。　　主人悭鄙。　　种富家园内。　　与粗婢命名。　　蟠结作屏。　　赏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种。　　酒食店内插瓶。　　树下有狗屎。　　枝下噞衣裳。　　青纸屏粉画。　　生猥巷秽沟边。

昔义山《杂纂》内，有“杀风景”等语，今梅品实权舆于此。约斋名镃，字功父，循王诸孙，有吏才，能诗，一时所交皆名辈。予尝得其园中亭榭名，及一岁游适之目，名《赏心乐事》者，已载之《武林旧事》矣。今止书其赏牡丹及此二则云。

律历

沈存中云，近世精于历者，莫若卫朴，虽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古历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旁通，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检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数。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矣。至姚虞孙乃出新意，用艺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号《纪元历》。于是立朔既差，定腊亦舛，日食亦皆不验，未几遂更焉。宣和间，妄人方士魏汉津唱为黄帝、夏禹以声为律身为度之说，不以絫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律。又云：“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则度量权衡皆自此出焉。”或难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后

或不同，奈何？”复为之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太簇、人统，过是，则寸有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也如此，然终于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于理亦不可诬。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悔而不悟，可发识者一笑也。

张氏十咏图

先世旧藏吴兴张氏《十咏图》一卷，乃张子野图其父维平生诗，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马太卿会六老于南园》云：“贤侯美化行南国，华发欣欣奉宴娱。政绩已闻同水薤，恩辉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荣名好，但恐人间此会无。他日定知传好事，丹青宁羡《洛中图》。”其二，《庭鹤》云：“戢翼盘桓傍小庭，不无清夜梦烟汀。静翘月色一团素，闲啄苔钱数点青。终日稻粱聊自足，满前鸡鹜漫相形。已随秋意归诗笔，更与幽栖上画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朵中间蓓蕾齐，骤闻尤觉绣工迟。品高多说琼花似，曲妙谁将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树，团飞无定撼风枝。漆园如有须为梦，若在蓝田种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云破处，遥见去帆孤。浪阔疑升汉，风高若泛湖。依微过远屿，仿佛落荒芜。莫问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损，仅存一句云：“菰叶青青绿荇齐。”其六，《归燕》云：“社燕秋归何处乡？群雏齐老稻青黄。犹能时暂栖庭树，渐觉稀疏度苑墙。已任风庭下帘幕，却随烟艇过潇湘。前春认得安巢所，应免差池拣杏梁。”其七，《闻砧》云：“遥野空林砧杵声，浅沙栖雁自相鸣。西风送响暝色静，久客感秋愁思生。何处征人移塞帐，即时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捣衣曲，欲写秋闺多少情？”其八，《宿后陈庄》云：“腊冻初开苕水清，烟村远郭漫吟行。滩头斜日凫鹭队，枕上西风鼓角声。一棹寒灯随夜钓，满犁膏雨趁春耕。谁言五福仍须富，九十年余乐太平。”其九，《送丁逊秀才赴举》云：“鹏去天池凤翼随，风云高处约先飞。青袍赐宴出关近，带

取琼林春色归。”其十，《贫女》云：“蒿簪掠鬓布裁衣，水鉴虽明亦懒窥。数亩秋禾满家食，一机官帛几梭丝。物为贵宝天应与，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来豪族女，总教时样画蛾眉。”孙觉莘老序之云：“富贵而寿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贫贱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于此者，必遗于彼。故宁处康强之贫，寿考之贱；不愿多藏而病忧，显荣而夭短也。赠尚书刑部侍郎张公讳维，吴兴人。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诗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徜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谓贵；不治职，而受禄养以终其身，亦可谓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谓寿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违其所哀，无忧无求，而见之吟咏，则其自得而无怨怼之辞，萧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书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爱诗十首，写之缣素，号《十咏图》，传示子孙，而以序见属。余既爱侍郎之寿，都官之孝，为之序而不辞。都官字子野，盖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详于郡志，而张维之名亦不显，故人少知者。会直斋陈振孙贰卿方修《吴兴志》，讨摭旧事，见之大喜。遂传其图，且详考颠末，为之跋云：“庆历六年，吴兴郡守宴六老于南园，酒酣赋诗，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学，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简年七十九，司封员外郎范说年八十六，卫尉寺丞张维年九十一，俱致仕。刘馀庆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吴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刘，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颂之父；吴，大理丞知几之父也。诗及序刻石园中。园废，石亦不存。其事见《图经》及《安定言行录》。余尝考之，郎简，杭人也，或尝寓于湖。范说，咸平三年进士，同学究出身。周颂，天圣八年进士。刘、吴盛族，述与知几皆有名迹可见，独张维无所考。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画三幅，号《十咏图》者，乃维所作诗也。首篇即南园宴集所赋，孙觉莘老序之，其略云云，于是始知维为子野之父也。时熙宁五年，岁在壬子，逆数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当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

十有一，正当为守。会六老之年，实庆历丙戌。逆数而上九十一年，则周世宗显德丙辰也。后四年宋兴，自是日趋太平极盛之世，及于熙宁、元丰，再更甲子矣。子野于其间擢儒科，登朕仕，为时闻人。赠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风雅韵，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谓吾乡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庆历丙戌后十八年，子野为《十咏图》，当治平甲辰。又后八年，孙莘老为太守为之作序，当熙宁壬子。又后一百七十七年，当淳祐己酉，其图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会余方缉《吴兴人物志》，见之如获珙璧，因细考而详录之，庶几不朽于世。其诗亦清丽闲雅，如‘滩头斜日凫鹭队，枕上西风鼓角声’，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宝寺，今其后影响不存矣。此图之获，岂不幸哉！”本朝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圣三年进士，欧阳公为作墓志。其一天圣八年进士，则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适同时，不可不知也。且赋诗云：“平生闻说张三影，《十咏》谁知有乃翁。逢世升平百年久，与龄耆艾一家同。名贤叙述文章好，胜事流传绘素工。遐想盛时生恨晚，恍如身在画图中。”南园故址在今南门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尚为张氏物，先君为经营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赋五绝句，其一云：“买家喜傍水晶宫，正是南园故址中。我欲筑堂名六老，追还庆历太平风。”盖纪实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诗一帙，名《安六集》，旧京本也。乡守杨嗣翁见之，因取刻之郡斋。适二事皆出余家，似与子野父子有缘耳。

耿听声

耿听声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贵贱。德寿闻其名，取宫人扇百余，杂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门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圣人也，然有阴气。”至上扇，乃呼万岁！上奇之，呼入北宫，又取妃嫔珠冠十数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气。”时张贵妃薨，此其故物

也。后居候潮门内。夏震微时，尝为殿岩馈酒于耿。耿闻其声，知其必贵，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复娶其女。时郭棣为殿帅，耿谒之曰：“君部中有三节度使，他日皆为三衙。”扣为何人，则曰：“周虎、彭辂、夏震也。”虎、辂时皆为将官，独震方为帐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尔乎？”耿曰：“吾所见如此，可必也。”耿因为三人结为义兄弟。一日，耿谓虎曰：“吾数夜闻军中金鼓有杀声，兵将动，君三人皆当由此而显矣。”未几，开禧出师，虎守和州，辂为金州统戎，皆以功受赏。震则以诛韩功，相继获殿岩，虎亦为帅，皆立节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陆小词

周平园尝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召饮。籍中有曹聘者，洁白纯静，或病其讷而不颀，公为赋梅以见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软酥凝就。雨肥霜逗，痴呆闺房秀。　　莫待冬深，雪压风欺后。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公又赋一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孙渚。眼波微注，将谓牵牛渡。　　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虽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范石湖尝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琼也。禁中亦闻之。异时有以此事中伤公者，阜陵亦为一笑。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有云：“金鞭朱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颜鬓今如此，席上宾朋好在不？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又云：“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孰重轻？”又以此诗檃括，作《风入松》云：“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黄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

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　　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常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寄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前辈风流雅韵，犹可想见也。

卷十六

三高亭记改本

三高亭，天下绝景也；石湖老仙一记，亦天下奇笔也。余尝见当时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锦，信前辈作文不惮于改如此。因详书于此，与同志评之。记云：“乾道三年二月，吴江县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将军姓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掾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三君者不并世，而鸱夷子皮又尝一用人之国，名大功显而去之。季鹰、鲁望，萧然臞儒。使有为于当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见微，脱屣天刑，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吴江之邑人，独私得奉烝尝以夸于四方，若曰吾东家邱云尔。邑大夫赵伯虚勤劳其邑，百废具举，以故祠为陋，将改作。于是归老之士乡老王份，献其地雪滩，左具区，右笠泽，号称胜绝。乃筑堂于其上，告迁于像而奠焉。又属石湖郡人范成大为之辞识。噫！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人又从而以为高，岂盛际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风，而迹尚论其所以去，为世道计者，可以惧思过半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轩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说。宴安流连，卒悔于后者，亦将有感于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独尝怪屈平既渊潜以从彭咸，而桂丛之赋，犹召隐士，淮南小山犹为作《隐士》之赋。疑若幽隐处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蝉蜕溷浊，得全于天者。尝试倚楹而望，水光浮空，云日下上，风帆烟艇，飘忽晦明。意必往来其间，某何足以见之，故效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从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怳乱五湖兮远游，众芳媚兮高丘，独君兮不可留。长风积兮波浪白，吹泽国。荡摇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镜万里荡空碧兮鞭鱼龙，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蓬，渺顾怀

兮斯路，与凉月兮入沧浦。君之旂兮猎猎，红梁千丈兮可以舣楫。饯东流兮怅云海，悠悠我思兮君无远迈。战争蜗角兮昨梦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舣棹。仙之人兮寿无涯，乐哉垂虹兮去复来。’载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风起兮归故乡。鸿冥飞兮白鸥舞，吴波鳞鳞兮在下。嗟人胡为兮天地四方，乐莫乐兮美无度兮吾之土。脍修鲈兮雪飞，登菰莼兮芼之。水仙滨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驱疾霆兮驷奔云，宛一息兮江之滨。颊倒景兮挥碧，寥娭宴息兮江之皋。菉蘋堂兮庑杜若，一杯之酒兮我为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颓烟雨。绿蔬兮莎棘，岁婉晚兮何以续君食。偭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终古。鸟乌飞兮择君屋，归来故墟兮苍烟疏木。擢苙泽兮径秋荷，漭洞庭兮一波。访故人兮安在？千秋风露兮归来故墟，月明无人兮苍石与语。牛宫洳兮生蒲荷，潮西东兮下田一波。访南泾兮邻曲，山川良是兮丘垅。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舂容兮兹里。’”不见初草，何以知后作之功？观前辈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过半矣。攻媿有《读三高祠记诗》曰：“三高之风天与高，三高之灵或可招。小山之后无此作，具区笠泽空寥寥。几从垂虹荡双桨，寓目沧波独怊怅。笔端不倒三峡流，欲遽招之恐长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词三章妙天下，大书深刻江之隅。我来诵诗凛生气，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独钓脍鲈鱼，茶灶笔床归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与名。谢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薮生风云。他年事业满彝鼎，乞身归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尘，容我渔蓑理烟艇。”时范公方为吏部郎也。

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献弥远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权直陈晦之笔也。有“昆命元龟，使宅百揆”之语。时倪文节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谓“昆命元龟”，此乃舜、禹揖逊授受之语，见于《大禹谟》，非僻书

也。据《汉书》，《董贤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之词何以异？若圣上初无是意，不知词臣何从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岂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给舍台谏，又岂得不辨白此事乎？窃见曩之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备”褒誉苏师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当用之语。昔欧阳修论韩琦、富弼、范仲淹立党事，在为河北转运使时，故敢援此为比，乞行贴麻。史相得之甚骇，遂拜表缴奏，且谓当时惟知恭听王言，所有制词，会合取会词臣，合与不合贴麻。时陈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词内云：“兹方艰于论相，顾无异于象贤。‘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此盖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为人臣不当用之语。臣观《尚书》所称‘师锡帝曰虞舜’与‘乃言底可绩’者，其上下文显是揖逊授受之语；而孙近《行赵鼎制》云‘亶由师锡之公’，蒋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师锡之公’。陈诚之《行沈该制》云‘言皆可绩，佥曰汝谐’，从《大禹谟》之文：‘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今以本朝宰相制词考之，《吕夷简制》曰：‘或营求方获，或枚卜乃从。’《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实契具瞻。’《王钦若制》曰：‘庙堂虚位，龟筮协谋。’《曾公亮制》曰：‘拂龟而见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师言之锡，进居台路之元。’《陈执中制》曰：‘考嘉绩而惟茂，质枚卜以佥同。’《赵鼎制》曰：‘龟弗克违，既验询谋之协。’《陈伯康制》曰：‘询于佥言，蔽自朕志。’无非用《大禹谟》此一段中语，此类甚多，不敢尽举。唐人作《韦见素相制》曰：‘尔惟不矜，朕志先定。’此两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苏轼草《赐范纯仁诏》亦曰：‘蔽自朕志。’《赐文彦博诏》亦曰：‘朕命不再。’至于历试诸艰，盖尧、舜事。轼于吕大防、胡宗愈诏，屡用‘历试’二字，然臣不敢援此为例，恐未是‘命龟’的证。国初，赵普拜相，制曰：‘询于元龟，历选群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尔瞻，天方赉予，昆命元龟，爰立作相。’云云。古人举事无大小，未尝不命龟，

如《洪范》、《周礼》、《左传》，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贤册文‘允执其中’为比，以圣上同之汉哀云云。凡臣所陈，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贴改。”继得旨：“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其后文节作辨析一状甚详，又专作一书曰《昆命元龟说》，备载始末。然一时公论，多以文节出位而言，近于忿激。而陈之论辨虽详，终不若不用之为佳也。此事叶靖逸虽载之《闻见录》，略甚。今因详书本末云。

诗道否泰

诗道否泰，亦各有时。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时李彦章为中丞，承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是岁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吴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而陈简斋遂以《墨梅》诗擢置馆阁焉。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焉。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其后史卫王之子宅之，婿赵汝梅，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洎赵崇龢进《明堂礼成》诗二十韵，于是诗道复昌矣。

贾岛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五代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盖酸咸之嗜，固有异世而同者。长江簿何以得此于人哉！凡人著书立言，正不必求合于一时，后世有扬子云，将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然颇以不获际幸为恨，即称疾告归。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蓄于西湖之适安园。一日，德寿按《梁州曲舞》，屡不称旨。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因从容奏曰：“此事非菊部头不可。”上遂令宣唤，于是再入掖禁，陈遂憾恨成疾。有某士者，颇知其事，演而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献之。陈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作也。陈每闻歌，辄泪下不胜情，未几物故。园后归重华宫，改名小隐园。孝宗朝，拨赐张贵妃，为永宁崇福寺云。

潘陈同母

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见还。”即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

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见罗春伯《闻见录》。

省状元同郡

抡魁、省元同郡，自昔以为盛事。熙宁癸丑，省元邵刚、状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汤璹、状元王容皆长沙人。绍熙癸丑，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皆婺州人。绍熙庚戌，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皆三山人。宝庆丙戌，省元赵时睹、状元王会龙皆天台人。绍定己丑，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皆三衢人。一时士林歆羡，以为希阔之事。时外舅杨彦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书“状元坊”以表其闾，既以为未足，则又揭“双元坊”以夸大之，乡曲以为至荣。二公不欲其成，各以书为谢且辞焉。彦瞻答之，略云：尝闻前辈之言曰，吾乡昔有及第奉常而归，旗者、鼓者、馈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阗路骈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贺焉。至于仇者，亦茹耻羞愧而贺且谢焉。独邻居一室，扃鐍远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问之，愀然曰：“所贵乎衣锦之荣者，谓其得时行道也，将有以庇吾乡里也。今也，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缪。武断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奸慝持州县者有之。是一身之荣，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贺为？”吾闻而异其言，因默识而谨书之。凡交游间，必道此语相训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执事于不肖，可谓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独异于寻常者，盖仆之望于执事者亦异焉。人于此时，每以谀献，仆乃独以忠告，非求异于人也，所冀进执事之德，成执事之器也。执事不以仆之言为然则已，若以为然，则是扁之揭，可以无愧矣。前之不贺者，必将先众人而贺矣。今冠南宫者，执事友也，幸亦以是语之。二公得书，为之悚

然。其后徐以道学名，留以功业显，或者此书有以启发之乎？

金刚钻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镌镂之具，必用所谓金刚钻者。形如鼠粪，色青黑如铁如石。相传产西域诸国，或谓出回纥国。往往得之河北沙碛间鸷鸟海东青所遗粪中，然竟莫知为何物也。盖天下至坚者莫如玉，古者，惟锟铻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与锟铻均，其坚可知矣。贞观中，有婆罗门言得佛齿，所击无坚物。时傅奕方卧病，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击之。"果应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时，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二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童贯既败，籍其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传纪载之，以为谈柄。近者，官籍贾似道第果子库，糖霜凡数百瓮。官吏以为不可久留，难载帐目，遂辇弃湖中。军卒辈或乘时窃出，则他物称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领军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议谥

理宗未祔，议谥，朝堂或拟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后曰"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礼宗"者，遂拟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义，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谓请谥于天

矣。度宗初议谥，或拟“纯”字，则谓有屯之象；或拟“实”字，则宗实乃英宗旧名；或拟“正”字，则有一止之嫌，后遂定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汉国长公主在先朝已谥端孝，今与庙号上下字暗合，岂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谥慈宪，殊不知伪齐刘豫母亦谥慈宪，当时考不及此，何耶？

谢太后

寿和谢太后方选进时，史卫王夜梦谢鲁王深甫衣金紫求见，致祷再三，以孙女为托，及明，则谢后至。是岁，天台郡元夕，有鹊巢灯山间，众颇惊异。识者以为鹊巢乃后妃之祥，是岁谢果正中宫之位。咸淳间，福邸凉堂初成，有鹊巢于前庑，宾客交庆，至有形之歌诗者。殊不知野鸟入室，不祥莫甚，安得与前事为比云？

北令邦

《渑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北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本朝使其国者，亦皆得食之。盖极珍重之也。浮休《使辽录》亦谓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脔，置之食物之鼎，则立糜烂，是以爱重。陆氏《旧闻》云：“状类大鼠，极肥腯，甚畏日，为隙光所射，辄死。”《续挥犀》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味若豘而脆，契丹以为珍膳。数说皆微有异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猫、獾狸之类耳。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为持箕者狡狯以愚旁观，或宿构诗文托为仙语，其实不然，不过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诸舅，喜为此戏，往往所降多名士，诗亦粗可读，至于书体文势，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毖舅诸姬，戏以纨扇求诗，遂各题小词于上，仍寓姬之名于内，行草间有可观者。绍兴斜桥客邸有请紫姑者，命橹为题，诗云：“寒岩雪压松枝折，斑斑剥尽青虬血。运斤巧匠斫削成，剑脊半开鱼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驾神舟探仙穴。碧云不动晓山横，数声摇落江天月。”湖学甲子岁科举后，士友有请仙问得失者，赋词云：“凄凉天气，凄凉院宇，凄凉时候。孤鸿叫斜月，寒灯伴残漏。　　落尽梧桐秋影瘦，鉴古画眉难就。重阳又近也，对黄花依旧。”此人竟失举。淳祐间，有降仙于杭泮者，或以鬼议之，大书一诗云：“眼前青白谁知我？口里雌黄一任君。纵使挟山可超海，也须覆雨更番云。”或以功名为问，答曰：“朝经暮史无间日，北履南鞭知几年。践履未能求实地，荣枯何必问青天。”报其相讥也。又董无益尝记女仙三绝句云：“柳条金懒不胜鸦，青粉墙边道韫家。燕子未来春寂寞，小窗和雨梦梨花。”“松影侵坛琳观静，桃花流水石桥寒。东风吹过双蝴蝶，人倚危楼第几阑？”“屈曲阑干月半规，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梦，只有青团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泽亦善此。时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观子弟捧箕。忽大书曰：“诗赠周邦君，云：‘谢公楼上春光好，五马行春人未老。郁孤台上墨未干，手捧诏书入黄道。’”先子为一笑，然莫知为何等语也。未几，易守临汀，首披郡志，则旧有谢公楼，所谓“谢公楼上好美酒，三百清铜买一斗”者，与前语适符。然郁孤台以后语，竟亦不验。又宋庆之寓永嘉时，遇诏岁，乡士从之结课者颇众。适逢七夕，学徒醵饮，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为说，时人号为“辨八煞”。酒边一士致仙扣试事，忽箕动，大书“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

新词如何？”复请韵，宋指辨云：“以八煞为韵。”意欲困之也。忽运箕如飞，大书《鹊桥仙》一阕云：“鸾舆初驾，牛车齐发，隐隐鹊桥咿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银烛，馥郁香喷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亦警敏可喜。又闻李和父云：“向尝于贵家观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体大书一诗云：‘猩袍玉带落边尘，几见东风作好春。因过江南省宗庙，眼前谁是旧京人？’捧箕者皆悚然惊散，知为渊圣在天之灵。”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读为之凄然。

文庄公滑稽

外大父文庄章公，自少好雅洁，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饰，陈列琴书。亲朋或讥其龌龊无远志。一日，大书素屏云：“陈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无能为矣！”识者知其不凡。后入太学为集正，尝置酒，揭馔单于炉亭，品目多异。其间有大鸮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饪饤大盘中。众皆骇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穷诘之；其法乃以凫弹数十，黄白各聚一器。先以黄入羊胞蒸熟，次复入大猪胞，以白实之，再蒸而成。尝迎驾于鹳桥，戏以书句为隐语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众皆莫测，公笑云：“乃此桥华表柱木鹳尔。”其他善戏多类此。其后居两制，登政第，有《嘉林集》百卷。间作小词，极有思致。先妣能口诵数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阑红，芍药已抽簪。雨余风软碎鸣禽，迟迟日，犹带一分阴。　　把酒莫沉吟，身闲无个事，且登临。旧游何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复存，而外家凋谢殆尽。暇日追忆书之，以寄余《凯风》、“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读杜诗“偏劝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诗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黄诗亦云：“故园渔友脍腹腴。”又云：“飞雪堆盘脍腹腴。”按《礼记·少仪》云：“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注云：“腴，腹下也。”《周礼》疏：“燕人脍鱼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引以证胵，胵亦腹腴。”《前汉》：“九州膏腴。”师古注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然则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说，不过谓举世以为息魂离神不动耳。《遗教经》乃有“烦恼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语。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此古今未发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语，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说，晦庵偶未之记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坡翁不喜《史记》。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无真识，随时好恶，逐人步趋而然者。且以孟、扬、马迁、陶、杜异世，遇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区区之文，以求识赏于当世不具耳目之人，难矣哉！后世子云之论，真名言也。

黄门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按《黄帝针经》曰：“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有其天官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元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又《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云：“梵言扇㮇音丑背切。半释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释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释迦，此云妒，谓见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㮇半释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释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然《周礼·奄人》郑氏注云：“奄，真气藏者，谓之宦人。”是皆真气不足之所致耳。

马塍艺花

马塍艺花如艺粟，橐驼之技名天下。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灵。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薰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此虽揠而助长，然必适其寒温之性，而后能臻其妙耳。余向留东西马塍甚久，亲闻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

耳。封植矫揉，非时敷荣，人方诧赏之不暇，噫！是岂草木之性哉！

卷十七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师子者，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而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奇对

对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辈所载已多，今择所未书而可喜者数联于此，为多闻之一助。　　《羲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　　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善待问者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者犹置器，安则安，危则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　　五刑之属三千，《大过》、《小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己为人。　　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　　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　　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　　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

秋》。　　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　　孟轲好学，师孔子之孙子思；文后兴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　　下七十二之齐城，凭三寸舌；退一百万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颜氏其庶几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轮金刚；钱塘寺名。中和、和丰、丰乐楼，银杓银瓮。钱塘酒楼。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寺、官人，腰间各别。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　　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　　观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　　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怅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

笙炭

赵元父祖母齐安郡夫人徐氏，幼随其母入吴郡王家，又及入平原郡王家，尝谈两家侈盛之事，历历可听。其后翠堂七楹，全以石青为饰，故得名。专为诸姬教习声伎之所，一时伶官乐师，皆梨园国工也。吹、弹、舞、拍，各有总之者，号为部头。每遇节序生辰，则旬日外依月律按试，名曰“小排当”，虽中禁教坊所无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锦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靓以绿蜡，簧暖则

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陆天随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举此一事，余可想见也。“靘”字，韵书：“千定切，音请。”注：“靘，青果色也。”盖藏果者，必以铜青故耳。

徐谓礼相术

徐谓礼尝涉猎袁、李之书，自夸阅人贵贱多奇中。与贾师宪丞相为姻联，贾时年少，荒于饮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曰：“儿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忧，异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记其言。他日，贾居相位，徐以亲故求进，久之不遂。贾母为言之，贾不获已，答曰：“徐亲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饶郡与之，以终其身，盖深衔前言也。然师宪少年日常驰马出游湖山，小憩栖霞岭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下。”贾意其见侮，不顾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破面。他日复遇道者，顿足惊叹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其后悉验。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边遽日闻，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动。荆阃李庭芝祥父乞贾平章用张魏公、赵忠简故事，建督于京，贾则请亲行边。疏凡屡上，朝绅学士上书者无虚日，或欲留行，或赞开督。其后遂置机速房，专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开言路，以集众思，于是言事献策者益纷纷然。汉嘉布衣杨安宇者，狂生也，自谓知兵，献言于朝，遂送机速房看详。都司许自书拟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胜其愤，遂上书痛诋自书短，且谓其操乡音秽谈，一时传以为笑。会奉口

有米局之变，京尹吴益区处失当，于是左史李珏自经筵直前论之，吴遂斥出。时好事者为之语曰：“左史直前论大尹，草茅上疏诋都司。”时方诏岁，贾公欲优学舍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末缀犹获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逻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龚孟锳策问

癸酉岁，庆元秋试，两浙运司干官临川龚孟锳为考官。龚道出慈溪，忽梦有人以杯酒饮之，且作“四”字于掌中。晓起，便觉目视曣曣。及入院发策，第一道中误以一祖十三宗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哄，径排试官房舍，悉遭棰辱，至有负笈而逃者，龚偶得一兵负去而免。刘制使良贵亲至院外抚谕，遂权宜以策题第二道为首篇，续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联云：“龚运干出题疏脱，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刘制使下院调停，用第二道为第一道。”龚后为计使所劾。明年秋，度宗宾天，于是“十四宗”之语遂验。

景定行公田

景定三年壬戌，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

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訾为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訾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奕焘，寓公赵与訾，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穗，运属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哲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

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论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论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恶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

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笔作初三日乙亥，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变。太史占云："彗出柳度，为兵丧，为旱，为乱，为夷狄，为大臣贬。"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彗，木类，除旧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灾。一曰埽星，小者数寸，长或竟天，兵起，大水，除旧布新。按彗本无光，借日为光。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皆随日光芒所及则为灾。丁丑，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孙，正言朱应元，察官程元岳、饶应龙合台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谈也。己卯，贾丞相似道，杨参政栋，叶同知梦鼎，姚佥书希得奏事。上曰："彗出于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惧。"宰臣奏："陛下勤于求治，有年于兹，庸有阙失。今谪见于天，实臣等辅政无状所致，上贻圣忧。臣见具疏乞罢免，庶可以上弭天灾。"上曰："正当相与讲求阙失，上回天意。"庚辰，贾右相第一疏乞罢免，以塞灾咎，五疏皆不允。班行应诏言事者，秘书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极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于公田，东南民力竭矣。公田创行，将以足军储，救楮弊，蠲和籴也。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彗妖之所以示变也。"大府丞杨巽，殿讲赵景纬，吏部侍郎留梦炎，礼部侍郎直院马

廷鸾，皆应诏上封事。给事礼书牟子才疏，援引汉、唐以至本朝彗变灾异，极其详赡。起居郎太子侍读李伯玉，则援三说云：“咸平，彗出室北，吕端有兵谋不精之言，今日当严边备。熙宁中，彗出东井，富弼、张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当先罢浙西换田局。崇宁彗出西方，则诏除党籍，且复左降人官。今开、庆误国之人，罪恶滔天，有一时风闻劾逐者，则乞斟酌宽贷施行，以昭圣主宽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开，中外大小之臣，必将空臆毕陈。惟陛下明圣，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为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吕抚有上化地书，秘监高斯得奉祠于霅，有应诏疏，大概以为：“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间，大小之臣，追勒迁放无虚月，忠厚之泽几尽矣。士大夫以仕进为业，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动触新制。公田肆扰，陛下知其非计，有待秋成举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顾也。市舶尽利而蕃夷怨，盐榷太密而商旅怨。群臣附下罔上，虚美溢誉。人怨天怒，不至于彗星不止也。且灾异策免三公，视为常事。丙申雷变，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见之与雷发相去，何翅十百千万哉？”王端明爚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幸，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监司不敢谁何，台谏不敢论列。民不胜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籴。和籴数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数多，而人为创见，千弊万蠹，田里骚然。天笔载颁，一则曰业已成，一则曰当任怨。且求言之诏甫颁，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监临，可厚诬哉？”自是三学京庠投匦上书者日至。太学生吴绮、许求之等书有云：“雷霆，天怒也，骤击而旋收。日蚀，天怒也，俄晦而随明。暴风飘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终日。今彗之示变，已渝旬浃月。陛下恐惧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犹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误陛下者，未有所思也。”且并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陈梦斗、陈绍中等书，沈震孙、范钥、李极等书，宗庠则有胡标与周必禴等书。立礼斋生谢禹则独为一书，大抵皆及公田、市榷等事。又有武学生杜士贤等书，谓：“都司之职，操垄断之权，以专使之遣，夺番商之利。百姓皆与蹙㛹庙堂，歌颂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钧轴者，前日之功固伟矣，今日之过未尽掩，阃外

之事固优矣，阃内之责未尽塞。以戎虏待庶民不可也，以军政律士类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经国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变乎？”又京庠唐隶、杨坦等一书，谓：“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经纶之大，率意纷更，殊骇观听。七司条例，悉从更变，世胄延赏，巧摘瑕疵。薪茗拓藏，香椒积压，与商贾争微利。强买民田，贻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夹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储贱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务行非僻之方术。纵不肖之呆弟，以卿月而醉风月于花衢；笼博弈之旧徒，以秋壑而压溪壑之渊薮。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刘良贵，贱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扬鹰犬之威；董宋臣，巨奸宄也，乃优纵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谁秉国钧，盍执其咎？方且抗章诬上，文过饰非，借端拱祸败不应之说以力解，乱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已，天火又从而灾之。其尚可扬扬入政事堂耶？”一时诸书，独此与京庠萧规者言之太讦。于是左司刘良贵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谤，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条具救楮、免籴、罢公田之策，且作勘会，免公田逃亡米三万余石。贾相遂入奏云：“近者应诏所言，公论交责，若驾虚辞报私憾等语，是非自不可掩。独类部法买公田，同然一辞，以为犯大不韪，详叙颠末以闻。欲望圣慈于臣所类部法，则下之吏部长式，详加参定。或有出己意削旧典之实，则申明而删除之。于臣所买公田，则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议。必得足军饷、免和籴、住造楮之策，则采录而施行之。臣当委心以听，奉身以退，徐请谴责，以戒为臣之缪于国者。”遂有旨宣谕检院官，星变求言：“照典故只及中外大小臣僚，见之诏书可考。近来诸学士人，不体旧规，以前廊为首，乃有怀私意动摇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间，曾有士人上书而去宰相者乎？今后切宜详审，然后投进。”检院朱浚备坐，宣谕旨挥申国子监司成吴坚翁，合委胄丞徐宗斗，会学前廊转谕诸生；而前廊回申，以为上书以前廊为首，此出于丙辰方大献之私意，以为钳制之法，非盛时所宜用也。纷纷之议，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杀，应诏者方稍止。丁未，宰执拜表，恭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三表而后从。九月，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叶李、吕宙之、

姚必得、陈子美、钱熇、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孟冬，朝飨如常时。十月乙丑，忽闻圣躬不豫，降诏求医。丁卯，遗诏升遐。而金银关子之令乘时颁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变首尾凡四月，妖祸之应，如响斯答，孰谓天道高远乎？

琼花

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杭之褚家塘琼花园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间所有者，特当时接本仿佛似之耳。

嚼虱

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者，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嚼虱，盖亦自有典故，可发一笑。

姓名相戏

前辈有以姓名为戏者，如“陈亚有心”、“蔡襄无口”之类甚多。刘攽尝戏王觌云：“公何故见卖？”王答曰：“卖公直甚分文。”近杨平舟栋以枢掾出守莆田，刘克庄潜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轩迈戏之云：“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后村云：“欲属对不难，不可见怒。”王愿闻之，乃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盖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尝调后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应之曰：“二画，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后何其不遇。”此善谑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卷十八

昼寝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箪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吴僧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荥阳诗也。“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余习懒成癖，每遇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见前辈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云：“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语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隐号睡仙，其亦知此乎？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若然，则吾知免矣。

宜兴梅冢

嘉熙间，近属有宰宜兴者，县斋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交阴半亩。花时，命客饮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独步花影，忽见红

裳女子，轻妙绰约，瞥然过前，蹑之数十步而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痴坐竟日，其家忧之。有老卒颇知其事，乘间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远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树梅以识之。畴昔之夜所见者，岂此乎？"遂命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樯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为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瘦荼不可治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哉。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然《通鉴》所载，赤眉发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盖自昔固有此异矣。

莫子及泛海

吴兴莫汲子及，始受世泽为铨试魁，既而解试、省试、廷对，皆居前列，一时名声籍甚。后为学官，以语言获罪，南迁石龙。地并海，子及素负迈往之气，暇日具大舟，招一时宾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将至北洋，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子及大怒，胁之以剑，不得已从之。及至其处，四顾无际。须臾，风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见三鱼，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鲇状，其二状类尤异，众皆战栗不能出语。子及命大白连酌，赋诗数绝，略无惧意，兴尽乃返。其一绝云："一帆点破碧落界，八面展尽虚无天。柂楼长啸海波阔，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风联句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或者惜其不能因诗以讽，虽坡翁亦以为有美而无箴，故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余谓柳句正所以讽也。盖薰风之来，惟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虽有此风，安知所谓凉哉？此与宋玉对楚王曰“此谓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汉唐二祖少恩

汉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大败，势甚急，蹳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杀婴者十余。借使高祖一时事急，不能存二子而弃之，他人能为收载，岂不幸甚。方当德之，何至怒而欲斩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晋时，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而智云以幼不能逃，为吏所诛。亦岂不能少缓须臾，以须其至，而后起兵哉？二祖皆创业之君，而于父子之义，其薄若此。岂图大事者，不暇顾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堕世民之计，犹可恕也；若汉祖则杯羹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于儿女哉？

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王文公诗云：“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使诧燕台。”然《史记》止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初无“台”字。李白诗有“何人为筑黄金台”之语，吴虎臣《漫录》，以此为据。按《新序》、《通鉴》亦皆云“筑宫”，不言“台”也。然李白屡惯用黄金台事，如“谁人更埽黄金台”，“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埽洒黄金台，招邀广平客”，“如

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杜甫亦有“杨梅结义黄金台”，“黄金台贮贤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此语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台》诗。又梁任昉《述异记》：“燕昭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贤士台，亦为招贤台。”然则必有所谓台矣。后汉孔文举《论盛孝章书》曰：“昭筑台以延郭隗。”然皆无“黄金”字。宋鲍照《放歌行》云：“岂伊白屋赐，将起黄金台。”然则黄金台之名，始见于此。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段匹磾讨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黄金台。”又引《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台上，以延天下士。”且燕台多以为昭王，而王隐以为燕丹，何也？余后见《水经注》云：“固安县有黄金台，耆旧言昭王礼贤，广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馆之南陲。燕昭创于前，子丹踵于后。”云云。以此知王隐以为燕丹者，盖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昼

高邮有老儒黄彦和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之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也。”此说甚新而有据。然予观《说苑》，则以为盖邑人王蠋。且齐有盖大夫王驩，《公孙丑》下。而陈仲子兄食采于盖，其入万钟，《滕文公》下。则齐亦自有盖邑，又与昼邑不同矣。《通鉴》“昼”音，司马康释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复不音“获”，何耶？

方大猷献屋

杨驸马赐第清湖，巨珰董宋臣领营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广之。其间最逼近者，莫如太学生方大猷之居。珰意其必雄据，未易与语。一日，具礼物往访之。方延入坐，珰未敢有请，方遽云："今日内辖相访，得非以小屋近墙，欲得之否？"珰愕不复对，方徐曰："内辖意谓某太学生，必将梗化，所以先蒙见及，某便当首献作倡。"就案即书契与之。珰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视其直数倍酬之。方作表谢，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诗》，下东坡《谢表》，并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径而梯焉。

长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经筵，宣谕贾师宪曰："闻卿有长生酒甚好，朕可饮否？"贾退，遂修制具方并进，亦不过用川乌、牛膝等数味耳。内辖李忠辅适在旁，奏曰："药性凉燥未可知，容臣先尝，然后取旨进御。"嫉之者转闻于贾，贾深衔之，而未有以发也。先是，北关刘都仓，家富无嗣，尝立二子。刘先死，长者欲逐其后立子，于是托其所亲检详所吏刘炳百万缗，介谢堂节使，转求圣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数岁，贾始知之，时咸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为李忠辅伪作圣旨，讼之于官，词虽不及谢，而谢甚窘惧，于是以实诉之于贾，贾笑曰："节度无虑。"越日，则忠辅追毁迁谪之命下，以实非其罪也，盖师宪借此以报其尝药之忿耳。

开运靖康之祸

靖康之祸，大率与开运之事同。一时纪载杂书极多，而最无忌惮者，莫若所谓《南烬纪闻》。其说谓出帝之事，欧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为出帝所杀，遁入契丹。洎出帝黄龙之迁，淑时

为契丹诸司，于是文移郡县，故致其饥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书名《幽懿录》，比之周幽、卫懿。然考之五代新旧史，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其妄可见矣。《南烬》言二帝初迁安肃军，又迁云州，又迁西江州，又迁五国城，去燕凡三千八百余里，去黄龙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战败之所。后又迁西均从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当时他书考之，其地里远近，皆大缪不经，其妄亦可知。且谓此书乃阿计替手录所申金国之文，后得之金国贵人者。又云："阿计替，本河北棣州民，陷虏。自东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随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国城，故首尾备知其详。"及考其所载，则无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计替何从知之。且金虏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终始追随乎？且阿计替于二帝初无一日之恩，何苦毅然历险阻、犯嫌疑，极力保护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赋诗为乐，阿计替又何暇笔之书乎？此其缪妄，固不待考而后见也。意者，为此书之人，必宣、政间不得志小人，造为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兽之所不忍为，尚忍言之哉？余惧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而轻信其言，故书以祛后世之惑云。

近世名医

近世江西有善医号严三点者，以三指点间知六脉之受病，世以为奇，以此得名。余按诊脉之法，必均调自己之息，而后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动为一息，或过或不及，皆为病脉。故有二败、三迟、四平、六数、七极、八脱、九死之法。然则察脉固不可以仓卒得之，而况三点指之间哉？此余未敢以为然者也。或谓其别有观形察色之术，姑假此以神其术，初不在脉也。绍兴间，王继先号"王医师"，驰名一时。继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宫教，时赴长沙倅，素识其人，适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劳之，因求察脉。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证颇异，所谓脉病人不病者，其应当在十日之

内，宜亟反辕，尚可及也。”因泣以别。时宫教康强无疾，疑其为妄，然素信其术，于是即日回辕。仅至家数日而殂，亦可谓异矣。又尝闻陈体仁端明云：“绍熙间，有医邢氏，精艺绝异。时韩平原知阁门事，将出使，俾之诊脉，曰：‘和平无可言。所可忧者，夫人耳。知阁回轺日，恐未必可相见也。’韩妻本无疾，怪其妄诞不伦，然私忧之。洎出疆甫数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胜非子妇偶小疾，命视之，邢曰：‘小疾耳，不药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为狂言。后一岁，朱妇得男，其家方有抱孙之喜，未弥月而妇疾作。急遣召之，坚不肯来，曰：‘去岁已尝言之，势无可疗之理。’越宿而妇果殂。”余谓古今名医多矣，未有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产亡者，呜呼！神矣哉！

前辈知人

前辈名公钜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马尚书亮之于吕许公、陈恭公，曾谏议致尧之于晏元献，吕许公之于文潞公，夏英公之于庞颖公，皆自布衣小官时，即许以元宰之贵，盖不可一二数。初非有袁、李之术，特眼力高、阅人多故尔。史传所载，以为名谈。近世如史忠献弥远、赵忠肃方亦未易及。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犹子嵩之子申，初官枣阳户曹，方需远次，适乡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连逮急甚，欲求援于忠献，而莫能自通，遂夤缘转闻，因得一见。留饭终席，不敢发一语。忽问：“何不赴枣阳阙？”以“尚需次”对，忠献曰：“可亟行，当作书与退翁矣。”陈赅时为京西阃。子申拜谢，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虑也。”公平昔严毅少言，遂谢而退。少间，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轻此子，异日当据我榻也。”其后信然。又赵葵南仲通判庐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乐之，遂干堂易合入阙。俟呼召于宾庑候见者数十人，皆谢去，独召两都司及赵延入小阁会食。且出两金盒，贮龙涎、冰脑，俾坐客随意爇

之。次至赵，即举二合尽投炽炭中，香雾如云，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饮送客，命大程官俾赵听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札知滁州，填见阙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业，实肇于此焉。又赵忠肃开京西阃日，郑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诣台参。郑素癯瘁，若不胜衣，赵一见即异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执师弟子礼，局蹐不自安。旁观怪之。即日免衙参等礼以行，复命诸子饯之前途，且各出《云萍录》书之而去。他日，忠肃问诸郎曰："郑教如何？"长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尔所知。纵寒薄，不失为太平宰相。"后忠肃疾革，诸子侍侧，顾其长蕤曰："汝读书可喜，然不过监司太守。"次语其仲范曰："汝须开阃，终无结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时帐前提举官赵胜，素与都统制扈再兴之子不协，泣而言曰："万一相公不讳，赵胜必死于扈再兴之手，告相公保全。"时京西施漕上饶人，名未详偶在旁，公笑谓施曰："赵胜会做殿帅，扈再兴安能杀之？"其后，所言无一不验。

赵信国辞相

淳祐甲辰，杜清献范薨，游清献似拜右揆，赵葵南仲枢使、陈𦍒子华参政，皆一时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观文奉内祠侍读。既而赵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军马，陈公以知院帅长沙，遂再相。郑忠定清之，王伯大，吴潜，并为佥枢。乙巳，赵公兼江东帅、知建康、留钥，赵希垚以礼书督府参赞兼江漕，淮帅丘山甫岳仍兼参谋，且颁御笔云："赵葵兼资文武，协辅国家，领使洪枢，视师戒道，权不可不专。申檄处置，贵合时宜，一应军行调度，并听便宜施行。所有恩数，视仪宰路。"公既威名夙著，边陲晏然。中间屡乞结局，不允。明年，遣随军转运舒泽民滋，入白庙堂，许令带职入觐。公力辞召命，且云："更当支吾一冬，来春解严，容归田里。"朝廷许之。明年，北军大入，因复留行府，措置战守焉。中书陆德舆载之转对疏，

以为“去岁泗州大捷，彼方丧胆落魄。今春淮水涨溢，欲来不可。涉冬而春，边镇宁谧。近者骇言寇至，张大其说，或云到仪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骑耳”。赵公闻之，大不能堪。封章屡上，力辨此谤。且云：“今年北军之入，系四大头项：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纳，三曰黑点，四曰别出古并鞑。号四万，实三万余；马，人各三匹，约九万匹。惟恐有劳圣虑，前后具奏，一则曰宽圣虑，二则曰宽忧顾。臣领舟师往来应敌，未尝有一语张大。今观陆德舆奏疏，实骇所闻。伏乞委德舆亲至维扬，审是虚实。臣当躬率骑士，护送入城，便见真妄。”于是朝廷以载之之言为过，遂为调停，寝其事焉。未几，工部尚书徐清叟进故事，亦讥其辟属之滥。赵公愈不自安。是岁闰二月，郑忠定拜太师，赵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结局。遂差右司陈梦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陈辞以此貂珰之职不行，遂改差御药谢昌祖往焉。夕郎赵以夫复有不肯书牍之意，事虽不行，而公之归兴不可遏矣。屡腾免牍，且引其父忠肃遗言“不许入相”之说以告，且云：“宁得罪以过岭，难违训以入朝。”御笔不允，降宣趣行。时陆载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诏，遂改命卢壮父武子为之。时赵公各通从官书，谓元科降簿内尚余新楮四百余万，银绢度牒并不支动，且言决不可来之意。当时从官作宰相书，例有“先生”之称，至是皆去之。独赵汝腾茂实尚书答书云：“大丞相高风立懦，力疏辞荣。昔司马公固逊密府，近崔清献苦却宰席，书之史册，并公而三，甚盛休。”而其微意亦可见也。公归计既决，遂申朝庭，于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将士，取道归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决不敢祗受。既而与告复召，然公终不来矣。至明年三月，御笔：“赵葵恳辞相位，终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屡矣。奏陈确论，殆逾一期。朕眷倚虽切，不能强其从也。姑畀内祠，以便咨访。可除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后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进判长沙，凡五辞，得请奉祠，径归溧阳里第焉。盖一时搢绅，方以文学科名相高，其视军旅金谷等，为俗吏粗官。公能知几勇退，不激不污，可谓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声为郑卫

往时，余客紫霞翁之门。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诣。自制曲数百解，皆平淡清越，灏然太古之遗音也。复考正古曲百余，而异时官谱诸曲，多黜削无余，曰："此皆繁声，所谓郑卫之音也。"余不善此，颇疑其言为太过。后读《东汉书》："宋弘荐桓谭，光武令鼓琴，爱其繁声，弘曰：'荐谭者，望能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是盖以繁声为郑声矣。又《唐国史补》，于頔令客弹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全无琴韵。"则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说为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闲素琴第一，作新制《琼林》、《玉树》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酿名。笑语竟夕不休，犹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间，文庄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时宇文绍节挺臣为司谏，指公为谢深甫子肃丞相之党，出知温陵。既而公入为言官，遍历三院，为中执法。时挺臣以京湖宣抚使知江陵府，入觐，除端明学士，径跻宥府。而挺臣怀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庄识其意，乃抗疏言："公论出一时之见，岂敢以报私憾？乞趣绍节就职。"未几，公亦登政地，相得甚欢。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真于阗产也，坐客皆夸赏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异哉！先肃愍公虚中使金日，尝于燕山获玉盘，径七寸余，莹洁无纤瑕，或以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尝示人。今观此，色泽殊近似之。"于是坐客咸愿快睹，趣使取之。既至，则玉色制作无毫发异，真合璧也。盖元为一物，中分为二耳。众客惊诧，以为干、铘之合不足多也。公因举杯以赠挺臣，而

挺臣复欲以盘奉公，相与逊让者久之，不决。时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盘足杯者，于事为顺。佥书不得辞也。”公遂谢而藏之，以他物为报。余髫侍二亲，常于元毖舅氏膝下闻此事，惜不一见之。其后闻为有力者负之而去，莫知所终。

二张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围以来，生兵日增。既筑鹿门之后，水陆之防日密。又筑白河、虎头及鬼关于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岁，往往扼关隘不克进，皆束手视为弃物。所幸城中有宿储可坚忍，然所乏盐、薪、布帛为急。时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髻中，藏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进援。既至隘口，守者见积草颇多，钩致欲为焚爨用，遂为所获，于是郢、邓之道复绝矣。既而荆阃移屯旧郢州，而诸帅重兵皆驻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求将久之，得民兵部官张顺、张贵军中号张贵为“矮张”，所谓“大张都统”、“小张都统”者，其智勇素为诸军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轻舟百艘，每艘三十人，盐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激思奋。是岁五月，汉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进团山下。越二日，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矿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为殿，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罅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缹、攒杙数百，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转战一日二十余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绝援，闻救至，人人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点视，则独失张顺，军中为之短气。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军中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然自此围益

密，水道连锁数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桩，虽鱼鳖不得度矣。外势既蹙，贵乃募壮士至夏节使军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书以出。至桩若栅，则腰锯断之。径达夏军，得报而还。许以军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既定，贵提所部军点视登舟，失帐前亲随一人，乃宿来有过遭挞者。贵惊叹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噪，冲突断缸，破围前进，众皆辟易。既度险要之地，时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敌方觉，遂以兵数万邀击之。贵又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立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钩林滩，将近龙尾洲，远望军船栉栉，旗帜纷纭。贵军皆喜跃，举流星火以示之。军船见火，皆前相迎，逮势近欲合，则来舟北军也。盖夏军前二日，以风雨惊疑，退屯三十里矣。北军盖得逃卒之报，遂据洲上，以逸待劳。至是，既不为备，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支，遂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岁十一月七日夜也。北军以四降卒舆尸至襄，以示援绝，且谕之降。吕帅文焕尽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冢，为立双庙，尸而祝之，以比巡、远。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阳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时有武功大夫范大顺者，与顺、贵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便死也做忠义鬼！"就所守地分自缢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马军统制牛富，樊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伤重不能步，乃就战楼，触柱数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亲得之襄州、顺化老卒，参之众说，虽有微异，而大意则同。不敢以文害辞没其实，因直书之，以备异时之传忠义者云。

卷十九

嘉定宝玺

贾涉为淮东制阃日，尝遣都统司计议官赵拱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久之，拱归，得其大将扑鹿花所献“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一座，并元符三年宝样一册，及镇江府诸军副都统制翟朝宗所献宝检一座，并缴进于朝。诏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受宝典礼，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岁十一月诏曰：“乃者，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方效顺，肃奉玉宝来献于京。质理温纯，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暨厥图册，登载灿然，实惟我祖宗之旧。继获玉检，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来年元日，受宝于大庆殿。”遂命奉安玉宝于天章阁，且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大赦天下。应监司帅守，并许上表进贡称贺。推恩文武官，各进一秩，大犒诸军，三学士人并推恩有差。具命礼官裒集受宝本末，藏之秘阁。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钱橓、谢耘等数十人，作为颂诗，以铺张盛美。四方士子，骈肩累足而至，学舍至无所容。盖当国者方粉饰太平，故一时恩赏，实为冒滥。有士子作书贻葛司成云：“窃惟国学，天子储养卿相之地。中兴以来，冠带云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国家无疆之基。自开禧之初，迄更化之后，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谒之过，涉于国家盛衰之计，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万里，或闻两学建议，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师告其徒，必得其说，互相歆艳，谓不负所学，岂不重于当世哉？迩来宝玺上进，皇上以先皇旧物，圣子神孙膺此天命之宝，慰答在天之灵，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为今日之荣观也。草茅之士，兴起于山林寂寞之滨，形容于篇章歌颂

之末，其诚可念。若两学之士，荣进素定，固当自信其所学，自勉其所守，安于义命可也。纷纷而来，不恤道路风霜之惨，喁喁相告，昧昧相呼。侥幸恩赏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数百人，饕餮廪粟，枕籍斋舍，廉耻俱丧，了无靦颜。或挺身献颂，或走谒朝贵，小小利害，其趋若市。公论将何以赖？天下将何以望哉？传之三辅，岂不贻笑于识字之程大卿乎？传之远方，岂不贻笑于任子之胡尚书兄弟乎？传之边陲，岂不贻笑于异类之赵拱乎？传之地下，岂不贻笑于旧尹之赵尚书乎？三十年忠谠之论，一日埽地；三十年流传之稿，一焚可尽矣。假使圣朝颁旷荡之恩，一视天下之士，通行免举，诿有可说。苟惟两学之士，独沾免举之渥，则非特柄国者，欲钳天下公论之口，而三学之士，适自钳其口耳，岂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师表，愿以公论所在，诲之以安义命而知进退，勉之以崇名节而黜浮竞。爵禄，天下之公器也，岂顽钝亡耻者可擢也。传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器识卑下，则它日立朝，必无可观者矣。舍其所重，就其所轻；喑其所长，鸣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为之。昔陈东以直言而死，今李诚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学校之士也，足以为万世之名节。以今日一免解之轻，遽失吾万世公论之重，必无有如陈之直言、李之忠节者矣。元气能有几邪？愿大司成续而寿之。”既而宗室犹以推赏太轻，至揭榜朝天门云：“宝玺，国之重器也，兴衰系焉。同姓，国之至亲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际，国步多难。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则死于虏，不死于虏，则死于盗贼；若子若孙，呼天号地，此恨难磨。苟存喘息于东南，期雪我祖我父万古之痛而后已。仰惟今日，故疆复矣，宝镇归矣，此正酾酒吊魂、慰生劳死之秋，其为踊跃，曷啻三百？圣恩汪洋，周遍寰宇。监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两学，通籍免举。侍班选人，特与趱放。不惟文武百僚转官，而未铨任子，亦与转官；不惟特科无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异姓，悉逾覃霈。即彼验此，凡同姓一请者，便可援以补官；再请者，亦可援以廷对。今散恩诞布宗子，已请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举者补下州文学，五举者补迪功郎。由是而观，不惟亲疏无别，而异姓反优于同姓，天子之子孙，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孙。

痛念昔者，是玺之亡，宗室与之俱亡，而异姓自若也。今日是玺之得，推恩异姓，种种优渥，而同姓则反薄其恩。忧则与之同忧，喜则不与之同喜。人情岂如是乎？况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优；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国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叶，翦伐弗恤，是皆权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兴言及此，涕泪交垂；识者旁观，宁不感动？中兴以来，推恩同姓，止有一举、两举之分，初无四举、五举之别；止有将仕免省之异，初无文学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为典章。经今百年，未尝辄变。今来五举与迪功郎，四举与文学，其视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试仅以六十五名为额，来岁以免解到省者，其数甚多。是虽当免举，实殿举也；殆与其他免解受实惠者，万万不侔。我辈当念祖父沦亡之痛，协心戮力，仰扣庙堂，体念同姓，举行旧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听高而泯其说；使我辈得以慰祖父九地之灵，而子孙得蒙国家无穷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时不转官赏者，朝中士惟陈贵谦、陈宓；在学不愿推恩者，茅汇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宝”，真宗初即位所制，其后每朝效之，易世则藏去。靖康之变，金人取玉宝十有四以去，此宝居其二焉。其一则哲宗元符三年所制，其一钦宗靖康元年所制也。及金人内乱南迁，宝玉多为蒙古所取。当时识者，谓此物不宜铺张。是以参政郑昭先有可吊、不可贺之论。时学士院权直卢祖皋草诏，乃径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进宝，至三年崩，识者忧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宝，至十七年闰八月而宁宗崩。事有适相符者，敢并纪于此云。

鬼车鸟

鬼车，俗称“九头鸟”。陆长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鸟”。世传此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风雨之夕，往往闻之。六一翁有诗，曲尽

其悲哀之声，然鲜有睹其形者。淳熙间，李寿翁守长沙日，尝募人捕得之。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胫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景定间，周汉国公主下降，赐第嘉会门之左，飞楼复道，近接禁籞。贵主尝得疾，一日，正昼，忽有九头鸟踞主第祷衣石上，其状大抵类野凫而大如箕。哀鸣啾啾，略不见惮。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为不祥也。此余亲闻之副骓云。

兰亭诗

永和兰亭禊饮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赋诗，自右军而下十一人，各成两篇；郄昙、王丰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过四言两韵，或五言两韵耳。诗不成而罚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间如王献之辈，皆一世知名之士，岂终日不能措一辞者？黄彻谓古人持重自惜，不轻率尔，恐贻久远之讥，故不如不赋之为愈耳。余则以为不然。盖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史载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优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群从咸集，而献之诗独不成，岂不平日静退之故邪？

著书之难

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程文简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尝假观，称其博赡。虎子似孙续古，时年尚少，因窃窥之。越日，程索回元书，续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诘》，其间多文简所未载，而辨证尤详。文简虽盛赏之，而心实不能堪。或

议其该洽有余，而轻薄亦太过也。虽温公著《通鉴》，亦不能免此。若汉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误书于秋夏之交，甚至重复书杨彪赐之子于一年之间。至朱文公修《纲目》，亦承其误而不自觉，而《纲目》之误尤甚。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后，至天祐之季，甲子并差。盖纪载编摩，条目浩博，势所必至，无足怪者。刘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说，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因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千百载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先后耳。"《挥麈录》云："蜀人吴缜初登第，请于文忠，愿预官属。公不许，因作《纠误》。"岂别一书邪？

安南国王

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间为歌诗，有云："池鱼便作鹍鹏化，燕雀安知鸿鹄心？"类多不羁语。好与博徒豪侠游，屡窃其家所有，以资妄用，遂失爱于父。其叔乃特异之，每加回护。会是家有姻集，罗列器皿颇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于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须未满，殴之，中其要害。舟遽离岸，谢立津头以俟。闻人言舟子殂，因变姓名逃去。至衡，为人所捕。适主者亦闽人，遂阴纵之。至永州，久而无聊，授受生徒自给。永守林罡，亦同里，颇善里人。居无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检过永，一见奇之，遂挟以南。寨居邕、宜间，与交趾邻近。境有弃地数百里，每博易，则其国贵人皆出为市。国相乃王之婿，有女亦从而来，见谢美少年，悦之，因请以归。令试举人，谢居首选，因纳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属婿，以此得国焉。自后，屡遣人至闽访其家，家以为事

不可料，不与之通，竟以岁久难以访问返命焉。其事得之陈合惟善佥枢云。

贾氏前兆

贾师宪柄国日，尝梦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谓之曰：“此人姓郑，是能制公之死命。”时大珰郑师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与梦合，于是竟以他故摈逐之。及鲁港失律，远谪南荒，就绍兴差官押送，则本州推官沈士圭，摄山阴尉郑虎臣也。郑，武弁，尝为贾所恶，适有是役，遂甘心焉。贾临行，置酒招二人，历言前梦，且祈哀徼芘云：“向在维扬日，襄、邓间有人善相。一日来，值其跣卧，因叹惜再三。私谓客曰：‘相公贵极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异时不免有万里行耳。’是知今日窜逐之事，虽满盈招咎，盖亦有数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谓押行官曰：“某夜来梦大不祥，才离此地，必死无疑，幸保全之。”遂连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离城五里许，小泊木绵庵，竟以疾殂，或谓虎臣有力焉。先是，林佥枢存孺父为贾所摈，谪之南州，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价穷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与贾丞相自用。”盖一时愤恨之语耳。至是，郡守与之经营，竟得此物以敛，可谓异矣。死生祸福，皆有定数，不可幸免也如此。事亲闻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辂

度宗咸淳壬子岁，有事于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庙。至晚，将登辂，雨忽骤至。大礼使贾似道欲少俟，而摄行宫使带御器械胡显祖，请用开禧之例，却辂乘辇。上性躁急，遽从之。阁民吏曹垓，竟引摄

礼部侍郎陈伯大、张志立奏中严外办，请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逍遥辇入和宁门。似道以为既令百官常服从驾，而上乃盛服，不可。显祖谓泥路水深，决难乘辂。既而雨霁，则上已乘辇而归矣。既肆赦，似道即上疏出关，再疏言："嘉定间，三日皆雨，亦复登辂。用嘉定例尚放淳熙，用开禧之例，则是韩侂胄之所为。深恐万世之下，以臣与侂胄等。"于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显祖竟从追削，送饶州居住；曹垓黥断，其子大中为阁职，亦降谪江阴。显祖本太常寺礼直官，以女为美人，故骤迁至此云。未几，有旨，美人胡氏，追毁内命妇，告送妙净寺削发为尼。然践刍忌器，或以为过。似道凡七疏辞位，竟出居湖曲赐第，用吕公著、乔行简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斋太庙，而大雨终日。夜，有旨："来早更不乘辂，止用逍遥子诣文德殿致斋。应仪仗排立并放免。从驾官常服以从。"大礼使赵雄密令勿放散，上闻之曰："若不霁，何施面目？"雄语人曰："不过罪罢出北关耳。"黄昏后雨止。中夜，内侍思恭传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仍旧乘辂，应有合行排办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辂而归。盖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显祖不知出此，乃妄援开禧韩侂胄当国时故事，故时相怒之尤甚也。

贾氏园池

景定三年正月，诏以魏国公贾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庙，贾固辞，遂以集芳园及缗钱百万赐之。园故思陵旧物，古木寿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眇逶迤，极其营度之巧。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前揖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穿，各随地势以构筑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绣、杂花。挹露、海棠。玉蕊、琼花荼蘼。清胜，假山。已上集芳旧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勋"。理

宗御书“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书“初阳精舍”、“熙然台”、“砌台”。山之椒曰“无边风月”、“见天地心”。水之滨曰“琳琅步”、“归舟”、“早船”。通名之曰“后乐园”。四世家庙，则居第之左焉。庙有记，一时名士拟作者数十，独取平舟杨公栋者刊之石。又以为未足，则于第之左数百步瞰湖作别墅，曰光禄阁、春雨观、养乐堂、嘉生堂。千头木奴，生意潇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养乐园”。其旁则廖群玉之香月邻在焉。又于西陵之外，树竹千挺，架楼临之，曰秋水观、第一春、梅思、剡船亭，则通谓之“水竹院落”焉。后复葺南山水乐洞，赐园有声在堂、介堂、爱此、留照、独喜、玉渊、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诸亭，据胜专奇，殆无遗策矣。其后，志之郡乘，从而为之辞曰：“园囿一也，有藏歌贮舞，流连光景者；有旷志怡神，蜉蝣尘外者；有澄想遐观，运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园囿常兴而无废，天下常治而无乱，非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其谁能？”呜呼！当时为此语者，亦安知俯仰之间，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中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贾氏当国十有六年，谀之者惟恐不极其至，况敢几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诗吊之者甚众。吴人汤益一诗，颇为人所称云：“檀板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挥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败屋春归无主燕，废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李彭老一绝云：“瑶房锦榭曲相通，能几番春事已空。惆怅旧时吹笛处，隔窗风雨剥青红。”

子固类元章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居嘉禾之广陈。修雅博识，善笔札，工诗文，酷嗜法书。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禅、石室之妙，于水仙为尤奇，时人珍之。襟度潇爽，有六朝诸贤风气，时比之米南宫，而子固

亦自以为不歉也。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庚申岁，客辇下，会菖蒲节，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饮酣，子固脱帽，以酒晞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舣棹茂树间。指林麓最幽处瞪目绝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邻舟数十，皆惊骇绝叹，以为真谪仙人。异时，萧千岩之侄滚，得白石旧藏五字不损本《禊叙》，后归之俞寿翁家。子固复从寿翁善价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归。至霅之昇山，风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渰溺无余。子固方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因题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盖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后终于提辖左帑，身后有严陵之命。其帖后归之悦生堂，今复出人间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岂可得哉！

陈用宾梦放翁诗

陈观国字用宾，永嘉胜士也。丙戌之夏，寓越，梦访余于杭。壁间有古画数幅，严壑耸峭，竹树茂密，瀑飞绝巘，汇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开，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飞鹤翔舞。烟云空濛中，仿佛有字数行，体杂章草。其词曰："水声兮激激，云容兮茸茸。千松拱绿，万荷凑红。爰宅兹岩，以逸放翁。屹万仞与世隔，峻一极而天通。予乃控野鹤，追冥鸿，往来乎蓬莱之宫。披海氛而一笑，以观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诗也。"用宾惊悟，亟书以见寄。诗语清古，非思想之所及。异哉！

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余尝读班史《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惊蛰，而有疑焉。盖周建子为岁首，则三月为寅，今之正月也。虽今历法亦有因置闰而惊蛰在寅之时，然多在既望之后，不应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然后知汉以前，皆以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中，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中也。至后汉，始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为序。《尔雅》，师古于“惊蛰”注云：“今日雨水，于夏为正月，周为三月。”于“雨水”注云：“今日惊蛰，夏为二月，周为四月。”盖可见矣。《史记·历书》亦为“孟春冰泮启蛰。”《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杜氏注以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故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至于今。由是观之，自三代以至汉初，皆以惊蛰为正月中矣。又汉以前，谷雨为三月节，清明为三月中，亦与今不同。并见《前·志》。

后夫人进御

梁国子博士清河崔灵恩撰《三礼义宗》，其说博核。其中有后、夫人进御之说甚详，谩摭于此，以助多闻云。凡夫人进御之义，从后而下十五日遍。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为始，但法象其义所知。其如此者，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传》曰：“晦阴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气。”故不从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嫔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九人为一夕，夫人三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为十五夕。明十五日则后御，十六日则后复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渐就于微也。诸侯之御，则五日一遍。亦

从下始，渐至于盛，亦放月之义。其御则从侄娣而迭为之御，凡侄娣六人当三夕，二媵当一夕，凡四夕。夫人专一夕为五夕，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则还从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内子专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专夕而已，妻则专夕。凡九嫔以下，女御以上，未满五十者，悉皆进御，五十则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犹御。故《内则》云："妾年未满五十者，必与五日之御。"则知五十之妾，不得进御矣。卿、大夫、士妻妾进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丧不举茶托

凡居丧者，举茶不用托，虽曰俗礼，然莫晓其义。或谓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据。宋景文《杂记》云："夏侍中薨于京师，子安期他日至馆中，同舍谒见，举茶托如平日，众颇讶之。"又平园《思陵记》载阜陵居高宗丧，宣坐、赐茶，亦不用托。始知此事流传已久矣。

清凉居士词

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髯发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王生长兵间，初不能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

小词。诗词皆有见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卷二十

岳武穆御军

岳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质明，为主人汛埽门宇，洗涤盆盎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周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尝上疏请建储云。

莫氏别室子

吴兴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惧其妪妒，且以年迈惭其子妇若孙，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时岁给钱米缯絮不绝。其夫以鬻粉羹为业，子稍长，令羹于市。且十余岁。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为奇货，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则谓之曰："汝富贵至矣，何以哭为？"问其说，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园屋业，汝子皆有分，盍归取之？不听则讼之可也。"其夫妇皆曰："吾固知之，奈贫无资何？"曰："我辈当贷汝。"即为作数百千文约，且曰："我为汝经营，事济则归我。"然实无一钱，止为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灵帏，则大恸且拜，拜讫可亟出。人问汝，谨勿应，我辈当伺汝于屋左某家，即当告官可也。"其子谨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骇然辟易。妪骂，欲殴逐之。莫氏长子亟前曰："不可。是将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楼桥卖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长兄也。汝当拜。"又遍指其家人云："此为汝长嫂，此为次兄若嫂。汝皆当拜。"又指云："此为汝长

侄。此为次侄。汝当受拜。”既毕，告去，曰：“汝，吾弟，当在此抚丧，安得去？”即命栉濯，尽去故衣，便与诸兄弟同寝处。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廪岁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时毋辄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纳，相视大沮，计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诉其子负贷钱。郡逮莫妪及其子问之，遂备陈首尾。太守唐少刘掾叹服曰：“其子可谓有高识矣。”于是尽以群小具狱，杖脊编置焉。，力丁切，“炫”声也。

耆英诸会

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放从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后世想慕，绘而为图，传之好事，盖不可一二数也。今姑摭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则集于洛阳，乐天序之。胡杲、怀州司马，年八十九。吉旼、卫尉卿致仕，八十六。刘真、滋州刺史，八十二。郑据、龙武长史，八十四。卢真、侍御史内供奉，八十二。张浑、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书致仕，七十四。所谓“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续会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遗老九十六岁。僧如满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谟、秘书监。卢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则集于京师。张好问、太子中允，八十五。李运、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允成、庐州节度副使，七十九。吴僧赞宁、七十八。魏丕、郢州刺史，七十六。杨徽之、谏议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时钱明逸留钥睢阳，为之图象而序之。元丰洛阳耆英会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韩国公，七十九。文彦博、丞相，潞国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议大夫，七十六。赵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刘凡、秘书监，七十五。冯行

己、卫州防御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三。王谨言、司农少卿，七十二。王拱辰、检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愿寓名会中，七十一。张问、大中大夫，龙图直阁，七十。司马光、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谟故事预焉，温公序之，图形妙觉僧舍，其后又改为真率会云。吴兴六老之会，则庆历六年集于南园。郎简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锐、司封员外，六十六。张维、卫尉寺丞，九十七，都管张先之父。刘馀庆、殿中丞，九十二，述之仲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颂之父。吴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几之父。时太守马寻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学，为之序焉。吴中则元丰有十老之集，为卢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黄挺、奉议郎，八十二。程师孟、正议大夫，集贤修撰，七十七。郑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闾丘孝终、朝议大夫，七十三。章岵、苏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请大夫，七十三。徐师闵、朝议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议郎，七十一。张诜。龙图直学，七十。米芾元章为之序焉。

纥石烈子仁词

开禧用兵，金人元帅纥石烈子仁领兵据濠梁，大书一词于濠之倅厅壁间。词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调，云："蚤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都护先还。"子仁盖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无惮如此。

读书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

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善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上每试举人，多令沔读试卷。沔素善读，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忘厌。凡经读者，每在高选。举子凡纳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若然，则善于读者，不为无助焉。

刘长卿词

刘震孙长卿号朔斋，知宛陵日，吴毅夫潜丞相方闲居，刘日陪午桥之游，奉之亦甚至。尝携具开宴，自撰乐语一联云：“入则孔明，出则元亮，副平生自许之心；兄为东坡，弟为栾城，无晚岁相违之恨。”毅夫大为击节。刘后以召还，吴饯之郊外，刘赋《摸鱼儿》一词为别，末云：“怕绿野堂边，刘郎去后，谁伴老裴度？”毅夫为之挥泪。继遣一价，追和此词，并以小奁侑之，送数十里外。启之，精金百星也。前辈怜才赏音如此，近世所无。

庆元开庆六士

庆元间，赵忠定去国，太学生周端朝、张衔、徐范、蒋传、林仲麟、杨宏中，以上书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曾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至景定初，时相欲收士誉，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时议或有异论。既而林则祖、陈宗先死，曾屡遭黜。三公者，相继召试，居言路，出藩入从。咸淳癸酉间，声伯自海阃召为从官翰苑，与权自闽帅擢秋官居锁闼，器之起家知庐陵兼仓节。是岁六月，正言郭阊劾器之云：“虚名多足以误世，

实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黄镛偶侪六士，遂得虚名，昨守吴门，怪状百出。愧士不敢谒学，畏军不敢阅武。暨绾郡符，复兼庾节，怪诞仍不可枚数矣。”越宿，陈与权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实用；臣子事上，岂容徒窃虚名？倘公议有及于斯，虽顷刻难安于位。比观谏坡造膝之抨弹，斥去庐陵治郡之无状，一皆公论，何预孤踪。但首发虚名之误世，上系国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辞色。盖亦谓忝论思之数，将使自知进退之谋，欲乞特畀闲禀，以穆师言。”诏不允云：“虚名误世，辞气若过于抑扬；实德服人，指意则有所归重。援是求去，非朕攸闻。”刘声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罢言职者亦再，云：“直言无忌者，谏之职，何敢容私；啭喉触讳者，语之穷，安能逆料？惟兹吉守，旧有直声，惜其预六士之称，不能终誉如此。今指其两郡之政，谓之非虚名，可乎？二臣何见，相继引嫌。实自实，虚自虚，人品固难于概论；闻所闻，见所见，事理委无以相干。”亦不允其请。而陈疏至四五，且引书牍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请，如国体何？前诏谓虚名实德，各有所指，盖尽之矣。书牍引嫌，勿书可也，何以去为？”于是侍御陈坚节夫、豸官陈过圣观共为一疏，乞申谕三臣，各安职守。而黄户书万石、陈兵书存、常户侍楙、曹礼侍孝庆、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复之共为一疏调停之，久而方定。知大体者，殊不然之。事久论定，虚名实德于人，亦可概见矣。

文臣带左右

绍兴以来，文散阶皆带左右字，以别有无出身，惟尝犯赃者则去之。刘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署衔，不以为愧也。孙觌仲益亦以赃罪去左字，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朝奉郎，乃始署衔。淳熙中，因赵善俊奏，又例去之。吴兴有王孝严行先居城西，俗称为王团练宅，盖将种也。以鹗冠登壬辰科，

沾沾自喜，以带左字为荣。时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赃失官。素负气，殊以不带左字为耻，而有诏尽去之。乡人嘲之曰：“快杀施得求，愁杀王行先。”

马梁家姬

会稽有富人马生，以入粟得官，号“马殿干”。喜宾客，有姬美艳能歌，时出佐酒。客有梁县丞者颇黠，因与之目成。一旦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觞客，陈无损益之在坐。酒酣，举杯属梁曰：“有俪语奉上。”梁谛听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干之家，爰丧其马；今入县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怃然不乐。无几，梁亦死焉。人尤无损之谑戏，然闻者亦可以警也。

山獭治箭毒

世传补助奇僻之品，有所谓山獭者，不知出于何时。谓以少许磨酒饮之，立验，然《本草》、《医方》皆所不载。止见《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贵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两。或得杀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术之士，售伪以愚世人者，类以鼠璞、猴胎为之，虽杀死者，亦未之见也。周子功尝使大理，经南丹州，即此物所产之地，其土人号之曰“插翘”。极为贵重，一枚直黄金数两。私货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时，猺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獭性淫，或闻妇人气，必跃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脱，因扼杀而藏之。土人验之之法；每令妇人摩手极热，取置掌心，以气呵之，即趯然而动，盖为阴气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数岁得

其一，则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伪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说不经。后见卫道夫云：“闻前辈之说，谓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因图于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八初八日，十七日。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一初一，初十，十九日。二初二，十一，二十日。七初七日，十六日。六初六日，十五日。

张功甫豪侈

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缸悬之空半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功甫于诛韩有力，赏不满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殂。

台妓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义

“閒隙”之“閒”读若“艰”，谓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读若“谏”，谓入其閒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读若“闲”，谓其閒有容暇也。“闲”有“防”义，或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传》：“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师古曰：“侍，谓侍于天子。閒谓事务之隙也。”《刘贾传》：“使人閒招楚大司马周殷。”颜注：“閒谓私求閒隙而招之。《汉书》无音。”《史记》“閒”作去声。《张良传》：“尝閒从容步游圯上。《汉书》无音。”《索隐》：“閒，闲字也。”《陈平传》：“身閒行杖剑亡，渡河。”《音义》：“閒，纪间反。”

舟人称谓有据

余生长泽国，每闻舟子呼造帆曰“欢”，以牵船之索曰“弹平声。子”，称使风之“帆”为去声，意谓吴谚耳。及观唐乐府有诗云：“蒲帆犹未织，争得一欢成。”而钟会呼捉船索为“百丈”。赵氏注云：“百丈者，牵船蔑，内地谓之笪。音弹。”韩昌黎诗云：“无因帆江水。”而韵书去声内，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语，皆有所据。陆放翁入蜀，闻舟人祠神，方悟杜诗“长年三老摊钱”之语，亦此类也。

张仲孚

完颜亮败盟寇蜀，主将合喜孛堇，张仲孚副之。先是，吴氏守蜀时，专用神臂弓保险。孛堇曰：“昔我军皆漠北人，故短于弩射。今军士多河南北人，何不习阅以分南人之长？”遂择五千人，昼夜习之。一日，设射，于石岩下张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飞坠。酒酣，问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实秦相阴遣，虽吴氏兄弟，亦不知其谋，每欲剿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谋，于是缪谓孛堇曰：“用中国人集长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则恐无以制之耳。且我

每佥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虑此也。”孛堇闻其说甚恐，乃渐散之。自后，和好既成，蜀备久弛，有以吴璘无备告堇，请劲骑数千，先事长驱而入者。仲孚为蜀危之，又谓孛堇曰：“自四太子时，犹不得蜀，设不如意，出危道也。”堇又为之止。其后，璘下秦州，取德胜，所至降附，其力为多。时王瞻叔驻绵州，总饷事，王刚中为制帅，治成都。瞻叔请遣重臣镇蜀，时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书开宣幕。虞知仲孚不忘本朝，欲显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与之，仲孚乃径自屯所归于虞。既而雍公舍险，出兵平地，一战而败，丧将校七十二人。凡吴璘所下州郡，不能抚有。及致金人责免敌钱，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屡为画策，亦不见用。中原之民，以为误己，大怒，因不复信之，以至于败云。

隐语

古之所谓廋词，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玉篇》“谜”字释云：“隐也。”人皆知其始于“黄绢幼妇”，而不知自汉伍举、曼倩时已有之矣。至《鲍照集》，则有“井”字谜。自此杂说所载，间有可喜。今择其佳者著数篇于此，以资酒边雅谈云。用字谜云：“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又云：“重山复重山，重山向下悬。明月复明月，明月两相连。”　木玷云：“我本无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与汝平。”　日谜云：“画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又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除去脊梁骨，便是这个谜。”　染物霞头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缠缚，见姓自分明。”　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是以能入于不死不生。”字点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四个在县，三个在州。村里不见在村里，市头不见在市头。”　印章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面红妆，常在风前月

下。”　　金刚云：“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刚则铿尔有声，遇柔则没齿无怨。”　　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墨斗云：“我有一张琴，丝弦长在腹。时时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打稻耞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夹注书云：“大底不曾说小底，小底常是说大底，若要知道大底事，须须去仔细问小底。”　　元宵灯球云：“我有红圆子，治赤白带下，每服三五丸，临夜茶酒下。”　　日历云：“都来一尺长，上面都是节。两头非常冷，中间非常热。”手指云：“大者两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计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时大，大时小。渐渐大，不见了。”或以为小儿颜门。　　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两面。所识是人面，不识畜生面。”　　接果云：“斫头便斫头，却不教汝死。抛却亲生男，却爱过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长统。君实新来转一官。司马迁。门状送还王介甫，谢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彦博。”又有以古诗赋败弓云：“争帝图王势已倾，无靶。八千兵散楚歌声。无弦。乌江不是无船渡，无弰。羞向东吴再起兵。无面。”然此近俗矣。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

赵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适天雷电以风，黄坛灯烛皆灭无余，百执事颠沛离次。已而风雨少止，惟子阶一陪祠官，虽朝衣被雨淋漓，而俨然不动，理宗甚异之。亟遣近侍问姓名，则赵涯也。时为京局官，未几，除监察御史。

书种文种

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耳。练兼善尝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余家有书种堂，盖兼取二公之说云。

温公重望

坡公《独乐园》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京师之贪污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个司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尝遣人入辽侦事。回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戏剧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物仆之，云：“汝司马端明邪？”是虽夷狄亦知之，岂止儿童走卒哉！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个司马丞相。”是知公论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陈孝女

陈孝女，钱塘人也。父业儒，尝受勇爵。漫游江淮间，居胭脂岭下，家粗给。乙亥兵火，絜家永嘉山中，悉为盗所掠，仅留一女十岁，携之丐食以归。故居荡不复存，因寄五里塘旧仆家。闻殊胜寺设粥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数月，僧扣所以，颇怜之，俾留众寮供榜疏职。时孙元帅下李知事者，东平人也，颇知书，亦寓寺旁。暇日

至寺，必从容与僧谈，欲谋一士为友。僧以陈为荐，一见投合如久要，馆谷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欢心。居数月，当丁丑仲春，女子忽谓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侧，数年不至矣。闻主人禁烟将为湖山游，能乘此机，一往拜扫否？”父以告，李欣然与俱。既至墓所，拜奠罢，李偕携酒饮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还，则泣告曰：“比闻李氏今将北归，吾父子必将从之。父老子幼，南北万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与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蹿踊呼号，声振林木，久而仆地，视之，死矣！李义之，因与墓邻敛而祔于母冢之旁云。呜呼！古有曹、饶二娥，焜耀史册，著为美谈。今陈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视前修为无愧矣。因详著，以俟传忠孝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癸辛杂识序
前集
后集
续集上
续集下
别集上
别集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癸辛杂识》，宋末元初人周密撰。周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著名的学者和词人。祖籍济南，北宋亡，其祖随宋室南渡居吴兴，晚年居杭州之癸辛街。先后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属、义乌令等职，入元后隐居不仕。一生著述甚富，除本书，尚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绝妙好辞》、《草窗词》等存世。

《癸辛杂识》凡六卷，是一部以记载朝野遗事和社会风俗为主的史料笔记。内容广泛，记叙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中体现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精神。

该书原先仅有抄本，后收入《稗海》和《津逮秘书》，到清代，又有《四库全书》和《学津讨原》两种版本。这次整理，以清嘉庆藏书家张海鹏“照旷阁”所刻《学津讨原》本为底本，而以其他诸本参校。凡据校本对底本所作改动，一律不出校记。又，底本中正文间有个别小字夹注，现予保留。

癸辛杂识序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洪景卢志《夷坚》，贪多务得，不免妄诞，此皆好奇之过也。余卧病荒闲，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惧，或献一时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见绐者固不少，然求一二于千百，当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因窃自叹曰：“是非真诞之辨，岂惟是哉？信史以来，去取不谬、好恶不私者几人，而舛伪欺世者总总也。虽然，一时之闻见，本于无心；千载之予夺，狃于私意。以是而言，岂不犹贤于彼哉？”癸辛盖余所居里云。弁阳老人周密戏书于道迩斋。

前集

胎息

东坡云：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此固不刊之语，更无可议。但以气若不闭，任其出入，则渺绵滉漭，无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终无此期。若闭而留之，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虽有微暖养下丹田，此一于迂，决非延世之术。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孙真人养生门中《调气》第五篇，反复寻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于胸膈间，以鸿毛著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则寒暑不能侵，蜂虿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诀，且静心细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闭气于胸膈中"，令"鼻端鸿毛不动"，初学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闭鼻中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氤氲缥缈，如香炉盖上烟，汤瓶嘴上气，自在出入，无呼吸之重烦，则鸿毛可以不动。若心不起念，虽过三百息可也。仍须一切依此本诀，卧而为之。仍须真以鸿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气于胸中，遇欲吸时，不免微吸，及其呼时，不免微呼。但任其气氤氲缥缈，微微自出，出尽气平，则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断而鸿毛自不动，动亦极微。觉其极微动，则又加意，则勒之以不动为度。虽云则勒，然终不闭，至数百息。出者多则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输，而生理备矣。予悟此元意，甚以为奇。

又记张安道《养生诀》云：此法比之服药，其力百倍，非言语所能形容。其诀大略具于左：

每日以子时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披衣坐，床上拥被坐亦可。面东或南，盘足坐，叩齿三十六通，握固，两拇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拇指，两手拄腰腹间可也。闭息，闭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须闭目静虑，扫除灭妄想，使心源湛然，诸念不起，自觉出入调匀、细微，即闭口，并鼻不令出气，方是工夫。内视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当先求《五脏图》或烟萝子之类，常挂于壁上，使日常熟识六脏六腑之形状也。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脐下三寸是。待腹满气极，则徐徐出气。不得令耳闻声。候出息匀调，即以舌搅唇齿内外，漱炼津液，若有鼻涕，亦须漱

炼，不可嫌其咸。漱炼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真气也。未得咽下，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下丹田中。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中。以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此涌泉穴，上彻顶门，气诀之妙。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头百余梳，散发而卧，熟寝至明。

右其法至简易，惟在长久不废，即有深功，且试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但当存闭息，使渐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为一息。某近来渐闭得渐久，每一闭一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又不可强闭多时，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则反为害也。慎之！慎之！又须常节晚食，令腹中宽虚，气得回转。昼日无事，亦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咽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气。但清净专一，即易见功矣。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三：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为鼻，鼻者，气之所由出入以为息也。佛藏中有《安盘守意经》，云："其法始于调身简息，以谓凡出入鼻中而有声者，风也；虽无声而结滞不通者，喘也；虽无声，亦不结滞，而犹粗悍不细者，气也。去是三者，乃谓之息。然后自鼻端至脐下，一二数之，至于十，周而复始，则有所系而趋于定。则又数以心随息，听其出入，如是反复，调和一定，而不乱，则生灭道断，一切三昧无不见前。"道士陈彦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纳之脐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废，行之既久，觉脐腹间如火，则旧疾尽去矣。

陈圣观梦

咸淳甲戌秋，余为丰储仓。时陈圣观过予，为言边报日急，余以乡曲通家故，因间扣之。圣观蹙然引入小室，曰："时事将不可为矣。某春首常梦至一大宫殿，若常日朝参处，殿上皆垂帘，寂无人声。既而，稍近帘窥之，见御榻上一异物踞之。或龙或虎之类，陈不详言。其傍则有小儿，服斩衰之衣，余遂惊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丧，此小儿衰服之验，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梦事不足信，然是岁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为县

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厓，知开封府李

符言，朱厓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丰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吴兴园圃

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倪文节《经锄堂杂志》常纪当时园圃之盛，余生晚，不及尽见，而所见者，亦有出于文节之后。今摭城之内外常所经游者列于后，亦可想象昨梦也。

南 沈尚书园沈德和尚书园，依南城，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内有聚芝堂藏书室，堂前凿大池几十亩，中有小山，谓之蓬莱。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崎峭，有名于时。其后贾师宪欲得之，募力夫数百人，以大木构大架，悬巨缸，缒城而出，载以连舫，涉溪绝江，致之越第，凡损数夫。其后贾败，官斥卖其家诸物，独此石卧泥沙中。适王子才好奇，请买于官，募工移植，其费不赀。未几，有指为盗卖者，省府追逮几半岁，所费十倍于石，遂复舁还之，可谓石妖矣。

北沈尚书园沈宾王尚书园，正依城北奉胜门外，号北村，叶水心作记。园中凿五池，三面背水，极有野意。后又名之曰自足。有灵寿书院、怡老堂、溪山亭、对湖台，尽见太湖诸山。水心尝评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诚非过许也。

章 参政嘉林园外祖文庄公居城南，后依南城，有地数十亩，元有潜溪阁，昔沈晦岩清臣故园也。有嘉林堂、怀苏书院，相传坡翁作守，多游于此。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濠濮横截，车马至者数返。复有城南书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园，后废，出售于民，与李宝谟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后归牟存斋。

牟端明园本郡志南园，后归李宝谟，其后又归牟存斋。园中有硕果轩、大梨一株。元祐学堂、芳菲二亭、万鹤亭、荼蘼。双杏亭、桴舫斋、岷峨一亩宫，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隐。

赵府北园旧为安禧故物，后归赵德勤观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东蒲书院，桃花流水、薰风池阁、东风第一梅等亭，正依临湖门之内后依城，城上一眺，尽见具区之胜。

丁氏园丁总领园，在奉胜门内，后依城，前临溪，盖万元亨之南园，杨氏之水云乡，合二园而为一。后有假山及砌台，春时纵郡人游乐。郡守每岁劝农还，必于此舣舟宴焉。

莲花庄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亦城中之所无。昔为莫氏产，今为赵氏。

赵 氏菊坡园新安郡王之园也，昔为赵氏莲庄，分其半为之。前面大溪，为修堤、画桥，蓉柳夹岸，数百株照影水中，如铺锦绣。其中亭宇甚多，中岛植菊至百种，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一。相望水，则其宅在焉。旧为曾氏极目亭，最得观览之胜，人称曰八面曾家，今名天开图画。

程氏园程文简尚书园，在城东宅之后，依东城水濠，有至游堂、鸥鹭堂、芙蓉泾。

丁氏西园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门之内，前临苕水，筑山凿池，号寒岩一。时名士洪庆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国器、刘行简、曾天隐诸名士皆有诗。临苕有茅亭，或称为丁家茅庵。

倪 氏园倪文节尚书所居，月河，即其处，为园池，盖四至傍水，易于成趣也。

赵　氏南园赵府三园在南城下，与其第相连。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后有射圃、崇楼之类，甚壮。

叶氏园石林右丞相族孙溥号克斋者所创，在城之东，多竹石之胜。

李氏南园李凤山政本蜀人，后居霅，因创此为游翔之地。中有杰阁曰怀岷，穆陵御书也。

王氏园王子寿使君家，于月河之间，规模虽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临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汇，苕清霅浊，水行其间，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晓者。

赵氏园端肃和王之家，后临颜鲁公池，依城曲折，乱植拒霜，号芙蓉城，有善庆堂，最胜。

赵氏清华园新安郡王之家，后依北城，有秫田二顷。有清华堂，前有大池，静深可爱。

俞氏园俞子清侍郎临湖门所居为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寿，晚年有园池之乐，盖吾乡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于天下，详见后。已上皆城中园。

赵 氏瑶阜兰坡都承旨之别业，去城既近，景物颇幽，后有石洞，常萃其家法书，刊 石为《瑶阜帖》。

赵氏兰泽园亦近世所葺，颇宏大，其间规为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几，寺为 有力者撤去。

赵氏绣谷园旧为秀邸，今属赵忠惠家一，堂据山椒，曰霅川图画，尽见一城之景 ，亦奇观也。

赵氏小隐园在北山法华寺后，有流杯亭，引涧泉为之，有古意，梅竹殊胜。

赵氏屡洞 亦赵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测，闻昔有屡居焉。

赵氏苏湾园菊坡所创，去南关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胜。山椒有雄跨亭，尽见太湖诸山。

毕氏园毕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门城，三面皆溪，其南则邱山在焉。亦归之赵忠惠家。

倪 氏玉湖园倪文节别墅，在岘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为名。中有藏书楼，极有野趣。

章氏水竹坞章农卿北山别业也，有水竹之胜。

韩氏园距南关无二里，昔属平原群从，后归余家，名之曰南郭隐。城南读书堂、万松关，太湖三峰各高数十尺，当韩氏全盛时，役千百壮夫移置于此。

叶 氏石林左丞叶少蕴之故居，在卞山之阳，万石环之，故名，且以自号。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诏、求志、从好等堂，及净乐庵、爱日轩、跻云轩、碧琳池，又有岩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邻有朱氏怡云庵、涵空桥、玉涧，故公复以玉涧名书。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此园在霅最古，今皆没于蔓草，影响不复存矣。

黄龙洞与卞山佑圣宫相邻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于云气中，每见头角，但岁旱祷之辄应。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谓之金

井洞亦名山之一，也。

玲珑山在卞山之阴，嵌空奇峻，略如钱塘之南屏及灵隐、芗林，皆奇石也。有洞曰归云，有张谦中篆书于石上。有石梁，阔三尺许，横绕两石间，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题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来”，及绍兴癸卯，葛鲁卿、林彦政、刘无言、莫彦平、叶少蕴题名。章文庄公有诗云：“短锸长镵出万峰，凿开混沌作玲珑。市朝可是无蟾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赛玲珑去玲珑山近三里许，近岁沈氏抉剔为之。大率此山十余里，中间皆奇石也。今亦皆芜没于空山矣。

刘氏园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刘思忠所葺，后亦归之赵忠惠。

钱氏园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为之。岩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揽也。钱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园文简公别业也，去城数里，曰河口。藏书数万卷，作楼贮之。

孟氏园在河口，孟无庵第二子既为赵忠惠婿，居霅，遂创别业于此。有极高明楼，亭宇凡十余所。

假 山

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连舻辇致，不遗余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赐金带，且各图为谱。然工人特出于吴兴，谓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遗风。盖吴兴北连洞庭，多产花石，而卞山所出，类亦奇秀，故四方之为山者，皆于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见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为奇绝。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玉树，森列旁午，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大率如昌黎《南山》诗中，特未知视牛奇章为何如耳。乃于众峰之间，萦以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荫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旁植名药，奇草薜荔、女萝、菟丝花红叶碧。潭旁横石作杠，下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今皆为有力者负去，荒田野草，凄然动陵谷之感焉。

艮 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远必有损折之虑。近闻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实填众窍，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济之，令圆混。日晒，极坚实，始用大木为车，致于舟中。直俟抵京，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此法奇甚，前所未闻也。又云：“万岁山大洞数十，其洞中皆筑以雄黄及卢甘石。雄黄则辟蛇虺，卢甘石则天阴能致云雾，滃郁如深山穷谷。后因经官拆卖，有回回者知之，因请买之，凡得雄黄数千斤，卢甘石数万斤。”

炮 祸

赵南仲丞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时盛传以为骇异。至元庚辰岁，维扬炮库之变为尤酷。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

牛 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说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岁时记》云：“黄姑、织女时相见。”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牵牛为黄姑。然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若此则又以织女为黄姑，何耶？然以《星历》考之，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古诗所谓“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语”，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说？又《岁时记》则又以黄姑即河鼓，《尔雅》则以河鼓为牵牛。又《焦林大斗记》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与参俱出，谓之牵牛。天河之东，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谓之织女。”《晋·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牵牛六星，天之关梁，又谓之星纪。”又云：“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汉·天文志》又谓织女“天之贞女”，其说皆不一。至于渡河之说，则洪景卢辨析最为精当。盖渡河乞巧之

事，多出于诗人及世俗不根之论，何可尽据？然亦似有可怪者。杨缵继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数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鹤西来，继而有鹤千百从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画图所绘者。彩霞绚粲，数刻乃没。杨卿时已寝，姬急报，起而视之，尚见云气纷郁之状。然则流俗之说，亦有时而可信耶？

蕈 毒

菌蕈类皆幽隐蒸湿之气，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轻千金之躯以尝试之，殊不可晓。《夷坚志》所载简坊大蕈，及金溪田仆食蕈，一家呕血，陨命六人，邱岑幸以痛饮而免，盖酒能解毒故耳。又灵隐寺僧得异蕈，甚大而可爱，献之杨郡王。王以其异，遂进之上方，既而复赐灵隐。适贮蕈之器有余沥，一犬过而舐之，跳跃而死，方知其异而弃之。此事关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两事，并著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岁，杨和王坟上感慈庵僧德明，游山得奇菌，归作糜供众。毒发，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尝粪获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宁死不污，至肤理拆裂而死。至今杨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号，僧衔有法势大和尚、威仪、从仪、少属、少录等称。是岁，其国度僧万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国京东路相州行香县上守乡光胜寺僧也。咸淳壬申，临安鲍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邻人闻其家撞突有声，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众排闼而入。则其夫妇一女皆呕血殒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间尚余杯羹，以俟其子，适出未还，幸免于毒。呜呼，殆哉！

呼名怖鬼

刘胡面黝黑，似胡蛮，人畏之，小儿啼，语云："刘胡来！"便止。杨大眼威声甚振，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辄呼："麻秋来！"即止。檀道济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儿，且图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其形帖床壁，无不立愈。

闽鄞二庙

嘉熙庚子岁，先子为闽漕干官时，方公大琮为计使，特如礼敬，一台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颇为乡民所信，至是投

牒乞保奏丐封额。时方久旱，先子遂书牒云：“本路正兹闵雨，神能三日内为霖，当与保奏。”方公笑语吏魁曰：“汝可以运干所拟，白之于神。”吏敬录其语，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连雨昼夜，境内沾足。遂从其请，竟获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书其事，鬻于市焉。乙卯岁，先子守鄞江，以贡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内旧有土神七姑庙在焉，先子素刚介，并欲撤去，且命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污浊不堪用。监修判官周颉及吏魁赖良者白曰：“土神庙貌已久，州人赖之，今既与院中无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谩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则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语。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试命汲之，清泠佳泉也。于是并为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击。

健啖

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史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釂，继以金柈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一笑。其后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马监押某人为荐者，遂召之燕饮，自早达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赵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者屹不为动。公云：“君能尚饮否？”对曰：“领钧旨。”于是再进数勺，复问之，其对如初。凡又饮斗余乃罢。临别，忽闻其人腰腹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腹肠迸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铃下老兵往问，而典客已持谒白曰：“某监押见留客次谢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跼蹐起对曰：“某不幸抱饥疾，小官俸薄，终岁未尝得一饱，未免以革带束之腹间。昨蒙宴赐，不觉果然，革条为之迸绝，故有声耳。”

科举论

淳熙间，赵温叔丞相常力荐郭明复、刘光祖、杨辅之，谓皆省殿试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寿皇宣谕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论科第？科第不过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退。越日，御制《科举论》，其略谓：“近世取士，莫若科场，及至用人，岂当拘此？诗赋、经义，学者皆能为之，又何足分轻重乎？夫科场之弊，于文格高下，但以分数取之，真幸与不幸耳。至于廷试，未尝有黜落者，尽以官赀命之，

才与不才者混矣，是科场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择相之不审，至于怀奸私，坏纲纪，乱法度，及败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胜言矣。宰相不能择人，每差一官，则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圣之门，犹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为难。今则不然，以高科虚名之士，谓处之无不宜者，何尝问才之长短乎？夫监司、郡守，系民之休戚，今以资格付之，丞相虽择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对，既无过人之善，粗无凡猥之容，则又未能极精其选。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虽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启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废厥职，犹惩之曰：‘以干先王之诛。’况掌邦邑军师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为官择人，不失其所长，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尽忠无隐，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绩，岂不休哉！”初宣示，温叔色变，上曰：“不谓卿等。”赵奏曰：“迅雷风烈，虽不为孔子，而孔子色变者，畏天怒也。”异日，上复宣谕曰：“朕所著《科举论》，或以为过，或以为是。以为过者，史浩也；以为是者，阎苍舒也。浩极长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阎苍舒趋事赴功之人也，故赞朕以为是。刘子宣《迩言》亦云：‘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异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节公之言曰：“不为俗学所累者，可与言理道焉。”

荐杨诚斋

绍兴庚戌十月，倪文节公思为中书舍人，杨文节万里自大蓬除直龙图阁，将漕江东，朝论惜其去，公留录黄欲缴奏。或以语杨，杨亟作简止之。倪公答云：“贤者去国，公论以为不然，既辱宠喻，不敢复缴，却当别作商量也。”杨公即以所答简余纸复止之，云：“死无良医，幸公哀我，得并别作商量之说免之。尤荷公孙黑辞职，既而又使子为卿，子产恶之。至恳至叩，不胜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见也。然倪公竟入札留之，云：“臣闻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刚与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为其挺特之操，可与有为，贤于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远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数辈，可以逆折奸萌，矫厉具臣，为益非浅。窃见秘书监杨万里，学问文采，固已绝人，乃若刚毅狷介之守，尤为难得。夫其遇事辄发，无所顾忌，虽未尽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补于国家，至惓惓也。向来劝讲东宫，已蒙陛下嘉奖，陛下践祚，首赐收召晋登册府，士类咸以为当。今甫逾年，遽尔丐外，朝廷以职名漕节处之，不为不优。然而公论以为如万里者不宜遂使去国。录黄之下，臣始欲缴论，为又念朝廷此命本是优贤，虽已书行，

而于臣愚见，犹欲陛下改命留之。盖万里再入修门，未为甚久，傥朝廷以贪贤为意，喻之小留，万里感荷君恩，岂能复以私计为辞。”云云。盖二公相知极深也。后二十年，杨公已亡，倪公得其当时手简，不忍弃之，遂自录所上之札，及往来之书，装潢成卷，亲叙其事于后。攻媿楼公尝跋之云：“东坡赋屈原庙，云‘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诚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虽不行，陈义甚高，诚斋有焉。”尤为确论。亦可概想前辈去就之道，交情之谊也。

王小官人

建康缉捕使臣汤某者，于侪辈中著能声，盖群盗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负小笈，扣汤所居。汤遣询谁何？则自通为鄯沙王小官人，趋前致拜。汤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辞云：“观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拟假一力，负至东阳镇问渡。”汤疑有他，遂择其徒驵黠者偕往，俾侦伺之。自离城闉，遇肆辄饮，已而大吐，几不能步。同行者左负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汤观察以其为好手，不过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镇邸，大吐投床，终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骑马扣门者，乃汤也。密扣同行，知夕来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闻汤来，则亦扶头强衣，扣所以至。汤谩以他语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过否？”因指同行为证，且曰：“虽然，或有他故，愿效区区。”汤嗫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实以夜来总所有大酒楼失银器数百两，总所移文制司，立限构捕严甚，少违则身受重谴矣。束手无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则关系甚大，恐妖异所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汤哂其醉中语荒诞，不复诘，力邀同还。抵家，谩用其说，祷之圣堂，则所失器物皆粲然横陈供床下矣。汤始大惊，以为神，方欲出谢之，则其人已去矣。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化　蝶

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傍，竟日乃去。及闻讣，聚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李商尝作诗记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儿，今作栩栩蝴蝶飞。山川阻深网罗密，君从何处化飞归。”李铎谏议知凤翔，既卒，有蝴蝶万数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官府吊奠，接武不相辨，挥之不开，践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窗户间，终日乃去。

始信明之之事不诬。余尝作诗悼之云：“帐中蝶化真成梦，镜里鸾孤枉断肠。吹彻玉箫人不见，世间难觅返魂香。”亦纪实也。

玉 环

杨太真小字玉环，故今古诗人多以阿环称之。按李义山云：“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荆公诗云：“瑶池森漫阿环家。”又云：“且当呼阿环，乘兴弄溟渤。”则是以西王母为阿环也。按西王母降汉庭，遣使女与上元夫人，答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然则上元夫人亦名阿环耳。

剧书蕊书

隆州跨鳌李先生，老儒也，尝著书，名之曰《剧书》。张行成跋云：“《方言》曰：‘剧，倦也。’丁度谓字或作剧，故司马相如云：‘穷极倦剧。’释云：‘倦剧，疲惫也。’盖乐其倦游，不希时用也。”楼攻媿云：“尝考之《集韵》二十陌，有剧字，与剧同音。《方言》：‘倦也。’然则此书之名，音从剧，义则倦耳。然《说文解字》无剧。《集韵》：‘㓜，胡官反。□㓜，亭名，在上谷。□，谟官切。’《说文解字》：‘㓜，其虐切，相踦㓜也。’二字若不类，俗书足以相乱。㓜从山谷之谷，弹丸之丸。则钦宗兼名三十六号，止是亭名，别无义可取。㓜从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郤绺皆从谷，俗书与山谷之谷无别。𠬝，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韵》云：‘隶变为丸，执、孰等丸，恐筑之几，皆从𠬝。俗书与丸、几无别。’相如《上林赋》曰：‘徼剧受诎。’曰：‘穷极倦剧。’俱音剧，倦惫疲。而《说文》𢿱字，徐锴《通释》亦引《上林赋》‘徼剧受屈’，谓以力相踦角，徼剧而受屈也。剧，渴极切。𢿱，其虐切。声亦相近，疑即𢿱字。跨鳌之书，不应取踦㓜之意义，正用《方言》、《上林赋》倦剧之意耳。区区虽若辞费，详考及此，因并及之。”又余橦自著书以拟《太元潜虚》，命名《蕊书》，以八起数，蕊字之义，亦未易晓。攻媿尝为考云：“《说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锴《释》曰：‘承天之时，因地之利，口谋之，手执之，时不可失，疾也。会意，气至切。’《集韵》于去声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声二十四职出此字，蕊蒿，蕊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極。橦盖以此字备三才，故用之，亦务奇，故又加艹，第未知蕊字止用《集韵》为据，惟复别见他书，复其下又加木，则未之见也。当考。去吏乃本音也，要当从去声为正。”余异二公名书之僻，嘉前辈考订之精，故并书之，以俟问奇字者。

乘 槎

乘槎之事，自唐诸诗人以来，皆以为张骞，虽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按骞本传，止曰“汉使穷河源”而已。张华《博物志》云：旧说天河与海通，有人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月至一处，有织女及丈夫饮牛于渚，因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问严君平则知之。”还，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然亦未尝指为张骞也。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然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

游月宫

明皇游月宫一事，所出亦数处。《异闻录》云：“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洪都客夜游月中，见所谓广寒清虚之府，下视玉城嵯峨，若万顷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余舞于广庭，音乐清丽，遂归制《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则以为罗公远，而有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则以为叶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钱之事。《幽怪录》则以为游广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说，不足问也。

郑仙姑

瑞州高安县旌义乡郑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药，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井之次，忽云涌于地，不觉乘空而去。人有见若紫云接引而升者，于是乡保转闻之县，县闻之州，乞奏于朝，立庙旌表以劝孝焉。久之未报，然乡里为立仙姑祠，祷祈辄应，远近翕然，趋之作会，几数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复申前请。时洪起畏义立为宰，颇疑其有他，因阅故牒，密遣县胥廉其事。适新建县有阙氏者雇一婢，来历不明，且又旌义人，因呼牙侩讯，即所谓郑仙姑也。盖此女初已定姻，而与人有奸而孕，其父丑之，遂宛转售之傍邑，乃设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为此耳。昌黎《谢自然》、《华山女》诗，盖亦可见，然则世俗所谓仙姑者，岂皆此类也耶？

寡 欲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贤拳拳然以欲为害道，可不慎乎！刘元城南迁日，尝求教于涑水翁，曰："闻南地多瘴，设有疾以贻亲忧，奈何？"翁以绝欲少疾之语告之。元城时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谨。赵清献、张乖崖，至抚剑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设之帐中者。盖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甚矣！欲之难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气养生，难在去欲。"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然不免与胡妇生子于穷海之上。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风放妓，犹赋《不能忘情吟》。王处仲凶悖小人，知体弊于色，乃能一旦感悟，开阁放妓。盖天下事勇决为之，乃可进道。余少年多病，间有一二执巾栉供纫浣者，或归咎于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获，亦复不留，然犹未免时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复以前说戏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虽然，戏之者，所以爱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觉四十九年之非，其视秀惠温柔，不啻伐命之斧，鸩毒之杯，一念勇猛，顿绝斯事，以徼晚年清净之福。闭阁焚香，澄怀观道，自此精进不已，亦庶乎其几于道矣。然则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药石乎？

芍 药

韩昌黎诗："两厢铺氍毹，五鼎烹芍药。"注引《上林赋》注云："芍药根主和五脏，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芍药。"《七发》亦曰："芍药之酱。"《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南都赋》曰："归雁鸣鹅，香稻鲜鱼，以为芍药。"服虔、文颖、文俨等解芍药，或亦不过称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气而已。独韦昭曰："今人食马肝者，合芍药而煮之，马肝至毒，或误食之至死。则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药，故独得药之名耳。"此说极有理。《古今注》载牛亨问曰："将离将别，赠以芍药，何耶？"答曰："芍药一名将离，故以此赠之。"此又别一说也。江淹《别赋》云："下有芍药之诗。"正用此义。而注之中仅引"赠之以芍药"之语。张景阳《七命》"和兼芍药"，乃音酌略。《广韵》中亦有二音。

三建汤

三建汤所用附子、川乌、天雄，而莫晓其命名之义。比见一老医云："川乌建上，头目之风虚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肾虚惫者主之。"此说亦似有理，后因观谢灵运《山居赋》曰："三建异形而同出。"盖三物皆一种类，一岁为䕷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是知古药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寺。"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狮子"，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迎 曙

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康平。忽一日，命宫嫔、妃主游后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堞，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时回辇。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极，盖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杂说》载哲宗朝常创一堂，退绎万幾，学士进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无咎《杂说》言仁宗时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为未安，复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数说，未知孰是。

白 帽

管宁白帽之说尚矣，虽杜诗亦云："白帽应须似管宁。"然《幼安本传》止云："常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无白帽之事。独杜佑《通典·帽门》载管宁在家常著帛帽，岂以帛为白乎？然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䍦，谢万著白纶巾，南齐桓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著下檐白纱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他如白帢、白帻之类，通为庆吊之服。古乐府《白纻歌》云："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杜诗："光明白氎巾。""当

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白乐天诗云：“青筇竹杖白纱巾。”然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惟以升数多寡精粗为异耳。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苧葛虽布属，亦皆吉服。缟带、纻衣，昔人犹以为赠，则亦何忌之有？汉高帝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行师权制，固不备礼。后世人多忌讳，丧服往往求杀，今之薄俗，盖有以缟纻为缌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 刺

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己刺尽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然《类说》载陶穀易刺之事，正与此相类，恐吴效之为戏耳。又《杂说》载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荥阳吕公亦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作伪，且疏拙露见可笑。则知此事由来久矣。

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

简 椠

简椠古无有也，陆务观谓始于王荆公，其后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简版几废。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荐，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别以纸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赖其用，于是旋易之以应课，习以为常。端平之初，犹循故态。陈和仲因对首言之，有云：“槁会稽之竹，囊括苍之简。”正谓此也。又其后括苍为轩样纸，小而多，其层数至十余叠者。凡所言要切则用之，贵其卷还，以泯其迹。然既入贵人达官家，则竟留不遣，或别以他椠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从官皆用蠲纸，自理宗朝亦用黄封简版，或以象牙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谓之御椠，盖亦古所无也。

人 妖

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同辈之欢。赵昵

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具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然小说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类。而此外绝未见于古今传记等书，岂以秽污笔墨，不复记载乎？尝考之佛书，所谓博叉半择迦者，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遗像经》有五种不男，曰生、剧、妒、变、半，变、半者二形，人中恶趣也，《晋·五行志》谓之“人疴”。惠帝时，京洛人兼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乱，此乱气所生也。《玉历通政经》云“男女二体主国淫乱”。而《二十八宿真形图》所载心、房二星皆两形，与丈夫妇人更为雌雄，此又何耶？《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故能媚人。”《褚氏遗书》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胗，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皆天地不正之气也。”

四 韩

或云韩信为吕后所杀，韩通为杜后所杀，韩侂胄为杨后所杀，韩震为谢后所杀，四人皆将相，皆死于妇人之手，亦异矣。

韩彦古

韩彦古字子师，诡谲任数，处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为谏议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恶韩，将奏黜之，语颇泄，韩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门清峻，无间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满贮大北珠，缄封于大合中，厚赂铃下老兵，使因间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爱亦在傍，怪其奁大而轻，曰：“此何物也？”试启观之，则见玉合，益怪之。方复取视，玉滑而珠圆，分迸四出，失手堕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见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气中仆地，竟不起，其无状至此。李仁甫亦恶其为人，弗与交，请谒尝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见之，则实未尝出也。既见，韩延入书屋而请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见临，姑解衣盘礴可也。”仁甫辞再三，不获，遂为强留。室有二厨贮书，牙签黄袱，扃护甚严。仁甫问：“此为何书？”答曰：“先人在军中日，得于北方。盖本朝野史，编年成书者。”是时仁甫方修《长编》，既成，有诏临安给笔札，就其家缮录以进。而卷帙浩博，未见端绪，彦古常欲略观不可得。仁甫闻其言窘甚，亟欲得见之。则曰：“家所秘藏，将即进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祷。乃曰：“且为某饮酒，续当以呈。”李于是为尽量，每杯行辄请。至酒罢，笑谓仁甫曰：“前言戏之耳。此即公所著《长

编》也。已为用佳纸作副本装治，就以奉纳，便可进御矣。”李视之，信然。盖阴戒书吏传录，每一板酬千钱，吏畏其威，利其赏，辄先录送韩所，故李未成帙而韩已得全书矣。仁甫虽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进。其怙富玩世，狡狯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过此者。

松五粒

凡松叶皆双股，故世以为松钗。独栝松每穗三须，而高丽所产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谓华山松是也。李贺有《五粒小松歌》，陆龟蒙诗云“松斋一夜怀贞白，霜外空闻五粒风”，李义山诗“松暄翠粒新”，刘梦得诗“翠粒点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阳杂俎》云：五粒者，当言鬣。自有一种名五鬣，皮无鳞甲而结实多，新罗所种云然。则所谓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见之碑铭，多自称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庙记》云：“《春秋》师晋陵蒋坚，《易》师沙门凝辩。”安有先圣之宫，而可使桑门横经于讲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则知当时此事不以为异也。

葵

今成都面店中呼萝蔔为葵子，虽曰市井语，然亦有谓。按《尔雅》曰：“葵，芦菔也。”郭璞以葩为菔，俗呼雹葵，先北反。或作蔔，释曰：“紫花松也，一名葵，盖其性能消食、解面毒。”《谈苑》云：江东居民岁课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菔三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见其能消食。昔有婆罗门僧东来，见人食面，骇云：“此有大热，何以食之！”及见萝菔，曰：“赖有此耳。”《洞微志》载齐州人有《病狂歌》曰：“五灵叶盖晚玲珑，天府由来汝府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萝菔火吾宫。”后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麦毒，按医经芦菔治面毒。”即以药并萝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面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韩熙载相江南，后主即位，颇疑北人，有鸩死者。熙载惧祸，因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家财，售妓乐数百人，荒淫为乐，无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给，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门生舒雅执板挽之，随房乞丐，以足日膳。后人因画《夜宴图》以讥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乃知熙载之前，已有此例。虽裴公逃禅，熙载避祸，余谓熙载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迹不同也。

袁彦纯客诗

袁彦纯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荐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结上知，遂繇文昌跻宥府，寖寖乎柄用矣。适诞辰，客有献诗为寿，云："见说黄麻姓字香，且将公论是平章。十年旧学资犹浅，二纪中书老欲僵。刑鼎岂堪金锁印，仙翁已在白云乡。太平宰相今谁是，惟有当年召伯棠。"刑鼎指薛，盖以金科赐第。仙翁指葛，时已七十。旧学则郑安晚也。此诗既传，史闻恶之，旋即斥去。

长沙茶具

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因记司马公与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闻之，因留合与寺僧而归。向使二公见此，当惊倒矣。

真西山入朝诗

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士有投公书云："先生绍道统，辅翼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愚民无知，乃欲以琐琐俗吏之事望公，虽然，负天下之名者，必负天下之责。楮币极坏之际，岂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责望者不亦过乎！"公居

文昌几一岁，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赵子固梅谱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善墨戏，于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尝作《梅谱》二诗，颇能尽其源委，云："逃禅祖花光，得其韵度之清丽。闲庵绍逃禅，得其萧散之布置。回视玉面而鼠须，已见工夫较精致。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来端若尔。所传正统谅未绝，舍此的传皆伪耳。僧定花工枝则粗，梦良意到工则未。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可怜闻名不识面，云有江西毕公济。季衡粗丑恶拙祖，弊到雪蓬滥觞矣。所恨二王无臣法，多少东邻拟西子。是中有趣岂不传，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须止七萼则三，点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叠墨浓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说偈言吾亦赘。谁家屏幛得君画，更以吾诗跋其底。""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笔分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糁缀蜂须疑笑靥，稳拖鼠尾施长梢。尽吹心侧风初急，犹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衬时明掩映，水波浮处见飘飖。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闹里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笔端的皪明非画，轴上纵横不是描。顷觉坐来春盎盎，因思行过雨潇潇。从头总是汤杨法，揸下工夫岂一朝。"

笔 墨

先君子善书，体兼虞、柳。余所书似学柳不成，学欧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归过笔墨。谚所谓"不善操舟而恶河之曲"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泛观前辈善书者，亦莫不于此留意焉。王右军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韦诞云："用张芝笔，左伯纸，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以建径丈之字，方寸千言。"韦杲善书而妙于笔，故子敬称为奇绝。汉世郡国贡兔，惟赵为胜，欧阳通用狸毛笔。皇象云："真措毫笔，委曲宛转，不叛散，尝滑密沾污，墨须多胶绀黟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调适而欢娱，正可小展试。"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绍彭留意笔札。元章谓笔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箸哺物，此最善喻。然则古人未尝不留意于此，独率更令临书不择笔，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 章

今人呼平章为辨章，见《尚书大传·唐传》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记》则又以为“便章百姓”。韩文公《袁氏先庙碑》亦用“辨章”二字。

来 牟

今人呼小麦面为来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广雅》云：“牟为大麦，来为小麦。”然则来、牟自是两物。《说文》云：“大麦，牟也，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麦来牟，即今之大麦。按小麦生于桃后二百四十日，秀之后六十日成，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之气，兼有寒、温、热、冷。故小麦性微寒，以为曲则温，面则热，麸则冷。

父 客

世称父之友为执，则父之宾客宜何称？按《史记·张耳传》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汉·吴王濞传》“周亚夫问父绛侯客”。东坡赠王定国诗云：“西来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误著祭服

余为国局，尝祠蜡，充奉礼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谬者，乃加中单于祭服之上，而以蔽膝系于背间。一时见者，掩鼻忍笑不禁，几致失礼，竟为监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载元符间有太学博士论奏云：“自来冠冕前仰后俯，此必是本官行礼之时倒戴差误。”哲宗顾宰臣笑曰：“如此等岂可作学官？可与闲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记室。未几，感会龙飞，遂致揆席云。

向胡命子名

吴兴向氏，钦圣后族也。家富而俭不中节，至于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访名于客，长曰涣，次曰汗，曰𣲖，古水字也。父不以为疑也。他日有连呼其名曰涣汗水，方悟为戏己。又胡卫道三子，孟曰宽，仲曰定，季曰宕，音荡。盖悉从宀。其后悼亡妻，俾友人作志，书曰：“夫人生三子，宽定宕。”读者为之掩鼻。盖当时不悟为语病也。宽后为京佥，宕则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献之贾

师宪，得一官，以赃败。

贾母饰终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贾似道母秦、齐两国贤寿夫人胡氏薨。特辍视朝五日，赐水银、龙脑各五百两，声锺五百杵，特赠秦、齐国贤寿休淑庄穆夫人。择日车驾幸临奠，差内侍邓惟善主管敕葬，特赐谥柔正。遂特起复，仍旧职，任仰执政侍从诣府劝勉，就图葬于湖山。且令帅、漕、州、司相视，展拓集芳园、仁寿寺基，营建治葬，于内藏库支赐赙赠银绢四千匹两，又令户部特赐赙赠银绢二千匹两，皇太后殿又支赐赙银绢四千匹两，又令帅、漕两司应办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请给人从，又赐功德寺额为“贤寿慈庆”，以雍熙寺改赐，永免科役。似道皆辞之。执政侍从两省台，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诏贾似道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似道八疏控辞，皆不允。又令两司建造赐第于城中。初择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于入觐，遂令趱前于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于出殡日，特依一品例给卤簿、鼓吹，仍屡差都司刘黻、李珏、梅应发致祭，并趣赴阙。于出殡日，特辍视朝一日，又差枢密章鉴、察官陈过前往勉谕回朝。又命浙漕及绍兴府守臣办集船只，只备师相回阙。又命有司照礼例候师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将绍兴府公使库径行拨赐。又令内臣梁大原赐银合香药。又令两司踏逐建造赐第，凡九处：杨府清隐园，李府家庙，夏府，中酒库，十官宅，大王宫，旧秀王府，旧景献帝府，御厨营。又命福王谕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过江还湖曲私第，至六月尽百日之制，复以疾作，给朝参等假十日，展转迟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违和，求草泽赦死罪，初九日宣遗诏。十一月除王钥左丞相，章鉴右丞相。太史选用来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攒，二月初三日发引，三月十三日掩攒。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攒，二十八日发引，总护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依旧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贾相持丧、起复、辞免，虚文汩汩，殆无虚日。如此三阅月，内外不安，而国事边事皆置不问。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丧乱相寻，无复可为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丧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自汉文短丧，其后时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无以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独断，一旦复古，可谓孝矣。《李氏杂记》尝书其事，甚略，今摭当时始末于此，以益国史

之未备云：“高宗之丧既易月，孝宗常谕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之服，自不妨听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缞绖，呜咽流涕，奏及丧服指挥，上曰：‘司马光《通鉴》所载甚详。’必大奏晋武虽有此意，后来止是宫中深衣练冠，上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光所以讥之，后来武帝竟行。谓王太后之丧。’必大奏记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诏曰：‘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变服，必大奏圣孝过哀，犹御初祥之服，臣等不胜忧惶，乞俯从礼制。上流涕曰：‘大恩难报，情所不忍，俟过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礼官苴麻三年，恐难行于外庭，今祥禫在迩，乞付外施行。枢密施师点奏曰：‘百日之制，其实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见。’上云：‘朕自所见。’必大奏陛下圣孝冠古，知汉文短丧之失，而陋晋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锐意复古，非圣孝高明，岂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余载之弊。’会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谕丧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读甚久，极合上意。知阁张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读如初，久之，嶷又云：‘简径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读竟乃已。’上劳之曰：‘卿二十年闲废，今不枉矣。’于是上意益坚。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细否？’必大奏曰：‘陛下独断行三年之丧，均是布衣，何细也？且光尧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将顺，致烦圣虑，所谓其臣莫及，足以垂训万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庙。内批：‘朕昨降指挥，欲缞绖三年，缘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有祔庙，勉从所请之诏，然稽之经典，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径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韩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贾平章似道督府出师时，平昔爱将已有叛去者，贾闻之，气大馁。临行，与殿帅韩震、京尹曾渊子约曰：“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且留其二子于震家，使仓卒可以随驾。时省吏翁应龙实知其谋。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溃师于鲁港，翁应龙得罪下狱，翁谓曾尹曰：“平章出师时，分付安抚道甚么来？如今却来罪应龙，何也？”于是渊子语塞，而震亦不自安。会似道以蜡书至韩，趣为迁避，其间有云：“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状，亲携蜡书白堂白台，陈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目之为贼。宜中本为似道所引，至是与编修官潘希圣谋，一反贾政，专以图守为说。震不察其意，乃坚持迁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会议于第五府，

先已差天府增级顾信等数人以拟之，及震至，门阖，即以铁挝击其首。韩曰：“相公不当如此。”陈答曰：“此奉圣旨。”韩犹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胫而毙之。遂自后门犨出，揭其首于朝天门。省吏刘应韶即以黄榜自窗楹中递出张挂，慰谕一行将士，谓罪止诛其首。亟命彭之才统其军马，其随行亲兵，赐银二万两，十八官会三十万贯，各补两官。殿步马司制领将官等并诸军官兵，共特赐十八官会一百万贯，兵各补两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佥书及曾渊子在焉。渊子固尝预迁避之谋，闻变，面无人色。继而得免而出，自庆再生，行至通衢，复有呼召，仓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几不能言。及至，乃处分他事耳。刘应韶以衢倅赏，顾信补承信郎，继而潘希圣入察行，且登用。未几，疽发于足，日见韩在左右，不数日而殂。身后以从官赏之。潘字养蒙，永嘉人。及北军既入，宜中乃挟二王航海而去，然则贾、韩之谋，是非果何如耶？后之秉笔削者，当有以任其责乎？

后集

理宗初潜

穆陵之诞圣前一夕，全夫人欲归东浦母家，荣文恭王时待次。闽县尉遣仆平某者，即平幕使之父也，赎黑神散与之同往。时天尚未晓，启门则见甲士盈门，意谓过军，亟惊入报。尉曰：“军行自应由上塘，何缘至此？”遂出观之，了无所睹。方舣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两小角，压船舷而卧，船为之侧，疑其有异，遂不复往。未几诞男，即理宗也，小字乌孙，以蛇异也。其初被选也，史卫王当国，先命赵宗丞希言与权之，并选宗室子“与”号十岁已下者，各与课算五行，于是就其中选到十人。与膺、与爽、与休、与蔽、与应、理宗、福王。时侍郎王宗与权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谓卫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于是理宗改训与莒，福王改训与芮，盖取二国以为名也。始下大宗正司尽召十人，时入和尚师禹领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馁，遂就市肆呼面。方及门而桦覆地，众方馁甚，交责之，独穆陵凝然略不变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闻其事，遂大异之。既而，私引入书院中试，令写字，即大书“朕闻上古”，卫王栗而起曰：“此天命也。”于是立储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谤

魏峻字叔高，号方泉，娶赵氏，乃穆陵亲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岁得男，小字关孙，自幼育于绍兴之甥馆。实慈宪全夫人之爱甥也。慈宪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为求官。穆陵以慈宪之故，欲一见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异姓入宫门，必县牌于腰乃可，惟宗子则免，此一时权宜，遂令假名孟关以入见焉。时度宗亦与之同入宫，欲其故，遂倡为魏太子之说。既而外廷传闻浸广，于是王伯大、吴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其实则不然也。关孙后溺死于荣邸瑶圃池中，魏洪则自地以继关孙之后焉。当吴毅夫为相日，穆陵将建储，吴不然之，欲别立汗邸，承宣专任方甫以通殷勤。吴以罪去国。绍陵既为皇子，尝遣人俟于汗邸，欲杀之。方知之，乃自后门逃去，后为谢堂捕之，送兵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亲闻之穆陵云。

徽宗梓宫

徽宗、钦宗初葬五国城，后数遣祈请使，欲归梓宫。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还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缌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者几人，费于官帑者大不赀。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李光，以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亦贻书谏官曾统，乞奏命大臣取神榇之下者斫而视之。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仍纳衮冕翚衣于椁中，不改敛。遂从之。近者杨髡盗诸陵，于二陵梓宫内略无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则木灯檠一事耳。当时已逆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聊以慰一时之人心耳。盖二帝遗骸飘流沙漠，初未尝还也，悲哉！

成均旧规

成均旧规，后来不复可见矣。谩言所知者数则于此，亦可想见当时学校文物之盛，庶异日复古或有取焉。大学私试，以孟、仲、季分为三场，或司成无暇，则并在岁晚。有公试则无私试，试为监中司成命题，就差学官充考校封录之职，不复经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晓，每十人取一，孤经则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谓之放等，魁当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从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厘，余并一分。太学公试，遇省试年则在省试后二月下旬，凡引试二日。经赋一日，论策一日。非省试年分，则随铨试后引试，系朝廷差官，士子则襕幞入试。大约七人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约二十人取一，余约七人取一，第四、第五并一分。公试魁纵不该升补，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试中第二等，谓之入等升，又谓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谓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谓之进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谓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补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试第二等，名为入等。却用本年私试，二场并得。如中魁，亦当一场，谓之追升，可以陈乞追升内舍。或止中两场则无用。又前一年外校八分以止，或优本年公试，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试者非内舍校定，以升补做内舍校定者，一年止有两试。一试中则又试两试，若一年两试俱失，谓之折脚，不复试第三试。以三试不中，则当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于内有未升上舍而过省者，或有事故者，许二十一人之后分数少者，依资次来豁校。如正升内外舍人，亦用状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内舍。一年无两升，纵当年上舍试入优，止理为内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内舍一年无三色试，已试

公试者，不许赴私试；已试私试者，不许赴公试。上舍试每三人取一人，优等十人，赋三，书二，余经各一。通榜魁十分，亚鼎各九分，余七名并八分，平六分。内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为内校。升补上舍有三等。内舍平校试舍试平等，或内舍优校，不中上舍试，或有季无校定，试入上舍试优等，亦与随榜升补下等上舍。谓之赤脚升，其升补名字依上舍试榜资次。盖舍试压公试，内舍新升及无季人虽中舍试，只作内校分数。然舍试一中优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尽可赶优。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试入两中舍试平等，已上谓之俱平，或一优一否，皆为下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试入上舍试平等，或上舍平校人试入上舍优等，当举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谓之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又中上舍试优等，以优中优皆是释褐，不拘名数，先赐进士出身，谓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续有此附黄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孙始。当年间有内舍优校，内优三，人当年积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试。次年白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试当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为限，第四名纵积十分，亦不理。若以优中优，则谓之两优状元。其试两年一次，率在季秋，圣旨差官命极难之题，重于省试。优校赴舍试，如不中，守三年后径到殿中，平即免省到殿。平校人赴舍试，中优即赴殿。自甲子年后，上舍人多陈乞解褐出身，不到殿，应当举免解，次举免省赴殿，谓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谓之两免相充，此学法也。或本未免解，当年实请免，谓之请免相衡，并相衡免省赴殿。国子生寄理法，国子生补入者，升补内舍，谓之寄理内舍。升补上舍，谓之寄理上舍。未许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后到殿者，未许到殿，直待元牒主补外方，理为正行食，及许到殿。以此牒官有请一月或半月暇者，盖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学者穿秉立堂上，状元亦襕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讫，诣堂下香案前，面东南望阙谢恩，跪受敕黄，再拜。次入幕换公裳，其所换下之衣，尽为斋仆持去，以利市。再至阶上，面西北再拜谢恩。毕，与学官同舍讲拜者，再次诣忠文庙。次诣直舍，通门状谢学官，亦止称其斋学生，再拜，遂归本斋团拜。次诣诸斋谢，亦称同舍生，不书斋名。礼毕，到堂上换衫帽，与学官相见交贺。监中备酒七杯，次本斋三杯。讫，临安府差到客将，备轿马、从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状元局。凡学夫、斋仆以次，平日趋走之人，皆以大小黄旗，多至数百面，呵喝状元，与唱名一同。遂择日谒先圣。其局钱酒支用，并天府应办。次日，谢宰执台谏，然后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节察推官，视殿试第三人恩例。谢宰相，用启事，见主司，有拜礼。太学解试与舍试无相干。太学十人取三人，若参未满年，七人取一人，系不满年太学生。升补一请求免，已经特恩正免，又一请者亦

免。曾于方州请举不改名者，谓之带胎入学，异时于学中请者亦免。在学三十年，公私试曾一中者，永免在学，曾一请后二十日永免。太学解试都魁，虽不升舍，将来在第，亦许升甲，部注教官。

光 斋

太学先达归斋，各有光斋之礼，各刻于斋牌之上。宰执则送真金碗一只，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桯一副，帅漕新除，各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诸斋祠先辈

太学诸斋各祠本斋之有德行者：存心斋、果行斋并祠粟斋巩丰，循理斋祠慈湖杨简，果行斋祠李绍，观化斋祠梅溪王十朋、菊坡崔与之。

学 规

学规五等。轻者关暇几月，不许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则前廊关暇，监中所行也。又重则迁斋，或其人果不肖，则所迁之斋亦不受，又迁别斋，必须委曲人情方可，直须本斋同舍力告公堂，方许放还本斋，此则比之徒罪。又重则下自讼斋，则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又重则夏楚屏斥，则比之死罪。凡行罚之际，学官穿秉序立堂上，鸣鼓九通，二十斋长渝并襕幞，各随东西廊序立，再拜谢恩，罪人亦谢恩。用一新参集正宣读弹文，又一集正权司罚，以黑竹篦量决数下，大门甲头以手对众，将有罪者就下堂毁裂襕衫押去，自此不与士齿矣。

太学文变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

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此则有商量。

两学暇日

太学上巳暇一日，武学则三日；清明太学三日，武学乃一日，殊不可晓。

学舍燕集

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学之横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唯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实有题名之石，磨去以为败群之罚。自此之后，恣横益甚。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声其罪，无乃晚乎！盖大全之治三学，乃惩嵩之之不敢为。似道之不敢轻治，乃监大全之无能为。至彭成大之为前廊，竟摭为平日之赃，决配南恩州，学舍寂不敢发一语，此其术亦有过人者。

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

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外戚诸谢，惟堂最深嵫，其才最颉颃难制。似道乃与之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未几不动声色，悉皆换班，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末如之何矣。北司之最无状者董宋臣、李臣辅，前是当国者，虽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祸。似道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泽，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其所短者，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呜呼！古人以集众思、广忠益为相业，真万世之名言也欤！

祠　神

太学除夜各斋祀神，用枣子、荔枝、蓼花三果，盖取“早离了”之谶。遇出湖，则多不至三贤堂，盖以乐天、东坡、和靖为“落酥林”故也。可发一笑。

簿录权臣

前后权臣之败，官籍其家，每指有违禁之物为叛逆之罪。若韩侂胄家有翠毛茵褥、虎皮，及有织龙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龙团之类是也。近世籍贾似道，至以藉御书、龙团锦袱之类为违法。此则大不然。盖大臣之家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藉以龙锦，又何足为异。余妻舍有两朝赐物甚多，亦皆龙凤之物。至于御退罗帕，四角皆有金龙小印，凡数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诸阁分递相馈，无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为违法，恐不足以当其罪，适足以起识者之笑耳。大臣误国，其罪莫大，以此为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则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辞耳。昔侂胄败，捕其党于大理狱，狱吏加以不道，欲以违法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逊明其不然，曰：“侂胄首兵权，自有

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庙堂无以夺其议。

韩平原之败

韩平原被诛之夕，乃其宠姬四夫人诞辰，张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几不可起。干办府事周筠以片纸入投云：“闻外间有警，不佳，乞关阁门免朝。”韩怒曰：“谁敢如此！”至再三，皆不从。乃盥栉取瑞香番罗衣一袭衣之，登车而往。旋即殿司军已围绕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乐部伶官皆闭置于内，饥饿三日始放去。时赵元父祖母蕲国夫人徐氏与其母安部头皆在府中，目击其事。其后斥卖其家所有之物，至于败衣破絮，亦各分为小包，包为价若干。时先妣母谩以数券得一包，则皆妇人弊鞋也。方恚恨以为无用，欲弃之，疑其颇重，则内藏大北珠二十粒。盖诸婢一时藏匿为逃去之计，适仓惶遗之云耳。

马相去国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余疏，始得请，则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时公偃仰小榻，素无姬妾，止一村仆煮药其傍。尝凄然谓余曰：“吾家素贫，少年应南宫之试，止草履襆被而已。一日道间馁甚，就村居买螺蛳羹，泡蒲囊中冷饭食之，遂得此疾。既无力治药，朋友怜之者以二陈汤服之，良愈。是岁窃冒省魁。后为两制日，疾复作，医者复以丁香草果饮，亦三两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盖有后来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庙堂，分量极矣，过矣。今疾复作而众药不效，势无生理必矣。所恨者时事日异，无以报国为不满耳。”因泣下数行。然贾师宪终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关访问之，其实觇之也。及见其骨立羸然，乃始惊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闻，以大观文知乡郡，以荣其归，且特赐东园秘器，以为沿途缓急之备。公即日舆疾以归，及还番阳，疾乃安，阅月而全愈。未几，以吴坚为相。是冬北军渡江，督府军溃，而国随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则位不可释，位不可释，则奉玺狩北之责，公实居之。今乃以疾而归，归而疾愈，安处山林，著书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后薨。此非天相吉德，曲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尝自著《番阳遗老传》，及门人所述年谱，备载出处之详，兹不赘云。

荔枝梅花赋

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观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与牡丹何异？但问其所赋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赋序》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赋》人皆知之，《荔枝赋》则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赋》今不传，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观，其文猥陋，非惟不类唐人，亦全不成语，不善于作伪者也。

金龟称瑞

真宗东封回，至兖州回銮驿覃庆桥酺，赐辅臣、亲王、百官宴于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丁谓以献，上命中使赍示群臣。余为儿童时，侍老大夫为建宁漕属官，廨后多草莽，其间多有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初非难得之物也。鹤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为祥瑞，载之史册，真可发后世一笑也。

许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时赵忠简居越之能仁，赵忠定居福之报国，曾文清居越之禹迹，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长、吕居仁、魏邦达甚多。曾大父少师亦居湖之铁观音寺，后迁天圣寺焉。

须属肾

医家之论人须、眉、发，皆毛类，而所主五脏各异，故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气，如火气，故上生。须属肾气，如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亦无须，而眉发无异男子，则知不属肾也。此沈存中所记如此。余老来每掀髯，则须或易脱，每疑为肾气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说为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称凡数人，如《史记》之郭解，前汉之严延年，唐之李绅是也。

纲目用武后年号

余向闻林竹溪先生云：“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盖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岂无窒碍？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

游阅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钱菊泉至天庆观访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隐游宝莲山韩平原故园。山四环皆秀石，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崭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以为环珥之类。中有石谼，杳而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此即所谓阅古泉也。谼傍有开成五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开、钱塘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镌佛像及大字《心经》，甚奇古，不知何时为火所毁，佛及残缺。又一洞甚奇，山顶一大石坠下，傍一石承之，如饵饤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凿一门，门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间皆细波纹，不知何年水直至此处。然则今之城市，皆当深在水底数十丈矣。深谷为陵，非寓言也。其余磴道、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虽草木残毁殆尽，而岩石秀润可爱。大江横陈于前，时正见湖上如疋练然，其下俯视，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山顶更觉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惫，不果往。且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遂不能尽讨此山之胜，故书之以谂好事之寻游者。

种竹法

尝闻九曲寺明阇黎者言种竹法云：“每岁当于笋后，竹已成竿后

即移，先一岁者为最佳。盖当年八月便可行鞭，来年便可抽笋，纵有夏日，不过早晚以水浇之，无不活者。若至立秋后移，虽无日晒之患，但当行鞭之际，或在行鞭之后，则可仅活，直至来秋方可行鞭，后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争一年气候。”此说极为有理。

律文去避来

律云“去避来”之文，最为难晓。太宗尝问孔恭承曰：“令文宗贵贱长轻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恭承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来相避，此义止是憧憧于通衢之大路，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别有他意耳。”余尝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谓去避来者，盖避自我后来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来，此必有急事故耳，故当避之也。”此语亦甚有理。

廖莹中仰药

贾师宪还越之后，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翘馆诸客悉已散去，独廖群玉莹中馆于贾府之别业，仍朝夕从不舍。乙亥七月一夕，与贾公痛饮终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罢。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姬于是垂泣相持，廖语之曰：“汝勿用哭我，我从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岂能复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无负于主，天地亦能鉴之也。”于是分付身后大概，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

先君出宰

先君子于绍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几，值慈明太后上仙，应办梓宫，百色之冗，先子优为之，略无科扰，民称之为“周佛子”。撙节浮费，百废俱举，修建县学，一新释奠祭器，刻之于石。又重定释奠仪，重建合江驿。驿后为大阁，扁曰“清涵万象”。辟县圃，凿池建堂。适有双莲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诗“风合雨花香”之句。壬辰岁，余实生于县斋。其时李文清方闲居于邑中，其家强干数十，把握县道，难从之请，盖无虚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

一一尽奉其命也，以此积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闰，为文清所盼，每欲与之脱籍而未能。一日，酒边曰："此妓某未尘忝时，已见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系籍已久也。先子因顾蔡曰："汝入籍几何时？今几岁矣？"蔡不悟，直述所以。考之则李公登科之岁，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觉面发赤，以为先子有意于相窘，其实出于无心也，于是衔之。及入台，先子已满去，乃首章见劾焉。

向氏书画

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盖当时诸公贵人好尚者绝少，而向氏力事有余，故尤物多归之。其一名士彪者，所畜石刻数千种，后多归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呆而诞，其母积镪数百万，他物称是，母死专资饮博之费。名画千种，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长城人刘瑄，字囷道，多能而狡狯。初游吴毅夫兄弟间，后遂登贾师宪之门。闻其家多珍玩，因结交，首有重遗。向喜过望，大设席以宴之，所陈莫非奇品。酒酣，刘索观书画，则出画目二大籍示之，刘喜甚，因假之归，尽录其副。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公明，稠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然余至其家，杰阁五间悉贮书画、奇玩，虽装潢锦绮，亦目所未睹。未论画也，佳研凡数百只，古玉印每纽必缀小事件数枚，凡贮十大合。有雪白灵壁石，高数尺，卧沙水道悉具，而声尤清越，希世之宝也。其他异物，不能尽数。然公明视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侣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甚多。时董正翁楷为公田，分得其《兰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煜煜，透出纸外，与寻常本绝异，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虽用沉脑薰焙，亦不能尽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然付之庸工装潢，颇为裁损，所谓金龟八字云。

误书庙讳

胡石壁颖为宪日，尝出巡部。适一尉格目忘书名，胡大怒，遂批银牌云："县尉不究心职事，至于格目亦忘署名，可见无状。"追问，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状，录宪状判于前而空署字，以黄覆之。及就逮投状，胡见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银牌观之，则有署字，盖一时盛怒中所书，忘其庙讳也。于是径不敢问而遣之。

修史法

余尝闻李双溪献可云："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真可为法也。"

过 癞

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说，则多方诡作，以误往来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独行，颇有姿色，问所自来，乃言为父母所逐，无所归，因同至邸中。至夜，甫与交际，而其家声言捕奸，遂急窜而免。及归，遂苦此疾，至于坠耳、塔鼻、断手足而殂。癞，即大风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疏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后夹漈郑渔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广，而华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国中耳。牛、女在东南，故释氏以华夏为南赡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国之分野，随其所隶耳。"赵韩王尝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国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 霎

"吹霎"二字，每见刘长卿用之，作伤寒感冷意，问之，则谩云出《汉书》，然莫可考也。继阅方书，于《香芎散证治》云："吹霎，伤风头痛发热。"此必有所据也。

故都戏事

余垂龆时，随先君子故都，尝见戏事数端，有可喜者，自后则不复有之，姑书于此，以资谈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满贮水，以

小铜锣为节，凡龟、鳖、鳅、鱼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舞罢即沉，别复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兽可以教习，可谓异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视，每设大轮盘，径四、五尺，画器物、花鸟、人物凡千余事，必预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运轮如飞，俾客随意施箭，与预定无少差。或以数箭俾其身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须、柳眼、鱼鬣、燕翅之类，虽极微眇，无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见能传其技者。又太庙前有戴主者，善捕蛇，凡有异蛇，必使捕之，至于赤手拾取如鳅、鳝然。或为毒蝮所啮，一指肿胀如椽，旋于笈中取少药糁之，即化黄水流出，平复如初。然十指所存，亦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寻，则以小苇管吹之，其蛇则随呼而至，此为尤异。其家所蓄异蛇，凡数十种，锯齿毛身，白质赤章，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仅如称衡而首大数倍，谓之饭揪头，云此种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长数尺，呼之为蛇王。各随小大以筠篮贮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转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颇赡，无他生产，凡所资命，惟视吾蛇尚存耳，亦可仿佛豢龙之技矣。又尝侍先子观潮，有道人负一簏自随，启而视之，皆枯蟹也。多至百余种，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龟，如蚁，如猬，或赤、或黑，或绀，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锦，其一上有金银丝，皆平日目所未睹。信海涵万类，无所不有。昔闻有好事者居海濒为蟹图，未知视此为何如也。杜门追想往事，戏书。

马裕斋尹京

马裕斋光祖之再尹京也，风采益振，威望凛然。大书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谓僚属自当以职业见知，并从公举。若挟贵挟势，及无益俪语以属者，不许收受，达者则先断客将。于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点检衔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时为帅幕，一日以公事至，见有薛监酒方叔在焉。薛虽进纳，出入福邸贵家甚稔，余因扣其何为，薛笑而不见答，觇袖间则有物焉。余指壁间文曰："奈何犯初条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条，将并犯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属白事毕，薛出袖中函书，马公颦蹙不语。既而又出俪卷，傍观皆悚惧，而典客面无人色，谓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无所闻。又旬日，余复以事至，则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录矣。余袖中乃谢启也。"扣其所主，则南阳贵人也。以是知人不可无势，以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为流俗所移，况他人哉！

贾廖刊书

贾师宪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之类，盖自诧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诗话》乃节唐《本事诗》中事耳。又自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杂说之会者，如曾慥《类说》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板成未及印，其书遂不传。其所援引多奇书。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事虽夸而文可采。江子远、李祥父诸公皆有跋。《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荫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

贾廖碑帖

贾师宪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损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开，凡三岁而后成，丝发无遗，以北纸古墨摹榻，与世之定武本相乱。贾大喜，赏用和以勇爵，金帛称是。又缩为小字，刻之灵壁石，号“玉板兰亭”，其后传刻者至十余，然皆不逮此也。于是其客廖群玉以《淳化阁帖》、《绛州潘氏帖》二十卷，并以真本书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则皆近世如卢方春所作《秋壑记》，王茂悦所作《家庙记》、《九歌》之类。又以所藏陈简斋、姜白石、任斯庵、卢柳南四家书为小帖，所谓《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济王致祸

济王夫人吴氏，恭圣太后之侄孙也，性极妒忌。王有宠姬数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杨后，具言王之短，无所不至。一日内宴，后以水精双莲花一枝，命王亲为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妇和睦。未几，王与吴复有小竞，王乘怒误碎其花。及吴再入禁中，遂谮言碎花之事，于是后意甚怒，已有废储之意。会王在邸新饰素屏，书“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说，则曰：“‘花儿王’王墉之父，号花儿王。与史丞相通同为奸，待异日当窜之上二州也。”既而语达，王与史密谋之杨后，遂成废立之祸焉。盖当时盛传“花儿王”者秽乱宫闱，市井俚歌所唱“花儿王开者”，盖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试吏部，铨第十三人。外舅杨泳斋遗书贺先君，其间一联云："第十三传衣钵，已兆前闻；若九万抟扶摇，更期远到。"盖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为知举，取范质即以第十三处之，场屋间谓之"传衣钵"。盖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选故耳，以此用之最为切当。盖张时先辈笔也。时乃张武子良臣之子，昔为张功父之客云。

舞 谱

予尝得故都德寿宫舞谱二大帙，其中皆新制曲，多妃嫔诸阁分所进者。所谓谱者，其间有所谓：

左右垂手 双拂 抱肘 合蝉 小转 虚影 横影 称里

大小转㮇 盘转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场 搀手 鼓儿

打鸳鸯场 分颈 回头 海眼 收尾 豁头 舒手 布过

鲍老掇 对窠 方胜 齐收 舞头 舞尾 呈手 关卖

掉袖儿 拂 躜 绰 觑 掇 蹬 焌

五花儿 踢 搕 刺 撷 系 搠 捽

雁翅儿 靠 挨 拽 捺 闪 缠 提

龟背儿 踏 儹 木 折 促 当 前

勤步蹄 摆 磨 捧 抛 奔 抬 抩

是亦前所未闻者，亦可想见承平和乐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军皆例借紫鱼袋。先子为衢倅时，外舅杨彦赡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毕，则自便门至倅厅相谢，则已衣绯矣。余时在侍旁，不晓所谓。先子语之曰："盖知州则许借紫，今既满任交事，法当仍还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宪亦许借紫，若圣节随班上寿，则仍元服也。独帅漕居辇下者，则虽圣节朝谒，亦许服所借耳。若元为知州军而既除本路监司者，仍旧带借，或除别路，则不可就

矣。然亦莫晓立法之意也。

记方通律

《石林避暑录》载蔡州道士杨大均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千金方》，其间药名分两，皆不遗一字。因问其“此有何义理而可记乎？”大均曰：“苟通其义，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门，翁妙于琴律，时有画鱼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翁必随证其非。余尝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暗通默记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误耶？”翁叹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间义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强记之乎？”其说正与前合。盖天下之事，虽承蜩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廉俭

大父少傅素廉俭，侨居吴兴城西之铁佛寺，既又移寓天圣佛刹者几二十年。杜门萧然，未尝有毛发至官府。时杨伯子长孺守湖，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伯子下车顾问曰：“此岂侍郎后门乎？”为之歆叹而去。时寓公皆得自酿，以供宾祭，大父虽食醋，亦取之官库。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常时，因扣从来，盖先姑婆乳母所为斗许，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私家岂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仆甚严，虽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袜。

断　桥

完颜亮窥江之时，步帅李捧建谋，欲断吴江长桥，以扼奔突。时洪景伯知平江，以为无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于常熟福山一带多凿坑阱，以陷虏马者。德祐之际，朝臣亦建议断桥于吴江者，又断北关之板桥者。呜呼！疾已入于膏肓，且投肤革之剂，亦只取识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馈送寿物

《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以近世观之，每有馈遗，惟恐外人之窥，何肯张皇以眩众目

哉？尝闻有阃帅馈师宪三十皮笼，局镝极严，误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过赍书函及鱼钥小匣投纳而已，笼中之物，虽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又记吴曦出蜀入朝，多买珍异，孔雀四、华亭鹤数十，金鱼及比目鱼等，及作粟金台盏遗陈自强者。在今观之，皆不足道，岂当时人有廉俭之风，视此已为异事，不若今人视以为常耶？抑秀岩蜀产，耳目之隘故耶？

桐蕈鳆鱼

天台所出桐蕈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顿减。诸谢皆台人，尤嗜此品，乃并揖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馔，甚鲜美，非油渍者可比。贾师宪当柄日，尤喜苕溪之鳊鱼，赵与可因造大盘，养鱼至千头，复作机，使灌输不停，鱼游泳拨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数舟上下递运不绝焉。余尝于张称深座间，有以活鳆鱼为献，其美盖百倍于槁乾者。盖口腹之嗜，无不极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纵　囚

梁席阐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后汉虞延为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因期而还。《南史》何胤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呜呼！中孚之信及豚鱼，盖非一日之积也。

赵孟桂

乙亥岁，国事将危，忽传当涂孟之缙妻赵氏孟桂见为伯颜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赍金帛与之，俾赞和议。继得孟桂回奏云：“和议将成。”遂复赐手诏云：“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难，嗣君在疚。不谓似道失信北朝，致开边衅，生灵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览来奏，知尔身在边方，心存宗国，且拳拳以讲信为请，自非孝顺一念，发于天性，畴克有此！得书喜幸，莫有云喻。已诏丞相遣使通问，以全两国生灵之命。尚赖尔委曲赞助，速成议和，以慰老怀。”复遣人以金帛慰之，继而寂然无报。及事定，孟桂南归霅川，盖未尝为伯颜次妻，亦未尝得诏及赐物也。盖奸人乘危造为此说，以骗脱朝廷金帛耳。问探不明，有类儿戏，国安得不亡

哉！孟桂乃赵忠惠与簟之妹，今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广福寺云。

紫纱公服

近见近客章服有花纱绫绢或素纱者，或者讥笑之。余尝见《演繁露》载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云“彩动绫袍为趁行”之句，注云：“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则知唐章服以绫织花。又《旧闻证误》云：“今宗室外戚之亲贵者，或赐花罗公服，宣和间又有纱公服。”然则此亦不以异也。

译 者

“译者”之称，见《礼记》，云“东方曰寄”，言传寄内外言语；“南方曰象”，言放象内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北方曰译”，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叉，去声。皆译之名也。

秘 固

精力、精神、精气、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详、精妙，皆以精为主，卫生者当谨之。苦海、爱河，狂澜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问》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又曰：“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注曰：“交会之要者，正在于阳气不妄泄耳。”此语余闻之谢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庵平日之所受持也。”密庵名采伯，亦谢后之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刘克庄云：“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顾不能粗者，何欤？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语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张氏至孝

宝庆丙戌，莆阳境内小民张氏至孝，家贫养母。尝有所适，归而母亡，张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丧之终其身。太守杨叔昉闻而哀之，赐以钱酒，且书其门曰：“何必读书，只此便是读书；何必为学，只此便是为学。”

五行间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然间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则青黄合为绿；金克木，则青白合为碧；火克金，则赤白合为红；水克火，则黑赤合为紫；土克水，则黄黑合为骝。

枸字义

枸音进，凡织前绶以枸梳，系使不乱也，出《埤仓》，见《唐韵》。近世张定叟所云则枸字，一点，三音标的，若非此枸字也。

连 架

今农家打稻之连架，古之所谓拂也。《王莽传》“东巡载耒南载耨”，注：“锄也，薅去草。”“西载铨，北载拂”，注：“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连架。”庆历初，知并州杨偕伏所制铩连枷，铩简藏秘府。狄武襄以铩连枷破侬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书》棓亦作桦及棒，又连枷也，见《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从木，本非止于击禾。又以铁为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 闰

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余尝闻徐谊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与作史记之体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圣人以《秦誓》次于帝王之后，亦世衰推移，虽圣人不能强黜之。汉儒虽以秦为闰位，亦何尝以汉继周耶？若

如诸公之说，则李昪自称为吴王恪之后，亦可以续唐矣。”余尝见陈过圣观之说甚当，今备录于此，云：“《纲目·序例》有云：‘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自注其下云：‘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或问《纲目》主意于朱子，曰：‘主在正统。’又曰：‘只是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夫正闰之说，其来久矣，甲可乙否，迄无定论。盖其论无论正统之有无，虽分裂之不一，或兴创而未成，必择其间强大者一国当之，其余不得与焉。此其论所以不定也。自《纲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统所在有绝有续，皆因其所建之真伪，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为之予夺，此昔人所未及，今历考之，自周之亡，秦与列国分注而为首，此正统之一绝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遂得正统，此正统之一续也。二世已亡，义帝虽为众所推，不得正统，特先诸国而已，此正统之再绝也。义帝亡而西楚为首，至汉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统，此正统之再续也。王莽始建国之年，尽有汉天下矣，虽无他国亦从分注，此正统之三绝也。更始之主，虽汉子孙，而为诸将所立，犹不得绍统。光武即位，乃得正统，此正统之三续也。汉献帝之废，昭烈承之，虽在一隅，正统赖以不绝。后主亡而魏、吴分注，此正统之四绝也。晋武平吴亦得正统，此正统之四续也。愍帝亡而元帝中兴，虽在江南，而正统未绝，安帝为桓玄所篡，未几返正，以至恭帝禅宋而与魏分注，此正统之五绝也。自是历齐、梁、陈、魏、齐、周，南北分注，比之隋文平陈，而后得正统，此正统之五续也。隋恭帝侑废，而越王侗与唐高祖分注，此正统之六绝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统，此正统之六续也。昭宣帝为朱全忠所篡，而晋与淮南以其用唐年号，特先梁而分注，此正统之七绝也。自是历后唐、晋、汉、周，皆不得正统，可谓密矣。然正统之兼备，自三代以后，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汉高以兴，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统之归吾无间。然他如秦以无君无亲，嗜杀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晋武帝袭祖父不义之业，卒以平吴一统而与秦、隋俱得正统，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以秦、晋及隋概之，羿、莽特其成败有不同耳，顾以其终于伪定而以正归之，殆于不可，故尝为之说曰：‘有正者不必有统，非汉、唐不与焉；有统者不必有正，虽秦、隋可滥数。夫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于正矣。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若曰纪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与不正，万世自有公论，则昔人正闰之论，犹不能一，而以是断汉、魏之真伪，吾恐犹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则正者为正，不正者为僭。以统言之，则正固正也，统亦正也。今而曰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却使不得。正统如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晋与隋

者，其必以正统归之矣。庄周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盖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窃钩者也；秦、晋及隋，窃国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凭藉世恶，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论在也。今以朱子正统之法，而使秦、晋及隋乃幸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计得者，将不以曹丕自说，而幸己之不与同传，其以力得者，将又不曰汤、武之事。吾知乎，是后世无复有公论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枭、獍、蛇、豕、豺、狼，且将接迹于后世。为人类者，亦皆俯首稽首厥角以为事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为天地乎！窃谓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无正者，当分注。薰莸珹玉，居然自明，汉、魏之际，亦有不待辨者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为圣人糟粕，据子贡言性与天道也。此与象山与学者言《六经》几个不分不晓底，子曰“贤，信得及否”数语相似，元言与顿悟本相近也。

大 行

大行乃不返之辞，见《昌邑王传》韦注，平声。理宗之丧，湖州教官刘亿读祝，依《文选》注作去声，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此虽谥法，而实不然也。《前汉书音义》云：“‘《礼》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谥号官也。”韦昭云：“大行，不返之辞，崩未有谥，故称大行。”《穀梁传》曰：“大行受大名。”《风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谥，故且称大行皇帝。”义两通，又见《安帝纪》注。

龙有三名

龙之名有三。龙见而雩，此谓东方七宿为苍龙。蛇乘龙，此谓岁星木精，木为苍龙，故岁星亦以龙名。并见《左传》。又《淮南子》青龙为天之贵神，即太岁异名，王莽《铜权铭》“岁在大梁，龙集戊辰”者，以岁为岁星，龙为太岁也。魏《文昌殿钟簴铭》“岁在丙申，龙次大火”，是则以岁为太岁，龙为岁星，义得两通。若《张纯传》所谓“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按是岁太岁而言驳。右见吴斗南《两汉刊误

补遗》。今按龙集者，岁星所集也。魏《铭》所指星也，莽《铭》乃易置为太岁。今世皆以太岁为龙集，盖名用莽《铭》而实用魏《铭》也。若《张纯传》语则叠指太岁，其误甚矣。又苍龙甲寅在东宫，此以岁在寅德与甲相值，甲位在东方故也。《王莽传》亦云："苍龙癸酉，德在中宫。"注云："癸德在中宫。"按杜钦云："戊土，中宫之部，今癸北宫而云中宫者，以癸为戊妃也。"此与《纯传》小异。《莽传》又云："今年刑在东方，是岁壬申，申刑寅，故也。"欧阳公《集古录》载隋《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见。按此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抱朴子》有诺皋太阴将军之称，碑用其说。

押字不书名

余近见先朝太祖、太宗时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末乃有御书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者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岂惟是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虽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后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余年事尔。

蕞 蓺

蕞蓺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税反，束茅表位，出《国语》。叔孙通为绵蓺野外，注："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师古曰："蕞与蓺同，皆子说反。"然十七薛韵内只有此说，蓺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问轮对，误读蕞尔之国作撮音，寿皇厉声曰："合作在最反读为是。"按毛晃韵十七薛出蓺蕞二字，于十三蔡内，亦有一字，内蓺字下注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叔孙通绵蓺之仪。《春秋传》云："置茅荫也。"蕞字下注："《史记·礼书》作绵蕞。"徐广曰："表位标准。"如淳曰："置设绵索，为习肄处，谓以茅翦植地为纂位。"又于十四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别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也。则二音皆可通用无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概论也。姑书数事于此。田文

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举，母私举之。文长，以实告之，启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户损父。”文曰：“受命于天，岂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其贤。后封孟尝君。俗以五月恶月，故忌。《苑史记传》。王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尝君以此日生，卒相齐。此儿必兴吾家，以镇恶名之。”《南史》王凤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举，曰：“俗语，举此子长及户则自害，否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举之。《西京杂记》。胡广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黄，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而无所归，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世说》。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时生，太史令占曰：“五月为火，火为离，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长，博文强记，下笔成章，终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近世省吏翁应龙亦以五月五日生，后受极刑。屈原则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时，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续齐谐记》。孝女曹娥，其父以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溯涛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号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东汉列女传》。

度宗祔庙无室

太庙自宣、僖、翼、顺四祖为祧，别于太庙西上为祧殿以奉之，与太庙诸室并同列，而各门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东，已无所容，乃外辟东庑以处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斋梦炎、徐畋霖在衢校，俱受知于俞教任礼。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属之，徐魁南宫，留亦中选。每同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湎于酒，无所闻知。时穆陵书“后乂”“克艰”二语，以锡丞相史嵩之，谢表及记，皆濮所为。留刺知之，不以语徐，遂以自拟对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鬳斋，福清人。乙未，吴榜由上庠登

第，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首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

吴益登对

吴益为院辖官日，因轮对上殿，理宗忽问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问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于己济。"上首肯之。贾师宪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议论前无古人，独庙议以僖祖东向及社仓祖述青苗二事，与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晓。庙议见《中庸或问》及宋祁《祖宗配侑议》，《文鉴》卷百五。元晦以东向之说出于韩退之《禘祫议》，殊非公论。《南史》臧焘驳郑玄以二祧为文、武之谬，其语甚切，当并考之。

方　珠

横塘人褚生以右科官与贾巨川涉有旧，初为扬州一令，有妻，又赘于一宗姓之家。既而，挟其资以逃，因遭褫剥，夤缘复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专事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矫朝命，籍而取之。经司风闻，复遭废停，已过满半年，后至者挤之，遂饮鸩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贵圆，贵色，贵大，如珠不圆，更无色，何足贵？

张约斋佣者

张约斋甫初建园宅，佣工甚众。内有一人，貌虽瘠而神采不凡者，张颇异之。因讯其所以，则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滞无以归，且无以得食，故不免为此。张问其果欲归否？答曰："虽欲归，奈无路途之费。"张曰："然则所用几何？"遂如数赠之。且去，不复可知其如何也。未几，张以罪谪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来访者，审则其人也。于是为张营居止，且贷以资，使为生计，张遂赖以济。后张殁于家，其人周其葬，事毕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书传所载龙阳君、弥子瑕之事甚丑，至汉则有籍孺、闳孺、邓通、韩嫣、董贤之徒，至于傅脂粉以为媚。史臣赞之曰："柔曼之倾国，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闻东都盛时，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吴俗此风尤盛，新门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以之求食。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呼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甚于此！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岂以其言之丑故耶？

赵春谷斩蛇

赵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兴建佑圣观，敛民财甚夥。未几，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诣祠如故，特太守不复往。赵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从前守陈蒙所申，命加毁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黄冠遇大蛇于道，谓神所凭，率民以祷，曰："果神也，盍诣郡？"遂以蛇至倅厅，以白郡。赵曰："此妖也。"以黄冠为惑众，械系于狱，继取蛇贮以大缶，加封闭焉。三日狱成，黄冠坐编置，而戮蛇于市，人咸壮之。

三山诏岁举送

三山旧例，诏岁试，每场两日，帅于谯楼揖士，盖贡院在楼之内也。楼头赞揖，士子同应，声如奔雷者，无虑数万。杂以市人群不逞旗号，纷然抢案占廊，奔突可。此下有阙文。

续集上

罗 椅

罗椅字子远，号硐谷，庐陵产也。少年以诗名，高自标致，常以诗投后村，有“华裾客子袖文过”之句，知其为巨富家子也。壮年留意功名，借径勇爵，捐金结客，驰名江湖。时方向程朱之学，于是尽弃旧习而学焉。然性理之学必须有所授，然后名家，于是尊饶双峰为师。时四方从之者数百，类多不能文之人。子远天资素高，又济之以性理之学，竟为饶氏高弟，其实欲盖陶猗之名也。未几，以李之格荐登贾师宪之门。久之，贾恶其不情，心薄之。时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贾往维扬，依赵月山日起。遂青鞋破褙，蓬头垢面，俨然一贫儒也。月山得其衔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宾主极相得。未几，师宪移维扬，月山仍参阃幕。一日，话间云：“儿辈近得一师，善教导，盖庐陵罗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贫可念也。”师宪先廉知为子远，绐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极难得，愿见其人。”月山遂拉子远出见之，师宪为之绝倒。月山茫然问所以，师宪曰：“此江西罗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于我辈，执事高明，乃为所欺耶？”月山甚惭。子远知踪迹已露，遂告别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闻其来，先怀轻侮之意，及至首讲《中庸》，亹亹可听，诸生乃无语。及宰赣之信丰，登畿为提辖榷货务，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不然之，久而不迁。至度宗升遐，失于入临，于是台评论罢而去。饶双峰者，番阳人，自诡为黄勉斋门人，于晦庵为嫡孙行。同时又有新淦董敬庵、韩秋岩，皆为双峰门人，子远与之极相得，互相称道。及世变后，道学既扫地，董、韩再及门，则子远不复纳之矣。董、韩亦行怪者，俱不娶。双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缟素背负木主。每夕旅邸辄设位奉木主哭临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抚州，黄东发震时为守，津吏报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异，不知何人？”东发闻之，即往迎之，亦制服于郡厅设位，三人会哭，俱称先师之丧。及自石洞回，东发聘董为临汝堂长，书币极厚，留韩郡斋。盖一时道学之怪，往往至此。时人有言云：“道学先牌人欲行。”董敬庵，淦之浮薄者，乡人呼为“董苟庵”。韩自诡为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则必称本府。常语朋友云：“先忠献王勋德在国史，先师文公精神在《四书》，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说学问。”以此往往为后生辈所讥云。

大打围

北客云："北方大打围，凡用数万骑，各分东西而往，凡行月余而围始合，盖不啻千余里矣。既合，则渐束而小之，围中之兽皆悲鸣相吊。获兽凡数十万，虎、狼、熊、罴、麋鹿、野马、豪猪、狐狸之类皆有之，特无兔耳。猎将竟，则开一门，广半里许，俾余兽得以逸去，不然，则一网打尽，来岁无遗种矣。"又曰："未猎之前，队长去其头帽，于东南方开放生之门。如队长复帽，则其围复合，众始猎耳，此亦汤王祝网之意也。"

水竹居

薛野鹤曰："人家住屋，须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说甚奇。

宋彦举针法

赵子昂云："北方有宋彦举者，针法通神，又能运气，谓初用针即时觉热，自此流入经络，顷刻至患处，用补泻之法治之，则病愈而气血流行矣。"

刘汉卿郎中患牙槽风，久之颔穿，脓血淋漓，医皆不效。在维扬有邱经历，益都人，妙针法，与针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脓血即止，旬日后颔骨蜕去，别生新者。其后张师道亦患此证，亦用此法针之而愈，殊不可晓也。邱尝治消渴者，遂以酒酵作汤饮之而愈，皆出于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中，女膝穴在足后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婿脚后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经无此穴，又云女须穴。

华夷图石

汴京天津桥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粲然如画，真异物也。今闻移置汴京文庙中，作拜石。伯幾、月观皆云。

缙云叶医

括之缙云有叶医，挟术颇精。一夕，忽梦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盖有数，若南人恃北势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无赦。赵某者昔在福州日，杀人至多，获罪于天，今使之得喑疾而死。或以谷二石、酒二斗、鸡四只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违也。然于次日必有叶氏亦以此数相偿，且有重获也。"既觉，惴惴然遂往庙中炷香。甫归家，而赵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辞以疾，不往。次日，叶府召医，疾愈，以物酬谢，乃鸡、酒、谷，如梦中之数。收功获谢，而赵则殂矣。蔡莲潜云。

洪　渠

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过人。一日，歌《真珠帘》词，至"病酒情怀犹困懒"，使之演其声若病酒而困懒者，疏寮极称赏之。适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视洪云："吾亦爱吾渠。"遂与脱籍而去，以此得啧言者。

插花种菊

春花已半开者，用刀剪下，即插之萝卜上，却以花盆用土种之，时时浇溉，异时花过，则根已生矣。既不伤生意，又可得种，亦奇法。沈草庭云。梅雨中，旋摘菊丛嫩枝插地下，作一处，以芦席作一棚，高尺四五，覆之。遇雨则除去以受露，无不活者，且丛矮作花可观，上盆尤佳。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数百斤，最犷悍难猎。每以身揩松树，取脂自润，然后卧沙中，傅沙于膏。久之，其肤革坚厚如重甲，名带甲野猪，虽劲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坚利如戟，马至则以牙梢之，马足立伤，虽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猎犬之良者最畏狐，盖狐善以秽气薰犬，目即瞽，故猎者凡见狐必收犬，盖恐为所损也。胡德斋。

天花异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来，日光中有若柳絮，又如雪片者，飞舞乱下，人皆哄传以为天花。迨至初四日大雷雨，飞雹大者如当三钱，始知连日所谓天花者，即雪也。及飞下，则以为雹耳。盖小片半空已化于烈日，中大者乃乘风而坠耳。继闻沈氏失冰一窨，次日，王子才自越来，则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门冰亦失其半。按宁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见，及有飞片如雪母之状自天飘下，今之天花，殊类此也。

西域玉山

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

灵寿杖

又云：灵寿杖出西域，自黄河随流而出，不知为何木。其轻如竹，而性极坚韧。又有赪柳，色如红玉，亦可为杖，能辟雷，每雷作时，杖头皆有火光，殊不可晓。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为碗，皆自黄河流下，不知何国物也。

改安吉州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狡狯也。

二王入闽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即吉王，方八岁。改元景炎。立之日，众方立班，忽有声若兵马至者，众惊甚，久乃止。益王锐下，一目几眇。是岁大军至，遂入广州，至香山县海中，大战而胜，夺船数十艘。继而北军再至，遂致败绩，益王坠水死。陈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继又至雷州，驻砅洲，属雷州界。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

一尾，改号祥兴。至己卯岁二月，北军大至，战于厓山。初以乏粮，遣心腹赍银上岸籴米，至是众船出海口迎战，而所遣者未还。张世杰云："若弃之而去，后来何以用人？"遂决计不动。遂决战，自晓至午，南北皆倦，欲罢。平日潮信凡两时即退，适此日潮终夕不退，北军虽欲小退，而潮势不可，遂死战。南军大溃，王及枢密使陆秀夫、字君实。杨亮节皆溺海而死焉。时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谓苏刘义实著忠劳云。姜大成云。

海船头发

澉浦杨师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气陡黑，一青面鬼跃入舟中，继有一美妇人至，顾左右取头发，舟人皆辞以无，妇人顾鬼自取之，即于船板下取一笼，启之，皆头发也。妇人拣数束而去。

海神擎日

扬州有赵都统，号赵马儿，尝提兵船往援李璮于山东。舟至登、莱，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尝于舟中见日初出海门时，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纯碧，头顶大日轮而上，日渐高，人渐小，凡数月所见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岁，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风驾海潮之声自西南来，鸡犬皆鸣，窗户磔磔有声。继而屋瓦皆摇，势若掀箕。余初闻是声大惊，以为大寇至，惧甚，噤不敢出息。继而觉卧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为地震也。远近皆喧呼，或以为火，凡两茶顷，甫定。次日，亲朋皆相劳问，互言所闻。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时又震。余向于庚子岁侍先子留富沙，曾经此变，乃晡时，杭、霅则在二鼓后，此理不可晓。

江西术者奇验

咸淳甲戌之春，余为丰储仓，久以病痞不出。忽闻贾师宪丁母忧而出，凡朝绅以至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阳来问疾，因及此事，云："师宪旦夕必再来。"余曰："此公请归之章凡十余，今

适有此，必不复来矣。”曾曰：“江西一术者，其言极神，前日来，尝扣之，云：‘此人不出今岁，必再来，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为然。至秋，度宗升遐，继而有溃师亡国之祸，果如其言。惜当时不曾扣问术者姓名也。

天 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后，忽见天裂，见其中军马旗帜甚众，始红旗，继而皆黑旗，凡一茶顷乃合，见者甚众。赵德润。

李醉降仙

应山在淮阃日，吕少保荐一术士，能降仙，豪于饮，号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祷祈，令人自书一纸，实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祷，且自缄封、书押，并金纸一百焚于香炉中。然后索酒痛饮，多至四五斗，乃浓墨大书，或草，或画卦影，或赋词诗之类，多至数十纸，皆粲然可读。其答所问，往往多验。一日，应山密书以扣襄、樊之事，醉后大书十字云：“山下有朋来，土鼠辞天道。”每字径尺余。至甲戌岁，度宗升遐，解者谓度宗庚子生，纳音属土，所谓土鼠者耶？德润。

海 井

华亭县市中有小常卖铺，适有一物，如小桶而无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数年，未有过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见之，骇愕，且有喜色，抚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驵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缗。商嘻笑偿以三百，即取钱付驵。因叩曰：“此物我实不识，今已成交得钱，决无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载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闻其名于番贾，而未尝遇，今幸得之，吾事济矣。”

狗畏鼻冷

狗最畏寒，凡卧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则剪其

尾，鼻寒无所蔽，则终夕警吠。

凿井法

北方凿井，动辄十余丈深，尚未及泉，为之者至难。或泉不佳，则费已重矣。后见一术者云："凡开井，必用数大盆贮水置数处，俟夜气明朗，于盆内观所照者星光何处最大而明，则地中必有甘泉也。"试之屡验。伯机。

重 窖

自兵火以来，人家凡有窖藏，多为奴仆及盗贼、军兵所发，无一得免者。独闻一贵珰家，独有窖藏之妙法：须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讫，然后掩其土石，石上又覆以土，复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层始加甃砌。异日或被人发掘，止及上层，见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复有物也，多者尽藏于下。此说甚奇。

日形如瓠

范元章闻之本心翁，谓曾见钱浩达可云："戊子十月内，早出郭，日初出，略无精光，其形如瓠。既而变方，乃就圆，殊不可晓也。"

叶李遭黥

叶亦愚上书后，朝廷捕之甚急。遂祷之霍山张王庙，是夕，梦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鸡为蛇所缠，牢不可解。其后有黥而王之，验二物，巳酉合也。

地连震

绍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声自东北来，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谢密庵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连及三震焉。"其后嘉熙庚子地震，戊子岁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尝浴，虽盛暑，不过以布拭之耳。谚曰：“蜀人生时一浴，死时一浴。”

梅无仰开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无仰开者，盖亦自能巧避风雪耳。”验之信然。

栅沙武口

北军未渡之时，守把统制官王顺欲栅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处江水极深，难于用工，遂用披搭敝舟百余只，载沙石沉之。继以石箬土囊压下，就用樯竿打为桩栅，不两日即办。盖长江之险，此二处最为要害故也。夏贵乃以为不然，遣人尽去桩栅，欲纵北船入口，然后与战。顺极以为忧，请披搭船三百只，左右前后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铁猫儿罥定，复回棹拽其船以归。盖口子既小，自不容并进，不过尽入吾阱中乃已。夏老复忌其功，不以为然。及北船尽出之后，散漫大江之中，守兵仅能与未去口子者相拒，而余舟皆已飞渡浒、广矣。

李仲宾谈鬼

李仲宾衎父少孤贫，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逾邻寺颓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余步，忽迷失故道。但见广沙莽莽，非平日经行境界，心甚异之。举头见日色昏，犹能认大悲阁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阁以寻归路。忽见一壮夫，白带方巾，步武甚健，厉声问往何方。方错愕间，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为鬼物，然犹踉跄相向，李复以拳仆之，随仆随起者十余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则无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将甘心焉。然路所必经，势不容避，忽记腰间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颈，铿然有声，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见，而异境亦还元观，乃私识其处而归。家人见其神采委顿，问之，则不能语。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数人往访其处，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启其石，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询之，盖亡

金兵乱中死者。遂函其骨，迁窆他所，后亦无他。

大兴狱鬼

仲宾又云："向在燕为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为大兴狱，闻有物怪，往往能杀人。时年少气壮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仆自随，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独据炕酣寝。至夜半，忽房门轧然有声而开，惊觉，则胸间愤闷，若压气不苏醒。极力微开目，见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声而前，既进复退。于是恐甚，极力瞠目起坐，则房门未尝启也。顷之，其人复来，思有以御之。适无他物，仅有皮靴一只于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掷之，划然有声如雉鸣，用手斜拉窗眼而去。至晓观之，其手拉窗处，每窗眼皆圆窍数十，破处皆如一纸，虽破而不脱，竟不知为何怪也。"

梨 酒

仲宾又云：向其家有梨园，其树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车。忽一岁盛生，触处皆然，数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饲猪，其贱可知。有所谓山梨者，味极佳，意颇惜之，漫用大瓮储数百枚，以缶盖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则忘之。及半岁后，因至园中，忽闻酒气熏人，疑守舍者酿熟，因索之，则无有也。因启观所藏梨，则化而为水，清冷可爱，湛然甘美，真佳酝也，饮之辄醉。回回国葡萄酒止用葡萄酿之，初不杂以他物。始知梨可酿，前所未闻也。

四明延寿寺火

四明延寿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为知客，一夕，梦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后，当使瓦砾化为黄金。"适符吉梦。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会。次日，戴觉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应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梦其祖宗云："火灾当起于汝家，吾力告免于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于戴氏阍人汪信之家，与信道仅有一字之异。所毁几万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旧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怪云。

合乐谐和

尝闻梨园旧乐工云："凡大燕集乐初作，必先奏引子。谓如大石调，引子则自始至终，凡丝竹歌舞，皆为大石调。直至别奏引子，方随以改为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须众乐皆然，是谓谐和。或有一时煞尾参差不齐，则谓之不和，必有口舌不乐等事。前后验之，无不然者。以此推之，则乐之关乎治乱，为不诬矣。"

盗马踏浅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阃遣无鼻孔回回潜渡江北盗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后遂为所获，遂扣其渡江踏浅之处，乃自阳罗堡而来。于是大江可涉地，北尽知之，遂由其处而渡焉。

于阗玉佛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狗 站

伯机云："高丽以北地名别十八，华言乃五国城也。其地极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来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车往来，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飞。其狗悉谙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仪，必至啮死其人。"

姨夫眼眶

帘音望。令史，河间人，其妻常为白衣男子所据，来则痛饮，然后共寝。帘不胜其忿，于是仗利刃伺于床下。既而果来，拥妇剧饮，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备，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跷捷如飞，因逆刃抢杀之。堕地化为霜毛白鼠，身长五尺许，双目烂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径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余，北人戏名曰"姨夫眼眶"。盖北人以两男子共狎一妓，则呼为姨夫，故以为戏云。伯机。

偏僻无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

琴应弦

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紫霞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则见水不去。垒珠相思子磨汁缀之，白芨亦可。则见火不脱。凡事皆有法。

金凤染甲

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老妇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戏。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开庆六士

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

起复上书，倡为期之论。一时朝绅，如卢越、徐霖、元杰、赵无堕皆和之，时人号为“六君子”。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抡魁，余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然夷考其人平日践履，殊有可议者，然同声合党，孰敢撄其锋？郭方泉阊在台日，尝疏黄镛之罪，因论虚名之弊。时宜中在政府，黻在从班，竟起攻之，阊为之出台。及镛知庐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其祸不止于典午之清谈也。

范元章梦

范元章向在魏明己馆中。尝赴省试，梦至大宫殿，手执文书，历阶而上。自顾其身，则挂绿衣，既而有衣皂褙者亦欲进，为左右所却，以为无绿衣而不可进。范遂脱所衣绿袍与之，其袍内乃著粉青战袍，旁有嘲之者，答云：“无笑！此乃银青袍也。”及寤，虽喜衣绿之吉，又有脱袍之疑。既而中第，辞魏氏馆，继之者乃蜀人税某也。次举亦第，于是脱袍之征已验。独不晓银青之说，然自喜以为此必异时所至之官也。临安盐仓批满，则谢堂实尹京，其衔乃银青光禄大夫，时事已异，仅止于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侥幸也。

福王婚启

福王之子娶全竹斋少保之女，婚书一联云：“依光蓟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时福王为平原郡公。

雷　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吴氏至博陆。早雪作，至未时电光，继以大雷，雪下如倾，而雷不止。天地为之陡黑，余生平所未见，为惊惧者终日。客云：“记得春秋鲁隐公九年三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变。”未及考也。

医　术

吾乡医者庞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颇明，最是暗记诸药方，不差分毫，为难能也。永嘉术者陈独步瞽而善记，每有客自外来，闻其声即知其为何人也，诵言一别，今几何岁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时者乎，略无一差。吾乡张神鉴亦瞽而善记，胸中所储无虑数万。每谈一命，则旁引同庚者数十，皆历历可听。又有张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宝玉，此犹是暗中摸索。至于能别妇人妍丑，闻其声咳，扣问数语，即知其人美恶情性。赵信国丞相专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湖　翻

庚寅五月连雨四十日，浙西之田尽没无遗，农家谓尤甚于丁亥岁，虽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没者，则大风驾湖水而来，田庐顷刻而尽。村落名之曰“湖翻”。农人皆相与结队往淮南趁食，于太湖买舟百十余，所载数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风骤至，悉就溺死。又有千余人渡扬子江，济者同日亦沉于江。净慈、灵隐皆停堂，客僧数百皆渡江还浙东。内四僧偶别门徒，至中途忘携雨具，还取之，至江干则渡舟解维矣。方怅然自失，舟至中流，亦为风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岂非所谓劫数者耶？

回回沙碛

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榼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短　蓬

杨大芳尝为明州高亭盐场，场在海中，或天时晴霁，时见如匹练横天，其色淡白，则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气之类也。

子山隆吉

梁栋，字隆吉，镇江人，登第，尝授尉，与莫子山甚稔。一日，

偶有客访子山，留饮，作菜元鱼为馔，偶不及栋，栋憾之，遂告子山尝作诗有讥讪语，官捕子山入狱。久之，始得脱而归，未几，病死。余尝挽之云：“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纪其实也。后十年，栋之弟投茅山许宗师为黄冠，许待之厚。既而，栋又欲挈妻孥而来，许不从，栋遂大骂之。许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诗云“浮云暗不见青天”，指以为罪。于是捕至建康狱，未几，病死。此恢恢之明报也。

蹇材望

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

船　吼

甲戌岁，越中荣邸两舫舟忽有声如牛吼，移时方止，俗谓之“船吟”，不祥之征也。未几，有透渡之祸。庚寅岁十一月朔，西兴渡以舟子不谨，驱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趋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时王篆竹、孙小隐同问渡，目睹其事，以钞一锭命舟，仅救三人。孙遂以事白省，遂断两监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则处典刑，以谢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复大吼，岂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狱塔灯

武林右司理院昔为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风雨阴晦之夕，或现一灯于上，则府主必移易狱有故。甲戌岁，范元章摄右狱日，亲见之。此灯或多至六灯，两两相并于塔之半，其色淡红、而微青，凡数见之。

成都恶事

魏明己之侄有六直阁者，云少年在成都，时方承平，繁盛与京师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觉卓下有所遗物如钥匙之状，极其光莹，俱各不等，凡数十枚，莫晓其为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游狭斜，至深夜方归，忽有三四少年揖于道旁，为礼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于酒肆中，坚辞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钥之物见还，云："某辈不知先生在此，辄犯不韪，兹谨纳还，然所愿受教于明师。"魏闻其言，略不知所谓，亦不知此为何物，亦莫知缘何为其所取。辞以偶尔得之，初不知为何用。而众犹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则知此物探囊胠笈之具，此数辈适得之于魏，疑其为高手盗也，欲师之耳。魏惧贾祸，亟毁弃之，久而不敢出市云。范元章。

冯妇搏虎义

《孟子》冯妇搏虎一章，有以"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为断句，"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与前段相对，亦自有义。

盐养花

凡折花枝，捶碎柄，用盐筑，令实柄下满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开花作叶，不可晓也。

文山像赞

有传邓光荐赞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呜呼！谁谓斯人不在世间。"祝静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谦号茂林，无子。后知永嘉，命立修竹为子，时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终

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乾，用纻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㪷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辟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咶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云。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敕赐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殊乏书体。其右庑有古观音殿，亦傅朋书，极佳，观音铜像高丈余，唐物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汹涌势，若毗陵太平寺之类。外有给库石碑立于侧，其文乃铦朴翁撰，姜尧章书。伽蓝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间喻弥陀开山，常施水饭僧于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极清洌。喻有塔幢在法堂之左，题云“斋三百万僧瑜弥陀之塔”云。

天雨尘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黄雾四塞，天雨尘土。入人鼻皆辛酸，几案瓦垅间如筛灰。相去丈余，不可相睹。日轮如未磨镜，翳翳无光采，凡两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桥东牛羊司前居民冯家失火，其势可畏，凡数路分火，沿烧至初七日，势益盛，而尘雾愈甚，昏翳惨淡，虽火光烟气，皆无所睹。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庙墙，北至太平坊南街，东至新门，西至旧秘书省前，东南至小堰门吴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吴山上岳庙、皮场星宿阁、伍相公庙，东北至通和坊，西北至旧十三湾开元宫门楼，所烧逾万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汉成帝建始元年，后周宣帝、陈后主中皆有黄雾之变。”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赞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则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呼保义宋江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

智多星吴学究

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

玉麒麟卢俊义

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

大刀关胜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

活阎罗阮小七

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

尺八腿刘唐

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

没羽箭张清

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

病尉迟孙立

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

船火儿张横

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监之，清源庙食。

花和尚鲁智深

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

行者武松

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

混江龙李俊

乖龙混江，射之即济。武皇雄争，自惜神臂。

九文龙史进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

小李广花荣

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

霹雳火秦明

霹雳有火，摧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

黑旋风李逵

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

小旋风柴进

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

插翅虎雷横

飞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玉关，岂伤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

急先锋索超

行军出师，其锋必先。汝勿锐进，天兵在前。

立地太岁阮小五

东家之西，即西家东。汝虽特立，何有吾宫。

青面兽杨志

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

赛关索杨雄

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将军，鸿门直撞。斗酒肉肩，其言甚壮。

两头蛇解珍

左啮右噬，其毒可畏。逢阴德人，杖之亦毙。

美髯公朱仝

长髯郁然，美哉丰姿。忍使尺宅，而见赤眉。

没遮拦穆横

出没大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

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似河鲀，腹果一饱。

双尾蝎解宝

医师用蝎，其体贵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

铁天王晁盖

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

金枪班徐宁

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殳，羽林是卫。

扑天雕李应

鸷禽雄长，惟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华不注山人戏书。

种葡萄法

有传种葡萄法，于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长四五尺者，卷为小圈，令紧，先治地土松而沃之以肥，种之止留二节在外。异时春气发动，众萌竞吐，而土中之节不能条达，则尽萃华于出土之二节。不二年，成大棚，其实大如枣，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带花，则虽易活而落花，叶生复死。但于芒种日折其枝，枝下破开，用大麦一粒置于其中，并用乱发缠之，插于土中，但勿令见日，日加以水浇灌之，无不活矣。试之果验。

杨髡发陵

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

西征异闻

陈刚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万余里，其地皆荒寂无

人之境。忽有大兽，其高数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还！’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晋卿，辽人，博物无所不知，盖张华、郭璞辈。随进云：‘此名角猯，音端。能日驰万里，灵异如神鬼，不可犯也。’帝为之回驭。”又云：“有大鸟，其一羽足以蔽千人，盖鹏类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据要津，其水热如汤，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华夷也。终古未尝通中国，忽一夕，有巨兽浮水至，其骨长数十里，横于两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窍，可容并马，于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国。其国谋往来者，每以膏油涂其骨，令润，惧其枯朽，折则无复可通故耳。”

嘲留忠斋

赵子昂入觐之初，上命作诗嘲留忠斋云：“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好将忠孝报皇元。”留以此衔之终身云。

锁 阳

鞑靼野地有野马与蛟龙合，所遗精于地，遇春时则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猫儿头，笋上丰下俭，其形不与，亦有鳞甲筋脉，其名曰“锁阳”，即所谓肉苁蓉之类也。或谓鞑靼妇人之淫者，亦从而好合之，其物得阴气，则怒而长。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涤令净，日乾之为药。其力百倍于肉苁蓉，其价亦百倍于常品也。五峰云：“亦尝得其少许。”

纯色骰钱

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于第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公主添房

周汉国公主下降，诸阃及权贵各献添房之物，如珠领宝花、金银器之类。时马方山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罗钿细柳箱笼百只，并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共实以芝楮百万。理宗为之大喜，后知出于承受姚某者，遂赐金带一条。承受者，即姚静斋之父也。

圣门本草

陈参政揆家集名亦受家传，内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程文。又以圣门十哲七十子，各有为本草，无乃不可乎？陈即行之之祖也。

海鳅兆火

壬午岁，忽有海鳅长十余丈，阁于江、浙潮沙之上，恶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脔割而食之。未几大火，人以为此鳅之示妖。其说无根。辛卯岁，十二月二十二、三间，又有海鳅复大于前者，死于浙江亭之沙上，于是哄传将有火灾。然越二日，于二十四日之夜，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凡毁数千家，然则滥传有时可信也。此欠考耳。此即出于《五行志》中，云："海鱼临市，必主火灾。"行省即宋秘书省，畜书并板甚多。故时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陨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徐自东而西，红光照地，有声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坠于宗阳宫，火光满室，副宫陈悦道所目击。又闻是晓亦坠于阳坟之升元观，村中皆见火光，后亦无他。

叶李纪梦诗

叶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梦一老人，曰："汝前为文昌相，坐漏泄天机遭谪，能悔过，当复职。"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为主殿之职，于是赋诗四章以谢。及觉，仅记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朵红云拥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愿将惠泽溥元元。"于是作诗以记其事，云："宋时豪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万无一，半世虚负狂直名。年来似有丧心疾，荐共引鲧辜苍生。天诛未加公论沸，日夕惟待鼎镬烹。何哉异梦出非想，忽遇仙老谈真情。谓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轻举遭弹抨。帝令谪堕饱忧患，且使两足蹒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飞升妙术矧敢轻。当时廷议只如此，汝悔当复惟相迎。稽首老仙谢慈愍，臣罪当死天子明。久之寂灭一大乐，盖棺待尽无他营。老仙笑许汝可教，引领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宫殿，林木蓊萃阶瑶琼。芙蓉烂漫锦欲似，帝皇锡以主殿名。赋

诗奏谢九拜起，玉音嘉奖傍观荣。痴人说梦聊一快，我独知命不少惊。只恐才非曼卿敌，相见惭汗应如倾。从今闭目需帝召，玉楼续记时当成。儿孙自有儿孙福，与侬报国须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海 蛆

李声伯云：“常从老张万户入海，自张家浜至盐城，凡十八沙，凡海舟阁浅沙势，须出米令轻。如更不可动，则便缚排求活，否则舟败不及事矣。舵梢之木曰铁棱，或用乌婪木，出钦州，凡一合直银五百两。其铁猫大者重数百斤。尝有舟遇风下钉，而风怒甚，铁猫四爪皆折，舟亦随败，极可异也。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凡运粮则自莱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转沙门岛，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车

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仅一主一仆，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凡车必带数铎，铎声闻数里之外，其地乃荒凉空野故耳。盖防其来车相遇，则预先为避，不然恐有突冲之虞耳。终夜劳苦，殊不类人，雪霜泥泞，尤艰苦异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轴，必须修整乃可行，濡滞有旬日。然其人皆无赖之徒，每挟猥娼同处于车箱之下，籍地而寝，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孪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史盛之女。诞子先出双足，足类鸡鹅。乳医知其异，推上之，须臾别下双足，继而肠亦并下，乃孪子也。皆男子，而头相抵，发相结，其貌如狞鬼，遂扼杀之，母亦随殂。

押不芦

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

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之卢松厓。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种茯苓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云。"

叶李姓名二士

叶亦愚名李，先为叶山所攻，后为李性学所窘，遂以此饮恨而死。盖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讼学业觜社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之松阳有所谓业觜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琤琤者焉。陈石涧、李声伯云。

相马法

马之壮者，眼光照人见全身；中年者，照人见半身；老者，照人仅见面耳。此鞑靼相马之法。张受益。

碑 盖

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者。盖

底两间，用铁局局之。后人立碑于墓道，其上篆额止谓之额，后讹为盖，非也。今世岁月志，乃其家子孙为之，非所谓墓碑也，古者初无岁月志之石。”

驼 峰

驼峰之隽，列于八珍。然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胜。若驼之老者，两峰偏䠶，其味淡韧，如嚼败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负重者，而壮有力者，未始以为馔也。子昂。

解厄咒

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维卿以言事忤权臣得罪，远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一夕，梦有僧问之曰：“汝曾诵《高王观世音经》否？”曰：“然。”僧于是口授一咒与之，此观世音菩萨应现解厄神咒也一，持诵万二千遍，可以免难。梦中熟诵，及觉即书之纸，自是持诵不辍，无何得还燕京。而权臣怒犹未已，复系刑部狱。周在狱持诵益勤，未几，遣使云南以自赎。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阅《大藏经》，得梵本咒，比梦中惟欠三字。未几，权臣诛，遂除刑部郎中，还其妻子财物，人以为诵咒之力云。咒曰：

答侄他侄音只他音。唵呿啰哦哆呿哦音他暗。呿啰哦哆呿呵哦哆啰呿哦哆啰呿哦哆娑呵

霍山显灵

杭之霍山张真君祠宇雄壮，香火极盛，自兵火后，渐致颓圮，此役甚大，人无复问之者。辛卯，朱宣慰运米入京，自登、莱抛大洋三神山转料以往，忽大风怒作，急下钉铁猫，折其三四，舵干铁棱，轧轧有声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于黑云中震霆有声，出大黄旗，上书“霍山”二字，于是舟人亟拜，许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贶。须臾，风涛贴然，遂获安济。是冬入杭，遂捐钞千锭，崇建鼎新云。

黄芦城干

长城之旁居人，以积雨后或有得坚木于城土中，识者谓名“黄芦木”。乃当时用以为城干用者，性极坚劲，不畏水湿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犹有如楹大者，以之为枪干最佳。盖筑城无以为干不可，所谓不谨而置薪焉者，又何邪？受益。

癸辛杂识

续集下

徐渊子词

竹隐徐渊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笔端轻俊，人品秀爽。初官为户曹，其长方以道学自高，每以轻脱目之。渊子积不能堪，适其长丁母西忧铭去》。官，爷渊娘子死赋后《更一伶剪仃梅，》也云不：看道经学，从也来不不斋则僧。声，《 行 也却《东言铭渊》子，坐大也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乡音也。

龙负舟

壬辰水祸已作，往往龙物示现，多至十余。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数仆驾舟，往田所点视塍岸，至漾中，凡水阔之处名曰漾。忽舟若凑浅不能进，极力撑挽，略不为动，意必为暗石所碍。及令仆下水负，乃知舟正阁龙脊上，而篙亦正刺龙鳞间。惊窘无策，遂舍舟，急令仆善水者负之登岸，急逃归。再片时，龙跃而起，凡其处田畴数百亩皆为巨浸。其人归舍皆卧病，一人死焉。

白玉笙箫

理宗朝，张循王府有献白玉箫管长二尺者，中空而莹薄，奇宝也，内府所无。即时有旨补官。未几，韩蕲王府有献白玉笙一攒，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狮

龟溪李大卿之子，娶韩平原君之女，奁具中有白玉出香狮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真奇玩也。后闻归之福邸云。

画本草三辅黄图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书。大庙前尹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酬价不登，竟为衢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至元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奇，不知归之何人。此皆书中之奇品也。

水落石出笔格

米氏砚山后归宣和御府，今闻说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见之。杭省广济库出售官物，有灵璧石小峰，长仅六寸，高半之，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折胡桃文皆具，于山峰之顶有白石，正圆莹如玉，徽宗御题八小字于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无雕琢之迹。真奇物也。

吴妓徐兰

淳祐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次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彩缣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糜金钱数百万而归。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豪侠少年，无不趋赴。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乾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遂为三吴之冠。其后死葬于虎丘，太学生边云遇作墓铭云："此亦娼中之贵者。其后如富沙之唐媚、魏华、苏翠，京口邢蕊、韩香，越之杨花、缪翠，皆以色艺称。士大夫之不自检者，往往为其所污，屡见之于白简云。"

冰蛆飞驼

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又赛尚书尝宦于云南，亦有。毛曾带得数条来，亦尝见之，其大如指。又有飞骆驼。又有马高一丈余，人皆行于马腹

下，往来无碍。

虹见井中

丁未岁，先君为柯山倅。厅后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后，虹见于井中，五色俱备，如一匹彩，轻明绚烂，经一时乃消，后亦无他。

道 学

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胤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呜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凤间人。年十八，在乡里为义兵首，豪宕不羁。尝随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弹丸出父后，众宾骇愕，莫知其由。顷加物色，乃九韶与一妓狎，时亦抵筵，此弹之所以来也。既出东南，多交豪富，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迩尝从李梅亭学骈俪、诗词、游戏、球马、弓剑，莫不能知。

性喜奢好大，嗜进谋身，或以历学荐于朝，得对有奏稿，及所述教学大略。与吴履斋交尤稔。吴有地在湖州西门外，地名曾上，正当苕水所经入城，面势浩荡，乃以术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极其宏敞，堂中一间横亘七丈，求海栰之奇材为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两翚抟风，皆以砖为之。堂成七间，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将持钵于诸大阃，会其所养兄之子与其所生亲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绝其饮食而死。又使一隶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药及一剑，曰："导之无人之境，先使仰药；不可，则令自裁；又不可，则挤之于水中。"其隶伪许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鄂渚者，归告事毕。已而，寖闻其实，隶惧而逃，秦并购之。于是罄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隶，将甘心焉。语人曰："我且赍十万钱如扬，惟秋壑所以处我。"既至，遍谒台幕，洪恕斋勋为宪，起而贺曰："比传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访求之，是传者妄也。可不贺乎？"秦不为答。久之，贾为宛转得琼州，行未至，怒迓者之不如期，取驭卒戮之。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己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则又曰："生活皆为人揽了也。"时吴履斋在鄞，亟往投之。吴时将入相，使之先行曰："当思所处。"秦复追随之。吴旋得谪，贾当国，徐摭秦事，窜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辍，竟殂于梅。其始谪梅离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断，人谓不祥。秦亡后，其养子复归，与其弟共处焉。余尝闻杨守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与其姬好合于月下。适有仆汲水庭下，意谓其窥己也，翌日遂加以盗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欲黥之。"杨公颇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从杖罪断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杨知其怨己，每阚其亡而往谒焉。直至替满而往别之，遂延入曲室，坚欲苛留。杨力辞之，遂荐汤一杯，皆如墨色，杨恐甚，不饮而归。盖秦向在广中多蓄毒药，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险可知也。陈圣观云。

吴生坐亡

故都向有吴生者，专以偏僻之术为业，江湖推为巨擘。居朝天门，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其后贾师宪在扬州，补以勇爵，遂有制属之称。兵火后，忽谢绝妻子，剪发为僧，居吴门东禅寺，众寮素与游者邀之饮酒食肉，皆不拒也。尝于寺邻僦小房，为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尽招平日狎游诸友大会，歌笑竟日。酒将阑，据坐胡床，命笔作偈，跏趺端坐。众皆大笑而呼之，则果逝矣。岂所谓顿觉者耶？

银瓶娘子签

太学忠文庙，相传为岳武穆王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其签文与天竺一，同如门里心肝卦，私试得之必中，盖私试榜卦于中门内故也。如飞鸿落羽毛，解试得之者必中，以鸿中箭则羽毛落。

上庠斋牌

上庠斋牌亦有关系。雷宜中为成均时，立三槐市于学前，市字似弔字，即时学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心斋立斗魁牌，当时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摭死，以斗字止为十二也。笃信斋立德聚牌，时本斋一十四人赴会试，仅二人。盖德字虽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谶也。

入燕士人

丙子岁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

赵希榛浦城，严教。　林立义福州，秀教。

赵孟锣福州，苏教。徐武子温州，温教。

潘梦桂明州，明教。黄元辉福州，福教。

吴时森上虞，越教。陈寅之福州，泉教。

赵又贵福州，处教。沈唐光漳州，漳教。

许又进许州，建宁教。林桂发杭州，润教。

张观光婺州，婺教。黄子敏杭州，宣教，改南钦教。

金炎杭州，松江教。虞廷桂长兴，湖教。

陈自立福州，福清教。高选福州，杭教。

卖阙沈官人

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余指。或

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后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虽在官累数政，缘上政某人，已于何时事故，有见亲弟若亲故见在某处，某恤可问而知。次政某人，见行通理月日，补填岁月，不俟终更已，常于考功或他所属投放文书，见是吏人某，承行可问而知。次某人则近于此月某日已行丁忧，各详援亲戚乡人可证者。乃各相引指踪迹访问具的，然后能射阙，阙已则以所许酬之。天下诸州属县大小员阙，无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诸掌。亦各有小秩，然时时揭帖，实为觅阙之指南，虽有费不惮也。他人欲效之，皆不能逮，盖人之心计各有所长如此。

爱 水

《楞严经》云："因诸爱受染，发起妄思，情积不能休，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淫习交接，发于相磨。"

避讳去姓

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李澌泉班通书题衔云："门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盖径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贱不足道如此。澌泉在前朝为省元，为从官，为督府参谋，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贡狮子

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又云，狮子极多力，十余人挽之始能动。伯机坐中，闻杜郎中云。

倭人居处

倭人所居，悉以其国所产新罗松为之，即今之罗木也，色白而香，仰尘地板皆是也。复涂以香，入其室则芬郁异常。倭妇人体绝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于水，下体无所避，止以草系其势，以为礼。番船至四明，与娼妇合，凡终夕始能竟事。至其畅悦，则大呼如狨猱，或恶其然，则以木槌扣其胫乃止。然下体虽暑月亦服至数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带。食则共置一器，聚坐团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则无跟，如罗汉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细蒲为之。所衣皆布，有极细者，得中国绫绢则珍之。其地乃绝无香，尤以为贵。其聚扇用倭纸为之，以雕木为骨，作金银花草为饰，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

马赵致怨

马华父光祖知高沙日，戍军叛，华父抚谕不从，遂藏身后圃乱荷中获免。其家人散走藏匿，华父之妻则匿于都吏之家，遂为所污。赵信国自维扬提兵至郡讨叛，令王克仁入城抚谕，遂诛首谋者百余人。赵遂系吏者，缠以麻絙，渍之以油，用大竿称于通衢而燃之。华父惭怒，以赵为彰其家丑，遂构大怨。其后华父开江阃，遂辟王容之子某为溧水令，俾觇赵过，将甘心焉。赵公知之，遂首以外执政一削举之，且为宛转料理改秩。马知其故，遂劾去之。其后建清溪诸贤祠，凡仕于江、淮者皆在祀列，独信国之父忠肃公方不得预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毯于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盖必如是而后成婚，否则论以奸罪也。"

相怜草

又云："彼之山中，产相怜草，媚药也。或有所瞩，密以草少许掷之，草心著其身不脱，彼必将从而不舍。尝得试辄验，后为徐有功取去。"

石洞雷火

费洁堂伯恭云：“重庆受围之际，城外一山极嶮绝，有洞，洞口仅容一人，而其间可受数百人。于是众竞趋之，复以土石窒其穴。时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飞走不定。其间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诸人之巾，以竹各悬之洞外。忽睹雷神于内取一巾而去，众遂拥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挟之而去，至百余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痴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复往洞中问之，但见山崩坏，洞中之人皆被压死，无一人得免祸者，惟此失巾人获存耳。”

按摩女子

马八二国进贡二人，皆女子，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有大益于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劳药饵。或有心腹之疾，则以药少许涂两掌心，则昏如醉，凡一昼夜始醒，皆异闻也。或谓此数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老张防御沈垚

杭医老张防御向为谢太后殿医官，革命后，犹出入杨驸马家，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然其人尚义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阁，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谨，以终其身焉。可谓不忘本者矣。杨府九位有掠屋钱人沈垚者，居长生老人桥，每至杨和王忌辰，必设位书“恩主杨和王”，供事惟谨。人问其故，则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虽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义者。今世号为士大夫者，随时上下，自以为巧而得计，视此真可愧矣！

蔡陈市舶

永嘉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尝令本处部集舟楫，以为防招之用。其处有张曾二者，颇黠健，蔡委以为部辖。既而本州点撞所部船，有违阙，即欲置张于极刑，蔡力为祈祷，事从减。明年，张宣使部舟欲入广，又以张不能应办，欲从军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广以赎罪。未几，厓山之败，张尽有舟中所遗而归觐，骤至贵显。蔡既归温，遂遭北军所掳，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谒亲故，道由张家浜，偶怀张曾二部辖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处止有张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谒之。张见蔡，即下拜，称为“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儿女妻妾罗拜，白曰：“我非此官

人，无今日矣。”遂为造宅置田，造酒营运，遂成富人。张即今宣慰也，名瑄。同时继蔡为市舶者，姓陈，名壁，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谨徒也。因事至官，陈遂槌折方手足，弃之于沙岸。后医治复全，革世后，隶张万下为头目。因部粮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风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数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则云：“前上海陈市舶家也。”方生意疑为向所见杀者，即携酒往访之。陈出迎，已忘其为人，扣所从来，方以阻风告。陈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还记某否？某即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陈方愕然，逊谢。三鼓后，方哨百人秉炬挟刃而来，陈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为报恩，一为复怨，皆得之于天。

铁 蛆

鲜于伯机云向闻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铁锅，可作数百人食。一夕，忽有声如牛吼，晓而视之，已破矣。于铁窍中有虫，色皆红，凡数百枚，犹有蠕动者。铁中生虫，亦前所未闻也。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于别处开穴，张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灵，每于穴中迭土作台以处，且可障烟，夏月则于台下避暑，可谓巧矣。而捕者又必穷其台之所之而后止，可谓不仁也。

兰亭两王俣

山阴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俣书。壬辰岁，全楚卿舍天章寺旁庵田三十亩为兰亭书院，其扁乃廉访分司王俣书之。二百年间同姓同名，可谓异矣！

洪起畏守京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军入境之初，尝大书揭榜四境曰：“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其后举郡以降，或为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则走。”卫山斋云。

张世杰忠死

张世杰之战海上也，尝与祥兴之主约曰：“万一事不可为，则老臣必死于战，有沉香一株，重千余两，是时当焚此香为验，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然，宜速为之所，无堕其计中也。”及厓山之败，张俨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翊运辅主，惟天鉴之。”尚有将佐三十余人，亦立其后，如此者凡一昼夜，从者亦耸立不少动。既而，北军拥至，篙师亦皆以小舟逃去，风起浪涌，舟遂沉，溺者甚众。其部曲有张霸都统者，遂收其遗赀，放舟回至永嘉海洋中，与之招魂作佛事。时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对港，远见旗船，遣人觇之，则知为将军也。遂轻舟往见之，甚欢，因谓张曰：“二王既死，吾侪无主，若放浪海中，与盗贼何异？”意欲与之投拜也。张素知其人中险，漫尔应之。次日，张欲置酒招周，将乘间图之。适有人往报于周，周亟杀一马，拂明，亟遣以半体送之，曰：“昨见相公，回马适踠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张不虞其机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为君所先，当即往就邀以归也。”至则周杀张于坐中，因抚其部曲。张军头目竟献子女玉帛，周尽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广中梁相公处投拜。止留张世杰所爱二内人，皆绝色也，二人常持家事，尽知世杰所有宝玩及供军金帛数。既约日进发，则凡张军诸舟，各差守把，不许一人登岸，凡数十船金宝，悉卷而有之。既约日进，复以世杰节度使印以为根脚，授广州宣慰使。及其还江南也，异时随二王官属、贵珰、幕士，竞往投之，附其舟以归，周皆为料理舟楫。及舟发至海中，乃尽杀之，掩有数家之财焉。时毛文豹为士人，处梁相公之馆，备知其事，故告发焉。

许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彦荣，守节死于毗陵。昔在闽、广时，有许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来，许悦之，因嫁焉。遂辟诸山寨，最后至一寨，遇伏，前值水坎，周跃马过之，许马弱，堕坎，遂为所烹。周遂据其所有云。李声伯云。

孕妇双胎

安吉县村落间有孕妇，日馐其夫于田间，每取道自丛祠之侧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为业，日见其往，因扣之，情寖洽。一日，妇过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馄饨，可来共食。”妇人就之，同入庙中

一僻静处，笑曰：“汝腹甚大，必双生子也。”妇曰：“汝何从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验男女。”妇即吐舌，为其人以物钩之，遂不可作声。遂刳其腹，果有孪子，因分其尸，烹以祀神。且以孪子炙作腊，为鸣童预报之神。至晚，妇家寻觅不见，偶有村翁云：“其每日与卜者有往来之迹。”疑其为奸，遂入庙捕之，悉得其尸，并获其人，解之县中。盖左道者以双子胎为灵丹，乃所不及也。壬辰之冬。

屠节避讳

省吏屠节尝出知道州，太守省札，其本房书吏以避贾相之名，遂书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贾见之大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皆见于《礼经》。今屠节乃敢擅改州名，可见大无忌惮，使不觉察，岂不相陷？”决欲黜之。后以诸省吏罗拜恳告，遂从编置，即存博之□也。

回人送炭

牟献之嶫，存斋之子，旧为浙东宪，尝有谢人送炭一联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赵孟蓺台评

赵孟蓺因诱买王寿妾楚□□，遂为曾渊子所论，一联云：“乔妾之归，承嗣忍著主衣；周颉之事，□□殆非人类。”

金钩相士

文时学昔为秘书郎日，有金钩相士，朝省会日挤于厅吏辈入省中，遍阅诸馆职，继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月皆当补外。潘墀、王世杰。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虽极穹，然当受极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顶有拳发，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无得免者。”盖文宋瑞时为正字，居末坐也。未几，潘、王果出，而宋瑞之事乃验于两纪之后，可谓神矣。又尝见宋瑞自云：“平生凡十余次梦中见髑髅满前后无数，此何祥也。”然则异时之事，岂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十干纪节

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己词》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

文山书为北人所重

平江赵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帖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

清酉小明暑四月七月初初四七日甲日申乙卯立立夏秋五月八月初初五八日甲日寅乙芒酉种白露六 月九月初初六九日乙日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惊蛰 三月初三日癸丑一丙月辰寒十露一系日亥丁正初巳刻大至雪初八 日十，至二有月四刻十日二之日迟。丁亥十小月寒初十日丙戌立冬十

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祐四年丙辰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惊蛰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种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馀未见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香炉峰桐柏山

越上有香炉峰，唐德宗时，有告于朝者，言此山有天子气，于是

遣使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肃王向祗投于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挟父母遗骨以归越，葬于香炉峰下。于是前说验焉。又杭之仁和县有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尝葬其父于临平，及京败，或谓此为骆驼饮海势，遂行下本路，遣匠者凿破之。有金鸡自石中飞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开凿之径。知地理者谓犹出带血天子，而后济王实生其地。赵节山云。

失诰碎带

丙寅冬，嗣荣王拜福王之命，贾御医将上命部押仪物过越，及至邸第，则遗忘诰命及新铸之印，人皆以为不祥。贾师宪景定庚申自江上凯旋归朝，遂拜少师，赐玉带。及入朝之日，马蹶而坠，碎其带焉，人人皆知为不祥。

吴氏鸟卵

吴子明居杭之横塘，晚年闲步水滨，忽见泥中一物蠕动，疑为蛇类，细视之，乃一鸟卵，大可如拳。心异之，遂取归，置之圣堂净水盂中。旋即涨大，忽发大声，穿屋而出，或以为龙卵云。然吴竟以此惊悸成疾而殂。

鲁港风祸

或谓贾平章鲁港之师，尝与北军议定岁币，讲解约于来日各退师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风大作，北军之退西者旗帜皆东指。南军都拨发孙虎臣意以为北军顺风进师，遂仓忙告急于贾，贾以为北军失信而相绐，遂鸣锣退师。及知其误，则军溃已不可止矣。是南军既退之后，越一宿而北军始进，盖以此也。呜呼，天乎！

慈宪生吉兆

慈宪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节忽门外有大蛇蟠绕一大树间，细而视之，则其蛇有两小角。方以为异，将入呼儿侄辈逐之，则报以得女，而蛇不复见矣。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长子小字祐孙，庚子生，即不育。次日黄氏所生小字德，即绍陵也，盖取并立人二字，后乃应德祐之号，异哉！

绍陵初诞

绍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既而生子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黄氏德清人，乃李夫人从嫁，名定喜，后封隆国育圣夫人。

宁宗不慧

或谓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

衢吏徐信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诞辰，道侣云集，吏魁徐信主此会。有一道人阄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约以四月八日合会复至以取，且赠以诗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祸福无门却有门。夜半或传人一语，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几，詹峒作梗，诿其罪于徐，夜半省札下，竟伏极刑。陆大匹时为龙游宰，亲言之。

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大军征日本。船军已至竹岛，与其太宰府甚迩，方号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风暴作，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所存二百而已。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凡弃粮五十万石，衣甲器械称是。是夕之风，木大数围者皆拔，或中折，盖天意也。李顺丈为令史，目击而言。

束手无措

束元嘉知海陵，泰州。禁醋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

蜘蛛珠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时，有村落小民家一妇人，以织麻为业，每夜沤麻于大水盎中。忽一日视之，盎中水涸矣。视之，初无罅漏，凡数夕皆然。怪其异，至夜俟之。夜过半，果有一物来，径入盎中饮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满室。妇细视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妇遂急以大鸡笼罩之，割其腹，内得一珠，如弹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军士皆见其家有火光烛天，疑为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妇人，以为无有。军人之黠者以言诱之，终不能隐，遂出示之。其卒胁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户知其事，复杀卒以取之。转转数手，亦杀数人，最后归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并进之，遂得江浙省平章。闻内府一珠向以数千锭得之于海贾，方之此珠，不及其半，盖绝代之宝也。

佛莲家资

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

圣 铁

有所谓圣铁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尝以羊试之，良验。又谓此铁佩之，刀兵所至，则铁随应之，终不可入。又云此铁大者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则此铁随以应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闻张眼子有之。

华岳阿房基

王国用佥省云：“五岳惟华岳极峻，直上四十五里，遇无路处，皆挽铁绲以上。有西岳庙在山顶，望黄河，一衣带水耳。所谓龙池者，仅方丈，龙在则水深黑，龙不在则清见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岁矣，曾事陈希夷，又常随吕公游于世。”又云：“阿房宫基

址尚存，前殿从广各数里，可容万人，其大可知。”

钉官石

又云：“钉官石在长安城中，色青黑，其坚如铁。凡新进士求仕者，以大钉钉之，如钉径入，则速得美官；否则，龃龉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钉皆满。”

张氏银窖

张府主奉位酒库屋，其左则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余，主奉者不获已，与之。彼方毁旧垣再筑，于旧基得乌银数十大笏，皆掩有之，盖张氏之宿藏也。

猪 祸

至元癸巳十二月内，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

张 松

世俗命强记者曰“张松”。按《蜀纪·刘禅纪》注，杨修以所撰兵书示张松，饮宴间，一看便暗诵之，即此也。

桃符获罪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龙 蚌

《老学庵笔记》言，寿春县滩上有一蚌，其中有龙蟠之迹，以为绝异。余尝于杨氏勤有堂见其亦类此，疑即寿春之物。既而，邻邸有

六家，有客人持一蚌壳求售，其中俨然一蛇身，累累若贯珠。乃知天壤之间，每有奇事。

透光镜

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余在昔未始识之，初见鲜于伯机一枚，后见霍清夫家二枚。最后见胡存斋者尤奇，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麻知几尝赋此诗得名。余尝以他镜视之，或有见半身者，或不分明，难得全体见者。《太平广记》第二百三十卷内载有侯生授王度神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尽入影内，纤悉无失，然则古亦罕见也。

菖蒲子

菖蒲花候结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饮同子嚼碎，喷在大炭上，则自然生苗，极细可爱，然止是虎须耳。昌化有此苗。章爱山云。

死马杀人

凡驴马之自毙者，食之，皆能杀人，不特生丁疮而已。岂特食之，凡剥驴马，亦不可近。其气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谨也。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

爪哇铜器

徐子方尝得爪哇国一铜器，类箕，径约四寸，从约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国主、国后二像，一人侍侧，极其丑恶，如优人之类。其侧有两人首。殊不知为何所用也？

黑漆船

赵梅石孟𧄍，性侈靡而深峻，其家有沉香连三暖阁，窗户皆镂花，其下替板亦镂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于内，香雾芬郁，终日不绝。前后皆施锦帘，他物称之。后闻献之福邸，云后为都大坑冶。又

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舱板皆用香楠镂花，其下焚沉脑，如前阁子之制。吕师夔亲见之，遂号孟v为“黑漆船”，后饿死于燕京。存斋云。

周弥陀入冥

湖州贵泾坊有周弥陀者，其人手中有弥陀印，故得名。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殓。越二日，复苏，曰：“此番得生，皆陈尚书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众，仰观据案者，即陈本斋尚书也。存，字体仁。见谓曰：“汝，吾赁户也，何缘至此？”检大簿曰：“此人极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发回。”蹶然而苏。好事者虽能言，未之信也。未几，廉访分司薛帖木儿自嘉兴至霅，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马裕斋、陈本斋否？”众曰：“然。”因言在嘉兴时，一书吏暴死，一夕方苏，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参照，误而遣回。吏语之曰：“此善恶判官也。”恶判官乃马裕斋，善判官乃陈本斋耳。乃与周弥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按裕斋名光祖。

马相漂棺

饶州乐平县中有某人者，元执役于马相府，后以病死，入冥见中坐者乃马相公也，其人举首叩头以求救。既而以误追放还，方出，马即呼语之，曰：“汝回人间，可与吾儿言，我屋已漏损一角，宜亟修之。可怜儿子读书，将来有用处。”既苏，遂往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无损漏之事。越明年，山中发洪水，马相之墓适当其冲，遂为大水漂其棺，随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为枯槎挽定，适渡子见之，讶其棺华大，疑非常人者，即举渡船中，载之以归。既而马府物色得之，给赏取回，改葬焉。此事陈无逸在婺源为山长时，见张伯大家言之甚详。伯大，丞相之妹婿也。

伯宣被盗

刘伯宣为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关外俞碗盏家之别室。一夕，为偷儿盗去银匙箸两副，及毛衫布海青共三件。次日，几无可著之衣。其家即欲经官捕盗，而伯宣不许，因自于门首语其邻曰：“此辈但知为盗，而不知吾乃穷官人也。所有之物，不过如此，万一见获，遂坏此生。银匙箸入其手，亦不愿得，但衣服颇觉相妨，仍见还可也，幸相体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簏于屋后空地，视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刘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积也。白廷玉

云。

李性学

李性学之为吾教也，有诗云：“天下今无读书者，世间惟有作诗人。”其后得罪于巨室，故遭完颜御史之怒，杖几及身，阎子静援之而免。于是怒之者有墙壁之文丑诋，有云：“挂腐鼠于书斋之内，谓辟蝇营；避飞蚊于锦被之间，有如龟缩。吃带糠糙米粥，啜无盐淡菜羹。猫儿常宝玩于房中，虱子任珠悬于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缢有颈痕之尚存。”先是，性学尝以俪语数范药庄之恶，有云“面带墨香，口尚乳臭”等语，此其报也。

夏驾山

吾乡妙喜谓之杼山，谓夏后杼尝巡历于此，故名。其西曰夏驾山，又有所谓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讹“夏王”为“下黄”，“夏驾”为“下夹”，且名其上曰“上夹”，以成伪焉。

渴字无对

卫山斋云：“凡字皆有对，如饥之对饱，寒之对暖，悲之对欢之类是也。独有渴字，无不渴一字对之。”此虽戏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见乡先生言，《关雎》‘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后为太姒，非也。盖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为后，乃自秦始耳。”

观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内观堂，有黑漆厨内龛二石，高数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隐起石上，刻金书‘南极呈祥’，其阴有北斗七星，亦隐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则观堂已化为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仪父论易

董仪父鸿尝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王辅嗣去三而存一，

于道阙焉。晦庵知其为非，所以《本义》、《启蒙》各以卜筮言之。然虽知其为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为卜筮之道，不过复以理言之，则亦何异乎辅嗣哉？”

棺盖悬镜

今世有大殓而用镜悬之棺盖以照尸者，往往谓取光明破暗之义。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然则其来尚矣。

北地赏柳

焦达卿云：“鞑靼地面极寒，并无花木，草长不过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为雪虐矣。仅有一处开混堂，得四时阳气，和暖能种柳一株，土人以为异卉，春时竞至观之。”

光禄寺御醴

达卿尝为光禄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温石为大釜，温石即菜石。甑以白檀香，若瓮盎之类，皆银为之，极其侈靡，前代之所无也。车驾每亲幸焉，所掌必以大头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奸僧伪梦

安吉县朱实夫，马相碧梧之婿也。有温生者，因朱而登马相之门，近复无聊，遂依白云宗贤僧录者，无以媚之，乃创为一说，云：“曩闻碧梧与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谕云：朕尝梦一圣僧来谒，从朕借大内之地为卓锡之所，朕尝许之，是何祥也？’马虽知为不祥，而不敢对。今白云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寝殿也。则知事皆前定。”于是其徒遂以此说载之于寺碑，以神其事。呜呼！使当时果有此梦，方贾平章当国，安得独语马公？使马公果闻此语，安得不使子侄亲友知之，且独语门吏耶？可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余恐后人不知而轻信，故不得不为之辩。金一之荪壁云。

沉香圣像

杭西湖延祥观四圣小像并从人，共二十身，皆蜡沉香，凡数百两，即韦太后北巡狩归日所雕，皆饰之以大珠。及杨髡据观为寺，尽取之为笠珠及香饼，可叹也。杜秋泉云。

西湖好处

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斋携之而来，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此语虽粗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势，为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藓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有小梅，仅半尺许，丛生苔间，然著花极晚。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树，故得春最早。树老则得春渐迟，亦犹人之气血衰旺，老少之异也。"此说前所未闻。梅间有小溪，流水横贯交午，桥下多小石，圆净可爱。时有产花鸟及人物者，近世以来则有骑而笠者，盖天地之气亦随时而赋形，尤可异也。

陈谔捣油

陈谔字古直，号垫水，尝为越学正，满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归途偶憩山家，有长髯野叟方捣柏子作油，见客至，遂少辍，相问劳曰："君亦儒者邪？"持杯茶饮之，遂问今将何往？陈对以学正满替，欲倒解由，别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捣柏油。"遂操杵臼，不复再交一谈。陈异而询于邻人，云："此傅秀才，隐者也。恶君言进取事故耳。"陈心甚愧之，因赋诗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老来一出为身计，不满先生一笑中。"

襄鄂百咏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己未透渡之变。至辛酉闰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围，尝作《鄂渚百咏》，以记一时之事，多归功于贾老。中间有一首云："久戍胡儿已念家，将军何不奏胡笳。今朝忽报严围解，白雪

纷纷亦散花。”贾见“散花”之语大怒，捕陈甚急，陈窘甚，求救于赵晦岩。晦岩为解释，乃免。

打 聚

阛阓瓦市专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户为事，纵告官治之，其祸益甚。五奴辈苦之，切视其所溺何妓，于是敛金以偿其直，然后许以嫁之，且俾少俟课钱足日娶去。然所逋故尔悠悠，使延引岁月，而不肖子阴堕其计中，反为外护，虽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巽三贤诗

家志行尝和《三贤堂诗》云：“孤峰落魄一诗人，白傅何曾号直臣。较似眉山敢同传，并祠浙水恐诬神。人非伦拟终非偶，论贵平和不贵新。争似独尊元祐学，高堂正笏更垂绅。”又：“谁称三老作三山，方回曾以香山、眉山、孤山为三山也。夫子宁居季孟间。骆厩侍人多愧色，鳖头处士若为攀。辞章小技应闲事，节义千年真大闲。何似眉山专一壑，九京贤圣尽欢颜。”虽然，志行尊坡翁是也，贬二贤，无乃过乎？何不反观自己，为德政碑以媚杨髡，受僧赂以作寺记。义方之训可笑，由径之叹不惭，奈何！

四圣水灯

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金一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看二十余年矣。

大辟登科

南康刘以仁尝手杀其叔，里族买静，不经有司，后竟登宝祐癸丑第，及官长沙令。江古心尝云：“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虽盗贼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黄王不辨

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制使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盖黄无辜而受王之祸，而李无望而得二万之获，殊可笑。

押韵语录

刘后村尝为吴恕斋作文集序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演福新碑

家之巽志行为演福寺作观音殿碑，所得几何，乃大骂贾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赡僧田一万三千亩，乃贾相所舍也。其碑具衔云：“前朝奉大夫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殊不知此二兼职，非卿监不可也，意者欲愚庸髡，眩俗眼，以为荣耳。碑成，打造遍送当路。其后官司打勘，没官田土，则贾相所舍寺中万三千亩，正在数中。省官呼释髡问之，云：“贾似道既舍许多田与寺中，不知寺中呼之为何称？”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众仰食于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毁骂邪？”髡无以应之。以此知公论在人心，无间于南北也。

喜行古礼

吴中一富家子粗识字而呆然，其性僻，专喜行古礼。辟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礼。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馔牲酒，莫不精腆。每一行礼，必有重费不靳也。然其人初无识解，不过所存如此，亦可尚也。

龙畏神火

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

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妨子

或谓停父母之丧久而不葬者，则其子孙每岁缩小。近见钱达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异也。姚子敬云。

多景红罗缠头

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

韩平原姓王

王宣子尝为太学博士，适一婢有孕而不容于内，出之女侩之家。韩平原之父同乡，与之同朝，无子，闻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纳之。未几得男，即平原也。

乌银江□

承平时，贵家以乌银为江□壳，外具细纹而色似真。每宴集，则以此嬗□柱以供客，可谓富贵之极也。胡存斋云。

金紫银青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张敬堂云。

乌贼得名

世号墨鱼为“乌贼”，何为独得贼名？盖其腹中之墨可写伪契券，宛然如新，过半年则淡然如无字。故狡者专以此为骗诈之谋，故谥曰“贼”云。

天雨米豆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饭可食。陈本斋云。泉州雨红豆，亦可为饭，其色如丹砂，前未见也。徐容斋云。乙未岁，江西歉甚，时天亦雨米，贫者得济，富家所雨则雪也，此又异甚。胡存斋云。

朱宣慰诗

日观僧子温善作墨蒲萄，时书诗文句于上，或有可喜者。尝在朱宣慰家作画，讫，遂写一诗在上云：“昔有朱买臣，今有朱宣慰。两个担柴夫，并皆金紫贵。”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卖芦柴出身，和尚说得我著。”遂馈赆资五锭酬之。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

茯苓益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红润者，其下必有茯苓，盖得茯苓所养故耳。人能服饵，岂无奇功！

虎引彪渡水

谚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子也。余闻猎人云：“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以还，还则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彪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撩 纸

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撩，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胜于腊中，盖气未动故也。今造盐菜者，亦必于冬至前，则可以久留矣。此说极有理。李静仙云。

壬日扦种

芒种后壬日入梅。壬日所种花草，虽至难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白 蜡

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桎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如煎黄蜡同。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

别集上

汴梁杂事

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梗概。汴学曰文学、武庙，即昔时太学、武学旧址。文庙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莲池，尚有璧水遗意。“太学”与“首善阁”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敕书。先圣之右为孟，左为颜，作一字位置，不可晓，北方学校皆然。先圣、先师各有片石，镌宋初名臣所为赞，独先圣，太祖御制也。讲堂曰“明善”，藏书阁曰“稽古”。古碑数种，如宋初翰苑题名，开封教授题名，《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司天台太岁殿，徽宗草书“九曜之殿”。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国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宫阁即旧日上清储祥宫移至，岩峣半空。登云楼俗呼为八大王楼，又称谭一作潭。楼，盖初为燕王元俨所居，后为巨珰谭积有之，其奇峻雄丽，皆非东南所有也。朝元宫殿前有大石香鼎二，制作高雅。闻熙春阁前元有十余座，徽宗每宴熙春，则用此烧香于阁下，香烟蟠结凡数里，有临春、结绮之意也。朝元宫虚皇台亦上清移来，下有青石础二，刻画龙凤团花，极工巧，旧时是朱温椒兰殿旧物。台上有拜石，方广二丈许，光莹如碧玉，四畔刻龙凤，云雾环绕。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醮时，徽庙立于中，林灵素、王文则居两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神宗又展拓，其高际天，坚壮雄伟。南关外有太祖讲武池，周美成《汴都赋》形容尽矣。梁王鼓吹台、徽宗龙德宫旧基尚在。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怀孟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南门外有五岳观、太乙宫、岳帝殿，极雄壮华丽，宫连跨小楼殿，极天下之巧，俗呼为“暖障”。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尽雕镂，穷极华侈，塑像皆大金时所作，绝妙。徽宗《定鼎碑》，瘦金书，旧皇城内民家因筑墙掘地取土，忽见碑石穹甚，其上双龙，龟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闻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专其利。蔡京题额“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尝迁，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资圣阁、登云楼覆压岁久，今其地低陷

甚多。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庙，亦是缘业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层，铁普贤狮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铜波斯盖之，泉味甘，谓通海潮。旁有五百罗汉殿，又云五百菩萨像，皆是漆胎，庄严金碧，穷极精好。《普贤洞记》石碑甚雅，金皇统四年四月一日，奉议大夫行台吏部郎中飞骑尉施宜生撰并书，所谓方人者也。后为金相，字步骤东坡。寺入门先经藏殿，殿极工巧，四隅不动，其中运转，经卷无伦次，皆唐人书也，极精妙。大庙街近城，有古观音寺，北齐施主姓名碑。佛殿开宝皇后命孙德元画西方净土，极奇古精妙，仅存半壁。僧崇化大师为之赞书，亦有法。相国寺佛殿后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诏画大天王，尤雄伟。殿外有石刻，东坡题名云："苏子瞻、子由、孙子发、秦少游同来观晋卿墨竹，申先生亦来。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岁。"又片石刻坡翁草书《哨遍》，石色皆如元玉。宝相寺俗呼为大佛寺，有五百罗汉塑像，甚奇古。又噀水石龙，镌刻甚精，皆故宫物也。

蟛蜞馄饨

《轩渠录》载，有人以糟蟹馓子同荐酒者，或笑曰："则是家中没物事，然此二味作一处怎生吃？"众以为笑。近传溆浦富家杨氏尝宴客作蟛z馄饨，真可作对也。

包宏斋桃符

包宏斋恢致仕后，归作园于南城，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风损藕

近闻亭皋荡户云："每岁夏月，南风少则好藕。晒荷叶遇雨，所著处皆成黑点。藏荷叶则须密室，见风则蛀损，不堪用矣。"

灯檠去虫

桃树生小虫，满枝黑如蚁，俗名砑虫。虽用桐油洒之，亦不尽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灯檠挂壁间者，持之树间，则纷纷然坠下，此物

理有不可晓者。戴祖禹得之老圃云。

鱼 苗

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著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换数度。别有小篮，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养鱼之具。又有口圆底尖如罩篱之状，覆之以布，纳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择其稍大而黑鳞者，则去之。不去则伤其众，故去之。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用大布兜于广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边出水面尺余，尽纵苗鱼于布兜中。其鱼苗时见风波微动则为阵，顺水旋转而游戏焉。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或曰初养之际，以油炒糠饲之，后并不育子。

同里虎

近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闻虎之饥，则兼果实皆啖，不特兽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饱则展转于中。傍居之人熟窥之，凡食男子必自势起，妇人必自乳起，独不食妇人之阴。或有遇之者，当作势与之敌，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双缢

丙申岁九月九日，纪家桥河北茶肆陶氏女，与裴叔咏第六子合著衣裳，投双缳于梁间。且先设二神位，乃题自己及此妇姓名，炷香然烛，酒果羹饭，烛然未及寸而殂矣。尝记淳熙间，王氏子与陶女名师儿共溺西湖，有人作“长桥月，短桥月”，正其事也。至载之《周平园日记》，何前后盛情之事，皆生于陶氏门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仪凤桥下有新生死小儿弃于水中者，两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胁相连，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钱。疑皆此辈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谢府有因庸堂，穆陵御书二字，盖出《崧高》之诗云："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注云："谢乃周之南国也。"此诗美宣王能建国，褒赏申伯，于此取义，固佳。然于两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凿矣。

德寿买市

隆兴间，德寿宫与六宫并于中瓦相对，令修内司染坊，设著位观，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灯买市。帘前堆垛见钱数万贯，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贯者，犒之二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如李婆婆鱼羹、南瓦张家圆子之类。

天狗坠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声如发火炮，震动可畏，鸡犬皆鸣。次日，金一山自山中来，云："山中之声尤可畏，野雉皆鸣。"或云天狗坠故也。

丁酉异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张家金银铺遗漏。是夕，天中有如云气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长，或谓其大星，余目昏视之不见。疑此云气为火气所烁而然，凝然不动，殊为可异，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岁二月，忽有传夜后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之信。数夕起观，皆无所见。一夕，于西边见大星，光芒正在胄、昴间，然考之，则太白耳。益疑小人妄传。继而有自吴来者，云船中见之甚的，类景定彗星，而尾短仅数尺耳。余终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诏书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变，天象儆予"，始信前者为信然也。

和剂药局

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局官，皆为异时朝士之储，悉属之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橐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独暑药、腊药分赐大臣及边帅者，虽隶御药，其实剂局为之。稍精致若至宝丹、紫雪膏之类，固非人间所可办也。若夫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然其间差讹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其间药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尝见一名医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干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门中山芋丸，当时不知缘何误写在此方之后，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说而考之，信然。凡此之类，必多有之，信乎误注《本草》，非细故也。

葛天民赏雪

葛天民字无怀，后为僧，名义铦，字朴翁。其后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时所交皆胜士。有二侍姬，一曰如梦，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拥炉煎茶，忽有皂衣者闯户，将大珰张知省之命即水张太尉也。招之至总宜园。清坐高谈竟日，雪甚寒剧，且觉腹馁甚，亦不设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归，以为无故为阉人所辱。至家，则见庭户间罗列奁篚数十，红布囊亦数十，凡楮币、薪米、酒肴，甚至香茶适用之物，无所不具。盖此珰故令先怒而后喜，戏之耳。

彭晋叟

彭晋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学，文亦奇，肄业京庠，每试多居首选。胡颖为浙西宪政，尚猛厉，物情不安，彭因伪作台章以胁之，有尼僧为之表里，使以稿示之曰："得之台中，行且止矣。"胡惧，就致祷，约以获免当以数万为谢。已而，月课不及，胡遂作台长，江古心书历述所闻以谢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时政放堂试，赋题出"王言如丝"，彭为首冠。破云："王妙心纬，言关化机，于未布以先谨，如有丝之至微。"揭晓之际，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狱成，黥隶贵州，久之，宛转自如，得至静江。适当诏岁入贡闱，为编栏，遇都吏一子于场中，日授三卷，得预荐送。吏深德之，未有以报，乃为之谋

曰："经干潘公谌，汝乡人也。盍往归之？"彭以呈面为难。又命之作札，"吾当为通"。潘见其辞藻粲然，亟令来见，深爱其才，而革面无策，为之重叹，曰："吾当思一策以处。"既数日，乃曰："得其说矣。"使具戎服，介之经帅府。时姚橘洲希得领桂管，因从容为地，且令修一俪语为贽。彭退思数日，未能措词，乃往见潘求教。潘为之思有顷，拊髀曰："吾已得一联矣。曰：'失邯郸之步，为吾党羞；借荆州之阶，以军礼见。'"使绪成之，且为点定，约日道之以前。橘洲庭见之，彭趋进入拜如彝，乃以贽上。橘洲观之喜甚，详询始末，留之书院。授以《文选》，使分类之，以观其能否。未几，书成，橘洲益喜，使诸子师之。资身之计渐裕，旋得勇爵，纳妾有家，继得两子。橘洲入为文昌，兼夕拜，使与俱行，缴驳之章，多出其手。复出入无间，辄登市楼，恣肆无忌，为人指目。闻于当路，于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隶所，橘洲亦以此去国。彭后与黎峒通，为具舟楫，尽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尧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尧封，孝庙时以礼部侍郎大司成除侍御，有直声。尝论钱尚书礼，左迁小龙场，及去国，同朝送之，馆学为空。孝宗知之，叹曰："遂为唐氏百年口实。"初入言路，钱迎问第一人，答以"方思之"。归语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当云此行正为公来也。"

林　乔

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学时芹斋与太学禔身斋争妓魏华，乔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押往信州听读，因与时贵游从赓唱，放浪狎邪，题诗于茶肆云："斗州无顿闲身处，时向梅花走一遭。"士论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门，后元杰死，徐径畋、李斛峰皆以应用之往来。既而元杰家为伐柯一村豪家，为接脚婿。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为菜园，与赵温州崇机邻，守皆有月馈，其门如市，数年得自便。宝祐癸丑，买福州待补，作申如名纳卷，题出"言行枢机动天地"，遂中魁选，欲参学，为人所攻而止。久之，上书，特补保义郎，领钱亿万，往谋北事，时景定初也。继又赴有官漕试，得荐登第，随被论驳，经营复得官戎议之类。还寓信州，朱浚为守，不往见，且语诋之，朱怒，捃摭其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乃往从元杰之子直

谅，以清潭和买吏屋，且任和籴。既而直谅得宪节，林随以行。后以词诉，为徐帅择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锋军寨，拘锁而殂，时咸淳末年也。或言后改名为天同，字景郑云。

李梦庚

李梦庚者，襄阳人，善文，不偶，归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数盗用父财，父欲杀之。宗党劝止，使其子拜且谢。或告以父已负剑，子甚恐，拜方起而剑欲及，亟走避，闭门，剑入门者几寸。其子后魁浙漕荐，襄帅以书抵漕，潜说友曰："今岁漕魁，乃梦庚之子也。其论尾之语，曾见之否？其语曰：'世岂有弃鲧而不用其子者哉？'闻者莫不大噱云。"

陈□如尊者

王臞轩清举到省，道经建阳，谒梦盖竹庙。梦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虚其四。臞轩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在此。"王既坐，举首见席端乃一僧，王负气怒甚，左右曰："此陈□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吴潜也。

史浩传赞

尤木石蜻修《四朝国史》，高、孝、光、宁。其赞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号为智囊，又其当国，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为知名之士皆天所与，蔽而不扬，则是违天，而不问其道之行与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谴去国，盖专为张魏公地耳。后改，俾别为赞云："独用兵一事与时贤异，岂非欲先报本而后机会欤？"

唐震黄震

唐震、黄震，抚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为九百之头。唐尝为桐川倅，以本厅糜费，取办于吏，欲从州郡具申省部罢本职。守倅皆谓言曹废置，当出朝廷，不从之，且为于窠名量拨为助，遂止。唐后知饶州，北兵之来，官军与群盗交乱，唐以北兵辄出御之，遂死于难。黄后持使节，幸存于鄞云。

男不授女状

林靖之共甫初筮越之民曹，尝直议舍，同幕东莱吕延年后仲在焉。有妇人来投牒，吏无在者，林欲前受之，吕自后止之曰：“男女授受不亲。”林竦然而止，每称以诲子孙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吴兴人，待制之后，常登赵节斋之门。赵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库，课以增羡而人不怨咨。常言比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劝。其法使拍户于本府入钱给由，诣诸库打酒，仍使自择所向。遇比较则萃诸库，而视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赏罚。诫令不烦，激厉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

陈预知

陈预知者有术。陈叔方作邑时，扣以事，陈令于心无事时入静室，坐一二日却见问。节斋如其说，而后召之，陈使随意写诗文一两句而缄之，然后疏已所推为验。节斋所书“阳春布德泽”，以“王度日清夷”为对，陈出视之不差，因语节斋曰：“君官职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节斋每用其说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识章文庄于未遇时。及仕再筮，皆不许其得禄，果连丁艰。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两地。又尝语医者李垕父曰：“君当饭于省中。”乡人传以为笑。后文庄贵，常招之胗脉，留与共饭于省阁，因举旧话一笑。

何生五行

平阳县八丈村有何生者，虽为佣，而能谈五行，当诏岁设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来扣，云：“有孕方可免灾。”问：“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为何等语而去。后果孪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术

番禺戴生以术游临安，时陈圣观为常博，戴许以必当言路。未几，安边所主字郑应先语及戴术，云渠谓常博必当言路，且与吾乡象郭阊为代，只候其他，徐即见。既而，张志立自小坡出为右史，守永嘉，而陈文龙冠象论，浙西宪洪畏去职时，台长陈伯大求去甚力，郭与陈坚即皆序升，代之为小坡，而圣观与徐卿孙并命为察，实代郭云。

括苍赵墓

赵节斋之父国公祖墓在括苍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约三年复来。已而，见者皆言其中有水，当谋改厝。启之未毕，而前人至，见之曰："水自有之，无害也。"既启穴，水绿色，以盏勺饮，极甘。挠之数四，一金鱼跃出，击杀之。又挠之，有二鱼，复击其尾纵之，曰："当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复掩之，后乃生景献太子。

阴阳忌乐

王伋云："阴阳家无他，惟'忌乐'二字而已。乐惟乐其纯阳纯阴，忌惟忌其生旺库墓，此水法也。谓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纯阳；艮震山，庚辛水流即纯阴。"

悬棺葬

孔应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可谓好奇。'"

郭　阊

郭阊，号方泉，广州人，少颉颃场屋。其父与廖莹中之父有交好，两家之子同笔研。得第后，试邑平江，事吕文德，数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书与其子师夔。师夔时在从班，盖命之荐于时相也。郭还里二年，漫以书达之师夔，旋外补，继而如京干堂间。廖在翘馆，闻之，使人通意，郭不为汲汲，而廖挽之不置。未几，除省

门，充辛未省闱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属，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寖不乐之。又虚名实用一疏为陈宜中、刘黻所不平，达于贾相，大费分解。夙有上气之疾，呕血而死。

王盖伏法

王盖县丞，福州长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时方经虏患，杀人至多，积骸如山，数层之下，复加搜索，击以铁槌乃去。有未绝者，夜见炳烛呵殿而来，以为虏也，惧甚，屏息窥之。旋闻按籍呼名，死者辄起应之，应已复仆。次至其人，亦起应之，则又闻有言云："此人未当死。"乃举籍唱曰："二十年后，当于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为行者。适郡倅眉山家坤翁来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从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爱之。家有女，适史植斋李温之子，使从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随，王猛忆前事，具白辞行。史曰："吾为郡守，岂不能庇汝？"乃勉从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戏后圃，为蛇绕，王因击蛇，并女毙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会

桐州祠山，新安云岚，皆有埋藏会，或以为异。康植守广德，不以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发视，无有焉。或以所见异，恐未必然。余按《周礼》"以狸沉祭山林川泽"，注：祭山林曰狸，川泽曰沉。然则尚矣。

东迁道人

丙子，北师自苏入杭，道由东迁。有道人结茅岸傍，备水饮，以施行者，化缘募铸观音铜像，积久乃成。相好端严，晨夕奉事，闻师至，叹曰："一死无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梦大士告曰："吾何所虑，恐汝不免。盖汝前生曾杀人，今来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骑过山，其前二人衣红，后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请死，无所逃也。"至期，所见无异，其人诧曰："人皆避匿，独尔敢耳？"执之至庵，索其撒花，具以梦告。且曰："我若厚藏，岂不能为性命计？"其人感悟，遽释之，且有所赠，曰："吾与汝解冤结。"竟以获免。

屠门受祭

戴良斋云："昔有宦家过屠门，见幼稚而爱之，抱以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长，且承序矣。尝因祀先，恍惚见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语抱者。抱者始告以实。自是当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后祀其所为后者，云：命后者，不可不知也。"

陈公振立子

止安陈公振字震亨，居吴门，无子。有同姓昌世者，为人端悫，每加敬爱，因延之家塾，常从容与言命继之事，且托之访，历久未有所启。问之，以难其人为对，则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当。又久之，问如初，昌世谢未敢轻有所进。乃曰："如此则无出于子矣。"昌世固辞不敢，强之再三，乃勉承命。后因语及曩尝梦谒家庙，觉有拜于后者，顾视，则昌世也，此意遂决。昌世以其泽入仕，尝倅三衢，摄郡，于公帑纤毫无所取。穆陵闻之，擢为郎，淳祐间也。

梅津食箩

尹梅津焕无子，螟蛉罗、石二姓名一，越人为之语曰："梅津一生辛勤，只办得食箩一担。"

郁鬯大毒

明堂所用郁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实未尝用，用之大毒，能杀人，盖文具久矣。"

陈仲潜健啖

永嘉平阳陈仲潜健啖过人，仕至邑宰。偶临安，会北使至，亦健啖，求为敌者使与馆伴，陈闻而自衒，因获充选。食已，复索，乃各以半豚进。使者辞不能容，陈独大嚼，由是得湘阴庾节。使还，不为生计，每饭必肉数斤，未几，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饥，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龟，金色，遂殂。

范吕不合

范文正始与吕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复召用之，文正遗吕书，以郭、李为喻，共济国事，视古廉、蔺、寇、贾，真无慊矣。而忠宣乃谓无之，吕太史所辑《文鉴》特载此书，而《文正集》中无之，盖忠宣所删也。父子之间，可谓两尽。近世倪祖常刻《齐斋集》，内有《昆命元龟说》，专为史弥远，而以集遗宅之，此犹出于不审也。陈石斋力修与陈叔方争军赏于都堂省，拂袖径出，以此去国，终焉。而其子皋谟乃以行实属之，节斋叙此一节，指为中风，且有以微罪行之语。皋谟以呈其从兄应辰、应桃之子也，以为不然，节斋恐其不用也，径取而刻之以出，此岂特不审而已哉！盖敌惠敌怨不在后嗣，然自当视其事之轻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概论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长兴人。父元之，绍兴张榜，乾道间为左司谏。宿晚为淮东仓曹，时有故旧在言路，因书遗以番葡萄。归院相会，出以荐酒，有问，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无以蔽罪。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稚字汉孺，湖州人。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赆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其女适章农卿良朋云。

二章清贫

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沈氏少年与客坐于厅事，时方严冬，二章衣不掩胫，沈哂之曰：“此人会著及时衣。”客儆之曰：“二章才学，乡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闻之。既而，兄弟联登第，骎骎通显。沈氏之屋，适有出售者，宗卿首买之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谑，与同舍聚话，吴棣调之曰：“鸟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闻，他语自若，良久，忽语众曰：“顷与众人会语正洽，俄闻恶臭，罔知所自。时舍弟达之亦在焉，久乃觉其自达之也，退而诮之曰：‘吾弟，吾弟，众皆在此说话，吾弟却在此放屁。’”众为一笑。

卿宰小鬼

何小山既贵，里居有卿宰，初上来见，一睹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谢之。后以佃家来诉邻凫之扰，有状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

刘漫塘

刘宰字平国，号漫塘，润之金坛人。早有经世志，以微疾，不乐出。或言其面□点，不欲应诏起者再，力辞以免。尝大书其印历，以示终身不起云：怪矣面容，无食肉相；介然褊性，无容物量。智浅而虑不周，材疏而用则旷。不返初服，辄启荣望。岂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万有丧。故俯以自适，超然自放。衣敝袍可无三褫之辱，饭蔬食何用八珍之饷？隐几觉来，杖藜独往。或从田家瓦盆之饮，或和渔父沧浪之唱。顾盼而花鸟呈伎，言笑而川谷传响。优游岁月，逍遥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语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从子致富，亟去，毋乱吾乐！”遇篮舆而来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见督邮者乎？有要于路者，藉得钱送酒家，固不若高卧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尝发明靖节意云：“士大夫既作县弃官而归，率自托于陶元亮，其说以不见督邮为高，以解印绶不顾五斗米为廉。愚以为此士大夫有血气者之常，元亮非为血气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见。《论语》载子在川上一章，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喻，独程门以为论道体，其说盖本于元亮。元亮谓置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于酒而为学有作辍也。不然，总角闻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车，策我良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见道明，知世道之难，而时事盖不可为，故欲翻然而归。其发于督邮之来，特不欲为苟去云耳。”世遂以为诚然真痴人之前难说梦也。

陈宜中父

陈宜中之先为吏，每以利物为心，日计所及，以钱投大缶中，一钱为一事，久而不可胜计，人多德之。尝负官钱在圄，属其孙往贷于葛宣义。葛居外沙，资累钜万，宿梦黑龙绕其厅柱，觉而异之，夙兴未颁，径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顾。果有小儿来，年可十许岁，问为谁，曰：“陈某孙。”又问来故，以实对。又问所需几何？曰：“百千。”如数付之。陈既出，诣葛谢，葛曰：“汝肯以此子见与否？”陈曰：“寒贱下吏，势分辽绝，非所敢闻。”葛勉使就学，许以捐助，未几，以长女许之。既而陈游上庠，上书攻丁大全，南迁数年，贾相牢笼，置之伦魁。陈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设水陆供，尽室以往，独长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卷以去，长女亦被获以

往。至是寻盟，乃以幼女归之。陈后以文昌出守七闽，遇巧节，诸吏各有所献。陈妻忽识一桦，似其家物，审是果也。因语陈，陈乃召吏扣所从来，云“海巡所遗也”。亟发兵围其寨，尽俘诸校，置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吻合，以次伏诛，无漏网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犹隐不言，其妹为言委曲，执手相哭，乃毙其二雏焉。

刘朔斋再娶

魏鹤山之女，初适安子文家，既寡，谋再适人。乡人以其兼二氏之撰，争欲得之，而卒归于朔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斋以是多啧言。晚丧偶于建宁。王茂悦𣪍自台归霅，继而朔斋亦以口语归，王辂之近郊。既而，皆有伉俪之戚，语相泣也。王告别归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刘所爱也。刘归吴中，未几，亦逝。二人皆蜀之隽人，识者无不惜之，时戊辰、己巳之间也。衢按，朔斋名震孙。

朔斋小姬

嘉熙丁酉，朔斋守湖，赵毋堕为鼎倅。既得湖守，为朔斋交代，刘颇不乐。会刘得史督之辟，是时其父端友适自蜀来，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刘欲卜居于湖，拟郡教场地为基，乃别相地以迁之，得广化寺后空地。后得宅于苏，不复来，斯场随废。蔡达夫节守湖日，创安定书院，用其地为之云。朔斋在吴日，有小妓善舞扑蝴蝶者，朔斋喜而纳之矣。郑润父霖来守苏，盖旧游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刘处，亟命逮之。隶辈承风，径入堂奥，窜取以去，刘大不能堪。未几，郑殂，刘复取之以归。时淳祐己酉也。衢希按，毋堕名垩，宋宗室。

成均浴堂

贾似道之为相也，学舍纤悉，无不知之。雷宜中长成均也，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或书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见古罍洗。”雷未之见也。一日，见贾，语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堂见之，乃悟云。

潜说友

潜说友缙云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后因误捕贾

公私秫事去，语之同傅者吴元真，逾年起家守吴，闻北师至，计无所出。适时宰欲以金银往舒城犒军，会舒已下，不得进，寄吴门郡库。潜因移为撒花用，偕表同往。北师既退，自以全城为功，未几，朝廷知其事，遂罢去。文天祥实代之。后从二王入闽，二王入广，留守闽中，更反覆随之向背，未乃复为北守。所共事王积翁因众军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潜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复作文以祭之。潜与赵裕庵同邑，初甚相好，后浸不相能。潜既南向，裕庵之子巩与其子交恶，至聚众角斗。巩以女妻唆都，因拉裕庵入闽，以其常帅彼也。还至三衢而殂，巩后得南剑同知云。

王积翁

王积翁留耕。参政伯大之侄也。尝宰富阳有声，后觐北，留连甚久，遂自诡宣谕日本，遂命为奉使，以兵送之。至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尽拘用之，使行，又于途中鞭之。有谇语，王颇闻之，至骸山，即髑髅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且作大茶饭享之。任亦领略，亦作酒以报，众使醉饱，任纵兵尽杀之，靡有孑遗。王窜匿于舵楼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犹佯笑曰："在此。"出则叩头乞命，任顾其徒，鞭而挤之于水，席卷所有宝物货财而去。取所乘舟断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后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为之立庙赐谥焉。

王厚斋形拘

王厚斋应麟为右史、两制时，刘黻在言路，尝论之云："识局于形，志夺于艺，惟务谀说以钓爵位，遂使文体日就委靡。遍历华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唧唧人识吾皇甫，用人如鉴衡，故为而常。一通谱嫔御之人云云。

安　刘

安刘字景周，一字子阳，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学解试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惮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于官，郡以实言，久之乃往。归投贾于维扬，为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谴罚，于是死灰复然。自是寖加朝武，出守括苍，末得入馆，丞秘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几，郡亦不守矣。安素与同郡孙愿质，孙无恙时，常祝其族子中以不合远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复

谋归。安患之，未有以绝其来。其人仕至信州李曹，会农寺有逋券四千缗，正在秋厅，安以为奇货，嘱承吏使迫之，自投于井而死。时弁渫为卿，张汝诰为丞，以此并免。未几，弁、张皆殂。

俞 浙

俞浙，字季渊，上虞县人。旧多游鄞学，以长上自居，与同舍不相能，至或欧击，为众所攻，誓于礼殿而去。使弟鄞教，职员多故旧，遇之如束湿，众怒而哄，碎其座，俞遂弃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门，王为祷时相，治其为首者，太常丞为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财，数吏为所迫死。后入为言官，所疏多至数十人，不久去国。常为章全部端子馆客。

黄 国

黄华父，其先建宁人，父居吴兴。早游京学，本习词赋兼《春秋》。采时事，所抄邸状甚整，其造请不避寒暑，以故多闻，枚举往事，历历如指诸掌，于时日无所差误。甲辰攻史嵩之，以预扣阍，与时宰谢方叔游从。既以乡举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继入史馆为校勘，迁太博。中遭啧言，指其“他无所长，但能多收朝报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及关，而台评及之，数月分禄。华父熟于典故，又好谈命，知人甲子，或于广座举正班次，往往呼吏从己所见，引却龟列。一日，遇六院序学官之上，责吏使正之，然后止。为六院者，跼蹐而退，以故多不乐者。

方 回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徽人也。其父南游，殂于广中。回，广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己遇为守，爱而异遇之。忽与倡家有讼，遂俱至于庭，魏见之甚骇，而方力求自直，魏为主张而敬则衰矣。后以别头登第，为池阳提领茶盐所干官。居与大家并，其家实寡妇主人，回以博游其家，且道其长，吕师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诗，以放肆为高，有云：“菊花与汝作生日，螃蟹唤吾入醉乡。”又与伯机为寿云：“诸公未许子为政，万事无如髯绝伦。”“糟姜三盏酒，柏烛一瓯茶。”又自寿诗云：“把酒从来不可期，吾降《离骚》协降字作洪。今日少人知。”有轻薄子联之云：“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虚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甲午

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岁，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几人已死一人留。”其处乡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遂一向寓杭之三桥旅楼而不敢归。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有二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实不乐也。既而方游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恣开杜陵之门，胜雪者竟为豪客挟去。方归，惟怅惋而已，遂作二诗云：“鹦鹉笼开彩索宽，一宵飞去为谁欢。早知黠妪心肠别，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旧主，便涂脂粉事新官。丈夫能举登科甲，可得妖雏胆不寒。”“一牝犹嫌将两雄，趋新背旧片时中。陡忘前主能为叛，乍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无易马，绛桃犹在未随风。何须苦问沙吒利，自是红颜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无不笑者。既而复得一小婢曰半细，曲意奉之。每出至亲友间，必以荷叶包饮食肴核于袖中，归而遗之。一日，遇客于途，正揖间，荷包坠地，视之，乃半鸭耳，路人无不大笑，而方略不为耻。每夕与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脚摇拽有声，遂撼落壁土，适邻居有北客病卧壁下，遂为土所压。次日诉于官，方为追逮到官，朋友间遂为劝和，始免。未几，此婢满，求归母家，拳拳不忍舍，以善价取之以归。时年登古希之岁，适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成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方尝有句云：“今生穷似范丹。”于是方大怒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遂比今上为朱温，即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尝云比上于朱温也。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所谓十可斩者，盖指贾之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严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橐。有老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及来杭，复见其跪起于北妓之前，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大略云：“在严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寓杭之三桥旅舍，与婢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淫也。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

为无人，大言无当，以前辈自居，骄也。一人毁之，则呼号愤怒，略无涵养，褊也。在严日，事皆独断以招赂，不谋之同寅，专也。有乡人以死亡告急者，数日略不之顾，吝也。凡与人言，率多妄诞，诈也。回有乞斩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邸，买少艾之妾，歌酒自娱。至于拜张、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买果肴以悦其婢，每见猥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者乎？使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其说甚详，姑书大略如此。

衡岳借兵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后使按行民有诉者，乃厚给之。

北客诗

北客有咏前朝诗云：“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万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盖大金之亡，亦聚其诸王于青城而杀之。白敬甫。

须溪月诗

刘会孟尝作《月诗》，六言，云：“霓裳声里一撕，如今是第几轮。赤壁黄楼都在，古今多少愁人。”为人所讦，几殆。

菊　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带花枝，置篱下，至明

年收灯后，以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撒之。盖花中自有细子，俟其茁，至社日，乃一一分种。”

回回无闰月

回回俗每岁无闰月，亦无大小尽，相承以每月岁首数三百六十日，则为一年。乙酉岁，以正月十二日为岁首，大庆贺。可与此说非也。回回之历，岁月但以见新月为一月之首，每岁则以把斋满日为庆贺，谓之开斋节。如把正月，则一并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则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复始，凡三十六年，则一周也，皆例退。凡把斋月，但见新月则把起，次月见新月则开斋，此非用古之礼，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亂 敿二字

治亂之亂当作亂，从𤔔从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烦敿之敿当作敿，从𤔔从攴。音同前，烦也。并见《说文》乙部、攴部。

两王医师

王医师有二：王继先，高祖朝国医，后以德寿宫进药罔效，安置福州；王泾，亦继先同时，相先后应奉，后以德寿疾进凉药大渐，杖脊黥海上，后得归，所谓御胗王承宣者是也。

髯 阉

《周益公日记》云：“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载刘共甫云：“范伯达尝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

胡服间色

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攻媿夫人行状》。

天市垣

伯机云："扬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两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处之比。"此说甚新。又术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 行

德祐国将亡之际，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厅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鸣者三。全子用。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慥堂熊仲之子，为江阴佥判。北军之来，因斩使而得知军事，后乃自修降表以降，岂世修降表之裔乎？

社公珠

近时社公多为回回所买。或言其胸中有珠，过二十以后则在膝，必凿之。过三十以往，则无之矣。此妄传也。纵有之，回客焉敢杀人而取珠乎？

贺知章倚史势

近者鉴湖天长观有道士为僧，献杨总摄所，云："照得贺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声势，将寺改为道观，今欲乞复元寺施行。"杨髡遂从其请，真可发笑也！

尼 站

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国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带则取之霍山，玉圭则取之文宣王。向后复送还之，不知起于何时。

椒兰殿赤草

洛阳椒兰殿故基之前，传是朱温弑昭宗处，寻丈间生草皆赤色，谓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 用

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荐

《尚书》窜四凶，或问云：“鲧有汩陈五行之罪，共工触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罚？”或解曰：“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然则驩兜有所荐非才之罪，故与之同罚耳。师道云叶亦愚常用，不知出何书？

大仙笔诗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为之。因命题《赋笔》，且令作七言律诗，顷刻辄就，云：“兔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颖缠尖圆。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扫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间雪茧涌春泉。当时定远成何事，轻掷毛锥恐未然。”纵使人为，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学，则命士人坐讲而立听，又出钞、帛、酒、米，命士人群试。刘会孟命题出《周南赋》，韵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闻韶赋》"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蒙之死，会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来何暮，公逝何速。呜呼哀哉，江西无福。"

火 蝎

北方毒螫，有所谓火蝎者，比之常蝎极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数辈，夏月小憩磐石，忽觉髀间奇痛彻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则石面光莹，初无他物。仅行数步，则通身肿溃而殂。其同行异之，意石之下必有异，遂起视之。见一蝎极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击之，竹皆爆裂，而执竹之手亦肿溃，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驱，此害稍息。

倪氏窖藏

倪文节为吾乡一代名流，常与秀邸为邻，颇有侵越地界之争。常为之语云："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盖有为而发也。或议其有窖藏之僻，然余未敢以为信。既而，子孙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讼，颇为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终未敢以为信也。后纳一婢，乃自其孙所来，备言其事，云："一日骤雨，堂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箧于檐溜中鞏下，视之，皆黄白也。或窖于墙壁间，凡数处。以此兴讼，数年不已，尽为刻木辈所有，正不救子孙之贫也，悲夫！"

燕子城铜印

伯机云：长安中，有耕者得陶器于古墓中，形如卧茧，口与足出茧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匀细若石，光润如玉，呼为茧瓶。大者容数斗，小者仅容数合，养花成实。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汉物，则苟简不足观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药师起兵处，在易水北，州东南有故城，土人号曰"燕子城"。有人耕于城中，得小铜印数十枚，一好事者购得赵云之印，一钮不盈寸，篆十字，极精好。伯机得一印于焦达卿处，古文二字莫有识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锸土凡得数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 杰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地名。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省，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北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雁荡主首真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杀之，遂发其事于官，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素与杰有隙，详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则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遗印钞二十锭，令寝其事，而印遂以赂首于是官，始疑焉。忽平江录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据俞如思一家七人经本司陈告事官司，益疑以为其人未尝死矣。然平江与永嘉无相干，而录事司无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会问于平江，则元无此牒，此杰所为，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检司追捕一行人。巡检乃色目人也，夜梦数十人皆带血诉泣，及晓，而移文已至，为之悚然。即欲出门，而杰之党已至，把盏而赂之。甫开樽，而瓶忽有声如裂帛，巡检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无一人，邻里恐累而皆逃去，独有一犬在焉。诸卒拟烹之，而犬无惊惧之状，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数束，试探之，则三子在焉，皆恶党也。擒问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设计招杰。凡两月余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对，盖其中有僧普通及陈轿番者未出官。普已赍重货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狱。凡数月，印僧日夕号诉不已，方自县中取上州狱。是日，解囚上州之际，陈轿番出觇，于是成擒，问之即承。及引出对，则尚悍拒，及呼陈证之，杰面色如土，陈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于是始伏，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杨髡发陵

乙酉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衣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

寺允泽号云梦者。初，天衣乃魏宪靖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详见前集。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棰，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盖宝气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岂无神灵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则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视之，乃金丝所成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铣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凡旬日不绝。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徽、钦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为泽所得。孝宗陵亦蜕化无余，止有项骨小片，内有玉瓶炉一副及古铜鬲一只。亦为泽取。尝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而蜕化者，盖天人也。若光、宁诸后，俨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惜未知其名，当与唐张承业同传否？后之作宋史者，当览此以入忠臣之传。金钱以万计，为尸气所蚀，如铜铁，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问有得猫睛、金刚石异宝者。独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遂取以归，以其为帝后之遗物，庋置圣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渐丰。其后，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龙洞中。闻此翁今为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天衣闻僧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岁，余还霅省墓，杼山闻宝积僧云："去岁菁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伤寒，死二日复苏。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数人据坐大殿，有一僧立庑下，窃窥之，则径山高云峰也。欲扣其所以，摇手云：'我为人所累至此。'忽枷至一僧，则其徒也。即具铁床，炽火炙之，叫号秽臭不可闻。主者呼云峰，问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预，必言矣。'主者曰：'当是时是谁押字？'则无以对。继又枷至一

僧，骨肉皆零落，则资福寺主守观象先也。方欲问之，忽有黄巾武士直造殿上，问某事何为久不行遣？或云问景僧录事。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点检名字，一吏就旁书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于后。甫毕，此纸即化为火飞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陈于庭下，各标姓名于上。顷刻追至二僧，乃灵隐、龄悦二都事，即就枷之。继而又有一人自外巡庑而入，各点姓名，见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拥出，至门一跌而寤。”然其所见四十二人，是时皆无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数人，固已异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泽号云梦者，以双足堕指溃烂，病亟，日夕号呼，瞑目即有所睹。其亲族兄长在左右视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设四十九解礼忏，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谢过，发陵亦一事。泣谓其兄曰：“适至阴司，见平日作过诸僧皆在，各带青石大枷，独有二枷尚空，已各书名于上矣。其一则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时瑞故无恙。扣其一枷为何人？则潸然堕泪曰：“吾恐不可免也。”是夕泽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见，大率与甲午岁茂僧入冥所睹皆吻合，盖可谓怪。天理果报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书之以警世云。

癸辛杂识

别集下

天 籁

风之吹万物不同，天籁也。禽鸟啁哳，亦天地自然之声，作乐者当于此取则焉。所谓“听风听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盖以我自然之声，感彼自然之应，所谓同声相应者也。

陈绍大改名

陈绍，天台之仙居人，初名诏。宋淳祐丙申，常魁漕闱，后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损偏旁可也，昔先圣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遂易今名登第。及问其语所本，则不能知，所谓异闻也。

银 花

高疏寮，一代名人。或有议其家庭有未能尽善者，其父尝作《兰亭博义叙》，疏寮后易为《兰亭考》，且辄改翁之文，陈直斋尝指其过焉。近得炳如亲书与其妾银花一纸，为之骇然，漫书于此，云：“庆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成得何氏女，为奉侍汤药。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又善双韵，弹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来余家，时元宵将近，点灯会客，又连日大雪，余因记刘梦得诗‘银花垂院榜，翠羽撼絛条铃’，王禹玉《和贾直孺内翰》诗‘银花无奈冷，瑶草又还芳’，苏味道《元宵》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群仙录》‘姚君上升之日，天雨银花，缤纷满地’，宋之问《雪中应制》诗‘琼章定少千人和，银树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银花’。余丧偶二十七年，儿女自幼至长大，恐疏远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银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声色，家务尽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虽三五文，亦就宅库支。余不饮酒，待客致馈之类，一切不管。银花专心供应汤药，收拾缄护，检视早晚点心，二膳亦多自烹饪，妙于调胹。缝补、浆洗、烘焙替换衣服，时其寒暖之节，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痰嗽，或不得睡，即径起在地

扇风炉，趣汤瓶，煎点汤药以进。亦颇识字，助余看书检阅，能对书札。时余六十七岁矣，同往新安，供事三年，登城亭，览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适也。既同归越，入新宅次家，亲族以元宵寿予七十。时银花年限已满，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内翰，亦不愿加身钱。’旧约逐月与米一斛，亦不愿时时来请。余甚嘉其廉谨，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担负大公徒，此世间最难事，其淑静之美，虽士大夫家贤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备极勤劳。我以面前洗漱等银器约百来两，欲悉与你。’对以‘不愿得也’。时其母来，余遂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请也。积至今年，凡八百千，余身旁无分文，用取于宅库，常有推托牵掣，不应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庵庄粜租谷六百石，是岁积两年租米未粜，见管五六十石，庵僧梵头执法云：‘知府与恭人商量，欲以此谷变钱，添置解库一所。’继而知府来面说，且要谷子钱作库本，若要钱用，但来支用，不知要钱几何？余云：‘用得千缗。’答云：‘无不可者。’而宅库常言缺支用，拒而不从。又二年，遂令庄中粜谷五百石，得官会一千八十贯，除还八年逐年身钱之外，余二百八十贯，还房卧钱，系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系丙寅春所许，令填上项钱。余谓服事七十七岁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从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计尽是笔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间看承谨细，不曾有病伏枕，姑以千缗为奁具之资，亦未为过。但即未办，候日后亲支给，银花素有盼盼燕子楼之志，而势亦不容留。余勉其亲，亦迟迟至今。今因其归，先书此为照。银花自到宅，即不曾与宅库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买些衣著及染物，余判单子付宅库正行支破，银花即无分毫干预。他日或有忌嫉之辈，辄妄有兴词，仰即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鉴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悯余叨叨于垂尽之时，岂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达识如乐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爱之难割也如此。浮图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岁，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无此项挂碍耳。

褚承亮不就试

金人天会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军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国寺对策，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举人承风旨，极行诋毁，茂先诣主文刘侍中云：“君父之过，岂臣子所宜言邪？”即揖而出，刘为变色。后数日，复召茂先，问：“愿附榜乎？”茂先坚不从。是时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号“七十二贤”。状元许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适与石硱遇，碎首而死，余无显者。茂先后年七十余，谥为“元真先生”。刘侍中名宵产，辽咸雍中状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

发此问。此北人元遗山《续夷坚志》所载，其好恶之公如此，叛臣贼子亦可知所惧矣。

凤凰见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县南鼓山北石圣台凤凰见。凤从东南来，众鸟周围之，大者近内，小者在外，以万万计。地在屯区村，村民惧为官司所扰，谋逐去之，驱牛数十头，击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鸷鸟振翼而起，翼长丈余，下击二水牯，肉尽见骨，水牯即死。于是众始报官。凤凰高丈余，尾作鲤鱼状，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凤为日影所照，则有二大鸟更迭盘旋庇荫之，至日入则下。留三日，乃从西北摩空而上，县中三日无鸟雀。凤去后，人视其处，有鲤鱼重五六十斤者，食余尚有数头。台旁，禽鸟粪两沟皆满，小禽不敢飞动，饿死者不可胜计。村民疑台下有异，私掘之三尺余，石罅中直插金剑一，取不能尽，击折得其半，以火锻，欲分之，剑见火，化金蝉散飞而去。

武城隍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来，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寻访，但见蝗聚如堆阜，拨视之，见其父卧地上，为蝗所埋。须发皆被啮尽，衣服碎为筛网，一时顷方苏。晋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儿为蝗所食，吮血，惟余空皮裹骨耳。

绵上火禁

绵上火禁，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戊戌岁，贾庄数少年以禁火日饮酒社树下，用柳木取火温酒，至四月，风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数日乃消。又云：火禁中，虽冷食无致病者。

旱 魃

金贞祐初，洛阳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辈入昏凭高望之，果见火光入农家，以大棓击之，火焰散乱，有声如驼。古人说旱魃长三尺，其行如风，未闻有声也。

买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及观元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时，然则此事由来久矣。已上六事并见《续夷坚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卧，华山如立。赵德正云。

平分四时

周岁十二月平分四时，余欲以二、三月为春，四、五、六、七月为夏，以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并来年正月为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凉九月与八月同，冬寒正月与十二月同，故也。此说但据寒温而言，非谓气候也，亦自有理。余则欲以二、三、四月为春，五、六、七月为夏，八、九、十月为秋，十一、十二来年正月为冬，如此始得寒温之正耳。

必世后仁

子曰："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死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杨宏道事言补。

画扇不入内

客语云：紫纱衫、画扇，画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内。今年宰相皆是

紫罗衫褙，不许携扇以入客次。自有画扇，特不许携出耳。

权知举

祖宗朝，知贡举者礼部长贰，乃云知举，馀官虽在礼部贰之上，皆称权知举，盖知举乃礼部职也。今不复然。

一 彤

虏中谓一聚马为K，或三百匹，五百匹。

咸阳六冈

咸阳有六冈，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阳。唐时宫殿皆在九冈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冈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冈上。

卯酉克损目

凡人损目者，命多是卯酉克，盖卯酉者日月之门户，所为光明也。卯为子所刑击。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守口如瓶

富郑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语，见《梁武忏》六卷，不知本出何经？

德寿赏月

德寿宫有桥，乃中秋赏月之所。桥用吴璘所进阶石甃之，莹彻如玉，以金钉校。桥下皆千叶白莲花，御几御榻，至于瓶炉酒器，皆用水精为之。水南岸皆宫女童奏清乐，水北岸皆教坊乐工，吹笛者至二百人。康伯可云。

汴京宫殿

京师有八卦殿，八门各有树木、山石，无一相类。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与石窍相通。上欲有所往，与所幸美人自一门出，宫人仙衣，壮士扶轮，一声水辟历，则仙乐竞奏云霄间，石窍间脑麝烟起如雾。大门省玉虚馆阶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炫跃夺目。每上元，上必先于此馆三官殿烧香。禁中锦庄前有射垛，太祖始受禅，即暂坐于此，有“茅茨不剪”之风。虏中一夕失火尽焚，惟锦庄如故。又库前有苇林，初受禅时，用苇为火把，弃掷成林。后大内焚苇，虽烧尽复繁茂云。

宦者服药

凡宦官初阉，名曰服药，则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则看服药日时，全不用始生日时，故常择善良日时乃腐。

空谈实效

周平原云：“学问须观其效，如祖宗时尚诗赋，后来以不如经义，然熙、丰以来用经义取士，何如祖宗时得人？又如元符后尚伊川之学，轻鄙王氏，然元符以后何如熙、丰？今刘子澄辈至云：‘韩魏公、欧阳公及其祖元公之属，惜不遇伊川，使见之，学问功业当不止此，不知诸公乃就实行中做也。’又言：‘圣如孔子，必以言与行相配言之，故虽孔门高弟，尚有听言观行之说。’今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无失。恐无此理。今之学者，但是议论中理会太深切，不加意于实行，只如人学安定先生，有何差错？若学伊川、喻子才、仲弥性之徒，岂不误事？张南轩亦为人误耳。”

周莫论张说

周必大子充，莫济子齐，坐缴张说枢密之命，皆投闲。张说乃露章荐之，两人皆得郡国，周得建宁，莫得温。莫意欲往，周迁延不进，喻子才有书言激实生患，故东汉有士大夫之祸，盖必以温为是，建为非。汪圣锡报云：“东汉之患生于激，西汉之患生于养，方今患在养，不患在激也。”已上并客语，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还魂

建康有陈道人，常与仵作行人往来，饮酒甚狎。仵问道人将何为？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壮男子尸。”一夕，忽有刘太尉鞭死小童，仵舆致之。道人作汤，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趺坐于一榻上。道人亦结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县张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复活，云是良乡王建男喜儿，盖是假尸还魂者。部拟付王建为子，世宗曰：“若然，则吾恐奸诈小人竞生诈伪，有乱人伦。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前一段王山有云，后一段《世宗实录》云。

两世王

有两世王者，真定人，前身为吃李八。方八九岁时，一媪至门，呼为己媳妇。媪六十余矣，怪怒问儿，言：“我不识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无差，同至所居，指磨盘下，得银钏与之，至十四五后，始不复记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实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闭其中，身与城等。王讶，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证坑赵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赵屯耳，坑出公意。”起无言，以头触城，哭曰：“此证又须千万年。”匙乃苏，言其事。

象 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伤死数人，官吏欲杀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杀，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瓮。

狗蚤颂

侯峰和尚《狗蚤颂》云：“摸不著时寻不见，十二时中绕身转。若还离得这众生，除是不挂一条线。”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皋、夔、稷、卨、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发一笑也。

德祐表诏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无肯任其责者。闽人刘裒然毅然自认，遂以丰储仓所检察除太常丞翰林，权宜使之秉笔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尝专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臣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实以百万生灵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臣不敢爱，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去帝号，并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谨谨悉奉上于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明垂慈，念祖母、太皇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余载宗社，遽至坠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实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赐，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既而，丞相吴坚奏云：“北朝丞相说两浙、福建、四川、二广、湖南北、两淮见在州军，今已归附，合行下各郡等处，取收附状，庶免大军前去，荼毒生灵。”取圣旨批答，云：“艺祖创业，高宗中兴，亦艰难矣。今权臣误国，至于此极，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势亦宜然。朝廷所以归附，为宗社计，为百万生灵计，所有州郡，宜各体此，取依准状，及须知册申。仍令学士院降诏书，敕某处守臣等，朕自基丕绪，遭时多艰，权臣似道误国背盟，至勤大元兴师问罪，已入京城。有诏许存留宗社，不害生灵，谨奉太皇命戒，举国内属。今根本已拔，其余州郡，纵欲拒守，民何辜焉。诏书到日，其即归附，庶生灵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时丙子二月也。裒然既随入北，死于燕京。继此行省奉表称贺，求能为表文者，有士人陆威中，亦闽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联云：“《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臣。”自负得意，时行省在旧秘书省，威中候报于省前茶肆中，假寐案间。既呼之，则死已，可畏哉！

景炎诏

景炎末造，狼狈海上，固无暇文物典章矣。然诏语亦或有可观者，有云：“虽鸟兽之迹，不无交中国之时；然马牛其风，何常及南海之远。”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岂今年不战，来年不征。”不知为何人笔也。

鸡冠血

《北里志》：张住住与庞佛奴有私，乃髡雄鸡冠取丹物，托邻媪以聘陈小凤。然则今世闾巷有为伪者，其来久矣。

药州园馆

廖药州湖边之宅，有世禄堂、在勤堂、惧斋、习说斋、光禄斋、观相庄、花香竹色、红紫庄、芳菲径、心太平、爱君子。门桃符题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直将云影天光里，便作柳边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二小亭。

亭　名

牟存斋桂亭曰“天香第一”，赵春谷梅亭曰“东风第一”，贾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乔行简拜辨章，李宗勉为左相，史嵩之督视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独运化权，癸卯，长至雷，三学生上书攻之。明年，徐霖伏阙上书，疏其罪。是岁仲冬，嵩之父弭中殂于家，不即奔丧，公论沸腾。未几，御笔嵩之复起右丞相，于是三学士复上书，将作监徐元杰、少监史季温、右史韩祥皆有疏，言其不可。于是范钟拜左，杜范拜右，尽逐嵩之之党金渊、濮斗南、刘晋之、郑起潜等。当时又为诗诮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将殂，多少恰人尽献谀。元晋甘心持溺器，郑。良臣无耻扇风炉。施。起潜秉烛封行李，郑。一荐随司出帝都。陈。天下好人皆史党，不知赵鼎有谁扶？”嵩之之从弟宅之，卫王之长子也，与之素不咸。遂入札声其恶，且云：“先臣弥远晚年有爱妾顾氏，为嵩之强取以去。乞令庆元府押顾氏还本宅，以礼遣嫁，仍乞置嵩之于晋朱挺之典。”及丙午

冬，终丧，御笔史嵩之候服阕日除职，与宫观，于是台臣章琰、李昂英及学校皆有书疏交攻之。御笔始有史嵩之特除观文殿大学士，许令休致。时刘克庄权中书舍人，当草制，缴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职名，又非阶位，不知合于何官职下，许令休致？"议者乃以克庄欲阴为嵩之之地，章、李二台臣因再攻嵩之，并克庄劾去之。克庄自辨云："腊月廿二日夜，丞相传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论，竟莫知为何罪也？罢制中有云：'朕闻在昔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人谓斯何，岂天下有无父之国？'又云：'宇宙虽广，有粟得而食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犹知之，卿勿废省循之义退，天之道也，朕乐闻止足之言。'然竟别命词焉。"未几，章琰、李昂英与在外差遣赵汝腾，首上封事，学校又上书乞留二臣，并不报。且内批云："如学校纷纷不已，元降免解旨挥，更不施行。"于是京庠再上书云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争，李韶亦言上意终不回。于是陈、韩、与簟皆不能自安，屡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临御以来，未尝罪一言者，今为卿去二台谏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纷纷，非出朕意。"于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学宾贤斋朱振者独上一书，以荐嵩之，于是台臣周坦、叶大有、陈求鲁、陈垓备论其无忌惮而罪之。

嵩之起复

嵩之之起复也，匠监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国子祭酒，仍摄行西掖。未几，暴亡，或以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胀，色变青黑，两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与之伸冤。侍御郑寀率台谏共为一疏，少司成陈振孙、察官江万里并有疏。遂将医官、人从、厨子置狱，令郑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数辈断遣而已。徐霖上书，力诋寀不能明此狱之冤，不报，竟去。寀奏疏乞留霖，亦不报。先是，侍御史刘汉弼尽扫嵩之之党，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谓嵩之有力，然皆无实迹也。朝廷遂各赐田五顷，楮币五千贯，以旌其直。黄涛之试馆职也，对策历数史嵩之之恶，至是除宗正少卿，于对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证，非中毒也。于是佥议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谅投匦扣阍，力辨此说，涛遂被劾云。

徐　霖

徐霖字景说，号径畋，三衢人，为南省第一人。首伏阙诋史嵩之，不报，嵩之谓人曰："朝廷大比，所费不知其几，合天下士，仅

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为世道叹！”于是虚名顿增。未几，有徐元杰之狱，上书攻郑寀不明此冤，径去国。寀上疏留之，于是传旨，俾宰执留之，又令左司尹焕面留，又令姚希得传旨勉谕，毅然不从而去。往往沽激太过，人亦薄之。其居衢也，于所居画诸葛武侯像，终日与之对坐，论天下事。诸阉畏其吻，竟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见尊贤崇道之意。”赵汝腾时为从官，上疏力荐，至比之为范文正公，屡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则翻然而来，举止颠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来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发一语，瞑目坐移时，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跃然而起，亦起从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盖松栅，适一匠者袒服破绽，见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从重挞。”随行一童，厅吏或以果饵与之，霖适见，并厅吏解天府，谓某吏坏其太极，都城无不传以为笑。甚至乘醉而入经筵，自称为宗师，及兼宰士，则妄有更改。未几，轮对，竟论乞劾罢台谏，于是御笔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论台谏、京尹，要朕必行，事关纪纲，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为是，今乃疏蔡杭为奸，言及朝士，亲填姓名，怀情不一，首鼠两端，可与在外差遣。”尚迟回不去，赵汝腾往视，趣其出关。盖霖之无忌惮，皆汝腾成其狂，至目汝腾为太宗师，己为小宗师，递相汲引。霖既去，汝腾亦不自安，遂自补外。未几，察官萧泰来数其十二狂，不可治郡，于是声名扫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号云麓，弥远之子也。穆陵念其拥立之功，思以政地处之，然思不立奇功，无以压人望。会殿步司狱芦荡以为可以开为良田，裨国饷。时宅之为都司，遂创括田之议，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诸郡，打量围筑。时淳祐丁未，郑清之当国时也，遂以宅之为提领官，右司赵与膺为参详官，计院汪之野为检阅，赵与訾、谢献子并为主管文字。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满道，死于非命者甚众。分司安吉州榷辖毛遇顺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畴刻剥太过，刑罚惨酷，词诉纷然，随即汰去。行之期年，有扰无补。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赵与膺为浙西宪司嘉禾提领江浙田事，陈绮为淮西饷置司会陵提领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枢。于是刘垣、赵汝腾、黄自然皆力陈其不可，皆以罪去。后一年，宅之终于位，赵与膺死于嘉禾，王畴、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后应于官田，遂并归安边所，令都司提领焉。

郑清之

郑清之字德源，号青山，又号安晚，为穆陵之旧学。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公论不与。况所汲引如周垣、陈垓、蔡荣辈，皆小人，黄自然尝入疏论之。既而丰储仓门赵崇隽上书，历陈其昏缪贪污之过，亦解绶而去。未几，察官潘凯遂劾之，吴燧亦劾其党，朝廷遂夺二察言职。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盖潘、吴二豸，皆董所荐也。潘疏有云："马天骥竭浙东盐本百万而得迁。"天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核实，程元凤以为不可以外官钤制台谏，其议遂寝。时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郑而留二察，不报，辛亥冬，祈雪，得雷电大作，而清之薨于位，恩数极厚。明年，傅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贿赂窃取相权，凡所以误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罢其阁职，勒守故相之墓，上从之。初，清之之重来也，有作诗讥之云："一札未离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诗云："光范门前雪尺围，火云烧尽晓风吹。堪嗟淳祐重来日，不似端平初相时。里巷谁为司马哭，番夷肯为孔明悲。青山化作黄金坞，可惜角巾归去迟。"

卫王惜名器

史卫王挟拥立之功，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嗣秀王师弥既为嗣王，遂赐玉带。其弟师贡亦已建节开府矣，亦w望横玉围腰之宠，屡有营求，皆不许。其后媚灶于史亲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带，于内择其最佳者与之。姬喜，亟报之，殊不知非出君赐，又无阁门许令服系关子，安可自擅服系？其吝惜名器皆此类，亦可尚也。

阎 寺

淳祐庚戌之春，创新寺于西湖之积庆山，改九里松旧路，轮奂极其靡丽。至壬子之夏始毕工，穆陵宸翰赐名显慈集庆教寺，命讲师思诚为开山教主。既而给赐贵妃阎氏为功德院，且赐山园田亩，为数颇多。建造之初，内司分遣吏卒市木于郡县，旁缘为奸，望青采斫，鞭笞追逮，鸡犬为之不宁。虽勋臣旧辅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诗讽之曰："合抱长材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谁知广厦千斤斧，斫尽人间孝子心。"其后恩数加隆，虽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联，云："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于是行下天府缉捕，岁余，终不得其人。

余 晦

余晦字养明，四明人，小有才，赵与h之罢京尹，晦实继之，此壬子四月也。后一月，上庠士人与市人有竞，以不能奉学舍之意。既而斋生有毙于斋中者，遂命总辖辈入斋看验，遂肆诸生之怒。时祭酒蔡杭入奏，三学卷堂伏阙上书，直攻晦为仆。及晦轿出，将白堂，则诸生拦截于路，欲行打辱，于是晦即绝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罢职，而杭亦除宗少而去。京庠复上书留蔡，而大博黄邦彦、武博戴艮斋复劾晦而留杭，皆不报。未几，晦知鄂州，杭以贰卿召。或有诗献蔡云："九曲湾头是钓滩，先生何事放渔竿？长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风阵阵寒。好把丹心裨圣主，休将素节换高官。想于献纳论思际，应说今来蜀道难。"后杭径除佥枢，或有讥之云："不因同舍之卷堂，安得先生之过府。"

余 玠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于渝州，权司程逢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择帅。久之，乃以余晦除司农少卿，为四川宣谕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又兼四川总领。十二月方入夔峡交印，明年正月，始开藩于重庆。既而又兼夔路转运屯田。然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士军民皆不安之。未几，筑紫金城，激叛苦行。隘南永忠以隆庆降，王惟忠失阆州，甘闰以沔州叛，败政日甚。未几，虏兵又入，议者纷然。宗正簿赵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吴燧、蜀人赵至皆有疏。六月，御笔李曾伯以资政殿学士节制四川边面，召回程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泽之除军器监，暂充四川制置，权司护印。黄应凤太常丞成都运判，叶助权司，候蒲泽之自大荻山回日，仍旧。公议以为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于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凯、郑发、程元凤各有论列，参政董槐则请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请以沿边任使。人虽壮其志，而哂其无能为也。三学各有伏阙书攻丞相谢方叔。未几，李曾伯除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又赐曾伯同进士出身。牟子才、吴燧、胡大昌、陈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状，乞正典刑。而庙堂亦欲以此掩误用余晦之失，遂摄惟忠赴大理狱，伏锓东市。并籍余玠家资三千万以犒师，治其子如孙之罪，皆陈大方辈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泽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抚判官，以吕文德权知江陵，总统边事，于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为阆帅也，与余晦为同里，薄其为人，每见之言语间，晦深衔之。及败绩，弃城而遁，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镌降，又令其党陈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庙堂亦欲掩误用帅之羞，遂兴大狱，日轮台官入寺鞫之。评事郑畴、理丞曾𣛭则欲引赦贷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顶冒补官，任知阆州利西安抚府日，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等罪。准省札，奉圣旨，王惟忠处斩，仍传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冤之。后二年，陈大方白昼有睹，恐甚，遂设醮以谢过。青词有云："阆帅暴尸于都市，幽魂衔怨于冥途。莅职柏台，尽出同寮之议；并居梓里，初无纤隙之疑。"未几暴卒。继即余晦患瘰疬绕项，坠首而死，可畏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纯甫，乙未殿试第三人，议论端悫，出处不苟。当史嵩之柄国时，为太学博士，上疏援章、李二台官，以此大得声誉。未几，为陈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萧泰来附谢丞相，伤残善类，继弹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张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台臣之条，历数泰来之过，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笔云："国家置御史，所以纠正官邪，置宰属，所以俾赞机务。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过一大有司耳，未闻以庶寮而劾纠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来，阴怀朋比之私，蔑视纪纲之地，是所以轻台谏，乃所以轻朝廷也。今伯玉且复援张商英事，以文其过，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吴当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刘之杰，以其职事之关系也。若都司可以按台谏，则台谏反将听命于都司矣。朝纲不几紊乱乎？李伯玉可降两官，放罢。"既而台臣程元凤、刘元龙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己私，擅改宪章，以文己过，肆为欺诞，浸紊纪纲，既得罪于祖宗，已难逃于黜罚"云云。明年，萧泰来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凯除都丞，并有疏辞免，以为耻与哙伍。泰来遂除职，与郡郎孙梦观又缴新命，察官丁大全则奏罢其祠禄，而同援伯玉，不肯与之书降官录黄。其后，牟子才撰词命云："国家设御史以纠官邪，非使之为营私谋利计也。萧泰来昨居弹劾之任，而黩货背义，丑正党邪，靡所不至。尔以都曹，能白其奸，虽有体统关系之法，然英词劲气，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观汝之所存矣。姑屈两阶，以振台纲，而汝之心，则朕所鉴也。尚少安之，以俟叙复。"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对，直指赵汝腾为君子

之宗，萧泰来为小人之宗，诸公多为之言叙复者。八月，伯玉与宫观。又明年，叙复元官。景定间，除礼部尚书、侍读，入政地矣。甫入修门，一疾而卒。伯玉初号畏斋，又号斛峰。

伪 号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获伪号人，乃是玉津园火工包四。勘供系赁到有请人潘宝敕号。继于潘宝家搜出敕入宫门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黥决者四十八人。于是尽易事敕号，内宫门号八角样，禁卫号银锭样，殿门号四如意样，每岁一易，各立样式，承袭为例。

马光祖

马光祖字华父，号裕斋，吏事强敏，风力甚著，前后麾节，皆有可观。乙卯尹京，内引一札云："自后宣谕旨挥，容臣覆奏。戚里请托，容臣缴进。"下车之后，披剔弊蠹，风采一新，时号名尹。未几，有仓部郎中师应极之子，夜饮于市，碎其酒家器。诘朝，尹车过门，泣诉其事，光祖即偿所直，追逮一行作闹仆从，仍牒问师仓郎。盖光祖时领版曹，以仓部为所属，故牒问，殊不思京师无牒问朝士之理。师乃时相之私人，乃执缚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诸曹郎官白堂，乞正体统。朝廷遂札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反加黥配。应极之子帖然无它，于是光祖威风顿挫，百事退缩。初，颜帅尹京之时，遇三学应有讼牒，必申国子监俟报，方与施行。学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创为一议，应学舍词讼，须先经本监用印保明，方许经有司。学舍尤怒之，作为小诗曰："几年贪帅毒神京，虎视国家三学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将书铺待司成。"未几，察官朱应元劾李昂英，太学作书讥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语，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参议薛垣以踪迹诡秘罢，于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号为难治者，盖以广大之区，奸宄百弊，上则有应奉之劳，次则有贵戚干政、他司挠权之患，此其所以难也。余则曰："不然。自淳熙以来，尹京几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学校，可指而数也。"然则学校之横，又有出于数者之外矣。

胥吏识义理

嘉定间，宇文绍节为枢密，楼钥为参政。宇文卧病，王医师泾投

药而毙，史直翁帅宰执往祭之，命南宫舍人李师普为文，末句曰：“云谁过欤？医师之罪。”相府书吏张日新写至于此，执白卫王曰：“既是误投药剂，岂可谓之医师？只当改作庸医之罪。”卫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诏，有曰“国势渐尊，兵威已振”。日新时在学士院为笔吏，仍兼卫王府书司，密白卫王曰：“国势渐尊之语，恐贻笑于夷狄，不当素以为弱也。”卫王是其说，遂道意于当笔者，改曰“国势尊隆，兵威振励”。盖胥吏亦有识义理，文字之不可不检点也如此。《容斋随笔》所载一事，亦然。

沈 夏

沈夏，德清人，寿皇朝为版曹贰卿。一日登对，上问版曹财用几何？合催者几何？所用几何？亏羡几何？夏一一奏对讫，于所佩夹袋中取小册进呈，无毫发差。上大喜，次日问宰臣曰：“侍郎有过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为？”遂特除佥书枢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御笔史嵩之退安晚节已逾十年，可特授观文殿大学士，依旧金紫光禄大夫、求国公致仕，仍尽与宰执恩数。令学士院降诏，仍免宣锁。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屡捷，颇为可喜。”佥枢蔡杭随奏云：“大奸复出，深为可虑。”又云：“近降嵩之旨挥，外间谓宰臣欲为汲引，以报私恩。”上曰：“此乃还其致仕恩数耳。”参政程元凤奏云：“臣曩在经筵，亦尝亲闻圣训及此，圣意虽坚，天下未必尽知，兼致仕二字，岂能絷缚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枢之奏，欲乞于嵩之致仕旨挥之下，明示以不复图任之意，庶可白孤踪，释群疑，所有上项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复职，不过酬以宰臣谢事之恩数耳。且其一闲十三年，中外未常任使，何缘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挥甚明，正示天下以决不复用之意。而予之职名，则休致之典备矣，岂有他哉？断自朕衷，非由启拟，卿其安之。”林存当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于雅志；忠爱不忘畎亩，尔毋有于遐心。”公论复以为未然。太学生上书攻董相及邓泳、李仲熊，并攻林存。董相再奏，谓“嵩之予致仕恩数，臣见凡前执政之罢斥者，皆有之，不复执奏。今则皆归罪于用事之人，伏望姑寝前命”。御笔云：“史嵩之复职，非由卿请，惟朕知之。学舍有言，但虑其复出耳，岂校其职名哉？其人决不再用，其职亦不可夺，所请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泽劾姚希得，又于希得董试之时，捕其馆人，以赃黥决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几，内批史玠卿

理卿，并与合入干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陈请任相位日连书赏，时留梦炎为国史，复申省以其邀求经修经进之赏，将来列衔，某决不敢预佥，乞罢免职事。嵩之躁进，始终不静，真是可厌。而朝廷用事，岂学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诞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东宫。闰九月二十九日亥时，降生皇孙，赐名焯，封崇国公，一作封崇国政资国公。是年十一月薨。度宗登极，追封广王，谥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东宫。七月初三日未时，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孙，以彗星出现，避殿免贺。度宗即位，改称皇子，赐名焯s。咸淳四年戊辰闰正月初六日午时，淑妃杨氏降生皇子，辛未赐名显，甲戌七月，进封吉王。是岁十月一日，顺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诞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赐名宪，封益国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谥冲定。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杨氏再诞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赐名锽，封岐王，谥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诞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赐名显，封嘉国公。甲戌七月，度宗遗诏即帝位。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修容俞氏诞生皇子，甲戌七月进封信王。凡七子。

钿屏十事

王棣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燕客，必设于堂焉。行将有要除，而茂悦殂矣。

度宗即位南郊庆成鄂渚守城月峡断桥

鹿矶奏捷草坪决战安南献象建献嘉禾

川献嘉禾淮擒孛花

已上十事，制作极精。

襄阳始末

襄阳遭端平甲午叛军之祸，悉煨于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曾伯为

江陵制帅，始行修复。时贾似道开两淮制阃，心忌其功，尝密奏于朝，谓“孤垒绵远，无关屏障”。至开庆透渡之际，穆陵犹忆此语，欲弃襄阳而保鄂，而似道乃谓“在今则不可弃矣”。先是，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吕文德为策应大使，武臣俞兴为蜀帅，朱祀孙为蜀帅，既第其功，则以整为第一。整恃才桀傲，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诟问祀孙其故，朱云：“自所目击，岂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观，则可知矣。”整如其说，始知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俞兴闻之，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整知不可免，叛谋遂决。遂领麾下亲兵数千人，投北献策，谓“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遂为乡导，并力筑堡，断江为必取之计，此咸淳丙寅、丁卯岁也。俞兴父子致祸之罪莫逃，遂俱遭贬谪。先是，兴既死，丙辰岁俞大忠为荆、湖咨议，领舟师援蜀，陷杀名将杨政，因争财，又杀马忠，遂遭台评追削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贿，得勋臣经营内批，遂作勘会，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财而陷杨政于死，且尽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诛。然遣杨政而获捷者，俞兴也，姑以其父之功，特从末减，将白沙冒赏官资，并与追夺外，特免自劾。于是刘整闻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赂焉。襄阳自丁卯受围，生兵日增，关隘日密，守臣吕文焕虽能坚守，而外绝援兵，又为筑白阿、虎头二城，复置鬼门关以键出入，自是，虽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虽屡督制府出师救援，而不克进，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吕文德病笃，中外为之忧惧。既而果薨，上遗表赐谥武忠，遂命其子师夔起复为湖广总领，知鄂州。贾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师夔报，其父文德病革，不可为。臣尝具奏，以为设如所言，臣当奉命驰驱，以为抢攘之会。非可以经制，宜在廊庙，自诿陛下难言，而臣之志固已决于此矣。昨文德讣至，日为忧皇，几失匕箸。继又再申前请，以为急其所急，岂非藉是以为去本朝计。而陛下决不听许，臣通夕展转，念无以易此。傥非臣等勇于一行，决不能宽，顾且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虽目前暂令夏贵管护，然其使人商度远计，寝食不安，终不若疾趋其所，处分诸事，则随机以应，不至差池，是则臣报陛下之职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间，备尝险阻，困瘁成疾。只谋谢事，宁堪自取颠覆，诚以难平者事，所徇者国，皆不知其他。臣亦岂不知本朝故事，无以平章而巡边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东，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请，恭听矜俞。”御笔云：“朕以凉菲云云，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似道再奏云云：“连夕展转不寐，良以驿置一往复，率半月余，曾不若身履其处，机应于速之为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于襄中，寇环吾疆，惟隙是乘，陨星之变非小，故未可死诸葛走生仲达。况今

士不解甲，与之尺寸力争，阅新岁则跨历三载，事有适值，必生戎心，讵容以疆场小小交兵视之哉？因念畴昔分阃荆、湖，先帝必欲宠臣以枢管，命臣复襄。臣回奏不敢轻易后继，臣为阃者，徒奉将相，意慕复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实之，江面单露，卒成己未之祸。先帝每记臣言，必欲弃襄以全鄂。臣则以为不可。非故自相矛盾，盖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臣在军极力留劲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吕文德运掉备竭志虑，忧恚以至于死。今阃虽暂有所付，而臣与受其责。若使臣制于此，脱有出于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己所以自解？无情议论，必指臣为准矢之的矣。”云云。又御笔极力勉留。再上章，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上复不允。此后襄围小小捷奏，于是此议遂缓。明年元日，以两淮制帅李庭芝为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余人，往荆、襄应援，一战而败，文虎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垒，至五、六月间，围稍解。制府乘此机，以布帛、盐、钱、米之类，遣兵防护而入。夏贵亦遣兵担运粟米数千石，呼延德亦运柴薪、布帛以往。未几，夏军大败，丧舟数百，危急如初。御笔遂督荆、湖制阃移屯旧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当时从官中有言于朝，谓昔神尧以一旅之师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于是贾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报尤急，似道复有视师之请。盖李庭芝避事悠缓，而范文虎以殿岩自居，颇有不受节制之意。故台臣虽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无益也。壬申岁，又檄沿江副阃孙虎臣及湖副帅高世杰之师，顺流而下夹攻。适值江水暴涨，乘势冲突堡寨及万人敌，打透鹿门，连船运入衣袄、布帛、米盐粮草。进发生兵，遂自樊城，后取安阳河，转均州江而还郢上。七月，据荆阃申大略云：“襄樊受围，跨越五载，水陆路梗，援兵莫通。遂于去冬札知均州刘懋等，打造战舰，间探贼兵，措置战守。又调总管张顺、路钤张贵，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创立硬寨，建造楼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余里，节节皆是堡团军船，屯泊将士。从龙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赏格。张顺候立功回，特授转右武大夫、环卫官、正任御前都统制，犒银五百两，界会一万贯，纯丝十匹。张贵以下，次第立赏。又准平章钧翰，除制司赏格外，更与不次升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调间探，司部官刘盛聪等于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邓寨，添造船只。大使司委知郡范天顺等与二张部官同进。六月十三日，据张贵等申，昨于五月二十二日探得汉水已生，次日将船只拖拽到团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赏格抚谕将士，一应船只，并拖拽至高头港口，蒙范殿帅、刘路钤等般运衣袄等物，结成方阵。至一更三点，张贵等举火为号，出江极力鏖战，与贼舟手刃相接。至磨洪滩已上，贼船布满江内，张贵又以红灯为号，抚谕头目混战，与贼乱杀，火炮药箭射死北兵及坠水者，不计其数。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阳，船只等物至府，

军民踊跃，皆说‘贼围数年，未尝有许多军需物件进入至此。’本是万全，缘当夜四更以来，南风大作，吹奔北岸，于内总管张顺所带火炮，并已发尽，人马力竭，身中三枪六箭，就阵殁于王事。张贵等既送军需等物入城，次日即欲打出，与夏节使兵船相应，缘江水徙落，又蒙安抚吕察使留贵等人船在城，添加战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据申，到九月以来汉水渐涸，北兵得计，不可前矣。夏、孙、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帅之军又与制府抵牾，莫能并力，坐视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帅总统之权，陈伯大劾范文虎，罢黜。十一月，荆阃李庭芝奏“襄围不解，客主易位，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旷岁持久，臣实有罪。且谓昔之浒、黄，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变。天每以非常之人拟之，岂区区庸夫所克胜任，云云。师臣徇国，一念上通于天，其恳恳欲以身临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专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时，则以张浚、赵鼎自行都建督府，尽护诸将运掉之势，一时之势合，师臣大勋茂德，威震华夷，少超常度，参用旧弼，以臂使指，一新观瞻”云云。御笔令侍从两省集议，然卒无定论。贾平章回奏曰“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督既建矣，设有警动，臣欲安坐于此，得乎？臣今为是行也，则诸阃皆受节度，云云。若推至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真捣颍、亳，又调一大将统二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之贼，皆河南北、山东之人，必将自顾其父母妻子，相率离叛，如是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离左右，纵有奇谋秘计，一无所施，且当以择相为急”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阃捷报以昝万寿收复成都，继又收复眉州，二月以朱祀孙为四川制置安抚大使，两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数日平章疏奏，力请行边，乃云：“所闻日异，且言始得朱祀孙申言，敌有直捣内地之议，祀孙危之，谓非筑京城重内势不可。又收吕文焕二月三日蜡书，谓樊之力已不可支，再于襄城临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围，一旦前功尽废，实有难言者。浮光废垒筑为家基，去冬逆整与六安叛将恐是焦与。一意窥江，乞检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临边，即赐处分。”御笔又令集议，然皆悠悠之谈，御笔终于不从行边之请。调阮思聪策援边淮，就令相视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贾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连日书，乃知襄帅吕文焕为虏诱胁，竟以城降。臣一闻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容臣自劾，以报国恩。”御笔则决于不许，旋降御笔批别置机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继而学校纷纷上书，皆澜翻不急之语，甚而谓“咸阳之焰未息，而山东盗起；六士之驾未出，而浒、黄透渡”。可谓劫持之语。独郭昌子一书，颇有可采。所言江汉道里，亦颇详尽。且画六策以献：“一曰分游击以屯南岸，二曰重归峡以扼要冲，三曰备昌汉以固上流，四曰调精兵以护汉江，五

曰备下流以绝窥伺，六曰饬隘口以备要害。”又有十六策，以为守备之要，其末并及济邸之事。平章召见，扣其颠末，补之以官，且令入机速房，以备咨访。继而宰执奏事上前，平章复陈行边之请，上曰：“断是不可。”上又曰：“诸生之书，只得留中，如下诏求言，亦有未可。”贾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继以诸郡，是时皆不曾降诏，惟开庆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讨论以闻。”上曰：“且镇以静，不须得行。”四月，内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应雷两淮制置使知扬州，李应春知岳州，钱直将知江州，翟贵知鄂州，江陵都统程文亮副之，赵孟知郢州，陈起知浮光。既而黄万石召赴行在，赵溍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赵孟奎淮东总领，孟之缙知太平州，趣召叶梦鼎赴阙。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带右领卫将军范天顺，乃同张顺、张贵运送军需衣袄等物前进襄阳，留存在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时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贼，死时也做大宋忠义鬼！”于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内自缢身死。右武大夫、湖北总管司马统制朱富，亦系续遣前往襄城战御，转调过樊城，任责东北最紧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贼攻樊城，朱富拒敌死战，至二更，以身中枪刀，不能支持，为贼所得，义不受辱，就战楼内触柱数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殁。欲乞赠恤，奉圣旨，范天顺特赠静江军马承宣使，特与三承信郎，支银五百两，十八界会二万贯，白田三百亩。庚申范文虎差知安庆府，阮思聪知池州，李应雷知鄂州，以为防江计。察官陈文龙上疏云云，且曰：“夫当人言汹汹，所幸众言纷纷，古今所恃以立国于天地间者，独有此一脉。言脉犹活，国脉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谬论也。”既而免言职。未几，又有上书乞师相临边者，御批“并不能从”云。

机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笔以师相固请行边不已，照张浚、赵鼎旧例，别置机速房。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赏罚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则密院行移，无建督于京之名，而有其实奚不可，内重其势，外御其侮，庶不失为挽留也，师相其勿辞。贾遂毅然祗承，条具以闻，辟属官二员，右司许自，检详家铉翁，制领十员，使臣九十员。于封椿库作料科拨激赏第一料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关子五万贯，十八界会二十万。行遣提点文字沈因、张梦龙、徐良弼、沈大发，书写文字王景阳、张国珍、张汝楫、吴桂芳，监印陈柯、汪云、郑大渊。又添给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车等下军装钱，置枢密院都副统制一员，补归明人官资。凡有上书献书关涉边事者，并送本房面问，如有可行者，并与施行。忽有蜀人杨安字者，献策奇谲，右司许自扣之，不相投合。许自乃操闽音秽语以为高，欲乞朝廷竟差许自前往边邮，操秽

语以骂贼退师云云。于是遂将安宇行遣，而机速房之望顾轻矣。且许自乃一不通世务之闽士，仅能作诗文，之外他无所能，而乃令当此选，用之者固谬，而自亦可谓不揣矣。一筹不画，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陈伯大建议，以为科场之弊极矣，欲自后举始，行下诸路运司，牒州县先置士籍。编排保伍，取各家户贯，三代年甲，娶谁氏，兄弟男孙若干之数。其有习举业者，则各书姓名，所习赋经。子孙若凭所书年甲，如十五以上实能举业者，自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许其自召其乡之贡士，结罪保明，批书举历，然后登士籍。一样四本，县、州、漕、部各解其一，仍从县给印历，俾各人亲书家状于历首，以为字迹之验。不许临期陈状改易。或有随侍子弟，合赴曹牒，诸色漕试者，各令赍历先赴县批凿，前去各处状试。每遇唱名后，重行编排保伍取会。如有新进可应举者，续照前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并画时申闻批凿。或毁抹，如虚增人名，妄称举子，其犯人与里正保伍，并照贡举条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笔从行遍牒诸路，昭揭通衢。或撰《沁园春》云："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相忧。食，叹识浙者民深转为徙社，稷怨羞寒。嗟当暑，今荆亟、出襄陈死大守谏，，阅箸岁借经留秋侯。。虏将 未 易迂支阔，为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仍宜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又有诗云："刘整惊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庙堂束手浑无计，只把科场恼秀才。"察院陈文龙上疏，颇有愤抑之意，遂以理少出台。自是士之有籍，严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论纷纷，直至贾老溃师之后，台中首劾置士籍之陈伯大，变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之刘良贵，沮宽恩之董朴，称翁应龙为简斋先生，写万拜申禀之朱浚，欲变类田法之洪起畏焉。

宋二十一帝

《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禧三祖及东都九朝，南渡后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德祐。并景炎、祥兴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 太祖元押 太宗 太宗元押 真宗○

仁宗白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钦宗 高宗 孝宗 光宗○宁宗

理宗 度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归潜志
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总目录

归潜志
乐郊私语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归　潜　志

［金］刘　祁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归潜志》十四卷，金刘祁撰。

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金代世宦家庭。八岁起即随祖、父游宦汴京（金初称南京），结识显宦名流。举进士不第，闭门读书。壬辰岁（1232），亲历汴京陷落。辗转流离两年后，返乡筑室曰“归潜”，撰《归潜志》。入元后应试南京，登魁首，任山西东路考试官，后为征南行台拈合幕府，卒年四十八。另有《神川遁士集》二十卷（今残存一卷）。

《归潜志》是刘祁于金亡次年（1235）对金朝覆亡的痛定思痛之作。以其二十年间“所闻多见”，“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多为金末历史的珍贵资料。前六卷为金代闻人小传，第七至第十卷杂记遗事轶闻，卷十一《录大梁事》记金哀宗亡国始末，卷十二记为叛将崔立立碑事并论金代兴亡之由。末两卷附录其他诗文。《金史·完颜奴申传》赞称：“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如《金史·哀宗本纪》及李之纯、赵秉文等传，直接取材于本书；而本书“拖雷渡汉江”、“刘元规使北”、“金代钞法”等条，多能纠正史有关年月、姓名、官爵、纪事之误。

本书最早为元至大辛亥（1311）孙和伯刊行十四卷本。明代流行抄本八卷。清乾隆间，鲍廷博于莱阳太守赵起杲处抄得十四卷本，参诸本互校，并采《中州集》、《金史》作注，附录了有关佚文，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现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诸本互校、标点，遇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归潜志序
卷一
附录：李纯甫　重修面壁庵记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附录：赵秉文　和拟韦苏州
卷十
卷十一
录大梁事
卷十二
录崔立碑事
附录：元好问　外家别业上梁文
辩亡
卷十三
附录：麻革　游龙山记
续录
刘祁　书证类本草后
游西山记
游林虑西山记

北使记
古意
送雷伯威
逸事
杨宏道　事言补
卷十四
归潜堂记
陈时可：归潜堂铭并序
诗
续录新增
郝经　浑源刘先生哀辞并序
王恽　追挽归潜刘先生
返回总目录

归潜志序

余生八年，去乡里，从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时南京为行宫，因得从名士大夫问学。不幸弱冠而先子殁。其后进于有司，不得志，将归隐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盖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完归，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以经涉忧患与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劳，虽饭蔬饮水，囊中无寸金，未尝蒂诸胸臆。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

岁乙未，季夏之望，浑源刘祁京叔自叙。

卷一

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维扬，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不浅。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谥显宗。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

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真帝王诗也。《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云：“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聚骨扇》词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又《擘橙为软金杯》词云：“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碗。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尝为《铁券行》数十韵，笔力甚雄。又有《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诗，具载《飞龙记》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诗，有《乐善老人集》行于世。

密国公琦字仲宝，世宗之孙，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诗，工书，自号樗轩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公

以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间，余入南京，因访僧仁上人，会公至，相见欣然。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后因造其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后余适陈，送以二诗，甚佳。又为予先子集作后序。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飞伯尝有诗云："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盖实录也。天兴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予候之，因论及时事，公曰："敌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边塞，如得完颜氏一族归我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尔后数月薨。五子，幼曰守禧，字庆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诗与字画亦可喜。状貌白皙，丰神秀彻如仙人，公特钟爱。尝会予，指其书画曰："将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变，皇族皆聚于禁中。将北迁，庆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赵闲闲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闻闲闲再起为翰林》云："莲烛光中久废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旧大宗伯，三纪声名老翰林。人道蛟龙得云雨，我知麋鹿强冠襟。宝岩窋谷西窗梦，不信秋来不上心。"又《过胥相墓》云："亭亭华表立朱门，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马读碑人不识，夷山高处望中原。"甚有唐人远意。又绝句："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不可谓无志者也。

赵学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少擢第，作诗及字画有名。王庭筠子端荐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补。后再入馆，为修撰、待制，转礼部郎中。出典岢岚、平定、宁边三郡。南渡，为直学士，迁侍读，拜礼部尚书，致仕。再起为礼部，改翰林学士。天兴改元夏五月卒，年七十三。公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诗专法唐人，魁然一时文士领袖，寿考康宁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旷，无机凿。治民镇静，不生事。在朝循循无异言。家居未尝有声色之娱，夫人卒，不再娶。断荤肉，

粗衣粝食不恤也。酷好学，至老不衰。后两目颇昏，犹孜孜执卷钞录。上至六经解，外至浮屠、庄老、医学丹诀，无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华指要》、《滏水集》、《外集》，无虑数十万言。自号闲闲居士云。

李翰林纯甫，字之纯，宏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颖悟异常儿。初为词赋学，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逾冠，擢高第，名声烨然。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志。泰和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章宗咨异，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奇其文，荐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论事，不报。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时丞相朮虎高琪擅权，擢为左司都事。公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俄而高琪诛死，识者智之。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由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为人聪敏，于学无所不通。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士论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闲，与禅僧、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至于谈笑怒骂，灿然皆成文理。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志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如周嗣明、张瑴、李经、王权、雷渊、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辄嫚骂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赞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废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晚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稿"，盖拟《庄子》内、外篇。又解《楞严》、《金刚

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为“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尝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此其所学也。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世岂复有此俊杰人哉？

附录：重修面壁庵记　大金兴定六年二月屏山居士李纯甫撰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家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吾佛大慈，皆如实语，发精微之义于明白处，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学士大夫犹畏其高而疑其深，诬为怪诞，诟为邪淫，惜哉！龙宫海藏，琅函贝叶，无虑数千万言，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且数百年老师宿德，又各执其所见，裂于宗乘，汩于义疏，吾佛之意扫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达摩大士自西方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岂吾佛教外复有所传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真传教者，非别传也，如有雅乐，非本色则不成宫商；如有甲第，非主人则不知户庭。自师之至，其子孙遍天下，多魁闳磊落之士，硕大光明，表表可纪。剧谈高论，径造佛心。渐于义学、沙门，波及学士大夫，潜符密契不可胜数。其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钞《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颍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注《庄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论《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论《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虽犴夫愚妇，可以立悟于便旋顾盼之顷，如分余灯以烛冥室，顾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此师之力也。新学晚生，愧无以报，今因少林主人志隆命其侍者海净问讯屏山，曰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刘菩萨并其徒储道人重修面壁庵，既已落成，请记其岁月。时大金兴定四年中元之前一日也。随喜之余，又洗手焚香，而为之赞曰：“玄关未启，玉镍生苔。灵台未洗，金镜尘埋。铁牛穿鼻，石女怀胎。孰为具眼？鼻祖西来。舟行万里，禅心如灰。壁观九年，梵音如雷。不戒而戒，不斋而斋。一衣一钵，五叶花开。或杖或拜，或嗔或舞，声咳惕眉，颦呻举武。或咄或咦，或吽或普，柏树药栏，灯笼露柱。弹指张弓，吹毛击鼓。跌宕形容，径庭言语。太漫汗中，剔浑沦处。有者个在，又恁么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浆。薰然入骨，如薝卜香。如发管钥，如施印章，金仙海藏，同时放光。窃吾糟粕，

贷吾秕糠。粉泽孔、孟，刻画老、庄。八万四千，清凉道扬，屏山说破，谁取承当。”

雷翰林渊，字希颜，应州浑源人，与余同里闬，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司。注《易》行于世。公幼丧父，以孤童入太学，读书昼夜不休。虽贫甚，不以介意。从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献臣之狱，几死。后改东平，迁东阿令，授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俄入翰林，为应奉。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贵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凡奸豪不法者，立棰杀之。坐此，为小人所讼，罢去。久之，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公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诗杂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书画、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结交，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后进经公品题以为荣。家无余赀，及待宾客，丰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令遂平，一邑大震。尝笞州魁吏，州檄召，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仕不达，然士论未尝不壮之。尝为文祭高公献臣，其词高古，一时传诵。工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朋友得之，辄以为珍藏。发书顷刻数十轴，皆得体可爱。在馆与诸同年友制辞，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诰商衡平叔云：“将迎闲有，亦须风节之自持。”诰聂天骥元吉云：“读书大可益人，宜勤讲学。”少年赋《松庵》诗曰：“庵中偃卧龙，阅世须髯古。人天共护持，半夜起风雨。”《过华山怀陈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齁齁四十年来睡，开眼东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维摩丈室冷于冰，千劫萧然无尽灯。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鬅鬙。”人皆传之。初善李屏山，后善冯公叔献，后善高公献臣，最后善赵公周臣、陈公正叔。早与余先子交，尝同乡校，同太学，后同朝。先子殁，公寄挽诗有云：“乡校连裾春诵学，上庠同榻夜论心。”余因请为墓志。迄今，予家有公书简甚多也。善饮啖，未尝见大醉。酒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此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飞卿，夏津人。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至宁初，擢高第，历关中四邑，以能称。召补省掾，为当轴者所忌，求去。已而为延安帅府所辟，充经历官，召为南京右巡院使，风采甚著。以不能事权要，罢官。俄入翰林，为应奉。得风疾，引去。遭乱北还，道病殁，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飞卿为人刚直，英迈不群，能政能文，甚为时望所属，不幸中以病废，哀哉！初，召至南京，时屏山亦在，予每从之游。乱后，予居八仙馆，与飞卿相迩，日相见属和，其诗犹在予橐中。少时《题太白泛月图》云："江心月影尽一掬，船头杯酒尽一吸。夜深风露点宫袍，天地之间一李白。"可想见其意气也。文辞简古，法宋祁《新唐书》。惜乎为吏事所夺，不多著。性不喜佛，虽从屏山游，常与争辩。在关中时，因杨焕然赴举，书与屏山荐之，曰："焕然，佳士，往见吾兄，慎无以佛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为笑。其后西行，予以序送之，备论其守道不回，今兹云亡，岂复见此挺特之士乎？

卷二

李经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字画亦绝人。再举不第，拂衣归。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天英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号"无尘道人"。《题太真图》云："君前欲拜还未拜，花枝无力东风羞。"又《夜雨》云："灯火万家夜，萧萧帘下声。"《晚望》云："夕阳万里眼，人立秋黄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汉空星辰。"又《步云意》云："一片昆仑心，夕阳小烟树。"又四言云："老峰蹙云，壁立挽秀。林阴洒雨，苍苍玉斗。虚明满镜，夜气成昼。"此其诗体也。

张毅伯玉，许州人，伯英运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初入太学，有声。从屏山游，与雷、李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再举不中，遂辍科举计。居许之郾城，有园囿田宅甚丰。日役使诸侄治生事，而己则以诗酒自放，偃然为西州豪侠魁。邑令过使，皆下之。喜称人善，交游有患难，极力挈扶。俗子少不惬意，辄嫚骂。年四十余不娶，有一妾，因小过以铁简杀之。尝衣紫绮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兴发，引纸落笔，往往有天仙语。后病脑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畴知几为文以祭，辩其为人大略。少时与屏山饮燕市，有诗云："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又云："昨日上高楼，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楼，西山如死灰。想见屏山老，疗饥西山隈。餐尽西山色，高楼空崔嵬。"又赋《古镜》云："轩姿古镜黑如漆，锦

华鳞皴秋雨湿。”人以为不减李长吉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气势，一时流辈推之。屏山最爱之，尝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学问淳深，真韩、欧辈人也。”晦之为人有学，长于议论，自号放翁。屏山尝与作《真赞》，与雷、宋、张、李辈颉颃。同余先子擢第后，从其叔北征，在军中。军败，父子俱缢死。屏山《赘谈》，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诗云：“髯张元是人中龙，喜如俊鹘盘秋空，怒如怪兽拔枯松。更著短周时缓颊，智囊无底眼如月，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终复一说，勍敌相厄已铮铮，二豪同运又连衡。屏山直欲树降旌，那得人间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见三人者也。

王权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从屏山游，屏山称之。为人跌宕不羁。喜功名。博学，无所不览。酣饮放歌，人以为狂。屏山为作《狂真赞》。与余先子同年进士，然仕宦连蹇。晚召入朝，为部勾当官。俄辟为县令，未赴。家鲁山，为县吏所辱，愤惋发疾死。贞祐初，余先子摄许州幕，时屏山、二张（伯英、伯玉）、雷、魏诸公皆在焉，日会饮为乐。忽高公献臣将赴河南，来过，诸公诣之。及夕，独希颜、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几，为主帅所诬陷以有异志，逮捕诸党与。符下颍川，械二公，赴洛狱，搒掠万端。会赦，方得免。然自兹士衡无仕进之意矣。

麻九畴知几，初名文纯，易州人。幼颖悟，善草书，能诗，号神童。既长，入太学，刻苦自励，为赵闲闲、李屏山所知。南渡后，居郾、蔡间，入遂平西山读书。为经义学，精甚。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乙，经义魁。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南都妇人小儿皆知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且知知几为师，近臣言其有才学，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学士赵公秉文俱荐之，特召赐进士第。以病，不拜官，告归。病已，赴调，授太常寺太祝。俄入

翰林，复以病去，居郾。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几挈其妻孥入确山避乱。后复出，为兵士所得，驱之北边，至广平病死。知几为人耿介清苦，虽居贫，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狭，交游少不惬意，辄怒去，盖处士之刚者也。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尝作《透光镜》、《篆韵诗》，人争传写。后以避谤、畏时忌，持戒不作诗，益潜心为《易》学。与张伯玉、宋飞卿、雷希颜、李钦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摄令郾城，日与唱酬为友。后知几试开封，先子为御史，监试，而王翰林从之、李翰林之纯为有司，因相与读举子之文，见其有雄丽者，相谓曰："是必知几。"因擢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贺。晚景为赵闲闲所知，有《送麻征君序并诗》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号女几野人，又号溪南诗老。幼嗜书，苦学，坐环堵数年，由是六经百家无不通贯。喜作诗，五言尤工，人以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为科举计，且未尝至京师，砉然中州一逸士也。为人质古，不娴世事，麻绦草履，或倚杖读书，市中人讶之亦不恤。尝谓王郁飞伯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此言他人难闻，子宜保之。"此可见其志趣也。贞祐初，先子主长葛簿，敬之素不识，闻其名来谒，相得甚欢。及别，厚赠之。归而买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给。居女几山下，往来长水、永宁间，惟以吟咏讲诵为事，朝士大夫愿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叶，复来游，后归洛下，病殁。有诗数千首，常在行橐中。其佳句有云："院静宽留月，窗虚细度云。"又："莺衔晚色啼深树，燕掠春阴入短墙。"又："波摇朗月浮金镜，岭隔华星断玉绳。"又："箕山颖水春风里，唤起巢由共一杯。"又："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真处士诗也。

赵宜禄宜之，忻州人。幼举童子第。及壮，病目失明，自号愚轩

居士。高才能诗，其所读书，皆自少时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咏为乐，名士无不与游，赵、李诸公甚重之。屏山尝赋《愚轩》云："我虽有眼不如无，安得恰似愚轩愚？"后病殁，有《愚轩集》。其《题嵩阳归隐图》云："风烟万顷一椽茅，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云山三兔穴，飘飘风树一鸠巢。本来无取亦无与，只合自渔还自樵。三十六峰俱可隐，愿从君后不须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骑长鲸，后五百岁之纯生。"

史学学优，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长亦知名。学优之学，长于史传、地理。工诗，绝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后中廷策，得主武阳簿，颇有政声。再辟卢氏令，病卒。兴定末，与余同试于廷，始识之，中夜棘闱谈至旦。后先子令叶，学优复来游。先子殁，学优寄挽诗。未几，亦下世。有诗数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驭锦机闲，天上悲欢亦梦间。月夜凭肩人不见，萧萧风叶满骊山。"又绝句："石壁城头夜斩关，软红尘底晓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门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张侯新作九原人，伯玉。梁子今为战血尘。仲经父。四海交游零落尽，白头扶杖哭之纯。"

李献能钦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显，仕至金吾卫上将军，时号李金吾家。迨钦叔昆弟，皆以文学有名。从兄钦止献卿先擢第，继以钦叔，又继以仲兄钦若献诚、从弟钦用献甫，故李氏有四桂堂。钦叔苦学博览，无不通，尤长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复中宏词，遂入翰林，为应奉。考满再留，出为鄜州观察判官。再入，迁修撰。正大末，授河中帅府经历官。北兵来攻，军败，奔陕，又为陕府经历官。天兴改元，陕乱，见杀，年四十三。钦叔为人眇小而黑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闲闲、李屏山尝曰："李钦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诸公荐之，不令出馆。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异哉。

冀禹锡京父，惠州龙山人。幼聪敏绝伦，年十九，擢大兴魁，入

太学，有声。弱冠登高第，时雷希颜、宋飞卿皆同榜，号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称，遇事风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饮酒，遂为其令所乘，坐废。再调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闻。由前过，终不得京官。朝士屡荐之，为当途者所沮。居闲，日与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风丞，因客睢阳，为行枢密院辟为都事。末帝东迁，擢为应奉翰林文字，充尚书省都事。蒲察官奴之变，与宰相李蹊同见杀，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诗，锻炼甚工，写画亦劲健可喜，其赠先子诗有云："忠策万言忧国献，好诗千首课儿钞。"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无高位，吾道何人主后盟？"又："醉乡广大宽留地，仕路崎岖小作程。"闻诛高琪诏下，《寄聂元吉》云："开函喜读故人书，四海穷愁一豁无。见说帝庭新殛鲧，逆知天意欲亡吴。两宫日月开明诏，万国衣冠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囚泣，中兴岂止一夷吾？"散文亦精致，尝作余先子哀词，雷丈希颜善之。

王渥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家世贵显。少游太学，有词赋声，屡中高选。南渡后擢第，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令宁陵，有治迹，召为省掾。因使宋至扬州，应对华敏，宋人重之。回为太学助教，充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天兴改元，从赤盏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郑州西，遇北兵，大战，殁于阵。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工尺牍，字画遒美，有晋人风。作诗多有佳句，其《过颍亭》云："九山西络烟霞去，一水南吞涧壑流。宾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横绝自沧州。"又《赠李道人》云："簿领沈迷嫌我俗，云山放浪觉君贤。"又《颍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惭愧西湖五月春。"又《过龙门》云："诗成一大笑，浩浩淇波东。"

李汾长源，先名让，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为人尚气，跌宕不羁。颇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尝以书谒行台胥相国鼎，胥未之礼也。长源后投以书，尽发胥过

恶。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间游梁，举进士不中。能诗声一日动京师，诸公辟为史院书写。时赵闲闲为翰林，雷希颜、李钦叔皆在院，长源不少下之，诸公怒，将逐去，亦不屑，后以病目免归。复入南京，上书言时事，不报。出客唐、邓，会北兵入境，恒山公武仙署为掌书记，在军中。金国亡，长源劝仙归宋，未几，为仙麾下所杀，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过长安》有云："三辅楼台失归燕，上林花木怨啼鹃。空余一掬伤时泪，暗堕昭陵石马前。"又《下第》绝句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头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又《记时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说，众酋膀面哭单于。"《望少室》云："圭影静涵秋气老，剑锋横倚斗杓寒。"《夏夜》云："鸦衔暝色投林急，萤曳余光入草深。"《鹳雀楼》云："白鸟去边红树小，断云横处碧山多。"乐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迁，后名倜，字季武，陈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为学。喜读史书，究古今成败治乱。尤喜武事，习兵法、击剑、驰射，有志于功名。累举词赋，不中，改试经义，复不售。后将弃二科，以武举进身。无何，陈陷，死，年四十二。子迁为人介特，自守不群，然尚气使酒，刚甚。平居循谨，惟恐伤人。既醉，虽王公大人嫚骂不恤。为文尚奇涩，喜唐人，作诗尤劲壮多奇语，然不为乡里所知。贞祐末，先子为陈幕，一见喜之，为延誉诸公间。后为麻知几、雷希颜所重，东方后进皆推以为魁。若侯季书、雷伯威、王飞伯、杜仲梁、曹通甫辈皆以兄事，与余最深。子迁既死，余尝为哀词，道其为人之详。平生诗不甚多，不如意，辄毁去。尝赋《古镜》，诸公称之。其诗曰："盘盘古皇州，梦断繁华缺。一鞭春事忙，耕出垅头月。土蚀背花暗，蹄涔骇龙蹲。须髯殆欲张，不敢著手扪。星环紫极位，剑外十三字。细看清用文，其篆文云："为清日用。"溟漠君墓志。寿堂锁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时，几照拂双鸦。神物污难久，一日落吾手。寿光阅人多，尝有此客不？呵呵吾戏云，雅志踵先民。镜里春风面，泉下今日尘。九原不可作，哲弟师有若。摩挲一面铜，便有亲炙

乐。”又《吊张伯玉》云：“匣内青蛇亦悲吼，竟凭谁识抉云材。”又《赠赤腿王》云：“石鼎夜联诗句健，布囊春醉酒钱粗。”

卷三

侯策季书，先字君泽，中山人。少不喜学，斗鸡走狗雄乡里。南渡后，慨然有为学心，与一时名士游，尽绝少年事。喜作诗，刻苦向学，自汉魏六朝、唐宋诸集，无不研究。初为李子迁所知，荐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飞伯负其材，素少许可，一见季书诗，即加敬。为人任侠尚气，然修谨无过失，与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顿。家甚贫，遇朋友，倾所有共乐。天兴改元，陈乱失妻，独走大梁，诣余。会疾作，数月死。诸朋友为买棺，葬西城。余为志其墓，刻石。平生诗甚多，同王飞伯唱和南顿，同余唱合梁园，又喜效西昆体，甚有得。其《吊一贵人》云："歌翻《薤露》刍灵远，门掩秋风甲第深。"又云："峰前两送闺中梦，楼上云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楼闲玉凤，秋风桂漏戛铜龙。"又："九疑湘瑟悲龙竹，子夜秦箫隔凤楼。"又："幽鸟弄音花覆地，断虹沈影水明河。"又《咏雨》云："势侵书帙湘芸润，声入帘旌蜡炬清。"又《和飞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梦魂失路北归迟。"置之唐人集中，谁复疑其非也？

雷琯伯威，坊州人。父秀实，亦名进士。伯威博学能文，作诗典雅，多有佳句，时辈称之。初，余过阳夏，闻其名，及一见，倾倒欢甚。后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阳，为诔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贫母老，为国史院书写。秩满，为八作使。乱后南奔，道为兵士所杀，年未四十，哀哉！伯威为人议论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细。每酒酣，谈说今古莫能穷。又欲取奇异功名自喜，亦不羁之士也。其诗多散落，有《游龙德宫》云："千年金谷铜驼怨，万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月清风一壶酒，与君同酹信陵坟。"

王郁飞伯，奇士也。少余一岁，与余交最深。仪状魁奇，目光如鹘，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鹤状貌也。"少居钧台，闲门读书，不接人事数载。为文闳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诗飘逸，有太白气象。初为御史程公震所知，继为李翰林钦叔、麻征君知几、史卢氏学优嘉赏，且共为延誉籍籍。正大初，余先子令叶，飞伯持诸公书来投，先子异其文，置门下，遂与余定交，每觞酒宴游无不在。已而入南京，见赵、雷诸公，皆称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动京师。后因下第，西游洛中。余居淮阳，凡三过，留辄数月，唱酬谈论相高。每相别，辄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订为益。正大末，南京被围，复相守围城中。天兴改元秋，飞伯忽过余别曰："吾跧伏陷阱，不自得，今将突围远举，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传》属余曰："兹不朽之托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岁南游，遇交游辈说，飞伯初为东诸侯兵士所得，其将厚遇之。飞伯径行不设机，久之，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王飞伯死矣。"计其时，年甫三十。予哭诸镇阳。盖飞伯为人虽聪颖绝人，然涉世日浅，颇骜岸不通彻，此所以不免。余尝见其举止言谈无顾忌，旁为㦸然，而飞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得谤议，为俗人所憎，迄今谈其名不悦者多矣。嗟乎！以斯人之才气，稍有锻炼，其文章所至，岂易量哉？今而中道催折，不迄于大成，可以为斯文叹。其诗文往来与余最多，有淮阳唱和、南顿联句、古赋铭赞、书序数十首，遭乱，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载其小传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郁，大兴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宁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禄大夫、定海军节度使，兼莱州管内观察使。祖彦信，邠州宜禄尉。父钦，山东路转运司盐铁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梦神人自天而下，开所负紫丝囊，赐一大雕，且云：'吾后必来取。'其雕在地振羽一鸣，惊而寤。访诸日者，繇曰：'凛凛霜鹗，赐自上穹。既文于外，又刚于中。法生贵子，其应在公。他日必作，青云之雄。'先生既生，因采其语为名字。年十八，父殁。家素富，赀累千金。遭乱，荡散无几。先生殊不以为意，发愤读书。是时，学者惟事科举时文，先生为文，一扫积弊，专法古人。最早为麻征君九畴所

赏，其后潜心述作，未尝轻求人知。李钦叔过钧台，得其所著《伤鲁麟》、《导怀》等赋并《杨孝童碑》、《王梦祥哀辞》，大惊，誊书遍荐于诸公，先生之名始满天下。自此，去钧台，放游四方，又移隐陉山，覃思古学。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来游京师，诸公倒屣争识其面。宰相闻其名，取所作文章，将荐之，事中格。樗轩、皇叔密公琦。闲闲朝廷二大老，皆致礼于先生，交馆之。明年，以两科举进士，不中，西游洛阳，放怀诗酒，尽山水之欢。先生平日好议论，尚气，自以为儒中侠。所向敢为，不以毁誉易心，又自能断大事。其论学，孔氏能兼佛老。佛老为世害，然有从事于孔氏之心学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纵欲行之，又皆执于一隅，不能周遍。故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学者之弊。其论经学，以为宋儒见解最高，虽皆笑东汉之传注，今人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使天然之智识不具，而经世实用不宏，视东汉传注尤为甚。亦欲著书，专与宋儒商订。其论为文，以为近代文章为习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绝世之人奋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有知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过此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生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诗之详皆成书。其论出处，以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济斯民。其或进而不能行，不若居高养蒙，行乐自适。不为世网所羁，颇以李白为则。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轩公完颜琦、闲闲公赵秉文、余先子、雷渊、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史学优、程震、宋九嘉。其游从最久者，曰李汾、杨宏道、元好问、魏蟠、一作璠。张邦直、杜仁杰、曹居一、雷琯、冀禹锡、张介、王说、王采苓、赵著、张甫、王铸、刘辑、李仝、刘源、杨奂、胡权、徒单公履、吕鲲、史环、李㦸、侯策、张杰、刘郁、左坦、一作垣。牛汝霖、朮虎邃、乌林答爽、僧性英诸公。随得书无次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刘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复至京师。十二月，遇兵难，京城被围，先生上书言事，不报。明年四月，围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独

出，远隐名山，不知所终。”

刘昂霄景贤，陵川人。博学能文，从屏山游，又与雷希颜、辛敬之、元裕之善。尝由任子入官，已而隐居洛西山水间。逾四十，病卒。其诗有云：“岁月销磨诗砚里，河山浮动酒杯中。迢迢万里乾坤眼，凛凛千年草木风。”元裕之尝称之，余恨未之识也。

朮虎邃士玄，先名玹，字温伯，女直纳邻猛安也。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时余在淮阳，屡相从讲学。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乱见杀，年未四十也。少年诗云：“山连嵩少云烟晚，地接崤函草树秋。”其寄余云：“西湖风景昔同游，醉上兰舟泛碧流。杨柳风生潮水阔，芙蕖烟尽野塘幽。一作秋。花边落日明金勒，云里清歌绕画楼。今夜相思满城月，梁台楚水两悠悠。”又《睢阳道中》云：“又渡濄江二月时，淮阳东下思依依。邱园寂寞生春草，城阙荒凉对落晖。去国十年初避乱，投荒万里正思归。临岐却羡春来雁，乱逐东风向北飞。”又《书怀》云：“关中客子去迟迟，飘泊炎荒两鬓丝。三楚楼台淹此日，王陵鞍马想当时。春风草长淮阳路，落日云埋汉帝祠。回首故乡何处是，北山天际绿参差。”甚有唐人风致。

乌林答爽，字肃孺，女直世袭谋克也。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虽世族家，甚贫。为后母所制，逾冠未娶。恶衣粝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纵可喜。余谓使其志不辍，年稍长，则当魁其辈流。壬辰陈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赋《邺研》诗有云：“上有丹锡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厉，玉瑟鸣风牖。”又赋《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鳞何夭矫！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云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别离泪更多，满空飞下清秋雨。”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惜乎不见其大成也。

刘琢伯成，中山人，刻苦为学，事母教弟，以孝友闻朋友。居邓州，人甚重之。正大初，举进士南京，余始与相识。俄下第归。久之，河南乱，闻在武仙军中，一云“军人中”。仙使使宋，回为所杀，哀哉。作诗甚工，有云：“吴蚕丝就方成茧，楚柳绵飞又作萍。”非浅浅者所能道也。其过叶哭余先子诗亦佳。

史怀季山，陈郡人。少游宕不羁，然有才思。既壮，乃折节为学，与名士李子迁、侯季书、王飞伯游。作诗甚有功，《冬日即事》云：“檐雪日高晴滴雨，炉烟风定暖生云。”亦可喜也。又作《古剑》诗，极工。“古剑”一作“古镜”。陈陷，死。

刘昉仲宣，中山人。读书有才学，作诗甚有可称。尝作《淮阳八咏》，工甚。居西华之小姚镇，时来游陈，余识之。遭乱殁。

高永信卿，渔阳人。倜傥尚气，轻财好交游。颇读书，喜谈兵。文辞豪放，长于论事。尝从屏山游，与李长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举不第，家甚贫。正大末，余居淮阳，信卿持诸公书来谒，因为定交。留月余，西去。未几，同在南京被围。尝上书言事，不报。以病死。自号应庵。

胡权直卿，卫州人。南渡，有诗声，累举不第。贫甚，性狂狭，不能容寻常人，年过四十方娶。尝投余先子淮阳，又与余同试于京。遭乱北归，以病卒。

田永锡，义州人。叔思敬耀卿，名进士。永锡少有诗声，其《过东坡坟》诗云：“富贵一场春夜梦，文章万斛冷云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旧春风草木天。”为人传诵。兴定末，同余试南京，擢第。遭乱南奔，在江淮间病卒。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黄华门生也，自号六峰居士。工诗及字画，皆得法于黄华。与赵闲闲诸公游，连蹇科场，竟不第。至六十余，病终。时人言公渡赋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科举，赋最

紧，何公渡最紧下也。兴定末，与余同试开封，中选，公渡甚喜，有诗示余先子，后云：“姓名偶脱孙山外，文字幸为坡老知。谁念三生李方叔，欲将残喘寄炉锤。”先子和答云：“瓶有储粮鬓有丝，蹉跎岁晚坐书痴。辋川画隐王摩诘，锦里诗穷杜拾遗。应举尚陪新进士，主文多是旧相知。春闱看决鱼龙阵，未必尖锥胜钝锤。”士林相传以为笑谈。

刘勋少宣，云中人。初名讷，字辩老，与其兄汉老俱工诗。幼随官居济南二十余载。后南渡居陈，数与余先子唱酬。为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间一谈一笑可喜。科举连蹇，竟不第。年五十余，陈陷，死。平生诗甚多，大概尖新，长于对属。其佳句有云：“午风襟袖知秋早，甲夜阑干得月多。”又，《济南泛舟》云：“人行着色屏风里，舟在回文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后传能赋，北阙无人继敢言。”送余赴试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门佳弟兄。”又，《赠王清卿》云：“长拖酒债杜工部，新有诗声侯校书。”《赠马元章》云：“曾著麻鞋见天子，敢将道服衬朝衣。”又：“车毂春雷震屋山，马蹄乱雹响柴关。何时得个茅庵子，不在车尘马足间。”又，《画马》末云：“神物世间寻不见，五陵春草色萋萋。”仲兄谯，字庭老，亦好古，作诗不凡。

宁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学，无所不知，尤长于史事。剧谈古今治乱或诸家文章，历历不可穷。援笔为诗文，亦敏赡可喜。举经义，连不中。迁居淮阳，与余游二载。家积书万卷，载以行。麻知几及余先子皆重之。后还乡遭乱，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尝有《西游诗》四十余篇，明甫取而观，一夕尽和其韵以见示，其间佳句甚多。

崔遵怀祖，燕人。父建昌万卿，名进士。怀祖少有词赋声，所交皆名士。累举不第。南渡，辍科举不为，居嵩山下，以读书作诗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怀祖为兵所得，胁令往招洛阳，见杀。尝有诗云：“青山似有十年旧，小雪又为三日留。”元裕之称之。

曹恒君章，应州人，高丞相汝砺之婿也。少读书，不喜为科举计。性孤介，不肯事富贵人。南渡，居大梁，葺轩种竹，号“友直”，余先子为作赋记之。又好收古人书画、器物，蔼然有士君子风。遭乱病殁。有子之谦，擢第。

王宾德卿，亳州人。擢第，为虹令，有声。入为省掾，坐事罢。遭乱还乡，会兵变，宾起率众据城，后属金亡，已而见杀。为人诙谐、轻脱，嗜酒，无威仪。诗颇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谏不行犹得名。”

卷四

王元朗，字子元，宏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婿也。家世贵显，才高，以诗酒自豪。擢第，得官辄归，不乐仕宦。与余从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诗云："环珮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河秋。汉家多少征边将，泉下相逢也自羞。"甚为人所传。

刘仲尹致君，号龙山，辽阳人，李钦叔外祖也。少擢第，终昭义军节度副使。能诗，学江西诸公。其《墨梅》诗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为人所传。又有《梅影》诗云："王换严更三唱鸡，小楼天淡月平西。风帘不著阑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

陈君可，永宁人。有《梅影》诗云："隔窗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为返魂。不似丹青旧颜色，十分憔悴立黄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县人。少工词赋有声，年四十余方擢第。作诗极高，尝有《龙德联句》，为时所称。又题杨叔玉所藏《双峰竞秀图》云："龙头矗双角，驼背堆寒峰。"诸公嘉其破的。晚年取一侧室，留别一乐章《喜迁莺》，至今人传之："东楼欢宴。记遗簪绮席，题诗罗扇。月枕双欹，云窗同梦，相伴小花深院。旧欢顿成陈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听阳关三叠，一樽相饯。　　留恋。情缱绻。红泪洗妆，雨湿梨花面。雁底关河，马头星月，西去一程程远。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再相见，老生涯分付，药炉经卷。"余诗惜不多见。尝为沁源令，政颇严。后为司竹监官。疾卒。

刘昂次霄，济南人，有才誉。以先有刘昂之昂，故号“小刘昂”。泰和南征，作乐章一阕《上平西》，为时所传。其词云：“虿铠极，螗臂展，敢盟寒。似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文明，唐日月，周礼乐，汉衣冠。洗五川、烟瘴江山。全蜀下也，剑关何用一泥丸。有人传信，日边来，都护先还。”终邹平令。

金国初，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献一乐章《望海潮》：“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绣错云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河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犹自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铃夕举，甘泉夜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但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未讨先零醉魂，一作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太尉赠以白金百星，其人犹不惬意而去。词至今传之。

高左司庭玉字献臣，辽东人。少擢第，入官有能声，吏事明敏，人莫能及。尤俶傥重气节，敢为。为左司郎中，誉甚重，一时人士推仰焉。贞祐初，出为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临事少不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名士如庞才卿、雷希颜、辛敬之皆连系，考掠，无实。然公竟为福兴所困，死狱中。余会赦，得释。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抚副使，代福兴，士夫痛愤。后朝廷知其冤，谪福兴远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许可，至论公，独以为真济世材。又言其学术端正，可以为吾道砥柱。时之不幸，为奸人所害。屏山以诗哭之甚哀，雷希颜又为文以祭，述其事，为时所称。屏山又将文其碑，未著，死，后其子属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犹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状不详，惜哉。公诗亦高，余家有数十篇，遭乱失去。尝记其《中秋》诗有云：“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亦奇语也。

杨尚书云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词赋第，又经义魁，亦中乙

科。入仕能官，练达吏事，通材也。南渡，为翰林学士、吏礼部尚书、御史中丞。将大拜，以风疾止。再为学士，卒，士论惜之。公笃学，于九流无不通。又善天文算学，博洽人莫及。尝上疏谏宣宗南征。鞫狱以宽恕，待士谦甚，士无贤不肖称焉。晚年与赵闲闲齐名，为一时人物领袖。且屡知贡举，多得人。南渡时诏皆公笔。其《应制白兔》诗云："光摇玉斗三千丈，气傲金风五百霜。"又吊余先子有云："清华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余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

庞户部铸，字才卿，辽东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为翰林待制，迁户部侍郎，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擢京兆路转运使，卒。博学能文，工诗书，蔼然为一时名士。其《题杨秘监雪谷晓装图》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后山同一云。天公谈玄玉屑喷，散为花雨白纷纷。诗翁瘦马之何许，忍冻吟诗太清古。老奴寒缩私自语，作奴莫作诗奴苦。木僵石槁鸟不飞，山路益深诗益奇。老奴忍哭怜翁痴，不知诗好将何为。杨侯胸中富邱壑，醉里笔端驱雪落。如何不把此诗翁，画向草堂深处著。"

张运使彀，字伯英，许州人。少擢第，以谨愿、纯厚著名。尝为监察御史，言奸臣纥石烈执中事，士论壮之。后以母丧，归居许之西城，有园圃，号小斜川，花木泉石，隐然一佳处。公日在其间行吟坐啸，客至，一觞一咏，尽欢。襟韵翛然，君子儒也。寻判隰州刺史，召为户部郎中，同知河南府，迁平阳路转运使，卒。公莅官以廉，俸禄未尝妄糜，布衣蔬食，泊如也。性友爱。弟彀，才高，相与甚欢，所蓄称其所用。独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购求，以是丛于家。古镜尤多，其样制不可遍识。字画劲古，有颜平原风。诗学黄鲁直格。尝赠余先子诗云："丘垤孰与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门。遗文人共师夫子，阴德天教有是孙。问礼庭中新有桂，忘忧堂下旧多萱。人间乐事君兼有，歌我新诗侑寿樽。"此斜川时事也。赴隰州被召时，又寄诗，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曲路转羊肠。到郡莅官才九日，过家上冢正重阳。"

陈司谏规，字正叔，绛州人。弱冠擢第。南渡，为监察御史，上宣宗十事，直言当时得失，忤旨，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正大初，收用旧人，召为右司谏，数上书论事。改刑部郎中，以事罢。再为补阙，复拜司谏，言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曰："恐陈规有言。"近臣窃议，惟畏陈正叔，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围城，士论惜之。公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学问，至老不废。晚喜为诗，与赵、雷诸公唱酬。其吊先人诗有云："骢马余威行尚避，仙凫善政去犹思。"人以为破的。初，先人见其所上十事，叹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后同朝，相见甚欢。未几，先人下世，余复从之游。每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

许司谏古，字道真，河间人。父安仁子静，名士，汾阳军节度使。公少擢第。南渡，为侍御史。时丞相朮虎高琪擅权，变乱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书省，辄去其姓名。然竟为高琪所中，贬凤翔幕。正大初，召为补阙，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后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公论但称其直云。初贬凤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与言。余先子时为提举南京榷货事，独以诗送之，有云："有晋必无楚，两雄难并驱。向来既发药，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只身忧患余。双亲白杨拱，同气紫荆枯。贫无孟光舂，醉无骥子扶。唯有忠义名，可与天壤俱。"盖欲坚其初志也。闻者竦然，多传之。后游叔麟之，为凤翔录事，先人又寄以诗云："寄语多言唐谏议，生还记取李师中。"亦此意也。

赵尚书思文，字庭玉，中山人。与其弟庭秀、庭直皆名进士。公少擢第，为省掾。从完颜福兴守燕都，福兴死，奔诣南京行宫，擢侍御史。出为汝州防御使，迁集庆军节度，所在镇静，吏民赖之。公暇以诗酒为乐，好吹笛，多著乐章，为人传诵。南渡后，士大夫有典郡之荣者，不及也。正大末，召为礼部尚书，卒。为侍御史时，与余先

子同台。为礼部时，余始一识也。为人宽厚，有君子之风。

萧尚书贡，字真卿，京兆人。少为名进士，时号“三萧”。南渡，为户部尚书。后致仕还乡，卒。公博学，尝注《史记》，又著《萧氏公论》数万言，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大名人。工书，有能名，自号岁寒堂主人。正大初，为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为上讲书。后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崔翰林禧，字伯善，卫州人，与屏山同年进士也。长于史学，历代典故无不通。南渡，为翰林待制，与闲闲、屏山同在院。后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长于律诗，尖新，工对属。南渡，在馆。后从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刺总管》云：“笔底有神扶气力，人间无处著声名。”又绝句云：“流转年光桥下水，翻腾时态岭头云。溪翁道号奇聋子，除却松风百不闻。”人多传诵之。

石抹翰林世勣，字晋卿，契丹人。少有词赋声，擢第。读书为文有体致。南渡，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为礼部侍郎、司农、太常卿、翰林侍讲学士。从末帝东征，至蔡州，城陷死。有子嵩企隆。

王左司□□，字公玉，临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称。大安末，为左司员外郎，累迁青州防御使。与宰相抹捻尽忠不协，左迁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杂学，喜《易》及佛、老、庄书。

吕陈州子羽，字唐卿，大兴人。少为名进士，擢第。南渡，为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后同知开封府，迁陈州防御使。时军旅数兴，户口逃窜，公因以实闻于朝，而小人李涣以为不忧国、失军储，下吏当死。公耻之，缢于太康驿。后朝廷知其无罪，复其官。公入仕，以能称。读书为文有士大夫风。致死非其罪，天下伤之。

李治中遹，字平甫，栾城人。少擢第，有能声。工诗善画，与屏山诸公游，自号寄庵老人，蔼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东平府治中。后致仕，居钧台，病卒。有子冶。屏山尝赠诗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诗工兼画绝。儒术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许拙。"为监察御史，言纥石烈执中不法事，闻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为吏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后病风疾卒。为文条畅有法，宣宗哀册、玉册皆其笔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诚，上党人。第进士，为南顿西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应奉迁修撰，以风疾暴终。为人质厚不苟合。喜读书为文，词有《香山赋》，诸公皆有诗。

刘翰林祖谦，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为吏有声。由宁陵令丁父忧，数年不调。南渡，召为大理司直，拜监察御史。出为河南府判官，再召为翰林修撰。遭乱北迁，为兵士所杀。公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从赵闲闲、李屏山诸公游，甚为所重。谈论亹亹不穷，援笔为文，奇士也。尝请屏山志其父墓，屏山以事废，命余代焉。铭辞屏山笔也。迨屏山殁，公以文祭，有曰："凤不足以言瑞，龟不足以效灵，吾视之其犹龙也。"诸公称之。与余父子交，尝属余作《蒲萄酒赋》、题其父所画《河山形势》诗，亦一知己也。

冯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少擢第。南渡，为太常博士，累迁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逾年归，迁吏部侍郎。遭乱，不知所终。公为人谨厚，吏事亦精。笃学问，长年犹不辍，在公署，日钞书。为文苦思，尚奇涩，诗亦新巧可称。与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与赵闲闲所荐也。平生著述甚多，尝以示余。乱后散失，可惜。

时治中戩，字天保，后改字多福，沧州人。少为人奴，后读书为学，第进士，其主良之。南渡，为监察御史，历清要，致仕，卒。为

人纯厚好学，多读《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号拙庵。尝属余作记，与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东平人，广道先生之孙也。工书，法赵黄山，自号锦峰老人。卒于京兆幕。

张司直谷英，字仲杰，赵州人。擢经义高第。从屏山诸公游，为文以多为胜。尝为南顿令，从军数年，入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号无著道人。屏山为作《梦记》。余先子同年进士也。

卷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兴人，贞祐五年经义魁也。为文颇驰骋波澜。性疏放，嗜酒，不拘细事。初，对廷策，宣宗喜其文，以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经、国史院编修官，进司经。末帝在东宫，颇见知。后入翰林为应奉，迁修撰。出为平凉府治中，入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围，食乏，服绝粒药，俄饮酒被药死。尝赋《吕唐卿海藏斋》诗云："虚白云中含法界，软红尘底寄虚舟。"又，"只应乌帽红尘底，羞见苍烟白鹭洲。"亦可喜也。

张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内人。少工词赋，尝魁进士平阳。南渡，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在馆五六年，从赵闲闲游。性朴澹好学，尤善谈论，人多爱之。闲闲本注《太玄》，子忠尝言，亲授于关中隐士薛子明，因相与讲辨甚久。俄丁母艰，出馆，居南京，从学者甚众。束脩惟以市书，恶衣粝食，虽士宦如贫士也。同年如雷、宋诸人，皆以声名意气相豪，子忠独恬退，以学自乐。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从之游。后先子下世，有《挽诗》云："桃李双凫舄，风霜一豸冠。才华惊世易，勋业到头难。白日空金马，青天下玉棺。传家有贤子，文或似欧韩。"甚为诸公所称。先子殁，与余善。后南京被围，阙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缕可怜。已而，闻鬻卜天街，值一回鹘问卜，子忠以文语应之，为回鹘所殴。北渡，将还乡，道病死。哀哉！

张翰林仲安，字晋臣，燕山人，贞祐六年词赋魁也。为人谦谨有礼法，时辈称焉。为文亦平畅得体，尤工词赋。自居太学有声，入翰

林为应奉，秩未满，卒，士论皆惜之。

高斯诚法飏，大兴人，至宁元年经义魁也。读书有学问，与王从之、李之纯游。为诗文恬澹自得。初调凤翔府录事，为行部檄监支纳陈州仓，因忤郡魁吏，构之下狱，几死。已而赦免，病终。颇喜浮屠，自号唯庵。与余先子善。

刘遇鼎臣，真定人，兴定五年词赋魁也。少与王从之、周晦之游，兼经义学，有誉。南渡，为国史院书写。已而擢第，应奉翰林，后出为鄜州帅府经历官，遇害。尝与余同文会，且同试于廷。读书，有文学。

张翔茂进，太原人。第进士，为南京榷货司勾当官，迁南京曲使。出为太康令，莅官清苦，有治声。好书，从士大夫讲学，为文作诗，有志于时名。遭乱，殍卒。与余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国华，潞州人，第进士。南渡，尝为大理司直，后为河南府治中，卒。自号无事老人。为人淳谨笃实，学道有得。其学参取佛、老二家，不喜高远奇异，循常道。临终预知死期，斋浴而逝，时人异之。兴定初，余先子居丧淮阳，公乘传过焉，谈道竟夕。余时为童子，窃听窗下。盖其于六经、《论》、《孟》诸书，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为事，不徒诵说而已。既去，先子大称之。后于郝丈国才处得所著一编，皆论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传其学，亦谨厚人也。

申编修万全，字百胜，高平人。与其兄无移百福俱擢第。百胜为人沉重，不妄交。好经学，勤勤君子儒也。尝为郑县令，爱民慎狱，不为赫誉，邑民便之。后召入史馆，俄摄监察御史、应奉翰林。居京师，朝归，闭门讲诵不出。睹时事不惬意，屡欲以母老归，未果也。正大末，为南伐行台辟掌书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论惜之。赵闲闲为文以祭，哀甚。初，百胜在太学，与雷丈希颜及余先

君同舍相善，先君尝称其为人。后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从游。为文亦典雅有体。

许国至忠，怀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闲澹，不锐仕进。居卢氏西山下，不赴调。数年后，召为南京丰衍库使。倾家赀市书，后告归。赵闲闲诸公多重之。余尝至其家，敝衣粝食，环堵萧然，盖清苦之士也。未乱，病卒。

王贡安之，北京人，参知政事之翰从子也。擢第，以修洁称。南渡，得度居郾。操行纯谨，时人甚重之。后病卒。

王彧子文，洺州人。少擢第，南渡，为省掾。睹时政将乱，一旦弃妻子，径入嵩山，剪发为头陀，自号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无咎。居达摩庵，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焉，遣使廉之，知其非矫伪，乃止。当世号王隐居，名甚高。后十余年，忽下山归其家，复与妻子如旧。妻死更娶，又为洛阳行省参议。遭乱，不知所终。嗟乎，有始有卒者难矣哉！

马天采元章，太原人。擢第，与雷希颜、宋飞卿同年。为人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人莫测焉。南渡，为史院编修官。不事修饰，麻绦草履，沉浮闾里，殊无朝士风。杂学，通太玄数，又善绘画及塑像。虽居官，辄为人塑画自神。颇善李屏山。当屏山殁，为写真，且题以赞，皆怪语，末曰："若到黄泉见鲁仲连、蔺相如，道余传示。"其狂诞如此。后以病终。

杨户部槙，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为左司员外郎，颇与权要辨争，以罢。后为户部侍郎，又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将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黄河，己从之死。为人慷慨有气节，士大夫多称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贤，辽东渤海人。布衣，以气节闻，后擢第为省掾。贞祐初，北兵犯京师，与侯摯、田琢请偕行，提兵扼居庸关，屡

战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为御史中丞，诏与元帅庚寿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战死。初，子贤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丧败，天下惋惜，朝廷褒赠焉。

田总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为省掾。贞祐初，北兵围燕，器之慨然求见，愿出招乡里义兵守要冲，宣宗壮之，擢同知蔚州节度使，得兵数千，屡与敌战有功，迁浚州防御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驻军陈州。久之，命守华州，领节度使，战潼关下。军败，归罪于其副任铸，斩之。改东平路转运使，俄命守益都，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张林之变，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将加罪，道发疽，卒。赵闲闲有《送器之》诗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画地作山西，愿与义军相表里。恨我不得学李英，爰君不减侯莘卿。横道浮尸三十万，潼关大笑哥舒翰。"

梁翰林询谊，字仲经，父绛州人，户部尚书襄子也。少游太学有声。为人多膂力，尚气节，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诸公皆壮之，尤与雷希颜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风。既擢第，复举宏词，为应奉翰林文字，出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万奴叛，据上京，独仲经父不从，以节死，朝廷优赠之。

韩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少读书，尚气节。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后为凤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陕西帅府檄温甫为都统，募军，得万人。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而温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关中，言词忠壮，闻者感动。其檄有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或诬温甫以有异志，收鞫死狱中。士大夫愤惜。

聂左司天骥，字元吉，五台人。弱冠擢第。沈静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谨自守。兴定初，为省掾。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独元

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后平凉帅辟为经历官，军败，同其帅被责。俄擢左司员外郎。天兴改元，末帝东迁，留二执政居守，元吉与焉。崔立之变，二执政死，元吉亦被创甚，归卧于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节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适以寡来归家居，见其父殁，亦缢死。时人伤之，虞乡麻革信之为作《聂孝女传》。

程御史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仕，有能声。兴定初，召百官举县令，公得陈留。陈留南都属邑，颇繁，公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英王为宰相，家僮辈往往恃势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公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欢。已而同为御史台，纲大振，小人皆侧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闲，慨然有志于学，将延致名儒执弟子礼，师事之。会卒，士论惜之。

魏户部琦，字民英，宏州顺圣人。少工词赋，擢高第，为鄯阳令，有治行。南渡，为南京留守判官，迁户部员外郎、郎中，以材干称。贞祐末，北兵犯潼关，行部北军前，至洛阳，见杀。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孙左司奴申，字道远，由女直人译史入官。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道远以事纠罢，朝士耸异。后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兴东狩，留南京居守。崔立之变，同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自缢于台中。与余先子善，余尝为赋《古漆井》诗。

裴满御史大夫阿虎带，字仲宁，女直进士也。经历清要，名亚完颜速兰。尝为陈州防御使，累迁御史大夫，使北朝。崔立之变，自缢死。同时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仲平亦女直进士也。

末帝宝符李氏，国亡，从太后、皇后北迁。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李氏自入院，止寝处佛殿中。作为旛旆数合，会当同后妃赴龙庭，将发，于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凡施旛旆几何。较之后妃辈失节者，何啻霄壤？甲午岁，余家武川，观其遗迹。

李尚书元忠，字献可，武州人。少擢第，历清要。南渡，为工部尚书。审决河南冤狱，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谨，出为泰宁军节度使。致仕，居陈州。每朝廷有政事不合，或民间利害，屡上言。亦读书，有学问，和厚人也。

李陈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历清要。南渡，同知开封府，迁陈州防御使。为小人所陷，罢。闲居南京，以事赴井死。为人重厚。读书，喜作诗，号松风老人。

刘户部元规，字元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为侍御史。时朮虎高琪为相擅权，公数抗言事，争殿上，出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后为户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后致仕。天兴改元，诏使北朝，不知所终。

康司农锡，字伯禄，赵州人，与雷希颜、冀京父同年进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监察御史，上章言点检完颜撒合辈预政非宜。又言宿帅纥石烈牙虎带太恣横不法。时二人权势赫然，伯禄皆不屑，士论称焉。后为南京路司农少卿，再授河中帅府经历官。北兵陷河中，帅率兵南奔，济河，船败死。为人厚重有为，颇读书。尝赋《打球》诗云："高飞远走偶然耳，坎止流行任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杨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兴人，后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入仕，以能称。为人谨密，朝廷上下皆爱之。为监察御史，言事称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归，坐事废。天兴末，迁为左司郎中，与二执政居守。崔立之变，被伤，窜卧余家。已而，为

立强起，复旧职。俄以病辞去。将北渡，举家投黄河死，时年未五十。公少有吏能，晚读书，作诗有佳处。使任清时，不失为名卿、材大夫。遭世乱，困踬可叹。与余父子交最善。余尝送其《北使序》及诗。

房刑部维桢，字周卿，济南人。少擢第。南渡，为左司都事、司农少卿。出刺申州，召为刑部郎中，卒。为人谨厚，读书作诗，颇好贤。

齐申州椿，字寿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称。南渡，为监察御史、右司都事。许古尝上书荐之。后为司农丞，进少卿。出刺申州，卒。

张户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干称。尝为户部郎中，进侍郎。遭乱北迁，病卒。为人慷慨尚气义，喜学《易》。

杨户部慥，字叔玉，五台人。擢进士第。南渡，为监察御史、户部郎中、司农卿，迁户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权参知政事，后罢守户部。南京降，病卒。尝与余先子同任御史，颇作诗。

高尚书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进士，莅官有才誉。南渡，历户部员外郎，后迁尚书，专治粮储。尝巡行京东，便宜行事，抵罪，诏释之。天兴初，为翰林学士。乱后北迁还乡，卒。

冯内翰璧，字叔献，真定人。为人严毅整肃，望之俨然，人莫敢视。然文采风流，言谈洒落，使人爱之不能舍以去。诗笔清遒，字画严峻，为一时所称。与李屏山、王从之同年第，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应奉迁修撰。后屡为法官，台察弹劾不避权势。时高琪当国，察其畏谨，数以公推考贵人，所拟辄称旨，朝士多侧目，颇有刻骨之讥。屡上章言事，又条上恢复之策。出为同知亳州，致仕归嵩山，结茅玉峰下，自号松庵，徜徉泉石间。酿酒名“松醪”，味胜京师。采兰置室中，与山僧野客作斗兰会。壬辰之乱北归，由东平至镇

阳以殁，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牍为当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宝藏之。与韩温甫、高献臣友善。后进中特喜雷希颜、冀京父、王仲泽，皆从之游。颇与余先子善。壬辰岁，围城中，余居与公相近，甚相往来。时公年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屦，杖策翩然，后生辈莫及也。北迁后，再见于镇阳。今其亡矣，前辈风流遂不复见，惜哉。子渭，以孝称。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少有才思，诗笔尖新，风流人也。屡举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云内，后迁云中，卒年七十余。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间，一谈一笑，甚有前辈风，今不复见矣。戊辰冬，赴试西京，自以年高，与诸后进偕入，复作此举，因有诗云："惯掣苍龙晓漏钟，受恩曾入大明宫。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声静晓风。转首俄惊成异世，此身虽在已衰翁。唤回五十年前梦，再著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为太常博士，宋国遣信使以申议为名，将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礼官，诸公环视未对，子通对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讲和之后，盟约既定，无复再议之事。且以小事大，若有祈请，亦难申议之名。"宰相是之。后宋使之来，改曰祈请，议者服其识远。大定十七年三月朔万春节，诸国人使将见而大雨作，大宗伯张公问子通曰："礼当何如？"子通曰："哀公问孔子曰：'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见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张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国主之来尚不得见，况其臣乎？"少顷，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体。右见李致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清州防御使。

卷六

高丞相汝砺，字岩夫，应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名。尝为左司郎中、谏议大夫。入户部，专掌财赋。迁尚书，改三司副使，倡行钞法，以代货泉。宣宗南渡，拜参知政事，迁左右丞。进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寿国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余。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强谏。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寿考康宁，当世莫及。金国以来书生当国者，惟公一人耳。

贾左丞守谦字彦亨，东平人。少擢第，莅官以能称。章宗时为谏议大夫，皇叔镐王以疑忌下狱，公力争，士论直之。大安末，拜参知政事。南渡，进右丞，迁左丞，致仕，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畤人。父持国，章宗时执政。公少擢第，以能称。为右司郎中，善占对。大安末，为参知政事，俄出镇平阳。宣宗南渡，行台河中，兵民安辑。进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移镇京兆，封莘国公。后朝廷将伐宋取蜀，召议。公归，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公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张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旧讳改焉。莒州人，御史大夫䖍之子，太子太傅行简之弟也。家世以纯厚称，士论以为如汉万石君家。公少擢第，历清要。宣宗南渡，为礼部尚书。时丞相朮虎高琪擅权，百官侧目。因廷议事，公独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参知政事。未几，为近侍所谮，出镇泾州。到官，上疏论近侍之奸，士大夫称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后致

仕，数年薨。为人简朴，不修威仪，恶衣粝食如贫士。既致仕家居，惟以钞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东城，号静隐亭，时时游咏其间为乐。南渡宰执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䫉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公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挚，字莘卿，东阿人。少擢第，慷慨有为。贞祐初，北兵围燕都，公由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自行户部侍郎，迁河平军节度使。宣宗南渡，为参知政事，出镇东平，移镇下邳，所至吏民安爱。后入朝，迁左丞。正大初，进平章政事，封萧国公。居相位，愤无所施，请守大名，诏出行尚书省。未几，还朝。致仕，居南京，有园亭蔡水滨，公日在间与耆老宴饮。后南京降，以前宰执，为北兵所杀。为人有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颇喜荐士，如张文举、雷希颜、麻知几，皆由公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李参政巩，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为参知政事，出镇平阳。北兵至，城陷自杀。从子复亨，字仲修，逾冠擢第，以才能称。为人通敏，善奏对，南渡为左司郎中，大为宣宗所器，一时誉甚隆。迁翰林直学士，知开封府，进吏部尚书，为参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兴定末，坐监试进士失取人，出镇同州。未几，北兵攻城陷，自杀。叔侄相继执政，俱死事，士论所嘉。遇轩赵宜之《挽仲修》诗云："报君惟有死，见叔固无惭。"人以为破的也。

师参政安石，字仲安，清州人。少擢第，轻财尚气，义闻于朋友。为省掾。宣宗南渡，从完颜福兴守燕都。福兴将死，以遗表托仲安，使赴行在。既达，上嘉之，擢枢密院经历官。时末帝在春宫领院事，遂见知遇。正大初，进同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工部尚书，遂为参知政事，其骤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颇减，俄以脑疽薨。

李左丞蹊字贯之，大兴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为左司郎中，迁吏部侍郎。为蒲察合住所陷，下狱当死，诏释之。后为大司农。正大初，拜参知政事，进左右丞，专掌财赋。北兵围南京，坐粮储不给，除名。久之，起为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复左丞，奉使军前送曹王。后从末帝东征，至睢阳，官奴之变见杀。

吾古孙参政仲端，字子正，女直进士也。为人谨厚，莅官以宽静称。兴定间，由礼部侍郎使北朝，从入西域，二年始归。为陈州防御使，迁御史中丞，为参知政事，人望甚隆。天兴东狩，罢为翰林学士承旨。知时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陈平生玩好，日与夫人宴饮为欢。癸巳正月下旬，忽闭户自缢，其夫人亦从死。明日，有崔立之变，若先知者。金国亡，大臣中全节义者一人。公使归时，备谈西北所见，属赵闲闲记之，赵以属屏山，屏山以属余。余为录其事，赵书以石，迄今传世间也。

完颜参政速兰，字伯阳，至宁元年女直进士魁也。莅官修谨得名，然苛细不严，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仕历清要，时望甚隆，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颇直言，有补益。旋罢出，为谏议大夫。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墓三年。后为参知政事，同纥石烈牙虎带守京兆，不相协，召还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宫，道遇害。与余先子善。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进士。仕历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兴东狩，拜参知政事，留守南京，龌龊不能有为，崔立之变见杀。

完颜右丞胡斜虎，字仲德，女直进士也。为人忠实，有时望。尝帅秦、巩。天兴改元，南京被围，仲德提孤军入援，转战数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门，遇末帝东狩，因从以行。驻睢阳，拜参知政事。从徙蔡州，进右丞，间关阴阻中，尽心不懈。蔡围既急，末帝内禅，崩。城陷，仲德帅兵三百，力战不支，赴蔡水死，军士皆从之。其得士心，虽古之田横无以加也。金国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颜平章合打，由护卫入官典郡。尝陷北朝，亡归南都，累擢平凉帅。为人勇敢忠实，一时人望甚隆。拜参知政事，代胥相鼎镇京兆，军民便之。北兵犯蓝关，将兵拒战有功，入朝，进平章政事，封芮国公。正大末，北兵由襄、汉大入，诏合打帅精兵拒之。已而失利，退保钧台，军败见杀。

完颜中郎将陈和尚，字良佐，兄斜烈，毕里海世袭猛安也。忠义勇敢著名。尝陷北朝，亡归，擢帅寿、泗，威望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尝愤郁无所施，发病死。良佐从其兄在军中，勇冠一时。尝坐擅杀人，将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为忠孝军总领，擢御侮中郎将。天兴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从完颜合打力战钧台，军败被擒，不屈死。良佐为人爱重士大夫，王渥仲泽在其兄幕府，良佐从之游，学仲泽书，极可观。且同讲经学，读书不辍，亦一时弟兄良将帅也。

移剌都尉买奴，字温甫，契丹世袭猛安也。读史书，慷慨有气义。喜交士大夫，视女直同列诸人奴隶也。尝为宣抚使，便宜邓、豫间，以事杖杀经历官，坐废。后为虎贲都尉，提兵赴关中，后由商南全军而回，病死。自号拙轩。赵闲闲为赋之，诸公皆有诗。正大初，先子令叶，余往省，会温甫，属余为《拙轩铭》，先子亦有诗。

移剌枢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袭猛安也。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帅彭城，雷希颜在幕，杨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门，一时士望甚重。为将镇静，守边不扰，军民便之。天兴东狩，知国亡，率邓州军民诣宋人纳款。宋以兵马辖处之，赐第，居襄阳。未几，病死。

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曰郭阿里，俗号郭三相公，其军号“黄鹤袖”。二人本非亲兄弟，以其壮勇，年齿先后为配。仲元为将，重厚沈毅有谋。守凤翔，北兵力攻，数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闻。后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卒。阿里最骁勇，人莫能敌。屡与北兵战，有功，一时为士

庶属目。后提兵关中，与宋人战，马倒被擒，不知存殁也。

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朮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尝送舍弟以诗，亦可喜。天兴初，提兵戍谯，军乱见杀。

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球，号“杖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三脆羹”。又有以忮忍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忽带号“卢鼓椎”，好用鼓椎击人也。其人本出亲军，颇勇悍，镇宿、泗数年，屡破宋兵。有威，好结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尝入朝诣都堂，诋毁宰执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张用章尝以司农少卿行户部，过宿见焉，牙虎带召饮，张辞以有寒疾。牙虎带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来，当筵令人拉张卧，遽爇艾于腹，张不能争，遂灸数十。又因会宴，诸将并妻皆在座，时共食猪肉馒头，有一将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带趣左右易之。须臾食讫，问曰：“尔食何肉？”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带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尔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呕，疾病数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寝，迟明将发，令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带因强发其箧笥，取缯帛悉以付妓，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去。故司农、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赇赂，州将夫人皆远迎，号“省差行首”，厚赠之，其暴横若此。及康锡伯禄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后北兵入境，移镇京兆，军败召还，道病死。在东方时，卢鼓椎之名满民间，儿啼亦可怖，大概如呼麻胡

云。

任履真子山，许州长葛人。读书喜杂学。深于医，又有乡行，邑人皆信之。贞祐初，召入太医院，旋告归。与闲闲、屏山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长葛簿，其修儒宫及太虚观，子山之力居多。为医，起人疾甚众。既卒，闲闲志其墓云。

张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从正。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历历在口。其法宗刘守真完素，药多用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称焉。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久居陈，游余先子门。后召入太医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有六门三法之目，将行于世，会子和、知几相继死，迄今其书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号胜静老人。倜傥有机术，与士大夫游，饮酒食肉豁如也。尝为朮虎高琪所重，在军中论兵。南渡，居陈之开元寺。与余先子善，尝著《弥陀偈》谈理性，先子为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羁也。颇喜字画、作诗。年六十余死。余谓古之文畅、秘演之流。

僧圆基，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虽为浮屠，喜与豪士游。负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志，盖隐于僧者也。尝住持南京静安寺，以不检，去。之岘山，历嵩阳，死。与德普相善。颇能诗，尝题移剌右丞画云："调燮之余总是闲，闲中游戏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犹在蟠溪把钓竿。"可见其有志也。又《咏柳叶》云："一气潜通造化中，人间无处不春风。莫嫌冷地开青眼，试看夭桃几日红。"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齿，人以其衣短，号"哨腿王"，或云名予可，字南云，河东人。幼尝为卒，不详。居郾、蔡间，以乞食为事。衣皮衣，露膝。长叹，好插花。额上系以铜片如月，人问之，皆有说。又时时自言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诞诡

莫可测。然善歌诗。有求之者，索韵立成。字亦怪异。在郾城，凡寺观楼阁及民家屋壁，书其诗殆遍，往往有奇丽语，如《天仙有梦梅》云：“鼎铸陶钧政格新，横斜疏影慰骚魂。婴香枕簟黄昏月，懋棣东风笑谷春。”又“经间璈几虚云锁，杯卷江山枕岛楼。却忆西岩旧宫殿，半横星斗下瀛洲”。又《题石潭》云：“石裂雯华浸月秋。”又“松阴滚碎阑干角”。其他多僻怪不可晓。问之，则曰出天上何书，书名亦不可晓。或云为鬼物所凭。麻知几独重之。李子迁赠诗云：“肮脏风仪古丈夫，鹤袍铁面戟髭须。人间春色向头剩，天上月明当额孤。石鼎夜联诗句健，布囊春醉酒钱粗。危楼试倚街头看，应见潜飞入玉壶。”状其人殆尽。正大初，余过郾，诸公为召至，索诗，求韵立书，辞亦不可晓。后因病，失一目明。遭乱北渡，病死。

卷七

兴定初，朮虎高琪为相，建议南京城方八十里，极大，难守。于内再筑子城，周方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议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则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筑，土脉甚坚，北兵攻之，旬余不能拔，而新筑子城竟无用也。嗟乎！愚人之虑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国也？然子城初起时，于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诗云："瑞云灵气锁城东，他日还应与北同。岁月迁移人事变，却来此地再兴功。"亦有数云。其字书类宋人，迄今犹在相国寺。

大梁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后天兴末，末帝东迁，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内族复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后，南京虽繁盛益增，然近年屡有妖怪。元光间，白日虎入郑门。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亦有狐及狼。又夜闻鬼哭辇路，每日暮，乌鹊蔽天，皆亡国之兆。迄今为丘墟瓦砾，伤哉！

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计，官尽毁之。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炮矣。迄今皆废区坏址荒芜，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盖其阁皆桫木壁饰，上下无土泥，虽欲毁之，不能。世岂复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友之号半截剑，冯内翰璧叔献号马刘子。后雷希颜为御史，至蔡州，缚奸豪，杖杀五百人，又号“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闻。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贱，南渡人有云：“头巾王、过道史、白酒庞”，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国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且出入宫掖无时度，号“自在夫人”。天兴改元，末帝东迁，崔立之变，凡富贵家皆搜括金银，成国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尤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在尚书省，恶堂食不适口，以其家膳供。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从末帝东征，方渡河督战，遽劝上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末帝不得已，下狱，饿死。

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

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铓、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任也。

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

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

贞祐间，朮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为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幸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

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兴定初，朝议县令最亲民，依常调数换多不得人，始诏内外七品以上官保举，仍升为正七品。资未及者，借注人。一时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阳、程震威卿令陈留，皆有治绩。或入为监察御史台部官，自是居官者争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赐。其后，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然士大夫为之者犹自力，此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此亦开讲学之渐也，然岁余亦罢。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南渡后，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入仕，亦得辟

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

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职，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广，不能周知民间苦乐、国势安危。故当忘私去智，取诸人以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贤否，皆当如家人美恶，一一辨其才，然后进退用舍合公望。办职业而为国者立法，使百官、宾客不得谒见于私第，何哉？其意止以防其请托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岂可使为宰相哉？既以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诚不宜犹尔防闲也。唐裴晋公一日拜相，遽请于私第见百官、宾客，可谓远谋。而宪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伟士成功名。使龊龊者为之，亦不敢请，而庸主亦不听也。余观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若夫百官士流，未尝接议论，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取用得人、闻见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誉以枉义也。余在南方时，见辟举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贫家讼，必直贫民；势家与百姓争，必直百姓；不问理何如也。又，或故旧同道之家有科征，必先督促不少贷，至加之刑罚。其意以为如此，示我无私，且贾细民称誉。嗟乎，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故旧同道之家，义当假借，不然止以无心处之可也。至首加讯责，不亦伤乎？大抵此曹志于升进故尔。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世岂有一为郡邑而遽无亲无旧者？尝记有一人为县

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责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纵得升迁何荣也？

国所以设官取士，士所以居官，先以养其口体妻子，然后得专意王事，虽不可取于民奢纵害公，亦不必钓名要誉太俭陋也。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车骑仪从、屋宇、服用鲜整，而遇事风生，吏民称快，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制，袒免亲、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由之以渐，得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故仕进者以此途为捷径。如不为省令史，即循资级，得五品甚迟，故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之语。浩初定制时，语人曰："省庭天下仪表，如用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屏山尝为余言之。然省令史仪礼冠带，抱书进趋，与掾史不殊，有过，辄决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气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及余先子，或召补不愿，或暂为遽告出，皆不能终其任也。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以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乎！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送之，且寄赵闲闲、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

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余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

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

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

卷八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一云“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初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然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

金朝以律、赋著名者，曰孟宗献友之、赵枢子克。其主文有藻鉴多得人者，曰张景仁御史、郑子聃侍读。故一时为之语曰：“主司非张、郑，秀才非赵、孟。”律、赋，至今学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进，初不识翁。因少年下第，发愤，辟一室，取翁赋，翦其八韵，类之帖壁间，坐卧讽咏深思，已而尽得其法，下笔造微妙。再试，魁于乡、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号“孟四元”，迄今学者以吾祖孟师也。孟虽仕，不甚贵。作诗词有可称，

自号虚静居士。颇恬淡，留意养生术。尝著《金丹赋》行于世，其诗词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国初，辟进士举，词赋状元也，故为一代词学宗。雅好成就后进，见其文，辄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四子：长西岩、次龙泉，同年擢第；二女，长姑及笄，将适人，一时贵显者争求之，翁皆不许。张御史景仁时在布衣，以所业诣翁，翁嘉之。俄翁为有司取士，张赋甚佳，为邻坐者剽之，尽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长姑嫁焉。家人辈皆愠，翁不恤也。后三年，翁复为有司，御试，张擢别试魁，骤历清华，以文章擅当世，位至翰林学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尝使宋，有风节，赫然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鉴也。后，翁墓表，张所作，具载其事云。次姑适襄阴王元节，亦名进士。能诗，博学，尝为密州节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谈翁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翛然。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公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听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后知大兴府，素察僧徒多游贵戚家作过，乃下令，午后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见一僧。有一长老犯禁，公械之。长老者素为贵戚所重，皇姑某国公主使人诣公请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辇肃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见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为人恬淡简静，颇留意养生。每食必以时，过午则不食也。临终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为吏之名，至今人云过宋包拯远甚。其子渐，为吏亦有能称，为中都警巡使。

孙左丞铎振之，章宗时名臣。为人正直敢言，有学问文采，一时相望甚切。俄诏下，同辈皆相执政，公再授户部尚书。公意不愜，因

于户部厅事壁间书唐人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有人奏之，坐贬鄜州防御使。再召入朝，未几，执政。南渡，为太子太师。后致仕，以寿终。

贞祐南征，获一统制官李伸之者，帅府经历官刘逵卿辈召而饭之，且诱以降。将宥焉，伸之献诗曰："一饭感恩无地报，此心许国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钟阜，一死鸿毛断不移。"竟就死。又云："拟把孤忠报主知，主知未报已身疲。明朝定作长淮鬼，马革应烦为裹尸。"又云："区区犹上和亲策，安得元戎一点头。"

先翰林尝谈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时，吴深州彦高视宇文为后进，宇文止呼为小吴。因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有"宗室家姬，陈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之语。次及彦高，作《人月圆》词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偶然相见，仙肌胜雪，云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翦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尝云："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夫乐章，则翦截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其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怀英、辛尚书弃疾，俱山东人，少同舍属。金国初遭乱，俱在兵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字宗主。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李穀、韩熙载亦相况也。后辛退闲，有词《鹧鸪天》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鞯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思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郊种树书。"盖纪其少时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庆七十，会乡里交旧，且求

作诗文，时先子以新罢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为作诗，以公颇负谤，且劝其退休也。公得诗大喜，趣召余，迎谓余曰：“解道青云自致不须阶邪？”又抚余背曰：“汝‘费’字如何下来？”盖余诗云：“青云自致不须阶，十稔从容位上台。负荷一堂森柱石，调和众口费盐梅。勤劳密迩三朝重，寿考康宁七秩开。家道益昌孙有息，彩衣扶杖好归来。”雷希颜为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语。后余将归淮阳，复献书劝其举一人自代，可得致政归。然公竟薨于位，不能从也。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须秋”。人号“张了却”。刘少宣尝题其诗集后云：“枫落吴江真好句，不须多示郑参军。”盖讥之也。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

赵闲闲尝言：“律诗最难工，须要工巧周圆。吾闻竹溪党公论，以为‘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极难。一篇中须要一联好句为主，后但以意收拾之，足为好诗矣。”又尝与余论诗曰：“《选》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几何？”又曰：“小诗贵风骚，今人往往止作硬语，非也。”

赵闲闲少尝寄黄华诗，黄华称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诗至今为人传诵，且赵以此诗初得名。诗云：“寄语雪溪王处士，年来多病复何如？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情知不得文章力，乞与黄华作隐

居。”

赵闲闲尝为余言，少初识尹无忌，问：“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无忌曰：“学苏、黄则卑猥也。”其诗一以李、杜为法，五言尤工。闲闲尝称其《游同乐园》诗云：“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邱沧海远，春色上林多。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可怜欢乐极，钲鼓散云和。”又有佳句：“行云春郭暗，归鸟暮天苍。野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甚似少陵。闲闲又称赵黄山诗云：“灯暗风翻幔，蛩吟叶拥墙。人如秋已老，愁与夜俱长。滴尽阶前雨，催成镜里霜。黄花依旧好，多病不能觞。”此诗信佳作也。又黄山尝与予黄山道中作诗，有云：“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间。”世号“赵蹇驴”。余先子翰林，尝谈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览之，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

赵闲闲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尝语余曰：“今日后进中作文者颇有三二人，至吟诗者绝少，字画亦无也。”以是知公所长。然议论经学，许王从之，散文许李之纯、雷希颜，诗颇许麻知几、元裕之，字画颇许麻知几、冯叔献也。又尝教余学书，先法张旭《石柱记》，每曰：“汝辈幸有天资，止不肯学古人一点一画写也。”

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故赵闲闲尝云：“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后雷希颜亦颇接引士流，赵云：“雷希颜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时才士皆趋向之。至于赵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贡举时，得李钦叔献能，后尝以文章荐麻知几九畴入仕，至今士论止归屏山也。

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

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刺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王翰林从之则曰：“文字无软者，惟其是也。”余尝以质诸先人，先人以赵论为是。

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若王，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亦不喜司马迁《史记》，云：“失支堕节多。”“韩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书’，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类，此何等语？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又多发古名篇中疵病：渊明《归去来辞》，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伯伦《酒德颂》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后“闻吾风声”，“吾”当作“其”。退之《盘谷序》，前云“友人”，后云“昌黎韩愈”，似不相识。永叔《苏子美墓志》“争为人所传”，既用“争”字，当曰“人争传之”，不然，曰“为人所传”，不须“争”字。子瞻《超然台记》“物有以蔽之矣”，“矣”字不安。此类甚多，不可胜纪。雷则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每作诗文，好与朋友相商订，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难也。

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雷翰林希颜为人作碑志，虽称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见之。尝曰："文章止是褒与贬。"初，作《屏山墓志》，数处有微言。刘光甫读之不能平，与宋飞卿交劝令削去。及刻石，犹存"浮湛于酒，其性厌怠，有不屑为"之言。余谓碑志本以章其人之善，虽不可溢美有愧辞，然当实录其善事，使传信后世。若疵短则不当书也，况非作史传，何必贬焉？且其子孙览之，岂得自安也？

赵闲闲作《南城访道图》，诸公皆有诗。尝有一齐希谦者题云："亿劫梦中夸识解，一生纸上作风波。到今不肯抽头去，毕竟南城有甚么？"人颇传之。

赵闲闲以文学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长。兴定初，朮虎高琪为相，恶士大夫，有罪辄以军储论加棰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赵公摄南京转运司，未几，果坐误粮草事，当杖。既奏，宣宗曰："学士岂当棰邪？"高琪曰："不然无以戒后。"遂杖四十，公大愤焉。其后，高琪诛，诏适公当笔，首曰："君臣分严，无将之罪莫大；夫妇义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恶。"人谓赵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赵闲闲长翰苑，同陈正叔、潘仲明、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尝赋《野菊》，赵有云："冈断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丛号蟋蟀，病叶挂蠨蛸。欲访陶彭泽，柴门何处敲？"诸公称其破的也。又分咏《古瓶蜡梅》，赵云："苕华吐碧龙文涩，烛泪痕疏雁字

横。”后云：“娇黄唤起昭阳梦，汉苑凄凉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从教官独冷，眼明犹喜迹双清。”语亦老也。后分《忆橙》、《射虎》，题甚多。最后《咏道学》，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为题所窘也。闲闲同馆阁诸公，九日登极目亭，俱有诗。赵云：“魏国河山残照在，梁王楼殿野花开。鸥从白水明边没，雁向青天尽处回。未必龙山如此会，座中三馆尽英才。”雷希颜云：“千古雄豪几人在？百年怀抱此时开。”李钦止云：“连朝倥偬簿书堆，辜负黄花酒一杯。”

凡作诗，和韵为难。古人赠答皆以不拘韵字。迨宋苏、黄，凡唱和，须用元韵，往返数回以出奇。余先子颇留意。故每与人唱和，韵益狭，语益工，人多称之。尝与雷希颜、元裕之论诗，元云：“和韵非古，要为勉强。”先子云：“如能以彼韵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尝在史院与屏山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斋诗》“舟”字韵，往返十余首。先子有云：“绣坼旧图翻短褐，朱书小字记归舟。”屏山大称其工用事也。后居淮阳，与刘少宣唱和“村”字韵，亦往返数十首。最后论诗，有云：“杨刘变体号西昆，窃笑登坛子美村。大抵俗儒无正眼，惟应后世有公言。光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迟嗟久矣，不才安敢擅专门。”又：“乐府虚传山抹云，诗名浪得柳连村。九原太白有生气，千古少陵无闲言。登泰山巅小天下，到昆仑口知河源。如君少进可入室，顾我今衰不及门。”少宣以为全不觉用他人韵也。

联句亦诗中难事。盖座中立书，不暇深思也。南京龙德宫赵闲闲、李屏山、王正之联句，王云：“棘猴未穷巧，穴蚁已失王。”人多称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长葛簿时，与屏山、张仲杰会饮，坐中有定磁酒瓯，因为联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瓯，颜色天下白。”诸公称之。屏山则曰：“轻浮妾玻璃，顽钝奴琥珀。”张则曰：“器质至坚脆，肤理还悦泽。”后居淮阳，冀京父来过，雪夜联句，先子有云：“帘疏见飞霙，窗静闻落屑。”又李钦叔来过，李子迁在座，会合

联句，先子首唱曰：“玉立两谪仙，鼎峙三敌国。”又云：“三强出奇兵，八战乃八克。一老怯大敌，三战即三北。”后自大梁归陈，与祁联句，先子首云：“红抛汴梁尘，绿吸淮阳酒。”后令叶县，中秋夜，与郝坊州仲纯、王飞伯辈联句，具载《蓬门集》中。

卷九

余先子翰林令叶时，同郝坊州仲纯赋《昆阳怀古》诗，诸公多继作。先子有云：“营屯滍水横陈处，计堕刘郎小怯中。天上雷风扫妖气，人间虎豹畏真龙。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盖世雄。”郝云：“战骨至今埋滍水，暮云何处是舂陵？”李长源云：“颍川南下郁坡陁，遐想当年战垒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谁为竖子试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觉消沈尽，试向舂陵望郁葱。”王飞伯云：“落日一川英气在，西风万叶战声来。”后云：“谁倚城楼吊兴废，一声长笛暮云开。”史学优、李钦叔、白文举皆有诗，余亦作一古诗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题者，如山谷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赠谁。又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亦无全篇。余先子尝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来如望霓。”又“半生窃禄鱼贪饵，四海无家鸟择栖”。又“未解作诗如见画，常忧读赋错呼霓”。

梦中作诗，或得句，多清迈出尘。余先祖龙山君尝梦得句云：“山路崭有壁，松风清无尘。”先子梦中诗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梦中亦作诗云：“玄猿哭处江天暮，白雁来时泽国秋。”如鬼语也。

先翰林罢御史，闲居淮阳，种五竹堂后自娱，作诗云：“拨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气凌云。真成阙里二三子，大胜樊川十万军。影浸凉蟾窗上见，声敲寒雨枕边闻。林间故事传西晋，不数山王咏五君。”以寄赵闲闲。会闲闲亦于闲闲堂后种竹甚多，一日，礼部诏余

曰："昨夕欲和丈种竹诗，牵于韵，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诗云："君家种竹五七个，我亦近栽三四竿。两地平分风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叶犹卷，客枕梦魂声已寒。见此又思君子面，何时相对倚阑干？"先子复和其韵云："我家陈郡子梁园，不约同栽竹数竿。清入梦魂千里共，笑开诗眼几回看。幽姿淡不追时好，苦节相期保岁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闲容倚阑干。"又李澥公渡因游圉城，会云中一僧，曰德超，谈及乡里名家刘、雷事，公渡留诗云："邂逅云中老阿师，里人许我话刘雷。略谈近日诸孙事，颇觉衰怀一笑开。众道髯参宜帅幕，谓希颜。人怜短簿去霜台。谓先子。圉城香火西庵地，尝记秋高雨后来。"后先子过圉见之，和其韵云："上林春晚数归期，轭辘车声疾转雷。翠幄护田桑叶密，绿云夹路麦花开。偶因假馆留萧寺，试问游方指厄台。陈郡。白首衲僧同里闲，亦知吾祖有云来。"余以示闲闲。闲闲亦和其韵，寄先子云："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我与雷。千里老怀何日写？一生笑口几回开？心知契阔留陈土，时复登临上吹台。目极天低雁回处，西风忽送好诗来。"先子复和云："两地相望云与泥，敢期胶漆嗣陈雷。遥怜晓镜霜须满，但对故人青眼开。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过问燕台。上林花柳惊春晚，蓬勃西风卷土来。"

正大初，先君由叶令召入翰林，诸公皆集余家，时春旱有雨，诸公喜而共赋诗，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为韵。赵闲闲得"发"字，其诗云："君家南山有衣钵，丛桂馨香老蟾窟。从来青紫半门生，今日儿孙床满笏。迩来云卿复秀出，论事观书眼如月。岂惟传家秉赐彪，亦复生儿勔剧勃。往时曾乘御史骢，未害霜蹄聊一蹶。双凫古邑试牛刀，百里政声传马卒。今年视草直金銮，云章妙手看挥发。老夫当避一头地，有惭老骥追霜鹘。座中三馆尽豪英，健笔纵横建安骨。已知良会得四并，更许深杯辞百罚。我虽不饮愿助勇，政要青灯照华发。但令风雨破天悭，未厌归途洗靴袜。"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诗云："春寒桑未稠，岁旱麦将槁。此时得一雨，奚翅万金宝。吾宾适在席，喜气溢襟抱。酒行不计觞，花底玉山倒。从来悭

混嘲，盖为俗子道。北海得开尊，天气岂常好？况当生发辰，沾足恨不早。东风又吹檐滴干，主人不悭天自悭。”是日，诸公极欢，皆沾醉而归。后月余，先君以疾不起，赵以“天悭”为诗谶云。

元裕之、李长源同乡里，各有诗名。由其不相下，颇不相咸。李好愤怒，元尝云：“长源有愤击经。”元好滑稽，李辄以诗讥骂，元亦无如之何。元尝权国史院编修官，时末帝召故驸马都尉仆散阿海女子入宫，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赋《金谷怨》乐府诗，李见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时士人传以为笑谈。元诗云：“娃儿十八娇可怜，亭亭袅袅春风前。天上仙人玉为骨，人间画工画不出。小小油壁车，轧轧出东华。绣带盘绫结，云裙蹋雁沙。娇云一片不成雨，被风吹去落谁家？岂无年少恩泽侯，锦鞯貂帽亦风流。不然典取鹣鹣裘，四壁相如堪白头。金谷楼台杳无主，燕子不飞花著雨。只知环珮作离声，谁解琵琶得私语？有情蜂雄蛱蝶雌，无情鸡欺翡翠儿。劝君满饮金曲卮，明日无花空折枝。”李诗云：“石家园林洛水滨，粉垣碧瓦迷天津。楼台参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娇青春。是时天下甲兵息，江南已传归命臣。永平以来太康治，四海一家无穷人。洛阳城中厌酺醵，司隶夜过不敢嗔。王门戚里争豪侈，车马如水争红尘。烧金斫玉延上客，季伦岂输赵王伦？两家炎炎贵相轧，笙竽嘈嘈妓成列。珊瑚红树鞭击碎，步障青丝马踏裂。因缘睚眦贵人怒，诏下黄门促收捕。邮夫防吏急喧驱，河南牒系御史府。钟鸣漏尽行不休，生存华屋归山丘。绿珠香魂涴尘土，侍儿忍居楼上头。君王慈明宥率土，妾身窜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儿妇，狗走鸡飞岂敢恶？”元和其诗，先子称工。

麻征君知几在南州，见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行人扇图》诗云：“幸自山东无税赋，何须雨里太仓黄？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人来也着忙。”虽一时戏语，也有味。知几若见今日事，又作何语邪？又《戏题太公钓鱼图》云：“向使文王不猎贤，一竿潦倒渭河边。当时若早随时世，直吃羊羔八十年。”亦中时

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寿命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纳鱼。"虽俚语，可以想见时世也。

王翰林从之尝论黄鲁直诗穿凿、太好异，云："'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若道汉家二百年自严陵钓竿上来且道得，然关风甚事？"又云："《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此两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余尝以语雷丈希颜，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后以语先子，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赋之弊不可言。大定间，诸公所作气质浑厚，学问深博，犹可观。其后，张承旨行简知贡举，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时士子趋学，模题画影，至不成语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谕，文风浸衰。故士林相传，但君题小赋，必曰"国欲图治，君当灼知"。隔句贴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见一举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闻一老师令席生作《汉高祖斩白蛇赋》，席生小赋破题云：'蛇不难斩，君当灼知。'师改曰：'不然，不若国欲图治，君当斩蛇。'又令作《鸿雁来宾赋》曰：'秋既云至，雁当灼知'。"此可以轩渠也。

许州有苏嗣之者，云东坡后裔，盖子由久居颍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颇蠢骇，富于财，以资入官，交结权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为笑。以其肥硕也，呼为"苏胖"。余尝与雷希颜谈及之，雷曰："颇闻夜僵水牛之说乎？"余对"不知也"。雷曰："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今苏胖生，一夕郑村水牛尽死也。"此可大笑。

赵翰林周臣为学士，杨之美为礼部尚书，二公相得甚欢。盖杨虽视赵进稍后，且齿少，赵以其学问、政事过人，雅重之，而杨事赵亦谨。正大初，朝廷以夏国为北兵所废，将立新主，以赵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册之。既行，馆阁诸公以为赵公此行必厚获，盖赵素清贫也。至界上，朝议罢其事，飞驿卒遣追回。当驿卒之行

也，杨公在礼部，召至，授以一卷书，封印甚谨，谕以直至学士面前开拆。卒既至赵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礼部实封。赵公疑讶，不知为何事。启之，乃杨公诗一首也。其诗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节煌煌使夏台。马上逢人唾珠玉，笔头到处洒琼瑰。三封书贷扬州命，半夜碑轰荐福雷。自古书生多薄命，满头风雪却回来。"赵公抚掌大笑。后朝野喧传，以为笑谈。

张特立文举，东明人。少擢第，有能声。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居杞之圉城，躬耕田野，以经学自乐。正大初，侯左丞挚荐诸朝，为洛阳令，称治，召拜监察御史，奉法无所私。因劾省掾高桢辈受请托、饮娼家，坐不实得罪。盖初劾时，尝以草示应奉王鹗伯翼，共议之。王乃其门生也。事既行，高桢辈讼之。当时同席并有省掾王宾德卿，张以其进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并治文举、德卿。文举左迁邳州军事判官，杖五十，宾亦勒停。士论皆惜文举之去，宾因作诗有云："王鹗既曾经手改，高桢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张文举，收拾闲云返故山。"时人传以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执政，在中书十余年，无正言直谏闻于外，清论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为人主见知。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烛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识之，问曰：'卿为谁？'其人曰：'我欧阳修也。''尔为谁？'公曰：'吾丞相也，卿不识邪？'其人曰：'修不识丞相，丞相亦不识修。'"朝野相传以为笑。又为三司使时，主行钞法。及出支军粮，颇靳惜，且折支他物，军民号"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其声犹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欤？一有失众心，其讥诮如此，可畏也夫！

王翰林从之貌严重若不可亲，然喜于狎笑，酒间风味不浅。崔翰林伯善性俭啬，家居止蔬食为常。故院中为之语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从之无花不饮。崔伯善有肉不餐，却图个甚？王从之无花不饮，谁惯了你来？"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没；王从之无花

不饮，不饮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时，与雷希颜、张伯玉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饮啖，因相戏言：“之纯爱酒如蝇，希颜见肉如鹰，伯玉好色如僧。”遂相与大笑。

李长源虽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钦叔尝云：“长源上颇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间全不晓人事也。”或者传为本谓王飞伯。正大中，长源遇余淮阳，因谈及飞伯，余举钦叔言，长源大笑曰：“此政谓我也。”

李屏山视赵闲闲为丈人行，盖屏山父与赵公同年进士也。然赵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见赵致礼，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间未尝假借；或因醉嫚骂，虽愠亦无如之何。其往刺宁夏，尝以诗送，有云：“百钱一匹绢，留作寒儒裩。”讥其多为人写字也。又云：“一婢丑如鬼，老脚不作温。”讥其侍妾也。又《送王从之南归》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独难。惜花不惜金，爱睡不爱官。”亦一时戏之也。

赵闲闲本好书，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为苦。尝于礼部厅壁上榜云：“当职系三品官，为人书扇面失体，请诸人知。”既致仕，于宅门首书曰：“老汉不写字。”然燕居无客未尝不钞书，相识辈强请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虽恳求竟不得也。雷希颜得其书最多，凡有求，未尝拒。盖公颇惮雷，且雷善求其书。时或邀公食后，出古人墨迹使观之，又出佳研、精纸、名墨在前；或饮以一二杯，待公有书兴，引纸落笔，俄顷数幅。雷旁观辄称叹，凡一点一画，必曰：“此颜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书不倦。又雷与屏山皆不工书，赵公尝笑之曰：“希颜堂堂如此，而写如此字。”一日，在礼部，适公为王从之书，末云：“某月日为从之天下士书，髯雷在侧，笑其不工也。”阖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数幅，甚珍之，以示赵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减唐人，然迄宋百余年不经诸名士发扬。”此一反雷希颜而趣售之。其鉴

裁如此。然其书不减李屏山，此一反。后数日，公婿张履求书，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为张倩书，雷希颜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刘京叔不可，乃止。”因相与大笑。又王武叔出馆补外，未赴，甚贫，会五月麦熟，将出京求济于交友辈，持素纨扇数十，诣公求书，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检，既出公门，大叫呼公，公闻而遽召，为书之。然每一扇头但书古诗一联，有曰“黄花入麦稀”者，有曰“麦天晨气润”者，有曰“麦陇风来饼饵香”者，盖嘲王求麦也。然王竟以其书多所获。又一日，公在礼部，白枢判文举诸人邀公饮丹阳观。公将往，先谓诸人曰：“吾今往，但不写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儿。”文举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儿行也。”公笑，又为书之。

附录：赵秉文　和拟韦苏州

按，闲闲以书名世，其真迹流传绝少。予藏有草书诗稿一卷，附录以永其传。

金源闲闲老人真迹

和拟韦苏州

西涧

西荒行径草丛生，树隔前溪一犊鸣。步寻幽涧疑无路。忽有人家略杓横。

和烟寺钟

近壑敛暝色，远山犹夕晖。声从烟际起，复向烟中微。随风散林野，渡头人未归。

和西塞山龙门

双阙耸岩峣，神斧忽中断。一水从中来，千龛道傍满。

和山耕叟

步逐麋鹿迹，讵知朝市情。负薪南涧曲，榛棘雨中行。呼儿问牛饱，又向山田耕。

和上方僧

石润云生衲，崖倾月照禅。晒衣横竹锡，洗钵落岩泉。但见山花发，幽居不记年。

拟咏夜

明从暗中去，暗从明际来。流光不相待，暗尽玉炉灰。

拟咏声

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

和寄全椒道士

新移白阁峰，远访中条客。结茅授经台，共坐云间石。松龛读《易》朝，月窗谈道夕。从此到终身，区中了无迹。

和游溪

青溪雾气散，水涵天影空。白云翻著底，移舟明镜中。鸟近前滩日，花移别岸风。遥知夜来雨，山色翠如葱。

和秋斋独宿

冷晕侵残烛，雨声在深竹。惊鸟时一鸣，寒枝不成宿。

和听嘉陵江水声代深师答

惊湍泻石崖，百步无人迹。爱此静中喧，聊布安禅席。水无激石意，云何转雷声？仁者自生听，达士了不惊。心空境自寂，澹然两无情。

和演师西斋

不见竹间僧，但闻花外磬。敲槛出鱼游，巢檐知鸟性。云蒸坐禅石，露湿行道径。夜寂一灯残，山月来破暝。

和游开元精舍

松轩风扫净，终日闭门居。犬卧青苔地，鸟衔红柿初。瓶残夜禅起，经润雨翻余。自是少人迹，非关往来疏。

和答山中道士

行转青溪又别峰，马蹄终日认樵踪。翠微深处无人住，寺在深山何处钟。

西楼

十去龙沙雁，年年九不归。烟尘犹未息，莫近塞云飞。

拟漠漠帆来重

薄暮潇潇雨，何人独倚栏。濛濛山气重，澹澹水纹寒。草际光犹泫，松梢滴未干。灯前未归客，无梦到长安。

拟何时风雨夜

幽居少人事，有客来不速。炉内火正红，尊中酒新绿。高斋始闻雁，隔窗时动竹。何当风雪夜，抱被还同宿。

拟绿阴生昼寂

了无车马迹，终日掩禅关。不下溪头路，坐看檐际山。好鸟破午寂，幽花澹春闲。簪组方为累，来游不知还。

拟兵卫森画戟

冠带事朝谒，清坐弹鸣琴。以彼尘外趣，远我遗世心。岸帻送归鸟，隐几见遥岑。聊得静者乐，岂必居山林。

右《拟和韦诗》几廿首，数年前致政时作，今岁过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

也。

正之郎中送此幅，褙者用矾糊，不能书，书不成字，重违雅意，勉强作此。正大八年七夕后一日　秉文

闲闲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为暮年书，故能备钟、张诸体，于屋漏雨、锥画沙之外，别有一种风气，令人爱之而不厌也。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能拟韦苏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真识者乃能赏之耳。后廿二年三月五日门生元好问敬览。

李屏山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也。"又曰"西方之书"，又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秕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兴定间，再入翰林，时赵闲闲为翰长，余先子为御史，李钦止、钦叔、刘光甫俱在朝，每相见，辄谈儒佛异同，相与折难。久之，屏山因以禅语解"《中庸》那著无多事，只怕诸儒认识神"。先子和之，亦书其后云："谈玄政自伯阳孙，佞佛真成次律身。毕竟诸儒扳不去，可怜饶舌费精神。"盖屏山尝言："吾祖老子，岂敢不学老、庄？吾生前一僧，岂敢不学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览之，大笑，且曰："'扳'字如何下来？"先子曰："《公羊》：'诸大夫扳隐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虾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语。及其属疾，盖酒后伤寒，至六七日发黄，遍身如金，迄卒，色不变，医所谓酒疸者。交游因戏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为丈六金身矣。"而张介夫祭文直云："公必乘云气、骑日月，为汗漫之游，不然，则西方之金仙矣。"

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滕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尝与

王从之言："公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处之？"王丈曰："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耳。"又深戒杀生，中年断荤腥。尝谓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与人何异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断荤腥。临终，闭目逝。少顷，复开目曰：'我见数人担肉数担过去，盖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戏曰："死则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尝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赵抃阅道。"盖阅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识公，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后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欢。尝谓同僚曰："吾将老而得此公入馆，当代吾。"又曰："某官业当为本朝第一。"未几，先子殁。公哭甚哀，又为文以祭，为诗以挽，又取诸朝士所作挽词亲书为一轴寄余。余请表诸墓。至于《新修叶县学》诗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笔也。余兴定末因试南京，初识公。已而，先子罢御史，归淮阳，余独留，日从公游，论诗讲道，为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学佛，议小不可，且屡诱余，余亦不能从也。尝谓余曰："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为小人；贺知章好道教，不害为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为小人。亦不可专以学二家者为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学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论。已而，余亦归淮阳，公又与余书曰："慎不可轻毁佛老二教，堕大地狱则无及矣。闻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圣人之作为耳。"余答书曰："若二教，岂可轻毁之？自非当韩、欧之世，岂可横取谤议哉？自非有韩、欧之智，岂可漫浪为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则以诚，处事则以义。若所谓地狱则不知也。"然公终于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从公游学佛，公甚爱之。尝于慧林院谒长老，公亲教企隆持香炉三棹脚作礼，因语梁户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坏了人家子弟邪？"士林传以为笑。公既致仕，苦人求书，大书榜于门。有一僧将求公作化疏，以钉钉其手于公门。公闻，遽出礼之，为作疏且为书也。

卷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见后进中异常者，必摩抚之。雷公希颜本其门下士，后见其锋铦气势，恐其害己，甚惮之。尝为檄以疏其过恶，已而焚之。李公钦止、刘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为李有钩钜，刘谈论锋出，皆惮之。尝谓余曰："若钦止之目，希颜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与先子言以为笑。

正大间，雷希颜、李钦叔俱在翰林，王鹗伯翼以新进状元，亦入院为应奉，然其趋向各不同，故当时馆中有云："凡在院诸公，有侯门戚里者，有秦楼谢馆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门戚里者谓雷交权要也，秦楼谢馆者谓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谓王为其乡人通请托也。

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及宣宗南渡，贞祐初，诏免府试，而赵闲闲为省试，有司得李钦叔赋，大爱之。盖其文虽格律稍疏，然词藻庄严绝俗，因擢为第一人，擢麻知几为策论魁。于是举子辈哗然，诉于台省，投状陈告赵公坏了文格，又作诗讥之。台官许道真奏其事，将覆考，久之方息。俄钦叔中宏词科，遂入翰林，众始厌服。正大中，钦叔复为省试，有司得史学优赋，大爱之，亦擢为第一，于是举子辈复大噪。盖史之赋比李尤疏，第以学问词气见其为大手笔。又赋中多用禽兽对属，众言"何考官取此赋为魁？盖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号学优为百兽家。"俄学优对廷策中之，议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习

陋久矣，一旦见其有轩昂峭异者，其怪骇宜哉。夫科举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约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遗逸之嗟，而赵、李二公不徇众好，独所取得人，彼议者纷纷何足校也。

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及高岩夫为三司副使，倡行钞法。初甚贵重，过于钱，以其便于持行也。尔后兵兴，官出甚众，民间始轻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钞一十贯不抵钱十文用者，富商大贾多因钞法困穷，俗谓坐化。官知其然，为更造，号曰宝券。新券初出，人亦贵之，已而复如交钞。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国亡而钱不复出矣。予在淮阳时，尝闻宋人喜收旧钱，商贾往往以舟载，下江淮贸易，于是钱多入宋矣。嗟夫！钱为至宝，自古流行，今日弃置与瓦砾等，而以诸帛相诳欺，无怪乎天下之远……原本空白二行。

兴定末，予在南京，会屏山至钧台，日游，每从之，多问以金朝旧事，屏山备为予谈之。其谈田瑴侍郎党事云，熙宗时，韩丞相企先辅政，好奖进人材。田瑴辈风采，诚一时人士魁，名士皆显达焉。凡宴谈会集间，诸公皆以分别流品、升沉人物为事。时蔡丞相松年、曹尚书望之、许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瑴辈不许曰："松年失节，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时太师辽王名宗弼。以皇叔当国，三人者游其门，甚言瑴等专进退人材自利，将不利朝廷。辽王信之，将有以发怒，会韩丞相病革，辽王候焉。适瑴在内闻之，趋避门后。丞相属王以后事，曰："田瑴可代吾。"辽王忿然曰："是子当诛，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瑴闻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瑴等失势，三人者促辽王起党事奏闻。熙宗曰："党人何为？"辽王曰："党人相结欲反耳。"上曰："若尔，当尽诛之。"于是收瑴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搒掠万状，瑴、具瞻皆死狱中，而松年、望之、霖皆进用矣。其后，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马，见瑴召辨，左右但闻松年云："某当便

行。”望之在吏部听事亦见毂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创颈断卒，天之报施亦显哉，大抵类田蚡、灌夫事也。当毂用事时，士之希进者无不附之，独吾高祖南山翁不预。及其遘祸，天下士多不免，独吾祖得全，世以拟郭林宗。张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当时以声势为能吏巧相附会者，未尝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后，皆坐朋党沦胥以败，公独不与，识者莫不多之。”盖实录也。

屏山又谈赵闲闲初上言诸公坐诗讥讽得罪事云：章宗诚好文，奖用士大夫。晚年为人谗间，颇厌怒。如刘左司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皆坐谤议朝政谪外官。其后，路侍御铎、周户部昂、王修撰庭筠复以赵闲闲事谪绌。每曰：“措大辈止好议论人。”故泰和三年御试，上自出题曰“日合天统”，以困诸进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积渐之所致也。初，赵秉文由外官为王庭筠所荐入翰林，既受职，遽上言云：“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宫，使内侍问：“当今君子、小人为谁？”秉文对：“君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政胥持国也。”上复使诘问：“汝何以知此二人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对，但言：“臣新自外来，闻朝廷士大夫议论如此。”时上厌守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东京。向持国谄谀，骤为执政，闻之大怒，因穷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讥讽文字，复无所得，独省掾周昂《送路铎外补》诗有云：“龙移鳝鳝舞，日落鸱枭啸。未须发三叹，但可付一笑。”颇涉讥讽。奏闻，上怒曰：“此政谓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惧，罪在不可测。参知政事孙公铎从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拟为龙、为日者，如孔明卧龙、荀氏八龙，赵衰冬日、赵盾夏日，宜无他。”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举秉文，昂坐讥讽，各杖七十，左贬外官。秉文狂愚，为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补。”初，秉文与昂不相识，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谢焉，大为昂母所诟，秉文但曰：“此前生冤业也。”故人为之语有“不攀栏槛只攀人”之句。其后，赵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时事终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宁夏，屏山以诗送之，有云：“明昌党事起，实夫子为根。黄华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

早调元。株逮及见黜，公独拥朱𫄨。”盖讦其旧事也。

余尝闻故老论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贤者曰完颜守贞。相章宗，屡正言，有重望。自号冷岩，接援士流，一时名士如路侍御铎、周户部德卿诸公皆倚以为重。后竟以直罢相，出留守东京。德卿赋《冷岩行》颂其德。

胥参政持国由经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为执政，一时权势赫然，而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用，时号“胥门十哲”。泰和南征，宋人传檄有云：“经童作相，监女为妃。”皆指以罪章宗。“监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没入官为奴婢，属监户。李氏少给事太后，章宗见而悦之。及即位，大被宠，嬖专房，拜为元妃，势敌正后。其兄喜儿，少尝为盗，夤缘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权势熏天，士大夫好进者往往趋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与妃家结为亲。独李怀州晏。辞不肯。后章宗崩，无子，元妃等与宰相撒速定策立卫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专其功，媒孽李氏罪恶，以为尝为厌胜事，卫王下诏赐元妃死，且废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师儿。其母王坐诛，兄喜儿、弟帖哥皆窜北边，李氏一族灰灭矣。当其盛时，不减唐开元杨贵妃家，然止于奢纵，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丽，性慧颖，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书，后见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义，妇人女子变化有此哉。

张仲淹复亨少为进士，同郭黼、周询、卢元中宏词科，为文有体，且长于吏事，大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卒，时年方四十余。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进，清论鄙之。士大夫趋向不可不慎也。

纥石烈执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时为护卫，得幸于章宗。为人凶悍鸷横，为举朝所恶。且莅官不法，台谏屡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辈无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参政铸时

为御史中丞，对曰：“圣世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无以应。然屡斥屡召，恩宠不衰。卫王即位，北方兵起，命执中为帅，大败于古北口，北兵由此犯燕都。卫王疏其罪，除名为民。未几，复起为四门都提控，仍令参议省事。执中既得兵柄，遂有废立心。时驸马都尉南平，卫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兴府。执中一旦勒兵，言南平谋反，杀之于街，即诣宫，斩关以入，车载卫王还第，自号监国元帅，坐都堂，百官无敢言者。时完颜元奴以参政将兵数万备北边，执中惧其见讨，使其家人好召之。元奴迟疑久，竟赴阙，执中执而诛之，遂缢卫王死。时丰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为宣宗。士论谓元奴不入都，执中必不敢弑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征也，庸人无断至误国家如此。宣宗以执中为太师、尚书令、泽王，进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朮虎高琪者，时为西南路招讨使，将兵，执中命出都与北兵战。高琪败归，见执中，执中将诛之，已而释之，复命提兵以出。又败，高琪惧诛，号令军士，将顺众心诛执中，众皆诺。夕入执中第，被甲胄露刃以前，执中方濯足，见大骇，走入卧内，高琪军士追杀之，持其首赴宫门请罪。宣宗大惧，遽传诏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为相，复跋扈擅权，南渡政事自己出，宣宗甚惮之。然其为人颇廉，月俸计家所费外，悉纳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敌己者，杀平章政事抹捻尽忠、杀东平帅移剌都，其力也。兴定初，坐杀其夫人，为家人讼言宰执，将奏之，法当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马归。宣宗即命亲兵擒下狱，以大不敬论杀之。

卫王初即位，改元大安，历四年，改元崇庆，历二年，又改元至宁，人谓“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变。

南京未破时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从来，持一布囊贮枣，持以散市人无穷，所在儿童从之。又有一僧，手拾街中破瓦子，复用石击碎，所在亦儿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后国亡，方知散枣者使之早散，击瓦者国家瓦解矣。

宣宗兴定六年夏，慧星出西方，长丈余，朝廷下诏改元元光，据

汉武帝故事以厌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谁应耶？

赵翰林可献之少时赴举，及御帘试《王业艰难赋》，程文毕，于席屋上戏书小词云："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时海陵庶人亲御文明殿，望见之，使左右趣录以来，有旨谕考官："此人中否当奏之。"已而中选，不然亦有异恩矣。后仕世宗朝，为翰林修撰。因夜览《太宗神射碑》，反覆数四。明日，会世宗亲飨庙，立碑下，召学士院官读之，适有可在，音吐鸿畅如宿习然，世宗异之。数日，迁待制。及册章宗为皇太孙，适可当笔，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欤？而世嫡皇孙，所谓无以易者。"人皆称之。后章宗即位，偶问向者册文谁为之？左右以可对，即擢直学士。嗟乎，献之三以文字遇知人主，异哉！献之少轻俊，文章健捷，尤工乐章，有《玉峰闲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丽。高丽故事，上国使来，馆中有侍妓，献之作《望海潮》以赠，为世所传。其词云："云垂余发，霞拖广袂，人间自有飞琼。三馆俊游，百衔高选，翩翩老阮才名。银汉会双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盈。醉玉添春，梦魂同夜惜卿卿。　　离觞草草同倾。记灵犀旧曲，晓枕余酲。海外九州，邮亭一别，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数峰青。怅断云残雨，不见高城。二月辽阳芳草，千里路旁情。"归而下世，人以为"此生未卜他生"之谶云。先是蔡丞相伯坚亦尝奉使高丽，为馆妓赋《石州慢》云："云海蓬莱，风雾鬓鬓，不假梳掠。仙衣卷尽霓裳，方见宫腰纤弱。心期得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与无情相搏。　　离索。晓来一枕余香，酒病赖花医却。潋滟金尊，收拾新愁重酌。半帆云影，载得无际关山，《中州乐府》云："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丝丝，满江千楼阁。"二词至今人不能优劣。予谓萧闲之浑厚，玉峰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衣卷尽霓裳，方见宫腰纤弱"与赵之"惜卿卿"皆不免为人疵议之矣。

王副枢晦子明，自布衣时慷慨以侠闻，其友人出游久，妻与一僧私，既归，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复为远出计。治装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见之，趋启轩以逃，晦伏轩外，以铁简迎击，僧脑出而毙。明日，晦诣有司等自陈其事，有司义而释之。其后守顺州，竟以节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宏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晖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又苏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雷西仲父子浑源人，李屏山宏州人，高丞相汝砺应州人，其余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户部德卿尝论时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尝为省都事，有能声。泰和南征，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为文条畅有法。余尝至栾城，县署中有一遗爱碑，正甫笔也，余文不多见。在南京时，李屏山尝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传。"以是知士大夫贵有良子弟也。

赵闲闲于前辈中，文则推党世杰怀英、蔡正甫珪，诗则最称赵文孺沨、尹无忌拓。尝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李屏山于前辈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尝曰："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或谓赵不假借子端，盖与王争名，而李推黄华，盖将以轧赵也。屏山南渡后文字，多杂禅语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镂板者甚众。余先子尝云："之纯晚年文字半为葛藤，古来苏、黄诸公亦语禅，岂至如此？可以为戒。"又多为浮屠作碑记传赞，往往诋訾吾徒，诸僧翕然归向，因集以板之，号《屏山翰墨佛事》，传至京师，士大夫览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尝谓曰："此书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诸僧所镂，何预我耶？"后屏山殁，将板其全集，闲闲为涂

剔其伤教数语，然板竟不能起，今为诸僧刻于木，使传后世，惜哉。

屏山之殁，雷希颜志其墓，赵闲闲表焉。余先子之殁，亦雷志其墓，赵闲闲表焉。皆刻于石矣。迨雷、赵之殁，既葬而后，元裕之志之，其外表迄今皆阙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时，尝梦游山寺，见佛衣纹隐隐如金字，然细视之，乃七言诗也。觉而记其四句云："喜逢汉代龙兴日，高谢商山豹隐秋。蟾宫好养青青桂，须占鳌头稳上游。"已而，金朝初开进士举，中魁甲。继以二子西岩、龙泉同擢第，又继以孙洺州君，又继以孙中奉君、朝列君、曾孙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在南京时，中奉君尝求书"八桂堂"于赵闲闲，闲闲曰："君家岂止八桂而已耶？"为书"丛桂蟾窟"四字云。

屏山之殁，诸公祭文、挽诗数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子殁，诸公祭文、挽诗才数首。后赵闲闲殁，惟余及宋飞卿、杨焕然作祭文、挽诗也。

卷十一

录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一作“十二月”。余居淮阳，北兵由襄、汉东下，时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趋往省焉。既至京师，边声益急，闻北兵阻荆江，与平章政事完颜合打等谋纵北兵东渡，将以劲骑蹴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战，合打兵不能遏，遂帅八都尉退保钧州。北兵袭之，不进。时朝廷忧惧不知所为，然天下劲兵皆为二帅所统，倚以决存亡。又命参知政事徒单兀典、殿前都点检完颜重喜提兵扼潼关。九年正月，下诏求言，于东华门接受陈言文字，日令一侍从官居门待，言者虽多，亦未闻有施行者。盖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诸朝贵如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户部尚书完颜奴申等披详可，然后进，多为诸人革拨，百无一达者。余时亦愤然上书，且求见口陈。会翰林修撰李大节直于门，余付之，且与论时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枢，看此一战如何？”余无可奈何矣。时正月十七日也。翌日，报闻十六日钧台与北兵酣战，会天大雪没膝，我师皆冻不能支，转战良久，北兵后自孟津南渡，与南来诸兵会，我师遂大败，移剌蒲瓦被擒，完颜合打窜于地穴中，为所发见杀。都尉苗英、高英、樊泽，郎将完颜陈和尚诸骁将皆死。京师大震，下诏罪己，改元开兴。为守御京城计，四面置帅府，置行户、工部。和速甲蒲速辇帅北面，李新帅东面，范正之帅南面，完颜习你阿不帅西面。蒲察君平、张俊民、张师鲁、石抹世勣分领户、工部事。时平章政事兼枢密使完颜白撒、枢

密院副使赤盏合喜用事，二人奸佞无远略，士庶皆恶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识者知其误国矣。俄闻陷钧州，又陷许州，许帅十伦死之。二月，陷陈州，陈帅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诸邑，所至残毁。末帝在宫中，时聚后妃涕泣。尝自缢，为宫人救免。又将坠楼，亦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吏部侍郎刘仲周等诣北兵告和，不从。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议封皇兄荆王守纯子肃国公某为曹王，命尚书右丞李蹊等奉以为质子于军前，擢应奉翰林文字张本为翰林侍讲学士从以北。北兵留曹王营中，李蹊等回，具言彼虽受之，待北投，京师将不免攻。明日，北兵树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时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颜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盏合喜主之。东北隅稍缓，丞相完颜塞不主之。独东南隅未尝攻。时人情汹惧，皆以为旦夕不支。末帝亲出宫，巡四面劳军，故士皆死战。帝出，从数骑，不张盖，纵路人观。余时在道左，欲诣陈便宜，忽见一士捧章以进，帝令左右受之，谕曰："入宫看读，当候之。"余谓此时当马上览奏行事，今云"入宫"，又虚文也，遂趋去。已而其事竟无闻。北兵攻城益急，炮飞如雨，用人浑脱，或半磨，或半碓，莫能当。城中大炮号"震天雷"应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数人灰死。军士又自城根暗门突出，杀伤甚众。总领蒲察官奴、高显、刘奕皆以力战有功，众庶推之，皆擢为帅，使分守四面相接应。时自朝士外，城中人皆为兵，号"防城丁壮"。下令：有一男子家居处死。太学诸生亦选为兵。诸生诉于官，请另作一军，号"太学丁壮"。已而，朝议以书生辈尪羸不任役，将发为炮夫，诸生刘百熙、杨焕等数十人伺上出，诣马前请自效。上慰谕，令分付四面户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炮夫之苦。平章白撒怒诸生之自见上也，趋召赴部，以缓期，杖户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诸生监送军士饮食，视医药，书炮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受官赏，皆不免奔走矢石间。又夜举灯球为令，使军士自暗门出劫战，令诸生执役，灯灭者死。诸生甚苦之。俄以灯球未具，杖刑部郎中石抹世勣，以前户部侍郎李渔代之。白撒本无守御才，但以严刻立威誉。夏四月八日始辍攻，下诏改元天兴。传闻北有朝命，令勿击。众谓攻三日不解，城将隳。已而，城上人望

见北兵焚炮车，众皆以相贺。俄闻北兵不退，四面驻兵逻之，由是知祸未艾也。士庶往往纵酒肉歌呼，无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庆等来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末帝托疾卧御榻上，见庆等掉臂上殿，不为礼。致来旨毕，仍有不逊言，近侍皆切齿。既归馆，饷劳。是夕，飞虎军数辈，愤庆等无礼，且以为和好终不能成，不若杀之快众心。夜中，持兵入馆，大噪，杀庆等。馆伴使奥屯按出虎及画二人亦死。迟明，宰执趋赴馆视之。军士露刃，诣马前请罪。宰执遑遽慰劳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赏。京师细民皆欢呼踊跃，以为太平。识者知其祸不可解矣。八月，恒山公武仙提兵自邓赴京师，上命副枢合喜出兵援之。至密县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与北兵转战于郑州之西南，会徒单兀典亦提兵东来相遇，战久之，由合喜兵不相接，皆败。仙引余兵南归，兀典亦西走。合喜还京师，士庶罪其误国，上不得已，废为民。时京师被围数月，仓廪空虚。尚书右丞李蹊坐粮不给下狱，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户部侍郎张师鲁为户部，主粮储事。时民间皆言官将搜百姓粮，人情汹汹，甚以为忧。冬十月，果下令自亲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人三斗，余入官，隐匿者处死。命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总帅知开封府徒单百家主之，其余朝廷侍从官分领其事。凡主者所往，剑戟从焉，户阅人诘不少缓，用铁锥监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士庶不爨以待。或搜获隐匿者，械于街，虽皇兄、后妃家皆不免。军士突入，妃主惊逃，驱絷奴仆，使之指陈所匿，京师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总领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杀无辜数人，凶黠辈因之为奸利，由是百姓离心。识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议以食尽无策，末帝亲出东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颜斡出、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李蹊、枢密院判官白华、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左右司郎中完颜进德、张衮、总帅徒单百家、蒲察官奴、高显、刘奕皆从。上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大恸，誓以不破敌不归。仪卫萧然，见者悲怆。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以余兵守南京。上既出，遇巩州帅完颜胡斜虎提兵转战来赴援，因从以东。初，上疑东面帅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罢为兵部侍郎。将出，密谕二守臣羁絷之。已而上出，二人

者以事召新诣省。新疑其见擒，纵马突城门欲出，门者止之。新弃马逾城，二人者遽命将追及，堕湟水中，斩其首。时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颙望东征之捷。俄闻北渡，前锋方交战，有功，取蒲城。进取卫州，白撒等望见北兵，遽劝上登舟船南渡，从官多攀从不及，死于兵。而骁将徒单百家、高显、高奕辈初不知上去，已而军士皆散没。上以余兵狼狈入归德，杜门，京民大恐，以为将不救矣。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百姓食尽，无以自生。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鞯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无复向来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众谓不久当大溃。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单四喜等入南京取太后、皇后、诸妃嫔赴归德。既出城，惧与北兵遇，复仓皇归宫。于后。四喜独携其族以去，末帝斩之。时外围不解，上下如在陷阱中，且相继殍死，议者以为上既去国，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且望不绝完颜氏之祀，是亦《春秋》“纪侯大去其国，纪季以酅入于齐”之义，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当以死守。”众愤二人无他策，思有一豪杰出而为之救士民。余夕见左司郎中杨居仁白其事，杨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执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为也。”廿有一日，忽闻执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计事，诣都堂。余同麻革潜众中以听。二执政立都堂檐外，杨居仁诸首领官从焉。省掾元好问宣执政所下令告谕，且问诸父老便宜。完颜奴申拱立无语，独完颜习你阿勃反覆申谕：“以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且继以泣涕。诸禺叟或陈说细微，不足采。余语麻革，将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记密陈。子归草之，吾当共上也。”余以是退，将明日同革献书。其夕，颇闻民间称有一西南崔都尉、药招抚者将起事，众皆曰：“事急矣，安得无人？”予既归，夜草书，备论其事。迟明，怀以诣省庭，且邀

革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是旦，大阴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闾。忽闻军马声，市人奔走相传曰：“达靼入城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归。路闻非北兵，盖西南兵变，已围尚书省矣。时崔立为西面都尉、权元帅，同其党韩铎等举兵。药安国者，北方人，素骁勇，为先锋以进，横刀入尚书省，崔立继之。二执政见而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安国先杀习你阿不，次杀奴申，又杀左司郎中纳合德晖，击右司郎中杨居仁、聂天骥，创甚。省掾皆四走，窜匿民家。崔立既杀二人，提兵尚书省，号令众庶曰：“吾为二执政闭门误众，将饿死。今杀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诸军士：“取民一钱处死。”阖郡称快，以为有生路也。食时，忽阴雨开霁，日光烂然。立提兵入宫见太后，具陈其事。太后惶怖听命，拜立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立以太后令，释卫邸之囚，召卫王故太子梁王某监国，遂取卫族皆入宫。即遣使持二执政首诣军前纳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谕言，皆曰：“谢丞相得生。”立又自诣军前投谒归附，命归，令在京士庶皆割发为北朝民。初，立举事止三百人，杀二执政。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人谓李新若在，决与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变三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提点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孙纳申缢于台中，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初，立以副元帅药安国首事难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监军王守玉妻，旦坐都堂，以安国犯令，叱左右斩以徇。于是朝士震悚，无令不从。梁王虽监国，在宫中虚名而已。立以其弟某为平章政事，张颂为殿前都点检，韩铎为副元帅、知开封府，左司都事孛朮鲁济之为御史中丞，皆其党也。又以吏部侍郎刘仲周、谏议大夫张正伦参议省事，盖立取仲周女为妻，正伦有人望也。又以前卫尉奥屯阿虎带为尚书右丞，前殿前都点检温迪罕二十为参知政事。仲周、正伦皆进参知政事，省令史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又以刁壁为兵部尚书、元帅左监军。初，立起，与壁谋。及其期，壁不往。立颇怒之甚，故不得执政。一时人望与士大夫退闲者，皆以次迁擢台阁中，其除拜无虚日。俄，立自为太师、尚书令、郑王。闻钧、汝间有众据西山不从命，立遣韩铎帅兵讨之。

铎中箭死，以折彦颜知开封府。立又封诸内藏库，将以奉北兵，亦往往取归其第。又搜选民间寡妇、处女，亦将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众。又括刷在京金银，命百官分坊陌穷治之，贵人、富家俱被害。陈国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财；平章白撒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旧以取积闻，其妻子皆被搒掠、拷讯死。立又自诣军前求免剽掠，又求纵百姓出城挑菜充饥，于是人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一作“西京”。陈冈上有野麦甚丰，立请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宫，俄遣诣青城，皆为北兵所杀，如荆王、梁王辈皆预焉，独太后、皇后、诸妃嫔宫人北徙。百姓初闻皇族当北往，有窜其间者，亦被诛军前。又取壬辰诸宰执家属，治罪杀唐庆事。故相侯挚亦见杀。四月二十日，使者发三教医匠人等出城，北兵纵入，大掠。立时在城外营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宝玉辇以出。立归，大恸，亦不敢谁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医匠人等，在青城侧亦被剽夺无遗。俄复遣三教人入城，许百姓与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余金帛易北来米麦食之，然多为北兵劫取，莫敢语。余时同诸生复入居八仙馆中。五月二十有二日，会使者召三教人从以北。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因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

卷十二

录崔立碑事

崔立既变，以南京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谓左司员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时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数日，忽一省卒诣予家，赍尚书礼房小帖子云："首领官召赴礼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预事，不知何谓，即往至省。门外遇麻信之，予因语之。信之曰："昨日见左司郎中张信之言，郑王碑事欲属我辈作，岂其然邪？"即同入省礼房。省掾曹益甫引见首领官张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郑王以一身救百万生灵，其功德诚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为立碑纪其事，众议属之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予即辞曰："祁辈布衣无职，此非所当为。况有翰林诸公如王丈从之及裕之辈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众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为之何辞？君等无让。"予即曰："吾当见王丈论之。"裕之曰："王论亦如此矣。"予即趋出，至学士院，见王丈，时修撰张子忠、应奉张元美亦在焉。予因语其事，且曰："此实诸公职，某辈何与焉？"王曰："此事议久矣。盖以院中人为之，若尚书檄学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为之，乃众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属子，子为之亦不伤于义也。"余于是阴悟诸公自以仕金显达，欲避其名以嫁诸布衣。又念平生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扬子云《剧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逊让而别。

连延数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辞，即略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后，一省卒来召云：“诸宰执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骑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学士诸公会饮，余亦阴揣其然。既入，即引诣左参政幕中，见参政刘公谦甫举杯属吾二人曰：“大王碑事，众议烦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与信之俱逊让曰：“不敢。”已而，谦甫出，见王丈在焉，相与酬酢。酒数行，日将入矣，余二人告归。裕之曰：“省门已锁。今夕既饮，当留宿省中。”余辈无如之何。已而烛至，饮余，裕之倡曰：“作郑王碑文，今夕可毕手也。”余曰：“有诸公在，诸公为之。”王丈谓余曰：“此事郑王已知众人请太学中名士作，子如坚拒，使王知诸生辈不肯作，是不许其以城降也，则衔之刻骨，缙绅俱受祸矣。是子以一人累众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触其锋，祸及亲族，何以为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职辞。久之，且曰：“予既为草定，不当诸公意，请改命他人。”诸公不许，促迫甚。予知其事无可奈何，则曰：“吾素不知馆阁体，今夕诸公共议之，如诸公避其名，但书某名在诸公后。”于是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载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复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评，王丈为定数字。其铭词则王丈、欲之、信之及存予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然其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时夜几四鼓，裕之趣曹益甫书之，裕之即于烛前焚其稿。迟明，予辈趋去。后数日，立坐朝堂，诸宰执首领官共献其文以为寿，遂召余、信之等俱诣立第受官。余辈深惧见立。俄而，诸首领官赍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辈曰：“特赐进士出身。”因为余辈贺。后闻求巨石不得，省门左旧有宋徽宗时《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书人张君庸者求书。刻方毕，北兵入城纵剽，余辈狼狈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诸公本畏立祸，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卖布衣之士。余辈不幸有虚名，一旦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则发诸公嫁名之机，诸公必怒，怒而达崔立，祸不可测，则吾二亲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且轻杀吾身以忧吾亲为大不孝矣，况身未禄仕，权义之轻重，亲

莫重焉，故余姑隐忍保身，为二亲计。且其文皆众笔，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辞也？今天下士议往往知裕之所为，且有曹通甫诗、杨叔能词在，亦不待余辩也。因书其首尾之详，以志少年之过。空山静思，可以一笑。

附录：元好问　外家别业上梁文

穷干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劳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属风霜匽薄之余，而有里社浮湛之渐。兹焉卜筑，今也落成。遗山道人，蟫蠹书痴，鸡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于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迁，东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长围。穷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谋则佥同，议当孰抗？爰自上书宰相，所谓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至于喋血京师，亦常保百族于群盗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实闻存赵之谋；枯木死灰，无复哭秦之泪。初，一军构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文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佞岂愿为？就磨甘露御书之碑，细刻锦溪书叟之笔。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赵王禅文，何预陆机之手迹？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众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证龟而作鳖，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圣之可凭。复齿平民，仅延残喘。泽畔而湘累已老，楼中而楚望奚穷？怀先人之敝庐，可怜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岂谓事有幸成，计尤私便？东诸侯助竹木之养，王录事寄草堂之赀。占松声之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东墙西壁，无补拆之劳；上雨旁风，有闭藏之固。已与编户细民而杂处，敢用失侯故将而自名？因之挫锐以解纷，且以安常而处顺。老盆浊酒，便当接田父之欢；春韭晚菘，愧夺园夫之利。彼扶摇直上，击水三千；韦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庙堂，佐天子，盖有命焉。使乡里称善人，斯亦足矣。云云。

郝经《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以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樽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原责金源，吠尧极口无靦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辩亡

或问："金国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疆土虽削，士马尚强，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说。"余曰：观金之始取天下，虽出于边方，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当其取辽时，诚与后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由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诛废置，政令如前朝，虽家法边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太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卫王苛吝，不知人君体，不足言。已而强敌生边，贼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疗理。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关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幸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

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尝记泰和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略以为“此政当有为日”，而当路以为迂阔，笑之。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后，复有以“机会宜急有备”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为心。以至宗庙丘墟，家国废绝，此古人所谓何世无奇材而遗之草泽者也。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珮、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升，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暗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

长于此者必短于彼，优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穷处不能活妻

子、免饥寒，及其得志，则兼济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钓鱼，伊尹躬耕莘野，彼岂不能妄营财利，使生理优游邪？耻不为也。若夫韩淮阴，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为将，料敌制胜无遗策，卒能佐汉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乐。岂昔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长，志有所不为也。因是以思吾侪，今日遭大变，遁于穷山荒野中，日惟糊口之不给，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渔樵、亲耕稼以自给，如古之人。彼穷居，妻子有愠言，乡人贱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国家养育人材当如养木，彼楩楠豫章之材，封殖之、护持之，任其长成，一旦可以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啮之、斧斤伐之，则将憔悴惨淡无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云之势邪？士大夫亦然。国家以爵禄导之、以语言使之，精神横出，材气得伸，锐于有为，然后得为我用。傥绳以文法，索过求瑕，为之则有议，言之则有罪，将括囊袖手，相招为自全计矣，国家何赖焉？余先君尝为言，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呜呼，自非坚刚不拔之志，超世绝伦之人，其遇忧患，遭废绌而不变易者，鲜矣哉。

传曰："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余尝疑之。试以严冬在大厦中独立，凄淡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共笑，则殊暖燠，盖人气胜也。因是以思，谓人胜天亦有此理。岂特是哉？深冬执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楼，以冰环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热，大抵有势力者能不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势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乐：有志气之乐，有形体之乐，有性命之乐。夫事业、功名、权势、爵位，乐志气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乐形体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乐性命也。虽然，事业、功名、权势、爵位，得时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富厚者之所备也；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虽不得时、不富厚而于我皆具，

盖穷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时有志气之乐，又不富厚有形体之乐，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为养，其所享无一毫过于人，舍性命其何乐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为公卿宰辅，以事业功名显于后代者；有虽居下位，不得柄用，犹能以节义自著者；又有浮湛闾里，应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洁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讽有闻者；又有研精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字画、绘画以名世者；又有纵酒放歌，废弃礼法，以乐其形体者；又有抑情去欲，炼身服气，以觊飞升者。要之各从所好，且有定数在，亦安能一其迹邪？今吾幼而苦学，及于齿壮，学虽初成，而未有所遇。今穷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将为事业、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当言，且临事变可以立节义。愿服炼，以懒惰不能；放纵，以拘窒不喜。诸技艺皆非所专心。平生以经籍文翰自娱。顾后日穷达犹未可知，然则独守吾残编断稿者，犹未为痴计也。

予生壮年，其所历多矣：尝陪诸举子进取矣，亦尝偕诸朋友讲学矣，又尝视诸农夫耕获矣，又尝同诸少年嬉游矣，又尝诣诸王公贵人干谒矣。自非上为卿相，行经济之谋；下为仆吏，执奔走之役。其于世故无所不涉。今而遭值乱离，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扰扰胶胶，于身无初少异，所谓如梦觉、如醉醒，而不见纤毫形迹。以此观之，百年之内亦可以默觉矣。而独区区虑衣食之不充，惧志意之不得，而不能乐天知命，坎止流行，与万物同始终，亦其学之不至也。哀哉！

三国时，士尚权诈，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陈寔、徐稚；魏晋间，士尚虚玄，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徐邈、卞壼。兹数人者，或以道德显，或以节行闻，或以智量称，或以风义著。行身立志卓尔不群，皆豪杰之士也。

予尝观《道藏》书，见其炼石服气以求长生登仙，又书符咒水役

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条而斋醮祈禳，则云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禽兽无异。且有千佛万圣，异世殊劫，而以持诵、布施则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见，荣辱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异者往往为所诱，不亦悖哉！

举世之人日奔走经营，惟以衣食为事。士君子则安闲乐道，不以衣食为忧。举世之人所畏者，饥寒、患难、死亡。士君子则于饥寒、患难、死亡无所畏，使道义充于中。虽明日饥而死，无歉于天地。使行不义而动非礼，虽贵于王公，富积千金，而内以愧于心，外以怍于人。然则士君子之所为所守，诚举世之人所背而驰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议其拙也宜哉。

卷十三

吾在南方时，从父母仕宦，家资颇温；而吾则专心于学，生事不一问。食未尝不肉也，寝未尝不帷也，出游未尝无车马也，役使未尝无僮仆也，然不知温饱安逸之味也。今遭丧乱，归故山，四壁萧然，日惟生事之见迫。食或旬日无醯醢，及一得之，则觉其甘。寝或终夜无衾裯，及一得之，则觉其暖。出或徒行无驴，及一得之，则觉其便。居或汲爨无人，及一得之，则觉其泰。乃知夫温饱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得犹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时富贵权势之人，生长纨绮中，或不遭患难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穑之艰难，流于奢淫以蠹国病民，抑又不知世间温饱安逸之正味为不少，可胜叹哉！吾故以自尝试者述之，可为得志者戒。

窃尝考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风淳质、修谨不必言。三代以后，世衰道丧，士大夫惟知功利为上，故争尚权谋。战国间游说从横之流，已而变为刑名掊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书坑儒，毒流四海。汉兴，其风稍更变，多厚重长者，然其权谋法律者犹相杂。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元、成以来，经术之弊皆尚虚文，而无事业可观，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贡禹、孔光之流重以谄谀，故权臣肆志，国随以绝。东汉之初，人主惩权臣之祸，以法令督责群臣，群臣惟知守职奉法无过失。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

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已而诸豪割据，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周瑜之徒，争以智能自效。晋初，天下既一，士无所事，惟以谈论相高，故争尚玄虚。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后。希高名而无实用，以至误天下国家。南渡之后，非有王导、谢安辈稍务事业功名，其颓靡亦不可救矣。宋、齐、梁、陈，惟以文华相尚、门第相夸，亦不足观，故国祚亦不能久。唐兴，士大夫复以事业功名为上，贞观诸人有两汉风，其权谋、经术、文章、名节者错出间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国势亦至三百载。及其乱也，死节者相望。五代之间亦无可取。宋初，士大夫复驰骋智谋。厥后混一，其风大变，经术、文章不减汉、唐，名节之士继踵而出。大抵崇尚学问，以道义为先，故维持国家亦二百载。虽遭丧夺，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乱，则士大夫多尚权谋、智术，以功业为先；天下治，则士大夫多尚经术、文章、学问，以名节为上。国家存亡长短随之，亦其势然也。

予平生有二乐：曰良友，曰异书。每遇之则欣然忘寝食。盖良友则从吾讲学，见吾过失，且笑谈游宴以忘忧。异书则资吾见闻，助吾辞藻，属文著论以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时浮云，过目竟何所得哉？

肥浓甘脆，世所共珍，使饱而遇之，则食如泥土；藜藿葵荠，世所共贱，使饥而遇之，则食如饴糖。乃知贫穷之士自乐，富贵之人亦有苦。是则我辈区区以空乏为忧，亦悖矣。

国之不可治，犹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犹能正其身。使家之齐而身之修，虽隐居不仕犹可谓得志。故吾尝曰：“虽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独不可太平乎？是诚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亦一痴。”故世之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亦有假而不归者，必援此。予尝鄙之。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己之闻见？果如是，量亦狭矣。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

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亦一痴也。”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飞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为然。

“六经”中莫难穷者《易》，莫难断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学《春秋》，以其壮而立志也。四十而学《易》，以长而多练事也。

余祖沂水君尝训子孙曰：“士之立身如素丝然，慎不可使点污，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矣。”屏山称之，以为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备载云。

老子之书，孔子尝见之矣，而未尝论其是非。孟子亦尝见之矣，而未尝言。若庄子与孟子同时，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尝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杨、墨、仪、秦。庄子所论者，孔、颜、曾、史。至于扬子始论老、庄得失，韩子则盛排之，何哉？夫老、庄之书，孔、孟不言，其偶然邪？其有深意邪？扬子排之，其得圣人微意邪？其与圣人异见邪？文中子一世纯儒，其著述动作全法圣人，虽未能造其域，亦可谓贤而有志者。遗书在世，韩子亦不容不见之，而未尝比数于荀子之列，其意以为无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翱则比诸世所传《太公家教》，以为无辞而粗有理，亦轻之矣。司马君实则论其失而取其长，为作补传。而程伊川则以为其议论尽高，有荀、扬道不到处。诸公皆名世大儒，而异同如此，皆学者所当深究也。

司马君实作《文中子补传》，怪《隋书》不为文中子立传。而其子弟云凝为御史，尝弹侯君集，君集与长孙无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陈叔达、魏征，畏无忌，故不为立传。君子曰："叔达固畏无忌，征岂以畏无忌故掩其师名邪？"以是为疑。余尝思，使征辈诚文中子门人，其不为立传亦自有深意。将非以既拟其师以圣人，欲列于传，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书》无他世家，且恐时人议，故皆不纪。以为其师之名不待史而传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读《书》至《汤誓》、《汤诰》及《泰誓》、《牧誓》，观汤武伐桀纣之际，谕众诲师无不以天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大抵以桀、纣为恶逆天，天绝之。我则诛恶救民，为顺天，且若阴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圣人之心则天心也，天之心则圣人心也。天之所绝，圣人则绝之；天之所与，圣人则与之；初无一毫异，有以见圣人以天自处也。非徒以天自处，其理诚一也。故当是时为圣人者，权其轻重，计其公私，而不暇顾其君臣之分。彼桀、纣所行诚顺天邪，吾则事之。诚逆天邪，吾则去之。其事其去，皆与天合。既去彼而求其为天下主者，舍己其谁哉？故践位而代之不辞，而天下翕然亦无异议。要之，所行者天也。又岂有歉然于心邪？其曰"惟有惭德，予恐来世以为口实"者，惧后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为例耳，亦惧浅学之士求其名而遗其实者耳。岂真有"惭德"邪？然则后之君子犹以臣伐君为疑者，陋矣。彼汤、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见矣。或者曰："然则莽、操之取汉，司马氏之取魏，若以天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汉、魏之

政，如桀、纣乎？莽、操、司马氏之法，如汤、武乎？有汤、武之圣，遇桀、纣之恶，然后可以言受天命，否则，徒为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时。吾尝考之，如循环相乘除也。周衰，诸侯不礼士。至战国，则魏文侯、燕昭王辈拥篲筑台，师事焉。继以始皇坑儒之祸。汉末，藩侯不礼士，而光武则安车蒲轮征聘焉。继有桓、灵党锢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为将相，有势位，后有白马之灾。宋兴，内外上下皆儒者显荣，至宣、政极矣，至于金国，士气遂不振。而今日困顿摧颓亦何足怪？但我辈适当此运者为不幸耳。虽然，穷、达一也，又何叹也。

贤人君子得志，可以养天下，如不得志，天下当共养之。

分人以财，有时而尽；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将迎交接之际，礼貌、语言过则为谄、为曲；不及，则为亢、为疏，所以贵乎得中也。如或失中，与其谄也宁亢，与其曲也宁疏。

张平章万公父弥学座右铭有云：“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此至言也。

为善而遇灾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为恶而遇灾屯困窘者，分也，非命也。为善而得富贵亨达者，分也，非命也。为恶而得富贵亨达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识者为能辨之。

夫欲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时任命，著书立言，发前人所未见，成后世之大名，惟忘富贵利达外物可也。

宁使敬而疏，毋使狎而亲。人敬而疏，不失为端士；人狎而亲，恐流而为小人。独不见冰雪与脂韦乎？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苟不为世味所诱，何名之不成，何节之不立哉？士大夫多为富贵坏了名

节。吾尝为柳子厚、元微之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贫贱，便做出好公事来；不然，终不能有所立。

富贵爵禄，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节而徇之。惟君子视之为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与世人同，安得为君子？

求合于圣贤，必不合于世俗。必欲与世俗合，则于圣贤之道远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贵与道义兼，宁有是理？是则忖己之所趋向嗜好，又何愠乎贫贱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济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卫，缊袍无里；荣公七十，带索无依。近世陈无己妻子常寄妇翁家，诚不肯非义而取也。

马援书诫兄子，使之效龙伯高，无效杜季良，所为则善矣。虽然，杜季良仇人讼书引援诫为证，竟免官，而梁松、窦固因之被难，梁松由是恨援，死后构陷，至妻子不敢归葬。若是，则初时戒子侄好议论人长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祸也，悲夫。

保养乎身，勿以寿夭委之天；勤俭乎家，勿以有无付之命；强勉乎政，勿以否泰归之时；忠爱乎君，勿以昏明托诸上。此所谓先尽人事后言天道，先尽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计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宁失之缓，勿失之急；宁失之不及，无失之过。急者，古人以为病。前辈有云："优柔和缓。"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后错了？曷尝令君缓不及事？"宜深思之。

附录：游龙山记　麻革

余生中条王官五老之下，长侍先人，西观太华，迤逦东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

几、乌权、白马诸峰固已厌登，饱经穷极幽深矣。革代以来，自雁门逾代岭之北，风壤陡异，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无粹容。尝切慨叹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岭，地脉遽断，绝不相属如是邪？越既，留滞居延，吾友浑源刘京叔尝以诗来，盛称其乡泉石林麓之胜。浑源实居代北，余始而疑之。虽然，吾友著书立言蕲信于天下后世者，必非夸言之也，独恨未尝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试武川，归道浑水，修谒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萧然，见余于前轩。语未周浃，骤及是邦诸山，若南山，若柏山，业已游矣。惟龙山为绝胜，姑缺，兹以须诸文士同之。子幸来，殊可喜。乃选日为具，拉诸宾友骑自治城西南行十余里抵山下。山无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数里，草木渐秀润。山竦出，崭然露芒角，水声锵然鸣两峰间，心始异之。又盘山行十许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环而卫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酝郁。风自木杪起，纷披震荡，山与木若相顾而坠者，使人神骇目眩。又行数里，得泉之泓澄淳瀹者焉，洑出石罅，激而为迅流者焉。阴木荫其颠，幽草缭其趾。宾欲休，咸曰："莫此地为宜。"即下马，披草踞石列坐。诸生瀹觞以进，酒数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识。"因命余。余乃援笔，书凡游者名氏及游之岁月而去。又行十许里，大抵一峰一盘，一溪一曲，山势益奇峭，树木益多，杉、桧、栝、柏，而无他凡木也。溪花种种，金间玉错，芬香入鼻，幽远可爱。木萝松鬣，罥人衣袖。又萦纡行数里，得冈之高遽，陟而上，马力殆不能胜。行茂林下，又五里，两岭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云寺。有僧数辈来迎，延入，馆于寺之东轩。林峦树石，栉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过午，谒主僧英公，相与步西岭，过文殊岩。岩前长杉数本挺立，有磴悬焉。下瞰无底之壑，危峰怪石，巉巇巧斗，试一临之，毛骨森竖。南望五台诸峰，若相联络无间断。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隐约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夤缘入西方丈，观故侯同知运使雷君诗石及京叔诸人留题。回，一作"遍"。乃径北岭，登萱草坡，盖龙山绝顶也。岭势峻绝，无路可跻。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条扪萝，疲极乃得登。四望群木，皆翠杉苍桧，凌云千尺，与山无穷，此龙山胜概之大全也。降，乃复坐文殊岩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轻烟浮云，与暝色会。少焉月出，寒阴微明，散布石上。松声翛然，自万壑来。客皆悚视寂听，觉境愈清、思愈远。已而相与言曰："世其有乐乎此者与？"酒醺，谈辩蜂起，各主其家山为胜。如郭主太华，刘主兹，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难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诗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归卧东轩。明旦复来，各有诗识于石。迨午，饭主僧丈室。已乃循岭而东。径甚微，木甚茂密，仅可通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势渐颇隘，树木渐稀阔，顾非龙山比。寺西峰曰望景台，险甚。主僧导客以登，历嵚崟，坐盘石。其傍诸峰罗列，或偃或立，或将仆坠，或属而合，或离而分，贾奇献异不一状。北望川口最宽肆，金城原野，分画条列，历历可数。桑乾一水，纡绕如玦，观览旷达，此玉泉胜处也。从此归，路崄不可骑，皆步而下。重溪峻岭，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兹游之富与夫昔所经见而不能寐，若太华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严，乌权、白马之端重，兹山固无之。至于奥密渊邃，树林荟蔚繁阜，不一览而得，则兹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遗于

彼，用于所见而不用于所未见，此通患也。今中书令湛然公纪西域事称金山之秀，李子微贻友书论和林之胜有过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间、六合之内，复有几龙山也。因观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浅狭，且游之亟，无以尽发山水之秘。异时当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处辄留。更以笔札自随，随得随记，庶几兹山之仿佛云。己亥岁七夕后三日，王官麻革为之记。同游者。

续录

按：刘祁《神川遁士集》二十二卷，已失传。偶得遗文一篇，录附于后。

书证类本草后

余读沈明远《寓简》，称范文正公微时，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尝不三复其言，而大其有济世志。又读苏眉山《题东皋子传后》云："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得酒，吾为之酣适。岂专以自为也？'"亦未尝不三复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宏也！盖士之生世，惟当以济人利物为事。达，则有达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执朝庭大政，进贤退邪，兴利除害，以泽天下"是也；穷，则有穷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居闾里间，传道授学，急难救疾，化一乡一邑"是也。要为有补于世、有益于民者，庶几乎兼善之义。顾岂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弃斯民哉！若夫医者，为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曰："子之所慎，斋、战、疾。"康子馈药，子曰："丘未达，不敢尝。"余尝论之，是术也，在吾道中虽名为方伎，非圣人贤者所专精，然舍而不学，则于仁义忠孝有所缺。盖许世子止不先尝药，《春秋》书以弑君，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惧其忽于亲之疾也。况乎此身受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自幼及老，将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时行道，使万物皆得其所，措六合于太和中，以毕其为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以疗之，伏枕呻吟，付之庸医手，而生死一听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农、黄帝、雷公、岐伯以来，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于医。若汉之淳于意、张仲景，晋之葛洪、殷浩，齐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陆贽斥忠州纂集方书，而苏、沈二公良方至今传世。是则吾侪以从政、讲学余隙而于此乎搜研，亦不为无用

也。余自幼多病，数与医者语，故于医家书颇尝涉猎。在淮阳时，尝手节《本草》一帙，辨药性大纲。以为是书通天地间玉石、草木、禽兽、虫鱼万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饮食、服饵、禁忌，尤不可不察，亦穷理之一事也。后居大梁，得闲闲赵公家《素问》善本，其上有公标注，夤缘一读，深有所得。丧乱以来，旧学芜废，二书亦失去。尝谓他日安居，讲学、论著外，当留意摄生。今岁游平水，会郡人张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来，言其家重刊《证类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宗奭衍义，完焉新书，求为序引，因为书其后。　己酉中秋日　云中刘祁云

游西山记

余髫龀间，尝闻先大人言："龙山之胜甲乡山。"时幼，未能往。其后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为歉。甲午岁还浑水。明年秋八月，释菜于先圣。越明日，拉友人河阳乔松茂寿卿、云中刘偕德升，暨弟郁同游。初出西城，日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视之，秋色如画。稍东，山之腋，见厓间一抹碧，尤佳。村民曰："此麻汇也。"予与二三子杖而诣，步渐高，并路旁水声铿锵数股。涉水，行乱石间。里余，忽见青松绿杨荟蔚中，凿厓而屋。既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轩，望平原诸峰横立，南顾永安山，卷嵩独雄尊。斜日秋烟，滉荡百里。迫暮，留诗而回。夜宿李谷。迟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艰，两崖夹峙峭峻，其石皆跨谷萦路，诡怪若坐卧起立。且时闻水声，盘折而上，足栗目荒。前二三里，忽见一峰，突兀孤高，树色青黄红紫间错，晓日映之锦鲜。东，诸小峰侧列相附。又东，一岭独岚翠无日气，真惆怅间，诸人喜快咏诗，步益健。又前数百步，峰转境又佳，遂各坐大石，且在青桧影中。石有苔华涵渍，绣文缕缕可爱。因相与俯视川野，倚树浩歌。又前数十步，忽闻有声如风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视之，乃流泉一派，自山下入绝壑，穿林络石，雪练飞逐，伫听久。前至烈风厓，厓险特。盖两峰最高，苍藤赭蔓蒙窊，下有泉源。诸人相谓曰："此境绝不可不志。"即手泉研石各题诗。又前数步，路益险，见西厓间复有泉出，流大石上。树影交羃，声锵锵，微风吹散，珠琲四落。余曰："此石名琴泉。"又赋诗。又前几二三里，树木丛阴中，殿阁屹然四五所，盖玉泉寺也。路侧皆暗泉行草间，沥沥如人语言。或者披草掀石，决其源方去。既入寺，寺宇岁深，且经乱，多摧毁。厨堂钟阁雨崩草翳，僧寮多坏址。独万圣殿完丽可观。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罗汉像数百，击之铿然，亦奇致。晚憩僧舍，其舍盖余儿时从大父避乱所居。追维旧事，为之恻怆。起寻玉泉，泉在西南石厓下，如井厓间，枝溜滴沥。络莓苔上，有古树覆荫，颇阴肃。因留题殿壁，纪予今昔游。诸人亦各诗其后。南上祖堂，堂绝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局。东则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间，隐隐有楼观。南则群山迤逦，高下浅深异姿，秋叶古林色明艳，斜阳照灼，金紫满山。堂后有径上山巅，余纵步独往，径狭而

危，扪萝以前。望峰端树不明，度其境必异，锐进百余步，困惫，又皆落木梗路，遂回，然终以为恨。北过法堂，观维摩像，堂亦倾漏不完。天曛，入僧舍。既夜月出，清寒逼人。予与诸人散步檐外，见峰峦崒嵂，树木阴森，禽声嘲哳相应答。仰视星斗磊落，与人近。皦然天地，如在玉壶中。又相与啸咏，约二更，方就寝。诘旦，出户，见白云数缕出东山，延布南岭上，状如飞龙，蜿蜒山中。露气萧爽，回念尘域，恍如梦间。利火名膏，销铄净尽。复往祖堂，川原浮蔼苍茫，城中青烟万道。俄而洞弥漫，莫能辨。须臾，日出东岭，红霞青云属联，满山草木光炯炯，丛石峭壁，呈奇献异，欲动摇如生。乃率二三子登北台，台并绝顶支一峰，缘厓百余步方至。回观大山峭拔，则蜡然草树红碧，点缀班驳。西顾诸峰，如彩楼相蔽亏，阳光阴气，晦明不一。北望平原百里，际北岭外。云中城阙浮屠如锥金成，浑、源二郡及诸村落若盘盂罗列，田畴若龟甲开张。涧波数处，若缺镜裂素散掷。微云薄雾乍起乍伏，若鲜衣轻袂婆娑。又相与赋诗赏叹。粥余，别寺僧，游龙山。路自西南，往穿枯木翠蔓间。里余，遇山脊，恍然异境也。俯视重峰复岭，秋物烂斑，且目极皆山，无平地。厓左折，径稍夷。厓上多大石，或人立，或兽呀，或禽翔，或鬼攫，森竦可畏。前至大林，林皆青黄红紫，相间栉密。时时逢怪石睨路，状诡异。山风飚至，叶落如雨，触石覆面，濛濛飞岚走翠，隐映林影中，旋变灭。又三四里，林穷，有平冈数亩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益西三四里，大木翳空蔽日，树底有暗泉，蒙榛败叶，萦渍微有声。厓转而南，忽见龙山寺，乾机坤秘，骈露叠开，四面诸峰如踊跃相跂。大殿在山腹，丹碧湮摧。云堂影室，在殿西檐，牖亦圮。然其规制宏且邃，依然南俯深涧，涧外皆山相联。下有大林，杳窕望莫际。遂缘石磴上，方丈大室三楹，极整鲜。西有一径，入树阴中百余步，至文殊殿。殿在孤峰上，号舍身厓，神像精致妙绝。远望千岩万壑，络绎参差，树叶日光，烂然五色，虽巧笔妙手不能图且绣，盖其雄丽冠龙山。阑外石如掌平，其首骞，下窥，黝黟无底。南则清凉山、五台历历，且遥见代郡川。西则鄱阳、马邑诸诚，皆微茫可数，诸人叹息久之。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岩下，悬柱而修，旁视讶且恐。室中读雷少中诗石刻，盖予从大父洺州君所书。又有予从父怀远君诗在壁。其南境物不减文殊殿。斯须，过钟楼，出方丈后，上萱草坡。寺僧云：“每当秋夏交，万花被坡锦绣堆，花多金莲，如灯照山谷。又萱草无数，故以云，又号百花冈。”惜余来暮，不得见。绿坡草滑，步旋颠。既上，立大木间，东望峰峦奇秀。又南数步，至山巅，旷荡开廓，千里目中，秋容苍然，群山齿立，盖天下绝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厓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升独踞而歌，余栗不能往。忽闻有声如雷震，在文殊殿西，游氛飚起，疑霹雳出硐底，诸人骇焉。后问之寺僧，乃大木落也。□礴移时，片云突涌垂空，恐雨作，乃下。饭余，往西岩。岩在西方丈西，数峰如崭截，岿嵬磊砢相倚，仰观凛凛褫人神。下有屋三楹，幽洁。前有大石，石上有大树，阴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见浮阴四合，微雨落。又飞云汹涌上走，腾腾然，诸人皆在云气中，只尺相失。未几，夕日出，光景鲜明，余云变化半隐晦。暮归方丈，见白云缥缈，如帷幔数十幅，自文殊殿东南来，奔马莫能追。其间树彩厓姿，披露闪烁，怪丽甚。山风摆荡，林木骇人，若天地轰磕开震矣。夜宿方丈东轩。

未寝，开门，月在空，阴氛已开。岩峦树木、殿阁相映，颇悸竦。予行吟轩外，几夜半方眠。自觉襟怀萧洒，意气雄壮，如神仙中人也。晓阴复合，予独曳杖复往文殊殿，云光雾色，冲突勃郁如元气中。西望川原，莽苍不可见。西岩、西方丈皆为烟雨晦藏。秋风怒号，疑鬼神交战。青林红叶隐映，乍有无。余叹曰："生年三十，局促城市间，不意今朝见天地伟观！"以寒甚，不能久留，乘云气而回。迨雨止，复与诸人往西岩、西方丈题诗，且谈笑良久。时日已中，别寺僧而归。复过云堂，见梁秀岩瑀诗，字画亦美。遂由旧路东北往。林间残雨滴衣，岚气烟霏，交走横骛，皆眷恋不忍去，因共作龙山诗。又恐雨复作，仍迟疑，忽见平川，晴色烂然。行至水窟，路益北，一二里，出林。四望龙山脊，巍峻与天角。又数十步，忽见高厓峭壁，扶裂分张，日光中映，如泼黛、如挼蓝。厓间有水光，炯然如剑出匣射日，四山树叶炫人。余与二三子健跃叹赏，又作诗以纪之。自此，无深林大木，行黄花红叶中。又二三里，行甚苦，扳援方能进。忽见孤峰嵌天，峰上碕，攒拥牙角，口鼻轩轩。下一峰腋出如剑，诸人不觉失声称奇，又作诗纪之。回顾诸峰，千态万状，不可殚纪。路益下，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浪然其流，散漫出山外。厓东有神祠，祠边有树。余与二三子憩祠下，题诗。天已暮，月上，随水声行。又里余，方出谷。又涉水乘月往，咸谋宿野寺中。明旦，别寿卿，予三人者归浑水。乌乎，余生山水间，故有乐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无山林，尝迫狭不自得。今因北归，得游历故山，可胜快哉！况干戈未已，栖隐为上。行当结屋山中，览天地变化之机，而又读书足以自娱，著书足以自奋，浩歌足以自适，默坐足以自观。逍遥涧谷，傲睨云林，与造化为徒，与烟霞为友，虽饭蔬饮水，无愠于中。振迹宽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车大盖、驺骑满前，方为大丈夫哉？因记。

游林虑西山记

癸卯之冬十月，祁自苏门徙居相台。明年秋八月，玉峰魏公自燕赵适东平，遂登太山，拜阙里。将北归，过相台，会公谓祁曰："吾闻太行之秀曰黄华，曰谼谷，尔其从我一游乎？"祁曰："诺。"初出安阳郭西四十里，渡洹水，俗号安阳河，夕宿辅岩邑馆。翌日，同邑中士人尊酒坐池上。池有数泉鬻沸，如玻璃盆涌出万珠。柳阴映翳，颇萧洒。南谒宋韩谏议坟，魏公琦父也，坟皆老柏参天。碑有楼，文则富郑公弼撰，王岐公珪书，皆完具。旁有浮屠号孝亲院，石刻魏公所建。院规制宏敞，柱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彷徉竟日。迟明西上，路皆坡陁冈阜，间以树林。行几四十里，过马店，望林虑诸山，若蚁尖、若黄华、若天平、若谼谷，齿立。玉峰马上笑谈，喜见颜色。前涉横水，水旧有石桥，甚巧丽，今圮坏纷然。晡至林虑山，横峙天西，如城壁相衔，争雄角锐，泼黛凝青，而高下险夷不一。玉峰曰："昔人称林虑名山，信哉。"暮会邑中士大夫，皆曰："游当自黄华始，且北而南可也。"明日，遂出北

城，邑人张君佩玉偕往。西北约二十里，入槲林。林行一二里入谷。两厓夹径，径并东厓，大石鳞差，马足行甚艰。下皆绝壑颂洞，树木蓊郁，水声潺潺，使人耳目翛然。前观山势峭拔奇伟，不觉失声叹异。又一里余，厓豁地平，丛竹如云。竹中堂殿茅亭数处，乃黄华古禅刹也，今为老氏居。道士数辈来迎，解鞍坐览，乐甚。殿之石柱，刻宋人题名及张相《天觉赋》、《高欢避暑宫》诗。诗云："南北纷纷似弈棋，高王霸业起偏裨。情知骑虎非安计，岂是青山避暑来。"音黎。因忆王翰林子端《游黄华诗》，盖此寺废已久，王诗云："王母祠东古佛堂，人传栋宇自隋唐。年深寺废无人往，满谷西风栗叶黄。"饭余，屏骑乘，杖屦以西，涉小溪。行约一二里，山益奇，巅峰崭岫，回互掩映千万状，不可纪。山端有小峰抉出如立指，号仙人峰。遇佳处，辄坐树下石，听流泉玉漱，乌语鹰人。回视向来尘土中，便如隔世。又前数武，地平可耕。厓腋有草庵，且阑篱种菜芋，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余，陟峻阪，号公主关，有厓，号梳洗楼。意其为前代帝子游衍迹。汉武帝女弟封隆虑公主，岂此邪？坂皆巨石，若为堡砦摧裂。无蹊径，扪萝以登。又里余，路穷，大岩合，若环屏幛。稍南，孤峰削成，拔地划出，号挂镜台。台西树林间，望山脊玉虹蜿蜒下垂，摇曳有声。迫视之，悬泉也。相与喑吒，因列坐台趾方石纵观，盖泉自石门而下，初势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诡异。其始来也，如飘风扇雪，弥漫一天。少焉，如骤雨落云，淋漓万壑。或如飞练千尺，腾掷不收；又如珠帘百幅，联翩下坠。乍散乍聚，乍缓乍急，乍去乍来，乍巨乍细，霏微滴沥，溅面洒饥，浩荡铿锵，惊心动魄。可以起状志，可以醒醉魂，可以洗尘纷，可以平宿愤，亦天下伟观也。下潴为潭，澄泓湛碧，冰莹镜明，向之水声，皆其流派。迨出山而洑，不知其所往，此又异也。步至岩东北，有大龛如列屋，可坐数十人。寻绎昔人题名在龛壁，玉峰健叹，以为东游未尝见此。移时，缅怀赵武灵王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教百姓以强其国，亦一时雄杰。张君曰："泉之上有路平坦，直抵天平。望绝壁有石窍，曰青龙洞尾，盖门在天平也。其中暗黝多水。东北有高欢避暑宫殿，址尚存，且有碑。"以路绝，不能到。又曰："高欢葬此山石岩中，铁索纫其棺。尝有人见之。"祁旧读司马氏《通鉴》云："高欢薨，虚葬漳水西，潜凿成安鼓山为穴，约其柩而塞之。"盖距此不远，与所传小异。张又言，此山佳处甚多，惜不能遍历。日斜，由旧路而东。石壁而堂，石像浮屠精致。行三四里，路忽分，张云："由南而往殊胜。"厓转三潭，滟出大石间，相通，号叠研。皆流泉所潴，细流布石上，萦纡明澈。潭水□□黝碧，云有蛟龙居。共坐潭侧啸咏，仰山俯泉，极快惬。南有古祠破裂，号王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于此。"号仙人冢。土人祠以祈福。祠前有大木九，今余一焉。赵□、阎光弼来游，赵镇侍行，盖宋宣和间人也。字画亦不凡。东有龙祠，颇整完，中有石刻纪异。南则地复旷阔。行荒榛蔓草中里余，复抵寺舍。会日已暮，骑出山，顾念胜游，如在天上。归而寝，不寐。明发，邑中士大夫宴集，作一日留。会姚公茂诸君南来，相约同游谼谷。日昃，出南城三十里，入槲林，林比黄华颇大。林行四五里入山，路比黄华颇夷，谷亦旷，树木繁巨，水声比黄华差小。渡溪至宝岩寺，寺在竹间，旧有名刹，冠一方遭乱，惟二浮图在。大殿、经阁址宛然新构，功未毕。其南厓号五松亭。亭亡，

止余一松，王子端记之。碑阴刻刘治中涛诗。涛亦闻人。东北石屋号戒猴洞，洞中浮屠、石像及诸佛经刻在。石起高齐峰端，有檐甍隐隐，号金门寺云。有僧居，路险林深，游者罕到。会坐西轩，轩外竹成林。流泉琅琅，逾轩入竹，如檐溜声不绝。东南山缺，瞰川原。虽峭密不及黄华，而宏邃有过之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烧。旦入浴，神体爽。继饭余，读张天觉《圣灯图记》及边德举寺碑文。顷之，复杖屦西上。厓北转，有大石方丈余，雪莹掌平，枕溪，号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铭，铭云："溪石齿齿，溪水潺潺。鸣玉跳珠，水流石间。涓涓溪月，泠泠溪风。风吟松梢，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既醉而卧。悠悠千古，浮云之过。"充相人，辞清婉，字画亦遒逸可爱，即共坐赋诗。起而前，山特变化出奇。林益深密，时时伫立从容。霜已降，树林有改色者，于青翠中间，见红叶如春华。又清泉白石，举步如图画。天风卒至，树声与泉声杂，如笙竽、环珮交鸣；又若琴瑟未终，钟鼓迭起。日光下远，林阴萝影，玲珑斑驳，龙蛇篆隶交。余数人者坐其间，谈道论文，自谓："虽此世抢攘，亦片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穷岩合，势如黄华山。岩巅飞瀑下流，亦如黄华水。山疑楼阁刻画，削蜡裁金；水则络绎萦绵，千丝万络。乃共坐泉间容与，天晴月明，映玩逾佳。珠网玉旒摇动半天外，晶莹闪烁，姿态横生。溅雪跳冰，潭面蜂起。又相与赋诗道其事。岩下多大石，细流穿石罅作金铁声。旧有亭，号知胜，王子端作记，今无余迹。归途，题大石龛。晚出山，与公茂诸君别，第以不到天平为恨。还宿林虑，雨，留三日。九月朔霁，还相台。越重九之明日，东北行四十里，宿邺镇。镇，古邺地，有曹魏所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故基。暮登台置酒，西望太行，所谓黄华、谼谷，皆隐约可辨。漳水西来，如剑如练，络北台而东，盖河朔胜处也。且其地南控大河，西连上党，东扼齐魏，北负燕赵，实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所以多据依。又见故城隐嶙，冢累累相望，伤时吊古，良用慨然。徙倚至曛，宿南台道士舍。晓渡漳水，别玉峰南归。后月余，玉峰书来曰："尔当为予记之。"乃援笔识其始末。祁居代北，乡中名山已历游。尝谓太行魁天下，山富奇丽，志欲一览，然非偕巨公伟人不足称山之雄。玉峰，祁姑之夫也，高名大节，一世所推。乃今邂逅得从之游，诚遂所愿。方将阶此过苏门，扣百岩，访盘谷，登天坛，西游河汾，观砥柱，上中条，览太华，入秦中，以迄天下形胜。已与公有成约，会当治行。嗟乎，世之人皆驱驰智力，以金帛车骑相夸豪，而吾侪独玩心泉石，放浪于寂寞之境，要之各有乐，未可以为彼是此非。至于后世，又不知其孰得失，况古之圣贤莫不乐山乐水！若夫究地理、考土风、辨古今、识草木、皆不可谓亡益于学。姑从所好，以毕余生。或有笑其迂僻者，亦不得辞也。　乙卯春正月之望谨记。

北使记

兴定四年七月，诏遣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使于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

年十月复命。吾古孙谓予曰：“仆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记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迄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昔大石林麻，辽族也。太祖爱其俊辩，赐之妻，而阴蓄异志。因从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后，鸠集群纠，径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驼负辎重入回纥，攘其地而国焉。日益强，僭号德宗，立三十余年死。其子袭，号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摄政，奸杀其夫，国乱，诛。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犹绵。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华。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交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余不可殚记。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覆土而屋，梁柱檐楹皆雕木，窗牖瓶器皆白琉璃。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弓矢、车服、甲仗、器皿甚异。甃甓为桥，舟如梭然。唯桑五谷颇类中国，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酿蒲萄为酒，瓜有重六十斤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蓏，美而香。其兽则驼而孤峰，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跗。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幕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纫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椁。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予曰：嘻，异哉，公之行也。或张骞、苏武衔汉命使绝域，皆历年始归，其艰难困苦，仅以身免。而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阃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视彼二子，亦无愧。故予乐为之书，以备他日史官采云。

右记三首，见陶九成《游志续编》。

古意

秋江有芙蓉，颜色好鲜洁。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严风下飞霜，芳艳空凋歇。怅望一长叹，临川无桂楫。

送雷伯威

朔风起天末，落木鸣空山。冰霜正凝冱，游子百里还。出郭送将别，徘徊上高原。如何睽离情，对此芳岁阑。壮士志四方，不须涕汍澜，人生非山海，会面亦不难。愿子崇明德，余功振文翰。长因东南鸿，惠我金玉言。

右诗二首，见《元音》。

逸事

事言补一则

杨宏道叔能

平生交游赠予诗者多矣。惟刘京叔二篇尝吟咏之："忆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里醉轻舟。三年一别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楼。明月不随春物老，碧山长带暮云愁。天平松竹黄华水，早晚柴车得共游。""思君一日如三载，两寄诗来慰我心。尘土愈知人世隐，风烟遥见海门深。贫来笑我尝痴坐，乱后怜君更苦吟。历下亭前春水阔，遍舟何日重相寻？"

卷十四

归潜堂记

刘子，朔方人，生于云中之浑源山水之间。髫齔从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诵读，偶属为童子学。少长习时文，为科举计。然亦时时阅古今词章，窃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计偕，试开封礼部，中之。及庭而绌，于是始大发愤，以著述自力，颇为先达诸公所知。又结交当世豪杰，未有不与以文字往还者。旧有田淮水之阳，春夏在陈视耕获，秋冬必入汴避乱，且从诸公讲学。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经纪家事。然读书为文亦未尝少休。间四方交游来，把酒论文，谈笑连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时虽少年，未遂其进取心，而会友著书亦自乐无歉。岂知一旦时移事变，流离兵革中，生资荡然，僮仆散尽，从行惟骨肉数口、旧书一囊。由铜壶过燕山，入武川。几一载，始得还乡里。乡帅高侯为筑室以居。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刘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笔砚楮墨几上。书数卷，偃息啸歌。起望山光，寻味道腴，为终日乐，虽弊衣恶食不知也。闲尝自念，幸生而为儒，忝学圣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国平天下，穷理尽性至于命，进则以斯道济当时，退则以斯道觉后也。今当壮岁，遭此大变，更赖先人之灵，得返乡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将默卷静

学，以休息其心力。况世路方艰，未可为进取谋，因榜其堂曰“归潜”，且以张横渠东西二铭书诸壁。客有过而诘之曰：“今吾子生当乱世，政英雄奋发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据土，奉王命为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镇，驰骋才谋取富贵。或如终童请长缨，入越，羁其王献北阙下，以功名著。不然，当效苏季子、司马长卿以文词谈说干人主，六印驷马耀乡俗。吾子奚独韬光晦迹，甘为弃物于一时，使平日所学眇不见锋焰，亦鄙陋之甚也。”刘子曰：“嘻，若亦不闻君子之道乎？盖君子之道，以时卷舒。得其时而不进为固，失其时而强进为狂。且先顾其内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学，岂将徒老焉？顾自鬻自求，贤者所耻；加之新罹蹇难，始欲自修，且将扫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后日为时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泽吾民？如或不然，虽终身潜可也。《易》曰：‘龙德而隐，遁世无闷。’传曰：‘君子若凤。治则见，乱则隐。’吾虽非圣贤，亦安敢不学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既去，遂书于堂以记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浑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苍。清泉涌其下兮，白日皦以如霜。兕豹跧伏兮，鸾凤翩其来翔。世溷浊而不照兮，蹇羝骋夫先路。荆榛蓊以蒙达兮，野纵横其豺虎。矧余志之夐迂兮，了罕罕而畴伍。归欤！归欤！其潜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潜于农挚之侣兮，潜于渔望之徒兮；顾惟不肖，岂敢与俱兮！惟兹一堂，有琴有书兮，学其所不知，求进于圣途兮。潜乎！潜乎！亦可以为娱兮。嘻！”

归潜堂铭并序

寂通居士陈时可秀玉

“潜”之为言隐也。古之所谓隐君子者，无江海而闲，不山林而幽，盖藏器待时，乐天知命，不潜而潜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归潜”名所居堂，第恐欲潜而不得耳。且吾闻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应处而出非道，应出而处亦

非道。语、默何异哉！夫鱼不厌深矣，龙德则不然，升潜以其时。孔子，圣之时者也，乃所愿则学孔子。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论逸民则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艮，止也。圣人彖是卦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庄周，阳挤阴助者也，至其举养生之道，亦引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岂有吾圣门弟子反专于“潜”之一字者邪？京叔以书求铭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谨为铭曰：

仲尼驻车蚁邱浆，宜僚陆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视渠以亡。但见虚室依颓墙，古人潜德不欲彰。那用此字书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强！撑肠拄腹经传香，文气浑尔诗笔昌。户外屦满名飞扬，吾恐自此饶荐章。远来乞铭何可当？拈出圣语语颇长：用之则行舍则藏，无入而藏出而阳。得时忌作天际翔，勿以深眇贤庚桑。归欤归欤且和光，铭哉铭哉幸无忘。

诗

定庵老人吴章德明

城上栖乌尾毕逋，归来小隐与时俱。高山流水谁同听？明月清风德不孤。富贵于人真暂热，文章照世足为娱。庙堂一旦求遗逸，只恐终南是仕途。

定斋居士李献卿钦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万言长策六钧弓，三尺太阿秋水似。不喜雕虫技，不作儿女悲。长安市上曾纵酒，奴命五陵年少儿。龙荒

万里期一扫，踏碎轮台碛西岛。便调金鼎佐无为，凤池坐数汾阳考。世无礼乐二百年，追踪直拟三代前。嘉生叶气越唐舜，坐令米斗三四钱。谁知天地遽翻覆，沧海横流陷平陆。又如烈火焚昆山，孰辨顽石与真玉？平生事业安用为？携家径走南山陲。布衣粝食混渔钓，妻孥粗足常熙熙。数椽茅屋门横水，尽著光阴文字里。有时俯仰尘土间，扰扰干戈如斗蚁。我有一言君试听，乾坤万古真邮亭。但教定宇天光发，区区世间富贵何异蜾蠃与螟蛉？

河东白华文举　集句

天其未厌卯金刀，池上于今有凤毛。有才不肯学干谒，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飞鹑马如狗，野饭盈盘作葱韭。仰天大笑出门去，桃李春风一杯酒。列卿太史尚书郎，五更待漏靴满霜。何如一身无四壁，醉踏残花屐齿香。人物尤难到今世，浮云柳絮无根蒂。不须辛苦上龙门，秋水寒沙鱼得计。

西岗吕大鹏鹏举

扰扰人间世，荧荧风烛光。谁能逃厄数？况复入吾乡！岚秀充朝馁，冰弦响夜堂。堂中幽独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问裕之

南山老桂几枝分？翰墨风流属两君。共说人间好歆向，争教茅屋著机云。备尝险阻聊乘化，力战纷华又策勋。却恐声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渔鱼深处，避弋鸿冥飞。古来贤达士，亦复咏《采薇》。南山先庐在，兵尘怅睽违。山空无人居，惟见草木肥。翩然千年鹤，一朝复来归。新筑临浑水，行径窈以微。清流鸣前除，白云入晨扉。回头陵谷迁，万事倏已非。著书入理奥，得句穷天机。前路政自迫，此道傥可几。殷勤抱中璧，黾勉留余晖。第恐遁世志，还负习隐讥。永怀泉石上，一觞与君挥。惜无凌风翰，遐举非所希。

尘土悠悠涴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潜。喧无车马云迎户，静有琴书月挂檐。浑水清泠通竹过，南山苍翠与天兼。遥知吟啸同云弟，剩有新诗洒壁缣。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陆归来乐有真，一堂栖隐静无尘。诗书足以教稚子，鸡黍犹能劳故人。瑟瑟松风三径晚，濛濛细雨满城春。因君益觉行踪拙，又为浮名系此身。

东城李微子微

沧海成田后，携家返故乡。披榛寻旧址，借力构新堂。山给窗扉翠，泉供枕簟凉。故田依浑水，别业胜淮阳。侍御遗风在，南山庆派长。是兰宜并秀，鸿雁自成行。经史胸中业，龙蛇笔下章。行当依日月，宁久事耕桑。尚父终辞渭，阿衡定佐商。飞潜无定迹，易道个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里，怜君遂隐居。云蒸秋潭冷，月落夜窗虚。岁月杯中物，生涯几上书。潜中有真趣，吾亦爱吾庐。

地僻心偏远，人闲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轩冕等浮沤。野鸟从喧寂，山云自去留。一杯浊酒外，万事付休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构茅堂养道真，满前俗事罢纷纭。磻溪夜钓波心月，汾曲春耕陇上云。长笑熊罴劳应梦，肯教猿鹤怨《移文》。斩新传得安心法，万壑松风枕上闻。

奔走红尘二十年，归来参破净名禅。忙开鞠径成嘉遁，静闭柴门草《太玄》。千嶂云岚真辋谷，一川风月小壶天。旱时若用商岩雨，应遍齐州九点烟。

故山泉石稳栖迟，纬国才名恐四驰。节信情高方著论，渊明心远更能诗。素琴黄卷真余乐，明月清风无老时。只恐葛龙潜不定，一声雷雨跃天池。

金城兰光庭仲文

几年踪迹寄兵尘，且喜归来见在身。满眼云山犹可隐，一庭松菊未全贫。定惭巧宦卢藏用，却爱成名郑子真。只恐池中非久处，伫看雷雨起天津。

渔阳赵著光祖

万里烟埃气尚炎，秋风携手赋“归潜”。当时北望长劳梦，今日南山副具瞻。鸿雁不飞闲日月，鹬鸮无语静依檐。遥思二陆犹如此，自愧区区未属厌。

河东张纬纬文

结庐高隐谢尘埃，浩气元从道学来。北阙云烟无梦到，南山草木觉春回。四时风月供吟笔，万古乾坤入酒杯。却恐汉庭须羽翼，鹤书未许老岩隈。

太原高鸣雄飞

高情谢氛埃，归隐南山隈。颓然一茅屋，萧洒无纤埃。胜概纷满前，怀抱长好开。舒啸野云乱，浩歌空翠来。瑶花晚夕静，相对挥清杯。太虚风露下，幽兴何悠哉！回首区中人，扰扰良可哀。

黄鹄入寥廓，龙性何能驯？英英刘处士，天子不得臣。卧老草堂月，吟尽南山春。野饭足藜藿，幽兰充佩纫。一杯石上酒，静见天地真。万虑此都寂，孰知名与身？灵运卧岩幽，子陵钓渚滨。神超物不违，异世等达人。我无玄豹姿，亦欲事隐沦。空歌《紫芝曲》，早晚由东邻。

邢台刘德渊道济

南国堂堂二“凤雏”，年来归隐旧茅庐。四围山水境何胜？一室琴

书乐有余。长啸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荒芜庭院人休诮，天下终期一扫除。

洺水刘肃才卿

屠龙破千金，梦觉人已非。二陆不可作，故山归采薇。江湖鸿雁乐，原隰鹡鸰飞。惆怅朱门客，思归不得归。

龙江张仲经

羸骖短仆行夷犹，西京才子云二刘。荒山穷僻厌岭寂，长裾遍谒东诸侯。手中虽无丈八矛，胸蟠河图与天球。有时吐出作灵瑞，坐令宇县还殷周。忆昨长鲸吞古汴，千里还家异乡县。筑堂故址号“归潜”，要使新诗走群彦。方今河朔藩镇雄，衣冠往往罗其中。两贤胡为独不出，埋光铲彩为冥鸿。朝亦潜，暮亦潜，东山不起吾何瞻？山中为问谁相识？白鸟孤云自入帘。

燕山张师鲁明道

岐路荆榛万险夷，丈夫出处不磷缁。莫夸荀氏八龙集，且羡陆家双凤仪。尘世浪随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蒲团泽几炉烟静，卧读黄庭乐圣基。

东明张特立文举

陵迁谷变海波翻，筑室渠能返故园。夜雨对床闲炼句，春风满座

共开樽。都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存。才大到头潜不得，已传华萼出蓬门。

山东勾龙瀛英孺

世路艰难已饱经，归来一室晦虚名。任他沧海掀天恶，喜我南山照眼明。云气冷侵吟砚润，棣华香泛酒杯清。故园未遂归休志，惭愧刘家好弟兄。

续录新增

浑源刘先生哀辞并序

郝经

岁庚子，经甫逾童，获拜先生于馆舍，而遽南轫，阔越八九载。己酉春，先生往来燕、赵间，始得奉杖屦。格言、义训虽屡得闻，而顽钝椎鲁之资，杆棘而不入，是以尘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负笈南迈，以遂抠衣之问，而凶讣掩至。继而其弟文季来，以先生易箦时所付一书四十篇曰《处言》见示，经再拜雪泣读之，其辞汪洋焕烂，高壮广厚，约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则诣乎极而穷乎性命，于死生祸福之际尤为明析，非世之所谓文章、古所谓立言者也？于是感愚志之不卒，伤先生之不天，悯吾道之不竞，恨愤惋激，吐辞以哀之。呜唈扼吭，不复条贯。其辞曰：

浊河绝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阴磷光。百年秀孕隳大荒，文源湮汨甚滥觞。三五在北辉其芒，姑为维持为主张。砭磹沈痼开膏肓，护籍偾踣扶颠僵。碧云双凤方翱翔，忽弱一个危乎姜。当年振羽来朝阳，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头唤文王，一鸣燕雀惊且狂。总角独步高昂昂，旁魄瑰奇古锦囊。飚然声价腾且骧，飞蒙茸兮走陆梁。挺特温润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澜老成肆汪

洋，洞庭万顷澄秋霜。上稽韩柳下苏黄，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编《处言》含天章，立意造语攀荀扬。呜呼天道其何量？既与之德不与昌，既与之年不与长。浑源之山空苍苍，相台台下天荒凉。元气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两渺茫。有弟有弟涕陨裳，有识有泪如清漳。奠桂酒兮陈椒浆，魂兮来归摧肝肠。魂兮不来空所望。呜呼天道其何量？

追挽归潜刘先生

王恽

我自髡髦屡拜公，执经亲为发颛蒙。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洹水恨何穷！泫然不为山阳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乐郊私语

[元] 姚桐寿　著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乐郊私语》一卷，元姚桐寿著。桐寿字乐年，睦州（今浙江桐庐）人。据杨维桢为桐寿兄椿寿所作墓志铭，知其系出唐姚崇，至崇孙秘书监姚合守睦，因家睦。椿寿生于大德四年（1300），桐寿当生此后不久。《乐郊私语》前有姚桐寿至正二十三年（1363）序，据序，桐寿于后至元中曾官余干教授，解官归里，自号桐江钓叟。至正十三年（1353）移居海盐，读书自娱，与当时名士杨维桢、贝廷臣、潘泽民等过从甚密，将所闻所见，撰成此书，因“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之乐郊也”，遂题之曰《乐郊私语》。

全书凡记三十一事，虽多为海盐一州之事，实概括了元末东南大事，颇资考证。其中记传闻轶事的条目，笔墨细致，刻画入微，饶有趣味。如写赵子固清高疏狂、也先不花闻潮声惊慌等事，均委婉生动。记绍兴间海盐丞谒乡大夫你睡我醒，最终未交一言而去事，明沈璟据以改编为杂剧《乜县丞竟日昏睡》，可见本书对后世之影响。

本书现知存世最早版本为明刊本，题“桐江钓叟姚桐寿乐年著，先懒居士郁嘉庆伯承校”。收入丛书者有明代《宝颜堂秘笈》、《续百川学海》，清代《学海类编》、《四库全书》等本。这次校点，以明刊本为底本，校以各丛书本，明显错字，径行改正。原书正文各条无标目，今据总目补入；原阙“海盐丞”一目，据文意补。

目录

校点说明
乐郊私语序
鲁公祠
徐湾庙
六里山天册碑
刘伯温论南龙
丙申日斗
杨完者武林之捷
德藏僧真谛
黄郎中庙碑
赵子固
税务
贡师泰
杨元坦行状
张士信杉青之败
杭州新城碑
范巡检
西域种羊
三州守
鲁訾杜诗注
张文穆公
澉浦市舶
也先不花
天裂
朴知义
金粟寺放光记

秦桧像赞
缪同知
大成乐
杨氏乐府
海盐丞
杨廉夫
陈彦廉
返回总目录

乐郊私语序

余于后至元己卯教授余干，时同知州事为海盐沈穀仲实也。仲实开朗好读书，与余倾盖若平生欢，两人以为相见之晚，遂结姻盟，庶几久要不忘之义。乃不三四载，各以解官星散。忽于至正己丑，仲实奄弃宾客，余裹粮走海上哭之。刘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惟一爱女，不欲远嫁，郎君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为命，是未亡人之愿也。"余悲其言而许之。至岁壬辰，儿年十八，行将逆妇，老妻谓余曰："大儿已堪自立，此儿犹黄口，忍弃置海上乎？"遂夫妇移家于丰山之阳。至明年二月，始毕婚事。刘夫人复拜余曰："亡人所遗只一襁中婴孺，门户衰冷，所冀翁媪郎君为我支办。倘云此后终当离异，是非亡人托契于翁媪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谓吾妇曰："世方扰扰，桐江迫处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悬海上，亦自可托，何必故乡？"遂定居州城，往来于丰阳别业之间，称此州寓公也。既而与新故知交若云间杨廉夫、嘉禾贝廷臣、潘泽民、张子晦、本州杨友直，时于春林夏泽，寻讨旧迹，遣拨旅怀。凡耳目之所睹记，有触于中，辄为条载，数年，不觉丛聚成帙，私为之叹曰："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之乐郊也。"遂题之曰《乐郊私语》，以就正于后之博达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钓叟姚桐寿乐年叙。

鲁公祠

余始至州，舟过鹿苑废刹，时方深秋，红树扶疏，隐映败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维梢登览，读壁间旧记，有鲁简肃公罗汉见梦事。括苍吴思齐题其旁曰："是法本平等，无怠亦无敬。如何证无生，却来见参政。"余谓阿罗汉自敬正人，不敬参政，简肃风范凛凛，载在史册，每一翻诵，未尝不想见其为人。及入城，谒所谓鲁公祠，祠旁有思鲁桥，壁端有卜筊词，州民有疑，辄问凶吉如响。公之精灵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联云："舄去古祠留鸟翼，名从青史识鱼头。"是县令蒋行简所书。

徐湾庙

天仙湖急递铺在城西十里，仅一大漾耳。湖旁相传有徐湾故居，湾得仙道者，后以委蜕仙去，故以名湖。然复有庙，神称徐王，盖误以徐湾为徐王也。庙后有老人甚褴缕，问之姓郭氏，乃宋枢相慎求之后，贫无以资，充铺长以自给。因出枢相诰身像赞相示，余摄衣冠拜之，乃分裹粮之余为赠。始知韩昌黎“不见三公后，饥寒出无驴”之句为不诬也。

六里山天册碑

六里山旧有石刻云：“天册元年旃蒙协洽之岁，孟冬阳月日，维壬寅朔，石篑神遗忽自开发，拾得青石玺符文吴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吴天册元年为晋武帝咸宁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则孟冬朔非甲申则乙酉也，壬寅当在望后，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伪为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悦世主于一时耳。

刘伯温论南龙

括苍刘伯温多才艺，能诗文，尤善形家言。尝以儒学提举得相见于钱塘，后十年所，刘已解官，复见于海盐之横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谓余曰："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北龙、中龙人皆知之，惟南龙一支从峨嵋并江而东，竟不知其结局处。顷从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余问何以知之，刘曰："天目虽为浙右镇山，然势犹未止，蜿蜒而来，右束黟、浙，左带苕、霅，直至此州长墙、秦驻之间而止。于是以平松诸山为龙，左抱以长江、淮、泗之水，以庆、绍诸山为虎，右绕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后乘潮东出，前复以朝鲜、日本为案。此南龙一最大地也。"余问此何人足以当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无有乎尔，吾恐山川亦不忍自为寂寂若此也。"

丙申日斗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时，天忽昏黄，若有霾雾，市中喧言天有两日。予立庭中视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视，眩然若有数日，久之果见两日交而复开，开而复合者凡数千百遍，回视窗隙壁窦，皆成两圆影，若重黄卵，亦复开合不常。此数十年来目所未睹之异也。发书占之，李淳风曰：日不可有二，风霾日无光，占为上刑急，人不乐生。又日变色，有军急，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嗟嗟，今岂其时乎！

杨完者武林之捷

十六年五月，声言张兵南下。杨参政完者以数万众屯嘉兴，军容甚盛，先锋吕才以七千众屯王江泾，商旅不行，川途严肃。张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乌墩直捣武林。达丞相以为杨当必扼其锋，漫不为备，及敌已入境，仓皇出拒，遂至破军杀将，达仅以身免。杨得破城之问，乃跌足曰："罪诚在我！"即统苗土官军分为三路，使蒋英从大麻、唐栖，董旺从硖石、长安，身率刘震、朱钺从海盐黄湾而进，以吕才、吕升屯守嘉兴。张军知杨分路而来，遂应接不暇，一败于皋亭山，再败于谢村，三战而败于夹城巷。张军悉溃，水从德清，陆从海盐遁还。初，杨过海上，余与杨别驾郭大理谒之，劝其留兵三千遏其归路，杨云此行贼且成擒，安得有归者，不听。已而竟得纵逸而去。

德藏僧真谛

德藏寺在县北五十里。寺虽濒市，亦深静可憩。国初，有僧真谛性若戆呆，而恪守戒律，第为寺中樵汲而已。时有国师杨连真伽来寓寺中，声言欲发天女等墓，然皆古冢，实无意开发。意以云间陆左丞爱女及朱提举夫人皆以有色夭死，闻用水银装殓，欲发尸淫秽之耳。及杨下令，果及二墓。真谛闻之，怒形于色。众僧惧其以戆致祸，苦为阴劝。及杨五鼓肩舆发众出寺，真谛忽起，抽韦驮木杵奋击。杨命擒之，时众虽数百，皆披荡不能拒，伤者凡百余人，至有头破臂折者。人见真谛于众中超跃每逾寻丈，若隼撇虎腾，飞捷非人力可到，一时灯炬皆灭，耰锄畚锸皆为段坏。杨大惧，谓是韦驮显圣，遂不敢往发，鼓柁率众而去，亦不敢问此僧也。后二年，真谛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黄郎中庙碑

州衙前有黄郎中庙，相传是前代贤令，故立庙于此。考之旧记，惟绍兴间有黄昱，乾道间有黄纶，然庙为何执中重建，则何又先于二黄，竟不知为谁。按重修碑记云：黄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许人，惟此中旧老云：公为县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与尸祝者又不知几何年。今庙且颓圮，民复奉主环泣请余新之。余惟人莫亲于祖先，然亲尽则毁。兹黄公以前朝一令，世何远也。世远则政隔，泽无及也，世与泽两不可知，则心所不属也，而民犹恋恋若不释然者，是岂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劝后令耳。以为彼善为民，民亦不忘，虽千百世不改，则今之为牧者曷不尽若黄公，使后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黄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为建祠，以副其不忘黄公者。余岂敢望民不忘如黄公也哉！此记亦大有关于为政者，故录于此。

赵子固

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隐居州之广陈镇。时载以一舟，舟中琴书尊杓毕具，往往泊蓼汀苇岸，看夕阳，赋晓月为事。尝到县，县令宣城梅黻到船谒公，公飞棹而去。梅伫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谓名可闻而身不可见，殆谓先生欤？"公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第问："弁山、笠泽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便令苍头濯其坐具，盖恶其作宾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从妇翁得见子昂，今虽身寓公里第，有想象鼓棹行吟胜处耳。至于子昂风神美丽，而和易可亲，文章书绘人号三绝，若夫怂恿彻里竟诛桑哥之奸，亦当代第一流人也。

税务

税务在安仁桥西十五步，务为宋枢密郭三益彰庆馆基也。余悲此地昔为迎宾文酒之所，今为剥敛叫嚣之场，前后何雅溷悬隔也。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实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行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

贡师泰

张氏之陷平江也，总管宣城贡师泰怀印脱身，易姓名为端木氏，隐居云间，时一往来海上。尝寓于资圣寺，与僧寿量相得甚欢。寿量有戒行，尝绝江浮淮以游湖湘之间，泛彭蠡，过洞庭，登祝融，望大庾，还至天目，传法于中峰大师，行脚于四远凡三十年，于是归隐于寺。题其栖禅之室曰大隐。贡因述其意作《大隐记》，记载《礼部集》，文多不具载。

杨元坦行状

杨友直元坦，尝于后至元间判余干，与余情昵，而福儿托契仲实同守，友直实为合二姓之好，然未尝悉其上世所从来。兹卜居丰阳，去友直所居仅一舍，因得拜其先茔及高曾已下诸像，乃知杨氏为宋文公亿之后，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盐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经大夫，国朝赠中宪大夫、松江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曾祖发，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国朝内附，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赠怀远大将军、池州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祖梓，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赠两浙都转运盐使、上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谥康惠。父楩，敦武校尉、赣州路同知、知宁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携孤扶榇而归，时康惠公及陆夫人与楩生母訾夫人相与保护。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余矣。为人倜傥多才，好学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财赋总管韩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饶，通守常州，所在著积。方将振其家声，而天不悔祸，复于至正丁酉溘然长逝，春秋仅五十有五。少寡遗孤，茕茕在疚。伤余结契仲实，不幸早逝，惟友直足为旅人相依，今复尔，则信乎其命之穷也。嗟乎！友直往矣，无以报称，惟应状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请于当代大方，为友直不朽计耳。

张士信杉青之败

丁酉八月，张氏以水师数万来攻嘉兴，羽檄星驰，川陆戒严。海盐自州佐巡场以下，皆统兵北屯，半逻新丰，广陈以备他道，州城闭塞兼旬，民间米谷骤踊，而薪爨不属，多破斫檐柱几榻而炊。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樯橹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多积苇以待，时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与禽兽等，不宜使入中国，他日为祸将不细。"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杭州新城碑

张氏既归命本朝，兄弟相继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虽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二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扑棰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费数十百万，而新城碑记至以南仲山甫为譬，其辞有曰："有嘉太尉，克绥我民。畴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变呻为讴，伊谁之力。"岂不惭觍斯言也乎！

范巡检

州濒海，盐为国利，然亡命得以私贩擅之，每操兵飞棹，往来贾贩，虽吏兵莫之敢撄。至正丁酉，滦城范廉卿以荫补芦沥巡检。其为人恂恂儒者，顾长骑射，无论鸟兽，不及飞窜，虽海涂上跳鱼子蟹之细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悬火竿上，去竿三百步，从暗中射火，无不灭也。于是亡命心惧，毋敢于州北私贩，境内为之肃然。先是，本路推官陈春以平反盐狱数百人见称，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陈司理平反也。"

西域种羊

楚石大师为沙门尊宿，尝从驾上都，有《漠北怀古》诸作。余尝读其“自言羊可种，不信茧成丝”之句，疑以为羊可种乎？因以问师，师曰：“大漠迤西，俗能种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阳季月上未日为吹笳咒语，有子羊从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数只。”此盖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国所有，致生疑耳。后读浦江吴立夫《西域种羊皮书褥歌》云：“波斯国中神夜语，波斯牧羊俱杂虏。当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种羊胫骨。四围筑垣闻杵声，羊子还从胫骨生。青草丛抽脐未断，马蹄踣铁绕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饫肉筵开塞馔肥，裁皮褥作书林宝。南州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无伦。君不见冰蚕之锦欲盈尺，康洽年来贫不贫。”此又云以胫骨种之，与琦师目见之者不同也。盖波斯国别有种法，如吴诗所闻耳。

三州守

州学在净业寺南，神宇斋舍，颇亦弘厂。有至元六年知州赵孟贯、贾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叶彦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贤，有治声于当时。赵字子唯，台州黄岩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犹念之。其祖子英为宋宗正少卿，南迁时以宗室从为黄岩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学登朊仕。至其孙师渊为太常丞，师夏为判宗，皆受业于紫阳之门，且缔姻焉。故能以礼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贾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群佐若卑弟生之听严传，老胥肃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叶字大中，松阳人。尝以才敏有风操为江南行御史台架阁管勾，所至皆有休绩可纪。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学，则三君之雅意均也。

鲁訾杜诗注

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此州先正鲁訾季钦编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迹，亦可以见其诗法升降，亦随其年自少而壮而老，愈入于细而化也。注脚多所补益，极为后学借资，第音切类多吴音。其他注释如以“铁马汗常趋”为昭陵石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麦熟”为不近武威，“林间踏凤毛”踏字为跨字之误，“汝与山东李白好”以山东为东山，“天阙象纬逼”以天阙为天阅，“江月满江城”以江月为秋月，“赤骥顿长缨”以缨为辔之类，不免为杜集增累。

张文穆公

州弟子员张炯子晦，卓荦有奇表，与予为道义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尝被召入便殿，问当时急务。时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赐命坐，别以他褥进御。公所上数十条，皆当时切要，上命执政以次第举行。而桑哥、卢世荣辈以罢冗官一条为侵夺朝权，詈声朝堂，曰："何物蛙虾儿，遽欲夺吾柄邪？"夜令健儿俟之途，将甘心焉。幸中表赵文敏知之，邀还邸中，得免。明日虽拜翰林承旨，寻以惧祸病免。及卢桑伏诛，诏还前官，大德间以老疾不起，时论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澉浦市舶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设，惟宋嘉定间置有骑都尉监本镇，及鲍郎盐课耳。国朝至元三十年，以留梦炎议置市舶司。初议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然近年长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番船一至，则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至什一取之，犹为未足。昨年番人愤愤，至露刃相杀，市舶勾当，死者三人，主者隐匿不敢以闻。射利无厌，开衅海外，此最为本州一大后患也。

也先不花

潘从事泽民尝为余言：本州达鲁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时方八月，秋涛大作，潮声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闻此，夜不敢卧，起问门者。门者熟睡，呼之再三，始从梦中答曰：“潮上来也。”及觉，知是官问，惧其答迟，连声曰“祸到也，祸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误听，遂惊跳入内，呼其妻曰：“本冀作达鲁花赤，荣耀县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妇号泣，合门大恸。外巡徼闻哭传报，州正佐官皆颠倒衣裳来救，以为不花遭大变故也。因急扣门，不花愈令坚闭，庶水势不得骤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墙而入，见不花夫妇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询知，不觉共为绝倒。乃知唐人“潮声偏惧初来客”为真境也。不花今为参知政事。

天裂

己亥秋九月晦，余晓诣嘉禾。时晓星犹在树杪，忽西南天裂数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彻原野，一时村犬皆吠，宿鸟飞鸣。余谛观其裂处，蠕蠕而动，中复大明，若金融于冶铸者。少时方合。操舟者谓余曰：“此天开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极祸，关系岂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东赵氏家屠豕，脱治已竟，既出肺肠，其肠忽蜿蜒疾行，虽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盖国家有心腹肾肠之人归向，宽大容蓄之象也。

朴知义

州民有朴知义者，家翁庄堰。幼生而不慧，至八岁不语。一日俄谓其母曰：“今日墙外牛斗，娘可避之。”举家骇而且喜。已而邻人之牛果斗墙外。是后复不言。数日，复言有官兵来。未几，张军从云间来。自此言无不验，四方挟钱帛来问者如见神明，家至骤富。然见人有凶事，辄指而告之如响，由是人见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恶言也。母因戒之，其后惟母告之言则言。年十九始娶，与其妻一接而殒。此虽人妖，亦似乎保真通灵，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妇人，忽焉灭没，殆真泄而神与之俱亡，无足怪也。

金粟寺放光记

金粟寺有康僧会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顶礼。明年春，余以伯兄见背，到寺礼忏，复与潘广文泽民检发唐代所书三藏，然零落过半，惟《华严》、《法华》、《楞严》、《宝积》、《维摩》、《长阿含》及诸律论之半犹完整不坏。翻阅逾旬，忽于晡时作礼像前，见像眉间有光，须臾光若白线，袅袅而出，盘绕华盖而上。余遂鸣钟聚僧，称佛名号，礼拜赞颂。至暮而光复从眉间收摄，人人叹为稀有。泽民因作《放光记》纪其事曰：夫佛者觉也，觉者灵照不灭也。含之可以内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烛三界。此从七佛至于未来圣尊，一光相续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无始，常照而不断，则虽百千万劫，此光常若如新。粤自汉年觉光东度，迄于吴代犹未该被，于是康法师以舍利示感，始辟法门于吴会，传像教于江左，是盖以身光照摄东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腾身金粟，灵像栖托，实在于广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余干桐江姚桐寿乐年，以孔怀之戚，礼忏像前，忽眉间若有白云一线出于针孔者，蜿蜒少时，遂若朱蛇游雾，欻闪盘旋，难以名状。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长引，或轮囷成晕。时佛日朗映，俄见天地楼阁，皆成五彩，似从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时大众惊叹，此瑞为世稀有。余以为此宁独法师觉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广文宿习圆满，今之虔祷，发于天情，故与灵契冥格，若以铁击石，以木钻燧，感极而光灵示现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为广文感极之证，而见前千万善信莫不摄身神光之内，各为照彻因地，使信心复萌，此又法师了却过去劫中普照群有之一大愿力也。余身被灵瑞，五体投地。援笔记此，为后学启信。

秦桧像赞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与秦桧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后有号蒲溪者，亦官参知政事，入本朝，子孙多不学。尝言有厥祖遗像一幅，以兵乱失之，后复得之民间，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恶而髯，带貂蝉冠，上有赞曰："佑时生甫，同德暨汤。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长乐温凊，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丰，跻斯民仁寿之域。公功棐迪，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谓相君之形惟肖；睿辞敦奖，见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皓皓不可尚已。"其后题曰："绍兴龙集壬申仲春谷旦，门下士武原鲁璪拜赞。"余甚疑之。此赞似宰相，两常公皆不得柄国，奈何有此？后检宋范茂明集，有《代贺秦太师画像启》，乃知此赞是摘启中数语为赞耳。此盖桧像，而子孙爱重此启，摘去和戎等语，而借以为赞也。年代既久，沦落民间，为常氏所得，复以鲁璪为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鲁中绍兴甲午赵逵榜，桧方柄国，故称门下，第不识茂明何故代璪作启。余备录以示，常氏不以为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孙诚不可不学如此！

缪同知

嘉兴通守缪思恭，当张氏来攻嘉兴，杨完者命缪典火攻，我师遂大捷。既而张氏归命，因大城武林，檄缪统所属工徒以赴其役。张阴属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众皆为缪心战，缪不以介意。缪当治西北面数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属之。缪每事作则先人，止则后众，劳来督罚，殊得众心，由是视他所筑愈益坚好，士信亦无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缪所辖地分时，日已虞渊，而工犹未辍。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独劳民如此？"缪曰："平章礼绝百司，犹敬共皇命，日夕尚勤畚锸，况为之民者，敢偷余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锥，何怪杉青闸畔，烈烈逼人。"缪曰："今幸太尉革面，国家借此得成奖顺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犹恨不力，纵逸平章耳。"士信曰："别驾好将息，言及杉青，犹能使人肉跳不已。"

大成乐

余读海盐州学黄侍讲《大成乐记》，言真州贝君身为考其度数齐量，范金为钟，而协以古律管，彼此适均，吹其律而钟自应。至于琴瑟，亦率自制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宁大晟乐大吕、无射二钟，持与考击，则比余所藏声益加高判不相协，余乃窃叹曰："彼贝君者，果足与言乐乎？金既如此，丝石可知。知其声者，则州之丧没匪久矣。"按大晟乐，国初东平严氏一承宋旧者也。当宋徽庙时，有魏汉津者，以一蜀黔卒为造此乐。且以帝皇制乐，实自其身得之，请以徽庙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蔡京亦从臾其说，即使范金裁石，用之郊庙，至颁其乐于天下。然徽庙指寸视人加长，而乐律遂高，虽汉津亦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无日矣。当今圣人其身出而身遘之乎？"未几遂有靖康之祸。今州学钟高倍崇宁，则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清河锋铩也。第所谓考其度数、协以古律者，岂别有出于缇室葭灰之外者乎？

杨氏乐府

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海盐丞

相传绍兴间有海盐丞，简傲不羁，志轻一世。尝谒一乡大夫，主人偶迟迟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则丞已鼾声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复就睡。及丞觉，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复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卧醒，至日没，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赵子固爱其事，为作图，纪其说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华胥风气，足以箴世之责望宾主者。"

杨廉夫

杨廉夫寓云间，及余到海上，时一过余。岁壬寅冬，杨从三泖来，宿余斋头。适就李贝廷臣以书币为萧山令尹本中乞吴越两山亭志，并选诸词人题咏，于时杨尹已移官嘉禾矣。杨即为命笔，稿将就，夜已过半，余方从别室候之。俄门外有剥琢声，启扉视之，则皆嘉禾能诗者也。余从壁间窥之，率人人执金缯乞杨留选其诗。杨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少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烨、金炯四首，杨谓诸人曰："四诗犹为彼善于此，诸什尚须更托胎耳。"然被选者无一人在。诸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至有涕泣长跪者。杨挥出门外，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

陈彦廉

州诗人陈彦廉好作怪体，兼善绘事。其母庄本闽人，父思恭商于闽，溺死海中，庄誓不嫁，携彦廉归本州抚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时高流，最与黄公望子久亲昵。彦廉居硖石东山，终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岁一诣之，至则必到海上观涛，每拉彦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黄乞与同看，陈涕泣曰："阳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卫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见？"子久亦为之动容，不看而返，因为作《仇海赋》以纪其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山居新语
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目录

山居新语
　　校点说明
　　山居新语序
　　山居新语后序
至正直记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山居新语

【元】杨瑀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山居新语》，一名《山居新话》，元杨瑀著。杨瑀（1285—1361），字元诚，浙江杭州人。文宗天历年间官中瑞司典簿，文宗爱其才，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惠宗至正中，改官建德路总管，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致仕。

《山居新语》是作者归老山中后所作，书前杨维桢序及书后自序均署至正庚子（二十年，1360），书当成于该年前。杨瑀自称是书“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书“皆记所见闻，多参以神怪之事，盖小说家言”。元文宗于元诸帝中最尚文治，特开奎章阁，政事之余，日与诸文人虞集、揭傒斯、柯九思等在阁内品评书画。杨瑀适于此时擢列文学侍从，故于当时朝廷异闻、文人佚事知之甚详，所录足资谈助。

元末东南一带为割据势力张士诚等所占，张士诚或战或降，反覆无常，战事频仍。本书为杨瑀致仕后居杭州所作，所记多为亲历目见，凿凿可靠，多可补正史之不足；而所记杭州事，又多为后世地方志书采纳，《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一类记杭州人文地理、佚事趣谈的书，采入尤多，稍迟于本书的《南村辍耕录》，就有相当篇幅引自本书，可见本书影响之大。

《山居新语》的版本，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知有元刊二种，一为四卷本，一为一卷本，此二本今未见。通行版本有《四库全书》、《武林往哲遗著》、《八千卷楼丛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所收为四卷本，较他书少“至元四年伯颜太师之子”至“朔方缣缣州”凡五条；《知不足斋丛书》本时有阙字。今以《武林往哲遗著》所收“钱塘丁氏重刊影元写本”为底本，校以各本，凡有错讹，径行改正不出校。

山居新语序

经史之外有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议之说铃，以不要诸六经之道也。汉有陆生贾著书十二篇，号《新语》，至今传之者，亦以善著古今存亡之征。继《新语》者有《说苑》、《世说》，他如《笔语》、《文说》、《夷坚》、《侯鲭》、《杂俎》、《丛话》、《桯史》、《墨客》、《夜话》、《野语》等书，虽精粗泛约之不同，亦可备稽古之万一。若《幽冥》、《青琐》祆诡淫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史归田后，著书名《山居新语》凡若干首。其备古训类《说苑》，摭国史之阙文类《笔语》，其史断诗评，绳前人之愆，天灾人妖，垂世俗之警，视祆诡淫佚败世教者远矣，其得以说铃议之乎？好事者梓行其书，征予首引，予故为之书。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今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稽杨维桢叙。

山居新语

累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坛中，见马合哈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问沙剌班学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闻用人心肝为供，果有之乎？”班曰：“闻有此说，未尝目击，问之剌马可也。剌马即帝师。”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复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为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为供耶？”剌马竟无以答。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金三两为御靴剌花之用。上曰：“不可，金岂可以为靴用者？”因再奏，请易以银线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银乃首饰也，今诸人所用何线？”阿鲁曰：“用铜线。”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颜太师之子甫十岁余，为洪城儿万户，乃邀驾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为辞，本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车百余乘从行，其回车之兀剌赤多无御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厮，无帽，雪凝其首，若白头僧帽者，望见驾近，哭声震起，上亦为之堕泪。遂传命令遣之，伯颜不从。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即各投下。及点其人数，死者给钞一定，存者半定，众乃大悦，遂呼万岁而散。

揭曼硕傒斯天历初为授经郎，时上自北来。一日，揭梦在授经郎厅，忽报接驾，急出门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厅坐定，视之，乃今上也。时奎章阁官院长忽都鲁笃鲁迷失、供奉学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谨愿笃实，遂以此梦告之。后果相符。班公以揭公梦事闻之于上，遂得召见。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颜太师之诏，瑀与范汇同草于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改正一字，尤为切至，于此可见圣明也。

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

也里可温人。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剌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马则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顷，复出一舌，亦剪之。又于其舌两侧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

朔方缣缣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盐，皆红色，今湮没矣；一洞出青黑色者，尚存，缣人皆食之。石文粗砺如南方青石然，调味甚适口。他处亦皆有捞盐海子，或出青盐，或红盐，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经历、夏石岩经历，皆曾以此盐遗余，彼亦尝亲历其地。缣缣州即今南城缣州营，是其子孙也。自大都至彼一万四千里，与怯里吉思为邻境，过此即海都家望高处也。

至元四年，天历太后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亦可谓之服妖矣。罗国器总管尝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满地皆现钱文，视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尝以有文之土数块遗予，数年后看之，文皆不见。今通用铜钱，岂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盐场有林清之者，后至元丁丑，空中有芦一枝在前，继有钞随而飞之，村中见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坠于林清之之家，排置于神阁被版之上，其家迄今温饱。按《幽冥录》载：海陵黄郛先贫，风雨中飞钱至其家，触园篱，误落无数，余处皆拾得，后富至十万，擅名江北。以此观之，诚有此事。

桑哥丞相当国擅权之时，同僚张左丞、董参政者，二公皆以书生自称，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时都省告状撺箱，乃暗令人作一状投之箱中，至午收状，当日省掾须一一读而分拣之，中有一状，无人名事实，但云："老书生，小书生，二书生坏了中书省。不言不语张左丞，铺眉拓眼董参政，也待学魏徵，一般俸读作捧。请。读作倩。"桑哥佯为不解其说，趣省掾再读之不已。张起身云："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话短长。"一笑而罢。语虽鄙俚，亦一时机变也。

聂以道，江西人，为□□县尹。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买菜，半路忽拾钞一束。时天尚未明，遂藏身僻处，待曙检视之，计一十五定，内有五贯者，乃取一张买肉二贯，米三贯，置之担中，不复买菜而归。其母见无菜，乃叩之，对曰："早于半途拾得此物，遂买米肉而

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纵有遗失者，不过一二张而已，岂有遗一束之理，得非盗乎？尔果拾得，可送还之。”训诲再三，其子不从。母曰：“若不然，我诉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还何人？”母曰：“尔于何处拾得？当往原处候之，伺有失主来寻，还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尝有钱买许多米肉，一时骤获，必有祸事。”其子遂携往其处。果有寻物者至，其卖菜者本村夫，竟不诘其钞数，止云失钱在此，付还与之。傍观者皆令分赏，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赏？”既称钞数相悬，争闹不已，遂闻之官。聂尹覆问，拾得者其词颇实，因暗唤其母复审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结罪文状，失者实失去三十定，卖菜者实拾得十五定。聂尹乃曰：“如此，则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钞，此十五定乃天赐贤母养老。”给付母子令去，喻失者曰：“尔所失三十定，当在别处，可自寻之。”因叱出。闻者莫不称善。

至元间，有一御史分巡，民以争田事告之曰：“此事连年不已，官司每以务停为词，故迁延之。”御史不晓务停之说，乃谕之曰：“传我言语，开了务者。”闻者失笑。又至正间，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狱中，见诸重囚，因问曰：“汝等是正身耶？替头耶？”狱卒为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罢这厮！”若此三人者，卤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张观知开封府，民犯夜禁，观诘之，曰：“有见人否？”众传以为笑。一语之失，书诸史册，百世之耻，可不慎欤？

至顺间，余与友人送殡，见其铭旌粉书云：答剌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书答剌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时，引大军至黄河，无舟可渡，遂驻军。夜梦一老曰：‘汝要过河无船，当随我来。’引之过去，随至岸边，指视曰：‘此处可往。’遂以物记其岸。及明日，至其处，踌躇间，有一人曰：‘此处可往。’想其梦，遂疑其说。上曰：‘你可先往，我当随之。’其人乃先行，大军自后从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浅可渡。既平定，上欲赏其功，其人曰：‘我富贵皆不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养之。今其子孙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李朵儿只左丞，至元间为处州路总管。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纳杭州军器提举司。及其到司，跋涉劳苦，何可胜言，而司官头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则发回再换。李公

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产，为无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发遣高手头目匠人来此选择起解，庶免往返之劳。”从之。迄今无扰。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汉名希谢，号贺兰，官至江西左丞。余按，周世宗时王祚为随州刺史，汉法禁牛革，辇送京师，遇暑雨多腐坏。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州，令裁之以输，民甚便之。适与二事相同，漫书于此，观者或可触类而长，则利民之事足有为也。

北庭王夫人，举月思的斤。乃阿怜帖木儿大司徒北庭文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马鞭献王，制作精最。王见而喜之，鞭主进云：“此鞭之内，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之，则一铁简在焉。王益喜，持归以示夫人，取钞酬之。夫人大怒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虑人之必我害也，当防护之。若无此心，则不必用此。”闻者莫不韪之。

阿怜帖木儿文贞王一日为余言：“我见说娄师德唾面自干为至德之事，我思之，岂独说人，虽狗子亦不可恶它。且如有一狗自卧于地，无故以脚踢之，或以砖投之，虽不致咬人，只叫唤几声，亦有甚好听处？”

脱脱丞相，即倚纳公。康里人氏，延祐间为江浙丞相。有伯颜察儿为左平章，咨保宁国路税务副使耶律舜中为宣使。一日，平章谕该吏曰：“我保此人乃风宪旧人，及其才能，正当选用。”嘱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说之。”丞相曰：“若说用则便用之，若说选则不必提也。”只分别用选二字，言简而意尽，姑书之以备言行录之采择焉。公又访知杭州过浙江往来者不便，乃开旧河通之。此河钱王时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寿宫湮塞之。公相视已定，州县与富豪通交，沮以太岁之说为疑。至日，公自持□一挥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担，费脚钱二两五钱，今以一担之费买舟，则十担一舟能尽，其利可谓溥矣。

应中甫本，钱唐人，壮年笃志学道，得请仙降笔法甚验，每在杭州万松岭上同志家为之。过数日，欲设祭，将之供，适无钱，降仙告归不许，漫以借钱叩之，乃允，降笔云：“适有壑翁平章即贾似道。在此，可立约借汝。”遂写契，以金纸甲马同焚炉中。复书曰：“汝二人可往葛岭相府故居大银杏树下稍西有草一茎长而秀者，就此处掘之，可得。”二人遂买舟过湖，至其所，不见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钱，则当引而去之。”祝毕，其瓦即有动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随其所往，行至树西，静视之，果有长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许，唯见粗石屑数块，余无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即是。”瓦卓地应之，遂持以回。复叩仙曰：“此石当何为之？”仙书曰：“当用炉作汁。”二人因借炉投石炼之，少顷闻炉中如淬水声，视之，则溜汁下

炉，取出皆白银也。往三桥银铺货得钞三十两，以为祭物用。数月后，因别事忽仙书云："应生所借之钱免汝还，有元约可向炉中取之。"如言而往炉中拨其灰，则元约止烧去上下空纸，有字者俱在。岂谓无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铄，为人敦笃，有膂力，能手搏，无与敌者。所传乃刘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传，不得其人，遂无传焉。卒于至正己丑，时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张四，洎同行者六人，过上海浦东待渡。时日已西矣，见一青色鸡，朝北立于日上，独不见其足。李下马，六人俱拜，伫观至没而去。

吴巽字叔巽，尝应天历己巳举至都，对余言：某初两举皆不第，忽得一梦，有人言黄常得时你便得，遂改名为黄常，亦不中。即复今名。至此举，乡试乃黄常为本经诗魁，省试则黄常与吴巽榜上并列其名。其吴黄常解据亦并在箧中，梦之验有如此者。

厉周卿，婺州人，能卜术。天历间游京师。一日，余写一上字卜之，厉即对本钞录，姓名出处之说，皆如见，后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会喜金羊。寅巳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应果在十年后，岂非万事皆分定也。

剌剌拔都儿乃太平王将佐。后至元三年，杀唐其势大夫于宫中，外未之觉也。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伯颜太师虑其生变，亲领三百余骑往除之。剌剌望见尘起，疑有不测，乃入帐房中，取手刀弓箭带之，上马，遇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挥之，将近伯颜太师之马，而刀头忽自坠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杀之。且剌剌名将也，岂有折刀之说？后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坠地而折，家人惧其怒，虚装于鞘中。事非偶然，岂人力可致。

徐子方琰，至元间为陕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内，误漏落一圣字。案吏欲问罪，指为不敬，徐公改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漏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去，仰重别具解申来。"前辈存心如此，亦可为吹毛求疵之戒。

孙子耕者，杭人，与新城豪民骆长官为友。元统间，骆犯罪流奴儿干，孙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谊如此，诚不减古人也。

元统间，余为奎章阁属官，题所寓春帖曰："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时余窆山为江浙儒学提举，写春帖付男坰置于山居，则曰："官居东壁图书府，家住西湖山水间。"偶尔相符，亦可喜也。

韩子中中，曹州定陶人，至正初为大都路知事。乃父在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问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则泉脉近矣。不久当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为水矣，惟韩公无遗失之患。亦可谓先见之明者。

陈云峤柏，泗州人，陈平章之孙也。倜傥不羁，人以为陈颠称之。后至元五年，为余姚州同知，因病求医于杭，稍愈，值重阳日，遂邀张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时云峤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茔，余二人往焉。乃扶杖游水乐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闲谈。云峤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为老佛，斋戒精严。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脏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斋，何故有此想？’乃不从。遂怒之，拂袖而去，见陈平章曰：‘我特来索血脏羹吃。’平章亦以斋戒为答。佛曰：‘元来你也是不了事汉。’平章遂作此羹啖之。即归寺，乃别大众而作偈曰：‘撞开平屋三层土，踏破长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荼毗之日，舁其龛至淮河岸，冰合已久，举火之次，忽大响一声，则河冰自裂。时平章在府中，见老佛入于堂，问之，则后堂报生一子，即某也。”言毕，回饮于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诗，而颈联有“百年身付黄花酒，万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韵云：“方外弟兄存晚节，人间富贵似春冰。”云峤曰：“我无冰字，且只以长淮一片冰答之。”不数日，云峤告殂。岂非说破话头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龟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制，首尾四足皆他竹外来者，窍小，两头倍大，可转动而不可出，故用纵横之竹，纹理显然。背载三截碑牌一，两侧有转轴十，亦外来之，轴首大腰细，不知何法得入。遍叩匠者，皆莫晓所谓，特以鬼工称之。

余为太史院官时，吏云：本院库中有汉高祖斩白蛇剑藏焉。余按晋太康中，武库火，已毁此剑，何缘更有？每欲过目，因循未克。又闻官库有昭君琵琶，天历太后以赐伯颜太师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钟楼街富民家藏宣圣履在焉。

胆巴师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间，朝廷事之，与帝师并驾。适德寿太子病癍而薨，不鲁罕皇后遣使致言于师曰：“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师答曰：“佛法譬若灯笼，风雨至则可蔽，若尔烛尽，则灯笼亦无如之何也。”可谓善于应对。

余家藏石子一块，色青而质粗，大如鹅弹，形差匾，上天然有兜尘观音像在焉，虽画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则精神愈出，诚瑞应也。

上海县士人庄蓼塘者，藏书至七万卷。其子欲售之买者，积年无有好事者，可见其鲜。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冯公世安园中茶花一本，其花瓣颜色十三等，固虽出人为，亦可谓善夺造化之巧者。

余任太史同佥，特旨令知天象事。后至元六年七月朔，灵台郎张某来请甚急，及同到院，则李院使者肃襟以待曰："夜来景星见，此祥兆也，可即往奏闻，我辈当有厚赐。"余乃以奏目画图，考之志书殊异。余曰："虽见于晦日，形则少异。且景星之现，当有醴泉出，凤凰来，朱草生，庆云至，而相副之。今陕西灾疫，腹里盗贼，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颇坚，折之不已。余曰："今见者惟灵台监候六人也。万一或有天下共见之凶兆，当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见即闻。"乃止。越九日，太白经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次也如此。

余幼侍坐于赵子昂学士席间，适写神陈鉴如持赵公影草来呈，公援笔与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笔至唇，乃曰："何以为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当在脐腹间，指此名之曰中，何也？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满座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诞布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粉书诏文，绣以白绒，穿珍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赍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

铜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过或左或右，止存一边。独余家所藏全体具在，背上各有篆书某处发兵符一行，腹下真书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余八字皆半于腹内，作牝牡五窍斗合之。古人关防之密如此。余因见河南盗杀省臣之事，屡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待举行，当致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运使霆发，上海巨室也。尝有贫士伪作张文质运使书持以干公，公得书即命干者以钞三定助行。干者知其伪，沮之未与。越数日，贫士复见公于轿前，公乃驻轿命即取五定，加以温言，慰而遣之。干者白其语于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书干你，何怪之有？"闻者咸服其度量云。

瑀于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亲奉纶音，黜逐伯颜太师之事。瑀首以增粜官米为言，时在侧者皆以为迂。瑀曰："城门上钥明日不开，则米价涌贵，城中必先哄噪。抑且使百姓

知圣主恤民之心，伯颜虐民之迹，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杰班殿中传旨，于省臣增米铺二十，钞到即粜。都城之人，莫不举手加额，以感圣德。

大都长春宫有桃核半个，其大如掌，至今以为常住镇库之物。余尝观之，诚希有也。蟠桃之说，宁或果有之乎？古者王珍遇仙，与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则未闻也。桃核扇之说，是其类耳。

不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苦其烦聒，乃遣人喻旨，令止之。众蛙为之屏息。迄今蛙不鸣，亦异事也。

瑀尝以简易小日晷进之于上，其大不过三寸许，可以马上手提测验，深便于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为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长半刻。南北地势不同者如此。

后至元四年，因伯颜太师称寿，百官填拥。中丞耿焕年迈颠踬于地，踏伤其胁而出。

后至元年间，阿怜帖木儿大司徒知经筵事，乃子沙剌班亦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兼经筵官。班公以父子辞避之，上终不允所请，乃并列焉。

至正七年，社稷署太祝张从善，都城巨室也，方四十即致仕。尝预营寿室，解石版为穴门，石中忽有纹成松石，虽绘画者不如也。观者填门，因以为碑而置坟墙之中。翰林学士欧阳玄、侍讲学士揭傒斯皆为寿松记刻石以表瑞，后附致碑本示余求诗，漫以一绝赋之曰：“举世纷纷名利间，达生轻禄古今难。天生瑞兆为君寿，寄我山中作画看。”

鲜于伯机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机因入内典馔未出，适娥秀行酒，酒毕，伯机乃出。客曰：“伯机未饮酒。”娥秀亦应声曰：“伯机未饮。”座客从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机见称？可见亲爱如是。”遂佯怒曰：“小鬼头焉敢如此无礼？”娥秀答之曰：“我称伯机固不可，只许你叫王羲之乎？”一座为之称赏。

上海县农家一老妪，被雷击死，少顷复苏。里中咸往视之，问其故，妪云唯闻“错了”，余无所见。时口中有药一丸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邻人俞生者夺而吞之。越一年，俞生病喉痛数载。一日，因怒咳痰于地，闻有声，乃拨痰寻之，内有一物，状如李核，光莹而黄色，以斧凿击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盐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猪栏中母猪自啖其子。喂猪者往棰之，忽为人言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子，干你何事？”喂猪者大惊，往报施生。生往视之，傍观者或曰可杀，或曰货之。猪复言曰：“我只少得你家三十七两五钱，卖我还你便了，何必闹？”遂卖之，果得三十七两五钱而止。古有中宵牛语之说，诚不诬也。

沙剌班学士者，乃今上之师也，日侍左右。一日，体倦，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睡浓。上自以所坐朵儿别真即方褥也。亲扶其头而枕之。又班公尝于左额上生小疖，上亲于合钵中取佛手膏摊于纸上，躬自贴之。比调羹之荣，可谓至矣。

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余每询之铁工，皆不能为也。今归平江巨室曹氏。

阔阔歹平章之次妻，高丽人也。寡居甚谨。其子拜马朵儿赤知伯颜太师利其家所藏答纳环子，遂以为献。伯颜即与闻之于上，乃传旨命收继之。高丽者款以善言，至暮，与其亲母逾垣削发而避之。伯颜怒，奏以故违圣旨之罪，遂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之。奉命唯务锻炼。适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者，深为不满。时问事中秉权者阔里吉思国公，正卿朝夕造其门，委曲致言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节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贫至孝，平日未尝嬉笑，与余至契。公退必过门，言所以，故知此为详。至正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亲祀太庙。期迫，创制衮冕，猝不能办。适有英庙元制二副，已用一副，未经用者一副见存，皆以旧物为不宜而沮之。惟余与欧阳学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为不宜，则玉玺、宫殿、龙床未尝更易，何独以此为忌也？”众议遂息。乃独易一中单，余皆就用之。

枢密院同知帖木达世，后至元六年，中书右丞缺，众议欲以某人为之，近侍世杰班力以帖木达世为荐，至甚恳切，上乃允其请。后累迁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亦未尝齿及之，可谓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鹤砂访旧，馆于草堂张梅逸之家。因动问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后服何剂而愈，曰：“始因气而得之，方当危困之际，忽于清旦似梦非梦，有神语之曰：‘一闻异事，其病立差。’次日婿偕门僧来问疾，语及场前龙降一事，极其异常，闻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问所以异。有乡中豪强之家，平日恃富凌贫，靡所不为，

累挟官势，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户来诉作商为人所负，欲报之其主。因呼场吏，欲诬以在逃灶户藏于其家，而挤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阴骘事。"不允。固啖以利，吏亦不从。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许以来日从事。是日，忽二龙降于豪强之家，凡厅堂所有，床椅窗户，皆自相奋击，一无完者。摄一舟决颐如口衔于爪牙者当门之槛，牢不可脱。讼者之舟摄覆平地，谋讼者压折左肱几死。龙所过之地，作善之家分毫无犯，凡平日之强梁者，多破产焉。豪强寻亦遭讼，今渐费荡。呜呼！龙之有神，古所闻也。龙能彰善瘅恶，古所未闻也。愚民自以为天道冥冥，今观斯事，神岂远乎哉？闻之者足以为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书省奏准禁捕秃鹜。盖因扬州淮安管内，蝗虫为害，忽有秃鹜五千余，恬不惧人，以翅打落蝗虫，争而食之。既饱，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著于禁令，载之《至正条格》。

伯颜太师所署官衔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干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计二百四十六字，此系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衔也。

范舜臣天助，汴人，世为名医，博学多能，尤精于天文之书。至顺间，为永福营膳司令。尝与余言：影堂长明灯每灯一盏，岁用油二十七个。此至元间官定料例，油一个该一十三斤，总计三百五十一斤。连年着意考之，乃有余五十二斤，则日晷之差短明矣。永福营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西廊，择高明者三间为之。南间以为藏物之所。中间学士诸官候直之地。北间南向中设御座，两侧陈设秘玩之物，命群玉内司掌之。阁官署衔初名奎章阁学士，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史二

名，典书四名。属官则有群玉内司，阶正三品，置监群玉内司一员，司尉一员，亚尉二员，佥司二员，典簿一员，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钥二名，司膳四名，给使八名，专掌秘玩古物。艺文监，阶正三品，置太监兼检校书籍事二员，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或有兼经筵官者，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名，典吏二名，专掌书籍。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置博士兼经筵参赞官二员，书吏一名，专一鉴辨书画。授经郎，阶正七品，置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二员，专一训教怯薛官大臣子孙。艺林库，阶从六品，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吏二名，库子一名，专一收贮书籍。广成局，阶从七品，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司吏二名，专一印书籍，已上书籍乃皇朝祖宗圣训及番译《御史箴》、《大元通制》等书。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学士院凡与诸司往复，惟札书参书厅行移。又命侍书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文宗御书，刻石禁中。先时，燕帖木儿太平王为丞相，系衔署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事。后伯颜秦王为丞相，系衔亦如之。

奎章阁记

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画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

至顺辛未孟春三日，御书于奎章阁，瑀被赐墨本，特以天历、奎章二宝印识于其上。

皇朝昔宝赤，即养鹰人也。每岁以初按海青获头鹅者即天鹅也。赏黄金一定。

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定，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

至治二年，江西廉访佥事哈剌书吏毕宗远奏：差陈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际，佥事见鼓楼上红衣人往来，问他人皆不见之。少顷，雷雨大作，电光直入厅事旋绕，随至卷所。宗远亟逾杈栏而出，髭鬓悉为雷火所燎，文卷被羊角风掣去，旋入云霄，竟不知落于何处。陈汝楫击死于地。泰定间，宗远侍父毕敬之来松江为庸田使，亲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几复至，人皆异之。费子伟万户亲与余言。

松江府下砂场第四灶盐丁顾寿五妻王氏，始笄适顾，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复有孕，及期临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长。每嘱之家人曰："我死后焚我，勿待尽，必取腹中物视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动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视之，则胞带缠束甚紧，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铁之坚。计之，怀胎四十年矣。其妇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至正间，别怯儿不花为江浙丞相，尽以本省所管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则都省掾当以外国人为之。"

至元间，乃颜叛，以其余党徙居于庆元之定海县。延祐初，倚纳脱脱公为江浙丞相，其党人屡以水土不安乞迁居善地，诉之不已。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来说，当为汝迁之。"遂绝。

揭曼硕学士有题《秋雁》诗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新月每见于大二小三之说，盖为前月小则后月初三见，前月大则初二日见。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日已见，漫识于此，以问诸保章，恐历法之差尔。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见于西北，竟天至东南，少顷，微雨。是岁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骤雨雷电大作，初二日大风极冷而止。变在嘉兴城中，未知他郡同否。

至正戊子小寒后七日，即十二月望，申正刻，四黑龙降于南方云中，取水，少顷，又一龙降东南方，良久而没。俱在嘉兴城中见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钱塘江潮比之八月中潮倍之数丈，沿江民舍皆被不测之漂，一时移居者甚众。

《图画见闻志》载：张文懿公有玉画叉。余家藏有古玉画叉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识于此。

余屡为滦京之行，每宿于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他屋稍宽敞焉。其屋东大楣中发一灵芝，茎长三尺余，斜倚其上，人以为常。及余山居宝云山上，不时生芝，不以为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时进芝称贺，以此观之，何足为贺也？

湖南益阳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晓所谓，名之曰沙魇。土人知此证者，唯以冷水浇泼，稍定，以汤水饮之，徐徐方醒，二三日即如醉中不知者，殊用惊骇。上海县达鲁花赤兀讷罕至正初为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八人一夕作闹，亲历此事，尝与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后三日，即二十七日，夜雨至四更时，霹雳雷电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时侨居松江下砂。后闻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复雷电大雨。

徐子方琰为浙西宪使，南台札付为根捉朱九，即朱张之子。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广州取藤柂去了。以此回宪司，再行催发，海道府复云已在大都。台复驳前后所申不一，取首领官吏招伏缴申。徐公乃云："先言远而后言近，远者虚而近者实。依实而申，焉敢不一。所据取招一节，乞赐矜免。"台官为之愧服。

李和，钱塘贫士也。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过目。或有赝本，求一印识，虽邀之酒食，惠以钱物，则毅然却之。余生晚矣，失记其颜貌。先父柩密洎姻家应中父常称道之，漫书于此，以砺仕宦者之志云。余家藏万年宫碑阴题名，后有李和鉴定，石刻印识见存。

尚醞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闻者疑之。余观《西汉·大宛传》，富人藏蒲萄酒万石，数十年不败。自古有之矣。

《图画见闻志》载：唐刺史王倚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诗两句，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

鼠牙雕刻。崔𨫼文集有《王氏笔管记》，其珍重若此。余尝闻大都钟楼街富室王氏有玉箭，杆圆环一如钵遮环之状，差小，上碾《心经》一卷。及闻先父枢密言：先见竹龟一枚，制作与余所藏相同，但其碑牌中以乌木作牌，象牙为字，嵌《孝经》一卷于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观之，二物尤难于笔管多矣，人皆以为鬼工也。

《酉阳杂俎》载：齐日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今西京每岁冬至前后进花红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内地尤难收藏，诚可珍也。余屡拜赐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见一敝帚开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兴路儒学阍人陶门者，其家磨上木肘忽发青条，开白花。时应才为学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吴江州分湖陆孟德言：其邻铁匠庞氏者，其家一柳桩坫铁砧十余年，今岁忽发长条数茎，如苇帚开花，皆以为常。余观《宋史·刘光世传》：光世以枯秸生穗闻于朝，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时建炎三年也。以时事观之，岂非草木之妖欤？

罗世荣字国器，钱唐人。后至元丙子，为行金玉府副总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询其故，罗曰："吾闻其新娶，若挞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口舌之余，则有不测之事存焉，姑置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然法亦未尝屈焉。"二事适相符，并识于此，抑亦仁人之用心也。

畏吾儿僧闾闾，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汉名总统。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贺怀智以鹍鸡筋为弦，欧阳文忠公诗"杜彬皮作弦"，后人多疑之，以此观之，或者亦可为尔。铜弦则余亲见闻也。庸田监司左答那失里乃闾闾之亲弟。

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宫词》："深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畔银镫过，照见芙蓉叶上霜。"人莫不脍炙之。予以为拟宋宫词则可，盖北地无芙蓉，宫中无石阑干，擎执宫人紫衣大朝贺则于侍仪司法物库关用，平日则无有也。宫车夜出，恐无此理。又《京城春日》诗："燕姬白马青丝缰，短鞭窄袖银镫光。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国朝有禁御沟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故宋显夫《御沟》诗有"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之句，可谓纪实矣。

皇朝设内八府宰相八员，悉以勋贵子弟为之，禄秩章服并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照会礼上，寄位于翰林院官扫邻。即宫门外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词，如诏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选法杂行公事，则不与也。

余山居西濒湖有养乐园，乃贾似道之故居，今则江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鸡骈首，恶而弃之于水。十二年，红巾毁其屋，残其家。亦妖孽之先兆也欤？

大德间，回回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申之于官，估直十四万定，嵌于帽顶之上。累朝每于正旦与圣节大宴则服用之，瑀尝拜观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县十九保村中鸡鸣不鼓翼，民谣曰："鸡啼不拍翅，鸦鸣不转更。"

《汉书》中有录囚，《唐书》中有虑囚，《集韵》载录音力居切，分晓。是录囚其义且明白，盖北音录为虑。高丽人写私书皆以乡音作字，中国人观之皆不可知。余尝见绦环二字写作唾环，余皆类此。《唐书》一时书手误写，后人因而讹之。

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彦敬克恭为江浙省郎中，知杭民藉手业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隐蔽而为之，是以数致火患，甚非所宜，遂弛其禁，杭民赖之以安。事与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因书之，俾后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尽出太府监所藏历代旧玺，磨去篆文，以为鹰坠，及改作押字图书，分赐其党之大臣。独唐则天一玺，玉色莹白，制作一如官印，璞仅半寸许，不可改用，遂付艺文监收之。一时阁老诸公，皆言则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耸于上，璞薄而文深，使后人不可改作，故能存之。国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文皇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玺，即瑀所上进者，其璞纯白，上有一墨色龟纽，观者以为二物相联，实一段玉也，上颇喜之。

王叔能参政题一钱太守庙诗云："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学得先生要大钱。"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号山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帝之师也，上尝御书“山斋”二大字赐之。至元后庚辰，为中书平章。一日，公退为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江西省咨曾某告封赠者，吏胥作弊，将曾字添四点以为鲁字，中间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明也。”簿载曾姓相同，吏弊显然。僚佐执以为疑，公曰：“为人在世，得生封者几人？何况区区七品虚名，又非真授。纵吏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可待否？且交为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悦乎？”力主其说而行之。诚可谓厚德君子也。余观《中兴系年录》载：魏矼字邦达，为考功员外郎，选案不存，吏缘为奸，川陕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辄经年。矼请细节不圆处悉先放行，人以为便。

教坊司、仪凤司旧例依所受品级列于班行，文皇朝令二司官立于班后。至正初仪凤司复旧例，教坊司迄今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

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骑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二岁驹也。延祐间，拜住丞相尝骑骡子出入。今则此禁稍缓。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每口给钞一定，计七十四定。实合赈济者计九千七百八十四户，大口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口，每口米二斗，计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万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计米一千一百六石六斗，总计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时江浙行省只力瓦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禄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当职荷国荣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抚兹黎民。到任之初，适值阙官，独员署事，一月有余，政事未修，天变遽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灾起杭城。自东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闾舍，焚荡迨半。遂使繁华之地，鞠为蓁芜之墟。言之痛心，孰甚其咎！衰老之余，甘就废弃，当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尝移文告代，未蒙俞允，诚不敢久稽天罚，以塞贤路。谨守职待罪外，乞赐奏闻，早为注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复火灾。宋治平三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烧民屋一万四千间，死者五千人。

松江夏义士者，乃甲户也，其家房门上有一西番塔影，盖松江无西番塔，不知此影从何而得，人以为异。《酉阳杂俎》云：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又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陆放翁云：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说，因其塔所见影，然松江无此塔而有影见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之。予尝游平江虎丘寺，阁上槛窗下裙板中有一节孔，阁僧以纸屏照之，则一寺殿宇廊庑，悉备见于屏上，其影皆倒。余山居与保叔塔邻峰也，朔望点灯之夕，遇夜观之，一塔灯光倒插于段桥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中之说是也。

皇朝开科举以来，唯至正戊子举王宗哲元举乡试、省试、殿试皆中第一，称之曰三元。宋自仁宗庆历复明经科，称三元者王岩叟一人而已。

彻彻都郯王、帖木儿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涕者。伯颜太师被黜，都人莫不称快。笔记载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桧孙女封崇国夫人，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至正十五年，浙宪贴书卢姓者，忽失一猫，令东北隅官搜捕之。权势所在，一至于此，可不叹乎？

元统间，革去群玉内司，并入艺文监通掌其事，监官依怯薛日数更直于奎章阁。盖群玉内司所管宝玩，贮于阁内。时揭曼硕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言。一日，揭公为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漫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阁下，忽传太后懿旨，问阁中有谁，复奏有揭监丞。再问莫非先帝时揭先生耶？遂赐酒焉。又一日，再问是某，以古玉图书一令辨之，详注其文而进，亦赐酒焉。"是时阁下悄然，余者皆是应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终日而散。后十余年，予归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谈旧事，屡及此者，莫不以长厚老成称之。余观《归田录》载：枢密王畴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揭公之际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闻见之广，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凉剂者。

服丹砂者为害固不待言，余以目击服凉剂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陈云峤、甘允从三人，皆服防风通圣散，每日须进一服，以为常。一日，皆无病而卒。岂非凉药过多，销铄元气殆尽，急无所救者欤？可不戒之。《老学庵笔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受怯薄，故案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热药得谤，至有藏用担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悦其说，故多服丹药，然亦不为害。后因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盖因丹气热毒所攻，终为所服丹药过多之故也。视过服凉剂者，亦由是欤？

范玉壶作《上都诗》云："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妆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赛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

平江漆匠王□□者，至正间以牛皮制一舟，内外饰以漆，拆卸作数节，载至上都，游漾于滦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尝识船，观者无不叹赏。又尝奉旨造浑天仪，可以折叠，便于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谓智能之人。今为管匠提举。

凡有颠搏刀斧伤者，但以带须葱炒熟捣烂，乘热盦患处速愈，频换热者尤妙。

凡有疯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极妙，新粪尤佳，诸药皆不及此。

破伤风能死人，用桑条如箸长者十数茎阁起，中用火烧，接两头滴下树汁，以热酒和而饮之，可愈。

集贤大学士王彦博约为副枢日，有兄弟争袭万户者。弟有父命，兄不肯让，二十余年而不能决。公曰："父命行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袭之。又英庙为东宫礼上枢密使，例须新制铺陈。事毕，工部复欲取发还官，回文皆不为准。公为副枢，首回此文曰："照得上项铺陈，难同其余官物。本院除已尊严安置外，行下都事厅同呈。"遂绝其事。又湖广省咨蛮洞相杀，合调军马征之。公回咨云："蛮夷相仇，中国之幸。行下合属固守边防，毋得妄动军马。"公之所行，大概如此，姑识其一二云。公泰定、天历间为三老，商议中书省事。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谄佞者填门，略举其尤者三事，漫识于此，余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往日人皆可

为名，自世祖皇帝尊号之后，遂不敢称。今伯颜太师功德隆重，可以与薛禅名字。”时御史大夫帖木耳不花，乃伯颜之心腹，每阴嗾省臣，欲允其奏。近侍沙剌班学士从容言曰：“万一曲从所请，大非所宜。”遂命欧阳学士、揭监丞会议，以元德上辅代之，加于功臣号首。又典瑞院都事□□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以虎符，今太师功高德重，难与诸人相同，宜造龙凤牌以宠异之。”遂制龙凤牌，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牌身脱钗“元德上辅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时急无白玉，有司督责甚急。缉闻一解库中有典下白玉朝带，取而磨之。此牌计直数万定，事败毁之，即以其珠物给主，盖厥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言：伯颜太师功勋冠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金书以尊荣之。宛转数回，遂用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以塞其望。明年黜为河南左丞相。行事之夕，虽纸笔亦不经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于省前市铺买札付纸写宣与之。余尝以否泰之理，灼然明白，因举似于用事者，可不戒欤？梁冀跋扈，止不过比邓禹、萧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诛，薛禅之说，又过于九锡多矣。

余家人病疟，邻家有藏雷斧者，借授病人禳之。其斧如石，若斧状，脑差薄而无光，恐是楔尔，正与《笔谈》所说相同。

后至元己卯四月，黄雾四塞，顷刻黑暗，对面不见人，油坊售之一空。余于都城亲历此事。古有昼昏，恐若此也。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贼入寇杭城。时樊时中执敬为浙省参政，亟出御贼，北行至岁寒桥遇害。先浙省以杭州路总管宝哥惟贤摄参政，调守御昆山之太仓领军而往，驻于昆山旧州山寺，离太仓州治三十余里，终于不往，闻寇至，遂遁，匿于杭之寓舍。适值贼破杭，乃挈家潜于西湖舟中。越三日，邻居无赖之徒利其所将，恐之，遂与次妻□氏连结其衣袂，溺水而死。时潭州路总管鲁至道作二诗挽之，以寓褒贬之意，谩书于后。

挽樊时中参政

主将无谋拂众情，贤参有志惜言轻。狐群冲突成妖孽，黔首惊惶望太平。奋志从军全节义，杀身殉国显忠诚。岁寒桥下清泠水，夜夜空闻哽咽声。

挽宝哥参政

香魂俊骨堕深渊，无智无谋亦可怜。妖寇猖狂如有祟，生民雕瘵

似无天。芳名苟得十年在，死节应当二日先。欲向西湖酹尊酒，凄风冷雨浪无边。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颜丞相入杭城。二月廿二日，起发宋三宫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二日，拜见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为检校大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进封瀛国公。十二日，内人安康夫人、安定陈才人，又二侍儿失其姓氏，浴罢，肃襟闭门，焚香于地，各以抹胸自缢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纸书一卷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艺祖受命，立国以仁。中兴南渡，计三百春。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十三日，奏闻，露埋四尸，取其首悬于全后寓所，以戒其余，在上都时济门。予尝闻之先父枢密，因观周草窗《日钞》亦载此事，又得祈请使日记官严光大《续史》所说相同。二书皆写本，恨《三朝政要》、《钱塘遗事》板行于世，皆失此一节，惜哉！若此贞烈，可不广传乎？因笔之于此。

汉成帝时，孔光领尚书典枢机十余年，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日，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此。予因追忆高昌世杰班字彦时。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大司徒之子，为尚辇奉御。元统元年，上新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之，悬于项，置于袖中，经年其母不知。亲友或叩之内廷之事，则答以他说。其慎密如此。时年十五岁，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来，日减一羊。可见圣德仁俭也若此。

郊祀祭庙，天子御衮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则免颠倒之劳。谩识歌诀于左：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珮丁当冠笏全。

至元间，行省左丞史公弼号紫微老人，能写大字，有神力，平开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悬五十两银定七片。初攻扬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黄子久公望，自号大痴，吴人，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

叶子澄以清，号雪篷，吴人也，贫而尚义之士，与黟县达鲁花赤伯颜为厚交。至正壬辰，寇起江东，浙省调兵守昱岭关。时颜在遣中，没于王事。其家旧居嘉兴崇德州，讣音至，家人招黄冠岩隐者追荐摄召之。颜云："旦夕杭城受危，尔辈宜速往吾弟处逃生。"母妻以无弟可依，再叩之，云："即松江叶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其即备船东行。比至前三日，叶夜梦伯颜相见，以家属为托。叶即为留居供给不怠。后杭城果陷。此得非颜平日正心不昧，故能灵悟若是，亦由叶之与人交情不渝，真诚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时有托公书之事，颇相冥合，信有之矣。颜字谦斋，唐兀人也。

江西胡存斋参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来，无不馆谷之。虑阍人倦于通报，但不出，即于门首挂一"本官在宅"之牌。近年浙间富室无一家不帖却客之榜，较之亦可怜哉！

巑巑平章，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一日，与余论书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写几字，余曰："曾闻松雪公言一日写一万字。"巑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辍笔。"余窃敬服之。凡学一艺，不立志用工，可传远乎？

江浙参政赫德尔公，字本初，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本司诸先辈同谈内苑万岁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创建，乃亡金之沼囿也。初，圣朝起朔庭绝塞，土有一山，形势雄壮，峰峦秀异，金人望气者言此山有王气，当出异人，非金之利，谋欲倾圮之，计无从出。时金已衰微，因通好，托以入贡为辞，愿求此山之土为报。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遂掘其山，自备车马挽载，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台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祖皇帝登大宝，改筑京城，山适在禁苑之中，至今塞土遗迹尚存。其土赤润，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都会之京，兴衰之兆，天已默定，岂人力之所能为也。公因和万岁山诗韵，有"水溯颠崖流自转，山移绝塞势尤雄"之句，史册必载之详，姑录其略，以广闻见耳。

延祐间，武神童□□尝为中瑞司典簿，善写小字，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载：应用尝于一粒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

法令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以待彼效之谓之式。

律文有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之说，余以为去者为主，来者为客，是以避之。后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谓如人方去，忽

有人仓忙自后而来，必有急事也，故当避之。”谩识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铜钱为阿睹物，顾长康画神指眼为阿睹中，二说于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睹之说明矣。余尝见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国城写归御批数十纸，中间有云：“可付体己人者。”即今之所谓梯己人，因方言之讹，书手之误无疑。

江西吕道山师夔，至元间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十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长吕平章文焕一分，亲戚馆客一分，每分金二万两、银十万两、玉带十八条、玉器百余件、布二十万匹、胆矾五瓮。只此是江州府库，见管鄂州他处者又不预焉。以此观之，石崇又何足数也？

宋嘉熙庚子岁大旱，杭之西湖为平陆，茂草生焉。李霜涯作谑词云：“平湖百顷生芳草，夫容不照红颠倒。东坡道，波光潋滟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唐卢从愿为刑部尚书，占良田数百顷，时号多田翁。松江下砂场瞿霆发尝为两浙运使，延祐间以松江府拨属嘉兴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户，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此可为多田翁矣。

读书诀云：“生则慢读明经句，熟则紧读贪遍数。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鹅翎为箭羽，督责甚急，一羽卖三钱，后至五钱者。且以集庆一处言之，比年杭州一运解一百六十万根，共发三运，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造箭八百只，该用翎一千六百根，周岁用翎五十七万六千根，如此则一运可供三年。盖此物经过历蒸，皆成无用。然而催运不已，本路自科者可胜言哉！傥肯计会而索之，则民无害矣。宋王济为龙溪主簿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百钱，民甚急之。济谕民取鹅翎代输，仍驿奏其事，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淳化五年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于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谷之意。自今后，官造弓弩，其从理用牛筋悉以羊马筋代之。”皆载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巳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又江南有新官来任者，巨室须远接，以拜见钱与之，叩之则答以穿鼻来。如江西、浙西数大郡长官，非千定不可，间有一二能

者，诈及三千定者，佐贰各等第皆有定价。或有于都下应付盘缠，同出，就与之管事，名之曰苗儿头。余切恨赃污之徒要拜见钱，与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终非因事取受之条，失之远矣。且以江西萧、刘，松江朱、管，嘉兴王氏，皆遭此显戮，非拜见钱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谓负国害民，以致于天下不宁，讵可言哉！因观江邻几《杂志》：载士阳豪民邵□□者，指缙绅来借贷者，乞与二百缗，便可作驴骑。腰金拖紫不为豪子以长耳视之者鲜矣。余曰：若以借贷者便作驴骑，取觅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钱唐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验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

国朝尚食局上供面磨，磨置楼上，机在楼下，驴之蹂践，人之往来，皆不相及，且远尘土臭秽。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国朝镇殿将军凡请给衣粮，名之曰大汉。但年过五十者方许出官。

《因话录》云：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因念延祐间陈伯敷绎曾到都，每见晦迹丘园者数多，遂有诗云"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之讥。

余儿时闻先父枢密言：尝于宋官库中见孟蜀王锦衾，其阔一梭径过，被头作二穴，织成云板样，盖而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县十九保往字围李胜一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余按《文献通考》鸡祸类无此鸣者，始识于此。

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钱唐卢子明家白鸡伏雏九只，内一只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后，越三日而死。三月间，诸暨袁彦诚家一雏四足，二足在翼下。时余访旧到诸暨，适见此事。咸淳己巳，常州鸡翼生距。

龙广寒，江西人，居钱唐，挟预知之术，游食于诸公之门。一日，居佑圣观陈提点房。陈叩以明日饮食之事，答曰："写了不可

看。”陈俟其出，乃窃视之，书云：“来日羊肉白面，老夫亦与其列。”适有人送活鲫鱼者，陈属仆明日以鱼为食，诸物不用。至五更钟末，住持吴月泉遣人招陈来方丈相陪高显卿参政，盖高公避生日也。陈为吴言：“房中有活鱼，取来下饭。”高曰：“我都准备了也，诸物皆不用。”陈自念龙之语有验，因及龙广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识之，可请同坐。”是日羊肉白面，亦与其列，皆应其说。尝自言：“我已一百八岁。”故贯酸斋赞其象云：“有客名广寒，自号一百岁。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岁。”以此戏之。卒于延祐末年。尝闻先父枢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风角鸟占之术，名闻贾秋壑。一日，贾招之，叩以来日饮食之事，富写而封之。明日，贾作宴于西湖舟中，至晚贾行立于船头，自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座客廖莹中乃言此时日已暮，可以取所书观之。拆封，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八字，众皆惊赏。余按：蒋□□《逸史》载李宗回食五般馄饨，李栖筠食两拌糕糜二十碗、橘皮汤之事相同，万事莫非前定也欤？

巴思八帝师法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玻的达巴思八八合失。

杭州开元宫住持玄览真人王眉叟寿衍，有铜水滴一枚，贮水在内，遇潮汛则水涌应时。欲以此进上，后携至都，潮候不应，遂已之。可见气候不同。浙间凡造酱酣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则及时必须涌出，至有封泥瓶瓮者亦为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门上所插柳条置之瓶上禳之，其涌即止。江北则无此说。所以见方贡土物药材道地之分，凡事岂可一概论之，谩书于此，以为仕宦中固执己见，不察地方，不顺人情者补其闻见之万一云。

《朝野佥载》云：御史李审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送剩米及脚钱以责审，诸御史皆有惭色。吁，贤哉！□□若以当今之世，岂无如此母之贤者，恨见闻不广，录此以□来者，而得书之。因追忆奉化知州祝居宝，尝为余言曰：彼为浙省译史时，屡因公差赴都，经镇江，必为其友回回千户者相见而往。一日，留作午饭，食罢，其妻出见之。千户云：“今次见伯伯之迟者，盖家贫无人，此饭皆媳妇为之，故出迟尔，幸勿见罪。每岁赖此妇织绵绸二匹卖以助俸之不给者，皆此妇之力也。”本妇拜而责其夫曰：“何以为贫？我赖汝之贵，傥有筵会，处置我上坐，称之以夫人，金绣者皆列之于下，未尝因贫而贱我。或者乐人之金珠锦绣，使汝有所犯，我安得□□于上乎？”祝视之，所衣粗布也，头绣上有补顶，可谓至贫也。

操守如此，不谓之贤妇可乎？辄书此以追配之。

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俄顷自开，中有螺髻瓔珞，衣履菡萏，谓之菩萨。上置之金粟檀香合，赐与善寺，令致敬焉。余于杭城故家见蚌壳二扇，内有十八尊大阿罗像，纤粟悉备，后归之答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强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获罪，强饮之。阿怜帖木儿北渡访西镇国吉剌失的长老，长老迎之甚喜，留坐，嘱侍者□后好酒一尊为礼。长老执杯，王尽饮之。长老曰："尊客远临，当进两杯。"王复饮之。回盏及唇，长老大惊，乃酽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为者，我不厌之，何怒耶？"怒不能释，王曰："欲留我坐，须勿怒。我有佳酝，取来共饮。"尽欢而散。较之任迪简尤可重矣。

松江曹云西知事，善书画。杭士李用之访之，殁于馆中，云西敛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与范云迎王畯丧还家营敛之事相同，谩识于此，以励薄俗。

山居新语后序

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礼乐之盛，无不著在大典，布之成书。其底治于累朝，实比隆于三代。予归老山中，习阅旧书，或友朋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语》。其不敢饰于文者，将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抑且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云。至正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杨瑀识。

至正直记

【元】孔齐　撰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校点说明

《至正直记》，又称《静斋直记》、《静斋类稿》，元孔齐撰。齐，字行素，号静斋，别号阙里外史，山东曲阜人。其父退之曾任建康书吏，孔齐随父迁居溧阳。元末至正年间，农民起义烽火遍及江南，孔齐又避居四明（今浙江宁波）。《至正直记》就是他避居四明时所撰的一部笔记。

这部笔记内容相当庞杂，涉及面颇广，实际上是作者为提供“观省”而写的一部见闻杂记。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例如卷一“楮币之患”条记述了元末纸币和铜钱的使用情况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弊端；卷三“曼硕题雁”条借揭曼硕翰林的《题雁》诗，揭露了元朝统治者重用色目人压迫南方汉人、“视南方如奴隶”的情况，这些条目均可供治元史者参考。书中又记载了不少手工业品和文物用品的制作情况。诸如松江青花布、集庆官纱、宋代缂丝的花样颜色，笔、墨、纸的制造工艺，本书都一一作有记述。特别要提到的是，书中还记载了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遗闻轶事。作者和这些人年代相近，所记当较为可信。这些材料对研究者也相当有用。

本书虽颇有资料价值，但也有不少地方污蔑农民起义；宣扬风水谶语、因果报应；记述家训家规，美化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应向读者指出的。

本书刊本甚少。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曾将此书抄录订正，并撰有《静斋类稿引》，准备刻印问世，但迄今未发现有明刊本著录。现存的《至正直记》刻本为《粤雅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谓《至正直记》“别一本题曰《静斋直记》，其文并同，惟分四卷为五卷，而削去各条目录，盖曹溶《学海类编》所改窜也”。但《学海类编》曹溶原辑本已散佚无存，现存的《学海类编》为清道光十一年（1831）晁氏木活字排印本，而晁氏本早经清人陶越增删，《至正直记》已被删去。所以，《至正直记》仅存《粤雅堂丛

书》本，现即据以标点整理。凡发现书中明显刻误者，则径行改正。正文和目录不符之处，也作了校改。校点不当之处，希读者指正。

卷一

杂记直笔

杂记者，记其事也。凡所见闻，可以感发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为后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为传闻多识之助者，随所记而笔之，以备观省，未暇定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上都避暑

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盖刘太保当时建此说，以上都马粪多，一也；以威镇朔漠，二也；以车驾知勤劳，三也。还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当时所戴旧毡笠，比今样颇大。盖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今存焉。乱后，车驾免幸，闻宫殿已为寇所焚毁。上都千里皆红寇，称伪龙凤年号，亦岂非数耶！

文宗潜邸

文宗皇帝尝潜邸金陵，后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专尚文学，如虞伯生诸翰林，时蒙宠眷。一时文物之盛，君臣相得，当代无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诏，伯生几至祸，以意出内殿，且目眚免罪。后奉诏出文宗神主，诏未出而太庙陨石已击碎碧玉神主矣，岂谓

圣语不应天而何？又闻今上潜邸远方时，经过某郡，见一山甚秀，但一峰不雅，圣意偶欲去之。后思其山，令画工图以进，复见此一峰，用笔抹去。未几，雷已击削此真峰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时文物之盛，过于今日。但纵奸权燕帖末淫乱宫中，且挟征先帝后为妻，人伦大丧。造龙翔寺，以无用异端而费有限之膏血，不思潜邸之苦，而纵奢侈之非，视今上俭素，诛权臣，则相去大远矣。

周王妃

文宗后尝椎杀周王妃于烧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周王即火失剌太子。

古　　雁

国朝翰林盛时，赵松雪诸公在焉，一时诗僧亦与坐末。客有以《古雁图》求跋者，诸公咸命此僧先赋。诗僧即援笔题云：“年去年来年又年，帛书曾动汉诸贤。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乐秋田。影离冀北月横塞，声断衡阳霜满天。人生千里复万里，尘世网罗空自悬。”诸公称赏，即以诗授客去。

酸斋乐府

北庭贯云石酸斋，善今乐府，清新俊逸，为时所称。尝赴所亲某官燕，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斋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满座皆绝倒。盖是一时之捷才，亦气运所至，人物孕灵如此。生平所赋甚多，特举

其一而记之云。

佥厅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佥厅官之妻，有艳色，好出游。一日，郡守作燕，会其僚属之妻，此妇预焉。邀者至，欣然登轿，但觉肩者甚急，家仆失后。及下轿，乃倡家也。其仆至郡守家，不见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无及矣。盖倡人数见此妇之艳，设计也久，乘此机而陷之。连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娱客以取钱。妇郁郁不乐，每为娼人所鞭挞。后恐事觉，乃鬻于大官人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适为杭通判，因会饮，见供具有爊鳖，食未既而泣下。守问其故，曰："此味绝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问其妇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载矣。"守入问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无孕，当复还。"遂相见而泣，言及前事，夫妇如初。噫！妇人教令不出闺门，岂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艳色，谓之不祥。佥厅无礼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祸；其妇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纵游者，当以是而观之。

文山审音

国初宋丞相文文山被执至燕京，闻军中之歌《阿剌来》者，惊而问曰："此何声也？"众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矣。"盖音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瓮。至正以后，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斋郎》、《大元强》之类，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罗太无高节

罗太无，钱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宫入京，后以疾得赐外居，闭门绝人事。处一室甚洁。夏则设广帷，起卧饮食皆在焉。旁有小炷灶一，几一，设酒注大小三，盏斝六。遇故人至，则启关纳之，必问膳否，否则留过午，度路程远近，使从卒辈引去。至酒毕，复候为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过三行，果脯惟见在易办者。客虽多，不过五六人也。好读书史，善识天文、地理、术艺。武夷杜本伯原尝私问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略云：时乃侄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权势正炎炎，凡贵近公卿，莫不候谒谀附。适遇岁朝，司徒者自内请谒太无，太无掩门不纳。司徒称名大呼，以首触扃。从官偕至者，动以百骑，惊惶失色。俄太无于户内呼司徒名，款应之曰：“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顾我你。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可其请。太无以所积金帛玩好，皆散与邻坊故人无遗，惟存书籍数千部，束于车后褥上，嘱其侄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势。”至于再三，乃登车出齐化门，仰视而笑曰：“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训，弄权不已，后以赃受湖州人旧土坐罪，流远方卒，而太无乃得终于乡里云，泰定间事也。偶因亲友林叔大提举言及此，可谓有先识者，遂记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宝山乃罗司徒所见者。

惜儿惜食

前辈云：“惜儿惜食，痛子痛教。”此言虽浅，可谓至当。至“教子婴孩，教妇初来”，亦同。

富州奇闻

先人尝言，为富州幕官时，闻一事甚异。市民某，家道颇从容，以贩货为业，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还，女年及笄，未嫁，忽觉有娠。父疑之，询其母及女，皆曰："无他事，不知何以得此。"问其邻，亦曰："此女无外事。"疑不能解。闻之官，验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时，女在榻后，间闻其淫欲声状，不觉情动。少顷，其母溺于盆，女亦随起溺之，同一器也，遗气随感逆上成胎，其异遂释。所以内外不共湢浴，不同圊溷，古人立法，盖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闻

溧阳同知州事唐兀那怀，至正甲申岁尝与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贫，与人代当军役。一日，见其妹有孕，询究其事，不能明，欲杀其妻与妹。邻媪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终岁未尝见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乃兄尝早行时，与妻交合而出，妹适来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覆于姑之身，作男子状，因相感遗气成孕也。噫！防微杜渐之道，可不谨乎？又闻老人言，凡室女与男子同溺器者，则乳色变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戏婚

尝闻某处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戏之曰："当为夫妇。"既长，各异居，以生事不齐，遂渝盟。乳母每戏女曰："小官人意欲望尔，不敢来也。"女始则怒之，久而情动，不复怒也。一日，别有人来议婚，女闻之不乐。乳母即语之曰："小官人今夜欲来，如何？"女许之，灭烛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遗。凡五月，觉有娠。父母责之。女曰："一时所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诉之官，追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胜苦，遂

枉受刑。既归，日夜号泣。父母怒曰：“尔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刑矣，因念未尝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终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状，乃乳母之子假托其姑之子也。复诉于廉访司，杖杀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议婚，古人所戒，况戏言乎？所以辱家败俗，皆世之不学无术、庸碌之辈所致尔。

防微杜渐

或人家以爱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渐，纵令乳媪之子女往来，必为乱家之患。有识之男子，必当绝之于始，慎勿使妇人姑息，伤大义也。

脱欢报应

我国家脱欢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统某官备礼迎降，款馈甚厚，盖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铺设俱具极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脱欢父遂起贪心，复入其罪而有之。都统首死，其家人奴仆尚众不服，夜半相杀，咸以兵法治之。六十余年，脱欢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脱欢畏之。一日，招婿名曰虎舍者，又贪鄙不仁，尝侮其亲子。子盖妾所生也。脱欢卒，其妻逐其子并妇，以婿立为嗣，凡家产田宅，尽为婿有。家奴林总管者，每怀不平，乃扶其子名庆舍者，诉之官。官谕之，不伏，遂各执兵器相卫，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尽携家财妻孥遁，庆舍始主其业，则已荡废矣。故老皆言，却与杀都统时相似，此报应之不偶然也。

脱欢恶妻

脱欢母王氏，广德长乐村人，为兵官所掠，见有姿色，端重，不

敢犯，遂献与总兵官，即脱欢父也。于是择日行婚礼，后生脱欢。脱欢生庶子庆舍。脱欢之妻既逐其子并妇，复以妇配驱奴之无妻者。妇曰：“我大夫之子妇也，义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脱欢之妻痛挞其妇及奴，且令之曰：“弗从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迫妇与奴囚于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窥之，验其奸污之状，然后释其罪。噫！脱欢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后受污辱，为百世之恨，可谓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礼其夫，又欲杀其子，恶丑彰露，情弊显然，则当决意去之，以绝后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报应

四明袁知府尝因官籍陆氏家财，悉为己有。后无嗣，养陆氏子。既长，当受所分之物，见银盘背有陆氏祖名氏，报应如此。吾闻之卓悦习之云。

古阳关

常见《和林志》所载，晋王大斡耳朵至亦纳里一千里，西北至铁门一万里。其门石壁凌云，上有镌字曰“古阳关”。有题《青门引》，其词云：“凭雁书迟，化蝶梦速，家遥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欢呼，细君迎迓，拭去故袍尘帽。问我假使万里封侯，何如归早？时运且宜斟酌，富贵功名，造求非道。靖节田园，子真岩谷，好记古人真乐。此言良可取，被驴嘶恍然惊觉。起来时，欲话无人，赋与黄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馆宾议论

脱欢大夫在建康时，有一馆宾早起，闻堂上有人声，意谓大夫与僚佐也。久而视之，但见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灾。”或云：“其家亦有未当死者。”一云：“付之脱欢。”言讫不见。馆宾惧，疑其主将有祸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脱欢出门，忽有讼者诉某处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状追问。后没入，其家皆杖配远方，乃知豪民恶贯满盈，神人共怒者也。逾年，馆宾复至，大夫问其故，始言及其所见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丰黄光大行甫所编积善录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犹鼠雀之不可入仓禀。鼠雀入仓禀，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为乱行者。”此足为确论。予尝见溧阳至正间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茔墓建庵，命僧主之。后其妇女皆通于僧，恶丑万状，贻耻乡党。盖世俗信浮屠教，度僧为义子，往往皆称义父义母，师兄弟姊妹之属，所以情熟易狎，渐起口心，未有不为污乱者。或妇女辈始无邪僻之念，则僧为异姓，久而本然之恶呈露，亦终为之诱矣。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岁时往复，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茔墓建庵

予尝谓茔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寝之东，不必重造也。但造舍与佃客所居，作看守计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类，皆不宜。此于风水休咎有关系，慎勿为之可也。

云岩至言

宋末于潜吴度身之所编益载有云：云岩洪焘为浙西常平使者，节斋赵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辞之。余问其故。洪答曰：“富贵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绮绣之繁，声乐肴馔之侈，何可当也！吾家先君尝贵显于朝，而始终一儒素。今家人辈皆山中人，一则必贻讥笑而怀惭忸；一则必生欣慕而思效学，无益也。明言累辈皆山中人，素无身装首饰，不曾出众，不敢前。节斋亦不敢强。”此至哉之言也。

妇女出游

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尝记至正甲申春，继嫂自杭归，其姻党邢怀者为溧阳同知州事，因好会家眷燕聚，适亲友宣城贡清之有源为教授，假居南轩，妻妹亦与席，惟先妣及家人辈不得已，略相见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会，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辈亦坚辞不赴，且曰：“前日之会，在我家，尚不乐终席，今日岂可出游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数，以致外议纷纷，渐起变夷之诮，则家人辈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鲜不为此曹所陷也。盖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画史

米元章画史云：“翎毛之伦，非雅玩，故不录。”又云：“东丹王胡瓌《蕃马》，见七八本，虽好，非斋室清玩。”又云：“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今人撰《明皇幸蜀》，无非奢丽。《吴王避暑》，重屏列阁，徒动人侈心。”又云：“苏木为轴，石灰汤转色，愈久愈佳，又性轻。角轴引虫。又臭气。”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

兄弟异居

人家兄弟异居者，此不得已也。妇女相见，亦不可数，或岁首一会，春秋祭祀家庙各一会，一岁之中不过三次可也。盖庆贺吊问，非妇人之事。尝见浙西富家兄弟，有异居数十里，妇女辈不时往复，以为游戏之常，至于夜筵，过三更归，或致暗昧奸盗不可测。此当与宋末佥厅失妻事并观之。

子孙昌盛

世之欲子孙昌盛者，莫若积阴德最要紧。然积阴德者，必以孝为第一义。前代之事，载诸传记者甚详。尝观《谕俗编》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独《坤》之论断，以两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应也。而独于《坤》卦者，以坤属阴，一元之善在坤，为阴德也。所谓余者，言其殃庆及子孙也。此应知县俊之言也。

阴德之报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为郡杖直之卒，每有阴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后拜相，赠越王。越王生弥远，又拜相，赠卫王。从子嵩之又拜相。子孙数千人，至今富盛不绝，皆阴德之报也。国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阴德及于乡，后生孙拜相封王。国朝宣城南湖贡氏祖尝依吴履斋之门，屡有阴德，略且孝义。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与仆私通，窃财而遁，中途为仆所后，盖其意在得财也。婢追不及，后返至南湖，恐事觉，仓皇欲赴水死。贡适见而止之，曰："汝宜急归，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余阴德，尚多如此者。后生士浚，自号南漪，又有阴德，以子贵，赠秘监之官。翰林学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孙师泰，字泰甫，亦登显官，自平江太守，今为户部尚书。诸孙仕者尚多。

忠卿阴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阴德及于福建之民。若子若孙，皆仕福建之地。今汭世川自福建肃政廉访司经历拜南行台监察御史，是其孙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约斋府君，晚年自来安县渡龙湾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离散之际，凡有可以为众人救者，宁自给不足，而分与之。盖出于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几，北兵取金陵，哨骑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书谒军门，请示不杀，以取信于民。时左丞相伯颜大服，即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众。吾家五世无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溧阳。修德如先祖，后至子孙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松雪遗事

钱唐老儒叶森景修尝登赵松雪之门，松雪深爱之。盖谓其效奔走之时使令，且聪明，颇读书故也。家住西湖，妇女颇不洁，盖杭人常习也。所藏王右军《笼鹅帖》石刻，后有唐人复临一帖副之，诚为妙品。张外史每戏之，一日赋诗以贻之，有云："家藏逸少《笼鹅》字，门系龟蒙放鸭船。"世以鸭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钱唐访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时景修数相过，每举松雪遗事助笑谈。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纸界画十三行，行数十字，字各不等，问景修曰："尔谓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亏你寻思，惜太过耳。"乃临《洛神赋》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两端各有小窍，体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线一缕至，扣于两窍，而以石令人涤净扶立矣。久之，清风飒至，其声如琴，即命名曰"风篁"。他日归霅川，当易以细丝缕上之，为小斋前松下之玩。景修曰："此是前人为之，而相公见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参造化之巧如此者，岂凡俗之所能拟其万一哉！但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邪？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称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

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盖松雪公入国朝后，田产颇废，家事甚贫，所以往往有人馈送钱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书，然亦未尝以他事求钱耳。

径寸明珠

近闻前代常有以径寸明珠进御者，一宦官见之，即求贿赂。其人不从。宦官遂取丝络悬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须臾，珠即化为水。其人失色。宦官曰：“尔独不能识宝耳。此非明珠也，乃猿对月凝视久，堕泪含月华结成者也。”其人惭悟而去。

子母相关

尝见先妣在城南时，齐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时，先妣倚门见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来我前。”若是不知其几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观《棠阴比事》，有子母牛以血潠骨相渐者，其天理盖可见。又闻昔人采薪归倦，假寐破窑中，忽梦如雷震，遂惊觉，归而母疾思儿不能至，遂啮指出血，其相关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于母者，是诚禽兽之不若也。

石枕兰亭

三衢叶文可君章居钱唐，善镌刻，尝游于诸老友周本心、陈恕、杜清碧之门，颇知典故礼法。乃兄肃可学国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氏，与予交有年。尝云：“宋季小字《兰亭》，南渡前未之有也。盖因贾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莹可爱。贾秋壑欲刻《兰亭》，人皆难之。忽一镌者曰：‘吾能蹙其字法，缩成小本，体制规模，当令具

在。’贾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损处皆全，亦神乎技也。今所传于世者，又此刻之诸孙也，世亦称《玉枕兰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为予论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说盖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尝登贾之门行医，亲见其刻此枕，得预此庆宴云。

张贞居书法

钱唐张贞居善书法，初学赵松雪及唐皇玄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称之曰：“某之后，书碑文者，计范德机、吴子善、张伯雨此三人耳。”后得《黄庭》古本，临写不肯释手，深得其笔法。晚年字体加瘦劲，识者谓其脱去带肉，止剩瘦筋，已至妙处了。尝为予论书法，且云：“用笔不可多滞水墨，当以毫端染墨作字，干则再染墨，切不可用力按开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笔虽秃乏毫，皆洁净如未尝濡墨者。盖老赵写字，必连染三五管笔，信宿然后书之。”

赵岩乐府

长沙赵岩，字鲁瞻，居溧阳，冀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鲁王，尝在大长公主宫中，应旨立赋八首七言律诗宫词，公主赏赐甚盛。出门，凡金银器皿，皆碎而分惠宫中从者及寒士。后遭谤，遂退居江南。尝又于北门李氏园亭小饮，时有粉蝶十二枚，戏舞亭前，座客请赋今乐府，即席成《普天乐》前联《喜春来》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细，翡翠帘深卷燕迟，夕阳芳草小亭西。问细履见十二个粉蝶儿飞。犹曲引子也。一个恋花心，一个搀春意，一个翩翻粉翅，一个乱点罗衣，一个掠草飞，一个穿帘戏，一个赶过杨花西园里睡，一个与游人步步相随，一个拍散晚烟，一个贪欢嫩蕊，那一个与祝英台梦里为期。”《普天乐》止十一句，今却赋十一个，末句结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转换处，不过如此也。鲁瞻醉后，可顷刻赋诗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时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饮酒，醉而病死，遗骨归长沙。

脱脱还桃

太师马札儿为小官时，尝赁屋以居。居有桃树未实，至熟时，脱脱尚幼，一日尽采以贮小奁。太师归，思问曰：“此桃何在？”脱脱曰：“当时赁屋时，未尝言及此也，当还其主。”太师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为太师云。

王黄华翰墨

王黄华翰墨名于女真，时人拟之苏东坡，得之者颇珍重其价。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时，予见一伶人来自中原，得一词云：“钓鱼船上谢三娘，双鬓已苍苍。蓑衣未必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静鸣榔。自来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字体瘦劲，不□北方遗□□初无书法。至正己亥秋，又见浙东帅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黄华纸上所书大字，字体颇类《小采》之飘逸，与向之所观山谷笺所写不同，未知孰是。

矮松诗

国初有张某者，真定人。幼能诗，曾赋小松云：“草中人不见，空外鹤先知。”后能篆法，自号秦山，官至御史，老于扬州。字体颇善，今北方牌扁多其所题。

神童诗

脱脱丞相当朝时，有神童来谒，能诗，年才数岁，令赋担诗，即成绝句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盖讽丞相也。

王氏奇童

溧阳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间，其孙年六岁，能写文字。时知州把古者令见之，果能书径尺者，亦曰：“异哉！”但不能诗耳。又解记诵诗文，如数岁者。

止箸

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箸瓶查斗，或银或漆木为之，以箸置瓶中。遇入座，则仆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箸，状类笔架而小，高广寸许，上刻二半月弯，以置箸，恐坠于几而有污也，以铜为之。

萨都剌

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赋诗，如《镜中灯》云“夜半金星犯太阴”，《混堂》云“一笑相过裸形国”，《鹤骨笛》云“西风吹下九皋音”之类，颇多工巧。金陵谢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风韵，且调低，识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尝为靠裀之类。

宋缂

宋代缂丝作，犹今日纻丝也。花样颜色，一段之间，深浅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织御容者，亦如之，但着色之妙未及耳。凡缂丝亦有数种，有成幅金枝花发者为上，有折枝杂花者次之，有数品颜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画。纻丝上有暗花，花亦无奇妙处，但繁华细密过之，终不及缂丝作也，得之者已足宝玩。

集庆官纱

集庆官纱，诸处所无，虽杭人多慧，犹不能效之。但阔处三尺大数以上，杂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净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铜钱牌

宋季铜钱牌，或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伯之等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币之患

楮币之患，起于宋季。置会子、交子之类以对货物，如今人开店铺私立纸票也，岂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年，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爊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爊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吴、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兴，每贯仍旧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漕至六十文。所以法不归一，民不能便也。且钱之小者、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予尝私议用三等，金银皆作小锭，分为二等，须以精好者铸成，而凿几两重字，旁凿监造官吏工人姓名，背凿每郡县名，上至五十两，下至一两重。第三等铸铜钱，止如崇宁当二文、大元通宝当十文二样。余细钱，除五铢、半两、货泉等不可毁，存古外，唐、宋诸细钱并用毁之。所铸钱文曰“大元通宝”，背文书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价高者，用金，次用银，下用钱。钱不过二锭，盖一百贯也。银不过五十两，金不过十两，每金一两重，准银十两。银一两，准钱几百文。必公议铜价工本轻重，定为则例可也。如此则天下通行无阻滞亦无伪造者。纵使作伪，须金银之精好，钱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赵子威太守亦言之颇详，其法与此小异耳。

国朝文典

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赵松雪、元复初、邓素履、杨通微、姚牧庵、卢疏斋、徐容斋、王肯堂、王汲郡等三王、袁伯长、虞伯长、揭曼硕、欧阳圭斋、马伯庸、黄晋卿诸公文集，《江浙延祐首科程文》、《至正辛巳复科经文》及诸野史小录，至于今隐士高人漫录日记，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中间惟《和林》、《交信》二书，世不多见。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书，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乱后，日记略吾所见闻。所书也，凡近事之有祸福利害可为戒者，日举以训子弟，说一过使其易晓易见也，犹胜于说古人事。如奸盗之

源，及人家招祸之始，与夫贪之患，利之害，某人勤俭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贫，择其事之显者，逐一训导之，纵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减半为非也。先人每举历仕时所见人家之致兴废阴德报应，及经新过盗贼奸诈之由，逐一训诲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者省察之，无是患者加谨之，其拳拳乎子孙训戒如此。呜呼！痛哉。

义雁

溧阳同知州事保寿，字庆长，伟元人，寓常州。尝陪所亲某人从车驾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余里，宿于帐房，其生雁飞逐悲鸣于空中，保寿及所亲皆伤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掷去。生雁随而飞落，转觉悲呼，若相问慰之状，久不能去。其人遂瘗之。时庚寅秋九月，与予谈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遗山先生有《雁冢词》，正与此同，乃知雁之有义，人所不及。故谚云："雁孤一世，鹤孤三年，鹊孤一周。"时所以亲迎奠雁者，岂无意乎？

欧阳宠遇

溧阳教授天台林梦正，尝为僧数十年而复还俗，颇能诗文，游京师二十年，始得是职。一日，出示《许鲁斋神道碑》版本，乃欧阳玄奉敕撰者。梦正时在京，闻奉旨翰林有德行者为文，近臣以虞、揭诸公奏，再奉旨特以欧阳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经学，当笔。于是，传旨命玄撰。可见欧阳公为人，得遇圣恩所眷，亦平昔公议如此。虽延祐诸贤及天历名士，未能为之，直待欧阳公了此，可拟前宋文忠公也。

欧阳梦马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浏阳人。幼梦天马墨色，大逾凡马数倍，横天而过，寤而赋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马赋》中第，盖昔时所作也。为人谦和好礼，虽三尺童子请问，亦诚然答之。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俗夸诞。时人尝有论云："文法固虞、揭、黄诸公优于欧，实事不妄，则欧过于诸公多矣。"

议立东宫

朝廷议立东宫，奉特旨命近臣召欧阳玄，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议，卿可勉为一行。"后不书名，但呼元功而已。圣眷之重，亘古莫有。玄即赴京，就以御札装潢成轴以荣之。既至，特旨乘舆赴殿墀下，其宠其荣，国朝百年以来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地理之应

地理之应，亦有可验者。若金陵之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汉末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之形势者。自吴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旧都距秦淮十八里，迫倚覆舟山紫薇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即今之集庆府城也，地势不及六朝远矣。句容之三茆山，原自丫头山。地理家尝谓丫头峰不尖，所以只主黄冠之流。若尖则为双文笔峰，必主出文章状元。丫头俗呼为丫角贪狼，盖阴阳者流以九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据。然其有是形者主是应，或可信矣。溧阳[illegible]山前地脉一支过溪，直抵党城，又过溪至紫云山。凡在此脉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则富，小则温饱。天历己巳旱，山东顽民欲引洮湖水灌溉，恨此脉截断溪间，纵石工凿断三五尺；而巡检申德兴禁之不能止，因大诃曰："此州里之地脉，关系祸福！"遂跃马鞭击之。虽移文州司，责顽民之罪，已被其所损矣。山前一境，自前代旧称无贫乏者，皆地脉之应也，幸赖申君，不为深害。然山间树木与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见消废矣。地理之验，岂偶然哉！此予之目击耳闻，而乡人亦以此为痛恨。

渔人致富

一渔人黄姓者，初贫，而母死于欠，化于[illegible]山西南角上。盖捕鱼寓于此地者，就瘗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顾也。后术者相云：“此山山龙之稍止处小结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鱼获利倍常时，岁余家计温饱，三载之后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墟田数十亩，为造屋授业之计。遂买巨舟二只，每岁终，充赁大家运粮输官仓之后，得钱十贯而致富云。雁窆墟、东都柂柄墟墟形如舟柁。路远湖墅村，相夹一沟，南北水旧通流，后人筑土实其南，俾路直连两墟。凡在墟之近筑处数十家，三载必有一人患膈气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顽民石姓者作乱，雁窆村民惧其不测，因开土流通。复为流通，自是绝无翻胃者。

谢庄地理

义兴谢庄谢仲明者，豪于里而子女多患痖疾。至元戊寅间，溧阳财赋提举司官王某者过之，谓其家富者，水法好也。盖自五里外迂回曲折而入，直至于门。然水口太塞，令凿上墩，并去杂水，别筑桥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后果无痖疾。王州号王铁判。盖以善相遇知文宗，得是官也。江西人。

溧阳新河

溧阳南门外，宋末开河曰新河，建桥曰新桥，巷曰新巷。其地多产矮而驼者，不知何故。至国朝至顺间，始绝此患。新河出教场河，转桥南而东流也。北门砚池巷入东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侧之态，常出驼痖如新河上者，术士为其改造，撤去斜侧，因遂绝其患。风水之说，见于葬书者，止言阴宅，葬后所主吉凶，未尝及此。此盖予目睹耳闻而不诬者，故直书之以训子孙也。予有《阳宅

六段锦》甚妙，可以无此患矣。予家福贤寓宅，盖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筑而成者也。初有篱围于前，与沈氏园相接，宛如逆水兜势，观者咸以逆须鱼笼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后渐撤此篱，沈氏亦以小吝不复围障其园，眼界太空明，无关锁意思，家计不进，日见消歇，沈氏亦然。盖由[illegible]山地脉之凿伤，龙翔庄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风水之验，岂不信乎？

善权寺地势

荆溪善权寺地势甚妙，向山似覆钵盂，所以止出僧流，形局之内，左泉射胁后山，有凹处风吹，常被盗讼。至正庚寅春，主僧继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筑土墙于左臂之内，又筑石墙以塞其凹风。且言门景太空敞，亦筑墙围以关锁，寺遂无事。寺有前贤读书台。寺之地势，结穴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与予旧，尝言："金陵蒋山寺之巅，可望西江远来之水，岂云小哉？"又言："前辈士人多就名山妙处读书，盖借取其王气而为灵变也。"是以往往名山多名公读书处。又闻钟山有紫气，如烟缥缈，可望而不可见，真佳兆也。

芳村祖墓

地理之说，不可谓无。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吴将仕公讳旻者葬焉，颇荫福其子孙。后别房贫者，以右臂前地，佃于邻人取私租，不顾祸福也。予每言于内兄吴子道，当以己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听。不三年，西寇陷溧阳，犯莲河溪，芳村危急，吴之子弟起兵御之，兵败遇害者六人，仆厮数十人。考其地理之祸，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杀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业大废，死亡被掠者相继不已。若三载之前，坟前未动土时，红寇尝过芳村至再三，亦无被害者，乱后反得财物，其势尤张，此地理之不可无也。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处富贵而不习诗礼，一不幸也；内无严父兄，外无贤师友，二不幸也；早年丧父而无贤母以训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读书种子断绝，一不幸也；使妇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尝遗之以钱，此最不可。非惟启博戏之习，且致游荡之资，不率教训，皆由是也。或生朝岁时，则以果核遗之，入学之后，则以纸笔遗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爱之情。吾家往往有此患，今当重戒之。或无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后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娇惰，生女尤当戒之。

婚姻正论

婚姻之礼，司马文正论之甚详，固可为万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礼，不惟苟慕富贵，事于异类非族，所以坏乱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为痛恨。

寡妇居处

予尝谓不幸人家有寡妇，当别静室处之。或遇妯娌有贤者，正言大节，时相训讲，以坚其志，或庶几焉。凡寡妇之居，与寻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盖起居言笑与夫妇之事，未必不动夫妇之心。此心一动，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适，不至于失节非礼者，鲜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静，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间，亦不可使其亲近，恐窥见寻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渐之遗意也。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乡里蹈此辙者多矣。又见荆溪王德翁，晚年买二伶女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范》言之甚详，兹不再述，有家者当深玩之。

婢妾之戒

寻常婢妾之多，犹费防闲，久而稍怠，未有不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坏乱家法，一也；诱陷子弟，二也；玩人丧德，三也。士大

夫无见识者，往往蹈此。人之买妾者，欲其侍奉之乐也。妾之多者，其居处纵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乐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宜深戒之！

要好看三字

先人尝曰："人只为'要好看'三字，坏了一生。便如饮食，有鱼菜了，却云简薄，更置肉。衣服有阙损，搀修补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鲜。房舍仅可居处待宾，却云不好看，更欲装饰。所以虚费生物，都因此坏了。"先人一履，皆逾数年，随损随补。一白绸袄，着三十年。终身未尝兼味。所居数间，仅蔽风雨，客位窗壁损漏，四十余年未尝一易，乡里皆讥诮之，不顾也。子孙识之，当以为法。

棺椁之制

先人与杨亲翁杨待制尝论棺椁之制，文公《家礼》所谓棺仅使容身，椁仅可容棺。其言信矣。后世皆不晓此义，惟务高大，殊为不根。尝见乡中荒岁盗古冢者，得棺木改造水车粪桶之类，不知几百年也。盖郴州之巨木，状如老杉，富贵之家，半先竞价以买之，高者万贯，下者千贯，以为美饰，否则讥诮之，可谓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为之，高不过四尺，厚亦不过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广开土穴，以泄地气。椁惟用砖或柏木足矣。此论甚善。至正乙未以后，盗贼经过之所，凡远近墓冢，无不被其发者，丧不如速朽之为愈也，因记为戒。自天历己巳年旱歉后，诸处发冢之盗，公行不禁，不预凶事，礼也。然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亦无妨也。

卷二

别业蓄书

古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阳，分沈氏居之半，以为别业，多蓄书卷，平昔爱护尤谨，虽子孙未尝轻易检阅，必有用然后告于先人，得所请乃可置于外馆。晚年，子弟分职，任于他所，惟婢辈几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归省，见一婢执《选诗演》半卷，又国初名公柬牍数幅，皆翦裁之余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将几卷褙鞋帮，某婢已将几卷覆酱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尔等居外，幼者又不晓事，婢妮无知，宜有此哉！"不觉叹恨，亦无如之何矣。予至上虞，闻李庄简公光无书不读，多蓄书册与宋名刻数万卷，子孙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书散于乡里之豪民家矣。《家训》徒存，无能知者。往往过客知庄简者，或访求遗迹，读其《家训》者，不觉为之痛心也。又见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伯长没后，子孙不肖，尽为仆干窃去，转卖他人，或为婢妾所毁者过半。且名画旧刻，皆贱卖属异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征也。

诗重篇名

《诗》之重篇名者，《柏舟》二，《邶》、《鄘》。《扬之水》三，《王》、《郑》、《唐》。《谷风》二，《邶》、《小雅》。《无衣》二，《唐》、《秦》。《杕杜》二。《唐》、《小雅》。

铁板尚书

谚云："铁板《尚书》，乱说《春秋》。"盖谓《书》乃帝王之心法典礼，学《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断说也。

笔品

予幼时见笔之品，有所谓三副二毫者，以兔毫为心，用纸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层。有所谓兰蕊者，染羊毫如兰芽包，此三副差小，皆用笋箨叶束定，入竹管。有所谓枣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丝线缠束其半，取其状如枣心也。至顺间，有所谓大小乐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线束其心，根用松胶，缎入竹管，管长尺五以上，笔头亦长二寸许，小者半之。后以松胶不坚，未散而笔头摇动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样皆不复见也。笔生之擅名江、浙者，吴兴冯应科之后，有钱唐凌子善、钱瑞、张江祖出，近又吴兴陆颖、温国宝、陆文桂、黄子文、沈君宝，颇称于时。丙申以后，无复佳笔矣。

墨品

江南之墨，称于时者三，龙游、齐峰、荆溪也。予尝试之，二者或煤粗损砚，惟荆溪于仲所造，则无此病，但伤于胶重耳。至顺后，或用鱼胶者，甚好。于氏已绝嗣，外甥李文远得其传，不若老于亲造之为佳。后至元间，姑苏一伶人吴善字国良者，以吹箫游于贵卿士大夫之门，偶得造墨法来荆溪，亚于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黄修之所造，可备急用。其长沙、临江，皆不足取，兵后亦亡矣。

白鹿纸

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箓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其白者，莹泽光净可爱，且坚韧胜西江之纸。始因赵魏公松雪用以写字作画，盛行于时。阔幅而长者，称曰白箓，后以箓不雅，更名白鹿。临江亦造纸，似旧宋之单抄清江纸，兵后亦鲜矣。

龙尾石

歙县龙尾石，自元统以后，绝难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后，下品石亦难得矣。

乡中风俗

乡中风俗，中户之家皆用藩篱围屋，上户用土筑墙，覆以上草。至元纪年之后，有力之家患盗所侵，皆易以碎石，远近多效之，由是丧讼交攻，不数年凋落甚矣。尝有业地理者与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于茔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杨希茂，溧阳王云龙，皆用石墙围祖墓，以绝樵采。至正壬辰之乱，杨、王全家遇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尝言，作石假山甚不祥。盖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于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纲，由是女真祸起。赵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阳南园，未几毁于兵火。豪民陈竹轩富甲于溧阳，号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后有巨石，高逾三丈，名曰双秀，见之者咸谓不祥，

不数年竹轩死于京城，子孙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阳，风流文采，时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园，未逾年卒，由此遂废。妻兄吴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尝谕之曰：“立石以为标格之美观，固是好。但高则不祥，若不过五六尺，不逾檐，则无伤也。”且历举其覆辙者言之，有吴兴奸民蒋德藻，曰：“此公朴实，前辈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讼，家资废半，更兼子女祸于内，渐至气象不佳矣。至正丙申，毁于兵火。

寓鄞东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东湖上水，暇游史祖墓，途中见废宅基，史之外孙宋末所卜居，未几，入我国朝，宅废，爰易三姓，今为耕地，旁有曲水流觞，立石山之遗制，尚存数十太湖石，不暇观也。今年，一豪民贡谀于时贵，率土民舁运往城中，而豪谢者为之徇。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玩于数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吴中，岂易置者，必害民劳物耳。今又为他人所夺，意何时而已耶。己巳闰十月二十五日记。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盗之患，然非地脉厚者不可居，只可为行乐之所。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潴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顽僻者，不可居。盖岚气能损人真气也。凡宅必倚地势，有来龙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对秀峰清水，则出聪明。若作圃，须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药二分，亭馆二分，然后能悦人心目，可游可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为上，溧阳、句容，可田可居。钟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毗陵次之，金坛风俗小淳，荆溪山水颇秀。吴兴又次之。山水之秀，风俗之浮。钱唐之华，姑苏之浇，可游不可居，故曰苏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温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温，温不如鄞，鄞不如越。谚云："明悭越薄。"凡边江临海之民，多狡犷悍暴难制。又曰："温贼台鬼，衢毒婺痞，鄞不知耻，越薄如纸。"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阳为上，仪真次之，舒城又次之。盖取其风土之接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称风土之厚，惟邹鲁之邦为上，圣贤之遗风存焉。洛阳、汴梁次之，余未得其全美者矣。盖强悍之俗，战争之所由生也。故曰："东南生气，西北战场。"

客位稍远

人家客位，必须令与居室稍远。苟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毋与中门相望可也。

祭祖庖厨

凡祭祀庖厨锅釜之类，皆别置近家庙祀堂之侧最好，庶可精洁感神。贫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涤器釜洁净，此人家当谨之事。

浙西谚

浙西谚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贼来。"盖地势低下，滨湖多盗，常有此患，此语亦好令人儆戒无虞也。至于为学检身者，亦然。

麦蘖

麦蘖经炒，则不能化谷。庆元医者陈以明与予言，每炒用，忽遇造饧糖者曰："麦蘖不可见火，但以酒缸炊饭试之。"陈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内，以不炒者别置一缸内，三日视之，则炒者饭如故，不炒者已化为醅矣。

郑氏义门

余尝观浦江郑氏义门《家规》极好，则于内一条云："亲朋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止宿于外馆。"此规尤善，盖杜渐防微之遗意。尝见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党，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淆，渐致不美之事。此无他，盖主者不学无术，又无刚肠，纵令妇人辈溺于私亲，失于防闲之道，往往蹈此辙耳。又一条云："仆人无故不入中门，亦不可与媵妾亲授。既立一转轮盘供送器物，又立一灶于其侧，外则注水而爨，内则汲汤而𨻶。子孙守之，勿轻改易。"此规深革其弊。尝见人家不辨内外，婢仆奸盗者多矣。先人家居谨内外，虽异居子弟，未尝辄入斋阁；诸子至暮，亦不敢入中门，况仆者乎？晚年不理家事，此法废矣。予每以为恨，欲效此法，以俟异日。

商纣之恶

商纣之恶，天人共怒，固不容于诛矣。然亦有人焉，犹足以绍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举兵，吊民伐罪，其义固正。然伐纣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吊民，而急于得国也。观武王之德，固足以灭商，然微子、箕子阙文。

赘婿俗谚

人家赘婿，俗谚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妇不事舅姑，一也；以疏为亲，以亲为疏，二也；子强婿弱，必求归宗，或子弱婿强，必贻后患，三也。吾家尝坐此患，几至大变，若非先人刚肠，立法于前，吾兄弟义气，保全于后，未免失恩贻笑乡里。吾亦尝为赘婿，妻母以爱女之僻，内外疑诮，苟非吾之处心以道，薄于货财，未免堕于不义。

皮褥权坐

凡皮褥之类，只宜权坐，不可久睡。盖此物能夺人生气，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当以为戒。先人未尝命婢妾以花草及春云、童哥等字，吾家后当为法。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

桤木

桤木惟蜀中有之，俗传与歌同音。邱宜切。郑音五来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与皆同，相传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植于鲁者也。二千余年，树身皆合抱，文理坚韧，可作拄杖手板之用。至正丁酉兵乱之后，所存无几矣。

五子最恶

谚云："五子最恶。"谓瞎子、哑子、驼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狠愎，不近人情。盖残形之人，皆不仁不义，凶险莫测，屡试屡验。

天道好还

天道好还，理之必然。溧阳新昌村房副使者，豪民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无厌，乃以二女招市中女保家子为婿，意谓得通于官府，可济豪黠。长婿谢其，次婿史敬甫，尝窃房氏物，私置田产。惟谢最多，惧其妇翁所察，凡券契皆伪托史氏名，盖史为房所溺爱也。谢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为婚姻。一日，史与谢生曰："我有田契若干亩，质钱汝家，今已久矣，可检寻见还。"谢生诺之。逾数年，生亦无子，复养房氏子为后，因主其田产云。始知财物

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乡，未免刻剥小民之患，所以不能保，几为谢、史所夺。谢、史二人所取不义之物，各不能保，又归之房之子孙，已传四姓矣。天理昭然，其可昧乎！又东培村民史氏，素富实，国初乱离之际，以金银掩置谷中，寄托其亲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谷耳。史曰："谷内有金若干，何不见还？"某曰："昔所寄者谷耳，未尝见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归，遂绝往来。又数年，史、某两家长老皆卒，子弟复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奁具颇厚，且有卧榻帏帐之类。一日，围屏损裂，撤而视之，皆田券也，乃谷中所寄之一物耳。验其所偿，略无遗矣。

美德尚俭

俭者，美德也。人能尚俭，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毁伤，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渐，为人所当谨。先人幼遭世变，衣食不给，至壮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饶，盖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壮至老，三十余年，未尝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尝过用，犹如昔年也。或有讥者，先人尝谕之曰："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者，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于是，尝若不足。享年八十七岁，皆俭之报也。夫俭之德，于人厚矣。司马公有《训俭》文，已备言之。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舍此，吾未见其能守身也。

人生从俭

先人尝云："人生虽至富贵，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者，非茅茨土阶也，惟不垩壁不雕梁也。中等者，绫绢是也。上等者，非宝脍珍羞也，惟白米鱼肉也。予亦尝自谓住寻常屋，著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尤妙。此予终身之受用也。

买妾可谨

买妾亦不可不谨，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为，必有淫污之患，以贻后悔，或致妄乱嗣续，此人之大不幸。尝见奉安汤氏幸婢私通于仆王关者而有妊，妄称主翁之子，主则不能察也。既长，资性愚贱，习下流，每为宗族乡党所诮。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孙黄澣纳妾，有姿色，先与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门，虽察知其情状，为其色所眩惑，一时置之不问。后七月生子，复归之黄，命名遂初。自是复与黄通，或私仆隶，生子不肖，为吾家之患五十余年，其耻辱之事不一，可谓至恨。先人晚年，尝置半细婢三四人，虽以家法素守之严，且先妣制御之谨，犹为欺蔽；或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觉察，甚为清明之累。《袁氏世范》言甚详，不可不深思远虑。覆辙之祸，后当痛戒。

壮年置妾

壮年无子，但当置妾，未可便立嗣。或过四旬之后，自觉精力稍衰，则选兄弟之子。无则从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远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当择其贤谨者可也。不然，当视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当别议。凡异姓之子，皆不得为后。北溪陈先生云：“阳若有继，阴已绝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为嗣，此大乱伦序，知礼者当谨为戒。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贵者，必有降志辱身之忧。尝见冯氏奸生子晋，既长，娶当涂东管陶氏为妇。陶之家富有奁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时已与邻家子通，未尝觉也。后生子顽很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齿于人。而陶后通其邻钱四官者。晋死，又通于仆小葛者，恶丑太甚，不

可言也。

又

又，五叔逊道，寓杭州，丧妻厉氏，后议再娶，堕于媒妁之言，而与湖州市牛家寡妇濮氏成姻，意其田产资装之盛，弗耻其失节也。既入其家门，其田则质于僧寺，问其奁具，则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数间，大失所望。且濮与陈富一通，凡数堕胎，皆邻媪臧氏济其奸事。五叔虽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谀媚曲从，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己帑，皆为濮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谁何。自是濮暴悍奸淫，与陈通无间。及赴□溪县尹任，濮、陈受赂，几为所倾，致仕而归。

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予尝与遂从子希定论及此，为之叹息。窃谓买妾亦当先察其姓行，否则卜之而后纳之，使得以终其身，死则陪葬，勿使受污，勿更适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恶行，则当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谨愿无过，忠事其主者，待之与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为正室妒忌者，当详察之，慎勿令无过而受枉。

脱欢无嗣

脱欢大夫无嗣时，纳一民家女为妾，颇谨愿。既生子，脱欢加意待之，甚为其妻所妒，驱迫陷诱，其妾不受污。一日以冷热酒相和，命之饮，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寝于脱欢之榻，盖重裀列褥锦绣之乡。睡未熟，复呼之。其妾勉强起行，已被酒恶所病，遂呕吐秽物满床席。脱欢归，妻趋而前曰："官人爱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伺尔出门，即痛饮醉，且与仆厮嬉笑，今坏尔衾褥，当何如？"脱欢素好洁净，视之，不觉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计，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脱欢昏愚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几被杀子绝嗣，幸而免耳。

婢妾察情

婢妾有无故而事主弗谨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实，颇资以遣之，听其适人，不可留，留则生事，恐贻后患。

屠刽报应

镇江一民，以屠刽致温饱，尝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数。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卖猪肉。邻人潘二者，以木梳为业，善歌，每歌淫词以挑之，遂与私通。一夕，其夫出外买猪，行未十里许，忽忘取他物，急还家，呼妻不应，启关视之，则与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斩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觉而惊异，亦不声言，乃以奸夫肢体，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略不彰露。逾月，其夫复归，因醉而问曰："向日你与奸夫同睡，被吾杀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岂有此事，勿乱言也。"夜半，亦杀其夫以饲猪，以灯笼置于门侧，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开门？"婢曰："不知。"出门视之，遗灯尚在，意谓主人出也。明日，此妇坐铺自若。更一月，邻人咸疑夫之不归，且潘二之无踪迹。众来询其妇，妇以他辞答之，仓皇失措，遂闻之官，其妇伏诛。此亦报应之一端也。

又，溧阳奉安汤子刚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负皆置之不问。过数年，佃妇色衰，且诸子长大，子刚索其积年旧逋，佃客无从而出。诸子怒，思与母雪耻。一日，伺子刚出门，持长柄斧追而杀之。后虽闻之官，以正其首谋者之罪，亦何补于事矣。此岂非报应也。夫以妇人之淫乱，固自关于其家前人之作恶，所以报之耳。或以势利威胁，无故引诱而淫污人之妇，则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耻辱，冥冥之中，安得无报应乎？或以势强人之女为妾，虽若比淫人之妇稍轻，然非情愿，终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希元报应

天台林希元尝馆于其乡张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宦于京师，又通馆人之妇，就娶为妻。后为上虞县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闲太甚，独官三年，卒于县。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复以女妻之。张大本者乃携女出更适人，一时狼籍，人人皆耻之，此报应之速也。虽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为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尝以同出买猪，情好甚密，遂为结义弟兄，往来无忌惮。一日，弟与兄妻曰："吾无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为补缀，垢为洗濯。他日得娶，当报吾兄。但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愿，吾妻异日亦当侍兄。"妇乃以是言备陈其夫。夫令其妻与之通，意必弟娶不负信也。后弟娶，兄亦求奸，不从，遂持尖刀往刺杀之；复自刎，不死，乃为地方所获。闻之官，审供其情，各证其罪，悔无及矣。

鄞县侏儒

鄞县大松场滨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戇呆。娶妻有姿色，不乐与夫妇同处，遂私通于某。既不称其淫欲，又通于某。一日，此妇语之曰："某者来，不能拒绝之，不若杀之可也。"后奸者即伺前奸者闲行，扑杀于海。未几，此妇复语之曰："尚有亲夫在，或能知之，奈何？当复杀之。"后奸者于是杀其亲夫于海，然后请于里之大姓潘氏，遂为夫妇。闻者莫不以为大恨。予寓东湖，有叶氏子备言其详，因记于此，以俟贤宰县者至，当白之以正其罪，戒后之为恶者云。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获阴罪，前代已有明鉴，姑以所见者言之。荆溪芳村吴义安以父母烬骨，置祖祠梁上，终身不葬。后生子不肖，亦如之。吴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尝力谕之，更助以钱，始克葬，后以不善终。弟应东、长子本中皆为盗所杀。

妻死不葬

溧阳张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鄞县袁日华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母老而子幼，弟父不义，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逊道同知丧妻厉氏，既从异端，烬骨寄僧舍中，又无故终身不葬，后为晚妇淫悍所辱，甚至见逐于外，困饿而死。庶子克一，亦从异端，焚化复寄僧舍中，与其母骨相并。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毁，遗骨亦为之狼籍。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报应显然，兹不尽录。

画兰法

予记至正辛巳秋过洮湖上，忽邻人郎玄隐来访。玄隐幼为黄冠于三茅山，善画兰，得明雪窗笔法，因授于予曰："画兰画花易，画叶难。必得钱唐黄于文小鸡距样笔，方可作兰。用食指擒定笔，以中指无名托起，乃以小拇指划纸，衬托笔法挥之。起笔稍重，中用轻，末用重，结笔稍轻，则叶反侧斜正如生。有三过笔，有四过笔，叶有大乘钓竿、小乘钓竿，皆叶势也。花或上或下，叶自下而上，花干自上而下，盖取笔势之便也。毫须破水墨，则叶中色浅而两旁稍浓也。忌似鸡笼，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小驴耳、判官头、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势，画薄花也。大翘楚、小翘楚诸形。茅有其颖、发箭诸体。"盖兰谱也。壬辰毁于寇，今略记此仿佛于上云。

学书法

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则滞笔毫，不能运动，亦坏手法。此吾亲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钱唐笔，作字临帖，间有可取处。及避地鄞县，吴、越阻隔，凡有以钱唐信物至，则逻者必夺之，更锻炼以狱，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处买羊毫䕷麻丝所造杂用笔，井市卖具胶墨，所以作字法皆废。仅存得旧墨少许，以自备用，不敢纵研磨也。吴中则不然，凡越、明、温、台之物至者，置之不问，其相去也远矣。呜呼！悲哉。

鲜于困学书法

鲜于困学公善书悬笔，以马鞍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顶，醉则提笔随意书之，以熟手势，此良法也。悬笔最好可提笔，则到底亦不碍手，惟鲜公能之，赵松雪稍不及也。

松雪家传书法

赵松雪教子弟写字，自有家传口诀，或如作斜字草书，以斗直下笔，用笔侧锋转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纹，今仲先传之。又试仲穆幼时把笔，潜立于后掣其管，若随手而起，不放笔管，则笑而止。或掣其手墨污三指，则挞而训之。盖欲执管之坚，用力如百钧石也。尝闻先人如此说，顾利宾、董仲诚亦谈及之。

鱼鲛作简

前辈以鱼鱿作简牌，方广八寸，状如旧家红漆木简板，盖惜字省纸，又便于临摹古法帖。又见旧府第有象牙简板尤好，但不可隐写法书耳，且富贵气也。

冀国公论书法画法

宋冀国公赵南仲葵在溧阳时，尝与馆客论画有云："画无今古，眼有高低。"予谓书法亦然。当今赵松雪公画与书，皆能造古人之阈，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裁翦石刻

石刻不可裁翦。宋赵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长轴，甚妙，盖存古制，想见遗风也。予尝论亦不必装潢太整齐，但以韧纸托褙定，上下略用厚纸，以纸绳缀之。可以悬挂而展玩；否，折叠收之，庶几不繁重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翦作册子褙者，凡有阙处，听其自阙，磨灭处白纸切不可裁去了，须是一一褙在册子内，略存遗制。今考洪氏《隶释》有云阙几字者，正谓此也。若打磨唐古刻，须用纸幅宽过于碑石，则无阙遗字制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收贮古刻

予甚爱古刻，尝欲广收贮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游江、浙间，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续收，本逾数百，红巾盗起，皆散失不存矣。观赵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论，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无买书之资耳。惟存古刻数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钟鼎款识，古《黄庭》、《兰亭》、《楚相》旧碑及《石经》遗字、《急就章》之类是也。若唐名刻，则欧阳率更《化度寺铭》，近得一本，虽旧而未

尽善。虞永兴《庙堂记》、褚河南《孟法师》、薛河东《郑县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当俟他日。其余虽满千数，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为贵耶。然物之废兴，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数，尤系前定，亦不足论也。物之微固可寓意，岂可留意而反为吾累哉，此予之鄙论也。

江西学馆

江西学馆读书，皆有成式。《四书集注》作一册钉，《经传》作一册钉，少微《通鉴详节》横驰作一册钉，《诗苑丛珠》作一册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庐陵娄奎所性游学溧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怀挟，免致脱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设问

近闻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之虚妄，古亦由是。"即数问于宣城贡相之有成。有成对曰："何以设此问耶？"或者曰："吾见今之乡里人骤富者，非好礼之家，家或不正。且富从不义而得，爵从非礼而受，往往托名公为文，称好善乐义，有功立勋，及节妇贞烈之门者，吾尝疑之，使文章为虚诞之具邪？为后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实事半而饰以文耳。"或者曰："若经略使赠某氏节妇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乱，某人不义，而富岂能掩蔽耶？"有成无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尽信古之文章也。"予闻其言，深切叹之。贤如韩子，犹不免谀墓金之诮。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无愧近世。"如京城淫风太甚，虽达官犹不免。盖风俗习惯，皆妇人出来行礼，日必醉而后归，或通于隶厮，或通于恶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比皆然，其节妇不可胜数，此近礼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遐域，果有贞烈而贫者，至死亦无闻焉。此文人才士虚诞言辞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贞烈之可考，而里人为之记者，或可信。其翰林诸公所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价为乡里讥诮耳。今虞、黄、张、贡皆妄诞不实，当代有诚笃君子，必以吾言

为然也。又知宋季事实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为郡小隶，盖杖直也，果有阴德，或系罪者，多用猪肉贯于杖中，往往多受其轻刑免死之德，是以有后。近因其养子之孙伯长公为史官时，改作小隶为吏字，已过于实矣。其诸生辈犹耻之，又欲隐然夸诞讹言小吏为小官，愈失其实矣。若是者岂胜数哉！岂胜叹哉！袁升，字德远，为郡小吏，而有阴德，后生子贵，追赠卫国公，妻杨氏齐国夫人。

学文读孟

愚谓学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读孟子足矣。以韩、柳、欧、曾间架活套为常式，以《孟子》之言辞句意行之于体式之中，无不妙也。盖《孟子》之言有理有法，虽太史公亦不能及，徒夸艳于美观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读《孟子》忽有所悟。

梁栋题峰

宋末士人梁栋隆吉先生有诗名，以其弟中砥为黄冠，受业三茅山，尝往还，或终岁焉。一日，登大茅峰题壁赋长句有云：“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众人。众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与隆吉有隙，诉此诗于句容县，以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直毁屋壁，函致京师，捄梁公系于狱。不伏，但云：“吾自赋诗耳，非谤讪也。”久而不释。及礼部官拟云：“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还江南。尝观其子才所编诗集一帙散失之复存者，赋《雪中见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红死，一点反魂归。”赋《暴雨》云：“痴儿娇勿啼，不久须晴霁。”赋《蔬》云：“家贫忽暴富，菜种二十七。痴儿不解事，问我何从得？于义苟有违，吾宁饥不食。”其诗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见义不能勇为，以致托乎言辞，而招辱身之过，志有余而才不足，非吾叠山公所出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郁郁于不得志，犹托之空言，亦厌见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呜呼！若梁公者，其殷

之顽民欤！于兹可见宋之维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余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扰攘十载，求之若梁公者，亦岂易得也哉！亦岂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孙实子真为江西宪使时，重刻板于家。后金陵陷，子真辟地钱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后世之托于空言者，视此为戒。

鹦鹉诗

前辈尝论诗云："莫谓宋人不能诗者，且以蔡确一绝句云：'鹦鹉言犹在，枇杷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亦自好诗法。"确遭贬，笼养一鹦鹉，每以妾枇杷调之作人语。后放还，复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诗也。

鹦鹉曲

冯海粟题《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觉来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也。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云云。"

广德乡司

广德小民钱乡司者，专与乡里大家理田亩丈尺税赋等，则出入谓之乡司，至贱之职也，能存心于正直，无私曲，生子用士登进士第，

为国史编修官。他乡司者或以多作寡，以实作虚，子孙死绝者，比比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冻死报。不惜饮食，获饿死报。寻常过分，获贫穷报。"谚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虽鄙，最是实论。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验之，多不善终。或过于衣服，必贫而无衣；或过于饮食，必贫而无食。至于遗剩饭食饭粒于地以饲鸡犬者，往往皆饿死；寻常虚费剪布帛者，多冻死，吾见亦多矣。

结交胜己

谚云："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朱子云："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薰染习熟坏了人也。"此言深有补于世道。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则思齐，有一不善则当自反，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轻财仗义，行人之所难行，处人之所难处，虽无学问，无才艺，吾取其本而弃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学问而鲜仁义，或有才艺而无德行，吾取其长而弃其短，泛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当效之，有一不善，人当责之，如此，然后可见责善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与之俱化。"此之谓也。

成人在勤

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虽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极处，因书以自警。

家法兴废

尝谓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则废，此系人家兴废之枢机也，至于国亦然。吾自十八九岁时，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遗法渐废。及在外家，又皆处置不以礼。因观《袁氏世范》，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遗法，作《家范》以自警。若姊若兄弟终不谕者，至于今未尝不叹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获睹浦江义门《郑氏家规》于上虞王生处，于是重有感焉。尝记溧阳孔汝楫字济川者，本细民，以友爱于兄而致富，颇有忠于家法。其妻陈氏，虽小吏之女，相助其夫。无后嗣，养蒋氏子惟和为后。一日，为娶蔡氏女。蔡亦细民而富者，至其家，见弟侄或坐于叔兄之上，恬不为怪。汝楫归语其妻曰："蔡家无礼，今虽胜吾家，后不若也。"不数年，蔡果荡废，子孙狼籍之甚。汝楫死，庶子惟懋渐习华靡，养子亦如之。母陈不能制，渐致凋谢。后遇寇，家业一空。朱氏姊既废先人之法，且习奢，亦为寇所废，至今贫窘不可言。吾虽避地，赖先人之灵，亦以不敢违背家法见祐，庶几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获天谴，往往见雷击天火之报，皆此等人家。或邻火而独免，或里疫而独安，皆孝义之家，能以不欺心获此报耳。如此者甚多，不欲举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较平之。长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佃户欣然。避地小安，此亦报之一也。

浙西风俗

浙西风俗太薄者，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谓之私。乃各设掌事之人，不相统属，以致升堂入室，渐为不美之事。或其夫与

亲戚乡邻往复馈之，而妻亦如之，谓之梯己问信，以致出游赴宴，渐为淫荡之风，至如母子亦然。浙东间或若是者，盖有之矣。夫妇人，伏于人者也，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今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往往陷于不义，使子弟视之，长其凶恶，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酖酗纵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妇人之不幸，亦当苦谏其夫，严教其子，使改过为善可也，亦不当自拟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妇人不嫁为节

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兄弟以不分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此论若浅近，然实痛切，盖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义立大节者，则不然。吾尝问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闻诸传记者，亦未暇考其详，但是好言语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终，阴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怀不平，未若此言之为愈也。

寻常侍奉

寻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妇之职，然至切近之处，非婢妾则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紧。凡早晚寒温之事，惟婢妾为能相安。谚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无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范》、《应氏训俗编》言之详矣，当谨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谨内外，时防闲。防闲之法，在乎主母及长子冢妇。世之蓄婢妾者，不可不鉴。

楮帛伪物

宋孙朝奉伟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伪物，唐以前无之，盖出于玄宗时王屿辈牵合寓马之义。数百年间，俚俗相师，习以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众。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从而欺其先，是以祖考为无知也。颜鲁公尝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导愚民焉。伟今一切斥去之，有违此训，非孙氏子孙也。”斯言盖欲使后人知其无用而谆谆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犹未免随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礼。及吾祭祀时，一遵家礼，凡冥钱寓马皆斥去，尝作《楮钱说》以明之。若神主匴祭器，皆从吾始。今在患难之中，不能备礼，故从苟简，然亦不敢阙也。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为国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吴丹徒殁后二年，为至元己卯岁，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远、子道、德芳各治其己事而不辅其母。癸未岁，有幸婢邹淫奔，一日，私与佣工掌事潘大关者通，潘氏侄也。事觉，将出之。大关乞怜于德芳，欲强娶。潘氏不许。大关以德芳沉酗无酒德，即饮之，使醉归，以刀胁其母。母扃户不纳。德芳以刀刺户，几伤母臂。明日，欲讼于官，族党引德芳请罪，乃免。即遣此婢嫁乡佃华亚寄，逐大关出外。逾年，大关复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问也，数私盗家财及离间其母子。吴氏之族咸恶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后，德芳卒，无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后不能守，意欲更适。大关者乞怜于潘氏，将许之。其孙吴溥者，力谏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恶，皆大关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门乎？”族党咸攻之，遂寝其议。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关复执隶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妇人，所以易于受侮。虽有聪明如武后，犹不免杀亲子，立外族，自欲绝于宗祀，况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无刚肠远虑，终亦诸子之不学无术也。吾自赘居时，尝见外戚之党烂其盈门，又从而招致他族，其元恶则大关也。眇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恶之，已知其为他日之患。既而小丑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无一人能以利害□之者，直至攘窃幸婢，凶暴日张，几不能免乎殒身非命，祸及家门，犹且隐忍姑息，以至祸乱大作，乃欲污其寡妇，利其家财。潘氏顿忘夫子之大耻，略不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谏，则丹徒父子之大耻，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见吴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鉴于兹。

古之贤母

古之贤母，载之方册，不为少矣。且以目所见者一二言之。

金陵王勋，字成之，世为儒学门族仆，其母甚贤。先祖约授时，勋尚幼，母令其侍奉读书，每训之曰："汝亲近官人，学做好人，我当纺绩供汝衣食耳。买书与汝读，他日识得几个字，免做贱隶，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闻之，遂令勋受读，日侍先人于学舍。既长，试吏，后至府架阁，为母求墓铭，翰林赵子昂书字。勋生壁，字长文，今为州案牍官。

溧阳徐生本刀镊者，其妻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业。及有娠，乃属其夫迁居乡先生李仲举之邻，且曰："令子在腹中，日闻读书声，必能若是也。"后生子朝显，字公达，自五六岁时即能记诵千余言，长而习举子业，此母之所训也。

又，严儒珍，隶卒子也。幼孤，母训其读书，从汤景贤学。至正辛卯中进士第，授分宜县丞。今辟江浙行省掾史。

上虞谢生，世为隶卒之役。乡有故家叶氏女，贫而孤，下嫁于谢之祖。既娶而家道日兴，生子变其习，后诸孙皆知读书学儒者事，此亦母之遗训也。

又，宣江汉，景明父也，幼失母，从父寓居溧阳，依继母养。及九岁，父卒。母训之曰："汝母早亡，吾养之无异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继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节而待之。"汉拜而受训。其母后择贤师而教，躬纺绩助其薪水。子亦不违母意，日则勤诵读之功，夜则尽温凊之礼，遂成儒业。乡人无不赞叹。母再无他志，为终身焉。

蒋氏嫡贤

溧阳辛丰墟蒋氏，相传善兴负村之裔，家虽贫窘，读书尚礼，不怠其志。后生子文秀富，且母贤训，习举子业，累科不第，至正间纳粟补官。虽为乡人之诮，因才后擢宪职。厥族有居湖墅者，渐成消

废，惟荆溪州中楼下一族，颇师事书业。

又，宣城王德辉，其父无□，纳姚为妾，正室薛争妒不已。越三年，夫丧，薛议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娠。”后果生德辉。薛加抚育，过于养母。既大，择师款业，至正戊子登第，此则嫡母之贤训也。

十六字铭

先公尝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铭，凡铸镜背及几杖铭匣上，皆书之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置义庄广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难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郑氏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志气相若，家法归一，长幼之中，循规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习下流，自暴自弃，一家之中，贤愚相别，则难睦矣。且如兄弟之气禀，犹自不同。有尚志气者，所为皆上等之事，日笃行父师之训，唯恐不及。有徇贪鄙者，则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无严父师之教也。又有一等，气质虽美而不学无术，闻父师之教为不足行，论才行之士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熏染污俗而不耻。使其交友姻戚，一旦与之往复，非惟污降志气，抑且坏乱家规，为子弟害；若遽然绝之，又失亲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难处。人家不幸而遇此，则当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礼法相尚，过失相规可也。或不能救，则当以家法自处，切不可与之往来，熏染习俗，坏了人也。谚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虽鄙，然实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犹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处得自好。他日子孙长成，必效浦江义门家法也。然亦无难之，行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灯下有感，书此以志之。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

遗山奇虎

遗山元先生金末遭乱，避兵行至一穷僻之所，有古庙焉，因假宿，意谓明日将他之也。忽更余，若有人声自梁屋间出，熟听之，声愈亲切，问元先生曰：“先生博学强记，吾尝闻之矣。试与学士一一问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学浅才疏，然世之经史，亦尝涉猎，愿子问之。”于是，先问《易》，次及《诗》、《春秋》、《书》、《四书》及汉、唐史之异同，皆前辈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见详辨之。其声称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时也！”如此问答称间，复曰：“先生得毋饥乎？”先生曰：“虽饥亦无奈何。”其声曰：“学生当与先生备之，并裀褥进，先生慎无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虽不与子相识，若神若鬼，既蒙问答，亦何疑焉。”其声曰：“愿先生少出户外，当自备至。”于是，先生出复进，则皮毯饭羹毕具。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岂有所害耶？”食既而寝。明日将行，其声又曰：“先生未可行，学生当先往觇之。”须臾，至曰：“兵事方炽，不若就此为善也。”居数日，先生欲去，其声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则善。”先生曰：“某与子既若是情好，犹故人也。今日告别，或可使某知子之为何人？姓氏为谁？他日必思以报。”其声曰：“学生非人也，因见先生遭难，故来相护耳。既欲相见，而必待送数程，择一半壁窗处，月明后夜相见就别。”自此行数日，无日不见报前途虚实者，先生深以为幸。一日，告前途可无虑矣，学生当与先生别。夜半月明，其声渐近，先生倚窗立，但见一虎特大，斑文可观，拜舞而去。先生尝载此事于文集。后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备道其详云。

烹鸡法

鸡之为畜，身有风，人食之能动风气。镇江顾利宾姊丈与余言：“凡治此具，俟焊毛后，必以少盐擦其遍体，如澡浴状，加以香油少许，复以汤洗净，然后烹而食之可也。”

见物赋形

前辈尝言见物赋形，理之或可验者。妊娠者食兔，必产儿缺唇。闻某处海滨一妇，尝食螺甲之属，所观皆此类，忽产一物，似螺而大，且无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经传云：“不食邪味，不听淫声，不视恶色。”盖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则悬婴孩像于壁，加以彩色作绘，亦使之观感，且寓宜男之义云。

生果菜

凡生果菜，必净洗而后食。先师赵德辉老先生在至顺辛未年馆于宅前庄，尝言上埠一妇人，就山林中采笋归，觉粘如饴涎，既剥笋，则笋壳以齿啮开，一时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后产蛇妖而死。

祖宗之法

吾尝论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财或可失，使其遇盗遭乱离，则田宅财货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紊也。虽处患难，家法犹存，恶可废乎？

宋末豪民

溧阳宋末豪民潘贤二者，害众成家，造楼于东桥东侧，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时立柱，未几而败，凡田产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阳王经历者，为本州幕官，国初此地为府也，见此楼伟然，又出于

市桥之间，官价所得，为主三十有余年，转货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毁之。王经历正是年造楼之日卯时始生，造物之有数也，岂偶然哉！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帅文虎，行兵擅杀，不可言。国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至正壬辰，红巾寇杭城，其孙范静善为钱唐县尹者，从逆，劫官库，克复后伏诛，田地房舍皆没入官。妻子以庆元袁日严所谋，幸免其祸。范之妻，日严异母姊也。日严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赂赎之，其义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杀不仁，豪夺不义者，盍以是观之。谚云："善恶有报，只争迟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东辟地

乡人有浙东辟地庆元，后为宪司畜史，适他所，将行，因忿此邦人情太薄，尝时未尝受相识之惠，乃戏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报人恩耳。"盖反言以骚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确论，使其或受人之惠，则长己之贪，必至于无厌之贱，他日能施报，或庶几焉。使其不能报，则有负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间耶？不若无所求于人，亦无所报于人，彼此各淡薄，实为幸事。使吾辈处乡里，从容之时，却不可以效此。偶遇邻族之贫弱，贤士之困穷，过往之无聊者，则当量力以周给之，尽其在我，亦不妄思求报于彼也，向在家憾亦未尝受吾惠也。先祖尝言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之谓欤。

饶州御土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吃素看经

谚云："穷吃素，老看经。"言人强为也。吾以为不然。若穷时，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干人取厌。老而行善，绝已往非僻之心，亦可为好人。盖做得一时好事，即做一时好人。临死之日，虽恶人悔过，言辞颇善，可为世法者，亦当取之。吃素看经，虽是世俗鄙见，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为恶好杀好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说解之。

卷三

景明好事

溧阳承平时，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专设宾馆，款留名士。建平县尹王勉起宗，号东岩，以事罢，来馆于江，赋诗作画，饮馔无虚日，或终岁焉。卞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驰景远亦如之。石庄史道原款接郑禾子实于家，赋诗作画，以习文采。白湛渊一日尝赋六言四季诗意，道原爱之，求子实为作图，以双幅好细绢，用大着色，逾年而成，湛渊复题诗于上。盖湛渊，翁也；子实，婿也。一时好事者争相访玩，车马盈门，筵宴无虚日，且品馔制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习于浙西故家之遗风，又溧阳宋季赵、俞二府所传也。其诗有云："红杏绿杨永昼，野服柴门散仙。莫道无人知处，东风都在吟笺。"又云："莲叶吹香澹澹，扁舟撑影斜斜。惊散一行白鹭，东风卷起梨花。"后二首忘之，备见白氏集中。此画后质之于余外家，又归之于余，壬辰毁于寇。东岩所画《景明南山图》大幅，属之予表兄沈子高，壬辰亦毁之，短卷今在予行囊中。此画盖王氏生平妙笔，其尝自谓："如此去当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废之也。

学宫香鼎

学宫香鼎将烬，而忽焰如烛光者，谓之香笑，主吉庆，其地必产英贤或出进士。勤学掌仪臧某为予言如此。

张昱论解

江西张昱光弼尝与予言，其乡先生论解管氏反坫之说，便如今日亲王贵卿饮酒，必令执事者唱一声，谓之喝盏，饮毕，则别盏斟酌，以饮众宾者。浙江行省驸马丞相相遇贺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礼，盖出于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老儒遗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时，在嘉兴幕府，闻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归，无子，养子承其业。年几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为二，俾各受其半。未几，复召其妾语之曰："吾殁后，养子必利其财以害亲子。"乃作一绝句付其妾，俾以蜡纸裹封细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绐曰："祭粮罂当随椁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验于官。"居数年，养子果以亲子非父所出，并母逐之。后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与老人同学，诘其妾曰："老先生为人有学识，性缜密，此事关系甚大，何独无遗文耶？"妾曰："屏去左右，当请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启视之，果得一罂，有诗云："七十余年一点真，此真之外更无亲。虽然不得供温凊，也是坟前拜扫人。"知府验之，果老儒之亲笔也。养子遂伏诬。

恕可兰亭

陈如心恕可先生闲居会稽时，教子弟写字，以右军《兰亭帖》刻于木，阳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书。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苏木浓煎红水印纸，令诸生习书尤好。若归乡日，必用此法也。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姜、胡椒及炙煿之味，以其动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荤心损目且秽气也。不食盐物，以其伤肺动咳嗽也。曰惟猪肉、肾、肚脏、蹄膊等，肉必烂熟而进，或鲫、鳊、白鳜以为常馔，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麂、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天寒饮鸡子和葱丝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鸡之雄者，鹌鹑、斑鸠之类，余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年及五十，齿及炷脱，肉食必细锉。常时喜食糖蜜及时果，剩贮小奁，置之左右，日不可阙。暮夜必以炒芝麻和干饼擂作糊茗以进，盖欲润肠肺也。

喜啖山獐

先妣喜啖山獐及鲫鱼、斑鸠、烧猪肋骨，余不多食。平生唯忌牛肉，遗命子孙勿食。先人深僧恶家凫，非但不食，若闻其声亦怒，盖贱其情状之可厌也。至于邻近亦不敢畜之，止进其子耳。

不嫁异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异俗之类。尝曰："娶他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盖异类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贵盛则薄此，必别娶本类，以凌辱吾辈之女；贫贱则来相依，有乞觅无厌之患。金陵王起岩最无远识，以女事录事司达鲁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犹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类者颇多，不能尽载，则我赵子威先生如此显仕，有力量远识，一时为所误，尚使其女怀终身之恨。世俗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果信然也，可不谨哉！

婢不配仆

先人誓不以婢配仆厮。或有仆役忠勤可任者，则别娶妇女以配之，婢则别配佃客邻人之谨愿者。尝谓婢仆一书配了，后来者必私相自议，意必谓后日当配也，渐致奸盗之患。或配矣，又添内外私盗，甚费关防。

仆厮端谨

先人取仆厮，未尝要有市井浮浪之态及时衣浇服者，惟求其端谨颇愚痴者留之。至于婢妾亦然，宁于里邻择田舍女子颇能女工者，不求其颜色也。衣服装饰并与里巷相同，无使异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与台人，盖谓其无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见富贵可依者便云未娶，若设计为婿，既娶矣，外家贫，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则前日之妻皆不顾，亦无所记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弃而不养，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惧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仅一二人而已，盖于有乡德异于其乡俗者也。

深恶游惰

先人尝见游惰之民及懒惰不习生理者，深患恶之，终身未尝轻与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语言不务实、衣服异于众者，必严诃禁之。比与人约必信，或有故亦必报其所以然者，至于仆细皆如此。凡与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则叱之曰："三日则云三日，五日则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严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亦未尝轻易也。居家未尝闲坐，或看书，或监治杂务，或理岁计，甚至婢仆之役冗者，亦间提调之。井石、碎瓦、木屑、断钉之类，时使人收贮一库，

用则取之。所以先妣效习颇熟，终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孙虽在患难之中不致饥冻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报也。呜呼痛哉！

衣服尚俭

先人衣服惟尚绸绢、木棉，若毳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绸袄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亦未尝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箸与常人同。或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忧乐而有异哉！"盖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

月蚀大雨词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师，久见月蚀、大雨，作二小词，偶忘某调，云："前年蚀了，去年蚀了，今年又盏作平声。来了。姮娥传语这妖蟆，逞胡四切。脸则管不了。锣筛破了，鼓擂破了，谢天地早是明了。若还到底不明时，黑洞洞几时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黄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吾溅吾一身泥，这污秽如何可扫？东家壁倒，西家壁倒，窥见室家之好。问天工还有几时晴？天也道阴晴难保。"此二词虽近俚俗，然非深于今乐府者不能作也。咏其词旨，盖亦有深意焉。岂非《三百篇》之后其讽刺之遗风耶？此闻诸亡友杨大同云。

平江谶语

"平江"二字，谶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为愧。张九四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谶者云："隆平"二字，远观似"降卒"，不久当归正。果然。吴善乡守绍兴，集民兵号曰"果毅"，

以篆书二字悬于兵卒之背，谶者云是“果杀”二字，不久当败。果然。“姑苏”二字，谶云“一女养十口”。是以风俗与温州同，“温”字远观似“淫”字。

窗扇开向

人家窗扇开向内甚便，若向外恐为盗者所启，亦须坚实者佳，不可务于巧妙以美观也。盖向内者开在内，启闭皆由内也，直櫺为上，格眼者次之。

议肉味

子尝议肉味，唯羊、猪、鹅、鸭可食，余皆不可食。盖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则必害禾稼，重为民患，故食之无伤也。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圣及有故谓天子圣节之宴。则不食。鸡亦有小功，非奉荐待宾客亦不常食。犬之功与牛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不忍无故烹之，非疾病则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菽者不可食，若以时腊者或买食之。螺虾细物得已则止，尤不可恣以口腹而损众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误食之，因一武官相招。致患肿毒于左股内，乃梦先妣责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因猪肉价高、牛肉价平，予因祷而食之，使我疾平体气复则不食此味。己亥年在鄞东湖，复梦如初，因悟食之，乃患肿毒于老足，今始决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买善杀者则违国典，若食自死者则致恶疾。违国典非臣也，致恶疾非孝也，不奉遗命非子也。以三者时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末尚不能力行乎？则他日之大节犹未可保，书以为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长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赘居外家，惟二幼弟随生母侍奉。然平生所蓄资财，及一切什物，皆在旧居也。朱氏姊主之，渐变先人之法，且有结姻党潜布左右，而向者旧仆与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辈甚落落也。独门下士英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终如一，亦尝为吾辈不平也。朱氏姊惟生一女，时尚未适人，忽有女僧至，自称俗姓朱，安吉人，幼尝受业杭州某寺，遂称朱氏姊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礼三从姊也。"朱氏姊以私亲之故，延入内室，受其欺诱，与之同饮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居一月，即以钱买石修路、施茶汤，及遍游诸寺，咸施钱。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隐然馈赆甚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妆知之耳。明年又至，遗果核及土物馈送，各房皆有之，谓之会亲。乃驾一画舫，侍从皆异类之人，人咸疑之。长兄与表兄沈子高为之忧，潜使人扣其梢人，据云："我是松江万户府家人，以了师姑连年来说有一亲侄女寄居溧阳，富有金帛田产，别无兄弟管顾，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万户多以钱劳此师姑，托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后，船不久当至。"长兄怒甚，即选门下能言者以大义折之，此僧忽发不逊曰："我朱家女既受孔家财产，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诉之官以欺骗事，众皆知其诬妄，此僧乃为万户家人所逐，余稍稍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吾辈明言其非，至于衔怨。吁，此妇人之所以至患而家不可使干蛊者，信不诬矣！向非长兄顾大节义拒绝此辈，必致于陷身异类，受辱受害不浅也。朱氏姊不以为功而反以为怨，惜哉！言之至此，可为深叹。先人五十余年辛勤所致者，晚年关防不及于前时，抑且人情咸变于机巧轻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内，吾辈归省犹如客也。先人虽觉此意，岂能遽反其正耶？临终至于一案一器皆无存者，独遗白金之类，已失过半矣。此无他，先人姑息于初年，盖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远嫁，所以奁具及田产是沈氏者咸与之，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为异日执照，而财物一切大小事件尚托之朱氏姊。后至庶子长大，亲女当聘，渐有富贵气，未免侵窃公堂之资。先人不能察者，为朱氏姊侍奉极至，不露圭角，以父爱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为财也。先人殁后，此情渐发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语，反以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赘非赘；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钞贯兼于诸子之数，房金什物、髹磁几凳尽数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较之他女及乡中所嫁已过百倍，犹以为不足，见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辙，当视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资物皆失，而沈添妆被榜掠几死。又盛添寿者亦遭此苦，其婿吴唐辅坠石折足，庶子妇等奔窜，极其颠沛，向之所得，今日尽矣，一时报应分明，犹未甚也。当年归荆溪之芳村，依吴而居，寇再至，不胜艰苦颠沛，衣服首饰荡然一空，唐辅死于乱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与母长别而去，长子虽有侍

奉之心，颇欲尽孝，而母则待之落落，惟亲女及婿之是恋，溺于偏私以至如此。为婿者亦恐物之遗于子，往往问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婿入门，竟有相疑之渐，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犹客也。其盛添寿者，先人之侍婢，尝与朱氏姊窃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殁，此婢从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妇女及婿，见者莫不叹之。所以亦受祸者，天理之昭然也。此虽一事，作戒数端。女僧名了坚。

朱氏所长

朱氏姊平日处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之前妻吴氏之长子隆祖犹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长子受荫为温州监支纳官，去家千里，尝以无音讯为忧，至于忘寝食。受夫之遗命养庶子祖道居溧阳，凡饮食衣服教训甚于己生者，及长为娶妇亦厚。过数年，亲女当聘，而庶子崇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奁具之物颇丰于庶子，亦人之常情，无足愧者。庶子阴怀不平。及婿入门，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婿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闲之意，则庶子不得纵费所资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岁收租米、一切什物，莫不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据其始末则庶子之罪多矣。乱后，正母自与婿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斋县尹殁时，隆祖在温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远数百里，涉太湖、跋山路，往承大事，可谓孝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资办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父尸，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愿从之。至于焚化，则不敢许也。其长子死时，具棺葬未尝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无焚尸之说，断不可从也。”由是心斋公免于焚尸之祸。族长樗友兴，乡人耆老咸叹曰：“人家不必要好儿孙，但愿得好新妇足矣。”远近称之。盖元之吝于出己财以葬父也，可谓鄙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时，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见之，待之颇安。或谮之曰：“隆祖之父因许作黄冠事，未几而包产，不能毕备，以致触忤，是以死耳。”内外咸憾之，隆祖亦以众怒将逐此妇。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产亦有是天地间之常事，尔辈何归罪于包耶？且尔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妻，人谓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将归溧阳，召包而语曰：“我欲携汝往溧阳，则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则寡妇且年少无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谢。遂厚资嫁之，乡邦人又称善不已。时年四十有七岁，以其长子及季子侍奉乃祖，主安吉家事，携仲子归，遵夫之命也。常时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欢欣问候乡族

安否，厚待其仆。至于邻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怀来之宛曲如此。待婢未尝加以呵叱，有小过则不与之语，婢知所惧，则使令如常；有大过则逐之。盖蓄仆皆乡里之淳谨者。乡里之贫且极者，病则时以粥米果核惠之，乡人仰之若母。凡姻戚急难次竭力救助，未尝惮劳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无他，施之有不当者则人不以为惠也。至于奉父母及继母，能曲尽其情。待妹与弟诚可谓友爱，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终始无一言之间。惜乎晚年渐废先人之遗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语，且终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遗孤，是以不能无议者矣。虽然朱氏姊之过亦势之使然，使当时既重割奁资，则出嫁以礼，必能守朱氏之业而无晚年之怨，两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义，可谓尽矣。何其徇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为怨，彼各有辞，深可叹也。有女者盖以是而观之哉。呜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为大家之妇式也。

首饰用翠

首饰用翠，最为无补之物。买时以价十倍，及无用时不值一文。珍珠虽贵，亦是无用。盖予避地，将所在囊中者遍求易米，不可即得，且价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银为急，绢帛次之。民有谣曰：“活银病金死珠子。”犹不言翠也。盖言银为诸家所尚，金遇主渐少，珠子则无有问及者，犹死物也。世之承平时，人人皆自以百世无虑，以致穷奢极侈，以金银珠玉之外又置翠毛，殊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异于昔，则无用之物皆成委弃。倘遇再承平时，切不可用无补之物。

虞邵庵论

虞翰林邵庵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旧马

谚云：“使新人骑旧马。”此言良有以焉。盖谓人生于世间，一动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测。仆奴之久相处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恶，乘其隙而侮弄之，则至慢忽，不能尽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仆，不知主之情性，纵能奸诈，亦未敢施，期月渐而彰露耳。马之为畜，有善有恶，有能负远者，有不能负远者，有惊疑而暗疾者，有能备乘坐而无失者，新至者岂能察其美恶耶？必逾年然后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尽知久远之美恶也。虽然仆、马皆有相法可观可察，则其深奸大诈必须久而能知之耳。

势不可倚

夫势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历历可鉴。远者故未暇悉论，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颜弄权，奸臣也，附其势者多取富贵，死之日皆受祸。至于脱脱，虽不弄权，而权自盛，门客亦众，势去之后，祸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两奸臣也，既贬之后亦不免。苗僚杨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颜、哈麻之所比也。承国家多事、皇纲解纽之时，恣遐邦化外之常性，怒则死，喜则生，视生民人类如草芥，虽天子之命亦若罔闻者。附其势者，一旦至于极贵，盗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杀人。及其恶贯满盈，□手而死，党与皆伏诛，漏网者固多，岂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国初溧阳之民，有以田土妄献于朱、张二豪者，遂为户计，一切科役无所预焉。是时朱、张首以海运为贡道，至于极品。天子又以特旨谕其户计，彼无敢挠之者，权豪奢侈可谓穷于天下。或两争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户计，则争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乐而从之也。不数年，朱、张皆构祸，籍其户口财产以数百万计，后立朱、张提举司以掌之，向者附势之人皆受祸，而投户计者隶为佃籍，增租重赋，倍于常民，受害不浅，虽悔无及矣。

豪僧诱众

又，湖州豪僧沈宗摄承禓总统之遗风，设教诱众，自称白云宗，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诸寺僧以续置田每亩妄献三升，号为“赡众粮”。其愚民亦有习其教者，皆冠鸟角桶子巾，号曰“道人”。朔望群会，动以百五。及沈败，粮籍皆没入官，后拨入寿安山寺，官复为经理。所献之籍，则有额无田，追征不已，至于鬻妻卖子者有之，自杀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赋外又增所献之数，遗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户避籍

又，荆溪、句容、金坛等处富户，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邻吉耳养老户计者。及其有势之时，可附可倚，颇称所欲。未几势去，复隶常调徭役，而养老钱仍旧不免。或有贫者，则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岁之间杂使无有穷已。最所耻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驱奴隶。然此三者之患虽同，而其轻重则有别者，朱、张、白云宗以田者也，河南户计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绝，以身者隶其位下之籍，虽子子孙孙不能免也，其患过于二者远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徒逞一时之欲，是以陷于终身也。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猱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为害深矣哉！

世祖一统

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无真儒之为治者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好食鸡

安吉亲友朱元之尝言，其族人有好食鸡者，凡亲族邻里待之必以鸡，别不设他物。其人一日过佃客家，将午，佃饷之以鸡，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觉体困，就隐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惊觉。鸡熟时，置于几上，待我醒后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鸡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逾时见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渐至鸡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虫置于碗而覆之。须臾，其人醒，见鸡于前，挥之令去。且曰："□鸡气臭秽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见虫。曰："远弃于地。"令别烹鸡。鸡至，复曰："臭秽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鸡矣，不知何故。意其当初必误食虫物，以致此患，患既绝，是以不好也。

戒阉鸡

吾尝戒子弟不可阉鸡，盖畜物之可阉者惟鸡最受苦，剖腹以指刳其背而去其内肾，肺脏皆惕，有仁心者岂忍见之哉！独猪犬淫状可愧，不识其母，或阉之亦无损，鸡则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恶如此。吾虽食鸡，独不喜食阉鸡。人皆谓阉者味美，殊不知以尔口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阉鸡死者亦多，生者固难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不畜母鸡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尝畜母鸡，虽有诞子者则付之邻佃之家，后视雏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厌其求雄之态，雌伏雄之状，未有不动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妇人以母鸡绳系其足，抱携至于他处求其雄，甚可憎恶。以致渐习无耻、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畜鸡母，往往有此风，每欲禁绝之未可，盖各得雏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绝之也。归乡之后，必以先人之遗训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宫者无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此盖生物之性，至其时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盖畜此等，淫状可憎，尤甚于鸡，未必不坏人之正性，婢仆最宜戒，不可以观此。至于犬之牡者，或庶几焉，其牡求牝，必出他处，则求牡者或鲜矣。又，畜牝物生子，子大不识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观，亦伤风败俗之渐也。先人见他人家畜牝兽，尚怒而叱之，可为切戒！

食必先家长

人家饮食，必先家长。至于一房亦然。则使幼者渐知礼义，家道日兴矣。吾家向日饮食，惟先人以无齿别炊烂饭，余必先奉先妣，然后分与子弟及诸妾与婢，其仆厮则在外厨与农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馔，则先妣之外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备与先生，欲使众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盖其性习孤洁，自幼离绝亲爱之道，惟寡情坚忍是务，所以交友皆无情也。或疾痛，或急难，岂可责其相扶持乎？

家出硬汉

谚云："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硬者非强梁之谓，盖言操心虑患，所行坚固，识是非好恶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则贫可富，贱可贵矣。或富贵而子弟不肖，惟习骄惰，至于下流，岂富贵之可保，虽公卿亦不免于败亡也。

万顷良田

谚云："万顷良田，不如四两薄福。"四两言其太轻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盖言祖宗积德以及于后人，虽或太薄至轻，犹胜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虽可暴富及贵，不久当败。惟阴德为福，虽未至大富极贵，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为下贱矣。

日进千文

谚云："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达则致君泽民，流芳百世，穷则隐学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农桑最好，无荣无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舍此之外，惟务假势力以取富，虽日进千文之钱，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读书万倍利"，此之谓也。又有一等，小有才，无行止，专尚游说以求食，绝无廉耻，虽曰能取饱于一时，不能免饿死沟壑。

仆主之分

人家或有家生仆子，虽幼便当闲之以礼，使之知有主仆之分。吾见近日人家有仆子及己子相戏，慢骂喜怒必相敌，父母见之亦不呵禁，则曰："小儿无知耳！"殊不知习气不好，以致长大渐有无主之

心，皆由习惯，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时，不可与仆子群聚，或至于浇薄市井之态者亦有之。至于长则情狎相习，乌能免于意外之虑耶？又见人家之女幼而命仆厮抱而出游，久而情熟，亦有非礼而戏弄之者。至于长而嫁人，其仆于外必谈及女之疾病、好恶、嬉戏之类，盖其幼而见之也。若此而致引诱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书留边栏

抄书当多留边栏，则免鼠啮之患。书册必穿钉，不可用脑折也。若《通鉴》大本数多至百者，则脑之以下皆穿钉可也。脑者久而糊纸无力，必致损脱而零落矣。书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无妨，但钉近边缘多空余处，不可迫近边栏间，且易观，又免零落也。抄书外边栏留一寸以上，如内穿钉处缘边栏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丘字圣讳

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某者，则读作某者以丘字朱笔远圈之。凡有丘字，皆读作区。至如诗以丘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

乞丐不置婢仆

乞丐妇女子弟皆不可置之为婢为仆，盖以气象不佳，渐有凋落之态。吾家以后至元乙亥间，尹氏姊在官庄时，族人凋落，邻媪蒋家妇，施氏女也，常执役尹氏，丧夫又无近族，孤且贫。尹氏姊引致来，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状矮小，贫寒可贱。表兄沈子成见之曰：“此媪不可留。”予问其故，曰：“吾连日见其出入于君家之门，气

象不好，如门中出一丐妇也。吾厌之。”不三载，黄遂男有得争讼起，自此不兴矣。

又，乙酉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乡中置者颇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类，皆劫数中物，得不死而来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优有力者先得之，此辈皆饿损且丑陋不类长成者，宜勿留。万一劫数未尽，必致灾病，病必传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则此等入门，门景又何美观！”自是果至于乱难，无好气象矣。然此自系气数，亦一渐也。

又，外家吴子道，以至正甲午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乱，流离至于今日，亦是气象之一变也。

又子道以大门副厅砻谷米置农具，杨大同时相依以居，见之曰：“此等气象不好。公家无限闲屋，偏置于此，岂有官厅前之门景！向之客官所聚，今置农具，太觉不好。”未几，丧乱无宁日，此居皆成瓦砾矣。

蜈蚣毒肉

鸡肉与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时，切不可过宿，杀人。烧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当谨盖藏。尝有某处孝妇，养老姑甚谨，姑好食烧肉，孝妇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签插壁，阴候火气过，然后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诉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惧姑觉，故进毒杀其姑。孝妇不胜拷掠，诬伏其罪。未几，审囚官至，识其情疑之，再令买肉置故处，夜半视之，惟见蜈蚣毒虫群食其肉。官以啖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妇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诬。其置肉时，适夏月也。

奸僧见杀

奸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则当敬而远之。不然轻则招谤，重则贻祸不小。尝闻一某官，平日自任以辟异端为事，凡僧道流皆数耻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豪者，一僧尤甚奸侠，某官尝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过其门，惟见某官之妻倚门买鱼菜之类，盖尝习惯也。适雨霁，僧乃诈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馈以殽核数品，相馈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谓未尝相识，且无故也。僧但曰感谢濯衣之恩，强掷而去。某官归，余殽未尽，问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谨，亦未以为疑也。一日潜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厅次侧房，适见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数有奸计，某官盖愈疑之矣。此僧闻之，即卷资囊，一夕避去，莫知所之。其妇归母家，依兄而居年余，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长发为俗商矣，夤缘成姻，其妇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妇对酌浅斟，其夫问其妻曰："尔可认得我否？"妻曰："成亲三载，何不认得耶？"夫曰："我与你今日团圆，岂是易事，费多少心机耳！"其妻问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备述前计。其妻即佯言曰："因缘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饮。大醉后，其妻操刃刺杀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陈罪。官不能决，系狱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决狱，见之，乃壮其事而释之。后与前夫某官复相见，其妇曰："我所以与你报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节，即不可同处。"乃筑室某山，夫妇各异居云。二十余年前事也。

黄华小庄

至正癸巳，乡里寇平，吾复到黄华小庄。忽故干者史仲珍、王道者来谒，谈及世事人情，因发一叹曰："向时人中拣贼，今日贼中拣人。"盖伤好人之绝少也。此言虽浅，乃实论耳。所谓人者，犹半是贼心也。

山阳之薪

山阳之薪有焰光，能发火力；山阴之木无焰光，然烹之际，不若山阳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验之。又腊月采薪，虽生湿之木亦

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产木瓜最佳，其父老相传：唐末不生实，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绍兴后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国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无木瓜，合药甚难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气，犹若是之灵耶？

芦把劚石

芦把束劚石则石裂，茶汁浇石器久则石如蛀烂。物性所畏，有不可晓者。

玛瑙缠丝

玛瑙惟缠丝者为贵，又求其红丝间五色者为高品。谚云：“玛瑙无红一世穷。”言其不直钱也。又言：“玛瑙红多不直钱。”言全红者反贱，惟取红丝与黄白青丝纹相间，直透过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竞置，以为美玩。或酒杯，或系腰，或刀靶，不下数十，定价过于玉。盖以玉为禁器不敢置，所以玛瑙之作也。金陵吕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遗玛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浆水，惟三点红如蒲桃状极红，又一二点黄色如蜡，可谓佳品也。予因与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贵如金，珠之为物固不足贵也。金愈远愈坚，珠则有晦坏之时也。诸石之器莫贵于玉，玉与金并称，取其温润质色玉为上，坚而不坏金为上。若水晶之浮薄，玛瑙之杂绞，皆不足贵。”此固世俗所尚，一时之竞，非古今之公论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玛瑙，惟倡优之徒所饰佩，又以为贱品，与江南不同也。谚云：“良金美玉，自有

定价。”其亦信然矣。其次则有古犀，斑文可爱，诚是士夫美玩，固无议者矣。

经史承袭

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者，字画皆减省不成字，如匡字、贞字、敬字、恒字、勖字、黄字、殷字、构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让为逊、玄为元、慎为顺、桓为威、匡为康、宏为洪、贞为正、敬为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纰缪。胡公作《春秋传》，辨论详明，岂有古今经典以私讳改其字哉！是无识之人取媚一时，以为万世诮。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当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书坊订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习旧弊可也。至如《诗》、《书》、《易》正文，亦当行下书坊删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类，毋得仍旧讹误后人。

美玉金同

美玉与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对。其十成者极品，白润无纤毫瑕玷也。九成难辨，非高眼不能别。八成则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银渍血渍之类不必问成色也，绝难得佳品。

灵璧石

灵璧石最为美玩，或小而奇峰列壑，可置几玩者尤好。其大则盈数尺，置之花园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谚云：“看灵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绉、曰透。”瘦者峰之锐且透也，绉者体有纹也，透者窍达内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声清者灵璧也。惟取其声之清远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纱纹弹丸两点红，独无峰耳。英石之质赤黑，亚于灵

璧，特声韵不及太湖而质过耳。卢疏斋翰林有《太湖石记》。

曼硕题雁

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古钱

古钱置之图书印傍，久而色赤，亦古气类使然也。

沙鱼胎生

沙鱼胎生。予至鄞食沙鱼，腹中有小鱼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见形状与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为胎生也。此软皮沙也。

鄣南山石

湖州安吉鄣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岩状类将乐石，可设置几筵为玩器，不可浸水种菖蒲。惟昆山石宜水浸润，今亦罕得旧者。

铜棺山草

义兴铜棺山顶有一种似草非草，又类木本，叶似侧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菖蒲石上，枯而复青，岁久亦茂可观。

半两钱

半两钱，古者煅而酒服可续折骨，五铢次之。浙东斗尺皆仍故宋遗制。斗谓之百合足，比之今官数八升也。谓官数有二十合。尺谓之百分，比今之官数八寸。吾乡绝无此样，皆用官样。至宜兴，则间有之。杭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谓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制尚存古法，则是今之制差增大耳。鄞俗则有二样：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冓。料，音劳，去声。

学士帽

今之学士帽遗制类僧家师德帽，不知唐人之制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样，比今之国帽差增大，顶用稍平，檐用直而渐垂一二分。里用竹丝，外用皂罗或纱，不必如旧制。顶用小方笠样，用紫罗带作项攀，不必用笠珠顶，却须用玉石之类。夏月林下则以染黑草为之，或松江细竹丝亦好。归乡晚年当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称之，略见《鹤林玉露》。便如今日鹤氅样，布为之。

艾蒸饼

试艾以蒸饼，将艾丸炷于饼上然之，若是好艾，则满饼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饼内一半，香不透。四明王韶卿云。

先贤之后

先贤之后，理不当绝。然所闻者无几，且真伪莫辨。周濂溪之裔绝无闻者。程子之裔数人者寓居江东，不知为伯为叔也。近长枪兵中程某者，谢国玺女兄之夫也，咸礼之，以其为程伊川之后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无闻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冒姓，其养子垕，字伯厚者，是陈姓之子，云心道士之侄，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乱，垕后淫其妹，不听适人，人伦已丧。钱唐之朱姓者，自称朱通判之后，亦是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张横渠之裔绝无闻者。南轩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颜氏之裔，乱亡之后仅存一人，今在四川，颜真卿孙也，幼孤，与祖母孔氏相处。孔氏，潜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无闻，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学长生之法，修炼三十年而内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变，而道者已仙去，遗下黄芽大丹一炉，为兵官所得，后半归之贾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间。贾事败，丹大半零落一美妾处，妾后归钱唐宋氏，丹遂为宋所有。今又半归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阳，延生命。临服时，默诵咒七遍，面东南，以枣汤或白汤吞下，先以雪糕裹丹，预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咒曰：“归我常，返我乡，服之千岁朝玉皇。”表姊宋氏常患久痢，元气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复生，每服十粒。

乡中大家

乡中大家皆用刀镊者入内院，虽妇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不雅。惟吾则不然。时外家却不用此。颇合礼法，他事则不及也。凡居家者谨之。

溧阳父老

尝闻溧阳父老云："国初兵革之后，居民荒业。至元间，有一奸民，曾为北兵掠去。复后归，径来[illegible]山前丰登庄寄居，每掠买良人子女，投北转卖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惊惶，幸不为害，惟啖此奸而去。"岂非造物者报焉。

高昌偰哲

高昌偰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且教子有法，为色目本族之首。世南以佥广东廉访司事被劾，寓居溧阳，买田宅，延师教子，后居下桥。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时长子焘，本名傲伯辽孙。年将弱冠，次子十五六，余者尚幼。每旦，诸子皆立于寝门之外省谒父母，非通报得命则不敢入，至暮亦如之。一日，予造其书馆，馆宾荆溪储惟贤希圣主之，见其子弟皆济济有序，且资质洁美，若与他人殊者。盖体既俊秀，又加以学问所习气化使之然也。予深羡慕之。既而欲遣一生通谒于世南，求跋二小画卷。希圣曰："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门可问之，则主者出矣。不则别托门子转相通报亦可。"诸生则不敢妄入也。予初疑之，希圣曰："世南处家甚有条理，僮仆无故不入中门，子弟亦然。自吾至馆中，因知诸生居宿于外者昏定晨省，皆候于寝门之外，非奉父母命则不敢入。"盖谓私室中父母处之，或有未谨者，则肢体袒惰，使子弟窥见非所宜，故亦防闲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尝为家人辈言之。因外家处事太无理，虽干仆亦得入于寝室告报家事，予深恶之，每以偰事之法谕之也。予家以先人遗法亦颇若是，惟防闲外居子

弟，未尝及于诸子也。偰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归乡，当谨谨效之云。

紫苏薄荷

凡泡紫苏、薄荷之类，先贮滚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则秀气浓而色浅；先投以药剂，后沃以汤，则色浓而香气浅，其味则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药则泡之如此法，用其气也；降下则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访同避地一友沈思诚，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热，喉痛眼赤，乃用黄连解毒汤四味，药锉碎，先以沸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半时许服之，其香烈而味清。盖欲升上也。"质之王韶卿，乃云："独不知大黄必候他药将熟而旋投之，即倾服，亦取其气能泻也。"吾始得其义如此，因记之。

出纳财货

人家出纳财货者谓之掌事，盖佣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谨出纳，严盖藏。"此掌事者大字铭也。然计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旧管；二曰新收；三曰开除；四曰见在。盖每岁、每月、每日各有具报，事目必依此式然后分晓，然后可校有无多寡之数，凡为子弟亦然。干父之蛊，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免致久而迷乱，无可考也。先人尝云："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此虽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记谓之曰黄簿，又曰帐目。

鲜于伯机

予尝见鲜于伯机公亲书一幅云："登公卿之门不见公卿之面，一

辱也；见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当万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学喜而书此，凡见数幅。观其言虽不深奥，然亦可为确论。金陵杨大同尝与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宁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乡里时，乱后，一酷吏权州事，又一奸民掌案牍佐之，尝会于乡人家，予颇以礼貌待之。其人亦不问何如人，但略答片言，即自与济其奸酷者笑谈，既而又忌予在座，不乐。予即起而出。越明日，乡人对予言：“昨日所会二人，始不知子为何如人，既而略闻之，且惧子之直言，恐坏其奸计，是以不乐与语，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谓宁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穷途中遇恶少年，皆不可与之事者，顺其无礼，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记于此云。

卷四

四民世业

黄山谷曰：“四民当世其业，读书种子尤不可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岳氏，后为显亲寺僧有大方厓所得。石背刻一诗云：“渔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鞭捶公私急，醉眠听秋雨。”皆山谷诗也。至正丙申以后，寺毁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养子某，至元乙酉岁为建康路同知总管府事，常时祭祀有阙。一日监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闻中堂喧哄，出视，但见朱衣吏数辈曰：“丞相在此，当肃拜。”其妻惊仆于地，仰视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应答，闻厉声曰：“岂有为人后而祭祀有阙者乎？”言讫而出。少顷，同知自外归，呼其妻曰：“忽若背脊间疼，若为人所击，神思昏愦，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惊惧，即治具享祭。奈明日疽发，诸医不能疗，半月而卒。其子某与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学。建康邵斋备言其事。夫人之贵有子者，欲为祭祀之主也，不幸无嗣而养子如子，恶可不事其父？为父养子既如是，况亲子乎？不孝者以是为儆。按《宋史》古心讳万里，字子远，都昌人，以蜀人王棫子镐为后，父子相继投沼中。据先叔所言甚详，意镐投沼后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抚养别子，亦未可知也。姑记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叶

山中茅叶可盖园亭，既坚且雅，晴则卷，雨则舒，不漏水也，胜如稻草，即开花可止血者。

箬叶铺衬

箬叶铺衬土桥，能隔湿气，百年亦不朽坏，即箭叶也。稻草俗呼砻糠，可筑塞沟渠，继之以土，虽百年再翻起，黄色如新，如箬叶着土护板久不坏。二物非坚，其性然也。

兔无雄

世传兔无雄者，每岁玩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晴明则育。尝记二十年前，偶剥一兔，有二外肾，殊不晓其所以然，独未遍考其众，果复有肾否也？

翰林谶语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谶语皆有应时，固无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转'，'人化兽，兽为人，'戏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数之类者，未可一论也。"便如今日世传《五公经》、《推背图》书亦然。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释氏有言三世佛：“过去佛、见在佛、未来佛。”其说甚好，但以佛名称之，语涉异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黟县老民

潘多吉尝为黟县教谕，云县有深山，可入数百里，中有老民，或过百二三十岁者，或自言前宋年号者，皆未尝知有本朝也。其山忽崩陷发洪，流出大木片长数丈，广二三丈，状类海舟，底宛如木钉相连不用铁者。多吉不晓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遗下耳。”山民多不食盐酱，亦未尝诫，故能栖碧，谓此过去世界也。混沌之物，岂起自盘古，岂世人止如是耶？独不知盘古以先又几千万万年也。今之世乃见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复开辟如盘古时，此乃未来世界也。吾又尝闻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间掘井，深及数丈，遇巨木阻泉，复广掘木之两头处不得见，遂凿断出之，长二三丈，高广数尺，磨洗认之，乃香楠也。此地岂非万余载耶，乃有是木，意当时必江水也。俗所谓海变桑田，容有是乎？世传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记耳。

董生遇阕

董生名毅，字仲诚，一名纯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矗，诸暨人，游于杭，博学能诗文，先曾除黟县教谕，丁内艰，服阕再往，又得是县。盖浙江省注选，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纸球，纸球中书合注人名姓，谓之拈阄。一吏检文卷对阕读之，惟空人名，读至是阕，云某处某阕，兵卒探取人名对此阕，吏然后书之也。矗两遇是阕，岂非分已定乎？矗，音哲。

莫置玩器

先人尝劝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华丽之居，每以训戒子弟。予闻之耳熟，犹未能深省也。义兴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诚实喜静，惟好蓄古定官窑剔红旧青古铜之器，皆不下数千缗，及唐、宋名画亦如之，独无书册法帖耳。至正壬辰，红巾陷城，定窑青器皆为寇击毁。寇亦不识，无取者也。此一失也。后乙未复陷，所存者又无几，惟附箧随身之物乃画之高品，铜之古器，剔红之旧制，寄藏友人。渡江浙时，苗僚据杭州，因寄托之，主丧，乃取归西山，不一宿，尽为苗僚所掠。画卷转卖于市，凡剔红小栉，咸以刀砍毁，无完器也。此再失也。时仲德翁已死一载，明年又不能保其余矣。所见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独乱世，寻常传子孙者诚空耳。居室亦然，乱离之后，浪荡无遗。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检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书卷，戒之甚详。先人之训，盖目见耳，闻者多矣。尝云谚曰："与人不足，撺掇人起屋。与人无义，撺掇人置玩器。"撺掇者，方言犹从臾也。盖华屋、玩器皆能致祸。向有一人为玩器，因得罪于时官，遂破家丧身。又有一人因华屋招讼不已，直至荡产。此皆予所目见者耳，闻者又不知其几矣，可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传玉兔与桂树。先师徐实庵云："释氏说是山河影。"未详。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细观之，果若山影，空缺处乃水也。释氏不为无所见。

阳起石

世传阳起石无真者，欲辨之，观其纹，有若云头、雨脚、鹭鹚毫者是也。

村馆先生

村馆先生惟乡中有德行者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则容子弟游学从师，求真实才学者，亦在德行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馆宾皆不以德行，馆宾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讦，有玷儒风，至于破馆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乱世，犹有甚者。往年无锡华氏曾有此患。今年太仓徐氏寓庆元，为方氏职役，家豪于赀，忽馆宾讦其通好张兵，因此受害，家资一空。盖当时为主宾者皆不以礼，主者特欲改换士风，宾者乃是图口腹货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宾以诚敬，宾报主以学业者比也，恶可谓之宾主哉！然此可为后来之戒。

元章画梅

会稽王元章尝谓："暑月着衣畏汗湿，则用细生苎布，以薄金漆水刷过干而后着，则便且凉也。"元章名冕，善画梅。

古今无匹

古今无匹者，美玉也。盖天地秀气所结，质色大小各不同，是以无匹，真可贵惜也。古犀次之。画卷则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画者多，非止一笔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窑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贵也。前辈论者或有及于此，因记之。

无锡谶石

相传无锡有石刻，谶云：“无锡平，天下宁。”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旧咸置锡以滋泉味，盖茗与锡相便，惟是邑无之。或有云有锡则民争兵，故名无锡。皆未详孰是。

鸡卵熟栗

鸡卵与熟栗在午前食则佳，过午后则能闭气。

江西罗生

江西罗生卖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鸡卵也，鹅鸭则不可拟矣。”此说近是。

义兴邵亿

义兴邵亿永年，一字惟贤，暑月冠墨漆巾，盖取离汗也。以葛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干而后制甚好。

兰艾不同根

古云兰艾不同根，盖比故家嶰起也。艾叶茂而根浅，兰叶少而根多耳。

江湖术者

江湖术者说客不可延至家庭，盖起词讼之端，诱破家之事，容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尝亲见此曹患也。

戴率初破题

先人尝言，幼在金陵郡庠从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谚作题，令诸生破如经义法。一日命破“楼”字，先君曰：“盖尝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余。”先生大喜，又命以谚云：“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破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

宋镀金器

故宋镀金器皿用金熔化，以银器渍之，凡数十次，犹如今之摆锡铁器相类。

宋迎酒杯

故宋过府官及朝贵，例蒙赐酒，却于官库支给，以鼓吹迎归，谓之迎酒杯。杯是夹盏，盖内金外银，或内银外金者。予在四明问史善可，说乃母项氏闻诸其长上先辈言。因袁伯长学士与乃子敬存家书中有谓迎酒杯者，故及此。

故宋剔红

故宋坚好剔红堆红等小桦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桦底而后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银、或铜、或锡。

馥香吸髓

谚云：“馥俗音闻，鼻也。香、吸髓、倚阑干。”言三险也。花心有小虫，鼻之或作鼻痔，惟腊梅最不可馥。诸兽骨髓中击破有碎屑，吸之恐伤肺。阑干临水，恐有坠折之患。犹三件险处也。此言虽近，亦可为戒。

巴豆黄连

谚云：“巴豆未开花，黄连先结子。”盖黄连能制伏巴豆毒也。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意。尝观《宋史》，宣、政之间，女直叛契丹而谋宋，南侵之日，鞑靼亦叛女真而举兵矣，正此谓也。

山中私议

山中私议，人才列为九品，以比世爵，盖贱虚而贵实也。一曰孝，事亲竭力，移忠于君；二曰义，尽忠效节，轻财赴难；三曰廉，不苟取受，知耻尚俭；四曰直，真实不欺，内外如一；五曰谨，持守礼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谋辨雄略，济时于时；七曰教，博学于己，推以及人；八曰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艺，文词书画，

以材成材。

种竹之法

种竹之法，古语云：“深种、浅种、多种、少种，最是良法。”予治西园，尝一日成林，彼时人事从容，工力毕具，甚易为也。且取竹于邻里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劳而办也。深种者，深壅客土也。浅种者，浅开畦穴也。多种者，连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宁少种几垛也。若独竿则根少，根少则难活，纵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孙竹、云头顶竹，凡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制药当谨

制药不可不谨。四明韶卿言，其乡今岁有合疟丹者，用砒霜为末，搜和蒸饼，盘晒于日，而二小儿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剂也。死者明日焚化，肠已腐矣。又，往年镇明岭一医士尝合墨锡丹，母及妻皆惯服之，一日以他药丸归，未曾题名，色类墨锡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毙。可不谨乎？书此为制药之戒。

草药疗病

村民多采草药疗病，或致殒命者多矣。盖草药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别，一概与人服之，不至于误者寡矣。尝观《本草》云：“山阳有草，其名曰黄精，饵之可长生。山北有草，其名钩吻，入口即死。”盖此草绝相类而性善恶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亲友有为子腹疼，人教以取楝树东南根煎汤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挞之。既入口，少顷而绝。盖出土之根能杀人，朱氏不考古之过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击其事，尝以戒人。医家用桑白皮，《本

草》云，出土者，亦能杀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药，后为所误，虽更医已无及矣。盖此弟不肯读书，不交好人，不习好行，惟市井辈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禀气受胎之贱，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堕胎当谨

堕胎不可不谨。妻母潘，尝在三月之期服堕胎之剂，至四阅月而旋旋下血块或腐肉块，盖受毒烂胎之故也。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不然，则在三月之间、前两月之间服为犹可，若过此则成形难动，动必有伤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妇法用牛膝等草带于产户者，深非细事，不致于殒绝者鲜矣。尝见溧上亲友李汉杰，其妻黄氏冒姓孔女者，凡数十孕多男子，惮夫产育之劳苦，服桂姜行血之剂，过于三月后，胎虽不堕，漏血不止。医者所亲殷国材忧之，但饮以补血之剂，因惧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产，乃无胞之儿。盖因形成而被毒药所腐，胞衣以致常时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产，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堕胎之药，既过三月不动，则易以安胎顺气之剂，以防护之耳。

服药关防

人家服药须是关防，或被媪妮所倾，别添水煮，则味不能功矣。或误堕地，及与药相反，则伤人命。或杂乱误投于人，物之冷热不同，误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不戒。尝见赵希贤云：“赵冀国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煮药必在外院，干者轮日掌之，名籍日计

簿，以凭稽考。遇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阁、某乳媪及贱妾辈有疾，外院书名悬牌于盏托之上，覆定然后送入内院饮，别间药次第尝之。”人家虽不能如此，或仿此防闲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泽泻必变油，服之者杀人。惟见一方云治项骨倒用隔年者，余皆不可不谨也。

滚痰丸

吾乡王中锡制滚痰丸，疗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徙常熟，常闻一官甚壮实，每患痰热即服之，后因患脾泻脉绝，以致不救，盖过于此剂也。然此剂正可推利痰热，疾平则已，不已则伤元气，岂可以素壮实而自欺邪！人非纯阳真人，焉能保其无七情之害，害则有损，非损纯阳矣。

平阳王叔珙

平阳王叔珙为嘉兴郡照磨，丙申年避地与予同寓上虞。时乃嗣本元才二十五岁，未娶，因纳妾于外，未免过度于酒色，自南台宣使，间亦来上虞。忽患疟疾半载，且脓疥遍身，因久病脾虚，腹胀足肿，问药于予。予曰：“当实脾元补肾去湿则可矣，宜用厚朴干山药、白朮、木香之剂。”未过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柑酱使与其针腿膝间放水，少顷即死，悔无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亲友杨文举，乃嗣元硕于乙未年夏秋之间亦患疟，生疥如王本元，但无虚损下元之证，因服葶苈而愈，盖利水道也。尝书此以记之。

上虞陈仁寿

上虞陈仁寿，字景礼，尝应写金字经生员，为人有交情。尝言一日过江西，舟中遇漏雨，醉卧湿蒸之所，遂患骨节疼软，逾年尤甚，因往杭求医，医用针法治之，一针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时，怒而舁归，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异，手足指缝间始患肿毒，久而溃脓，脓尽微露白块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软，见风坚，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几也。凡肘膝有骨节处皆患遍，筋骨拘挛不能举动，终身废疾。每恨无名医，不治犹可，因治而成废人。盖其幼时曾酒色过度，风湿侵之久矣，亦是冤业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会于会稽后山月余，因谈及之。

先君教谕

先君初欲仕时，颇厌冷官，既授上元县学教谕，不就。江淮行省尚书有又授常州路学正，亦不就。豪气英迈，必欲即能济时行道者，遂荐为岁首儒人书吏往宣城。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乃嗣懋翁师德正读书侍师作《兰花》诗，石岩暮归，即命同赋，有“风流得似谢家郎”之句，石岩称赏，已，怀建康□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拨置在此未迟也，子宜归，岂有谒人求仕者乎？”先君闻之不乐，遂飘然以不就此职而去。且对其馆宾曰：“吾以凌公长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谋谒也。公既不我识，我亦不就此谋矣。人生岂止于是耶？”馆宾即白于主者，遣仆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岩更大喜曰：“吾所以试之，乃灼见其英气如此，公文已就，特未与之言，待其未至溧上，随令隶卒发牒取补书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东廉访已至建康，转下溧阳敦请矣。先辈作成人如此，未尝轻许，既就亦未尝有矜色。先君极感之，时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获免沈家杂泛差役，铺夫贱隶，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时与贡仲章交，乃翁南漪一见，深喜之至，欲纳为婿，每折行辈，分宾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后数相见，敬爱如初，先君每叹先辈仕人之不可及也。又宪使卢公疏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尝不与先君同处。或赋诗词，必先书以见示，其前辈气象如此。一日，廉使容斋徐公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先君曰：“试为我属一对，以俗

语尤好。”先君即应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请赠乐府，容斋属之先君，即席赋《折桂令》一阕。容斋大喜，举杯度曲，尽兴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几至被劾。而以容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时，独免此患。若是今日，亦无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风流也。其曲今书坊中已刊行，见于《阳春白雪》，内题但作徐容斋赠云。又尝以律诗呈容斋公，公喜而书于后曰：“吾退之天资颖异，笔力过人，擅江淮之英，本邹鲁之气，观此佳作，未能走和，甚觉吾老迈矣。吾退之当勉力为政，以继前修，则吾深有望也，汶叟徐炎题。”

先师德辉

先师赵德辉先生尝言：溧阳儒学祭□□□，诸儒执事者皆来，忽一儒惊见黑旗白字大书云“本州城隍监祭”，须臾被击而死。盖此儒患痢疾，未涤衣服，媟秽庙殿，故遭谴也。常人欺心，举事不思报本，且坏乱学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学

建康路儒学，至元以后，有以儒人窃学粮，且坏教范，日横于学宫。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击，痛不堪忍也。”言讫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衢州学霸

衢州学霸王杞者，久占出纳之计，半为己资，横行积久。会先叔祖平斋府君来教授时稍防闲之，杞积忿，遂欲诬于宪司。是夜，忽见子路叱之曰：“孔君圣人子孙，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击其背，即

患疽发，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尝作传记其事。

太平路学

太平路学一儒人甚贫，或告之曰：“可拜先圣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伪造锡锭，潜置殿侧，儒见甚喜。或者窥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辞以同货。或者竟强持去，乃笑曰：“我特戏尔耳。”儒诉于学官云：“或者夺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诘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诳儒，欲免罪，当偿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谓儒者贫而诚，所以得金。圣人不能以金与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异可笑之事也。从父诸暨君尝言及此，盖目击其事云。

克诚窃食

义兴蹇克诚久窃食于学宫，未免点党行蠹。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脱，忿而自刳挖出外肾，血流满床席，自是召保放归。此亦作恶之报，或有作恶未之闻者也。蹇之祖，宋末蜀人。溧阳杨浚久占学官出纳之计，凡饮食居止皆是学中资也。子能聪明读书，一夕而死。余子虽在，作恶无行，可见报应也如此。深甫晚年贫困，郁郁而卒。尝闻前辈言，学粮不可妄食，必有报应。若果贤而贫无所依，则食于学，此分内事耳。苟无行，强受学粮，必贻神人之怒。且无故而食农夫汗血之劳，岂无报应！吾见如此者亦多矣。至如无功而食官之禄亦然，不及其身，则在子孙，事之必然也。

种兰之法

种兰之法，古语云：“喜晴而恶日，喜幽而恶僻，喜丛而恶密，

喜阴而恶湿。”盖欲干不欲晒烈日，欲隐不欲处秽处，欲长苗至繁则败，欲润不欲多灌水。当以碎瓦屑火煅过伏湿处，出气后却细和土置于兰之着根，可离水而常暖也。又以焊煮鸡鹅毛汤积芽而灌之，灌必徐徐使润，不宜太湿，太湿则根腐矣。抽芽谓之发箭，至发箭时，当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发其芳也。惧其瘠，则稍加以粪土。粪土之法，用山中黄土槌细粪沃之，晒干待其无秽气后，渐加于盆面，遇灌水则肥自上而入，不至伤也。又云：“有竹方培兰。”即喜晴恶日、喜幽恶僻之意。常置疏竹林中，纵遇晴亦无烈日，遇雨不致太浸，盖以此也。兰本出广地者为上，叶短而柔，广而泽，根如大香附状最香，闽次之。庆元之昌国州，近见一种亦好，土人名曰铁干荪，出小沙寺山上，可与闽本伯仲者也。春开曰蕙，夏开曰芷，秋兰冬开曰荪，皆一干而数花。凡今之诸山所产，叶狭而劲，一花或众花者幽草也，非真兰也。广、闽、昌国者或有一干一花，多在春开亦好，但香浅耳。象山县山中及鄞县育王山中亦出一种。象山与昌国同。

邵永年

义兴县邵亿永年，一字惟贤，宋熙宁三魁之后也，世称红楼邵家。乃祖于嘉定间抄写《杂记》一帙，中载一诗如谶语，云：“壬辰癸巳这一番，人人灾死尽无棺。狗拖尸者心犹颤，鸦啄鸟睛血未干。半亩田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说与江南卿与相，任他石佛也心酸。”当时见此皆不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间，兵事大乱，绝与此诗相验，犹触景而作者。溧阳潘毅士宏幼年在广德山中亦见此诗，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时也，却与今日壬辰、癸巳符合，岂偶然哉！

平江筑城

平江始筑城时，某处城数丈，筑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广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张掖同音例。国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须款款细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

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时至正辛卯秋冬之间，民相传诵，竟不晓其谶。至丙申春城陷，张九四据之，明年秋纳款，始有人云：“张起谋时止十八人，若火、周、李、严等也。”又，测“鲤鱼山上游”者，高邮也。“星从月里过”者，横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尽详明其意，亦未知应在何事也。“开河”之说，却是贾鲁平章为之，天下遂乱。“浮屠倒地”者，自乱后寺观皆废，僧徒遁去，以置军寨。此二事颇相应。常记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时至正癸未岁，忽言天下不久当筑城，筑城后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时五更鸡叫天将明，无多时光也，自后皆验。杜公，临江人，寓武夷，善阴阳术数之学，长于天文地理，但心术未正，弄黄白左道，识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隶，予尝从其问地理法。又杭城国初尝有术者言：“此地当变荆棘，在八十年后。”今果如其术者云。

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之工必主不祥。盖土神好静，或动作则必不安，轻则工者仆役见咎，重则祸灾及主人。吾尝见长官好兴土木修庙宇者，皆不得美任，虽未究其事理，亦劳民动众，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旧居最好，不得已则修营无妨，然亦看《授时历》，前所定诸神煞方外处，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虽云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然亦不可执而忽之，当详审耳。

钱唐张炎

钱唐张炎，字叔夏，自号玉田，长于词曲，尝赋《孤雁词》，有云：“写不成行，书难成字，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有《山中白云集》，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

茅山水涧

茅山冷水涧，雨过，泉流大急，则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斫成器用，或杯、或带、或笠珠、或刀靶，莹然如玉，惟欠温润耳。间亦有润而如玉者，必碔砆之异种也，颇难得。盖坚而难琢，不多出故也。

苍蝇变黑

谚云："苍蝇变黑白。"盖蝇粪污物，遇白则黑，遇黑则白。世以喻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滨蚶田

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育蚶之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窍而食其肉。潮退，种蚶者往视，择而剔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则旱，迟则潦。"尝记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没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阴，不宜大晴，亦不宜大雨。浙东占四月八日晴及众风，或南与北风亦好，宜二麦，若雨及西风，则损二麦。每岁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则旱，若雨则潦，阴则平。每岁朔，喜东风，惟十月朔，宜西风，则夏米平。

磨镜透闺

磨镜者以铁片六七叶参差衔击之，行市则摇动，使其声闻于内院，如云响板之音，谓之透闺。

自称和靖后

国初有人自称林和靖七世孙，杭人戏赠诗曰：“和靖从来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孙儿？若非童种与鹤种，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传诵，以为笑具。盖讥人妄托遥遥华胄也。

诗联对句

又一生作诗喜联对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询其所以，惟一身实未尝有兄弟也。时人续之曰：“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至今以为妄作诗求切对者之诮。

园丁棕丝

园丁以棕丝攀结花枝最为损物。往年尝往杭城买蟠桃千叶红白者数盆，花谢移植于地，枝干长茂，高即五尺。忽大风，枝皆折。视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长，但长皮耳。遍观拘缚处，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断其棕丝，庶几可以长大骨肉矣。至次年，则无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岂浅浅哉！盖棕不腐断，且桃枝胶多易长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买即断其棕，任其直干横斜，栽移于后，皆成

大树。予性不喜矫揉者，忽见园丁如此，即以理谕之。

鄞人虚诈

鄞人多虚诈不实，皆江水长落不常，俗性亦由是习成。予自至鄞凡四载，若亲戚邻识，未尝见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无耻无义，得利于己则与人往还，不得则遽变绝交。明日得之又复往还，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绝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处客也，使客乞假于土人，终岁未之闻也。吾侄婿袁氏子，无情尤甚，若非世人类者，其妄诞谲诈，浙西未尝见之，亦未尝遇此等亲戚也。细民多不务实，好饮啖酒肉，无一日不买鱼腥酒食。吾乡则不然，小民终岁或未尝知鱼肉味者，简俭勤苦，又非鄞人所闻见也。鄞人宁饮啖而至于贫无衣食者有之，其不务实非类人俗则可知矣。所以汤伯温薄其风俗，尝云："有男未娶宁过于半百，有女未嫁宁可为尼姑，必待承平归浙西、江东然后为之，未为晚也。"伯温平日多妄诞，此言最有所见，吾颇然之。

敬仁祭酒

许敬仁祭酒，鲁斋子也，学行皆不逮于父，以门第自高。尝忽傲人，每说及乃父奉旨之荣，口称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长亦以讥谑为习，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长嘲之曰："祭酒许敬仁，入门鞑靼唤，出门传圣旨，口口称先人。"盖敬仁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为诮也。邓文肃亦薄伯长，以谓有海滨滑稽之风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谤之云：设科取士，深感圣朝之恩。倚公行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㝵耐禹畴之小刘云云。其间亦言开元王弥叟嘱托之过者不一，虽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诮也。后云一样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斋

四明王厚斋尚书好博学，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学纪闻》，可谓遗训后学者矣。国初袁伯长、孔明远，史果斋，尝登门请教者惟三人焉。明远讳昭孙，时为庆元儒学教授，时伯长方十二年，不过随众习句读已耳。

伯长九字

袁伯长家字号以九字为则，取相生之义："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丝竹。"盖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莲

石莲数百年不腐，尝见筑黄花小庄基时，掘地数尺，得石莲数枚，其坚如铁，置浅水中则复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筑，其初是莲花水荡也。所以道家服莲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晋重，杨通微女兄之子、文举之表弟也。进士出身，颇称廉简。然以家贫，常以五分取逋息，作文鬻钱，是以贱隶、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尝为小吏凌立义之父作墓志，时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执僻而强，邻里鲜与交者。祖居溧阳，所以自称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前辈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时为准，但以所生时甲子合，得十月数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则推己丑，甲与己合，子与丑合。乙丑则庚子之类乙与庚合，子与丑合。也。又云唐宫中如此。未详。

无土不成人

谚云："无土不成人。"盖谓有田可耕诚务本也。所以术者推人五行亦以无土为忌。先人尝戏言"田"字云："昔为富字尾，今为累字头。"此确论也。人生居乡里，处田园之乐，可谓足矣。既欲多买田，买田多赋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户役，则小人皂隶之辈皆得易而侮之，可谓累矣。有志者但守旧田庐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择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尝食勤力取俭，可谓福矣。

字谶

字谶容或可验，虽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尝言："桑哥拜相，术者测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术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阳南门开解库，始议名"胤定"二字，计十七画，疑其验数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画。岂偶然耶？自壬子岁开张，颇觉称意，至戊辰以后，渐渐不资长，虽不亏废，随得随

消，终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圩是赵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筑堤，遂为良产三十余年。而国朝兵至，赵不能有，转鬻于吕平章。吕至三十余年，子弟不肖，废其业，始为吾家所有，主四十余年，今为盗所陷。一佃干蒋士龙者偶言及此，未必无定数存乎其间。以此推之，何必枉图也哉！吾尝论此家犹国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相哥事载郭宵凤云翼《江湖记闻》前集第六卷《艺术门》。

天赐归旸

河南归旸常为翰林学士，性廉介，多有阴德在乡里，因治圃亭锄地，见白金锭满窖，锭皆铸成字，云“天赐归旸”。旸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复顾，当时厮役咸知之。后遇范并诸叛，举家逃避他所，事定始归，及见圃亭侧若经发掘者，视之惟失十二锭，复笑而掩之。后因宦游过荆阳、湖，舟中闻梢人喧哄，旸问故，梢人云：“一竹箱随舟尾而行，欲捞之，重不能起。”旸曰：“不可。湖海中多盗劫人物，以首级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捞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走。越三日，至某处城下，其箱溯流亦至，浮于舟之前，梢人得之，乃白金锭也。与其厮役同见，亦分二锭，上皆有“天赐归旸”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归，恐当受此物乎？”厮役遂走报旸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锭也，锭上皆有爷爷名字。某当分得其二，总计十有二锭。”旸闻之，皆叱其还于梢人，勿有其分。旸感叹久之。为驿吏所知，言于某处官司，遂捕梢人者归之旸，旸力辞不受。后闻于朝，奉旨别以公帑之金随其数而赐之云。旸字彦温。

萧𤇆斗讲学

萧𤇆斗先生名𤇆斗，字维斗，讲学一本于朱子。尝闲居，夜梦一大鸟飞集于屋上，晨起戒仆厮：“凡有客至，当报我。”及将暮，无人。先生步出门外，遥望一人颀然而癯，昂藏如瘦鹤，荷一高肩担，至门则弛担，通谒刺姓名曰孛述鲁翀。先生一见即喜，意谓梦中所验也。遂进而语，甚聪敏。问：“尝读小学书不？”曰：“未也。”时已年二十余

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诸生，必先由小学始，子虽读他书多，愿相从者必当如是。”翀曰：“百里相从，惟先生言是听。”自讲学三年，皆经学务本之道。有司闻其学行，又出于萧公之门，遂荐为南阳县儒学教谕，廉介刚毅，为时所称，御史台即就教谕选用拜监察御史。时与同官劾某官不法，直达于文宗御览，因问：“两御史何一人无散官？”近臣曰：“无前资也。”文宗曰：“既无前资，何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刚正不畏强御，选用人才，难拘此也。”帝乃以御笔填写将仕佐郎于其衔上，时人以为荣且称也。既又劾元复初先生，先生文章固为一代之宗，而贪污泛交，为清德之累。翀尝师问之，即劾而又见复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而又来见我乎？”翀曰：“劾者，御史之职也；见者，师生之礼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日堕于扫地，故以轻者言之，使先生退而修晚节也。”复初时为参知政事矣。翀后为祭酒，国子监书册无不遍阅。凡某句在某册第几行，无不博记，诸生皆叹服之。官礼部时，却胡僧帝师之礼，时人以为难。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学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翀不得入，久立阶上，闻伯生称道帝曰：“陛下尧、舜之君，神明之主。”翀在外厉声曰：“这个江西蛮子阿附圣君，未尝闻以二帝三王之道规谏也。论法当以罪之。”文宗笑曰：“子翚醉也，可退，明日来奏事。”帝虽爱其忠直，又恐中伤于伯生也。文宗爱伯生如手足，然是时伯生竦惧，月余不敢见子翚也。其严恪刚正如此。

维扬宪吏

维扬旧宪吏尝言：“淮东宪司官某某，曾作书寄一某官，向使者拜以授书，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见某官，亦拜而捧书。盖拜而授之者，如见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尝见北方官长称朋友亲戚寿日，或远不能亲往，则先寄使者或托亲友转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纻丝一端，使及亲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则代某人拜献寿者，此礼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岁旦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贺，更相交易云。一丝当一岁，祝其长年也。蒙古之地则以皮条相贺，然大者遇小者则不回易。回易之礼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户

至正乙酉间，江南富户多纳粟补官，倍于往岁，由是杨希茂父子、周信臣、蒋文秀、吕养诰等一时炫耀于乡里。未几，信臣以他赃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讦，希茂父子自劾免罪，养诰以他事见拘。时荆溪士人张载之作诗嘲之曰："纳粟求官作贵翁，谁知世事转头空。一朝金濑周巡检，三日维扬蒋相公。希茂知几先首罪，长源陪课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间者，红叶黄花酒一钟。"长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无才识，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门而不思，反欲速贵，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纳粟为本州税使，陪课钱十年，欲退不可，故诗中及之。先是三宝奴作相日，富户杂流皆可入官，有至贵受宣命秩高品者，时人嘲诗有"茶盐酒醋都提举，僧道医工总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间，国家无才识之人当朝，而行纳粟之诏，许以二万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县常选内委付，则诗人亦不暇嘲讽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输十万斛，焉得县佐之职哉？纵使有才德之士，乡荐于州县，州县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难吏诘之淹滞，或达于部，犹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艰，今日之太滥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滥授宣勅于工隶倡贱之人，犹不知其所以贵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溧阳富民

溧阳富民罗贵一婢之子罗中者，幼尝从学，颇习儒雅，然妄诞不实，为乡中之诮。先是馆客庐陵娄奎谓其兄汝楫云："何苦效欺诳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楫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责罗中有罪。

文益弃母

溧阳王文益，字仲谦，医人子也。习为儒名而无儒行。以妻貌

陋，遂弃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举官王吉父之淫女，飘泊赴都。尝有达官荐文益于江浙行省注兰溪州学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国子监九年无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丧，寓公偰世南在都责文益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阅月矣，何不奔丧，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归。仅一载，凡游戏亵饮，无不从也。其兄适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与故妻及二女相见，赖仲南供养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终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助其费，文益曰："待吾得官归方可营葬，否则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资，未若助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事当以二十锭，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无成，仲南遂葬其母，事为继母也。又五年，仲南为嫁其二女，其妻以忧死，亦葬于姑之侧后。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升掾史，从总兵官至江西病死，终身无成，虚名而已。自甲申秋离乡去至死，并不作讯字寄乃兄及亲戚朋友。其不孝不义恶行，不可容于诛，徒以小聪明善逢迎卿相耳，何足取哉！可为乡里之戒。继文益之恶者有一人：严瑄。

窑器不足珍

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不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予然后知定器官窑之不足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为然。记此为后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记。

咸物害人

咸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湿，民多食咸，其病患者多疝气肾癞，或坠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盖食盐腥所致。尝会张谦受

都事云：“某长于浙西素无疝疾，自至正戊戌夏来四明，因日食少盐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甚苦。”又会西域马元德云：“近苦外肾癞如瓜，服药不效。盖日食咸故也。”又会昆山豪获施五者云：“其家从役者数人，皆长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间咸患肾癞，亦日食咸腥故也。”予旧有脉痔疾，无疝气，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时，忽患外肾偏坠，盖咸能走血坠肾故也。侄儿辈皆患疝，自至此地，随俗日食鲞，且鲞价廉，可为度岁计，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为不能，时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烂瓜，腊瓣如兰，其叶如栗，可爱玩，土人名之曰鹰瓜花，取其似也。

溧阳昏鸦

幼时尝见溧阳东门昏鸦累万，夜飞集张巷马店之村，不几年，日渐稀少，而此处人家衰之。后集法华庵，又转集杨巷，未几又去而之他所，则法华消废而杨亦衰矣。故储德修有言：“寒鸦栖暖地。”向时臧村储月心富时亦然，后去而月废也。予自至元丁丑岁初至芳村，见其宅东西竹木郁然，昏鸦乱集，啼声彻夜。后三二年，鸦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后已也。谚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鸟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减铁为佩

近世尚减铁为佩带刀靶之饰，而余干及钱唐、松江竞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遗制，惟刀靶及鞍辔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带，既重

且易生绣衣，非美玩之所刻，书此以为戒。重则劳吾体，绣则损吾服，何饰用之有哉！

静物致寿

世间静物致寿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宝论之，砚主静，故能寿，笔主动，故不寿，惟人以是观之，可知宜寿之道。

钟山王气

钟山王气，昔时在二十余里之内，自丁亥以后，气如紫烟，远接淮西，亦异事也。扬州兴废不常，山水之胜又有时而兴也。唐人有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洪容斋《笔记》云。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祐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余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吴铎中丞

吴元人，名铎，中丞，中山人，寓吴兴，后卒于福建官舍，肯当平章长子也。平昔颇事饮食，云："凡饮酒食肉遇晚膳，必用白汤泡饮，以荡涤肠胃油腻，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猪、鹅、鸡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鱼腥不可食，食恐伤肾气，气非所宜。午后食鱼则无伤矣。"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无义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产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浊，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窃盗，水散漫也。盖山深处则民厚而实，水泛处则民薄而顽。风水之说，信不诬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鹭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南村辍耕录叙
南村辍耕录疏
卷一
大元宗室世系
列圣授受正统
氏族
平江南
独松关
浙江潮
宋兴亡
万岁山
大军渡河
檄
朝仪
科举
江南谣
白道子
官不致仕
答剌罕
皇族列拜
内八府宰相
云都赤
大汉
贵由赤
昔宝赤

卷二

圣聪
隆师重道
受佛戒
减御膳
圣俭
后德
端本堂
征聘
治天下匠
以官为氏
受孔子戒
不食死
染髭
杀虎张
御史举荐
切谏
丁祭
高学士
大黄愈疾
置台宪
内御史署衔
令史
臺字
诏西番
五刑
钱币
巴而思
善谏
使交趾

刻名印
国玺
宣文阁
占验
权臣擅政
怀孟蛙
贼臣摄祭
叛党告迁地
土人作掾
萧先生
端厚
弓字
卷三
正统辨
贞烈
岳鄂王
木乃伊
卷四
发宋陵寝
相术
前辈谦让
不苟取
论诗
妻贤致贵
奇遇
贤烈
挽文丞相诗
祷雨
广寒秋
无恙

不乱附妾
卷五
角端
劈正斧
兴隆笙
尚食面磨
僧有口才
邓中斋
汪水云
厚德长者
毁前朝玉玺
披秉歌诀
三教
授时历法
功布
人中
发烛
嫁故人女
平反
勘钉
碑志书法
雕刻精绝
题跋
隆友道
朱张
交谊
假宅以死
清风堂尸迹
坐右铭
掘坟贼

廉介
甲午节气
先辈谦让
双竹杖
卷六
兰亭集刻
禊帖考
丧师衰绖
廉使长厚
私第延宾
句曲山房熟水
法帖谱系
评帖
淳化祖石刻
家翁
奴材
沙魔
孝行
吾竹房先生
抗疏谏伐宋
发䏰
鬼赃
居士
亲家
宝晋斋研山图
卫夫人
卷七
赵魏公书画
金鳌山
委羽山

解铭
孝感
火失刺把都
屈戌
回回石头
黄巢地藏
官奴
梵嫂
房老
鸳衾
奚奴温酒
挂牌延客
买宅有谶
待士
雇仆役
志异
课马
客作
咸杬子
奎章政要
义奴
忠倡
鹰背狗
志怪
鬻爵
还金绝交
画鬼
卷八
写山水诀
写山水诀

邓山房
狗站
五马入门
隐逸
关节梯媒
利市
志苗
双砚堂
嫁妾犹处子
聂碧窗诗
玉腴
蟹断
作今乐府法
岷江绿
温暾
飞云渡
汉子
长年
龙见嘉兴
星入月
军中礼士
不耐烦
阿谁
卷九
文章宗旨
麻答把历
续演雅发挥
面花子
奇疾
磨兜鞬

葛大哥
万柳堂
树鸣
松江官号
割势
题屏谢客
婚启
陶母碑
许文懿先生
谣言
兽医
想肉
王眉叟
钱唐
漱芳亭
食品有名
火灾
落水兰亭
阴府辩词
诗法
姓名考
女谏买印
吴江塔颠箭
素领
卷十
御史五常
官仓入粟
食物相反
先辈谐谑
马判

字训
丘真人
南池蛙
雁子
趁办官钱
鼎作牛鸣
麈糟
越民考
三姑六婆
不中用
国字
水畜
缠足
溺水不跃
锁阳
辊吝谝三卦
乌蜑户
重台
日子
卷十一
写像诀
写像秘诀
采绘法
相地理
狎娼遭毒
梦
白醉
贤母辞拾遗钞
女奴义烈
龙广寒

夜航船
不快
雷雪
分疏
西皮
暖屋
鬼室
牙郎
墓尸如生
枯井有毒
贤孝
事物异名
金鎞刺肉
杭人遭难
承天阁
阿痃痃
海运
夫妇死孝
猪妖
卷十二
园池记
厕筹
拗花
连枝秀
却鞭
奉母避难
匠官仁慈
著衣吃饭
文章政事
浙江潮候

贞烈墓
特健药
乞求
张道人
阴德延寿
帝师
卷十三
中书鬼案
乌宝传
绿窗遗稿
为将嗜杀
释怨结姻
杜荀鹤诗
太公
刚介
发墓
卷十四
忠烈
瘗鹤铭
风入松
四卦
点鬼录
房中术
妇女曰娘
古刻
上头入月
人腊
张翰林诗
卷十五
淳化阁帖

幽圄
煮豆帖
妓妾守节
与妓下火文
贺人妾得子启
吊四状元诗
鸡妖
胡烈女
蛙狱
沁园春
恭敏坊
隐趣
日书三万字
妓出家
河南王
妖异
塔影入屋
钱唐怀古词
人命至重
度量宏深
高丽氏守节
寒号虫
邓思贤
医科
卷十六
陶氏二谱
书陶栗里谱
书陶华阳谱
药谱
药谱

世系
卷十七
古铜器
石敢当
方头
七十二
旃檀佛
传席
归妇吟
穿耳
丫头
点心
奴婢
愠羝
天子争臣
婶妗
黄金缕
哨遍
花蕊夫人
崔丽人
江浙省地分
改常
卷十八
叙画
记宋宫殿
廉察
宣发
檄书露布
鞑鞋
书手

卷十九
脉
四司六局
稽古阁
经纪
庞居士
宋朝家法
阑驾上书
钱武肃铁券
射字法
神人狮子
至元钞样
妓聪敏
日无光
松江志异
郡县君
面不畏寒
卷二十
纳音
化气
应聘不遇
皇舅墓
真率会
珠帘秀
汉儿字圣旨
碧澜妾
箕仙咏史
夫妇同棺
宋幼主诗
孔掾史

挽文教授诗
狷洁
雁书
碑刻印识
九姑玄女课
白翎雀
天下士
卷二十一
宫阙制度
公宇
喝盏
碧珠示谶
卷二十二
圣门弟子
黄河源
皇太子署牒
禽戏
虎祸
河南妇死
玉堂嫁妓
数谶
戎显再生
算命得子
夫妇入道
项节妇
西域奇术
童子属对
先辈风致
司马善谏
俞竹心

犬胁生子
卷二十三
书画褾轴
炉鸣
田夫人
嗓
金莲杯
大佛头
扬州白菜
谲诞有配
检田吏
玉辘轳
猴盗
盗有道
预知改元
醉太平小令
讥省台
造物有报复
锁锁
叶氏还金
傅氏死义
武官可笑
鞫狱
圣铁
鬼爷爷
死护文庙
卷二十四
结交重义气
帝廷神兽
勾阑压

鹁鸽传书
待士鄙吝
陈公子
汉魏正闰
刚卯
倜傥好义
道士寿函
馄饨方
精塑佛像
缪孝子
赵孝子
王义士
木冰
龙湫献灵
王一山
误堕龙窟
鸡司晨有准
黄道婆
天陨鱼
十二生子
刘节妇
历代医师
卷二十五
论秦蜀
院本名目
遁母
天竺观音
卷二十六
传国玺
瑞应泉

疑冢
卢橘
五龙车
伏波将军
至元钞料
雕传
三瓦戒
酸斋辞世诗
高昌世家
后德
文宗能画
武当山降笔
箕仙有验
诗画题三绝
浙西园苑
吴江长桥
卷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金果
李哥贞烈
刘节妇
病洁
杂剧曲名
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庄蓼塘藏书
买假山
戴氏绝嗣
妓妾守志
讥伯颜太师
讥方士

燕都赋
裱背十三科
厉狄
旗联
桃符谶
金甲
蔺节妇
忠孝里
胡仲彬聚众
扶箕诗
卷二十八
非程文
于阗玉佛
处士门前怯薛
宪佥案判
诗谶
丘机山
不孝陷地死
嘲回回
白县尹诗
废家子孙诗
乐曲
爇梅花文
如梦令
黄门
花山贼
爵禄前定
醋钵儿
棋谱
军前请法师

凌总管出对
承天寺
义丈夫
解语杯
戏题小像
水仙子
铜钱代著
刑赏失宜
画家十三科
卷二十九
纪隆平
降真香
宋二十一帝
字音
许负
李玉溪先生
称地为双
骨咄犀
一门五节
一门三节
黄龙洞
粘接纸缝法
井珠
一钱太守庙
全真教
马孝子
杨贞妇
窑器
墨
斫琴名手

古琴名
戏语
日家安命法
淮涡神
寄衣诗
卷三十
印章制度
银工
祖孝子
白日圜文
金灵马
髹器
只孙宴服
三教一源图
银锭字号
学宫讲说
松江之变
果典坐
诗谶
书画楼
物必遇主
枪金银法
磨兜坚箴
三笑图
官制字讹
巾帻考
屦舄履考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元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一号泗滨老人，黄岩（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延祐末、至元初，卒于明建文中。又据近人昌彼得考证，谓生于延祐三年（1316）。二十岁左右曾举进士不第，后弃去，以撰述为事，洪武间曾任教官。因妻费氏为松江（今属上海）人，中年时即隐松江南，因以南村为号。著有《四书备遗》、《南村诗集》等，纂有《书史会要》等。尤注重于稗官野史，除著有《辍耕录》外，还汇辑历代文献成丛书《说郛》一百卷。

《南村辍耕录》书前有元至正丙午（1366）孙作序，结合书中未提及明一统后事，知作于元末。序云作者时隐松江，劳作之余，辍耕树荫，遇事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前后十载，积十数盎，因编录成书，名“辍耕”。然书中征引广泛，常整篇抄录他人作品，绝非“辍耕树荫”而摘叶书者，如全录杨维桢《正统辨》、燕南芝庵《唱论》等，即为明证。

全书涉及广泛，大凡朝廷典章、法令制度，文人轶事、风俗趣闻，均有涉及。尤其是元末东南一带史事，尤为详赡，足补史传阙失。于里巷丛谈、奇闻怪事，亦津津录之，多为后世小说所采摘；涉及法书伎艺、戏曲演唱的一些条目，极为后世研究者所重。

本书版本，存世有元刊本（1923年武进陶湘、《四部丛刊》三编曾据以影印）、明成化十年刊本、明玉兰草堂刊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一年刊本等。这次标点，以陶湘影元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二本编排次序及收目略有不同，以卷

六为例，《四库》本“亲家”条列“宝晋斋研山图”后，“廉使长厚”、“私第延宾”、“句曲山房熟水”三条列“法帖谱系”之后；《四库》本“梵嫂”、“房老”、“官奴”三条，见元本卷七；《四库》本比元本少“卫夫人”一条。元本每条原无标目，今据《四库》本补上，凡底本误字，径行参校补正，不出校记。

南村辍耕录叙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九成，名宗仪，少工举子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阴孙作大雅序。

南村辍耕录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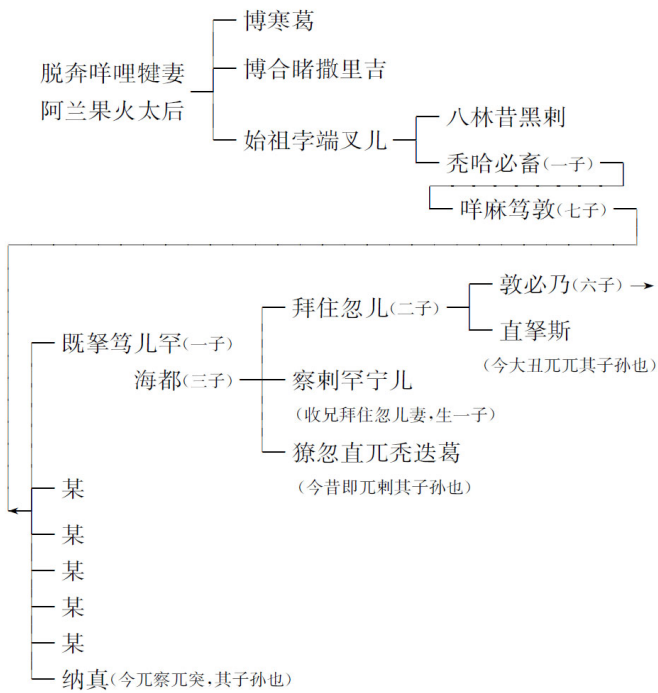
南村田叟陶君九成，著书三十卷。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非徒作也。然又能不忘稼穑艰难，盖有取于圣门“馁在其中、禄在其中”之旨，乃名之曰南村辍耕录。朋游间咸欲为之版行，以备太史氏采择，而未有倡首之者。于是僭为疏引，以伸其意。同志之士有观其书者，必皆乐闻而兴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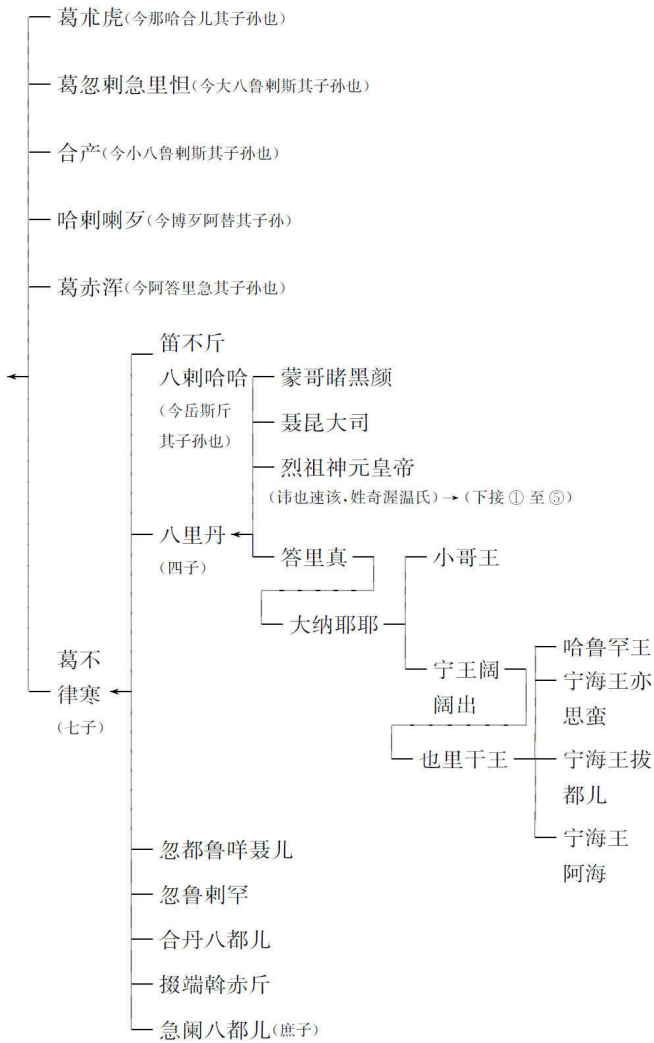
伏以儿宽带经而鉏，名高前史；陶亮既耕还读，教及后昆。顾服田力穑，乃士之常；然著书立言，于世为重。比睹《辍耕》之录，实为载道之文。凡例既明，书法尤备。钩玄提要，匪按图索骥之空言；考古验今，得闭户斫轮之大意。盍亦写诸琬琰，庶可缉于简编。惟镂板乃见全书，在司帑当无难色。同门曰朋，合志曰友，幸怂恿以相成；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共流传于不朽。学海之波澜无障，研田之稼穑有秋。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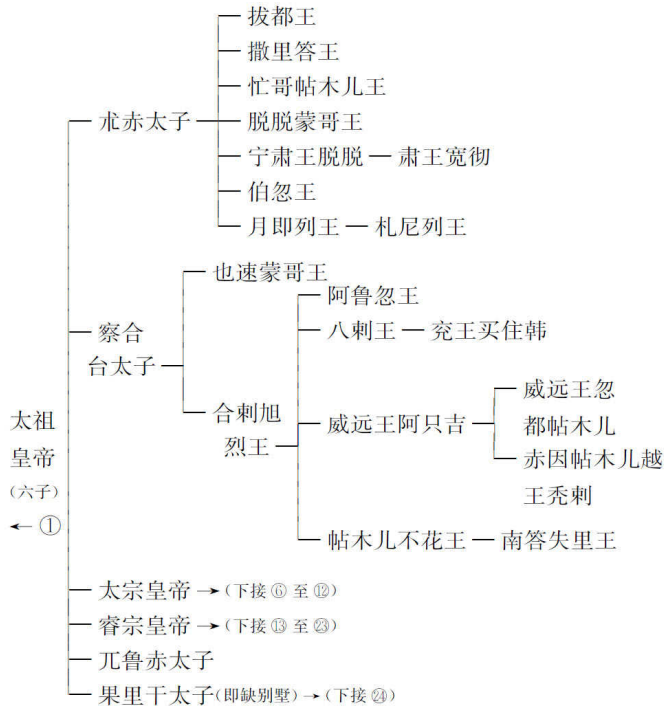
今月　日疏　青溪野史邵亨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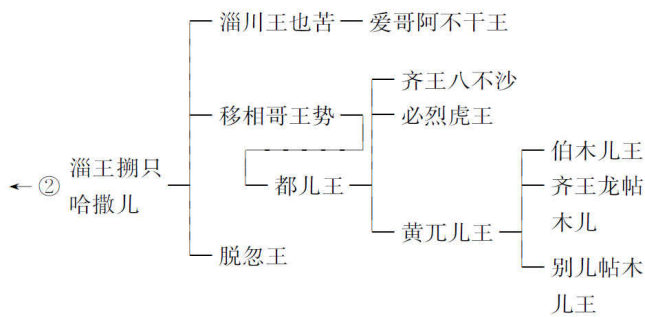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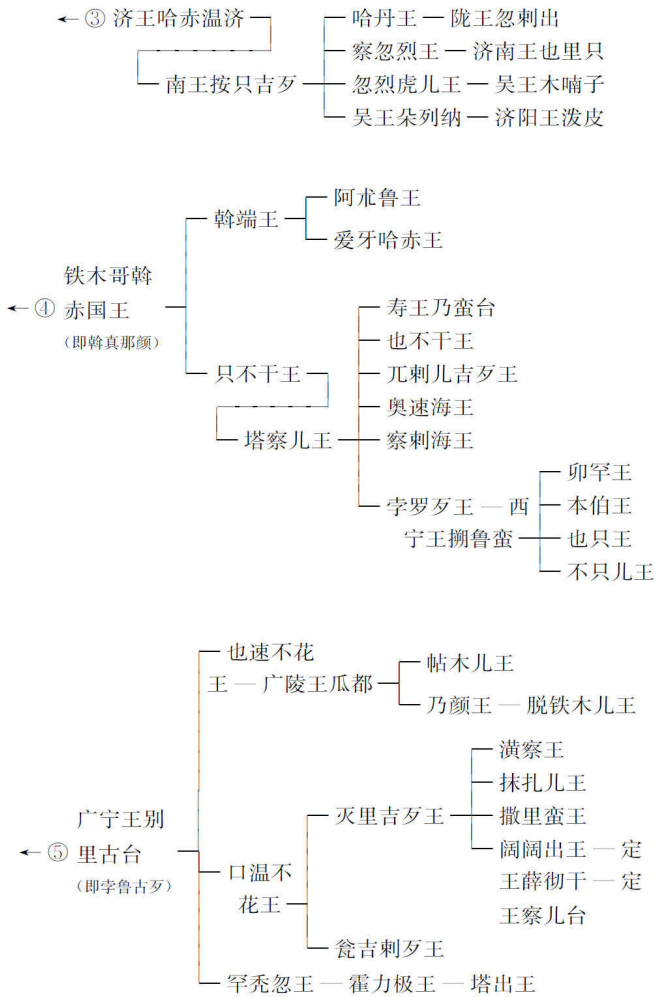
大元宗室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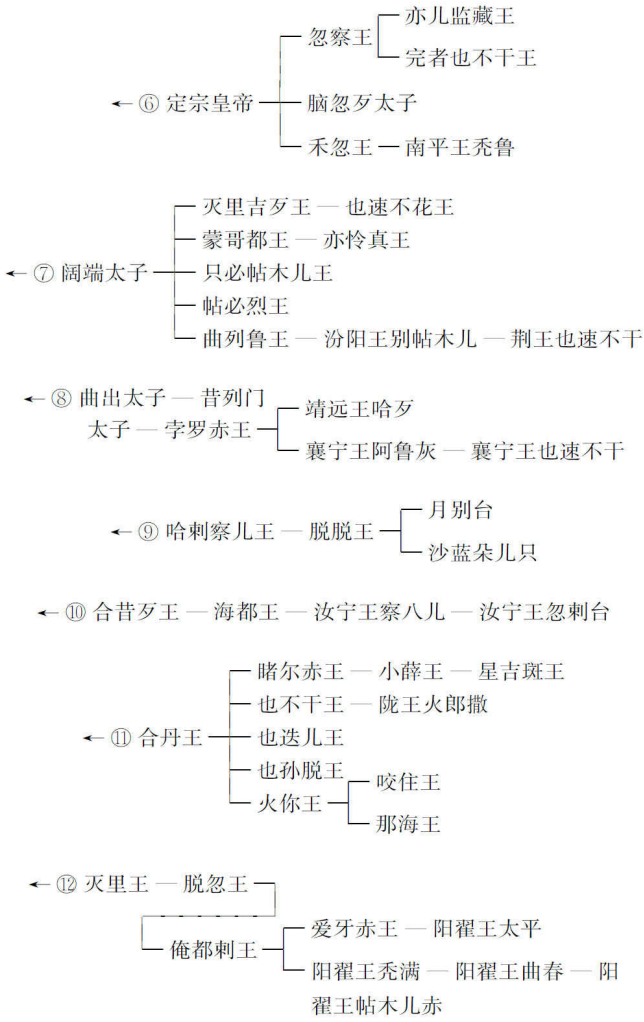

脱奔咩哩犍妻
阿兰果火太后
博寒葛
博合睹撒里吉
始祖孛端叉儿
八林昔黑剌
秃哈必畜（一子）
咩麻笃敦（七子）
既拏笃儿罕（一子）
海都（三子）
拜住忽儿（二子）
敦必乃（六子）
直拏斯
（今大丑兀兀其子孙也）
察剌罕宁儿
（收兄拜住忽儿妻，生一子）
獠忽直兀秃迭葛
（今昔即兀剌其子孙也）
某
某
某
某
某
纳真（今兀察兀突，其子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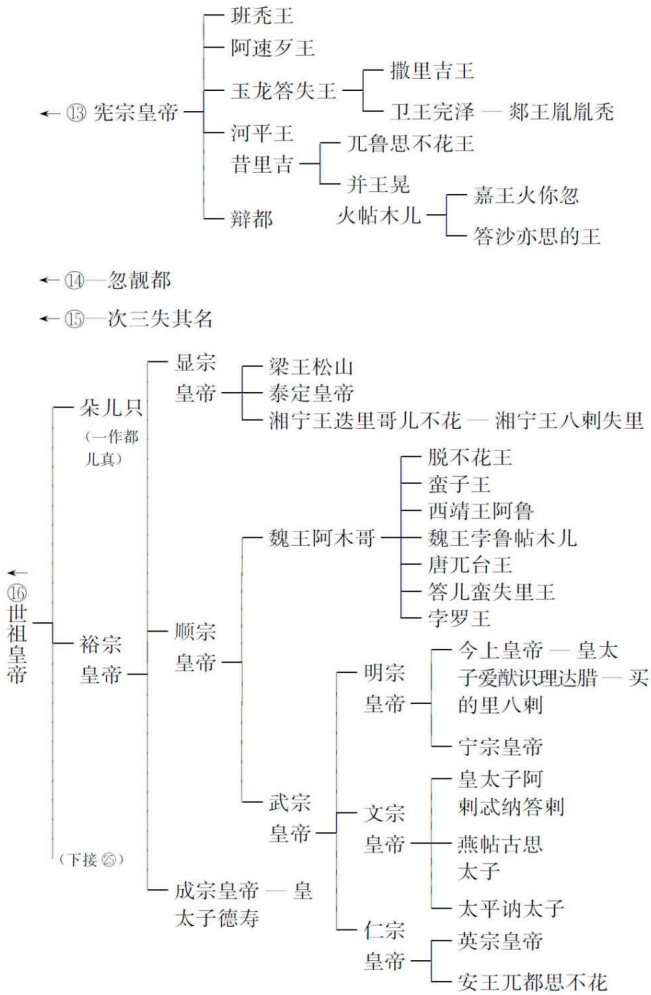

葛朮虎（今那哈合儿其子孙也）
葛忽剌急里怛（今大八鲁剌斯其子孙也）
合产（今小八鲁剌斯其子孙也）
哈剌喇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孙）
葛赤浑（今阿答里急其子孙也）
葛不律寒（七子）
笛不斤
八剌哈哈（今岳斯斤其子孙也）
蒙哥睹黑颜
聂昆大司
烈祖神元皇帝
（讳也速该，姓奇渥温氏）→（下接 ① 至 ⑤）
八里丹（四子）
答里真
大纳耶耶
小哥王
宁王阔阔出
哈鲁罕王
宁海王亦思蛮
也里干王
宁海王拔都儿
宁海王阿海
忽都鲁咩聂儿
忽鲁剌罕
合丹八都儿
掇端斡赤斤
急阑八都儿（庶子）


太祖皇帝（六子）←①
朮赤太子
拔都王
撒里答王
忙哥帖木儿王
脱脱蒙哥王
宁肃王脱脱
肃王宽彻
伯忽王
月即列王
札尼列王
察合台太子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王
阿鲁忽王
八剌王
充王买住韩
威远王阿只吉
威远王忽都帖木儿
赤因帖木儿越王秃剌
帖木儿不花王
南答失里王
太宗皇帝→（下接⑥至⑫）
睿宗皇帝→（下接⑬至㉓）
兀鲁赤太子
果里干太子（即缺别墅）→（下接㉔）


←②
淄王搠只哈撒儿
淄川王也苦
爱哥阿不干王
移相哥王势
都儿王
齐王八不沙
必烈虎王
黄兀儿王
伯木儿王
齐王龙帖木儿
别儿帖木儿王
脱忽王


③ 济王哈赤温济
南王按只吉歹
哈丹王 — 陇王忽剌出
察忽烈王 — 济南王也里只
忽烈虎儿王 — 吴王木喃子
吴王朵列纳 — 济阳王泼皮
④ 铁木哥斡赤国王
（即斡真那颜）
斡端王
阿朮鲁王
爱牙哈赤王
只不干王
塔察儿王
寿王乃蛮台
也不干王
兀剌儿吉歹王
奥速海王
察剌海王
孛罗歹王 — 西宁王搠鲁蛮
卯罕王
本伯王
也只王
不只儿王
⑤ 广宁王别里古台
（即孛鲁古歹）
也速不花王 — 广陵王瓜都
帖木儿王
乃颜王 — 脱铁木儿王
口温不花王
灭里吉歹王
潢察王
抹扎儿王
撒里蛮王
阔阔出王 — 定王薛彻干 — 定王察儿台
瓮吉剌歹王
罕秃忽王 — 霍力极王 — 塔出王


⑥ 定宗皇帝
忽察王
亦儿监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脑忽歹太子
禾忽王 — 南平王秃鲁
⑦ 阔端太子
灭里吉歹王 — 也速不花王
蒙哥都王 — 亦怜真王
只必帖木儿王
帖必烈王
曲列鲁王 — 汾阳王别帖木儿 — 荆王也速不干
⑧ 曲出太子 — 昔列门
太子 — 孛罗赤王
靖远王哈歹
襄宁王阿鲁灰 — 襄宁王也速不干
⑨ 哈剌察儿王 — 脱脱王
月别台
沙蓝朵儿只
⑩ 合昔歹王 — 海都王 — 汝宁王察八儿 — 汝宁王忽剌台
⑪ 合丹王
睹尔赤王 — 小薛王 — 星吉斑王
也不干王 — 陇王火郎撒
也迭儿王
也孙脱王
火你王
咬住王
那海王
⑫ 灭里王 — 脱忽王
俺都剌王
爱牙赤王 — 阳翟王太平
阳翟王秃满 — 阳翟王曲春 — 阳翟王帖木儿赤


←⑬宪宗皇帝
班禿王
阿速歹王
玉龙答失王
撒里吉王
卫王完泽—郯王胤胤禿
河平王
昔里吉
兀鲁思不花王
并王晃
火帖木儿
嘉王火你忽
答沙亦思的王
辯都
←⑭—忽觀都
←⑮—次三失其名
←⑯世祖皇帝
朵儿只
（一作都儿真）
裕宗皇帝
（下接㉕）
显宗皇帝
梁王松山
泰定皇帝
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湘宁王八剌失里
顺宗皇帝
魏王阿木哥
脱不花王
蛮子王
西靖王阿鲁
魏王孛鲁帖木儿
唐兀台王
答儿蛮失里王
孛罗王
武宗皇帝
明宗皇帝
今上皇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买的里八剌
宁宗皇帝
文宗皇帝
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
燕帖古思太子
太平讷太子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安王兀都思不花
成宗皇帝—皇太子德寿

←⑰ 次五失其名

←⑱ 旭烈兀王
- 阿八哈王 — 阿鲁王
  - 靖远王合赞
  - 康平王哈儿班
  - 答 — 豳王出
  - 伯 — 豳王喃忽里
- 亦怜真朵儿只王 — 脱脱木儿王 — 某 — 亦怜真八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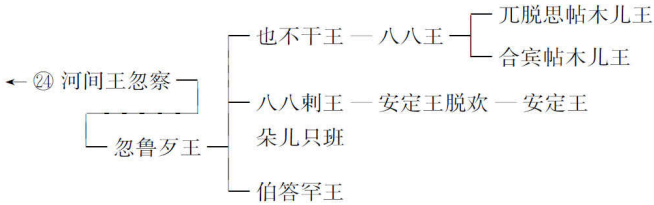
←⑲ 阿里不哥王
- 威定王玉木忽尔
- 乃剌忽不花王
  - 魏王孛颜帖木儿
  - 完者帖木儿王
  - 冀王孛罗 — 铁木儿脱
  - 定王乐木忽儿 — 某 — 燕大王
- 剌甘失甘王 — 镇宁王那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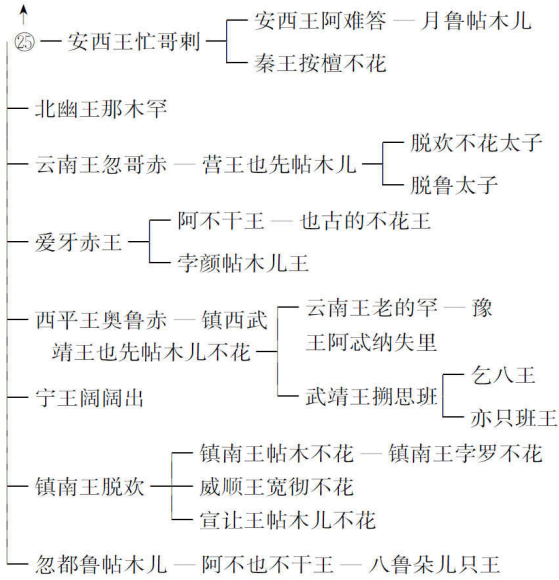
←⑳ 拨绰王 — 薛必列杰儿王 — 楚王牙忽都 — 楚王脱烈铁木儿 — 楚王八都儿
- 燕帖木儿王
- 速哥帖木儿王
- 朵罗不花王

←㉑ 末哥王 — 昌童王 — 伯帖木儿王 — 永宁王伯颜木儿

←㉒ 岁都哥王 — 速不歹王
- 荆王脱脱木儿
- 哈鲁孙王 — 荆王也速不坚

←㉓ 雪别台王 — 某
- 月鲁帖木儿
- 买闾也先





列圣授受正统

始祖讳孛端叉儿。

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姓奇渥温氏。

太祖应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国语曰成吉思。　宋开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难河，自号可汗。至宋宝庆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萨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寿六十六。葬起辇谷。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　宋绍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阑山。在位一十三年，寿五

十六。葬起辇谷。　六皇后秃里吉纳临朝称制。皇后乃马真氏。

睿宗仁圣景襄皇帝讳拖雷。　宪宗追谥。

定宗简平皇帝讳贵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当国，丙午七月归政。即位于答兰答八思。至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阳吉儿。在位三年，寿四十三。葬起辇谷。皇太后秃里吉纳复治国事。

宪宗桓肃皇帝讳蒙哥。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即位于阔帖兀阿兰。至宋开庆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崩于钓鱼山。在位九年，寿五十二。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国语曰薛禅。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位于开平，建元中统。至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庚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葬起辇谷。中统四，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讳真金。　成宗追谥。

顺宗昭圣衍孝皇帝讳答剌麻八剌。　武宗追谥。

成宗钦明广孝皇帝讳铁木耳，国语曰完者笃。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即位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为元贞。至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寿四十二。葬起辇谷。元贞二，大德十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讳海山，国语曰曲律。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上都，十二月，诏改大德十二为至大。至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寿三十一。葬起辇谷。至大四。

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讳爱育黎拔力八达，国语曰普颜笃。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诏改至大五为皇庆。至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宫。在位九年，寿三十六。

葬起辇谷。皇庆二，延祐七。

英宗睿圣文孝皇帝讳硕德八剌，国语曰革坚。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即位，十二月乙巳，诏改延祐八为至治。至三年癸亥八月四日癸亥遇弑，崩于上都途中南坡行幄。在位四年，寿二十一。从葬诸帝陵。至治三。

显宗光圣仁孝皇帝讳甘麻剌。　泰定追谥，今出庙。

泰定皇帝讳也孙帖木儿，原封晋王。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龙居河，十二月丁亥，诏改至治四为泰定。至五年戊辰二月庚申改致和，七月十日庚午崩。文宗追废。在位五年，寿二十六。泰定四，泰定伍，改致和，文宗即位，改天历。

明宗翼献景孝皇帝讳和世剌，国语曰忽都笃。　天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于和宁北，八月二日，大驾次王忽察都，六日，暴崩。不改元。在位八月，寿三十。葬起辇谷。

文宗圣明元孝皇帝讳图脱木儿，国语曰扎牙笃。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历，诏让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月，帝发京师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于王忽察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复即位于上都。至三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顺，至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寿二十九。葬起辇谷。后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谋不轨，使明宗饮恨而崩，诏撤其庙主。天历二，至顺三。

宁宗冲圣嗣孝皇帝讳懿璘质班。　至顺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岁。葬起辇谷。

今上皇帝御名妥欢帖睦尔。　至顺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十月戊辰，改元元统。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元统二，至元六，至正今二十六年。

氏族

蒙古七十二种

阿剌剌
别速歹
阿儿剌歹
那颜吉歹
晃忽摊
塔塔歹
末里乞歹
木里乞
别剌歹
札剌儿歹
颜不草歹
伯要歹
曲吕律
永吉列思
那颜乞台
许大歹
塔塔儿
怯烈歹
忽神忙兀歹
木温塔歹
列朮歹
也里吉斤
兀鲁兀
阿塔力吉歹
灭里吉歹
哈答吉
秃别歹
瓮吉剌歹
蛮歹
颜不花歹
扎剌只剌
郭儿剌思
亦乞列歹
阿大里吉歹
散儿歹
八鲁剌忽
外抹歹
也可抹合剌
歹列里养赛
脱里别歹
外剌歹
合忒乞歹
兀罗歹
乞要歹
散朮兀歹
忽神
扎马儿歹
朵里别歹
别帖里歹
塔一儿
也可林合剌
哈答歹
阿塔里吉歹
阿火里力歹
外抹歹乃
灭里吉
外兀歹
别帖乞乃蛮歹
八鲁忽歹
答答儿歹
捏古歹
忙古歹
撒朮歹
朮里歹
晃兀摊
察里吉歹
兀罗罗歹
八怜
忙兀歹
兀鲁歹
瓮吉歹
外剌

色目三十一种

哈剌鲁
钦察
唐兀
阿速
秃八
康里
苦里鲁
剌乞歹
赤乞歹
畏吾兀
回回
乃蛮歹
阿儿浑
合鲁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秃伯歹
雍古歹
蜜赤思
夯力

苦鲁丁	贵赤	匣剌鲁	秃鲁花
哈剌吉答歹	拙儿察歹	秃鲁八歹	火里剌
甘木鲁	彻儿哥	乞失迷儿	

汉人八种

契丹	高丽	女直	竹因歹
朮里阔歹	竹温	竹赤歹	渤海女直同

金人姓氏

完颜汉姓曰王	都烈曰强	尼忙古曰鱼	奥屯曰曹
女奚烈曰郎	仆散曰林	温敦曰空	纳剌曰康
温迪罕曰温	乌古论曰商	散答曰骆	斡准曰赵
移剌曰刘	兀颜曰朱	朮虎曰董	吾鲁曰惠
裴满曰麻	石抹曰萧	乞石烈曰高	呵不哈曰田
阿里侃曰何	斡勒曰石	蒲察曰李	古里甲曰汪
徒单曰杜	孛朮鲁曰鲁	阿典曰雷	乌林答曰蔡
颜盏曰张	夹谷曰仝	抹颜曰孟	

平江南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书右丞相伯颜总制大军取宋。谕之若曰：“朕闻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伯颜叩首奉命惟谨。既而混一职方，岂非不嗜杀人之验与？

独松关

明年乙亥春，诸郡望风降败，丞相伯颜遣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闻。世皇喜，顾谓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遂敕伯颜按兵，乃命礼部尚书廉希贤、侍郎严忠范、计议官宋德秀、秘书丞柴紫芝等，赍奉国书使宋。次建康，希贤等借兵卫送。伯颜曰：“方今两军相厄，互有设险，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便拥兵前进，吾恐别生罅隙，则和议之事必难成矣。”希贤等坚请，乃简阅锐卒五百畀之。至独松关，戍关者宋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也，以为北兵叩关，率众掩击，杀忠范、执希贤。希贤亦病创死。世皇闻之大怒，趣进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桀纣之恶，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兴，终之以误杀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数也与！

浙江潮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颜驻军皋亭山，宋奉表及国玺以降，遣千户囊加歹等入城慰谕，令居民门首各贴“好投拜”三字。及闻益王、广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诸门。范文虎安营浙江沙浒。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灵，当使波涛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军马晏然。文虎，吕文焕婿，安庆守臣，降于我者。

宋兴亡

宋之兴，始于后周恭帝显德七年，恭帝方八岁。及其亡也，终于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时四岁，名显，而显德二字，竟与得国时合。周以主幼而失国，宋亦以主幼而失国。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终兴亡之数，昭然如此。

万岁山

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illegible]，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之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岁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参政赫德尔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闻故老言：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计无所出。时国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贡。既而曰："它无所冀，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耳。"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云。留守司在宫城西南角楼之南，专掌宫禁工役者。

大军渡河

世皇取江南，大军次黄河，苦乏舟楫。夜梦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当随我来。"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标识之。及觉，历历可记。明日，循行河浒，寻梦中所见处，果是。方惊顾间，忽有人进曰："此间水浅，可渡。"时帝征梦中语，因谓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军自后从之，无一不济。帝欲重旌其功，对曰："富与贵悉非所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食之。今其子孙尚有存者。此事，杨元诚太史瑀所云。

檄

世皇下江南檄，枚举贾似道无君之罪，宋国臣民其有不诚服者与？其文曰：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堪嗟此宋，信任非人。处之师相之尊，委以国柄之重。世济其恶，真凶悖之贾充；谋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不学无识，舞术弄权。夸浒黄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绩。承君之宠，如彼之专。贪天之功，确乎不拔。借官爵以总宝货，苛条法以苦贤才。夺土田而无地可耕，变关会而物价溢涌。藉鄙猥者伴食于庙堂，任反侧者失兵于边徼。恬视雷星之召异，罔闻水火之降灾。满朝皆其私人，用将因其重赂。用白札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笔而容天讨之刑。民心已离而不知，天命将革而未悟。方且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于石勒。深怀祸慝，恣肆奸邪。合正两观之诛，可纾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聪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杀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随所向而宣皇威。一战乘胜而渡江，诸将列降而献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后实先声，易如破竹。昭然天顺人信之助，成我风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宁，苏人民而镇抚。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自今檄到，应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赏外，仍其官职。谨檄。

朝仪

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兴建宫阙。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时兼太常卿，虑将贻笑外国，奏请立朝仪，遂如其言。

科举

皇庆癸丑冬十一月，诏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按遗山元公好问所撰《廉访使杨文宪公奂墓碑》云：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公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奏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则国朝科举之设，已肇于此。寥寥七十余年，而普颜笃皇帝克不坠祖宗之令典，尊号曰仁，不亦宜乎？初焉试论赋，盖反宋金余习，后则一以经学为本，非复向时比矣。

江南谣

汲郡王公《玉堂嘉话》云：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白道子

太宗时，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耶律文正王楚材进奏曰：“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

官不致仕

大德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时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知太史院事，以旧臣，且熟朝廷所施为，独不许其请。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

答剌罕

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惟左右万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之曾祖启昔礼，以英材见遇，擢任千户，锡号答剌罕。至元壬申，世祖录勋臣后，拜王宿卫官袭号答剌罕。

皇族列拜

己丑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时为中书令，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

内八府宰相

内八府宰相八员，视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书照会之任而已，寄位于翰林之埽邻。埽邻，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若诏赦之文，则非其掌也。至于院之公事，亦不得与焉。例以国戚与勋贵之子弟充之。

云都赤

国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卫供奉之士为四番，番三昼夜。凡上之起居饮食，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长皆总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

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录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余又究骨朵字义，尝记宋景文《笔记》云：关中人以腹大为胍肟，上音孤，下音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曰胍肟，后讹为骨朵。朵，平声。

大汉

国朝镇殿将军，募选身躯长大异常者充。凡有所请给，名曰大汉衣粮。年过五十，方许出官。

贵由赤

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壹饼，余则缎匹有差。

昔宝赤

昔宝赤，鹰房之执役者。每岁以所养海青获头鹅者，赏黄金壹锭。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

卷二

圣聪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诏，黜谪太师伯颜。诏文有云："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时字。"时伯颜以飞放为名，挟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将犯分。诏既成，遣中书平章只理瓦歹赍至彼处开读，奉皇太子归国，而各枝军马即时散去。盖一字之中，利害系焉。亶聪明，作元后，于此有以见之矣。

隆师重道

文定王沙剌班，今上之师也。为学士时，尝在上左右。一日，体少倦，遂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国语所谓朵儿别真者，亲扶其首而枕之。后尝患疖额上，上于金钵中取佛手膏躬与贴之。上之隆师重道，可谓至矣尽矣。王字敬臣，号山斋，畏吾人。

受佛戒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坛时，见马哈剌佛前有物为供，因问学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

曰：“曾闻用人心肝者，有诸？”曰：“尝闻之，而未尝目睹，请问刺马。”刺马者，帝师也。上遂命沙剌班传旨问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复奏。上复命问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师无答。

减御膳

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以岁计之，为数多矣。

圣俭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黄金三两，为御靴刺花用。上曰：“不可。”因请易以银而镀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银，首饰也。今民间所用何物？”对曰：“用铜。”上曰：“可。”右五事，杨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时，日侍上，故知其详。

后德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东宫也，设谕德，置端本堂，以处太子讲读。忽一日，帝师来启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母后曰：“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赧服而退。

端本堂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读书，近侍之尝以飞放从者，辄臂鹰至廊庑间，喧呼驰逐，以惑乱之，将勾引出游为乐。太子授业毕，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读书之所，先生长者在前，汝辈安敢亵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责也。"众皆惊惧而退。右二事，乃贡尚书师泰授经宣文阁下日所目见者。至正丙申间，避地云间，每谈朝廷典故，因及此。

征聘

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召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

治天下匠

中书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晋卿，在金为燕京行省员外郎，国亡，归于我朝，从太祖征伐诸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于上，诧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闻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以官为氏

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字善甫，封恒阳王，谥文正。本畏吾氏。

王之父讳布鲁凯，为回鹘王，归朝，官至顺德诸路宣慰使，封魏国公，谥孝懿。拜廉访使之命，时适王生，顾曰：“是儿必大吾门。吾闻古者以官受氏，天将以廉氏吾宗乎？吾其从之。”举族承命。

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不食死

谢君直先生枋得，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宋景定甲子，江东漕闱校文，发策问“权奸误国，赵氏必亡”，忤贾似道，贬兴国军。三年，遇赦得还。天兵南下，郡城溃，弃家入闽。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梦炎等交荐，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复被诏旨，集守令戍将，迫蹙上道。临行，以诗别常所往来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师，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归葬，门人诔而题之曰：“文节先生谢公墓。”嗟乎！伯夷、叔齐，在周虽为顽民，而在商则为义士，孰谓数千载后，有商义士之风者，复见先生焉。

染髭

中书丞相史忠武王天泽，髭髯已白，一朝忽尽黑。世皇见之，惊

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对曰：“臣用药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于奏对，推此一事，则余可知矣。汉人赐名拔都者，惟王与太师张献武王弘范及真定新军张万户兴祖耳。

杀虎张

真定新军张万户兴祖，中山无极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国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书右丞南取汉郢，公实从，有功，授前职。平生射虎数十。一日遇虎，一发而踣。语人曰：“吾闻生虎之髭剔齿疾，可已风。”因拔之。虎怒，爪靴裂，赖其气息垂尽，不能伤足。由是人目之曰杀虎张。后以国言赐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与突，字虽异而声相近，盖译语无正音故也。

御史举荐

姚文公先生燧，为中台监察御史时，忽御史大夫谓曰：“我天子以汝贤，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岁余，至如兴利除害之事，未尝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荐举为务，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荐者已百有余人，皆经世之才，其在中外，并能上裨圣治，则某之报效亦勤矣，又何待屑屑于兴利除害然后为监察御史之职任乎？”大夫曰：“真宰相器也。”叹赏久之。

切谏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与大臣酣饮。耶律文正王数言之，不

听。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进，曰：“此乃铁耳，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邪？”上说，赐以金帛。仍敕左右，日惟进酒三钟而止。夫以王之切谏不已，而上终纳之，可谓君明臣良者矣。

丁祭

内翰王文康公鹗，字百一，开州东明人。国初，自保定应聘北行。时故人马云汉，以宣圣画像为赠。既达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释奠礼。世祖说，即命举其事。公为祝文，行三献礼。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赐。自是春秋二仲，岁以为常。盖上之所以尊师重道者，实公有以启之也。

高学士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学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大黄愈疾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从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吁！廉而不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见之明，则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置台宪

御史台，至元五年置，秩从二品。二十一年，升正二品。大德十一年，升从一品。台有大夫一人，后增一人。中丞二人，后又增二人，随复故。侍御史二人，治书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书之事，后改为都事三人，后又以都事之长蒙古若色目一人为经历。检法二人，后废。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监察御史十二人，后增至十六人，皆汉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汉人之数，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台。二十七年，专莅江南之地，号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秩如内台，而监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台，初由云南廉访司升行台，大德元年移治陕西，号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莅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之地，延祐间暂废，随复其官，秩如南台，而监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佥事、察判、经历、知事。二十八年，改肃政廉访司，使、副使、佥事各二人。大司农奏罢各道劝农司，以农事归宪司，增佥事二人，经历、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台时大夫则塔察儿也。

内御史署衔

内监察御史署衔无御史台三字，以为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台则不然。

令史

国朝凡省台院吏曰掾史，独江南行台作令史者，盖缘至元十四年初立行台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后虽升一品，而乐因循者不为申明改正。西台立，视南台已升品秩，则曰掾史焉。

臺字

三臺，凡公文所书臺字，并从士从口，不敢作其字头，若然，则伪文也。按许氏《说文》：“臺，从至从之从高省。”则土乃之之正书耳，当从土从口为是。

诏西番

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五刑

国初立法以来，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丽徒者也。盐徒既决而又镣之，使居役也。数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数，今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马牛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数上言：“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反加十也。”议者惮于变更，其事遂寝。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死，则有斩，有凌迟，而无绞。

钱币

世皇尝以钱币问太保刘文贞公秉忠，公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迨武宗，颇用之，不久辄罢。此虽术数谶纬之学，然验之于今，果如所言。

巴而思

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姚忠肃公天福，字君祥，平阳人。至元十一年，拜监察御史，弹击权臣无所顾畏，世祖赐名巴而思，国言虎也。后条奏宰相阿合马罪二十有四，召廷辩，公枚数之，彼辄引服，数至于三，气沮色丧。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违太祖之制、干朕之纪者，汝抨击毋隐。”廷臣皆震悚。时方倚相理财，姑释不问，众人莫不为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贤识，勖之曰：“为国者忘其家，汝第尽力效忠，果不测，吾追踪陵母，死日犹生年也。”公泣谢，白其长曰：“万一得谴，乞不以老母坐连。”语闻，上叹曰：“是母子有古义烈。”敕侍臣符宝郎董文忠宣付史馆书之。

善谏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为尚书丞相也，专权擅政，虐焰薰天，贿赂公行，略无畏避。中书平章武宁正献王彻理时为利用监，独奋然数其奸赃于上前。上怒，以为丑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王辨不为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畜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箠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传》：毕义云奏劾游道，杨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

吠犬。”诏除名。则王之以犬自况，为有所本矣。

使交趾

翰林学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复初，清河人。参议中书日，会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员使交趾，公副之。将还，国之伪主赆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辞。伪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独何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国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国之体。”伪主叹服。

刻名印

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国玺

文宗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臣杨瑀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纽墨色。

宣文阁

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为屋三间，高明敞爽。南间以藏物，中间诸官入直所，北间南向设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

玉内司掌之。阁官署衔，初名奎章阁，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史二名，典书四名。属官则有群玉内司，阶正三品，置监群玉内司一员，司尉一员，亚尉二员，佥司二员，典簿一员，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钥二名，司膳四名，给使八名，专掌秘玩古物。艺文监，阶正三品，置太监兼检校书籍事二员，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或有兼经筵官者，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名，典吏二名，专掌书籍。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置博士兼经筵参赞官二员，书吏一名，专一鉴辨书画。授经郎，阶正七品，置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二员，专一训教怯薛官大臣子孙。艺林库，阶从六品，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吏二名，库子一名，专一收贮书籍。广成局，阶从七品，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司吏二名，专一印行祖宗圣训及国制等书。特恩创制象齿小牌五十，上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与畏吾儿字，分散各官悬佩，出入宫门无禁。学士院凡与诸司往复，惟札送参书厅行移而已。命侍书学士虞集撰记，御书，刻石阁中。今上即位改奎章曰宣文。其记曰：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争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

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至顺辛未孟春二日记。

占验

傅初庵先生立以占筮起东南。时杭州初内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资力殷盛，得无有再兴者，命占其将来如何。卦既成，对曰："其地六七十年后，会见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连厄于火，自至正壬辰以来，又数毁于兵，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军旅填门，畜豕载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番阳祝泌甥，泌精皇极数。

权臣擅政

中书右丞相伯颜所署官衔计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当其擅政之日，前后左右，无非阴邪小辈，惟恐献谄进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爱民之事！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人皆可以为名，自世祖皇帝庙号之后，遂不敢用。今太师伯颜功高德重，

可以薛禅名字与之。”时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亦其心腹，每阴嗾省臣奏允其请。文定王沙剌班时为学士，从容言于上曰：“万一曲从所请，关系非轻。”遂命学士欧阳玄、监丞揭傒斯会议，以“元德上辅”四字代之，加于功臣之上。又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虎符，今太师伯颜难与他人同，宜锡龙凤牌以宠异之。”制可。遂制龙凤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径寸真珠一枚，而饰以红剌鸦忽宝石，牌身脱钣元德上辅功臣号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计直数万锭。既被贬黜，毁其牌，就以珠宝给还物主，盖督勒有司和买原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上言：“太师伯颜，功勋盖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泥金书词以尊荣之。”省台院官议不可行，宛转禀白，止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云。

怀孟蛙

大德间，仁宗在潜邸日，奉答吉太后驻辇怀孟，特苦群蛙乱喧，终夕无寐，翼旦，太后命近侍传旨谕之曰：“吾母子方愦愦，蛙忍恼人耶？自后其毋再鸣。”故至今此地虽有蛙而不作声。后仁宗入京，诛安西王阿难答等，迎武宗即位，时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继登大宝。则知元后者天命攸归，岂行在之所，虽未践祚，而山川鬼神已阴来相之，不然，则虫鱼微物耳，又能听令者乎？但迄今不鸣，尤可异矣。

贼臣摄祭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晋邸入继大统，告祭太庙之顷，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时全思诚以国子生充斋郎，目击之。此无他，必祖宗威灵在上，不使奸臣贼子得以有事于太庙，而

明示严谴之耳。彼徒罪无所逃，至于身诛族赤而后已。吁，可畏哉！

叛党告迁地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后伏诛，徙其余党于庆元之定海县。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也。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

土人作掾

至元间，别儿怯不花公为江浙丞相，议以本省所辖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谓曰："若然，则中书掾当用外国人为之矣。"相有赧色，议遂不行。

萧先生

萧贞敏公𧼈斗，字维斗，京兆人。早岁□（此处原文为框）吏于府。一日□（此处原文为框），呈牍尹前，尹偶坠笔，目公拾之，公阳为不解，而止白所议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笔责在皂隶，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辞退，隐居十五年，惟以读书为志，从公游者，屦交户外。平章咸宁王野仙闻其贤，荐之于世祖。征不至，授陕西儒学提举。继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征，授国子司业、集贤直学士，未赴。改集贤侍讲，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始至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寻复得告还山。年七十七，以寿终。谥贞敏。

端厚

文贞王阿怜帖木儿尝言：“娄师德唾面自干，以为美事。我思之，虽狗亦不可恶它。且如有一狗自卧于地，无故以足蹴之，或掷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数声而去，却有甚好听处。”

弓字

弓即卷字，《真诰》中谓一卷为一弓。或以为吊字及篇字者，皆非。

卷三

正统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奏命史臣纂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会稽杨维祯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维祯，字廉夫，号铁崖，人咸称之曰铁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此处原文为框）、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伏以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于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共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

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灭盗而不始于武德。稽之千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桢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兢，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辩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于人乎？故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于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于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于南之后，拘于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

律光而其势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九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于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虏，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于五代之年，皆细注于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于宋矣。有待于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

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咈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

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观览经史，有志于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于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辩》，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颜以中书右相统兵入

杭，宋谢、全两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仪者，题《满江红》词于驿云：“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昭仪名清蕙，字冲华，后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见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宫人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朱夫人遗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明日奏闻，上命断其首悬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贞烈，视前日之托隐忧于辞章者，相去盖万万矣。是年，丞相偏师徇台。台之临海民妇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师中。千夫长杀其舅姑与夫，而欲私之，妇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阳曰：“能俾我为舅姑与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千夫见其不难于死，从所请，仍使俘妇杂守之。师还，挈行至嵊，过上清风岭，妇仰天窃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崖石上曰：“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写毕，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将八九十年，石上血渍起如始写时，不为风雨所剥蚀。予昔过其下，尚能读所写诗。嵊丞徐君端树石祠，刻碑于死所。浙东元帅白野泰不华公字兼善，状元及第，守越日，为立庙像。乡之人私表曰贞妇，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为记。郡上其事于朝，请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时，韩氏为游卒所掠，以献诸主将。韩知必不免，乘间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尸，于练裙中题五言长句曰：“宋未有天下，坚正臣礼秉。开国百战功，每阵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击尾，此行当系颈。即日辞陛行，尽敌心欲逞。陈桥忽兵变，不得守箕颍。禅让法尧舜，民物普安静。有国三百年，仁义道驰骋。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细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丧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诚不独活，臣实无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当耿耿。江南无谢

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马来，飞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谁谓如画饼。烈火燎昆冈，不辨金玉矿。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与尚书儿，衔署紫兰省。直以才德合，不弃宿瘤瘿。初结合欢带，誓比日月昺。鸳鸯会双飞，比目愿常并。岂期金石坚，化作桑榆景。旄头势正然，蚩尤气先屏。不意风马牛，复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虏，六族死俄顷。退鹚落迅风，孤鸾吊空影。簪坚折白玉，瓶沉断青绠。一死空冥府，忧心长炳炳。意坚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琏器，安肯作溺皿。志节匪转石，气噎如吞鲠。不作爝火然，愿为死灰冷。贪生念曲蛾，乞怜羞虎阱。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领。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请。愿魂化精卫，填海使成岭。”此诗士大夫多称道之。韩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孙襄阳贾尚书之子琼之妇。死且三十余年，而其英爽不昧，复能托梦赵魏公，为书其诗，则节妇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时被虏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词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杭徐子祥与韩府居相邻，尝闻长老嗟悼之，及见所书词，故能言其详。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宜乎秦、贾之徒为万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飞墓，在杭栖霞岭下，王之子云祔焉。自国初以来，坟

渐倾圮。江州岳氏讳士迪者，于王为六世孙，与宜兴州岳氏通谱，合力以起废，庙与寺复完美。久之，王之诸孙有为僧者，居坟之西，为其废坏，庙与寺靡有孑遗，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书白其事，田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己任，而郑君明德元祐为作疏语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禅寺，窃见故宋赠太师武穆岳鄂王，忠孝绝人，功名盖世。方略如霍骠姚，不逢汉武，徒结志于忘家；意气如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誓言于击楫。赐墓田栖霞岭下，建祀祠秋水观西。落日鼓钟，长为声冤于草木；空山香火，犹将荐爽于渊泉。岂期破荡子孙，尽坏久长规制。典祊田，堕佛宇，春秋无所烝尝；塞墓道，毁神栖，风雨遂颓庙貌。休留夜啼拱木，踯躅春开断垣。泪落路人，事关世教。盖忠臣烈士，每诏条有致祭之文；岂狂子野僧，搀国典出募缘之疏。望明有司告之台省，冀圣天子锡之珪璋。褒忠义在天之灵，激死生为臣之劝。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遗经；唐宗建白起祠，恩覃异代。"疏成，郡人王华父一力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且杭州路申明浙省，转咨中书，以求褒赠。适赵公子期在礼部，倡议奏闻，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自我元统一函夏以来，名人佳士，多有诗吊之，不下数十百篇。其最脍炙人口者，如叶靖逸先生绍翁云："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赵魏公孟頫云："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高则诚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纯云："海门寒日澹无辉，偃月堂深昼漏迟。万灶貔貅江上老，两宫环珮梦中归。内园羯鼓催花发，小殿珠帘看雪飞。不道帐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谁收将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吴。孤冢有人来下马，六陵无树可栖乌。庙堂短计惭嫠妇，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观如败局，

一龛灯火属浮屠。”读此数诗而不堕泪者几希。然贼桧欺君卖国，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恶，而武穆之精忠，霭然与天地相终始，死犹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奸邪，竟无父兄之念，亦独何心哉！故余亦有诗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坟感昔游。断碣草深蒙爨屃，空山日落叫钩辀。天移宋祚难恢复，帝幸燕云困虏囚。逆桧阴图倾大业，昭陵无意问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饮痛甘忘父母仇。信使北和怜屈膝，策文南驻忍含羞。两宫五国瞻征帜，丹诏班师下节楼。万里长城真自坏，中兴武绩遂云休。乌乎竟死奸邪手，颠沛谁为社稷忧。黯黯冤魂游狴犴，纷纷雨泪泣貔貅。唯余满地苌弘血，不见中流祖逖舟。氛圭已尘金匼匝，冕旒终换铁兜鍪。姓名竹帛书千载，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树尚知朝禹穴，遗黎总解说王猷。复田起废怜僧寺，移檄褒嘉赖省侯。圣世即今崇祀典，伫看宠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赐庙额，此诗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时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匕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卷四

发宋陵寝

吴兴王筠庵先生国器，示余所藏《唐义士传》，读之不觉令人泣下，谨录之。传曰：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过余溪上，示《游杭杂藁》，中有识唐玉潜事一篇。余读大惊，顿足起立曰：“异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愿详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潜，会稽山阴人。家贫，聚徒授经，营滫瀡以养其母。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唐时年三十二岁，闻之痛愤，亟货家具，得白金百星许，执券行贷，得白金又百星许，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辈，狎坐轰饮。酒且酣，少年起请曰：“君儒者，若是将何为焉？”唐惨然具以告，愿收遗骸共瘞之。众谢曰：“诺。”中一少年曰：“发丘中郎将，眈眈饿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筹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窜以易，谁复知之？”乃斫文木为匮，复黄绢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蕝地以藏，为文而告。诘旦，事讫，来集，出白金羡余酬，戒勿泄。越七日，总浮屠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了不知陵骨之犹存也。祸淫不爽，流传京师，上达四聪，天怒赫赫，飞风雷号令，捽首祸者北焉，山阴人始有籍籍传唐事者。由是唐之义风，震动吴越，声生势长，若胥江掀八月之涛。名虽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后上元两日，唐出观灯归，忽坐殒，息奄奄，若将绝者。良久始苏，曰：“吾见黄衣吏持文书来告曰：‘王召君。’导我往，观阙巍峨，

宫宇靓丽，殆非人间。有一冕旒坐殿上，数黄衣贵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报。’唐乃升谒，造王前。王谓曰：‘汝受命窭且贫，兼无妻若子，今忠义动天，帝命锡汝伉俪子三人，田三顷。’拜谢，降出，遂觉，罔不知其何也。”逾时，越有治中袁俊斋至，始下车，为子求师。有以唐荐者，一见，置宾馆。一日，问曰：“吾渡江，闻有唐氏瘗宋诸陵骨，子岂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骇，拱手曰：“君此举，豫让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纳拜焉。礼敬特加，情款益笃。叩知家徒四壁，恻然嗟矜，语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当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给。”左右逢迎，爰诹爰度，不数月，二事俱惬，聘妇偶故国之公女，负郭食故国之公田，所费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节，而又奇唐之遇，两高之，曰：“二公真义士。”义士尔后获三丈夫子，鼎立颀颀。凡梦中神所许，稽其数，无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后，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树，植于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马棰问髐形，南面欲起语。野麋尚纯束，何物敢盗取。余花拾飘荡，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龙挂茅宇。老天鉴区区，千载护风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复有《梦中诗》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龙睡，轩弊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山风雨鬼神惊。”“一坏自筑珠丘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班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节，天家一骑奉香来。”余客钱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无恙。灵卿既具闻始末，谓端叟曰：“江左运穷，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为白旄黄钺之招也。直以千载河清，六合势一，木火运移，衣冠道尽，卧榻侧难容它人鼾睡耳。圣朝量包覆焘，恩完獝狨，煦育亡国遗胤，坦无惊猜，何物异端，无忌惮敢尔！至今言之，可为痛哭已。抑吾不能无慨，异时会稽近畿，世家林立，虽蓬莱清浅，陵岸变迁，岂无一二慷慨仅存者，卓哉斯举，乃出闾里一寒士，何欤？岂所养非所用，而民彝物则，独具于势卑位下者之资禀与？”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穷

通祸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变。今忠义所感，定命靡常，六极转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枢机由人，虽天有所不能制，圣言岂欺我哉！一介行通神明，捷于景响，况力又有大者，其积弥厚，其泽当弥长，又可以概量乎哉！吾谓赵氏昔者家已破，程婴、公孙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国已亡，唐君玉潜匮藏其真骨。两雄力当，无能优劣。以其系人伦，关世教，有足多尚，援笔以纪，待编野史者采焉。此云溪罗先生有开所撰也。先生德兴人。董石林吉翁题其后曰："释焰熏天，墨毒残骨，不啻鞭尸刖骸之惨。势张威慑，孰撄其锋？儒流唐进士，念世籍阳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愤激发，毁室捐资，仗义集俦，潜遗骼于暴露之后，拔游魂于兽髑之中，身首免异处，支体脱烈炎，视漆身陨钺者尽在下风。精诚动天，奇节震世。锡佳丽偶，送麒麟儿，阳施阴报，捷若景响，善者劝矣。"詹厚斋载道复题曰："尝疑武王伐商剑钺斩击事，窃意王者之师，未必尔也。纣死矣，既击之，又断其首挂大白，不已甚乎？当时举天下无非之者，而西山饿夫独非之。昌黎颂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会稽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当时曾无一人动孟阳之哀者，呜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势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国遗黎，不忍视其上之人之祸之惨，愤激于中，毁家取义，为人所不敢为于不可为之时，深谋秘计，全而归之。智名勇功，足以惊世绝俗，视伯夷固未易同日语，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顾，岂非韩子所谓千百年乃一人者与？余读罗君所为传，为之掩卷泣下。呜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应之理，有感必应，其得报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时而难必，神者有时而难明，善者怠矣。厥后越有新治中来，闻其事，义其人，下车首物色得之，亟拜亟为礼，罗而致之馆下，又从而振德之。唐固义士，治中亦伟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义，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于人伦世教者也，此传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庆二年夏五月题。"及见遂昌郑明德先生元祐所书《林义士事迹》云：宋太学生林德阳，字景曦，号霁山。当杨总统发掘诸陵寝时，林故为杭丐者，背竹箩，手持竹夹，遇物即以夹投箩中。林铸银作两许小牌百十，系腰间，取贿西

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两朝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其诗有《梦中作》十首，其一绝曰："一坏未筑珠宫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东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更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曰："乔山弓剑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开。犹记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骑捧香来。"余七首，犹凄怨，则忘之。葬后，林于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隔江风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记，羊之年，马之月，霹雳一声山石裂。"闻其事甚异，不欲书。若林霁山者，其亦可谓义士也已。此五诗，与前所录语句微不同，诗中有双匣字，则是收两陵骨之意。得非林义士诗，而罗云溪以传者之误而写入传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诗》，吾意会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东嘉，相望千余里，岂能容易持去，纵持去，又岂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则又疑是唐义士诗。且葬骨一事，岂唐方起谋时，林已先得高、孝两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会，理固有之。载考之齐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杂识》所记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长寺福僧闻号西山者，成于演福寺剡僧泽号云梦者。初，天长乃魏宪靖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旋又发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告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中官陵使罗铣者，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痛棰，胁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启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启棺之初，有白气亘天，盖宝气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乃金丝所成。或对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

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陵使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邻里为之感泣。是夕，闻西山皆有哭声，凡昼夜不绝。至十一月，复发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初，钦、徽葬五国城，数遣使祈请于金人，欲归梓宫，凡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还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缌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费于官帑者不资。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乞奏闻，命大臣取神榇之最下者斫而视之。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仍纳衮冕翟衣于椁中，不改敛。从之。至此，被发掘。钦、徽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盖当时已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以慰一时之人心耳。而二帝遗骸，浮沉沙漠，初未尝还也。高宗陵，骨发尽化，略无寸余，止锡器数件，端砚一只，砚为泽所得。孝陵亦蜕化无余，止顶骨小片，内有玉炉瓶一副，古铜鬲一只，亦为泽所得。昔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蜕者，真天人也。若光宁与诸后，优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当与张承业同传。陵中金钱以万计，皆为尸气所蚀，如铜铁状，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氓所得。间有得猫睛异宝者。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遂取以归，以其帝后遗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丰。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龙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泽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亡。闻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势，豪夺乡人产业，后为乡夫二十人伺道间，屠而脔之，罪不加众，各不过受杖而已。其恺与杨髡分赃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据此说，则云溪所传，岁月绝不同。盖尝论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但云高宗陵骨发尽化，孝宗陵顶骨小片，不知唐义士所易者何骨也，林义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识宋季以来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

以待熟两朝典故之人问焉。

相术

国初有李国用者自北来杭，能望气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时贵咸敬之。谢后诸孙字退乐者，设早馔延致，至即据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祸福。时赵文敏公谓之七司户，与谢姻戚，屈来同饭。文敏公风疮满面，李遥见，即起迎，谓坐客曰："我过江仅见此人耳。疮愈即面君。公辈记取，异日官至一品，名闻四海。"方襄阳未破时，世皇命其即军中望气。行逾三两舍，遄还，奏曰："臣见卒伍中往往有台辅器。"襄阳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于何地。噫，李之术亦神矣！国用，登州人，尝为卒，遇神仙，教以观日之法，能洞见肺腑，世称神相。

前辈谦让

延祐间，兴圣宫成，中官李丞相邦宁传奉太后懿旨，命赵集贤孟頫书额，对曰："凡禁扁皆李雪庵所书，公宜奏闻。"既而，命李、赵偕至雪庵处。雪庵曰："子昂何不书，而以属吾耶？"李因具言之，雪庵遂不固辞。前辈推让之风，岂后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长孺，号石塘，特立独行，刚介有守。赵松雪尝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请作乃父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是日，先生正绝粮，其子以情白，坐上诸客咸劝受之，先生却愈坚。观此，则一毫不苟取于人，从可知矣，故虽冻馁有

所不顾也。先生送蔡如愚归东阳诗有云：“薄糜不继袄不暖，讴吟犹是钟球鸣。”语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粮方也。”

论诗

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继有诗送袁伯长先生桷扈驾上都，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馀莫能及。”又以诣赵魏公孟頫，诗中有“山连阁道晨留辇，野散周庐夜属橐”之句，公曰：“美则美矣，若改山为天，野为星，则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椁，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

妻贤致贵

程公鹏举，在宋季被虏，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虏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窃谓其夫曰：“观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试己也，诉于张。张命棰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则终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诉于张。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临行，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程感悟，奔归宋，时年十七八，以荫补入官。迨国朝统一海宇，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自与妻别已三十余年，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

鞋履，往兴元访求之。市家云：“此妇到吾家，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织达旦，毅然莫可犯。吾妻异之，视如己女。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原鬻镪物，乞身为尼，吾妻施资，以成其志。见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寻见，以曝衣为由，故遗鞋履在地。尼见之，询其所从来。曰：“吾主翁程参政使寻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复全，吾之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参政未尝娶，终不出。旋报程，移文本省，遣使檄兴元路，路官为具礼，委幕属李克复防护其车舆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奇遇

揭曼硕先生未达时，多游湖湘间。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揽衣露坐，仰视明月如昼，忽中流一棹，渐逼舟侧，中有素妆女子，敛衽而起，容仪甚清雅。先生问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妇也，良人久不归，闻君远来，故相迓耳。”因与谈论，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与君有夙缘，非同人间之淫奔者，幸勿见却。”先生深异之。迨晓，恋恋不忍去。临别，谓先生曰：“君大富贵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沽酒，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设象与夜中女子无异。余往闻先生之侄孙立礼说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诬矣。

贤烈

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

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已。

挽文丞相诗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诗挽之曰：“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斫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岭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可谓善风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诗曰：“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何须更上新亭饮，大不如前洒泪时。”读此二诗而不泣下者几希。

祷雨

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咒，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岂其静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耶？抑果异物耶？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耳。

广寒秋

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郭氏顺时秀者，唱

今乐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而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先生爱其新奇，席上偶谈蜀汉事，因命纸笔，亦赋一曲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与。"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者为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娱戏，亦过人远矣。《折桂令》一名《广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宫引》，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无恙

《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岁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楚辞·九辩》曰："还及君之无恙。"《说苑》魏文侯语仓庚曰："击无恙乎？"又曰："子之君无恙乎？"《汉书》元帝诏贡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礼》亦曰："公问君，宾对，公再拜。"郑注云："拜其无恙者。"顾恺之与殷仲堪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隋日本遣使，称日出处皇帝致书日没处皇帝无恙。《神异经》曰："北方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疾，名曰𤞷。𤞷，恙也。尝入人室屋，黄帝杀之。"人无忧疾，谓之无恙。《尔雅》曰："恙，忧也。"应劭《风俗通》曰："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问云无恙。"恙，或以为兽，或以为虫，或谓无忧。《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广韵》𤞷字下云："𤞷，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噬虫，善食人心。"是𤞷、恙二义，《神异经》合而一之，则误矣。

不乱附妾

维杨秦君昭妙年游京师，其执友邓载酒祖饯，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秦弗敢诺。邓作色曰：“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何峻辞乃尔？”秦勉强从命。迤逦至临清，天渐暄，夜多蚊蚋可畏，内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置舍馆主妇处，持书往见主事，问曰：“足下与家眷来耶？”曰：“无有。”主事意极不悦，随以小车取归。逾三日，谒谢曰：“足下长者也。昨已作答简附便驿报吾邓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托之意矣。”遂相与痛饮，尽欢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颜叔子独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执烛，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为美事。今秦之于此女子也，相从数千里，饮食起居无适而不同，又非造次颠沛者之比，可谓厚德君子矣。后秦之子孙咸至显宦。

卷五

角端

金华黄先生溍尝云："子将以举子经学取科第，有一赋题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实否乎？"余曰："未也。"因记《史记·司马相如传》"兽则麒麟角䚡"之语，退而阅之，按注，郭璞曰："角䚡，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无角。"《毛诗》疏云："麟黄色，角端有肉。"张楫云："角端似牛角，可以为弓。"以此推之，岂亦麟之属与？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杂识》等书，乃始得其详。盖太祖皇帝驻师西印度，忽有大兽，其高数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语，云："此非帝世界，宜速还。"左右皆震慑。独耶律文正王进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圣人在位，则斯兽奉书而至，且能日驰万八千里，灵异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驭。载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飞菟，日行三万里，而未尝善言也。又后土趺蹄之兽至，善言，而未闻其独角也。轩辕获飞黄而独角，汉武获兽并角而五蹄，又未尝闻其能言善驰也。及圣祖诞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而万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无远弗届，此又天将开天下于大一统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乡试，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仿佛见一物，驰过甚疾，其状若猛兽者，军卒从而喧哄，因出角端为赋题。

劈正斧

劈正斧，以苍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广半之，遍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时流传至今者。如天子登极、正旦、天寿节、御大明殿会朝时，则一人执之，立于陛下酒海之前，盖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兴隆笙

兴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众管于柔韦，以象大匏土鼓，二韦橐。按其管，则簧鸣。笙首为二孔雀，笙鸣机动，则应而舞。凡燕会之日，此笙一鸣，众乐皆作，笙止乐亦止。

尚食面磨

尚食局进御麦面，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轴以旋之。驴畜之蹂践，人役之往来，皆不能及，且无尘土臭秽所侵。乃巧工瞿氏造者。

僧有口才

大德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癍薨，不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止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者矣。

邓中斋

邓光荐先生剡，号中斋，庐陵人。宋亡，以义行著。其所赋《鹧

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见矣。又有赞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世间！"

汪水云

汪元量先生大有，号水云。天兵平杭日，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剩遣追徐福，疠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此语尤悲哽。先生诗有《水云集》。

厚德长者

徐文献公琰，字子方。至元间，为陕西省郎中。有属路申解到省，误漏圣字，案吏指为不敬，议欲问罪。公改其牍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去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下，可重别申来。"时皆称为厚德长者。

毁前朝玉玺

后至元间，太师伯颜出太府监所藏历代玉玺，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图书及鹰坠等物，以分散其党与，盖先已奏请故也。独唐武氏玺，玉色莹白，制作如官印，璞仅半寸许，因不可他用，遂付艺文监收之，竟获永存。岂武氏之智能逆料之乎？

披秉歌诀

天子郊祀与祭太庙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则免颠倒之失。歌曰："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

三教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上大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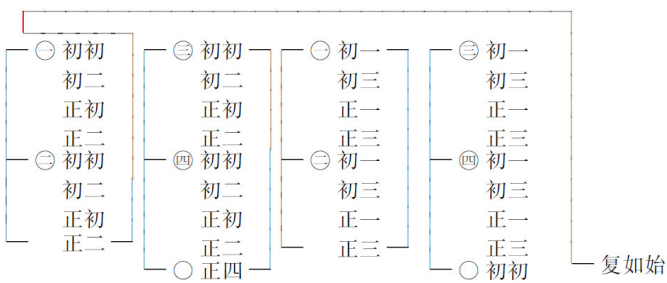
授时历法

《授时历要法歌》曰："授时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旧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为诗句所拘，然举支以见干也。当推九年前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后法数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数也，子至申，九数也，即以戊申为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数也，寅至酉，八数也，即以己酉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月大三十日无差，如初一日己酉，数至次月朔见己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数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节气只凭九年历，假若造甲午年历，则看丙戌年节气。二十四气真端的。要知今年节气，则看前九年中是何节气。天干三数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见乙，三数，亥见己，七数也。熟记心中须历历。定时二十四年取，逢时遇八君无虑。如逢子时

交节气，却用未时亦交也，中气如之。若依此法个中推，方省阴阳玄奥处。闰月本来中气无，古云：闰月无中气。何劳物外更他图。世人谙得神仙术，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该九十七个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转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无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冲对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冲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气准此。闰月无中气，说与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或小尽，则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又《求节气歌》曰：“惊蛰五时二刻求，清明十时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时六，芒种一日九时周，小暑二日二时二，立秋二日七时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时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时四，小寒四日九时六，五日三时交新岁，节遇子时加一日，此为捷法君须记。”又《一年约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一月节，三十日零五时二刻。半月一气，十五日零二时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阳配阳，阴配阴是也。又《时刻约法歌》云：“二十四气渐差除，循环时刻四同途。单逢正四换初一，正三依旧复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气时刻云：其法不论何岁何月，但以日为百数，时为十数，刻为零数。初一至初十，于百上下数。如过初十，于千上下数。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气，则先下一千一百数，十一日故也。再

下十二数，亥时故也。如子一、丑二之类，复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数，共得二七三三，则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为初二刻？盖零一数初初刻，二数初一刻，三数初二刻，四数初三刻，五数正初刻，六数正一刻，七数正二刻，八数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数，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节，则于前数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项数，节气中气皆以之加用。为前正月小尽，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气则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则十三日辰时正三刻惊蛰也。余仿此。十二时为一日，如遇十三时以上，则退十二时为一日，八刻为一时。如遇九刻以上，则退八刻为一时也。

时刻约法图



功布

《丧·大记》云："士葬用国车，国音辁，示专反。或作团。又误作国。二綍，无碑。比出宫，用功布。"注云："比出宫，用功布。"则出宫而止，至圹无矣。旧图云：功布，谓以大功之布长三尺以御柩，居前，为行者之节度。又隐义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则旌旗无旒者，周谓之大麾。《既夕礼》云："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贾释云："谓以葬时乘人，故有柩车前执引者，及在柩车傍执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车之前，若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抑扬左右之节，使执引者执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谓下阪时也。道有仰，谓上阪时也。倾亏，谓道之两边在柩车左右辙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则抑下其布，使执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则扬举其布，使执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车左边右边或高下倾亏，亦左右其布，使知道有倾亏也。假令车之东辙下，则抑下其布向东，使西边执披者持之。若车之西辙下，则抑下其布向西，使东边执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车不倾亏也。大夫御柩以茅，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后左右，皆如功布之施为也。又《既夕礼》："将葬启肂音异时，商祝免袒，执功布入，升自西阶。"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抈。方罔反"贾释云："拂抈，犹言拂拭也。"故下经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尘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谓拂拭去凶邪之气也。出聂崇义《三礼图》。

人中

钱唐陈鉴如，以写神见推一时。尝持赵文敏公真像来呈，公援笔改其所未然者，因谓曰："唇之上何以谓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则当在脐腹间。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单窍。三画阴，三画阳，成《泰》卦也。"

发烛

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杭人之所制与？宋翰林学士陶公谷《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知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按此，则焠寸声相近，字之讹也。然引光奴之名为新。

嫁故人女

沈仲说古，姑苏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他适，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归，命出拜，将以奉枕席。仲说询其乡贯祖父来历，始不肯言，询之再，泣而曰："妾范复初女也。父丧家贫，老母见鬻于此。"仲说恻然下泪，因嘱妻曰："此女父吴中名士，乃吾故人，岂可以为妾，当如己子视之。"即寻其母使择婿，仲说备奁具嫁之。邦人称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以为妾、为妓、为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则未闻也，仲说诚贤矣哉。

平反

中书左丞李忠宣公德辉，字仲实，通州潞县人。至元七年庚午，公为户部尚书，岁旱蝗，世祖特命公录山西河东囚。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厌胜谋杀己。经数狱，服词皆具，自以为不免。公烛其诬，召鞠魏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盖妒其女君，谓独陷以是罪，可必杀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爱受欺，当妾罪死。观者神之，或咨赏泣下。

勘钉

姚忠肃公，至元二十年癸未，为辽东按察使。武平县民刘义讼其嫂与其所私同杀其兄成。县尹丁钦，以成尸无伤，忧懑不食。妻韩问之，钦语其故。韩曰："恐顶卤有钉，涂其迹耳。"验之，果然。狱定，上谳。公召钦，谛询之，钦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处子邪？"曰："再醮。"令有司开其夫棺，毒与成类，并正其辜，钦悸卒。时比公为宋包孝肃公拯云。

碑志书法

尝闻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单书国号曰汉、曰宋者，盖其建国号诏曰汉、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诏旨，不可单用。又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又篆盖二字，止可施诸圹石，若于碑，须曰篆额为是。

雕刻精绝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具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求之二百余年来，无复此一人矣。

题跋

刘须溪先生会孟《题苏李泣别图》云："事已矣，泣何为？苏武节，李陵诗。噫！"冯海粟先生子振《题杨妃病齿图》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陈伯敷先生绎曾《题杨妃上马娇图》云："此索《清平调》词赴沉香亭时耶？抑

闻渔阳鼙鼓声赴马嵬坡时耶？上马固相似，情状大不同，观者当审诸。”余观三先生之跋语，痛快严峻，抑扬感伤，使后世之为人君而荒于色，为人臣而失其节者，见之宁不知惧乎？

隆友道

张毅父先生千载，庐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贵显时，屡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属，公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先生来见，曰：“今日丞相赴北，某当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侧近，日以美馔馈，凡三载，始终如一。且潜制一椟，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付公家葬之。后公之子忽梦公怒云：“绳锯发断。”明日启视，果有绳束发。其英爽尚如此。刘须溪纪其事，赞于公画像上曰：“闲居忽忽，万古咄咄，天风惨然，如动生发。如何寻约，亦念束发，岂其英爽，犹累形躯。同时之人，能不颡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邓中斋题曰：“目炯炯兮，疏星晓寒。气郁郁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曾谓斯人，不在世间。”

朱张

宋季年，群亡赖子相聚，乘舟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阴部曲曹伍之。当时海滨沙民富家以为苦，崇明镇特甚。清尝佣杨氏，夜杀杨氏，盗妻子货财去。若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杭、吴、明、越、扬、楚与幽、蓟、莱、密、辽、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堆淤江

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议，兵方兴，请事招怀，奏可。清、瑄即日来，以吏部侍郎左迁七资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属，为防海民义，隶提刑，节制水军。江南既内附，二人者从宰相入见，授金符千户。时方挽漕东南供京师，运河隘浅，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辄为堰潴水，又绝江、淮，溯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险处，会通河未凿，东阿、茌平道中，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糜费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试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向之，初年不过百万石，后乃至三百万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於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资，气意自得。二人者既满盈，父子同时夷戮殆尽，没资产县官，党与家破禁锢，大德六年冬也。见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长者传》。

交谊

陈子方、闵仲达，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陈月日在前，闵以计力反先之，陈殊无怒意。因赴都，以荐举入仕，历官浙西廉访司佥事。闵方升书吏，闻陈来，叹曰："复何面目见之？"遂称疾不出。陈下车即问左右曰："闵仲达何在？"众以疾对。陈曰："必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闵皇恐出肃。陈曰："吾与君气谊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禄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宁舍我与？"闵感激从事，相好如初。

假宅以死

吾乡周待制先生仁荣，字本心，筑一室，才落成，友人杨公道舆疾至门曰："愿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让正寝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

弗顾。未几，杨死，箱财廿八，莫有主者。杨之弟诣先生求分财，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丧事之费自己出，终不利其一毫，对众封籍，自平阳呼其子来，悉付与之。

清风堂尸迹

福州郑丞相府清风堂，石阶上有卧尸迹，天阴雨时，迹尤显。盖其当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几拜相，至今闾巷表之曰耆德魁辅之坊。郑显时，侵渔百姓，至夺其屋庐以广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今所居为官势豪夺，子孙不绝如线。因记宋临川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建炎四年五月，杨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妇人，逼胁欲犯之，妇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横尸道傍。贼退，人为收瘗之，而其尸枕藉处，痕迹隐然不灭，每雨则其迹干，晴即湿，宛如人影，往来者莫不嗟异。乡人或削去之，随即复见。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与顺昌军员范旺事略同。但范现迹街砖，而此现于土上耳。范死以忠，妇死以节。小常村去剑浦县治二十里，以《漫录》言之，则二人之死，足以惊动万世，宜其英烈之气，不泯如此。若清风堂者，不过冤抑之志不伸，以决绝于一时耳，亦何为而然哉？岂幽愤所积结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晓。

坐右铭

翰林学士卢疏斋先生挚，字处道，涿郡人。坐右铭大书一“天”字，其下细注六字云：“有记性，不急性。”可谓知畏天者矣。

掘坟贼

杭玛瑙寺僧温日观，能书，所画蒲萄，须梗枝叶皆草书法也。性嗜酒，然杨总统饮以酒，则不一沾唇，见辄骂曰“掘坟贼，掘坟贼”云。

廉介

李仲谦思让，滕州邹县人。前至元间，由嘉兴路吏员补浙西按察司书吏，廉介有为。上侍父母，下抚两弟，每退食自公，则闭户读书，稽今考古，而教训之俸薄，奉养不给，妇躬纺绩，以益薪水之费。仲谦止有一布衫，或须浣濯补纫，必俟休假日。至是，若宾客见访，则俾小子致谢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彦正号苦斋者，清正慎许可人也，时为使，偶戏谓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著珍珠。”仲谦略不答，徐至本案，书写辞退呈状，压几上而归。使知深悔失言，亲谒谢过，请其出，终不允。使去，他使来，复往请，始复役。后仕至宪官。

甲午节气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岁节气；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惊蛰。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种。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先辈谦让

武林钱思复先生惟善尝言：年十六七时，以诗见息斋李公于州桥

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辞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辞。徐永之先生为江浙提举日，客往访之者，无间亲疏贵贱，必送之于门外，客或请纳步，则曰：“不可，妇人送迎不逾阈。”右二事，可见前辈诸老谦恭退抑，汲引后进，待人接物者如此。

双竹杖

白廷玉先生珽，号湛渊，钱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歧为二，人皆异之。赋《双竹杖》诗，未几，先生殁，先生有二子，或以为先兆云。

卷六

兰亭集刻

《兰亭》一百一十七刻，装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图书钤缝玉池上，后归贾平章。至国朝有江南，八十余年之间，凡又易数主矣。往在钱唐谢氏处见之，后陆国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阅，并录其目，真传世之宝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叶仲山跋。　定武阔行若合一契行阔。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　定武缺石　定武断石　定武古刻　西京断石　永兴　古懿郡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旧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临川麻石　临贺　豫章二　静江府　复州　鼎州后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苏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枣木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霅断石　隆州　郴州　兰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绍兴府治二　绍兴仓司　绍兴府学　绍兴古刻　余姚县治　曲水诗兰亭　曲水诗前　曲水诗后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内府

高宗临定武米友仁跋。　唐贞观　太清开皇　秘省　内殿　内司四　京师玉堂

己集九刻杂集

玉枕　花石　柳诚悬大字。　唐人硬黄临　唐人双钩　晋唐刻　孙过庭草　京师鹅黄枣木黄纸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谟临　薛绍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谦之　绍兴汤氏　南昌京氏　庐陵故氏　蜀刘泾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吴诜草书　吴璜　刘无言临　龙潭潘氏　方朔习写　周平所藏　临江张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庐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闰六月九日，大江济川亭，舣宝晋斋，艎对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风消暑，重装。"　番阳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毕氏　庐山吴氏　绍兴曾氏　绍兴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阴丘氏二　东阳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赵虚斋　吕氏家藏　建邺朱氏　大梁曾朴　陆子与　韩松

陆载之　胡氏将　玉林二　赵菊坡　不题名二　钱唐李和

禊帖考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和字，口下横笔稍出。年字，悬笔上凄顶。在字，左反剔。岁字，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 字处就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横。是字，下疋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抱字，已开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兴感，感字，戈边是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脚处有一阙。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亦可以观天下之兰亭矣。五字损本者，“湍、流、带、右、天”五字有损也。

丧师衰绖

顾德玉，字润之，槜李人。自幼从宁国路儒学教授俞观光先生学，先生无子，尝与人曰：“昔吾寝疾于杭，润之侍汤药，情至切，若父子，医为之感动，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既而访医吴中，病且革，趣舟归润之，进次尹山卒，时后至元初元闰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槜李。润之奉其尸敛于家，衰绖就位。邦人士为润之来吊者，润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盐，迩顾氏之先茔，岁时祭享惟谨。或曰：“敛于家，礼与？”曰：“吾闻师哭诸寝。又云：生于我乎养，死于我乎殡。非家敛之则将师尸委诸草莽。生服其训，死而委诸草莽，有人心者弗为也。”曰：“师无服，而为衰绖，固近于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绖带，礼也。故曰：二三子绖而出，至葬，除之，心丧戚容终三年。夫民生于三，师居其一，于父也何异？今吾则加一等以行之，盖出于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闻者叹

伏。先生讳长孺，越之新昌人。吁！圣远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为师生而暮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润之乃独能行人之所难行于不可行之时，盖绝无而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后世之为人弟子而忘其师，闻润之之言，宁不有动于中与？

廉使长厚

徐文献公为浙西廉使时，治所尚在平江，有旨迁置于杭。岁云暮矣，择日启行。一书吏者掌照制支郡诸司案牍，官吏合受稽违罪责，已皆取状，至是引决。公谓曰："正旦在迩，此曹乃职官俸吏，礼宜陪位，望阙致贺，受刑而从事，无耻也，否则为不敬，盍别议之。"吏以白于幕官，因进曰："相公长厚之道固如此，然将若之何？"公曰："奚难，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欢声如雷。此亦厚风化之一端，故记之。

私第延宾

公既迁司至杭，一日，有本路总管与一万户谒公私第，公以宾礼延之上坐。适书吏从外来，见而趋避。伺其退，入见曰："总管、万户，皆属官耳，得无体貌之过与？"公曰："在公府，则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须明主客之分。我辈能廉介，则百司自然知惧，何待恃威势以骄凌之然后为尊严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钉数个，插入林檎中，置瓶内，沃以沸汤，密封瓶口，久之乃饮，其妙莫量。

法帖谱系

法帖谱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载櫜弓矢，文治之余，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摹勒，刻版禁中，厘为十卷，各于卷尾题奉圣旨模勒入石，此历代法帖之祖。

评帖

刘后村先生云：阁帖为祖，十弓。绛帖次之，二十弓。临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冈又次之。大观尤妙。武冈佳者可乱绛，临江佳者可乱阁。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风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寻行数墨，文理错缪，然则虽工，其如难读何？其字比之淳化帖为胜，东坡推潭帖胜阁帖。韩侂胄家开群玉帖，字好。薛绍彭亦有家塾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刘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妇翁张君锡携余同观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题识。第一卷边，高平范仲淹曾观，年月日题。第五卷，东坡、张文潜等题。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阳伊川老夫，不知为何人。又太学博士陈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苏舜钦题。第七卷，陈简斋奉旨观于秋香亭下，云：魏晋法书，非人间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宠锡下方，见不满十数，臣与义顿首谨书。第八卷，苏颂云：此帖世不多见，是日赏牡丹，得观于相君西斋。张舜民题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书：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赐毕士安。赐字上宝。后段，毕丞相黄字书“子孙保享”等语百余字。逐卷有高宗内府印百余颗。后有贾氏长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缝，云是蔡太师印。山和尚锦装褫，签头题云“淳化祖石刻”。及见吴郡陆友仁又云：尝观褚伯秀所记，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刘、陆之说，殊不相合。偶读刘跋《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版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然阁帖于各卷尾篆书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侍书王著笔也。而陈简斋亦云太宗刻石，则衍卿所谓祖石刻，岂即南唐时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铉、马传庆二说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闩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尝见阁本数十，止三本真者，其纸墨法度，种种迥别，妙在心悟，固难以言语形容。然又传仁宗尝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所谓祖石刻者，岂即此与？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

沙魇

湖南益阳州，夜中同寝之人，无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魇。土人熟此，不以为异，唯取冷水喷噀，候稍息，饮之汤，徐就醒，然犹二三日如醉余，不知者殊用惊骇。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钱氏，年六十余，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脔，煮粥以饮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邻里怜其且欲绝，乃裒财，命颐真观道士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阴祐之。是日，邑人俞浩斋闻而过其家，视良吉胸间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俞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未及期月，已无恙矣。俞因述其事以为世劝。吴郡宋翠岩先生有诗纪之，其小序曰：夫孝为百行宗。人以父母遗体而生，乳哺鞠育，教诲劬劳，其恩号罔极。然而剖心刲股，恐其伤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观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视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当旌异，为世教劝，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纯，剖心之际，动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赏之于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阴录其孝矣。《太上感应篇》所谓“若人

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今日谢世，明日为地下主，进补仙阶”，若良吉者有焉。故为显白其孝，以为人子之劝省也。宗仪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传道之，会稽张君思廉尝书于杨铁崖先生所撰墓铭之后矣，今并录于此云：元故白云漫士陶明元氏，讳煜。弱冠时，用道家法，事所谓玄武神，甚谨。明元母病心痛，痛则拍张跳躅，啮床簧衾褥，号叫以纾苦楚。岁濒死者六七发，医莫能愈。明元每掏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计无所出，走祷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礼，在法当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脔为汤剂，神尔有灵，疾庶几其瘳。”祷毕，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跃入，叱曰：“毋自损，我天医也！”明元大骇，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笔，书十数字于几面。掷笔，二童子咸仆地。随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苏，乃邻氏儿也，叩之，无所知焉。视其书，药方也，随读随隐。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药甫及口，而痛已失，终母身不再举。张子曰：齐谐志怪，圣人不道。左氏尚诬，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郑元祐状行，会稽先生杨维祯志墓，皆不书，非逸也，畏讥而削之也。彼以谓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气也，莽苍无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汤熨火，抉肠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书。虽然，动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气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凭精魄，以遂孝子之请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体而有所谓天医乎？明元子宗仪与余友善，其寓殡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远，以是得其实尤详。故宁受左氏之讥，不敢没明元之孝。《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先王之过盖如此。会稽张宪撰。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为宋太学诸生，因家钱唐。先生旷放，高不仕之节。其所厌弃者或请谒，从楼上遥谓曰：“吾出有间矣。”顾弹琴，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求室委巷，教小学常数十

人，与客对笑谈喧，楼上下群童一是肃安。其所著述，有《尚书要略》、《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谱辞》、《重正卦气》、《楚史梼杌》、《晋文春秋》。兼通声音律吕之学，工篆书。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赵君天锡，为买酒家孤女为妾。年饥，女尝事人，后夫知妻在先生所，讼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伪楮币事觉，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逻捽辱先生，南出数百步，录事张君景亮识先生，叱逻曰："是不知情，摄之何为？"即解纵遣归。先生不胜惭，明日，持玄绦缁笠，诣仇山村先生别。值晨出，因留诗一章，有"西泠桥外断桥边"之句，意将从灵均于斯。明日，有得遗履于桥上者。后卫大隐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顺流象，曰："是其骨朽渊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宝院僧可权，从先生学，闻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遗文于后山，与其师骨塔相对，曰："皆吾师。"仍乞铭于胡石塘先生，庶几先生有后世名。铭曰："生弗渎，死弗辱，贞哉白。"余习篆书，极爱先生翰墨，得一纸半幅，如获至珍，以故于书法颇有助。偶与郑遂昌先生谈先生之始末，就识之。竹房、竹素、贞白，皆先生号也。

抗疏谏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师长春宫道士也。会世皇将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国信使翰林学士郝文忠公经使江南，殁于真州。至正间，诏追赠二品官。有人作诗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无罪，空留北使欲何为。忠魂久掩孤城馆，褒诏新镌二品碑。地上若逢奸似道，为言故国黍离离。"

发𦝫

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𦝫。按《考工记·

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职。”则发膱之膱，正当用此字。

鬼赃

陕西某县一老妪者，住村庄间，日有道流乞食，与之无吝色。忽问曰：“汝家得无为妖异所苦乎？”妪曰：“然。”曰：“我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顷之，闻他所有震霆声。曰：“妖已诛殛，才遁其一。廿年后，汝家当有难。今以铁简授汝，至时，亟投诸火。”言讫而去。自是久之，妪之女长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骑从甚都，借宿妪家，遣左右谓曰：“闻尝得异人铁简，可出示否？”盖妪平日数为他人借观，因造一伪物，而以真者悬腰间，不置也，遂用伪献。留不还，谓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辞。大王怒，便欲为奸意。妪窃思道流之说，计算岁数又合，乃解所佩铁简投酒灶火内，既而电掣雷轰，烟火满室，须臾平息，击死猕猴数十，其一最巨，疑即向之逃者。所赍随行器用，悉系金银宝玉，走告有司，籍入官库。泰不华元帅为西台御史日，阅其案朱语曰鬼赃云。余亲闻泰公说甚详，且有钞具案文，惜不随即纪录，今则忘邑里姓名岁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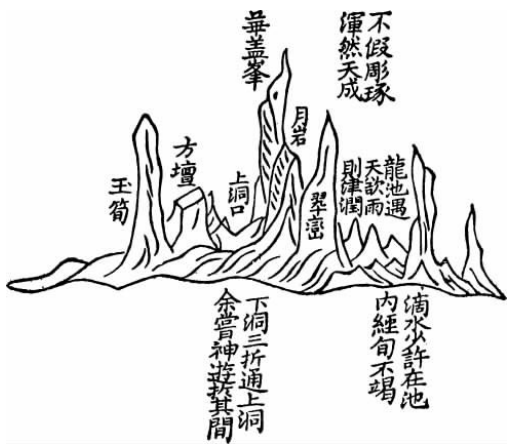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号者甚多。考之六经中，惟《礼记·玉藻》有曰“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处士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居士之号，始于商周之时。按《韩非子》书曰：太公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任蔿、华仕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吾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则居士云者，处士之类是已。

亲家

凡男女缔姻者，两家相谓曰亲家，此二字见《唐·萧嵩传》。今北方以亲字为去声。按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则是亦有所祖。亲家又曰亲家翁，《五代史·刘昫传》：昫与冯道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之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苏氏《开谈录》：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中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谴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家翁，今日好雪。"

宝晋斋研山图



右此石是南唐宝石，久为吾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旧有诗云："研山不易见，移得小翠峰。润色裒书几，隐约烟朦胧。巉岩自有古，独立高崧巃。安知无云霞，造化与天通。立璧照春野，当有千丈松。崎岖浮波澜，偃仰蟠蛟龙。萧萧生风雨，俨若山林中。尘梦忽不到，触目万虑空。公家富奇石，不许常人同。研山出层碧，峥嵘实

天工。淋漓上山泉，滴沥助毫端。挥成惊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风远洞庭宽。往往入佳趣，挥扫出妙言。愿公珍此石，美与众物肩。何必嵩少隐，可藏为地仙。”今每诵此诗，必怀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崇宁元年八月望，米芾书。余二十年前，嘉兴吴仲圭为画图，钱唐吴孟思书文。后携至吴兴，毁于兵。偶因清暇，默怀往事，漫记于此。

卫夫人

《翰墨志》云：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善钟法，能正书，入妙，王逸少师之。《西溪丛语》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从妹，中书郎李充之母。

卷七

赵魏公书画

魏国赵文敏公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其书，人但知自魏晋中来，晚年则稍入李北海耳。尝见《千字文》一卷，以为唐人字，绝无一点一画似公法度，阅至后，方知为公书。公自题云："仆廿年来写《千文》以百数，此卷殆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今日视之，不知孰为胜也。田君良卿，于骆驼桥市中买得此卷，持来求跋，为书其后。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不过如世人漫尔学之耳，不意时人持去，可以鬻钱，而吾良卿又捐钱若干缗以购之，皆可笑也。元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题。"则知公之书所以妙者，无帖不习也。又尝见公题所画马云："吾自幼好画马，自谓颇尽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尝赠余诗云：'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出曹韩上。'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然往往阅公所画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鸟等图，无虑数十百轴，又岂止龙眠并驱而已哉！又闻公偶得米海岳书《壮怀赋》一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拓，以补其阙，凡易五七纸，终不如意，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犹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仅能点画如法便自夸大者，于公宁不愧乎！

金鳌山

吾乡于佩远先生演题金鳌山诗曰：“金鳌之山金碧浮，重玄宝坊居上头。钟声夜渡海门月，树色远揽丰山秋。龙伯国人真妙手，掣此巨灵镇江口。丹丘逸士来跨之，石洼为尊江当酒。黄须天子七宝鞭，黄头渔郎棹江船。百年尘迹果何在，芒砀云去山苍然。历试诸难固天造，中兴开国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无声天地老。两宫不归汴水流，此地空传帝子游。惜无健笔驱风雨，一洗江山万古愁。”此诗至今脍炙人口。山枕海，属临海县章安镇。初，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来事，群阉言于徽宗，召至，以宾礼接之。一日，献诗于帝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上金鳌背上行。”及两宫北狩，匹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镇，滩浅阁舟，落帆于镇之福济寺前以候潮，顾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牡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间，题墨若新，方信其为异人也。时住持僧方升坐，道祝圣之词，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惊怖，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终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教以起居之仪。山下曰黄椒村，村之妇女闻天子至，咸来瞻拜龙颜，欢声如雷，曰：“不图今日得睹天日。”帝喜，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妇皆曰夫人，虽易世，其称谓尚然不改。《宋史》但载御舟幸章安镇，而不见金鳌之详。偶与张善初话乡中旧事，因笔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乡台之黄岩诸山，脉络相连，属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门，陆行四五里许，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凤，故得名。然州人与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为胜。山旁广而中深，青树翠蔓，阴翳蓊郁，幽泉琮琤，若鸣珮环于修竹间，千变万态，不可状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谓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尝持炬入，行两日，不可

穷，闻橹声乃出。洞之侧产方石，周正光泽，五色错杂，虽加琢磨，殆不是过，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无不端方。见长老言，尝有素服靓妆飘飘若仙之女者，当风清月白时，则逍遥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时变服叩里人门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异其状，密觇之，迤逦从洞中去。里人以为怪，粪其地。越数日，里人家夜失火，势张甚，不可灭，室宇一空，妻子仅以身免，遂离他处。识者以为厌秽仙境，故致此奇祸。自是仙女不复出矣。余幼时尚及见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粮撮许，往洞口撒之，随意拾地上土，则有石在土中，不尔，绝无有也。

斛铭

镇国上将军福建宣慰使费荣敏公松，余内子之曾大父也，吴兴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贵骄人。轻财好施，勇于为义，人皆称曰费佛子。陵阳牟先生瓛所撰墓志铭，载其事甚详。家之量衡无二致，刻铭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孙永如是。"推此则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显侯拱辰，父昭武大将军雄，皆世守其业，克不坠先志云。

孝感

越枫桥里人丁氏，母双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讫，即舐母之目，积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复明。宪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闾曰孝子之门，至治年间也。因读《江南别录》：彭李者，世为义门陈氏之佣，夫丧明已久，有子一人，尝闻陈之子弟言，舜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归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诚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刘，双目久失明，医弗能愈，先生中乡举，一目忽自见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虽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

然而然，亦先生学业有成所致与？传曰：“立身扬名，以显于后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谓焉。先生讳天祐，汴梁兰陵人，仕至江浙儒学提举。

火失剌把都

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

屈戌

今人家窗户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即古金铺之遗意。北方谓之屈戌，其称甚古。梁简文诗：“织成屏风金屈戌。”李商隐诗：“锁香金屈戌。”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屈膝，当是屈戌。

回回石头

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

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

剌淡红色，娇。　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　昔剌泥黑红色。苦木兰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

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　助木剌中等明绿色。　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

鸦鹘

红亚姑上有白水。　马思艮底带石，无光，二种，同坑。　青亚姑上等深青色。　你蓝中等浅青色。　屋扑你蓝下等如冰样，带石，浑青色。　黄亚姑　白亚姑

猫睛

猫睛中含活光一缕。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

甸子

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　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

黄巢地藏

赵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贫，居闽之深山，业薪以自给。一日，伐木溪浒，忽见一巨蛇，章质尽白，昂首吐舌，若将噬己，生弃斧斤奔避，得脱。妻问故，具以言。因窃念曰："白鼠白蛇，岂宝物变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见其夫妇来，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数百步，则入一岩穴中。就启之，得石，石阴刻押字与岁月、姓名，乃黄巢手瘗，治为九穴，中穴置金甲，余八穴金银无算。生掊取畸零，仍旧掩盖。自是家用日饶，不复事事。邻家疑其为盗，告其姊之夫尝为吏者。吏询之严，不敢隐，随馈白金五锭。吏贪求无厌，讼之官。生不获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广行贿赂，有司莫能问。迨帅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献金甲，因回申云："具问本根所以，实不曾掘发宝藏。"其事遂绝。路官得金

甲，珍袭甚，至任满他适，其妻徙置榻下，一夕，闻绕榻风雨声，顷刻而止，颇怪之，夫归共取视，鐍钥如故，启笼乃无有也。生无子，夫妇终老巨室。嗟夫！天地间物苟非我有，虽得之亦终失也。巢之乱唐天下，剽掠宝货，历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为编氓所得。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归于富家。其路官得金甲，自以为子孙百世计，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何为贪婪妄求者劝。

官奴

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周礼·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梵嫂

唐郑熊《番禺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遗记》：石季伦有妾名翔风，及色衰，退为房老。

鸳衾

孟蜀主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被头作二穴，若云版样，盖以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杨元诚太史言，儿时闻尊人枢密公云，尝于宋官库见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参政家公铉翁，于杭将求一容貌才艺兼全之妾，经旬余，未能惬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问其艺，则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尔留试之。及执事，初甚热，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饮。既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纳焉，终公之身，未尝有过不及时。归附后，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为所有，因而巨富，人称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贱隶耳，一事精至，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学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当然之极者，视彼有间矣。

挂牌延客

江右胡存斋参政，能折节下士，宾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经过其地，无不愿见者。每虞阍人不为通刺，苟不出日，即于门首挂一牌云“胡存斋在家”。

买宅有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继夏氏。尝买废宅，修葺前厅，梁内有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时客商所记姓名，人以为有定数云。

待士

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噜凯官廉访使，氏焉。国初，拜平章政事。秉政日，中书右丞刘武敏公整，以初

附为都元帅，骑从甚都，诣门求见。王之兄弟凡十人，后皆至一品，内王弟昭文馆大学士、光禄大夫、蓟国公希贡，犹布衣，为通报。王方读书，略不答。蓟公出，整复凫入言之。因令彻去坐椅，自据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侧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谓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及出，愧赧无人色。顷之，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缕，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出酒馔，执礼甚恭，且录其居止。诸儒但言困苦，乞归。王明日遂言于世皇，皆遂其请。是夜，诸兄弟问曰："今日刘元帅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无疑。"王曰："我是国家大臣，言动嚬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王之作兴斯文若此，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

雇仆役

许鲁斋先生在中书日，命牙侩雇一仆役，特选一能应对闲礼节者进，却之，曰："特欲老实耳。"他日，领一蓬首垢面愚呆之人来，遂用之。侩请问其故，先生曰："谚云：马骑上等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马上等能致远，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驯。若其聪明过我，则我反为所使矣。假如司马温公家一仆，三十年止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仆，被苏东坡教坏了。'这便是样子。"

志异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难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气亘天，雷电以雨，有物若果核，与雨杂下，五色间错，光莹坚固，破其实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树子。闰月十二日，复雨。八月，过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为异。及九月十日，红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无有处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仪凤桥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时，桥四向为最多，信前言不诬也。后闻池州亦然，与杭日同，池州之祸，尤可惨也。按白乐天诗集载月中尝坠桂子于天竺寺，叶石林《玉涧杂书》亦云仁宗天圣中，七月八月两月之望，有桂子从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杂黄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种，得二十五本。二书岂尽妄耶？此理殊不可晓。但今又为时谶，尤可异也。

课马

俗呼牝马为课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岁课驹犊也。

客作

今人之指佣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

咸杬子

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谓曰咸杬子。按《齐民要术》：用杬木皮淹渍，故名之。若用圆字写，则误矣。

官制资品

公服	俱右衽鞾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正一	从一	正二	从二	正三	从三	正四	从四	正五	从五	正六	从六	正七	从七	正八	从八
爵		国公		郡公		郡侯		郡伯		县子	县男						
勋		上柱国	柱国	上护军	护军	上轻车都尉	轻车都尉	上骑都尉	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母妻		国夫人		郡公夫人		郡侯夫人		郡君		县君		恭人		宜人			
文		开府仪同三司 仪同三司 崇进特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资德大夫 资政大夫 资善大夫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正议大夫 通议大夫 嘉议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亚中大夫	中议大夫 中宪大夫 中顺大夫	朝请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奉政大夫 奉议大夫	奉直大夫 奉训大夫	承德郎 承直郎	儒林郎 承务郎	文林郎 承事郎	微事郎 从事郎	登仕郎 将仕郎	登仕佐郎 将仕佐郎

（续表）

公服	俱右衽鞾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武				龙虎卫上将军 金吾卫上将军 骁骑卫上将军	奉国上将军 辅国上将军 镇国上将军	昭武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昭勇大将军	安远大将军 定远大将军 怀远大将军	广威将军 宣威将军 明威将军	信武将军 显武将军 宣武将军	武节将军 武德将军	武义将军 武略将军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忠武校尉 忠显校尉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保义校尉 进义校尉	保义副尉 进义副尉
司天							钦象大夫 正议大夫	明时大夫 颁朔大夫	保章大夫	司玄大夫	授时郎	灵台郎	侯仪郎	司正郎	平秩郎	正纪郎 挈壶郎	司历郎 司辰郎
太医							保康大夫 保宜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保顺大夫	保冲大夫	保全郎	成安郎	成和郎	成全郎	医正郎	医效郎	医痊郎

（续表）

公服	俱右衽鞾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内侍				中散大夫	中引大夫	中仪大夫	中御大夫	中卫大夫	中涓大夫	通侍郎	通御郎	侍正郎	侍直郎	司谒郎	司阍郎	司仆郎	司奉郎 司引郎
教坊							云韶大夫 仙韶大夫	长宁大夫 德和大夫	协律大夫	嘉成大夫	纯和郎	调音郎	司乐郎	协乐郎	和乐郎	司律郎 司音郎	弘声郎 和节郎
文官子荫		正五	从五	正六	从六	正七	从七	正八	从八	正九	从九	省札六十月升从九品	务提领七十三月升从九品	使一百八月升从九	监百四十四月升从九	大德四年八月奏准色目人比汉人高一等	
正五两考须历上州尹一任，如无上州尹缺，再历正五一任，方入四品，正从四品内外不分，通八十月与三品正从三品非有司定夺			三考升正五	两考升从五	三考升从五	两考升从六	三考升正七是省	两考升从七	三考升从七	两考升从八	三考升从八	外任官转升例		至元六年三月奏准外任若三考不及九十月八十一月之上升，两考不及六十月五十五月之上升，所少月日后任贴补，朝官一考升一等，一十五月之上减外任一资，一十五月之上同一等所少月日后任贴补，通升三等止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徯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曰《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几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雨题诗曰：“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中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

义奴

刘信甫，扬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濒死，以孤托之。孤渐长，孤之叔利孤财，妄诉于府曰：“某家资产未尝分析，今悉为侄所据。”郡守刘察其诈，直之。叔之子以父讼不胜，惭且愤，毒父死，而复诉于府曰：“弟挟怨杀吾父。”适达鲁花赤马马火者，受署之初，与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余人，皆抑使诬服，曰孤俾某等杀叔，守受孤贿若干。末鞫信甫，信甫曰：“杀人者某也，孤实不知，守亦无贿。”既被锻炼无完肤，终无两辞。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师，避于一达官家，嘱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赂达鲁花赤，孤得无预，而信甫减死。既出，叩跸陈告，达鲁花赤以罪罢去，守复官。凡狱讼道里费盖巨万计，孤归，悉算偿。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荫也。今主有难，奴救脱之，分内事耳，宁望求报哉！”力辞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边寇陷常州，守吏望风奔溃。徐妇，倡者，寇命以

佐燕，乃愤詈弗从，竟刺死之。未几，江浙平章定定来克复，儒流吴寅夫、赵君谟等以从逆伏诛。嘉兴张翔南翼作《忠徐倡诗》以白于世曰：“西神峨峨，睢孽蔓乘。兵涂甿膏，国武乏兴。嗜尔尸素营贿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伦魁能，蒲伏袭服，倒授太阿傔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纲常沦堕，线绝罔凭。胡为优徐倡，冶容倚市矜。鬓妖驱之俾侑乐，頩玉肆詈无凌兢。噤讴褫舞余，怒鬟植鬅鬙。铅为钢，刃划膺，载营霸，灼上升。顾守臣巨儒，汗恧衔愧死莫惩。二仪磅礴忠义气，独出下里孰可仍。桓桓执夷徒，乃反经沟塍。尔倡丹衷烛日月，易粉黛誉声绳绳。污渎流，回清澄。”盖吴尝室其少妹，且与生子，名教中所不齿者，一死固有余辜。赵颇纯谨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随隐漫录》载宋端平二年，李全据高邮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骂曰：“汝本健儿，官家何负于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为反贼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脔之，骂至死不绝。后阃臣以闻，特封英烈夫人，且赐庙。潘紫岩有诗曰：“淮海艳姬毛惜惜，蛾眉有此万人英。恨无匕首学秦女，向使裹头真杲卿。玉骨花颜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间名。古今无限腰金者，歌舞筵中过一生。”噫！当是时也，奸凶得志，势焰熏天，虽厚禄重臣，峨冠世儒，罔不效力执事，战兢奔走于指麾之下，而倡优下贱，乃能奋不顾身，独何人与？夫徐氏之与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无有为之举申朝廷，褒赠封号，以为世劝，惜哉！

鹰背狗

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穷巢探卵，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护，日觇视之，及其成𣪘，一乃狗耳，取以饲养，进之于朝。其状与狗无异，但耳尾上多毛羽数根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狗。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时，平江在城忽闻东南方军声且渐近，惊走觇视，他无所有，但见黑云一簇中，仿佛皆类人马，而前后火光若灯烛者，莫知其算，迤逦由西北方而没。惟葑门至齐门居民屋脊龙腰悉揭去，屋内床榻屏风俱仆。醋坊桥董家杂物铺失白米十余石，酱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晓。

鬻爵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达鲁花赤卒不避谴斥，力争以为不可，竟无一人应募者。崔闻之，深自悔赧。

还金绝交

曹公克明鉴，号以斋，宛平人。为湖广行省员外郎日，麻阳主簿顾渊白致书问讯，且以辰砂一包见寄，未及启封，漫尔置箧笥中。后有宪官过访，因论制药，谓苦无好辰砂。公曰："我有一故人尝以此为惠，当奉送。"及取视，乃有砂金三两杂其内。公惊叹曰："渊白以我为何如人也？"时渊白已没，呼其子归之。其廉洁如此。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穆。

画鬼

王渊，字若水，钱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长于花竹翎毛。幼时获侍赵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傅色特妙。天历中，画集庆龙翔寺两庑壁。时都下刘总管者总其事，刘命若水于门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余，难于著笔，因取纸连粘粉本以呈。刘曰："好则好矣，其如手足长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礼再拜求教于刘。刘曰："子能不耻下问，吾当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画为裸体，然后加以衣冠，则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为之，果善。

卷八

写山水诀

黄子久散人公望，自号大痴，又号一峰，本姓陆，世居平江之常熟，继永嘉黄氏。颖悟明敏，博学强记。画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写山水诀》，亦有理致，迩来初学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仿佛者，正所谓画虎刻鹄之不成也。

写山水诀

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笔法，树石各不相似，学者当尽心焉。

树要四面俱有干与枝，盖取其圆润。

树要有身分，画家谓之纽子。要折搭得中，树身各要有发生。

树要偃仰稀密相间，有叶树枝，软面后皆有仰枝。

画石之法，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

石无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圆之法，须方多圆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画建康山势，董石谓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笔画边皴起，然后用淡墨破，其深凹处，着色不离乎此，石着色要

重。

董源小山石，谓之矾头。山中有云气，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屈曲为之，再用淡墨破。

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

山水中用笔法，谓之筋骨相连，有笔有墨之分。用描处糊突其笔，谓之有墨；水笔不动描法，谓之有笔。此画家紧要处。山石树木皆用此。

大概树要填空，去声。小树大树，一偃一仰，向背浓淡，各不可相犯。繁处间疏处，须要得中。若画得纯熟，自然笔法出现。

画石之妙，用藤黄水侵入墨笔，自然润色。不可用多，多则要滞笔。间用螺青入墨，亦妙。吴妆容易入眼，使墨士气。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采即是山头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画石如云，古人云天开图画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难画。

远水无痕，远人无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断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头要折搭转换，山脉皆顺，此活法也。众峰如相揖逊，万树相从，如大军领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写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从此有生气。山腰用云气，见得山势高不可测。

画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恶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侧，皆可为面。临笔之际，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谓之濑，画此甚有生意，四边用树簇之。

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才多，便入画工之流矣。

或画山水一幅，先立题目，然后著笔，若无题目，便不成画。更要记春夏秋冬景色，春则万物发生，夏则树木繁冗，秋则万象肃杀，冬则烟云黯淡。天色模糊，能画此者为上矣。

李成画坡脚，须要数层，取其湿厚。米元章论李光丞有后代儿孙昌盛，果出为官者最多。画亦有风水存焉。

松树不见根，喻君子在野。杂树，喻小人峥嵘之意。

夏山欲雨，要带水笔。山上有石，小块堆在上，谓之矾头。用水笔晕开，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润画，不过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为雪，要薄粉晕山头。

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皴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大概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纸上难画，绢上矾了，好著笔，好用颜色，易入眼。先命题目，此谓之上品。古人作画，胸次宽阔，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画法尽矣。

好绢用水喷湿，石上槌眼匾，然后上帧子。矾法，春秋胶矾停，夏日胶多矾少，冬天矾多胶少。着色，螺青拂石上，藤黄入墨画树，甚色润好看。

作画只是个理字最紧要，吴融诗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

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

邓山房

平江会道观主邓山房道枢，绵州人，在宋季为道士，时斋法已精，际遇理、度两朝。一日，谢后遣巨珰召至内后门，泣降德音，且令其责军令状，使无泄，然后谓曰："吾昨夜梦见济王怒甚，以为吾且将兵由独松关入，灭汝社稷矣。吾此梦颇可怪，汝可就南高峰顶，为誉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黄头先锋斩关而来。宋亡后，邓遂筑今观。

狗站

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儿干者，必经此。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狗悉谙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克减之，必啮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马入门

吾乡陈刚中先生孚，临海县人。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云："我不学寇丞相，地黄变发发如漆。又不学张长史，醉后挥毫扫狂墨。平生绀发三千丈，几度和云眠石上。不合感时怒冲冠，天公罚作圆顶相。肺肝本无儿女情，亦

岂惜此双鬓青。只忆山间秋月冷，搔首不见鬈鬆影。”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呼来馆谷之，命养发。经半年余，谓曰：“汝当娶，吾将以女事汝。”先生辞谢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择日迎归。父执喜曰：“五马入门矣。”先生虽获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馆阁诸老，交章荐举，入翰林。会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礼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尝有诗曰：“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塞北倚黄昏。蛮烟瘴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及抵安南国，以文字言语谕之，其国遂降，将其世子并国相入朝。后以功授治中，典乡郡，终老焉。若父执者，可谓识人也已。

隐逸

吾乡吕徽之先生□□（此处原文为框），家仙居万山中，博学能诗文，问无不知者，而安贫乐道，常逃其名，耕渔以自给。一日，携楮币诣富家易谷种，值大雪，立门下，人弗之顾。徐至庭前，闻东阁中有人分韵作雪诗，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觉失笑。阁中诸贵游子弟辈闻得，遣左右诘之，先生初不言，众愈疑，亲自出见，先生露顶短褐，布袜草屦，辄侮之，询其见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举滕王蛱蝶事耳。”众始叹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状，安可厕诸君子间？”请之益坚，遂入阁。众以“藤、滕”二字请先生足之，即援笔书曰：“天上九龙施法水，人间一鼠啮枯藤。鹭鹅声乱功收蔡，蝴蝶飞来妙过滕。”复请粘“昙”字韵诗，又随笔写云：“万里关河冻欲含，浑如天地尚函三。桥边驴子诗何思，帐底羔儿酒正酣。竹委长身寒郭索，松埋短发老瞿昙。不如乘此擒元济，一洗江南草木惭。”写讫，便出门，留之不可得，问其姓字亦不答。皆惊讶曰：“尝闻吕处士名，欲一见而不能，先生岂其人邪？”曰：“我农家，安知吕处士为何如人？”惠之谷，怒曰：“我岂取不义之财。”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后，路甚僻远，识其所而返。雪晴，往访焉，惟草屋一间，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

坐其中。试问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鱼。”始知真为先生矣。至彼果见之，告以特来候谢之意。隔溪谓曰：“诸公先到舍下，我得鱼，当换酒饮诸公也。”少顷携鱼与酒至，尽欢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暂憩一露棚下，适主人自外归，乃尝识面者，问所从来，语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愿见者。”止客宿，翼旦，客别，主人蹑其踪，则先生已迁居矣。又一日，先生与陈刚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驴，时犹布衣，见先生风神高简，问曰：“得非吕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陈刚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欢，共论驴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余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记得有某出某书，某出某传。”又三十余事。治中深敬之。

关节梯媒

《杜阳杂编》云：元载宠姬薛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相递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赵娟本岐王爱妾，后出为薛氏妻，生瑶英三人，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颔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又李肇《国史补》总叙进士科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牛轲《牛羊日历》云：“由是轻薄奔走，扬鞭驰骛，以关节紧慢为甲乙。”以此推之，则谚所谓打关节，有梯媒者，不为无祖矣。

利市

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说卦》：“巽为利市三倍。”

志苗

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初，群无赖啸聚溪洞，完者内深贼，持权诈，故众推以为长。王事日棘，湖广陶梦祯氏举师勤王，闻苗有众，习斗击，遣使往招之，由千户累阶至元帅。梦祯死，枢密院判阿鲁恢总兵驻淮西，仍用招纳。既得旁缘入中国，不复可控制，略上江，顺流而下，直抵扬州。禽兽之行，绝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义，攻杀之。余党奔溃，度扬子，宿留广德、吴兴间。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时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塔失帖木儿有旨得便宜从事，嘉兴北连平江，南去杭州无二百里，为藩镇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驿使交道中不绝，丞相兵少，策无所出，以完者来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升本省参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设左丞。所统苗獠洞猺答剌罕等，无尺籍伍符，无统属，相谓曰阿哥，曰麻线，至称主将亦然。喜著斑斓衣，制衣袖广狭修短与臂同，衣幅长不过膝，袴如袖，裙如衣，总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兽皮，曰护项。束腰以帛，两端悬尻后若尾。无间晴雨，被毡毯，状绝类犬。按《邕管杂记》、《溪蛮丛笑》等书所载，五溪之蛮，尽槃瓠种属，曰貓，曰猺，曰獍，曰犵狫，曰犵狫，字皆从犬，则谚所谓苗犬者，信然。军中无金鼓，杂鸣小锣，以节进止。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军行尚首功，资抄掠。抄掠曰检刮，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所过无不残灭。掳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杀之，壮者曰土乖，幼者曰赖子，皆驱以为奴。人之投其党者，曰入火。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人有三四妇，多至十数，一语不合，即剸以刃，与之处者，得至日暮无恙，则心窃自贺。古云“好则人，怒则兽”，形容尽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与敬摄元帅事，守松江。与敬据郡应平江，完者遣部将萧亮员成来，与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绝，城邑殆无噍类。偶获免者，亦举刖去两耳。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万余，籍为己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淀湖栅，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将吴大旺败，完者自嘉兴来，驻兵城东菜市桥外，未即进，民自为战胜，完者兵淫刑以逞，嘉兴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穷目力所至无寸草尺木处。

完者虽阳浮尊事丞相，生杀予夺，于己是决，丞相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则行御史台总督官迈里古思，建德路则达鲁花赤古笃鲁丁，各自为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仅行于杭州、嘉兴两郡而已。筑营德胜堰，周围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为郿坞计。用法刻深，任势立威，而邓子文、金希尹、王彦良之徒，又悉邪佞轻佻，左右交煽，气焰翕忽。时左丞李伯升、行枢密同知史文炳、行枢密同佥吕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顺者，丞相以其众攻杀之。既受围，遣吏致牲酒于文炳，为可怜之意曰："愿少须臾毋死，得以底里上露。"报不可。完者乘躁力战，败，尽杀所有妇女，自经以死。独平章庆童女，以先往在富阳，得免。平章女已尝许嫁亲王，为完者强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数其罪者此居首。诸军开门纳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尸瘗之，祭哭尽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将宋兴在嘉兴闭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毁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南村野史曰：苗入华夏，民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国以民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宁？为之将若相者，在于明黜陟，严赏罚，奉将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讨之，以培国家之本可也。顾于此而不为，又无他奇谋远略，而乃借重于非类，正犹开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为社稷计，一何愚哉！罪恶贯盈，天怒于上，败亡戮辱，身膏草野，民争以为快，实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则有说焉。完者宠荣过望，岂有贰志，忠君爱民之道，颇亦见诸行事，独矜己犯分，贪财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责备贤者，于此可以略之，则罪亦未至于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视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则恐内变，缓之则坏法败度，遂卒至于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举，断自一时，吾恐国家之本铲刈殆尽，虽有智谋之士，亦无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双砚堂

周待制月岩先生仁荣买地于府城之郑捏儿坊，创义塾以淑后进。

筑础时，掘地深才数尺，有青石，获双砚，砚有款识，乃唐郑司户虔故物。塾既成，遂名双砚堂。尔后，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齐，俗讹为捏儿云。

嫁妾犹处子

先师钱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进士。端重清慎，语不伤气。尝纳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劝先生私之，正色而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栉耳，岂有他意哉！汝乃反欲败吾德耶？"即具资嫁之，果处子也。先生，云间人。

聂碧窗诗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国初时，诏赦至，感而有诗曰："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累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立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又哀被虏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又咏胡妇云："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

玉腴

江邻几《杂志》云：丁正臣赍玉腴来馆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谓之佩羹。"即今鱼脬是也。

蟹断

陆龟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断。然“纬萧”二字尤奇。

作今乐府法

乔孟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此所谓乐府，乃今乐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类。

岷江绿

太师伯颜擅权之日，剡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以无罪杀。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绿》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五门之上。伯颜怒，令左右暗察得实，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数年，伯颜事败，方再入京。其曲曰：“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儿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唐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

暾”。又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则古已然矣。

飞云渡

飞云渡风浪甚恶，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纵不羁，尝以所生年月日时就日者问平生富贫寿夭，有告曰：“汝之寿莫能逾三旬。”及遍叩他日者，言亦多同。于是意谓非久于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产作业，每以轻财仗义为志。尝俟船渡傍，见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将赴水，少年亟止之，问曰：“何为轻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暂借亲眷珠子耳环一双，直钞三十余锭，今日送还，竟于中途失去，宁死耳，焉敢归？”少年曰：“我适拾得，但不审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问颗数装束，实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谢，欲赠以礼，辞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业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咫尺间。期岁，少年与同行二十有八人将过渡，道遇一妇人，拜且谢，视之，乃失环女也，因告其故于夫，屈留午饭。余人先登舟，俄风涛大作，皆葬鱼腹。盖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后少年以寿终。渡在温之瑞安。

汉子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又段成式《庐陵官下记》：韦令去西蜀时，彭州刺史被县令密论诉，韦前期勘知，屈刺史诣府陈谢。及回日，诸县令悉远迎，所诉者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谓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则公便自研朱汉子也。”

长年

吾乡称舟人之老者曰长年。长，上声。盖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诗云："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长年、三老之意。

龙见嘉兴

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东马桥上白龙挂，盲风怪雨，天暗黑若深夜然，坏民居五百余所，大木尽拔，木自半空坠下，悉折为二，杂以万瓦乱飞，溪水直立，人皆叫号奔走，不暇顾妻子。龙由马桥历城北北丽桥，望太湖而去。时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许，如闻万屋齐压。急出户四望，黑云汹涌，失府城所在。经一二时，方乃开霁。不一年，为战斗之地。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磷，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

星入月

松江孙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归，泊舟城西栅口，方掀蓬露坐，忽见一星，大如杯碗，色白而微青，尾长四五丈，光焰烛天，戛然有声，由东北方飞入月中而止。此时月如仰瓦，正乘之，无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尝记宋张端义《贵耳集》云：丁亥年，余为仪真录参。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观天象，见一星入月。算历者邹淮绝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两淮兵动，不可住，径唤渡过建康。"余问之："古有此否？"邹云："汉献帝时，一次星入月，今再见也。"十一月十二日，刘倬举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狈，仅以身免，继此兵祸未泯也。据此说，则松江之祸，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军乱，越三日，苗来克复，首尾两月之间，焚杀掳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砾之区，视他郡尤可畏。是则星入月不知此时

在于何所分野，顾乃松江独应其兆与？

军中礼士

浙省参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名行。当至正癸巳之间，总兵戍昱岭、独松、千秋三关日，号令严肃，民赖以安，及克复诸郡，不杀掳，不抄掠。其御将帅也，凛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归之者，礼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觞，既恭且和，然复取其所长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谓得待士之体矣。

不耐烦

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

阿谁

阿谁二字，见《三国志·庞统传》。

卷九

文章宗旨

卢疏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观风焉。赋者，古诗之流也。前极宏侈之规，后归简约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赋，冠绝千古，前极铺张巨丽，故后必称典谟训诰之作终焉。厥后十数作者，仿而效之，盖诗人之赋必丽以则也。古今文章，大家数甚不多见。六经不可尚矣。战国之文，反覆善辨，孟轲之条畅，庄周之奇伟，屈原之清深，为大家。西汉之文，浑厚典雅，贾谊之俊健，司马之雄放，为大家。三国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诸子之数书而已。西晋之文。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王逸少《兰亭叙》而已。唐之文，韩之雅健，柳之刻削，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数。汉文司马相如、扬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韩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师作为苦涩，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盖清庙茅屋谓之古，朱门大厦谓之华屋可，谓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谓之古，八珍谓之美味可，谓之古不可。知此者，可与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为高，无排句，无陈言，无赘辞。夫记者，所以纪日月之远近，工费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书史法，《尚书·顾命》是也，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然不可多，盖记者，以备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语，前之说勿施于后，后之说勿施于前，其语次第不可颠倒，故次叙其语曰叙。《尚书》序、《毛诗》序，古今作序大格

样。《书》序首言画卦书契之始，次言皇坟帝典三代之书，及夫子定书之由，又次言秦亡汉兴求书之事。《诗》序首言六义之始，次言变风变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韩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决不再行蹈袭。神道碑揭于外，行文稍可加详，埋文圹记，最宜谨严，铭字从金，一字不泛用。善为文者，宜如古诗雅颂之作，行实之作当取其人平生忠孝大节，其余小善寸长，书法宜略。为人立传之法亦然。跋，取古诗“狼跋其胡”之义，犯前则躐其胡，跋语不可多，多则冗，尾语宜峻峭，以其不可复加之意。说，则出自己意，横说竖说，其文详赡抑扬，无所不可，如韩公《师说》是也。真公编次古文，自西汉而下，它并不录，迄唐，惟存韩公四记、柳公游西山六记而已。古文之难，岂其然乎。

麻答把历

耶律文正王于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

续演雅发挥

白湛渊先生《续演雅》十诗发挥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大舟，关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缘扑之即坠。物受于所制者，无小大也。”右一“‘草食押不芦，虽死元不死，未见涤肠人，先闻弃箦子’者，漠北有名押不芦，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药解之即苏。华佗洗肠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二“‘谁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肠，仁人不为宝，良贾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杂宝也。”右三“‘婴啼闻木枝，羝乳见茅茹，何如百年身，反尔无根据’者，漠北种羊角，能产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婴啼木枝，见《山海

经》所载。”右四“‘西狩获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诸国语’者，角端，北地异兽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图。”右五“‘才脱海鹤喙，已登方物舆，仰面勿啾啾，我长非侨如’者，小人长仅七寸，夫妇二枚，形体毕具也。”右六“‘羯尾大如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者，西漠有羯，尾大于身之半，非车载尾，不可行也。”右七“‘八珍殽龙凤，此出龙凤外，荔枝配江蛸，徒夸有风味’者，谓迤北八珍也。所谓八珍，则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玄玉浆即马妳子。”右八“‘滦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无奚超勇，惆怅度易水’者，取松煤于滦阳，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围，居人薪之，将八百里也。”右九“‘两驼侍雪立，终日饥不起，一觉沙日黄，肉屏那足拟’者，沙漠雪盛，命两驼趺其旁，终夜不动，用断梗架片毡其上，而寝处于下，暖胜肉屏，且不起心兵也。”右十

面花子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黥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黥、钱黥。事见《酉阳杂俎》。

奇疾

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

磨兜鞬

襄州谷城县城门外道傍石人缺剥，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县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题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详也。《浮休阅目集》

葛大哥

吾乡临海章安镇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归，道由东山。东山，众所殡葬之处。蔡沉醉中，将谓抵家，扪其棺，曰：“是我榻也。”寝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闻一人高叫，棺中应云：“唤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损证，盖其后园葛大哥淫之耳，却请法师捉鬼，我与你同行一观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惊喜，许以厚谢。因问屋后曾种葛否，曰：“然。”蔡遍地翻掘，内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万柳堂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璚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贫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醑，浅斟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

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

树鸣

金石草木之变异，杂见于传记，数年来，天下扰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书不诬也。至正丙申，浙西诸郡皆有兵，正月，嘉兴枫泾镇戴君实门首柳树若牛鸣者三，主人与仆从悉闻之，斩其树。不一月，苗军抄掠资产。又两月，屋毁于兵。是岁寒食日，海盐州赵初心率子侄辈诣先垅汛扫松楸，忽闻如老鹳作声，戛戛不绝，审听所在，乃是一柏树。顷间，众树同声和之，一二时方止，举家惶惑。至八月，苗军火其居。明年六月，红军掠货财妇女，而侄善如死于难。余亲见君实馆宾黄伯成与初心之孙元衡说。元衡，善如子也。其事虽迟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祸则一。吁，诚异哉！

松江官号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号，给散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号之制作，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曰：“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势

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其徒弟沈生，狎近侧一女道姑，同门有欲白之于师，沈惧，引厨刀自割其势，几死。众

救得活，而疮口流血，经月余不合。偶问诸阉奴，教以煅所割势，捣粉酒服。如其言，不数日而愈。

题屏谢客

三宝柱，字廷珪，色目人，颇以才学知名。虽湛于酒色，而能练达吏事，刚正有守。为浙省郎中日，大书四句于门屏之上曰："逆刮蛟龙鳞，顺捋虎豹尾，若将二伎论，尤比干人易。"其意盖以杜绝人之求请耳，然亦隘矣哉，终不大显达，而死于难。

婚启

至元间，平原郡公赵氏与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斋少保之女，婚启内一联云："依光蓟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尽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发人伦之本，将示教于天下，谓朴散俗坏，乐溃礼阙，有子不教，不至于道，若失大训，不可登于伟望。乃求师傅，延英茂，终日迫于用，不欲子却客。俄而车盖载止，饩馈并竭，苟失其人，子将不进。计画始成，确然独断，谓发可弃，训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黥发云散，怡然无咨嗟之色，俨若待宾之具。上恐不足以显恭，下未可谓训子。顾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学，不迨于至，以超圣人之域，焕乎贤者之业。且礼信仁义，君子之事，妇人何得而知？盖世道大丧，其俗已乱，故妇人贤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独明。当时为人之父，为人之母，睹斯行，闻斯举，得不激厉

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则天下皆陶之子也。盖人谓子幼而蒙稚，不致精训，致悖大道，乱人纪，良可惜哉。铭曰：发也者，为养之具。宾也者，致教之英。苟非异礼，孰能作世之程。千载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继乎齐英。宗仪因读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见《陶母碑》，不觉泣数行下。追惟先妣拳拳于教子，真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蜕庵张先生翥所撰墓铭有曰“夫家贫，劬力纺绩，以给诸子，无废学”之辞，自顾不肖，不克勉于学，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谨录于此，庶亦可以自惧也。

许文懿先生

婺州许白云先生谦，字益之，隐居金华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书立言，足以垂教后世。浙东廉使王公继学访先生于山中，谓先生清气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学行荐于朝。有录其举文至者，先生方讲说，目不一少视，其无意于仕宦如此。先生殁，追谥文懿先生。

谣言

后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悔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之闻也。吴中僧祖柏号子庭者，素称滑稽，口占绝句曰：“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风烛影深，良宵一刻值

千金。共君今夜不须睡，明日池塘是绿阴。”可谓深于命意者矣。

兽医

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固在所不足论。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武后时，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止于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知之，逾墙而遁，以告县令。令诘之，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廓在颍州，获火光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魇不寤者。”《卢氏杂说》云：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肊，争堪吃？”《五代史》云：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之。赵思绾好食人肝，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每犒军，辄屠数百人。《九国志》云：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宋庄季裕《鸡肋编》云：自

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瘦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赵与时《宾退录》云：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间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又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间之流惨耳，君子所不愿闻者。其薛震辈，当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为显宦，岂无珍羞美膳足以厌其口腹，顾乃喜啖人肉，是虽人类而无人性者矣，终至于诛斩窜逐而后已，天之报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寿衍，号溪月，杭州人。出家为道士，受知晋邸，后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管领郡之开元宫。浙省都事刘君时中致者，海内名士也，既卒，贫无以为葬，躬往吊哭，周其遗孤，举其柩葬于德清县，与己之寿穴相近，春秋祭扫不怠。然此事行之于异教中，尤不易得。

钱唐

钱唐二字，其来甚远。按《史记·始皇本纪》：至云梦，浮江下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立石刻颂秦德。《西汉·地理志》亦有钱唐县。今唐字从土，则误矣。盖以钱易土，及捐钱筑塘等事，皆傅会之辞，自注《世说》者已然，况后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张伯雨，雨号句曲外史，又号贞居，尝从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吴闲闲宗师全节时为嗣师，新从江南移至，护以穹庐，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与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觉熟寝于中。真人终日不见伯雨，深以为忧，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梦觉，日已暮矣，归道所由，嗣师笑曰："伯雨素有诗名，宜作诗以赎过。"伯雨遂赋长诗，有"风沙不惮五千里，将身跳入仙人壶"之句。嗣师大喜，送翰林集贤尝所往来者袁学士伯长、谢博士敬德、马御史伯庸、吴助教养浩、虞修撰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谒谢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问道家典故，虽答之，或不能详。末问："能作几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试书之，以质是否。"连书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浃背，辄下拜曰："真吾师也。"自是托交甚契，故与先生书，必称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河豚，鱼类也，无鳞颊，常怒气满腹，形殊弗雅，然味极佳。煮治不精，则能杀人，所以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阴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时，必用羞祭品毕，然后作羹，而邻里间互相馈送以为礼。腹中之膟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妇耳，岂乳亦异于人耶？顾千载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则夫差之亡国非偶然矣。若鲚鱼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宁人，皆喜食鼜蜞螯，名曰鹦哥嘴，以有极红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类编·鱼部》引《博雅》云："鯸鮅盈之反。鲀也，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正今人名为河豚者也。然则豚当为鲀。

火灾

至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红，儿童谣曰：“火殃来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实基于此。

落水兰亭

余尝见落水《兰亭》一卷，乃五字不损本，今吴中分湖陆氏所藏，而赵彝斋之物也。彝斋宋宗室子，讳孟坚，字子固，彝斋其自号。居嘉兴之广戍，酷嗜古法书名画，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长。此帖，姜白石旧藏，后归霅川俞寿翁，彝斋复从寿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棹，至升山，大风覆舟，行李皆渰溺无余，彝斋立浅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吾意也。”因题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

阴府辩词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牍李宗庆子也。侧室刁氏有娠，妻怒之，棰挞苦楚，昼夜不息，数次自经与溺，以省觉不得死。窃自念曰：“我若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为幸？”因多食海蛰与冷水，胎既落，血上冲心，而身随亡。不数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胸微温，支体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窍，任其便溺，时以少饭纳口中辄咽，不与亦不言饥。经三年余，形骸枯槁，无复生理，家人益厌之。一夕，忽诣舅姑所，叩寝室户。舅姑曰：“汝恶得至此？必为鬼矣。”曰：“妾已复生，实非鬼也，愿见舅姑，具告所然。”舅姑惊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烛之，果此病躯，及觇其卧榻已空，始信之。因问其详，曰：“妾为亡婢诉冤，摄至阴

府，即今岳祠也。命妾与婢对词，妾以汝怀孕时打骂则或有之，然未尝令汝吞药损堕。婢仇执甚坚，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圄中，日得小叔以饼饵粥饭之类相馈，故不馁。今复得送妾还。入门，弄其儿，戏挞之一下，儿哭，遂推妾置灶上，即若梦觉者，但觉怠倦，故勉强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释？”曰：“会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问之，曰：“适间儿子惊啼，云梦见乃父击其首。”小郎盖提控之次子泰甫，先为其妹夫金可大所杀者。此妇至今强健，与夫见寓府城西郭，又复生两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书于此，以为世之妒妇劝。

诗法

赵魏公云：作诗用虚字殊不佳，中两联填满方好，出处才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考

庄绰《鸡肋编》云：太史公作《伯夷传》，但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论语音注》引《春秋少阳篇》，谓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谥也。陆德明取之。不知《少阳篇》何人所著，今世犹有此书否？吾衍《闲居录》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见《孔丛子》注。中子名伯辽，见周昙《咏史诗》注。伯，当作仲。若如吾说，则伯夷、叔齐似又是名，非谥矣。

女谏买印

淮海龚翠岩先生开寓吴门日，一僧权道衡者，颇聪慧，识道理，先生与之游。偶市肆鬻汉印一颗，权尝酬价，归取镪，先生适见，主人以实告，遂用十五缗买之，语诸女。女曰："大人乃亦夺人所好。"先生惊悟，即持送权，遇诸道，权曰："先生爱而收藏，奚以赠？"曰："在彼犹在此也。"权固辞曰："在彼犹在此也。"相让久之，沉诸渊而别。吁，若先生者，可谓善矣！孰谓异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吴江塔颠箭

吴江华严寺浮图之颠，望之，二矢著其上，簳羽宛然可辨。相传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发而中。又贾似道出督时，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题者有"至今塔杪留遗镞，犹是元戎金仆姑"之句。大德庚子春，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图，更其颠而新之，视向二矢，实圆铁条二，交贯横亘，盖必昔人以是辅颠，且以防鸛鹘之巢故耳，传者所谓，乃大妄也。因著此，以祛后世之惑。长乐郭德基，尝有《华严塔颠辨疑》行于时，盖郭尝官此州，目击其非。

素领

项后白发曰素领。汉冯唐白首为郎官，素发垂领。

卷十

御史五常

周景远先生，驰名能文，为南台御史时，分治过浙省，每日与朋友往复。其书吏不乐，似有举刺之意，大书壁上曰："御史某日访某人，某日某人来访。"御史忽见之，呼谓曰："我尝又访某人，汝乃失记，何也？第补书之。"因复谓曰："人之所以读书为士君子者，正欲为五常主张也。使我今日谢绝故旧，是为御史而无一常。宁不为御史，不可灭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仓入粟

今官府收敛秋粮之际，比先涓吉启仓，于青龙方廒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应日。盖国家初无定制，不知各处何以一皆如此，余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汤药，恐内有荆芥，盖与此物大相反，亦恶乌头、附子之属。余在江阴时，亲见一儒者因此丧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胀死，尝水浸试之，经宿，颗大如芡实。世传中其毒者，亟饮秽物乃解，否则必亡。又闻不必用此，以龙脑浸水，或至

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后得一方，用槐花微炒过，与干燕支各等分，同捣粉，水调灌，大妙。

先辈谐谑

赵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钱唐周草窗先生密以“玛瑙寺行者”属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后见先生同郡崔进之药肆悬一牌曰“养生主药室”，乃以“敢死军医人”对之，进之亦不复设此牌。魏公语人曰：“吾今日方为水晶宫吐气矣。”先辈虽谐谑，自是可喜。

马判

冯公士启梦弼尝言，为八番云南宣慰司令史日，尝因公差抵一站，日已暮矣，站吏告曰：“今夜马判上岸，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问其故，闭目摇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马，行数十里，至大溪，忽见一物如屋，所谓乌剌赤者，下马跪泣，若告诉状，呼问何为，亦闭目摇手弗答。于是下马祝之曰：“某许昌人，窃禄来此，苟天命合尽，尔其啖之，否则容我行。”祝毕即转入溪中，腥风臭雾，触人口鼻。既而各上马，比曙，抵前站。站吏惊曰：“是何麻线，大胆若是耶？”公问此为何物，始敢言曰：“马蟥精也。”麻线，方言曰官人。乌剌赤，站之牧马者。公官至礼部尚书。

字训

善字训多字，《诗·载驰》：“女子善怀。”郑笺：“善，犹多也。”《汉书》“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师长春真人，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县滨都里人也。祖父业农，世称善门。金皇统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聪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当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辞亲居昆仑山，依道者修真。丁亥，谒重阳全真开化王真君嘉于海宁，请为弟子。戊申，召见阙下，随还终南山。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复召，不起。己卯，居莱州，时齐鲁入宋，宋遣使来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持手诏致聘，十二月，至隐所。诏文云："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祐，获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宗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之愿哉。故兹诏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笔。"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俟驾回朝谒，仲录令从官曷剌驰奏，真人进表陈情。表曰："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

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儿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剌回，复奉敕旨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过铁门关。四月，达行在所。时上在雪山之阳，舍馆定，入见。上劳曰：“它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赐坐，就食，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之，约日问道。以回纥叛，亲征，不果。至九月，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命左史书诸策。癸未，乞东还。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极宫。丁亥五月，特改太极为长春。七月九日，留颂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诏赠五祖七真徽号，而曰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已

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初，真人自行在归，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礼致下顾，将冀一言以为福。既入其室，默然无语，辄以所持铁拄杖于窗房墙壁上，颇毁数处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尔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毁，理势然也。吾不尔毁，尔将无以图厥终。今毁矣，尔宜思其毁而欲完，克保全之，则尔与尔子子孙孙，庶几歌斯哭斯，永终弗替。"主人说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南池蛙

宋季，城信州，掘土处为濠百亩许，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旧为里人屋。归附后，达鲁花赤灭彻据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蛙聒耳，寝食不安。会三十八代天师张广微与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师朱书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雁子

《汉书》："太液池中，凫雏雁子，布满充积。"用雁子甚佳。王维诗"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又新。

趁办官钱

浙省广济库，岁差杭城諲实户若干名充役库子，以司出纳。比一家中侵用官钱太多，无可为偿。府判王某，素号残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无可为计，则命小舟载之，求食于西湖，以资纳官。鬼妾鬼马，不肖辈群趋焉。鲜于伯几先生枢作《湖边曲》云："湖边荡桨

谁家女，绿惨红愁羞不语。低回忍泪傍郎船，贪得缠头强歌舞。玉壶美酒不须忧，鱼腹熊蹯弃如土。阳台梦短匆匆去，鸳锁生寒愁日暮。安得义士掷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后王之子孙有为娼者，天之报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鸣

义兴王子明，家饶于财，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书名画，实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签于烈帝庙，以卜休咎。一岁，签词有曰“开沟凿井，当得古鼎”，殊不以为意。家人以商贾至汴，夹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绝精妙，示之曰：“恐尔主翁未必有此物也。”归以白，即遣赍金购得之，比旧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蕲黄，将由义兴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鸣者七夜，颇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后遭发掘，独此彝获存。

麈糟

俗语以不洁为麈糟。按《霍去病传》“麈皋兰”下注：“世俗谓尽死杀人为麈糟。”然义虽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迈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侨居松江。家贫，授徒以养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羁，善谐谑，名人士多与之游。至正甲午，进士及第，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比视篆，天下云扰，所在悉瘵瘵，君抚字周至，民爱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复。浙省左丞杨完者以本部苗将持露布至，统洞蛮甚众，意实觇视虚实，又将流毒于

我民也。纵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与争。无故劫府架阁照磨陈修家，妻妾几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挥吏兵收之，郡民欢呼从事，苗遂尽死。后完者闻越民结义且固，终不敢调兵渡浙江。方集庆陷时，江南行台官流避抵庆元，奉旨置治所于越，遂檄君总督义民，护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余人，以果毅二字为号，曰果毅军。练习武事，分拨守要害。乃日与常所往来者，击鲜饫酢，酣咏叫啸，以为娱乐，虽户外上官坌至，不少延纳。永康寇起，据有县境，君收复，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访司知事。未上，又除江东建康道经历。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儿便宜除行枢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诸参谋为幕官，曰经历，曰都事者，不可枚举。时御史大夫拜住哥任奸黠吏为爪牙，又自统军三千，曰台军，纪律不严，民横被扰害。有诉于君，君辄抑之，众军皆怨怒，然拜委琐龌龊，惟以钩距致财为务，君不礼之。或以谏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问其他。"拜颇闻，衔之，遂与台军元帅列占、永安张某、万户阎塔思不花、王哈剌帖木儿等谋杀之，未得间。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逾曹娥江，与平章方国珍部下万户冯某斗，既不利，驻军东关，单骑驰归，拜意决矣。廿三日迟明，召君私第议事。入至中门，左右以铁槌挝杀之。初甚秘，守阍军自相谓，无已杀总督官，我辈幸也。民始有闻之者，走白君部将浙东佥元帅黄中。诸参谋闻变，奔避不顾，至有坠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军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卧病，方饮药，得少汗，尚昏溃困顿，左右扶翼，擐甲上马，遇台军于江桥，斗十数合，破阵陷坚，身当矢石。郡民老幼皆号泣曰："杀我总督官，我尚何生为？"壮者助中军殊死战，台军一败涂地，屠其二营。入拜家，姬侍奴隶，死者相枕藉，一女为队官陈某所掠。举君尸，无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与二子匿梵宇幽隐处，民搜见之，齐唾其面，且骂曰："瞎贼！我总督官何罪，而令致于此耶？"不自杀，执以归中，冀中杀之。中解其缚，率诸军罗拜之曰："总督官忠肝义胆，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恪邪，使国之柱石陨于无辜。我之复仇，明大义也。杀我主将者既已斩之，公幸毋罪。"拜执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既而军民为君持服为位以

祭，私谥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纳印绶去。其印是夜遗失，中以白金百两购得于一卒以还行台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杯碗，红光烛天，坠镇粤门，化为石。及君出师，识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验云。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战，逆德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答子路行三军之问。夫迈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贤县令之风。一握兵柄，志满意得，酣贪废事，轻谋首乱，不旋踵而身首异处，盖亦平昔越己之过有以酿成此祸与？微中，则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矣。原其忠君爱民之心，昺然与日星相昭明者，则无可议也。拜住哥为国大臣，坐镇四省，百官庶司，孰不听令。迈之不奉台檄，擅兴师旅，明问其罪，黜之可也，斩之可也，而乃阴结小丑，作为此态，是盗杀之，非公论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禄，而当国步艰难之日，既不思涓埃补报之道，又不责自己贪饕之非，反以谋害忠良为先务，谓之无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实自取之，尚复何怜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传》成二年：郤子曰：“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杜预注：“不中为之役使。”

国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化蕃书，及国朝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至正壬午，中书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辞疾不行，盘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巎巎时来访，一日，语及声律之学，因问国字何以用不喉音，有音无字。字为首。先生曰："正如婴儿初堕地时作此一声，乃得天地之全气也。"平章甚说服。

水畜

陶朱公《养鱼经》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鱼也。此二字亦奇。

缠足

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乐府、《玉台新咏》，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姝丽，及言妆饰之华，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无一言称缠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隐之辈，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溺水不跃

漳州龙溪县澳里人陈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后至元间，本处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妇女同舟避难，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渍衣，寇视三玉有姿色，欲先污之。三玉绐曰：“衣湿，更求衣。”间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跃。”以长竿络钩，俟其跃而举之。尸竟不跃。寇退，三玉之父端广，舟次上流，尸逆流附父舟，捭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尸从之上者三。父异甚，视则其女也。夫三玉，一妇人耳，宁死不辱，出于天性，宜其贞爽不昧如此。

锁阳

鞑靼田地野马或与蛟龙交，遗精入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联络，其形绝类男阴，名曰锁阳，即肉从容之类。或谓里妇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阴气，勃然怒长。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从容也。

辊吝谝三卦

淮南潘子素纯尝作《辊卦》，讥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显爵者，虽曰资一时之谑浪调笑，不为无补于名教。卦辞曰：“辊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辊亨，天地辊而四时行，日月辊而昼夜明，上下辊而万事成，辊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辊，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辊出门，无咎。象曰：‘出门便辊，又何咎也。’六二，傅于铁轉。象曰：‘傅于铁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终日辊辊，厉无咎。象曰：‘终日辊辊，虽危无咎也。’九四，模棱吉。象曰：‘模棱之吉，以随时也。’六五，神辊。象曰：‘六五神辊，老于事

也。’上六，或锡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辊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谓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审是否。后平江蔡宗鲁卫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闲，不利有所为。彖曰：‘吝，鄙啬也。利居闲，无所求也。不利有所为，恐致祸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恤其贫也。悔亡，无攸利，已终有望也。’六二，听妇言，至吝，不养其亲，不恤其弟，贞凶。象曰：‘听妇言，昵于私也。不养其亲，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义也。虽养弗时，亦致灾也，故贞凶。’九三，极吝，吝其财，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财，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轻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虽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虽不有言，终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务所欲，终以死亡，凶，朋来，吝于酒食，弗克欢，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淫也。务所欲，乐其顺从也。终以死亡，凶可知也。朋来，从其类也。吝于酒食，诚大谬也。虽弗克欢，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内，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内，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终无所成也。’”近扶风马文璧琬又作《谝卦》曰：“谝，贞亨，初吉终凶，利见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谝或庶几也。终凶，谝不由初也。利见小人，犹同类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丽口掉舌，谝，君子以求名干禄。’初九，谝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谝，又谁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众听也。’六三，来其谝，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谝，民取则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饰言如簧，以娱彼心，乃获南金。象曰：‘娱人获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终日高谝，王用征，安车以迎，终岁弗宁，后有凶。象曰：‘以谝受征，不羞也。终岁弗宁，只足烦劳也。后有凶，不副实也。’上六，莽谝不已，四方欲杀之。象曰：‘莽谝取怒，杀之何过也。’”右三卦切中时病，真得风刺之正，因并录之。

乌蜑户

广海采珠之人，悬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鼋鼍蛟龙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乌蜑户。蜑，音但。仁宗登极，特旨放免。时敬公威卿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俾该管掾史立案，令广东帅府抄具乌蜑户一一籍贯姓名，置册申解他省。官曰："中书咨文无是，恐不必也。"公曰："万一申明旧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几，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见之明。

重台

凡婢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按《左氏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注云："日中为王，食时为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ruby>暝<rt>明</rt></ruby>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台。"则所谓台者，十等之至卑，今岂亦本是与？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选·曹公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发檄时也。"

卷十一

写像诀

王思善绎，自号痴绝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门，笃志好学，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间，携李叶居仲广居寓思善之东里教授，余从永嘉李五峰先生孝光往访之。时思善在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写真。先生即俾作一圆光小像，面部仅大如钱，而宛然无毫发异。先生喜，作文以华之。尔后余复托交于其尊人日华晔，遂与思善为忘年友。思善继得吴中顾周道逵绪言开发，益造精微，是故于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气。尝授余秘诀并采绘法，今著于此，与好事者共之。

写像秘诀

凡写像，须通晓相法。盖人之面貌部位，与夫五岳四渎，各各不侔，自有相对照处，而四时气色亦异。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真性情发见，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然后以淡墨霸定，逐旋积起。先兰台廷尉，次鼻准。鼻准既成，以之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笔下来，如低，取眼堂边一笔下来，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则侧边一笔下来。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额，次颊，次发际，次耳，次发，次头，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对去，庶几无纤毫遗失。近代俗工，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因是

万无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绘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腻粉、方粉、藤黄、檀子、土黄、京墨合和衬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笼，然后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黄，燕支不用，燕支则三朱。红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黄者，粉土黄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黄、老青各一点，粉薄罩，檀墨斡。已上看颜色清浊加减用，又不可执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带笑容，口角两笔略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两笔，次用烟子点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折，便笑。

口唇上，燕支蓦。

鼻色，红燕支微笼。

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

髯色，黑者，依鬓发渲。紫者，檀墨间渲。黄红者，藤黄、檀子渲。

发，先用墨染，次用烟子渲。有间渲、排渲、乱渲，当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妇女面色，燕支粉衬，薄粉笼，淡檀墨斡。

凡染法，白纸上先染后却罩粉，然后再染提掇，绢则先衬背后。

凡调合服饰器用颜色者：绯红，用银朱紫花合。桃红，用银朱燕支合。肉红，用粉为主，入燕支合。柏枝绿，用枝条绿入漆绿合。黑绿，用漆绿入螺青合。柳绿，用枝条绿入槐花合。官绿，即枝条绿是。鸭头绿，用枝条绿入高漆绿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黄，用粉入三绿标，并少藤黄合。鹅黄，用粉入槐花合。砖褐，用粉入烟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标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鹰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黄合。银褐，用粉入藤黄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黄、燕支合。藕丝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茶褐，用土黄为主，入漆绿、烟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黄、檀子入烟墨合。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黄标合。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点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绿合。葱白褐，用粉入三绿标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黄、银朱合。秋茶褐，用土黄入三绿槐花合。油里墨，用紫花、土黄、烟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绿合。鲐色，用粉漆、绿标墨入少土黄合。氆氇子，用粉、土黄、檀子入墨一点合。蓝青，用三青入高三绿合。金黄，用槐花粉入燕支合。雅青，用苏青衬，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黄粉入墨合。不老红，用紫花、银朱合。蒲萄褐，用粉入三绿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红为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绒，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氆氇，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样。番皮，用土黄、银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样。水獭毡，用粉土黄合。牙笏，用好粉一点，土黄粉凝。皂靴，用烟墨标。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黄、烟墨合。金丝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燕支合。其余不能一一备载，在对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颜色细色，头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浅中青、螺青、苏青、二绿、三绿、花叶绿、枝条绿、南绿、油绿、漆绿、黄丹、飞丹、三朱、土朱、银朱、枝红、紫花、藤黄、槐花、削粉、石榴、颗绵、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银朱浅入老墨、燕支合。

相地理

江阴州，宋季时，兵马司在州治东南里许平地上，司之后置土牢。归附后，有善地理者，以为宜帝王居之。人问其故，曰："君山龙脉正结于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数年，就其上起盖三皇庙。亦奇术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苏郑君辅，放浪不羁，为漕府小吏，时督运至直沽，狎游群娼，挑达太甚，殊弗堪之。或有进药于郑曰："此助阳奇剂也。"郑试傅之，数日后，阴器消缩，若阉宦然，竟以此终其身。漫书为后人戒。

梦

应之绍才，钱唐人，以乡贡下第，任嘉兴学正。丁父忧，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难于其诸生李氏子家，去城数十里，曰奉贤乡。李之从祖号太无，为道士，住持紫虚观。之绍一见，若平生欢。八月廿九日，太无得中风疾，之绍馈药疗之，获苏，日一再诣问。九月四日，又自紫虚问疾，还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杨氏，太史同佥瑀之女，就所馆治丧，且以讣其母若弟于海宁及嘉兴城中。紫虚之徒以其疾与太无同，不以告。是夜将半，太无忽呼弟子卓处潜辈谓曰："适得梦甚怪。"俾取纸笔书之。云于本观所奉岳祠之前，见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并持公文而来。因读其词，曰："嘉兴路城隍司准海宁州城隍司牒，为陆小莲告至正八年内溺水事，冤屈未伸。今发陈喜儿、应伟，前去勒要应才，同解岳祠周府君

取问。”太无询来使之详，答曰：“陆小莲者，嘉兴百福坊人，而应才之婢也。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陈喜儿者，才之母也，时居海宁。伟，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兴城东，谓彼时不为救护，故连逮耳。”太无见陈氏带锁，衣白衣黄裙。问之，年六十有四。应伟荷校，衣青衣。录其罪状，皆历历可记。来使云：“今若贵司移牒温都统，为之解释，则尚可也。”遂觉。始知之绍已逝。王昌言与之绍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来紫虚。太无因问应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梦，乃以告之。昌言驰报杨氏。杨即诣紫虚，拜恳太无于床下，谓梦中事皆实有之，复自诉其详，且言其夫胸间尚温，手足犹软，故求移文解释。仍躬祷岳祠，冀之绍之复生也。是日午后，之奇自城东来，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与兄同，所见如太无梦，今虽少苏，犹愦愦莫知所以然。至夜，杨氏以忧惧，亦疾作，旋即无他。而之绍气已绝矣。时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虚，目击其事，翼日遂行，不知往讣陈氏者归报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各制一铭，其三为“冬日初出”，铭曰：“折胶堕指，梦想负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见《清异录》。楼攻愧尝取“白醉”二字以名阁。

贤母辞拾遗钞

聂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来而欺我乎？纵有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急速送还，毋累我为也。”言之再，子弗从。母曰：“必如是，我须诉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还何人？”母曰：“但于元拾处俟候，定有失主来

矣。”子遂依命携往。顷间，果见寻钞者。村人本朴质，竟不诘其数，便以付还。傍观之人，皆令分取为赏。失主靳曰：“我元三十锭，今才一半，安可赏之？”争闹不已，相持至厅事下。聂推问村人，其辞实，又暗唤其母审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实三十锭得者实十五锭文状在官后，却谓失主曰：“此非汝钞，必天赐贤母以养老者。若三十锭，则汝钞也，可自别寻去。”遂给付母子。闻者称快。

女奴义烈

朵那者，杭城东伟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谨愿。主卒某郡官所，朵那奉主妇日谨，主妇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库。至伟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妇柱下，拔刀砺颈上。诸侍婢皆散走，朵那独以身覆主妇，请代死，且告曰：“将军利吾财，岂利杀人哉！凡家之货宝，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当悉与将军不吝。”寇允解主妇缚，朵那乃探金银珠玉币帛等散置堂上，寇争夺，竟又欲犯朵那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贼乎？”寇惊异，舍而去。朵那泣拜主妇曰：“弃主货，全主命，权也。妾受命主钥货，今失货而全身，非义也，请从此死。”遂自杀。时人莫不称之曰义烈、义烈云。

龙广寒

龙广寒，江西人，移居钱唐。挟预知之术，游湖海间，咸推为异人，或谓专持寂感报耳秘咒故尔。寂感，即俗所谓万回哥哥之师号也。《释氏传灯录》：师姓张，九岁乃能语，兄戍安西，父母遣问讯，朝往夕返，以万里而回，号万回。又《护法论》：虢州阌乡张万回法云公者，生于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有兄万年，久征辽左，相去

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书而还。《护法论》乃宋无尽居士张商英撰，必有所据。按此，则师之灵通容有之。广寒又行服气导引之法，常佩小龟十数于身，至晚仍解饲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举觞为寿，忽见北窗外梅花一枝盛开，人皆以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称之曰孝梅，赠诗者甚多，惟张菊存一篇最可脍炙，曰："南风吹南枝，一白点万绿。岁寒谁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间，广寒卒，时年百有八岁，犹童颜绿发云。

夜航船

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佗传》已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诸郡震霆掣电，雪大如掌，顷刻积深尺许，人甚惊异。后阅李复中《青唐杂记》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镇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余雷，雪深二尺。后旬日，西羌叛，以有备无患，出师大捷。又周密《癸辛杂识》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陆，大雷，雪下如织，而雷不止，天地为之陡黑，平生所未见。据二说如此，然杭州自去岁十二月被围至三月兵退，岂即青唐之谶与？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汉书·袁盎传》“不以亲为解”，颜师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称西皮者，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马鞴，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磨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为之。事见《因话录》。

暖屋

今之入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曰暖屋，或曰暖房。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则暖屋之礼，其来尚矣。

鬼室

温州监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钟爱者。以疾卒，命画工写其像，岁序张设哭奠，常时则庋置之。任满，偶忘取去。新监郡复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窃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愿事足矣。”因以悬于卧室。一夕，见其下，从轴中诣榻前，叙殷勤，遂与好合。自此无夜不来。逾半载，形状羸弱。父母诘责，以实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赍佳果啖我，我答

与饼饵，则坚却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须力劝之。既而女不得辞，为咽少许，天渐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语而已，遂真为夫妇，而病亦无恙矣。此事余童子时闻之甚熟，惜不能记两监郡之名。近读杜荀鹤《松窗杂记》云：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可令生，余愿纳为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乃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睹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画焉。读竟，转怀旧闻，已三十余年，若杜公所书不虚，则监郡子之异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谓驵侩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互与牙字相似，因讹而为牙耳。

墓尸如生

松江蟠龙塘普门寺侧，一无主古墓，至正己亥春，为其里之张雕盗发，有志石，乃宋时钱参政良仁妹，讳惠净，以该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尝舍田入寺，因于绍熙四年十月，祔夫墓之右。破棺，无秽气，颜色如生，口脂面泽，若初傅者，冠服鲜新，亦不朽腐，得金银首饰器皿甚多。至脱其绣履，传相玩弄，人以为异。余闻汉广川王去疾发魏王子且渠冢，无棺椁，有石床，床下悉是云

母，床上二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余，东首裸卧，颜色如生人，鬓发亦如生人。此恐是云母之功。今此妇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损坏，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眉桥叶剃者，门首檐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许。偶所畜猫坠入，适邻家浚井，遂与井夫钱一缗，俾其取猫。夫父子诺。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继入视之，亦不出。叶惶恐，系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将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体已僵木如尸，而气息奄奄。乡里救活之，白于官。官来验视，令笼火下烛，仿佛见若有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横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钩其发提出，遍身无它恙，止紫黑耳。众议以恐是蛟蜃之属，实之土焉。余意山岚蛮瘴，尚能杀人，何况久年干涸，阴毒凝结，纳其气而死，复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后读《酉阳杂俎》，有云：凡冢井间气，秋夏多杀人，先以鸡毛投之，直下无毒，回舞而下者不可犯，当以泔数斗浇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诚是也。

贤孝

前至元间，杭州有郑万户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人备极孝道。母诞日垂至，预市文绣氁段，制袍为寿。针工持归，缝缀既成，为油所污。时估贵重，工莫能偿，自经不死。邻妇有识其母者，潜送入白之。至日，卧不起。子至，候问安否，见有忧色，请其故。曰："昨暮偶视新袍，适几上油缶翻，溅渍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坏，复制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尔！"母阳为自解，遂起受子孙拜贺，如常岁仪。人咸以此为贤母，而益见万户之孝。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

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惟处子则不得衣焉。今万户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岂达靼与？然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

事物异名

暇日读书，遇事物之异名者，偶记一二，以备采览云。

割政　割剥之政也。《史记》帝纪三。

毳布　罽也。《说文》曰："西胡毳布。"

藏鱼　《说文》："鲊，藏鱼也。"

猊糖　狮子乳糖也。《后汉·显宗纪》。

毛席　毡也。《后汉·西域传》注。

竹萌　笋也。《说文》。

南威　橄榄也。《太平广记》。

木蜜　枣子也。同上。

脂炬　烛也。《杜阳杂编》。

调香　和香也。《华严经》曰："鬻香长者善调香。"

毛布　褐也。《诗·七月》笺。

玉窪　酒器也。《纬略》。

浃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传》成九年。

父马　牡马也。《史记·平准书》。

香物　《梦书》曰："梦得香物，妇女归也。"

请室　狱也。《史记·袁盎传》。

令草　宜男花也。傅玄赋。

竹練　竹布也。庾翼与燕王书曰："竹練三端。"

练香　和香也。李贺诗"练香熏宋鹊。"

石蜜　樱桃也。同上。

杂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竹胎　笋也。《说文》。

猎碣　石鼓曰猎碣。苏勖《载记》。

浃日　从甲至癸，凡十日也。《周礼·天官》。

丹若　石榴也。《酉阳杂俎》。

金鎞刺肉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躯干魁伟，故人咸曰长西瑛云。一日，方与妻对饭，妻以小金鎞刺脔肉，将入口，门外有客至，西瑛出肃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无觅金鎞处。时一小婢在侧执作，意其窃取，拷问万端，终无认辞，竟至陨命。岁余，召匠者整屋扫瓦瓴积垢，忽一物落石上有声，取视之，乃向所失金鎞也，与朽骨一块同坠。原其所以，必是猫来偷肉，故带而去，婢偶不及见，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书焉，以为后人鉴也。

杭人遭难

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城中米价涌贵，一斗直二十五缗。越数日，米既尽，糟糠亦与常日米价等，有资力人则得食，贫者不能也。又数日，糟糠亦尽，乃以油车家糠饼捣屑啖之。老幼妇女，三五为群，行乞于市，虽姿色艳丽而衣裳济楚，不暇自惭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妇、兄弟，结袂把臂，共沉于水，亦可怜已。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岂平昔浮靡暴殄之过，造物者有以警之与？

承天阁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将造千佛阁。会浙省灾，责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价。寺一黠僧，于阁木上皆凿万岁阁三字，于是有司不敢取。及阁成，其字固在。诸寺观凡起造必作俪语题两梁间，其余则记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独承天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张太尉士诚未归顺时，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历曰明时，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尽撤去殿上像，设坐于其中，且以僧元凿字名其阁。岂亦有定数乎？

阿痊痊

淮人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减“阿痊痊”以助军威。按《朝野佥载》：武后时，沧州南皮县丞郭胜静，每巡乡，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其夫至，缚胜静，鞭数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胜静羞，讳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痊痊，胜静不被打，阿痊痊。”据此，乃有所本。

海运

国朝海运粮储，自朱清、张瑄始，以为古来未尝有此。按杜工部诗《出塞》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淩蓬莱。”如此，则唐时已有海运矣，朱、张特举行耳。

夫妇死孝

杜阳父友开，江阴人，隐居教授，妻吴辟纺以资之。天历间，浙右灾荒，米价腾踊，学徒散去，困于饥饿。吴之兄弟，屡劝斩丘木、鬻墓地，以少延余息，阳父坚持不可。继欲挈吴归，吴曰："夫既尽孝，妾独不以义自处？宁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阴永宁乡陆氏家，一猪产十四儿，内一儿，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卷十二

园池记

唐南阳樊宗师，字绍述。所撰《绛守居园池记》，艰深奇涩，读之往往昧其句读，况义乎哉！韩文公谓其文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观此记，则诚然矣。宋王晟、刘忱尝为解释，今不复有。偶得滦阳赵仁举字伯昂笺注本，句分字析，词理焕然。因书其记，传其句读，以使披览云。有未解者，又须观全注可也。点法：○为句，○为读。记曰：绛即东雍○雍去声。为守去声。理所○禀参所今切。实沈分○分去声。气畜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思去声。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士人○令无硗口交切。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州字或属上句。人因得附为奢俭○将为守悦致平理与○与平声。益侈心耗物害时与○与平声。自将失敦穷华○终披夷不可知○陴缅音睥睨也。缅疑作陋。孤颠○跼倔○上苦下切下渠勿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横硤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丈○余○或属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贯亭曰洄涟○虹霓雄雌○穹鞠觑蜃○时忍切。碍佷胡恳切。岛坻○音池。淹淹委委○平声。莎靡缦○莫半切。萝蔷翠蔓红刺相拂缀○南连轩井○阵中涌曰香○承守寝睟虽遂切。思○西南有门曰虎豹○左画虎搏补各切。立○万力千气○底音旨。发○彘匿地○努肩脑口牙怏抗○电火雷风黑山震将合○右胡人鬅○黄笴于元切。累力追切。珠○丹碧锦袄○身刀囊靴樾绦○上刀切。白豹玄斑○饫距○掌胛○意相得○东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颔。曰槐○有槐屃虚器切。护○雩郁荫后颐○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可宴可衙○又东骞渠曰望月○骞音轩。又东骞穷角池○研云曰柏○有柏苍官青士○拥列与槐朋友○巉鉏衔切。阴洽色○北俯渠○憧憧来○刮级回西○巽睏疑作

隅。间○黄原玦天○汾水钩带○白言谒○行旦艮间○远冈青萦○近楼台井闾点画察○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去声。发生收敛赋歌诗○正东曰苍塘○蹲濒西漭望○瑶翻碧潋○光文切镂○梨深挠挠奴巧切。收穷○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堤势北回股努○埯徒计切。捩力计切。蹴墉○衔渠歆池○南楯楹○景怪烛○蛟龙钩牵○宝龟灵蠯○薄猛切一音脾。文文章章○阴欲呼合切。垫都念切。歔○呼恬切。烟溃霭聚桃李兰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会脱赤热○西北曰鳌○蛬音灰。原○开咍呼来切。储○虚明茫茫○嵬眼颁耳○可大客旅钟鼓乐○提鹇挈鹭○侶音弼。池豪渠○憎乖怜围○正西曰白滨○荟乌外切。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暾暾虚郭切。千幅○迎西引东土长崖○挟横埒○埒字音劣。日卯酉○日或作自。樵途坞径幽委○虫鸟声无人○风日灯火之○昼夜漏刻诡姽鱼毁切。绚化○大小亭饪池渠间○走池堤上亭后前○陴乘墉○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如原隰堤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凿高○槽绝○窦墉○为或作其。池沟沼渠瀑溿音丛潺终出○汨汨于笔切。音骨，非。街巷蛙町阡陌间○入汾○巨树木○资土悍○水沮○沮将预切。宗族盛茂○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枝香○畹丽○又上下可通作一句。绝他郡○考其台亭沼池之增○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余退常吁○后其能无○果有不○音否。补建者○池由于炀○及当作反。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发土筑台为拒○几平。附于污宫○水本于正平轨○病井卤生物瘠○引古○沃浣人便○几附于河渠○呜呼○为附于河渠则可○为附于污宫其可○书以荐后君子○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记。又见一本，亦注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读与前略有不同处，并附于此：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作一句。世说△土田△士人△宜△得地形胜△自将失敦穷华△陴缅孤颠△跼倔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横硖旁作一句。潭中△癸次木腔作一句。△瀑三丈余作一句。△子午梁△虹霓雄雌穹鞫觑蝨作一句。△莎靡缦△南连轩井△阵△左画虎搏立△万力千气底发作一句。△彘匿地△电火△雷风△右胡人△鬅△黄笘累珠△丹碧锦袄△身刀△囊△靴△挝△绦△白豹玄班△饫距掌胛作一句。有槐屃护雸作一句。△郁荫△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拥列△与槐朋友△巽喁间△白言谒行△旦艮间△远冈青萦△近△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发生收敛△正东曰苍塘蹲濒西漭望作一句。△瑶翻碧潋△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作一

句。△堤势北回股努埘捩蹴墉作一句。△南楯楹△景怪烛△蛟龙钩牵△烟溃霭聚△开咍储△虚明茫茫△提鹇△挈鹭△暾暾千幅△迎西引东△日卯酉樵途坞径幽委○虫鸟声○昼夜○大小亭饵○池渠间○间作去声。走池堤上○亭后前陴乘墉作一句。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作一句。凿高槽作一句。绝窦墉作一句。为此作其。池沟沼渠瀑漂每字。△汨汨街巷△畦町阡陌每字。△间入汾作一句。水沮宗族茂盛作一句。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枝香畹△丽绝地郡作一句。考其台亭沼沚之增△后其能无果有不补建者作一句。池由于炀及者雅文安作一句。诛△此本多此字。病井卤△生物瘠△引古沃浣作一句。人便几附于河渠作一句。

厕筹

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北史》：齐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虽以杨愔为相，使进厕筹。然则愔所进者，岂即此与？按《说文》厕，清也，从广，则声。韵书初吏切，间也，杂也，次也，圊也。居高临垂边曰厕，高岸夹水曰厕。《史记·太仓公传》：竖奉剑从王之厕。《汲黯传》：卫青大将军侍中，上踞厕见之。注：如淳曰："厕，音则，谓床边，据床视之。"一云：溷，厕也。厕，床边侧。《汉书》注：如淳曰："厕，溷也。"孟康曰："厕，边侧也。"师古曰："如说是也。"仲冯曰："厕，当从孟说。"愚意古者见大臣，则御坐为起，夫武帝固以奴隶待青，亦不应踞溷圊而见之。然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注：韦昭曰："高岸夹水为厕。"即此推之，则凡厕者，皆取其在两物间为义。又《郅都传》：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命都击之。则此之如厕，亦恐非是溷圊。它如《刘安别传》：谪守都厕三年。《庄子·庚桑篇》"适其偃"，注："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溲。《仪礼·既夕礼》：甸人筑坫坎，隶人温厕塞厕。《万石君传》：建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注：孟康曰："厕，行清，牏，行中受粪函也。"至于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等，及如厕见柏人，

金日磾如厕擒莽何罗，范睢佯死置厕中，李斯如厕见鼠，陶侃如厕见朱衣，王敦如厕食枣，刘寔误入石崇厕，郭璞被发厕上，刘季和厕上置香炉，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钱义厕神，李赤厕鬼，蒯聩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之类，则真溷圊矣。

拗花

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诗："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拗折杨柳枝。"

连枝秀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姓孙氏，盖以色事人者。年四十余，因投礼逸士风高老为师，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静慧散人之号，挟二女童，放浪江海间。偶至松江，爱其风物秀丽，将结数椽为栖息所。郡人陆宅之居仁尝往访焉，秀颇不以礼貌。因其请作募缘疏，遂为撰之，疏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彩。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锁钥只因片语投机。向林下得大道高风，指云间问前缘福地。一跳身才离了百戏棚中圈子，双摆手便作个三清门下闲人。赤紧地无是无非，到大来自由自在。识尽悲欢离合幻，打开老病生死关。交媾功成，阴阳炭烧空欲海；修持行满，雌雄剑劈破愁城。七星冠刚替下凤头钗，合欢带生纫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强名曰道。往常时红裙翠袖生绡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皂绦。销金帐冷落风情，养丹炉消磨火性。半世连枝带叶，算从前历尽虚花；一朝刬草除根，到此际方成结果。寻几个烟霞外逍遥伴侣，抵多少尘埃中浮浪男儿。存一点志诚心，百事可做；少几处风流债，一笔都勾。试问他浊酒狂歌，争如我清茶淡话。迷魂阵当时落陷，人负我，我负人，总是虚脾；玄关窍今日点开，心即道，道即心，无非妙用。

牢着眼看乌飞兔走，急回头怕鹤怨猿啼。五陵人买笑追欢，掉头不顾；三岛客谈玄论道，稽首相迎。大都来几个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楼花下千钟酒，几番歌《白苎》，遏行云；纸帐梅边一炷香，从此诵《黄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长醉白云乡。皓齿细腰，打叠少年歌舞；锦心绣腹，宣扬老子经文。发科打诨，不离机锋；课嘴撩牙，长存道眼。烧夜香非寻佳偶，披鹤氅星月下礼拜茅君；登春台不望远人，驾鸾车云霄上追寻萧史。歌馆化为仙馆静，戏房翻作道房幽。净洗燕支，见全真本来面目；轻敲檀板，听步虚别是宫商。人尽夸七真台添上个小孙姑，我只道五城山册立了新王母。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钳锤。百炼不回，万夫莫敌。畴昔微通一笑，白面郎争与缠头；如今顿悟三生，青眼人便当抬手。既不作入梦朝云暮雨，也须撇等闲秋月春风。若教了蒲团上工夫，便可到蓬壶中境界。肯庄严一处千年香火，是成就到头陆地神仙。金银钞等物，是必大块子舍来；福禄寿利钱，拟定加倍儿还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宫宝殿，日月交辉；爱人者必亲，仗玉磬金钟，晨昏报德。疏文一出，远迩传诵，以资笑谈。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而其帷簿之不修者，岂偶然哉。

却鞭

文贞王阿怜帖木儿之夫人举月思的斤，以贤行称。一日，有献马鞭于王者，鞭内暗藏一铁简，拔靶取之则得。王喜，持示夫人，将酬以币。夫人曰“君平昔若尝害人，则防人之必我害也。苟无此心，焉用为？”王悟，亟还之。

奉母避难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养母。至正壬辰，红巾压境，兄弟

负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辞母归，惟弟与母借居田舍。后城陷，其一房尽遭杀戮，独弟之妻子获免，乘间奔避，适夫妇父子相会，时传为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世荣，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请引决。罗曰："吾闻其新娶，若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系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夫罗职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则反贪墨苛惨，惟以鞭扑立威为务，哀哉！

著衣吃饭

谚云："三代仕宦，学不得著衣吃饭。"按《魏书》，文帝诏群臣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则古已有此语。

文章政事

吕仲实先生思诚佥浙西宪司事时，有自首不合令女习学讴唱者。先生案议云："男女无父母之命，私有所从，王法不许。父母违男女之愿，置之非地，公论岂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断。"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殴人者，案议云："既能为不能为之事，必当受不当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而廉洁不污，家甚贫。至正间，官至中书左丞。先生未显时，一日，晨炊不继，欲携布袍贸米于人，室氏有吝色，因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

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钱唐江，一名罗刹江。所谓罗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涛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风涛所困而倾覆，遂呼云。此事见吴越时僧赞宁传载中。其昼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诗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轮。”此昼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则六时对冲，子午丑未之类。汉东宣伯褧先生昭尝作《浙江潮候图说》云：大江而东，凡水之入于海者，无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独为天下奇观，地势然也。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山，其北曰赭山，并峙于江海之会，谓之海门。下有沙潬，跨江西东三百余里，若伏槛然。潮之入于浙江也，发乎浩渺之区，而顿就敛束，逼碍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趋于两山之间，拗怒不泄，则奋而上隮，如素霓横空，奔雷殷地，观者胆掉，涉者心悸，故为东南之至险，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长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机翕张。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阴而附阳，曰随日而应月。地志涛经，言殊旨异，胡可得而一哉！盖圆则之运，大气举之，方仪之静，大水承之，气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虚，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虚于两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准焉。月为阴精，水之所生，日为阳宗，水之所从，故昼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阴阳之交，故潮大于余月。大梁析木，河汉之津也。朔望之后，天地之变，故潮大于余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虚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经于上，水纬于下，进退消长，相为生成，历数可推，豪厘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赞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为郡，枕带江海，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商贾之所辐凑，舟航之所骈集，则浙江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无不毕听于潮汐者。或违其大小之信，爽其缓急之宜，则必至于倾垫

底滞，故不可以不之谨也。某承乏兹郡，属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来，师旅之进退，虽期会纷纭，边陲警急，必告之曰：“谨候潮汐，毋躁进以自危。”然而迹累肩摩，晨驰夕骛，有不能人喻而户说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时潮候图》，简明可信，故为之说，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间，使凡行李之过此者，皆得而观之，以毋蹈夫触险躁进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预防之之意云。此说博极群书，辞理超诣，而古今之论潮候者盖莫能过之矣，因并录之。

贞烈墓

千夫长李某戍天台县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见之者无不啧啧称赏，李心慕焉。去县七八十里，有私盐出没处，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计调之，郭氏毅然莫犯。经半载，夫归，具以白，为属所辖，罔敢谁何。一日，李过卒门，卒邀入，治茶，忽忆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转身持刃出，而李幸脱，走诉于县。县捕系穷竟，案议，持刃杀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从而邑之恶少年，与官之吏胥皂隶辈，无有不起觊觎之心者。郭氏躬馈食于卒外，闭户业绩纺，以资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调黄岩州一狱卒叶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顾视其卒，日饮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传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斩决罪囚者。叶报卒知，且谓曰：“汝或可活，我与为义兄弟。万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才八九岁耳，奚以依？顾我尚未娶，宁肯俾为我室乎？若然，我之视汝子女犹我子女也。”卒喜诺。叶遂令郭氏私见卒。卒谓曰：“我死有日，此叶押狱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贰适以求生乎？”既归，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爷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儿无所怙恃，终必死于饥寒，我今卖汝与人。娘岂忍哉，盖势不容已，将复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如是娇痴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岁时能以卮酒奠父母，则是我有后矣。”其子女颇聪慧，解母语意，抱母而

号，引裾不肯释手。遂携二儿出市，召人与之，行路亦为之堕泪。邑人有怜之者，纳其子女，赠钱三十缗。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馔，携至狱门，谓叶曰："愿与夫一再见。"叶听入，哽咽不能语。既而曰："君扰押狱多矣，可用此少礼答之。又有钱若干，可收取自给。我去一富家执作，为口食计，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别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处水极险恶，竟不为冲激倒仆。人有见者，报之县。县官往验视，得实，皆惊异失色，为具棺敛，就葬于死所之侧山下，又为申达上司，仍表其墓曰"贞烈郭氏之墓"，大书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抚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释之，人遂付还子女，终身誓不再娶。

特健药

《墨薮》载《徐氏书记》云：平一龆龀之岁，见育宫中，尝睹先后阅书法数轴，将拓以赐藩邸，令女学内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缥，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缥玳瑁轴者，云是梁氏旧迹，楷书，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有十余卷，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私访于所主女学，问其函出尽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几。"至中宗神龙初，贵戚宠盛，官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归私室，先尽金璧，次及书法。嫔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报安乐公主者，于内出二十余函。驸马武延秀久践虏庭，无功于此，徒闻二王之迹，强效宝持，时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详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上者，登时去牙轴紫缥，易以漆轴黄麻纸缥，题云"特健药"，云是虏语其书合作者，时有太宗御笔于后题之，叹其雄逸云云。及考之《书苑菁华》，特健药作特健乐，恐是锓梓者之误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盖谓正欲若是也。然唐时已有此言。王建《宫词》：“只恐他时身到此，乞求自在得还家。”又花蕊夫人《宫词》：“种得海柑才结子，乞求自过与君王。”

张道人

暨阳之南门桥军人张旺者，人咸称之曰张牌，素凶狠无赖。尝夜盗城西田父菜，被执，濡其首溺池而释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为报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罂往烧其家，道由观沟，时月色微明，画师吴碧山尚未寝，偶闻步履声，穴窗窥之，见张前行，而殇鬼百数踵其后。饭顷，又闻步履声，复窥之，则张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导焉。吴甚惊怪，盖张乃吴常所厚善者，诘旦，往叩张，张初不承。及语之审，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实欲毁其室，以快所愤，因念冤冤相报，无有了时，遂弃火归，他无见也。”吴乃告以其详。张大感悟，曰：“一念之顷，可不谨哉！”即舍俗出家，人又咸称之曰张道人。后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阴德延寿

昔真州一巨商，每岁贩鬻至杭。时有挟姑布子之术曰鬼眼者，设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门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后三日内数不可逃。”商惧，即戒程。时八月之初，舟次扬子江，见江滨一妇，仰天大号。商问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经纪，止有本钱五十缗，每买鹅鸭过江货卖，归则计本于妾，然后持赢息易柴米，余资尽付酒家，率以为常。今妾偶遗失所留本钱，非惟饮食之计无所措，亦必被棰死，宁自沉。”商闻之，叹曰：“我今厄于命，设令铸金可代，我无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赠钱一百缗，妇感谢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与亲戚故旧叙

永诀，闭门待尽。父母亲故宛转宽解，终弗自悟。逾期，无他故，复之杭。舟阻风，偶泊向时赠钱处，登岸散步。适此妇襁负婴孩，遇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数日后乃产，妾母子二人没齿感再生之赐者，岂敢忘哉！"商至杭，便过鬼眼所，惊顾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详观其形色而笑曰："公阴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阴少阳之命矣。"商异其术，捐钱若干以报之。

帝师

巴思八帝师法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

卷十三

中书鬼案

中书省准陕西行省咨，察罕脑儿宣慰司呈，八匝街礼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内，到义利坊平易店，见有算卦王先生，因问来历致争。当月廿九日夜，睡房窗下，似风吹葫芦声，不时有之。请到李法师遣送，虚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来，哭声内称冤枉。弼祝之曰："尔神，尔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丰州黑河村周大亲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后院，被这王先生将我杀了，做奴婢使唤，如今教在尔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写所说，赴官陈告。差卢捕盗等与社长吴信甫，于王先生房内，搜获木印二颗，黑罗绳二条，上钉铁针四个，魇镇女身，小纸人八个，五色彩，五色绒，上俱有头发相缠。又小葫芦一个，上拴红头绳一条，内盛琥珀珠二颗，外包五色绒，朱书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开张机房耿大第二男顽驴，这先生改名顽童。我年一十八岁，被那老先生引三个伴当杀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脑儿李帖家孩儿延奴，又名抢灰，那老贼杀了我，改名买卖。我被杀时，年一十四岁。"勘问得犯人王万里，即王先生状招，年五十一岁，江西省吉安路民，于襄阳周先生处习会阴阳课命。至顺二年三月内，到兴元府，逢见刘先生，云："我能使术法迷惑人心，收采生魂，使去人家作祸，广得财物。我有收下的，卖与你一个。"随于身畔取出五色彩帛，并头发相结一块，言称这个小名唤延奴。我课算，拣性格聪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晒

干，捣罗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头发相结，用纸作人形样，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根随到伊下处，至夜，刘先生焚香念咒烧符，听得口言，不见形影，问："师父，你教我谁家里，索甚去？"刘先生分付："李延奴，你与这先生做伴去。"说罢，将咒语收禁。万里与讫钞七十五两，买得五色彩帛头发相结一块，称说我改名买卖，传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吃。续后于房州山地面经过，逢见广州旧识邝先生，云："我亦会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卖与你。"万里与讫钞一锭。邝先生取出五色彩帛头发相结纸人儿一个，云此名耿顽童。万里将与李买卖一处遣使，以课算为由，前到大同路丰州黑河村地面往来。至正二年八月内，到于周大家课命，将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聪慧，要将杀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于周大住宅后院墙下黑影内潜藏间，见一人往后院内来，认得系是月惜，在彼出后，万里密念咒语，向前拖拽，往东奔走，将月惜禁止端立，脱下沿身衣服，用原带鱼刀，将其额皮割开，扯下悬盖眼睛，及将头发割下一缕，用纸人并五色彩帛绒线结成一块，如人形样，然后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剖开胸腹，才方倒地气绝。又将心、肝、肺各割一块，晒干捣末，装于小葫芦内。至正三年九月内，来到察罕脑儿平易店安下，开张卦肆，与王弼相争挟仇，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伊家作祸。为买马肉食，因店内将牛肉作马肉卖与，因此不能收禁，事发到官。及责得李福宝，即李帖，状结，生到孩儿延奴，常有疾病，于五岳观口许出家，落在纸灰内，改名抢灰。天历二年二月内，令其赶牛牧放，不归，此时饥荒，想得被人亏害，不曾根寻。及行移奉元路咸宁县并大同路丰州，照勘耿顽童、周月惜致死缘由相同，呈乞咨请施行。准此，送据刑部，拟得王万里残忍不道，合令凌迟处死，其妻子迁徙海南安置。

乌宝传

余幼时，尝见胡石塘先生《玄宝传》，今不能记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则诚明《乌宝传》相示，虽曰以文为戏，要亦有关于世教。传曰：乌宝者，其先出于会稽褚氏，世尚儒，务词藻，然皆不甚显。至宝，厌祖父业，变姓名，从墨氏游，尽得其通神之术，由是知名。初，宝之先有钱氏者，亦以通神之术显，迨宝出，而钱氏遂废，然其术亦颇相类，故不知者犹以为钱云。宝轻薄柔默，外若方正，内实垢污。善随时舒卷，常自得圣人一贯之道，故无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谋于宝，小大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其子姓蕃衍，散处郡国者，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其有老死者，则官为聚其尸而焚之，盖知墨之末俗也。宝之所在，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且重扃邃宇，敬事保爱，惟恐其他适也。然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窭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尤不喜儒，虽有暂相与往来者，亦终不能久留也。盖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宝好逸恶劳，爱俭素，疾华侈。常客于弘农田氏。田氏朴且啬，宝竭诚与交，田氏没，其子好奢靡，日以声色宴游为事，宝甚厌之，邻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盖墨之道贵清净故也。然其为人多诈，反覆不常，凡达官势人，无不愿交，而率皆不利败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与宝交。自宝之术行，挟诈者往往伪为宝术以售于时，后皆败死，故宝之术益尊。是时，昆仑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从革生，皆能济人，与世俯仰，曲随人意，而三人者亦愿与宝交，苟得宝一往，则三人亦无不可致，故时誉咸归于宝焉。宝族虽伙，然其状貌技术，亦颇相似，知与不知，咸谓之乌宝云。论曰：乌氏见于《春秋》、《世本》、《姓苑》，若存余技乌荻，皆为显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宝而益著。宝裔本褚氏，而自谓乌氏，则变诈亦可知矣。宝之学虽出于墨，而其害道伤化尤甚，虽孟轲氏复生，不能辟也。然使宝生于唐虞三代时，其术未必若是显。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呜呼，岂独宝之罪哉！

绿窗遗稿

新喻傅汝砺先生若金尝志其妻殡云；君讳淑，字蕙兰，姓孙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归我于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岁，母卒，父教以书。稍长，习女工。晨起，独先盥栉，适父母所，问安毕，佐诸母具食饮，退治女工。晡时，观经史，或鸣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说古贞女孝妇传。烛至，治女工如初。富贵家多求婚，父不许。及以许余，家人不悦。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动之。君曰："大人以爱子许人，必慎所择矣，即有不讳，命也，若等谓我且慕世俗富贵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谢，不敢复言。事继母尽孝道，死之日，母大恸，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宽，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为父母所偏爱，即死，必伤其心，然终必死矣，为将奈何？君后富贵，幸念之。"言既，复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后三日，寓殡湘中。及序其遗稿云：故妻孙氏蕙兰，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经》、《论语》及《凡女诫》之书教之，诗固未之学也。因其弟受唐诗家法于庭，取而读之，得其音格，辄能为近体五七言，语皆闲雅可诵，非苟学所能至者。然不多为，又恒毁其稿。家人或窃收之，令勿毁，则曰："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纴组紃以致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称之，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为编集成帙，题曰《绿窗遗稿》，序而藏之。五言诗曰："窗里人初起，窗前柳正娇。卷廉冲落絮，开镜见垂条。坐对分金线，行防拂翠翘。流莺空巧语，倦听不须调。"右一"小阁烹香茗，疏帘下玉钩。灯光翻出鼎，钗影倒沉瓯。婢捧消春困，亲尝散暮愁。吟诗因坐久，月转晚妆楼。"右二"灯前催晓妆，把酒向高堂。但愿梅花月，年年映寿觞。"右三"采阁闭朝寒，妆成拟问安。忽闻春雪下，唤婢卷帘看。"右四"粲粲梅花树，盈盈似玉人。甘心对冰雪，不爱艳阳春。"右五"小小春罗扇，团团秋月生。蟠桃花树里，绣得董双成。"右六"自拂双眉黛，何曾惯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诗曰："楼前杨柳发青枝，

楼下春寒病起时。独坐小窗无气力，隔帘风乱海棠丝。”右一“绿窗寂寞掩残春，绣得罗衣懒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满帘飞絮正愁人。”右二“小妹方才习孝经，可怜娇怯性偏灵。自寻女诫窗前读，嗔道家人不与听。”右三“几点梅花发小盆，冰肌玉骨伴黄昏。隔窗坐久怜清影，闲划金钗记月痕。”右四“绣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听春鹃。明朝又是清明节，愁见人家买纸钱。”右五“春雨随风湿粉墙，园花滴滴断人肠。愁红怨白知多少，流过长沟水亦香。”右六“春风昨夜碧桃开，正想瑶池月满台。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鸾飞去几时来。”右七“空阶日晚雨才干，小婢相随倚画阑。金钗误挂绯桃落，罗袖愁依翠竹寒。”右八“小窗今夕绣针闲，坐对银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宫依旧似人间。”右九“乞巧楼前雨乍晴，弯弯新月伴双星。邻家小女都相学，斗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闭门，停针无语对黄昏。碧纱窗外初生月，照见梅花欲断魂。”右十一未成章诗曰：“露下庭梧叶，风吹月桂花。”“登楼闻过雁，开户见栖鸦。”“绣帘当雪卷，银烛背风然。”“雪晴山显翠，风暖水生纹。”“萱草当阶绿，樱桃落地红。”“芍药开时病，荼蘼落处愁。”“玉钗簪茉莉，罗扇绣芙蓉。”“窗前垂柳分春色，镜里幽兰对晓妆。”“花间影过那知燕，柳外声来不见莺。”“慈亲教婢回金剪，娇妹嗔人夺绣针。”“妆成宝镜杨花过，行出珠帘燕子归。”“自倾瓮里春泉水，亲灌阶前石竹花。”“海棠带雨燕支重，杨柳凝烟翡翠浓。”先生既丧妻，哀戚之情，多见于诗。《悼亡》曰：“惊飙吹罗幕，明月照阶戺。春草忽不芳，秋兰亦同死。斯人蕴淑德，夙昔明诗礼。灵质奄独化，孤魂将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时极，山高有时已。忧思何能齐，日月从此始。”右一“皇天平四时，白日一何遽。勤俭毕婚姻，新人忽复故。衾裳敛遗袭，棺椁无完具。送葬出北门，徘徊怛归路。玉颜不可恃，况乃纨与素。累累花下坟，郁郁茔西树。他人亮同此，胡为独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义永且深。旦暮为夫妇，哀戚奄相寻。凉月烛西楼，悲风鸣北林。空帷奠巾栉，中房虚织纪。辞章余婉娈，琴瑟有余音。眷言瞻故物，恻怆内不任。岂无新人好，焉知谐我心。掩穴抚长暮，涕下沾衣襟。”右三“人生贵有别，室家各有宜。贫贱远结婚，中心两不移。前日良宴

会，今为死别离。亲戚各在前，临诀不成辞。傍人拭我泪，令我要裁悲。共尽固人理，谁能心勿思。”右四《感独》曰：“幽幽蕙草晚，靡靡兰芳断。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复旦。流尘栖暗壁，凉吹经虚幔。无论欢意消，日复愁思乱。魂伤夕方永，气变秋将晏。当窗惨断素，捐箧悲柔翰。忆初成好合，誓且同忧患。何言遂长终，独处增永叹。寤寐忽如在，展转惊复散。念兹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人生悲死别，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昔为连理木，今为断肠枝。相去时几何，百日奄在兹。亏月有圆夕，逝水无还期。弃置非人情，何以慰我思。”《入室》曰：“妆阁闭长夜，幽兰坐复春。犹疑挑锦字，不见掩罗巾。故物空在目，萧条生网尘。”右一“虚窗明月满，芳砌绿苔滋。花间时染翰，尚忆解题诗。寂寞幽泉下，贞心空自知。”右二《追和蕙兰》曰：“小窗开尽碧桃枝，忆得青鸾化去时。昨夜秋风妒幽怨，梦中吹断素琴丝。”右一“江上愁时复值春，带围宽尽不宜身。阶前旧种樱桃树，日暮飞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孙氏之诗，依乎礼义，先生之诗，哀而不伤，举得性情之正，是可传也已。

为将嗜杀

王皮者，住凤翔府城外八九里许。盛暑中，入城买皮料，归至中途，憩道傍大树下。忽有二卒来前，状貌奇怪，似非凡世间人，遽问曰：“汝王皮与？”王窃疑惧，然不敢不以实对，乃曰：“某是已。”卒曰：“阴府摄汝。”王曰：“某平生无他过恶，望赐矜怜。”卒不诺。又告曰：“容到家与妻子一别可乎？”卒乃诺。将及门，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比妻子来前，王已仆地气绝。既敛，胸间微暖如生，经宿未敢盖棺。王于冥漠中随卒至一所，俨若王者之庭，仪卫吏隶，无不备具。问曰：“汝为秦白起偏将，坑赵降卒四十万，知其罪否？”王答曰：“某佣工，平生不曾读书，不知白起为何人，亦不知降卒为何事。”于是令王起，凡再历二庭，问亦如之，答亦如之。乃

反接王一大池边，取池中泥涂其胸，寒气凛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记前身事矣。”遂解其缚，复引至元问第三庭。王告曰：“某当年曾为白起偏将，其杀赵降卒时，某曾力谏，不从，非某之罪。”顷间，牵一荷铁校者跪王侧，王认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盖因久囚故也。起见王曰：“子来矣，余复何言。”方招承。庭吏发王还第一庭，检录阳寿，及阅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元摄卒引至原憩树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跃而起。妻子亲邻，既惊且喜，叩问之，备言其故。有传之至京师者，差进士卨哲笃来凤翔覆察，果实。时王元吉为本府照磨，元吉能备言其详，且有抄录公文。此一事然虽若幻诞，端可为为将而嗜杀人者之戒，故略节大概如上。

释怨结姻

扬州泰兴县马驼沙农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陈氏之佃家也。家贫，不能出租以输主，乃将以所佃田转质于他姓。陈氏田旁有李庆四者，亦业佃种，潜赂主家儿，约能夺田与我而不以与陈氏者，以所酬钱十倍之一分之。家儿素用事，因以利啖其主，主听，夺田归李氏，司固无可奈何。既以谷田不相侔，轻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会归，而李与尝所用力及为立券者，杀鸡饮酒，司因随所之。李欲却司，辄先持一卮酒饮之。司忿恨去，对妻语所以与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谏曰：“吾之穷，命也，奈何仇人哉！”不听，夜持炬火往烧其家。忽闻得内有人娩，司窃念：“吾所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杀其母子？”遂弃火沟中而归。司无以为养生计，即所偿钱为豆乳酿酒，货卖以给食。久之，不复乏绝，更自有余。而李日益贫。更十年，李复出所佃田质陈氏，司还用李计复其田，过种之钱比前又损其一，为券悉值前人，相视惊叹。司纪为李所辱时，今幸可一报复，遂具鸡酒，饮亦如之。李忘前过，不自责，反怨薄己，怒甚，归积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犹豫间，闻人启户，惧事觉，遗火亟走，而司家实不有人。旦得火器场中，验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

人产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产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钱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无状，失礼义，不得共饮，兹愿少伸谢意，幸毋督过。”李疑，绐以疾，卧不起。强请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儿与饮。酒半，自起酌酒，劝李曰：“子之孙某年月日夜子时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时生，怨仇之事，慎勿复为。”具白前所仇事，沥酒为誓，语酤儿曰：“子识之，试用此警世间人，不善慎勿为也。”剧饮尽欢，乃更约为婚姻。自是李亦不贫，两家至今丰给。此在至正初元间。吾谓司氏妇之极谏，与司氏之易虑时，天固已监之，所以李不复可加害也。向使司氏决快所欲，未必能复田，纵复田，未必不无祸。一念之善，从而两家子孙皆蒙其利泽。《书》曰：“天道福善祸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呜呼，天岂远人哉！天岂远人哉！

杜荀鹤诗

尝读杜荀鹤诗，其《乱后逢村叟》曰：“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于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山中寡妇》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尔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乱》曰“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掘作甃城砖。郡侯逐去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谓曾祖父曰太公，此盖相承之谬，当称祖父为是。后汉李固

之父郃为司空，固女当固伏诛日，曰：“太公以来云。”注：“太公谓祖父郃也。”

刚介

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监察御史乌古孙良祯呈：伏闻纲常者，天之所以经天下者也。天子，所以为天守纲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触罪于纲常者，不容于死，又乌可处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谨按：辽阳行省丞相答失帖木儿，即驸马丞相也。心怀阴险，行畜奸邪，败坏彝伦，反侧不道，通天之罪，无所于容。昔在晋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极一品之荣。受任托孤，躬承顾命，君臣分义，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时，干戈之际，尽领北土之兵，以救颠危。本官阴畜二心，坐观成败，南至红桥，逗遛不进，致于败亡，不能死义，腼面入降，大亏臣节，反以藉口，矜为己功，天下义士闻之，莫不为耻。昔丁公为项王一将耳，尝二心于汉，及天下定，高帝诛之，后世称其明断。方楚之与汉，敌国之势未分，尚以大义责之，以示垂戒。今答失帖木儿之于晋邸，爵禄之宠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历之初，营充枢密知院，御史已尝纠言，又复贿赂权臣，出为江西行省丞相。两居江浙，至与房邻拜降都运，贿赂交通，坏乱盐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间徇私败政，不可枚举。所至之处，流毒一方。今则移置辽阳，辽阳之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岂尽节。又兼辽阳即系东方重镇，反覆之人，岂宜处此，脱有边衅，关系非轻。似此卖国卖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犹当追贬，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禄，设居相位，是国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奸臣贼子接迹仿效，甚非国家之福。伏望闻奏，为天下正纲常之义，将答失帖木儿流窜遐荒，追夺累受宣命，庶几人臣分严，罪于纲常者，死有余辜，以为不忠不道之劝，其于治道不为小补，天下幸甚，公论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别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鲁秃纳钵里、有时分云都赤、汪家奴、殿中百撒里、大夫亦怜真班、经历藏

吉、蒙古必阇赤朵朵等奏，台官备著西台文书：俺商量来行与省家文书，将他见行的勾当黜罢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初，良祯之父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润甫公泽，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为忧，屡请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广时，闻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为公谋聘之。既归，执妇礼甚恭。长夫人数岁，夫人推让正寝以居之。相处雍睦，宛若姊娣，饮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独内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桢。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妇，所以再娶妾者，为嗣续计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袭以示曰："妾之志决矣，请从此辞。"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谓夫人曰："向吾再娶，惧无后也，若不改图，人其以我为汰乎？"乃听王氏去，奁资万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庵，戒行严谨，人未尝能见其面，而夫人岁时问遗弥至。后良桢贵显，迎以归，事之如亲母。嗟夫！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良桢外有严君，内有贤母，教诲造就之道，有过人者，宜乎在家为孝子而在朝为忠臣也。然其扬历台省，秉性刚介，不畏强御，事无不言，言必有中，如驸马丞相，恃居国戚，莫敢孰何，乃必发其底里，直使去位而后已。推此一节，则凡忠君之事，类可知矣。后至中书左丞而卒。

发墓

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且各处陵墓，发掘迨尽。孤山林和靖处士墓，尸骨皆空，惟遗一玉簪。时有人作诗以悼之曰："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

卷十四

忠烈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砦，皆懊靡求生，未有若此饿夫之倔强者。察其志终不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缚之于树，刲其肉，使自啖之。且嚼且骂曰："我食我肉，无若汝贼行将万段，狗彘弃不食！"贼怒，绝其舌而死。又江州路总管李黼，字子威，汝宁人。泰定丁卯，状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来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红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谓九江为豫章藩屏之地，蕲黄乃九江唇齿之邦，不可不早为进兵守护。或者非其过虑，公乃张文榜以谕民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尽死守土而已，所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者也。"闻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蕲黄属邑，公复上言："宜速乘机进援，苟淮西失守，长江之险，与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报。既而蕲州陷。冬十月，黄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秃坚不花奉中书省命，领兵至，公极陈攻守之策，秃坚不花以堤备把截为辞。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奉总兵御史大夫领枢密院也先帖木儿命，领兵进攻淮西，亦来屯驻，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秃坚不花、孛罗帖木儿皆遁去，僚佐司属，悉为一空。公亟发廪赈民，收召士卒。

数日，稍辑。机务繁剧，不遑寝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犹扶惫乘肩舆领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诚昭著，授本省参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路军民都总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秃坚不花惧台宪公议，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纵火焚西门。公立城上，身当矢石。秃坚不花从北门遁去。日中，势益炽，分众攻北门，城遂陷，公犹执铁檛指挥左右迎战。众惊溃，公被执，胁以刃，不肯降，口骂不绝声，遂杀之。侄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时，公谓子秉方曰："我国之守臣，当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后。"秉方曰："父死国，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则叔父无后，不孝莫大于是。某当与叔父同死生矣，兄无虑焉。"秉方不获已，买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迟留不忍舍。公闻之，手批责以大义，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字时中，郓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红巾自徽犯杭，时公守宿卫于省，有报已入北关门，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独被甲上马，率宿卫兵急出省，将救关。从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废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将，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适？"遂跃马逆战以死，死时犹嚼齿骂不绝声。死之所，则天水桥也。又福宁州尹王伯颜，字伯敬，滨州人，由湖广行省知印，历官至兹任。抚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盐运司同知。将行，会邻境贼众势颇张，州民群拥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岂容舍我去？方今兵戈蜂起，公去，吾民将孰赖？"父老千余人，诣上司乞留公。遂复留。至秋，贼众自邵武间道迫福宁，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余人，为守御备。冬十一月庚辰，贼进至青皎，屯杨梅岭。公与中子相引兵直抵其营，与战，破之。既而益众，复进，我兵仅千余人，乃分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还守州治。壬午，贼众万余，平旦攻西门，众寡不敌，吏卒奔溃，公独身奋以死自誓。俄马中流矢，遂为贼所执。其魁首王兼善者，谓曰："闻公廉能著称，欲屈再尹此州。"公厉声叱曰："我天子守臣，义当杀贼，不幸败，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岂跪贼耶？"魁益怒，令左右殴之。公

曰："我为人臣，当为国死。"乃啮舌出血，喷其面，骂曰："杀我即杀，殴何也？然可杀我，不可害吾民。官军旦暮且至，杀尔等无噍类矣。"会其执达鲁花赤阿撒都剌至，责之曰："汝何得与王尹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剌股栗口噤，不能对。公曰："吾义当起兵杀贼，何名拒汝？"因大骂不绝口，且曰："我死当为神以杀汝曹。"魁大怒，遂害之。临死，色不变，立而受刃，颈断，微有血如乳。时年七十矣。子相，亦被执，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杀吾父，义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讵能事贼邪？"魁知不可屈，亦杀之。相妻潘氏逃民间，有恶少欲乱之，不从，执献魁。潘恸哭曰："吾既失所天，义岂受辱！"乃绝不饮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骂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又江浙行省员外郎杨乘，字文载，滨州人，早为天官小史，辟中书参议掾，历官至谷城、介休二县尹，拜监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与郎中赫德尔、王仲温、员外月忽难、都事张镛，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龙镇。后御史台以公等职在赞理，不当罪，宜复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连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吴县丞张经等，赍礼币造请。公遣人告曰："吾废处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当择日受命，请以币置里门外。"经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祢，既竣事，复命酒饮，逮暮，起行后圃中，顾西日晴好，慨然曰："晚节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处置家事，如平日。抚其孙虎林，若怡怡自得也。归，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将就寝。"公俭约，无姬侍，其燕息寝处，人莫得与俱。诘旦，卣等怪寝门未启，发视之，则公已自经。得手书遗语，大意言死生昼夜之理，且以得全晚节为快。又西

台监察御史张公，谢职居确山县，县陷贼。贼魁者，素闻公有治绩，置公上坐，胁之受伪官，公唾骂之。遂缚公妻孥九人至前，先杀妾，次杀子女以及妻，每杀一人，则谕公曰："御史若降，余可免。"公弗为动容，其骂如初。魁怒，拽下坐，杀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间。公讳桓，字彦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战争，十有余年于兹矣。为臣辱国，为将辱师，败降奔窜，不可胜计。甚者含诟忍耻，偷生冒荣，以为得志，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求其忠义英烈，于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义英烈虽出于天性，要亦讲之有素，处之甚安，故于造次颠沛之际，决然行之而无疑。如李总管黼、王州尹伯颜、樊参政执敬、张御史桓、林教授梦正、萧处士景茂之杀身成仁，视死如归，是必讲之熟而处之当，一旦出于人所不肯为，遂以惊动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气在宇宙间与嵩华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闲地，乘之久坐废黜，梦正之分颛讲教，视握将帅之权，受民社之托，任大而责重者，有间矣，一皆从容就义，是尤难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尝得斗升之禄以养其父母，尺寸之组以荣其身，始于保民，终于报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称烈丈夫，又岂能过是与？至于子为父死，妇为夫死，声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纲常大义之不可废，天理人心之不可灭如此，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

瘗鹤铭

《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邪，奚夺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乃征前事，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藏灵。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惟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门，历下华亭。奚集真侣，瘗尔作铭。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右刻在镇江焦山下顽石上，

潮落方可模，相传为晋王右军书，惟宋黄睿《东观余论》云为陶隐居书，良是。其曰：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与？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后又有题丹阳尉江阴宰数字，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王逸少以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闲居，不应三十二岁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决非王右军书也审矣。欧阳文忠公以为不类王右军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王瓒，皆非。睿字长孺，号云林子，邵武人。又董逌书跋第六卷，载南阳张举子厚所记云：《瘗鹤铭》，今存于焦山，凡文字句读之可识，及点画之仅存者，百三十余言，而所亡失几五十字。计其完书盖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预焉。熙宁三年春，余索其逸遗于焦山之阴，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后可读。故昔人未之见，而世不传。其后又有“丹阳外仙，江阴真宰”八字，与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为似是真侣之号。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书其后云：文忠《集古录》谓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为行凡十，行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书之误也。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集古录》岂又并诗系之耶？君字彦远，号广川，东平人。又国朝郑杓《衍极》第二卷，论《瘗鹤铭》，而刘有定释云：《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或曰华阳真逸，顾况号也。蔡君谟曰：《瘗鹤》文非逸少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曹士冕曰：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为华阳真逸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隐居朱阳

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书”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传尔铭”作“出于上真”，“尔其藏灵”作“纪尔岁辰”。张举本作“丹阳外仙”，邵亢本作“丹阳仙尉”，又有作“丹阳外仙尉”者。且中间词句，亦多先后不同。尚俟拏舟过扬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风入松

吾乡柯敬仲先生九思，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长短句寄博士云：“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剪，一作试。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尝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难，终吉，利君子，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刚发乎内，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难，乃终有吉。唯君子为能动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浅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乱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济。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济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亲，祸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汉功，韩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汉之功，大功也。”次五，张公艺九世同居，书一忍字以对于天子。象

曰："同居之义，忍克致也，积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象曰："方刚之气，忍则灭也，形而为斗，自求祸也。"其《默卦》曰：默，无咎，可贞，不利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穷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辨养静。"初一，守口如瓶，终吉。象曰："守口如瓶，谨所出也。其初能默，终则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驷不及舌，有悔。象曰："驷不及舌，滕口说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无以利口乱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轻，亦可戒也。"次五，圣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渊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语。象曰："时然后言，默不可长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终吉。彖曰："恕之为道，善推其所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终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恶，同物我。"初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强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违道不远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象曰："拂人从欲，身之灾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象曰："立而达，恕以从人也。"次五，圣人与众同欲。象曰："与众同欲，圣人之恕也。"上六，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责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则退而昃，月盈则退而亏，四时之运，成功者退，而况于人乎？退之时义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于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进未锐，义无咎也。"次二，难进易退。象曰："难进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象曰："知难而退，终无尤也。"次五，终日如愚，以退为进，颜子以之。象曰："颜子之退，进不可御也。"上六，蝜蝂升高，踬而不悔。象曰："蝜蝂升高，其道穷也，踬而不悔，亦可戒也。"

点鬼录

文章用事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录，又谓之堆垛死尸。见江氏《类苑》。

房中术

今人以邪僻不经之术，如运气、逆流、采战之类，曰房中术。按史，周有《房中乐》。《汉书·礼乐志》：高祖时有《房中祠乐》，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时，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礼记》曾子问，众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妇人也。"然房中之谓，岂取此二书与？

妇女曰娘

娘字，俗书也，古无之，当作孃。按《说文》：烦扰也，肥大也。从女，襄声，女良切。其义如此。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草娘，苗人谓妻曰夫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风俗通》，汉何敞为鬼苏珠娘，按诛亭长龚寿。《隋书》：韦世康为绛州刺史，与子弟书云："况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教坊记》：北齐时，丈夫著妇人衣行歌，旁人齐和，云踏谣娘。《南史》：梁元徐妃与帝左右竖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虽老，尚犹多情。"又梁临川王宏侵魏，魏遗以《巾帼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

但畏合肥有韦虎。”谓韦睿、吕僧珍也。《大业拾遗》：隋炀帝宫婢曰雅娘。《唐史》：张旭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通神。又，武承嗣闻乔知之婢窈娘美，夺取之。杜工部诗：“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黄四娘家花满蹊。”白乐天诗：“吴娘暮雨萧萧曲。”韦应物诗：“春风一曲杜韦娘。”柳子厚《下殇女墓砖记》：“始名和娘。”《乐府杂录》：张红红唱歌丐于市，韦青纳为姬，敬宗召入宫，号记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姬谢秋娘所制。《明皇杂录》称白鹦鹉为雪衣娘。《甘泽谣》：武三思晚获一妓，曰绮娘。狄仁杰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为李锜妾。锜败，入宫，后坐谴归故里。又窦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贺集：贺撰《申胡子觱栗歌》成，朔客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刘宾客集》：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河东记》：唐进士段何卧病，遇妊娘留诗而愈。传奇：崔氏莺莺婢曰红娘。《霍小玉传》：长安中，有媒氏鲍十二娘，薛苍驸马青衣也。《余媚娘叙录》：陆希声娶余媚娘，媚娘约媒曰：“陆郎中若必得儿侍巾栉，须立誓不置侧室及女奴。”《图经》：蚕神谓之马头娘。《杜阳杂编》：南海贡奇女卢媚娘，工巧无比。《丽情集》：陈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与款狎。《续齐谐记》：齐颖寓山阴，夜见前宰妾万文娘。《墨庄漫录》：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右略举一二，不能悉载。是则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未尝有称夫人、郡君等封赠者。载考之史，隋柴绍妻李氏，起兵应李渊，与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唐平阳公主兵与秦王定京师，号娘子军。花蕊夫人《宫词》：“诸院各分娘子位。”韩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宫妃，已与民间共称娘子，则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来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于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利。不在常，不在扬，切须款款细思量。且卜水，莫问米，浮图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右不晓所言何事，姑识之。或者以为，三十六，四九也。张翼，巳午之交也。今张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乱者适十八人，即十八子也，岂其然与？

上头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而倡家处女初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又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记》：济北王侍者韩女，病月事不下，诊其肾脉，啬而不属，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愿进。注：“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的为识，令女史见之。”王察《神女赋》：“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国宝袖人腊出售，余获一观。其形，长六寸许，口目耳鼻，与人无异，亦有髭髯，头发披至臂下，须发皆黄色，间有白发一根，遍身黄毛长二分许，脐下阴物，乃男子也。相传云：至元间，世皇受外国贡献，以赐国公阿你哥者，无几何时即死，因剖开背后，剜去肠脏，实以他物，仍缝合烘干，故至今无恙。按《汉武故事》：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名巨灵。《神异经》：西海有一鹤国，人长七寸。《山海经》有小人国，名靖人。《诗含神雾》：东北

极有人长九寸。殆谓此小人也。靖或作竫，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将九寸矣。则所腊者，岂其人与？

张翰林诗

“天子临轩授钺频，东南无地不红巾。铁衣远道三军老，白骨中原万鬼新。义士精灵虹贯日，仙家谈笑海扬尘。都将两眼凄凉泪，哭尽平生几故人。”此至正辛丑间，张蜕庵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参政伯琦诗也。夫翰苑词臣而寓言如此，则感时之意从可知矣。

卷十五

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非精于鉴赏者，莫能辨其真伪；非博于讨论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尝记祖石刻之说。今复究研大略于稽古之书，质正是否于好事之人，用赘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榻，以枣木镂刻，厘为十卷，于每卷末篆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后无篆题，世传以为二王府帖者，非也。盖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横裂纹，时有皴皽失字处。亲贤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绍兴中国子监本，其首尾与淳化略无少异。当时御前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自后碑工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铤闩痕以愚人，但损剥，非复拓本之遒劲矣。初，徽宗建中靖国间，出内府续所收书令刻石，即今续法帖也。大观中，又奉旨摹榻历代真迹，刻石于太清楼，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与淳化则少异，其间数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题云："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此蔡京书也。而以建中靖国续帖十卷，易去岁月名衔，以为后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及贞观《十七帖》，总为二十二卷，谓之大观太清楼帖。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虽与淳化官帖不同，而实则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单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复多见。其次绛帖最佳，而旧本亦已艰得。尝以数本较之，字画多不侔。炜家藏旧本，比之今本，第九卷

内，今本多误，笔法且俗。”曹士冕曰：“帖总二十卷，元无字号及断眼数目。”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传潘氏析居，法帖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乃得其一，于是补刻余帖，名东库本，第九卷之舛误，盖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号，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为次第。后避金主亮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去右边转笔，谓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木本，前十卷等，类皆绛帖之别也。潭帖者，庆历中，刘丞相帅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师希白模刻于石，置之郡斋，增入伤寒、十七日、王濛、颜真卿诸帖，而字行颇高，与淳化阁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师希白重模字，而岁月各异，中间缪处甚多，朱文公讥其极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别，则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类甚多。戏鱼，即临江帖也。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于戏鱼堂，除去篆题，而增释文。庆元中，四川总领权安节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于长沙买石摹僧实月古法帖十卷。宝月，慧照也。谋舟载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绍圣院后，题云“长沙汤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诸帖增益最多。澧阳石刻散失，仅存者右军数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类，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笔意，无足观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建集古堂，藏奇书秘迹金石遗文二千卷，著《淳化阁帖辨记》共十卷，极为详备。末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铤印痕，则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丰腴，比诸刻为肥。刘潜夫曰：近人多不识阁帖，某家宝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极丰穰，有神采。如潭、绛则太瘦，临江则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记阁帖行数，恨无真帖参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见之曰：“宝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数条，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数在上，版数在下，惟此本卷数、版数，字皆相联属，二也。他本行数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浓，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纸，无接粘处，一部十卷，无一

版不与端明所记合。乃知昔人装褙之际，宁使每版行数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凑合者，欲存旧帖之真面目，四也。

幽圄

太师丞相脱脱之死，盖副枢哈马与其弟雪雪，并詹事颥哥失里等所以挤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颥在东宫为近幸，故哈党颥，而私相誓曰："若太师去位后，我能作右相，则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书，又虞颥来，其权不颛，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为御史大夫，颥殊失所望。未几，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药死。初，颥有侍从人亦曰桑哥失里，止颥、桑一字之异耳。服劳执事，得颥意，颥举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长逝，经日乃醒，云：方坐卧室榻上，见二卒自外跃入，导之往至都城隍庙，转发岳祠。祠吏曰："来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内，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视之，则太师也。太师曰："我所摄者，院使也，于汝无预。"因俾左右引观幽圄，见哈兄弟，括发关械，顾桑，泣下。及出，太师谓曰："汝可即归，此非人间世也。"退而觉，恍若一梦然。明日，同寅有来约往院使家，桑辞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众问其故，告以详，皆相顾惊愕曰："昨日院使将上马，以体少不安而入，岂遽至此乎？"语未终，有报院使已暴卒。近见浙西宪司经历何伯大所说甚详，此特其略耳。

煮豆帖

黄山谷《煮豆帖》云：庭坚顿首，失牛儿来，终日惘然，至今头昏眼痛，虽取所喜者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问。辱手诲，喜承日用轻安，所须诸方，既无人可抄，又意绪不佳，懒动耳。煮黑豆法，碓豆一升，挼莎极净，用贯众一斤，细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

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干之，翻覆令展尽余汁，簸取黑豆，去贯众，空心日啖五七粒，食百草木枝叶，皆有味，可饱也。世间不强学力行，自致于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坚顿首翰礼秘校足下。

妓妾守节

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曰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志不贰者哉！如金谷园绿珠、燕子楼盼盼、韩香之于叶氏、爱爱之于张逞者，真绝无而仅有也。大元混一以来，得三人焉。李翠娥，维扬名倡也，石九山万户纳置别业。石没，李誓不适他姓以辱身，终日闭阁诵经而已。年及七十余，万户之子若孙，遇岁时咸往拜之，乐籍中相传以为盛事。王巧儿，京师上色也，陈云峤同知与之狎，携至杭。陈卒，奉正室铁氏，以清慎勤俭终其身。汪怜怜，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经历常属意焉。汪曰："君若不弃寒征，当以侧室处妾，鼠窃狗偷，妾决不为此态。"涅乃遣媒妁，备财礼，娶之。经三载，死，汪髡发尼寺。时公卿士夫有往访之者，汪故毁其身形，以绝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与妓下火文

钱唐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病且革，顾谓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须自执薪，还肯作一转语乎？夫妾，歌儿也，卿能集曲调于妾未死时，使预闻之，虽死无憾矣。"洪固滑稽轻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共惟称呼，秀钟谷水，声遏楚云。玉交枝坚一片心，锦缠道余二十载。遽成如梦令，休忆少年游。哭相思两手托空，意难忘一笔勾断。且道如何是一笔勾断，孝顺哥终无孝顺，逍遥

乐永遂逍遥。”听毕，一笑而卒。因记《中吴纪闻》载一事云：昆山倡周氏，系籍部中，张子韶为守时，倡暴亡，适道川来访，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许，可惜许，大家且道可惜许个甚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脸子，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某人向甚么处去？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头头尽是喜相逢；芳草渡头，处处六幺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听下句。咦！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其事颇相类，并附于此。

贺人妾得子启

陆伯麟侧室育子，友人陆象翁以启戏贺之曰：“犯帘前禁，寻灶下盟。玉虽种于蓝田，珠将还于合浦。移夜半鹭鸶之步，几度惊惶；得天上麒麟之儿，这回喝采。既可续诗书礼乐之脉，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苏东坡咏婢谑词，有“揭起裙儿，一阵油盐酱醋香”之句。

吊四状元诗

平江一驿舟中，有题吊四状元诗者，不知谁所作。诗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年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公平争似子威高。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元举，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时为湖广宪佥。兼善，泰不华字也，时为台州路达鲁花赤。公平，李齐字也，时为高邮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时为江州路总管。此四公者，或大亏臣节，或尽忠王事，或遇难而亡，故云。若论其优劣，则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矣。

鸡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胜一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明年戊戌春正月，钱唐卢子明家，一鸡伏九雏，一雏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后。三月，诸暨袁彦诚家，一鸡伏五雏，一雏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数日皆死，而各家亦无他异。

胡烈女

越嵊县剡溪胡氏，讳妙端，适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为苗獠虏至金华县，将妻之，义不受辱，乘间啮指血题诗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帅服其节，为立庙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庙。诗曰：“弱质空怀漆室忧，搜山千骑入深幽。旌旗影乱天同惨，金鼓声淫鬼亦愁。父母劬劳何日报，夫妻恩爱此时休。九泉有路还归去，那个云边是越州。”

蛙狱

卢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蛙登厅前，两目瞠视，类有所诉者。令卒尾之行，去县六七里，有废井，遂跳入不出。既得报，往集里社，汲井获死尸，乃两日前二人同出为商，一人谋其财而杀之。掩捕究问，抵罪。死者之家属云，其在生不食蛙，见即买放。岂一念之善，为造物者固已鉴之。蛙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园春

宋刘改之先生过，词赡逸有思致，赋《沁园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与足者，尤纤丽可爱，一曰：“销薄春冰，碾轻寒玉，渐长渐弯。见凰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学抚瑶琴，时时欲剪，更掬水，鱼鳞波底寒。纤柔处，试摘花香满，镂枣成斑。　时将粉泪偷弹。记绾玉，曾教柳传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沉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掏，莫放春闲。”一曰：“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忆金莲移换，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近邵青溪亨贞嗣其体调以咏眉目，真隽永有味。一曰：“巧斗弯环，纤凝妩媚，明妆未收。似江亭晓玩，遥山拂翠，宫帘暮卷，新月横钩。扫黛嫌浓，涂铅讶浅，能画张郎不自由。伤春倦，为皱多无力，翻做娇羞。　填来不满横秋。料著得，人间多少愁。记鱼笺缄启，背人偷敛，雁钿胶并，运指轻揉。有喜先占，长颦难效，柳叶轻黄今在否。双尖锁，试临鸾一展，依旧风流。”一曰：“漆点填眶，凤梢侵鬓，天然俊生。记隔花瞥见，疏星炯炯，倚阑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窥帘，梦腾并枕，睥睨檀郎长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将成。　困酣曾被莺惊。强临镜，掇挲犹未醒。忆帐中亲见，似嫌罗密，尊前相顾，翻怕灯明。醉后看承，歌阑斗弄，几度孜孜频送情。难忘处，是鲛绡揾透，别泪双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阴之南门，其门首巷坊亦题曰恭敏，不知当日名坊之义，而七八十年来，子孙消削，第宅倾圮殆尽，弃遗故址，竟为里豪薛德昭所吞，土木一新，乡闾健羡。忽有人献谄于薛云：“若不除去旧坊，终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数恭敏之族尊且

长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赠泉百缗，李忻然撤之。一夕，呓语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觉，问其故，曰：“我梦见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责以不能世守其业，又毁其坊，既骂且挞。我负痛叫号，故致此耳。”语既，暴死，莫救。又数年，城毁于兵，薛氏室屋财产悉空，贫无为计，遂执干役于时贵之家。噫！子孙之不肖，强霸之用心，皆可为后人鉴也。

隐趣

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蔽风雨，石田可以具饘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偶读卢陵罗景纶大经所著《鹤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绝妙。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罗君语也，余盖亦知此妙久矣。风尘澒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为之三叹。

日书三万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公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当当者，教坊名妓也，姿艺超出辈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学提举段吉甫先生天祐，赠之以诗曰：“歌舞当今第一流，洗妆拭面别青楼。便随南岳夫人去，不与苏州刺史留。璚馆月明箫凤下，绮窗云散镜鸾收。却嫌痴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能改斋漫录》云：唐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曰：“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欲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乃谓陈彭年作，此不考之过也。吁，二先生之风流余韵，于此可以想见矣！

河南王

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掾史田荣甫抱牍诣府请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开匣取印至前。田误触坠地，王适更新衣，而印朱溅污满襟，王色不少动，欢饮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堕石上，击碎御赐玉顶，王笑曰：“是有数也。”谕令毋惧。噫，此其所以为丞相之量。

妖异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开花。又嘉兴儒学阍人陶氏磨上木肘发青条，开白花。又吴江分湖里煅工一柳树桩以安铁砧者，且十余年矣，发长条数茎如苇。三家虽有此怪，而皆无恙，岂非关系国家之气数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阁，版上有一窍，当日色清朗时，以掌大白纸承其影，则一寺之形胜，悉于此见之，但顶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东南曰兴圣。夏监运家乃在四塔之东，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长五寸许，倒悬于西壁之上，不知从何而来。然不常有，或时见之焉，是又不可晓也。

钱唐怀古词

傅按察者，忘其名，钱唐怀古，尝作一词云："静中看，记昔日湖山隐隐，宛若虎踞龙蟠。下襄樊，指挥湘汉，鞭云骑，围绕江干。势不成三，时当混一，过唐之数不为难。陈桥驿，孤儿寡妇，久假当还。挂征帆，龙舟催发，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晕碧，辇路悄，诃喝声干。纵余得西湖风景，花柳亦凋残。去国三千，游仙一梦，依然天淡夕阳闲。昨宵也，一轮明月，还照临安。"盖《鸭头绿》调也。

人命至重

后至元间，同知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事赵君伯常，休日与书吏谈官府政事，因曰：吾曩为中书提控掾史时，夜坐私第一室，忽有两隶来前，传都堂钧旨呼唤。遂即上马，隶前导，至一官府，树木阴翳，大官危坐厅事上，问云："河南饥，省咨至，乃缓七日不报，彼处死者甚众，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该掾稽迟之罪，已尝呈举。"官沉思良久，曰："非汝过也，汝退。"又命前隶曰："可急追该掾某人来。"吾遂觉，梦也。明日晨起，令人觇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尔辈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达鲁花赤古笃鲁丁，字志道，守赣州路。任满听除时，有故吏丘往临江贴补，介鲁尺牍，见总管木八剌木，即日录用，就遣丘持俸钞五十锭馈鲁。盖鲁以廉故，家甚贫，朋友间每分财以济之。丘竟匿其钞。后木数得鲁书，而谢不及此，疑焉，因便使问之。鲁知为丘匿有，即具书请失谢之罪。丘闻此，惶赧无地，令儿子奉钞还鲁，终不受，且为隐其恶，未尝与人言。夫鲁，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谓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责哉！

高丽氏守节

中书平章阔阔歹之侧室高丽氏，有贤行。平章死，誓弗贰适。正室子拜马朵儿赤说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纳环子献于太师伯颜，此物盖伯颜所属意者。伯颜喜，问所欲，遂白前事。伯颜特为奏闻，奉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高丽氏夜与亲母

逾垣而出，削发为尼。伯颜怒，以为故违圣旨，再奏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鞠问。诸官奉命惟谨，锻炼备极惨酷。时国公阔里吉思于鞠问官中独秉权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数致语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节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国公悟，为言于伯颜之前，宛曲解释，其事遂已。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后至监察御史而卒。

寒号虫

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暑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㲉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嗟夫！世之人中无所守者，率不甘湛涪乡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诧九族侪类，则便志满意得，出肆入扬，以为天下无复我加矣。及乎稍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垂首帖耳，摇尾乞怜，惟恐人不我恤，视寒号虫何异哉，是可哀已。

邓思贤

尝见人戏呼一哗讦者为邓思贤，初不可晓。后读《笔谈》，始得其说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医科

医有十三科，考之《圣济总录》：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

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则通兼言。

卷十六

陶氏二谱

宋泰山王质所著《云韬堂绍陶录》，录中首载栗里、华阳二谱。惟先生之大节高风，流播千古，而质者乃能次第其出处，作为年谱，且以名吾书绍陶之志，是可尚已，遂录于此云。

书陶栗里谱

元亮高风，发于宋晋去就之际。君曾祖事晋，懋著勋劳。自宋武帝芟元复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将收贤士，以系人心，见要，亦不应。陶、谢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灵运为武帝秉任，最后乃欲诡忠义，杂江海，远公送君过虎溪，而却灵运不入莲社，素心皆所鉴知。谱具左方。

兴宁三年乙丑　晋哀帝

君生于浔阳柴桑，今德安县楚城市是。父轶名，命子诗云："于穆仁考，澹焉虚止，寄迹风云，置兹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后裔稍袭故风，多流乱歧，盖折翼之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

太元元年丙子　晋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太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调》诗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谓"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当是翟。汤家，汤庄、矫、法、赐，四世以隐行知名。亦柴桑。

太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归园田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初为州祭酒，当在其前，不堪，乃解归，故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寻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晋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当是参镇军，衔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后。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温颜"，又云"久游恋所生"。父为人度不肯适都，当是已舍单行，见《还旧居》诗。军僚差强郡吏，故云"时来苟冥会，婉恋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诗云"开岁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当是故岁五月还浔阳，今岁七月适江陵，有《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留浔阳逾年，当是予告在乡，至是往赴，云"闲居三十载"，自未参镇军以前，得三十六年，当是不堪劳役，遂起归意，故云"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触事未远，书疏犹存。"当是妹自武昌报江陵时，父在柴桑。

元兴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怀古田舍》诗，当是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湓城，故有怀古田舍，又云良苗怀新。十二月，有《与从弟敬远》诗云“寝迹衡门下”，在都亦当是处野。

元兴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连雨独饮》诗云：“俛俯四十年。”有《饮酒》诗云：“是时向立年，志气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当是在壬辰癸巳为州祭酒之时，所谓“投耒去学仕”。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至是，得十二年。

义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当是故岁自都还里即吉，庚子始事镇军，继事建威，中经罹忧，至是得六年，复衔命至都，其家尚未归柴桑。《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往来时经乡闾，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至是始定居，断他适。十一月，有《归去来辞》。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泽，至是免归。当是不堪军役，故求县，不堪县役，故归家。所谓“风波未定，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足以为酒，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平生之志始决”。见序及辞甚详。《失妹》所谓“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是岁，刘将军录尚书。

义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谓“服制再周”。

义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诗云：“奄出四十年。”

义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诗。

义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获早稻》诗。

义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从弟敬远》文云："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当是同志，见文甚详。

义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杂诗》云："奈何五十年。"弃官来归，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义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与子俨等疏》云："年过五十"。又云："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号羲皇上人。"见疏甚详。

义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获》诗云："曰余为此来，三四星火颓。"当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间。

义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调》云："倕俯六九年。"召为著作佐郎，不应。是岁，宋公为相国。

元熙元年己未　晋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为江州，自造不得见，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于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与相闻，极欢终日。尝九日把菊无酒，休元饷之，有《九日闲居》诗，所谓“秋菊满园，时醪靡至”，当是未获所遗。休元在江州几六载，未审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讫死未尝他适，独暂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隐周续之召至都，为颜延之连挫。义熙间，檀韶为江州，邀续之在城北讲礼雠书。有《示周掾祖谢》诗云：“马队非讲肄，校书亦已勤。”又云：“但愿还渚中，从我颍水滨。”江城尚不欲周往，奚况京师。刘遗民亦同隐。有《和刘柴桑》诗云：“挈杖还西庐。”又云：“春醪解饥劬。”其还以春，有《酬刘柴桑》云：“嘉穟眷南畴。”又云：“慨然知已秋。”其还至是及秋。初自西庐移南村，有《移居》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朝夕。”又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迁居殆为遗民之徒，寻还西庐，度相距亦不远，与遗民更相酬酢不改。赏文析义之时，未审的在何年。或恐刘柴桑似县令，刘或尝为此县，存此呼，或有命不为，犹续之尝命为抚军参军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时为宰者语。皆冷交，非热官。《丁柴桑》诗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此乃当官无疑。寻诗，钟情于刘，过厚于周，遗民自隐之余无闻。续之在隐之中微婉。君与周、刘，号浔阳三隐。校情义，稍有浅深。是岁，宋武帝践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晋营阳王

君年五十九。颜延之为始安，过浔阳日，造饮酣醉，临去，留二万钱，悉送酒家。相知久间，骤见益欢。延之未审何时来柴桑，所谓“自尔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当是不诣刘穆之之时。又未审何时去柴桑，当是为豫章世子参军之时。据诔，参传，略见。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济为江州。时抱羸疾，多瘠馁。往候，馈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无射。"《拟挽歌》诗云："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当是杪秋下世。颜延之诔云："视化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祠弗恤。"其临终高态，见诔甚详。君平生好谈归尽，萧统以为"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驹，寄寓逆旅，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放荡，岂能劳于忧畏，役于人间"，最知深心。形赠影答，神释本趣，略见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复何言。杜甫许避俗未许达道，识者更详之。

书陶华阳谱

通明高风，发于梁、齐、宋去就之际，君祖父皆食宋禄，身又生宋代，自齐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齐，益退藏。平时以师待君，然大节有定操，岂复以恩礼推移。暂至丹阳，应简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怀，抑何其坚忍。壮年果于遗世，照之审，故判之不疑。谱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于丹阳秣陵，今上元县冶村是。母郝氏，梦两天人持炉爇香来前，有娠。今世为君，再世为孙思邈。两世肇启于郝，故其兆先形，当是本居天仙趣，报尽还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

异。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极阴日，悉禀纯阳，多起飞心，累功积行，所升当益高。推佛言，参君迹，略见。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岁。常持荻画灰学书。

秦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即有志养生。语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及长，博读书，邃解文武诸伎。自后天文、地理、人事，虽至渊妙，咸臻底极。当时已罕传，历年愈远，行世寖稀。梁传所载十二种，今传惟三种，传不能纪十种。唐志所载九种，今传惟四种。传有志无八种，传无志有五种。《本草》，后人增衍，考正益详，间与集注差异。

元徽二年甲寅　宋苍梧王

君年十九。萧将军录尚书，引为诸王侍读。故事：止典文学，无他务。除奉朝请，故事：止奉朝会请召。本不为官，虽在宦途，亦居静地。及求县，乃不遂，缘势可见。

永明十年壬申　齐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贫，求宰县，不遂，脱朝服挂神武门去。止句曲山，体即轻捷。性嗜山水，所历必吟咏盘旋不已。语人："吾见朱门广厦，虽适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亦缘势使然。"此语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缘，次有势，相符乃入。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惟难契，故旷世难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齐郁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约为东阳，屡要不至，自栖句曲不出。所谓遍历名山，求访仙药，或未然。一至句章，礼育王塔。一至丹阳，应太子召。他适皆无考。又言“往东阳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亦无考。惟杨羲《灵宝五符》，传句容葛粲，粲以传陆修静，陆以传孙许翙。《二景歌》，东阳章灵民出都遇得，以与孙。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间，非远适而后传。

永元元年己卯　齐东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筑楼高三层，身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不娶，无子，他眷亦不通。先断此根，可议他事。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聆响为乐，间独游泉石。此门忌浊便清，神仙上景多云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类是。所谓熟之、养之、覆之，若欲成办，必加将护，大要离尘换境为上。

中兴元年辛巳　齐和帝

君年四十六。萧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谒。初，齐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谶文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遂以梁建国。后覆没，亦预言“朱点己巳”诗，叹朝阳重离七元，卒验。虽隐茅山，不却人主询谋。中大通初，献善胜、成胜二刀。度武帝狃陈庆之覆魏洛阳，好大之心寖侈，参会侯景，大触骇机，岂尽忘救世者，但观时耳。早慕张良甚深，黄石编书，盖传真秘谍兵法。其间余事，推己及物，亦致平绪术。此门隐除魔，显定乱，学道者问及，君著水镜，握镜当是早为，岂挂晚念。

天监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与游，及即位，恩礼弥笃，问讯弗绝，屡招不出。画两牛，一牧放水草之间，一金络头人执杖驱之，知不可复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尝叹：“梁有

天下，遂不见此人门风，何繇乃尔！”

天监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积金涧，泉石益奇，无蛇虎，有佳木及杂药。初乏青林，及来居，皆自茂。在句曲东垄。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异人宣阊，以《本草》用虻虫、水蛭之属，伤物，迟一纪，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余种。世传：阊自青城来句曲，先升，以君闻帝，录其积水之功。化后，为蓬莱都水监。见《仙传》及《拾遗》，甚略，今茅山相传稍详，但微涉异。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只眼或方，梦胜力菩萨授《菩提记》。乃诣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传吕岩从钟离权受剑诀，后二百余年，来参黄龙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岛，绝于人境。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晚年始坚此愿。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师传》。当时佛教虽隆，禅宗未开，圆觉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台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见。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及卒，颜色如常，香气弥山。《华阳颂》云：“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化后，一遇丁亥，为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为唐太宗贞观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圣庭当是此时。初，隋文帝辅周，以国子博士召孙思邈，不应，密言：“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以济人。”宣政元年至贞观元年，适满五十年，应命来见。太宗官之，不受，辞归太白山。风

素极类隐居，他无种不类，形有转移，神无变易。自是至丁卯，独孤信镇洛阳之时，正七岁。至丁亥，太宗召至长安之时，得八十七岁。暮龄有少容，所以惊嗟。卢照邻称其自谓生开皇辛酉，当时已不信。若尔，岂得圣童之称。博士之召，贞观丁亥，方二十七岁，岂得少容之叹。若言数百岁，岂得七岁弱冠之誉。度思邈之生，适继隐居之没，其为后身何疑。《挺契颂》又云："重离倘或似。"谓简文与武帝俱非令终。又云："七夕乃扶胥。"谓武帝凡七改元。世称推戴为策立，侯景尝为怀朔镇功曹吏，至是篡梁，称汉，故云扶胥。所谓篇中字皆有义旨，后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则《机萌》一颂二十字，顾岂虚设，矧又彰明。《业运颂》又云："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神既济矣，在于何所？华原孙氏，即其所在也已。当知佛言报尽还来，及舍生趣生，至确可信，识者更推之。

药谱

《清异录》二卷，乃宋陶翰林谷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幺么、释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药、禽兽、虫鱼、支体、作用、居室、衣服、妆饰、陈设、器具、文用、武器、酒浆、茗荈、馔羞、丧葬、鬼妖，皆创为异名新说，而"药谱"一则尤奇甚，因备录之。

药谱

苾蒭清本良于医，药数百品，各以角贴，所题名字诡异。余大骇，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进士侯宁极戏造《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因时多艰，不传于世，余以礼求假录一通，和娱闲暇。"

假君子牵牛
木叔胡椒
馘毒仙预知子
化米先生神曲
三闾小玉白芷
导河掾木猪苓
曲方氏防风
黄英古檀香
禹孙泽泻
雪如来白芨
骨鳜元君萆薢
黑司命从容
既济公升麻
涩翁诃梨勒
斜枝大士草龙胆
玄房仲长统皂荚
石仲宁滑石
水状元紫苏
金山力士自然铜
草东床大腹皮
玲珑霍去病藿香
水银腊轻粉
显明犯阿胶
疮帚何首乌
海腊骐麟竭
无忧扇枇杷叶
续命筒干漆
羽化魁五加皮
翻胃木常山
玉皇瓜马兜铃
昌明童子川乌头
雪眉同气白扁豆
贵老陈皮
九日三官吴茱萸
中黄节士麻黄
嗽神五味子
白大寿吴朮
绿剑真人菖蒲
橐籥尊师仙灵脾
风味团头缩砂
苦督邮黄芩
知微老白薇
冷翠金刚石楠叶
抱雪居士香附子
野丈白头翁
丛生药王覆盆子
命门录事安息香
飞风道者牙硝
麝男甘松
肾曹都护葫芦巴
千眼油蕤人
黄香影子栀子
出样珊瑚木通
支解黄丁香
水磨橄榄金铃子
鬼木串槐角
蛮龙舌血没药
度厄钱连翘
汤主山茱萸
偷蜜珊瑚甘草
淡伯厚朴
含丸使者花椒
远秀卿沉香
焰叟硫黄
时美中莳萝
削坚中尉三棱
洞庭奴隶枳壳
魏去疾阿魏
风棱御史史君子
赦肺侯款冬花
调睡参军酸枣仁
太青尊者朴硝
脱核婴儿桃仁
随汤给事中甘遂
建阳八座蛇床子
仁枣川练子
隐上座郁李仁
毕和尚荜澄茄
冰喉尉薄荷
寿祖威灵仙
延年卷雪桑白皮
六停剂五味子
中央粉蒲黄
洗瘴丹槟郎
无名印地榆
黑杀星夜明砂
清凉种香薷
圣茏松瞿麦
醒心杖远志
德儿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药本五灵脂
迎阳子免丝子
甜面淳于蜜陀僧
玉虚饭龙脑
小帝青青盐
半夏精天南星
无声虎大黄
巢烟九肋乌梅
琥珀孙松脂
火泉竹沥
地白瓜蒌根
新罗白肉白附子
玉丝皮杜仲
九女春鹿茸
通天柱杖牛膝
百丈须石斛
郓芝天麻
茅君宝荚苍朮
芦头豹子柴胡
九畹菜泽兰
旱水晶硼砂
死冰白僵蚕
无情手碙砂
笑靥金菊花
银条德星山药
破军杀大戟
线子檀茅香
滴金卵延胡索
瓦垅斑贝母
永嘉圣脯干姜
静风尾荆介
山屠黄蘖
剔骨香青皮
锁眉根苦参
百辣云生姜
夜金雄黄
小昌明草乌头
百子堂草果子
贼参荠苨
比目沉香乌药
天豆破故纸
瘦香娇丁香
血柜牡丹皮
百药绵黄耆
赤天佩姜黄
飞天蕊旋覆花
锦绣根芍药
尉佗圭桂
丑宝牛黄
女二天当归
还元大品地黄
一寸楼台蜂窠
拔萃团麝香
走根梅干葛
埋光乌药良姜
吉祥杵桔梗
良医匕首亭历
鬼丹卢会
孝梗知母
红心石赤石脂
正坐丹砂附子
脾家瑞气肉豆蔻
痰宫霹雳半夏
黑龙衣鳖甲
绶带米麦蘖
沙田髓黄精
草兵巴豆
皱面还丹人参
不死面茯苓
陆续丸蔓荆子
滴胆芝黄连
破关符蓬莪朮
川元蠢川芎
英华库益智
丹田霖雨巴戟
安神队杖麦门冬
草鱼目薏苡
炼形松子柏子仁
肚里屏风艾
大通绿木香
两平草羌活
三尸篆枸杞
绿须姜细辛
八月珠茴香
椹圣荜拨
金母蜕郁金
产家大器秦艽
宜州样子白豆蔻
万金茸紫苑

秦尖疾藜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脔白斂　保生丛藁本　戎奴狗脊
蒜脑薯百合　备身弩芫花　帝膏苏合香
玉灵片石膏

世系

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云：古人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天集有汉，眷于愍侯。赫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按《汉功臣表》，开封愍侯舍，以右司马从汉破代，封侯。昔高帝与功臣盟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谓参誓山河，谓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同隆窊。"此盖谓青也。《功臣表》：开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谓群川众条，以谕支派之分散也。语默隆窊，以言自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然侃传不载，世家独于此见之。后世累经乱离，谱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灭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谱不传于世，惜哉！

卷十七

古铜器

宋番阳张世南《游宦纪闻》云：辨博书画古器，前辈盖尝著书矣。其间有论议而未详明者，如临、摹、硬黄、响榻，是四者各有其说，今人皆谓临摹为一体，殊不知临之与摹，迥然不同。临，谓置纸在傍，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响榻，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辨古器，则有所谓款识，腊茶色、朱砂斑、真青绿井口之类，方为真古。其制作，有云纹、雷纹、山纹、轻重雷纹、垂花雷纹、鳞纹、细纹、粟纹、蝉纹、黄目、飞廉、饕餮、蛟螭、虬龙、麟凤、熊虎、龟蛇、鹿马、象鸾、夔牺、蜼凫、双鱼、蟠虺、如意、圜络、盘云、百孔、鸚耳、贯耳、偃耳、直耳、附耳、挟耳、兽耳、虎耳、兽足、夔足、百兽、三螭、穟草、瑞草、篆带、若蚪结之势。星带、四旁饰以星象。辅乳、钟名，用以节乐者。碎乳、钟名，大乳三十六，外复有小乳周之。立夔、双夔之类。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则以名之，如云雷钟、鹿马洗、鸚耳壶之类是也。如有款识，则以款识名，如周叔液鼎、齐侯钟之类是也。古器之名，则有钟、大曰特，中曰镈，小曰编。鼎、尊、罍、彝、舟、类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盖，足类壶。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嘴也。卮、觯、之豉切，酒觞也。角、类彝而无柱。杯、敦、簠、其形方。簋、类鼎而矮盖，有四足。豆、甗、牛偃切，无底甑也。锭、徒径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制同鼎，汉志谓空足曰鬲。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实类小瓮

而有环。盉、户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盖，有嘴，有执攀。壶、其类有四，曰圆，曰匾，曰方，曰温。盦、于含切，覆盖也。似洗样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后切，类壶而矮。铺、类豆，铺陈荐献之义。罍、类釜。鉴、盛冰器，上方如斗，镂底如风窗，下设盘以盛之。匜、弋支切，沃盥器。盘、洗、盆、鋗、呼玄切，类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铎、钲、类钟而矮。铙、戚、镦、饰物柄者。奁、鉴、即镜。节、钺、戈、矛、盾、弩、机、表坐、旂铃、刀笔、杖头、蹲龙、宫庙乘舆之饰，或云阑楯间物。鸠车、儿戏之具。提梁、龟蛇砚滴、车辂、托辕之属。此其大概，难于尽备。然知此者，亦思过半矣。所谓款识，乃分二义。款，谓阴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识，谓阳字，是挺出者。正如临之与摹，各自不同也。腊茶色，亦有差别。三代及秦汉间器，流传世间，岁月寖久，其色微黄而润泽。今士大夫间论古器，以极薄为真，此盖一偏之见也。亦有极薄者，有极厚者，但观制作色泽，自可见也。亦有数百年前句容所铸，其艺亦精，今铸不及。必竟黑而燥，须自然古色，方为真古也。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质素无文，周器雕篆细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论。而夏器独不然。余尝见夏雕戈，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岁久金脱，则成阴窾，以其刻画者成凹也。铜器入土千年，纯青如铺翠，其色子后稍淡，午后乘阴气，翠润欲滴。间有土蚀处，或穿或剥，并如蜗篆自然，或有斧凿痕，则是伪也。铜器坠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未及千年，绿而不莹，其蚀处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体轻者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铜性未尽，其重止能减三分之一，或减半。器小而薄者，铜性为水土蒸淘易尽，至有锄击破处，并不见铜色，惟翠绿彻骨，或其中有一线红色如丹，然尚有铜声。传世古，则不曾入水土，惟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汤煮之，良久，斑愈见。伪者，以漆调朱为之，易辨也。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土古。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识文、款纹亦不同。识，乃篆字，以纪功，所谓铭书钟鼎。夏用鸟迹篆，商则虫鱼篆，周以虫鱼大篆，秦用大小

篆，汉以小篆隶书，三国隶书，晋、宋以来皆用楷书，唐用楷隶。三代用阴识，谓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汉以来，或用阳识，其字凸，间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镌碑。盖阴识难铸，阳识易为，决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纹，以为饰。古器款居外而凸，识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识，商器多无款有识。古人作事精致，工人预四民之列，非若后世贱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细如发，而匀整分晓，无纤毫模糊。识文笔画，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绝无纤毫模糊。此盖用铜之精者，并无砂颗，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为，三也。今设有古器，款识稍或模糊，必是伪作。质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伪古铜器，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今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调细碙沙末，笔醮匀上，候如腊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腊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则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然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浓而哄，不能逃识者之鉴。古人惟钟鼎祭器，称功颂德，则有识。盘盂寓戒，则有识。他器亦有无识者，不可遽以为非，但辨其体质、款纹、颜色、臭味足矣。夫二书之论铜器，固已粲然具备，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读经传纪录，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识法帖》及《重广钟鼎韵》七卷者，《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黄睿《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等书，皆当熟味遍参而断之以经，庶可言精鉴也。

石敢当

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按西汉史游《急就章》云：石敢

当。颜师古注曰：“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

方头

俗谓不通时宜者为方头。陆鲁望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纻衣。”

七十二

《玉台》诗：“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和蔷薇歌》：“仙机轧轧飞凤皇，花开七十有二行。”二诗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师旃檀佛，以灵异著闻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妇女，捐金庄严，以丐福利者，岁无虚日。故老相传云：其像四体无所倚著。人君有道，则至其国。国初时，尚可通一线无碍，今则不然矣。按翰林学士程巨夫《瑞像殿碑刻》云：释迦如来，初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国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来，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目犍连尊者虑有阙陋，躬以神力，摄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谛观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国王臣民奉之犹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复至人间，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佛为摩顶授记曰：“我灭度千年之后，汝从震旦，东土也。广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

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圣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宫内殿五十四年。丁丑岁三月，燕宫火，迎还圣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岁，当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罗等四众，备法驾仗卫音伎，迎奉万寿山仁智殿。丁丑，建大圣安寺。己丑岁，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后殿，大作佛事。瑞像计自优填王造始之岁，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释氏感通录》云：梁武帝遣郝骞等往天竺国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骞。天监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极殿，建斋度僧，大赦断杀，自是蔬食绝欲。据此说，又与碑文不同。即今圣安寺所安之像，抑优填之所刻欤？天竺之摹刻欤？

传席

今人家娶妇，舆斩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尔。乐天《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去声。毡褥，锦绣一条斜。"

归妇吟

吉之永丰刘氏女，天兵南下日，为东平王郎中宥所虏。后王闻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归，且作《归妇吟》以送之，诗曰："烈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阔忆中分。信音一绝思青鸟，泪眼双穿望白云。残日鹊鸽还有难，北风鸿雁正离群。新诗送尔还家去，重续当年织锦文。"吁，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谓晋唐间人所画士女多不带耳环，以为古无穿耳者。然《庄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叉揃，不穿耳。”则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丫头

吴中呼女子之贱者为丫头。刘宾客《寄赠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二三，春来绰约向人时。”

点心

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唐史》：郑儋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则此语唐时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则摽拨随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少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愿纳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按《周礼》，其奴，男子入于皂隶，女子入于舂藁。《说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无罪恶，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儿。按《汉书·陈胜传》：“秦令少府章邯免骊

山徒人奴产子。”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则家生儿亦有所据。

愠羝

愠羝，谓腋气也。唐崔令钦《教坊记》云：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天子争臣

张公可与者，济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纳忠于国，虽斧钺有所不避。为中书郎中日，先帝时一大奸以元恶受显戮，后二子夤缘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陛辞，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获沾一命之荣，当不瞑目。臣敢昧死请。”上命左右传旨中书，独公不奉诏。越数日，上召丞相面谕之。丞相退，谓公曰：“圣意宠遇之深，当复奈何？”公曰：“朝廷果欲举行赠典，必须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诛之，以先帝为何如主哉？则上之于先帝，反不若大奸之有后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备公言以闻，上为动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诉宗室谋逆，奏送刑部问状，违鞫，有证验，而死于狱。宗室之妻见上泣曰：“臣妾夫某，无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谓其已死，圣怒，命御史台鞫问。丞相惧，谋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牍补署花押，众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错，欲照略耳，非谓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当听问，某何独求免邪？”既而缄牍令该掾抱诣台，台官首问曰：“张郎中曾书卷否？”曰：“然。”台官议曰：“张郎中所行未尝差错，况此一事，中书得旨施行，执法者复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颔之，其事遂寝。如公者，诚天子之争臣也矣。

婶妗

宋张文潜《明道杂志》云：经传中无“婶妗”二字。婶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两字音为一。

黄金缕

苏小小见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图写以玩之，一何动人也如此哉！《春渚纪闻》云：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唐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唐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唐幕官，其廨舍后，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为钱唐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而火起舟尾。仓忙走报，家已恸哭矣。《能改斋漫录》云：刘次庄《乐府解题》曰：《钱唐苏小小歌》，苏小小非唐人，世见乐天、梦得诗多称咏，遂谓与之同时耳。次庄虽知苏小小非唐人而无所据。余按郭茂倩所编引《广题》曰：苏小小，钱唐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唐江之西，故古辞云：“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尝记《虞美人》长短句云：“槐阴别院宜清昼，人坐春风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亦蕴藉可喜，乃元遗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经纪，积资至巨万计，而既鄙且啬，不欲书其姓名。其尊行钱素庵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间，善诗曲，有集行于世。某尝以贵富骄之，故作今乐府一阕讥警焉：〔哨遍〕试把贤愚穷究，看钱奴，自古呼铜臭。徇己苦贪求，特不教泉货周流。忍包羞，油铛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后。晓夜寻思机彀，缘情钩距，巧取旁搜。蝇头场上苦驱驰，马足尘中厮追逐，积儹下无厌就。舍死忘生，出乖弄丑。〔耍孩儿〕安贫知足神明佑，好聚敛多招悔尤。王戎遗下旧牙筹，夜连明计算无休。不思日月搬乌兔，只与儿孙作马牛。添消瘦，不调裀鼎，姿逞戈矛。〔十煞〕渐消磨双脸春，已凋飕两鬓秋，终朝不乐眉长皱。恨不得，柜头钱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袑。一周年不放赎，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唤甚半州，忍饥寒儹得家私厚。待垒做钱山儿，倩军士喝号提铃守。怕化做钱龙儿，请法官行罡布气留。半炊儿，八遍把牙关叩。只愿得无支有管，少出多收。〔八〕亏心事尽意为，不义财尽力掊。那里问，亲弟兄，亲姊妹，亲姑舅。只待要春风金谷骄王恺，一任教夜雨新丰困马周。无亲旧，只知敬明眸皓齿，不想共肥马轻裘。〔七〕资生利转多，贪婪意不休，为锱铢舍命寻争斗。田连阡陌心犹窄，架插诗书眼不瞅。也学采东篱菊，子是个装呵元亮，豹子浮丘。〔六〕恨不得扬子江变做酒，枣穰金积到斗。为几文瞫背钱，受了些旁人咒。一斗粟与亲眷分了颜面，二斤麻把相知结下寇仇。真纰缪，一味的骄而且吝，甚的是乐以忘忧。〔五〕这财曾燃了董卓脐，曾枭了元载头，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积玉连城富，眨眼早，野草闲花满地愁。干生受，生财有道，受用无由。〔四〕有一日大小运并在命宫，死囚限缠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子为你聚来得骤。恰待调和新曲歌金帐，逼临得佳人坠玉楼。难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烂额焦头。〔三〕窗隔每都飐飐的飞，椅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银钱米，都消为尘垢。山魈木客相呼唤，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昼，花月妖将家人狐媚，虚耗鬼把仓库潜偷。〔二〕恼天公，降下灾，犯官刑，系在囚。他用钱时难参透，待买他，上木驴钉子轻轻钉，吊脊筋钩儿浅浅钩。便用杀，难宽宥。魂飞荡荡，魄散悠悠。〔尾〕出落他

平生聚敛的情，都写做临刑犯罪由。将它死骨头告示向通衢里甃，任它日炙风吹慢慢朽。乐府中押逐赎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此曲虽曰为某而作，然亦可以为世劝。

花蕊夫人

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崔丽人

余向在武林日，于一友人处见陈居中所画唐崔丽人图，其上有题云："""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胜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厢旧红树，曾与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衔命陕右，道出于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将勉情钟始终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劳之歌以记云。泰和丁卯林钟吉日，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延祐庚申春二月，余传命至东平，顾市鬻《双鹰图》，观久之，弗见主人而归。夜宿府治西轩，梦一丽人，绡裳玉质，逡巡而前曰："君玩《双鹰图》虽佳，非君几席间物，妾流落久矣，有双鹰名冠古今，愿托君为重。"觉而怪之，未卜其何祥。迟明欲行，忽主人携鹰图来，且四轴，余意丽人双鹰，符此数耳。继出一小轴，乃梦所见，有诗四十字，跋语九十八，识曰"泰和丁卯，出蒲东普救僧舍，绘唐崔氏莺莺真。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画、诗、书，皆绝神品也。余惊诧良久。时有司群官吏环视，因缩不目，托以跋语佳胜赎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岂法书名画自有灵邪？抑名不朽者随神耶？遇合有定数耶？余尝谓，《关雎》、《硕人》，姿德兼备，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艳联芳，文

士之偶也。自诗书道废，丈夫弗学，况女流乎？故近世非无秀色，往往脂粉腥秽，鸦凤莫辨，求其彷佛待月章之万一，绝代无闻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归于我，义弗辞已。宜之者，盖前金赵愚轩之字，曾为巩西簿。遗山谓泰和有诗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见士思容题。”右共五百九字，虽不知壁水见士为何如人，然二君之风韵可想见矣。因俾嘉禾绘工盛懋临写一轴。适舅氏赵公待制雝见而爱之，就为录文于上。按唐元微之传奇莺莺事，以为张生寓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亦止兹寺。崔氏妇，郑氏也。生出于郑，视郑则异派之从母。因丁文雅军拢掠蒲人，郑惶骇不知所措，生与将之党善，请吏护之，不及于难。郑厚生德，谓曰：“姨之弱子幼女，当以仁兄之礼奉承。”命莺莺出拜，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生问其年纪，郑曰：“十七岁矣。”生自是惓之，私礼莺莺之侍婢红娘，间道其衷。既而诗章往复，遂酬所愿。中间离合多故，然不能终谐伉俪。说者以为生即张子野，宋王性之著传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郑氏墓铭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又作陆氏志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氏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传奇言生年二十二。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庚辰，正二十二岁。凡此数端，决为微之无疑，特托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鲭录》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陆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则四千四百四十里。东至大海，四百九里，顺风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国。西至鄱阳湖，接连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连广东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扬子江，接连淮南省扬州界，七百二十里。东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

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广东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扬州路，七百六十五里。东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东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连河南省安庆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则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谓易其所守者为改常。《北梦琐言》：左军容使严遵美，阉官中仁人也。尝一日发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谓犬曰：“军容改常也。”

卷十八

叙画

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十卷，自轩辕时至会昌元年，能画者三百七十余人。其叙画之源流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古先圣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已来，皆有此瑞。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按字学之部，其六曰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广雅》云："画，类也。"《尔雅》云："画，形也。"《说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释名》云："画，挂也，以采色挂物象也。"故钟鼎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旗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尊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故陆士衡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其论画六法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傅采，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彦远试论之曰：古之画，或能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

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斯言得之。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故韩子曰：“狗马难，鬼神易。狗马乃凡俗所见，鬼神乃谲怪之状。”斯言得之。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采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其论画体工用榻写曰：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六卷，自唐会昌元年至神宗熙宁七年能画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论制作楷模曰：大率图画风力气韵，固在当人，其如种种之要，不可不察。画人物，必分贵贱气韵，朝代衣冠。释门有善功方便之颜，道像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得慕华钦顺之情，儒贤见忠信礼义之风，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隐逸识肥遁高世之节，贵戚尚纷华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严重之仪，鬼神作譎魏尺者反。驰趡于鬼反。之状，士女宜秀色婑乌果反。媠奴坐反。之态，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真。画衣纹林石，用笔全类于书。衣纹有重大而调畅者，有缜细而劲健者，勾绰纵掣，理无妄下，以状高侧深斜卷折飘举之势。林木有樛枝挺干，屈节皴皮，纽裂多端，分敷万状，作怒龙惊虺之势，耸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矾头，亦为棱面，落笔便见坚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难。画畜兽，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质肥圆，毛骨隐起。画龙，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画水，汤汤若动，使观者有浩然之思。画屋木，折算无亏，笔画匀壮，深远透

空。画花竹，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篠老嫩，苞萼先后，自然艳丽间野。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画禽鸟，识形体名件之异，悟翔举飞集之态。其论气韵非师曰：谢赫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其论用笔得失曰：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意在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画有三病，皆系用笔，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物状平褊，不能圆混也。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未行，当散不散，似物凝滞，不能流畅也。其论古今优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及阎立德、立本，皆纯重雅正，性出天然。吴生之作，为万世法，号曰画圣。张萱、周昉、韩干、戴嵩，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后之学者，终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关仝、范宽、董源之迹，徐熙、黄筌、居采之踪，前不藉师资，后无复继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辈复起，边鸾、陈庶之伦再生，亦将何以措手于其间哉！故曰古不及近。邓椿著《画继》十卷，自熙宁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论远曰：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间者万物，悉皆含豪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又有《画继补遗》一卷，不知谁所撰，则自乾道以后至理度间能画者八十余人。尔后陈得辉著《续画记》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画者一百五十一人，然与《画继补遗》则相出入者耳。二书仅可考阅姓

名，无足观也。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古画多直帧，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绢，经纬一等，故无背面。江南绢，则经粗而纬细，有背面。唐人画或用捣熟绢为之，然止是生捣，令丝褊，不碍笔，非如今煮练加浆也。古绢自然破者，必有鲫鱼口与雪丝，伪作者则否。古画色黑或淡黑，则积尘所成，自有一种古香可爱。若伪作者，多作黄色而鲜明，不尘暗，此可辨也。米芾《画史》云：古画若得之不脱，不须背褾。若不佳，换褾一次，背一次，坏屡更矣，深可惜。盖人物精神发采，花之秾艳、蜂蝶，只在约略浓淡之间，一经背，多或失之也。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昉、韩幹，后来皆以热汤。汤半熟，捶如银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笔。今人收唐画，必以绢辨，见纹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僧繇、阎令画皆生绢，南唐画皆粗绢，徐熙绢或如布。绢素百破，必好画。裂文各有辨，长幅横卷裂文横，横幅直卷裂文直，各随轴势裂也。直断，不当一缕。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掏亦苏，不可伪作。其伪者，快刀直过，当缕两头，依旧生作毛起，掏又坚纫也。湿染者，色栖缕间。干熏者，烟臭，上深下浅。古纸素有一般古香，真绢色淡，虽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经香烟熏损本色。染绢作湿香色，栖尘文间，最易辨，仍盖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须连两三经，不可伪作。国朝东楚汤垕，字君载，号采真子，著《画鉴》一卷，论历代名画，悉有依据。其杂论曰：古人作画，皆有深意，运思落笔，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无虚士，相传既久，必有过人处。今人看画，出自己见，不经师授，不阅记录，但合其意者为佳，不合其意者为不佳，及问其如何是佳，则茫然失对。仆自十七八岁时，便有迂阔之意，见图画爱玩不去手，见鉴赏之士，便加礼问，遍借记录，仿佛成诵。详味其言，历观名迹，参考古说，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过为听声随影，终不精鉴也。灯下不可看画，醉余酒边不可看画，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为害物。至于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短气。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前辈多宝畜之，盖其草草不经意处，有天然之妙。宣和、绍兴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画，有

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宽《雪山》、王诜《烟江叠障》，不可枚举。看画如看美人，其风神骨相，有肌体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传染，次及事实，殊非赏鉴之法也。元章谓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力，贪好名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鉴赏，则于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不能夺也。观六朝画，先观绢素，次观笔法，次观气韵，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题印者，尤不可信。古画东移西掇，捋补成章，此弊自高宗朝庄宗古始也。余友人吴兴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其家世藏名迹，鲜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领神会，加以游于画艺，悟入厥趣，是故鉴赏品藻，万不失一。因取各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为本，参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搜潜剔秘，网罗无遗，自轩辕时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画者一千二百八十余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余年间二百余人，共一千五百余人。其考核诚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论画之三品，盖扩前人所未发。论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笔墨超绝，传染得宜，意趣有余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古人画，墨色俱入绢缕，精神迥出，伪者虽极力仿佛，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神气亦索然。盖古人笔法圆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虽极工致，一览而意尽矣。唐及五代绢素粗厚，宋绢轻细，望而可别也。御题画，真伪相杂，往往有当时名笔临摹之作。故秘府所藏临摹本，皆题为真迹，惟明昌所题最多，具眼自能识也。吁，可谓真知画者哉！

记宋宫殿

廉访使杨文宪公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尝作《汴故宫记》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长史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

以考，为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门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而其门三。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而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之东曰左掖门，门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门，门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庆门。而日精门左，升平门居其东，月华门右，升平门居其西。正殿曰大庆殿。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之后曰德仪殿，德仪之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曰萧墙，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东上阁门，右曰西上阁门，皆南向。东西二楼，钟鼓之所在，鼓在东，钟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门，仁安殿东则内侍局，内侍之东曰近侍局，近侍之东曰严祗门，宫中则曰撒合门。少南曰东楼，即授除楼也，西曰西楼。仁安之次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楼。楼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楼。楼北少西曰玉清殿。纯和之次曰宁福殿，宁福之后曰苑门。由苑门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曰山庄。庄之西南曰翠微阁。苑门东曰仙韶院，院北曰涌翠峰，峰之洞曰大涤涌翠，东连长生殿。殿东曰涌金殿，涌金之东曰蓬莱殿。长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长生之南曰阅武殿，阅武南曰内藏库。由严祗门东曰尚食局，尚食东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药院，御药北曰右藏库，右藏之东曰左藏。宣徽东曰点检司，点检北曰秘书监，秘书北曰学士院，学士之北曰谏院，谏院之北曰武器署。点检之南曰仪鸾局，仪鸾之南曰尚辇局。宣徽之南曰拱卫司，拱卫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门，繁禧南曰安泰门，安泰西与左升龙门直，东则寿圣宫，两宫太后位，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宫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寿殿，燕寿殿垣后少西曰震肃卫司，东曰中卫尉司。仪鸾之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中卫尉司东曰祗肃门，祗肃门东少南曰将军司。徽音、寿圣之东曰太后苑，苑之殿曰庆春，庆春与燕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对。东华门内正北尚厩局，尚厩西北曰临武殿。左掖门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宫苑司，宫苑司西北曰尚酝局、汤药局、侍仪司，少西曰符宝局、器物局，西则撒合门。

嘉瑞楼西曰三庙，正殿曰德昌，东曰文昭殿，西曰光兴殿，并南向。德昌之后，宣宗庙也。宫西门曰西华，与东华直，其北门曰安贞。二大石外，凡花石台榭池亭之细并不录。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然后之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斯可矣。公又有《录汴梁宫人语》五言绝句一十九首，虽一时之所寄兴，亦不无有伤感之意，今并附于此。诗曰："一入深宫里，经今十五年。长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右一"岁岁逢元夜，金蛾闹簇巾。见人心自怯，终是女儿身。"右二"殿前轮直罢，偷去赌金钗。怕见黄昏月，殷勤上玉阶。"右三"翠翘珠掘背，小殿夜藏钩。蓦地羊车至，低头笑不休。"右四"内府颁金帛，教酬贺节盘。两宫新有旨，先与问孤寒。"右五"人间多枣栗，不到九重天。长被黄衫吏，花摊月赐钱。"右六"仁圣生辰节，君王进玉卮。寿棚兼寿表，留待北还时。"右七"边奏行台急，东华夜启封。内人催步辇，不候景阳钟。"右八"画烛双双引，珠帘一一开。辇前齐下拜，欢饮辟寒杯。"右九"圣躬香阁内，只道下朝迟。扶仗娇无力，红绡贴玉肌。"右十"今日天颜喜，东朝内宴开。外边农事动，诏遣教坊回。"右十一"驾前双白鹤，日日候朝回。自送銮舆去，经年更不来。"右十二"陡觉文书静，相将立夕阳。伤心宁福位，无复夜熏香。"右十三"二后睢阳去，潜身泣到明。却回谁敢问，校似有心情。"右十四"为道围城久，妆奁斗犒军。入春浑断绝，饥苦不堪闻。"右十五"监国推梁邸，初头静不知。但疑墙外笑，人有看宫时。"右十六"别殿弓刀响，仓皇接郑王。尚愁宫正怒，含泪强添妆。"右十七"一向传宣唤，谁知不复还。来时旧针线，记得在窗间。"右十八"北去迁沙漠，诚心畏从行。不如当日死，头白若为生。"右十九陈随应《南度行宫记》云：杭州治旧钱王宫也，绍兴因以为行宫。皇城九里，入和宁门，左进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库至北宫门。循廊左序，巨珰幕次，列如鱼贯。祥曦殿朵殿，接修廊为后殿，对以御酒库、御药院、慈元殿、外库、内侍省、内东门司、大内都巡检司、御厨、天章等阁。廊回路转，众班排列。又转内藏库，对军器库。又转便门，垂拱殿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檐屋三间，修广各丈五。朵殿四，两廊各二十间，

殿门三间，内龙墀折槛。殿后拥舍七间，为延和殿。右便门通后殿，殿左一殿，随时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诚，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对奉使曰崇德，武举及军班授官曰讲武。东宫在丽正门内，南宫门外，本宫会议所之侧。入门，垂杨夹道，间芙蓉，环朱栏。二里至外宫门节堂，后为财帛、生料二库，环以官属直舍。转外窑子，入内宫门廊。右为赞导春坊直舍，左讲堂七楹，扁新益，外为讲官直舍。正殿向明，左圣堂，右祠堂。后凝华殿，瞻箓堂，环以竹，左寝室，右齐安，位内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斋，太子赐号也。接绣香堂便门，通绎己堂，重檐复屋，昔杨太后垂帘于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环修廊右转，雅楼十二间，左转数十步，雕阑花甃，万卉中出秋千，对阳春亭、清霁亭，前芙蓉，后木樨。玉质亭，梅绕之。由绎己堂过锦胭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后苑。梅花千树，曰梅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传芳，芍药曰冠芳，山茶曰鹤丹，桂曰天阙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圣祠曰庆和，泗洲曰慈济，钟吕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俭，木香曰架雪，竹曰赏静，松亭曰天陵偃盖。以日本国松木为翠寒堂，不施丹艧，白如象齿，环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吴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观钟鸣，观堂之钟应之，则驾兴。山背芙蓉阁，风帆沙鸟履舄下。山下一溪萦带，通小西湖，亭曰清涟。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翚飞翼拱。凌虚楼对瑞庆殿，损斋、缉熙、崇政殿之东，为钦先、孝思、复古、紫宸等殿。木围即福宁殿，射殿曰选德。坤宁殿，贵妃、昭仪、婕妤等位宫人直舍螘聚焉。又东过阁子库、睿思殿，仪鸾、修内、八作、翰林诸司，是谓东华门。右二记书法详赡，宋之宫阙，概可见矣。

廉察

徐文献公任浙西廉访使日，遇有诉讼者，必历问其郡邑官吏臧

否，分为三等，载诸籍。第一等，纯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极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时，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举之；第二等，勿问；第三等，惩戒之使改过可也，慎勿罢其职役。分司遵奉，一道肃清。

宣发

人之年壮而发斑白者，俗曰算发，以为心多思虑所致。盖发乃血之余，心主血，血为心役，不能上荫乎发也。然《本草》云："芜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则亦可作蒜。《易·说卦》："巽为寡发。"陆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杂为宣发。"据此，则当用宣字为是。

檄书露布

檄书、露布，何所起乎？汉陈琳草檄，曹操见之，顿愈头风，遂谓檄起于琳。《说文》："檄，二尺书。"徐锴通释曰："檄，征兵之书也。汉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有急，则插以羽。"《尔雅》："木无枝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龙》有张仪《檄楚书》、隗嚣《檄亡新文》，《文选》有司马相如《喻蜀檄文》。则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礼仪志》："后魏每战克，书帛于漆竿上，名露布。"《世说》："桓宣武征鲜卑，唤袁粲作露布，倚马，手不辍笔，俄成七纸。"如《隋志》、《世说》所云，则露布起于后魏，而晋因之。然《汉官仪》："凡制书皆玺封，唯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汉书》：贾洪为马超作伐曹操露布。则汉时已然。及读《初学记》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沉重。"岂露布之义当取于此与？

鞦鞋

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鞦鞋。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炙毂子杂录》引《实录》云："鞦鞋，舄，三代皆以皮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为之，名曰鞦鞋。二世加凤首，仍用蒲。晋永嘉元年用黄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梁天监中，武帝易以丝，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唐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进百合草履子。"据此，则鞦鞋之制，其来甚古。然《北梦琐言》载"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鞦鞋"之句，抑且咏诸诗矣。鞦，悉合切，在飒字韵下，今俗呼与翣同音者，误。

书手

世称乡胥为书手，处处皆然。《报应记》：宋衎，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盖唐时已有此名。

卷十九

脉

人禀天地五行之气以生，手三阳、三阴，足三阳、三阴，合为十二经，以环络一身，往来流通，无少间断，其脉应于两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动，气实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内经》云："脉者，血之府。"《说文》云："血理分邪行体者，从辰，从血。"亦作脉。《通释》云："五藏六府之气血分流四体也。"《释名》云："脉，幕也。幕络一体。字从肉，从辰。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脉字从辰，取辰行之象。"无求子云："脉之字从肉，从辰，又作辰血。盖脉以肉为阳，辰血以血为阴。"华佗云："脉者，血气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血热则脉数，血寒则脉迟，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缓。"晋王叔和分为七表八里，可谓详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学者卒难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虚隐君嘉彦以《难经》于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故用为宗，以统七表八里而总万病。其说以为浮者为表、为阳，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风，无力主气，浮而无力为芤，有力为洪。又沉为实，沉者为里、为阴，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积，无力主气，沉而极小为微，至骨为伏，无力为弱。迟者为阴，主寒，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痛，无力主冷，迟而少驶为缓，短细为涩，无力为濡。数者为阳，主热，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热，无力主疮，数而极弦为紧，有力为弦，流利为滑。他若九道六极之殊，三焦五藏之辨，与夫持脉之道，疗病之方，其间玄妙，具在《四脉玄文》及《西原脉诀》等书，世以为秘授。始由隐君传之刘复真先生，先生传之朱宗阳炼师，炼师传之张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

法者，学者其求诸。

四司六局

俗称四司六局者，多不能举其目。《古杭梦游录》云：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也。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

稽古阁

《博古图》，宋徽庙朝所修书，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阁。蔡京《保和殿曲燕记》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儵等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林霄、骞凤、垂云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中楹置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玉。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上亲指示，为言其概。

经纪

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唐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

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韩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卢遵，又将经纪其家。”则自唐已有此言。

庞居士

世斥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盖相传以为居士家资巨万，殊用劳神，窃自念曰：“若以与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诸无何有之乡。”因辇送大海中，举家修道，总成证果。又以为居士即襄阳庞德公。《释氏传灯录·庞居士传》云：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业儒，志求真谛。德宗贞元初，谒石头迁禅师，豁然有省。后参马祖，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答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却向汝道。”遂于言下顿悟玄旨，乃留驻参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元和六年，北游襄汉，随处而居。女灵照，卖竹漉篱，以供朝夕。将入灭，谓曰：“视日早晚以报。”灵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视，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机锋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闻之，来问，居士谓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庞婆走田中谓其子庞大曰：“汝父死矣。”庞大曰：“嗄。”倚锄脱去。婆为焚烧毕，自后莫知其所。按此传，知非庞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辇财之说，特恐后人所傅会耳。然今之积金蓄谷，倍息计赢，校斗斛合龠，诈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则射歉饥发积，授枚识出，布筹会入，穷日疲极而睡者，能以居士之事便作真想，岂不为养生之福哉！

宋朝家法

郑遂昌言：宋巨珰李太尉者，国亡，为道士，号梅溪。余童时，

尝侍其游故内，指点历历如在。过葫芦井，挥涕曰：“是盖宋之先朝位，上钉金字大牌曰：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举，住杭州，暗问其室氏，乃宋内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犹识之，但两鬓俱秃。问知在宫中任此职者，例裹巾，巾带之末，各缀一金钱，每晨用以掠发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为内夫人日，每日轮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纸一番，从后端起笔，书帝起居，旋书旋卷，至暮，封付史馆。”内夫人别居一宫，宫门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以二者言之，可见宋朝家法之严。

阑驾上书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抚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迹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黄如征邀驾上书，指数散散、王士宏等罪状，且及国家利害。斧钺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如征其人者与？天子亲览其书，喜见于色，又虞如征必为权豪所中，顾近臣馆谷以俟。越数日，特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敕侍卫护送出都。如征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领职，天下共贤之。散散、王士宏等虽免谴责，终以不显死。其书略曰：江西布衣书生黄如征，百拜上书皇帝陛下：如征忝生僻土，遭遇明时。用竭愚衷，冒干天听，伏望采览万一焉。夫皇朝版图之广，历古所无，法制之良，万世莫易。而水旱灾变，连年不息者，实由官皆污滥，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钦惟陛下，忧民之心，日夕孜孜，遂于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抚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问生民之疾苦，礼贤德，振贫乏，信冤抑，起淹滞，俾所至之处，如陛下亲临焉。苟能宣布圣泽，各尽乃职，则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处蛮方，去京师万里外，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体圣天子抚绥元元之意，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淫吾中，贿赂以缄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闾阎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

使回。”又歌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如此怨谣，未能枚举，皆万姓不平之气，郁结于怀，而发诸声者然也。此盖庙堂遴选非人，使生民感陛下忧恤之虚恩，受奉使掊剥之实祸。陛下于此而不察，将何以取法于后世哉！如征，无官守，无言责，所以不惮江河之险，不畏斧钺之诛，而诣阙以陈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觐之日，各饰巧言，妄称官清民泰，欺诈百端，昏蔽主聪。陛下不悟，为奸邪所卖，擢任省台，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则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与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阴阳和，风雨时，年岁登，边隅静，不亦难乎？倘陛下不弃蒭荛之言，委官察其实迹，责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为百官劝，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如陛下以为诽谤大臣，置而不问，非惟今日祸起萧墙，抑且天下万世之不幸矣。如征鄙语俗言，不知避讳，触犯清跸，罪在不赦，请伏锓以俟命。

钱武肃铁券

吾乡钱叔琛氏赟，乃武肃王之诸孙也。其家在郡城外东北隅，亭台沼沚，联络映带，犹是先朝赐第。与余相友善，尝出示所藏铁券。形宛如瓦，高尺余，阔二尺许。券词黄金商嵌，一角有斧痕。盖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时，其家人窃负以逃而死于难，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渔者偶网得之，乃在黄岩州南地名泽库深水内，渔意宝物，试斧击之，则铁焉，因弃诸幽。一村学究与渔邻，颇闻赐券之说，买以铁价。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报于叔琛之兄者，用十斛谷易得。青毡复还，诚为异事。时余就录券词一通，叔琛又出武肃当日谢表稿并录之。昨晚检阅经笥，偶得于故纸中，转首已三十余年矣。人生能几何哉！谩志于此。词云：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

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陟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渫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瓯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间，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表云：恩主赐臣金书铁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孙三死者，出于睿眷，形此纶言。录臣以丝发之劳，赐臣以山河之誓。镌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动神祇，飞扬肝胆。伏念臣爰从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动若持盈。惟忧福过祸生，敢忘慎初护末。岂期此志上感宸聪，忧臣以处极多危，虑臣以防微不至，遂开圣泽，永保私门，屈以常刑，宥其必死。虽君亲嘱念，皆云必怒必容；而臣子为心，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贾祸。圣主万岁，愚臣一心。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余党曹师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镜、都将董昌等，将以讨之，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昌为兵马使。中和元年，昌为杭州刺史。光启二年，昌谓镠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镠攻克之，昌遂徙越，以镠知杭州事。三年，昌为浙东观察使，镠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为武胜军防御使。二年，为镇海节度使。乾宁二年，昌僭号，镠遗书曰：“与其关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耶？”昌不听。镠以状闻，削夺昌官爵，委镠讨之。三年，昌伏诛。镠令两浙吏民上表，请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改威胜曰镇东。天复二年，进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吴王。梁太祖开平元年，以为吴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贞明二年，以为诸道兵马元帅。三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龙德三年，以为

吴越王。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镠官爵。初，镠尝遗安重诲书，辞礼甚倨。及朝廷遣奉使乌昭遇、韩玟使镠还，玟奏，昭遇见镠，称臣拜舞，重诲奏赐昭遇死。镠以太师致仕，自余官爵皆削之。长兴三年，镠卒。镠寝疾，出印钥授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卒年八十一。史称乾宁三年秋九月，以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而券词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称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见封落星石制书。辛卯乃唐明宗长兴二年。宝太元年，罗隐记新城县记云癸未岁。癸未乃唐庄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吴越虽禀中原正朔，既长兴、同光年号，与其宝正、宝太，同岁而名不同，知吴越自尝改元审矣。又僧文莹《湘山野录》云：唐昭宗以钱武肃平董昌，拜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券，罗隐为撰谢表。殆庄宗入洛，又遣使贡奉，恳请玉册金券。有司定议，非天子不得用，后竟赐之。镠即以节钺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名其居曰殿，官属悉称臣。又于衣锦军大建玉册、金券、诏书三楼，遣使册东夷诸国，封拜其君长，几极其势，与向之谢表所陈处极防微、累恩贾祸之诫，殊相戾矣。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方与见。休性匾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野鹤，何天而不飞耶？"遂飘然入蜀。镠后果为安重诲奏削王爵，以太师致仕。重诲死，明宗乃复镠爵位。夫武肃之逾越，固莫逃乎二书所论。

射字法

有教予射字法，必须彼我二人俱聪明，熟于翻切，优于记问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击鼓，殊无勾肆市井俗态。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谩

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其法：七字诗十二句，逐句排写，前四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诗曰：轻轻牵。兵兵边。平平便。明明眠。逢○○。兴兴掀。征，征煎。经经坚。迎迎年。俜俜偏。停停田。应应烟。成成涎。声，声膻。清清干。澄澄缠。星星鲜。晴晴涎。丁丁颠。檠檠虔。盈，盈延。能能○。称称千。非○○。精精煎。零零连。汀汀天。橙。橙缠。东蒙锺江支兹为，微鱼胡模齐乖佳，灰咍真谆臻匡亏，元魂痕寒欢关山，先森萧宵爻豪歌，戈麻阳唐耕斜荣，青蒸登尤侯车侵，潭谈盐添横光凡。如欲切春字，清谆，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谆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则前三后一。少歇，又前七后四。夏字平声为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则前三后七。少歇，又前十后二。少歇，又三。盖夏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声，则四矣。余仿此。但字母不离二十八字，而叶韵莫逃五十六字，此为至要。后见《宾退录》一则，与此略同，并志之。其曰：俗间有击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盖全用切字，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前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之类，其实一也。诗曰：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罗家瓜蓝斜凌伦，思戈交劳皆来论，留连王郎龙南关，卢甘林峦雷聊邻，帘栊羸娄参辰阑，楞根弯离驴寒间，怀横荣鞋庚光颜。此叶韵也。

神人狮子

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山人封生业盗冢，至正甲辰春，发一冢，冢砖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东晋武帝时也。逆数而上，计九百一十余年矣。或者谓，冢有志

石，但恐事泄，秘弗示人。冢中得古铜罍、勺、壶、洗、尊、鼎、杂器物二百余件。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狮鹰羽毛，种种备具。通身青绿，吸子浑若碧玉。论其制作肤理，则非晋人所能，乃汉器无疑，必其平生宝惜，而以殉葬。约长五寸，高四寸许，诚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过生，生出以售，捐钱五十缗买之归，剔凿沙土，饰泽蜡石，神气百倍于昔，韫椟保藏，时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为有势力时贵夺去。昔鲜于困学公尝畜一水滴，正与士安者大同小异，相承曰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寓杭州断桥日，临湖有水阁，倚阑把玩，偶坠吸子于湖水中，百计求之不可见，悒怏慨叹，形神为之凋枯。既他往，逾三年，复来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怀故物，注视湖波，适当霜降水净之时，吸子俨在土内，亟命仆下取，欣然如获至珍，即易号曰神人狮子。遂序述颠末，求馆阁诸老与夫骚人雅士，歌咏以张之，浸成巨轴。公殁，子孙不能世守，水滴与诗卷皆归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将求善贾而沽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余年来，仅闻公得其一于先，而士安得其一于今，非若他古铜器比，可以屈指数也。

至元钞样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唐人，宋太学生，上书诋贾似道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匾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尔做一个麻糊。"公即口占一诗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间大丈夫。笔里无时那解有，命中有处未应无。百千万世传名节，二十三年非故吾。寄语长安朱紫客，尽心好上帝王书。"遂遭黥，流岭南。及蒙恩放还，与似道遇诸途，公以词赠云："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时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汝误。雷州户，厓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

句。”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便用铸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终。

妓聪敏

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马版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温尤属意焉，因戏谓曰：“我比元鼎如何？”对曰：“参政，宰相也。学士，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郭氏亦善于应对者矣。

日无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没三四竿许，忽然无光，渐渐作蕉叶样，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饭顷方复旧，天再明，星斗亦隐，又少时，乃没。按《天官书》、王隐《晋书》曰：“日无光，臣有阴谋。”京房《易传》曰：“臣专刑，兹谓分威，蒙微而日不明。”

松江志异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县三十四保辰字围金寿一家，已阉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红如鲜血然。犬之为妖，多见于占验之书，而未有若此者。若男变为女，男子孕育，则尝闻之古昔。盖阳衰阴盛，兵戈乱离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儿，阳化阴也。又犬属火，一嘴爪红，红亦火也，岂非主兵主火者与？甲辰四月十三日，华亭县五保杨巷邵浦云

之西清庵廊屋一十九间，每间屋柱皆有声，其声若以桶覆水面而击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则振掉而起，经时乃止。按《乾坤变异录》：人君宫室无故有音声，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处，潮忽骤至，人皆惊讶，以非正候，至辰时，潮方来，乃知先非潮也。后见湖泖人说，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拥起，高三四尺，若潮涨之势，正与此时同。又闻平江、嘉兴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兴。”《乾坤变异录》：“河水大壅，臣下执政有背叛。”

郡县君

国朝品官母妻，四品赠郡君，五品赠县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礼·士丧》：“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后世封羊祜妻为万岁君，则此可为令甲之原。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独面则否。医书谓：头者，诸阳之会，诸阴脉至颈及胸而还，独诸阳脉上至头，所以然也。

卷二十

纳音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世人鲜知其理。尝观《笔谈》有曰：六十甲子纳音，盖六十律旋相为宫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

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得此一说，固已判然。及读《瑞桂堂暇录》，亦论及此，则尤明白简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纳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后成音。盖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论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数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数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数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数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数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为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纳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历也，纳音，律也。支干，纳音之别也。此天地自然之数。《河图》，生数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东方之木，东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复生中央之土。《洛书》，克数也。克者右转，故以中央之土而克北与西北之水，北与西北之水而克西与西南之火，西与西南之火而克南与东南之金，南与东南之金而克东与东北之木，东与东北之木而又克中央之土。此《图》、《书》生克自然之数也。又见日家一书，专解海中、炉中之类，其辞虽凿，亦自颇通，因并录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属水，又为湖，又为水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炉中火者，寅为三阳，卯为四阳，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时天地开炉，万物始生，故曰炉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为原野，巳为六阳，木至六阳，则枝荣叶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间，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则土于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犹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剑锋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临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则诚刚矣，刚则无逾于剑锋，故曰剑峰金

也。甲戌、乙亥山头火者，戌亥为天门，火照天门，其光至高，故曰山头火也。丙子、丁丑涧下水者，水旺于子，衰于丑，旺而反衰，则不能为江河，故曰涧下水也。戊寅、己卯城头土者，天干戊己属土，寅为艮山，土积而为山，故曰城头土也。庚辰、辛巳白镴金者，金养于辰，生于己，形质初成，未能坚利，故曰白镴金也。壬午、癸未杨柳木者，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死墓，虽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终是柔弱，故曰杨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临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则水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际，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属火，戌亥为天门，火既炎上，则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雳火者，丑属土，子属水，水居正位，而纳音乃火，水中之火，非神龙则无，故曰霹雳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临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则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长流水者，辰为水库，巳为金长生之地，金生则水性已存，以库水而逢生金，则泉源终不竭，故曰长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为火旺之地，火旺则金败，未为火衰之地，火衰则金冠带，败而方冠带，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乙酉山下火者，申为地户，酉为日入之门，日至此时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为原野，亥为木生之地，夫木生于原野，则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虽土家正位，而子则水旺之地，土见水多，则为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为木旺之地，木旺则金羸，又金绝于寅，胎于卯，金既无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灯火者，辰为食时，巳为禺中，日之将中，艳阳之势，光于天下，故曰覆灯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属火，午为火旺之地，而纳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银汉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驿土者，申为坤，坤为地，酉为兑，兑为泽，戊己之土加于坤泽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驿土也。庚戌、辛亥钗钏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则诚柔矣，故曰钗钏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属水，丑属金，水方生木，金则伐之，犹桑柘方生，人便以喂蚕，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为东北维，卯为正东，

水流正东，则其性顺，而川涧池沼俱合而归，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库辰绝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带巳，临官土，既库绝，旺火复与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为火旺之也，未中之木又复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为七月，酉为八月，此时木则绝矣，惟石榴之木反结实，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带戌，临官亥，水临官冠带，则力厚矣，兼亥为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化气

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气也。其法，取岁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属火，火生土，故化土。馀仿此。又一说亦通，谓遇龙则化。龙，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属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属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应聘不遇

胡石塘先生尝应聘入京，世皇召见于便殿，趋进张皇，不觉笠子欹侧。上问曰："秀才何学？"对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怜其贫，特授扬州路儒学教授。吁，以先生之学行而不见遇于明君，是果命矣夫！

皇舅墓

河间路景州蓨县河浒一土阜，相传为皇舅墓。自国家奄混区夏，即有谣云："皇舅墓门闭，运粮向北去。水滸墓门开，运粮却回

来。”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间，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门显露，继后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张蜕庵翥尝有诗云：“青州刺史河上坟，坟不可识碑仍存。维舟上读半磨灭，使君乃缘戚里恩。当时赐葬宜过厚，冢阙树立须雄尊。岂知陵谷有迁变，石马尽没龟趺蹲。驿夫指我原傍岸，县官恐坠移高原。岸滨往往多古冢，零落空余秋草根。至今父老传谶记，野人之语那足论。我疑其藏必深锢，或谓已被湍流吞。安得壮士塞河水，万古莫令开墓门。”读公之诗，伤今之世，则谶纬之说诚不可诬矣。

真率会

林昉《田间书》载《会友人游山檄》云：“人有残缣败素，绘一山一水，爱之若宝，售之必千金。至于目与真景会，则略不加喜，毋乃贵伪而贱真耶？求乐之真，今日正在我辈。春雪既霁，春风亦和，或坐钓于鸥边，或行歌于犊外。百年瞬息，欢乐几何！肴核杯盘，随意所命，毋以丰约拘也。檄书驰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云间泗滨时，其地有林泉之胜，而无烽燧之虞，同时嘉遁者，皆文人高士，因仿司马温公故事，俾予作约语云：“百岁光阴，万物乃天地逆旅；四时行乐，我辈亦风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滨，况地接九山之胜。尽可傍花随柳，庶几游目骋怀。节序骎骎，莫负芒鞋竹杖；杯盘草草，何惭野蔌山肴。虽云一饷之清欢，亦是百年之嘉话。敢烦同志，互作遨头。慨元祐之耆英，衣冠远矣；集永和之少长，觞咏依然。订约既勤，践言弗替。”用附于此，以见真率之会不让游山之乐也。

珠帘秀

歌儿珠帘秀，姓朱氏。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胡紫山宣慰极

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以赠云：“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冯海粟先生亦有《鹧鸪天》云：“十二阑干映远眸，醉乡空断楚天秋。虾须影薄微微见，龟背纹轻细细浮。红雾敛，翠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夜来卷尽西山雨，不著人间半点愁。”皆咏帘以寓意也。由是声誉益彰。

汉儿字圣旨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扬州守臣朱焕以城降。后于焕之孙道存家，钦睹世祖招谕诏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圣旨：谕淮安州安抚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麻正书，北方谓之汉儿字圣旨。此诏岁月在城未降一载先，则焕之来归必先有所期矣。焕之子德辉，承父荫，仕至汉阳同知。道存，德辉之子也，亦以父荫仕至江阴知事，既而复受伪周户部主事之职，将命扬州，被执至淮安，杀之。弟兄子侄客居上海，又悉死于苗獠之劫掠。焕之宗族，所遗殆无噍类。夫焕既不能尽忠于前，而道存又不能尽忠于后，被执遭戮之地，适在扬州、淮安，天之报施，固其宜也。谩书于此，以为畔逆之劝。

碧澜妾

吴兴赵公碧澜，宋宗室也，老而益贫。二妾方少艾，虑无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数献肴酒，致殷勤焉。公于卒也，覆诸水，曰："慎毋再见。昔吾割情忍爱以去尔，尔弗我忘，只搅我心耳。"既而各与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岁请给，足可养赡，愿执事终身，为尼以报主恩。"公遂复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复资育之。四明黄伯成先生玠尝有诗曰："感之以诚感必深，应之以真应必捷。真情一合了弗离，听我长歌碧澜妾。碧澜亦是诸王孙，世殊事异老且贫。少陵尚爱燕玉暖，况是当时真贵人。春衣典尽春寒峭，二妾朱颜正姝好。忍将罗带拆同心，懊恨浮生头白早。珠钿翠靥幸仅存，此时犹及嫁夫君。十二楼头燕子去，挥手不用留仙裙。去妾相悲两相约，既去犹烦送肴酌。主君讵忍覆弃之，见此翻令心绪恶。一心专天天得知，忍著主衣还事谁。遂携衾襆与俱来，后君死者当为尼。碧澜堂下双溪水，使客往来岂知此。不愿新欢恋旧恩，千万人中两人耳。"

箕仙咏史

悬箕扶鸾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来格，所作诗文，间有绝佳者。意亦英爽不昧之鬼，依凭精魄，以阐扬其灵怪耳。友人槜李顾元凯舜举亦善此术，尝召一仙至，大书曰："独乐园主也，可命题。"众以咏史请，鸾不停留，作成长篇，自非熟于史学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为何如鬼也。诗曰："三皇之前不可传，尧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败兵革起，征讨有罪非传贤。苍姬种德极深厚，历载八百何绵绵。孔丘孟轲不得位，唯有文字登书编。春秋笔削严一字，诛恶褒善持大权。丘明作传详本末，下迨战国何茫然。秦皇并吞六王毕，始废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谓传万世，仁义不施徒托仙。东游弗返祖龙死，赤灵

火德明中天。汉朝文景称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无端杂用黄老术，是以未得称其全。王莽贼臣篡汉祚，赖有光武如周宣。云台名将应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轩。绝胜高祖醢彭越，可比周召终天年。崇儒往谒曲阜庙，典章灿灿罗星躔。后人不省创业苦，宠任阉宦皆貂蝉。西园鬻爵诚可耻，党锢忠士灾何延。一朝曹氏帝称魏，铜驼荆棘生荒烟。关张早死后主弱，典午自帝开坤埏。五胡云扰乱中国，五马南渡何翩翩。六朝兴废有得失，岂知合并归杨坚。琼花城里建宫阙，汴河春水浮龙船。乱离思治否复泰，唐室高祖催飞骞。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传高玄。大纲不正有惭色，我尝抚卷思其渊。纷纷女祸握神器，扰扰藩镇横戈鋋。乘舆避乱数奔窜，翠华几度游西川。黄巢残贼不忍说，白骨山积血成泉。侵凌渐使唐祚绝，江海虽大犹涓涓。朱温降将乃一贼，僭号暂时得复失。后唐石晋暨知远，但以功利不尚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独有世宗明治术。我朝列圣皆深仁，天下苍生得苏息。史书浩浩充屋栋，人主欲观宁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鉴，治乱兴亡明似日。愿言乙夜细垂观，比美成王戒无逸。”

夫妇同棺

张春儿，叶县军士李清之妻也。年二十，清疾革，顾谓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后人。”春截发示信，誓弗再适。未几，清死，春恸垂绝，且嘱匠人曰：“造棺宜极大，将以尽纳亡者衣服弓剑之属。”匠如其言，既敛，乃自经，邻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上于朝，旌其墓。时至正戊子也。呜呼！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尚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名门巨族，动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之罪人也与！

宋幼主诗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终二十字，含蓄无限凄戚意思，读之而不兴感者几希。

孔掾史

孔某者，皇庆癸丑间，为江浙省掾史。身躯短小，仅与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牍文，必用低凳阁足令高。脱欢丞相以其先圣子孙，而且才学优长，甚礼遇之。时有诏许文正公从祀夫子庙庭，公之子参知政事恶孔风度不雅，因小过，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参政父亲坐，参政反不容他一个子孙立耶？”许大惭。

挽文教授诗

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

狷洁

郑所南先生思肖，福州连江人，宋太学上舍，应博学宏词科，刚介有立志。会天兵南，叩阙上疏，犯新禁，众争目之，由是遂变今名。曰肖，曰南，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隐居吴下，一室萧然，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识焉。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音异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洁，亦弗为怪。工画墨兰，不妄与人。邑宰求之不得，闻先生有田三十亩，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斫，兰不可画。”尝自写一卷，长丈余，

高可五寸许，天真烂熳，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深山之中，以天为春。”《过齐子芳书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其忠肝义胆，于此可以见之。晚年究竟性命之学，以寿终。

雁书

“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右五十九字，郝公书也。公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潜邸。岁己未，扈从济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统元年，拜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宋馆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归。此书当在至元十一年。是时南北隔绝，但知纪元为中统也。先是，有以雁献，命畜之。雁见公，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诉者。公感悟，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书尺帛，亲系雁足而纵之。后虞人获之苑中，以闻。上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监帛书尚存。

碑刻印识

李和，钱唐人，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赝本求一印识，毅然弗从。其印文“李和鉴定”，石刻印。

九姑玄女课

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辈，多能卜九姑课。其法，折草九茎，屈之为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两两相结，止留两端，已

而抖开，以占休咎。若续成一条者，名曰黄龙傥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纷错无绪，不可分理，则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课。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谓九姑，岂即九天玄女欤？《离骚经》云："索蔓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卜。"注曰："蔓茅，灵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据此，则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

《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意，窃尝病焉。后见陈云峤先生云：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嫠之音乎？"时谱已传矣，故至今卒莫能改。会稽张思廉宪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统开正朔，马上鞮鞻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闾，传得开基太平乐。檀槽含呀呀凤凰腭，十四银镮挂冰索。摩诃不作兜勒声，听奏筵前白翎雀。霜皭皭，风壳壳，白草黄云日色薄。玲珑碎玉九天来，乱撒冰花洒毡幕。玉翎琤玭起盘礴，左旋右折入寥廓。崒嵂孤高绕羊角，啾啁百鸟纷参错。须臾力倦忽下跃，万点寒星坠丛薄。砉然一声震龙拨，一十四弦喑一抹。鴛鹅飞起暮云平，鸷鸟东来海天阔。黄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漓万寿杯。九龙殿高紫帐暖，踏歌声里欢如雷。白翎雀，乐极哀。节妇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莱，鼎湖龙去何时回。"

天下士

《漫浪野录》云：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泛爱天下士。顾今之忌才嫉能，口尧舜而心盗跖者，使先生视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卷二十一

宫阙制度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大内南临丽正门，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阁。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门。正南曰崇天，十一间，五门。东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趋楼二。趋楼登门两斜庑，十门。阙上两观皆三趋楼，连趋楼东西庑各五间。西趋楼之西，有涂金铜幡竿。附宫城南面，有宿卫直庐。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间，一门。东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云从，制度如星拱。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角楼四，据宫城之四隅，皆三趋楼，琉璃瓦饰檐脊。直崇天门，有白玉石桥三虹，上分三道，中为御道，镌百花蟠龙。星拱南有御膳亭，亭东有拱辰堂，盖百官会集之所。东南角楼，东差北有生料库，库东为柴场。夹垣东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楼，南红门外，留守司在焉。西华南有仪鸾局，西有鹰房。厚载北为御

苑。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此两垣之内也。大明门在崇天门内，大明殿之正门也，七间，三门。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檐。日精门在大明门左，月华门在大明门右，皆三间，一门。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碣，文石甃地，上藉重裀，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木质银裹漆瓮一，金云龙蜿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雕象酒卓一，长八尺，阔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编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箜篌，咸备于前。前悬绣缘朱帘，至冬月，大殿则黄狚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幛，黑貂暖帐。凡诸宫殿乘舆所临御者，皆丹楹、朱琐窗，间金藻绘，设御榻，裀褥咸备。屋之檐脊皆饰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寝殿东，三间，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寝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为之缕花，龙涎香间白玉饰壁，草色髹绿其皮为地衣。宝云殿在寝殿后，五间，东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凤仪门在东庑中，三间，一门，东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门。门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门在西庑中，制度如凤仪。门之外有内藏库二十所，所为七间。钟楼，又名文楼，在凤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皆五间，高七十五尺。嘉庆门在后庑宝云殿东，景福门在后庑宝云殿西，皆三间一门，周庑一百二十间，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楼四间，重檐。凡诸宫周庑，并用丹楹、彤壁、藻绘、琉璃瓦饰檐脊。延春门在宝云殿后，延春阁之正门也，五间，三门，东西七十七尺，重檐。懿范门在延春左，嘉则门在延春右，皆三间，一门。延春阁九间，东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檐重屋。柱廊七间，广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寝殿七间，东西夹四间，后香阁一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

五尺，高如其深。重檐，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檐帷咸备。白玉石重陛，朱阑，铜冒，楯涂金雕翔其上。阁上御榻二。柱廊中设小山屏床，皆楠木为之，而饰以金。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壁皆张素画，飞龙舞凤。西夹事佛像。香阁楠木寝床，金缕褥，黑貂壁幛。慈福殿又曰东暖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暖殿，在寝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门在左庑中，三间，一门，高三十尺。清灏门在右庑中，制度如景耀。钟楼在景耀南，鼓楼在清灏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庑一百七十二间，四隅角楼四间。玉德殿在清灏外，七间，东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饰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设佛像。东香殿在玉德殿东，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庆殿在玉德殿后，九间，东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设御榻，帘帷裀褥咸备。前列朱阑，左右辟二红门，后山字门三间。东更衣殿在宸庆殿东，五间，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庆殿西，制度如东殿。隆福殿在大内之西，兴圣宫之前。南红门三，东西红门各一，缭以砖垣。南红门一，东红门一，后红门一。光天门，光天殿正门也，五间，三门，高三十一尺，重檐。崇华门在光天门左，膺福门在光天门右，各三间，一门。光天殿七间，东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间，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寝殿五间，两夹四间，东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檐，藻井，琐窗，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悬朱帘、重陛，朱阑，涂金雕冒楯。正殿缕金云龙樟木御榻，从臣坐床重列前两傍。寝殿亦设御榻，裀褥咸备。青阳门在左庑中，明晖门在右庑中，各三间，一门。翥凤楼在青阳南，三间，高四十五尺。骖龙楼在明晖南，制度如翥凤，后有牧人宿卫之室。寿昌殿又曰东暖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重檐。嘉禧殿又曰西暖殿，在寝殿西，制度如寿昌，中位佛像，傍设御榻。针线殿在寝殿后，周庑一百七十二间，四隅角楼四间。侍女直庐五所，在针线殿后。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间，在直庐后，及左右浴室一区，在宫垣东北隅。文德殿在明晖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为之，三间，前后轩一间。盝顶殿五间，在光天殿西北角楼西，后有盝顶小殿。香殿在宫垣西北隅，三间，前轩一间，前寝殿三间，柱廊三间，

后寝殿三间，东西夹各二间。文宸库在宫垣西南隅，酒房在宫垣东南隅，内庖在酒房之北。兴圣宫在大内之西北，万寿山之正西，周以砖垣，南辟红门三，东西红门各一，北红门一。南红门外，两傍附垣有宿卫直庐，凡四十间，东西门外各三间。南门前夹垣内，有省院台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门外，有窨花室五间。东夹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间，凌室六间，酒房六间。南北西门外，棋置卫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为一间。外夹垣东红门三，直仪天殿吊桥，西红门一，达徽政院。门内差北，有盝顶房二，各三间。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间。差南，有库一所，及屋三间。北红门外，有临街门一所，三间。此夹垣之北门也。兴圣门，兴圣殿之正门也，五间，三间，重檐，东西七十四尺。明华门在兴圣门左，肃章门在兴圣门右，各三间，一门。兴圣殿七间，东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间，深九十四尺。寝殿五间，两夹各三间，后香阁三间，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悬琐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设扆屏榻，张白盖帘帷，皆锦绣为之。诸王百寮宿卫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其柱廊寝殿，亦各设御榻，裀褥咸备。白玉石重陛，朱阑，涂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饰其檐脊。弘庆门在东庑中，宣则门在西庑中，各三间，一门。凝晖楼在弘庆南，五间，东西六十七尺。延颢楼在宣则南，制度如凝晖。嘉德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各三间，重檐。宝慈殿在寝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门在兴圣宫后，延华阁之正门也，正一间，两夹各一间，重檐，一门，脊置金宝瓶。又独脚门二，周阁以红板垣。延华阁五间，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饰其檐，脊立金宝瓶，单陛，御榻从臣坐床咸具。东西殿在延华阁西，左右各五间，前轩一间。圆亭在延华阁后。芳碧亭在延华阁后圆亭东，三间，重檐，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饰以绿琉璃瓦，脊置金宝瓶。徽青亭在圆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华阁东南隅东殿后，傍有盝顶井亭二间，又有盝顶房三间。畏吾儿殿在延华阁右，六间，傍有窨花半屋八间。木香亭在畏吾儿殿后。东盝顶殿在延华阁东版垣外，正殿五间，前轩三间，东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间，深二十六尺。寝殿三间，东西四十八尺。前宛转置花朱阑八十五扇。殿之傍有

盝顶房三间，庖室二间，面阳盝顶房三间，妃嫔库房一间，缝纫女库房三间，红门一。盝顶之制，三椽，其顶若笥之平，故名。西盝顶殿在延华阁西版垣之外，制度同东殿。东殿之傍，有庖室三间，好事房二，各三间，独脚门二，红门一。妃嫔院四，二在东盝顶殿后，二在西盝顶殿后，各正室三间，东西夹四间，前轩三间，后有三椽半屋二间。侍女室八十五间，半在东妃嫔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嫔院右，东向。室后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间。东盝顶殿红门外，有屋三间，盝顶轩一间，后有盝顶房一间。庖室一区，在凝晖楼后，正屋五间，前轩一间，后披屋三间，又有盝顶房一间，盝顶井亭一间，周以土垣，前辟红门。酒房在宫垣东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间，前盝顶轩三间，南北房各三间。西北隅盝顶房三间，红门一，土垣四周之。学士院在阁后西盝顶殿门外之西偏，三间。生料库在学士院南。又南，为鞍辔库。又南，为军器库。又南，为牧人庖人宿卫之室。藏珍库在宫垣西南隅，制度并如酒室，惟多盝顶半屋三间，庖室三间。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illegible]，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仪天殿后。桥之北有玲珑石，拥木门五，门皆为石色。内有隙地，对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洞府出入，宛转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阔四十一尺半，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顶也。又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遍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响铁一悬。殿之后有小石笋二，内出石龙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厕堂一间。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间，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广寒殿东，其制圆，九柱，高二十四

尺，尖顶上置琉璃珠。亭后有铜幡竿。玉虹亭在广寒殿西，制度如金露。方壶亭在荷叶殿后，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无梯，自金露亭前复道登焉，又曰线珠亭。瀛洲亭在温石浴室后，制度同方壶。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复道，亦曰线珠亭。荷叶殿在方壶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三十尺，方顶，中置琉璃珠。温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二十三尺，方顶，中置涂金宝瓶。圜亭，又曰胭粉亭，在荷叶稍西，盖后妃添妆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东差北，三间，东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马湩室在介福前，三间。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间。庖室在马湩前。东浴室更衣殿在山东平地，三间，两夹。太液池在大内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当万寿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围七十尺，重檐，圆盖顶，圆台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裀，中设御榻，周辟琐窗，东西门各一间，西北厕堂一间，台西向，列甃砖龛，以居宿卫之士。东为木桥，长一百廿尺，阔廿二尺，通大内之夹垣。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阔如东桥，中阙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是桥通兴圣宫前之夹垣。后有白玉石桥，乃万寿山之道也。犀山台在仪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药。隆福宫西御苑在隆福宫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两夹二间，柱廊三间，龟头屋三间，丹楹，琐窗，间金藻绘，玉石础，琉璃瓦。殿后有石台，山后辟红门，门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并列。又后直红门，并立红门三。三门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圆殿在山前，圆顶上置涂金宝珠，重檐。后有流杯池，池东西流水，圆亭二，圆殿有庑以连之。歇山殿在圆殿前，五间，柱廊二，各三间。东西亭二，在歇山后左右，十字脊。东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东西亭之南，九柱，重檐。亭之后，各有侍女房三所，所为三间，东房西向，西房东向。前辟红门三，门内立石以屏内外，外筑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东偏，三间，后盝顶殿三间。前启红门，立垣以区分之。仪鸾局在三红门外西南隅，正屋三间，东西屋三间，前开一门。史官虞集曰：尝观纪籍所载，秦、汉、隋、唐之宫阙，其宏丽可怖也，高

者七八十丈，广者二三十里。而离宫别馆，绵延联络，弥山跨谷，多或至数百所。嘻，真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人矣。由余当秦穆公之时为是，俾见后世之侈何如也。虽然，紫宫著乎玄象，得无栋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简，又乌足以重威于四海乎！集佐修《经世大典》，将作所疏宫阙制度为详，于是知大有径庭于古也。方今幅员之广，户口之夥，贡税之富，当倍秦、汉而参隋、唐也，顾力有可为而莫为，则其所乐不在于斯也。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重于此则轻于彼，理固然矣。

公宇

中书省

吏部

户部　都提举万亿绮源库　都提举万亿赋源库　都提举万亿宝源库　都提举万亿广源库　提举富宁库　诸路宝钞都提举司　顺承行用库　文明行用库　光熙行用库　健德行用库　和义行用库　崇仁行用库　顺承平准库　大都平准库　宝钞总库　印造宝钞库　烧钞西库　烧钞东库　印造茶盐引局　抄纸坊

礼部　会同馆　教坊司　铸印局　白纸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实司　提举都城所　提举右八作司　提举左八作司备章总院　大都人匠总管府　大都等路诸色民匠总管府　纹绣总院　绣局　诸路杂造总管府　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　提举诸司局　诸司

局人匠总管府　大都金银器盒局　大都毡局　织染局　花毯蜡布等局　帘局　撒答剌欺等局人匠提举司　造船提举司　诸物库　符牌库　受给库　左右厢

枢密院　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虎贲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唐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钦察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贵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西域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御史台　殿中司　察院

也可札鲁忽赤　司狱司

徽政院　宫正司　掌谒司　掌医署　掌膳署　内宰司备用库藏珍库　掌仪署　文成库　供须库　仪从库　卫候司　右都威卫使司　左都威卫使司　延庆司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　马瑙玉局　大都等路诸色民匠提举司　织染杂造人匠总管府　绫锦局　织染局文绮局　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　大护国仁王寺财用规运都总管府

宣徽院　尚舍监　诸物库　尚食局　生料库　光禄寺　尚酝局　尚饮局　醴源仓　阑遗监　提举太仓　柴炭提举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奉宸库　管领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总管府

集贤院　国子监　国子学　兴文署

翰林院　国子监　国子学

翰林国史院

宣政院　资善库

昭文馆

太常寺　太庙署　大乐署　社稷署　礼直署

大司农司广济署　藉田署　丰赡署　供膳署　昌国署　济民署

大都护府

通政院　廪给司

秘书监　著作局　秘书库

大府监　内藏库　右藏库　左藏库　器备库

中尚监　资成库　杂造局诸色人匠提举司　铁局　木局　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　大都等路种田人匠织染局

利用监　资用库　怯怜口皮局人匠提举司　大都杂造双线局　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软皮局

章佩监　御带库　异珍库

典瑞监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监　修内司　大木局　小木局　泥瓦局　妆钉局　铜局　车局　绳局　祗应局　画局　油漆局　器备局　器物局　铁局　仪鸾局　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　犀象牙局　雕牙局　雕木局　采石局　木场局　上林局　大都门尉

将作院　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　玉局提举司　玛瑙局提举司　石局　金丝子局　大小雕木等局　鞓带斜皮局　瓘玉局　画局　温犀玳瑁局　漆纱冠冕局　珠子局　异样等局总管府　异样纹绣两局　绫锦织染两局　金丝颜料总库　尚衣局　御衣局

泉府司　富藏库

侍仪司　法物库

武备寺　寿武库　利器库　甲匠提举司　箭局　弦局

都水监　大都河道提举司

尚乘寺　诸路杂造总管府　诸路旋匠提举司　网帘局　资乘库

太仆寺

太史院

司天台

回回司天台

太医院　御药局　御药院　回回药物院　回回药物局　大都惠民局　广惠司

崇福司

拱卫直都指挥使司　仪从司

大司徒领异样金玉人匠总管府　塑局　出镴局　银局　铜局　铸泻等铜局　唐像画局　梵像局　杂造提举司　镔铁局　玉局　诸物局

孛可孙

仪凤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运使司　万斯南仓　万斯北仓　千斯仓　相因仓　丰闰仓　通济仓　广贮仓　永平仓　永济仓　惟亿仓　既盈仓　盈衍仓　大积仓　丰实仓　广衍仓　顺济仓

大都等路都转运盐使司　大都税课提举司　大都酒课提举司

大都南北两兵马都指挥使司　北兵马司

内史府

省架阁库

左右部架阁库

长信寺

喝盏

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诸王大臣非有赐命不敢用焉。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义。

碧珠示谶

文宗潜邸金陵日，岁当戊辰，适太平兴国寺铸大钟，为金数万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环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当不坏。”即投液中。钟成，其款有曰“皇帝万岁”，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识之，而坚固完好，光采明发，不以灼毁。万目惊睹，欢叹如一。及登大宝，方与近侍言向时祝天之谶。

卷二十二

圣门弟子

孔门弟子姓字，见诸《家语》、《论语》、《史记》等书。金华张君孟兼，稽订异同，集为章句，以便记诵，即古《急就》之义也。其文曰：繄昔圣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七十二贤。德行著称，颜回子渊。冉耕伯牛，闵损子骞。及冉雍仲弓，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并鲁人。端木赐子贡，卫人。言语是称，赐言多中。乃多才艺，仲由季路，陈人。冉求子有，鲁人。政事并著。言偃子游，吴人。卜商子夏，卫人。文学著名，孰可方驾。曾参子舆，纯孝全归，父点子晰，浴沂舞雩。回父无繇，并鲁人。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齐人。字以季次。县成子祺，左郢子行，并鲁人。乐咳亡。颜哙，同字子声。其字子羽，澹台灭明，并鲁人。子之是字，公祖句兹。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会子期，乃子旗字者，粤巫马施。颜之仆子叔，申枨子续，商瞿子木，并鲁人。蘧瑗伯玉。卫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并鲁人。其申党一作续。者，止字曰周。亡。司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颛孙师子张，陈人。公冶长子长，齐人。一字子禽，其陈亢子亢。陈人。名而不字，唯句井疆。高柴子羔，并卫人。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宫适子容，鲁人。薛邦子从。亡。公西蒧鲁人。及公西舆如，亡。字子上同。穰驷赤子徒，秦人。廉洁子庸，卫人。漆雕开鲁人。琴牢，子开字同。宓不齐子贱，并卫人。步叔乘子车，齐人。其膝雕哆邽巽，子敛字俱。并鲁人。粤梁鳣者，其字叔鱼。齐人。秦祖子南，秦人。樊须子迟，齐人。亦有后处，字以里之。亡。原宪，鲁人。燕伋，亡。同字子思。郑国荣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析，公夏首子乘，施

之常子恒，并亡。公良孺子正。陈人。冉孺子鲁，冉季子产。字子柳者颜幸，并鲁人。字子象者县亶。石作蜀子明，并亡。公孙龙子石。楚人。商泽子季，奚容蒧子晳。狄黑晳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并亡。字子丕者，曰惟商秦。楚人。秦冉字开，颜祖字襄。并亡。任不齐子选，楚人。曹恤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颜高一作刻。子骄，鄡单子家。并亡。颜何字冉，公西赤子华。并鲁人。猗欤多贤，升堂入室。慨举世之所传，名固逾乎七十。乃稽纪载，尚遗其实。《家语》史迁，所录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识，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铨次，岂缘声律。不韪之罪，莫敢自恤。尚同好之君子，幸有以订愚之失。

颜无繇音遥。《正义》云音由。　县成县音玄。　公祖句兹句音钩。句井疆句《正义》作钩。

宓不齐宓音密。《正义》云当作伏。　漆雕哆音赤者反。　邽巽邽音圭。　鄡单上音苦尧反。下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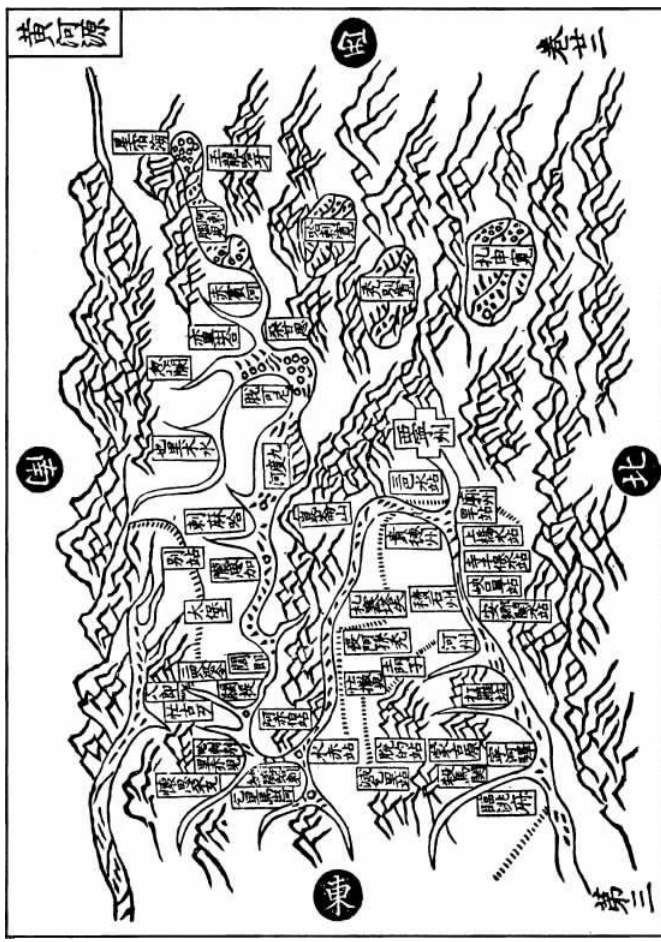
黄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圣天子以四海万国之广，轸念庶民艰虞罔控告也，分使诣外郡诸道，布扬德心，戚休兴替之，清污扬激之。畿甸密迩，独不得均其泽。越五月，诏前翰林学士承旨臣阔阔出、翰林侍读臣昂霄，奉使宣抚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惊悸罔措，唯务罄竭忠赤，尽民瘼后已。阔公一日语昂霄："余尝从余兄荣禄公都实抵西国，穷河源。"耳之不觉瞿然以骇，有是乎哉，请毕其语。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岁在庚辰，钦承圣谕，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盖难其人。都实汝旧人，且习

诸国语，往图汝谐。授招讨使，佩金虎符以行。是岁四月，至河州。州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捉一作杀。马关，林麓穹隘，译言泰石答班，启足浸高，一日程至巅，西迈愈高。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还，图城传位置以闻。上悦，往营之，授土蕃等处都元帅，仍金虎符，置寮采督工，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城传措工物完，阔阔出驿闻，适相哥征昆哥臧不回，力沮，遂止。翼岁，兄都实旋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恼儿。自西徂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二三日程，水西南来，名亦里出，合赤宾。三四日程，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朮，合流入赤宾。其流寝大，始名黄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裂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六七里，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浑浊，土人抱革囊乘骑过之，民聚落斜木干象舟傅毛革以济，仅容两人。继是，两山峡束，广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测矣。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远年成冰时，六月见之。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程。河行昆仑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阔即及阔提，二地相属。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别里赤儿，四达之冲也，多寇盗，有官兵镇防。昆仑迤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其东山益高，地亦渐下，岸狭隘，有狐可一跃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来，名纳邻哈剌，译言细黄河也。又两日程，水南来，名乞儿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转西，至昆仑北，二日程地，水过之北流，少东，又北流。约行半月程，至贵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隶河州置司土蕃等处宣慰司所辖。又四五日程，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五日程，至河州安乡关。一日程，至打罗坑。东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来入河。又一日程，至兰州。其下过北一作比。卜渡，至鸣沙州。过应吉里州，正东

行，至宁夏府。南东行，即东胜州，隶西京大同路地面。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傍贯，莫知纪极。山皆草山石山，至积石，方林木畅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盖乞儿马出及贵德州必赤里也。汉张骞使绝域，羁联拘执，艰厄百罹，历大宛、月氏等数国，其傍大国五六，皆称传闻，以为穷河源，乌能睹所谓河源哉！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合葱岭河，注蒲类海，不流，洑至临洮出焉。今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其下流散之沙碛。又有言河与天河通，寻源得织女支机石以归，亦妄也。昆仑去嵩高五万里，阆风、玄圃、积瑶、华盖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传》：河上流由洪济梁南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谓昆仑。其言颇类，然止称河源其间云。国家敞天威，亘天所覆焘，无间海内外，冠带万国，罔非臣妾，视汉、唐为不足讶，故穷河源，去万里，若步闺闼。嘻，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实族女真蒲察氏，统乌思臧路，暨招讨都元帅，凡三至吐蕃。阔阔出，今除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是岁八月初吉，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潘昂霄谨述。柯九思述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辽阻，所传闻异辞，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陬，实惟河源。而《水经》载，河出昆仑，经十余国，乃至泑泽。《山经》又称：阳纡之山，河出其中，淩门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传》亦云：阳纡之山，河伯冯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释氏西域志》称：阿耨达大山上，有大渊水，即昆仑山也。《地里志》亦称：昆仑山在临羌西。而《汉书》载河出两源，或称有，或称无，而河源所著异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异，终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肃等城。秋，取西凉府。遂过沙陀，至黄河九渡。按昆仑当九渡下流，则昆仑固已归我职方氏矣。宪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帅诸部军征西域，凡六年，辟封疆四万里，于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尽在封域之内。当时在行有能记其说，皆得于目击，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实置郡河

源。故翰林侍读学士潘公，得究其详实，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昆仑行一月，始穷河源。於戏！当四海混一之盛，闻广见核，至数千载莫能究者，俾后世有考而传信焉，岂斯文之光，实邦家无疆之休也。公之子诩，能不坠其先业，增光而润色之。至顺间，以同知嘉定州事来吴，将刊是书行于世，属九思叙其说于篇端。元统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国朝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书奉敕署牒以命之。牒具，中书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烦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书令枢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书上日，独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闻，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亲近有誉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禽戏

余在杭州日，尝见一弄百禽者，蓄龟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则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竖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状，谓之乌龟叠塔。又见蓄虾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至松江，见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鳅鱼，一黄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药涂利刃，各断其腰，互换接续，首尾异色，投放水内，浮游如故，郡人卫立中，以盆池养之，经半月方死。叠塔说法，固教习之功，但其质性蠢惷，非他禽鸟可比，诚难矣哉。若夫断而复续，死而复生，药欤法欤？是未可知也。但剧戏中似此者，果亦罕见。

虎祸

大德间，荆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于路傍旧土洞中。忽有一虎，来踞洞口，哮吼怒视，目光射人。内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议："虎若不得人，恶得去？"因绐愚者先出，我辈共掩杀之。愚者意未决，遂各解一衣，缚作人形，掷而出之。虎愈怒。八人并力排愚者于外，虎即衔至洞口，怒视如前。须臾，土洞压塌，八人皆死，愚者

获生。夫当颠沛患难之际，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险矣，天道果梦梦耶？

河南妇死

河南妇，世为河南民家。大兵下江南，妇被虏，姑与夫行求数年，得之湖南，妇已妻千户某，饶于财，情好甚洽，视夫姑若涂人。会有旨，凡妇人被虏，许银赎，敢匿者死。某惧罪，亟遣妇，妇坚不行。夫姑留以俟，妇闭其室，弗与通，遂号恸顿绝而去。行未百步，青天无云而雷，回视，妇已震死。钱唐白湛渊先生纪以诗曰："从军古云乐，获罪祷应难。毋望明珠复，夫求破镜完。押衙逢义士，公主奉春官。为报河南妇，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燧为翰林学士承旨日，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人，秀丽闲雅，微操闽音。公使来前，问其履历。初不以实对，叩之再，泣而诉曰："妾乃建宁人氏，真西山之后也。父官朔方时，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帑无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公得报，语一小史黄琛，后显官者。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史忻然从命。京师之人相传以为盛事云。嘉兴贝阙尝有诗曰："断丝弃道边，何日缘长松。堕羽别炎洲，不复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车书同。玉堂盛文士，燕集来雍雍。金刀手割鲜，酒给蒲萄浓。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双。叶娉婷刘碧玉，绰约商玲珑。宝钏金雀钗，已觉燕赵空。或闻操南音，未解歌北风。上客惊且疑，姓字初未通。问之渐复泣，乃起陈始终。妾本建宁女，远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时，谓是金母童。梨花锁院落，燕子窥帘栊。迢迢

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贷国有刑，桎梏加父躬。鬻女以自赎，白璧沦泥中。秋娘教歌舞，屡入明光宫。永为倡家妇，遂属梨园工。京华多少年，门外嘶青骢。不如孟光丑，犹得嫁梁鸿。自伤妾薄命，失路似秋蓬。客闻为三叹，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归旧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穷。配尔执箕帚，今夕看乘龙。鸳鸯并玉树，鹦鹉开金笼。弃汝桃花扇，红牙不复从。提瓮自汲水，絺绤自御冬。时多困輒轲，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群玉峰。借问为者谁，内相姚文公。”

数谶

至元甲子，阿合马拜中书平章，领制国用使司。时乐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谶纬者，谓其当擅重权十八年，人未之信，果于至元壬午伏诛。越五年，丁亥闰二月，桑哥拜中书平章，立尚书省，贪暴残忍，又十倍于阿合马。人亦谓桑字拆而为四十八。桑字后改作相字，亦拆而为四十八。竟不知应之于寿，或应之于职。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败绩，恰四十八月，其神验如是。

戎显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张汉臣尚书、赵松雪学士、费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过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舆，将游水乐洞。行里余，逢一尼寺，赵公偕二公入寺访亲。俄而从人来报，张公之老仆戎显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气绝身僵。忽有二道士过，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即于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篱落间摘一青叶度于老者，若作法书符状，置死人顶上，随即再生。顷间，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宾变现，隐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槜李郭宗夏，尝见建德路总管赵良臣，言都下有李总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无子，闻枢密院东有术者，设肆算命，谈人休咎多奇中，试往叩焉，且语之曰：“吾之禄寿，已不必言，但推有子与否。”术者笑曰：“君有子矣，何为绐我？”李曰：“吾实无子，岂绐汝耶？”术者怒曰：“君年四十当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绐我而何？”同坐者皆军官，见二人争执，甚讶之。李沈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时，一婢有娠，吾以职事赴上都，比归，则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则此是也。”术者曰：“此子终当还君。”相别而出。时坐中一千户，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无子，因到都，置一婢，则已有孕，到家时，适吾妻亦有孕，前后一两月间，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岂君之子耶？”两人各言妇人之容貌齿岁相同。李归语于妻。妻往日诚悍妒，至是，见夫无嗣，心颇惭而怜之。翼日，邀千户至家，享以盛馔，与之刻期而别。千户先归南阳府，李以实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当与汝奏闻。”既而有旨，得给驿以行，凡筵席之费皆从官办。李至，众官郊迎，往千户宅，设大宴，李所以馈献千户并其妻子仆妾之物甚侈。千户命二子出拜，风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为己子，致请于千户。千户曰：“君自认之。”李谛视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户曰：“然。”于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为之堕泪。举杯交贺，大醉而罢。明日，千户答礼会客如昨，谓李曰：“吾既与君子矣，岂可使母子分离？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其子见大官，大官曰：“佳儿也。”引之入觐，通籍宿卫，后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无子，数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术士之业亦精矣。

夫妇入道

王氏守素，钱唐民家女，其夫丁，弃家为全真道士于吴山之紫阳庵。一日，召守素入山，书付四句云：“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逆顺两俱忘，虚空镇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谓之骑鹤化。守素遂亦束发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遗尸，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几于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论，贞守一节，乃可尚也。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赠之诗曰：“不见辽东丁令威，旧游城郭昔人非。镜中春去青鸾老，华表山空白鹤归。石竹泪干斑雨在，玉箫声断彩云飞。洞门花落无人迹，独坐苍苔补道衣。”

项节妇

燕山项氏，其夫江南人，行贾燕蓟间，聘项与居。未几，夫死。项时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余资养姑以自终。比至，姑已改适，励志孑居，以守夫祀。旰江李宗冽闵其事而赋之，诗曰：“少无依倚老何堪，白发婆娑乱不簪。梦里尚思江北好，悔将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术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起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

童子属对

湖广行省平章归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岁，直造伞下避雨。平章问曰：“学生能属对否？”曰：“能。”平章曰：“青衿来避雨。”即应声对曰：“紫绶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遗以果肴。明日，除书至，拜中书平章之命，复大喜，再以楮币彩缯赠之。

先辈风致

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酒半，宪使举杯请曰：“今日之欢，皆玉带为也，愿先生酬之以诗，先生其毋辞。”时先生负海内重名，雅畏清议，又不能违宪使之请，遂书一绝句云：“菡萏池边风满衣，木犀庭下雨霏霏。老夫记得坡仙语，病体难禁玉带围。”于是举席称叹，尽欢而散。盖前辈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时风致可想见，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马善谏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与夫人不睦，已数年矣。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马明里往唁之。及归，问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带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务争夺家财，全无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灵帏，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与夫人同寝，欢爱如初。若司马者，可谓善于寓谏者矣。

俞竹心

术士俞竹心者，居庆元，嗜酒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

为异人。至元己卯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再，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

犬胁生子

元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怀胎，左胁下忽肿成疮。六七日后，于疮生五子，色皆青苍，每当脊梁自顶至尾，生逆毛一道，他无所异。又数日，疮亦平复。

卷二十三

书画褾轴

唐贞观、开元间，人主崇尚文雅，其书画皆用紫龙凤绸绫为表，绿文纹绫为里，紫檀云花杵头轴，白檀通身柿心轴。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轴，牙签锦带。大和间，王涯自盐铁据相印，家既羡于财，始用金玉为轴。甘露之变，人皆剥剔无遗。南唐则褾以回鸾墨锦，签以潢纸。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绫为褾，文锦为带，玉及水晶檀香为轴。靖康之变，民间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后，和议既成，榷场购求为多，装褫之法，已具《名画记》及《绍兴定式》，兹更不赘。姑以所闻见者，使赏鉴之士有考焉。

锦褾

克丝作楼阁紫宝阶地　克丝作龙水紫大花　克丝作百花攒龙五色簟文俗呼山和尚。　克丝作龙凤

紫小滴珠方胜鸾鹊　青绿簟文俗呼阁婆，又曰蛇皮。

紫鸾鹊一等紫地紫鸾鹊，一等白地紫鸾鹊。　紫百花龙

紫龟纹　紫珠焰　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

紫汤荷花　红霞云鸾　黄霞云鸾俗呼绛

霄，其名甚雅。

青楼阁阁又作台。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龙团

青樱桃 皂方团白花 褐方团白花 方胜盘象

球路 衲 柿红龟背 樗蒲

宜男 宝照 龟莲 天下乐

练鹊 方胜练鹊 绶带 瑞草

八花晕 银钩晕 红细花盘雕 翠色狮子

盘球 水藻戏鱼 红遍地杂花 红遍地翔鸾

红遍地芙蓉 红七宝金龙 倒仙牡丹 白蛇龟纹

黄地碧牡丹方胜 皂木

绫引首及托里

碧鸾 白鸾 皂鸾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云鸾 樗蒲

大花 杂花 盘雕 涛头水波纹

仙纹 重莲 双雁 方棋

龟子 方毂纹 鸂鶒 枣花

鉴花 叠胜 白毛辽国。 回文金国。

白鹭 花并高丽国。

贉卷纸

高丽 蠲 夹背蠲 揩光

轴

出等白玉碾龙簪顶或碾花。 白玉平顶 玛瑙浆水红。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蜡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轴杆

檀香木

匣

螺钿宋高宗内府皆钿匣。

炉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辈德政碑，穹窿莫比，特阙坐石。时赵若晦者素善谄媚，因以杨和王坟域所有为言，役人夫数千，拖拽而至。毕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炉鸣，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为常。又枭鸣梁压，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败，诸公俱罹奇祸，岂非事有先兆与？

田夫人

刘公复新为上都留守时，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与同列据案判事以戏，遂为仇家发之。公大怒，责问罪状，枷项示众。及归，怒容未霁。其夫人田氏，问公何故不乐，公语其故。夫人曰：“此小节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请公为脱其枷，且劳以酒，云：“此一杯与汝压惊，此一杯与汝庆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谢而退。不数年，公卒而无子，止一女，适田直长。直长遄卒，女病双瞽。后亢官湖广参政，迎夫人母子归，没齿敬养不怠。公乃廉访使刘廷幹之从祖父也。

嗓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謔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卖花人搧过桥东。"由是其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关来吊唁，询其由，或对云："此释家所谓坐化也。"复问鼻悬何物，又对云："此玉箸也。"关云："我道你不识，不是玉箸，是嗓。"咸发一笑。或戏关云："你被王和卿轻侮半世，死后方才还得一筹。"凡六畜劳伤，则鼻中常流脓水，谓之嗓病。又爱讦人之短者，亦谓之嗓，故云尔。

金莲杯

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予窃怪其可厌。后读张邦基《墨庄漫录》，载王深辅道《双凫诗》云："时时行地罗裙掩，双手更擎春潋滟。傍人都道不须辞，尽做十分能几点。春柔浅蘸蒲萄暖，和笑劝人教引满。洛尘忽浥不胜娇，划蹈金莲行款款。"观此诗，则老子之疏狂有自来矣。

大佛头

宋高宗朝，钱唐喻氏出家为沙门，名思净，建妙行院于北关，接待供僧三百万。画阿弥陀佛，入于神妙，杨侍郎杰赞为喻弥陀，人从而称之。净又于西湖之北镌石为大佛头。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

扬州白菜

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

谲诞有配

天下之事，未尝无配，虽谲诈诞妄之谈，亦有然者。松江卫山斋有材誉，时庸医儿孙华孙颇知嗜学，山斋因奖予之，使得侪于士类。山斋既死，华孙忽谓人曰："尝梦天使持黄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卫山斋声价畀汝。'吾受命谢恩而寤。"华孙才思极迟，凡作一诗，必数十日乃就，则曰："吾登溷偶得一联。"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戏赠以诗，有"浪得诗名索价高"及"山斋声价黄封合"之句。陆居仁每谓人曰："吾读书至得意时，见庆云一朵现，家人皆不能睹。又一日，读《诗集传》，有不安处，思所以易之，忽若梦寐中见尼父拱立于前而呼吾字曰：'陆宅之，朱熹误矣，汝说是也。'"偶与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禀受素弱乎？"曰："何为？"曰："吾见足下眼目眊眩，又梦寐颠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惭赧，不复辨。客来谈及，拊几大笑，命笔识之。

检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illegible]毿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湖又竭。欲求

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目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此袁介《踏灾行》也，足可以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劝。介，字可潜，尝掾松江，盖能以儒术饰吏事者，因载之。

玉辘轳

霍清甫治书云：《考古图》载古衣服，今有玉辘轳、玉具剑。古乐府曰：“腰间辘轳剑。”此器，以块然之璞，既解为环，中复为转关，而上下之隙，仅通丝发，作宛转其间，今之名玉工者，往往叹其所未睹。按：汉隽不疑带櫑同。具剑。晋灼曰：古长剑首，以玉作井辘轳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莲花初生未敷时。今大剑末首，其状如此。前说乃宋李公麟之所纪也。余昔宦游钱唐，因识吴和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辘轳，玉青色，形如吕字，环口中间，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形色极古，人皆以为鬼工。因土渍，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脱开，详视窍中，有双玉轴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当间煮之胖胀，撑塞双轴，入窍关住，所以宛转无碍，年深腐败缩瘦，因而煮脱，试用干牛筋捶实，置轴两间，对勘孔窍，以线缚定煮之，少时，双轴果涌入窍中，须臾取出，依前动转不脱。后余亦收一小者，状若旋环，制作大约相似，后因损折，转轴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亦同一关捩。其玉具剑，自三代有之，今止以两汉为始，至于宋朝，且千余年，未有能穷其辘轳底蕴。今偶以煮脱乃得其机轴，

亦云奇矣。

猴盗

夏雪蓑云：尝见优人杜生彦明，说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绣衣服，琢玉帽顶，而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问以姓名履历，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为盗也。次日，客酬宴，邀至其室，见柱上锁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纵使周旋席间，忽番语遣之，俄捧一碟至。复番语詈之，即易一碗至。生惊异，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时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毙于猎犬，终日叫号可怜，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长成，遂能随人指使，兼解番语耳。"生别后，至清州，留吴同知处。忽报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吴语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盗，凡至人家，窥见房室路径，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窃，彼则在外应接。吾必夺此猴，为人除害也。"明日，客谒吴，吴款以饭，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则就此断其首。"客不得已，允许，吴酬白金十两。临去，番语嘱猴。适译史闻得，来告吴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饮不食，彼必解尔缚，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吴未之信。至晚，试与之果核水食之类，皆不食。急使人觇之，此客果未行。归报，引猴挝杀之。

盗有道

后至元间，盗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于纱帷中窥见之，美髭髯，身长七尺余。时一侍姬亦见之，大呼有贼。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贼敢来？"盖虞其有所伤犯故也。纵其自取七宝系腰，金玉器皿，席卷而去。翼旦，责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获解，沿门搜索，终不可得。越明年，才于绍兴诸暨州败露。掠问其

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东，相去三十余家。是夜，自外大醉归，倒于门外，主人扶掖登楼而卧。须臾，呕吐，狼籍满地。至二更，开楼窗，缘房檐，进府内。脚履尺余木级，面带优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头，置于白塔上，复回寓所。侵晨，逻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无髭髯，竟不之疑。数日后，方携所盗物抵浙东，因此被擒。盗亦有道，其斯之谓欤？

预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为余言：元统间在都门见一全真先生，年五十余，相貌魁伟。尝坐省东茶肆中，所言辄有验。因访其寓所，乃在五门外第二桥民家，遂以出处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归，四十后，方可食禄。"临别，偶问及时事，全真曰："此后当改至元，至元后改至贞，天下乱矣。"仆曰："国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识之。"仆南还，至关河，闻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则知贞者，正也。四十后，方补饶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烛照数计，特不知果何术也，岂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右《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

讥省台

集庆失守，行御史台移置绍兴路，前御史大夫纳璘再任。时浙省丞相达失帖木儿得便宜行事，民间颇言其贪。后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枢密院，护台治，大夫之政，一听决于院判。有人作诗云："旧省新丞相，新台旧大夫。大夫听子语，丞相爱金珠。"又有人大书于台之门曰："苞苴贿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獬廌，越王台上望金陵。"

造物有报复

会稽陈思可睿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纳璘，开行台于绍兴。于时庆元慈溪则有县尹陈文昭，本路余姚则有同知秃坚，在城则有录事达鲁花赤迈里古思，皆总制团结民义者。纳璘之子安安，以三人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绐召秃坚至，拘留宝林寺，夜半，率台军擒杀之。从而方国珍亦执陈文昭、沈之海。独存迈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秃坚之死，归罪于迈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当时之执秃坚，乃所以擒迈里古思也。执秃坚之谋，出于潘子素，子素亦为安安缢诸途。执子素之谋出于辛敬所，敬所艰关投张士诚，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纳璘为大夫，又不能容迈里古思，挝杀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搠思监拜中书右相，诏入朝，既得罪，兄弟诛戮，家无噍类，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静而思之，若有尸于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锁锁

回纥野马川有木曰锁锁，烧之，其火经年不灭，且不作灰。彼处妇女取根制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叶氏还金

叶公政，字克明，淮阴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实之子，翰林直学士蟾心之从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卜颜平章檄，转饷鄂阃。时丹阳富民束子章，先与是役，会饮于蕲，志相合，即以兄礼事公政。未几，子章起赴沔，泣别公政曰："弟今济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笃信，愿以资囊相托。"公政辞弗获，俾子章手缄，而为谨藏之。越两月，子章之友朱君让，率其奴来谒，曰："子章不幸入莲台湖，遇盗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间欲启囊而请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尝语我，子章已矣，家固无恙也。义必质诸其家，明以付汝。"君让以公政匿为己有，衔之，去。明年，既竣事，还坐丹阳驿门，要束、朱二氏父子，启囊缄，得钞二百五十缗、黄金五十两、银三百两、珠八千枚，衣帛有差，归之束氏。余钞五十缗、黄金五两、银五十两、珠千枚，有朱题封，归之朱氏。盛具酒馔以谢，辞之。前翰林院编修胶西张复初，嘉公政义，为作传。且称，公政幼知读书，尝从平章克池之诸县，破兰溪渠魁徐真一，平蕲水寨，司辎粮四年，无纤芥谴呵。平章凡七荐，中书不报。人谓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天道岂独远耶？江阴王逢诗曰："蕲春肥羊采石酒，君为玉昆我金友。夜谈接膝昼握手，乾坤意气同高厚。霜风吹芦客衣薄，湿云羁鸿飞漠漠。蓬窗篝灯照囊橐，嗟君远行感君托。莲台湖深浪泊银，鹧鸪杜若伤心神。天生祸乱有今日，谁谓交游无故人？叶郎还金何愧窦禹钧。"

傅氏死义

傅氏，绍兴诸暨人，年十八，适同里章瑜。瑜为苛吏胁军兴期会，迫死道上。讣至，傅氏蒲伏抱尸归，号泣三日夜，不忍入椋。尸有腐气，犹依尸呵琀，曰冀苏。既入棺，至啮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圹中，母强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夺志，语闻，遂大恸，连日不食。母嘱侍婢谨视之，阅数日，绐婢"吾当浴，若辈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见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杨铁史维桢

尝赞之曰："余读古节妇事，至青绫台及祝英氏，以为后无继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尔，谓世降德薄者，吾信欤？夫妇伦与君臣等，世之称臣子者，独不能以瑜妻之义于夫者义其君欤？噫！"

武官可笑

张氏据有平江日，其部将左丞吕珍守绍兴，参军陈庶子、饶介之在张左右。一日，陈赋诗，饶染翰，题一纨扇以寄吕云："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闻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饶素负书名，且诗语俊丽，为作者所称。吕俾人读罢，忽大怒曰："吾为主人守边疆，万死锋镝间，岂务爱女子而不惊之耶？见则必杀之！"又元帅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围解，颇著功劳，一士人投之以诗，将有求焉。其诗有"黄金合铸李将军"之句。李大怒曰："吾劳苦数年，止是将军，今年才得元帅，乃复令我为将军耶？"命帐下策出之。右二事虽相传以为笑，亦可因以为戒云。

鞫狱

吴人高伯厚云：元统间，某吏杭东北录事。一日，有部民某甲某乙斗殴，某甲之母劝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脑后一击，仆地而死。适某承该检验，脑骨唇齿，皆有重伤，某乙招伏。系狱经二载，遇赦，以非谋杀合宥。既得释放，来致谢，因言："与某甲斗殴时，其母来劝，力牵其子之裾，手脱仰跌，自搕其脑，昏绝在地。邻里有剪刀挑母唇齿灌药，不苏，乃死。故脑唇有伤，实未尝持棒击之也。"某问何为招伏，某乙言："仓皇之际，惟恐棰楚，但欲招承，偿命弗暇计也。邻里见我已招，遂皆不复言矣。"吁，今之鞫狱者，不欲研穷磨究，务在广陈刑具，以张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诉者，辄便呵喝震怒，略不之恤，从而吏隶辈奉承上意，拷掠锻炼，靡所不至，其不置

人于冤枉者鲜矣！使闻伯厚之言，宁不知惧乎？

圣铁

杭州张存，幼患一目，时称张眼子。忽遇巧匠，为安一磁睛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伪。至元丙子后，流寓泉州，起家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于蕃中获圣铁一块，厚阔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铁于口，刀刃不能伤其身。后传闻既广，有乌马儿奉使来取试，以铁纳于羊口，笼其首，作法撒沙验之，剑果无所伤。去铁复挥，应手首落。遂就进呈。

鬼爷爷

元统间，杭州盐仓宋监纳者，尝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穷窘，然颇慎行止，不敢非为。遂出齐化门求一死所，望见水潭，将欲投入。虚空中有鬼作人声云："宋某阳寿未终，不可死也。"四顾，一无所有，于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纸帖云："宋某可于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处习学书写。"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获进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托某人谋请俸禄。"因依所言，一举而成。凡历俸数十月，至于受敕命，获财宝，取妻买妾，生子育女，为富家翁，一皆阴冥所佑。平昔却未尝睹其形状，只见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见，即便祭献，称名爷爷。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叶子金一百八十两。"索之甚急，未免数数祭献求免。因问云："爷爷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扬州天宁寺妆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钏金镯，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几只箱内，权且付还。"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当还。"次日，一大绵羊自外走入。如此等类甚多，不可枚举。及宋受前职，鬼亦随到。恐被窃其所有，乃令人诣龙虎山求天师符命，悬于所寓室内。晨兴，但见一样四

十道，皆倒悬之，莫可辨其真伪。及礼请功行法师驱治，而坛内牌位颠倒错乱，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盐仓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几只箱内第几个缎子下。"开寻果有。时与张大使同寅，将印寄于伊家。一帖飞告云："印信当长官收掌，若不送还，一棒打碎汝头也。"大使惊恐，急送还之，后有一过路道人诣门，偶以始末诉之。道人曰："我当为汝遣之。"乃于桃树上，砟取朝向东南大枝，作一捶一椹，便以椹钉东南隅地上，嘱云："每月逢五，则击五下，当自绝也。"后果寂无影响，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阴陈範季模与宋交代，所以极知其详。季模，盖余友也。

死护文庙

胡善字师善，绍兴诸暨人，泰定进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宪佥赵公举，为松江儒学经师。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毁孔子庙，善坐经席骂寇，寇怒，杀之，庙得免于灾。先是，善以死自许，题诗于壁曰："领檄来司教，临危要致身。"及难死，果不诬。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贤堂。

卷二十四

结交重义气

国初，张公可与、李公仲方、鲜于公伯机，同仕于朝。既而张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鲜于除浙东宣慰经历，胥会于杭，欢甚。李卒于官，张移书鲜于曰："仲方殁矣，家贫子幼，吾辈若不为之经纪，则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许配其仲子矣，公以为何如？"鲜于闻讣，哀祭成礼，亦以一女许赘其长子，即从善也，后官至绍兴推官。仲子字复初，官至淮安总管。于此可见前辈结交重义气，不以贵贱贫富易其心，诚可敬也。张公官至中书左丞。

帝廷神兽

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置讫，然后狮子至。身才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及各饲以鸡鸭野味之类，诸兽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狮子则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纷然脱落，有若爇洗者，此其所以异于诸兽也。古云狮子吼，盖不易于吼，一吼则百兽为之辟易也。

勾阑压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观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讴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几，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内有一僧人、二道士，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胁，断筋溃髓，亦有被压而幸免者，见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为遮护云。

鹁鸽传书

颜清甫，曲阜人，颜子四十八代孙。尝卧病，其幼子偶弹得一鹁鸽，归以供膳，于梢翎间得书一缄，书上题云："家书付男郭禹开拆。"禹乃曲阜县尹郭仲贤也，盖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时仲贤改授远平县尹去，鸽未及知，盘桓寻觅，遂遇害。清甫见之，责其子，便取木匣函鸽，候病稍愈，直抵仲贤官所，献书与鸽，且语其故。仲贤戚然曰："畜此鸽已十七年矣，凡有家书，虽隔数千里，亦能传致，诚异禽也。"命左右瘗之。以清甫长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处，仲贤告言，长子国祥颇习儒业。及仲贤知霍州，召补州史，贡山东廉访，奏差升书吏，后官至汉中廉访使。

待士鄙吝

嘉兴林叔大镛掾江浙行省时，贪墨鄙吝，然颇交接名流，以沽美誉。其于达官显宦，则刲羔杀豕，品馔甚盛，若士夫君子，不过素汤饼而已。一日，延黄大痴作画，多士毕集，而此品复出。扪腹阔步，讥谑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视，遂揖潘子素，求题其画。子素即书

一绝句云："阿翁作画如说法，信手拈来种种佳。好水好山涂抹尽，阿婆脸上不曾搽。"大痴笑谓曰："好水好山，言达官显宦也；阿婆脸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复加一句云："诸佛菩萨摩诃萨。"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谢语，即僧家忏悔也。"哄堂大笑而散。叔大数日羞出见客。人之鄙吝，一至于此，亦可怜已。

陈公子

陈云峤柏，泗州人，性豪宕结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龙麟洲题琵琶亭以讥之者。凡积金七屋，不数年，散尽。尝为侍仪舍人，馆阁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辈行与交，咸称之曰公子。其妻，铁大保女也，恃富贵近戚，偶以一言骄之，遂终身不见。尝被命监铸祭器于杭，无锡倪元镇慕其名，来见之，张燕湖山间，罗设甚至，酒终为别，以一帖馈米百石。云峤命从者移置近所，举巨觥，引妓乐驺从者而前，悉分散之。顾倪曰："吾在京时，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者，它无与比。其所以章章者，盖以米沽之也。请从今日绝交。"且骂诸尝誉之者。时张伯雨在坐，不胜跼蹐。其豪气类如此。尝雪中骑牛拜米南宫墓诗云："少年不解事，买骏轻千金。何如小黄犊，踏雪空山深。小小双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宫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无知音也。平日喜居钱唐，好古有余，而治才不足，又不乐小官，怒骂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毕命时，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汉魏正闰

霍治书云：紫阳杨焕然先生，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鬟。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

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顺德刘道济先生尤不平之，修书名《三为》，亦见《纲目》，閟而不行。中统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仪真，势不得还，就买书作《续汉史》，既脱稿，会同僚苟正甫诸公饮，至数行，忽长叹曰："某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辈已做了也？"皆对云："不闻之。"至元丁亥，予分台江西，购得萧常《续汉书》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见此！"

刚卯

刚卯者，按许慎《说文》："𣪘音开。𢼸，大刚卯，以逐鬼也。"《玉篇》："开𢼸，刚卯大印，以辟鬼也。"《广韵》："𣪘𢼸，大开坚也。"《王莽传》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又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国化，伏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𣪘𢼸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谓刚卯，又谓之大坚，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金刀'，莽所铸之钱也。"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茸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今夔化，顺尔故一作固。伏，化兹灵殳。云云同前。"师古曰："今往往于土中得玉刚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大泉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后汉·舆服志》：佩

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繇，赤丝蕤。縢繇各如其印质。刻书曰：正月刚卯既决。云云同前。慎尔周伏，化兹灵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书注云：正月卯日作。霍治书清甫云：尝于吴中得白玉刚严双印四枚，完具者二，刚卯铭词三十四字，严卯铭词三十二字，其二字笔画损缺，刚卯无“既央”二字，余十字难辨。尝考《王莽传》、《舆服志》、《说文》，《刚卯铭》与《说文》及《王莽传》同。《舆服志》央为决，严卯疾日为曰。疑志误。又“顺尔故伏”，与《莽传》同，《说文》作“顺尔国伏”，《舆服志》作“慎尔周伏”，未详孰是。其服用制度，递相引据，亦不同。后见徐容斋参政藏刚卯一，梁贡父尚书藏刚严二，并系古玉篆体，《刚卯铭》三十四字，字画亦损缺，制度铭词，与前双印大约不异。续收严卯二，一以玉为之，一若琴瑟，俗传葛仙翁炼丹头，又名药注子。其文曰：“制曰严卯，帝命莫忘，日资唯是，黑青白黄，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谈，莫我敢当。”与前《严卯铭》词并差。鲜于伯机经历收一枚，高彦敬尚书收二枚，并真楷书，皆似近代制作，未见所出。偶得金陵学宫所刻黄山谷先生《辨刚卯遗迹》，其说与前相同，但云：繇，丝绳也，音护。古文无此字。按：五纽，绳器也。罝，兔罟也。岂纫丝绳与兔罟相类，故同此音耶？又马永卿《懒真子录》云：汉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铭其一面曰刚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胜，亦古制也。盖刚者，强也，卯者，刘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与陈汤所谓强汉者同义。

倜傥好义

顾仲庸，泰州人，以财雄一乡，倜傥好义，有古豪侠风。自奉甚薄，而礼贤养士无虚日，名公巨儒多馆其家，张蜕庵承旨亦其人也。仲庸与保定张文友交。文友嵊县尹秩满，侨居江阴，一日，暴卒。时

仲庸留京师，友人以讣告，戒勿泄。友询其故，曰：“文友贤而贫，在六品选人中，吾将与其子为地。”即走告当路者曰：“张文友已疾病矣，愿致仕。”因代入状中书，遂获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领宣命，数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荫，寻注常州晋陵县尉，便其养母也。其家悉无所知。仲庸南归，遣人致赙奠，奉宣敕以授其子。闻者惊叹。仲庸行事类如此。

道士寿函

会稽阳明洞天，在秦望山后，禹庙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胜境也。诸峰环耸盘郁，空曲中有东岳行祠及老子宫。余尝宿留其间。一老道士者，朱颜鹤发，延至其室，室横一空棺，云已十余年矣，未能即弃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后兵攻越城，游骑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绝粒饮，与众永诀，卧于其中，七日不死。军至，发棺，挈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岂非分定欤？

馄饨方

乔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谐谑，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制馄饨得法，常苦宾朋需索，一日，于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毕展卷。”既而取视，乃制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后无复言矣。

精塑佛像

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元尝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塑。

至元七年，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所谓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像也。昔人尝为之，至元尤妙。抟丸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

缪孝子

缪孝子伦，字叔彝，东平人，侍父宦游，寓居钱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执其父，将杀之，伦哀号乞免，弗听，倾家资以赎，又弗听。乃自缚请代，于是杀伦而释其父。甚哉，贼之不仁也！

赵孝子

赵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阳解州夏县人。尝为吏，多平反。惇行孝弟，治家甚严，三子皆颀然玉立。母丧，庐墓三年，父继丧，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饮酒食肉，不与妻妾见。有司以闻于朝，旌表其门闾，复其身。

王义士

王义士天爵，字仁杰，亦夏县人。饶于财，有善行。以粟贷人，不图重息，年丰，仅取十之二三，稍饥，但收其本，大凶，则皆已之。乡里不知字，咸称义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寝苫一月，以报父母。

木冰

朝廷于岁首例遣使祭岳渎。至正乙巳，翰林应奉李国凤代祀嵩、恒、医无闾。抵汴，路闭，即城中望祭嵩岳，时闰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国寺，池上群僧方聚观，从之仰视，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状如楼阁，人物、冠带、鸟兽、卉木，百态具备，殆非人工。高林大树，珠葆羽幢，弥望不绝，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复冰，自汴至中滦皆然。不一岁，盗陷汴据之。

龙湫献灵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龙湫，土人欲有所事，则投之。吉安道士刘学仙尝至其地，见有烹羔桐酪，祠焉，数皮而沈之，祝曰："神为我鞣而治之。"为期而去。至期，复祠之，则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测也。归，语于虞邵庵先生。先生初以为诳，及质诸其土人之在京师者，则始信。盖其人习以为常，不以为异耳。

王一山

杭州属邑有一巨室，怙财挟势，虐害良善，邑官贪墨，莫敢谁何。众不可堪，走诉宪府，巨室逃匿。宪使怒，督责有司，示罪赏，揭大逵，且家至壁白，隐藏者罪连坐，首捕者赏万缗。其友人王一山者，世业儒，居湖山第一楼，帱彼于密，期月不发。邻家察知，图给赏钱，告报于官。官搜索得之，并王逮系，囚见宪使。使问云："女知彼所犯乎？"王曰："知之。""女闻国有制乎？"曰："知之。""女见揭示罪赏乎？"曰："见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颠连来

奔，乘其危以售之，则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诚弗忍为，事觉连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谓临难毋苟免，其人践之矣，真义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滥，民何以劝？”遂释之。使即许文正公子也。

误堕龙窟

徐彦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风，飘至山岛，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坠入一穴，其穴险峻，不可攀缘。比明，穴中微有光，见大蛇无数，蟠结在内。始甚惧，久，稍与之狎，蛇亦无吞噬意。所苦饥渴不可当，但见蛇时时舐石壁间小石，绝不饮啖，于是商人亦漫尔取小石噙之，顿忘饥渴。一日，闻雷声隐隐，蛇始伸展，相继腾升，才知其为神龙，遂挽蛇尾得出，附舟还家。携所噙小石数十至京城，示识者，皆鸦鹘等宝石也，乃信神龙之窟多异珍焉。自此货之致富。彦璋亲见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鸡司晨有准

尝至松江钟山净行庵，见笼一雄鸡置于殿之东檐。请问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盖十有余年矣，时刻不爽。”余窃记张公文潜《明道杂志》云：鸡能司晨，见于经传，以为至论，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鸡懒，至将旦而未鸣，或夜月出时，邻鸡悉鸣。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变也。若然，则张公之言非欤？因举似以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鸡必以童，若坏其天真，岂能有常哉！”盖张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黄道婆

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天陨鱼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县浦东俞店桥南牧羊儿三四，闻头上恰恰有声，仰视之，流光中陨一鱼，刺麻佳上成二创，其状不常见，自首至尾根仅盈尺，似阔霸而短。是日晴无阴云，亦无雕鹳之类，是可怪也。日昳时，县市人哄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时也。桥下一细家取欲烹食，其妻盐而藏之，来者多就观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陨鱼，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间谣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问长幼而乱伦者多矣。平江苏达卿，时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赘里人浦仲明之子为婿，明年，生一子。

刘节妇

刘节妇，泰州坂埝人。至正丙申春，随父渡江，居吴门，适张士诚部将曹某。方数月，夫阵亡。刘不避凶险，躬至死所，求得其尸归葬。欲以身殉，父不许。既而权贵人闻刘美且贤，争欲强委禽焉，刘誓死不贰，遂削发为比丘尼。夫刘本一闾阎女子，其操行乃尔，盖有贵为后妃而莫之及者，谓非天性也欤？

历代医师

三皇

僦贷季　天师岐伯　鬼臾区　少师　少俞　伯高　桐君太乙　雷公　马师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矫氏　俞氏　卢氏　医缓　医竘　文挚　医和　范蠡　凤纲

秦

长桑君　李豹　神应王扁鹊　子阳　安期　先生　太医令李醯　崔文子

西汉

楼护　元里公杨庆　公孙光　秦信　太仓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冯信　高期　王禺　唐安　杜信　玄俗

东汉

张机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张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汉

李撰　唐慎微　韩保升　孟昶

魏

华佗　李当　吴普　青牛道士封君达　樊阿　韩康

吴

吕博　负局先生　董奉

西晋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谧玄晏先生　张苗　裴頠　裴䜣　刘德　史胱　宫泰　靳邵　张华　蔡谟　赵泉　阮德

东晋

葛洪抱朴子　范汪　程据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熙秋夫　徐道度秋夫长子　徐叔向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刘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齐

张子信　马嗣明　张远游

北齐

顾欢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邓宣文　颜光禄　龙树王菩萨　徐之才　徐林卿之才长子　徐同卿林卿弟

梁

贞白先生陶弘景　苏恭

后魏

王显　徐謇　徐雄謇长子

后周

徐之范　杜善方

隋

徐敏斋　许智藏　巢元方　杨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孙思邈　许胤宗　宋侠　药王韦慈藏　甄权　甄立言　王冰启玄子　张文仲　孟诜　兰陵处士萧炳　李虔纵　杨玄操　元珠先生　杨损之　王方庆　秦鸣鹤　许孝宗　陈士良　李含光　张鼎　陈藏器

五代

日华子

宋

赵从古　谢复古　刘温舒　朱肱无求子　孙用和　纪天锡　刘元宾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许叔微　王从蕴　吴复圭　张泂　曹孝忠　林亿　秦宗古　丁德用　贾祐　苏颂　朱有章　掌禹锡　初虞世　道士马志　庞安时　孙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蒋淮　安自良　张素　陈遇明　刘翰

金

成无己　何公务　刘守真　侯德和　张子和　马守素　杨从政　李道源　张元素洁古老人　袁景安

卷二十五

论秦蜀

秦皇坑儒，武侯相汉，未有置异议于其间者。偶读宋萧森《希通录》及俞文豹《吹剑录》，而得其说，可采。森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则是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极之者。仆按史书，所坑特侯生、卢生四百六十余人，非能尽坑天下儒者。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又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起临洮，筑辽水。又卢生说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其后建阿房宫，千间万落，必自此言发之。观此二事，皆卢生稔其恶，又纵臾之，特方伎之流耳，岂所谓儒者哉？始皇因封禅之议，谤口纷纷，已怀杀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药海上也，则挟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间，夺其无告之孤，肆厥不轨之状，如今所谓妖教，窃其中死无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谶，兴北伐之师，筑长城，断地脉，南北生灵，因是役而死者，不可胜算，骸积如山，血流成川，调发频仍，剥及闾左，原始要终，谁生厉阶，此二罪也。献避鬼之术，觊真人之来，咸阳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相连，有言其所幸之处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语一泄，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罪不容于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余人

之坑，偿万民之命，良不为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按问，诸生传相告引。”仆亦信卢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谓尊赐甚厚，岂非如前三者方术图谶之类，有以中其欲，故尊赐之，初不闻其诵孔子之言以进。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于扶苏之谏。扶苏曰：“诸子皆诵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呜呼，至若卢生者，何尝诵法孔子，自扶苏言之误，使儒者蒙不韪之名，自我一洗，亦万世之快也。不然，如两生、四皓、伏生之流，鸿飞冥冥，弋人何慕，肯摇唇鼓吻，自投于陷阱哉！仆故曰：卢生四百六十余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谓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两生以讲礼闻，四皓以羽翼之功闻，伏生以口授古书闻，岂非天寿其脉，留此数公，以见吾儒不可磨灭，而朋奸党恶小人终不能为长久计。商君以变法祸秦，竟遭车裂，卢生以方伎祸秦，坑于咸阳，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欤？商君裂矣，卢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挤陷之明报，而祸淫之道为不偏矣。仆恶夫坑儒之名，故论其颠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其说有四。一者，备虽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然其服属疏远，世数难考，温公谓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敢以绍汉统。况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雄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藉使以为刘氏族属，然献帝在上，犹当如光武之事更始，东征西伐，一切听命焉可也。二者，备之枉驾草庐也，始谋不过曰：“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其辞甚正，其志甚伟。自亮开之以跨荆益成霸业之利，而备之志向始移，无复以献帝为念。由建安举兵以来，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许，或居长安，或幸洛阳，宫室煨烬，越在篱棘间，备未尝使一介行李诣行在所。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而亮亦未尝一谈及焉。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三者，

曹操欲顺流东下，求救于吴，无一言及献帝，而独说以鼎足之说。夫鼎足之说，始于蒯通，然通之说韩信以此，犹有汉之一足，当三国时而为是说，则献帝无复染指之望矣。赖周瑜汉贼之骂，足以激怒孙权，故能成赤壁之胜，若备若亮，何以厉将士之气，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从之如云，非从备也，乃从汉也。四者，备之称王汉中，则建安二十四年也。献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称帝武担，则闻献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说高祖，率三军为义帝缟素，仗大义，连孙吴，声罪讨贼，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锋攻吴。晋文公有言：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故费诗以为大敌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谏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犹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献帝之禅，杨彪且不肯臣之。备虽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哓哓以兴复汉室为辞，不知兴复汉室，为献帝耶，为刘备耶？亮既有心于帝备矣，万一果能兴复，将置献帝于何地。出师一表，虽忠诚恳恳，特忠于所事耳，其于大义，实有所未明也。管仲、乐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齐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乐自许，宜其志虑之所图回，功业之所成就，止于区区一蜀耳。或者但谓备刘氏宗也，备帝蜀，则汉祚存矣，亮忠于备，即忠于汉矣。吁！无献帝则可，有献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辞于世矣。春秋之末，诸侯争强，周室微弱，孔子无一日不以尊王为心。若如亮之见，则鲁同姓也，亦可奉之为王矣。天下后世惟持此见，故于亮之事，无敢置异议于其间。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汉之君既称献帝，魏之君又称武帝，吴之君又称大皇帝，蜀之君又称昭烈皇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天下而四帝并立，可乎？通之见如此，宜其为续书之僭也。余兄尝以是说取解于同文馆。

院本名目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郓王法曲　烧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坟伊州　烧花新水　熙州骆驼　列良羸府　病郑逍遥乐　四皓逍遥乐　四酸逍遥乐　贺贴万年欢　捍廪降黄龙　列女降黄龙

上皇院本

壶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恋鳌山　六变妆　万岁山　打草阵　赏花灯　错入内　问相思　探花街　断上皇　打球会　春从天上来

题目院本

柳絮风　红索冷　墙外道　共粉泪　杨柳枝　蔡消闲　方偷眼　呆太守　画堂前　梦周公　梅花底　三笑图　脱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贺方回　王安石　断三行　竞寻芳　双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补塑霸王

诸杂大小院本

乔托孤　旦判孤　计算孤　双判孤　百戏孤　哨啧孤　烧枣孤　孝经孤　菜园孤　货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还魂酸　别离酸　三缠酸　谒食酸　三楪酸　哭贫酸插拨酸　酸孤旦　毛诗旦　老孤遣旦　缠三旦　禾哨旦　哮卖旦　贫富旦　书柜儿　纸襕儿　蔡奴儿　剁毛儿　喜牌儿　卦册儿　绣篋儿　粥碗儿　似娘儿　卦铺儿　师婆儿　教学儿　鸡鸭儿　黄丸儿　棱角见　田牛儿　小丸儿　丑奴儿　病襄王马明王　闹学堂　闹浴堂　宽布衫　泥布衫　赶汤瓶　纸汤瓶闹旗亭　芙蓉亭　坏食店　闹酒店　坏粥店　庄周梦　花酒梦蝴蝶梦　三出舍　三入舍　瑶池会　八仙会　蟠桃会　洗儿会藏阄会　打五脏　兰昌宫　广寒宫　闹结亲　倦成亲　强风情大论情　三园子　红娘子　太平还乡　衣锦还乡　四论艺　殿前四艺　竞敲门　都子撞门　呆大郎　四酸擂　问前程　十样锦　长庆馆　癞将军　两相同　竞花枝　五变妆　洪福无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穷相思　金坛谒宿　调双渐　官吏不和　闹巡铺　判不由己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闹平康　赶门不上　卖花容　同官贺授　无鬼论　四酸讳偌　闹棚阑　双药盘街　闹文林　四国来朝　双捉婿　酒色财气　医作媒　风流药院　监法童　渔樵问话　斗鹌鹑　杜甫游春　鸳鸯简　四酸提猴　满朝欢　月夜闻筝　鼓角将　闹芙蓉城　双斗医　张生煮海　赊馒头　文房四宝　谢神天　陈桥兵变　双揭榜　矇哑质库　双福神　院公狗儿　告和来　佛印烧猪　酸卖徕　琴剑书箱　花前饮　五鬼听琴　白云庵　迓鼓二郎　坏道场　独脚五郎　卖花声　进奉伊州　错上坟　医五方　打五铺　拷梅香　四道姑　隔帘听　硬行蔡　义养娘　啧师姨　论秋蝉　刘盼盼　墙头马　刺董卓　锯周朴　四柏板　大论谈　牵龙舟　击梧桐　渰蓝桥　入桃园　双防送　海棠春　香药车　四方和　九头顶闹元宵　赶村禾　眼药孤　两同心　更漏子　阴阳孤　提头巾三索债　防送哨　偌卖

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晋宣成道记

院幺

海棠轩　海棠园　海棠怨　海棠院　鲁李王　庆七夕　再相逢　风流婿　王子端卷帘记　紫云迷四季　张与梦孟杨妃　女状元春桃记　粉墙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庞方温道德经　大江东注　吴彦举　不抽关　不掀帘　红梨花　玎珰天赐暗姻缘

诸杂院爨

闹夹棒六幺　闹夹棒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欢　逍遥乐打马铺　扯彩延寿乐　讳老长寿仙　夜半乐打明星　欢呼万里　山水日月　集贤宾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风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游　琴棋书画　喜迁莺剁草鞋　太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阁闹八妆　春夏秋冬　风花雪月　上小楼袞头子　喷水胡僧　打注论语　恨秋风鬼点偌　诗书礼乐　论语谒食　下角瓶大医淡　再游恩地　累受思深　送羹汤放火子　擂鼓孝经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黄河　单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猴　双声叠韵　上皇四轴画　三偌一卜　调猿卦铺　倬刀馒头　河转迓鼓　背箱伊州　酒楼伊州　蓑衣百家诗　埋头百家诗　偷酒牡丹香　雪诗打樊哙　抹面长寿仙　四偌卖诨　四偌祈雨　松竹龟鹤　王母祝寿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马桩　截红闹浴堂　和燕归梁　苏武和番　羹汤六幺　河阳舅舅　偌请都子　双女赖饭　一贯质库儿　私媒质库儿　清朝无事　丰稔太平　一人有庆　四海民和　金皇圣德　皇家万岁　背鼓千字文　变龙千字文　摔盒千字文　错打千字文　木驴千字文　埋头千字文　讲来年好　讲圣州序　讲乐章序　讲道德经　神农大说药　食店提猴　人参脑子爨　断朱温爨　变二郎爨　讲百果爨　讲百花爨　讲蒙求爨　讲百禽爨　讲心字爨　变柳七爨　三跳涧爨　打王枢密爨　水酒梅花爨　调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

爨　赖布衫爨　双楪纸爨谒金门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宝爨　开山五花爨

冲撞引首

打三十　打谢乐　打八哥　错打了　错取鬼　说狄青　憨郭郎　枝头巾　小闹掴　莺哥　猫儿　大阳唐　小阳唐　歇贴韵　三般尿　大惊睡　小惊睡　大分界　小分界　双雁儿　唐韵六　贴　我来也　情知本分　乔捉蛇　铛锅釜灶　代元保　母子御　头　嘴苗儿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个　村城诗　胡椒虽　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砖儿　三打步　穿百倬　盘榛子　四鱼名　四坐山　提头带　天下乐　四怕水　四门儿　说古人　山麻秸　乔道场　黄风荡荡　贪狼观　通一母　串梆子拖下来　哑伴哥　刘千刘义　欢会旗　生死鼓　捣练子　三群头　酒槽儿　净瓶儿　卖官衣　苗青根白　调笑令　斗鼓笛　柳青娘　论句儿　请车儿　身边有艺　调刘衮　霸王草　难古典　左必来　香供养　合五百　奶奶嗔　一借一与　已巳己　舞秦始皇　学像生　支道馒头　打调劫　驴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说罚钱　年纪大小　打扇　盘蛇　相眼　告假　捉记　照淡　矇哑　投河　略通　调贼　多笔　佥押　扯状　罗打　记水求楞　烧奏　转花枝　计头儿　长娇怜　歇后语　芦子语　回且语　大支散

拴搐艳段

襄阳会　驴轴不了　抛绣球　鞭敲金镫　门帘儿　天长地久　眼药里　衙府则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归塞北　春夏秋冬　斗百草　叫子盖头　大刘备　石榴花诗　哑汉书　说古棒唱　拄杖　日月山河　胡饼大　嘴搵地　屋里藏　骂吕布　张天觉　打论语　十果顽　十般乞　还故里　刘金带　四草虫　四厨子　四妃艳　望长安　长安住　骂江南　风花雪月　错寄书睡起教　柱　打婆束　三文两扑　大对景　小护乡　少年游　打青提　千

字文　酒家诗　三拖旦　睡马杓　四生厉　乔唱诨　桃李子　麦屯儿　大菜园　乔打圣　杏汤来　谢天地　十只脚请生打纳　建成　縛食　球棒艳　破巢艳　开封艳　鞍子艳　打虎艳　四王艳　蝗虫艳　撅子艳　七捉艳　修行艳　般调艳枣儿艳　蛮子艳　快乐艳　慈乌艳　眼里乔　访戴众半　陈蔡范蠡　扯休书　鞭塞　金铃　感吾智　诸宫调　杴朳扫竹　雕出板来　套靴　舌智　俯饭　钗发多　襄阳府　仙哥儿

打略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军器名　神道名　灯火名　衣裳名　铁器名　书集名　节令名　韲菜名　县道名　州府名　相扑名　法器名　乐人名　草名　军名　门名　鱼名　菩萨名

赌扑名　照天红　著棋名　衮骰子　琴家弄　闷葫芦　握龟

官职名　说驾顽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赤

飞禽名　青鸫　老鸦　厮料　鹰鹞雕鹘

花名　石竹子　调狗　散水

吃食名　厨难偌　蘑菇菜

佛名　成佛板　爷娘佛

难字儿　盘驴　害字　刘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数酒　三元四子

唱尾声　孟姜女　遮盖了　诗头曲尾　虎皮袍

猜谜　杜大伯　大黄

和尚家门　秃丑生　窗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门　入口鬼　则耍胡孙　大烧饼　清闲真　道本

秀才家门　大口赋　六十八头　拂袖便去　绍运图　十二月　胡说话　风魔赋　疗丁赋　牵著骆驼　看马胡孙

列良家门　说卦彖　由命赋　混星图　柳簸箕　二十八宿春从天上来

禾下家门　万民快乐　咬得响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门　三十六风　伤寒赋　合死汉　马屁勃　安排锹钁　三百六十骨节　撒五谷　便痈赋

卒子家门　针儿线　甲仗库　军闹　阵败

良头家门　方头赋　水龙吟

邦老家门　脚言脚语　则是便是贼

都子家门　后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门　朕闻上古　刁包待制　绢儿来

司吏家门　罢笔赋　事故榜

仵作家门　一遍生活

撅俅家门　受胎成气

诸杂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驾　赵娥娥　石妇吟　变猫　水母　玉环　走鹦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则天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黄巢　恰来　蛇师　没字碑　卧草衲袄　封碑　锯周朴　史弘肇　悬头梁上

遁母

钱唐戴厚甫淳，邓文肃公之婿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寝处楼上，忽一夕，惊见红光贯室，急开帏，细视之，乃是一美妇人，独立榻前，自拔金钗遗母，既而无所见。母以语戴，答曰："适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见，某必不久于人世矣。"由此悒悒不乐，逾数月，果卒。

天竺观音

今杭州上天竺寺观音像，长不盈五尺，而叠著灵异，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祷之必应。尝考《释氏纪录》云：后晋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见山间光明，往视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观世音菩萨像，白光焕发，继以昼夜。后汉乾祐戊申，有僧从勋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时现冠顶。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给事中知杭州张去华率僚属具幡盖鼓吹，迎祷于梵天寺，继时霪雨，四境沛足。如此，则自有像已四百余年，其所由来远矣。

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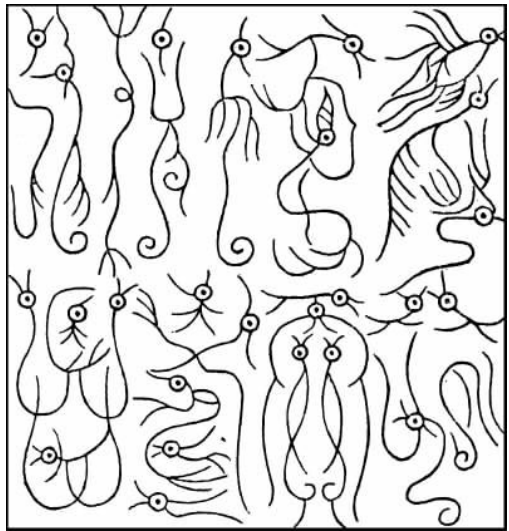
传国玺

御史中丞崔彧进传国玺，笺曰：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直宿卫，御史台通事臣阔阔朮，即卫所告曰："太师国王之孙曰拾得者，尝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殁矣，生产散失，家计窘极，其妻脱脱真萦病，一子甫九岁，托以玉见贸，供朝夕之给。"及出玉，印也。阔阔朮蒙古人，不晓文字，兹故来告。闻之，且惊且疑，乃还私家取视之，色混青绿而玄，光彩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纽盘螭，四厌方际，纽尽玺堮之上，取中通一横窾，可径二分，旧贯以韦条，面有篆文八，刻画捷径，位置匀适，皆若虫鸟鱼龙之状，别其仿佛有若"命"字、若"寿"字者。心益惊骇，意谓无乃当此昌运，传国玺出乎？急召监察御史臣杨桓至，即读之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传国宝玺文也。闻之，果合前意，神为肃然。乃加以净绵，复以白帕，率御史臣杨桓、通事臣阔阔朮等，直趋青宫，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詹事王庆端、嘉议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仆散寿导谒，进献皇太妃御前。徽仁裕圣皇后。启曰：此古传国玺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后有天下者宝之，以君万国。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当宫车晚出，诸大臣佥议迎请皇太孙成宗龙飞之时，不求而见，此乃天示其瑞应也，宜早达于皇太孙行殿，以符灵贶。已蒙嘉纳。翼日，令资善大夫中书右丞詹事臣张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仆散寿，传皇太孙，亲为付授。此盖皇太妃懿虑深远，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启：收藏宝玺之家，不知甄别，循常以玉求鬻，臣见而识之，特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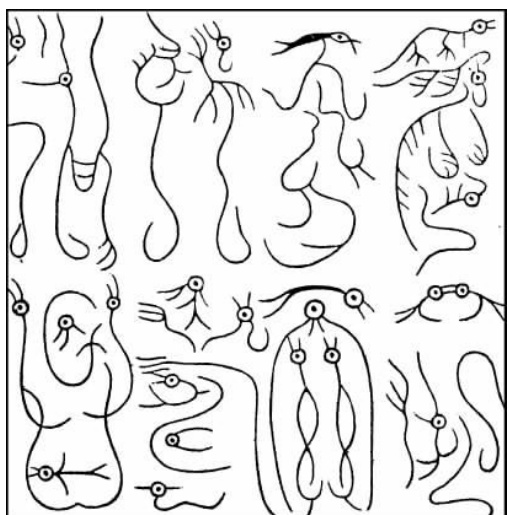
献，彼犹未知，望恩恤其家。传旨：赐收玉之家楮币二千五百贯，并逮臣等进辨其宝者三人衣缎各一表里，纹金绮素有差，以为异日旌赏之征。臣等已诣府前敬受讫。自惟无状，不胜惭赧。是日，金紫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臣完泽率集贤翰林侍从诸臣入贺御前，命出宝玺遍示群臣，此又出于皇太妃至公至大之量。翰林学士臣董文用等前启曰："此诚神物，出当其时，若非皇太妃、皇太孙圣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台臣等，次第上寿。自是内外称庆，咸曰天命有归。臣闻《诗》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今神宝之出，盖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复归于皇太孙也。又曰："皇天亲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则不亲不享也。又闻之《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历观上世诗书之旨，未有无德而能致天命之归也。钦惟太祖圣武皇帝，秉资神格，始为天下除祸定乱，隆功盛德，简在天心，受命而为天下主。以至我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岳，孝格宗庙，子育黎元，舆地所记，悉主悉臣，照临无幽，咸遂生乐。施及明孝太子，天锡仁慈之德，上感君亲之悦，下系亿兆之望，至元建号，日月重明，无为而治者迨廿年。虽由太子进德修业之洪溢，亦赖元妃内助之渊密也。敬惟皇太妃，聪明淑懿，母仪崇严，德量溥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内则皇孙翼翼，训导端严，外则百司班班，临御整饬，由是圣上君父，大见倚重。虽于时皇太孙未昭储副之托，而詹事之司未尝一日废阙，以见皇天定命于青宫之位，无时不在，诚非人力所能为也。钦惟皇太孙殿下，德资刚明，才兼文武，英谋独断，大肖祖宗，族属系望，遐迩归心。圣祖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顾，将付以抚军之重，于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赐以皇太子金宝，大正储位，而后诏以出师之期。天下闻之，室家胥庆。和气穰穰，出于两间。是岁秋稔，数年罕遇。臣切念天象无言，托命不爽，岂期又于大行皇帝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连由台谏耳目之司，直达于皇太妃御前。斯盖皇天授命，皇太孙诞膺龙飞，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宝玺之文，既寿

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见皇天之心，大赖我皇元继体之君，不疾不迟，景命适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应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将为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储副而监国，楚州献定国宝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宝于楚，宜建元宝应，盖以宝为太子瑞应也。昔明孝太子，封为燕王，今皇太孙，燕王之子也，将主神器，而神宝出于燕，适与前事相符，此瑞应之兆一也。又宝玺之出，正当皇元圣天子六合一统之时，宫车晚出之近朝，以见天心正为继体之君设也，此瑞应之兆二也。又宝玺之出，适当月之三十日，有终而复始之象，以见先圣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继体之君复其始也，此瑞应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观之，益见天命之来，际合于青宫也。臣区区之情，无任倾向，辄罄所见，以赞其万一。谨将宝玺之出处古今始末，详据考按。许慎《说文》："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为文从尔，从土。"其义盖曰：天付尔此器，俾宝之以守尔土也。至周太史籀，易为从尔从玉，义取天付尔此玉宝，以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玺文无所考，诸史籍并《宝玺篆文图说》曰：传国玺，方四寸，其文文饰如前。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而成璧，后求婚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太平御览》又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沛公于轵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为传国玺。厥后孺子未立，藏于长乐宫。及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骂而不与，舜言益切，出玺投之地，玺因归莽。及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玺，诣宛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玺为盆子所有。后盆子面缚奉玺于光武。至献帝，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中，孙坚征董卓，于井中得之。袁术夺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璆闻帝为曹操迎在许昌，以玺送之。帝后逊位，并以玺归魏。常道乡公禅位，玺归于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于聪。聪死，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见收于闵之将军蒋干。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时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玺寄于刘石，共五十三年，晋复得之。是后，宋、齐、梁、陈相传，以至于隋灭陈，萧后与太子正道，并传国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即位，宝玺未获，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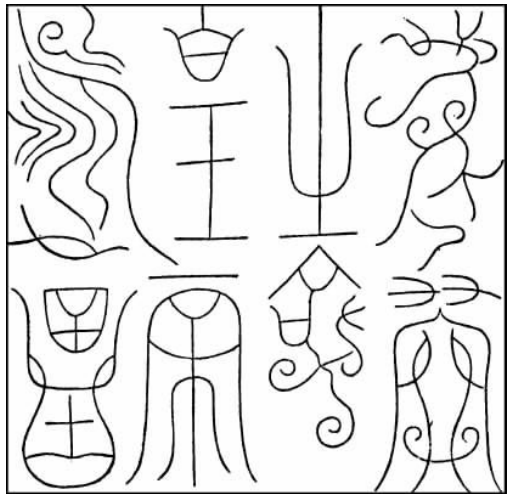
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自突厥奉玺归于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养子从珂，是为废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献玉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凡有宝玺，金皆取之，内玺一十有四，青玉传国玺一，其色与今所献玉玺相同，则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明矣。然自金既取于宋之后，宝玺出处得失，亦未见明说。以及我元，适集皇太孙宝命所归之际，应期而出。臣职总御史，亲会盛事，不可以不录。又图中别有玺，其文亦八，旁注曰：“此传国玺背文也。”今见宝玺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遍厌四际，无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览》：晋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七分，蟠螭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边龟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原其所由，未详厥始。以斯言之，当别是一玺，非今传国玺也。此又不可不辩。臣彧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奉笺上进以闻，伏希听览，微臣不胜瞻望之至。谨言。此文乃桓所撰。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为人宽厚，事亲笃孝，博览群籍，尤精篆籀之学，由儒学教授仕至国子司业卒。阔阔朮，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闻，授汉中廉访司佥事，仕至湖广廉访使卒。国史于按礼儿传，谓拾得乃国王速浑察之子。谓桓辩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桓传，谓桓辩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盖秦别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玺，又非此玺。此则史之误也。今取宋薛尚功所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内玺文，模勒于后，以备博古者之一览云。



向巨源本



蔡仲平本



毕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其文玄妙淳古，无过于此，虽龙飞凤翥，不足以拟其势，摹印之祖也。

尚功云：二玺文本只一器，缘传摹字画不同，形制大小有异，因并刻之，亦疑以传疑之意也。

螭纽　新增

瑞应泉

湖州长兴州金沙泉，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涸。宋季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岁戊寅，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遂赐名瑞应泉。

疑冢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此亦诗之斧钺也。

卢橘

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按司马相如《游猎赋》云："卢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橪而善切。柿。"夫卢橘与枇杷并列，则卢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给客橙，冬夏花实相继，通岁食之，谓即卢橘也。"意者橙橘惟熟于冬，而卢橘夏亦熟，故举以为重欤？《唐三体诗》裴庾注云：《广州记》：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橘，又曰卢橘。

五龙车

叶公李为宋太学生时，上书极言贾似道权奸误国，几为所害。及

世祖平江南，即召见，官之，至中书右丞。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曰：“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盖指李也。一日，议事大廷，乃不在列，问其故，则病足。遂以所御五龙车召之至，命坐而咨决焉。尝于其孙以道处，见当时所画《应召图》，五龙车中，坐一山野质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无贾似道以发其正大之论，直一书生耳，而望功名显天下，亦难矣。

伏波将军

琼州一水，南北有两伏波将军庙，世人莫明其故。尝考之《史记》及《东汉书》，盖汉元鼎五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林，下汇水，不特马援为伏波将军也。

至元钞料

至元印造通行宝钞，分一十一料：

贰贯　壹贯　伍伯文　叁伯文　贰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贰拾文　壹拾文　伍文

雕传

某人浮湛里中，无以为生，侦民有小不平，嗾之讼，佐之请谒，己旁缘自资，且既饵临政者，因持其短长，以蠹民梗政，遂有人作《雕传》以警之。传曰：昔皇帝少皞氏之世，凤鸟适至，故为鸟师而鸟名，命凤凰为百禽长。当是时，南山有鸟，其名曰雕。雕之性，鸷而健，贪而狡，稻粱之甘，木实之美，雕不屑焉，资众禽之肉以为

食。雕之徒实繁，其与雕同气而异质者，鹰鹯、鸢隼、鹞鹘、鸱鸮，皆助雕为虐者也。其异类而同性者，鸱鸮、鸺鹠、枭鸩、训狐、鬼车，其恶与雕同，特其材异尔。然雕有大小，小者从鹪鹩、鷃雀，力可制则制之，大者虽鸿鹄不畏也。故雕之所在，众禽皆逃散远去，摽枝无安巢，灌丛无息羽。雕无所得食，则遣操诡辞，招众禽之过而诉诸凤曰："鸿雁背北而来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习人语是奸者也，仓庚出幽谷迁乔木是冒越者也，鷾鸹秋冬远遁是避役者也。乌知吉凶，言妖祥以惑众听。鹊填河以阻水利，鸬鸠攘鹊之居，鸳鸯荒淫无度，鸥好闲，鸡好斗殴相伤，凫鹭、鹅鸭习水战，鸬鹚、白鹭得鱼不税，孔雀有异相，杜鹃催归令戍卒逃亡，提壶劝人饮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将益甚。"凤凰惑焉，命爽鸠氏治之。雕与爽鸠相为表里，穷山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拿之，啄胔扼吭，裂肪绝筋，磔毛扬风，洒血殷地，凡遇之者无噍类。其余皆周章振掉，谋所以免祸者，毁巢破㲉，空所积以奉爽鸠，且以赂雕，使勿执。于是雕之势益张，而众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雕所为，则起而效之。其钝者，深藏远窜，馁死于草莽者，相藉也。而凤凰始忧之。闻蓬莱之巅，有胎仙焉，胎仙名鹤，号青田翁，廉介而洁白，和平而好生，于是征爽鸠，使鹤乘轩而治之。鹤乃与凤凰谋曰："夫雕，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为雕者何其多耶？昔之雕，名雕，字雕，形雕，性雕，本为雕者也。今有非雕而雕者，何也？雕则得食，不雕则不得食；雕则有利而无害，不雕则利未见而害常随之，故不容其不雕也。今禽之产子者愿为雕，雏之习飞者学为雕，形状与雕异者又冒为雕。不诛其渠魁，歼其凶丑，以励其余，吾恐鸾鷃、鹓鸞、神雀、大鹏、金翅皆化为雕耳。"凤凰曰："善。"奏请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张网罗，随雕而磔之，雕之徒尽毙，敕天下无留雕，故其余党皆屏迹匿影不敢出，众禽始得安于生养，以尽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凤凰与鹤之力也。太史公曰：雕，奸禽也。暴恶受诛，固宜。吾独惧今之人子务养雕，意有所欲，举雕而放之，求众禽之血肉以肥其躯，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虽未及，天必谴之，其雕，岂足恤哉！

三瓦戒

陈众仲先生尝题乐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记·龟策传》云：“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注：“陈，犹居也。”

酸斋辞世诗

贯酸斋先生临终有辞世诗曰：“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勋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后迁交州。至太祖龙飞朔漠，当是时，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举国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孙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颜忽都，武帝宣懿惠圣皇后之侄，毓德王孛罗帖木儿女，后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节俭，不妒忌，动以礼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宠，居兴圣西宫，帝希幸东内。左右以为言，后无几微怨望意。尝从帝时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传旨欲临幸，辞曰："暮夜非至尊往来之时。"内官往来再三，竟拒不纳，帝益贤之。居坤德殿，终日端坐，未尝妄逾户阈。至元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画

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

武当山降笔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锓刻于梓，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继一作暨。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箕仙有验

虞邵庵先生布衣时，落落不偶，久客钱唐。一日，偕友人杨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机访方外宰渊微练师于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卜行藏。练师即置箕悬笔，书符作法。有顷，箕动笔运而附降云："某非仙，乃当境神也。"练师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来？"神

附云："某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达上帝，用求迁升耳。"众因劝先生其无辞神请，先生遂诺。翼日，文成，火于湖滨。逾旬，再诣练师祷卜，神复降云："某已获授城隍，谨候谒谢，公必贵显，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谥文靖，以文章名海内。岂非先世积有余庆，天将报施于先生之躬，而鬼神预有知耶？

诗画题三绝

高文简公一日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奇石古木。数日后，文敏公为补丛竹。后为户部杨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题诗其上云："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篁妍。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老蛟欲起风雨来，星堕天河化为石。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高怀古谊两相得，惨澹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国，使我观之三叹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沦落文章付陈迹。"此图遂成三绝矣。

浙西园苑

浙西园苑之胜，惟松江下沙瞿氏为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诗留题壁间。后紫阳虚谷翁来游，继题十绝，其一云"壁间墨客扫龙蛇，所写诗佳字亦佳。忽见题诗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则平江福山之曹，横泽之顾，又其次则嘉兴魏塘之陈。当爱山全盛时，春二三月间，游人如织，后其卒，未及数月，花木一空。废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后，其地吴氏之园曰竹庄，盖元有池陂数十亩，天然若湖，莹之尝买得水殿图，据图位置，构亭水心，潇洒莫比。哗讦之徒，欲闻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莹之卒，荐遭兵燹，今无一存者。福山、横泽、下沙，皆无有久矣，可

胜叹哉！

吴江长桥

吴江长桥七十二间，作桥者，僧徒雅师立总其役，崇敬率众以给其费，居士姚行独任劳以终事。经始于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后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巨阁，奉观音像于上。

卷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颜子，唐玄宗太极元年壬子二月，赠太子太师，配享孔子庙。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四月，封兖国公。

曾子，同前，赠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宋理宗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郕国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国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丰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邹国公，配享先圣，位次兖国公下。

宋黄震云：往岁颜、孟配享，并列先圣左，近升曾子、子思，又并列先圣左，而虚其右，不以相向。震闻太学博士陆鹏举云：初制，颜、孟配享，左颜而右孟。熙丰新经盛行，以王安石为圣人，没而跻之配享，位颜子下，故左则颜子及安石，右则孟子。未几，安石女婿蔡卞当国，谓安石不当在孟子下，迁安石于右，与颜子对，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颜子之下，遂左列颜、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几，蔡卞再欲升安石压孟子，渐次而升，为代先圣张本。优人有以艺谏于殿下者，设一大言之士，戏薄先圣，颜子出争之，不胜，子贡出争之，不胜，子路出而盛气争之，又不胜。然后设为公冶长，有击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争？且看他人家女婿！"盖蔡卞，安石婿，而公冶长，先圣婿也。蔡卞闻之，遂不敢进安石于颜子上，颜、孟左而安石

右，遂为定制。南渡后，安石罢配享，宜迁孟子以对颜子，如旧制。议者失于讨论，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虚，而颜、孟并列于左。岳珂尝记其事。近岁增曾子、子思，又并列于左，亦未有讨论者。

金果

成都府江渎庙前，有树六株，世传自汉唐以来即有之。其树高可五六十丈，围约三四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顶上才生枝叶，若棕榈状，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加大，每岁仲冬，有司具牲馔祭毕，然后采摘，金鼓仪卫迎入公廨，差点医工，以刀逐个劖去青皮，石灰汤焯过，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干，再换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贮进献。不如此修制，则生涩不可食。泉州万年枣三株，识者谓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为苦鲁麻枣，盖凤尾蕉也。

李哥贞烈

河南理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时，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繫我独为此乎？"母告以业不可废。哥曰："若此听母，母亦当从我好，否则有死而已。"母阳许之。自是不粉泽，不茹荤，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询主客姓名，然后往。人亦预相戒，毋戏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阕，目不流盼。与之酒，勿饮。州判官尝忤哥，径还，誓不与见。孟津县达鲁花赤厚赂哥母，夜抵舍，哥怀利刃，闭卧内，骂之曰："汝职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污吾刃矣！"惭怒以回。明日，知州闻之，叹曰："州有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经举秀才，真若配。"以礼聘娶之。未几，红巾入寇，夫妇被执，见哥妍丽，将杀其夫，哥走前抱夫项大呼曰："吾断不从汝求活。"寇并杀之。

刘节妇

刘节妇，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经》、小学书，适同郡曹泰财。红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贼掩至，大掠，见节妇居群人中，特妍整，持刀驱之行。节妇曰：“吾妇人，惟知从夫而已，不从贼也。”贼欲移其心，乃盛陈金玉珠玑，仍用锦绣衣服被节妇身，节妇裂碎之。强拥上马，堕地者数四。贼怒，绳其项，就马上曳之。节妇以手爪地，以头触石流血，骂贼不绝声，遂遇害。

病洁

毗陵倪元镇有洁病，一日，眷歌姬赵买儿，留宿别业中。心疑其不洁，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顶至踵，且扪且嗅。扪至阴，有秽气，复俾浴。凡再三，东方既白，不复作巫山之梦，徒赠以金。赵或自谈，必至绝倒。

杂剧曲名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因取诸曲名，分调类编，以备后来好事稽古者之一览云。

正宫

端正好　衮绣球　倘秀才　脱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换头　十二月　尧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朵　笑和尚　蛮姑儿　伴读书　剔银灯　道和　柳青娘　双鸳鸯　摊破满

庭芳　月照庭　塞鸿秋　白鹤子中吕出入　快活三中吕出入

黄钟

愿成双　醉花阴　喜迁莺　出队子　刮地风　四门子　神仗儿　挂金索　水仙子　兴龙引　金殿乐三台　侍香金童　降黄龙衮　塞雁儿　接接高

南吕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贺新郎　牧羊关　隔尾　红芍药　菩萨梁州　三煞　骂玉郎　感皇思　采茶歌　随煞尾　斗虾蟆　四块玉　哭皇天　乌夜啼　隔尾黄钟煞　摊破　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随煞

中吕

粉蝶儿　醉春风　迎仙客　石榴花　斗鹌鹑　上小楼　快活三正宫出入　鲍老儿　般涉　哨遍　耍孩儿　收尾　红绣鞋　喜春来　尧民歌　满庭芳　鲍老衮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乐　叫声　双鸳鸯　白鹤子正宫出入　穷河西　朝天子　干荷叶　剔银灯　菩萨蛮　墙头花　乔捉蛇　鹘打兔　酥枣儿　镇江回　鹌鹑儿　鸳鸯儿　风流体　卖花声　蔓菁菜

仙吕

赏花时　点绛唇　油葫芦　天下乐　哪吒令　鹊踏枝　六幺序　后庭花　青哥儿　赚煞　混江龙　金盏儿　醉中天　村里迓鼓　元和令　上马娇　圣葫芦　江西后庭花　柳叶儿　寄生草　赚煞尾　摊破天下乐　醉扶归　低过金盏儿　八声甘州　游四门　赚尾　忆王孙　一半儿　得胜乐　雁儿　祆神急　翠裙腰　六幺遍　大安乐　柳叶儿

商调

集贤宾　逍遥乐　梧叶儿　后庭花　双雁儿　金菊香　浪来里　醋葫芦　青哥儿　上京马　随调煞　柳叶儿仙吕出入　黄莺儿　踏莎行　垂丝钓　盖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好观音　六国朝　念奴娇　归塞北　初问口　怨别离　擂鼓体　雁过南楼　憨郭郎　催拍子　玉翼蝉　茶蘼香　女冠子　林里鸡近　蓦山溪　喜秋风　净瓶儿　鹧鸪天

双调

新水令　驻马听　甜水令　折桂令　落风花　沉醉东风　小将军　清江引　碧玉箫　雁儿落　德胜令　乔牌儿　挂玉钩　川拨棹　殿前欢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鸳鸯煞　步步娇　搅筝琶　豆叶黄　风入松　拨不断　庆东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锭银　荆湘怨　阿纳忽　夜行船　镇江回中吕出入　胡十八　挂玉钩序　五供养　行香子　梧桐树　离亭宴煞　鸳鸯儿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妇孩儿　挂打灯　乔木查　蝶恋花　庆宣和　枣卿调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驸马还朝　大拜门　雕刺鸪　不拜门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风流体中吕出入

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韩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后唐庄宗　南唐后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谓大曲：

苏小小蝶恋花　邓千江望海潮　苏东坡念奴娇　辛稼轩摸鱼子　晏叔原鹧鸪天　柳耆卿雨霖铃　吴彦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坚石州慢　张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调：

抑扬顿挫　顶叠垛换　萦纡牵结　敦拖呜咽　推题丸转　捶欠遏透

歌之节奏：

停声　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笃　依腔　贴调

凡歌一声，声有四节：

起末　过度　揾簪　攧落

凡歌一句，句有声韵：

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　声要圆熟，腔要彻满。

凡一曲中，各有其声：

变声　敦声　杌声　哑声　困声

三过声：

偷气　取气　换气　歇气　就气　爱者　有一口气

歌声变件：

三台　破子　遍子　攧落　实催　全篇　尾声　赚煞　随煞　隔煞　羯煞　本调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门户：

小唱　寸唱　慢唱　坛唱　步虚　道情　撒炼　带烦　瓢叫

唱曲题目：

曲情　铁骑　故事　采莲　击壤　叩角　结席　添寿　宫词　禾词　花词　汤词　酒词　灯词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凯歌　棹歌　渔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叶尊　柳枝词　桃叶怨　尧民鼓腹　壮士击节　牛童马仆　闾阎女子　天涯游客　洞里仙人　闺中怨女　江边商妇　场上少年　阛阓优伶　华屋兰堂　衣冠文会　小楼狭阁　月馆风亭　雨窗雪屋　柳外花前

凡声音各应律吕，分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

仙吕宫唱清新绵邈　南吕宫唱感叹伤悲　中吕宫唱高下闪赚　黄钟宫唱富贵缠绵　正宫唱惆怅雄壮　道宫唱飘逸清幽　大石唱风流酝藉　小石唱旖旎妩媚　高平唱条拗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堑　歇指唱急并虚歇　商角唱悲伤宛转　双调唱健捷激袅　商调唱凄怆怨慕　角调唱呜咽悠扬　宫调唱典雅沉重　越调唱陶写冷笑

有子母调，有姑舅兄弟，有字多声少，有声少字多，所谓一串骊

珠也。比如仙吕《点绛唇》、大石《青杏儿》，人唤作杀唱的刽子。

有爱唱的，有学唱的，有能唱的，有会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儿，打截儿，放掯儿，唱意儿，有明掯儿，暗掯儿，长掯儿，短掯儿，碎掯儿。

有一曲入数调者，如《啄木儿》、《女冠子》、《抛球乐》、《斗鹌鹑》、《黄莺儿》、《金盏儿》之类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东平唱木兰花慢　大名唱摸鱼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时曲　男不唱艳词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唱北人不歌

凡人声音不等，各有所长。有川嗓，有堂声，皆合被箫管。有唱得雄壮的，失之村沙；唱得蕴拽的，失之乜斜；唱得轻巧的，失之寒贱；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实；唱得用意的，失之穿凿；唱得打掏的，失之本调。

凡唱节病，有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乐府声，撒钱声，拽锯声，猫叫声。不入耳，不著人，不彻腔，不入调。工夫少，遍数少，步力少，官场少。字样讹，文理差，无丛林，无传授，拗嗓，劣调，落架，漏气。

凡唱声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哑哑　嗄嗄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浊浊　赸赸　格嗓　囊鼻　摇头　歪

口　合眼　张口　撮唇　撇口　昂头　咳嗽

凡添字病：

则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见　兀的不呢　一条　了　唇撒了　一片了　团栾了　茄子了

大忌：郑卫之淫声，续雅乐之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曰套数，时行小令曰叶儿。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

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庄蓼塘藏书

庄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尝为宋秘书小史。其家蓄书数万卷，且多手钞者，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伎，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蓼塘既没，子孙不知保惜，或为虫鼠蚀啮，或为邻识盗窃，或供饮博之需，或应糊覆之用，编帙散乱，所存无几。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继命危学士朴特来选取。其家虑恐兵遁图谶干犯禁条，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烬余，存者又无几矣。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宿留日久，仍布衣而归。书之不幸如此。

买假山

陈爱山买顾氏废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园。一日，邀渊白观之，

指而谓曰：“此公族中之物。”渊白笑答曰：“东搬西倒。”陈嘿然。

戴氏绝嗣

华亭枫泾戴君实，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无比。仅有一女，赘谢季初为婿。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得男。王闻之，早夜怒詈。君实不得已，遣其妾，取儿以归。而女恐其长大分我财产，遂于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惊疾，又不容医疗，竟就夭亡。大为喜幸。越三年，自孕将产，梦抱此儿。及娩，得男，后随殒于蓐，儿亦不育。此妇女妒悍之报。今戴氏绝嗣，天道岂远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妓妾守志

汪佛奴，歌儿也，姿色秀丽。嘉兴富户濮乐闲，以中统钞一千锭娶为妾。一日，桂花盛开，濮置酒，佛奴奉觞。濮有感于中，潸然堕泪。佛奴请问其故，濮曰：“吾老矣，非久于人世者，汝宜善事后人。”佛奴亦泣下，誓无贰志。人莫之信。既而，濮果死，佛奴独居尼寺，深藏简出，操行洁白，以终其身。

讥伯颜太师

重纪至元间，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以罪左迁南恩州达鲁花赤，至隆兴，卒，寄棺驿舍。滑稽者题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讥方士

丙子岁，松江亢旱，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府官遣吏赍香币过嘉兴，迎请以来。骄傲之甚，以为雨可立致，结坛仙鹤观，行月孛法，下铁简于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无应验，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诗，其一联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缱蛇。"闻者绝倒。

燕都赋

槜李顾渊白，恃才傲物。尝入京献《燕都赋》，翰长元公复初不喜，曰："今天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惭恨而归。晚年始得领教岳阳，高照庵先生以诗送之云："豪气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阳城。"切中其实。渊白自出一对句云："天下秀才爷。"有刀镊人对之曰："村中和尚种。"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医有十三科，画有十三科，殊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织造绫锦绢帛，一染练上件，一抄造纸札，一染制上件颜色，一糊料麦面，一糊药矾蜡，一界尽裁版杆帖，一轴头，或金，或玉，或石，或玛瑙、水晶、珊瑚、沈檀、花梨、乌木。每轴止用一色，所以只归一科。一糊刷，一铰练，一绦，一经带，一裁刀。数内阙其一，则不能成全画矣。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棕软者谓之平分，棕硬者谓之糊搠，大小得中者谓之黏合，狭小者谓之寸金。裁尺，极等阔者曰满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两指，最狭者曰单指。

厉狄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岁，大旱，余在萧山，观方士陈希微祷雨于北岭将军庙。累日，俄降笔云：“吾秦人厉狄也，与项羽起事山阴，虽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尔来几千五百年，世代云变，遂湮我姓名，至蔑焉无闻，故以相告。”目击其事，感叹弥日。

旗联

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其后毛贵一贼横行山东，侵犯畿甸，驾幸滦京，贼势猖獗，无异唐末。

桃符谶

张之翰，字周卿，邯郸人。由翰林学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卒。亦谶也。

金甲

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一日，自番中还，先报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处，发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头也。后因逐一干仆，仆出此书首告，以为玉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赂官府，得理。闻者亦可为戒。

蔺节妇

许叔瑛环云：陈友谅部属称邓平章者，陷江西某县。有妇蔺氏，其夫以财雄一乡，因赂邓之帅某，丐免剽戮。帅闻蔺有殊色，辄歼其家，独生蔺及四岁婴，将纳之。蔺曰："帅贵人，妾事之无恨。然吾良人以礼币聘妾为妇者若干年，与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军中礼不备，请持一月丧服，乃为帅妇未晚。"帅许之。服未终，移兵别县，帅曰："吾如汝约，今夕谐吾婚乎？"蔺曰："诺。"既而帅上马他之，使二卒守。蔺曰："为取鸡酒，具香火，今夕吾为帅妇，敢告先良人灵。"卒俱出，乃先杀婴，啮指血书壁曰："泾渭难分浊与清，此身不幸厄红巾。孤儿未忍更他姓，烈妇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挥心似铁，黄泉欲到骨如银。荒村日落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惨神。"书罢，即自刎。帅返，惊叹，讯二卒，欲罪之。卒指壁间题，倩人读其诗，驰白邓，邓闻之陈，陈为立庙旌表云。

忠孝里

至正壬辰秋七月，红巾陷钱唐。九月，陷吴兴延陵。冬十月，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晋字德昭者，有武略，善格斗。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谋曰："乌合之众，败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潜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保护邻井。日有余党四散抄掠，则诱使深入，悉殪而埋之。所居素隐僻，贼无知者。寻闻官军驻近郊，阴遣人约为内应。十一月八日，浙东宣慰元帅观孙统兵入城，晋率所募应之。官军少却，晋弗之知，尚与贼战于城北之祥符寺前。会贼党自他所来，掎其后，如璋遂与家僮往救，手刃数人，破围而入，偕父力战，众寡不敌，父子皆死。明日，官军复进攻，贼遂溃。家人得父子尸，敛而葬之，柩车相继于道，见者无不堕泪。乡之父老诔之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

报。

胡仲彬聚众

胡仲彬，乃杭城勾阑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时登省官之门，因得夤缘注授巡检。至正十四年七月内，招募游食无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护国，誓杀红巾”八字为号，将遂作乱。为乃叔首告，搜其书名簿，得三册，才以一册到官，余火之，亦诛三百六十余人。

扶箕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语，验之今日，果然。

卷二十八

非程文

各行省乡试，则有人取发解进士姓名，一如登科记，锓梓印行，以图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晓后，乃有四六长篇，题曰“非程文语”，与抄白省榜同时版行，不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县盛传之。语曰：设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坏于禹畴之小刘。名锡，眉山人，当该掾史。斯文孔艰，衷情痛愤。待士无礼，呼名散饼于路傍；怀璧有谋，打号贴图于墙上。厨传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试官取贫夫，上下之机关不泄。阳揭题驾言无弊，实自生奸宄之心；觅厚赂力举还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亲不避，故违国朝之典章；杂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应才杭州。鼓勇于终场之日，局长之信已通；刘还即环翁，杭州。知名于未榜之前，代笔之钱尽去。万户侯之关节可验，丈人峰之气力何勤。吕将铅山万户吕天泽。监门，进乐平之八字；许瑗、董彝、徐复、邹成、操琬、汪絳、许道传、戴用。海郎吴县主簿海鲁丁。受卷，通括苍之二林。松庆、彬祖。本生之地增辉，同列之情不薄。黄璋松江。称干首，二三月已买试官；鲍恂嘉兴。在榜中，十四名全赖妻父。建德知事俞镇。藉开元真人之力，叶氏叶瓒，信州。礼经；依永嘉县尹林泉生。之门，江郎兄弟。晖、晃，建宁。刘大希贤，庆元。在列，赖为省郎之师；沈小惟时，杭州。登科，谁知运吏之婿。黄岩赵蔺，友蔺。得家兄宁海丞由钦。为帘外之官；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纷纷在眼，历历难言。许瑗饶州。作魁，三百定卖几千株之木；邹成饶州。驼榜，十八日纳七万户吕天泽。之钱。左者如斯，右其可见。尺牍先来于柏府，仕宦势

高；稿文潜出于棘闱，师生情密。递手帖全凭巡绰，写怀挟不避军人。四子入场，代笔有此刘之手；一家在榜，瞒人起各路之文。所谋不臧，其忠何在。王贺绍兴，备榜。省中典吏，不读书亦解成名；李思思齐。婺山村童，未知礼焉宜中选。错《春秋》之年分，临海梦龙；姓赵，备榜。乱《周易》之阴阳，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术之潜运者难知。姑舍举人，更陈坐主。俞镇建德知事。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资；吴暾峡州知事。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赂取，林泉之生生何如；永嘉尹林泉生。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之孜孜安用。会稽尹夏日孜。其余泛泛，不必叨叨。分经考卷，得便私情，自开科曾无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论，虽刊版乃是讹传。历观解据之非，益见文衡之缪。指实告官者反罹其罪，怀才抱艺者虚费其劳。赵俶、蒋堂，空仰天而叹息；江孚、沈干，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滥坏今年之选举；既生圣世，进修冀异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经陈，实乃众贤之愿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复有作弹文云：文运重开，多士欢腾于此日；科场作弊，丑声莫甚于今年。启奸人侥幸之门，负贤相宾兴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试官实文章之司命，讵宜伪定于临期；员外郎执科举之权衡，安可公然而受赂。恰谋既遂，清议难容。闻人枢肤浅之学，翰林怀宾主之旧情；啜霭山游侠之徒，座主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宪宾，进乡闾之十子；居丧台掾，升里闬之三王。沈庭珪错破《书》经，混死生于同列；战惟肃不明《诗》意，强今古于已然。朱舜民乃濒海之强梁，喻宜之实许门之童子。新昌庭瑞，输彩缎之几缣；霅水莫孜，奉白金之一锭。张谊罔知彖象，皆徐中造就之私；杨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赐。施省宪贴书之手段，坏乡闾整肃之纲常。唐肃以词赋而见收，明经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对策何长！舍弟致谋，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笔，嗟哉无学之郑沂。靖而思之，良可丑也。白头钱宰，感绨袍恋恋之情；碧眼倪中，发仓廪陈陈之粟。俞潜、徐鼎，三月初早买试官；丘民、韩明，五日前预知题目。元孚乃泉南之大贾，挥金不啻于泥沙；许征实

云间之富家，纳粟犹同于瓦砾。拔颖之于陋巷，余波有自于杨明；超宋祀于穷途，主意必资于张谊。既正榜之若此，则备选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陈余意。屈仲孚于受卷，《易》经可谓失人；进公甫于考文，麟史大孤众望。不分报赛，叔通岂可与言《诗》；缪讲进修，孺子乌足以论《易》。重载连樯之白粲，始谐校艺于青藜。逯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天暐每称好嘴，奈举业之久疏。大坏士风，难逃舆论。呜呼！天之将丧斯文，实系兴衰之运；士欲致用于国，岂期贡举之私。此非一口之诬谋，实乃众情之公论。用书既往，以警将来。

于阗玉佛

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处士门前怯薛

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怯薛，则内府执役者之译语也。

宪佥案判

松江府儒学直学沈伯云，因花破钱粮，乃与教授陈仲微有隙。伯云之父曰君实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箠仲微于途。适宪佥吕公

思诚分按至府，具状以诉。公怒其诟辱师表，有伤风化，勾摄赴官，服辜。君实年逾七旬，乞以铜赎。公判云：“既能为不能为之事，正当受不当受之刑。”卒杖断之。

诗谶

张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诗名。尝作一联云：“别来越树长为客，看尽吴山不是家。”未几，卒。诗亦有谶欤？

丘机山

丘机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闻于时，商谜无出其右。遨游湖海间，尝至福州，讥其秀才不识字。众怒，无以难之。一日，构思一对，欲令其辞屈心服。对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随口答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学敏捷类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杨镇一凶徒，素不孝于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岁，爱惜甚至，妻常抱负，偶失手，攧损其头，泣而谓姑曰：“夫归，妇必被殴死，不若先溺水之为幸。”姑曰：“汝第无忧，但云是我之误，我却去避汝小姑处，俟其怒息而还。”至晚，夫归，见儿头破，径捽妻，欲杀之。妻告曰：“非我过也，婆攧之耳。惧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释之。次日，持刀寻母。中途，藏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诱母还。至石边，忿躁詈骂，取刀杀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见巨蛇介道。畏怯退缩，不觉双足陷入地中。须臾，即没至膝，七窍流血，声罪自咎。母急扶抱，无计可施，走报于妇。妇掘地，随掘随陷。啖以饮食，三

日乃死。观者日数千人，莫不称快。时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昏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窥视，至有攀缘檐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云："宾主满堂欢，闾里盈门看。洞房忽崩摧，喜乐成祸患。压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别都钉折兮，木屑飞扬。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坠落花之相。难以乘龙兮，魄散魂消；不能跨凤兮，筋断骨折。氊丝脱兮尘土昏，头袖碎兮珠翠黯。压倒象鼻塌，不见猫睛亮。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赏黄花却在半晌。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阿剌郎葛反。一声绝无闻，哀哉树倒猢狲散。"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猫睛，其貌也。氊上声。丝、头袖，其服也。阿剌，其语也。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飞来峰，猿猴来往之处。

白县尹诗

嘉兴白县尹得代，过姚庄访僧胜福林，闲游市井间，见妇人女子皆浓妆艳饰，因问从行者，或答云："风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宠，下此，则皆道人所有。"白遂戏题一绝于壁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胜见，亟命去之，然已盛传矣。

废家子孙诗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饶，田连阡陌，宗族虽盛衍，而子孙多不肖，祖父财产，废败罄尽。郡人金方所，谈辞滑稽，为赋诵好嫚戏，因摭其事，成近体一律云："兴废从来固有之，尔家忒煞欠扶持。诸坟掘见黄泉骨，两观番成白地皮。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强奴猾干欺凌主，说与人家子弟知。"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观二所。语虽鄙俚，然为人后者见此，宁不知惧也哉。

乐曲

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

大曲

哈八儿图　口温　也葛倘兀　畏兀儿　闵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鲁海　舍舍弼　摇落四　蒙古摇落四　闪弹摇落四　阿耶儿虎　桑哥儿苦不丁江南谓之孔雀，双手弹。　答剌谓之白翎雀，双手弹。　阿厮阑扯弼回盏曲双手弹。　苦只把失吕弦。

小曲

哈儿火失哈赤黑雀儿叫。　阿林捺花红。　曲律买　者归　洞洞伯　牝畴兀儿　把担葛失　削浪沙　马哈　相公　仙鹤　阿丁水花

回回曲附

伉里　马黑某当当　清泉当当

爇梅花文

周申父之翰，寒夜拥罏爇火，见瓶内所插折枝梅花，冰冻而枯，因取投火中，戏作下火文云：寒勒铜瓶冻未开，南枝春断不归来。这回勿入梨云梦，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罏中处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兮庾岭。形若槁木，棱棱山泽之臞；肤如凝脂，凛凛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头上，岁寒居三友图中。玉堂茅舍总无心，金鼎商羹期结果。不料道人见挽，便离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华胥之国。玉骨拥罏烘不醒，冰魂剪纸竟难招。纸帐夜长，犹作寻香之梦；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时。虽宋广平铁石心肠，忘情未得；使华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还道这一点香魂，今在何处？咦！炯然不逐东风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梦令

一人娶妻无元，袁可潜赠之《如梦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几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黄门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按《黄帝针经》曰：人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写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

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又《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拿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形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然《周礼》阉人，郑氏注云：“阉，真气藏者。”宋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侪辈之欢，赵昵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然小说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类。而此外绝未见于古今传记等书，岂以为人之妖而污笔墨，不复载乎？《晋·五行志》谓之人疴。惠帝时，京洛有人，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乱。此乱气所生也。《玉历通政经》：“男女两体，主国淫乱。”而《二十八宿真形图》所载心房二星，皆两形，与丈夫妇女更为雌雄，此又何耶？《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故能媚人。”《褚氏遗书》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诊，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皆天地不正之气也。”右载周密《癸辛杂识》。

花山贼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爵禄前定

宇文公谅，字子贞，湖州人。初领乡贡，入浙省试院。头场，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书。试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将黜之。时坐主龙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余，始过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会试，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虽曰爵禄前定，盖亦阴德所致，人鲜有知者。公少年时，尝馆授巨室，其闺爱中夜来奔，坚拒不纳，明旦，托以他故，敛书告别。此非阴德也与？

醋钵儿

俞俊，其先嘉兴人，今占籍松江上海县。娶也先普化次兄丑驴女。也先普化长兄观观死，蒸长嫂而妻之，次兄丑驴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缚彩缯为祭亭，缀银盘十有四于亭两柱，书诗联盘中云："清梦断柳营风月，菲仪表梓里葭莩。"盖柳营，暗藏亚夫二字。菲仪，谓非人。表梓，谓腠子，总贱娼滥妇之称。葭莩，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讥其轻薄如此。又尝诣妻父墓所，题于庐壁曰："柏舟在河，可谓节乎？二嫂治栖，可谓义乎？覆宗绝祀，可谓孝乎？"先刺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刺妻之弟博颜帖木儿也。博颜帖木儿无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财，愿继其后，竟不恤亲父小宗之祀为重，故云。博颜帖木儿将赴乡试，谓人曰："若忝一荐，有司以礼敦遣，先就北宅上马，赴府公宴毕，却归新宅下马。"北宅，丑驴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戏之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欤！"博颜帖木儿赧甚。俊弱冠时，从顾琛渊白游，负气傲物。当伯颜太师柄国日，尝赋《清平乐》长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落落残星犹弄晓，豪杰消磨尽了。　放开湖海襟怀，休教鸥鹭惊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闲容易安排。"手藁留叶起之

处，后与叶交恶，竟诉于官，必欲构成其罪，夤缘贿赂，浙省移准中书省咨，札付儒学提举司，议得古人寄情遣兴，作为闺怨诗词，多有指夫为君者，然此亦当禁止，以故获免罪戾，而所费已几万锭矣。至正丙申春，张士诚僭号诚王，据有平江日，又以贿通松江伪尹郑焕，署宰华亭，用酷刑朘剥，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诗曰："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正当时。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黄婆醋钵儿。"或者不知醋钵之义，以问叟。叟曰："昔有不轨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经过其下，适索朽尸坠，醋钵为其所压，著地而碎，王婆年老无知，将谓死者所致，顾谓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皆绝倒。

棋谱

通玄集　通远集　清远集　清乐集　幽玄集　机深集　增广通　远集　玄玄集　忘忧集

军前请法师

谢景旸居松江北郭，结坛于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剿捕方国珍，传云贼中有人能呼召风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讨。千户也先等遂以谢荐。总兵官给传致请，省札有云："参裁军事，必访异人。既达天时，当为世用。"时知府王克敏廉介端严，有声于时，不得已亲造其庐，起赴军前。其术一无所验，自后全军败衄。吁！宰臣统大兵数十万，剿除草窃，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则其机略安在哉！

凌总管出对

嘉兴总管凌师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与抗。然其行实贪污，颇闻人有讥议，因出对云：“竹本无心，外面自生枝节。”有推官对云：“藕因有窍，中间抽出丝豪。”盖讽之也。

承天寺

平江承天寺遭回禄，殿宇一空。僧悦楚南来住持，施财者云集，遂大兴土木之工，金碧殊胜，有加于昔。或劝题梁，悦不从，曰：“当有俗人来暂居。”悦升领径山，卒。高邮兵攻破城，张士诚据以为宫，佛像悉毁，坏铜观音铸为钱。既投降，作太尉，别造府。越四五年，复为寺。

义丈夫

吴兴钱泰窝云：至正初，二贾自嘉兴来平江，买舟至海口，收市舶货。行二十余里，两道人诣舟求度，一负磬，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乃两甲者。从像中出二长刀，叱曰：“吾逐盗至此，汝真盗也。”舟人阳应曰：“我固知为盗，顾无以发。今壮士诚与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纡行，且曰：“二盗已落公手，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劝甲者。迟暮，醉，抽其刀斫贼。其一跃起，复斫之，二盗尽死。舟还，二贾泣且拜曰：“非公吾几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饼为舟人寿。吁，决死生于阽危之际，不负贾之托，不谓之义丈夫，可乎！

解语杯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饮松江泗滨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开

荷花，置小金卮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执枝，右手分开花瓣，以口就饮，其风致又过碧筩远甚。余因名为解语杯，坐客咸曰然。

戏题小像

张句曲戏题黄大痴小像云："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唐伯刚题邾仲谊小像云："七尺躯威仪济济，三寸舌是非风起。一双眼看人做官，两只脚沿门报喜。仲谊云是谁是谁？伯刚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张明善作北乐府《水仙子》讥时云："铺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上声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

铜钱代著

今人卜卦以铜钱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钱八文，周围铺转，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阑，但乾卦初爻及复之泰不可变，盖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赏失宜

至正十二年岁壬辰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

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浙省参政樊执敬，死于天水桥。宝哥与妻，同溺于西湖。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过江南，越数日，携省印来会，权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荡殆尽。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明庆、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省官复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

画家十三科

佛菩萨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刚神鬼罗汉圣僧　风云龙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　水　花竹翎毛　野骡走兽　人间动用　界画　楼台　一切傍生　耕种机织　雕青嵌绿

卷二十九

纪隆平

张士诚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泰州地滨海，海上盐场三十有六，隶两淮运盐使司。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初无异于人。先是，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在任，灾异叠见，黄河变迁。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皆沦贼境。山东杜遵道，以李氏子为主，起汝宁萧县。李二、老彭、张君用，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邹普胜、徐寿辉即真一，据蕲黄。镇南班据江东。又有毛贵、陈友谅辈，不可枚数，分据各处。方国珍弟兄，啸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陈贤五、江宗三，作乱江阴。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于狱。李华甫与赶张四，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齐以克柔解发扬州，后招安华甫为泰州判，四为千夫长。十三年五月，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未几，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陷通、泰、高邮，自号诚王，改元天祐，设官分职，把截要冲，南北梗塞。立淮南中书省于扬州，以厄其势。既而亦招安之，立义兵元帅府以官其党。然狙诈百出，卒不就降，杀知府李齐。十五年五月，攻破扬州路，杀淮南行省参政赵琏。士义被获，伏诛。既而退还高邮。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扬州。适湖广行省右丞阿鲁恢引苗军来，十月初一日，复退。丞相脱脱亲总大军以擒之，众号百万，旌旗辎重，首尾千里，以为高

邮刻日可平。然脱脱与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专权日久，及出师，遂有议其后者，诏脱脱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别选相臣统其兵。诏未下时，部将董抟霄每对脱脱言："天兵南下，势如破竹，今老师费财，何面目归报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脱脱从其言，分兵破天长、六合，贼皆溃散，所杀者悉良民。及攻高邮，堕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闻诏解其权，勇气百倍，出城拒敌，诸卫铁甲军抱不平者，尽皆散去，或相聚山林为盗，高邮不可得而复矣。江阴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党戕杀。宗三将入城杀英，时英就招安，为判官，州之僚佐无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谋反，省差元帅观孙压境。观孙利其货赂，逗遛不进，英因乘间挈家逸去。过江求救于士诚，仍质妻子，借兵复仇。士诚初亦疑惑，弗听。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动其中。于是先遣士德，率高邮贼众，击横坍，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兴以来，官军死锋镝，郡县荐罹饥馑，乡村农夫，离父母，弃妻子，投充壮丁，生不习兵，而驱之死地，以故乌合瓦解，卒无成功。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有旨得便宜行事，升漕运万户。脱因为参政，统领官军民义，捍御境上。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达鲁花赤哈散沙为平江达鲁花赤，领兵出战。除都水庸田使贡师泰为平江总管，巡守城池。吴江境上，止有元帅王与敬。官军一战而败，死者过半。残兵千余，欲走入城，城中闭门不纳，退屯嘉兴，旋抵松江。士诚贼众才三四千人，长驱而前，直造北门，弓不发矢，剑不接刃，明旦，缘城而上，遂据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奸杀，惨不忍言。脱因匿俞家园，自刎不死，游兵杀之。哈散沙在境外，闻城破，自溺死。既而昆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继来降。维扬苏昌龄，比先避乱居吴门，士德用为参谋，称曰苏学士。毁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几月，进攻嘉兴，全师覆没。与敬据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侠黄贵甫，间道归款，许为内应，不战而城破，易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为吴兴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锻工，稍习吏事，性资深刻，

与士德同心僇力，躬亲细故。三月癸巳，士诚来自高邮，服御器用，皆假乘舆，改至正十六年为天祐三年，国号大周，历曰明时。设学士员，开弘文馆，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元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仍曰尹，郡同知称府丞，知事曰从事，余则损益而已。南向欲取嘉兴，嘉兴则有参政杨完者，统领苗僚傜僮，名曰答剌罕，守御甚坚，屡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举兵临其东门，悉为所歼，文炳仅以身免。士德又与与敬提兵入杭州，军器甚锐，杭州大军，敛锋不敌，丞相退避萧山，士德军检刮虏掠。罗木营万户普贤奴，乃庆元路万户全驹儿之子，年未弱冠，智勇过人，率兵先出，完者部领苗军继进，民亦挺身巷战，士德大溃，收拾残兵，十丧八九。及攻海盐，又为乍浦钟氏所挠。后得马道骁勇，擒获苗军无算，西南接境，赖此无虞，不然，松江非士诚有矣。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湖之长兴、武康，与广德相界，花枪军出没之地，虽互有胜负，然亦不胜其苦，所跨三州，皆邻勍敌，可畏者特集庆一军最盛。陆路则无锡、宜兴、长兴，水路则太湖，士马震耀，舳舻相衔。自后长兴陷，常州又陷，士德战败被擒，缚致集庆。俾其作书劝士诚归附，士德以身徇之，终无降意。士诚势穷力迫，愿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讫莫成就。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诏赦其罪。后授士诚太尉，开府平江。士诚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设其官属。

降真香

道家者流，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业精白者，则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请借仙鹤，或二只，或四只。青鸾导卫，翔鹜澄空，昭扬道妙，往往亲见之。偶读《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拌和诸

杂香，烧烟直上天，召鹤，得盘旋于上。”注：“按仙传云：烧之或引鹤降。醮星辰，烧之甚，为第一度箓，烧之，功力极验。”若然，则鹤之来，香所致也，非欤？

宋二十一帝

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字音

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冯妇与徐夫人皆男子。三国时，有暨艳，乃吴人，附《陆抗传》，当音结，不音暨也。

许负

绛侯周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见《史记·绛侯传》。注谓：索隐曰：应劭云：负，河内温人，老妪也。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赵公琪，字元德，官至赠湖广行省参政，谥文惠，临淄人，飘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烧水银、硫黄、朱砂、黄金等物为神丹，以资服

食。有玉溪李简易先生者，得道为神仙，数访公，授以其术，久久隐去，人或以为不死。公思之，一日，见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远来，甚热，请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闻声，日且暮，公亲候之，见有光昱然在水上，圆如初日出，不复见先生所在。先生书藏公家，今稍稍传人间。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称地为双

尝读金黄华老人诗，有“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句，殊不可晓。近读《云南杂志》白：夷有田，皆种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已，二已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则老人之诗意见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曰蛊毒犀。《唐书》有古都国，必其地所产，今人讹为骨咄耳。

一门五节

奉化陈氏妇以贞节称者五人。初，陈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才二十二，义不再适，后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后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复夭，王氏年三十，后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楼氏，楼氏甫笄，归于陈，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夺其志，泣不从，其姑王氏年老，楼氏事之尤谨，姑卒，敛葬悉如礼。子四人，长养才，娶楼氏，生子孟雍、孟熙，而养才遘疾不愈，方卒时，楼氏年二十

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门三节

陇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张氏女，年十七，归李氏，生子庸，甫六岁而寡。舅姑怜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风之，即引刀截发以见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张氏，年二十有八，生子庆，方龀，亦誓不再适。从弟希贤妻陈氏，年二十有四，希贤卒，时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坚。一门三妇，以贞白闻。庸，至正间仕至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推恩赠父同知益州路总管府事、陇西郡伯，母封陇西郡夫人。再调关襄宣慰，阶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黄龙洞

黄龙洞在吴兴郡北，去城闉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幢。自石上涌起，轻撼则摇动，稍加力排，辄不动，人甚异之。洞旁壁立千仞，俯瞰不能见底，投以石，下应，以声呼，则相答，深窅不测。每岁旱，郡民祷之。东坡先生曾游，题诗述龙之迹，山谷先生书黄龙洞三字，刻犹存。

粘接纸缝法

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予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岁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粘接纸缝，永不脱解，过如胶漆之坚。”先生，上海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担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阙，谓之投河奔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事情。

一钱太守庙

一钱太守刘宠庙，在绍兴钱清镇。王叔能参政过庙下，赋诗曰："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也学先生拣大钱。"

全真教

《全真纪实》云：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谈、马、丘、刘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学士作《紫微观记》，所载详悉。

马孝子

马伯杰，山东邹县人。父某，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不以家行，杰独与母居。盗起汝颍，转略齐鲁境，杰负母匿草间。母死，仓卒不能具棺敛，聚石葬郓地西。盗入郓城，杰伏于墓上。众欲驱而前，胁以白刃，杰大恸曰："母在此，母在此！"盗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复遗以衣粮。既而邑刳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于榛莽

中，故衣尚存，始克迁祔祖茔。御史转浙西宪佥，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锋镝间走数千里省之，钱唐人咸称为马孝子云。

杨贞妇

天台金沙里女王静安，年十七，归同邑杨伯瑞。瑞为枢密院断事官，未几，死于兵。静安守节不嫁，权贵争求之，至截发自刭不殊。

窑器

宋叶寘《坦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墨

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瀋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唐高丽岁贡松烟

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元祐间，潘谷墨见称于时。自后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斋、齐峰、叶茂实、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实得法，清黑不凝滞，彦卿莫能及。中统至元以来，各有所传，可以仿古。

唐

祖敏　奚鼐易水。　奚鼎鼐之弟。　奚起鼎之子。　陈朗兖州。　王君得　柴珣并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鼐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宽　李承宴皆超之子。　李文用承宴之子。　李惟庆　李惟一　李仲宣皆文用子。　耿遂仁歙州。　耿文政　耿文寿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宣州。　盛通　盛真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张遇　潘衡　蒲大韶款曰书窗轻煤、佛帐余韵。　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　朱知常款曰朱知常香齐。　梁杲　徐知常　叶邦宪尝造复古殿墨。　雪斋款曰雪斋墨宝。　李世英款曰丛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孙秉彝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乐温　蒲彦辉　刘文通　郭忠厚　镜湖方氏　黄表之　齐峰　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　寓庵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攽　谢东　徐禧　叶茂实三衢。　翁彦卿

元

潘云谷清江。　胡文中长沙。　林松泉钱唐。　於材仲宜兴。　杜清碧武夷。　卫学古松江。　黄修之天台。　朱万初豫章。　丘可行金溪。　丘世英　丘南杰皆可行子。

斫琴名手

隋

赵取利

唐

雷霄　雷威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一作谅。皆蜀人。　沈镣　张钺皆江南人。　金儒大中进士。　僧三慧大师

宋

蔡献　朱仁济　卫中正庆历中道士。　赵仁济兴国中。　马希仁　马希先一作仙崇宁中。　金渊绍兴初。　金公路即金道。绍兴初。　陈亨道高宗朝。　严樽　马大夫　梅四官人　龚老应奉。　林杲东卿。

元

严古清恭字子安，樽之孙，梅四之婿。　施溪云　施谷云　施牧洲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黄鹄　秋啸　鸣玉　琼向　秋籁　怀

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响泉　冠古　韵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万壑松　雪夜冰　玉涧鸣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环佩

戏语

至正丙申，高邮兵累攻嘉兴不克，或人撰戏语云：史帅一日下令行兵，参谋掌史进言："自古行师，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帅破松江时，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帅不祭，我也不祭。"盖祭、济字音同，传以为笑。又有一说：红军与苗军战不胜，禀主帅曰："彼中军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书'大元统兵官'五字。"帅曰："我此间亦效之。"旗成，军吏禀所写何字，帅曰："八分书写'赵王令'。"既而写赵字未成，才写得走字，传报苗军到，走，走，走。二说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计罗气孛四余气躔度过宫迟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时，可以知休咎，定寿夭。其书曰《百中经》，经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宫，安命例凡十叶，有术士以其例节为一叶，简明易见。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阳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时加在上向下逐宫虚数，如下面已尽，则又于此行自上而下，见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径也。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女二	斗四	尾三	氐二	轸十	张十五	柳四	井九	毕七	胃四	奎二	危十三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十六	五	十	八	五	三	十四
四	六	五	四	十二	十七	六	十一	九	六	四	十五
五	七	六	五	十三	翌一	七	十二	十	七	五	十六

（续表）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二	八	十三	十一	八	六	室一
七	九	八	七	十五	三	九	十四	十二	九	七	二
八	十	九	八	十六	四	十	十五	十三	十	八	三
九	十一	十	九	十七	五	十一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四
十	十二	十一	十	十八	六	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五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角一	七	星初	十八	觜初	十三	十一	六
虚一	十四	十三	十二	二	八	一	十九	一	十四	十二	七
二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九	二	二十	参初	十五	十三	八
三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	十	三	廿一	一	昴初	十四	九
四	十七	十六	十五	五	十一	四	廿二	二	一	十五	十
五	十八	十七	房一	六	十二	五	廿三	三	二	十六	十一
六	十九	十八	二	七	十三	张初	廿四	四	三	十七	十二
七	二十	箕初	三	八	十四	一	廿五	五	四	娄一	十三
八	廿一	一	四	九	十五	二	廿六	六	五	二	十四
九	廿二	二	五	十	十六	三	廿七	七	六	三	十五
危一	廿三	三	心初	十一	十七	四	廿八	八	七	四	十六
二	牛初	四	一	亢一	十八	五	廿九	九	八	五	十七
三	一	五	二	二	十九	六	三十	井初	九	六	十八
四	二	六	三	三	二十	七	鬼初	一	十	七	壁初
五	三	七	四	四	轸一	八	一	二	十一	八	二
六	四	八	五	五	二	九	二	三	毕一	九	三四
七	五	九	六	六	三	十	三	四	二	十	五
八	六	斗初	尾初	七	四五	十一	柳初	五	三	十一	六
九	七	一	一	八	六	十二	一	六	四	胃一	七
十、十一	女初	二	一	九	七八	十三	二	七	五	二	奎初
十二	一	三	二	氐一	九	十四	三	八	六	三	一

淮涡神

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缪也。按地志云：水神在临淮县龟山之下，形若猕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禹获之，锁其颈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迩来渔者知锁所在。《古岳渎经》云：禹治水，三至桐柏，获淮涡水神，

曰无支祁，乃命庚辰制之，锁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渔人夜钓山下，其钩为物所掣，沉水视之，见大铁锁绕山足，一兽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秽，不可近。又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善应对，辩淮之浅深，源之远近。而神曰庚辰者，锁于龟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时有渔者，钓得一古锁，牵出，其末有如猕猴者，盖此物也。《国史补》曰：楚州渔人于淮中钓得古铁锁，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而逝。《山海经》：水兽好为云雨，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

寄衣诗

洞庭刘氏有夫叶正甫，久客都门，因寄衣，侑以诗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来得一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自觉和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长短只依先去样，不知肥瘦近如何。”

卷三十

印章制度

《周礼》玺节，郑氏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许慎《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徐锴曰："从爪，手爪以持信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臣下玺始称曰印。　汉制：诸侯王金玺。玺之言信也。古者，印玺通名，《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　建武元年，诏诸侯王金印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铜印墨绶及黄绶。　陈制：金章或龟钮、貔钮、兽钮、豹钮，银章或龟钮、熊钮、罴钮、羔钮、鹿钮，银印或珪钮、兔钮，铜印率环钮。　吾衍云：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啸堂集古录》所载古印，正与相合。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汉晋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此者，故后宋印文皆大缪。　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　三字印，右

一边一字，左一边两字者，以两字处与一字处相等，不可两字中断，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画别之，字有有脚无脚，故言及此，不然，一边见分，一边不分，非法度也。　轩斋等印，古无此式，唯唐相李泌有耑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终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从朱文。　朱文印或用杂体篆，不可太怪，择其近人情，免费辞说。　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杂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出笔，皆带边，边须细于字。边若一体，印出时四边虚纸皆昂起，未免边肥于字也。非见印多，不能晓此。粘边朱文，建业文房之法。　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其媺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辞耳。　道号，唐人虽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号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带者，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仆有古人印式二册，一为官印，一为私印，具列所以，实为甚详，不若《啸堂集古录》所载只具音释也。　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写，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审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为正式。近人欲并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虽有此称，系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论其原，不为俗乱可也。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皆非名印。盖字印不当用印字以乱名。汉张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吕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　诸印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

开，或加屈曲，务欲填满。若写得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字多无空，不必问此。　李阳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画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矩方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　赵彦卫云：古印文作白文，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之米印及仓敖印近之矣。自有纸，始用朱字，间有为白字者。　《通典》云：北齐有木印，长一尺，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腹下隐起篆文，曰“督摄万几”，惟以印籍缝。今龊合缝条印，盖原于此。　秦有八体书，三曰刻符，即古所谓缪篆；五曰摹印，萧子良以刻符摹印合为一体。徐锴谓：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应别为一体。摹印屈曲填密，则秦玺文也，子良误合之。　《宣和谱》四卷。　杨克一《图书谱》一卷。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复斋印谱》。　颜叔夏《古印谱》二卷。　姜夔《集古印谱》一卷。　吾衍《古印文》二卷。　赵孟頫《印史》二卷。

银工

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屈指不多数也。

朱碧山嘉兴魏塘。　谢君余平江。　谢君和同上。　唐俊卿松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养吾，建宁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盗黄华起政和，朝廷命将帅师往讨。未至，盗已就缚，回军经浦城，焚其庐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时，孝子年六岁，母子相失，独与父居，不闻问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阃府檄为三山书院山长。

将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处。孝子欣然弃职辞父，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间，闻操南音者，必就与语，庶几有所遇也。当时从军之人犹有存者，或曰：“此有赵副使，故为军校，归自军中，得妇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赵死而家替，全氏归一蒙古氏，挈之而南，当在汝、邓间耳。”孝子知母定在，惊喜，遂回汝州。抵鸦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余里，至枣阳崔桥，又不遇。然自离汝州，行路既远，知母所乡，停车道傍，投宿旅舍，举其状以问人，颇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别盖山，可寻讨也。”孝子梦神人顾而言，有月圆再圆之语。既寤，言犹在耳，益喜抃。自崔桥三百余里至别盖，访其母，在焉。既见，相与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于是有征矣。留别盖半月，舟具，奉母南归。当时闻其事者，自朝廷达官，以至湖海名胜，莫不为歌诗以美之，多至数十百篇，往往举朱寿昌事以为比。会稽韩庄节先生性作《孝子传》行于世。

白日圜文

周易痴处馆讲授，宾主不合，遂作《白日圜》文，飘然而去。其文曰：听之不闻，视之不见，子以我为隐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吾亦从此逝矣。未得青云路，且坐白日圜。饭蔬食，乐亦在中。素贫贱，不愿乎外。兹承贤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馈以礼。择师教子弟，盖亦据于德，依于仁。圜土而居，重门以待。当尔耳不听淫，目不视恶，将以塞其兑，闭其聪。然而口不绝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养其性。黄芽若就，白发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锁洞门之清溪道士。子其子，亲其亲，固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尔为尔，我为我，安肯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间，自行束修以上。受风魔贬，为自在囚。口出雌黄，用狙翁朝四暮三之术；目生虚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图。有朋自远方来，与进也，与退也；使君从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

我行其庭不见其人，而子过我门不入我室。望而未见，招之不来。所不与同心，指苍天而为证。亦欲从游耳，曰黄昏以为期。不以我为贫，知有时为养。所愿诸生，人十己千，以一识百。师也过，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参也鲁，回也如愚，竟传圣人之道统。而某诗书无祟，笔墨有灵。蝉蜕污浊之中，凤翔尘埃之表。排云叫阊阖，吐三千丈豪气之沉埋；乘风归蓬莱，诉百万亿颠厓之辛苦。藩篱既剖，门闼洞开。纵意所如，从吾所好。口说五千言，乘牛出函谷，愿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皆曰闭户先生来也。

金灵马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盘盂之属，其胎骨则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于旋床上胶粘而成，名曰卷素。髹工买来，刀刳胶缝，干净平正，夏月无胶泛之患。却炀牛皮胶，和生漆，微嵌缝中，名曰梢当。去声。然后胶漆布之，方加麄灰。灰乃砖瓦捣屑筛过，分麄、中、细是也。胶漆调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卖低歹之物，不用胶漆，止用猪血厚糊之类，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坏也。麄灰过停，令日久坚实，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细灰。并如前。又停日久，砖石车磨，去灰浆，洁净停一二日，候干燥，方漆之，谓之糙漆。再停数月，车磨糙

漆，绢帛挑上声。去浆迹，才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两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鸡子清，打匀，入在内，日中晒翻三五度，如栗壳色，入前项所煎漆中和匀，试简看紧慢，若紧再晒，若慢加生漆，多入触药。触药，即铁浆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干为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见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内外俱干，置阴处<ruby>眼<rt>ㄧㄢˋ</rt></ruby>之，然后用揩光石磨去漆中<ruby>颖<rt>ㄌㄟˇ</rt></ruby>。雷，上声。揩光石，鸡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桥埠牛头岭。再用箬帕，次用布帕，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红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䵒朱桐叶色，然后用银朱，以漆煎成膏子，调朱。如朱一两，则膏子亦一两，生漆少许，看四时天气，试简加减，冬多加生漆，颜色暗，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颜色正，且红亮。

鳗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试之，看躁也，方入黄丹腻粉，无名异煎一滚，以水试，如蜜之状，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搅匀。却取砖灰一分，石灰一分，细面一分，和匀，以前项油水搅和稠粘灰器物上，再加细灰，然后用漆，并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孙宴服

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图

银锭字号

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大会皇子、王孙、驸马、国戚，从而颁赐。或用货卖，所以民间有此锭也。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

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辽东所得银子而铸者。

学宫讲说

凡学宫朔望讲说，乃礼之常。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儒生未达时宜，往往迕意多矣。泰定甲子，开吴淞江，省台宪僚咸集。时治书刘公泺源，北方学者，首谒先圣先师。其年值闰，詹肖岩讲《书·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大咈其意，以为学校讲说，虽贱夫皂隶、执鞭坠镫之人，皆令通晓，今乃稽算度数何为。肖岩由是悒怏而卒。至元己卯冬，分宪老老公检踏灾伤，以复熟粮为急，陆宅之讲省刑罚、薄税敛一章，公变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杨侯锐意浚河，以兴利除害为己任，时宪佥某谒学宫，王玉岩讲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结意皆归美于知府，宪佥不悦而罢。丁酉岁，张士诚据有姑苏日，遣苏守周仁来，王可权讲《易·泰卦》盖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义，周以为讥讪，累及诸职事皆停月廪。惟钱先生伯全父作训导时，行刑官至，讲“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讲毕，称赏不已。前数君子，亦可为后人戒也。

松江之变

王与敬，字可权，淮西安丰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后于董抟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转省都镇抚，升元帅。至正丙申二月朔，伪诚王张士诚红军破平江，时与敬兵败，径趋嘉兴，又与苗军参政杨完者不协，乃投松江，名曰守御，实欲恋倡妇董赛儿故也。达鲁花赤八都帖木儿，知府崔思诚，皆无制变之术，激成其祸。盖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悦。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帅帖古列思等提兵而

来，镇守城池，二帅抗行，不相上下，帖点两仓脚夫，散口粮，给器械，发号施令，盖意在逐与敬行。十八日，帖宴军民官，无一人至者。至夜，与敬下万户戴列孙等，率引军卒，自西门放火，鼓噪而叛。官僚溃散，寺观民房，悉化焦土。检刮金银财物，塞满舟船。自与敬以下，人口辎重皆出西门。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帅萧亮员成等，率苗军突至，兵不与敌，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诚，子女玉帛，悉为苗军所有。民亦持梃相逐，列孙孔镇抚等，死者过半。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诚下元帅史文炳一部兵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衔，旗帜蔽日，苗军一矢不交，竟溃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卓哉斯言也。初，王与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虑处之，则不致若是。况松江尚侈靡习淫风者久矣，余尝扼腕而叹，必有后日之患，终为一贱倡祸及数万家，非小变也。与敬负逆贼之名，遗臭万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丧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果典坐

嘉兴天宁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积，得钱辄买酒饮。长老念空海每岁遗衣缎。至正癸巳正月一日，无疾而卒，年一百二岁。

诗谶

"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语。谷水、云间，皆松江别名也。近代来作官者，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阖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两句竟成诗谶。

书画楼

松江自来无大火灾，至正丙戌闰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业制帽民姚不谨于火，延燎三千余家，重门邃馆，灵宫梵宇，悉为煨烬，而夏爱闲氏收藏古法书名画楼岿然独存，岂有神物护之也耶？抑亦数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门首刀镊胡，忽见街上有小片荷叶，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怀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见之，以决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钞叁拾文。又同郡夏氏仆，尝见小花蛇盘旋道左，行人捉藏诸袖。生颇讶，问其所以，则至元钞贰拾文。右二事绝相类。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积金蓄谷，倍息计赢，孳孳以利为念者，于此宁不可鉴哉！

枪金银法

嘉兴斜塘杨汇髹工枪去声。金枪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枪金，则调雌黄。若枪银，则调韶粉。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逐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楷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粘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

磨兜坚箴

磨兜鞬，已见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尝揭磨兜坚三字于坐隅。磨兜坚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金华宋濂为著箴曰：“磨兜坚，慎勿言。口为祸门，昔人之云，磨兜坚。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坚。高不知极，深不可测，磨兜坚。言出诸口，祸随其后，磨兜坚。钟鼓之声，因叩而鸣，磨兜坚。不叩而鸣，必骇众听，磨兜坚。惟口之则，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坚。磨兜坚，慎勿言。”

三笑图

杨铁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画，以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态，其后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书室图三笑于壁，想见石恪所作，与此无异。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为谁，山谷特实以远公、陶、陆事。陈贤良舜俞《庐山记》，亦谓举世信之。有赵彦通者，作《庐岳独笑》一篇，谓远公不与修静同时。楼攻愧亦言，修静元嘉末始来庐山，时远公亡已三十余年，渊明亡亦二十余年，其不同时信哉。后世传讹，往往如此，使坡翁见之，亦当绝倒也。

官制字讹

按古官制取义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后世或讹其音者有矣，音虽讹而义则不讹也。如仆射，秦官。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射音神夜反，关中人讹为寅谢反，韵书不取其义于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谢反下。尚书，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如尚方、尚食、尚医、尚

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并音时亮反，后世乃以尚书之尚讹为辰羊反，陆德明亦音平声，韵书遂两收之。洗马，《前汉志》：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如淳曰：前驱也。《国语》载勾践亲为夫差先马。先，先之也，从先见反，今韵书作苏典反，字作洗。愚意此类并当从其正义，不当从其讹音。今人但见读仆射之射作神夜反，尚书之尚作时亮反，洗马之洗作先见反，便非哂之，不究其义故也。此类甚多，今姑举其显者。

巾帻考

巾帻《释名》：巾，谨也，当自谨于四教。《仪礼》：二十成人，士冠。如字。庶人巾。《说文》：发有巾曰帻。帻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谓之帻。《汉书》：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或谓之承露。按《仪礼》士冠庶人巾，则古者士以上有冠无巾，帻惟庶人戴之。秦谓民为黔首，汉谓仆隶为苍头，《汉书》谓卑贱者所服，此其证也。后世上下通用之，谓之燕巾。蔡邕《独断》曰：汉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人见，故加巾帻以包之也。然则巾自巾，帻自帻，不独卑贱者所服，虽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内加巾，故时人云“王莽秃，帻施屋。”又光武岸帻见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皮弁裁缣帛为帢。或作幅，乞洽反。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韵书：弁缺四隅谓之帢。前时军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一曰：按头使下，故曰帢。《增韵》、《埤苍》皆曰帽也。《晋舆服志》：哀帝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帼。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武始制帼。成帝制，使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帼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帼，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帼弁。帼虽冠弁遗制，去古益远，用巾帻为近之。一说，秦加武将首饰为绛帕，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音罗。之，施巾连题，却覆之，即丧帻也，名之曰帻。至孝文帝，乃高颜题，续之以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巾上下，文者长耳，武者

短耳。古者冠制皆硬壳，自额上至于顶，如今礼冠者然。后世乃作小冠，厘以束发，冠下施帻，冠帻之上，又总施巾，皆效汉元帝所服之制也。夫历代损益，随其所宜，苟不害于义，从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缝掖，居鲁冠章甫，亦从俗也。

屦舄履考

屦、舄、履，屦人注：禅下曰屦，复下曰舄。《说文》无舄字，舄本鹊字，今借为履舄字也。陆佃云：舄通为舄履之舄，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鹊，故借为舄字，所以为行戒也。然借鹊为舄，作思积反者，盖舄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故曰舄。以是知舄履之下，必再用木矣。《士丧礼》：夏葛屦，冬皮屦。屦人注又谓：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引《士冠礼》曰：玄端黑屦，青絇繶。繶亿。纯，准。素帻白屦，缁絇繶纯，爵弁纁屦，黑絇繶纯是也。絇，《说文》：绚绳絇也。《玉藻》注：履头饰也。《韵会》：状如刀衣鼻在屦头。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顾视。一曰：用缯一寸，屈为之头，著屦头，以受穿贯。繶，屦人注：缝中紃也，《博雅》：紃，绦也。纯，屦人注：缘也。言繶必有絇纯。言絇必有繶纯。三者相将，则屦、舄皆有絇、繶、纯矣。凡絇、繶、纯皆一色。又按屦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也。赤舄为上。冕服之舄，《诗》曰：“王锡韩侯，玄衮赤舄。”则诸侯与王同矣。所谓玄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凡屦之饰，如绣次也，黄屦白饰，白屦黑饰，黑屦青饰。天子诸侯，吉事皆舄，其余服冕著舄耳。士爵弁纁屦，黑絇繶纯，尊祭服之屦，饰从缋也。至若履者，《说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彳夂，从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载物，履能载人。又草曰屝，芳未反。麻曰屦，凡布皆可谓之麻。皮曰履。按履无别制。《说文》：屦，履也，从履省，娄声，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舄，《韵会》：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故曰舄。以是知履、舄、屦之异名也。但有禅下、复下、用木之异耳。古人舄、屦、履，至阶必脱，唯著袜而入。

《礼》：户外有二屦。是脱屦而入者也。汉赐剑履上殿，是不赐则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谏不行则纳履而去。纳，结也。言纳履，则在外明矣。是脱履而入者也。王乔入朝，双舄化凫先至。是脱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袜为宜，况袜又从韦乎。又按《乡饮酒》云：说屦，揖让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礼不脱屦，坐则脱屦。理固然也。由是观之，凡宗庙堂室之间行礼，亦必不脱屦矣。夫降而脱屦，然后升坐，礼也。其后宾与主人酬酢之时，皆在两阶之间，又须降而著屦，复升于阶。酬酢之礼毕，又降而脱屦，复升于坐也。古人礼繁如此，今何略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草木子（外三种）

寓圃杂记　都公谈纂

玉堂漫笔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总目录

草木子
寓圃杂记
都公谈纂
玉堂漫笔
返回总目录

草　木　子

［明］叶子奇　撰
吴东昆　校点

校点说明

本书作者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处州龙泉（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浙西有名的学者，一度与宋濂、刘基齐名。元末乱世，叶子奇隐居龙泉槎溪著书立说。明洪武年间，以荐授巴陵主簿，旋因他事牵连，被下狱，仕途偃蹇。然叶氏深谙“虞卿穷愁而著书”的道理，耽于著述。据明代文人郑善夫《叙〈草木子〉后》言，叶子奇所著“有《范通玄理》、《太玄本旨》各二卷，诗十有二卷，《本草》、《医书节要》各十卷，《齐东野语》三卷，《草木子》二卷”，可惜今日所能见者，止《太玄本旨》和《草木子》两书，其余似皆不传。

本书为叶子奇在狱中所作，出狱后又加补缀而成。写此书的目的，大概是作者自序中所谓“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故希望“托空言于天地之间”以存名。后人亦多从此揣摩作者以“草木子”名书的原因。此书网罗宏富，举凡天文星占、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诸子百家、文史曲艺、典章制度、饮食服饰、草木虫鱼、狐鬼妖魅，以至自然界种种现象，靡不涉猎，人称叶子奇“博物洽闻”，诚不为过。在林林总总的记述中，有关元朝的掌故和元末农民战争的史料，尤为珍贵，每为后世文人、史家所征引。而对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评说，作者持论独到，有些论点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当然，由于时代与作者个人的局限，本书中也存在许多荒唐的记载和空疏浅陋的观点，对元朝的统治亦有过于美化的地方。然瑕不掩瑜，读者阅读此书当能自知。

本书大量引述前人的言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引文与原文

出入较大，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如《管窥篇》中，误把张载“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则光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这段文字，当成了邵雍的话。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校点时酌情进行了改正。另外，《杂俎篇》中有不少条目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相同，因涉及内容较多，为保持全书面貌，此次校点时则采取了一仍其旧的做法。

《草木子》原共二十八篇（一说二十二篇），明正德十一年（1516）叶子奇裔孙叶溥刊行此书时，改纂为四卷八篇。明嘉靖、万历和清乾隆年间对《草木子》进行了三次翻刻，同治年间又有根据《四库全书》本进行翻刻的本子。除了清刻本对有关“胡”、“夷狄”之类字眼做过改动、乾隆年间的苏遇龙刻本在某些条目下加了若干小字外，总的出入不是很大。而《百陵学山》、《快书》等丛书只节录了《草木子》中的一些文字，有时还误植入其他内容。这个校点本，以叶溥的正德本为底本，参校了嘉靖时的廖直显序本、王宏刻本及乾隆时的苏遇龙刻本。因校点者才疏学浅，本书的校点错误料不在少，敬请读者指正。

目录

校点说明
草木子自序
卷一
　　管窥篇
　　观物篇
卷二
　　原道篇
　　钩玄篇
卷三
　　克谨篇
　　杂制篇
卷四
　　谈薮篇
　　杂俎篇
返回总目录

草木子自序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群吏于后窃饮猪脑酒，县学生发其事。吏惧，浼众为之言。别生复言于分臬。余适至学，亦以株连而就逮。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于天地之间也。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释，归而续成之，因号曰《草木子》。万一后之览者，牺尊而青黄以文之，未可知也；弃而为沟中之断，亦未可知也。容讵必之乎？故语才识之高下，理义之浅深，虽不敢比伦于数子，出于穷愁疾痛而用心则一也。千虑一得，尚期穷理者择焉。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苍龙泉静斋叶子奇世杰自序。

卷一

管窥篇

天始惟一气尔，《庄子》所谓“溟涬”是也。计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浊，历岁既久，积而成土。水土震荡，渐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势焉。于是土之刚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

《洪范》五行之生成，以微著为渐次，盖以数言之也。水、火，气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待土以生成焉，其质最大，故居后，盖土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南北二极，所以定子午之位。历家因二极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极，瓜之蒂也；南极，瓜之攒花处也；赤道，瓜之腰围也；指南针，所以通二极之气也。

赤道为天之腰围，正当天之阔处。黄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度本无广少之分。由浑法分天，而有斜长之处，始分广少。

天如劲风旋转，局大块于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则愈高、愈清、愈劲、愈光明而无穷矣。或人见天裂处，见其霞光闪烁，于此足以知之矣。

昆仑，天下山之顶也，乃天下山之至高处、山之起势处。其东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济，水皆东流也。其西面，西域诸国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两广，水皆南趋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冈脊至高之处。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钵子田地，地势又逐渐而低，水皆北流，南视阴山之地，反为极南之境矣。以此观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昆仑乃其结顶处，四下之檐，乃四方之国土。考其流水，可见必皆会同于四海。

天以气言，故无穷；地以形言，故有尽。

天，阳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圆而月则缺也。地，阴宗，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满而火则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所以生万物、死万物之大端也。

包含遍覆，无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载万物。

天南为阳，北为阴；地北为阳，南为阴，对待之理也。山以南为阳，北为阴；水以北为阳，南为阴，亦对待之理也。

天动而无静，亘古亘今无息也；地静而无动，亦亘古亘今无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为物不贰也。及其生物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测焉。

空即天也。自地而上，无非空也，即天也。地间亦有动时，亦气动之耳。

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康节之言尽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则归于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及，此其所

以为妙也。

天地得其位，则万物莫不循其常也。一或有失，则为灾、为妖、为乱矣。

天裂时，火光现，阳精之极也。地裂时，泉水溢，阴精之盛也。

天为阳宗，故风火在上；地为阴统，故水土在下。

地为阴，故火隐而不现。击石有火，至刚而后生也；两木相摩则火，至动而后生也。刚、动，皆阳也。

有形无声，木石也；有声无形，雷霆也；有形有声，人物也；无形无声，鬼神也。

冬属水，而一阳已生于冬；夏属火，而一阴已生于夏，此水火之所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阴阳始生之月，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素问·枢式》曰：“水自西而东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说也。

水生于北方阴位，而阳已生；火生于南方阳位，而阴已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于阳方阳时，金生于阴方阴时，而阴阳无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内明，照影在内：阳施而阴受之理也。月亦受光于日而含内影，而照物亦影在外者，光盛于金水也。

火，阳根阴，离中虚也；水，阴根阳，坎中满也。于卦象亦可见也。

火外明而内暗，根阴也；水外暗而内明，根阳也。二物之象，亦

可见也。

圣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纯乎气者也，而无所杂，故各以坎、离一卦配；金、木、土有阴阳刚柔之质，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刚金，兑柔金；震阳木，巽阴木；艮高土，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见君臣之理也。

张子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则光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窃料太阳乃火之精，其气亦类于人间之火也。火正当气焰之上，必有黑晕，观之灯烛可见。星家谓之暗虚，想即此也。受光则稍偏，受精则正对，以月正对此黑晕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时辰多，天下见之，其分数皆同。日食时辰少，天下见之，其分数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亏之分，其明全尽，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亏之分，正当其下，则分数同，及侧远望之，则分数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暗虚之精大，故食时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时辰少。

月食，阴抗阳而不胜，犹可言也；日食，阴掩阳而胜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书日食而不书月食。《诗》云："此月而食，则为其常；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即取此义。

列宿所以定经天之体，七曜所以布四时之政。

彗孛之生，在东则西指，在西则东指，由其从日生也，此其常。又有东西偏扫者，又其变也。

太白，史或书"昼见"，或书"经天"。盖巳时当丙位，则为"经天"，以其当君，祸尤大也。其余方位，则止书"昼见"也。

康节邵子曰："天昼夜常见。日见于昼，月见于夜而半不见，星半

见而半不见，尊卑之等也。天为父，日为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为夫，月为妇，是以日东生而月西出也。”可谓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变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节言土石而不言木金，盖木乃土之华，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节皆以体数言也。

风、雨、云、雾、雷，天之用也；吹、喷、嘘、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风露能生物，亦能杀物，顺阴阳之气也。

风，阳也，故其气清通而无形；云，阴也，故其气昏浊而可见。

邵子推雨、风、雾、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风温，火风热，土风和，石风冽；水雾黑，火雾赤，土雾黄，石雾白；水雷霣，火雷虩，土雷连，石雷雳。”五星在天，高则景小，低则景大。《素问》云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上时多，故地热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时少，故地寒而井水温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当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时见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时见日小，远人也。日初出时见日大，宜当热而尚寒凉者，阴凝而阳未胜也；日中天时见日小，宜寒凉而反渐暖渐热者，阳积盛而阴已消也。申未热逾于午者，阳尤积盛故也。

广海冬热，由冬日南行，正当戴日之下，故热。朔北夏寒，夏日

虽北行，朔地直当阴山之背处，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观之，南北寒热，亦由于日也。

日为众阳之宗，故其暖热之气，皆出乎日也，凉寒则日气之不及处尔。日渐长故暖，日极长则热矣；日渐短故凉，日极短则寒矣。暖则阳气之盛也，而极则斯热；凉则阴气之盛也，而极则斯寒。

阴胁阳而为雹，沴气也。阴凝而未尽胜阳，则为霰，正气也。是以《春秋》书雹而不书霰。以人事验之：沸汤以器密盛之，沉于寒泉则冰，此雹之理；雪积而日炙之，先必为后，此霰之理也。

康节云："世有温泉而无凉火，盖阴能从阳，阳不能从阴也。"此说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萧山，亦有凉火也。

山川之气，积为列星，光芒辉焕，精之盛也。精耗神竭，于是乎有陨星。

星自天横飞而过，则为"流"，自下复上，则为"奔"，自上而下，则为"陨"。

星陨，精气竭也；川竭，水脉绝也；山崩，地脉绝也：当其所主之地则为灾。海水不潮，亦水脉绝也。

海潮，天理之喘息也。天有昼夜，故潮有朝汐。随月进退，从其类也。

昼长则多热，昼短则多寒，寒热进退皆由于日也。月满则潮盛，月亏则潮衰，潮汐进退，皆由于月也。

《岭外录》："江浙之潮，自有定候。钦廉之潮，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潮，谓之小水。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岂不异哉！

世间特一阳气之周流尔，阳气不及之处则为阴，观之姤复之理可见。

斗一南而万物生，一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一南而万物死。斗日互行而成岁功也。

斗随天而左旋，故一日而进一度；日退天而右转，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岁也。

二十八宿万古不移，所以定天之体而分十二宫也。日一月而遍一宫，月一月而遍十三宫，而复追及于日，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迟疾不由日而由孛也。五星却因日而有迟、留、伏、逆。

日与天会为岁，月与日会为月，日行地盘一位为时。至于刻，乃历家自细分之耳。每时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午中分天运，盖子初四刻犹属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由铜漏刻之于签，故有刻之名也。

岁，日与天会法也；月，日与月会法也；日，日与度会法也；时，日与辰会法也。故时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岁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于日也：晦，月与日会，全无光也；朔，会而复苏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则相对，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时计九十日，每节计四十五日，每气一十五日，每候计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气有二十四，节有八，时有四，各为三百六十也。

气盈于三百六十五，朔虚于三百五十四，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

十九年七闰而气朔分齐，而特余三时尔，是为一章也。七十六年为一蔀，凡为四章。四三一十二，合三时之数。复得全日。一关十二时为一日。一章该二百三十五朔，一蔀该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关为三时，以九百四十关为一日，是以合四章而为一蔀。故四三一十二，而朔亦无余分也。

岁，日与天会之法也，以节气为定。年，月与日会之法也，以朔望为定。故年必以元旦，岁则有后先也，交于立春。

时有春、夏、秋、冬，风有东、西、南、北，是亦风气一周而成一岁也。然恒风不应而有休废之气，是则时政之失而废天常也。于是而有风角之占焉。

岁差法，见天道自古及今，日渐不同也。历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误焉。随时修改，以与天合，元历得之矣。

观物篇

天生万物，有色、声、香、味，使无目、耳、鼻、口以收摄之，则天地之工，或几于熄矣。故色为之目，声为之耳，香为之鼻，味为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则得其正者也，物则偏焉，此其所以灵于万物也。如蝇攻臭秽，鸱鸦嗜鼠，麋鹿食荐，螂蛆甘带，数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于义理，则惟心可以通之。人则可以贯全体，物则局于一偏也。

物之偏者，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雎鸠有别、豺獭报本是也。然人禀其气之浊且塞者，则亦有偏者也，惟圣贤则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资于精、气、血三者。精之荣以须，气之荣以眉，血之荣以发。形之所以立也，必资于筋、骨、肉三者。骨之余也齿，筋之余也爪，肉之余也耳。

手，阳也，故指长；足，阴也，故指短。上阳下阴，人也。猿猴四手皆阳也，故轻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阴也，故奔突而在下。

邵子曰："形统于首，神统于目，气统于唇。"

人，阳物之灵也，故能化火；龙，阴物之灵也，故能化水。

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乘载以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善乎《素问》之言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废则气立孤危。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器有大小，数有远近。"盖谓此也。

动物本诸天而体则温，植物本诸地而体则冷，阴阳之谓也。

《素问》又曰："根于内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化，气止则化灭。"亦指动植之物而言之。启玄子皆以为人血气之变，殊失其旨矣。

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如禽兽之性情，禽兽之性情不如人之性情。

大抵人则女丽而艳，禽则雄彩而文，兽则不甚相较也，此造物为之制也欤？

植物去皮则死，气在外也；动物伤内则死，神在中也。

物有贵贱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窍，卵生者八窍，是胎生贵于卵生也。卵而陆生者，目能开闭，卵而湿生者，则不能矣，是陆又贵于湿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随气化而成，其为物益微矣，是湿又贵于化生也。此动物有此四种之异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类也；以实而产者，卵生类也；荷芡，湿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种之异也。虽然，号物之数谓之万，不可胜穷也。或分而异，不免乎四者之异；欲合而

同，须究其一原之同。此学者所当思也。

鳞虫皆卵生也，独海鲨胎生，故其为鱼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湿、化四者穷推万类之生生，又以有无色、想六者穷推万类之情识。盖有色是有牝牡之属，鸠鸽是也；无色是无雌雄之属，螺蚌是也。若有想是为蚕为蛾时也，若无想是为蛹为蚁时也。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此物又极微极细，其情识在乎恍惚渺茫之间，如人身之积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动非动，似生非生之属是也。佛氏论说生类，可谓穷深极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湿生者眼无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无窍，惟有黑点尔，又其微也。蛤蚌则无目也，益末矣。

虫鱼之子与草木之子，一生即千百者，以其为物至微至贱也。

草木一荄之细，一核之微，其色香葩叶相传而生也，经千年而不变。其根干有生死，其神之传，初未尝死也。

传花接果，当接传之上，则为是花是果；当接传之下，或有断折，及其萌蘖再出，则为元花元果。此见造物之主宰处。

物之气类，万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谓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实、枝、叶，无不具于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显诸仁而藏诸用也。

世谓海棠无香，西蜀潼川府所属昌州而海棠独有香，故昌州号曰海棠香国。州治前有香霏阁，每花或二十余叶，香气酥郁。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以为火浣布，而火南鸡亦食

火也。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言见民家一铁锅底上起一铁泡，锤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至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

邵康节云："鱼，水族也；虫，风族也。"故虫皆由风化。寻常榛栗之类，外壳完固，而虫已长于腹中，岂是外物遗种？当由风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扬子大江，族类各有所限：江蟹至浔阳则少，鲥鱼至鸭栏矶则少，面条鱼惟城陵矶冬至前后始有之。其理犹鸛鹆不逾济，貉逾淮而死，当由地气使然。

世间小虫，如一丝半粟之细，以至目不可辨，而手足头目，动静食息，无不皆具。此可以见天命之流行，无一之或遗，无微之不入。

喘蠕之虫，多蛾生也；翘蛸之物，多水虫生也。

虫，风族也；鱼，水族也；介虫，石之族也，是以螺蛎多附于石，从其类也。

甲虫，木之族也；萤，腐草生也；车羊，腐木生也。皆食于草木，而附于草木，亦从其类也。

林栖之羽似叶，草宿之毛似草，亦从其类也。

蟾蜍、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岩石，蚕食之则肥，鼠食之则死，气感各异也。

鳞虫有蛰，龙蛇是也；羽虫有蛰，莺燕是也；毛虫有蛰，黄鼠是也；介虫有蛰，龟鳖是也。夫蛰物，又造物减其半功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决明，海中大螺也，生于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捞则得。苟其觉知，虽用斧凿，亦不脱矣。

南海中秋有月，则蚌胎生珠，无月则否也。

雉善听，狼善视，狐善疑，骆驼善知泉，象善知地虚实。浣布以灰，濯锦以鱼，洗金以盐。

马蹄圆为阳，牛蹄拆为阴。马之卧也，起则自前足；牛之卧也，起则自后足。

阴鸟之飞也，头缩而足伸；阳鸟之飞也，头伸而足缩。

牛虽有耳而听以鼻，龟虽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陆生之物，水中必具，犹形之于影也。巨于陆者，水中必细；细于陆者，水中必巨。"今试推之：鱼，飞鸟类也；鸟翼长，鱼鬐短；鸟尾长，鱼尾短；鸟头小，鱼头大。余仿此推之。龙，蝘蜓类也；蟹，蜘蛛类也；虾，蚕类也；石虱，虱类也；石蚕，蚕类也；龟鳖，甲虫类也；螺蛳，胎生类也；鼍蜮，走类也；蛙黽，倮虫类也。计必有海人。尝闻海贾云："南海时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颇小，登舟而坐，至则戒舟人寂然不动。少顷复沉水，否则大风翻舟。"又大金时，有龙见燕京旧塘泺，手托一婴儿，如少年中官状，红袍玉带，略无畏怖之容，经三时始没。由此观之，水亦有人类也，但幽明相隔，不可相知耳。观温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见。

疥有虫，予尝使明视者针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详细察之，有嘴黝然，有足纤然，有背隆然，善止善行，且纵且横。尝窃计其为虫也：人之肤革完全也，必非外物能遗之种，因人气血之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饥也，能饱也，能动也，能静也，能佚也，能劳也，能吸也，能嘘也。八窍之具，神机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之不能者焉。

于此可以观性命之理矣，于此可以观造化之妙矣。虽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其理有大小乎？世必有能辨之者。

鱼，有骨在内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无者，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盖水也。草木之叶，有大者，有小者，有长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圆者，有扁者，有尖者，有□者，有花镂者，亦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兹可以求万物之一原者乎？

鹰鹯能搏鸡雁，而反受逐于鹊鸽，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鹘能搏鸽鹭，而不能得飞鸽，非其飞不能及也，不能颉颃也。由此观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独以力也。

物有相资以生者，璅蛣、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动者，水母、目虾也。

凡物得气之盛者，必有异于物。龙之异以骨，故能吸气精；龟之异以壳，故可卜而先知；犀之异以角，故孕星；蚌之异以珠，故胎月；麝之异以脐，故香可通关；鹿之异以角，又独皮裹而可补食；獭之异以肝，故月生叶而可祛瘵；猩猩之异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异以甲，故可器；鲨鱼，胎生也，其异以皮，故可鞘；麟角、凤嘴也，其异以胶，可以续断弦。以至象以牙，翠以羽，鱼以鱿，是皆有异于物，而得气之盛者也。故圣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异于人也欤。

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国命，万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万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说闻之莆阳郑先生厚云。

或问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物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固尝知文章矣；瘘者无以与乎康庄之途，固尝知康庄

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盖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传也。”

水鱼不瞑，土虫不息。

雁顺阴阳而南北，鱼顺阴阳而上下。莺、燕、蛇、蛙，顺阴阳而出入。

鲦浮水面，鲍沉水底，鲫游水中。

有雌而无雄，其名“大腰”，龟鳖是也。有雄而无雌，其名“细腰”，蜂虿是也。

“物性可齐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独不见乎？物有直行者，狗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横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夔踵是也；有两头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动其胁腹，缩缩循行者，喘蠕之虫是也。”“是固然矣。闻以有翼飞者矣，得非鹰鹯乎？闻以有翼而不飞者矣，得非鸭鹅乎？未闻以无翼飞者焉。”“然亦有之，龙与螣蛇是也。是其形既异，不能不与之变，岂非形动而天随者乎？之诸虫也又何如？”

“夫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叶有枝者，松柏是也；有有叶无枝者，荷芡是也；有无叶有枝者，木贼是也；有无叶无枝者，豨苓、茯苓、马勃是也。不独此也，固亦有有花有实者，有如桃李乎！亦有有花无实者，有如菊萱乎！亦有无花无实者，有如蕨薇乎！”“然则岂无有实而无花者焉？”“固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灵，有大功于天下，独与群物异也，而人莫得而知之。”

蚤虱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灵也，天地生之以食万物。虽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与天地参焉。中泠泉，锡器盛之则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

遇水即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刚钻可以钻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异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木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独无乎哉？人之精也者，圣人也。

鹤粪可以化石成尘，龟尿可以和墨写字入石，蟾酥可以润玉可割，是皆气物之相感制。

飞之至高者，鹤也，鹄也，天鹅也，鹰鹫也，余皆下风也。

万物既生，如是形矣。其为技也，有不待教而后能。且鸟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变声。啄木舌端有棘针，故善取蠹。鹦鹉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待教而后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群动也，随大随小，无不各自取足焉，无所待于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两足也，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蜈蚣四十足也，蚿百足也，带无足也。无者不资于多而后行，多者不见其多而反迟于行动，其天机不言而喻。多者不见其为有，少者不见其为无，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轿人，马也；锄人，牛也；舟人，鱼也。

牛抵角，马蹄啮，天也；络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庄子》尽归之人，非也。

《庄子》曰：“百昌皆生于土，皆归于土。”此土者，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

观物者，所以玩心于其物之意也。是故于草木观生意，于鱼观自得，于云观闲，于山观静，于水观无息。

卷二

原道篇

尧舜传心以中，周孔论《易》以元，武箕作《范》以极，孔曾传道以一，思孟语德以诚，皆圣贤讲道会要之总名，所以为传心之典也。

《易》上经，气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经，形化之始也，故重咸恒。

在《易》则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应，故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莫测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于龙，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于牝马，以其行地无疆也。

中国得《诗》、《书》之传，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国，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书也；《易》，筮卜书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鲁国之史也，因一国以见天下；《纲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诸国。

《春秋》书“日有食之”，《纲目》止书“日食”，从省文也。

礼有容，乐有声。声，阳也；容，阴也：声容交而天地熹合矣。

大抵乐惟取其和。后世乐多悲壮，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则形和，形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礼乐大意之人，与之论礼乐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吕以考中声，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遗器，庶得其声之近。若今道家金钟、玉磬，及琴、笙、埙、篪之属，皆古之遗器也。以协其声，使与革木之类毋相夺伦，谅必得中和之调，岂不胜于致详致荒，而甘用世俗之乐也！

俗乐多胡乐也，声皆宏大雄厉。古乐声皆平和。

歌调且因今之曲调，而谐之以雅辞，庶乎音韵和而歌意善，则得矣。毋但泥古而废之，而长用胡乐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礼即异数。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礼器，祭今人自宜用今器，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为失。

周子曰：“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也。妖声艳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确论也。

孟子谓“今乐犹古乐”，救时之论也。

《纲目》真经世之大典也。

《纲目》有汤武之时者三：秦、新、隋皆以大义绝之，夫人得而讨之也，故书“兵起”而不书“叛”。

书“莽大夫扬雄死”，所以病扬子也。然为“莽大夫”者不知其几，

不书，又所以因贬而见褒也。

书“大丞相帅师伐魏”，所以正统也。书“晋处士陶潜卒”，特书以褒之，所以贤之也。

书“唐五王为武三思所杀”，讥五王之失刑也。书“周太师中书令瀛王冯道卒”，任之重者，责之深也。

或问“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乐尧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盖言对时育物之心，乐而得其所也。

孔门问“仁”，夫子答之各不同，虽各因其材而笃焉，正夫子之泛应曲当处。用各不同，所谓贯也。然仁乃仁体之一欤？

“天下归仁”，朱子训“归”为“与”字，或者浅其说。愚谓苟人克己，行一事，合天理，问之家而准，问之乡而准，问之国而准，问之天下而准，所谓天下莫不与也。由此言之，放之天而准，放之地而准，放之古而准，放之今而准；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考诸三王，建诸天地，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缪不悖、无疑不惑者也，此则“与”字可通之理也。若谓“克己，天下皆囿于吾仁之中”，如吕与叔《克己斋铭》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闼”，读之气象虽豁然可喜，事理则茫然无据。

浴沂气象，见圣贤超然于万物之表，逍遥脱洒处。又曰：“即此便是尧舜气象，何也？”曰：“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为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滞碍？”

《说文》以步、戌为岁，此附会秦以建亥为水正之说也，然实非也，岁自当以夏时为正。

《大学》乃设教之书，朱子则忧百家之乱治；《中庸》乃传道之书，朱子独忧二氏之乱真。深玩序文可见。

《大学》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工夫之端绪，七“后”字所以顺推其效验之次序。

格物是觉梦关，诚意是人鬼关。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曰：“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可谓知行两进矣。

孝、弟、慈三者，《大学》之言达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达德也。达德所以行达道也。

恂栗威仪，是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亲贤乐和，是言新民之止于至善。至善乃《大学》一书之标的，曾子传心之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盖意既诚，自无私、邪之杂矣。惟恐人于忿惧好患等意思留滞在心而不能察，及其应物遂至于欲动情胜，用之所行每过于分数，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复以用人、理财两者为说，盖用得其人，则上下皆安；财得其理，则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于絜矩，则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见性之书。“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费隐”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统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虚、灵、知、觉：虚是能包万事万物之理，灵是能通万事万物之理，知是识其理之所当然，觉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天然之体也；庸者，亘古亘今，不迁不变，常然之道也。

天命，实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实体，道，其当然之实用。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实，而品节之也。

朱子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此盖本《太极图》之说而约言之也。

道不可离，由其自本自根，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也。

戒惧是存养工夫，是于至静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谨独乃省察工夫，是于情动之时，遏人欲于将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下之天地万物，诸侯有一国之天地万物，大夫有一家之天地万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万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费隐”又以人物兼观之，此理之无乎不在，信手拈来，头头皆是。吁，其妙矣乎！

中对和，则中为静而和为动，故止以不偏不倚释之；中对庸，则庸为常，而中则该动、静二义，故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并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费隐”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体，见此理之无物不在也。鬼神就无形无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验显，见此理之无物不体也。

人物明而可见，故先说“费”而后说“隐”；鬼神幽而难知，故先言微而后言显。

“人之为道而远人”，子思言此之时，佛氏之教未入中国，已虑其

绝人伦，去人事，始谓之辩道矣。其虑可不谓远已乎！

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贵贵之礼也。盖诸侯之贵，大夫不得以属籍通，故大夫不得属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职；宗庙所以祭祖先，是子孙之职。祭必受福，职之所当也；淫祀无福，职之所不当也。

至诚是由此道之极其实，至圣是造此理之极其至，故曰："至诚之道，非至圣莫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莫能为。"

尽性，致中也；尽人物之性，致和也。经纶大经，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赞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参赞之，是圣人犹与天为二；知天地之化育，是于天道有默契焉，是圣人与天为一。

私意自蔽，则局乎其小矣，故不广大；私欲自累，则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

祖述宪章，是道贯乎古今；上律下袭，是道该乎穹壤。

如天渊尚有彼此之别，则圣人尚与天为二；其天渊更无彼此之别，则圣人乃与天为一。

或问"浩然之气"，答曰："一片花飞减却春。"盖言"浩然"是无亏欠时也。

欲是不能集义，刚是浩然之气。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养气之节制也。正是用心太过，忘是不用心。

孟子"夜气"之说，是水静而清时；"浩然之气"，是水盛而大时。

高不可贬，卑不可抗，道有定体也；语不能显，默不能藏，道无

定形也。

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无极是无有方体，就万物体统言之；太极是会其要领，就一物根柢言之。无无极则太极无所本，无太极则无极无所寓。

《太极图》，性命书也；《西铭》，理一分殊之义也；《四勿箴》，由中应外，制外养中之训也。

无思也，无为也，寂而不动，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后天也。先天，体也；后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后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后天始入用尔。《易》是已入用之书，故多说刚柔，少说阴阳。

无思，虚之极；无为，静之笃。虚则理明，静则性定，阴阳絪缊，吾以观其始、正其命。

天有风、雨、云、雾、雷，人有吹、喷、嘘、呵、呼。天地是大万物，万物是小天地。

地冲气，所以能生万物也，冲气所以为和也。

阴阳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圣，内外合一存乎诚。

虚，所以具众理；灵，所以应万事；不昧所以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觉，动而常定。非不动不静也，溥万物而无容心焉可也。欲尽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此君子所以贵穷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终。

诚，天道；性，天德。

善者，万理之总名也；性者，万理之全体也；仁者，万理之全德也。孔门传道以仁，《大学》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诚者，理之实；元者，善之长；一者，数之始；中者，物之心；极者，理之至。皆圣贤论道之极则也。

人心是根于气，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于理，仁、义、礼、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为之存亡也；治乱，世运为之变更也。

古今分于一息，人物同于一原。

因粗而精，因略而详，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详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或者指游魂之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张子曰："风雷有象，不疾于心，所谓潜天而天，潜地而地也。心御见闻，不弘于性，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横浦之学，以觉为性，曰："觉之一字，众妙之门。"是止认智为性。金谿之学曰："收敛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于私欲未为病，才涉于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

临川之学，分心迹为内外：内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假仁义之言以济功利之实。

涑水之学，可谓博极群言，纯乎实践。

金华之学之于濂洛也，可谓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学，以汉唐皆王道，纯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学，其视紫阳，犹孟子之于孔子也。

永嘉之学之于濂洛也，可谓步则步者矣。

许鲁斋，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刘静修次之。

用之则行，于留侯、武侯见之；舍之则藏，于靖节、康节见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当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气，性善之性纯乎理。

荀子曰："性者恶也，为善者伪也。"杞柳杯棬之喻也。扬子曰："人之性，善恶浑。"性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之说也。达摩云："我见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谓性之说也。苏氏曰："善恶皆出于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犹佛氏'善哉善哉'，盖赞叹之辞。"即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也。韩子说性有二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说也。后世诸说，纷纭纵横，孟子当时已一一加辨，可见儒书之不可无《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杨，今之释教近乎墨。

《丹经》言："鼎炉是安身立命也，采药是收精敛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节也。"

佛言"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不知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也。

佛氏谓"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譬如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此东坡言性之本旨也。

离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沦于空寂；舍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于虚无。故《大学》之始教，所以不出于民生日用、彝伦之外也。

东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欧阳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灭无生为说；老氏贪生，故每以返老还童为说。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者惟至尔。”

钩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动物之象乎？动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欧阳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

陈希夷《玉钥匙白法》，即《周易》圆围之象也。以二至而为之主，冬至顺而夏至逆，姤复之道也。逆顺之道依乎日。

司马温公之《潜虚》五十五行，其象以𝍠为原，𝍠为炎，𝍠为本，𝍠为矿，𝍠为基，具五生数也；以𝍠为委，𝍠为焱，𝍠为末，𝍠为双，𝍠为冢，具五成数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间，至坚惟金石尔，金有时而销，石有时而泐。至坚且然，而况于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长生。

云、雷、雨、雪，皆至半空。风则薄乎天，愈高愈劲。

风、云、雷、雨，天也；蠢动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变化死生之道。聚皆属之阳，散皆属之阴。阴阳，天地之大经也。

霖雨既霁，闲云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阳道日变而日生，阴道日变而日消。阳之变也有形，阴之化也无迹。一切生聚者，阳之长也；一切散败者，阴之消也。

张子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顺死安矣。

造化无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丰其实者啬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传其意、通其义，则一也。

善乎贾生之言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或化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为物兮，又何足抟！"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论，其理之变者莫可得而晓也。如《月令》，雀入大水为蛤，是羽虫化为甲虫也；田鼠化为鴽，是毛虫化为羽虫也。松树化为老人，无情化为有情也；妇人望夫化为石，有情化为无情也。牛哀化为虎。江夏王氏之母，浴于川，化为黿，没于深渊。汉末，马生人，名"马异"，亡入于胡。后汉刘聪后刘氏，生一蛇一猛兽，各伤人而走。慕容燕时，有女子化为男。宋徽宗时，有妇人生须，度为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气，变化纷扰，不可得而测也。其常变之兆，祯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则本同而支异，水则原异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说，于运祚修短，本无所损益。或谓水德王则刻深其刑以应之，则害于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节，三代而下，汉高为最，昭烈次之，光武、唐太宗伯仲间尔。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董子可谓得先难后获之旨矣，语尤明快。

胡氏曰：“会人物于一身，万物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张子曰：“贤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家国皆然也。”

成立之难如升天，从善如登也；覆坠之易如燎毛，从恶如崩也。

详于刑者，有法外之遗奸，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刘、项；工于数者，有术中之隐祸，魏武是也，杀杨修而得司马懿。

化国之日舒以长，由其事简也；乱国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则长日如短，事简则短日如长，谚云“闲觉日偏长”是也。或者谓有道之国，日行上道而长，遂加赋于民，欺矣哉！

仁人之诎，国将乱也；小人得位，亦国将乱也。是以汉之党锢，唐之朋党，宋之奸党，三党兴，天下遂至于衰亡矣。

穷理须是用心，自有悟处。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气之极也。

玩是思之精，索是求之至。

诗者，不发其胸中湮郁之气，则畅其心下喜乐之情，故以出于自然者为工，不以流于巧丽者为富。

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谚云“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即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也。又曰“偷人胆失”，即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举世皆梦也。梦，梦也；不梦，亦梦也。梦乎梦，不梦乎不梦。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荣枯，黄粱也。

梦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见，因以类感。

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缺于目所不见，无想也。

谚云："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缺于所不见也。盖寤则神舍于目，寐则神栖于心。盖目之所见，则为心之所想，所以形于梦也。

因马而念车，因车而念盖，因类而感也。

不闻闻，闻不闻，闻闻，不闻不闻。不闻闻，从真起应；闻不闻，摄应遂真。闻闻，感而遂通；不闻不闻，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声，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无耳目，则声色又乌用生之哉，则造化或几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于心，则又所以具此理而应此事者也，宰制四者于中而各听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万物者也，故并于两间而为三。

木皆中实也，而娑罗树则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广藤则中实。此皆因地而反生其类也。

物之有形有声者，人畜是也；有声无形者，雷霆是也；有形无声者，木石是也；无形无声者，此体物而不可遗者也，学者所当思也。程子曰："鬼神于若有若无之间，断遣得去，则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锄地，蚯蚓中断，两头俱跳，此时安身立命在何处乎？"曰："尸居余气，两头俱脱。"曰："打蛇断尾时如何？"曰："末去而本犹存也。"曰："断头时如何？"曰："本去则末不存矣。"曰："立命岂无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则机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为蚌生也。儒谓珠由内出，生于蚌胎；佛谓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诸天，佛由诸己，此学者当

辨其理也。

生顺死安而无容心焉，至矣。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

《告子》“义外”之论，是于事上分内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内外分也。

事外无道，道外无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诵之令人有生意。

盗贼至为不道矣，人苟面称之为“盗”，则勃然而怒，可见其羞恶之心未尝忘也。

夷狄、华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风气异也；状貌不同者，由土气异也。土美则人美，土恶则人恶，是谓之风土。

冬至用阳遁，顺行九宫；夏至用阴遁，逆行九宫。从天道也。天道，日也。

岁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时二刻而交节，此天道常行之数也，日与天会法也。

历家分一日八刻于十二时，每时该八刻六分刻之二。术家欲取时之上四刻，天之清气，故以八干四维配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妇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体；二运，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行所以定时下。

星术以七曜四余定所遇得失，以太阳定立命，以太阴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寿夭，多有验者。此亦可以见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术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类之属分阴阳，配为二十八星，禽如虎则配豹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纳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亲，以时日配六神，以八宫定世应，于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与古《易》绝不相通矣，亦以见《易》道无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说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刚、柔二日，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刚日。及汉用宝义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犹未离乎二气五行也。及唐百忌历行，其拘忌愈繁，阴阳愈乱，吉凶愈无凭也。惑世诬民，于斯为甚。识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尽法也。

乘数，阳息也；归数，阴消也；息所以进，消所以退，此阴阳之理见乎数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开、休、生三吉门，开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论五星，郭去非以战斗伏降、刑冲破合论三命，皆臻其理也。

为老氏之学者，其术多稔，便有为我意思，其高处是清虚。

《庄子》曰："鸡鸣犬吠，人莫不闻知，不能以意亿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将来。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

《庄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砾，在尿溺，每况愈下。"盖以道无乎不在也。

关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太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

广成子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养气。”此语最精。

《鹖冠子》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贱亦有时而贵。”不见当乱之世，金章紫绶照耀奴台之躯乎？

自释迦拈青莲华，迦叶呵呵微笑，自此示机，直至达摩说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别传，更无别旨。自此禅宗皆祖此。

释氏扫去财色，直截无为，其行超绝至高，易以动人，故以寂灭为乐也。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长生为乐也。张子曰：“二者虽有间，以言乎失性则均也。”

佛居大地之阴，西域也，日必后照，地皆西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阳，中国也，日必先照，地皆东倾，水皆东流也，故言性以实。意者亦地气有以使之然欤？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为自底，不涉于天，不知于何处求天；以山河大地为幻妄，有时破坏，不知于何处求地；以四大为假合，本来非有，不知于何处求人。

佛氏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禅宗一达此旨，便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论义理。所以疏通者流于恣肆，固滞者归于枯槁。

禅宗止一悟为功，如曰：随缘放荡，任性逍遥。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律师有佐据，禅师无捞摸。

达摩曰：“作用是性，变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

佛氏于性宗功夫深，老氏于命宗工夫深。

轮回，举世皆言之，可见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穷造化之理者，始足语之。

“飞升有乎？”曰：“此必有术，不可得而测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实无着处。”

《大藏经》云“四句”，乃实句、义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经》云“四数”，乃数分、算分、计分、喻分也。

卷三

克谨篇

贡禹曰："攻山取铜铁，凿地数百丈，销阴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水旱之灾，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太大之占也，必凶。

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于阴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

师旷云："岁欲丰，甘草先生；荠也。岁欲苦，苦草先生；葶苈也。岁欲恶，恶草先生；水藻也。岁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岁欲雨，雨草先生；藕也。岁欲病，病草先生；艾也。岁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苻坚出师，武库刀枪自鸣；辽主天祚亲征阿骨打，刀枪皆放光；宋童贯出师，约夹攻大辽，无故忽失二认旗，其后兵皆败衄。

至正末乱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鱼落省台上，盖鳞介失所之象也，卒为兵祸。在昔晋时，亦有是异。

元刘太保迁元京北城，取居庸关水入城，冀稍润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祸变亦作，岂地数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人事也。管辂曰：“土地悠长，尚有兴衰之运。”地理也。由今监古，气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尝不相因，岂徒然哉！

至正初，扬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阁于途中，露有钱货无数，盖是累年覆舟之遗物也。人争取之，潮至辄走，潮退复然，亦有走不及而渰死者。如是累日，江复安流。识者曰：“此江啸也。”其后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间，荆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几时泥到襄阳府！”居人皆闻之而不见其形。及早视之，凡树木不论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离根一二尺泥之，至树分枝处则止。后又改叫云：“苦也苦，几时泥到成都府！”盖古今未闻之异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六年，当天下正升平，司天监奏天狗星坠地，血食人间五千日，始于楚，遍及齐赵，终于吴，其光不及两广。其后天下之乱，事事皆应。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无光，是时庚申君天久不郊，宗庙久不祀，盖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风，海舟吹上平陆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数，世人谓之“海啸”。其后海寇方国珍据海为盗，攻剽濒海数州，朝廷终莫能制。

至正九年间，河内民家养蚕，及熟而上箔，共结成一幅，宛如旗状。又一家蚕数千万，共结成一茧，大如数石瓮。盖亦倮虫之孽，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县孟皇村，呼景贤母舅石氏养蚕三十箔。其蚕忽变，万蚕合并为千，千化为百，百化为十，十化为一巨蚕，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条，计重一十五斤。当时以为瑞。及元末，小总兵王保保与庆阳李思齐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灭，盖倮虫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养蚕将老，蚕忽唧唧有声，次年母卒。

又张思齐出师，二百人为一屯，野宿，刀枪各作一攒插地。夜半，枪忽自然火，甚炽，须臾煨烬，惟金刃存。其后兵果散败，是不戢自焚之应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汉之傍。其后卒因河决，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温，霹雳暴雨时行。衢、饶、处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麦，色黑，咬破视其内，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电，自至正庚寅以后屡屡见之，盖阴阳差舛之气异乎常也。辛亥春，其变轻。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师清宁殿火，焚宝玩万计，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几，天下大乱，淮东贼毛会逼都城而退。

又京师齐化门东街，达达一妇人，生髭须长一尺余。

辛卯冬至，雷电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乱，人民死者大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门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于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间，贬丞相脱脱诏书，端明殿忽倾仄如倒状。天兆其戒，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盖决于此。

壬辰间，江淮芦荻多为旗枪人马之状，节间折开，有红晕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针：湖广民家门户柱壁之间，有粉痕如针样无数，不知何物，从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间，浙江潮不波。其时彭和尚以妖术为乱，陷饶、信、杭、徽等州，未几克复。又为张九四所据，浙西不复再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数之一终也。盖杭州是闹潮，不闹是其变。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时江淮群寇起，张九四据高邮，韩山童男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乱汉沔。丞相脱脱统大师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始攻高邮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亚麻之谗，谓：“天下怨脱脱，贬之，可不烦兵而定。”遂诏散其兵而窜之。师遂大溃，而为盗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复为矣。后亚麻虑脱脱再入相，矫诏酖杀之。后一年，东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验，始杖而贬死。

癸巳秋大旱，溪涧皆竭。

甲午春，大风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余日，两浙大饥。是夏赤星见，岳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龙皆穴地变化而出者无数。”识者知其为天发杀机也。

甲午、乙未间，河北、山东多陨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余。洛阳有大星陨地，滚行数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须臾，复望西飞去。此又其特异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龙泉县人家有一鸡二形，一边毛羽纯雄，一边毛羽纯雌，既能雄鸣，又解雌伏。盖气之乖乱，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贼陷县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黄雾四塞，日暗无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贼陷县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间群鼠拥集如山，尾尾相衔渡江，过江东来。湖广群鼠数十万，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昼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侧。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毙。

至正乙未冬，湖广雨黑雪，是时倪文俊陷湖广，威顺王妃主子女皆为所掳，其后诸子皆为所杀。

陕西省某县，至正十五年间，一夜大风雨。有一大山西飞者十五里，山之旧基，积为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没千余家。

至正戊戌冬十月，有两日相击，黑光摩荡。

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东方有赤虹贯于中天。处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规啼。昔邵康节在洛阳天津桥闻之，已知宋室将乱，况元京离洛阳尤远，非南方之鸟所至。地气自南而北，又符康节天下将乱之语，岂非天数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红光烛地，移时始复。冬十月，白虹贯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竞出，多入人家香炉上立，后多冻死。按：此物当春暖花香则出，苦寒出非其时，此变也。变不虚生，宜有其证。后龙凤年间，多选良家子弟为湖务闲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应也。

庚子间，太原雨雹，大如数斗器，牛马多死。是时天下大乱，丞

相孛罗称兵犯阙，欲废高丽氏太子，而立雍吉剌所生幼子。高丽后奔沧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举兵诛孛罗，太子复位，雍吉剌皇后以忧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归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间，黄河自河东清者千余里，河鱼历历，大小可数。庚申帝闻之，惨然不乐者数日，群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为不乐耶？"上曰："《传》云：'黄河清，圣人生。'当有代朕者。"群臣复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圣孙，即其应也。"上笑而释。

丙午夏，平江路当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厅，安置匡床、胡椅、圆炉、台桌。厅旁一室，封锁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盏大，其床、椅、炉、桌皆从此孔入，堆叠满室，人皆不解其异。次年，张九四陷城，据有东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贵十余年。盖小能容巨，贱能居贵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余日。后又大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坏，火从裂地中出，烧死者数万人。次年，太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弃元京，遁居应昌府。先三日，国朝常国公遇春等统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武百官军民，议战守之计。迟明，会议端明殿。及开门，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见，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复作徽、钦衔璧求活，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没。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数日前，有一饿鸱鸣端明殿上，作灭胡之声。帝命善射者射之，终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蚁同穴，无故自斗而死，处处皆积成小堆。其后独岳州将臣张斌军师大败于潞州死。

庚申帝履位之后，月凡食既者三，其后卒于其身失国。岂夷狄中

国之阴也，不于日示咎而于月欤？

庚申帝幼年，远贬南服。舟泛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献果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上命近寺僧每日设饭饲之。及癸酉还都登极，群猴复相率拜送。余猴数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枚，当时皆惘然，莫知所以。盖申肖猴，迎拜，见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贬而得国，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国，盖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鸡，明皇好斗鸡，兵争象也，其后卒有禄山之乱。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简直，类能倾心以听于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统行吏道以杂之，以文案牵制，虽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奸，而真儒之效，遂有所窒而不畅矣。

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兼之中原连年旱蝗，野无遗育，人无食，脯蝗为粮。

南阳府廉访佥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闻鸡啼，曰："此荒鸡也，不久此地当为丘墟，天下其将乱乎？"遂弃官而隐。后南阳果陷，盖初更啼即为荒鸡。祖逖闻鸡声，蹴刘琨起曰："此非恶声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兴府海盐县故富家赵君举及衰替，别营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为享礼，猪小肠皆脩治，忽迸地如蛇，蜿蜒而走，将及一里许而止。间一年，所营小室亦卖。家国将亡而妖孽见，盖其理也。

处州府遂昌县，昼忽有大声如钟自天而下，无形，盖鼓妖也。次

年，县中官民俱灾。

遂昌县徐孟芳母舅，见沙洲一石自行自走，异之，遂拾以归。后碎之，实石也，他无所有，恐至阴生阳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当午有红云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虽刻画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师以国事不振，奔还其国，其教遂废，盖其物象见祥也。

饰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

元初有王华、蔡五九等之乱，旋致勘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颜为政，变乱旧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后有李致甫、罗天伦之变，国力犹全，寻皆殄灭。至正戊子间，海寇方国珍始为乱。先是，蔡乱头剽劫海商，始悬格命捕之。方为台之洋屿人，慕赏功、官爵，募众至数千人。时台州总管焦鼎等纳蔡之赂，薄其罪而不加诛，玩忽岁月。方遂入海为寇，官兵皆不战而败。朝廷恐为海运之梗，招安之，即啖之以海运千户。及既定，濒海之民莫不愤之，与万户萧载之谋袭杀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参政孛罗元帅、董抟霄率兵加讨，兵未交，皆先溃，郝万户为所获。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丽后位下，请托得行，遂特旨释之，进爵已拜参矣。呜呼！边方贪官既失之于始，中宫宠后又失之于终，当赏而不赏，当刑而不刑，刑赏之柄既失，纪纲于是乎大坏，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国珍，台之宁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洋屿。尝有童谣云："洋屿青，出贼精。"其初亦欲向功，为国宣力，后失望，遂出忿言曰："蔡能为盗，我岂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马，与弟国

彰、国英、侄亚初同为乱。朝廷屡招国珍为司徒，弟、侄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向使用于初乱之时，岂复有寇如此昌炽，何其始之啬而终之滥耶！且功则不与，贼则与之，刑赏倒施，何其谬哉！呜呼，爵命之设，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岂人君私器而专用私人也哉！后之有天下者可以监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乱，有宣数道、敕十数道悬以购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与，可为太息。昔汉陈豨反代地，高祖即白见千户者四人，以慰赵父老，可谓知用天下之机。

徐州盗韩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丞相开河北水田，务民屯种。脱脱从之，先于大都开田以试之，前后所费凡十数万锭。及开西山水闸灌田，山水迅暴，几坏都城，遂止。又劝其造至正交钞，楮币窳恶，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遂与至元宝钞俱涩滞不行，物价腾贵。及河决南行，又劝脱相求夏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余人。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阴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是

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师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反既定，下诏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后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间，死者成积，中原丘墟。

汝宁盗韩山童男陷汴梁，僭称帝，改韩为姓，国号宋，改元龙凤，分兵攻掠。其下有刘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人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大抵山东、河北、山西、两淮悉为残破。毛会等兵已犯阙，王师极力战守，始退败。

蕲州盗徐贞一叛。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礼。愚民信之，其徒遂众。徐本湖南人，姿状庞厚，无他长，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及妖彭众欲为乱，思得其主。一日，徐于盐塘水中浴，众见其身上毫光起，众皆惊异，遂立为帝，反于蕲春，天下响应，东南遂大乱，湖广、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没。开莲台省于蕲春，然资性宽纵，权在群下，徒存空名尔。后其臣伪汉主陈友谅下兵攻台，谋篡位，乃勒死于采石。

沔阳盗倪文俊，号蛮子，聚众从为乱。倪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其生之夕，母梦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号，倪为伪相，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杀害，掳威顺王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诏招抚，然乱端已成，俱无所及，王诸子竟为所杀。荆、鄂、潭、岳、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虔、洪、吉等州，皆为所据。然骄恣不抚其下，后竟为其下所杀。前夕，母复梦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蛮子舟前，蛮子曰："又有大官人当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应天象也。呜呼，区区一盗，使之为乱以祸天下，而亦内符母梦，上应乾象也，岂

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乱，后封长沙王，镇岳州。及蛮子诛，文郁亦见杀。独季弟倪七不从乱，亦不及祸，至今尚居汉川县，耕稼为业，富于牛田。

汝宁余寇尚炽，丞相脱脱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师三十万讨之。至城下，与贼未交锋，即跃马先遁。汝宁守官某执马不听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师遂大溃，汝宁不守，委积军资如山，率为盗有。脱脱匿其败，反以捷闻，既而西台以文弹劾。脱脱奏："台宪不许建言，违者坐罪。"此则脱脱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将不于其才，惟于其亲，此其所以败也。昔杨国忠为相，任鲜于仲通为将，使征云南，丧师一十万；房琯为相，用琴士董廷兰为将，使拒安禄山，丧师四万；王介甫为相，命门客李复圭为将，使攻西夏永洛城，丧师亦数万。是皆取非才于亲昵，皆由君不知将，将不知兵，未有不败其国者也。后之为人君者，可不监诸！

高邮盗张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脱脱丞相征之，中散其兵，兵遂溃。张乃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张为盐场网司牙侩，以公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利，然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其为主作乱。朝廷命脱脱讨之，王师号百万，声势甚盛，众谓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芦军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令，如何辄自先登？"召其还。及再攻之，不下，未几下诏贬脱脱，师遂溃叛。乙未，张泛海以数千人陷平江路，海运遂绝。后朝廷力不能制，以诏招之，累官至司徒，自号成王，据有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之地。

其后天下处处盗起：陕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欧道人，山东有田丰，襄阳有莽张，岳州有泼张，安庆有双刀赵，四川有旻眼子，各据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属淮寇，湖广皆属徐寇，惟此两枝为盛。

庚子岁，伪汉王陈友谅杀其君徐贞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先是，徐虽为君，权皆在倪蛮子，友谅其所部也。倪为丞相，颇骄恣，待其下无恩，陈因与其党袭杀之。其党复谋杀之，事泄见杀，于是大权悉归于陈，封伪汉王，欲举兵收台。兵至采石，谋称帝而后下兵，遂遣其党杀徐，僭号曰汉，改元大义，引兵攻台，大败而归。营江州为都。

友谅原沔阳人，承平为县贴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专兵为卫。既杀倪杀徐，遂谋为帝。既败于建康，复弃江州而遁回武昌。于是洪、虔、吉、赣、袁、瑞、抚、饶皆归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师，谋图报复，合兵攻隆兴，久不下。台兵至，合战番阳，前后相持者八十余日，大战者五、六，死者六、七万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复立其子为帝，袭位居武昌，改元德寿。台兵攻围一年，不拔。泼张以潭岳兵赴援，兵败见执，遂俱降，国亡。重庆盗旻眼子，僭号称帝，国号大夏，改元旻。先沔阳人，瞎一目，为巡司弓兵牌子头，随倪蛮子为盗，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杀戮既尽，退居重庆。陈矫徐命，使会兵建康。既而愤陈之杀逆，竟引兵归，曰："汝能为帝，我岂不能帝耶！"据有全蜀之地，绝不与陈通。居位六年，后为其弟所杀。其妻复图杀其弟，立其子为帝袭位，以其党戴牌为冢宰，事皆专之，小旻主拥虚名而已。辛亥，台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寿陈少主去高丽，飘飘然入于海矣。

元朝是时，长淮以北，尚皆晏然。山东则王信，陕西则李思齐，陇西则张思道，太原则王保保，汴梁则太子开抚军司以总之。既而诸将积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谗王保保欲叛，诏削其军权。九月，台兵北行，处处皆望风崩溃，曾无一战。王信首以山东降，兵竟攻东昌，遂捣京师，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趋山西。至泽潞，台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关，李思齐遁，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张思道等皆降，秦陇悉定。顷以皇孙为崇礼侯，

庚申帝弃元京，出居应昌府。己酉岁，都督李保保轻兵袭之。时庚申帝已于其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以滞下疾崩，皇太子独脱身走去，而皇孙就擒。

有掌符宝郎，以历代灵章凡四十余颗降。上以其不忠，剐之。山东降，有降将百余名，皆枢密院判之类。丞相李善长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疑其结党，皆杀之。辛亥攻四川，平之，伪夏旻氏母子降，天下混一。

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迄今天禄之迁，尽归于南，于此可以见乘除胜复之理也。故自慢藏于方寇，诲盗于韩寇，奖乱于野先，败事于荅麻，而天下之势，十已去七八矣。于是山东西、河南北、淮左右皆为寇壤，城郭丘墟，积骸如山。后来虽命李察罕收复河汴，不幸轻信降寇，为田丰之所袭杀。其子王保保杀田而代领其众，粮匮师骄，不相统一。孛罗又生内变，称兵犯阙，谋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药扶救，犹惧不济，况复以峻导毒剂继之哉！纵无外寇，尚且丧亡，况台以百万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数岁，直至戊申而后失国，亦云幸矣。

杂制篇

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而已，盖所以阴寓设险守国之意。故中原平衍，设立许多沟浍，许多阡陌，使车不得方其轨，骑不得骋其足故也，岂非寓至险于大顺之中者乎？观晋郤克，欲使齐人尽东其亩，以便戎车；吴玠在蜀，于天水军作地纲，以阻金兵之骑。于此可

以验之也。

兵法始于黄帝，而井田亦始于黄帝。

八阵图亦出于井田，公田即中军也，私田八家即八阵也。

历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顺天而西行，日逆天而东转，斗日互行，至复会于元，分之所以为一岁，故曰天周岁终，此历之大纲也。

历自上古黄帝以后，莫不随时考验，以与天合，故历法无数更之弊。及秦灭先世之术，置闰于岁终，古法殚废矣。由汉而下，以积年日法为推步之准，以至于今。夫天运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势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仪象，日测月验，以与天合，庶永终无弊。元诏。

汉太初历，凡十九年七闰为一章，章者至朔分齐闰无余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岁为一会，会者日月交会一终也。凡三会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闰朔并无余分，但非甲子岁首也。凡三统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至是闰朔并无余分，又值甲子岁首也。此扬子云拟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时朔旦、冬至在岁次甲子之首，谓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为第二章首，复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时。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时。第五十八年为第四章首，至朔复同于癸亥日卯时。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复同于癸卯日子时，因其至朔同在夜半，与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时也。凡四章为一蔀，总二十蔀名曰一纪，计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岁首耳。总三纪积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甲子岁首，总会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历说虽多，不出此二家之术也。

定历名曰授时，取《尧典》“敬授人时”之义。

自古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为动物，而岁亦略有差也。古历虽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过，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减一筭，筭将来，加一筭，始为精密，又随时以仪象。

历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开窍，以量日景，故表长而晷景长，尺寸纵有毫杪之差则少矣。

元朝立简仪，为圆室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间开一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矣。

铜漏之外，又有灯漏、沙漏，皆奇制也。

玲珑仪，镂星象于其体，就腹中仰以观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

夜有五更，更有五点，前后多寡相补，其数相齐，此可以见古人于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来律论，黄钟流行，诸律本无间断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长短，此筭家因律以命术，非律以命筭也。犹之方田焉，田生五谷，岂知我为圭箕弧环；律和五声，岂知我为正变倍半：皆筭家命之尔。故古之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始假数以正其度。雅乐之不可兴，声音之不可传也。

黍命于律，律不命于黍，吾于筭法亦云。又谓空围九分，乃筭家内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吕有倍，使有半周倍用变，各有伦理。凡以羽翼蔡氏之书，非求异也。

讳法，自周以前无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谥，则固以弥文矣。后世遵之，其法愈严，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汉吕后讳雉，改雉名“野鸡”，人患痔者名“野鸡疾”。晋宣帝讳昭，改“昭穆”为“招穆”。至唐李贺父

名晋肃，谓贺不当举进士犯其父偏名为讳。昌黎韩文公至为作《讳辩》。宋有礼筵，名曰“大排”，凡所招亲宾，则先请其三代名讳。筵中倡优杂戏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后呈进。及入人家，皆先问父祖讳，然后接谈，冀无误犯。历代讳法之严如此。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

历代多崇徽号，褒美多至十余言以上，皆后世群臣之导谀也。后世人谁诵之？初亦何益？如尧、舜、禹、汤无谥，初不害其为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谥法，谥其父兄为“文”为“武”，止特一字而已。当时谥法之行，亦出于公，皆考行以定名，如幽、厉无道，加谥以恶，虽孝子慈孙，百世犹不能改。何则？以公也。及始皇奋其私智，一革谥法，谓子不可以议父，臣不可以议君，直以贤圣自居。何则？实出于私己也。汉谥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谥，至字最多，至为无谓。元朝此等皆绝而不为，及死而始为之谥，亦止于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恶是非，此亦可以为法也。

自周立谥，至诸侯、卿、大夫皆有之，历世遵行，乃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师潜行不轨，欲要誉于天下，以私钱十万锭济怯怜口站户之乏。庚申帝下诏曰：“有臣如此，宜极褒嘉。”加以美称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锡之渐者乎。幸而未几事败身陨。此则权臣窃命，元朝之变例也。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他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

刷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山呼，汉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赐宋之问始。

尝读《酉阳杂俎》书，见其记汉礼，天子临朝，赞者云："天子为宰相起。"去则临轩送之。御史大夫、大将军此三公之官皆然，尚犹存此等体貌大臣之礼。汉遵秦君尊臣卑之制，尚未尽废，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尔，直牛羊尔。三代之时，天子当宁而立，以朝群臣，未至偃然以临其下。后世益以陵夷也。

历代累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于其上，诏词略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文亦精雅。

蝉冠朱衣，汉制也；幞头大袍，隋制也。今用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汉也。此则公裳。

纱帽圆领，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襕衫，宋服也，巾环襈领，金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圆领，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带、大团花、紫罗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带、紫罗袍，六品、七品用绯袍，八品、九品用绿袍，皆以罗流。外授省札，则用襢褐，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带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衣服贵者用浑金线为纳失失，或腰线绣通神襕，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伞盖，授宣者用褐罗，授敕者用青罗。

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靴则鹅其顶。

元诏信州路龙虎山三十六代张天师朝京，锡以金印，封留国公，主领江南三山符箓道教事。真人吴闲闲为宗师，留辇下。真人丘长春能烧金，佐世祖军国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莲教、满摩教、回回教、头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龙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阳，平南宋，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设经陈纪，以垂后世。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世祖尝言：“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其立台之旨，历世遵其道不变，持国正论，谓之台纲。后世渐徇私情，谓“非亲不举，非仇不弹”，执此之论，反谓当然，而国论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极，太平王燕帖木儿为相，即用其弟买里古思为御史大夫。太平既败，继用秦王伯颜为相，即用其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幸脱脱听其馆客吴行可之说，发其逆谋，秦王贬死，遂以功命脱脱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为御史大夫。及脱脱见贬，荅麻矫诏酖之，遂以荅麻为相，即用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当时国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设是官，本以防权奸胶固、党与盘结之患，使之有所防范，击刺以正国势。及其末世，台省要任乃皆萃于一门，殊失养猫捕鼠、畜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谋不逮心，旋致败灭。向使莽、操、懿、温之伦居之，元之为元，已不迨顺帝而后宗社为墟也。

元中台建于大都，西台建于陕西，南台建于建康。其余各道设廉访司，隶于三台，每岁巡历州县，纠察官吏，询民瘼。

元朝建中台为御史大夫者，自陈缑山始；开科为状元，自张起岩始。缑山以德业举，起岩以人物举。

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惟宣命之宝用玉，以玉箸篆文，此其异也。

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虽异乎古之诰敕用织绫，亦甚简古而费约，可尚也。

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剌氏，自太祖与其族帐设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为后，犹契丹有国，世用萧氏为后也。自正后之下，复立两宫，其称亦曰二宫皇后、三宫皇后。三日一轮，幸即书宣以召之，苟有子则为验，遵大金之遗制也，与赵宋之法不同。宋后宫无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内朝之，时则所幸者具礼服谢恩，掌宫者即书其姓名，他日有子以为验。

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元为札剌儿氏，太祖与雍吉剌氏同取天下，约曰："我男长为帝，汝女长为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

元世祖既一天下，问刘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两处何为最佳？"刘曰："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遂定都燕之计。

元分天下为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为路，在内为中书省，在外为行中书省。按：历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天下为十三部一百六郡，晋分天下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判署则用正官，在府则总管，在县则县尹。达鲁花犹华言"荷包上

压口□子”也，亦犹古言总辖之比。

元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以压镇各处。其所部之军，每岁第迁口粮，府县关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帅总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至庚申帝当诞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贺，虑其多杀以烦民也。

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别无封禅繁缛之礼，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纬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书，以七音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为帝师，诏尊之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师。”卒葬于京，其墓上天雨宝花。令天下郡国皆立帝师殿，其制一同文庙。呜呼，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吾儿字则横书。别立译史。

乐则郊祀天地，祭宗庙，祀先圣。大朝会用雅乐，盖宋徽宗所制

大晟乐也。曲宴用细乐、胡乐。驾行，前部用胡乐，驾前用清乐、大乐，其部队遵依金制；驾后用马军、栲栳队，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珠璎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

惟郊天则修大驾而用辇，其余巡行两都，多用毡车。散乐则立教坊司，掌天下妓乐，有驾前承应杂戏，飞竿走索、踢弄藏𣏟等伎。

元世祖中统至元间立钞法，以至元宝为母，中统交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统二贯准至元二百文，一贯准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统以费工本多，寻不印行，独至元钞法通行，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呜呼！盖尝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元之钞法，即周汉之质剂、唐之钱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泳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此其理也，当时不知，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

又如富人粜谷以给批，行批得谷，其批行矣。贫人给批以无谷，批乃虚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钞法而不铸钱，独至大官里行至大二等钱，当五以蒙古字书，小钱以楷书。及至正官里脱脱为相，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钱，值世道变，寻亦罢铸。参较改正，至今百有余年，略无讹舛，其法诚为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宝钞凡十等：一十文为半钱，二十文为一钱，三十文为一钱半，五十文为二钱半，一百文为五钱，二百文为一贯，三百文为一贯五钱，五百文为二贯五钱，一贯为五两，二贯为十两，五个一贯为半锭，五个二贯为一锭。

元世祖立盐法：濒海州郡立场，差官主治，差盐亭户丁煮盐，至十月结场住煎，及额而止。盐商于各省府运司买引，就各处盐场支盐。后盐积而不售，均派户口收买，令其入钱，县官收市。其中贫富不等，皆令入钱。吏胥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寻罢，复令富商收市。尝考历世盐法，在夏禹时惟止入贡，至齐管仲始煮盐以富国，及汉武始立榷法，为牢盆之制，自是历代皆踵行之。计其利，于军国之资略于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无瘳，大抵率由养兵多而资费广，故不能革也。

元朝于江西及湖广立提举司，使之产茶路分卖引，照茶以行。批验所验引无弊，即放行，至卖处收税。

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嗽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则出，造茶毕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制龙凤团，费则约矣。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

元海运自朱清、张瑄始，岁运江淮米三百余万石，以给元京。四、五月南风至起运，得便风，十数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运万户府以官之。赐钞印，听其自印，钞色比官造加黑，印硃加红。富既埒国，虑其为变，以法诛之，而海运自后岁以为常。及张九四据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国珍，运道遂梗，而国已不国矣。

传命，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州县凡十里立一铺。大事则遣使驰驿，起船马有札子；小事文书，以铺兵传送。

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酽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每岁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辨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注；伪者杂水即冰凌而腹坚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而此不冰，盖葡萄酒之精液也，饮之则令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饮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

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

筵席则排桌五蔬、五果、五按酒，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把盏则三跪，谓：举盏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执台全跪；俟尊者饮毕，起，进前接盏，又半跪。平交则平礼。尊者赐卑者，进接盏半跪，退三步全跪饮。其尊者从人相齐同跪。接盏退，盏不敢复还尊者。汤食非五则七，割挈设而散，酒行无筭。

挈设盖茶饭中之体荐也。胡语言挈设，上宾则用羊背皮、马背皮之类，其余宾用前手、后手之类。或鹅则用胸于上宾，余宾多寡随分。

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

豆腐始于汉，淮南王刘安之术也；饮茶始于唐，陆羽著为经也；糖霜始于宋，自蜀遂宁州人贡宣和始；葡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

卷四

谈薮篇

十室之邑，必有数家居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何天工轻彼之付而啬此之施？诚以文章学问，乃乾坤之清气也。世人类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德则不务而文艺是轻，是何世人之矫枉而过直也！盖文章学问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处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钱粟，而无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见造物取与之轻重矣。"香之多者色减，花之盛者实稀，天地于是乎无全功矣。唐以诗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韩。能诗者亦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李、杜二人而已，李颇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宝，非独造物所吝惜，而亦造物所难成。呜呼悕哉！

人徒知李杜为诗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识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贼能自拔，而从明肃于抢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贼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阳于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谈道德者多失之疏，卑谈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举其英，武科举其雄，文武并用，英雄陈力，长世久远之道也。盖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网罗收拾，所以制治于未乱，图难于其易。昧者不知，欲举而废之，岂知所以定天下之机哉！观乎刘灵之于晋，高尚之于唐，可知矣。

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汉，欧阳玄、玄功。虞集伯生。是也；字学晋，赵孟頫、子昂。鲜于枢伯机。是也；诗学唐，杨载、仲弘。虞集是也；道学之行，则许衡、鲁斋先生仲平。刘因静修先生梦吉。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词不及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

宋朝有诗狱，诸儒之过也。夫子言："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黄山谷"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皆警语也。又山谷尝云："杜荀鹤诗'举世尽从愁里过'，正好对韩退之诗'谁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尝云："杜甫诗'当面输心背面笑'，可对其《结交行》'翻手为云覆手雨'。"又温公云："石曼卿对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无恨月常圆'。"皆颇中的。

真西山未第时，将会试于行在。道吾括，约友人郑达道同祈梦于梓潼庙下。入谒于神，遂击其鼓，题诗于上曰："大叩则大应，小叩则小鸣，我来一扣动天地，四海五湖闻其声。"是夜得吉梦，其年果中。

贾似道当国时，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侧，问之曰："汝为何僧？"对曰："某诗僧也。"贾适见湖中有渔翁，遂命咏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口对曰："篮里无鱼欠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贾大器之。

贾似道有异志。有一术士能拆字，贾以策画地作"奇"字与之拆。术者曰："公相之志不谐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语，礼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诸途。

宋枢密文及翁尝咏一雪词，乃百字令，其词云："没巴没鼻，霎时

间做出漫天漫地。不问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势。识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红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盖讥贾相之打量也。

吕文焕游浔阳琵琶亭，龙麟洲见之，吕令赋诗。麟洲即席赋诗曰：“老大蛾眉负所天，忍将离怨付哀弦。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吕见之大惭，盖讥其负宋而降元也。

宋亡，丽水浮云乡有柳机察者为寇，欲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为非义用，寇怒缢之于松而胁之，柳味道占一诗云：“国破家亦破，年穷命亦穷。浮云诸逆贼，送我上青松。”竟死于松下。

宋会稽诸陵，多废于杨总统。有林景熙、唐玉蟾亲自收拾遗骨，改葬于他处。尝有诗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几暮鸦。水向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龙蛇匣，轩敝仍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瑶草，四山风雨鬼神惊。”

赵仲穆者，子昂学士之子，宋秀王之后也，能作兰木竹石。有道士张伯雨题其《墨兰》诗曰：“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仲穆见而愧之，遂不作兰。

吾括林君度先生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许人也，其语有曰：“耕尧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汤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丰登。”又曰：“东家富财，车马接踵；西家富德，风雪满门。”又曰：“画工数笔，术者片言，僧道一经一咒，动博千金；文士刳精呕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贱何独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创业艰难，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盖欲使后世子孙知勤俭之节。至正间，大司农达不花公作宫词十数首，其一云：“墨河万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创业

难；却望阑干护青草，丹墀留与子孙看。”

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尝作一诗云：“穿了氁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两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脱脱统兵征南淮。兵甫及高邮，荅麻奏：“天下乱皆由怨脱脱之故，罢脱脱，盗自宁息。”上入其说，即军中贬之。脱脱释兵，奉诏赴贬所，兵遂大溃，大率皆归红巾，相与为盗贼，遂不可复制。荅麻复矫诏杀之。荅麻与脱脱初无仇恨，但欲谋其相位，杜其再来之路耳。邪臣谋身误国，遂至于此！未几，荅麻坐配死，或以诗粘国门曰：“虾蟆水上浮，雪雪见日消，定住不开口。汪家奴，只一朝，国事休矣。”雪雪，荅麻弟也，为御史大夫，党兄为奸。“定住”，缄默也；“汪”，谓其终日酣饮而已。

靼鞑哑御史，春日与一瞽者并马出游晋阳，因戏赠以诗：“就鞍和袖绾丝缰，也逐王孙出晋阳。人笑但闻夸景物，风来应解审笙簧。马蹄响处无芳草，莺舌调时有绿杨。休道不知春色好，东风桃李一般香。”此作不待吟讽，亦知其为瞽者之诗也。

后至元间，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为不轨，贬岭南，道江西，死于荐福寺，遂殡于是。有人以诗吊之曰：“人臣位极更封王，欲逞聪明乱旧章。一死有谁为孝子，九泉无面见先王。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席上各作一《喜春来》词。伯颜云：“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张九词云：“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志秋，名满凤凰楼。”帅才相量，各言其志。

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

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籍，有轻薄子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又有无名子为诗嘲之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于此观之，民风国势，于是乎可知矣。

浙东佥宪余阙，字廷心，按吾郡时，中秋夜望月，尝作一诗，题于分司官舍。其诗曰：“玄武夕始正，华月升秋旻。徘徊出西陆，照曜此瓯闽。金波何穆穆，绿枝满中轮。余波洞轩房，紫兰含微津。皇天降丰岁，王政亦已陈。乐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诗清婉，蔼然有与民同乐之意。后为淮西宣慰，守安庆孤城六年，上下援绝，淮寇益炽，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于池。妻子亦同死。赠淮南行省右丞，进平章政事，谥文贞公。其先河西人，伊吾儿氏。

程雪楼为闽守，任满归，民有献箭旗者以百数。公于内取其一联云：“闽中有雪方为贵，天下无楼如此高。”曹雪斋有妇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绝似董妖娆，家住阊门第二桥。不肯随人过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箫。”造语颇工。

宋宫人王昭仪，名惠清，字冲华。丙子北行，题驿中有《满江红》词云：“太液芙蓉，全不似旧时颜色。常记春风雨露，玉阶金阙。名播椒兰妃后里，欢承笑语君王侧。听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铜驼恨，何堪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转关山月。问姮娥、垂顾肯相容，从圆缺。”中原士人多诵之，但惜末句欠尔。

处之龙泉县飞溪季君，问妻万氏“守节不再适”。咏《枕上绣梅》诗曰：“洒洒英标别一奇，岁寒心事有谁知？妾心正欲同贞白，枕上殷勤绣一枝。”至正己未，青田寇侵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为所掠，尝作

诗曰："万水千山去路赊，青鞋踏破几层沙。登山绝顶重逢岭，渡水尤深又复涯。雁字只传夫与子，鱼书难寄母和爷。回头遥望乡关处，云下峰前是我家。"此诗写其颠沛流离之状，语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师渡江，至天台，有千户掠得一王氏妇，夫家临海人，妇有美色。千户尽杀其舅、姑与夫，欲强胁之，不可。明年春，遂驱以北行。至嵊县清风岭，妇乃啮指出血，题诗于石上曰："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儿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此去几时回？两行珠泪频偷滴，一片愁眉锁不开。今夜清风江上月，存亡二字苦哀哉！"写毕，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诗雨中尤可读。至治间，官为之立庙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光为之记。

元至正间，衢州陷，龙游有一大家妇何氏为兵所掠，裂帛题一诗云："妾长朱门十九春，岂期今逐虏囚奔。失身无补君王事，死节难酬夫婿恩。江静从教沈弱质，月明谁与吊归魂。只愁父母难相见，愿与来生作子孙。"书毕，即投于江而死。吁，诚可尚已！

至正壬辰，红巾盗起江西，吉安敖城旷家妇为盗所得，欲妻掠之。妇乃先刃其子，题诗于壁，亦自尽。闻者哀之。诗曰："泾渭能分浊与清，妾身岂肯堕风尘？孤儿未必从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伤心似铁，黄泉要见骨如银。深山落日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惨神。"呜呼烈哉！

绍兴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王伯颜乱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获已，嫁之。及定情之夕，题一诗于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花似柳；父母逼勒成亲，只得欢喜忍受。自小六根清净，如何一夜弄丑？洞房花烛休休，清风明月皎皎。"既写，掷笔而逝，乡里异焉。

近时有一妇人，姓张氏，不知谁之女也。善属文，尝寄外兄弟一诗曰："山之高，月之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

见兮我心悄悄。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霜洁。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诗美则美矣，未免桑间濮上之音尔。

姚牧庵学士致仕于家，年八十时，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其侧，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贱妾倘有娠，家人必见疑，愿赐识验。”公因捉其围肚，题诗于上曰：“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扫人。”公薨后，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诗，遂解。当时士大夫与其子交者，皆传诵以为笑。姚公名镛，字希声。

虞伯生学士幼年过蓟门酒楼，题诗于壁曰“连十八书”，其诗曰：“耳目聪明一丈夫，飞行八极隘寰区。剑吹白雪妖邪灭，袖拂春风朽槁苏。气集酒酣双国士，情如花拥万天姝。如今一去无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当时皆以为吕洞宾作也，争传诵之。

至顺辛未间，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求仙诗云：“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白云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顶，一日适出，滕玉霄访之不值，因戏题于壁曰：“西风短褐吹黄埃，何不从我游蓬莱？振衣长啸下山去，后夜月明骑鹤来。”竟不留名。白云公疑吕仙过之，朝野辐凑，宠赉山积。后知其玉霄题，白云公戒以勿泄，厚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验。建宁郑子晋为闽省理问所吏，尝问其功名之事。有诗云：“独驾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梦西归。不须更望长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晋不逾月而卒。龙泉汤良臣赴金陵聘之后，予尝为其问所除，有诗云：“此君出处底匆匆，路入金陵似梦中。见说椿花已零落，一生事业逐秋风。”时其父已卒，果丁忧归。又胡仲渊正提兵取温城，适问他事，其题诗云：“金甲霜寒十载秋，丧师蹙国尽虚

谋。西风不作封侯梦，此老安能正首丘。”读者不知其所谓，遂诘之。曰：“此赠胡参军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宁，为参政陈友定所擒，死于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处州龙泉县。尝有一僧献一楮衾，并上以诗曰：“寒泉泻出剡溪藤，白胜秋霜冷若冰。愿比一廉清似水，梅花纸帐伴孤灯。”大山见之大喜，因与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闻其曲韵悠扬，因窥之，乃一老婢，天黥满面，丑不可状。因再作一诗云：“隔壁时闻一曲歌，浑疑七宝帐中花。瞥然一见翻成恨，元出卢仝处士家。”

杭州经山寺僧至慧，铢积既充，复欲还俗，乃作一诗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坛。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剃发髑髅寒。朱楼美酒应无分，红粉佳人不许看。死去定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

松阳县诗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与僧信道元同斋食蕈，道元请渠南赋蕈诗。应声作四句云：“头子光光脚似丁，只宜豆腐与波棱。释迦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闻者绝倒。洛阳贾元礼尝诵一士人《咏手》诗曰：“一唾功名在目前，岂期搏虎奋空拳。文章误我终投笔，志气凌云肯执鞭。沧海钓鳌须有日，碧霄攀凤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与苍生解倒悬。”语甚警拔。胡仲渊在番阳，参恩宁普参政军事时，尝降箕仙，问以时事。有韩湘子来临，题一诗于灰上曰：“乾坤清泰庆垂裳，底事风尘撼八荒，虎豹在关天浩渺，豺狼当道日苍黄。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焉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红尘两脚为谁忙！”

明首座，东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余，尝肩担而行。至正间来游雁荡山，值母生日，以饭一盂、经一卷为母之寿，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长命灯，自米自炊还自吃，与娘斋得一员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侄随侍不去，亦被杀。先，城未陷时，尝有诗云：“弥勒何神孕祸胎，鼪鼯动地起风埃。烟销郡国民生苦，血染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万里几时来。石田也有蓝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诗云：“一径入青松，飞流澹晴绿。道人晚归来，长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叶下枯木。须臾翠烟开，月色照彩服。”

危太朴学士与范德机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语太幽，殆类鬼作。”亦近似也。

元将亡，都下有《骂玉郎曲》，极其淫泆之状，盖桑间濮上之风居变风之极也。

圣上有佳句云：“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深得诗趣。

皇太子作《新月》诗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储君之诗也。

元朝初，朱、张二万户以通海运功，上宠之，诏赐钞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败，死于京。有赠以诗吊之曰：“祸有胎兮福有基，谁人识破这危机。酒酣吴地花方笑，梦断燕山草正肥。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始知非。春风只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

李公纪字仲修，号素行，斋曰栖白。晚年得荐于朝，选授应天府治中，阶奉议大夫。曾作诗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间银带象牙牌。有时街上骑驴过，人道游春去不回。”予谓“不回”不若“未回”，“不回”诚恐诗谶，后果然。

近时有以《张巡传》糊窗者，有一士人见之，而题四句于其右云：“坐守睢阳当豹关，江淮赖此得全安。至今青史虽零落，犹障窗风一面寒。”宋末，宫中好养鸽，太学诸生题之曰：“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

昔宋丞相史弥远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门曰：“丞相归。”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门升堂，纱灯轿从皆具，子、妇罗拜毕，语话一如平生，历历分付家事。及去，索笔书遗嘱，皆其手迹，既而竟去。人皆怪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将亡，阴盛阳微之兆也。”未几，宋果亡。元乱之初，处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仆上冯公岭，暑甚，浴于溪次。忽见所亡薛氏子，戎衣跃马带徒而来，遥呼其名。仆甚讶之。语卒，嘱曰：“汝归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为西帝筑建德城。”遂引徒从而去。时国家初得严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于市遇之语，戒以勿泄，且言“当今皆是我辈人，汝不信，请试看”。即以袖掩其面，潜见满市皆无头、带刀、伤血淋漉之徒，遂赠以钱而别。又淮东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经泰安州，见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遥相认，聚话且留宿食。临别赠以行资，一一物皆世所用者。虽失记其名字，殆与史相之事相类，其亦阳微阴盛之兆，所以鬼盛与人同也。后元亦亡。

杂俎篇

古之圣贤立心，至公无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禄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共贤。”此其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宁能屯膏吝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盖祸福乘除，其数然也。由是观之，人谋岂能夺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譬之水泽，使百川分流，则大有所潴，小有所泄，滔滔汩汩，庶为悠久。若使壅并防遏，蓄而不泄，及其溃决，小则为灾，大则致败，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遗一孔，亦必致败，岂惟名爵独然。末流之竭，当穷其源；枝叶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元初，法度犹明，尚有所惮，未至于泛滥。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岂不信夫！

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藻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岂时运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太朴，江西人，游京师，专以倡鸣科举无人才为说，以耸动观听，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居也。及夷考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乱，能死节者，惟彭城张桓、安庆余阙、江州李黻、燕京陈子山，皆举人也。危是时已累位至参政，独首鼠皈降。上以其失节，屡辱之，决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呜呼，科目虽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岂尽如或人之言也。时人监此，则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开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昔世祖尝问孔子何如人，或应之曰"是天的怯里马

赤”，世祖深善之。盖由其所晓以通之，深得纳约自牖之义。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戏尚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于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至阿保机起于木叶山，其势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晋石敬瑭关南燕门幽燕十六州之献，遂据之而建国，曰大辽，其势与大宋并矣。其后金兴，遂亡辽而逐宋，据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宋，始混一六合，百有余年，而后江南得国。盖自朱邪赤心始盛，至于元亡，首尾将五百余年，此胡运兴衰之一终。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之谓也，岂徒然哉！

达达即鞑靼，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颜氏。生达达自虎林田地来，其性至实，无一毫之伪，而上天以宇宙畀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岂不以其极诚而无妄也。极诚而无妄，圣贤传心之学也。

初，元世祖命刘太保筑元京城，及开基得一巨穴，内有红头虫，不知其几万。世祖以问刘曰：“此何祥也？”刘曰：“异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从容问刘太保曰：“天下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谁得之？”刘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师有功，佐平天下，意其类当代有天下，思为子孙长久计，欲阴损其福，而泄其气。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万民之上，丰其养至于东南数十郡之财不足以资之，隆其礼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隶，甚而为授记，籍地以发，摩顶以足，代马凳子以脊，极其卑贱。及其既死，复于西方再请一人以袭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盖所以虚隆其至贵之礼，冀阴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国家之命。岂知历数不可以虚邀，福禄为彼之妄得，改歆为秀，徒祸其身，岂其

然哉！

世祖生子口哑，即裕宗。及壮，当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择其意之所可者为妻。独指一屠人妇，世祖即为娶之，乃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下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风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谢，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无欲，秘耀含灵，真积力久，气血精华，结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独存。

圣灯，名山之大者往往皆有之，世人多归之佛氏之神。如眉县峨眉山、成都圣灯山、简州天光观、衡山圣灯岩、匡庐之神灯岩、明州天童山、高丽之太白山，数处圣灯时现，盖山之精英之气，发为光怪尔。

山发白银亦有光，人迹其光而求之，多见矿脉。

一珠之大者，光犹照乘，况名山为宝藏兴焉之所，宁独无光怪焉？

石韫玉，则气如白虹，石生丹砂，则光如红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黄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余万斤。后世黄金绝少，由其所耗之途广也。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

玉为宝中至贵，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则髓也。金，筋也；

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发也；土，肉也；山，头也；泽，腹也。盖髓为一身元气，所以为至贵也。故君子比德于玉，行则必珮，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歜，曾皙嗜羊枣，屈到嗜艾是也。其同则脍炙也。

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酒湩，谓之浑脱。

打捕鹰坊万户府，岁用喂养肉三十余万斤。

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官里赏钞五十锭。

葡萄，汉张骞使西域，中国始有种。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国始有种。

刚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颗，各食一颗。先生曰："千颗如一颗。"予曰："万年如今年。"王则因此而识彼，予则因往而知来。

或问："日生月落，古今异乎？"曰："同也。""云白山青，古今异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异乎？"曰："同也。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人寓形于天壤之间，特须臾耳，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顺其同焉可也。"

饮酒者，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微则面赤。

脉勇怒则面青，骨勇怒则面白，血勇怒则面赤。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残，云气多寿，谷气多痺，丘气多尪，衍气

多仁，陵气多贪。

匏瓠，牛践苗则子苦。

蛇怒时，毒在头尾。

凡冢井间气，秋夏中之杀人。先以鸡毛投之，毛直下，无毒；回舞而下，不可犯，当以酒数斗浇之，方可入矣。

蠼螋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古人避影为此。

画彩佛像，铄目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日有光。画神鬼目随人转，点眸极正则尔。

北魏崔劼曰："鹊巢避风，雉去恶政，乃是鸟之一长；狐性多疑，犹性多预，可谓兽之一短。"

甲虫影伏，羽虫体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

无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后。

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蛚属却行，蜻属纡行。蜻蛚属注鸣，蜩属旁鸣，发皇翼鸣，蚣蝑股鸣，荣原胃鸣。

蜩三十日而死。

鳣鱼三月上官于孟津。

鹧鸪向日飞。

凤骨黑，雌雄夕旦鸣各异。其雄声，其雌音；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栉”。

麒麟，牡鸣曰“游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助”，夏鸣曰“养绥”。

鳖无耳为守神。

虎五指为貙。

鱼二千斤为蛟。

武阳小鱼，一斤千头。

蛇有水、草、木、土四种。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鹤左右脚里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无兔鸽，江南无狼马。

朱提以南无鸠鹊。

鸮，楚鸠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虾蟆。

虾蟆无肠。

龟肠属于头。

科斗尾脱则足生。

鸟兽未孕者为禽，鸟养子曰乳。

蛇蟠向王，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巳，虎奋冲破；乾鹊知来，猩猩知往；鸛影抱，虾蟆声抱。

蝉化齐后，鸟生杜宇。

唐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鸚鵡能言。众鸟趾前三后一，惟其四指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游女，恶鸟也，夜飞昼隐如鬼神。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落衣中为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鬼车鸟，相传昔有十头，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时，有声如力车鸣。

训狐，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

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

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声。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龟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二十般，惟鼻是其本肉。恶闻犬声。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象孕五岁始生。

虎须治齿，齿痛拔插齿间即愈。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临官佳，能役伥鬼解衣。

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

牛有独肝者，食之杀人。相牛法：岐胡有寿，膺匡欲广，毫筋欲横。蹄后筋也。常有声，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无寿。睫乱触人，衔乌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肋难养。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阴虹属颈。阴虹，双筋自尾属颈也。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鸩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声，诸窍皆沸。□中筋大，如鸭卵，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则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髮。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制，取得鲤鱼即宜放，卖者杖六十。

石班鱼好与蛇交。

鲎，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雄者少肉。鲎十二足，壳可为冠，尾可为小如意也。

瑇瑁：虫不再交者，虎鸳与瑇瑁也。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如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蚌当雷声则□。一曰痢。

蟹腹中有稻芒，长寸许；八月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菀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

蝤蛑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胜。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奔鲟一名瀷，非鱼非鲛，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顶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即江豚也。

蛤蜊候风雨，能以壳为翅飞。

拥剑，一螯极小，以大者斗，小者食。

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开出食，螺欲合，遽入壳中。

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介虫中，惟牡蛎是咸水结成也。

数丸形似彭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

颠当巢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常仰扞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玄宗诏南方取冷蛇数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黑黄栏，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绽，有毒，鸡吃辄死，俗呼土蛊。

蚺蛇，其胆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鱼子变，近之矣。食谷为灾，由部吏侵渔百姓所致。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五鬣松，皮不鳞。松命根遇石则偃，盖不必千年也。

竹，花曰蕧，死曰笻，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为一节，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节。木兰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为族，粟累十二为寸。

柿，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赤白柽，大者为炭，复入灰汁，可以煮铜为银。

构，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沈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陵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极柔弱。叶长半寸，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向。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

荜拨出海南，苗长四五尺，茎细如筋，叶似蕺叶，子似桑椹。

瓦松，土木气泄则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墙曰垣衣，生于久屋之瓦。又《本草》："瓦

衣谓之屋游。”

瓜恶香，香中尤恶麝，一或该之，一蒂不实。

菱四角。三角曰芰，四角曰菱。

金灯一名无义草，花叶不相见。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

虾姑状若蜈蚣、管虾。

鹅警，鸡鹊厌火，孔雀辟恶。

乌贼鱼墨汁，为书如淡墨，有为伪券以脱人者，当知之。经年墨消。

二至前后，垂土炭于衡，两端轻重均，阴气至则土重，阳气至则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犹铁炭低昂可信也。”盖以铁易土尔。

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至于元夕以灯，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时物之盛者尔。

蠓飞硠则天风，舂则天雨。

竿影，上元竖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岁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贵，自诗书中来，子孙享富贵，则贱诗书矣。家业自勤俭

中来，子孙得家业，则忘勤俭矣。此所以多衰门也，戒之哉！

贵而忘贱，灾自骄生；迷而不返，祸因感起。贵，骄败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靳必大费，过吝必多亡，失乎中道也。

人生平能惩忿窒欲，心气冲和，荤酒不昏，情气不乱，故久而血白也。

谚云“宁人负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负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忠厚之道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者反是。

大抵知是非，少计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计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汉末三互法，拘忌至姻联，所谓国将亡，必多制。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寓圃杂记

[明]王　锜　撰
李剑雄　校点

校点说明

《寓圃杂记》十卷，明王锜（1432—1499）撰。

锜字元禹，号苇庵，别号梦苏道人。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吴县）人。六岁丧父，依寡母为生。家旧殷富，至锜已中衰。少从其妇翁刘梦窗（博）学。刘为诗人，博学多识，故王锜颇得其指点议论。锜自奉俭约，刻厉读书，自经、传百氏务为遍览，特熟于史事。终生不仕，隐居荻溪，以著述自娱。以疾卒，享年六十八岁。

本书所载皆明代洪武至正统年间朝野人物事迹掌故，对于苏州地方之史事人物，记述尤详。如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述成化间苏州地区经济文化之发展，谓：

>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旧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盖不虚也。此等记载，盖出于王氏亲眼所见，当可信，为研究地方史之有用参考资料。

现存《寓圃杂记》有《玄览堂丛书》本，十卷，《纪录汇编》

本，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等本，皆据《纪录汇编》本影印。《金声玉振集》、《古今名贤汇语》、《续说郛》、《五朝小说大观》等本，则皆一卷，都为节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本据《玄览堂丛书》本整理，十卷，补遗十条。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一部，十卷，盖为《玄览堂丛书》本之祖本耳。今即以此明抄本为底本，校以诸本，择善而从。遗佚各条，随附卷末。

目录

校点说明
寓圃杂记序
卷第一
建都
封建
宣庙平汉存赵
胡皇后
英宗复辟
英宗圣俭
早朝奏事
景泰帝上宾
宪宗不杀
宪宗大公
官妓之革
天王堂神像
太宗知人
袁寺丞相二帝
虏中大雪
卷第二
宣中书不爱财
吕尚书通变
宣宗幸杨文贞公第
刘观院判
金陵伊氏
罗侍郎
徐司马

李祭酒忠谏
李祭酒荷枷
英国公听讲
金陈二先生
胡忠安公
通州给粮
吴文肃公却金诗
尤先生
杨先生德量
五子代死
陈太保厚德
陈御史严冷
卷第三
刘文恭能忍
岳正草诏
郭登镇云中
陈御史提学
刘忠愍二子
记守令
卷第四
祝大参活人
李中书不奉诏
巡抚得体
彭公巡抚
盛都宪焚券
狱中畜猫
龙尹开河
吴原博友义
原博谨重
柳庄相术

武功天文
汤侍郎天文
相者
卜士沈景旸
吃肉和尚坐化
王先生
张宗茂尸解
张学士
贞经
卷第五
王止仲
沈通理绣鞋诗
剪灯新话
周伯器
施先生
祝希哲作文
都元敬乞米诗
邢丽文见访
进士外补
监生五途
四十岁监生
义官之滥
变法
鼓吹
刑具
发裙
吴中近年之盛
苏学之盛
卷第六
郁林石

七宝泉
彭阁老议修史
余家书画
刘廷美以诗取怨
礼部试官
合尊大师
邹文质见老御史
俞养素遇异僧
吴元璧对句
杨君谦修史
君谦出处
迎月楼春联
云林遗事
黄菊庄
娼女高三
卷第七
先君阴德
玉涧降笔
马士权
马公素
杨暄
陆孟昭旷达
玉涧厚德
余家六节妇
从父偿债
都文信代死
吴汝辉舍银
余家方响
江阴奇事
林一鹗昼梦

李公子
妓女张氏
周伯川不谢饮食
卷第八
张汝弼
汤胤绩献书
李贤入阁
邵宏誉失机
郡学佳气
能不称官
吴中奇事
陈祭酒寻母
杨少卿诗
捷对
迎海驿壁诗
鬼骂人
黄廷臣
沈氏犬
陈家卣
卷第九
近年大风雨
汤胤绩驿壁诗
施槃应梦
周岐凤降笔
郑雍言
程金带
夏昶际遇
曾詹事
陈嗣初绝句
清真好客

春闱失火
周中书冢树
至诚感神
优语
脂麻通鉴
卷第十
石言
以财得官
陈嗣初面君
李实出使
纳粟指挥
胡公见梦
为法自弊
徐奏离间
黄翰报怨
王振
冯益倾危
妖人王臣
昇日南
杀三御史
熊概滥冤
孙霖冤狱
沈协杀人
遗文
松江董用和
甫里周国宾
张允怀遇盗
木城李某
章孟端诸子
张淮诗才敏捷

嘉兴叶某
刘廷美《钟馗诗》
周氏兄弟同科
陆氏被祸
返回总目录

寓圃杂记序

盖史之初为专官，事不以朝野，申劝惩则书。以后，官乃自局，事必属朝署，出章牒则书，格格著令式，劝惩以衰。又以后，野者不胜，欲救之，乃自附于裨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复渐弛。国初殆绝，中叶又渐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观矣！故康孝王先生元禹隐抱显略，野怀朝忧，大行细节，接笛聪明。削芜置疑，拔十得五，积为巨编者六，更施约束，堇就十卷。遗在笥簏，人鲜知之。及既谢寰宇，孝子涞乃追惧荒落，亟登雕木焉。予建志后尘，驰思先驾，爰列史道，发章忠勤。於乎，凭颊舌以揣心识，因裨虞而见南董，来人多闻，无忘往博。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日南至，长洲祝允明序。

卷第一

建都

自五代以来，北虏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继兴，终不能制。下至靖康之变，尤不忍言。盖由所都非形势之地也。胡元据有中国垂九十载，无复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扫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势，以临中夏、御夷狄，故尝幸汴、幸洛，将幸关陕而还。斯时中原之地，久为胡马所践，继以寇盗，民不聊生，六[驯]所过，率皆空城。于是定鼎江南，以资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尝一日忘也。且以燕城为元旧都，形势可以制虏，因以封我太宗焉。及上登极，即广旧邸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于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罚。自此基命始定，遂成万世之业。虽殽函之固，莫能及矣。永乐壬辰之后，大驾频征沙漠，搜剿遗孽，屡抵巢穴而归。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太宗克成之也。

封建

汉高祖既为天子，大封同姓，枝大于干，驯致七国之变。然中兴之业，卒赖后系。唐之兴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师，惟食其禄而已，国家缓急无所系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遥授小官，渐进侯王。除拜之烦，盖无虚日。其邸第散处两京，故有南西内外班

之分。历年既久，仅同民庶，后遭金虏之患，无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辅，诸子自胜衣已上，皆册立为真王。其国皆处要冲之地，制度仪从，不侈不俭，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上无所专，下无所扰，圣子神孙，将遍天下，真万世之良规也。

宣庙平汉存赵

宣德初，汉庶人高煦反。报至，言其甲兵甚精锐。上召杨文敏公等议。荣建亲征之策，上难之。荣曰："陛下骨肉之患，非亲行不可。"上从之，夜拜阳武侯薛禄为大将军。军行，大驾遂继发，六军追至。在途，雨下如注。七日抵城下，高煦方杀人祭纛。闻驾至，仓卒不能出城。若稍缓，则其势猖獗难制矣。兵不血刃，罪人已得。称请屠城，荣为赦免，止坐其同谋者。方奏凯，有告赵王谋反者，言其与高煦相连。上复召诸大臣议。皆请乘破竹之势以取之，独杨文贞公士奇进曰："陛下临御未久，既平汉，又去赵，不一年而剪先帝之二手足，岂列圣在天之意乎？况赵反形未露。"上曰："奈何？"士奇曰："当遣廷臣素与赵厚者一人往喻之，使其以意自陈，愿进三护卫军，则去其羽翼，虽欲反，不可得矣。"上可之。遂遣驸马都尉井行，所尚主乃赵王同母故也。井既至，以祸福譬晓之。赵果从其计，以护卫来归。自此潜消其不轨之心，而诸藩相继辍护卫矣。朝廷免用兵之费，赵亦能保其国。后上开文渊阁，特设宴召三四老臣，先以觞觞士奇。曰："此赏卿存赵之功。"终宴甚欢，皆厚赐而归。此实宣庙之用言，二臣之善谋也。

胡皇后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英宗），孙贵妃攘为

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时仁宗张后为皇太后，爱胡之贤，且悯其无辜，不使别居，令入自所处清宁宫，进膳如常仪。每朝会宴享，必命胡坐孙之上。妇姑之间，恩礼甚笃。孙常怏怏。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英庙后）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钱后素性孝谨，绝无妒忌。英宗北狩，每夜哀吁拜天，倦则卧地，因损一肢；哭泣太多，复损一目。倾宫中之所有，佐迎驾之费。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为慰解。复辟之后，处景皇后犹尽礼焉。

英宗复辟

景皇帝之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议稍籍籍，王冢宰直与诸大臣议，请旧太子某（宪宗旧名）监国，太上还内。议毕，具本，时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候十六日早进。其稿留于礼部尚书姚夔家。诸臣中有一人泄其议。其贪功喜事若曹、石诸人知之，遂亟造谋，先于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斩关而入，亦有内应者，遂成南城之计，而前诸臣之议竟寝焉。英宗既复辟，虽赏诸人之功，而恒不悦，以其有轻朝廷之心，后皆不得其终。成化初，姚为冢宰，尝以其稿出示郎中陆昶，且曰："朝廷本无事，但庸人扰之。兼亦无迎藩之谋，特以此诬于谦辈之死耳。"昶向为余言如此。

英宗圣俭

蒋黄门性中言："侍英宗将十年，御前常有二银钓炉奉引，炉被香烟所触，色如黑漆，终不一见易也。"

早朝奏事

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每至日昃，食不遑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

景泰帝上宾

景皇帝八年正月十二日，方郊，忽呕血，不能成礼而还。出居外殿，惟太医董速与宦者二十余人侍，日则进药，夜则处榻前。十三日，少保于谦请见，恳帝视事。十四日，帝令速诊脉。奏曰："圣体安矣。"帝曰："明当受朝。"十五日早起，服汤药，具衣冠，将出，闻夜漏未尽，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觉酣寝，左右莫敢惊。及日以高，遽命放朝，曰："姑俟明日。"至夜，曹、石诸人诣南城，请太上复辟。声彻帝所，帝命宦者升高四望，遥见火光自延安宫来，帝曰："大兄做皇帝，吾无忧矣。"此虽出于人谋，亦帝天禄之终也。董速亲见其事如此。

宪宗不杀

宪宗好生，每奏谳大辟，多所宽宥。或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却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恻然见于至色，仁之至矣。

宪宗大公

大长公主之子周贤，于宪宗为甥。中丙午乡闱。丁未会试，太母赐膳于场中。以不合格下第。宪宗闻之，但曰："孩儿尚幼。"略无怒色，此天地之公也。（中当缺若干字）至途中闻妃薨，因恚而死。有弟□□（原文此处为方框）养于巨珰陆，因冒其姓，今为中官，甚不慧，不能记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族也，尝与中官往来，欲白其事，因左迁而事寝。隆与其乡人黄泰言，余闻之泰云。

官妓之革

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

天王堂神像

吴故墟之西，有天王堂。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长可八尺。巾若居士，衣若深衣，隆准大耳，耳有垂珠，目深肤厚，唇努而丰，额甚广，颧甚高，须类虬而不张，有深思穆穆之容。永乐初，百户阖俊来官于苏，偶见其像，伏地而哭。人问其故，乃曰："此我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谛视甚熟。今鼎湖之驾已远，故感泣耳。"遍传吴中，观者如市，至今人每过之，即加瞻仰，以实为太祖圣像。此乃塑手之精，偶类天日之表一二而已。特人心思之至，遂形容之过也。

太宗知人

太宗一日谓通政陈定曰：“尚书蛊宽，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小人中小人。”上虽知其为人不同，然各任其材，曹无废事。后元宵观灯，命大臣皆赋诗。诗成，有钞币之赏。容亦为一首进，上却而不顾曰：“汝素不能也。”因与饼饵数枚以赧之。上之知人至此。

袁寺丞相二帝

太宗晚年，有易储之意。一日，命太常寺丞袁廷玉先相仁宗，曰：“后代人主。”往相宣宗，曰：“万年天子。”自此国本固矣。

虏中大雪

太上在虏之日，雪大作，诸帐深数尺，惟御幄之四围，微雨沾洒而已。虏觇其异，以为真天神，遂有奉驾南还之意。此亦上天示异于贼虏欤？

卷第二

宣中书不爱财

嘉定宣嗣宗，为人温雅恬澹。初授中书舍人，进礼部郎中，仍掌制诰。一日，宣庙幸文渊阁，喜甚，以银钱撒地，令诸从官竞取，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诸臣取毕，徐拾一文。上顾之曰："此秀才不爱财耶？"因以重币赐之。嗣宗中亦遭贬斥，不久复官，卒于京。学士南郡杨公哭之以诗。

吕尚书通变

尚书吕震有通才，掌礼、兵、刑三部事。太宗将北征沙漠，命洗马姚撰祭文。姚书题作《祭宝纛文》，上进。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于狱，俟旋师行谴。师行至榆木川，宴驾。仁宗登极，命震治此狱。震拟进曰："本名旗纛，姚写作'宝纛'，系是字体差讹，当得某罚。"上遂从而解之。

宣宗幸杨文贞公第

宣德中，驾幸少师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㽔缊，不知上所在。惟面北而拜不已。上方倚东

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顷之，屏去左右，有所问，人皆不得闻。遂起。锜少时闻昆山卫靖中书言之。

刘观院判

太医院院判刘观，字士宾，余妻祖也。永乐初，常侍太宗左右，甚见信爱。大暑中，上方束一带，乃片脑合成者。问公曰：“此带何如？”即奏曰：“片脑性寒伤肾，惟有香耳。”上遽命解去。又，上晚得中风疾，常服麝脑诸香药。又问曰：“可服此否？”公曰：“香药如油入麵，终不能出。”上遂罢。公之见信如此，盖由潜邸之旧人也。

金陵伊氏

金陵伊氏，家丰裕，人亦谨厚。仁宗在青宫，屡取给于其家，伊氏绝口不与人言。登极后，即擢其子恒为营膳所官。仁宗上仙，张太后追思其事，遂进为尚宝少卿。本朝尚宝官虽五品，最为近侍。非勋旧之子，不得居也。

罗侍郎

宣德中，吉水罗公汝敬，刚直不屈，为权贵所挤。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趾，回过吴中。适大理卿熊概巡抚，肆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诬构，随至抄没，冤号之声，上闻于天。公见而不忍，且与概有乡里之好，因以阴骘为谕，概岸然不省，为之益甚。公至京，谒见，陈使事毕，具以概事奏上，其言甚切。上览之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概回，以周文襄往代。自此东南荐安矣。锜六岁时，侍先君可竹府君之侧，闻与客言公事甚详，若有感荷

之意。不幸早孤。其详不复记忆。止记疏中有“暂疏法网”一言，因书其大概。且闻罗之使，有一仆死于交，其王范一金人，与仆身略等，用以偿公。公拒而不受。其奉使得体，又如此云。

徐司马

大司马江阴徐公孟晞，三考皆兵科，初授兵部主事，次进员外郎、郎中，又进侍郎。正统初，以征云南功为尚书。一生仕宦，惟掌兵事，亦奇也。公有德量。为吏时，人奉财者，多不取，或反出以资之。后虽居八座，清俭自卑，常若寒士。卒于位。子以公军功袭荫，官至通政使致仕。甚有父风。

李祭酒忠谏

翰林侍讲李时勉进谏，仁宗大怒，命左右以金爪拉其胁，拽出，下狱。大学士杨士奇遇于外朝，因以烧酒灌之，得不死。宣宗登极，召时勉入。遥见，即以手捋臂而怒曰：“汝何激恼先帝而致崩邪？”时勉曰：“臣言制中不宜屡进嫔妃，太子不可远离膝下。”并诸大事，云云。上怒少解。不久，释其狱。方仁宗上宾，宣宗在南京得报，甚危急，今闻其言，亦有感也。

李祭酒荷枷

正统间，李时勉为祭酒，多所造就。六堂师生敬而爱之，私号曰古廉先生；又拟其有沧海之量、父母之心，亦不为过也。中官王振生辰，诸大臣皆往贺，先生独不往。振衔之，坐以擅斫文庙前古木为不敬，特置百斤枷，命枷先生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有一枷特重数

斤，为先生设也。金曰：“鉴年颇壮，当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坚。”即以自荷。诸生司马询等数百人上章，伏阙愿代。三日，方得苏。稍迟，皆死矣。不半年，恳求致仕。振犹以为恨，削其恩礼焉。

英国公听讲

正统十一年，太师英国公暨侯伯二十余人，早朝毕，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谙经典，愿赐一日假，诣国子监听讲。”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师率诸侯伯，至日到监，所携茶汤果饼之类甚丰。祭酒李先生命诸生立讲五经各一章。讲罢，设酒馔奉款。诸侯伯让曰：“授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师与先生抗礼。饮其欢。太师屡辞，先生曰：“秀才家饭，不易措置，愿太师少宽。”后命诸生歌《鹿鸣》之诗，宾主雍雍，抵暮而散。此所太平盛事也。

金陈二先生

金先生问、陈先生继，少时皆从俞先生贞木游。先生《日录》多书金、陈二先生某日讲某书，某日作某文，颇优待之。尝谓王文靖公汝玉曰：“二生学问略相似，金之名位过陈远矣。”故两先生皆以白衣荐，陈为翰林检讨，不久而归，金至礼部侍郎，享福禄荣名者甚久。俞之孙嗣尝以《日录》示余。

胡忠安公

忠安胡公濙，宣宗朝为礼部尚书，宫中屡有封册，必先命于公。或有不当，必奏曰：“臣掌天下大礼，一不合宜，遗讥万世。臣不敢奉诏。”上亦为之中止。公大节甚明，惟于胡皇后之废，孙皇后之立，不

能匡救，多受庄田阍者之赐，于心不能无愧焉。

通州给粮

通州在京城南四十余里，常积粮数百万石。己巳之变，胡虏南侵，谍至，云："欲先据此地。"诸大臣议将焚其仓廪。适周文襄公忱朝京，陈禧敏公镒为宪长，因咨其计。文襄曰："何至如此？宜檄示在京官军旗校，预给一岁之食，令自往支。则粮归京师，又免辇运之费。"诸臣如其计。不数日，通州皆空。虏至，无所获而去。其通变如此。

吴文肃公却金诗

吴文肃公讷为御史时，巡按贵州回，三司遣人赍黄金百两，追送至夔府，公不起封，就题其上还之。诗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廉而不激如此。

尤先生

乡先生尤安礼，字文度，太宗授以祭酒。奏曰："臣无德。"又命为都宪，又奏曰："臣无材。"遂擢为贵州参议。罢官归吴。有一子，先生命之洒扫，子执箒以问曰："大人，地从何处扫起？"可见其家谦厚之风也。

杨先生德量

杨先生翥为修撰，居京师。邻家有失鸡者，指其姓而骂。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独我一家姓杨。”又一邻居甚隘，雨至，必从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污湿之患。家人复告，先生解之曰：“晴干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类此。

五子代死

大理卿薛瑄，有德有学，人称为山西夫子。王振怪其不肯出入门下，坐以听信僚属，故出死罪，法当大辟。将杀之，有子五人，争请代死，因得免。振败后，为大用。

陈太保厚德

陈镒，字有戒，为人忠恕有容。正统初，自外台擢副都御史，久镇陕西，人民爱戴之。时王文为按察使，公知其廉，举以自代。朝廷从其举。久之，公与王相继擢左都。王擢在后，反欲位公上。关中之镇，王次当往，反欲挤公行。朝廷以二公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为定规。王每遇公，即有忿然不乐之色，凡台官之巡苏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之所为。凡可以害公者，无所不至。公一无所较。景泰三年，又同进为太子太保。四年，公方以病在告，王即以言迫胁，公欣然请老。五年，王来苏抚民，公在病中，不一临问，更对人诋诮不已。识者皆鄙王之无量。六年，公薨，王已入阁。凡公之恩典，皆被其损：例赠太保，止赠少保；谥议文肃，易以僖敏。人颇不平焉。七年，英宗复辟，王为权臣所陷，遂致极刑。公人物修整，须如点漆，关中累年罹旱，自公之往，甘雨随车。人甚爱公，称为“黑胡爷爷”。景皇帝朝，文臣为公、孤者几三十人，惟公一人无削夺贬窜之患，寿考令终。天之福善人，从可知也。若其忠鲠在朝廷，恩惠在西陲，自有国传。

陈御史严冷

陈御史祚，面目严冷，虽家人亦不假辞色。宣德七年，进《大学衍议》，劝上曰："勤圣学。"上大怒，抄札其家，并捕其子侄瑄等，同下锦衣狱，各不得见者三年，备尝苦楚。宣宗宴驾，释出。祚乍见瑄等，略无怜惜之意。偶都堂顾佐来访，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荫此辈，为祚累至此。"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归，不问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卷第三

刘文恭能忍

姻家刘公宗器，遇事能忍。为侍讲时，尝娶继室白氏，秽被其家，蚕食其兄弟，又多不逊。编修赖世隆辈皆劝黜之。宗器念其无归，因托疾挟以归吴。不久白死，宗器复起为学士、祭酒、詹事以卒。谥曰文恭。子孙继登显仕，岂无自云。

岳正草诏

天顺元年七月五日，承天门灾，命阁臣岳正草诏，言多自咎，权奸甚恨，遂贬肃州。

郭登镇云中

正统十四年，定襄伯郭登镇大同，英宗驾在虏庭，犬羊悔过，送驾直至城下。登闭门不纳。英宗传旨曰："朕与登有亲，何外朕如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弃。"终不出见。虏复奉驾而去。天顺元年，上思其事，止夺登伯爵，命守甘州。圣度之广如此。

陈御史提学

陈先生选，崇尚道学，为绣衣，提学南畿。惟以礼义廉耻教化诸生，读书必自小学始。其来，居必学舍，夜则秉烛，命诸生列坐，为之讲解，兼问其疾苦，真得师弟子恩礼。独与权势不肯少下。都宪韩雍居父丧。诸绣衣皆致奠送葬，先生但一往吊而已。后擢河南副宪，诸生如失父母。先生之名素重，人皆望为天官祭酒，终无荐之者，止进广东方伯。不久，为宦官所害，天下惜之。

刘忠愍二子

刘忠愍公球为侍讲，奏宦官王振当权，振命锦衣指挥马顺夜杀公于狱中。二子钛、钺号哭求尸，止得一臂。钛、钺痛公之死，于振之世不出。归葬后，皆以进士为京官，同擢官闽、浙二藩。母夫人尚无恙，两地奉迎，供养极厚，人争羡之。此天之报忠也。

记守令

余年五十有八，历郡守十有五人，其间贤者，记其大概于此。

况公名钟，字伯律，南昌人。苏自永乐间久不治，朝廷患之，屡遣使督责无效。宣德五年，阁老三杨公议曰："郡治独系于守，与督责于后，孰与慎择于初。"公时为礼部郎中，有材，则三公遂以上荐，复请赐敕便其行事。诏可。出郡守有敕，始此也。公既至，悉察得民隐，喟然曰："郡出不治，病在赋重、民贫、吏胥为奸耳。"因焚香自祝，奏减正赋七十二万余石。或动以祸福，不顾。卒得所请。次发奸吏豪民数人，郡遂大治。初，郡多水患，公讲求其利，无不曲尽，自后遂无垫没。他如荐贤养士，恤孤慎刑，摧挫强御，皆其政也。性刚

明，见事必为，不计成败，然卒皆底于成。其居量廓如也。朝廷累有褒美宴劳之宠，而以苏人仰之，终不迁其官。公亦为之不倦焉。正统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忽无疾卒于位。民间哀之，父老歌思，至今不衰。

朱公名胜，字仲高，金华人。先知武昌，周文襄荐出，以正统十一年转至。为人清俭刻苦，深烛民隐。踵前政之弛，日夜修缉，期年而有成。其政专主中和，不尚刑罚。既久，七邑之民几于化矣。景泰三年，朝廷旌之，擢为江西左方伯。

杨公名贡，字秉魁，抚州人。先为御史。景泰五年按苏，时郡中大饥，死者相枕。郡邑皆冗官。巡抚邹来学号令烦碎，民被其扰，无所控诉。赖公独任其责，殚力拯饬，奏免灾粮若干万石，开仓赈贷，活民数万。满去，父老追送号泣。其后守臣不职，苏出仕于朝者若刘祭酒诸公，佥举公以为代。天顺元年，乃自贵州巡按受敕来苏，首立惠民仓，实粟以备凶歉；次发酷吏安纯等数人奸赃，政□（原文此处为方框）赫然。素号清严，疾恶之心尤胜。先有土豪藉总兵官翁绍宗为先容，求私觌公。公捕其人置狱，擿其贼杀等十余事，欲论如法，翁为救解。巡抚崔恭将出公，欲并中翁，计不密，反为所构。三年朝廷遣兵官逮公及豪至锦衣狱置对，公不胜困苦，遂诬伏。敕归田里，天下冤之。

姚公名堂，字仲升，宁波人。天顺四年，以忧起，自家抵官。公忠厚清简，敬贤爱民，雍然有德君子也。性素不能逢迎，为当道所嫉。同时有林鹗，知镇江，巡抚刘孜谓其能理烦，以更贤育民，对易之。于公虽无贬词，人颇惜其去。五年春，檄至即行。凡什器帷帐之属，一无所取。先酿酒一缸，以为苏物，戒守舍者留侯林公为用。送者塞路，民有歌谣焉。

林公名鹗，字一鹗，台州人。动由礼法，过于卫身，雅好文学，以儒饰吏，未尝为上司一屈膝焉。对胥吏小民，言必涉经史。其威仪

之盛，老先故吏犹能言之。惟于吴令崔之狱，颇为不平。八年，复以刘荐，持宪节江右。临行，有书万卷。后至少司寇卒。

邢公名宥，字尧宽，琼州人。公以远人举进士高科，为名御史，治宦者王振党狱，有阴德，累举都宪，为忌者即止，擢知台。天顺□（原文此处为方框）年，坐以旧按河南失察裕州守，以罪谪福建县丞。宪宗即位，起知苏。公素有爱人之心，通变之才，济以学术，所至有誉。乙酉，郡中大饥，斗米钱百三十文，且无所于籴，公赈恤赒贷甚勤，民赖以生。流人之在境者，亦不失所。然而公帑不空，富室无扰，荒政之善，无如此者也。刑名、钱谷、上供、送迎、调发，诸具繁夥，素号难办，处之绰然，声称藉甚，丞弼大臣所寓书为贺。二年，知者交荐，朝廷重其去止，赐敕擢参浙藩，仍知府事，盖特恩也。后数月，遂进都堂，就抚南畿。五年，以病，累疏乞归，得允。其疏盛传吴下。

贾公名奭，字希召。夔州人。亦以御史按苏，有声。成化四年，擢知府事。莅政一遵邢公，无所改作。故不劳而治。若其持平守正，确乎不拔，冰蘖之操，始终不逾，尤人所难。八年，以忧去。

刘公名瑀，字汝器，保定人。前守丘霁罢去，天部慎选台官有重望者代之，公在首，以成化十一年至苏。周览度务，去其太甚，余惟镇静而已。中丞牟俸巡抚，大作威福，颇不以礼遇公。公亦无愠。牟败，公反怜之。人称长者。赋性简重，在位九年如一日。丁未出朝，留为晋藩参政。

贺公名霖，字时望，鄱阳人。弘治元年，以御史到郡，苏民望而知其为仁人君子，鼓舞相庆。公盛暑莅事，凡旧政之堕者、过者、不及者，悉痛整齐之，无时刻少休，劳瘁致疾。虽在告，犹欲强起处分。疾愈甚，未期年而卒。苏民哭之罢市。

长洲为苏首县，令长不由以擢，则由以败，而败者恒多。岂风土

使之然耶？欲其善如宋王公元之，余得见者，余公一人而已。公名金，字贡之，成都人。为进士，居京师，谨厚温雅，人称为余君子。成化五年抵任，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县民素多讦，公不设钩距，一以公议裁决，略无□（原文此处为方框）于其间，讦者谓公不可欺，亦不可犯，稍稍引去。或有强愎自愆于理者，则往往诣府司已上官。上官辄谕之曰："汝自有贤令，不须至我也。"其人竟自解散。数月间，吏民帖伏。前令玩灾横敛，民多逋亡。闻公之政，渐次归。后如徭役、丁夫之类，累年为下人所卖，率皆颠倒，因置手籍点视，始得其平。县多富人，饵县官，公略不假辞色，至罚之，不少贷。因以敛迹。郡中权豪棋布，请托无虚日。公一切谢绝，曰："吾宁不作官，决不能受其使令也。"县当要冲，而繁华甲天下，达官贵使过者，旁午纷杂，旧例必设宴迎劳，公皆罢去，鱼肉一饭，欢然而别。其子弟随侍者，训饬防范甚严，不得辄至中门。一日见几上有纸画数幅，盖其子构之于吴县界中者，悉取焚之，终不留也。夫人洪氏，在县几五年，惟织纴供公之裳服，机杼之声时闻于外。虽同僚吏卒，皆不得其面。其化于家者如此。十年，公与吴令雍泰同征，皆为御史。雍留北台，公补南台。或言其为所挤，公袒如也。公今为陕西按察副使，吴民思之不已。尸而祝之，尚在他日也。

卷第四

祝大参活人

参政祝公颢惟清，在晋藩时，汾州妖人以天顺六年五月五日作乱，自称天王，僭年号曰天福。时公分部其地，闻实，即戎服驰往，贼已就擒，凡十六人，指同谋者甚众，皆其素仇。同官以逆党，欲悉置极刑。公曰："诸人同谋，何不齐举而遽发若是？且胁从罔治，况攀援者乎？"遂奏释之，得活千有余人。尝与使者同决崞县囚七人，已伏质者五人，二人者次当，遽发嗟叹。公急止，问之。囚曰："我罪不当死，苦于恶刑而诬伏。今见公仁慈，故敢衔哀求辩也。"公语使者曰："几误杀二人矣。宜为别白。"使者不从，公称疾以缓之。使者问病，公曰："某以无罪者当死，故为腹心之病耳。"使者悟，因而两囚得出。公之慎狱如此。若其政化之美，不可概举。成化丙戌，公遂悬车之请。锜以契家子，间得参侍，从容问公居官之要，公曰："吾为给事，居刑科，凡奏谳者，屡为驳正，必使平反乃止。虽职多纠劾，惟责人以大义，未尝以帷箔阴私污辱士夫。在官几三十年，不妄笞人至死，亦不以喜怒加赏罚，惟此而已。"锜再拜曰："仁人长者之言也。"佩服以退。后公享有多福，寿考令终，今孙允明为吴中钜儒，非公积德之报欤！

李中书不奉诏

中书舍人李应祯，刚而不屈，长于古文，不独能书也。成化间，诏应祯写佛典若干卷，公曰："孔氏五经，臣所书。若此，非臣职也。"因被罚，终不奉诏。由此直声满野。今历官为上宝司卿矣。

巡抚得体

王冢宰恕，为巡抚时，革牟俸之烦苛，复周文襄之旧政，民皆乐业。惟与宦寺权豪为敌，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县小官，少所黜罚。尝曰："此辈去，此辈来，无益于事。徒费迎送耳。"真得大臣之体。

彭公巡抚

福建彭公韶，以都宪巡南畿，不及一年，来巡者不过三度，而吴民思之，久不能忘。盖由公德量宽厚，不肯更张，所为皆合人心焉耳。公尝著《本朝名臣传赞》三十余人，尤见其学术高古云。

盛都宪焚券

无锡盛颙，以都堂致仕回。颙至一室，见数人镝于内，令出而问之，皆邻人也。又问曰："诸君何自如此？"告曰："为负息钱。"盛曰："有是耶？"命出，饮之酒。急召子弟取息簿与券契，子弟少难之，公曰："吾将自阅，以施于官。"遂捧至。悉取火于诸人之前，曰："多谢诸君，幸无怪，烦传语乡里，自今更无索矣。"诸人感激而散。

狱中畜猫

太仓陆昶孟昭，心多恻隐，为刑官三十年。初入狱，见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被鼠夜啮，流血涔涔，甚悯之。遂买数猫，散置狱中，鼠患顿息，囚多盛泣。自此狱中畜猫矣。

龙尹开河

嘉定之吴淞大江，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龙遵叙晋御史，左迁为尹，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亲莅其所，召父老熟讲方略，且多为设施。逾月疏通。又开支河五百余处，利及旁县，民号曰"御史河"。有河夫掘得一石碑，长尺余，上有刻曰："得一龙，江水通。"则龙之开河，亦有数也。林鹗为苏守，最慎许可，书其考后曰："吴淞水利，功绩丕彰。"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又改常州。

吴原博友义

吴状元原博，与贺解元其荣同解。其荣会试久不第，居京师。忽染瘵疾，已殆，为馆人所迫。原博迎致私邸，汤药、膳羞、床褥、燥湿，必躬视，甚适其意。不久其荣卒，原博制棺衾以敛，费从己出。又为之服如制，为幕以停其柩。吊客至，必亲答拜。早暮出入必揖之，复敛其遗物，封识甚密。致其丧，同归吴中。又有何耕者，与原博同游郡胶，为先辈，知乐会县，罢官，贫不能归，旅泊海南。其弟侄之在苏者，负官钱甚多。巡抚牟俸檄耕以来，涉鲸波，冒瘴疠，妻子不能从，间关数千里。来即被幽囹圄，几三年，衣食不给。原博适还家，闻其事，遂恳于官，缓其棰楚。乃括囊中，得白金若干，复著疏文募好义者，又得若干，代耕偿纳如数，因以得释。耕诣原博泣

谢，复往海南。原博又资之以行。原博于友义如此。

原博谨重

吴原博为士子时，文名已著，达人显仕，甚见推重。或求识面，率多回避。偶有所亲以事求白县官，原博以温言却之。所亲复恳，则曰："譬我不做生员亦已矣。"终不一往。原博家素丰裕，父兄欲以鞍马代劳，原博屡求免。处学舍几二十年，去家颇远，迎送往来，终日徒步，韦布翛然，惟一童子背笔札以随。后及第，为从官归，亦屏驺盖焉。

柳庄相术

袁柳庄先生廷至，在太宗藩邸，屡相有验。登极，授以太常丞。太宗一日出宋元诸帝容命相。袁见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绵羊肉郎主。"见顺帝，则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赐之。岂顺帝果合尊太师之苗裔欤？

武功天文

天顺五年七月十三日，余与刘宗序同谒武功徐先生。日已午，尚未盥栉。坐久方出，即问曰："二子曾见夜来天象否？"锜二人对："无所见。"先生徐曰："宦官之祸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祸犹甚于我也。"锜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侄钦果反，诛连吉祥焉。公之言始验。

汤侍郎天文

汤善天文地理、灾变占候之术，由钦天监小官至侍郎，与曹钦往来甚密。天顺四年七月，偶至太常少卿凌信尚义家。凌屏人问曰：“近日天象如何？”汤曰：“来年当蹀血京师，但不伤社稷。”凌默记之。五年七月十三日，钦果反，都城巷战，杀人甚多，不日平定。汤亦以与谋被诛，全家责戍广西，至今子孙犹习其业。知祸而不知避，亦可笑也。

相者

刘钦谟进士，养疴于家。余时未冠，以窗友往谒。有江阴王生谊、颜生瑄肄业其所。瑄年少而聪慧，谊稍长而质朴。钦谟颇爱瑄而疏谊。适有相者至，因命二生出相。相云：“二子皆名进士，但瑄稍迟耳。”钦谟不以为然。余与相者同出，私扣之，告曰：“两生心术皆不端，恐非远大之器。”后五六年，谊中第，除黄门，为河南佥事。罢归。后数年，瑄方第，为地官主事以卒。皆少清誉，相者果验。

卜士沈景旸

长洲沈景旸，卜易甚验。宣德初，驿取至京，命于午门上布卦，乃问英国公征南之事。景旸得占，遂曰：“此大胜之兆。明日正午，当得捷音。”俟其时，果有飞骑至，报生擒黎王，尽得其国，一刻不违。遂赐钞币，遣还故里。

吃肉和尚坐化

余尝寓承天寺，见一僧栖于殿檐之下，冬夏惟一裘，须发不剃，亦不长。或数日不食，食或肉数斤。问其姓，则曰：“赵头陀。”问其来，曰：“终南山。”终日不发一言，与之食者，举手以谢。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死于县桥侧民家高氏之户外，后有人见其在杭州，乃化之日也。

王先生

王先生洪，以总角登第。太宗甚喜，命礼部与行三加之礼毕，赴琼林宴，入官翰林。与王直、王英齐名，称三王。后有忌之者，出为刑部主事，人皆惜之。平生诗文甚多，惟不能俯仰于人，故终不显云。

张宗茂尸解

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原文此处为方框）年六月初，凡亲故同袍之家，皆往奉手帕一方为别。人皆怪之。其徒日夜侍其侧。至日，焚香独坐，命徒取茶，至则已化矣。三日而殓，略无气息，真尸解也。

张学士

张士谦学士，作文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颇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文为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

各出其文，大发一笑。

贞经

正统间，陆孟昭尝以昆山沈鲁成学所撰《贞经》若干章示余。余年少，怪其僭拟，却而不视。后思一见，不可得矣。今不知此稿尚在否？亦有可取否？姑记之，以访其家。

卷第五

王止仲

先叔祖父母李氏，乃蓍泽赵氏之甥，尝言其外祖泽民，富而礼贤，聘王行止仲为西宾，奉养无不至。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单，诣先生求判，方敢进食。行雅喜啖蛙，虽隆冬，非蛙不食。泽民以蛰物不忍，命数日一进。行曰："醴酒不设，可以去矣。"遂行。其友观之曰："宾主尽东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宁能郁郁久居于此？"又问曰："今则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时太祖造邦，法制严峻，友复坚阻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迤逦至京，久无知者。偶舍于蓝都督府之傍。蓝有家人子，肄业于行，每归，蓝取其学课以观，重加称赏。一日，召行见，行以为奇遇，所谈皆韬略，无一语及文业。蓝曰："先生文武才也，何见之晚也？"因徙置府中，以师事之。不久蓝以谋反见执，或劝行曰："可行矣。"行曰："临难无苟免。"亦被执。刑官无以入其罪，命刑供状。行曰："行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遂以同谋被诛。亦迂士也。祖母有画数卷，皆行题志。惧党锢之祸，以"行"字中增三点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不存矣。

沈通理绣鞋诗

昆山沈愚，字通理，为人风流酝藉，与从父玉涧先生为诗酒之

交。每至余家，必觞咏数日而去。其诗皆清丽微婉，乐府犹高，有《吴宫词》诸篇，往往脍炙人口。又有《续香奁》四卷，盖仿韩致光之作。留于余者数年，后被其累索，遂还之。今皆忘矣，止记《绣鞋》一首，曰："尽日深闺绣得成，着来便觉可人情。一弯暖玉凌波小，两瓣秋莲落地轻。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待月夜无声。看花又湿苍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通理乃宣德间金陵十才子中一人也。

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固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审者。

周伯器

嘉禾周先生鼎，字伯器，庚子岁留余家者三月。时年八十，精神不衰，作诗文三十余篇，追录旧文四卷，细书楷正，少年莫能及。稍暇则谈国初忠义有所不载者，亹亹忘倦。尤喜谈兵。盖正统间曾作（佐？）金尚书谦。谦平福建，与有谋绩，故喜为人言。其后在家手抄《两汉书》，就校其误。余闻之，疑其非老者事。果毕《西汉》数日而卒，乃己巳岁也。先生平昔作文不起草，顷刻千言，屡出奇怪，颇以文自负。今吴中诸公评其所作，谓诗过于文云。伯器见杨君谦《苏谈》。

施先生

施焕伯先生文显，纯明谨厚，清瘦挺立，士大夫相见，皆称先生

而不字。自少博极经书，以《易》教授，吴中及远方子弟之集其门者，常有数十人。屡却贽，见贫者或反资之。其所造就甚多，且有恩焉。尝因夫人之葬，士子送者塞路。校官之叹曰："施先生门人侈于庠序矣。"年五十余，始得许州别驾，非其志也。

祝希哲作文

希哲作文，杂处众宾之间，哗笑谭辩，饮射博弈，未尝少异。操觚而求者，户外之屦常满。不见其有沉思默构之态，连挥数篇，书必异体，文出丰缛精洁，隐显抑扬，变化枢机，神鬼莫测，而卒皆归于正道，真高出古人者也。自著有《蚕衣》、《源物》、《心影》、《吴材小纂》、《南游录》等书，共百余卷。所尊而援引者《五经》、孔氏；所喜者左氏、庄生、班、马数子而已。下视欧、鲁诸公，蔑然也。余闲评之曰："秦汉之文，濂洛之理。"自谓颇当。希哲方二十九岁，他日庸可量乎。

都元敬乞米诗

元敬自幼读书讲解，必至究竟。好与老儒先生游。累试不就，泊如也。作文与杨君谦、祝希哲齐名，年始三十，其纪志诸书，积稿已至数十卷。或闻事关古今之奇怪者，必汲汲访其地，求其人，得其详乃归；不得，则数日忘返。其好古至此。最喜济人之急，尤爱食客，所有辄尽；尽则解衣为质，故屡空焉。一岁除夕绝粮，作诗寄故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禫。君肯太仓分一斗，免教人笑灶无烟。"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遂分半赠之，亦好义之士也。

邢丽文见访

丽文，儒家子，气象浑然，不露圭角。事涉匆遽，处之愈缓。家贫，不戚戚，冬不炉，夏不扇，皆从涵养中来。庚戌四月之望，不告家人，买舟径造寓圃，为留旬日。其家惊讶，寻访四出。后得朱尧民知而告之，乃寓圃之南，有古屋数间，略无人迹，丽文必欲处其中。一榻潇然，起卧自如。其习静，虽老衲有所不逮也。将别，以所作见示。余漫评之曰："文似南丰而简，诗似郊、岛而和，纪事则核而精也。"尧民闻之，以为颇当。今仪部杨君尤重其人云。

进士外补

往岁进士除京职，终身贵显，为有司者，终作下僚，兼有不能保其位者。近来多任州守、县令，有守者三年即擢京官。故外补者皆克尽心，且知庶事，甚为良法。此即古之调停也。

监生五途

旧制，监生止有二途，岁贡、乡贡是也。后增四十岁生员，又增上马纳粟，近增大臣勋戚子孙乞恩，共为五途。自此选期愈远，仕路愈塞矣。

四十岁监生

宣德中，胡忠安公濙奏取四十岁廪生入监，依次出身。此即富文忠一举三十年推恩之遗意也。忠安先与王守正同学，公官已至大宗

伯，守正贡期尚未及，忠安因立此法，不欲私于一人，故通行天下。及守正亦至秋官主事。今南京冢宰王公□，其子也。

义官之滥

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且任差遣，因缘为奸利。故皂隶、奴仆、乞丐、无赖之徒，皆轻资假贷以纳，凡僭拟豪横之事，皆其所为。长洲一县，自成化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纳者几三百人，可谓滥矣。

变法

国家储积，多倚东南，惟苏为最。永乐、洪熙间，征敛制下，多侵克，官得其十之四五而已。宣德五年，上命周文襄公来巡，首延父老讲求利害，创立“调收”之法，委曲详尽，自此利始归于上。又得况公为守，念苏赋太重，奏减正额三分，七邑计减七十二万余石。人称公有再造之恩。二公既去，后人恒守其法，稍有变更，遂为民病。故朝廷每遣巡抚及守土之臣，必降玺书申戒，使毋轻改焉。弘治二年，官有喜变法者，不加深思，遽革“调收”，易以新制。粮胥得为奸利，每石擅增无名之耗三斗，尽入私家。自兹利权复移于下。以今粮胥所增之数参计，正与况公所减者相当，是乃复征旧额也。七十二万石之多，官不得取，民不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坏，甚可叹也。

鼓吹

鼓吹，古之军容。汉唐之世，非功臣之丧不给。给或不当，史必讥之。近来豪富子弟，悉使奴仆习其声韵，出入则笳鼓喧天，虽田舍

翁有事，亦往往倩人吹击，何其僭也。

刑具

挟棍之刑，惟锦衣卫则有，亦设而不作。景泰二年，巡按御史赵缙公行贿赂，藉此以箝制人口。匠作而不谙其制，缙自教为。缙终以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荆棍，或加皮鞭，故罪人易受。后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过三四两。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黄之制，重过二斤，用以侧斫，名之曰砍。故狱中之人，罪无轻重，但受砍者多死。至今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发裙

发裙之制，以马尾织成，系于衬衣之内。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以相夸耀。然系此者，惟粗俗官员、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

吴中近年之盛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惑。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

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苏学之盛

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材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欤？

卷第六

郁林石

《吴志》有郁林石，相传在临顿里，以陆绩居此，故拟其在焉。今始得其处，乃在娄门内北岸军营之口，去城三十六步，其状如卵，高出土者二尺，长六尺有奇，陷土中者莫可知。杨君谦欲告县长作亭庇之，未果也。弘治九年丙辰，巡按御史樊祉移置察院门外，作亭庇之，镌“廉石”二字于其上。樊公，河南胙城人。

七宝泉

光福之西五里，有西崦，周遭皆山，中有一水，其景绝类杭之西湖。然地僻而游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宝”，莹洁甘饴，素不经浚凿，纯朴未散。其味迨过于惠山、虎丘也。自倪云林饮后，其名稍著。窃意陆鸿渐遍尝天下之水，而独遗此泉，岂因其近而忽之耶？

彭阁老议修史

成化初，彭阁老时、商阁老辂、陈司成鉴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彭曰：“唐之《新书》，纪志属欧文忠，列传属宋景文，为二手书。今馆阁无事，当刊为一体，但未得一良总裁。”陈徐曰：“徐元

玉久闲，若以一学士召之，必来，来必集事。”彭询之商，商色动而不答，二公皆默然而罢。盖商为英宗之贬，徐不救，故终衔而阻之。陈与徐为乡人，兼有师生之好，率然而举，不能无疑，且忘商之陈也。彭以己意欲刊前贤已成之典，必有人议其后，纵使徐出，亦难要其成。时事之参会每如此，可叹也。

余家书画

余家旧有万卷堂，藏书甚多，皆宋元馆阁校勘定本，诸名公手抄题志者居半。内有文公先生《纲目》手稿一部，点窜如新。又藏唐宋名人墨迹数十函，名画百数十卷，乃玉涧所掌。又有聚古轩，专藏古铜鼎、彝、钟卣，古玉环、玦、卮斗、方响、浮磬之类，皆有款志。古琴数张，惟一天秋、三世雷、霜天玉磬、夜鹤唳寒松为最。文房诸具，悉皆奇绝。他如刻丝、垒漆、官窑坛器，毕聚其中，乃长兄坦斋所掌。二公最能赏鉴，目力甚高，绝无赝假。客至，纵其展玩。天顺三年，从父仙游，兄亦继卒，不二年，为回禄所祸，一夕荡然。余弃而不视，或有得于煨烬之余者，皆以高价而售。虽石刻数通，煅毁逮尽，止存颜鲁公《乞米帖》、涪翁《墨竹赋》半篇而已。惟《纲目》稿本先已宛转为权势所有，归于渐东，幸免此患。虽物之成毁聚散有数系焉，亦由吾为子弟者不肖，不克享有，为之三叹。

刘廷美以诗取怨

刘廷美佥宪珏，薄于仕宦，惟爱作诗，尤精书画。景泰、天顺间，为吴中诗人之最，京师号为刘八句。年五十岁，遂解组。成化初，邢公宥为郡守，以梅花求题，赋绝句曰：“岁寒相见在天涯，玉色珠光带露华。笑杀玄都狂道士，种桃何不种梅花？”邢得之甚喜。后邢以郡中久荒，陂荡起税，民心颇怨，有以旧诗刺之曰：“量尽沙边到水

边，只留沧海与青天。渔舟若过闲洲渚，为报沙鸥莫浪眠。”邢闻之为廷美所作，大怒。或劝往白，廷美曰：“彼奈我何？”廷美卒，公吊祭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诗乃宋人刺贾似道者，邢不之察耳。

礼部试官

丁未春闱，上命尹少保直、吴谕德宽主试多士。吴乃南京己丑科尹所解进士也，不出廿年，同司文柄，颇类宋欧文忠与王岐公嘉祐中事。当时有《礼部唱和集》，共事六人，得诗一百七十二首，所取士有苏文忠公轼、文定公辙，兄弟连名之盛，传芳后世。不知今日二公与诸校所作几篇，得人有如两苏者乎？

合尊大师

吴泾全翁，乃宋渊圣皇帝之母舅。渊圣在元，降封瀛国公，学佛于土蕃，号合尊大师。有子完普，亦从其教。后元坐其说法聚众，皆杀之。一日，全忽梦两僧告曰：“我乃赵显翁之甥也。我无罪而元杀我父子，行奏上帝矣。舅当资我纸笔。”洒泣而去。是时全尚不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北而奠，焚纸千张，笔数枝。不久，元果大乱。全之孙美亲为余言。

邹文质见老御史

邹先生名彬，字文质，陕西兰县人。博学多技能。早游江湖，居吴中四十年。尝云其乡有老御史者，元大德间与李元礼同为执法，以言不用归，隐推于兰之深山中，得修炼之术。国初，有丁平章自元来降，太祖命西征。至兰途中，遇之，下马再拜，呼曰：“父尚无

恙？”遂去。文质之父亲见之，知其为异人，因与往来。御史见文质聪慧，授以《秘书》一卷，曰：“孺子得之，可益寿。”文质方年少，不屑屑其书，栖于梁间而出。后居吴，乡人之至者，往往询御史动静，皆曰：“尚在，但罕见其面。”成化十七年，文质年已八十余，邀其友俞养素同往取此书，为却老之计。不数日，文质死，度御史之年将二百矣。乃石晋水部郎贺亢之流也。

俞养素遇异僧

金陵俞养素，好炼丹，与其友王云山、又一人，备糇粮，同往八公山。自下行七八十里，至大顶。有佛寺，甚朴古。一僧坐山门，头大如巨盘，面约二尺，齿可长寸半。见三人，惟呼养素入门，其声振林壑，谓曰：“尔何与两贼来耶？”二人屏息立门外，养素再拜，扣其道，曰：“我无道。”因止养素宿，食以山中之味，但不用盐醯耳。问其年，出度牒以示，乃元武宗朝所给，以羊皮书者。又能言未来事。养素恳求谒丹房，笑而引诣一所，迂邃洞明，俨若别一天地，所贮惟药石鼎铛而已。以碧青干泥一块为赠，约重五斤。促养素行。遂趋出而归。以泥煎得白金二十余两。乃正统十四年也。

吴元璧对句

吴元璧自幼多迁徙，五十三始得官，二年即致仕。又三年，筑室方成，因书一对于壁，以警子婿，曰：“二十三迁方定此居，五十九岁始有今日。”

杨君谦修史

杨君谦病辽、金、宋三史杂乱芜秽，不足取信，用《春秋》之法，班、马之例，刊正其书，笔削甚严。谓完颜氏乃中国之仇，罪恶之首，必先从事，渐及辽、宋。庚戌四月，余得其张确等列传数篇，考核精深，忠邪明白，词约而事备于旧者太半，真得史家之三尺。别后，每作书促其属稿。邢丽文见之，曰："君谦修史固善，简牍浩繁，恐不能卒业。"余应之曰："尝观其用心一而不杂，不数年，当终能了此也。"因记以验他日。此书不成，并其所积所存之书荡尽，一字不可见。子孙不肖，惜哉！

君谦出处

杨君谦天质颖异，文章为当今大家之冠，名著天下。岁戊戌会试，仪制员外郎阎某与事。阎，河南人，为士子时尝受提学副使刘钦谟训戒，衔而不发。以君谦为刘甥，因欲重困之。适巡官见君谦落笔，骤加称赏，许以鼎甲，阎闻其言，益恚。日未暝，君谦文草已毕，未脱者七之二。阎遽夺其卷，麾之使出。见者皆抱不平，而君谦自如也。复入试，阎莅事如初，捃摭愈甚。君谦抗声，闻于少伯徐公。徐不直阎，移置君谦于公堂间，使卒其事，遂取捷焉。君谦三试皆第十八，科场以为奇事。初观工部政，同年外补，君谦连任差遣，咸克乃事，特除仪制主事，与阎为同僚。阎已正席，然以长官自处，每事见抑。君谦因请告避之日，阎有封事中增减情节，事涉内臣，又忘君谦在告，误佥其名。朝廷列阎不敬，将至重罚。君谦当连坐，人皆劝其自白。君谦恐累阎愈重，因即日入谒以待罪。及皆得释，京中士夫咸称长者。而阎终与君谦不相能。不数月，君谦遂告归，往来金山中。著《中吴往哲记书》，修《金史》。性素喜佛典，洞澈三昧。有所触，必发于诗，率口随意，咸得新趣。日以此为乐，若将终身焉。今太宰王公素重之，每遣使至苏，必传语，促其入觐。乡人亦多劝勉。辛亥四月，乃子身而往，若不为久计。至京，又有忌之者，复补旧职，值南宫新被火，尊官御诸司如束湿；又曹多冗事，君谦席不

暇暖，日往禁闼祗候，夜归，注《南华篇》以自适。□（原文此处为方框）月□（原文此处为方框）日，密上疏求免，人多惊讶，部僚始待以异礼。累削不允。内阁大臣特荐翰林编修，太宰亦举国子监博士，皆不就。末又恳辞章服，求归田里。上方以致仕许之，乃辛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原文此处为方框）日也。既得请，即谢上官，别亲友，骑驴南下，飘然略无羁绊。太宰与诸缙绅咸叹羡不已。数日遂行，至枉驾登太山绝顶，读先秦碑，徘徊四顾而下。访封禅坛、明堂基，及访田齐诸遗迹而还。壬子二月抵家。锜与君谦交，数其甲子，方三十又五。其出处虽古人莫及。钦服之余，因略记其大致一二。其详俟祝希哲诸君传之。

迎月楼春联

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遂题之，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其家以紫金壶奉酬。

云林遗事

倪云林洁病，自古所无。晚年避地于光福徐氏。一日，同游西崦，偶饮七宝泉，爱其美。徐命人日汲两担，前桶以饮，后桶以濯。其家去泉五里，奉之者半年不倦。云林归，徐往谒，慕其清秘阁，恳之，得入。偶出一唾，云林命仆绕阁觅其唾处。不得，因自觅，得于桐树之根。遽命扛水洗其树不已。徐大惭而出。其不情如此。后家渐替，往游江阴，有习里夏氏馆之，所奉大不如意，因染痢，秽不可近。卒，夏以小棺葬于近地。其墓尚存。后人皆传云林为太祖投溷厕中死，盖恶其太洁而诬之也。其遗址今为周济广所居。济广最知其详。

黄菊庄

松江黄菊庄先生，素不远游。景泰三年，方与蒋黄门偕至姑苏，年已八十。邀余同吊张氏故墟，谒吴泰伯、伍行人、范文正诸祠。学宫、书院历览迨遍。每至，则踌躇不能去，默有题咏，但不肯示人。余苦索之，终不出。别后，偶于周廷骖编修家见其诗稿，从容潇散，皆隐者之言，绝似其为人。前辈风致可慕也。

娼女高三

京师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杨俊见之属意，因与狎，犹处子也。侯去捍北边者数载，高即自誓谢客。天顺元年，侯为石亨所忌，奏以驾陷土木时，侯坐视不救，为不忠。朝廷命斩于市。亲戚故旧，更无一人往者，独高素服往哭甚哀。侯刑毕，亲以舌吮其血，仍用丝连其首领，买棺敛之。遂缢而死。

卷第七

先君阴德

先君弃诸孤时，锜方六岁。明年，修撰张先生益、吏部司务邹先生亮，皆还吴，同来致奠，且访孤之存。奠毕，因索锜见。锜方染痢甚厉，不能出，二公大忧之。时锜师全先生美在座，因曰："可竹君岂无后者？不须忧。"二公问曰："何以言之？"全曰："我与君游，久知其有阴德耳。"翼日，果瘳。三先生同至榻前，抚慰甚至，且以无废读书种子为勉。后锜颇知人事，因以先君阴德扣于全。全曰："君虽不永，为善最多。若一事尤不可及者。昔君为奇祸所中，不知出于谁何，君惟顺受而已。后有姓金者，与华惟瞻有隙，来告君，曰：'君前之祸，乃华所为。今其家有事，报之易易耳。勿失机会。'君唯唯。或以告华，华特求美来致哀恳，君曰：'人以飞横加我，我受□（原文此处为方框）不堪，我何忍复以此加诸人。纵华有此，我亦不可。况是非未明乎？先生为我谢华君，毋多虑也。'君之存心若此，吾以是告其后必昌耳。"

玉涧降笔

天顺五年，余家遽遭焚，因请扶鸾，以扣祸福。方布箕，即运动，遂书一诗曰："一别三年未得归，田园今与昔时非。眼前零落儿孙少，乡里潇条故旧稀。忙处我能留客醉，凶年谁肯赈民饥？含愁欲说

胸中事，只恐西山又落晖。”余扣为何人，曰：“玉涧也。”从父平生爱客，尤喜施与。景泰五年之饥，有粟二千余石，皆以贷人。后皆不能偿，亦不戚戚。此诗，其实录也。

马士权

马士权，泰州人，让于官，第寓京师教授，博极群书，多与学士先生游。刘元博、徐有贞辈，凡有疑，必往质。士权故与徐尤厚。天顺元年，石亨、曹钦等引有贞共为南城之计。不久，权势相拉，疑有贞文臣，不时见上，将为所间，遂构其事，自武功伯降广东参政，犹虑其复起，必欲杀之。令人伪造奏本，毁谤朝政，特过于理。假丁忧给事中李秉彝进士，令入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谮有贞怨望，使亲信马士权等为此，而灭其迹。上命权臣门达分遣逻卒，捕有贞于途，收士权等，俱下锦衣狱。达陈诸恶刑于庭，必欲士权承，以及有贞。士权遍尝，几死，始终无一言。若少龃龉，祸及有贞矣。七月廿五日，以天变得释。有贞出狱，感士权，许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汤药，洒泣而别。天顺四年，有贞自金齿归苏，士权自泰州来谒，欲成婚约。有贞颇有难色。士权辞曰：“贫儒不能当侯家女。”有贞遂实其言而以微物赠之。士权略无怏怏意。将行，余偶见士权于刘宗序所，貌甚鄙陋，长不逾五尺。谭论雄伟，气节凛然，无一言及徐之事，真信义士也。

马公素

余乡马暠，字公素，号白庵。读书甚博，作诗文绝不蹈袭前人之言，自成一家，必极其妙而后已。为相城沈孟渊馆甥，每分与好田宅，公素略不顾。人有欲者，辄与之。又其心颇多忧惧，凡出入遇桥梁之危，崖岸之险，与水之深阔处，必舍舟登途，不惮徒步之迂，舟

人为之不堪。手抄奇书百余卷，笔画端楷，恒以自随。犹好佛典，深造其理。每驾小舟，置《圆觉》、《楞伽》诸经于几上，跏趺而坐，朗诵不辍。途中人闻者，皆惊笑不已。每至缁黄与故人之家，留必数日而返。后徙居相城，被邻火所沿，夜半，公素一无所取，惟顶巾蹑履，执大袍，嶷然而立街中。人或以“痴先生”戏之，则拍手大笑。其于势利绝不识也。景泰五年卒。有《白庵稿》数卷，藏于沈启南家。

杨暄

杨暄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之艺，亦智谋士也。天顺间，锦衣指挥门达擅生杀之权，多陷害人。同时袁彬指挥者，随英宗北狩，有扈跸功。为达所间，久在散地。宪宗初立，达恐其逼己，令逻卒发其阴私，欲置之死地。暄素不识彬，因抱不平之气，为彬诉屈，遂奏达违法二十余事。奏入，上方与太监裴珰击球，遽令达逮问暄。至其廨，达陈诸淫刑恐暄。暄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达历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素系贱工，不识书字，又与君侯素无仇怨，何得为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有实告。”因告曰：“此阁老李贤与君侯不善，固为此本，使暄抱进，亦不知所言何事。”达喜得其情，方饭至，因以酒肉赏其直。达早朝，因复奏。上命中官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之前，方引暄至。达欣然谓贤曰：“此皆先生所命，彼与我无干也。”贤方惊讶，暄即曰：“此达以酒肉赐暄，使暄言如此，当有某某见。”即指斥所奏达二十余条，略无余蕴。监押官与诸大臣皆曰：“达不得辞其罪矣。”录词以进。上命法官正达罪，得免死，谪戍广西以死。暄得脱，袁复宠任如故。京师人多能道其事，后暄至俞钦玉家，余亦见之。

陆孟昭旷达

陆参政孟昭泛爱士，所奉必丰洁。为刑曹郎中，居京师十三年，辟清风馆，常有数客居其中，门下往来者如市。人以陈孟公、郑当时方之。绝不治家产，虽传舍一宿，必欲整齐，其素性如此。陈缉熙学士窃笑之。成化初，缉熙守制于家，大兴土木，建第甚雄丽，宛若图画。甫毕，即入京，为祭酒，所寓甚陋，所奉甚薄。孟昭亦笑之，曰："人生如寄，随地取乐，何必分彼此也。"后缉熙竟卒于官，不能享新居一日之奉，所谓"多少朱门锁空院，主人到了不曾归。"此其人欤？若孟昭，可为旷达矣！

玉涧厚德

从父玉涧先生，字廷礼，长于古文、选诗，好周人之急，绝口不言。有张氏之男，聘陈家之女，初聘时，两家殷盛相敌，不数年，皆贫窭不胜，不能嫁娶。男之父择日，恳从父往请婚期。女之父低回不忍言。屡扣之，徐曰："若得银二十两，即可嫁。否则，终不能举。"从父唯唯而归。度男家决不能办，私以银二锭遗女家嫁具，勿泄，而自允其期。至期，果毕其事，男家以女无需索，女以银从男家所致，皆莫能知，两好甚欢。今婚者已有子孙，而从父墓木拱矣。

余家六节妇

节母滕氏，锡人季常先生之女。年二十，归先考廷用，府君时年十九。又七年，先君没，有子曰锜，曰钲。锜方六岁，母抚二孤，劬劳刻苦，难以言谕。今康宁在堂，年已八十三矣。守节之事，具载于嘉禾周伯器传文。王氏不幸，多早亡者，其妇皆能守节，师于母也，凡五人焉，系录于后。徐氏，同邑人，季父暄妻。二十而寡，今年七十三。杨氏，从弟锦妻，同邑人。十九而寡，今年五十六。徐氏，弟钲妻。二十九而寡，今年五十五。阚氏，锦弟镃妇，乡人。二十七而

寡，今年五十四。严氏，从侄槃继室。吴邑人。二十五寡，今年五十二。

从父偿债

正统四年秋，从父廷礼初至南京，顺天府庠生陆通原泰慕其风，因殷有伦者托交，聚首不及三四度。原泰家贫，甚落魄，往贷镇守襄城伯李隆白金五十两为用，其券乃诡书从父之名。至冬，原泰作书，令仆引李家人至，坐索此银。从父启封，绝无一言，虽弟侄亦不使知，惟以本房首饰熔银如数，偿之而去。后周文襄公闻京师人言此，遂以君子称之，且作诗以表之。

都文信代死

都为郡名族，至文信，在襁褓即孤。母唐氏，省元之孙。当元季荒乱，保育甚艰辛，卒底成立。文信为人，敦行古道，读书能文，尤善楷法。里人徐佑之豪杰好礼，爱其贤，遂赘为婿。文信小心谨慎，事之若父，徐甚乐之。洪武戊寅，高帝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为哉！”徐将治装，文信冒其名，潜一日先行。抵京，下刑部狱，病笃，出狱即死，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亡，终身不畜婢妾，竟以无嗣而卒。文信两子震、巽，共买地葬之，岁时致祭，子孙不绝焉。

吴汝辉舍银

杭州戒坛焚毁，朝命浙江布、按两司重建。所费甚广，因召湖州吴汝辉、嘉兴曹艮等数人劝募。汝辉入见，请问几何。方伯曰：“度得

银万两，则可。”汝辉曰：“愿一力当之。”宪长杨继宗曰：“何易若此？得无诳耶？”汝辉曰：“民有一子，不肖，虽有所积，死后必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胜事？”时两司官皆在，闻之称叹。既，汝辉以十木匣装银千锭，诣献于司。宪长时设席于后堂，邀诸同僚共宴，复以彩帐亲送之归，汝辉可为达矣。

余家方响

余家相传白玉十二片，长可七寸，阔可三寸，厚七分有奇，其制若圭而圆其首。首下有二窍，可贯一丁。旁刻五音之属，乃古篆文。填以朱砂，刻深而底平。余幼时常悬而击之为戏，其声泠然而清。先兄坦斋谓曰：“此方响也。”后被焚，亡于瓦砾中矣。今考方响，以铜为之，此或古之编磬而异其制。因记以问博古者。

江阴奇事

江阴有焦某，为太祖旧人。屡召不赴，将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鸡酒，由御道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禄治具，共饮甚欢。出金、银、角三带，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户。数日，径出高桥门，挂冠带于桑间而归。正统初，有刘士宗者，颇读书，语言斩绝。常守莫愚贪酷，士宗抱不平，奏其不法数十事。上命大臣置辩于午门外，两人不伏。大宗伯胡公濙以乡人稍劝解，士宗即大诟曰：“汝欲愚庇其家，而坏朝廷法耶？”历数其过，声振禁闼。诸臣以莫能为吏，而士宗言有理，奏两释之。故江阴有“焦千户直行天子道，刘士宗大闹六科廊”之语，以为奇事。

林一鹗昼梦

林一鹗为江西方伯，尝中元日昼寝，梦享一妇人之祭。既醒，所享之物若在齿颊，屋宇街坊，宛然在目。因命一健卒指其所向，往物色之。果于坊中得一老妇，年七十余，祭其故夫，所焚纸钱灰尚未冷。问其祭物与其夫死之年、月、日、时，复于林。与梦合，而其死乃林之生日也。林大惊异，知为此妇之夫后身也，亦稍以物给养之焉。

李公子

金陵李庄，字敬中，本怀庆武陟人。其父坚以功臣子尚太祖女大名大长公主，为驸马。洪武三十五年，拜奕成侯。北征，没于王事。敬中年方期（一作七岁），得袭父爵。太宗朝，公主惧祸，纳其诰券。敬中年已长，犹未学。有劝之者，因往从草窗刘先生游。敬中为人襟怀洒落，刻意词翰，有所作，人争传之，京师称为佳公子。平生雅好铅汞，所费累万金，竟无所成。人疑其假，此以避祸耳。其老也，发亦不白，齿亦不摇，步履如飞。年七十九岁，如四五十人，无疾而化。其亦有所遇也。

妓女张氏

兖府李天祥，随兄天祺序班居京师，与草场院妓女张氏狎，情好甚笃。女誓不见客，父母数强之，坚拒不纳。既久，天祥染瘵疾，不能复往。危殆中，思得张一接。其母与妻欲顺适其意，因呼张来，遂留侍汤药。及两月，天祥屡死复苏，意恋张也。一日，张抱其首，死去逾时，又瞠目回顾。张谓曰："君行，妾随矣。"因佯告（张）［李］妻曰："我稍倦，欲求歇息，姊可少代。"起即整束衣裾，潜至床后自系。妻怪其久不出，往觅之，气已绝。举家惊扰。天祥闻之，亦长往矣。庚戌九月十七日，余闻刘宗序谈天祥事，而失女之姓。屡欲记之，复

止。后十日，夜忽梦一妇，靓妆素服，揖余而前，若有所诉。问为谁氏，答曰：“妾草场院张氏也。”言讫而去。既觉，因悟宗序所失者，即此姓也。遂以张实之，而书其大概如此。

周伯川不谢饮食

（陈墓）［吾卿］周伯川，为人颇有风致，中年弃室，为道士。每至人家，辄痛饮。少吝，即被需索。犹善谐谑，醉则飘然而去，略不顾谢。或讶之，则大声曰：“吾所饮食者，乃天地间物耳。于汝何与焉？”年八十，反初服以终。

卷第八

张汝弼

张中书汝弼，与刘阁老结交最厚。张出守南安。甲辰岁，朝觐事毕，往谒刘。刺入，刘久不出迓，张大不堪。因作一诗，投门者径去。一联云："始知东阁先生贵，不放南安太守参。"刘阅之大惭，急令人遍索，张已入潞河之舟矣。

汤胤绩献书

英宗在南内，音问久不通。指挥汤胤绩两献书，皆托乡人许内使以进，不知其所言何事。英宗复辟，问徐有贞曰："汤胤绩乃信国公孙，朕欲用之，何如？"有贞奏曰："与臣素熟，真一酒风汉耳。"遂止。

李贤入阁

天顺改元之初，徐有贞方得君，上以阁下缺人，因问："岳正可用否？"有贞曰："臣性刚褊，正又过臣。恐不能共事。"又问："李贤何如？"有贞遂赞其贤。因得入阁。盖不虞上之连问也。后有贞之贬，贤反挤之，以其无诚心荐己耳。

邵宏誉失机

正统十三年，福建邓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誉，领兵杀贼，失机。监军金尚书濂为同年，邵私谒，求免死。方入，都统太监曹吉祥忽来，急索邵斩之。邵窜入后幕。时周先生鼎在幕中，视邵之貌，曰："公杀气定矣。"饮之以茶，匿于床下，曹不获而去。金谓邵曰："可少避三二日。"盖军中之令，凡违节制者，遇见即杀，稍缓则不问矣。后邵见曹，不能避，其头已断矣。人之死生，亦有数也。周先生为言其详，记之以见军中一时之制。

郡学佳气

成化壬辰岁二月初，郡学大成殿之东吻，青气一道上冲。徐先生有贞偶见之，谓郡守丘霁曰："此文明之象。"其年，吴元博宽果状元及第。

能不称官

太宗朝，沈度以能书为翰林学士，许鸣鹤以能文为中书舍人。朝中有语曰："学士不能文，中书不能字。"

吴中奇事

郡守丘霁虽罢归，常拳拳于苏。成化戊申，以书问陆孟昭曰："吴中近日有何奇事？"孟昭答曰："叶与中侍郎卒于公座，俞钦玉公子死于梨园，皆奇事也。"

陈祭酒寻母

陈鉴缉熙，其父为熊大理窜戍辽东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户。方窜时，缉熙尚幼，依坛官施道常为徒。读书刻苦，丙辰，进士及第，除翰林编修。欲见其母，求使高丽，使还，果迎其母与父丧同归，葬于故丘。可谓有志者矣。

杨少卿诗

大理少卿吴兴杨先生复，在京甚贫。家畜二豕，日命童子于后湖采萍藻为食。有法司家人偶与童子争，殴之。童泣诉，先生戏作诗曰：“太平门外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一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法司闻之，往谢。

捷对

昆山县一尉，体甚肥，一校官年甚少。尉戏校曰：“二三十岁小先生。”校随口曰：“四五百斤肥典史。”

迎海驿壁诗

正统十四年，朝廷有北虏之患，东南之郡，调发颇多。周文襄为巡抚，奏以缺官序用，凡门下之人皆得荐举。有越人邵昕者，诡谲多智，先为长洲县丞，忧制于家，遂起为昆山尹。故县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滥。县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书于迎海驿壁，曰：“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文襄见

之，略无怒色。邵亦不久而罢。

鬼骂人

表兄滕文用，锡山旧族，家业久坠，为人训蒙以糊口。每节假归，有鬼辍骂不已，其声如妇人。文用入户，声在外，文用出户，声在内，夜间尤甚。惟在他家则无闻。自丁未岁至今已三载，骂不绝，不可晓也。岂兄之祖父厌其不振，而致是欤？抑别有所祟欤？

黄廷臣

黄谏字廷臣，陕西兰县人。正统丙辰进士及第，为翰林编修，有应变之才。天顺元年，以尚宝少卿使安南。十一月，使回，经苏。刑部主事刘珏廷美为文章友，因假清真观之孤山亭，致酒相邀，并邀廷臣之乡先生邹文质，及吾乡沈启南与锜数人偕会。锜始识廷臣，貌伟气充，少儒者之风，所谈惟使事。以《出使录》一帙见示。终席，酒不及唇，只饮清茶数瓯，视其颈项间，系一黄绒绳，绳如黍管大，莫测其为何？私询文质，文质曰："彼有所惩也。"为石亨所挤，出为广州府通判。廷臣素多内宠，虽谪官，惟以数妾自随。不久，朝廷复职而用之，廷臣忽自疑，归至梅岭，缢于驿舍。群妾侍左右，皆不知也。系颈之兆，至是始验。抑廷臣预知，欲以魇胜，而终不免欤？

沈氏犬

相城沈恒吉，畜一金丝犬，长不过尺，甚驯。恒吉日宴客，犬必卧几下，主客皆以肉啖之，习以为常，凡三载。恒吉病瘘，犬即不食。数日，恒吉卒，殓于正寝，犬盘旋而号，竟夕方罢。停柩者期

年，犬日夜卧其侧。将葬，遂一触而毙。

陈家卣

伪主陈友谅之苗裔，散处于黄，皆朴鲁之人。有一家藏一卣，其制甚古。吾友吴元璧判府，以彩段一端易之。卣大可容斗粟，内外多土黄色，间有朱翠，错以金、银、铜之质。已化矣，文多丁字，真商物也。

卷第九

近年大风雨

乡人云，苗易长，为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于田，不数日，皆勃然而兴，黝然而黑。农皆相聚而忧。至八月之望，其日如火，其水如煮者一旬，风雨暴作，水复横流，苗皆缩而不实。明年大饥。弘治改元，以正月置闰，时令甚早。五月初，苗插遍矣，易长复如辛丑。祀田祖者，奔走不绝。十八日早，大风忽自东南来，须臾有拔山之势，大雨随之。不半日，水涌数尺，屋坏树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陷者太半。其验如此。岂物盛当杀，理之固然欤？

汤胤绩驿壁诗

汤胤绩为参将，守北边。一日，胡寇特至，领兵出战，战没。将数月，口外通州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至驿，驺从甚盛。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纸、笔、砚、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卒候其起，寂然无声。开户视之，无一人在内，但见壁间有诗曰："手提长剑斩渠魁，一箭那知中两腮。胡马践来头似粉，乌鸦啄处骨如柴。交游有义空挥泪，弟侄无情不举哀。血污游魂归不得，幽冥空筑望乡台。"胤绩素能诗，好怪，其为鬼亦如此。晋陵王希范为余言。

施槃应梦

洞庭施槃，字宗铭。己未殿试毕，夜梦一棺，己行其前，以手按之。后有百人随而号哭。明早传胪，遂得状元及第。时取进士止百名，其梦颇应。宗铭不及一载而卒。

周岐凤降笔

江阴周岐凤，为人警敏，佛老刑名，百工技艺，与吾儒之词翰，种种精晓。尝避难陕西巩昌江氏，数年归，不抵家。偶一夕归，其妻不纳，遂放荡苏、杭间，率多舟居。自奉丰洁，尤爱狎娼。人疑其能作黄金。然所为阴险，端人君子不与之交。琴州钱允晖尝有诗讥之曰："羡子多才浑未达，年来何处觅行踪。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莺花春对酒，河桥风雨夜推篷。机心尽逐东流水，惟有家山是梦中。"岐凤闻之为切齿。天顺中，客死京师。后于旧游之地，屡附鸾乩。因书一诗曰："长安万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炉香，清风来故人。"又曰："诵此诗，吾即降。"后人以香茗之供，诵诗数遍，则箕运如飞，所判虽不甚验，多似其平生之言也。

郑雍言

郑雍言，中书舍人，升河南佥宪。有相者见之，曰："公当近侍，不须作行计。"明日，有旨留直内阁，俾服豸衣，悬黄门牙牌，以便出入。与夏昶等八人久居禁近，称为八仙。雍言竟终于京宦。

程金带

宣庙深爱程南云之书，方为中书舍人，即赐腰金，人称“程金带”。仕至太常卿，兼经筵侍书，以卒。

夏昶际遇

夏昶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与中书廿余人在文渊阁写书，太宗见其字而爱之，谓诸人曰：“今后俱效此小中书写。”因以其名昧字之“日”旁，移置于永字之上。今人遂多从此体。

曾詹事

曾詹事棨，永乐元年状元及第。其答策约有万余言。太宗喜其才赡，命大书其策，以示远人。某殿成，宣棨作文。棨体素肥，又盛夏中，至则有汗如雨。上将视其草。忽厌其污秽，遂起。及进其文，上亦无佳赏。亦一时之不遇也。

陈嗣初绝句

陈嗣初初至京师，三杨先生皆欲阅其文稿。嗣初久不敢出，惟南杨先生为其馆主，因得遍观之。谓诸子曰：“陈先生好绝句。”盖言其余非所长也。

清真好客

昔有道人黄孤山，卖药于清真观，以给衣食。洪武、永乐中，道士吕秋水嗣其业，所得药资，辄以款客，不以来日之计，故有好客之

称。或坐客满堂，无一物供具，即谢客曰：“诸君少坐，吾行觅酒资。”遂坐药室中，呼曰：“祖师，客至矣。”须臾，买者纷纭，彀所用即起，客皆醉而去。其徒吕湛然犹有此风。其药即所谓遇仙方、化气丸，无疾不治。四方之人至苏者，皆买以归。

春闱失火

天顺庚辰，春闱火起。监场御史焦显因锁其门，不容出入，死者数十人。焦头烂额，折肢伤体者，不可胜计。不久，孔林亦灾。衍圣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谴。此亦文运之厄耶！

周中书冢树

中书舍人周惠畴之先陇，有一树俨如卓笔。此树方盛，则出中书一人。少衰，其人辄死。人谓之文笔树。自其祖用珍、父养浩，至惠畴，树凡三盛矣，皆为此官。今之畅茂，特过于昔，盖惠畴之兄亮采亦登进士，为行人云。

至诚感神

洞泾郁宗潮，为人朴直，人称之曰“郁土地”。其子遵，尝客襄阳之西。乡人周希谟适为竹山令，因以家书附之。抵家，未及致，忽被鼠衔去。宗潮以香纸祷于宅之神，方明视之，书在故处，人皆异其事。此虽一介市夫，以一念之诚，犹能感神也。

优语

南京癸卯科，颇有漏泄。方鹿鸣宴，有一老优负净猪一口而至，群优曰：“此猪何为？”老优曰：“要卖。”又问曰：“价几何？”曰：“要银四百一两。”众扑之。老优曰：“不须打，且听我分豁。猪的身重半百，时价一两。”因缩口不言。群优复击曰：“余将何卖？”老优忍疼，低说曰：“那四个蹄儿，要卖四百两。”遂哄而去。主司皆愕然。

脂麻通鉴

郡人有韦政者，貌大不检，人称之曰韦大夫。平生好讦，凡官吏之贪酷，豪强之侵渔，人所不能直者，被其讦，讦则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统间，累系狱，几死。后得脱，避祸余乡者久之。政素不读书，好大言。偶记君臣故事数则，往往对客谈之。谈毕，寂然无声，盖已罄矣。一日，从父玉涧翁酒间戏谓曰：“如君之所谈，《脂麻通鉴》耳。”盖吴人爱以脂麻点茶，鬻者必以纸裹而授。有一鬻家藏旧书数卷，旋摘为用。市人得其所授，积至数叶，视之，乃《通鉴》也。其人取以熟读，每对人，必谈及。或扣其蕴，则实告曰：“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故曰《脂麻通鉴》。

卷第十

石言

庚戌岁二月十五日，陕西庆阳府殒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击死人以万计，一城之人皆窜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骇听。奏止云“说长道短”而已。

以财得官

正统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上舍魏，两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职。其时，朝廷尚重名爵。徐谋于中官王振，魏恳于当道大臣，所费不赀。徐尤甚焉。后皆得为中书舍人。不久，徐以党人罪归，魏稍迁主事，京师称为金中书、银主事。

陈嗣初面君

陈嗣初，久著文名。大学士杨士奇素不识，荐于仁宗。遣使驿召。即至，士奇坐东朝房，候与相见。先教以面君之礼，继以方巾布袍，随使者见上于武英殿中。上曰：“当为侍从。”继奏曰：“臣下部疝气，难居禁近。”上又曰：“今下何处？”继又奏曰：“臣舍馆未定。”上因厌其语言无逊，动止迂疏，止除国子博士。博士最为冷官，诸生各

以经课求改。嗣初惟谙古文，不通经义，数为诸生诋笑，不堪，因往士奇诉曰：“先生举继，虽受之，实害之。继于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诉毕，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为翰林五经博士，稍进检讨以归。

李实出使

给事中李实，出使北虏，奉太上以归，自以为功，著《出使录》，甚鄙。景泰中，为老都御史。太上复位，首言“实在虏时，无君臣礼”。遂罪其官，追毁其录。此事惟太上知之。

纳粟指挥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县官。近年富儿入银得买指挥者，三品官也，县官岂能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驺呵属路，金紫煌赫，与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见之，敛避不暇。因询于人，始知其为纳银指挥。虎而翼之，无甚于此。

胡公见梦

毗陵胡忠安公濙，为太宗伯几三十年，兼有师傅之重。天顺七年五月，卧病于家，时几九十矣。太守龙晋，日往省候。一日，龙迎送颇倦，昼寝私室。忽见公红袍玉带，由中道而入，急起迓之，乃梦也。有顷，讣音至矣。龙往吊毕，即具奏朝廷。葬祭之礼极厚。公早年遍游名山，尝遇异人，故多寿考，兼享诸福。虽死，亦异于人。其见梦于龙，亦有所托也。

为法自弊

近例：官吏充军者，止及本身。牟俸为外台时具奏：必欲勾捕使人惊惧。朝廷从之。成化十三年，俸巡抚南畿，获重罪，谪戍五开卫以死。其子泣诉于兵曹丐免。佥曹主曰："此尊翁所奏例也。"其子语塞。

徐奏离间

太上居延安宫，景皇帝久不朝。给事中吴江徐请独见，遂进离间之谋。景皇帝恶其言，谪为远卫知事。太上复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黄翰报怨

松江黄翰恶极，乡里耻言其名。宣德间，熊概擅抄札人，苏、松良善，多受其害。及翰佥事江西，将行，索熊亲故姓名，将有庇。熊尽书与之。至则凡所书者皆致以重谴，此亦报怨之术也。

王振

太监王振，山西大同人。英宗登极，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言无不从。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数年间，政治清明，为本朝之极盛。振每承命，至文渊阁，三公与之言，振必立受。自太母上仙，杨荣继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坚卧不出，惟溥一人当事，亦年老势孤，

继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内阁之柄，悉为振所攘，生杀与夺，尽在其手。遂杀谏官刘球，去大臣之不辅己者，举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给事中蒋性中至一处，有门南向，甚宏丽。蒋自东横行诣门，遥见都御史陈镒、王文跪门外，俯首向北。性中以为上在，步稍缓。微闻二人连诺而起，急趋而东。蒋遇而问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监也。”蒋既见，乃是索辽东地图。言毕，蒋遽出。图乃太宗朝所画，久藏兵科，后来图籍，厝压其上甚多，寻之数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后有曰李御史者，因见振不跪，坐事，送锦衣卫狱，捶楚几死，发极边充军。振之作威如此。己巳七月，振又逼上亲征沙漠，八月十六日抵大同城下，欲上幸其第，仓卒为虏寇所遮。报至，科道之臣方举劾振之章，遂正其辜，复榜示天下云。

冯益倾危

冯益字损之，慈溪人，阴险有谋，诗文笔札，皆出人上。善谈兵，多游公卿间。先为学职，以罪谪戍口北。昌平侯杨洪喜其能，假军功擢为百户。子俊继为。后又进为千户。侯方为忠国石公陷死，遂出入石门下。石因用为京卫指挥。石败，自投都督曹钦，图议甚密。不久，钦谋反被擒，因捕益等同谋者。法官怜益才，欲出之。时钦已死，惟妻贺氏为证。益故为自异，见贺加丑诋。贺不堪，曰：“冯先生不须多言。昔先生与钦坐中堂，钦问曰：‘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节之后，终成大事。’钦大喜，命妾佐酒。言犹在耳，今何讳之深也？”益遂无语，并贺并致极典。

妖人王臣

妖人王臣，自幼为南京公侯府家人，数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以取人财，所得辄尽。累为主人恶刑所加，两足皆不能良行。

成化初，衒术于江阴，诸大家皆不纳，独周惟瞻稍待之。见其一箧中有二木人，长尺余，能自相抵触，坐作进退，听其指挥。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顷，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经其目者，必能暗取，否则不能。其术盖与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杀几人也！后往北京，遽攀援，得见上。岁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采药于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二人者从以无赖二十余辈，专以攫取财物。所历三司、郡、县，官受其辱，民受其扰，几致激变。惟江阴诸大家，以旧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苏，命工熔银为元宝，累二千余锭。凡江南之书画器玩，道释像典之精绝者，检括逮尽。二人者本无所识，所在奉承之人，反以教之去取也。复以妖书数十本，命府学诸生手抄，屡云不中，实欲得贿。诸生无所出，因致罚于校官。时在胥门诸生王颐辈数十人，不胜忿恚，大肆丑诋。适有樵担至，遂各取一木，拥至其前，将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驿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殴而散。自此气焰少息，苏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诸生抗命，监司府官救过之不暇，且为诸生甚危。惟巡抚大司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命遣逻卒往捕。时大暑，卒裸其体，遍以狗血涂之，复囊以狗皮，以破其术。至锦衣狱中，三日，斩于市。函其首，历示所害之地方，万姓称快，称快！

昇日南

吴僧昇日南，善画水仙，兼善音律。永乐中，至南京供佛曲，犬马鱼鳖之肉，无弗食，俳优妓女之家，无弗游，长发为浪子者数年。后复剃而归，惟以水仙赠诸大家，资其日用。一日，忽至余家，乃腊月八日，举家茹素，日南痛索酒肉不已。因与饮食之而去，时年八十余矣。去忽染风疾，久不死，秽污不可见。其徒镉于一室，以饭为团，自穴中抛与，必用手和粪而食。披发数寸，俨若一兽，终饿而死。信果报也。

杀三御史

福建贼邓茂七窃发，凡三司官亲临者皆得贷死，惟前后巡按御史柳华、柴文显、汪澄三人俱被极刑。盖因王振当权，所恶者御史之官，故尽杀之，斯岂法之正乎！

熊概滥冤

长洲顾蒙、张玉被人诬于巡抚熊概。概不能审，即往籍其家。各有农具一屋，而冤号之声，人不可闻。太监刘宁曰："此阴骘，不在我也。"蒙与玉皆入极典，子孙尽戍远方。后熊在京病剧，见二人立于前，屡叱不退，遂死。

孙霖冤狱

南京刑部员外郎孙霖，熟于刑名。有二人同殴一人致死。死实由甲，乙惟解劝。同逮至部，甲家富，令所亲求于孙，因以酷刑逼乙认其罪，而脱甲。乙终被决。临刑，冤号不已。次日，孙赴部，见乙立于马前，叱之不退。回即吐血，七日而死。

沈协杀人

甫里沈协，以三考除福州知事，专任捕盗。利平人之财，辄杀而取之。既归，买田筑室。方完，一日，见死者数十人，罗立于前。谓其妻曰："此辈自远而来，我难推托矣。"妻为之祭告，不退。协日夜与鬼语，如对生人。数日，疽发背而死。

遗文

松江董用和

松江将董用和在京师时，其寓舍与于侍郎谦相对。用和生子，亲友致贺礼，定日会客。先已发书，至日，宰牲、陈设已毕，忽闻于公丧母，举哀于家。用和曰："于公有丧，而吾家燕客，非人情也。"遂辍饮，且令人通告诸客，请易他日。人甚异焉。用和一日与同官叶盛退朝，并辔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缓，叶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马？"曰："子以热乎？"叶曰："然。"用和曰："子热，马独不热耶？"终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甫里周国宾

甫里周国宾，有学之士也。跛一足，因自号跛樵。永乐初，江阴大家张氏，延主其塾，奉之甚厚。每出入，恒以肩舆随之，虽入厮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门下人侍饭。遽抗主席，国宾怒，叱之去。明日，束书以归。后主人邀请，而卒不往。前辈风度之高如此。

张允怀遇盗

金陵张允怀，以画梅游苏、杭间。其为人好修饰，虽行装，必器

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风静，舣舟金山之足，出酒器独酌。将醉，吹洞箫自娱。为盗者所窥，夜深，盗杀允怀于江，取其酒器以去。视之，则皆铜而涂金者也。此亦可为虚夸者之戒。

木城李某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刁讦，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颇饶裕，有子，登景泰二年进士。立进士坊，阴阳家以为动七杀之地，其家连死五人。不三月，子讣音至，李老自往迎丧。乡人暗祝之曰："此去当一担而回。"李老至临清，亦感疾死。其仆度不能致两丧，遂火化之，函骨以归。果符乡人之言。天之报施，固不爽哉！

章孟端诸子

常熟章孟端，为御史时，多所弹劾。正统初，权贵忌之，罢归。京师士大夫以宋人赠唐子方"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韵作诗送之。送者皆被远谪。不数年，孟端诸子连中进士，为京官，同处一邸。书春题于壁，曰："四壁金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回。"人多美之。

张淮诗才敏捷

郡人张淮，字豫源，工于诗，才甚敏捷。春日赏牡丹于富家，为人所激，席间一韵作诗百首，人多传之。有蜀人徐山甫者，以诗自夸，寓郡之宝积寺，坐必据中席。每呼高、杨诸公之名，而贬其作。吴中诗人为之不平，因呼豫源偕往。豫源素不修饰，以微服居末坐，若无能者。客曰："愿先生赐教。"徐即诵数篇，皆平时得意之作。豫

源默和其韵。徐乃诵毕，豫源和诗以示。徐见其太速，诗文出己上，大有赧色，夜半遁去。豫源家贫，嗜酒，年三十五，客死顾山周氏。稿多散落不存。

嘉兴叶某

嘉兴叶某，尝为府掾，后仕至通政、参议。宣德中，与大理寺少卿熊概巡抚东南。一日，同至嘉兴公馆。概痛笞郡吏，犹辱骂不已。叶从容谓郡吏曰："诸兄当勉。某在此吃了多少打骂，今日至是。"概大赧。

刘廷美《钟馗诗》

刘廷美为刑部主事时，居京师，与徐武公、刘原博诸公为诗友。每相过谈论，或至达旦。尝岁除，廷美官舍无聊，原博邀之守岁。因廷美挟所藏钟馗画像求题，原博遂援笔大书一诗于上。明旦持归，悬之中堂。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惟置白纸簿并笔砚于几上。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是日朝罢，刘定之、黄廷臣两学士首至，见此诗，各摘簿一叶，录之以去。朝士继至者，皆摘录之。顷间，簿已尽矣。廷美晚回，索阅贺客以图往报。家人告其故。明日，复置簿，亦如之。中书舍人金本戏谓廷美曰："此钟馗，乃耗纸鬼也。"一时京师传为奇事。原博诗曰："长空糊云夜风起，不忿成群跳狂鬼。倒提二尺黄河冰，血洒黄花舞秋水。飞萤负火明月羞，栎窠影黑啼鸺鹠。蓝袍乌帽逞行事，磔胸刳肠天亦愁。中有巨妖诛未得，盍驾飚风驱霹雳。如何袖手便忘机，回首东方又生白！"

周氏兄弟同科

永乐甲申科，庐陵周孟简与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简之前，太宗曰：“弟不可先兄。”乃置述于后，此即昔二宋故事也。以上九则，出《纪录汇编》。

陆氏被祸

江阴新塘陆氏，家甚富豪，物在三十里外，不用守者。有识者见之，曰：“陆氏祸将至矣。”其宾赵继川尝作诗讽之。陆不能省。未几，熊概籍其家，见赵诗，曰：“女早依此言，何有今日？”尽没入其财产，陆氏全家赴京，无一人免者。尝有过客题其故居，曰：“命穷禄尽两堪伤，粟帛何曾济死亡？远道归魂游废宅，清宵明月照空堂。紫丝帐缀人何在？金谷园荒早自长！惟有几家穷百姓，依然茅屋绕新塘。”此则出《金声玉振集》。

都公谈纂

[明]都　穆　撰
[明]陆　采　编次
李剑雄　校点

校点说明

《都公谈纂》又名《谈纂》，二卷，明都穆撰。

都穆字元敬，明南直隶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天顺三年（1459）生。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历官工部主事、礼部主客司郎中、太仆寺少卿，致仕归。好读书，至老不倦。

穆勤于著述，所著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南濠文略》、《听雨记谈》、《铁网珊瑚》、《寓意编》等二十余种。《谈纂》为都穆之随笔札记，记录元明间人物史事、文化逸闻，其中颇有足资研治文史参考者。如卷下记“吴优”条云：

> 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门达锦衣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命解缚，面令演之。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可具见有明中叶苏州地区南戏演员的演出活动与习尚。书中也间杂神仙怪异之记述，则为明代文士之习气，在读者善自抉择之可也。

《谈纂》旧题“门人陆采编次”。采为都穆学生与女婿，号天池山人。著有《王仙客无双传奇》、《南西厢记》等书，采于编辑此书时，亦时有附记，书中标云“采曰”者即是。

此书初以抄本流传，日久，鲁鱼亥豕生焉。清乾隆间，经蒋春雨

校订，刊入金忠淳辑之《砚云丛书》甲编中。光绪中叶，复为《申报馆丛书》所收。后又有《丛书集成初编》印本，都据《砚云》甲编本刊印。南京图书馆则库存旧抄本一部，题汪孟鱼旧藏，行间多有校订。本次校点，即以此旧抄本为底本，参校诸本，择善而从。其讹误者，识者正之。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下
《砚云》甲编本跋　金忠淳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元太祖尊礼丘长春，屡试其术。一日，长春入朝，语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赐鸩酒一杯，长春饮之，无难色。亟归，浸坎中，得生，顶发尽秃。明日，又谓弟子索丝绳以入。太祖赐玉冠，长春出丝绳系之而谢。太祖神其术，礼之愈隆。后欲妻以公主，坚不可辞，遂自腐以告绝。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师谓之阉九，为会甚盛。

张氏被围时，松江人有以其乡兵来援者，蔓延嘉定。知州张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来。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则狂童也！今姑苏亡在旦暮，尚谁援哉？"众怒，舁之以往。孟循复以是叱其为首者。越二日，师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谒其主帅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愿以某余生赎数万人命。"帅然之。孟循乃得还嘉定，缚为松江之徒者数辈，而为檄以告州人，州得无虞云。

陈惟允，伟貌，有文才。为伪吴左丞饶介上客。尝乘马过乐桥，王止仲拱立其傍，惟允不下，但举策揖曰："王行，可来我家观画。"止仲敬诺如命。后其子嗣初从止仲游，止仲题其画，称惟允为"先友"。刘解元政，惟允婿也，以笔涂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马尘不及，何'先友'为？"此画尚存，上有磨擦处。

杨廉夫、倪元镇，一日会饮于友人家。时席有歌妓，廉夫兴发，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病，见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变。饮席遂散。后二公竟不复面。

倪元镇性好洁，不能容物。尝寓其姻邹氏。邹氏塾师陈子章有

婿，曰金宣伯，一日来访邹翁。元镇闻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见其言貌麄率，大怒，掌其颊。宣伯不胜愧愤，不见主人而去。邹翁出，颇怪之。元镇曰："宣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吾已斥之矣。"元镇素好饮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杂果成膏，切置茶内，名清泉白石。有赵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镇清致，访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连啖果膏。元镇艴然曰："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行恕归，自是绝交。

张士诚弟士信，闻元镇善画，使人持绢兼侑以币，求其笔。元镇怒曰："倪元镇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其绢，而却其币。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渔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有异人。"及傍舟近之，乃元镇也。士信见之，大怒，欲手刃之。诸文士力为劝解，然犹鞭元镇。元镇竟不吐一语。以是得释。后有人问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语不发，何也？"元镇曰："一说便俗。"

滕某者，宋学士元发之后，家于无锡。元季，杨铁厓维桢将访倪云林，天晚，泊舟其门。滕富而礼贤，知为铁厓，请至其家。铁厓曰："有紫蟹醇醪则可。"主人曰："有。"铁厓入门，滕设盛馔，出一妓侑觞，且命妓索诗。铁厓援笔成诗，曰："飒飒西风秋渐老，郭索肥时香晚稻。两螯盛贮白琼瑶，半壳微含红玛瑙。忆昔当年苏子瞻，咬脐咄咄论团尖。我今大嚼不知数，况有醇醪似蜜甜。"

倪瓒所居，有清[网]阁、云林堂。其清[网]阁尤胜，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书、名画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尝有外国人进贡元君，道经无锡，闻瓒名，欲见之，以沉香百斤为贽。瓒令人诒云："适往惠山饮泉。"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倾慕不得一见，徘回其家。瓒乃令人开云林堂，使登焉。堂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樽罍。夷人方惊顾间，谓其家人曰："闻有清[网]阁者，能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阁再拜，而去。

杨廉夫好大言，尝自题其所撰责赵普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见忌。"一僧诗有佳句，便题云："宛然铁门家法。"又跋宋克书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温书之。"大抵多类是。

倪元镇既散其田，而税未及推。入国朝，催科者坌集。元镇逃去，潜于芦中，爇龙涎香。被执，囚于郡狱。每馈食，狱子传以入，元镇必戒以举案过颡。狱子不省，以问知者。曰："彼好洁，恐汝唾沫及饭耳。"狱卒怒，锁之溺器上。众为祈免。（谓）今人云为太祖投之（侧）厕中，讹也。

四明陈子柽，在胜国时，尝作《通鉴续编》。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旧编书"匡胤奉周主为郑王"，今易"奉"为"废"。雷忽震其几。子柽厉声曰："老天便打折陈柽之臂，亦不换矣。"后三日，子柽因昼寝，梦至一所，类王者居。有人入报："陈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黄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朕于篡邪？"子柽心知其为宋祖，对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贵直笔，不可易也。"遂惊寤。后为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将之任。道间忽染中风，四肢不举。延吾乡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适金华朱彦修先在。二公素相闻，而不相识，见之甚欢。乃共脉平章。彦修曰："疾已殆，不可药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针法。"彦修曰："君之针，第可运其二肢，无益也。"左右强可久针。针入，如彦修言。彦修问平章归家道涂远近，以指计之。谓左右曰："即回，尚可抵家。稍迟，无及矣。"平章遂还，及门而卒。

嘉兴吴仲圭家甚富，与盛懋子昭居密迩，当时乡人多爱子昭之画。仲圭每见人持纸绢过门，必谓之曰："吾画能卖钱，汝曷不求我？"往往与之作一纸半幅。俟其去，潜使人以重价购之。由是其画涌贵，求者塞门。子昭不能逮也。

诚意伯刘基，元末在燕京时，书肆有《天文书》一部，久无售者。基至，手其书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观，则已能成诵矣。翁大惊，乃以书授之，且为语其奥。基归，复往，则翁已闭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凯，字景文，洪武间为监察御史。时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诛之。懿文皇太子日夜号泣，上不能决。一日临朝，召问诸御史，凯对曰："陛下欲诛之者，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上怒，以为持两端，命系之狱。尝使人往视曾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上因引对，谕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间，使他事则不可也。"遂赦其罪。凯惧，因佯狂，不朝见。上问："袁凯如何不见？"众以凯疾对。上曰："吾闻风颠者，不识痛痒。"因舁之来，以木钻钻之，凯殊无痛苦。上曰："阖茸不才，放回原籍。"归而其狂如故。上闻，遣使谕曰："上常思念先生，使先生为一郡教授，卿饮酒，位大宾，何如？"凯方负铁链，讴小辞，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谑，洪武中，雷击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词，末云："电光明灭处，争不把众人嫌的先下手？"或讦其指斥，祈之而免。后佯狂家居，故人朱庆馀乘长耳过其门，景文趋而揖之，曰："朱庆馀驴。"朱应声曰："此畜生非驴，乃獬廌截去角尔。"

国初，宋学士景濂精于释。释宗泐季潭精于儒。太祖每称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国初，林膳部子羽作《义象行》，曰："有象有象来天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诱之既渡献天子，拜跪不与众象俱。象奴劝之拜，怒鼻触象奴。赐酒不肯饮，哺之亦不饷。屹然十日受饥渴，俯首垂泪愤且吁。天子命杀之，众官束手莫敢屠。侍卫传宣呼壮士，被甲各执丈二殳。象战久不克，兵捷象乃殂。忆昔君王每巡幸，象当法驾行天衢。珊瑚错落明月珠，被服美锦红氍毹。紫泥函封载玉玺，万乐争拥群龙趋。玉玺归沙漠，龙亦归鼎湖。所以老象心，南来誓死骨为枯。嗟尔

食禄人，空负七尺躯！高高白玉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轩冕今泥涂，嗟尔食禄人，不若饭豆刍。象何洁，尔何污？天子垂衣万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诛。呜呼，象兮古所无！呜呼，象兮古所无！”

杨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见，太祖曰：“卿在前元时何官？”对曰：“左榜进士。”太祖曰：“卿张氏时亦尝仕乎？”对曰：“非其君不仕。”时廉夫服新制巾，太祖问：“卿所服何巾？”对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悦，召中书省臣，依此制，使天下尽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赋钟山诗，廉夫援笔立就，曰：“钟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经御笔题。云护金陵龙虎壮，月明珠树凤凰栖。气吞江海三山小，势压乾坤五岳低。愿效华封陈敬祝，万年圣寿与天齐。”太祖曰：“此诗直一千贯。今日庶事方殷，姑赐五百贯。”又曰：“宋濂在内阁，与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观之。”廉夫辞谢，入阁。人有以宋公所为文者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气卑弱，辞语散漫，何得谓文？”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诚有如是者。”后廉夫辞归，不久，以疾卒。宋公铭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岳云。

蹇忠定公，初名瑢，洪武乙丑登第，擢中书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闻内艰，陛辞，以其祖尝冒李姓，父籍犹未易，因请于上。上恻然悯之，为复其姓，御笔丹书一“义”字赐之，以易瑢名。仍赐楮币五十缗，俾乘传而归。公之荣遇，可为至矣。

松江人孙道明者，家业屠猪，为夏万户家佃户。道明每日坐肆中，手执一编以读。一日，万户坐舆经其门，怪而问之，知其为家佃户子也。遂挈之以归，所储书恣其披阅。道明一生写书密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写积至数千百本。洪武间，其人犹在。死后，书散落人间，每本后皆有道明题识。

张潞公仲举，没于至正末。无子，一女嫁民间，洪武中，其人充陕西军，携女自随。潞公妻吴夫人尚在，年已八十，瞽双目，无人供养，寄食北平军营中。病甚，军卒恶之，移置风檐之下，遂死，然无

棺以敛。时僧道衍居北平，素与潞公友善。或告之，衍匍匐往视，其敝箧中有诗一纸，乃潞公笔。衍曰："此真吴夫人也。"为买棺葬之。衍有《和潞公诗》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为泰安州知州。泰安厅事后有楼三间，正对泰山。叔明画泰山之胜，张绢素于壁。每兴至，辄一举笔。凡三年而画成，傅色多了。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与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会，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画为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试之？"乃以笔涂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粉落绢上，俨如飞舞之势。皆相顾以为神奇。叔明就题其上，曰《岱宗密雪图》。自夸以为无一俗笔。后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辍以赠。陈氏宝此图百年，非赏鉴家不出。松江张学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闻陈氏蓄是图，往观之，卧其下两日不去，以为斯世不复有是笔也。徐武功尤爱之，尝谓客曰："余昔亲登泰山，是以知斯图之妙。诸君未尝登，其妙处不尽知也。"后以三十千归嘉兴姚御史公绶。未几，姚氏火作，此画亦付煨烬，惜哉！

朱善字备万，丰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荐至京，制作称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属赴京就禄，值夫人病，数月不至。上怒，谪居辽阳。不久，放归乡里。买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闻老翁哭声甚哀，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偿公帑，翁以无依，故悲。公闻，恻然悯之，以券还翁，而不索其值。后复起为文渊阁大学士。

陈郊，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贤书；进士第，传胪日，私语同列曰："吾观乾象，今岁状元必不利。"及唱名，郊为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诛考官刘三吾等，郊亦连坐。五月二十日再试，亲擢韩克忠为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国初，四明人王桓与二（儒）〔老〕者同赴召，见太祖于便殿。上问二（儒）〔老〕者："卿事何业？"一对曰："臣业农。"上曰："卿

为农，亦知禾麦之节有不同乎？”对曰：“知之。禾三节而麦四节，是不同也。”上曰：“禾麦类耳，节之不同，何也？”对曰：“禾播种于春，至秋而获，凡历三时，故三节。麦则历四时始成，故四节。”上曰：“是能知稼穑之艰难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对曰：“臣业医。”上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莲花则蜜苦，猴食果多则胆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次问及桓。桓对曰：“臣所业训蒙。”上曰：“卿亦有好恶乎？”对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为国子助教。”

郑尚书旸，浦江义门人。太祖尝一日问尚书曰：“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书叩首曰：“但不听妇人言耳。”上深然之。后此言闻于掖庭，尚书惧。永乐初，其家遂析。

国初，修元史者前后凡三十二人，皆极天下之选，而出吴者五人，高启季迪、傅著则朗、王彝常宗、谢徽元懿、杜寅彦正，而陈基、高逊志皆常寓吴。考礼者十人，杨基孟载、郑元长卿、钱达伯行皆吴人，而张伸、余尧、姜渐亦皆寓吴，此可见吾吴文物之盛也。

无锡钱仲益允升，号锦树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乡试，为杭州路录事。国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为己用，取入京，钉其右手于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资甚高，书过目，即背诵如流。洪武末，起为本县训导。后以御史荐，入为太常博士，与修《高帝实录》。升翰林修撰。卒于汉府长史。后汉府谋叛，事败，章帝阅其启，大加叹赏。其家得免于难。

吾苏《易经》，永乐后始盛，实顾顺中巽倡之。顺中《易》学盖来自嘉兴。有鲍恂仲孚者，精于《易》。国初，征至京师。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举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愿皆充军以报陛下。”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跣送子上京。后仲孚卒老死牖下。顺中《易》学，仲孚之再传也。

铁冠道人张景华者，精天文、地理之术。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以道人从。友谅中流矢死，两军莫之知。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矣。”使上作文，遥望祭之。陈军夺气，战遂败。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尝结庐钟山下。梁国公蓝玉一日乘间访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戏之曰：“脚穿芒屩迎人，足下无履。”时玉以椰子瓢饮，道人答云：“手执椰杯劝酒，尊前不钟。”盖密寓讥讽之意。玉武臣，勿悟，相与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祸，而道人之言始验。道人一日无故投大中桥水而死。后潼关守臣奏：“有铁冠道人者，以某日过关。”计之，即投水之日也。盖异人云。

杭州冷谦字启（一作起）敬，善幻术。居尝锻泥作钉，卖以供食，人莫测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乐，或有以谦精音律为言者，尝召至京，授太常协律郎。未几，即谢事归。其在京时，乡人有为吏者，知谦之多术也，告以贫故。谦以手画其壁作房舍之状，谓之曰：“必坚以首触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祸恐难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触，金帛财物，随手可得。一日，呼其仆偕入，意在多取。仆偶遗路引其中。未几，内库失物中，检得是纸，姓名具在。捕其人鞫之，对曰：“昨吾主携入，失此引耳。”复逮吏至，则曰：“此冷谦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谦。谦将至龙湾，恳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杯，与诸君酌别。何如？”众颇怜之，稍宽其缚。酒将尽，谦视酒瓮，因跃入瓮中。众惊惶无措。不得已，持瓮入见。上曰：“谦，汝第出，吾贳汝死。”谦曰：“陛下欲杀臣，臣决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瓮，每持其一，呼谦即应。或云：谦被逮时，剪纸鹤骑去，瓮中言者，乃刘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人有张姓者，多异术。以其乡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学以授之。乡人因呼为“金箔张”。一日，经河南济源，其神素称灵异，货帛财物有假贷者，随出水面。张见之，曰：“是不难，殆伏机耳。”归即凿池，仿其制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玩以为戏。尝有道人踵门，张引之观池。道人曰：“吾亦有小术，特请君试之。”翼日，

天未明，张见空中二童子乘龙，复控一龙下其家，请张升龙。龙不服，二童鞭之，张乃得上。须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间，道人坐其中。张入，作礼。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当移家同住耳。"张留月余，颇得道人底蕴。一日，偶出散步，回视惟空山而已。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张由是其术愈神。高皇帝闻其名，召至京师，曰："闻卿多术，愿一观焉。"张出袖中小铜瓶，以汤沃之，瓶口出五色云。少焉，充满殿庭。上大悦，欲尽其术。张以莲心投金水河，倾刻花叶满池。张曰："臣颇解吴歌。"乃剪纸作舟，吹堕水中。张与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飞，倏忽不见。上叹异久之。

高皇帝征陈友谅，舟次九江。有周颠仙者，伏谒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风颠之状，一语不发。上曰："汝何为者？"对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陈友谅何如？"曰："中涂覆舟。"上怒，令推堕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与同载。至中途，舟果覆，上惊，得免。陈氏既平，上至南京，置颠仙于灵谷寺。颠仙日与住持僧聒恼。僧衔之，一日，以闻。上命以缸覆颠仙，焚之。一昼夜，启缸如故。复命焚三昼夜，缸内结如蚕茧之状，颠仙但颡有微汗。僧覆奏，上怪之。然颠仙自是不说，终日不食。僧亦不与。凡阅月，上知之，命仍饿十日，而颜色自若。上始大惊，亲幸寺中见之。既而颠仙求归庐山，许之。临行，上问："世间何事最乐？"曰："吃饭去便最乐。"颠仙归，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颠仙已预知，密令庐山赤脚僧献药阙下，并侑一诗。适是日至，上见药，乃一小石。问其僧，曰："清凉石。"心颇疑之。见诗，乃颠仙手迹，用水磨之，异香袭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随通。上感其意，令人随僧入山求之，杳不可得。人还，乃亲撰碑文，命詹孟举书立于庐山之上。

陈友谅据江西日，天兵临之。南昌太守势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冲，友谅闻之，且惊且怒，自引兵，欲杀太守而屠其城。天将晓，见一神人，道士冠服，长数丈，坐城上，而濯足于水。一草履遗友谅舡上，长五尺。友谅惧，兵不敢进，城遂以全。神人盖许真君

云。

李凤鸣字时可，家马驮沙上。高皇帝起兵，自瓜步渡江，道出马驮沙，时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数百头犒师，上亲幸其家。及上旋师，手诏借米二万斛。时可奉命惟谨，无几何，时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资浮海而去。或传其子孙在琉球云。然时可读书，工文词，以家资埒封，颇事侈靡。杨廉夫闻其名，尝往访之，时可出迎数里。廉夫饭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抵其家，觉无甚异。时可有园，樱桃八株，树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玛瑙，玉器称是。每客一美姬侍，共摘樱桃荐酒，名樱桃宴。廉夫大悦。时可家复有荷花宴，每花时，设几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置金鲫鱼其下，上列器皆官窑。间出歌妓，为霓裳羽衣之舞，一时豪丽，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师有刘指挥者，以疾卒。妻击鼓自陈无子，欲朝廷给养。太祖问曰："汝夫死时，年若干？"对曰："年五十。"又问曰："汝夫以百战得一官，将以富贵遗后嗣耳，而不畜妾，岂非以汝之悍耶？本欲斩汝，第念汝夫之劳，着光禄司给与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为妒妇者戒。"

陈君佐，扬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爱之，日给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说一字笑话，对曰："俟臣一日。"上诺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辈，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见上，大喝曰："拜。"诸瞽仓皇下拜，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上尝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实戏之。君佐至江滨，濡其衣以归。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见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来。"上一笑，释之。

甘肃都指挥马叶者，有妖术，能骑草龙上天。太祖知之，密令驸马都尉李坚与宦官一人往捕。设酒邀马叶擒之，与宦官连锁以行。是夜在涂，闻有异，马急呼曰："爷爷来了。"众视之，乃一小蛇也。马

曰：“此行不死，当绕我项，出于口中。否则，吮吾中指。”马叶言毕，蛇果吮中指。马大恸，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剐于大中街。忽大风雨，尸肉俱不见。

襄阳人阖俊，少尝侍高皇帝，带刀上殿。上以俊久劳，擢苏州卫右所百户。永乐中，郡民倪宏三啸聚为盗，卫有曹百户者，巡捕，追至枫桥，为贼所杀。由是，贼势益猖獗。事闻于朝，命锦衣校尉随俊捕之。时贼杀人，夺其舟，由太湖渡扬子江。俊追抵宿迁，贼方赛神于庙。俊诈为丐者，视其祷，殊默默。心知其贼，与官军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系京师，皆剐之。朝廷赐俊光禄酒馔，钞两锭，衣四袭而还。俊后复以擒贼功，遂升千户。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为元刘总管所塑。俊一日见之，即号恸，俯伏于地，曰：“此绝肖我高皇帝。第少气耳。”盖俊侍高皇日久，熟识龙颜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学，尝馆于耆泽赵氏。赵富而礼贤，每食必呈食单。冬月，以蛙名进，止仲朱点之。主人使仆诘蛙何在？曰：“掘老桑树根下，当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识。

江阴相子先，棋国手也。洪武被召。遣还，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棋自负，尝榜于门，云“天下棋师”。一日，有野僧来较胜负。僧实高，佯北以诱之。明旦大会宾友，而子先连败。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尝怒一内侍洒扫不如法，反接之市。内侍衣绿，别有一绿衣者随之。临刑赦免，两绿衣翕成一人。盖其魂也。晋阮瞻云：“今人见死者，着生时衣服，衣亦当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晓。

洪武中，横塘人某，以负薪为业。性至孝，母双目失明，每归即市一饼置怀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夺之，某以情告，坚执不与。归家，母言：“适有人来，云：‘尔寄一饼。’吾食之甘，目遂见物。彼云：约三日再来。尔姑俟之。”三日，某久俟不至，遂出。已而

其人果来，以一小葫芦与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汤饮之，立愈。”某遂弃旧业，人求之者，其门如市。后某死，二子争欲得之。倒其中，则不能出物矣。

苏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云南。未几，母卒戍所。叔瑜请于官，奉母骨，从云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涛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触。同舟者尽恐。叔瑜不得已，怀母骨登陆，缘山岭。越三日，梦一叟语之曰：“江行不危，无恐也。”叔瑜惊觉，思其语，乃复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乡。

刘彦敬，洪武间谪戍云南大理卫。其地有铁佛寺，有僧，多神异，好顶笠子，人呼大斗篷和尚。尝渡沧浪江，蹑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挥恐有他变，置之狱中。一日出行，遥见此僧吹笛山上。归，将笞狱卒，以为失僧。时僧已端坐六日。僧预告狱卒：“唤我必当击吾首。”卒如其言，击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搅我也？”指挥知不可杀，遂释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术。尝往建安，主于杨氏之第，与杨氏翁甚相得。杨氏居密迩土地祠，术士间语杨翁曰：“吾德翁，无以报。然吾观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孙富贵，当不可言。”杨翁不之信，固强之，不可。术士潜移祠中炉置杨氏。杨翁质实，不知术士之为也，躬送还之。既而术士复移神像，乡人知之，咸诣其门，且惊且喜，信为杨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愿易以祠。”翁颇忆术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几，翁卒，术士谓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图也。”将葬，乡人有善地者愤杨不招，来诘术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术士曰：“掘地丈许，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两金鱼。杨氏葬之，子孙富贵，当不可言。”乡人必欲验之，掘地，果得石板。术士曰：“石不可启也。”乡人不肯，半启之。见金光直上，如流星状，地中有声如雷。术士急下立石上，曰：“还留一个三公。”后杨氏生孙，即文敏公也，官至极品，果如术士之言。

吴江人王姓者，为山东某卫军。正统末，以老疾归于家。尝为人言：其从军时，自海道运粮，将至辽阳，中途遇风，舟覆，官军尽死。惟王与二人，得附舟一板，浮于海中。不知几昼夜，三人有人参者，共分食之。食尽，至啮其衣以充腹。后遇运舡获救。其在海中，见一山，撼动不止，洪涛大作，然与王相距尚远。熟视之，山有巨蛇，蟠结数周。其首入海取食，遂为大鱼所吞。两力相持，故动。又尝随风飘荡，遥望如樯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则数千虾，乃其须云。海岛中，蜘蛛极大，有身兼数牛者。予闻数十年前，登州山中有蜘蛛，尝与龙战。蛛以丝罩龙。龙困，为蛛所杀。复有火龙焚其丝，蛛不能为，遂死。龙取其腹中珠去，身径一丈六尺，则王言似数牛者，诚非虚妄。盖覆载之间，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见耳。

前庚辰科廷试，礼部、翰林院官读卷。翰林欲以杨文定公魁多士，礼部欲取胡文穆公，争不能决。闻之于上，上命取二策阅之。将擢胡公第一，以未见其人，命左右宣湖广秀才甚急。杨公，湖广石首人也，疑似间，索衣将出。而胡公已至阙廷。上见之，意甚悦，遂决，且更其名为靖，永乐乃复旧名。

义乌龚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为户科都给事中。燕王渡江，叔安与其妻诀曰："事变至此，我惟有死耳。汝第携幼稚以归，否则俱溺于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内庭，叔安驰往赴之。道为兵校所执，见燕王于金川门。以叔安非奸党籍，命释之。叔安遂（释之）投城而死。采问其乡人，云："叔安以散军食不支，被众捶死。"或云："投降后乃卒。"更考之。

方正学先生，洪武中，从（叔）师学士宋公，居京师。宋公酷信佛，先生独不好。尝一日同游天界寺，主僧宗泐有诗名，与宋公相得。闻二公至，鸣钟鼓，执礼甚恭。宋公入门，见佛像便拜；先生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礼佛？"先生曰："某素不识佛。"时泐在旁色动，宋公笑谓之曰："未到老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国初右善世，为建文启“药师灯忏”，以诅太宗；又为建文削发。太宗即位，微闻其事而未审，囚之十余年，以姚广孝临没之言得释。时白发长数寸，拜广孝床下，云：“吾余生，师所赐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苏州相城人。少师事桐城道士席应珍。应珍通儒家书，兼多异术。衍尽得其传。以才气自负，欲返冠巾。尝入城，见僧官导从甚盛，叹曰：“僧中亦自富贵。”遂不果。洪武三年，秦、晋、燕、周等十王之国，召选高僧，国一人从。衍与选从燕王，居北平庆寿寺。后燕王举兵，大抵多衍之谋。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召复衍姓，赐名广孝，拜太子少师。初，邑人王宾有高行。永乐二年，广孝以朝命赈饥苏、松，暇日往谒宾。宾不肯见。后广孝再过，乃屏去骑从，以指扣门。宾问为谁，曰：“道衍。”宾曰：“吾析薪忙。”广孝立俟门外久之，门启，遂相与再拜，坐定。宾语不他及，但连声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广孝惭而退。予识姚广孝义孙廷用，好着故衣。一日，以里役见太守杨贡，跪而绯袍见，诘之，答曰：“先祖遗衣。”问：“何官？”曰：“少师姚广孝。”贡大怒，丑诋之。同知者遽曰：“公言信直，奈太宗皇帝何？”贡默然。

无锡王达善，洪武间为大同训导。尝过北平，以书私谒太宗。太宗优礼之。建文末，助教国子。太宗即帝位，达善为草诏，得入翰林为侍读学士。达善虽居禁近，上心终薄之。一日，尝问十难字，达善识其八，上曰：“吾还有难字问汝哩！”达善闻之，惧，服银屑死。今无锡人多能言之。或云：草诏者，括苍王景彰也。彰亦为翰林学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开卫军。太宗一日问文靖公曰：“闻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言：“弟进见充军五开卫，其学与臣相似。”上即命取面试《天马歌》，并经义二道，除大庾县学训导。大庾自开科，无举人。汝嘉至，择其天资明敏者，昼夜督教。自是登进士者二人。汝嘉遂入翰林，为五经博士，升侍讲，卒。

仁宗在东宫时，王文靖公为赞善，极蒙眷侍。仁宗尝一日问解学

士缙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对曰："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但汝玉无福耳。"仁宗赏其善对。

朝廷库藏内一铜人，不知其几何年，然亦坏其半，人莫能修。永乐间，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毫发不差，泯然无痕迹。又南京浑天仪，亦此人所修。浑天仪与璇玑、玉衡并《周髀》三器，皆承以四龙。景泰中《周髀》一龙忽飞入后湖。今在司台十一龙，皆锁之。司天官所用唯浑仪，玑、衡，《周髀》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于宫门。尚书茹瑺至，呼之曰："瑺，吾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叩头曰："陛下应天顺人。"太宗悦，进封宗诚伯。

永乐三（一作二）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苏、松，尝延儒硕讲求水利，时松有叶宗行者与焉。宗行为人，性颇刚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绩，潜具奏以闻。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得旨，大惊，即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后宗行上谒，原吉下阶迎，谓之曰："某之治水无功，诚有如先生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益厚。未几，即论荐于朝。于是宗行得钱塘知县。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诸人，日惟饮钱塘之水。后卒于官，民为立祠祀之。

钱塘方公宾，在学宫时，尝跨驴入隘巷，至一皮工家，驴系门外。适蔡都司节过，驴欲啼，隶卒鞭之，驴愈惊跃。公出，大骂；蔡怒，命鞭公。公一时忍辱，归即刻志于学。不三年，登进士第，历官至大司马。后蔡至京，以负前罪，次且数四。不得已，见公。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怀。吾非君，曷克至此？"蔡大喜过望，人服公长者。

吕尚书震，在礼部时，文皇帝数自将北伐虏，吏部蹇尚书义、户部夏尚书原吉，皆切谏。上不听。一日，上问原吉曰："今粮储足支几年？"原吉意上又将出师，因诡对曰："才彀半年耳。"上疑其诞，乃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则十年尚有余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党欺妄，居

尝愤詈。时兵部方尚书宾提调灵济宫日，有中使至宫赐香，数语宾以上怒，宾惶惧，自缢死朝房中。有司以闻，上命锉其尸，且械系原吉锦衣卫狱，以震兼领户、兵二部事。时变起仓卒，诸大臣相继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汹汹，咸不自保。上虑震自危，亲谕之曰："兹事卿本无与，朕坦怀相期，卿得无自疑，但当为朕尽忠辅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随震起居，以防之。密敕曰："震万一自尽，尔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颇自安。震聪明绝人，每朝奏请，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进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牍愈多，皆自专请对，侍郎不与也。情状委曲，千绪万端，一览之后，辄背诵如流，未尝有误。又尝扈从北狩，上驻跸虏地，碑立沙碛中，率从臣读之，震时与焉。后上一日语及碑事，因诏礼部，差官往录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记忆，不须遣使也。"遂请笔札，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虏中，拓其文回。校之，无一字脱误。其强记如此。

昆山龚翊，字大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戍卒守金川门。城破，为之一恸。后宣德中，周文襄两荐为昆山、太仓教官，谢曰："某仕亦无害，但恐负吾往日一恸耳。"竟隐居终身。门人私谥曰"安节先生"。

杜用嘉琼，与朱存理、朱凯交，每访二子，必先过存理，下舆谓曰："吾交凯在先，当先谒凯，而后至君家。"及至凯所，留之饭，不可，曰："君贫，当饭于存理氏。"

永乐初，朝廷征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刘鸿、姑苏张用轸，同诣阙廷。刘弹楚歌，为言官所劾。张但和弦，不能弹。徐弹《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锦衣千户。今两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惟姑苏则尚刘氏。杨凌父，鸿弟子也。

长洲夏建中，洪武间，行货下乡。泊舟，夜方半，乡人共来，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手搏，以木击群盗，有坠水者。已而，盗大聚，建中知不可免，弃手中木，潜遁行。约三四里，见田家有烛光，逾垣而入，告以故。盗追之，不能得。建中以过用力，且受惊，归家

得疾，卧床席，不能展转者九年。群医药之，莫效。时建中母尚在，闻浦江赵良仁以德神于医，久寓其乡，然莫可踪迹。适有老妪言："沙湖田舍，有赵提举者匿其中，日手一编不置，得非其人乎？"母闻之，大喜。夏氏里人有顾亨之者，与赵公交，母买舟恳顾生往。时冬月，赵方曝背檐下，见顾来，大惊。顾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视。赵曰："吾不出久矣。"顾恳之再，遂与偕。来时，群医咸集。赵视建中颜色，曰："吾观子之聪明逾于众医。病可起，无忧也。然必服一年药，则可。"后果如其言。赵以建中可托，尽以其术授之。建中既精于医，尤潜心经术。永乐初，以荐为□（原文此处为方框）学训导。陈太保有戒、俞司寇仕朝、李侍郎贲、邵大理瞻，皆其弟子。后建中以考绩至京，适外国人进贡，得疾，官医不能疗，太宗命在京官员军民，有善医者，许奏以闻。御医盛启东与建中同郡，素知其精医，遂举以应命。建中药之，亦无效而死。太宗怒，建中与群医皆下狱。逾年，大臣为之奏解。上曰："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诸医之罪也。"遂宥之。建中出狱时，已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师。

张尊师，俗称张皮雀，名景忠，后更名道修，别号云峰。长洲人也。父遵，洪武江西参议，携尊师以随。时尊师年才十余，翛然有尘外之志。尝潜出，经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觅之，见一民家延道流诵经，尊师从旁窃听，若有得者。夫人异之。年十六，还吴。时求道之志愈坚，遂不肯娶，入玄妙观，礼胡玄谷——俗称胡风子为师。胡盖得霅溪莫月鼎之传，然秘其术，不轻授人。尊师事之甚谨。一日，天将雨，胡呼谓曰："汝亟其乘屋。"如其言，启瓦，见有书一帙。取视之，乃月鼎"五雷"诸法也。大喜而下。胡复谓曰："捉得么？"云："已得之矣。"由是尊师之名，藉藉闻吴楚间。宣德八年夏，长洲不雨，苗将槁死。江阴大家周氏恳请尊师。尊师往，而颇有怠意。尊师登坛，怒甚，命雷神击碎大树，凡二。周氏之廪，悉为雷火所焚，粟无粒存。已而，黑云蔽天，有龙见，凡四，雨下如注。观者莫不股栗。十年乙卯，昆山不雨，县尹某延尊师致祷。尊师约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田畴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师麾之去。尹为塑其像以遗焉。尊师

风神高朗，梳两髻髻，着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间，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来。惟闻人之患，则犹己之患。朱明寺桥有戴翁者，以鬻鸡为业，子忽遘疾，谵语不省人事。延尊师治之。尊师入其门，求棒，就床次连击十下，子病遂瘥。槐市里马氏妇，一日自外归，为祟所凭，狂叫欲走。见尊师来，即俯伏于地，苏而如故。憩桥巷丁某女，病伤寒，诸药莫疗。请尊师。至，索酒痛饮，杯行无算，濒行，告之曰："勿药，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盖尊师之术之神如此。尊师年六十一，以正统庚申四月，无疾而殁。殁后一月，人有见于吴江之长桥者。或疑为尸解云。

城南梁兴甫者，身干短而膂力绝人。永乐中，尝往南京，止洪武门，见守门军昼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好言谕之。军怒，扑兴甫。兴甫连踣数军。军以达于指挥，逮兴甫至，置高手者十人堂上，堂下列军士勇者百人。兴甫见指挥，长揖不拜，言辞慷慨。指挥心颇异之，曰："闻汝之技，愿一观之。"兴甫即结束下堂，拳所至，众皆靡避，莫敢措手。以是径出其门。郡城有众恶少，日聚赌，必胜人乃已。兴甫闻之，携一笆斗，式亚栲栳，中容三斗。中置钱数千以往。恶少方博楼上，兴甫至，与博，佯败。后乃大胜。曰："吾欲归，不博矣。"恶少将诟侮之。兴甫以楼中不可用手，尽取钱实斗中几满，以其肘挟斗唇下楼，若空斗然。恶少大骇，不敢肆侮。询之人，知其为兴甫也。他日，至北京，有一勇士与陈蛮子者，素号多力，两人方扑，兴甫旁观窃笑之。扑已，勇士取兴甫于手中，曰："汝欲东邪？西邪？"兴甫曰："第随所之。"言已，兴甫立于地，而勇士跌矣。陈蛮子怒，径前，扼其胸于墙，墙为之动。兴甫跃起陈肩，陈不觉仆地，良久而起，与勇士皆再拜，愿为弟子。兴甫挟其能，游四方，竟无敌手。广西僧有号（弥）勒菩萨者，以拳手高天下。游食至吴，时兴甫已老，约与北寺相见。兴甫往，僧已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台，其高几丈，阔倍之。二人登台相扑，观者如堵。兴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于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奋力相角，击兴甫堕台，被兴甫以足跟伤其胸。兴甫归，内伤，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苏州将家子，少师事梁兴甫。尝与一陕西人同往四川，经一山，庵中有老僧，善扑，揭字于门。二人入，僧有两童子守门，亦善扑，遂与对手。童子不能胜，乃惊入报。老僧者坐禅床上，曰："汝二人能胜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其一人前，老僧坐恒不动，惟略举手，而其人已掷于地。及俊至，僧仍掷之，俊立不仆。僧异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尽以其术授之。盖僧居山中，见老猿二，日相角为戏，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后一猿中箭死，僧闲暇时，每与孤猿戏扑，因得其妙。俊既得僧传，思天下惟僧为逾己，乘其不意杀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举千斤，素无赖。出行，常要人索饮。有不识者拂其意，尤以手起廊柱置人衣裾。其下人许酒，乃脱。俊间入南京，知之。一日，同集教坊观杂剧，俊故践尤一足，尤大怒，将拳之。俊佯怯，出尤胯下，而尤仆地，被俊数十跟子，乃呼谓曰："尤十六，汝不识戴二官人耶？"尤拜谢，乃免。观者千人，称快。尤后肆不逞。时仁庙监国，命官军捕之，弗克。俊复擒以献。决脊四十，呕血而死。太宗在北平闻之，甚惜。

苏廷润，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长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贫，尝卖饼肆中以养母。景泰间，宁阳侯以朝命征邓茂七，军经吴门，人皆畏避。廷润独无所惧，卖饼自若。饼悉为过军所夺，廷润怒曰："若辈讨贼，而乃夺吾饼耶？"一时扑倒数十军，即以白于宁阳侯。宁阳侯乃下令："军士有夺人财物者，斩。"三军皆吐舌。城西有强盗十八人横行，官不能捕。廷润夜度其过江村桥，执流星锤，伏桥下，使其弟廷泽持虎尾铁鞭候之。夜半，盗将劫人，果经是桥。廷泽于上作咳嗽声，廷润出，与弟共前，擒贼，献于官。盖廷泽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于医。一日，骑驴行深山中，童子负药笼以随。至绝壁下，林木阴翳，有猴千余，以藤绕毛身，并取其药笼以上。童子得脱，驱驴归，皆意毛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数亩，架薪为屋，中卧一老猿，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

脉之，投以小柴胡汤，猴病愈。毛留四日，恳辞求归。老猴于床下出一小盘，非木非石，四周皆窍，置毛笼中，意似酬毛，复缒之而下。毛还家，言其故，人皆惊叹，然莫辨盘为何物。未几，太监郑和以朝命，将采宝西洋，毛以医士当行，因献郑此器，欲祈其免。郑惊喜曰："此定珠盘也。汝曷从得之？"赏钞三百锭，仍免其行。郑往西洋，尝夜以此盘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盘中。郑急收盘，得珠不可胜数，其中有径寸者。郑后回，召毛见，复赠珠三升。其家因以致富。乡人呼"胡毛孙"云。

宁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与日本国相迩。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类，旧有居民。国初，信国公尽迁之中国。宁波人尝往来其山，采野菜，多见野人及毛女。其毛女与妇人无异，貌最美，唯两耳类犬，不能言。以藤穿树叶蔽其体。同行人尝有病者，舟中恐其传染，架屋赍粮置此山中。后月余，复经此山，而人已无恙，乃附舟归。言初卧山中，时见毛女持两山鹊来，坐其傍，唯饮鹊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日取果来食之。数日，遂与之合如夫妇，人病遂瘥。后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篙沉之。

嘉兴金晟，永乐中为刑部主事。时湖广有强盗若干人，械部，金鞠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岁，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验之，果然。因问其所以致寿——"少居荆山中，尝有人见之。以草炙其脐，云：'令而多寿。'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杀之，余皆伏诛。

元曹云西有仆夏汲清，能画。同时有黄大痴仆韩老，善画鹰，设色有法。太仓陆参政文量为余言：洪武初，其乡人周元素妙于画，有苍头名阿留，愚呆无比，然能为元素傅色。元素取其长，用之终身。近沈石田家童朱太平亦善山水。

王光庵先生之仆有袁端者，事先生日久，亦精于外科。先生没，无子，端德之不忘，刻木为像，以事焉。亦义仆也。

温州瑞安县有元进士高明则诚墓，上有穹碑。宣德间，黄少保淮锯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裔孙，出语黄曰：“公锯去碑，何太薄耶？”黄曰：“足矣。”乃曰：“吾恐后人复来锯公碑耳。”黄惭，无以对。

酒色财气，人鲜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登自言：“平生不惑酒色与财，惟气则不能忍。”钱尚书溥平生极耐气，然酒色与财皆着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为不忍气，故酒色财皆无所好，钱公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气耳。”

乡先生俞贞木，尝作《厚薄铭》，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时之病。铭曰：“厚于淫祀，薄于祖宗；厚于妻子，薄于父母；厚于巫卜，薄于医药；厚于嫁女，薄于教子；厚于异端，薄于贤士；厚于夸诞，薄于信实；厚于屋室，薄于殡葬；厚于惧内，薄于畏法；厚于货财，薄于仁义；厚于责人，薄于责己；厚于祈福，薄于修德。”公为石涧先生之孙，初名祯，字叔元，后更名贞木，字有立。洪武间，尝知乐昌、都昌二县事。

应天府乡试，每科取中式举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名取自太学，乃洪武旧制。四明陈祭酒敬宗，在南京时，每值大比揭晓时，随门开入院，亲视填榜，必取三十五人而后返。若今日，则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罗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过苏州，适大理卿熊概巡抚江南，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诬者，随至籍没，冤号之声不可闻。汝敬与概有乡里之好，胥会间，因以阴隋之说论之。概不能从，为之益甚。汝敬至京谒见，陈奉使事毕，以概事具奏。宣宗览之恻然，即日召概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东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南昌况公钟，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礼部郎中奉玺书出守吴郡。国朝自洪武以来，郡守之赐玺书，盖自公始。公为人刚介有为。既下

车，即以兴利除害为己任，修政条，明禁令，一以玺书从事。首雪民之冤为军，而复其后者千七百家。民有聚党诬害善类，公治其尤者数人，余皆敛迹。先是工部侍郎罗公汝敬，奉使江南，看详吴郡粮赋，计二百八十余万石，天下田粮之重，无出吴者。遂奏请于朝，得减粮七十二万一千余石。户部寻沮之，欲征前数。公即上章，其辞有“失信于民”之语，宣庙嘉而纳之。公又奏蠲陷没湖田之粮十四万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积雨伤稼，朝廷赐免长洲等县粮二十九万五千余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觐，宣庙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禄寺，并赐以诗，公实为之首。癸巳三月，公至郡，时麦不收，公奏免夏税十四万石。秋，蝗生嘉定，公祷于天，风雨大作，蝗遂死焉。初，公考绩吏部，吏部将大用之。会郡民二万诣阙留公，时英庙在位，嘉公成绩，锡之诰命，进阶中议大夫，食三品禄，俾复其任。公敭历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于国家，利于民者，知无不为，为无不力。其治郡时，有群鹤来翔、老妪梦诉之异，其去郡也，民为之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还。”又歌曰：“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田叟。”公在郡十有一年，封章几三百余上。年五十九，卒于郡治。士民绘其像，祀于范文正公之祠。

钱塘瞿宗吉，著《剪灯新话》，多载鬼怪淫亵之事；同时庐陵李昌期，复著《剪灯馀话》续之。二书今盛传市井。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宗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遗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作。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所本耶？昌期名桢，登永乐甲申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司，致仕卒。其为人清谨，所著诗有《运甓漫稿》。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期独以作《馀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杨文贞公，好奖拔士类。洪熙初元，仁庙尝幸文渊阁，问公

曰："当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乡陈先生继对。仁庙即使使召之。继至，吏部拟授国子博士，继入谢。仁庙谓当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经博士。公盖未尝识继也。又刘祭酒宗器在翰林时，公尝问云："东南文士，陈嗣初外为谁？"刘曰："有张肯继孟者，颇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对曰："粗枝大叶。"公惊叹曰："粗枝大叶，此文章之所难。"然张已老，公不及荐焉。

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宣宗一日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上以所食猪肉赐之。俊即奉之，几入口。上笑曰："汝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况食肉耶？"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戏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复叩首谢。

蒋用文，淮南人，儒而精于医。初以戴元礼荐，入太医院为御医。永乐中，升院判。极蒙宠异。仁宗在青宫，尤眷待之。后公以年老，卒于京师。仁宗特加院使，赐谥恭毅。命中使护丧以归。国朝太医院官无赐谥者，有谥，惟公一人而已。

人之贵贱寿夭，固云有命，其间亦有不尽然者。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启南与卢知县钟，生年月日无不同者，卢乃官至七品，先生虽清高，竟不沾寸禄。朱孝子颢与唐惟勤广亦同年月日时生，唐为吉安县医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产吴中，此则不可不晓也。

吾乡沈孟囷，永乐中以人材被征，出吏浙江。布政谢公以其读书善吟，礼之颇厚。一日胥会，大暑，布政扇偶坠地，命吏拾之。其吏但拱立，答云："不敢。"复命之，则云："有皂隶。"布政笑曰："是吾差了。"遂令隶卒拾之，略无怒色。观此犹可想见前辈风致。

吴郡宪讷，为御史时，出巡贵州还，例当言三司官得失。有潜以黄金追送于道者，吴公略不启封，但题诗其上云："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私赃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于少保尝为兵

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一物不持，人传其诗云："手帕蘑姑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读二诗，可见前辈之为吏，而贪污亦少愧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时，母尝夜梦有老僧来谒，手持三花，以其一遗之。惊悟，而公遂产，其发尚白，逾月乃反黑。数日，有老僧至门，曰："闻汝家生男，亦有异乎？"其家不对。僧遂索观之。公出见僧，微有笑容。家人怪问，僧曰："此吾师天池长老后身也。吾师示寂后，梦吾而告曰：'今托生常州某家，尔当来视我，以一笑为记。'今真是矣。"闻者咸叹其异。后李翰林宾之、东阳郡人邵文敬挽公诗，皆有"前身是禅"之语，盖纪实也。天池山在吴城西四十里。

胡忠安公，天顺元年，年八十二，辞免师傅，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公三弟年皆七十余，皆康强无恙，苍颜皓发，燕乐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寿堂，自为之记。公归七年，年八十九而薨。盖公自建文甲辰登第，立朝几六十年，为尚书者三十一年，十知贡举，天下学士多其门生。及其名成身退而犹有天伦之乐。福寿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国朝六卿之寿考者，以余所知，若萧山魏公骥，九十七，毗陵胡公渎，八十九，吾乡杨公翥，八十五，盐山黄山翱，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齿最高，自校官历仕至南京吏部尚书致仕，诏进阶一品。人传其九十岁时，发不落，灯下犹书蝇头细字，日应酬诗文，无有倦色。后朝廷闻之，遣行人赍敕存问，并赐羊酒。命甫及门，而公已薨矣。

监察御史庐陵孙公鼎，正统间提督南畿学校。公为人外和内刚，教学者必以力行为先，终日端坐，未尝欹侧，人多化之。性至孝，尝为松江府学教授，其父将往视之，公闻之，喜跃，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趋见即拜，俯伏岸侧，俟父登岸乃已。后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冠，拜谢别父母，告以某日某时当死。父母怪之，不信。及期，复拜别如初。遂端坐而逝。盖公平日之学，一本于诚，故能前知如此。

卷下

正统间，北京忠勇前卫百户杨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从，因诬岳氏与婿丘永通，谋欲杀夫，与邻妇郝氏召术士沈荣，书符焚汤中饮之，以致夫死，上其事于官。岳氏、郝氏并丘永、沈荣皆被逮系狱。刑部、都察院覆审，皆如初拟。转送大理寺，时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后狱辞不同，屡驳之。都御史王文以尝官大理，意颇弗怿。评事张柷援宣德年间事例，狱有疑不决者，取旨定夺。瑄等具奏以闻，有旨："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御史潘洪据岳氏四邻及医人供词，系百户杨安泻痢经半年死，其召术士沈荣，因家不宁，身日操练，令妻岳氏偕邻妇郝氏请至，并无谋害等情，覆奏，得旨："既自冤枉，都饶了罢。原问官好生不用心，罚俸三月。"刑部奏系都察院四川道问，御史罚俸亦如刑部，遂奏连锦衣卫。上悉，皆宥之。锦衣卫指挥马顺自惭，召旗校等鞭之。校尉衔潘御史，遂讦御史潘洪奏事诈不以实。洪发充大同威远卫军，岳氏狱事，着多官午门外问。岳氏等四人不胜拷讯，即皆诬服。次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拷问。王文命鞭瑄，为瑄所直。乃奏术士沈荣原系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寺丞邵瞻、周观、张柷等皆苏州人，显有情弊。上命锦衣卫隔别打问。时邵瞻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马顺窘辱，不得已，辞遂连瞻。瞻提解回，亦是诬服。刑部定罪：岳氏、丘永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薛瑄秋后处决；邵瞻充军，与潘洪同卫；顾惟敬以下，咸降官三级。未几，薛瑄以谳狱官奏称其冤，发原籍为民。景泰初，复起为南京大理丞，转北京少卿。英宗复位，进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

入阁。王文之诛，瑄传旨，四月也。瑄入阁四月，即恳致仕。

景泰间，广宁伯刘安守大同，郭登为参将。时英宗在虏廷，一日，虏人拥之至大同城下，安与登计，登曰："虏人之来，情未可测，不若拒之。"安不从，乃缒城而下谒见。英宗言："虏人别无他志，但欲多得财货耳。"安返，检库藏及民间，得金帛钜万。明日下城，悉以劳虏人。复密奏英宗，欲开辕门，诱虏人入，因而夺驾。英宗曰："虏人狡狯，不可当。此计一泄，祸必及我矣。"计遂寝。虏人得金帛，复拥驾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后英宗复辟，登祸几至不测。时徐有贞当国，与登有文字之好，为力争上前，获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权矣。安遂召还北京。上一日罢朝，御文华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劳再三。凡昔所费，悉倍赐之。而安之宠遇日隆矣。未几，兵部尚书陈汝言以赃败，事连登，遂充肃州军。上崩，登乃复旧爵。

天顺初，英宗以徐有贞有复辟功，进爵武功伯，独任机密，极蒙眷厚。有贞为人颇隘，为石亨等所忌。会监察御史杨瑄巡抚河南回，奏宦官曹吉祥与亨强占民田等事，上欲穷治。瑄、有贞固争之。已而，御史张鹏复奏亨。亨疑有贞之为，乃阴结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实，皆有贞使之。上命锦衣卫鞫问谁所使，令瑄等对都御史耿九畴。鞫问官承上旨，两御史不胜拷讯，辞遂连有贞。有贞与九畴皆降官，而有贞为广西参政，瑄等皆发充军。然亨必欲害有贞，乃潜使人进匿名本。上览之，大怒，命追有贞至京，下锦衣卫狱，几有不测之命。适承天门灾，遂安置金齿为民。及曹、石事败，上感悟，一日问吕原等："徐有贞安在？"原言："见为民金齿，不胜困悴，望陛下哀怜之，令本州为民。"上由是特召有贞，使还田里。后上复用有贞，两为李贤所沮。最后，阁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书科写敕，取徐有贞来用。敕具未下，而上崩矣。有贞家居四年，纯皇帝即位，诏复其章服。闲居八年七月，以疾终，年六十有六。

汤胤绩为锦衣卫指挥时，徐武功、李文达当国，权宠赫然。胤绩

图大用，乃绘二公像，县之书室，晨夕执礼甚恭。或以言于徐公，公怪之，且曰：“胤绩乃狂生，大用必偾事。”未几，李公荐为参将，守边。一日，胡人有牧马城下者，胤绩轻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绩兵寡，仍无援者，脑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统丁卯，刘草牕先生买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见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于颔，蹄反向上。宗序言于先生。先生未信，往视之，果然。先生曰：“牛，土属，而蹄则尤贱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变乎？”后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祸。

俞司寇父仲良，素宽厚长者。尝一日自外归，见有偷儿，方窃其家堂前锡灯檠。仲良回避，俟其袖出，乃入。后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与锡工新之也。”后竟复买，终不令家人知之。又尝一日宴客，客有贫者，饮毕，袖其银杯。其妻屏后见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检之。仲良笑曰：“酒器夜来吾已废其一，汝何视之误耶？”

俞公士悦，由进士历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贵显无比。一日，有相士至门，公适微服，相士见之，不以公为贵人。既退，人谓之曰：“子善相，犹不识俞尚书耶？”其人弗信。翌日往，熟视公，见其颔，大声曰：“贵在是矣。”人皆笑其妄，公独以为然。盖公初生一月，颔患疳，脱去颔骨。母夫人甚忧之。一夕，梦神人谓曰：“儿后大贵，吾为易其颔骨耳。”此与周益公易须、杨诚斋易脑骨事甚类也。

陆参政孟昭，为人豁达大度。尝有同门友姓某者，家贫无依，行乞于市。公致仕归，一日，送客出门，适其人立门侧求乞，守门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与之食。公熟视良久，入语夫人曰：“吾视丐者，绝似吾少时友某人，岂即其人耶？”遂令人问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贫至此乎？相见晚矣。”即延之坐，与共夜饭。饭毕，具浴，亟命家人取衣一袭，与之易服，留止十余日。其人感谢辞去，公亲送之。至一小室，请其人

入，曰：“吾已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备。又遗米十石，白银十两，曰：“聊为生植之资，毋浪费也。”其人感刻入骨。

参政吴公惠，正统间为行人，与舒给事使占城。海中遥见青山一抹，时风浪大作。顷之，忽至其下，盖瑯琊山也。其山棱利如剑锋，下白骨无数，鬼神出没烟雾中。舒给事分必死，恸哭。公颜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风息，得过。公有诗云：“巨浪摧山掀别岛，黑波涵月撼危樯。”则其险可知矣。

陈都宪有戒、俞司寇仕朝，同为郡学生，而居亦相迩。尝偕往学中，时天尚未明，学前有小民早起，闻隶卒前呵之声，以为贵人节至，启门视之，寂无所见。惟见二公谈笑而来。其人心颇异之。后二公皆仕至极品，岂权福之人，虽鬼神亦预知畏，而为之避耶？

城西陈生，以煎银为业。尝有商人就生家煎银，生以假银诱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归，其父知之，怒。其商人无以自明，即经死。未几，其母以子故，悲愤而没。父曰：“妻子既亡，吾何以独生？”于是亦就经焉。后陈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声，出陈于户，首与四体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余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顺抚之成人。茂笃于孝敬，一日，伯顺病将死，药不能疗，茂操刀入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疮。乃以心肉和猪肉煮之，进于伯顺。伯顺食之甘美，疾遂愈。茂亦无恙。

滁州刘侍郎清，少为州学生，书过目成诵。嗜酒赋诗，尤好滑稽，尝丁祭毕，诸生争取祭物。刘公略不之顾。戏作弹文，揭明伦堂壁，曰：“天将晓，祭祀了。只听得两廊下闹炒炒。争胙肉的，你精吾肥；争馒头的，你大我小。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不曾见这伙饿

孳。’”既而醉卧忘之。明旦，御史下学，见壁上字，召诸生责之，独奇刘公，不责也。后刘公官京师三品，与大臣上疏言事，左迁四川参政，乃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台阁诸公尽左迁。独有风流老参政，满船箫鼓下西川。”其风致可想也。

景泰甲戌会试，商阁老为考试官，取中门人九人，有潜榜字于礼部门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高第尽登科。”时毗陵胡忠安公为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轩公[illegible]为刑部尚书时，俭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一块。尝有为诗一律，置于公之座上，其一联云：“终日公堂飧豆腐，长宵私室倒金尊。”公见之曰：“此必诸司官所为。”然无如之何也。采按：轩公实行，非外饰也。

三山游击□（原文此处为方框）字文固，尝仕宁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刚介少容，竟坐事落职。流寓荆州日，惟卖文为生，求之者甚众。每有所作，辄援笔立就，未尝起草，自巡抚大臣以下，皆礼貌之。武昌府检校尹君与文固交，为予言：文固年百十余岁，头不童，齿不豁，步履轻健如飞仙，壮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弘任之，精卜筮之术，尤善测字。尝一日途行，有二举子将赴乡试，以识胡，拉而问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选。”皆以为不然。后一人果以父丧不得入试，一人果以是年领乡荐。或问之，（曰：）“丧父者问时，适有人汲水而过。水与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问时，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而家贫甚。闻其邻某翁尝往来河南，瞽告以贫故，欲与偕往。翁诺之。一夕，与真出西化门外，以一驴共乘，戒之勿言。耳畔惟闻风声。久之，闻鸡号，翁呼真下驴，则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师若干里，非一夕可达，心大骇。然以翁戒，终不敢言。居半月，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匹，大喜过望。翁乃买一驴自乘，命真乘驴尾之。复一夕而归。真以翁多术，心

生艳慕。抵家，曳翁衣曰："翁必教我，否则吾将闻之官。"翁曰："此缩地法也，汝不可学。"不得已，以卜筮授之。真后大精其术。后有瞽人马六者，亦京师人，师事真六。人问其术者，日满户外，言无不验。天顺间，有强盗数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问于马。马曰："汝急往山东某地酒肆中，同饮者即群盗也。"校尉驰往，如其言，获盗，尽缚之。盗惊问，曰："吾辈实盗，然已改行将为商，何知之神若是？愿言之，死无悔也。"校尉曰："吾实不知，卜者马六教我耳。"群盗大衔之，中一人命其家族夜半持刀行刺。马六床上闻叩门声，亟呼家人曰："有人来杀吾。"言未毕，其人破门而入，刺杀之。

王驴儿，济宁人。少瞽双目，为人推磨。每午买烧酒二樽，留其一以为夜需。一夕，壶忽罄空，以酒家欺己，质之，不服。中夜扃闭伺焉。闻壶有声，起抚壶，无有矣。遂遍室摸得一狐，沉醉。以破帽入其首系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释。王不可，乃曰："汝与吾有缘，合以推命相授。亟释我，不汝欺也。"释之，遂成一人，与王谈命。数月，穷其妙。由是，以其术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满户外。景泰中，吾乡徐武功有贞以都御史治水张秋，时王尚书竑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运，二公一日微服过王生，令其推命。王生闻二公声，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内坐，各问生年月日，曰："贵人也。"徐公诒之曰："吾两人为商，何贵之有？"曰："公等皆显官，系金带，切弗隐也。"徐公大惊，复诒曰："吾扬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广参议。"曰："非也。其都宪乎？"皆不应。曰："二公官当至尚书。但徐公之爵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后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乞致仕。徐公天顺初亦升兵部尚书，至武功伯，未逾年罢，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六者，义兴山中人也。身长七尺，膂力绝人。家故农，以服田为业。然自负其力，不畜牛，每东作方兴，则解衣往田间，躬背犁以耕。耕或近田塍，塍为之动。遇休耕，力无所用，时时作战斗状，必连拔数树而后已。他日行之野，见有持枪逐虎者，昌呼谓曰："枪干坚乎？"取屈之，应手而断。笑曰："枪如是乎，虎焉能毙哉！"拔道旁

竹，剡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张颐将向昌，昌即以竹贯其喉。更持虎两足投林薄中，则已僵矣。义兴山有巨蛇，长数丈，素为人害。昌一日出樵，见草间蝇营营然，心疑其蛇。披草视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掷之。蛇堕地而死。又尝转运于京，道值水军，闻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诟侮。昌怒，举所载舟樯木拉之，仆水者几百人。众骇，曰："彼农固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驴驼米输之困，昌独囊米悬长木，负之以行。囊多至二十余，步无窘侧。虽素称有力人者，亦皆以为莫及也。

无锡教谕金廷辉者，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为江西考官。夜阅卷，倦甚，忽坐睡，梦有丱角书生，揖于前曰："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愿赐荐拔。"金觉，而心异之。偶阅一卷，文理颇优，疑似之间。明夜，复梦书生来谒，其言如初。金意决，遂取是卷。揭晓拆之，乃费状元子充。时子充年十六岁，正在丱角。语其梦，盖不知也。

松江上海县地名十字庙，有农家延僧诵经，扬幡于门，时暑天，人有负牛皮过之，渴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饮。忽阴云四合，一霹雳击碎幡竿，牛皮飞去，不知所向。农家草屋上，但见竹钉万计，皆长二三寸，滑润可爱。不可晓也。

北京安化门有古窑，成化间，一贫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昼，有二人携手过，言："明日当会顺承门外。吕先生亦来会。"贫人窃听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处，见一人执扇，有出尘之态。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吕洞宾也，愿有以教我。"其人大惊，且行且却，迤逦至天池坛前，曰："汝执吾扇，吾欲溺。"指秽中虫，谓曰："汝食之。"贫人方蹙额弗肯，人与秽物忽皆不见，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为广西按察司回，舣舟登岸江滨，其邻舟有占城人，将进虎京师，延公过舟。虎置圈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驯

虎，开圈门，以拳直入虎口，虎捧之。拳出，略无所伤。后复戏其足，作退缩状。夷人言：虎甚惜蹄爪，故也。又呼其名，而问饥否，语言莫辨。虎为长吼，若求食然。公大惊而退。又言宰南康之都昌时，其地多虎，县有隶卒，身长七尺，素称多力。尝晚回遇虎于道，其人仓惶上树。树不甚高大，虎怒啮之，几倒。人知不可免，遇虎饮泉，即跃下，与虎抱持良久，而绝人往来，乃言于虎曰："吾与汝气力已尽，若不见害，可长叫三声，吾即释汝。否则，俱死此树下耳。"言毕，虎果悲号者三，其人随手纵之，低首掉尾而去。

陆仪吉言：乃父景福知宁波府日，天久不雨。闻郡之金井山有金线者，能致云雨，遂往祷焉。山去城约五六十里，金线在山之第四潭。景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侧，见有物蜿蜒而入，即携之以归，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景福喜甚，欲亲送其还，而惮于远。乃命仪吉与郡学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觞酌既醉，袁先生者善谐谑，金线屡为袁所侮。仪吉亦乘醉启瓮取芦，出金线视之。其身细如灯心而黄色，然已僵矣。仪吉笑曰："龙果若是乎？"几欲以手断之。竟惧其龙而止。及抵山，闻瓮中有声，视之则已能动，不复僵矣。遂携之上山，将至潭，见黑云四起，潭中之鱼皆跳跃，似有迎意。金线出瓮，渐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顾大惊，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几覆。二人罔知所措，皆再拜谢罪，舟始克济。

济宁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岁。朝廷闻其老，尝召见之，赐宝镪以归。成化丙午，余友礼部杨君循吉以使事过其州，微服访之。见士能衣白禅衣，坐木榻上，年可四五十人。杨君问其所以致寿，士能曰："无他术也，但平生不肉食，不畜妻妾，不识数，不争气耳。"又问其日食几何，曰："食一饼及少菜而已。"

北京刘老者，曾往湖广岳州，其地往往有杀人者，谓之采生，遇每年闰月，人五六成群，以长竹竿挑小筐篮，竿上有钩，用以钩人。凡逢人，采只不采双，虽亲识遇之，亦不能免，得僧或妇人尤喜。彼

地人谓妇人、和尚，其才十倍于男子也。有老人教刘生往人家宿，以足故践泥垢，履其家门限上。视之须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术，盖鬼为之扫除也，急行勿宿。又其人采生时，或反被有力者所缚。每人出银五十两，谓之买命钱。尝有一僧野行，被采生者六人悉以竿钩其衣。僧知不免，佯谓众曰："吾死固不可逃，但禅衣新受人赐，不欲灭其德，脱下就死何如？"众从之。僧素有力，甫脱衣，即疾挥禅杖，击倒六人，悉缚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银三百两，僧遂释之，持其银去。

肇庆人言：其乡善捕虎者，尝夜持药箭，隐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与熊偕来，熊身兼三虎。时天寒，凡燃薪，皆附之。其人潜以箭射中熊喉，熊以掌拔箭对虎，若有所怒意，虎伏不动。已而，痛甚，即以所燃木击虎，虎毙，熊亦继之。其人并得二物以归。

宿州民徐某者，尝过其州一山，见鹊跳踯草间。近之，已不能飞，疑为蛇伤。取视之，有小蛇蟠草间，其臂不觉被啮。徐知毒甚，即以所佩刀剜去臂肉如钱，急归，以药裹之，得无恙。无几时，复往山中，见剜去肉大如升，心颇怪之。刺以物，感毒气，回家即死。

金齿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屡为猿所害。每牧时，必众守之。盖猿见牛即跨其背，以掌入牛谷道，尽取其肠胃以出。牛痛甚，奔，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虽有力，无如何也。

蓟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观者如堵，布施财物，不可胜数。适御史刘清按其地，闻之，亦往观焉。僧死，坐龛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动。细视之，其身钉于榻上。由是僧皆服罪。盖寺中每养丐者肥美，遇是日，用计死之，以规利耳。

南濠张晓初，以授徒为业，老而无子。尝有举子，挈家将赴南雍，舟泊晓初河下。晓初延之登岸。胥会间，其人询知晓初无子，乃以己女绐为女奴，卖于晓初为妾，以供路费。晓初怜其贫，以白金五

两内焉。入夜，问其女，则云，实举子所生。晓初惊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为妾，以供路费，吾不忍也。"明早，急遣还举子，而不索其银。举子愧谢而去。逾年，晓初生子，广东佥宪习是也。人以为阴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尝操小舟往来乞食，每得酒肉，遇佳者，别贮一（所）竹筒中，归以奉母。母饮食时，必起为歌舞，欲其心之悦而后已。时陈先生继主沈氏馆，目击其事，叹曰："王某真孝子也。"

吾乡沈征士希明，正统初遇僧弘慈济者，陕西人，年九十余，言在元居李思齐幕下，思齐死，乃削发为僧。书无不读，尝为征士讲《周礼》与《易》，能前知未来事，尤精于星命，是沙涤先生再传。尽以其书授征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动称子平，盖祖宋末徐彦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与麻衣陈抟同隐华山，盖异人也。沙涤之法较子平尤为胜。征士亦精其术，然秘其书，不肯轻与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蕡，居吴城之东。公自为郡学生至归老于家，每出，必于城外上马，逮回，望城门即步，未尝一日易也。大理寺丞邵公瞻，少亦为郡学生，时夏建中先生为训导。后公每经其门，必为下马。人识之，旦暮皆然。观此二事，亦可见前辈谦德。

四月十五日，相传为吕纯阳诞日。吴中福济观每年遇是日，设大会，游人往来，箫鼓不绝。观主老道士为余言：是日必晴，虽阴霾，亦必开霁。余十数年来，验之果然。陆放翁《笔记》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鳌头'，宴于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数年，屡赴此席，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放翁是说正与此类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晓也。

望信桥织工赵某，产子，三足二阴，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阴生于左股。左胁上复有块如杯，裸一昼夜不死。人来观者众，遂压杀之。

李都御史实，四川合江人。其乡有土地祠，李微时，经祠前，见

塑像起立，心窃怪之。归以语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梦祠旁人云："李秀才过，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后复过其祠，戏书像背云："此人无礼，合送酆都。"人复梦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将送我酆都，烦急求救于其母。"乡人往告，母怒，李遂涤之。后果至大显。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尝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为雷火所焚。视之甚黑，但闻空中若有人云："误矣。"视其家则已如故，绝无痛楚。其弟在城，读书楼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藏书木匣以铁缘四角，尽熔为汁。铜锁与匣中数十钱亦熔，而匣与书俱无恙，不可晓也。

石湖农民有管某者，其妻通于人，谋所以杀之，未果。一日，与其母诒他事，载管于河，醉之酒，推堕水中。时水浅，管救于渔人，获免，抵家，弗悟妻之谋也。妻见夫归，大惊。天晚，遂诱其浴，复携沸汤，欲因而灌之。汤未前，忽闻震霆一声，其妻已击死矣。

阊门人陆某，尝夜梦皂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鳖来馈。陆笑曰："昨宵之梦，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释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发于背，诸药莫疗而死。

成化末，内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杂剧。宪宗每令献技以为戏。时汪直势方赫赫，丑欲倾之，装一醉人，仆卧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驾至！"卧亦如故。后云："汪直至矣！"醉人仓惶惊起。或问之曰："汝不畏驾至而避畏汪直，何也？"曰："当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顿衰。保国公朱永治居第，私役军士颇众。丑一日装两人于上前，一人诵诗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击之，曰："何为误八千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国公家造房。"上疑之弗信，密令人视之，果然。保国惧，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为都御史时，巡抚南畿。尝一日至吴，有市井无赖乘其醉而骂公于道。公见之，略无怒色，但从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若王公，可谓有辅相之量者矣。

沈石田先生尝与陈起东会饮于吴太史家。时贺解元恩、陈进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饮酒，至辄辞。起东云：“吾有一对，君能对之，吾当代君饮。”先生曰：“然。”起东云：“恩作解元，礼合贺其荣也。”其荣，贺字。先生应声曰：“策为进士，职当陈嘉谟焉。”嘉谟，陈字。合座无不击节。

左都御史王越，尝出入太监汪直门下，又尝从汪出征北边，官骤升至威宁伯。一日，忽作诗曰：“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白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报国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汪败，越以附汪故，竟削爵为安陆州民，亦诗谶欤？僧起宗为予言：“近适绍兴某寺，有老僧，年七十余，五十年前曾手录此诗，起宗亲见其稿。”始知非王所作，盖好事者嫁之耳。

慈溪张御史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间，知江西沿山县，县有寡妇，止一子，为虎所食，讼于张。张与之期，五日来。乃斋戒作文，祭县城隍神，大概言：“神不能御灾捍患，而纵虎食人，五日内必驱虎伏辜。否则毁其庙，而更置之。”后五日，天未明，梦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张惊起，佩箭升堂，急令启门。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张曰：“吾良民之子，而汝无故食之，法当抵死。二虎有不伤人者退。”一虎起，绕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动。张素善射，拔所佩箭，三发，三中其首尾，犹不死。命隶卒乱鞭杀之。召妇人，归其虎。甫到官，凡淫祠悉为破毁，独乡落一祠，民秘之获存。后张以公事经其地，夜忽梦神告曰：“愿公恕我，无毁我祠。”翌日，询于乡民，急毁之。神忽降于邻县之民某甲曰：“吾被张知县毁祠。张公，阳官，且正人，吾不敢近。愿借片地暂栖吾身。张公去，祠可复也。汝不从吾，五日内必祸及。”民初不信，

不三日，果烦懑吐逆。神仍降，皆罗拜许之，遂为立祠，张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隐形术。寓某观中，淫人妇女，不可胜数。张一日擒至，重鞭之，殊无所苦。顷之，并其形不见。张诒以他出，竟驰观中，缚之以归。裸其身，用印于背，然后鞭之。随声称冤，竟死杖下。

西番长耳僧法奴，居中国三十年，善汉人语。丁酉岁游吴，止礼拜寺，为予言。其生弥西里国，在天方国西，五年可达中国。去其国一年之程，有藏国把国者，地广千里，人长五丈，其声闻一二里。日饭尽米一石。然胆怯，闻金鼓或炮声，必疾走。其小儿亦丈余也。长耳僧宗回回教，游行海上，凡数十国。其在中国，足迹遍天下。约其年，几百岁。每日惟食饭一盂，鸡鹅羊肉亦皆食之。或数日不食，亦不饥也。后渡钱塘江，观潮溺死。

松江有老医张公寿者，神其术，然不肯轻售。其乡尝有一妇，怀孕将育。一日，误跌，遂闷绝。延公寿治之。公寿取头上针，使开妇胸，当心针之，随产一子。公寿命视之，手果有针穴。盖此妇被跌，为子手捧其心，故闷绝耳。后此子竟曲一指。

嘉定县八都，有农家产一女，左股有一肉块，甚薄。三日，块破，出一女，大如蛙，眉发手足悉具。出时尚活，未几，与此女同死。

湖广刘长史梁，少年在学。景泰壬申，其兄一夕梦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举，名在一百十二。候费宏中状元，汝弟才得进士。"旦语长史，皆以为湖广解额唯九十人，梦必无应。明年开科，长史果中一百十二名。时年才十七，后屡会试下第，颇忆梦中之言，不就教职。成化丁未，始第进士，榜首果费宏也。亦异哉。

河南都司有王指挥者，妾生一子。后继室生子，病不离体。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厌镇。"发之，果得木人。王疑庶

子所为。时庶子居城外庄屋，王命两家人缚之回。祸至不测，家人劝子勿行。子以父命不可违，迁延至晚，至则城门已闭。是日按察司有刘宪副者，亦召此巫。巫亦诡言如王氏，发屋复得木人。巫云："此必门子所为。"刘曰："门子无怨无德，胡为厌我？"命搜女巫，于其怀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杀之。王氏闻之，亦悟，父子欢然如初。

扬州宝应县有周秀才者，年少时，其父与聘同县张御史女。张卒，女患颠疾，周氏欲罢婚，女家亦许之。周生独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张公已没，人将不议吾家耶？"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已瘥。

无锡有金生者，尝以役事至湖广茶陵州。时暑天，经溪涧，浴之。忽阴中痛。及归，痛时作。每作，觉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类枣核，坚硬如铁。后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里人周某者，蓄一黑犬，甚爱之，食必亲饲。后犬病瘐，周恐伤人，锁之屋柱。一日饲之，被啮其臂，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时出犬声，有物如蚯蚓状，从阴中出，痛不可忍。诸药莫疗而死。

沈万三之富，炉火所致。其子既戍边，犹用以是给，蓄牛马千计。无锡某御史尝按辽阳，友人知其事，劝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强盗，系之狱。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贷尔罪。"沈谢言："无方。但先世所遗成药耳。"因献数合，得免。御史归，分友少许，友亦致富。

天顺、成化间，吴有龚驮子者，与妻僦居。每三五日一出，市薪米而归。归即闭门。不治生产，人不之疑也。龚后老死，邻人于其家得鼎盘之属，始知其有炉火术也。

有道者语先君云："不生不杀。"先君遂不畜鸡豕。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欲求道，须于功名上闹一闹，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米帖》，云："欲观造化之理，今藏吴之道场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与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有田父举手指空，雨为之不濡。门人问曰：“何术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疮颇剧。玉蟾取水为洗之，随手而脱。翁惊，再拜曰：“师何神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惭。然终不穷其术。

翁为江西提刑，闻唐开府紫虚真人尚在某山中，使人持书，乞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者，当来，不尔，不敢见。”紫虚复云：“道不可传。朱某必不至。”门人请曰：“仙师尝云：‘传道必择世间忠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虚曰：“吾道贵诚，朱某不诚耳。”弟子请其故，曰：“朱某阴悦吾道，而阳非之，是谓不诚。不可传也。”

张三丰有遗墨，云：“仆少好道。走四方，无所得。至正某年，遇陆龙先生于嵩山，授以真诀，遂尔超悟。”陆先生，图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见，不可得，命真人张宇初求之。宇初惧，诣武当山，拜表云：“望都差将吏访于洞府名山。”今其表见本山志。

今世祈子，奉张仙，其状纱帽挟弹者，乃蜀主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于昶，国亡入宋，艺祖亦宠之。夫人德故主，日悬其像室中。一日艺祖入，见而问之，夫人仓卒对曰：“此张仙也，奉之宜子。”由是传播民间。采按：张仙，五代人。名远霄，于青城山遇四目仙翁，得道。广西碑刻其像，并苏老泉赞，则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晓也。

孝宗皇帝山陵毕，有五色云起于陵上，结成彩凤飞去。圣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礼曹，当郊天之前，一日，与同官露坐，忽五色云见于日下，氤氲鲜翠。予急索酒，跪饮之，亦平生奇观也。

义门郑氏藏书最多，永乐初，进其什之四五，今内阁多有其本。徐天全所藏，盖多出此。予教徐之孙，尝见有义门印记。后其子售逸

狼藉，予贫不能买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钱知县赐，继室许氏，临平人，名璚姬，善于词翰。尝有绝句诗云："鹊噪未为喜，鸦鸣岂是凶？人间凶吉事，不在鸟声中。"又有《新月诗》云："三星明灿烂，一仰一钩金。似吾深闺里，春来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为太平知县时，县有老民，家深山中，以骡驼钱物，乘之出山。中途，骡拗不肯行，老人无以为计。适一人乘驴而至，谓老人曰："汝何之？"曰："往县前耳。"其人诒以偕往。乃曰："汝老人，且骡拗若是，我驴驯，暂以代之，何如？"老人谢焉。其人乘骡，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其所在，悔恨欲绝。不得已，乃讼于袁。袁命以驴置厅事后。约四日来。袁饿驴四日，老人至，问曰："汝认骡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隶卒牵驴，与老人抵失骡所，纵驴，任其所之。驴以饿甚，且熟识故道，疾奔至家，则骡正系于门。吏卒缚其人见袁，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县日，有商人籴米，倩人担之。其人出商不意，从别道去。商踪迹不能得，讼于文。文受其讼，佯为不理，命姑退。未几，召仓官云："欲下仓视粮，命各乡里正集脚夫于仓。"是日，文入，命商人立于仓门，脚夫一一过目。果获其人，遂服辜。

木渎士民张玉，性甚孝。父虽老，好为人解纷。一日，为乡里圆融讼事，与玉议，欲得白金数两赂公吏，则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其意，乃计所贸易有银二铤，乃取其一，割白布尺许，裹以与翁。翁与众至邑前，丛饮酒家，欢呼大醉，失所携物。谓同行者曰："我与儿议，彼不欲吾来，而吾强来。今物已失去，事亦无成，我何面目归见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归语玉。玉曰："钱帛，傥来之物，失之则已，何为不归？"复取所留锭，裹以尺布，与众入城，诒翁曰："昨日之物，乃众相戏剧，藏挟而归。今复携来，勿惊恼也。"以铤视翁。翁以为然，遂与同归。若玉，可谓善孝其亲者矣。

陆某，长洲农民也。尝染风疾，须眉尽脱，累药无效。自以为必死，遂辞其家，操小舟，携一孙自随，往来江湖间，丐食为活。尝晚泊酒家求酒，适有白衣老人，恻然悯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针刺其两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须臾血止，复探囊中，以红药一丸如小指大，与之曰："服此。至夜半当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问其姓，曰："姓钟。"问其所居何地，曰："黄村。"某服其药，至夜半，果然。时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毕，呼其孙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惊喜不胜。明日，操舟还，家人亦大惊讶。某具言其故，往其地谢之，则绝无所谓钟先生者。始知为钟离仙云。或言其尝救一投水妇人，亦阴德所致。

弘治六年夏，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阖门死，无棺以殓，往往推堕水中。双凤李氏，一门死者凡十二人，所存惟妇女、小儿，然亦皆病卧。同乡一匠，与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门，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浼匠者倩壮夫数人举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载之以往。入门，寂无一人。再入中堂，见尸十二，卧于地，而翁在焉。匠大惊，欲返棺，则心有疑，且念旧交，乃寻环珓于翁前，祝曰："兹来不知翁死，若许取米，仍载棺如数。"言毕掷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殓之。遂载其米以归，后亦无他异。

双凤乡居民盛氏，家颇富。一日，所藏钱尽飞入邻家。盛亲见之，然无以为计。

乡人朱某，居闾门之西。夏月，尝夜半启门就凉，见正北云际，露一龙头，其大如屋，睛光灿然；旁背立一披发人。朱大惊欲仆。须臾，云拥不见。朱疑披发者为真武神。以问于予，予曰："此司龙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县巨室某氏，一日忽血流沟中不止，渐至散漫。顷焉，遍所居皆是。定海卫官与知县闻之，皆来聚观，不知

何怪也。

白莲桥有渔人，网得一物，鳖头，眼赤如火，鲇鱼尾，四足如鸭，状类小犬，鳞甲悉具。渔人以为奇怪，鞭数百下，死。复放水中而去，不知何物也。

滁州魏生，尝夜乘马过近州山间，时已昏黑，见一物如金盘，相去甚迩。魏疑其为鬼，且进且却。既而渐近魏马，魏不得已，以鞭击之堕地，视之，乃一萤也。

予尝遇一方士，自云尝游青城山，见供佛水碗，乃大桃核，可一升。异而扣诸小僧，僧云："吾师采之山后。"方士俟其归，求往。老僧怒其徒轻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岭三四里，抵危磴，扪壁而步，僧行如飞。至一桥。穷桥，得广平石敞数亩，其下隐隐若闻鸡犬之音，崖侧偃卧一桃树，长数十丈，枝叶四布，花方盛开，香芬异人世。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遒劲可爱。后数年间再游，则其僧已亡，故道迷塞矣。

嘉兴焦通判，陕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疹，祷于城隍，不效，击败神鼻。其妹为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梦城隍诉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无状，何不病之？而乃病我？"神蹙额曰："此人凶恶，吾不敢犯。"妃告于王，以十金改塑，乃差。谚所谓鬼怕恶人也，可发一笑。

鬼仙降笔时有之。近余在邹氏所见颇奇。主人请撰春联，时命改易不厌。既退，而余语客曰："此灵鬼尔。然亦可谓罢软无为。"明旦仙至，遂书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当因吾言耶？"月余，在江阴某氏，忽降笔云："为我谢都少卿，如何考吾'罢软无为'？"予为拊掌。盖醉中一言，鬼亦闻之。其为题清旷楼绝句云："四围山色绕阑干，六月清风入座寒。对此令人发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宽。"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礼曹，安南会试，训导朴直坚舟漂入广，送达阙下。予遣通事检其稿，得古抄《周易》。从而借观。中与华异者数十处。如“盛德大业至矣”下，无“哉”字；“是兴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备异闻也。具见《周易考异》。

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门达锦衣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命解缚，面令演之。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陕西秦府有龟钮金印，重九斤六两，文曰：“秦王之宝。”盖太祖特赐秦府，他王所无也。秦府又有径寸珠，一重七钱七分，一重八钱七分，名太岁弹。成化末，取入内庭。

南昌铁柱宫，晋许真君镇蛟之所。铁柱在池水中，径尺余，水退可见。昔有人携灯其上，水腾沸，急灭灯乃已。盖真君与蛟誓铁柱开花释之。蛟见火，将谓柱开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灯。宫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韩都宪雍总督两广军务，道径南昌，入宫，塑像者忽堕地。韩公惊愕，许杀贼胜，为真君铸铜像。至广东获贼，像遂易焉。

南城罗侍郎玘，有异质。九岁始能言，言即知书。十五岁始寐，十五以前未尝一瞑目。恒见一老妇纺纬其床侧，言既通，不复见，盖鬼媪也。又罗公为士子时，游乡校尊经阁，见梯边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数步而取之，则已撤去。盖妖狐所脱也。

正德中，教坊庄贤素多资，其父卒，求志墓于浙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为之。其间有云：“君配某氏，有贤德。三女皆适名族。”时人传以为笑。

张公元祯，居翰林久，其门生之子，又有出门下者，其人不敢称“门生”，而通状曰“门孙”。冢宰马公文升，齿德并尊。乡人以书通者，不敢称“乡尊”，而曰“乡祖”，此亦可作对也。

锡山钱秀才，兄应役粮长。县令点名，兄偶不在，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钱以实告。令曰："汝既为秀才，吾有一对，'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钱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笑而释之。

华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余岁，偶入嫂室，见一僧，长约二尺余，从床下出，牵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脱。惊告其嫂。嫂曰："汝无惧，第先入，我潜门外。如僧出，当执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搂女如故。女高叫曰："和尚来了。"嫂进执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语，其容似欲祈脱。有顷，则变一木块。辨之，乃纺车轮心耳。王归，怪而焚之，不灭，遂以刀碎之。视其中，隐隐有血，投之于水。后其家或不举火，则釜中悉皆灰泥。间亦有不洁污其中。如是月余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尝见一驴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长。人束起之，则其行如飞，虽善马勿逮。解其束，则一步不行。

南京一贵人家庆寿，命厨人于羊群中取母羊，将宰为享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方取盐，既至而失刀所在。颇怪之，乃尽逐羊寻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视其腹下，乃刀也。盖其羔即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弃其业。

有一道士善书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验。肤庵施先生文显扣之，曰："汝符何以能灵？"道士曰："信手挥将去，知他灵不灵。"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学术到纯熟处，己亦不知。方见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古砖一块，乃唐顾府君墓志铭。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于黄村旧茔，礼也。曾祖思绪，祖迪，父冀，府君讳良辉，字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园顺德，抑强伸弱，非公不□（原文此处为方框）。原注：阙一字。死时年五十有六。兹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终于私

第。有子四人，长顾秀，次顾□（原文此处为方框），原注：阙一字。次顾康，次顾芳，并哀号泣血，气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砖为铭，词曰："赳赳丈夫，雄雄气色。倏忽迁化，幽魂莫测。身没名在，叹之何极。"

常熟一乡民，因岁歉，携其妻，将往溧阳，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兴，舟人欲图其妻，乃诒夫曰："汝何必往溧阳？吾熟此处大家，与汝登岸，投可相依者，来取妻，讵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妇候舟中。与舟子行，时天色已暝，舟子负木桅随行。至松林，以桅击其夫，仆于地。意其死矣，回舟谓妇曰："而夫已为虎食，而今奈何？"妇大号哭。舟子曰："而勿哭，我亦有家，与尔完聚足矣。"妇叫号不已，直欲寻其尸。舟子仍负桅引妇同行，欲并杀之。途中，过林莽间，有虎跃出，直趋舟子。妇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与舟子伴同至溧阳某家，言其故。主人不内，妇复号哭。蓦有里正径其旁，偶问故。妇具言其事，里正曰："适在县见前一男子，诉在某处被舟人谋杀，幸而不死，岂汝夫耶？"导妇至邑门，夫妇大哭，复归常熟。

朝鲜入贡，必遣六曹参判官为正使，其官即中国之侍郎。别一人曰书传者，盖纠察参判之官。一或失礼，必归奏于王以罪之。位卑而权重，参判不敢慢也。

朝鲜设官，名与天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则同名，故总称陪臣、大头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礼曹，正使刘德光，其翰林学士，由状元及第，来见。予语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纪行之作，肯出示乎？"德光谦谢。明旦，与副使御史阮秉和共作古风一篇、律诗三篇以呈。诗意大抵归美于予，语亦有可取者。今藏于家。

洪武中，乡试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两京翰林官主试，其他止聘校官而已。乡试有录，谓之《小录》，前必有序文。余见三十年前《小录》，前后序凡三四篇者，今则惟前后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尝见永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

惟第一甲得刊。永乐十年会试，《中庸》一题，刊义二篇；今则题止一篇，唯论或两篇耳。往时乡试作减场者，如前场七篇，止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应天府乡试，吾乡祝参政颢以减场得高魁，今则凡减场者皆帖出矣。

释氏磬口向上，上者阳也，求人于阳之义；铃口向下，下者阴也，求人于阴之义。

僧入定有至数十百日者，欲其醒，不可呼撼，当以小磬向耳旁击之。既苏，又当以人乳滴口中，待其肠胃复通，然后食以汤粥，乃得不死。

张士诚初据姑苏，居承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祠在其旁，每夜出，惊恐士卒。士卒不安，迁居府治。

慈溪杨名父子器，为诗敏捷，下笔数百言，不属草。一日，余与杨君谦同会，名父濡毫立成数律。君谦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国，足以惊倒番人。"名父曰："吾诗不行于中国，仅可以惊番人乎？"相顾一笑。

周文襄公在吴，有部民负黄帕直入厅事。公异而问之，曰："某，孙潼也，楷书《千字文》一本，进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观，为给驿传以行。及入，乃得旨，云："孙潼书法麄俗，令再习小楷。"潼失意而归，自后每为人作字，必题云："钦命再习小楷孙潼。"又郡人吴英好作大字，往来徐武功之门。武功得罪，以党被逮。有司无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广西。后赦回，自署纸尾曰："钦调广西民人吴英。"

上饶娄谅，以道学为乡人所尊礼。桑民怿为太和训导，往谒谅。时谅方构室，其柱且合抱，民怿因笑曰："颜氏陋巷，亦有是乎？"谅色不怡。坐定，民怿求观所为文，谅出一编。民怿览数篇，即还之曰："吾始闻先生名甚重，今观先生之文，散漫无法，殆不满余望

也。”谅怫然曰：“吾文何处无法，请明言之。”民怿抵掌笑曰：“先生过矣。诗文不佳，道学问之功已欠，吾犹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闻人毁己而怒，血气勃然，则所谓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讫趋出。谅为之气沮。

阳明王公为刑部主事，决囚南畿。扬州有陈指挥者，杀十八人，系狱，屡贿当道，十余岁不决。王公至，首命诛之。巡按御史反为立请，而王公竟不从。陈临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杀汝，十八人之魂当不舍吾。汝死，何能为乎？”竟斩于市。市人无不啮指称快。陈之父死于阵，而其子又以御贼失机，伏诛。三世受刑，亦异事也。

《砚云》甲编本跋

都公讳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礼部郎中，加太仆少卿而归。少好读书，至老不倦。里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群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扣之，果得火。一时传为佳话。生平著作最富，如《西使记》、《金薤琳琅录》、《玉壶冰》、《听雨记谈》诸书，邑志称其旧所刊行者二十种。近则《铁网珊瑚》，公七世孙肇斌于吴门刻《寓意编》，平湖陆烜氏刻入《奇晋丛书》，又皆次第梓行，脍炙人口。余向藏《谭纂》上、下二卷，传抄日久，亥豕较多，因与蒋子春雨略为校订，以公同好。春雨云："尚有《南濠文跋》亦无刊本。容访诸藏书家，倘得补刻，岂非艺林一大快事耶？"卷首门人陆采，乃先生之婿，号天池山人。年十九，即撰《王仙客无双传奇》者。其编辑此书，亦残膏剩馥，不忍弃置之意云尔。瓯山金忠淳识。

玉堂漫笔

［明］陆　深　撰
胡　勤　蒋文仙　校点

校点说明

《玉堂漫笔》三卷，明陆深撰。陆深（1477—1544），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明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进詹事府詹事，致仕。年六十八卒，谥文裕。少与徐祯卿相切磋，有文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赏鉴博雅，为词臣冠。除《玉堂漫笔》外，还著有《传疑录》、《史通会要》、《科场条贯》、《书辑》、《古奇器录考》、《淮封日记》、《河汾燕闲录》、《金台纪闻》、《春风堂随笔》、《溪山馀话》等。

本书看似谰言琐语，然多订正经典，综述见闻，杂论事理，足资考证。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略，未尝不苦思竭力；其体一段记一事，缘情注录，亦非恒人所能办。如所述典法伦教皆可以兴革，布措可考见于后世。再如那些乡野趣事、野史考证，亦颇有生趣，细综物曲，盖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经世之略，皆可以昭世轨、歆人情，名一家言。

《玉堂漫笔》无单刻本，见存于《俨山外集》。此书刻于明嘉靖年间，由陆深之子国子生陆楫校刻，陆深之甥授中表黄子标铨次。除《俨山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有完整的《玉堂漫笔》三卷内容，其余只录《玉堂漫笔》一卷或摘钞一卷，如明《宝颜堂秘笈续集》、清《说郛续弓十二》、清《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及《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等。

此次校点以上海图书馆馆藏《俨山外集》本为底本，参校《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本以及其他重要类书所引相关条目，于分段、文字，斟酌比较，择善而从。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返回总目录

卷上

薛文清公观崖石，每层有纹横界而层层相沓，谓为天地之初阴阳磨荡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层复一层也。殊不知实是水所漾耳。盖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开辟之际，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从水中洗出，观江河间沙洲可见。余尝谓：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颠有水，然水亦实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间”，“塞”字与“吾往矣”字相应，是充然不挠屈之义，与“塞天地，贯金石”语微不同。虽横渠亦有“天地之塞言其体”之言，恐与《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从心从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为性，此近于作用之说。释氏尝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释氏之所谓性，其义亦与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与吴康斋尝言梦见朱子、孔子。二公皆质实人，虽无妄语，然不书亦可也。

释氏之所谓心，吾儒之所谓气也；所谓性，似吾儒之所谓心者。命名取义，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议之可也。

昔人谓月体无光，借日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阙向东，残月之阙向西，此之谓映日可也。惟望后之月阙亦向西，似与映日之说稍碍。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东长安。是夜客散，适见阙月初升，阙处乃西向，疑之。明日晋阳诸生来见，因举予《月影辨因》识

之。

虞伯生集题《耕织图》，大意谓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重厚之君子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置四佥事，其二乃劝农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至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为周密，似少此耳。

汉哀帝时，王舜、刘歆议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殷之三宗是已。宗无数也，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毁其庙”，此皆据统一之君而论。又曰：“迭毁之礼，亲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汉儒之说，不过如此，似涉傅会，姑录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尽；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晋志》述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恐亦难据。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气耳，岂容有水耶？气无穷，理亦无穷，却倒说。

尝见阎闳尚友宪副云：“龙袖娇民为我文皇帝白沟之役时事，欧阳圭斋南词中已有此语。”想是元时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斋论“风”、“雅”取名最有理，前辈说《诗》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风即风以动之之风，雅即雅乌之雅，以其声能动物也。”又曰：“风雅惟其声，不必惟其辞。”故有声而无辞者有之，无声而有辞者无有也。

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此张衡灵宪生魄生明之说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于太庙，见月西坠，而阙处向东南，此时日在寅宫矣。廿二日晨起，见月阙正向西。《周髀》：步日自东而南而西而北。穹

天所论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岁。己亥蒙御笔亲题，以学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从南巡。时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内阁未斋顾公居守，赐关防。石门翟公新起行边，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铸关防。礼部行在则介溪严公。兵部尚书则东瀛张公。礼部印则甬川张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则南塘宋公。户部右侍郎三峰高公，出办粮草，亦给关防以行。顺天府尹则石峰邵公云。

俞贞木，洞庭人，石涧先生之孙，年九十六而卒。尝见其题赵仲穆画马一绝，颇有风致："房星方堕墨池中，飞出蒲梢八尺龙。想像开元张太仆，朝回骑过午门东。"

杨文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学有刻板。"盖得之传闻，其实无之。

闻前辈翰林先生尝道抑庵先生王文端公直为吏部尚书，颇致憾于杨文贞公，盖以为挤之也。今《抑庵集》中有《东里翰墨》卷，引正记其事，其序《杨文敏公集》谓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为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题梁用之诗后，谓内阁在东角门内，常人所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则翰林诸公之所处也。今内阁榜文渊，而不在东角门之内，诸学士所处者，则在左顺门之南廊，而榜为东阁云。

汉制以本官任他职者曰兼，常惠以右将军兼典属国是也；以高官摄卑职者曰领，刘向以光禄大夫领校书是也。唐制有曰摄者，如侍中之摄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试之别，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未正名命者为试。宋制则高一品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等为试。元祐以后又置权官，如以侍郎权尚书之类。汉制赵充国为假司马，则又有假职矣。

宋制以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谓之内制，以他职带知制诰谓之外制。今制惟翰林列衔，散官署于职事之下，未闻所据，独杨文贞公以为故事。南京太学碑文学士宋公讷奉敕撰，散官书于职事之上。

本朝开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后至十七年甲子复设乙丑会试。杨文贞谓国初三科，犹循元制作经义，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场之制。

扬州漕河东岸有墓道，题曰夏国公。夏 音虔与夏字相类。少一发笔，下作乂，行人遂讹呼为夏国公。盖镇远侯顾公玉之赐葬也。玉，丙申岁归太祖，累立战功，靖难师起，辅仁宗居守北京。内难平，论功封镇远侯。年八十有五，永乐十二年卒。国初功臣未有寿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于贵州，出镇贵州时，辞仁宗于文华殿，曰："殿下于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诚，惟于小人当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计。"意为怨府，然其辞指温厚，亦武臣中之难得者，独与姚少师论兵不合云。

金陵陈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笃学，仕元为温州路学教授。时兵乱，弃官归隐，闲居一室，署曰静诚。每夙兴焚香叩天，愿生圣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台侍御史秦元之荐于上。即日召见，与语大悦，称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赞画实多，命为翰林学士者再，皆辞。又命为礼部侍郎，又辞。又除为礼部尚书，又固辞。上嘉奖，连称君子，数谕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带刀侍卫。"亦叩首以子幼辞。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伦志其墓。

石首刘永清，永乐辛丑进士，庶吉士，授检讨。修五经四书成，升侍讲。正统初，升广东左布政。陈庄靖文自及第，以侍讲升云南右布政。

宋太祖北征，因河东谍者语刘承钧曰："君家与周世仇，宜其不屈。今我与尔无间，何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钧复命曰："河东土地

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之什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自汉魏以来，词命简洁，未有其比。

仪铭，郧府长史，在景皇监国时忠智可观，即文简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谓克肖者矣。

陈束，字约之，以翰林编修出官二司。今以参议捧表入京，过余问近世诗体，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业集序》为贽。其持论甚当。但诗贵性情，要从胸次中流出。近时李献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体论之，似落人格套，虽谓之拟作亦可也。杨载有云：“诗当取裁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殆名言也。

己亥八月当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陈，俟命闲居。少宰张先生甬川以《革朝遗忠录》见贻，题其缄曰：“及谢客时一览。”予闭关读之，义例芜杂，似是稿草。前有三序，文不知谁所为，观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予尝有意整齐其事，在国子时尝作编年未就，今日就衰退，恐无成矣。

国初书法，以詹孟举希原为第一。弈棋以江阴相子先为国手。奉化胡廷铉与孟举同书《千文》，太祖以廷铉书法过孟举，令书皇陵碑。鄞人楼得达亦累胜子先，得赐冠带。都南濠亦记一僧屡胜子先云。

卷中

相传永乐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访邋遢张仙人。即张三丰，名通，号玄玄子。天师之后，寓居凤翔宝鸡县之金台观修炼。洪武壬申，尝应蜀献王之召，辞还山。金时人也。都太仆玄敬尝为予言，苏城人家有三丰手笔，盖与刘太保秉中、冷协律起敬同学于沙门海雪者。南阳张朝用尝记三丰遗迹云："三丰，陕西宝鸡人。元时于鹿邑之太清宫学道，与朝用高祖毅相识。往来其家为亲密，亦爱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乱，叔廉避地宝鸡。洪武中，三丰亦来宝鸡，与西关李道士白云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时方年十三，三丰见之，问曰：'汝谁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张叔廉也。兵乱徙家于此。'三丰曰：'我张玄玄也。昔客柘城时，扰汝家名毅者为谁？'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见其始生时。童子其勉力读书，后当官至三品。'越月，朝用与李白云送之北去，见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尝识三丰，荐之为均州知州。与同往寻访，竟无所遇而还。十五年，文皇再遣宝鸡医官苏钦等赍香书，遍访名山求之。又遣龙虎山道士奉书云："皇帝致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龙虎山道士，谨致香奉书虔请。拱候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或云此举实托之，以别有所为。忠安行事有密敕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云，学仙尝与三丰往来游从。永乐三年，国子助教王达善以宗道识三丰，荐文皇。召见文华殿，赐金冠鹤氅，奉书香遍访于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迹满天下，竟无所

遇，而还复命。近见都公《谈纂》，记三丰在洪武、永乐中事三则，祝希哲《野记》“冷谦作《仙弈图》以遗三丰”一条，此不录。

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时不同，地利亦异。亢旱则低处得过，而高处全无。水涝则高处或可，而低处不熟。”按：此可论吾县东西乡之利害。

国初岁遣监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灾重患，乃遣廷臣行视，谓之巡抚。事迄而止，无定员。宣德间以关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正统末，南北兵兴，于是内省边隅遍置巡抚官矣。今惟浙江、福建无巡抚，时设巡视。陕西一省则有四巡抚，北直隶则有两巡抚云。

丁酉岁，予自四川左辖召为光禄，入朝面见。候五日，乃罢，因免朝故也。后转太常兼读学、詹事兼学士，皆不得面恩。当时叙庵李公时在内阁，曾与论请行午朝礼，叙庵以为难。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获随午朝，窃念日奏寻常起数，于事无补，但于祖宗勤政之典，乞师其意可也。臣愿今午朝惟议经邦急务。如吏部有大升除，礼部有大灾异，户部兵部有紧急钱粮边报，工部法司有紧关工程囚犯之类，许令先期开具事由奏乞。圣驾定日出御左顺门，侍卫一如午朝之仪，事该各衙门会议者，各官就于御前公同计议。如吏部升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资望未可之类，内阁辅臣亦同议可否。事体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补本备照。若系本衙门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陈说有无故事、两疑情由，请旨定夺。若是事体重大、一时难决者，听各官先行博议于下，候至朝时再议奏行，仍乞温颜俯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圣明耳目开达，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见。有事则行，不分寒暑；无事则止，勿劳圣驾。既不废午朝

之典，又可率群臣兴事。则凡时政得失、军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张矣。”其议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见，可敬可服。己亥南巡还，有旨各衙门俱严公座，仍许礼部都察院参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门与崔少詹后渠坐堂。复至东阁画会，一时冷局为之振作。时见左顺门陈御座，设黄幄于上，将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读《惠安新集》，备记于此。

张文潜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谓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时，南京官僚想用伞盖，袭封诚意伯刘基有《华盖殿侍宴退朝》诗云“团团褐罗伞，被服金文章”可见。

《史记·扁鹊传》：“饮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对，所陈札子首曰：“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颐浩当国，见之笑曰：“秀才家识甚好恶。”文章之弊一至于此，为之浩叹。

柘湖，今在华亭县南六十五里，本海盐县地。王莽时改曰展武，因陷为湖。

扈渎，今在上海县北十里，本海盐之东堰。晋袁崧筑垒以御孙恩者。

上海县，元末割华亭东北之五乡分置。唐天宝初，割海盐之北境，置华亭县。

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姑苏，据浙西五郡。十九年，发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夫筑杭州城。松江入皇朝，当在龙凤年间。吴元年上海钱鹤皋平。

静安寺在县西北十里，中有赤乌碑、陈朝桧。

永定二年割海盐盐官隶海宁郡，上海又尝属钱塘矣。

苏丑字叔武，歙人。易简之后，年八十余，正统间卒。以隐逸自高，性爱古法书名画，不惜万金购之。曰："此足养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谓博雅矣。近时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于败家亡身者，此又可为鉴戒也。

怀素《自叙帖》近刻石于苏州，兼刻古今题跋。出于文徵明父子之手，烂然可观。内苏栾城一跋云"予兄和仲"，盖谓东坡自题曰"苏辙同叔在绍圣三年三月谪高安时所写"。岂有所讳耶，将别有字行，而子瞻、子由特显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旧闻秘阁有石本，今不及见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写，时已入阁。似指今内阁而言。空青曾纡绍兴三年三月曾跋一过，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冯当世本后归上方，而石刻为内阁本。"此指宋内阁而言。按宋无内阁而本朝无秘阁，用字微有不同，而制度当考。释文虚"荡"字，细观刻本，当是"薄"字，草法稍作转折尔。若"荡"字亦可通，不若"薄"义为顺也。"建业文房之印"当是徐鼎臣兄弟笔意，尚存缪篆之体尔。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观，因书所疑南窗下，两目作花，投笔浩叹。

张户侍西磐润，字汝霖，山西平阳人。一日过予，与论薛文清公。西磐云："曾闻刘少师晦庵言：《读书录》乃公记每日所得，故不厌重词复说，以资寻绎玩味，最可观。后来为人分类剖析，作著述之体，殊非本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则又决裂破碎矣。不但著书之难，而传书之难如此。

全椒乐韶凤，洪武中以兵部尚书转翰林院大学士，以病免，起为国子司业。

《永州府旧志》：李应宗，零陵人，洪武五年进士；蒋奖，洪武八年进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逊，洪武丁卯科进士，丁卯为十九

年，皆不开科，当有误。唐福领永乐乙酉科进士。永乐有丙戌，亦无乙酉科。

国朝进士科始于洪武四年，辛亥吴伯宗为状元，自后罢试。至十八年乙丑为丁显榜，二十一年戊辰为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为许观榜。是年五月重试，则韩克忠为状元。二十七年甲戌为张信榜。洪武中又有张显忠、花纶，皆称状元，《送花状元归娶诗》见《练子宁集》。丁丑年有陈安榜，庚辰则胡靖也。

衡山后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为甑，节处可制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处。

世传《七贤过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尔。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作者七人像而为画尔。姜南举人云：“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元高德基云：“吴人尚奢争胜，所事不切。广置田宅，计较微利，不知异时反贻子孙不肖之害，故谓之苏州呆。”自今观之，呆岂独苏哉！

卷下

富韩公严重，每言辞皆厉。《邵氏闻见录》记其一则曰：“弼尝病今之作文字无所发明，但模棱依违而已。人之为善不易，人之为恶，必用奸谋以逃刑戮。君子为小人所胜，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者贵，恶者贱，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开元间总结经律论之目。至贞元间又增新经二百余卷。宋至道以后，惟净所译新经又九千五百余卷。予见南宋藏经与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经又添入元僧以后诸人文字，而卷数仍旧，岂亦有添减欤？

《襄阳大堤曲》有“倒著接䍦花下迷”，盖用白纱作巾。南朝虽帝王亦服白纱帽，沈攸之所谓“大事若克，白纱帽共著耳”。又别有白叠巾、白纶巾。后世惟凶服乃用白。

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诰几廿年，其出也，杨文贞公为之也。初，文端与文贞同闾里且联姻，文贞雅重，其人欲留以代己。文贞之子稷恶状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于是怂恿文端言。文端直谅人也，遂言于文贞。文贞甚德之，叹谢以为非君不能闻。文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实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阴得文端之言而为之备，驿递中皆先置所亲，誉稷之贤。复扬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谤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贞历数处皆然。稷复逆于数百里外，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讷循理，俨然谨愿人也。家中惟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而亲戚皆畏稷，交誉之。文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

妒己。及还朝，遂出之于吏部。初仁庙时官爵最不轻授，陈德遵循以状元满三考，仁庙最爱之，欲升侍讲学士。文贞以为太骤，止与侍讲。仁庙面谕德遵以故，犹以许之，德遵遂衔文贞。未几仁庙宾天，德遵已失遭逢之会，遂郁郁。移疾还，日夜嗾其乡人告稷恶状，乡人皆畏其宰相之子，不敢发。会建安杨文敏公既卒，乡人诉其子于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于阁下曰："杨先生肉未寒而遂受诬若此，何以处之！"初，文敏与文贞同事，颇不相能。及是，遂曰："既然，须与别其是非。"中官曰："当下抚按耳。"文贞以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于抚按之手，须锦衣官校提来，实欲辱之也。既来，白其辜，坐告人以罪，朝廷与其子为尚宝官而去。德遵闻之，遂言于乡人曰："汝以为宰相之子朝廷务姑息之，文敏公独非宰相乎？"具稿速其来上，王振得之，遂不告于文贞，而以文敏故事处之。逮来狱成，议置重典。初，仁庙与三杨君臣俱泣曰："汝必辅朕子孙，朕亦贷汝子孙死。"故三杨子孙皆有敕，稷之敢于为恶，亦有所恃也。稷既系狱，文贞得疾，犹欲援敕以赎稷死，命次子□检敕。□密秘之，托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闻之丹徒靳宫谕云。

予游金陵，观大功坊回龙巷，想见当时君臣之际焉。大将军为人谦谦不伐。又从父老问大将军时事，其蹙元帝于开平也，阙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夷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呜呼！深远矣。

文章贵简明，王伯厚甫尝称欧阳公、刘、柳无称于事业，姚、宋不见于文章，过于唐人所云"周勃、霍光虽有勋伐，而不知儒术；枚皋、严忌善为文章，而不知岩廊"，终不若汉人所谓"绛灌无文，随陆无武"尤为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试进士至万五千人，是年赐第八百余人。宋朝故事，每廷试前十名，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间，始曰："取士当务至公，考官自足凭信。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

降？自今勿先进卷子。”此真帝王之体。古所谓“君明乐官，不明乐音”者，正如此。

晋悼公入告群臣之词，《左氏》、《国语》并载，而不若《左氏》之简严也。《左氏》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国语》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语胜《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盖天，曰浑天。宣夜无传，《周髀》盖天考验多失，独浑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天大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无度，因日一昼夜所躔阔狭而名，盖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为一度，故分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盖天之有度，犹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广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万里。上下四方，径各三十六万里。《后汉·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积一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学林》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则地至天万五千里尔”。按：《唐书》一行梁令瓒候之度，广四百余里，上下四方径各五万余里。周天实一十六万里，地上地下各八万里。天道幽远，术家各持一说，宜并存之。

天圆如倚盖，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绕极七十二度，常见者谓之上规。南极入地三十六度，绕极亦七十二度，常隐者谓之下规。

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动者二十八宿是也。日为阳精，月为阴精。五行之精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为宿，咸列布于天运行躔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转。一云：日月本东行，天西旋入于海。牵之以西，如蚁

行磨上。磨左蚁右，磨疾蚁迟。天一昼一夜而一周又过一度，日一昼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积二十七日强而周天，又二日半强而后与日会。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无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东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则井斗不与日躔相当，其度不得不阔。觜鬼与日躔才相及，其度不得不狭也。

日所行谓之黄道。本无道，况色乎？历家入算，姑以色标识之。黄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传曰："朱道一出黄道南。"盖指南陆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陆称朱，所以避之也。黄道出入于赤道之内外，赤道横而黄道斜，斜长于横，故黄道为之增。若赤道居中，黄道旁出，旁狭于中，故黄道为之减。此自然之数也。

日行黄道，七政循黄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极最远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极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极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黄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远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黄道东，朱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此其交也。必由于黄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黄道内谓之阴历，行黄道外谓之阳历。东方青龙七宿谓之东陆，西方白虎七宿谓之西陆，南方朱雀七宿谓之南陆，北方玄武七宿谓之北陆。总之二十八宿，而天体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当其同度谓之合朔。舒先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

凡日月无光曰薄，亏毁曰蚀，虹霓曰晕。气在日上曰戴，旁对曰

珥，半环在旁向曰抱，背曰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变祆曰散。五寸之内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过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触曰犯。居其宿曰守，经之曰历。相击曰斗，环之曰勾，绕之曰已。早出曰赢，晚出曰缩。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太史总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校点说明

《双槐岁钞》十卷，明黄瑜撰。

黄瑜，字廷美，香山（今广东）人。生平不详。景泰七年丙子（1456）举人，应诏疏上“六事”，触权贵，将得罪，幸赖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郎薛远救之。成化五年己丑，授长乐知县，故世称“长乐公”。黄瑜在任时，兴学、安良、化盗、抗暴，颇有惠政。未几，以劲直忤当道，弃官归老。徙居会城番山（今广东番禺）下，手植二槐，构亭，吟啸其间，自称“双槐老人”。瑜以诚为学之本，以“不欺心、不欺人、合内外而一之”为诚。老而好《朱子语类》及唐音杜诗，卒年七十三。著有《双槐文集》（已佚）、《双槐诗集》、《双槐岁钞》。

《双槐岁钞》，因黄瑜归老后所建“双槐亭”名之，所记洪武迄成化中事，凡二百二十条。“圣神功德”、“人文典礼”、“天地祥眚”、“经史异同”、“懿行美政”、“异端奇术”，无所不包。其中描述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汉族的交往、关系，如“西域历书”、“蒙古瓦剌”、“朵颜三卫”等，都颇有价值。可贵的是作者并不限于叙事，在“金尚书际遇”、“己巳御虏诸将”、“卜马益”数条中，作者皆讥其失，体现了“崇大本、急大务、期大化、决大疑、昭大节、正大经”的著书目的。故此书在明人野史中颇得体要，于正史多所裨补。然亦多与他书相类，且神怪报应之说，往往滥载，是以读者当留意焉。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一些可与今已残缺之书互补互校的篇章。尤其如卷八的“尹氏八士”、“祭公芮伯”，出自《逸周书》，而现

存《逸周书》中此二篇颇多阙处。若以《双槐岁钞》中此二条参补，几可全矣。

本次整理，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陆延枝刻本为底本（此本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录），以清道光十一年（1831）南海伍氏粤雅堂文字欢娱室刊《岭南遗书》本对校。据《双槐岁钞》伍元薇跋，知此本乃据康熙甲子刻本重刻。另一参校本为清顺治四年（1647）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说郛》本（此书仅节选《双槐岁钞》一卷），并参考多种相关著述、类书，斟酌比较，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校点说明
双槐岁钞叙
双槐岁钞序
双槐岁钞序
修省直言
卷第一
圣瑞火德
讲经兴感
御制逸诗
醉学士诗歌
春王正月辩
宋元通鉴
何左丞赏罚
风林壬课
嘉瓜祥异
文华堂肄业
尊孔卫孟
贵妃礼制
礼仪尚左
禁水火葬
宋复元仇
朝云集句
卷第二
国初三都
中都阅武
朝会纪事

西域历书
国子试魁
圣旨立坊
两魁天下
海定波宁
丁丑再试
刘学士
邑俊升郡学
孝义家
臣节忠谨
咏初月
姓名相同
纲常为治
御宝文移
卷第三
三丰遁老
圣孝瑞应
刘伯川善观人
胡贞女
史孝子
冷协律
姚少师
长陵八骏
柳庄相术
金尚书际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灵济宫
营建祥异
观灯应制
驾驭文武

临莅本贯
周宪使
龙马
玉箫宫词
首甲朱书
古注疏
过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观物吟
卷第四
圣子神孙
诗歌纯粹
文渊阁铭
太孙侍从
孝子擢大学士
陈情愿仕
端本策
卢师二青龙
台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讳
宋元伦理
经书对句
衔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断鬼石
历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学行
猗兰操

谪官尽职
赐降虏姓名
恩宥军伍
陈御史断狱
卷第五
阅武将台
内府教书
蒙古瓦剌
朵颜三卫
倭国逸书百篇
朝觐旌励
石主事救师
胥掾官至尚书
士夫孝行
场屋知人
京军边军
马政
周凤钱晔
戊辰登科录
贾斌进忠义集
蛊吐活鱼
冤魂入梦
己巳御虏诸将
因灾却瑞
雨滴谣
太学生进谏
易储诏
京闱二科举首
卷第六
北京十景

太玄洞极潜虚
夏二子
曹教谕诗评
祷神弭寇
先圣大王
草庐原理
皇极观物
性敏善断
龚指挥气节
井妖致殒
旌忠祠
王忠肃公
薛尚书论礼乐
张都督不欺
马杨二义士
非非国语
卷第七
金钱银豆
黄寇始末
王清罹难
太宰上寿
南苑射猎
布衣进心学图
寿星塘
莲峰卿云
登科梦兆
汤阴精忠庙
岳武穆遗诗
理宗本生系
庄周乱名实

薛文清公德学
郕邸官僚
彭蠡缆精
绝句近唐
古廉叙织锦图
卷第八
名公诗谶
仝寅王泰卜筮
唐试进士排律
宋赐进士诗
夜见前身
河套墩台
车战器械
西番遏狄
四代通礼
始终清操
棠花表节
贞燕烈鸳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宫
缘木求鱼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礼
玉堂赏花
马恭襄殊锡
万祺禄命
鹊桥仙
草马骨羊
妖僧扇乱

狱囚冤报
椓人妻
卷第九
南京科道
庄定山
追复位号
林玠降箕
伏阙泣谏
咏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陆论韵
龙洲魁谶
妻救夫刑
山阜变占
瑞梦堂
文武换易官秩
会试论表
援例入监
龙与蜘蛛斗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谠
简除保举
荆襄兵兆
卜马益
才力不及
名画古器
东海二仙
虎臣进谏
道具体用

奖贤文
卷第十
孝穆诞圣
进御当夕
御制静中吟
午朝奏事
谪仙亭
汤李自相标榜
刘绵花
牛生麟
筹边翊治策
刘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称呼
给由赈济
沈阳鸡异
木兰复见
长幼礼严
圣贤后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进士教职长史
哈密
鸢鱼辩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丘文庄公言行
保举神童
修省直言
双槐岁钞后序

重刻双槐岁钞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双槐岁钞叙

宋左禹锡裒诸家杂说为《百川学海》，元陶九成纂经史百氏为《说郛》，类书纪载，庶其备矣。今予观于黄公《双槐岁钞》，甚有所得，而叹古人多遗论也。夫长乐黄公，南海人也，蕴道立德，博学宏词，抱志负才，思奋庸于时，以大厥施。起乡荐，养太学，顾乃弗录南宫，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闻见，朝披夕撰，日积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载，逮孝皇御极八禩，《岁钞》乃成。圣神功德书焉，人文典礼书焉，天地祥眚书焉，经史异同书焉，懿行美政书焉，异端奇术书焉。考诸既往，验诸将来，大有关系，殊非裂道德、乖伦彝、拂经背正、费岁月于铅椠者比也。故今考之，为卷十，为目二百二十。约可该博，小可括大，简可胜繁，无蹈袭，无补缀，无剽窃，可信可法，可观可兴，可以训诫劝惩，罔不具焉。评者以为应仲远之《风俗通》，蔡中郎之《劝学篇》不是过也。乃若博古物如张华，核奇字如扬雄，索异事如赞皇公，知天穷数如淳风、一行，可兼其长。亦何必订古语为钤契，究谚谈为稗官，搜神怪为鬼董狐，资谑浪调笑为轩渠子，以称雄于技苑谈圃为也。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此万世作者法程也。兹长乐公，殚智竭劳毕四十年，遵孔氏之遗教，辑儒者之完书，示今传后，不亦贤于人远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弘、德，馆阁台省，宗工学士，各纪闻见，著为录、记、谈、说，自成一家。迩年尚述大夫，萃而传之，名曰《今献汇言》。博物洽闻，殆与黄公斯钞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恶足专美前世哉！小子无似，幸不弃于泰泉詹学，巨篇示轨，受迪多矣。敢拾俚语，置诸末简，询刍荛之一得，采葑菲而不违，窃属望于博雅君

子。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资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总督漕运、巡抚山东、南畿，大庾刘节书。

双槐岁钞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维五，而疵亦称是焉。盖叙古者用乎择者也，赞今者用乎确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业者用乎会者也，谛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于择，恶滥以蔽美也；鉴永于确，恶诬以废鉴也；贤重于公，恶暗以妨贤也；功即于会；恶紊以隐功也；作贯于理，恶谬以颛作也。斯纂述之恒局云。予观长乐令黄公《双槐岁钞》，未尝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为书，言乎其古也，搜罗群籍，维典乃宪，譬则武库洞开，而神物焜耀，粹其择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际，开物成务，拥日月而蹑云汉，昭其确矣；言乎其才也，采莹弃瑕，而眚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业也，因事以表伐，而审势以裁变，标其会矣；言乎其文也，秾辞谣谶，捃摭罔漏，然卒规之于雅节，综其理矣。居诸中秘，鉴戒其备乎？推诸州里，道化其兴乎？施诸四方，文儒学士不有矜快于先睹者乎？昔应劭沿风俗而《通义》成，世南工赋咏而《书钞》富，温公志献纳而《稽古》详，东莱慕演撰而《事记》显。驰艺苑者，籍余沃焉。玩是书之华，固足以比隆于诸子，要之精蕴，宜未可以纪载窥也。虽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笃古之行，超萃其才，内弼亮而外宣风，盖优举焉。乃疏格于五事，骥淹于百里，四十年匡济之怀，附之铅椠以老，所谓“德泽不加于时，欲垂空言以诏后世”者，无亦异代而同遭欤？抑庆泽之源犹瓜瓞也？于语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粤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风操特重，宫端先生蔚然悬深源之望于天下。双槐名亭，殆有俟耶！王氏征之矣。书十卷，凡二百二十篇。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抚云南、湖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

学南海黄衷书。

双槐岁钞序

儒者之学，通古今，达事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予质性疏鲁，虽颇嗜学，然于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见所闻暨所传闻，大而缥缃之所纪，小而荟荛之所谈，辄即抄录。岁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兹，而编成焉。凡圣神功德必书，崇大本也；人文典礼必书，急大务也；天地祥眚必书，期大化也；经史异同必书，决大疑也；懿行美政必书，昭大节也；异端奇术必书，正大经也。言今必稽诸古，言天必征诸人，言变必揆诸常，言事必归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顾学识谫陋，择焉而不精；词藻粗弱，语焉而不详；搜括疏漏，犹登山望远而近不知；毛举细琐，犹入室观近而远不察，徒为饰辕覆瓿之赘物焉尔，何足以尘艺圃而辱牙签也哉。昔者成式《杂俎》，志怪过于《齐谐》；宗仪《辍耕》，纪事奢于《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则？多闻不能以阙疑，多识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书，得诸朝野舆言，必证以陈编确论；采诸郡乘文集，必质以广座端人。如其新且异也，可疑者阙之，可厌者削之。虽郁于性命之理，若不足为畜德之助，而语及古今事变，或于道庶几弗畔云。双槐，亭名，在广郡会城，予解组后栖息处也。时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黄瑜廷美甫谨书。

修省直言

先大父长乐府君，蕴道立德，思奋庸于时。领荐后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于外，乃返会城以老。故见闻甚富，然必参伍研核，岁增月润，始成是编，惟馆阁一二事，犹阙疑焉。比佐窃禄留院，堂之东一巨柜，扃镝案牍，虽吴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据而补之，洪武中科第及永乐初吉士姓名是也。忆孩提时，府君抱哺，日置诸膝。先考过庭，时时问及名理神化，披阅《语类》诸书，且诵且谈。既莹所疑，则笑曰："程朱语我矣，又奚疑焉？"其笃信如此。闻邸报时事，辄叹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虽帝世不能无也。然明良率作，修其本以胜之。今也机轴转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忧，形诸钞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龄，教以数与方名。偶弄笔作河洛点画，见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傅。今恭阅是编，音容如在，感念罔极，为之愀然。因书《目录》后，以示子孙，尚宝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孙佐顿首百拜谨书。

卷第一

圣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贞应之符，有开必先，自尧、舜以来，未有若是之盛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钟离东乡，皇妣淳皇后陈氏尝梦黄冠馈药一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口尚异香，遂娠焉。及诞，有红光烛天，照映千里，观者异之，骇声如雷。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时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红罗幛。邻有二郎神庙，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庙徙东北百余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向晦将卧，忽煜爚若焚，家人虑失火，亟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耳。帝王之生，必有圣瑞，章章如此。及讨元狄，旗帜、战帽、袄裙，皆用红色，盖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为至正乙酉，淮楚间童谣曰："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至即吴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儿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宁寺塔忽变红色，自顶至踵，表里透彻，如煅铁初出于炉，上有光焰迸发，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谣云："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其应如此。未几，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统矣。又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题诗其上曰："汴水东流过旧京，恢图妙算入皇明。暂携诸将停归骑，来看中原第一城。"诗作于元，而"皇明"之句又与国号相符。然则圣皇之兴，所以开亿万年无疆之休者，夫岂偶然之

故哉？

讲经兴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广洋，乙未岁以儒宿被召为令史，累除照磨、正军、都谏司都谏。事太祖于草昧之初，谏行言听。及有天下，召入中书，封伯爵，寻与胡惟庸并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诗集名《凤池吟稿》，有《奉旨讲宾之初筵诗》，叙曰："臣梁贞用古诗三百十一篇，辑成巨帙，进供睿览。元之秦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亲检阅，以《宾之初筵》一诗，命臣广洋直言讲解。顾念学问迂疏，曷足发扬古作者之微旨？据经引注，敬为演绎，上亦为之兴感，乃曰：'卫武公，一诸侯也，九十衰耋，尚能令人作诗自儆，复令人朝夕讽咏，期于不忘。矧今以可为之年，当有为之日，何不激昂黾勉耶？'仍命臣广洋缮写数十本，颁赐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应乎心，以古贤侯为自期。视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浃洽矣。"观其所叙，盖在为都谏时也。圣祖当兴王之时，崇尚经学，非徒悦之于心，即欲见之于行，而又上下交相儆励如此，真可为万世劝讲之法也。梁贞者，浙江耆儒，后官至太子宾客、国子祭酒。秦元之，名从龙，元御史，寓镇江。周良卿，不知何许人。相传初渡江时，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礼，有谋则召之。惜丘逸其名。

御制逸诗

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元化自然。尝谓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邪！"见于《御制文集》者，可概见已。今得逸诗二首。

《赐都督杨文》云："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马鸣

甲胄乾坤肃，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终有种，穴中蝼蚁更何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

《赐善世法师文彬凤阳行》云：“老禅此去正秋时，临淮水碧见苍眉。月明淮海镜清影，广寒处处影常随。水帘洞口溪云白，知是山人爱游客。淮海月高天气凉，西风凋叶衬长陌。清霜将降雁鸣天，淮之南北尽平川。荆山神禹凿，役使多幽玄。禅心若欲与对越，切莫将心恋丹阙。野人本与红尘隔，且去溪边弄明月。”声律醇正，音响清越，真所谓昭回之光，下饰万物，虽工于唐者万不逮也。

醉学士诗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览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亲更为之。赋成，召禁林群臣观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赋以进。”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铺叙成章，诣东黄阁次第投献。上皆亲览焉，复置品评于其间。已而赐坐，敕太官进天厨奇珍，内臣行觞。觞已，上顾濂曰：“卿何不尽饮？”濂出，跽奏曰：“臣荷陛下圣慈，赐臣以醇酎，敢不如诏？第臣年衰迈，恐不胜杯杓，志不慑气，或愆于礼度，无以上承宠光尔。”上曰：“卿姑试之。”濂即席而饮。将彻，上复顾曰：“卿更宜嚼一觞。”濂再起，固辞。上曰：“一觞岂解醉人乎？卒饮之。”濂举觞至口端，又复瑟缩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为？”对曰：“天威咫尺间，不敢重有所渎。”勉强一吸至尽，上大悦。濂颜面变赬，顿觉精神遐漂，若行浮云中。上复笑曰：“卿宜自述一诗，朕亦为卿赋醉歌。”二奉御捧黄绫案进。上挥翰如飞，须臾成楚辞一章，曰：“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斝兮银浆。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时书。”濂既醉，下笔欹倾，字不成行列。甫缀五韵，上遽召濂至，命编修官朱右重书以

遗濂，遂谕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谢。上更敕侍臣应制赋《醉学士歌》者四人，考功监丞华克勤、给事中宋善、方徵、彭通。闻而续赋者五人，秦府长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编修王琏、张唯、典籍孙蕡。彭与孙皆吾广人也。

春王正月辩

国初新安赵东山先生汸著《春秋诗说》，述其师黄楚望泽《春王正月辩》曰："春王正月，此不过周之时周之正月。而据文定，则春字是夫子特笔，故曰以夏时冠周月。又谓夫子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则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则谓周未尝改月，引《史记》冬十月为证，如此则时或夫子所移易。以此说夫子，岂不误哉！泽之愚见，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为正，此是尊王第一义，决无改易。其答颜子行夏之时，乃是为万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统壹诸侯，用之纪年，用之朝会，若民事，自依夏时。后来，汉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时，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经文举所书月，以证改时改月。如庄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此周之四月也，当夏正建卯之月，则改时改月甚明，其证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则六月乃建未之月，则春不得耕、夏不得种，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种，则于农事无妨，故此年不书旱、不书饥，明是周正，其证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冬猎曰狩，此是子丑月，故书狩。主夏正者，谓非时而狩，所以为讥。泽以为既不书公狩，又不书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职，本不应书，所以书者，为获麟耳，决不可强以为贬，其证三也。盖周以建子之月为春，终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时也。"同时有程氏端学者，著《春秋或问》，略曰："周不改时，惟改子月为正岁，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

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气候初温和也。三阳为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则天地闭藏，冰冻地坼，谓之始和，可乎？正岁者，岁之始也，周以子月为岁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职》：正岁十二月令斩冰。言正岁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为岁首也。下文春治鉴、夏颁冰、秋刷，不言冬者，正岁即仲冬也，斩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时，于此可见。《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孟子谓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至于日至之时皆熟，以此知日至之义，不可专以冬至夏至论也。郑氏《周官注疏》以正月为周正月，以正岁为夏正月，其说误矣。自《左传》一失以春王正月为周王正月，孔、郑再失以周正说《诗》传《书》，杜元凯三失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自是以来，千有余年，诸儒议论胶固，未能致辩于此。迨伊川谓《春秋》假天时立义，胡文定传《春秋》，祖述其说，谓夏时冠周月。夏时则寅卯辰为春月，周月则子为岁首，时自时，月自月，不相为谋。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两说亦各可通。文定以春为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为周之月，则时与月异，朱子所谓月与时常差两月，《穀梁》直以春为岁之始，虽建子亦可为春，犹子时为日之始也。《逸周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人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礼监于二代，故用夏时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为春而狩田，以中春为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为正月，所谓正朔也。鲁史纪年，必以是为始，而蒐狩用周月，不从夏时，故夫子告颜渊曰：“行夏之时。”终觉周月以子为春之不正耳。在他经可以用夏时，而《春秋》纪事，必用周正。据师说三证，则周人改时改月，断可知矣。

宋元通鉴

四明陈桎尝事张士诚为编修，国初征为修撰，进直学士。尝作《宋鉴纲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笔入其先世数事，曰：“户部尚书显者，尝论蔡京之奸，不复仕。显孙曰吏部尚书伸，上章辨伪学，谏韩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书德刚，请复济王官爵，端平中，左迁而卒。德刚子曰太学博士著，上书论贾似道奸邪，出判临安府。”桎即著之孙也。成化中，建阳知县张光启《续通鉴节要》，尽去桎之缪，而并元史入焉。惜其当详者略，当略者详，谬误尤多。如“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此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上遇风所作也，而《宋鉴》以为唐介诗，且改“强”为“狂”，“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鱼龙”，可谓谬误之甚者。《元鉴》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诗，乃以为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孙何、王曾、杨寘、冯京是已，顾又不载何、寘而以宋郊厕焉。稽诸《文献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吴感，而谓乡举南省廷试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为王禅。王禅，盖梁王也。若此之类最多，姑举其显著者耳。夫诗章姓名，浅近易纪，而犹谬误，则事涉暧昧者，当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为千载不决之疑也。

何左丞赏罚

东莞谢用宾京录何左丞真遗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各称相公。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寨自守，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贵曰何三舍者，与从简皆勇而有谋，素相合。从

简力请贵同往，密为表饵之术，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时真下令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于是奴遂伺间缚成以出。真见而释之，引置上坐，笑谓曰：‘公奈何养虎遗患？’成掩面惭谢曰：‘始以为猫，孰知其虎？’奴求赏，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且驾诸转轮车，人推之，又数人鸣鼓督奴，使号于众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又数人鸣钲督奴妻嘘火，奴一号，则群应之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不能过也。真自是益有功，颇自矜，从简多所规益。李质据有岭西，真欲并之，以从简谏而止。后归降，封东莞伯。”余高祖讳从简，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传缺略，得谢所录而后知其详，因收入焉。予祖母关氏，南海山南人，虽出巨族，能服勤习俭。自洪武壬申称未亡人，足不出阈。尝谈先世行事，谓高祖保全李元帅，正谓此。永乐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将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风林壬课

风林先生朱学士允升升，徽之休宁人。博综群书，皆有旁注。至于数学卜筮，靡不精究。早从资中黄楚望泽游，偕同郡赵汸受经，余暇，遂得六壬之奥。偶访友人，见案上置四合，戏谓：“君能射覆乎？中则奉之，否则为他人饷也。”允升更索一合，书射语，亦合而置之，曰：“少俟则启。”适有借马者，友人令仆于后山牵驴应之。允升即令一时俱启，前四合皆鱼也，射语云：“一味鱼，两味鱼，其余两味皆是鱼。有人来借马，后山去牵驴。”宾主为之绝倒。徙居歙之石门，馆于临河程氏，教其子大。大为继母所苦楚，几于骊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经。后允升梦大至其室，适报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课之曰：“此子后必遭妇人之祸。”寻于所居山前创盖草舍数十间，乡人怪之，指以为问，允升曰：“后或车

驾临幸，休军旅于此尔。”丁酉秋，天兵下徽，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过之，果令军士休其下。允升既被召问，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大悦，遂预帷幄密议，问所愿欲，曰：“请留宸翰，以光后圃书楼。”上亲为书“梅花初月楼”以赐之。临行，更问之，允升跽而泣曰：“臣子同后得全躯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浅矣。”后吴元年，拜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诰词曰：“眷我同姓之老，实为耆哲之英。”其见亲礼如此。洪武改元，告归省墓，时年逾七十，致仕归，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礼部侍郎，善诗翰，大被宠遇，禁中画壁多其题咏，或令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之，将杀同，因念允升之请，令其自经。壬课精妙，一至于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乡试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试下第，授池州学正，壬辰任满还家。其事圣祖，以讲究大礼仪制取用云。

嘉瓜祥异

洪武五年夏六月，应天府句容县民张穀宾家园产瑞瓜，同蒂骈实，以献。高皇帝喜曰：“灵贶之臻也。”宴赉之御制《嘉瓜赞》，祝其世生公侯。人以谓张氏致此，必昌且大。居无何，邑人有与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经死，有司掩捕其弟以塞责，穀宾走诉阙下，或戒之曰：“诉之且得重罪。”不听，诉之，并就执。穀恭恸曰：“我被诬有司，命也。兄何为者？”穀宾曰：“吾赴弟之难，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伤冤之。穀宾妻胡氏与其三子伯逵、伯安、伯启，皆谪戍崇山。伯逵寻调赤水，卒。伯安留其弟养母，躬往继戍焉。既去，而母亦卒，人益伤之。伯安有子谏，后登进士，擢御史，人以为理复其常。然流离颠顿，亦已甚矣。瑞瓜致异，乃至于此。由是观之，人家兴衰，固不系乎草木以为灾祥也。

文华堂肄业

洪武六年，诏天下乡贡举人罢会试，于是开文华堂禁中，为诸俊秀肄业之所。堂去奉天门不百武，车驾尝幸临之，命选举人年少质美者，肄业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额内选四名：其第一人张唯，年二十七，永丰儒籍，寓南阳府兰阳县；其次王辉，年二十八，祥符县人；李端，年二十一，怀庆府河内人；张翀，年二十七，洛阳人。上召见便殿，亲命题赋诗，称旨，皆擢翰林国史院编修，赐冠带、衣服、靴袜。二十三日，山东解额内选进五名：其第三人王琏，年二十三，济南府长山县人；次则张凤，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川县人；陈敏，年二十三；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召见、赋诗、授官、赐予，亦如之。于是，唯等受命入堂中读书，诏词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赞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等与焉。上谓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卿其勉之。"于是，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赐衣，时赐白金、弓矢、鞍马，宠锡甚厚。濂辈虽司启迪，顾诸生皆上所亲教，不敢以师道自居。一日，侍燕间，询及肄业孰进益，濂对曰："无如张唯者。"因备述其隽才，请录为弟子员，上笑而许之。盖同时进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上命应奉殷哲、赵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摄监察御史以行，寻还任。又选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练习政事。蒋学、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邹杰等皆拜给事中，礼遇虽未及唯等，然侍从车驾，应制被顾问，未始异也。其后多出为参政，惟张翀愿就南阳府学教授。时禁筵宴把盏换盏，谓之胡俗。马亮为河南参政时，信国公汤和经过，陪饮，离席把盏，和叱亮出，对众责喻，以违礼禁罚之。张凤为广西参政，与同官蒋学、按察副使虞泰、佥事李湜相与燕饮，交互换盏，醉后致争，遂蹈刑宪。其事不约而同。礼部移文，戒敕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圣祖眷遇之厚，千载一时。诸人乃无

能以功业自见者，有君无臣，不能不令人感叹也。《水东日记》以王琏为姑苏人，盖误云。

尊孔卫孟

国初，象山钱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饮啗，居尝以豪杰自负。元末天下大乱，隐居，年将六十。见国朝一统，乃诣京师，敷陈王道，献长诗一章，称旨，即拜刑部尚书。洪武二年己酉，诏："孔子，惟国学春秋释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师，先儒谓仲尼以万世为土，宜令天下通祀。报本之礼，不可废也。"上从其议。上尝览孟子至土芥寇仇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剀切出于至诚，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飨得不废。一日，召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常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终日。上悟，赐饭，即命撤图。唐之论谏，尊孔卫孟，正色立朝，于是乎有可称矣。

贵妃礼制

洪武中，成穆孙贵妃薨，诏东宫服齐衰杖期。懿文曰："在礼，惟士为庶母服缌，大夫以上则无服。陛下贵为天子，而臣为庶母服缌，非所以敬宗庙、重继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彦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谢，遂著为礼制。甲子九月，孝慈皇后丧既除，册李氏为皇淑妃，燕赐百官有差，郭氏亦进号皇宁妃，没而服衰，以母视之。册而兼皇，以君视之，别嫌明微以正内也。李氏，凤阳寿州人，父

杰，洪武初以广武卫指挥北征阵亡。见《刘学士集》。

礼仪尚左

圣祖初起兵，犹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上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善长为左相国，达为右相国。《礼记·玉藻》曰："听乡任左。"注云："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则臣在君之右，是以听向皆任左以尊君。"想当时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宾相揖立时，以右为尊，就坐以左为尊，甚得礼意，由近辇毂故也。

禁水火葬

圣祖尝与学士陶安登南京城楼，闻焚尸之气，恶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师所临，见枯骸，必掩埋之而后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处水葬火葬。中书省礼部议，以民间死丧，必须埋葬，如无地，官司设为义冢，以便安葬，并不得火化，违者坐以重罪。如亡殁远方、子孙无力归葬者，听从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圣祖可谓体天地之仁矣。

宋复元仇

胡元灭宋于厓山，其祸烈矣。帝显既降，封瀛国公，史莫究其

终。然在燕八年，因杀文丞相，始给衣粮，则是未给之先，冻馁可知，其意未尝欲其生也。后为僧，号合尊，有子完普，亦为僧，俱坐说法聚众见杀。其母舅吴泾全翁，梦二僧曰：“我，赵显也，被虏屠害，已诉诸上帝，许复仇矣。”已而中原大乱，韩山童自称宋裔，烧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败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迎其子林儿，称宋帝于亳县。其地旧有明王台，因以为坛，遂号小明王，改元龙凤。二年下江南，三年开江南行省，以吴国公为大丞相。卒启我大明以灭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后倡义伐亡道秦者，为张楚之陈涉。楚将项燕，立怀王孙心，号义帝。沛公乘之，卒以灭秦。汉祚讫于帝禅，禅实降于司马昭柄魏时，卯金弗祀，晋实为之。刘渊既僭称汉帝，执辱怀愍。而自言汉裔，终篡晋位者又刘裕也。李唐本支，尽歼于朱温，其子孙不能报，而李存勖报之，是为唐庄宗。温父子仅十余年，宫潴庙烬，而神尧文武，祀于南唐，乃与五代相终始。宋复元仇，大抵相类。呜呼！天岂梦梦者邪！

朝云集句

洪武中，西庵孙典籍仲衍蕡，号岭南才子，工于集句，叙所作《朝云诗一百韵》，语多不录，录其叙，盖传奇体以资谈谑尔。叙曰：“庚戌十月，余与二客自五仙城泛舟游罗浮。道出合江，访东坡白鹤峰遗址。还，舣舟西湖小苏堤下，夜登栖禅寺，留宿精舍。时薄寒中人，霜月如昼，山深悄无人声，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独散步东廊。壁光皎洁若雪，隐约有字，急呼小奚童篝灯读之。字体流丽飞动，似仿卫夫人书法。诗凡十首，皆集古语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钱塘东复东，偶来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艳骨已成兰麝土，露华偏湿蕊珠宫。分明记得还家梦，一路寒山万木中。’其二曰：‘妾本钱塘江上住，双垂别泪越江边。鹤归华表添新冢，燕蹴飞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间俯仰

成今古，只是当时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旧精魂，化作阳台一段云。词客有灵应识我，碧山如画又逢君。花边古寺翔金雀，竹里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时节雨纷纷。’其四曰：‘东望望春春可怜，江篱漠漠荇田田。绕篱野菜飞黄蝶，糁径杨花铺白毡。云近蓬莱长五色，鹤归华表已多年。梦回明月生南浦，泪血染成红杜鹃。’其五曰：‘浮云漠漠草离离，泪湿春衫鬓脚垂。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钟随野艇回孤棹，蝉曳残声过别枝。青冢路边南雁尽，问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恼断苏州刺史肠。猿带玉环归后洞，君骑白马傍垂杨。鹤群长绕三珠树，花气浑如百和香。惭愧情人远相访，为郎憔悴却羞郎。’其七曰：‘孤月无情挂翠峦，金炉香烬漏声残。云收雨散知何处，鬓乱钗横特地寒。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明朝有约谁先到，青鸟殷勤为探看。’其八曰：‘杏花疏雨立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短鬓欲星愁有效，此身虽异往常存。关门不锁寒溪水，环珮空归月夜魂。倚柱寻思倍惆怅，夜寒𩞁玉倩谁温？’其九曰：‘万紫千红总是春，登临一度一思君。舞低杨柳楼心月，香沁梨花梦里云。风景苍苍多少恨，阴虫切切不堪闻。思君今夜肠应断，书破羊欣白练裙。’其十曰：‘零落残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声肠断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往年。’其后复书罗浮王仙姑月夜过此有感而赋。余惊曰：‘此非仙语，乃人间意态也。’方欲再谛视，而灯为北风所灭，月亦烟晦，林木淅沥作山鬼声。余毛发森竖，不敢久立，即还室掩户，踉蹡而卧。梦一美人，上衣红绡，下衣系荷丝裙，从花阴中来，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丽，光夺人目，风鬟雾鬓，飒然凄冷，殊不类人世中所见者，仿佛若有金支翠蕤导从其前后。隔竹先闻歌声，似吴人语。余侧足倾耳，竦身听之，则悠扬宛转，欲断还续，半空松柏作笙箫声，助其清婉，而螿蚓唧唧，若为之击节也。其词曰：‘舞衫歌扇旧因缘，万事伤心在目前。云物不殊乡国异，夭桃窗下背花眠。烟笼寒水月笼沙，谁信流年鬓有华。燕子衔将春色去，梦中犹记咏梅花。青山隐隐水迢迢，客梦都随岁月消。惟有别时今不忘，水边杨柳赤阑桥。杜陵寒食草青青，

长诵《金刚般若经》。雨冷云香吊书客，梦中同蹑凤凰翎。远上寒山石径斜，宫前杨柳寺前花。红颜未老恩先断，莫怨东风当自嗟。与君略约说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屈指别来经几载，愁心一倍长离忧。旅馆寒灯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莲。何时最是思君处？月落乌啼霜满天。欲写愁肠愧不才，依稀犹记妙高台。问余别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来。紫烟衣上绣春云，一树繁花对古坟。辛苦无欢容不理，半缘修道半缘君。春愁冉冉带余醒，珍簟银床梦不成。知子远来深有意，酷怜风月为多情。光阴卒卒一飞梭，怨入东风芳草多。旧枕未容春梦断，秦云楚雨暗相和。身前身后思茫茫，秋菊春兰各吐芳。惭愧情人远相访，为郎憔悴却羞郎。’歌已，复续拗体诗三首：‘白袷玉郎寄桃叶，金鞍骏马换小妾。翠眉蝉鬓生别离，南园绿草飞胡蝶。野棠开尽飘香玉，细柳新蒲为谁绿？忽忽穷愁泥杀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滩，绕船明月江水寒。欲随郎船看明月，游丝落絮春漫漫。’其声哀而不伤，怨而有容，亹亹而不穷，如孤凤之鸣梧桐，雌龙之吟水中也。歌阕，余不觉泣下，亟趋见之，环珮余音，犹泠然也，谓余曰：‘妾，钱塘歌者，眉山苏长公妾也。’言讫，不见，余亦惊觉，询之寺僧，则曰：‘寺南有王氏朝云之墓，今数百年矣，或其余魄也邪？’余怛然自失，酹以椒浆云。”

卷第二

国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诏以大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南京既立宗社、建宫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举行。三年改临濠府为中立府，定为中都。筑新城，在临濠府旧城西二十里。于新城内营皇城，皇城内有万岁山，南有四门，曰午门、玄武、东华、西华，建宫殿、立宗庙太社，并置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新城门十有二，洪武、朝阳、玄武、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后右甲第。于洪武门外立圆丘，于左甲第门外立方丘，与南北二京为三都。其后，北京罢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徙府治于新城，即旧会同馆为之。赐名凤阳府者，以在凤凰山之阳也。迨永乐中建北京于燕，竟成圣祖之志，而三都备矣。昔汉光武以南阳旧宅为南都，故张衡作三赋，《西京》、《东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学士时勉、陈侍讲敬宗皆作《北京赋》，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岂所以阐扬洪业、昭示万世者与？后有作者追踪周《雅》，歌咏岐、周、丰、镐之义，虽赋三都可也。

中都阅武

蜀献王，讳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贤德，博通经艺，旁及内

典，上所钟爱。既封，呼为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王阅武于中都，长史太原王仲礼等随侍。盖中都乃上故乡，实龙兴重地也。王至中都，首辟西堂，以读书自娱。阅武余暇，日与儒生探赜经史，商榷异同，沉潜玩味，殆忘寝食。时翰林编修李叔荆掌中都国子监事，大被亲宠。明年，揭“忠孝为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诗文名僧来复，与之讲论，因谕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观道》、曰《崇本》、曰《敬贤》，来复为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宝训堂于殿之西，尊奉祖训录于中，先代帝王大经大典，咸列于左，亦令来复记之。会叔荆被命与前编修致仕苏伯衡为会试主考，伯衡告归金华。王召之至中都，入见西堂，馆于国学者逾月，讲道论文，殆无虚日。且又劝学延师，给以廪食，教育扈卫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闻而益爱之。二十二年己巳春，遣使召还，其年遂之国云。来复，字见心，豫章人，有《蒲庵集》。国子祭酒李鸿渐、司业刘丞直皆求为记。师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会纪事

北平刘宪副崧自纪朝会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宪。迨九年闰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觐。明年正月至京，则朝廷更制，内外官率九年为任。又闻有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会京师，予以留滞道次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赍所书事迹赴考功监投进。监在奉天门之西南上，其导之进者则殿廷仪礼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书王敏于大本堂启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以考满至京，未经注代，俾往复任。今宣谕在迩，宜令听候者，东宫可之。’越二月十八日，佥事阎裕等，至自四川。未几，广东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佥事徐叔铭、经历王敬修、知事俞思敬，与山西副使杨基、江西副使周凯、山东副使张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监察御史权河南司官董哲，与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后至。皆集于

会同馆，凡四十有九人。其始至，皆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如仪，行朝觐礼。至是，始齐同焉。前期，仪礼司正戒各道官率所属入听宣谕，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众各常服，俟于阙门之西外。时中书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台左大夫汪广洋、右大夫陈宁，皆先入，文武百官从之。既而司正引众班，循阙右西侧门以入奉天门，复由门之右掖进奉天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上已升殿矣。司正与序班导众由殿右历西阶折而东行，遥望见金刺纹团凤扇夹御座，正南面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则副使四人，广西佥事颜继先、陕西佥事韩宜可等数人与经历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后。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朴，未甃饰也。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负山字金漆素木屏风，据金椅，下施苇席焉。天颜清怡，玉音畅亮，宣谕丁宁，继以戒敕。特命户部尚书偰斯以官段四表里赐余奎，赏其前在山东时实封言事剀切云。宣谕毕，众惶恐再拜叩首谢而退。又明日，为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辞，众复具朝冠服，随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上既升御座，司正以闻，乃就位，赞拜。礼毕，趋退，由奉天门。未竟，有旨召复入，而前行者已出，赴仪礼司收服矣。后行者闻命，将复入，不可，乃亟出易服，仍群趋以入。时工匠方集殿墀，颇喧杂，上厌之，乃徐步出殿门，降庭陛以临于丹墀，将坐，见臣等且还至，乃直南趋出奉天门，度金水桥。又趋午门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卫士，环拥后先，而仪仗严肃特甚。众俯伏，喘汗战栗，不知所为。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谕之意否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禄甚厚，而民隐未尽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责欤？惟是新制，九年考绩，若等其各还司，以纠以察，慎乃宪度，大者以闻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纪，使后此能复见朕，则若等为奉职矣。’是日，圣训谆复，视前日尤严切焉。拜辞礼毕，上将起，复立而申饬者再四。暨返驾，将入午门，忽返顾曰：‘若等其偕来。’上既入，乃自东甸以登于观，上遂入坐南殿，群臣登自西甸，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陈几席焉。云有旨赐膳。既而光禄寺设馔，酒三行，进膳毕。司正奏按察司官谢赐膳，敕免谢，

乃退。诣中书省及府台以次辞谢而出。又明日，赍兵部符验，出金川门，赴龙江驿，次第起船以归，实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达北平。追录前所会宪官之爵里姓字为一帙，以识好会也。”圣祖之亲近外台、戒敕谆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礼制近古，迥与今异，故录之以备考云。

西域历书

《汉·律历志》曰：“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历，亦自中国而流者也。然东夷、北狄、南蛮，皆不闻有历，而西域独有之，盖西域诸国当昆仑之阳，于诸夷中为得风气之正，故多异人。若天竺梵学、婆罗门伎术，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来，已见于中国。今世所谓《回回历》者，相传为西域马可之地，年号阿剌，必时异人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实起于隋开皇十九年己未之岁。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为一岁，岁有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闰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闰十有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宫月甲子再会，其白羊宫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与中国春正定气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经纬之度，著陵犯之占，历家以为最密。元之季世，其历始东。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统历》也，得西人之精乎历者，于是命钦天监以其历与中国历相参推步，迄今用之。今按，岁之为义，于文从步从戌，谓推步从戌起也。白羊宫于辰在戌，岂推步自戌时见星为始故与？御制文集有授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敕文，谓“大将入胡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方先圣之书，我中国无解其文者。闻尔道学本宗，深通其理，命译之。今数月，测天之道，甚是精详。时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余年，岂所译者即此历书与？当俟知者考诸。

国子试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举之制，即今三场程式也。是科京闱，国子监生为魁，且中者居半。九月，圣祖命礼部尚书任昂各出榜于原籍，以荣耀之。自此科举日重，非由此进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会试，翰林待诏朱善、前助教聂铉为考试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黄子澄第一，练子宁次之，皆监生也；第三名花纶，乃浙江新解首，自余监生前列者多。上喜甚，升善为文渊阁大学士。欲用铉，铉固辞，乞教谕俸，许之。及殿试，有司奏纶第一，子宁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上梦殿前一铁钜钉掇白丝数缕，悠扬日下。觉以语左右，莫知其为何祥。及拆状元卷，乃花纶也。上嗛其不叶梦，取第二人为首。已而得丁显卷，姓名与梦相符，遂擢为状元，显时年二十八，子宁次之，纶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第二甲马京、齐麟为编修，吴文及三甲蔡福南为检讨，子澄抑置三甲、与顾观为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修撰云。或传童谣曰："黄练花，花练黄。"上恶其语，以纶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显，字彦伟，建阳人，德业文章无闻焉。尝得其《题兰窗诗》云："公子善居室，猗兰蔚东窗。素荣浥轻露，冷风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临沅湘。岂不艳桃李，懿兹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结佩森翱翔。嘉名既云锡，咏言列篇章。持谢二三子，德馨尚无忘。"显后获谴归，终于修撰，而纶改福建道监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终云。

圣旨立坊

洪武戊辰会试，以苏伯衡及李叔荆为考试官，得京闱新解首施显为第一人，谓传胪必复叶上前梦矣。及取状元，乃监生任亨泰也。圣祖宠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也。亨

泰，襄阳人，为修撰，每召建议，即赐手诏，书襄阳任而不名。寻与黄子澄并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礼部尚书，奉使交趾，后左迁监察御史。十三岁时，尝题扇面云："杲日初升万木低，画船撑出小楼西。先生正熟朝天梦，门外山禽莫乱啼。"其贵达也，人以是诗预占之。

两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贡士会试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许观，贵池人，监生。《书》。张徽，绛州人，监生。《易》。蔡祯，嘉定州人，监生。《诗》。王羽，杭州府学生。《春秋》。胡泰，南昌县人，监生。《书》。林惟和，晋江县学生。《易》。陈裕，宁波府学生。《诗》。贺守真，攸县学生。《书》。董恭礼，鄞县学生。《易》。龙子钧，吉安府学生。《诗》。李谦，兖州府学生。《春秋》。丘秬，余干县学生。《礼记》。叶林，萧山县学生。《书》。李士昌，定州人，监生。《易》。李容，同安县学生。《诗》。李仪，邹平县人，监生。《书》。何测，琼州府学生。《易》。杨璧，海阳县人，监生《书》。吴言信，邵武县人，抄钞局副使。《诗》。张显宗，宁化县人，监生。《春秋》。陈观，永福县学生。《易》。丁仁东，平州人，监生。《诗》。林义，莆田县学生。《书》。张广扬，德庆州人，监生。《易》。陈伯颜，衢州府学生。《诗》。李本宁，晋县学生。《书》。徐逊，杭州府学生。《易》。贾闵，崇德县学生。《诗》。王观，钱塘县学生。《春秋》。赵良，淇县学生。《礼记》。凡三十一人，盖二十而取一也。入对大廷，观复第一。国朝两魁天下者，自观始，时年二十八。张显宗次之，吴言信又次之。上以连科状元皆出太学，召祭酒宋讷，面褒谕焉。《水东日记》谓显宗为状元，非也。自乙丑以来，进士多有为县丞者，是年登科绝少，上乃擢下第举人张孟镛等，俱授主事，盖特恩也。观后复姓黄，官至少宗伯，死于靖难，其妻翁氏夫人

暨二女，亦死节云，可谓不负魁名矣。惜制作散逸，世传其《酬张隐君诗》云："漫批华什咀余甘，欲报琼瑶愧不堪。一自返舟嘐邑后，几回飞梦石湖南。莺花敢续春吟句，灯火空陪入夜酣。茶气拂帘清昼午，想应宾主正高谈。"气概不类其为人，盖赝本也。

海定波宁

鄞人单仲友以能诗名。洪武中，征至京师，献诗，称旨，得备顾问。因言本府名明州，与国号同，请上易之。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复询仲友山川谶纬之详。仲友对曰："昌国县舟山之下，旧有状元桥，盖谶言，故云。而童谣谓'状元出定海'，此最为异。以臣观之，二邑素无颖异材，岂将有待邪？"上闻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则波宁，是宜改名宁波。"时洪武十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国并入定海。二十七年，县人张信果应其谶。盖信即昌国在城人也。信既状元及第，自修撰进侍读。时韩王、安王、靖江王，以幼小，俱在文渊阁讲学。偶与右赞善王俊华司宪，及韩、安二府长史黄章同坐，观《杜诗绝句》云："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章举以为问，俊华曰："此盖伤唐室衰微，有所为而作，观其无题可见矣。"信曰："是时与贞观之风大异，宜有此诗。"已而诸王至，言奉旨各写古诗一首呈览，信即以此诗与韩王写去。御览大怒，韩王曰："张信教儿写耳。"上由是恶之。二十九年二月，同编修戴彝誊《敕谕女户百户稿》进呈，奉旨增二语。信还文渊阁写成，仍旧弗增。彝劝信改易，不从，谓曰："事涉欺罔，祸可蔑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阅会试落卷以不堪文字奏进，与章等同诛，而彝获免云。按，是科学士刘三吾为会试考官，取会元彭德，陕西凤翔人，与兵部主事齐德并改名泰。而信及第之下有真宁景清、奉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止名彝，盖奉上命也。乌乎！人臣事君以不欺为本，信之掇祸如此，岂足以贲山川、应谣谶也哉？

丁丑再试

洪武丁丑会试，考试官学士刘三吾、安府纪善宝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无登第者。入对大廷，赐进士及第。闽县陈郊为首，吉安尹昌隆次之，会稽刘谔又次之，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大怒，下诏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复其科第。于是侍读定海张信、侍讲奉化戴彝、春坊右赞善宁海王俊华、平度司宪右司直郎永嘉张谦、司经局校书瑞安严叔载、正字乐安董贯、二府长史惠安黄章、韩府纪善无锡周衡、靖江府纪善吉水萧楫，及陈郊等首甲三人受命，人各阅十卷。或闻三吾与信稻至其所，嘱以卷之最陋者进呈。上益怒。章进一卷《答君臣同游策》，有曰："贵而在上者，君也；贱而在下者，臣也。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叔载进《易义》有曰："一气交而岁功成。"上曰："君臣同游，本为君明臣良，以成千载一时之盛。今言贵贱，正讥如今臣下犯罪不复宽容矣。阴阳必二气乃交感，今曰一气交，则独阳不生，孤阴不成，诚为悖理。"于是取六十一人殿试，再赐策问，以山东韩克忠为首。六月辛巳朔也。先是，丙子春，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张信等，詹事府官司宪王俊华、张谦、严叔载、董贯及黄章等，编纂历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喾，世远史不详载，自帝尧至元顺帝，三千七百余年行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提其精要，列注各君之下，一览事迹，粲然易晓。至是年四月，撰述汉武帝以长安狱中有天子气，遣使诣郡邸狱，罪无轻重皆杀之。丙吉治狱，拒不纳。上见之，以其讥诛胡党也，因命刑部拷讯。诸阅卷者并祭酒杨淞皆出胡党，惟三吾、信稻及司宪为蓝党，彝及昌隆不与，并宥三吾，余皆磔戮。郊、谔进卷，不行明白用笔批直，有惑圣览，吏部奏发威虏安置。四月初二日，恩宥取回，郊降鸿胪寺司宾署丞，谔降司仪署丞。已而御史劾奏，皆连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详载《薄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万锺，吉安泰和人，时已拜御史，黜为教官，后又入为给事中，左迁刑部检校。以

明《周易》，尝同考会试，擢南京国子助教。九年考满，升翰林检讨，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监。至正统庚申九月致仕，时年七十五，归乡。又数年，乃卒。门人尚书刘广衡谓其能脱刑僇，享遐龄云。

刘学士

刘学士三吾者，长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举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赞善。戊辰九月，上《御制洪范注》成，命序其后。圣览，批曰："理道精详，始终无疵，畅然哉！"由是升学士。辛未三年，考满，吏部以老不称职奏请降黜，上宥之，给与半俸，时年七十九矣。明年，东宫怜其老，令支全俸，亦不辞也。癸酉二月，外孙单庆，以府军前卫千户，坐蓝玉逆党伏诛，女良玉，黥刺发浆糨房。三吾坐是闲住，明年九月，还职。乙亥，奉旨教赵署令子暹等写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笔，写母字先从右起。上诘之，则对曰："此王羲之、赵子昂书法也。"出对句云"江面鱼抛尺"，又以御制诗句为对句，使难为辞。上益恶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谪戍焉。尝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征圣政者。其一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进士，改参军府、庶吉士，出丞郫县，改山东之昌乐，任满，耆老保留，即升知县。为丞时，同旧令入觐，令坐不赈民饥当死，乃诬子仁。子仁实未到官，会设总里长吏证子仁当连坐，察司阅牍，丞无押字，当还职。吏之母诉：'丞今为令，若还署，妾之子愿斩首。'法司曲议丞已在任，当如其吏罪。大理驳之，'令不听丞言，故丞不押字，安得与吏同罪？'竟得还署。方欲行，邑簿以贪墨系都察院，更诬子仁，子仁与对簿，又服罪。上闻之，召谓曰：'汝清强吏也。'赏赉之，使还昌乐。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乐，子仁械致青州，事相连及，刑部行提，于是耆老六十七人条列子仁治状以闻。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寮污蔑，则旁累见逮，即升青州知府，赐衣一袭，宝钞二十锭。"其二曰："洪武癸酉，丽水何叔川知钦州，所属长

燉镇官林佛祖，盘诘擒获守御百户胡全之子，与家人私贩番货胡椒十八裹。解人及椒至州。时叔川方遣人迓其属，全令军吏杨春贿以白金十八两，请免械送。叔川拒不从，竟械系，并所贿送广东道御史问理。既得实发审，大理引奏。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处斩，仍籍全家，银两悉赏叔川。”其三曰：“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其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吴兴之南浔人，父祐始徙姑苏长洲之东蔡村，人以污莱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万三、万四率先两浙大户输税万石，仍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为楹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十，务罄所献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讦，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寻命选大户家为京官六曹，令近侍举所知。惟万四有孙曰玠，擢户部仓曹员外郎，受官辞禄，上益器重之。玠父汉杰，始徙家化周庄焉。”圣祖之奖廉能、励富室如此，吏安民怀，开太平于万世，信有由哉！

邑俊升郡学

国初，有司考较邑学俊髦，升入郡学。吾香山周尚文、林茂，皆其选也。二人于经术外，皆攻诗。尚文读书番山，尝见鬼魅。一夕，其族兄来访，与言：“昨宿有美人来，与联句成卷，有云：‘尽日倚阑人不到，谩听莺语到黄昏。’”兄笑曰：“此真鬼诗也。”因携卷去，倏然不见。讯之乡人，族兄在家，未尝出也，即昨鬼复至明矣，人以为魁兆。寻第进士，筮仕不终，岂鬼豫欺之欤？茂尝咏松云：“大夫真气概，曾不受秦封。”又咏桂云：“姮娥如会意，分我一枝秋。”茂后中乡试，官终五品，盖诗谶也。

孝义家

《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税户人材，高皇帝由此道也。时湖州富民严震直，官至尚书，其次丘显及汤行之属甚众，惟金华浦江义门郑氏为特异。其先曰绮者，有绝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钱端礼，请以身代。端礼察之，白其诬。母张，病风挛，绮抱持若婴儿，三十年不懈。传至文嗣，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绮在时。元至大四年，旌表门闾。文嗣没，大和司家事，严而有恩，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颁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进，拜跪奉觞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趋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舆论谓有三代风，子孙从化，驯行孝谨，执亲丧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货田赋之属，各有所司，无敢私。凡出纳，虽丝毛事，咸有文可覆。诸妇惟事女红，不使豫家政。内外极严，舆台通传，不敢越堂限。家畜两马，一出则一为之不食，人以为行义所感。有《家范》二卷行于世。入国朝，曰渊、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谊闻。上召濂等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对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奖之，拜湜为福建参议。其家僮施庆，居亲丧，哀泣不辍，亦三年不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尚书严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闻，上遣官简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选用。曰济最有文学，除左春坊左庶子，侍从东宫，丙子复选才闾右。曰沂者，召为礼部尚书。其从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门闾。曰渶者，以宗长诣阙谢恩。当陛辞日，上御奉天门，亲书“孝义家”三大字，题其傍曰：“赐浦江郑渶”，而识以“精一执中”之玺。百僚卿士，咸为诗文以颂之。

臣节忠谨

高皇帝奉“若天道刑乱，国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既伏诛，乃大治党与。遂罢中书省，升六部为正二品，分理政务，而命群臣各举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谨身

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庙，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龚敦为春官，杜敦、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尝谕本等沐浴致斋，精勤国务。逮立冬，朔风酿寒，以成冬令，有敕奖之。每赐坐，讲论治道，且令图其像，并赐诰命及衣三袭，又有《待漏院记》之赐。既而本犯极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忧惧而死，于此见臣节忠谨之难也。李祐，安邑人。龚敦，贵溪人。杜敦，壶关人。吴源，莆田人。安然，颍州人。又有何显周，内黄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还乡。尝主本省乡试，甲子、丁卯、庚午，连三科，皆无所避嫌云。予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国子监生郅敏、周彬，以牲醴奠祭通政使荥河蔡瑄，谕文略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难。朕求多士，以显用之。人各务私而不务公，以致乱政坏法者，前后相蹈。惟尔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纳，少有乖谬。随即奏闻，使有司肃然，毋敢妄为。婴疾弗瘳，特命还乡。何期登途未远，即以讣闻。今特遣奠，并赐宝钞二百五十贯，仍免尔家差税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董镛，谕祭故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虹县唐铎，其文略曰："呜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备者，鲜闻其人。尔之于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变色，绝不出恶声，幽德有余，芳名显著，高位厚禄，优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终于家，可谓备膺五福，古今之所罕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终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见也。惟镊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终大常卿。厨子徐兴祖，起自典膳丞，终光禄卿。侍上起兵吴、越，略淮、楚，攻齐、鲁、汴、蔡，以至统一天下。三十余年，出入内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势人，如不相识，一揖之外，不启口而退。故上每称忠谨必以二人为言。噫！搢绅之徒，无亦愧哉！

咏初月

父老相传，懿文皇太子生皇孙建文，顶颅颇偏，高庙抚之曰：“半边月儿”，知必不终。及读书，甚聪颖。朏夕，懿文与之侍侧，上命咏初月。懿文诗曰：“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推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孙诗曰：“谁将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上览之默然，盖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孙将免难也。乃授钥匣，戒以临难乃启。比得披剃之具及杨应能度牒，出走，无知者。正统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还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试，王艮当魁，貌不及胡广，且广策斥亲藩，上遂擢广第一，赐名靖。后复旧名，与杨东里善，约致仕后拏舟往来。及广死，杨梦与广对酒联句，恍然夙约也。诗有“金螺潇洒对芙蓉，鹭渚渔洲窈窕通”之句。广病笃时，人投诗假杨作，云“汉朝胡广号中庸，今日中庸又见公。堪笑古今两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诗惭愤，数日卒。按，宋陈贾劾朱子，人诮之云：“姬周大圣犹遭谤，伊洛名贤亦被讥。堪笑古今两陈贾，如何专把圣贤非？”诗盖祖此。广在内阁，歌颂祥瑞，以启佛老大兴，杨实怂恿之。

纲常为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达至燕，元主受灌顶净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见，称旨，赐银印，号善世禅师，统制天下诸山，仍移文各郡，许诣蒋山受菩萨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绘像事之，以为活佛。御制《善世歌》有“笑谈般若生红莲”之句。寻游方三年，复还蒋山，依止八功德水，赐金环茜衣。车驾临幸，必造其室，咨问法要，

屡赋诗。有曰："晨坐岩前观日出，暮禅松底听风来。"盖规之也。辛酉五月，患足疾死，了无他异，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富平丘玄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为道士。洪武辛酉，遇张三丰于武当山，居五龙雷应宫。有荐其材者，上召，与语，大悦，拜监察御史，赐之室，辞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赠其祖茂都转运盐使司同知，父济川布政使司右参政，母张氏，赠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斋宫，谘以雨旸之应。玄清奏对，称旨，益敬焉。一夕，谓门徒曰："我弃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无他异。二人者，终非仙佛，徒叨冒一时光宠耳。于是上著论有曰："圣贤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顽。其道云何？三纲五常是也。"大哉皇言，与孟子"经正民兴"之旨符矣。故我国家以纲常为治，终不惑于异端者，实本诸此。

御宝文移

南京礼部有御宝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敕谕："朕闻有天下者之有宝，所以昭大信、示传承也。然中古传记莫考。自汉以来，始因传国玺，演而为六，唐、宋又益以镇国、定命、受命诸名，厥数愈繁矣。我朝国初，尝备用之，后复中止。朕承序之初，因得贞玉，协于异梦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为大宝，以'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为文，定名曰：'凝命神宝惟以镇国宝藏'，因而备造六宝，以复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诰、敕命'四宝，及'精一执中、御府丹符'二图记，凡十有三。'皇帝之宝'，诏赦用之；'皇帝行宝'，命将出师用之；'皇帝信宝'，征兵用之；'天子之宝'，诏四夷用之；'天子行宝'，赐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宝'，征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宝'，郊禋用之；'恭禋之宝'，封印香合用之；'制诰之宝'，制谕诰文用之；'敕命之宝'，敕谕敕文用之；'精一执中'，手书用之；'御府丹符'，封记符号用之。所以备一代之制，传子孙于永久

也。尔礼部其宣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阙文也。

卷第三

三丰遁老

“璚枝玉树属仙家，未识人间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标犹带古烟霞。历年既久何曾老，举世无双莫漫夸。便欲载回天上去，拟从博望借灵槎。”此三丰遁老张玄玄诗也。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号也，世呼为“张邋遢”。或谓宝鸡人，或谓辽东人。丰姿魁伟，龟形鹤骨，大耳圆目，须髯如戟，顶作一髻，手中执方尺。无寒暑，惟衣一衲，或处穷寂，或游市井，浩浩自如，傍若无人。有问之者，终日不答一语。及与论三教经书，则吐辞衮衮，皆本道德忠孝。每事来，辄先知之。三五日或两三月始一食。然登山，其行如飞，或隆冬卧雪中，齁鼾如常。时人皆异之。洪武初，入武当，登天柱峰，遍历名胜，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龙，卢秋云住南岩，刘古泉、杨善登住紫霄。乃自结草庐于展旗峰北，曰遇真宫，立草庵于黄土城，曰会仙馆，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长往，不知所在。明年，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请玄玄造朝，了不可觅，或谓在青州云门山洞窟中。永乐初，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给事中胡公浃往，遍物色之，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书曰：“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三月六日，

诏道士虚玄子孙碧云者，往武当，于玄玄旧游处建道场，冀有闻焉。御制诗赐之，曰：“太华山高九千仞，幽人学道巢其巅。云边一卧知几年？悬崖铁锁常攀缘。世间万物无所累，饥食琼芝渴乳泉。炼就还丹握化权，三关透彻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烟，绛宫瑶阙长周旋。五华灵牙植丹田，明珠一点方寸圆。左挹神公右白元，夜开明堂相与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飘飘直上大罗天。时人欲见不可得，三峰下俯飞鸿翼，丹丘羽人常往还。红厓赤松旧相识，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绿发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遍，逍遥下上骖虬螭。若遇真仙张有道，为言伫俟长相思。”诗意盖拳拳于三丰也。碧云亦受命于武当之南岩修炼，以冀见之。

圣孝瑞应

文皇帝在藩，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永乐初，遣中官侯显赍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车驾躬往视之，无拜跪礼，合掌而已。上宴之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彩币、法器，不可胜纪。寻赐仪仗，与郡王同，封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纱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于灵谷寺启建法坛，以荐皇考皇妣。尚师率天下僧伽，举扬普度大斋科十有四日，上伸诚孝，下及幽爽。自蒇事之始，至于竣事，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白鹤，连日毕集。一夕，桧柏生金色花，遍于都城；金仙罗汉，变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幡盖旋绕，亦既来下；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献《圣孝瑞应歌颂》。自是，上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永乐十七年，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以传。九月十二日，钦颁佛经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现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庆云

奉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妙相毕集。续颁佛经佛曲，至淮安给散。又现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礼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称贺，上甚嘉悦。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礼部尚书吕震、右副都御史王彰，赍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颁给。神明协应，屡现庆云、圆光、宝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门，上表庆贺。上益嘉悦，知皇心之与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礼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南京城内外云。

刘伯川善观人

泰和刘伯川，平生轻财如粪土，中年尚有田数十亩，一日悉散予其亲戚闾里。又散遣臧获，独与其妻处敝庐数椽，仅蔽风雨，而旦暮饘粥，休休如也。平居不与俗人接，然善观人。时杨士奇年十四五，与陈孟洁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见款洽焉。是日雪霁，酒酣，伯川命各赋诗言志。孟洁赋云："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士奇即景赋云："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孟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邪？子当不失风流进士。"顾士奇笑曰："虽寒，士当耐。"又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子当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见也。"伯川卒后，孟洁果登第，为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师。皆如伯川言。

胡贞女

永乐初，学士解缙、胡广侍燕文渊阁。太宗皇帝曰："缙、广，少同业，仕同官。今缙已有子，广宜妻之以女。"广俯首曰："臣妻有

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数月，而贞女果生，因名吉庆奴，以上所料也，遂订盟缙子祯亮。未几，解氏遭高煦诬谮，举家戍辽。欲使贞女改适，女窃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觉而救之，血被两颊，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与之盟，终身不改，况背主违父，何用生为？”越数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祯亮归娶。女既归解氏，事二姑极孝，事夫惟谨。姑徐氏多病，不离床席十余年，虽浣涤秽污，皆亲为之。且知书史，性柔愍，侧室子女，视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广有此贞女，然建文擢为状元，乃弃之若弁髦，何也？无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洪武间，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卒于官。五常始七岁，母以幼且无资，不能归葬，遂权厝之，遂携五常北返。每谕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钱可验，待汝长成时，寻骨归葬，则汝可报父恩，而我亦尽妇道矣。”后母没，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殡所求焉。既至，弗获，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怜之，遗以饮食。数日，宪幕张珪知之，为白于台。驰简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殡遗骸，大钱犹在。五常以礼敛榇，当道重其孝，给以舟车路费，赠以诗文。既返葬，结庐墓侧，居三年。正统间，有司列状，上闻，诏旌表其门。左布政锦川梅应奎赠诗云：“河北史孝子，万里来广州。暮投和光寺，惨淡如羁囚。相见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趋相府，长跪述所由。儿昔方七岁，严亲此宦游。三年佐风宪，长贰资良筹。严亲忽亡逝，母氏深怀忧。陆行之舆马，水宿畏蛟虬。舁棺寸步难，何以归故丘？禅关有隙地，乞土寄一抔。母子孤且茕，粥钏促归舟。还乡理先业，薄有旧田畴。儿年日已壮，痛父骨未收。忍离母膝下，望望倚门愁。向来萱花陨，丧葬事已休。即为岭表行，不与妻子谋。路苦焉足恤，到来述所求。门巷非旧日，顾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阏，踯躅空夷犹。

上官幸垂悯，庶得志愿酬。言讫即抈泣，感动仁公侯。霜简发严令，通衢广寻诹。父老四五人，指示东墙幽。发掘见青钱，棺底昔所投。黄金与白璧，次第归衾裯。孝子悲且喜，胜获千琳璆，稽首谢苍天，伏地礼比丘。拜辞乌府旧，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亲魂既安妥，祖陇茂松楸。孝子亦年老，华发风飕飕。诚心格穹壤，孝行遍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别南海头。瘴疠不尔毒，盗贼不尔仇。安行至乡里，嗟哉谁与俦？愿尔增寿考，在世百春秋。愿尔贤子孙，世业治箕裘。以永敦薄俗，芳名千载留。”今按《广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乡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归并光孝寺。梅应奎，作应魁云。

冷协律

冷协律起敬谦，隐居杭州吴山顶上，晓音律，善鼓琴，飘飘然有尘外之趣。国初，授太常司协律郎。洪武元年五月，诏校正音乐。太常少卿陈昧、翰林学士詹同、待制王祎、与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庙诸乐章，起敬裁定为多。《刘伯温基集》云：“旧在杭时，为起敬赋《泉石歌》，乱后失之。今起敬为协律郎，邀予写旧作，已忘，而记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君不见吴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发苍石。冷卿以之调七弦，龙吟太阴风动天。初闻涓涓响林莽，悄若玄宵鬼神语。泠然穿崖达幽谷，竿籁飕飕振乔木。永怀帝子来潇湘，瑶环琼珮千鸣珰。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凤凰。还思娲皇补穹碧，排抉银河通积石。咸池泻浪入重溟，玉井冰澌相戛击。三门既凿龙池高，三十六鳞腾夜涛。丰隆咆哮震威怒，鲸鱼揵尾惊蒲牢。倏然神怪归寂寞，殷殷余音在寥廓。鲛人渊客起相顾，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几年？叔夜广陵无续弦。绝伦之艺不常有，得心应手非人传。忆昔识子时，西州正繁华。筝笛沸晨莫，兜离漫矜夸。子独徜徉泉石里，长日松阴净书几。取琴为我弹一曲，似掬沧浪洗尘耳。否往

泰来逢圣明，有虞制作超茎英。和声协律子能事，罔俾夔挚专其名。’”自伯温语意观之，既素与起敬旧相识，则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为钱塘人，理或然也。世传起敬有仙术。有告以贫乏者，画壁为门，门有鹤，使细观之，则门启而入，得金宝以归，而遗其引。盖朝廷内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既至京师，隐身入板壁中，逮之者凿壁以献，犹应对作声，既而莫知所在。又传所绘《蓬莱仙弈图》，永乐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遁老跋以遗太师淇国公丘福者，谓：“冷君，武陵人，名启敬，龙阳子，其号也。”然洪武中，三丰既遁去。永乐初，文皇帝遣使求之不获。丘淇国乃靖难功臣，日侍左右，岂敢隐匿不告，岂神仙踪迹固不可测欤？壬辰，乃永乐十年，即旁求致书之时也，岂流传讹舛而然欤？漫识之。

姚少师

姚广孝，苏之长洲人。元壬辰，披剃为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请给礼部度牒，于觉林寺入册，刻意为诗文，由是知名。《咏百花洲》云：“水滟接横塘，花多碍舟路。波红晴漾日，沙白寒栖鹭。绿汀渔网集，隔浦菱歌度。不见昔游人，风烟自朝暮。”《京口览古》云：“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词旨，识者知其非缁流也。壬戌九月，诏选高僧，分侍诸王。衍往燕府，住持庆寿禅寺，遂预靖难之功。壬午十月，拜僧录司左善世。永乐甲申三月，简东宫辅导，擢太子少师，复其姓名，赐敕谕曰：“卿秉性笃实，学行老成，事朕藩邸，积有年岁。朕靖难之初，卿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今建储嗣，简求贤辅，以卿旧人，特授太子少师。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赖启迪匡正，辅成德器。卿尚勉尽厥职，副朕眷倚之重。钦哉！”自善世遽长宫寮，亦异数也。后太孙初出就学，命设讲席于华盖殿之东，复令广

孝及翰林内阁之臣侍焉。九年，考满，为壬辰二月，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于武英殿奉旨，给与诰命封赠。于是祖菊山、父妙心，俱赠资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费氏，俱赠夫人，并本身凡五道，盖不畜发娶妻故也。苏人云，广孝既贵后，尝奉命赈济还吴。吴有隐士王光庵先生者，与之有旧，往诣之，先生闭门不纳。凡三往乃获见，先生无他言，但连声曰："和尚误矣。"又往见其姊，姊亦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为？"乃僧服而往，始纳之，一拜后，姊不复出。戊戌三月，广孝病笃，上驾幸其第，问后事。对曰："出家人复何所恋？"强之，乃曰："僧洽南洲在狱久矣。"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赠荣国公，谥恭靖。

长陵八骏

《太宗八骏图》，其一曰龙驹，战于郑村坝乘之，中箭，都指挥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战于白沟河乘之，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拔。其三曰乌兔，战于东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飞兔，战于夹河乘之，中箭，都指挥猫儿拔。其五曰飞黄，战于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儿拔。其六曰银褐，战于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赖冷蛮拔。其七曰枣骝，战于小河乘之，中箭，安顺侯脱火赤拔。其八曰黄马，战于灵壁乘之，中箭，指挥鸡儿拔。学士刘定之咏焉。盖靖难时，胡骑官军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骏始于穆满，后千余年，复见于唐太宗。我长陵驰驱西北，济世安民，适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术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诚，宋知临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观书，壮益爽秀，尝游东海普怛洛伽山。僧

有别古崖者，善相，见而悦之，谓其眼光如电，法当以术显。因绐令仰视赤日，待两目尽眩，潜布黑赤豆于暗处，使辨之。又夜悬五彩绒线窗纸外，使映月光，别其色。所试皆中，然后授其术，且曰："子后当出我右，慎勿妄泄也。"其法，候夜将二鼓或五鼓罢，燃两炬，坐对求相者，数以其炬左右，视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征，有若符契。浦江戴九灵良为作传，备言其应验之详。建文闻其名，初位东宫，即召见，使相焉。廷玉言："害气在西北方人，当豫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仪卫司正蔡礼，赍币征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见。廷玉稽首言曰："异日太平天子也。龙形凤姿，天广地阔，额如圆璧，伏犀贯顶，日丽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龙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状，龙行虎步，声如撞钟，足底龟文，有双黑痣，年交四十，髯过于脐，即登宝位。"馆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赉无算，谋必预焉。己卯，遣归。七月，至淮安，而靖难起事矣。至家，为民人周继祖讦告。按察佥事唐泰械赴京师，诏宥之，惟令太医院使戴原礼取相书以进。壬午六月，太宗登极，命千户张勇、典膳徐福，驰驿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彻，克传其术，官至尚宝司少卿。家本旗手卫军，诏开除之。庚寅十二月，卒，赐葬祭，有旨令姚广孝志其墓云。

金尚书际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过鄞县前，见妇人乳女于榜廊下，哭声凄甚，问其故。对曰："夫当戍赵州，今在酒肆饮旗军，饮毕，即行矣。"言既，哭益悲。袁心怜之，往见其夫。夫曰："我韩岭金世忠也，居以卜课度日。今缺戍，为族人赂旗军，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书骨法也，他日当大贵，此行勿忧。"因代偿其酒价，又贷米二斗赈之。临行嘱曰："登舟即顺境，他日富贵，无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济者病腹痛，金与之卜，言"宜用衣带刮咽喉下，即

愈”。其人如其言，果瘥，惊以为神，因厚谢之。沿途惟用谢卜所得，因不匮乏。至戍所，开卜肆，以奇验闻。燕邸召至，问以靖难。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识溢发。上大喜，多用其谋策，因荐袁，上又召之。后师起，以世忠署长史，累迁至兵部尚书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赠少师，谥忠襄。子达，方十岁，授检讨，还乡支俸。幼童荫官，实自此始。其际遇亦奇极矣！

甲申庶吉士

永乐甲申会试，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例也。殿试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简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数名俱刊策，而附读卷官姓名、批语于后。选庶吉士入翰林，则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文者：杨相、王训、王直、吾绅、刘子钦、彭汝器、章朴、熊直、王道、卢翰、柴广敬、余学夔、洪顺、段民、沈升、罗汝敬、宋子瓌、周忱、秦政学、徐安、周文、李宁、张彻、欧阳俊、梁任、曹景辉、陆孟良、萧省身、刘孟铎、张宗琏、田忠、曾与贤、洪钟、陈满、萧清、刘绍、林凤、张宪、殷㝵、严光祖、徐顺、孙子良、李昌祺、涂敬、萧宽、褚让、独孤乐善、陈士启、曾慎、魏骐、吴惇。习字者：王英、汤流、余鼎、孙奉、李永年。皆支从七品俸，以二甲进士也。作文者：章敞、倪维哲、李时勉、陈敬宗、袁添禄、杨勉、李贞、江铁、许瑢、王仲寿、李迪、杨灿、李衡、陈纲、董镛、刘子敬、陈伯恭、陈资善、赵曾、刘刚、龙仪、赵济、刘澄、黄阳、赵理、漆霁、韩庸、史彬、赵琰、徐观、樊静、曹彦昌、田堉、王宅、叶贞、陈兴、俞礼、赵浚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义、俞益、曹睦阳、仪凤、谭原性、陈旭、罗处富、邢旭、曾恕。习字者：袁迩、周远、钟旭、彭礼、戴弘演。皆支正八品俸，以三甲进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选首甲三人，二甲杨相至罗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杨勉，凡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进学文渊阁，而周忱自陈，亦与

焉。余八十五人，惟于本院待选而已。每月奉旨赐读书秀才曾棨等灯油诸费，而忱不与。次科丙戌，首甲林环等三人，及三月二十日覆考举人周翰、蓝勗，赐冠带，支教谕俸，俱与曾棨等同读书，月赐亦如之。而文翰优等庶吉士朱瑨等十三人不与。其后进学内府者，凡六年，惟王直、王英、余学夔、余鼎、罗汝敬、彭汝器，授修撰，余多为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读李时勉、侍讲陈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蓝二举人，仅三年，得授典籍。盖史馆清华，官不轻授如此。

洪恩灵济宫

永乐丁酉二月，建洪恩灵济宫于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证及其弟知谔。初，其父温事吴杨行密。及温养子知诰代杨氏有国，复姓李，改名昪。是为南唐，封知证为江王，知谔为饶王。尝帅兵靖盗，闽人德之，立生祠于闽之鳌峰，累著灵应。然温公《通鉴》书知谔为南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王，卒，谥曰怀，而知证无可考。盖皆没而为神者也。宋高宗赐祠额曰“灵济”。入国朝，灵应尤著。有道士曾辰孙者扶鸾，则二神降之，文皇帝遣人祷祠辄应。间有疾，问神，神降鸾，书药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孙大被宠赉，因请建宫加额，于是封知证为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护国庇民、洪恩真君，知谔为九天王阙、宣化扶教上仙、辅国佑民、洪恩真君。江、饶王爵如故，仍命礼部新鳌峰之庙，春秋致祭，给洒扫五户，御制碑文，系以诗，有曰：“天产英灵为世杰，出入幽明犹一觋。生著勋劳保瓯粤，没为明神崇伟烈。”亦不称其为仙真也。尝遣礼部尚书往鳌峰易其真衣，谓之挂袍，颇大劳费，后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营建祥异

文庙初嗣大统，即诏以北平为北京。每巡幸，称行在，设行部官，开科曰“北京行部乡试”。永乐四年七月，文武群臣、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从之。于是命官采办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营建重事，乃命群臣会议，皆以为宜。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建立奉天殿、乾清宫。己未，督工泰宁侯陈珪等，奏“二处俱现五色瑞光，卿云瑞霭，缊缊流动，烂彻霄汉”。庚申，金水河冰凝，异瑞体具诸像。至己巳，卿云呈彩，五色轮囷，变化卷舒，弥满殿间。卿云内又出五色瑞光，团圆如日，正当御座。已而西度宫苑，映上今所御殿廷，终日不收。官军人匠，群目共睹，礼部于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群臣称贺。十九年正月，郊社、宗庙、宫殿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旧制，仍称行在。是年四月庚子，奉天三殿灾，上承天心仁爱，兢惧靡宁，于是大赦天下，诏求直言。敕尚书蹇义等，偕给事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而言事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郑惟桓、罗通，皆升知州。主事萧仪言尤峻直，上曰：“方建都时，朕令大臣会议，非轻举也。幸赖夏原吉匡救，反灾为祥，永孚于休，夫岂无自哉？”正统辛酉，始定为京师，革行在之称云。

观灯应制

永乐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元宵节假十日。壬辰正月，赐文武群臣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岁以为常。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往观。上闻，遣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曰：“为贤母欢也。”自是车驾驻两京，皆赐观灯宴。上或御午门示御制，使儒臣奉和，览而悦之，赐以羊酒钞币。时评应制诸作，以陈侍讲敬宗五首为工。其一：“皓月金门夜，和风玉殿春。云移三岛近，灯簇万花新。天仗临丹扆，星桥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赏及词臣。”其二：“紫禁疏钟静，高城刻漏传。五云迎宝盖，万炬缀金莲。琼醴行仙席，龙盘进御筵。教坊呈百戏，齐过玉阶前。”其三：“剑珮青霄

近，峰峦翠阁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楼风。拜舞诸番集，欢娱万国同。遥闻歌吹发，五色庆云中。”其四：“紫陌连青禁，彤楼接绛河。九门星彩动，万井月华多。宝炬通宵朗，鸾笙叶气和。臣民涵圣泽，齐作太平歌。”其五：“山拥金鳌壮，云盘彩凤来。银河随斗转，珠阙倚天开。欢洽春声遍，恩从淑气回。愿歌鱼藻咏，长奉万年杯。”

驾驭文武

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文则藩臬，武则卫所，内外弛张，使恩威莫测，惟文庙为然。永乐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张显宗为交阯左布政使，右通政兼中允仪智为湖广右布政使。十年十二月，擢进士周文褒为河南左布政使，黄泽为左参政，陈祚为右参议，监生梁通为河南按察使，进士杨政、监生刘智为副使。十一年四月，升兵部右侍郎徐铭为山西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张春为右布政使，鸿胪寺右少卿王玘为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闰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马麟湖广，盛颐江西，俞景周山东，周克毅广西。右布政三人：孙豫山西、江润河南、艾瑛浙江；左参政二人：陆勉四川，吴衡陕西。右参政二人：杨敬福建，李泰广东。右参议二人：赵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跻方面极品，尤异事也。相传文皇夜梦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马遍身生鳞。明日引见数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林道、许信、于贤，以在任平常，送泰宁侯处为办事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阳武侯薛禄，于奉天门口，奏三人办事勤谨，今十二年矣，奉旨送吏部还职。又有发充交阯为吏，如给事中罗亨信者，或充驿夫者，后皆复官，不能尽记也。武官子弟袭职，洪武故事。初比试不中，许袭职，支半俸。逾二年复试，支全俸。不中，仍减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试不中，发充军。子患残疾、不能承袭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内有子，仍袭祖职；十年外，不准袭，令为民。永乐中，命一试不中，戍开平；再试不中，戍交

阯；三试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励之。行五年而复旧例。其以奉天征讨得功者，谓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袭，且免比试。子患残疾者，给全俸终身；十年后有子，俱准承袭。视旧官优厚甚矣。

临莅本贯

永乐甲申七月，改陕西右布政使杜智为左，而以刑科都给事中西安杨恭代之。入谢，以本贯辞，弗许，寻选一能者往察之。问礼部尚书吕震，震举主客郎中吴江平思忠，遂擢参政。思忠起家县吏，精敏机谲。其养子安，私以纱罗度潼关，为抱关者所发。时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归付焉。思忠感愧，不复敢言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谪陕西行都司办事官。辛卯十二月，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于建文时，特宥之，复其原职。又许廓者，家开封之襄城，贡入太学，累官工部左侍郎，奉敕巡抚河南。时流民甚众，亟奏蠲积年逋赋，减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负。于是民渐复业。还朝，升兵部尚书，降敕奖之。樊敬，字守一，兖州郓城人，丁丑再试进士。永乐中，为左通政，镇守济宁，以行军司马行事，升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临莅本贯，亦异事也。

周宪使

吾广南郭外有高第里，周宪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己卯乡举，入太学，筮仕大理评事，改御史，受知于文皇帝，尝呼为周新，因以志新为字。弹劾不避权要，人呼为冷面寒铁。永乐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设立军民诸司，彼此颉颃，两非统属。今都司所辖各卫，每府官过门，或遇诸途，辄怒府官不下马，甚至鞭辱仆隶。卫所公务，径行有司理办，稍不从，即呵责吏典。请自今府卫相见，行平

礼，遇诸途，则分道而行。所有公务，不许径行府县，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圣节正旦冬至，在外卫官，悉于府治行礼，开读诏书，虽边海卫所，亦从布政司差人，都司毋与。”上悉从之。二年，巡按北京，时制令所属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发北京民稀处种田。监候详拟，往复数月，多死狱中。新奏“请今后死罪、及职官有犯，详拟待报。其吏民犯徒流者，悉从北京行部或巡按详允，就发种田。如此，则下无淹滞之患，上不负宽恤之恩矣”。上谕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应决者，许收赎。燕民大悦。三年九月，升云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为文告城隍，须臾得虎，格杀之。初来时，道上蝇蚋迎马而聚，尾之，见一暴尸，惟小木私记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劫布贼也，悉以其赃召给布商家。家人大惊，始知其死于贼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系，闻之，喜曰：“冷面寒铁公来，吾无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视篆，忽旋风吹异叶至前。左右言城中无此木，独一僧寺有之，去城差远。新悟曰：“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发之，得妇人尸，僧即款服，人称为神明。一巨商远回，未抵家，日暮，恐为人所图，潜以其赀埋一祠石下。至家，妻问之，告以故。明日掘之，无有也。往诉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核之，果然。盖归语妻时，搂之者窃听，先往取之矣，遂并治之。会夏秋霖潦，洼田尽没。永乐九年，湖州府无征粮米十七万二千四百余石，所司一概催征，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验，上即命户部核实蠲免。时锦衣卫指挥纪纲使千户往浙缉事，犯赃，新捕治之。千户脱走，诉于纲，纲奏新专擅。时方进须矩至涿州，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声陈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与在内都察院同，陛下所诏也。臣奉诏擒奸恶耳。”上怒，命僇之。临刑，大呼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上寻悟其冤，顾侍臣曰：“新，何许人？”对曰：“广东。”叹曰：“广东有此好人。”称枉者再。后纪纲坐罪伏诛，其事益白。同里彭参政森作传，谓上尝见有衣红立日中者，问为谁。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城隍。”言已不见。天颜怃然。杨都宪信民巡抚时，其夫人犹在，贫居如洗，每赒以俸给，语人

曰：“周志新，当代第一人，吾党所不及也。”

龙马

永乐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诸城县民崔友谅，家有牝马，常浴于清水潭，云雾兴腾，若有物与交。及生驹，色青苍而麟臆肉𦝫，龙文遍体，形状非常。有司进于廷，文武百官表贺，以为龙马。按《宋学士集》，洪武四年六月，伪夏明升降，献良马十，其一白者，产自贵州养龙坑，与此相类。盖乾象飞龙，坤象牝马，阴阳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箫宫词

臞仙《宫词》曰：“忽闻天外玉箫声，花底徐行独自听。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王司彩《宫词》曰：“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辽亮月明中。”是时贤妃权氏、顺妃任氏、昭仪李氏、婕妤吕氏、美人崔氏，皆朝鲜人。权尤秾粹，善吹玉箫。永乐八年，侍上征虏，还至临城，薨，谥恭献。朝鲜国王李芳远，驿送妃父权永均至。拜光禄寺卿，食禄不管事，寻遣归国，贡女不复至。圣德刚明，不为蛊惑如此。

首甲朱书

永乐甲辰进士，邢宽第一，梁禋第二，孙曰恭第三。首甲姓名皆朱书，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读卷官奏以曰恭为状元。上以其名类暴，而易以宽。相传文庙谓“曰”为“日”，杨士奇以“曰”对。问：“何以

知之？”曰：“臣闻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朱书之异，喧谓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禋终编修，曰恭终侍读。景泰壬申，宽以侍讲起复，适南京掌院员缺，吏部推宽，命以本职往莅。内阁奏言：“宽学行老成，使以属官从公卿后，事体未便。”乃得升侍读学士。甲科至是将三十年矣，竟终于五品。

古注疏

经书注疏，《语》“仁者静”。孔安国曰：“无欲故静。”周子取之。《易》：“利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谓，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动，一岁之运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声色臭味未感之际，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太极，浑沦之体也，及感物而动，则性荡而情矣。群动既息，夜气清明，然后情复于性，与秋冬归根复命之时，亦奚异哉！故君子自修，亦不远复而已，予于注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乐中，纂修《大全》出，谈名理者惟读宋儒之书，古注疏自是废矣。

过揲九六

易，变易也。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无体。故七八不变则有方，体也；九六变则无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为诸卦占例。晋韩氏康伯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过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过揲四分而六也。是则二十有八策为七，三十有二策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过揲之余，三少为乾，老阳；两多一少，则少者主之，为震、坎、艮，少阳；三多为坤，老阴；两少一多，则多者主之，为巽、离、兑，少阴。《朱子本义》与《筮

仪》微有同异，故《易学启蒙》列图明之，皆徇括说也。然韩氏《易简》，得《系辞》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货利逸游，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纶、解缙者，从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进士，纶为礼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赁与客商买卖，取觅钱钞，犯该充军，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门禁，收买菱米，疑忌朝廷，不带家小，累宥还职。寻改应天府学教授。乃因库子粜米吓取钞贯，索膳夫买办什物，为生员讦告。二十七年，坐罪诛死。缙，文学书札，高出一时，为中书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轻脱，谪河州吏，建文召为文渊阁待诏。永乐初，为学士，更名荐。已而复旧，其轻脱犹故也。在内阁，坐廷试读卷不公，出为广西布政司参议。寻有言其漏泄建储时密议者，遂改交阯。时检讨王偁亦以罪谪，二人遂共趋广东，娱嬉山水，奏请凿赣江以便往来。上怒，征缙并偁下狱，俱死狱中。呜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于货利，一死于逸游，可不戒哉？

观物吟

客有手一钜编赠予者，乃录本《观物吟》也，作者为道士邓青阳羽。自言居武林时，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动落花流水之机，适闲云幽鸟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无意于诗也。予爱其一绝云：“人生天地长如客，何独乡关定是家？争似区区随所寓，年年处处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概见已。隐居在武当山之南岩，永乐中不知所往，人以为仙去。

卷第四

圣子神孙

永乐间，国势安于泰山，人心逾于拱极者，以有圣子神孙也。仁庙在东驾，一日，侍侧，上问："今日说何书？"以《论语》和同章对。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又问："小人之势长胜，何也？"对曰："此系乎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上喜其学问有进，谕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左谕德杨士奇曰："尔等其尽心辅之。"端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太孙击射，连发皆中，上大喜。射毕，嘉劳之，因曰："今日华夷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时年十五矣。上喜甚，赐名马锦绮诸番物，遂命儒臣赋诗，大宴群臣，尽欢而罢。夫燕翼贻谋始自蒙养。而昭皇之临下，仁声洋溢；章皇之驭寓，义问宣昭，具见于此矣，故特书之。

诗歌纯粹

仁庙潜心经学，礼重宫寮，文仿欧阳，诗尚《选》体。宣庙承之，天资颖异，制作如《广寒殿记》之类，虽巨儒莫及，诗歌词理尤纯粹，敬抄数首以概见之。《招隐》曰："天之生贤，道蕴厥身。幼学壮行，致君泽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尝忘世。秦汉之衰，以退为贤。绝类离伦，岂非违天。嗟哉若人，于世奚补。区区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统临万邦。求贤图治，宵旰遑遑。群才偕来，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贵。缅彼山林，岂无遐遗。往而不来，悠悠我思。漱石枕流，远引高蹈。虽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诗，梧桐凤凰。尔其幡然，予将尔扬。"《望崇文阁》曰："岩峣崇文阁，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翚飞切云衢。其上何所储，千载圣贤书。其下何所为，衣冠讲唐虞。国家久兴学，侧伫登俊儒。愿此阁下人，勉哉惜居诸。"《凤凰台歌》曰："亭亭凤凰台，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绕其下，钟山石城龙虎盘。昔宋元嘉中，传闻下三凤，粲粲五色毛，百鸟为之从。乍来忽去今几秋，寂寞高台成古丘。梧桐零落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凤凰乃灵鸟，虞周以来见应少。偶然一出鸣此山，遂有声名著江表。尝闻唐世御史陈嘉谟，朝阳鸣凤众所誉。逝将筑台礼贤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饯少保大学士黄淮于西苑，赐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笔花五彩开凤池。蓬莱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乐圣人临御初，鞠躬稽首陈嘉谟。仁皇监国文华殿，左右谋猷共群彦。朕承大宝君万方，相与共理资贤良。倾心写情任旧老，而卿引疾先还乡。五历星霜复相见，霜鬓萧萧秋满面。是时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对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尽意，归心又欲东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杨柳芙蓉相映好。凫鹭□鹕弄澄波，紫雾红云拂琼岛。芳榖在俎酒在壶，工歌《鹿鸣》续《白驹》。君臣大义士所重，心须廷阙身江湖。雁荡峰高青不极，中有谢公旧游迹。采芝鼎苓可长年，应在天南忆天北。"淮归，刻诸石，作奎文亭覆之。尤多六言，《过史馆》曰："荡荡尧光四表，巍巍舜德重华。祖考万年垂统，乾坤六合为家。"《上林春色》曰："山际云开晓色，林间鸟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诗家传人诵，京师有石刻摹本。又《咏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

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上清凉。”与前作皆一视同仁气象，真帝王之言也。

文渊阁铭

宣庙《御制文渊阁铭》，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建朝堂以听政，则必有怡神养性之所，萃天下之书，延天下之士，相与讲论道德，而资启沃焉。我太祖皇帝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置大学士员，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以天纵之圣，加日新之学，道德之懿、仁义之实，充然洽于天下矣。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其设官一如旧制。分南京所藏之书实其中，自《六经》之外，诸史百家，靡不毕备。其所以明道兴治、以继先志而裕后嗣者，规模弘远矣。予承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绪，嗣守列圣洪业，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经以载道、史以载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于是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庶几日就月将，造乎其极。上可以承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阁之杰然者，亦光远有耀矣。乃为之《铭》，《铭》曰：‘於昭天文灿壁奎，国家书府此其仪。文渊之阁屹巍巍，古今载籍靡有遗。三王二帝轩与羲，文章道德后世师。祖宗圣学于缉熙，辅相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兹，肆予承统御华夷。善继善述敢或隳，圣经贤传乃所资。万几之暇乐忘疲，上绍列圣之弘规，下使兆姓皆恬熙。刻铭兹阁万世贻，斯文丕阐天相之。’”观圣言则阁为天子讲读之所，非政府也，故列凳侧坐而虚其中，以俟临视。洪武中，代言修书、授诸王经者皆在。而户曹张赏，赐次于旁，用备赉予。永乐初，命侍读解缙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称翰林院内阁官，传旨条旨，则与尚书蹇义、夏原吉同事，而学士王

景辈不与焉。缙等迁至大学士，惟胡俨寻擢祭酒。庚寅二月，俨兼侍讲，再入阁。有诗云："承乏词林愧不才，重承恩诏直芸台。筵前视草频封检，带得天香满袖回。"盖词臣入直之常尔。洪熙初，阁老皆跻保傅，参预几务。惟在北京，宣德时，临视至再，始设庖厨，不复退食于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统初，开经筵于文华殿，圣驾自是罕至。传旨则中官专之，惟条旨墨书小票，司礼监用朱批出，间有依违，而他官不与。迨徐武功、李文达掌文渊阁事，始以政府视之，人亦称为宰相矣。

太孙侍从

宣庙年九岁，出阁就学，时永乐丁亥四月也，命姚广孝及翰林待诏鲁瑄、郑礼等讲读。寻召前礼部郎中兼赞善李继鼎说书，不置寮属。明年冬，命文武大臣、内阁及东宫官兼辅导之任。时仪智谪役通州，召为礼部左侍郎，始授经焉。太孙呼为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两直隶、江北、河南、山、陕、荆、蜀，选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艺者充随从。太孙学问之暇，讲习武事，自是时常出猎。上闻进士高等戴乾、刘翀、饶安三人在翰林修书，简翀为礼科给事中。又闻国子学录王让孝于其亲、而吏科给事中张瑛善说书，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荐同乡训导戴纶，即擢礼科给事中。寻用吏科给事中陈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蔺从善、林长楙、教谕徐永达俱编修，教谕张昱、韩岫、刘顺俱国子博士。翀坐事谪判九真，惟瑛、纶、山、让、从善、长楙、永达七人侍从授经。长楙力谏出猎，纶则疏言其非。初不知本文皇意也。及即位，山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瑛为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让行在吏部右侍郎，纶行在兵部右侍郎，从善学士，永达鸿胪卿，长楙郁林知州。宪副宋立斋端仪曰："长懋、纶素强谏，不少诡随，最为宣庙所不乐。瑛、山每顺旨，以故大被宠信。"初，遣纶往镇交阯，而长楙坐怨望，下锦衣狱，并出其弟

刑部主事遒节判庆远府。及得纶所上疏，令长楙以罪连及，械纶至京师，置狱以死。纶诸父河南守贤、太仆卿希文，亲族百余口，被逮籍没。长楙坐禁系十年。正统初，赦出之，仍守郁林。而希文幼子被宫，赐名怀恩，后为司礼太监。其随从幼军二万余人，隶府军前卫，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请疏放，仍于本州县照名选补。

孝子擢大学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涞水县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尸，举孝廉，为光禄大官署丞，后至布政使。永乐中，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刲肝及臂为汤液，以愈祖母，擢尚宝司丞。南昌武宁县民陈仲贤刲肝及股以愈其母，事闻，召至京，擢鸿胪司仪署丞，赐冠带，驰驿归侍，俱旌表其门。又有升官者，石州学正凤翔梁准，母丧，庐墓哀毁，有群鸟飞鸣庐上，所种树有鹊来巢。永乐丙申，有司上其事，擢为均州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升前光禄寺署丞权谨为文华殿大学士。谨，徐州人，自幼丧父，由求贤举保知乐安县，移母就养。九年考满，改署丞，患眼疾，记名放回。母病，吁天求以身代。永乐壬寅，母卒，庐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乡人称其孝。有司上其行，驿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辅导。"遂超升是职，俾侍东宫。谨质实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长。宣庙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参议，致仕。按，文华殿大学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诚、乌程张溥，至谨三人而已，岂非异数哉？

陈情愿仕

洪武丁卯三月，国子生古朴奏言家贫愿仕，冀得禄以养母。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养就京师。永乐丁酉六月，潮阳县儒士郭张善自

陈幼孤，赖继母抚教，愿出仕报效。上令翰林院试其文，可取，诏授检讨。观此二事，则知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吕熊为行在兵科给事中，礼部尚书震之子也。震恃靖难时守城功，数于上前陈情恳乞熊官，至于流涕。上不得已而与之，大为士论所鄙。宣庙之宽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汉中府学训导李蕃进《端本策》：其一，正君德为端万化之本。其二，明储辅为端万代之本。其三，厚王国为端亲睦之本。其四，重祭祀为端孝敬之本。其五，务农桑为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学校为端教导之本。其七，慎铨衡为端黜陟之本。其八，择守令为端牧养之本。其九，严风宪为端委任之本。其十，信赏罚为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厉廉耻为端纲维之本。其十二，杜徼幸为端仕进之本。其十三，旌直言为端视听之本。其十四，省玩好为端尚御之本。其十五，修武备为端捍御之本。其十六，汰僧道为端习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上嘉纳其言，擢兵科给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丰县典史冯坚言九事，擢左佥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对。章皇之用人，视烈祖有光矣。

卢师二青龙

京城西平则门外三十里卢师山，相传，隋末卢禅师居山之秘魔岩，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中，化为二青龙，天因大雨，其后有祷辄应。今东北山峡间，小池嵌空，圆窦二尺许，水清滢，涓涓不竭，即所蛰处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刘渊然辈祷皆不应，遂往是祷焉，甘雨随注。仁庙大说，诏封大青龙神曰："弘济"，小青龙神

曰：“灵显”，命礼部春秋仲月遣顺天府官致祭。正统丙辰四月，翰林修撰周叙、尹凤岐、习嘉言、陈叔刚，编修孙曰恭，主事刘球、洪玙，约望日往游，前期谂寺僧，曰：“二龙去留无常，近日大青见寺中，今尚在，至望，可见，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门，僧群哗曰：“小青至矣。”比入方丈，则二青皆盘旋佛座间。僧曰：“小青不见半岁矣，闻翰林诸公来而复集，昭其灵也。”众叹异者久之。往寻所蛰处，复至秘魔岩，又东过清凉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云气。抵京城，雨大至，乃取唐人“杏阁披青磴，雕台控紫岑”为韵，分赋一诗，而叙记其事如此。

台官占后星

永乐丁酉，皇太孙将婚，台官奏后星直鲁分野。时济宁胡荣有长女善围为女官，授锦衣卫百户，遇例免归。第三女善祥居小楼，每旦，红白气㙮缊绕户弥月。里闾聚观，以为瑞。至是，太监黄琰驰驿至鲁，果与选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选妃，抵河南永城，以县簿孙忠第四女应命。忠，邹平人也。直齐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册胡为妃以应占，而孙次之。宣庙即位，胡为皇后，孙为贵妃。荣自光禄卿擢都督佥事，而忠以序班超擢，与荣同。寻赐孙以金册金宝，示宠异也。宣德丁未，孙诞长子，胡上表让位，退处别宫，号静慈仙师，而孙正位中宫。越三年，封忠会昌伯，追赠三代。焚黄还，上偕中宫夜幸其私第，慰劳之。张太后怜胡贤德，令入居清宁宫，燕飨必居孙上。正统初，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皇太后，胡逊处其下。八年，胡痛哭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嫔礼葬西山。天顺中，孙太后崩，母仪天下凡四十余年，而胡始追谥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计其在后位仅二年尔。台官之占，固未尽验也。故曰：“人道迩，天道远。”

都堂先兆

兰溪邵都宪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余人，既明且公，与北院顾公佐齐名。先是左都御史陈瑛以酷诛，右都御史刘观以贪诛，然犹效尤成风，赃秽狼籍。至是，宪台为之廓清。玘少孤力学，每日黎明赴馆，尝过厉坛，闻其中啾啾驰骤，一鬼叱曰："邵都堂来矣，尚扰攘邪？"心私识之。一日渡西门河，大风覆舟，独为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时，有物负其足，既登岸视之，尸也，收而瘗之。夜梦来谢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乐丙戌，登进士，为御史。宅母忧时，哀毁尽礼，所居产芝者再。历官陈臬，所至有声，盖孝廉人也。

秦新名讳

秦始皇名政，讳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祯，讳贞为正，如"贞观"则曰"正观"，"贞元"则曰"正元"之类是也。易世之后无复讳之者，岂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虽匈奴单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东汉君臣迄于三国，皆因之。后魏孝文帝变夷从夏，凡虏复姓皆更易以效中国，如拓跋则为元氏之类是也。曾未几何而恭帝已复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尽复之，甚或更高欢氏贺六浑、杨坚氏普六茹。计孝文之令仅行于数十年间，曾不若新莽之远也。以臣篡君者乃行于外夷，用夏变夷者反不能行于中国，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袭之弊，曷常分别善恶哉？乡俗鄙习，牢不可破；先王典礼，废而不行，大抵类此。

宋元伦理

伦理莫大于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为国？宋理宗无子，以母弟嗣，荣王与芮子禥为后，即度宗也。既即位，加与芮武康宁江军节度使，依前太师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号，册封后妃，然后与芮进封福王，主荣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户，此外无殊礼矣。度宗入继，与汉安帝同，然清河王庆薨在安帝即位初，与芮则宋亡后犹在，子为君，父顾为臣，无乃舛与？《史记》：“舜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虽禅继不同，然用伊川濮议，尊为福国太王，朝用家人礼，则善矣。皇太子，国之储贰，必君之嫡长居之，然后名正言顺。唐不师古，以为追赠，是以官爵视之也。岐、薛本兄弟尔，乃谥以太子，甚为无谓，然犹行于既没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为皇太子，伦理何在？民俗化之，彝伦不序。故高皇帝禁约榜文曰：“以弟为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

於乎！人伦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经书对句

宋人制诰章表，四六骈俪，多用经书句，谓之天生自然对，如“天维显思，民亦劳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奋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纯，周公之才之美”，“皇极锡五福，大臣虑四方”，“闲暇而明政刑，会通以行典礼”，“礼乐自天子出，笾豆则有司存”，“於缉熙单厥心，念终始典于学”，“欣欣然有喜色，荡荡乎无能名”，“睦族以和万邦，明伦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于万年受天之祜”，“发号施令罔不臧，陈善闭邪谓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终日；有严有翼，以奏肤公”，“上帝临而无贰无虞，三事就而不留不处”，“闻俎豆未学军旅之事，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兵于五材，谁能去之；臣无二心，天之制也”，“亶聪明而有作，不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夙夜浚明，入则宣其

三德；文武是宪，出则揉此万邦”，“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皆脍炙人口。至于诗句，如“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我觉魏徵真妩媚，人言卢杞是奸邪”、“天之未丧斯文也，我独何为不豫哉”、“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此则可资一笑尔。

衔甲吐卷

偶读《隋书》，多四六句。如曰“衔甲示于姬坛，吐卷徵于孔室”，不知何谓？盖《诗》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再拜稽首受。”又《拾遗记》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绣绂系麟角。”岂其谓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观象纬而法天；史颉佐轩，察蹄迹而取地”、“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以为家”、“鸡树腾声，鹓池播美”、“东探石匮之符，西蠹羽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庑之间；地蕴神剑，气浮星汉之表”、“茂陵谢病，非无封禅之文；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学无半古，才不逮人”、“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之弹雀”、“视汉臣之三箧，似陟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御璇玑而七政辨，朝玉帛而万国欢”、“龙逢投躯于夏癸，比干竭节于商辛”、“申蒯断臂于齐庄，弘演纳肝于卫懿”、“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智侔造化，二仪无以隐其灵；明同日月，万象不能藏其状”、“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禀润天潢，承辉日观”、“威蕤先路，舄奕渠门”、“雨施云行，四时所以生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皆造词绮丽，如今表判。盖承六朝之遗习，而风云月露正自不免也，“衔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大魁

宋制进士先有官者当为状元，必逊寒畯。徽宗时，皇子嘉王楷廷对第一，诏升次名王昴为首，虽亲王亦然，惟我朝无此例。宁晋曹文忠公万钟𪓐起诸生，中京闱第二名，署代州学训导事，上章言："年少寡学，未堪为师，愿就太学读书以需再试，或授别职，亦得自进。"命授幕职，遂改泰和县典史，许赴南宫，癸丑得隽，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后至少宰兼学士，入阁，死于土木之难。官其子恩修撰，荫入翰林者，金忠之子达、胡广之子穜，与恩才三人，自余在近侍，惟尚宝中书而已。其父子沾被，可谓奇异。

断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临漳石仲玉璞，初陈臬江西，时民娶妇三日矣，婿妇往拜其家，婿先归，妇后失之，遍索不获，妇翁讼婿杀女，婿不胜搒掠，自诬服，云"弃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狱成。独璞疑曰："杀其人而弃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尔尔？"出囚，问曰："尔辞信乎？"囚叩头曰："信，速死，公之赐也。"屡问皆然。璞计无所出，乃斋沐，夜焚香，祝曰："此狱关纲常，万一其妇与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死，于理安邪？天其以梦觉我。"夜果梦人赠一"麥"字，璞思曰："两人夹一人也，狱有归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时行刑。囚未出，璞见一童子窃向门内窥，璞令人召入，曰："尔羽客，胡为至此？得非尔师令尔侦某囚事乎？"童子大惊，吐实。果二道士素与妇通，见匿之槁麦中。其事遂白，江西人号曰"断鬼石"。璞为人平易，类轻脱者，遇事刚明，凛不可犯，历官四十余年，清介如一日。致仕归，买田仅百亩。乡人有为典史归者，璞往其家，几上陈银卣，前列金杯十余，问曰："女宦几

年矣？”曰：“未考也。”曰：“胡归乎？”曰：“刁民诬吾贪，夺职。”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还乡里哉！”拂衣出。

历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为清要，观洪武中文华、武英之选可知已。永乐中，徽州府学教授齐河赵文，尝乞便养，建文时，左转教谕鄱阳。既复官，罹艰。及服阕诣京，文庙甚念之，命历事刑科参驳一年，乃除岳州府学。已而诏吏部选老成能讲说者以侍东宫，上曰：“赵文可。”即召至御前，面谕，授春坊左中允，赐宴，俾为辅导。盖以向历事为优异也。宣德癸丑冬，章皇命吏部选在外庶官有文学者六十八人，令内阁试诸廷，择其优者知县孔友谅，进士胡端祯、廖庄、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娄升七人。上令改进士为庶吉士，与知县教官俱历事六科，以备用。是时合三科进士选庶吉士二十八人，与修撰马愉、陈恂、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琦、钟复、赵恢，评事张益，同进学文渊阁。庶吉士分翰林、六科两等，惟此年为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时，中外之臣，惟论品秩尊卑，未尝重内而轻外。永乐庚寅，许州知州潘文奎以事当降，近臣有荐其文学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广按察佥事王霖启言：“蕲州同知桂宗儒柔懦当黜。”据老人顾豫等言也。宗儒亦启称：“在任日浅，公差日多，乞容报效，期以岁月，果无成功，罢黜甘焉。”时东宫监国，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问刑，以三年为期。己亥六月，以无过奏闻。上曰：“同知任职五阅月耳，何尝废事，而遽欲黜之，何不来奏，而启东宫邪？佥事其令御史诘问，宗儒在吏部听候。”霖诘问

毕，九月，擢宗儒为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陈琏持宪非所长。琏，儒者，素有文学，永乐间尝献歌颂被宠任，上雅知之。召至京师，擢南京通政使，专掌国子监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异数，文奎官终参议。琏，吾广东莞人也，后至礼部侍郎。

曹月川学行

永乐中以理学鸣者，河南渑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乡荐。己丑乙榜，授霍州学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践履为主。日事著述，有《四书详说》、《太极西铭通书释文》、《孝经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统谱》、《家规辑略》、《存疑录》、《夜行烛》等编。其事父母，养志愉色，饮食衣服，惟务精洁。及遭丧，五味不入口，寝苫枕块，始终不易。既葬，庐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义祠以荐外族之无后者，不用浮屠巫觋。诣县上书，请毁淫祠。年荒劝赈，全活甚众。屡举同僚之丧，贫不能赴任者、赆之，客死者、葬之。学徒从教、一于礼义，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竞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统中，河南佥事姑苏张敬、渑池知县胡复立特祠。

猗兰操

宣庙御制四言《招隐诗》，复作七言《招隐歌》，以赐吏部尚书蹇义。又出拟《猗兰操》赐诸大臣，其辞曰："兰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与众草为伍，於乎贤人兮，女其予辅。"宣德壬子春，命京官三品以上举方面郡守，后又出诗歌以示意。内阁少傅杨士奇、杨荣，举交阯南灵知州黎恬、建安教谕杨

寿夫、临清教谕彭琉，逾半载余，无举者，乃敕谕行在吏部切责之。八月，始以吏部员外魏骥、鸿胪寺丞周铨、吏部郎中杨应春等名上，即擢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谕德，寿夫、琉行在翰林编修，铨等为参政参议副使。凡十有九人，可谓锐情旁求者矣。其令后有赃罪，并罚举者。按，高皇帝时，大学士吴伯宗坐弟仲实荐举不以实，降检讨，是亦旧章也。洪武中奏牍，凡已仕而废由荐起者，谓之闲良官。未仕者，则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人材贤士、怀材抱德、通经孝廉等科。文皇帝令举沉滞下僚、隐居田里，二者以美容仪、善言语、能文章为贤而略其过。永乐己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为御史，令洗雪其在前罪犯。尝顾问近臣，思得诗文之士，令其察举。尚宝少卿袁忠彻以海宁朱祚应诏，即命兵部驿召至京师，用为行在中书舍人。祚以能赋受知东宫，时皇太孙在侧，心亦奇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数进其所为诗，大见称赏。考满，超授翰林修撰，历九载，进尚宝少卿。虽推举才行，而文学尤见重者如此。绳祖武，明旧章，盖非一日之故矣。

谪官尽职

河南参政孙原贞奏旌贤事："故汜水县典史曾泉始由进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谨，莅事勤能，劝学兴礼，督农事，稽女工，尤恤贫窘。无牛具者，劝与耕种，乏绵花者，借与纺织。时历乡村，察其勤惰，以示劝惩。又率民垦荒田以收谷麦，伐材木以易货财，用以纳逋税、办军需。官有储积，民无科扰。以其羡余造船以备赍运，置棺以助死丧。历任三年，俗淳讼简，家给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过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财、厚其生耳。圣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见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没已三年，民之怀惠，至今称之，乞敕该部核实，原其过名，追复其官，以为天下士风之劝。"泉，字本

清，吉安人。谪官尽职，可谓贤矣。近时贬秩者，张旧棨戟，服旧彩章，气炰烋，藐视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赐降虏姓名

永乐中，迤北虏酋率众降附者，悉赐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户有差。既奠居，则给与牛羊孳牧，前后凡数十人，其最可称者，吴允诚、金忠。允诚本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尝率骑士往征亦集乃，多所俘获，战必尽力，部将胁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献，累功封恭顺伯。忠本元大将也先土干，永乐癸卯来归，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从巡边，遇兀良哈万众入寇，奋前斩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虽汉之金日□、唐之契苾何力亦无以过，孰谓夷狄不可以推诚器使哉？

恩宥军伍

国初，民出涂炭，乐于从军，后因征调，率多逃绝，谪配者尤甚。惟垛集最为良法，户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名，别有贴户，正军病死，贴户丁补役。永乐初，贴户止一丁者免之，当军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严者，惟齐、黄奸恶，九族外亲姻连，亦皆编伍。有遍一县连蔓尽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广东三清吏司事繁，增设主事。乙未五月，文庙御奉天门，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谓曰：“洪武年间，囚多官少，事无不办。今则囚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属可裁，剩员补他官，如无缺，可配隆庆、保安诸卫为军。”吏部以缺多，启东宫兼补行在诸部，事乃已。向非仁庙委曲善处，则冗员亦编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诏鲁宣尝侍上讲读，坐罪谪卢龙，有司追其子舆补伍。上闻，即削其戍籍，而官舆为鸿胪序

班。己酉四月，楚雄卫军李志道死而无继，有司追补其孙宗侃，已于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书张本请依洪武中石坚事例，开其军伍，俾读书会试以自效，上即从之。安南黎利既得国，两命右通政徐琦、副礼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将赏之。琦言家宁夏军伍，诏除其戍。此三事皆宣庙之仁也。柄用之臣，充广德意，除党戍之籍，复垛集之规，通变宜民，未为不可。

陈御史断狱

武昌陈御史孟机智按闽，有张生者，杀人当死，其色有冤，询之，生曰："邻居王妪许女，我已纳聘矣。父母殁，我贫无资，彼遂背盟，女执不从，阴遣婢期我某所，归我金币，俾成礼。谋诸同舍杨生，杨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与婢皆被杀，妪执我送官，不胜栲掠，故诬服。"即遣人执杨生至，色变股栗，遂伏罪，张生获释，人以为神。智有声宣、正间，至右都御史。

卷第五

阅武将台

将台在朝阳门近郊。宣德中，阅武于此。乙卯春，英宗初御极，方议开经筵，而中官王振辈乃导上右武。于是诏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阅武将台，试骑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第一，遂升都指挥佥事。广艺既寻常，性复庸懦，常以卫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阉门，大见亲昵，舆论鄙之。正统丙辰十月望日，车驾驻跸将台，命诸将骑射，以三矢为率。受命者万余，惟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万人喝采，声彻天地。观者羡其容貌瑰壮，艺又精绝，相谓曰："此福将也。"上亦大喜，惟彻上尊赐之。观者又相谓曰："往年太监阅武，纪广骤升三级，今日万乘阅武，岂但一杯酒邪？"然竟无殊锡。戊辰秋，虏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边圉，命源与恭顺侯吴瑾等五人各将一军，充总兵官为前锋，逆战塞外。己巳，上亲征，广扈从，至大同，赂左右，得还。八月，召至沙岭，升都督佥事，仍守万全。源自大同趋怀来迎护圣驾，与弟润从。至土木，力战俱死。既蒙尘，广乃帅师离沙岭北行，获虏猛秃儿，以功上。十一月，景帝即位，升广都督同知，荫录阵亡子孙。源无子，官其弟渎锦衣镇抚。家道日落，所居宅归尚书陈汝言。英宗复辟，尽以源庄田赐内侍，广乃累官镇朔将军、左都督，卒，追封溧阳伯，谥僖顺，子孙世袭。其祸福悬绝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内府教书

国初，设大本堂于内府，东宫，亲王读书其中。学士宋濂，祭酒梁贞、魏观等，迭为讲授，而选国子生为伴读，则布衣高启、谢徽分教之，寻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铎等入侍。于是诸生出就六馆，而启、徽亦各授官。永乐中，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辈，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刘翀服阕来朝，以旧学之臣，改主事，寻改行在修撰。会大学士陈山离间赵邸，上疏薄之，命解内阁几务，与翀同教内侍之秀慧者，开席于文华殿东庑。后益以主事王一宁，给事中朱应、康振。时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逊荐于朝，年才十二。上面试其书，嘉叹，俾即文华殿绩学。未几，出为国子。乙卯春三月，英庙改一宁为行在修撰，应、振俱检讨。未几，应卒，翀与振皆擢佥事去。独一宁累迁少宗伯兼学士，入阁，盖受业者之力也。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谦、吕原教之，亦于文华殿东庑。天顺后，罢之，惟于内府书堂，专命翰林官往教，遂为定例。

蒙古瓦剌

元顺帝北遁，以洪武三年殂，国人谥曰“惠宗”。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立，十一年殂，谥曰“昭宗”。次子益王脱古思帖木儿立，九年，大将军永昌侯蓝玉，帅师大败之于捕鱼儿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儿之地，遇害。五传坤帖木儿，皆倏立倏弑。其强臣猛哥帖木儿据瓦剌。永乐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其太师阿鲁台统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鲁台，日相仇杀，乃来朝贡，诏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贤义王，

把秃孛罗安乐王。七年，遣给事中郭骥使本雅失里，被杀。瓦剌袭，败阿鲁台，本雅失里走胪朐河。是年七月，命征虏大将军淇国公丘福讨之，全军覆没。八年，车驾亲征，本雅失里遁去，阿鲁台遣使贡马。十年，瓦剌马哈木灭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为主，阿鲁台请讨。十一年，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自是，瓦剌朝贡不至。十二年，上亲征瓦剌，败之，马哈木远遁，遂班师。十三年，瓦剌遣使贡马谢罪。十五年，马哈木死，子脱欢袭封顺宁王，阿鲁台遂叛，入寇兴和。二十年，上亲征，次杀胡原，阿鲁台北走，遂班师。二十二年，上复亲征阿鲁台，次清水源，不见虏而还，晏驾于榆木川。宣德九年，瓦剌脱欢攻杀阿鲁台，欲领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后脱脱不花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应之。正统八年，脱欢死，子也先益强盛，屡犯边。十四年，上亲征，车驾被遮。景泰元年，也先奉太上皇帝还京，自是入贡不绝。四年，弑脱脱不花，遣使致书，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诏称为瓦剌王，盖蒙古诸部悉为所并矣。虽慕义来朝，人辄千余马至万数，觇我虚实，坐弊中国，包藏祸心，未可知也。矧其俗，孳牧驼马牛羊，饮酪食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铤，以为兵器，驰骋射猎，勇于战斗。每入寇，则一人所乘，三马迭换，以革囊盛干酪为粮，不将辎重，故其人马不罢，锐气无损，来如风雨，卒莫能拒，去如绝弦，速不可追，惟攻城步战非其所长。然则备边之策奈何？足食足兵，且屯且守，俟其部众志骄心离，以计破之而已。

朵颜三卫

兀良哈，古山戎也，后为契丹及奚。洪武初，其众数为蒙古抄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太祖设三卫官以统之。自宁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皆逐水草无恒，部落以千计，而朵颜最强。其贡路入自喜峰口，而马市则在辽东，防其

变也。后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会州地，设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以为外边，复修山海关至古北口，以为内边。太宗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永乐改元，仍旧制，设三卫，有官至都督者，寻复阴附阿鲁台，掠我边戍。二十年，上亲征阿鲁台还，大败其众于屈烈河。宣德三年，车驾出猎巡边，驻跸遵化。适其众万余入寇，出喜峰口，遣精锐三千，大败之，俘斩无算。正统九年，窜伏迤北，时出扰边。上命发偏师二十万，分为四军。成国公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马谅，出界岭口，由北路；兴安伯徐亨，出刘家口，由南路；左都督陈怀，出古北口，由西北路。逾滦江，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至全宁，遇福余，逆战，走之。次虎头山，遇泰宁、朵颜，又击败之。御史姚鹏上其功，诏加勇太保，亨进封侯，谅招远伯，怀平乡伯。盖外边之地，西自密云之墓田岭，东至山海关，乃其所住牧。正统末，附于瓦剌，为也先乡导，后亦朝贡不绝。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盗马，三四人驱千百匹，边人啗以酒若货，执而杀之，故报复，抄虏无宁时，一遭锉衄，数十年不敢入。性本贪黠，叛服无常，若诚信抚之，可不劳兵而戢也。然辽东、宣府、大同，声援本相联属，自大宁为彼所得，遂尔隔涉，可无虑哉！

倭国逸书百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国王良怀遣僧祖来入贡，《祖训》云：“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乃于辽、浙、闽、广沿海，置备倭官军。永乐初，国王源道义入贡不绝，后犯辽东之金州，广宁伯刘荣大败之，“虽朝实诈”可征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贡，求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赐，尝为行人，两使日本。复除鸿胪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礼部尚书胡濙会荐国子学正金坛高迁，遂改行人，俱赐一品服以往。既至，其国即遣陪臣，随之入贡，

宣宗甚加奖劳。乙卯五月，以举贤擢迁翰林编修。按，温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夫既绝之矣，信使往来，俾进逸书，使五经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顾不韪与！

朝觐旌励

正统乙丑正月，刑科给事中鲍辉言：“天下各官来朝，乞敕吏、礼二部询访有廉能岂弟治行超群者，礼部官引赴御前，亲加奖谕劝赏，吏部具录姓名，待其考满，举荐擢用。”上是其言，不许徇私。于是会议推举司府州县官丁镃等，廉能治行，眡众为优，赐以敕谕，各赏衣一袭、钞百锭，赐宴于礼部，复任后，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间知府杨冀安等来朝，命吏部第为三等：称职无过者为上，赐坐宴；有过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不称职者为下，不与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永乐中，考察以贪去者，皆谪戍，旌励之道备矣。睿皇酌而行之，其务为宽厚者与？

石主事救师

石大用者，蓟州丰润人。正统癸亥，贡入太学。明年，李祭酒时勉忤权珰王振枷号于监前。大用会六馆，疏请代罪。诸生始则从，中则疑，终则无一人与偕者。乃独具疏曰：“臣闻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今李时勉擅伐官树，薄示枷号。切缘时勉年已七十，兼患风疾。况值炎热，死亡无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师生恩义。”疏上，并释之。是秋大用中京闱乡试，时勉感其谊，令举人五日一升监，自大用始。后大用就铨，得户部主事，盖气谊素为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书

蒙古用人，重吏轻儒，七品文资，选为省掾，八品流官，选为令史。公卿多由此进，舞文弄法，殃民甚矣。圣祖革其乱政，惟崇儒术，然犹得铨京职。洪武中，吏部主事谈士奇辈不可枚举。自儒入吏者，戊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办事下第举人王章、尹启敬等为之。盖是时掌府事者为秦、晋、燕王，故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闻，选举人监生周原、张勤、李暹引奏。上命还监卒业，惟选无过吏为之。自此科目之士，无复少溷矣。凡吏途发轫，多至三品，无位八座者。惟靖难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以告密谋累擢至工部尚书，非年资也。永乐己丑正月，上御奉天门，户科都给事中南海李晟奏事。上谓吏部曰："吏员中多有才干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给事中保举。若非其人，则平日交结可知，其并罪之。"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万子雅、办事官前御史傅衡，诏试二人以事，然后任职，其慎重如此。已而御史洪秉、龙士安等四人入见，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须用有学术、达治体者，安用吏为？"遂黜秉等为序班，此后铨京职者，部属一途耳。宣德中，松江守进贤黄子威、苏州守靖安况钟，前后以郎作郡，各擅政誉，人谓南昌多贤胥。正统中，江阴徐孟晞晞以郎中试兵部侍郎，镇甘凉，累迁至兵部尚书，为人谦慎有容。在县时，三考皆兵房，有戍绝勾丁而误及者，其人祈脱，贫无可馈，具酒食，令妻劝觞，而出避之。妻有丽色，晞绝裾而走，彻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为脱免，他事类此。在郎署时，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辄骂，意在晞，晞不为意。后主事殁，晞为举殓，送之归。及为殿试读卷官，刻录惟书江阴人而已。其功名出苏、松二守上，胥掾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传，孝行皆出编氓，士夫与者盖鲜。我朝以孝治天下，荐绅多被旌者，始记数人。巩县魏敏，洪武中进士，吏科给事中，母病，予告归省。未至而讣，即往墓所哀恸，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庐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丧。东阿师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归，夜已二鼓，道遇虎，逵惊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还，母食之，愈。后入太学，擢御史，升陕西按察使。丁母忧，去官，庐墓侧，不茹荤饮酒三年。永乐中，召为兵部侍郎，终南京户部尚书，掌吏部事。益都王让有孝行，尝庐墓致涌泉之应。洪武末，由乡荐授国子学录。永乐中，简侍皇太孙，累官吏部侍郎。真定毕鸾，父文显，莒州学正，卒于官，藁殡于莒，时犹幼也。比长，言及，辄呜咽涕泪，养母不离左右。比丧母，衰绖，徒步走莒，负父骨，归而合葬焉。庐于墓侧，朝夕哀临。野鹿助其悲鸣，有兔引子游其庐，若素豢者，巨蛇蟠于门右，恒卫守之。正统壬戌，登进士，为御史。光州庠生刘进，贡入太学。景泰癸酉，中顺天乡试，除太平通判。连遭父母丧，结庐墓侧，负土成坟，手植柏数百株，乌鹊鸥鹭，日夕驯集。升太仆丞，获追赠焉。子廷玺、廷瓒，皆登科第，而廷瓒官御史。东平举人张琛，正统间，为衢州同知。丧父，庐墓侧泣血，三年不视家室。服阕，升吏部郎中。桂林刘本，第进士，授刑部主事。宅忧，庐墓，芝草生焉，旱麓小洿坎中忽出白莲花，人以为孝感之瑞。浑源王诚以贡丞庆都。罹忧，于庐墓，无日不哀恸，终丧乃已。此八人，皆诏旌其门者。近世士夫以孝为迂，遭丧则觊夺情以为荣，其贤不肖何如也？按，夺情起复，始自永乐初右副都御史刘观、刑部右侍郎李庆、工部右侍郎赵毅，其后相沿成风，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场屋知人

场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杂职人员许应乡试，文字许减

场。所出《四书》题，或《论语》二道、《中庸》一道、而无《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经，兼经者听。洪武甲戌会试第三人景清，刻《诗书经义》是已。诏诰表内科一道，兼作者听。永乐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诰及表是已。主考惟两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县京官之居乡者，亦有贡士儒士主考职官分考者。翰林居乡，如侍讲余学夔、侍读尹凤岐，皆尝为吾广主考。宣德己酉，编修董璘在浙江，正统丁卯，修撰许彬在福建，则见任奉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内，或经魁不备。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许观，第五人胡泰，皆书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统辛酉，广东乡试是已，或有论策重复者，不能悉数也。桐乡杨长史宗道述掌教监利时，正统甲子，同考蜀闱，简一减场卷为举首，众从之，乃周文安公洪谟也。丁卯，复往闽闱，得陈康懿公俊为举首，皆至尚书，为时名臣。近时，所命之题，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规矩，所取必须全场，减则贴出，然知人如述者鲜矣。壬戌会试。商文毅公辂下第，本房周学士叙以为恨。吾广丘文庄公濬黜于辛未，岳编修正见其卷，大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阁。后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军边军

京军三大营，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国初，止有五军营，中军、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乐初，因龙旗下三千胡骑立三千营。后征交阯，得神枪火箭之法，立神机营。牧马草场总在霸、蓟二州及永清县，若定兴、安肃二县之阎台，则五军营专之。蓟之安和乡，则三千营专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则神机营专之。居常，则五军以肄营阵，三千以肄巡哨，神机以肄枪手。上亲征，则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步卒居内，骑卒居外，其外为神机营。又其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令军中收放樵采，皆不出围外。正统末，议者以三营各自团

操、武艺不能相通。于是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肃愍谦，简精锐马步一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总领，每五千用都指挥一员，每千又用都指挥或指挥一十五员把总，每五百各用指挥三十员分管，每队用管队官二员，常令在营操练，统体相维，兵将相识，出征则令原管都督等官领焉。后马恭襄昂改立团营十二，曰“奋武”、曰“耀武”、曰“练武”、曰“显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扬威”、曰“振威”，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二十五万实之，分为春秋二班，团操听征。此京军之大略也。边军有三等：在本镇为本兵，调自他镇为客兵，边民应募及原点民壮为土兵。近日，本兵多被扣减粮赏，占田私役、采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则一例屯种采办、巡哨扛拽，月饷则本客混支。旧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银七钱减至二钱五分为则，本色粮每一石止与四斗，至于器械欠缺，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优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帮贴，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尽蠲之。其后就募者，山东、河南之矿徒而已。此边军之大略也。边军不足，则调京军，人各银一两、布二匹、炒二升，然犹沿途抢掠。且安佚日久，少经戎阵，腥膻一逼，人马辟易。挫衄则首先逃避，以摇人心；小胜则强夺他功，以为己利，况边粟有限，馈饷不继，足生他变，可无虑乎？近则潜役私门，雇倩代操，益不可用矣。愚切以为京军止卫京师，边军各守本镇。惟土兵用垛集之法，正贴二户，如古羡卒，使不乏绝。关外闲田及没官亡碍者，人给二十亩，使自耕之。尤必广开盐额、而轻其子本，或招商上纳、而倍息以偿，俱令输纳本色，边储可旬月足也。在京则冬衣布花，在边则胖袄鞋裤，必豫期给焉。养军大计，似不出此，然事势亦已难矣。

马政

国朝马政，掌于太仆。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量免粮差，然陪补受累。山西、陕西、辽东，各设苑马寺，养以恩队军千余人。然有名无实，政日秕矣。其与夷市易者，洪武初，于陕西洮州、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上号藏内府，下号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赍往对验。以茶易马，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驸马都尉欧阳伦，坐贩私茶，赐死，其为厉禁可知也。永乐中，遣御史三员，巡督茶马。然增给茶数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统十四年，停止金牌，惟令番族以马来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为命。一背中国，不得茶，则病且死。故设法王国师以统领之，官民相承，以马为科差，我以茶为酬价。故哈立麻辈见礼于文皇，时非利其术也，制西番以控北虏之良算也。乃若回回市马偿直，上马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陕西庆阳、灵州、临洮、巩昌、延安盐课，召商开中，上马一匹盐一百引，中马八十引，下马不与，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马干系之大，万世不能易也。惟是牧之于民者，宜仿监苑之法，择水草之地，立厩庐之所，顺游息之性，定为牧式，教以降虏，尤必宽其追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纾乎！

周凤钱晔

江阴周凤，聪敏多伎俩。人家妇女见之，凤行鬼术，皆淫惑，更无投梭之拒。事发，官司捕之，岁久稍懈。乃暮夜潜归，室人为设酒食，尽欢。凤欲就宿，辄辞曰：“不可。”凤询其故。对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后，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闻妾生子，将踪迹之，君之累不小。”世谓其智而有礼。凤，字岐，凤能诗文。姑苏钱晔，尝寄之诗曰：“琴剑飘零西复东，旧游清兴几时同？一身作客如张

俭，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莺花春对酒，河桥风雨夜推篷。机心尽逐东流水，惟有家山在梦中。”晔亦豪黠，以赀为都司经历。乡人讼其不法，知府杨贡执而罪之。晔多所嘱托，反讦奏贡罪。锦衣官校奉命与巡抚崔都宪恭同讯。有旨以同寮不和，俱黜为民。晔本一富民，第以赀得冠带，与贡并无寮友之义。命下之日，人无不惊谔。

戊辰登科录

正统戊辰科进士，首甲三人，时称儒道释。状元彭时，安福儒籍。榜眼陈鉴，家本姑苏，谪戍盖州卫，依神乐观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犹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则会元岳正，通州漷县人。父，府军卫指挥兴，早世。生母刘，或曰陈，莫知其姓。幼避嫡妒，居大兴隆寺，故人以释目之。齿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见任太监，尤为异事。古称谒者监，曷尝有儿，然则泰非邪！旧制读卷官例用内阁九卿及翰林堂上官，是科预者有掌光禄寺事户部左侍郎李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书程南云、太常寺少卿黄养正，事体之变如此。

贾斌进忠义集

宣、正时，貂珰熏灼，迄王振贻祸土木，无敢讼其非者。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卫令史贾斌疏言：“汉桓帝不任贤臣，权归宦官；唐文宗忽于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钦从虏北行，亦阍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国，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无一捐生以赴难者，事君能致其身，岂空言与？皇上肇登宝位，宜法高皇帝以为治。事无大小，悉经宸断，除去窃柄阉人，专备洒扫，凡阿谀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谨终如始，则天下一新矣。臣于历代直谏尽忠守节之士与恃宠宦官，撮其尤者，录成四卷，名之曰‘忠义集’，伏乞刊布臣

僚，必能观感以兴起其忠义之诚，而宦者亦不得纵其奸宄之私矣。”时胡忠安渎在礼部，覆奏谓：“斌言虽有理，然章皇帝御制《臣鉴》已行颁给，足为劝戒，所编不必刊布。且斌擅自离役，欲送法司问罪，诚恐阻塞言路，合发回原卫。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许擅离职役，违者罪之。若奏机密重事，不拘此例。”制曰：“可。”斌，山东商河人，莫考所终。

蛊吐活鱼

正统间，吴江周礼行货广西思恩，有陈氏女寡，返在室，赘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岁矣。礼忽思归，妻不能止，置蛊食中，礼不知也，因令其子随之，默嘱曰：“若父肯还，则与医治。”因授以解蛊之法。礼至家，蛊发，腹胀，饮水无度。其子因请还期，礼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儿能治之。”即反接礼于柱上，礼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饮，则掣去之。如是者亡虑数百次，烦剧不可当，遂吐出一鲫鱼，拨刺尚活，腹遂消。盖蛮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蛊，稍逾期，则毒发不可救。故寡妇号“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梦

吾广陈参议贽记一事云：“戴谦为南京御史，梦骑马至清江厂，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观乎？’即前导，所过皆竹房。至一家，独瓦屋，入门，有男子卧地上，一妇人绿衣、红裳、簪花，处其傍，曰：‘欲救之，奈气绝矣。’惊寤，出水西门，至清江厂，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梦中所见，呼其家问之，乃因市肉与屠人斗而死。告以所梦，举家皆大哭。妇人

乃其姊，归宁而暴死者，即捕屠人置之法。一时白下盛传之。”时正统八年四月也。

己巳御虏诸将

正统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脱脱不花及诸酋铁头等自紫荆关入寇。我师败走，遂逼京师。时武清伯石亨，协守万全，坐不救乘舆，械系诏狱。赦出之，使总京营兵马退虏赎罪。兵部尚书于谦，总督军务，营于城北。亨帅师出安定门，挺刀先驰，从子彪持巨斧与诸子弟从之，突入虏阵，所向披靡，转战西南，虏溃去，追至关，斩首万余，虏相蹈藉死。管神机营都督范广，御之于德胜门外，飞枪火箭，杀伤数百，追至涿州，俘馘无算。虏主遂不敢入关，与也先皆夜遁，遣使讲和。都督杨洪、孙镗及广，帅师破余虏于固安，逐至关，尽歼之。洪子俊手斩数人而还，论功加谦少保，亨进封侯，洪昌平侯，寻命俊充参将，守宣府。宦官喜宁，本胡种，导也先入寇，俊诱而执之，送京师，伏诛。以功升俊右都督。虏方窥怀来，俊调永宁兵往守，奉御黄整奏闻。谦恶其擅调也，请诛俊，上不问。洪惧祸，奏取俊还京，随营操练，从之。既至，谦并劾其守独石、马营，贼破其城，丧师辱国，谓非诛俊不可。上命逮系议罪，俊辩曰：“逐虏之时，顾前失后，官军听调，阃外之常，乃罪俊邪？”诏斩于市。临刑，有缟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儿也。恸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为？”纫其元，合于颈，使其家收殓，即自经，观者泣下。时景泰元年五月也。虏自求和，不复近边。至是声言奉上皇来大同，坐中，铁头大师坐右，脱脱太师坐左，其意盖卑辱我也。于是石亨、杨洪帅师巡边，挑修沟堑，布列营阵，筑立墩台，拨哨隄备，馈运不绝。仍设法招募在京军官子弟素闲弓马者，人赏银十两、月粮五斗，得万余人。虏见有备，遂奉驾还，亨等之功也。初，张軏自贵州征苗召还，谦劾其失机负罪，不可用。上宥之。自是軏与亨比，恨谦最深。景泰末，亨、

轧与宦官曹吉祥等，夺门复辟，乃首杀谦，以谦信任范广，诬其同逆，并杀之。广既死，轧一日遇诸途，为拱揖状，左右问之，曰：“范广过耳。”归家发病死。亨得志专恣，官军守诸关者，悉放归以市恩。内阁徐有贞、李贤、许彬、薛瑄以为言，上重违亨意，别选兵以戍之。由是亨恶有贞等，皆被谗，斥为民，荐其私人参议卢彬、太常少卿王谦入阁。上不听，寻得罪下狱，死，彪亦弃市。一时御虏名将，亨、洪与广为最，孙镗、郭登、卫颖、柳薄次之，张轧、纪广辈龊琐不足算矣。亨，渭南人，与彪皆方面、巨躯、须垂至膝，望之竦然。洪，汉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劫营，虏畏之，呼为“杨王”。俊死后，含痛而殁，追封颍国公，谥武襄，犹追其禄米，家产荡尽。广，丹徒人，世官辽东宁远卫，论者曰律有八议，功其最也。宋人所谓“手滑”，其杨俊之诛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广犹郁九原。石亨虽自掇祸，然罚不及嗣，彪宜末减。向使洪父子无智名勇功，则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灾却瑞

正统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电震烈，风雨骤作，谨身殿火起，延及奉天、华盖二殿，奉天诸门亦皆毁尽。御史吕昌劾奏守备丰城侯李贤及府部诸司，皆当逮治。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变。郕王监国即位，诏凡有灾异，有司即时奏闻，言祥瑞、进谄谀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坛署奉祠罗辅呈言：“道童顾学诚于坛井汲水，闻酒气芳馨，见水色黄，白守备太监袁诚曰：‘此醴泉也。’”会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及府部诸司诣井取酒，荐奉先殿，然后具奏，礼部以闻。景皇以“罢”答之。不为伪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谣

正统末，京师旱，童谣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谢了土地。”“滴”音弟，谓与弟也。“城隍土地”，谓郕王有此土也。“雨若再来，谢了土地”，谢、卸同，谓上皇再来，卸却此土还之也。景泰验矣，复辟又验。

太学生进谏

景泰初，大开言路。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祸，若梁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兴作，万世之法也。”时方建隆福寺，不为停止。会寺成，上方议临幸，有司夙驾除道，太学生济宁杨浩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快睹。今又弃儒术而重佛教，岂有圣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范后世者邪？”会仪制郎中章纶亦以为言，上即日罢行。先是虏贼自弑其主脱脱不花而拥其众，浩疏请乘虏使未还，出其不意，调辽东、陕西兵讨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师，筮仕河东运司判官。英庙复辟，用荐擢知顺德府。陛辞日，召至文华殿，亲赐戒谕及宝镪以行。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而显不究于用云。自正统至天顺，京城内外建寺赐额者二百余区，谏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易储诏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黄琱被弑，庶兄都指挥使玹阴主之也。巡抚广西李侍郎棠、副总兵武都督毅发玹情罪，置狱当死。巡抚广东揭侍郎稽乃奏言：“玹守浔州，军民畏服，贼不犯境。近闻为事，以致贼徒流劫德庆。曲加宽宥，仍前哨守，则广西宁而广东无流

劫之害矣。”识者笑之。时上皇长子在东宫，玹遣人赴京，先赂用事者，乃奏请易储。命礼部会多官议。内阁陈循等将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难色，循持笔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给事中李侃对众洒泣，都给事中林聪出语人曰：“吾恸，不署名。”其实不然也。奏上，宪宗出就沂邸，而立见济为太子，生母杭氏为后，而汪后废。于是升赏太滥，有“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之谣。直得所赐元宝，扣案顿足叹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蛮夷邪？吾侪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迁詹事府丞，聪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辞也。玹以大赦原免复职。于少保以广西贼起，请赏玹以作其气。上从之。已而，升都督、充参将，毅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仕。其后见济殇，御史钟同、郎中章纶，疏请复储，皆下狱。刑科给事中徐正密请召见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上皇与俱，以绝人望。”景皇怒，出正为云南卫经历。正复眷所淫者，未行，乃谪戍铁岭卫。及上皇复辟，时玹已死，发棺鞭尸，以示鉴戒。逮正至，正惊破胆，便溺皆青，遂磔于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何文渊，因言官劾其贪纵，自言易储有功，诏书所云“父有天下传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己所属对也，得释罪致仕，至是惧祸，自经死。时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渊弟子也，与其子主事乔新等争讼。讦奏文渊之死，实诸子逼以脱祸。乔新亦令人告稽巡抚广东时，代黄玹为易储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获释焉。

京闱二科举首

南北京闱，例令四方髦士游太学、寄京籍及依亲仕宦者，皆得应试。景泰癸酉，吉安罗崇岳冒试，中顺天府第一，为京士讦奏，诏充原籍学生。丙子，复领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顺天举首，又江阴徐泰也。内阁陈循子瑛、王文子伦，不与选。循等论奏考试官少卿兼侍读刘俨、侍讲学士吕原阅卷不公，如监试御史林鹗、同邑林挺亦在中

列。且策及正统，摘其语以激上，峻文巧诋，必欲置俨于死。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穀力疾言于朝。时挺已就逮，讯之，弗实。验泰等卷，复如式，俨等得免。而瑛、伦钦赐举人，许赴会试。礼科给事中张宁劾奏循、文罪状，不报。未几，景帝晏驾，循谪戍铁岭卫，文弃市，后遇恩宥，二家子姓放还。伦行其字宗彝，竟取进士；而泰以避嫌，终不第甲科，除知荆门州云。近时南京吏部章侍郎纶子玄应，既举于京闱，再举于浙江，事绝与崇岳相类。

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谓八景，不知何人品题。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因潜渊定天邑，当时翰林诸儒臣胡广辈作为《八景诗》，传播海内。天顺辛巳端午节，英宗睿皇帝赐文武侍臣以扇，有御制七言古诗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谓八景，曰：琼岛春云、太液晴波、蓟门烟树、西山霁雪、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而益以二景，则东郊时雨、南囿秋风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赐扇，扇面御制《清暑》、《解愠》二歌，大概言为臣者，仰辅上德，俯恤民隐，助隆代天之绩云尔。盖国朝赐常朝官扇，竹骨、铜钉铰，书经传格言，以示训饬。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内殿，赐象骨银钉铰扇，然但画以物象。其有御制诗，惟此二年为然。

太玄洞极潜虚

蔡元定曰："体天地之撰者，至于《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杨氏之《太玄》八十一首，关氏之《洞极》二十七象，司马之《潜虚》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考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礥、曰闲、曰少、曰戾、曰上、曰干、曰㹀、曰羡、曰差、曰童、曰增、曰锐、曰达、曰交、曰耎、曰徯、曰从、曰进、

曰释、曰格、曰夷、曰乐、曰争、曰务、曰事天玄、曰更、曰断、曰毅、曰装、曰众、曰密、曰亲、曰敛、曰强、曰晬、曰盛、曰居、曰法、曰应、曰迎、曰遇、曰灶、曰大、曰廓、曰文、曰礼、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永、曰昆地玄、曰减、曰唫、曰守、曰翕、曰聚、曰积、曰饰、曰疑、曰视、曰沈、曰内、曰去、曰晦、曰冔、曰穷、曰割、曰止、曰坚、曰成、曰阚、曰失、曰剧、曰驯、曰将、曰难、曰勤、曰养人玄。《洞极》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华、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实为天、曰资、曰用、曰达、曰兴、曰紊、曰悖、曰静、曰平、曰序为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几、曰抑、曰冥、曰通为地。《潜虚》五十五行，曰元、曰裒、曰柔、曰刚、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虑、曰聆、曰觌、曰繇、曰㑹、曰得、曰罹、曰耽、曰冉、曰郤、曰庸、曰妥、曰蠢、曰讱、曰宜、曰忱、曰哲、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续、曰考、曰范、曰徒、曰丑、曰隶、曰林、曰禋、曰准、曰资、曰宾、曰戒、曰敦、曰义、曰绩、曰育、曰声、曰兴、曰痛、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余。今按三家之作，《太玄》优矣。邵子以雄知历之理，最所称服者。厥后元定之子沉作《洪范皇极内篇》亦准卦气，与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进士永福吴元美作《夏二子传》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汤伐桀，而声其刻剥之罪。当是时，清商飚起，义气播扬，劲风四扫，宇宙清廓。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无大小长少，皆望风殒灭，殆无遗类，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饮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谓蚊蝇也。其乡人郑玮得之，往诉秦桧，谓其讥毁大臣，编管容州，寻谪死于南雄。按，韩昌黎《杂诗》曰："朝蝇不可驱，莫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

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阅郑文宝《江表志》，杨鸾诗曰：“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更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鸾。”鸾即南唐汤悦校文时举子，问“欲用尧、舜”字不，知是几事者也。适友人枣阳王进士良璧琰至，相与质之，良璧谓曰：“子谓元美本昌黎，安知鸾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祸而鸾则幸免耳。”余曰：“子可谓善为鸾解嘲矣。”相与大笑，因书之。

曹教谕诗评

松江曹教谕诗评谓，国朝诗不及前代，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学士棨《巢睫集》而已，入选者亦惟曾诗为佳。七言以咏物吊古为难，刘伯温《题二乔图》云：“江上桃花红粉腮，偶然吹入玉堂来。东风日暮和烟雨，多少飘零委绿苔。”吉水李子仪《墨梅》云：“诏遣明妃出汉宫，粉香和泪泣春风。玉颜翻作寒鸦色，悔不将金买画工。”咏物吊古，使无题亦难倩也。浙人张庸《题陶穀驿亭》云：“苍筠织簟湘纹凉，绿罗裁衣兰麝香。银烛光摇夜将半，琵琶曲终人断肠。”不必加贬，自有清意，可谓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桥上鹃声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韩国老缘谁去？汴宋基图自此摇。荒冢卧麟寒食后，东风不见纸钱飘。”意则太露矣。且谓国朝诗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选。如李昌祺《题文丞相砚》云：“已矣斯人不可见，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载空遗补天石，一泓正是化龙池。黄帘绿幕承恩日，残照西风倚马时。寄语玉堂挥翰手，他年留写首阳碑。”瞿佑《题和靖墓》云：“诗落人间有墓存，谁歌楚些为《招魂》？愁连芳草春无迹，吟断梅花月有痕。华表柱存辽鹤返，少微光霣楚天昏。生刍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风酹酒尊。”四明张楷《观浙江潮》云：“当午春雷震海门，初来远客欲消魂。陈开即墨牛争触，战罢昆阳马乱奔。伍相精灵何日散？钱王功业

至今存。天涯一点青山小，矻立中流任吐吞。”临川黎扩《拟唐宫人入道》云：“高髻云鬟罢旧妆，黄冠初入白云乡。碧桃春雨心初定，红叶秋风怨已忘。行道宛如随玉辇，步虚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长门月，来伴吹箫引凤凰。”绍兴刘师邵《失鹦鹉》云：“来从西域养经年，飞入青云最可怜。银瓮空遗香稻水，雕笼闲锁落花烟。能言每忆来书幌，学舞长疑在绮筵。此去想应寻旧侣，陇山云树尚依然。”嘉禾陈延龄《岳王墓》云：“一自班师下内廷，中原浑觉厌膻腥。两宫环珮烟尘迥，百战河山草木青。雨暗灵祠嘶铁骑，月明阴井泣银瓶。凄凉古墓西湖上，老树悲风不忍听。”僧德珉《姑苏怀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苏，长使行人泪眼枯。辇道落花春走鹿，琴台明月夜啼乌。夫差古墓迷黄壤，伍相荒祠暗绿芜。独有灵岩山色在，峥嵘楼阁属浮图。”此数诗大类元体，亦未见其进于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汉、魏，岂尚有待乎？

祷神弭寇

正统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昼见形、抛砖弄瓦者。予先府君祷诸城隍，梦神云：“时方大乱，可诵《妙法莲华经》。”觉而饭僧，先府君因谙诵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启神椟，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归，日益讽诵，以函盛经，供奉严洁。是年六月，先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灯坠，焚函经七卷，毁尽无余，案卓一无所损。是日，先府君捐馆，亦异事也。祷神一念精诚，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岂待外求哉？

先圣大王

正统改元之春，郡国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

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为满城县，县之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父老言往岁遇蝗，祷之立应。时天久不雨，蝗生遍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帅郡县吏斋沐祷于祠下。旬月间，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项氏名託，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史记·甘罗传》“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者”，此也，第土人误谓记耳。旻以大臣精诚，不能格天，而小儿祆鬼是祷，亦可笑也已。

草庐原理

元草庐先生吴文正公澄，尝作《原理》，予爱其稽据明白。分为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阴阳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内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坠，岐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圆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复左。天之积气为辰，凡无星处皆是，犹地之土也；积气之中有光耀为星，二十八宿及众星皆是，犹地之石也。日月五纬，乃阴阳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见者，浮生太虚中，与天不相系著，各自运行，速迟不等。天左旋于地外，一昼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观之，则其周匝之处，第二日子时，微有争差，盖周匝而观之。观天者定其阔狭名曰一度，每日运行一周匝而过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时有奇，则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与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时所起之处合，故定天度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昼行地上，夜行地下，昼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则不及一度。盖日之行也，与地相直处，日月齐同，无过不及。而天之行

也，与地相直处一日过一度，二日过二度，三日过三度，故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为右行一度，盖以截法取其易算耳。天倾倚于北，如劲风旋绕，其端不动，曰极。上顶不动处谓之‘北极’，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见不隐，以偏依于北方，故曰‘北极’。下脐不动处谓之‘南极’，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隐不见，以其偏近于南方，故曰‘南极’。南北二极，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谓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与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没与地之卯酉相当，是以景短而晷长，昼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后，又移而南，至秋分则与赤道相直，秋分以后，行赤道南，冬至则去南极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没，则与地之辰申相当，是以景长而晷短，昼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后，又移而北，至春分则又与赤道相直，日极于南而复北，则为冬至。至下年日道极南复北之时，三百六十五日余三时不满。故天度一周之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余；日道一周之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余，日度不足，故六十余年之后，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谓‘岁差’。月亦左行，犹迟于日一昼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度之七，盖日行疾于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迟然。月行迟于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时有奇，而历一辰，则为一月之气，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时有奇，而与日会，则为一月之朔。每月气盈五时有奇，朔虚六时不满，积十二气盈，凡五日三时不满，十二朔虚凡五日七时有奇，一岁气盈朔虚共十日十一时有奇，将及三载，则积之三十日，而置一闰。日之有余为气盈，月之不足为朔虚，气盈朔虚之积，是为闰余。五星之行，亦犹日月，其行有迟速。其行过于天则为逆，其行与天等则为留，其行不及天则为顺。日月五星之与天体相值也，由北直南而从分之，谓之‘度’，由东至西而横截之，谓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与日同度，是为朔；十四日九时有奇，而与日对度，是为望合。朔之时，纵虽同度，横不同道，若横亦同道，则月掩日而日蚀。对望之时，纵虽对度，横不对道；若横亦对道，则日射月而月蚀。其食之分数，由同道、对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后初生明时，昏见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时，昏见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犹

暗，象兑；望之时，昏见于甲，全体皆明，象乾；望后初生魄时，晨见于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时，晨见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犹明，象艮；晦之时，晨见于乙，全体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东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图法地，乾始西北，坤尽东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于西北之昆仑，犹乾之始于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归于东南之尾闾，犹坤之尽于东南也。夫阳本实，阴本虚也；阳为气，阴为质；阳成象，阴成形；阳主用，阴主体。则阳反似虚、阴反似实，是不然。天之积气虽似虚，然其气急劲如鼓皮，物之大，莫能御，故曰健、曰刚、曰静专、曰动直，则实莫实于天；地之成形虽似实，然其形疏通，如肺气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顺、曰柔、曰静翕、曰动辟，则虚莫虚于地。然则阳实阴虚者，正说也；阳虚阴实者，偏说也。”观此，则《理学类编》诸书所言浑仪历法，皆一以贯之，而无遗矣。

皇极观物

邵子《皇极经世》所论性、情、形、体、飞、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为何物。祝氏钤朱《隐老集说》，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庐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体；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日，阳中阳；月，阴中阴；星，阴中阳；辰，阳中阴。水，柔中柔；火，柔中刚；土，刚中柔；石，刚中刚。错而言，则天亦有刚柔，地亦有阴阳。日，阳也；月，阴也；星，刚也；辰，柔也。水，阴也；火，阳也；土，柔也；石，刚也。日火之精为夏之暑，月水之精为冬之寒，星体光耀为昼之明，辰体昏暗为夜之晦，水气下注而为雨，火气外旋而为风，土气上蒸而为露，石气内搏而为雷。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耳目口鼻为首，犹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为身，犹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胆脾肾四脏属天，肺肝胃膀胱属地；指节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后高前下，山峙川

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飞、走、草、木四类，细分之，十六：飞飞者，鸿鹄鹰鹫之属，性之飞，飞之性也；飞走者，鹅鸡鸭凫之属，情之飞，飞之情也；飞木者，隼鸠、燕雀之属，形之飞，飞之形也；飞草者，蜂蝶、蜻蜓之属，体之飞，飞之体也；走飞者，蛟龙之属，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马之属，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属，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蚁蛇之属，体之走，走之体也；木飞者，松柏之属，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榉之属，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朴荆榛之属，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榖木芙蓉之属，体之木，木之体也；草飞者，竹芦之属，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属，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属，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属，体之草，草之体也。”观此，似是创自胸臆，他无所据，容或牵合，终不若上篇之纯耳。余谓邵子“元会运世”之说，寅为开物，戌为闭物。其源出于佛、老，佛氏之书曰，过去名庄严劫，现在名贤劫，未来名星宿劫，谓之三世。过去世界磨灭之后，经无量时，有大风起，吹水聚波涛，沸涌生大沫，吹置空中，从上至下，依旧建立天地。久后大海枯干，天下烟起，渐至磨灭。此即开物闭物之说也，然犹未详也。老氏之书曰，天地之数有五劫，东方起自子，曰“龙汉”，为始劫，一炁孕于空洞之中，大无之始，上无复色，下无复渊，混沌溟涬，如龙变化，周流于虚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为成劫，运推数极，三景开明，犹皇极开物之会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开皇”，俱为住劫，梵气弥罗，万范开张，元纲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终于戌，曰“延康”，为坏劫。以日言之为夜，以人言之为死，犹皇极闭物之会也。然则“皇极观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绪论哉？

性敏善断

武城王道亨士嘉，年十八，贡入太学，后就铨为大同府山阴知县，性敏善断。有瞽者赍钞百缗，醉卧城南荆树下，觉则亡矣。诉于道亨，道亨曰："此荆树为妖也。"即出城按问，民大骇，皆竞从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仓皇失措，讯之，果服，遂还其钞而罢。代府内藏失钞币，而户牖封识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略，召问之。道亨至，察视气楼，似有物尝往来，而非人迹，疑为狙所窃。乃列币庭中，伺群狙过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诘其主，主即款服，尽还之官。自是邻邑有讼，皆请决焉。母老，就养山阴，婴疾，忽气绝。道亨哀号，声彻天地，母得复苏。由此治行声名大著，累迁方面。正统初，官至礼部侍郎。初，道亨五岁而孤，母教之，聪敏好学，遂为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赋咏，作《古塔诗》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云端。绝顶登临处，摩挲星斗寒。"乡先生刘中行见而奇之，曰："寇莱公'举头红日'之句，不过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龚指挥气节

正统十三年二月，福建沙县民邓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华，檄各郡县，凡城郭乡村大小巷道，首尾俱创一隘门，门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乡村大者立望高楼于四隅，小则立于其中。编各乡民为什伍，设总小甲，统率之。夜则轮宿重屋，鸣鼓击柝；不从令者，听总小甲究治。由是总小甲各得自恣，号召乡人，罔敢违者。茂七与弟茂八，皆编为总甲。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新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输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检追摄之，因而杀其弓兵数人。县闻于上司，调官军三百人，与之格斗，杀伤殆尽。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乌合至十余万人，僭称伪号，署官职。八闽骚动，诏遣都督刘聚为总兵，

都督陈韶、刘德新为左右参将，佥都御史张楷监军。括苍贼叶宗留咋诸途，陈韶与战，败死。楷请济师。十四年，诏以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征夷将军，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陈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佥事董兴为左右副参，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太监曹吉祥、陈梧监军，御史丁瑄、张海纪功，大发兵讨之。春二月，师次建宁，而茂七先攻郡城，为延平官军所杀。传闻张楷诗有句云："除夜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远近忧叹，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余党推茂七兄伯孙为主。传闻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于是幕府下令立赏格，能擒杀其党，与斩敌同。自是擒斩而降者相继。有老人言，贼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抚之。众莫敢往，惟千户龚遂荣、与致仕驿丞周铸，毅然请行。遂荣率数骑，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贼也。遂荣乃呼老人，谕以祸福，老人阖家叩头谢。因设草具，遂荣与铸饮食之，意气扬扬，略不为动。食竟，就马抵巢穴，尽降其众而还。贼将张留孙，勇而健斗，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间，伯孙尤倚仗之。遂荣、铸乃寓书留孙，告之逆顺，许其自新。使谍佯告若误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伯孙竟败，就执，贼众遂散，闽地悉平。师还，幕府上功兵部。时新被狄难，用事者方大保护京师之功，沮其赏弗行。遂荣好学，善属文，居贫，授徒自给。征闽回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职，而贫益甚。时睿皇帝归自北狩，尊为太上皇，居南宫，幽闭如狴牢，至穴墙以通饮食。一时用事诸大臣，方倡与子之说，遂荣独草疏，请还政于睿皇。疏未上而语泄，景帝大怒，下遂荣狱，将杀之。会赦，犹杖之几死，挛不能行者数年。睿皇复辟，始授指挥佥事云。

井妖致殒

香山教谕平南张公辉以广右解首，自负文学，为人甚温雅疏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来主师席，忽见廨舍井中，有人衣红出而招

之。辉素有胆气，呵骂之，走上莲峰而灭。次日，会饮县堂，与丞争坐位，交相拳殴，归，投井死。县官收敛辉毕，遂填其井。其子孙至今贵显。岂辉有学行、夭于非命，天故报之独厚欤？

旌忠祠

英庙九龄嗣位，宠信司礼太监王振，窃弄威福，或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不允。一日，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入见便殿，宣振至前，戒谕之。正统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东。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厘，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难，言官劾其擅权误国，今陷虏中反为虏用。籍其家产，玉盘径尺者十枚，金银十余库，马数万匹，族党皆坐诛夷，宅没入官，改京卫武学。天顺改元，振党以闻，上大怒，曰："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追责言者过实，皆贬窜。诏复其官，刻香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敕赐额曰"旌忠"。僧然胜奉其香火，夤缘以孝行被旌。磁州同知龙约自京还任，以语州人罗绮。时绮以副都御史降参政家居，为人奏其谤讪，皆获罪。许学士彬积不平，赋诗曰："忠臣偶尔陷车驾，孝子胡然伤发肤。智化寺中祠屋上，蓟门风峻夜啼乌。"

王忠肃公

王忠肃公翱自总督两广军务入为太宰，与内阁李文达最相得。一日偕文达趋召，入文华殿。英庙临前楹见之，顾问毕，去，见其衣后穿，呼还，笑问其故。公顿首对曰："臣适在部，衣此，闻命遂不及易。臣闻君命召不俟驾，而暇易衣乎？"赐绮一端，扣谢而出，上益知其诚恪可用。尝至东阁立候，遥见从行主事与左顺门内竖谈笑，公

呼之，谓曰：“曾读《论语·乡党篇》乎？‘过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门御榻，岂嬉笑处邪？”其敬慎如此。马恭襄昂代公总督，及入为大司马，犹呼其名，恭襄未尝不敬诺也。夫人为婿求迁官，至下跪，公叱骂之，终不迁。每遇铨除，人无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升参议，出至通州，病还，公为奏闻，有旨，仍旧职。恂怨公，遇于朝，捽公殴之。公凝立不动。观者谓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实丧心，奉旨罢其官，令有司妨闲出入而已。景泰时，召妖妓李惜儿入宫，优人张甚通同东厂逻者，害及举子。予在太学上疏言“正身、正家”六事，礼部奉旨，本无他意。杨兴济善必欲文致予罪，以问公，公徐曰：“皇上光复之初，乃首罪一监生邪？”善赧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尽书也！

薛尚书论礼乐

天顺改元，薛公继远远自户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从人望也。予上疏时，获免罪责，公有力焉。寻延予长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谓予曰：“向使礼部说行，子固今之陈东也。然宇宙内事，当视为性分。子其勉之。”公博学，无所不通，礼乐、兵刑、天官、律历，皆涉其要。尝出《周礼》及《逸周书》示予，曰：“《周礼·小祝》有寇戎之事，则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当作一句，谓郊社同在一处。盖泰坛方三百步，四周为泽宫。据魏儒刘芳言，则坛有四门，门外为四郊，观觐礼大略可见。故《逸周书》曰：‘设大社于周中。’当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泽中方丘，而圆其顶，即地上圆丘也。《大司乐》，冬日至，以阳声召阳气，其律相继，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阴声召阴气，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为九变，阴阳相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谓‘大合乐’，非分祀也。二至演乐，则分阴阳以召验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则同在一处，乃坤顺承天合同而化之义。我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礼》意，当时耆儒汪克宽谓：‘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统卑也。正如人子奉养

馈食于父，必及其母，岂可分别哉？’观此二书，则可见矣。”其言《天官书》以日及斗为主，语多不能尽忆。公本庐之无为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书，谪海南，因家焉。故举吾广乡试，正统壬戌进士，终南京兵部尚书。最谙国家典故，所履有声，为时名臣。

张都督不欺

南京佥都督凤阳张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与石亨同僚，其孙镛与亨皆娶武安侯妹，为友婿，最相得。亨迎驾南宫，时公方在京，使人索赂，将为公及镛报功。公执不可，曰：“吾实未效劳，敢欺君乎？且贫无以为献也。”卒辞之。久之，仍旧职改南京，未尝介意。及亨败，冒功升官者皆削谪。虽学士黄谏，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节竟以寿终，可谓贤矣。公博通经史，尤善吟咏，词翰杰出一时，大书遒劲有体。予在学时，颇好作诗，公谬见重，期予大用，谓于词章相貌征之。尝为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没已久，而予碌碌负公，每睹遗墨，为之黯然。

马杨二义士

天顺中，有二义士，曰马士权、杨埙。初，御史杨瑄劾奏忠国公石亨、太监曹吉祥侵占民田，上从徐有贞、李贤言，以瑄不避权幸，命户部核实。于是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合章纠亨不法，兵科都给事中王铉知之，以告亨。亨入诉，言鹏乃已诛奸臣内官张永从子，故结党诬臣。上命收鹏及瑄，遂御文华殿，悉召诸御史，面诘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悉下锦衣狱，究主使之者。”卫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畴、副都御史罗绮，讽使为此，并执问之。鞫，谓其阿附有贞及贤主使妄劾，遂下有贞、贤于狱。会有风雷雨雹之变，降有贞、贤参政、

九畴布政使，绮亦参政，御史盛颙等调知县，瑄、鹏俱戍铁岭卫。会薛瑄致仕去，欲用王翱，翱荐留贤为吏部侍郎。亨虑有贞之复用也，令人伪作给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过恶，语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则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讯，秉彝至死不承。缉捕匿名者甚急，亨因谮有贞怨望，使所亲马士权等为此，而灭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贞于途，收士权等俱下狱考掠，濒死者数四，士权终无所言。乃摘武功伯诰券“缵禹神功”之语，出有贞自撰，实谋作逆，故出语不臣。士权始大呼曰：“有贞，忠臣也，岂有自撰诰券、露其逆谋之理？”都指挥门达等竟不能折。会承天门灾，肆赦，刑部左侍郎刘广衡等犹以诈为制文当斩，奏闻。上以有贞犯在赦前，得释，发金齿为民，士权亦免。其后门达怙宠骄横，恶同僚袁彬质直不屈，乃使逻卒发其阴私，考掠成狱。彩漆军匠杨埙怜之，疏言：“昔者驾留虏廷，独彬以一校尉保护圣躬，备尝艰苦。今卒然付狱，乞御前审录，则死无憾。”并条陈达不法二十余事，击登闻鼓以进。上令达逮问，达缓埙死，令诬大学士李贤主使。埙阳应诺，达遽以闻，遂命中官会法司讯于午门。埙言事由己出，于贤无预。达计大阻，而彬犹降黜。未几，英庙宾天，言官劾达罪，谪戍南丹以死，彬得复官。呜呼！天下祸机，多由于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鹏等俟其终，则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犹袭用之，岂成宪然哉？贤之不为有贞，特天幸尔。吾于二士乎有感。

非非国语

宋刘章尝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刺刺孟》、《非非国语》，江端礼亦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国语》，是《非非国语》有三书也。同邪？异邪？岂绍述而剿取之邪？求其书不可得，盖亦罕传矣。今以子厚之书考之，大率辟庸蔽怪

诬之说耳，虽肆情乱道，时或有之，然不无可取者焉。其《非灭密》也曰：“康公之母诚贤邪？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惧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论，其可以尽非邪？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此则肆情乱道甚矣，是“天变不足畏”之所从出也。余类此者，不容枚举。此所以来三子者之喙与？

卷第七

金钱银豆

景泰初，开经筵，命太保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穀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兼经筵官。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穀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讲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贻之，有识者病其媟渎。时宫中又赐诸内侍以银豆等物，为哄笑。杨文懿公守陈时在翰林，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冶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踞拾多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蛾红袖承春风。黄金作豆竞拾得，羊车不至愁烟空。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於乎！国阜用汰，至此极矣。

黄寇始末

南海贼黄萧养者，冲鹤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数。坐强盗，在郡狱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渐生竹叶，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谓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轨，使人藏利斧饭桶中，破肘镣，越狱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隶狱卒追之，挥斧而行，人莫敢近，其党驾船以待，遂入海潜遁，正统十三年九月也。于是啸聚群盗，赴之者如归市，旬月至万余人。十四年八月，攻围郡城，官军御之，辄为所败，城中饥死者如叠。制云梯吕公车冲城，几为所破。设开都伪官，招诱愚氓，渐至十余万。都指挥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广，舟胶浅水。有小艇载柴及盐鱼者，奔迸若避贼状，官军问萧养所在。言未脱口，伏兵出柴中，擒清，尽歼其军。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发，相顾涕泣而已。间道告急，驿至京师。诏遣都督董兴总兵，都指挥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鉴、佥都御史杨信民督其军，寻命信民巡抚广东。贼既屡胜，遂僭称东阳王，改元，授伪官者百余人，据五羊驿为行宫，四出剽掠。信民旧为广东参议，将至，贼众渐散。景泰元年春，兴等进兵，时天文生马轼随行，至江西，夜半闻鸡，兴问之曰："此何祥也？"对曰："鸡不以时鸣，由赏罚不明，愿公严军令。"及经清远峡，有白鱼入舟中，轼曰："武王伐纣，有此征应，此逆贼授首之兆也。"时萧养聚船河南千余艘，其势甚张，众欲请兵。轼曰："兵贵神速。若请兵，则缓不及事。以所征两广、江西狼兵，取胜犹拉朽耳。"兴从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坠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内，破贼必矣。"四月十一日，兴帅官军至大洲头，与贼遇，果大破之。时信民使人赍榜，谕贼使降。萧养曰："杨大人，我父母也。当徐思之。"获巨鱼为献，信民受之，立斫数十段，颁于有司。贼出而叹曰："势不佳矣。"叛萧养者渐多，留者不满一千。会信民中毒，卒，鉴乃益加招徕。萧养中流矢而卧，为官军所擒。于是奏捷于朝，萧养伏诛，余党悉平。诏鉴代信民巡抚，乃析南海冲鹤、大良诸堡为县，名曰"顺德"云。

王清罹难

王清，字一宁，济宁卫指挥，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卫。宣德间，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鸳鸯海觇虏，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龙荒觇虏还，剑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气节应无敌，肯负平生一寸丹。”正统丁巳，升广东都指挥，以亲老不遂迎养，陈情乞分俸于原卫，诏许之。蛮夷叛据大藤峡，清往讨有功。戊辰，总督广东军务。己巳，协同总兵驻军高州。广贼黄萧养劫乡民叛，众十余万，围攻广州。清帅舟师赴援，至沙角尾，水浅舟胶，失利，被执。贼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还广城中，大书诗云：“两捧天书镇百蛮，偶因兵败不生还。飘零身世轻于叶，磊落襟怀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几回梦堕鬼门关。凭君独有衣相寄，为我招魂宇宙间。”数日贼拥清至城下，使谕众开门降，清骂贼不绝，遂遇害。有《建橐集》行于世。

太宰上寿

南京吏部尚书魏文靖公骥，天顺甲申，遇宪庙即位，诏文武官员五品以上致仕者，进阶一级。时年九十一岁，进一品官阶，《闲居述怀》诗云：“迂疏不觉已成翁，镇日优游雨露中。一品新升遵紫诏，百年将届荷苍穹。松楸入望山逾丽，禾黍连云岁又丰。感激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几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诗云：“白头又喜换年华，香蔼清芬烛吐花。宫锦任披随所恋，椒觞从泛不须赊。年登上寿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更加。愿祝尧年等天地，华夷一统庆无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岁，诗云：“家家箫鼓庆新年，老我风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窗梅和雪献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诗就清吟续旧编。最喜康强胜去岁，从人说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十

八岁，诗云：“骨肉团圞子与孙，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派归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献岁客过门。老臣白首栖蓬荜，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闲居咏怀》云：“步玉登金鬓已霜，天恩乞得老江乡。虀盐随分犹钟鼎，泉石长甘即庙廊。雅素欲追陶靖节，疏狂又学贺知章。百年已届殊康健，任乐唐虞化日长。”九月十九日，《病中临终》诗云：“泊泊华池水渐来，今朝怀抱觉还开。上苍未必重颁福，残喘何期更复回。瑶岛不劳青鸟至，菊篱还许白衣来。明当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唤作陪。”官至一品，可谓尊矣，年近百岁，可谓寿矣，国朝大臣，罕与之俪。期耋作诗，固不暇计其工拙也。

南苑射猎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鹰台，台旁有三海，皆元之旧也，本朝稍增治之。自太宗定都以来，岁时蒐狩于此。天顺戊寅孟冬朔旦，朝退，驾出，既入苑。上由中道，从臣分道由左右会于台下，时日加午矣。长围渐合，羽毛毕集，上亲御弓矢，命中，勋戚武将，应诏驰射，获辄献之。既毕，赐酒馔，以所获分赉从臣，命之先归，上御飞轿后至。是日天气明霁，风埃不惊，归途见月，马腾人乐。学士刘定之诗云：“圣明天子中兴年，大阅军容故卜畋。射雁得书卑汉武，贯鱼入咏迈周宣。追风玉勒从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获应为王者佐，属车命载着先鞭。”

布衣进心学图

漳州布衣陈剩夫真晟，天顺二年，用伊川故事诣阙，上《程朱正学纂要》。其书首采程氏学制，次采朱子《论说》补《正学》工夫。

次作《心学》二图，其一为《天地圣人之图》。大书一心字，以上一点规而大之。中虚曰“太极”，太极左曰“静”，右曰“动”。太极前一字倒朝上，曰“复”。静作十六点黑，动作十六白，盖太极生两仪也。自是如旋螺状凡十点，弯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点，如前而大，每一大点包二卦，盖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图》也。坤、复在下，书冬至；乾、姤在上，书夏至。升、讼为义，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谦为正，曰“立冬”；明夷、无妄为仁，曰“立春”；临、同人曰“春分”；履、泰为中，曰“立夏”，盖兼太极而一之也。其一为《君子法天之图》。亦大书一心字，其上一点规而大之，视前差小。中虚曰“敬”，敬左曰“静”，右曰“动”，前一字朝上曰“复”。静之左半黑而白，白复黑；动之右半白而黑，黑复白，即太极图之阴阳动静也。然白黑皆互圆相入，与太极稍异。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离，坎之左曰静主动，离之右曰动主静。乾之上书圣要四说，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盖采朱子之说，亦合先天太极为一者也。总为之说曰：“右图二，一著天心动静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也。圣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岂可以不学乎？然复性之说，经传详矣，而未有如此后一图义之要而尽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体之，以尽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盖始则主敬，使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致知诚意之事，是始学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终则敬立，而动静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诚意之事，是为圣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终，则皆不离乎敬焉。如是则法天之功至，与前一大圈同一，浑然粲然而无间矣。一敬之功用如是，岂不大哉？三代学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后世记诵俗学之所能与也。自伏羲画卦示精之后即复卦，尧以是钦传之舜，舜以是恭传之禹，禹以是精一传之汤，汤以是日跻传之文缉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博约，孔子传之颜心斋、曾一贯、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没而遂失其传者，此也。寥寥千余载，至周、程、张、朱氏出，然后此学大明。及朱氏没而后晦者，只由宋、元学校，虽皆用程、朱之书，而取士又仍隋、唐科举，

是以士视此心学为无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传焉。今幸圣明崇重圣学，学校采程、朱之议而用之，则心学之传，可以继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烦解剥，但能体此下学之功主敬，至于得其上达之妙太极全体，则此图在我，虽四书五经，无复遗理。盖只是吾所得于天之本心、而圣圣相传者也，其至要而广大悉备，孰有加于是哉？故宜朝夕敬观，且乐与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后书泉南布衣陈真晟述，非进呈体也。书未上，先疏乞召见而陈其说，不报。及书上，得旨，下礼部，时侍郎邹榦掌部事，不知其说云何，其事竟寝。

寿星塘

宋广东经略使蒋之奇，尝作《蓬莱仙传》：“陈仁娇，香山陈氏女子也，自少绝粒，修炼成仙，身轻能从诸仙飞游四方，尝降广州进士黄洞家。今吾邑惟寿星塘山水幽胜，甲一邑，有物曰‘赤虾子’者，如婴儿而绝小，自树杪手相牵挂而下，笑呼之声，亦如婴儿，续续垂下，甫至地而灭，人谓蓬莱仙女遗类也。”予窃谓不然，盖土石之怪夔魍魉耳。又有大鸦，高七八尺，立与人齐，见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葬先考妣于此，人踪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刘静修诗云：“人道乖张鬼道侵”，若人盛则鬼衰，亦乘除之数、天地自然之理也。

莲峰卿云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后，忽见五色云出于莲峰之上，霏霭亘天，黄彩为多。予时在广，同舍郑贤，领批居首，自负时名，其读书自扁“元吉斋”，作诗有“元吉协黄裳”之句，予窃哂之，因次韵云：“莲岫倚空苍，卿云忽降祥。九霄悬锦绮，五色焕文章。远霭兼

山碧，非烟带日黄。虞廷如可献，将补舜衣裳。”此上瑞也，岂吾人所敢当耶？

登科梦兆

予应景泰七年乡试，七月，时同郑贤、李濬自石岐登舟，忽千户林兴来送，揖贤及予曰：“兴梦最验，恭喜二位俱登第矣。郑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卢状，殊不可识，岂传胪之兆邪？黄秀才中五十七名，梦中见之甚真。”濬不悦，佯醉而卧，兴遂辞去。及揭晓，予叨领荐额，恰如其数，有郑贤在予前，乃灵山人也。

汤阴精忠庙

汤阴县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庙，正统末，大学士徐武功有贞所建也。其碑文曰：“国之有忠义，犹天地之有元气。天地非元气不运，国非忠义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国之主以人。道无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气，而国有自害其忠义者。至要其终，则亦有万世之公论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当徽、钦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华风几沦，戎祸方炽。宋之不亡，犹如一线之属旒；国之无人，谁与复立？王于时奋自徒步，应募而起，历裨校至大将，小战百余，大战数十，锋不少挫而益劲，遂平南北群盗，倾伪齐以蹙金人。盖王之忠义勇智，皆得之天，非矫伪而为者，故以恢复为己任。才与忠副，名与实补，南渡以来，一人而已。当是时，女真几灭，中原几复。奈何主蔽于奸，忘仇忍耻，自弃其土，而不能成中兴之大功，此则宋之不幸、中国之不幸、而岂独王之不幸哉？论者谓方郾城战胜，进军朱仙镇，兀朮将弃洛遁。诏趣班师。使王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坚执北伐，乘屡捷之势，逼技穷之虏而灭之，尽收故疆，措置已

定，然后奏凯旋师，归身谢罪，顾不愈于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义，然未得其当也。夫将不专制久矣，惟赵充国之破西羌、尝违诏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与协耳。不然，则必如孔明之受托昭烈，桓温、刘裕之专制晋权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远矣，又济之以奸桧之贼，王既无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温又非王之所肯为者，此所以宁死而不敢专制也欤。乌乎！于此可以见王忠义之诚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伤叹，声其害王者之罪，而诵王之烈不已，非所谓公论之存于万世者乎？岁己巳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统幕师僭。上皇未复，寇方内逼，乃命侍讲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镇要地遏乱，略纠义旅，以为京师声援。而臣珵实来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汤阴为其属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间因行县至焉。既临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县僚吏、师生父老于庭，而谕之忠义及王之祠事，皆憙跃愿效力。其明年春，珵以召还，乃具列王之功于礼当祀者以闻，诏可。祠既成，敕赐榜曰：‘精忠庙’，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书其事于丽牲之碑，而识其相事者之职名于碑阴。”碑文内珵，即武功之初名也。立斋宋宪副端仪尝著《岳飞班师论》，正谓王知变而不知权，一时士子翕然韪之。予独致疑，以为不然。今观武功之论，实与予合，乃知义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当时使王行权而不守正，违君命以前征，军士心必解体，谁与为战？而高宗奸桧亦有辞矣，是自弃其师、兼败其身也，一失其正，万恶皆归，王岂肯为哉？故录武功之文，以俟断史者采焉。

岳武穆遗诗

览《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遗诗二章，皆《精忠录》所未收者。《题齐山翠微亭》云：“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题池口乐光亭》云：“爱此倚阑干，谁同寓目闲。轻阴弄晴日，秀色隐空山。岛树萧飒外，征帆杳霭间。

予虽江上老，心羡白云关。”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纪》不著本生世系，独于《宗室表》见之。按，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卢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国公世括，世括生房国孝恪公令稼，令稼生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昕，伯昕生师意，师意生希玸，希玸生理宗。若济王竑，则秦王德芳之后，德芳生惟叙，惟叙生从溥，从溥生世尧，世尧生令敆，令敆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师丑，师丑生希瞿，希瞿生竑。于宁宗为近属，故当时立竑为皇子，而以理宗后荣王者，盖亲疏之杀云。

庄周乱名实

偶读庄周之书，观其论事之体，如悬河立海，电驰霆击，龙蛇走陆，而云烟绮天，令人惊喜而不能已。至其荒唐诞放，启天下后世乱名实而紊载籍，是则可以凭怒也，周之罪大矣。盖其稍据实事，附入己说，如《接舆之歌》者是也，而圣贤行迹自此不足信。诡为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连叔之问答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虚实相半，是非交杂，如意而子问许由。仲尼见老聃之类是也，而天下实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书行，而古今之事纷糅颠错，虚实混为一途，而不可尽识矣。其尤甚者，则姓名之诡撰，足以眩人之听闻，非若事迹之尚可稽也。余尝谓编辑类书，当分实事、寓言二科，以精别之，斯为无弊。且以小说诸书考之：如牛僧孺之《玄怪录》，郭元振《乌将军事》，本寓言也，祝穆于《事文类聚》，则以为实。魏泰之《碧云暇》所载司马光营妓事，本谤诋也，阴复春于《韵府群玉》则以为实。《龙城记》所载赵师雄梦梅花事，本戏笔也，《惠州志》则

以为实。《梁四公记》所载姓名，本不知所据也，王应麟于《姓氏篇》则以为实。《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张彖冰山事，有无本不可知也，《资治通鉴》则以为实。似此之类，未易枚举。溯其所自，则庄周启之也。《六经》、《语》、《孟》之书，莹洁纯粹，有其事则书，未有诡撰其事者，有其人则书，未有诡撰为人姓名者。经于秦火，坏于汉儒，盖犹有致疑于其间者矣。然则小说孟浪、无稽之浮谈，其可据以为实乎？故尝以为自《六经》、《语》、《孟》诸儒正说之外，大半皆乌有、无是公也，岂非庄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学

内阁学士河东薛文清公瑄，名德硕学，海内推重。尝为御史，巡按山东，建言谓内外风宪，缄默不言。顾都宪佐恶之。后公考满，顾署“下下、不称职”，坐是不得进阶及封赠父母，公未尝介意少见于颜色，其涵养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江公时用渊言于上曰：“薛瑄历官，罢而复起，始终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云南粮饷，以给贵州之师，日夜劳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才逾六十，耳目聪明，未觉衰耗。臣愚以为瑄之学、之才，宜置之馆阁，以资其助。不宜俯徇其情，听之去也。”于是，诏留复职，寻升南京大理寺卿。未几，果入内阁。时论方重顾公，以江公爱惜人材之心较之，其优劣何如也？天顺丁丑，薛公主会试，未几，去位。予在太学，往谒送之，以“复性”为问，因质以继善成性与相近之义。剖析分明，谓：“继善即天命，成性即气质。孟子指天命本然说，孔子兼论气质，其说乃备。”德容温睟，言词质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辞而出。同舍王举人琰尝以史中诸疑误质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寻思徐曰：“多闻阙疑，若此阙之可也。”盖确论云。

郕邸官僚

正统庚申，景皇在郕邸，吏部奉敕择儒臣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讲东莱仪铭为左长史，修撰吴郡杨翥为右长史，训导嘉兴俞山、晋江杨舆为伴读，中书舍人金陵俞纲为审理正，南昌余俨、太原朱绂为审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长史皆侍郎。铭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翥终礼部尚书。山为鸿胪左寺丞，历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舆为户部郎中，升南京户部侍郎。纲擢太仆少卿。晋兵部右侍郎，且窃居内阁，月余罢。俨迁佥都御史。绂迁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贵不可豫料如此。纲，字廷立，嘉善之胥山乡人，后徙金陵。无他材能，以生员荐入翰林，预修《宣庙实录》，得中书，后骤进，得与密勿，人诧为异。英皇复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礼部致仕，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谓过分，而纲犹不自足，有女为柯状元继室，每述其父觖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缆精

天顺初元，予计偕北上，经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才灵异，当具牲醴求神福者。问之，扣齿摇首不敢言。既望奠后，乃言曰："昔圣祖之鏖战伪汉也，有棕毛巨缆，分判为三。岁久，化为蛟龙。宗一、宗二飞腾而去，独其季弟淹留在此。每蜿蜒波涛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辄有祸败。或化为丈夫，题诗作谶，后无不验。"予大不然之，后告往南监，再经其地，则妖已熄矣。时都昌孔知县韶文镛者，最号廉能，偶岁大早，闻其出没，乃往验之。一巨木岁久为水草交洛，真若鳞鬣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无他异。韶文由是声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先圣，家于姑苏，景泰甲戌进士。

绝句近唐

景泰甲戌选进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馆修《寰宇通志》。书成，授官。首则丘文庄公濬，次则彭学士华、尹学士直，俱编修，而牛纶以太监玉侄亦与焉。授科道者，吾乡东井陈先生政，及耿裕、金绅、刘钎、孟勋、严淦、何琮、甯珍、陈龙、黄甄、王宽、吴祯也。修书兼攻课业，惟此科为然。彭长于绝句，《咏陶渊明》云："解印归来雪鬓飘，呼儿滴露写前朝。丁宁莫取江头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题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弹，胡沙猎猎雪漫漫。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风味近唐人矣。

古廉叙织锦图

苏若兰织锦回文璇玑图记

仁智怀德圣虞唐真妙显华重荣章臣贤惟圣配英皇伦匹离飘浮江湘津伤嗟情家明葩荣志庭闱乱作人谗佞奸凶害我忠贞桑凶慈雍思恭基河惨叹中无镜纷为笃明难受消源祸因所恃恣极骄盈榆顽孝和淑自为隔怀怀伤君朗光谁终荣苟不义姬班女婕妤辞辇汉成薄漫休家贞记孝塞慕所路房容珠感誓城倾在戒后孽嬖赵氏飞燕实生景谗退远敦贞敬殊增离旷帏饰曜思穹荧犹炎盛兴渐至大伐用昭青青昭愚谦危节所是山忧经遐清华英多苍形未在慎深虑微察远祸在防萌西滋蒙疑容持从梁心荒淫妄想感所钦岑幽岩峻嵯峨深渊重涯经网罗林光流电逝推生民堂妃闱飞衣谁追何思情时形寒岁识凋松愆居叹如阳移陂施为祗差生空后中奋衮为相如感伤在劳贞物知终始旧独怀何潜西不何谁神无感惟自节能我容声将自孜君想颜丧改华容是为女贱曜日月激与通者旷思兴厉不歌冶同情宁孜侧梦仁贤别行士念谁贱鄙翳白无愤将上采悲咏风樊叹发观羽缠龙旂容衣诗情明显怨哀情时倾英殊衰殊身节菲路和周楚长双华宫忧虎雕饰

绣始璇玑图义年劳叹奇华年有志饬志葑长音南郑歌商流征殷繁华观曜终始心诗兴感远殊浮沉时盛意丽哀遗身藏邵卫咏齐曜情多文曜壮颜无平苏氏理往忧岁异浮惟必心华惟下微摧伯女志兴荣伤患藻荣丽充端比作丽辞日思慕世异逝倏违荣感体悯悲窈河遐硕翠感生婴漫丁冤诗风兴鹿鸣怀悲哀谁游倏无一俯忧作己声窕广路人粲我艰是漫是何桑翳感孟宣伤感情者颓然盈体仰情者处发淑思逶其葳情惟忧何艰生时盛昭业倾思永戚我流若不忠容何成幽曲姿归迤颀蕤悲苦我章徽恨微元悼叹戚知沙驰亏离仪赀辞房秦王怀土眷旧乡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旷远离凤麟龙昭德怀圣皇人商游桑鸠扬仇伤荣身我乎集殃愆辜何因备尝苦辛当神飞文遗分归贱弦西翳双激好摧君深日润浸愆思罪积怨其根难寻所明轻殊孤乖鹰为激阶阴巢水悲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贵平均匀专通身粲妾殊翔女楚步林燕情思发离滨汉之步飘飘离微隔乔木谁阴一感寄饬散声应有流东桃飞泉君叹殊心改者惑昵亲闻远离殊我同衾志精浮光离哀伤柔清廓休翔流长愁方禽伯在诚故遗旧废故君子惟新贞微云辉群悲春刚琴芳兰凋茂熙阳春墙面殊意惑故新霜冰齐洁志清纯望谁思想怀所亲

四围纵横，初行、八行、十五、二十二、二十九行。及仁嗟斜至春亲，琴廊斜至基津，以朱画，其形如织。按读法，此色凡三图，余四色，色各一图，共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四隅嗟情至英多，游桑至长愁，神飞至悲春，凶慈至持从，纵横皆六字，以墨画。正面妃围至蕤悲，移陂至赀辞，纵六字，横十三字，两旁庭闱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纵十三字，横六字，以青画。中方正面龙旗至丽充，衰情至慕世，纵四字，横五字，两旁寒岁至行士，诗风至微元，纵五字，横四字，以紫画。中方四隅，思情至侧梦，婴漫至若我，愆居至贱鄙，怀悲至戚知，纵横皆四字，又中纵合五字，诗情至显怨，端此至丽辞，横各五字，诗始至无端，怨义至理辞，空中心璇玑图，始平苏氏，以黄画。

古廉李祭酒时勉叙曰：“扶风窦滔妻，陈留令武功苏道贤第三女也，年十六，适滔。滔为苻坚秦州刺史，有能名，后以事忤坚，谪戍

敦煌。及坚取晋襄阳，择守，复起滔，拜安南将军，镇襄阳。始滔有宠姬赵阳台，善歌舞，置于他所。苏氏侦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颇恨之。阳台又媒蘖苏氏短而谗诸滔，由是情好日疏。暨滔赴襄阳，邀苏氏与俱，忿不肯从。遂携阳台以往，绝苏氏，不复与通音问者久之。苏氏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织锦为回文，遣家僮遍鬻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动其意。滔览之，不释手者数日，乃得探其忧郁之情而悲伤之，遂逐阳台之关中，具车从迎苏氏至襄阳，恩爱益笃于初。吾友黄君卓持此图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谗邪以害正、被谤以自屈者，曾不如苏氏之善讽、滔之能悟，而由其正也，特为赋诗云。苏氏，名蕙，字若兰。滔，字连波，右将军于真之孙、朗之子也。今观此诗，三言似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选。首言娥英以比嫡妾，中及飞燕以比阳台，出入经史，反覆成文。《事林广记》所载末云‘愿放儿夫及早还’者，其赝可知矣。”

卷第八

名公诗谶

琼州定安县，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琼崖之望也。少保丘文庄公濬少时咏之，为人所传诵。诗曰：“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识者知其异日必贵，后竟如言。又闻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极颖敏，或指屋上兽头使赋之，公即口占曰：“非龙非虎亦非罴，头角皆因造化为。不向草茅夸气象，却于廊庙著威仪。昂昂饱历冰霜苦，默默长承雨露滋。寄语飞飞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论者以为居显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验也。诗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见于诗矣，则其应验，固理之自然者。世谓诗有谶，不可苟作，岂此类之谓乎？偶与客谈及此，有举高季迪启所题《笔峰诗》者：“云来浓似墨，雁去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怨何事？”季迪辞侍郎不拜，家居；忽罹党祸，腰斩，亦其谶也。

仝寅王泰卜筮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聪警，乃学京房《易占》，断多奇中。正统间，父清，游云中，挟寅与俱。三边吏士有问身休戚、及军利钝成败，必就寅决之，由是名闻四方。己巳秋，虏酋

也先大入边，英庙北狩，阴遣使命镇守太监裴当问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贺矣。龙，君象也，四初之应也。龙潜跃必以秋，应以壬午，浃岁而更。龙，变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还则必幽，勿用故也。或跃应焉，或之者疑之也，后七八年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岁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岁数更九跃，则必飞。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冲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英庙心识之。时忠国公石亨以参将守云中，贤寅，引为上客，动必咨之。暨景帝即位，虏益炽，召亨还总京营。亨以清有干略荐以自辅，寅因侍行至京。时也先复入寇，京师戒严，召寅问休咎。寅筮之，曰：“无能为也。且彼气已骄，战之必克。”虏果败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庙北还。时率以为诈，独武宁伯朱谦上书恳请，朝廷持不敢发，寅力言于亨曰：“虏人顺天举义，我中国反失迎奉之礼，独不为夷狄笑乎？”亨遂与少保于谦协议遣使，虏果奉乘舆来归，实庚午八月也。英庙以太上皇居南宫，锦衣指挥卢忠上变，外议汹汹。忠一日屏人请筮，寅以大义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忠惧而佯狂为风状，两宫乃安。忠后伏诛如寅言。景帝弗豫，中外以储嗣未定为忧。寅言于亨曰：“公国柱石，当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际，不早定大计，祸且不测。”亨意遂决。英庙复辟，将官寅。寅固辞，乃命工范金，铸“阴阳神灵”四字，为筮钱十八文，又制象牙盒贮之以赐。又赐鱼牙金酒杯一、白金彩币若干。会清以指挥佥事出莅徐州，上曰：“仝寅得无偕往乎？其授锦衣卫百户，在京居住。”寅后固辞，不允。见亨宠位已极，每筮，以持满之道反覆戒之，弗纳，卒及于祸。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泰者，小名驴儿，济宁卫人，双目瞽，其一稍通明，赋性灵异。尝遇一老妪，授以《阴阳》一篇。居数日，妪乃去。或曰：“妪，老狐精也。”泰卖卜，由是屡发屡中，人以为神。都御史马昂尝微服访泰，泰愕然谓曰：“是何大贵人也！”刻期某月日必升兵部尚书，果然。漕运佥都御史王竑入觐，就问，泰曰：“此去必升，三年必有大祸，然亦有大名。”至京，果升左副都御史，是岁甲戌也。丁丑为石亨所害，除名为民。复问之，泰又曰：“公至某日，当有诏

命，仍旧官，巡抚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挥卢彬金带自束复开者三，泰曰：“今夕有锋刃之祸。”是夕，彬入舍人王鸾家，为鸾所杀。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以备艺术传矣。

唐试进士排律

唐试进士五言排律，例缀用六韵。天宝十年，钱起及第，赋《湘灵鼓瑟》是也。诗曰：“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可谓绝妙矣。世犹以两“不”字少之。尝有编录试诗，自为一编以传者，然而无闻焉。莫宣卿者，开建人，唐大中间进士第一。今县之金缕村有“宣卿读书堂”及“片玉亭”，水环之，流韵清响，父老呼为“龙吟水”，然其言行爵位无传焉。尝得其诗于《唐诗品汇》，题曰《百官乘月早朝听残漏》，疑省试所作也。诗曰：“建礼俨朝冠，重门耿夜阑。碧空蟾魄度，清禁漏声残。候晓车舆合，凌霜剑佩寒。星河犹皎皎，银箭尚珊珊。杳霭祥光起，霏微瑞气攒。忻逢圣明代，长愿接鹓鸾。”吾广状元及第，实自宣卿始。

宋赐进士诗

宋制：进士先进诗谢恩，上有赐诗，复和之以进。度宗咸淳辛未，吾乡状元张镇孙《谢恩》诗云：“当宁宵衣务得贤，草茅何足副详延。天人要语垂清问，仁敬陈言上奏篇。愧乏谋猷裨乙览，忽惊姓字首胪传。乾坤大德知难报，誓秉孤忠铁石坚。”《御赐状元以下》诗云：“临轩再策匪虚文，要语诒谋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详延喜见洋洋对，来誉知为蹇蹇臣。始进便当思远到，

会须华国有儒珍。”镇孙和上云：“圣主游心六艺文，先皇成宪日常遵。天人亲屈九重问，岭海同归一视仁。已忝胪传魁众俊，复叨燕衎逮微臣。终身只佩丁宁训，远到功名愿自珍。”当时所以贵士者至矣，今刻石广郡学中。

夜见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谟中乡贡日，舟泊邗江。夜见一异人，谓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万里，终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对曰：“吾友鹤山人也。丁其姓，家维扬。”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诗讯维扬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侯得诗甚讶，集郡之耆老询之。罗文节曰：“友鹤山人，吾友丁宗启之父，以诗名家。元末隐处。至建文元年，没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复公，世以为异，如羊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窃疑之。公，嗜学人也，精神恍惚，人或附会之耳。前此大宗伯毗陵胡忠安公濙，生而发白，善啼，有僧至门谓曰：“此吾师天池高僧后身也。示寂时，言当生公家，以一笑为验。”果如言易啼为笑。近时进士太原王德华琼，幼年能读番经，恍然悟前身为西僧。予窃以为此皆豪俊之士，自诧神灵，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台

黄河套周回六七千里，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二千余里。南至边城，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黄甫川稍近。逾河，则唐三受降城。又东，则旧东胜址也。国初，虏遁黄河之外。正统初，始渡

河来犯近边。镇守都督王桢始筑榆林堡城，仍设法御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则筑瞭望墩台，虏窥境，即举烟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则埋军民种田界石，多于硬土山沟立焉。界石外，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二十四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而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列营积粮，以遏寇路。景泰初，虏犯延庆，不敢深入。天顺中，阿罗出掠我边人以为乡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机变，不时出没，然犹不敢径犯人家。自是，虏顾居内，散漫潜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边人被掠日多，于是毛里孩纠众深入，攻围墩台，而孛罗忽继之。秋冬则举众为寇，春夏则潜退河套，远近军民，大被抢掠。阿罗出复勾引满都鲁乩加思兰，聚众益为边患。朝廷添调京营及大同、宣府、宁夏、甘凉、陕西护卫军马数万，颁给银两，起倩陕西、山西、河南军民，或趱运、或借拨、或籴买、或预征、或开中、或采打，多方整理粮料草束，军民困苦，不可胜言。复恐财力费耗，致生他变，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宁夏客兵，及两班军马各一万二千五百员名，相机战守。议者尝请于榆林堡立卫，犹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请以先年陕西清出远年不明军籍、及有罪责戍南土者之子孙，免其远戍，就近编伍以实之。凡墩台，每座基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带，随其山势弯曲，铲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处，两傍俱筑大墩，拨军防守。虏既出套，乃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蔓几二千里，每二三里间为对角敌台崖寨，连比不绝。于其空处筑边墙者二，横一斜一，如新月状，以侦敌、避射。凡为堡十二，崖寨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两月而功成。然宁夏东路自花马池往西，为黄河东岸平山墩，西路则为黄河西岸黑山营，相距一百九十余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筑，盖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旧加广。凡军中器用，率范铜铁为之。又奏立卫学，以教军中子弟。榆林俗不艺圃，乃求种教植，自是蔬果与内地等。又于界石外开地以为屯田，给军民耕种，得粮十数万石，以助经费。自是榆林为重镇，与宁夏、甘肃鼎立为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黄甫川南焦家坪，以两岸夹山，冰先合后泮。此

外，则娘娘滩及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坚，随其所择。而官军驻扎，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测也。成化十五年，满都鲁乩加思兰死，其子僭称小王子，弟亦思马因僭称太师，播迁宣大边外，使有勇知之将，一鼓禽焉，遍搜匿套者，彼将喙息不暇。于是招募勇士，筑城屯种，套中虏患，或可除矣。

车战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为总督尚书，上言边务曰："自古命将出师，诛暴禁乱。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进退之间，非车不可。成周之世，如临冲之伐崇墉，檀车之战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征。迨至后世，如武刚车之走匈奴，偏厢车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遗意，未尝不成战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无前。但承平已久。正统十四年，京师戒严；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扬威武，正在此时。追忆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送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臣今奉命以来，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旷，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门庭。寇至，车战为宜。臣等议得为军之计，大率以万人为一军，战车五百余辆，用步军十人驾拽。行则继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营车空阙去处，以鹿角柞补塞。凡战士器械，不劳马驮，干粮不烦自赍。别处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车营，自卫以俟。若使虏贼合众对垒，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枪炮，动有三四百步威势。如相持过久，彼将分散抢掠，我则随处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骄横，或尾击其惰归。前项车营，取便策应，运无足之城，策不饲之马，此亿万年守边简易之法也。乃具图本。"其一，《下兵车营图》。周围用车五百辆，每辆辕长一丈二尺。拽车者每辆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军。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车外壕阔深各一丈，营内可容马队官军一万五千人之上，可御虏贼万余。其二，《抬兵车营图》。周围外层用兵车五百辆，拽车者每辆十人；

里层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军。营内可容马队并官军一万五千之上，可御虏贼万余。其三，《抬鹿角柞营图》。周围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长五尺，用铁打箍头，钩环联络。每副肩柞马军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营内可容马队官军四五千人之上，可御虏贼千余人。其四，《下桩绳营图》。周围用桩绳五十副，每副桩十二根、绳十条，长五丈、阔一丈。桩绳外，壕深阔各一丈。营内可容马队官军二三千之上，可御虏贼二三百余。其五，《抬桩绳营图》。周围用桩绳五十副，每副桩十二根、绳十条，长五丈、阔一丈，步军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内可容马队官军二三千之上，可御虏贼二三百余。凡器械，神枪以竹为翎，神炮以木为矢、以铁为镞，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队十人，驾拽战车一辆，辆用绳二条，圆牌二，旗一，炮四，车箱内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炮上用狼头送子、马子圆石子，并一窠蜂铁弹、碎石子，包定火药。每马队则圆牌五，神枪五，炮二，鹿角柞连绳铁锹及钁各二，斧及剪锥各一，其锣锅、皮浑脱、火镰、火药，与步队同。此中国之长技也。予得其详，赋二诗以志喜，曰："灵夏城边沙草春，贺兰山下少闲人。神枪火炮兼天起，河套年年靖虏尘。""车骑连云炮震雷，边墙如月接墩台。娘娘滩上河冰合，不见胡儿牧马来。"於戏！若余公，亦可谓壮猷者矣。

西番遏狄

天顺八年春二月，甘肃总兵官宣城伯卫原正泾、巡抚佥都御史吴舆璧琛，奉诏率师往平西番。二公将中军，与其偏裨分五路以进。甘、凉、兰、巩、山丹、庄浪等卫所军，在行者三万五千人追讨至骆驼山、写尔冲、杀唐川，俘斩其酋及部属万余，得其杂畜十余万。夫西番，古之氐羌、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云南，西南至于陕西，《汉书》所谓南滨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肃，常

为北虏右臂，更互伸缩，以抗中夏。元得其地，尝郡县之，设官分职，以吐蕃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领其人民。我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分设乌思藏、朵甘卫二都指挥使司。自指挥、宣慰、招讨等司，及万户府、千户所，凡三十三处，以官其酋长。后分封为大宝、大乘、赞化、阐化、阐教、辅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黄衣而僭尊制，又假寂灭虚幻之术，为猖狂背叛之计，至于入掠庄浪，敢拒王师。至是始殄服，贡献如常矣。东井陈先生宣之政为云南宪副，尝见西番僧至滇，遇旱，能入海擒龙，归钵中，以剑拟之，辄雷电而雨。足履衢石，深入数寸，既去，则鞋迹存焉。咒六畜，生者辄死，复咒之，则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师号，至于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盖慑其邪术故也。《书》曰："三危既宅，三苗不叙。"以南蛮蔽西戎，今肃州地也。又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今西番西南至甘肃，有昆仑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水存焉。渠搜，即河套，东南有渠搜县故城存焉。三国皆以织皮为贡。"即叙"云者，以次相联，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犭严狁襄矣。议者谓，西番今既贡献，而大边城东自延绥黄甫川，西至宁夏红山堡，岂无即叙之地乎？或于偏头关外娘娘庙，或于宁夏镇外贺兰山，使西宁卫官军控领大宝法王等部落，往遏北虏出没之路。或径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机也。南蛮有叛者，讨平之后，亦必分北以杂西戎，如鞑靼来降、迁于南土之法。谚曰："以夷治夷，用贼杀贼。"我文皇帝崇礼西番尚师，遍为建寺，盖有意于此，惜乎当时无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礼

永新刘文安公定之与李学士克述绍，同升庶子，刘学士宣化俨戏谓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盖公本庶出，遂默然无以应。初，其父石

潭先生髦，将纳其母侧室，或谓不宜同姓，不从。及公请封，乃改为留氏，乡人尝讦之。今观《丙辰进士登科录》所书，生母实刘氏也。其后将立祠堂，故为异制，以讳乃翁之失。见诸《呆斋存稿》。中有家书云："奉先之礼，古来儒者未必皆同，今亦岂能尽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时，整齐同作一大龛，龛中悬一轴，轴上书云：'本宗刘氏门中三代考妣五服亲疏神魂席。'"公号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盖而弥章如此。礼贵谨始，可不鉴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庙：曾祖西第一室，祖、祢以次而东，考诸韩文可见矣。子初疑庙主之升祧，取日出没之义。然《朱子大全》则谓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实自《朱子家礼》始。国初，用行唐知县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士大夫祭四代，当从时制，高、曾居中，祖左、祢右可也。公不从朱子，而国朝礼制亦不之考，谓之何哉？

始终清操

钱塘王文进琦乡贡，试礼部乙榜，授泗州学正，擢监察御史，以学行老成称。升山东按察佥事，提督学校，士风为丕变。改四川，不乐行，乞致仕，年才五十，归。以清介自将，在公门无私谒，平生不治生产，居闲陶如也。值岁大祲，无以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门户。有馈者，非有故旧，拒不受；即故旧至，亦却之。有唁者，曰："当路甚重公，举一言，何所不济？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无愧于心耳。心无所愧，虽饥且寒，无不乐也，何唁之有？"竟以饥寒卒。杭守胡濬闻而吊之，告于藩臬，祠诸杭学乡贤云。

棠花表节

封丘庠生彭仪妻吴氏，丧夫时，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顾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载，姑亡子殁，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吴怒曰：“吾闻之，夫失节事极大，异日何面目见夫邪？”即更衣沐浴，潜至夫墓侧，大哭，两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泪竭血继，衣渍尽赤，自缢棠树下死。远近闻之，往视，其面如生，见者莫不洒泣。乡人共率钱买棺，与夫同穴。是岁仲冬，所缢棠树生花殊盛，虽罹风雪不陨，盖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闻，旌表。予尝赋一绝云：“夫君一逝恨无涯，直入泉台作一家。岁岁雪霜雕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愧菲词，未能揄扬其烈也。

贞燕烈鸳

元元贞二年，双燕巢于燕人柳汤佐之宅。一夕，家人举灯照蝎，其雄惊坠，猫食之。雌彷徨悲鸣不已，朝夕守巢，哺诸雏，成翼而去。明年，雌独来，复巢其处。人视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则抱独之壳尔。自是春去秋来，凡六稔，观者哗然，目为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盐城大踪湖渔人见鸳鸯交飞，获其雄，烹之。雌恋恋飞鸣，竟投沸汤中而死。渔人悲其意，为弃羹不食。余称之曰“烈鸳”。禽鸟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孙寿私姣于秦宫，夫君已亡，而息妫偷生于楚国，何以为人哉！因赋二诗，以愧不如鸟者。《贞燕谣》曰：“贞燕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栖，今年雄不见。深沉帘幕花随风，空梁独宿思故雄。何人并卧氍毹月，罗袂鸾篦花影中。”《烈鸳谣》曰：“烈鸳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宁同镬中烹，不向湖上飞。生来相随不相舍，如今奋翅同所归。何事楚宫娇不语，露桃脉脉东风里。”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苏州人。永乐中，父福能主大营缮，为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从至北京。凡宫殿庙社，皆所从事。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天顺末，奉玺书作裕陵。成化间，委任尤专，自工部营缮所丞进所副，遂陟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历擢太仆少卿，遂为工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其禄累加至从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四。尝赠及祖父母、父母，其子为锦衣千户，又荫为国子生。其禄寿，盖为木工者所罕见也。

三十六宫

邵子诗曰："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予不为贫。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为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释者谓《汉·天文志》曰："氐为天根。"扬雄赋曰："西极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图，以乾遇巽为姤，姤当夏至。地逢雷为复，当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后著于酉，天根自子而后著于卯，所谓理极微者是也。植物体冷而气在外，根在下而亲地，自一阴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动物体热而气在内，首在上而亲天，故蹑天根而识人。乾三画对坤六画为九，兑四画对艮五画为九，离、巽俱四画对坎、震俱五画各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对坤八，兑二对艮七，离三对坎六，震四对巽五，亦三十六。皇极之学，以不用为用。天有四时，而冬不用，子中其所处也。处子中，则阳自卯而开物以往，阴自酉而闭物以来，是间来往也。由是，八卦阴阳，消长无穷，故谓都是春也。然复、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讶其不类。今考《朱子语类》，谓易反对者屯、蒙之类，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对者，《乾》、《坤》、《坎》、《离》、《颐》、《大小过》、《中孚》八卦，为三十六宫。盖一阴一阳，往来而成先天一元之气也。邵子之学，可谓奇而隐矣，当时犹不能知，况后世邪？

缘木求鱼

鲵鱼出峡中，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茹草叶覆身，张口，俟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将食，先缚之树，鞭之，出汁如白汗，乃无毒。鲃鱼出四川雅州荥经水及西山溪谷，似鲵，有足，亦能缘木，声如儿啼，蜀人食之。孟子谓“缘木求鱼”，理所必无也。然而物之不可穷者如此，天壤间亦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书》曰：“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王乃励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让，德降为则，振于四方，加用祷巫，神人允顺。”又曰：“王赫奋烈，八方咸发。约期于牧。案用师旅，商不足灭。分祷上下，尹氏八士，大师三公，咸作有绩，神无不飨。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宁。”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盖周以典神天为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仲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伯达、史迭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盖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纣亦以此。《诗》曰“天保定尔”，又曰“百神尔主”，此之谓也。史佚，即尹逸也。伯达、仲忽、与南宫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后皆为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书》杂录有周之事，每段为一解，有似《书》者，有似《礼记》者。然似《书》者，如《程典》、《商誓》、《皇门之诰》阙文尤多，岂孔子删余残剥至此邪？惟祭公之《顾命》、《芮诰》二篇，最为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我闻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吊，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疾惟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勗，宅天命。’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惟皇皇上帝，度其心，置明德。付俾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克龛绍业，以将天命，用夷居大商之众。我亦惟有若祖祭公执和周国，保乂王家。’王曰：‘公称丕显之德，以予小子，扬文武大勋，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无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谋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商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维天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绥厥心，敬恭承之。惟武王申大命，戡厥敌。’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锡武王时疆土，丕惟周之肇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惟我后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呜呼！天子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艰，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呜呼！天子，由我丕则寅哉寅哉。汝无以戾罪疾，丧时二王天功。汝无以嬖御人疾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时中乂万国。呜呼三公，汝念哉！汝无泯泯芬芬，厚颜忍丑，时惟大不吊哉？昔在先王，我亦惟丕以我辟险于难，不失于正，我亦克没我世。呜呼三公，予惟不起朕

疾，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诲之，世祀无绝，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谠言。”“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谋诰。予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仇。兹言允效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呜呼！惟尔天子，嗣文武业。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治乱信乎其行，惟王暨尔执政小子攸闻。古人求多闻以监戒，不闻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后作类，后弗类，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呜呼！豢扰畜如之。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殚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以予小臣良夫，观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远，罔有代德。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呜呼！惟尔执政朋友小子，其惟洗尔心，改尔行，克忧往愆，以保尔君。尔乃聩祸玩灾，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奠居。惟祸发于人之攸忽，忧重于人之攸轻。心不存焉，变之攸伏。尔执政小子，不图善，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求，惟曰哀哉！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实蕃有徒。王貌受之，终弗获用。面相诬蒙，及尔颠覆。尔自谓有余，予谓尔弗足。敬思以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无曰予讹，惟尔之祸。”按，谋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礼记·缁衣》引叶公之顾命语，与此同，特误以“祭”为“叶”耳。此可见西汉以前已行于世、不待晋发汲冢而后出也明矣。

襄邸朝礼

诸王自谷府变后，鲜朝久矣。天顺初，晋王请朝，诏止之。先是土木之变，襄宪王瞻墡两疏慰安圣烈慈寿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摄天

位，急发府库，募敢勇之士，务图迎复，仍乞训谕郕王，尽心辅政。章上，时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诸宫中，睿皇览之感叹，敕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驾。故事，当祭禁门而入。自迁都北京，来朝礼绝，适宗伯胡忠安㴞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邹榦掌部，检太常典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愿复睿皇。惟内阁王文与太监王诚欲立襄世子，陈循辈知之。已而景泰疾亟，太监兴安讽群臣，请复茂陵于东宫，佥以为宜。王文独曰："虽请之，知其欲谁立乎？"学士萧镃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辞以请择元良为言，奏上，不允。人竞传王文、于谦已遣人赍金牌、敕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轨、张輗，鸿胪卿杨善等，共谋复辟。太监曹吉祥、蒋冕辈白太后敕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轨以甲士入于南城，毁门，迎睿皇复位。王文、于谦皆以大逆弃市。始有贞犹豫，张轨、杨善曰："不杀谦等，今日何名？"遂决。或谓文与王诚初谋，谦未必知，金牌敕符在太后阁中，未尝出也。然睿皇陷虏时，也先以复驾为名径逼京师，谦使人谓之曰："中国有君矣，驾其毋复。"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谦总督军务时，行事自专，为亨等所恶。及驾复，上诰群臣有"丧师辱国、有玷宗庙"等语，实出内阁代言。故谦、文怀疑不决，以至于此。然郭登虽犯上怒，惟削爵安置甘肃而已。使谦等早决大计，亦未必诛也。及襄邸来朝，上礼待甚隆。庚辰再朝，锡赉愈厚。其后世子竟嗣王位，始终亲睦无间。然则迎立之谋，其实未发，益可知矣。谦等之死，亨、轨实为之。上之盛德，曷尝少累哉？要之宪王疏语，实为至论。惜谦、文、循辈，见不及此。

玉堂赏花

文渊阁右植芍药，有台，相传宣庙幸阁时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红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纯白，居左；深红，居右。旧常有花，自增植后，未尝一开。天顺改元，徐有贞、许彬、薛瑄、

李贤同时入为学士，居中一本遂开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贤独留，人以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则甚多。而彭时、吕原、林文、刘定之、李绍、倪谦、黄谏、钱溥相继同升学士，凡八人。贤约开时共赏。首夏四日，盛开八花，贤遂设燕以赏之。时贤有玉带之赐，诸学士各赐大红织衣，且赐宴，因名纯白者曰“玉带白”，深红者曰“宫锦红”，澹红者曰“醉仙颜”，惟谏以足疾不赴。明日复开一花，众谓谏足以当之。贤赋诗十章，阁院宫寮咸和，汇成曰《玉堂赏花诗集》，贤序其端，谓：“昔韩魏公在广陵时，是花出金带围四枝，公甚喜，乃选客具乐以赏之，盖以人合花之数也。予今会客以赏花，初不取合于花数，盖花自合人之数也。夫人合花数者，系于人；花合人数者，系于天。系于人者，未免有意。系于天者，由乎自然。虽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岂独系于人哉？盖亦合乎天数之自然矣。花歇于前而发于今，且当复辟之初，实气数复盛之兆。所关甚大，又非广陵比也。”然不久，诸学士中有从戎谪官者，事见《水东日记》，而不悉其详，故识之。

马恭襄殊锡

马恭襄公景高昂，河间之沧州人，仪表俊伟，声音洪亮，然无学术，累官兵部尚书。时宦者曹吉祥窃柄，昂附之。其嗣子钦冒夺门功，封昭武伯，骄恣狂狠，为众所恶。昂特荐钦得管大营，寻掌前府禁兵。天顺辛巳秋，虏酋孛来寇迤西。上命怀宁伯孙镗帅师御之，而以昂总督军务。吉祥自石亨诛后，久蓄异图。时以七月二日出师，钦遂约其兄都督铎、从兄都督镪、弟都指挥铉，谋入宫行逆，约吉祥为内应，并结鞑官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作乱。是日，都指挥完者秃亮诣长安门告变。夜二鼓，宫中闻变，诏侍直中官执吉祥以俟天曙。四鼓，钦举番汉兵犯阙，挝杀锦衣指挥逯杲，击内阁学士李贤，伤首，并执吏部尚书王翱于东朝房。铎率数骑往西，杀左都御史寇深，斫伤

广宁侯刘安，焚东西皇城门及东华门，朝臣溃散。比晓，王师始集，诏会昌侯孙继宗将之，镗督诸军先登，恭顺侯吴瑾及诸将分道逆击，昂以精兵殿之。自辰至午，镦败死，瑾为钦所杀。相拒至酉，斩铉、铎。于是钦入其家，溺井中。伯颜也先等缒城以遁，追获之。是晚，上出御午门，吉祥等下御史狱，伏诛。籍其家，以赏将士。论功加继宗太保，镗进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兵部。自是，上宠待特厚，赐金玉束带、绣金麟服，其余银币、玩器、书画、禽鸟、时鲜之赉，岁无虚日。衣有号“撒哈剌”者，虽勋戚不可得，上以赐昂，可谓殊锡也已。初，昂以乡贡入太学，选授鸿胪序班。正统丁巳，荐授御史，巡按有声。癸亥，行在刑部，禁囚劫狱而逸，尚书以下咸禁锢，迹捕，超升昂右侍郎。后以副都参赞甘肃，迕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两广，累功至左都。天顺丁丑，被论致仕，及入见，复留巡边，还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荐钦之罪，而复留掌部。两蹶复起，辄有奇逢若此。人谓昂相貌有福云。

万祺禄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岁为主，自天干、地支、纳音三者，取用禄马、贵人、羊刃、劫煞之类，而审五行刑合生克。“五星”以身命为主，审生时所值七政四余，迟速、合伏、向背、空实，皆可断吉凶、辨贵贱。世传珞琭《虚中沙涤》、《斛斯琴堂》诸书，至元人徐子平始专日主，增人元，取用益阔，而置纳音不论矣。南昌万尚书祺少遇异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极贵。”因留一书与之，乃《禄命法》也。于是精研以卜公卿贵人，多奇中。景泰间，以吏办事吏部，神其术，拜鸿胪序班，进主簿。景帝召见，有言辄验，赐以白金彩币。及不豫，有议召襄藩者，石亨以问祺，祺曰：“皇帝在南宫，奚事他求？刻期复辟。”与徐有贞仰观乾象合。已而，英庙复位，召见文华殿，即日擢

验封主事。甫七日，进员外郎。无何，进郎中。石亨败，凡所引荐皆坐谪，人为祺危。祺自观《禄命》，谓无事。言者论及，上果留祺。曹钦反，执王忠肃、李文达，时祺在旁，钦问之，对曰："公勿负国，急宜以死上谢，则自求多福。"又徐谓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笔邪？公勿忘父。"钦俯首。其兄铎曰："万君言是也。"钦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上召二公及祺，问遇贼始末，甚壮之，赐燕劳焉。寻升太常卿，累迁至工部尚书。吾乡顺德张御史叔亨泰，尝会祺于易州厂。祺谓曰："公位至八座即休，当歇禄十年，且刻期当谢病归。"后果如其言。予亦喜玩此术，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鹊桥仙

东莞方彦卿俊，敏才博学，最善戏谑。作诗文，走笔立成，座中屈服。射诗钓韵用《辍耕录》，人鲜能之。又善意钱之戏，用九钱分三行，使人默识，第云在某行。自右末纬左，复自左上经右始，中如之，终则数曰："天人，天地，天天，地人，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无不着者。又善拆字作谜，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谓"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杳字说，勿作困字猜。"谓"極"字也。自余尤多，每在宴席，人乐近之。天顺癸未，与予同会试，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贺予县弧，邀往预赏花灯。擘糟蟹，荐酒，戏赠予词云："草头八足，一团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灯预赏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过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赐福。福如东海寿南山，愿岁岁春杯盈绿。"借蟹寓予姓名，大笑曰："子谓韵用日数何出？"予谢不知，则曰："出《齐东野语》七夕以'八煞'为韵，子忘之乎？"即朗诵曰："鸾舆初驾，牛车齐发，听隐隐鹊桥伊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银蜡，更馥郁香喷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且问优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诵其乡先

生方秋崖《除夜小尽生日词》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个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春盘缕翠，春缸摇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边试问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复问，予对如前。始觉予指其姓名大笑，浮白尽欢而罢。词盖《鹊桥仙》也。

草马骨羊

云南越睒故地之西，多荐草，产善马。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饮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世称越睒骏。见《唐书》。西域人杀羊而食，埋其胫骨，举杵坚筑。久之，羔从胫骨而生，脐未断时，马傍踏振之，即跳跃而起。入馔，肥腴最美，其皮宜作书褥。见吴莱《渊颖集》。吾广温焞鸭卵辄出雏，或以东广火焙鸭，对西域骨种羊，予谓不如草马之尤奇也。

妖僧扇乱

自中官崇尚释氏，为奸凶逋逃薮，妖书谶纬，惑民扇乱，正统间尤甚。罗浮有景泰禅师卓锡泉，宋唐庚作记可考也。少监阮能，镇守吾广，信妖僧德存，创寺于白云山半永泰泉上，指为“卓锡泉”。景帝改元，诏至，即称禅师出世，伪立寺额。遇圣节，辄为赛会，立天龙八部，统领村民，将欲谋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祸变乃息。予计偕北上，过卢沟桥，闻赵才兴之事，大率类此。才兴，扶风人，为僧，创黑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卫百户赵忠荐于朝，兵部送大同御虏，无功。乃与广通寺僧真海、道人谭福通，号三结义，化缘修桥，聚众立天龙八部，刻期称帝作乱。真海素与义勇后卫百户段旺母张氏通，媒其女妙果为才兴妻，立为后。方举兵，为官军缉获，伏诛，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韦能谋乱，称真明帝主，亦建

寺募众，与府军前卫军余王斌同逆。事觉，能就擒，斌得脱，祝发为僧，名悟真，结庵于褒城之胡城山，诱流民作乱，建置百官，称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为后，攻掠傍近诸县，得数千人。为汉中府官军所擒。上命诛斌及同谋者，余皆充军，天顺元年四月也。气机乖戾，愚民从逆，如响斯应，可谓异矣。吴徵士与弼曰："除去宦官、释氏，乃成世道。"韪哉言乎！

狱囚冤报

予乡同年、丙子解首、梁佥宪景熙昉，弱冠连第进士，令萧山，登朝为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狱囚辄箠杀之。惟妾一子，夜见枷锁数囚相谓曰："且侮弄渠孩儿何如？"子倏不见。明早，得诸街上人家。又数日，景熙无疾，忽见数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数声，暴卒。予闻永乐中刑部墨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后患疮肿，臂指断落，乃死。人命关天，宜有冤报也。

椓人妻

宣德中，赐太监陈芜两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两京第宅庄田。见《水东日记》诸书。予按，《高力士传》："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笔吏，至少卿。"《李辅国传》："帝为娶元擢女为其妻，擢以故为梁州刺史。"《朱子语类》："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衰绖临哭。"由是观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师人谓，此曹男性犹在，必须近女，岂其然乎？

卷第九

南京科道

宪庙初政，昏椓尤张，在朝无敢公言者。彭教廷对策，引用接见贤士大夫之时，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给事中山阴王志默渊、金陵王尚文徽，气谊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览史书。谓古昔得失，载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语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读书，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乞经筵兼讲《通鉴纲目》，无所隐讳，朝夕取为法戒。二曰开言路。谏官之言，有可采者，乞戒有司勿令废滞，权幸者不得假托以中伤之。三曰重大臣。选任府部卿寺、在外方面总兵，宜隆体貌，大罪不可宥，小过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选良将。近年将领，多以私昵进，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书昂，择人以进退之，则将可得。五曰保全内臣。宜遵旧制，使无与国政。否则，如王振、曹吉祥，始虽爱之，及其败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无耻大臣与之交结，或行扣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因而嘱托鬻狱卖官，擅作威福。事迹败露，治以重刑。今后内臣不许管军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义男，悉究其来历，发回原籍当差。仍严交结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断自宸衷，惟与馆阁大臣计议。则天下睹清明之政，而宦竖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岂有加于此哉？"上嘉纳之。先是，癸未七月，册吴氏为皇后，太监牛玉之力也。十月复下诏言："先帝临御之日，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以待期。不意内臣牛玉偏徇己私，朦胧奏请将已退吴氏册立。德不称位，

不得已，请命母后，废黜吴氏，仍遵先帝成命，册立王氏为皇后。”然玉犹免死，惟谪南京。徽谂其故，谓渊曰：“是可轻贳乎！”遂率同官上疏，请明刑罚，以正朝纲，监往事以防后患。数玉大不韪之罪四，乞置诸法。因指斥执政，奏入，群阉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论救，俱调远州判官。徽，普安州。渊，茂州。馀不能尽忆也。初，副都御史周铨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粮时诸御史劾其贪暴，数责之，置功过簿，诘旦而言，日晏不辍，如是者累日。十三道范霖、杨永等不平，乃合疏铨平日不法事，闻于朝，驿召铨诣狱，铨亦讦奏。既逮至，未白，而铨得心悸疾死。于是十三道或降、或谪，而霖、永以首建议，独得重罪。永忿死狱中，会恤刑，霖得减死，出狱，数日卒，正统丁卯六月也。舆论咸谓二王之罚，视前为薄，宪庙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风力，北不如南。时人谣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满升知府。北京科道如绵羊，九年考满升京堂。”实因二事而发云。

庄定山

庄定山先生孔昜昶，《记大梁书院》有云：“善观经书者观吾心之经书。郢人之运斤，九方皋之相马，取乎内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于不言，而圆融浑合于真静。往年陈白沙过余，论及心学，余以是质之。盖先生之学在是，而世以为禅。但吾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离于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于无。禅与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赠李世卿序》亦云：‘优游自足无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与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学士张东白元祯寄诗曰：‘有着真无妙，无涵万有粗。溺无宁有有，泥有定无无。口噤痴前梦，身劳醉里扶。若为逢有道，细与究图书。’盖指此尔。”昶善为诗，《咏包节妇》云：“二十夫君弃妾身，诸郎痴小舅姑贫。已甘薄命同衰叶，不扫蛾眉别嫁人。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锁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他自

春。”罗一峰伦见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昶不以为然，惟《乾坤鸢鱼》、《老眼脚头》之类，自谓为佳。如“枝间鸟共天机语，江上梅担太极行”诸句是也，时称“陈庄体”。先是，伦抗疏论李贤夺情起复，谪福建副提举。及成化丁亥十一月，内阁分题，令翰林诸公赋诗为上元赏玩。昶时为检讨，与编修章枫山懋、黄未轩仲昭同疏言：“去年以来，遣人造楮，国家旧制也。一闻大臣之言而遂寝。节令宴乐，每岁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罢。向因灾异，敕谕群臣，同加修省，陛下从善如流，改过不吝，禹、汤而后，未之有也。今日之举，或者两宫在上，欲极孝养，然大孝在乎养志，岂以烟火为乐哉？北虏毛里孩窥伺间隙，所当深虑；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灾伤，处所尤多，未易悉举。宜将烟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伐劳役之士，则干戈息、灾异消、百姓富庶、四夷宾服。奉养两宫，其孝岂有大于此哉！”盖懋笔也。奏入，上怒，杖之，调懋及仲昭知县，昶、判官。未行，用给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评事，昶、南京行人司副。未几，伦亦召还，时谓“翰林四谏”。昶后养病，复起为郎中，考察去官。白沙闻其有疏，谓无一分可说，不知此际静如何也？

追复位号

天顺元年二月乙未朔，废景泰，仍为郕王，归西内，皇太后制谕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吴氏仍号宣庙贤妃，皇后汪氏复为郕王妃，怀献太子见济为怀献世子，肃孝皇后杭氏及贵妃唐氏俱革其名号。钦天监奏革除其年号，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旧书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礼如亲王，谥曰“戾”。唐氏等妃嫔俱赐红帛自尽以殉葬。成化初，追谥郕戾王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后汪妃薨，亦追谥景皇后。予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礼，未尝被废。故驸马都

尉梅殷军中发丧缟素，谥为“孝愍”。然非上意也，例宜追复位号，一如景泰，其当轴者之责与？

林玠降箕

侯官林廷珪玠，天顺壬午，年二十，领乡荐。至成化乙酉，弟廷玉瑭亦领荐，同赴会试。至鹅湖驿，玠得疾，瑭扶以归。甫及门，卒。其魂郁不散。家人每接之梦寐，仿佛闻其声迹，灵几间器物或自动。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辄自举，遂令人扶之。箕运不休，就视，则皆诗文也。《别父母》有句云：“如今我已终天别，何计能酬寸草心。”《别兄弟》云：“鸿雁层云怜只影，池塘芳草忆残春。”《别妻》云：“寄言与尔无他说，节义冰霜不可虚。”《赋书楼极目》云：“清风摇动砚池云，飞鸿点破江山影。”《观莲》云：“呼童泛美酒，对此红芳倾。若人已仙去，此花空自馨。”作文赠序凡七十余首，家人次以成编，自名之曰《静庵遗玉》，序之有曰：“玉之体，虽藏于山，而其德自弗泯焉。”盖以自况也。初，箕动成文之时，亲友临者，毛发竦竖。久之，则答问如平生矣，如是年余乃已。瑭后为御史，提学南畿，语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虚冰霜之戒云。

伏阙泣谏

伏阙泣谏，自唐、宋以来有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宪庙嫡母也，诏大臣议葬所。众相视，莫敢先发。大学士彭时谓同朝曰：“梓宫当合葬裕陵，主当祔庙，无可议者。”即与礼部尚书姚夔定议，具疏，引汉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合葬刘后故事，“乞念纲常之大，体先帝之心，必求至当。此莫大典礼，万一有违，在廷百辟将有言之，宗室亲王将有言之，天下万世亦将有言之，岂能保其终无

据理改而从正者乎？”上犹重违母后之意，未允。时率群臣伏文华殿以请，号哭不起。上闻之使中官宣谕，使众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还者，众官皆曰：“死不敢奉诏，且不得命，不敢退。”时与学士商辂、刘定之进曰：“人心如此，实天理所在，望朝廷俯从。”于是中官入奏，上感动，母后亦悟，即传旨谕群臣曰：“卿等昨者会议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庙，固朕素志。但圣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终不自安，再三据礼，所幸圣慈开喻，特赐允诺，卿等其如前议施行，勿有所疑，故谕。”众闻命，咸呼“万岁”而退。盖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盛德主也！

咏竹言志

枣阳王良璧琰初领荐至京，与予谈论，辄相契合。自是，日相往来。及予授宫，追送至张家湾，然后返。成化乙未，第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苏、松有声。吴地号繁剧，遍询舆台，巨奸宿蠹，一剔而尽。平生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榇不备，合台助焉。尝题夏太常杲墨竹赠予，曰：“幽人研玉露，写此青琅玕。清标正相似，翛然同岁寒。”盖言志也。杲，本名昶，字仲昭，东吴人。登进士时，冒姓朱，后复其姓，以善书征入翰林。文皇以所书为第一，顾见其名，谓曰：“太阳丽天，照临万国，日宜书在永上。”杲顿首受命。士夫以为荣，一时同名者皆改焉。国朝画竹，自毗陵王中舍孟端绂后，惟杲精绝。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后也，洪武初降附。永乐中，设奴儿于都司，统建州等卫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赏，为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

者等卫夷人，先居斡木河，与七姓野人有仇，投奔朝鲜。复为所戕，乃复归附朝廷，处之辽阳迤东苏子河一带，递年往来朝贡。成化丙戌，背义，抢掠人畜数万。天威震怒，将元恶董山等二百五十余人俱留广宁，监禁致死。乃调大军抵巢征剿，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贼首剌达等犹为边患。巡抚都御史陈钺、总兵欧信，从馒头山、硷口等处攻之，斩获贼首二百余级，全军而还。复分兵于辽阳迤东五堡，北接抚顺城，南连凤凰山，林木稠密处按伏，以守之。己亥，贼首伏当加纠三卫入寇，命抚宁侯朱永总兵，中官汪直监其军，陈钺赞画，往讨。破其营五百余所，焚庐舍二千余间，获马及军械倍之。永由是进封保国公。然其后仇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陆论韵

古人用韵，大率因六书谐声而来，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经》可见已。宋吴棫才老《韵补》乃据唐、宋诸文士以律古人，是不足为准也。成化初，陆谕德鼎仪钑大不然之，彭学士彦实华与之书曰："夫有声而后有字，合字与声，而后有韵书。韵也者，类其声之叶者也。使古韵书尽存，则古人字音固可尽得矣。古韵至魏、晋时尚多知之，宋、齐而下，浸以湮灭。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韩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欧阳永叔、苏子瞻、子由，犹能深考古韵而用之。夫谓之古韵，则古人字音与后人有不同明矣。《诗三百篇》，强半出于闺门里巷，其所韵非当时语而何？且一字而有两音者，如左右之类；三音者，如乐、恶之类；四音者，如行与洚之类。古今人皆然，何独谓明、鸣二字，古人未必读为芒，特叶韵时强转其声邪？足下谓明、鸣等字，今人未尝读为芒，古人之音不应大相绝如此。夫沈约距今才几时，而今之韵，于支与微之类，合其二而为一。麻与遮之类，分其一而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数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读服为房六切，而服之见于诗者，皆当为蒲北，无与房六叶

者，古人未尝读为房六也。今读庆为丘正切，而庆之见于《易》、《诗》者，皆当为驱羊，无与丘正叶者，古人未尝读为丘正也。《左传》以皮叶多，坡以皮得声，则皮初读为蒲波切，转而为蒲麋耳。颜延年以霾叶施，霾以狸得声，则霾初读为陵之切，转而为亡皆耳。莫之取义，日在茻中也，后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义，筑土坚高，能自胜特也，后人乃讹转为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数，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试以字文韵语观之。字自仓颉古文变而为籀，篆文变而为小篆，又变而为隶，又变而为楷、为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异邪？诗自《三百篇》变而为《离骚》，又变而为五言，又变而为七言，又变而为近体，为小词，以今之词律雅颂之古句，吾不知同邪、异邪？凡古之礼乐制度，后世废易殆尽。所幸存而未泯者，赖有载籍之传焉。字之音韵亦犹是也，于今可见古人音考者，独赖经传中韵语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韵，非今人之所读，遂谓古人强转其声，何溺于今而诬古人也？”彭所论如此，惜陆所与书无闻焉。

龙洲魁谶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陈阁老德遵循家于东城。永乐甲午，乡试第一，明年礼部会试第二、廷试第一。先是尝有谶云：“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至是，杨文贞公士奇为谕德，在南京，寄二绝，其一云：“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从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其后，六年辛丑科，城西曾鹤龄举进士第一。后十八年，为宣德癸丑，真定曹鼐为泰和典史，亦进士第一。文贞以为诗谶，而其初则为芳洲发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彦复为进士第一，丘文庄公濬时为祭酒，以其门下士也，为彩联以迎之，云：“江右贤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运三应龙洲过县前。”盖不数曹者，以曹乃宦游人故耳。龙洲在县治南，三人登魁时，亦未尝见其过县前

也。民之讹言，遂成谶耳。

妻救夫刑

国朝妻救夫刑，蒙恩获宥者，二人。永乐甲申十一月，江浦知县周益以罪当刑，其妻杨氏诉益母老，愿代益死。上悯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东驿丞王伫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斩。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愿代孚斩首抵罪。奉旨俱释之。此二妇，可谓义烈，而朝廷宽宥不疑，真尧舜之仁也。予闻洪武中，给事中侯庸请代其父，监生程通请代其祖。永乐中，举人郭鲁请代其父，皆削军伍以全其孝。世犹侈为美谈，而况妇人当死生之际哉？可以为难矣。

山阜变占

成化庚子，闽之长乐十八都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践之辄陷，乡民聚观以为异。明年，复于其左涌起一山，广袤五丈余。占者曰："女主为男之兆。武后时有此变，幸其小耳。"时裕陵宫人万氏册为贵妃，最被宠幸。每侍宸游，戎服男饰以从，上益爱之。此其应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复震。丙戌四鼓，复震。甲午、乙未，相继震。庚子，连震二次。有司奏闻。时椒寝渐繁，上有易树意，而未宣露。会内台奏言泰山震动，应在东宫，上大惊，意遂已。其验如此。

瑞梦堂

祁阳甯竑，有"瑞梦堂"，谕德王德辉华记之。记曰："成化甲午，

岁当大比。于时，大司马松江张公时敏，方为吾浙提学，首以华与今大学士谢公于乔，荐于主司。其年，谢公遂发解第一，华独见黜。复归，读书龙泉山中。方伯祁阳甯公元善，忽以书币来聘予为其子竑讲学。乃自浙抵祁阳，居于梅庄书屋。明年乙未，谢公状元及第。公闻之，以书来贺，曰：‘先生与谢君齐名于时，今谢君及第，此亦汇进之兆也。良不佞，敢为先生贺。’华阅书，谓竑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怀耳，岂真谓余能然。’置书箧中，初亦不念动也。是夜，余就寝，忽梦归吾邑，如童稚时逐众迎春东郭门外，众舁白色土牛一，覆以赭盖，旌纛旛节，鼓吹前导。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舆随于后，迤逦自东门入，至予家乃止。既寤，未解所梦。质明，是为端阳前一日。竑侍余晨餔，因语之梦。竑俯不应，久，已乃屈指回轮者再，作而复余曰：‘是状元之兆也。家君之贺非诬矣。’余曰：‘何居？’竑曰：‘牛，一元大武也。春，岁之首，而试之期也。夫状元，时亦谓春元也。金色白，其神为辛，牛之神丑也，中之岁，其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导者何？’曰：‘是盖恩荣次第，所谓伞盖仪从送归第者也。’余曰：‘奚为而杜公随之？’曰：‘以伞盖从者，实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伯尹京兆，是岁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闻而笑曰：‘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竑遂请为记。余曰：‘征而为之，其既晚乎？’竑乃私识于《礼经》之卷末，而以复余曰：‘愿先生无忘今日之言。’余曰：‘诺。’岁丁酉，余复黜于主司，奔走江湖，日斯迈而月斯征，梦之真妄，不复记忆。庚子，乃领荐乡闱。明年辛丑，试春官，得隽，入奉临轩之对，果叨进士第一，传胪毕，承制送予归长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时湖、湘章逢之士，遂盛传是梦以为祥。竑乃易扁‘梅庄书屋’为‘瑞梦堂’，而数书请如约为记，且曰：‘先君之书，亦庶几知言者。梅庄地灵，实与闻先生之言，敢固以请。’余惟昼之所思，夜之所梦。商宗之梦见傅说，思得良弼也；孔子之梦见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虽以状元及第为荣，而余之心思则未尝及此。然此梦征于六年之后，若合符节，毫厘不爽，岂所谓祯祥之先见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员侍从，几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对扬明天子之休命，顾徒夸诩于一梦之荣，以为之瑞而记之，

亦且陋矣。第以竑之请屡至益勤，而夙昔之约有不能以终违者，遂为备录颠末，以塞其请，且以见夫人之穷通迟速，固有一定之数，而不可以趋避为也。竑亦丙午贡元，不愿禄仕，诏授散官。其占是梦，人称其颖悟云。”

文武换易官秩

宪庙悯于少保之死，赐谥立祠，擢其子千户冕为应天府尹，此以武秩换文也。永乐中，祥符张信自乡举积官侍郎，与英国公张辅同族，改四川都指挥佥事。近则成化辛丑进士夏邑梅纯，以驸马殷之后，为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换武也。举人为武官尤多。如驸马周景之子贤，中丙午乡试，赴礼部场屋，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视之。及下第，授指挥同知，世亦诧以为异。

会试论表

会试录洪武初惟刻序及执事、与中式姓名、暨三场题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录不可见。辛未，惟传许观《经义》一篇，其论题，洪武则《大德受命》甲戌、《持心操节》丁丑、《春秋大一统》建文庚辰。永乐，则《治国平天下》甲申、《礼乐明备》丙戌、《洪范九畴》己丑、《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壬辰、《大人与天地合德》乙未、《正谊明道》戊戌、《经纶大经》辛丑、《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则《圣人之大宝》丁未、《圣人法天立道》庚戌、《圣人以仁育万民》癸丑。正统，则《圣人人伦之至》丙辰、《诚者圣人之本》己未、《仁统天下之善》壬戌、《至诚立天下之大本》乙丑、《舜为法于天下》戊辰。景泰，则《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大舜善与人同》甲戌。天顺，则《中正仁义而主静》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圣人在天子之

位》甲申。成化，则《天子建中和之极》丙戌、《孔子立万世常行之道》己丑。予授官后，不能忆其余也，所拟表，洪武、永乐中，祥瑞称贺为多，如“野蚕成茧”、“五色卿云”之类，近始易以进书授官，渐与昔异矣。

援例入监

祖宗以来，最重国学，慎选贡徒文行兼备者，积分自广业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洪武乙丑，会试下第举人、与赴礼部不及试、及辞乙榜不就职者，皆得入监。永乐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滥预中式者，近年数多，宜加精选，方升国学。”盖亦选俊法也。景泰改元，诏以边圉孔棘，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而止，然不与馔饩，人甚轻之。成化己丑，进士安邑张瑑当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陕西大饥，复令纳粟入监，两阅月放回依亲。有告愿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方准食粮收拨，其省费如此。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宾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闱，果二公主文柄，论题《仁者与物为体》。玘以“无我则视天下无非我”立说，理既明畅，词益奇古，参以前后场，俱称，遂置首选，连第入史馆，文名震于海内，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

龙与蜘蛛斗

《酉阳杂俎》载蜘蛛有大如车轮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蓟州盘山有大蜘蛛与龙斗，为龙所毙，野人献其皮，如车轮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诬也，天壤间亦何所不有哉？人局于见闻，则陋矣。盘山，

一名盘龙山，在蓟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余仞，周百余里，其高峰曰上盘，绝顶有二龙潭，祷雨辄应，盖灵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时，京官支全俸外，尚多岁时赏赐，正旦、元夕、冬至，例赐酒米钱。永乐间，营建北京，乃定每岁京官之俸，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时钞重物轻，公私两便。宣德中，礼书胡濙摄户部事，始请米一石，折钞二千。然物日以重，钞日以轻，军国之需益繁，折支旷数，岁仅一给。成化五年，御史李瑢监内帑出纳，见纻、丝、绫罗、纱、褐、缯、布之衣、帨、衾、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积尘土中，日久腐坏，将归于亡用，乃请以充俸钞。制曰："可。"以是藏吏检会，驵侩估直，枚识之，听各衙门具数，委官领出，分授各属。然自后亦数岁一行，有终任弗及支者。若钞则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邮卫有张百户者备漕运差使。将过家料理，别顾小舟而行。道湖风作，舟覆，仅获免，乃惩险，从湖堤陆行。至半途，望见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号求援，烟雾中了不可辨其为谁。张心怜之，呼岸傍小渔艇俾往援，不肯。则解装出白金十星与之，乃行援之。至，则其子也，因候父而来，遭风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迟则葬鱼腹矣。人诧为异事，岂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络绎，宁无一人恻隐者，而援之乃独张邪？

六臣忠谠

语曰：“日月欲明，浮云蔽之。”成化间，恪邪杂进，左道乱政，然赖有六臣焉。内阁商公辂、刘公珝，都台王公恕、郑公时，府丞杨公守随，刑曹林公俊。忠谠格君，其何伤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眚伤人，京城骚动，人持兵刃，昼眠夜作。说者曰阴盛之状，又曰胡虏之兆，旬余，无敢建言者，刘公首请开言路，上嘉纳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权诡姓名李子龙，谋入内为逆，伏诛。乃开西厂灵济宫前，诏太监汪直领官校百余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内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闻，上不省。刘公复疏言：“东厂之设，实自建立北京之初，专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止令内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时权宜，因而不易。今增设西厂，非旧制也。立厂之后，事情纷扰，于国家安危，关系非小。伏望革罢，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渎。”上使怀恩诘责，二公力辩。始诏革去，而商公遂见几告归。太监梁芳进淫巧以荡上心，收买奇玩、引用方术，以录呈异书为名，夤缘传旨与官，已官者辄加超擢，不择儒、吏、兵、民、工、贾、囚、奴。至有脱白除太常卿者，名曰传奉官，多至数千人。而僧、道、乐工之躐其侪者，又不足数。李孜省、僧继晓，尤尊显用事。妖人王臣，尝为奸盗，被楚伤胫，号“王瘸子”，凡物经其目，即能窃去，或手取人财物投水中，辄自袖出。内竖王敬，挟臣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棰吏民，吴、越大被其害。尝觅金蜈蚣，拷讯无有，里胥通贿，乃喜，令置酒游山，酒半，烨烨树间皆此物也，其幻类此。至苏州，拘诸生录妖书，陆完辈忿，欲击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适王公以巡抚至，疏其罪恶大，致激变，攫取财物元宝至二千余锭。诏窜敬，僇臣于市，传首江南，人皆快之。陕西大饥，郑公巡抚赈济，多所全活。因疏利国保民五事，尽诚敬以回天意、明理义以杜妖妄、减进贡以苏民困、息传奉以抑侥幸、重名器以待有功，辞多切直。上命谪贵州参政，陕西人哭

送，若失父母。传闻至京，上稍厌芳所为。癸卯冬旱，百祷不应，科道交章论芳。上命中官袁琦传旨，今后内官传奉除官，不问有无敕书，俱复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狱，皆逃自军囚者，余尚未斥，而人已称快。厥明大雪，人益欢，谓纳谏绌邪、格天之应，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为吏坐赃，杨公以御史巡按，逮问充军，孜省逃至京师，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还朝，即劾孜省罪恶，不宜典郊庙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监。久之，擢礼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访察百官贤否，书小帖，以所赐图书封进，因谮杨公。会公以应天府丞述职，既辞朝行矣，忽中官传旨，问吏部何不黜守随，部以廉能对，乃令具履历揭帖。明日，又问吏部服阕添注之由，复令奏闻，乃调外任，左迁知南宁府。孜省自是引进奸党，排摈忠良，后以工部尚书伏诛。僧继晓者，始以淫术欺诳楚府，事败，走匿京师。其术得售，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发内库银数十万两，西华门外拆毁民居，盖大镇国永昌寺。大臣谏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员外郎备劾芳荐进继晓过恶。上怒，下锦衣狱，责三十，降云南姚州判官。后府经历吉水张兼素黻论救，亦下狱，贬石州，寻改师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变，王公为吏书，言俊、黻忠直。上悟，传旨俱复原职南京用，而黻已卒于家矣。林公今为云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鹤庆，活佛寺岁久放光，男女争施金箔，即拽而熔之，得金八百两，归诸库，其持正此类也。刘公在内阁有酒德，善讲经，多谈论，不知者或目为狂躁，然实刚介敢言，默格君心。后为同官万安、刘吉所诬，使逻卒吓之求退，即疏致仕归养，乙巳九月也。父母没，各庐墓三年，竟得疾卒，人称其孝。郑公亦尝庐墓，有白兔驯扰之异。忠孝大节，世鲜知之，《诗》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诸公之谓与？

简除保举

祖宗时，君臣旦夕相见，其于用人尤谨。每吏部具缺，或简除、或保举，皆公朝传旨行之，非中官所敢专也。按，永乐七年闰四月，尚书赵𢇁传奉圣旨："方宾授兵部尚书，今日便到任。"所谓简除者，此类是也。宣德七年三月，敕谕："自今布政按察司及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举。吏部审其所保，果当，奏闻，量授一职。后犯赃罪，并罚举者。其绩满不及荐者，会官议其贤否，定黜陟。"正统初，有言令不便者，内阁杨文贞公疏谓："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荐，造为谤语，欲隳坏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资格迁转耳。"于是仍旧令景泰、天顺以来，或各荐、或会举，中间归于吏部者，无几。成化二年，有举不当上意者，乃命吏部专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体者，上命："今后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简除，方面官照正统年间保举。"人疑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诤令吏部会同内阁，或多官计议，或径自推举，从而裁断之。上曰："此祖宗旧规也，乃敢徇私背公、妄言沮止乎？"于是吏科给事中沈瑶等合题，谓："两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亲简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举，则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员缺，会同内阁推举。若方面员缺，会同三品以上官保举。"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题以闻。上曰："祖宗旧规如此，御史给事中乃不欲朕举行，何邪？中间显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复有言。既数月，荐擢者咸愜舆论，乃知文贞之确见也。然近日简除权归吏部，荐举惟据抚按，皆不过循资格耳。早朝后，君臣不复相见，故中官传奉，人以为耻。然则用人出于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阳，掬之盈把；彗星见西北隅，长三丈余，三阅月乃没；地震，屋宇摇动，轰轰有声，盖兵兆也。时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数十万，推千斤刘为首，流劫邓州，官军捕之，遂纠众

反，以石和尚为谋主，每战辄胜。越明年，僭号于南漳。事闻，上命抚宁伯朱永为平虏将军，总两京、湖广、江西、四川诸路兵讨之，尚书白圭督其军，湖广总兵李震帅上兵至，会永有疾，震分道进攻，大破之，擒千斤刘。已而永痊，捣其巢穴，斩首九百余级。指挥张英，诱执石和尚，又战于古路山，获贼子刘聪等百余辈，并军械、伪印，斩余孽万余级而还。诸将争功，谮杀张英，人心不平。后贼党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项忠，用襄人检讨张宽为乡导，又讨平之，湖、湘乃靖。献俘论功，永进封侯，震封兴宁伯。后永征鞑虏有功，又征建州，进封公。没，追封宣平王，谥武毅。功臣异姓王者，自开国六王、靖难二王后，仅见永尔。

卜马益

南京后府经历卜马益者，山后人。其子锡，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来，以此艺干之，馆穀于家。久之，谓曰："此一夫勇尔，吾有小术，子盍观乎？"即磨钝刀，稍铦，叱令斩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刀百余飞跃随之，所着柯叶坠落如雨。夜经门楼，仰望其楣，峻甚，锡戏曰："先生能竦及之乎？"笑解其发，举手拂之，发皆直竖，上接屋极。又登清江门，下瞰城堙，望见倡家，怒曰："泼贱不良，神明所恶，我当毁其庐。"挥袖向天，火从袖出，煜爚遍地，锡急止之。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问黄白术，点化辄成。益以为真仙，礼敬若父母，纵其出入。益妻妾多丽，道士取其发咒之，夜迭从门缝奔其卧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胜愤，往守备厅白焉。道士被逮，锁梏辄脱，急涂以狗血，乃囚送京师。会兴宁伯李震与参将吴经有隙。经弟绶，以舍人从震讨刘、石立功，官至千户，汪直用为心腹。经使绶谮于直曰："震尝窝一全真，学谶纬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狱，削爵，而诛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无以自明。

才力不及

旧例，朝觐考察天下官员，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罢软、曰贪酷、曰素行不谨，凡四而已。成化丁未，丰城李裕为吏部尚书，建言谓："迟钝似软、偏执似酷，二者于老疾、不谨，复无所属，乃创立'才力不及'，通前为五。"朝廷以其有爱惜人材之意，从之，至今为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众之术也。又裕每当大选，先二日于后堂中设木牌，上书"皇天鉴之"四字，与二侍郎坐定，文选司官前立，以缺员并选人姓名、品第、校量，笔之于牍。至期，引奏毕，对牍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错误。外虽近公，然品第之时，实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级调简僻衙门用，然人亦无誉之者，此可见天衷之公也。宋立斋端仪曰："孜省尝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报国'之语，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谋挤罢，而用裕代之。又用计罢刘阁老珝，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刘敷长台宪，擢高安黄景贰礼部。而新建谢一夔、安成刘宣，俱出翰林，竟亦附丽，一夔进司空，宣亚吏部，物议喧然，惟羡盱江何公乔新之介特。予闻都御史王越特为汪直所厚，旻偕卿贰，欲诣直，属越为介，私问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阴伺之。越跪白讫，叩头出。比见直，旻先跪，诸人皆跪，直大悦。越尤旻，旻曰：'吾自见人跪来，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为贤也。

名画古器

纯皇好玩名画古器。南京西华门，旧有二黑漆圆棂，振之则中空有声，盖国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启视，故弃于此。守阍小内使张本，穴而窥之，则画幅存焉。一为王维傅色山水，约三丈余；一为苏汉臣所绘《宋高宗瑞应图》。本以王画送安宁，苏画送黄赐，皆太监

坐厂守备者。未几，宁死，赐攫得之，并以献。上赏赉颇多，益加宠任。甲辰二月，宿州农夫垦田，遇古墓，获镜及灯台各一。磨镜照之，见墓中人僵卧，犹带弓矢，惊骇，扑之于地。又见农家室户，男女宛然，以为怪物，掷之不复顾。独携灯台，鬻于富室，且谈及镜事。其夜，灯台发光如昼，富室以献于官。时四川崇庆州举人万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馈其叔祖万阁老安，遗书亦道及镜事。安欲并得镜以献上，乃移书索之甚亟。本遂逮系农夫追索，了不可得，系狱三年，安去位，始获释。

东海二仙

北人刘勋为予言东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张三丰。辽东义州人，张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实，字全一，玄玄，其别字也，自号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宝鸡金台观。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为棺殓，临窆，发视之，复生。乃入蜀，抵秦，居武当，游襄、邓，往来长安，历陇、岷、甘肃。永乐中，遣都给事中胡濙、道录任一愚、岷州卫指挥杨永吉访求，未获。天顺末，或隐或见，上闻之，封“通微显化真人”。后往来鹤鸣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迹。其《咏扬州琼花》，盖自况也。其一济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发如银丝，颜如渥赭，双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开，日进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过济；永乐间，复至。成化乙巳，济南卫指挥朱显，奏闻有王姓者，传闻五世祖学道海上，得仙。上召见之，赐姓名“王士能”，问其年。平陈友谅之岁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许。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争气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东宫诞辰也。”予不敢信，漫识之。

虎臣进谏

凤翔之麟游，有虎臣者，慷慨有气节。成化末，贡入太学，适闻万岁山架棕棚以备登眺，臣上疏极谏，宪庙奇之。祭酒费閈不知也，惧其贾祸，乃会六堂，鸣鼓声罪，铁索锁项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中官传温旨劳之曰："尔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铨选时，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閈闻而大惭，臣名遂播天下。后知云南鄂嘉县，卒于官。楚雄姚鹏哭之以诗曰："献策当年为国忧，至今浩气贯皇州。只期事业垂千古，岂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书虎氏，锦衣无复耀麟游。苍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穷荒草木愁。"

道具体用

巡抚朱都宪英与方伯彭凤仪韶荐白沙陈公甫于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圣人之道，体用具而已。孔子论士，以行己有耻、使命不辱为先，修孝弟、谨言行者次之。《大学》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语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铭》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与，盖合内外之道、该本末之事，未尝偏主独胜以为学也。学既成矣，人不吾知，嚣嚣若将终身焉。苟知而求我，则起而从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经济显扬为务，未尝狭视斯世，而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亦未尝厚诬吾民，而曰：'转渐浇讹也。'于是遂应君命，陈力就列，不出位、不旷官。若遭时行志，则如傅说、武侯、伊川、鲁斋其人，揭正义于中天，振斯文于来裔，其烈亦盛矣。或事与时违，则见几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归曲上下，求以吾誉焉。夫用心至于如是，非德充学盛、量洪识远，岂能为此大全之学哉？新会陈公甫先生，隐学三十年余矣，巡抚大臣贤之，荐于朝，下所司劝驾。先生徐白于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气之一几兹行，其必有合哉。一时注想，何异神明？先生亦必有以处之矣。韶忝相知于其行也，赠以诗曰：'大道本无外，此学奚支离？人己彼此间，本末一贯之。是以古人心，包遍无遐遗。卷舒初不滞，动止在随时。白沙陈夫子，抱道真绝奇。林间

三十载，于学无不窥。行周材亦足，知崇礼愈卑。珠玉虽固冈，山水自含辉。声名满四海，荐牍遂交驰。一朝征书至，八十慈颜嬉。有司劝就道，束书敢迟迟。积诚动天听，纳牖契神机。治化淳以洽，转移良在兹。’”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扰乡，忤旨，调贵州，公甫书赠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二公之意，盖以体用交相劝勉者如此。

奖贤文

吾广方伯陈克庵士贤选尝作《奖贤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尽臣节者，母之贤。贤母、忠臣，国家之所褒嘉，方伯连帅之宜奖予也。广东市舶太监韦眷，招集无赖驵侩数百十人，分布郡邑，专鱼盐之利，又私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玳瑁之积，郿坞不如也。然犹奋其威诈，渔猎民财无厌，衔冤者莫敢诉，持禄者莫敢问，官府所鞭挞者、囹圄所系者，皆种禾捞蚬之民耳。由是，岭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泽。而诸司慑其威、甘其饵，非惟莫敢问，又从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瑶独毅然不与为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御之，若卫赤子，谓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闻其母贤，恒励瑶以忠孝大节。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子承方伯之乏，于是命广人作《戏彩图》贻之，以示奖子也。噫！斯举也，岂为高氏母子哉？为国家也，为岭表之民也，为食禄者劝也。”克庵雅尚澹泊，无异韦布，每食饭一盂，韭数根，或鸡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风教，必捐俸为之。日使瞽者振木铎以徇道路。置深衣幅巾，择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听讼，不事刑扑，隶人惟令业巾网于左右，以闲其心。与讼者约，自持一票，诣被告家，使自出诣

官，罔不从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瑶，字庭坚，闽人，丙子乡贡，莅政廉公有威。县左有韦眷所创寺，僧不敢杵钟，眷问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盘眷私货归县库，以身当之，克庵称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诬就逮。瑶亦落职，束书数箧，戴平头巾，飘然去。士民拥道涕泣，交送之者几千人。

卷第十

孝穆诞圣

万贵妃始为宫人，司东驾盥栉，谲智善媚。既颛宠，居昭德宫。太监段英掌其宫事，与其兄弟子侄万通、万喜、万达辈，威福赫奕。大学士万安认为同族，与刘吉皆附之，朝士无耻希进者群趋其门。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见，扫三台。彭文宪公时在内阁，乞归，不允，因疏请修省，谓："外廷大政，固所当先，而宫中根本，尤为至急。凡女子年过四十则无子，虽有所生，亦多不育。谚云：'子出多母，'今宫嫔数多，宜生子亦众。然数年无一生育者，必爱有所专，其所专者，必过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旧而新是图，务正名分、均恩爱，以广继嗣，为宗社大计，则人心安而灾异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断自宸衷，不可专委臣下。"上优诏答之。己丑九月，幸昭德宫，时皇妣纪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娠，万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堕。上命出居安乐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今圣上皇帝诞焉。皇妣乳少，太监张敏使女侍以粉饵哺之弥月。西内废后吴氏保抱惟谨，以未奉命不敢剪剃胎发。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极正位东宫，已而薨于痘。禁中渐传西宫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虑为万氏所忌。乙未五月，张敏厚结段英，乘万氏喜时进言，万氏许之。上即召见，发已覆额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动容，出语，矩度不凡。上抚之大喜，万氏具服进贺。遂令内阁拟名至再，上亲名之，送仁寿宫抚育，中外闻之胥悦。皇妣受万氏觞，有疾，徙居西内永寿宫。六月戊寅

朔，文武大臣请建元良，甲申奏上，命待皇子稍长行之。是月乙巳，皇妣薨，追封淑妃。京师藉藉，谓薨于鸩也。十一月，始立今上为皇太子。及登大宝，追尊皇妣，谥曰“孝穆皇太后”。县丞徐顼请究皇妣薨逝之由，当时诊视太医院使方贤、治中吴衡俱宜逮治。万安、刘吉力请已之，惟访求皇妣亲属之在广西者。未几，徭峒有纪姓者诈冒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闻。其后败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乡黄佥宪钥亦其一也。既而用内庭言，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圣母之父李公为庆元伯，母唐氏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于桂林城南，春秋祭享。张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差荫中书舍人。不三载，迁至南京通政使，赠其祖益初如己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赠锦衣千户。而苗子定，庚戌登进士第。或曰内侍潘真尝与人言皇妣讳妙善，入宫时误报李为纪，故二姓族类难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吴后保抱恩，命宫中进膳如母后礼，复其侄官为锦衣百户。

进御当夕

进御之礼，据注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三人，当一夕；后当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后，望后乃反之，凡十五日而遍。诸侯两两而御，侄娣六人当三夕，二媵当一夕，夫人专一夕，凡五日而遍，至六日还从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当一夕，内子专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专夕而已，妻则专夕。故《内则》曰：“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然《诗·小星》注：“凡妾御于君，不当夕。”《三礼义宗》曰：“进御，天子者十五日而遍。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阴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春秋传》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妾御与后，并皆当夕，既与《诗》背。除去望晦，则十五日不得而遍。后以尊在后，遇望反不当夕矣。腐儒陋见，所以启后世嬖妾颛宠之端也。予谓一日之

间，有朝有昼，有夕有夜。夕谓日入星未出时，人君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进于王，所以正内治，故妾进御俟夜，不敢当夕。《小星》诗曰：‘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谓夜见星而往，夙见星而还也。后五日一休，一嫔与其御进，又五日一休，一嫔与其御进，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嫔毕见。故《周礼》九嫔掌以时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者，此也。夫人坐论妇礼，在浆人则致饮，掌客则致礼，世妇惟掌丧祭宾客之事。盖先世女御之老而无子者，为后六宫官属，故《王制》曰：‘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则以先世臣妾在所当敬故也。是进御者，嫔与御而已，夫人世妇不与可知矣。自诸侯大夫以下，虽妾媵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内则》曰‘妾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者，此也。”详见《罗鄂州集》中。

御制静中吟

守成之君，颠冥于崇高富贵者，固不足言；然亦有殷忧多难，不能启圣兴邦，发为词章，萎靡不振。唐睿宗《送司马子微还天台》诗云：“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嵇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宣宗避地，有《爽溪楼》诗云：“殿阁连云接爽溪，钟声还与鼓声齐。长安若问江南事，报道风光在水西。”宋高宗《中和堂》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嵇山，怀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其仁。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三诗俱有石刻，绝句则元周伯琦为僧克新书之者。夫睿宗陇于武曌，而役志幽栖；宣宗窘于会昌，而留连光景；高宗惫于强虏，而自比勾践。皆志不足以帅气，气不足以配道，故尔。尝庄诵今圣上御制《静中吟》曰：“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

危在得人。”是时召学士张元祯进讲《太极图》，契于皇心，见于皇言，深符主静、立极、纯心、用贤之说，盖不徒闻见之知而已。词气浑噩，太极同体，岂彼三君庸琐之作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传》曰：“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昼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许大臣造膝奏事，面决可否，即施行之。若陈循、王文欲杀考官，高文义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穀有事门上说。”即召对议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见天津，诏大臣言军民利病、时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获随午朝，窃念日奏寻常起数，于事无补。愿自今午朝，惟议经邦急务。如吏部有大升除，礼部有大灾异，户部、兵部有紧急钱粮、边报，工部、法司有紧关工程囚犯之类，许令先期开具奏乞，圣驾定日出御左顺门，事当会议者，就于御前公同计议。事体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补本备照。若事体重大、一时难决者，听各官先行博议于下，候至朝时，再议奏行，仍乞温颜俯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见。有事则行，不分寒暑，无事则止，勿劳圣驾。既不废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兴事。则凡时政得失、军民利病，自可次第张弛矣。”其言与昼以访问合，上嘉纳之。

谪仙亭

邹吉士汝愚智谪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道吾广，有司留馆坡山，士民争先谒焉。其同年苍梧吴献臣廷举尹顺德，令邑民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匾曰“谪仙”。其父来视，责以不能禄养，棰之，泣受而不

辞。弘治辛亥十月，卒。献臣往治其丧，适方伯东山刘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礼待，共资恤，还其丧，献臣自是知名。白沙陈公甫《追次汝愚》诗曰："迁客一亭遗海滨，当时谁号谪仙人？花江柳市无疆界，尽是乾坤一样春。"献臣和曰："浮云浩浩南海滨，落月独照穷愁人。狼籍几株桃李尽，谪仙亭上可怜春。"赵进士璜曰："拄颊孤亭野水滨，阆壶风月谪仙人。而今只有残鹃在，啼老东溟二月春。"蒋知县升曰："谪仙亭子海之滨，仙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尽，一杯谁共送残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伟聪悟，弱冠领解首，丁未连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飞流，起西北，亘东南，光芒烛地，蜿蜒如龙，朝宁之间，人马辟易，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适诏天下大小衙门，政务如有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以利弊言之，莫利于君子，莫弊于小人。少师万安，恃权怙宠，殊无厌足。少师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怙无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素志忠贞，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宦官阴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内阁，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夫岂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纲哉？然一操一纵，卒无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讲也。早朝之后，深居法宫，此心之发，一如事天之时，则天下幸甚。"疏上，不报。弘治己酉，御史汤鼐坐事连及，遂下锦衣狱，议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辞疾不为判案，始获免。谪死时年二十六。

汤李自相标榜

初，万安子翼，第进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丁未复幸隽。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学名，将奉大对。安欲托以孙，因许及第，文

祥以正对，乃使弘璧延诸别馆致款。属题画鸠，文祥即奋笔作诗，末云：“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衔之。文祥每见沉浮世事者，辄叱且詈。上登极，御史汤鼐等交章荐起三原王公恕为吏部尚书。公素礼重风义之士，文祥及邹智十余人与鼐往来，高自标榜，谓鼐为先锋，文祥为大将，余不能纪。适诏开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请一权立法、进贤绌奸、广言纳谏，语过切直。召诣左顺门，中官传诘“中兴再造”等语，以为不祥，从容辩对而出。既而得旨，俾佐剧县，遂补咸宁丞。时王公竑已没，三原因论荐召彭公韶为刑部侍郎。鼐以印马诣内阁会敕，安与刘吉、尹直谓曰：“近日诏书里面不欲开言路，吾辈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语劾奏之。数日，召鼐入，诸中官示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将并劾诸中官，诸中官稍匿。鼐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负，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史马文升等，复声言将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鼐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为君子进、小人退，虽刘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时直声震播海内。吉使门客徐鹏峪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家寿州，知州刘概与书，言尝梦一叟，牵牛将入水，鼐引之而上，牛近国姓，此国势濒危，赖鼐复安之兆也。因馈白金为寿。鼐大喜，出书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陈景隆为首，诏捕鼐及概下诏狱。文升时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斩，三原力救之，乃谪戍甘肃。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从，璋竟外补。寻奏召文祥还，授职方主事。居十八日，中书舍人长安吉人以言下狱，乃有媒孽文祥妄议朝政者，于是被逮成狱，下法司拟罪，当死。会有密解之者，乃从轻，降兴隆卫经历。既抵任，进表南还，大雪中行数百里，至商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时年三十。鼐后数年始释放为民。

刘绵花

夺情起复，自天顺初给事中乔毅奏革后，有李文达、罗一峰论

之，得谪。成化庚子，内阁刘吉丁外艰，诏赉以羊酒宝钞，起复视事如故。吉三上疏辞，托贵戚万喜得不允。陈编修音上书，劝其力辞，吉不答，人无敢言者。吉每谈笑对客，殊无戚容。丁未，今圣上新政，科道交纠，万安、尹直以次罢遣，吉独不动，倚任尤专。虑科道言之，乃倾身阿结，昏夜款门，蕲免弹劾，建言欲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会诏量才举用废滞，吉特为奏升者，原任给事中贺钦、御史强珍辈十人，部属惟员外林俊一人而已。时吏部已次第拟用，而吉为此者，媚众也。凡科道为圣情采纳者，悉谓由己，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风雹发自天寿山，毁瓦伤物，震惊陵寝。上诫谕群臣修省，遣官祭告。于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张昇疏言："应天之实，当以辅导之臣为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枢机之地故也。"因数吉十罪，且谓"李林甫之蜜口剑腹，贾似道之牢笼言路，合而为一，其患可胜道哉？伏望陛下奋发乾刚，消此阴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为轻薄小人。上命谪昇南京工部员外郎。其同乡何乔新赠以诗曰："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辞赋吊灵均。"由是人目吉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吉闻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监中一老举人善诙谐者，吉奏允举人监生三次不中者，不许会试，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上命撰皇亲诰券，吉稽迟俟贿，始恶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犹令有司月给米五石，岁拨人夫八名，降敕护之还乡。频行，京城人拦街指曰："唉，绵花去矣。"昇寻被召，擢少詹事，而举人会试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约《宋书·符瑞志》以麒麟为首，效《周书》王会解，凡汇皆训释之。至曰"玉女，天赐妾也，则物魅亦与焉"。鄙倍甚矣。予谓诸福

之物，当以六籍所载者为先，文、宣朝，祥瑞无间远迩。永乐甲申八月，驺虞出周郊，二虎随之。甲午榜葛剌国、乙未麻林国，俱贡麒麟。宣德己酉，来安县石固山获驺虞二，是《关雎》《鹊巢》之应毕备于一时也。癸丑闰八月，编修许彬进《麒麟狮子福禄玄虎四祥》诗。福禄，番人本名福俚，状如骡，其文白黑相错，匀莹可观，乃王会所无者。狮子本非瑞应，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为民害。成化戊戌，西夷扣嘉峪关来献，御史徐纲按甘肃，令守关者勿纳，疏上，不从，盖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马哈者，如羊而纯黑，头有双角，其长过腰。驼鸡者，高七尺，王翮玄翎而金距，岂王会所谓辉羡文翰之属邪？如发令，以六籍所载四灵之外，无得有献，则外夷无所售其奸矣。以予所闻，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怪而杀之，人见其足如马蹄，黄毛中肉鳞隐起如半钱然。同时武陵田家牛亦生麟，头尾及足皆牛，但遍身生鳞，鳞缝中绿毛，茸茸然纤秀。方出胎，见铁坎倚壁，即往啮食，家人击杀之，其皮见存常德府库。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邓荣家牛又生麟，大率类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吴间人言牛在水泽，云雾滃起，即有龙与交，因有此异。由此言之，奇祥极瑞，中国所自有，第在人知而豢之耳，虽绝外夷之贡可也。

筹边翊治策

吏科给事中闽人林粹夫廷玉，父芝，司训信宜。母没，留葬焉。及父迁韩府纪善，占籍平凉，遂领陕西解首，连第进士。以葬鲁都宪使吾广，因趋信宜，访得母墓，恸哭祭之，欲负骨以归，陈白沙止之。有“不与皇华共载”之句，乃图山形而去。其至广西也，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养以威福，信。将出征，籍其姓名，椎牛酾酒，使纵一日之欢。及师还，则谴责其无功退缩者，削其田产，以赏有功，并赈阵亡之家。所获头畜金帛，尽许入己。故遇敌奋勇，所向皆捷。比在谏垣，弘治改元，六月，虏犯大同、宣府，诏镇守等官各陈所见。

粹夫上《筹边翊治十策》，明赏罚以振军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预处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师儒以敦化本，肃礼仪以广敬畏，普惠泽以恤困穷，举遗才以昭激劝，究元恶以示鉴戒。大意言虏寇犯边之时，间有骁勇军士，斩获首级，则冒为己功，或与所私。夺回头畜，则尽数入官，追并栲打。其阵亡者，失律避罪，俱报病死，且不赈复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于困馁。故得功者徒为痴人，阵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两全无害。似此赏罚不明，谁肯输命效死？以边将受阃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叹息也。自今恩义以培养于平日，威信以振起于临时。毋夺士卒之功，毋匿阵亡之报。重退缩之禁，恤死难之家。其夺回头畜财物，以十分为率，有主者四分偿劳、六分给付，其无主者并听军士入己，庶几赏罚明而军威振矣。王师所过，纪律不严，致令军士抢掠，以充盘费。亦有将帅生事，百端扰索。近闻天花菜一斤价银三两，其余可知。宜禁戢军士暴掠，供应毋恣科敛，则边人蒙福，当不赀矣。内治之修，在用人才、明赏罚。且如逋逃僧继晓、奸吏李孜省、方士邓常恩、赵玉芝辈，奸党势焰，倾动一时。皇上洞烛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下狱当矣。而继晓遗漏不追，家赀钜万，日拥美姬以自娱。玉芝谪戍，宜矣，而其冒滥葬祭，父母坟茔，辉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敕法司擒械继晓，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毁坟茔，则将来奸宄知所惩矣。上悉行其言，命锦衣官校逮继晓，戮于市，天下快之。

刘王疑冢

南汉刘隐，僭据广州，传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发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予觅寿藏白云之麓，有携砖来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识曰“景定辛酉预备砖”。寻又有售碗碟盘盂者，其色黑而润，若饶磁然。询其所由来曰：“得诸刘王冢。”往观藏处，实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号，其非南汉物明矣。廖山人飞卿云翼

居西城外荔枝湾，犁田得长刀，其铦已尽，而嵌银文彩如绣犹新，岂当时昌华苑之遗物哉？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为刘王冢，发之，惟水涓滴而已，盖所谓明月峡、玉液池也。予《咏西城古迹》云：“江水东流西日斜，刘郎綦迹尚天涯。昌华苑外裙腰草，玉液池边鼓吹蛙。隔陇牛羊闻牧笛，遥林烟火是樵家。当年翠辇曾游地，留与东风长稻花。”

天地神化

横渠曰：“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云：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盖天包地外，而气行乎地中，只一物尔。在阴在阳，消长进退于无穷，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阴阳不测者也。一阴一阳，化生万物，虽是两体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谓“为物不贰”者也。人测天地之化，因阴阳两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汉志》曰：“天子陈八音，听乐均。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司乐》分阴阳之遗法也。以声召气，故神祇可得而礼。执是以为南北郊，则误矣。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气，天地之塞也。”饮食暖于心，既久而达于四肢，此可以体天地之化。刺割抑搔，才及于肤，而心即悟，此可以体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称呼

文质迭为盛衰，观于名字称呼，亦自可见。汉孔安国、唐郭子仪皆以名为字，逮宋鲜矣。我朝淳风，超出汉、唐。洪武至天顺，登科录多有之。成化己丑进士曹时中字时中，张祯叔字祯叔，廖德徵字德

徵，此后始罕见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术、教，以主一、用二、贵三、崇四、敷五为字，人甚异之。又有张用也、孙继兮，则新奇甚矣。书简称人以“阁下”、“明公”，自称不过“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韩都宪之莅两广也，首斩一指挥以令众，藩臬谒见，即行跪礼。既平大藤峡，其威张甚。然吾郡吴太守中聘教授王文凤修郡志，公闻之，以所得书简附入，惟曰“贺都御史韩雍平两广书”。其中大司马王公称“竑拜书复都宪永熙知己阁下”，大宗伯姚公称“夔顿首都堂永熙年兄阁下”，少司徒薛公称“远百拜奉书永熙都宪年兄行台”，邢太守称“侍生宥百拜奉书都堂先生执事”，顺德钱大尹称“乡生溥端肃奉复总督巡抚都堂阁下”。按薛、邢皆琼州人，钱又属吏，未尝有所谄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与门下、台下诸称。平交或号而不字，官尊齿邵，则系以翁，或称老先生，不一而足，岂亦文盛之会哉！

给由赈济

吏部旧例，凡在外官员考满，给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审其年貌，从公考核称职、平常、及不称职，以凭黜陟。惟云、贵军职首领远者、及驿递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隶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隶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豫备饥荒，始令被灾所在三年、六年考满官员，四品纳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杂职二十五石。俱听巡抚官拨缺粮仓分纳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须知功迹牌册并通关，差人缴部而已。弘治庚戌三月，三原公会题，略谓：“各官廪禄有限，而杂职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剥于下，贪惰之风，由兹而起，考课之法，废格不行。中间虽有老懦贪酷，无从辨验，是非臧否，混于一途矣。今后遇有灾伤所在，缺米赈济，许令有司措置。其考满者，俱要赴部给由，照例考核。”上从之。予按，旧制给由者，条陈本处民情吏病，自行具奏，

于鸿胪寺引见之日，径赴进呈。永乐初元，江西左参议孙浩、广东副使邹佑考满，给由违此，遂蒙拿问，最宜复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复者不复，何哉？

沈阳鸡异

河间沈阳中屯卫前千户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泰梦亡母告曰："我已托生为雌鸡，毛色黪黄，明日当为某屯军贽仪，至则好收养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鸡至者，即欲烹鸡饷之。鸡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儿回。"家人大惊异。及泰回，绕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梦征，乃畜不杀。后益作孽，飞啄后妻面首。且自矜存时干创艰难，今家业日耗，皆夫纵后妻之故。诟詈不已，远近闻之，借观者众，泰拒不纳。无何，后妻逐入炕下，扑杀之。考诸《五行志》，近鸡祸也。

木兰复见

南京淮清桥女子黄善聪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贩线香为业，往来庐、凤间。怜其幼且无母，又不可寄食于姊，乃令为男子饰，携之旅游者数年。父死，诡姓名为张胜。有李英者，亦贩线香，自故乡来，不知其女也。因结为火伴，与同寝食者逾年，恒称疾，不脱衣袜，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与英偕还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峨巾往见其姊。姊谓："我本无弟，惟小妹随父在外尔，胡为来？"乃笑曰："我即善聪也。"泣语之故。姊恶之，曰："男女同处，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纳。善聪不胜其愤，谓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稳婆视之，果处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来候，善聪出见，英大惊愕，归，怏怏如有所

失，饮食顿减。英母忧之，以英犹未娶，乃求婚焉。善聪执不从，曰："此身若竟归英，人其谓我何？"所亲与邻里交劝，则涕泣诟之。事闻三厂，勒为夫妇，且助其奁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为木兰复见于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饰、后返初服者，南齐时有东阳娄逞，五代时有临邛黄崇嘏，国初蜀有韩贞女，盖不独善聪也。

长幼礼严

中原西北士大夫，长幼之礼甚严。年长者每呼姓名，饮酒献酬，幼者必跪，初不计贵贱也。山西雍宪副世隆泰性气廉厉，凛不可犯。既贵，便道过家，往访同窗旧友王生。时生已弃士业农矣，遇诸途，谓曰："雍泰乃念贫贱之交乎？倘不弃予，约期访汝韦曲。"泰敬诺而归。至期，冠带以俟。生布衣氊毯，背只鸡持瓢酒至，据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与饮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辞。泰后为都宪，巡抚宣府，风度棱峻。参将李杰来见，不与为礼，杰颇不法，即数其罪，呼左右缚杰，使跪庭下，大棍挞之三十，坐是罢官。其宦辙所至，辄有遗爱，人谓与华岳争高。《诗》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足以当之矣。泰，陕西咸宁人。

圣贤后裔

宣圣五传曰顺者，魏封鲁文信君；又二传曰鲋者，秦封鲁国文通君。其后侯于汉，进封公，唐袭封文宣公，宋南渡，改衍圣公，金又增世袭曲阜令，元因之。我朝洪武初，诏并如旧制，仍免孔氏差发。仁庙赐衍圣公甲第于东华门北，景帝赐三台银印玉带麒麟袭衣，皆前所未有也。永乐丙戌，试乙榜举人，赐冠带、太学读书，以孔谔圣人后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甲戌，会试中式孔公恂，闻母丧，上知之，命

翰林给纸笔，俾就殿试，赐进士出身。服阕，授礼科给事中，后擢少詹事兼左谕德，辅宪庙于东宫。正统初，浙江佥事彭贯，奏宋衍圣公孔端友从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遗祭田五顷，当给赐。诏如所请。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远孙彦绳，嫡派也，命为翰林五经博士，世袭，主衢庙祀。先是，景泰辛未，择颜子之后希惠，孟子之后希文，授翰林，世袭五经博士，诚意伯刘基七世孙禄官亦如之，佥谓不类。弘治壬子，上念开国功臣六王，惟中山、黔宁子孙世公，而开平、岐阳、宁河、东瓯，皆为编氓，乃征其裔孙常复、李璿、邓炳、汤绍宗，并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使。礼科给事中吴仕伟言："诚意伯后不当为博士。"于是录基九世孙瑜为处州卫世袭指挥使。圣贤后裔，自此不混于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唐书》称其颇得才实。然《摭言》载，裴思谦自携仇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从之。洪容斋谓锴"徇凶珰意，以为举首，史谓才实，恐不然也。"宋理宗开庆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及省试得隽，大全窃御题示之，即豫构数千言，大全力荐，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进贺曰："此太平状元也。"上大悦。公卿向尝见其在大全私第执役如奴隶，物议喧骇，而不敢言。是年，大全败，追夺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幸进乃尔，亦可叹哉！或谓国朝吉安人当路，曾棨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人当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气机所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对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复。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宇新，惠之博罗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传其事者可异焉，其词曰：“宇新母死，贫不能葬，乡人感其行，无远迩争赙之，发引致奠，至七十余筵，遇积雨不止。及辆车届道，随在辄晴，雨若为之迂避者。既葬，缚草庐墓侧，夜有虎蹲其门，宇新祝曰：‘罪恶之人，孤哀万死，盍蚤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觇之，二虎左右驯如也。迨晓，散去。夜辄复至。每浃旬，则易二新者，犹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乡人舁归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还墓，则虎又来，遂视之若素豢者。家无应役三尺之童，畜一黄犬，每三五日辄候墓所，每有所需，即书片纸系其颈，家人见之，具备系使负还。似此孝感不一。士庶百余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旨旌其门。后宇新第乡贡，入南监。苏人钱士弘者，与之友善，见其近体衣尚结衰，绞带牢不可解，以示终身之丧云。宇新尝求李西涯诸名公为作庐墓诗，陈白沙封其卷，题诗有‘直从天地闭三冬’之句，惜其自襮也。”近闻吉水罗孝子玮居母丧，庐墓螺子山下，亦有驯虎狎犬之异，与宇新事颇相类。

进士教职长史

进士就教职、授长史，皆穷途也，然亦有自穷转达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领荐。辛亥，取会元，赐第在三甲，筮仕丞长山，辞不能吏，改襄阳教谕，后调诸城而终。钱塘王仪之羽，年十九，领首荐。辛未进士，历仪制郎中，升太常少卿。乞归，改掌教余杭，卒。永乐乙未进士第二人李贞、第三人陈景著，皆久于编修，乞便养。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授，俱不迁而没。弘治庚戌，进士无锡杨文避，作县教授、金华令，升南监丞矣，其达可量邪？授长

史者，永乐甲申进士第三人周孟简，自詹事府丞擢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顺庚辰，德王出阁，选进士杨完、刘诚、雷霖、屈祥，授翰林检讨，俾侍讲读。已而完、祥擢德府，诚擢秀府，孟简终于长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检讨，擢忻府。其后，越、秀、忻三王早世，无子，国除，忱改工部侍郎，诚改宁国同知、升湖广参议，昊改南礼科、擢浙江参议，独霖擢副使、提学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兴王出阁，选检讨，进士何洽、杨铎、刘溥、徐浤得与。而浤辄愤哄，吏部并洽等皆奏黜之，而别铨其同年前列者张景明、袁宗皋为左右长史，遂不敢辞。宗皋，吾广方伯凯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碛之外，本古伊吾庐，乃蒙古、回回杂处之国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开二门。其东有溪，西北流，为咸卤，间有楸杏，农耕惟麦及豌豆二种。其北天山，与瓦剌相界。西接火州，为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肃王忽纳失里者，镇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儿嗣。永乐元年，来朝贡马。二年，设哈密卫，改封忠顺王。三年，为可汗鬼力赤毒死，无子。兄子脱脱，自幼俘入中国，廉得其祖母速可失里，并还之，命袭王爵，赐以金印、玉带，官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经历，以周安为长史、刘行为纪善。而安克帖木儿妻属反，依鬼力赤。其后，脱脱酗酒病死。九年十月，封其从父之子免力帖木儿为忠义王，掌事以俟其子长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儿死，封脱脱子卜答失里为忠顺王。三年，以其幼不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脱欢帖木儿为忠义王，以辅之。天顺中，忠顺王卜列革传孛罗帖木儿与脱欢之后俱绝，王母理国事。成化癸巳，土鲁番王锁檀阿力侵哈密，虏王母金印以去，其众逃居肃州及苦峪城。戊戌，锁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相婚姻者凡三种，曰回回，曰畏兀儿，曰哈喇灰。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儿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肃守

臣请封罕慎为忠顺王，从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肃王后，乃假结婚而杀之。寻遣使入贡求封，朝廷玺书切责。辛亥，王母已死，乃归城池金印。会曲先安定王朝贡，自称忠顺王裔，盖奸人教之，其实非也。兵书马文升误听三种头目告保，遂立安定王侄陕巴为忠顺王。识者曰："夷虏贵种类，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鞑靼别部。强合为一，又与罕慎异矣。土鲁番必不心服。"阿黑麻闻之果怒，癸丑，复虏陕巴及金印以去。报至，上命兵侍张海、都督缑谦，率其头目写亦满速儿等往经略之。甲寅三月，还以无成功。海降参政，谦闲住。满速儿等四十余人，俱安置闽、广。闭嘉峪关，绝不与通。盖土鲁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险远，至是益横。然兵马亦少，使大军及罕东卫番兵从捷径出其不意袭之，可擒也。今闻用此策，然大军不出，恐终难靖耳。

鸢鱼辩

程子曰："'鸢飞鱼跃'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会得时，活泼泼地。"又曰："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陈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又《与陈䕫湛雨》诗云："君若问鸢鱼，鸢鱼体本虚。我拈言外意，六籍也无书。"陈益庵梦祥骐作辩曰："道具体用，体则天命之性，用则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实理所为。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体何尝虚邪？《六经》所以载道，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以之发言，则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则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学以致其道。'书何尝无邪？以实为虚幻也，以有为无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圣人之蕴也。"予谓公甫意从程子来，想是会得时，不必深辩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省稼回，至白沙访之。雨后蹑草屦护鞋而往，相见大笑，讲话竟日，各赋一诗而

别。予末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满天风月玉台巾。”盖许以“与点”之意。公甫末云：“与话平生灯火事，羞看白发满乌巾。”岂以予老犹耽六籍故云尔乎？不可知也。持其翰归，涂通府见之酷爱，遂取去。其为世宝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岩和尚语录》云：“人生而静，性本圆明，如大月轮，光明遍照凡苏迷卢境界。且湿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尝分也。月譬则性也，水譬则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学，以月川自号，岂有取于月映万川之喻与？薛文清曰：“万川总是一月光，万物体统一太极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极也。”佛氏书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得此意矣。陈公甫尝作《西江月》二阕，张学士元祯和韵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万感万通。先生何必苦加功？无用中藏有用。一个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笼。不须淘净不须熔，本自无迎无送。”“了了千条万绪，皇皇四达八通。入头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间夹用。眼孔毫芒洞见，肚皮天样包笼。圣贤坯璞此陶熔，船快更加风送。”邹汝愚亦尝著论曰：“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尝观诸月矣。出没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与乎虚室空谷之间者，月也；荡乎江、止乎渊、依乎树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见者，月也；今人之所见者，月也。其为月也，岂有异乎哉？”视宋、薛稍广。予按，程子谓佛氏言性，犹太阳之下置器，其间方圆大小不同，特欲倾此于彼尔。然在太阳几时动，是日亦可喻，不独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万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诸禅？名理而取诸禅，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严子陵足加帝腹，感动星象，高风不可尚已；李太白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亦一世之豪也。摛词者，无容喙矣。近见柳倅桑思玄悦《客星亭记》，乃谓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国皇、曰温星，凡有所犯，无不灾凶。《后汉·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应之。"于此不书，似因子陵而讳占也，且犯帝座。与晋刘聪时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为非常之变，聪遂灭亡。光武无其应者，岂非政鲜阙失，即目前下贤一事亦可弭其灾患欤？然世常拟子陵为客星者，盖于其名，而不于其实也。济宁城南有太白酒楼，古今题咏甚多。予同年谢同知国贤廷举传诵一律云："诗圣推删后，风流袭晋余。一生惟曲蘖，千首半裙裾。飞燕真危语，骑鲸岂信书？参乎爱手足，争肯饲江鱼？"乃刘进士承华恺所作。嗟乎！自商公去位后，即有戴御史疏誉汪直，遂复西厂，得骤迁。恺亦从风而靡者，乃尔敢侮太白邪？太白当明皇时，直奴视力士，其谮于贵妃，以飞燕新妆之句得左谪。正其谠论，反以危语见嘲，视悦尤为谬矣。

丘文庄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成化初，予寓京师，得长子，名之曰"都生"，公顾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义也。陈主事晟衣绣唁公闻丧，面斥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自学士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每遇名流，必质问辩难以求至当，皆足传世。成化癸卯，陈白沙至京，与谈不合，人谓公沮之，不得留用。时犹未入阁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阁，与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

其上，三原啧有烦言。会太医院判刘文泰失职，奏三原变乱选法，以所刻传封进，内多详述留中之疏。上责其卖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讦议公，公实不知也。谢侍郎铎至形诸言论，訾其著述。刘学士健谓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公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健默然甚愧。又尝劝其门生王鏊、谢迁二学士读书循礼，毋狎饮废事。至面检毛修撰澄廷对策，多出《小学史断》，全无自得，以故翰林后进多憾之。揆公素履，于谥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憝谥文庄者，其以此夫？

保举神童

弘治乙卯，吾乡西溪张御史叔亨泰按云南。会镇守太监刘昶、总兵黔国公沐琮、巡抚都御史张浩保举神童董元者，绍兴人，知云南府复次子也，八岁时能诗翰。《咏胡桃》曰："形状如鸡子，刚柔实未分。擘开混沌殼，浑是一团仁。"《梅月》曰："梦觉罗浮夜已阑，碧天云静月团团。玉人不学桃花面，净洗红妆镜里看。"九岁以来，真楷草书歌赋序记及三场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请查照李东阳、程敏政、杨一清、洪钟事例，考送翰林院读书。疏上，上召试，不如所言，命还籍，乃充会稽县学生，更名玘。予按，敏政、一清及钟，皆由翰林院秀才登进士，而钟授中书舍人，夭死，时年十八。惟东阳虽受上知，然为顺天府学军生登第，未尝读书翰林也。今为学士，与敏政、一清俱将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修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黟、歙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贵州地震；九月，吾广、潮、琼飓风暴雨；十月，南京地震，

南赣大疫；十一月，贵州、陕西地震；十二月，靖虏卫天鼓鸣，长河、江西大震电；礼部以闻。上令两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无隐。于是户部主事芜湖胡仲光爟疏言：“地震之类，灾之小者也。西北旱瘼，父子相食；东南饥疫，骨肉流离，大变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广、杨鹏引用刘良辅辈，左道惑乱圣心，斋醮糜费财用。差遣在外，如虎横行，吞噬无厌，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贵戚，交相贿托，不以为耻。言官有所举劾，瞻前顾后，苟且塞责。如小吏徐珪忠义敢言，陛下误听奸臣之诉，置之于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臣所以奉行陛下之事者如此。阴盛阳微，灾异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则奸佞斥而阴慝消矣。”疏入，人为爟危之。未几，广辈果以赃败，由爟启之也。今上仁明神圣，真可与尧、舜比隆矣。

双槐岁钞后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伦、统世教，下不足以纪名物、经变故，近不足以彰鸿烈、阐幽光，远不足以垂遗宪、綦后鉴者，君子不书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窥古作者之意。然窃闻之，记事载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谬于此而已。嘉靖岁丁未，恩受从化之役，间抵郡城，得请见于泰泉先生，出是编见示。恩受而读之，知为先生王父长乐公所著。其曰“双槐”者，公燕息之室也；曰“岁钞”者，逊作者之名也。纪述起于景泰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以神功峻烈，以尊君也；继之以嘉言善行，以征献也；参之以祥瑞灾眚，以示儆也；博之以杂物撰德，以游艺也。或标其端绪，而条目以举；或撮其枢要，而几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显，其要归一折之于道，信良史之遗也。昔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东方朔好古，传经术、博观外家之语。公之综核，非斯人之俦与？公始以乡荐入太学，即上六事，几触忌讳。及莅长乐，能剖析滞冤，诸所施为，盖不负所学矣。然甫试邑，遂解组而归，其论撰止此。盖自其所闻见而笔之，示传信也。使公敭历华要，以绀金匮石室之藏，其可传者，顾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硕学，蔚为儒宗。其所载记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数十种矣。将来勒成圣代一经，贻之永久，必有以续是编之所未及者。昔司马迁成史谈之志业，韦贤传祖孟之诗礼，虽不敢以拟诸先生，而继述之迹，则似之矣。於戏！公之绩学种德，将摅忠以匡时也，而著此以见志。先生惟恐遏迭其光，而刊布以流无穷。《易》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然则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概见矣乎？恩，先生督学时门人也，忘其谫陋，谨识末简，以质诸

知言者焉。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门下晚学生灌阳吕天恩谨书。

重刻双槐岁钞识

国家史馆之设，崇严秘密，非践黄扉、游玉堂，不可得而窥也。闾阎山薮之士，博识方闻，实有赖于野史之作。然史才甚难，兼善者鲜。至于取遣颇偏，文力短涩，或失则疏，或失则诬。故载述日广，而读者忽焉，侪于稗官小说者多矣。岭南进士黄君在素为宫端大学士，泰泉公之子会试道吴，以曾大父长乐先生《双槐岁钞》十卷见授。年读之卒业，曰："良史才也！"其文雄赡，其事详核，笔削之际，务存劝戒，诚有若先生所谓"崇大本、急大务、期大化、决大疑、昭大节、正大经"，而言今稽诸古，言天征诸人，言变揆诸常，言事归诸理，备极体要，成一家言。累朝列圣之治化礼文、名卿良士之嘉言善行，略可概见，非近日骤刻诸书所能及也。友人陆君延枝，世善史学，好古尚奇，闻下走之说而颔焉，乃曰："江南、岭表，相去万里，博雅之士，饥渴愿见，岂易得哉？吾当另梓以广其传，有志编摩者用补正史之或遗，不亦善乎？"遂付诸锓工。嘉靖己未夏五既望，吴郡晚学彭年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校点说明

《菽园杂记》十五卷，明代陆容撰。

陆容（1436—1497）字文量，号式斋，太仓人。成化丙戌（1466年）进士，曾授南京吏部主事，后迁兵部职方郎中，官至浙江右参政。

陆容与同乡张泰、昆山陆釴并称为“娄东三凤”，有《式斋稿》等诗稿。《菽园杂记》为其所撰笔记类杂著。

《菽园杂记》有“明代说部第一”之誉。书中一些记载可与正史相参证，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卷五列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设制的大略，卷九记载成化以前巡抚总督的增设、名目和职守，都可补正史和职官志之阙。卷十三记载衢州常山开化造纸的整个工艺流程以及卷十五所录《龙泉县志》中关于银、铜、青瓷、韶粉、香蕈等制作工艺，有意识地保存了古代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珍贵资料。有些记载和议论，多有考辨，且见解新辟：如对“嵊”字字义的察检、对“阿”声渊源的追溯，都体现了作者勤学博观的学术风范以及细致周洽的辨疑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参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中间颇多考辨……然核其大致，可采者较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菽园杂记》中部分内容是陆氏从茶余饭后友人的谈资中择录的，不免有涉及神异、流于荒诞的记述。

《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两种十五卷本的明写本，其中一本存十一卷，另一本仅存五卷。明万历年陈于廷刊刻《纪录汇编》本为七卷本的摘抄本，《菽园杂记》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本已非全貌。最完善且较早的清本为《钦定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十五年《墨海金壶》本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清刻本。本次点校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对校了《墨海金壶》本，同时参校了明代善本丛书《纪录汇编》本。另外，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清抄本，由于条件所限，未及亲见，深以为憾。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卷一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盖宣德以来故事也。丙戌岁，炮声无闻，人疑之。后闻供奉者云：是日内官奏放炮，上止之云："酸子闻之，便有许多议论也。"上之顾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见圣德矣。

奉天门常朝御座后，内官持一小扇，金黄绢以裹之。尝闻一老将军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乐间，外国所进，但闻其名，不知为何物也。"

尝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梭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太庙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其品节又如此"。今富贵家佻佻子弟，乃有以纻丝绫段为裤者，暴殄过分，甚矣！

近见洪武四年《御试录》：总提调：中书省官二人。读卷官：祭酒、博士、给事中、修撰各一人。监试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弥封官：各主事一人。对读官：司丞、编修二人。搜检怀挟、监门、巡绰，所镇抚各一人。礼部提调官：尚书二人。次御试策题，又次恩荣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试。二十日，午门外唱名，张挂黄榜，奉天殿钦听宣谕。同日除受职名，于奉天门谢恩。二十二日，锡宴于中书省。二十三日，国子学谒先圣，行释菜礼。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授员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赐进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赐同进士出身，俱授县丞。姓名下籍状，与今式同。国初制度简略如此。今《进士登科

录》，首录礼部官奏殿试日期，合请读卷及执事官员数、进士出身等第。圣旨俞允，谓之“玉音”。次录读卷、提调、监试、受卷、弥封、掌卷、巡绰、印卷、供给各官职名。又次录三月一日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亲试策问。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锦衣卫设卤簿于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导出长安左门外，张挂毕，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四日，赐宴于礼部，宴毕，赴鸿胪寺习仪。五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钞。六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七日，状元诸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朝廷或有事，则殿试移它日，谓之“恩荣次第”。又次录进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状。最后录第一甲三人所对策。其家状式姓名下云：贯某府、某州、某县、某籍、某生。治某经，字某，行几、年几岁，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

予奉命犒师宁夏，内府乙字库关领军士冬衣，见内官手持数珠一串，色类象骨，而红润过之。问其所制，云：太宗皇帝白沟河大战，阵亡军士积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头骨，规成数珠，分赐内官念佛，冀其轮回。又有脑骨深大者，则以盛净水供佛，名“天灵碗”，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迹所及，历赵、秦、伊、周四王府，朝见日皆有宴。惟秦王亲宴于承运门，品馔丰盛。余皆长史陪宴宾馆，成礼而已。闻秦王之母太妃陈氏贤而且严，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见尔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见闻；若在宫中，不过与妇人相接而已，实有何益？”酒肴已具，必令人舁入观之，如不佳，典膳厨役，皆受挞辱。王之所以无失礼宾客者，由太妃之贤也。

各镇戍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陕西有木实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气甚香，其味酸涩，以蜜制之，岁为进贡，然终非佳味也。太监王敏镇守陕西时，始奏罢之，省费颇多。敏本汉府军余，善蹋鞠，宣庙爱而阉之。常熟知县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软栗，民有献南者，南亟命种者悉拔去。云："异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为民远虑如此，因类记之。

环庆之墟有盐池，产盐皆方块，如骰子，色莹然明彻。盖即所谓水晶盐也。池底又有盐根如石，土人取之，规为盘盂。凡煮肉贮其中，抄匀，皆有咸味。用之年久，则日渐销薄。甘肃灵夏之地又有青、黄、红盐三种，皆生池中。

陕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后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纹，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后堂檐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钉官石，石理中断钉历历可见，云唐举子以此自占。凡钉入者，终身利达，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验云。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授兵书"。此《焚书坑》诗，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诵之。坑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统己巳，车驾蒙尘，敌势甚炽，群情骚然。太监金英集廷臣议其事，众嗫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谓宜南迁，英甚不以为然。适兵部尚书于谦奏欲斩倡南迁之议者，众心遂决。景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储。一日语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叩头云："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为之默然。盖上所言者谓怀献，英所言者谓今上也。意与献陵之对正相似。珵后改名有贞。

陕西环县界有唐时木波、合道等城遗址。志书以为范文正公守环时所筑。尝考之，唐德宗兴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宁节度使杨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旧址而修筑之，故云。

温泉在临潼县骊山北麓，即唐之华清宫故址。山上有玉女祠，乃其发源处。唐时每岁临幸，宫殿壮丽。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数楹，四周甃以甓石，其水寒暖适调，清彻可鉴丝发。汤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处亦有之，其佳胜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贵宦无由得浴。其外别引泉为男女混堂二处，则居民共之。

居庸关外抵宣府，驿递官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谷菜皆多。环县之北皆硷地，其水味苦，饮之或至泄利。驿官于冬月取雪实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寻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苏陈僖敏公镒为都御史巡抚陕西时，用法宽平，临事简易，数年间，雨旸时若，年谷屡登，民信爱之。以其美髯鬣，呼为胡子爷爷。尝以议事还朝，民讹传得代，遮道借留者数千人。公谕以当复来，始稍稍散去。及其复来，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发愿为公舁轿，则不事医药祈祷，辄愈。一出行台，人争舁之，虽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画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惩其弊，而济之以猛。识者亦以为宜，然民虽阳畏而阴实怒之。且旱潦相仍，边事日作，非复昔时之气象矣。故善论公者，以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陕西都指挥司整，幼尝结数恶少为义弟兄，一人受挫，则共力复仇。整尝击杀一人于都市歌楼，主家执之不力，被脱去。乃执其与刘某于官，究整所在。刘曰："我实杀之，非整也。"众证为整，刘自认益坚。法司不能夺，乃论死。后得末减，发充辽东三万卫军。整德之，每岁供其军赀。时整有老母，故刘诬代之。古之侠士不能过也。

太监牛玉之败，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专权、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时所无，请一切禁革之。其言谠直，切中时弊。徽等各调任远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风采。徽字尚文，南京人。丙戌岁，予犒师宁夏，过宁州，闻判官李某数中人问及此事。李

云：始谋于王渊志默，志默恐同寮有进止者，乃焚香告天以为盟。奏本则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备采取。若为首则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盖旧规也。志默，绍兴山阴人，谪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举徽擅其名，而渊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陕西城中旧无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门外。参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时，以为关中险要之地，使城闭数日，民何以生？始凿渠城中，引灞、浐水从东入，西出。环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为平地。迤逦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岳华山、西镇吴山，皆在陕西境内，载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岳庙。陈僖敏巡抚时，既不能毁，而又奏请重修之，失礼甚矣。况劳民伤财，在所得已，此不学之过也。

《水东日记》云：世称警悟有局干人曰“乖觉”，于兵部奏内常用之。然未见所出，乃引韩退之、罗隐“乖角”字，以为与今“乖觉”意正相反。盖奏词移文，间用方言时语，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谓“乖”，即古之所谓“黠”。“黠”岂美德哉？韵书训乖云：“戾也，背也，离也。”凡乖者，必与人背离。如与人相约谏君劾奸死难，稍计利害，则避而违之以自全，反谓不违者为痴，此正所谓“乖角”耳。

正统丙辰状元周旋，温州永嘉人。闻阁老预定第一甲三人，候读卷时问同在内诸公云：“周旋仪貌如何？”或以丰美对，阁老喜。及传胪，不类所闻。盖丰美者严州周瑄，听之不真而误对耳。天顺庚辰，曹钦反，连捕其党冯益损之甚急。一星士冯益谦之就逮，亦弃市。盖二人皆宁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误。人之祸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谓命也。

庆阳西北行二百五十里为环县。县之城北枕山麓，周围三里许，编民余四百户，而城居者仅数十家。戍兵僦屋，闾巷不能容，至假学宫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饮之病脾泄。出赵大夫沟者味甘，

然去城十余里。岁祀先师则取酿酒，不可以给日用也。驿廪稍供稻米，盖买诸庆阳，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则买诸开城。开城亦小邑，去环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环可知矣。其古迹则灵武台在焉，唐肃宗以太子即位其处。城之南有唐时木波、合道等城遗址尚存。居数日，校官率举业弟子五六人执经请益，咸谨朴。使之析义理，皆颇能之。与谈古今及它文事，类莫能知。尝与索韵书，遍城中不可得。盖其地僻陋，无贤师友，校官来师者，各以所通经授弟子。或不久去，则贸贸焉无能成其终者。无惑乎人才之难也。

巡抚陕西都宪嘉禾项公忠，令庆阳、邠、宁州县督民种树道旁，民颇怨之。巡抚延绥都宪广东卢公祥有诗嘲之，其终篇云："可惜路旁如许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项公和韵云："老我岂无衣食计，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诗今在庆阳公馆壁间。邠、宁、庆阳皆古豳地，《七月》之诗言蚕桑之事备矣。要之，卢公之言得之。

庄浪参将赵妥儿，土人也。尝马蹶，视土中有物，得一刀，甚异。每地方将有事，则自出其鞘者寸余，鞘当刀口处常自割坏。识者云："此灵物也，宜时以羊血涂其口。"妥儿赖其灵，每察见出鞘，则预为之备。以是守边有年，卒无败事。太监刘马儿还朝日，求此刀，不与。以是掩其功，不得升。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籍"，以"榔槌"为"兴哥"。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

洪武中，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山东监生周敬心奏言："国祚长短，在德厚薄，非历数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长，固所定论。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汉、唐、宋而已。如汉高之宽仁，继以文、景之恭俭，昭宣之贤明，光武之中兴，章帝之长者。唐太宗之力行仁义，宋太祖之诚心爱民。是以

有道之长。国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炀帝之苛暴，五代之穷凶，是皆人事所致，岂在历数？钦惟圣上应天眷命，混一区宇，救乱诛暴，其功大矣。然神武过于汉高而宽仁不及，贤明过于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来，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汉高之宽仁，同太宗之诚悫，法三代之税敛，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又何必问诸小技之人邪？”又言：“陛下连年远征，臣民万口一辞，皆知为耻不得传国宝，欲取之耳。臣闻传国宝出自战国楚平王时，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玺’。自是以来，历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玺非宝也。且战国之君，赵先得宝而国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旋踵而亡。盖徒知玉玺之为宝，而不知仁义之为大宝故也。天下治安享国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时，未有玉玺。是知有天下者，在仁义而不在此玺亦明矣。今为取宝，使兵革数动，军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宝而易无用之小宝也。圣人智出天下，明照万物，何乃轻此而重彼，爱彼而不爱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难，户口虽多而民劳者众；赋敛过厚，田粮虽实而民穷者众；教化博矣，而民不说，所谓徒善也；法度严矣，而民不服，所谓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汉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华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士，广积钱财，征伐之举无虚日，土木之功无已时，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钦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起天下积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杀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杀之，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误入名项之中？于兹见陛下之德薄而杀戮之机深矣。夫自古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而杀之多者后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杀不已，其后至于灭绝种类。汉时误杀一孝妇，致东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连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杀戮无辜、感伤和气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赏不僭，刑不滥。今刑既滥矣，复赏赐无节。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赐钞五锭；出征军官，位高而禄厚，平寇御侮，亦其职分当然，今乃赏赐无极。夫厚敛重科，穷民困苦，而滥赐无功

之人，甚无谓也。宜节无功之赏，以宽穷民之赋，则天下幸甚，万姓幸甚。”其余若通钞法、罢充军等事，皆切时弊。约三千余言，节其要录之。敬心不知为山东某州县人，后仕某官。问之山东仕于朝者，皆莫之知。己无官守言责，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壮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屈原云：“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二书筑字，犹《周诗》“筑室百堵”之筑。蔡氏注说筑傅岩之野云：筑，居也。今言所居，犹谓之卜筑。盖以版筑胥靡之事，说贤者，不宜有此。为贤者讳，故云然尔。然孟、屈去殷、周未远，必有所传。况耕稼陶渔，不足以病舜；钓弋猎较，不足以累孔。穷而操筑，亦何足以为说讳乎！

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云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辈诗文稿，不惬意者多不存，独于墓志、表、碣之类皆存之者，盖有意焉。景泰甲戌进士蓟州钱源，其先昆山人。尝以公差过昆，访求其祖墓，父老无能知者。居数日，沈通理检家藏前人墓志，得洪武七年邑人卢熊所为钱瑞妻章氏墓志，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学之后，而封表之。于是知葬埋之不可无志，而志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详也。士大夫得亲戚故旧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废弃，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头郁氏子。郁与钱世连姻。钱无子，郁以一子为其后，后戍蓟州。郁今为医官，钱氏则已绝矣。

吴中乡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扬篮头。”不知何意。朱廷评树之尝以问予，予思之。翼日报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业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异，则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观，可乎？”树之云：“君之颖悟过我矣。作如是观，此山歌第一曲也。”

卷二

天顺初，有欧御史者，考选学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惧黜者，或以贿免。吾昆郑进士文康，笃论士也。尝送一被黜生诗，篇末云："王嫱本是倾城色，爱惜黄金自误身。"事可知矣。时有被黜者，相率鸣诉于巡抚曹州李公秉，公不为理。未几，李得代，顺德崔公恭继之。诸生复往诉，公一一亲试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学。不数年，去而成名者甚众，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镇静为务，一以伸理为心，似皆有见。若其孰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顺三年，南直隶清理军伍，御史郭观持法颇刻。昆山县有一人诬首者，至连坐二十四人充军。予家时为里正，亦在遣中，将欲伸冤于巡抚，公闻太仓查用纯娴习吏学，与谋之。查云："巡抚与御史各领敕书行事，诉之无益。"又谋之昆城高以平氏。高云："诉之可也。"或以查语质之，高云："此非有识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狱情，必大理寺评允，无碍，才敢决断。御史在外行事，旁若无人；刑狱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抚而谁？诉之有益。"于是往诉，都宪崔公果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复为民。谚云："事要好，问三老。"信然。

天顺癸未会试，寓京邸。尝戏为《魁星图》，题其上云："天门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笔锭入手。"贴于座壁，亡何失去。时陆鼎仪寓友人温秉中家，出以为玩。予为之惘然。问所从来，云："昨日倚门，一儿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几，鼎仪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开科取士，京畿与各布政司乡试，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礼部会试，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盖定规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顺癸未，贡院火。皆以其年八月会试，明年三月殿试，于是二次有甲申科。贡院火时，举人死者九十余人。好事者为诗云："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至今诵之，令人伤感。或云苏州奚昌元启作。

正统间，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监王振之门。某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振甚眷之。一日问某曰："王侍郎，尔何无须？"某对云："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人传以为笑。

新举人朝见，著青衫，不著襕衫者，闻始于宣宗有命，欲其异于岁贡生耳。及其下第，送国子监，仍著襕衫。盖国学自有成规也。

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如：前代公主寡，再为择婿，今无之。前代中官被宠，与朝臣并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宠者，赐袍带；有军功者，增其禄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杀之权，今虽王公不敢擅杀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专擅选官之律。前代文庙圣贤，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国学，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镇海渎；皆有崇名美号；今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及历代忠臣烈士，后世溢美之称，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

陈元孚先生读书法：生则慢读吟语句，熟则疾读贪遍数，攀联以续其断，喝怒以正其误。未熟，切忌背诵；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读书要务。

薛主事机，河东人。言其乡人有患耳鸣者，时或作痒，以物探之，出虫蜕，轻白如鹅翎管中膜。一日与其侣并耕，忽雷雨交作，语其侣曰："今日耳鸣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声，二人皆踣于

地。其一复苏，其一脑裂而死，即耳鸣者。乃知龙蛰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乡有卫生者，手大指甲中见一红筋，时或曲直，或蜿蜿而动。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龙集指甲也。"卫因号其指曰"赤龙甲"。一日，与客泛湖，酒半，雷电绕船，水波震荡。卫戏语坐客曰："吾家赤龙得无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龙果裂指而去。此正与青州妇人青筋痒则龙出事相类。传云：神龙或飞或潜，能大能小，其变化不测。信矣哉！

旧习举业时，尝作《诗说质疑》一册。近已焚去，存其有关大义者一二云：

《羔裘》三章　朱氏云："舍命不渝，则必不徼幸以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则必不阿谀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顺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为邦之美士也。"如此说未为不可，但详味语意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彦兮"者，赞美之辞耳。

《彤弓》三章　辅氏云：大抵此诗云云，疑此说非是。盖"载"与"櫜"是"藏之"之事，"喜"与"好"是"贶之"之心，"右"与"酢"是"飨之"之节耳。当重在首章。

《六月》"有严有翼"谢氏云：为将必严云云，军事不整。疑此说非是。严、敬二字相因，岂可分属将帅？

《甫田》二章　朱氏曰：齐明牺羊，礼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说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韵相叶而互见其义耳。非必报成之祭，无乐以达和，祈年之祭，无礼以备物也。

《思文》"无此疆尔界"朱氏疏义以此句专指来牟言。疑非作诗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鲁颂》之"无小无大"，《书》之"无偏无党"，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先儒说此二句太支离，愈致窒碍，惟刘须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玄鸟》《三颂》多宗庙乐歌，与《风》、《雅》不同。故其分节，以音韵而不以义理，如“天命玄鸟”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汤、方韵为一节。若义理，则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处断。分属“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韵之协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应上文“天命”“帝命”。今读《诗》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袭误用而未能正者。姑举一二：如查字音义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义。吊，本伤也，愍也。今云吊卷、吊问，有索取之义。票与慓同，本训急疾，今以为票帖。绰本训宽缓，今以为巡绰。盔本盂也，今以名铁胄。镯本钲也，今以名钏属。又如闸朝、闸班课程，其义皆未晓，其亦始于方言与？价直为价值，足彀为足勾，斡运为窐运。此类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则承讹踵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诗》云：“佛时仔肩。”又音拂，《礼记》云：“献鸟者佛其首。”注云：“佛，不顺也。谓以翼戾之。”禅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禅”是已。自“胡书入中国”，佛始作符勿切，禅始音蝉。今人反以辅佛之佛，禅受之禅，为借用圈科，非知书学者。

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予弱冠犹及见之，时年八十余矣。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还债、讨债之说，固是佛家绪余。然谓今日士大夫有

负朝廷，则确论也。省之，不能无愧。

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见中国人修斋设醮，笑之。初生小儿，先以熟羊脂纳其口中，使不能吐咽，待消尽而后乳之。则其子有力，且无病。其俗善保养者，无他法，惟护外肾，使不着寒。见南人著夏布裤者，甚以为非，恐凉伤外肾也。云“夜卧当以手握之令暖”，谓“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护”。此说最有理。

太仓未有学校之前，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之子弟多从之游。尝与人曰：“为人不可坏了大题目，如为子须孝，为臣须忠之类，是也。”淮云寺僧惟寅亦能讲解儒书。尝语人曰：“凡人学艺须学有迹者，无迹者不能传后。如琴弈皆为无迹，书画诗文有迹可传也。”此亦有见之言，其徒尝诵之。有诘之者曰：“为人而去其天伦，谓之不坏大题目，可乎？为学出日用彝伦之外，而归于寂灭，谓之有迹，可乎？”其徒不能答。

古诸器物异名，屃赑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龙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悬于钟上。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桥头。蟋蜴，形似兽，鬼头，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螭蛭，其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狮，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炉盖上。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丁，非也。蚣蝥，其形似龙而小，性好立险，故立于护朽上。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兽吻，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经》、《博物志》。右尝过倪村民家，见其《杂录》中有此，因录之以备参考。如词曲有“门迎四马车，户列

八椒图”之句，“八椒图”，人皆不能晓。今观椒图之名，义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经》、《博物志》，皆无之。《山海经》原缺第十四、十五卷，闻《博物志》自有全本，与今书坊本不同。岂记此者尝得见其全书欤？

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汉寿本亭名，今人以“汉”为国号，止称寿亭侯，误矣。汉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万户以上，或不满万户，为县。凡封侯视功大小，初亭侯，次乡县郡侯。云长汉寿亭侯，盖初封也。今印谱有“寿亭侯印”，盖亦不知此而伪为之耳。

谈星命者，以十二宫值十一曜立说，论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潜溪尝辩之，而十二宫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时，人授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非若后世富连阡陌，贫无立锥，其时田宅未闻余欠也。男则稼穑，女则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务本者不至乎贫，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时财帛盖无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长。奴仆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嫔、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节，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无容异也。乡田同井，死徙无出乡，其时迁移之议，何自而兴？四十始仕，五十命为大夫，七十致仕，出身迟速，官职崇卑之说，何自而起？盖后世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于是小道邪说以作，虽有聪明才智之士，不能不为之惑。何则？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笃，而徇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礼部每为奏请，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编配口外卫所，名“净军”。遇赦，则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种菜。遇缺，选入应役。亦有聪敏解事，跻至显要者。然此辈惟军前奄入内府者，得选送书堂读书，后多得在近侍，人品颇重。自净者，其同类亦薄之。识者以为朝廷法禁太宽，故其伤残肢体，习以成风如此。欲潜消此风，莫若于遇赦之日，不必发遣种菜。悉奏髡为僧，私蓄发者，终身

禁锢之，则此风自息矣。

吴中民家，计一岁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臼以蓄之，名冬舂米。尝疑开春农务将兴，不暇为此，及冬预为之。闻之老农云：不特为此。春气动则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坚。此时舂者多碎而为粞，折耗颇多，冬月米坚，折耗少，故及冬舂之。

韩文公《送浮屠文畅师序》，理到之言也。髡缁氏乃以不识浮屠字议讥之。此可见文公高处。盖是平生不看佛书然耳。若称沙门、比丘之类，则堕其窠臼中矣。后人注身毒国，云即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诳诱，伊川先生治丧不用浮屠之类，皆袭之，而作古者韩公也。

礼不下庶人，非谓庶人不当行，势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妇三月，然后庙见，及见舅姑。此礼必是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为养而娶。况室庐不广，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犹为可行，若凿井一事，在北方最为不易。今山东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凿井，民家甚至令妇女沿河担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车载井绠，出数里汲井。无力者，以器积雨雪水为食耳，亦何常得赢余水以浴。此类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礼当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师有李实，名牛心红，核必中断，云是王戎钻核遗迹。湖湘间有湘妃竹，斑痕点点，云是舜妃洒泪致然。吴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红色一点，云是杨妃妆时指捻痕。有舜哥麦，其穗无芒，熟时遥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后母炒熟麦令其播种，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节，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将篡位，藏铜人于竹中，以应符谶而然。凡此固皆附会之说。然其种异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测也。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说者以船为襟纽，窃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凿说也。唐人韦处士《郊居诗》云：“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万条寒玉谓竹也。近时作草书者，皆书作萧条寒玉，误也。张继《枫桥夜泊》诗二句云“江村渔父对愁眠”，然不若旧本“江枫渔火”为佳。此皆刻本之误也。原本“江枫渔火为佳”之下曰：“但不知继自改定，定于他人尔。”

昆山吕寅叔家贫，授徒为养，平居无故不出门户。每岁春秋祀先师，必半夜预诣学，随班行礼，礼毕辄去，不令县官知。予在昆学数年，见其始终如此，虽阴雨不爽也，可谓笃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仓名医，读书有识。景泰间，昆学教谕严先生敏妻病，予时为学生，遣迎巨源治之。严，杭人，适其乡人尚书于公加少保，官其子为千户。严极口誉之，巨源从容曰：“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严为默然。巨源之识可想矣。

常朝官悬带牙牌，专主关防出入，与古所佩鱼袋之制不同。观其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顺三年，浙江乡试策问及之，而终无决断，盖见之不明也。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铜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为荣美之饰，则朝廷待两京为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诸司尊官，不以此荣美之邪？况古者金鱼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质文卿居太仓，家甚贫，以受徒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风寒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此一遭。只有破书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视“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颇为优柔矣。

张倬，山阴人。景泰初为昆山学训。年未三十，以聪敏闻。典史姜某体肥，尝戏张云：“二十三岁小先生。”倬应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玛僧会者，尝对客云：“儒教虽正，不如佛学之博。如僧人多

能读儒书，儒人不能通释典是也。本朝能通释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饮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决不食之矣。”此虽一时戏言，亦自可取。

东西长安门，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其有识者，则曰拱辰门，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门。予官南京时，于一铺额见之。近语兵部同寮，以为无意义，多哗之。问之工部官，以予为然，众乃服。

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之。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语相沿之旧习也。国初有禁。

锁钥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锁有圆身者，古制也。方身锁，近世所为。唐人云：“银钥却收金锁合。”误以开锁具为钥。开锁具自名钥匙，亦云锁匙。

卷三

本朝六卿之设，虽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实沿唐制。但唐之六部，为尚书省之属曹。本朝六部为六尚书之公署。唐以为省名，今以为官名，为不同耳。唐尚书省之制，都堂在中，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户、礼三部在东，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统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员外郎分理庶务。署覆文案，则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尚书一省之官，户、刑二部属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书省有令、有侍郎、中书舍人、通事舍人，官属颇多。今革中书省，止存中书舍人而已。唐门下省有给事中等官。今革门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属给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台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属有三院：台院，侍御史隶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察院，监察御史隶焉。今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监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学士院、翰林院、集贤院、弘文馆，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余诸司减省于唐，不能悉数。好议者辄谓本朝官制冗滥，其亦未之考邪？

国初欲建都凤阳，其城池九门，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东曰北左甲第，西曰后右甲第，正东曰独山，东之左曰长春，右曰朝阳，正西曰涂山。后定鼎金陵，乃设中都留守司于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旧址而大之，东尽钟山之麓。城池周回九十六里，立门十三，南曰正阳，南之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钟阜，东曰朝阳，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仪凤，后塞钟阜、

仪凤二门。其外城则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别为十六门，曰麒麟，曰仙鹤，曰姚坊，曰高桥，曰沧波，曰双桥，曰夹冈，曰上方，曰凤台，曰大驯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东，曰佛宁，曰上元，曰观音。永乐十七年，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营建宫殿，寻拓其故城规制，周回四十里。凡九门：正南曰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西曰德胜，东之南曰朝阳，北曰东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时尚称“行在”，正统七年，诸司题署始去行在字，旧都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两京之制，于是定矣。

昆山本古娄县，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华亭县界。晋陆氏兄弟机、云生其下，皆有文学。时人比之“昆山片玉”，故名。唐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地，立华亭县，山始分属焉。今为松江九峰之一。昆山县治北之山，自名马鞍。县志引刘澄之《扬州记》，甚明。或有称玉峰者，盖拟之耳。然昆山之神，载在祀典，其祠旧在马鞍山东偏，又似以马鞍为昆山者。

皇陵初建时，量度界限，将筑周垣。所司奏民家坟墓在旁者，当外徙。高皇云：“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至今坟在陵域者，春秋祭扫，听民出入无禁。此言闻之凤阳尹杜长云。于此可见，帝皇气象，包含遍覆，自异于寻常万万也。

南京通政司门下有一红牌，书曰“奏事使”。云洪武间，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执之，可以直入内府，各门守卫等官不敢阻当。国初通达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状，有所知名则不受，甚者挞而逐之。祖宗之法，盖荡然矣。

南京各部皂隶，俱戴漆巾，惟礼部无之。诸司前门俱有牌额，惟兵部无之。云洪武中，逻卒常阴伺诸司得失，礼部皂隶尝昼寝，兵部夜无巡警，皆被逻者取去，故至今犹然。吏部后有敬亭者，仁庙为皇太子监国时，吏部选官，谓之敬选。故云。

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蕃，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所历诸蕃地面，曰占城国，曰灵山，曰昆仑山，曰宾童龙国，曰真腊国，曰暹罗国，曰假马里丁，曰交阑山，曰爪哇国，曰旧港，曰重迦逻，曰吉里地闷，曰满剌加国，曰麻逸冻，曰𪊨坑，曰东西竺，曰龙牙加邈，曰九州山，曰阿鲁，曰淡洋，曰苏门答剌，曰花面王，曰龙屿，曰翠岚屿，曰锡兰山，曰溜山洋，曰大葛阑，曰阿枝国，曰榜葛剌，曰卜剌哇，曰竹步，曰木骨都东，曰阿丹，曰剌撒，曰佐法儿国，曰忽鲁谟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岛国，曰浡泥国，曰苏禄国。至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诏书停止。诸蕃风俗土产，详见太仓费信所上《星槎胜览》。

罗修撰伦，上疏论阁老南阳李公夺情事，调泉州市舶提举。章编修懋、黄编修仲昭、庄检讨昶，皆上疏论元夕观灯事，章调知临武，黄调知湘潭，庄调桂阳州判官。李公殁后，淳安商公复入阁，言于上，皆得复其官，于是罗为南京翰林修撰，章、黄皆为南京大理评事，庄为南京行人司副。适庐陵陈公文亦卒，士人有为诗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生已复官。"盖章、黄、庄三人之谪，实出上意，而罗之谪，李公不能无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丧，夺情起复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为令，皆终丧三年。夺情起复者，亦间有之，实出朝廷勉留，非复前时之滥。是则罗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间，大理寺卿胡概巡抚南直隶，用法严峻。凡豪右之家，素为民害者，悉被籍其产，徙置远方。虽若过甚，而小民怨气，一时得伸。周文襄继之，一意宽厚，富家大户颇被帡幪。有告讦者，亦不轻理。一讦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公从容语之曰："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令抚安军民。朝廷委托不同。"温颜遣之，人服其量。

尝有人临刑以三覆奏得免。或问当此时自觉心神何如，云："已

昏然无所知，但记身坐屋脊上，下见一人面缚。我妻子、亲识皆在其旁。少顷报至，才得下屋。”盖上屋者，其魂，所见面缚者，其身也。观此，则世俗落魂之说，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济南，城未下，以箭书射城中促降。时国子监生济阳高贤宁适在城中，乃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城外，乞罢兵。未几城下，贤宁被执，云：“此即作论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辞。其友纪纲劝令就职，贤宁曰：“君是学校弃才，我已食廪有年，不可也。”纲言于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终。盖纲前时被黜生，故云“弃才”。于是见贤宁守身之节，文皇待士之度，两得之矣。

吴下每有乡村小夫，语言应对，全不务实。问其里居，如安亭则曰安溪，茜泾则曰茜溪，石浦则曰石川，芝塘则曰芝川，嘐塘则曰嘐溪，涂松则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义理。盖亭乃汉制乡都之名，如华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吴中水道之名；川与溪则水出两山之间，大而驶者如蜀之东西川，越之剡溪，婺之兰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苏松之地，平畴千里，塘浦浜港，经纬其间，通潮处其水以时长落，无潮处其水平漫如常，与彼异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为不可。但亭与塘浦，其名传自古昔，初非朝歌、胜母之可憎，柏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于此辈，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俭，每事各有节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骨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节俭至此，可谓极矣。学生读书，人各独坐一木榻，不许设长凳，恐其睡也，名曰“没得睡”，此法可取。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国初刑部尚书开济，然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盖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得以盗改，故易此以关防之耳。

正统间，南直隶提督学校御史庐陵孙先生鼎，笃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仪士类。每阅诸生试卷，虽盛暑若灯下，必衣冠焚香，朗诵而去取之。侍者劝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贵，发轫于此。此时岂无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灵，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岂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试赴举者，插花挂红，鼓乐道送。时睿皇北狩之报方至，先生语诸生云："天子蒙尘在外，正臣子泣血尝胆之时。吾不敢陷诸生于非礼，花红鼓乐，今皆不用。"乃亲送至察院前门而还。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说记载，多朝贵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传闻，未必皆实。如以"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为欧公者，后世娶妻妹辄据以为口实。尝考公年谱，公初娶胥氏，翰林学士偃之女。继娶杨氏，集贤院学士谏议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奎之女。行状、墓志皆同。是知此说，好事者为之也。此犹未为害事，若某诗话记司马温公私狎营妓，王荆公以诗戏之，其为污染名德甚矣。盖温公固不为此，荆公端人，追之戏之，恐亦非其所屑为也。辟而不信为宜。

侄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诸侯之女，嫁与诸侯以娣侄从。《左传》云"侄其从姑"，是已。今人称兄弟之子为侄，不知误自何时。唐狄仁杰谏武后云："姑侄与母子孰亲？"始见于此。然犹称武姓之子为侄，对姑而言之耳。此字随俗称呼则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称从子、族子之类之为愈也。

欧阳公言馂馅之讹，最为可笑。今俗吏于移文中，如价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卓作案棹，交倚作交椅。此类甚多，使欧公见之，当更绝倒也。

唐制，尚书省其属有六尚书，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结衔云：尚书某部某官。其称尚书者，省名也。本朝六尚书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属，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员外郎、主事为佐。今人书衔，往

往蹈袭古式，称尚书某部某官者，不讲时制，而专尚虚夸故也。大抵古人结衔多实，今人多夸。如唐、宋人于本衔之外，书赐紫金鱼袋，或实食若干户之类，盖其常得服用者。近时京官使外国，摄盛而行者，则终身书赐一品服。尝与修《一统志》者，则书国志总裁。前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任在京祭酒者，则曰两京国子祭酒。有尝为美官而外补、左迁、革职者，犹书前某官。盖眷恋未能舍也。此虽细事，亦足以观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缙绅介胄判为二途者久矣。然综理纲维，其事武士未之能专也。故历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资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抚司，元之行省，皆总州郡兵民之政。国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军都督，官高六部尚书一阶。在外都司卫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军之食，修固城隍、缮完兵器之财，皆自府州县而出，岂可判而为二哉？故国初委任权力，重在武臣，事无不济。承平日久，无用武事，则其势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当时谋国者为善后之计，每都司卫所正官俱设文职一员，佐贰仍用武职。除民事不预，凡军中事，宜与布政使司及府州官会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变乱成法之戒，谁得而议之。

当涂民邵某，业合韦，事母孝。母病瞽，日佣归，必买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蛴螬虫数枚，炙以奉姑，绐云“所亲佳馈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见之，失声痛哭，母被惊，双目忽开，明如平时。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妇毒我，我目当再明，天使妇以此医我也。”邵乃留之终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与一友为火计。史妻有美姿，友心图之。尝同商于外，史溺水死，其妻无子女，寡居。持服既终，其友求为配，许之。居数年，与生二子。一日雨骤至，积潦满庭，一虾蟆避水上阶，其子戏之，杖抵之落水。后夫语妻云：“史某死时，亦犹是耳。”妻问故，乃知后夫图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杀其二子，走诉于朝。高皇赏其烈，乃置后夫于法而旌异之。好事者为作《虾蟆传》以扬其善，

今不传。

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鼋无大小，索捕殆尽。老鼋逃捕者，不上滩浅，则以炙猪为饵钓之。众力掣不能起，有老渔云：“此盖四足爬土石为力耳。当以瓮穿底，贯钓缗而下。瓮罩其头，必用前二足推拒，从而并力掣之，则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龙，云四足而长尾，有鳞甲，疑即鼍也。未知是否。闻鼋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恶，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聪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祸及无辜如此。则朋党狱兴之时，人之死于迁就者，可胜言哉！

正统初，南畿提学彭御史勖，尝以永乐间纂修《五经四书大全》讨论欠精，诸儒之说，有与《集注》背驰者，尝删正，自为一书，欲缮写以献。或以《大全序》出自御制而止。以今观之，诚有如彭公之见者，盖订正经籍，所以明道，不当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门自衒。有少年眷之，因与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复还。以衣覆其妻，拥塞得所而去。少年闻之，既与狎，且问云：“汝夫爱汝若是乎？”妇言其夫平昔相爱之详。明发别去，复以莫期。及期，少年挟利刃以入，一接后，绝妇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报其夫，归乃摭拾素有仇者一二人，讼于官。一人不胜锻炼，辄自诬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见其夫笃爱若是，而此妇忍负之，是以杀之。”法司具状上请。上云：“能杀不义，此义人也。”遂赦之。

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

德。”问其姓氏而去。翌旦，语朝臣云：“张士诚于苏人初无深仁厚德，昨见苏州一老妇深感其恩，何京师千万人，无此一妇也？”洪武二十四年后，填实京师，多起取苏、松人者，以此。

后生新进，议论政事，最宜慎重。盖经籍中所得者义理耳，祖宗旧章，朝廷新例，使或见之未真，知之未悉，万一所言乖谬，非但诒笑于人而已。尝记初登第后，闻数同年谈论都御史李公侃禁约娼妇事。或问：“何以使之改业不犯？”同年李钊云：“必黥刺其面，使无可欲，则自不为此矣。”众皆称善，予亦窃识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训》观之，首章有云：“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用黥刺、刵、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为之毛骨竦然。此议事以制，圣人不能不为学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也。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时危素太朴当直，对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复命，上默然。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庙烧香。盖余、危皆元臣，余为元死节。盖厌其自称“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国子监，日有鸱鸮鸣于林间，祭酒周先生洪谟恶之，令监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时斥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为“鸱鸮公”以讥之。其后刘先生俊为祭酒，好食蚯蚓，监生名之曰“蚯蚓子”，以为“鸱鸮公”之对。

予尝题墨竹，以竹为草。或云：“草以岁为枯荣，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当之？”予时亦无定见。后见《山海经》叙山之草木，每以竹为草属，始自喜有据。又见晋人论草木之有竹，犹鸟兽之有鱼，自是天地间一种。此说亦奇。

洪武中，大臣为三公者，皆开国功臣，三孤亦无备员，如刘伯温、汪广洋宁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乐中，惟姚广孝为少师。洪熙、宣德以至正统间，大臣为三孤者，亦不过蹇忠

定公义、夏忠靖公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简公淮数人，及内阁三杨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书都御史，以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书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师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员。尚书每部二员，侍郎每部三四员，都御史员数，又有甚焉。名爵之滥，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故当时谣曰："满朝升保傅，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鱼。"

景泰间，南京夹冈门外一家娶妇，及门，无妇，乃空轿也。婿家疑为所赚，诉于法司，拘舁夫及从者鞫之，众证云："妇已登轿矣。"法司不能决，乃令遍求之，得之荒冢中。问之，妇云："中途歇轿，二人掖吾入门，时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详。至天明，始惊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丰县一寺中佛阁有鬼出没，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检，朋辈使夜登焉。且与约曰："先置一物于阁。翌旦，持以为信，则众设酒饮之。否则有罚。"及暮，生饮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砾自卫而已。一更后，果有数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砾击之，鬼出牖去。生观其所往，则皆入墙下水穴中，私识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众疑其死矣。乃从容持信物而下，众醵饮之。明日率家僮掘其处，得白金一窖，六十余斤。佛阁自是无鬼。

寮友孙司务谏，徐州萧县人。尝言正统间，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车自便，忽大风扬尘，吹女上空，须臾不见。里人讹言鬼神摄去，父母亲族号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树上，问知为某村某家女，被风括去。叩其空中何见，云："但闻耳边风声霍霍，他无所见。身愈上，风愈寒，体颤不可忍。"其家盖旧识也，翌日送归，乃复成婚。

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或云有齿无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尝无齿也。角当作甪，谓鸟咮，讹为角耳。盖以为

兽予之角，则无鸟之咮；鸟傅之翼，则无兽之四足。翼足互言鸟兽，齿角不当专以兽言。此说有理，但考之韵书，甪无释鸟咮义，不知何所据也。

成化壬辰岁，陕西陇州雨雹，大者如牛马头，次者如碗，小者如鹅卵。人与牛羊马驴被打死甚多，禾苗尽坏。

华亭民有母再醮后生一子，母殁之日，二子争欲葬之。质之官，知县某判其状云："生前再醮，终无恋子之心；死后归坟，难见先夫之面。宜令后子收葬。"松庭叔父传道其事云。

卷四

景泰皇帝即位于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时已在储位矣。明年为景泰元年，上皇还自北庭，居南宫。又明年，册己子为皇太子，更封今上为沂王。未几，太子薨，灾异迭见。今南京吏侍章公纶，时为仪制郎中，应诏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内敦孝义一事，尤为剀切。大意谓：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尝亲受册封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宜率群臣朝见于延安门，以极尊崇之道。至于储位不可久虚，宜推同气犹子之义，诏沂王复正储位，则和气充牣，欢声洋溢，天心自回，灾异自弭。疏入，上大怒，逮系诏狱，搒掠五日，体无完肤，欲置之死。天忽大风雨沙，狱遂少缓，得不死。初，御史钟同尝讽礼部言此事，因并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庄亦继公有言，诏廷棰八十，几死。且并棰公暨同，同死狱中。天顺元年，诏首释公，擢为礼部右侍郎，寻改南京礼部，转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药为中治，盖谓服药而误，其死甚速。不药，其死犹缓。万一得明者治之，势或可为耳。以吾所闻见者验之，中治之说有以也。昆山周知县景星家一妇病，腹中块痛。有产科专门者诊之为气积，投以流气破积之剂；又令人以汤饼轴戛之，不效。闻有巫降神颇灵，往问之，云："此胎气也。勿用药。"信之，后果生一男。南京户部主事韩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脐左右者。适浙中一名医至京，请诊视之，云是症瘕。服三棱蓬术之剂，旬余觉愈长，亦以其不效乃止。后数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简默，喜怒不形。为兵部尚书日，奏疏悉令属曹正官具草，稍加笔削，人往往以简当服之。公退，即闭阁坐卧，请谒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见而去。故当时有“酣睡不事事”之谤。一中官请托不入，令逻卒阴伺其短以胁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饬群吏而已，竟不从。公尝再与征讨，累有军功，未尝令家人冒功得官职。此尤过人者。公殁后，刑部尚书项公忠代之，视篆日，语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未几，项公以事去位。有福者盖轻之之辞，然亦若所谓谶云。

诸葛景，江浦人。尝舒纸赋诗，出思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诗书纸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屡试之，皆然，益怪之。因称为大仙，日焚香礼之。凡有诗文，必求代笔焉。尝求一见，书纸云“不许”。及求之愈切，乃期与暮会。景自擢拉一友同候之，至夜，闻户外弹指声，开门出迎，乃一无头人。景遂惊仆，自是求代笔不应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婿，夜起如厕，不返。家人觅之，门闼扃闭如故，而莫知所之。李惊异，乃升堂鸣鼓，聚群吏遍索之，不可得。次日暮，忽坠于内署，问其去来之故，皆不能知。视其衣服沾污，有黄绿痕，若草树摩戛者，然莫知何谓。二事闻之同年蒋御史宗谊。诸葛盖宗谊之父执，李则其为推官时旧长官也。故言之皆详。

唐章氏二女采桑，母为虎攫，二女号呼搏虎，虎遂弃去，母得免。南唐当涂聂氏随母采薪，母为虎攫去，持刀跳虎背，抱虎项刺杀之，收母尸归。宋嘉祐中南昌分宁女彭氏随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闻，诏赐粟帛。宋鄞县女童氏，虎衔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弃其母，衔女以去。事闻，祠祀之。永嘉卢氏女与母同行，虎将噬母，女以身当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庙曰孝姑。元余杭姚氏母汲涧，遇虎。姚手殴虎胁，邻人执械器以从，虎置之而去。元建宁官氏其夫耨田，为虎所攫，官弃馐，奋挺连击，虎舍去，负至中途而死。事闻，旌复其家。元滨州人刘平妻胡氏同夫戍枣阳，暮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脱，

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间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为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弃锄连击豹脑，杀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刘平妻杀虎图求题，以类考之，得此数人。

朝廷礼制，颁历其一也。颁者，自上布下之谓。钦天监所进者，既颁于内廷，则京尹及直隶各府领于司历者，当各颁于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当如是。今每岁颁历后，各布政司送历于内阁若诸司大臣者，旁午于道，每一百本为一块。有一家送五块者，十块者，廿块者，各视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为多寡。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馈送内官之在要津者。京师民家多无历可观，岂但山中无历，寒尽知年而已哉？此风不知始于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舁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榇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则无禁，以为禁者，军卫索赂之术也。如仕辽东，故者，返柩必由山海城入；仕陕西，故者，返柩必由潼关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关入。此外无他途矣。

府军前卫幼军年六十，验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过疏放。京营随操军职避事逃者，管队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缉捉。军民身躯长大，自愿投充将军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进士时，犹见之。及为职方主事，疏放幼军，缉捉逃官，奏本皆封进，收充将军告通状，送部施行而已。盖尚书白公以为幼军疏放，多疲癃残疾之人，职官不当在逃。恐四夷来朝者在廷，听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将军细事，不当烦渎圣听，故禁之。古人谓为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于是不但省事，且得处事之义矣。

予登进士，观政工部。父执徐翁孟章谓予曰：“仕路乃毒蛇聚会

之地，君平昔心肠条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谈论人长短得失，虽论文谈诗，亦须慎之。不然，恐谤议交作矣。”予初不以为然，后为职方主事，考满，同年与予有隙者，适在河南道，遂以考语中之，吏部询之舆论而寝，且一岁得连迁。予于是始信徐翁之言为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恶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然其时职专办内府衙门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间，差出颇多，然事完即回。今则干与外政，如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尝在通州遇张太监，交阯人，云永乐年间，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内官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呼所属。公侯驸马伯路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呼以翁父矣。

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如吴语黄、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以妻弟为七帝。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以阁为杲，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裹；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抢之类。如此者，不能悉举，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李文达公贤在内阁时，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文

达语云："圣上宣召则来，太监请，不来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达云："太监误矣。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太监传圣上之命，有事来说，自合到此，岂可令人来召耶？"曹云："吾适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闻李公殁后，有事，司礼监只令散本内官来说，太监不亲至。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亦不至矣。内阁体势之轻，又非前比。

番僧有名法王若国师者，朝廷优礼供给甚盛。言官每及之。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恬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新进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辄不报。此盖先朝制驭远夷之术耳，非果神之也。后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学其术，或有中国人伪承其绪而篡袭其名号，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国师病且死，语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时。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验，潜绞杀之。凡法王国师死中国者，例得营造墓塔。时固安王公复为工部尚书，奏言此僧平素受国赐赉，积蓄颇多，宜藉以营造墓塔，不须动支官钱。人以为得宜。

成化初，给事中张宁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为兵部尚书，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间之，密以奏草示南阳李公，且求调护。公视其草，哂之，复正言曰："荐人但当言其人可用。若预拟某为某官，于事体得无碍乎？"宁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进。翌日，御批出，王为兵部，李掌院事。后有问其故者，文达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以置之彼处，恐或不静而然耶？"人服其有识而慎。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北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时姚文敏公夔为礼书，奏请筵宴赏赐一切杀礼。北使有后言，姚令通事谕旨，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复有言。人以为得驭夷之体。

《诸司职掌》，职方郎中、员外、主事之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军役，三曰关津，四曰烽堠，五曰图本。余皆未载。以今职掌事件记于左方：

整点军士	奏报声息此二事原隶司马部即武选司今隶职方司	
出征动调官军	京营军马	京城门禁
五城兵马巡逻	月报军马京营	季报军马京卫
岁报军马天下都司卫所	推举边将	举用将才
边将失机	传报边情	来降夷人
虏中走回人口	将军	勇士
民壮	弓兵	幼军
土兵	向导	盗贼
盐徒	漕运官军	编发充军
投充军	军伴	军匠
内府幼匠	土官仇杀	

本朝将军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之类，为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如云：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之类，为武臣给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将军、镇朔将军、平羌将军之类，为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职方司职掌收充将军与上项不同。盖选军民中之长躯伟貌者，以充朝仪耳。今谓之大汉将军。优旃所称陛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会若夷使入贡，天子御正殿。大汉将军著饰金介胄，持金瓜铁钺刀剑，列丹陛上。常朝著明铁介胄，列门楯间。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临籍田太学，銮舆出入扈从，以行宿卫巡警之事，则以侯伯都督系国戚者统之。其常朝宿卫，各以番上，谓之正直。有大事，无番上，谓之贴直。正直者，金牌相传悬挂。贴直者，尚宝司奏而给发。事毕复纳之。

甲午北征，归自宣府，过土木，尝询问己巳车驾蒙尘事。有老百

户云：“初，大军出关，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忽有枭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涩，至此适涸，乃议移营近浑河以就水。虏遥见军马移动，遂群噪而冲至。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藉于胡马蹴踏之余矣。由是车驾蒙尘，太师英国公、兵部邝尚书等皆不知所存。”盖北人临阵必待人动，彼才动，使我师坚壁不移，其败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尝七奏劝上班师，皆不听，盖王振主之也。自是虏酋也先乘胜入寇，隳夷障塞，驱掠人畜，攻陷州县，驯至逼近京师矣。盖宦者喜宁本夷种，土木之败降虏，为其向导，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时赖少保于公，内总机宜，外修兵政，而武强侯杨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御，故能保固京师，奠安社稷也。近见翰林文臣叙此事，谓尝与虏战而失利，盖知之未真耳。

古人嗜味之偏，如刘邕之疮痂，僻谬极矣。予所闻亦有非人情者数人。国初名僧泐季潭喜粪中芝麻，杂米煮粥食之。驸马都尉赵辉，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内官秦力强喜食胎衣。南京国子祭酒刘俊喜食蚯蚓。宣府、大同之墟产黄鼠，秋高时肥美，土人以为珍馔。守臣岁以贡献，及馈送朝贵，则下令军中捕之。价腾贵，一鼠可值银一钱，颇为地方贻害。凡捕鼠者，必畜松尾鼠数只，名“夜猴儿”，能嗅黄鼠穴，知其有无，有则入啮其鼻而出。盖物各有所制，如蜀人养乌鬼以捕鱼也。

国初官马，养于各苑马寺各监苑而已。永乐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处马，养之民间，谓之“茶马”。正统十四年，京师有警，乃选取以备军资，养于顺天府近京属县，谓之“寄养骑操马”。及京师无事，寄养之马不复散去，至今遂为故事。每岁孳生陪补之法，悉与各处“茶马”无异。养马之家，虽云量免粮差，而陪补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尝差往畿内及山东、河南三处印马，咨访马政之弊。力能行者，尝为处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马，每岁通淫而不孕，谓之“飘沙”。新乐县一家养此马，每三年陪二驹，九年

已陪六驹。产已废矣，有司莫肯为理。予为核实，呈于本部，拟行各府县，如民间有此，勘验无诈，以马送驿走递，别给课马，责令领养孳生，以纾民患。适该司一无状者掌事，以予为掠美而寝之。

凡空屋久闭者，不宜辄入，宜先以香物及苍术之类焚之。俟郁气发散，然后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闭眢井窨窖，尤宜慎之。御医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窖。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盖郁毒中之也。

《相马经》相口齿止于三十二岁，异相者寿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师李千户者，马死，哭之，人怪问焉。曰："此马与予同年生，予今六十岁。马死，予死无日矣。非悲马，盖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禀赋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数拘也。

"昔公孙弘对策于汉武之朝，有曰：'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观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伤天地之和气者谁欤？使盲风怪雨发作者谁欤？凶年饥岁，老弱将转乎沟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饥，由己饥之者，又谁欤？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当此之时，为民父母，不以由己饥之、由己溺之之心处之，而泛泛然迎请超果寺观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儿戏。具文之祷祈，安能召和气而回戾气哉！为今之计，莫若讲行救荒之政，平籴价以纾民力，行赈济以救饥贫，放商税以通客旅，清狱讼以伸冤枉，察吏奸以禁贿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疗民瘼。凡可以弭灾异、召和气者，尽心力而为之。忧国愿丰，出于一念之诚，则大士不须祈祷，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见，惟阁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顺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灵异，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无益者。国初名僧如复见心辈，亦不免此。此僧独出正论，且以为有同儿戏，可谓超乎流俗者矣！读之起敬。

高文义公穀无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间之不得近。一日，陈学士循过焉。留酌，聚话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骂，陈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扑夫人，仆地，至不能兴。高力劝，乃止。且数之曰："汝无子，法当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复间之，是欲绝其后也。汝不改，吾当奏闻朝廷，置汝于法，不贷也。"自是妒少衰，生中书舍人峘。陈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荣者，文正公之裔孙。其先有为京官者，因家京师。尝与他商行货，道遇暴客，见其姿美，问之曰："汝非秀才乎？"希荣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后。"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货，悉令认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荫庇后人矣，虽暴客犹知爱之，况他人乎！

鸟鼠同穴之说，自幼闻之。及读《禹贡》蔡氏传，则以为二山名，颇疑之。后访陕西人，庄浪山鸟鼠二物同穴，同穴而处，遂为雌雄，行者多见之。盖仲默理学之士，止据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类自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该括者，如螽与蚯蚓异类，同穴而交，龙与马交，蛇与龟雉交，蜈蚣多与促织同穴。浙东海边有小蟀，名琐蛣，壳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则死，皆异类也。知此则鸟鼠之同穴，无足怪矣。

朱子注《诗》云：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稷，亦谷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尝与北人论辨黍之形似，乃知所谓"苗似芦，高丈余"者，即今南方名"芦粟"，北方名"蜀秫"，其干名"秫稭"者是已。盖自是一种，非黍也。其所谓"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谓黍为黄穄，又名黄米，粘腻可酿酒，则黍之名穄明矣。稷与黍甚相似，但不可酿酒耳。其注"鹤"云：顶赤身白，颈尾黑。黑羽实生于翅，非尾。此皆一时之误。

都指挥本在外方面官，京师各卫指挥有功，升都指挥而未得外选

者，或在京营管事，或在各处守备，仍于原卫支俸。其列衔皆云某卫带俸都指挥。盖以别京师无方面官，此时制也。又有军职犯私罪者，例该革仕带俸差操。带俸之名虽同，其实无妨。近者，有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以带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权要之地，而贬制度以顺之也。使生杀予夺自己出者，以势临之，礼仪制度欲不紊乱，得乎？

唐人避讳甚者，父名“岳”，子终身不听乐；父名“高”，子终身不食糕；父名“晋肃”，子不举进士，最为无谓。今士大夫以禁网疏阔，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讳，诗文中多犯之。杨东里作“棠杕”，似为得体。

马之性善惊，故惊骇字从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从女。冯笃之从马，威委之从女，亦各有义。

湖广长阳县龙门洞有鸟，四足如狐，两翼蝙蝠，毳毛黄紫，缘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飞生。有怪鸱，狸首肉角，断箬使方而衔之，呱呱而鸣，名曰“负版”，遇之则凶。

蜀中气暖少雪，一雪，则山上经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点苍山，即出屏风石处。其山阴崖中，积雪尤多。每岁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卖市中，人争买以为佳致。盖盛暑啮雪，诚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学际遇高皇，礼眷特优。洪武十四年，其孙慎犯罪，举家当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殁夔府，葬莲花池山下。成化间，墓坏，巡抚都御史池州孙公仁为迁葬成都，适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寿，藏于成都东门外。孙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许之，因以葬焉。计其直，可费白金千两。夫自开国以来，将相大臣，功名富贵，烜赫一时者多矣。没齿之后，陵谷变迁，不能保其坟墓者有矣。非国有恩典，谁复为经营

之。先生之歿百余年矣，而其良会如此。于是益有以见秉彝好德之心，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也。

卷五

宗人府署印、内府管将军、宿卫、中都留守，旧规皆以国戚充之，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将军非国戚者，自安远侯柳景始。留守非国戚者，自都指挥孙安始。一则夤缘缙云侯，一则夤缘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体一变也。

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亦有闭门不纳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是何风俗，亦不知始于何年。闻天顺间，尚未如此之滥也。

景泰年间，吏部尚书王公文、户部尚书陈公循，皆以少保大学士居内阁。王之子伦、陈之子瑛，顺天府乡试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试官刘俨之失。欲罪之，上不罪俨，而许伦、瑛得会试。是以阿附者，有“钦赐举人”之称，此亦一代异事也。其后文遇害，循谪戍，俨卒官，谥文介。

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或写作“箑”者，非是。箑即团扇也。团扇可以遮面，故又谓之“便面”。观前人题咏及图画中可见已。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

岳季方能画葡萄，尝作《画葡萄说》。近于宣府李士常家见其自书一通，笔画清劲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国名果，重自上古，神农九种，功力为最。世谓得之大宛，归种汉宫，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经见，而博望、贰师之所得者，又将特异，遂附会之。此说有见。又云："其干臞者，廉也。节坚者，刚也。枝弱者，谦也。叶多荫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实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无毒，入药力胜者，用也。屈伸以时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谓中果入药分才用，似未稳。屈伸以时，人亦难晓。盖京师种葡萄者，冬则盘屈其干而庇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盖或种于庭，或种于园，所种不多，故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凉等处，深山大谷中，遍地皆是，谁复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时承锡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扒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泣泪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元君降诏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忆昔宋祖受周禅，仁义绰有三代风。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甚隆"。此诗旧录于乡人过指挥。问其所从来，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铉，未知何人作也。后于王元直学正家阅福建闽县《志书》，始知为闽人俞应则所作。若其事，则备载钱塘瞿宗吉《归田诗话》及袁忠彻《符台外稿》。然忠彻以此为虞伯生作，则非也。玩味诗中"至今儿孙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归沙漠后事。应则其国初人与？

本朝自己巳之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宣府大同、辽东、陕西三边，又有协守、分守、游击等官，其制尤为缜密。但近来添设颇多，姑举北直隶言之，如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密云、古北等处，居庸关等处，各有镇守内官。鲇鱼石等营，黄

崖口等营，台头营、山海等处，永平太平寨、青山营、蛾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凡二十四处，各有守备内官、武官称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责。内官之设，既非令典，今以数百里之地，其多如许。况此辈原无禄食，太平之时，日费颇丰，不免取诸所部，孰敢谁何？万一事起不测，折冲御侮，必赖将臣，彼亦无能为也。或犯吏议朝廷，又多原之。军力之疲敝，军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礼，庆成宴其一也。而礼官多因时迁就，不惬公论识者，不能无议焉。成化间泰和杨导叔简为尚宝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简贻书叶文庄公，有云：庆成之宴，非所以酬讲读之劳，荣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弹劾之能，念骏奔也。而票名之设，戾于告示，亦愚弄贤士矣。暗定之计，形于手本，岂非尊礼势要乎！以经筵为讲读之官，则符宝所司，盖实密务。况其间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给舍为近侍之列，则尚宝正官，实非外属。又其间有正七品、从七品之异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载有余。每以司丞列于银台棘寺之亚。今以正卿班于经筵给事之后，岂有司仓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时损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训；礼有缘人情起者，岂亦恃君子，无所争而为云云。叔简与文庄素厚，而必贻之书者，亦庶几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无之。后世以高城深池捍外卫内，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于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号，前代因袭，其来久矣。洪武元年，各处城隍神皆有监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且有制词。盖其时皇祖尚未有定见。三年，乃正祀典，诏天下城隍神主，止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切革去。未几，又令各处城隍庙内屏去间杂神道。城隍神旧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神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习为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达此，往往塑为衣冠之像。甚者，又为夫人以配之。习

俗之难变，愚夫之难晓，遂使皇祖明训，托之空言，可罪也哉！

释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国人奉佛教者，于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为佛生日，非也。此说出臞仙，最为有见。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为佛节，赐百官吃不落荚，莫有觉其非者。

天顺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哩地面、曰撒马儿罕地面、曰哈什噶尔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吐鲁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乩加思兰处。各正副使一员，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督、或都指挥等官，皆有主名矣。居无几何，寝而不行。或云李文达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赏靡费，固不可言。而沿途军民劳苦，损费亦何纪极。况异时启衅，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谓仁人之言也。

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声引长。《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则“阿”为应辞，其来远矣。

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军营。五军者，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营、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皆五军营之支分。每营各有坐营把总官，多寡不等。永乐初，始以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立三千营，内有坐营、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随侍营，则三千营之支分也，亦有坐营官以统之。神机营，永乐中征交阯，得其神机火箭之法，因立是营。亦有中军、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营、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乐中，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今所谓谭家马者，即此。别有坐营、把司官统之，此则神机营之支分也。已上旧名三大营。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议，选取三大营精兵，设立团营十二：曰奋武、曰耀武、曰练武、曰显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扬威、曰振威，每营各有坐营把总官统之。遇出征，即量调以行。三大营所存无几，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拨等用。十二团营精兵在京各卫，并

在外各都司所属，及南北直隶卫所，共二十五万，分为春秋二班，团操听调。此京营制度之大略也。

平江侯陈公豫镇守临清日，馆客作诗，有“檐前络纬啼”之句。侯谓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络纬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终无以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李诗故也。成化间，有吏建言时事，礼科给事中忌之，以激厉风俗之厉不从力，参送法司问罪。不知厉本古字，《汉书》凡云风厉、勉厉，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汉书》故也。兵科给事中阅兵部题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执韵书以进，乃赧颜慰遣之。此盖识俗字，不识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见未的，辄疵议之，后能无悔也乎！

青州生员古清，恃才妄作，凌虐乡里。死葬后，人发其尸，支解之，悬于林木。浚县王都宪越之父既葬，被发而丧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后食酱至瓮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终身不食酱。尝闻之僚长张文谨云。

尝闻火鸡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复生。又见《列子》等书言，昆吾之剑，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鲜。不灰之木，火爇不坏。皆未之信。近日满剌加国贡火鸡，躯大于鹤，毛羽杂生，好食燃炭。驾部员外郎张汝弼亲见之。甘肃之西有饕羊，取脂复生。闻之高阳伯李文及彼处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则予所亲见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缕如指，不灰木译史刘楩有束带，以火验之，信然。由是观之，切玉之剑，盖或有之，特未之见耳。

闻都御史朱公英云：广东海鲨变虎，近海处，人多掘岸为坡，候其生前二足缘坡而上，则袭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则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闻按察使孔公镛云：广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鳞皴，杂生苔藓，与山石无辨。獐鹿误从摩痒，则掉尾绞而吞之。土人取其胆，则转腹令取，略不伤啮。后复遇人取胆，仍转腹以瘢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复害也。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谓之手本。御史有欠谨厚者，颇以言路自恃，署名字文寸许。一郎官厌之，贻之口占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诸司传闻，以为谈笑。大书之风，由是稍息。或云郎官为王兵侍伟。

尝阅旧簿书，正统、景泰间会议，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阁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阁老不与，闻始自李文达公上请而然。各道与议，不知始何时。景泰间，各边镇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总兵官为首。今皆首内臣。天顺以前，公侯伯都督管营者，止称坐营官。总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称谓，移文中无之。其以总兵自称，则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令兵部与总兵官计议，则总兵之称，又出自御笔矣。盖内阁大臣非止养望而已，庙堂谋议，非所辱也。御史职主纠察，一与会议，虽谬误，不复可言矣。拉使与议，殆以箝其口耳。各边总兵，挂将军印，奉制敕，得专生杀之柄，宜非他官之所当先。今朝鲜国王咨文，惟咨辽东总兵官是已。律中所谓总兵官，盖指挂印征进者。若京师六军，总于天子，非臣下所得而专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时而异者，然一成而不可变矣。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洪武间，运粮不远，故耗轻易举。永乐中，建都北平，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烛是弊，诏官田减税三分。时格于国用不足之议，事遂不行。郡守况锺抗章上请，得遵优旨，共减税粮七十二万余石。又得巡抚周文襄公存恤惠养二十余年，岁丰人和，汔可小康。自后水旱相仍，无岁无之，加以运漕亏折，赔

贼不訾，民复困瘁。况沿江傍湖围分，时多积水，数年不耕不获，而小民破家鬻子，岁偿官税者，类皆重额之田，此吴民积久之患也。

京师巨刹大兴隆、大隆福二寺，为朝廷香火院。余有赐额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于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预结僧官，俟其出则往见之，有所请托结纳，皆僧官为之关节。近时大臣多与僧官交欢者以此。京卫武学之东智化寺，太监许安辈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顺间，主之者僧官然胜，读书解文事。时阎禹锡以国子监丞掌武学事，胜则往拜焉。禹锡托故不见。他日，馈茶饼，却之；以诗投赠，又却之。终始不与往还。禹锡可谓刚介之士，其贤于人远矣。

汤都指挥胤绩，博学强记，论议英发，为诗文亦雄健有气。然性傲妄，眼空时辈，于朝士有一日之长，辄以贤弟贤侄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时名，不较也。成化初，言者以将材荐，有“才兼文武，可当一面”之语，戏者以“汤一面”名之。陕西孤山颇号险要，适参将员缺，兵部以胤绩举充。即镇未久，有故人来谒，呼酒共饮，适报虏数骑薄城下，胤绩语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其人来与观也。”方出城未远，有人伏沟中，一箭中咽而毙。人又名之曰“汤一箭”云。此可以为将官夸大轻率之戒。

御史职司风纪，中书舍人供奉丝纶，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轻重，衣冠之荣玷，则系其人焉。近时一进士平素出入阁老万公之门，得改翰林庶吉士。万病阴痿，吉士自誉善医，具药沈为洗之，因得为御史。翌圣夫人之侄季通，以门荫官中舍，一同寮济宁人与通友善，尝得归省，以箧寄通所，封镝甚固。夫人素谙世故，命启视之。其人固辞，夫人不许，乃强启之。一箧有旧衣数件，其下皆书籍，一箧旧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诬我家耶？”命殴之。通跪请，乃令自担其二箧去。时人为之语曰“洗鸟御史”、“挑土中书”。一时同官者气为沮丧，其辱败士风甚矣。

文庄叶公巡抚两广时，素与邱内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间毁之。庚辰进士广西张某尝短叶于邱，邱因为先容，进谒李文达，言贼至城下，叶犹咏诗不辍，且杀无辜之民为功。文达素知叶公，默识而已。盖张某归省时，叶尝知其不检，疏之，由是致怨，邱之不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达所长，且复护短，乃谓叶笑其诗文不佳，李公衔之。他日，锦衣吕指挥贵、汤都指挥胤绩盛称叶公学问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阁，于先生无忝。"文达怃然曰："与中笑我，乃为入阁地耶？"及大藤峡用兵，敕韩公雍书有云："往者叶某，虚张捷报，致贼猖獗。"盖张某先入之言，至是始发也。叶公后因言官之荐，仅以右佥迁左佥而已。文达没后，始得入礼部云。

国初，诸司皂隶主驺从而已。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闻宣庙因杨东里言京官禄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银"。天顺以来，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数，每岁银解部，以巨万计。在京诸司，皆出畿内并山东、山西、河南州县。南京诸司，则皆出南畿州县。予未第时，见京官索皂银，意颇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无也。后官武库，尝以为有害于义，欲奏请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隶银数不足者，乃以钞绢补数，庶几名正言顺。属草时，以此事属兵部，折俸属户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锦衣冯镇抚瑤，中官家人也。亦颇读书，其家玩器充聚，与之交者，以"冯清士"目之。成化初，为勘理盐法，差扬州，城中旧家书画玩器，被用计括掠殆尽，浊秽甚矣。吾乡达有为刑部郎者，素与往还，亦尝被其所卖。冯死后，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风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乡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议婚定礼纳币，率如生者。葬日，亦复宴会亲戚。女死，父母欲为赘婿，礼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时，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故兵车之制，车战之法，今皆不传。汉有武刚车，晋有偏箱车，然不过行载辎重，止为营卫而已。其出击仍以骑兵，故能制胜。唐房琯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卒以取败。盖春秋时，敌国皆车战，又皆战于平原广野，其兵将亦皆素练车战之人，故宜之。琯以车，禄山以骑，时异势殊，故用有利钝，非车之罪也。今中国行军欲用车战，此最不通时宜者。乃者都御史李公宾亦以战车为言，兵部重违其请，尝令成造试之，不欲显言其非，第云备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时提督京营，或问战车之名。王云：是名鹧鸪车。盖谓“鹧鸪啼，行不得”也。李闻而恚之。

成化间，漕河筑堤，一石中断，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长仅三寸许，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邮卫某指挥得之，以献平江伯陈公锐，锐以为珍藏焉。此等事，虽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杨文贞公在内阁时，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栉而已。一日，中宫有喜庆，文武大臣、命妇皆朝贺。太后闻公无命妇，令左右召其婢至，则诸命妇已退矣。太后见其貌既不扬，衣复俭陋，命妃嫔重为梳整，易内制首饰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杨先生不能认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闻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导之母也。导字叔简，能诗文，善谈论，以尚宝卿升是官。文徵明云：文贞薨世时，郭夫人犹在，且不闻有封婢之说。或他日以导推恩，容或有之。粲按：文贞元配严夫人，继郭夫人，即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词载在文贞《续集》附录内。安得云无此说也？衡山公一时偶未之考耳。

《诗》“蝃蝀在东”，释者以为天地之淫气，或以为日光射雨气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酱于庭，见虹则急掩盖之，不尔，则致消耗。相传虹能食此。尝闻广西杜监生云：其家舍旁舁井，时时出虹，叔父颇健狠，率僮掘之，深丈余，见一肉块，大如釜，无首尾，蝡蝡而动。欲煮之，家人不可。乃举而投水中，自是此处不复出虹矣。虹、蜺、蝃蝀，字皆从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见。又虹字，北方人读作冈，去声，

今吴中名鞭挞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耶？

占卦者以钱代蓍，其来久矣。旧以无字一面为阳，有字一面为阴。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为面为阳，无字为背为阴。有储冰者，以为古铜器物款识皆在背，如镜是已。予按此说非也。钱之有文，为钱设也。今印信与宫卫铜牌皆然。钱背间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铸造年月字，铜牌背有号数字。若镜之为器，主照物，不重在文，岂可以此为律邪？

初过吕梁洪沽头、闸直沽，不知洪沽字义。后考之，石阻河流为洪，方言也。又蜀人谓水口为洪，梓潼水与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县。若沽，乃渔阳水名。今直沽虽与渔阳地相近，然注云：水出渔阳塞外，东入海，则又非矣。所谓直沽、沽头，盖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溇字本雨不绝貌，今南方以为沟渠之名，北人则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蘧菜，或鲜者，或干者，煮汤以熟烂为度，和汤置器中，阁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汤可下手，撩苦蘧，频频揉洗，汤冷即止，日洗数次。予使宣府时，曾患此疾。太监弓胜授以此方，洗数日后，果见效，故记之。蘧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禧字有祯，笃行之士。尝言星辰云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织云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内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贤者在位，当禁之。言虽迂，甚有理致。

卷六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中滦，即今开封府封丘县地。淇门，今属大名府浚县，乃淇水入御河之处，即枋头也，去中滦旱站一百八十余里。自黄河逆水至中滦，自中滦陆运至淇门，其难盖不可言。况运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于是遂有海运之举。然海道风涛不测，损失颇多，故又自任城开河，分汶水西北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运至京。任城，今之济宁州也。须城，今之东平州也。其后海口沙壅，又自东河陆运二百余里，至临清始入御河，其难尤不可言。时有韩仲晖、边源辈，各出己见，相继建言，乃自安民山开河，直抵临清，属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当时河道初开，不甚深阔，水亦微细，不能负重载。所以又有会通河止许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运之初，岁止得米四万六千余石，其后岁或至三百余万石。会通河所运之米，每岁不过数十万石。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定鼎金陵，惟辽东边饷则用海运。其时会通河尚通，今济宁在城闸北岸，见有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得挤塞闸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上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乐间，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水运至阳武，发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运，至卫辉上船，由御河水运至北京，亦不可谓不难矣。后得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书宋礼等提督，始开凿会通河。潘之建言，止为济宁州往北旱站递运军需等项艰苦，欲开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尝言开此漕运也。河

成，宋尚书建言，始从会通河漕运，而海运于是乎罢。当会通河漕运之初，又得平江伯陈瑄，于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顿，所以至今京储充羡不至缺乏者，会通河之力。开凿经理以底于成者，斯又数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节其要语记之。

张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此"厉"字与"伯有为厉"之"厉"不同。原其意，誓欲为猛厉之鬼以杀贼耳。李翰表云："臣闻强死为厉，游魂为变，有所归往则不为灾。"此正"伯有为厉"之"厉"。翰之意，盖欲乞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厉鬼字义也。后人多误解此字，致生邪说。至有以厉即古疠字，谓巡为掌疫疠之鬼。若致道观塑，巡为青面鬼状。世之讹谬如此，正由误解此字故也。吴中羽林将军庙，讹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庙讹为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岭，盖尧子封域也，乃凿一猪形以丹涂之。世俗传讹可笑，大率类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为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张启昭翰撰言其乡民尝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过其处，窃视之，封闭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见其处有水流出不已。逾时又过其处，则山已崩裂，其下成渠。问之居民，云风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为言其事，始知雉亦能为蛟云。

京师多尼寺，惟英国公宅东一区，乃其家退闲姬妾出家处。门禁严慎，人不敢入，余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祸，切不可入。天顺间，常熟一会试举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镝户而出，至暮，潜携酒殽归，故人无知者。一日，生自惧，乃逾垣而出，出则臞然一躯矣。又闻永乐间，有圬工修尼寺，得缠鬃帽于承尘上。帽有水晶缨珠，工取珠卖于市，主家识而执之。问其所从来，工以实对。始知此少年窃入尼室，遂死于欲，尸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墙下。法司奏抵尼极刑，而毁其寺。今宫墙东北草场，云是其废址也。

唐季黄巢之乱，兵锋所过，多被杀伤。然巢性独厚于同姓，如黄姓之家，及黄州、黄冈、黄梅等处，皆以“黄”字得免。徽州歙县地名篁墩，本以产竹得名。民以黄易之，亦得免祸。近日程克勤谕德，始征士大夫诗文表白其事，而复篁墩之名。夫大盗如黄巢，亦有此善，则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尝一日而泯灭也。

永乐间，敕遣大臣分行各处。凡民间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选取以备侍卫，颇被骚扰。其军悉隶府军前卫，数至二万有余，立千户所二十五，领之。年至六十，验有老疾实状，兵部奏请疏放，仍于本州县照名选补。成化间，尚书余公议欲再为差官点选，时当选处适多饥馑，职方郎中刘大夏与予力沮之。余不能夺，其议遂寝。

今之所谓左，盖即古人之所谓右。如《易·系辞传》书其后曰“右第几章”。《说文》注“親”字云：“左从辛、从木。”志钱币者云：五铢钱右文曰货泉，左文曰五铢是矣。今人乃与相反。予求其说而不可得。窃疑古人北面视物，分左右，物在东者值吾右手，故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为左。今人以南面视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宫室位置，则云“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军行部位，则云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则祖庙与青龙在东，太社与白虎在西。又与今人所谓左右不异，未能决然无惑也。

成化辛丑岁，西胡撒马儿罕进二狮子，至嘉峪关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拨军护送。事下兵部，予谓进贡礼部事，兵部不过行文拨军护送而已。时河间陈公钺为尚书，必欲为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狮子固是奇兽，然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骖服，盖无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兽不育，中国不贵异物贱用物等语为律，力言当却之。如或闵其重译而来，嘉其奉藩之谨，则当听其自至，斯尽进贡之礼。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车、求金于诸侯，春秋讥之。况以中国万乘之尊，而求异物于外夷，宁不诒笑于天下后世！陈公览之，恐拂上意，乃咨礼部。时则四川周公为尚书，亦言不当遣官迎接，事遂寝。而遣中官迎至，其状只如黄狗，但头大尾

长，头尾各有鬃耳。初无大异，《辍耕录》所言皆妄也。每一狮日食活羊一羫，醋蜜酪各一瓶，养狮子人俱授以官，光禄日给酒饭，所费无算。在廷无一人悟狮子在山薮时，何人调蜜醋酪以饲之。盖胡人故为此，以愚弄中国耳。

《庄子》言“即且甘带”，即且、蜈蚣，带、蛇也。初不知甘之之义。后闻昆山士子读书景德寺中，尝见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跃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动。蜈蚣以左右须入蛇两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谓甘者，甘其脑也。闻蜈蚣遇蜗篆，即不能行。盖物各有所制，如海东青，鸷禽也，而独畏燕。象，猛兽也，而独畏鼠。其理亦然。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此虽讥切时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学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读也。《书》言“议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师”，其不可偏废明矣。尝见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为俗流，而于时制漫不之省。及其临事，误犯吏议，则无可释而溺于亲爱者，顾以法司为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为母服斩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谓缘人情而为之者也。然韩退之幼育于嫂，尝为制服。而程子于嫂叔无服。亦尝言后圣有作，虽制服可也。母服斩衰，则以儒臣群议不合。高皇断自宸衷，曰：“礼乐自天子出，此礼当自我始。”

北方老妪八九十岁以上，齿落更生者，能于暮夜出外食人婴儿，名“秋姑”。予自幼闻之，不信。同寮邹继芳郎中云：历城民油张家一妪尝如此，其家锁闭室中。邹非妄诞人也。秋，北人读如“笪酒”之“笪”。

“一弯西子臂，七窍比干心”，咏藕诗也。相传卫文节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万里归心放白鹇”，恕斋诗也。程少詹克勤

云：“尝见作此题者，多涉头巾气。惟此联出色。”又闻邵复初郎中云：乡人取龙湫祈雨后，送水还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联云：“雨三日不止，求之与，与之与？水一勺之多，出乎尔，返乎尔。”亦佳。

永乐三年，命翰林学士解缙等选新进士才质英敏者，就文渊阁读书。时与选者，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汤流、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添祥、吾绅、杨勉二十八人。时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为二十九人，名庶吉士。闻洪武壬子岁，尝选会试士十八人，授编修等职，读书文华堂。后又选进士为庶吉士，分置近侍诸署，若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是也。而专置之翰林，则始于此。

天顺间，文臣阁老李文达公贤，武臣锦衣卫指挥门达，最得君，而达尤声势隆赫，倾动中外。尝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间之。有军匠杨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时。一日，疏达不法事以闻，达因诉于上，云：“此李贤嗾之也。”知上必亲鞫，密召暄嘱之。暄惧死，阳承顺惟谨。上果鞫于内苑山子下，暄以实对。云：“事非由贤，门达嘱臣诬贤。臣与贤素不识，不敢枉也。”达由是宠衰而祸作矣。古人谓“无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观此可知。

今人有丧，剪帛以授吊客，谓之“发孝”。大抵京师人家发孝，主于勾引祭赙之赀。江南人家发孝，主于勾引人光贲送丧。士大夫家亦有为之者，此非礼之礼也。杨文贞公遗戒子孙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号晦庵，今人称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筑于其考墓旁，故名。岁久亭废，韦斋爱其山水，尝欲即其废址作书院而不果。文公后作考亭书院，以成先志，非别号也。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员，今存三十六员。盖国初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乐中，减革行人员数，诸司公务差本衙门官出办。行人非册封亲王，使外国，赍捧诏书之类，不差。然当时进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升六品官，人多不乐。今九年得升各部员外郎，三年得选任御史，行人顿为增重于前。旧尝为之语云：非进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馈赆不去。其滥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无此风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无子而妒，惧其夫置妾，常为赝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弥月而产，则一胞，为鸟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项尚书之女，无夫而娠，家人恐其彰丑，饮以冷药，败其胎，竟不效。及期而产，一胞数蛇，遂惊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孙状元贤赴会试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礼甚隆，饮食一呼而具。贤疑其家有他，会问之，主人云："昨夜梦状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应此梦无疑矣。"贤窃自喜，至期，下第而归。后一科果状元及第。雍御史泰未第时，尝自金陵还陕西，道经凤阳，投宿一老妪家。问知是举子，喜云："昨夜梦有御史过吾家，子其人耶？"雍后以进士令吴，被召为御史。陆参政孟昭未第时，夫人梦得官参政，后果不爽。观此，则人之出处，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钱原溥学士回自谪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资作诗送之。序云：天顺间，先生尝谓兵部尚书陈汝言曰："方今论功行赏，殆无虚日。而母后徽号未加，得非阙典与？"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称赏，随付史氏以行。岁甲申，英庙上宾，先生遂为权贵所挤，而有顺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经筵，阅讲臣独以先生不在为问。遂下吏部召还，复旧官。予尝以是质之内阁供奉谢伯宽，云：岁甲申以下一段失实。盖原溥尝在内书堂教书，今之近侍若怀恩辈，皆多出其讲下。其出以附王伦，其入以怀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书左丞相汪广洋封忠勤伯，弘文

馆学士刘基封诚意伯。正统中，兵部尚书王骥封靖远伯。天顺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贞封武功伯，鸿胪寺卿杨善封兴济伯。成化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宁伯。广洋后坐累；有贞、越不久革爵，谪远地；基、善革于身后；子孙世禄，骥一人而已。

本朝军卫旧无学，今天下卫所，凡与府州县同治一城者，官军子弟皆附其学。食廪岁贡，与民生同。军卫独治一城，无学可附者，皆立卫学。宣德十年，从兵部尚书徐琦之请也。其制学官教授一员，训导二员，武官子弟曰武生，军中俊秀曰军生。卫学之有岁贡，始于成化二年五月，从少保李公贤之请也。其制，每二岁贡一人，平时不给廪食。至期，以先入学者，从提学御史试而充之。

为人上者言动不可不谨，否则下人承讹踵误，不胜其弊矣。丁酉岁，予有考牧之役，至迁安，适同年刘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饮。予戏语云："馔有驴板肠，即赴。"盖京师朋辈相戏，各有指斥风土所讳，以为诟者。如苏、浙云盐豆，江西云腊鸡，湖、广云干鱼之类是已。河南人讳偷驴。廷珪，河南卫辉人，而旧传有"西风一阵板肠香"之句，故以戏之。日暮归，县官率吏人捧熟馔以进。问之，云："闻公嗜驴板肠，故以奉也。"予以实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戏言。

尝登峄山，山僧作水饭为供。食一蔬，味佳。问之，云："张留儿菜。"令采观之，乃商陆也。余姚人每言其乡水族有弹涂，味甚美。详问其状，乃吾乡所谓"望潮郎"耳。此物吾乡极贫者亦不食，彼以为珍味。商陆在吾乡牛羊亦不食，彼以为旨蓄，正犹河豚在吴中为珍异，直沽渔人刳其肝而弃之。鲥鱼尤吴人所珍，而江西人以为瘟鱼，不食。世之遇不遇，岂惟人为然，夫物则亦有然者矣。仲裘闻张留乃樟柳也。

兵部侍郎王伟先任职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荐升是职。未几，伺于公过误，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专，召入，以伟奏授之。公叩头

谢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伟下堂迎问，曰："今日圣谕为何？"公曰："姑入语之。"既入，复请。乃笑曰："老夫有不是处，贤弟当面言之，未敢不从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伟跼蹐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谁得而间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诸司奏事御前，事当准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间，上病舌涩，每答"是"字，苦之。鸿胪卿施纯彦厚揣知之，阴献计于近侍云："是字不便，请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问计所出，近侍以纯对。由是得拜礼部侍郎，掌寺事，寻升尚书，加太子少保。纯，京师人，成化丙戌进士，长躯伟干，音吐洪亮。初任户科给事中，迁鸿胪少卿。未二十年，骤升至此，可谓际遇之隆矣。人有为之语云："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天顺间，乡人陈锜鼎夫为职方郎中，尝谈及时事，云近得叶与中奏保巡按广西御史吴祯巡抚其地，时叶公总督广东西军务，举祯，欲分任其责也。因问祯之为人，鼎夫云："一利口耳。与中以诚待物，宜有此举。异日，必为此人累也。"予窃记之。后祯得位，结构广人，百计谤叶。李阁老惑之。时因言官尝荐叶入朝，仅移节宣府，而祯不久亦败矣。予于是服鼎夫之先见云。近闻于少保荐王伟为侍郎，时商状元尝密言其非所宜荐，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惬意时，每自叹云："先见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旧字也。

夷人党护族类，固其习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尝闻景泰间，京师隆福寺落成，纵民入观。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杀僧二人，伤者二三人。即时执送法司鞫问，云见寺中新作轮藏，其下推转者，皆刻我教门人像。悯其经年推运辛苦，是以仇而杀之，无别故也。奏上，命斩于市。予谓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义气所发，虽死不顾。中国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挤其同类以自全者，较之斯人之激于义而蔽于愚，其可哀怜也哉。

浯溪、峿台、㡿亭，皆在今永州祁阳县治南五里。唐元结次山爱其胜异，遂家其处，命名制字，皆始于结字，从水、从山、从㡿，皆曰吾者，旌吾独有也。今按峿、㡿字，韵书无之，盖制自次山。浯本琅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溪，命名曰浯，则自次山耳。

陈祭酒询，字汝同，松江人。善饮酒，酒酣耳热，胸中有不平事，每对客发之。人有过，面语之，不少贷也。在翰林时，尝忤权贵，出为安陆知州，同寮饯之。或倡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韵相协，以诗书一句终之。陈学士循云："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学士穀云："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云："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尝闻河内县丞韩肇云："一人病耳痒，命镊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终亦无恙。"予不之信也。近尚书涞水张公患疮，在告，予往问候。云："一日闲坐，忽臀肉作痒，搔之，觉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红一线五六寸。初疑是筋，详视之，实线也。方怪之，俄而觉痛，疮遂作矣。即此推之，则耳中碎帛亦或不诬。此皆理之不可晓者。

永乐五年，会议北京合用粮饷。虽本处岁有征税及屯田子粒，并黄河一路漕运，然未能周急，必藉海运然后足用。见在海船数少，每岁装运，不过五六十万石。且未设衙门专领，事不归一，莫若于苏州之太仓，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设左右运使各一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四员，从四品，经历司照磨所品级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择公勤廉干者以充其职，行移与布政司同。各处卫所，见有海船并出海官军，俱属提调，以时点检，如法整治。奏上，太宗有再议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种之。初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芜菁，南方种之亦然。盖菘之不生北土，犹橘之变于淮北也。此说见《苏州志》。

按菘菜即白菜，今京师每秋末，比屋腌藏以御冬，其名箭干者，不亚苏州所产。闻之老者云：永乐间，南方花木蔬菜，种之皆不发生。发生者，亦不盛。近来南方蔬菜，无一不有，非复昔时矣。橘不逾淮，貉不逾汶，雎鸽不逾济，此成说也。今吴菘之盛生于燕，不复变而为芜菁，岂在昔未得种艺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气运之变，物类随之而美邪？将非橘柚之可比邪？

东里杨先生尝见昆山屈昉送行诗有佳句，默识其名。一日，知昆山县罗永年以事上京投谒，东里问："昆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无以对。东里云："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惭赧而退。及还任，乃求昉，识之。未几，有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应诏，除南海县丞，卒官。前辈留心人物如此。

开元钱文，或读作"开通元宝"，或作"开元通宝"。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非明皇开元间铸也。今钱背间有新月痕，人遂以为始铸钱时，工人呈蜡样，杨贵妃玩视之，因有指甲痕。此盖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号与钱文偶同，而附会其说耳。伸按：《钱志》谓为文德皇后掐痕。

童庶子缘，京师人，善谑谈。尝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华，人皆辫发、缒髻、胡服。尝视太学，见塑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缒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诉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识时势？自盘古以来，历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称我曰天。今名我曰腾吉理，只得应他。盖今日是他时势，须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复旧也。"此即天定亦能胜人之意，可谓善谑者矣。

卷七

予为庠生时，尝以家难赴诉前巡抚崔庄敏公。公以“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也，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一节为题，命作讲义。公初读破题喜，及读至结尾，有云：“使叶公而知此，其肯以证父攘羊之为直；使汉高而知此，其肯贪天下而分羹于敌国哉！”乃益喜，称赏之。予时亦以为偶有新得也。近得杨廉夫乐府有《柸羹词》，郑子美文集有《索羹论》，乃知此义古人先得之矣。郑《论》云：“项羽置太公于俎上，告高祖而杀之。高祖于此所宜卑辞请降，迎归其父。然后以项羽既弑其君，又欲杀人之父以挟其子，兴师问罪，与之决胜负于一战，定成败于万全，未晚也。岂可大言无当，索父之羹，以吾亲之重，为天下之一掷哉！向非项羽有妇人之仁，高祖有项伯之援，则太公烹于俎上矣。项羽既杀太公，分羹高祖，然后布告天下，谓高祖不顾其父，挟人杀之而食其羹，兴师问罪，则高祖负杀父之名，此身且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又安能与之争天下哉！项羽既不知出此，反惑于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获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为得计，索羹为名言，紊纲常之义，失轻重之权矣。”末乃引孟子答桃应之问结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统以来，专权擅政者，固尝有之。而伤害忠良，势倾中外，莫如太监王振。然宣德年间，朝廷遣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是虽圣君贤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权，振实揽之，不使泛滥四及，天下阴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杨文定公溥在内阁时，其子来自石首，备言所过州县官迎送馈遗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时知江陵县，颇不为礼，公闻而异之。后廉知其贤，即荐知德安府，其为县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辂自内阁罢官归，工部侍郎杜公谦时为主事，治水吕梁，遇之独厚。商后被召复职，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过徐州洪，家人与水手相殴。主事袁规收其仪仗，恳请而解。未几，召为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尝形于辞色。少保于公谦为兵部尚书时，叶文庄公在兵科，屡劾之。后丧偶，请于为墓志，慨然成之。李文达公之于文庄，闻人谮其议己，则深衔之，且抑之。至其没，文庄始得入为礼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抚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盖公才识固优于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闻公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东风，某日西风。某日昼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粮船失风者，公诘其失船为何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不能知而妄对，公一一语其实，其人惊服，诈遂不得行。于是知公之风雨必记，盖亦公事，非漫书也。

还元水者，腊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细布缄其口，引之以索，浸粪厕中。日久，粪汁渗入，瓶满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化为清水，略无臭气。凡毒疮初发时，取一碗饮之，其毒自散。此法闻之沈通理先生，尝试之有效。

凡咽喉初觉壅塞，一时无药，以纸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喷嚏数次，可散热毒，仍以李树近根皮，磨水涂喉外，良愈。

《辍耕录》言“婶、妗字非古吴音，世母合而为婶，舅母合而为妗耳”，此说良是。今吴中乡妇呼阿母，声急则合而为黯；轻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为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谓语助尔，即而已字反切。《楚辞》些即娑诃字反切。今以类推之，蜀人以笔为不律，

吴人以孔为窟陇。又如古人以瓠为壶，《诗》“八月断壶”是已。今人以为葫芦，疑亦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传，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生日，然不见于记载。许文阙公彬重修《蒿里祠记》，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属东岳帝君诞辰。天下之人不远千数百里，各有香帛牲牢来献。”夫二仪既分，五岳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月次第可记而谓之生日也。其妄诞不辩而明矣。不知许公何所据而书之石乎！然其文集中无此篇，殆他人依托者。

韵书云：“楚庄王灭陈为县，县之名自此始。”此说非也。《周礼·小司徒》有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又《遂人》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则县之名先已有之，但与今县制不同耳。或谓郡县自秦、汉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废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监天下之县。汉因而增置郡国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夐异耳。

前代史，凡事更时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几何，曰未几。其最近者曰顷之，曰少选，曰为间，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书》，事或逾年，或数月，或数日，率用“俄而”字。后人效之，如叙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际，一则曰“俄而殂”，一则曰“俄而帝崩”，以致烛影斧声之疑，纷纷异说。尝考之开宝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后事属晋王。癸丑夕崩于万岁殿，太祖夜召晋王，时夜已四鼓。盖前后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当，害事如此。叙事之文，可不慎欤！

俞贞木字有立，钱芹字继忠，皆苏人。革除年间，苏守姚善好礼贤士，有立以明经见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至讲书府学。尝令吏馈米于有立，误送继忠。吏惶恐白守，将取还。有立云：“钱先生与人不苟合，尤不苟取与。今受米不辞，必知公之贤耳。”守惊异，即令人请

见。继忠对使者云："吾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轻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别室，请问经义。继忠云："此士子之务耳。公为政，何不谈时务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问今日何者为急务？继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务，勤王为急。"守跃然而悟，于是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训练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户部尚书夏忠靖公原吉，长沙人。德量宽厚，喜怒不形。永乐间，尝以治水至昆山，寓千墩禅寺。所居不设仪从，乡民数人入寺游观，公方坐室中观书。不意其为夏公也，杂坐其旁。既而它之，问僧云："尚书何在？"僧云："室中观书者是也。"民惧，乃奔去。公好食炒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饭尽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盐过多，咸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杨东里作公神道碑，记隶污织金赐衣，吏碎所爱砚，皆无怒意。谓其有王子明、韩稚圭之度，非过称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托得人，奉公丈量，见顷亩实数，使多余亏欠，各得明白，则余者不至暗损贫寒，欠者不至虚赔粮税，弊除而利兴矣。周文襄巡抚时，尝有此举，以属户部主事何寅。寅日惟耽酒，未尝遍历田野，亲视丈量，只凭里胥辈开报，辄与准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谓之积出，比原数亏欠者，皆谓之量同，更不开亏欠一项。如太仓城中军民居址，街衢河道俱作纳粮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亩若干，将内二顷九十三亩有奇，拨与太仓学收租。盖缩于城市，而伸于郊墟，故有此积出。非原额之外田也。别处量出多余者，则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统初至今，量同者纳无地之粮，京官家享无税之利。是虽何寅贻患于民，而文襄安于成案，不察其弊，盖亦不能无责也。寅，广东南海人，尝问其家世，已荡然矣。或者为官不忠所事之报耶？

府官之制，始于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监之官。汉因秦制，罢郡监，以丞相史分刺属郡，谓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称太守，郡属有

司马之官。后汉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兼置功曹、户曹、决曹、贼曹、仓曹是也。晋、齐、梁、陈并因之。隋改刺史为总管，以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东西曹掾、司功、司兵、司仓、司土、司马、司法、司户诸参军为参佐，而省治中别驾。炀帝改总管为太守，改长史司马为通守、赞治，寻改赞治为郡丞。唐改太守为总管，又改总管为都督，省郡丞置别驾、长史，余悉因隋制。景云初，罢州都督为刺史。天宝元年，改刺史为守。乾元元年，升州刺史为节度使。大历五年，改节度使为观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衔，其官属有通判、长史、司马、签判、判官、掌书记、推官、支使、录事、司户、司法、司土、司理、参军。政和间，置司仪、司兵、司功与司录、司户、司土、司刑为州七曹。宣和间，改州为路，设安抚使都总管，兼本路钤辖。绍兴初，改州为府，以知州为知府，设通判三员，罢司仪、司兵、司功诸曹官。元改府为路，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照磨、提控、案牍、译史，及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判官各一员。本朝改路为府，革达鲁花赤、治中、提控、案牍、译史、录事，改总管为知府，判官为通判，而同知、推官、经历、知事、照磨，皆仍其旧，检校则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贱者，往往依附名族，诬人以及其子孙，而不知逆理忘亲，其犯不韪甚矣。吴中此风尤甚。如太仓有孔渊字世升者，孔子五十三世孙。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监税，徙家昆山。元祐初，州治迁太仓，新作学宫，世升多所经画，遂摄学事，号莘野老人。子克让，孙士学，皆能世其业。士学家甚贫，常州某县一富家欲求通谱，士学力拒之。殁后无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谱去。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广德州时，作《祠山杂辩》。其辩埋藏一事云：按埋本作狸，《周礼》以“狸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则狸之，祭川泽则沈之。”是埋藏者，本山泽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旦皆无有，过

言耳。考诸本集志埋藏事，谓坎地深广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见赢余，或加缩于初。及久后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见其中所有。此说未为无理，盖土不见赢余者，平治之也。或加缩于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后埋藏不见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盗发古冢，皆不见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热则速化，埋藏易化，地热故也。道流欲神异之，故为过言以骇愚俗耳。所云本集，盖祠山旧有《指掌集》，良石按而辩之。

布衣沈鉴文昭记览博洽，而放言自废，时目为“沈落魄”。或问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学问。有学问者多是贫贱无福，何也？”文昭云：“有学问便是福，何须富贵？”老僧惟寅尝云：“读书要有福，无福者读书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读书，若无衣食之忧，户役之扰，疾病之累以夺其心，便是有福。纵使无忧于衣食，无扰于户役，若身常有疾，则不能遂志，即是无福。”此等议论皆有理。

前代赐诸侯有汤沐邑，赐公主有脂粉田，而皇庄则未闻也。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地及民田耳。岁计之入，有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然国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仓廪府库，莫非其财。而又有皇庄以为己有，此固众人所不识也。闻大臣中惟彭文宪尝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闻有议乞革罢者，何邪？或云正统、天顺间尚无之。

瞿世用御史巡按广东时，尝寝疾，卧内有垩壁一堵。一夕幻出山水图。世用心怪之，然犹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见，召县官入视，皆以为画也。乃命以墨涂之，隐隐犹见笔迹，后数日才灭。世用病寻愈，亦无他。

京师闾阎，多信女巫。有武人陈五者，厌其家崇信之笃，莫能制。一日含青李于腮，绐家人疮瘼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忧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谓五所患，是名丁疮，以其素不敬神，神不与救。家人罗拜恳祈，然后许之。五佯作呻唤甚急，语家人

云：“必得神师入视救我，可也。”巫入按视，五乃从容吐青李示之。捽巫，批其颊而出之门外，自此家人无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简，献书西岳大王阁下。靖闻上清下浊，爰分天地之仪；昼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闻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诚感神，信不虚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肃爽凝威，为灵术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历像清庙，作镇金方。遐规历代哲王，莫不顺时禋祀，兴云致雨，天实肯从，转孽为祥，何有不赖。呜呼。靖者，一丈夫尔，何得进不偶用，退不获安！呼吸若穷池之鱼，进退似失林之鸟，忧伤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迟，宇宙倾覆，奸雄竞逐，郡县大崩，遂欲建义横行，云飞电扫，斩鲸鲵而清海岳，卷氛祲以辟山河。使万姓昭苏，庶物昌运，即应天顺人之作也。又大宝不可以妄据，欲杖剑竭节，未有飞龙在天，捧忠义之心，身倾济世，志吐肝胆于阶下。惟神鉴之，愿告进退之机，得遂平生之志，有赛德之时，终陈击鼓。若三问不对，亦何神之有灵？然后即靖斩大王头，焚其庙，建纵横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卫公《上西岳书》，不见记载，喜其奇而录之。闻高皇将起义，阴卜于山寺伽蓝神。三投珓，皆不许，遂击破神像而去。十数年间，致成大业。盖古之英雄豪杰，欲建功业，若卫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决之，所谓质诸鬼神而无疑者也。况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虽鬼神之灵，亦莫能测其机兆，则夫丛祠土偶，岂能决哉！

天顺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用事，势焰炙手可热。文人武士，出入其门以盗有名器者，不可胜数。京师有贺三老者，吉祥从子都督钦之妻父也。见钦声势日盛，独不踵其门。钦尝欲为求一官，力辞不可。干面胡同口一卖饼小家，生女美而艳，都督石彪欲取为妾，父母乐从之，女独不肯，乃已。未几，石氏败，彪弃市曹，钦谋反。凡连姻及所亲者，诛窜殆尽，三老独免。

京师有妇女嫁外京人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者换之，名曰“戳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

殃儿”。此特里闲奸邪耳。又有幼男诈为女子，傅粉缠足，其态逼真。过门时，乘其不意，即逸去。成化间，尝有嫁一监生者，适无衅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执于官，并其媒罪之。有男诈为女师者，京城内外人家，留教针指。后至真定一生家，生往狎之，力辞不许。生强之，乃男子。遂系之于官，械送京师法司，奏置极刑。此皆所谓人妖也。

鲍鱼字一作鲒，味美而子有毒，不减河鲀子。食之，能杀人。闻蛇亦能化鳖。凡鳖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则无毒矣。

驸马都尉本秦、汉官。汉有奉车都尉主车舆，驸马都尉主驸马，骑都尉主羽林骑，是谓“三都尉”。今止称驸马，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旧知何驸马”，今人数列侯云“公侯驸马伯”，盖诗词文移，取便无妨。若君前奏对，自当称驸马都尉。今谒陵、陛辞、复命，皆云“驸马臣某”。盖承袭谬误，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猪，二头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即死。王主事禄公差至其地，尝闻之知州云。

尝与郑介庵会饮。介庵问：“鱼馁肉败，不直曰鱼烂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对，因请教。曰：“鱼之烂自内始，如腹之馁；肉之腐自外入，如军之败。”请问何出。云：“不知所出，尝闻之先辈张伯绪如此。”后读程沙随《思问录》中具此说，始知出于程。尝见晦庵先生称沙随为程丈，盖前辈也。《思问录》于《论》、《孟》多所发明。

同寮刘时雍言其乡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来与交，日渐羸惫，医莫能治。闻一道士能祛邪，请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剑，作咒语，噀水使舞。舞将终，叱之去。二童趋出，投水中，久之不起，众危之。逾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头出，头微有角，盖蛟类也。二童仆地，久而始苏，女是夜始安寝，病

不复作矣。道士由是名誉大振。后有人召之，竟不验。或疑其犯淫污自坏也。夫蛟，恶物也。昔周子隐、许旌阳皆尝斩蛟。疑天地间自有此等神术，人能至诚感神，则神物为之呵护，而其术以行。不然，则深渊之底，蛟龙之所蟠据，人虽气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亡生以徇之，鲜有不堕其牙颊者矣，安望其能提髑髅而出哉！

翰林编修张元祯尝建言，选六科给事中不必拘体貌长大，惟当以器识远大、学问该博、文章优赡者充之。其言最当。徒以不拘体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系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选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以壮观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识学问文章，往往过人。盖出自精选，号为得人，如姚夔、叶盛、林聪、尹旻、张宁辈是已。以后则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所谓出题考选，亦不过虚应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选者相继多北人，大率专主体貌，则其类得以并进。况学识兼备者，必思举其职，而屡有纠弹，不若安静简默者之易制也。盐山王忠肃公素有重望，亦进一二乡里之劣者，则其余不足责矣。使为吏部者，以公天下为心，不阴厚乡里。遇缺选，其体貌丰伟，音吐正当者，五倍其数，试其奏议弹文数篇，若场屋时文，则不以试。每五六人中，择其优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吴味道处之，遂昌人。尝言其家人看稻庄所，夜吹笛以自娱，忽有大面矬人倚石而听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为鬼物，然未敢发也。至三夜，乃然炭坐处，置铁箸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复来，乃出其不意，取箸刺之。急趋水旁去。诘旦，踪迹之，见一大虾蟆死水旁，刺痕在其颔下。

近时言官言宫闱事，尝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噤不敢言。有孙御医者，素善谑。人问生疥何以愈之？曰："请六科给事中恬之。"问故，曰："不语唾可治疥也。"昆山有徐生善写竹，尝游京师，吏科有知者，请写竹于壁。写毕，欲题其上云"朝阳鸣凤"，或云："恐致人口语，不若易以舞凤。"或又以为不可，乃以彩凤易之。有从旁语

云："鸣也鸣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摇摆过日可也。"众哄堂一笑而散。闻此等嘲谑，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国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绥守臣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骑，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使者。兵部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如延安之绥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涧、安定、安塞、保安、庆阳之宁州、环县，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其优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贴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时得壮丁五千余名，委官训练听调。此陕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动。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时，大理府地震有声，民屋摇动，二次而止。鹤庆军民府本日亥时，满川地震，至天明，约有一百余次，次日午时止。廨舍墙垣俱倒，压死军民囚犯皂隶二十余人，伤者数多，乡村民屋倒塌一半，压死男妇不知其数。丽江军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时地震，人皆偃仆，墙垣多倾。以后昼夜徐动，约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时方止。各处奏报地震，无岁无之，而云南之山移地震，盖所罕闻者，故记之。

卷八

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盖其时方崇道教，而内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辈方用事，故致隆于其所尊如此。予闻之，颇不平，言于尚书余公，欲优厚之。公慨然曰："是义举也。"即日奏允。自是衍圣公往回陆路，得起上等马，回日，应付马快船装送。于吾道实有光云。时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宠市恩，以结人心。腾骧左右等四卫勇士小厮及养马军，奏乞悉给以胖袄裤鞋，事不下议部，即可之。时固安王公复为工部尚书，余肃敏问之曰："府库衣裤之富如此，先生何议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边方有警，应调京军出征，则以此给之。使其不劳缝制，得以克日起行。京卫军士守卫守城者，无调遣之急，岁给与布匹棉花，使军妻各自缝制，以省有司劳费。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卫军士，既给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预备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内竖，其于国体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读《春秋左氏传》，列国大夫或论事，或谏君，动辄陈古制度，如指诸掌。共父文伯之母，虽一妇人，而其叙王后亲织玄纊以下云云，本末不遗如此，则当时学士从可知矣。于此不惟见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学，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选考试，监生作经义，有不能记本题者，任意书平日所记文字塞白，名曰请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职云。此风自宣德以来已有之矣。夫时文与古义，虽大

不伦，而姑恤之政，盖无有甚于此者。呜呼，使此辈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苏州昆山人。正统六年任知滦州。涉猎古今，莅民得体，尤善楷书。十三年，以外艰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志·名宦》条所载，然昆山未闻有此人。岂其先流寓他处，出身籍贯，犹书所自与？记以备考。

广陵之墟有五子庙，云是五代时群盗尝结义兄弟，流劫江、淮间，衣食丰足，皆以不及养其父母为憾，乃求一贫妪为母，事之甚孝。凡所举动，惟命是从。因化为善，乡人义之。殁后且有灵异，因为立庙。吴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谓太妈，疑即此鬼也。噫！人莫不善于为盗，而亦有风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尝泯也。况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为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亲在而不遵其教，亲殁，富贵而不思者，视五子能无愧乎！

延安绥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约广七八百里，胡虏时窃入其中，久之乃去。叶文庄公为礼部侍郎时，尝因言者欲筑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谓其地沙深水少，难以驻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其议遂寝。然闻之昔张仁愿筑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时夷人巢穴其中，春深才去。近时关中大饥，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众，逾年才复业。则是非不可以驻牧耕种也，当再询其所以。

《周礼》：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县官，凡有马政者，每岁祭马神庙，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尝在定州，适知州送马神胙，因问所祭马神何称，云称马明王之神。及师生入揖，问之，亦然。盖此礼之不讲久矣。但不知太仆寺致祭如何，未及问也。

天妃之名，其来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然则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时，莆田林氏女有灵江海中，人称为天妃。

此正犹称岐伯张道陵为天师，极其尊崇之辞耳。或云水，阴类，故凡水神皆塑妇人像。而拟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尧后。盖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谬为此也。

翰林院、尚宝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门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门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为定位。六科本与尚宝司相邻，今工部委官制衣处，犹称六科廊是也。永乐间失火，迁出午门外，今遂为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遍求之，乃对坐一空柜中，其发茎茎相结。凌季行言：褚御史昌胤家人遇雷震死，遍身衣皆裂成细条，其条阔狭如一。邵文敬言：其乡雷击一佛殿，两鸱尾皆失去，盖脊筒瓦内石灰泥，撤净如扫，而瓦复不动。张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层，每层檐铃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县，言本县一山有雷神，甚灵异。尝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声如鸭，嘴爪如鹰者，三盘旋而飞。庙有大松十数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许，无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尝知崇仁县，一日雷雨中有物堕谯楼，黑色，无头尾，其圆径丈余，不久复飞去，疑其为雷神。此皆平日闻坐客所谈，因类记之。

羣旧作群，云高皇恶君与羊并，命移君羊上。㬎旧作昶，云文皇为夏中舍改书。崑旧作崐，云崐尹马文炯欲镇压其民改书。此乡俗相传，然羣崑古字，观韵书可知。㬎字，尝于山东宪副陈善所观赵松雪墨卷见之。盖偏旁上下，自昔并用。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时所见耳，非始此也。天顺甲申进士㝵茂，英宗不识其姓，问之李阁老贤。贤对以音与陕同，因命改姓陕。近时山东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适北边有警，上览疏，见其名，嫌德盛与得胜相近，命改名靖。

天顺间，江西儒士吴与弼讲明理学，名重一时。尝被荐征上京师，授春坊谕德，力辞不受，遣还田里。成化间，海南贡士陈献章亦

以理学名，有司尝应诏荐上，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检讨、驾部员外郎。张弼书韵语诮之云：“君恩天地宽，臣节日月皎。无事徒受官，优游岂不好？未识义如何，借问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陈情表》。”献章不能答，未久辞归。献章，与弼门人也。

于公谦、王公文遇害时，以迎立外藩诬之。文称冤，谦但云亲王非有金符不可召，当辩之。时印绶、尚宝诸内官闻之，检阅各王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众皆危疑，不知其故。乃问一退任老内官。云尝记宣德间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详。遂往问之，云是宣庙宾天时，老娘娘以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尝欲召襄王，因取入。后以三杨学士议不谐而止。符今在后宫暖阁中。老娘娘，张太后也。于是启太后求之，果得于其处，已积尘埋没寸余矣。其后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长乐县平地长起一山，长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余，横广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蚬，民取食之，味甚美。乃争取食，食者不数日患痢，死者千余人。

戴御史用，字廷献，江西高安人。未第时，尝延一师于家塾。师好为人作讼牒，用父却之。其俗，凡为师弃于人者，无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处邻郡，令家人讼于官，云师有经义，直银若干，用图之致死。用不胜搒掠，乃自诬服。用家出重赏购求能得其踪迹者。逾年，忽一人报其匿处，乃俾为向导，果得之，事始白。后登成化丙戌进士第，仕至贵州参议。彼衡门褐夫，不皆用伍，则死于冤狱者岂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慎也。

正统间，杨文贞公自江西还朝，所过馈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时为淮扬盐运使，馈鸡四翼，茄一盘，杨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扬之意，默寓于交际如此。先奉直公时客淮扬，亲闻其事。

天顺间，安阳民牧牛，入一破冢中，铁索悬一棺，去地四五尺，

四旁无一物。民摇动其棺，沙土蒙头而下，不能开眼。民惧，急趋出，沙已没趺矣。翌日，拉伴往视之，沙土满中，不复见棺，盖触其机发也。

山西之石楼、永昌，陕西之神木等县，土人善邪术，名“小法子”。能以刀锥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觉时，急求解法，则免。广东西人善造蛊，置饮食中，中之，即腹胀死，以药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鱼或蛇或虾蟆而愈。云南孟密等夷有术，能以木换人手足骨，人初不觉，久之，行远任重，即痛不能胜。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视之，果木也。此皆问之其乡人，皆以为实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饥。都御史林公聪以便宜之命赈济，驻节扬州，令御史借粮十万石于苏州府。知府林公一鹗以苏为闽、浙衿喉，江、淮冲要，万一地方不靖，无粮，其何以守？不许。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鹗知大体云。

古对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触槐，甘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两家择配，巳酉二命相当。皆佳。近又闻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为婢，女又可为奴。亦可喜。

史传所载，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坼而生契，陆终氏娶鬼方之女，开其左右胁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称释迦之生，出母右胁。黄冠氏称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为妄。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从右胳下水腹上出。宋时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从股髀间出，皆创合，母子无恙。二事各有指据，然亦未敢尽信也。近见巡按凤阳御史周蕃奏灵璧县民家生一子，溃母脐下而出，创溃处寻愈。据此则汝南、莆田二子之生，当亦不诬也。

汉、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壮则入伍，老则放归，即三代寓

兵于农之遗制也。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且谪发之地，远者万里，或数千里，近者千余里。南北易调，非其土性，难以自存，是以死伤逃窜者，十常七八。行伍实数，能几何人？况有罪谪发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无惑乎什伍之亏耗也。在京惟府军前卫幼军，皆止终其身，与前代兵制暗合。旗手卫有等军士，永乐间奉有不逃止终本身、逃者子孙勾补之旨。宁老死行伍，无一人逃者。府军前卫幼军，旧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为常令，故今亦无逃者。盖逃者特为身谋，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使当时议兵制者，以前代之制为主，而以此法绳之，则隐匿脱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无，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须，饮器也。以其应急而用，故名。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注云："饮，于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为急须，饮字误之耳。吴音须与苏同，今称暖熟食具为仆憎，言仆者不得侵渔，故憎之。王宗铨御史尝见内府揭帖，令工部制步甑，云即此器，乃知仆憎之名传为讹耳。直驾校尉著团花红绿衣，戴饰金漆帽，名曰"只孙鹅帽"。只孙，衣名，今人有称"执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医士刘溥，字原博，博学能诗。画士范暹，字启东，读书善谈。二老皆苏人，在宣德、正统间，馆阁诸公皆爱重之。原博仅官太医吏目，启东终身布衣而已。意者当时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当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于是不能无感。

昆山五保张某，兄弟业疡医。凡求疗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饶，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将甘心焉。一日，买舟入城，兄预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惧，急搒舟就岸，得逸去。将讼，县有父老曰："彼无天理而害汝，今计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讼之，且将拘系证佐，必贻害舟人，不如且止。"从之。未几，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开，竟成瞽疾而死于贫。人以为不道所致云。

元制，内设中书省，外设行中书省。故旧时移文中，多称各省。今既改行省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称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肃政廉访司。俗称按察使为廉使，按察司多扁肃政字，皆踵其旧也。揆之时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厅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已字，诸司则无之。盖误读程伯淳语御吏为御史故也。不然，岂有官者皆不必正已，惟御史当然耶？

《玉篇》奇字类，如欸乃、万俟、宿留、冒顿、可汗、阏氏、龟兹，皆连绵假借。余如袒免、星宿之类，半是本字，未为奇也。今记忆类此者书之，读书有得，当不一书。於戏乌呼、委蛇逶迤、齐衰咨崔、相近禳祈、扶服匍匐、扬休阳煦、子谅慈良、恶池呼沱、曲逆去过、休屠朽除、谯诃谁何、从臾总勇、陂池坡陀、取虑趋庐、毒冒代妹、未嬉妹喜、揖濯楫擢、魋结椎髻、洒削洗鞘、厓皆阙、朱提主池。

潘流清处之，青田人。与岳内翰季方同游太学，俱有文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师。一日，季方过陈缉熙内翰，适其友李斯式出揖。季方愕视久之，问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应真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写其真，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遗容，命拜之。辰不识，持归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异事也。辰字时用。博学能诗文，与李宾之学士有通家之好，李盖岳之婿云。

松江一京官，养疴家居，因星士言，某年当死不测，日以诗酒盘桓园池间。虽比邻招饮，亦不出也。一日，弹琴假山下，石仆压死。闽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图终身，人薄之，无委禽者。乃决之术士，云年至六十当享富贵之养，娼不以为然。后数年，闽人子有奄入内廷者，既贵，闻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馆于外第。翌日，出拜之，遥见其貌陋，耻之，不拜而去。语左右云：“此非吾母，当更求之。”左右观望其意，至闽求美仪观者，乃得老娼以归。至则相向恸哭，日隆奉养，阅十数年而殁。威宁伯王公为大同总兵时，术士俞姓者，一日过职方，予问之，曰：“当不久败矣。”予问：“当在何年？”曰：“今

年。”未几，降敕面谕，革爵为民，安置安陆州。

周宗伯洪谟之父，尝为长阳训导，作《妖魅说》。言门生何瓒与其弟饮民家，瓒醉归，失弟所在，搜于山，累日，得之木上。问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见尔辈来，遁去矣。盖山鬼也。又门生之父郑老者，入深山采药，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数里，有人追与斗，云：“何以割吾耳？当见还。”郑老巫者，有禳鬼术，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归路。后数日，家人寻得之，邀使归，固不肯，乃执以归。药之而醒，备言其故，如一梦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强死之鬼，与木石鸟兽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独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须持利刃，不宜独行。

吏部尚书历城尹公旻罢后，朝士多指其招权纳赂之迹，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资之半，赈济山东饥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诚耳。如各部司属官之贤能者，每向人称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举时，乃先掌科掌道官。若举部属，亦先出入中官之门者，平日所称道者反不与。又尝记户科给事中李孟旸奉使山西，回见代州等处要地，武备不饬，奏乞设整饬兵备副使，以专其责。兵部覆奏，已得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寝而不行。后察之副使，该于刑部年深郎中内，以次升用，一乡人觊觎京职，不欲外升。欲越次他升，又恐机泄，故止。觊觎京职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后坐其党，调外任。

吴中有鬼善淫，凡怀春之女，多被污。与之善者，金帛首饰，皆为盗致。吾昆真义民家一女，将被污。女曰：“泾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来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独不正耶？”遂去，更不复来。乃知邪不干正之说有以也。

苏城商人蔡某，尝泊舟京口，见一客长躯伟貌，须髯被腹，髭长数寸，蔽口。窃计其有碍饮食，乃邀入食，肆以观之。客临食，脱帽，拔髻中二簪，绾其髭，插入两鬓，长歠大嚼，旁若无人。食已，

谢去，曰：“感君厚情，何以为报？”令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当以此示之，云‘胡子老官，压惊棍在此’，彼必退去。”后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为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于人故也。蔡后死九江，客闻之，赙以白金，遣人护丧至京口而去。

钞字，韵书平去二声，皆为略取写录之义，无以为楮币之名者。今之钞，即古之布。《诗》云“抱布贸丝”，《周礼》“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币，今以楮，故曰楮币耳。宋有交子、会子、关子、钱引、度牒、公据等名，皆所以权变钱货，以趋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盐粮有盐钞。钞之名，始见《宋史》。盖即今盐引也。今文移中有关子，僧道簪剃有度牒，乡试举人投礼部有公据，茶盐等货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衡书贯例，外书禁条，阑下备书经由行换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贯至五十贯，名大钞。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钞。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元史》记钞之文云：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然皆不详其尺寸之制。今之钞，盖始于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袭之欤！闻洪熙、宣德间，犹有百文钞。今但有一贯文者，每贯直银三厘，钱二文，非复国初之直矣。其制以桑楮皮为之，竖长一官尺，横八寸，额上横作楷书，云“大明通行宝钞”，中作楷书“一贯”二字，字下图一贯钱形，左右作叠篆各四字，云“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其下楷书钞法禁例，上下钤户部印，四围花纹阑。

镯音蜀，又音浊。《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注云：钲也，形如小钟。韵书又云“温器”。今人名臂环为镯，音浊，盖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虫，一名蚅。《尔雅》“蚅乌蠋”，《诗》“僮革金厄”，注云：金厄，接辔之环，形似乌蠋，以金为之。今女人金银臂环累累有节，而拳曲正如蠋形。镯当作蠋，音虽少异，其义甚明。

里人曾孟源尝夜行，有水当涉，遇一旧识，云：“吾负汝过。”孟源喜从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坚附其背。既登岸，负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坚，忽变为一板，抱至民家，叩门乞火烛之，乃火焦棺板也，劈而焚之，深以为不祥，自分必死，然竟无恙，后年逾七十而终。

卷九

陈宗训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猎书史，事母尽孝。每饮食亲友家，遇时新品味，母未尝，必托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买以奉母。或远方难得之物，可怀者必怀归。母心乐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尽孝谨，有自来矣。

雎鸠，扬雄、许慎以为白鷺，郭璞以江东人谓之鹗，陆机以幽州人谓之鸷。黄公绍讥其皆以意求之，断以为即今之杜鹃，云："自蜀人作《华阳国志》，妄称望帝所化，遂有杜鹃、杜宇之名，而雎鸠、王雎，世反不识。"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诗传》云"状类凫鹭"，最为得之。今吴音讹呼雎为竖。婚礼，好事者必求鸳鸯、王雎以备名件。盖非尚珍异，鸳鸯取其匹而有思，王雎以其挚而有别也。

文武诸司之设，各有正官主之，如五军都督府则左右都督，通政司则通政使，大理、太常、鸿胪、光禄等寺则各寺卿，国子监则祭酒，太医院则本院使，钦天监则本监正，上林苑监则左右监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处之，中军都督府英国公张懋，右军都督府保国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军都督府定西侯蒋琬，前军都督府新宁伯谭祐，后军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张文质、太常寺刘岌，鸿胪寺施纯，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大理寺，工部尚书杜铭。光禄寺艾福，国子监丘濬，钦天监康永韶，皆礼部侍郎。太医院则通政使蒋宗武，上林苑监则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变也。成化乙巳记。

《癸辛杂识》云："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此说殆非。盖金银谓印，青紫谓绶，或谓所佩鱼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绶紫袍，今时文武极品官，俱无金印，印亦无绶。又紫为禁色，臣下无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绯袍金带，七品以上，青袍银带。此即金紫银青之遗制也。

巡抚官永乐间已有之，然仅设于要处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设渐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来，悉置都御史。初意盖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逊，以此轧之耳。以今计之，亦太盛矣。苏、松等处，凤阳等处，宣府等处，顺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绥等处，甘肃等处，河南、山东、山西、辽东、大同、宁夏、陕西、湖广、江西、两广、云南、四川、贵州、福建，凡二十人。内署衔不同者，两广曰总督军务，苏松等处曰总理粮储，凤阳等处曰总督漕运，辽东、湖广、云南皆曰赞理军务，山西曰提督雁门等关，保定曰提督紫荆等关，顺天等府曰整饬蓟州等处兵备，余止称巡抚。郧阳等处曰抚治，盖主流民也。凡推举各边及腹里干涉军务者，吏兵二部会同；干涉钱粮流民者，吏户二部会同。惟总督漕运者，吏户兵三部会同。江西、福建、山东地方，有事则设，事宁则革之。

各处总兵官印文，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延绥曰靖虏副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云南曰征南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皆柳叶篆。漕运总兵无将军名目，其印曰漕运之印，叠篆文。若陕西止称镇守官，贵州、蓟州等处，虽名总兵，俱无将军印。

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时未有总兵之名。十三年，里河漕运加至五百万石，统各处一百七十余卫。后以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各都司所属茶陵、临山、彰德、济南等卫地远，省之，每岁止运四百万石。洪熙元年，始充总兵官督运，镇守淮安，此设总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书黄福计议于徐州等处立仓，令官军接运。六年，挂漕运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佥事王瑜、都

指挥佥事吴亮充左右副总兵同管。正统四年，专以马兴充总兵，汤节充参将，此设参将之始也。景泰二年，设左佥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总督漕运之始也。

钦天监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后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于本衙门任用，不令出任府州县官。盖有深意存焉。太医院官无考满依资格升职者，盖此流医药有效，则奉特旨升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职，钦天监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罢革传奉冗官，则太医院官皆在其列。计无所出，则请旨去留，由是权移他手，而贤否混淆矣。

乡民有子患疮疹，备牲酒祷神，语拙不能致词，乃要其妇翁祷之。翁之孙适亦患此疾，翁乃对神私语，为其孙祷。时婿拜于后，怪其词不扬，膝行听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孙愈，婿之子亡。婿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诉于人，人以为笑。成化间，一巡抚都御史被讼于朝，其亲有官给事中者，巡抚乃以重赂托之，赂中官求援，给事以为己物，奉以求进，由是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抚竟坐法戍边死。又兵部尚书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亲家有为刑部尚书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纳赂。尚书之为己谋亦如给事。于是去刑而迁兵，侍郎知之，恚恨，疽发项死。此二人与妇翁之御其婿者甚类，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刘引静，幼为一商所养，商死，刘为持服。岁时修斋设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养，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夺其志也。商家后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闻其贤，欲娶焉。刘不从而止。京师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从子也。尝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削发解足纨为尼。屠宝石，京师大贾也。尝以罪发遣辽东充军，家破无可托者，以白金万两寄所昵妓家。后数年赦回，以所寄还之，封识如故。世有处贵富之地，而淫亵无耻，当变故之时，而贪昧忘义者多矣。孰知风尘之中，有此卓异者。人性之皆善，岂不信哉！然则观人者，未可以其类也。

朝廷近建三官庙，规制弘丽，像肖庄严，其费皆出内帑，不烦有司。工成日，内府各内官及文武诸司大臣，俱往瞻礼。盖上承母后意，而群臣将顺之也。兵书涞水张公问予三官所由始。尝考之汉熹平间，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张鲁为五斗米道，而鲁尤盛。盖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有疾者，令其自书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始于此。予既以复张公，且为评云："水为五行之一，生于天而附于地，非外天地而为物也。今以水与天地并列，已为不通之论。若其使民服罪之书，水官者沉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则置之云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则山非地乎？其诬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甖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此邵康节先生诗。今人呼盛茶酒器为甖，有自来矣。然此字亦后人方言所增，韵书无之。

《檀弓》记孔子居宋，见司马桓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谓石椁，若今合石为之，不应若是其难也。弘治戊申之春，舟过徐州约三十里，闻乡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为古迹，甚奇。乃命舣舟一登，读眉州万阁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即所谓桓山，宋桓魋葬处也。其隧道当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后有一穴可入，石椁约高丈余，其深约五六步，其广半之。两旁又各凿为夹室状，每处可容十人。盖四周一全山，山而刳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苏长公游此山时，盖已荡然，金椎之余矣。今石壁所刻赋，盖后之好事者为之。其称洞山者，以石椁为洞也。

近见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乡人之丧，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问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轻。"束者云："斯须之敬。"闻者质予，当以何人为是。予曰："若论小节，二人皆是。若论大体，二人皆非。盖父母之丧，虽出门吊问亦不可，况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吊，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轻乎？如以为礼尚往来，使子

弟行之可也。”

唐诗云：“邵平瓜地接吾庐，谷雨干时手自锄。”《历解》云：谷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令雨其谷于水也。读为上声者非。

梅圣俞《河鲀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鲀当此时，贵不数鱼虾。”而吾乡俗语则云：“芦青长一尺，莫与河鲀作主客。”芦青，即荻芽也。荻芽长，河鲀已过时矣。而圣俞云然，予尝疑之。后观范石湖《吴郡志》，始知此鱼至春则溯江而上，苏、常、江阴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润则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则在二三月之交。池阳以上，暮春始有之。圣俞所云，殆池阳、当涂之俗；而欧公所谓“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为羹，则又附会之说，非真知河鲀者也。

观属目，闻属耳。然佛书有“观其音声”之文。杜诗有“心清闻妙香”之句。正犹鸟不可以牝牡言，兽不可以雄雌言，《易》有牝鸡，《诗》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会而不必泥也。

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滨海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而得，则非蜃气矣。《辽东志》云：辽东东南皆山也，其峰峦叠翠，葱蒨可观。当夏秋之交，时雨既霁，旭日始兴，其山岚凝结，而城郭楼台，草木隐映，人马驰骤于烟雾之中，宛若人世所有，虽丹青妙笔，莫尽其状。古名登莱海市，谓之神物幻化，岂亦山川灵淑之气致然邪？观此，则所谓楼台，所谓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气，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气，亦非神物。东坡之祷，盖偶然耳。且诗中有云：“朝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其自负亦不浅矣。况此

老素善谑，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鸣其不平邪？

虞邵庵作《朱泽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将就馆，其姑施夫人疾病，叹曰：‘吾妇至孝，天且赐之佳子，吾必及见之。’既而疾且亟，治后事，其大父卜地阳抱山之原，使穿圹以为藏。施夫人曰：‘异哉！吾梦衣冠伟丈夫来告云：勿夺吾宅，吾且为夫人孙。’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陆君绩之墓’，别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烂，人来换。’石果断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梦伟衣冠者复来曰：‘感夫人盛德，真得为夫人孙矣。’德润生，其大父字之曰顺孙，而施夫人没。人以为孝感所致。”德润，泽民名也。泽民仕元，为征东行省儒学提举，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审如是，则泽民乃陆公绩后身也。予尝观前代探环觅刀等事，犹未之信。今观此文，则知天地间异闻，不可谓尽无也。

杨铁崖，国初名重东南，从游者极其尊信。观其《正统辩》、《史钺》等作，皆善已。若《香奁》、《续奁》二集，则皆淫亵之词。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于门人子弟滥为笔录耳。后得印本，见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赋《闲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闲情赋》有云：“尤蔓草之为会，诵《召南》之余歌。”盖“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铁崖之作，去此远矣。不以为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奁》、《续奁》惟昆山有刻本，后又有杨东里跋语。玩其辞气，断非东里之作，盖好事者盗其名耳。记此以俟知者。

魏将军某，年七十余，披甲上殿，及随銮舆出入，不减少年。人问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时，已绝男女之欲。周和尚，庐陵人，流落京师，年九十余，远路能步行，须发不白。予尝问其得何修养之术，云无他术，自壮年能节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与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岂不能资生自身？”太仓画士张翚，年九十余，耳聪目明，犹能作画。尝问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颇淡，欲事能节，或者赖此耳，无他术也”。

毗陵谢应芳子兰，尝论三高祠不当祠范蠡。云："季鹰、鲁望，吴产也。吴人视为东家丘是已。鸱夷子皮，始终事越，间以行成留吴，其心未尝一日忘乎越也。进美女，献宝器，以惑吴之君臣。乘虚进兵，以灭吴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谋，越人论功，蠡居第一，岂非吴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遁迹而去，其识见固高于常人。然浮海之装，捆载珠玉，在齐复营致千金之产。自齐居陶，父子耕畜，转物逐利，复积畜累巨万。太史公前后不一书者，盖深鄙之，非美之也。较诸子房辞汉，翛然从赤松子之游，相去多矣。杜牧之、苏子瞻皆谓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为比。由是观之，谓其人为贪为秽，亦不为过，尚何风节足慕乎！今也以吴人馨香之黍稷，享敌国贪秽之仇雠，于理其可乎哉！《礼》云：民不祀非族。况仇敌乎！吴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为吴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让至德之圣，祠于堂上，配以二贤，仍以季鹰、鲁望列之从祀。如此，则正前人之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风，崇礼让，激衰世薄俗而劝之于风化，岂小补哉！若谓蠡有功而祀之，则越人祀之宜矣。如诸葛武侯之贤，蜀人祀之，吴、魏未尝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谓质诸鬼神而无疑者也。"此言具子兰《上饶参政书》。自志云："方议移文有司，会世变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尝道，其言吴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则前人所未发也。

先儒谓诗传有本韵不必叶而叶者。今细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从又，吴人自来呼又为以音，但不通于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谓矣"，《传》云：遐与何同。若以声音相同，则今常熟吴音称何人为"遐个"是已。其引郑氏云：遐之言胡也，则又以义不以音矣。

巡抚周文襄公初至昆山，甫登岸，盛怒，挞一人，儒学教谕朱冕叱皂隶令止。进白公曰："请姑息怒，至衙门治之可也。"公从之。至

寓府，入见后，公召冕问故，对曰：“下车之初，观瞻所系，恐因怒伤人，累盛德耳。”公谢之。未几，太仓开设卫学，公奏保冕为教授，且语二卫武职云：“吾为尔子弟得一良师，宜隆重之。”冕字士章，嘉兴人。在昆庠时，季考月试，赏罚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论师道者，必首称之。详见叶文庄公《水东日记》。

尝闻中官谈汉府事，因问汉庶人所终。云：初，庶人被执，锁絷逍遥城。一日宣庙欲往观，左右止之，不听。及至，熟视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宁。始自悔，亟命壮士舁铜缸至，覆之，缸约重三百斤，犹觉顶负而动，积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时，火炽铜熔，庶人亦不知其处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时，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时大震，本日戌时复震，初五日丑时复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继震，十九日连震二次。考之自古祥异，所未闻也。

凡军前纪功，南蛮首三级为一功，北狄首一级为一功。凡妇人首级，受赏而已，不升官。北狄妇人面与男子无须者不异，故报功者多。杂以妇首充数，莫能辨也。尝遇都督马仪，谈及此。仪云：“辨之亦有法。纪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妇人，俯者男子。”予尝闻水中浮尸，男俯女仰，此阴阳定体之妙。虽人力翻覆之，终归其旧，未知人首亦然。仪在边最久，必尝试，知其然也。

积书不能尽读，而不吝人借观，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无行，当谨始虑终，勿与可也。世有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说，此小人谬言也。痴本作瓻，贮酒器，言借时以一瓻为贽，还时以一瓻为谢耳。以书借人，是仁贤之德，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岂可但以痴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达下情，广朝廷之聪明，于政体关系最重也。洪武、永乐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

有事即露，无幸免者。自天顺间，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于是始有关防。然其时但拘留进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纵之，未尝窥见其所奏事也。后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拆封类进及副本备照之说，一有讦奏左右内臣及勋戚大臣者，本未进而机已泄，被奏者往往经营幸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祸。祖宗关防奸党，通达下情之意，至是无复存矣。可胜叹哉！

成化末年，太监梁芳辈导引京师富贾，收买古今玩器进奉，启上好货之心，由是幸门大开。金夫子弟，各以珍异投献求进而无名，乃于各寺观聚写释道星命等书进呈，遂得受职。内原任中书序班者，得升职至太常、鸿胪、太仆、少卿等阶，白身人得受鸿胪主簿、序班等职。生员、儒士、匠丁、乐工、勋戚厮养，凡高赀者，皆与并进，名曰传奉。盖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铨选，故名。名器之滥，无逾此时。未几，以星变修弭，廷议革之，稽其数，原有职传升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职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职，勒令原籍闲住，不再录用。军职传升者，数当倍蓰，未暇籍也。

鸭脚树实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银杏，是似而非也。

陆展染白发以媚妾，寇準促白须以求相，皆溺于所欲而不顺其自然者也。然张华《博物志》有染白须法，唐、宋人有镊白诗，是知此风其来远矣。然今之媚妾者盖鲜，大抵皆听选及恋职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须发药，修补门牙法，观此可知矣。

卷十

予未第时，未尝作诗余。天顺己卯赴会试，梦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题，予为一阕与之。既觉，犹记其半云："一片白云，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风，苍松积雨，此是怡情处。"及下第归，读书海宁寺，僧文公出《白云窝卷》求题，宛如梦中。癸未会试，尝梦人赠诗云："一篙春水到底浑，入指不见波涛痕，霹雳为我开天门。"至期，贡院火。盖术家有霹雳火之名，而"到底浑"、"不见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职方，梦访李阁老，题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听，骑马夜还家。"戊戌在武库时，梦为小词云："风剪剪，花枝偃，铃索一声惊卧犬。可人期不来，半窗明月朱帘卷。"乙巳居忧时，梦为一诗云："海中种珊瑚，远意为儿女。十年失采掇，一枝遽如许。"俱未解其何谓也。

郊坛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坛壝，每岁祭天凡四举。如祈谷大雩之类，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举耳。本朝无北郊，每岁孟春，天地合祭于南郊，名天地坛。坛上又有大祀殿，以为行礼之处。闻议礼之初，高皇帝以义起之，儒臣莫能夺也。宋朝最多名臣硕儒，而其制礼亦多难晓。如祭天于圜丘，而从以五方之帝，则凡本乎天者，无不在矣。又有所谓感生帝之祭，感生，谓如以火德王，则祀赤帝也。祭地于方泽，而从以岳镇海渎，则凡丽乎地者，无不在矣。又有所谓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尝言：既祭社，则城隍不当祭。不知于此等大处，何独无议论，抑尝有之而莫能回邪？

尝读《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诗，以其类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传注，不敢妄生异议也。近观王鲁斋《二南相配图》，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盖鲁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为后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秾矣》为《王风》之错简，《野有死麕》为淫诗，皆不足以与此。其大意以为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其所删者，容或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配以为图，其见亦卓矣。使鲁斋生于晦庵之时，得与商榷，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秾矣》二篇，则非予识所能到也。

医书言瘦人骤肥，肥人骤瘦，皆不久。同年薛为学登进士时，体甚肥，及为御史，忽尔瘦削。未几，公干郧阳，一疾而殁。闻殁时，身躯缩小如十余岁小儿，此尤可异也。

徐州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岩，水势湍急，最为险恶。正统间，漕运参将汤节建议于洪旁造闸积水，以避其险，闸成而不能行，遂废。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余块，又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堤岸一百三十余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谢敬修砌吕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阔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长三十五丈，阔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费瑄修砌吕梁上下牵缆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迹，而三人皆遭谤议，遂至坎坷。盖志于功名者，多不避小嫌；无所建立者，辄生妒忌；当道者不能察，则辄信不疑，而废弃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惩，而因循岁月，虽有当为之事，一切逊避，以免谤议矣。呜呼！仕道之难如此夫。

王忠肃公翱一日入内府，主事某从至左掖门，附名。主事书云：吏部尚书王、主事某入。忠肃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闻乎？"使书名而入，立候东阁下。主事在左顺门旁，与一旧识内竖谈笑自若，公遥见之，呼主事问曰："曾读《论语·乡党篇》否？"主事以"曾读"对。公曰："过位，色勃如也，如何说？此地岂是尔嬉笑之所？后生如此轻薄邪？"盖奉天门御榻在焉，

左顺去奉天不远，故忠肃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肃之谥，可无愧矣。

宪宗皇帝受终日，英宗遗言“免用宫嫔殉葬”，此最盛德事。故宪宗宾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训也。於戏！英宗一言，前足以杜历代之踵袭，后足以立万世之法程。自《黄鸟》兴哀之后，仅见此耳，岂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谢恩。凡上尊官皆用启，故当时有王公《四六语》、《四六嘉话》等书。大率骈丽之文，褒谄之语，其于治体无补。本朝表笺，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状元率诸进士谢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谢恩表，出自临时撰文。上朝廷封事谓之“奏”，上亲王谓之“启”，亦皆直陈其事，不用四六体。是以文臣文集中，无作“启”者，去华就实，存质损文，亦士习一变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颁降芟繁体式。职方掌边务，覆奏封事颇多事，必引援经史，断以大义，比诸司章奏，稍涉文墨，盖故事因袭如此。至凡事宜掌司时，一奏之中，引经大半，而处置事体处，反欠精神，人颇厌之。予窃以为边方有事，只须斟酌事体，非卖弄文学时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论事，不急繁文，一切损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评议议事条件，应引经史者，略引为证，庶使词理简明，尽对君之体。闻天顺间，职方奏内引《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一兵书抹去“乃其有备”四字，云：“何用如许字？”该司云：“此经句，不可去也。”兵书以轻薄叱之。诸司闻之，以为笑谈。

车字昌遮切者，韵书云：舆轮之总名。今观凡器之运转者，皆谓之车。则车字有转运之义。如桔槔汲水曰车水辘轳，挽舟过堰曰车坝，纺纱具曰纺车，扬谷具曰风车，缫丝具曰缫车，圬者敛绳具曰线车，漆工漉漆具曰漆车，规工曰车旋，皆以其有机轴，能运转也。至于沸油者曰油车，梳工制梳骨、角工制簪亦皆曰车，此未可晓。

兵部选官后，武选司官必于内府贴黄。所贴有内黄、外黄。旧官新官，各有黄簿。每官一员，名下注写功升世次，会同尚宝监、尚宝

司、兵科官于奉天门请用御宝钤记。外黄印绶监收掌，内黄送内库铜柜中收贮。后遇袭替，官选簿迷失者，与赴内府查外黄，外黄可验则已，如或不明，查内黄，其慎重如此。今军职多不知自重。如在京卫所官犯罪，备招送武选查例发落者，无日无之，往往有罪大恶极，非人所为者。故予尝谓不观贴黄用宝，不知军职之所以重；不观法司招议，不知军职之所以轻。

成化末年，患京师多盗。兵部尚书余公议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予尝以曹参告后相，狱市并容之说止之。公不听，语人曰："陆郎中书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属等官五十员，分投街巷，望门审验。时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无引者，辄以为盗，悉送系兵马司。一二日间，监房不能容，都市店肆佣工，皆闻风匿避，至闭门罢市者累日。骚扰之谤，渐闻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时，途中有抛击甓石者，公益惧。乃促毕事，第令五兵马司造册复命而止。徒尔扰下，无补于治也。一日，公语刘时雍云："陆郎中向以曹参事止我，我尝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诚有见，后人莫能出其范围也。"

南方寺观及人家庭院中，多种芭蕉，但可资观美而已，实无所用。或以其叶代荷叶，衬蒸面食，然妇人有症瘕及血气病者，感其气则益甚，是亦不可用也。闻猪瘟者，以其根饲之；鱼泛者，以其干锉投池中，则已。未之试也。

荞麦之荞，韵书无之，《本草》有之，盖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药石尔雅》一卷，乃唐元和间梅彪所集诸药隐名，以粟、黍、荞、豆、麦为五芽，则此字之来亦久矣。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复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

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江西一游士善异术，上官多礼貌之。按察某副使独不信，术士欲自见，请以术为戏，许之。乃剪纸为二刀，作法戏之，二刀即飞起，交舞于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动。俄而扑其面，副使以袖拂之，术士乃收刀而去，但见副使双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闻之姜恒颋进士使江西云然。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方贽均两浙杂税，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贽以为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为王民，岂宜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故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定式。贽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有子五：皋、準、覃、巩、罕。準之子为丞相，其他亦多显。岂惠民之泽欤？出《绍兴志》。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臣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奢，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虽中人所能知，而气数之变，事机之来，奇怪特出，虽上智大贤，有莫能预为之测者。陈同甫《酌古论》云："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此以定理论也。孰知宋之季也，元氏入主中夏，混一华夷。然则宋非中国，而蒙古非夷狄耶？妇人不可加于男子，犹夷狄不可加于中国也。在宋之前，亦尝有妇人易姓改号，君临天下如武曌者矣。而何独以中国夷狄概天下后世，而为此确然不易之论哉！

宪宗朝未尝轻杀人，末年杀二人，于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术游贵戚之门，尝从太监王敬江南公干，所过需索财物，括掠玩器及诸珍怪之物，不胜骚扰。事发，弃市，传首枭于苏州等处。百户韦瑛者，尝为太监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败，调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尝掩捕百姓十余人，械送京师告变。上命会官鞫之，则皆诬也。盖瑛媒蘖其状，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弃市，枭首于其掩捕之地。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

俞汉远，上虞人，能诗画。尝膺保举寓京师，时吏部郭尚书知其能画，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子何独不往？”汉远曰：“吾以应荐而来，今往为之画，使他日得美除，人将谓以画得之。”卒不往。后卒旅邸，贫无所蓄，乡人裒金为敛之。近有钟钦礼者，亦上虞人，善画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画，辄以此傲人。无何，依托官府声势，诈取人财。事露，问发充军。间有持其画奉予者，予曰：“屋壁虽陋，不挂赚金贼画也。”古人看书画，一要师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虽工亦减价矣。吾乡张节之先生，见人收蓄黄廉使翰草书，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笔迹。”其疾恶如此。

杭州府每岁春秋祭先圣，及社稷山川二坛，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圣，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坛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内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统十一府，却只作所治处一府祭主，此等礼制，颇有窒碍。不知当时儒臣议礼，何以虑不及此。

《大明一统志》，即景泰间修而未成者，天顺间始成之。初修

时，学士钱原溥为副总裁，尝欲志户口，而李文达以户口户部自有数，虑伤繁而止。按《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是民数，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当志，何伤繁之虑邪？如以此为户部有数而不志，则内外文武诸司之设，吏兵二部有数，学校寺观，礼部有数，皆将不必志邪？文达既自用，而彭、吕诸公，又皆务为简重，不相可否。故此书之成，不但户口之登耗，无征而已。

浙江各府县，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规制如一。在各县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丽，布政分司多狭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纠察，官吏贪污者，惧致罪而然。后至各府县。遍览志书，见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间。布政分司，至正统七年以后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盖国初纠察诸司，谳审庶狱，在内从各道监察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处分。其时御史建员未广，有事则奉命而出，事竣即还。巡按亦未有专官。故按察之官，职专而权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见矣。其后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体势，由是始轻。且御史所至，更无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创于经画官府之初，则广狭丰俭，得以如意为之，故其规制多宽广。又以御史所寓，礼宜致隆，故有司以时修饰，而华美中度。布政司职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统以来，添官稍多，始议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弃地为之，故规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临，不过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盖理势使然，非有意而优劣之。故虚心观理，则理无不烛；疑心待人，则人鲜无过。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县《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爱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见绍兴察院石刻，高宗题其下云“近见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云云。后有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权邦彦，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等跋语。以为五代之

余，遗民赤子，新去汤火，太宗皇帝哀矜抚绥，寄在守令，乃发大训，垂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为太宗所自作，误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详见《蜀志》并《吏学指南》。

幼尝入神祠，见所塑部从，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画花鸟云龙之状。初不喻其故，近于温、台等处，见国初有为雕青事发充军者，因询问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绣，即古所谓文身也。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洪武中，禁例严重，自此无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见，即文身像也。闻古之文身，始于岛夷。盖其人常入水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声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伤残体肤，自比岛夷，何哉！禁之诚是也。由是观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严明，无有不可易者。彼以为民俗在所当顺，或以为政事者当先所急，而不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尝闻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处草青，故名青冢。朱温弑唐昭宗于椒兰殿前，血渍地处，今生赤草。岳武穆坟树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见，岳坟尝往拜谒，南枝之树，乃亲见焉。

唐选法：试而铨，铨而注，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乃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尝于南京吏部见国初新选官，皆给黄纸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遗意。文凭乃后来所更定，主意在关防奸伪耳，故到任即缴上之。

《曹娥碑》，后汉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蔡邕题其阴云："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卞重书。碑在今庙中。又有后人临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许，已破裂不全。世传曹操与杨修读碑阴八字，未达，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

斩之。或谓操未尝至越，安得此事？窃意操所谓读，非必庙中之碑，殆拓本流传他处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斩，则非也。盖修素与曹植相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魏武甚怒之。既虑终始之变，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注谓以交构赐死是也。语在《陈思王传》。观此，则修之死，非谓读碑明矣。

莫月鼎像，吴门省鉴沈文明写。其自赞云："雷霆散吏，闲应世缘。若造此道，先天后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赞。"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讳可山，当元季之乱，弃家为道士，尝从月鼎学"五雷符水法"，遍游江湖后，归老，殁太仓长生道院。此像之所自来也。月鼎本湖州人，殁于苏州，《苏湖志》皆载其事。宋学士景濂尝为立传。予近装潢成轴，备书二郡志所载及宋《传》于上，以为家藏云。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众，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有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

毗陵翟、颜二生素交厚，每相会，辄谈及国事。一日，颜书其所志以示翟，言颇不谨。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执之为奇货矣。后颜登第，为京职，翟每从假贷，即应之弗吝。人以颜为仗义，而不知为其制也。一书记辛稼轩帅淮时，陈同甫往谒之，与谈天下事。稼轩酒酣，言钱塘非帝王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同甫夜料稼轩酒醒必悔，恐杀己以灭口，乃逃去。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其亦为此耶？

卷十一

国初，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坛，以守御武官为初献，文官为亚终献。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职长官行三献礼，武官不令与祭。礼官之议，大抵谓有司春祈秋报，为民祈福。文官职在事神治民，武官职掌兵戎，务专捍御。古之刑官，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然当时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圣，此固主春祈秋报之说，岂不以报本于先圣者不当以是拘抑，岂不以古者出师受成释奠，皆必于学，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处军卫俱得设学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学官分献而已。使当时议礼者，兼先圣庙祭而言，则今日武官主祭，与礼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预为之地者，诚可异也。

琅邪，郡名，韵书云："今沂州，一曰滁州。"当以沂州为是。齐景欲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韵书误矣。

家有《化书》一册，云宋齐丘撰。宋学士景濂《诸子辩》云："《齐丘子》六卷，一名《化书》，世传为伪唐宋齐丘子嵩作，非也。作者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齐丘窃之者也。后见一书有云：景升因游三茅，道过金陵，见宋齐丘，出《化书》授之，曰："是书之化，化化无穷，愿子序而传之后世。"齐丘以酒饮景升，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升，缝之，投深渊中，夺此以为己书，作《序》传世。后有隐者渔渊，获革囊，剖而视之，一人鼾睡囊中，渔者大呼，乃觉。问其姓名，曰："我谭景升也。宋齐丘夺我《化书》，沉我于渊。今《化书》曾无行乎？"渔者答曰："《化书》行之久矣。"景升

曰："《化书》若行，不复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烦君将若囊再缝而复投斯渊，是亦愿望。"渔者如其言，再沉之。齐丘后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记齐丘夺书颇详，而似涉怪诞。《化书》，《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谭景升撰。沉渊事若信有之，景升其所谓真人耶！

尝闻一医者云："酒不宜冷饮。"颇忽之，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数年后，秋间病利，致此医治之。云："公莫非多饮凉酒乎？"予实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饮醇酒。医云："丹溪知热酒之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热酒固能伤肺，然行气和血之功居多。冷酒于肺无伤，而胃性恶寒，多饮之，必致郁滞其气。而为停饮，盖不冷不热，适其中和，斯无患害。古人有温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兴二年己卯，元主忽必列灭宋，大兴佛教，任番僧拊迂等灭道教。十月二十日，尽焚《道藏》经书。是日，火焚祆庙悯忠等寺一十三处，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张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佛教者，以非时雷震为惧，每年至是日，拜天谢过。出《岁时类纪》。此事若信有之，神异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会之说。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见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应祀神坛，必用宰杀，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说有理。然其事非始于宋，始于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天下每年正、五、九月，并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意者宋因之而益严耳。详见《挥麈新录》。

古称肩舆、腰舆、板舆、笋舆、兜子，即今轿也。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

乘马。宋儒谓乘轿以人代畜，于理不宜，固是正论。然南中亦有无驴马雇觅处，纵有之，山岭陡峻局促处，非马驴所能行。两人肩一轿，便捷之甚，此又当从民便，不可以执一论也。

《诸司职掌》是唐、宋以来旧书，本朝因而损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户刑二部所属皆为浙江等十二部。后又改六部，子部为清吏司。然今衙门名目，制度改革，官员品秩，事体更易，又多与国初不同，亦多该载未尽者。衙门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属文选等四清吏司，旧云选部、司封等部，鸿胪寺旧云仪礼司之类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为顺天府，并直隶府卫，承天门待诏、观察使、中都国子监、回回钦天监、五军断事司、蒙古卫，今皆裁革。旧有左右春坊，而无詹事府之类是也。官员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给事中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从八品，给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门司务、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类是也。事体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点军士，飞报声息，旧属司马部，今属职方清吏司之类是也。该载未尽者，如兵部之将官、将军、勇士之类是也。必得删订增广成书，使一代之制灿然明白，垂之万世而足征可也。

酇有二音，一则旰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县属沛国，萧何初封邑。则旰者县属南阳，萧何子孙所封也。杨震三鳣事，音当作鳝，若作本字，则其鱼长一二丈，鹳雀岂能兼致乎？近见一诗有“只恐留侯笑酇侯”之句，一诗以三鳣押入天字韵，皆失之矣。

尝闻父老云：“太宗初无入承大统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启之。”近见姚少师广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间，上在潜邸。闻先生名，遣使以币礼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见，上大悦。于是肃恭而前，面对圣容，俯仰左右，一目而尽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圣上太平天子也。龙形而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钟，实乃苍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须长过于脐，即登宝位时。”上虽听其说而未全信。居无何，先生辞还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

日，上诞膺天箓，嗣登大宝，因感先生昔言之验，于是敕遣内侍，驿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礼，赐冠服鞍马，文绮钞锭，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别有《纪》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观此，则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决之耳。珙字廷玉，号柳庄，鄞人相术之妙，详见九灵山人戴良所著《传》。

河南、湖广之俗，树衰将死，以沸汤灌之，令浃洽，即复茂盛，名曰炙树。竹已成林者，时车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道教，当时宫观寺院，少有不赐名额，神鬼少有不封爵号者。如上虞曹娥立庙，表曰"始自汉世"，亦足以示劝矣。宋大观四年八月封为灵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为灵孝昭顺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为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又封娥父为和应侯，母为庆善夫人，各有封敕尚存。予尝谓当时中书省官一半岁月与神鬼干事，其代言之臣，尤为孟浪。如汉碑言娥父盱能按节歌舞，婆娑乐神。婆娑，盖舞貌，其封和应侯，敕乃云："尔迎婆娑之神，至于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汉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顺，真可谓万世法矣。然娥之孝，岂待爵号显哉！今其江、其镇、其馆驿、盐场、坝堰、急递铺之类，皆以曹娥为名。盖将历万世而不泯矣。

旧制：军职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袭官职者，比试武艺而官之。试不中者，不得辄入选。老而无子者，月给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给俸二石。子患残疾不能承袭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内有子，仍袭祖职。十年后有子，不准袭，令为民。无子而有孤女者，月给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优养。故官子弟年幼未袭者，亦给全俸，名曰优给。在任犯罪监故，子弟应优给者，月给半俸。出幼即承袭者，免调别卫。年二十以上，俱调卫，仍支全俸。至永乐间，凡以奉天征讨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岁承袭，且免比试武艺。子患残疾者，给全俸终身。十年后有子，俱准承袭。父犯罪监故，子承袭者，不拘年

之长幼。一例免调卫。孤女优养者，不拘出幼，至适人，始住给。凡事优厚于旧，名曰新官，而以开国功臣名曰旧官。予官武选时，尝窃以为高皇帝起布衣，得天下于群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于一家之亲。其难易固当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体，似未稳当。尝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适均，事迹不显。未几，外升而止。

宁波奉化县有鲒鯸巡检司。初不解其名义，考之志书，引颜师古云："鲒音结，蚌也。长一寸，广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巨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鲒，故以名。"今埼作鯸，韵书并无，因印文之误耳。

梁山伯、祝英台事，自幼闻之，以其无稽，不之道也。近览《宁波志》，梁、祝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过上虞，寻访之，始知为女。归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许马氏子矣，梁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梁为鄞令，病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处，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马氏闻其事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和帝时，梁复显灵异，效劳于国，封为义忠。有司立庙于鄞。云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

世传元荅吉太后寓怀庆时，恶闻蛙声，传旨谕之，蛙不复鸣。及僧法衍禁蛙池事，盖皆后人附会之说耳。吾昆城半山桥人家，夏月不设蚊帐，而终夜无蚊。余杭抵富阳各县，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闻蝉鸣。渡江至萧山界，则蝉声满耳。触类而长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骆宾王《灵隐寺》诗有"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桥"之句。释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桥悬渡，石屏风横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顾恺之云："天台石桥，广不盈尺，长数十步，至滑，下临绝冥之涧。"尝问之天台人，亦极夸其幽迥奇绝，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与潘佥宪应昌乘兴往观，跋涉岭涧，行三十余

里，至其处，路极险僻。盖天台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东，皆会于此。当二水之冲，有石隐隐横亘其下者三。横石之外，石势直下，壁立数丈，飞瀑下泻，其声如雷，而石桥正当其前。桥之两端，抵涧两崖，约长数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杀，若驞背然。其下齐平如截，桥之下，石势壁立而下者又数丈。飞瀑出其下，喷激震怒，势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测矣。始信其幽怪奇绝，诚非人间所有。又以知石桥本在山下深涧中，彼以为悬渡赤城山上石屏风横截其上者，皆妄也。应昌生长天台，亦未之到，则台人所云，其中方广寺为罗汉出没之处，皆谬妄不足信矣。

雁荡山之胜，著闻古今。然其地险远，至者绝少。弘治庚戌十月，按部乐清，尝一至焉。荡在山之绝顶，中多葭苇，每深秋，鸿雁来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处，闻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东西二谷，东谷有剪刀峰、瀑布泉，颇奇，大龙湫在其上。西谷有常云峰，在马鞍岭之东，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笔诸峰，皆奇峭耸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横亘数十里，石理如涌浪，名平霞嶂。灵岩寺在诸峰巑岏中。于此独立四顾，心目惊悸，清气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恋徘徊，不忍舍去。回视西湖飞来等峰，便觉尘俗无余韵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窍中，名象鼻泉。古今题咏颇多，别有《游雁荡山记》。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孙袭衍圣公端友扈驾南渡。端友殁，子玠袭封，始寓衢州。绍兴六年，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孙搢文、远万、春洙，六十年间俱袭封，淳祐乙卯，郡守孙子秀请于朝，以城北闲地建孔氏家庙，规制视祖庭。丙子毁于盗，洙遂即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诏孔氏子孙寓衢者赴阙，洙及弟演子楷入觐，奉问劳奖谕，授国子祭酒浙东提学，以宋政和年所降袭封铜印纳于朝。其封爵逊于曲阜，弟袭焉。

浙江王都指挥泽，尝宿嘉兴天宁寺，既去，有僧入其卧处，见一蛇蟠榻上，乃阖门而去。俄而，二健卒趋至，取其所遗金带去，盖即

僧所见蛇也。

浙江银课，洪武间岁办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增至七万七千五百五十余两，宣德间增至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后镇守太监李德、兵部尚书孙原真奏坑户实办银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余两，陪纳六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两。正统间减数，止办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余两。景泰七年，实得一万六千零六十五两。天顺六年，三万零四十八两。成化三年，奉敕办银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成化五年，减数一万零二百三十七两有奇，因太监卢永之奏也。未几，又有敕照天顺六年三万零四十八两。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监张庆之奏，照成化三年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以后额办处州府所属各县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温州府泰顺县九百九十一两八钱，共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一两，比之成化三年额数多九百九十一两。弘治二年，减免一万一千四百两，止办解一万零八百四十一两。又禁取额外耗银三千余两，从巡按御史畅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核实其事。今人全归功于彭，非也。畅后以事调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记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释者谓先以簿书正其祭器，使有定数，而不以四方难继之物实之。今之祭礼，通行天下，器有定数，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风气不同，土产异宜，自有不能律者。如鹿兔北方最易得，南方泽国，则得之已难。今苏、松、嘉兴二祭，鹿兔皆买之邻郡，价亦颇费。广东全不产兔，每以胡孙代之。圣人知周万物，而犹如此，然则尧、舜犹病，亦势然也。

广西有蚺蛇，其肉无毒，土人食之。其脂与涎沫著男阴，即消缩不举。尝闻有军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阴痿。盖此水乃蚺蛇出没处，有涎沫其中故也。《辍耕录》记佻𠊱少年奸淫，药被人左使，致终身不举者，疑即其脂也。又见孙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张御史云：成化间，盗发韩魏公冢，得金银器颇多，黄金带至三

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带必是君赐，若其自置，则失之不俭。受之人，则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无益，而反害之。魏公在当时，伟然人望也。必其子孙愚昧，致有此耳。按叶文庄尝问永宁仓官，言魏公坟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营建赵王府凿炼尽矣。数年前，亦经盗发。此当是公为山西参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时所记。则魏公冢被发久矣。此盖别一韩姓者。

客商同财共聚者，名火计。古《木兰辞》云："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唐兵制以十人为火，五十人为队，火字之来久矣。今街市巡警铺夫，率以十人为甲，谓之火夫。盖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计为夥计者，妄矣。

高皇尝问刘三吾所居山川形势，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峰峦甚奇，乃图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许？"以笔视山峰尖起处，悉涂抹之。未几，其山一夕被雷，尖起处悉击去。意者，圣天子动与天合而然耶？闻之刘时雍云。

成化间，山东鱼台县民穿窖，得古冢，中一瓮，取以贮水，贮之辄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树上，时呜呜作声，民怪而破之。后有识者云："此宝器也。"一镜，照野外数里村落，人畜皆见。县官闻而取之，浙江督漕张都指挥洪尝买其石椁二板，亲闻其事。

投壶，射礼之变也。虽主乐宾，而观德之意在焉。后世若司马公图格，虽非古制，犹有古人遗意。近时投壶者，则淫巧百出，略无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画卦、过桥、隔山、斜插花、一把莲之类，是以壶矢为戏具耳。予初时于燕集，见人写字画卦，亦尝为之，后即惭悔。虽违众不恤，盖非欲自重，亦以礼制心之一也。近见镇江一倅有铁投壶，状类烛檠，身为竹节梃，下分三足，上分两岐，横置一铁条，贯以三圈，为壶口耳。皆有机发矢，触之则旋转不定。转定复平，投矢其中。昔孔子叹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壶而不壶，能无感乎！盖世之炫奇弄巧，废坏古制，至此极矣，岂但投壶

之非礼而已哉！

罗状元应魁复官后，以病请告还乡，从游者颇众，遂立为乡约：凡为不善者，众不之齿；大恶者弃之。于是有强梁者一二人，皆被执而投之水。乡人不平，讼于官，而应魁适已卒，其徒十余人，皆坐谋杀人，为罗伦从者。律使应魁不死，将置之重辟无辞矣。今幸而不受显戮，然杀人之名，沾污案牍，传道人口，宁不为文法吏之所诋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尝读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师而杀人者，经传具有明训，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闻此，不信。近审之刘方伯时雍，乃知诚然，未尝不深为之惜也。

花蕊夫人有二，以宫词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费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闽之崇安者，本南唐宫人，随后主归宋，选入后宫。太祖以其能诗，谓之小花蕊云。

司礼太监怀恩，成化初，以祖充云南某卫军，乞取其族子一人为后。寻官之太仓。有武职以将才举者，久不迁，夤缘其族子求见，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尝至其内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头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为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宠，上将有废易意。召恩与谋之，恩叩头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时，当与内阁大臣议之。"上以为然。明日，将临御，呼恩，左右以疾对。使问之，云"本无疾，昨闻圣旨，惊成疾耳"。由是事不谐而止。未几，发遣司香皇陵。今上即位，复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内阁文臣之设，始于永乐年间，此予所旧闻。故弘治初，论事尝及之。近闻李子易内翰云尝见《太祖实录》，洪武中黄子澄、齐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讲，同在内阁。意者，其时备顾问而已。未必若后来诸公宠任之隆，得专政柄也。

温州乐清县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黄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无兄

弟者，女家多不乐与，以其孤立，恐不能养也。既娶后，兄弟各以手巾为记，曰暮，兄先悬巾，则弟不敢入。或弟先悬之，则兄不入。故又名其地为手巾岙。成化间，台州府开设太平县，割其地属焉。予初闻此风，未信。后按行太平访之，果然。盖岛夷之俗，自前代以来，因袭久矣。弘治四年，予始陈言于朝，请禁之。有弗悛者，徙诸化外。法司议拟先令所司，出榜禁约，后有犯者，论如奸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见行。

卷十二

新昌嵊县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后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折裂，不恤也。至七月尽八月初得雨，则土苏烂而禾茂长。此时无雨，然后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则稻科冷瘦多不丛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见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问之。农者云云，始知观风问俗，不可后也。山阴会稽有田，灌盐卤，或壅盐草灰，不然不茂。宁波、台州近海处，田禾犯咸潮则死，故作碶堰以拒之。严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则煅螺蚌蛎蛤之灰，不用人畜粪。云人畜粪壅田，禾草皆茂，蛎灰则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严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轮。其制，约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为轮，轮之辐以细木干为之。每辐出栒处，系一竹筒，但微系其腰，使两头活动，可以俯仰。置轴半岸，贯轮其上，岸上近轮处，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缓，则以石约归轮下使急，水急则轮转如飞。每筒得水，则底重口仰，及转至上，则筒口向下，水泻木槽，分流田中。不劳人力而水利自足，盖利器也。夫桔槔随处有之，或运以手，或运以足，或运以牛，机器之巧，无逾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于是乎有水轮之制焉。盖制器利用，苟有益于斯世，则君子取焉。汉阴抱瓮之说，特愤世疾邪之所为，未足以谕广大也。

冯妇善搏虎，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搏虎，虎负嵎，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近见嘉兴刻本，点法如此，颇觉理胜。盖悦之者，搏虎于野之众；笑之者，则之之士也。前后相应。

广西有庹姓，音托。今吴中人伸两臂量物曰托。庹既与度似，而又从尺，疑即此欤？陕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奋音胎字，上声，南人骂北人为奋子。广东有𡢁字音奈，平声，老年所生幼子。𡢁音少，杭人谓男之有女态者。婿音其缅反，谓子之幼稚者。吽读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辞。越中有此等字，往往于讼牒中见之。

世传水母以鰕为眼，无鰕则不能行。云鰕聚食其涎，因载之以行。近闻温州人云，水母大者圆径五六尺，肥厚而重，一人止可担二个。头在上面，正中两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红鰕一只，故云以鰕为眼。前说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蛰，直列反，但不知为某字。《松江志》作海蛰，或作海蜇，《翰墨大全》作海□。按蛰，虫冬伏也。蜇，虫伤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音除驾，《本草》作蜡，音同。音虽非直列，实水母之异名。温州人又呼水母为鲊鱼。鲊字无义，岂即□音之讹耶？

晋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并著书人姓名，然其书多是名公亲笔。宋以来书者，篆额者皆具名。本朝碑记，惟敕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亲笔，其余多是盗书显官之名，以炫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书者必曰书丹，盖分行以书凑篆额字耳。职衔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齐，中多空字，古意绝亡矣。予近令人书碑记，独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头陀开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隐士所居而名。近游焦山，读徐武功《壮观亭记》，云："古称金鳌、浮玉二山，为江、汉朝宗于海之门户，即今京口金、焦是已。盖省文易名，因以淆讹，故郡志无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岩石，而江表之人，犹称焦门，为可证焉。是以金山为金鳌，焦山为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他记载，则金鳌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别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笔势肥弱，盖宋、元人所书。"武功所云，不知何据。

清风岭在嵊县界，宋末台州王节妇被虏至此，投水死。岭本名青峰，后人高其节，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传》及士大夫纪述。杨

廉夫独立异，为诗云：“界马驮驮百里程，青峰后夜血书成。只因刘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汉水清。”叶文庄记夏宪使言：昔有人以王节妇之死为无是事，作诗非之，其人后绝嗣。诗云：“啮指题诗似可哀，斑斑驳驳上青苔。当初若有诗中意，肯逐将军马上来。”正与廉夫意同。绝嗣未必系此，然贞女节士，正偷生忍耻之人之所恶闻，必欲阴伺疵衅而坏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为此辈助虐耶！

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闻国初惟有孝行节烈坊牌，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显官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为胜。门有三座者，四座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题署，且复不雅，如寿光之“柱国相府”，嘉兴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吴纪闻》阅之，见宋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名，深叹古人所养，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郑介庵晚年撤去进士坊牌，云无遗后人笑也。

今人以猜拳为藏阄，阄音鸠，古无此字。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顾恺之取钩，桓遂胜。或云汉钩弋夫人手拳曲，时人效之，因为此戏。然不知阄字何从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声。唐人云：“醉月频中圣”、“近来中酒起常迟”、“阻风中酒过年年”。东坡诗云：“臣今时复一中之。”今人作去声，如中风、中暑之中，非也。

温州乐清县学，旧有三贤祠。三贤者，宋贾司理如规、钱孝廉尧卿、王龙图十朋也。如规字元范，补太学生，初调广昌尉，再调兴国军司理，不赴。靖康之难，身先诸生，不肯逃避，族里赖之，时称尚义者必曰贾司理。尧卿字熙载，吴越王七世孙，孝友夙著。绍兴间，举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龟龄，绍兴间廷试第一，学业纯正，后以龙图学士致仕。其祠旧在大成殿戟门之右，后人因其废，易为神厨。

弘治三年，予按部至，谒庙，访求其处，欲复之，无隙地。戟门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间黄教谕所建。命撤其像，复作三贤神主，而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纶，改曰乡贤祠。不限其数，以俟来者。

普怛落伽山，或作补陀落伽，在宁波府定海县海中，约远二百余里。世传观音大士尝居此，愚夫往往有发愿渡海拜其像者，偶见一鸟一兽，遂以为大士化身之应。《余姚志》中载贾似道尝至此山，见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复可得，亦以为大士应验。予谓自古奸邪，取非其有，未有不托鬼神协助，以涂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幸致高位，恐人议己，故诈为此说，以聋瞽愚俗耳。不然，福善祸淫，神之常道，设使不择是非，求即应之，岂正神哉！普怛落伽，华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矾，故名。今人于象设大士处，扁曰补陀胜境，特磔岛夷一白字耳，义安取哉？山矾本名郑花，其叶可染，功用如矾，王荆公始以山矾名之。

憧，丁来切。注云：失志貌，苏州人谓无智术者为呆。杭州以为憧。同年吴俊时用美姿容而不拘小节，杭人呼为“吴阿憧”。尝自云：“我死，大书一名于墓前，云‘大明吴阿憧之墓’。若书官位，便俗矣。”惜乎，韵书无此字，人亦多不识。盖初登第时闻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时用下世亦数年矣。虽出一时戏言，亦可见其旷达。昨检《韵海》，偶得此字而记之。

两浙盐运司所辖共三十五场，清浦等一十三场在苏、松。嘉兴地居浙之西，而天赐一场，隔涉崇明县海面，西兴等二十场在绍兴。温、台地居浙之东，而玉泉一场，隔涉象山县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许村二场，虽居浙西，场分则归浙东。凡浙东盐共一十万七千五百余引，除水乡纳银外，该盐一十万六千一百九十余引，浙西盐共一十一万四千八百余引，除水乡纳银外，该盐七万二千六百余引。各以一半折价解京，一半存留给客。浙西多平野广泽，宜于舟楫，盐易发散，故其利厚，解京银每一大引折银六钱。浙东多阻山隔岭，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银每一大引折银三钱五分。俱便灶户。凡

盐利之成，须藉卤水，然卤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过，不能成咸者，必须烧草为灰，布在摊场，然后以海水渍之，俟晒结浮白，扫而复淋。有泥土细润常涵咸气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摊场，仍以海水浇之，俟晒过干坚，聚而复淋。夏用二日，冬则倍之。始咸可用，于是将晒过咸泥，约五六十担，挑积高阜，修为方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阴通，再以海水倾渍池中咸泥，使卤水流入井口。然后以重三分莲子试之，先将小竹筒装卤入莲子，于中若浮而横倒者，则卤极咸，乃可煎烧。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此盖海有新泥，又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烧之器，必有锅盘。锅盘之中，又各不同。大盘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铁铸。大止六片，小则全块。锅有铁铸宽浅者谓之镩盘，竹编成者谓之篾盘。铁盘用石灰粘其缝隙，支以砖块。篾盘用石灰涂其里外，悬以绳索。然后装盛卤水，用火煎熬，一昼一夜可煎三干。大盘一干，可得盐二百斤之上，小锅一干，可得盐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干。大盘难坏而用柴多，便于人众，浙西场分多有之。小盘易坏而用柴少，便于自己，浙东场分多有之。盖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宪副宗选论今人于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当者，譬之观戏，有观至关目处，或点头，或按节，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环列左右不解也。一遇优人插科打诨，作无耻状，君子方为之羞，而彼则莫不欢笑自得。盖此态固易动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当，何以异此？此言可谓长于譬喻者矣。

尝闻吴文恪公讷为御史巡按浙江时，坏秦桧碑，而未知其详，疑其为桧德政碑。及来浙江，闻仁和县学有宋刻石经，往观之。并见此刻，始知公所坏即此石，非桧德政碑也。然于此有以见公学术之正，论议之公，有补于风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见，此作未知载否？因录以记之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麐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

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干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子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敌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

漕运定规，每岁运粮四百万石，内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隶一十三把总，管辖各卫所旗军领运。浙江都司运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或军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该旗军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约装运正米三百石，连加耗四百余石，共该装运七十余万石。该运粮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宁、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绍兴凡八卫，海宁、金华、衢州、严州、湖州凡五所，其余沿海备倭卫所，俱不运粮。自宣德八年，里河漕运到今皆然。运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价银一百两，军卫自备三十两，府县出价七十两。兑运者，各卫所军驾船，至府县水次仓，兑粮起运，京仓、通州仓交纳。支运者，原系民夫民船，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军人驾船于四仓支运京、通二仓。近年又有改兑之名，盖免民起运淮安等仓，加与耗米，就令军船各到该运府县兑粮，直抵京、通二仓也。

禹庙在会稽山下，规模弘敞，塑像工整。所谓窆石者，相传为葬禹衣冠处。其石形稍类钟，刻篆已剥落不可辨矣。南镇之庙，亦塑神

像，则甚无谓。尝语府官当去像留主为合礼意，彼以为自国初以来有之，似不可毁。尝思之，孔子与诸贤皆人鬼，高皇初建国学时，皆革塑像用木主。岳镇海渎，不可以形像求者，岂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旧物，洪武初正祀典诏下，有司无识，失于改正耳，决非朝制也。

刘时雍为福建右参政时，尝驾海舶至镇海卫，遥见一高山，树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鳅也。舟相去百余里，则无恙，稍近，鳅或转动，则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刘未信，注目久之，渐觉沉下，少顷则灭没不见矣。始信舟人之不诬。盖初见如树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谓墓祭非礼，故礼无墓祭之仪。朱子亦尝谓其无害于义。盖以孝子感时物之变，有不忍遽死其亲之心，不能不然，此说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后题主，谓亲之神魂已附于主，故凡有事荐祭，惟主是尊是亲。然为主之木，与吾亲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礼制所在，人心属焉。亲之体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载，安知委魄之后，神魂不犹依于此乎？盖魄有定在，而魂无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诸阳，或求诸阴，或求诸阴阳之间，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礼而不行者，泥古忘亲者也。行之无害也。

苏东坡有云："紫李黄瓜村落香。"黄瓜，今四五月淹为菹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菹之瓜，其实小而有毛。《本草》名菝葜，京师人呼为赤包儿。谓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与苦菜并称，遂疑即今黄瓜，而反以黄字为讹。木棉花生南越，树高四五丈，花红似山茶，子如楮实，棉出子中，可贮茵褥，苏州人称"攀枝花"者是也。今纺织以为布者，止可名棉花。《云间通志》以为木棉花，盖踵蔡氏误耳。又尝见一士人家《葵轩卷》中记序题咏，皆形状今蜀葵花。盖不知倾阳卫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诗·七月》"烹葵及菽"，公仪休"拔园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记载名物，必考核精详，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群鼠与猫斗，猫屡却。全卧见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钱氏以来，及宋、元盛时，习尚繁华。富贵之家，于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近在栏槛间，名“楼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楼子，未知其实故也。

兵部尚书王公恕在南京参赞机务时，与王公□友善，作《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刻板印行。太医院判刘文泰与公有怨，上书讼其变乱选法数事，且言其作传刻板，皆讽人为之，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以印本封进，上不罪公，令烧毁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谓板刻之举，或出于门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无禁止之言，坐致奏讦以罢，不亦深可惜哉！

廪生久滞，宜择其行检端谨、学业优长、可当科目遗材者，善为疏拔之计，不当专论其齿。宣德中，从胡忠定公濙之请，起取四十岁以上廪生入国学，需次出身。天顺初，从都御史李公宾之请，又一行之，皆姑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又有他途进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近闻北畿巡抚张公鼎亦建此议，礼部寝之，是能不以姑息结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军功受赏犹以为耻。而近时各边巡抚文臣，一有克捷，则以其子弟女婿冒滥升赏，要君欺天，无耻甚矣。予所见大臣不以军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肃敏二公而已。白薨后，其子缤陈乞，官之。余薨后，朝廷欲官其子，以子置举人，乃官其孙。

近至温州访问前任知府之贤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渊为称首。盖其廉能之誉，初非过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犹称之。若所谓却金馆之作，则不能无意于沽名。故今往来题咏者，诛心推隐无已，此

所谓求全之毁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麵，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世无内官如此人者，难与言此矣。

王冕，绍兴人，国初名士。所居与一神庙切近，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一邻家事神惟谨，遇冕毁神像，辄刻木补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岁无恙，补像者妻孥沾患，时时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诘神云："冕屡毁神，神不之咎。吾辄为新之，神何不佑耶？"巫者仓卒无以对，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从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复补像，而庙遂废，至今以为笑谈。

王琦字文璡，仁和人。乡贡试礼部副榜，授汝州学正，擢监察御史，以学行老成称。升山西按察佥事，提督学校，士风为之丕变。改四川，不乐，乞致仕归，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门无私谒，平生不治生产，居贫晏如也。值岁大侵，无以为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门户。有馈，非故旧不受，即故旧，至数亦却之。邻有唁之曰："当路甚重公，举一言，何所不济？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无所愧于心耳。虽饥且寒，无不乐也。何唁之有！"天顺间，竟以饥寒卒。杭州守胡濬闻而吊之，告布按二司，为祀之于杭学乡贤祠。出《祠录》。

景泰间，温州乐清县有大鱼，随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时时喷水满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转动，溺水死者百余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飞跃而去，疑其龙类也。又一日，潮长时，鱼大小数千尾皆无头，蔽江而过。民异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恶物

啮去其首。然啮而不食，其多如许，理不可究。予宿雁荡闻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辂父为府吏，生时，知府夜遥见吏舍有光，迹之，非火也。翌旦，问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异之，语其父云："此子必贵，宜善抚之。"后为举子，浙江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第一。景泰间，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太学士，入内阁。天顺初罢归。有医善太素脉，公命诊之，云歇禄十年，当再起。成化初，复起入阁，数年致仕。

卷十三

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湖州人家绝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严州及於潜等县，民多种桐漆、桑柏、麻苎，绍兴多种桑荼苎，台州地多种桑柏，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榖等木。浙江诸郡，惟山中有之，余地绝无。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橘为业，亦不留恶木。此可以观民俗矣。

石首鱼，四五月有之。浙东温、台、宁波近海之民，岁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近处网之。盖此处太湖淡水东注，鱼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户所等处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仓近海之民，仅取以供时新耳。温、台、宁波之民取以为鲞，又取其胶，用广而利博。予尝谓濒海以鱼盐为利，使一切禁之，诚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鱼而还则已，否则遇有鱼之船，势可夺，则尽杀其人而夺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启边患，如闽、广之弊则无之。其采取淡菜龟脚鹿角菜之类，非至日本相近山岛则不可得，或有启患之理。此固职巡徼者所当知也。

西湖三贤祠，唐白文公乐天、宋苏文忠公子瞻、林处士逋也。乐天守杭日，尝筑捍钱塘湖堤泄其水，溉田千顷；复修六井，民赖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后复为守开西湖，作长堤，中为六桥。又浚城中六井，与民兴利除害，郡人德之。林处士则以其风节之重耳。考之

郡志，郡故斥卤，唐兴元间，邺侯李泌守杭，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则杭之水利兴自邺侯，而白、苏二公之所修浚者，其遗迹也。知有白、苏而忘邺侯，可乎？窃谓三贤祠当祠李、白、苏三公以遗爱，和靖则别祠于其旧隐巢居阁或四照堂，以表风节，斯于事体为得宜也。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桌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诸山，如飞来峰、石屋寺、烟霞洞等处，皆岩洞深邃可爱。然每处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厌。飞来峰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余像，烟霞洞所刻尤多，盖皆吴、越及宋人之制。予《烟霞洞诗》有“刻佛过多清气减”之句，正以其可厌耳。

温茶即辟麝草，酒煎服，治毒疮，其功与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贵州，同五味子根、金银藤共煎，能愈毒疮。

猫生子胎衣，阴干烧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闻猫生子后即食胎衣，必候其生时急取则得，稍迟，则落其口矣。

国初赐谥，惟公侯伯都督，凡勋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谥，始于永乐年间，然得之者亦鲜矣。今六卿之长，翰林之老，鲜有不得谥者。古之谥必有议，本朝无此制，故诸老文集中无此作。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务。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盖上官估费，动辄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旁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此所谓害事也。况今学舍屡修，而

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为此者，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

欧公记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未尝顷刻释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厕，则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外闻。此虽足以见二公之笃学，然溷厕秽地，不得已而一往，岂读书之所哉！佛老之徒，于其所谓“经不焚香不诵”也。而吾儒乃自亵其所业如此，可乎？若欧公于此构思诗文，则无害于义也。

《癸辛杂识》解匡衡说《诗》解人颐，以俗语兜不住下颏之说为证。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颐解而卒。岐山县樊纪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颐脱，有声如破瓮。此说过矣。解音蟹，如淳注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子弟书》有云：“论当世而解颐。”言不学者闻论世事，不能置喙，但解缓颐颊而笑耳。盛、樊二事，偶过喜而有此异，当时闻衡说《诗》者，岂至此哉！

《尚书钱文通公谱》略云：“夺门报功，领重赏者甚众。府君谓兵部尚书陈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独一人未封。’汝言曰：‘谁？’府君曰：‘当时非奉皇太后手诏，则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盖以迎复之功，归诸皇太后，请上尊号。’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即命择日上圣烈慈寿皇太后尊号。”愚谓子为天子，以天下养，苟欲致隆于尊亲，揆之以礼，何所不可，但论功耶？使皇太后无手诏之功，尊号当不上耶？文通之言，未为得也。

《剪灯新话》钱塘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无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闻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江西时，尝进庐陵国初以来诸名公于乡贤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称，特以作此书见黜。清议之严，亦可畏矣。闻近时一名公作《五伦全备》戏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见，亦不知清议何如也。

前代称祖父母为王父王母，父母殁称皇考皇妣。今世无官者，神

主称府君，皆袭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尝见题无官神主称处士，无封赠妇人墓志称硕人。盖处士本不可易称，必若严光、徐稚之流可也。今舍此则无以顺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称其妇之辞，今既以为命妇封号，则不可僭。硕人既有出，又无碍，是可从也。

凡姓叶音摄，屈音橘，费音秘，盖音阁，雍去声之类，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从来，叶读作枝叶之叶，屈读作屈伸之屈，费读作费隐之费，盖读作概。雍读作平声。漕运之漕，本去声，《说文》：水转毂也。平声者，水名。南京有济川卫，济本去声，此卫管马快船军，取“若济大川，用汝作舟楫”之义。若济州、济阳、济宁等卫，济字皆上声，水名也，今虽士大夫多不能辨。

沈王府长史王庭，予同学友也。任国子学正时，病大便下血，势濒危殆。一日，昏愦中闻有人云：“服药误矣，吃小水好。”庭信之，饮溺一碗，顷苏。遂日饮之，病势渐退，易医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间人，病腹胀，服药不效。梦人语云：“鬼蒺藜可治。”王寻取煎液饮之，痛不可忍。俄顷洞泄，迸出一虫，长丈余，寻愈。此二人殆命不当死，或有阴德，鬼神默佑之耶。

轮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时饮一瓯，以酒涤口。久之，有效。跌扑损伤，胸次胀闷者，尤宜用之。妇人分娩后，即以和酒煎服，无产后诸病。南京吏侍章公纶在锦衣狱，六七年不通药饵，遇胸膈不利、眼痛、头疼，辄饮此物，无不见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极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盖古者公卿大夫，世禄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职犹有世禄世官遗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余武职，若承袭一事，支庶不敢夺嫡，赖有法令维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礼，便已窒碍难行。如宗子虽承世官，其所食世禄，月给官廪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贫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庙旁屋。使为支子者，知礼畏义，岁时欲祭于其

家，则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礼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时祭者，宗子宗妇，不过就其家飨馂余而已。此势不行于武职者如此。文职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赠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赠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赠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则祖宗之气脉，自与支子相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礼，虽不欲夺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势不行于文职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知礼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谱，使宗支不紊。宗子虽微，支子不得以富强凌之。则仁让以兴，乖争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霁，皎无纤云。松江城郭之人，见空中驾一小舟，从东而西，又折而东落序班董进卿楼上。市人从观者塞道，细视之，乃茭草所结。时进卿之父仲颋已患耳疮，乃曰："此船来载我也。"疮果不疗而卒。张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词》，杨廉夫为倡，南北名士属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吴郡士二十六人，而昆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间最有名，时称郭、陆、秦、袁，谓羲仲、良贵、文仲、子英也。陆本昆山太仓人，其称河南，盖姓原郡望耳。秦则崇明人，居太仓，崇明时属扬州，故称淮海。吕敬夫称东仓即太仓。漫录廉夫原叙如左，以见吾乡文事之盛，有自来矣。

郭翼字羲仲，吴之昆山人。博文史，不为举子业，专资以为诗。其诗精悍者，在李商隐间。风流姿媚者，不在玉台下也。

顾瑛字仲瑛，吴郡昆山人，吴中世家也。喜读书，宪府试辟会稽教官，不就。筑室号可斋，以诗酒自乐。才性高旷，尤善小李诗及今乐府。海内文士乐与之交，推为片玉山人云。

袁华字子瑛，吴郡昆山人。博学有奇才，自幼以诗名搢绅间。

如“三峰月寒木客啸，丹阳湖深姑恶飞”，皆脍炙语也。又如“银杏树阴不受暑，蔷薇花开犹蚤春”，可称才子矣。

顾晋字进道，仲瑛次子。好读书，性不爱浮靡，见趋竞者不与交，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诗法有玉山之风云。

陆元泰字长卿，吴之昆山人。先世故宋进士，以赀雄一邑。至长卿不求显达，而专志书史，家声不坠焉。

顾元臣字国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读书，作诗俊爽，世其家者也。

顾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诗，时有惊人句，盖亦渐染玉山之习云。

张希贤字希颜，吴之昆山人。读书儒雅，酷志作诗。好古物，图画列左右，人间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顾惜，趣尚可知矣。

陆仁字良贵，河南人。明经，好古文，其诗学有祖法，清俊奇伟。如《佛郎国进天马颂》、《水仙庙迎送神词》、《度黄河望神京》诸篇，搢绅先生莫不称道之。其翰墨法欧褚章草，皆洒然可观。

秦约字文仲，淮海人。博学强记，不妄交。隐居著书，尤好吟咏。古乐府如《精卫》、《望夫石》，律诗如《吴桓王》、《岳鄂王》诸篇，的的可传者也。

吕诚字敬夫，吴之东仓人。幼聪敏，喜读书，能去豪习。家有梅雪斋，日与文士倡和，其作诗故清绝云。

其余吴士则陈谦子平、沈右仲说、张简仲简、马稷民立、张田芸己、顾敬思恭、张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陆继美继之、富恕子微、缪侃叔正、严恭景安、强珦彦栗、释椿大年、璞良琦也。

公廨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通计七间。府州县外墙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阔五十丈。州治次之，县治又次之。公廨后起盖房屋，与守令正官居住，左右两旁，佐贰官首领官居之。公廨东另起盖分司一所，监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盖馆驿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制度，大约如此。见《温州府志》。

初至嵊县，问嵊字之义。一庠生云：四山为嵊，如四马四矢之义。问其所出，云“闻之前辈耳”。考之县志、韵书，皆不具此说。偶阅《苏州志》，齐张稷为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读书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聪为给事中时，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尝问汀州守张公靖之云：“自宣德以来，六科人物，公以何人为第一？”张以季聪为对。尹云：“叶与中当是第一人。”靖之尝为予道之。

古人称呼简质，如足下之称，率施于尊贵者。盖不能自达，因其足下执事之人以上达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今平交相谓，亦称阁下，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称主政，评事称廷评之类，此特换字耳，何轻重耶！至若给事中与古中黄门、小黄门，监察御史与古绣衣，直指稍不同。今闻称给事中、御史辄皆不喜。大抵黄门绣衣，随俗称呼犹可，施之文章记载，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间，同年虽存亡不一，通计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时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为称。然其间如罗伦上疏论李文达夺情起复之非，卒著为令。章懋、黄仲昭、庄昶谏鳌山烟火之戏，陆渊之论陈文谥庄靖之不当，贺钦、胡智、郑已、张进禄辈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强珍之劾汪直、陈钺，皆气节凛然，表表出色。后来各科，多无此风，此丙戌之科所以为尤盛也。

同寮尝会饮予官舍，坐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刘时雍云：“人皆谓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聪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为善。及在显位，又不自重，阿附权官以取功名，名节既坏，而所得爵位，毕竟削夺，为天下笑。岂非不智而何？”坐客为之肃然。

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桧之奸，有以窥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使高宗能如勾践卧薪尝胆，必以复仇雪耻为心，则中原常在梦寐，其于临安偏隅，盖不能一朝居矣。恢复之计，将日不暇给，而何以风景为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园，云皆始于绍兴间，而孝宗遂以为致养之地。近游报恩寺，后山顶有平旷处，云是高宗快活台遗址。又如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则当时以天下为乐，而君父之仇，置之度外矣。和议之罪，可独归之桧哉？

韵书分平、上、去、入四声，然上、去、入皆平声之转耳。若支、微、鱼、虞、齐、佳、灰、萧、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韵，无入声。近有《切韵指南》一书，乃元人关中刘鉴所编。其书调四声，如云脂、旨、至、质、非、斐、费、拂、戈、果、过、郭、钩、苟、遘、穀之类，皆不知音韵而妄为牵合者也。盖质本真之转，拂本分之转，郭本光之转，穀本公之转耳。脂转质，非转拂，未为不可。但韵中他字，多转不去，况戈、果、过若转入声，当是谷，不当为郭。若钩、苟、遘转入声，当是革，不当为穀也。

书为六艺之一，书学不讲，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晟，其弟苏州同知冕，南京户部孙郎中昆，其弟余杭知县冕，皆不识冕字。又刊有删除之义，如随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之类是已。今人雕刻书版皆谓之刊，殊非字义。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来远矣。六书有谐声，梨之从利，榴之从留，桃之从兆，犹鹅之从我，鸭之从甲，鷄之从奚，可类推也。近世作《本草衍义补》者，曰榴者留也，

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则不通矣，当各言性味可也。

近尝行桐庐道中，见一妇隔溪哀诉人杀其夫。然溪深水阔，方思所以处之，左右以其病风云，不足问。予以为其声哀切，决非病风者。适有县官从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词以复。乃於潜民陈某，夫妇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业渔，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见陈妇勤爽，将图之。夜说陈："弄猴所得无几，吾渔日得利数倍，诘旦盍从吾试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陈不至。妇问之，云："尔夫被虎衔去矣。"妇不信，号哭不寐。渔者母说以甘言，欲令为儿妇。妇不许，且言将诉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惧，乃并猴杀之，猴以弃之水，妇以埋之废冢中。逾二宿，妇复生，觉有人蹴其胁，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诉？"妇开眼昏然，犹不知身在何处。偶见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从隙攻溃而出，始知空椁中也。于是往来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谓病风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鞫之，猴亦复生，而适至其家。弄猴篾圈，尝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实状，渔者兄弟并论死。是亦非偶然也。近闻里俗传道，予尝听鬼诉冤，亲断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榦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设簖于塘，取蟹入馔。一日，见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视之，一蟹八跪皆脱，不能行，二蟹升以过簖。因叹曰："人为万物之灵，兄弟朋友有相争相讼，至有乘人危困而挤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义如此。"遂命拆簖，终身不复食蟹。太仓张用良，吾妻兄也。素恶胡蜂螫人，见即扑杀之。尝见一飞虫罥于蛛网，蛛束缚之甚急。一蜂来螫蛛，蛛避去。蜂数含水湿虫，久之，得脱去。因感蜂义，自是不复杀蜂。

卷十四

“种竹无时，雨过便移，多留旧土，记取南枝。”此种竹诀也。知此，则乡俗以五月十三日为移竹之候者，误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种竹，十年得竹。”盖十人移者，言其根柢之大，即多留旧土之谓也。《癸辛杂识》有种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后移为佳。尝闻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阴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种艺率乘阴雨以其润泽耳。然圃人之说，盖有验者，不可不知。

吾乡布衣沈先生名玙，字孟温。洪武中，其家坐累谪戍云南之金齿。宣德初，归省坟墓。乡人以其经学该博，留教子弟。时年几六十，目已眚，终日端坐，与诸生讲解《四书》、《五经》，章分句析，亹亹不倦，微辞奥义，亦多发明。后还云南，所著有《稽言录》、《昆冈文稿》、《释奠议》。太仓在胜国时，昆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学之士。后因兵燹，随州西迁。自设兵卫以来，军民杂处，人不知学。今文学日盛，固由学校作养之功，而其讲说来历，实先生有以启之也。其《释奠议》大略言斯道肇于尧、舜，衍于禹、汤、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则由尧、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学。天子之学有五，东曰东胶，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盖上庠者，有虞氏之学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尧、舜为先圣，稷、契为先师，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学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为先圣，皋陶、伯益为先师，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学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汤为先圣，伊尹、仲虺、傅说为先师，而以建酉之月行事。东胶者，周人之学也。居于东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为

先圣，太公望、召公奭为先师，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宜以孔子为先圣，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为先师，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贤者，各从祀于其学之两庑。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后世大儒咸从祀于辟雍之两庑。然惟天子得以遍祀历代之先圣先师，而守令则惟祀孔子一圣、颜子至诸子九师而已。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封内山川，故惟天子得以遍祀天下之名贤，而其余皆不必祀，祀之则为僭，且滥矣。近世金华宋濂作《孔子庙堂议》，颇合礼意，而惜乎犹有所未备也。故推广其说如此。先生自谓好礼之士，有能以此言请于朝，未有不从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见其考古之学矣。

陈某者，常熟涂松人。家颇饶，然夸奢无节，每设广席肴饤如鸡鹅之类，每一人前，必欲具头尾。尝泊舟苏城沙盆潭，买蟹作蟹螯汤，以螯小不堪，尽弃之水。狎一妓，为制金银首饰，妓哂其吝，悉抛水中，重令易制。积岁负租及官物料价颇多，官府追偿，因而荡产。乃僦屋以居，手艺蔬，妻辟纑自给。邻翁怜其劳苦，持白酒一壶，豆腐一盂馈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问曰："沙盆潭首饰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杀我矣！"

大臣进退，听望所系，而馆阁辅导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系尤重也。近年阁老之去，自商文毅后，皆不以礼。寿光刘公一日朝退，将入阁，有校尉邀于路，云："免入，请回。"公径出，翌日辞。眉州万公之去，一大珰至阁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舁夫以非时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马归，遂辞。博野刘公之去，一内使至其家，促具疏辞。是在朝廷虽失体貌，必诸公有以自取也。闻寿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认皇贵妃同族，博野以撰张峦铁券文过迟，致嫌谤也，未知然否。

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

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赐诸王。盖上之意有在，他工不能知也。又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

王继之，福建莆田人，为某官，壬午年死于国事。其死与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为浙江按察使，是年阖室自焚。见《杭州志》。

《大学衍义》一书，人君修齐治平之术。至切至要，非迂远而难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齐家之要，历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谨之福。仅八条，而预政之祸，四倍其多。纵使人主知读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见哉！苏人陈祚，宣德间为御史，尝上章劝读此书。上怒，逮祚及其子侄八九人，俱下锦衣狱，禁锢数年。上宾天，始得释。成化初，闻叶文庄亦尝言之，不报。近时丘祭酒先生濬进所著《大学衍义补》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补者，治平二事耳。愚谓能尽齐家已上工夫，则治平事业，皆自此而推之，虽无补可也。

京师有依托官府赚人财货者，名“撞太岁”，吴中名“卖厅角”，江西名“树背张风”，盖穿窬之行也。士人熟于嘱托公事者，此行亦忍为之。乡里前辈为显官，不入官府嘱事者，刑部主事吴凯相虞、进士郑文康时乂、吏部侍郎叶盛与中、刑部郎中孙琼蕴章、浙江副使张和节之而已。闻山东布政龚理彦文、福建副使沈讷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识也。

宋叶文康公时著《礼经会元》，于《周礼》大义多所发明。其言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之缺，何异拾贱医之方，以补卢、扁之书。庸人按之，适足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无，而于周公设官之意何补？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补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补可也。天官有染人，钟氏、□氏，虽阙何害？《地官》有鼓人、鲍人、𩰫人，虽亡何损？虽无车人，而巾车

之职尚存；虽无弓人，而司弓矢之职犹在。匠人沟洫之制，已见于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见于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补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韦氏、裘氏，岂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职乎？《周礼》无待于《考工记》，献王以此补之，陋矣。自《考工记》补《冬官》之后，先儒论议《周礼》者颇多，而未有为此说者，亦卓识也。

丘氏，苏人俞钦玉之妻也。钦玉，故刑部尚书士悦子，颇知书，而轻财好色。尝以丘无子，置妾七人，丘待之慈惠，而防之则严。每旦暮出入房闼，皆有节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许入中门。成化间，钦玉游京师，客死教坊妓家，丘待众妾益厚，而制驭益严。丧甫终，存其有子者二人，余悉嫁之。二子皆遣为府学生，云："吾待汝无厚薄，成否汝之责也。"丘之父兄，皆不拘礼节之士，惧其有所窥，每至必先出中门，延之别室饮食之。自钦玉死，家无妄费，而门无杂宾，俞氏已衰而复振者，皆丘之力也。

《杜律虞注》，本名《杜律演义》，元进士临川张伯成之所作也。后人谬以为虞伯生所"注"。予尝见《演义》刻本，有天顺丁丑临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传序。其略云：注少陵诗者非一，皆弗如吾乡先进士张氏伯成《七言律诗演义》。训释字理极精详，抑扬趣致极其切当。盖少陵有言外之诗，而《演义》得诗外之意也。然近时江阴诸处以为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谬矣。其《桃树》等篇，"来行万里"等句，复有数字之谬焉。吾临川故有刻本，且首载曾昂夫、吴伯庆所著《伯成传》并挽词，叙述所以作《演义》甚悉，奈何以之加诬虞公哉！按文靖早居禁近，继掌丝纶，尝欲厘析诗书，汇正三礼，弗暇，独暇为此乎？杨文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为伯成耳。嫁白诡坡，自昔难免哉！

近得《晦庵先生同年录》，因得以知宋科举之制。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锁院，敕差知贡举官一人，同知贡举官一人，参详官八人，点检试卷官二十八。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试诗赋论策三场。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试经义论策三场。别试考试官一

人，点检试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试御试，敕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覆考、点检试卷官各一人，续差对读毕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释褐。当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纠弹三人，笺表五人，主管题名小录九人，掌仪二人，典客二人，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监门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赐钱一千七百贯。二十九日，朝谢。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初五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邹国公，立题名石刻于礼部贡院，赐状元王佐等闻喜宴于礼部贡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无乡贡生娶刘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故，赠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父为户。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阁老丘公《世史正纲》有云："佛氏入中国，始铸金为像，后又为土木之偶。后世祀先师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时。"考史，开元八

年，改颜子等十哲为坐像，则前此固有为塑像者矣。但先圣坐而诸贤皆立，至是乃改立为坐耳。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说，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仿文翁石像，为小土偶以来，观此，则先圣先师之置像，盖自汉以来已有之矣。

种柏必须接，否则不结子，结亦不多。冬月取柏子，舂于水碓，候柏肉皆脱，然后筛出核，煎而为蜡。其核磨碎，入甑蒸软，压取清油，可燃灯，或和蜡浇烛，或杂桐油制伞。但不可食，食则令人吐泻。其查名油饼，壅田甚肥。

苎，每四五年一种，种须八九月，去旧根，取当年旁生枝为佳。久不更种，到老根生，白蚁伤之。种法：先锄地作沟，用污泥填壅。每沟约疏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头苎，七月刈者名二苎，九月刈者名三苎。如茂盛，亦不须待至此月。及其未至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风可也。若过时而生旁枝，则苎皮不长；生花则老，而皮粘于骨，不可剥；遭大风吹，折倒，皮亦有断痕而不佳矣。凡将刈，先以杖击去叶，然后刈之。落叶既壅于根，久而浥烂，到地亦肥。刈后，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剥重皮沤水中，一时取起，以铁刀戛去粗皮，阴干；若晒干，则硬脆不堪绩矣。雨后刈者，尤润而佳。戛法以时，但一面着力，以指按粗皮于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后，制苎稍暇，须灌粪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则肥，而收刈可以及时。大率织布以头苎为尚，二苎滋润，而便于绩者耳。三苎尤劣。

五金之矿，生于山川重复高峰峻岭之间。其发之初，唯于顽石中隐见矿脉，微如毫发。有识矿者得之，凿取烹试。其矿色样不同，精粗亦异。矿中得银，多少不定，或一箩重二十五斤，得银多至二三两，少或三四钱。矿脉深浅不可测，有地面方发而遽绝者；有深入数丈而绝者；有甚微，久而方阔者；有矿脉中绝，而凿取不已，复见兴盛者，此名为过璧；有方采于此，忽然不现，而复发于寻丈之间者，谓之虾蟆跳。大率坑匠采矿，如虫蠹木，或深数丈，或数十丈，或数

百丈。随其浅深，断绝方止。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矿石不拘多少，采入碓坊，舂碓极细，是谓矿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矿末于中，搅数百次，谓之搅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于面者谓之细粘，桶中者谓之梅沙，沉于底者谓之粗矿肉。若细粘与梅沙，用尖底淘盆，浮于淘池中，且淘且汰，泛扬去粗，留取其精英者。其粗矿肉，则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矿，以桶盛贮，璀璨星星可观，是谓矿肉。次用米糊搜拌，圆如拳大，排于炭上，更以炭一尺许覆之。自旦发火，至申时住火，候冷，名窖团。次用㸃银炉炽炭，投铅于炉中，候化即投窖团入炉，用鞴鼓扇不停手。盖铅性能收银，尽归炉底，独有滓浮于面。凡数次，炉爬出炽火，掠出炉面滓。烹炼既熟，良久以水灭火，则银铅为一，是谓铅驼。次就地用上等炉灰，视铅驼大小，作一浅灰窠，置铅驼于灰窠内，用炭围叠侧，扇火不住手。初铅银混，泓然于灰窠之内，望泓面有烟云之气，飞走不定，久之稍散，则雪花腾涌，雪花既尽，湛然澄澈。又少顷，其色自一边先变浑色，是谓窠翻。乃银熟之名。烟云雪花，乃铅气未尽之状。铅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铅。铅既入灰，惟银独存。自辰至午，方见尽银。铅入于灰坯，乃生药中蜜陀僧也。

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他处皆不及。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干，则蘸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篆日夜烧变。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龙泉得其制造之法，以铅熔成水，用铁盘一面，以铁杓取铅水入盘，成薄片子。用木作长柜，柜中仍置缸三

只，于柜下掘土，作小火，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内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柜，叠铅饼，仍用竹笠盖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闭，恐其气泄也。旬日，一次开视，其铅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旧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数日，用绢袋滤过其滓，取细者别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盐泡水并焰硝泡汤，候粉坠归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后用砖结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约旬日后即干。擘开，细腻光滑者为上，其绢袋内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矾泥、矾盐等，炼成黄丹。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烨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钸音嘲钸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钸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烨炼，如烨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每岁解发赴梓亭寨前，再以铜入炉烨炼成水，不留纤毫深杂，以泥裹铁杓，酌铜入铜铸模匣中，每片各有锋窠，如京销面，是谓十分净铜。发纳饶州、永平监应副铸。大率烨铜所费不赀，坑户乐于采银，而惮于采铜。铜矿色样甚多，烨炼火次亦各有异。有以矿石径烧成者，有以矿石碓磨为末，如银矿烧窖者。得铜之艰，视银盖数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阴之处有之。其法用干心木、橄榄木，名曰蕈樵。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驳锉木皮上，候淹湿，经二年始间出。至第三年，蕈乃遍出。每经立春后，地气发泄，雷雨震动，则交出木上，始采取。以竹篾穿挂，焙干，至秋冬之交，再用工遍木敲击。其蕈间出，名曰惊蕈。惟经雨则出多，所制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胜。又有一种，适当清明向日处间出小蕈，就木上自干，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晒干，同谓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条，出《龙泉县志》。银铜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视之，盖不知其成之之难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葚”，土音之讹，今正之。又尝见《本心斋蔬食谱》作“荨”，尤无据。盖《说文》、《韵会》皆无“蕈”字，《广韵》有之。

蔡季通《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此古今未发之妙。周密谓睡心睡眼之语，本出《千金方》，晦翁偶未之见耳。今按前三句，亦是众人良知良能，初无妙处。“半酣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此予诀也。

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所谓“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乃天子燕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若翰林六科及诸闲散之职，皆是昼饮。吾乡会饮，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风亦近年后生辈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当尽。童仆伺候之难，父母悬念之切，亦不可不体也。李宾之学士饮酒不多，然遇酒边联句或对弈，则乐而忘倦。尝中夜饮酒归，其尊翁犹未寝，候之。宾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见烛。将日晡，必先告归。此为人子者所当则效也。

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阶九品而无定员，

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翰林自侍讲、侍读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所兼预职事，不以书衔。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国初之制，书兼修国史。甚者，编修已升为七品正员，而仍书国史院编修官。亦有书经筵检讨官者，盖仍袭旧制故也。此出《东里文集》。有关制度，且可以示妄书官衔者，故记之。

卷十五

朱子注《易》，虽主尚占立说，而其义理未尝与程《传》背驰。故《本义》于卦爻中，或云说见程《传》，或云程《传》备矣。又曰：看其《易》，须与程《传》参看。故本朝诏告天下，《易》说兼主程、朱，而科举取士以之。予犹记幼年见《易经》义多兼程《传》讲贯，近年以来，场屋经义，专主朱说取人，主程《传》者皆被黜。学者靡然从风，程《传》遂至全无读者。尝欲买《周易传义》为行箧之用，遍杭城书肆求之，惟有朱子《本义》，兼程《传》者绝无矣。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市井之趋利，势固如此。学者之趋简便，亦至此哉！

闻天顺间，沛县民杨四家锄田，得一古铜器，状如今香炉，有耳而无足。洗去土，有声如弹琵琶不已，其家以为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为怪，杀之。工侍贾公俊，时公差至此，得其一足归。足如马蹄，黄毛中肉鳞隐起，皆如半钱。永康尹昆城王循伯时为进士，亲见之，云然。

弘治五年，扬之瓜州聚船处，一米商船被雷击，折其桅。近本处，大小鼠若干皆死。盖鼠啮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约二斤。乡人印绶，初闻而未信，尝亲问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风折于扬帆时，致误民命，故击之耶？

尝记正统十年，予家祖园新竹二本，皆自数节以上分两岐，交翠

可爱。家仆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叉取蕴草饲猪。景泰二年，新居后园，黄瓜一蔓生五条，结蒂与脱花处，分张为五，瓜之背则相连附。园丁采入，众玩一过，儿童擘而食之。后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图求题咏者，阅之，则皆予家所尝有也。况他竹之瑞一本，予家并生二本。他瓜仅二三，又非连理，予家五瓜连理，不尤瑞乎？使当时长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谄谀归之府县，夸艳归之家庭。动众伤财，其为不靖多矣。惟其悃愊无华，故人之所谓祥瑞，一切不知动其心。惟不知动其心，故骄侈不形，而灾害不作，可以保其家于悠久也。传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斯之谓与？

左氏、庄周、屈原、司马迁，此四人，豪杰之士也。观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袭，可见矣。史迁纂述历代事迹，其势不能不袭，若左、庄、屈三人千言万语，未尝犯六经中一句。宋南渡后，学者无程、朱绪余，则做不成文字。而于数子亦往往妄加贬议，可笑也。先儒谓左氏浮夸，庄周荒唐，屈原怼怨，此公论也。谓庄周为邪说而辟之，亦公论也。若《左氏春秋传》，自是天地间一种好文字，而或者以其为巧言，岂不过哉！为此言者，正犹贫人吃斋以文其贫，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办，而必谓其腥膻不堪食，矫诬孰甚焉！

南京诸卫，官有廨宇，军有营房，皆洪武中之所经画。今虽间有颓废，而其规址尚存。北京自永乐十九年营建告成，銮舆不复南矣。至弘治元年，阅六十八年，而军卫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陈乞建立，而上司亦未尝念及也。是年，襄城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毁天下淫祠。予尝建白，欲以城中私创庵院置卫，则财不烦官，力不劳下，其功易成。事寝不行。吾昆山知县杨子器，毁城市乡村庵院神祠约百余所，以其材修理学校、仓廪、公馆、社学、楼橹等事，一时完美。又给发余材太仓、镇海二卫，凡所颓废率与兴举，军民至今德之。使当路有子器其人，则国家之废事以举，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难哉！

予观政工部时，叶文庄公为礼部侍郎，尝欲取吾昆元末国初以来

诸公文集，择其可传者，或诗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昆山片玉》以传。命予采集之，若郭翼羲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强斋集》、袁华子瑛《耕学稿》、易恒久成《泗园集》、吕诚敬夫《来鹤轩集》、朱德润泽民《存复斋稿》、偶桓武孟《江雨轩诗》、林钟仲镛《松谷集》、沈丙南叔《白云集》、马麐公振《淞南渔唱》、屈昉李明《寓庵集》、王资之深《瑞菊堂集》、郑文康时《乂平桥稿》之类。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遗失，俱以送还。乡先辈之美，竟泯泯矣，可胜叹哉！

《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附录》一卷，台人黄郎中世显、谢侍讲鸣治所辑，今刻在宁海县。其二十八卷内《勉学诗》二十四章，本苏士陈谦子平所作，误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张士诚兵至吴，有突入其室者，胁其兄训使拜，不屈，刃其胸。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后散亡，独所著《易解诂》二卷，及古今诗数十篇传于世。正统间，吾昆山所刻《养蒙大训》，收其诗。予幼尝见之，京师士人徐本以道亦尝刻其诗印行，后有国初韩奕公望跋语。韩、徐，皆苏人。

京师东厂者，掌巡逻兵校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风大作，地陷约深二三丈许，广亦如之。明时坊白昼间二人入巡警铺，久不出。管铺者疑之，推户入视，但见衣二领委壁下。衣旁各有积血，而不见其人。六月六日，通州东门外讹言寇至，男妇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闻马进士庆云。

晦庵先生家坟墓，乃先生自观溪山向背而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间。先生尝云："此沙开时，吾子孙当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记存焉。景泰间，朝廷念其有功于世，求访其子孙，于是九世孙梴征入朝，授五经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数日，其沙忽被水冲开，适中其言。

昆城夏氏，与处州卫一指挥为亲旧。指挥闻夏氏有淑女，求为子

妇，数年未成。后求之益力，家人皆许之，女之祖独不许。因会客以骨牌为酒令，祖设难成之计，谓求婚者云：“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与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众惊异，遂许之。太仓曹用文、查用纯素友善，适其妾各有娠。一日会饮，戏以骰子为卜，云：“使吾二人一掷而六子皆红，必一男一女，当为婚姻。”一掷并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赘曹为婿云。此二事相类特甚，盖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区多产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涌。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菹拥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闻蛟出，多往观之，或投香纸，或投红绡，若为之庆贺者然。云蛟状大率似龙，但蛟能害及人畜，龙则不然。龙能飞，且变化不测，蛟则不能也。

庆元初，韩侂胄既逐赵忠定，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上，云：“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世孙。”陶孙方书于楼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孙知诗必为韩所廉得，捕者将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楼。捕者与交臂，问以“敖上舍在否”，敖对以“若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孙亟亡命，归走闽。后登乙丑第。此出《杭志纪遗》。陶孙字器之，宋庆元五年，曾从龙榜进士，奉议郎泉州佥判，其名衔仅见《昆山志》进士题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观此，则其为人可知矣。

宋神宗问吕惠卿：“何草不庶，独蔗从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种之则正生，甘蔗种之则旁生。”上喜之。按六书有谐声，蔗，庶声。庶，古遮字，非会意也。若蔗以旁生从庶，则鹧鸪、蟾虫亦旁生耶？闻本朝天顺间，睿皇欲除某为翰林学士，以翰林已有三员，疑其过多。兵部尚书陈汝言适侍侧，叩头云：“唐朝学士十八人，圣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决。盖唐之十八人，太宗为太子时，私引文学之士，以为冯翼，非以学士名官也。学士美官，其滥如此，可乎？小人之率尔妄对，类如此。

《中吴纪闻》六卷，每卷首题云："昆山龚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后有至正二十五年吾昆卢公武记得书来历，及校正增补大略。且云："非区区留意郡志，此书将泯没而无闻矣。"弘治初，昆令杨子器翻刻印行。考之宣德《昆山志》，不载此人。近检公武《苏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详。盖公武之志人物，间有略其邑里者。《昆山志·孝友类》载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独遗之，其以是欤？

米南宫以书画名一时，其文章不多见。家藏故纸中，有《露觔烈女碑》文一通，辞亦清古，今《维扬新志》已收入，兹不录。录其赞云："王化焕兮盛江汉，叔运煽兮人伦乱。一德彦兮昭世典，情莫转兮天质善。楚泽缅兮云木偃，炜斯囝兮日星建。"此赞每句二韵，亦新奇。囝与茧音同，闽人呼其子云然。古韵书无之，盖后世方言耳。昔刘梦得以糕字不经见，诗中辄不敢用。囝惟顾况有诗，陆放翁亦有"阿囝略如郎罢意"之句。然用之闽越，似亦无害。江、淮之俗，故所未闻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至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印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诸司官衔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衔有"使"字，而司名印文无之，此所未喻也。军卫千户所，有中、左、右、前、后之别，而所统千百户印文，但云某卫某千户所百户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诈伪之弊。若于百户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则无弊矣。

魏文靖公骥为南京礼部侍郎时，尝积求文银百余两，置书室中，失去。逻者廉知为一小吏所盗，发其藏，已费用一纸裹，余尚在也。当送法司治罪，公怜其贫，且将得冠带，曰："若置之法，非惟坏此吏，其妻子恐将失所。"遂释之。

提督徐州仓粮太监韦通，尝于桓山寺凿井，深数丈，闻锸下有声

铿然，得独轮铜车一具。其色绿如瓜皮，通命磨洗，视之，上有识文，云："陆机造重三十钧。"推之，轮转而可行。遂进于朝，时宪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赏颇多。成化乙巳岁也。

丘阁老《世史正纲》，唐德宗兴元元年书，始赐有功将士以功臣名号，其目云：所谓"奉天定难功臣"是也。然其所谓"奉天"者，以地言也。后世遂袭之，以为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袭唐号。若本朝功臣勋阶，虽有"奉天翊卫"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门，皆名奉天。凡诏赦及封赠文武官诰敕，起语皆曰"奉天承运"，其主意正谓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称天，非袭唐奉天之名也。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电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连阴，浃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语》，记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时，电光继以大雷，雪下如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记客云：春秋鲁隐公九年二月，即今之正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异。义熙以前，云皆未考。至元庚寅，密所亲见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异也。

北方有虫名蚰蜒，状类蜈蚣而细，好入人耳。闻之同寮张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无所苦，久之，觉脑痛。疑其入脑，甚苦之，而莫能为计也。一日，将午饭，枕案而睡，适有鸡肉一盘在旁，梦中忽喷嚏，觉有物出鼻中，视之，乃蚰蜒在鸡肉上，自此脑痛不复作矣。又同寮苏文简在山海关时，蚰蜒入其仆耳，文简知鸡能引出，急炒鸡置其耳旁，少顷，觉有声镐然，乃此虫跃出也。

熊去非尝论孔庙诸贤位置，大意谓四配中若复圣、宗圣、述圣三公，各有父在庑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岂安？宜作寝殿，以叔梁纥为主，配以无繇、子点、伯鱼、孟孙氏，于礼为宜。愚谓无繇、子点、伯鱼三人，祀之别室当矣。叔梁纥之为主，亦无谓。孟孙氏非圣

贤之徒，何可与此？此尤迂缪之见也。

乡人尝言野中夜见鬼火、神火。鬼火色青荧，不动；神火色红，多飞越，聚散不常。盖火为阳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龙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则空中有流火，今谓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见火，肥猫暗中抹之，则火星迸出。壮夫梳发亦然。积油见日亦生火，古战场有磷火，鱼鳞积地及积盐，夜有火光，但不发焰。此盖腐草生萤之类也。

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而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云南、广西等处，土官无嗣者，妻女代职，谓之母土官。隋有谯国夫人洗氏，高凉太守冯宝妻也。其家累叶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在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后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与今不同耳。

弘治癸丑五月，蓟州大风雷，牛马在野者多丧其首。又民家一产五子，三男皆无首，肢体蠢动，二女脐下各有口眼，啼则上下相应，

数日皆死。

唐诗大家并称李、杜，盖自韩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气豪迈，落笔惊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地，故每亲附之。杜诗后人始知爱重，在当时若太白，盖以寻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观二公集中，杜之于李，或赠、或寄、或忆、或怀、或梦，为诗颇多。其散见于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诗百篇”、“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之类，褒誉亲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观李之于杜，惟沙丘城之寄，鲁郡东石门之送，饭颗山之逢，仅三章而已。况沙丘、石门，略无褒誉亲厚之词，而饭颗山前之作，又涉讥谑。此固足起后人之疑也。尝闻乡老沈居竹云：饭颗山，天下本无此名。白以甫穷饿，寓言讥之，未知然否。

病霍乱者，浓煎香薷汤冷饮之，或掘地为坎，汲井水于中，取饮之，亦可。最忌饮热汤、热米汤者，必死。

诗兼美刺，寓劝惩，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诗之典，有采诗之官。盖将以知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补于治，未闻以诗而致祸者。自后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怀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谗贼之口，于是乎诗祸作矣。唐以诗赋取士，故诗学之盛，莫过于唐。然当时诗人往往以国事入咏，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谓宽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当讳，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见者言之，如“三郎沉醉打球回”、“虢国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咏歌，固已显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寿王醒”之句，虽前人尝辩薛王早薨，未尝与贵妃同宴龙池，然寿王之醒，触犯忌讳，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观之，宁不概以贤人君子之为诗，皆敢于攻发君上阴私者耶？故一有谗谮，皆信之不疑，而伤害随之矣。予尝谓后世诗祸，实唐人有以贻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苏州卫印纽热炙手，不可握。吏以告卫官，各亲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异也。

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赞，率因《史记》旧文，稍增损之。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或有全用其语者。前作后述，其体当然。至如《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自为，而《史记》乃全载其语，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迁在武帝时，雄生汉末，安得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哉？诸家注释，皆不及之。又《公孙弘传》在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相如之赞，亦后人剿入，而误以为太史公无疑。至若《管仲传》云后百余年有晏子，《孙武传》云后百余岁有孙膑，《屈原传》云后百余年有贾生，皆以其近似类推之耳。至于《优孟传》云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而《淳于髡传》亦云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何耶？殊不知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在齐威王时，谓前百余年楚有优孟可也。今乃错谬若此，且先传髡而后叙孟，其次序晓然，谓之非误，可乎？此出《齐东野语》。常见元吴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读《史记·伯夷传》，疑其不伦，皆有所更定。窃叹服前贤读书，精察如此。近见此语，又以叹公谨识见之明，虽前代深于史学者，亦未之觉也。因记之，与读史者共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庚巳编
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总目录

庚巳编
今言类编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返回总目录

庚巳编

[明] 陆粲　撰

马镛　校点

校点说明

《庚巳编》十卷，明人陆粲撰。陆粲（1494—1551）字子余，长洲（今苏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被选为翰林庶吉士，以才补工部给事中。《明史》本传称他“劲挺敢言”，但也因此得罪官僚。先因与同官争张福案，被廷杖，诏下狱。后因抗疏，谪贵州都镇驿丞，稍迁江西永新知县。久之，以念母乞归。母殁，毁甚，未终丧而卒，终年57岁。除《庚巳编》外，有《陆子余集》、《左传附注》、《春秋左氏传辩疑》等著作流传。

《庚巳编》文字清约雅健，部分条目如“洞箫记”等文笔婉转生动。其内容多为明初奇闻逸事，包括明初各种社会新闻、祥瑞灾变、刑狱案件、各地风俗等。所载多有出处，或闻之于亲友，或得之邻里故旧。虽不免有荒诞之说，却也不无实事，有的至今仍时有所见，如卷七“产异”中有关连体婴儿的记载，卷九“陨石”载成化间陨石坠落情况等，可为人们的研究提供历史资料。对于生子形体有缺的现象，作者在卷六“赵珙妻”中提出朴素的优生主张，有一定的科学性。书中大量的神狐鬼怪传说，宣扬迷信和因果报应，但也往往反映作者及当时人们渴求惩恶扬善、伸张社会正义的愿望。在书的末篇“张御史神政记”中，作者对“政通神明，精感天地”的清廉官员崇尚备至，就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庚巳编》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范钦辑《烟霞小说》四卷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沈节甫辑《记录汇编》十卷本。后《烟霞小说》本为上海文明书局《说库》所据，以精本校正印行；《记录汇编》本被影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这次校点，以《记录汇编》本为底本，校以《说库》本。凡底本有脱误，据校本填补或改正。本书校点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教正。

编者按：《庚巳编》之书名，或说当作“庚己编”，取义此书约作于明正德庚午至己卯年间。唯历来著录是书均作“庚巳”，书证未周，故不予改动，以示郑重。

目录

庚巳编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圣瑞
太学
贡院
平保儿
袁珙
登科先兆
揣骨僧
沅江麟
豢龙
兖州岳庙
王全
鬼兵
守银犬
村民遇土地
竹圃异物
空同山人
张秋帛烬
王𢇁
灵芝
马鬼
三足鳖
卷第二
洞箫记

普光伽蓝
方学
七总管部使
周岐凤
柴驿丞
罗江神祠
戚编修
临江狐
果报
鸡变
剑池
卷第三
西山狐
程学士降笔
蒋生
盛氏怪
人为牛
袁尚宝
还金童子
户婚亲中司
古铜鸭盆
侍女峰
蛇癫
苟毕元帅
顾镇
王栾
猪犬生儿
梓潼神
妇人生须
黑眚

火灾
卷第四
王士能
王主簿
人魂出游
肉芝
郑灏
蒋子修
黑鱼
青虎
黄长子
雄鸡卵
沈镗
鸡精
如公
戴妇见死儿
玄坛黑虎
钱蛇
卷第五
说妖
芭蕉女子
巨蚌
怪石
官寿
见报司
天医
牛生麟
凌氏犬
胥教授
金华二士

卷第六
徐武功
张道士
妇产蛇
江神鱼头
赵珙妻
神船
鬼还家
牛偿负钱
王端毅公
岳武穆祠
瘈狗
九仙梦验
神丹
鹦鹉山茶
卷第七
铁冠道人
陈子经
罗侍郎
沈知刚
关公
僧时蔚
浦应祥
范汝舆
产异
黄提学
江东签
五足牛
变鬼
李智

海岛马人
祝氏牧儿
魂魄
刘公望气
卷第八
星变
张宗茂
洞庭鸡犬
飞鱼
蜂化促织
人疴
穀亭狐
真武显应
牛毼
白乌
楚巫
杨宽
方卵猕猴
雀报
于梓人
老盗
卷第九
异人占星
金箔张
盛御医
奇疾
黄村匠人
吴恂
北斗经
人瑞

犬精
雷谴道士
曾状元
腾冲龙
陨石
尤弘远
猫王
昭陵银兔
梁泽
黑厮
蝎魔
胡弘
瑞莲
人妖公案
卷第十
升遐之兆
诚意伯
上梁日时
义象行
张潮
王贯
斗神救灾
张氏子入冥
杨少卿
张孟介
严尚书
木妖
唐玘
张都宪
辟疟镜

臂龙
九尾龟
番阳水神
棕三舍人
马少师
张御史神政记
返回总目录

卷第一

圣瑞

仁祖先家于泗，后徙濠梁。所居密迩一兰若，与其主僧交颇厚，僧每钦服仁祖之纯诚。一夕，望其舍火光烛天，为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弥月而仁祖至。僧唁之，答曰："此夕妇生一男，恐有触污，故久不来践佛地，非有回禄之祸也。"男即高皇帝云。

太学

相传高皇帝时初起太学，上临视之，顾学制宏丽，圣情甚悦。行至广业堂前，偶发一言云："天下有福儿郎，应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来，学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选，跻位通贵，他所不及也。又诸堂中都无蜘蛛云。上来时，见蛛布网屋隅，曰："我才建屋，尔辄据之耶！"顾叱之出。语讫而蛛遁，从兹遂绝。

贡院

南京贡院，锦衣指挥纪纲宅也。纲有宠文皇帝朝，后坐不法伏诛，阖门受歼于是或云生瘗其下。至今每乡试时，举子入院，辄有声自地中起，历诸号房上，如万马腾踏者云。

平保儿

都指挥平安，一名保儿，建文末为将，败北兵于小河。安单骑追蹑燕王，运槊将及之，忽空中有黑龙舒爪掣其臂，安马跪于地。安知天命有在，叹息收兵而止。后兵败被擒，见王，问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如？"安应曰："臣欲生致使长耳。时国家沿元氏旧俗，诸皇子皆呼使长。不然，未可量也。"王劳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后以旧人自疑，经死。

袁珙

袁太常珙相术之妙，在胜国时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师广孝为缁，流寓嵩山寺，珙一见，即以匡辅器期之曰："公刘秉忠之俦也。"后广孝以高僧选入燕邸，预密谋，言珙于王。王亦素闻其人，乃托以珙名隶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见，阴命选卫中长身多髯貌与王类者九人，王杂其中，俱微服适市，拉珙入酒肆饮。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众哂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还宫，召珙入见。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见乎？"问何以能识，对曰："殿下入肆时，手操弓矢，臣望见知之。皮皱而瘦，龙掌无肉也。"世所传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识真王于长安酒家者，即此。更使详视，因极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长过脐，当登大宝，必为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悦，由此遂决大计。珙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许之，语往往流播。王恐有他虞，因遣还乡。其后渡江登极，驿召至京，拜太常丞，赐与甚厚。及议建储，上意有所属，迟回累年，使珙相仁宗，曰："后代人主。"又相宣宗，曰："万年天子。"于是国本始定。他日，见仁宗于东宫，问曰："吾寿得几何？"对曰："过七七之年，天福无疆。"及乙巳鼎成，竟如此数云。子忠彻亦

传其术，官至尚宝卿。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乡校，累举不第，以贡入南雍。弘治戊午乡试，有别舍生徽人汪某者，梦与苏州监生陆某忿争，相持诉于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陆某非此间人矣。"寤而莫测所以，盖汪与伯父平生无半面识也。间为苏士某言之，某来以告。既揭榜，伯父中选，汪竟无名。及会试至京，以岁旦往谒故吴文定公宽。公时佐吏部，适昆山毛宪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乡殿魁也。俄有云南解元周文亦入谒，相见各道姓名，有顷辞出。伯父与周偕行，周意色惨沮，行且问曰："君之相见，得无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对，周曰："予此言有谓也。予丙辰岁尝梦至殿庭，方传喝进士名，予立庭下，自谓当在列。俄一物自空坠下，视之，乃金宫花一朵。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尔不得取此，苏州陆宣公子孙物也，彼家有阴德，当受此。'转顾，则已为一人簪于首矣。予此来，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苏人陆姓，且岁首遇三殿魁又皆苏人，此殆君得隽之兆也，吾其终无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归邸中，向从者道之，且讶宣公之语。老仆许聪者忽应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盖先曾大父讳与宣同音，而旁加王也，伯父乃悟而异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讫不第，以选调得官。伯父举进士时，梦乘肩舆入一佛庐，且梦草狱词，既乃得大理寺观政云。辛未附记。

揣骨僧

正统间，虎丘半塘寺有僧，两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贵贱祸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数岁时，家人携往求，揣骨僧云："儿他

日应得系金带，好自爱也。”后公举进士，累官至山西参议致仕，果终四品。里人石乙，贫为人佣织，以二子见僧。揣之喜，索厚谢曰：“此两财主骨也。”谓石云：“勿轻视尔儿。”闻者初不信，二子长，果以资雄于乡。龚大者，家颇温裕，为人丰肥，腹脐间黑痣，有毫长数寸。尝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龚平日与人语，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顾曰：“勿笑。明年尔腹间毛落死矣。”龚恶其语，不答。后偶就浴，摩挲间毫忽落，又数日死。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县之东田村民冯贵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时，云雾滃合，红光满室。其形略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鳞，额上一骨锐坚，隐起肉间，盖其角也。初出胎，跳跃人不能制，民愚以为怪物，击之，伤右胁而死。后有识其为麟者，郡守杨宣令取其腊藏库中。予外祖参议公佐郡，日常命取观。岁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鳞，亦间有脱落，诸姨及仆妾辈皆见之。

豢龙

计宗道惟中，柳州罗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为巡检，居一山，号计家砦。尝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归，使鸡伏之。百余日，乃产一物，状类蛇。四足苍色，鳞甲遍体，其长不盈尺，行则昂首竦身，殆若兽走。家人以米汁饮之，数月渐大。好饮生血，每刲割羊豕，则取血啖之。久而益驯狎，计公行止，蛇常随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冰铁，一家呼为小龙。传闻外间，多求观者，计心念曰：“是且致口语，为吾家祸矣！”乃放之廨后溪潭中，嘱曰：“汝毋忧饥，吾每日当遣人饲之，汝自今不得复出也。”还内，蛇

已随至。计叱曰：“汝不听教令，斩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还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辄奋起就食。岁久，大且逾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妇汲于潭，妇衣红，蛇望见，以为血也，卷而啮之至死。同官怒，声言：“尔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尔家！”计恐，哀祈之，且致厚馈，乃得解。由是恶蛇，欲斩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诱其出，因投刃斫之。蛇惊而匿，仅断其尾尺余。自是不复出，亦不知其存亡。数年后，一夕风雷暴作，云雾中有苍龙自潭起，长数百丈，拏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龙化也！”惟中，予家同年进士。

兖州岳庙

兖州府岳庙素著灵迹。弘治中，吾苏龚元之知府事，尝于中夜闻有鞭扑声。以问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庙之神异，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谒庙，无所睹，召言者责之。其人言：“但须至诚，乃得进见。”明日，斋沐更衣，以夜往祭祷。良久，门启而入，见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宾位。元之辞让，王者曰：“公阳官，予阴官也，于职事无统摄，请坐。”已而进茶，元之未敢饮。神曰：“此斋筵中茶也，饮之无害。”元之请曰：“闻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斋矣。”求观狱，辞曰：“狱禁严，不得入，有一事当以奉观耳。”命舁一僧至，炽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缘所得，皆供酒食费，不修殿宇，故受罚如此。”问曰：“犹有解乎？”曰：“今改过则可免也。”遂辞出。既归，使人密访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所见，僧悔惧，倾资修建，病即愈。

王全

嘉定娄塘镇人王全，家饶于资，为人伟躯大腹，饮啖兼数人，行则蹒跚不能疾趋。每浴时，则令人以物覆己，妻子婢仆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开。一日入浴，久无水声，家人怪之，揭视，但见一虾蟆大如斗伏其中，惊而复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右二事徐氏姨所说。

鬼兵

陆容居吴之娄门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门独立，闻隔岸汹汹，若有兵甲声。已而有数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见，腰以下可见，皆花缯缴股，其行甚疾。容大惊，呼其家男女老幼毕出，皆见之。逾时过始尽。是岁崇明海寇钮东山作乱，奏调京军及诸卫军讨之，兵岁余乃罢，官帑为之一空，容所见盖兵象也。

守银犬

家君说，阊门一民家，忘记姓名，以开行为业。家蓄一犬甚健，日卧一槛旁，顷刻不离。人有至其所者，辄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门，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号呼骂其主，其主亦恶犬，谢曰："君姑勿怒，明日当烹之共食耳。"商归邸中，夜梦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银数百两埋槛下，生时不及语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复生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盖前此冥数未可传于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误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见信，君幸往见之，令不吾杀也。"商竦然惊觉，即起奔诣其家，扣门。主出迎，商问犬安在，则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语以所梦。其主犹未信，商请验之。撤槛，果得一瓦钵，盛银四百余两。痛悔无及，乃哀其犬而瘗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说，乡中小民于某尝出行，遇一老人自称土地，呼于名曰：“汝将死矣，我特来报汝。”于曰：“我方壮年，无疾病，何为而死？”不顾而行。老人忽不见。数日他出，仍遇之，又谓曰：“汝必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当落水死。”于强辞拒之，而意甚恐。居无何，邻村有与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无恙。岂鬼神亦有误耶？抑聊戏之也。

竹圃异物

友人徐鹏之妇家朱氏居沙湖。数年前，其家后圃竹间忽生物，如人形体，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断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卢川，弘治初领乡荐，卒业太学，质美而贫，与吾乡程贡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许人，自云姓达，号空同山人，与川同邸，交尤稔密。其人身颀然长，形状秀伟而落魄善饮。日行歌于市，暮归携钱满袖，尽以与川，川赖以给。周旋岁余，一旦欲辞还山，川来语程，共治具送之。川时患疮，遍体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药少许，和酒与服，烧炕极热，令卧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芦镇其角。川如为所压，不能兴，出汗淋漓，被尽沾湿。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则疮尽脱去，肤莹如玉矣。顾川曰：“乍别，客中真大寂寞，且忧子贫，无以赡。予有丹，能点铜为白金，今相分与，他日聊试之，或能充数月费耳。”倾瓢中药一匕授川，酒尽别去。无

何，川值乏资，程请出其丹试之，觅铜杓重四两，炽火熔之，投丹其中。少顷，五色焰起，铿然有声，已成雪白银，而锱铢无所耗。于是相顾惊叹。程乞其少许，至今藏之。

张秋帛烬

弘治壬子，河决张秋之沙湾。敕右副都御史华容刘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帛烬俨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灭。时兴、锐多方扰民，山东按察副使杨茂元上疏论之，亦及此事。杨公坐贬官。外舅盛公说。

王绚

长洲学生王绚，弘治己酉初应乡试，时有校官托所亲鬻举于苏，适无愿者，亟欲贱售焉，同学生奚纯来招绚共图之。事滨就矣，一夕，绚梦身中乡试六十七名，甫中试而父死，妻继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觉，心怪之。旦往见纯，秘不言梦，但托以年幼学疏，不欲暴得名第，辞不就。纯怒，责以重利轻名，曰："我即自为之！"计所费不过数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梦。绚方以为异，既而其父与妻之父相继皆死，绚益异之。居无何，纯竟死。绚乃以所梦告人曰："使当时我为之，今已入鬼录矣！"科名之不可以侥幸得也如此。

灵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陆忠家墙下产灵芝。明年，连产九本，亦有重

台者，五彩烂然。后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茎藏之。

马鬼

母党有阙翁者，言其邻人有良马，牧于沙湖塘，失足坠水死。自后每风雨阴晦之日，常有一马奔驰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视之，辄不见。人皆谓此马之鬼也。

三足鳖

今年夏，太仓州有百姓，道见渔者持一鳖而三足。买归，令妇炰之既熟，呼妇共飧。妇不欲食，出坐门外。久之，不闻其夫声，入视，已失所在，地上止存发一缕，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蜕形者。惊怖号唤，里中闻之，以妇为谋杀夫而诈谖也。录之官，知州莆田黄廷宣鞫之，得其情，以为异物理或当有。归妇于狱，召渔者，立限令捕三足鳖来。数日得之以献，即于官厅召此妇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毕，引入狱，及门已化尽矣，所存衣发皆与百姓同。乃原妇罪。群渔云，初被命，网于川，举网惊其太重。及岸视之，乃一肉块，如人形，五官俱具，而无手足，闭目蠢动。渔大惊怕，掷之水中。又别网一所得物，状亦如之。群渔惧，共买牲酒祭水神，祷曰："我辈奉命于官寻三足鳖，乃连得怪物。如违限，必获罪矣，惟神祐之！"祷毕而网，乃得鳖焉，竟不知前二物为何也。按《尔雅》曰："鳖三足为能。"注云："今阳羡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鳖。"又《山海经》曰："从山多三足鳖。"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化传记所无。然一举而得二异，尤前所未闻也。

卷第二

洞箫记

徐鏊字朝揖，长洲人，家东城下。为人美丰仪，好修饰，而尤善音律。虽居廛陌，雅有士人风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张镇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库，以堂东小厢为之卧室。是岁七夕，月明如昼，鏊吹箫以自娱。入二鼓，拥衾榻上，呜呜未休，忽闻异香酷烈，双扉无故自开。有巨犬突入，项缀金铃，绕室一周而去。鏊方讶之，闻庭中人语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灯循阶而上，分两行，凡十六辈。最后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瑶冠凤履文犀，带著方空纱袍，袖广几二尺，若世所图宫妆之状，而玉色莹然，与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诸侍女服饰略同而形制差小，其貌亦非寻常所见。入门各出笼中红烛，插银台上，一室朗然，四壁顿觉宏敞。鏊股栗不知所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抚鏊体殆遍，良久趋出，不交一言。诸侍女导从而去，香烛一时俱灭。鏊惊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将寝，又觉香气非常，心念昨者佳丽得无又至乎。逡巡，侍女复拥美人来室中，罗设酒肴，若几席、柂架之属，不见有携之者，而无不毕具。美人南乡坐，顾盼左右，光彩烨如也。使侍女唤鏊，鏊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顾使坐其右。侍女捧玉杯进酒，酒味醇冽异常，而肴极精腆，水陆诸品不可名状。美人谓鏊曰："卿莫疑讶，身非相祸者，与卿夙缘，应得谐合。虽不能大有补益，然能令卿资用无乏，饮食常可得远味珍错，缯素绉锦亦复都有。世间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难致，但忧卿福薄耳。"复亲酌劝鏊，稍前促坐欢笑，辞致温婉。鏊唯唯，不能出一言，饮食而已。美人曰："昨听得箫声，知卿兴致非浅，身亦薄晓丝竹，愿一闻之。"顾侍女，取箫授鏊。吹罢，美人继奏一曲，

音调清越，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女儿才吹得世间下俚调，如何解引得凤凰来，令渠箫生在，应不羞为徐郎作奴。”逡巡越明夕，又至，饮酒阑。侍女报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帐帏裀藉，穷极瑰丽，非复鏊向时所眠也。鏊心念：“我试诈跌入地，观其何为。”念方起，榻下已遍铺锦褥，殆无隙地。美人解衣，独着红绡裹肚一事。相与就枕交会，已而流丹浃藉，宛转恇怯难胜。鏊于斯时情志飞荡，颠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帐，侍女十余，奉匜沃盥。良久，妆讫言别，谓鏊曰：“感时追运，偎得相从，良非容易。从兹之后，欢好当复无间。卿举一念，身即却来。但忧卿此心还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来诚不欲令世间俗子辈得知，须卿牢为秘密而已。”遂去。鏊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昼出，人觉其衣上香酷冽异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举念，则香骤发，美人辄来，来则携酒相与欢宴，频频向鏊说天上事及诸仙人变化，其言奇妙，非世所闻。鏊心欲质问其居止所向，而相见辄呐于辞，乃书小札问之。终不答，曰：“卿得好妇，适意便足，何烦穷问！”间自言：“吾从九江来，闻苏杭名郡多胜景，故尔暂游，此世中处处是吾家耳。”美人虽柔和自喜，而御下极严，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谨，使事鏊必如事己。一人以汤进，微偃蹇，辄摘其耳，使跪谢乃已。鏊时有所须，应心而至。一日出行，见道傍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数百颗遗焉。市物有不得者，必为委曲，多方致之。鏊有佳布数端，或剪六尺藏焉，鏊方勤觅，美人来语其处，令收之。解库中失金首饰，美人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盗者以易钱若干去矣。诘朝往访焉，物宛然在，径取以归，主人者徒瞪目视而已。鏊尝与人有争，稍不胜，其人或无故僵什，或以他事横被折辱，美人辄告云：“奴辈无礼，已为卿报之矣。”如此往还数月，外间或微闻之。有爱鏊者疑其妖，劝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见鏊曰：“痴奴妄言。世宁有妖如我者乎？”鏊尝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人欻来，坐于旁，时时会合如常，其眠处人甚多，了不觉也。数戒鏊曰：“勿轻向人道，恐不为卿福。”而鏊不能忍口，时复宣泄，传闻浸广。或潜相窥伺，美人始愠。会鏊母闻其事，使召鏊归，谋为

娶妻以绝之，鏊不能违。美人一夕见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复相从。”遂绝，不复来。鏊虽念之，终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后，一日鏊夜梦四卒来呼，过所居萧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随之出胥门，履水而渡，到大第院墙。里外乔木数百章，蔽翳天日。历三重门，门尽朱漆，兽环金浮沤钉，有人守之。进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数十重，下有鹤屈颈卧焉。彩绣朱碧，上下焕映。小青衣遥见鏊，奔入报云：“薄情郎来矣！”堂内女儿捧香者，调鹦鹉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几辈更迭，从窗隙看鏊。亦有旧识相呼者，微言骂者。俄闻佩声泠然，香烟如云，堂内递相报云：“夫人来。”老人牵鏊，使跪窥帘中。有大金地炉燃兽炭，美人拥炉坐，自提箸挟火，时时长叹云：“我曾道渠无福，果不错。”少时闻呼卷帘，美人见鏊，数之曰：“卿大负心！昔语卿云，何而辄背之？今日相见愧未？”因欷歔泣下，曰：“与卿本期始终，何图乃尔！”诸姬左右侍者或进曰：“夫人无自苦，个儿郎无义，便当杀却，何复云云！”颐指群卒，以大杖击鏊。至八十，鏊呼曰：“夫人，吾诚负心。念尝蒙顾覆，情分不薄，彼洞箫犹在，何无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实欲杀卿，感念畴昔，今贳卿死。”鏊起，匍匐拜谢。因放出，老人仍送还。登桥失足，遂觉两股创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复见美人来，将鏊责之如前话云：“卿自无福，非关身事。”既去，创即差。后诣胥门，踪迹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测为何等人也。予少闻鏊事，尝面质之，得其首末如此，为之叙次，作《洞箫记》。

普光伽蓝

史鉴公甫与予家同里居，未逢时与数友读书城东普光寺，尝昼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读书子，御史也，努力自爱！”遂惺然寤，忆所见者，类寺门伽蓝。即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当

令神像宇一新。”自是每晨入暮归，过必一揖，诸友相目笑之，鉴不恤也。遇朔望日，觇诸友俱出，独携一麸往祭，极冗不辍。弘治己未，鉴登进士，授今官，归往设斋以谢，建小殿奉之。

方学

无锡方学，少时豫选为诸生。其夜梦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悬于君手。”觉而异焉，心识之。后领乡书。弘治己未，会试礼部，时江阴士人徐经，于主文者有夤缘，为华给事中昶所奏，下制狱验问。华以学同乡，且素厚，援以为证，将引入廷鞫。道遇乡人贡主事安甫，遗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虚实，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学骤忆前梦，为之竦然。独安甫所遗而梦中为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学证狱事人多知之，此不复列。尤四绍熊说。

七总管部使

成化间，苏人张文宝者，有子壮年夭没。他日其友人有遇之于途者忘其死也，拉归家，升楼呼家人治具共饮。家人怪入门时无客，视楼上了无所见，而其主语言揖逊如对人者，惊而噀之，遂不见，友乃悟其已死。又数日，以事出齐门，复遇之，谢曰：“君家何乃尔，吾岂祸君者！吾今在七总管部下，庙宇去此不远，君能垂访乎？”即与俱至庙中，入庑间一室坐谈。久之，因告曰：“某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谢无益也。”指堂上曰：“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纸耳。君为语之，了此自无事矣。”友归，往告其家，如言祭祷即愈。七总管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毛师说。

周岐凤

周岐凤初名凤，江阴之青阳人。性敏绝伦，身兼百艺，诗文笔札亦可观。平生所服用皆自制，尝与其仆各市一帽，既而曰："吾帽竟与尔无别乎？"即瓜分之，仆有所如，少顷却回，岐凤已缕金缝而戴之矣，其巧捷类此。然阴险狡狯，挟邪术肆为奸淫，以故不齿于人。寓宿富家，与主人剧饮就寝，主妇中夜展转不寐，若闻有相唤者。启门欲出，迟回自疑，蹴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觇之，岐凤方裸体散发，跳踯为厌胜。执而痛棰之，几死。郡中祷雨观中，岐凤着道服，髽髻负剑往谒，守罔识也。与之语，稍益狎荡，俄掷其剑，蹑而凌空以去。守大惊，谓："真仙来也！"岐凤去，语诸吏辈以为笑。已而守微闻之，将捕执焉，则已逸矣。后客于新塘陆氏。陆氏兄弟曰季方、季圆，季圆死，季方析产不均，季圆妻何氏忿之。时大理卿熊概巡抚江南，大煽威虐，至江阴，何遂列季方不法事迎诉于水次。概不受，何赴水，概乃受之。季方惧，以黄金十镒托岐凤入都营解。岐凤浪费殆尽，陆氏竟被籍没，恨入骨，词连岐凤。季方既伏法，岐凤变姓名，逃匿江湖，日无定居。御一舟，自奉极侈，食器皆以金为之。尝抵苏，苏人钱晔投以诗曰："闻说多才惜未逢，年来何处觅行踪。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莺花春对酒，河桥风雨夜推篷。机心尽付东流水，回首家山一梦中。"岐凤得诗大恸。后入都图自直，竟病死邸中，刘主事珏买棺殡之。死后三吴间有召仙者，岐凤至，词翰多类其生平所为，言事往往奇中。一日有诗云："长安万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炉香，清风来故人。"又云："海外独身游，风云际会秋。我传灵德去，仗剑鬼神愁。"书其后曰："设茗与香诵此诗，吾即至。"后试之信然。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饰，请仙问之，则大书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求释其意，不答。请书名，乃书曰："周岐凤。"守不悦，以为鬼语不足凭。间为一学官言之，对曰："此世俗所言赋四喜诗耳。"守愕

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实名四喜，得无是乎？”执而讯之，物果为所窃，犹藏廨后灰堆中，乃悟前语。予之先曾大父亦与岐凤交，然薄其为人，每来则置之别墅，不令至家也。

柴驿丞

吴江盛昶允高，景泰庚午举乡试北上，偕常熟章参议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达山东一驿，章等先至，昶独后。驿丞柴某出迎，目诸人久之，问曰：“公等五人来，其一安在？”众对曰：“在后，且至。”丞又问曰：“彼非衣绿乎？”众怪之，诘其所自知。丞曰：“予昨夜梦一白须老人云，明日有五举人至此，中一绿衣者，是汝异日恩人，慎毋慢之。予是以不无少望耳。”少选昶至，丞意甚喜，留五人宿，供帐极丰。亲为昶执奴隶役，勤渠百端，众窃笑之。及上京，昶竟擢第，寻以监察御史俵马山东。至其地时，丞适被讼于巡按御史，下狱，当黜为民矣。昶因造谒，为之缓颊，不从。索狱词至，手裂碎之，因取笔别为具案，尽雪其罪。御史不得已听之，丞遂得释。恩人之梦，至是不诬矣。

罗江神祠

昶自御史谪官福之古田，寻以霈恩改知罗江县。公署后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颇著灵异，令有事必祷焉，祭享无虚月。自昶莅任不复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鸡，寻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钉者。以问舆皂辈，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见谴耳。昶怒，至神祠斥数其神，因举意欲毁之。是夜，梦中见神来谢罪，恳曰：“予血食于此者累年，不敢为过。昨日鸡被钉，乃鬼卒辈苦饥，故为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怜之勿毁！”昶不许，明旦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满，即留家

于县署后，夜梦神来诉，乞立庙。诘之曰：“何不更诉新令？”神蹙额曰：“须公自为之耳。彼盛公威严，不敢干也。”令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戚编修

余姚戚澜，少时尝得危疾，息已绝，逾时复苏。自言被人执至一官府，有贵人坐堂上，引见，问乡里姓名，年几何。具以对。贵人曰：“非也，追误矣。”顾吏，令释之。得出，还至中途遇雨，憩佛寺，步入一室中，满地皆纱帽楦也。以手扳举之，不动。旁有人谓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随手而得。视其内，有字曰“七品”，后澜果以进士终翰林编修。

临江狐

临江富人陈崇古，所居后有果园，委一人守之，贩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许，颇修整，不类庸下人，独居园中小屋间。一夕，有美姬来就之，自言能饮，索酒共酌，且求欢。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终不答，曰：“与君有夙缘，故相从，无问也。”遂与狎。自是每夜辄至，日久情密如伉俪，亦不复扣其所从来也。比舍人怪园中常有人语声，窥见之，以告主人。主人为其费财也，召责之。其人初抵讳，因请主人覆视记识，曾无亏漏。更加研问，乃吐实，主亦任之。是夜姬来云：“而主谓吾诱汝财耶？”因从容言：“吾非祸君者。此世界内如吾者无虑千数，皆修仙道。吾事将就，特借君阳气助耳。更几日数足，吾亦不复留此，于君无损也。”他日来，剧饮沉醉，谈谑益款。其人试挑之曰：“子于世间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无复防虞，直答曰：“吾无所畏。吾睡时，则有光旋绕身

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蹑此光，吾已惊觉，终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恶者，人能远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则彼得寿而吾祸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遥见其狼跄仆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觉胸臆隐隐热下，光尽敛，乃归。明日，复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莅盐课扬州，陈氏有商于扬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余矣。右四事允高之子壅说。

果报

吴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干武断乡曲。有里人于英者，妾与奴通，事泄，英杀奴，密令其家干人常熟顾某载尸他所焚之。顾潜瘗之城下，绐英云：“已烧却矣。”后顾复以事忤英，虑得祸，将发奴尸以胁之，谋于侗。侗以为奇货，阳许之，而微泄其事于英。英惧，致厚赂焉，授以计杀顾，焚其尸，事秘，莫能知者。后数年，侗与英俱感疾，英病昏恍惚，若有所见，因备述前事，言今为顾某所讼，必与九老官人俱去。两人竟同日死。侗疾亟，连呼索马。时所乘马方纵牧邻僧庵中，比侗气绝，马忽数跃而毙。英且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去未？”答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当去。”遂瞑目。郁篪说。

鸡变

是岁，予家一母鸡已伏卵数过，忽冠赤尾长，能鼓翼高鸣，且与他牝相尾。未几，家大疾病，盖咎征也。

剑池

虎丘剑池水清冽，虽经旱不少减。辛未十二月二十日，无故忽涸见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尝闻也。”池不甚深，傍崖处露一洞，可容数人直。其中亦无所有，但累石数层，若横板而已。

卷第三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药，仕元至正间，为大都医官，年七十矣。尝有老妪诣其门曰："家有二女属病，欲请公往治之。"问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惮途远，以老辞曰："必不得已，可携来就诊耳。"妪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诊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异类也！"因谓妪："尔无隐，当实告我。"妪惶恐跪诉曰："妾实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术，能生吾女，故来投恳。今已觉露。幸仁者怜而容之！"益曰："济物吾心也，固不尔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万神诃护，尔丑类何得至此！"妪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间空虚，故吾辈不妨出入耳。"益异其言，授以药，妪及二女拜谢而去。是时高皇帝龙潜淮右云。益，吾乡刘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刘之祖能道其事。

程学士降笔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会试，以言者去国，未几发背卒。是年京师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笔云："夜偕东坡游，闻有请仙者，予亦谪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诗以纪之。"因书一绝云："江山何日许重来，白骨青林事可哀。吾党莫怜清梦远，海东东去是蓬莱。"又二律云："紫阁勋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压儒流。孤舟敢许悬天日，浩气还应射斗牛。苏子蛰松遭众谤，杜陵荒草唤穷愁。乾坤不尽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吾道真传已

作灰。鸿雁未高罗网合，麒麟偶见信时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电谁知武库才。此气那同芳草合，浑沦来往共盈亏。”读者悲之。玩其气格，盖彷佛先生平昔云。

蒋生

蒋生者，名焕，吴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质温雅。弘治辛酉，以县学生领乡荐，会试北上，道出临清。日暮憩止道旁民家，爱其门户潇洒，延伫移时。堂中有女郎映方窗，悄悄独立，睹生风仪，注目情动，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颜稚齿，殆若天仙，生一见为之心醉。逡巡，设酒肴，延坐谈谑稍狎。抵夜同入小阁，遂偕缱绻。时其父适以他往，经三日归，为家人所白，翁闻之怒甚，将执焉。既而沉思久之，顾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钟爱，今一旦至此，已无可奈何。虽甘心于子，不足赎吾耻。顾吾女犹未有家，子能为吾婿乎？不则吾将执汝送县官矣。”生唯唯从命，遂偕伉俪，留连越旬。俄迫试期，遂辞行登途，临别相顾，凄断雨泣，升车而去。抵京入试，下第，还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行迈，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榇。生悚然泣下，仆地欲绝。是夕设祭，号恸辞翁登舟，女已先在矣。从此舟行月余，常觉其在旁，抵家已复在室中。自是动息不离，至啜茶亦于杯中见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问，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复随至。不久竟死，时年二十有三而已。予姊之夫于生有亲，能道其事。

盛氏怪

郡医官盛早被檄摄狱事，有数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罢

摄，携狱中刑具数事归家，囚凭而为厉。初有犬自外衔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跃起，犬亦人立，与之相搏，家人击逐之，即不见。从此妖变百出：器案互相击撞，床席自移，尝觉有青衣女儿在室，忽钻于榻下，查不可寻。一男子着单衣，往来庑间，俄变成大猪，瞥然遂灭。诸妇尝夜坐，见窗外立异物如人，长丈许，皆奔避。怪入，举手撼灯，其影蔽一室。端午日，有医生馈猪头，置肉机上，连作声长鸣。剖为四悬之，鸣如故。又有馈斋馒头者，方持之，内有声如鬼。如此数月，多方禳之不效，为徙居城中，乃稍稍止。后盛三男相继夭，家人亦皆患病，死丧狼籍，久而洎安。

人为牛

苏城大鹿巷唐豆腐家以磨面为生。其子妇陆氏有弟，死四年矣。唐之季子尝昼假寐，梦陆子来语之曰："予不幸死，被罚为牛，今卖于君家。君以亲故，幸善遇我，视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惊觉问之，其家佣工两日前正买二牛，一小者目果有白翳。后卖者来说，此牛适四岁矣。陆子平日与唐交易，负其直不时输，尝誓云："我若欠钱，应作畜生偿汝。"至是人以为果报云。又嘉定富人王全者，尝梦其亡父曰："吾生时欠江阴某甲钱，今托生其家为牛以偿，且满矣。尔往赎吾归。诸牛惟吾身白，善记之，慎无论价。"全寻到其家，视栏内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运，不许。倍价，乃得载归。覆以帷幕，择刍豆精好者饲之，数岁死。

袁尚宝

鄞人袁尚宝忠彻，得其父太常珙之传，以相术妙天下。尝道吾苏，过阊门沈氏。沈一子方周岁，抱之求观。尚宝笑且抚其首

曰：“切头，切头。”更无他言，沈以为戏弄耳。其子长，名洪，凶狠不肖，竟坐重辟。是岁录囚，止此一人。吴谚至今有：“沈洪出阊门独杀”之语。又尝入南濠徐生药家，生子适三日，方浴而啼，尚宝及堂，闻其声曰：“是一强盗耳。”徐闻而怒，几欲捶之。子后亦以探丸论死。古有视熊状而知灭族，闻豺声而识丧宗者，袁术视之，殆不多让也。

还金童子

袁尚宝忠彻居乡时，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机警。尚宝相之，以为不利于主，使逐焉。友虽素神其术，然意不忍也。数言之，不得已而听之。童竟去，无所归，往来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庙中，久不寐，见墙角一破衲中裹黄白约数百两，欲取之，忽自叹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横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则是不义，天益不容矣！当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庙中不去。已而闻哭声，见一妇人掩涕而来，四顾彷徨，问之，答曰：“吾夫军也，以事系狱应死，指挥某者当治之。妾卖家产及假贷，通得金银若干，将以献彼。因裹着破衲中，挈之过庙少憩，不觉遗下。今追寻无得，吾夫分死矣！”童历问其锭数多少，皆合，即举以还之。妇感激，欲分以谢，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释。念童之德，遍以语人，指挥者闻而异焉，令人访致之，育于家。年老无子，悦其美慧，遂子之。又数年致仕，此子遂袭职归，而告拜故主。主叹曰：“袁君之术乃疏如此乎？”留之迟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见之，惊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谬云逐出无归，今又来矣。袁笑曰：“君无戏我，今非君仆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顿异畴昔，岂尝有善事以致兹乎？”此子为备述前故，友乃叹袁术之神焉。

户婚亲中司

苏州府学生吴照仪质瑰伟，音吐洪亮。尝夜梦驮卒捧一牌，其上署朱字数行，跪于前曰：“奉命请相公作户婚亲中司官，愿速行。”照梦中不暇详问，觉而恶之。他日游水仙庙，偶忆前梦，问道士道：“书中有所谓户婚亲中司者乎？”对曰：“有之，在某书中。”照闻之，益不乐。居无何，感疾，疾革，发言如对下人有所处分者，竟死。疑其遂赴此职也。

古铜鸭盆

门村朱常家之右室，旧蓄一古铜盆，中有鸭形隐然。初亦不以为异，他日有农垦土田间，获一铜鸭。农不识，贱价售于朱，以合盆影，不差毫发。注水盆中，鸭辄自浮而浴，遂以为奇宝。后其家被焚，遂付煨烬。右三事，徐二元录说。

侍女峰

里中医师朱玑作池岛，买石西山。掘地，有峰卧土中，工运锹而断焉。植而观之，其首若妇人鬟，两肩以下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飘带然，俨一图画中侍女凝立也。扣之，声清越如玉磬，惜其已断，徒叹咤置之。

蛇癫

嘉定有王某者，家颇丰，年四十许，得癫疾。尝号其家人曰：“我腰间沉重，何不为我解却？”积数年不愈。他日，王有甥来省视，怜其病态，因请与俱归，使游衍自适。留数日，病如故，甥常使人随之。一日，王散步后圃，圃中畜鹤一群，悉奔绕之，争啄其腰下。会从者至，麾其鹤去。王懵然汗下，觉病如失，还语甥曰：“吾瘳矣。吾适遭群鹤，一惊，觉腰间顿轻，甚快也！”甥喜，往视后圃，见一蛇大如椽，死竹间，犹带血。王从是平复。疑其疾是蛇所为，盖鹤善啄蛇也。吴越说。

苟毕元帅

玄妙观道士郭渊静，宦族子，道业颇精。饮马桥居人李旭遘疫，延渊静建醮。至昏时，渊静握剑及水盂，辟除于旭寝所。既出，旭问其妻曰：“适为何人？”曰：“郭老师也。”旭讶曰：“我适见一人披发而束额，左绾索右挈槌，状如神人，此何也？”妻以为谵语，不省。旭疾顿瘳，诣渊静具说所见。渊静曰：“吾心将雷霆苟毕元帅也。”旭乃悟，为扣头谢。

顾镇

正德辛未夏，疫疠盛行。葑门琼姬墩西居民顾镇家，老幼皆染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灾。适巡抚开仓赈济，镇入城关领，偶忘其誓，于肆中买鱼三尾，酒一壶，饮啖毕，附舟而归，不以语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顷而终。家人见三小鳑鲏蛰其背，及殓，又见三鱼跃入棺中，索之则不复有矣。问之同入城者，乃知镇前所食正此物也，神盖以示警云。

王栾

葑门人王栾，以辛未冬至日诣玄妙观高真殿烧香，途中见渔者持一鳖甚肥大，栾素所嗜，令从者买之，先归烹炮。既入庙，一念在是，殊不诚恪。归而食罢，至暮，其阴侧忽肿一块，痛不可忍，数日几死，医祷百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乩召将，判云："温元帅下报坛。申时玄天亲降东南方，黑云为验。"至时，黑云起于巽偶，隐隐见披发仗剑者立云际，满堂中檀麝香气氤氲。须臾，乩大发，入栾寝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汤洗肿处。肿破，出一骨，首尾形状宛如一鳖，创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右三事道士陈然裔说。

猪犬生儿

今年春，长洲阳城湖旁民家母猪产一雏，猪头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儿，形状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与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陈僖敏公镒父孟玉，为人愿悫，乡闾称善士。尝出行登厕，见锅底饭一块在厕旁，拾取于水中涤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梦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当获福报。吾梓潼神也，将降生以大而门。吾在胥门线香桥人家楼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归尔。"既觉，语其妻，则妻梦亦如之。即访至其家，主妇出，延之登楼，壁挂神像尘埃脱落。因乞以归，加装饰，奉事甚虔。未几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赠翁如其官，母为一品夫人

云。以予观之，如僖敏公之硕德伟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为一时名臣，殆所谓其生有自来者耶？僖敏从孙汴为吴翁说。

妇人生须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于郑阳，见人家一妇美色，颔下生须三缭，约数十茎，长可数寸，人目为三须娘云。

黑眚

壬申岁，北方顺德、涿州、河间有物青赤色黑，或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风，夜空中飞下，或爪人面额，或啮人手足，逐之不见踪迹，盖黑眚类也。

火灾

三月，山东秦始皇庙钟鼓夜无故自鸣。火起桑上，被燔而枝叶无损，庙宇荡毁，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余干之仙居寨夜大雷电，西北风，有流火如箭坠旗竿上，如灯笼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飞上竿首，卒因发炮冲之，其火四散，阖寨枪首皆有光如星，须臾而灭。五月，广西方春北寨各枪上亦有光。并邸报云。

卷第四

王士能

济宁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国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岁，其寓济宁亦六十年矣。自其少时，志慕养生，辞家走四方，求名师无所遇。入蜀，闻雪山有异人，往投之，见老人披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其长三尺余，五官手足皆如婴儿。士能拜之不答，因为之执役左右。老人不饮食，坐侧一囊，所盛类干面，时取啖之，或掬饮涧水一二升。士能留数日，所赍米尽，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与之，苦涩不能下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怜之，一旦谓曰："子可以语道矣，然子得之当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轻授也。"遂示以摄形炼气之要，学成辞出。又久之，乃来居济宁。日常不火食，惟啖枣数枚，或菜数茎，饮水少许而已。白发被颔，肌肤如童子少妇。其初人不识，后乃稍稍异之。济宁指挥王宣亦海州人，往见问姓名，大惊曰："闻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实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终，翁是乎？"问以家事，所言皆合，于是日往候之。州人闻而有所馈者，士能皆辞不受。宣有同官往，欲受其术，士能望见曰："尔声妓满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谢之，其人大惭，乃上疏言状。朝廷下山东守臣，俾乘安车入京，得见上，赐宝镪遣归。士能被召时，篁墩程先生适道其地，闻州人说其履历如此，因往谒焉。士能所居城东僻处，老木深巷，败屋数间，屋中卧榻外无长物。与客言，多静坐寡欲之说，坐久瞑目闭息曰："老仆无能为，朝廷过听而召之。仆岂知道，但习静日久，近日乃与人接，大败吾事矣。"问以元末国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后三年丙午，吾苏杨南峰先生以使事过济宁，微服访之，见士能着白禅衣，坐木榻

上。扣其所以致寿，曰：“无他术也，但平生不茹荤，不娶妻，不识数，不争气耳。”先生为之叹息而返。要之，其人盖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张氏据苏日，胥门有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积俸赀颇厚。主簿感伤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产，求其资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无以自明，终日喧竞。主簿对门有徐姓者，商于远方，归至金山，泊舟五圣庙下。黎明时起，见一舟上五人冠带坐，皆衣白，中一人则主簿也。徐故与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问曰：“丈何缘来此？”主簿前曰：“君来甚善，吾正欲有所恳也。吾在此数日矣，来时匆遽，不及处分家事。吾有薄资若干，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与母竞。又有分书一纸，藏匣中，置房门帘楹上，君为我语之。”又密谓曰：“君归告吾家人，早晚有大兵到吴城，城中人当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别。归到主簿家，见其妻，说曾相见状，妻怒以为妄语。徐具道所以，二子闻之，发地板，果得白金八百两，视帘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与徐俱挈家迁于杭，不两月而天兵围吴矣。家君说。

人魂出游

葑门有百姓为里长，以索役钱，适齐门钱万李桥，暑月从一童奴早行，少憩人家檐前。奴坐阶下，有顷，便熟寐，主亦颇思睡，朦胧间见一小儿戏舞于奴身，俄下地，从一板过隔溪菜畦中。良久，主蹴奴不起，至溪边掣其板，儿还不能渡，临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过，复还上奴体而没，遂醒。主诘之，云：“适梦乘桥入一苑中，乔木千章，戏游甚适。及归，被人掣桥板，几不得渡。”主方悟所见小

儿是其魂也。又嘉定有士人尝访一僧，值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见一小蛇自僧鼻窍中出，蜿蜒至地。其人异之，取几上小刀插地，蛇至其侧，如有所畏者。俟拔起，乃复行。其人唾地，蛇恬食之，出户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过花药栏，仍寻旧路登榻，自鼻窍而入。僧睡觉，为其人言："适梦出行，遇盗植刃道上，几不能免。见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于海中，乐甚，乃入花园，游适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见而罢。尝闻人魂能出游，以此二事验之，信然。

肉芝

今年春，长洲漕湖之滨，有农妇治田，见湖滩一物，白如雪，趋视之，乃一小儿手也，连臂约长尺许，其下作声唧唧。惊走报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穷，乃折而弃之湖。尝读《神仙感遇传》云："兰陵萧静之掘地得物，类如人手，肥润而红，烹而食之，逾月发再生，力壮貌少。复值道士顾静之曰：'神气若是，必尝仙药。'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寿等龟鹤矣。'"然则漕湖之物正此类耳，乃不幸弃乎愚夫之手，惜哉！

郑灏

里人郑灏尝娶后妻，设席既罢，失去一银杯，重数两。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欲自明其非盗也，相率列名书状为誓，投之城隍神祠。灏止之不得，亦不复觅杯。一日，灏倚门立，少时入内，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冷，独心下微暖。环守之，至半夜乃醒。问所以死，摇手不对，天明乃言："初在门，见一皂自西奔驰而来，势甚猛恶。吾意官府有所追摄也，将入避之。皂及门，径前捽吾

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缚吾颈，驱出行数百步，抵城隍庙。有白衣老人立门外，见呼吾名，皂令老人相守，先驰入报，复出引入，跪于庭。神坐殿上，厉声叱问以投誓之故。顿首谢不知，神愈怒，曰：‘忆失银杯事乎？此杯是汝孙盗耳，如何诬妄他人，致其干扰官府！’吾再拜，具陈非己意。神呼之前，曰：‘汝孙盗杯，以质钱于汝家之东银匠铺中，今犹置架上，尔欲见之乎？’顾一卒，令取杯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干人鞫之。’吾但拜不已，俄又闻殿上传言曰：‘既人众，且不推究，但要汝去与众人说，令他知过。’因放出门，乃得活。”即遣人到银匠家访之，杯果在架上，其孙所质也。诸人闻而怖畏，亟诣庙陈谢，犹惴惴，弥月乃得自安。徐说。

蒋子修

南京监察御史蒋钦字子修，有刚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论时事。方夜属草灯下，闻筐箧间鬼神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祸，彼鸣者将非吾先人之灵覆念后衈，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视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厉声告我？”言未毕，声四振于壁。子修叹曰：“吾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奋笔曰：“死耳，不可易也。”声遂止。疏上，与同官皆坐逮，被杖创甚。诸人或迎医饮药，子修独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疗治而卒，天下伤之。子修，吾苏之常熟人，弘治丙辰进士。

黑鱼

相城刘浩尝昼寝，梦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数人随之，拜诉曰：“吾辈居此四五十年矣，今为君家所获，幸垂仁相舍。”惊觉，甚

疑之。是夕，家奴网鱼者获大黑鱼，重数十斤，又有数白鱼差小，以献浩。浩悟前梦，即以足蹴诸水中放之。

青虎

刘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尝素食。尝夜梦一虎，毛色深青，来逐己，被啮腰间，痛而寤，汗流遍体。及明，视腰间有五齿痕，青肿，出血成疮。因持斋设醮，三年乃瘥。右二事瀚之子楷说。

黄长子

长洲十四都小民黄长子者，患膈气不能饮食，亦不知饥，积数年益甚。一日，入齐门访医，行至吊桥少憩。有道人亦来坐桥上，民因惫呕吐狼籍，道人怜之，问所苦，具言疾状。道人曰："我能医尔疾。"倾葫芦中红药一丸，如大芥子，令吞之。少顷，民觉胸膈甚快，分所携器中数饼为谢，道人受之。因以手抚其背，复吐前药，仍纳葫芦中，循桥侧而去。民至医家，觉饥甚，索食，视器中，则其饼故在，大异之。自此宿疾顿平。意道人为仙，不然亦一奇术士也。顾秀才桧说。

雄鸡卵

嘉定城中百姓陈常家雄鸡生一卵，如雀卵大，甚以为不祥，后亦无他。

沈镗

嘉定江东沈镗者，病革时尻后粪出一人，长寸许，两目、手足、肢节无不毕具。后数日，镗死。

鸡精

陈元善，苏之娄门人，情度潇洒，尤好奉道，多学为请仙召将诸术，自称法名洞真，往来嘉定，诸大家子侄与为狎友。尝寓谈氏，其家畜一鸡已十八年，元善方与主人语，鸡自庭中飞至其前，舒翅伸颈，遂死于地。夜宿书房中，有女子款门，笑而入，自称主人之女，慕君旷达，故来相就。元善视之，姿色绝妍丽，问其年，曰："十八矣。"遂留与狎。自是晨往暮来，荏苒且经岁。女间自言命属鸡，元善每有所如，女辄随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绝。每一来，觉意中昏沉如醉梦，去则洒然。以语谈氏，主人惊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邻人家亦无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属鸡，以今岁计之，生肖不合。独吾家所畜鸡，其年正如此数，将无是乎？"陈用其技，书符咒水欲以辟之，女来如故。或密藏符于怀袖间，女辄知之，怒曰："尔乃疑我！"以手挟而反覆扑之，俟符坠地，则夺去。或教其以《周易》一册置裹肚中，女至，扑之再三，终不坠，乃舍去。一夕，与数友同宿王槱所，相戒无睡，以觇其来。夜中，众闻元善叱骂声，起视，见其身凭于床，类交合之状，已而遗精在席上。元善如梦觉，众大噪，逐之，见帐顶一黑团作鸡声，飞出窗外。乃相与延术士结坛，召将吏遣之。女见元善，谢曰："无逐我，我数日将往无锡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惧为井神所收，当送我于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数里荒僻处，自是遂绝。

如公

嘉定僧如公者，尝昼假寐，梦至苏城枫桥北里许，渡板桥，入一家，瓦屋三间，饮馔满案，己据中坐。有妇人前立，年可四十许，展拜垂泣，少者数人侍立于后。有顷进馄饨，妇人取案上纸钱焚之地。及醒，乃觉饱，且喉中有馄饨气，怪之。后以事至枫桥，顺途访之，到一处，宛如梦中所见，入门，几案陈设，皆梦中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梦日也，乃知是时其家设祭耳。右四事，姨兄徐来凤说。

戴妇见死儿

长洲陆墓人戴客，以鬻瓦器为业，颇足衣食。止生一子，极爱之，衣裘饮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床褥者半年，医药祷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妇痛惜，厚加殓葬，诵经建醮，费又不赀，家具为之一空，犹念其子不已，终日哭泣。一日，有妪拏舟舣岸，款门而入，不忍其夫妇之悲哽，因进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爱深难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见之否耶？"夫妇掩涕谢曰："长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见期？如妪之言，非所敢望也。"妪曰："若然，亦易事耳。"惊喜，扣其说。妪曰："吾将引到一处，即当见之。然翁姥不须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妪戒不得妄窥。鼓棹如飞，食顷到一处，市廛中居民稠密，妪导以登，遥见其子立米铺中，方持概为人量米。望见母来，即趋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见今为此家开铺，正念母，欲一见。母姑留此，吾入报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妪招母入舟，以箬蓬密覆，漾舟中流，使潜窥之。其子少选便出，装饰大畏，俨一牛头夜叉也，四顾骂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债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满，今

来，我正欲报人执之，恨少迟，令得走却。”含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妪谓曰：“已见之乎？”放舟复还故处，述所见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寻妪舟亦不复见矣。温陵说。

玄坛黑虎

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予里人张廷芳者好此戏，为之辄败，至鬻家具以偿焉。岁岁复然，遂荡其产。素敬事玄坛神，乃以诚祷，诉其困苦。夜梦神曰：“尔勿忧，吾遣黑虎助尔，今化身在天妃宫东南角树下，汝往取之。”张往掘土，获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斗，无弗胜者。旬日间，获利如所丧者加倍。至冬，促织死，张痛哭，以银作棺葬之。

钱蛇

酆都熊存，为予弟子远说：其乡一村落中，有蛇出为患，不知所从来，其大如碗，长数丈，惟以啮鸡雏，窃饮食，而不伤人。人求而杀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赁而艺为圃有年矣。一旦，执锄耘草，见巨蛇蜿蜒而至，亟运锄斫之，蛇钻入穴中，仅伤其尾，而铿然如击铜铁声，就视之，乃散钱数千，布穴中。其人疑蛇为钱所化也，呼妻及弟并力掘之，深丈许，得钱一缸，约数十万，悉担归于家，顿成富人。蛇自是不复见矣。

卷第五

说妖

吴俗所奉妖神，号曰五圣，又曰五显灵公，乡村中呼为五郎神，盖深山老魅、山萧、木客之类也。《夷坚志》云：一名独脚五通。予谓即传所谓夔一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萧公，正取山萧义。五魅皆称侯王，其牝称夫人，母称太夫人，又曰太妈。民畏之甚，家家置庙庄严，设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为后妃饰。贫者绘像于板事之，曰“圣板”。祭则杂以观音、城隍、土地之神，别祭马下，谓是其从官。每一举则击牲设乐，巫者叹歌，辞皆道神之出处，云神听之则乐，谓之“茶筵”，尤盛者曰“烧纸”。虽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产以从事，至称贷为之。一切事必祷，祷则许茶筵以祈阴祐，偶获祐则归功于神，祸则自咎不诚，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讪。有疾病，巫卜动指五圣见责，或戒不得服药，愚人信之，有却医待尽者。又有一辈媪，能为收惊、见鬼诸法，自谓五圣阴教，其人率与魅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见火炬出没湖中，或见五丈夫拥驺从姬妾入古坟屋下，张乐设宴，就地掷倒，竟夕乃散去以为常。魅多乘人衰厄时作祟，所至移床坏户，阴窃财物，至能出火烧人屋。《酉阳杂俎》亦云山魈能烧庐舍。性又好淫妇女，涉邪及年当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见贵人，巍冠华服，仪卫甚都，宫室高焕如王者居，妇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数十辈，皆盛妆美色，其间鼓吹喧阗，服用极奢侈。与交合时，有物如板覆己，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寝。或强卧妇旁，辄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恶，不可胜道，记十余事于此。秀才徐岐之父尝游庙，同行一友戏溺其小鬼。徐还，魅逐到家，排击门闼，粪秽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为妖贼。尝摄去一箧钱，骂之，乃自空掷下，散

于庭，钱犹热。窗眼中遍置寸许纸人，面目悉备。或见人手映窗，其指通红如火。闻履声，以沙布地，验其迹数十，皆长尺有咫。医士陈生，白昼见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时，有一人面如车轮，舒大毛手，攫其物去床后食，咂咂有声。秀才沈鎏弟妇以失意死，死后见光怪，自云在五圣部下，在家通昼夜聒扰。一锣自行且击，累百步不坠。空中挂两绳络，绳细如人发，内贮二碗水，摇之不漏。烧屋数十余间。如此频年不宁。举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树，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恶，火处处起，扑之则移去，但不焦灼。祠内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俪如生者，竟毁其庐乃已。洪以严见一僧宽衣大袖，缓步屋上，践瓦拉然。急逐之，遽灭。煮饭铛中，尽化作泥。道士邹应璧为坛考劾，誓不受贿谢，魅乃舍去。沈生妻吕氏，名家女，工容皆绝人。年十九忽厥死，两日始苏，云：被五圣灵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饰一笥、衣十六笥示之，绚烂夺目而形制小。神谓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归，夫人复劝解，乃放还去，云"容汝十年"。自是魅数来其家，呼妇为娘子。时闻异香扑鼻，有美男子盛服而来，与寝处。十年后复死旋活，言神云"更乞与汝一年"。前后生五男，将妊，辄见男子抱一儿遗之。产时无血，但下黑汁。儿极娟好，及周岁，曰："吾今携儿去矣。"如是辄夭。最后得一女，方娩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复活时，恰一岁矣。夏与妻李氏，伪吴司徒伯升之裔也。初嫁日，下舆忽狂舞唱呼，自称五圣。家人忙怕设祭，妇从房奔出，唱赞如巫然。祭案列酒杯数十，妇行践其上如飞，杯了无倾侧。时以刀自割，不伤。此妇今犹往来予家，神已痴矣。张氏女衣红经祠所，遂发颠，通夕阖户歌舞。后嫁为士人朱愚妻，魅因随往。愚母本媵也，妇见辄骂云："老婢老婢。"与人应答，盖作京师人语。沈宁妻年三十余，微有姿。常见空中列炬数百，有人着红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内灯烛皆灭，与交讫，饮食而去。金帛簪珥随心而至，夫利所获，款神以致其来，因此致富。陈梧有义女，年十七，将嫁，为魅所凭，曰："吾五圣中第三位，与尔女有缘，故来。"赐其名曰五宝女。女从此能言人祸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陈为绘五圣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厌倦弃去，今犹未嫁。予

舍旁人安松，妹名刘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状若仆隶，每睡时则来与通，数梦随至其家，周视堂宇，服用奢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游于堂，忽内有贵人传呵而出，其人似惊惧，贵人见之，呼使跪，数之曰："吾用无限财干事，汝乃窃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俯首不敢对，因送女归，后更不复来，盖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兴，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气相为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横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尝严为禁约，焚毁其祠像无遗。公去任，乃稍稍复作，无何，一切如故矣。后来者能举公之善政而兴起之，使妖魅消沮，诚一快也。

芭蕉女子

冯汉字天章，为吴学生，居阊门石牌巷一小斋。庭前杂植花木，潇洒可爱。夏月薄晚，浴罢坐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绿衣翠裳，映窗而立。汉叱问之，女子敛衽拜曰："儿焦氏也。"言毕，忽然入户。熟视之，肌质鲜妍，举止轻逸，真绝色也。汉惊疑其非人，起挽衣将执之，女忙迫，绝衣而去，仅执得一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视之，乃蕉叶耳。先是，汉尝读书邻僧庵中，移一本植于庭，其叶所断裂处，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断其根有血。后问僧，云："蕉尝为怪，惑死数僧矣。"满睭说。

巨蚌

予家陈湖之滨，有水自戒坛湖北来，流至韩永熙都宪家墓前，汇为巨潭，深不可测，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岁十月间，蚌张口滩畔，有妇浣衣，谓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亟闭口而沉没，水溅面冷如冰，妇为之惊仆。尝有龙下戏其珠，与蚌相持弥日，风涛大作，

龙摄蚌高数丈，复坠，竟不能胜而去。景泰七年，湖水尽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为之碎，推拥两旁如积雪然，自是遂不返。

怪石

予家枫桥别业，港通运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长四五尺，盖冢墓间物，沦落于此，岁久遂为怪。每至秋间，能自行出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岁，有木商泊筏于港口，自其下过，木为撑起尺余，商大惊，而外报覆一麦舟。少时复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犹在水中，时为变怪。

官寿

乡人郭某有子名官寿，年数岁病死。官与妻痛惜之，殡时以墨署其名于背，俗说以此冀其转生可辨认也。至明年，复生一子，背上有“官寿”二字，笔画了然，人皆谓儿再生云。

见报司

吴学生计先，为人颇刚直明敏，往年馆乡人韩湘家。一日当午，偶隐几假寐，恍惚见二隶自外入，谓先曰：“奉命请君先起。”随之至门，则舆马驺从赫奕满道。俄有捧朱衣金带以进者，先便着之，升舆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数辈出迎，揖让而入，坐于堂，谓先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请速赴。”复送出门而觉。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夕觉体中不佳，归而卧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东岳作见报司矣。”数日，其妻梦先来家，冠服如贵官，

语妻曰：“吾在见报司，司事甚繁剧，赖有乡人常熟金某为同寮，助理文书，甚得其力，可为吾寄声谢其家也。”妻以其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来先家通问云：“吾主金某，常熟学生，今年得疾死，死时自云为冥官，与苏城计某同司。”所言皆与计妻梦合，始信其不诬。自是两家缔交，往来不绝。右二事马奇说。

天医

乡人顾谦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伤寒疾，延医官杜祥疗治，七日转加瞀眩。夜梦一老人曰：“尔为杜生所误，不速更医则当死。”谦请所更者，曰：“葑门刘宗序甚佳。”惊悟，亟迎之，服其药，病稍稍减。方夜分起食粥，举首见金冠绿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悬药葫芦累百，呼谦名曰：“子知我乎？我天医也。”为谦具说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数百言，曰：“子能行此，可为名医，善记之，勿忘也。”语讫而隐。自是顿瘳，而苦耳聩。至冬月，往谒医士凌汉章求针治。汉章为针两耳，移时而愈，曰：“子尝为天医传药乎？”谦惊问所自知，汉章曰：“大凡天医治疾，傅药耳中，药入而气闭，故聩也。”谦乃具言所见，曰：“先生神人也。”然谦自病后，追绎与神问答之语，皆历历分明，独所授要言茫然不记一字，至今恨之。汉章，湖州人，针术通神，其详当别有志。谦自说。

牛生麟

长洲吴巷村百姓庄孟和，以磨面为业。弘治中，其家牝牛产一物如鹿，周身有鳞，跳跃不定，有铁杴倚牛栏墙下，兽即啖之。庄甚恶其怪，且不解饲养之经，三日饿死。或以为麟云。陆允昂说。

凌氏犬

甫里凌粮长家，畜一白犬已数年，甚健而驯。前此有佃户负米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见梦于其子曰：“吾生时负凌氏米，因转生其家为白犬以偿。今尚少数斛，汝当纳还，并以钱赎吾归。”子如言赍米往纳，因求买其犬，不许。乃具述所梦，家人未信，犬已跃入舟，蹲卧不肯起。凌氏叹异，遂以归之，而却其直云。妻兄盛之荣说。

胥教授

镇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给。有阎氏兄弟二人来从游，长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执贽甚丰，每旬余一归。居三月，治经书略遍，将还，请于师曰：“明日家间祖父具卮酒为先生寿，能垂顾乎？”教授许之，二生辞归。旦率仆从及一马来，请教授乘之，且曰：“马性颇跅弛，凡见人开目则蹄啮，请阖目少时。”如其请，但闻风声萧萧，马绝驶疾。食顷，曰：“至矣。”扶掖下马，入门，见庭宇壮丽如王者居。俄闻鞭笞叱咤之声，遥见堂上有华冠盛服者一人，据案视事，年可四十许。侍卫森肃，阶下桎梏系挛者殆百余人，胥甚惊讶。二生前导，自其旁小门而入，至后堂中，设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谢曰：“二孙久荷陶铸，无以报德，今者薄设相邀，小儿适有公事，不获奉款，使老子迓宾，诚疏于礼。”已而即席坐，馔设皆甘美异常。至暮饮罢，二仆捧牙盘，置金银缯锦其中以馈，胥辞谢再三，乃受。遂告归，翁送至中门而别，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门以出。路经一室，见有绷系树上者，谛视则其亲家也，惊问所以，曰：“某以罪为主人所缚，知公在宾席，好为缓颊也。”胥指谓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获罪尊公，幸一言而宽之。”二生唯唯，因请胥先行。胥丁宁上马而别，逡

巡到家，心颇疑怪。诘旦往候，其亲家者方病笃，见胥谢曰：“公实生我。昨日疾死，见阎君，被缚于树，垂陷囹圄，赖公为二子言，故得放归耳。”胥乃大惊，方知二生为阎君之子，而所游者冥府也。是后二生讫不复来矣。

金华二士

弘治中，金华有张、王二士赴试礼部，不第，附舟而归。有四人若公隶者，亦同载，每经一市镇，必登岸良久，醉饱而返，即鼾睡，罔测为何人也。行达山东，二士私计，以为彼踪迹诡昧，若是殆必盗也。张乘其宴坐，突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阅一纸文书，见张入，亦都不惊讶。张请观，因示之。其言亦与今官府公移同，所当追捕者百余人，而二士亦豫。张大惊曰：“公等何人？此文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错愕曰：“孰是君辈姓名？”张指示之，四人相顾曰：“吾侪大疏脱。”因谓张曰：“吾实酆都使也，方奉阎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为所窥，君亦有缘者矣。”张闻之益惊恐，下拜求免。四人初不可，张力恳不已，四人曰：“秀才诚有心求救，我辈同载许时，宁得无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二君知之可耳，此外虽妻子勿与语，若一泄露，则事便败矣。”张请问计，乃曰：“君归，于某月日驱家人尽出，堂中列三界诸神祇位，一凳一索以待，吾辈当来，来自有说。”因枚举诸神名，令市纸马，张一一记之。又叮咛戒以无泄，登岸而去。张具以语，王勿信而嗤之。张疑惧不已，竟别觅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尽遣家人向外，如言设神位及凳索，扃扉独坐待之。俄四使自空而下，见张喜曰：“君真信人。”相与叩首神前，跪而陈词，不知所言为何。因持索缚张于凳，鞭之一百，解缚曰：“君可免矣。”张匍匐谢之，忽失所在。王生者，竟以是夕死。右二事，金华严知县说。

卷第六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贞天才绝世，其学自天文地理、释老方伎之说，无所不通。己巳之祸前数月，荧惑入南斗。公私语于刘原博溥，原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若社稷有福，天子或感疾而瘳，庶可厌当时之罚耳。"久之，终不退舍。公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孥南归，皆重迁，有难色。公怒曰："汝不急去，直欲作鞑人妇也。"遂行。比过临清数驿，而土木败报至矣。其后得君柄国，锐意功业，而居间多不乐，时谓所亲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为。"未几，竟为曹石所挤，讫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顺辛巳七月，公居乡。一日语客曰："子见天象乎？宦官之祸作矣。吾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祸，视吾更惨也。"未旬日，而吉祥从子钦被诛。甲申春，茂陵嗣统，公推运造，当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将发其语，公谢而得免。以成化改元并嗣统之岁数之，正得二纪。辛卯岁，偕太守林公入郡学，指大成殿鸱吻曰："此有青气，上彻重霄，乃文明之祥也。来年吴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吴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时已有大魁鼎辅之期。尝谓客曰："吴君入阁之后，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绾纶绎后，没半岁而泰陵鼎成。未几而逆珰擅命，时事大变，继以潢池之扰，而朝野不靖盖累年云。公初下制狱，引镜自鉴曰："面色灰败，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诵其所奉《斗母咒》。又数日，复就镜曰："吾今乃知免矣。"迨狱且论决，而风雷大作，承天门灾。方暝晦中，或见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盖斗神所为也。公奉斗极诚，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虽寒暑无间。阖门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术，不轻示人。沈处士周少被公赏爱，尝燕见，从容请其

术，公笑曰：“子欲试之乎？”顾庭中有犬卧焉，因取所佩一人发圈加于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系者，展转欲绝。又旋而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矣。长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过之，指谓人曰：“此地当出一系金带者。”时薛犹未达，后竟举进士第，至今官。金齿卫学旧鲜成名者，公谪居，相其地，谓“植树木其西以为障，当有益”。有司从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发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记。

张道士

太仓沙头市道士张碧虚，早岁游江湖，得异术。所居村中一教书学究家，仅足衣食。尝有五人泊舟其门，衣冠如贵游公子，延学究入舟，盛设享之，学究因亦设馔以谢。自是无日不来，来必款饮，所费浸多，渐不能给，至典卖衣物以继之。其所饮酒瓶罂堆积满场，其家苦之，而不能远也。邻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谢不知，乃曰：“此必祟也。闻张碧虚精于斩勘，盍招之？”乃使人请张。张先令其家迎所奉王灵官像，供其室，为怪摄去，继挂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复被摄置梁上。张怒，自备香纸符檄至其家，行持数日，忽所摄牌、尺自梁上坠下，仍用学究馆生所写仿书裹之。张喜曰：“是计穷矣。”已而，其家一群儿奔入告云：“有数百个鬼，朱发蓝肤，头目狞恶，在场上逡巡。”又传报云：“一将军红衣兜鍪，从者数百人，皆着红，将军立场间，指麾红衣人将诸鬼一一捽之，入诸酒瓶中。诸鬼彷徨抢攘，势甚汹汹。”张知将军是灵官神也，使儿伺其每入一鬼，则持瓶来，书一符封之，投于水，便沉下去。瓶投尽，鬼亦尽，将军及从者一时都灭。乃设祭谢将，未毕，学究家忽失其长子，遍寻不得，数日乃归。问之，云：“被五人者捽我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数十里，身忽在岸，恍如梦觉，乃在苏州吴山下，因从居民问路得归。”吴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妇产蛇

蛇王庙在楼门外一土墩上，庙前有府隶龚茨菰者，其子妇尝游庙，睹神像有感，归而恍惚如醉，自是不复与夫寝处。常见神来就之，与狎昵。岁余腹大如有妊，及期而产小蛇十数头，满一虎子。龚知蛇王所为也，奔至庙，击神像供炉之类，尽碎之而返，延医疗其妇，久之乃瘥。右二事，邓恺说。

江神鱼头

母党沈江家人，商于江右，载货物自大江而下。中流船忽漏水，仓卒间，货物皆重大不得移动，船人惶恐无计，但拜祷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复入，安行达家，则一鱼头也。神明之巧，至于如此。

赵珙妻

长洲沙湖赵珙有嬖妾，正室甚妒，不令视寝，多以白昼乘间私通。后有妊，生子头有短肉角，面作蓝色，啼声如鬼，恶而杀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解者谓容止，房室之事，亵渎天威，故生子形体必有损缺。今人于日月雷霆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体怪异者。如赵妾事，世多归之妖祸，或以为业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阳山惠瑶说：其邻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师，还至张家湾附船。时方黎明，见河中一船甚大，贵人冠服坐其中，侍卫者十数。民趋拜船所，言欲往苏州，求附载。贵人曰：“吾船今到苏州尔。”即命载之。民坐船尾，良久，觉困倦，乃脱所着草屦置身畔，以衣囊为枕暂睡。不觉沉鼾，寝寤开目，乃见身卧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屦不见。惊起，视日犹未晡。行出官道，问人：“此何处？”曰：“枫桥也。”益大骇，循途走至阊门，入一庙中少憩。举首见神像，俨如舟中贵人。屋偏挂一船，与向所见妆饰不加异，但加小耳，船底及橹皆湿。探其尾，则草屦在焉。竦栗下拜，问之巫祝，云：“宋相公庙也。”

鬼还家

吴人富某死逾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设祭。方悲哭，冢中忽应诺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随汝归矣。”其子哀慕之极，不复怖畏，即随声呼之，鬼便向子历道平生事甚详悉。子到家，闻有声在堂中，则其父音，知已归矣。呼妻女出，慰问款密，宛如生时。妻问曰：“君去世许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设鸡肉于案，虽不见形，而有顷物自都尽。及暮，曰：“吾当还，可令一仆相送。”仆送到冢，鬼嘱曰：“吾某日且归，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遂归。自是晨来暮去，稍稍处置家事，皆有条理。其家每迓卖货物，商人至，鬼便与议价交易，初以为怪，后亦安之。鬼畏狗，仆送之，常为驱狗不令近。一夕将去，适无送者，遂为群狗所啮，叫呼上树而灭，此后竟不复来。

牛偿负钱

阳山农民养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寻

之，不得。到一田畔，见黑衣人立水中，民问：“君见吾牛否？”应曰：“吾即牛也，负君钱，合耕作二年以偿，今满矣，更当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彼，得钱五千，便可卖我。”民闻之，大惊反走，已而顾之，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缚归，明日牵至清家卖之。清一见，便忻然肯买，酬价恰得五千。右二事，亦惠瑶说。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劲节负天下重望，为近时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终。临终之日，既迁正寝，戒家人曰：“吾气将绝，必有风雷环绕吾居，尔辈谨无哭，当静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顷，雷震大风，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开霁，乃敢举哀。及殓，视公貌如生焉，时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也。尝闻河津薛文清公没时，亦有风雷之异，白气贯空，经时乃灭。正人君子，气与天地相为感召者，固如此夫。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庙食汤阴，其地盖王之故乡也。弘治丙辰，粲从父宫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满岁，行部至县，经祠所，见墙上石刻“尽忠报国”四大字，径可四尺，意将祗谒。是夕，宿察院，梦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语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时，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乐，恨不久耳。”公问曰：“史言王为秦桧谋陷，有诸？”曰：“诚然。然致害者张希狱也。”因请于公曰：“某栖托于此，屋宇倾圮，幸公一鼎新之。”公辞以职非守土，且不久当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须公一言于守、巡耳。”公唯唯，视神目与鼻左右若有四创，揖而去，遂寤。迟明往谒，神像与梦中所见肖似，祠宇穿漏，神面为

霖雨摧剥，有损伤者四处，公异之。阅县库得羡银捌拾两，以托分巡佥事包裕，又以书与巡抚陈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敞倍胜于旧。公亲为工部伯父说。

瘈狗

尝闻瘈狗噬人，令人腹中生狗雏，不能产而死，颇疑其妄。近里中跨塘桥周氏有犬，一日就地舐物，忽发狂，奔走啮人。周有养女婿年十五，被啮而死，死后焚其尸，满腹中皆泥也。狗亦死，剖腹视之，中有泥裹小蛇一团，其大如指。人言蛇交遗精于地，狗食之，故然。然人腹乃亦生泥，是可怪也。万钺说。

九仙梦验

福建仙游县有九仙者，以祈梦著灵异。相传汉时有何氏兄弟九人，学道于其地，飞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观，其中塑九仙像及传梦判官。人祈梦者，先于判官前致祷，祀以白鸡，因留宿祠中，夜必有梦，起用杯珓卜之，如得胜兆则已，否则此梦无准，及夜再祈。如有僮仆相随者，其梦亦同。多为隐语，过后始验。记吾乡人数事云：常熟双凤乡人顾某，母老问寿数，梦神掷与一布裘，即谚所谓“撩膝”者。以其长蔽膝，故名。后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撩膝”者犹云“了膝”耳。长洲学生徐昊，托朱教谕家人祈终身事，返报云：“梦到一高山下，但闻大风刮地而已。”后十余年，昊以蛊病死。死后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风为蛊也。”文太守林知温州时，遣二隶往问寿数，答云：“问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锯解一木，隶还报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适跪曰：“板数云五十五片。”与文年数正合，为之竦然，问曰：“尚可解乎？”曰：“朽烂不堪解。”文大不乐，

未几疽发背，卒。王御史宪臣故苏人，而占籍京师。既贵，常有桑梓之思，自谓他日得嫁女于苏，且有一居宅，即留家于此。及知浙之永嘉，使从者往乞灵以决二事。先问嫁女，云："白石阶前先唱第，也是龙华会里人。"又问居宅，乃梦到一所，门贴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后王女归于朱状元希周之子，其一验矣。及买第城东，并得一道院，入门见楣间一符，上有天师印二，复与梦合，于是定居焉。一乡前辈，忘记姓，为闽守，便道过家。时其妻有妊将产，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报云："是福宁，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问之，曰："吾行离家时，语吾妻云，生男当名福宁，生女当名福清，义取闽之二县也。然此言独吾妻知之耳，今仙语云然，非男而何？"又数日，报至，果男也。

神丹

江阴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为神物所凭。尝见一美丈夫入房与交合，自称为五圣。父母为延师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后无可奈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须，虽远方非时之物，一指顾间可致。时出金银珠贝之类，充牣于室，然一玩即复摄去，不肯与女。女尝见金数千锭积屋隅，试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纸所为者，返之则又成金矣。一日，以块物遗女，其质类石，谓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即时复活，宜宝之。止以济汝一身，虽父母，不得与也。"女收藏之，会其伯母猝病死，女欲验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即蹶然复生。神来，怒责女曰："语汝云何？安得轻用吾丹！"索而观之，即夺去，从此遂绝不来。陈洪说。

鹦鹉山茶

子远说：其妇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与数友游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开。僧出一花示客，其状宛如一鹦鹉，二瓣左右互掩为翼，二瓣合为腹，二须垂为足，而蒂横出为头，两旁复有黑点如目焉。僧云：“即此树间所开也。”可谓异矣。

卷第七

铁冠道人

铁冠道人张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术甚高，人不能测。太祖皇帝初驻滁阳，道人诣军门谒，言于上曰：“天下淆乱，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观之，其在明公乎！”上问其说，对曰：“明公龙瞳凤目，状貌非常，贵不可言。若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上奇之，留于幕下，屡从征伐。上与陈氏相持，每令望气以决休咎，言出必验。番阳之战，友谅中流矢死，两军皆未知觉，道人望气知之，密奏曰：“友谅死矣，然其下未知，犹为之力战，请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则彼众气夺，而吾事济矣。”上从其言，汉兵遂大溃。后上定鼎金陵，凡诸营建必令道人相其地，大见信用。尝游鸡鸣山寺，时上以刹宇高瞰大内，欲毁而更置之，犹未言也，道人忽谓寺僧曰：“圣上有意毁汝寺，来日当临幸，汝等于中道遮诉之，庶可免也。”僧素神其术，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数里以候，驾至，僧拜恳不已。上讶曰：“我无此心，若辈何以妄诉？”僧曰：“此铁冠道人教臣等耳。”上异之，遂止不毁。初，徐武宁王为列将时，道人谓之曰：“公两颧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极品，所惜者，仅得中寿耳。”后果以五十四而薨。道人结庐钟山下，梁国公蓝玉携酒访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轻己不悦，酒行戏曰：“吾有一语，请仙兄属对，云：‘脚穿芒屦迎宾，足下无礼。’”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复之，曰：“手执椰瓢作盏，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与一笑而罢。后玉竟以谋逆伏诛，赤其族。道人居都下数年，一旦，无故自投于大中桥水死。上命求其尸，不获。已而潼关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计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讫不复见云。南都儒士毛生

说。

陈子经

四明陈柽子经，尝作《通鉴续编》，书宋祖陈桥之事曰：“匡胤自立而还。”方属笔之顷，雷忽震其几，子经色不变，因厉声曰：“老天虽击陈柽之臂，亦不改矣。”后三日，子经昼寝，梦为人召去，至一所，门阙壮丽如王者居。门者奔入告云：“陈先生来矣。”子经进立庭下，殿上传呼升阶，中坐者冕旒黄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朕于篡耶？”子经具知其宋祖也，谢曰：“死罪，臣诚知以此触忤陛下，然史贵直笔，陛下虽杀我，不可易也。”王者俯首，子经下阶，因惊而寤。洪武中，子经为起居注坐法死。临刑，上曰：“吾特为宋祖雪愤矣。”此事予旧闻诸先辈，近见陈永之先生所记云：旧编书“奉周主为郑王”，子经易“奉”字为“废”，与此不同。

罗侍郎

侍郎罗公汝敬为人刚直，与杨文贞公同乡郡，偕官于朝，每不满文贞所为，数面斥之，文贞颇不乐。荐令巡抚宁夏，时罗公已年老。至边未几，胡寇大入，方督战，所乘马蹶，堕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见红袍者翼而蔽之，寇无所见而去，会有后援得免，遂上章请老而归。

沈知刚

长洲沈知刚，少从父宦游。一夕，灯下俯几读书，忽有人携其灯

疾行而去。知刚惊起逐之，身才离榻，所坐处壁一堵拉然而崩，为之瞩眙。视其灯，故在对壁案上，门户皆扃锁，而其人已失矣。盖神物所为云。赵元璧说。

关公

长洲顾举人兰，往年会试京师，舍于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数千里，羁旅寒困，而病势若此，殊以为忧。见卧旁挂关公像一幅，乃于枕上默祷其庇祐，朦胧间见神来呼之，视其貌，仿佛所画者，语之曰："君无忧，至晚且出汗，即能起矣。"言毕，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后归，画其像事之。

僧时蔚

吴西山圣恩寺僧时蔚，号万峰，温州乐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长千严高弟也。初学成，请于师出游，师谓曰："汝逢汝名即住。"至苏，止于邓尉山东麓，曰："玄墓建大蓝若。"初未尝识字，既超悟禅乘，遂能作书偈，语皆可诵。虽僧服而不去须发，自为赞，有"束发辫头陀，留须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朝廷闻其名，使征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谓其徒无念曰："吾与之无缘，汝当应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遗命毋焚尸，越十三日，肢体犹温，以瓦缸覆尸而葬。无念入觐，大被宠锡，后住湖广之九峰寺，与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舆家学，尝言玄墓形势为三龙三凤，胜绝天下，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尝轻答也。老患痰气，语其徒曰："吾当服城中沈以潜药，吾与之有缘也。彼在京师，今夕且归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则以潜初未归也。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寝其家门下待之。二鼓，以潜果归，闻之异焉，即往治，疾即瘥。蔚谓曰："荷君治

疾，无以为报，有地于此，请奉以为尊夫人寿域。”因指示竺山后一穴，稍下，六尺，云：“是虽微劣，至六十年后，家当大发。”后以潜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间，以潜诸孙廛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杰谕、德焘相继取科第，门户赫奕，距葬时恰及六十年矣。予闻诸以潜末孙注者如此，然“留须”云云，实石室僧语，意蔚非蹈袭，殆是偶合耳。

浦应祥

吴人浦应祥，成化丁酉领乡荐，老于礼闱凡三十有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选，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领荐时，尝梦乘肩舆行，而其前有一僧舁之，后数梦皆然。迨得官，自京师挈一僧归吴，道上值险，或涉行潦，辄令扶舆而过。数日，始恍然忆往时所梦僧，正此也。此一小事，兆于三十余年前，人生得丧，岂偶然哉！

范汝舆

范汝舆，文正公之裔孙也。为府学生，秋试失利还，道经一神祠，乞灵焉。夜即祠下宿，但梦其友婿秦锐盛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谓。次举遂捷。故事：举子得解，州府例送捷报牌，其前著举子名第，自府官以下，皆列衔具名姓。汝舆第后，偶散步于堂，见楣间所钉牌，中一行曰：“同知秦锐。”乃悟前梦，为之惊叹。

产异

今年秋冬间，常之武进人张麻妻一乳五男。数岁前，长洲二都十

五图人吴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徐文甫尝见人担二儿，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状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时死。

黄提学

前南畿提学御史黄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举福建乡试第一。前此有邻县儒学一斋仆，祈梦于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报云："乌一黄二"，水桶门里，借问黄如金便是。"思本学诸生无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访焉。侵晨，顺途而至一所，有两人立于门，仆揖之曰："此有黄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问两人姓名，曰："乌一、黄二"，皆黄氏仆也。窥门中，则有水桶在焉，遂以梦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选。莆田商说。

江东签

吾苏江东神行祠，在教场之侧，以百签诗决休咎，甚著灵验。记所知者数事云：长洲耆儒赵同曾，年八十一，有疾，卜签得诗云："前三三与后三三。"是岁同曾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两三三为九九，亦正合赵寿数。县桥居民许氏为里长，当解军至湖广五开卫，惮远行，祈欲规免，得诗云："万里鹏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司门有绰楔，其匾曰："万里鹏程。"许举首见之，始忆神语。长洲学生周景良，庸鄙不学。秋试年问科名，得诗云："巍巍独步向云间。"自谓得隽之兆。及试于提学宪臣，乃被黜为松江府吏，而云间实松古郡名也。府学生陶麟累举不第，卜以决进退，得诗云："到头万事总成空。"以为终无成矣，后应贡，初试时编号得"空"字，遂与贡入太学。正德丁卯始领乡荐，其朱卷号亦"空"字。辛未上礼部，亦如之，遂擢进士。予师毛先生钦，少时眷一妓，情好甚密。妓谋托终身焉，私以

一钗遗之，约以为聘资。先生持归，意颇犹豫，潜往谒祷，得诗云：“忆昔兰房分半钗。”其末云：“到底终须事不谐。”先生读首句，为之惊竦下拜，时钗犹在袖也，于是谢绝之。尝读《祠记》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今年有僧自京师携一牛至苏，有五足，一在后胯下，短不及地，其蹄类人手，而五指间有皮连络。僧牵于市乞钱，予亲见之。尝闻正统中，吾乡刘原博先生上京师，其子宗序见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生于领，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属，而蹄尤其贱者，今反居上，得无有小人在上，而生变者乎？”后二岁，为己巳，其言果验。

变鬼

南京华严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缘游食至贵州，闻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为变鬼法。或男子或妇人，变形为羊、豕、驴、骡之类，啮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终不能绝。戒僧云：“卧时善防之。”僧与数人宿寺中，夜深时，闻羊鸣户外。少顷，一羊入室，就睡者身连嗅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运禅杖，力击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复本形，乃一裸体妇人也。执而絷之，将以闻官，妇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报其家，家人齐来寺中，罗拜求免，出白金三百两为僧赎妇命。僧受之，乃释妇使去。他日僧出郊，见土官导从布野，方执人生瘗之，问旁观者，云：“捉得变鬼人也。”僧自为。

李智

吴中焚尸人亦大有邪术。有李智者，尤精于此。尝操舟出东朱村，见岸上方焚尸，谓同舟者曰：“吾聊戏之。”使一人偃卧，智戟指默诵，咒已，呼其人起坐，则岸上之尸亦坐，使立，则尸亦立，使抱己首，尸亦抱焚尸者之首，旁观人皆惊怖。焚尸者悟，曰：“有人作伎俩，欲败吾事耳。”智在舟中，忽变色谓诸人曰：“渠不善，尔辈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即趋抱柁而伏，俄闻有声拉然如霹雳，柁为之寸断。智起而喜曰：“免矣。”问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为戏，不期便欲相害。若吾术稍劣于彼，适已碎吾首矣。”尝有人从智学，未尽其术而背去，自于他所焚尸，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师所为。”赍钱物往拜谢，及还，火须臾便着。都穗说。

海岛马人

数年前，有巨艑自海外漂至崇明，中有七人，巡检以为盗，执之。七人云：“吾等广中海商，舟入西洋，为飓风飘至此耳，非盗也。”送上官验视，檄遣还乡。其人自言：在海中时尝泊一岛，欲登岸取火，忽有异物四五辈，人形而马头，自岛入水而泅，以头置船舷，作吁吁声。诸人中或举刀斫其一首，余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类来复仇，亟解维张帆行。未食顷，有马头者百余辈，入水滨跳踉，欲来擒执，而风利舟驶莫能及。倘少迟，已落其口矣。

祝氏牧儿

海盐祝主事家有牧羊儿，年十余，素善饭。一日，牵羊归就午

食，庖妇故不与，以戏之。牧儿去，泣于田间。一道士过，见之问曰：“汝何哭？”告以无饭。道士出怀中黑丸，大如龙眼，授之曰：“食此，自当得饱，勿嚼碎。”儿吞之，觉腹中充然。道人戒曰：“无语人也。”遂去。儿暮归不餐，明日亦不饥，绝谷者五六日。庖妇疑其盗米自食也，白于主人。主人召儿，将鞭之，儿畏而吐实，主人异之。明日，使他儿与俱，曰：“若复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归报。”二儿到向地，则道士又至矣，语儿曰：“为何漏言？”谢曰：“畏主责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颔，一手击其顶间，前黑丸自喉跃出，复藏于怀。儿极力挽留，问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谓交梨火枣者乎？此火枣也。”久之，主人闻报而至，将去数百步，道士双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见，土上都无窍穴。惊顾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灭。自是牧儿复食。吾乡戴区人苏盘，时为祝塾师，亲见其事。刘宗廉说。

魂魄

高皇帝尝怒一内使洒扫不如法，命引出斩之。被缚至市，犹衣金团背子绿衫。市人观之，遥见内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状貌衣冠略无少差，甚疑怪之。既而得旨停刑，方解缚，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为魂魄云。

刘公望气

鄱阳之役，两军接战方酣，太祖据胡床坐舟端，指挥将士。诚意伯刘公侍侧，忽变色，发谩言，引手挤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飞炮至，击胡床为寸断，上赖而免。战胜之前一日，上疲极，欲引退，公密奏曰：“姑少须之，明日午时，吾气旺矣。”已而果以翼午克捷。

卷第八

星变

弘治末，浮梁戴公珊、余姚史公琳同长内台。史公素善占候，见荧惑犯执法，以语人曰："司宪之人，其有忧乎？"是岁十二月，戴公卒。或谓史公曰："公言验矣。"曰："未也。"前累疏乞归，未得命，寻感疾，越明年，正德纪元正月，竟终于位。荧惑始退舍。

张宗茂

吾苏玄妙观道士张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灵验。铁瓶巷陈举人汴家有黄鼠豺数十，逐逐成群，白昼公出，搏食鸡畜，啮坏衣案。占卜云："是怪汴将讨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说。"一日，宗茂晨起诵经，忽有拱立于前者，视之，人身而首则鼠豺也，拜诉曰："吾辈与陈举人家有夙冤，欲报之。彼来求师，师无豫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见。即诣陈氏，告以所见，为咒水祓除，书符镇之，怪遂绝。宗茂后年老，无疾坐逝，为近时羽流称首。姨夫陈崇仁说。

洞庭鸡犬

今年洞庭山民家有黄犬，生双角，长寸余。又一家有母鸡，冠尾忽长，遂化为雄，能引吭高鸣。道官薛明净闻其地一巡检说。

飞鱼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鱼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鲤鱼长数尺者，率诸鱼一一飞出港而去。至暮水渐退，鱼复还，巨鲤仍在前，诸鱼从之，飞掷空中，如群蝶交舞。尝观范蠡《养鱼经》，中有鱼能飞去之说，观此信然。若去而复还，则尤异也。徐翁玹说。

蜂化促织

相城刘浩性好斗促织，尝侵晨出楼门，见水滨一大蜂，以身就泥中，展转数四，起集败荷叶上，心怪之。还过其地，见蜂犹在，身已化为促织，头足犹蜂也。持归养之，经日脱去泥壳，则纯变矣。健而善斗，所当无不胜者。物类之相感化固然。

人疴

弘治中，常熟县民妇生儿，一身两头，出胎即死。人争往观，有与之钱者。民贫，觊久得利，乃腌而藏之。乳医周媪者为予言，曾为人家看产儿，有四头连缀一项，惊惧杀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卫有漕船自京师还至山东，时冬天河冻，停舟八里湾，其地去穀亭镇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妇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为首者求寄宿，曰：“儿此间镇上人，将归母家，日暮不能

及，如见留，不敢忘报。”兵拒之，妇不肯去。天益暝，请益亟，言辞哀婉，兵不觉应曰：“诺。”即留之宿。兵所卧处仅与隔一板，中夜，妇呼腹痛，娇啼宛转，兵闻之心动，乃自起煎姜汤与饮。稍逼就之，妇殊不羞拒，兵遂与狎，绸缪倾倒，良以为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妇辞归，谓兵曰：“儿家去此不远，君有心者，儿今夜当复来耳。”兵曰：“幸甚！”以绣枕顶一副，并所市猪肝肺遗之，云：“子可持归，作羹奉母也。”妇起，凌雪而去。兵寝，日晏未起。时舟中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视积雪中乃有兽迹数十，大怪之，共计曰：“彼美而尤，且侵夜来，未明辄去，宁知非妖乎？”呼兵起讯之，初尚抵讳，引登岸，指雪迹示焉，乃大惊吐实。相与到镇上访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数百年老狐，变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将无是乎！”亟返舟，集众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迹至野外，转入幽邃，迹穷，见大树可数抱，中穿一穴，枕头、猪肝皆挂树枝上。众喜曰：“此必狐窟也。”环而围之，投薪穴中，烧爇良久，一狐突烟而出，众格杀之。兵神痴旬日，乃平复。

真武显应

松江富人丁生者，壮年无子，其妾有妊，丁祷于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长成当亲携上太岳烧香，以谢神贶。”已而果得男。长至六岁，丁与妻妾谋将践誓言，皆以子幼道险，欲更须数载。丁以初心不可违，强欲一行，从两仆携其子而往。甫至，舍于旅邸，其子忽疹，数日竟死。丁悲恸，怨曰：“吾父子至诚，数千里而来，神不赐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祸乎！”又数日，痛稍定，乃登山，留儿柩旅邸，嘱邸翁善守之。越三夕，两仆来诣翁，以主命载其棺而去。诘朝丁至，问棺所在，翁具言仆故，丁讶曰：“两仆从我上山，今尚在后，安得有此？”仆至，翁面质之，亦骇䁖，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恸曰：“吾违妻妾之言，强以吾儿来，今既死，又并骸骨而

失之，吾归，何以见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常涕泣不食，奄奄殆至灭性。同归者多加宽慰，使进食。抵松，未至家数里，遣一仆先归报。入门，主母出，盛怒诟其夫曰：“汝唯一子，行数千里，忍令他人挈归，于汝心安乎！”且责仆以不谏其主。仆惊，不知所对，乃奔告其主。主大怪之，即舍舟趋至家，妻妾交口出骂。问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时，有船泊岸，二客携儿入门，言吾辈武当烧香遇，而主为事少羁，付此儿先送回耳。”丁大骇，呼儿出看之，疹瘢犹在面，却道前事，皆不信，请同归者证之，始知其非妄。问儿所以生，懵然不知也。右二事，鲁百户说。

牛氂

今年六月，巡抚淮扬等处都御史丛兰奏，所管滁州鲍千户家母牛生一犊，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背，出胎即死。邸报云。

白乌

大名府元城县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广阔，植枣树百余本，上有乌巢累数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雏，偶坠地，民家收养之。及长，莹洁如雪，循狎可爱。时孝肃皇太后初上仙，以此为上谅阴纯孝之感也，劝使表献之。朝廷却不受，还而道死。张参政纲说。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变幻不一，人称曰“师公”，敬畏之甚。武冈州有姜聪者尤黠，为城隍庙祝庙，与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脱足缠，

为风吹至庙，聪得之，谓其妻曰：“衣食至矣。”杀鸭取其首，裹以足缠，铁钉钉之，置神座下，禁咒之。王登时足痛，至废寝食，延群巫日夜祷祠，终不止。他日，聪托献，亲往问疾，自言能治。一内竖出私财，具牲牢，请聪为王作福，而去其钉，足痛顿瘳，获谢物不赀。又旬余，复依前钉之，王疾如故，又召聪祷而止。自三月至岁且尽，疾时一发必命聪祷，祷罢辄愈。王心疑之，乃谓聪：“来年将大祭城隍，必厚劳汝。”及是，王故过期不祭，痛辄大作。使人约当以某日祭，则复洒然矣。王烛其奸，召至，留之，使校设诱其妻，得三物以献。王亲鞫聪，始犹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狱成，驰驿奏闻，有旨囚妖人送京，至临清毙焉。于时诸巫大抵皆恣横，人家有少酒食，巫经其门，必留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辄得祸。如出而求利，遇巫于道，恳乞一善言，所获必丰，否则多亏败。反唇举目间，皆能为祸福。其党类亦自多仇疾，互以术相轧。新死卒未能棺殓，则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气野外散之，经月不秽腐，谓之“寄臭”。来破其法者径入视，尸臭便作矣。有知者谓：其教中以尸化作一物，如化鲤鱼，置崖间，以冰覆之。破法者直用火销却冰，尸自坏臭。唯化作沉香，则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爇之。岷王府出丧，柩重不举，益数十夫犹然。呼师公解禳，逡巡即行。巫云：“某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适已为扶去矣。”其诡诞可恶如此。自姜聪之败，此辈始为稍稍敛戢云。乡人吴用侍其父教授岷府，数目击其事。时府校有李武者，亦多变幻。用尝试其术，见鹊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诵咒，鹊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须邂逅用之则可，若豫畜获禽之念，则终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类此。”又云：“其术过洞庭湖则不能大验，亦非乐为是。大抵如闽广所用南法，及梓匠厌胜术，以先世传习，故不免为之尔。”吴用者，颇善谈怪，后四事并是渠说。

杨宽

真定之咸宁县学，有斋仆杨宽者，尝因公宴掌酒，见墙角旋风二团，回环不已。宽意旋风中多有鬼神，试沥瓢酒酹之，一风顿息，又酹一瓢，亦然。他日，宽与同辈四人诣东岳烧香，遇二卒山下，青衣白襕，邀而揖之曰："我受君惠久矣，未有以报，能同过酒家少饮乎？"宽罔识其人，意必误也，漫应之，同入肆饮罢别去，并不曾询其姓名。同辈问之，宽以不识对，皆笑之。既而登山游观庑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状貌俨如向所见者，相顾大骇。宽自以遇鬼，悒悒不乐。还故处，仍见二卒，谓宽曰："君毋庸疑我，我非祸君者。颇忆往岁事乎？我二人岳帝座下从者也，奉使贵县，行路饥渴，中得君二瓢之赐，甚惬所愿。昨有事西山，偶获相遇，故以杯酒答谢耳，非有他也。"言讫，瞥然不见。宽归，亲为人说。

方卵猕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抚江南。苏州属县崇明申报：本县民家有鸡生卵而方者，异而碎之，中有一猕猴，才大如枣。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长洲陈公璚，欲同奏于朝。陈公曰："妖异诚当以闻，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万一柄臣喜事者以诏旨进，何以应命？"艾公乃止。吴用见其文移云。

雀报

镇江卫左所军士范某，妻患瘵疾濒死，遇道人与之药，云："用雀百头，以药米饲之，至三七日取其脑，服之当差。然一雀莫减也。"范如数买雀养之，有死者则旋买之以充数。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睹雀叹曰："以吾一人，残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宁死，安忍为此！"开笼放之。夫归，怒责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

久不产育，是年忽有妊，生一男。男两臂上各有黑瘢，宛如雀形，一飞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减刻画。盖冥道以此示放雀报云。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广武冈州人。其父尝夜梦梓童神，遂能雕塑神像，极于工致。梓人生七八岁，眉目如画，资性聪警。其州将爱之，因其父艺以梓人名之。《湖志》作子仁，恐误。及长，有隽才，且多异术，举洪武乙丑进士，历知登州府。部民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两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即自来。"两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随至，弭耳帖尾，随行入城，观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动，梓人厉声叱责，杖之百而舍之，虎复循故道而去。寻为部民告讦，以为妖术惑众，有诏逮梓人下吏治之，数月瘐死狱中，弃其尸，家人发丧成服。一夜，忽闻扣门声，问为谁，答曰："身是梓人也。"家人惊曰："鬼也。"曰："吾实以间逃去云，死者诈也，勿疑。"家人不信，谓鬼衣无缝，验之乃不然，遂内之。梓人不自晦匿，日与故旧游宴，或泛舟，不用柁楫，逆水而上以为乐。里人刘氏，其怨家也，执而絷之，白知州伍芳，请奏闻。芳异其事，不许。刘遂诣阙告之，朝命法官来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铁索而已。刘无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谴，而梓人自是不复见云。梓人自号七十一峰道人，词翰遒逸可观。吴用藏其所制《游太山歌》一纸，予尝见之。

老盗

嘉兴金晟，永乐中为刑部主事。时湖广有强盗若干人，械至部，晟鞫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岁，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验之，果

然。问其所以致寿，曰：“少居荆山中，尝遇一人，以草炙其脐，云：‘令尔多寿。’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杀之，余皆伏诛。

卷第九

异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尝以夜出，暂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两人起共语，上潜听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视玄象，当在民舍中，头枕石，脚揣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无误耶！”上闻而异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寝。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误矣，此翁头枕藉，脚揣石耳。”上听之，不觉汗浃于背。即夕还宫，购求两人不可得，是后微行稍稀。此与汉武帝微行遇书生事相类。

金箔张

国初，有金箔张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尝以乡人不善金箔，往学于杭，归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经河南济源，其神号灵异，人有乞贷帛者，随所须浮出水。张见之曰：“是恶足言神，盖伏机耳。”归即凿池，仿其制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玩以为戏。尝遇道人，引之观池，道人曰：“吾亦有小术，君当至吾所观之。”翌日天未明，张见空中两童乘一龙，复控一龙下其家，请张升龙。龙不服，两童鞭之，乃得上。须臾至一山，草屋三间，道人坐其中。张再拜请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张周视无所见。令再寻之，终无获。道人问曰：“此庭东南角不有物乎？”张对曰：“但见大粪耳。”道人乃叹曰：“子无缘，且当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余，颇得道人底蕴。一日，偶出散

步，少顷回顾，唯空山而已。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张归，不以道自名，犹来杭剥金，旦乘驴而至，暮则还家，倏忽数千里。或缚草为龙，跨之而行，归则以挂房檐间。时作戏术以娱人，每适市，人争随求观。孝陵闻之，召至阙下，而责以妖术聚众。张谢曰："臣非妖术，特戏术耳。"上欲试之，张出袖中小铜瓶，以汤沃之，瓶口出五色云，充满殿庭。上悦，欲尽其术。时正腊月，命开荷花。张请驾至金水河，索干石莲子乱撒池中，顷刻花开满池，香艳可爱，上亦为嗜嗜。张索纸剪为一舫，置之水，蹈而登焉，鼓棹放歌，往来花丛中。倏忽转向岸，即失所在，而荷花亦无有矣。亟命四远索之，竟不可得，后莫知其所终。

盛御医

盛御医寅字启东，吴江人。少从隐士王宾学医，永乐中以解户赴京。时上患二肢痹弱，侍医以痿症治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荐，召至，待命阙下。一内侍微疾，请切脉，辞曰："未见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内侍服其言，入奏云："此医人大有分晓。"因道寅语，即传宣入便殿，指上脉叩头曰："此风湿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动至经年，为阴寒所侵致此。吾谓是湿耳，诸医皆误，汝言是也。"药进立效，遂授官。后事仁、宣两朝，皆被眷遇。宣宗尤爱之，尝对御令与同官弈，特赐诗以示宠异。他日，寅晨入御药房，忽头痛昏眩欲绝，群医束手，莫知何疾。敕募人疗治，有草泽医请见，投药一服，逡巡却愈。上奇之，召问所用何方，对曰："寅空心入药室，卒中诸药之毒，能和诸药者，甘草也，用是为汤以进耳，非有他术。"上诘寅，果未晨饔而入，乃厚劳其人云。

奇疾

齐门外临甸寺，有僧年二十余，患蛊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姿貌，性又淳谨，其师痛惜之，厚加殡送。及荼毗，火方炽，忽爆响一声，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长数寸，面目、肢体、眉发无不毕具，美须蔚然垂腹，观者骇异。其师亲为医者陆度说。

黄村匠人

吴山之西黄村，匠者王某夜归，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隶卒状。问所之，曰："欲至黄村。"匠人喜曰："身亦却归黄村，今相得为伴，甚佳。"便与偕行数里，卒指道旁民家谓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于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门，少选携一镟酒及一熟鸡来，共坐地上食之。毕，谓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镟纳著柴积中，立伺之。俄见窗里掷出一人，手足束缚，继而卒自窗跃出，负之而去，其行如飞，便闻门内哭声。匠知非人，惊而奔回。明日往验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问："得无失物乎？"乃云："昨祭五圣，失去一镟酒，一熟鸡。"匠告以夜来所见，不信，探柴积，得镟、鸡骨犹满地，始悟其为冥卒也。

吴恂

乡人吴恂，从其妻之诸母周氏借白金千五百两，而不立契券，实欺之也。既久，遂负不还。周陈于官，为恂行赂不能直而罢。周忿，供城隍神，日祝云："令彼谋财者红蛆出，白蛆攒。"盖吴俗诅咒语也。已而恂妻得疾，常觉面奇痒，搔之，得物如筋，蠕蠕而动，如此日复数四，其色红白不一，而面初无创损也。人以为果报云。右二事，子远之氏。

北斗经

昆山魏泾清伯，弘治己未病疡，医工误针其足胫，胫肿痛，积久遂不良于行。夜梦白髯老人告曰：“子病若此，亦知诵《北斗经》乎？”问曰：“诵之何谓？”曰：“不唯愈病，且益寿。”梦觉，意颇不信。诘旦，有道士来问疾，谂之曰：“诵《北斗经》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与所梦合，乃悟而持诵，日必三过。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齿发如少壮，犹日诵经不辍。姊夫姚思慎说。

人瑞

汝宁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乡陆钟人杰知光州时，尝以公事适府城，过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状衣饰略无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顶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类难别，故剃发为髻以识耳。”他日，生率三子来州谒见，云：“闻此地有一胎三女者，与吾儿同年，欲求为配。”人杰奇之，召见其人，为议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兖之鱼台县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驯，其主出行，犬常随之。他日，主商于远方，既去，犬亦不见。经两三日，主辄归，妻问其故，曰：“途中遇盗，财物都尽，幸逃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阅岁。其真夫归，形状悉同，不可辨。两人各自争真伪，妻及邻里不能明，乃白于县。县令逮两人至，亦无如之何，皆置之狱。县一小卒闻其事，以语其妻，妻曰：“是不难辨，先归者殆犬精也。欲验之，

当视其妇胸乳间有爪伤血纹，即是矣。盖犬与人交，常自后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妇问：“尔家尝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随夫出矣。”裸而视其胸，有血纹甚多。令知为怪，密使人以血洒其伪夫，即成犬形，立扑杀之。令从容问卒：“汝计善矣，何从得之？”谢曰：“吾妻所教也。”令谕之曰：“汝妻不与犬通，何缘知此？汝归第密察之。”卒归看，妻亦有纹，比此妇尤多。以令语责之，妻穷吐实，乃知亦与一犬通故也。妻惭自缢死。吾乡陈都御史璚，时奉使彼中，得其案牍。周郊说。

雷谴道士

玄妙观李道士，早岁颇精于焚修，晚更怠忽。尝上青祠，乘醉戏书“天尊”为“夫尊”，“大帝”为“犬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书二行可辨，云：“夫尊可恕，犬帝难容。”事在天顺、成化间。陈崇仁说。

曾状元

泰和曾状元彦老于举场，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科，殿试馆阁诸公阅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后眉州万公安得曾公卷，亟赏叹，以示众。众传观，皆钦服，谓文宜第一，特未见其貌。故事：将赐第前一日，集诸举士于礼部阁老堂中，呼名阅其仪观。及是呼至曾公，文康属目，觉其秀伟尤异于众，喜谓诸公曰：“得人矣。”魁选遂定。迨胪传出，则貌寝多髯，与前不类，文康为之愕然。退取其策读之，亦平平无奇语，以示诸公皆然。乃大惊叹，以为有神助云。长洲郑长史之子泰说。盖状元尝受业于长史也。

腾冲龙

正德某年，云南腾冲龙卫地震。其初，日数十度，渐至十余度，后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倾为平地，一村坊居民数十家皆陷没入土中，余以震压死者不可胜数。民无宁居，皆即空旷处构庐舍以自庇。举人汪城者，家人尽宿后圃，夜半有龙见于圃中八仙桌上，头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画，扪之鳞甲刺手，但不觉其蠢动耳。居数日，来观者众，汪氏恐为家祸，取狗血涂之，乃灭。长洲丁训导说。

陨石

成化中，星陨于山东莒城县马长史家门中。初堕地，其光煜煜，而星体腐软，特如粉浆。马家人以杖抵之，没杖成穴，久而渐坚，乃作一石。嘉兴焦通判说。

尤弘远

乡人尤弘远居东城，其邻庄氏有女奴与相悦，私交信问，愿托终身，后得嫁为远妾。远妻妒悍，日虐之，又为诸厌胜法咒诅于神，欲使速死。居无何，妾果病卒。又岁余而妻病，久不瘥，厌厌床褥。家人倦于侍，乃呼一里妪使相伴。及夜宿，见一女子红裳绿衫，冉冉行至远妻床前，视之乃其妾。指妻身谇曰："我命未合死，尔多为咒语。令我夭殁。情理惨虐。我今控诉，已得理明于岳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间，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讫而灭。妪平日往来尤氏，熟识妾貌，其衣乃殓时所服也，闻语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两

日来问讯，则远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死时呼腰痛，妪乃具言所见。远闻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许誓愿，及文书之类甚多，必为己累，甚忧之。素奉道，乃日持诵《玉皇经》凡数百部。谋建法事，择主行者祷于所事真武，以环珓卜之，连举数人皆名流，不许，最后举玄妙观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陆道场数昼夜，备极诚洁，欲以谢前过。后远得病，昏迷中见隶卒持帖来勾摄，远随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门阙下，匾曰“岳府”。入门，隶捽远跪于殿庭上，王者叱问：“尔妻扳诉尔同为咒诅，致妾非命，尔知罪乎？”远叩头谢非己过，王者呼左右押尤妻妾来证之，卒奉命去。少选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阶下。王使对辨，往复甚苦。久之，妻辞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尔之为人正室，生既妒虐，强渎鬼神，死复诬诳，妄干官府。尔罪容可逭乎？”便令卒押送酆都，仍释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远曰：“尔虽不知情，然此妇人所为咒诅，文书甚多，如何破除？”远未及答，王案旁一绿衣判官白王曰：“高真处已有文书来，与准折过矣。”王令吏检看，乃启一橱，橱中文书丛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览之，俾授远。远惶惧中不暇细读，但见朱字数行在纸尾。王曰：“文移酆都当云呈，今乃云咨，误矣。此虽行持者之过，然亦汝责也。”远不知所对。俄而甲胄者二神将见庭中，远视之，一关公，一心将王灵官也。灵官顾王曰：“此亦小失，不足问。”王颔之。灵官以足蹴远背曰：“去！”遂得出。复行冥晦中，路数折，人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远诘问王者言：“且还，当入五瘟司去。”远曰：“吾不知所谓五瘟，但闻先天一气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这边利害亦非细，汝今得归，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员，诵《法华经》六部回向，乃可消灭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逾日矣。即请六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诵经如数。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经忏，虽极冗不废。邓铠说。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于苏。景泰初，谪为陕西庄浪驿丞。有西蕃使臣入贡一猫，道经于驿，彰馆之，使译问猫何异而上供。使臣书示云："欲知其异，今夕请试之。"其猫盛罩于铁笼，以铁笼两重，纳著空屋内。明日起视，有数十鼠伏笼外尽死。使臣云："此猫所在，虽数里外，鼠皆来伏死。"盖猫之王也。谢训导瑞说。

昭陵银兔

陕西九嵕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尝有醴泉县村民取薪于山，见白兔突起草中，异而逐之。兔跃入巨穴，民不觉失足，亦坠焉。乃入隧道中，颇觉黯黑，其旁累铜缸十数，皆盛油，设关捩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窍有碍，油不下，火荧荧欲灭。民为通之，火复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银铸者，上有刻字云："拨灯火，赐银兔一个。"民视四周，积金银珠贝瑰丽万状，再拜请曰："小人贫，所赐不足以赡，愿更益之。"于是恣意所取，怀挟将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复有门豁然。遂携兔而出，隧门随闭，仅有微罅。民归，邻居恶少年闻之者，竞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穷。事觉，皆被逮系，民亦几坐谴云。

梁泽

三原县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辄死，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泽以气自负，常谓诸友："吾能宿此。"诸友出钱与赌之，泽许诺。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闻庑间有人切切私语，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泽便厉声云："何不速来。"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亦一黄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识。泽骂曰："老魅敢数害人！"青衣答曰："非敢然也，乃见者自怖死耳。"泽曰："汝何为

者？”青衣曰：“我笔也。”问居何在，曰：“在仪门屋上第三瓦沟中。”问黄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钗也，在庭中槐树下。”问白衣，曰：“我剑也，在堂东柱础下。”泽曰：“汝等今来为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献一纸曰：“此公一生履历也，今报公，令前知。”泽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处，一时都灭。泽便卧。达曙，诸友忖谓必死，来见之，惊。泽为说向所见，未信，去，将人操锸来，按次求之，尽得三物。出其纸，如故楮币，都无一字，及夕，映视之，迹了然。从是廨中永无害怖。泽后登第，为御史，成化间巡按山东，以监试事诖误谪官，卒如其纸上语。

黑厮

黑厮者，陕西按察司隶也。洪武中，有按察使适当朝觐诣京，籍其从者名，黑厮豫焉。俄一夕病死，使将择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见黑厮跪白曰：“籍无庸改也。小人虽死，尚能事公。所患潼关难过，公但于关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许之。比行，所经驿传，百需皆备，诘之则云：“适有隶报公将至，乃令治具尔。”问其状，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厮也。出关，呼其名讫，便闻鬼语云：“某已出关矣。”自陕护至淮安，谢不肯行，曰：“都城隍严，某不敢入京师，当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收下吏。久之，黑厮遂降于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当血食此土。”乡民翕然信之，为立庙，凭巫言祸福甚验，祷谢无虚日，巫积所施予至数百金。岁余，使事白，复官。将渡江，黑厮下教于巫曰：“某日某官将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归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献。前一日，使已见黑厮来白己曰：“公谨无泄吾名，惧不为福。”巫至，始受其献。巫不解神意，数问焉，不答。巫随行数百里，固请之，乃以实告。巫愠归，以语乡人，相率投词都城隍诉之，毁其庙，灵响遂绝。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于栋间。相传国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复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时有布政适丧俪，客以女为言，遂娶之。月余日，布政方视事，有所须，使阍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应，但见老蝎大如车轮，卧于榻。阍惊而出，以白焉，不信，叱为妖妄。阍请曰："他日相公下堂，愿无謦咳，密掩之，必可见也。"如其言，果见老蝎伏榻上，展转间又成好女子矣。虽抵讳，而词意颇羞涩，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灯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夤缘见公者，非敢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终拒，乃敢输情。"许之，乃曰："昔为魔，得罪冥道，赖观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尸为人，幸获侍左右，觊公建一兰若，以报大士之德耳。今丑迹已彰，幸公哀怜！"布政颔之，女子遂隐。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右四事，张训导说。张，陕西乾州人。

胡弘

宁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时受术于江右日者张生，力学勤苦不厌。正统初，游杭遇老翁，自称汴人，深于《易》理。弘从之游，尽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从张都御史楷征闽寇，在军中所言多奇中。后至苏，士大夫多从问休咎。儒士杜琼年暮，数失子，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当有二男。"赵御史忠筮得《坤》之《师》云："当发策决科，司风宪，至某年月日罢官，且生子。"祝参政灏筮得《比》二五爻动云："君臣庆会，必居黄门近侍，转任大藩。"后皆验。杨尚书翥筮得《复》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寿九十；官二品，则差减四五年。有子亦沾禄。"未几，果以潜邸旧恩，累进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荫授吴县主簿。如

此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尝遇二士于途，将赴乡试，问得失。弘云：“二君一当中，一有服阻。”皆不以为然。已而一丧父，不得入试，一领荐。或问之，弘曰：“丧父者问时，适有人汲水而过，水与立，‘泣’字也，故知其当有哭泣之戚。领荐者问时，偶有人立于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应试，书‘串’字问之，弘云：“君不唯中举，兼擢进士。‘串’字者，二中也。”别一士闻其语，亦书‘串’字以问。弘云：“君且勿言科名，当忧疾病。”其后二人一连捷，一得重疾。弘云：“前问者出于偶尔，后问者从而效之，则有心矣。‘串’下加‘心’，故应得患也。”其术大抵如此。

瑞莲

正统戊午，吴县学池中莲一茎三花。巡抚周文襄公见之曰：“行有当之者。”明年而施修撰槃以县学生状元及第。成化辛卯，苏州府学池中莲亦一茎二花，明春有甘露降于学之桃树上。越两月，而吴文定公宽为状元。又吴人旧传云：“穹窿石移，状元来归。”弘治丙辰，状元为今朱学士希周。前一岁，城西穹窿山风雨中有大石自移，时学士公犹为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为以男装女魇魅行奸异常事。该直隶真定府晋州奏：犯人桑冲，供系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湾文水东都军籍李大刚侄，自幼卖与榆次县人桑茂为义男。成化元年访得大同府山阴县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装女，随处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发。冲要得仿效，到大同南关住人王长家寻见谷才，投拜为师。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戴上□髻，妆作妇人身首。就彼学会女工，描剪花样，扣绣鞋

顶，合包造饭等项，相谢回家。比有本县北家山任茂、张虎、谷城县张端、大马站村王大喜、文水县任昉、孙成、孙原前来见冲，学会前情。冲与各人言说："恁们到各处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发，休攀出我来。"当就各散去讫。成化三年三月内，冲离家到今十年，别无生理，在外专一图奸。经历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县，及乡村、镇店七十八处。到处用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假称逃走乞食妇人，先到傍住贫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传说引进，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诳言作戏，哄说喜允，默与奸宿。若有秉正不从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将随身带着鸡子一个，去青，桃卒七个，柳卒七个，俱烧灰，新针一个，铁锤捣烂，烧酒一口，合成迷药，喷于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子手脚不动，口不能言。行奸毕，又念解昏咒。女子方醒，但有刚直怒骂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识出，又行挪移别处求奸。似此得计十年，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发。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时分，前到真定府晋州地名聂村生员高宣家，诈称是赵州民人张林妾，为夫打骂逃走，前来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内宿歇，至起更时分，有高宣婿赵文举，潜入房内求奸。冲将伊推打，被赵文举将冲捽倒在炕按住，用手揣无胸乳，摸有肾囊，将冲捉送晋州。审供前情是实，参照本犯立心异人，有类十恶，律无该载。除将本犯并奸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连人牢固押法司收问外，乞敕法司将本犯问拟重罪等因。具本奏。奉圣旨："都察院看了来说。钦此。"钦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习学前术，四散奸淫，欲将桑冲问拟死罪。仍行各处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体问罪，以警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碍人众，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题。二十二日于奉天门奏。奉圣旨："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务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右得之友人家旧抄公牍中。

卷第十

升遐之兆

弘治十七年，苏城鲊诸卷俗呼钻龟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见阎君。披籍看之，言："汝算未尽。"放令却回。其间宫室服用尽如人世，但怪王及吏卒皆着缟素，私问之，人云："阳间天子崩故，为带孝耳。"百姓得活，私为所亲说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厌代。按《玄怪录》，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阴吏之迎驾者，与俱入寝殿，见上升舆甲马，引从而去。后数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见，亦隔越半岁，其事略同。

诚意伯

诚意公佐命之功，追踪文成，而时罕传记。至其学所师承，亦无能言之者。或云师九江黄楚望，更考之。予乡人顾梗知青田县，与刘翁游，为诚意之末孙，能通其家学。为梗言：诚意未遇时，知青田山有灵异，日手一编，面山而坐，目不暂释。经岁，忽崖上豁开二扉，公亟掷书趋入，闻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不顾，极力排而进。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见七大字云："此石为刘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应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钞《兵书》四卷。怀之出，才转足而壁合如故。归诵之，甚习，然犹未得其肯綮。乃多游深山崇刹，以访异人。久之入一山寺，见老道士凭几读书，知其隐者，拜之请教，道士不顾。公力恳之，道士举所读书以授曰："读此旬日能背诵，则可；不能，姑去。"书厚二寸，公一夕记其

半，道士惊叹曰：“子，天才也！”遂得其学。后佐高皇帝，尝对御言及道士。上令驿召至阙，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与诚意及张铁冠择建宫之地，初各不相闻，既而皆为图以进，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还山，不知所终。又言，公疾革时，语其子云：“吾家封爵当中绝，然至五世后，应得武职，从兹可传继矣。”至孙荐袭爵，后果被革。弘治初，诏录公后为处州指挥使，正五世矣。时嫡孙以罪系狱，有司脱桎梏而冠服之，人以为奇遇。顾梗为子远说。

上梁日时

诚意公尝过吴门，中夜闻邪许声，以问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问其家贫富及屋之丰俭，曰：“贫家，数楹屋耳。”公叹曰：“择日人术精乃尔。”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问故，公曰：“此日此时，上梁最吉，家当大发，然必巨室乃可，若贫家骤富，必复更置此屋，旺气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后此家生计日裕，不数载，藏镪百万，果撤屋广之。未久，遂贫落如故。

义象行

洪武中，林膳部子羽尝作《义象行》曰：“有象有象来天都，大江欲渡心次且。诱之既渡献天子，拜跪不与众象俱。象奴劝之拜，怒鼻触象奴。赐酒不肯饮，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饥渴，俯首垂泪愤且吁。天子命杀之，众官束手莫敢屠。侍卫传宣呼壮士，披甲各执丈二殳。象战久不克，兵捷象乃殂。忆昔君皇每巡幸，象当法驾行天衢，珊瑚错落明天珠，被服美锦红氍毹。紫泥函封载玉玺，万乐争拥群龙趋。玉玺归沙漠，龙亦归鼎湖。所以老象心，南来誓死骨为枯。嗟尔食禄人，空负七尺躯。高高白玉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轩冕今泥涂。

嗟尔食禄人，不若饭豆刍。象何洁，尔何污。天子垂衣治万世，俾全象德行天诛。呜呼，象兮古所无，呜呼，象兮古所无！”

张潮

苏学生张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二。其女痛父之殁，号恸陨绝，良久复苏，云：见父服朱袍，张黄盖，后二人青袍青盖，皆乘肩舆，从者数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见父在舆中，呼问所之，曰：“吾今为衢州知府，以正旦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问曰：“父今做官，母女孤零无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泫然曰：“未也。汝母寿应至七十五，至期吾当自来领取。吾在彼，左右乏人，对门暑袜铺王家女子颇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昆山人，姓张；一太仓人，姓王，皆秀才也。与吾同选复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讫驰去。时王氏女正得疾甚重，未几果死。予亲友有与张潮善者往吊，闻女言如此。

王贯

王贯字一之，故蜀人，系籍锦衣卫，居京师。举成化丁未进士，知□□县。到任年余，有廉能称。一日，忽语其妻徐氏曰：“吾当为此地城隍，行且与尔别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贯曰：“不然。昨梦帝遣使衔命来，吾以家累多、宦业未成力辞，不得允，势必须去，期在明夕耳。”又呼其子永年嘱之曰：“好事若母，力为善人。”及明夕，漏下十数刻，冠带升堂，召吏，使鸣鼓集僚属。吏白：“深夜非时。”贯不听。鼓竟，同官毕集，贯从容曰：“予得与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为城隍，不复得相周旋。荷诸公爱厚，敢以妻子为托。顾薄俸足以为装，但少赐周全，令得归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

贯起，向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语讫，还内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与诀，了无惨戚容。俄而自称头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颜色如生。同官为殓殡，护其妻子还京师。医士陈希恩，贯妻甥也，因说张潮事及此。

斗神救灾

常熟县奚浦钱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连居数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绝。煨烬中有小楼三楹，巍然独存，乃所谓小四房者，姑妇二人寡居，同处楼中。方火炽时，烟焰四逼，二人窘怖无措。素事斗神，但扣头求救。须臾，见朱衣者七人立檐下，举袖麾之，火应手而散，七人忽不见。姑妇拜起，则四面几无一椽留矣。庞金说。

张氏子入冥

御史张西铭希载，云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尸不冷，家人未忍殓，三日开目复活。母询其所以，答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觉二吏夹持我行通衢间，人烟市肆不异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并立于门，见我呼问所以来。答云：‘适在家，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询家人安否，及生计甚悉。我一一答之，父曰：‘儿勿忧，汝命未尽，到前司当得放还。’且示戒云：‘前路人与汝汤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归矣。’吾敬诺。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头面皆诡异可怖。吾见案上有一卷书，题曰《注死簿》，揭视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学生周某午时死，府吏朱某戌时死。’又欲视其次，二吏见之，呵曰：‘小儿那得看此！’以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问姓名，检簿看毕，叱曰：‘非也，姓同名异，所追误矣。’命吏送还，仍到向处。二父犹在，喜谓我曰：‘从此去可速达

家。’遂循而归，不觉便活耳。”母闻其言，不甚信，遣人阴察儿所言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学舍归，及门中风，至午死；朱生晚间犹无恙，至昏时而镇守内臣过其地，朱正辖夫役，以人数不足死杖下，时刻不爽，始大异之。时希载从宦于外，母贻书令市褐纱五百匹，制僧服为儿忏悔。希载道吴江以托盛医官买之，为盛吴说如此。顾说。

杨少卿

长兴杨复幼有敏才。为士子时，迎提学于关外，未至，伺于土地堂中，戏取□珓祝曰：“提学即至，当赐胜兆。”一掷而珓落于梁上，不可取。即以垩书神像背云：“发武陵驿摆站。”是夜，神见梦于提学云：“公所辖士黥吾背，发为驿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诘诸生，复愧谢，叱令洗去。是夕，又梦神来谢，因问：“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复后登第，累官果至棘寺。在任不久，即乞致仕还乡。未至家，先遍辞亲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复平生刚鲠自守，为乡邦推重云。

张孟介

湖州张廉孟介，以都御史镇云南。尝巡边徼，夜宿军营。人定后自携灯出游，顾一美妇人在旁，张惊愕，遽以灯授之，妇亦不辞，执灯侍侧。既讫，麾令前行，妇亦如命入帐。欲观书以自持而无书，偶得《大明律》读之，至五鼓不一转盼。妇不能惑，掷灯而隐，竟不知何怪。

严尚书

严震直字子敏，湖之骥村人。有宠高皇朝，累官户部尚书。后奉使安南，死于途，归葬郭外。他日，有舟过其墓侧，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骥村。"及到严氏宅前，谓舟人曰："吾入内，使家人以钱畀汝。"乃登岸，一足践于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适有老公附舟入门，今安在？"讶曰："无之。"顾地上，有足迹，循之，乃入家庙中，视严公像，一足靴果湿，方知是神归也。右三事湖州柳如嵩说。

木妖

予所居临顿里中，百姓金氏有旧杨木肉杌，已七八年物。今年四月，忽生枝条十余，青色，粗逾食箸。又桃花坞徐铁匠家木凳亦生枝条，略与金氏同，近木妖也。

唐玘

吴县吏唐玘，嘉定江湾镇人，年十八，习吏事。尝送客入城，归倦甚，隐几而卧。忽冥然如梦，见两皂衣牵马来曰："昆山某官邀君饮。"玘便上马驰出嘉定北门，入昆山南门，迤逦沿坏城而行。忽复有二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来追违限者，汝不得复乘马。"即捽玘至地，出袖中绠，系其颈，行抵山王庙门下，入报。内传呼召入，跪于庭。神衣黄袍，插金花，侍卫甚众，谓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来为我掌四殿八厢公牍。"指阶上竹笥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为昆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职永不得生矣，因力辞曰："某素不谙吏事，亦不识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强之，固不从。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备极，痛苦不堪，而玘执词愈坚。神无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庑下，而别书牒令人持去，追某县某人来云。约半日，追

至一人，神复以前语语之，此人忻然拜命。神喜，即为易冠服，领十六笥，退入司中。神呼前两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转达东岳还魂。至祠，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两人送诣岳祠。既到，停门外，入投牒未出，玘望之，见岳帝冠冕赭袍，据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纱帽者不知几百，而庭下往来扰扰，又数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门不堪诸人践踏。踌躇间，忽门内有人出呼曰："郎君何为在此？"视之，乃唐氏故仆也。玘具说前事，仆曰："郎君当复生，吾今送归。"玘告以足痛，仆曰："当觅一舟相载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无头尾，仅有腹，掖登之，缩脚而卧。仆立舟上，不见其鼓棹，而舟自动。祠下去家约四十里，顷刻已至。又掖而升岸，回顾失仆及舟所在。入门，为门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扪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闻而骇之，亟揭棺盖，视玘已活，距死时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惫不可起，破棺后一板，始得出。灌以姜汁，气息才属，而双目昏暗，手足皆伤，厌厌未有生意。方谋迎医，忽有全真道士过门乞斋，闻之谓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须先灸其胸穴，若知痛乃可生也。"父喜，引入，爇艾灸之，久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犹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药一锭，形制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调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时服，药尽则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不食，止啖水果数颗及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家人觅所藏药，已失之，于是交相尤恨，以为必无生理。诘旦，道人至，告以故，笑曰："不足惜也。"复出半锭与之，正昨所失者。家人愚，不以为异，赠以十金。道人笑曰："我方外士，安用金为？"又以布二十匹，曰："且留之，明日来取。"遂去，竟不复至。玘得生，备述冥中事如此。玘自为子远说。

张都宪

都御史张公泰，肃宁人，少时貌极丑。尝得危疾，梦其父以罪被

逮，当论死，己白于官，请以身代。官听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挥刀霍然头落，其魂遂入冥司。见阎君曰：“此人无罪，应得受生，判生山东民家为男子。”遣吏卒押送，见一大鸡前导，己随而行。其年盖属酉云。至其家，妇适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炕上，家人环视，或指之曰：“好一小儿！”俄身渐长大，又曰：“何讵如许？”遂蹶然而觉，乃长眠榻上，冥然经日矣。旦起，家人视之，皆惊而不识，丰颐伟貌，迥异曩时。公具言所梦，益相怪骇。久之，稍稍察其声音举止，与旧不殊，乃信之。公后举进士，历任至今官。顾秀才桧说。

辟疟镜

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黧面，糊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忽失去，病即时愈。盖疟鬼畏见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至弘治中，兄弟分财剖镜，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复见鬼矣。医者周惟中说。

臂龙

旧说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𠊱。尝昼寝，同袍者戏画一龙于其臂，头角鳞鬣，状颇逼真。行者觉而见之，戏曰：“吾寝而臂出龙，岂非天授乎？当黥之以成其异。”乃以针刺而加墨焉。积数月，墨色渐紫。又数月，其纹稍稍隐起，约高一黍米。每风雨之夕，此龙蜿蜒如动，一臂为之摇摇不安，行者病之。他日，澡于江，江水为之开豁数丈，此臂腾掉上下，如非己有者。行者益以为神，时时潜没水中，见鼋鼍鱼鳖历历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盘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穷至江底，见山根大仅数抱，若一柱，擎其

山焉。因运臂撼之，山为摇[illegible]不止，屋宇皆动。僧怖，以为地震，焚香祝三宝，食顷而定。行者登山，知而窃笑之。旬日，乃为同袍道其实，因具言臂龙之神。同袍惊以白长老，长老曰："此妖人也。"潜诣镇江告官，请煞之。官谓诬罔，不为理。僧惧其为己累也，醉行者而缢之。行者既亡，龙亦顿逝，讫无灵焉。

九尾龟

海宁百姓王屠与其子出行，遇渔父持巨龟，径可尺余。买龟系著柱下，将羹之。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告其邸翁，请以千钱赎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龟，神物也，欲买放去。君从臾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领取。"因偕往验之。商踏龟背，其尾之两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钱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来，平地高三尺许，床榻尽浮，十余刻始退。及明午，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坏户入视之，但见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或云：害神龟，为水府摄去杀却也。吴人仇宁客彼中，亲见其事。

番阳水神

余姚戚澜字文湍，景泰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丁艰服阕上京，渡钱塘江，风涛大作。有绛纱灯数百对，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裤靴带剑，乘白马飞驰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惧，吾知之矣。"推窗看之，九人皆下马跪。公问曰："若辈非桑石将军九弟兄耶？"应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当还。"遂归。抵家，谓家人曰："某日吾将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来迎，行践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帜晃耀填拥。有顷，公卒。后车骑腾踔，前后若有所呵卫者，隐隐入空而

灭。后琼山丘文庄公夫人入京，舟过鄱阳湖，夜梦朱衣贵人来见曰：“吾仲深故人戚澜也，见为水神。昨奉天符，应覆数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觉而舟子方解维欲行，夫人亟止之。瞬息大风，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庄，文庄感其意，缄文祭之。戚公之乡人项生，侍公渡江，亲见其与九神语，又尝得丘公祭文。

棕三舍人

棕三舍人者，棕缆也。太祖御舟师败陈友谅于鄱阳湖，死者数十万。返还，委棕缆于湖，冤魂凭之，遂能为妖。舟人必祭，否则有覆溺之患。

马少师

钧州马少师文升，景泰辛未进士，至弘治末位冢宰，前后历仕五十余年，虽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后致仕去，正德壬申薨于家。其日，日将晡时，公里人有事从城外归者，道逢公乘肩舆，侍从甚众。自舆中向其人拱手，问所之，曰：“庄上去。”其人归，到公门闻哭声，乃知已捐馆矣。计相见之顷，正其气绝时也。公乡人韩训导说。

张御史神政记

始予读先汉等史，见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尝不太息钦想，以为后世所未有也，乃今于慈溪张公而复见之。公名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进士知铅山县。初，县有卖薪者嗜食鳝，得薪直，以其半市鳝，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

归，乘饥恣啖，少时腹痛而死。邻保疑妻毒杀之，执送官拷讯，无他状，狱不能具，械系逾年。公初莅任，尝白昼登堂，忽睹门外有绿袍乌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觉也。及行案前长揖，公疑之，坐乃曰："公毋惧，吾非人，实邑中某乡之土神也。乡有冤狱未白，知公精明果断，与神明通，必能雪之。"公问其事，神曰："吾乡民某甲之妻，以杀夫系狱，此人本中鳝毒而殂，非妇罪也。公欲验之，但置鳝水瓮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必杀之，试烹以啖他囚而死，则其事白矣。"言讫不见。公异之，诘旦召阖境渔者，命捕鳝，得数百斤，如神言试之，得昂头者凡七。设釜于堂，召此妇面烹之，出死囚于庭与食。才下咽，便称腹痛，俄仆地死。公谓妇曰："汝冤白矣。"遂释之。徐访其乡，果有神祠，视其像，正所见也。又甲嫁女于乙，抵乙门，揭幕视之，则空舆而已。乙谓甲欺己，诉于县。甲又以戕其女，互相争执。前令逮媒从诸人鞫之，皆云："女实升舆，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决。公至，偶以勘田均税出郊，初，太祖平陈氏，过铅山，定其税额，偶积余税，加于数百亩田上，有亩至数石者。以是公往看视，为奏均之。行至邑界，有树大数十抱，荫占二十余亩，其下不堪禾麦。公欲伐之以广田，从者咸谏，以为此树乃神所栖，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视也。公不听，移文邻邑，约共伐之。其令惧祸不从，父老吏卒复交口谏阻，而公执愈坚。期日，率数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数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曰："我等树神也，栖息于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舍。"公叱之，忽不见。命夫运斤，树有血出。众惧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为倡，凡三百，方断其树。树颠有巨巢，巢中有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汤，良久始苏。问何以在是，妇曰："昔年为狂风吹至此，身在高楼，与三少年欢宴，所食皆美馔，时时俯瞰楼下，城市历历在目，而无阶可下。少年往来，率自空中飞腾，不知乃居树巢也。"公悉访其家人还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舆中为妖摄去，其讼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数处，而所荫地复为良田。由是悉毁诸淫祠，在境内者无遗，独乡落一祠，民秘之，获存。他日，公以事经其地，梦神恳曰："公姑恕我。"翌日召乡民，责令毁之。神忽降于邻邑小民曰："吾被张公毁

庙，无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愿借片地暂居，公去，祠可复也。汝不吾从，五日内必及祸。”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烦懑吐逆，神乃降，家人罗拜，为之立庙。有道士善隐形术，多淫人妇女。公擒至，痛鞭之，了无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见。公托以他出，径驰诣其居缚归，用印于背，然后鞭之，乃随声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妇唯一子，采薪于山，为虎所啖。邻居恶少欲以难事窘公，代妇书牒，使投之县，称欲得虎抵罪。公视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与妇期五日来。乃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为一邑主，不能御灾捍患，而纵虎食人。今与神约：五日内必驱虎伏辜，否则撤其庙而更置之。”后五日天未明，梦神告曰：“虎至矣。”公惊起，佩弓矢升堂，命启门。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厉声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当抵死。二虎有非伤人者退。”一虎起，绕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动。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发而三中其首，因命隶卒乱鞭杀之。召妇人，归以虎尸。自是所在喧传，目为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监察御史。今致仕家居，杜门谢事，足不入公府，隐然为乡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满德云。予闻得公事于其乡人，因此为记，后之传循吏者或将有考焉。右《张御史神政记》，予弟子远作，录之以终吾编。

今言类编

[明] 郑晓　撰

杨晓波　校点

校点说明

《今言类编》六卷，明郑晓撰。郑晓（1499—1566），字窒甫，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1523）登进士第。初授职方郎中，后丁父忧，居九年。许赞为太宰，召为考功郎中。因忤严嵩，贬和州同知。又迁太仆丞，以刑部右侍郎改任兵部，巡抚凤阳兼副都御史。以平倭及漕运之功，擢南京吏部尚书，特旨留为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又二年，改刑部尚书，因与严嵩不和，落职归。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著有《吾学编》、《征吾录》、《端简郑公文集》、《古言》、《辽国君纪钞》、《辽国臣纪钞》、《删改史论》（附《国朝制书》）、《策学》、《禹贡图说》等，《今言》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郑晓“问学渊博，经济宏深”，又以任职故，对本朝掌故以及兵、工等情况甚为熟稔。他学风严谨，好学深思，对于妄说每有批驳。如卷五“正讹”条，对金石之文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并对其他小说的浪传不足信提出了批评。《今言类编》涉及范围极广，皇室、宦官、名臣、边事、漕运以及历朝典故等，无所不包，可补正史之阙，订正史之误，是我们研究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重要材料。其对明朝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如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明朝与蒙古等民族之间的战争等，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具有纪事本末的性质，对我们了解有明历史不无裨益。

嘉靖四十五年，郑晓的外甥项笃寿将《今言》加以刊刻，郑晓为之作序，这是现在可见的《今言》的最早刻本。万历年间，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丛书，其中收有《今言》四卷。另外，郑晓之孙郑心材也曾重行校勘，加以刊刻，并增刻了注文。樊维城编辑《盐邑志林》丛书，收有万历三十三年彭宗孟序《今言类编》六卷，将原书四卷各条由同邑朱元弼按统系门、经国门、建官门、经武门、右文门、

人物门进行分门别类，仍保留了注文。《今言类编》本流传较少，嘉靖、万历间项笃寿万卷堂刻本《郑端简公全集》、清方功惠辑《碧琳琅馆丛书》乙部、民国黄肇沂辑《芋园丛书》史部，都收入《今言》四卷，只有清吴弥光辑《胜朝遗事》二编收入《今言类编》六卷。这次整理，以《盐邑志林》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嘉靖本、《纪录汇编》丛书本和郑心材刻本，并参考了其他丛书本及《明史》、《明实录》等有关资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今言类编
校点说明
重刻今言引
今言序
卷一　统系门帝后储宗戚
帝
后
储
宗
戚
卷二　经国门肇基靖难交趾北征保泰舆图形胜漕运盐法
肇基
靖难
交趾
北征
保泰
舆图
形胜
漕运
盐法
卷三　建官门职任妇寺功封太宰阁臣恩典沿革符信
职任
妇寺
功封
太宰
阁臣

恩典
沿革
符信
卷四　经武门兵权驭夷定变
兵权
驭夷
定变
卷五　右文门敬天崇祀造士定谥正讹
敬天
崇祀
造士
定谥
正讹
卷六　人物门道学臣品异术
道学
臣品
异术
返回总目录

重刻今言引

端简公忠猷亮节，为嘉靖时名臣。博洽该通，特其余事。所撰次有《吾学编》、《徵吾录》、《奏议》、《今言》、《古言》、诗文若干卷。今《吾学编》衣被海内，兰台石室间多所取衷，以备一代典制；他集流布尚少。宗孟生也晚，未及侍公，仅从家君暨诸舅氏得公遗言绪行，不胜羹墙之想。兹守官长安，偶携《今言》一编。借阅者踵至，不能遍应。遂授之梓人，爰纪岁月，即不足尽公之藏，亦庶几大鼎寸脔云尔。万历甲寅上元日彭宗孟识。

今言序

文献不足，杞、宋无征，方策尚存，文、武未坠，盖通今、学古非两事也。洛阳少年通达国体，尝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予有取焉。述《今言》三百四十四条，藏之故箧中。项甥子长进士录而观之，曰："周官师典常，汉史述故事，盍与《古言》并梓之？"予不能止也。嘉靖丙寅二月既望郑晓识。

卷一　统系门帝后储宗戚

帝

高皇，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从郭元帅子兴。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为吴国公。八年，为吴王。四年，为皇帝。是年灭胡，享国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十年生，生六年壬戌而其兄虞怀王卒。又十年壬申而其父懿文太子卒。当是时，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为太孙。七年己卯而嗣帝位。四年壬午而亡。成祖，生九年，而太祖建国大明。又二年，封燕王。十年，之国北平。十九己卯年而靖难。三年壬午即帝位。享国二十有三年。仁宗，洪武戊午生十一年生于凤阳。年十八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封燕世子。又四年建文元年己卯，有靖难之师。又三年建文四年壬午，文皇即位，即位三年乙酉，立为太子。二十年永乐二十二年甲辰而即位。逾年洪熙元年乙巳崩。宣帝，生四年建文元年己卯二月生于北平而成祖入南京，又九年永乐五年丁亥四月而为太孙，又十三年永乐二十二年甲辰为太子。逾年洪熙元年乙巳即位。享国十有一年。英宗，宣德丁未二年生，明年宣德三年戊申立为太子。又七年宣德十年乙卯即位，十四年己巳而北狩。明年景泰元年庚午还京师，居南宫。盖七年景泰八年，即天顺元年丁丑而复辟。先后享国二十有三年。景皇，少英宗一岁，八岁而封郕王。二十二岁而居守监国，遂即帝位。八年丁丑二月崩，实天顺元年也。宪宗，生二年而有土木之变，立为太子。又三年景泰三年壬申废为沂王，又五年天顺元年丁丑复立为太子。八年天顺八年甲申而即位，享国二十有四年。孝宗，成化庚寅六年生于西宫。越六年成化十一年乙未而宪宗始知之，遂立为太子。十二年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而即位，享国十有九年。武宗，弘治辛亥四年生，明年弘治五年壬子立为太子。十三年弘治十八年乙丑而即位，享国十有七年。今皇帝世宗生于

兴邸，正德丁卯二年仲秋也。入承大统时，视帝尧自唐侯起为天子少一岁。

太祖，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诏改是年为洪武元年，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乙酉崩于西宫。成祖，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己巳即位，诏改明年为永乐元年癸未，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永乐二十二年甲辰七月庚寅，崩于榆木川。仁宗，是年八月丁巳即位，诏改明年为洪熙元年乙巳，元年五月，崩于钦安殿。宣宗，是年六月庚戌即位，诏改明年为宣德元年丙午。十年乙卯正月，崩于乾清宫。英宗，是年正月癸未即位，诏改明年为正统元年丙辰，十四年己巳八月征胡，至土木，北狩。景皇时以皇弟封郕王，留京师，奉孝恭章皇后孙后命监国。九月丙子即位，诏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庚午。元年八月，英宗还居南宫。景泰八年正月壬午，英宗复辟，诏改是年为天顺元年丁丑，二月，景皇崩于西宫。天顺八年甲申正月，英宗崩于乾清宫。宪宗，是年正月甲戌即位，诏改明年为成化元年乙酉，二十三年丁未九月，崩于乾清宫。孝宗，是年九月壬寅即位，诏改明年为弘治元年戊申，十八年乙丑五月，崩于乾清宫。武宗，是年五月壬寅即位，诏改明年为正德元年丙寅，十六年辛巳三月，崩于豹房，无后。四月癸卯，今皇帝入继大统，诏改明年为嘉靖元年壬午。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马氏葬孝陵。成祖文皇帝、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长陵。仁宗昭皇帝、孝诚昭皇后张氏葬献陵。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孙氏葬景陵。英宗睿皇帝、孝庄睿皇后钱氏葬裕陵。恭仁康定景皇帝、景皇后汪氏葬西山。宪宗纯皇帝、孝贞纯皇后王氏葬茂陵。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张氏葬泰陵。武宗毅皇帝、孝静毅皇后夏氏葬康陵。英宗侧室孝肃皇后周氏，宪宗生母也。汉文帝诏自称“朕本高皇帝侧室之子”云。宪宗侧室孝穆皇后纪氏，孝宗生母也。孝惠皇后邵氏，献皇帝生母也。祔葬二帝陵。先是，孝肃称太皇太后，孝穆、孝惠皆称皇太后，不祔庙，亦不入奉先殿，别立奉慈殿祀之。今皇帝以太皇太后皆生时尊称，改称皇后，而不书各帝谥，以别

之，神位移陵殿中。睿宗献皇帝世宗父兴王慈孝献皇后蒋氏葬显陵。太祖长子懿文皇太子、懿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陵左。建文君即位，追尊为兴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靖难后仍称故谥号。怀献太子，景皇长子。悼恭太子，茂陵宪宗长子。哀冲太子、庄敬太子，皆今皇帝子。

孝陵仁孝通于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直以所知德祖为始祖。德祖生懿祖，懿祖生熙祖，熙祖生仁祖，仁祖生四子：南昌王、盱眙王、临淮王、太祖其第四子也。南昌二子：长文正，文正生靖江王守谦，次山阳王。盱眙生招信王。仁祖有一弟，寿春王。寿春四子：霍丘王、下蔡王、安丰王、蒙城王。霍丘一子，宝应王。安丰四子：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诸王俱无后，惟靖江二字王分国桂林府，礼数如亲一字王。

熙祖祖陵在泗州基运山，奉祀，朱氏宗人婿也。德祖、懿祖就祖陵而望祭焉。仁祖英陵改皇陵，在中都翊圣山，奉祀二人：刘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赵氏。刘即义惠侯孙，二汪皆汪氏老母孙。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山。成祖至武宗诸陵在昌平天寿山西山。睿宗显陵在承天湖广纯德山，都督蒋华奉祀。华，慈孝睿皇后蒋后家也。天寿山即黄土山，成祖所赐名。四山基运、翊圣、神烈、纯德嘉靖中赐名。

天寿七陵，惟景陵宣宗规制独小，嘉靖丙申十五年稍廓大之。是年作寿陵，即永陵也，在天寿迄东十八道岭。夫君即位为椑，礼也。昔汉文帝表灞西，唐太宗营九嵕。我二祖先作二陵，故并获吉壤。今皇帝因谒七陵，遂有寿宫之役，真达天高世之见。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七月，建文君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滨、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诚、张敏、刘政为锦衣卫千百户有差。凤等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所谓朝天女户也，官得世嗣。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成祖择寿陵，久不得吉壤。永乐七年，仁孝文皇后徐氏尚未葬，礼部尚书赵�aa以均卿至昌平县，遍阅诸

山。得县东黄土山即西山最吉。成祖即日临视，定议，封为天寿山，命武义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长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许人。

洪武十五年壬戌，都督佥事李新以营孝陵功，封崇山侯。王通以父真靖难元功，又自立功，封武义伯。永乐七年己丑五月，作天寿山。十三年乙未九月寿陵成，进封成山侯。献陵以通父侑享太庙。通后以交趾失律为民。天顺元年丁丑，诏恩通子琮得嗣成山伯。

孝陵奉祀礼，专敕皇亲，如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是也。成化十五年，专敕魏国公徐俌。弘治九年，俌改守备南京，专敕驸马都尉杨伟。正德八年，伟卒，协同守备西宁侯宋恺兼掌行祭礼。正德十六年，恺还京，礼部请命南京协同守备丰城侯李旻奉祀。上曰："孝陵奉祀，先年有专官奉敕行礼。恁部里还议拟来说。"改敕魏国公徐鹏举，令掌南京中府事。盖琥、俌、伟、恺、鹏举，皆皇亲也。然自恺以协同守备兼掌祀事，而官无专设矣。亦或暂令守备代行，不为常典。嘉靖十三年，鹏举解守备，仍奉祀行礼。

孝陵初谥"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癸未六月，加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如故。后一百三十六年，嘉靖十七年也，加上尊谥曰"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如故。长陵初谥"体天知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加上谥号曰"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后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冬，孝列皇后方后祔庙，祧仁皇帝后张后。时庙一堂九室，中太祖，左四室：成祖、英宗、孝宗、武宗，右四室：宣宗、宪宗、睿宗、孝烈皇后。

孝慈马后、仁孝徐后二皇后开基育圣，功迈莘涂，德超任姒。列后济美，宜家之教戢于坤裳，逮下之恩深于樛木。百八十年余，未尝有临朝干政者。正统中天下休息，孝诚昭皇张后之功。正德末国统中绝，非孝康敬皇张后为之内主，祸未可知也。然当是时，四杨在内阁，可谓勤劳王家者矣西杨文贞士奇，东杨文敏荣，南杨文定溥，前少师削籍杨公廷和。

宣德五年庚戌二月，上奉皇太后孝诚张后率皇后孝恭孙后谒长陵成祖，献陵仁宗，驻天寿山。上请皇太后令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六臣见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赞辅多用心。今国家清宁，生民无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辅等顿首对曰："皇上聪明睿智，敬天法祖，仁爱兆民，以致康济之功。此皆皇太后圣德大训，臣等实无寸补。"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积善垂庆。卿等皆先朝旧人，自今更须协力一心，非但国家蒙福，祖宗神灵昭鉴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孙安荣永世。"命上赐六臣酒馔、白金、文绮。

中山王初夫人张氏，继夫人谢氏。王出师归，孝陵谕王曰："卿夫人好鞭挞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为卿择一佳妇。"谢夫人是也。谢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长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乐丁亥五年，仁孝皇后崩。长陵谕谢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圣躬。"长陵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从佛氏为尼于南京聚宝门外，所谓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韬为礼书，毁之。

孝陵太祖、长陵成祖皆中宫孝慈马、仁孝徐先崩，不立继后。献陵仁宗至康陵武宗皆后後帝崩。裕陵英宗二后孝庄钱、孝肃周、茂陵宪宗三后孝贞王、孝穆纪、孝惠邵。盖孝肃周太后，宪宗生母、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孝惠邵太后，孝皇帝生母皆母以子贵，尊称之号也。成化戊子四年季夏，孝庄崩钱后，英宗后，廷臣议葬事，云合葬裕陵，祔食英庙，宜如汉文之于吕氏，宋仁之于刘后。茂陵宪宗重违孝肃生母周太后意，未允。彭文宪公时姚文敏公夔率群臣伏阙号哭，竟得如请。

康陵武宗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丙戌日、永乐五年丁亥七月乙卯日中宫马后、徐后崩，皆不复立继后。今皇帝世宗元后孝洁皇后陈氏初谥悼灵，世宗十五年丙申八月更今谥、继废后张氏，皆葬西山，又继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嘉靖己丑八年二月，礼部言："悼灵皇后世宗元后孝洁陈后正位中宫，上佐宗祀者七年，礼宜祔享太庙。但今九庙已备。唐宋故事：后于太庙未有本室，创别庙祀之。《礼丧服小记》：'妇祔于祖姑，祖姑三人则祔于亲者。'孝惠太皇太后邵太后，实皇考献皇帝生母。悼灵皇后主请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侧。"制曰"可"。丙申十五年八月，孝惠神主迁于陵殿。礼官言："初拟奉迁悼灵皇后于奉先殿旁室，今殿无旁室，惟斜廊两庑，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尽西一室，空虚清㕓，所宜迁奉，岁时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圣。宜一体设馔，但不启匮、不定祝，称斯为合礼。"制曰"可"。又言："谥称悼灵，考之谥法，类非全美。宜更定褒称。"是月更谥"孝洁皇后"。

孝烈皇后世庙继方后将葬，上念西苑之变，孝烈有大功，欲葬于孝洁皇后世庙元陈后之左。已而中止。上新作寿陵，至是定名永陵。令先葬后。上曰："孝陵、长陵先葬孝慈高庙马后、仁孝文庙徐后也。"

嘉靖十五年丙申九月，上奉章圣皇太后率皇后妃嫔谒天寿山七陵长、献、景、裕、茂、泰、康，又谒恭让章皇后、景皇帝后陵于西山。上拜长陵六陵，陈后孝洁陵、西山二陵各遣官行礼。孝陵太祖、显陵世宗考妣亦如之。

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卫指挥使泉之孙女，正统中册为郕王妃。父瑛，铨兵马指挥。己巳正统十四年，景帝即位，立为皇后。祖泉两进左都督，瑛右都督。寻以无子废，册皇太子见济母杭氏为后。复辟之岁天顺元年，改称郕王妃。瑛亦仍为兵马指挥。三月，进瑛锦衣佥事。成化中，复皇后位号。

成化辛卯七年十二月，悼恭太子薨。茂陵宪宗成化方以国本为忧，泰陵孝宗弘治在西宫已二岁，顾左右莫敢言者。既正位东宫，孝贞皇后恩勤如己出，而贵妃万氏者名保护之。是时辅臣疏云：外议皆谓皇子之母纪太后因病另居，久不得见，人情事体未顺。请令就近居住，俾皇子便于接见，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孝穆纪后孝宗生母崩矣。辅臣举宋李宸妃故事，敛葬皆如礼。弘治初，始建奉慈殿供养。

懿敬太子妃常氏，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为孝康皇后。武宗母张后尊谥亦孝康皇后。

嘉靖十四年乙未二月，群臣于东阁集议大行庄肃皇后武宗后夏氏谥。大学士孚敬张永嘉首曰："庄肃皇后与累朝事体不同，其谥只该二字、四字。"尚书言夏贵溪曰："今各庙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称。"大学士时彭曰："二字四字太少，须得八字。"都御史廷相王曰："庄肃作配武宗，谥宜一体。"吏部侍郎韬霍曰："谥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备陈以请。"乃上议，言："古人尚质，谥法尚简严，故称美之言无几。后世帝后之谥，始有不一其书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则当行今之礼。我朝列圣元后，谥皆十二字，盖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礼宜与并。今武宗庙谥既与列圣相同，则庄肃谥号似亦不宜稍异。且今日加谥，只以表行尊名，其于服制有无、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两宫在上，昭圣皇太后有母道，宜再会议。"议上，宜且据谥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号，以备全典。上曰："用六字谥：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数既用半，且阴六又合。"嘉靖十五年丙申四月，上坐天寿山行宫，面谕夏言曰："皇嫂孝静皇后谥用六字，于礼未备，还用全谥，庶合典礼。"九月，上御文华殿，面授言，御笔定谥"孝静皇后"为"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

嘉靖己亥十八年，葬慈孝睿皇后兴献帝后。今皇帝甚孝顺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庆都生帝尧事。于是武功有姜嫄之祠，庆都有尧母之祠。太祖陵不知祔葬几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

否，大抵皆妃嫔也。成祖十六妃，谥葬皆不可考，然皆祀于陵。仁宗诸妃陪葬，惟三妃别葬金山。宣宗诸妃陪葬，别葬金山者一妃。英宗遗诏："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祔葬。"今止睿皇后钱后合葬。裕陵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无陪葬者。宪宗十二妃，皆葬金山，惟恭肃端顺荣靖皇贵妃葬天寿山。永陵世宗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于外垣之内、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祔。然孝洁皇后陈后亦不入永陵，诸妃亦如之。今惟世庙、穆庙生母杜太后葬永陵。

储

洪武元年戊申立东宫标，二十五年壬申四月卒。是年九月立皇太孙允炆。永乐二年甲申四月立东宫高某，是为仁宗。仁宗永乐甲辰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十月立东宫瞻某，是为宣宗。宣宗宣德三年戊申二月立东宫祁某，是为英宗。英宗正统十四年己巳北狩，以皇太后诏立东宫见某，景泰三年壬申五月废为沂王，立其子见济为太子，四年癸酉见济卒。英宗复辟之年丁丑三月，复立沂王为太子，是为宪宗。宪宗成化七年辛卯十一月立悼恭太子祐极，是年卒。十一年乙未十一月立东宫祐某，是为孝宗。孝宗弘治五年壬子三月立东宫厚某，是为武宗。今上世宗十三年甲午八月立哀冲太子，是年十一月卒。十八年己亥二月立庄敬太子，二十八年己酉四月卒。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图书。上为《大本堂记》，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学无虚日。仁宗在东宫，教令长至燕劳东宫之臣，如家人父子。又从学诗、学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英宗冲年就学，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时好，务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恪公鏊尝言："今既未能如古礼，亦宜稍略君臣之仪，敦师友之分。使宫僚日侍左右，从容讲读。讲读之暇，宴饮、出入、居处，皆得周旋其

间，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戏，随事谏止。宫僚有不法，从三师纠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预其间。如此所谓‘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三代所以久长者，用其道也。”

吴元年冬，孝陵念七子渐长，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藤，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齐庶人也。

小说言：懿文太子薨，孝陵意不欲立孙，迟回久之。高皇后不说，因遘疾崩。于是孙始得立。此妄说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诏立孙允炆建文君为皇太孙，太子卒后未半年。当是时，高皇后崩已十一年矣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永乐六年十一月，敕太子太师、淇国公丘福，吏、兵部尚书兼詹事蹇义、金忠，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右春坊大学士兼侍讲黄淮，右庶子兼侍讲杨荣，左谕德兼侍讲杨士奇，右谕德兼侍讲金幼孜，辅导皇长孙。

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齐庶人、潭王、赵王、鲁荒王、蜀献王、湘献王、代简王、肃庄王、辽简王、庆靖王、宁献王、岷庄王、谷庶人、韩宪王、沈简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王、伊厉王、皇子楠。成祖四子：仁宗、汉庶人、赵简王、四皇子。仁宗十子：宣宗、郑靖王、蕲献王、越靖王、襄宪王、荆宪王、淮靖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宣宗二子：英宗、景皇。英宗十子：宪宗、荣王、三皇子、许悼王、德庄王、秀怀王、崇简王、忻穆王、吉简王、徽庄王。景皇一子：怀献见济太子。宪宗十三子：悼恭太子、孝宗、献皇、岐惠王、益王、衡恭王、雍靖王、寿王、八皇子、汝王、泾简王、荣庄王、申懿王。孝宗二子：武宗、蔚悼王。献皇二子：岳怀王、今皇帝世宗。今皇帝八子：哀冲太子、庄敬太子、裕王穆宗、景王、颖殇王、蓟哀王、戚怀王、均思王。

国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镇分封，似乎过制。当时已有叶居升辈汉人七国之虑。今考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宁夏庆王、甘州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孝陵崩，少裁抑，而齐、黄诸臣受祸矣。肃王今移兰州。

懿文太子五子：虞怀王、建文君、吴王、衡王、徐王。靖难改封吴、衡、徐王为广泽、怀恩、敷惠王。敷惠王又改封瓯宁王。建文君二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

宗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改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王、燕王左右宗正，周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谥葬，凡宗室陈请，为闻上，达材能，录罪过。比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宁，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玹署事。正统三年，始建府如南京。西宁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宁、瑛、元皆驸马都尉，玹，仁庙贵妃弟。

洪武八年乙卯初，定亲王岁禄五万石，锦绮盐茶又万计。靖江亦岁二万石。二十丁卯年，停锦绮茶盐诸物。二十八年乙亥闰九月，始定岁万石。先是，孝陵谕户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岁禄五万石。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今，稍节减诸王岁给，以资乏用。"故也是年遣使召诸王至京，谕减禄之故。各赐《皇明祖训》。《祖训》即《祖训录》也。

庄渠魏言："皇子之国，皇后子，其仪制用上十王礼，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礼，嫔所生子用下十王礼，隆杀以母为差。"此不知出何令

甲，孝陵封诸王不然。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二十七位，镇国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辅国中尉一百八位，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弘治二年己酉，徽王乞升钧州为府。王端毅公恕上言："今肃府在兰州，沈府在潞州，荆府在蕲州，岷府在武岗州。立国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尝改府。徽府乞将钧州升为府治，割汝州、郏县、鲁山、宝丰、商州、许州、襄城、长葛、临颍、郾城、钧州、密县、新郑，改隶所辖，不惟异乎前四府仍旧之典，且启前四府改为之端。况今各处灾荒，军民凋敝，欲兴此役，实非所宜。兼且州之于府，于王颇无所与，改与不改，于王似无轻重。"上是其言，移书谕王。嘉靖庚戌二十九年，郑王厚烷为盟津恭懿王子祐樻所讦，夺爵，降庶人，安置高墙。其长子载堉封爵如故。辛亥三十年，祐樻又欲夺理府事，奏下礼部议。礼官徐阶文贞议言："亲王因事夺爵，未经奉旨，立郡王承继国祀。其子虽未见罪，始则降封，后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辽庶人贵焓长子豪□之封长阳王是也。父子并有罪降庶人不得请封者，见潇与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袭爵，但未封世子，择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讦，仍封其子为世子，敕令管府事者，庆庶人世子鼐槓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彦沐世子誉荣是也。至于亲王册宝，自非罪干大逆国除，如宁庶人宸濠父子歼灭者，例不进缴。今郑庶人厚烷仰荷圣恩，罚止其身，其子载堉封爵如故。比之贵焓、见潇奉旨改令旁支承继者不同。载堉与厚烷所犯情罪无干，幸保封爵，比之豪□先为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异。本部不敢辄援岷世子誉荣、庆世子鼐槓例，请命载堉管理，而援巩昌王例，请令河南抚按奏保伦序相应、贤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简命。盖以予夺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贤否，当稽诸公论也。祐樻累奏，图快私

忿，相应罚治，仍如前拟施行，祐樯无得胁制抚按，肆行奏讦。”制曰“可”。祐樯且不问，先是，己酉秋二十八年，郑王尝疏请上讲学、勤政、任贤。未几而祐樯遂讦王也。贵烩，辽简王子，初封长阳王，已而嗣辽王。正统元年，府臣为乞加禄。裕陵英宗言：“简王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厚赉，削其禄，卫止与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禄，得支二千石。宣宗又与旗军三百人。朝廷亲亲已至。王于庶母诸弟寡恩，多行无礼。府臣不闻匡直，为王请加禄，不允。”四年，坐灭绝天理、渎乱人伦，废为庶人。而简王第四子贵煖以兴山王嗣辽王。贵烩子豪□得封长阳王也。荆靖王三子，长见潚天顺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异谋，命太监萧敬、驸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长子祐柄降庶人，还置武昌。见潚弟见溥，成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谥悼惠。其子祐桐，弘治七年以都梁王进封荆王也。庆恭王子台浤，弘治十六年嗣王。时虏数入塞，贼发恭王墓。嘉靖四年谋不轨，法司请如代王聪泺例，徙西安。上不许，降庶人，留邸，岁与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长子鼐桢，封世子，摄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怀王妃王氏乞留台烗故邸，礼官执议不可。十五年，两宫徽号诏许台浤还邸，与冠带也。岷王彦汰，简王子，与弟南安王彦泥讦阴事，彦泥废为庶人，彦汰坐荒淫败度，抗制擅权，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称臣，亦革爵为庶人。令其子世子誉荣摄理府事。嘉靖十一年，誉荣为父乞恩，辞摄府事。礼官以见灂、钟镬比奏，授彦汰冠带，理府事。十二年，彦汰乞复爵，不许。十五年，两宫徽号诏复彦汰王也。郑之初王讳瞻埈，献陵仁宗第二子。母李贵妃，永乐二十二年封。汉庶人反，王与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国凤翔。王请安王竹园，时韩王以安王旧邸得竹园矣。上曰：“园在凤翔，去平凉远，与郑王便。”正统八年，乞徙怀庆，留京邸，明年之国。成化二年卒，谥“靖”。子祁锳，成化四年嗣，乞河堧地。弘治八年卒，谥“简”。世子见滋，卒。孙祐枔。弘治十年，以世孙嗣，赠其父世子“郑僖王”。正德二年卒，谥“康”。无子，僖王弟东垣端惠王见浈之子祐枔，正德四年嗣王，赠其父“郑定王”。十六年卒，谥“懿”。子厚烷，嘉靖六年嗣。时又有周府宗人、镇国将军勤熨上言时事，降

庶人，放高墙。

洪武三年庚戌封建，诏第五子封吴王。后人见五子之为周王也，改吴为周，而不知周王初封杭州，为吴王也。孝陵以浙江财赋地，改吴王封开封，为周王。已而建文君封其第二弟允熥为吴王，非祖法矣。周是修为衡府纪善，人以为孝陵诸子无衡王，改为卫王，而不知建文君第三弟允爔之封衡王也。卫王乃献陵第十子，周是修死靖难时，卫王尚未封。茂陵第五子亦封衡王。

七王府，齐王榑也，孝陵第七子。洪武三年庚戌，封青州。建文中谋反，执之京师，降庶人，与周定王皆系禁。靖难兵至，得释，复国。人告王有反谋，上与书戒谕。永乐四年丙戌来朝谢，廷臣劾王，留京师。出怨言，召其三子郡王至京，父子皆降庶人，已而安置庐州。宣德三年戊申，福建人楼琏妄称七府小齐王谋不轨，逮至京，诛数百人。景泰五年甲戌，移庶人少子贤㷭居南京，敕守备参赞防闲，勿令与诸人亲王往来交通。今南京有齐庶人者，皆㷭后。

孝陵第十八子谷庶人，母郭惠妃，滁阳王女也。封宣德府，即今宣府、古上谷。靖难兵起，庶人走还京，后开金川门，迎靖难兵，改封长沙。忠诚伯茹常以不谒王，下诏狱死。庶人益骄，有反谋。永乐十四年丙申十月，召至京。明年降为庶人。少子赋煞，与贤㷭齐庶人少子同自庐州徙南京，卒，无后。

长陵成祖三子：长献陵仁宗，次汉庶人，次赵王简。庶人名高煦，有膂力，善骑射。靖难时，屡有战功。江上之急，庶人战尤力。淇国公丘福辈皆附庶人。庶人欲夺適者数矣，以故东宫诸臣多得罪死，解学士缙亦以是死诏狱。先是，永乐二年甲申，封庶人云南，不肯去。改青州，又不肯去。留京师，遂有逆谋。十四年丙申，事露，削护卫，改封乐安，即日遣之国。宣德元年丙午八月壬戌朔反。丁卯，令其百户陈刚进疏，指斥朝廷。上遂亲征，急遣平江伯陈恭襄公瑄守淮安，勿令贼走南京。辛未，驾发京师。乐安知州朱恒劝庶人直趋南

京，贼党皆言恒应天人，不可听。庚辰，先锋阳武侯薛禄，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封至乐安。辛巳，驾至乐安。壬午，庶人潜出见上。八月乙酉，班师。庶人至京，锁絷逍遥城。一日上过视庶人，庶人犯上，覆之铜缸，焚死。

正德五年四月，宁夏安化王寘镠及都指挥何锦、周昂，指挥丁广反，杀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官江汉、巡抚都御史安惟学、核田大理少卿周东。令孙景文造伪檄，言："刘瑾蛊惑朝廷，变乱祖法，屏弃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敛民财，籍没公卿，封拜侯伯，数兴大狱。罗织无辜，肆遣官校，胁持远近。张綵、刘机、曹雄、毛伦，文臣武将，内外交结，意谋不轨。今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凡我同心，并宜响应。"传布边镇，以锦为讨贼大将军，昂、广左右副将军，景文军师，张钦先锋将军，魏镇等七人都护，朱霞等十二人总管。反书至，命太监张永总督军务，起致仕都御史杨一清文襄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各路军务，泾阳伯神英充平胡将军、总兵官，统各路兵讨之。遂下诏宽恤，以副总兵都督杨英为宁夏总兵官，游击将军仇钺为副总兵，兴武营守备侯勋为参将。王师甫出数日，钺斩周昂，执寘镠及其子台溍、锦、广。报至，敕英旋师，永、一清安辑宁夏。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宁夏献俘，入东安门。上亲赐宴劳，项系寘镠安化王于诸王馆，锦、广等下锦衣狱。廷鞫奏上，皆伏诛。寘镠弟寘铣、寘钨坐党，废庶人。太监张永初见上，乘间出怀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将为不轨。上怒，夜缚瑾，坐谋反，凌迟三日。诸被害者争拾其肉嚼之，须臾而尽。九月，吏部尚书张綵、锦衣指挥杨玉、石文义坐瑾党伏诛，内阁曹元削籍。尽革瑾所行乱政害人事，焚与瑾往返书札文字。论平宁夏及诛瑾功，封仇钺为咸宁伯，内阁进勋荫子，又封诸太监兄弟为伯者七人张富、张容、谷大宽、谷大亮、马山、陆永、魏英，一时封为七伯。以杨一清文襄为户部尚书。南京御史张芹劾李东阳当瑾擅权乱政时，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及他人奏诛瑾，则攘功受赏，不顾名节。东阳引疾辞，不允。

寘镈安化王之乱，本仇钺反正之功，封咸宁伯。巨铛张永攘为己功，一时恶党如谷大用、马永成、陆闾、魏彬冒以运筹获封。永兄弟富泰安伯、容安定伯，谷大宽高平伯，大亮永清伯，马山平凉伯，陆永镇平伯，魏英镇安伯。

宁庶人宸濠者，康王庶子，其母冯鍼儿，故娼也。弘治八年乙卯封上高王，十二年己未嗣王。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丙子反，攻陷九江、南康。七月壬辰，攻安庆。知府张文锦，守将崔文、杨锐拒守甚力。庶人窘，议僭大号，改年顺德。其伪太师国师李士实、刘养正言须至南京即位改元，庶人不悦。又攻安庆，不克，将还南昌。丙午。闻王阳明守仁入南昌，解安庆围去。乙卯，遇阳明兵于黄家渡，战败。丙辰又败。丁巳，阳明督战益急。庶人妃娄氏投水死，擒庶人。娄妃知庶人逆谋，时时泣谏，不听。庶人败，叹曰："纣用妇言亡，而我不用妇言亡！"

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宁王宸濠反。巡抚都御史孙公燧、按察副使许公逵死之。汀赣都御史王公守仁文成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讨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庆守备杨锐、指挥崔文、知府张文锦力御之。时王公文成在吉安，奏留公差还京御史谢源、伍希儒纪功，悉会吉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侨、御史张鳌山、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知府刘昭议讨贼。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琏、邢珣，通判胡尧元、章琦、谈储，推官王畇、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天与、王冕，各率兵至吉安。进贤知县刘源清斩贼党数百，余干知县马津率兵遏贼。七月壬辰，贼围安庆，杨锐等击却之。宸濠遣江西佥事潘鹏诱安庆降，锐等杀鹏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贼。丁酉，宸濠至黄石矶。戊戌，宸濠攻安庆，锐等又力御之。庚子，以云楼攻，锐缒人焚其楼。甲辰，以天梯攻，张文锦投茆焚之。丙午，宸濠闻王公攻南昌，解安庆围遁还。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榡。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

王公进兵黄家渡。宸濠战败。又明日，战又败。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指挥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吴十三、凌十一等数百人被执。胁从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参政陈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挥叶文、马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亲征，诏天下，遂至南京，驻太监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还京，驻通州，宸濠伏诛。

新建伯王公阳明为汀赣都御史，据江西上流，意藩府久蓄逆谋，恐一旦变起，先事预防。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兵书王晋溪琼知公意，请如公言。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适勘事福建，道经丰城。县令顾泌告公宸濠反状，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与知府伍文定起兵讨贼，发檄召江西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谍四出投檄，言京师及湖广、广东西、南京、淮安、浙江各发兵讨贼，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谬托心腹，云："吾直应敕旨，且聚兵耳。"又曰："宁王事且成败未可知，吾安能遂进兵？"贼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趋南京，又喜公或不进兵。迟回数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庆。公兵大集，始传檄骂宸濠贼，又遣人致书与贼心腹李士实、刘养正及闵廿四、吴十三，若有约内应者。书既发，故令人泄贼党。书所过处，贼党以告宸濠，宸濠尽得致书人及书，遂疑士实等。士实等劝宸濠去安庆，直趋南京，否，径出蕲黄，趋京师。宸濠不听。公进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㮚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时攻安庆，闻之解围，反顾巢穴。公迎战樵舍，纵火攻之，大破贼，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当是时，南京大震。非公牵制上流疑贼，贼不犯南京，必走蕲黄矣。公既擒宸濠，诸奸江彬等导上南巡，下诏亲征。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谮，百方欲去公。当是时，宸濠未死，诸奸素通宸濠，得金钱者多在。上左右颇有异谋，畏公不敢发。公深机曲算，内戢奸幸，外防贼徒，抚定疮痍，激励将士，日夜如对劲敌。宸濠竟得伏诛。内阁大臣素恶晋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军务，故得专制，召兵平贼，归功晋溪。内阁不说，久之不论功。今

皇帝即位，诏录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遣使迎至京宴劳。诸忌者又以宴劳费为词，嗾言官论阻。公不得至京。外艰去，服阕，竟不召。谗谤益起，屡形奏牍。虽封爵赐号，竟不与铁券岁禄。一时勤王有功诸臣，中伤废斥殆尽。惟文定伍得升副都御史，荫一子；千户邢珣、徐琏、戴德孺升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琏亦被斥，陈槐削籍，纪功御史伍希儒、谢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辞封，乞录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王阳明初见宸濠，佯言售意，以窥逆谋。宴时李士实在坐。宸濠言“康陵武宗政事缺失”，外示愁叹。士实曰：“世岂无汤武耶？”阳明曰：“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又曰：“有汤武，便有伊吕。”阳明曰：“若有伊吕，何患无夷齐？”自是阳明始知宸濠谋逆决矣。乃遣其门生举人冀元亨往来濠邸，觇其动静，益得其详。于是始上疏，请提督军务，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马王晋溪恭襄琼知阳明意，覆奏称“王某有本之学，有用之才，今此奏请相应准允，给与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应大小缓急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以故濠反，阳明竟得以此权力起兵擒贼。捷奏中归功本兵王琼。新都杨廷和故不喜晋溪，见阳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今皇帝世宗登极，诏中及之。议者遂谓新都自为己定策地也。濠反书初至，诸大臣惊惧，以为濠事十成八九。晋溪一日十四奏调兵食，且大声对诸大臣曰：“王伯安文成在汀赣，据南昌上流，旦夕且缚宸濠，诸公无恐。曩请与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已而濠平，职方郎中论功超升，晋溪乃不得脱戍籍，岂不大舛？晋溪后以张孚敬、桂萼荐，起复为吏部尚书，卒谥恭襄。

戚

徐王宿州马公，高后父也。配郑氏，无子。初，立庙太庙东，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庙。滁阳王定远郭子兴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高后

托之，遂育为己女。卒于和阳，葬滁州。夫人张氏三子：长战没，次陷没，幼以阴谋伏罪。次夫人张氏一女，为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庙滁阳。杨王，高皇外王父也。墓在盱眙。王姓陈，扬州人，卒年九十九，无子。长女即淳皇后。庙初在太庙东，后即墓立庙。三王皆有岁时祭。时凤阳又有以功封巩昌侯、赠陕国公、谥宣武者，与滁阳王同名，武定侯英，同母兄弟也。

异姓追封王者，杨王陈公、徐王马公高皇后父、滁阳王郭子兴皆外戚。天造之初，滁阳又有先路之功。诸功臣家徐氏达中山王，常氏遇春开平王，李氏文忠岐阳王，邓氏愈宁河王，汤氏和东瓯王，沐氏英黔宁王，沐氏晟定远王，张氏玉河间王，张氏辅定兴王，张氏懋宁阳王，朱氏能东平王，朱氏勇平阴王，朱氏荣宣平王，岐阳父贞陇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孙王，推恩追封者，不与焉。又有降虏也先土干，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滁阳王郭子兴长子郭大舍，张夫人出，战没。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阳、永嘉二公主。次张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说与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住，实要回乡守祖。你旧有二所庄田，我就赐与你耕种，教户部官开除粮草。"十一年，邻人贲童儿诖误，出走。十七年，上谕张来仪撰王庙碑文，遂云王无后，令滁州卫千百户王杰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庙首宥日兴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来修祀。比王之国，改令滁州卫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献。二十八年，老舍还乡，为费谦所发，解黑窑场做工。上面谕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师。老舍卒，谕葬立石。老舍生谦，谦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岁一朝，有籍于礼部鸿胪寺。弘治癸丑六年，琥奏得旨，冠带守祀。辛酉十四年，复奏，"下该部看了来说"。马钧阳文升行巡抚查明覆奏。壬戌十五年，奉旨是郭琥与做奉祀。正德癸酉八年，琥又求印信。王杰裔孙玺奏琥诈冒，吏部亦恶其求望渐多，覆奏，奉旨，是滁阳王祀礼，悉遵皇祖旧制行。郭琥近授职衔革了，仍照皇考前旨，止与冠带荣身，再来奏扰不饶。辛巳十六年，琥复奏，吏部议

送法司问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旨："你部里再查议了来说。"复奉旨：是郭琥准与原授职衔，以荣终身，不许干预祀事。琥生厚。滁阳散财集众，以启皇明万世之业，而子孙曾无一命，可乎？弘治时与奉祀，正德时革职。今上世宗新政，特旨查议，所司不能奉扬，再议革职。而圣心未慊，敕令再议。使遇马钧阳，郭氏当有禄矣。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张鹤龄嗣寿宁伯，进侯，又以迎立今皇帝世宗，进封昌国公。庆云周寿除、长宁周彧除，孝肃太后宪宗母周太后家二侯伯。瑞安王源、崇善王清、安仁王濬俱除，孝贞皇后宪庙王皇后家三侯伯。惟延龄兄弟公侯最贵盛，得祸亦最惨。

陆恺，神宫巨铛也。以孝穆纪太后兄，世官锦衣百户。纪太后，泰陵孝宗弘治所自出也，籍册无为州巢县人。

国初驸马多功臣子弟，如韩国公李善长子祺，尚临安；东川侯胡海子观，尚南康；西宁侯宋晟子琥，尚安成；瑛，咸宁，吉安侯陆仲享子贤，尚汝宁；汝南侯梅思祖侄殷，尚宁国；凤翔侯张龙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镇，尚永嘉；长兴侯耿炳文子璿，尚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驸马无封侯者：滦城李坚，永乐中除、富阳李让，世指挥、永春王宁除。西宁宋晟世，皆以军功封。惟永康公主驸马崔元，以迎立今皇帝世宗封京山侯除。孝陵少公主驸马赵辉，天顺中求封侯，不得。

郡主无荫子，惟固安以景帝出，顺义以秀怀王出。王无嗣，国绝，顺义育宫中。故其子王道、周凤官之锦衣。

卷二　经国门肇基靖难交趾北征保泰舆图形胜漕运盐法

肇基

《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元年正月初修，王景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西杨文贞。初修、再修时，士奇亦秉笔。

乙未正月，孝陵至和阳，郭元帅暴卒。四月，开平王常遇春始来谒。孝陵遂不受小明王韩林儿伪命，渡江克太平，称大元帅。七月，攻集庆。八月，又攻集庆。九月，又攻集庆。皆不克。明年二月，破元兵于采石。三月，始克集庆。集庆，今南京也。

丁未，以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鄂国公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北定中原。二年洪武己酉秋，遇春卒。三年春，以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左右副将军，邓愈、汤和左右副副将军北伐。六年癸丑，五将军统兵备山西、北平诸塞。当时盖有副将军，又有副副将军。后遣征南诸将，以参将代副副将军。

国初，伪汉陈友谅为劲敌，伪吴张士诚次之。吴能西扰建业，我则不敢越鄱阳而取武昌矣。是时以长兴侯耿炳文守长兴，江阴侯吴良守江阴。长兴守则陆骑不能出徽、歙，所以断平江苏州之掌股；江阴守则师舟不敢窥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吴不我扰，而陈氏灭，

张氏继之矣。

明氏玉珍据蜀，东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谓我师不能克。洪武四年春，汤中山和为水帅，率廖永忠辈以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傅颍川友德为陆帅，率顾时辈以步骑由秦陇趋成都。瞿塘果坚守，中山不能进，而颍川已直捣阶、文，破绵、汉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者也。颍川既围成都，中山方有重庆之捷。

平蜀之功，经西番破阶、文二州者，颍川侯傅也。由瞿塘破水陆二寨者，德庆侯廖也。二州破，则北失汉水之险；二寨破，则东失江水之险。故圣祖平西蜀之序云“为傅将军、廖将军千万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汤不与焉。

孝陵平汉，封汉主陈理为归德侯，友谅父普才为承恩侯，兄友富归仁伯，友直怀恩伯，弟友仁赠南康王，又封蜀主明升归义侯。洪武五年，遣元枢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于高丽，普才徙滁。纳哈出者，木华黎裔孙也，既降，遣归，数侵辽东。宋国公冯胜兵出塞，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沈阳侯，坐党死。

元皇孙买的礼八剌被擒，有故符宝郎以历代灵章四十余颗降。孝陵以其不忠剐之。山东降将百余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善长奏欲用之，孝陵疑其结党，皆杀之。

靖难

建文时改官制。升六部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诸司去清吏字，改户部为民部，度支、金、帛、仓庾四司，刑部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设御史二十八人，改诸御史为拾遗、补缺。改通政

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少卿、参议。寺丞增置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各一人。复大理寺，改为司，又改卿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评事、寺副、副都评事，司务都典簿。太常寺改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光禄寺改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升少卿从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太仆寺改卿为太仆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设骟骒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礼、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鸿胪寺改卿为鸿胪卿、少卿，寺丞如光禄，而并行人司于鸿胪寺。翰林院增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设文学博士二人，省侍讲、侍读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改中书舍人为侍书，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而以方孝孺为文学博士。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待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籍一人。六科罢左右给事中。改中东西南北城兵马指挥司为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训导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品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广东盐课司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司。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及江北学校贡士。革五府左右断事官、五军断事司，增亲王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医正、典宝正，并去“正”字，审理副等改为副审理等。郡王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中，复设京卫武学。

南京承天门，建文二年庚辰秋灾，复建，改名皋门。因改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大明门为路门。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先是，又于乾清、坤宁二宫间，建省躬殿。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六月，武官选簿：齐泰由兵部左侍郎进尚书。至建文元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选，齐公已不佥名。十二月初七日选，则茹瑺为尚书，并公姓亦不载矣。岂北平事急，公有军旅之役耶，近见新官供词，往往有云“郑村坝杀败齐尚书军马”者，岂公时辍部事，理戎务耶？或谓公倡晁错之议，及北平兵起，复偃然居守，令庸懦如李景隆者为元帅，卒以误国。岂公固未尝居守耶？据选簿如此，附之备考。

正统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儼僖，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提学鄞黄润玉尝见之，言其状貌魁梧，声如洪钟。云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诫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靖难兵至，金川门开，僧溥洽为建文君削发。又曰：帝性颖敏，能为诗。高皇帝命赋新月，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曰：“必免于难。”又尝赋《金陵》诗，曰：“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满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后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昙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弘治中，台人缪恭学古行高，晚年走京师，上六事。其一“纪绝属”，请封建庶人后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见恭奏大骇，骂恭“蛮子，何为自速死！”系恭兵马司狱，劾上，待命，赖敬皇明圣，诏勿罪，放恭还乡。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孝孺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士奇文贞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

仁宗即位之岁十一月，召礼部尚书吕震与御札，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

靖难之岁十一月，副都御史陈瑛言：“皇上顺天应人，以有天下，四方万姓，莫不率服。然车驾初至京师，有不顺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礼部侍中黄观、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修撰王叔英、衡府纪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县顾伯玮等。计其存心，与叛逆同，宜从追戮。”上曰：“朕初举义，诛奸臣，不过数辈。后来二十九人中，如张纨、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数人，况有不与二十九人之数者。彼食其禄，自尽其心，悉勿问。”

靖难兵未起时，中朝已有备。江阴侯吴高兵十万，屯辽东，都督宋忠兵十万，屯怀来，都督徐凯兵十万，屯河间。而张昺、谢贵在北平城中。长兴侯耿炳文又统兵三十万，至真定。何以兵起竟败，涂地瓦解？谓非天命欤？

成祖靖难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县，皆不设官守。诸郡县亦不肯归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府。

成祖起自北藩，征诛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后一百二十年，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让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交趾

永乐五年丁亥七月辛卯，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总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左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左右参将。大将军率右副将军、右参将及清远伯陈友，统神机将军程宽、朱贵等，游击将军毛八丹、朱广、王恕等，横海将军鲁麟、王玉、商鹏等，鹰扬将军吕毅、朱吴、江浩、方政等，骠骑将军朱荣、金铭、吴旺、刘劄出等二十五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东西兵，出广西凭祥；左副将军、左参将统都指挥陈睿、卢旺等，以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兵部尚书刘儁参赞戎务，行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转饷，征交趾。

永乐五年丁亥五月平交趾露布：臣总兵官新城侯张辅等，谨以所获交贼伪大虞国上皇黎季犛，伪大虞国主黎苍；贼男：伪推诚守正翊赞弘化功臣云屯镇兼归化等镇、嘉兴等镇诸军事节度大使、洮江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云屯归化嘉兴等镇诸军事、领东路天长府路大都督府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入内检校左相国平章军国事、赐金鱼袋上柱国、卫国大王黎澄，伪大原镇兼天开镇骠骑上将军、梁国王黎澂，伪新安镇骠骑大将军、新兴郡王黎汪；贼孙：伪太子黎芮，伪郡嗣王黎滷，伪郡亚王黎范，幼孙五郎；贼弟：伪临安镇兼太安海镇骠骑将军、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入内相国平章事、赐金鱼袋、上柱国、唐林郡王黎季貔；贼侄：伪望江镇辅国大将军、入内判中都督、河阳郡亚公黎原昝，伪领龙兴路统府平陆县上侯黎子缂；贼侄孙：伪御辇一局正掌乡侯黎叔晔，伪清亭侯黎伯骏，伪石塘乡侯黎廷煂，伪永禄廷侯黎廷炉；贼将：伪入内佥闻朝政兼内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谅山镇权佥行军行谅江路同知总管府事、赐金鱼袋、柱国、东山乡侯胡杜，伪入内

行遣、同知尚书左司事、枢密院副使阮彦光，伪正奉大夫、入内行遣、门下左谏议大夫、同中书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镇封置使、国子学祭酒、赐金鱼袋、护军黎景琦，伪宁卫将军知威卫管左登翊军赐金团符县伯段鼙，伪神劲营亭伯陈汤梦，伪钩铃卫中郎将、领龙捷军兼领壮勇营范六材，谨差都督佥事柳升、横海将军鲁麟、神机将军张胜、都指挥佥事俞让、指挥同知梁鼎、指挥佥事申志，槛送京师，并其伪造金印图书一十六颗，献之阙下。

永乐六年戊子，定兴张辅，今英国公世、定远邓愈二王上交趾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乃郡县其地，设都、布、按三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镇蛮、谅山、新平、义安、顺化、升华，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鸡陵关为镇夷关。

宣宗坐文华殿，召问士奇西杨文贞、荣东杨文敏交趾敕去未，对曰“行矣”。上曰：“朕昔闻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纳贡。已而黎氏篡夺，天讨不可赦。是时求立陈氏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有后，不致劳敝方隅。’朕对曰：‘此诚帝王盛举。’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尝忘。今思陈氏果有后，选立一人，使供藩职，三年一贡，如洪武制，用宁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论者将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皇祖之志。”士奇、荣顿首称善。上曰：“卿二人识朕意，勿言。”赐酒馔而退。

北征

长陵北征，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以不因，食亦旋足。

永乐八年庚寅二月，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发北京，庚戌度居庸关，丁巳驻宣府，甲子阅武兴和。三月甲戌，驻鸣銮戍，乙亥大阅。四月癸卯次玄石坡，上为铭，刻立马峰，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甲寅次广武镇，赐泉名"清流"，刻铭曰："於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营于平漠镇，甲戌次环翠阜。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理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太子，遂下诏班师。

保泰

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十五日，诏略曰："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

宣德二年丁未三月，有进《豳风·七月》图者。上喜受之，顾侍臣曰："此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当是时，君民相亲如父子，以故周之王业历年最永。"

宣德九年，罢筑西教场。先是，教场在德胜门外，欲移西直门。上命都督武兴视可否，兴还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既而有言其地皆民种麦苗桑枣果树及古坟墓，并须铲夷，又白云观傍地皆民纳税蔬圃。上曰："勿病民。"事遂寝。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对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汤时已不及禹。至纣淫虐，武王时又不及汤。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至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间民数减半。昭帝罢兵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

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帝恭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又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宋承五季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概也。”上曰：“户口盛衰，足见国家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主大戒。”

宣德九年，上与侍臣论两晋。侍臣曰：“晋武惩魏氏刻薄奢侈，矫以仁俭。平吴后颇事游宴，怠政事。掖庭将万人，外戚用事，势倾内外，曾不一传，祸生闺闼，驯致戎羯之乱。元帝继统江右，恭俭有余，明断不足，大业未复，祸乱内起。明帝明敏有机断，故能诛剪凶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后类皆孱弱，寄命强臣，奄奄百有余年，亦为幸矣。”上曰：“晋武创业，不为远图，树立失宜，托付非才，况羌胡、鲜卑杂处内郡，不能先几区处，以致国祸方殷，戎寇遽至。东晋仅能立国，逆臣接迹，朝政陵夷，尚传数世，由贤人为之用也。”又曰：“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荡然扫地，岂久安之道！”

弘治十年八月，上召见内阁徐溥、刘健二文靖，李东阳、谢迁二文正于平台议政事。时太监李广以烧炼斋醮横被宠赉。阁疏力谏，上嘉纳，以疏示广李。武冈知州刘逊为岷府所奏，逮逊至京，科道疏救逊，下诏狱者六十余人，内阁疏救，得释。十一年五月，上坐平台，召见内阁刘、李、谢三公，议罢成山伯王镛、遂安伯陈韶、宁晋伯刘福总兵。越二日，又召见，议以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惠安伯张伟为总兵代镛王等，而以溥顾同英国公张懋管团营。盖五军、神机、三千所谓三大营六提督也，六人中择二人提督团营，皆名总兵官。

舆图

洪武三年庚戌冬，儒士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上《大明志》，命秘书监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上令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六年癸丑，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癸亥，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甲子，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乙丑夏，上览舆地图，侍臣有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

唐虞时，天下分九州，又析为十二州。夏九州，分为五服。商谓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两汉十三部。西汉之衰也，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东汉则一千一百八十矣。晋十五道。唐十道。宋三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我朝洪武初都建康，凤阳为中都。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永乐初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建康遂为南京五年。又平安南，为交趾布政司。割川、湖广南地，为贵州布政司。宣德中，弃交趾。今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统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县一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卫，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慰司十二，宣抚司十一，招讨安抚司十九，长官司一百七十七。朝鲜、安南来朝者五十六国。速温河等地面五十八。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领卫所二百三十八。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寰宇通衢》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卫；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

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

永乐十六年戊戌，诏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忠靖原吉、杨文敏荣、金文靖幼孜三公领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准祝穆《方舆胜览》。叶文庄公盛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陈芳洲循笑曰："此岂造黄册耶！"天顺五年辛巳，撰《大明一统志》。

形胜

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观洪武元年诏曰："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挽诗》曰："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幸翠华临。"盖有都关中之议，以东宫薨而中止也。

南京城大抵视江流为曲折，以故广袤不相称，似非体国经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内又迫东城，且偏坡卑洼，太子、太孙宜皆不禄。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高皇欲徙大梁、关中，长陵文皇竟迁北平。

留都诸司无事时似闲，有事则参赞机务。守备武臣、操江都宪、总兵最为要职，不可不择其人。南都水军胜于陆卒，营马壮于江舟，然战守皆不得地利。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成祖决迁北平，万世之虑也。

永乐元年癸未二月，以北平为北京，设行部行府，改北平府为顺

天府，从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请也。

北狩，永乐七年己丑也。六曹称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为京师，不复称行在也，盖自正统辛酉始也。

太祖取南都，自太平顺流而下；成祖入南都，自仪真逆流而上。隋氏平陈，兵分两道，上游庐州总管，下流扬州总管。成祖南来，以淮安、凤阳各有重兵，间道自泗州渡淮，经天长至江上。

南京大内近多圮坏，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门楼已毁，承天门楼将倾，数年之后当大坏。宗庙火，亦当复建，神所栖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镐京，而文、武王庙丰及洛都皆有之。夏言《九庙议》，诬甚。

辽东之不隶山东，先朝有深意。辽山多，苦无布。山东登、莱宜木绵，少五谷。又海道至辽一日耳，故令登、莱诸处田赋止，从海运运布辽东，无水陆舟车之劳。辽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贩辽货，两便之。后以夹带私货故，禁止海船，遂废。今布运者又不得由遮洋运船海道，须经京东，出山海关，入辽苦劳。视登、莱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论地利，辽东须直隶、京师为东辅。

洪武六年癸丑，定府为三等：赋二十万石上，为上府，知府从三品；二十万下，中府，正四品；十万下，下府，从四品。已乃并为正四品。吴元年，定县三等：赋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以下，中，正七品；三万以下，下，从七品。已乃并正七品。京县正六品。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抚浙江侍郎成钧奏："海盐县民言，县并海旧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余丈，备海患。比因风潮冲激，坏者一千一百余丈。有司虽常修筑，然旧石为水所啮，皆刓弊无廉隅，暂用累砌，终不坚固。今议于旧岸内别砌石岸，而存其旧者以为外障，庶可久远。乞如洪武中，令嘉兴、湖州、严州、绍兴等府，发夫

匠协助为便。”上从之。

漕运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难。大禹时直欲除害，今并欲兴利，以故甚难。既欲顺其流，不逆水性，必难得其济漕运。既欲济漕运，难保淮西陵寝无冲决之患。大名、张秋、济宁、徐州处处畏河患，又必须引之东南流，虽大禹治之，恐亦便无长策。以故中滦之运及胶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图之。胶河即今所谓南北新河，不出登、莱大洋之险，直自安东至海仓，三百里耳。

嘉靖癸卯二十二年，王湛泉与龄为文选郎中，起用周恭肃公，以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忌王清劲者，倡言河道无用尚书故事。王以问余，余曰：“永乐初开会通河，尚书宋礼实始其事，西涯李诗所谓‘几度会通河上过，竟无人说宋尚书’者是也。景泰时河决张秋，尚书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书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书也。”

景泰三年，沙湾堤坏，遣训导陈冕修筑。先是，冕以沙湾功，升教授。比沙湾复决，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恶冕，请送冕山东巡抚，责其成功，否，械赴京师。既得旨，给事中陈嘉猷言：“朝廷尝榜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冕尝有修河绩，今更进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诸有罪之地，人人皆将缄口不言。其他利病甚于此者，孰肯复言！冕不足恤，而国体所关甚重。乞令冕协同巡抚等官修筑便。”上从之。

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武原、黑羊山，东经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项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统十三年，决张秋、沙湾，东流入海。又决荥泽，东经汴城，历睢阳，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湾，而张秋运道复完。自后河势南趋，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后，渐徙

而北，又决金龙口等处，直趋张秋，横冲会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刘东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溃溢。人皆言黄陵冈塞口不合，张秋护堤复坏，河不可治，运道不可复，且有为海运之说者。盖荥泽孙家渡口旧河东经朱仙镇，下至项城、南顿，犹有河流，淤浅仅二百余里。若多役夫力，疏浚深广，使由泗入淮，可杀上流之势。黄陵冈贾鲁旧河，南经曹县梁进口，下通归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杀水势。然梁进口以南，滔滔无阻，以北，淤淀将平。计其功力，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浚深广，使由徐入淮，可杀下流之势。水势既杀，则决口可塞，运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后，不能保其不复淤，既塞之后，不能保其不复决耳。是时，东山能虚怀博访，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运道也。浮于汶、达于济，浮于济、漯，达于河，会通河也。浮于淮、泗，达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国初，海运沿于江、海也。永乐初，中栾之运，达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潜、汉，江西、湖广之道也，未必尽同，大势若此。剑阁云栈，通于秦始皇时，故梁州贡道，西倾因桓，是来浮潜，逾沔入渭，乱河也。其不浮潜沿江，从今仪真出淮安者，盖吴城邗沟以通江、淮之道，禹时未通，又须入海溯淮，太远故也。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今兰州，北折而东，为河套，转入中国山西之西、陕西之东之河道是也。然禹时可通贡，今皆不可行，何也？汉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岳尝疏乞复漕运，以足兵食，而纾民力。略曰："今关、陕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给，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间虽有三门、析津、龙门之险，然昔汉、唐粮饷，由此而通。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今令户部所计，山西米豆必运贮榆林及保德州县诸仓，河南米豆必运贮潼关卫及陕州诸仓，其诸州卫地皆濒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当今陆运之害。公私之利，奚啻万万！况今河道当潼关之北数十里，接连渭河，可通陕西及凤翔、巩昌。渭河西流数千里，接连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边堡。渭河西流三百余里，接连泾河，可通庆阳。又龙门之上

旧有小河，径通延绥。傥加修浚，必可行舟。此宜简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迹，某处避险，可以陆运，某处可以立仓倒运，某处可以造船装运。淤塞悉加导涤，漕河务在疏通，毋惮一时之劳，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则不但三方之困可纾，虽四方之物，无不可致矣。”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万石，自丁字沽舟行抵雄县，分给军饷。

邵文庄公宝言运法五变：一曰海运，二曰海陆兼运，三曰支运，四曰兑运，五曰改兑。恐未然。予谓运法凡三变，初海运，再海陆兼运，三漕运。已而漕运之法又二变，初转运，再兑运。已而兑运又有支兑、改兑、遮洋，一总犹海运。但不自太仓开洋绕出登、莱大洋，只从天津入海，运至蓟州耳。转运虽变为兑运，而淮、徐、临、德四仓尚存。改兑即改支兑者为兑运，其为兑运一也，非变也。今考洪武末及永乐初，苏、松、浙江岁粮俱输纳太仓，由海道达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张赫、轴轳侯朱寿，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皆督海运。及建北京，江南粮一仍海运，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阳武，陆运至卫辉，沿卫、沂、潞达通州。永乐五年，议者言：北京军饷，河运不能给，须兼海运。今海船少，岁运不过五六十万石，且未设官专领，事不归一。请于太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择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干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调各卫所海船并出海官军。文皇令再议。九年，始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发山东十六万五千人，浚元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礼言海船造办太迫，请造浅船五百，由会通河运淮、扬、徐、兖诸郡粮百万石，补海运一年之数。十二年，瑄等始议转运苏州等府并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交收。浙江并直隶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运至通州，名为支运，一年四转。十三年，增造浅船三千余，乃罢海运遮洋船，兑三十万石。内六万入天津仓，二十四万直沽渡海入蓟州仓。江南巡抚周文襄忱议里河民运多

失农月。始令民运于淮安、瓜州，补给脚价，兑与运军卫所，出通关付缴。宣德八年，参将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广、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领兑，其淮、徐、临、德诸仓，仍支运十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领兑，不尽者仍于瓜、淮交兑。其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于小滩，山东济南州县于济宁，其余水次仿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交兑，里河官军将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费，视远近为差。十年，议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粮七十万石，改就水次兑军，名为改兑。

洪武三十年，海运赴辽七十万石有奇。永乐六年，六十五万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万由卫河、通州，四十万由海。十六年，会通河运四百六十万有奇。宣德八年，五百余万。正统二年，四百五十万。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万。七年，二百九十二万。天顺四年，四百三十五万。成化八年以后四百万石。又有江南常、苏、松、嘉、湖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山东、河南粟、米、豆、麦又若干石，不在四百万数。

漕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里河浅船、遮洋海船十年一造，免仪、瓜埧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经坝也。官军十二万有奇。

席文襄公论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后病在军。

漕运，有元戎间以卿亚提督整理。自河州休庵王公竑庄毅以景泰庚午元年十二月总督漕事，明年兼巡抚江北，于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佥，为常设之官矣。

盐法

国初，召商中盐量纳粮料实边，不烦转运，而食自足，谓之飞挽。后因积纳数多，价值亦贱，兴利之臣遂改议上纳折色。行之既

久，习以为常。彼时改折，粮料有余，而价亦贱，计似所入，为有赢利，未为不可。近来粮料不足，价亦腾贵，徒烦转籴，边用索矣。大率盐一引，纳银五钱，先时可籴米一石，今多不过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纳，数倍于前，而国初之所资以饷军者，实则无增于旧。彼此亏费，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银不如少得米，省和籴之扰也，杜侵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渐垦边地以致殷富也。一举而四善具焉。说者又谓，间曾开纳本色，召商不至。盖向者上纳本色，时商自募民耕种塞下，而得谷为易。又塞下之积甚多而价轻，又无戎虏之患。今则耕种废矣，塞下之积虚矣，谷价腾涌，强虏出没，势不安居，商人安得粮料应召募乎？欲复本色，非减斗头，利商人，使商人趋利而开垦边地不可也。然必迟之四五年，而后得其大利。

景泰元年，减中盐刍粟。先是，召商于密云、隆庆中淮盐者，引米七斗，豆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豆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减密云、隆庆米、豆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升，豆一斗，草十束。

卷三　建官门职任　妇寺　功封　太宰　阁臣　恩典　沿革　符信

职任

洪武元年戊申始设六部，以滕毅为吏部尚书，正三品，属中书省。十三年罢省，以山西参政偰斯为吏部尚书，改正二品。自偰至张纨，皆在南京。蹇忠定公义以后，皆在北京。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颉颃，不得相压，实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六部主事列衔御史上，永乐中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时尚然，其后郎中皆列科道官后，不知起自何时。都左右给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洪武辛亥四年，礼官崔亮定外官庆贺礼，以武臣为班首。壬戌，广东布政司请庆贺班秩。孝陵曰："礼行于藩司，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司无实授者，惟实授都指挥使，正二品，乃得为班首。

永乐至正统间，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专。忠定蹇义秉铨、忠靖夏原吉握利权，皆二十七年。忠宣黄福尚书两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胡濙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文襄周忱巡抚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财、礼乐、征伐诸大政，文经武纬，各尽其长，章

程故在，后鲜能及。

洪武十一年，令考绩殿最，分三等：称职、无过为上，赐坐宴；有过、称职中，宴而不坐；有过、不职下，不预宴，叙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十七年，令方面官无侵郡县之职。

吴元年，选郡县官三百三十四人，赏绮布道里费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为令。曰："以养汝廉奉公，无渔民也。"洪武元年，诏中书省自今除府、州、县官，赐银十两，布六匹。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厚赐而遣之。

洪武三年，上幸后苑，见巢鹊卵翼，叹曰："谁无母子！"令群臣亲老得归养。是年，赐朝臣袍带，赐廉吏嵩县刘典史布帛，择文儒性行清洁者充学官。赐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赐冬衣。

洪武癸亥十六年，赐六部尚书马。己巳二十二年，赐有司方面官马。谕兵部试尚书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跨驴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马部民，因被浸润，不能举职，甚乖治体。其官为市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县又半之。马一率十户食之，岁一更。"

宣德二年丁未，行在吏部言："自永乐十九年辛丑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乡，往往不循分守，构词健讼，持官府短长。请悉召至京，考验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铨，否，罢为民。"

成化中，太监张敏卒，侄太常寺丞苗倾资上献，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请，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朝参大抵多出于梁方之门。弘治间，马端肃公文升言："京官额

一千二百余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内实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日。请因灾汰罢。”上从之。

景泰三年，御史练纲等言：“举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礼部集议。吏部不俟议定，即奏升福建佥事李颙为参政，杨珏为按察使。盖吏部恐议定莫遂其奸尔。夫所举，纵皆得人，亦得避嫌。况杨珏见为副使，曹祥发其赃私。且吏部推选多不公。如向举陕西按察使何自学，不能检身齐家，为家奴所杀；山东按察使张清，今为尚书薛希琏所黜；副使张哲未任，为都御史韩雍所黜；户部主事杨愈考平常，例不当升，乃升河南知府；湖广副使陈质九年例升二级，止升参政一级；佥事曾蒙简未及一考，以杀贼功升一级，越升左参政三级。臣等非不劾奏，但给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触其同类大臣者，吏部尚书怀猜忌，往往退其见任之职，钳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为讳，职风宪者，以职自保。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复尔专权鬻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复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触犯权臣，祸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系甚重，岂可知有权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请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何文渊、右侍郎兼少詹事项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阴险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渊，情罪尤重，难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于众，今亦为文曜等所愚，失于举觉，亦宜究问。乞俯从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举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钤印，备书举主与被升者。一封进司礼监，便御览，一送翰林院，备顾问。俟一考，政绩卓异者，赏举主，政绩无闻及犯赃，举主同罪。”上曰：“御史职居言路，凡事当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难，从古为然。已升除者置不问，何文渊、项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选官务洗心涤虑，广询博访，必从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钱昕为真定知府。御史给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请老，上不许。昕竟去真定为知府。

妇寺

洪武五年壬子，上令定女职。礼部具陈："周制，后宫设内官，以赞内治。汉设内官一十四等，凡数百人。唐设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余人，皆选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设过多，宜防女宠，垂法将来。"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俱正六品。尚宫总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尚仪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尚服总司宝、司衣、司仗、司饰。尚食总司馔、司酝、司药、司供。尚寝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尚功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凡二十四司。宫正掌戒令、责罚之事。二十二年己巳，令六尚局官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归其父母，从宜婚嫁。年高者许归，以终天命。愿留者听其在宫闱，及见受职者，家给与禄，视外品。

内官之制，定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凡监十一，曰神宫、曰尚宝、曰陵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设、曰内官、曰司礼、曰御马、曰印绶、曰直殿。凡门四，曰奉天门、曰午门、曰端门、曰承天门。凡司二，曰钟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内织染、曰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面。凡库三，曰内承运、曰司钥、曰内府供应。其正官，监有太监，门有门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库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丁丑，增都知监、银作局。东宫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宝、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内使门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杂职。

正德十六年辛巳，工部言："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今至七十二万。昔东汉永平中，始定宦官员，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唐太宗诏内侍不

立三品。中宗时黄衣二千人，员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开元、天宝黄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列戟于门。宋初自供奉官至黄门定员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后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内使、监、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监至火者近万人矣。”

成化末年，宦者尚铭坐东厂，陈准继之，甚简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则缉，余有司存，非汝辈事也。”坐厂数月，都城内外安之。权竖以为失职，百计媒孽。准自知不免，一夕缢死。准，广东顺德人。

林见素俊劾继晓妖僧，下诏狱。茂陵宪宗怒甚，事且不测。司礼太监怀恩叩首诤不可，曰：“杀俊，将失百官心，将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诏。”上大怒，曰：“汝与俊合谋讪我，不然，安知宫中事？”举砚掷恩，恩以首承砚，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脱帽解带，伏地号泣，曰：“奴不能复事爷爷矣。”叱恩出，至东华门，使人谓典诏狱者曰：“若等谄梁方，合谋致俊死，若等不得独生。”乃径归卧，称中风不能起。上怒解，命医治疾，屡使劳问，俊得不死。时星变，黜传奉官。御马张敏请马坊传奉者，得勿黜。持疏谒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为礼。”问何为，曰：“得旨，马坊传奉不必动。”恩大声曰：“星变专为我辈坏国，外臣何能为！今甫欲正法，汝又坏之。他日天雷且击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遍居权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骄贵，又老辈，闻其言，不敢吐气。归家，愤恨死。章瑾进宝石，求锦衣镇抚。命恩传旨，恩曰：“镇抚掌诏狱，武臣极选。奈何以货故与瑾？”上曰：“汝违我命乎？”恩曰：“非敢违命，恐违法耳。”改命覃昌传旨。恩曰：“外庭傥肯谏，吾言尚可行。”因讽余肃敏执奏，“吾且从中赞之”。余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廷无人！”王端毅为都御史，屡上疏论事，言甚切直。恩每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祸。弘治初，大开言路，言者辄指内臣为刀锯之余。覃昌大怒，恩曰：“吾侪

本刑余之人，又何怒为！”

正德庚午五年，逆瑾既缚，治党与，长沙李东阳欲逮内阁曹元。太监张永曰：“老先生勿开此端，当为日后计。”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杨廷和因言官论晋溪王琼，票拟下诏狱，且将杀晋溪。司礼曰：“万岁今才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后事不可料。”大礼议时，永嘉张孚敬欲逮新都，司礼亦不肯。

宣德六年辛亥十二月，太监袁琦有罪，凌迟，诛其党陈海等十人，诏天下。又谕都御史顾佐：“内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闻，重治；知而不奏，罪同；军民拨置害人者，罪死。”

宣德四年七月，太监马骐矫旨下内阁书敕，付骐，复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时骐自交趾召还未久，内阁覆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宁宫灾。诏行宽恤，求直言。内阁上疏曰：“窃见顷年灾异频仍，内府火灾尤甚：军器库火，番经厂火，乾清宫西七所火，内官监火。而清宁宫之灾尤为大异。古先圣王遇灾而惧，避殿减膳，责己求言。修政事，明赏罚。然后可以转祸为福，变灾为祥。本朝列圣，具有故事。今日急宜举行。向来奸佞荧惑圣聪，妨蠹圣政，以致贿赂公行，刑赏失当，纪纲废弛，贤否混淆，赋役繁兴，科派百出，公私耗竭，军民困惫。而大小臣僚，被其胁制，畏罪避祸，箝口结舌，下情不达，上泽不宣。愁叹之声，仰干和气，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恶李广殄丧，圣心开悟，洞察前非。然余慝未除，宿弊未革，虽圣仁广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愤郁未释。故上天仁爱，复有此异。伏愿大开离照，独运乾纲，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当行之事，断在不疑，无更因循，以贻后患。尤望特降纶音，戒谕臣工，痛加修省，广求直言，指陈时弊，并垂采择，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上悉从之。时太监李广死，乞祠

额，不许。广党周辅请令李东阳为广寺碑文，又不许。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结广者，请追究簿籍。上因东宫午讲，过左春坊，放班后召内阁，出袖中诸大臣辩疏，问："处分云何？"内阁请治其罪。上曰："然。但六部尚书五人被劾，奈何？"对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实迹者。"上曰："本无簿籍，究之恐滥及耳。"对曰："请付臣等拟上，必不太滥。"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内阁疏中所谓奸佞元恶，皆指广也。

正德元年丙寅十月，刘瑾入司礼监，矫诏杀太监王岳、徐智、范亨，罢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以吏书焦芳兼武英殿大学士，吏侍王鏊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兵书许进代芳，加李东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先是，上初即位，瑾等以东宫内侍导上游戏。内阁上疏言："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长夏之时，遂停经筵，并辄日讲。不知陛下宫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宫廷；弓矢甲胄，战斗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籞。夫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交杂于前，则圣贤义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乱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宗社所系，生民所赖，今日之事，臣实忧之。六月中旬，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鸱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烧毁。天心示警，盖已甚明。伏愿陛下惕然省悟。"报闻。复上疏曰："两月以来，日高数丈，尚未视朝。兹天变民穷之时，正宜恐惧修省。怠荒若此，祸乱将至。"又报闻。会太监王赞、崔通去南京、苏、杭织造，乞长芦官盐万二千引。户部请予半，上不喜，召见内阁问状。内阁对曰："宜如部议。"上曰："用不足，奈何？"对曰："宁加银数，不可多盐引。"上诘其故，对曰："盐引有夹带之弊，引多则夹带益多。"上曰："彼独不畏法乎？"对曰："彼既得旨，沿途骚扰，朝廷岂得闻知？"上色变，语益厉，曰："岂独此数人坏事！譬如十人，岂能皆贤，亦未免有四五人坏事

者。”时有谮健、迁者，上入其言，故云。内阁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顾命惓惓，以陛下为托。臣等誓以死报，未敢求退。近者地动天鸣，五星凌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异，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当此之际，内外臣僚，协心倍力，犹恐弗堪，方且持禄固宠，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窃观古今载籍，未有如此而不乱者！政出多门，咎归臣等，扪心反顾，无以自明，展转于衷，事非获已。若窃禄苟容，既负先帝，又负陛下。伏乞罢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孝宗皇帝大渐之时，召臣等至乾清宫御榻前，面赐顾命，谆谆数百言。臣等顿首拜受，不胜呜咽。彼时司礼监太监陈宽等实共闻之。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尽其职。近来数月，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易。”并上诏书不信、政令失中数事，皆不听。言官亦会疏论内侍罪状，留中。户部尚书韩公文每朝退，辄泣恨不能救正。部郎中李梦阳说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计安出？”梦阳曰：“比言官入章交劾诸阉，章下，阁老持劾章甚力。公诚及此时率诸大臣死争，阁老又得诸大臣，持劾章必益坚，去瑾辈易耳。”公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是弗济，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报国。”明日早朝，公密叩阁老，许之，倡诸大臣，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国疑，瞻前顾后，心焉如割，中夜起叹，临食而泣者屡矣。近岁朝政日非，秋来视朝渐晚。仰观圣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媒亵，有伤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占候，咸非吉征。切缘此等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未建，万一起居失节，虽将此辈虀粉葅醢，何补于事！昔我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临朝顾命，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圣德乎！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

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奋乾纲，绝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变，泄神人之愤，潜消乱阶，以保灵长之业。”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太监王岳者亦与永成等共事，素刚厉，颇恶其党。初，阁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诸阉窘，相对泣。会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礼诣阁议，一日三至。阁益持议不肯下。岳王顾独曰：“外廷议是。”明日，忽召诸大臣入。诸大臣或有咎公韩文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应，令吏侍王鏊趋诣阁候。洛阳语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诸公第坚持。”至左顺门，太监李荣手诸大臣疏曰：“有旨：诸先生爱君忧国言良是，第奴侪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宽，上自处。”众惧，莫敢出一语答。荣李面公韩文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内民穷盗起，水旱频仍，天变日增。文韩等备员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践阼，游晏无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无言。”荣曰：“上非不知，第欲宽之耳。”诸大臣遂旅退。鏊前谓荣曰：“设上不处，奈何？”荣曰：“我颈有裹铁邪，敢坏国事！”是日，诸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阁议坚持，犹不肯下。是夜，瑾等绕上前，跪伏哭，头触地，曰：“非上恩，奴侪且磔喂狗。”上色动。瑾又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上曰：“何谓？”曰：“岳前掌东厂，谓言官先生有言第言。阁议时岳又独是外廷议。狗马鹰兔，岳尝献否，上心所明也。今独咎奴侪！”益伏地痛哭。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马鹰兔，何损万几？左班官敢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耳。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上立诏瑾入司礼监，窜岳、智、亨南京。内阁又上疏，曰：“伏见旧年以来，龙颜清减，心切忧惶。传闻每夜戏乐，有妨寝膳，皇城禁门，开闭无节，甚至入市交易，全无扈卫，皆由左右诱引，以致圣心荒怠，政令乖违，财尽民穷，上干天变。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词累奏，皆谓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恶极，乞明示典刑。臣等读未终篇，涕泪交下。连日司礼太监李荣等三至内阁传示圣意，乃谓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于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

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宗社所关，诚非细故。”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内批健、迁致仕，东阳留用。东阳再乞退，上曰：“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毋再辞。”韩文、李梦阳皆致仕。言官刘蒧、戴铣等俱下诏狱。锦衣镇抚牟斌杖阙下，夺职。王岳、范亨、徐智为瑾所杀，死于道路。

正德二年丁卯，逆瑾矫敕戒谕百官，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略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内阁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槃、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蒧、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钰、杨璋、熊倬、朱廷声、刘玉玄云。遂停日讲。而尚宝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张玮荷校两长安门及张家湾，谪戍边。

康陵武宗时，司礼珰王岳、范亨忠义果直，为逆瑾所忌。亨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充南京净军，瑾党长随王成等追至临清小沙滩，缢杀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诏旨赠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锦衣百户。

正德庚午五年，逆瑾既缚，有旨降南京奉御。长沙李东阳谓诸大珰曰：“如此，彼若复用，肆毒当益甚，奈何？”太监张永曰：“有我辈在，无虑。”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缚时封奴帑，奴赤身无一衣，乞与一二敝衣盖体”。康陵武宗见瑾帖，怜之，令与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惧，谋之长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顺门，付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莫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领此疏去，易疏急进，勿动摇人。”比疏入，坐瑾奸党律。永辈又不欲止罪内臣一人，乃连及文臣张綵吏部尚书一人，武臣杨

玉等六人。狱词具上，綵疏称冤，尽发长沙阿依瑾事。长沙大怒，又与永辈谋，不重法诛锄此辈，后受其乱。乃改谋反律，然亦不尽本律。

杨文襄公一清与太监张永西征也，叹息泣谓永曰："藩室乱易除，国家内变不可测，奈何？"永曰："何谓？"公曰："公岂一日忘情，顾无能为公画策者。"遂促席手画"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见渠不乐。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广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讨贼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试班师入京，诡言请上间语宁夏事，上必就公问。公于此时上寘镈伪檄，并述渠乱政，凶狡谋不轨，海内愁怨，大乱将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诛瑾。瑾诛，柄用公，公益矫瑾行事。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言出公，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且委曲。上万一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上前。即退，瑾杀奴喂狗。又涕哭顿首，得请即行事，无缓顷刻。漏机事，祸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京，请见如公策，竟诛瑾。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礼萧敬传旨，上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幸南北直隶、泰安神州。丙戌，又传旨南巡。武选郎中黄巩、车驾员外郎陆震上疏，极言江彬席宠擅权，迷朝误国，乞诛彬，罢巡幸。上怒。上初议以三月壬子警道东巡，祀岱宗，历徐、扬，抵南京，下苏、杭，复溯江浮汉，登武当。人情汹惧，将相大臣多从谀，不敢谏。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等亦疏谏，各部及行人司皆怀疏集阙下，吏部尚书陆完沮之曰："无归恶于上。"众退。是日，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员外郎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刑部陆俸等，又明日，礼部姜龙等，兵部孙凤等，行人司余廷瓒等，俱连疏入。又有医士徐鏊独疏以医谏。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巩、震、良胜、潮、九川、鏊下锦衣狱，芬、衍庆、俸、龙、凤等百七人跪午门外五日。甲寅，廷瓒等下狱。明

日，同巩等六人亦跪午门外五日，械系。是日，工部林大辂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连疏入，明日，俱下狱，亦械系跪五日。金吾卫指挥张英愤曰："是大变故明效，驾出必不利。"肉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谏。数日，天色阴霾，京师震骇。公卿被唾骂，瓦砾掷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请命，礼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贡谀参劾属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内海子，不了桥高四尺，铁柱七斩折。是日，系芬等一百七人午门外，挞三十。疏首调外任，余夺俸半年。四月己卯，系巩等六人午门，挞五十。鏊戍边。

功封

吴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国公。洪武三年庚戌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进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论云南功，进封公一人，侯四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壬午九月，长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禄一人，赠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寿先赠武阳侯，永乐二年甲午赠定国公。详见《异姓诸侯传》。

洪武六年癸丑，武官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人。九年丙辰，择功臣子耿瑊等一百四人为散骑舍人。十一年戊午，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十四年辛酉，令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国子学受业。二十一年戊辰，颁《武臣大诰》，又颁八条敕谕武臣，又颁《武臣训戒录》，又赐武臣保身敕。二十二年己巳，禁武臣预民事。二十三年庚午，赐公、侯、伯屯戍百户。二十六年癸酉，颁《稽制录》于诸功臣。二十九年丙子，大赉致仕武臣，各升一级。铨于甘肃、大同、北平、大宁、辽东诸卫所，凡千五百人。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并给铁券。高广凡五等，号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开国辅运”云云，佐成祖曰“奉天靖难”云云，余曰“奉天翊运”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视功有差，多不过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进爵加禄。其才而贤也，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坐营官、五府掌印佥书、留都守备，出充总兵官镇守，否，食其禄。其袭替，征券诰，论功过，核适孽。幼而嗣者，学于国子监。有过革冠服，平巾学于国子监。坐罪夺禄，重夺爵。

开国功臣封公侯世袭者，券云：“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孙世袭指挥使者，则云：“其余死罪免二次。”

开国功臣续封常怀远、李临淮、邓定远、汤灵璧皆侯，刘诚意伯五姓，嘉靖中续封，甚惬人情。但李太师善长之后不沾一命，尚为缺典。

嘉靖己丑八年夏，勋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开国者三人徐、沐、郭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余皆靖难、征虏、平蛮、捕倭、讨贼、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泽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长韩国公，汪广洋忠勤伯，刘伯温诚意伯，茹瑺忠诚伯，徐有贞武功伯，杨善兴济伯，王越威宁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没世而革，或再传而罢，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骥以麓川功，子孙尚袭靖远伯，刘瑜近得嗣诚意伯。

洪武中，中山王徐达初封，东瓯王汤和进封，皆信国公。忠勤伯二人：洪武汪广洋，洪熙李贤。新建伯二人：宣德李玉，嘉靖王阳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母家吴安，孝烈皇后父方锐，永乐功臣李远封安平侯，子安嗣安平伯。

永乐元年癸未冬，定军功袭替例。自后洪武、永乐、宣德年军职

绝，不论堂兄弟侄，并袭。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乔新言，凡军职绝，非立功人子孙，不得袭。弘治十八年，又稍许立功人亲侄孙已袭者，得沿袭。正德十四年，兵部尚书王琼又请堂兄弟侄并得袭。十六年，兵部尚书彭泽言琼议非是，复不许袭。会兵部火，群失职者流言，得复袭。嘉靖十年，兵部尚书王宪曰不可，稍酌议，立功人绝，同时亲弟侄得袭，其侄孙以下及堂兄弟侄，除亲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军功者，扣袭；其无功侄孙以下至堂兄弟侄等，及沿袭后别无立功者，不许袭。旁子孙革职者，俱收总旗。

国初，湖广有所谓灵通侯者，鄱阳之役，有所谓舍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太宰

詹同、詹徽父子吏部尚书，本黄冈人，寓徽州。同有文行，徽历官监察御史，佥都、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上以徽奉职公勤，复其家。二十二年，为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马绂为尚宝司丞。二十四年，龙江卫吏以过罚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徽不听。吏击登闻鼓。上切责徽，曰："吏虽罚役，天伦不可废。使母死不居丧，人子之心终身有歉。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为劝？"徽大惭。吏得终丧。是年，擢宁海儒学训导阎文为燕府右长史，南昌儒学训导曾恕为周府左长史。徽言："训导秩满，例升教谕。今授长史，越资，宜试职。"上曰："师儒职虽卑，其道则尊，不可以资格论。"遂实授，仍赐冠带、文绮袭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先是，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自是来者日众。上谕徽曰："朕念来朝耆民，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涂劳苦，可遣人驰传于所在止之。"《大诰》中称徽刚断嫉恶，不容奸伪。二十六年，坐蓝玉党死。验封主事翟善

署吏部事。

永乐癸未元年至天顺丁丑元年，五十五年，吏部尚书蹇义、郭璡、王直三公。何文渊、王九皋佐泰和也。天顺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凡十一人，而耿文恪裕再入吏部。正德丙寅元年至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四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罗钦顺、杨旦、李承勋三公未任，王琼、许进二公再入。永乐至弘治以前，冢宰无坐罪者。正德以后张綵伏诛，陆完、王琼谪戍，乔宇、熊浹、唐龙削籍。

正德中，吏部三尚书，张綵坐刘瑾党死，陆完坐宸濠宁庶人党、王晋溪琼坐奸党乱政，皆论死，减谪戍。石文隐公珤代晋溪，有匿名书帖吏部门云："莫做莫做，莫贺莫贺，十五年间，一连三个。"

嘉靖辛亥三十年三月，吏书夏邦谟去，吏部会推都御史屠侨、南吏书屠楷、吏侍郎李默。上简用李。议者皆言冢宰必历任正卿，资久望深，方得转授，未闻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问余。余应曰："李膺简命，固圣明特达之知，然于先朝，实为故事。洪武壬午，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义以吏侍升尚书，秉铨二十七年，辍部事，留京师，备顾问。郭公璡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统壬戌七年致仕。而王文端公直以礼侍代郭，凡十四年，天顺丁丑元年致仕。是时，上能推诚，下无逸口，盖五十六年间，吏部三尚书耳。今自弘治丙辰九年至嘉靖辛亥三十年，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晋溪王琼、松皋许赞，许进之子皆再任，整庵罗钦顺、巽庵杨旦、晋叔李承勋皆未任。铨揆数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九年，尹恭简公旻亦以吏侍为尚书，代姚文敏公夔，历十三年致仕。惟崔庄敏公恭吏侍为尚书，代李襄敏公秉，未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称其职。当时未闻有超资之议。逆瑾时，焦芳、张綵以吏侍相继为尚书，清议耻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为尚书，亦岂得为善类乎！昔傅说起版筑为冢宰，而甘盘旧学不以为嫌，此何足异，顾称弗称耳。"

阁臣

直文渊阁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不得专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凡上所下，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审署而调剂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皆审署而调剂焉，平允乃行之。凡东宫出阁讲读，领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职业。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充总裁官。实录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请名、请封，及诸臣请谥，并拟上焉。凡图书缮写、雠校，皆课而察之。凡郊祀、巡狩、亲征，扈行。凡累朝御文、实录、宝训、玉牒之副，古今书，皆籍而藏之。凡会敕，稽其由状而叙述上请焉。凡礼部会试、廷试，贡士、国子生月课，岁贡生廷试，夷馆译生，皆总领之。其属制敕房书办，制敕诏旨，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一应机密文书，及王府敕符底簿；诰敕房书办，文官诰敕，番译敕书，并夷书揭帖，纪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进画，若漏泄稽缓，遗失妄误，皆有罚。盖罢中书丞相，此直文渊阁者，即虞揆、殷衡、周宰之职也。治乱安危，恒系于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国初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党狱起，罢。诏五府九卿分理庶务。翰林春坊官看详诸司奏启，署“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成祖靖难后，召解公缙、黄公淮文简、胡公广文穆、杨公荣东阳文敏、杨公士奇西杨文贞、金公幼孜文靖、胡公俨入直文渊阁。时洪武壬午，实建文四年也。自后，杨公溥南杨文定、张公瑛、陈公山、陈公循、曹公鼐文忠、马公愉襄敏、苗公衷文康、高公穀文毅、张公益文僖、彭公时文宪、商公辂文毅、江公渊、王公一宁文通、萧公镃、王公文毅愍、徐公有贞、许公彬襄敏、薛公瑄文清、李公贤文达、吕公原文懿、岳公正文

肃、陈公文庄靖、刘公定之文安、刘公珝文和、刘公吉文穆、彭公华文思、尹公直文和、徐公溥文靖、刘公健文靖、丘公濬文庄、李公东阳文正、谢公迁文正、焦芳、王公鏊文恪、杨公廷和、刘宇、曹元、刘公忠文肃、梁公储文康、费公宏文宪、靳公贵文僖、杨公一清文襄、蒋公冕文定、毛公纪文简，盖自壬午至正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内有再入、三入阁。惟西杨士奇文贞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

洪武十一年戊午二月，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又明年十三年正月，杀右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壬午，文皇即位，开内阁。召七臣入预机务，名直文渊阁。盖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间，凡六十八人：直隶十人，南直隶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东四人，福建二人，湖广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广东三人，广西一人。

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壬午。长陵成祖即位之初，阁中有文渊阁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诏草、题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诸司。下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内阁，云直文渊阁。即官至三殿、二阁、二坊大学士，无入内阁旨，不得与机务也。虽编修、赞善等官，有入内阁旨，亦得预机务矣。文渊阁在禁中，徐武功有贞署衔自称“掌文渊阁事”，可乎？

先朝用人惟贤惟材，虽内阁辅臣，不专翰林。初开成祖内阁，七人，用王府审理副杨士奇、中书舍人黄淮、给事中金幼孜。知县胡俨改翰林官，入直文渊阁。又翰林待诏解缙、翰林修撰胡广、编修杨荣共七人。此后如文达李贤起吏部主事，文清薛瑄起御史，功业道德有过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宫寮者，千万指摘，十无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时忌人官禄，至于死后定谥，尚有公论。今亦大异于昔矣。

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应天试录策》言，初开内阁，所用七人者，皆

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然不言当时七人者，惟文穆胡广修撰、文敏杨荣编修耳。大绅解缙起谪胥，为待诏，文简黄淮中书舍人，文贞杨士奇齐王府审理副，升编修，文靖金幼孜给事中，若思胡俨桐城知县，升检讨，非由翰林者，亦入内阁也。

永乐中，解公缙、胡公濙出内阁，为广西参议解，国子祭酒胡。宣德四年己酉，礼书华盖殿大学士张瑛、户书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以干请诸司，出内阁，改瑛南京礼部，山专教内竖小内使书。景泰七年丙子，江渊亦自内阁出为工部尚书，代石璞。

永乐初，内阁儒臣考满升任，不必在内阁，如胡若思俨出为祭酒。以故永乐五年丁亥十一月，长陵谕蹇太宰义、忠定曰："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

或曰："今内阁一人兼四官，非礼。"此不然，顾其人称否耳。唐、虞、三代盛时，大禹嗣崇伯，为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帅师征苗，又兼士师蛮夷、猾夏之职。伊尹为冢宰，领阿衡，又兼师保，太甲称为师保，高宗称为阿衡，意当时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鲁侯代太公，为太师，兼冢宰，领东伯；召公以北燕伯入为太保，代周公为冢宰，领西伯司马；毕公以列侯代周公为太师，领东伯，皆四官也。景泰时，陈芳洲循一人领五官矣。

初设内阁，杨文贞公士奇历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师，止兼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三官。蹇忠定公义以少师兼吏部尚书，掌部事，不欲文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统百官均四海之职。陈芳洲循虽五官，亦止户部尚书。此后惟李文达公贤以吏部侍郎，后领吏部尚书。而彭文宪时、商文毅辂、万安相继领吏部尚书，自后遂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间，遂有一内阁皆领吏部尚书者。

景泰四年癸酉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陈询为国子祭酒。时祭酒王恂卒，监丞安贵言："太子少师、侍郎、学士萧镃任祭酒，诸

生悦服。乞照胡俨若思例，不妨内阁职务，时来提督，仪刑后学。”上不许，以询代恂。永乐中，俨实出为祭酒，不复入内阁也。

江西入内阁者，自解大绅缙、胡文穆广，更名靖、杨文贞士奇、金文靖幼孜、胡若思俨、陈德遵山、彭文宪时、萧孟勤镃、陈庄靖文、刘文安定之、彭文思华、尹文和直、费文宪宏、桂文襄萼，近日贵溪夏言、分宜严嵩，凡十六人。

浙人入内阁者，今七人：黄文简淮、王文通一宁、吕文懿原、商文毅辂、谢文正迁、张文忠孚敬、李南渠本。文毅相业不在文贞杨士奇、文达李贤之下，文贞始嫌于君臣汉庶人高煦谋夺嫡，文达终嫌于父子。文毅当易储之际立见济，易储微言讽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天顺改元之难，仅削籍归田。茂陵宪宗固知之，竟复召用。俞纲入阁甫十余日，仍理部事。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逐贵溪夏言去。时诸城翟銮一人在内阁，中秋分宜严嵩入内阁。甲辰二十三年，诸城以二子举进士，为言官所劾，父子并削籍。数月后，灵宝许太宰赞、石首张宗伯璧二人同入内阁。丙午，许乞致仕，闲住去，张病卒。是冬，复召贵溪夏言。贵溪至，而寿宁侯张延龄死于西市。戊申冬，贵溪亦如之。

太宰灵宝许赞入内阁，南昌熊浃代之。因论箕仙不经，不足崇信，忤上意，削籍。兰溪唐龙入吏部，病，乞致仕，忤上意，削籍，卒于张家湾道中。都御史周白川用恭襄代之，病卒。司寇闻石塘渊代之。南昌首论大礼，始终不附张孚敬、桂萼，朴忠自许，有大臣风节。数年间，善类皆思灵宝、南昌。

我朝内阁以私喜进用人者有之，未尝有以私怒杀人者。万安文康、焦芳、刘宇、曹元，亦未尝至此。焦、刘、曹俱削籍。

景泰元年庚午九月，初令九卿内阁相移文书，名内阁移司，属书孔目名。

恩典

诏恩各从其类。上慈闱徽号，则有封赠父母恩；立东宫，则有荫子入监恩；灾异修省，则有蠲逋减刑恩；登极，则大赦矣。立中宫及东宫出阁，皆无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贼、诛大奸，亦有诏，皆以类行。惟蠲逋减刑，每诏有之。九庙灾，时议下诏宽恤，至有欲褒亲荫子者，谬矣。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间，登极，立中宫、东宫，及上慈闱尊号徽号诏，皆无文武官封赠、荫子、试署实授恩例。英宗登极诏宣德十年乙卯，始令署都督佥事、事都指挥、署都指挥佥事、事指挥实授。景皇登极诏正统十四年己巳，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无赃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与诰敕。景泰三年壬申立怀献太子见济诏，始令署郎中、员外郎、主事、试中书实授。又与土木死事诸臣诰敕封赠，荫子入监，不愿入监者听。天顺复辟诏丁丑，始令内外文武署职、试职、因功升授者，与实授。天顺八年甲申两宫徽号诏，始封两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署职、试职实授。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上慈闱尊号诏，两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与诏命。泰陵登极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诏，内外文官署职、试职实授。内外武官，天顺八年正月以前功升试职、署职，遇例实授。该世袭者，子孙仍袭。其未实授及以后功升试职、署职实授。弘治五年壬子立东宫诏，文武官试职、署职年半以上者，实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实授。弘治十一年戊午清宁宫灾诏，两京文武署职、试职理刑者，实授。历任未及一考者，与诰敕。其诰敕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弘治十八年乙丑上两宫尊号诏，文武官署职、试职实授，两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与诰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今上世宗登极诏，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员人等因谏止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职，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优养亲属。嘉靖元年壬午尊号

诏，两京文官未一考者，与诰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诰敕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嘉靖九年庚寅大报礼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无过者，给与诰敕。嘉靖十九年庚子皇子生诏，始令两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该荫子，未及一考者，荫子入监，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历任三年无过者，与诰敕。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职、试职者，并试职御史，实授，仍与诰敕。十五年丙申立东宫诏，两京三品上文官荫子，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历任三年无过者，与诰敕。两京文武官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十七年戊戌郊庙大礼成诏，两京文职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与诰敕。两京文武官并新旧武举官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十八年己亥立东宫，两京文职三品上官与诰敕，荫子。二十四年乙巳宗庙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与诰敕，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愿赴封者听。

永乐十八年庚子，论营建北京功，升营缮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为所正，丞六人为所副，匠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群臣及兵民夫匠钞、椒、苏木有差。正统年间六年辛酉十月，营建三殿、两宫，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门，升除匠官不过五六人。

祖训，内府禁密，不许盖造离宫别殿。正德间，左右近幸献谄希恩，内起新宅、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外起镇国府、总督府、老儿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经山、祠庙、店房。嘉靖改元，诏令在内内官监、工部、锦衣卫、科道官，在外抚按查勘，拆毁改正，或存留别用，变卖还官。官匠因是升官、查革。

景泰四年六月，户部尚书金濂上京官折俸银，除公、侯、驸马、伯，武臣每季十二万四千三百十二两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两奇。

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

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宗室王二等亲王、郡王，将军三等镇国、辅国、奉国，中尉三等镇国、辅国、奉国，主君五等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万余。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徒烦抽补召募，名数日增，而实用日减，加以冗费无经，财安得不尽，民安得不穷哉！

景泰四年，刑科给事中曹凯言："比者户部请听军民官吏输豆，如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历俸十六七年，偿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袭，以生民脂膏，养无功之子孙于无穷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躯获此官，彼输豆亦获此官，朝廷以吾躯命同于菽粟，其谁不解体！'起端虽微，弊流甚大。乞敕输粟豆授武职者，带俸不任事，不世袭。犯赃罪如文职，止许原籍衙门带俸终身。"上曰："凯言有理。已授职者仍旧管事，承袭。今后悉如凯言。"

嘉靖初，锦衣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人，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四万余人，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天顺五年夏季，军官俸折色银一十四万。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万七千石有零矣。李文达公贤常言于裕陵英宗曰："军官有增无减，且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传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上曰："此事诚可虑，当徐为之。"

宣德七年壬子，大学士张瑛乞增南北两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统元年丙辰，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乞下廷议增俸。"

洪武十一年戊午，封周王于河南开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则郡王三十九府，辅国将军二百一十二位，奉国将军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计矣。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今一千七百余员。此禄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韬奏云。

沿革

我朝之有内阁辅臣，自解大绅缙始也；辅臣之系诏狱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谨身殿大学士也，自东杨荣始也。辅臣之历官至一品也，自西杨士奇始也。官至一品入内阁也，自王毅愍文始也，一人领四官也，亦自王始也，其论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辅臣如东、西杨皆领三官，陈芳州循、高文义毅领五官矣，然皆领户、工尚书，其领吏部尚书，亦自王始也。西杨文贞兵部、东杨荣工部，终其身也，自王以后，多吏部矣。辅臣之有少师，自西杨始也，西杨卒而少师虚位者四十余年。万安文康亦登少师，博野刘吉继之。自后洛阳刘健、长沙李东阳、新都杨廷和、顺德梁储、丹徒靳贵、铅山费宏、永嘉张孚敬、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皆少师矣。吏部尚书之领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蓝玉党死。其登少师也，自蹇忠定义始也。文端王直、端肃马文升、恭襄王琼，皆少师也。漕运之有都御史也，自王庄毅竑始也。两广之有总督文臣也，自忠肃王翱始也。郧阳之有抚治也，自原杰始也。江南之有巡抚也，自周文襄忱始也。汀漳抚臣之得提督军务也，自王阳明守仁始也。参政之赞理军务也，自叶文庄盛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礼始也。陕西之有镇守宪臣也，自王毅愍文、陈僖敏镒始也。二公在内台，岁更出镇也。巡抚之必兼宪职也，自耿清惠九畴始也。

北边有戎警，则设总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书侍郎兼宪职。自巡抚以下，皆禀受节度。东路宣府、大同一员，西路陕西、延绥、宁

夏、甘肃一员。盖黄河自金城出中国，经戎地东行，南入中国，在大同西界偏头、河曲、延绥，东界府谷、神木之间。故西路有警，则宣、大游兵驻河东滨；东路有警，则延、宁游兵驻河西滨。戎入套，则西路之警；出套，则东路之警。西路总制治固原，在延庆、凉、洮之中，东路则往来于宣、大。嘉靖中，改总制为总督。

景泰时，南方叶宗留、邓茂七之变，文臣总理军务，皆称镇守。浙江兵部尚书孙原贞，福建刑部尚书薛希琏。

南京设参赞机务，自户部尚书黄忠宣公福始，实宣德乙卯十年，英宗初即位也。已而黄公兼掌兵部事。正统五年庚申代黄公者，兵部侍郎徐琦。十四年己巳，琦升尚书。景泰元年庚午，止掌部事。靖远伯王骥代琦总督机务。成化间，崔庄敏公恭以南吏书、王端毅公恕以南右都御史参赞机务，恐亦未然。又云始于正统辛酉，亦非。盖正统辛酉六年十一月始定名南京也。

南都之有参赞机务也，自黄忠宣公福始也。黄公宣德十年六月任初至南都，为户部尚书，寻兼掌兵部正统五年正月卒。裕陵英宗即位初，始有参赞机务。盖长陵成祖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故称机务。正统六年辛酉，定都北京，去行在，则当改为参赞留务矣。往时参赞不专兵部，近时王端毅公恕以留台参赞机务，后升南京兵部尚书，又参赞。先是，靖远伯王忠毅公骥兼南京兵部尚书，称总督机务。正德末新建伯王阳明亦兼南兵书，乃止称参赞。

参赞军务者，始于洪熙元年。以武臣疏于文墨，选方面部属官，于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于是有参赞参谋军务，总督边储。景泰中，大同参政丹阳沈固、宣府参政昆山刘琏、山东参议会稽周颐、广西副使刘绍如、刘清辈，又以郎中、给事中称参赞军务也。

巡抚之名，实始于洪武辛未二十四年。是年，敕遣皇太子懿文巡抚陕西也将都关中。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巡

行天下。永乐辛丑十九年，遣尚书蹇忠定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戌五年，遣侍郎于肃愍谦、周文襄忱等六人出巡抚也。建文、永乐巡行大臣，并以给事中佐之。

符信

朱字传帖者，奉天门朝罢驾兴，司礼巨珰持下丹陛，呼该衙门官与之。次日早朝，该衙门官具奏本御前，奏云“传奉事理补奏本”。鸿胪寺官接递，司礼小珰进览。

墨字传帖，则出自顺门，付该衙门奏行，不复面缴。若事未稳便，须执奏者，固不问朱墨也。

洪武十九年丙寅，《大诰》三编俱成。二十八年乙亥，始令法司拟罪引《大诰》减等。盖因《大诰》初序未有云“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减等，而无加等。

永乐中，献陵仁宗监国南京，长陵成祖时时北征。有所宣制，天子用“广运之宝”，曰“敕”，皇太子用“皇太子宝”，曰“谕”。选武官选簿，御前亦用“广运宝”，东宫用“功懋之记”。

诸司印九叠篆，御史印八叠，文渊阁印玉箸，将军挂印柳叶。

大同初叛之岁，失总兵官所佩“征西前将军印”，职方请给新印。余为主事，白郎中：“总兵印文柳叶篆，请改印文。或称别将军，或增减其字。恐原印在叛军处，有事时行文奏报，真伪不可辨，误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濙在礼部，失‘行在礼部之印’，改铸‘行礼部印’。此在内衙门尚然，况边镇兵权，又反侧不靖时乎！”郎中不以为然。

卷四　经武门兵权驭夷定变

兵权

国初立大都督府，皇侄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以其权太重，寻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洪武十三年庚申，又以其权统于一衙门，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在外都司、卫所。其在京锦衣等亲军上直卫，又不隶五府。若有征讨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其在外镇守地方武臣，原无挂印，至洪熙元年乙巳二月始，颁各镇总兵、参将佩印。总兵六人：云南黔国公沐晟征南将军，大同武安侯郑亨征西前将军，广西镇远侯顾兴祖征蛮将军，辽东武进伯朱荣征虏前将军，宣府都督谭广镇朔将军，甘肃都督费瓛平羌将军。参将四人：交趾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将军，宁夏保定伯梁铭都督，陈怀征西将军。后设蓟州、淮安总兵，皆在畿内，不得挂印称将军。京营操练之法，洪武时止为五军营，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永乐初，分为三大营：曰“五军营”，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曰“神机营”，皆步队，肄习火器；曰“三千营”，皆马队，专扈从出入，管车辇宝纛等事。每营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某营总兵官。景泰三年壬申，于肃愍公谦建议立团营，拣三大营中壮健士卒团练。就于三营六提督中拣二人充提督团营总兵官，即于五府中莅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书。是年团营总兵武清侯石亨，遂请故都察院改为帅府。天顺元年丁丑罢团营，成化元年乙酉复立团营，寻罢。成化三年丁亥又复团营，团营之兵名为“头拨”。初，团营分为十营，后增为十二营。一营以侯、伯、

都督等官一人为坐营官。有事出征，不必拣选，但拨某营出征，则某营将领其营士卒启行。承平日久，团营非复操练之旧，又立东、西官厅，名为“听征”。盖三营变为团营，团营变为东、西厅也。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权重。在内营操官，止管操练者，无开设衙门，亦无印信。在内五府，有衙门印信，理常行政务。至于营操，非特命，不得干预。盖五府、三营、十二营，职掌不相侵也。至于出征，亦不止大将一人，必选二三人名位谋勇相等者相参用之。出师之日，赐平贼、讨贼、平虏、平胡、征夷、征虏等印，或将军，或副将军，或大将军，随时酌与，必由兵部题请，五府亦不得干预。事平之日，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其意深矣。今考洪武三年庚戌征胡，以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李文忠、右詹事冯胜为左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汤和为左右副副将军。是时达未封魏国公，文忠曹国公、胜宋国公、愈卫国公、和中山侯，皆未封也。四年辛亥伐蜀，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左右副将军，入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出秦陇。永乐四年丙戌征安南，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是时晟未封黔国公，辅未封英国公。永乐十二年甲午征胡，安远侯柳升领大营，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副之；宁阳侯陈懋左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丰城侯李彬右哨，遂安伯陈瑛、都督费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左掖，保定侯梁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谭清右掖，新宁伯谭忠、都督马震副之。是时上亲征，故不立将军、副将之号。宣德五年庚戌御胡，以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总兵官，恭顺侯吴克忠为副总兵，武进伯朱冕、奉化伯藤定为左右参将。此意又非但欲分其权，盖亦难其人。以一将将十万，其材岂易得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虏窥京师。朝廷厘革营务，罢团营，仍为五军营，内分十二小营。改三千营为神枢营，神机营仍旧。三营共设总督。京营戎政公、侯、伯一人，协理文臣一人，五军营副将二人，练勇参将二人，参将四人，游击将军四人。神枢、神机营各副将一人，练勇参将二人，佐击将军六人。以昌国公故宅为戎政厅，给戎政之印，柳叶篆文，虎钮，如将军所挂印。通计京

操凡大营三，内分为小营三十。副将以下三十人，人坐一营。副将用真署都督，参、游、佐、击用真署都指挥，或都督。大抵统军不专于一人，练军不专于一人，行军不专于一人，皆有意焉。

团营始于景泰三年，于肃愍公谦建议也。兵制本三营，一曰五军，肄战阵，一曰神机，习火器，一曰三千，备宿卫。此三营中选健锐者合营团操，故曰团营。然原营之名终不改。如军选自三千营，团操于立威营，即名为立威三千营，五军、神机亦如之。是三营之有团营，即选锋也。今又于团营中选官军，别名东、西官厅操练，名“听征”，而听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将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别设一尚书专领营务，彼知其权轻，不肯受约束。掌印尚书又恐一旦有警，督营尚书便当统兵四征，又力辞营务耳。

嘉靖丁未二十六年秋，兵书陈经被劾，王以旂代陈。未几，以河套议，出陕西总兵，督边务，刘储秀代之。刘循例疏辞，上怒，削籍去，赵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书。近年兵书最久者张瓒，边事大坏自瓒始。瓒有才略，无奈其好货何！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北虏孔棘。兵书张瓒恐统兵出御，于会推总督文臣疏中，历举往年御虏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时文选郎中谓余曰：“往时边事急，推总督文臣，皆兵部会府部诸衙门议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负国恩，边事大坏。今犹为此奸巧，渠独不知虏棘本兵自出乎？天顺五年，孛来寇陕西，马昂统兵。木麓川之役，王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献民。皆本兵也。景泰时于少保谦自请行边，岭南蛮反，用兵久无成功，议设两广总督，于少保亦自请行。此独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瓒，次毛伯温、刘天和。三人皆兵书，毛掌院，刘督团营。又次起用翟鹏。内批用鹏。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孙祥始也。蓟州之有边备都御史，自邹来学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城，畿内设官多

矣。紫荆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万达。经略蓟州有吴嘉会，又有侍郎何栋。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怿，天寿山有都御史许宗鲁。坐院都御史商大节经略京城内外。若景泰时，都御史又有河间萧启、真定陆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关侍郎江渊，紫荆、白羊、倒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泰，寻改参赞京圻涿、易、真、保、通五路军务。

南赣与湖广、福建、广东相连，流贼易起。郧阳与陕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广既有抚宪，此则又设提军抚治之官也。南赣山深而人狡，郧阳土旷而民贫。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敕五军都督府、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兵部："迩来军伍空缺，器械损敝，互相蒙蔽，欺诳百端，岂欲卖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饬，违者必杀无赦！"

驭夷

国朝取天下于胡元。顺帝遁去，而名号尚存。不得已，常遣使欲与通和。顺帝崩，其子爱猷识理达剌称帝塞外。洪武五年壬子，上书谕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北归。初，买的里八剌为我兵所获，封崇礼侯，留京师。七年甲寅，遣使送崇礼侯北去。爱猷识理达剌死，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立。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也。二十一年，脱古思帖木儿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诸酋立坤帖木儿为可汗，而猛哥帖木儿为瓦剌王。是时，虏数侵边。魏国公徐达、宋国公冯胜、凉国公蓝玉、颍国公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成祖、晋王、周世子相继讨虏，虏益扰我塞下。建文二年庚辰，虏中衰乱，其大酋脱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儿亦遣人归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儿死，鬼力赤立为可汗。永乐元年癸未，遣指挥朵儿只恍惚等书谕可汗通好，不听。再言谕，亦不听。已而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始皆遣人

入贡，然亦数寇边。四年，书谕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报。六年，书谕本雅失理。是时鬼力赤衰，虏中立本雅失理为可汗。七年，遣给事中郭骥使虏通好。虏不从，杀骥。上怒，乃封瓦剌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贤义王，把秃孛罗安乐王，以挠本雅失理，而遣淇国公丘福、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五将军出塞讨虏。五将军入虏伏，败没于胪朐河。八年，成祖出塞讨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鲁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鲁台。十二年，瓦剌叛侵边，成祖北征瓦剌。是时，瓦剌数攻败阿鲁台。阿鲁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称臣，贡驼马。上曰："虏性黠诈，势穷来归，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岂有所择！"纳其贡使，封为和宁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数寇边。二十年，围我兴和。成祖怒，出塞讨阿鲁台。阿鲁台北走。班师还。是年，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属来朝，乞居内地避之。二十一年，成祖又出塞讨阿鲁台。阿鲁台时为马剌木之子脱欢所败。二十二年，阿鲁台部落侵塞上，成祖又出塞讨之。自顺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马哈木破阿鲁台，欲自立，众心不附，乃立元孽脱脱不花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鲁台、脱欢各遣人朝贡。是时，瓦剌强而阿鲁台弱。八年，阿鲁台遣人自辽东入贡，上敕总兵巫凯曰："往年虏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从辽东来，谨防之。"瓦剌残阿鲁台，阿鲁台遣人来告瓦剌之难，赐敕抚谕之。阿鲁台为瓦剌所败，死。脱欢遣人朝贡，告杀阿鲁台。阿鲁台子阿卜只奄来归，以为中府左都督。正统元年丙辰，脱欢与其酋朵儿只怕仇杀，脱欢遣人贡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脱脱不花遣人贡马。四年、五年，数贡马，亦数入塞。六年，脱脱不花及其太师也先遣人贡马。八年，又贡马。也先者，脱欢之子也。当是时，脱脱不花弱而也先强。也先又以其姊妻脱脱不花，数年间，挟脱脱不花遣人并入贡马，凡得赐金帛无算。使人皆馆京师，逾春始遣还，桀骜不恭，时时杀掠道路我往来通事，变诈出好语，告以中国虚实。也先因与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许，绐之曰："吾为若奏皇帝，皇帝许尔。"也先大喜，夸诸酋曰："吾且进聘礼。"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贡马，曰："此聘

礼也。”朝廷初不知，答诏不及和亲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举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诸城堡多陷没。羽书纷至，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军统兵四万，出御虏。太监王振力劝上亲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车驾北狩。十月，虏复至京师，索大臣出议和，迎车驾。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卿出见英宗，辞归。时瓦剌可汗普化，即脱脱不花也，遣使贡马寻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议和，皆不许。景泰元年，吏部办事吏徐镇上疏言京官潜遣家归，民心惊惧，乞禁止。时虏酋阿剌知院遣人贡马请和，赐敕答之。虏遂至大同、宣府，京师戒严。阿剌又遣人贡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关。我遣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少卿罗绮、指挥马显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贻书可汗，赐敕也先及阿剌。而脱脱不花遣皮儿马黑麻贡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都指挥王息正、千户汤胤勣偕皮儿马黑麻使虏。而李实等及也先使人把秃至京，把秃还，赐敕也先。八月丙戌，杨善等奉英宗还京，居南宫。景皇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门，英宗宴之南宫。已而脱脱不花、也先各遣人贡马。赐敕也先，称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二年，也先强盛，劫夺脱脱不花，而遣人贡马。三年，遗书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脱脱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献良马，二告捷。逾月，也先又遣人贡马，请命使往来。上曰：“正统中缘使臣往来构隙，几危宗社。今听虏使朝贡，优其赏宴便。”遂敕边镇练兵防虏。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于礼部。是冬，也先及其诸酋乞黄紫织金九龙纻丝及金酒器、药材、颜料、乐器、佩刀诸物，礼部言“龙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与”。与药材诸物。数年间，也先人每至京，辄几千人。出入骄恣，殴守卫，掠人财物，至欲骑入长安门。稍稍约束，即弯弓持刀，欲夺马杀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语沮之，不听，辄侮骂。贡使尚在京时，时入塞捕掠人畜。将官请剿，又以通好故，恐贪功启隙，不欲与虏战。虏益骄，东结朵颜，西交哈密，胁赤斤蒙古，往来窥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还，敕也先曰：“太师求答使，朕恐使交构，彼此怀疑，以故不遣。太师遣人多，二次三千余人。边将坚请谢绝，朕念太师忠义，姑听使人入京。自后可少遣，遣

时与总数文书，否，守关者闭不纳。太师并各头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升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金相犀带九级，花金带九，素金带三，花银带一。其三千余人贡马、貂鼠皮，赏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谕太师知之。”是月，也先攻败脱脱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杀脱脱不花。也先遂自立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贡马，貂鼠、银鼠皮，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华言“天圣”也。末书“添元元年”。下礼官会议答书。吏科都给事中林聪言：“辄称可汗，不可。宜谕以顺逆。”安远侯柳溥言：“宜仍称瓦剌太师。”并下廷议。礼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从，若‘可汗’乃隋唐以来北狄酋长之常称，非中国所禁，称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议。仪制郎中章纶言：“称可汗则彼益强横，称太师则彼必惭愤。封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便。”再下廷议。濙等复言称“瓦剌可汗”便，言官卢祥、李钧、路璧等以为不便，宜仍称太师。上曰：“也先虽桀傲，亦能敬顺朝廷，宜如议称‘瓦剌可汗’。”敕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号，其所遣使从大同来，或从宣府、甘肃来，奸计叵测，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选兵训练，条上长策，听便宜行事。”并敕沿边守将。十一月，瓦剌使臣贡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赛因诸酋并遣人贡马。时也先新立，恐诸部不附，欲与中朝通好，贡市往来，不复深入寇掠。然数年赏赐，费亦不下百万。天顺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来瘸王子强。孛来杀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来寻弑小王子。天顺二年春，孛来寇陕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雁门。烽火达于京师。俄又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兰州，关陇震动。六年，孛来衰，而毛里孩、阿罗出、猛可三酋逐孛来，共立脱思，亦称小王子。脱思者，故小王子从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驭。而诸酋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出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时遣人贡马。成化初，阿罗出结乩加思兰，孛罗出结毛里孩，各为党，出入河套，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向导。元年，遂入榆林塞。二年，毛里孩入寇陕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乩加思兰杀阿罗

出，并其众，而结满鲁都。满鲁都僭称可汗，以乩加思兰为太师。脱思不知其所终。五年，孛罗出、乩加思兰入榆林塞，又入宁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罗出、毛里孩、乜烈忽屡入陕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总制关中军务，言："自虏据河套，边人大扰。乞搜套，复东胜。"上遣武靖侯赵辅为总兵，出搜套。辅以疾还。遣吏部侍郎叶盛行边，上方略。盛言："增兵守险便。河套、东胜之役，未可轻议。"遂止。九年冬，虏遣人贡马。十年，虏寇大同、宣府及庄浪、宁静，深入巩昌、平凉。然亦遣人贡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满鲁都、乩加思兰遣桶哈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贡马、驼五千。当是时，乩加思兰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恐众不己服，又欲杀满鲁都而立斡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斡赤来。乩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十五年，满鲁都杀乩加思兰，并其众。十六年，满鲁都入榆林塞。尚书王越率兵出塞捕虏，至威宁海，斩虏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宁伯。十七年，亦思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户部尚书余子俊提兵御虏，虏退去。是时虏众分散，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诸酋各以部落通中国，恐中国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留内地。未几，满鲁都衰，而把秃猛可称小王子，及其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虏中太师官最尊，诸酋以王幼，恐太师专权，不复设太师。三年，伯颜猛可及其诸酋与瓦剌酋并遣人贡马。时马文升为兵部尚书，佥都御史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种闻进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贡马，凡三年三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从猫儿庄入，留大同，遣数百人至京师。当是时，伯颜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数年间我无虏患。七年，遂大举寇陕西。十年，寇甘、凉。其酋火筛，小王子部落也，最强悍，结诸部寇大同、宣府。归正人言虏谋且深入，敕侍郎许进督军、刘大夏转饷，御虏。又召王越总制陕西军务，经略哈密。是年虏亦贡马。十二年，虏迭入榆林、大同、宁夏塞，亦遣人贡马。十三年，火筛入大同、宣

府塞，京师戒严。火筛屡寇边，获财畜，日强盛跋扈，与小王子争雄，纠诸部入寇。上遣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张晟居庸关，襄城伯鄘紫荆关，侍郎李介经略宣、大，王宗彝黄花镇、天寿山及居庸、白羊关，史琳紫荆、倒马关，备虏。是秋，虏入榆林塞。冬，入偏头关。十四年秋，火筛入花马池，至固原大掠。自后虏寇关、陇，辄由花马池矣。十五年秋，虏入大同塞。时刘大夏在兵部，秦纮总督陕西军务。十六年，虏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结小王子寇边，小王子遂称求贡，否且深入。谍言虏诸酋期分道并犯黄里。黄里者，华言京城也。上召见内阁刘健等议兵事。是秋，虏入大同塞。上锐意讨虏，太监苗逵数请出师。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虏入花马池、清水营，攻陷清水营。起杨一清经略陕西。正德元年，改一清总制军务。一清请复守东胜，据河套水草之利。会泰陵崩，逆瑾专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虏入花马池，杀总制尚书才宽。先是，小王子太师亦不剌有女许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尔秃厮娶为子妇，小王子恨之，欲杀阿尔秃厮、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宁诸族，据其地而居之。二酋寻归小王子，未几，亦不剌杀小王子长子阿尔伦台吉，复走入西海。八年，虏入宣府塞。十年，朵颜北虏入马兰谷，杀参将陈乾。是秋，虏深入固原、平凉。十一年春，虏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宁夏塞，大掠秦、陇。十六年，虏入花马池。瓦剌西徙，与土鲁番相仇杀。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台吉，次阿著，次蒲官嗔。阿尔伦台吉二子：长卜赤，次乜明，皆幼。著称小王子。阿著死，众立卜赤，称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儿台吉称小王子。或曰不及儿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孩亦不剌部从吉囊，火筛部从俺答。而小王子种落又盛。

外夷封王，如朝鲜、安南、占城、海岛诸国来朝贡者，各以其国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王。北虏封王者四人：鞑靼阿鲁台和宁王，瓦剌马哈木顺宁王，太平贤义王，把秃孛罗安乐王。西域二人：哈密忠顺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正觉大乘

法王，如来大宝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赞善王，赞化王。

土鲁番一名土尔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县安乐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气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麦，有瓜果羊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儿城，城仅二里，居民百余家，相传故交河县治，又云古车师国。永乐十二年，行在验封员外郎陈诚使至其国，诚言："西北百里有灵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万罗汉涅槃处也。近山有高台，台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从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峡。峡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东有山。山石青黑，远望纷如毛发。夷人言此十万罗汉洗头削发处也。循峡东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累累，峰峦秀丽，罗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轻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状者，甚坚如石，文缕明析，颜色光润。夷人言此十万罗汉灵骨也。又东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莹洁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处也。周行群山，约二十余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穷崖，天巧奇绝，草木不生，鸟兽鲜少云。"甘肃大抵无北虏患，专镇防西夷。夷种中土鲁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来贡。正统以后亦尝来贡。成化、弘治间，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扰我西鄙，虏我哈密。忠顺王罕慎、陕巴、拜牙即，是时专伺哈密。至正德，遂数犯我甘肃，语在《哈密传》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贡，称王者七十五人，贡使至二百九十人。礼官夏言请国称一人王。内阁张孚敬言："西域称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称。先年入贡称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敕并称王。今尽裁夺，恐夷情觖望。"下礼兵部议。言言："西域诸国称王者，惟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三国。如日落诸国，名甚多，朝贡绝少，且与土鲁番诸国不相统。弘治、正德间，土鲁番十三入贡，天方正德间四入贡，称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余称头目、亲属。嘉靖二年、八年，称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此两年间，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内阁言，先年亦有称王至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耳。乃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至十三王，并数则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

有。况所称王号，原非旧文，即有同者，地面又异。弘治时回敕书，国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年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恐非所以尊中国而严外夷也。自后各执赐敕，率其部落，贡不如期，使不如数，任意往来，势难阻绝，驿传劳烦，宴赐频数，竭我财力，以役远夷，计其左矣。”上从夏言言。当是时，土鲁番强，残破我嘉峪关外七卫及城郭，诸国地大人众，非复陈验封诚奉使时矣。

和宁王阿鲁台，文皇封之，卒宣德间。子阿卜只奄率其家属部落来降，授左都督。其子后升锦衣指挥使，英宗赐姓名和勇。以紫荆、香炉功，擢至都督同知。勇子忠，忠子诚，袭锦衣使。

洪武十五年壬戌，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令《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情。

四夷馆分十人，所设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等官，统诸小通事，总理贡夷、降夷及归正人夷情番字文书，译审奏闻。

永乐壬寅二十年，上北征。五月，驻独石，大阅将士。英国公辅、安远侯升、宁阳侯懋、武安侯亨、阳武侯禄、隆平侯信、应城伯亨、新宁伯忠、兴安伯亨驰射，应城伯不中，罢其领兵。隆平侯称疾不至，降办事官。

永乐七年己丑，遣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率官兵三万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斩首，选法不得减革。十三年乙未，行在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上《使西域记》，凡十七国。

正统十四年己巳，虏至京城。榜购能擒斩也先者，赏万金，封国公。景泰元年，购杀也先者赏银五万两，金万两，封公，官太师；杀伯颜帖木儿、喜宁等赏银二万两，金千两，封侯。

正统己巳十四年孟冬，虏犯京城。石亨欲尽闭九门，以待勤王之兵。于肃愍公谦力争，请同亨率兵出营德胜门外，与虏对垒。已而虏被我炮击死者近万人，大沮退。石亨奋欲蹑击，肃愍公又力争，纵虏令北去。出战所以护京师，纵虏所以安上皇也。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己巳七月，裕陵英宗正统北征，王居守，坐阙左门，西面见群臣。八月，裕陵北狩。皇太后诏立其长子宪宗为皇太子，郕王监国，坐午门摄朝。廷臣班劾王振，监国仓卒未有处分，廷臣大哭。锦衣指挥马顺，振党也，叱且退。台谏王竑等愤捽顺，捶死，且索毛、王二长随。二长随亦党振。廷中大哗，监国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谦肃愍趋上掖监国止，顿首曰："请殿下坐。"监国复坐，问曰："尔意云何？"谦进前密对数语，顿首下。监国遂曰："百官前！振罪当赤族，予请太后行诛未晚。顺罪亦应诛，今击死勿论。"又令左右缚二长随至，立命将军爪击二长随死。命都御史陈镒籍振家，玉盘径尺者十四，珊瑚树高六七尺者十数，金银十余库，马数万匹。诛振侄锦衣指挥山，夷其族。移监国入坐奉天门左，以谦为兵部尚书。翰林侍读彭时文宪、商辂文毅入内阁。九月丙子，监国以太后命即皇帝位，诏改明年庚午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遥尊裕陵为太上皇帝，尊皇后钱氏为太上皇后。虏遣使致书，书词悖慢。答书言："中国已立皇帝，天下兵力强盛，行当决战。"以罗通、孙祥为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关。敕翰林侍讲徐珵等十五人分镇要害，纠合义旅，防护京师。是秋，虏脱脱不花寇辽东，不乐出寇陕西。都指挥岳谦至虏营，虏知中国立皇帝。十月，也先杀马大宴，复尊上皇为天子，行贺礼曰"将奉天子还京也"。喜宁导也先绐上皇还京，遂入紫荆关。孙祥走死，京师戒严。于谦上御虏方略，出石亨、杨洪于狱中，以为总兵官。以王通为都督，及鸿胪卿杨善守京城。孙镗、卫颖、范广、张义、张轨、雷通分兵守战。监以侍郎江渊，给事中王竑、叶盛文庄、程信、亨、洪。安远侯柳溥统兵出战。尽移郭外人入城，令虏所过坚壁清野，固守勿与战。急散官军通州粮百万入都城，尽焚都城外积刍。十一日，也先拥众至城下，谦及亨统兵出御虏。虏

见我师坚不可撼，喜宁嗾也先邀谦及王直、胡濙五六大臣出议和，索金帛万万计。众皆知虏诈，不出，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卿出见上皇，即辞归。虏逼京城，谦、亨出德胜门，闭门对垒约战。以上皇在虏中，未敢辄动。已谍知虏移上皇西，我发大炮击虏，虏死炮下者数千人，斩其酋铁颈元帅。亨及其侄彪又战彰义门、清风店，皆捷。也先稍却，谦请大出圣旨榜文，潜遗虏营中，谕回、达、奚、汉有能擒斩也先来献者，赏万金，封国公，疑虏。十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杨洪、孙镗、范广等又击虏于涿州、紫荆、固安，虏败去。自是不敢深入。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尚书如故。亨封武清伯，兼太子太师，提督京营。洪复封昌平伯。彪游击将军。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宁守大同。尚书石璞、侍郎刘琏、都督朱谦守宣府。都御史罗通、都督范广守山西。朱鉴守雁门。都御史王翱守辽东。王文、陈鉴、刘广衡更出守陕西。王通守天寿山。邹来学为佥都御史，提督京东军务。左都御史沈固出大同，参谋军事。平江侯陈豫守临清。

刘文安公定之陈十事，其八言赏罚，曰："石亨、于谦等将兵御虏，未闻摧陷腥膻，迎回銮辂，但迭为胜负，互相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未足赏。今亨自伯爵升为侯爵，谦由二品升为一品。天下之人，未闻其功，而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旧职，勿授新升，以崇廉耻之节，以作敌忾之气。夫既与而不忍夺者，姑息之政也，既进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怀患失之心，则治平可计日而望矣。"时罗通亦以为言。然自德胜之役之后，也先再不敢窥我居庸、紫荆者，谁之力也？

北虏凡求贡，必纠诸部落在塞上挟我。我边臣幸其缓入，许奏闻入贡，转展二三月，虏必深入。往岁雁门、太原之祸皆然。总督抚镇所奏番字文书，往往夸述也先之事，中间又多不逊语，通事人不敢译闻，止云"内多番字，不能尽译"。岂四夷馆分地专业而不解番文乎！

景泰元年庚午七月癸亥，礼部右侍郎李实及也先使臣把秃等至自

瓦剌。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文端等言："实至自虏中，言虏欲和，且还大驾。又引实至上皇正统所。上皇谕：'虏请和非伪，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归，为朕取来。朕得南还，即令朕守祖陵，或为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实奉衣物礼币奉迎。"上不听，曰："虏谲叵测，实归，杨善复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敕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脱脱不花、阿剌遣人议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祸，专使行成，竟不一报。适启戎心，后患无已。"下大臣再议。丁卯，实上言："臣自瓦剌还时，也先与臣约八月五日来迎上皇。臣言：'需归朝请旨，未敢窃定期约。'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须先遣一二人同我使来报，不然，勿谓我失信。'遂令诸小酋偕少卿罗绮收还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过怀来，见官军出郊刍牧，收禾转饷，虏言可信。臣复命日蒙召对，详述虏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将命讲和，其欲遣人迎复，定约期日。臣特传也先口语，伏望俯从群言，别遣材智大臣往迎。虽虏情变诈不测，亦可塞彼无词。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犹豫趦趄，过期失约，复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决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议不成，则上皇终不可复，干戈终不可息，边鄙终不可宁矣。"疏入，复下大臣再议。是日，把秃等还，谕也先曰："把秃等至，悉议和之意。顾前已遣杨善、赵荣赍书币至可汗及太师，专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来，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构隙连兵，太师既能复修旧好，朕亦当勉从所请。继今益宜上顺天意，下顺人心，休兵息民，以实前言。把秃等回，特颁赏给至可汗。也先所言欲送还大驾，实朕至愿。果出诚心，即令杨善等奉迎还京，朕当永保和好。太师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复请再遣实奉迎。上曰："俟善还。"时御史毕銮等、翰林检讨邢让皆疏乞迎驾，不听。己巳，善至虏营。庚午，也先引善见上皇。是日定议，也先遂奉饯上皇。

景泰三年壬申秋七月，御用左少监阮浪侍英庙正统南宫。浪下内官王尧者往芦沟桥抽分。浪以南宫所赏镀金梁扣绣茄袋、镀金结束刀一把与尧。尧归，饮锦衣指挥卢忠家，蹴球褫衣，忠因见其袋、刀非常

制，遂令妻进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里行太监高平，以为南宫欲谋复皇储，令浪遗尧以袋、刀赏忠，求外应。尧竟以此与浪义子赵缙皆凌迟，没产。浪入诏狱，炮烙锻炼，苦惨备至，卒不承，死狱中。天顺复辟元年丁丑二月，平、忠亦凌迟。赠浪本监太监。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缙子锐锦衣试所镇抚。

成化二年，东虏董山纠众入寇。三年，武靖伯赵辅充总兵，都督王瑛、封忠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军，率汉番京边官军五万讨之。董山降，送京师，放归广宁。赵辅、李秉曰："山不可宥，请诛山。"九月，分左军出潭河、柴河，越石门、土木河，至分水岭；右军由鸦鹘关、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至泼猪江；中军自抚顺经薄刀山、鲇鱼岭，过五岭，度苏子河，至虎城，期日会兵进剿。朝鲜亦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率兵万人，遏其东走。我兵捣贼巢，虏遁，擒斩俘获虏指挥若女等千人，班师。指挥张额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怜而释之。明年，留韩斌为副总兵防守，筑抚顺、清河、瑷阳诸堡。

弘治甲子十七年六月，虏中走回人云：闻虏中欲掳黄里。黄里者，京城也。时北虏小王子求贡，朝廷既许而不至，且闻有异谋。又走回人云：朵颜头目阿尔乞蛮领三百人与北虏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引诱入寇，而大同亦寻叛。于是泰陵孝宗欲出军，召刘东山面议。东山力言京军不可轻出。上曰："文皇朝频年出兵，逐虏数百里，未尝失利。"对曰："文皇时何时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马，又有好将官，所以得利。今粮草缺乏，军马罢敝，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制，不能杀贼，且又因而害人，徒费财物，有损无益。"师遂不出。

嘉靖庚子十九年、辛丑二十年，北虏吉囊、俺答连入太原，直至平阳、潞安。大同将士不用命，山西诸将望风溃散，不肯力战。总兵王升、白爵、李蓁、张达，及巡抚龙大有、刘臬相继下诏狱。四总兵论死，两巡抚戍边。已而四总兵千方营解得脱死，立功自赎，辄以功

报，得复旧物。两巡抚尚未脱士伍。

嘉靖庚子十九年，北虏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时兵部三尚书，张瓒掌部事，毛伯温掌都察院事，刘天和提督团营，皆不肯帅师御虏。起都御史翟鹏于家，总督宣、大、偏保、山东、河南等处军务，驻大同境上。鹏质直端劲，外若悃愊，内有经纬，不善附权贵，通贿遗，有前辈大臣风节。柄臣恶之，北虏退，捃摭细故闲住。明年，虏又至。诸大臣益畏惧，莫肯出大同，复起鹏提督如故。以防御功，历升兵部尚书。甲辰二十三年，兵部议掣防秋兵太早，虏直犯紫荆。上大怒，逮鹏诏狱，谪戍边。行至河西务借宿，民家不纳。告之钞关主事，主事挞民家，留鹏宿。民家告之。东厂以闻，遂复逮鹏瘐死锦衣狱。先是，樊继祖为总督，丧师失律，且杀良民报功，侵费帑金数十万，以厚赂巧媚得无罪。

陕西修边，正德初杨文襄公一清建议经理，为逆瑾所恶，被逮去。兵部以修墙议是，上文贵、张鼐、曹元三人，乞简一人继成其役。瑾不肯，尽取修墙银熔为大镯，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陕西，修花马池一带边墙三百里，甚坚壮可恃。先是，宁夏巡抚徐廷章、延绥巡抚余子俊皆有修边之功。史琳亦尝请经略花马池边塞。而秦襄毅公为总制，不以为然，止筑肆伍小堡。弘治甲子十七年、乙丑十八年，虏大入花马池塞，残破陕西。以是简用文襄，竟为权奸所阻。

大同人赵小挨者，极狡黠，通虏。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夏，以守臣差至京，觇我虚实。庚戌二十九年春，小挨去虏中，久之回，言虏强盛，请抚镇用一妓诈称总兵女，送虏酋俺答求和。抚镇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从虏，墩军数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阳门外，始与尔等再相会。"是夏，大同总兵张达、副林椿皆死于虏，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陈耀被逮，廷杖，谪戍边。起复尚书翁万达，代宗皋，未至，兵侍苏祐出总督，赵锦代耀。时蓟州巡抚王汝孝，愤喜峰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赏无厌，两出境扑杀。诸夷恨我，亦数入塞，遂通虏。七

月，大同仇鸾总兵报俺答纠河套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辽东达子入寇。又报虏东行，将犯独石。八月，万寿圣节前二日己巳，虏自独石边外东行。甲戌，至大、小兴州。乙亥，王巡抚为口外陈通事所诈，报虏自大、小兴州往西北去，且曰："请宽主忧臣辱之虑，坐收安内攘外之功。"是日，虏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抚又报虏到古北口外，被我军射退，及夺获马匹数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时，虏已入古北口。二鼓报至，京城戒严。丁丑黎明，陆锦衣炳分布官校于皇城四门，兵书丁汝夔发勇字四营兵分驻城外，威字四营及三大营兵守城。令九门各文武大臣一人监督。甘肃巡抚王仪驻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军务，佥都御史商大节提督巡城。是日未时，保定巡抚杨守谦统副总兵朱楫、参将祝福兵驻东直门外，参将冯登兵驻安定门外，守备井田兵驻崇文门外。戊寅，仇总兵统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兵驻朝阳门外。己卯，虏在白河东岸，仇总兵诸军迤逦移营东行。是日，宣府副总兵孙勇、游击贺庆兵驻德胜门外。上赐仇总兵平虏大将军印，赏银千两，蟒衣一袭，升杨巡抚兵部左侍郎，提督内外官军截杀，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诸大臣惧，言城外有边兵可恃，宜移京军入护皇城，勿惊阙廷。于是邦瑞请九门各添兵千人，巡捕官军分营东西长安街，大节请九门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书请于十王府、庆寿寺各驻一营，营三千人。于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是晚，宣府总兵赵国忠、统参将赵臣、孙时谦、袁正，游击姚冕，山西游击罗恭兵，驻小榆河；辽东参将杨应奇、总兵李琦、山西守备刘潭、游击柴缙兵皆相继至郊畿。是时虏在白河东岸，杀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结阵东郊。散遣三五骑或十余骑，旁都城杀掠，焚庐舍，日夜火光不绝，直至东直门外马房，执内臣八人去。俺答纵归，上番书，言求贡及朵颜引路事。城外居民被伤千万，成群奔京城。城门闭，不肯开，万口号恸，声彻西苑。上令开门，听民出入。是日，虏掠我妇女，酣饮大教场中。是夜，宣府赵总兵等兵在小榆河与贼前哨对垒，仇总兵等亦还兵驻京城东北。壬午，零贼往来京城后六门外，杀掠人畜。癸未，虏

至巩华城西北，益出轻骑近京及西山口，杀掠甚惨。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谕群臣。是夜逮王仪、参将刘锦下诏狱。甲申，逮丁尚书、杨侍郎廷讯。是日，虏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翰，革兵侍谢兰、职方郎中王尚学、户书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鲁等职，与工书胡松俱戴罪冠带管事，候事宁处治。是日，虏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杀丁、杨，索法司奏当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拟丁、杨死律。是日，虏半从横岭口出怀来、张家口。丁亥，丁尚书、杨侍郎死于西市。是日，张家口虏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复回东行。赵总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寿山四面放铳，贼疑我有伏，不敢入红门。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言虏杀我男妇六万，掳去四万，掠杂畜数百万，焚庐舍万区。通计男妇死且掠者盖六十万。当是时，城外京边军竟不曾与虏一战。仪、士翱闲住，兰降，南太仆卿鲁外任，松夺俸，汝孝、希韩、尚学谪戍。留鸾总理京营戎政，珏代鸾镇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协管京营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寻还邦瑞理部事，为尚书，而召赵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陈削职，赵锦代邦瑞为尚书，户侍傅凤翱代锦。松亦自陈致仕，欧阳必进代松。

京师在北平，宣府、大同视周汉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雁门，此乃误国之贼。又或言尽撤山西兵，专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宁藩篱，雁门门户。藩篱以御外侮，门户以固内防，二者皆不可缺。

沿边诸镇，惟辽东最易治。虏寡亦弱，又縻我官赏交市，且地饶鱼米盐马。近年抚臣于敖减赐物，又计杀虏酋，遂失虏心。嘉靖丁未二十六年，抚臣胡宗明因虏屡来侵掠，扑杀虏百八十人。虏大恨。戊申二十七年春，结众深入辽西，杀掠人畜万计。宗明及总兵戴廉罢任听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珏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狱谪戍。后起抚山西，遂不及曩时。

广宁、辽阳间，中有三岔河，皆闲田，我戍兵绕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广，边备益省。马端肃文升、李康惠承勋二公皆尝议复此地，不果。盖三河汇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鱼虾之利。三卫夷人牧马其中，若夺其生业，兵隙必开。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恶。三河并趋，时遭垫没。不若守我封疆之为愈也。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统后渐弃东胜，于是河套遂为虏巢，然亦时去时来。近年吉囊、俺答二酋连岁残破秦、晋，久驻套中。先朝大臣，屡有复套之议。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叶文庄公盛行视。文庄以为未可轻议，特缮障增戍，谨备之便。九年，遂移延绥镇城于榆林，此余肃敏子俊经略之功也。王恭襄公琼又以肃敏为失策。嗣后杨邃庵亦屡议及河套，然亦财力不给，不敢力主其事，旋议旋罢。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侍郎曾铣自山西移为陕西总督，上言复河套事，内批嘉奖。然中外皆知兵弱财窘，且无文武将吏，恐挑强胡，祸不可解，然亦顾忌莫敢言者。铣区画兵食，关中骚动，人有怨言。又请户部银，多至四百万两，人益不喜。铣又劾河西总兵咸宁侯仇鸾，鸾被逮。会丁未二十六年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离析之象。是冬腊月辛未，京师大风霾。今皇帝世庙敬天疑畏，以套议问辅臣分宜严嵩言："贵溪夏言左右铣为此议者。臣不得预，臣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铣，夺贵溪辅弼官，以尚书致仕。而咸宁侯仇鸾又发曾铣匿出塞丧师诸事，贿贵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复状。上益怒，贵溪行至丹阳，逮系入京。铣事下锦衣，讯上，又下法司，会官拟铣罪。法司言铣犯无正律，上怒，令再议，竟论死。铣为御史时，计擒辽东叛军有功，升大理寺丞，又寻升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时山西被虏数寇残，移铣山西。山西二年得无虏患。又寇陕西。时陕西总督尚书张珩谪戍，铣代之。贵溪至京，论死，坐交结近侍律也。

朵颜在渔阳塞外，福余、大宁、建州、海西在辽阳塞外，皆我藩篱，食我桑黮，怀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为我边患。恐数年之后，北虏见京东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将并朵颜、建州，我东塞亦与北

虏为邻，如宣府、大同矣。亟谕东虏，无引贼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时事，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忧未已也。

大同古云中，宣府古上谷。虏入大同塞，必犯紫荆、倒马，入宣府塞，则犯白羊、居庸，自独石边外顺潮河川南下，则古北口、黄花镇不能御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黄花镇兵最弱。

沙州，汉敦煌郡，今为蒙古卫。川边四川古塔赤斤，即汉屯田柳中地，今为罕东地。瓜、沙、赤斤等处番达，本皆一种，枝大族分，因地异名耳。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县也。次兀良哈何？我武卫也。哈密、女直非欤？羁縻之虏，非我官长也。兀良哈之有三卫，以靖难欤？非也。大宁之北有三卫也，盖自洪武始也。其南据大宁也，乃永乐始也。将复交趾而收大宁乎？都统之议，夷且嗤我，革兰台以来，骎骎乎我贰矣。弃哈密而抚女直乎？哈密罢我河西，女直扞我辽东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惊，胡虏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鲜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礼教也，大国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鲜也？学于中国也。何以终鞑靼也？非劲寇乎？我胜国也。盛衰之运，中国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战守之略可几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劳乎？郑和太监之泛海与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羌三王，胡四王，我厪厪焉。西番五王，世优之，何也？不能为我深创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设险假树渠焉。如之何使其纵横出入几遍宇内也？海岛之夷勤我封使，往来之礼欤？夷不言往来，往来言诸侯也。四夷来王，八蛮通道，未闻有报使焉。然则领封可乎？奚为而不可也？陪臣请命于京师，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来乎？呜呼！均覆载者，天德也，辨华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御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池鱼故渊，飞鸟旧林，人情独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坟墓、父母、妻子、乡井而从异类

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呜呼！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县我子弟，武卫我干城，乌可得哉！

曲靖，云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率甲士三十万南征。偏师由永宁趋乌撒，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大军遂克普定，进攻曲靖。伪梁司徒达里麻果悉精兵十余万，屯曲靖拒我师。我师急趋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颍川傅复城乌撒，以通永乐之兵，克七星关以通毕节之道。云南亦破，而伪梁王方国珍走死滇池。

麻阳之役，师老财匮，言官论奏，竟尔中辍。初，广、贵二省抚臣谋议不合，起万治斋镗嘉靖二十一年勘处。治斋不欲用兵，力言抚便，已有端绪。遽召还京。已而贼复出抄掠，湖抚姜仪、贵抚王学益请合兵进剿。杨参将赴湖，过辰州，为贼所缚。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内批切责，务期荡平。四川巡按袁凤鸣遂劾王，逮下诏狱，以李义壮代王。用兵数月，日费千金，官军顿挫，人畜残破，遂罢兵。姜降三级外任。盖剿既无功，抚又失策矣。自古南蛮与北狄不同。四夷经见者，自三苗始，干羽两阶，今可鉴也。本朝累有征蛮之役，未有得全胜者。盖宁河武顺王时然矣。

西南夷自国初为梗，洪武己巳二十二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帅二十四将军，分驻湖广、四川练兵，防西南夷。友德寻召还。时中原既定，而西南夷屡叛，用兵无虚岁。

嘉靖丁亥六年，田州之役，实姚东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进兵，两广汉达马步官军、土兵打手、杀手，共十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员名，分为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处。贼猛殒首归顺，子邦彦窜死齐村，冯爵死富州，岑约死径村。韦好、陆绶诸恶目俱被擒斩。惟卢苏、王受未授首。比东泉归，阳明王守仁以抚处为策，苏受来降矣。阳明又以八寨之讨被旨诘责，赠谥恤典停罢，并平宸濠宁庶人之功皆不录。新建之封，终其身耳。东泉锦衣之荫亦罢。是时，前剿后抚皆

谓无功，难乎任事矣。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万镗治斋为副都御史，勘处湖、贵蜡尔山夷情。明年，万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万，攻围九个月，剿贼过半。正德七年用兵五万，攻围四个月，剿少抚多。今初拟用兵六万，期以半年。臣博访各贼巢穴，如蜡尔等山，接连三省。当其险绝之处，晦冥之时，一夫拒守，百夫莫前。与其多兵以冒险，而犯欲速之虞，不若减兵以存粮，而图持久之效。乃减兵三万，大抵以剿之威行抚之恩。今虽平定，但地方大坏极敝，苗夷易动难安。目前虽已宁帖，而后患所当预防。”遂条上方略，专意防守，不事征进。后至丁未，遂大用兵，两省骚动，迄无成功。万又尝有书与中朝人士，其略曰：“苗贼巢穴如蜡尔、雷公等山峒，接连湖、贵、四川，周回千数百里。猩□所居，人迹罕至。其悬崖鸟道，莫可跻攀，狭路羊肠，不容并足。且竹箐丛生，弥望无际，幽岩曲涧，在在皆然。鳞次栉比，殆无空隙，人非侧肩偻背，莫能入也。贼从内而视外则明，每以伏弩得志。我从外而视内则暗，虽有长技，莫施审据。军前汉土官员曾经两广、滇、蜀等处征进者，皆云山峒之险峻，各省亦有之，至于竹箐之深阻，则所未尝见也。其地利之难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险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将午而后开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阴，即霏雾迷蒙，寻丈莫辨。计其阴雨，十常六七。盖山岚瘴湿、气候郁蒸之所致也。其天时之难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驾驭，苗夷椎鲁，易于牢笼。自正德以来，边方多故，土官征调，皆顾倩此苗以为前锋，用能克敌称强。及至近年，土官构仇，各厚饵此苗以助攻杀，因而启衅生乱。由是土人与苗互结姻亲，情多牵制，且其技俩亦为贼所窥破，无复畏惮。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摈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诱窝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赍粮，岂能尽防！况湖、贵官军皆不足用，湖广除永顺、保靖之外，其余土酋可调之兵，能出千数者无几。至于贵州，舍酉阳、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难矣。必欲别省调兵，则又不谙地理，成功难必，而其沿途扰害，尤不可言，决难轻调。其事势之难如此！苗贼常言：‘朝廷有千万军马，我

有千万山峒。’又云：‘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有三紧三慢。’所谓紧者，军退则突出劫掠，所谓慢者，军临则散漫潜藏。又云：‘不怕官府军多，只怕官府粮多。’盖以军虽多，而山箐深险，力未易施，粮若多，而围困久长，势将自毙。然彼明知道路梗涩，粮运甚难，料不能多，故为此言。其狡夷叵测之难如此！历观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诚有以也。前此两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无灭贼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贼为己任者，盖亦畏其难耳。况远得于传闻者，恒失其实，旁观于闲暇者，每易其言。不以为邀功生事，则以为劳师费财，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艰危乎！积习有年，稔乱斯极。其独力任事之难如此！”

东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嘉靖二十五年秋遂至浙西，吾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缘势要之家，通番获大利以贻国家。东南之忧，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如西边茶市、北边马市亦然。观其官以市舶为名，意可知矣。圣祖特起信国公汤和于衰暮之年，令其筑城海上，自山东至浙，专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许海夷进贡，岂无深意！今徒禁绝番夷入贡，遂使势豪得侔其利。禁愈严，则势豪之利愈重，而残杀之害愈酷矣。要之，势豪之家亦必有殒身灭族之祸。盖缘其始欺官府而结海贼，后复欺海贼而并其奇货，价金百不偿一。积怨既深，一旦致毒，祸不远矣。

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蹰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侩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致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为区

处，恐数年之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难扑灭矣。洪武年间，倭奴数寇东南傍海州县。其时浙江一省，既遣信国公汤和筑城，又遣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练兵，又遣都督商暠、杨文、刘德出战，又遣都督於显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谋臣宿将，尤且迟之数年未得宁息。复遣南雄侯赵庸招抚沿海渔丁、岛人、盐徒、蜑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礼部员外郎吕渊宣谕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后，而海上始得安静。则凡可以解散贼党者，宜亟为议处也。

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至今称为六国马头。寻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师，遂罢之。已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七年九月，又罢。后乃复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属吏目一人，驿丞一人。三提举司皆然。

定变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蔡福、朱广、薛聚、于瓒、鲁贵、李忠伏诛。福都督，广、聚、瓒皆都指挥，贵指挥，忠千户。福等在交趾守乂安，被贼围，福不战，率广等降贼，且教贼造攻具，攻东关。我兵九千余人愤欲焚贼营，福等又令百户牟英告贼，贼杀尽九千余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历说各城人降。尝至清化，驰马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见几全首领，不然，肝脑涂地。"为和州罗通等大骂而去。至是，则送福等归京师，悉弃市，籍其家。

正统末，云南木麓川贼酋叛，遣兵数十万讨之，东南骚动。于时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广东黄萧养相扇而起，各拥众数十万，僭号攻城，杀掠吏民。湖、贵苗、僚，两广瑶、僮亦叛。分遣文武大臣为镇守、总督、提督、参赞、协赞军务、巡抚、巡视、总兵、副总兵、参将、分守、协守、守御，每省多至数十人，少亦不下十数人。

所在聚兵各数十万。浙江侍郎孙原贞、副都御史轩[illegible]，福建尚书金濂、侍郎薛希琏，两广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杨信民，贵州侍郎侯琎、寺丞某，湖广都御史王来、李实，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罗绮。

满四，固原土胡也，骁健好杀，时出劫行人、掠牛马，聚恶少食饮。参将刘清、指挥马杰稍法绳之，四赂掠资即解。即数日，又复中他事收捕。捕至，辄得贿，贿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杀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数月，有众二万。廷议，请敕镇守问激变故。敕未至，清进与贼战，大败。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巡抚陈价、都指挥费良，皆败或死。兵部请合陕西、延绥、宁夏三镇兵进剿。贼益肆，行劫攻城，杀掠吏民，羽书交至。以都督刘玉为总兵，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会巡抚马文升讨贼。忠未至陕，陕西、宁夏兵先至，不俟延绥兵辄进，大败。四尽夺两镇军器，闻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围之，戒勿战，困贼。伏羌伯毛忠违命，先登败死。贼益张，言且攻西安。兵部尚书程信请改命抚宁侯永总京、边军四万往讨。大设赏格，擒四者赏金五百两，银倍之，官世指挥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围贼益急，度必破贼。又闻别命将，不敢辄止，奏言宜令新总兵星驰赴援，傥不日破贼，别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监怀恩等召兵部议。内阁信曰："兵行不可缓。"彭时、商辂曰："贼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观忠疏，贼不足忧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凉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贼耶！"尚书白圭、侍郎李震相视不言。时曰："然则度京军当何时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时曰："胜负决今冬，奈何至明年！观忠奏，贼惫矣。止京军便。"太监曰："然。然则边军去乎？"时曰："亦不去便。"辂曰："留京军，而遣边军便。"信大不平，谓人曰："忠败，陕西动摇，内阁不得辞其责！"内阁又辄言："忠足办灭贼，观其疏，岁终贼平矣。"是月丁丑，忠计擒四四心腹杨虎、狸远汲被擒，释使内应。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槛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师。太监问四反故，曰："无奈清、杰侵剥我也。"四等凌迟，亦斩清、杰。

刘千斤者，荆襄大盗。景泰、天顺间，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郧房山中者数十万，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殴脱。官府捕之辄匿，未敢公然格斗。成化元年，流劫邓州李家。李家豪有力，尽闻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围捕急，遂纠众反，称大王、将军、国老、军师、先锋，推千斤为主，刘长子、苗龙虎副之，石和尚为谋主，势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阳、郧阳，西至汉、沔，东及蕲、黄。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督诸军进讨。至漳南，湖广总兵李震以土兵来会，议进兵方略。千斤等惧，遂拥众出战。属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贼。贼退保巢寨。我兵乘胜进攻，破之，擒千斤、龙虎等。和尚、长子脱走，益深入万山中。永病起，帅诸兵入山搜捕。襄阳文总旗者，隶都督喜信、指挥张英下，颇骁健。遇长子，相搏不胜，长子欲杀文总旗。总旗曰："榜急石和尚，汝无主名。汝能缚和尚，献军门，升赏有榜例。"遂与俱见英。英抚劳长子，遣去，果诱获和尚。诸将忌英功，大哗英匿贼赃，英俱不敢争。长子、和尚竟以俘献，并千斤等伏诛。未几，千斤余党李胡子反，野王刚、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项忠讨平之。成化□年，设湖广行都司于郧阳，都御史一人抚治，寇盗稍息。

嘉靖甲申三年，大同伍堡军叛，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时总兵江桓坐视不能讨贼，朝廷罢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驱入大同，诛首恶，抚胁从。且遣都督鲁纲、总兵侍郎胡锭提督军务，率兵屯阳和堡，候勇诛首恶抚定，即班师。勇已诛郭巴子等首恶十七人，锭、纲以为功非己有，起营而西。大同军复闭门，及骂勇倒鬼诳我，缚勇，欲杀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杀我，阖城无噍类矣。"乃释勇，尽杀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锭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还京。是时内阁费宏不欲再用兵，幸无事。余及瓯宁李默各上疏，乞讨贼。李疏报闻，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进，留中。蓟州总兵马永亦请自率兵讨贼，不听。以故大同叛军至今为边镇大祸。

卷五　右文门敬天　崇祀　造士　定谥　正讹

敬天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禄少卿乐䕫鸣、殷华湘原楚为精。二人共上《五星聚营室疏》，甚明畅恳切。礼官覆疏，亦直言规戒。皆可传。

吴元年，太史院使刘文成公基率其属高翼等上《戊申大统历》。洪武元年戊申，改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是年十一月，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张沂，司农卿兼太史院使成隶，太史同知郭让、朱茂，司天少监王可大、石泽、李义，太监赵恂，太史院监候刘孝忠，灵台郎张容，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十四人。二年，又征元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三年庚戌，定为钦天监，掌察天文、定历数。

洪武十七年甲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凡二十四卷。诏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是书刻在南雍，余尝托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书，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野小说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为京师，何以此书乃有北京？又言南京'应天府'，若前代书。何以又有十二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书无疑。此时未有贵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诏以应天为南京，大梁为北京矣。"

正统己巳十四年，《大统历》二至日晷，昼夜六十一刻。岳文肃

公正大异之。识者以为用事大臣任私智，废历法，必有摇本之祸。八月，六师陷土木。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职致仕，寻复入内阁。以梁材为户部尚书。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楼灾。山西地震，有声如雷。南京礼部右侍郎吕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辽东兵变。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水。庚申，葬献皇后显陵。闰七月，木、火、水、金四星聚东井，河南大疫。辛未，献皇后祔庙中宫，亚献。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毛伯温参赞军务，讨安南。九月，虏数入宣府塞。辛酉，上行视长陵，癸亥还宫。十月，大同总兵、都督梁震卒。十二月，虏入宣府塞。

成祖于建文己卯元年七月起兵靖难，宸濠宁庶人亦以正德己卯十四年六月反。湖广二阁老，皆石首人：文定杨溥，即南杨永乐甲辰二十二年、文简张璧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入阁，所事二帝，皆藩王入继大统。永乐辛丑十九年四月庚子日，三殿奉天、华盖、谨身灾，嘉靖辛丑二十年四月，九庙灾。

正统四年己未四月灾异，修省，敕谕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门官宽恤事宜。第一条，吏部擢用官员，宜精选贤才任之。或罢软无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谨者，悉皆罢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详考察贤否，贪污及庸懦无能，并不谙行移者，悉皆罢去。不许徇私滥用，糜廪费禄。盖先时皆因事因灾考察也。

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京城大水。明年，岁星守营室，西内灾，澄城山分崩离析，都城隍庙灾。又明年二月日，有异常之变。三月朔，日食于夜。是月望，月食，暖阁又灾，寻有孝烈方后之丧。又明年，有庄敬太子之戚。《春秋传》云："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及太子也。

崇祀

洪武五年壬子，罢孟子配享文庙。逾年，上曰："我闻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丙子，罢杨雄从祀，祀董仲舒。正统二年丁巳，进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八年癸亥，追封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成化二年丙戌，追封仲舒为广川伯，安国建宁伯，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乙卯，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嘉靖九年庚寅，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孔子"。四配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从祀。及门弟子称先贤，左丘明以下称先儒。去塑像，设木主。尽罢公、侯、伯诸封爵。申党、申枨二人存枨去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十三人罢祀，林放、蘧瑗、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七人祀于其乡。进后苍、王通、胡瑗、欧阳修、陆九渊从祀。改称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别立祠，祀齐公叔梁纥，称启圣公孔氏，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称先贤，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称先儒。撤无繇、点、鲤从祀。

嘉靖九年庚寅，更定南北郊礼。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大明，西一坛，夜明，东二坛，二十八宿，西二坛，云师、雨师、风师、雷师。北郊，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基运山、翊圣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坛，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东向，东二坛，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坛，大江、大淮、大河、大汉，东向。

洪武甲寅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礼部尚书、给事中等官议文庙祀礼。请改用仲丁。制曰"可"。

国初郊庙、社稷、先农为大祀，已而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先

师、旗纛为中祀，诸神小祀。今皇帝世宗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为中祀。大祀致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犊、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骍赤或黝黑。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苍璧、曰黄琮、曰玉牲。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杀礼不用牲，用果脯，从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师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礼神、曰展亲、曰报功。小祀素帛、礼佛帛。王国、司、府、州、县亦用帛，小祀则否。凡祀有乐，乐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乐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师六佾，佾去武。小祀则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给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无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则否。

嘉靖十年辛卯三月朔，敕谕："朕仰惟太祖肇创洪图，奠清宇宙，扫除腥秽，复我文明。克享天心，君临亿兆，必自上世之积，乃出中夏之元圣。顾追报之典未举，而昧幼之怀罔遂。朕躬承祖鉴，恭行大禘礼。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庙，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举，著为成范。钦哉！"亲撰祀文，定拟神牌、冠服、陈设、图仪。凡祭，书神牌于太庙，曰"皇初祖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

洪武二年己酉，立功臣庙于鸡鸣山，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是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八人先栖神于卞蒋等庙，乃塑像移祀于此。徐中山达、常开平遇春、李岐阳文忠、邓宁河愈、汤东瓯和、沐黔宁英六王及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尚存，但虚其位。洪武二年，太庙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已卒，祀庙中。九年，始加封号，赠谥。罢永安祀。时徐、常、李、邓、汤、沐六王俟其卒，进侑，皆太祖所亲定也。然功臣庙无廖永安、桑世杰，而太庙乃有之，冯国用、丁德兴、茅成、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祭于功臣庙，而太庙侑享不与焉。此太祖之权衡

度量，非后人所能测识也。昔西汉定元功十八人位次，东汉云台三十二人，唐凌烟二十四人，宋昭勋崇德二十四人，皆托褒扬于位貌而已。太祖之庙庭侑享，则以血食寓褒扬，其报最重，其礼最隆矣。嘉靖十六年丁酉，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又言英本开国功臣，卒于永乐年间，以故不庙祀，而不知太祖定庙祀时，固兼生死而论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甲子，论平云南功，大将颍川侯傅友德进封颍国公，副将蓝玉、仇成、王弼先封流侯者，与世嗣。偏裨都督佥事陈桓、胡海、郭英、张翼，兵兴以来屡效勤劳，今勋尤著。于是桓封普定侯，海东川侯，英武定侯，翼鹤庆侯。盖庙祀定后十六年，而英始侯也。

历代帝王庙，岁仲春秋，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从祀名臣：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凡三十二人，列两庑。庑二坛，坛少牢一。先是，洪武元年戊申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风后、力牧配。四年辛亥，令天下立三皇庙，岁春秋祭。已而令祭于陵。是年，命官参考历代圣帝贤王，但在中原安养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择名臣从祀。六年癸丑，礼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孙一庙合祭，非礼。令别立历代帝王庙，同堂异室，岁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贤君，令所在有司岁春秋祭于陵。七年甲寅，塑帝王衮冕坐像。上曰："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勿皆冕服。"已而郊祀祔祭诸帝王，省春祭，岁仲秋遣官祭于庙。二十年丁卯，以武成王从

祀帝王庙，去王号，罢故庙祀。二十一年戊辰，礼官择上历代名臣始终全节者三十五人，从祀帝王庙。上曰："赵普负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华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孙而去祖，可祀木华黎，罢安童祀。祀伯颜，阿术可勿祀。"又曰："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宜祀。"未几，上曰："文王虽基周命，终守臣节。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祀于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庙火，改建于钦天山之阳。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传制祭陵，停庙祭。嘉靖九年庚寅，罢历代帝王南郊从祀。礼官请加南京庙春祭，上不从。令建庙京师，岁仲春秋祭。南京祭罢。十年春，庙未成，今皇帝世宗祀之文华殿。庙初成，今皇帝至庙祭。是年，修撰姚涞请罢元世祖祀，礼官议不可。上从礼官议。二十四年乙巳，给事中陈棐又言之，乃罢祀元世祖，并罢从祀木华黎五人。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庙。太常奏："栗未熟，请以桃代。"上曰："诸祭果实，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为令。"

皇祖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

侑庙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间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开国功臣、靖难功臣各自为序。嘉靖丁酉十六年，进诚意伯刘基位六王之下，群公之上，以为不伦。及营国公郭英进祝，并两朝功臣叙爵，于是营国公列永义侯之上，诚意伯列宁国公之下矣。

造士

洪武辛亥四年有进士，永乐癸未元年无进士，天顺癸未七年亦然。永乐初即位，天顺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会试。永乐己丑七年，长陵

北征。又明年九年，殿试。故有辛卯进士。正德庚辰十五年，康陵武宗南巡。明年正德十六年辛巳，新天子世宗自兴邸入即位，故有辛巳进士。又明年癸未嘉靖二年，遂有进士。我朝百六十一年，癸未惟一举。今万历十一年癸未。

洪武三年庚戌，开乡试。明年辛亥，会试。是年，天下亦举乡试。又明年壬子，连举乡。江西吴伯宗，辛亥状元也。解学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盖会、乡是岁同举。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试事。壬子，则今子午卯酉例耳。

圣祖开科，诏务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试仅有判语及一二时务策，生徒竟未识。《大明律》所云"时务尽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学。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近二十年来，士大夫始以通今学古为高矣。

洪武开科四年辛亥，诏五经皆主古注疏，及《易》兼程、朱，《书》蔡，《诗》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张，《礼记》陈皓。乃后尽弃注疏，不知始何时。或曰始于颁《五经大全》时，以为诸家说优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

永乐甲午十二年十一月，上谕行在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广等总其事，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开馆东华门外。明年九月书成，上御殿受之，群臣表贺。盖未及一年而成，可谓太速矣。时文贞杨士奇辅献陵仁宗南京监国，故不预。

《历代名臣奏议》，成祖敕纂之书也。永乐丙申十四年十二月成，进览，刊布。先是，上以玺书谕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采古名臣如

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董仲舒、贾谊、刘向、谷永、陆贽奏疏之类，汇录以便观览云。今此书无序，亦无监纂、编纂官职名。是时，西杨士奇在南京佐太子监国，正危疑之际也。

定谥

丘文庄公濬言我朝文臣有谥，始于姚恭靖公广孝、胡文穆公广。恐恭靖未可谓为文臣，谓之武臣可也。文臣赐谥，实始于王文节公祎。文节于建文元年四月赠翰林学士，赐谥。永乐中，改谥忠文。

翰林始得谥“文”，余不得与，不知出何令典。刘文安定之、仪文简智、吴讷、杨廉二文恪，魏文靖骥、叶盛、王鸿儒、邵宝三文庄，何文肃乔、王文毅，皆非翰林。彭从吾韶易名惠安，林见素俊有改谥之请，未见施行。然亦有官至内阁不得谥“文”者，马愉、许彬二襄敏，王毅愍文、陈庄靖文是也。

我朝帝后尊谥，皆有“孝”字，惟景皇汪后无“孝”字。文臣无谥“孝”者，国初惟赠东海侯陈文谥“孝勇”。

谥“端”者惟三太宰：谥文端王直、端毅王恕、端肃马文升；一司徒：文端周经；一司马：端敏胡世宁。近日秦凤山亦端敏，吴白楼亦文端。

国初谥，美恶兼用。洪武二十二年己巳鲁王卒，上谕礼部尚书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谥法公义，朕不得以私恩废公义，可谥曰‘荒’。”永乐六年戊子，伊王谥“厉”。洪熙元年，上命礼部尚书吕震谕翰林，定故兵书兼詹事金忠等十八人谥，内有通政使贺银谥不美。上曰：“此数人皆在先朝尽心国事，有德行重厚，表里一致者，有涉历艰难，始终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几礼贤厚终之道。但朕意未尝及银。银劳可赠官衔，不应美谥。若加银恶谥，又不若无谥，人不得议

焉。古人制谥，正为定论美恶，示至公也。”银竟不谥。

姚广孝僧谥恭靖，邵元节方士文康荣静四字谥。又有太医院判蒋用文恭靖，院使袁宝襄敏，太子太保、尚书、掌太医院事许绅恭襄。

正讹

人言金石之文及志书可信，余尝录《九卿题名》，殊可笑。兵部尚书刻齐泰、铁铉，时未有北京也，况铁以军功升，仍在行中，未尝任部事。嘉靖中，一时五尚书，皆经略四方，未尝至部，亦题其名。胡端敏公世宁实为兵部尚书，代王时中，而李康惠公承勋继之，乃不书其名，名在侍郎中，又不书升本部尚书。初建北京，设行部，部设尚书三人，侍郎四人，其属六曹清吏司。以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刑部尚书掌保定府事雒佥为尚书。佥坐事死，黄忠宣公福代之。刘辰实为行部侍郎。今改“行”为“刑”，尽题名刑部。《江西通志》首书宁王封于宁夏，而不知宁王之封大宁。大宁即北平行都司地，永乐初，以其地畀朵颜三卫，迁都司于保定。《山东通志》书齐王贤烶反，而不知反者贤烶之父槫也。他如此类，不可悉举。

《南雍志》，祭酒黄佐所修。载弘治元年谏官张九功奏言：“孔庭从祀，荀况、马融、王弼、杨雄皆在所当出。今之儒臣、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薛瑄在所当入。”上命礼部会议。于是尚书周文安公洪谟等佥言：杨雄已黜于洪武时，而薛瑄尝与元儒刘因并欲从祀，以大学士杨士奇西杨谓其无所著述而止。文贞西杨卒于正统九年甲子三月卒。文清薛瑄天顺元年丁丑正月入内阁，六月致仕，天顺八年甲申六月卒。何谬至此！

李文达公贤《天顺日录》云：“八月十五日之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赖今上皇帝景泰以太弟即位，尊兄为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于亲，不敬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忧郁，

灾遍天下。”前后何不类如此！

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惟《野录》中一事极可恶。献陵仁宗洪武十一年戊午生于凤阳。长陵成祖入金川门时，献陵守北平，年已二十五。景陵宣宗建文元年二月生于北平。献陵得子最早，年二十九岁已有六人，凡十子。成祖爱景陵，时时称：“太孙英武类我。”景陵擒汉庶人高煦诏有“诬妄先帝，爰及朕躬”语。好事者为《野录》，遂妄言耳。

南京《中府守备厅题名记》，一李克嗣，一乔宇，二公名通今之士。李记云：“太宗迁都，皇孙监国。”而不知成祖时监国乃太子，非太孙也。是时仁宗为太子，监国南京，宣宗为太孙，从行抚军，监国北京。仁宗初即位，宣宗为太子。洪熙元年四月，以南京地屡震，令太子祭告皇陵孝陵为名，实有监国南京之命。乔记云：“永乐乙巳，诏以勋旧重臣镇守。”而不知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八月帝崩，明年乙巳乃洪熙元年也。近日《尚宝司题名碑》“张文隐公文甚佳”下书少卿，首姚继，次袁忠彻，是矣。继下书“文敏公姚夔之子，浙江建德县人”。不知继乃恭靖公姚广孝之嗣子，长洲市中人也。文敏公正统七年己丑进士，父以正统举进士，而其子乃永乐中恩荫为少卿，此不足辩，直可发一笑耳。文敏三子，璧、莹、玺。

南京《吏部题名记》，首高暠，洪武三年任，次张铭善，次郎本中，次陈修，又次滕毅。毅注洪武四年任。今考毅于初设吏部时，与杨士义等六人为六部尚书，入见奉天殿，受面谕。毅后赵瑁，瑁后高暠、李信、詹同。同洪武四年为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七年出吏部，为翰林学士承旨吕熙代之。《题名》乃云洪武七年任。张、郎、陈三人，亦非相继，并在革中书省后为尚书。洪彝在翟善之前，刘崧在偰斯之后。《题名》以“偰”为“揭”，乃后有洪彝，而无刘崧。崧署尚书，陈敬、余炱皆试尚书，寻为真。翟善验封署郎中事主事，署部，寻为真。

南京诸衙门《题名碑》宜分别书。如吏部，首书吏部某官某，次书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复书吏部，又次复书南京吏部，乃为实录。今概书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台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与今官名亦不同，乃概列于今名官，可乎？

《于肃愍公谦神道碑》，倪文毅公岳作。倪公弟阜，于公孙婿也。碑文以虏入寇京城为景泰元年，以上皇还京为辛未年。辛未，景泰二年也。虏至德胜门，实正统十四年己巳十月事。上皇入南宫，实景泰元年庚午八月丙戌日事。此名臣大功业，儒臣大制作，尚尔舛误。金石之刻，岂足尽信！

近记时事小说书数十种，大抵可信者多。惟《双溪杂记》、《蹇斋琐谈》二种好短人，似其好恶亦欠端。然《杂记》中言哈密事却是。彭幸庵泽忠孝刚方，有大臣风节，其处哈密，能无遗憾也。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春秋》谨华夷之辨，中国有主也。文中子王通帝元魏，未为非。圣祖功德高百王，诏文尝称曰“天命真人”。于沙漠帝王庙中，以元世祖与三皇、五帝、三王、汉高、光、唐宗、宋祖并祀，真圣人卓越之见。

纪元有号，起于汉武帝，至今千数百年，正统分裂，僭逆不知凡几纪元。一帝一纪元，实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张重华、王则皆永乐，元出帝天顺，夏崇宗正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贞观一纪元。

卷六　人物门道学　臣品　异术

道学

抚州吴与弼，天顺中元年石亨荐之，命行人曹隆赍敕书、束帛造其庐，以伊、傅礼聘之。与弼拜使，即言朝廷厚意，当赴阙谢恩。但本意不受官职，就辞币。比至，授左谕德，引见文华殿。上问曰："久闻高义，特聘尔来，如何不受官职？"对曰："微臣草茅贱士，少婴疾病，不能出仕。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实不堪供职。"上曰："宫僚亦从容优闲，不必辞。"对曰："朝廷之职，台谏之次，宫僚为重。"上曰："宫僚亦众，不专劳先生。"不允所辞，终不敢应。于是赏文币四表里，羊酒柴米，遣太监牛玉送至馆。上顾谓李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与弼终不就，三辞，后称病。上谓贤曰："与弼既来，如何不受职，若受职，亦不相拘，听其自在。候秋凉欲归，亦不固留。以俸禄养其终身，不亦可乎？"复命贤谕意，亦不受。留京两月，具本再辞天顺二年五月辞归。上曰："既以行人聘来，还以行人送归。"再与敕书，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赡终身。与弼感激，无以报称，条陈十事上之。复上表谢恩而去。

新会举人陈献章，屡试礼部不第，成化五年，遂还山养母。十五年，彭惠安公韶为广东左辖，朱中丞英总两广军事，交荐。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旧疾未平，母年加老，辞不赴。郡县促驾，不得已，十九年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旨："恁部里还考试了，量授职事来说。"时献章方病，七月赴考，俄疾作，复归寓。八

月，上疏言母老病，求归甚切。九月，上旨："陈献章既巡抚等官，荐他学行老成可用，今恳切求回养母，吏部还查，听选监生，愿告回家的例来说。"吏部覆请，上旨："陈献章既系巡抚等官荐他，今自陈有疾，乞回终养。与做翰林院检讨去，亲终疾愈，仍来供职。"献章上疏谢去。

莆田处士刘闵，弘治中林见素俊言其恭慎纯粹，学行高古，日无二粥，身无完衣，而处之裕如。徐贯、刘大夏每拜其门。知府王弼斋所必迎致，曰：对刘君鄙吝，自去词藻。虽不逮其为人，而德宇道风，人自难及。乞仍布衣入侍东宫，有奏未上。

读成布衣《祭忠文诗》。成器，余姚人，正统末，闻刘忠愍球死狱，即邑中龙泉山顶为文祭之。祭毕，以馂颁诸同志。其文历述古今权奸之祸，凡三千余言，人谓之《祭忠文》。今其地谓祭忠坛。诗曰："万古兴亡泪满笺，一坛遥忆祭忠年。大书笔在凭谁执，高调歌沉待我传。无地可投湘水裔，有天应照越山颠。布衣闵世尤堪吊，何处松楸是墓田。"邵文庄公云。

吾乡入国朝，名臣辈出。开创时文成刘基、文宪宋濂筹画军旅刘、兴制礼乐宋，未四十年，而有靖难之事，则逊志方孝孺效夷、齐之节。又未五十年，而有岳狩之事，则肃愍于谦收宗泽、李纲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变，则端敏胡世宁发其奸，忠烈孙燧死其难，阳明王守仁平其乱。此皆焯焯在国史者。内阁今才七人，文简黄淮、文懿吕原、文毅商辂、文正谢迁、文忠张孚敬，又南渠吕本、王文通共七人。皆能称其职矣。若章文懿懋纯心正学，师表海内，称为"大老"，又不可以功名论也。

宸濠之役，王阳明守仁、文成不顾九族之祸，贼擒奏凯。江彬、张忠诸佞幸导康陵武宗南征，罪人未就甸师之戮，中外危疑汹汹，视行陈间尤费心力。媚嫉之徒，肆为诬诋，天日鉴之而已。其桶冈、横水、浰头之贼连穴数省，寇叛数十年。国无大费，竟尔荡定。此功岂

在靖远王骥，忠毅、威宁王越之下。其学术，非潜心内省、密自体察者，慎勿轻訾也。

今人专指斥阳明王文成学术。余不知学，但知《大学》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为是，而以汉儒旧本为非。此须虚心静思乃得之。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安仁谓阳明学本邪说，功由诡遇，又曰王某心事，众所共疑。何其不谅至此！

麓川之役，大费财力，骚动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复虚耗。苟且奏捷，铁券金书王骥靖远伯，至今不绝。威宁王越、新建王守仁止终其身，岂不舛哉！今新建世，威宁未复。

知人不易得。杨文贞士奇不知王文端直。西杨挤王出内阁，叶文庄盛不知于肃愍谦。省垣弹少保，彭文宪时不知李襄敏秉。李冢宰考察，斥大臣姻党，忤彭，李文达贤不知叶文庄盛。李因丘文庄忤叶，丘文庄濬不知王端毅恕。丘代医官刘文泰诘王，倪文毅岳不知庄定山昶。冢宰不克用庄，马端肃文升不知刘忠宣大夏，崔文敏铣不知王虎谷凤云，张文忠孚敬不知王阳明守仁。张忌王归功本兵，不及内阁。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聪敏，年十三，以能诗名。既长，博通诸子百家言。时称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谅陷南昌，其妻夏投井死，叔正义不再娶。洪武四年征，除国子学正，迁渭南，升兴化知县、礼部员外郎。请老，不许。除国子助教，迁监察御史、湖广参政，升布政使，召为礼部侍郎。十四年春，进尚书。是年，有司荐贤良，往往以儒学训导应诏。叔正上言："师范缺员，生徒废业，不可。"上曰："朕急作人，务求明师，有司又荐而他用，甚失联意。"禁勿许。

经筵面奏，近世无闻。惟嘉靖甲申三年夏吕修撰柟言：“五月十二日，献陵仁宗忌辰。是日讲筵，君臣不宜华服。”己丑八年夏，陆祭酒深言：“讲官讲章，不宜辅臣改窜，使得自尽其愚，因以观学术邪正。”吕未几以论礼谪解州判官，陆竟以此谪延平同知。程正叔词严义正，范尧夫色温气和，皆贤讲官也。今难其人矣。

臣品

山西三杰：乔公宇，王公凤云，王公琼。白岩宇以德量胜，虎谷凤云以节概胜，晋溪琼以才略胜。然而晋溪有功于民社矣。

威宁王越出塞，俘馘甚多。虏自永乐以来，惟此夺其气。一时群臣忌功，百方诬讪，皆非实事也。汪直自敬惮威宁，威宁不峻拒之，亦未为过。后人乃以威宁比陈钺，何其忍也！

嘉靖中议文庙祀典，进文中子王通、后苍、胡瑗、欧阳修四人从祀。文中之学，得孔、颜正传，后以明礼，胡以善教，欧阳以濮议，故永嘉张孚敬以比韩退之也。

论大礼入内阁者，席文襄书、张文忠孚敬、桂文襄萼、方文襄献夫四人。霍文敏韬以礼书掌詹事府事。若杨文襄一清再入阁，以称张疏，李文康时以谕德是张说入阁。

小说云：永乐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下诏求言。主事萧仪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长陵震怒，加以极刑。时科道亦多云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因劾与议诸大臣。上命言官与大臣俱跪午门前对辩。都御史陈瑛言：“言官白面书生，不知大计，宜加重罪。”旨令侍臣诘问再三，得夏忠靖公原吉，解之。遂令各回衙门办事，否则又有萧仪之祸矣。陈瑛已于永乐九年有罪下狱死。

弘治十一年戊午三月，监生江瑢奏言：“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急宜斥退。”健、东阳疏言：“近日两京科道，指陈时弊，并劾奔竞交结乞恩传奉等官，虽未尽当，类多可采。而乃漫无可否，概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无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将顺，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纲，俯从舆论，别白忠邪，明正赏罚。以致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罢。”上不许，下瑢诏狱。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释。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给事中徐廷章条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书一人，左右副佥都御史至三十余人，人加师保，名器猥滥。二慎师儒。今教官多岁贡监生及山林儒士，素无问学，辄为人师，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宜用副榜举人便。三严科贡。近科举开额，陕西、山西百名，三倍于昔，会试礼部，百无一中。岁贡亦四倍于昔。比及入监，即以存省京储，悉遣还家。请依宣德、正统例。四却珍奇。蛮夷屡贡金银、宝石、火鸡、白鹿诸物，未为国瑞，而传道病民，纳侮夷狄。请一切谢绝。五固封守。河南、山东、湖广、浙江内地，可省巡抚官。辽东、永平、紫荆诸边镇不可缺，宜定选二人更代，无使熟情偾事。六禁谄渎。京师每节序，男妇杂沓寺观，淫秽败伦。乞悬榜禁约。七诛阿附。吏部尚书何文渊以奸邪免官，许资、王巍、汪庭训、陈钝、何澄、王远皆依附文渊，并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旧臣，资匡辅，其如故。余下有司议，报闻。”

孝皇弘治召见刘忠宣公，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罢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对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嘉靖年来，浙中儒臣可为辅弼者，王文定公瓒、董中峰先生玘、

张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峰文学蕴藉，行谊修洁，竟为永嘉张孚敬中伤，一废不复起，善类甚惜之。王瓒官至礼部侍郎，张邦奇南京兵部尚书。中峰董及张，余尝接其言论，正人君子也。

张西磐润，自给舍历官南吏书，行业无玷。其当逆瑾时，著风节，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翊国之骄悍，一时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尚书一考。北上，改大仓尚书。未上，言官论劾，下吏部，不与题覆。候数月，西磐自陈疏至，内批致仕。王雨州学夔，文学深淳，操履廉洁，尝为文选郎中。守正庇善类，为张孚敬、桂萼所恶，出为南太仆少卿，改太常矣，复中他事，降外任，历升南礼、吏二部尚书。恭慎简实，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略，顾不肯发扬，人不知也。其擒治昴山中伪皇子事，不烦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二十八年，累乞致仕，不允。进南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益力辞。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章，内批王疏致仕。

户部尚书王杲，汶上人，甲戌进士。素称清谨，但待属吏稍严急。当是时，边隅多事，财用不给。杲一切取办，仓库空虚。嘉靖丁未秋，柄臣恶其执法，又入亲昵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贿，遂逮诏狱，考讯诬伏，谪戍，卒。

河南何瑭，字粹夫，有文学，行谊高古，灌园自给，不妄取予，洁身独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励名节，博学能文，扬历中外，著有声绩。皆近时名臣。后进好言人短，谓何迂腐，王晚年与翊国郭勋共督团营，不能纠发其奸，可谓责人无己矣。

户部尚书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进士，字大用，号俭庵。清修劲节，始终不渝，为翊国公郭勋所恶，削籍。初为县令，历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俭庵奏议》四册。

吏部尚书周用白川，都御史宋景，端明简谅，有风节，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觐，考察甫毕，相继卒。善类

咸惜之。周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宋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文学行谊，表著一时，难进易退，晚得向用，是秋亦病卒。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陈鼎，山东人。才器卓荦，廉明有风裁。贪污之吏，望风走去。不久，卒于官，戊申二十七年，茶陵廖希颜自浙参政升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学修行，检为屯田郎中。当翊国郭勋横骄时，力摧其势，江南得不加赋。南巡行宫，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平恕不尽法，惜未尽其用。

近日武臣如梁震、马永，皆不易得。边事日疏，劳圣明拊髀之思，为之颂曰："赳赳梁公，行间奋迹。豸面鸢肩，鹰胸虎额。气拥霆雷，机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泽。移镇云中，兵骄将猥。旌旄一麾，声灵顿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夺彼草泉，缮我沟垒。紫缰千群，苍头百队。祸訾唐藩，威行汉塞。胡陨干城，忧我恒、代。宠赠上公，增此敌忾。马公特起，明慈信劼。说礼敦诗，跨马穿札。守督渔阳，心悬大宁。曾是瓯脱，薄我郊坰。乃饵其酋，乃携其群。百里未辟，三捷来闻。密章献忠，收揽贤杰。义减坤囊，谴深需穴。全辽喁喁，载乘符旃。涉河陷阵，逾山毁巢。疆陲外靖，伍卒内嚣。腹心弗溃，掌股斯调。"

近见叙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总兵马永、梁震、王效、桂勇，山西战将张世忠，安庆守将崔文、杨锐，漕运顾仕隆，锦衣王佐，岂可多得！即内臣如王岳、徐智、范亨、怀恩、覃昌，镇守陕西晏宏，河南吕宪，皆忠良廉靖，缙绅所不及也。

宣德三年戊申，敕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谨也。民字时举，武进人。永乐二年甲申进士，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除刑部主事，又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进员外郎、郎中。十九年，升山东左参政。当是时，索唐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民抚定绥

辑，曲为解释，人情始安。上再征虏，敕民舟车转饷，节约曲算，省财力，民不扰，事集。上在道中，敕民与巡按御史考所过郡县吏。宣德二年，召充会试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户部，为右侍郎，寻改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贫不能丧。吴文恪公讷力为经纪，始克殓。成化间，叶文庄公盛请褒民，不果。

我郡守杨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钱若水居枢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观之，臣年尤多三岁。陶弘景奉朝请，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观之，臣年尤多七岁。放臣致仕，死得与弘景、若水游于地下，足矣。"

赵古则字拗谦名，余姚人。洪武初征修《正韵》，众以谦年少，黜为中都国子监典簿。同官论事不直，罢归。筑考古台，述六书之旨，注《声音文字通》及《易学提纲》诸书，凡三百余卷。大臣荐，召为琼山教谕，进所注书，不报，还琼山。初，谦来京，宋濂遣子仲珩受业。谦归，仲珩校《正韵》，多用谦说。谦六书之学最精，既没，门人柴广敬以《声音文字通》进。学书者心好之，莫得而见也。谦于世利声华澹然无挂碍，直义所在，目无王公，以此厄穷无悔。卒于番禺。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达，同有文学修行，皆仕洪武中。灵宝许襄毅公进，进子松皋赞。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皋嘉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为属吏，未尝见其以私怒中伤人。平居简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内阁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劲谅达，近世名卿鲜能及之。松皋与兄诰同时为两京户部尚书。诰博学沉思，卒谥庄敏。论者曰："襄毅弘毅，庄敏毅而不弘，松皋弘而不毅。"余见松皋尽有毅。

薛文清公瑄山东巡按时，尝言内外风宪缄默，都御史顾佐恶之。薛考满，署平常，以故不得进阶封赠父母。

方逊志孝孺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士奇，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西杨荐陈芳洲循，不荐东西两王。芳洲嗾人讦西杨之子稷，稷竟坐法，论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有贞更名，以图进用，又力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铁岭。武功为石总兵亨画夺门之谋，石总兵又置武功于金齿。近日永嘉张孚敬、贵溪夏言亦颇类此。

宣庙坐左顺门，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语及古人信谗事。上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堲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防闲。有萌必为杜绝，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为恨。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顿首曰："幸遇圣明，臣等敢不竭尽愚直。"

胡忠安公濙致仕归常，遣子长宁谢。自叙"由洪武三十三年进士，任尚书，历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驾复辟之劳，及卢忠、阮浪之狱。乞将臣男量为录用，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天顺改元，八月十三日奉裕陵旨：胡长宁升世袭所镇抚，锦衣卫带俸。洪武三十三年，实建文二年。

户部尚书王杲，简谅廉平，兵部尚书刘储秀，清贞恪慎，山西巡抚孙继鲁，清修苦节，文行卓然，皆一时人材。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丁未二十六年二年，相继去位。孙系死诏狱，王荷戟南荒，卒，刘削籍。非出内阁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千金双璧，络绎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声矣。

王文恪公鏊曰："予在翰林，与陆廉伯语及杨文贞士奇。廉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为何，廉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见历朝诏诰底本皆在，非

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

国初李太师善长、胡丞相惟庸、凉国公蓝玉诸狱未可知，若于少保谦、石总兵亨诸狱词，恐未为无枉。即刘瑾、钱宁、江彬，亦未必有反谋，坐奸党可也。武定郭积恶负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拟，亦难服其心，侯爵终当复。惟曹贼吉祥反，是实。

正德时，神英封泾阳伯，本无大功。江彬平虏伯，许太安边伯，武德永寿伯，以义儿故，得封。彬诛死，太谪戍边。英、德及太监家七伯皆革。张富、张容，张永弟；谷大宽，谷大用兄；谷大亮，谷大用弟；马山，马永成兄；陆永，陆阊弟；魏英，魏彬弟，是为七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领兵杀一家二十口报功，论死，得脱。朱宁淫人之妻而杀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武宗，竟罹极刑。以语言竿牍之间，陷人于死，岂无果报！况窃上权、矫王命而杀人。是一事而得二斩罪矣。况又不止于一事一人乎！慎哉！慎哉！

异术

蒋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仪真人。洪武中为御医，永乐八年升院判，专侍文华殿。用文能视病制方，性谨愿恭恪，有行义，达世务。事东宫，每效规益。卒之明年，仁宗赠太医院使，谥恭靖。官其长子主善为院判。

戴元礼，名思恭，以字行，金华人，学于丹溪朱彦修。初任御医，事太祖，药饵辄效。风雨即免元礼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间，辇出御右顺门，召诸医官治疾，无状者尽付狱。独召元礼至榻前，曰："汝仁义人也。事无预汝，无恐。"太孙即位，诛诸侍医者，

独拜元礼太医院使。辽简王、肃庄王、庆靖王皆奔丧至京，闻太孙道太祖语，哭问劳元礼。简王题“仁义”字大轴，庄王、靖王为《赞》、《咏》，赐元礼。或曰文皇以旧恩升元礼院使者，误也。初，洪武丙寅，文皇患瘕，韩公懋治，久不愈，请元礼至。问所用药，曰“是也”。又问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礼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视之，皆细蝗也。晋恭王病，亦请元礼，得愈。病已，复发，卒。太祖怒，逮治王国诸臣。元礼侍曰：“臣尝奉命疗王，王饮臣药数矣。臣对王‘病毒在膏肓，即复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释晋王诸臣。尚书严震直病，上命元礼好治之，否且偿命。一剂而愈。有妃嗜烧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复发，发不可治。”后十年，竟病腹痛死。王宾者，吴中高士，愿受元礼方书。元礼索宾“拜师事我，我与方书”。宾不肯。一日，诣元礼，值他出，有书八册案上，宾袖去。元礼归，惊叹自失。宾不娶，临终，以其书授盛启东、韩叔旸。

许绅，南京人。质实谨厚，不喜交游，大抵有恒人也。以医术仕至工部尚书，掌太医院事。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得绅药始苏。余尝造问圣躬安否，绅曰：“此变祸不测，论官守，非余辈事。切念受圣主深恩，当以死报。只得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药进，余自分不效，必自尽。赖天之灵，辰时进药，未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活血，圣躬遂安。天地庙社之灵也。”以故加绅宫保。后数月，绅病，余视之，曰：“余必不复起。曩西苑用药，惊忧所致，至今神魂不宁，百药不效，余即死，主上万寿，死无憾。”竟以此病卒。上怜之，恤典甚厚。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游海上，遇异人，授相术，论人吉凶辄验。成祖闻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见，伏地叩头，仰对曰：“殿下龙质凤姿，天高地厚，大明丽中，神略内蕴，真太平天子。”成祖问：“度在几何时？”对曰：“年逾四十，紫髯过脐。当是时，拨乱反正，万邦一统。”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归，

靖难后召为太常寺丞。子忠彻序班，出金钱币厚赏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几，珙请老归，卒赠太常少卿。忠彻能传父术。建文初，文皇召问忠彻，对曰："天命有之，无忧也。"献《人象大成书》。靖难后，除忠彻戎籍。会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视，还奏无他异。宣德中，尝侍上，言"天颜惨肃，恐宗人有急变谋上者"。未七日，乐安高煦反书至。官尚宝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实，字全一，又字玄玄，别号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饰边幅，人号张邋遢。日行千里，静则瞑目旬日。一啖斗升辄尽，又或辟谷数月。洪武初至太和山，往来长安、陇西、岷州、甘肃，又至扬州。成祖遣礼科都给事中胡濙名求邋遢，实访故君云。或曰三丰死于胜国，敛矣，临窆复生，入蜀，游行襄、汉间。

山西安邑仝寅，少瞽，学《易》卜筮，以京房断占辄奇中。正统中，随父清大同。裕陵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阉裴当问仝筮，得"乾之复"。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应也，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于庚午，跃候也。庚，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浃岁也。明年秋，驾当复矣。繇勿用，应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还而复也。幽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也。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复辟也，其当九年之后，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英宗天顺元年丁丑正月壬午复即位。裕陵心识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将官召寅，筮曰："虏无能为，彼骄我骁，战必胜。"虏果败。庚午，也先行成。朝议未坚决，寅劝石亨协谋于少保谦迎驾。驾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锦衣使卢忠上变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惊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灭族且杀身，祸已种矣。奈何？"忠大惧，佯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诛。丁丑正月壬午，驾出南城，登极。召欲官寅，辞，乃范金"阴阳神灵"四字，为筮钱十有八，贮之牙盒，赐之。会清以指挥出莅徐州，上留寅京师，授锦衣百户。寅又辞，不允。时石亨大贵幸，寅每

筮，戒以持满，石不悟，及祸。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语不及私，大抵抑邪与正，拯人颠厄。年九十卒。

王士宁，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十九年年，百有二十。士宁少慕养生，不受室、饮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见一老人，披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长三尺余，耳目口鼻手足皆类小儿。士宁顿首拜，不答。因执役左右。老人不饮食，坐侧悬一囊，中类干面，饥辄取啖，渴手掬饮硐水一二升。士宁饥，跪乞食。老人与囊中物，苦涩不能下咽。士宁拾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怜之，忽曰："吾语子术，子识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宁出雪山，后事不可知。其在济宁，居城东深巷败屋中，已六十年。济宁人窃旁伺，士宁久绝火食，唯日啖枣数枚，或菜数茎，饮水少许。人馈遗，辄不肯受。济宁指挥王宣者，海州人，往见士宁，骇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宁，好道，弃家去，竟不知所终。翁得无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与往来。成化七年，朝廷下山东征士宁，俾乘安车来。杨文懿公道济，造士宁问，但曰："静坐寡欲，坐久，瞑目闭息。"曰："我老无能，朝廷过听召我。我未闻道，但习静已久，近乃日与人接，大败吾事。"文懿因问元末国初事，曰："一身之外，百无所知。"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姚广孝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

张正常者，世贵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师四十二代孙，号正一主教天师，遣人朝见，正常亦屡朝京师。洪武初，上谓群臣曰："天至尊，岂有师？以此为号，甚亵渎。"遂革旧号，号真人。正常有术，投符故永寿宫井中，有疾人饮井水辄瘳。诏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尝给有'正一玄坛符箓之印'，印

之符箓。今钦给真人银印，止敢用上表笺。乞别赐‘赐龙山正一玄坛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无子，侄懋承嗣。弘治中，子玄庆病，子彦颁嗣。

越国公守兰溪，获月庭和尚。检囊中有天文地理书，越公留之帐下。上征婺州，越公与月庭见上，并上其书。上喜，问月庭“师何人”，曰：“师龙游朱德明。”德明精于天文。及得婺州，立观星台，上与月庭夜登台观乾象。令长发，为取妻。月庭与铁冠道人议论时不合，又出语犯上，安置和州。参军郭景祥奏和尚怨谤，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复见心者，能诗文，上时召见赐食。见心本名天渊，髯长尺许，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髯如故。上怪而问之，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周颠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长壮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年十余病癫，尝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临川，未几，复还南昌。日施力于人，夜卧闾檐间，祁寒暑雨自若。尝趋省府，曰“告太平”，人皆异其言，遂呼为“颠仙”。不数年，天下果乱。陈友谅入南昌，颠仙隐迹不见。及孝陵自将定南昌，将还，颠仙从道左拜谒，潜随至金陵。每遇上出，辄趣进曰“告太平”。间见，或扪虱而谈，击节而歌，词多隐语。上颇厌之，命饮以烧酒。酣畅不辍。衣带常系菖蒲三寸许，日细嚼饮水。又自言入火不热，上命巨瓮覆之，积芦薪五尺许，燔瓮四旁。火尽灭，发而视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蒋山寺月余，僧言颠仙与沙弥争饭，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趋如常。因赐食，乃食。上问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将幸寺赐食，京师将士闻之，争持酒殽往食之。既食，而尽吐之。须臾上至，与之食，乃复食如常。既醉，上将还。颠仙于道侧，以手画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时中原尚未定，友谅复围南昌。上欲勒兵往援，问颠仙曰：“陈氏已僭号，吾此行何如？”颠仙仰视良久，曰：“可行，上面无此人分。”曰：“与汝偕行，可乎？”曰：“可。”踊跃持杖，摇舞如壮士挥戈

状。舟次皖城，无风不能进。颠仙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而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前，损人必多。”上曰：“颠者言何妄！复尔，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复来谒见，求食，命赐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项，曰：“今可杀矣。”上笑曰：“杀尔何为？”乃纵其还庐山。及友谅败死，遣人往庐山求之。至太平宫侧，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来。’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见。”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觉显者，自言庐山岩中老人使，来见。上以其虚诞，却之。会上不豫，饮药未瘳。前僧复徒跣至，云：“周颠仙遣进药。”上不纳。僧具言前事，乃饵其药，觉有菖蒲、丹砂气，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亲为文勒石，纪其事，命善应等往祠焉。

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和，临川人。孝陵登钟山，词臣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鲍尚绸、朱升、张以宁、秦裕伯、单友中、李某暨道人并应制。道人初举进士不得，遇异人，授以太极数学，谈祸福多验。狷介寡言，尝戴铁冠，自称铁冠子，人皆呼铁冠道人。孝陵尝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门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对曰：“闻铁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上手饼食未半，即赐道人，问：“道人能先知我至，试言我国事，顾直述，无我讳。”道人讯口诵数十句，中有曰“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至洪武、建文间，始验。余不敢传。先是，兵乱，归隐幕阜山间。至城市，与人言避兵处，从之者多获全。壬寅，参政邓愈荐，召至，上问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对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当流血，庐舍焚毁必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后指挥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龙马两重之对，省署震扰之占，剪灯花，平友谅，类多奇中。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余，始至庆阳，庆阳前事不能知。道人馆庆阳周家，筑土被衲，昼夜露坐。郡中诸少年争事道人为弟子。道人不开口言，率颐指色授人。人见道人颐指色授，亦辄心解，为奔走，辄

当道人意。道人喜视人病，令病人张目，又令张口嘘，即知病人可活。目诸弟子，诸弟子置饭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铁尺，横饭上，诵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问死期，出指示日数，辄验。道人不取谢钱。每岁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里衲，衲完弗复取。病家有见饭饭道人，列碗案上，不问多少，尽饭。若加饭、更列碗，不食。饭草恶，道人顾喜更谢，造美食，不食。饭杂荤物，第择去荤物，终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饮水。乡野人闻之，争入城，愿观道人饮。诸弟子令乡野人碗水案上，无问多少，饮辄尽。冬月水冰，闻道人齿间瀸瀸声。顷之，肩踊面红，汗下如雨。庆阳李患胫疡，久不愈，问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谓其女丑，将更聘。女惭死。此其祟汝。"李大惊，伏地顿首，请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疡果瘥。卒之日，设几三层，坐其上。诸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雳隐隐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马战斗声。诸弟子慑伏地，天明起视，道人死矣。

马钧阳文升尝上疏，言："国制：僧、道府各不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县，额该僧三万七千九十余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人。共该五十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论之，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况不耕不织，赋役不加。军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创修寺观，遍于天下，自京师达之四方公私之财，用于僧、道过半。乞严加禁约。"

王虎谷凤云为祠祭郎中，疏请严试僧、道精通玄典者，始与度牒。王晋谿琼问之，曰："兄谓此可塞异端乎？若如兄策，此辈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间。今二氏之徒，苟且为衣食计，尚不可遏塞与吾儒争胜负，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叹服。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

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校点说明

《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明何良俊（1506—1573）撰。

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嘉靖时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归隐于家，曾侨居苏州，读书著文，赋诗度曲。良俊少好读书，尤好读异书，“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以博学能文称，所著有《何翰林集》（《拓湖集》）二十八卷、《语林》三十卷及此《四友斋丛说》等。四友斋者，其书斋名也，何氏自谓，四友者，“庄子、维摩诘（王维）、白太傅（白居易）”与其本人也，其自负如此。

本书三十八卷，凡经、史、杂纪、子、释道、文、诗、书、画、求志、崇训、尊生、娱老、正俗、考文、词曲、续史十七类，内容博杂，多涉明代故实，于松沪吴门人物、掌故，及经史、文艺之考证、评论尤丰，多有可资参考者。述事之中，时显其独到见地。如卷三记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以取士，慨叹道：“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批评直指本朝帝王，不可谓缺乏胆识。但琐碎、怪异、无聊及传闻不实之文字，亦杂见书中，《四库总目提要》言之颇是，在读者详审之耳。

本书初刻于隆庆三年（1569），为三十卷。万历元年（1573）补撰八卷。何氏谢世，万历七年张仲颐合刻之，凡三十八卷，行于世。万历四十五年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本，节为七卷。《丛书集成

初编》及《景印元明善本丛书》本据《纪录汇编》本刊印。1959年中华书局据万历三十八年刻本断句，印入《元明史料丛书》中。今以张仲颐合刻本为底本，参校诸本，择善而从，标点付印。

目录

校点说明
四友斋丛说序
卷之一　经一
卷之二　经二
卷之三　经三
卷之四　经四
卷之五　史一
卷之六　史二
卷之七　史三
卷之八　史四
卷之九　史五
卷之十　史六
卷之十一　史七
卷之十二　史八
卷之十三　史九
卷之十四　史十
卷之十五　史十一
卷之十六　史十二
卷之十七　史十三
卷之十八　杂纪一
卷之十九　子一
卷之二十　子二
卷之二十一　释道一
卷之二十二　释道二
卷之二十三　文
卷之二十四　诗一

卷之二十五　诗二
卷之二十六　诗三
卷之二十七　书
卷之二十八　画一
卷之二十九　画二
卷之三十　求志
卷之三十一　崇训
卷之三十二　尊生
卷之三十三　娱老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卷之三十六　考文
卷之三十七　词曲
卷之三十八　续史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四友斋丛说序

《四友斋丛说》三十卷。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何子读书颛愚，日处四友斋中，随所闻见，书之于牍。岁月积累，遂成三十卷云。四友云者，庄子、维摩诘、白太傅与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丛者，聚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冗然，荒秽芜杂，不可以理也。又丛者，丛脞也。孔安国曰："丛脞者，细碎无大略也。"聚说者，言此书言事细碎，其芜秽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则冗冗不可为用者也。

何子少好读书，遇有异书，必厚赀购之，撤衣食为费，虽饥冻不顾也。每巡行田陌，必挟策以随；或如厕，亦必手一编。所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盖欲以揽求王霸之余略，以揣摩当世之故。一遇事之盘错难解者，即傅以古义合之；而有不合，则深湛思之，竟日继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怿。如此盖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几四十，无所试。何子遂得心疾，每一发动，则性理错迕，与人论难，稍不当意，辄大肆诟詈，时一出诡异语。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复有伦脊。即此十六卷所载者是也。

或者曰："子之言多谬妄。其有一二中理者，子择而去取之以传，何如？"何子曰：君固未闻元聱叟寱语之说者耶？夫"寱语"者，寐语也。寐中之语，此诬妄之极也，寤而觉其妄也。针砭薰灼，医疗备至，及寐而寱语如故。此则天所授之病，虽没齿不可药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昼为乞儿，夜而梦为帝王，处于王宫，衮冕黼黻，南面以临诸侯；亦有昼为帝王，处王宫，衮冕黼黻，临御百辟，夜而梦行乞于

市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间颠倒谬悠，何所不有，余又乌知寤时之君子，其寐而不为小人耶？余又乌知寤时之小人，其寐而不为君子耶？则余说之为寤为寐，为君子为小人，余盖不得而定之也。则是君子小人，交禅于寤寐之间，余既不能辨识而别白之，况寐时之寱语，其孰为是，孰为非，余又安能决择，去取于其中？故欲过而两存之，以俟夫不讳寱语者示之。苟见之者曰："此何子之寱语也。"则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庄语，盖必有所忧也。"则此书者，良俊之罪也。然其幸与罪，固在诸君子耳。良俊方在寐中，则又乌能定之哉？隆庆己巳九日，东海何良俊书于香岩精舍。

卷之一　经一

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为万代师者，功在于删述《六经》也。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则今之学士大夫，有斯世之责者，安可不留意于经术乎？世又有喜谈性命，说玄虚者，亦经学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赞《周易》，修《诗》、《书》，定礼正乐，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其门弟子之所记，则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夫"六艺"者，《六经》也。后世以《乐经》合于礼，遂称《五经》。汉《五经》皆置博士，列于学官，而历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经》而言治，则治非其治矣，舍《五经》而言学，则学非其学矣。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梯耳。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

唐时则以《易》、《诗》、《书》及《三礼》、《春秋三传》为《九经》，又益以《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家总为《十三经》，而孔颖达、邢昺诸人为之作正义，谓之《十三经注疏》，今有刻行本。

《孝经》相传谓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今观《孝经·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为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则是人子必须自竭其力以养，然后为孝。苟但假于人力，则虽三釜五鼎，不可谓养。苟不能行道，虽位至卿相，不足为显。使非圣经，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后世以窃禄为能养，以叨名爵者为能显其亲，相去何啻天壤。

《尔雅》，世以为周公作，然只是小学之书。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认字不真，于经义便错，则何可不列于学官？闻吾松前辈顾文僖公，其平居，《韵会》不去手，亦欲认字也。

汉世称“五经七纬”。今纬书都不存，而散见于各书者，则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是也；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是也；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是也；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是也；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是也；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是也；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是也；有《论语纬》，如《撰考讖》之类是也；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是也；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举。皆是东汉时，因光武喜讖纬，故诸儒作此以干宠，而世遂传用之，其不兴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据此，则当是十纬。或者汉儒亦以《乐记》并在《礼记》中，而《河图》、《洛书》别自有纬，不在此数，则《五经》、《孝经》、《论语》正合七纬之目矣。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朱子《本义》曰：“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引《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余甚不安其说。夫神明、化育，本是二义，如何将来混解？况蓍草亦众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则百物畅茂，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群卉等耳。何独于蓍草见得圣人幽赞处？且只是生蓍草，亦把圣人幽赞神明说得

小了。不如《注疏》云："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无口可以语人，故圣人幽赞其所不及，以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数，以蓍扐之，则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趋，凶者以避，则神明所不能告人者，圣人有以告之，而幽赞之功大矣。较之《本义》，其说颇长。

《中孚》上九《爻辞》曰："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云："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犹为凶道。"此因《礼记》有"鸡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为鸡。然鸡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牵合，实为无谓。不如《注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飞而实不从也。"故朱博拜相，临延登受策殿中，有大声如钟。上以问黄门侍郎杨雄、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师法以为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杨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谋自杀，岂非所谓"虽得其正，犹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谓此也。然则《洪范》征应与《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为鸡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以九四，阳德也。"朱子《本义》乃引《周礼》"古之讼者，先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黄东发云："《周礼》出于王莽之世，未必尽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后听其讼，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况成周之世哉？盖刘歆逢王莽之恶，为聚敛之囮，旋激天下之乱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诬圣经乎？"杨升庵云："东发之论，亦可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两仪，而太极遁；明日有四象，而两仪亡；后日有八卦，而四象隐也。太极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

后。杨升庵以为此说精明，可补《注疏》之遗。

四明黄润玉是国朝人，所著有《经书补注》，如云：《易》之道扶阳而抑阴，卦之位贵中而贱极。阳过乎极，虽刚不吉；阴得其中，虽柔不凶。又曰：《易》动而圆，《范》方而静。八卦中虚，故圆；九畴中实，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黄廷美云：经书《注疏》，《论语》“仁者静”，孔安国曰：“无欲故静。”周子取之。《易》：“利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谓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动，一岁之运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声色臭味未感之际，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太极，浑沦之体也。及感物而动则性荡而情矣。群动既息，夜气清明，然后情复于性，与秋冬归根复命之时，亦奚异哉。故君子自修，亦不远复而已。予于《注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乐中纂修《大全》出，谈名理者，惟读宋儒之书，古注疏自是废矣。

余尝谓《诗经》与诸经不同。故读《诗》者，亦当与读诸经不同。盖诗人托物引喻，其辞微，其旨远。故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以子贡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夫子告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即引卫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证之。夫子曰：“赐也可与言《诗》。”子夏咏《诗》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夫子曰：“商也可与言《诗》。”一则许以“起予”，一则许以“告往知来”，乃知孔门之用《诗》，盖如此。他如《大学》引“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则曰：“于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引《鸤鸠》篇：“其仪一兮，正是四国。”则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曾子之说《诗》也。《中庸》引“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则曰：“言其上下察。”“衣锦褧衣”，则曰：“恶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说《诗》也。孔门说《诗》大率类此，亦何尝泥于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学者，必

曰“通伦类”。盖引伸触类，维人所用。汉人说经，盖有师授。故韩婴作《诗外传》，正此意也。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而伸，触类而长，亦何取于读经哉！

《诗·小序》，世以为子夏作。今虽无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选》，其于《毛诗·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汉、晋以来，相传如此。夫《大序》即出于子夏，则《小序》为子夏何疑？夫夫子删《诗》，而子夏亲受业于其门，且夫子亦尝以《孝经》属参，《春秋》属商矣，子夏以文学称，故夫子又以《诗》属之。故子夏为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亲有传授之人，而必以后世推测臆度者为是，抑又何哉？纵不出于子夏，而为汉儒所作。然汉儒去圣人未远，诸儒之授受有绪，与后之去圣人千五百年，况当绝学之后者，又自有别。故《诗》旨必当以《小序》为据。

《诗·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故其训“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为“思得贤人，置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为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置之周道哉？或者以为妇人无壶外之思，则武王有乱臣十人，其一人谓文母，则后妃亦尝助成王业，安得以求贤审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传》中，楚以公子午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择贤者，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觊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杜预注亦云：“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遍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自汉以来，说《诗》者相传如此。

《木瓜》，《小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卫有狄难，出处于曹。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思欲厚报之，而作是诗”。甚为有据。朱子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何耶？

《柏舟》，《小序》以为“仁而不遇。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

人在侧。故夫子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易也。’”朱《传》必以为妇人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诗·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贰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诗》耳，盖亦断章取义也。杨升庵以荀为深得诗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贤也。庄公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作是诗。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农桑，故人思之。施施，难进而易退。子嗟在朝，则能助教行政；隐遁，则使峣埆生物。”第二章“子国”，毛云：“子嗟之父”，笺云：“言子国著其世贤也。”夫汉世传经有绪，书籍尚多，必有所据。而朱子以为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作。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

《小雅·鼓钟》，《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钟淮上，失礼之甚，贤者为之忧伤。”郑康成《笺》引孔子云：“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然则鼓钟淮上，此是嘉乐野合，正见幽王失礼处。朱子不取，而云“未详”，何也？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以亲之。故周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故杜预以为周公作诗，召公歌之，甚为有据。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乐歌，有甚意义。

杨升庵云：“《毛诗》‘常棣之华，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诗·疏》云：“华下有萼，萼下有跗。华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华，华

萼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唐明皇宴会兄弟之处，楼名‘花萼相辉’，唐诗有‘红萼青跗’之句，皆本于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见，岂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诗》，亦不识字矣。汉儒地下有灵，岂不失笑？”余观《注疏》中，毛公《诗》亦作“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则言鄂然外见者，不出于宋人。至郑氏《笺》，始云“不”，当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是韡韡然盛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韡韡然，又云：古声“不”、“拊”同，亦不遂训‘不’为花足。盖升庵虽甚博，然亦考据欠详也。

《小雅·宾之初筵》，《小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诗。”《笺》云：“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盖武公为周卿士，见王政之阙而刺之。有关于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则是卫武公之诗，当列之《卫风》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楚语》云：“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作《懿诗》以自儆。”韦昭云：“《懿诗》，《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厉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儆，则亦卫国风诗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盖卜日选徒，是慎微，以御宾客，是能接下。《序》与《诗》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诗·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从《鹿鸣》至《鱼

丽》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内，后其武王以治外。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皆圣人之迹，故谓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论，皆诗家切实谨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读《诗》者不知！今之读《诗》者，若问其何谓之《小雅》，何谓之《大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必茫然不知矣。然则《注疏》其可尽废哉！

郑淡泉长于考索，其《古言》中所论经传，于考究尽有详密处，但于义理无所发明。独言《诗》无《燕风》有《召南》，无《宋风》有《商颂》，鲁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时诗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以与诸大夫。献子谓成鲋曰："吾与戊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惟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训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是春秋时，已有说《诗》者矣。

世有《诗传》一本，其篇首题曰："孔氏传，平声。卫端木赐子贡述。"其《关雎·序》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子曰：'《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能正其心，则无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其奏乐也，必以《关雎》乱之，所以风

天下也。《诗》之义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雎》兼比、兴，以赋而为风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将归宁，而赋《葛覃》。子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疏而能孝，可以观化矣。’”

又有《诗说》一册，题为“汉太中大夫鲁申培撰”。其《关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为先比而后赋也，已下二章，皆赋其事而寓比兴之意。”

二家以为后妃思得淑女，朱《传》以为文王思得后妃，觉二家之义为长。

二家之序与《毛诗》小有异同，《鼓钟》，二家皆以为昭王诗。

《王风》，二家皆作《鲁风》，而《鲁颂》四篇次焉。盖汉儒传经，各尊其师说，如《论语》有《齐论》、《鲁论》，其篇目各自不同。

严粲《诗辑》，近亦刻行。严是朱子同时人，其《诗》旨全用《小序》。

卷之二　经二

《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也。余录出数条示读《诗》者，使知古人用诗之例。

周郑交质，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随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诗》曰：'岂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违礼而行，必有污辱。"则凡违礼者皆然。而《诗》之用斯广矣。

孟明增修国政，赵成子言于晋曰："秦师又至，必将避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晋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鲁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晋栾书侵蔡，楚退师。栾书从三帅之言，不战而还。《春秋》与之。《诗》曰："岂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吴伐楚，乘其丧也。君子以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管仲请桓公救邢，引《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

晋立夷吾。秦伯问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惟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

宋人围曹。子鱼曰：“文王闻崇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师，鲁不设备。臧文仲曰：“国虽小，不可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

鲁跻僖公。传引《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

北宫文子相卫襄公如楚，过郑。印段迓劳于棐林。冯简子与子太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

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孟明败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败。’贪故也。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子产以诸侯之币重，寓书于范宣子曰：“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

周室有王子朝之难，郑伯如晋。子太叔见范献子曰：“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磬矣，维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范宣子谋之。

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兴师徒而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鲁昭公卒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墨曰：“鲁君既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

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左氏传》所载凡列国之大夫聘问邻国者，其主宾于燕享之际，各称《诗》以明志。余爱其辨而雅也，录之以列于左方。

鲁文公与晋侯盟。晋侯享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鲁公赋《嘉乐》。

晋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鲁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赋《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昔诸侯朝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锡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鲁，告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丐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晋伐秦，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

鲁公如晋，谋郑也。公还，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丐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惟敝邑。"赋《六月》。

齐及晋平，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享毕，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

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韩宣子起为政，聘鲁，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宣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遂聘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

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蟜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

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蓬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焉，而赋《我将》。

小邾穆子朝鲁，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穆子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吴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传曰：九能可以为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赋。当春秋时，尚未有赋，亦未必人人作诗，即如前之所赋是也。盖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经》如公、穀、胡氏之传，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皆赖左氏作传，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故孔子称素王，丘明称素臣，不虚也。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其征应有若卜筮然，故韩子以浮夸病之，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皆左氏之功也，岂诸传可得而并哉！然汉初唯用《公》、《穀》，至刘歆移书太常，而《左传》始列于学官。

《礼记》一书，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若《檀弓》、《经解》诸篇是也。即《檀弓》所载，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己疏，于寝则己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之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子思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只此两节，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求之

典礼，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

“经解”，世疑其非本经，或后人所撰，然所论诸经要旨，亦恐非后人所能道。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诸篇不能尽述，聊举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岂有废经而传单行者乎？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

张南园曰：“予为稽勋员外时，江夏刘主事绩以陈皓《礼记集说》涂去什四，因与之议。其说良是。后孙九峰知之，谓予曰：‘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予遂弃之。今追思其言，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只缘刘狂诞自高，又制行不检，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镇江府。镇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说礼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谈苑醍醐》云：“《一统志》载：刘有年，沅州人，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知古经之残缺多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当时庙堂诸公，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今求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亦此书之不幸。今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经学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谈苑醍醐》云：“《礼记·聘义》说玉云：‘孚尹旁达，信也。’郑注：‘孚，一作孚。尹，读竹箭有筠之筠。’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致密如筠膜也。陈皓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尔雅》：‘尹，正也。’邢昺谓《尔雅》为解《诗》而作，则所谓‘尹，正也’，以解‘赫赫师尹’则合，若借以解‘孚尹’，何异指白犬以为羊，捉黄牛而作马乎？甚矣，陈皓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诸经传注，尽有说理精到处。若《书经》注出于蔡沈，

《礼记》注出于陈灏，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

《诗经》有《吕东莱读诗记》，世有刻行本，学者亦宜参看。

高皇帝以《尚书》“咨羲和”与“唯天阴隲下民”二简，蔡沈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札示天下学子。

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见南子》章，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己，犹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论语正义》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离无入有，而成形器，是谓德业。”

卷之三　经三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其施之于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酖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呜呼惜哉！

杨升庵云：《注疏》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治《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大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受业孔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则知圣贤虽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

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又以

为作古诗文甚难，经义直浅浅耳。”此大不然。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使为古诗文，则稍有聪明之人，略加檃括，便能成章。若圣人之言，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辞乎？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则利根之人沉郁既久，化轻俊为敦厚，钝根之人磨砺已深，矫颓惰为奋迅，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盖以养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为自汉以后，取士之科，莫善于此。但今读旧文字之人一用，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例有赃罚银数千。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因见访及。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此书监中虽有旧刻，然残阙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失今不刻，恐后遂至漫灭，所关亦不为小。诸公皆以为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将《周易》校毕，方校《诗》、《书》二经，适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项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其事遂寝。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方泉虽以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近闻欲

专以后场策论为主。呜呼，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则枝干将曷从生哉？夫经术所以经世务。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得乎？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凡用旧文字之人，痛加黜罚。如能体贴圣人旨意，虽行文或未尽善，亦须曲为褒举。庶几可以挽回此风。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

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诸人。

余以为《十三经注疏》板头既多，一时工力恐难猝办，但得将古注《十三经》刻行一部，则大有功于圣学，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且亦可以嘉惠后学。其费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无可与谋者。

《纬书》出于东汉，盖因光武好谶，故东汉诸儒伪造此书。今《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诸书，皆有传写本。大率皆言符谶占候之事，于本经无所发明。但古书难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盖去圣日远，则经教日湮，而后之谈经者将日下一日矣。纵有小疵，亦当过而存之，使后世学士犹可取以折衷。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汉人说经，皆有师法，不泥文字。盖于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之别传，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较之后世因文立义，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抑又何耶？

《诗》有《细》，《春秋》有《微》，此书今皆不传。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亦有世所不传本，恨无

从一访求之耳。

《京房易传》一书，今虽有刻行本，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正类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后人附会。然京房喜言祸福，或者是其本书，不可考也。

宋人说经，始于刘原甫。刘有《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后以与朱文石司成，已刻板于南太学。

刘原甫又有《春秋权衡》一书，甚好。余有一册，乃宋板，今亦在文石处。

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

东坡云：《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绞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能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

汉儒尚训诂，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宋人喜说经，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矣。

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称之。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今尽拈出以示后人。

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既在官，则难得师友，又少读书之光阴。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读书光阴，亦可取之鞍乘间耳。‘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实近里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学术跨天

下，公当得之多。辄复贡此，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

“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又欲进道，须谢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遍与诸生为德也。”山谷又云：“读书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指归，观世故皆在吾术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此胆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

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

汶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于一，则不凝滞于物；鞭其后，则无内外之患；胸次宽，则不为喜怒所迁；人未信，则反聪明而自照。颜渊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设心如是，岂暇与俗人争能哉。

富贵在天，安可以人力计较耶？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则在此不在彼矣。人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量，求舜禹比肩，则衡门之下，古人不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

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

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行之，亦甚不难。盖翰林院元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公家月廪饩之，日省月试，必待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算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

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

卷之四　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能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竞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士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竞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土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会。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有所得，则札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竞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札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冈、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明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

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膻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

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始得圣人之意。如《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礼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六经》之言含畜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

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

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

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入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堕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闲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径，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未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碍，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

卷之五　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谟》、《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滕》、《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

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官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官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

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疢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土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

《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芜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

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副炉鞴，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俶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

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

《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鹏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

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失，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昫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大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入，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阙，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如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

卷之六　史二

宸濠谋逆时，王晋溪在本兵。时王阳明差南赣都御史，方赴任。至丰城闻变，即走吉安，与太守伍文定檄会袁州、临江、赣州四郡兵讨之。报至，京师人情汹汹，且外议籍籍，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晋溪力主其说，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入告晋溪曰："外间人言若此，而老爷坚持此议，倘事有不测，则灭族之祸不远。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晋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无他，且其谋略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虑为。"既而阳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报捷。

方阳明先生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请旗牌以行，而晋溪即给以旗牌；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之方略已定。人疑阳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闻。朝廷下兵部议。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差数十火夫缚之。此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此御史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赍本人回浙江，传说此语，一时皆以为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肯处分，岂置之度外耶？倘贼势蔓延，猝不可扑灭，本兵甚为失策。贼人亦侦知此语，恣意劫略，不设隄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江，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且授以方略。许公即命宪副彭姓者，潜提民兵数千余，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贼人方掳略回，相聚酣饮。

兵适至，即时擒斩，无一人得脱者。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淹顿日久，不但胜负未可必，纵胜而劳兵费财，亦已甚矣。晋溪此举，盖不烦一旅，不损一财，而地方寻定。谋之堂庙之上，而定难于数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谓折冲于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朝廷命九卿会议。时王晋溪为冢宰，王荆山宪在本兵。荆山以为必当发兵，不然恐失事。众皆不敢异同，独晋溪不肯画题，曰："吾意以为兵不必发，我当别有一疏。"即题奏曰："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略，彼处自足守御。不久当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傥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张罗峰与晋溪相遇于朝堂，罗峰举手贺晋溪曰："古人称老成谋国，公前日料敌如见，亦甚奇矣。"即于报捷本上票旨，赏晋溪四表里银二十两。吕沃洲曰："正尔人品或自不同。若论晋溪筹边之才，不知韩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过之否也。"

王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羡余银二千余两，二指挥持以白晋溪。晋溪曰："花马池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一人竟死于敌。已上四事，闻之吕沃洲。

余在南馆时，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打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与从官，虽众头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时东南适有倭寇，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祠部方有赞画之命，余举似之。余曰："盖当

时法网疏阔，故晋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闻总督有驼数皮箱银去者，不闻有人论之。”余曰：“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谁复言之？若如晋溪所为，则论者交至矣。但昔之当事者损己之奉以悦犯难之人，今之当事者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尚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

己巳之难，英宗既北狩，挞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于道，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顾不惜耶？”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矣。

武宗末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乔白岩参赞南京机务，时方宁藩谋逆，声言取南京。兵已至安庆，而白岩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燕，兼以校奕。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为意者。人以为一时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领边卒躯干颀硕，膂力拳勇，皆西北劲兵也。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提督相期，至校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趒，行走如飞，而北人粗坌，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胁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时。江提督大为之沮丧，而所畜异谋亦已潜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时，乔白岩为参赞机务，寇天叙为应天府丞。时缺府

尹，寇署印，太监王伟为内守备。三人者同谋协力，持正不挠，故保南京无虞。不然，祸且不测矣。

寇亦山西人，与白岩同乡，躯体颀硕，䐑眼，微近视。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寇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语，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又没钱粮，无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径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后亦不复来索矣。

王伟太监是小时与武宗同读书者，时适为南京内守备，武宗呼为伴伴而不名，从小相狎，唯其言是听，遂得从中调护，故乔、寇二公得行其志。是虽适然之会，亦可以占社稷灵长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经宿，江彬欲行异志，而山神震吼达曙，彬惧慑，不敢举事。次日归，抵聚宝门时已深夜。江传旨开聚宝门迎驾，白岩坚闭不纳。是夜，武皇宿于报恩寺。若白岩者，镇重不挠，真可谓以死卫社稷者矣。

江彬所领边卒骄悍之极，行游市中，强买货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选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宫祗候，必命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搏。边卒大为所挫，后遂敛迹。亦所以折江彬之谋也。

武宗在南京行宫，诸司朝参时，景前溪为国子司业。景腹大而矮，几不能俯，颇失朝仪。江彬即大声问曰："第几班第几人是某衙门官，若司业，亦是该拿人数。"白岩即应声曰："是南京国子监堂上官。"遂不拿问。盖出于白岩一时权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体。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宗驾至淮安，太守薛赟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纤皆索民间绢帛，两淮为之大扰。过扬州，蒋瑶为扬州太守，独不拆房，曰："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有

罪，知府自当之。”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曰：“扬州止有四个大户，其一是两淮盐运司，其二是扬州府，其三是扬州钞关主事，其四是江都县。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又传旨云：“朝廷要选绣女。”蒋曰：“扬州止有三个绣女。”江问：“今在何处？”蒋曰：“民间并无，知府有亲女三人。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江语塞，其事遂寝，扬州安堵如故。后武宗驾崩，薛赟治罪，蒋累官至工部尚书。蒋是湖州人。

王阳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时武宗南幸，住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以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

阳明自言，与宁藩战于鄱阳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诗张。但罪人既得，而圣驾忽复巡游。上意叵测，为之目不交睫者数夕。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若阳明持此挟之，则祸且不测。此之谓推赤心置人腹，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渐之时，既诛戮江彬，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谗邪交构其间，稍有异同，则国事几殆。时杨石斋秉政，卒能缉睦宫闱，镇安中外，使虚宁数月，天下晏然，真可谓社稷之臣矣。古人谓天子门生，石斋成捧日之功，以议礼不合，无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即位，赐谥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庙堂，可谓合万世之公矣。

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一一口授，动中机宜，略无舛错。此真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

庚戌之事，赵大周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

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盟，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今边衅不开，而国势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实功在社稷，然举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岂真所谓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方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周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佥都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请敕印，元宰衔恨，不许。论辩既久，义颇正，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周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周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虀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后，在顺门上待捉。同年与同馆诸公，无一人来视者，唯张瓯江陪坐竟日，商榷言论，皆侃侃可听。"瓯江，罗峰子，以恩荫补官。此足以见罗峰立朝正色，而其遗范犹有可观。

卷之七　史三

余在南都时，张石川通政时已致仕，因倭寇之变来南都漫游，有一相识内臣，适管十库。张往拜之，约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访太祖旧迹，遂相携而往。入西华门，即访丞相府。府在西华门内，北向，规模甚宏壮。太祖诛胡惟庸、汪广洋，后府遂废。今所存者，惟危垣倾栋，断烟荒草而已。

太祖自诛胡、汪之后，遂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阁下诸臣，但以备顾问而已。故解缙与胡广诸人，皆以讲读入阁办事，杨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无散官。故其权甚轻，然各衙门章奏，皆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后三杨在阁既久，渐兼尚书，其后散官，加至保傅，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矣。

唐诗云："三省官僚揖者稀。"盖唐、宋设官，并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书省，二曰门下省，三曰尚书省。中书省则置中书令，而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书舍人皆其属也。门下省则古唐虞纳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则置仆射，侍中、门下侍郎、中常侍、武骑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皆其属也。尚书省则置尚书，而六曹皆设子部，其属则选部、考功、仪部、驾部、金部、仓部、比部、虞衡、水部之类，皆设郎中、员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则由门下省奏上，发中书省看详，仍发门下省下尚书省施行。今给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犹古之遗意也。给事中原非谏官，掌在封驳。中书省看详未当，虽诏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体未妥，虽十

反不已也。故尚书拜相，则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是也。当时政体，互相钤辖，事权常分。使门下尚书二省坚持官守，不相阿纵，则宰相之权初亦甚轻。但看详由于中书，则主张庶事皆由其手，若给事中不能封驳，尚书奉行唯谨，其权安得不日渐隆重哉！故唐、宋时即有宰相如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者，盖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亦送揭帖与阁下看过，然后注选。此不知胡、汪当国时，有此事否？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岂亦其威权太盛致然耶！

唐时，以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今直以宰相为阁老，亦传袭之误也。

我朝相业，独称三杨与李文达。然文贞不死建文之难，而文达夺情一节，皆于大节有亏，他复何论耶？独文贞不肯移兵征赵府，李文达当英宗复辟时，能调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称者也。

宣德中，鲁穆为福建佥事，持宪甚严，不避强御。杨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鲁置之于法，略不少贷。文敏知，即荐为佥都御史。

正统初，范理为江陵知县。杨文定公之子上京师，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独不为礼。文定即荐为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则二公者，虽欲不谓之贤宰相，得乎？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暴横，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于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前二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

郑淡泉《今言》中载西杨诬方逊志语，若果有此，文贞为千古罪人矣。

杨文贞独喜荐士，故其声誉藉甚。苏谈云：“杨文贞公荐达士类，多践清华。如吾苏一郡，盖有三人，则天下从可知也。三人为尚书杨仲举、都御史吴讷、五经博士陈嗣初。仲举与文贞在武昌为患难之交；讷，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教书儒生，以一诗见知。皆入启事，悉登台阁。今人虽曰诗文百篇，谁复闻有荐一人者哉！”

我朝宰相，清淳则河东之薛，学业则琼山之丘，刚方则淳安之商、溧县之岳，博大则宜兴之徐，清介则全州之蒋，严正则陈留、洛阳之二刘、余姚之谢，风流文雅则长沙之李，有才断肯担当则新都、京口之杨、永嘉之张，此则列圣甄陶，英贤辈出，皆卓然可称而无愧于前代诸人者也。

河东薛文清公瑄，名德硕学，海内推重。尝为御史，巡按山东，建言内外宪官缄默不言，顾都宪佐恶之。后公考满，顾署下下，不称职。公未尝介意少见于颜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江公时用渊言于上曰：薛瑄历官，罢而复起，始终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云南粮饷，以给贵州之师，日夜劳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才逾六十，耳目聪明，未觉衰耗。臣愚以为瑄之学之才，宜置之馆阁，以资其助，不宜俯徇其情，听之去也。于是诏留复职，寻升南京大理寺卿。未几，果入内阁。顾公在都察院，清刚有重望，为先朝名臣，然以江公爱惜人材之心较之，其优劣何如也？

《双槐岁钞》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自

学士为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诸书。每遇名流，必质问辩难，以求至当。故其书皆足传世。成化癸卯，陈白沙至京，与谈不合，人谓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时犹未入阁，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阁，与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啧有烦言。会太医院判刘文泰失职，奏三原变乱选法，以所刻传封进，内多详述留中之疏。上责其卖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讦议公，公实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宪庙嫡母也，诏大臣议葬所。众相视莫敢先发，大学士彭时谓同朝曰："梓宫当合葬裕陵，主当祔庙，无可议者。"即与礼部尚书姚夔定议具疏，引汉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合葬刘后故事，"乞念纲常之大，体先帝之心，必求至当。此莫大典礼，万一有违，在廷百辟将有言之，宗室亲王将有言之，天下万世亦将有言之，岂能保其终无据理改而从正者乎？"上犹重违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群臣伏文华殿以请，号哭不起。上闻，使中官宣谕，命众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还者。众官皆曰："死不敢奉诏，且不得命，不敢退。"彭与学士商辂、刘定之进曰："人心如此，实天理所在。望朝廷俯从。"于是中官入奏。上感动，母后亦悟，即传旨谕群臣曰："卿等昨者会议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庙，固朕素志。但圣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终不自安。再三据礼陈乞，所幸圣慈开喻，特赐允诺。卿等其如前议施行，勿有所疑。故谕。"众闻命，咸呼"万岁"而退。

《双槐岁钞》载宪庙时事，颇为详实。今录出之，以俟作史者。成化间，㑹邪杂进，左道乱政，然赖有六臣焉。内阁则商公辂、刘公珝，都宪则王公恕、郑公时，府丞则杨公守随，刑部则有林公俊，忠谠格君，遂得无损于圣政。丙申七月，黑眚伤人，京城骚动，人持兵刃，昼眠夜作。说者曰"阴盛之状"，曰"胡虏之兆"。旬余无敢建言者。刘公首请开言路，上嘉纳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权诡姓名李子龙，谋入内为逆，伏诛。乃开西厂于灵济宫前，诏太监汪

直领官校百余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内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闻。上不省，刘公复疏言：“东厂之说，实自建立北京之初，专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止令内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时权宜，因而不易。今增设西厂，非旧制也。立厂之后，事情纷扰，于国家安危，关系非小。伏望革罢，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渎。”上使怀恩诘责，二公力辩，始诏革去。而商公遂见几告归。太监梁芳进淫巧以荡上心，收买奇玩，引用方术，以录呈异书为名，夤缘传旨与官，已官者辄加超擢。不择儒吏兵民，工贾囚奴，至有脱白除太常卿者，名曰传奉官，多至数千人。而僧道乐工之躐其侪者，又不足数。李孜省、僧继晓尤尊显用事。妖人王臣尝为奸盗，被楚伤胫，号王瘸子。凡物经其目，即能窃去。或手取人财物投水中，辄自袖出。内竖王敬挟臣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棰吏民，吴越大被其害。尝觅金蜈蚣，拷讯无有，里胥通贿乃喜。令置酒游山，酒半，烨烨树间，皆此物也。其幻术类此。至苏州拘诸生，录妖书，陆完辈忿欲击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适王端毅公以巡抚至，疏其罪恶大致激变，攫取财物，元宝至二千余锭。诏窜敬，僇臣于市，传首江南，人皆快之。陕西大饥，郑公巡抚赈济，多所全活。因疏利国伤民五事：尽诚敬以回天意，明理义以杜妖妄，减进贡以苏民困，息传奉以抑侥幸，重名器以待有功。辞多切直，上命谪贵州参政。陕西人哭送，若失父母。传闻至京，上稍厌芳所为。癸卯冬旱，百祷不应。科道交章论芳，上命中官袁琦传旨：“今后内官传奉除官，不问有无敕书，俱复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狱，皆逃自军囚者。余尚未斥，而人已称快。厥明，大雪，人益欢，谓纳谏绌邪，格天之应。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为吏坐赃，杨公以御史巡按，逮问充军。后孜省逃至京师，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还朝，即劾孜省罪恶，不宜典郊庙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监。久之，擢礼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旨访察百官贤否，书小帖，以所赐图书封进。因谮杨公。会公以应天府丞述职，既辞朝矣，忽中官传旨，问吏部何不黜守随？部以廉能对。令具履历揭帖。明日又问吏部服阕添注之由，复令奏闻。乃调外任，左迁知南

宁府。孜省自是引进奸党，排摈忠良。后以工部尚书伏诛。僧继晓者，始以淫术欺诳楚府，事败，走匿京师。其术得售，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发内库银数十万两，西华门外拆毁民居，盖大镇国永昌寺。大臣谏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员外郎备劾芳荐进继晓过恶。上怒，下锦衣狱，责三十，降云南姚州判官。后府经历、吉水张兼素黻论救，亦下狱，贬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变。王公为吏书，言俊、黻忠直。上悟，传旨俱复原职，南京用，而黻已卒于家矣。林公今为云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鹤庆活佛寺，岁久放光，男女争施金箔，即拽而镕之，得金八百两，归诸库。其持正皆此类也。

刘公在内阁，有酒德，善讲经，多谈论，不知者或目为狂躁，然实刚介敢言，潜格君心，后为同官万安刘吉所诬，使逻卒吓之求退。即疏致仕归养，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厂，立威拟于至尊，内外诸臣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辂疏十罪以闻，且云："用此人实系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内臣，焉得危？"太监怀恩传旨，诘责甚厉。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诸近侍，渠敢擅自损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怀恩闻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厂。公后致仕归。刘文安公见其子孙多贤，乃叹曰："某与公同处若干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乎子孙若是。"公应之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也。"

商文毅公辂在内阁时，太监钱能镇守云南，恃宪宗之宠，大肆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无敢言者。公独奏请，推举刚正有为、智识超卓大臣一员，巡抚云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户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为之少苏。及王公举劾能罪，而眉山万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贤不肖相远如此。只此二事，则我朝当事大臣，其功业孰有能与之并者？张南园谓世不传其功业，何耶！

卷之八　史四

徐谦斋作相，终始孝庙一朝。当时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诸人，布列六曹，戴简肃掌都察院事，章枫山、谢方石为两京祭酒，百僚师师，真可谓朝无幸位，野无遗贤。虽则主上明圣，而谦斋之休休有容，诚有所谓“若己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谦斋已去位，中更逆竖乱政，其所以镇压而扑灭之者，犹先朝之旧臣也。故我朝相业，当以谦斋为第一。使北人作相、正直刚果则有之，必求其宽裕弘远若此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盖由孝宗信任之专，而谦斋久于其位故也。苟责效于旦夕，亦安敢望此哉。

我朝列圣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国家有一大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英宗北狩，则生一于肃愍；刘瑾谋逆，则生一杨文襄；宸濠之变，则生一王阳明；武宗南巡，则生一乔白岩；武宗大渐时，江彬阴畜异谋，则生一杨文忠、王晋溪，皆对病之药，手到病除，真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则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国家千万年灵长之祚，亦可以预卜之矣。

闻刘瑾之事武宗，偏听几不可夺。张永太监与杨文襄同提兵讨安化王。文襄在军中语及，因以危言动张永。永回，密陈于武宗，遂从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谋之外廷，是速其变，而祸且不测矣。

《震泽长语》云：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中外奏疏处分，

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阁下，必先与商量，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恣肆，若当时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顾东江言之。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临殁时，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东江亦分得数件。东江子顾伯庸亲对余言之。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当国时，尝冬月五更入朝。至长安街，值崔后渠方在道上酣饮。后渠拱立于轿前，曰："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西涯即下轿，连进数觥，升轿去。时后渠尚为翰林院编修。王元美《艺苑卮言》亦载此一事。夫宰相怜才爱士，脱略势位，如此风流，世岂能多见。

刘野亭自制墓志，其略曰："归之日，有先公敝屋数楹。城之南有别墅一区，田百亩，桑枣榆柳百余株。继又于居舍后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当春暖秋晴，病起意适之时，或驾舆登墅，或张席命舟，徜徉自放于水云林月之际。其所获赐余，则岁分十之三四，以颁诸流离贫饿者。间尝进元嗣，谕之曰：'吾老且病，没之日，勿请葬祭谥

赠，勿干名笔为诔文诗挽。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几四十年，所历非一官，各有所职，今何为不书？’盖予虽以文翰著衔，其所职则启沃辅翼，有关于上下者颇重大，予于是无一能效焉，书之徒以自贻愧也。公孤穹阶，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盖予性峭直狷介，既无功业以为显明之资，又乏低昂以为植立之地，不即去，则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议，并以先所有者而夺之矣。其归而居家，虽杜门谢客，然犹有车马游从之乐，有贫饿周恤之惠，若未能绝意于世者。盖游从之乐，所以章君上之赐，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则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诔之请者，盖无实德而尚虚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余议，冥冥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见先祖考于九泉者，自揣平生无大过尤，此心无少负焉耳。其铭曰：呜呼野亭，胡为而生？胡为而仕？胡为而归？胡为而死？盖其生也，穷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滥皇明之介祉。考诸己，考诸人，则归有余裕。委者还，滥者收，则死获所止。呜呼，世有为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后有为野亭嗟者，曰：‘乃尔乃尔。’”余披诵再三，不觉清风袭人。盖其于大臣进退之义，可谓极明洁矣。考其进阁，是丁卯九月，正晦庵与木斋去国之日也。是时瑾之恶逆方炽，不闻野亭有所论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权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宫讲读恩，温旨勉留，甫一年余。至己巳春，而瑾败。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请而归。时野亭年方六十。未悬车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决于去耳。夫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即圣人所称“绰绰有余裕”者，盖不过此。则野亭者，岂特近代所无，盖加于古人一等矣。

邹东郭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试南省，受知于野亭刘公。逾月，公赐敕扫先茔，亟趋以别。公握手语曰：‘吾归，不复来矣。子，国器也，善自爱。宁直无媚，宁介无通，宁恬无竞。’只此三言，可以观野亭矣。”

野亭归乡，不见客。或劝之，答曰：“谀词巧说，不曾习学，卑

礼谄态，不曾操演。知者谓为粗鄙，不知者且以为简傲。”东廓云：“即公肮脏于山林，其能脂韦于朝著耶！”

余姚士夫与朋友皆言：谢木斋致仕还家，每日与诸女孙斗叶子以消日，常买青州大柿饼、宣州好栗，戏赌以为乐，不问外事。由今观之，木斋真一愚痴老子耳。

张罗峰如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独大狱一事，遗万世笑端。

今世宰相何尝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纳其重贿，则私其亲妮，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张罗峰用叶幼学，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则是营求而得，唯赵大周入阁，出自圣裁。盖穆宗皇帝初登极时，大周为国子祭酒。旧制：天子幸学，则祭酒讲书。是日，大周进讲，言多讽谕，甚为切直。圣上大悦，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刚直有口，遇事辄发，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打发至南京矣。圣上数问：“前日讲书这老儿如何不见？”左右对以“今任南京礼部侍郎。”圣上即有召还之命。不久，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于群枉，故不久而以论罢。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时变，诚亦有之。然其忠诚许国，奋不顾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兽，藜藿不采。朝廷岂可一日缺讽议之臣，留之以箴儆于国可也，何故群挤而力排之？昔晁错喜言事，遂为袁盎所陷。后人作《忠鸟传》以哀之。李令伯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盖从古而然矣。

董紫冈每称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久，弘洲即升，出为某省佥事。时赵大周以阁臣署都察院事，紫冈曰：“岂赵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门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谓大周不宜有此。后壬申岁，见陆敬斋，始得其详。敬斋言：“大周平日深愤边政紊乱，每年将官与挞虏买和，总督虚张报捷，当事者纳其重贿，即滥冒功赏，岁以为常。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胜言者。是岁，陈其学

为总督，有报捷本云：‘某月某日挞虏犯边，总兵赵苛与之抵敌，连胜数阵，即时逐出塞外矣。’继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处于某日失事。’此时将官关节已到京师，又赵苛者，一大臣门下人也，遂置不问。王弘洲发其事，疏中言颇切直。大周即昌言于朝曰：‘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且言‘台省诸人身任国家之重，今分受几车白银黄鼠，即不顾朝廷利害，大臣固当如是耶！’诸老一闻，遂衔之切齿，虽同乡一大臣，亦与抵牾。适有沧州一差住扎京城，以时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资次正该弘洲，论者以为大周私于弘洲，弘洲即升佥事，继遭贬谪，而大周亦蹴言官论罢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论侃侃，此诚曲突徙薪之计。苟突决栋焚，若一时扑灭，犹可言也；或火势太盛，至于蔓延，则将奈何？一犯众怒，遂群挤而力去之。孰谓隆庆一朝，刑政果无缺失耶？

赵大周在内阁日，如杨虞坡冢宰、王南岷都宪，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为言，大周曰：“昔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当时人亦称孔子之名，则我岂得为薄待二人哉！”尝观《双槐岁钞》云：王忠肃翱自总督两广入为太宰，马恭襄昂代公总督。后恭襄入为大司马，忠肃犹呼其名，恭襄未尝不敬诺也。乃知此事，前辈常有之，不以为异。若大周欲行之于今日，岂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谒选至京。时在政府者，乃严介溪与存斋先生、吕南渠三人也。介溪前为南宗伯，时余蒙其赏识。存斋是郡中先达名德，南渠，某是其为南京国子司业时旧门生也，且附其冢嗣葵阳官船到京。葵阳好古重贤，相与款密，故余亦时时往来于三公之家。见介溪之门，每日如市，庶僚之来谒事于小相者，肩摩踵接，与其家人争先出入。时时有三四家人在门外蹙球，视庶僚如无物，唯各堂上至，少逊去耳。有时庶僚满堂，一堂上至，则分投到其家人门房中坐。其家人或弹琴，或围棋，或博塞，分局嬉戏，喧哄竟日，每日如此。存斋先生则其门如水，真可罗雀。某虽其晚进，且姻家，亦未尝见其家人之面。有时下直各官来谒，其通谒者唯李班头一人而已。古人

云："安得门亭长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几近之。盖其于众官之高下大小，与亲识之疏密贤否，其接对之间，无不各当其分。盖虽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见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时至西城，必经先生之门，亦不见其门上有家人出入往来，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门则喧寂相半，然其门下往来者，皆旧亲识也。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时孙忠烈长子锦衣公在朝，故余姚人丛集于京师，皆出入于二家。余每造南渠，见其乡人满坐，有时葵阳以小饭见留，则余以一人杂厕于众余姚人之中，殊觉无意。其或以公事而来者，余见亦罕矣。则其家往来虽多，益见其厚。此皆余所目击者，故直书之，以示后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观矣。

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尝记得小时，余年十六岁，为正德辛巳，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游，其政迹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继，然犹差进士二员来南直隶纂修。二进士皆徐姓，余犹能记之。若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讲求典礼，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兴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璠、王艮作耗，近来倭奴犯境，用兵两次，其有功与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钱粮临阵败北者，何可枚举。倘一时军门奏报不实，或史局传闻失真，专赖纂修官博采舆论，奏闻改正，庶为实录。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县，其分建之由，必有所为：初建议者何人？后废格不行者又何人？当建与否？博访民间之论，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据持循，何至建而废，废而复建，议论纷纭，漫无画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昔年纂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仪部循吉主之。杨长于修书，其立例皆有法。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禄，板不存矣。余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后闻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模样也。

尝观唐时诏令，凡即位改元之诏，其先朝贬窜诸臣，即与量移。量移后方才牵复，牵复后方始收叙。夫此辈皆忠诚许国之人，即日用之犹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无改之道也。既收叙，则升进不论矣。况诸臣当谪居思过之余，蒙恩得释，优游渐进，殊有趣味。若一旦骤致尊显，则岂臣子送死事君之义，其心必不自安。盖不忘旧君者，臣子送死之义，而仰体新君三年无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礼也。岂有旧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靦然处于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干仆，偶得罪于其主，谴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来，任以家政。意气扬扬，偃然自得，揆之人情，于上下彼此，举有未安。

杨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庵先生以礼部郎中升延平太守，时论甚不平之。先是，杨虞坡之子亦以礼部郎中升提学副使。一日，大周面语杨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升他做太守？"杨曰："李在部中，亦无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儿子，因有望，故升做提学。"杨语塞。余观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为容悦，做成套子，而大周独以古道行之，是可谓疾风之劲草矣。其何以容于世哉！后高中玄在吏部，葵庵以调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庵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拥路至不得行。夫冢宰为朝廷择守令，以子育万民。今乃夺民之慈母，苟四方皆若此，可不为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说，有一顺门上内臣，尝语余曰："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变矣。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多要打个弓，盖言罗峰也。后至夏先生，我们只平着眼儿看哩。今严先生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盖屡变屡下矣。"

卷之九　史五

《菽园杂记》云："僧智㬎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予弱冠见之，时年八十余矣。尝语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讨债的。'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事？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的。'夫还债讨债之说，固是佛家绪余，然谓今日士大夫有负朝廷，则确论也。省之不能无愧。"

朝廷于诸大臣有饰终之典，易名锡谥，极其优矣。古者凡定谥，则考功上行状，太常博士作谥议。有不合者，给事中驳奏再议，必求允当，不使名浮于实。其人或有未善，则若荒若炀，皆所不讳。唐、宋以来，此恒典也。我朝稍变其制，大率礼部定谥，而阁下看详施行。列圣亦皆慎重，虽有讳恶之义，然必求其实。如李文达贤、钱文通溥、刘文和珝、汪荣和鋐，皆仿佛其素，不过于褒饰。先帝虽英断特出，独于此不甚加意，故一时之谥，不无逾滥。今上登极，凡先朝大臣未有谥者，皆赐谥，如王阳明之谥文成，杨石斋之谥文忠，可为至当。昔张良谥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阳明之文事武功，可谓成矣，石斋则功在社稷，安得不谓之忠？虽至百世，谁复有异议哉！盖由当事者识见卓绝，一出于至公故也。

国初，承宋、元之后，诸公皆讲学，然人人有物议，独薛文清、王阳明二公，虽使之从祀庙廷，可无愧色。

永乐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元宵节假十日。后壬辰年正月，赐文武群臣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岁以为常。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往观，上闻，遣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曰："聊为贤母欢。"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尝有者。

王忠肃翱，尝至东阁议事。有一从行主事，与左顺门内竖谈笑。公望见，呼之，谓曰："曾读《论语·乡党篇》乎？过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门御榻，岂臣子嬉笑处耶！"乃知前辈读书，真有身体力行之意。且属官有过，即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时所有也。

邹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伟聪悟，弱冠领解首，丁未连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飞流，起西北，亘东南，光芒烛地，蜿蜒如龙，朝宁之间，人马辟易。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适诏天下大小衙门，政务如有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以利弊言之，莫利于君子，莫弊于小人。少师万安，恃权怙宠，殊无厌足；少师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恬无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素志忠贞，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宦官阴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内阁，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陛下岂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纲哉？然一操一纵，卒无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讲也。早朝之后，深居法宫，此心之发，一如事天之时，则天下幸甚。"疏上，不报。弘治己酉，御史汤鼐坐事连及，遂下锦衣狱。议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辞疾不判案，始获免。卒以谪死，时年二十六。

邹汝愚谪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苍梧吴献臣廷举尹顺德令，邑民

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扁曰“谪仙”。其父来视，责以不能禄养，棰之。泣受而不辞。弘治辛亥十月卒，献臣往治其丧。适方伯东山刘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礼待，共资还其丧。献臣自是知名。

吴献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号午门前一月，谪戍。瑾诛，起官为松江同知。后嘉靖初，历官至都御史，巡抚南直隶。余小时初入学，适值公行部至松，尝一望见其颜色。其人躯干短小，黑瘦骨立，且举动轻率，俨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畜小鸡，自种瓜茄。有时正坐堂，忽念及鸡雏，或瓜茄当灌汲，虽徒众盈庭，即弃之入内，俄顷而出，人以为痴。然政体清严，人莫敢犯。且博极群书，至孔庙行香讲书毕，问诸生“五眼鸡”、“三脚猫”故事，诸生无以应者。又《薛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赐诸生，与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吴献臣号东湖，为松江同知。时适刘德滋琬为太守。刘，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后，各佐贰官散至公馆，或私衙中理事，此旧规也。献臣独不去，即侧坐于府堂上。凡太守举动有不当者，即正言不避。性复多虱，有时与太守燕居，辄扪一虱置卓上，周围以唾作一大圈，直视太守曰：“看你走到那里去。”其刚傲凌物如此。此是余先公为粮长，在府县中祗应，盖亲闻见之。

庐陵孙先生鼎，初为松江府学教授，后以御史提督南畿学校。每阅诸生试卷，虽盛暑，或灯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诵，而去取之。侍者请先生解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贵，发轫于此。此时岂无神明在上，与各家祖宗之灵森列左右，小子岂敢不敬！”故事：士子台试见录而赴举者，提学必插花挂红，鼓乐导送。时茂陵北狩之报方至，先生语诸生曰：“天子蒙尘在外，正臣子泣血尝胆之时。小子不敢陷诸生于非礼，花红鼓乐今皆不用。”乃亲送至察院大门而还。

《南园漫录》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当考察时，吏部只欲凭巡按御史考语黜退，公不从。吏部曰：‘我不能担怨。’公私谓志淳

曰：‘果欲如此，吾与子先将御史考核，从其贤者斯可。不可如贵堂上一概从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谓公无私矣。宜孝庙之重之也。”余谓弘治当人才极盛之时，然吏部尚不肯担怨，今日之事，又何待言。

王端毅恕巡抚云南，不挈僮仆，唯行灶一，竹食罗一，服无纱罗，日给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块，菜一把，酱醋皆取主家结状，再无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随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人皆录其词而焚香礼之。

王端毅巡抚云南，回钱塘，吴公诚代之。太监钱能遣都指挥吴亮迎宴于平夷。亮回，能问：“这巡抚比王某何如？”亮曰：“这巡抚十分敬重公公，与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与我作对头，不然，这样巡抚只好与他提草鞋。”

《南园漫录》曰：“王端毅为吏书时，署于门曰：‘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辄曰“贽仪”“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一时帖然无异议。使非真诚积久而孚，亦自不敢书，书之适足以增多口也。余见先后为吏书凡几人矣，竟不敢署门如此，亦各自知也。”

《南园漫录》曰：“弘治初，三原王公为吏书，钧州马公为兵书，同朝。王公长马公十岁。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后，马公以少师兼太子太师为吏书，每对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号，但曰‘老天官’。前辈之谦己敬德如此。”

《南园漫录》曰：“三原王公为吏书时，天台夏进士锳以省亲违限，例当送问。锳以为母不服，且以诗风贡郎中钦。时予为主事，钦据法白公，必欲送问。锳急，因言曰：‘必欲问，有死而已。'锳尝以所为文献公，公甚惜之。命予劝锳，锳曰：‘果不可免，则以进士还官，长归养母而已。’予解之曰：‘子节诚高矣，然已中进士，则不比

隐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长归，任子归矣。倘据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顾不惊令堂乎！’夏遂语塞。还以白公，公喜见于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锳送刑部。又丁宁所遣官善慰谕之。及官回，召予引官面问曰：‘锳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门外，发叹而易衣进矣。’公微笑曰：‘汝在道还使之衣冠乘马否？’官曰：‘然。’公又笑谓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当委曲成之。’公于一进士爱惜保护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谓难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秦誓》言：大臣一无他伎，但休休有容。人之有伎，若己有之，遂能保我子孙黎民。则大臣爱才，岂细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绝无，虽古人亦以为难矣。以余所见，近来唯顾东桥、马西玄二公，见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即称誉不绝口，诚有若己有之之意。夏锳，天台人，号赤城，王石梁先生乡人也。石梁甚重之。尝忆得石梁举其七言律二句云：“双禽自卧青苔巷，一杖惊飞翠竹墙。”此诗亦失之尖新，似南宋人语。惟《咏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于躯，使我未饮先愁无。”颇迭荡可诵，大率是有才者。端毅公爱惜而成全之如此。惜东桥、西玄不曾当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来，宰相唯杨东里、李西涯肯荐士，故二公之贤声特著，亦是百世不朽之业也。严介溪为南宗伯时，余尝见之。其谦虚爱才之意，僾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语诱人，未曾着实举行。或者其夺于小相欤？昔秦桧当国，其子秦熺用事，当时称为小相。大抵骨肉情深，恩能掩义。若不以义自克，能不夺于小相者鲜矣。

冢宰耿公裕，尝曰：吾为礼书时，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其老苍头持枰买油于门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辄面城墙而行，盖愧之也。时耿方代王为冢宰，而心服其贤如此。余谓此特端毅公之一节，亦其最小者耳。然观人正当于其小者，盖其打点不到处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严，耿公之服善，皆前辈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宁不群诋而讪笑之耶！

张南园云：“华容刘东山为兵书时，极意荐才。时张綵为稽勋员外，欲求越次之举，适值北虏火筛张甚，遂以谈兵动刘，刘极推许。余素知綵奸险无学，贪财好色，其谈兵亦妄也，颇不谓然。东山曰：‘吾无才而居此，故急于取才耳。’余言：‘就才之中，须少有行检。若通无行，恐亦不可任。’刘不怿。后竟以佥都御史荐。时泌阳焦公芳为吏书，吴郡王公鏊为吏侍，灵宝许公进初为兵书。焦亦才綵，王、许固不可，乃止。后綵附刘瑾，起为文选郎中，升佥都御史，即转吏侍，竟以瑾事伏诛。忠宣为张綵所欺，固是一时之误。然其言曰：‘吾无才处此，故急于取才。’故是万世之利也。张曲江犹为安禄山所误，于公也何尤。”

刘吉丁外艰，诏赍以羊酒、宝钞，起复视事如故。吉三上疏辞，托贵戚万喜得不允。陈编修音上书，劝其力辞。吉不答。弘治新政，万安尹直以次罢去，吉独不动，倚任尤专。虑科道言之，乃倾身阿结，昏夜款门，蕲免弹劾。建言欲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会诏书举用废滞，吉特为奏升原任给事中贺钦、御史杨珍、部属员外郎林俊，此时吏部已次第拟用，而吉为此以媚众，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风雹发自天寿山，毁瓦伤物，震惊陵寝。上戒谕群臣修省，遣官祭告。于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张昇疏言：“应天之实，当以辅导之臣为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枢机之地故也。”因数吉十罪，且谓“李林甫之蜜口剑腹，贾似道之牢笼言路，合而为一，其患可胜道哉？伏望陛下奋发乾刚，消此阴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为轻薄小人。上命谪昇南京工部员外郎。其同乡何乔新赠以诗曰：“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辞赋吊灵均。”由是人目吉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吉闻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监中一老举人善恢谐者，吉奏凡举人监生三次不中者，不许会试。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亲诰券，吉稽迟俟贿。始恶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犹令有司月给米五石，岁拨人夫八名，降敕护之还乡。频行，京城人拦街指曰："唉，绵花去矣。"昇寻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状元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罗伦、张昇、舒芬也。罗伦论李文达夺情起复，张昇论刘吉，舒芬谏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谓不负大科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罗一峰之高风大节，昭如日星。独张、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故表而著之。

卷之十　史六

我朝列圣培养，贤才辈出，当宪、孝二朝，名臣极多。一时如王端毅、马端肃、彭幸庵诸公，皆有物论。独薛文清、刘忠宣、章文懿三公，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为冢宰，极有风力，诸司畏奉之恐后。自南转北，假一锦衣官之宅以居，以价偿之，坚不肯受。但云："有盐在淮上，乞一书与张都堂获支，足矣。"时在淮上者，张简肃敷华也。张得书云："我知倪冢宰风裁，且吏部，外官所宜奉。第某老矣，行且谋归，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悔沮。

吴少君，名孺子，能诗，无营无欲，一萧然物外人也。是兰溪人。其言章枫山、唐渔石、方寒溪之事甚详。枫山祖居渡渎，在兰溪城外十五里。后去官家居，过客与上司至兰溪者，必出城访之。至者必留饭，虽鸡肉三四品，枫山力不能备，皆族人营办。每一月凡数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废尼寺，上司送与为宅，枫山遂徙居城中，唯旧屋数间而已。寺旧有小楼二间，其卑至于碍冠，枫山终日宴坐其中。枫山作文构思，必起坐绕室中行，纱帻数为所触，枫山亦不知。后年八十六，竟哭于斯，别无营构。

枫山官止祭酒，后以侍郎，尚书起之，皆不应命。家有田二十亩。食指亲丁与家人男妇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终岁当得米三十六石。金华所收又薄，岁入不够其半。客来相见者馈赠，因主人从来不受，而来者亦忘致之矣。时常缺米，则以麦屑置粥饭中。吴少君之父名一源，岁贡生，少从学于枫山。有时往见。枫山是大胡子，饭后必

拂须而出，麦屑尚沾滞须上，拂拭不尽。吴盖亲见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后有天福山。一日，本县勾摄一罪犯，经文懿门前过，迳走入文懿家，从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闹，谓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内中寻索，差人直进文懿卧房内寻。不见，亦从后门上天福山追赶而去。文懿与夫人略不动于色。

章文懿之诚朴，出于天性。吴少君言：其家居，每岁请门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两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专一席，狼餐而尽。若门生续至，则夫人自来益之。夫人平日与门生皆相见。文懿他时只蔬食。盖文懿初非矫强，亦无意必。其诚朴之性，以为有则吃，无则已，顺其自然，适当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积财巨万，犹营求不已。夫人于禀受之初，其财帛金宝皆有分限。如万斛之舟，只可容万斛，更加数斛，则沉矣。唐人小说中，有“掠剩使”之语，言人命中财物，皆有定数，少过其数，则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适满其命中之数而止。夫士夫之意，以为人孰无事，若财货有余，则缓急有济，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财获福之说。夫散财何以获福？亦只是言人积财太多，过其分限，则冥中之神以横事耗蠹其财，若适满其数，则事亦不至矣。然与其先因事以储财，不若预疏财以弥事，此皆先贤权教，欲人之好义而疏财也。夫读书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读书万卷，而独昧于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叹哉！

吴少君曰：“兰溪人言：‘我金华深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为异。’余语之曰：‘君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岂谓今世无此辈人？盖人生之初，其本来面目，无不如此。但一读书知事，涉于世网，富贵之心一动其中，则无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发无复存矣。故山中时有此等人。君试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几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贵耳。”

章朴庵名拯，枫山之侄。释褐为给事中，后官至工部尚书。清操淳朴，略与枫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余四五百金。枫山知之，大不乐，曰："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惭色。

王阳明广东用兵回，经兰溪城下过时，章文懿尚在。阳明往见，在城外即换四人轿，屏去队伍而行。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随行必有队伍也。至文懿家，阳明正南坐。茶后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门生，曾为广中通判，以赃去官，欲带一功以赎前罪。文懿力为之言，阳明曰："无奈报功本已去矣。"然本实未行，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余谓诚朴之人，易为人所欺，然心实无私，言之益见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阔于拘捡，故杨邃庵、石斋、张罗峰物议甚多，如王晋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玉峰希周，状元登第，为南京吏部尚书。适当考察期，时张罗峰当国，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于玉峰。玉峰不听，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后，罗峰言："南京考察不公。"令从公再考。玉峰即上疏言："臣备员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职业，唯考察一事最为重大。故臣自到任以来，即留心体察，颇得其实。今命臣从公再考，则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时所访者，又岂能尽公？显是臣之不职，乞即罢臣，别委一贤明者任之，则庶无亏损于圣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斋中，适玉峰来访衡山。余在屏后窃窥之，见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盖恂恂一长厚君子也。其当事之时，刚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衡山常对人言："我辈皆有过举，惟玉峰混然一纯德人也。"

林见素，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方到京，适文衡山应贡而至，见素首造其馆，遍称之于台省诸公。时乔白岩为太宰，素重见素，乃力为主张授翰林待诏。见素曰："吾此行为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为徒行矣。"

吴匏庵为吏部侍郎时，苏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觐，往见匏庵。匏庵首问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来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苏州有个沈石田，茫无所对。匏庵大不悦，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余何足问。"此犹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则举朝讪笑，以为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来，最重国学，慎选贡徒文行兼备者，积分自广业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洪武乙丑，会试下第举人，与赴礼部不及试，及辞乙榜不就职者，皆得入监。永乐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滥预中试者，近年数多，宜加精选，方升国学。"盖亦选俊法也。景泰改元，诏以边圉孔棘，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而止，然不与馔饩。人甚轻之。成化己丑，进士安邑张瑑当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陕西大饥，复令纳粟入监，两阅月放回依亲。有告愿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方准食粮收拨。其省费如此。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宾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闱，果二公主文柄，论题"仁者与物为体"。玘以"无我则视天下无非我"立说，理既明畅，词亦奇古，参以前后场俱称，遂置首选。连第，入史馆。文名震海内。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

许仲贻穀言：东桥在承天督工时，尝以事至京。介老设燕待之。是日，许适至介老家，介老语许曰："今日请东桥，无人可陪席。子是其门生，可在此一坐。"俄而东桥至，介老南面设一席，在堂之中，北面设一席，在堂之左，偏侧设一席。东桥略不请主人迁席相对。既入坐，东桥嫌酒冷不堪饮，主人命取热酒。酒至，东桥又嫌太热，指顾挥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执礼愈恭。一则能笃于下贤，一则能不怵于贵势，当时盖两贤之。

南京顾横泾璪，字英玉，乃东桥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进士，有重名，为南京兵部武库郎中。格去徐东园锦衣卫带衔之俸。有

一兵官缘事在部，亦亲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横泾重加谴责，立正其罪。在官清严之极，豪发无所私。其先家业亦厚，有槽坊二处，然自奉颇丰。其侄孙孝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干饭、水饭、糜粥之类，无一不备，唯其所指。历官数年，卖来用尽。后以宪副致仕家居。去官后，惟居临街一小楼，扁“寒松斋”，训蒙童数人以自给。霍渭厓是其同年，为南京礼部尚书，拆毁无名庵观。怜其贫，以废寺田百亩资之，坚拒不纳。有时绝粮，东桥赒以斗斛，亦不肯受。东桥日有燕席，绝足不往。有邻家二老人，其小时朋友也，隔数日则召之来，略备蔬蔌，三人相对，尽三四坛而去。

《今言》中载：万治斋《勘处湖广山夷疏》，甚得夷人情状，可著令甲，以为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论崔后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议之。余谓后渠淳朴天至，终瑕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事，诚凤德之衰也。

吴官童，译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拘为奴。十四年，英宗蒙尘，官童闻之泣。方为人牧放，适也先至，叩马以故谕之。久之，也先下马曰：“尔识若君耶？”官童曰：“我君岂有不识者。”于是令从者引见上。上曰：“吴某至，吾无忧也。”相对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国为君者甚众，失一君，复立一君，执之何为？”时英庙与也先不曾相见，盖未有定其礼者。官童复以理谕也先，曰：“尔父某年来朝受某赐，某年又受某赐。尔亦臣也，岂可为宾主礼。”也先设五拜稽颡，复进膳。英庙饮而赐其余，也先饮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车载其妹为英庙配，问于官童，曰：“焉有万乘君而为胡婿耶？后史何以载。却之则拂其情。”乃绐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待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曰：“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以为嫔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译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

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

阿丑乃钟鼓司装戏者，颇机警，善谐谑，亦优旃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论。"主者曰："公论如今无用。"次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如今尽去得。"宪宗微哂而已。若宪宗因此稍加厘正，则于朝政大有所补正。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则滑稽其可少哉！惜乎宪庙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则胡涂亦无用处，唯佻狡躁竞者乃得进耳。

卷之十一　史七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此日即宿于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农家与顾彭山太常庄邻，并其庄上人亲见之。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于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传言欲窥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阳，须筑一坚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阳之所以有关于南京要害者，使丹阳有城，贼人攻丹阳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苟不得丹阳城，越之而来，则南京兵当其前，丹阳兵蹑其后，句容出一兵捣其中，此之谓腹背受敌，兵家所忌，乃必败之道也。故能遥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使苏州兵迎

敌，嘉兴兵蹑之，吴江兵从而捣之，则岂能如此得志哉！今贼至嘉兴，嘉兴坚闭城门，与之一战城下。任其过去，则吴江、苏州当其冲，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若但如此，则丹阳虽有城，亦何益于南京胜负之数哉。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可叹可叹！

倭寇既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余与之言曰："夫倭寇之来，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从常、镇来，则句容其一路也，从宜兴来，则秣陵关其一路也；从太平而来，则江陵镇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今参赞与守备诸公，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皆默识于心。倘一日有警，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于某处拒敌，某将官于某处策应，某将官于某处设伏。待其既至，则与之争利。先占山头，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以逸彼以劳，所以制敌者在我矣。万一不利，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左右合击，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今必待敌人既至，然后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与合战。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伤。若忽与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战之兵气未及定，猝与敌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则万万必败，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公当可言之地，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诸公，后亦颇用其说。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何云："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余云："公无事不出城，何由见之？"何云："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夫既谓之伏，当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游行，潜觅其处，岂可显言于众曰"吾往寻设伏处"耶？谓之机务，恐不如此。

张蒙溪在参赞时，颇好兴建。其所置振武营，后遂启黄林原之变。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所费动以数十万计。然使一朝有事，实分毫无补于朝廷，无救于地方。又以南都形势与各营垒，刻一石碑以传，中间刻城南十二伏，城东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

荆石以一本见遗。余语荆石曰：“《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丽，命元万顷为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之语，高丽即移兵守鸭绿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贬谪万顷。夫谓之曰伏，当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顾可传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当即白之，亟毁其石，无贻有识者之诮。”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岂虞诩增灶之意？盖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诸公或自有见，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岁，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为巢穴，屯扎将一年。本地方劫掠既尽，后往嘉兴、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复归。府县闻之，即遣人纵火，而三家百年营构，尽付烈焰矣。初报至南都，舍弟颇不平，余意色恬然。盖此宅既为倭寇所据，已非我之所有。若烧去房室，彼不能驻足，必往他处，则此处田土尚有人耕种。不然则方将安居乐业于此，而居民远避，田卒污莱，宁有穷已时耶。顾不如烧之为愈。但当事诸公不能烧于倭贼方在之时，而乃烧于倭贼既去之后，此则深为可忿耳。

陆五台从总督幕中回，余问之，曰：“倭贼之在柘林与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设绊索响铃否？”云皆无之。余以为使当事者用计，周遭以铁蒺藜密布，命细作二三人深夜入贼中举火，大军在二里外但鸣锣发喊，则此辈惊动，自相攻击，可以歼尽矣。夫山林险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岂有贼住在人家，淹顿日久，不知用计焚之，但欲白日与之较力，几何其不败衄也哉！

张半洲为总督时，余尝条列数事。时选部属为赞画。仪制郎中盛南桥亦在选中，条列中有肃威刑一事，曰：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旗牌，正欲假以生杀之柄。今逗挠军机，与临阵畏缩，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胜，难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辈杀人耶？”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全千万人也。今独惜败残数十卒，而不念东南被杀者数千万人。此数千万人，独非民命乎？可叹！可叹！

陆五台自赞画幕中返南都，余戏之曰：“公平昔论兵，智略辐辏，此行何寂寂如此？”五台言：“总制公初不令吾辈画策。”余问：“然则要公辈何用？”曰：“终日只理会各处文移耳。”昔日李文饶因维州之事，造筹边楼，终日上楼计算敌人，无论用兵。即今人有构讼者，遇一硬对头，则梳头也计算此对头，吃饭也计算此对头。岂有工夫管闲事？况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岂有不专心计算敌人，而终日理会文移哉！文移纵理会得甚详密，亦何益于胜败之数？则无怪乎总制诸公偾事之接踵也。

今世将官，皆受制于总督，无论赏罚，虽出师之期，亦必请命而行，此甚无谓。盖用兵机宜，在于呼吸之间，正须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适至，则彼之气先夺矣，夫然后可以制胜。今必请之总督，请之巡按，请之兵备，我未及发而彼先知，已自有备。况正合机宜，而或相沮挠，未合机宜，而或加督促，则我之气已夺。虽韩信、李靖复生，欲其制胜，难矣。闻祖宗朝遣大将提兵，则设一都御史，与之督粮，不与兵事，此甚得任将之道。

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若南都之险，唯在长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龙江关，但四五百里；设中原有警，从襄樊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或自淮扬而来，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犹有险可据，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则我已失其险，而朝廷所设重兵十万之众，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毙耳。今江上之守，独操江有少兵，亦甚单弱。南京兵部略不干与，而宿重兵于无用之地，甚非长算。余尝与赵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谋于六科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带管操江。然此议亦未允当。盖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当开府于仪真，督率镇江、仪真等卫军，专一校阅水战。南京于京营中抽选一万余人，给以行粮，以兵部一侍郎领之，亦在江上教习水战。苟一时有事，彼此策应，则长江之守，庶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祖宗根本之地，始为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详，后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议报，兵部推奸避事，惧其委任责成，担子颇重，多方阻之，其议遂寝。

夫以长江之势言之，荆门为之首，狼山为之尾，而九江、安庆是其脊。当使其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然后长江之险始为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观古来战争之时，自中原窥长江者，凡有数处。由南阳、邓州以至襄阳，其一道也，昔刘玄德投荆州，将出樊、邓，三顾孔明于南阳者是也。由夷陵、荆门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刘玄德迫于曹公，走当阳、长坂者是也。自东西蜀出峡，顺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马氏既定蜀，遂取吴，所谓“王濬楼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寿春、合肥出濡须，又一道也，昔孙权徙治秣陵，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夏侯尚围南郡者是也。自凤阳、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邮，以至仪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观涛于广陵，临江而叹曰“长江天堑，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阳湖出湖口而来，亦一道也，昔陈友谅兵夜至石头城者是也。今虽以社稷灵长之福，四海宁晏，固万万无虞，然岂可不预为之虑耶？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所关固甚大，况隔岸即饷道之咽喉也。昔孙恩、卢循，广中之寇，数至京口，尝贻宋武帝以益智粽，宋武帝以续命汤报之，用相嘲调。今广中之寇，颇为猖獗。倘或流劫他处，由福建而犯浙直，则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顷刻间耳。万一稍侵饷道，能不遗当宁南顾之忧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于都城，而不为江上设备者，盖以高皇帝当定鼎之初，南有张士诚、方谷珍，西有陈友谅、陈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遗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云南，方事讨除，未遑远略。至建文朝，则齐黄以书生当国，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损宗藩，不三年而难作。成祖既靖内难，即徙都于燕，又将拓定三边，经制宣大、榆林、延绥诸处，以为门庭之卫，视南方之事为稍缓矣。况天下当二祖创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慑服，罔敢干纪，故承平以至于今。然治久防乱，则讲之正在今日也。盖操江须假以重权，于北京都察院择一有才力者任之，其开府当在仪真，若以为去上流稍远，则或于九江、安庆诸处。其宛子

城与沿江各卫，皆以属之，湖广与九江、苏、常兵备，亦听其调遣节制。则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责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卫所与之绝无相关，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缉捕盗贼，乃一县尉之任，何必设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虽密，略无总统。万一有警，则首尾腹背，分为数截，彼此推调，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馈饷之急，顾当责之谁耶？则亦不可谓之细故也。此固杞人之忧，知不足为社稷至计，聊书之以备采择耳。

卷之十二　史八

庚申岁，南京兵变，殛杀黄侍郎懋官，悬其尸于大中桥牌坊上，大众喧哄，憾犹未释，自下攒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议于中府。大众拥至中府，诸公惶遽无措，逾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驴，奔迸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烧劫，则事不可解，而贻祸于朝廷者不小矣。幸刘诚意招诱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是日，余适携酒于鸡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枪杆击魏国纱帽，诚意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备知其始末。盖黄侍郎在户部，不知大体，但欲为朝廷节省。是岁南京适大疫，死者甚众，各卫支粮时，军士有死者，则报开粮。黄侍郎见各卫粮数内无开粮者，则怒责掌印指挥曰："各卫死人，汝卫中独不死人耶？"此语喧传于里巷中。又军士娶妻，收妻粮者，每一查勘，动经数月。故军士怨入骨髓，则黄侍郎之死，实不为过。但系是朝廷大臣，而军卒擅自杀之，此亦坚冰之渐也，安可置而不问。苟以为罪不加众，当先下一诏令，暴黄侍郎之罪，赦诸军无死。继遣科道二人勘处，封御杖，杖为首者数人其乱逆尤甚者。杖死，然后抚谕诸军，申明约束，晓以大义，则人心自定。若守备与参赞机务者，则受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系以安危，如户部果刻减军粮，当豫先闻奏。若素能抚驯将士，结之以恩，临时晓谕，人必帖服。今既不能发奸于未变之先，又不能弥乱于既变之后，国家大事，几为所败，此虽挫尸，犹不足赎罪。纵时宰私其亲昵，或纳其重贿，犹当逮至京师，罪而释之。余时在南京，日使人侦探，问驾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问，使国法大坏。何以警各镇？何以告四方？何以示

来世耶？

余在南都时，家中因倭寇之变，避难来依，家口颇众。时籴仓米以继食，买军家筹，到仓会支。初到时，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够正数。后渐减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谷几半。又加以黄侍郎之苛细，遂启庚申之变。继此吕沃洲为总督，因见访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时时到仓巡视。各管仓主政初皆遵守约束，收米皆不苟。后一年余，一主政徽州人，在仓收粮，纳乡人之贿，粮只二百余石，而入糠谷几三四十担矣。此仓中人亲为余道之。

余致仕后，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与乡人游处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详。大率两京官各有职掌，与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货物，皆是令家人和买。余初至时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后，时事渐不佳，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至于道中诸公，气焰熏灼，尤为可畏。有一道长，买橙丁一斤，其价和买只五六分耳，皂隶因诈银五六两。南京皂隶，俱是积年，其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其头次来纳者，言其不好，责十板发出。此皂隶持票沿门需索，其家计算：若往交纳，差人要钱；至衙门中，门上皂隶要钱，书办要钱，稍有不到，又受责罚，不如买免为幸。遂出二三钱银与之。一家得银，复至一家，京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遍历各家，而其人遂厌所欲矣。时潘笠江为工部尚书，钱景山为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臣，凡生民惨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视而不言！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官，几二百余员，此风一长，民何以堪？不但军家杀黄侍郎，百姓亦将操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后月余，往见笠江。笠江问：“近来外边事体何如？”余对以：“仍旧如此。”笠江曰：“吾极口与王印岩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须竖一牌于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即参奏革职，皂隶问发边卫充军，庶可以少息此风。但出榜文，何益于事。王掌院亦号清严，有风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燕席，俱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是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人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系死，一人投水死。国家之事，可为寒心。此事余亲见之。

南京一家造厅堂，买过梁一对，乃柏桐者，美材也。巡城某道长方欲制卓，闻之甚喜，即起朵颐之心。遣一人谕意。其家不欲与，不待卜吉，当夜即竖柱，以梁置柱头上，以为可绝其望矣。此道长闻知，即差皂隶领夫役于柱头上放下，一直抬去。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卓，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宴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时杨昆南在科中，余语之曰："公之嚬笑，即可以转移风俗矣。公请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顶，肴五事，令家人买办，于本衙供具。则堂上官谁敢差人办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则各属官谁敢差人办酒？如此，则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资，人人将焚香戴公矣。"此事虽小，然颇任众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门，唯翰林院最清苦，既无职掌，亦无夫役。如公堂酒之类，是自家出银，令家人买办。乙卯年摆瀛洲会，亦是自备银十两，央东城罗兵马设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于皂隶者，故其人狞恶之甚。纵

考功不以之为耳目，然此辈皆积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类又多转相传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长官，但能打皂隶，则为有风力者矣。然数十年来，无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夫天之立君，与人君之所以求贤审官，布列有位者，无非为万万生灵计也。今贪残之人，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靡烂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问，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夫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纵或得实，则于名教虽若有亏，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较之贪墨之徒，相去盖万万矣。今之进退人才者，顾详于此而略于彼，未知何谓也。

金子坤大舆善诗。乃父为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尝对余言："王思献瓒为南祭酒日，尝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约司业夫人同往鸡鸣寺看月。当时法网尚宽，科道无论之者，王亦不以此损名。后官至礼侍，卒谥文定。使在今日，则论者交至矣。"

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亦只是首领官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五经博士则以专经待问，典籍则掌中秘书，侍书则以善书者充，待诏则或以工画，或以能棋，各守技业，以备祗应。独孔目无专职，总领一院之事，以听掌印学士之政，则孔目实首领官也。但翰林院最为近幸，若品级又尊，恐嫌于逼。故学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递降，至待诏秩从九品，则孔目正应为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门，司务只九品，则孔目只应未入流。此皆朝廷亲幸之臣，岂当以品秩为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当有印，则给以条记行亦无不可。

余授官后，见吕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门中，凡有公举，则

自介翁书名起，至汝而止。有公会，则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门中旧规也。”后至翰林访沙孔厅，沙不在，呼衙门中人，访以衙门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虚设，惟阁下老爷到任，或考满日来坐之，余日无人坐。掌印老爷亦只坐侧边第一位。则知此正是大学士衙门，部寺皆带衔，东阁乃其直房耳。又闻孔目常在阁下祗候，凡各官至阁下见阁老者，皆孔目为之通谒。此得之所闻，然南北事体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尔否也。

余在南翰林，独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见官，欲其避马。余曰：“岂有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乃下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参便参，要考察则考察去耳，不能委琐以苟全也。某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体。”卒不避。后吏部亦无奈我何。

余尝元旦至各衙门投刺，刺上书“侍生”。时杜拯为文选郎中，独不受谒，令皂隶送还原帖。因旧规，小九卿衙门属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与彼同是朝廷侍从之臣，且科贡皆正途，即我岁贡时，不知此辈曾入学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学业未必尽能出我上。岂有白头一老儒，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此则某所未能也。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于当事者。明日，书官衔帖，遍送吏部诸公。时赵大周尚在吏部，见官衔帖，怪问之。余语之故。大周曰：“诸人亦大俗，乃欲向公处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尝语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来访，上午辄至，至午将吃饭始去。某造见亦然。每一遇则亹亹论辨，留连不能已。旧规：凡小九卿之属，见小九卿堂上官，皆侧坐。余欲执此礼，先生曰：“人生处世，岂无朋友？我与公，朋友也，幸勿以此处我。”

沈十洲转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至通政司，请先生到衙门署事。先生曰：“有公在，何须我往。”竟不至。后数月，全九山自北来掌院印。

余初至南京，时见五城兵马尚不敢用帷轿，惟乘女轿。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虽遇我辈亦然。不三四年间，凡道上见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者，问之，必兵马也，遂与各衙门官分路扬镳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盖因有一二巡城道长，欲入苞苴，有事发五城兵马勘处，兵马遂为之鹰犬，即为其所持而莫敢谁何之。故托道长之势而恣肆无忌，若此，乃知朝廷之体，皆为此辈人所坏，可惜可惜！

许尚宝仲贻言："吾幼年做秀才时，见亲识人家有事，则以几百钱谢兵马。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大是可骇事。"

余尝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问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余与各部诸公往来，初不见有此。一日，张一梧设客，客满坐。余戏语之曰："你们兵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权三四个月印否？"众皆哄堂。

南京各衙门长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瓯，其宴客行酒，亦只是瓦盏。独盛仪制唐、张兵马凤冈供茶用银箱瓯，行酒用银杯盘，此亦得之创见者也。

辛酉年，余移家来苏后，有人从南京来，余问之，皆言：自贵处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诸不法事大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盖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反者。极而不反，则将奈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盖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担当，能任怨，不计毁誉，终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盖祖宗之法，特设立三法司，凡各衙门之事，干系刑名者，即参送法司，而各衙门不得擅自定罪，无非详刑慎狱之意。今各衙门尚参送，而巡城有事，径发兵马司取供。此则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关科道，谁敢言之。

卷之十三　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于冢宰。冢宰贤则百司得职，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观中世以下，士鲜全才：其严于律己者，每伤于刻；其宽以应物者，常失之通；聪明者，见事速而短于持循；敦笃者，守法坚而缺于裁变；迟钝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权以济事。苟当其材，则尺寸之木皆适于用，若违其任，则虽合抱亦无所施。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识，然后可以无憾。魏刘邵作《人物志》，以九徵论人，其言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刘邵之言参之，则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勋言：我初入仕途时，见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仪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与诸司官不同。今不问其人，但资性伶俐，巧于进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学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夫铨综群才，使贤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务毕举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经术，养士气，使英贤辈出，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学事也。故此二者，所关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势之所趋，虽贤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转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时，过吴门见访。余语之曰：“当

今第一急务，莫过于重守令之选，亦莫过于守令久任。盖守令，亲民之官，故缙绅辈凡有志与朝廷干事，与百姓造福者，独守令可行其志，若迁转太速，则自中才以下，一切怀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后，庶乎民风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令迁转不及三年，则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计矣。故虽极有志意之人，不复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复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则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选科道，当于部属中推举，不当迳用新行取诸人。盖取到天下推官、知县，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后，选其有风力者任科道，则在辇毂之下，与吏部声问相及，其人易知。且扬历中外，必老成练达，与新进骤至通显者不同。或者以为在京城则易于钻刺，恐长奔竞之风。人但知在京城者易于钻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钻刺尤易为力耶。况在内钻刺者，显著而易张，在外钻刺者，隐晦而难见。且往往由径路而进，骤至科道，上司虑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无所顾忌，于政体不无有妨。第三，吏部诸公，当日与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须简要清通，何必插篱竖棘。’今浇竞之徒，凡至吏部打关节者，岂相见时纳贿耶？尽是怀暮夜之金耳。则白昼显然交接，有何不可？况与士大夫接见，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与之言论，或试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则长短亦可立见。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惨舒，其有益于朝廷政体者甚大，又何必以闭关谢客者为得耶？”幼海深以为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转太仆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赃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赃，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赃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不思乱耳。

古称刑乱国用重典，故曰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国之初，当元季法度废弛，专用重典，以肃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余年，当重熙累洽之后，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荡

然无遗。苟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矣。则所谓“纠之以猛”，孔子岂好为苛刻者哉！

余历观前后郡县之政，大率慈仁与刚明者，其得失常相半。盖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泽，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施设岂不截然可观？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撄其锋，鲜不摧折。然亦有误及善类者，则使人亦自难当。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刚明之政，然后为纯全之治，而可与龚、黄、卓、鲁方驾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书》云：“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此皆古圣人之言，载之于经，又以二事相对待而言，正以见二者之均为未善，元无毫厘差别。今之士宦，若咈人以从欲者，世犹以为不是；至于磨棱姑息，侥幸以取一时之誉者，举世皆以为是，失圣人之意矣。

今之抚按先生，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几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孰有过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谱》与顾文僖公《傍秋亭杂记》，凡作吏于苏、松，而与有钱粮之责者不可不人置一册于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由今日论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矣，民安得不贫哉！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亦未必可尽非。但海性既偏执，又不能询谋谘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骤，故遂至于偾事耳。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又寡深识，动辄要煞癞，殊无士大夫之风耳。

海刚峰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丈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

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更一二年，不止东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

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后，复有辨本，疏中言："今满朝皆妇人也。"其言虽为切直，然岂可谓秦无人？夫卿相则雍雍，百僚则侃侃，古盛朝事也。岂有满朝之人，终日忿忿，为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国，固自有道，岂有既斥之妇，依栖门庭，但去寻闹。古无此事，亦是不识体耳。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小时见林小泉廷□为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于剖决。公余多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在门上伺候呈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伍钱。戏子既乐于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处处禁戏乐，百姓贫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纓，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自祖父以来，世代为粮长，垂五十年，后见时事渐不佳，遂告脱此役，此髫齔时也。后余兄弟为博士弟子，郡县与监司诸公皆见赏识，此役遂不及矣。然尝

忆得小时见先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公税八月中皆完，粮长归家安坐。至十月初，又办新岁事矣。先府君每对人言：‘我家五十年当粮长，自脱役之后绝足，无一公差人到门者，盖以五十年内钱粮，无升合亏欠也。’此时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农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弦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奸伪日滋，公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虽缙绅之家，差役沓至，征租索钱之吏，日夕在门，其小心畏慎者，职思其外，终岁惴惴，卧不帖席。此于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君子可以观变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后，渐有逋负之端矣。忆得是欧石冈变“论田加耗”之时也，先府君即曰：“我当粮长时，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钱粮遂不清。第二年即复‘论粮加耗’，而钱粮清纳如旧。”夫下乡粮只五升，其极轻有三升者，正额五升，若加六则正、耗总八升。今每亩加耗一斗，则是纳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于正额，其理已自不通。若上乡，譬如正额三斗，加六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今论亩加一斗，则是止纳四斗，已减八升。若是正额四斗，已减一斗四升矣。夫下乡增重，钱粮不清，亦自有说。若上乡减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盖周文襄公巡抚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待其相狎，则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作《文襄年谱》，所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盖不虚也。今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之意哉！

府县若要钱粮起总，第一须禁粮里侵收。苟能搜访侵收之人，籍没其家产，从重问遣，则钱粮逐年起总矣。盖各里派征钱粮，譬如本户该征白银十两，但纳串二三两与粮里，收去银三四两，则粮里绝不敢至其家催办矣。其间刁猾之徒。又皆观望，以此挟持粮里，粮里复不敢至其家催办，则钱粮何日得清？此皆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资此辈渔猎，或累年侵收，买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负日积，每岁以十数万计。其有告首在官者，但发老人查勘，夤缘买免，复不深究，则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闾阎无赖之徒，有用银二三十两，买充公务粮长者，上亏国课，下残民命，此天地间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爱于此辈哉。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实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着，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卷之十四　史十

夫量田必须先正经界，孟子之论井田，亦曰：“正经界。”先须令各区粮长踏勘，报出某区某图有田几丘。盖东西两乡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为一丘。每丘编作一号，逐丘画作图本。其尖斜凸出凹进之处，照地形画出，攒册，一样二本送道。然后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发一本与丈量官。但总量一丘大数，不必逐片细量。夫总量一丘，则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丘之田，业户非止一人。虽最狡猾之徒，亦谁肯预先出银与众人买嘱耶？则亦可免作弊矣。然后将逐丘步口细数，一一填注送官。官府令善算者总算其图。天字号一丘田几百几十亩，地字号田几百几十亩，逐丘既有总数，然后撮各丘之数为一图总。有图总则撮各图之数为一区总。有区总则撮各区之数为一县总。如是，我已执左契，而一县之田尽在我指掌间矣。然后责令各图里长，聚集业户，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长有业户不到而朦胧量报者，许人告首，处以重罪，亦要取业户连名执结。夫既有一丘总数在官，后须要合着总数。况业户公同在此，若让别人一步，则自家吃亏一步矣，岂有毫发之弊，容于其间哉！余以为力省而功倍，不数月而定矣。

西乡之田，地低而水广，易于车戽。一丘之田，有多至数百亩者，故虽包岸一步，而腹内之田尚多，亦不甚吃亏。若东乡之岸甚高，去水几一丈，田塍稍阔，则车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沟溇间之。若每边包岸一步，则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业之田，能几何哉？其势断不可行。

西乡之田甚得水利，每鱼断一节，常年包银，有多至五六十两者。其寻常河港，与人牵网，亦取利一二十两，今略不问及。而东乡之田，岸下略有茭芦，即飞弓一步。夫些少茭芦，但可以供数日烧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实田起粮？如此冤苦，当何所控诉耶？况业户用钱者，则有茭芦者算作无茭芦，便不飞弓；不用钱者，虽无茭芦，算作有茭芦，便要飞弓。小民无知，何从辨别？是自立名色，自开孔隙，以与公正、良民作骗局矣。东乡又立积水河与鱼池二样名色。积水河则四亩作一亩，鱼池则二亩算一亩。夫积水河本为旱岁救田高乡，若一月无雨，苗必槁死，则国课从何而出？故积水救之，无非为朝廷计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算作实田？今四亩亦包一亩之税矣。鱼池则积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宽，可以养鱼，遂用工本银买鱼苗畜之。若数年多雨，鱼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无水，则数亩之池，车戽立尽，而鱼即槁死。且五六月中，无处可卖，皆臭腐弃去，虽本钱亦无觅处。与西乡鱼断不下种子，而坐收数十金之利者，盖天壤不同矣。今二亩作一亩实田征粮，则人心其何能堪？况今试以积水河为鱼池，鱼池为积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亲至其地踏勘，亦何从辨之？今但凭公正与良民开报，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鱼则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伪，而望一区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鱼，则何伯夷、史鱼之多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终不能无遗憾也。

夫均粮，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处皆已均过，而松江独未者，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

吃麄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文襄巡历既久，目见其如此，故定为三乡粮额加耗之数，以为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则文襄于东乡之民非有亲故，何独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粮为名，盖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为不均也小，既均之后，其为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为民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苏州太守王肃斋仪牵粮，颇称为公。然昆山县高乡之田，粮额加重，田皆抛荒，而甪直一带熟区与之包粮，华亭县清浦荒田亦是熟区包粮。今下乡之粮加重，则田必至抛荒。若要包粮，又未免为上乡之累矣。

孟子曰："夫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今岁均粮之时，偶值水灾，故又创为低薄之说。祖宗时不闻有此，周文襄时不闻有此，何故从空生出？而不知西乡水年之低薄，即旱岁之膏腴也；东乡水年之成熟，即旱岁之斥卤也。然祖宗时与文襄时不立此名色者，盖因校数岁之中，今时立此名色者，但据一时所见也。据一时之见，而欲立万世之规，恐终非谋国之长算也。况东乡田本瘠薄，故粮额原轻，西乡田本膏腴，故粮额原重，今东乡已与西乡包粮甚多，而独于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说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灾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岁，东乡之田一望皆斥卤，则又将重均一番，更立斥卤之名耶？

郑九石为同知时，某甚蒙其知爱。时某尚寓苏州，每归往见，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强公归，以为地方之重。"己巳年，余移家还松，而九石适有量田之命，余即语人曰："九石举止详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爱人，亦欲人人仁爱之，但少刚决，易为人所欺。此举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终为九石之累也。"后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设誓。余闻而笑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况要盟者无信乎。此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谁敢不肃？乃必假之盟誓耶？夫朝廷赫然

显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无据之神，彼亦何惧哉！”卒之法不画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润屋，而粮额加重，小民家家受祸，谤议喧腾。今上司与府县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乐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极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岂无厘正之日耶？

人言：始创低薄之说，盖因当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权势，寻思无计，因与吏胥商榷。一杨姓者偶进此说，遂奋然行之。然此系是朝廷大计，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岂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门一开，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纳贿几万。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谓纵使官府贪残，不过害及一人。稍滥及，亦只是一时而已。若钱粮作弊，飞洒各区，则是家至户到，无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孙孙，赔贿日久，至于转死沟壑，皆由于此。人但言众轻易举，而不知积羽之能折轴耶？阴隲之大，莫甚于此。且此系是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视国法，任其私情，转移自由，轻重在手，则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当与无上者等。则是太祖剥皮楦草之刑，岂非专为此辈耶？若非及今改正，则民怨未息，而将来之事，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闻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说，将田上所免粮补东乡鱼池、积水河之额，俄有调官之报，遂不果行。此是东乡百姓无福也。

余始创为经、纬二册之说，今亦采用之。但当时不曾讲求，失其初意。盖经册是户册，即太祖黄册，以户为主，而田从之。户有定额，而田每年有去来。纬册乃田册也，以田为主，而户从之。田有定额，而业主每岁有更革。田有定额，则粮有定数。每年只将经册内各户平米总数，合着纬册内田粮总数，照会计轻重派粮，则永无飞走隐匿之弊矣。

经册图式：

一户某人。

人几丁。

田几顷几十几亩。

上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中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下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此户册也。即太祖所定黄册。凡征粮编役用之。每年推收过割，各图逐一开注，送县会计其数，查算明白，攒造一册，据此征收，庶无脱漏。若一户而各区纳粮，则吏书得以出入隐弊，而其弊不可胜言矣。是即旧规所谓白册，至十年后大造黄册之时，亦有依据，将第九年之册为主，再加查审，不甚费力。二册俱要各圩里长编造。盖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业户、佃户，里长必自知之。若佃户还此人之租，而田在别人名下，即系诡寄，极易稽查。若里长造册，通同容隐，严为禁约，处以重罪。亦可以革诡寄、影射之弊矣。

纬册图式：

上乡某区田总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某图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中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下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此田册也。各区各圩之田，皆有定额。如有买卖易主，即照经册各人户内扣改佃户姓名，各图查算明白，送县攒造，发与管粮官，将经册内各户上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上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中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中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下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下乡数，查算明白，务要相同，则安得有弊容于间？今不放收除，必要逐区还粮，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征收，甚至一户之田有数十处分纳者，其各户田少之处，亦有止纳一二钱者。烦费百出，且头项太多，官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册之式一定，则奸弊可以尽革，官府何不从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东乡之民勤而耐劳，西乡之民习于骄惰，东乡若经旱灾，女人日夜纺织，男子采梠而食，犹可度命。西乡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毙，此则骄惰害之，实自取也。然长民者无术以驱之勤，独奈何哉。

初立清浦县时，余偶至南京，即往拜东桥。东桥问曰："贵府如何又新创一县？"余对以："青龙地方近太仓州，离府城甚远，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议，以为若立一县，则居民渐密，水利必

通，而荒田渐可成熟矣。故有此举。”东桥即应声言曰：“如此则当先开河，不当先立县。毕竟立县后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县亦寻废。”乃知前辈论事，皆有定识，不肯草率轻有举动也。

青龙，自唐宋以来，是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出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宋时卖官酒，酒务亦在此处。江南所卖官酒，皆于此制造。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

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嘉靖中以为冗员，已经裁省。夫朝廷粮饷，取给东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于农。农之耕种，全赖水利，则治农官其可以为冗员而裁革之耶？今清浦县既立不成，当奏复水利通判，于青龙镇设一衙门，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别有差委，专管水利，则庶乎有所责成，而松江之农事可以无忧矣。

松江之田，高下悬绝。东乡最高，畏旱，西乡最低，畏水。但东乡每年开支流小河，西乡每年筑围岸，而水利之事尽矣。

吕沃洲旧为苏松巡按，后在南京与某交款，喜谈经济。自谓巡按时，以为苏松急务，莫重于水利。故吴松江、白茅塘、七汊港等处，皆亲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画成图本，今藏在苏州府库中。锐意欲开浚诸大河，后不曾到苏、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抚时，曾一开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费不赀。今吴淞江之费，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盖海中皆浑水，潮来时浑水涌入，潮平后，停一时始落，浑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时，均繇内原编有淘河夫银，今不知作何项支销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然毫发无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掳麻叶，诱致汪直，皆其谋也。其破冒钱粮虽多，然其功亦何可终掩哉？一时如曹东村、任复庵，忠勇绝人，然卒无所成。正以其量小惜费，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辈，一切置之不问，而独将任事之人置之于死，籍没其家，则此后谁复与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沿海防守之处，起自吴淞，所历川沙、南汇、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卫营堡，凡五处。中间所设之兵，虽多寡不同，大率每处五百名，五处总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处，大约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给银八钱，则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其所可虑者一也。每领兵饷，则吏胥、队长，蚕食其中，而兵无实惠，此其所可虑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银，渐成骄惰。散操之余，游手生事，因而乱法，此其所可虑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后，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来春重募，亦为重惜兵饷也。然每年新兵，教习武艺，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习骄悍，不能保其无他，此其所可虑者四也。今海上无警，宿兵无用之地，而每年秋粮中加派银数万，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虑者五也。故为今之计，莫善于屯田。某尝计之，每兵一名，给田二十亩，若此处有兵五千，当买田一万亩，大率每年兵银五千，则田价将彀一半，如少，则以各项下赃罚银买添，或更少，则以入官田足之。权其重轻，则所费者少，所省者多，一劳而永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凭里长开报，必须海防府官与把总、指挥，公同拣阅，令其夏秋务农，冬春讲武，是即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如是则兵皆土著，且终岁力作，无暇游手，则不至骄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姓每岁亦省加派银数万。是一举而五虑可以尽去，则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泽门在任时，余偶论及之。泽门曰：“我近日条陈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头一件，独不肯行，不知何也。”

卷之十五　史十一

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嚬一笑，与人自是不同。尝观先儒如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范蜀公《东斋日记》、《邵氏闻见录》、朱弁《曲洧旧闻》，与诸家小说，其所记亦皆一时细事也。故余于前辈之食息言动，虽极委琐者，凡遇其子弟亲旧，必细审而详扣之，必欲得其情实。况识其小者，又不贤之责也。故就其所闻，聊记一二云耳。

刘瑾擅国日，邵二泉先生与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见。此人偶失刘瑾意，瑾大怒，以手将卓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觉蹲倒，遗溺于地。二泉甫出，而苏州汤煎胶继至。瑾与汤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执汤手而入，因指地下湿处，语汤曰："此是你无锡邵宝撒的尿。"盖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恇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则《宋史》载杨文公便液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杨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无反谋，只此一事，虽族灭亦岂为过？此事闻之王雅宜。

顾东桥文誉藉甚，又处都会之地，都下后进皆来请业，与四方之慕从而至者，户外之屦常满。先生喜设客，每四五日即一张燕，余时时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乐，乃教坊乐工也，以筝琶佐觞。有小乐工名杨彬者，颇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诧客曰："蒋南泠诗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发一谈，则乐声中阕，谈竟，乐复作。议论英发，音吐如钟。每一发端，听者倾座，真可谓一代之伟人。

王文恪鏊自内阁归时，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即遣人问之。石田书一绝为谢，诗曰："勇退归来说宰公，此机超出万人中。门前车马多如许，那有心情问病翁。"字墨惨淡，遂为绝笔。后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贤而存旧，今亦不复有此风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惟黄泰泉佐、马西玄汝骥、陈石亭沂与衡山相得甚欢，时共酧唱。乃知薰莸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类也。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故此数公者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耶？此但足发一笑耳。

东桥一日语余曰："昨见严介溪，说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对他说道：'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此亦可谓名言。

许石城言：介老请东桥日，许亦在坐。堂中悬一画，是"月明千里故人来"，乃吴小仙笔也。作揖甫毕，东桥即大声言，曰："此摹本也。真迹在我南京倪清溪家。此画妙甚，若觅得真迹才好。"后上席，戏剧盈庭，教坊乐工约有六七十人。东桥曰："相别数年，今日正要讲话。此辈喧聒，当尽数遣去。"命从人取银五钱赏之。介老父子大为沮丧。后数日，介老即请北京六部诸公，亦有教坊乐与戏子。诸公听命如小生，乐工赏赐各二三两。是日亦请石城在坐，盖所以示意于石城也。不一月，蹙南京长科万枫潭劾罢东桥。万名虞恺，江西人。

刘瑾，陕西人，与康浒西同乡。康在翰林，才望倾天下，瑾欲借之以弹压百僚，故阳为尊礼之。康本疏诞，遂往来其门，实未尝干与政事也，遂终以此废弃，天下共惜之。后自放于声乐，亦简兮诗人之意。吕泾野、马溪田敦厚严正，无所假借，竟与终好，盖亦能亮其心

也。

李空同与韩贯道草疏，极为切直。刘瑾切齿，必欲置之于死，赖康浒西营救而脱。后浒西得罪空同，议论稍过严刻，马中锡作《中山狼传》以诋之。

康对山以状元登第，在馆中声望藉甚。台省诸公得其謦咳以为荣。不久，以忧去。大率翰林官丁忧，其墓文皆请之内阁诸公，此旧例也。对山闻丧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渼陂、段德光作墓志与传。时李西涯方秉海内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对山遂落藉。

东桥言："何大复傲视一世，在京师日，每有燕席，常闭目坐，不与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隶人携圊桶至会所，手挟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志中，其言是卖平天冠者，与作诗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刘晦庵语也。晦庵敦朴质实，不喜文士，故有此语。同时唯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穀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

康浒西得罪，虽则出于罣误，亦由其持身不严，心迹终是难明。昔王振擅朝，以薛文清是其乡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谕旨，必欲其往谢。薛大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谢恩私室，岂薛瑄之所为？"越数月，绝足不往。振衔之甚，必欲置之死。后以事论死，临诣西市，振家厨下一烧火老仆，素淳谨，振颇信听之。忽放声大哭，振问其故。此仆曰："我闻乡里薛卿，人皆呼为薛夫子，若今日论死，满朝必不能容吾辈，明日亦当就戮矣。"振亦感动，文清遂得释。若浒西之去就如此，则瑾乌得而累之哉。

余在南馆，尝问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曾与浒西相会否？"槐野

言：“吾为检讨时，因省觐至家，对山妻家在华州，适来探亲，吾造之。时值其生朝设客，随送一帖见召。吾至妻叔东侍御家，侍御问曰‘明日对山设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请帖。’侍御曰：‘明日对山之客有汝，则不当有我辈，有我辈则不当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后对山遣人来致意，云：‘明日家主要与老爹讲话，须侵晨即来。’吾依期而往，少间，设两席对坐。近午，对山起曰：‘今日老夫贱降，客不可无公。然吾与令亲辈每燕，必有妓乐，不当以此累公。今诸公将至，不敢久留矣。’吾辞出。侍御辈至，歌妓并进，酣饮达旦。”

赵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岁贡为武功学官。大周随任，读书于武功学舍中，少识康对山。今《武功志》中所称赵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对山小时即任诞不羁，其所娶尚夫人甚贤。对山每日游处狭斜中，与夫人大不相洽。后遣之归。而此夫人每日三餐，具淆蔌精酒饭，遣一婢子持至对山家，进其舅姑，无间于寒暑风雨，历三年如一日。大周尊公廉知之，召对山立堂下，噍呵之。故志中云：“余亦数年不直赵先生”者，盖谓此也。后赵先生曲为劝谕，譬之以理，且为康长公道其新妇之贤，无终绝之道。长公夫妇又曲为劝谕，始悔悟，迎夫人归，复为夫妇如初。而志中感赵先生成就之恩，盖不一言而足也。

吕沃洲言：“吾巡按陕西，到武功日，公事毕，命县中携酒夜造康对山。对山以吾持宪，不设乐。相与论文，因及时事，始甲夜至二鼓，殊慨慷可听。乃知此公志业不遂，共抑郁之抱，寓之词曲，将无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与舍弟至南京科举，各携所业见东桥先生。适王雅宜养病于东桥爱日亭中，东桥即携余辈行卷，坐雅宜床前，相与披诵，极口赞赏。故雅宜赠余兄弟诗中备言之。次日即手书帖子来谢云：“今英流自远之日久矣，乃荷高贤谦损之义，倡复古道，钦属钦属。即辰家尊小倦，不获奉谈宴，书帕先致谢私，余容求晤，以尽所怀。不

宣。”爱才好士，今亦不复有此风矣。

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极严，人但见其有里巷小人持饼饵一箬来索书者，欣然纳之，遂以为可凌。尝闻唐王曾以黄金数笏，遣一承奉赍捧来苏，求衡山作画。先生坚拒不纳，竟不见其使，书不肯启封。此承奉逡巡数日而去。

余受官归，双江先生遣一兵官护送而南，托寄衡山与王阳湖二公书，且嘱之曰：“汝归道苏，当为我求衡山一画，汝自作一长歌题其上，寄我可也。”余至苏，首见衡山，致双江之书，坐语欢甚。后及双江求画一事，衡山即变色言，曰：“此人没理，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兵部尚书，便来讨画。”意甚不怿。衡山于士夫中，与阳湖最厚，后见阳湖，道双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怂恿之。阳湖摇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复敢言，竟负双江之托矣。

张石磐鳌山为南直隶提学，其所取文字，专尚清新，一时陈腐者皆被黜。江南文体为之一变。在南京，取文衡山与宗伯昭辈。修书时，吾松徐存翁相公与张掌科方在弱冠，即拔在优等。其巡历松江，适一巡抚刘姓者在松，刘先发石磐，设席饯之，赠以诗曰：“我送中丞君，黄梅三月雨。紫燕语雕梁，滑莺坐春渚。风便快轻帆，花落怨东主。人生贵适意，适意应如许。”诗甚清逸，即当代名家，不能远过。书亦俊健，今写在李塔汇寺壁。石磐乃简肃之子，少为翰林庶吉士；其子凤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闻人，亦国朝一盛事也。

东桥一日问曰：“元朗过苏州，曾见杨南峰不曾？”余对以“不曾”。东桥曰：“若见此老，不要就指望与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见之。我与南峰旧日相与，我升浙江布政时，道出苏州，特往拜之。次日，南峰来答拜。此日府中偶设席相请，南峰坐谈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抽身便起。我送至门外，亦不相别，上轿迳去。我送与雷葛一疋，书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书、葛送还，我曰：‘昨日府中自来催促，不出老夫之意。尊公何故迁怒如此？

书、葛不受也罢，贤侄且请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学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气大率如此。然接其议论，亦自亹亹可听，何可不一见之。”余旧知此老生狞，且某气性疏诞，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为欠事，终不见之。

南峰喜著书，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镜》，有《皇明文宝》，有《地记》诸编，其帙皆数百卷，凡例既备，采摭详博，盖数百年所未见者也。故世皆重之，惜乎皆不传矣。

尝以一素卷求东桥先生书旧作后，题云：“云间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陆也。雅道未丧，其在兹乎！”承以此卷问余旧作，辄录数篇，求为商定。后留雅宜处，作一跋语。雅宜亡后，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处矣。

余求衡山作《语林序》，序中曰：“元朗贯综深博，文词粹精，其所论撰，伟丽宏渊，自足名世，此特其绪余耳。辅谈式艺，要不可以无传也。”先生方严质直，最慎与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轻许一字。某误蒙奖饰，实为过当。故每自砥砺，期以无负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惫，竟无可称。每一思之，面赤发汗。

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凡吴中收藏书画之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迹也。”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举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则先生虽不假位势，而吴人赖以全活者甚众。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聪明强健，如少壮人。方与人书墓志，甫半篇，投笔而逝，无痛苦，无恐怖，此与尸解者何异？孰谓佛家果报无验耶。

王南岷为苏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见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驺从，及门下轿，换巾服，径至衡山书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

是常饭相款，南岷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谈文论艺，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见有此等事矣。

唐人有言："吾不幸生于末世，所不恨者识元紫芝。"余运命蹇薄，不得踔厉霄汉，然幸而当代诸名公每一相见，即倾尽底里，许以入室。如顾东桥、文衡山、马西玄、聂双江、赵大周、王槐野诸公皆是。昔蜀湛严君平、谷口郑子真，唯一杨子云知之，遂不泯于世，余幸有数公之知，亦庶乎可无恨矣。

杨南峰少年举进士，除仪制主事，即欲上疏请释放高墙建庶人子孙。匏庵知之，语南峰曰："汝安得为此族灭事耶？"夺其疏，不得上。南峰以志不得行，即日弃官归。径往小金山读书，数年不入城。其陈义甚高，如此举措，即古人何远？至晚年，骚屑之甚。武宗南巡时，因徐髯仙进《打虎词》以希进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谓"血气既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雅宜自辛卯秋在东桥处见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归，卧疴于石湖之庄，连寄声于张王屋、董紫冈，欲余兄弟一往相见。余与舍弟叔皮即移舟造之。雅宜相见甚欢，饭后送至治平寺作宿。寺距其庄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湖草堂，乃蔡林屋与雅宜兄弟读书处也。适陆幼灵芝亦在寺中，遂相与盘桓数日。每日必请至庄中共饭。尔时雅宜虽病甚，必起坐共谈。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所谈皆前辈旧事，历历如贯珠，议论英发，音吐如钟，仪状标举，神候鲜令，正不知黄叔度、卫叔宝能过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复见此等人。

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然终日相对，唯谈作律诗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当讲者多矣，余心不谓然。然其以清谨持己，以严正守官，一时士宦，罕见其俪。

南京前辈如徐髯仙、许摄泉诸人，许即太常卿仲贻之父，其神情高远，绝无都城纨绮市井之习，亦一时胜士。东桥、石亭诸公甚重之。余小时至南都，数与游处。后窃禄时，二公已亡。每思其人，辄为惘然。

徐髯仙豪爽迭宕，工书能文章，善为歌诗，有声庠序间。后以事见黜，遂为无町畦之行。先朝荐绅中如储柴墟瓘、庄定山昶，皆严正之士。见《柴墟集》中有《与徐子仁书》，极相推与。又见其家藏写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轴，上各书赞。又有以见前辈持己极严，而责人甚恕，犹有古宽大博厚之风。

唐六如中解元日，适有江阴一巨姓徐经者，其富甲江南，是年与六如同乡举，奉六如甚厚，遂同船会试。至京，六如文誉藉甚，公卿造请者阗咽街巷。徐有戏子数人，随从六如，日驰骋于都市中。是时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有润屋之资，其营求他径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疏狂，时漏言语，因此挂误，六如竟除籍。六如才情富丽，今吴中有刻行小集。其诗文皆咄咄逼古人，一至失身后，遂放荡无检，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余，见其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差人来馈物，则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不久而告变矣。盖六如于大节，能了了如此。

余尝访之苏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与衡山虽交款甚厚，后亦不甚相见。家住吴趋坊，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其诗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之句，风流概可想见矣。

卷之十六　史十二

吾松江与苏州连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但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前贤美事，皆湮没不传，余盖伤之焉。今据某闻见所及，聊记数事，恨不能详备也。

太祖时，吾松江始以征聘仕宦于朝者，有朱孟辨。尝观《洪武圣政记》，孟辨以翰林院编修改中书舍人，则知国初尚有中书省为政府。故中书舍人官在编修上也。朱号沧洲生，能诗，工四体书，亦善画。

顾禄字谨中，为太常典簿，以事当法，时太祖初行《洪武正韵》，世人尚未遵用，禄自陈所作诗皆《正韵》。太祖取视之，果然，遂得释。故其诗至今称为《经进集》云。

永乐十八年闰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马麟，湖广；盛颐，江西；俞景周，山东；周克毅，广西。右布政三人：孙豫，山西；江润，河南；艾瑛，浙江。左参政二人：陆免，四川；吴衡，陕西。右参政二人：杨敬，福建；李泰，广东。右参议二人：赵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跻方面极品，尤异事也。相传文皇夜梦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马遍身生鳞，明日引见，其数正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右布政孙豫，松江人，家住郡城东南五十里观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历官省辖，毫发不苟，家甚贫薄，子孙至不能自存，今依余家以居。

二沈学士以善书供奉成祖朝，与中书舍人无锡王孟端同时，三人皆能诗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过之。乃知前辈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则，号自乐；二沈名粲，字民望，号简庵。

蒋性中为给事中，甚清介，贫苦刻厉。家居时，尝驾一小舟入城，止带村仆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进，遣二仆上岸牵挽，蒋自到舟尾刺船。适一粪船过，偶触之。蒋本村朴，乡人不知，大加窘辱。二仆厉声言曰："此是蒋老爹，如何无礼！"蒋骂家人曰："奴材哄人，此处那得个蒋老爹？"促家人牵船径去。

蒋给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浒。有一官船继至，相并，即过船共弈。适有一女子至江边洗圊桶，官随呼隶人缚之。此女甫到家，即闻岸上有哭声。蒋谓是此女畏责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劝解，寻命释之。俄而此女复苏，临别语给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见一舟陵风而去，上有旗号，曰："江湖刘节使。"公遂不敢解维。是日开船者皆覆没。盖公之素行通于神明，故此神来告之耳。

太祖定鼎金陵，其宫殿牌额，各衙门与诸敕建寺观题署，皆詹希源笔也。成祖迁都北平，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笔也。孔阳，松江人，工署书，兼善画。其子晖亦能书，官中书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胜国时，在青龙则有任水监家，小贞有曹云西家，下沙有瞿霆发家，张堰有杨竹西家，陶宅有陶与权家，吕巷有吕璜溪家，祥泽有张家，干巷又有一侯家。吕璜溪即开应奎文会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试毕，铁崖第甲乙。一时文士毕至，倾动三吴。瞿氏即志中所谓"浙西园苑之盛，惟下沙瞿氏为最"者是也。曹云西即所谓"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余不得与其列者"是也。杨竹西即有"不碍云山楼"者是也。余尝见其像，吴绎写像，倪云林布景，元时诸名胜题赞皆满。干巷侯

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禄，其家有盈尺玉观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宝也，拾袭藏之楼上。火炽，主人至楼上取观音，为烟所蔽，不得下，抱观音焚死于楼梯者是也。张氏即有三味轩者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则苏州亦岂敢裂眼争耶？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

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汇萃于此，薰陶渐染之功为多也。

孙道明家于泗泾，乃一市井人也。在胜国时，日唯以抄书为乐。其手抄书几千卷，今尚有流传者，好事者以重价购之。

钱文通小时即有文誉。郡中有一僧名善启，字东白，号晓庵，亦有诗名，能书，乃十大高僧之流亚也。永乐中，召至京，修《永乐大典》。初居延庆寺，后为僧官，住持南禅。周文襄公为巡抚，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禅与启公谈晤。时钱文通为秀才，亦与启公交款。一日，学中散堂后，文通过诣，启公以蓝衫置栏栒上，继而文襄适至，屏当不及。文襄问：是某秀才蓝衫？启公因称文通之才。文襄即请相见，索其旧作观之，大加赏识，遂为相知。后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东东仓基与文通作第宅。今钱氏东门之居，即旧仓基也。

志中言启东白永乐戊子主郡之延庆寺，戊子是永乐六年，则文通为秀才时，正东白修《永乐大典》回，为僧官，住南禅日也。

钱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赡，书学宋仲温，入能品，文誉藉甚，四方以得其文与字者为荣，一时碑版照四裔，可谓盛矣。曾在内学堂教书，怀恩太监出其门下。后恩得时，遂援引以至要路。当时亦有入阁之议，而时望皆归吕文懿、岳蒙泉，毕竟用此二公。盖交结内臣，文通之得力处在此，而损名处亦在此，士君子深当

以此为鉴。

黄汝申名翰，永乐九年进士，于文通为前辈，其诗比文通更为警拔。书学宋克，亦遒劲，其署书端楷庄重，真有佩玉冠冕之意。曾见其“传桂”二字，乃张庄懿登第时所赠扁也，今子孙尚榜于楼中，比詹希源稍丰肥，然自是有丰韵可爱。但其人苛刻刚忿，颇不为乡评所归。志中谓其居家颇自恣，乡邻畏之，常骑白骡入城，见者敛避。盖实录也。

正统间，王雪航桓、陆梦庵润玉同时皆工诗，王有《雪航集》，陆有《梦庵集》。时相城沈氏贞吉、恒吉弟兄同居，家饶于财，是苏州名家，慕陆名，招致家塾，教其子弟。沈石田，贞吉子，即其门生也。

张庄懿是英宗朝进士，选某道御史，方廿七岁，差山东巡按。初到临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标挂低了，掣落其纱帽。时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为非吉兆，左右为之失色。公恬不为意，取纱帽带了，径去。明日，知州锁押此人，送察院请罪。公徐语曰：“此是上司过往去处，今后酒标须挂得高些。”亦不与知州交一言，迳遣出。盖公之宽大仁恕，出于天性，不假修习。

张庄懿为刑部尚书时，散衙后回家路上，遇一醉汉。此人素酗酒无赖，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夺得这老爹藤棍，方见你手段。”此人夺去其一，公亦不问，迳归。此人酒醒，问其妻曰：“昨日醉归，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带一藤棍回。”其夫取视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访之，是张尚书。明日侵晨，头顶此藤，跪在长安街上。少顷公至，双藤缺其一。此人即扣头请死，公命隶人取其棍，竟不问。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韩稚圭何远。

张庄简悦在宪、孝两朝，声望甚重，孝庙深知之。为吏部侍郎时，尝缺尚书，孝庙注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来

言："爷爷要你做天官。我知张侍郎是清官，与人没往来，然手帕亦须送我们一对，在爷爷面前好说话。"庄简不往。中官又差人来言："张侍郎既无人事，帖子亦送我们一个。"竟不往。后马端肃托人去讲，遂补冢宰，张升南京吏部尚书。

张庄简，号定庵，曹宪副时中亦号定庵，盖慕向庄简也。曹居乡严重既不减张，加之乐易和厚，济以风雅，后辈皆乐亲之。寿至八十六。中秋是其诞辰，八十二时，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圆》诗来贺，朝贤属和者数人。后每岁寿日，即押前韵寄至。晚年不与人事，客至则留饮，写字作诗，有萧然物外之意。盖吾松一伟人也。

张庄简致仕家居，端重严毅，与亲识少恩，虽宗族亦不肯假借毫发。庄懿官至兵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荡和易，不设城府，亲友皆蒙其惠。庄简今子孙单弱，亦无显者，独庄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孙，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孙登进士，曾玄孙已四十余，在国学庠序者几十人，郡中称为名族。则知庄简虽持身严正，但保全一己，终鲜及物之仁。庄懿在刑部时，其所奏行新例数十条，至今用之，则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众矣。是以于定国之家，高门待封，严延年之母扫地，以望其丧之至，史册所载报应之速，盖未有显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为德，而法家苟一轻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岂非天之最重者耶。则庄懿之报，实天有意于厚之也。

夏止轩留心经济，其建白甚多，今载在郡志与《名臣录》中。读书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楼帖》二三卷，是宋拓，奇品也。后归之其婿沈氏。沈名霁，字子公，中进士，是南道御史。

钱文通之后则有陈一夔章、侯公矩方、侯公绳直三人，一时皆有诗名。杨君谦《雨夜七人联句记》，一夔、公绳皆与焉，余五人则杨君谦、赵栗夫，吴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士也。

《联句记》中，杨君谦七人，每一人作一小传。《一夔传》中称其好作诗，蕴藉典则，时有真诣语。如咏秋怀云：“人老渐惊生白发，家贫未办买青山。”余以为自然妙句。君语余曰：“作诗须发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盖其推一夔也，可谓至矣。余谓非一夔不能为此言，非君谦不能知此言之妙。

郡志中载：一夔，天顺壬午举于乡。会父丧，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进士第，释褐为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联句记》中七人，各有互相赠答诗。一夔赠赵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豆棚瓜蔓共萧疏。胸中富有书千卷，谁笑家无担石储。”栗夫得诗，连称妙甚。众客传观皆赏，以为雅制。栗夫答云：“风流故与时情别，樗散偏于酒趣深。未老便怀投绂计，知公天性在山林。”注云：“时公雅有长往之志。又王敬止赠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数斗白银浆。五十官卑人不识，时时诗里吐虹光。”一夔答云：“梅黄诗句可争能，素操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处是，龙门寺里一枝藤。”一时七人之中，一夔自当称雄。

侯公绳名直，华亭人，与徐栗夫同年进士。凡待选者将及五年，而后授刑部河南司主事，与赵栗夫同司。初，君为进士时，余访君于安福寓楼，一见君，知为君子。及君既官后，余复两差出，不得恒访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还，性又懒诣人，尝不得数数。余自知其过。然懒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师酬酢既多，又开目则有尘土，骑马往来稠人中，殊无趣向。余性又不解记路及人寓处，皆骤在骤易，非久在京师者，虽问得，不能记也。余尝作手折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废。而诣人家门下问人，苦无健仆。仆亦作南音对人，人答之，殊不肯了了。京师人欲得官人自问，乃肯乐言，余以为难，故多失礼于人。受人刺，有所未答，则终日念之，而京师以此为礼最重，至系喜怒。余深知之，然恒延缓，不能尽一一办也。余以为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

来，惟得诣侯君者二。余以为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时卧病在家，即与一夔、存敬、栗夫来贺，留连入夜乃去，心窃以为君过遇余，不敢当。及会后，余病加益，不出门，未尝遣一介持数字谢君，而近者存敬诸君初欲来时，余未尝敢望君至。及至，则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自然，无贵贱长幼，宜皆知爱之。赵栗夫赠君诗，以为如坐春风中，诚然，诚然。君向与余会赵栗夫家时，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与谈咏，时将及鸡鸣，未散，君次日当引囚，例必早入朝候事，而君未尝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马朝去，众皆以为难及。诸君言：君每会必陪人坐，虽甚久不去，处处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见矣。于此一传，可见公绳立朝，无时俗之态，故见重于南峰如此。然于弘治之间，而士风已自如此，于今也何尤。

郡志中于侯公矩下，称其有文名，不载侯直能诗。今观七人联句中，公绳诗时有佳句，亦无忝于此六人者，乃知前辈皆有实学，不虚事表襮。今吾松为诗文者甚众，笃而论之，未必尽能出公绳右也。

张东海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将入觐，缄纸一箧，索公草书，为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书手役我也。”止书四纸，以塞其请，余纸悉封还。

钱文通旧祀乡贤祠中。郡人以公尝以大红云布作吉服入朝，内竖见而悦之，言于上前，故织染局遂有岁造大红布之例，贻华亭永害。嘉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张西谷所记。

夫名宦、乡贤二祠，盖所以崇德报功，激劝来者，血食庙廷，夫岂细故！名宦则载在祭统，原以五者定之。我朝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劳于江南；府官则太守樊莹经制粮运，同知王源奏减税额，此皆所谓法施于民者；又教授胡存道身卫庙学，以死勤事，此数公者以祀典律之，可以无愧。其余虽循吏辈出，然无关于五者，但当于郡志中载之《名宦传》而已。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谓立德、立功、立言

三者是也。若但做文字，亦非立言之谓。我朝唯张庄简、蒋给事性中、曹定庵、顾东江、孙文简五人。东江人虽病其少隘，然刚方清介，特立独行，亦自难到；文简则厚德绝伦，皆可以为世法。此可谓立德。张庄懿在刑部，奏行条例数十件，著在令甲，夏止轩建白，如临清设兵备，以联络两京之势，朝廷至今行之，可谓立功。如夏止轩作政监，亦足垂世立训。此可谓立言。钱文通则原无此三者，且多物议，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学时，每一祭丁，则众议沸腾，有轻俊好讥议者，临祭时，常以文通神主置于供桌之下，而西谷所谓斥去之者，不知果于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辈在坐，辄戒其子孙曰："吾死后，若有人举我进乡贤祠，必当严拒绝之。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我没这副厚面皮也。"今吾松士大夫子弟亦有为其父祖营求入乡贤祠者，无非欲尊显其父祖之意。此皆贤子孙也，但不入不为辱，苟既入而一有异议，或遭斥去，则辱及其父祖甚矣，是可不详审之哉。万历癸酉，冯南江入乡贤祠，余随郡中诸士夫往奠，见钱文通牌位尚俨然在列，不知西谷何从有此言？或既黜而后有姑息者，复仍旧设之耶？然不可考也。余遍观诸贤，自汉历宋、元千二百余年，不过十余人，我朝二百年中，几四十有赢，乃知列圣陶镕，贤才辈出，固宜彬彬如此。世或谓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然其中不能无臧否优劣，后必有能辨之者。

隆庆辛未十月，太府李葵庵先生行乡饮酒礼。府学推举士夫二人申请：一显宦，一外官有厚赀者，葵庵皆不准行。即于申文后批发云："郡中有里选仕官，积学励行，可范后学者，该学不知其人乎？"庠友陆云山者，有识之士，曰："此必为何柘湖无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葵庵批允。行学敦请，余往面辞二次，葵庵坚欲致之。余是狂生，本不足以尘渎朝廷大典，然余尝谓凡郡县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当率先遵行，以为百姓之望。乡饮固不足为某之重轻，但迩年乡饮皆以请托行贿而得，故非高爵，即富室也。今太府皆废阁不行，而独垂念一寒贱之士，不由学校推举，迳自批行，某何敢自爱，而不成全其美政乎？故勉强应命二次。然当读法升歌之际，仰窥圣祖

垂世立训，举此巨典，而敬老尊贤之礼郑重如此，则凡与斯饮者，能不感发思奋耶？某以谫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觉面赤发汗。故今已辞谢，不敢复出，以久玷清列矣。

卷之十七　史十三

李希颜字原复，与东江同年进士，为人公正刚方，东江甚重之。为云南按察使，卒于官。其属纩时，滇中人见其穿大红袍，乘大轿，抬出衙门。皆以为平昔正直，阴司召作冥官也。

顾东江清，于弘治六年以解元会魁登第。李西涯当国，甚爱之。时吾乡张庄简为吏部侍郎，东江首往谒之。时尚未考馆选，庄简有意欲留在吏部，语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员，今留汝在我部中亦好。"东江曰："某是个书生，但会读几句书耳。于政体恐有未谙。"庄简曰："汝但能照书本上行，几曾见错了。"亦可谓名言。

顾东江丁内艰回日，钱鹤滩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来作享，不同诸士大夫，惟约旧朋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辈。其一人姓张，忘其名，在白龙潭后住，以染作为业，家颇温厚，学虽不逮诸公，然其家好贤，常馆穀诸公者。人持银一钱，买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鹅一鱼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鹤滩来东江家，以片纸起草，取大纸书之者。祭毕，鹤滩坐待，令主人治福物来共食。东江出语云："不得陪诸公坐。"遂进去，诸人食毕而去。可见前辈举动，其真率简质类如此。

东江居丧，既祥后，鹤滩来访，东江留饭，惟杀一鸡，买鱼肉三四品而已。时鹤滩已有酒病，畏见腥气。两人对饮，直至更深。鹤滩要吃黄蚬，时深夜已无卖者。适东江一叔开蚬子行，遂往扣门，取数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顾鹤泾说。顾小时为庠生，年八十余，诚笃人也。余每访以旧事，亲为余道之。

东江居家时，不甚与士大夫来往，虽同年如宋大参恺、张掌科弘，至亦不数相见，独喜与顾味芩曦、戚龙渊韶、张一桂冕诸布衣游处，而与顾尤厚。顾是一老儒，善诗如横云山。诗“野人月黑偷金盎，山鬼天寒泣夜萝”之句，尚为人诵传。东江于士夫中独重周北野佩。东江家居，不泛然交与。其所常会饮者，有张鸿胪东园，乃庄简任子。刘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为刘弹琴者。陈约庵以举人官至州守，居常苦节。诸人皆薄宦，清贫无位势。或者东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东江致仕还家，即筑一傍秋亭在西园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莳蔬也。东江日处其中，课僮仆锄灌。尝见其《农桑辑要》一书，涂抹删改，细书于行间及额上，皆满。余妹婿引至其书房中，见其以药瓢贮各色菜子，悬之梁栋间，无下数十种。夫以侍郎家居，绝足不与外事，闭门闲适，学为老圃，若将终身焉，终始不倦。东江之风流大节，亦过于寻常万万矣。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舆，字廷参，解元登第，为翰林编修，两世通显。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数顷，室庐荒敝，常闭门不与外事。父子皆善诗，今所传有《周氏世鸣集》。

东江小时从张友兰学，后受经义于任孝友先生。二公在东江童幼时，即识拔爱重之。后至显贵，作祠堂于超果寺，岁时奉祀，亦可谓笃于故旧之义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乡以来，世代读书。后有勉之，太祖开进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参政。后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乡举，历官长史，居乡亦简重。前辈如张果庵诰者，其人本无可称，然每一上司至，必约孝友同往相见。孝友不至，终不先入。此尚有前辈之风，今不复见矣。是徐长谷言之。

杨玉峰素刚正，为郎署时，过家。时喻子乾时为松江太守，张燕待之。喻颇风流，与戏子合吃酒，杨即厉声言曰：“喻子乾，此是何

等模样！”喻失色。

玉峰名玮，字伯玉，武宗朝为光禄少卿。武宗好养画眉，中官每日至光禄寺索子鹅头几十，作画眉食。杨对中官言：“今天下民穷财尽，何处讨许多子鹅头？”大加裁损。武宗怒，遣中官诘责，令杨自来回话。杨穿白布褶，跪午门外，遂传旨降二级，调外任用，谪泸州知州。时邓茂七反，林见素方提兵征剿，见素命杨招抚。杨单骑入贼巢，喻以祸福。茂七即时降。

其弟朴庵名粲，嘉靖初为南京考功郎中。时丰南禺为本司主事。丰多才，颇放旷，不守官箴。尝公差过江，带妓女而行。是年适当考察，科道皆在。杨当堂大语曰：“本司主事丰坊颇多物议，当去。”人闻之皆痛快。一时服其严正。

陆文裕在翰林时，充经筵日讲官。一日，讲罢，面奏曰：“今日讲章，非臣原撰，乃经阁臣改纂者。陛下有尧舜之资，当令诸臣各陈所见，则圣德日新，庶无壅蔽之患。”时桂见山当国，文裕责授山西提学副使。

陆文裕公为山西提学时，晋王有一乐工，甚爱奉之。其子学读书，前任副使考送入学。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晋王再四与言，文裕云：“宁可学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学校。”坚意不从。观此二事，文裕之刚决，亦近代之所仅见者也。

孙文简公，盛德绝伦。余家姑女为其甥唐科之妇，唐是都宪公之孙。后科早世，余表姐寡居。文简在京时，每岁时寄至家中节物，如绸绢簪珥之类，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尝不从厚。每年如此，无一年空缺。

东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旦，着不得半点骄；事亲若曾子舆，才成得一个可。”又一春帖云：“以义处事，义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随至。”皆可为近代格言。其孙

子龙，至今悬之堂中。

孙文简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试时，某亦在场屋中，是年偶下第。后相遇于南都，文简语余曰：“主司在场屋中欲求得佳士，甚于士子之求主司，但一时不能知，无可奈何。”言罢，面色通赤。

文简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简纵之，实不然。盖文简天性凝重，虽盛怒亦发恶不出。其有生事者，非纵之，实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来，两世通显。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简历官四十余年，位至宗伯。而临殁之日，几不能殓。此岂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与者皆一时名士。诸公与雪岑往来尺牍，其孙汉阳太守允执勒之于石，其词翰皆可传者也。

磊塘张氏，庄懿公之后，世有厚德，与余家姻连。近因小儿之丧，见其行礼二次，皆可为世人法。盖不但江南所无，当此薄俗，恐海内近亦不能多见也。受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宪副，可谓通显矣。头七时即来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绢直裰，到门，易白绢巾，与四兄弟一同行礼。冲玄、少塘，其亲弟，玄朗其从弟也，拜罢而去。受所兄弟六人，余二人则长兄泾泉，余女孙之舅；从弟冲宇，余侄婿。二人不至，则别欲举奠也。近时人一登甲科，则羞与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凡吊丧，则穿品服，乘显轿，至人家始易素服。此习俗尽然。今受所与弟兄一同行礼，此见其处族党之厚；微服小轿而吊，此可见其处亲戚之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处者，要当以此为法。

后数日，泾泉来举奠，陈设祭品。后泾泉行礼，凡酒与汤饭之类，皆泾泉执奠。其子于善接受捧，置灵几前不用。从人且相惯习，不烦言喻。余问之，则张氏家庙中时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此亦得之创见者。是虽庄懿遗范之善，然子孙能守，亦自不易。

冲宇名仲颐，字士正，在诸昆季中，尤蕴籍有雅致。家有广庭修竹，其书室中窗棂轩敞，书史堆案。每文士至，即延纳谈晤；遇一酒

徒，即与倾倒，颇不择类，有刘公荣、石曼卿之风。若以俗事来告者，非惟不入于心，亦且不关于听，原无此根在内也。盖出尘离垢之士，近代亦罕见其比。且酒茗皆精美，饮酒数升后，益温然可爱。余每入其室，不觉鄙吝都尽。

沈凤峰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儿童斗草社，心如太古结绳时。"凤老和易坦荡，真有苏长公眼中未尝见一不好人之意，遇儿童走卒，亦煦煦然仁爱之。每早起，即作诗写字。稍暇，则粘碎石为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戏剧，即按拍节歌，有不叶，则随句正之。终日无一俗事在心，终岁无一俗人到门。"寿登八十，常如小儿"。此二言盖其实录也。

余《正俗篇》中，极言今世用楪架增高，与竞相崇饰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设客，余亦在坐，见其陈设，除去此等，果子用竹丝合散置数枚，行酒皆瓦盏，虽罚觥亦用新瓷爵。盖狂瞽之言，一时陈其所见，本无足取，而中方遂能相信如此，可以见其勇于从善。苟人皆若此，何患天下无善俗耶？盖士君子读书出身，虽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气，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园最有胜韵，仿佛古人，余小时犹及见之。王以岁贡为太顺训导。其人黑瘦骨立，善书画，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争趋之，其舟次常满。喜歌曲，曾教妆戏者数人，名丹桂者亦有声。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北村为太守，时升任去。余与王大参道甫、杨节推运之蒙其赏识，求书画赠行。此日，西园留饭，有堂屋三楹，中间坐客，两边即寝室。中着侍姬，饭毕，作画。其供笔砚图书者，皆侍姬也，盖有姜白石之风。今无复有此风流矣。

王海槎，今大参白谷之父也。读书博古，为本府医学正术。延名师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与大参联业，即游学于其家塾，馆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后，大参即与余兄弟会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款恳到，出前辈诗文评校竟日。余小时受其教甚多。今白谷名位尊显，为

贤士大夫，则海槎好士之报也。

余家二府君，长君讳嗣，字宗衐；次君讳孝，字宗本。兄弟同居七十年，虽白首犹不异财，以孝友称于郡中。兄弟必共食，虽妯娌亦未尝异餐，七十年如一日。次君尤好学，余兄弟小时，府君每提携游行，必教读《诗》、《书》二经，皆口授，至终卷不须揭本。后延名师，虽重费不惜，郡中诸贤达亦必延致。或具束修，令余兄弟往见，凡可以教余兄弟者，无不曲尽。故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负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间耶！

自汉以后，松江之以诗文著载在郡志者七十五人，其出处载郡志，兹不录。

吴二人：

陆绩　陆景

晋二人：

陆机　陆云

陈一人：

顾野王

唐一人：

陆敬舆

宋十八人：

陈舜俞　任尽言　卫泾

王泰来　任仁发　赵孟俔

卫谦、谦孙刚　朱之纯　许尚

胡琚　田畴　林至

高子凤　朱允恭　卫宗武

储泳　叶汝舟

元十八人：

凌嵒　陆鹏南　陈宏

徐顺孙　曹庆孙　庄萧

周之翰　沈腾　陆居仁

王文泽　陆侗　任晖

董纪　吴哲　管讷

杜隰、隰弟桓　顾彧

国朝二十九人：

袁凯　顾禄　朱芾

陈璧　钱骥　王应隆

周彦才　焦伯诚　陆宗善

任勉之　陈询　沈粲

黄翰　钱溥、溥弟博　夏寅

金铉　张弼　侯方

陈章　陆润玉　王桓

曹泰　朱应祥　钱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陆厚

张年

僧四人：

船子和尚　僧如隐　僧清澧

僧德然

《大雅集》二十八人，志中不载者廿一人：

孙华元实　沈存肯堂　俞镐孟京

钱璧伯全　黄璋仲珍　宋处仁智民

俞俊子俊，号云东　俞庸子中，号凝清

胡谦彦恭　冯以默渊如　钱元方彦直

张以文　沈震伯修　全思诚希贤

许璞叔瑛　张守中子政　郑昕彦昇

释原瀞天镜　释静慧古明

释永彝古鼎

陶南村《家乘》共廿四人，各集未见者十二人：

孙莘季，野华弟　曹宗儒，号鹤林山人

卫仁近叔刚　陆褧有章　倪枢德中

沈铉文举　余寅景晨　曹绍继善

钱应庚　卫仁复　倪权

王应亨嘉会

《鼓吹续编》廿一人，别集未见者二十人：

邵伯宣，复孺子　章昞如　钱士修

钱复亨，号讲馀，教授　钱子良

沈度　黄黼　邵永宁昇远

李昇　章公瑾　张宸，号端居

陆铉鼎臣　吴凯原凯，号芸碧

赵楫　蔡廷珪仲全　王徵

董源长源　陈景祺　陈景容

李彦文，号敢斋

《江湖耆旧集》二人：

许穆　蔡昶上海

《明诗粹选》五人，俱已见志中。

《诗家精选》廿一人，诸集所未见者十二人：

陶振子昌　张逢吉　奚伯镇

夏正　陆宗　潘克温

姚民　谈甫　沈骥

孙怡　刘瑜　张迪

《声文会选》十五人，俱已见别集。

《皇明风雅》廿二人，诸集未见者二人：

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玉》四十一人，诸集未见者廿九人：

张璞廷采，号友山　陈机应辰，号草亭

金锐汝潜，训导　林荣廷宠，同知

焦善可欲　曹鼎时用　计琼

吴晟汝器　姚舜民，号默轩

张衎敬先，主事　孙怡廷愉，学正

曹元复初　曹椿希彩　杨显德昭

张元凯舜臣　陆铨以行俱华亭

邵弘远，号桐江　黄宏，号病鹤

强顺，号勤斋　刘恒，号听潮

钱祐汝吉　朱恩泽民　黄谨韬庵

陆殷尚质　高云汝升　姚谏，正言

陆晋卿，号松云　姚谟嘉言俱上海

释瑞永常

《明音类选》共九人，诸集未见者二人：

顾清　朱豹

自国初以来诸集未见者七人：

曹知白贞素，号云西　任叔实，有《松乡集》

陶九成，号南村　邵亨贞复孺

钱鼐，号艾衲　李至刚

周舆　张悦，有《定庵集》

曹时中，有《宜晚集》　曹时信

凡游寓如任叔实、邵亨贞、陶九成、李至刚遂家松江者，已入郡人。内若杨铁崖、钱曲江、张梦辰、张思廉辈暂寓者，不录。

卷之十八　杂纪一

传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贤者，于大节断无亏损，然小闲出入，或多有之。此皆亵漫之事，非有关于作史。然贤者之嚬笑，与人自是不同。昔袁粲见王景文而叹曰："景文非但风流可悦，虽餔啜亦复可观。"故于诸公细事，亦复记之，以示来者。作《杂纪》一卷。

《中庸》之举九经，其一曰："体群臣"，又曰："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余观唐宋以来，仕宦皆有旬休。盖治官九日，则赐一日洗沐，今世所言上瀚、中瀚、下瀚，即本于此。盖以初旬休日为上瀚，中旬休日为中瀚，下旬休日为下瀚也。夫人生处世，孰无取乐自适之心，难道一入仕路，即使之剖杯杓，弃交游，一切皆禁绝之耶？故洗沐一日，乃使之少得自适其私。其体之也，可谓至矣。故古之在官者，皆有善政。其即吾圣人所谓报礼重者，非耶？

白太傅之诗，亦可称诗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说皆不载，独《长庆集》有之。其《郡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诗云："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晏频。下车已二月，开筵始今晨。初黔军厨突，一拂郡榻尘。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萍醅箬溪酹，水脍松江鳞。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气已春。众宾勿遽起，群僚且逡巡。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此诗亦自情真语实。

其《初到郡斋呈吴中诸客》云："待还公事了，亦拟乐吾身。"

其《宿湖中诗》云："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泛太湖寄微之》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夜游西武丘寺落句》云："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自注云："容满蝉态十妓从游也。""香花助罗绮，钟梵避笙歌。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观此诸诗，白太傅可谓无隐情矣。虽由当时法网疏阔，亦足以见白傅之诚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苏、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于此，则论者交至矣。是岂朝廷之意，皆由当事者不知大体，不顺人情，好以苛细责人？卒之近世，亦鲜以循吏称者，岂上之人所以体之者，有不至欤？然不知责其细，适所以遗其大也。

昔孝宗皇帝尝问一内侍云："今各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功夫饮酒？"内侍答云："常是夜间饮酒。"孝宗曰："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那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两京尽然，虽风雪寒凛之夕，半夜叫灯，未尝缺乏。乃知孝庙体悉群臣，可谓备极。故德泽在人，至今犹念之不忘。若今之当事者，皆能推广此心，每事如此，则诸人有不尽心王事者耶。

东桥好谑。余丁酉春至南都，见东桥，求先公墓文，即往见西玄。此时西玄为南祭酒，东桥升湖广巡抚，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见过。西玄先来，后东桥继至。二公因讲六科原是通政司属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东桥复留坐。少顷，东桥问曰："元朗晓得西玄的诨名么？"余对以不知。东桥曰："翰林唤做马二姐。"盖东桥阔大爽朗，于小闲处不甚点检也。一日与存老偶话及，存老云："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诨名，如陈石亭唤做陈木匠，邝某唤做邝响马，皆以其状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爱，状若

处女，故有此称，而东桥偶及之，盖非谑西玄也。”

存斋先生为编修时，进京。过吴门时，王南岷为苏州太守设席相款，独请衡山同席，盖重存斋先生也。衡山见余，每道存斋与罗念庵资质纯粹，独不喜唐荆川。

余造衡山，常径至其书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以早饭后即往。先生问：“曾吃早饭未？”余对以“虽曾吃过，老先生未吃，当陪老先生再吃些”。上午必用点心，乃饼饵之类，亦旋做者。午饭必设酒。先生不甚饮，初上坐，即连啜二杯。若坐久，客饮数酌之后，复连饮二杯。若更久，亦复如是。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则竟日亦不厌倦。至晡，复进一面饭，余即告退。闻点灯时，尚吃粥二瓯。余在苏州住数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尺寸。

戊午年到家，返南京，过无锡。与华补庵约来岁同至苏州，与衡山先生做九十，时余尚住南京。己未三月，依期而发。至无锡，已昏黑，即差人往补庵家问讯。云：“老爹往苏州去了。”余曰：“岂补庵负约，乃先期而往耶？”再往问之，曰：“文老爹作故，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丧去了。”次日早发，抵暮到射渎口，遇补庵，即过补庵舟，相与伤叹者久之。补庵命置酒，复回舟至虎丘，携壶榼，饮剑池上。余时携一善筝歌者，补庵令人遍至伎家觅筝，竟不能得。留连倾倒，半夜别去。

钱同爱少年时，一日请衡山泛石湖，雇游山船以行。唤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开，呼此伎出见。衡山仓惶求去，同爱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无计。同爱平生极好洁，有米南宫、倪云林之癖，衡山真率，不甚点检服饰，其足纨甚臭，至不可向迩。衡山即脱去袜，以足纨玩弄，遂披拂于同爱头面上。同爱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徐髯仙少有异才，在庠序赫然有声，南都诸公甚重之。然跅跑不

羁，卒以诖误落籍。后武宗南巡，献乐府，遂得供奉。武宗数幸其家，在其晚静阁上打鱼，随驾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与上同卧起。官以锦衣卫镇抚，赐飞鱼服，亦异数也。后武宗晏驾，几及于祸。赖诸公素知之，力为保全，遂得释放还家。

北方士夫淳朴有古风，不虚作声势。余受业师沈人杰以举人为临颍县教谕，其子庠生沈公勇随父在任，县中如南坞贾阁老则希出其下，如赵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卿寺，一至宪副，亦有文章，刻《研冈集》者是也，皆以进士官至通显，然佻脱之甚。时时从学前过，则呼沈公勇曰："沈二哥，我们大家去打个瓶伙。"即同至酒店中，唤酒保取酒。酒保持黄酒一大角，下生葱蒜两盘，即团坐而饮。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须要些下饭。"三人曰："这嚐子吃下饭，占了肚肠，怎生吃酒？"命酒保炒半斤肉来，沈自吃肉，三人都不下箸。

陆俨山尝至关中，以对山旧同在馆中，特往诣之相见，共谈旧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欷歔者久之。

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渼陂《杜甫游春》杂剧，其所谓李林甫者，盖指西涯也。

尝问大周云："老先生与杨升庵同乡，亦常相见否？"大周曰："升庵在家时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见。后升庵谪戍住札泸州，是云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头也。四川士夫进京。皆至此处下船，在泸州尝一见之。升庵下笔则亹亹不竭，然不善谈，对人言甚謇涩。其服饰举动，似苏州一贵公子。"

有客从山东来者，云："李中麓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继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贤。中麓每日或按乐，或与童子蹴球，或斗棋。客至，则命酒。宦资虽厚，然不入府县，别无调

度。”与东南士夫求田问舍，得陇望蜀者，未知孰贤？

王元美言：“余兵备青州时，曾一造李中麓。中麓开燕相款，其所出戏子，皆老苍头也，歌亦不甚叶。自言有善歌者数人，俱遣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饮酒，皆用伎乐。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马西玄丁忧回去。亦与唱家吃酒。”余谓：“西玄方严清谨，必无此事。或者流传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闺壶女人，皆晓音乐。自江以北皆然。扬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绝高。

孙太初过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见，大为延誉。太初诗格本高，又仪状轩举，丰神俊异，后声望遂出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举动故为诡异，亦欲以沽名也。尝见黄淳父言：“寒溪初至苏州时，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则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肴膳，命主人买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炽薪，手自烹饪调齐。或以小罗檠贮干脯一二物出之，与主人共饮。其音吐谈议，亦能动人。留连竟日，至暮然后去。”

方寒溪好洁，举动皆异于人，其坐处常铺一鹿皮簟足。

寒溪颇尚气，其所居与章朴庵住宅相近。方氏门前有一皎皎滩，朴庵与有司讨来种芦，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鸠聚族人与章家大哄，朴庵不敢与争。

方寒溪有口好辩。唐渔石以养亲还家，有一女孙，其母族朱氏求婚，渔石坚意不许。朱氏无计，乃谋之于寒溪。寒溪往见，问曰：“令亲朱氏求婚，公何故不许？公以养亲乞归，今不许母家之婚，恐伤太夫人心，非乞归本意也。”渔石无以应，勉强许之。后渔石起官，有一秀才与寒溪邻居，平日于渔石素疏，且其人亦不足往别

者。渔石过往造之，经寒溪门，不投一刺，乃所以示意于寒溪也。寒溪作一诗送行，中一联云：“富贵当风烛，功名下濑船。”语亦涉讥。

风俗日坏，可忧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惟顾念子孙，不能无老妪态。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上策也，杜门穷经，应举听命，次策也；舍此则无策矣。吾儿玄之，略涉经史，乐亲善人，似可与进者。第其性不谐俗，故归而结庐海上，修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业耳。旧有一春联云：“诵诗读书，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耕田凿井，守此而为羲皇之民。”庐成，携子孙同处其中，尤不负初志。但时事惨恶，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嘉靖中，袁泽门在郡时，忽喧传二句云：“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盖泽门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东，颇相厚昵，时有曲室之饮，故当时遂有此谣。人以为沈玄览所造，遂以事捕之，廋死狱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讥议，然此谣实不知其果出于沈否也。余尝记得小时闻有一对云：“马去侯来齐作聂张；仲贤良是太守喻公。”时沈尚未生，盖马骕、侯自明为同知，聂瓒、齐鉴为通判，而知县则张仲贤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遁。后孔太守在任时，聂双江初到，只有“三耳无闻，一孔不窍”之谣。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贪酷，拚得重参；华亭县知县清廉，允宜光荐”之对。时潘天泉为同知，潘名仲骖，倪东洲为华亭尹，倪名光荐故也。是非之公，毫发不爽，岂当时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贤圣之君，则令士传言。庶人谤子产之不毁乡校，正欲以闻谤也，今乃陷之以死，是何无人道耶？

卷之十九　子一

自《六经》之外，世之学者，各以其道术名家。虽《语》、《孟》、《学》、《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学最正，而其言与《六经》相参，当与《六经》并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亲得孔氏之传，而《大学》、《中庸》、《孟子》三书，则《论语》之翼也，故今世亦与《论语》并行。自余枝分派别，太史公定著为六家，则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者是也。后此枝渐繁，流渐广益，以纵横、兵、农、医、卜之类，又别为九流，而其目遂不可胜举矣。余取其最著者论之，仲长统有言："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虽无讥焉，可也。"凡子之类，自十九至二十，共二卷。

《老子》首章读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句。名，句。可名，非常名。无，句。名天地之始；句。有，句。名万物之母。句。故常无，句。欲以观其妙；句。常有，句。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今世之读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名。句。无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句。万物之母。句。故常无欲，句。以观其妙，句。常有欲，句。以观其窍。"此读于义颇不协，必当以前所读者为正。

王弼《易经注》渊微玄着，正所谓要言不烦者也，至其注《老子》，便觉冗长，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而《世说》以为何平叔见王注精奇，乃神伏者，何耶？或者今《道藏经》所传非辅嗣旧本也。何平叔《道》、《德》二论，世亦不传矣。

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立变，化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则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讥其进道德而黜儒术。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谓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谓道云者，如黄帝、广成子之类皆是也。今世并不传其说，独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庄子》一书，遂与《六经》并行，谓之三教，历万世而不灭，则亦何可轻议之哉！

阮籍《通老子论》曰：“道法自然，《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玄之又玄”注，钟会曰：“幽冥晦昧，故谓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无者也。”傅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马光曰：“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

《玄牝之门》章注，王弼曰：“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与太极同体，故谓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见其形；欲言亡耶，万物以生。故曰‘绵绵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劳’也，故曰‘不勤’。”

严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见。如云：“肝胆为胡越，眉目为齐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亿万而道王之，众灵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处而圣人王之，羽者翔虚而神凤王之，毛者蹠实而麒麟王之，鳞者水居而神龙王之，介者深处而灵龟王之，百川益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为福匠，默为害工，进为妖式，退为孽容。”尝鼎一脔，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钟会曰：“光而不耀，浊而不昧，绳绳其无系，泛泛乎其无薄也。微妙难名，终归于无物。”

《归根曰静》章注，王弼曰：“凡有起于虚，动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各反其始，归根则静也。”

《绝圣弃智》章注，司马光曰：“属，着也。圣智、仁义、巧利，皆古之善道，由后世徒用之，以为文饰，而内诚不足，故令三者皆着于民，而丧其实也。”

《重为轻根》章注，王弼曰：“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

《上德不德》章注，钟会曰：“体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诸家注皆不能发其义。《韩非·解老》卷中亦有论“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语亦未明。唯苏子由注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言之。能尽其天年，以正命而终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岁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压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贼其生，是皆暴横，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动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岂非生死之道九，其入于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其义甚长。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若不能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荣而但守辱，则《老子》乃一无识无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为雄，知白而不为白，能荣而但守其辱，然后为《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绝无佳者，唯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二卷，颇能发《老子》之趣。余家旧有抄本，今久已失去。近代王顺渠、薛西原有《老子忆》、《老子集解》二书刻行。

庄子盖本于老子，则知老子者，宜莫若庄子矣。《庄子·天下篇》，其论诸家道术，则以关尹与老子并列，其言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俱。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

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尝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庄子自叙其道术，则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为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抃无伤也；其辞虽参差，淑诡可观。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黄帝、广成之说，唯《庄子》中载其数语，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其言皆与《老子》相出入，亦是《庄子》书中精神最发露处。

罗勉道《庄子循本序》曰：“《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

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语，非后世所能晓。然尚有可征者。如‘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获，见《仪礼》。‘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乃古之天子春有解祠，见《汉·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犹周王侯之子称‘门子’。‘义台’乃仪台，郑司农云：‘故书仪为义。’‘其脰肩肩’，见《考工记》‘梓人为磬文数目顛脛’。肩即顛字。如此类不一，而士无古学，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奇处妙绝’，又乌识所谓奇妙。千八百载作者之意，郁而未伸，剽窃之用，转而多误。”

《庄子·逍遥》，旧是难处，诸名贤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后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注之所未尽。

《庄子》注莫过于郭象，世谓“非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盖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然郭象妙处正在于此。夫《庄子》之言，谬悠奔放，莫识端倪，非俗学之所能窥。而郭

象之注，直以玄谈发其旨趣。盖晋人之谈，略去文词，直究宗本，非若后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释，得其支节而已。苟以是求之，则郭象之言，可迎刃而解。浅见者不知，遂为此过谈，可笑可笑。如吕惠卿、王雱、陈祥道、陈碧虚、赵虚斋、刘概、林疑独、吴俦诸人之注，与成法师《疏》，范无隐《讲语》，林鬳斋《口义》，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庄子发题》、李士表《十论》，恐亦不足以发南华老仙之趣。唯山谷《内篇论》能见一斑。

杨升庵言："邵康节云：《庄子·盗跖篇》，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无之何。'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杨龟山曰：《逍遥》一篇，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愚谓能以此意读《庄子》，则所谓圆机之士。若世之病《庄子》者，皆不善读《庄子》者也。"

黄山谷《庄子·内篇论》曰："庄周《内书》七篇，法度甚严。彼鹍鹏之大，鸠鷃之细，均为有累于物，而不能逍遥，唯体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游》。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大块噫气，万窍殊声，吾是以见万物之情状。俗学者心窥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齐道之不著，论不明也，故作《齐物论》。生生之厚，动而之死地，立于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论以为命，其不中也，因论以为智。养生者，谢养生而养其生之主，几乎无死地矣，故作《养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谓之宇；往来不穷，古者谓之宙。以宇观人间，以宙观世，而我无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来。以德业与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间世》。有德者之验，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锋相直，岂巧力之谓哉！予得其母，不取于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则有宗，物则有师，可以为众父者，不可以为众父父，故作《大宗师》。尧、舜出而应帝，汤、武出而应王，彼求我以是，与我此名，彼俗学者因以尘埃秕糠据见四子，故作《应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耳。由庄周以来，未见赏音者。晚得向秀、郭

象，陷庄周为齐物之书，闵闵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读《老》《庄》时，黄几复数为余言：‘庄周虽名老氏训传，要为非得，庄周后世亦难入其斩伐。俗学以尊黄帝尧舜孔子，自杨雄不足以知之。’”

黄几复《消摇义》曰：“消如阳动而冰消，虽耗也而不竭。其本摇者，如舟行而水摇，虽动也，而不伤其内。游世若此，唯体道者能之。”

东坡《庄子祠堂记》云：“《史记》言‘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蹠》、《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周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覆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庄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庄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让王》、《盗跖》、《渔父》、《说剑》四篇，真是后人剿入

者。盖《庄子》之书，其妙在于谬悠俶诡，不可以常理窥，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为苏公勘破，今若细观，则迥然自别，盖不待论而知其伪矣。

朱子曰："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做事。观其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诸人语，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谓知者过之也。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

《关尹子》，余家旧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来叶，今已失去，亦不能举其词。观庄子数言，大率不出此矣。

尝得苏东坡注《广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录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时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为"六子"，老、庄、列是道，荀、杨，文中，儒家也。

杨升庵云："庄子愤世嫉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未尝非尧舜也，非彼假尧舜之道，而流为之哙者也；未尝罪汤武也，罪彼假汤武之道而流为白公者也；未尝毁孔子也，毁彼假孔子之道而流为子夏、子张氏之贱儒者也。"此升庵为庄子文饰。然庄子本意，实不如此。盖庄子之论，恢谲博达，自有此一种道术，又何必与之文饰？文饰而庄子之意盭矣。孰谓升庵为知庄子者哉！

升庵云："庄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诗》《礼》发冢者矣。'《诗》《礼》发冢，谈性理而钓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犹未殄。使一世之人吞声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庄子而复生于今，其愤世嫉邪之论将不止于此矣。"

杨升庵云："庄子曰：'各有仪则之谓性。'此即《诗·蒸民》之旨也。后人未易可到。贾谊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气之所会。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其所谓'润厚而胶'者，今人名物之坚者曰'有性'，不坚者曰'无性'之谓也。王辅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经纬》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秽；魄者，白也，性以治内。'赵台卿曰：'情性相与表里。'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韩婴曰：'卵之性为雏，不粥不孚则不成为雏。茧之性为丝，不瀹不练则不成为丝。'陈抟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无异，而辞旨尤渊。宋人乃谓汉、唐人说道理如说梦，诬矣。"

杨升庵云："洪容斋尝录《檀弓》注之奇者于《随笔》。予爱郭象注《庄子》之奇，亦录出之。如《逍遥篇》云：'大鹏之与斥鷃，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养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纳养而命续；前火非后火，故为薪而火传。'又'以死生为梦寐，以形骸为逆旅'。又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又云：'通彼而不丧我，即所谓惠而不费也。'又云：'天性在，天窦乃开。'又云：'尧有亢龙之喻，舜有卷娄之谈，周公类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吕以声兼刑，玄黄以色兼质。'又云：'生之所以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语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凋于秋天。'"

"坏植散群"，说者不一。范无隐云：植者边境植木以为界，如榆关柳塞之类。"坏植散群"则撤戍罢兵，邻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乐毅书》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广注谓："燕之疆界移于齐之汶水。"按此范说为长。"解其天弢，隳其天帙。"林疑独云："人生束缚于亲爱，如弓之在弢，如玉之在帙。"吕惠卿曰："解弢则弛张莫拘，隳帙则卷舒无碍。"庄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本性

也。”《大学》曰：“安而后能虑。”《中庸》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佛氏之所谓“定”“慧”，亦是理也。司马子微曰：“‘恬’‘知’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

杨升庵云：“安，虑也；诚，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会族玄通，无古今，无华夷，而符合浑融，谓其窃吾说以文彼挟，夫琐儒之见也。”

夫子之告叶公者，下颜子一等矣。蘧伯告颜阖，又下于夫子告子高一等。惟颜子至命尽神，故足以发夫子“心斋”“坐忘”之论。叶公子高则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怀，故但告以谨传命、全臣节而已。然子高未至于徇人忘己也。阖则既知蒯聩之不可传，而欲传之，伯玉见其势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论，非为传之道也。此虽《庄子》寓言，然皆因人而为论高下，孰谓《庄子》之漫为此语邪。

林疑独曰：“临人以德，则未能冥乎道；画地而趋，则未能藏其迹。”

郭象注《庄子》云：“暖焉若春阳之自和，故深荣者不谢；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栗。”又云：“寄去不乐者，寄来则荒矣。”杨升庵曰：“此皆俊语也。”晋人语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韵致乎？

张光叔曰：“《庄子》云：‘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盖言天机所动，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虽无足，行疾于蚿。蛇行虽疾于蚿，岂如风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风虽疾而胜大，岂若目视所到，为最疾。目视若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广大胜，唯圣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人论心之问，曰：‘心之虚灵无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则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百世之未来，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灵，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才发念，便到那里。神妙如此，却不去养他。自

旦至暮，只管展转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觉。’此说通远极妙。《庄子》是从譬喻上说来，故今人猝看难晓。余谓《庄子》不肯说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称八儒三墨；以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为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为矜庄之儒，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以禹行而舜趋，为子张氏之贱儒；歉然终日不言，为子夏氏之贱儒；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为子游氏之贱儒，则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后，其门弟子各得圣人之一体，自立门户，则吾道亦自枝分派别矣。即子夏教于西河，一传而为田子方，再传而为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书，其毒遂流于天下。吾圣人之末流，犹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书，而禽滑厘、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谓“三墨”者，则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为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为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称《墨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则以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墨，而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为别是一种道术，而以宋钘、尹文当之。《韩非子》之别“三墨”，则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钘并言，则是二家道术元相近，互为出入者也。

《庄子》之论墨，曰：“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汉书》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其论墨氏之道术，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于殊涂，诸子百家盖甚众矣，未有与孔子并称者。然独称“孔、墨”，又云“儒、墨”者，何耶？盖诸子之中，独墨氏最近于儒，但俭而太固，又兼爱而略无等差，一失其中行，遂与吾儒大戾耳。

墨子之学，其道大觳，有类于禹，故亟称禹之道，犹许行治农，而遂为神农之言者也。其始皆本于古之圣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远而愈失其真矣。

《史记》曰：墨子，盖墨翟，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荀子以子弓与仲尼并称，而尊之甚至。子弓或者即仲弓欤？盖孔子于诸人中，独许仲弓以“南面”，知不同于群弟子矣。同时又有馯臂子弓，他无所见，恐不足以当此。

孔丛子，乃魏安厘王时人，孔子之后。其道术守其家法，盖儒家者流也。

春秋时有《曾子》、《子思》二书，或者出于其门人所记，言多舛驳，故不行于世耳。

又有《邓析书》、《王孙子新书》、《阙子》、《尸子》、《鲁连子》、《文子》，《范子计然》、《田俅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纵横之流也。

卷之二十　子二

自三皇降而为帝，天下不复有皇矣；五帝降而为王，天下不复有帝矣；三王降而为霸，天下不复有王矣。然霸之后，岂复有霸哉？仲尼之门，羞称五霸，盖以其疑于王，故严为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称霸，则霸亦岂可以易言哉！今世开口便说纯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于霸者何如也？然五霸以齐桓为称首，而齐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尝以仁许人，独称管仲曰"仁"，盖深与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于《六经》，齐桓定霸之迹，载在《管子》。今观《管子》一书，自《牧民》以至《轻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管子解》、《管子轻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国强兵，取威定霸者，具在于是，是皆施之而有实效者也。则春秋战国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记·伯夷传》之后，即立《管夷吾传》，传中载其所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数语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

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故曰：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得。是故意气定。”此数言，亦似道家语。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战国诸人，唯功利是图，其能知礼义廉耻者，盖亦鲜矣。

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于治理，使有天下者举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岂特霸齐而已哉！

《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呲，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则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齐者，未必专于用墨，然观其宗庙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则亦俭而过苦，其术则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骈、慎到诸人是也。韩非有《韩非子》，申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书》，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书。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断于法，国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庄子以概乎皆尝有闻许之。余观其说，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说固自有此种道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于就功者，不觉入于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与法争者，是矣。至以尊贤为贤与君争者，是何等语耶？李斯信之，遂启坑儒之祸。呜呼，此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非耶？

余观《慎子》之书，亦有切实最关于治理处。其言曰："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真可谓善于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地广者德厚。"其言博大，不专于刻急。

又曰："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从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反己自正。"其说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关尹子》、《尹文子》、《子华子》、《鹖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师，但其书不似周初人语，或者是伪书也。

太史公之论韩非曰："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谓深得韩非之要矣。

韩非病治国者，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说难》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术，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灭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后，遂大背其师说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世或疑之。今观《韩非》书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论赞中曰：申、韩苛察惨刻，"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知韩非元出于老子。

《韩非子》云："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人，学杂反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为尧、舜既无参验，是不足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效于目前者为得。呜呼，其卒至于亡国灭身，不亦宜哉。

《韩子》曰："规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纬文琐语》曰："战国文章，孟子、庄周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余人莫及。"

《申子》与《商君书》皆《韩非》之类，然其连类比事，不逮《韩非》远甚。

《商君书》曰："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则是其术专以急功利为首也。

阴阳家有《洪范五行传》、《黄帝占》、《师旷占》、《京氏占》、《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及《天官书》、《律历志》、《五行志》诸篇。

纵横家，今《鬼谷子》、《苏子》、《樗里子》、《战国策》诸书皆是。

兵家莫过于《孙武子》，其余《六韬》、《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玄女战经》、《尉繚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素书》之类，皆出其下。

《史记》中有环渊、接子、邹衍、邹奭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邹奭》十二篇。"

《史记》又有《劇子》、《尸子》。刘向《别录》曰："尸子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书二十篇，凡六万余言。"

《艺文志》有《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婴，齐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医家如《素问》中《内经》与《灵枢经》之类，盖深明于阴阳之数，而深文隐义，亦非后人可及。纵不出于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仓公所传，而本之于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则《八十一难》，亦皆古先圣贤之书，皆能知气运之流变，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浅深，治疗之先后。必能知此，则处方投剂，可以取效。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

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

汉有张仲景，世称为医之圣。盖以其深明《素》《难》，兼晓气运也。王叔和有《脉经》，则精通脉理；刘河间专言火，有《原病式》；张子和论汗、吐、下三法，有《儒门事亲》；李东垣以脾胃为主，有《脾胃论》；朱丹溪则言气、血、痰，皆因前人所未发，各申其见，以补其所不及，学者当会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为主，则是气、血、痰三者，为足以尽天下之病哉。

世有《神农书》，盖孔门如樊迟请学稼，孟子时则许行为神农之言，或者是此辈假托为之耳。元魏贾氏有《农桑要术》，后有东鲁王氏《农书》，大率皆农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传》与焦贡《易林》、郭璞《洞林》、《风角占》诸书，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书》，《艺文类聚》引用，当是唐已前书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举。

《吕氏春秋》乃吕不韦之客所著。盖吕不韦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书以自名家。故门下之客，共成此书。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语；又出于众人之手，言多舛驳。

汉兴，高祖时则陆贾上《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其言谓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语》曰："君子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芸于野。"若果能此，则去皞皞之风不远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

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

文帝时有《贾谊新书》，大率皆论治，即以《政事书》演绎而广之者也。先儒谓谊通达国体，又其书所言如《铸钱》、《储蓄》、《劝种》、《宿麦》诸篇，则其学或本于《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术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谓其出于董子，然其言多祀祥谶纬，或者其本之《春秋》，而杂出于《洪范·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来从之游，遂共为此书。盖杂出于儒、道、名、法诸家，天时、地理，无不贯综；博大弘衍，可谓极备。但其言舛驳不伦，亦以其成于众手也。

桓次公《盐铁论》，盖次公见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诸文学与之辩难，言兴利固自有源，不专在刻。其言盖亦本之《管子》。

刘向《说苑》、《新序》，盖儒家者流。其所载春秋战国之事，连类比事，成一家之言。于汉儒中最为雅驯。

汉末有杨子云。子云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拟《易》，作《法言》，以拟《论语》。而韩昌黎至比之荀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也，大醇而小疵。”

苏子瞻云：“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东汉有桓谭《新论》、王节信《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王充《论衡》，魏有徐幹《中论》。所言虽各有意见，然不以道术名家，谓之曰“论”，固自别于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续诗》，有《元经》，以续《春秋》，其《中说》亦所以拟《论语》。观其所论，皆本之王道，当亦不在荀卿、杨雄之下。其道虽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门人薛收、房乔、魏徵、李靖辈，遂以其学用之于唐，佐太宗开太平之业。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于“六籍”，其犹奴隶也。夫“六籍”，《六经》也，苟得为其奴隶，则亦得以窥圣人之门墙，而非离经叛道者矣。

汉有《邹子》，书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邹长倩与公孙弘书者是也；有《秦子》，载孔文举刑哭父、赏盗麦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谧书也；有《郭子》，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语，及刘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汉晋时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术闻，盖道家者流。

卷之二十一　释道一

列儒、释、道为三教，不知起于何时。尝观北齐时，有问“三教优劣”于李士谦者，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问者不能难；又唐时，凡皇帝万寿节，则择吾儒中之有慧辩者，与和尚、道士登坛设难。则是其来已千二百年矣。夫历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灭者，是岂欲灭之而不能？将无能之而其道自不可灭耶？黄山谷言：“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盖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释教之所以大明于世者，亦赖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时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载皆吾儒文字中之阐扬释教者。宋张商英亦有《护法论》，唐、宋人文章妙丽，而深明内典者，莫过于白太傅、苏端明、黄太史，其言亦足以弘明大教，故取其文数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语，则载在《老庄篇》中，兹不录。自二十一以至二十二，共二卷。

佛氏之教，自东汉末流入震旦，遂芽蘖于此矣。其初犹未蔓延，然其道实清虚玄远，士君子之性资高旷，易为所染，不觉浸浸入于其中。至典午氏，一时诸胜流辈，喜谈名理，而佛氏之教奕奕玄胜，故竞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谢太傅叔侄、刘尹、王长史、郄嘉宾、许玄度诸人，与支道林、竺法深、法汰、于法开、高座、法冈诸道人，往复论难，研核宗本，其理愈为精深，而佛教始大行于中国矣。

清谈肇于东汉末，至魏而盛。魏时如何晏、王弼、钟会、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辈，乐于诞傲，遂专崇《庄子》。盖《庄子》虽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

非，齐得丧，正与诞放者合。及其诞放之极，卒致五胡之祸，而过江诸公遂以清虚玄远为宗，而盛谈释典矣。

夫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即老氏之教；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即释氏之教也。今世不谓二氏与杨、墨同，然天地间自有此二种道理。吾圣人之教，其即所谓执中而能权者耶！

夫佛氏所谓“三乘”者，一曰“声闻乘”，二曰“缘觉乘”，三曰“菩萨乘”。声闻者，罗汉也；悟诸谛而得道缘觉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缘而得道菩萨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罗汉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辟支佛得道，或闻因缘而解，或听环佩而得悟，神能独达，故以缘觉为名；菩萨方便，则止行六度，真教则通修万行，功不为己，志存广济，故以大道为名。

夫释家不但“三乘”以菩萨乘为大乘，而诸经亦以《法华经》为大乘法宝者，盖诸经皆有所主，各执一偏，如《金刚经》只说空，《小品经》只说智慧，《圆觉经》只说平等，《维摩经》只说净名，此所谓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华经》所言者“六波罗蜜”也。六者，六度。波罗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罗”，尸罗者，精进也。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为舟，般若为导，导则俱绝有相之流，升无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则通修万行，广济一切，岂一支半解之悟可得并语哉！

佛氏所谓“六通”“三明”，经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见远方之色。二曰天耳通，闻鄣外之声。三曰身通，飞行隐显。四曰他心通，水镜万虑。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脱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宿命则过去心之明也；因天眼发未来之智，则未来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无所不有。如《维

摩经》说富楼那为新学比丘说小乘法时，维摩诘为富楼那言：“此比丘久发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识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殖众德本，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此所谓宿命通者，非耶？佛图澄乳傍有一孔，以絮塞之。夜间读经，拔去此絮，则光照一室；又以麻油杂燕脂涂掌，千里外事，彻见掌中，此所谓天眼通者，非耶？鸠摩罗什听塔上铃声，则知国之兴废，此所谓天耳通者，非耶？达摩知梁之将亡，遂踏芦渡江而去。宝誌公每行游市中，其锡杖上常悬剪刀一把，尺一条，拂子一柄，镜一面。夫剪者，齐也；尺者，梁也，拂者，陈也；镜者，明也。盖言其身历齐梁陈三朝。誌公本葬灵谷，至我朝，太祖因其处与孝陵有妨，遂迁其骨塔于鸡鸣山。皆以先识其身后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发，此所谓未来心之明者，非耶？盖其神通灵异，有不可以理推者，则所谓六通三明，岂顾神其说以欺后世哉？然此佛家谓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为贵也。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经中要旨。昔有人于五祖处参学回，偶诵此二语，六祖惠能于道中闻之，有动于中，遂往参礼。时五祖道场中法侣云集。惟惠能了悟，遂传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经文之义。盖“应无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则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断灭相矣。故要时时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珑透彻，应变无方。若有所住，即为有主。有主则碍，故不可住。至后又云：“应生无所住心。”此义晓然易见矣。此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谓《心经》者，亦是不知出经之由，故谬呼之耳。盖此本是《大般若经》，因其卷数太多，猝难寻究，故撮其旨要而为此经。以“心”为名，盖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晋世出经目》亦有《阿毗昙心出经》，序云：“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领，咏歌之微言。源流广大，管综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况‘般

若’者，为六度之导师，而此经亦领其宗会，故亦以心名之。”言其为《大般若经》之心，则心字属在上，当呼为“般若波罗蜜多心”，而“经”字则其总称耳，何故直呼为《心经》？今举世人皆念《心经》，失其本旨，则义何由明？惟晁文元深于内典，其《法藏碎金》称《般若心经》，盖得出经之由矣。

《莲经》内《观音普门品》，其所说偈语，不但理胜，即于本教中亦大有阐扬。昔李文正公初见某禅师，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师不即对。文正忿然不悦，复詈声而问。师曰：“即此便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文正于言下大悟。盖人一恶念生，即见诸恶趣，如刀山、枷钮、毒咒之类是也。唯念观音之力，即生善念。善念生者，恶念即灭。恶念灭者，恶趣亦灭。其言何等圆妙！虽吾宣尼老师而在，犹当北面，世欲轻议之者，何耶？

《四十（三）［二］章经》极为浅俗，而世共宗尚之，以为佛之所说，不知何谓！

经云：“无有一善从懒惰懈怠中得，无有一法从骄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

心禅师曰：“若不见性，则祖师密语，尽成外书；若见性，则魔说狐禅，皆为密语。”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会得时，即如六祖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既悟，则此一句亦便应舍。若会不得时，则无论五千四十八部，虽五万四千，亦何益于大教耶？

《法藏碎金》云：“世间俗士，而为名利缠缚，嗜欲缠缚，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为空缠缚，法缠缚，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缠缚，谓之解脱，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乐，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导引，贵乎动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

也。一心检摄，贵乎静久，久必凝明，此禅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愿以无所住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窥测。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壶丘子末后之相。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观慧忠国师末后之心。”此语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尝疑《庄子》与佛氏，其理说到至处时，有相合者。晁文元之论内典，亦常与《庄子》相出入。盖因晋时诸贤，最深于《庄子》；又喜谈佛。而诸道人皆与之研核论难，寻究宗极。夫理到至处，本无不同，而出经者又诸道人也。盖佛之出世，虽在庄子前，而佛经之入中土，在庄子后，则假借以相缘饰，或未可知也。

唐宋诸公如李文正、黄山谷，于教中极有精诣处。白太傅、苏端明，只是个脱洒。然脱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黄山谷《与王子飞书》云：“人固与忧乐俱生者也。于其中有简择取舍，以至六凿相攘，日寻干戈。古之学道，深探其本，以无诤三昧治之，所以万事随缘，是安乐法。读书万卷，谈道如悬河，而不知此，所谓书肆说铃耳。子茂遂羸顿如此，亦是胸中不浩浩耳。密师温克，盖得其兄范公江海之一勺耳，恨公不识范公也。”

山谷《与廖宣叔书》云：“见所惠简，喜承体力渐胜，所论忧患无种，夺人生理，诚如来示。夫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此八物，无明种子也。人从无明种子中生，连皮带骨，岂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观之，则人与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脚？’细思熟念，烦恼从何处来？有益于事，有益于身否？八风之波，渺然无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种种计较，欲利恶衰，怒毁喜誉，求称避讥，厌苦逐乐，得丧又自有宿因，决不可以计较而得。然且猿腾马逐，至于澌尽而后休，不可谓智也。所欲知近道之涂，亦穷

于是。”

黄山谷谈禅，极有透彻处，一时诸人皆不能及。如《答茂衡通判书》云：“不犯灵叟，无不可为。若沉滞寂空，不恤世谛，则为不回心钝罗汉，殊无用处也。”此语甚有妙解。即《诸尊宿语录》中，恐亦不可多得。

苏长公在惠州，与参寥书曰：“自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数起，数为世乐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则庶乎能自药其病者也。比世之讳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问曰：“太史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将机锋触人，最易开悟。若吾儒，便费许多辞说。

黄山谷言：“儒者常论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而儒者尝欲合而轧之，是真何理哉？”

卷之二十二　释道二

白太傅云："夫开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蜜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白太傅《与济法师书》曰："昨者顶谒时，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许重讨论。今经典间未谕者，其义有二，欲面问答。恐彼此卒卒，语言不尽，故粗形于文字，愿详览之。敬伫报章，以开未悟，所望所望。佛以无上大慧，观一切众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说方便法，故为阐提说十善法，为小乘说四谛法，为中乘说十二因缘法，为大乘说六波罗蜜法，皆对病根，救以良药，此盖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为小乘人说大乘法，心则狂乱，狐疑不信，所谓无以大海内于牛迹也？若为大乘人说小乘法，是以秽食置于宝器，所谓彼自无创，勿伤之也？故《维摩经》总其义云：'为大医王，应病与药。'又《首楞严三昧经》云：'不先思量而说何法，随其所应而说法'，正是此义耳。犹恐说法者不随人之根性也。故又《法华

经戒》云：‘若但赞佛乘，众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独虑说者不能救病，亦惧闻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则佛之付嘱岂不丁宁也。何则？《法王经》云：‘若定根基，为小乘人说小乘法，为阐提人说阐提法，是断佛性，是灭佛身，是说法人当历百千万劫，堕诸地狱，从佛出世，犹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无舌，获如是报。何以故？众生之性，即是佛性。从本已来，无有增减。云何于中分别病药？’又云：‘于诸法中，若说高下，即名邪说。其口当破，其舌当裂。何以故？一切众生，心垢同一垢，心净同一净。众生若病，应同一病，众生须药，应同一药。若说多法，即名颠倒。何以故？为妄分别拆善恶法、破一切法故，随基说法断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坏之义也。又《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金刚三昧经》云：‘皆以一味道终，不以小乘无有诸杂味，犹如一雨润。’据此后三经，则与前三经，义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维摩诘》谓富楼那云：‘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又云：‘不观人根，不应说法。’夫以富楼那之通慧，又亲奉如来为大弟子，尚未能观知人心，而后说法乎？设使观知人心，若彼发小乘心，而为说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观彼心，而率己意说，又可乎？既未能观，与默然不说，又可乎？若云：依义又依语，则上六经之义序相违反，其将孰依乎？若云：依《了义经》，则三世诸佛，一切善法，皆从此六经出，孰名为《不了义经》乎？况诸经中，与《维摩》、《法华》、《首楞严》之说同者，非一也，与《法王》、《金刚》、《金刚三昧》之说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举。故于二义中，各举三经。此六经，皆上人常所讲读者，今故引以为问，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问法于上人，上人或能观知其心，或未能观知其心，将应病与药而为说耶？将同一病一药而为说耶？若应病与药，是有高下，是有杂味，即反《法王》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获如上所说之罪报矣！若同一病一药为说，必当说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赞佛乘，且不随应心，且不救病，即反《维摩》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使众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来语。如来是真语，实语，不诳语，不异语者，今随此则反彼，顺彼则逆此，设有问者，上人其

将何法以对焉？此其未谕者一也。又‘五阴’者，色、受、想、行、识是也。十二因缘者，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病苦忧悲苦恼是也。夫五阴、十二因缘，盖一法也，盖一义也。略言之，则为五；详言之，则为十二。虽名数多少或殊，其于伦次转迁，合同条贯。今五阴中，则色、受、想、行、识相次，而十二缘中，则行、识、色、入、触、受、相缘。一则色在行前，一则色次行后，正序之既不类，逆伦之又不同。若谓佛次第而言，则不应有此杂乱；若谓佛偶然而说，则不当名为因缘。前后不伦，其义安在？此其未谕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后学宗师，就出家中，又以说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义，合而通之。仍望指陈，著于翰墨。”

苏东坡《胜相院经藏记》云：“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龙背负而出，及诸小龙纠结环绕，诸化菩萨及护法神镇守其门，天魔鬼神各执其物，以御不祥。是诸众宝及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诸相，变化无穷，不假言语，自然显见，苦空无我，无量妙法。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如众饥人，入于太仓，虽未得食，已有饱意。又如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更能取米，作无碍饭，恣食取饱，自然不饥。又能取药，以疗众病，众病有尽，而药无穷，须臾之间，无病可疗。以是因缘，度无量众。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及诸结习，而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黼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今舍此业，作宝藏偈，愿

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我游众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谕。我今说此偈，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间，洗我千劫罪。”

黄山谷《普觉禅寺转轮藏记》云：“法界门中，无孤单法，起则全起。古人陈迹，无坏灭性，用则日新。惟去本之日远，不知法所从来，遂令色像峥嵘，心目流转。故说法者滥于邪师，听法者穷乎不信耳。普觉禅师楚金，既作经藏，以书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觉，破屋数十楹耳。不知何人，蚕食吾垣，地阙东北，茅塞吾道，蛇行东西。赖外护之力，皆复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会于四达之衢。由上漏下湿，至于风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时乞饭，至于日膳百人而不㵎。末后以檀施之余，建运华转轮经藏。百工神奇，轮奂一新。化出幻没，耀人心颜。佛事庄严，自谓愜当。然或讥谤，以谓大老翁当为十方衲子兴法之供养，安用作此机械，随俗姱夸耶！于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尘。普贤行门，不剩一法。吾闻转轮藏者，权舆于双林大士，可谓浅深随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处廛，不知文字性相者，舍所积藏，灭悭贪垢，布净信种，随此轮转，示世间生起所因所作饶益，被讥谤者，亦知之矣。若乃此离垢轮圆机，时示诸衲子，转者谁转？止者谁止？负荷含藏，承谁恩力？一念正真，权慧具足，若能如是观者，即绝众生生死流转，即具

普贤一切行；不如是观，虽八万四千宝目遍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观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动道场，即此以为佛事。善知识、诸［衲］子，回心与未回心，堪入生死与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与未成熟，法之供养，更于何求？’普觉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为转此法轮，省老翁无量葛藤。幸为我书之，以告来者。’”

余观诸尊宿话头，载在《传灯录》与《五灯会元》者，其机锋虽甚利，而于心性元无干涉。然禅家以此为妙用，盖只是要将这个东西拨得圆转，通无滞碍，则一有所触，便能悟入。古人于此处得力甚多。

昔谢康乐有言：“生天应在灵运前，成佛定在灵运后。”盖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积功行，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练之功，明心见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见性之后，难道全无功行，便能成佛？万行具足，而于心性了无所见，即得生天。则是二者，亦互相为用。故佛家有顿、渐二宗，言顿悟、渐修也。康乐自恃慧解，以为必能顿悟，纵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慧，岂康乐之所敢望者哉！故康乐欲入白莲社，惠远尚不许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创为性命双修之说以哄人，而士大夫往往信之。夫佛氏以寂灭为乐，固不待论，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头，如何立功课”之语？盖此身乃四大假合，毕竟归于空寂。经云：“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不知今世人要将此臭皮囊，放在何处去？

昔何次道在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可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积财巨万，然后兼修性命，寿至数百岁，享尽世间之福。临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岂不又万万于何次道哉！然世岂有是事？不如裴晋公

言“鸡猪羊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便行。”盖深得达生之理。

佛家以经、论、律为三藏，今录在藏中者，虽最浅近，如律仪之类，亦皆可观。若道家则自老子《道德》、《庄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观者，惟《清净经》、《定观经》、《赤文洞古经》、《黄庭内景经》、《玉枢经》，短简者四五种而已。又有《大洞玉经》，载在《真诰》中，大率亦《黄廷内景》之类，总四十九章，极为深秘，文亦简古。其他皆芜秽冗杂，不足观矣。而道家遂以《老》、《庄》各家传注与诸子诸方书凑成五千四十八卷，以配佛藏。夫达磨东来，不立文字，盖言愈简则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为哉！

文皇帝在藩，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永乐初，遣中官侯显赍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车驾躬往视之，无拜跪礼，合掌而已。上宴之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彩币法器不可胜纪。寻赐仪仗，与群王同，封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纱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于灵谷寺启建法坛，以荐皇考皇妣。尚师率天下僧伽，举扬普度大斋科十有四日。上伸诚孝，下反幽爽，自藏事之始，至于竣事，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白鹤，连日毕集。一文桧柏，生金色花，遍于都城。金仙罗汉，变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旛盖旋绕，亦既来下。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献《圣孝瑞应歌颂》。自是，上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永乐十七年，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以传。九月十二日，钦颁佛经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现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庆云奉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妙相毕集。续颁佛经、佛曲，至淮安给散。又现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礼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称贺，上甚喜悦。明年五月十六日，

命礼部尚书吕震、右副都御史王彰赍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颁给，神明协应，屡现庆云圆光宝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门上表庆贺，上益喜悦。知皇心之与佛孚也。中宫因是益重佛礼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南京城内外云。

佛氏证果，止于三乘，而道家所从入者，其门甚多，世传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精月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总之，大道惟一而已，其余则谓之仙，纵或得成，亦只是幻，佛氏之所甚不取者。经云：离幻即觉，亦无渐次。如是修行，则能永离于幻。乃知佛家之觉，正照幻之慧灯，破幻之法剑也。今人以幻为觉，则是认贼为子，其去大道，不知几万由旬矣。

卷之二十三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陈思王曰：“富贵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为不朽。”文章之于人，岂细故哉！夫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之为文者，其质离矣。夫去质而徒事于文，其即太史公所谓“务华绝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言曰：“寄兴非远，而肇悦其辞；持论不洪，而枝叶其说。以此言诗与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学文者之针砭耶？余偶有所见，随笔记之，知不足以尽文之变也。得一卷。

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穀《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

《春秋》以后，文章之妙，至庄周、屈原，可谓无以加矣。盖庄之汪洋自恣，屈之缠绵凄婉，庄是《道德》之别传，屈乃《风》、《雅》之流亚，然各极其至。若屈原之《骚》，同时如宋玉、景差，汉之贾谊、司马相如，犹能仿佛其一二。庄之《南华经》，后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庄子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屈子所谓一气孔神于中夜存，又能窥测理性，盖庶几闻道者。盖古人自有卓然之见，开口便是立言，不若后人但做文字。

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

奚啻天壤。且如《李斯传》中载赵高与李斯辨难诸语，即典籍中，亦岂多见？夫以始皇之雄杰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国，去封建而郡县天下，欲愚黔首，以绝天下之口，故焚弃典籍，一切以吏为师，巡游观采，几遍天下，一时莫敢与之异议。虽皆霸者之事，本无足采，然不可不谓之奇矣。赵高以一宦竖，而言辞辨难与斯角胜，斯亦似为之少屈。今载在《李斯传》中，不知与《史记》增多少光采。后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语言载之史传中，亦何可复得耶？

李斯从始皇巡游，其诸山刻石，殊简质典雅，如三句一韵，皆自立体裁，不事蹈袭。盖自《雅》、《颂》之后，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后，便有李斯诸山刻石。

《庄子》云："文灭质，博溺心"，此谈文之最也。唯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岂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后人所及。如《吴越春秋》伍员谏伐齐云："譬犹盘石之田，无立其苗。"甚为古雅，胜《左传》语。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妇人耳，其《答夫秦嘉书》曰："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其辞有讽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适乐土，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庄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报嘉书》云："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可谓怨而不伤。乃知汉世有此等妇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杨升庵云："汉人文章，远非后代可及。"如小说类华峤《明妃传》云："丰容静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云："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子横《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无论后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见，不如后人专事蹈袭模仿。余于古人文章中，如沐并终制。袁粲《妙德先生传》、徐勉《与子书》、王僧虔《戒子书》、苏沧浪《与京师亲旧书》诸篇，集文者既不当入选，然有意见，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编入《语林》注中，读者当细求之，裴子野《雕虫论》，力言晋、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略曰："悱恻芳芬，靡曼容与。蔡应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乖，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代之徵，文章匿采。'斯岂近之乎？"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遣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可谓切中今时作文之弊矣。

李华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没而伋、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沦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杨升庵谓华之论文，简而尽，韩退之与人论文诸书，远不及也。

萧颖士曰："《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贾谊文辞最正，近于治体。枚乘、相如亦环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杨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夐然无闻焉。近日惟陈子昂文体最正。"

杨升庵曰："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随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策》；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

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

杨升庵曰：“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词，而忘躬行也。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如《易传》、《春秋》，孔子之特笔，其言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岂止达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岂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专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绮语为罪障，如《心经》‘六如偈’之类。后世谈空寂者，无复有能过之矣。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经》也。”

杨升庵云：“苏东坡不喜韩退之《画记》，谓之《甲乙帐簿》，此老千古卓识，不随人观场者也。”

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然必如枚叔《七发》、相如《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答宾戏》、曹子建《七启》诸篇，闳深伟丽，方可谓之文章，至于后世碑传序记，乃史家之流别耳。

唐人如李百药《封建论》、崔融《武后哀册文》、柳子厚《贞符》、韩昌黎《进学解》，犹是文章之遗，此后不复见矣。

唐人之文实，宋人之文虚；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华之诗，樊宗师、杨夔、刘蜕之文，纵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坏道。

苏东坡才气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黄山谷之文，蕴藉有趣味，时出魏晋人语，便可与坡老并驾，而其所论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时有高胜语。如韩幹《御马图跋尾》云：“盖虽天厩四十万匹，亦难得全材。今天下以孤蹄弃骥，可胜叹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许多感慨，而劲洁可爱。

山谷文如《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二篇，似知道者，岂寻常求工于文词者可得窥其藩篱哉！其他如《训郭氏三子名字序》、《王定国文集序》与《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复古记》，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蕴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较之苏长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及《司马公神道碑》、《富郑公神道碑》、《醉白堂记》诸作，规模宏大，法度严整，山谷遂瞠乎其后矣。

欧阳公《燕喜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顿挫！当迥在宋时诸公之上，便可与韩昌黎并驾。欧阳公晚年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后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

东坡云：“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捉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尝为余言：‘《楚词》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谓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诸《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经》盖取诸《颂》。’余闻斯言也，归考之，信然。顾尝叹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于翰墨之林，千载一人也，但颛以世故

废学耳。惜哉！”

山谷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尝见衡山亦言：“近来陆贞山最会做文字，但开口便要骂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语最难，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崛如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山谷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苏子瞻云：“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

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

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夫《史》、《汉》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谓韩昌黎，力变唐之文，而其文犹夫唐也，欧阳公力变宋之文，而其文犹夫宋也，岂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汉》耶？盖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然不过为我朝文人之雄耳。且无论韩昌黎，只如欧阳公《丰乐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含畜，何等顿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论《史》、《汉》哉！

朱凌溪尝言：“康对山谓‘《范增论》后数句，忙杀东坡’。盖以峻快斩截为着忙也。此亦有见，但不免溺于一偏。缘康之文，全学《史记》之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峻快斩绝，亦《史记》之所不

废，如《韩信传》‘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一节，可见东坡于此等得之，康见之熟，遂以为忙，不知《史记》为文，如右军作字，欧师其劲，颜师其肥，虞师其匀圆，各成一体，皆可取法，不可以己好典重纡徐，而遂轻峻快斩绝也。”凌溪此言，可谓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读书，西北诸公则但凭其迅往之气，便足雄盖一时，惟崔后渠一生劬书，最号该博。然为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涩之病。

吕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进道时，即讨巡边差，盖欲观西北形势，又欲访关中诸公也。既遍历口外，后到武功，首访康对山。一日近暮，命有司治盘榼，携往对山家，与之夜坐，因与谈文。对山极称钱鹤滩《陆贾新语序》，绝叹服，以为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于六朝，似仿佛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于藻蒨之中，若美女涤去铅华，而丰腴艳冶，天然一国色也。苟以西北诸公比之，彼真一伧父耳。

《今言》中载：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号册文》，浅陋之极，似村学堂中小学生初学作表者之语。一时当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尝观潘勗作《曹公九锡文》，几乎与训诰同风矣。唐时各朝徽号册文，亦皆古雅。若常、杨当制，尤为典重。所谓以文章华国，莫大于此。既处清华之地，独不思少效古人分毫，以无负朝廷委任之重耶。

诰敕起于六朝，然其来甚远，肇自舜命九官，与命羲仲、和仲之词。后《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遗制也。此是皇帝语，即所谓口代天言者，古人谓之训词。唐时独称常、杨、元、白。今观其诰敕中，皆有训饬戒励之言，犹有训诰之风。至宋陶穀，已有依样画葫芦之讥矣。后王介甫、苏子瞻最为得体。余观今世之诰敕，其即所谓“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带了李公带”者耶。

六朝之文，以圆转流便为美，苟过于晦涩，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杨东里规模永叔，李西涯酷类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领袖一时。要之，均为不可废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谱》、《大传》、《黄尚书传》、《康长公墓碑》、《河上草堂记》、《徐迪功集序》诸篇，极为雄健，一代之文，罕见其比。

康对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凤毛麟角。后刻集一出，殊不惬人意。前见槐野先生，尝语及之。槐野云："对山之文，甚有奇者。编次之人将好者尽皆删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见而集中不载者，亦无下数十篇。余归华州，当为寻访续刻以传。"后槐野归，不久，即有地震之祸。对山之奇文，遂湮没不传。可叹，可叹！

槐野先生之文与诗，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敌，但持论大高，而气亦过劲。人或以此议之。若《孙忠烈传》与《白洛原墓碑》诸篇，便可度越康、李，与古人争骛矣。

近时如偃师高苏门、关中乔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虽曰大辂，始于椎轮。层冰由于积水，亦由其禀气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画掩其诗，其文亦有绝佳者。余尝见其有《化须疏》一篇，用事妥切，铸词深古，且字字皆有来处。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代。今世后进好轻诋前辈，动辄即谈《史》、《汉》，然岂能有此一字耶？今录于左方。

化须疏有序

兹因赵鸣玉髡然无须，姚存道为之告助于周宗道者，于其于思之间，分取十鬣，补诸不足，请沈启南作疏以劝之。疏曰：

伏以天阉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须需同音，今其可索，有无以义，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举。康乐著舍施之迹，崔谌传插种之方。惟小子十茎之敢分，岂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余以补也，宗道广及物之仁；乞诸邻而与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离离缘坡而饰我，当榾榾击地以拜君。把镜生欢，顿觉风标之异；临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轻拂于染羹，岂敢易拈于觅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东桥甚重祝枝山文，其所作《观云赋》，盖手书以赠东桥者。东桥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玩，甚相夸诩。然文实不佳，余最不喜之。盖祝枝山之文，其天才非不过人，但既鲜识见，又无古法，终未尽善。其为黄美之作《烟花洞天赋》，倾动一时，大率皆此类也。今刻集已行于世，然文价顿减，终实不可掩也。

东桥又称唐六如《广志赋》，即口诵其《赋序》数十许语。言赋甚长，不能举其辞。序托意既高，而遣词亦甚古，当是一佳作。今吴中刻《六如小集》，其诗文清丽，独此赋下注一“阙”字，想其文遂不传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严，言词典则，乃近代名作也。观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华美，譬之以文木为椟，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爱。然中实无珠，世但喜其椟耳。

卷之二十四　诗一

诗有“四始”，有“六义”，今人之诗，与古人异矣。虽其工拙不同，要之，“六义”断不可阙者也。苟于“六义”有合，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六义”苟阙，即古人之诗何取焉？余观孔子所定《三百篇》，虽淫奔之辞，犹存之以备法鉴，则其所去者，正所谓于六义有阙者是也。况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邈；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又何怪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今世人皆称盛唐风骨。然所谓风骨者，正是物也。学者苟以是求之，则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几乎必传。若舍此而但求工于言句之间，吾见其愈工而愈远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始只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等妥贴？今人但模仿古人词句，饾饤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尾。读之终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于何处。纵学得句句似曹、刘，终是未善。

诗苟发于情性，更得兴致高远，体势稳顺，措词妥贴，音调和畅，斯可谓诗之最上乘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婉畅”二字，亦是诗家切要语。盖畅而不婉，则近于麄，婉而不畅，则入于晦。

选诗之中，若论华藻绮丽，则称陈思、潘、陆，苟求风力遒迅，则《十九首》之后，便有刘祯、左思。

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潘、陆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桢，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之百一，盖显然明著者也。则钟参军《诗品》，亦自具眼。

诗自左思、潘、陆之后，至义熙、永明间又一变矣，然当以三谢为正宗。盖所谓芙蓉出水者，不但康乐为然，如惠连《秋怀》、玄晖“澄江净如练”等句，皆有天然妙丽处。若颜光禄、鲍参军雕刻组缋，纵得成道，亦只是罗汉果。

谢灵运诗，如“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终是合盘。

颜光禄诗虽佳，然雕刻太过，至如《五君咏》，托兴既高，而风力尤劲，便可与左太冲抗衡。

永明以后，当推徐、庾、阴、何。盖其诗尚本于情性，但以其工为柔曼之语，故乏风骨，犹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简文帝、刘孝绰，后至杨素、孙万寿诸人，则颓然风靡矣。陈伯玉出，安得不极力振起之哉。

徐孝穆所编《玉台新咏》，虽则过于绮丽，然柔曼婉缛，深于闺情，殊有风人之致，校之《香奁集》与《彤管遗编》之类，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得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义味者乎！”

山谷云：“谢康乐、庾义城之诗，于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观陶、谢诗，觉胸次幅塞。因学书尽此卷，觉沆瀣生于牙颊间也。”

唐初虽相沿陈、隋委靡之习，然自是不同。如王无功《古意》、李伯药《郢城怀古》之作，尚在陈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劲挺。盖当兴王之代，则振迅激昂，气机已动，虽诸公亦不自知也。孰谓文章不关于气运哉？

唐人诗如王无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王维《赠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斋君试营。”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后人，便有许多缘饰。

世之言诗者，皆曰盛唐。余观一时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旷，李颀之沉着，岑嘉州之精炼，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极者也，然终输杜少陵一筹。盖盛唐之所重者，风骨也。少陵则体备风骨，而复包沈、谢之典雅，兼徐、庾之绵缛，采初唐之藻丽，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旷、沉着、精炼、老健，盖无所不备，此其所以为集大成者欤？

今世所传《六家诗选》，是唐人所选者。有《搜玉小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岳英灵集》，元结有《箧中集》，高仲武有《中兴间气集》，芮廷章有《国秀集》，姚合有《极玄集》，终是唐人所选，尚得当时音调，与后人选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诗选》，余旧无此书，常思一见之。近闻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阅。其中大半是晚唐诗。虽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谓六艺无阙者也，与近世但为浮滥之语者不同。盖荆公学问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诗式·取境篇》曰：“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

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此，是诗家第一义谛，学者必熟玩之，当自有得。

卢藏用作《陈子昂集序》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予因请论之。司马子长《自序》云：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岁，而有司马公。迩来年代既遥，作者无限，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王、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此序或未湮沦，千载之下，当有识者，得无抚掌乎？

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因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也。意有盘礴者，谓一篇之中，虽词归一旨，而兴乃多端，用识与才，蹂践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恐有遗璞。且其中有二义，一情一事。事者如刘越石诗曰“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用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也。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沈约诗，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

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耶？或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连营鼓角动，忽似战桑乾。”严维《代宗挽歌》：“波从少海息，云自大风开。”刘长卿《山鸲鹆歌》：“青云杳杳无力飞，白露苍苍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马撼金珂，纷纷侍从多。身居骠骑幕，家近滹沱河。”张继素《咏镜》：“汉月经时掩，胡尘与岁深。”朱放诗：“爱彼云外人，来取涧底泉。”已上诸公，方于南朝张正见、何胥、徐摛、王筠，吾则无间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萧何定汉律令，厥罪不书，应为酇侯，务在匡佐，不暇采诗，致使弱手无才，公行劫剥，若许贫道片言可折，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诗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

“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此语皆切中诗家肯綮。古今论诗，无有能出其右者。作诗者当深味之。

古之论诗者，有钟嵘《诗品》，又有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见《诗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骂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

杨升庵谈诗，真有妙解处，且援证该博，今取数篇附录于后。

杨升庵曰：“刘勰云：‘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钟嵘云：‘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刘潜夫云：‘四言尤难，《三百篇》在前故也。’叶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极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诗，虽文词巨伯，辄不能工。’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方元善取韦孟讽谏云：‘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谓谁德难，厉其庶而。’以为‘使经圣笔，亦不能删’。过矣，此不过步骤《河广》一章耳。余独爱公孙乘《月赋》：‘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礼乐，我有衣裳。’张平子《西京赋》：‘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天命不慆，畴敢以愉。’汉碑《唐扶颂》：‘如山如岳，嵩如不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继《三百篇》矣。或问：《唐夫人乐府》何如？曰：‘是直可继《关雎》，不当以章句摘也。’曰：‘然则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归鸿”何如？’曰：‘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

杨升庵《诗话》曰：“《修文殿御览》载李陵诗云：‘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阴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穹庐子，独行如履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焉辨淄与渑？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此诗《古文苑》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当补入，以传好古者。”《修文殿御览》一书，今亦不传，不知升庵何从得此。

孔欣《乐府》云：“相望狭路间，道狭正踟蹰。辍步相与言，君

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荣利迭相驱。流落尚风波，人情多迁渝。势集堂必满，运去庭亦虚。竞趣尝不暇，谁肯顾桑枢。未若及初九，携手归田庐。躬耕东山畔，乐道读玄书。狭路安足游，方外可寄娱。”杨升庵称其高趣可并渊明，余谓其格调虽与渊明不叶，然其兴寄迥出于六朝诸人之上矣。

晋释惠远《游庐山诗》云：“崇岩吐气清，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诗世罕传，《弘明集》亦不载，独见于庐山古石刻中。

杨升庵云：“唐人诗主情，去《三月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匪惟作诗，其解诗亦然。如唐人闺情云：‘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即《卷耳》诗首章之意也。又曰：‘莺啼绿树深，燕语雕梁晚。不省出门行，沙场知近远？’又曰：‘渔阳千里道，近于中门限。中门逾有时，渔阳常在眼。’又曰：‘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曰：‘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皇城。’即《卷耳》诗后章之意也。若如今《诗传》解为托言，而不以为寄望之词，则《卷耳》之诗，乃不若唐人作闺情之正矣。若知其为思望之词，则诗之寄望深，而唐人浅矣。若使诗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此说耳。”

杨升庵云：“《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古乐府》云：‘郎今欲渡畏风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古乐府》云：‘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

魂散。’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信矣。其《杨叛儿》一篇，即《暂出白门前》之郑笺也，因其拈用，而古乐府之意益显，其妙益见。如高僧拈佛祖语，信口道出，无非妙理。岂生吞义山，拆洗杜甫者比哉！”

李端古《别离诗》云：“水国叶黄时，洞庭霜落夜，行舟问商贾，罕在枫林下？此地送君还，茫茫似梦间。后期知几日，前路转多山。巫峡通湘浦，迢迢隔云雨。天晴见海峤，月落闻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对汀洲。与君桂阳别，今君岳阳待。后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远山云似盖，极浦树如毫。朝发能几里，暮来风又起。如何两处愁，皆在孤舟里。昨夜天月明，长川寒且清。菊花开欲尽，荠菜拍来生。下江帆势速，五两遥相逐。欲问去时人，知投何处宿？空令猿啸时，泣对湘潭竹。”杨升庵云：“此诗《端集》不载，《古乐府》有之，但题曰‘二首’，非也。其诗真景实情，婉转惆怅，求之徐、庾之间且罕，况晚唐乎？大历已后，五言古诗可选，唯端此篇，与刘禹锡《捣衣曲》、陆龟蒙《茱萸匣中镜》、温飞卿《悠悠复悠悠》四首耳。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诗，但仍分作二首耳。”

杨升庵云：“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

六朝初唐之诗，其落句可观而诸集不载者，聊出之，以存其概。

陆季览《咏桐》：“摇落依空井，生死若为心。不辞先入爨，唯恨少知音。”

许圉师《咏牛应制》：“逸足还同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迹远，云影入天津。”

陈述《咏美人照镜》：“插花枝共动，含笑靥俱生。衫分两处

彩，钏响一边声。就中还妒影，恐夺可怜名。”

赵儒宗《咏龟》：“有灵堪托梦，无心解自谋。不能蓍下伏，强从莲上游。”

陈昭经《孟尝君墓》：“泉户无关吏，鸡鸣谁为开？”

许倪《咏破扇》：“蔽日无全影，摇风有半凉。不堪鄣巧笑，犹足动衣香。”

黄叔度《看王仪同拜》：“春花舒汉绶，秋蝉集赵冠。浮云生羽盖，明月上银鞍。”

徐伯药《赋得班去赵姬升》：“今日持团扇，非是为秋风。”

裴延《隔壁闻妓》：“徒闻管弦切，不见舞腰回。赖有歌梁共，尘飞一半来。”

裴延《咏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艳且惊人。悬知陌上柳，应妒手中春。”

唐怡《述怀》：“万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余酒中趣，不减少年时。”

神迥《怀欧阳山人严秀才》：“鸦鸣东牖曙，草秀南湖春。”神迥，疑一诗僧也。

吴兴妓童《赠谢府君》：“玉钗空中堕，金钿行处歇。独泣咏春风，长夜孤明月。”

沈炳《长安少年行》：“泪尽眼方暗，脾伤耳自聋。”

范洒《心诗》：“乔木耸田园，青山乱商邓。”

刘曼才《述怀》：“百年未过半，万事良可知。无益昆仑壤，空绕邓林枝。”

李君武《咏泥》：“椒涂香气溢，芝封玺文生。色逐黎阳紫，名随蜀道青。一丸封汉塞，数斗浊秦泾。不分高楼妾，持况别离情。”

周若水《赠江令公》：“东海一朝变，南冠悲独归。何当沾露草，还湿旧臣衣。”

章玄同《流所赠张锡》：“黄叶因风下，甘从洛浦隈。白云何所为，还出帝乡来。”

严羽卿论诗，以为当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此诗家妙语也。又引禅家“羚羊挂角，香象渡河”等语，正以见作诗者当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学诗者诚不可不知此意。然观王右丞《辋川别业》与《积雨辋川庄作》、李颀《题璿上人山池》诸篇，皆从实地说，何曾作浮滥语？今人则全无血脉，一句说向东，一句说向西，以为此不落理路，不着言筌，语即水中月，镜中花也，此何异向痴人说梦？而羽卿数语，无乃为疑误后人之本耶？

元杨仲弘所选《唐音》，小时见其盛传，然格律甚卑，但音调清亮，可备初学讽咏而已。

近世选唐诗者，独高棅《唐诗正声》，颇重风骨，其格最正。

近时皇甫百泉《解颐新语》，不但文字藻丽，而诠品亦精确，可为诗家指南。

黄五岳作古诗评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语，当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赏陆士衡》：“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余谓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卷之二十五　诗二

唐时隐逸诗人，当推王无功、陆鲁望为第一。盖当武德之初，犹有陈、隋之遗习，而无功能尽洗铅华，独存体质，且嗜酒诞放，脱落世事，故于情性最近。今观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殊有魏晋之风；陆鲁望则近于里巷风谣，故皆有讽有刺，而不求工于言句之间，可谓尽善，世称秦隐君。余则以为隐君有意于作诗，去二君远甚。尝欲集无功之诗，与《笠泽丛书》并刻以传，恨力不能也。

沈、宋始创为律，排比律法，稳顺声势，其铸词已别是一格矣。然观其五言古诗，大率以五言律诗句用之。夫律诗句不可用于古诗中，犹古诗句不可用于律诗中也。故五言律虽工，而五言古诗终输陈拾遗一筹。

王右丞五言有绝佳者，如《瓜园》、《赠裴十一迪》、《纳凉》、《济上四贤咏》诸篇，格调既高，而寄兴复远，即古人诗中亦不能多见者。今选诗者俱不之取，独以《西施咏》之类入选，此不知何谓？

韦左司性情闲远，最近《风》、《雅》。其恬淡之趣，亦不减陶靖节。唐人中五言古诗有陶、谢遗韵者，独左司一人。

五言绝句，当以王右丞为绝唱；七言绝句则唯王昌龄、李太白、刘宾客擅场，余不逮也。

风人推柳仪曹骚雅，去屈、宋不远，然亦只是仿佛其体格耳。及

观刘宾客诸赋，虽不规模《骚》、《雅》，然议论超卓，铺写详赡，而铸词亦自平典，当出仪曹之上。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夫《三百篇》何尝以雕绘为工耶？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自雕绘，唯讽谕诸篇，差可比肩耳。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黄山谷《跋刘宾客柳枝词》云："刘宾客《柳枝词》，虽乏曹、刘、陆机、左思之豪壮，自为齐梁《乐府》之将领也。"

又云："刘梦得《竹枝》九首，盖诗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张籍为之，未必能也。"

中唐已后之诗，唯王建最为浅俗。《文苑英华·寄赠》内，建诗自《上武元衡相公》后十四首中间，如"脱下脚衣先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等句，此似今相礼者白席之语，麈糟鄙俚，宋元人所不道者，何足以点唐诗哉？

张籍长于乐府，如《节妇吟》等篇，真擅场之作，其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云："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此是何等语？

杨升庵《诗话》云："李益有《乐府杂体》一首，云：'蓝叶郁重重，蓝花石榴色。少妇归少年，光华自相得。爱如寒烟火，弃若秋风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春至草亦生，谁能无别情。殷勤展心素，见新莫忘故。遥望孟门山。殷勤报君子。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此诗比兴，有古乐府之风，或云非益诗，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

也。”

且无论晚唐，只如中唐人诗，如“月到上方诸品静，身持半偈万缘空”之句，兴象俱佳，可称名作。若“庐岳高僧留偈别，茅山道士寄书来。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如此等句，细味之亦索然者，而世传诵以为佳，何耶？岂承袭既久，亦世之耳鉴者多也！

唐人小说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狭斜痛饮，酣醉而归，奇章常令人潜护之。及牧之还朝，奇章戒以节饮，勿复轻出为言。牧之初犹抵饰，奇章命出报帖一箧示之，皆每夜街吏所报杜书记平善帖子。杜始愧谢。”余尝疑牧之虽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似待之太过。及观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节，笑别远山眉。”其风流豪侠之气，犹可想见。及观其《罪言》与《原十六卫》诸文，则知牧之盖有志于经略，或不得试，而轻世之意，顾托之此耶？则奇章之爱才，未为过也。

齐梁体自盛唐一变之后，不复有为之者。至温、李出，始复追之。今观温飞卿《西州曲》“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之句，及李义山《无题》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云：“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咏月》云：“池上与桥边，难忘复可怜。帘开最明夜，箪卷已凉天。流处水花急，吐时风叶鲜。姮嫦无粉黛，只是逞婵娟。”《咏荷花》云：“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回衾灯照绮，渡袜水沾罗。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效江南曲》云：“郎舡安两桨，侬舸动双桡。扫黛开宫额，裁裙约楚腰。乖期方积思，临醉欲拚娇。莫以采菱唱，欲羡秦台箫。”又《效徐陵体赐更衣》云：“密帐真珠络，温帏翡翠装。楚腰知便宠，宫眉正斗强。结带悬栀子，绣领刺鸳鸯。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此作杂之《玉台新咏》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罗隐诗虽是晚唐，如“霜压楚莲秋后折，雨催蛮酒夜深酤”，亦自婉畅可讽。

杨升庵云：“女侍中，魏元义妻也；女学士，孔贵嫔也；女校书，唐薛涛也；女进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状元，王蜀黄崇嘏也。崇嘏，临邛人，作诗上蜀周庠，庠首荐之，屡摄府县吏事，剖决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诗辞之曰：‘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大惊，具奁嫁之。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盖黄氏也。”

黄山谷云：“元祐初，与秦少游、张文潜论诗，二公初不谓然。久之，东坡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二公遂舍其旧而图新。方其改辕易辙，如枯弦敝轸，虽能成声，而疏阔迭宕，不满人耳。少焉，遂能使师旷忘味，钟期改容也。”

宋初之诗，刘子仪、杨大年诸人皆学李义山，谓之西昆体。然义山盖本之少陵也。当时犹具体而微，至神宗朝，苏东坡、黄山谷、王半山、陈后山诸公出，而诗道大备。东坡、山谷专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后山则规模中唐，简质可尚。

南宋陈简斋、陆放翁、杨万里、周必大、范石湖诸人之诗，虽则尖新，太露圭角，乏浑厚之气。然能铺写情景，不专事绮缋，其与但为风云月露之形者，大相迳庭，终在元人上。世谓元人诗过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元人诗，昔人独推虞、范、杨、揭，谓之四大家。盖虞道园、范清江、杨仲弘、揭曼硕四人也。四人之诗，其格调具在，固不可不谓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则索然耳。余于元人中，独取张外史、倪云林二人之诗。外史寓迹于黄冠，住杭州开元宫登善院，又往来于华阳洞曲林馆中，盖葛稚川、陶真白之流也。昔人谓其善谈名

理，尝见其古诗数首，大率似阮嗣宗《咏怀》，其趣溢出于言句之外，其即所谓名理者耶？余爱而录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禄道《白马论》，以为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与不知者道也。

“不爱昆冈玉，不爱江汉珠。爱己有苍璧，有之利有余。吾生为我有，其利当何如？论爵不足贵，论富不能逾。达生命之情，顺生以自娱。”

“荆人有遗弓，索之将奚为？且荆人遗之，乃荆人得之，孔子闻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闻则曰：‘去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叹染丝，所叹一何长。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奚独染丝然，染国在所当。有染如伊、皋，禹、汤称圣王。殷纣染恶来，既染国亦亡。染士如孔、聃，死久道弥光。”

“鲁君聘颜阖，逾垣避使者。我非恶富贵，君胡独不舍。全生以为上，迫生以为下。当知得道人，治国其土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说者，乃是公孙枝。献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贤者倘不遇，后世谁当知。”

“昔者齐桓公，往见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见且弗得。骜爵固轻主，骜霸亦轻士。大夫纵骜爵，骜霸吾敢尔。所以终见之，不为从者止。谁云内行缺，论霸亦可矣。”

“桓公遇宁戚，饭牛中夜起。赐之以衣冠，一说境内理。再说为天下，桓公以师事。卫与齐不远，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恶，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难全，用长当若此。”

“业烦则无功，礼烦则不庄，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国人逐狡兔，因之杀子阳。严刑无所赦，适见召乱亡。”

“齐有善相狗，假买取鼠者。数年不取鼠，畜之不如舍。相曰‘实良狗，志在獐麈鹿。欲观取鼠能，请桎其后足。’桎足乃取鼠，淹尔骥獒气。安得忘言徒，喻此鸿鹄志。”

“燕雀争善处，处在大屋下。姁姁甚相乐，子母得相哺。一朝灶突决，火炎屋栋毁，燕雀色不变，不知祸及己。人臣私聚敛，迷国坏纲纪。孰谓斯人智，不如燕雀耳。”

右张外史古诗十首，余尝得一挂轴，乃倪云林作小楷书之者，书学大令，亦妙绝。每意绪不佳，即取出悬之，吟讽数回，觉形神俱畅。

张贞居《独酌》一首，乃陈谷阳手书者。诗曰：“静极忽不愜，掩书曝前轩。荣木樊四维，时禽托孤园。群物方趋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脱区中缘。妙理寄浊醪，嘉名爱灵仙。从吾所好耳，富贵须何年。”此诗若置之陶、韦集中，当无愧色。

倪云林，无锡人，名瓒，字元镇。家饶于财，所居有清㦸阁、云林堂，备萧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盖出尘离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乱，遂弃家，乘扁舟，飘然于五湖三泖之间。其诗法韦苏州，思致清远，能道不吃烟火食语。昔人言韦苏州鲜食寡欲，爱扫地焚香而坐，云林实类之，盖不但其诗之酷似而已。

元人最称杨铁崖。其才诚为过人，然不过学李长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终非正脉。

袁潜翁，名介，字可潜，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来，占籍华亭。可潜元末为府掾，以诗名。子凯，世其学，遂卓冠当代。可潜诗世传其《检田吏》一篇。“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褴褛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捧檄离江城，解后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贫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千五。家贫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

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及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既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雨，不啻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田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秋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勒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尽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早开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赔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纪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由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予亦羞惭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此篇质直，似《木兰诗》，其有关时事，则少陵《石壕吏》、白太傅讽谕之类也。海叟诗格调虽高，亦只是诗人之雄耳。苟以六义论之，较之家公，恐不得擅出蓝之誉。

杨铁崖将访倪云林，值天晚，泊舟于滕氏之门。滕乃宋学士元发之后，富而礼贤，知为铁崖，延请至家。铁崖曰：“有紫蟹醇醪，则可。”主人曰：“有。”铁崖入门，主人设盛馔，出二妓侑觞，且命伎索诗。铁崖援笔立成，曰：“飒飒西风秋渐老，郭索肥时香晚稻。两螯盛贮白璚瑶，半壳微含红玛瑙。忆昔当年苏子瞻，较脐咄咄论团尖。我今大嚼不知数，况有醇醪如蜜甜。”此诗颇豪宕可爱。

卷之二十六　诗三

松江袁景文凯，其古诗学《选》，七言律与绝句宗杜，格调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复称其为我朝国初诗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为过之者，高比袁稍阔大，然不能脱元人气习。若论体裁，终是袁胜。

杨铁崖选《大雅集》，独取海叟《咏蚊》一首。诗末云："东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闭门不敢行。"盖言元政酷虐，王室如毁，而小人贪残如蚊蚋，嗫人脂血。至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融，蚊蚋尚未尽去，故闭门而不敢行。似有讥切圣祖之意。此首集中不载。

袁海叟尤长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诗》，世尤传诵之。而空同以为《白燕诗》最下最传，盖以其咏物太工，乏兴象耳。

朱凤山选海叟诗为《在野集》，如《白燕诗》"故国飘零事已非"，改作"老去悲来不自知"；《闻笛诗》"雨声终日过闲门"，改作"羽声随处有闲门"，殊失海叟之意，正苏长公所谓为庸俗人所乱者耶？凤山名岐凤，是举人，能诗，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尝见其一联云："嗜酒杨雄甘寂寞，忍贫原宪厌繁华。"亦似可诵。

我朝如杨东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经国，然只是相沿元人之习。至弘治间，李空同出，遂极力振起之。何仲默、边庭实、徐昌穀诸人，相与附和，而古人之风几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陈拾遗乎？

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一日，有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即席赋诗为赠。诸人中独汪石潭才最敏，诗先成。中有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玩，以为绝佳。遂呈稿于西涯。西涯将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众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终不复能缀。众以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好，不知老师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两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书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叹服。盖公于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亦岂偶然者哉！

世人独推何、李为当代第一，余以为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

顾尚书东桥好客，其坐上常满；又喜谈诗。余尝在坐，闻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过言也。夫规矩，方圆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规矩中耳。若说必要学杜，则是学某匠，何得就以子美为规矩耶？何大复所谓"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东桥一日又语客曰："何大复之诗虽则稍俊，然终是空同多一臂力。"

马西玄《游西山诸寺》古诗十余首，其清警藻绚，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诗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见托，恨余贫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数年未死，终当了此一事。此百世大业，若使其湮灭不传，则负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浒西、边华泉、徐昌穀，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顾东桥、宝应朱凌溪，则其流亚也。然诸人犹以吴音少之。稍后则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业叔嗣、广西戴时亮钦、沁水常明卿伦、河南左中川国玑、关中马西玄汝骥诸人。薛西原规模大复，时出入初唐，而过于精洁，失其本色，便觉太枯。高子业是学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见其工耳。马西玄极重戴时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国玑、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骅骝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则空同门人，樊少南鹏、戴仲鹗冠、孟望之洋，则大复门人，譬之孔门，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欤？

余在衙门时，每坐堂后，槐野先生必请至后堂，闲讲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视，乃顾东桥、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诸人之作。盖许石城与诸公游，故得其所书平日之作，装成此卷，求槐野作跋语。槐野逐句破调，无一当其意者。盖此老学杜，余尝听其论诗，必要有照映，有开合，有关楗，有顿挫，而南人唯重音调，不甚留意于此。若近时吴下之作，不复有首尾矣。使槐野见之，又当何如耶？

都南濠小时，学诗于沈石田先生之门。石田问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节妇诗》首联为对。其诗曰：“白发贞心在，青灯泪眼枯。”石田曰：“诗则佳矣，然有一字未稳。”南濠茫然，避席请教。石田曰：“尔不读《礼经》乎？经云：‘寡妇不夜哭。’何不以‘灯’字为‘春’字。”南濠不觉叹服。

沈石田诗有绝佳者，但为画所掩，世不称其诗。余家有其画二幅，上皆有题。其一七言者云：“幽居临水称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来茆溜细，溪云欲堕竹梢低。檐前故垒雌雄燕，篱脚秋虫子母鸡。此处风光小韦杜，可能无我一青藜。”此诗情景皆到，而律调亦清新。今之作诗者，岂容易可及？画学黄子久，亦甚佳。今质在朱象玄处。

吴中旧事，其风流有致足乐咏者。朱野航乃葑门一老儒也，颇攻诗，在篠匾王氏教书。王亦吴中旧族，野航与主人晚酌罢，主人入内。适月上，野航得句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喜极发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击节，取酒更酌，至兴尽而罢。明日，遍请吴中善诗者赏之，大为张具，征戏乐留连数日。此亦一时盛事也。

余至姑苏，在衡山斋中坐，清谈尽日。见衡山常称"我家吴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盖即匏庵、范庵、石田，其平生所师事者，此三人也。一日，论及石田之诗，曰："我家沈先生诗，但不经意写出，意象俱新，可谓妙绝。一经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满人意。"因口诵其率意者二三十首，亹亹不休。即余所见，石田题画诗甚多，皆可传咏，与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论不虚也。

衡山尝对余言："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声也。"此衡山自谦耳。每见先生题咏，妥贴稳顺，作诗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诗，如咏一物，撇了题目，不知说到甚处去。又一句说上天，一句说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无血脉。动辄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见者同声和之，乃知觅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钱同爱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儿医名吴中，所谓"钱氏小儿"者是也。同爱少美才华，且有侠气，与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长郎寿承，即其婿也。同爱每饮，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见伎女，二公若薰莸不同器，然相与一世，终不失欢。余箧中所藏衡山一画，乃赠同爱者。上题云："团坐清谈麈尾长，墨痕狼藉练裙香。水亭纨扇歌杨柳，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谢风流才子弟，齐梁烟月锦篇章。豪华岂是泥沙物？好在挥书白玉堂。"盖写同爱之风流，宛如画出。而衡山才情美丽，当亦不减宋广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数游狭斜，其所填南北词，皆入律。衡山题一画寄之，后曰：“《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老我别来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盖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评校书画，余每见，必挟所藏以往，先生披览尽日。先生亦尽出所畜，常自入书房中，捧四卷而出。展过，复捧而入，更换四卷。虽数反不倦。一日，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语某曰：“昨晚作得一诗，赠君读罢。”某曰：“恨无佳轴，得老先生书一挂幅，甚好。”先生曰：“昨偶有人持绢轴求书，甚好。当移来写去。即褙一轴补还之可也。”遂又书一挂幅，诗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沧江百里舟。君似南宫抱深癖，我于东野欲低头。苍苔白石柴门迥，寂昼清阴别院幽。自笑子云甘落寞，故人麓粝肯淹留。”后题云：“元朗自云间来访，兼载所藏古图书见示。淹留竟日，奉赠短句。”“高天厚地”乃孟东野诗中语也。

熊轸峰名宇，字元性，长沙人也。性高简，能文，攻诗，为松江守。有《郡斋赏牡丹诗》。尝忆得其上半首，云：“和风湛露万人家，栏槛当门一树遮。正忆桑麻沾细雨，更添珠玉对名花。”词既妙丽，况正是做大守的说话。又尝作绝句二首赠余。其一曰：“文章如画界，中有支天山。觉我道区明，经纬恢儒寰。”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围玉兰。与子共雕琢，泽物脉溥溥。”手书郑重。其所以属望于某者甚厚，常恨志业不遂，终无以报先生矣。此亦郡中故事，漫识之。

熊轸峰在任时，适聂双江亦以御史升苏州太守。双江偶以公事来松，二公同举进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轸峰设席于白龙潭款之，遂相与讲学，各赋近体一章，双江诗曰：“重阳曾此坐探禅，回首风烟又五年。霜醉高枫秋入树，云垂香稻晚肥田。应惭白发虚琴鹤，偶系黄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真浪迹，息机焉得渚鸥前？”轸峰诗曰：“不悟良知定悟禅，临潭讲学自当年。静涵龙德光腾汉，早事春农玉满田。吹帽最怜忧国士，濯缨旋理泛江船。金兰更接同心侣，千载风雩

云影前。”二诗皆清新警拔，且中间有无限理趣。后有作志者，亦可备郡中一故事。

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但其子黩货无厌，而此老为其所蔽，遂及于祸，又岂可以子而废其父哉。

余尝至南京，往见东桥。东桥曰：“严介溪在此，甚爱才，汝可往见之。”尔时介溪为南宗伯，东桥即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赍一行卷，上有诗数十首。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过，方才看诗。至《咏牛女》“情随此夜尽，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叹赏。是日遂留饭。后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见，拳拳慰问，情意暖然。后亦数至其家，见其门如市，而事权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见双江于介老处认门生。余问之，双江曰：“我中乡举时，李空同做提学，甚相爱。起身会试，往别之。空同曰：‘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汝至京，须往见之。’故我到京，即造见，执弟子礼。”今已几四十年矣。

唐六如尝作《怅怅词》，其词曰：“怅怅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去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此诗才情富丽，亦何必减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诗，清警绝伦，无一点尘俗气，真所谓天上谪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夭，未见其止，惜哉！

黄五岳、皇甫百泉之诗，格调既正，辞复俊拔。黄摹写精深，皇甫思致渊永，余以为徐迪功之后，当共推此二人。世复有异同者，正杜少陵所谓“不觉前贤畏后生”者耶！

余赴官南馆，京师诸公赠行诗不下数十首，唯董浔阳五言律三首

最工，今录出以示谈艺者。其一曰：“执戟余方倦，摛词尔独雄。人分两都别，官为陆沉同。长路多秋草，虚堂急暮虫。更怜他夜月，清影隔江东。”其二曰：“载笔新供奉，承恩旧帝京。离宫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问称书府，高谈谢墨卿。迩来闻纸贵，知尔赋初成。”其三曰：“行行远送将，此去羡仙郎。作吏真成隐，之官却到乡。千峰在城阙，一水限河梁。别后凭谁寄，秋蓠岁岁芳。”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诗，但平生所慕向者刘南坦、杨升庵二人，故喜用僻事，时作险怪语。余戊午年致仕，南都诸公押衡山“莺”字韵诗见赠，射陂后一联云：“烟灌野阴滋畎蕙，宫城曙月响山莺。”其前一句余不能解，盖有所本，必非杜撰语，但余偶不能省耳，终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学温、李者，可称入律。

莺字韵诗，独许石城一联云：“买得曲池堪斗鸭，种成芳树好藏莺。”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灾后，朝廷将鼎新三殿，令两京各衙门官出银助工。时朱射陂为主客正郎，尝作一诗云：“五云深处凤楼开，中外欣欣尽子来。敢谓鹭鸶能割股，愿同鹞鸡可消灾。司空惯见如无物，村仆何知叹破财！安得黄金高北斗，即教三殿丽蓬莱。”虽则戏调之辞，然有讽有谕，切中事情，其即所谓六义无阙者耶？

余见衡山有《饮酒诗》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时畅然。难忘是花下，何物胜尊前？世事有千变，人生无百年。唯应骑马客，输我北窗眠。”余爱其有雅致，绝似白太傅。

余寓居姑苏时，尝过皇甫百泉小饮。百泉次日作诗来谢，中一联云：“瓮非邻舍酒，脍是故乡鱼。”后己巳年，余移家归松，王玉遮来访，泊舟河下。酒半，作诗赠余，舟中自取一轴书之，对客挥洒立就，中一联云：“门柳旧五树，江鲈新四腮。”夫二诗摹写皆可谓极工，但中间稍有不同，而体貌殊别。乃知诗家作用，变出幻入，不可

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测。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盖若由于天授。苟所受有限，终不能以力强也。

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洲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来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盖不但二句之妙，而凤洲之才情，亦可谓冠绝一时矣。

杨升庵云："长安大市有两街，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谓街西必无己敌也，遂登楼弹一曲新翻调《绿腰》。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楼出一女郎，抱乐器，亦弹此曲，移入《枫香调》中，妙绝入神。昆仑惊骇，请以为师。女郎遂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大加奖异。争令昆仑弹一曲。段师曰：'本领何杂？兼带邪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德宗令授昆仑，段师奏曰：'且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果穷段师之艺。朱子《答人论诗书》曰：'来书谓漱六艺之芳润，良是。但恐旧习不除，渣秽在胸，芳润无由入耳。'"近日有一雅谑，可证此事。有一新进，欲学诗，华容孙世其戏谓之曰："君欲学诗，必须先服巴豆、雷丸，下尽胸中程文策套，然后以《楚词》《文选》为泠粥补之，始可语诗也。"士林传以为笑。

尝对孙季泉极称黄质山淳父之诗，季泉曰："吾亦见其诗，时有省眼句。"

近日镇江一庠友来松，乃邬佩之之子。佩之以诗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款之饭，见其扇头有细书诗数首，取视之。中有一联云："匣有鱼肠堪借客，世无狗监莫论才。"余极爱之，以为近代之诗亦难得如此者。后题名曰"陆君弼"。后访之，陆乃江都人，欧仑山弟子也。

吾友徐长谷见诗文之佳，则曰：“此人肚内有丹。”又尝见语云：“公肚中曾结过丹。凡有语言，便与人不同。”此虽见谀，然长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第一妙诀也。学者若悟得，便是如来高足弟子。然举此一大公案告人，无一人肯信。今人遍身穿着罗绮，光怪夺目，然肚中不曾有饭，何论于丹。

昆山顾茂俭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也。嫁孙佥宪家为妇，甚有才情。尝有《春日诗》云：“春雨过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闺动春思，春树叫春莺。”余谓此诗可置《玉台新咏》中。

嘉定一民家之妇，平日未尝作诗，临终书一绝与其夫，曰：“当时二八到君家，尺素无成愧枲麻。今日对君无别语，免教儿女衣芦花。”亦凄婉可诵。此二事，殷无美说。

世有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人名也。

卷之二十七　书

孔子曰："游于艺。"又曰："吾不试，故艺。"古称六艺，书其一也。盖自庖牺氏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其肇于此矣。其后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则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当时无文字，则后世无《六经》矣。其所系不甚大哉！书法自篆变而为隶，隶变而为楷，楷变而为行草，盖至晋而书法大备。晋人书，世已罕见，即唐临晋帖，世已称为奇宝矣。故宋黄长睿最号博古，然自以为不能别晋人书，但断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宫讪笑之，随所至之处即扁"宝晋斋"，盖为长睿也。今唐人之迹已自难得，唯宋以下诸公，世或有其书。余家宋人书亦有数十种，今皆卖去，不复存矣。兹以古人评书其灼然有见者出之。

书家自史籀之后，即推李斯小篆。观诸山刻石皆大书，而作细笔，劲挺圆润，盖尽去皮肉而筋骨独存，此书家之最难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则稍兼肉矣。唐时称李阳冰。阳冰时作柳叶，殊乏古意；间亦作小篆，然不见有劲挺圆润之意，去李斯远矣。南唐徐鼎臣始为玉箸，骨肉匀圆，可谓尽善。元时有吾子行，国初则周伯琦，宗玉箸，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实为过之。

宪、孝朝李西涯与乔白岩用小篆，徐子仁宗玉箸，皆入妙品。此篆书之流派也。

夫八分书之流传于世者，独蔡中郎《夏承碑》。盖言用篆之二分，兼隶之八分，是于二者之间，别构一体。《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圆匀苍古，可谓绝妙，后亦无有能继之者矣。

卫恒《四体书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每书，辄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为比部尉。后依刘表。荆州平，魏公募求鹄。鹄惧，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公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鹄字孟皇，安定人。魏宫殿题署皆其书也。"

隶书当以梁鹄为第一。今有《受禅》、《尊号》二碑，及《孔子庙碑》，皆是孔庙碑，是陈思王撰文，梁鹄书，亦二绝也。盖承中郎之后，去篆而纯用隶法，是即隶书之祖也。今世人共称唐隶，观史维则诸人之笔，拳局蠖缩，行笔太滞，殊不足观。至元则有吴叡、孟思褚、奂士文，皆宗梁鹄，而吾松陈文东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诸人之上矣。近时有徐芳远，亦写隶书，其源出于朱协极，此是一种恶札也。

正书祖钟太傅，用笔最古，至右军稍变遒媚，如《黄庭经》、《乐毅论》，皆神笔也。此后历唐、宋，绝无继者。惟赵松雪与文衡山小楷，直追右军，遂与之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玉经》，字如蝇头，共四千八百九十五字，圆匀遒媚，真可与《黄庭》并观。余常呼为"墨皇"，每移至衡山斋中，即竟日展玩。在南京，因橐中空乏，有人以重赀购去。至今时在梦寐也。

王僧虔云："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尔。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也。"《书断》云："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由此观之，世称"钟、王"不知王之书法已非钟矣。又称"二王"，不知献之书法，已非右军矣。自卫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后王右军得法于卫夫人，遂集书家之大成。至其子大令，与右军抗行，所谓"翩翩欲度骅骝前"也。此外如庾征西、王世将、王领军，至宋世萧子云，以及僧智永，大率宗尚右军，皆晋法也。至唐，则各自成家，区分派别，而晋

法稍变矣。

《谈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一'萧'字。至今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见《尚书故实》。《书苑》载约作《萧字赞》云：'抱素日洁，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纵在矩中。'又宋荣咨道以五十万钱买虞世南《夫子庙碑》旧本，见《山谷文集》，此庄子所谓真好也。"

宋时维蔡忠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直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又曰：自右军以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米南宫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韵而得之者，惟赵子昂一人而已。此可为书家定论。

唐人书，欧阳率更得右军之骨，虞永兴得其肤泽，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颜鲁公得其力，此即所谓皆有圣人之一体者也。其后徐季海则师褚河南，张从申则宗李北海，柳公权则规模颜鲁公，而去晋法渐远矣。

"今之鄙陋者，于所好无如饮食，犹秤薪数米，况肯轻财贵文，如古人乎！"余谓升庵此论固当。然秤薪数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犹可言也；至有积财巨万，犹日夜营求不已，若见古人之迹，弃之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绍宗善书，《与人书》云"鄙人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此诚得书家三昧者矣。杨升庵云："虞永兴亦不临写，但心准目想而已。"然此可与上智道，若下学，必须临摹。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则可以嗤萧子云矣。"然后知临摹之益大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宫晋法也。若苏长公，则从褚河南、徐季海来，黄山谷专学颜鲁公。苏长公，世评其书为纯绵裹铁，若方之徐，则苏有神韵，山谷较之颜，觉

力稍不逮。

袁裒云：“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从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耳。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

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遗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观其书，劲峻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谮杀刘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褊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奇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

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

东坡论书，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山谷云：“欧阳率更书，所谓直木曲铁法也。如甲胄，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尝论近世三家书云：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

余平生所见法书，唯董中峰家永师《千文》为第一，衡山跋尾亦以为观智永《千文》，凡数本，皆在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见示。其次张明崖都宪家所藏《赵模行草初唐人诗数首》，王凤洲廉使家《虞永兴哀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独称杨少师书，余所藏有少师《韭花帖》墨迹，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

山谷云：“鲁公《寒食问行期》、《为病妻乞鹿脯》、《从李大夫乞米》三帖，皆与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

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锋藏笔中，意在书前耳。

王初寮履道云：“评东坡书者众矣，剑拔弩张，犊奔猊抉，则不能无，至于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庄，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缅缅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虽颠草，皆四停八当，凡书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谓失一点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壮士折一臂。”

山谷云："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余谓元章过于姿媚，如丰肌美妇，神采照人，所乏者骨气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晓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沈着，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书法妙天下，不肯许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少时得此评，初不谓然，以谓才翁傲睨万物，众人皆侧目，无王法，必见杀也。而文正待之甚厚，爱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评书，少曲董狐之笔耳。老年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钩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书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深爱其书，则深咏其义，推而涉世，不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杨诚斋跋《米南宫帖》云："万里学书最晚，虽遍参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来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见秦王耳。"

山谷云："顷见苏子瞻、钱穆父论书，不取张友正、米芾，初不谓然。及见郭忠恕叙字源，乃知当代二公，极为别书者。"

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盖其于篆、隶、真、草，无不臻妙。如真书，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经》，书碑记师李北海，笺启则师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数者之中，惟笺启为尤妙。盖二王之迹见于诸帖者，惟简札最多。松雪朝夕临摹，盖已冥会神契，故不但书迹之同，虽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后，便有松雪，其论盖不虚也。

郝陵川论书云："太严则伤意，太放则伤法。"又云："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元人评书画皆精当，远过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称鲜于《困学书》，然颇有俗气。邓善之亦

是晋法，但欠熟圆。唯康里子山书从大令来，旁及米南宫，工夫亦到，其神韵似可爱。

元人中，余最喜张贞居、倪云林二人之书。盖贞居师李北海，间学素师，虽非正脉，然自有一种风气。云林师大令，无一点俗尘。

三宋者，宋克、宋广、宋璲也。克字仲温，号南宫生，姑苏人。其书专工章草。广字昌裔，松江人，书学素师，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潜溪学士之次子，官中书舍人。其书宗康里子山，亦可称入室者。尝见其书《玉兔泉联句诗》。玉兔泉在南京应天府儒学中。

吾松在胜国与国初时，善书者辈出。如朱沧洲、陈谷阳，皆度越流辈。《书史会要》中评朱沧洲为风度不凡，陈谷阳为富于绳墨。余以为陈谷阳出于沧洲之上远甚。盖朱诚有风度，亦兼善四体书，但不如陈之法度精密耳。余尝有陈谷阳书一卷，四体书皆备。其正书一段，酷似欧率更。行草则渐逼大令，篆书亦入格。又有其书疏头二通，全学松雪，极疏爽可爱。又尝见其章草书《竹笔格赋》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温上。世评谷阳书为八宝中之水晶，又以为得书法于三宋，此皆不知书妄为此谈耳。

国初诸公尽有善书者，但非法书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声誉籍甚，受累朝恩宠。然大沈正书效陈谷阳，而失之于软，沈民望草书学素师，而笔力欠劲；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后如吾松张东海，姑苏刘廷美、徐天全、李范庵、祝枝山、南都金山农、徐九峰，皆以书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隶书专宗梁鹄，小楷师《黄庭经》，为余书《语林序》，全学《圣教序》，又有其《兰亭图》上书《兰亭序》，又咄咄逼右军。乃知自赵集贤后，集书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见其应酬草书大幅，遂以为枝山在衡山上，是见其杜德机也。枝山小楷亦臻妙，其余诸体虽备，然无晋法，且非正锋，不逮衡山远甚。

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

近来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迹所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诚为可宝，但石刻多是将古人之迹双钩下来，背后填朱，摩于石上，故笔法尽失，所存但结构而已。若展转翻勒，讹以传讹，则并结构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与宋拓《二王帖》为可宝，其余皆不足观。况近时各处翻刻，大费楮墨，可笑可笑。

旧法帖中，惟太清楼刻实为至宝，盖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书，故摹勒皆精，远在祖帖之上。

余独爱宋拓唐人碑，盖李北海、颜鲁公诸碑，皆亲手书丹，是黄仙鹤、伏灵芝致石，必是当时精于刻者，与填朱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师对苏许公云："贫道塔铭但得三郎文（苏颋也），五郎书（苏诜也），六郎致石，可以无憾。"则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或言李北海书皆自刻石，所言黄仙鹤、伏灵芝，假托耳。

杨升庵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书王著择取。著于章草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识者已笑其俗。其所载索靖二帖，'脉士处农姬业掌稷'犹有古意，'及计来东言展有期'则但行草而已。《东书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后，此所谓至言不出俗言胜耶？孙过庭论'书必傍通'云：'篆俯贯八分，包括章草，涵咏飞白，必如是而后为精艺也。不然，则刻鹄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吝筌蹄，未免凡近耳。'"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无银锭纹，遂以为未加银锭时所拓。然祖帖是选枣木之精者刻成，即加银锭，非岁久木裂，始加之也。况纸墨又不甚旧，此须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别识也。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兰亭》，虽残缺者，当不惜以重赀购之。然《兰亭》之刻甚多，宋时已有百余种，故古称《兰亭》为聚讼，不可不详辨也。

山谷云：“《兰亭禊饮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旧石摹入木板者，颇得笔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门下苏侍郎所藏唐人临写墨迹刻之成都者，中有数字，极瘦劲不凡。东坡谓此本乃绝伦也。然此本瘦字时有笔弱骨肉不相宜称处，竟是常山石刻优尔。”

唐人小楷有欧率更《化度寺碑》、虞永兴《破邪论》、薛稷《杳冥君碑》、张长史《郎官石柱记》、颜鲁公《麻姑仙坛记》。

颜鲁公小字《麻姑仙坛记》，此正东坡所谓小字宽绰而有余者也。盖自大令以下，赵集贤以上，八百年间，唯可容萧子云、颜鲁公二人，觉《仙坛记》奇古遒逸，实过萧子云。

唐人书推欧、虞、褚、薛。今欧率更有《九成宫帖》、《虞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法师碑》、《圣教序》、《三龛像记》，虞有《天子庙堂碑》，独《孟法师》世已罕得见。无锡秦汝立家有一宋拓本，书带隶法，褚帖中当为第一。

余最爱颜鲁公书，多方购之，后亦得其数种。如《元鲁山碑》，乃李华撰文，鲁公书丹，李阳冰篆额，世所称三绝者是也。《茅山碑》，今亦毁于火，余家所藏乃国初时拓者。《东方朔画像赞》、《家庙碑》、《中兴颂》、《八关斋会记》、《李抱玉》与《臧怀恪碑》、《宋文贞公碑阴记》、《多宝寺塔碑》数种。《多宝塔》正所谓最下最传者。盖鲁公书妙在峻劲，而此书太整齐，失之板耳。

苏、黄独不称李北海，至赵松雪出，其写碑专用北海书。北海有《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有二本，一李琇，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华寺》与《莎罗树》，则后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后，宋、元人无一好石刻，虽苏、黄诸刻，亦不见有佳者。赵集贤学李北海书，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谓妙绝；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赵集贤与人写碑，若非茅绍之刻，则不书。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笔意耳。

卷之二十八　画一

余小时即好书画，以为此皆古高人胜士，其风神之所寓，使我日得与之接，正黄山谷所谓能扑面上三斗俗尘者也。一遇真迹，辄厚赀购之，虽倾产不惜。故家业日就贫薄，而所藏古人之迹亦已富矣。然性复相近，加以笃好，又得衡山先生相与评论，故亦颇能鉴别。虽不敢自谓神解，亦庶几十不失二矣。余家法书如杨少师、苏长公、黄山谷、陆放翁、范石湖、苏养直、元赵松雪之迹，亦不下数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盖欲真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临池之功，故法书皆已弃去，独画尚存十之六七，正恐肋力衰惫，不能遍历名山，日悬一幅于堂中，择溪山深邃之处，神往其间，亦宗少文卧游之意也。然亦只是赵集贤、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沈石田数人而已，盖惟取其韵耳。今取古人论画之语，与某一得之见，著之于篇。

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虞书》所云“彰施物采”，即画之滥觞矣。古五经皆有图，余又见有《三礼图考》一书，盖车舆、冠冕、章服、象服、褕狄、笄禘之类，皆朝廷典章所系。后世但照书本、言语想象为之，岂得尽是！若有图本，则仪式具在，按图制造，可无舛错。则知画之所关，盖甚大矣。

陈思王《画赞序》曰：“盖画者，鸟书之流。”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舜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者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帝顾而笑。故夫画所见多矣。古人之画，如顾恺之作《孝经图》、《列女图》，阎立本作《职贡图》，

马和之作《毛诗国风图》，诸人所作《旅獒图》、《瑞应图》、《历代帝王像》、《历代名臣像》诸画，岂可谓之全无关于政理，无裨于世教耶？

董卣《广川画跋》盖不甚评画之高下，但论古今之章程仪式，可谓极备。若天子欲议礼制度考文，则此书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图》所载钟、鼎、彝、卣、卮、匜、簠、簋、登、豆、上尊、中尊之属，极为详备。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与夫花纹款识，无不毕具。三代典刑所以得传于世者，犹赖此书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玩物丧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祸者，实由信任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汹汹，其祸本实不在于此也。而能使后世博古之士得见三代典刑，实阴受其惠。浅见薄识之士，遂以此为口实，可笑可笑。

古人论画有“六法”，有“三病”。盖六法即“气韵生动”六者是也，而三病则曰“板”，曰“刻”，曰“结”。又以为“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其论“用笔得失”，曰：“凡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意在笔先，笔周意内，笔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虽只论画，颇似《庄子》轮扁斫轮语。

论画者又云：“夫画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夫谨细巧密，世孰不谓之为工耶？然深于画者，盖不之取。正以其近于三病也。”

世之评画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于“神品”之上者。余初谓“逸品”不当在“神品”上，后阅古人论画，又有“自然”之目，则真若有出于“神品”之上者。其论以为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

为病也，而为谨细。自然为上品之上，神为上品之中，妙为上品之下。精为中品之上，谨细为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呜呼，夫必待神迈识高，情超心慧，然后知画，宜乎历数百代而难其人也。

昔宗少文尝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历，凡五岳名山，皆图之于室，曰："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又曰："举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必如此，然后可以言知画。"然世岂复有此等人哉！

余观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记，纵其文笔高妙，善于摩写，极力形容，处处精到，然于语言文字之间，使人想象，终不得其面目，不若图之缣素，则其山水之幽深，烟云之吞吐，一举目皆在，而吾得以神游其间，顾不胜于文章万万耶！

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畜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其有能稍辨真赝，知山头要博换，树枝要圆润，石作三面，路分两岐，皴绰有血脉，染渲有变幻，能知得此者，盖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怀观道，而神游其中者，盖旷百劫而未见一人者欤！

今人皆称顾、陆之笔，然此特晋、宋间人耳。余家乃有汉人画，此世之所未见，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画非缣非楮，乃画于车螯壳上，此是姑苏沈辨之至山东卖书买回者。闻彼处盗墓人，每发一墓，则其中不下有数十石。其画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画，间有干男色者。画法与《隶释》中有一碑上所画之人，大率相类。其笔甚拙，顾陆尚有其遗意，至唐则渐入于巧矣。夫车螯者，蜃也。雉入大水为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气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观北齐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册文》云"攀蜃辂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辂峨峨"，江总《陈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綍而攀标"，齐谢朓《敬王后哀策文》云"怀蜃卫而延首"，则知古帝王墓

中皆用之。盖置于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画春情，亦似厌胜，恐蛟龙侵犯之也。

余见车螫上所画，谓是汉人之迹，且云其画法甚拙，顾、陆尚有其遗意，至唐则渐入于巧矣。后见王应麟言：曾子固《跋西狭颂》，谓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汉画始见于今。邵公济谓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减矣。观此，则画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鉴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后矣。

杨升庵云：按王象之《舆地绝胜碑目》载：夔州临江市丁房双阙，高二丈余，上为层观飞檐，车马人物。又刻双扉。其一扉微启，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动人。又《云阳县处士金延广母子碑》，初无文字，但有人物，皆汉画之在碑刻者，不止如应麟所云而已。然谓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动人，孰谓汉人之画专于拙邪？盖藏巧于拙，此其所以非后世所能及也。

刘子玄曰：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图》，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阎立本画《昭君图》，妇女有着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汉宫所作。以此言之，画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昔人之评画者，谓画人物则今不如古，画山水则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论也。盖自五代以后，不见有顾虎头、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阎立本，五代以前不见有关仝、荆浩、李成、范宽、董北苑、僧巨然。

余尝见梁思伯箧中有王摩诘《演教图》，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装潢，故携以自随。是设色者，人物山水，无不臻妙。

近又见顾砚山家《女史箴》，是顾虎头笔，单是人物，女人有三

寸许长，皆有生气，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谓上之又上者欤？且绢素颜色如新，盖神物必有护持之者。

苏东坡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尽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

东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旷，遇佳山水，辄留旬日，或绝粒不食。盛夏暴日中无汗，大寒凿冰而浴，尤善画，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画，即自为之。郭从义镇岐下，延止山亭，设绢素粉墨于坐。经数月，忽乘醉，就图之一角，作远山数峰而已。"

苏东坡《书蒲永昇画后》云："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画法中绝五十余年。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可。尝与余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昇同年而语也。"

东坡云："李伯时所画地藏，轶妙而造神，能于吴道玄之外，探顾、陆古意。"

黄山谷云："往时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直。晋卿以为过。某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余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

余家有《维摩问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笔也。观其开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匀圆，着色之清脱，种种臻妙，虽宋初诸家，恐亦未必能到。

古人之论书画者，在唐则有张彦远《法书要录》、《名画记》，张怀瓘《书估》、《画估》；在宋则有《宣和书谱》、《画谱》，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诀》，郭熙有《画理》，米元章有《书史》、《画史》，黄长睿有《东观余论》，李方叔有《德隅斋画品》，董卣有《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又有《图画闻见志》、《画继》、《五代名画评》、《益州名画评》等书。而近代则有周草窗《云烟过眼录志》、《志雅堂杂抄》，陶南村《书史会要》，夏彦文《图绘宝鉴》。皆可以资书画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后，工画人物者甚多，此后则渐工山水，而画人物者渐少矣。故画人物者，可数而尽。神宗朝有李龙眠，高宗朝有马和之、马远；元有赵松雪、钱舜举，吾松张梅岩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进。此皆可以并驾古人，无得而议者。其次如杜柽居、吴小仙，皆画人物。然杜则伤于秀媚，而乏古意，吴用写法，而描法亡矣。

尝疑马远画其声价甚重，而世所流传之迹，虽最有名者，亦不满余意。但曾见其画《星官》一小帧，有十二三个道士，着道服，立于云端，似有朝真之意。云是钩染，其相貌威严中具清逸之态，衣折亦奇古，当不在马和之之下。则知远盖长于人物者。

画之品格，亦只是以时而降。其所谓少韵者，盖指南宋院体诸人而言耳，若李、范、董、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卷之二十九　画二

元人之画，远出南宋诸人之上。文衡山评赵集贤之画，以为唐人品格，倪云林亦以高尚书与石室先生、东坡居士并论，盖二公神韵，最高能洗去南宋院体之习。其次则以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为四大家。盖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云林专学荆、关，黄之苍古，倪之简远，王之秀润，吴之深邃，四家之画，其经营位置，气韵生动，无不毕具。即所谓六法兼备者也。此外如陈惟允、赵善长、马文璧、陆天游、徐幼文诸人，其韵亦胜。盖因此辈皆高人，耻仕胡元，隐居求志，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故深得其情状。且从荆、关、董、巨中来，其传派又正，则安得不远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须人品高，二要师法古，盖不虚也。

余家所藏赵集贤画，其《醉道图》是临范长寿者，上有诗题，真可与唐人并驾，惜破损耳。其《天闲五马图》，临李龙眠，真妙绝，精神完整，且是大轴，至宝也。又有《秋林曳杖图》，一人曳杖，逍遥于茂树之下。其人胜韵出尘，真是其兴之所寄。有画《梅花》一幅，是学杨补之者，兼得梅之标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轴，《竹石》一幅，皆有神韵，非画工所能到也。

衡山评画，亦以赵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我朝沈石田之画，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韵胜耳。况古之高人，兴到即着笔涂染，故只是单幅，虽对轴亦少。今京师贵人，动辄以数百金买宋人四幅大画，正山谷所谓以千金购取者，纵真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师东坡居士。其大树

枝干，皆以一笔涂抹，不见有痕迹处。盖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盘旋于二者之间，不可得而名，然断非俗工所能梦见者也。

余家有倪云林所作《树石远轴》，自题云："尝见常粲《佛因地图》，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尘之格，而意态毕备。及见高仲器郎中家张符水《牛图》，枯柳岸石，亦率意为之，韵亦殊胜。石室先生、东坡居士所作树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书能领略之耳。余虽不敏，愿仿象其高胜，不敢盘旋于能妙之间也。其庶几所谓自然者乎。"

夫画家各有传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顾恺之，此所谓铁线描；马和之、马远则出于吴道子，此所谓兰叶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画山水亦有数家；关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宽，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数家，笔力神韵兼备，后之作画者，能宗此数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马远、夏圭，亦是高手。马人物最胜，其树石行笔甚遒劲；夏圭善用焦墨，是画家特出者，然只是院体。

云林尝自题其《画竹》云："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

倪云林《答张藻仲书》曰："瓒比承命，俾画陈子柽《剡源图》，敢不承命唯谨。自在城中，汩汩略无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闲静处，始得读剡源事迹，图写景物曲折，能尽状其妙趣，盖我则不能之，若草草点染，遗其酾黄牝牡之形色，则又非所以为图之意。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近迂游偶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矣乎，讵可责寺人以不髯也。是亦仆自有以取之耶？"观云林此三言，其即所谓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今画者无此逸

气，其何以窥云林之廊庑耶？

其不在画院者，在正德间则有开化时俨，号晴川，徽州有汪肇，号海云，其笔皆在能品，稍优于院中人。

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为泰安知州。泰安厅事后有楼三间，正对太山。叔明张绢素于壁，每兴至，即着笔，凡三年而画成，傅色都了。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与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会，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谓惟允曰："改此画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试之。"即以笔涂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粉落绢上，俨如飞舞之势，皆相顾以为神奇。叔明就题其上曰：《岱宗密雪图》。自夸以为无一俗笔。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缀以赠。陈氏宝此图百年。非赏鉴家不出。松江张学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画，闻陈氏蓄此图，往观之。卧其下两日不去，以为斯世不复有是笔也。徐武功尤爱之，曰："予昔亲登泰山，是以知斯图之妙。诸君未尝登，其妙处不尽知也。"后以三十千归嘉兴姚御史公绶。未几，姚氏火，此图遂付煨烬矣。

西湖飞来峰石上佛像，是胜国时杨琏僧所琢也。下天竺后壁是王叔明画，其剥落处，近时孙宰子补之。方棠陵为秋官郎，虑囚江南，归省过杭，索笔题之曰："飞来峰，天奇也。自杨总统琢之，天奇损矣。叔明画，人奇也，自孙宰子补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载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郑少谷之友也，凡江南山水佳处，皆有题咏。

吾松善画者，在胜国时莫过曹云西。其平远法李成，山水师郭熙。盖郭亦本之李成也。笔墨清润，全无俗气。张梅岩画尊老，得吴

道子笔法，任水监画马，有龙眠遗意。此三人传派最正，可称名家。其他如《图绘宝鉴》所载沈月溪，则未尝见其迹。张可观学马远，张子政学黄大痴，笔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张以文画山水亦好，然只是游戏，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谓之章腊闸。

国初士人，犹有前辈之风，都喜学画。顾谨中《经进集》有自题《画竹诗》，其后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顾应文之辈，世亦有其画，然笔墨皆浊。其去前代诸公，不啻数十尘矣。

我朝列圣，宣庙、宪庙、孝宗，皆善画，宸章晖焕，盖皆在能妙之间矣。

我朝特设仁智殿，以处画士。一时在院中者，人物则蒋子成，翎毛则陇西之边景昭，山水则商喜、石锐，练川、马轼、李在、倪端、陈暹、季昭，苏州人；钟钦礼，会稽人；王谔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辈皆画家第二流人，但当置之能品耳。

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而稍变其法者，自是绝伎。其开相亦妙，远出南宋已后诸人之上。山水师马、夏者，亦称合作，乃院体中第一手。

石田学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过之，独学云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画一小卷，是学云林者。后跋尾云："此卷仿云林笔意为之，然云林以简，余以繁，夫笔简而意尽，此其所以难到也。"此卷画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云林觉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尝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能兼利，此则限于人品也。

沈石田画法，从董、巨中来，而于元人四大家之画，极意临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远，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昔人谓王维之笔，天机所到，非画工所能及。余谓石田亦然。

嘉兴姚云东公绶，以甲科为御史，工诗，喜画，善临摹。其临赵松雪、王叔明二家画，墨气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图》，乃临王叔明者，可称合作。间写梅道人竹石，亦萧洒可爱。

周东村名臣，字舜卿，苏州人。其画法宋人，学马、夏者，若与戴静庵并驱，则互有所长，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体中一高手。闻唐六如有人求画，若自己懒于着笔，则倩东村代为之，容或有此也。

尝见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画《雷神》一幅。人长一尺许，七八人攒在一处，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雳砧者，状貌皆奇古，略无前所谓秀媚之态，盖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则悬之中堂，每诧客，曰："此杜柽居《辋川图》也。"

陶云湖名成，字孟学，扬州人，曾中乡举。其画兔子、坡草、菊花，皆妙绝一时，谓之草圣。若树石则都是邪气，不足观矣。余尝在淮安朱子新家见其画一墨鸭，亦殊胜，乃知云湖盖长于写生者。云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岁贡为湖州教官。尝为余临王叔明《泉石闲斋图》，其皴染清脱，墨气秀润，亦何必减黄鹤山樵耶！

文五峰德承，在金台客舍，为余作《仙山图》。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笔是大设色，学赵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楼阁之严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畦之类，无不毕备，精工之极，凡两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参政之子，美才华，能书。初不闻其善画，

尝见其作《松坞高士》以赠东桥先生，亦是大设色，乃规模赵集贤者。作大山头，下有长松数株，一人趺坐其下。虽无画家蹊径，然自疏秀可爱。盖其风韵骨力，出于天成也。

开化时俨，号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观。同时徽州有汪海云，亦善画，墨气稍不及时，而画法近正，是皆不失画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蒋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张平山，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谓国初人作画，亦有但率意游戏，不能精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门仕、陈海樵鹤、姚江门一贯，则初无所师承，任意涂抹，然亦作大幅赠人，可笑可笑！

卷之三十　求志

余好读古人书，盖上下二千年之间，凡古人之事，大略已参错于胸中矣。非徒欲夸多斗靡，以矜眩于世也，一遇奇节伟行之士，与其言之可以垂世立训者，则觉毛骨森爽，而形神为之超越者，是岂外铄我哉！亦合之于心而有合也。夫二千年之中，其贤士大夫，何止数万？然余之所慕悦者，则不出此数人耳。故尽摭之，著于篇，以观余志之所向云。

溯观人物之盛，莫过于春秋，然尚混成，不见锋锷。独程婴既立赵武，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固请无死，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矣。"遂自杀。独此一事渐觉发露，有以开战国节侠之风。

太史公作四君与刺客诸传，独信陵君、荆轲二传更觉精采。盖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荆轲事则有田光、樊於期、高渐离辈故也。盖义烈所激，自能动人。故虽以陶渊明之闲淡，而其咏荆轲之诗，则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则其意之所感，固以远矣。夫死盖有重于丘山，有轻于鸿毛者，何哉？彼重则此轻也。呜呼，人生处世，谁则无死？苟以大运校之，若多活数十年，禽息视肉，即数十年犹旦暮耳。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数万，皆烟消澌灭，然此数子者，常在天地间，虽千载之下，犹有生气，则其于生死轻重何如哉！

战国之后，独魏晋人亦能轻死。如史称夏侯太初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自若，举动无异；嵇中散临刑，顾日影弹琴，曰：“《广陵散》绝于今日矣。”此二人能不怛死，可谓异矣。余观其与战国人轻死虽同，然各有所主。战国人本出义侠，魏晋人则因其深于《老》、《庄》，识理透彻，能达死生之本故耳。

战国人才，当以鲁仲连为第一。盖以虎狼之秦，天下震慑，其帝业垂成，而鲁连以片言折之，其事遂寝。则其片言之力，威于六国数百万众矣，而能使文武之业犹存一线，则鲁连之功也。及平原君以千金为寿，则曰：“所以贵于天下士者，能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贾之事，吾不忍为之。”终身不复见。后以复聊城之功，齐欲爵之，遂逃隐海上。盖其于弛张去就之间，无毫发可议。又其言皆本大义，切当情实，非若苏、张以浮言动人。盖虽战国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诸人之上，一时无与为比。苏子瞻之论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盖亦深许之也。后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俶傥奇逸，颇为近之。太史公以鲁连与邹阳同传，失其类矣。

余尝谓古今豪杰，独范蠡、东方朔二人耳。东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则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载在《列仙传》。

《风俗通》曰：“东方朔乃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变化无常也。余又闻东方朔是岁星之精。岁星东方，木星也。朔托生于东方，或者岁星为是。

苏东坡曰：“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杨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此儿童之见。”又以为“范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盖以此深不满之。余谓子瞻聪明绝世，事事见得明透，独此一节，亦为老范瞒

过。盖蠡既建奇功于世，遂弃去，自处以天下之至鄙至贱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略见其端绪耳。后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盖以见鄙贱之事，苟出以神奇，则鬼神不得持其权。正以见其玩弄造化处。而以为蠡真聚敛积实者，宁不为蠡所笑耶！

一日与莫云卿同看《须贾谑范雎》杂剧，余曰："雎以一徒隶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远交近攻之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谋也。及功成之日，蔡泽以一言动之，则去相位，如脱敝屣，是可不谓豪杰哉！"余即发口，云卿亦同声言曰："焉知非范雎见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难，使人激蔡泽来代己，以为避祸之计耶？"乃知有识者，其所见不大相远。

范蠡载西施以去越，东方朔在长安以千金买少妇，岁中辄易去，司马相如使文君当垆，身着犊鼻，涤器于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赏井丹高洁，王子敬云："不如长卿慢世。"子敬但知长卿慢世，而不知范蠡、东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

后世张子房、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于儒术，便觉不同。子房杂出于黄、老，故其后辟谷一事，尤为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令人不可以意见测识。武侯则纯是儒者，故终始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二言，惜哉！

余谓三代以后之人，莫有过于韩信者。盖其初见汉高之时，其仓卒数语，而定汉之业，皆不出此，与孔明初见先主于隆中，其问对之言，大率相类。然孔明忒仔细，终是韩信气魄大。

张子房博浪之椎，殊为孟浪。后遇圯上老人，以足取履，折挫其气，始能隐忍，以就功名。若韩信跨下之辱，安然受之，盖非有所养，亦只是能见事自度，终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史记》于《韩信世家》中，其平生阵法，如囊沙背水、木罂渡

军、拔赵帜立汉赤帜诸事，一一详载，无有遗者。盖古来用兵未有如信之神异莫测者，太史公委曲如此，盖重之也。战国时唯孙膑斩庞涓一事，差可与信比肩，余皆不逮也。

韩信既封齐王，返淮阴，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为二都尉，其与李广因霸陵尉“故将军”之言，一复将，即诛之，其量之大小，盖不侔矣。史谓李广之死，天下士大夫知与不知，皆为流涕，然则于信又当何如哉！

汉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陈兵出入而夺王，后以一舍人告变，即斩于钟室，此实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犹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祸，必以韩侯为口实。

余所不满于韩信者，独不荐用李左车与杀钟离昧二事而已。然信之于汉，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宁卖友以从君，无宁背君以从友，至是亦乌得不杀哉！其失在于始之受之耳。盖度其势，既无终庇之理，则当谢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灭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杀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嵇中散、谢康乐三人之死，皆有关于天下大义，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白于天下。聊为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马懿、刘裕，皆世之英雄也。方举大事，当录用名士，以收人心，岂肯杀一豪杰，而自取天下疵类耶？故祢衡者，乃一浮薄小儿，以操诛之，如杀孤豚耳，然犹必假手于黄祖，况北海议论英发，海内所宗，盖操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盖谋人之国，必先诛锄异己者。北海忠义素著，必不为操用，操固已度之审矣。苟临事而北海一伸大义于天下，则人将解体，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诛之耳。今观郄虑、路粹之奏，如所谓“父之于子，本为情欲，子之于母，如寄物瓶中”，此皆儿童之言，乃以此诬衄大贤，纵献帝可欺，操不畏天下后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时，尤司马昭之所最忌者也。方叔夜当刑之时，太学生徒二千余人。乞留康为太学师，况叔夜乃心魏室，使叔

夜而在，则昭之异图，叔夜率二千人倡之，所谓虽张空拳，犹可畏也。昭乌得而忍之哉！谢康乐之死，亦以声名太盛，且知不为己用故也。然则北海死于汉，中散死于魏，康乐死于晋。盖显然明著者也。世但以为此三人者，皆以语言轻肆，举动狂佚，遂以得罪。呜呼，岂足以知三人者哉！

苏东坡云："孔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而曹瞒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势决不两立。非公诛操，则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谓公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此盖当时奴婢小人论公之语。公之无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汉，公诛操，如杀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嚶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见谓才疏意广，岂不悲哉！操平生畏刘备，而备以公知天下有己为喜。天若祚汉，公使备，备诛操无难也。予读公所作《杨四公赞》，叹曰：'方操害公，复有一鲁国男子慨然争之，公庶几不死。'"

阮嗣宗、陶渊明与叔夜、康乐同时，盖此四人才气志节，无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盖嗣宗、渊明，所谓自全于酒者也，然比干死，箕子佯狂，并称三仁，亦何害其为同耶？

曹公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词，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余尝与赵大周闲论，偶及之，大周曰："狮子是我西方之兽，终日跳掷，无一刻暂休。盖其猛烈之气，不得舒耳。故与之球，以消耗其气。此兽遂终日弄球，忘其跳掷。曹公之举动轻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气，不得舒也。"其亦可谓善论古人者矣。

唐人以白太傅为广大教化主；苏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

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儿。”此二人者，于人无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颜闵欤？然苏稍露锋锷，不及太傅混然无迹，故苏公屡遭磨折，正为是耳。余观白太傅与元微之。自少即以意气相许，盖石交也。后元作相，使千方刺裴晋公，事已有端，然晋公不疑。太傅后为绿野堂之上客，李卫公与牛奇章以维州之议不合，互相排摈，后遂有牛、李之党。太傅与奇章义分至厚，然终不入牛党，李卫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于人也。庄子曰：“忘我易，忘人难。忘人易，使人忘我难。使人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盖必我之忘人者尽，而后能使人忘我，积而至于天下兼忘，则尽天下而无我，亦无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苏公岂不知忘我，但恐未能尽耳。昔者南荣趎将南见老子，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盖苏公一举动，一谈谐，与之俱者，实繁其徒。或者苏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尽者耶！

韩魏公见书疏中有攻人隐恶者，皆手自封记，不令人见。文潞公以唐介劾奏罢相，介亦贬谪。后潞公召复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称其度量。乃知此二公以天下为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励名行者，无代无之，但不见有许大人耳。

刘道原尝著书自讼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高自标置，拟伦胜己，疾恶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

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事往未尝不悔，他日复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观刘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实似之，盖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类有如此者。

黄山谷言：“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当先生之弃海滨，其平生交游多讳之矣，而王周彦万里致医药，以文字乞品目，此岂流俗人炙手求热、救溺取名者耶？盖见其内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粗者也。”

茶有蜜云龙者，极为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门，子瞻大奇之。时黄、秦、晁、张号“苏门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蜜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也。

山谷《跋司马温公文潞公书》曰：“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观此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山谷见王介甫《字说》，极口赞之。有人闻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于荆公诗句字法，每称誉不容口。余见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钱帖》云：“荆公不甚知人疾痛疴痒，于伯牖有此赙恤，非常之赐也。及伯牖以疾弃官，归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间问其饥寒。以释氏论之，似是宿债耳。”盖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辉映宇宙，亦岂可终掩。

山谷《跋赠俞清老诗》：“俞清老旧与庭坚同学，才性警敏，无所不能。喜事而多闻，白头不倦。谈谐戏弄，则似优孟、东方朔之为人。然资亦辩急，少不当其意，使酒呵骂，又似灌夫、盖宽饶。以是忿愠，欲祝发着浮图人衣，曰：‘免与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宽，俗子安能为轻重？’去而与祝发者游，其中虽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鳖尔。与俗子为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缚者也。往在金陵，见与荆公往来诗颂，言皆入微，道人喜传之。清老往与余共学于涟水。其傲睨万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门，盖晚多佳士云。”

山谷《与俞清老书》云：“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耳，清老到场，计元章必相好，然要当以不鞭其后者相琢磨，不当见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从之也。”

苏、黄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训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谨摭而著之篇。

苏长公云：“得蜀公书，知佳健。家兄书云：每去辄留食，食倍于我辈，此大庆也。频得潞公手笔，皆详悉精好。富公必时见之，闻其似四十许人，信否？君实固甚清安，得此数公无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陈、卫、淮、晋之郊，所见碌碌诸丘，遂以为足以当之。恐不免为大方之家所笑耳。”

山谷云：“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尺璧之阴，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读书，以其一为棋

酒，公私皆办矣。”

“士朝而肄业，昼而服习，夜而计过，无憾而即安。此古人读书法也。”

“柳下惠与乡人处，袒裼裸裎而不辱。盖其胸中视一世人特鸣吠耳，何足与之论轻重厚薄耶？仰观青天行白云，万事不置。非公高明，语不及此。”

“物之成坏相寻，如岁之寒暑。有人而恶暑喜寒，世必以为狂疾人。至于乐成而忧败，则谓之有智，可不可乎？”

“人生岁衣十匹缣，日饭两杯，而终岁荼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缘渠侬堕地，自有衣食分齐，所谓‘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应冻饿沟壑者，天不能杀也。今蹙眉终日者，正为百草忧春雨耳。青山白云，江湖之水湛然，可复有不足之叹耶？”

盖余上下二千余年间，而其所取者不过鲁仲连、范蠡、东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谢康乐、陶靖节、白太傅、苏东坡、黄山谷十余人而已，他如程婴、信陵君、荆轲、范雎、韩信、曹公辈，虽非余志之所在，然其气之所感，千载之下，犹使人志意激烈，昔孔北海犹友太史子义，而此数人者岂尽在子义下哉！

张思光言：“不恨我不见古时人，唯恨古时人不见我。”此语殊当人意。余小时为天台王石梁、长沙熊轸峰、南都顾东桥、关中马西玄所知，直以古人期之。今余虽志业不遂，然其意识颇谓英博，或庶几不愧古人。然此数公者，今皆下世，恨不得使一见之耳。

老莱谓子思曰：“子性清刚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见齿刚惟坚固，是以相磨，舌柔顺，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可事君。”

常枞有疾，老子问之，曰：“先生疾甚，无遗教以语弟子乎？”枞

曰：“过乡里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非为其不忘故也。”枞曰：“嘻，是已。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非为其敬老耶？”枞曰：“是已。”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齿存乎？”曰：“亡。”舌存于柔，齿亡于刚，枞曰：“是已，天下之事尽矣。”

卷之三十一　崇训

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胡文定语杨训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称意，常有些不足处才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不好事出来。"亦消长之理然也。

陈元用家极富厚，性喜聚书，而不置产业。或问之，元用曰："有好子孙，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孙不贤，虽与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

大抵观人之术无他，但作事神气足者，不富贵即寿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无可议者，已自难得，况终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观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则毁，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温公耆英真率会约

序齿不序官。

为具务简素。

朝夕食，各不过五味。

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

酒巡无筭，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

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

或因事分简者，听。

会日早赴，不待促。

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朱晦翁尝泛言交际之道，曰："先人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与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从。他日复招饮，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竟不往。后十余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晦翁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盖如此。

元丰中，王荆公乞罢政，神宗未许。公唤老僧化成卜一课，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与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复何问？"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许。且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浓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怅然叹服，去意遂决。

韩魏公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及崔夫人亡后，一日尽厚遣之。同列皆劝公且留之，以为暮年欢。公曰："所乐能几何，而常令人心劳。孰若吾简静之为乐也。"

伊川与韩持国泛舟于颍昌，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却是求知己。伊川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持国曰："求荐章，常事也。"伊川曰："只为曾有人不求者不与，来求者却与，遂致人如此。"持国叹服。

许鲁斋曰："巨子执威权，未有无祸者。岂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许。夫月，阴魄也，借日为光，与日相远则光盛，犹臣远于君则声名

大，威权重；与日相近则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阴道，理当如此。大臣在君侧而擅权，此危道也。古人举善荐贤，不敢自名，欲恩泽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岂可使出于己。使人知恩威出于己，是生多少怨敌，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问夏忠靖公原吉曰：“量可学乎？”公曰：“某幼时有犯者，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自熟，殊不与人较。某何曾不自学来。”又曰：“处有事，当如无事；处大事，当如小事。若先自张惶，则中便无主矣。”

林和靖云：“张饱帆于大江，骤骏马于平陆，天下之至快，反思则忧。处不争之地，乘独后之马，人或我嗤，乐莫大焉。”

又曰：“费千金为一瞬之乐，孰若散而活冻馁者几千百人。处眇躯以广厦，何如庇寒士于一廛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著于州里党族，名闻于朝，故命之以官。其临民也，安得不岂弟？其从事也，安得不服劳？其处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后之人强记博识，专于缉缀，有不知父子兄弟之伦者，有不知稼穑之艰难者，盗经典子史，为取富贵之筌蹄，故忠义日薄，名节日衰。此无他？去古既远，无成周宾兴之法耳。”观和靖之言，则知在宋之时已自如此矣。

司马温公曰：“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虚斋云：“韩魏公称司马文正公曰：‘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

绝古今。当与有志之士同有执鞭之愿。’呜呼，丈夫岂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于温公又为前辈，而推重温公如此，温公所自立何如哉。”

《鹤林玉露》云：“大率近习畏宰相，则为盛世，宰相畏近习，则为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德弥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垄弥高，发掘必速，此古人之诫戒也。

《景行录》云：“观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兴替。”

《绿雪亭杂言》云：“或问浦江郑氏家范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义，岿然薄俗之灵光也。胡可及哉。”曰：“斯义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过数口而已，未闻合族而食也。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统族人，使之联属昭穆，不至涣散而已，亦未闻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为不以此义训天下？”愚曰：“先王盖虑其势或有难行也，情或有不顺也。是故以势言之，世远则祖宗祧庙，情乖则兄弟阋墙。夫妻且有脱辐之隙，妇姑不免反唇之讥，矧族之人，亲尽服尽而情尽，犹涂人耶，苟欲其聚于一门之内，而饔飧之，能保无矛盾冰炭者乎？将一一绳之以家训，则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则凡饮食诸需，悉制于长族者。孝子之养亲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可专遂乎？慈母之爱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专遂乎？卑幼之厚亲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欢，可专遂乎？将人人各遂其愿，则家政差池，莫之统纪。夫势有难行，情有不顺，是以先王不敢强之也。即有能然者，则褒嘉之，宠锡之，表厥宅里，以树风声。夫岂鄙夷其义，而莫之训耶？”或曰：“然则，古礼有合族以食之礼，如何？”愚曰：“非此之谓也。古者世禄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齐衰一年，四会食；大功一年，三会食；小功一年，再会食；缌麻一年，一会食。

服尽，则不及焉，非概族而会食也。”

韩魏公尝云：“临事若虑得是，札定脚做，更不得移，成败则任他，方可成务。如琦孤忠，每赖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韩魏公平日谓：“成大事在胆。”未尝以胆许人，往往自许也。

韩魏公曰：“阅人多矣，久而不变为难。”

薛文清公《从政录》曰：“士之气节全在上之人奖激，则气节盛。苟乐软熟之士，而恶刚正之人，则人务容身，而气节消矣。”

当官不接异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绝，至于匠艺之人，虽不可缺，亦当用之以时，不宜久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听闻，簸弄是非。儒士固当礼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辞，或假字画以媒进，一与之款洽，即堕其术中。如房琯为相，因一琴工黄庭兰出入门下，依倚为非，遂为相业之玷。若此之类，能审察疏绝，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读书录》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须要有包含，则有余，发露太尽，则难继。

势到八九分即已，如张弓然，过满则折。

闻事不喜不惊者，可以当大事。

小事易动，则大事可知；大事不动，则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处大事，轻浮浅率者不能。

处事了不形于言，尤妙。

尝见人寻常事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

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声扬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见其自小。

人当大着眼目，则不为小小者所动。如极品之贵，举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来，若彼者多矣，吾闻其人亦众矣，是又足动吾念耶？惟仁义道德之君子，虽愿为之执鞭可也。

章枫山先生云："处顺境而乐之者易，处逆境而乐之者难。若曾点之浴沂，邵雍之击壤，皆顺境也。惟床琴于浚井之日，弦歌于绝粮之余，以至捉衿肘见，而歌商声，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乃为境之逆，而乐之真耳。岂人所易及哉！"

杨升庵云："有问予：'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予曰：且问子：'人不堪其忧，所忧者何事？'知人之所忧，则知颜子之所乐矣。传曰：'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遗，末世有为万乘而日忧悲。'此我辈文字禅，不须更下一转语也。"

卷之三十二　尊生

古人论保养云："安乐之道，惟善保养者得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精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人由气生，气由神住。养气全神，可得真道。"凡在万形之中，所保者莫先于元气。摄养之道，莫若守中实内，以陶和将护之方，须在闲日，安不忘危。圣人预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五脏受气，盖有常分，不适其性，而强云为，用之过耗，是以病生。善养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气，不得而干之。至于药饵，往往招徕真气之药少，攻伐和气之药多，故善服药者，不如善保养。康节先生诗云："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知君病后能服药，不若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卫生之术，云：但有四句偈，须是在处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郭信用其言，知自护爱，康强倍常年，几百岁。

古人《饮食调治方》云："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资气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四脏之气皆禀于脾，故四时皆以胃气为本。"《生气通天论》云："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通涩，为阴。"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也。若少年之人，真元气壮，或失于饥饱，或多食生冷，以根本强盛，未易为患。其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

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八邪而感。所谓八邪者，风、寒、暑、湿、饥、饱、劳、逸也。为人子者，得不慎之！若有疾患，且先详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府也。凡百饮食，必在人子躬亲调治，无纵婢使慢其所食。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进平补下元药一服，女人则平补血海药一服。无燥热者，药后仍食羊膂粟米粥一杯压之，五味、葱薤、鹑膂等粥皆可。至辰时，服人参平胃散一服，然后次第以顺四时软熟饮食进之。食后引行一二百步，令运动消散。临卧时，进化痰利膈人参半夏丸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顿饱，但频频与食，使脾胃易化，谷气长存。若顿令饱食，则多伤满。缘衰老人肠胃虚薄，不能消纳，故成疾患。为人子者，深宜体悉。此养老人之大要也。日止可进前药三服，不可多饵。如无疾患，亦不须服药，但只调停饮食，自然无恙矣。

太乙真人《七禁》，其六曰："美饮食，养胃气。"彭鹤林耜云：夫脾为脏，胃为腑。脾胃二气互相表里。胃为水谷之海，主受水谷，脾为中央，磨而消之，化为血气，以滋养一身，灌溉五脏。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饮食。所谓美者，非水陆毕备，异品珍羞之谓也。要在于生冷勿食，坚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饮。先饥而食，食不过饱；先渴而饮，饮不过多。以至孔氏所谓："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等语，凡此数端，皆损胃气，非惟致疾，亦乃伤生。欲希长年，此宜深戒。而亦养老奉亲，与观颐自养者之所当知也。

《食治方》云：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天产动物，地产植物，阴阳禀质，气味浑全。饮和食德，节适而无过，则入于口，达于脾胃，入于鼻，藏于心肺。气味相成，阴阳和调，神乃自生。盖精顺五气以为灵，若食气相恶，则伤其精。形受五味以成体，若食味不调，则伤其形。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所以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别五肉、五果、五菜，

必先之五谷。以夫生生不穷，莫如五谷，为种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脏，资血气，悦神爽志，平疴去疾，何待于外求哉。孙真人谓：医者先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陈令尹书食治之方，已备续编，糜粥之法，已详此卷。所编诸酒、诸煎、诸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焉。老人平居服食，可以养寿而无病，可以消患于未然，临患用之，可以济生而速效也。

“食后将息法”云：平旦，点心讫，即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行讫，还床偃卧，颗苏煎枣，啜半升以下。人参、伏苓、甘草等饮。觉似少热，即以麦门冬、竹叶、茅根等饮，量性将理。食饱，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语，远唤人，嗔喜。卧觉，食散后，随其所业，不宜劳心力。腹空，即须索食，不宜忍饥。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乱。秋冬间，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饮。如此将息，必无横疾。

《养性篇》云：鸡鸣时起，就卧床中，导引讫。栉漱，即巾，正坐，量时候寒温，吃点心饭若粥。若服药，先饭食。服药吃酒，消息讫，入静室烧香诵经，洗雪心源，息其烦虑。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气。地湿即勿行，但屋下东西步，令气散。家事付与儿子，不宜关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饮酒至醉，并为大害。四时气候和畅之日，量其时节寒温，出门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为佳，量力行，但令气乏喘而已。亲故相访，间同行出游，百步或坐，量力谈笑，才得欢通，不可过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无闷？须畜数百卷书，《易》、《老》、《庄》等第一。勤洗浣，以香沾之身，数沐浴，令洁净，则神安道胜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净子弟，小心少过谦谨者，自然事闲，无物相恼，令人气和心平。凡人不能绝嗔，若用无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导性。

太医孙君昉，字景初，自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麄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

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四休家有三亩园，花木郁郁。客来煮茗，谈上都贵游人间可喜事。或茗寒酒冷，宾主皆忘。其居与余相望，暇则步草径相寻，故作小诗，遗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诗曰：‘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延年万事休。’又曰：‘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

山谷《四印》云：“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医，自觉两踵生光辉。团蒲日静鸟吟时，炉薰一炷试观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贫，普同受用。”

“论玄关一窍”云：“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自天以下三万六千里，应三十六阳候；自地以上三万六千里，应三十六阴候。所谓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间一万二千里，乃阴阳都会之处，天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肾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属阳。自肾以上，三寸六分，属阴。中间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处，人身之规中也。虚闲空洞，内藏玄元之气，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谓真土也。外则应两眼，所以眼为飞土。人生则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则此神去，故目光灭。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窍，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识此，搅黄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将见神灵则气清，气清则欲寡，欲寡则性正，性正则情忘，情忘则心死。故心死神方活，神全心自闲。”

《明道杂志》云：“刘几，洛阳人。年七十余，精神不衰，体干清健，犹剧饮。予素闻其善养生，因问之。几曰：‘我有房中补导之术，欲授子。’予曰：‘方因小官，家惟一妇，何地施此？’然见几每一饮酒辍，一嗽口，虽醉不忘。因此可以无齿疾。晡后食少许物辄已。几有子婿陈令，颇知其术，曰：‘煖外肾而已。’其法以两手掬而煖之，默坐调息，至千息，两肾融液如泥，瀹入腰间，此术至妙。”

回回教门善保养者，无他法，惟煖外肾，使不着寒。见南人着夏布裤者，甚以为非，恐凉伤外肾也。云：“夜卧当以手握之，令煖，谓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护。”此说最有理。

陈书林云：“余司药市。仓部轮差诸君，请米受筹，乡人张成之为司农丞，监史同坐。时冬严寒，余一二刻间，两起便溺，问曰：‘何频数若此？’答曰：‘天寒，自应如是。’张云：‘某不问冬夏，只早晚两次。’余谂之曰：‘有导引之术乎？’曰：‘然。’余曰：‘旦夕当北面。’因暇叩请，荷其口授曰：‘某先为李文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诀：临卧时，坐于床，垂足，解衣，闭气，舌柱上□，目视顶门。仍提缩谷道。以手磨擦两肾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为妙。毕即卧，如是三十年，极得力。’归禀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与亲旧中笃信者数人言之，皆得效。”

东坡云：“扬州有武官侍真者，官于二广十余年，终不染瘴。面色红腻，腰足轻快。初不服药，唯每日五更起坐，两足相向，热磨涌泉穴无数，以汗出为度。”欧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气。晚年云：数年来足疮一点，痛不可忍。有人传一法，用之三日不觉失去。其法垂足坐，闭目，握固，缩谷道，摇颓为之。两足如气球状，气极即休；气平，复为之。日七八，得暇即为。乃般运捷法也。文忠痛己即废，若不废，常有益。又于《王定国书》云：“摩脚心法，定国自己行之，更请加工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

其穴在足心之上，湿气皆从此入。日夕之间，常以两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脚指，一手磨擦。数目多时，觉足心热，即将脚指略略动转，倦则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终不若自擦为佳。陈书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数千，所以晚年步履轻便。仆性懒，每卧时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觉得力。乡人郑彦和自太府丞出为江东仓，足弱不能陛辞。枢管黄继道教以此法，逾月即能拜跪。霅人丁邵州致远，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笔于册，用告病者，岂曰小补之哉。”

《明道杂志》云："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其说亦有理。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麄饭一觳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茂则每劝人必曰：'且少食，无太饱。'王皙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临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至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刘监尤喜饮酒，每饮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实而已。循州苏侍郎每见某，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即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贬瘴乡累年，近六十，亦康健无疾，盖得此力也。苏公饮酒不饮药，每与客食，未饱已拾匕箸。"

东坡《治脾节饮水说》云："脾能母养余藏，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太仓公言：'安谷过期，不安谷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见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状貌气力如四五十人。问其所得，初无异术，但云：'平生习不饮汤水耳。常人日饮数升，吾日减数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恶湿。饮少胃强，气盛液行，自然不湿。或冒暑远行，亦不念水。'此可谓至言不烦。周曼叔比得肿疾，皆以利水药去之。中年以后，一利一衰，岂可□乎？当及今无病时，力养胃气。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陈彦升云：'少时得此疾，服当归、防己之类，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脐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阳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术。姜桂辣药，例能胀肺，多为肿媒，不可服。"

邝子元由翰林补外，侘傺无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辄昏愦如梦，或发谵语。或言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药，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相公贵恙起于烦恼，烦恼生于妄想。夫妄想之来，其几有三：或追忆数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欢离合，及种种闲情。此是过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顺应，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犹豫不决。此是见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后富贵荣华，皆如其愿；或期望功成

名遂，告老归田；或期望子孙登庸，以继书香；与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灭，禅家谓之幻心。能照见其妄，而斩断念头，禅家谓之觉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觉迟。此心若同大虚，烦恼何处安脚？”又曰：“相公贵恙，亦原于水火不交，凡溺爱冶容，而作色荒，禅家谓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变，禅家谓之内生之欲。二者之欲，绸缪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离之，则肾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寝食，禅家谓之理障；经纶职业，不告劬勋，禅家谓之事障。二者之障，虽非人欲，亦损性灵。若能遣之，则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肾。故曰尘不相缘，根无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子元如其言，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心疾如失。

卷之三十三　娱老

余小时好饮，然力不胜酒，饮辄醉，辄复有酒失。至年近四十，而有幽忧之疾，盖濒于不起矣。遂弃去文史，教童子学唱。每晨起，即按乐至暮。久之，遂能识其音调。又酒中好与人谈谐，性复疏诞悁忿，喜面刺人过，亦时时以此得罪。虽不至如灌夫、盖宽饶，亦几希有孔文举、苏子瞻之风矣。今年在桑榆，既志隳业废，复不能操奇赢之术，块然闲居，无以自娱。况饮酒、听曲、谈谐，此三者又其夙业也，故聊复寓兴于此。然观古之达人，亦多有好是者，故备录之，聊以自况，且以自警。若余之饮酒、听曲、谈谐，能如此数公，则可谓不负此三者矣。

古人琴称琴道，酒称酒德，诗称诗思。昔刘向有《琴道》三篇，刘伯伦有《酒德颂》。夫谓之曰道，曰德，曰思，古人盖有深意也。

古人又言："浊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谓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则谓之《酒经》，其事则谓之"酒政"。故苏长公有《酒经》，世亦有《酒经》，一帙只五六板，是抄本，不著撰人姓名。

饮酒亦古人所重。诗曰："既立之监，复佐之史。"汉刘章请以军法行酒。唐饮酒则有《觥录事》。今世既设令官，又请一人监令，正诗人"复佐之史"之意也。

大凡饮酒，或起坐，或迁席，或喧哗，或沾洒淋漓，或攀东指西，与人厮赖，或语及财利，或称说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长，或发人阴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

大杯谓之望风钟。乃因起坐而行罚，亦古人之遗意也。今世之饮酒者，大率有此十失。遇坐客有一于此，便当舍去。

余处南京、苏州最久，见两处士大夫饮酒，只是掷色。盖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专要投壶、猜枚。夫投壶即开起坐喧哗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虏之雅歌，投壶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阄、射覆之遗制，既损闲心，而攘臂张拳，殊为不雅。

东江先生一饮必百杯，然未尝见其醉。每尽一杯，则于手背旁一埒，恐其有余沥也。故至终席，卓上与盘中无一点沾湿。今存斋先生一饮亦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余沥。大率与东江同。然存斋平居，无客不饮，东江每夜与诸子团坐话家常，必欲尽量。东江但吃小杯，存斋虽连浮数十大白，亦不动色，其量似优于东江。东江之色稍严，存斋则竟日欣欣，甚得酣适之趣。此皆德人，盖深于酒德者也。

余交知中，称善饮者，则有宝应朱射陂子价、南都许石城仲贻、姑苏袁吴门鲁望、太仓王凤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宪。每饮，必竟日，恬愉畅适，所谓令人欲倾家酿者也。

苏州黄质山淳父，虽不甚大饮，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满数杯，兴尽即止。盖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号酒隐，又称酒民。人问曰："子不大饮，何忽有此号？凡人有强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虚声自苦耶？"余曰："不然。盖尽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恶劝，强以三大觥，则沉顿死矣。若任吾之适，持杯引满，细呷而徐釂之，则自以为醍醐沆瀣，不是过也。则是可饮三升而醉二参，孰谓余非酒民哉！"

存斋先生常言："元朗酒兴甚高，苦无量耳。"昔苏长公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则天下之好酒，亦无在余上

者。今余每日午间饮十杯，至夜复饮十杯，则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尝有无燕席者。若席上对客，听曲、谈谐，尽余之量，可饮六十杯。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后，则胸中之浩浩落落，与酣适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胜苏公不甚远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饮酒，最好唱曲，最好谈谐。其得酒之趣，乃过于余。然竟一日但尽五合，正与苏长公对，亦只是看人之浩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噱。

东坡《书东皋子传后》云："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为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置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岂真为人哉！'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孔文举《难曹公禁酒书》曰："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齐万国，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主，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饮酒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糟啜醨，

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刘公荣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曲蘖事。”又自言：“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如公荣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饮而不休。”余曰：“此人大呆。有美酒，何不留之以浇阮嗣宗胸中礨磈，乃与此顽钝人沃浑肠浊肺耶！”

王佛大忱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相亲。”

王光禄蕴言：“酒正使人人自远。”

王卫军荟言：“酒正自引人着胜地。”此三言者，正所谓酒德，所谓妙理也。

王子猷看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余谓“子猷大不解事，竹岂足以当此？”余每对酒，辄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陈暄曰：“宁可千日不饮，不可一饮不醉。”此妄言也。余每一日无酒。即觉皮中肉外，焦渴烦闷。然日日酩酊，亦殊为聩聩。唯逐日饮少酒，过五日则一大醉，正得其中。

陶渊明《饮酒诗》曰：“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雷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王无功《五斗先生传》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白太傅《卯时酒诗》曰："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咽入腹内。煦若春贯肠，暄如月炙背。岂独肢体畅，仍加志气大。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万机皆破碎。半醒思往来，往来吁可怪。宠辱忧喜间，惶惶二十载。前年辞紫闼，今岁抛皂盖，去矣鱼返泉。超然蝉离蜕，是非莫分别。行止无疑碍，浩气贮胸中。青云委身外，扪心私自语。自语谁能会，五十年来心，未如今日泰。况兹杯中物，行坐长相对。"已上三篇，非止言酒，兼见理性。

种明逸至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苏东坡云："神胜功用，无捷于酒。"

叶少蕴言："旧得酿法，极简易，三日辄成，色如潼醴，不减玉友。每晚凉，即饮三杯，亦复盎然。读书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酒，忽记欧公诗，有'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当于心。"

苏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五斗为率。公深以为疑，使子弟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引满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与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东坡《酒经》曰："南方之氓，以糯与糠，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

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笮，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笮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搁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笮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黄山谷书《安乐泉酒颂后》云：“荆州公厨，酒之尊贵者，曰‘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之小蜂蜜，和柘浆饮之，使人淡闷，所谓厚而浊，甘而哕者也。士大夫家喜作绿豆曲酒，与米瓷同色，然使人饮之，心兴轰轰，害人眠食。所谓清而薄，辛而螫者也。诚使公私之酒合去四短，合用四长，则为佳酝矣。大概‘锦江春’以米入浆，不待味极酸而炊，故但甘而不辛，又用曲少，故不能折甘味。其浊则不待醅熟而榨耳。菉豆曲投水太多，又不以麦孽折其辛故也。若斗取六升，岂有薄哉！”

东江先生《傍秋亭杂记》，论酒云：“内法酒，总名长春。有上用甜苦二色，给内阁者以黄票，学士以红票，余白长行。内上用‘金茎露’，孝庙初始有其方，与‘太禧白’，皆内臣监酿，光禄不得预。‘太禧’色如烧酒，彻底澄莹，醁厚而不腻，绝品也。‘金茎露’清而不冽，醇而不腻，味厚而不伤人，李文正公以为才德兼备之君子云。”

天下之酒，自内法外，若山东之“秋露白”，淮安之“绿豆”，括苍之“金盘露”，婺州之“金华”，建昌之“麻姑”，太平之“采石”，苏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广西之滕县，山西之襄陵为最。滕县自昔有名，远不易致。襄陵，十年前始入京师，据所见，当为第一。

松江酒旧无名。李文正公尝过朱大理文徵家，饮而喜之，然犹为

其所诒，实苏州之佳者尔。癸酉岁，予以馈公，公作诗二首，于是盛传。凡士大夫遇酒之佳者，必曰此松江也，而实不尽然。盖永嘉、绍兴有绝佳相类者，予尝以乡法酿于京师，味佳甚，人以为类襄陵云。

杨恽《与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而歌呜呜，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谢安石云："年在桑榆，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唯深于情者，然后知此。王夷甫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韩持国立朝刚正，宋神宗谓之强项人也。然性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

范德孺名纯粹，乃文正公第三子也，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杂奏于前，至寝乃得去。

赵子固清放不羁，好饮酒，醉则以发濡酒，歌古乐府，自执红牙以节曲。

白太傅言："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

又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先为之拂酒罍。饮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

白太傅有《府酒》五绝，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

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别，柔旨之中有典刑。”其《谕妓》一首云：“烛泪夜沾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悔杀君。”观二诗，白傅之风流可想见矣。

白太傅《醉戏诸妓》诗曰：“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不知明日休官去，逐我东山去是谁？”

白太傅《花前叹》，内一句云“容坐唱歌满起舞”，则知古人不但用官伎，虽刺史亦与伎女列坐。

白太傅与牛相公乞筝，牛侑以一诗，落句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白答曰：“任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古人风流调笑，其乐如此。

牛思黯有能筝者，白傅戏之曰：“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

白太傅诗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今安得此辈而与以论曲哉！

白傅集有《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之诗，牛是奇章公也，风流宰相谢安之后，复有此人。

裴令公送白傅马戏，赠以诗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下注云：“盖用爱妾换马事。”意亦有所属也。白答之曰：“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愁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

山谷有《和白太傅何处难忘酒》三首，后系以数语，云：“乐天不溺于酒，而寓之酒，故寄大梦于杯杓，而宛然道德规矩。彼无乐天之志，而欲从事于酒者，皆仲尼叩胫之宾也。”昔人谓苏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余谓山谷启口出言，皆有理趣，盖非谬语也。

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仲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谴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与亲家翁，今日好雪。"

山谷《与人书》云："承谕，小李数问动静，想瑯琊不见问也。一□。"小李疑是一角妓，瑯琊亦角妓之王姓者。

"瑯琊秀惠清歌，常有出蓝之声，比得数新曲，恨未得亲教当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与娱。每至尊前，未尝不怀英对也。"山谷欲亲自教，当想亦似深于律吕者。

"秋月晴彻，颇得浅斟低唱之乐否？恨不见小妆与嫦娥争辉耳。"

东坡最好谑，观其与刘贡父嘲调之言，余载在《语林·排调篇》中。盖几乎虐矣。《山谷集》中与人书尺，时有谑语。余爱其雅而旨也，故摭之以著于篇。

东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遗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无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刚经》耳。"字画奇逸，如欲飞动。山谷作小楷书其下，曰："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霜》，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

山谷《与赵都监帖》："所寄尺六观音纸，欲书乐府，似大不类。如此乐府卷子，须镇殿将军与大夫娘对引角盆高揭万年欢，乃相当也。"

文王割烹，武王饪鼎，叔旦举而荐之，管蔡不食，谁能强之。

山谷《书自作草后》："余往在江南，绝不为人作草。今来宜州，求者无不可。或问其故，告之曰：'往在黔安园，野人有以病来告者，皆与万金良药。有刘荐者谏曰：'良药可惜以啗庸人。'笑而应曰：'有不庸者，引一个来。'闻者绝倒。"

《与俞洪范帖》云：“所论上党风俗可病，何时不然。八风与四威仪，动静未尝相离也。虽古之元圣大智，有能立于八风之外者乎？欲断此事，当付之党进。党在许昌，有说话客请见，问说何事？曰：‘说韩信。’即杖之。左右问其故，党曰：‘对我说韩信，对韩信亦说我矣。’即公不闻，洗耳而已。”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夫国之政理，未尝不始乎治，而卒乎乱。世之习俗，未尝不始乎厚，而卒乎漓。苟常乱常漓，则将何所底止乎？呜呼！然未有极而不反者。即三代质文之变，大率亦犹是也。今习俗已甚漓矣，所赖祖宗法度严密，天子明圣，故未至于乱耳。然习俗、政理，未有不相因者，则漓者，乱之渐也。苟必待乱而后反，其伤必多。故余窃有深惧焉。然大祸之来，行将自及，则诸君可无惧哉。传曰："贤者作法，愚者制焉。"故群倡而力挽之，固所望于贤者耳。

古人以右为尊，至中古则尚左矣。记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老子·偃武章》曰："夫佳兵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则凡平居燕会，其揖逊拜跪之礼，皆当以左为尊，无疑也。今世南北之礼不同，凡客至，相见作揖，南方则主人让客在东边，是右手，北方则主人让客在西边，是左手。人但怪南北不同，而竟不穷其故。盖古人初见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东，西布席，则宾当就东，主当就西。盖一堂之中，东是左，西是右，则是正以左为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则宾当在西，主当在东，亦以左为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让客在东手，则是尚右。处以凶事，失礼甚矣。余考古人冠婚之礼，主人出肃客，则宾由西阶入，主由东阶入，岂有方肃客而处客以卑，自处以尊之礼乎？则又可以证升堂作揖，必当让客在西手者为是也。

今之卑幼见尊长，亦皆推让尊长在东手，此初学小生最不知礼

者。盖卑幼作揖，尊长但当在上面还揖，或主人谦损，降立在侧边答之，卑幼只当北面向上作揖可也。若必推在东手，则是比肩而立，以敌体待尊长矣。其可谓之知礼乎？余尝谓："唯制礼者，然后能用礼。唯定律者，然后能用律。"此言盖不虚也。

余见人家子弟，凡所以事其父兄者，皆以客礼相待。每遇生朝或节序，则陈盛筵以享之，如待神明。及享毕，即弃去若刍狗矣。此所谓斯须之敬，以待乡人可也，古人不如此。盖事父兄，不可一时去心，虽蔬食菜羹，苟适于口，亦必荐进。盖无旦无暮，每食入口，必念其亲故也。若能如此，则虽鲰菜，过于五鼎，不能如此，则虽五鼎，亦何足道！人家子弟，不可不知。

尝一日访东桥，值其在息园，与其弟、横泾王子新三人吃饭，即请余至息园中同坐。是时横泾已老，病不胜酒矣。少顷，横泾辞去，送至槛外，命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门。"东桥入坐，横泾迳去。近来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礼相待，恐亦未是。

吕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还，相与坐东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阶趋谒，以二婢掖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须拜。"汲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独拜于赤日中，尽礼而退。大忠略不顾劳，人服其家法之严。今士人略得进步，则纵其妇陵忽舅姑矣，何况伯氏。史称大忠、大防与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婚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如此等礼，今世士大夫亦不可不知。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佥宪璘，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

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宋大参即余外舅家，得之目击者，此四十年间事耳。然此十万之业，子孙纵善败，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然一时有此数家，或者地方之气运耶？或诸公之遗谋未善耶？皆不可晓也。

人见当时数家之事，有问于余者。余戏语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医所了。吾昔饮上池水，或庶几能知之。"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未尝接一善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夫一齐人之傅，尚不能胜众楚人之咻，况又无一齐人之傅乎？吾恐子弟虽有颜、闵之资，欲其从善，难矣。诸公皆读书晓事，此亦理之易见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

或问晋朝重门阀，而王、谢子弟皆贤，何也？余曰：王谢门中唯有王仲祖、刘真长、许玄度、支道林诸人往来，不闻有此等客。

吾松士大夫家燕会，皆不令子侄与坐，恐亦未是。顷见顾东桥每有燕席，命顾茂涵坐于自己卓边，东江每燕，亦令顾伯庸坐于卓边，不另设席。今存斋先生家三子皆与席，衡山每饭，必有寿承、休承。皇甫百泉、许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坐，与客谈谐共饮。盖儿子既已长成，岂能绝其不饮？若与我辈饮，则观摩渐染，未必无益，不愈于与群小辈喧哄酗酒耶？昔王右军与谢太傅修禊兰亭，而大令兄弟与谢车骑皆在。阮嗣宗为竹林之游，其子阮瞻亦欲与。嗣宗曰："仲容已与，卿不得复尔。"若使仲容不在，则瞻亦把臂入林矣。故晋室士大夫子弟皆贤，正为此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读书。昔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足名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学正，恐多财为累耳。则财之为害，可胜言哉！

练兼善常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士夫积财，无非为子孙之计。然古人有云："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又黄山谷言："男女缘渠侬堕地，自有衣食分齐。其不应冻饿沟壑者，天不能杀也。"此皆万金良药，士大夫不可不知。

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淆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尝作外官，囊橐殷盛，虽不费力，然此是百姓膏血，将来如此暴殄，宁不畏天地谴责耶！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今存斋先生至家，极力欲挽回之，时时举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风分毫不改，虽曰世道渐漓，然他处犹知敬信前辈，有善言亦必听从，独吾松之人，坚于自用，虽仲尼复生，亦末如之何也已。

东坡云："到黄，廪食既绝，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据东坡所言如此，自计吾辈一日之课，岂能及东坡十分之一？每日当用钱十五文足矣。

昔司马文正公每日就寝时，自计一日之为，若与其所奉果足相当，则帖然而卧；稍有不及，则终夕不自安。今之士大夫每日饱饫肥甘，不知临卧时亦曾打算一遭否？

杨君谦《七人联句记》，虽位次亦皆明载，列成图样。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陈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绳左边侧坐，赵栗夫右边侧坐，杨君谦坐侯公绳下，则主人也。乃知前辈燕会，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专席不居，其礼虽甚隆，而情实不洽，且乏雅致。余生而疵贱，岂敢为时俗之倡，但出之以见前辈风范耳。

果山增高楪架，盖起于近时，三十年前所无也。然亦只是松江用，南京、苏、杭至今未有果山，极无谓增高。即《诗》之所谓“于豆于登”，是仿佛登豆而为之者。盖古人席地而坐，《诗》言“或授之几”者，乃是优老，用以依凭。而殽品实置于地上，恐泥土沾污，故设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匙箸耳。今殽品已摆在卓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段繁文，又加一番虚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家与东江先生有姻连，其第五孙子登，余妹婿也。记得小时至东江家，见燕客，常用六角银杯。后东江身后，其家分析，诸孙行酒，皆用瓦器。余问之，云：“东江止有银杯二十四只，皆是此样。次子伯庸分十二只，冢孙子龙分十二只，余诸孙皆不及。”夫官至尚书不可谓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称清白之风矣。近年以来，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国最号精工。沛国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汉物，金必求良工，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燕，粲然眩目。余意以为更得一二陶匏，杂厕其间，少存古意，尤为尽善。然二者较之，终是玉胜。

尝与陆五湖醉饮甚畅，余语五湖曰：“小时不知事，尝买古玉杯数件。后游南都，客囊渐罄，尽卖与朱文石家。夫老年饮酒，必须畅适，若留心照管酒杯，是增一大不乐也。奈何欲快人之目，而自取不乐哉！”五湖闻之，抚掌称快。

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裯，皆用锦绮。余终夕

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华亭亦是剧县，其讼狱之繁多，钱粮之浩大，上司文移之庞杂，山积波委，日勤职业，犹惧不逮。士大夫正当相体，以时进见，使郡县先生得尽心民事，庶可以仰承朝廷委任之重。况华亭乡官，今已十倍于前矣。使府县诸公日有送迎之劳，则于公事不无少妨耶！古称豳民风俗之厚，其诗曰："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盖古人一受长养之恩，则于岁终，必欲少伸其图报之私。而君臣如父子，暧然相亲于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乡士夫皆郡县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无所报，于心安乎？亦当于岁终，刲羊持酒，拜献于公堂，以伸一念之爱敬，而郡县先生亦必受之，盖所以通上下之情也。今郡县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大夫亦聊以应一时之故事，皆非实情相与，徒费一番扰攘，上下俱失矣。

近来上司出巡，其起身后，乡官俱进府县谢劳。余见前辈未尝有此，不知起于何时。或倭寇犯境，上司为地方而来，郡县先生亦与上司区画地方之事，故去后礼当谢劳。若地方无警，而抚按出巡，但纠察百司，查处钱粮，乃举朝廷章程也，与乡士夫有何干涉？又进府县搅扰一番，无乃太烦渎耶！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归，壬戌年寓居苏州。袁太冲过苏，来见访，语余曰："近县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时，在县前经过，见乡官进县问安，黄伞亦有六七顶。"此亦近来事也。

第一，郡县大夫要正士风，激厉志节。昔子游为武城宰，夫子问曰："汝得人焉尔乎？"子游对曰："有澹台灭明者，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盖凡士君子，养得自重，一出去便能与朝廷干事。此在郡县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见者为高，无故而数至公庭之人，稍加厌薄，则士风可立振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

朱晦庵晚年居考亭，便于野服，榜一帖于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无状，虽幸叨误恩，许致其仕。前此或蒙宾客不鄙下访，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缘久病，艰于动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而上衣下

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居，免有拘绊缠绕之烦，脱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其美如此，亦补助风教之一端也。至于筋骸挛缩，转动艰难，迎候不时，攀送不及，区区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为大幸也。”

《双槐岁钞》云：“韩襄毅雍既平大藤峡，其威甚张。时广州太守吴中聘、教授王文凤修郡志，襄毅闻之，命以所得诸公书简附入。然志中但题为《贺都御史韩雍平两广书》，其中大司马王公称‘竑拜书复都宪永熙知己阁下’，大宗伯姚公称‘夔顿首都堂永熙年兄阁下’，少司徒薛公称‘远百拜奉书永熙都宪年兄’行台邢太守称‘侍生宥百拜奉书都堂先生执事’，顺德钱大尹称‘乡生浦端肃奉复总督巡抚都堂阁下’。按薛、邢皆琼州人，钱又属吏，未尝有所谄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与门下、台下诸称，平交或号而不字，官尊齿邵则系以翁，或称老先生，不一而足，岂亦文盛之会哉。”

《双槐岁钞》云：“中原、西北士大夫长幼之礼甚严，年长者每呼姓名，饮酒献酬，幼者必跪，初不计贵贱也。山西雍宪副世隆泰，性气廉厉，凛不可犯。既贵，便道过家，往访同窗旧友王生。时生已弃士业农矣，遇诸途，谓曰：‘雍泰乃念贫贱之交乎？倘不弃，予约期访汝韦曲。’泰敬诺而归。至期，冠带以俟。生布衣䵼毵，背只鸡，持瓢酒至，据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与饮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辞。泰后为都宪，巡抚宣府，风度棱峻。参将李杰来见，不与为礼。杰颇不法，即数其罪，呼左右缚杰，使跪庭下，大棍挞之三十。坐是罢官。其宦辙所至，辄有遗爱，人谓与华岳争高。诗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足以当之矣。泰，陕西咸宁人。”

尝闻长老言：“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昔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

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轿以行。众人因之，尽乘轿矣。"然苏州袁吴门尊尼与余交，其未中进士时，数来下顾，见其只是带罗帽二童子跟随，徒步而来。某以壬辰年应岁贡出学，至壬子年谒选到京，中间历二十年，未尝一日乘轿。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盖因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孙也。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日，正平徒步往来，人不知为范丞相子。今虽时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

徐养斋居乡，每过往还之家，见陈设过盛，则愀然不乐，遂不举箸。或劝之，则托辞曰："吾今日心斋，当茹素也。"里中从公之化，亦稍稍崇俭矣。

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

一日偶出去，见一举人，轿边随从约有二十余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带村仆三四人，岂敢与之争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过。徐老先生轿边多不过十人。

仪真一友人朱荆溪名永年，以岁贡，官至知县。有文，亦能诗。闻仪真读书后辈皆从之讲艺，有游览，必相随以行。故近来真、扬之间，人才亦彬彬可称。吾松绝无此风，故虽科第辈出，然恐尽今之世，欲成就一个名人，终不可得也。

方双江巡抚时，余尚在南京。闻其出巡至柘林，家兄与舍弟同往相见。门上人迳请了舍弟进去，将家兄轿子一把扯出。盖方双江在任，凡乡官进见，皆要分别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朝命之前，可论脚色，既受命为京朝之官，则同是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称王臣虽微，加

于诸侯之上，故重王臣，乃所以尊天子也，安得更论脚色耶，双江可谓不知体，家兄岂不知抚台有此条教，则当自量，深藏远避。夫见一巡抚不加益，不见不加损，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可谓不知分。舍弟与双江同年也，若巡抚是别人，乡官固不敢与抗，既是同年，则有兄弟之义矣，岂不知同年何某有一亲兄，独不假借分毫，而乃辱之至是。古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辱及其兄，则己之深仇也。即当毅然不入，而与之遂绝矣。方忿气填膺，何缘复与之坐而笑谈耶？虽谓之无人道可也。舍弟可谓不知礼。盖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孙文简以礼部尚书还家时，方双江为太守。文简设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张毕，直待至日夕点灯时，双江始至。文简殊厌倦。既上坐，酒三行后，即称疾发而起。双江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罗织，问成充军。后合郡士夫整酒于冯南江家，再三讲解，事始得释。

士大夫族姓，盖水木本源，所关甚重。晋唐以来，专重氏族。如孔至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者是也。今世所谓郡望，盖本于此，然必当考其所自。如今世王姓者，即谓之太原；何姓者，即谓之庐江，甚非也。盖不知王有二著姓，太原是一族，瑯琊另是一族；何亦有二著姓，庐江是一族，东海另是一族。如王浑、王衍、王济、王澄、王述，王承、王濛诸人，太原之王也；王祥、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珣、王俭诸人，瑯琊之王也；何充、何准、何求、何点、何胤，庐江之何也；何承天、何长瑜、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东海之何也。瑯琊之王，自王导渡江以后，世居江左。今苏州虎丘山有王珣宅，会稽有王羲之题扇桥，又有羲之兰亭修禊处，则瑯琊之王迁徙江南，皆有明证。而太原之王，至于隋末，文中子尚居龙门，则江南何自而有太原之王耶？齐梁时何求、何点兄弟三人，俱好栖隐，今湖州有何山，苏州亦有何山，即其隐居处也。而东海之何，考之史册，不闻其有南徙之迹。则江南之王，皆本之瑯琊，江南之何，皆本之庐江，此不待辨而明者也。今江

南之王，皆冒太原，而北地之何，更无有一人出于东海者耶？此则承袭之谬也。若误称郡望，则是冒认祖宗，岂细故哉！独王石梁先生，小时见其书郡望，必称琅邪，盖有深识，不同于俗见。某常书东海，因居海上，以地著耳。若书郡望，亦必以庐江为是。他如张姓者，自张华以至张说，世居范阳，亦一郡望也，岂必清河一族哉？要当追源其所自耳。若朱、张、顾、陆，本是吴中四姓，故江南此四家但称中吴或吴郡可也，何必远冒沛国、清河、武陵、河东哉！

李希颜方伯素刚正，顾文僖甚重之。本木华黎子孙，既入中国，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姓甚繁，有一孙为道长。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姓。其父官至宪副，家产甚厚，资财巨万。父死失势，曲意夤缘，认为一族，称为东门老爹，亦大有所费。若别姓犹可含糊冒认，色目人其可冒认耶？近日其子谋入学，令人代考。事露下狱，百计弥缝，幸而得释。乃知人之行险侥幸，盖亦出自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谚语，盖指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谚曰："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绸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音扛。"此所谓游手好闲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当枷号示众，尽驱之农。不然，贾谊首为之痛哭矣。

松江十来年间，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称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辈未有此，则大为可笑者也。

卷之三十六　考文

古人云：“校书如拂几上尘”，言旋拂旋有也。余前身或是雕虫所化，每至长夏，置棐几于前荣，横陈一册，朱白不去手，则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则烦闷欲死。乃知此固其宿业也。又古人言：“误书思之，亦是一适。”苟适其适，又何惮焉。故见者虽或嗤诮之，不置也。昔有韩昶者，昌黎之子也，犹改金根车为金银车，他复何论哉？今世书籍讹舛甚多，偶有所见，则书于册。

《五臣注文选》，中间谬妄极多。如《思玄赋》云：“欻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盖衡自寓也，言自己之神化若此，而吕向遂真以为蝉之蜕脱，去秽污而以精粹为朋友徒侣。此正苏长公所谓小儿强作解事者。

陈孔璋书云：“有子胜斐然之意。”五臣注云：“子胜，即小子也。”一何浅鄙若此哉！盖因《论语》有“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之言，遂附会牵合。然子胜之作小子，不知是何解？又不言有所本否。李善引《墨子》亦恐未是。姑阙疑可也。

《寡妇赋》云：“伊女子之有行，爱奉嫔于高族。”吕延济以为“有行”，谓自修德行，极为可笑。不如李善引《毛诗》“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混成而切当。

书籍传刻，易至讹舛，亦有经不知事之人妄意改窜者，如王右丞《敕赐樱桃》诗：“总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文苑英华》本作：“才是。”盖“才”字与下句方有照应，“总”字有何意义？既

经俗人一改，遂传误至今。乃知书籍中此类甚多。惜无人为之辨证耳。

韦苏州《滁州西涧诗》有手书，刻在《太清楼帖》中，本作“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盖怜幽草而行于涧边，当春深之时，黄鹂尚鸣，始于情性有关。今集本与《选》诗中，“行”作“生”，“尚”作“上”，则于我了无与矣。其为传刻之讹无疑。

《李颀集·寄綦母三诗》：“风流三挹令公香”，盖用荀彧事也。荀彧为中书令，好熏香，其坐处常三日香。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诗·李颀集》中作“风流三揖令公乡”。盖因不知荀彧事，遂改作“乡”字。然文义不属，又换一“揖”字，可笑可笑。

《五十家唐诗》李颀《题璿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孤云”改作“孤峰”，“皓月”改作“白月”。夫既言片石，又曰孤峰，不免叠床架屋。若“白月”，则前无所本，只是杜撰，以启后人换字之端。盖唐诗为庸俗人所改，如此类甚多，其疑误后学，可胜道哉！

杜牧之诗：“远上寒山石迳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亦有亲笔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

苏长公《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本作食字，有墨迹在文衡山家，余亲见之。今刻本作“适”，然适字亦好。或长公自加改窜耶？然不可考也。

綦母潜《题净林寺顶山禅院诗》：“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集本与诸选诗皆作“和”，《河岳英灵集》亦取“钟声和白云”为警句。余初疑钟声如何与白云相和，恐其未稳。后见《文苑英华》作“扣白云”，乃知言寺之塔影挂于清汉，钟声出于白云，则是扣于白

云之中也。以形容山顶之高殊浑成，胜和字。

初唐诗："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林。"今人皆误作"酒近"。盖"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专以字之虚实死活作眼目，岂容以死字对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诗意，近字终无意义，必为"酒递"无疑。

张王屋集《唐雅·徐贤妃诗》："井上夭桃偷面色，檐前嫩柳觉身轻。"余曰："觉"字定误，当是"学"字。盖夭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犹学其身轻，始有意味。若"觉"字，则索然矣。王屋曰："是。"遂刻作"学"字。

廋辞，隐语也，世遂讹为庾辞。张王屋一日言："《汉书》中云：'庾死狱中。'"余曰：非庾死，乃廋死也。《论语》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说文》廋字从广义，从叟，声也。如庇、庥、庋、庀之类，皆从广，乃覆蔽隐匿之意。廋死，言人死于狱中，覆蔽隐匿，人莫明其状也。但因庾廋字最相近，叟字臼字笔稍连，中间转笔稍直，便成庾字矣。故此二字易于讹舛。今书籍中甚多，聊为正之。

杨升庵云："《史记》'庾死狱中'。注不明庾义。按《说文》：束缚捽抴为臾。臾、庾古字通也。"然臾庾字通未知何本？恐亦杜撰语也。

祝枝山《野记》以对太祖"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为刑部郎袁凯语，太祖含怒，口诵此语不止。已而叱凯退。凯知不免，遂佯狂以脱死。又云：某御史，松江人，诈称青盲。其妇与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履错然有声。御史已了了，伪问妇何声？妇曰："猫儿跳下楼耳。"后居乡，目稍稍称愈。一日，与妇竞。妇喧辨，御史曰："记得猫儿跳下楼否？"妇悟，遂自经。盖袁凯仕太祖朝为御史，其对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凯也。松江不曾别有御史诈盲事，亦不闻有

妻自经者。而《野记》误以凯为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别处人事剿入松江某御史下。盖因袁凯事相类，遂牵联误书耳。松江去苏不远，且郡志亦详载，枝山何不考索，而讹舛至此？乃知记载是一大难事，一有差误，遂使人受千载不白之谤矣。是岂可以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则亦是传闻疑似之言，岂可遽以为实而书之简册耶？枝山谬妄甚矣，《逸诗》之散见经传者，附载于后。

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淑慎尔止，无载尔伪。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

礼义之不愆，何惜于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青青之麦，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羼其颊，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绨绻。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鱼。未有室家，我将安居？

《逸诗》之有其名而其文不传者：

《茅鸱》　《河水》　《辔之柔矣》

《论语》亦有《逸篇》。东坡云："'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注：'玙璠，鲁国之宝玉也。'《逸论语》载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肤胜。'此亦不似后人语。"

《谈苑醍醐》云："《史记》言：'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青云之士'，谓圣贤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附青云'，则伯夷、颜渊是也。后世谓登仕为青云，谬矣。试引数条以证之。《京房易占》：'青云所覆，其下有贤人隐。'《续逸民传》：'嵇康早有青云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岁，见葛洪《方书》，便有养生之志，曰："仰青云，睹白日，不为远矣。"孔稚圭隐居，多构山泉。后阳王往游之，圭曰：'足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耶？'钧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沧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袁彖《赠隐士庾易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阮籍诗：'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施。'合而观之，'青云'岂仕进之谓乎？自宋人用'青云'字于登科诗中，遂误至今不改。"援引精博，其论最当。但所谓"青云"者，盖言其人品之高，如所谓志意薄天云者是也。而谓即《论语》"视富贵如浮云"之旨，则又失之远矣。盖"青云"，言其高，浮云，言其薄，何得据以为证耶。

杨升庵《丹铅余录》云："刘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极经世》全用之。《孝经纬》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皇极经世》以《易》、《诗》、《书》、《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谓升庵精博，近世罕见其俪，然亦有好奇，过于穿凿处。夫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者，盖

以子夏有文学，故以《春秋》属之，曾子纯孝，故以《孝经》属之耳。苟如升庵之论，则是以参、商为二星，而以《春秋》、《孝经》分属之，失之远矣。

《丹铅余录》辨“寒鳖”不当作“炮”字，甚是，但不当云“韩国馔用此法”。古字“韩”与“寒”通，或音同而误用耳。盖脍、臇、炙皆言烹饪，不容寒独称地，当是鳖与鸡皆性寒易冻，如今人言冻鳖、鸡冻是也。若云“韩鳖”犹可通，以“鸡寒”为“鸡韩”可乎？又岂一时秦、楚、齐、赵、魏皆不善馔，独韩国能馔鳖，又能馔鸡耶？盖因《文选·五臣注》中旧有此说，升庵误信之也。

《丹铅余录》云：“温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黄三物为之根，乃蒸为暖流耳。夫丹砂、硫黄二物性热，故发为温泉是也。若白礜，本凉物，温泉中安得有礜耶？必是礜石，其性最热。昔王粲从魏武北征，升岭眺望，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热气蒸出，致卉草燋灭。’即令凿看，果得墓，有石满茔。《博物志》：‘鹤，水鸟也。伏卵时，数入水。卵冷，取礬石围绕卵，以助暖气。’盛弘之《荆州记》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礜石，每严冬，其上不停霜雪。’又《述征记》曰：‘洛水底有礜石，故上无冰。’许氏《说文》收‘礜’字，注曰：‘毒石也。出汉中。’则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须炼熟。此人误服生者耳，则蒸为暖流者，必礜石无疑。”

《丹铅余录》：“《左传注》引《司马法》曰：‘产城者，攻其所产。’训产城为诸侯之僭侈，取名于产，若生子而渐长大之义。余谓此义亦未为得。盖本文云：‘攻其所产。’如其城以稻粱为利，则刈其稻粱；以麻枲为利，则残其麻枲；以水泽为利，则竭其泽；以山木为利，则童其山之类。此皆敌国所利，故攻之也。其义甚明，何必过为穿凿哉。”升庵如此类尚多，余于《丹铅总录》皆标出。后失去此书，今不复能省忆矣。

《丹铅余录》言：今人家称出水窦曰“央沟”，引《荀子》“入其央渎”为证；又《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为羊沟。升庵云：“羊沟者，不知何解。”余闻羊沟者，羊善触，恐其毁墙，作沟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沟为阳沟，暗沟为阴沟。

杨升庵云：“白乐天《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此‘瑟瑟’是珍宝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为赏音。而陈晦伯以“瑟瑟谷中风”正之。夫诗人吟讽，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刘自言声，又岂相妨，而必泥以“萧瑟”之“瑟”字耶？杨又引白“一道残阳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证之，尤为妙绝。

唐明皇《剑门诗》，诸选诗与本集有之，岂升庵俱未之见，而乃得之于剑门石壁上耶！

《郑弘传》第五伦事，本是云母屏风，升庵以为云岳，是何等语？陈晦伯正之，甚当。

《咏怀诗》：“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颜延之以为赵飞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时，赵是成帝时，二人原不同时，此大谬妄。必以为赵季、李平，亦未为是。盖诗人托兴寓言，或咸阳偶有此二家，贵富豪举，如金、张、程、郑之辈，与之过从耳，岂有游咸阳而经过阳翟之赵、李耶？必求其人，则凿矣。

升庵云：刘表善书。引董北苑语。此大谬。陈晦伯据书断刘德升为是。

《谈苑醍醐》云：“《三国典略》曰：《萧明与王僧辩书》：‘凡诸部曲，并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台之仗。’唐王勃《滕王阁序》：‘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正用此事。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岂非间世奇才！杜子美、韩退之极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为子安才虽美丽，然亦时代不同。盖古人学文之家，此

等书皆从幼诵习，今之学者读《四书》本经之外，要读《性理纲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于古耳。岂独学者之过哉！

《南园漫录》云："《史记》于项羽为本纪，最见其据实立名。观鸿门之宴，羽东向，范增南向，汉高北向坐，张良西向立，一时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处，而众亦尊以为君，可见矣。故《史记》据实而为本纪。至班固始改为列传。"盖太史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既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共和为政，纪亦不废。项既亡秦，而立楚怀王，杀义帝，杀卿子冠军，分王诸侯，皆羽主之，则安得不为羽立本纪耶？若班固作《汉书》，所纪之历，皆属汉矣，而项羽之事但载纪耳，则自当作传，安得谓班固为好谀曲笔耶？南园之无识甚矣。

陆玩拜侍中语，史册与小说俱载，而升庵以为陆抗，何舛错至此！

升庵云："雨未尝有香，而李贺诗'依微香雨青氤氲'，元微之诗'雨香云淡觉微和'；云未尝有香，而卢象诗'云气香流水'。"传称"臭味"，盖言气味也，气可以言臭，独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经》云：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尘之一，故鼻之所触，即谓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阵气味，此非雨香而何？升庵善吟，独不求作者之意耶？陈晦伯引《拾遗记》，亦太凿。

梁简文《诗谶》："雪花无有蒂。"蒂与帝同音。"无蒂"是谶"无帝"也，陈晦伯以为"无弟"，误。

陈晦伯正升庵刘昫《旧唐书》误作刘饷，此必传刻之误耳，升庵未必讹舛至此。

冯少洲编《风雅逸篇》，载《古谚》一卷，集刘梅谷、杨升庵、

张鄦西诸公所辑而增益之，自谓极备。然如古里语云：“斫檀不谛得槃迷，槃迷尚可得驳马。”又谚云：“上山斫檀，挈榼先殚。”此二条殊为古雅，然而不载。此见《十三经注疏》中。注疏中如此类尚多，恨不得尽数拈出，以补少洲之缺耳。

冯少洲《风雅逸篇》尝托余删定，其所载《道门》一卷，皆取之《真诰》与《云笈七籤》等书，盖佛经诸偈皆出六朝人之手，犹有可观。道家诸书，皆张君房辈所纂，乃科书之类，极为芜陋，一无足取者，如何一概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郑淡泉《古言》说：“孔庙十哲，当黜冉求、宰我，而进有若、公西赤。”此所谓理会科斗时事，坐无尼父，焉别颜回？自古相传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若此哉？史鱼、蘧伯玉，亦不必妄生优劣。

《古言》说：“尧舜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黄帝可以当之。”前古圣人，岂得以分两求之哉。

《古言》说：“‘原始反终’一条，与‘无极’‘太极’同意，所谓一起一结。”此不知何谓。又以“至诚”“至圣”分外德、内道，亦是支离学问。

《木瓜》诗所谓“木瓜”、“木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而淡泉以为今人有以木为果者，酒榼中常用之，岂江西人所谓木荔枝耶？凿矣！

郑淡泉以世言娄江、东江、松江为“三江”者非是，盖以为江必源泉所注，积为巨川，而吴地三江至小，不足为江故也。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谓之江。郑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顾经书之文义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嶓冢之江、豫章之江为三江，不知此三江与震泽有何相关？而经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耶？盖震泽受江南七郡之水，若无三江泄之，必至于泛溢为害。故禹凿三大川，导之入海，而震泽始定矣。其义甚显著，郑复何疑，而妄立意见？

《今言》中载列圣陵寝名号：

太祖孝陵　太宗长陵　仁宗献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宪宗茂陵

孝宗泰陵　武宗康陵　世宗永陵

《今言》中，初载诸陵历历，明白可考，则是北狩者裕陵也。至后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位，遥尊茂陵为太上皇。"则以北狩者为宪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黄毅所希宪巡下江，刻《五经集注》于苏州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将何处本作式，写完即刻，全不校勘，讹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书初学习读，所关最重，况他日转相传讹，日甚一日，则于经书亦大有害，不似他书，无大干系也。不知何故，卤莽如此！

《说文》"凡禾之属皆从禾"，独"稽首"稽字不从禾，盖篆文禾字头皆左转，独稽字旁头右转。

《说文》"凡心之属皆从心"，独"博"与"协"字从十，今世人写博、协皆从心，是不知六书之故也。

卷之三十七　词曲

昔师旷吹律，而知南风之不竞。有人弹琴，见螳螂向鸣蝉，欲其得之也，蔡中郎闻其音，而知有杀心。隋炀帝将幸江都，作翻调《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怀太子作《宝庆曲》，李嗣真闻而知太子废。古之审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盖因小时喜听曲，中年病废，教童子习唱，遂能解其音调，知其节拍而已。魏文帝《善哉行》内云："知音识曲，善为乐方。"或庶几焉耳。兹以论词曲之语，附载于篇末。

古乐之亡久矣，虽音律亦不传。今所存者惟词曲，亦只是淫哇之声，但不可废耳。盖当天地剖判之初，气机一动，即有元声。凡宣八风，鼓万籁，皆是物也。故乐九变而天神降，地祇出，则亦岂细故哉！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佛经亦曰："以我所证，音声为上。"今佛家梵呗，如念真言之类，必和其音者，盖以和召和，用通灵气也。正声之亡，今已无可奈何，但词家所谓九宫十二则以统诸曲者，存之以待审音者出，或者为告朔之饩羊欤。

杨升庵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气韵调平，东南土气偏诖，故不能感动木石。"斯诚公言也。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夫诗变而为

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今二家之辞即譬之李杜，若谓李杜之诗为不工，固不可，苟以为诗必以李杜为极致，亦岂然哉！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既不喜，则习者亦渐少，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余家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文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书，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苟诗家独取李杜，则沈、宋、王、孟、韦、柳、元、白将尽废之耶？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郑德辉杂剧，《太和正音谱》所载，总十八本，然入弦索者惟《㑇梅香》、《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时曲。此等杂剧、古词，皆不传习。三本中，独《㑇梅香》头一折《点绛唇》尚有人会唱，至第二折《惊飞幽鸟》与《倩女离魂》内《人去阳台》、《王粲登楼》内《尘满征衣》，人久不闻，不知弦索中有此曲矣。

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至如《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是岂作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

郑德辉所作情词，亦自与人不同。如《㑇梅香》头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单诉你飘零，却不道窗儿外，更有个人孤另。"《六么序》："却原来群花弄影，将我来唬一惊。"此语何等蕴藉有趣。《大石调·初问口》内："又不曾荐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

夜偷期，不记朝闻道。”《好观音》内：“上覆你个气咽声丝张京兆，本待要填还你枕剩衾薄，语不着相。”情意独至，真得词家三昧者也。

郑德辉《倩女离魂·越调·圣药王》内“近蓼花缆钓槎，有折蒲衰草绿兼葭，过水洼，傍浅沙，遥望见烟笼寒水月笼沙，我只见茅舍两三家”。如此等语，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秾郁，宜不谐于俗耳也。

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复，语之芜类耶！乃知金、元人杂剧，止是四折，未为无见。

王实甫《西厢》，其妙处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龙》内：“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如此数语，虽李供奉复生，亦岂能有以加之哉？

《西厢》内如“魂灵儿飞在半天，我将你做心肝儿看待，魂飞在九霄云外。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椎床”，语意皆露，殊无蕴藉。如“太行山高仰望，东洋海深思渴”，则全不成语，此真务多之病。余谓郑词淡而净，王词浓而芜。

王实甫《丝竹芙蓉亭杂剧》，《仙吕》一套，通篇皆本色语，殊简淡可喜。其间如《混江龙》内：“想着我怀儿中受用怕，甚么脸儿上抢白。”《元和令》内：“他有曹子建七步才，还不了庞居士一分债。”《胜葫芦》内：“兀的般月斜风细，更阑人静，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内：“你莫不一家儿受了康禅戒。”此等皆俊语也。夫语关闺阁，已是秾艳，须得以冷言剩句出之，杂以讪笑，方才有趣。若既着相，辞复浓艳，则岂画家所谓浓盐赤酱者乎？画家以重设色为浓盐赤酱，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画太过，岂如艳妆素服，天然妙丽者

之为胜耶。

王实甫不但长于情辞，有《歌舞丽春堂杂剧》，其十三换头《落梅风》内："对青铜，猛然间两鬓霜，全不似旧时模样。"此句甚简淡。偶然言及，老顿即称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㑹梅香》第三折《越调》虽不入弦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红》云："是害得神魂荡漾，也合将眼皮开放，你好热莽也。"沈东阳《调笑令》内："擘面的便抢白俺那病襄王呀，怎生来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满口里之乎者也，没拦当都喷在那生脸上。唬的那有情人，恨无个地缝藏，羞杀也傅粉何郎。秃厮儿请学士休心劳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难当。"止是寻常说话，略带讪语，然中间意趣无穷，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头牌杂剧》十七换头、关汉卿散套三十换头、王实甫《歌舞丽春堂》十二换头，在《双调》中别是一调，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此其证也。三套中惟十七换头，其调尤叶。盖李是女直人也。十三换头《一锭银》内："他将《阿那忽》腔儿来合唱。"《丽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则知金人于《双调》内惯填此调。关汉卿、王实甫因用之也。

《虎头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时，其叔饯之出镇，十七换头《落梅风》云："抹得瓶口儿净，斟得盏面儿圆，望着碧天边太阳浇奠，只俺这女直人无甚么别咒愿。则愿我弟兄们早能勾相见。"此等词情真语切，正当行家也。一友人闻此曲，曰："此似唐人《木兰诗》。"余喜其赏识。

余家小鬟记五十余曲，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顿言："顿仁在正德爷爷时，随驾至北京，在教坊学得，怀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时曲。此等辞并无人

问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虽曲艺，然可不谓之一遭遇哉。

王渼陂欲填北词，求善歌者至家，闭门学唱三年，然后操笔。余最爱其散套中“莺巢湿春隐花梢”，以为金元人无此一句。

康对山词迭宕，然不及王蕴藉。如渼陂《杜甫游春》杂剧，虽金元人犹当北面，何况近代。以王兰卿传校之，不逮远矣。

南都自徐髯仙后，惟金在衡鸾最为知音，善填词。其嘲调小曲极妙，每诵一篇，令人绝倒。亦谓散套中无佳者，惟“万种闲愁”最好。余细看之，独“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二句差胜，乃用晚唐人罗隐诗也，其余芜浅不足观。

《西厢记·越调》“彩笔题诗”用侵寻韵，本闭口，而“眉带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误入真文韵。如朱仲谊“辞写鸳鸯冢，黄钟，羞对莺花绿窗掩”，通篇俱闭口，用韵甚好。

《乐府》辞，伎人传习，皆不晓文义。中间固有刻本原差，因而承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义稍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两世姻缘·金菊香》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唱此曲，金在衡闻唱“波”字，抚掌乐甚，云：“吾每对伎人说此字，俱不肯听。公能正之，殊快人意。”二十换头《尾声》临了一句：“煞强似应底关河路儿远。”余疑“应”字文义不通，思欲正之，终不得其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谱》，观关汉卿《侍香金童》内有“雁底关河，马头明月”之句，盖雁飞无不到，其底下之关河，言甚远也。二十换头亦关汉卿词，盖汉卿惯用此语，其为“雁底”无疑。

老顿于《中原音韵》、《琼林雅韵》，终年不去手。故开口闭口与四声阴阳字，八九分皆是。然文义欠明，时有差处。如马东篱《孤雁汉宫秋》，其双调尾声云：“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毡”字，他教作闭口，余言“毡”字当开口。他说：“顿仁于韵上考索极详。此字从占，当作闭口。”余曰：“若是从占，果当作闭口。但此是写书人从省

耳。此字原从亶，亶是开口。汝试检毡字正文，无从占者。”渠始信，教作开口。

老顿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吕蒙正》内“红妆艳质”，《王祥》内“夏日炎炎”，《杀狗》内“千红百翠”，此等谓之慢词，教坊不隶琵琶筝色，乃歌章色所肄习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无人，此曲都不传矣。

余令老顿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后人依腔按字，打将出来。正如善吹笛管者，听人唱曲，依腔吹出，谓之唱调。然不按谱，终不入律。况弦索九宫之曲，或用滚弦花和大和钐弦，皆有定则。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宫原不入调，间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数既无定，则可依而以意弹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长短其声，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弹，或少一弹，则㐅板矣。其可率意为之哉。”

高则诚才藻富丽，如《琵琶记》“长空万里”，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然既谓之曲，须要有蒜酪，而此曲全无，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所欠者风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谱》乐府群英姓氏亦载此人。余谓其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栝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

《拜月亭·赏春》、《惜奴娇》，如“香闺掩，珠帘镇垂，不肯放燕双飞”，《走雨》内：“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根儿。”正词家所谓本色语。

南戏自《拜月亭》之外，如《吕蒙正》“红妆艳质，喜得功名遂”，《王祥》内“夏日炎炎，今日个最关情处，路远迢遥”，《杀狗》

内“千红百翠”，《江流儿》内“崎岖去路赊”，《南西厢》内“团团皎皎，巴到西厢”，《玩江楼》内“花底黄鹂”，《子母冤家》内“东野翠烟消”，《诈妮子》内“春来丽日长”，皆上弦索。此九种，即所谓戏文，金元人之笔也。词虽不能尽工，然皆入律，正以其声之和也。夫既谓之辞，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曲至紧板，即《古乐府》所谓趋。趋者，促也。弦索中，大和弦是慢板，至花和弦则紧板矣。北曲中如中吕至《快活三》，临了一句放慢，来接唱《朝天子》，正宫至《呆骨都》，双调至《甜水令》，仙吕至《后庭花》，越调至《小桃红》，商调至《梧叶儿》，皆大和，又是慢板矣。紧慢相错，何等节奏。南曲如《锦堂月》后《侥侥令》，《念奴娇》后《古轮台》，《梁州序》后《节节高》，一紧而不复收矣。

清弹琵琶，称正阳钟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赀，好琵琶，纵浪江湖，至正阳访之，持侍生刺投谒。钟令人语之曰：“使寻常人来见，则宜称侍生，吾闻查八十以琵琶游江湖，今日来谒，非执弟子礼，我断不出。”查言：“吾固闻秀之名，然未见其伎。使果奇，执弟子礼未晚。”钟取琵琶，于照壁后一曲，查膝行而前，称弟子。留处数月，尽钟之伎而归。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诗。尝言：昔年入试留都，闻查八十在上河，往访之。相期饮于伎馆，欲听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扫即四弦俱绝，须携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设酒于旧院杨家。杨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弹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妈妈最知音，连使人来言：“此官人琵琶，与寻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后使女子扶凭而出，问查来历，查云是钟秀之徒弟。此妈妈旧与秀之相处，与查相持而泣，留连不忍别。

卷之三十八　续史

我朝名臣，即《言行录》所载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载，皆用墓志碑文，以及饯赠序记之语编入，此等皆粉饰虚美之词，且多是套子说话，以之入于史传，后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英宗时为国子祭酒，以厢房前柏树枝柯蔽覆，妨士子肄业，遂剪去数条。王振素忌其刚直，即诬以擅伐孔庙古木之罪，枷于监门。石大用率监生数千人号救请代，幸而获免。但当直书其事，今但取《古穰杂录》云："王振怒其持儒礼，构以罪。"又取罗伦跋帖语云："文毅见辱，石大用代死。"观者终不得其始末，岂得谓之实录耶？若刘忠宣之所经度，皆讦谟定命，远猷辰告，深得雅人之致。余谓：虽房、杜、韩、范，犹当服膺。盖加于众人一等矣。是乌可以不载耶。故摭其实而著之篇。

太宗尝与解缙论群臣，御笔书蹇义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善，而具以实对。于义曰："其资厚重，而中无定见。"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远小人。"于刘隽曰："虽有才干，不知顾义。"于郑赐曰："可为君子，颇短于才。"于李至刚曰："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于黄福曰："秉心易直，确有执守。"于陈瑛曰："刻于用法，好恶颇端。"于宋礼曰："戆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陈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宾曰："簿书之才，驵侩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刚，朕洞烛之矣，余徐验之。"

黄福在南京兵部参赞机务，每旦视事，皆襄城伯处分，公不出一

语。盖阴相之则多矣。或以为言，公曰：“体当如是。且汝见守备何尝错发落一事也。”

胡俨筮仕，为华亭县学教谕，年尚少，而能以师道自任，劝勉诸生，讲授每至夜分，虽隆寒甚暑不废。

午门外东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两门入。惟都察院正官独处一小夹室。近岁，都御史顾公佐，非公事未尝与诸司群坐。

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断于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

杨文定在狱中十余年，家人供食，数绝粮。又上命叵测，日与死为邻，愈励志，读书不辍。同难者止之，曰：“势已如此，读书何为？”曰：“朝闻道，夕死可也。”五经诸子，读之数回。已而得释，晚年遭遇为阁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实有赖于狱中之功。盖天玉成之如此。

山云出镇广西。广西总帅府一郑牢者，老隶也，性鲠直敢言。公进之，曰：“世谓为将者不计贪，矧广西素尚货利，我亦可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洁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点墨，终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馈送，苟不纳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黩货，则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蛮子邪？”公亦笑纳之。公镇广西逾十年，廉操始终不逾。

王抑庵先生典选，遇不如意事，好诵古人诗以自宽。一日，有新得给事中即欲干挠选法者，则曰：“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进退官不当。”则曰：“若教鲍老当筵舞，更觉

郎当舞袖长。”要多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画求诗者，公峻拒，不为作诗。所介者实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独靳是？”乃应之曰：“老负此累，公等行当自知耳。”然公尝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且自序：“昔与文进交时，尝戏作一联，至是十年而始成之。”临川聂大年题其内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贤，则天下岂复有遗才哉！”语亦稍闻于公，公置之不省。后大年举为史官，困于讥谗，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亲投诗于公，中二联云：“镜中白发难饶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论盖棺迟。”公得诗，泣下曰：“大年欲吾铭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拟荐，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题之言，固为正论，使隘者闻之，将必以为议己，其孰不加挤也。而公不以为意，至泣而铭其墓，真所谓休休有容者矣。

轩[illegible]，天性廉介。初为进士，往淮上催粮。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尽湿，得一绵被裹之。有司急为制衣一袭，却之不用，徐待旧衣之干。为浙江按察使，俸资之外，一毫不取。四时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厌。与同僚约，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旧经过者，留供一饭；至厚者，杀一鸡。僚属见之惊异。忽闻亲丧，次日遂行，僚属尚有未及知者。升副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清操愈坚。张都宪素侈纵，设席会诸僚，公独不赴。既而以卓食馈之，亦不纳。

左都御史轩公，持己甚严，遇人无问贤否，悉峻拒之，不与接。居南都，岁时诣礼部拜表，至则屏居一室，撤去侍烛，朝服端坐，寂无一言，待鼓严而出。礼毕，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舆而归。同事者闻其来，亦不乐与处，皆避去。平生俊伟之节，惟恃公牍之存，间令吏写数十大册。于纪载之文，一无所好。及卒，修史，有司从其家求公行实，无有也。惟写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广州府知府沈琮，尝为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典皂隶，凡诸司多属意焉。盖皂有定数，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觊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观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动心而干人挠法者，得两公焉，尚书魏公骥、都御史轩公<ruby>轘<rt>轘</rt></ruby>是已。"

魏公骥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诸生在学居者，候一更尽，必携茶往视之。见有书声者，供茶一瓯。至三更，乃携粥以随，尚有诵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频数，间一行之。士子感激，笃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胜衣。中官王振亦礼重之，呼为先生。贽见，惟帕一方，振亦不较。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刚恶逆，诉冤，或以其年少欲缓之。公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谓也。"狱遂决。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阁老陈公是其考试时所取士也，来见，请曰："先生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吾辈而已。"公不从，退谓人曰："渠将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

时中官王振权倾一时，或邀薛文清拜其门。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谢恩私室？"李文达亦劝公少贬，公曰："厚德亦为是言耶？"竟不往。已而遇诸途，众行跪礼，公独不屈。振不悦。会有狱夫实病死，三年，其妾私于人，欲出嫁。妻弗听，遂诬妻魇魅夫死。公辩其冤。都御史王文谄事振，乃诬公出入人罪，系狱当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辩冤获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诵读不辍。至覆奏将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归田里。公居家六年，闭门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饯于江上，独公不往。英至京，言于众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文清公锐志道学，著《读书录》二十卷，多名言。尝曰：自朱

子后，性理已明，正不必著书。程明道、许鲁斋皆未尝有所著作，而言道统者必归之。

王忠肃提督辽东军务，总兵以下庭谒，公诘所以失机之由，命左右曳出斩之。再三哀请，得释。于是三军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广宁不逾月，巡边，自山海关直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烽燧斥堠，珠连璧贯，千里相望。简阅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贫穷者赈给之，鳏寡者婚配之，谓边境不可以法律治，词讼无问轻重，量情以布谷粟赎罪。虽人命，亦以物抵偿。公在边十数年间措置，积银万余两，粮数万石，马千余匹，边用充足，器械鲜利，军士饱暖，人乐于战。所举总兵参将，如施聚、焦礼辈，皆自众中拔起，为夷狄所惮。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客座赘语》十卷，明顾起元（1565—1628）撰。起元字邻初，一字太初，号遁园居士，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戊戌（二十六年，1598）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除编修，历南国子监祭酒、吏部左侍郎。当轴欲引以大拜，起元避居遁园，七征不起，友人题其小筑曰“七召亭”。居家绝迹公府，惟地方利弊不恤身任而力争之。卒谥文庄。起元学问该博，通晓典籍掌故与古今人物，尤留心于乡邦文献，著有《中庸外传》二卷首一卷、《顾氏小史》十卷、《尔雅堂诗说》四卷、《说略》三十卷、《蛰庵日录》四卷、《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与《懒真草堂集》等。

《客座赘语》，按自序为其“访求桑梓间故事”之记录，陈田《明诗纪事》按语所谓“详述金陵故事，可与王兆堂《乌衣佳话》、周晖《金陵琐事》并传”者。观其内容，亦大致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不涉南京者不载”。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南京为明朝南都，《客座赘语》遍涉历朝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艺林轶事、市井风俗，大多为闻见记录，间有以文献、金石资料考订者，为了解、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世俗民情，提供了丰富的珍贵史料。但此书也存在诠次欠精的缺点，不分门目，时涉怪诞。由于写作时间较长，至有前后内容相互矛盾者，如卷六“利玛窦”条载利氏批评中国画不知凹凸法，而卷五“凹凸画”条则明言“乃知古来西域自有此画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读书不可不博也”，若编次时稍加留意，合二而一，不仅可以避免矛盾，而且可以留下一篇考订精审的文字。

此次校点，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为底本，以《金陵丛刻》本参校，作者自序亦据以补录；目录与正文标题间有出入，现均据正文内容予以统一。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自序
卷一
经义兼古注疏
东宫命典试
转运兑运长运
漕运总兵流官
辨讹
诠俗
方言
谚语
父母称谓
南唐宫阙
南唐都城
珍物
花木二十二则
禽鱼十一则
笼养
鸟兽呼音
登览
七妙
市井
巾履
水灾
米价
正嘉以前醇厚

风俗
浙兵
壬午
革除
五三绝
解道
宝船厂
里士乡士
国初历式
物怪
僻姓
卷二
两都
佛会道场
铁冠道人
施食台
海水雪景
王谢居址
陶镇葛乡
稚川贞白相类
王顾二公像赞
旧匾字
樱桃园
营兵
勾军可罢
召募十便
南京水陆诸路
前辈乡绅武弁
巡逻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势九则
快船
运船二则
议籴
水利
力征
坊厢乡
户口
赋役
杂赋
条编始末
荒白
坊厢始末
铺行
民利
尼庵
妖人
卷三
陵祭
山祭
大臣钦遣南京祭告仪
文庙主祭
乡试考官之始
太学
非三品得谥
南部入内阁
应天主试用编检
南部三孤
尚书一品三品

他部衔掌南吏部
吏部尚书改南部
生员任宗伯
南部兼北衔
南尚书兼列卿
北衔理南务
大学士理南部
守备二则
协同守备
参赞机务非南兵部衔
大臣高寿
大老遗腹生子
勋戚久任二则
蜂蚁
化俗未易
新知录
补谥
乡贤
梁钟山定林寺藏经
傅大士
隋栖霞寺请天台智者大师疏
碧峰和尚
名僧
孝陵碑石
太师窗
龟桃
屏息
介甫绝句
陈智者住金陵敕
徐陵与智者书

毛尚书与智者书
陈后主沈后施物
金甲人
先祖梦中三人
秦桧女墓
猿妖
翟氏
语怪录
陈公善谑录
怪石
目静齿动
评花
卷四
笔墨研冠天下
瘗鹤铭
庆奴黄罗扇
异芝
娑罗树
梁朝乐游苑流杯仪
湖册口数
二月生子
莠民二则
二无字碑
石头城
三段石碑
铸钱
斗十六度
绿蝴蝶
斗鱼
女饰

陈南北狱
金陵古今铸钱
太学生徒
五祀
耕台蚕观
乘马衣冠
桃符画鸡蒜头五毒等仪
郊香
祈雨
北斗
唐润州贡
出母嫁母服
生母服
孝慈录三则
大乐
官历五字
杨元慎嘲
王符潜夫论
铸鼎剑于蒋山
品石螺子石
李后主研山
钟隐
陶缜菜
豨莶草
桂
河冰成花
海陵王墓铭文
篆太学石经
爱爱
秋娘

小史见庐山夫人
金字心经大宝珠
徐十郎茶肆
张尚书
大舍记
金陵寺塔记
古志搜访
卷五
礼乐群英像
歌章色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前记异闻一百则。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三藏塔
长干塔
长干寺金像
长干
少冶先生评李王诗
金陵古城
凹凸画
金陵南唐画手
赵母授经
古碑刻
围中长短句
金陵诸园记
古园
三宜恤
鼠拖卷
许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诗

南京太庙祀典
上陵
注篆司官
葛云蒸
国子生中式额数
登第有定命
李祺
建业风俗记
蝎
燕子矶江中龙
册库锁匙
铜仪龙
卷六
梅将军
金白屿
策冒同语
举进士复袭指挥
鼠拖生姜
严宾
刘京兆
警世词余
海浮赠曲
髯仙秋碧联句
四景联句
雉山填词
孙夏工诗
于忠肃公神道碑
夏大理断狱
康状元祖墓
五堰

供用船只旧例
粮船帮次
李敬中
徐居云
谢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迁学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卫
平话
南都人物
鸦朝
杜叔循
尤六十
舟樯
南内藏书
番僧
利玛窦
南京殿庙
载酒亭
绎山记
好石
谑语
弇州评诗
蟾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山农
梁公雅量

薛九
蒋康之
都城门
外郭门
十四楼
诸桥
府治县治
洞天十友
平生万首
多宿山寺
祝唐二赋
东桥先生论诗
衡山赠髯仙句
天神图
松坞高士图
卷七
海忠介公
东桥先生友谊
子新字
曾大父释盗
天上见龙
马文璧竹枝词
姚叙卿先生
画品补遗
梦征
水异
崔老数学
铁塔寺
永庆寺
书品补遗

自草墓志
吴公择婿
仲衡厚德二则
家居进士为考试官
先贤著述
金陵人金陵诸志
南京诸志
吴小仙
杨公文鉴
生殡
黄许二老人
丹丘隐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刘清惠公轶事
少冶先生里居
水田诗句
南都旧日宴集
金陵诸台
辛水东流
神敬贵人
路傍甲士
南都诸医
守吉奇治
艾千户
报恩寺塔
异僧
掘地得古镳斗
巡城
舆马

俗侈
女肆
玄帝灵签
蜘蛛
产怪
白兔白猿白鼠
红鹅
乌龙潭
卢苑马
读书五色笔
盛仲交
小九华
梁八老
钦天监为顺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溪渔子
李疑
卷八
名公像
科举事例
儒学
皇城
吴媪
蟭矶
邝生
饮虹先生
司马家婢
黄督学

仕路窄
赏鉴八则
藏书
督学察院
元御史台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陈侍御
割肝
秋宇先生著述
黄蛰南父子
文臣赐第
修志
尹山人
陈广平
孔复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无茶具
耳环投水
金陵学校
祠先贤
青溪先贤祠
建康俗尚十一则
南都词林
欣慕编
许少张
吴八绝
乡正
刘千户

周汝衡
卷九
半山
两大司马
三公知人三则
达官骑驴
半山诗句
城内外诸水
守心戒行
盛伯年
伤逝五则
象骨
古诸湖
师法
苦节
礼制七则
小人
息土
飞盗
俞道婆
山中白云
吉甫佳句
服饰
王荆公墓
石城
郡圃老卒
王逢原钟山诗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画石
无尽颂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诸寺奇物八则
仁宗皇帝御笔
御笔药方
佛面竹投壶
沈氏鸭
赵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戏剧
酒三则
茶品
鱼品
果木移植
纪虫二则
卷十
官军粮赏则例
议谥二则
山水
寺院
御笔文昌帝君像
宁国公主墨杯
文士二则
书法
画事
王梅溪研
读书题识
古词曲
冶城

两谢公墩
金陵图
总明观
城内外诸水续考
东坡先生金陵诗
放生洲池
八功德水
沿江开河议
古迹俪语
秦人凿山
建都
桥名
宫城都邑二图
罗寺转湾
回龙候驾二桥
幕府直渎诸山
部议救荒
各仓米样
后湖
王荆公疏湖田
李御史后湖联句
卢玉田过湖续梦诗
谥法解正误
中书左丞一人
应天人官尚书二十六人
都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旧大理寺基
移囚

国初榜文
逍遥牢
前乙酉举人见后乙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自序

予顷年多愁多病，客有常在座者，熟予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惊奇诞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与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予憖置于耳，不忍遽忘于心，时命侍者笔诸赫蹄，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帙，因命之曰《客座赘语》。赘之为言属也，又会也，属而会之，俾勿遗佚，予之于此义若有合焉。或曰："秦汉间语人之所贱简者曰'赘婿'，老子语物之或恶者曰'馀食赘行'，庄周氏语疾之当决去者曰'附赘县疣'，子之为此语也，又多乎哉？"予隐几嗒然，无以应也。故籍而存之，以供覆瓿。万历丁巳夏五，遁园居士书。

卷一

经义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设科举条格，诏内开第一场，《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书》，蔡氏传；《诗》，朱氏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张洽传。《礼记》，专用古注疏。《四书》义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制。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按此兼用古注疏及诸家传，圣制彰明，后不知何缘，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传为主，《左氏》、《公》、《穀》第以备考，张洽传经生家不复知其书与其人矣。《礼记》专用陈澔《集说》，古注疏尽斥不讲。近日举子文，师心剿说，浮蔓无根，诚举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经博古者得以自见，亦盛事也。

东宫命典试

永乐十二年，上在北京。应天乡试，皇太子命洗马杨溥、编修周述为考试官；十五年，命侍讲梁潜、陈全；十八年，命修撰张伯颖、左赞善陈仲完：皆监国事也，时犹以宫赞列修撰之后。至七年己丑会试，取中陈瑧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国子监读书，至辛卯始廷试。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谔为左中允，赐出身，尤为异典。

转运兑运长运

漕运旧例：军民各半，互相转运。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转运于通州、天津二仓，往返经年，多失农月。于是侍郎周忱议：将民运粮储俱于瓜洲、淮安，补给脚价，兑与运军。自是，转运变为兑运。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兑运，令南京各卫官与直、浙等处官，径赴水次州县交兑，民加过江船费，视地远近有差。自是，兑运又变为长运矣。

漕运总兵流官

顷见台谏与部疏议漕运总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按此官旧制，流官世爵，原相兼并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吾乡刘都督玺、黄都督印，皆以卫官任至总兵，管漕运。黄与先大夫往还，余犹及见之，颇非辽远。建议者不举此以闻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旧制，原用勋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旧制也。

辨讹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与本音谬，相习而用，而与本义乖

者，或亦通诸海内，而竟不知所从始。姑就南都举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写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马韵中，音宜与鲊叶。而南都惹作热之上声，野作曳之上声，写作屑之上声，且作切之上声，姐作接之上声，未有作马韵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与氏之音承纸切，视之音承豕切：在四纸韵中，上声也，而作去声，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礼切：上声也，而音作贵与第，呼属去声。皂隶之皂、造作之造，音与早同，而读作去声，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盖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别音打之去声。入之音本与日同也，而作肉音。此与本音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抄，略取也，而写书曰抄书，官曰抄案，造纸曰抄纸。吊，问终也，而官府取文书曰吊卷，或曰吊钱粮。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击为义也，而今预事曰打叠，探事、探人曰打听，先计较曰打量，卧曰打睡，买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饼，张盖曰打伞，属文起草曰打稿。禀，赐谷也，与也，供也，给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曰禀。殴，以杖击也，律有斗殴之条，而今人故以言相谑嬲曰殴。帐之为言张也，一曰帱谓之帐，而呼簿册记物事用度者曰帐。仰，恃也，资也，下托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与雅同，（《诗》《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为段布之疋，音匹。者，分别，事辞也，称此个为者个是也，今以称人之不老实者曰者。假，音贾，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为休暇之假，音如嫁，曰告假、给假。兑，通也，穴也，直也，卦名，象口之能言，今以天平称金银曰兑，以物交易曰兑，民以粮付军曰兑。劄，刺着也，唐人刺身文曰劄青，又奏事非表非状谓之劄子，今官籍没人物曰抄劄。闸，水门也，字一作牐，今借为稽查之用，朝中点入班官员曰闸朝，凡以事查点人曰点闸，又民间办治官物曰闸办。插，刺而入也，扱衽曰插，今借为安置之用，如屯兵聚民曰安插某处某所。折，言断也，又拗折屈曲也，又毁弃也，今作抵当之义，官司征粮支俸曰折色，民间债负曰准折，以金贝代仪曰折仪、曰折席。姪，今音质，谓兄弟之子也，古以称兄弟之女，又谓“吾姑者，吾谓之

姪”，似惟以女子临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结切也。辖，车轴端键也，“《论语》，《五经》之辖辖”，辖以冒毂，辖以键轮，今借为管辖之用。拶，子末切，逼也，韩诗“崩腾相排拶”，今官府刑手之具曰拶指，音昝，而民间但呼为拶子。拐，拄杖也，今为诱略之用曰拐带，其略人之人俗曰拐老。祠，春祭名也，品物少而多文词，故曰祠，今凡庙之祀神者皆曰祠，自汉有生祠始基之矣。刁斗，以铜为之，军中用，昼炊，击以行夜；刁刁，风微动貌，今谓人之狡狯者曰刁头，律有刁奸之文。饶，饱也，益也，多也，汉张霸曰“我饶为之”，今免人之罪罚曰饶，减所征财贿亦曰饶。嫖，一作僄，轻也，盖僄姚之义，今荡子之宿倡者曰嫖。梢，木枝末也，舟之舵尾曰梢，舟子曰梢工，妇曰梢婆，今驴马驮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谓之梢。包，容也，裹也，今任人物足其数曰包赔，代人上纳官货曰包揽，雇觅舟车骡马曰包至，庖人为主治办酒食曰包酒，子弟宿勾阑中，计年月，不许接待他客，亦曰包。驼，负荷也，橐驼负囊橐而驮物，今无钱而买人物，徐酬其直者曰驼。那，何也，又多也，安也，又语绝之韵也，今谓移趾者曰那步，设法备用物曰腾那，转假曰那借。科，条也，本也，坎也，程也，等也，科举科粮意近之，以设官名科，寖远矣，今芟树木蔬茹者曰科，头不冠者曰科。巴，象形字，蛇也，巴水曲折三回像之，今人之盱衡望远曰巴，不足而营营曰巴，日晒肉曰巴，凡物之干如腊者皆曰巴。凡此皆习而用之与本义乖者也。

诠俗

闾巷之俚语，驵侩之流言，一二可纪者，戏解剥之，以资嗢噱。阿承显富曰趋、曰呵。惯依人而得财若饮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訾曰吸。以言诳人而沁入之曰卤。彼此相妒媢曰醋。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阴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呴煦人曰暖。风而

使其从我曰鼐。以语渐渍之，俾其从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系焉者，又或与而不必与，不尽与也，曰吊。以事急胁持人而出其贿曰紮。尾人之后，侦其所之与所为，曰蹦。群口而嘲其人曰嘈。以事迫而熁之，或得其物，曰灸，又曰烧。以言呴沫人，令其意靡靡焉软也，曰水。以言两挑之，使动或斗阋焉，曰㸃。如㸃灯之㸃。故以言与事招人使我应曰撩。置一言若一物于人，令猝不我释也，曰钩。自我而料人与料事曰划。设法范围于人曰箍。故陷人于过，或令其处负也，曰耍，曰弄。乘间而入之曰钻。以渐而刮劘其所有曰镟。大言吓人曰烹，又曰泼。限人之所至曰量。造是非佐使人怒曰嗾。四走而追人或捕人曰扑。咀唼人之饮食曰嚼，又曰噍。其猛取人之财物曰龈。音恳。专以事务委人曰栽。泥人不已曰缠。抽取人之财物曰秋。从臾人使为之，或奋而往，曰撮，或曰鼓，或又曰奖。言语笼罩人使不觉曰蒙。詈人之傲而难制曰牛、曰驴。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长躯而痴者曰鹅。解两家之忿或调剂成其事曰挲，或反言曰搅。刺人之隐失曰针。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强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钉。突然从中而搀入者曰划。内无实而外饰可观曰晃。善迎人之意而助长之曰挡。计去同事者而己得容焉曰撑。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徒铺啜以膏其口曰油。言之凿空而杜撰也曰攒。其最无伦脊者曰诌、曰胡。以言谑人曰喉，又或剡而曰觜。与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闪。有所避而倏遁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盗焉亦曰溜。不遇而贫若不幸而祸也曰否。空乏而不可支曰燋。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乔。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曰唪。其不色怿也曰丧。衣服什器时之所兢者曰兴。目料人之上下曰估。共事而偏得利焉曰采。一无所得者曰毛。强割人之有曰斫。逐人而驱之曰辗。人之奘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骐，或曰獃，或曰傻。性软而滞曰饧。其跳宕不驯谨曰浪。小儿之嘻戏曰顽、曰憨。淫泆曰嫪。音涝。貌寝而不扬曰矬。羸小可憎曰伲。长无度者曰倭□。事非耳目之常曰诧。一人而众人者丛而奉焉若蚁曰宗，或曰扛。家败而姑安之，事坏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脓。拚己所有以与人角胜负曰背。音卑。不当与而靦焉，附人以入之，曰雌。弥缝其事之阙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

能自立也曰散，或曰酥，或曰垆，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隐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谩人与为人所谩也曰迷。知事与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锹，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质也，猝而与之遇，曰撞。冯怒而以语诟詈之也曰攫。其尽所欲言也曰捲。两心相怜曰疼，反是而交相背曰彼。无事而遨翔焉曰跄，音创。或曰幌。黄去声。老而拘滞不与时偶也曰简。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见或隐也曰影。在数中幸而逃者曰卯，卯，冒也。觅人而抓梳求之曰爪。证人之辞也，坚不可移，曰咬。与人有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调曰掸，私合曰有，乍相近曰汤，久而益暱也曰热，摧折之使兴败而反曰扫。物宽缓不帖帖者曰儳。音囊，去声。若事之败而不可收拾也曰崩，又或曰裂。

方言

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长曰媌条，美曰标致。蠲曰干净，其不蠲曰龌龊，恶绰。曰邋遢，曰腤臢，曰鏖糟。言事之轩昂曰鼇鼇。上歇平，下遮。有圭角曰支查。老成曰稳重。其轻薄曰姑姼。不雅驯曰藞苴，腊上声，查上声。曰朗伉，平声。曰磊砢，曰孟浪，曰□蒲并反。铳，曰莽撞，曰粗奘，曰倔强，曰粗糙。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踢跳，曰徬徭，秀溜。曰活络。其不聪敏者曰鹘突，曰糊涂，与上一也，音稍异。曰懵懂，曰勺铎，音韶道，似当为少度，以无思量也。以中原音少为韶、度为道，字改为此。曰温暾，似当为混沌，讹为此音耳。曰没汨，曰倜浑，曰秃侬。修容止曰打扮。形恶者曰脺臛。人之亡赖曰惫赖。言之多而躁曰喳哇，曰激聒，曰琐碎，曰嘈囋下音匝，一作哢。曰囔咄，曰哞叨，曰的达，曰絮聒。其小语而可厌曰吪哝，曰唧哝，曰唧嘈。颦而呻者曰哼唧。作事之不果决曰摸搎，曰□腻，曰乜斜，曰落索，曰塌僬。其捧物不敬曰隽奠，烈挈。曰蹀躞。其败事曰郎当。人之谿刻者曰趷落，音各拉。曰疙瘩，曰峣嵲，曰□搭，曰刁蹬，曰雕镌，曰窭数。其果而窒者曰裂决。用财之吝曰拈搯，曰寡辣，曰尴尬。能不

彰著曰隐宿，其反是曰招摇，曰倡扬。或徜徉也。人之贫乏曰褊短。勉强营为曰掤拽，曰巴结，曰扯拽。曲处以应之曰腾那。晨转造端曰拐揣。恰相当者曰促恰。不合事宜曰差池。与世乖舛曰趷蹬，曰蹭蹬，曰落魄。下音薄。其少精彩曰虺隤，灰颓。或曰萎蕤。威虽。败坏之甚曰垒堆。性坚执曰直纣。好搬弄曰翻腾，曰估倒。自矜尚曰支楞，曰崚嶒。不分辨是非曰含胡。面羞涩曰腼腆。一作眠娗。行不端徐曰踉跄。俱去声。交关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以事难人曰揉挲。人之发迹曰升腾。谈笑不诚恪曰欷□，希哈。或曰哈哄。阑入人中、事中曰夹插。扰人曰聒躁。筹处事曰度量。上音刀，北韵也。检物用曰拾掇。以言从臾曰撺掇。拯抑人曰拄擦，曰敦摔。旷大不拘束曰浪荡。音朗倘。物之细小者曰些娘。娘，女之小者。事之有隙可指曰窟窕。其有归着曰挞煞，曰合煞，曰与结。无破败者曰囫囵，曰团圞。不分别曰佬侗。物事就理曰条直，不了结曰拖拉，欲了不了曰丢搭。身之孤独曰伶仃。可憎曰臭厌。其不爽洁烦污曰渍淖。刺闹。眼之视不定曰的历都卢。手之捉物曰扪捞摸搡。身之失跌曰扑腾。入水声曰汩洞，或曰骨都。心之不快曰懊侬。熬挠。笑之态曰嘿尿。上音迷，下音兮。气勃郁曰蘧篨。渠除不能俯也，上讹气。凡物之声急疾曰忽刺，又大曰砰磅，上普耕，下普行。曰飏飒，忽律。曰飒飒。或六。

谚语

南都闾巷中常谚，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漫记数则。如曰：“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曰：“热灶一把，冷灶一把。”曰：“办酒容易请客难，请客容易款客难。”曰：“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贼不如放贼。”曰：“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曰：“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曰：“日食三飧，夜眠一觉，无量寿佛。”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曰：“强龙不压地头蛇。”曰：“灯台照

人不照己。”曰：“酒在口头，事在心头。”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亏，做一堆。”曰：“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虽好，绿叶扶持。”曰：“锅头饭好吃，过头话难说。”曰：“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的贴天飞。”曰：“烂泥摇桩，越摇越深。”此言虽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迩言所以当察也。

父母称谓

留都呼父曰爹，迭平声。俗呼打，平声。或曰爷。吴人呼父曰爸。音霸。讹而为拜之平声。爹字又作爹，唐小说“皇后阿爹”，或又为爸。音播。《北史》称父曰兄，兄或又曰哥哥，闽人曰郎罢。留都呼母曰嬷嬷，字或作麼，音麽。又作麼，音同。俗又呼曰妈，或曰娘。吴人呼母曰□。音寐，讹如埋。齐人曰阿娶，音迷。字又作娶，又曰嬭，音腻。字又作妳。六朝人称母曰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媎。又羌人呼母曰毗，音与姐同，字又或作她。闽人曰郎奶。

南唐宫阙

南唐故宫，在今内桥北，上元县中兵马司卢妃巷是其地。相传内桥为宫之正门所直，南宋行宫亦在此地，改内桥为天津桥。而桥北大街，东西相距数百步，有东虹、西虹二桥；东虹自上元县左北达娃娃桥，有石嵌古河遗迹；西虹在卢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达园地，亦有石嵌河迹。土人言：此南唐护龙河者是也。自卢妃巷北直走里许，又有一桥，亦名虹桥，而东虹、西虹两桥，北达之水环络交带，俱绾毂于此。想当日宫内小河四周相通，形迹显明，第近多堙塞，不复流贯耳。

南唐都城

南唐都城，南止于长干桥，北止于北门桥。盖其形局，前倚雨花台，后枕鸡笼山，东望钟山，而西带冶城、石头。四顾山峦，无不攒簇，中间最为方幅。而内桥以南大衢，直达镇淮桥与南门，诸司庶府，拱夹左右，垣局翼然。当时建国规摹，其经画亦不苟矣。因思陈同甫言：台城东环平冈以为安，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湖以为险，拥秦淮、青溪以为阻。而地当南唐宫之东北，在今上元县东北府军仓、花牌楼等地。陈鲁南《金陵图考》证六朝大司马门在中正街。按：六朝都城，东阻于白下桥，即今之大中桥也，中正街距大中桥甚近，台城偏倚一隅，恐难立止。记又言：六朝都城，北据鸡笼、覆舟等山。亦恐误。晋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并在鸡笼山下，若城带诸山，恐无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断六朝都城亦当如南唐，北止于北门桥之南岸，玄圃、华林、乐游诸苑，或是城外离宫，未必尽括城内也。

珍物

果之美者：姚坊门枣，长可二寸许，肤赤如血，或青黄与朱错，驳荦可爱，瓤白逾珂雪，味甘于蜜，实脆而松，堕地辄碎。惟吕家山方幅十余亩为然，它地即不尔，移本它地种亦不尔。湖池藕巨如壮夫之臂，而甘脆亡查滓，即江南所出，形味尽居其下。大板红菱，入口如冰雪，不待咀啖而化。灵谷寺所产樱桃独大，色烂若红韎鞨，味甘美，小核，其形如勾鼻桃。园客曰：“此乃真樱桃也。”又鸭脚子，亦巨于它产，实糯而甘，以火煨之，色青碧如瑠璃，香味冠绝。秋深都人点茶，以此为胜。鱼之美者：鲥鱼，四月出，时郭公鸟鸣，捕鱼者以此候之。鱼游江底，最惜其鳞，才挂网，即随水而上，甫出水，死

矣。鳞如银，纤明可爱，女工以为花靥。其次为河□。形丑而性易怒，顾独爱五色彩缕，渔者系彩缕以钩，沉数十丈之下。□见彩缕，群趋之，钩才着皮，辄勃然怒，腹脖脖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掷舷中。燕尾者，独眼者，胹而不熟，与其子未经盐淹者，若血涤除未净、屋上尘堕者，食之皆能杀人。解之用芦笋，或橄榄、甘蔗，或曰鸭卵，生啖之良。刀鰶鱼，出水而死，类鲥鱼，头有长鬣二。渔者言：鰶最爱鬣，捕用丝网最柔，稍罥其鬣，鱼辄伏不动，随网举矣。其次则玄武湖之鲫鱼，其脊黑而厚，鳞之在腹下者尤坚，大者可二三斤。顾以禁地，人间不恒有也。蔬茹之美者：旧称板桥罗卜、善桥葱，然人颇不贵之。惟水芹之出春初、蕹菜之出夏半，茭白之出秋中、白菜之出冬初，为尤美。白菜盐菹之，可度岁，周颙所谓“秋末晚菘”者，即此物也。若昔人称秣陵哀家梨与千里莼，今绝无此种。《南畿志》又纪聚宝山之石子，今亦绝少，其足堪东坡怪石供者，竟寻于六合灵岩山矣。

花木二十二则

牡丹、芍药与菊，此土多有之，顾多产自它郡邑。闻嘉靖以前，牡丹与菊之种仅五六品，近来品类始多。牡丹从江阴或亳州或陕中致之，芍药自扬州载而至。若菊，自卢苑马《东篱品汇录》成，搜求异种，不惮遐远，故所纪隃百余种，而菊之事为最侈矣。

宋人游九言，字允默，著《丽春花谱》，极言此花颜色之奇艳。按：此即今之罂粟与虞美人二花耳。罂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丽变化，中秋播种于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曩所有者。造物之巧，于此一花，尤其特幻者也。

郑太守宣化官邵武，太守卒于郡，其家人携一榧子树至，植于狮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后太守子上舍元炜移居南门，复并此树移而植

于庭中。今此树高出于檐牙数尺矣，叶青翠可爱，冬日不凋，掏之作榧子香，可供瓶史，但未见结实耳。

三十年前，有人自闽中携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咤以为奇，作诗咏之。顷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绝艳美，红者瓣如襞红绉纱，又有淡红者，有赭黄者，有鹅黄者。开之日，首尾夏秋间可三月，第不能过冬。齐王孙国华曾为余言："冬日护持甚谨，而竟萎苶不得活。"

兰花，自建兰而外，有树兰，树可高三四尺许，枝叶类冬青，而柔碧过之。花如粟，缀于弱干上，始作青蕊，已放则色黄，香扑鼻如建兰。又有鱼子兰，似树兰而干柔可架，其花亦类之。又有朱兰，色红。道州兰，叶大，以初冬开。吊兰，无土而县之。贺正兰，以正月开，尤奇异。而建兰有二种，闽产则叶阔而稍短，江右产者叶长而狭，花之色香不逮闽，而俗皆名曰建兰。至土产兰，一干止一花，长止可三四寸，香色俱类建兰。又蕙草花繁，具白、紫二种，香不逮兰，二者宜兴所产尤胜。

椰子自广东至者多，顾未有见其生叶者。乙卯夏，姚臬副允初自琼管归，诒余椰子二枚，其一发芽如藕孵，露半寸。余示客，咸诧所未见。沈五陵谓余以瓶土拥之，芽遂长二尺许，叶大类棕榈，初吐时，向冬犹挺然，春后遂萎。

芭蕉，本盛者冬日草苫，不使霜雪摧折，二三年间可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茎，长者至二三尺许，而钩曲下垂，其瓣自下倒卷，以渐而开，日止一瓣。瓣初微青碧，一二日稍黄，已则纯白矣。瓣中夹小蕊，白如水晶，含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然蕉之开花者，次年即萎死，盖其气泄露太尽故尔。

鸡笼山五显庙中，有金莲宝相花，在殿台下。花数十年一开，余两见之矣。其茎上下相等，粗如巨竹，叶短如笋壳，包于外。花吐茎端，色大类芭蕉花，青、黄、白以渐而变，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开

在茎端，初不抽叶，与芭蕉异耳。始不知从何地来，余见其开时，一为甲戌，一为癸未，人间无二本也。

大内西华门里，内监传旧丞相府中有五谷树，实生五谷，每生一种，则其年此种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报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处。

红豆树。牛首山东北有郑太监坟，坟有红豆树一株，干叶俱碧绿，结实如红豆，故以为名。

树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无逾于银杏，鸭脚子者是也。祈泽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懒融时植；栖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数人合抱。而栖霞一株，结乳如石笋下垂，相传树千年始生，为尤奇。自此数株外，他木未有大而久者矣，乃知此木最寿，宜名为万年枝。俗传银杏开花以夜，人自未有见者。数年前，大报恩寺钟楼傍一株开花，满树如柳絮，人皆见之。

大红绣球花，中国无此本。沈生予令晋江时，海舶自暹罗国，携至以遗生予。生予载还，育之，数年遂萎。生予言：海舶所携多外国奇卉，而此花为尤。

静海寺海棠，云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龙爪槐，蟠曲如虬龙拿攫之形。树不甚高，仅可丈许，花开类槐花，微红，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树有神，其影照人宅辄兴旺。顾所照者，不在近而在远，在丹丘先生宅后一银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寻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树之大者多奇异，先恭人曾于北门桥旧宅中，夏夜见邻人陈氏园大椿树，树杪五色，光如瓔珞绥垂下，不可胜数，久之方灭。其家讫无他事。

山茶。此中二种：一单瓣，中有黄心，一宝珠，单瓣中碎小红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种白者，花亦如宝珠，色微带鹅黄，香酷烈，胜于红者远甚。

杜鹃花，殷红而繁丽，谓血泪染成，良有以也。吴中移至。此花开时，盛夏矣。过秋冬则萎，育之多不复活。

园圃中以树木多而且长大为胜。其最贵者，曰天目松，曰栝子松，曰婆罗树，曰玉兰，曰西府海棠，曰垂丝海棠，曰楸桐，曰银杏，曰龙爪槐，曰频婆，曰木瓜，曰香橼，曰梨花，曰绣球花，曰罗汉松，曰观音松，曰绿萼梅，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凤尾蕉。今南都诸名园故多名花珍木，然备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园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则有绯桃、浅绯桃、白桃；又扬州桃，花如碧桃而叶多；又有盒儿桃，以其结实核扁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麝香桃，皆可种。李惟白花一色，而紫李与黄李异。梅自玉蝶、绿萼外，有深红、浅红梅，白梅；又蜡梅以花大而香为第一，磬口者是；其次则紫檀心而瓣团厚者；又一种小花，瓣尖色澹，香殊劣，名为狗蝇，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红者、粉红者、白者，而粉红之娇艳，尤为夐绝。海棠六种：第一为西府，第二为垂丝，第三为铁梗，第四为毛叶，第五为木瓜，第六为秋海棠。西府则天姿国色，绝世无双；垂丝则缥缈轻扬，风流自赏；铁梗有深红、浅红、蜜合、纯白四色，挺拔韶秀；毛叶果称富艳，木瓜独吐奇芬；至秋海棠，翠盖红妆，吟风泣露，阶傍檐下，尤倍生怜。总之，海棠无凡格也。他如牡丹、芍药、菊花，名品最多，不可胜载。

己酉而后，竹皆开花结米，旋即枯萎。先斑竹，后牙竹，后筀竹，至今则凡竹皆然。大园如西华门之郭府园，魏公之万竹园，皆一望成空矣。戴凯之《竹谱》言：竹六十年而枯曰笲；又三年而复荣曰篧。今三年往矣，竹地之荒芜如故也。闻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气运当尔邪？可谓竹疫矣！

几案所供盆景，旧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来花园子自吴中运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璎珞松、海棠、碧桃、黄杨、石竹、潇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银杏、梅华之属，务取其根干老而枝叶有画意者，更以古瓷盆、佳石安置之，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

凡庭畔阶砌杂卉之属，择其尤雅靓者，虞美人、罂粟、石竹、剪红罗、秋牡丹、玉芙蓉、蜨蝶花、鸳鸯菊、秋海棠、矮脚鸡冠、金凤花、雁来红、雁来黄、十样锦、凤尾草、翠云草、金线柳、金丝荷叶、玉簪花、虎须草为佳。至篱落攀援之上，则黄蔷薇、粉团花、紫心、白末香、酴醾、玉堂春、十姊妹、黄末香、月月红、素馨、牵牛、蒲桃、枸杞、西番莲之类，芬菲婀娜，摇风漏月，最为绵丽矣。

禽鱼十一则

穿花凤。万历初，观音门鲥鱼厂前朱家，见树上一鸟，身大如燕，尾长尺，首有缨，身文五色，粲然夺目，飞绕树中，不停集，不惧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识为何鸟，或曰："此穿花凤也。"

红鹦鹉，沈生予自晋安于暹罗海舶携归。形如常畜绿鹦鹉而差大，金目，觜距皆淡红色，羽毛殷赤如腥血，警惠动人。按宋谢庄希逸为《赤鹦鹉赋》，袁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知此鸟昔人贵之。

锦鸡，万历三年，王藩幕元燿家畜于笼中，买之值五两。余从家中宪在襄阳，彼中此物甚多而贱，节时人以相饷，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哥，数年前，人自粤东笼至，求售于余。余恐其性不宜水土，且不惯调养，未畜也。毛色玄如鸜鹆，微瘦而长，觜距皆作澹红色，

两目上有黄皮一道，如眉，性殊慧，鸣似自呼其名。

青鸾，大如鹤，形体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顶红而觜爪皆绿。下关税课司前曾一见之。

孔雀，旧罕有至者。近董方伯里蒙、张都佥兰池，自粤中携归，畜之颇驯。而张家在虹桥北，孔雀构巢其屋上，亦曾生卵。

翠鸡。番人自粤东入贡，舶中有此鸡。形大略如常鸡，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争往看之。

黄鹦哥，亦前番人舶中物。色正如鹅黄，而娇腻过之。顶上毛一丛，有时奋发，则毛开敷如花，作澹粉红色，尤艳异。

白鹇，大于野鸡，其形正相似。觜距红色，毛羽内黑外白，白中间以石青纹如笔画者。于翁工部湛原宅见之，性警健甚。

大晨鸡。万历壬子，小人国入贡，舟泊石城。其人长可二尺许，绀发，绿睛，作反手字。有衣绿衣，多摺缝，方巾，与中国类者。所贡锦鸡凡四，青鸾一，白鹦鹉四。两大晨鸡，其一重五十斤，状类中国之雄，而身肥冠耸，高四尺许。

花鱼。旧止金鱼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腥血者，有白如银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驳如玳瑁者，有透彻如水晶者，有双尾者，有三尾者，有四尾者，有尾上带金银管者，有解舞跃游泳而戏者，有斗者，故是盆盎间奇物。

笼养

自段柯古有《肉攫部》载养鹰□漱之法，今白下富豪之家、侠少之士，往往笼畜禽虫以供耳目、代博弈。畋猎：则有黄鹰，有鸦鹘，

有鹞子，有鸲，或作鹅，二皆音松，似鹰而小，工捕雀者也。斗胜负，则有雄鸡、鹌鹑、促织、黄豆。言语，则有鹦哥、鹦鹉，或曰八哥。皆能效人言。八哥又能作诸禽语，第一效乌鸦声死矣，亦异事。画眉鸟，鸣最峭巧可听。又小鸟黄黧色者曰必利，亦能效诸鸟，啁啾有致。又有阿鹦，白翎，自北而至，不恒有。玩弄，则黄鹂、鸳鸯与鸽。鸽之最贵者，曰袍袖，曰点子，其形体雄异，毛羽整刷，翱翔矫捷，嬉舞空中，宜称曰决云儿，不止为半天娇矣。

鸟兽呼音

留都呼马骡驴曰咄咄，呼犬曰啊啊，呼豕曰嘴嘴，呼羊曰咩咩，呼猫曰咪咪，呼鹅鸭曰咿咿，呼鸡曰㗊㗊，呼鸽曰嘟嘟。

登览

自下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其它在城中，则有六：曰清凉寺，曰鸡鸣寺，曰永庆寺之谢公墩，曰冶城，曰金陵寺之马鞍山，曰卢龙观之狮子山。在城外近郊，则有十四：曰大报恩寺之浮屠，曰天界寺，曰高座寺之雨花台，曰方正学祠之木末亭，曰牛首之天阙，曰献花岩，曰祖堂，曰栖霞寺之摄山，曰弘济寺，曰燕子矶，曰嘉善寺之一线天，曰崇化寺之梅华水，曰幕府寺之幕府山，曰太子凹之夹萝峰。此二十处，或控引江湖，或映带城郭。二陵佳气，常见郁郁葱葱；六代清华，何减朝朝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风。舒旷揽以无垠，恣幽探而罔极。尝谓士生其间，情钟怀土，道感逝川，正可蜡屐而登，巾车而往，又何烦顿千里之驾，期五岳之游者哉！

七妙

陶秀实学士《清异录》载金陵七妙：虀可照面，饭可打擦台，馄饨汤可注研，湿面可穿结带，饼可映字，醋可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今犹有此数物。起面饼，以城南高座诸寺僧所供为胜。馄饨汤与寒具，市上鬻者颇多。寒具即馓子。醋绝有佳者，但作劝盏，恐齿齾，不禁一引耳。秀实又言，金陵士大夫颇工口腹，至今犹然，而铺啜家又竞称吴越间。世言天下诸福，惟吴越口福，亦其地产然也。

市井

南都大市为人货所集者，亦不过数处，而最夥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果子行。它若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亦称大市集，然不过鱼肉蔬菜之类。如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鼓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抄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今沿旧名而居者，仅此数处，其它名在而实亡，如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城外惟上新河、龙江关二处，为商帆贾舶所鳞辏，上河尤号繁衍。近年以税重，客多止于鸠兹，上河遂颇雕劾，人有不聊生者。其人家产女旧多美丽，士大夫、土人之求妾者趣焉，近亦寥寥。时之盛衰，亦可叹也。

巾履

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

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征于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屐，动关休咎，今之巾履将何如哉！

水灾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江东门至三山门行舟。万历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至十七日，城中水高数尺，儒学前石栏皆没，江东门至三山门亦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江涛大溢，城中水泛滥，儒学櫺星门亦淹没，余所居最高，门前水亦几至尺许，视前庚申、丙戌更甚，父老言闻见自所未有也。余有《金陵大水歌》绝句十首在集中。又传嘉靖十八年七月，大凤卷水灌真州，漂失盐场数十处，人民死者亡算。其日扬子江水涸数十丈，金山至露其趾，尤为奇事。考前史，吴大元元年八月大风，江海泛溢，平地水数丈；东晋时涛水入石头者再，四坏大航；至义熙十一年，大水毁太庙，梁天监六年大水，涛入御道七尺。则六代时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米价

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藉。仓米价翔贵，至一两三四钱。时三年无麦，插秧后复旱，处暑前乃得雨，禾骤起，收获三倍，人始苏焉。万历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门司阍者以豆记棺，日以升计，哭声夜彻天。粳米价二两，仓米至一两五六钱。父老言，二百年来，南都谷贵，自未有至此者。忆《南史》侯景围台城，因食于石头仓，既尽，兵民无谷，米升值七八万钱，金陵米价之贵，至此极矣。因附记之。

正嘉以前醇厚

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风俗

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自大中桥而东，历正阳、朝阳二门，迤北至太平门，复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桥，大内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丰而主啬，达官健吏，日夜驰骛于其间，广奢其气，故其小人多尴尬而傲僻。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

少，市魁驵侩，千百嘈哄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竞。自东水关西达武定桥，转南门而西至饮虹、上浮二桥，复东折而江宁县至三坊巷贡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竞千金裘马之风，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于闾阎，膏唇耀首，仿而效之，至武定桥之东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笪桥而北，自冶城转北门桥鼓楼以东，包成贤街而南，至西华门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太学生徒之所州处也；其人文，主客颇相埒，而物力啬，可以娱乐耳目，膻慕之者，必徙而图南，非是则株守其处，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楼达三牌楼，络金川、仪凤、定淮三门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旷土；其人文，主与客并少，物力之在外者啬，民什三而军什七，服食之供粝与疏者，倍蓰于粱肉纨绮，言貌朴僿，城南人常举以相啁哳，故其小人多悴瓠而蹇陋。

上元在乡地，在城之北与东南，北滨江，东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与山，垯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讼而负气。江宁在乡地，在城之南与西，南滨江，西南邻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谨易使；其在山南横山、铜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实者在在有之。

浙兵

岁壬辰有倭警，远在朝鲜。时参赞大司马衷公议召募浙江义乌兵数千人，屯于南京龙江关地方，备倭也。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趦悍，间有事故死亡，若归故土者，雇倩本地恶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糈。地方毫无所益，而岁费钱谷几十万。才议撤，已飞语鼓噪不可听闻矣。尤可恨者，群聚剽市人之物，或公为劫盗奸乱，无所不至。有被其害鸣于官，官畏众嚣不敢问，甚且反笞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妇，嬲而淫之，同人道于牛马。地方人谈之，皱眉切齿。余尝私计，江防既有旧营，此营真可无设。御之之法，或以渐分布江上

要害地方，如新江营、浦口等处，四散其党，庶在此犹资其防守扞御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而肆螫。如不能然，则惟有逃亡不补，久而需其尽耳。大校不过一二十年，其人可尽。昔张蒙溪司马因倭患立振武营，后卒兆庚申之变，深心为桑土计者，于此可毋虑哉！

壬午

国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逊位，自郑海盐、薛武进皆以为实。然至正统复出，移入京师大内云云，亦载于纪传。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树之说，毫无仿佛。使当时果有之，于时禁网业已渐弛，于洪熙之后何所讳，而人遂不一志其处也？且以帝之逊为真邪？龙而鱼服矣，凤而鸿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飞，何地不可锸而葬？孝康之祀忽诸，又何所恋恋于京师一抔土也？弇州谓正统复出之说妄，直据史断之，其言良为有见。余又疑靖难师至日，搜宫捕奸，爬梳亡遗，当时谁敢指后尸诳以为帝者！纪又载葬帝以天子礼，夫礼以天子，陵寝今在何地？既不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两说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顷有议者曰：“使帝当日端拱临朝，引周公弼成王以待成祖，不知成祖何以处之？”呜呼！此书生轻信之谈也。靖难起兵者何事而为若言！夫骑虎之势，可中下邪？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衍、东平、河间之伦，亦必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之说进矣。若成祖因而听之，与后汉、后周之事何异！故余尝谓建文于靖难师起，手诏军中：“毋使万世而下，朕有杀叔父名。”及靖难师至，潜身远遁，又毋使万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谓三以天下让矣，是以成祖即大位之后，人言纷纭，不复诏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动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见允熥等之贬死，建庶人等之禁锢乎？是其意果何为也，而为此迂远之论哉！

革除

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抄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绝

金陵昔称三绝者：瓦官寺宋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晋顾长康画维摩诘像一躯，晋义熙中师子国献玉佛，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称为三绝。清凉寺董羽画龙，李后主八分书，董霄远草书，称为三绝。灵谷寺晋张僧繇画大士像，李太白赞，颜鲁公《清臣书》称为三绝。又考瓦官寺陆龟蒙《古锦记》言，寺有陈后主羊车一轮，唐则天皇后锦裙一幅，又南唐时修讲堂鸱吻竹筒中得王右军告誓文，如是则瓦官又当有三绝也。若别论奇艳，吴赵夫人之机绝、针绝、丝绝，一人而兼之，尤为最胜。金陵有五三绝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卫指挥、举武进士第一人解元家，有其先祖解道像，年二十许，乌纱矮冠，服高皇帝所赐衮龙袍，二军士持刀剑侍立，又有高皇帝御书“解道”二字，字用朱书，大不及一寸，纸高四寸许，长六七寸许。元父晓常言，道之祖与高皇帝微时有旧，即大位后召其人，问有五子，悉令从军，三子殁于阵，后二子亦死。高皇帝心怜

之，命抱其孙至，为赐今名，手书予之。既书，问左右：“字佳否？”中涓或对曰：“道字差小。”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命斩之。授道为今官，长而职隶青州卫。高皇帝一日召问解老：“而孙安在？”具言官山东。高皇帝立命兵部调京卫，时年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与张真人遇，真人于班中与道拱手。时禁百官入朝者不许行拱揖礼，纠仪者劾真人不敬。高皇帝召诘所以，真人对曰：“臣不敢言，言则道死矣。”固问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黑煞神，故臣为加礼耳。”高皇帝乃命道上殿，解大红团领衮龙袍赐之。道顿首谢。归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丘先生所记，且云其字家人以朱红盒子贮之，与像皆万历戊子仲夏十七日亲于解元家见者，言当不妄。真人云云，恐涉傅会，但衣之画以龙文，必有以也。

宝船厂

今城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诸国，通计官校、旗军、勇士、士民、买办、书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名；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所经国，曰占城，曰爪哇，曰旧港，曰暹罗，曰满剌伽，曰阿枝，曰古俚，曰黎伐，曰南渤里，曰锡兰，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鲁谟斯，曰哑鲁，曰苏门答剌，曰那孤儿，曰小葛兰，曰祖法儿，曰吸葛剌，曰天方，曰阿丹。和等归建二寺，一曰静海，一曰宁海。按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后此员外陈诚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驾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沧溟数万里，而遍历二十余国者也。当时不知所至夷俗与土产诸物何似，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卵之奇，而《星槎胜览》纪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

无复可纪，惜哉！其以取宝为名，而不审于《周官·王会》之义哉！或曰：宝船之役，时有谓建文帝入海上诸国者，假此踪迹之。若然，则圣意愈渊远矣。

里士乡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诏赐耆老粟帛。京师、应天府、凤阳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应天、凤阳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赐爵乡士，与县官平礼，并免杂役。冠带服色，别议颁行。正官岁一存问。此爵似即今之寿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即汉之三老公乘爵级也。

国初历式

国初历，民间有藏者。其式与今不同，有袭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险、收敛货财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无年号。按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为吴王时所刊行者。以后既建元，遵用授时历，则未有不纪年号者矣。

物怪

万历十九年，三山民家产一黄牝牛，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皆软。前后窍各二。姚叙卿太守田在其地，亲见之。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过余门，猪形也，顶上生一目，鼻长二寸许，云是磨房牝猪所生。

僻姓

弇州《奇事述》，纪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则有縻，上元人，训导暖。郃，江宁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迪。漆，江宁人，参议汝翼。乞，南京人，沁水令贤。八，江宁人，礼部主事通。《南畿志》又有达，江宁人，进士旺。迟，上元人，举人让。师，江宁人，举人政。简，上元人，举人澄。强，上元人，举人英，子推官毅。贝，上元人，知县春。又郃，上元人，知县杰。密，太医院人，举人琏。井，江宁人，举人康。宇，龙虎卫人，长史宾。蓝，江宁人，推官英。柴，骁骑卫人，知县虞。伊，上元人，知州伯。熊，向京卫人，举人镐。《京学志》又有乙，应天人，礼部郎中瑄。阳，上元人，主事清。卞，江宁人，举人安。雍，豹韬卫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镛。芮，应天人，府同知鉴。桑，应天人，学正义。景，上元人，中允旸。邬，南京人，岁贡经。伊，上元人，御史敏。生，甘府军卫人，通判节，又评事观。符，京县人，训导嵩。蒲，京县人，岁贡璧。缪，京卫人，教谕仲选。丛，锦衣卫人，进士文蔚。阙，骁骑卫人，教谕近臣。而今考军官选册有指挥歹九经、解生麟，千户都相、辛荫，指挥哈勋，千户朵汝翼、左尚忠，指挥牟天祐，百户姬文举、干汝霖、敦应举，指挥修身，百户尚应和、承音、戢汝坤、南有贤，指挥阚承泽，百户回承荫、冀可久，指挥完应举，百户琴应龙、印汝璲，千户练承荫，百户束应龙、伏元吉，指挥满廷芝，百户昌名誉，千户蔚文科、伯彪、越光远，百户汝延龄，千户封德懋、言必中，百户麦时秀、明应高、磨继辅，千户浩义之，千户花正先、佴贞之，百户藥仕龙、水鉴，千户席武、莫仕强，百户艾承祖，指挥逯应科，千户索名世，百户佟应秋，千户燕拱北、钮梦吉，指挥社弘世，千户曲文礼，百户屈应武，千户平胡表，百户楚应魁、双应科、西京、甄国祥、单应科，千户戈演文，指挥谷惟高，千户酆永年，指挥兰应兆，千户伦暹、宫志道，百户潜国荫、於国忠，千户冷

仲仁、战必克，百户别承荫，指挥凃禹会，百户刁梦吉、门椿、母炆，千户花从善，指挥锁以忠、众心悦、铁柱，千户居承祖、藕应登、火既济、吉逢时、仝应爵。而闾里中又有为种、为危、为胥、为须、为巫、为殳、为呼、为奴、为银、为云、为端、为栾、为宣、为匡、为刚、为杭、为钦、为谈、为古、为邸、为米、为苑、为左、为党、为紫、为寿、为苟、为後、为昝、为冉、为凤、为侍、疑是侍其，乃宋进士侍其瑀之后。为顿、为段、为寇、为沐、为鞠、为笪、为剌、为撒、为柏、为翟、为黑。它为余所未睹闻者，尚未之纪也。

卷二

两都

户部郎龙溪谢彬志其部事，论曰：商迁五都，不别置员。周营雒邑，惟命保釐。汉唐旧邦，止设京尹。宋于西京，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闻两都并建六卿如今日也。说者以为京师者大众之谓，物无两大，权以一尊。故谓南吏部不与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散之实，兵部无调遣之行，视古若为冗员。呜呼！是岂知国家之深计长虑哉？夫宫阙陵寝所在，六军城守之事，府库图籍之所储偫，东南财赋之所辐辏，虽设六卿以分理之，犹惧不给也，可以为冗员而轻议之？善乎丘文庄公有言："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呜呼！得之矣。考永乐十九年始称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统六年复称南京，一时印信皆新铸给，然龟鼎虽奠于北，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即丘公亦特举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会道场

宋景濂学士记蒋山广荐佛会，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昧爽，上

服皮弁服，临奉天前殿，群臣朝衣左右侍。尚宝卿启御撰章疏，识以皇帝之宝。上再拜，燎香，复再拜，躬视疏已，授礼部尚书陶凯，凯捧从黄道出午门，置龙舆中，备法仗鼓吹，导驾至蒋山。癸亥日，时加申，诸浮屠行祠毕。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法服以从，举行佛事。乐凡七奏，初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禅悦曲，六遍应曲，七善成曲。间以悦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所执，或香，或灯，或珠玉、明水，或青莲华、冰桃、名荈、衣食之物。事毕，上还大次，解严。先是，诏征江南有道名僧来复等十人诣京师，举行兹会。永乐中，上征尚师哈立麻于西番，寻命同灌顶大国师哈思巴啰等于灵谷寺建大斋，为高皇帝后资福，又命于山西五台寺资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颇善法事，工咒术，其两会俱有佛光、庆云、金莲华、狮子瑞像之异，而上所自著《灵谷寺塔影记》，二日之内，凡现七影，其色或黄、或青，流丹炫紫，绀绿间施，锦绣错综，若琉璃映彻，水精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玛瑙琛璨，文彩晃耀。若渊澄而珠朗，若山辉而玉润。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凤羽之陆离，若龙章之焱灼。若霓旌孔盖之飘摇，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庆云之炳焕，紫芝瑶草之斓斑。若阳燧之迎太阳，方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丽也，雨霁而虹光吐也，岩空而电影掣也，闪烁荡漾，神动光溢。虽极丹青之巧，莫能图其万一；言语形容，莫能状其万一。至于铃索撞摇，宝轮层叠，霤瓦之鳞比，阑槛之纵横，玲珑疏透，一一可数。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随见于光中，若鸟雀冲过，树动花飞，悉皆可见。而天花雨虚，悠扬交舞，大者如杯，小者如钱。夫以二祖之神武戡乱，而独于善世法门，第一禅林，大报恩寺，表章构造，务极工力，其必有独契圣心，不可思议者矣。

铁冠道人

《纪闻》言：太祖尝游鸡鸣寺，见刹宇高瞰大内，欲毁而更置之。铁冠道人令众僧迎诉。上问何以知之，曰："铁冠道人语。"上异之，遂止。因召道人问曰："今日我有何事？"对曰："太子某时进饼。"时中秋日也，上命锁于房以验。及时，太子果进饼。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饼赐之。比启镝，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饼歌》于案以献，歌辞于靖难、土木之事一一明验。按道人姓张，名中，临川人也。史载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见上，备陈天表之异，应在一千日内，而不言此。且鸡鸣寺乃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晋永康遗址重创，改名鸡鸣寺，其三门曰秘密关、观由所、出尘径，皆上命名，迁灵谷寺宝公法函瘗于山峚，建塔五级，每岁遣官谕祭。然则此寺之创，固圣心所经营者，何以又欲毁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台

鸡鸣寺有施食台，石表高揭，前临大道，可以下瞰太学。俗传太学成，高皇帝于宫中喜其宏丽，孝慈欲一观之，以翟车不便幸学，乃建此台以备临眺。按此地自六代为战场，而太学之左右又为万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既建寺，僧徒出入，晦冥风雨，黑气弥漫，往往有为所魇者。敕迎西番僧惺吉坚藏等七人建此台，结坛施食以度之，幽灵遂尔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台记甚详。夫祖训圣祖内政甚严，宁有中宫得幸佛刹之理，齐东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画壁，在灵谷寺。胡文穆公广以永乐三年至阳山观孝陵碑石，归至寺，同解学士大绅、金侍讲幼孜阅此，记称当时善画者所

图，不知出何人笔。今殿与画廊俱圮。余于万历甲申曾阅之，其廊之壁上，荒葛断藤中，犹有遗迹，第寺僧谓是小仙吴伟笔，不知何所据也。至吕泾《野枏记》言，西廊观吴道子画折芦渡江及鸟巢佛印画壁，则又为无据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东坡诗翰，有元诸名公品题，又宋璲篆书《金刚经》，今亦不复闻，不知存否。画壁应是初建寺所有，不应至正嘉间，吴伟始为之画，云云者相沿误传耳。

王谢居址

刘禹锡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按朱雀桥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宝门内镇淮桥稍东；乌衣巷，当剪子巷至武定桥一带。是盖桃叶渡在武定桥之东，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周子隐读书台下，旧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冈，武帝评书语曰："南冈士夫徒尚风轨，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闻友人论古事，以乌衣巷在今报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译桥者，是不知西天寺门所临之河，乃杨吴所凿之城壕，六代时未有此也。晋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为始兴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灭"之谶。陈末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尽。据此诸书，王谢故巷故不应远淮而向长干也。

陶镇葛乡

贞白先生，史记为秣陵人，今秣陵镇西有陶吴镇，云先生所生之地。又有吴姓与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其乡。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镇之东北，乡名葛仙，塘名葛塘，是其证也。葛仙公与陶先生俱栖真句曲，而方山又别有葛公炼丹池。自晋宋而后，仙迹彰显，惟二公为最，乃俱产自秣陵。金陵地肺，仙灵窟宅，岂独茅山而已。

稚川贞白相类

稚川与贞白志趣既同，博洽复伍，考其生平，多所符合。《晋书》稚川传云：“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既传玄业，兼综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别传》又言洪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所写皆反覆，人少能读之。《传》又言，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精辨玄赜，析理入微。又云：稚川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纯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南史》贞白传云：“生四三岁，恒以荻为笔，灰上学书。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武帝书》云：“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史；晚爱隶法，又羡典掌之人。”尝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惟充恣五欲，实为可耻。”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又《梁史》载弘景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又记有文集三十卷，内集十五卷。今有《华阳真诰》、《冥通记》、《登真隐诀》、《古今刀剑录》见行于世。梁邵陵王萧纶碑铭云：先生宝惜光景，爱好坟籍，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乙》、《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安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诣。爰

乃羿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均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陈江总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经术深长，郑门六艺：先生备斯众美。至如紫台青简，绿帙丹经，玉版秘文，瑶坛怪牒，靡不贯彼精微，殚其旨趣。"又司马子微碑阴记云："心若明镜，洞鉴无遗；器犹洪钟，虚受必应。是以天经真传，备集于昭台；奥义微言，咸诀于灵府。纂类篇简，悉成部帙。广金书之凤篆，益琅函之龙章。阐幽前秘，击蒙后学。若诸真之下教，为百代之名师焉。"与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载稚川化时，年八十有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为贞白墓铭碑言："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蝉蜕于茅山朱阳馆，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颜色不变。"始终与稚川殆无一不同者。独稚川晚求句漏，贞白早辞神武，稍为有间耳。《尚书故实》载司马子微形状类陶弘景，唐玄宗谓人曰："承祯，弘景后身也。"

王顾二公像赞

《弇州先生集·吴中往哲像赞》，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徙金陵，而始吾吴。积庆百年，始钟大夫。厥才有余，而识亦如。宽然长者，不疾不徐。孝养既终，端公服除。胝仕华阶，悬席若虚。玄圭告成，遂参庙谟。控制万里，为国储胥。师中三锡，围玉纡朱。高冢祁连，返魂故都。既以全归，复永令誉。"于司寇顾公曰："弘正之间，天昌厥辞。李、何倡之，边、王翼之。□跋中原，江左其谁？昌谷后劲，公乃先驰。绵丽才情，纡徐矩规。六季风流，鲍、庾庶几。"二公之家皆吴产，国初以富户闾右徙实京师者也。

旧匾字

清凉广慧寺德庆堂榜，南堂后主撮襟书。

摄山妙因寺额，南唐徐铉书。

金陵幕山楼台榜，关蔚宗书。米芾云：“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斋，米芾书。

钟山第一山亭额，米芾行书。

栖霞寺匾，宋人书，或云仁宗赐额。

雨花台总秀堂匾，宋王埜书。

府学“泮宫”二字，朱文公行书。

凤皇台揽辉亭榜，朱希真隶书。

景定、清化诸桥榜，皆马光祖书。

博雅堂匾，宋张即之书，在今何参岳湛之所。

多福寺额，元翰林学士赵孟𫖮书。

宁寿堂匾，前二字赵松雪书，“堂”字金元玉补，在姚元白家。

佘村玉皇观壁间“松菴”二隶字，大德间状元王龙泽书。

国初宫殿诸榜，詹希源正书。

府部列寺寺观及诸牌坊，皆詹希源书。

太学门堂榜，詹希源正书。

大报恩寺榜，朱孔旸正书。

碧峰禅寺榜，乃紫芝黄谦正书。

燕子矶水云亭、大观亭匾，中允景旸篆书。

天界寺万松庵匾，仲山王问行书。

许奉常家会元坊二字，徐霖书。

许奉常家诒穀堂匾，金琮书。

孙茂林家壶隐堂匾，邢一凤篆书。

报恩寺三藏殿、娑罗馆匾，济宁于若瀛书。

永庆寺招隐堂匾，李登钟鼎篆书。

樱桃园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樱桃园。部遣官兵数百人，帅以指挥蒋钦、朱湘御之。时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暍庐中，若大树下，官袒靫呼卢饮，不虞倭之猝至也。倭徐以数人衣丐者服，若荷担者来，官兵问："倭至乎？"应曰："远未至。"益弛而不为备。已数十人突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风，士袒跽而受歼。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阔数尺者于营后，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堕坎中，累累积几满。倭不及刃，取所贮火药倾其上爇之，须臾皆糜烂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阵亡闻。承平久，人不知兵，执殳而出，声嘶股战，势固然也，矧将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敌。何元朗《四友斋丛说》备纪其事。虽然，兵岂有不战而自精者哉！

营兵

旧制：京营兵十万有奇。今大教场营见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场营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机营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逻游巡营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营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旧所立营也。倭变朝鲜，添设陆兵营兵一千八百，水兵营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刘天绪变，兵部添设标营，颛属参赞，营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营也。大都旧营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营近亦强弱居半，概不足恃。若江北浦口营兵二千名，池河营兵三千名，皆名存实亡。以国家根本重地，营卫如此，是可不为深虑哉！

勾军可罢

南都各卫军在伍者，余尝于送表日见之，尪羸饥疲色可怜，与老稚不胜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脱有事而责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由尺籍皆系祖军，死则必其子孙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废疾，未有不编于伍者。又户绝必清勾，勾军多不乐轻去其乡，中道辄跳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且勾军之害最大，勾军之文至邑，一户而株累数十户不止。比勾者至卫所，官识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窜。少冶先生尝议："法穷必变，弊久当更。诸军在国初以什伍隶籍京卫者毋论，即当年为法佥充。今历二百四十余年，法已不啻尽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属，与无辜之亲戚为也？执亲戚佥补之议，遂使钱荷赵枷，李戴张帽，转攀郡邑，苦累不堪，是岂可不为长计哉！"余私谓今日生齿最繁，军民之家膂力强壮者尽众，除祖军有人充当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问军余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弩蹶张者，即以所缺军粮廪之。分别名色，祖军为老军，召募为新军，相间而成伍。五年一小阅，十年一大阅，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为召补。有不愿充而告退者听，而又密队伍教练之法，严卫所剥削之禁，久之当什伍不患于减炊，而壁垒必为之变色

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强壮者入选，老弱疲癃毋得滥竽其中，便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补，不若清勾之旷日持久，便二。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与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无无用而苟食者，便四。汰减之法，自上为政，老病不任役者弃之，不若祖军替顶有贿官识而隐瞒年岁者，便五。部科遴柬，一朝而得数什佰人，贪弁不得缘以掯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强壮者人可荷戈，不烦更为挑选，便七。家有有力者数人，人皆得为县官出力，不愿者勿强也，便八。壮而不能治生产者，得受糈于官，无饥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鸷之材，笼而驭之，毋使流而为奸宄盗贼，便十。

南京水陆诸路

金陵绾毂两畿，辐辏四海。由京师而至者，其路三：陆从滁阳、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从邗沟、瓜洲溯江而抵龙潭，二也；从銮江、瓜埠溯江而抵龙江关，三也。由中原而至者，其路三：从寿阳、濡须截江而抵采石，一也；从灵璧、盱眙而抵乌江，二也；从皖之黄口截江而抵李阳河，三也。由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陆从采石、江宁镇而抵板桥，一也；从姑孰、小丹阳而抵金陵镇，二也；水从荻港、三山顺流而抵大胜港，或径抵上新河，三也。由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陆从云阳走句曲而抵淳化镇，一也；京口起陆过龙潭而抵朝阳关，二也；舟至栖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门，三也；水从京口溯江而抵龙江关，四也；又陆从湖州、广德、溧水而抵秣陵镇，五也。

前辈乡绅武弁

嘉靖乙酉，许石城先生举于乡，往谒乡绅御史何公钺，公待茶不命坐，立饮而退，不以为倨也。辛卯，殷秋溟先生举于乡，谒卫之掌印指挥朱某，朱待之礼，几如何公，不以为侮也。王少冶先生为锦衣卫人，居林下，卫有镇抚王某向先生贷银数十金，先生如数应之，不以为贪也。今日财通句读，甫列黉校，前辈长者固已伛偻下之。至武弁之管卫所篆者，在衿裾视之，直以供唾涕而备践踏矣。呜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逻

南都旧无巡逻马步军。相传正德以前，闾里间窃盗颇少，至强盗尤稀闻。嘉靖末年而剽劫从横，见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逻官军，自此各街巷要处皆有队伍。一有警迹，传哨四路，飞马赴之，盗多畏避。自后法久渐弛，官军偷惰，浸不如前。迩年复议撤马军营操，地方防御益单，盗贼益肆矣。余谓营操不过霸上、棘门之儿戏耳，有何实用？正宜使其哨守地方，提防盗贼，犹不至虚豢此马也。顷稍议买马拨补其半，而巡捕官又创为海巡之议，撤各队马随班于所驻之衙门，或有径行卖放者，马军竟不能复。一遇大盗，区区三四步军，望风奔迸安能扞御？可为深虑。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临安。然尝据当时事势衡之，欲恢复中原，进取淮颍，固宜坐建康以便经略。故李纲请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

此。至欲建立宗庙社稷，稍图安居，则在高宗时，建康不如临安之为巩固矣。盖建康既无淮泗，与虏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无日无之，六宫百官，何以安处？临安则北有宣、歙为之屏蔽，东南有闽、广为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为之扞卫，东有大海为之崄岨，而地号膏腴，财赋所辏，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终都建康也。说者必谓其偏安之非，恐为目论。或谓孙吴、东晋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吴、晋都建康，其守在寿阳与徐、楚，与宋势异。

金陵古志

齐山谦之《丹阳记》，陶季直《京都记》，元广之《金陵地记》，唐许嵩《建康实录》、《六朝宫苑记》，宋沈立《金陵记》，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吴琚《庆元建康志》，溪园先生周应合《景定志》，元戚光《集庆续志》，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张铉《金陵新志》。又宋张敦颐《六朝事迹》，吴彦夔《六朝事类别集》，王溶《六朝进取事类》，张参《江左记》，叶石林《上元古迹》，洪遵《金陵图》，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记》，《丹阳尹录》，《苑城记》，《金陵六朝记》，《秣陵记》，《建康宫阙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宁府图经》。

形势九则

江默曰：自淮而东，以楚、泗、广陵为之表，则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寿、庐、历阳为之表，则建康、姑孰得以襟带表里之形。合则东南之守不孤，此形势攻守之大规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声欲渡江，文帝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所遣戍守将领军将军刘遵考等数十人，所守地曰横江，曰白下，曰新

洲，曰贵洲，曰蒜山，曰北固，曰西津，曰练壁，曰谯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戍于石头，徐湛之守石头仓城。

齐建元元年，魏主宏闻太祖受禅，发众入寇。明年，众军北讨。初，寇至，缘淮驱略，江北居民，犹惩狒狸时事，惊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山置一军，烈洲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置一军，蔡洲置五军，长芦置三军，徐浦置一军以备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尝至广陵，魏狒狸军尝至瓜步，石季龙尝至历阳，石勒寇豫州至江而还，皆限于江而不得骋者也。黄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吴人有“北来诸军乃飞过”之语。韩擒虎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袭取之。曹彬师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矶引巨缆，浮梁济师，如履平地。此则人不能守险，与敌共之，而孙忌称长江当十万之师，无所用矣。

曹操初得荆州，说者谓：“东南之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操既得荆州，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独周瑜谓：“舍鞍马而仗舟楫，非彼所长。”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晋人伐吴，王濬楼船自益州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长，惟在水战。一入其境，长江非复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

苻坚自项城来历阳。侯景自寿阳移历阳，孙恩自广陵趋石头，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苏峻自横江取小丹阳，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韩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贺若弼自广陵断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朮自乌江度马家渡。考前世盗贼与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于据上游之势以窥江左者，未论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险可守者有六：曰江宁镇，曰硰沙夹，曰采石，曰大信口，曰芜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阔而险，

马家渡江狭而平，相去六十里，皆与和州对岸。又曰：和州乌江县界，可自江北车家渡径冲建康府之马家渡；滁州全椒县，可自江北宣化渡径冲建康府之靖安镇。又泗州盱眙有径小路，由张店上下瓦梁、盘城，亦自径至宣化渡，不满三百里。兀朮曾于此路来，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人万户府镇守地界，自东而西起溧阳州，曰急水港，曰老鹳嘴，曰观山，曰撅河口，曰韩桥，曰新开河，曰大城港，曰三山矶，曰砺沙夹。观以上所记，而古今金陵控制之略，思过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卫军，至万历初年极矣。修船，则有赔贿之苦；编审，则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门，则有使用之苦；中途，则有领帮内官索打帮钱之苦；卒遇风水不测，则有追陪罪罚之苦；役之轻重总于卫官，则又有非时勒胁诛求之苦。以故卫人语及快船，无不疾首蹙额。盖有千金之家财，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万历十四年，驾部倪君博采公议，将快船改同马船事例，额减为五百只。官募江、济二卫人驾之，而总计每船每年出差物力应费之数，均摊派算，每船计一年约用银三十两。而于旧日各卫领船之丁，裒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银三钱，以供一船一年之费。而认丁之法，止计物力，不计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认二三十丁，贫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约如田土条编之法而制加详，计每年输银兵部一万五千余两。疏奏，得旨允行，于是百年之积困，一朝顿苏。卫之应快船役者，家家如脱汤火，愿子孙世世祷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后，卫弁于正编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别需一钱，往往愤恨倡言，思有以乱其成法。及计不得行，又设为运军逋窜、掣丁帮运之论，以动当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窜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补于运？且卫之四役，自操备外，屯田、修仓、快船、粮运，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牵此合

彼，借以伸其鱼肉之计哉！矧所编之丁一掣，则所认之银随减。掣一富者，而所认数十丁之银于谁处补？是掣丁之利，未及于运，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校之，快丁乃出银雇人为朝廷供役者也，运军则朝廷自出银米，雇其应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为苦，而运军以改折不出水为苦，一权度而明如指掌矣。

运船二则

自兑运变而为长运，计每米一石兑军，除正数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过江盘费之米矣。而运船则官造也，且篷桅锚缆等项官给之，搬埧起浅诸费官给之，况每军有行粮之赏，每船又有许带土宜若干石之利。国家为挽漕计，所以优恤运军者厚矣，何至忧不给哉？而亡奈夫军之自为奸也。盖有刁顽亡赖之人，一到水次，则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费，一一取给于米，甚而逋负之物、嫖赌之具，皆悬指所兑之米以充之。兑米未收，随数分散。又甚则利粮里之金，虚收实数者有之；又甚则私受其金，听粮里自以水土搀和，计百石不满六七十石者有之。未离水次，粮数固已亏矣，比至中途，如前诸费，又尽以米或捐或卖以充之。彼自计所亏之粮可补，则徼幸牵扯那凑以抵湾。不可补，则尽贸余米，凿船沉之，托言漂流，与脱身而窜者，亦有之矣。比入仓挂欠，则赔补鞫讯，曾未有舍官而问军旗者。常见运官系狱拟罪，扣俸卖产，累岁不归，累世不结，而旗军方且再领新运，扬扬无事，后运官方以新运为急，明知其然，莫敢呵问。呜呼，可恨哉！在京挂欠之法，既严于官而宽于军，且在途钤辖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于军。以官讦军，什不得一；以军讦官，什得八九。以是运官日困而运军日刁，至应领运之官有涕泗祷祀求免于行而不可得者。呜呼，可怜哉！谁实使运官之饮血吞声，苦于无告，至此极也。而其中之蒙不省悟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仓、屯田、快丁之殷实者以帮之，不知三役之丁，岂尽殷实？即使掣其殷实，所补几何？杯水车

薪，讵弭烈焰？割人肥己，谁则能甘？然则运事终不可为邪？余谓今日诚能如万历初年，十月兑粮，二月过洪，以避河水之泛涨，则漂流之害可免。诚洞烛刁军之弊，水次中途加意提防，则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诚分别挂欠在官在军之罪，使各有所归，则偏累运官之害可免。而又择领运之官，务求其才之足以统众，与守之足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则贫军不苦于诛求，刁军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犹不至于决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图。匪是，吾未见漕事之可利而无害也。

运官之甫受委也，有办行李、执事、轿伞之费；至水次，有交际之费；领帮大总，有贽见下程之费；每该漕运衙门吏书，有常例之费：此者取资于运军扣除行粮银两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规，决不可少，武弁多贫，何所措办？故官银未领，则借贷以应需；既领，则加利以偿贷。无船不然，无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钱，所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绌？此一端也。遇有州县官偏护本处百姓，米色水湿者，土搀者，强运官收之。不收，则惧有刁掯生事之谤；收之，则每石一经簸晒，折去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纳时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夫不肖之官，以官银入手为己物，间有身未出门即用行粮大半者，有与旗军共作弊、受粮里银收米滥恶者，有共盗卖正米者。官既如此，安问旗军！此又一端也。兑粮既迟，五六月河、淮水发，儹运者或求欲速，间令漫帮，争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若夫风水之变异，卒然遇之江河间，有人与船同委于洪涛巨浪者，此又天时适然，非人力矣。

议籴

金陵百年来谷价虽翔贵，至二两，或一两五六钱，然不逾数时，米价辄渐平，从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数百钱，而饥馑连岁，至啮木皮、草根、砂石以为粮者，则以仓庾之积贮犹富，而舟楫之搬运犹易也。

惟仓庾不发，而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时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嗀嗀矣。顷岁田亩收薄，人以为忧，当事者有出库金籴米、平价零卖之举，人甚称便。余谓所籴有限，所卖亦有尽。且召买之人，富家以恐赔累不敢承当，而愿出身领银买米者多空乏之人，银一入其手，不免有花销与迁延、拖欠及搀和之弊。若将仓粮酌量放一二月，则城中顿有十余万米流布地上，米价自平，而待哺者必众。以此为当事言之，值岁二月，例当放银，大司农易之以米，而谷价遂大减。前此亦尝以此法行之，故二十年来虽水旱荐臻，小民犹恃以无饿莩，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运之议，谓："京师有海为大利，海运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则咽喉之梗与河之利害，可毋患。且以京师据天下之首，俯而蹈乎中原，窥左足而资粮于海，所谓从肘腋间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长安，有险可依，而无水通利。有险，则天宝、贞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无险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无险，故宣和、靖康当其害。"可为笃论。然要而论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师，而京师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师惟有潞河与海可以挽漕耳，且河势逆而海势险，南都则长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銮江、瓜洲，东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由东埧以通苏、常，或由西埧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会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险，则可与京师并巩固于万年，而唐、宋真不及万万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军家自营操屯操外，粮船、马船、驾运、编丁、修仓、巡逻盖亡人不受役也，非仅仅以田地课税而已。民家则惟有田地者计粮编丁，非是，即巨万之家，曾无一丁之役，比于支离之攘臂不受功矣。虽有坊厢之役，然惟在版籍者应之，而流寓之在籍外者，固不胜数也。且田粮之丁有限，或家有仕宦，即编审时，数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征平，而力役之征，则民与军异，民之无田者与有田异，有田之流寓者与土著异。尝谓晋渡江后，中原士民，类多侨寄，后诏实县户，毋许立白籍，恐亦宜稍仿而行之，且许有坟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实籍。如先年司马侍御题奏，比照宛、大二县事例，查出流移人户年久者，编入两县坊甲，附籍当差，其暂来开典等户，比照湖广、荆州排门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银或二两、一两五钱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与有田土者长被偏累之苦也。

坊厢乡

国初徙浙、直人户，填实京师，凡置之都城之内曰坊，附城郭之外者曰厢，而原额图籍编户于郊外者曰乡。坊、厢分有图，乡辖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织锦坊、九坊、伎艺坊、贫民坊、六坊、木匠坊。东南隅、西南隅厢，曰太平门厢、三山门厢、金川门厢、江东门厢、石城关厢。其乡曰泉水乡、道德乡、尽节乡、兴贤乡、金陵乡、慈仁乡、钟山乡、北城乡、清风乡、长宁乡、惟信乡、开宁乡、宣义乡、凤城乡、清化乡、神泉乡、丹阳乡、崇礼乡。江宁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旧一坊、正西旧二坊、贫民一坊、贫民二坊、正南旧二坊、正东新坊、铁猫局坊、凤皇台下。正南旧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艺坊。厢曰城南伎艺一厢、城南伎艺二厢、仪凤门一厢、仪凤门二厢、城南人匠厢、瓦屑埧厢、江东旧厢、城南脚夫厢、东城下。江东新

厢、清凉门厢、安德门厢、三山旧一厢、三山旧二厢、三山伎艺厢、三山富户厢、石城关厢、刘公庙厢、神策门厢、毛公渡厢。其乡曰凤东乡、凤西乡、安德乡、菜园务乡、新亭乡、建业乡、光宅乡、惠化乡、处真乡、归善乡、铜山乡、朱门乡、山南乡、山北乡、泰南乡、泰北乡、随车乡、万善乡、驯翟乡、永丰乡、葛仙乡。

户口

上元，洪武初户三万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万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户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万五千八百有奇。万历二十年，坊厢户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户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户二万九百九十丁，总计口二万七千七百有奇。江宁，洪武二十四年册户二万七千有奇，口二十二万有奇。成弘以来册户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万一千二百有奇。正德十年册户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户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万历二十年户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达人户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户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四。总计二县人户丁口视国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谓自洪武中已拨沙洲乡民北隶江浦，永乐北建，大半随行。是后徭赋滋繁，逃亡渐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赋日增，田价日减，细户不支，悉鬻于城中，而寄庄户滋多。寄庄田纵甚多，不过户名一丁，后或加一二丁，人且以为重役。其细户田既去，则人逃，即不逃而丁口不复隶于图册，其日削势固然也。总之，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税不亏而庸调不足，生齿日繁，游手日众，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赋役

上、江两县赋役，计田征米，曰税粮。以田地、山场派征，每亩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银若干，荒白银若干，坐派兑军改兑正米耗米，与夫各衙门正供、各仓库本折色等用，以运之余存留，供本府本县官吏盐粮俸给等用。编丁征银曰丁银，每丁征银若干，以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驿传，而里甲之用，为国祀、国庆供应诸司内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门祭祀、科贡、恤政及本府本县各项公用，其剩余者曰备用，以待不时之需。均徭一曰银差，一曰力差，自条编法行，不分银、力名目矣，以其银为本县各衙门皂隶、马夫、膳夫、门子、公馆轿夫、库子、斗级、巡拦、弓兵、铺司、仓脚夫、洒扫夫、坛夫、灯笼夫、进贡扛夫、内府薅修、车水冰夫、更夫、内府表背匠、国子监刷印匠、太仆寺医兽、狱卒工食之费。而驿传则解本府为递运所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驿上中下马匹、驴头支应等项之用。近年又有学俸等项名目加派，计所纳之数，比欧阳抚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坊、厢应付，则各上司祠祭香烛祭物，各上司本县到任、下程酒席、纸札、饭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门应取杂支，与考试供给致贺举人、进士、贡士等项之费，此其大略也。详具《坊厢始末》中。

杂赋

一曰芦课银，岁征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课程抄，有折抄银若干，本色铜钱若干，解南京户部。一曰官地塘房租，系坊厢居住者纳银，分解户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银，该五城地方外郡来京附居人户出办，该光禄寺发三处饭堂赈济贫民，运米脚价，本寺厨役逐月支领。

条编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恩诏应天五府州为兴王之地，民产免租，官产减租之半。官产者，逃绝人户暨抄没等项入籍于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为一斗五升，而杂徭不与焉。其更佃实同鬻田，第契券则书承佃而已。大约官产什二三，民产什七八，杂徭惟并于民产。而国初杂徭亦稀，厥后大吏创劝借之说，民田亩科二升，名曰“劝米”。后以供应稍繁，加征二升，名曰“劝耗”。延及正德，则升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轮年，照宇内通行事例，未始不安于法制之内，而正、嘉以来，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于官产，而官则少；在优免人户利于民田，以省杂徭。而买者卖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减价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并于细户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诡寄花分之弊，而惟时不急之征，无名之费，一切取责于现年。现年竭产不足支一岁之役，而所索于花户者每粮一石至银四五两，盖宇内尽然，而南都为甚。维时一条编法已行于数省矣。隆庆中，中丞海公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民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则有无互异，于是奏请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考成料价一应供办，俱概县十甲人户通融均派，而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优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细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于是田价日增，民始有乐业之渐矣。至于四差，分合轻重之数，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若秋粮之外，则有夏麦、农桑、丝绢、马草等项，色目繁杂，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巡抚石江欧阳公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事则简便矣。以其总总带征，会计不得不宽，支销不尽，谓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积，以待不时之征，久则那移支用，不可诘问，诿曰作正支销，沦胥干没。万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继之，奏请扣编正数，无复剩派，又请裁革诸滥差，条列正办，刻诸县赋役册，以通晓所部，又载诸府志。盖每岁省派五千余金，自后虽微有出入，而概不越更化以来法制之旧。回视畴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赋税中有荒白米，盖以抛荒田地无可办纳之粮，又或田地滨江坍塌而会计原额之数必不可少，故计荒地所宜纳者摊派于实征田地之中，减半以征，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赋，履亩而税，《春秋》讥之。今既已荒矣，征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赋，又带征抛荒，名实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税犹存，科及于遍邑之田土，岂仁人所忍为哉！然此犹曰本地方代本地方办荒田之粮，谊难诿也。查两县赋册中，又有一项代庐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粮，上元该一千二十二石，江宁该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项又代安庆改运淮安，今又有改运安庆府仓，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宁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揆厥由者。一时权宜无可奈何之计，不意遂为永额也，至今相沿科派，曾无有人清查而言于当事者。总计征米二项数该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计田当得三万余亩。夫两县既有荒白之征矣，又代邻郡纳飞寄之征，可乎，不可乎？庐州、安庆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风马牛不相及也。上江两县地称都辇，而代其办纳税粮，此何理哉！余故详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举而蠲除之，亦恤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陈以代有议，具邑乘中，其说尤详备可考。

坊厢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有人丁而无田赋，止供勾摄而无征派。成祖北迁，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减户口过半，而差役实稀，独里甲听役于县，役且立乡头色目，供应实繁。正统二年，府尹邝公

垫奏革乡头，并上江坊、厢。坊有十甲，甲有十户，视其饶乏，审编柜银，每季约三百两，析坊、厢之应办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轮一甲，率三十月而一周。然其时人户充实，应办简省，库贮柜银，该吏支销，坊民听役，民不见劳而事不废，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后法渐以敝，正额常什三，而外由常什七，于是人户流亡，更谋脱籍，柜银滋少。官惮其难，吏辞其责，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阴责其赔贱。每一上季，则佥收头派差者一人，曰总坊，佥殷实之家囊金听用，不问多寡者数人，曰当头，名活差。其次减定银数，贴贱当头者，名死差。其下户，则佥拨接票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拨供应器物等用者，名借办。并听总坊指麾，而总坊以是恐喝营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来，又添拨九库八关五城夫役，又代工部买运光禄柴薪四十余万斤，又太常九种进鲜重取什物银两，又各衙门行取书手工食并修理衙门。嘉靖十八年以来，又骤添应付衙门八处，至于宴席节物花灯诸供馈，抑又不赀。而大小使客，时行火牌，征脚力口粮，迎送鼓吹，靡不应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吓需索，而大柴宴席为尤甚。至是倾败相继，自经自溺者日闻，而民不堪命矣。维时父老间陈民瘼，而狐鼠实繁，旋行旋沮。庠生赵善继者，不忍家难离披，邦国困弊，畴咨同类，从者如水。适抚院方公、按院黄公稍因父老条陈，下府勘覆，而沃洲吕公新任京兆，诸生稍为陈说。公谕以公议出于学校，俾以文言代之，于是尽疏其辞，刊梓分递，而诸司各为之动，次第见施行矣。会给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于是额外之由，不经之费，如前所陈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庆改元，抚院阳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议，以为坊长听役在县，人目以为奇货，于是更名坊夫，悉还正统初法。其买办、借办、只行顾役，而当头以下诸色目悉行划革，上下称便。然犹岁征银千四十八两，外每季流夫、库夫六十二名，岁征银二百八十五两有奇。陶迁，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听役于县，抑令私赔，旧弊复作。维时赵生物故，张生崇嗣辈言之京兆东泉邬公，议照里甲扒平，改柜银为丁银，定为三等九则，纳之库。不佥头，不轮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听该吏雇役支销，夫还于坊。嗣是复有翻覆，赖抚台岣嵘张公复之。万

历三年，少泉汪公为京兆，吊查二县支销册，不过供应各司下程、刑具、办酒、馈礼之费，而二县一切私费且取办焉，此官乐于申请科派而他不恤也。因查顺天府事，皆奏请取自宸断，两京事体相同，乃酌其应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银岁五百四十两，具奏下部，覆奉钦依。此外锱铢不得私行科派，阴令坊夫赔贴。凡修理纸札刑具，动支自行赃罚，其里甲已编者不得重派坊夫，每岁终巡视科道造册奏缴。时东瀛林公为县令，协心节省为能，不误公事，而犹有征羡。林迁去，春季未满，而该吏与雇役已支过五分之四，复倡告民还役，坊民为哗，奔告所司，除将本县他项银酌补支应外，该吏拟罪，法始复初。后又减征百金，争革九库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徭银征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无复向来践更抑索之苦矣。

铺行

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须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无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输于官，而官给其直，未遽为厉也。第一入衙门，则胥徒便视为奇货，掯抑需索，无所不有。又或价不时给，或给不偿本。既有亏折之苦，又有奔迸之劳，于是人始以市物于官为厉，而其党递相扳告当行者纷纷矣。两县思以应上司之急，乃籍其人于官以备呼唤，于是有审行之举，每行列名以次轮流承应，而其害终不可弭。盖曾有一上司买果馅数斤，各铺家被皂隶骗银十二两，而犹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绫数十匹，每匹止给银一两二钱，而禁不许诉者。于是疾痛愁叹之声，彻于市井间。自忠介海公，始严为议革，其后诸名公继行优恤。若前者司成郭公之刊榜，丁祭革铺户不用；近日京兆黄公之理科场，止给价皂隶平买，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刬，贸易者始得安枕卧而不至于罢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辇毂，有昔人龙袖骄民之风，浮惰者多，劬勋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迩来则又衣丝蹑缟者多，布服菲屦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以是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余尝作《送王大京兆入觐文》，引国奢示民以俭之论。嗟乎，可易言哉！

尼庵

嘉靖间，霍文敏公为南大宗伯，檄毁城内外诸淫祠，一时尼庵之拆毁者亡算。顾当时只行汰除而不计尼之亡所归者，是以久而渐复营建。至今日，而私创者闾闬间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独亡以及之。余谓宜令地方报其居址名数，部置册籍，申饬厉禁，毋使滋蔓。至于讲经说法，男女混淆，昼夜丛沓，尤当禁戢。而迩年以来，僧道无端创为迎接观音等会，倾街动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清规，楷正流俗，是在有识者深计之而已。

妖人

万历丙午冬至，百官当上陵行礼。先数日，有人诣大司马孙公斋

居上变，告妖人李王、刘天绪等谋不轨，将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孙公乃密发兵卒四捕之，得刘天绪等若干人，审实奏闻，而疏语欲专壹事权，稍与时忤。会又有榜揭妖言，逆状尤著，公属职方郎中刘宇发营兵捕之，而所株连有干碍紧要人役者，公峻持之。于是人情始变，而参驳之疏纷纷矣。旨下，天绪等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绶去，刘左其官。妖人党与实繁，皆私授封号，以献金钱衣服得之，甚且有以妻女荐寝者。事发私逃，抛妻子屋产不敢顾者颇众。先是，江北妖党扶挈而来，累累载路，及是始奔窜肆散。当时使非其党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乡犹有憾不穷究之论，而当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不戢，蒙喜事之疑，可叹也。

卷三

陵祭

正旦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闰五月初十日，无闰用五月；一、八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万寿圣节日行香。十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备武臣行礼，今例遣司香勋臣行礼。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二十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岁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礼，祝文称皇帝御名，谨遣某官致祭于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人称东陵。孝陵，大祭一岁止三举，余惟行香。而东陵大祭者九。清卿刘公常言："隆杀相悬，不知何故。"或是洪武中旧礼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东有观音山，为贞静顺妃张氏坟。妃，荆宪王之母也。吉山东有南山，为悼熙丽妃李氏坟，俱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顺妃坟荆王遣祭如之，祝文称皇帝御名谨遣内官某。因里中无知者，著之。二坟山林皆幽胜，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树，翠碧如垂天之云，尤为怪伟。

大臣钦遣南京祭告仪

弘治十八年，礼部题准今后凡遣大臣于南京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山川等坛，前期致斋三日，不用摆列金鼓队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铺排扛抬品物。或入大内，由承天等中门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阳中门而出。钦遣大臣不可后随，亦不可用仪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并无饮福受胙之仪。

文庙主祭

上丁祀先师孔子，礼部奏准南京国子监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则南京礼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员缺，南京礼部侍郎张纶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轻重失伦，诚为非礼。后议祭酒及礼部堂上官或有事故，于南京各部大臣内请一员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载，近例俱署印官行礼。

乡试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应天乡试，知贡举官则特进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试官则御史中丞刘基、治书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则侍读学士詹同、弘文馆学士睢稼、起居注乐韶凤、尚宝丞吴潜、国史编修宋濂也。四年又乡试，主试则兵部尚书吴琳、国子监司业宋濂。时考试之法犹未定，且未专属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学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学者多骄慢不习训，诏曹国公李文忠提督国子监，是以国公而理太学事也。二十九年，因学正吴启言，上命魏国公徐辉祖率礼部翰林院官诣监考试诸生等第，吏部以次录用，是以国公而试太学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书李敬为国子祭酒，致仕试吏部尚书刘崧为司业，是以尚书而起太学官也。国初太学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谥

国家谥法，非三品以上两京大臣不得与。留都大臣之有谥者，惟倪文僖谦、文毅岳、周襄敏金、刘清惠麟、梁端肃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书也。张学士益五品而得谥文僖，以扈从土木死难之故。若太医院判蒋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艺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谥恭靖，则尤为异典矣。

南部入内阁

弇州纪南都入内阁者三人：一为新都杨公廷和，以户部尚书；一为梁公储，一为茶陵张公治，皆以吏部尚书，当时以为盛事。然梁公、杨公先在内阁知诰敕，出为南部尚书，此时敕取入阁，至京方改兼文渊阁大学士耳。又张公已正位尚书，未有若万历丁未叶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径授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为首揆，尤为盛事。

应天主试用编检

主应天试者，自正嘉以来，必用官僚及讲读。近则讲读亦少，惟万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乐癸未则编修王达，戊子则检讨王洪，甲午则编修周述，正统丁卯则检讨钱溥，成化乙酉则编修彭华，皆主应天试。编检得主乡试两京，先朝之制固然，尔时若宫坊史官主会试，亦恒有之，自成化后则制乃大异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独少保参赞机务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则有四人焉：兵部乔宇、秦金，吏部王用宾，户部周经。大都尚书九年考满，则加一品；而满九年者希，以故隆、万来南部尤少一品者。

尚书一品三品

弇州纪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书皆正一品，于是吏部尚书张纨，户部尚书王钝，礼部尚书陈迪、郑赐，兵部尚书齐泰、茹瑺、铁铉，刑部尚书侯泰、暴昭，工部尚书严震直，皆阶特进荣禄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设吏部，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属中书省。十三年罢中书省，升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书也，在国朝正二品，而或为正三，或为正一，亦已三变矣。

他部衔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纪师公逵，永乐二十二年以南户部尚书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犹止称户部。考《吏部志》，公以永乐十九年复任

南吏部侍郎。《户部志》，公二十二年为户书。《吏部传》言公宣宗即位，晋户书兼掌吏部，与《志》所纪不同。而《吏部历官表》洪熙元年许思温以左侍升尚书。师公兼掌在何时，知必有一误矣。

吏部尚书改南部

弇州《异典述》称，吏部自建文而后益重矣。其改南吏部者，崔庄敏公恭；改南礼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刘公机。按崔、刘二公皆以丁忧复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则以北而南，且礼部，斯可谓之改。盖时有执左道登显仕者，庇其乡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于南耳。未久转南兵部，弘治中召还礼部，寻仍为吏部尚书。

生员任宗伯

俞公纲，上元人。以生员善书，由中书舍人天顺中官南礼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衔

正德初，王公轼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总师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马兼北院左都讨岑猛，张公经以南大司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宾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学士，盖优礼儒臣之典也。又弇州《卿贰表》载，隆庆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学士。

南尚书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为南京兵部尚书。先是，以兵书提督军务，平川、贵蛮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犹兼之。

北衔理南务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衔，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瞿景淳、陆树声，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国子监事，此以北衔理南务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南监。考屠实以南常卿。又云万士和以礼左侍管南礼右侍。按万公自以礼左起南礼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正亦是起官，云管亦误。

大学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华盖殿大学士张瑛以原官掌南京礼部，其官称礼部尚书。时北京为行在，故不称南京也。大学士不理阁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国朝独瑛一人耳。时蹇、夏、三杨辈自管机务，瑛本以东宫官僚骤进入阁典制诰，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备二则

守备，永乐二年，驸马都尉沐昕与襄城李隆一同镇守。又宣德五年，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任守备。

南京守备之久者：成国公朱仪，天顺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

三十三年；魏国公徐鹏举，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复任，前后共三十二年。

协同守备

都督佥事赵伦，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马良，成化二年任。自后皆公侯伯为之，而都督官不得与矣。

参赞机务非南兵部衔

别集言参赞机务非南兵部衔，为户部尚书黄福、张凤，吏部尚书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纯、王恕。其南兵部而非尚书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几即升尚书，仍参赞。按张凤，盐山人，李文达贤为碑铭，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户书转兵书参赞，又二年召为户书，天顺元年调南户部，言凤以户部参赞未的也。张纯，史传纯以右副都御史奉敕监督南京军务，又一年景泰辛未升右都御史，明年奉敕升兵部尚书，参赞守备机务。云以右都御史参赞，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参赞，亦未久即迁兵部尚书。

大臣高寿

南都大臣眉寿者，止刘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遗腹生子

童公轩年七十四而卒，无子，遗腹生一子，公预命名曰紫芝。见《倪文僖公谦墓志铭》。

勋戚久任二则

赵辉，在永乐十一年癸巳以千户守金川门。成祖奇其貌，以长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时年已二十余，计年当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宫城后载门北，诸公主第皆圮废，独赵府岿然尚存。

徐魏公俌，谥庄靖。自袭爵至卒，再提督守备五十四年。其孙鹏举，袭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备五十六年。

蜂蚁

嘉靖甲寅秋，总督粮储公署中有蜂房悬于檐下。不数日，大如斗，群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蚁数升，有顷四散。时衡水杨公宜为总督，甚怪之，然竟无恙。厥后庚申春，总督黄公懋官以军饷不时，军士讙呼围之，迟明忿击督署，毁拆一空，遂执黄公拉死之，悬大中桥坊上，自下以箭射之。军四行抢掠，当事者曲贷抚之，乃定。蜂屯蚁聚，妖孽先见之萌也，然历七年而始应，又不中祸于杨公，而中于黄公，岂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欤！黄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于出纳，遂罹斯祸。杨太学希淳有文纪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为南大司马，令民毋得餐大鱼，酒肆中、沽市，无论

举火当垆，致众丛饮者禁。除岁，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财犯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礼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仅游冶之子以为不便；湛之事行，而称不便者怨声遂载道。未几，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辇之地，群情久甘酣茵，万口易至瀵羹，故当事者往往持“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势固然也。故治贵因民。

新知录

广文刘时卿，名仕义。官桐城，著《新知录》二十四卷，上下古今，掎摭臧否，具有依据。偶记其二则。一曰“躁心”。濯旧曰：二人同舟有所适，一人性急，昼夜计程，稍阻辄愤懑，形为枯瘁。一人性缓，任之，增食甘寝，颜色日泽。既而抵其处，二人同时登岸。此可以为躁心者省矣。一曰“察政”。文子曰：察见渊鱼不祥。班超曰：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司马温公《潜虚》曰：察穷秋毫，物骇而逃。长民者宜三复焉。

补谥

谥以尊名，节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胝显，子孙之强盛，遂可以夺天下万世之公，而淆太常博士之议，则几无谥矣。吾乡自王襄敏后，与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阙事。余深怅焉，因间臆之。如陈静诚遇高不仕之义于攀龙附凤之时，其蹈高，且嘉谟入告，觉巢、由之为固矣。何尚宝遵矢不讳之音于批鳞捋□之日，其义勇至视死如饴，觉逢、干之为易矣。童尚书轩学揽天人之奥，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顾尚书璘文并徐、刘

之驾，其抚民弼教也惠而明。陈中丞镐督学振邹、鲁之遗风，而抚绥尤多渥泽。殷宗伯迈历仕挺松筠之素节，而恬澹足镇嚣浮。此诚朝宁之珪璋，人伦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异者也，责在后死，曷能诿旃？

《金陵琐事》谓张文僖公与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难，不知何以死同而谥异。按曹公初谥曰文襄，后乃改今谥，顷亦因议谥与当事言，文僖谥当改，引曹为例也。

乡贤

乡贤之举，典重一时，祀垂千载，必当之者无愧色，祝之者亡愧辞，而后谓之非滥。吾乡此典，正、嘉以前最为严核，后稍宽矣。以余所知，往哲如姚太守隆之洁慎，王给事徽之清直，李宪副重之丰棱，卢苑马璧之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宪佥垕之廉静，在当时并许琤瑨，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虚，蘋藻未荐，岂子孙之无力，抑采访之未周？闻王公临坳，遗诫厥子太仆曰："吾耻入乡贤，慎毋溷我！"噫，尔时犹有此言，后当何若？念之慨然。

梁钟山定林寺藏经

刘勰家贫不娶，依沙门居，博通经论，区别部分而为之叙，定林寺藏经，其所诠次也。所撰《文心雕龙》，中书令沈约绝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傅大士

大士傅弘，东阳郡乌伤人。体权应道，蹑嗣维摩，时或分身，济度为任。或金色表胸，异香流掌；或见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两目重瞳，色貌端峙。梁武闻之，延于钟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于地。常以经目繁多，人不能遍阅，乃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

隋栖霞寺请天台智者大师疏

栖霞寺众保恭等和南：窃以瞻慕明德，灰琯屡迁。展觐以来，炎凉甫隔。伏餐至法，用禀教门。定水澹而无涯，询峰高而不极。至如止观方等之义，龙树马鸣之文，莫不殚其理窟，究其冲妙。恭虽不敏，少游讲席，窥玩南北经论三十余年，求其奥旨，□□不悟；观诸法海，寄在余生。所冀倾蠡，犹欣饱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称北面，惠永之逢远上首，即创东林。是知得奉胜人，须安胜地者也。恭虽疏薄，窃欣往彦。所居栖霞寺，乃宋代明征君宅，僧绍之所建立也。镌山现像，疏岩敞殿，似若飞来，无渐踊出。若其林泉爽丽，房宇萦纡，桂岭春芳，云窗昼歇。自昔高行，是用游写。故寺众齐诚，请延威德，惟愿傍观曩哲，爰降彼居，依经受用，必垂纳处。所有园田基业，具在别条，谨共开府士柳顾言证成斯誓，庶金刚之域，与鹫岭而长存；法宝斯传，等鸡山而不灭。谨疏。开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此文丽则高古，自非唐以后人手笔。金陵苾蒭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无传者，特为载之。顾言官兼秘书监直内史省开府仪同三司，尝奉敕撰智者大师碑，此文或顾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峰和尚

碧峰宝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寿县人也。母张氏，有桑门持钵乞食，以观音像授之，且嘱曰："汝谨事之，当生智慧之男。"未几果生和尚。年六岁，依云寂温法师为弟子。既剃落，受具戒，遍诣讲肆，穷性相之学。已而拊髀叹曰："三藏之文，皆标月之指尔。"即更衣入禅林。时如海真公树正法幢于西蜀晋云山中，亟往见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间寝食为废。偶携筐随公撷蔬，忽凝坐不动，历三时方寤。公曰："尔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见？"和尚曰："有所寤尔。"曰："汝第言之。"和尚举筐示公，公非之。和尚置筐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厉声一喝，公奋前揕其胸，使速言，和尚筑公胸仆之，公犹未之许。和尚愈精进不懈，遂出参诸方。憩峨眉山，日采松柏啖之，胁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尝趺坐大树下，溪水横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竞往视之，和尚燕坐如平时，唯衣湿耳。一日，听伐木声，通身汗下如雨，叹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无算，岂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证于公，反覆辨诘甚力，至于拽倾禅榻而出。公曰："是则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于地画一圆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复画一圆相，和尚于中增一画，又拂去之。公再画如前，和尚又增一画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视之不语，复画如前，和尚于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总画三十圆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胜若此也。吾师无用和上有云：坐下当出三虎一彪，一彪者岂非尔耶？"先是，和尚在定中，见一山甚秀丽，重楼杰阁，金碧绚烂，诸佛五十三，菩萨行道其中。有招禅师谓曰："此五台山秘魔岩也。尔前身修道于此，灵骨犹在，何乃忘之！"既悟，遂游五台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随其后。和尚问曰："子何之？"曰："入山中尔。"曰："将何为？"曰："一切不为。"良久乃没。叩之同行者，皆弗见。或为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灵鹫庵，四方闻之，不远千里，负粮来献。至正戊子冬，顺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诏主海印禅寺，力辞之。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邺。又明年庚戌，诏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见上于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时召入问佛法及鬼神情

状，奏对称旨。后上设普济佛会于钟山，和尚于圜悟关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宠赉优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资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亲御翰墨赐诗十二韵。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与四众言别，正襟危坐。目将瞑，弟子请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宝尚为故纸，吾言欲何为！"夷然而逝。后三日，奉龛荼毗于聚宝山，火灭，获五色舍利，齿舌数珠皆不坏。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游历，意辄欣然，尤于荒凉岑寂之区，倍为延伫。自谓宿世有空门缘，所交缁流颇众。若楚黄蘖深有之禅郸，蜀高原明昱、越天台传灯之讲义，越双井惟传之诗句，固铮铮佼佼，法中之龙象也。吾乡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脱，不为法缚，废迹遗心，别有真契。洪济之守心，精持木叉，皈依净土，慈悲接物，诚感十方。余皆得参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风义，每深叹企，尝谓使余结宇中林，栖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与偕净侣，晨钟夕梵，晏坐经行，便可敝屣浮名，乐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乐三年秋，于阳山采石为孝陵碑。石长十四丈，阔三之二，厚一丈二尺，黝泽如漆。学士胡公广有《游阳山本业寺记》。而詹事邹公济有记乃云：二年冬，于幕府山阳访碑石，高广中度。寻于龙潭山麓凿石求趺，既而神龟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苍，乃于龟下遂得趺材，适与碑称。与胡公记异，不知前碑材后竟用否。石龟今藏孝陵殿中，有木平台，上安二御座，乃朱红圈椅，前一朱红案，案左一红匣，贮龟于中，长可尺余，首昂，身形略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

邹记言“宜藏于太庙”，今人遂谓太庙中有神龟，误矣。

太师窗

秦会之丞相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余作疏櫺，谓之太师窗。此即今之柳叶槅子也，俗又名为不了格。

龟桃

今以面作桃乳形，名之曰龟桃，俗沿呼，不解所谓。考《太常祭物志》有面龟，有面桃，乃知龟自龟，桃自桃，俗一概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醢之类，其捧献人口鼻，用物作长袋，系于颈后，俗名抿须，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庙以黄罗，它祀以红纻绢为之。

介甫绝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钟山卜居，后复舍宅为寺。所题绝句关金陵山水者，往往多远情幽景，因摘而书之。如曰：“南荡东陂水渐多，陌头车马断经过。钟山未放朝云散，奈此黄梅细雨何！”曰：“谁将石黛染春潮，复拈黄金作柳条。西崦东沟从此好，笋舆追我莫辞

遥。”曰：“雪干云净见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春风吹柳万黄金。”曰：“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未参差。含风鸭绿粼粼碧，弄日鹅黄袅袅垂。”曰：“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曰：“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烝红出小桃。池暖水香鱼出处，一环清浪涌亭皋。”曰：“木末北山云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雨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曰：“寄公无国寄钟山，垣屋青松晻藹间。长以声音为佛事，野风萧飒水潺湲。”曰：“庵云作顶峭无邻，衣月为衿静称身。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曰：“稻畦藏水绿秧齐，松鬣初干尚有泥。纵蹇寻冈归独卧，东庵残梦午时鸡。”曰：“荷叶初开笋渐抽，东陂南荡正堪游。无端陇上翛翛麦，横起寒风占作秋。”曰：“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曰：“与客东来欲试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阵连风起，知有蔷薇涧底花。”曰：“野水从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无。”曰：“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曰：“茆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曰：“桑条索莫楝花繁，风敛余香暗度垣。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曰：“青青千里乱春袍，宿雨催红出小桃。回首北山无限思，日酣川净野云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曰：“隐隐西南月一钩，春风落日澹如秋。房栊半掩无人语，鼓角声中始欲愁。”曰：“斜径偶通南埭路，数家遥对北山岑。草头蛱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曰：“定林青木老参天，横贯东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寻石路，午阴多处弄潺湲。”曰：“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芦花转，只似春风柳絮时。”曰：“萧萧出屋千竿玉，霭霭当窗一炷云。心力长年人事外，种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湿黄昏，天入沧洲漫不分。北涧欲通南涧水，南山正绕北山

云。”曰：“两山松栎暗朱藤，一水中间胜武陵。午梵隔云知有寺，夕阳归去不逢僧。”

陈智者住金陵敕

《天台志》有陈宣帝《留智者住瓦官敕》云：京师三藏虽弘，皆一途偏显，兼之者寡。朕闻瓦官济济，深用慰怀。宜停训物，岂遑独善？一二曹义达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历少主请于光宅寺讲《仁王经》，敕今欲于寺舍身，僧得大施，敬屈讲《仁王经》日，自欲听闻，今遣后阁舍人李善庆往，迟知一二。又《治光宅寺敕》：光宅是梁武龙潜之地，不整处多，今敕缮量，随由就功，一二罗宣取来意。

徐陵与智者书

《国清百录》云：陈左仆射徐陵与大师书最多，门人竞将去，追寻止得三纸。其一曰：“陵和南：昨预沈仪同法席餐，奉甘露无畏之吼，众咸归伏。然正法炬朗，诸未悟。自庆余年，得逢妙说，寻事谘展，此不申心。谨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难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积岁倾心。麦冷，体中何如？愿一日康胜。山中春夏无余恼耳，迟复存旨。弟子二三年来溘然老至，眼耳聋暗，心气昏塞，故非复在人。兼去岁第六儿夭丧，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适今月中，又有哀故。频岁如此，穷虑转深。自念余生无复能几，无由礼接，系仰何言敬重。璪公今还，白书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闻公家极相随喜事，是拔公口具，谨不多谘。惟迟拔公迕出数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数无尽。随喜无量，此不悉谘。”又其一曰：“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笼，

无由羽化。既善根微弱，愿力庄严：一愿临终正念成就；二愿不更地狱、三涂；三愿即还人中不高不下处托生；四愿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愿不堕流俗之僧。凭此誓心以策西暮，今书丹款，仰乞证明。陵和南。”

毛尚书与智者书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羡无极。又闻欲于天台营道场，当在夏竟耳。学徒远近归依者，理应转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娱，禅讲不辍耳。四十二字门令附，虽留多时，读竟不解，无因谘访，为恨转积。南岳亦时有信，照禅师在岳岭徒众，不异大师在时。善公于山讲释论，彼亦邑迟望还纲维大法。不者，归钟岭摄山，亦是栖心之处，何必适远方诣道场，希勿忘京师。边地之人，岂知回向倾心，无时不积？未因接颜色，东望欷满。敬德信人今返，书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诸弟及儿，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阳郡，第二为豫章王司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阁度支郎，大儿由在东宫为中书舍人。仰蒙垂顾，大善知识大同学辄复远谘。”其二曰：“秋色尚热，道体何如？禅礼无乃损德，弟子老病相仍，汤药无效，兼不得自闲，转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陇，永恐不复接颜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旷济为业，独守空岩，恐违菩萨普被之旨。近与徐丹阳诸善知识共酬量，等是一山，钟岭、天台亦何分别？必希善加三思，不滞于彼我。京师弥可一二，因拔师口具其间，愿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曰：“适奉南岳信，山众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后信来当有音外也。今奉寄笺香二片，熏陆香二斤，槟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责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曰：“今仰餐敷说，训往绰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岂是拙辞所能称述？弟子毛喜和南。”

按：喜，荥阳人，仕陈，官五兵尚书，为光禄大夫、领军骁骑将

军。瓦官法会，获预听众，恳求禅要，躬执弟子礼，受六妙门及四十二字法门，旦夜研寻，不因事废。徐、毛二公皆在金陵与智者往还，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笔，世如晨星，偶搜他志得之，抄附于此。陵书“在沈仪同席听法”，沈名君理，吴兴人。尚陈武帝女会稽长公主。疏请师住瓦官开《法华经》题。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陵后身为法华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愿真不虚矣。

陈后主沈后施物

瓦官智者禅师在建业灵曜寺，后主遣主书罗阑宣口敕，送金像一躯、光趺五寸。释论一部、阚宝楼𠯑案一面、山羊鬓麈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炉一面并合、东田口二。又宣口敕，不许让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劳输送。又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细蕉五端、绢布各十匹、绵十斤、黄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钱三千文，果菜付随由扶月送。后住光宅寺，沈后致书云：“妙觉和南：今遣内师许大梵往稽首，乞传香火，愿赐菩萨名，庶借薰菩提眷属。谨和南。”送扶月供薰陆、沉檀各十斤、黄屑一斗、细纸五百张、烛十挺、赤松涧米五石、钱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大师答启云：“今名海慧菩萨。”又后主扶月供薰陆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纸一堕、乳酥一斗、钱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黄屑，《开元十道志》：驩州贡黄屑。沉香，香之类也。

隋炀帝为晋王，嗦戒师衣物，有圣种纳袈裟一缘，黄纹舍勒一腰，绵三十屯，郁泥南布袈裟一缘，黄丝布袜一具，绢四十匹，郁泥南丝布褊袒一领，黄紬卧褥一领，布三十禅，郁泥丝布坐褥一具，乌纱蚊帱一张，纸一百张，郁泥丝布方裙一腰，紫綖靴一量，钱五十贯，郁泥云龙绫被一缘，龙须席一领，蜡烛十挺，郁泥罗头帽一领，须弥毡一领，铜砚一面，高丽青坐布一具，乌皮履一量，墨二挺，黄丝布被裆一领，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铁锡杖一柄，象牙管一管，麈尾一柄，乌油铁钵一口并袋，斑竹笔二管，铜匕箸一具，犀角如意

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铜重碗三口，石青炉奁一具，山水绳床一张，铜搔劳一口，铜香火匕箸一具，白檀支颊一枚，铜澡罐一口，南榴夹膝桃一枚，竹蝇拂一柄，铁剪刀一口，蒲移文木案一具并褥，犀庄瓜刀一口，铁剃刀一口，黄丝布隐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铁镊子一具，白瓦唾壶一口并笼巾，柿心笔格一枚，铜烛擎一具，𨫼石庄柿心经格一具，犀装书刀一口，白团扇一柄，爪篆、龙篆、县针、垂露、飞白、倒薤、鱼篆、科斗、小篆、大篆字谷皮屏风一具。净人善心，年十一。右楪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张，五色斑罗经巾二枚，绢五十匹，锦香炉禳十张，熏陆香二斤，剃刀十口，鸦纳袈裟一领，油铁钵十口，雄黄七斤，须弥毡五领。又施天台山：纳袈裟十领，龙须席二领，须弥毡二领，猫牛酥三瓶，熏陆香一盒。及为太子，仁寿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炉一具，大铜钟一口，鸦纳袈裟一领，鸦纳褊衫二领，四十九尺旛七口，黄绫裙一腰，毡二百领，丝布祇支二领，旛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笼，衣物三百段，麦麨一盒，石盐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飞龙绫法衣一百六十领，旛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石，酥五瓶。又别赐灌顶法师金缕成弥勒像并夹侍菩萨圣僧周匝五十三佛织成经禳七张，织成经袋二口，熏陆香一百斤，酥合和香一斤。

陈、隋二主皈依智者，恣行五欲，自断善根，所赐嗟施本无足纪，第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考据间有所遗，因附载之，为淹通者资一二异闻奇字耳。又智者答上晋王万春树皮袈裟一缘，乃梁武帝时外国所献者。晋王谢启云："菩萨戒称所着袈裟，皆染使坏色，况复自然嘉树，妙彩天成，相应之言，无劳外假。万春表长生之称，二翼合善譬之辞，永服周旋，恒充布萨。常事半月，岂惟六日？着如来衣，深荷慈奖。谨和南。"衣名甚新奇，启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谏南巡，廷杖死。世庙初，赠公尚宝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赠光禄少卿，误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孙诸生应鼎，常梦一金甲人谓之曰："亟改扦而祖，吾为而祖所压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应鼎乃改葬。既开圹，则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坏，面如生，目开而睛甚黄；衣红袍，色犹未变也。掘其下，果有砖甃为古冢，不知何人之墓。且当何公葬时，岂不知是前人冢而扦之！皆异事也。

先祖梦中三人

万历己卯秋，先祖赠中宪公梦一人语之曰："今科报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门桥，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觉而臆其人，是科无验。庚辰冬，先祖谢宾客矣。逾三年为壬午，应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启，住剪子巷；第十二名黄梦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张文晖，住北门桥。梦之奇中如此，且逾一科始验，梦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测也。

秦桧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镇人曾掘地得冢，朱其棺，以铜为凳庋之，羡中多金银器。报于巡检司官，勘志石，秦桧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琐事》载嘉靖末江宁镇人有掘得桧墓者，所获不赀，官因恶桧而缓其狱。按元《金陵志》，桧墓在牛首山，在江宁镇南木牛亭者，其祖茔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张韫甫言：嘉、隆间，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门梅庙烧香，为物所祟，每至辄迷眩，百计遣之不去。后部中一办事吏谙道箓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设坛行法，别以小坛摄怪。久之，坛内啧啧有声，吏复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坛中，其怪即畏苦号叫，似不可堪忍者。问其何所来，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广将之江以北，道过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树杪，而此夫人经行其下，适有淫心，遂凭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坛口，火焚之，怪遂绝。按《宋高僧传》载会稽释全清，工密藏禁咒法，劾治鬼神。所治市侩王家之妇，草为刍灵，立坛咒之，良久妇言乞命，乃取一□驱刍灵入其中，呦呦有声，缄器口，以六乙泥朱书符印而瘗之，即此术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监。第四子聪敏能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抛掷瓦砾不休。德孚请劾鬼者治之，设坛于所居楼之庭中，而置坛以俟。久之，一妇人啼哭呜咽，自楼而下，趋入坛上坛中，悲凄不可闻，云是德孚亡妇，"不忍舍吾子，来相顾耳，今何意煎迫至此？亡已，请勿埋我，埋则永无生路矣"。德孚不听，竟于园地掘坎瘗之，所掷瓦砾遂绝，而子竟不起。此上二事，与《琐事》所载方崦杏花村事正同。

语怪录

鲁南陈先生著《语怪录》。中四则，一曰：秦云字士龙，金陵人也，号南堂居士，有诗名。为定西侯记室，不得志，卒于彭城。金元玉家尝召箕，书案上云："吾南堂居士也。"请赋一章，即降箕云："十年尘足走京华，桃李春风几度花。地下尚怀天子殿，世间依旧故人

家。铁城野哭存青眼，玉垒蛮戈荡白沙。怨恨征西元帅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曰：方伯吴公彦华为参政时，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厕，自置烛地上，见一人为执烛起，黄裳绿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视。久之，遣执烛前导，过牖下，门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烛案上。”挥之出，乃去。一曰：刘司空麟初为刑部郎，出理刑于澶渊。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团压于被，遂不能醒。强振起，去若飘风。少寐，又复压被上。如是者三。乃呼门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从牖隙中去。一曰：周公约庵巡抚延绥时，榆林一妇方产，渴思饮水，饮辄至满桶。自是不食，亦不复与人间事矣，终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乱，从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窍。越数日，启视犹生。城中人以为神，强出之，将以布裹其躯，漆而为供奉。公闻而怪之，罪其众。召妇至台讯之。妇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间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治为？”竟遣之，不知所终。

余又记王公少冶官刑部，差竣归京，未携家，往寓中卧，室以席布地。夜忽觉有物压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盘上，旋转如风，眩运甚，然心了了。强力簸顿之，其物堕床下，走席上，窣窣有声。急呼僮起逐之。僮仓卒开门，遂逸去。此与刘公所遇正同，皆狐妖也。

陈公善谑录

司马王公敞身短，纱帽作高顶，靴着高底，舆用高扛。人呼为“三高先生”。

顾太仆居忧，须发尽白，至服阕北上，乃皆乌之。人曰：“须发亦起复矣。”

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常居京师，戏作《月令》，惟记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最善形容，“化为鞋”更可笑也。

夏学正病，有传方焚漆头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顷之烦燥而卒。学正少与南太宰张公潆同舍，因为志其墓，其铭曰："少学于学宫，既官于学宫，今也卒于学宫。呜呼！夏公！"黄㧑之主事为改数字："少学于头巾，既官于头巾，今也卒于头巾。呜呼，夏君！"太宰闻之，叹曰："真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时陈留刘公忠为太宰，人问刘何以得其情而黜之，㧑之曰："王顾左右而言他。"时王考功韦、顾验封，璘为刘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见碑龟趺，问周子庚曰："此亦龙种，有别名，非龟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问误也。大龟曰蔡。"

怪石

东坡先生黄州江岸细石，第有温莹如玉，或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处而已。余乡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尘观音像，面目跏趺，俨然如生，衣裓亦复分晓。又程别驾家南门外有石子累数百，有白质五彩文，或黑质素文，中或现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状，或具鸜鹆眼，或如桃丝竹根，圆点数十，斑驳如画，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种种奇特，不但如《东坡志林》所书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尽为人掘取。如前所记，一枚直可钱数千。

目静齿动

余向偶病齿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静，齿病宜动。"因读《志林》记张文潜语曰："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

不可同也。”又记黄鲁直语曰：“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目当如曹参之治齐，治齿当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说其来久矣。

评花

余尝评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纸花，扶桑花似绉纱花，芍药花似绢花，玉兰花、栀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莲花似通草花，桂花、蜡梅花似蜡花，兰花似角花，梅花似鲥鱼鳞花。而东坡先生《志林》与王文甫评花，言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蜡花，杏花似绢花，罂粟花似纸花，则既已先之矣。

卷四

笔墨研冠天下

《渑水燕谈》记李后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研，三物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廷珪父超，易水人，与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珪或为邽。珪弟廷宽，子承宴，孙乂用，皆有闻。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承务、李文远、张遇、陈赟，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龙，其幕有“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宋仁庙尝于宴赐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后翰林承赐者皆廷珪双脊龙样，尤为佳品。又《墨庄漫录》载宣政间佳墨，如关珪、关瑱、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许人。又唐州桐柏山张浩制作精妙，遂压京都。又河东解子诚，又韩伟升，所制久藏胶力皆不乏，精采与新制敌，可与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说》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避暑录话》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仅上下也。又言墨工高庆和，大观中令取煤制墨，不计其直。又言潘谷亲造者黑，它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瘗鹤铭

周吉甫摹《瘗鹤铭》仅得十七字，其后王瓒诗字遂无载矣。按《墨庄漫录》云：瓒刻诗一篇于铭之右方，字画差小于铭，而笔势八法乃极相类，或此铭是瓒书，亦未可知。顾氏《铭考》独不及此，盖李石《续博物志》谓书板帖与此铭，皆定为陶隐居书耳。瓒诗在宋已漫泐，其全篇云："冬日与群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冻，今年寒复迟。众芳且未歇，近腊仍夹衣。载酒适我情，兴来趣渐微。方舟大川上，环酌对落晖。两片青石棱，波际无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风引归。沧溟壮观多，心目豁暂时。况得穷日夕，乘槎何所之。谪丹阳功曹掾王瓒。"铭字焦弱侯先生据《茅山志》，定以为顾况书。

庆奴黄罗扇

江南李后主尝于黄罗扇上书以赐宫人庆奴，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扇宋时犹传诸贵人家。"见春羞"三字新而警。

异芝

梁简文延香园，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内通干空，皮质皆纯白，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围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着也。其结网众目轻巧可爱，其柄又得脱也。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耳。

娑罗树

今南中有娑罗树，干直而多叶，叶必七数，一名曰七叶树。初夏作花，花挺出于枝上，长数寸。茎紫青色，一茎数十花。花色白，结实如栗。《酉阳杂俎》：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之，曰："此娑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此与今木不类。天宝中，安西道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郝密，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芘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梁朝乐游苑流杯仪

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入乐游苑西门内青油幕下。梁主备三仗乘舆从南门入，操等东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几，引台使人。梁主坐皂帐南面，诸宾及群官俱坐定，遣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具有辞答。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进梁主者题曰"御杯"，自余各题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饮。又图象旧事随流而转，始至讫于坐罢，首尾不绝也。尝读六朝人曲水序诗，观此当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见。今之为此宴者少矣。

湖册口数

《侯鲭录》载天下生齿之数，止据《宋会要》户数言耳。今以《后湖志》载古今人口数，参诸史册，禹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时口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汉自高祖讫于孝平，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光武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寿三年，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晋平吴之后，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

大业二年，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宝十四载，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宋治平三年，口二千五十万六千九百八十；熙宁十年，口三千八十万七千二百十一；绍圣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口四千四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观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国朝洪武中，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户九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户九百九十七万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万一百九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数较前代独多，然今之隐漏者实夥。总之，册籍虽具，漫难凭据。《会典》称休养既久，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此探本之论也。

二月生子

《隋书·萧皇后传》：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后隋文帝为晋王访姻萧氏，岿乃迎后归，受聘为晋王妃焉。当时俗忌如此。《后汉·张奂传》：凉州俗，子生于二月、五月、与父同生日，俱不举。此俗久矣，至是相沿于江南也。

莠民二则

十步之内，必有恶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凶虣，或膂力刚强，既不肯勤生力穑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而老牖下。于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诈之谋，纠党凌人，犯科扞罔，横行市井，狎视官司。如向来有以所结之众为绰号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

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执之器为绰号，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赌博酣酋告讦打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即有尹赏之窘，奚度之拍，恬焉而不知畏者众矣。

又有一等，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殢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求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螽贼也。可亡禁与！

二无字碑

梅冈晋太傅谢安石墓碑，有石而无其辞，人呼为无字碑。前记言："以安功德，难为称述，故立白碑。"《桯史》言："牧牛亭，秦氏之丘陇在焉，有移忠、旌忠二寺，相去五里。桧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今已矣。"按此则金陵有二无字碑。

石头城

《桯史》言：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人连营之制。然古今议攻守者，多疑以为分兵力而无用。东阳陈同甫尝上书乞移都建康，谓古台城当在今钟山，而大司马门在马军新营之侧，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筑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则不费侯景数日力，何以历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长干，兀朮上雨花台，城中秋毫不能遁，其说良是。第指古台城所在未有明据，亦

出臆度。自清凉寺而上皆古石城，颓墉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则六朝非不知备也。

三段石碑

府学中三段石碑。按《实录》，吴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开，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刻于岩山，纪吴功德。其文乃东观令华覈作。黄睿《东观余论》曰："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康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戚光《续志》云："象书独步汉末，况体兼篆籀，诚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钟繇诸碑勿论也。其石四方，面背阔，书各八行，两傍狭书□行。其文书满三方而虚其一，辞虽不可读，其可识者百八十余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发神谶'，曰'□谶广多'，曰'将军裨将军关内侯'，曰'诏遣中书郎'，曰'章咸李楷贺□吴宠建业丞许□等十二人'，曰'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曰'文字炳□'，曰'在诸石上'。其后又别书曰'兰台东观令'，曰'巧工九江'，曰'吴郡'，曰'东海夏侯'。此盖列与事之臣于正文之后，东观令时为华覈。碑辞虽未易读，大抵犹秦碑刻制尔。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正与此石类。"

铸钱

南都自开国至嘉靖中，开局铸钱，独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种耳。正、嘉中民间用古钱，其后悭滥之极，至剪铁叶锡片伪为之，后乃稍稍厌弃，而更用"开元通宝"钱。至今上十年前，始用"万历通宝"钱而与嘉靖、隆庆制钱相兼行使，自后工部遂议就局铸造矣。庚子辛丑间，又别造大厂，与宝源局并行鼓铸，增多至百二十余炉，于

是户部与操院亦议并铸。久之，京府亦别起炉，鞴铸钱于常平仓矣。所铸之钱既多，而行钱止于都城之内，久则钱益多而其直反贱，诸军役匠作应受钱者咸不乐三七搭支。又铜商以抽税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给之铜价不可增，则铜不时至。于是乃减所增铸炉，斥停铸者各归其家，而私铸之犯者众矣。向也未行广铸，局中供役者不过世业旧工，自广铸而召募多人，于是拨砂、看火、醒眼、错边之法，人人具晓之。身既不隶于官而无所牟利，则往往私铸以市，而其钱颇与官铸者埒，且又减其直以仇于市之贸钱者，而私钱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于一孔者，国无敌。"噫，诚然哉！

斗十六度

建业、丹阳分野属扬州，于天文入斗十六度，盖十二次度数，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后，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固言为星纪，而费直言起斗十度，蔡邕言起斗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张良、京房、张衡、谯周、诸葛亮、陈卓并云斗、牵牛、须女为吴、越、扬州，与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阳入斗十六度，亦或有无定者矣。按斗六星，其状似北斗，二十五度，天庙也，亦曰天机。五星贯中，日月正道，为丞相太宰之位，宜褒进贤良，禀授爵禄。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为寿命之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禄行。

绿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浅绿色，娇腻艳发，睛如点漆，两眉纯紫，腹下白，微带淡红，前翅头两画，后翅末三圈，俱燕支色。又两带如燕尾，拖于后，疑为橘蠹所化。段公路《北户录》纪卢肇员外说，一蚡蝶如两手大，上有散绿点，丁香眼，前翅头两画，燕支色，后翅为燕尾分，与予所见者大半相似。

斗鱼

潘庚生《亘史》载宋文献公云：余客建业，见有畜波斯鱼者，俗讹为师婆鱼。其大如指，鬐具五采，两腮有小点如黛，性矫悍善斗。人以二缶畜之，折藕叶覆水面，饲以蚓若蝇及蚊，伺鱼吐泡叶畔，知其勇可用，乃贮水大缶合之。各扬鬐鬣相鼓视，怒气所乘，体拳曲如弓，鳞甲变黑。久之，忽作秋隼击，水声泙然鸣，溅珠上人衣，连数合复分。当合，如矢激弦绝，不可遏，已而相纠缠，盘旋弗解。其或负，则胜者奋威逐之，负者惧，自掷缶外，视其身纯白云。今闽中有此鱼，以夏而斗，秋则否。

女饰

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制始于汉晋之大手髻，郑玄之所谓假纷，唐人之所谓义髻也。以铁丝织为圜，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绾之，名曰鼓，在汉曰剪牦薁，疑类于《周礼》之所谓编也。摘遗发之美者缕束之，杂发中，助绾为髻，名曰头髲《诗》之所谓“髢”也。长擿而首圜或方，杂爵华为饰，金、银、玉、玳瑁、玛瑙、琥珀皆可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华者曰结子，皆古之所谓笄

也。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古之所谓两博鬓也。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古之所谓□蔽髻也。耳饰，在妇人大曰环，小曰耳塞，在女曰坠，古之所谓耳珰也。塞即古之所谓瑱也。以小花贴于两眉间曰眉间俏，古谓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龙□为之昉也。饰于臂曰手镯。镯，钲也，《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形如小钟，而今相沿用于此，即古之所谓钏，又曰臂钗、曰臂环、曰条脱、曰条达、曰跳脱者是也。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又以金丝绕而箍之曰缠子，即繁钦诗之所谓“约指一双银”也。以金珠玉杂治为百物形，上有山云题、若花题，下长索贯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坠领，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系之行步声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谓杂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饰也。金玉珠石为华爵，长而列于鬓傍曰钗，古一谓之笄，齐、梁间始有花钗、金钗之名，而实始于汉，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于钗者曰掠子，或谓即古搔头，义取掠发，疑有类于古之所谓“导”也。亲迎妇将登车，以彩帊或锦幅羃其首，至夫家行合卺礼，始揭去之，曰盖头，古名曰幎。北齐纳后礼有所谓“加幎”、“去幎”者，此也。

陈南北狱

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果参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清议禁锢之制，若搢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终身不齿。其当刑于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朔日、八节、六斋，日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廷尉寺为北狱，建康县为南狱。

金陵古今铸钱

吴大帝赤乌元年，铸一当千钱、一当五百钱。

宋文帝元嘉七年，铸四铢钱。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铸孝建钱，一边文为四铢。

宋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时私铸钱多，无轮廓，不剪凿者谓之耒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

梁武帝铸五铢钱，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

普通中，议尽罢铜钱，更铸五铢铁钱。

梁末，又有两柱钱。

陈文帝天嘉五年，铸五铢钱。

宣帝太建十一年，铸六铢钱。

隋文帝于开皇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

唐高宗乾封二年，诏天下铸开元通宝钱。

唐玄宗天宝□年，诏扬州置十炉铸开元通宝钱。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铸唐国通宝钱、大唐通宝钱、保大元宝钱。

皇明洪武初，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凡五等：一两、五钱、三钱、二钱、一钱。重各如之。令户部及各行省铸洪武通宝钱。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铸宣德通宝钱。

弘治十八年，铸弘治通宝钱。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铸嘉靖通宝钱。国朝皆纪在南京铸者。

太学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欲罗异材，复具列于教条，如诗赋、天文、律算、兵法，各为一科。其论甚伟。因考唐西京立国子监：一曰国子学，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经，一经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之曾孙为之；二曰太学，生徒五百人，每一经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县公子孙及从三品之曾孙为之；三曰四门学，生徒千三百人分经与太学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为之；四曰律学，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孙及庶人之习法令者为之；五曰书学，生徒三十人，以习文字者为之；六曰算学，生徒三十人，以习计数者为之。其州县学，生徒门荫与律、书、算学同，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县自补。郭公之意盖本于此。我朝国初太学之制，犹有汉、宋遗风，自景泰以后纳粟之例开，而古法荡然尽矣。以考德讲艺释奠视学之地，一变而为西园、鸿都卖官鬻爵之区。谁秉国成，为斯作俑？可叹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饧饼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户，二曰灶，三曰中霤，四曰门，五曰行，天子与诸侯、大夫同。门户主出入，灶主饮食，中霤主堂室居处，行主道路也。周制，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灶，或立户。汉立五祀，《白虎通》云：户以春祭，灶以夏祭，门以秋祭，井以冬

祭，中霤以六月祭。其后人家祀山神门户，山即厉也。然则今以士大夫止祀灶一，不及其他，与祭以冬尽，皆与礼异。

耕台蚕观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中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设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梁武帝普通二年，又移籍田于建康北岸，筑兆域如南北郊，别有望耕台在坛东。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蚕所，设兆域，置大殿，又立蚕观。今地皆不复可考。

乘马衣冠

唐景龙二年，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衣冠，左庶子刘知几进议非之，内云："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年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时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褒衣博带，大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且长裾广袖，襜如翼如；鸣珮纡组，锵锵奕奕。傥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遗屦不收，绂骖相续，因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乘马衣冠，宜从废改，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为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乘马，阴雨时甚栗栗，有谘及旧典者，检此答之。

桃符画鸡蒜头五毒等仪

岁除岁旦，秣陵人家门上插松柏枝、芝麻秸、冬青树叶，大门换

新桃符，贵家房门左右贴画雄鸡。此亦有所自起。按魏晋制，每岁朝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辟恶气。自夏后氏以苇茭，商人以螺首，周人以桃为梗，汉兼用三代之仪，以苇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后汉又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魏晋乃杂用于岁旦。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悬道士朱符，人戴珮五色绒线符牌，门户以缕系独蒜，及以彩帛、通草制五毒虫、虎、蛇、蝎、蜘蛛、蜈蚣、蟠缀于大艾叶上，悬于门，又以桃核刻作人物珮之。盖用汉五月五日之遗法也。

郊香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又祈雨之祀，朱异议止从坎瘗，停用柴燎，曰以火祈水，于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儿扛香亭，沿街市吁呼龙王，见路人持伞者，击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仪，自断屠诸旧典外，有百官断伞扇一条，《开元礼》因著断扇之文，此其由也。"又道人登坛祈祷用妇人。或曰："毋乃为渎与？"予曰："以阴求阴，董广川有是言矣。罗泌《路史》论雩祭宜用女巫，意盖本此。汉武帝祈雨仪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许入市。道士之用妇人，亦自有义，未可尽非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无权。此与古占异。北斗七星，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阖阳，七曰摇光。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阖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祸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张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庙，不敬鬼神，则第一星不明，或变色；若广营官室，妄凿山陵，则第二星不明，或变色；若不爱百姓，骤兴征役，则第三星不明，或变色；若发号施令，不顺四时，不明天道，则第四星不明，或变色；若废正乐，务淫声，则第五星不明，或变色；若不劝农桑，不务稼穑，峻法滥刑，退贤伤政，则第六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抚四方，不安夷夏，则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又弼星附乎阖阳，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则国昌，不明国殃。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少星则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强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强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权？主强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据也。

唐润州贡

唐贡赋，金陵曰润州，调火麻，贡方棋水波绫。今吴绫以松江为上，杭次之。而考唐贡绫，多州，亦多品。如仙、滑二州方纹绫，豫州□鹼绫、双丝绫，兖州镜花绫，青州仙纹绫，定州两窠绫，幽州范

阳绫，定州绫，荆州方縠纹绫，随州绫，澧州龟子绫，阆州重莲绫，越州吴绫，梓州、遂州樗蒲绫，或以地，或以花样，多在西北。而其绸贡，则汝、陕、颍、徐、定、洺、博、魏、恒、璧、巴、蓬、通、忠、渠、简等十六州。纱则相州。罗则益、蜀二州单丝罗，恒州春罗、孔雀等罗。其纻布之类，则胜、银等州女稽布，齐州丝葛，泗水赀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丝布，荆州交梭縠子，邓、利、果等州丝布，郢、复、开等州白纻，归州纻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连头□布，渝、峡、随等州葛，襄州白縠、白纶巾，巴州兰干布，房州纻，凉州氎布，扬州细纻，庐州交梭熟丝布，申、光二州絺绤，楚州孔雀布，和州纻䌷，滁、沔二州麻赀布，蕲、舒二州白纻布，黄州纻赀布，安州青纻布，寿州葛布，常州紫纶巾，苏州红纶布，杭、越二州白编，睦、越二州交梭，建州花䌷，洪、抚、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纻䌷，常、湖、歙、宣、虔、吉、袁、岳、道等州白纻布，宣州绮，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汉州纻布、弥牟布，绵州双纫，戎、普、泸等州葛，卭、建、隽等州丝布，连州细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州蕉，韶州竹布。绢则唐在所有之，不具载。今海内土产比唐相悬，第葛之所出不甚远，以地所生就而织纪故耳。绫帛之细者，纹帛也。或谓之绮罗。帛之美者，意取罟鸟之意。纱缚属，轻曰纱。䌷音疏，绤属，纻，蕛属，白而细疏者。纻俗作苧，今谓段曰纻，或劣言之也。绮，细绫也。纶，青丝绶。它无解。有白纶巾似布之轻细者。交梭，亦布类，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里中有丧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为伋也妻，则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则不为白也母。”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鲤之妻，鲤卒而嫁于卫，《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丧之礼如子，云子圣人之后，即父后也。石苞问淳

于睿："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出不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睿引子思之义为答，且言圣人之后服嫁母明矣。

宋景祐二年，礼官宋祁言："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幼孤，母边更嫁，有子。稹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今边不幸而稹解官行丧。按《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降服'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其左方注：'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则无服。'"诏议之。御史刘夔曰："按天圣六年敕，《开元五服制度》、《开宝正礼》并载齐衰降服条例，虽与祁言不异，然《假宁令》：'诸丧斩衰三年，并解官；齐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注云：'皆为生己者。'《律疏》云：'心丧者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为心丧。'载详格令：'子为嫁母，虽为父后者不服，亦当申心丧。'又称：'居心丧者，释服从吉及忘哀作乐、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龙图学士王傅文、御史中丞杜衍，尝为出嫁母解官行丧者，使生为母子，没同路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开元礼》文，逮乎天宝降敕，俾终三年，然则当时已悟失礼。晋袁准谓：'礼为人后，犹服嫁母。据外祖异族，犹废祭行服，知父后应服嫁母。'刘智释云：'虽为父后，犹为嫁母齐衰。'谯周曰：'非父所绝，为之服周可也。'稹之行服，是不为过。"诏两制、御史台、礼院再议，曰："按《仪礼》：'父卒，继母嫁，为之服期。'谓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为己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尚许服三年，今母嫁是父终，得申本服。唐绍议曰：'为父后者，为嫁母杖周；不为父后者，请不降服。'至天宝六载敕，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其嫁母亡，宜终三年。又唐八坐议吉凶加减礼云：'凡父卒，亲母嫁，齐衰杖期为父后者不服，不以私亲废祭祀。惟素服居垩室，心丧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报之，母子无绝道也。'按《通礼·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及为祖后，祖在，为祖母；虽周除，仍心丧三年。"侍讲学士冯元言："《仪

礼》、《礼记正义》，古之正礼；《开宝通礼》、《五服年月敕》，国朝见行典制。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惟《通礼义纂》引唐天宝六年制：‘出母嫁母并终服三年。’又引刘智《释义》：‘虽为父后，犹为出母嫁母齐衰，卒哭乃除。’盖天宝之制，言诸子为出母嫁母，故云‘并终服三年’；刘智言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故云‘犹为齐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谓，固无疑也。况《天圣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降杖期。’则天宝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即不言解官。若专用礼经，则是全无服式；若俯同诸子杖期，又于条制相戾。请凡子为父后，无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礼义纂》、刘智《释义》，服齐衰，卒哭乃除，逾月乃祭，仍申心丧，则与《仪礼》、《礼记正义》、《通典》、《通礼》、《五服年月敕》‘为父后为出母嫁母无服’之言不远。如诸子非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心丧，则与《通礼·五服制度》言‘虽周除仍心丧三年’及《刑统》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其义一也。郭稹应得子为父后之条，缘其解役行服已过期年，难于追改，后当依此施行。”诏：“自今并听解官，以申心丧。”

生母服

子为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枢密使王钦若言：“编修《册府元龟》官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聂震丁所生母忧，嫡母尚在，望免持服。”礼官言：“按周制，庶子在母之室，则为其母不禫。晋解遂问蔡谟曰：‘庶子丧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轻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与凡人丧母同。’钟陵胡澹所生母丧，自有嫡兄承统，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问范宣，答曰：‘为慈母且犹三年，况亲所生乎？嫡母虽尊，然厌之制，父所不及。妇人无专制之事，岂得引父为比而降支子也？’齐褚渊遭庶母郭氏丧，葬毕，起为中军将军。后嫡母吴郡公

主薨，葬毕，令摄职。则震当解官行服，心丧三年，若特有夺情之命，望不以追出为名。自今有类此者，亦请不称起复。”

孝慈录三则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圣祖谓其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于是作《孝慈录》，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极之情，而从来短丧之谬论与拘儒之曲说，可废而不谈矣。《服制图》：子为继母、为慈母、为养母皆斩衰三年；为嫁母、出母、为父卒继母改嫁而已从之者皆齐衰杖期；为继父同居两无大功之亲者服齐衰不杖期；为继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为继父虽同居而两有大功以上亲者，皆齐衰三月。于是以恩服，以义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尽，无毫发遗憾于人心。此所以明天伦，正人纪，顺人情，为万世不易之经也。

出母、嫁母虽均称义绝，而实固不同。有出当其罪者，有出不当其罪者，有出而改适他人者，有出而终不他适者。嫁母有父卒而自愿改适者，有为父母舅姑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为五服无依、饥寒困𥌓、不得已而适人者。程子虽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然制律者不立服满改嫁之条，盖圣人曲体人情，固难尽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处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徇，固礼之正。若忘其怀抱乳哺之恩，遽等于路人，掉臂不顾，视生身之人，曾乳母、养母之不若，且也同爨尚服缌麻，朋友尚加麻，邻丧里殡尚无相杵巷歌，乃于出母、嫁母之死而不为解官持丧，是又视母在朋友邻里下矣。此岂复有人心者哉！生则致爱，死则致哀，不敢违父命，亦不敢伤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齐之章子坐视其母葬马栈之下，临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终不忍以其行为得中。赵苞之守城，嵇绍之绝裾，终不若徐庶“方寸乱矣”之言可以亡愧于人子也。如以此言为不明大义，

则或有为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认其生母者，有为异姓人后而不为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义而称为孝子乎哉？

或又问余曰：“出母而真犯七出之条，于父为有罪矣，大义灭亲，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谓禽兽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罪，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拥妻子，甘豢养，忍乎哉！《凯风》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无令人自怨自怼，若无所容者。何况于出有人于此，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于兄且然，何况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听子之服，即解官申心丧，且迹于重伤父之志也；则奈何？”曰：“凡吾所为甚出母之子者，谓夫莫之禁而不为者也。然使孝子处此，即父之命不可违，母之罪无可逭，而委曲周旋，必有不忍忿然，遂等于涂人者矣。”曰：“如子之言，于母得矣，父则如何？”曰：“各尽其道，并行而不相悖而已矣。子之事母也，犹其事父也。其事父，犹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罪于其父，犹不幸而父之得罪于其祖也。蒯聩得罪于灵公，废而逐之也则可；辄以父之得罪于祖遂祢祖而拒其父，则不可。然则父固可以夫而绝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绝其母乎哉！妃匹之际，义绝则离，是子之所不能得于父者也。母子之爱，死而后已，是父之所不能得于子者也。极而言之，文姜预弑桓之恶，《春秋》书‘肆大眚’，然后葬文姜。《元经传》曰：仲尼谓子道不可略母葬，故特书‘肆大眚’，然后葬文姜。子道掩亲之恶也，孝子仁人，不幸而处人伦之变，所以权于礼与情之中者，其当必有道矣。”

大乐

余两典南雍，三奉丁祭，见所奏乐舞颇详，诸器实无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类皆徒设，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谐，畴人子弟、庸妄羽流，实不晓钟吕为何物。因忆宋姜夔大乐议，言大乐之弊，考

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校之今日，如持左券。国朝乐学最为失传，端冕而听，恐卧宜矣。

官历五字

人问："官历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义字、专字、宝字，何说也？"余曰：京房《易传》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八卦：鬼为击爻，击即伐也。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天地即父母也。福德为宝爻，福德即子孙也。同气为专爻。同气即兄弟也。历之取用，其源在此。"

杨元慎嘲

梁沈庆之使魏，杨元慎嘲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鳟羹，唼嘲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又曰："网鱼洒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唸喁沉浮。白纻起舞，扬波发讴。"当时南北分疆，互相诋谌，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自隋世混一之后，南之丝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且随风而靡。古今之异宜如此。

王符潜夫论

《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细纹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题，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今在仆妾。"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闾左富户甚于搢绅。诵此论之言，可为太息。

铸鼎剑于蒋山

吴皓铸一鼎于蒋山，纪吴之历数，八分书。晋怀帝永嘉六年，铸一鼎，沉于瓜步江中，无文字，鼎似龟形。宋文帝得鰕鱼，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鱼"，四足。齐高祖讳道成，于斋中池内见龙斗，箫鼙，遂埋一鼎，其文曰"龙鼎"，真书，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于蒋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书；又铸一鼎，书《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并萧子云书。陈宣帝于太极殿中铸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书，见梁虞荔《鼎录》。宋后废帝昱以元徽二年于蒋山顶造一剑，铭曰"永昌"，篆书，见陶弘景《刀剑录》。

品石螺子石

宋山阴云林杜绾《石谱》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块，颇雄伟，有岩洞嶮怪，色稍苍翠，遍产竹木，茂郁可观，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诸公刻字，谓之品石。又有螺子石，江宁府江水中有碎石，谓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合县灵居岩及他处所产玛瑙无异，纹理萦绕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后主研山

李后主常宝一研山，径长尺余，前耸三十六峰，皆大犹手指，左右别引两坡陀，而中凿为研。及国破，研流在士人家，为米元章所得。后来归丹阳，与苏氏易甘露寺并江地。地多古木，盖晋唐人故居，米起庵，名曰海岳。研归苏氏，不几月，索入禁中，后又在台州戴家。

钟隐

海岳《画史》云：钟峰白莲居士，又称钟峰隐居，又称钟峰隐者，皆李重光画自题号，意是钟山隐居耳。每自画必题曰“钟隐笔”，上着内殿图书之印及押用内合同集贤院黑印。有此印者，是与于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钟隐为李后主如此。按，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花竹翎毛门神品二人，一曰钟隐，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婴俗事，好肥遁自处。尝卜居闲旷，结茅屋以养恬和之气，好画花竹禽鸟以自娱。凡举笔写像，必致精绝。尤喜画鹞子、白头翁、鹶鸟、班鸠，皆有生态。尤长草棘树木。其画在江南者，悉为南唐李煜所有，煜亲笔题署及以伪玺印之。钟隐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没其人邪？

陶缜菜

邓椿《画继》载：陶缜，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题所画菜示德逢诗。所作花果，精致可玩。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言镇江张万户所藏陶缜菜，诸色凡二十种，上题“金陵陶缜笔”。缜乃金陵人也。

豨莶草

豨莶草治风湿如神，里中人所习知也。至其能补元气、强筋骨、长眉发、乌髭须、聪明耳目，则医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采者佳。张忠定公咏进御表云：金棱银线，素根紫茇。谁知至贱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剂，耳目聪明。渐服满千，须髭再黑。罗守一坠马，中风不语，十服即痊。僧知严七十，口眼㖞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万历丁未冬，秦淮河儒学贡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叶瓣朵，无一不具。时以为创见之异，然前记已多有之。《酉阳杂俎》言：开成末，河阳黄鱼池冰作花如缬。《梦溪笔谈》言：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又：元丰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叶，气象生动，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拓之，无异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

海陵王墓铭文

沈存中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镌刻。试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铭曰：“中枢诞圣，膺历受命。於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载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扆，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旭又良。龙纛夕俨，保挽晨锵。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篆太学石经

胡恢，金陵人，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诗自达，有联云：“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人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得复官，任华州推官而卒。篆石经是一大典故，而前记多不书。

爱爱

宋爱爱，钱塘倡家女，姿体纤素艳发，不类人间人。泛舟西湖采荷香，为金陵少年张逞所调，遂相携潜遁于京师。后逞为父捕归，爱爱即闭户蔬素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苏子美为作《爱爱集》，纪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为浙西观察使李锜妾。尝为锜辞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君须折，莫待花残空折枝。”锜反，被籍入宫。后随皇子漳王。王有罪废，秋娘放归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五言长篇五十六韵，语多奇丽。

小史见庐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与著相见。女欣然，命婢琼枝令取琴出。婉抚琴而歌曰：“登庐山兮郁嵯峨，晞阳风兮排紫霞。欣良运兮畅云柯，升云龙兮乐太和。”琴歌既毕，婉便回去。见《祖台志怪》。

金字心经大宝珠

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庭出经舍相国寺西塔以资荐，且自书于后云“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云云，字整洁而词甚凄惋。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大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孙不能保之，以归宁凤子仪家。

小说：伐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夜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炬，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邪？”曰：“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右俱见王铚《默记》。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有铉、锴诰敕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诰，云“归明人伪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银青存其阶官也。人第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时已有之矣。

张尚书

靖难兵渡江后，吏部尚书张公纨自经于部之后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隶相继投池中死。此《革除录》载而未备者。今第言侍中黄公观夫人二女与臧获俱投通济桥死，而无有言张公者。大都靖难死事之家，不独妻妾子女，即奴仆以义死其主者，不可胜数。昔人有言自归附劝进外，人人皆荀息、豫让矣。呜呼，国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舍记

梁武帝三舍身于同泰，谢吴撰有《皇帝菩萨大舍记》。又严暠亦有《梁皇大舍记》。

金陵寺塔记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余卷，一时大小寺院亡不详载，大都据见在者详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举，文献无征，因宜尔也。因考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记》三十六卷，又唐僧灵

偁著《摄山栖霞寺记》一卷，二书皆亡，第名载于史志耳。此书若存，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考据者。山川不改，遗迹莫稽，余尝过太冈寺，睹其凋落，为诗吊之，落句“可怜佛土还成坏，况复人间罗绮场”。寺在昭代犹尔，又何论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访

尝谓地方文献，士大夫宜留意搜访。至前代图籍，尤当甄录；即断编缺简，亦当以残珪碎璧视之。金陵古称都辇，乃自国朝以上，纪载何寥寥也？仅有《金陵新志》一书，南雍旧板尚在，然讹阙过半，亦复无他本可备校补者。《景定建康志》，闻礼部旧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见往记有关金陵者，辄纪载其名，为搜访之地，二卷中曾纪古志，近又考得数种，具疏如左：周处《风土记》三卷，梁元帝《丹阳尹传》十卷，应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铉等《吴录》二十卷，不知名《南唐书》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陆务观书。王显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陈彭年《江南别录》四卷，龙衮《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余载》二卷，钱惟演《金陵遗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记》十卷，王豹《金陵枢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记》七卷，张情《茅山记》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记》一卷，张隐龙《三茅山记》一卷恐即张情。朱存《金陵览古诗》二卷，袁陟《金陵访古诗》一卷，吴操《蒋子文传》一卷，不知名《南朝宫苑记》一卷。其郑文宝《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书所载，大概多同。

卷五

礼乐群英像

宋嘉定五年，黄度作晋元帝新庙于石头东，两庑设礼乐群英三十六人像，叶适为之记。按三十六人为：王公导字茂弘，谢公安字安石，刘公琨字越石，祖公逖字士雅，顾公荣字彦先，贺公循字彦先，纪公瞻字思远，邓公攸字伯道，周公访字士达，应公詹字思远，戴公渊字若思，周公颙字伯仁，司马公承字敬才，卞公壶字望之，郗公鉴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温公峤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规，刘公超字世瑜，钟公雅字彦胄，桓公彝字茂伦，陆公晔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谟字道明，颜公含字弘都，孙公绰字兴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怀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幼子，谢公石字石奴，谢公玄字幼度，陶公潜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顿仁曾于正德中随驾至北京，工于音律，于《中原音韵》、《琼林雅韵》终年不去手，于开口闭口与四声阴阳字皆不误，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吕蒙正》内“红妆艳质”，《王祥》内“夏日炎炎”，《杀狗》内“千红百翠”，此等谓之慢词，教坊不隶。琵琶筝色，

乃歌章色所肄习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无人，此曲都不传矣。何柘湖尝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弦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后人依腔按字打将出来，正如善吹笛管者听人唱曲，依腔吹出，谓之唱调，然不按谱，终不入律，况弦索九宫之曲，或用滚弦、花和、大和、钐弦，皆有定则，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宫原不入调，间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数，既无定则可依，而以意弹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长短，其声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弹或少一弹，则㑹板矣，其可率意为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诗。入试留都，闻查八十在上河，往访之，相期于伎馆，欲听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扫即四弦俱绝，须携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设酒于旧院杨家。杨家世以琵琶鸣。酒半，查取琵琶弹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妪最知音，连使人来言："此官人琵琶与寻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问查来历。查云："我正阳钟秀之弟子也。"妪旧与秀之相与，与查相持而泣，留连不忍别。

苦竹君

友人张玄度，名振英，隽才也。为诸生有声，神鲜标令，飘然人外。家四壁，而书室内左图右史，焚香扫地，秩如也。研床笔格，楚楚皆有致。窗下杂植花卉杞菊，倚而啸咏，自谓不减古人。兴发，辄复豪举高歌，一引数十觞不倦。诗多溪刻，好林和靖、孙太初之为人，每摹而效之。字法李北海《云麾将军碑》，得其遒佚。后以酒成疾而卒。间于隙地种竹数十竿，因号"苦竹君"，盖以张鹰自况也。尝

与余唱和，见余《修禊阁稿》，标其佳句赏咏之，至今犹感其意。余尝箴君韶年而诗好作苦语，乃未四十而没，岂其兆邪？遗墨犹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前记异闻一百则。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者则不雨。

吴孙皓天纪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黄狗家，又有荬菜生吴平家。按图以为瑞，封狗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

晋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

王昙首家世居马粪里，世号“马粪诸王”。

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

王僧辩尝为荆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献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广郡献白孔雀，以为中瑞。

宋世纳后，纳采、问名、纳吉、请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纳征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议加豹、熊、罴皮各二枚。

宋、齐间，扶南等国献赤白鹦鹉者凡四五。又有青虫，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献四眼龟、六眼龟、八眼龟。

宋孝武大明三年，广州献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献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茎九穗。

宋元嘉中，华林园中荷花二花一蒂者，凡六七见。

王献之尝写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吴，战舰长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马楼。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晋元帝大兴初，有女人阴在腹上，当齐下，性淫而不产；义熙中，豫章人有两阳道，重累而生。

卞壶死苏峻之难，后盗发其墓，见壶鬓发苍白，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甲穿于手背。

谢灵运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睛。人问之，答曰："点则飞去。"人以为虚诞，固请点之，顷刻震霆，二龙乘云腾上，其二不点者犹在。

宋元嘉中，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鬓直向上，谓之飞天纷。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敕天下贡献绫罗锦绮不令织鸟兽之形，恐裁剪之时有伤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张永南苑三百年，敕云："期毕便申。"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齐王奂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孪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宋明帝嗜鲰鳆，以蜜渍之，一顿食数盂。鲰鳆乃乌贼鱼肠也。又啖肥猪肉至二百脔。

宋元嘉中，吴兴东迁孟慧度婢蛮与狗通好，如夫妻弥年。又明帝初，有狗与女人交，三日不分离。

沈约家藏书十二万卷，然心僻恶，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

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两，有启。

梁武帝于钟山造一佛像，长一丈七尺，每量辄余二尺，递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将妻子降于刘裕，裕斩之于建康市，百里之内，草皆焦而死。唐小说载泓遁去得仙，与衡山僧语。

颜含兄畿，服药过多遂死，已而复生，终岁偃卧。有须以梦托之，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旷世之度，每有寒素后进，力引拔之。超死日，为作诔者四千余人。

周兴嗣为梁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此出《独异志》，与《刘宾客嘉话》不同。

宋前废帝母太后病危笃，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

东昏为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但求宏丽，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晓，犹不副速，剔取诸寺佛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

足之，山石皆涂以采色。当暑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卒无一生。

梁元帝徐妃无宠。帝眇一目，帝间至妃许，妃预作半面妆待之。

东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斩衰，蔬膳积旬。左右直长奄竖王宝孙诸人共菅肴羞，云为天子解菜。

东昏于阅武堂置市卖酒，潘妃为市令，东昏小有过失，妃辄笞决之。因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实中荻。

齐郁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笃，私与妃何氏书，中央作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

宋明帝多忌讳，以“□”字似“祸”字，敕改为马边弧。

宋前废帝为山阴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郁林王即位，每见钱，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郁林与诸不逞群小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

齐武帝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为犬子。

东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变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龙斗于建康，淮水激五里。

齐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脱地。帝辍哭，大笑。

东昏置射雉场二百十六处。

东昏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

齿不倦。

东昏每出，不欲人见之，驱斥百姓，唯置空宅，悬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

东昏侯潘妃琥珀钏，直一百七十万。

梁临川王宠姬江无畏宝屧直千万。

东昏于诸楼阁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按，前此有汉广川王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及它罪废。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两幸同泰寺舍身为奴。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陈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表请还宫。

梁武末年，都下用钱，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又除六文。时以为阳九百六之占。

太建十四年，陈后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问监者陈叔宝所嗜，对曰："嗜驴肉。"问饮酒多少，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

宋吴郡妇人韩兰英有文辞，孝武时献《中兴赋》，被赏入宫。明帝用为宫中职僚。齐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呼为韩公。

沈约《宋书·乐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晋纳后六礼之文，皆称皇帝咨，后家称粪土臣某顿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时刺史二千石拜诏书除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贵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体多疣子。及帝镇樊城，

纳之，并失所在。

元帝徐妃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

陈宣武章后，美容仪，手爪长五寸，色并红白，每有期功之服，则一爪先折。宣帝柳后，身长七尺二寸，手垂过膝。后主张贵妃，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

宋文帝即位后，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践祚，正妃生纣，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废帝号明帝为“猪王”，建安王休仁为“杀王”，山阳王休祐为“贼王”，东海王祎为“驴王”。

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宋明帝甚讳之。江谧常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

宋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贵妃墓，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有白头乌万许，集于门楼。

徐聿之为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亡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

晋纳后六礼，版长尺二寸，以应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时；厚八分，以应八节：皆真书。后家答蚊脚书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质为将军北救。太武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吴兴公主，常倮偃缚诸庭树。时天夜雪，噤冻久之。偃兄恢排阁诟主，乃免。

何涧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侧丽。歌曲即《杨叛儿》，一作《杨婆儿》。

齐高帝好水引饼，何偃尝供上焉。

东昏潘玉儿有国色。齐亡，军主田安启梁武帝，求为妇。玉儿泣曰："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既见缢，洁美如生，舆出，尉吏俱行非礼。

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至宋犹在润州苏氏家。

沈约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虱多，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

张嘉贞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此出《尚书故实》。又《宾客嘉话》作刘梦得。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唐犹在。

南唐烈祖税严。尝旱，伶人申渐高侍侧，祖曰："闻四郊乃多雨。"渐高遽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数日后访得之，在方山宝

华宫。

后主佞佛礼拜，额生疣赘，行坐手常结印。为僧寺手削厕筹，于面上试之。

韩熙载家多妓乐，后主密令顾闳中就其会客时写之，为《韩熙载夜宴图》。图中有宾客调其姬人者。《云烟过眼录》又有周文矩图此事。

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云“此夜一轮满”，至来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处无”。喜跃，半夜起撞寺钟，城人尽惊。后主擒而讯之，具道其事，得释。

南唐元宗溧水桑树中生一木人，长六寸，如僧状，右袒左跪，衣裧皆备。其色如纯漆可鉴，谓之须菩提。汉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邮樗树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树生枝如人。灵帝熹平中亦两见。

烈祖受禅，旧唐有某御厨者来金陵，于是宴设有中朝承平遗风，长食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馑、春分馑、蜜云饼、铛糟炙、珑璁馑、红头签、五色馄饨、子母馒饭。

冯权给使元宗于太子宫，元宗常曰：“我富贵之日，为尔置银靴焉。”保大中，赐权银三十斤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

南唐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锄理小圃成畦，以真珠百千余颗若种蔬状布土壤间，记颗俯拾，周而复始，以此为乐。

卢郢姊为徐铉妇。铉尝受后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当试为君抒思。”适庭下有石，千夫不得举，郢戏取弄之。有顷，索酒顿饮数升，复弄如初。忽顾笔吏，口占使书，不易一字。铉服其工。

后主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

孙忌，一名晟。口吃。初与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辞辩锋起。

后主大周后，元宗尝因其上寿，赐以烧槽琵琶。后将卒，以此并玉臂钏留别后主。后主以后生平所爱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后主为小周后于花间作亭，穷极雕镂，而狭迫仅容二人，与后同处其中。

后主时，僧尼犯淫者，有司请追还俗。后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礼佛自忏。"

沈存中曾于建康见发六朝墓，得玉臂钗，两头施，宛转可以屈伸令圆，仅于元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

王荆公乘驴入钟山，时与路傍村媪语。一日，媪以麻线数缕诒荆公曰："烦相公归与相婆。"

秦桧当国，有执政出守建康，为谄媚，每发书，必写百幅，择而用之。

三藏塔

余尝至大报恩寺，登三藏殿后阶，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处。私臆谓三藏自在长安慈恩，以何因缘复过江表？乃考晋隆安中延致鸠摩罗什施寺赐额法王，尊为三藏国师；寺名白塔，后并入报恩，疑此是三藏旧塔院，误认为唐之玄奘耳。顷检《金陵新志》云：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名白塔。于是始灼然知为唐之三藏。惜所谓塔记无从可考，《梵刹志》亦两存其说而未详。且既云石塔唐时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误。

长干塔

长干寺旧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旧塔下舍利及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屈为蠡形。始吴时有尼居此地，为小精舍，孙綝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不敢便殡，经七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苦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则不复地狱。"因此出家游行礼塔。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见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众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银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建一层塔。十六年，沙门僧尚加为三层，即梁高祖所开者也。至南唐时，废寺为营庐。久之，舍利数表见感应。祥符中，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投进，有诏复为寺，即其表见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顺初，赐金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练，满空者数日。国朝永乐中，即其地重建大报恩寺，塔高九层，纯用琉璃为之，其工丽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旧曾以问寺僧，无能详者。

长干寺金像

《实录》：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稿，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令人于光处掊视之，得金像，未有光趺，乃下车载像还。至长

干巷首，牛不肯进，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车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响。经一载，捕鱼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铜花趺浮出水上，取送县，县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投水，于底得佛光艳，交州押送台，以施像，又合会焉。历三十年，光趺始具。隋文帝徙入长安。

长干

《金陵新志》：长干是秣陵县东里巷名。江东谓山垅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庶民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束长干，并是地名。小长干在瓦官寺南，巷西头出大江，梁初起长干寺。按是时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与长干隔。而今日赛工桥西即是江水流处，其后洲渚渐生，江去长干遂远，而杨吴筑城围淮水于内，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别开今壕，而长干隔远，不相属矣。

少冶先生评李王诗

外舅少冶公尝手批《李于鳞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诗律细而调高，然似吴中新起富翁，局体止是华俊精致。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财主，家中百物具足，即陈朽间错，愈见其为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凑合一处，诗文皆然，终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无意为奇，而卒亦未尝不奇者。平日论文章之达者，独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畅快，是国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师蛟门先生，问余五城云何，仓猝对以东晋所筑，今有五城渡是。后读前志，知唐韩滉又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是有二五城矣。因悉考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筑，在长干里，俗呼为越台。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头清凉寺，西南开二门，东一门。吴石头城，大帝因旧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吴丹阳郡城，晋加筑，在长乐桥东一里，今桐树湾处。吴至六朝古都城，吴大帝所筑，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晋过江不改其旧，宋、齐、梁、陈因之。台城，一名苑城，本吴后苑城，晋成帝咸和中新宫成，名建康宫，即世所谓台城也，在青溪西东府城。晋安帝义熙十年冬，城东府，在青溪东，南临淮水。西州城，即古扬州城，晋永嘉中置，西则冶城，东则运渎，俱在今下街口西等处。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宫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乡金城，吴筑，后主宝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乡。秣陵城，在小长干巷内。建邺城，淮水北，吴冶城东。蒋州城，隋置于石城。檀城，在清风乡谢玄别墅，宋属檀道济，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垒靖安镇，唐罢金陵县，筑此城，因名，贞观七年废。东宫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宫为东宫城，在台城东门外。金陵府城，隋大业六年置。湖熟城，古县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于此，在今湖熟镇。白马城，在江宁县三十里。梁同夏县城，在上元县长乐乡。临沂城，晋侨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怀德县城，晋置，后改曰费县，在古宫城西北耆阇寺西，今鼓楼之西是其地。

凹凸画

欧逻巴国人利玛窦者，言画有凹凸之法，今世无解此者。《建康实录》言：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名凹凸寺。乃知古来西域自有此画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读书不可不博

也。

金陵南唐画手

金陵艾宣，工画花竹翎毛，孤标雅致，别是风规，败草荒榛，尤长野趣。东坡跋其画云：“宣画花竹翎毛为近岁之冠，既老，笔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复运笔矣。”升州厉昭庆，工佛像，尤长于观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乐。周文矩，能画鬼神、冕服、车器、人物，升元中命图南庄，最为精绝。江宁沙门巨然，画烟岚晚景，当时称绝。建康蔡润，善画舟船及江湖水势。曹仲元，工画佛道鬼神。竺梦松，工画人物女子、宫殿楼阁。顾德谦，工画人物。刘道士，工画佛道鬼神。此《图画见闻志》所纪，在《金陵新志摭遗》卷中。南唐又有王齐翰，工画罗汉，而志不之载。

赵母授经

宋赵定母，金陵人，多通诗书，常聚生徒数十人，张帷讲说。儒硕登门质疑，必引与之坐，开发奥义，咸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从事。训曰：“无饰虚以沽名，无事佞以奉上。处内在尽礼，居外在活民。”见石徂徕《贤惠录》。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亚也，而乃堙灭不甚著称，岂非词采不彰，不获与李易安、朱淑真辈扬芬艺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献之渊薮，自唐历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

贤。金石之章，固当不可胜记。乃今余所目见，仅吴天玺碑、重刻峄山碑、摄山江总持碑、唐高正臣书碑、祈泽寺宋绍兴碑耳。改革之际，为人焚毁。桥基柱础，何但魏经？砺角磨刀，宁唯汉寝。以不刊之遐贯，与寒烟野草共销灭于三山二水之间，固有识者之深悲，而无名公所窃笑也。臧晋叔恒言“六朝碑版，街心巨石皆是”，虽系谑言，实有斯理。暇日寻检旧志，择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为慕古者动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湛尚书门人重勒，在临淮侯园中。

秦始皇帝东游颂德碑。

秦泰山碑。

秦峄山碑。二碑在府学。

吴后主纪功三段石碑，一曰天发神谶碑，一曰天玺碑。华覈作，皇象书，《琐事》又定为苏建。今在府学尊经阁下。

摄山栖霞寺碑。梁元帝作。

钟山飞流寺碑铭。梁元帝作。

晋元帝庙碑。宋叶适撰。

开善寺碑铭。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庙碑。宋胡铨撰。

长干寺众食碑。陈徐陵撰。

维摩居士像碑。晋顾长康画，重刻在元戒坛寺。苏魏公有像记，见《金陵新志》。

瓦官寺维摩诘画像碑。唐元黄之文。

王羲之兰亭记。留守晁谦之以家本刻于绸书阁三段石后壁间。

齐海陵王墓志。宋谢朓撰并书。

栖霞寺新路记。徐陵作。

梁开善寺法师碑。萧挹书。

梁忠武王碑。徐勉造，贝义渊书。在上元县黄城村。

梁康王碑。刘孝绰文，贝义渊书。上元清风乡甘家巷。

陈景阳宫井阑刻铭。一隋开皇中分书，或云炀帝所作。一唐开元中江宁丞王震分书。一大和中篆书。

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江总持撰，京兆韦霈书。今重刻存。

大庄严寺碑。梁江总撰。

颜氏大宗碑。二碑颜真卿书。在上元金陵乡，乾道中移入府学。其碑座尚存，故地犹名颜碑冲。

颜鲁公放生池碑。

唐明征君碑。高宗御制，侍相王书高正臣书王知敬篆额。今存。

庄严寺僧旻法师碑。梁元帝作。

草堂寺约法师碑。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孙忌撰。在牛首。

蒋庄武帝庙碑。徐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元虞集文。

李太白赞宝公画像。吴道子画，李太白赞，颜真卿书，赵子昂又书《十二时歌》。

福兴寺碑。尚书许某文，张从申书。

南唐五龙堂玄元像记。徐锴文。在石城。

李顺公碑。高越书。在西门外石子冈下。

南唐追封庆王碑。在城南娄湖桥。韩熙载作，徐铉篆额。

德庆堂题榜。李后主书，宋僧昙月刻石。在清凉寺。

宝华宫碑。南唐行书入品方山。

宋仁宗飞白书。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华藏寺。

高宗孝经。晁谦之刻石郡学。

祈泽寺宋绍兴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台记。宋马光祖文并书。

南唐宋齐丘凤凰台诗。石在台上。

明道先生祠记三。宋朱熹、游九言、真德秀文，马光祖跋。

忠襄杨公祠堂记。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记。宋梅挚作。

本业寺记。南唐僧契抚作，东山任德筠书。

定林寺记。朱舜庸文，秦铸书。

道光泉记。王安国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诗。在今府学中，石已断碎。

张文潜书太白凤皇台诗。马光祖书跋，倪垕刻石台上。

苏子瞻书渔家傲词。送王胜之。在白鹭亭。

江宁府凉馆记。宋吕升卿建，元时敏记，米芾书。

金陵杂咏。黄履诗。溧水尉周沔书刻江宁府治。

子隐堂记。梅摯作。

东冶亭记。梅摯作。

高斋记。胡宿作。

二水亭记。史正志作。

新亭记。史正志作。

开善寺修志公堂石柱记。唐李顾行作。

义井记。李迪作。

太平兴国寺碑。元虞集作。

崇禧万寿寺碑。元赵世廷作。

龙翔集庆寺碑。虞集文。

围中长短句

李后主在围中犹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阑珠箔，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柳低迷。”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书耳。此出《西清诗话》。当时江南被围，自开宝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吕龟祥诣金陵，籍煜图书赴阙下，得六万余卷，其为后主与黄保仪聚焚者又不知几许也。后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词是《临江仙》调，凄婉有致。

金陵诸园记

弇州《游金陵诸园》序，谓李方叔记洛阳名园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远者有四锦衣之西园。次大而奇瑰者，则四锦衣之丽宅东园，华整者魏公之丽宅西园。次小而靓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盖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桧柏而无石，方叔记中不称有垒石为峰岭者可推已。所记诸园，凡十有六：一曰东园，记称近聚宝门稍远，园在武定桥东城下，西与教坊司邻，今废圮。二曰西园，在城南新桥西骁骑仓南，记称凤台园误，其隔弄者乃凤台园也，今再易主属桐城吴中丞。三曰凤台园，记止称凤皇台，此中旧有一巨石，为陈廷尉载去，今废为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园，本徐八公子所创，后转入魏公，在府第对门。五曰魏公西园，在赐第之右，多石而伟丽，为诸园之冠。六曰四锦衣东园，在东大功坊下。七曰万竹园，在城西隅，地大，皆种竹，今为王计部张太守许鸿胪分有之。八曰三锦衣北园，在府第东弄之东。九曰金盘李园，在卞忠贞庙西，今废圮。十曰九公子家园，在府第对门。十一曰莫愁湖园，在三山门外莫愁湖南，今圮。以上皆中山王诸邸所有也。十二曰同春园，齐王孙所创，在南门内沙窝小巷，今为他人分据。十三曰武定侯竹园，在竹桥西汉府之后。十四曰市隐园，在武定桥油坊巷，即姚元白所创者，今南半为元白孙宪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为故侍御何仲雅改名足园矣。十五曰武氏园，在南门内小巷内，记称武宪副之第非，乃宪副之叔名易者，今

数更主。十六曰王贡士杞园，在聚宝门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门北俯城壕，贡士官县令。当弇州官南都时，诸园如顾司寇之息园、武宪副之宅傍园、齐王孙似碧之乌龙潭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

古园

古园苑之在志者：华林园，本吴宫苑，晋及陈皆名华林，在台城。乐游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为北苑，后改今名。颜延之有《三月禊饮诗序》。上林苑，在鸡笼山东归善寺后，宋初筑于玄武湖北，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东七里，齐文惠太子所立。沈约《郊居赋》云："睇东巘以流目，心凄怆而不怡。昔储皇之旧苑，实博望之余基。"谢玄晖诗："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即此。娄湖苑，齐武帝筑青溪后宫作娄湖苑。青林苑，在篱门亭北。灵丘苑，齐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侧，齐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园，晋安帝元兴三年桓玄筑于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园，一名芳林园，齐高帝旧宅，在古湘宫寺前。芳乐苑，齐东昏即台城阅武堂为芳乐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场地。建兴苑，梁立于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齐文惠太子立，在台城北。南苑，宋有之，在瓦官寺东北。桂林苑，《南朝宫苑记》在落星山之阳。东篱门园，梁何点所寓，内有卞忠贞冢，即今冶城西地，一云即乌榜村。南唐北苑，徐铉有《北苑侍宴赋序》云："望蒋峤之嵚崟，祝为圣寿；泛潮沟之清浅，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园，南唐，未详其处。乌衣园，在乌衣巷之东，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马光祖新之，堂后植桂，亭曰"万玉香中，梅花弥望"，堂曰"百花头上"，其余亭馆皆佳。东园，在东冶亭侧。沈约郊园，在钟山下，约《憩郊园和约法师堂诗》云："郭外三十亩，欲以贸朝饘。繁蔬既绮布，密果亦星悬。"谢朓有《和沈祭酒行园诗》。沈庆之园，在娄湖。柳元景菜园，在秦淮南。陆静修茱萸园，在钟山。半山

园，在报宁寺，王半山诗：“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又云：“孙陵曲街，去吾园数百尺。”绣春园，宋高定子记旧社坛东。行宫养种园，在宋江宁府东城外，马光祖修。按古园苑多属官家游幸之所，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纪者也。然亦岂能如洛阳之诸园与夫金谷、午桥、平泉争盛哉！国初以稽古定制，约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于宅内穿池养鱼、伤泄地气，故其时大家鲜有为园囿者，即弇州所纪诸园，大抵皆正、嘉以来所创也。

三宜恤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当事者加意铲除，始稍有苏息之望。向有议裁寄庄户之兼并，禁质铺之罔利，与搜富户之非法者，其说固亦有见，第余尝闻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赋者不宜苛摘寄庄户，寄庄户乃无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户冒役太重，势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无立锥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户以田一亩予佃户种，必以牛与车予之，又以房居之。计一岁所入，亩之中上者可收谷二石，以其半输之田主，而佃户已得一亩之入矣。是寄庄户不惟无害于民，且有利于民，即田连阡陌，其仰给者不啻众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质铺未可议逐也，小民旦夕有缓急，上既不能赉之，其邻里乡党能助一臂力者几何人哉！当僭迫之中，随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质焉，可以立办，可以亡求人，则质铺者，穷民之管库也，可无议逐矣！”王太守元简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吴中，贫民有告富家者，必严法处之，一时刁讦四起，富户之破亡者甚众。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户依以衣食者必夥，时值水旱，劝借赈贷须此辈以济缓急，虽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为所有，然必是贫者方卖，卖于他人与卖于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恶闵不畏法者，岂必尽谋占而计取之？假令摧剥富民，富者必贫，阖百千万室而皆赤贫，岂

能长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远虑，与浮见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谂于当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举人颜芳，其朱卷已为房考抹掷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掷去，已又复杂于所取卷中。房考心讶之，因再掷于地，假寐榻上俟之，则群鼠共抱自地而置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后，询芳曰：“尔家必有阴德。不然，何以鼠为拖卷若此？”芳对曰：“不省有何阴德，第三世以来戒不畜猫耳。”余尝举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于蚁，宋公序一为桥而领取状元宰相。又莫贱于鼠，颜嗣桂三世不畜猫而芥拾举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岂不信哉！”又进而求之，状元、宰相，人世之极荣也，若何仅为南柯郡中报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报于场屋，天之于鼠子何若是重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许王二公雅量

前辈酒德之美，使人欲倾家酿者，无过石城先生。先生饮可二斗许，年至八十，与客饮，终日笑语，献酬交错，玉山乍颓，金波犹写，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与竹公。公名桥，举万历甲戌进士，饮差隃石城先生。对客以大尊置坐侧，计壶，命侍者温而进之，尽其所有而罢，而饮啖犹不辍，竟日陶然。尝至一中贵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进，公徐饮毕，酕醄策马而归。公七十时，余有诗祝之，曰：“遗风自许从先进，古道真堪式后生。胸次几曾忘坦荡，口端终不挂讥评。”皆实录也。

少冶公注杜诗

少冶先生尝批点杜律虞注，今止记其二条：“三分割据纡筹策，万里云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谓不大。自孔明视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窥足幸三峡。”注云：“窥字不妥。征字事体又太大。”后见澹园《笔乘》解前二语，正与此同。

南京太庙祀典

工部尚书丁敬宇公为余言，估修奉先殿，入殿中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为德祖，二为懿祖，三为熙祖，四为仁祖，五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六为仁孝皇后。颛祀仁孝，盖以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于南太庙。后长陵肇建，太庙立于京师，南京大内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礼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礼，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师止清明与霜降耳。京师之礼，是嘉靖时所定，旧亦与南京同。当时更制，不知何以不并行南京，不可解也。万寿圣节，百官于礼部拜贺后，吉服诣孝陵行香，京师各陵乃无此举。庚戌，余随诸公后行礼，光禄吴公达可、太常刘公曰：梧每讲求于此，以为世庙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适为高皇后忌辰，故拜贺后遂诣陵行礼。隆庆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贺寿与祀陵礼并行，似亦不可不一为厘正也。

注篆司官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举隆庆丁卯乡试。万历中，夏夜露坐大中桥宅之中庭，忽体倦，趋卧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其后，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嵬丽甚，有冕黻贵人坐于上。公庭谒之。贵人曰："呼若至无它，此中缺一注篆司官，须汝铨补耳。"公骇汗，伏地，泣而请曰："举人年幸未老，家赤贫，而子幼，若拜此命，则一家之生路断矣。希别简贤良，活此蝼蝼。"言讫，泪雨下。贵人曰："此官职殊不庳。"命左右试引至其所，令观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于前所见，而嵬丽相埒。穿堂后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鐍甚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即而所飨用也。"复引至贵人所。贵人问曰："地佳否？若竟愿居此否？"公复泣辞如前。贵人愀然，久之曰："若既坚不欲，不汝强也。"令左右纵使归。既归，而飒然如梦觉。公后数年始谒选为通山令，家颇饶，年至七十余而卒。卒时亦无它异。

葛云蒸

葛云蒸，名如龙，为应天诸生。屡试不利，谢去之，隐于凤皇台畔。初治居曰竹护斋，有竹数百竿。又建阁竹中，甚窈窕。后徙于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构架，掘地得一巨石，数人畀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为诗极力法唐人，时有佳语。沈大令生予亟称其"莺声懒出村"之句，余尝为之序。字法欧阳率更。年七十余而卒，亡子。

国子生中式额数

应天国子生中式，有谓以三十五名为额者，有谓以三十名为额，而其五名乃杂流者。历考前科试录，殊不然。两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额，定于景泰之四年乡试后，是年应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国子生中式者，仅十八人而已。天顺三年，应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监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仅十人。辛卯仅四人，而甲午骤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顾第未深考，岂时有因事为之建白者邪？自后或递增递减无恒数，至己酉仅十五人，壬子仅二十一人，乙卯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诸所称杂流者已尽禁不与登贤书矣。时诸曹六馆士亦安其常，或赢或绌，未有哗者。至丁卯以议去皿字号，明示裁抑国学之意，于是中式者仅八人，考试官谒庙之时，诸士群聚而哗之矣。疏闻，诸生颇入严谴，而额数乃定为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贡加额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后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为常则。丁卯后沿而相因不敢为之议减也。乃知天下事，因其旧，则人情相忘于无言，即少亏于额而不敢议；惟明示以裁抑，而更旧制，则一激而哄，亟救其弊，反为常额以徇之，迄今奉加额三名之恩诏，而人人犹上书以争，不肯静矣。呜呼，议天下事真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为诸生最有声。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乡试，填榜将终，不见公名。某公大言于主考曰：“我应天学中如王銮者，国士无双，何以不入彀？若无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遍搜诸卷字号，得应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怏怏甚。至二十九卷，主考与监试曰：“天明矣，不容更待。”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发，其第三十卷犹在案上，试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叹以为定命，不可强乃尔。后公贡入京部试，以其才必登第，趋赴南监，比至，八月初矣，科试已毕，司成石公试

公《彝伦堂记》，大加称赏，躬送公入场，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进士。嗟夫，某公之爱才而荐引如此！其在今日，议论多而嫌疑重，即无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开一言矣。古今之异如此哉！

李祺

李祺为驸马都尉，韩国公善长之长子也，尚临安公主。其九世孙君锡家，尚存其诰命与像。君锡但据史言祺于永乐初死于江浦而已。或言以不归顺赐死，然无明证，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鹭《建文书法拟附录》载之，曰："祺以父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独见史翼，未及入谱，不知鹭从何得之。"按史言韩公暴卒，不记其详。君锡言廷臣劾奏，上命公归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吊其门，公遽投缳而死。死后，临安公主即徙宅于聚宝门外碧峰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贵妃孙氏生前之宠，高皇帝岂不少念之，而忍听其女出于郊坰？意徙宅必出于上意无疑，而祺之被囚当必不谬。君锡又言其城外府制与赵、梅二都尉府同。此则高皇以爱女之故，终不使祺之与父骈死也。呜呼，可谓义尽而仁至也已。公主薨于永乐十九年，二子当荫指挥镇抚，未赴官。弇州《宗戚表》言韩公赐死，公主寻薨，祺以忧卒，似未详确。

建业风俗记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业风俗记》一卷，其事自冠婚丧祭以迨饮食衣服，其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于市井之猥贱，亡不有纪，大较慕正、嘉以前之厖厚，而伤后之渐以浇薄也。姑举其数则。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

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极僻陋处，多有丰厚俊伟老者，不惟忠厚朴实，且礼貌言动可观，三四十年来，虽通衢亦少见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数十群聚，阔边深网，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靸鞋，人皆肥壮，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虽极繁富市口，不过三五黧瘦之人，衣衫蓝缕，无旧时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载。噫嘻，先生所见，犹四十年前事也，今则又日异而月不同矣。石城许先生尝有述怀诗：“若使贾生当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难言哉！

蝎

南都三四十年前绝无蝎，人多白首未见之。顷年处处生此虫。余家自乙巳归自京师，每岁夏秋间必见之。形差小于京师，被螫者痛楚无异，盖疑为厢笥中携其种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邻赵光禄家亦有之。按《酉阳杂俎》，江南旧无蝎，开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蝎，俗呼主簿虫。又曰：蜗牛食蝎，以迹规之，蝎不复去，虿之螫而为蜗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体间也。又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虿。

燕子矶江中龙

严文靖公讷为翰编时，使楚藩归。舟行，过燕子矶，维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维。已而江波大涌，喷沫蔽空，一龙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荡，人皆股弁。公神色不变，与客纵目之曰："真奇观也。"龙徐徐而逝。公生平悛悛小心，今叚乃尔恬穆，人皆异之。

册库锁匙

南都册库在后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户科给事中与户部主事督理者过湖查勘，其门之锁钥，以一监生往请于内守备太监所。既开，即缴还。其钥匙以一旧黄绒索系之，传为高皇后手所制也。曾一监生偶捧过寓，其妻不知，谓绳旧，为易一新者。比缴而太监大骇惧，诘知其故，亟命索旧者系之。监生幸得亡罪。

铜仪龙

钦天山有观象台，上庋铜浑仪，四隅柱各一龙蟠绕拱之，而龙各以一铜锒铛縶之。相传前几年风雨中，一龙曾飞去，人伺而见之，遂加锁。自是不复飞矣。

卷六

梅将军

晋梅将军庙在聚宝门外雨华台东，祀晋豫章内史梅公赜也。赜尝屯营于此地，旧名东石子冈，后因公名梅岭冈，或名梅赜营。赜在豫章，以《书经》古文孔安国传奏上于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国，孔子十一世孙，悉得其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定为五十八篇。"后又亡其一篇。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宫。晋王肃注《书》，似窃见孔传者。晋皇甫谧得其书，载于《世纪》。郑冲得以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赜，赜奏上其书。亡《舜典》一篇，范宁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建武四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而献之，事亦随寝。至隋开皇中募遗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所传皆废矣。按赜之有功于《书》如此，今世人第知为梅将军，不知有传《古文尚书》事。

金白屿

金白屿山人鸾尝渡江，同舟一人无渡钱，且有饥色，金怜而为代给，且饮食之。后数年，往真州，过驿门，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问徒锒铛系驿中。金问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银十二铢，即脱械矣。"金如数与之。后二年，金于湖广江中遇盗登其舟，已胠

箧矣，忽一人从后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应曰：“是也。”其人亟从舟跃而过，执金手痛哭，告其侣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劫之？”亟裒己囊，得钱十三两、腊肉数十斤赠金。金临别，语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为绿林玷，今曷且休矣。”其人复垂涕而别。嗟乎，世有生平受人恩，临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此盗闻之，其不以为非人也与哉！

策冒同语

东桥先生常云：同乡吴公大有官参政，以弘治五年举乡试第三名，九年举会试，其两场中五策，第一第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问而三不知，君子以为深知；三问而三不答，君子以为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高等。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风气淳庞，若此者，人不以为诽。使在嘉靖中，必以是为关节矣。”

举进士复袭指挥

梅损斋名纯，字一之，驸马殷之曾孙也。举成化辛丑进士，官定远知县。方于事上，罢归，复袭其祖职为孝陵卫指挥，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赐进士中都留守之章”，所著有《续百川学海》、《性理彝训》、《损斋备忘录》。

鼠拖生姜

黄紫芝先生名谦，字㧑之，举成化壬辰科进士，授工部主事。初会试时，过书肆，有《菊坡丛话》四册，持阅之。傍一人从公借阅，

视其人貌寝甚，调之曰：“老鼠拖生姜。”讥其无用也。其人微笑，私从公从者问其姓名去，心深衔之，公初不知也。后与公同第官刑部，会公以乡人上钱粮夤缘事发，参送过法司，其人当讯鞫，遂坐公受赇，削其籍。过司日，其人大声曰：“老鼠拖生姜。”公始悟结怨之由也。时梁公厚斋怜公，夙知公精岐黄之业，因以《玉机微义》授之，俾熟玩。无何，皇太后病，诸医束手，梁公荐公于朝，一药而愈。遂授太医院院判。告归，道大行，延治者常阗门。公工诗，善书法，以性好诙谐，遂离此祸。陈太史《善谑录》常记之，往往令人绝倒。

严宾

严宾字子寅，号鹤丘，正、嘉中为府学博士弟子，以群哄点斋台史，褫革之。字法米帖，粗能诗，及画兰竹。所畜古法书名画颇多。有藤床、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枣根香几，天然为之，不烦凿削，最称奇品。精于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与之游，往来东桥、衡山诸公之门。身长面大口阔，语多排调，人以“严呆”名。尝为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谑之，大怒，欲诉于学使者，友人劝归。而所谑之文竟不与易，至今为笑柄也。

刘京兆

府尹刘公自强，中州人也，操持严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试士，南太宰尹公尝遣隶持书为童生道地，公距之。隶立堂下呫嗫不肯去，公怒，下阶拳之，落其齿。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顶名替考者，公觉发置于理。它冒籍若诈伪者，闻风敛迹遁去。送院者仅八十八人。督学耿恭简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不可废也。”

警世词余

徐子仁尝作《警世曲》，调《对玉环带清江引》，曰：“极品随朝，谁似倪宫保？万贯缠腰，谁似姚三老？富贵不坚牢，达人须自晓。兰蕙蓬蒿，到头终是草。鸾凤鸱鸮，到头终是鸟。北邙道儿人怎逃？及早寻欢乐，纵饮十万场，大唱三千套。无常到来还是少。”其一。“暮鼓晨钟，聒得咱耳聋。春燕秋鸿，看得咱眼朦。犹记做顽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难逃青镜中。休逞英雄，都归黄土中。算来不如闲打哄，枉把机关弄。跳出面糊盆，打破酸虀瓮。谁是惺惺谁蒙懂？”其二。“春去春来，朱颜容易改。花落花开，白头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访蓬莱，神仙安在哉！清闲两字钱难买，何苦深拘碍。只恁过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别无闲计策。”其三。“礼拜弥陀，也难凭信他。惧怕阎罗，也难回避他。世事枉奔波，回头方是可。口若悬河，不如牢闭着。手惯挥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聪明越快活，省了些闲灾祸。家私那用多？官职何须大？我笑别人人笑我。”其四。

海浮赠曲

冯海浮赠许石城先生曲。《一枝花》：“迹虽羁天壤间，心只在羲皇上。客常来，谈艺圃；尘不到，草玄堂。二十年衣锦还乡。居帝里，山河壮；荷皇图，气运昌。且休提，仰泰山，北斗齐名；单只看，震春雷，南宫放榜。”《梁州》：“想当时，冠群英贤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贞国士无双。老山涛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节操，更不树桃李门墙。玩一会，蜉蝣世界；笑一会，傀儡排场。起甲第，休看做许史金张，论词华，并不数卢骆王杨。有时节，千仞冈，高整云衣；有时节，七里滩，轻移雪舫；有时节，百花潭，满引霞觞。再休提你

长我长。闲刁搔，不把在心头放。圣明君，贤良相。四海升平振纪纲，醉也何妨！”《尾》：“望长江万顷掀银浪，对钟山一带排青嶂，满金陵胜迹供游赏。任乌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岁应长。”此词高华佚荡，诵之使人有天际真人想，故与先生之生平称也。

髯仙秋碧联句

黄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乐人赏之，徐子仁、陈大声二公称上客。美之曰：“今日佳会，旧词非所用也。请二公联句，即命工度诸弦索，何如？”于是子仁与大声挥翰联句，甫毕一调，即令工肄习。既成，合而奏之。至今传为胜事。子仁七十时，于快园丽藻堂开宴，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缠头皆美之诒者。大声为武弁，尝以运事至都门，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声随处雌黄，其人距不服，盖初未知大声之精于音律也。大声乃手揽其琵琶，从座上快弹唱一曲，诸子弟不觉骇伏，跪地叩头曰：“吾侪未尝闻且见也。”称之曰乐王。自后教坊子弟无人不愿请见者，归来问馈不绝于岁时。嗟乎！二公以小伎为当时所慕如此，岂所谓折杨黄苓则听然而笑者耶？顷友人陈荩卿所闻，亦工度曲，颇与二公相上下，而穷愁不称其意气，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为床头捉刀人以死，可叹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犹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四景联句

陈秋碧与徐髯仙咏《四景联句》，调曰《金索挂梧桐》。其一：“东风转岁华，院院烧灯罢。陌上清明，细雨纷纷下。天涯荡子心尽思家，只见人归不见他。合欢未久轻抛舍，追悔从前一念差。无聊

处，恹恹独坐小窗纱。见了些片片桃花，阵阵杨花，飞过秋千架。”其二：“杨花乱滚绵，蕉叶初学扇。翠盖红衣，出水莲新现。金炉一缕微袅沉烟，睡起纱□云髻偏。巫山好梦谁惊破，花外流莺柳外蝉。无聊处，千思万想对谁言。添了些旧恨眉边，新泪腮边，界破残妆面。”其三：“闲阶细雨妆，翠幕新凉透。疏柳残荷，又早中秋后。新来减尽了旧风流，无奈新愁压旧愁。碧云望断天涯路，人在天涯欲尽头。无聊处，恹恹鬼病几时休。听了些雁过南楼，人倚西楼，正是我愁时候。”其四：“银台绛蜡笼，绣幕金钩控。暖阁红炉，少个人儿共。月明才转过小房栊，不放清光照病容。无端画角声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风。无聊处，天寒水冷信难通。孤眠人正怕穷冬，又到残冬，做不就鸳鸯梦。”此词绵丽宛折，曲尽个中情景。如二公者，故词场之伯仲也。

雉山填词

邢太史雉山先生填词多不传，曾见其《咏牡丹》一调云：“（《一枝花》）雕阑百宝妆，良夜千金价。芳菲三月景，富贵五侯家。春色偏佳。赛巧笔丹青画，胜蓬莱顷刻花。护轻寒，摆列着孔雀银屏，对芳丛，掩映着鸳鸯绣榻。（《梁州》）红烂熳琼枝低簇，碧玲珑玉叶交加。更有那妖娆万种天生下，恰便似蓝桥仙侣，金屋娇娃。湘裙拖翠，蜀锦翻霞。试新妆脂粉轻搽，吐余芬兰麝争夸。喜孜孜，相逢着群玉山头；颤巍巍，款步着瑶台月下；娇滴滴，半笼着翡翠窗纱。仙葩焕发，端的是天香国色非虚假。你看那玉楼人，金勒马，一日笙歌十万家，江左繁华。（《尾》）从今后，删抹了芭蕉夜雨灯前话，回避了桃李春风墙外花。早不觉春归又初夏。我这里高高的烧着绛蜡，满满的斟着玉斝，一般儿倚翠偎红受用煞。”此词音节谐畅，词意艳美，真作家也。

孙夏工诗

孙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铁色，一足偏跛。于书无所不通，与金陵夏煜皆有诗名。时与煜饮酒赋诗角胜，得一隽语，辄捶案大哗，声撼四邻。每下笔，累纸可尽。由此惊动江东。炎后官总制，处州苗将之叛，死之。煜字允中，尝与杨宪等言于太祖曰："李善长无宰相材。"煜后为佥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广，投于江。二公负诗名，挟意气，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肃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讳与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阙而不书，盖公之所关者大也。临文悚然。"按公弟阜，于公之孙婿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亦仁和人，与于公同乡。按此可为作文避讳者增一事例。

夏大理断狱

慈溪夏公名时正，弘治中为南大理卿。刑部狱囚有欲乱其子妇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拟流罪以闻，报可。时议有谓事干伦理十恶，不可以未成贷死。复引经据律奏辩数千言，大要谓春秋无将，将则必诛，今律劫囚者斩，不须得囚，此则不分成未成也。若谓事干伦理，无甚于谋杀祖父母、父母，今律犹已行已杀为差。内乱固十恶之一，其已成者，妇行已为所污，伦理已为所渎，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妇行尚未亏，伦理犹未坏，故罪止于流，不忍加之死。此圣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乐、宣德间，其未成者犹多谪戍，今安

得一切论死乎？章下刑部，尚书陆公瑜覆奏，谓当拟以死罪，开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谪戍边，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寺志》十卷。

康状元祖墓

国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时为刑部侍郎。侍郎三子，长曰爵。侍郎既死，昭皇帝以旧辅导功，赠工部尚书。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宁县新亭南，乃浒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镛，官平阳府知事，实从公生长南中云。坟今邻永泰寺，后浒西《赠沈侍御越西巡北还诗》曰："新亭有先垅，瞻省愧予生。每遇江东客，曷胜渭北情。"

五堰

伍余福《三吴水利论》论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皆入芜湖，以五堰为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阳县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杨行密者作此以为拖舸馈粮之计。而苏轼奏议，称五堰所以节前项诸水，其后贩卖簰木以入东西二浙者，又以五堰为阻，遂废去，而东西二坝列焉。于是前项诸水多入荆溪，间有入芜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东南之势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阳八十里。宋进士单锷亦尝言之，九阳江正溧阳之所谓颍阳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为濑渚，昔子胥避楚，乞食于女，后投金以报。有李太白碑在焉。

供用船只旧例

嘉靖间，进贡船只，一则司礼监，曰神帛、笔料。二则守备尚膳监，曰鲜梅、枇杷、杨梅、鲜笋、鲥鱼。三则守备不用冰者，曰橄榄、鲜茶、木犀、榴、柿、橘。四则尚膳监不用冰者，曰天鹅、腌菜、笋、蜜樱、苏糕、鹚鹈。五则司苑局，曰荸荠、芋、姜、藕、果。六则内府供用库，曰香稻、苗姜。七则御马监，曰苜蓿，后加以龙衣板方等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数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旧规也，今则滥驾者不减千计矣。此在当时已然，今日又当何如哉！

粮船帮次

嘉靖间，天下十总，每年过淮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只。其一则南京总，曰旗手卫、羽林左卫、金吾前卫、府军左卫、沈阳卫、应天卫以及兴武卫，共十三卫。其二则中都留守总，曰凤阳卫、怀远卫、留守中卫、长淮卫以及颍上所，共十二卫。其三则南京总，曰留守左卫、虎贲右卫、锦衣卫、鹰扬卫以及虎贲左卫，共十九卫。其四则浙江总，曰杭州前卫、绍兴卫、宁波卫、处州卫、台州卫以及海宁所，共十三卫。其五则江北直隶总，曰淮安卫、大河卫、徐州卫以及归德卫，共八卫。其六则江南直隶总，曰镇江、苏州、太仓、镇海等十一卫。其七则江北直隶总，曰扬州、通州、泰州、盐城、高邮等十卫。其八则江西总，曰南昌、袁州、赣州、安福等十二卫。其九则湖广总，曰武昌、岳州、黄州、蕲州、荆州等十二卫。其十则遮洋总，曰水军、龙江、广洋等十三卫。迄今则有十三总，事体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庄，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长公主，为驸马都尉，拜栾城侯，北征，没于王事。敬中年七岁，袭父爵。成祖朝

公主纳其诰券，敬中年已长，尚未知书，或有劝之学者，乃从刘原博游。襟度洒落，刻意辞翰，有所作，人争传之。年七十九，发不白，齿不摇，步履如四五十许人，一日无疾而逝。

徐居云

徐居云，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孙也。嘉靖中，与顾公璘、璘弟瑮、陈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宠、黄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汸、汸弟涍为词翰友，赋诗唱和。所著有《居云集》吴行、浙行二稿，又著《隐》若干卷。皇甫司勋参定，蔡中丞、谢司直所芟定者，为之序。既卒，又为之墓铭，词甚凄折。

谢小娥

谢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历阳段居贞。父畜巨产，隐商贾间，与居贞同舟贸迁江湖间。小娥年十四，寓舟中。亡何，湖盗掠舟货，杀父及夫，两家兄弟童仆数十人悉葬鱼腹。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救之，经夕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净悟。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问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陇西李公佐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泊建业，登瓦宫寺阁。僧齐物者与公佐善，语曰："有蹙妇名小娥者，频至寺中，示我隐语十二字，某不能辨。"书示公佐。公佐凭槛凝思，倏然了悟，趣小娥至。小娥呜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申兰，杀汝夫申春。何也，车中猴，车字去上下画，申字也。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

穿田过，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恸哭，书“申兰、申春”四字绾衣中，誓将访贼复仇，因问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男子服，佣江湖间。岁余转至浔阳，见户上书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阳顺之，给侍兰左右甚勤。兰大信爱之，凡金帛出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岁余，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尝入其室，睹父之遗赀尽在，辄时时私抆血泣。而申春与兰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还密。每出门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兰与春会群盗酣饮，寻盗去，春醉卧内室，兰露寝于庭。小娥乃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获赃货直千万。贼党数十人，小娥默识其姓名，悉擒之。浔阳太守张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复仇毕，归本里。里中豪族争求聘。小娥誓不二夫，祝发披褐，访道牛头山，师主大士尼将律师。十三年四月，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其年夏，公佐归长安，道泗溪，过善义寺，谒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获报仇雪冤，公也。”悲泣顿首。公佐初不之识，小娥因泣诉杀二申状。公佐叹息，为之传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夸之戒

金陵张允怀，以写梅游于苏、杭。其为人好修饰，虽行装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风静，舣舟金山之浒，出金银器饮酒，将醉，吹洞箫自娱。为盗所窥，夜深被歼，尽取其酒器以去。视之，则皆铜而涂金银者也。此可为好夸之戒。王锜《寓圃杂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迁学士

景泰中，选内侍之秀异者四五人进学于文华殿之侧室。倪文僖公谦与吕文懿公原实教之。上时自临视，命二人讲，倪讲《国风》，吕讲《尧典》。讲罢，问二人何官，倪时以左中允兼侍读，吕以右中允兼侍讲。又问几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视之，乃命二人以侍讲学士兼中允。上既临幸，二人因改坐于旁。他日上至，讶之。二人对："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当。"上曰："如是乎？"其后至馆中，惟立谈，或东西行，不复坐云。后天顺三年，倪公以光学主顺天试，有门生不中式，为所讦陷，谪戍，后复起官礼部尚书。

宰相街

建昌伪平章王溥全城来降，自备军食，不支官粮。太祖于聚宝门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楼，号其街曰宰相街。后溥为事，毁之。

立院

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专令礼房吏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夜半忽遗火，延烧脱欢大夫衙，系寄收一应赃物在内。太祖大怒，库官入院内，男子妇人处以重罪，复移于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彼时良贱之分如此，今澜倒尽

矣。

君子舍人二卫

太祖于国初立君子、舍人二卫为心腹，选文官子侄居君子卫，武官子侄居舍人卫，以宣使李谦安子中领之。昼则侍从，夜则直宿更番。按即此勋卫之所由始也，后不复用文官子侄矣。

平话

太祖令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又尝使人察听将官家，有女僧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于水。以上二事皆刘辰《国初事迹》所记。

南都人物

叶文庄《水东日记》云：南都数年前人物，勋旧之贤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黄公，学行老成如都御史吴公，得大臣体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陈公、尚书黄公，词藻艳发如少卿杨公，志勤修纂如学士周公，皆有足称。他如祭酒陈公之教条规矩，终始不渝；尚书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贪敦薄，要皆无愧士论。噫！如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庄之言如此，可以想见成、弘间南都宦籍之盛。

鸦朝

献皇帝之国也，舟泊龙江关，乌鸦以万数集江柳，向舟鸣噪，李空同以为世宗中兴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钟鼓鸣，则乌鸦以万数集于龙楼，正德间不复见矣。自先大夫登朝，与余忝窃班行中，见每日黎明时群鸦盘旋飞绕五凤楼，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谓鸦朝也。"堪舆家又有所谓鸟朝、牛朝、鱼朝之说。

杜叔循

杜环字叔循，庐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其母张年六十余，哭九江城下，无所归。安庆守谭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诣谭，谢不纳。母大困。因念允恭尝仕金陵，亲戚交友或有存者，复从人至金陵，问一二人亡存者。因访一元家所在，问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对，惟子环存，其家直鹭洲坊，中门内有双橘可辨识。母服破衣，雨行至环家。环方对客坐，见母大惊，颇若尝见其面者，因问曰："母非常夫人邪？何为而至于此？"母泣告以故。环亦泣扶就坐拜之，复呼妻子出拜。妻马氏解衣更母湿衣，奉糜食母，抱衾寝母。母问其平生所亲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环知故人无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为母访之。即无人事母，环虽贫，独不能奉母乎？"时兵后岁饥，母见环家贫，雨止，坚欲出问它故人。环令媵女从其行。至暮，果无所遇而返。环市布帛，令妻为制衣衾。自环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惬意，辄诟怒。环私诫其家人，顺其所为，毋以困故轻之。母有疾，环躬为煮药，进匕箸，不敢大声语。越十年，环为太常赞礼郎，奉诏祠会稽还，道嘉兴，逢其子伯章，泣谓之曰："太夫人在环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见。"伯章无所问，第曰："吾亦知之，第道远不能至

耳。”环归半年，伯章来。是日环初度，母见少子，相持大哭。环家人以为不祥，止之。环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见母老，恐不能行，绐以它事辞去，不复顾。环奉母弥谨，然母愈念伯章，疾顿加。后三年，遂卒。将死，举手向环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愿杜君生子孙咸如杜君。”言终而瞑。环具棺椁敛殡之，买地城南钟家山葬之，岁时常祭其墓。环后为晋王府录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为之传。万历中，焦太史请祠于学官之乡贤祠。

尤六十

国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岁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负万斤。途人或不识，误与竞，六十不怒，更好谓：“若且来，吾与若语。”遂持其襟袖，捽至廊檐下，以一手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压柱下，人始知而恳之，乃举柱出衣。其力有时发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树拔之，连仆数株，力稍稍杀矣。长日不出，则取径寸大麻绳十许丈，以指掐之，寸寸断，以是为嬉娱。以勇名远近，而卒不出，无所为。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竞，悛悛众人中，俯首徐步，若无儋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樯

《野记》言：太祖初渡江，御舟濒危，得一樯以免。令树此樯于一舟而祭之，遂为常制。今在京城清凉门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岁祀，给一兵世守之。万历乙亥秋，余从先大夫登舟北上，犹见此竿，高仅可丈五六尺，一木栅围之，植地上。后不复见矣。

南内藏书

前代藏书之富，无逾本朝。永乐辛丑，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内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时修撰陈循如数取进，得一百柜，督舟一艘，载以入京。至正统己巳，南内大灾，文渊阁所藏之书，悉为灰烬矣。

番僧

《青溪暇笔》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来，貌若四十余，通中国语，自言六十岁矣，不御饮食，日啖枣果数枚而已。所坐一龛，仅容其身。如欲入定，则命人锁其龛门，加纸密糊封之。或经月余，謦咳之声亦绝，人以为化去矣，潜听之，但闻掐念珠历历。有叩其术者，则劝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无用也。"在雨花台南回回寺中。

利玛窦

利玛窦，西洋欧逻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

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折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戌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所制器有自鸣钟，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簧，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它具多此类。利玛窦后入京，进所制钟及摩尼宝石于朝，上命官给馆舍而禄之。其人所著有《天主实义》及《十论》，多新警，而独于天文算法为尤精。郑夹漈《艺文略》载有婆罗门算法者，疑是此术，士大夫颇有传而习之者。后其徒罗儒望者来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玛窦，而所挟器画之类亦相埒。常留客饭，出蜜食数种，所供饭类沙谷米，洁白逾珂雪，中国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庙

正统时，南奉天殿灾而后北都定。嘉靖时，南太庙灾而后九庙成。

载酒亭

载酒亭，顾东桥先生息园中亭子名也。三字篆书，乃赵松雪门人桐江俞和号紫芝樵者笔。解学士大绅尝推俞有能书名，此篆端劲古朴，无俗态。东桥先生既以扁其亭矣，且索图于姑胥谢时臣成卷，画亭中人长者面几坐，耸身若谈，前坐者磬恭若请益状，几列觞缶，路下舣虚舟，笔意祖吴兴公。见吴鼎《记载酒亭卷》。

绎山记

景伯时太史游绎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记文不数百言，而宛然如觏。曰：“未至邹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见土木。玲珑嵌空，紫翠涌郁。维兹山之石不相连属，方圆平欹，各各异象。其高大者数十丈，小者亦数丈，如屋覆，如偃盖，如走丸，如斧劈，如抵璧，如累棋，如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戏，如掷。其大可讶者，绝顶一丸，高数十丈，欹置平石，下临不测，有可转而不转之势，或曰神戏为之，理或然也。”此一段文，可谓文中有画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陈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阳之下拜也。尝过北门桥访上舍嘉定李生，见其几上英石郁然森秀，先生数目属之。李生曰：“公得毋爱此石乎？当畀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见诒，何待送？”即命皂隶以手巾络之，系于轿杠，乘而归。又爱徐公子凤台园大石，善价购之，欲归而置于沔阳之玉沙园。数百人绁而登舟，嚾哗动闾巷。比舟至大江马当山下，风涛汹涌，竟簸入江，百计取之，迄不能出。未几，先生以省臣论归，将行，余送于舟次，先生意颇怏怏。余解之曰：“据所云云，古人以为佳话。即不然，亦风流罪过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别。

谑语

陆仲《记谑语文》云：优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每从席上令季为谑，语多不能悉记，录其四事。一曰：昔有病伛者，自

以为丑也，日购医于市曰：“谁能直我者，予千金。”或绐之曰：“我实能直汝。”伛喜，问其方，曰：“蠡尔背，断尔筋，束版而夹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于生。”曰：“吾与其直尔，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儿与其妻冬夜倮而卧，区而不能燠也。起突富人之虩宇，得敝籧篨覆而甘寝焉。顷之，风作，警而寤，出一指探籧篨外，遽缩而入，蹴谓其妻曰：“吾与尔飨福，恶知外寒犹尔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攫于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见其子，呼谓之曰：“刺则刺，毋刺伤其皮。”既而虎死，翁得生。其子问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坏斯减贾，汝蔑所获矣。吾为是惧而亟汝语也。”四曰：南人有学琴十年而极其趣者，自以天下无愈己，挟琴而上都邑，次舍于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箜篌、琵琶、筝、篥属也，见南人至，喜，群聚而求听焉。南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礼而问之，对曰：“昔者吾父病介挛而死，今见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于地而叹曰：“嗟哉！知音之寡也。”盖自是不复鼓琴。

弇州评诗

弇州《明诗评》于孙左司炎曰：“左司侠气鸷发，辨辞虹矫，疆圉之寄，援分以没。今作歌诗十不一二存者，然颇跌宕雄逸。青凤吉光之裘，片语千金，藏龙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汤参将胤绩曰：“胤绩雄才盖世，与刘生御医溥，字原济。雁行，气所压政犹小巫见大巫耳。”王太仆韦云：“太仆宛曲秾鲜，颇类温、李，风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犹憎其肉；靓妆妖婢，见人更羞举止。斯为所短，颇号难药。”刘司空麟曰：“司空朗爽登朝，荣跻八座，急流勇退，用谐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难老。其诗如痴女儿能织鸳鸯，谓未艺绝，更绣凤皇，并无此鸟，可发一笑。”顾尚书璘曰：“尚书器并瑚琏，材悬绮绣，束发班行，遂屈群公

之左。珥管江表，首驰三杰之目。如春园尽花，蘼迈错杂。又如过雨残荷，虽复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评也。其后评又曰：“汤公让如淮阳少年，斗健作啖人状；王钦珮如小女儿，带花学作软丽；顾华玉如春原尽花，菴靡不少；刘元瑞如闽人，强作齐语多不辨；陈羽伯如东市倡，慕青楼价，微傅粉泽，强工颦笑。”语涉太苛。噫！千载而下，其当自有定论。

蟾

内兄王孝廉肖徵尝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宫，行至九曲街，见一丐者卧地上，饭箩中盛一大虾蟆三足者。当时惘惘，行数十步，始忆三足虾蟆乃蟾也，大惊诧。亟回觅之，则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乡书。

雅游篇

余幼峰先生以平生所游览金陵诸名胜二十处，各著诗纪之，曰钟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矶、曰灵谷寺、曰凤皇台、曰桃叶渡、曰雨花台、曰方山、曰落星冈、曰献花岩、曰莫愁湖、曰清凉寺、曰虎洞、曰长干里、曰东山、曰冶城、曰栖霞寺、曰青溪、曰达磨洞，因约焦澹园、朱兰嵎二太史与余起元同赋，都为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属余师叶阁学为之序。一时以为胜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贡士家有陈中丞《人物志》抄本，余从其子敏耕伯年文学

得之。仲交手题其首简云："陈中丞为此书，历有岁时脱稿，没后归罗太守。余妻姑丈司马宪副屡借之不得，最后于陈中丞子求得草本，录之。余又借司马家本录二册寄玉泉师于豫章，昨玉泉师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复借录本抄之以藏于家。于以见里中故物，恐仓卒中难得尔。何时有力正其讹误，并金陵世纪刊之，以传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题于鹪息馆中。时寒雨弥旬，落叶堆阶上，自以研承檐溜书之。云浦居士盛时泰仲交甫。"据此，去今万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书在乙未、丙申间，亦二十余年。伯年下世，又复屡易岁华矣。此志恐世鲜传本，偶检笥得之，于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笔之。

赤松山农

金元玉尝游浙之赤松山，爱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农自号。居常遐视清啸，人莫能窥。至其处己接物，高简粹白，王公贵人雅相倾慕，非先施未尝一登其门。太宰青溪倪公参赞南京时，尝拟荐于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农之标韵如此，盖亦高士，王子新作诗嘲之，有"内桥写铭旌"之语，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肃公虽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尝不优。为浙江方伯，执法不挠。时巡按御史某公某，某处人也，公以伉直不为加礼。某公疑公易己，积不能平，乃摭公十恶奏之。铨曹廉其非实，量移公云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为介，曰："御史言是邪，谴死无恨；无然，自有公论在矣。"居恒尝曰："犯而不校，某敢当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虚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为都御史，里居，尝用乡夫肩小舆行

道中。一御史前驺呵之，峻不避，御史遣问之，公答曰：“乡官。”又问：“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舆造其庭请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骢马行，人人敛手避，小舆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问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后主宫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后主所制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尝一歌，坐人皆泣。钱易为《嵇康曲舞词》曰：“薛九三十侍中郎，兰香花态生春堂。龙蟠王气变秋雾，淮声与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湿雾腹，与君试舞当时曲。玉树遗词莫重听，黄尘染鬓无前绿。”

蒋康之

涵虚子《太和正音谱》载知音善歌之士。蒋康之，金陵人，其音属宫，如玉磬之击明堂，温润可爱。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将半，江风吞波，山月衔岫，四无人语，水声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词，湖上之民莫不拥衾而听，推窗出户，见听者杂□于岸。少焉，满江如有长叹之声。自此声誉愈远矣。

都城门

六朝旧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杨吴时改筑，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里，近南聚宝山。皇明定都，大建城阙，城之域惟南门、大西、水西三门因旧，更名聚宝、石城、三山。自旧东门处截濠为城，开拓

八里，增建南门二，曰通济、曰正阳。自正阳而北建东门，一曰朝阳。自钟山之麓围绕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门，曰太平。又西据覆舟、鸡鸣山，缘湖水以北至直渎山而西八里，建北门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师子山于内，雉堞东西相向，建门二，曰钟阜、仪凤。自仪凤迤逦而南，建定淮、清凉二门以接旧西门，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门

西北据山带江，东南阻山控野，辟十有六门。东南北六，曰姚坊、仙鹤、麒麟、沧波、高桥、上方。西南六，曰夹冈、双桥、凤台、驯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东。北三，曰佛宁、上元、观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图志》所载也。今俗云“里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栅栏门二，一在仪凤门西，一在江东门北，共十八门。

十四楼

国初，市之楼有十六，盖所以处官妓也。而《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门桥东北。北市、乾道桥东北。鸣鹤、西关中街北。醉仙、西关中街南。轻烟、西关南街。澹粉、与轻烟楼对。翠柳、西关北街。梅妍、与翠柳楼对。讴歌、鼓腹、石城门外。二楼相对。来宾、聚宝门外之西。重译、聚宝门外之东。集贤、瓦屑埧西。乐民。集贤楼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时进士。博学知天文，曾掌钦天监。有集句咏十六楼，中有清江、石城二楼。晏振之永乐中《金陵春夕诗》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楼”，则知相沿已久。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

诸桥

城内桥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镇淮，南门内。曰饮虹，俗名新桥。曰上浮，曰下浮。跨国朝之御河者，曰青龙，在东长安门外。曰白虎，在西长安门外。曰会同，会同馆前。曰乌蛮，曰柏川。此水自朝阳门外钟山南流穿城为铜窦而出。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即古白下。曰复成，曰玄津，曰北门。跨运渎者，曰斗门，曰乾道，曰笪桥，曰武卫，笪桥西。曰景定。笪桥东。今名羊市桥。跨古官城河者，南曰内桥、曰东虹、上元县东。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莲花。跨青溪者，曰淮清，曰升平，曰竹桥。跨今城濠者，曰正阳，曰通济，曰聚宝，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诸水者，曰赛工，在驯象门外。曰江东，在江东门外。曰上方，在上方门里。曰中和，在通济门外。曰下方，三俱跨淮水。曰来宾，在小市口东。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跨涧，即蘼芜涧。曰重译。在西天寺东古乌衣巷。

府治县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庆路徙治古锦绣坊大军库地，即今治也。

上元县，唐始置于永寿宫东，徙凤台山西。宋徙白下桥。国朝在府治东北升平桥西。

江宁县，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宁镇。南唐迁北门清化坊。元徙城外之越台侧。国初徙集庆路治，即今治也。县无大门，前临街有二亭子，俗谓其地势为牛形。万历中，肤施杨令来，谓二门前通衢不便，于街侧建一屏墙。甫毕役，病头痛不可忍，人以俗记语之，亟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润十二能赋诗，以乡贡授兵部司务，擢南安知府。政暇弹琴写画赋诗，以子侍郎绅贵，乞休。家居，手制床几十事，号洞天十友，风神如仙。寿九十，赋诗一章而逝。

平生万首

沈公钟，字仲律，上元人也。举天顺庚辰进士，官副宪致仕。日赋诗，平生万首。文字之外，世事无所闻。公后以子宝迎养江夏，年八十余而卒。有《休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镛，举成化己丑进士，官兴化守，致仕。性嗜文学，耽诗，尤爱佳山水，多宿山寺。盖清逸之士也。公有《石厓集》，今亦不甚传。

祝唐二赋

祝枝山作《观云赋》，手书以赠东桥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而展玩，甚相夸诩。枝山又尝为黄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赋》倾动一时。而何柘湖皆不以为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风流佳话，不必绳以礼法也。东桥先生又称唐六如《广志赋》，口常诵之。柘湖言，唐赋托意既高，遣辞甚古，而唐集不之载。唐才情绝胜，失

意后所作，多凄咽感叹之旨，往往使人歔欷欲绝，真一代之异才也。诗赋胜于枝山，而画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与祝之字并雄，可以上掩前古。

东桥先生论诗

东桥先生喜谈诗，尝曰，李空同言："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过言也。夫规矩方圆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规矩中耳，若必要学杜，只是学某匠，何得就以子美为规矩邪？何大复所谓"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尝语人曰，何大复之诗，虽则稍俊，终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赠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数游狭邪，其所填南北词皆入律。衡山题一画寄之，后曰："乐府新传桃叶句，彩毫遍写薛涛笺。老我别来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盖其人诚足重也。公家多藏书，海内志书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园池中捕鱼，挟以北行，至与上同卧起，赐飞鱼服。然杂在佞幸中，公非所志，竟谢归。又二十余年，年八十余而卒。

天神图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画天神一幅，人长一尺许，七八人攒在一处，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雳砧者，状貌皆奇古，略无所谓秀媚之态，盖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则悬之中堂，

每诧客曰：“此杜柽居《辋川图》也。”

松坞高士图

王子新作《松坞高士图》以赠东桥先生，大设色，规摹赵集贤。大山头下有长松数株，一人趺坐其下，神检出尘表。何柘湖言其无画家溪径，疏秀可爱，盖其风韵骨力出于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画墨梅一枝，花瓣用淡墨为之，精雅明秀，姿态横生。后小楷书一绝句：“西园春风暖复回，妖桃浓杏一时开。山禽对我关关语，野叟看花故故来。”字法智永，而遒劲过之。今其画不可多得矣。

卷七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为南右都御史，风猷肃然。与李敏肃公管察事，秉公持正，即权贵关白略不少徇，留都清议因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门内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极壮丽，惮公清严，闻其来，尽撤厅事所陈什物，索旧敝椅数张待之。人谓有杨绾令人减骀彻乐之风。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拥舆左右聚观之，妇人童孺咸欢呼鼓舞，即司马温公之入汴，不是过也。其初来莅任，止携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犹不知。尝病，延医入视，室中所御衾帱皆白布，萧然不啻如寒生。后薨于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给事中怂恿，一督学御史以柱后惠文弹之。嗟乎，坐乌台中呵佛骂祖者，岂独一张商英哉！

东桥先生友谊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韦，与东桥先生友，视子新犹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笞庄户，邂逅致死。子新惧，夜携其妻叩先生之门，告曰："吾遘人命事，将远遁，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尔，我为若解之。"秉独作书数函，亟遣人投于当事者。比天明，已得从轻发落矣。公爱子新之才，厅事书室中屏幛，必子新之诗与字。或问公："何偏爱子新乃尔？"先生曰："不然。子新诗才实高，其书真度越

流辈耳。”盖欲为之延誉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辄命以其润笔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狭邪游，得即费诸倡家，赤贫如故。先生虽知之，终弗倦也。余内舅少冶王公为先生门下士，亲为余言如此。

子新字

东桥先生寄子新《过秦楼》词云：“虎卧天门，龙腾凤阁，书法王家原妙。画烂衣襟，磨干池水，透得旧来关窍。更狂僧醉圣，探奇掇隽，从横颠倒。爱青年方盛，高名欻起，万人称好。叹拙手勉强挑戈，依稀拨镫，那识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携《洛赋》，子细从君论讨。只恐挥毫迟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买纸如山，倩渠长扫。”又跋其所书《兰亭卷》云：“吾国王子新，英年遒起，遂擅海内书名。或者议其真书稍肥，余谓庄重沉着，脱去佻巧，独得钟、王遗法，赏爱为极。”其为之标誉如此。

曾大父释盗

曾大父方竹府君，尝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见树上栖一人，呵问之。其人惧而坠地，匍匐不敢起。府君俯视之，邻家子也，慰抚之曰：“尔虽贫，奈何为此？尔第归，质明来，当有以济尔。”翊日，密与其人钱粟去，终不为人言。后病易箦时，呼先大父与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饥寒迫身，斯为所不可为者有矣，如吾所遇邻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征其姓名，卒不答，曰：“尔辈第臆为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与王辟之《渑水燕谈》曹州于令仪事正同。

天上见龙

沈颐贞先生，名九思，举嘉靖癸卯乡试。上公车日，其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门桥唱经楼口，见空中有龙夭矫而行，头角鳞鬣，分明毕见。惧而潜于道傍屋檐下，须其过乃出。时以为瑞。已而颐贞卒于京邸，龙乃咎征。曾见占候书李卫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属，多不吉。"此非其类耶？

马文璧竹枝词

杨廉夫《西湖竹枝词》一卷，所载名士甚多。中载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节，诗工古歌行，尤工诸画，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词》曰："湖头女儿二十多，春山雨点明秋波。自从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颇见婉丽。此亦金陵词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余，举嘉靖丙辰进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罢归。优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诗文书法自娱。所著有《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溪刻，而清真恬淡，类其为人。诗亦与文埒。字结构师欧阳询，劲媚遒隽。家富而工赏鉴，所储古画、鼎彝之类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独绝，一代之伟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与先生同补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赏誉。尝为诗赠余以贡赴试阙下，今犹藏之笥中。

画品补遗

《金陵琐事》载国朝金陵画品备矣，然尚有数人焉。宋臣，字子忠，号二水，善画山水人物，远宗马远、李唐，近效戴进、吴伟，极妙临摹，元宋名笔，皆能乱真。载《图绘宝鉴》。又有朱希文者，善画梅花，与林旭同时。见陈中丞镐《金陵人物志》。陈别驾钢，号迟宜子，善画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画，所作蕃马峭劲如生。万历中，王元耀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画，从文氏父子入门，后学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鉴画亦有独见。旧院妓马守真号湘兰，工画兰，清逸有致，名闻海外，暹罗国使者亦知购其画扇藏之。

梦征

先大夫万历甲戌赴试，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梦一人手持数钱祷于神曰："六个钱作状元。"觉而意之，必己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状元也。已中会试第四十名，而孙公继皋第三十三名为鼎元，相去恰六人。其巧合如此。

水异

万历戊申夏，大雨骈作，江水泛滥，从来所未有也。张韫甫为余言：鼓楼旁有园丁，以箬篷苫靛缸，一日偶揭视之，见靛上有一龙蟠曲之迹，鳞甲爪鬣纤悉毕具。又江上有渔人遥望水面，一苇席浮至，近视之，上有小儿坐木车中，生可数月耳，苇席下群蛇蜿蜒蟠结负之。渔人遂收此儿育为己子。

崔老数学

嘉隆中，老学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亲也。善起观梅数，多奇中。焦镜川大尹当岁考时问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则第二人，如出某日则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询之，则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后方置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闱后往扣之，甫入门，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为科第事来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数矣，必中无疑，第名次在榜后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挟何术也。

铁塔寺

铁塔寺，刘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觉寺也。王荆公尝于寺西作书院，有轩名箨龙。法堂西小室为宋高宗元懿太子旉攒宫。《金陵志》称，建炎三年三月苗、刘兵变，四月高宗复位，幸江宁府驻神霄宫，改江宁为建康府。六月，立旉为太子。偶宫人持金炉误坠于地，太子得惊疾，遂不起。高宗立斩宫人。权厝于寺。按此所纪甚详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刘后村诗：“细认苔间字，方知铸塔时。不因兵废坏，似有物扶持。古殿人开少，深窗日上迟。僧言明受事，相对各攒眉。”盖野史载张魏公因苗、刘伪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瘗之。高宗晚年无子，深以为憾，有“宁死不用张浚”之语。夫史明载高宗反正一月后方册明受为太子矣，立而又何为杀之？且兵变在临安，非建康也。乘舆反正，册立东朝，太子稚幼无知，魏公何忍为此？罗景纶《鹤林玉露》载之甚具。信乎其为齐东野人之语矣。

永庆寺

永庆寺有砖塔五级，相传为梁永庆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载，元人《金陵新志》第载永庆禅院耳，而于纪乌龙潭下注云："在永庆寺前。"其专名之为寺，不知自何时。《梵刹志》云："国初徐都督增寿重建请赐额。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旧广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仓，东至北门桥。"又云："仓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谢公墩，正在冶城北，为李太白所咏处。"

书品补遗

《琐事》载金陵前辈书法，亦有遗者。国初，刘中翰理、子素、孙良，三世能书，皆官中书舍人。罗参议麟明敏善书。刘千户苍能为赵松雪书。沈休斋钟书遒劲，盈尺竟壁无倾斜。朱参议贞幼工楷法，晚变为行，益妙。陈自菴钦字工，人多珍爱之。黄珍书学徐九峰，能乱真。陈别驾钢号迟宜子，书法褚河南，所摹《兰亭》，奕奕有致，又尝书小诗于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背而为册，至今犹存。王太守可大行书法赵松雪，大数寸者尤佳，余有所书陶诗一幅，风神遒劲，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见也。朱太守音行书师铁门限，圆媚流丽，翩翩动人。李明府登行书学《圣教序》，结构不失，小篆学《峄山碑》，于钟鼎文尤妙，说者以为丰南禺之后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于人，自卢苑马璧、黄吏部甲、杨太学希淳外，如王佥宪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铭文尤为奇伟。许奉常谷亦自草行述。至刘清惠公又预求王公廷相作墓铭，此公惯作此出尘外事也。

吴公择婿

周约庵尚书，父卫军也，家于交石吴尚书之侧，开小酒肆。尚书十许岁时赴塾师，常过吴交石尚书门，吴公目而器之，因许妻以女。一日，召其饮，坐上果有藕、杏，吴公出对句云："缘荷方得藕。"周公应声云："有杏不须梅。"坐客尽惊。吴公常语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后当胜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二则

丁仲衡璿，有长厚名，举永乐甲申进士，官至都御史。为主事时，御史张政过其门，适逻者来报，闻公失彘，今获盗者，需公认。公曰："吾家未尝失也。"辞不往。政问故，公曰："时禁，盗彘者死。宁亡吾彘，不忍其死也。"张叹曰："公仁人也。"因荐起为御史。

仲衡为御史，巡陕右。时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骂，臬司皆不平，谓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诣公谢罪。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进士为考试官

陶希文举正统丙辰进士，以亲老耳疾，遂辞归不仕，然尝应天顺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乡试。于时士大夫不拘见任、家居者，皆得为考试官。皇甫录《皇明纪略》云：杨少卿以服阕主浙江乡试，阳明先生为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为山东聘主乡试。当时事例固与今夐异矣。后言官有论劾杨与王者，遂废。

先贤著述

金陵前辈多有著述，今类堙灭，不恒遘见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记之，其嘉靖以来后裔尚有存稿，不悉赘也。汤参将胤绩有《东谷集》。蒋樵林主孝有《务本斋诗》、《樵林摘稿》。蒋慎斋主忠有《慎斋稿》、《金陵纪胜》、《续貂小稿》、《诗法钩玄》。陶进士元素有《万竹山房稿》、《史隽》、《华山杂著》。张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谦有《玉堂稿》、《上谷稿》、《归田稿》、《南宫稿》、《辽海编》。金太守润有《静虚稿》、《南山十秀集》、《心学探微》，子司寇绅有《雪心稿》、《青琐献纳稿》、《江西巡视稿》。王公濬有《嘉遁子集》。吴进士珵有《石居遗稿》。童尚书轩有《清风亭稿》、《枕肱集》、《海岳涓埃》、《谕蜀稿》、《筹边录》、《梦征录》。沈佥事琮有《休斋稿》。朱参议贞有《息轩稿》。徐公远有《居学斋集》。王参议徽有《辣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镛有《石崖集》。金竹溪钖有《竹溪集》。蒋侍御谊有《经纬文衡》、《续宋论》、《纪行录》、《石屋闲抄》、《吹呦余音》、《憨翁新录》。姚太守黼有《休斋集》。任宪佥彦常有《克斋稿》。沈宪副钟有《休翁诗集》、《思古斋文集》。倪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学博宣有《青田杂录》。吴尚书文度有《交石稿》。贺友菊确有《友菊诗集》。李佥事旻有《容庵稿》。金都宪泽有《容庵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谪居集》。徐参议珤有《石林稿》。王吏部銮有《西冶遗稿》。陈都宪镐有《矩庵漫稿》。陈学宪钦有《自庵集》、《海山联句集》。王太仆韦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贤有《春秋纪愚》、《春秋或问》。黄长史琮有《宗说》、《求志稿》、《行义稿》、《楚征日录》、《青田稿》、《谪游稿》、《郯城稿》、《岭南日课》、《续课》、《东归稿》、《乞养堂稿》。顾尚书璘有《国宝新编》、《近言》、《顾氏七记》、《浮湘稿》、《山中集》、《息园集》、《凭几集》、《登衡小

记》。刘尚书麟有《清惠公集》。顾副宪瑮有《寒松斋集》。陈太史沂有《翰林志》、《诲似录》、《游名山录》、《晤言》、《诗谈》、《拘虚集》、《维桢录》、《畜德录》、《存疾录》、《询刍录》、《语怪录》、《善谑录》。梁尚书材有《端肃公奏议》。许山人陞有《嘉会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远游纪》、《北行稿》、《皖游录》、《古杭清游稿》、《丽藻堂文集》、《快园诗文类选》、《中原音韵注什》、《续书史会要》。谢山人承举有《采毫录》、《东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录》、《广陵杂录》、《湘中漫录》。沈封君琪有《雪厓诗》。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议》。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阳》二稿。徐王孙谅有《居云稿》。陈挥使铎有《雪香亭稿》、《秋碧轩稿》。张挥使维有《青藜阁稿》。余侍御光有《古峰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隐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农稿》。张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录》、《宋临奠录》。顾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陈参岳凤有《大事记》、《舟谈》、《感遇篇》、《清华堂稿摘存》、《欣慕编》、《宛地梓》。罗太守凤有《延休堂漫录》。高郡丞远有《饮虹稿》。张宪副铎有《秋渠诗》。司马宪副泰有《荫白堂稿》百卷。谢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谪台稿》、《粤台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汇稿》、《三山续稿》、《国宪家猷》。陈明府芹有《凤泉堂稿》、《忠孝说义》、《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诗草》、《韩峰随笔》、《新亭漫稿》、《澶渊杂著》、《闻见杂录》、《春秋传集解》、《春秋分国便览》、《宋史详节》、《诸史撮抄》、《三党编》、《藩镇传》、《词谱续集附余》。金孝廉大车有《子有集》；弟大舆有《子坤集》。殷宗伯迈有《逍遥诀》、《山窗漫录》，《惩忿》、《窒欲》二编，《闲云馆野语》。金山人鸾有《徙倚轩集》、《萧爽斋词集》。许奉常穀有《奉常稿》、《归田稿》。卢苑马璧有《治漳备忘录》、《关中集》、《雨山墨谈》、《客窗闲话》、《东篱品汇》。李仪部逢旸、杨太学希淳有《李杨二子遗稿》。廖工部文光有《万历统天赋》、《玄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姚太守汝循有

《锦石山斋稿》。黄吏部甲有《蛰南编年集》。李临淮言恭有《贝叶斋稿》、《青莲阁稿》。余学士孟麟有《学士集》。杜山人大成有《晞真集》。盛太学时泰有《游吴杂记》、《游燕杂记》、《大城山全集》、《玄牍记》。刘学博士义有《新知录》。卜州守镗有《三华馆集》。郑太守宣化有《成趣园集》。宋佥宪存德有《鸿雪稿》。管检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黉有《二淮稿》。李经历晓有《宾柳亭稿》。丁学博玺有《希山吟》。王隐君可立有《诗集》、《小桯史》、《引睡集》。罗主簿焘有《渊泉集》。何参知汝健有《竹素园稿》；子参知湛之有《疏园集》，侍御淳之有《足园集》。方山人登有《半苍轩稿》。盛文学敏耕有《轩居集》。殷郡丞康有《云楼稿》。陈京兆时伸有《百篇诗》。倪明府民悦有《江上稿》。葛文学如龙有《竹护斋集》。陈文学弘世有《延之诗集》。

金陵人金陵诸志

陈太史沂有《南畿志》、《应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刘雨有《江宁县志》。李明府登有《上元县志》、《江宁县志》。焦太史竑有《京学志》。陈太史沂有《金陵世纪》、《金陵图考》。焦太史竑有《金陵旧事》。周文学晖有《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王隐君可立有《建业风俗记》。陈中丞镐有《金陵人物志》。陈参议凤有《欣慕编》。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记》。陈太史沂有《献花岩志》。金山人銮有《栖霞寺志》。盛太学时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泽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湛有《雨花台志》。

南京诸志

其不系本地人所著者，则《南部吏部志》、《户部志》、《礼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旧京词林志》、《光禄寺志》、《船政志》、《船政新书》、《江防考》、《后湖志》、《金陵玄观志》、《金陵梵刹志》。

吴小仙

吴伟，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戆直有气岸，一言不合辄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国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为号。宪宗皇帝召至阙下，授锦衣镇抚，待诏仁智殿。伟有时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跄行，中官扶掖以见。上大笑，命作《松风图》。伟诡翻墨汁，信手涂抹，而风云惨惨生屏障间。上叹曰："真仙人笔也。"伟出入掖庭，奴视权贵人，求画又多不与，于是权贵人数短之。居无何，放归南都。伟好剧饮，或经旬不饭。在南都，诸豪客日招伟酣饮，顾又好妓饮，无妓则罔欢，而豪客竞集，妓饵之。孝宗登极，复召见便殿，命画称旨，授百户，赐"画状元"印章。逾数年，伟称疾，归居秦淮之东涯。武宗即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从遗命，葬于金陵。

杨公文鉴

衡水裁庵杨公督南畿学政，评文知其人之通塞寿夭，无不奇中。所刻《崇雅录》中士子多为时闻人。癸卯试，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为必中解元。及开榜日，人以试录报，公迎而谕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答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则尤瑛耶？"答曰："然。"后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报会试者至南京，公时饮于

许奉常家，亦先使人谓报者曰：“会元非瞿某，则勿报。”曰：“瞿某也。”公大喜，连举大白亡算。尝试应天，见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语之曰：“若文多揪敛，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对曰：“赴试时，适丧耦。”考童生首取赵衢，以其“廛无夫里之布”文独谙典则故。后再试，阅其卷，对之颦蹙曰：“汝笔何甚蹇滞？恐终身不可望科目矣。”赵后仅廪于庠，卒夺糈，壹郁以死。至今学士辈犹多口公轶事，称而慕之。后督学房寰至，始举公名宦祀于学宫。

生殡

史痴翁常预出生殡，己杂宾客中，步送出南门，一时传为奇事。万历中，齐府一宗人仿而为之，治丧七日，宾客往吊，命其婢妾号哭，恸者赏之以金，不则詈而挞之，曰：“我在，尔尚不哭，矧异日身后邪！”殡日极仪物之盛，己自乘笋舆随其后而观之。虽事出不经，要之达生玩世，异乎世之老病而讳言死亡者矣。

黄许二老人

无锡黄鸿胪仁卿家于金陵，年九十犹健饮啖，对客拜起如壮年，御女无虚夕，至九十六而终。人问其致寿之道，弗答。第闻其烹炼秋石，名曰龙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为顾尚书汝学之姻，疑传其术者也。幼医许北林年八十余矣，上楼蹑屐如飞。侍妾数人，余尝问：“闻翁有素女之术，然乎？”答曰：“无之。第数日不一泄，则目昏耳鸣，百节胀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意所禀肾气殊异于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术，秘不肯言。

丹丘隐德

王隐君可立，人称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有高韵，为诸生，谢去，倏然尘外。家有小园，在下街口，莳花木自娱。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赏。度无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阄双陆，决胜负为笑乐。视人之贵富漠如也，视己之贫窭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无所干求。布衣蒲屦，快然自足。兄死，其犹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却不受。缙云郑太常汝璧署京兆事，闻其贤，请为乡饮宾，不得已一往，后不再赴，人谓有贺友菊之风。年九十而终。七十后犹手书所纂《小桯史》诸书数十卷，字细如蚊足蝇头。性好谑，语冷而趣遥，为士流所赏。而御子弟严，嗃嗃终日，至今称其家法焉。

白塔

笪桥街北去有小白塔峙于中衢，俗传国初瘗张士诚于下，或云士诚之将帅也。按此地在元为龙翔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陈中正者重葺之，累甓为屋障塔前，阅所庋佛像中有铸字为龙翔寺者，乃知俗传之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旂，家在聚宝门外小市西，去驯象门里许。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为都宪时，每过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邻居父老子弟为贸易者，吾不忍以车前三驺妨其务也。"邻有老人与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贵犹不改。后有谓其郊居不便，劝市

羊市桥北徐宅者。公一目即报罢。同年赵大尹守问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门厅广大，必常得青衣者数人守之。吾一老书生，安能办此，矧儿辈邪？”卒老旧居中，其门厅仅如中人家。

刘清惠公轶事

刘清惠公麟解尚书归里，常衣白布袍，首乌纱巾，徒步过其友定陶大尹赵公守家。已而某参政者突至，不知其为刘公也，颇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参政问揖者为谁，答曰：“南坦公也。”参政大惭沮。时参政之舆从赫奕甚，且相见不为礼故也。大尹之子为余言。又尚书少从大尹父官千户名经者授举子业，故与大尹善，来则烹牛肚面筋炊饭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罢珠厓郡归，闭户读书，门无杂宾。士大夫有过访者，才一报谒而已。年七十余，犹畜少艾，间赋诗写字，与二三亲友共赏度。每花发盆盎中，必招客饮，饮中好说古诗奇句，或古僻事奇人为令。嘲谑相错，风流文雅，人谓有东桥先生之风。如是者十许年如一日，衣必华整，四边以红紫黄绿带缘饰之，香气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轻可一世，以是得简贵声。然公及见弘、正间前辈风检，其深居简出，自重而不轻与人，犹是旧时矩度，在今日恐凝滞不可行矣。

水田诗句

杨水田先生名成，举进士，官至四川参政。工诗，惜传世者少，尝忆其佳句云："灯影细摇窗外月，鸡声忽报屋头霜。"楚楚有致。归田后，一夕病中赋得"白石清江一酒楼，黄花无语对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坳，年仅五十有八。公与刘南坦公皆受业于千户赵经先生之门。赵先生武弁而攻《毛诗》，精举子业，出其门者多名士。有僚友欲听其讲《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据席而谈。先生子守亦举于乡，官县令。

南都旧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涤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后散席。其后十余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肴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后十余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阔一寸三四分，长可五寸，不书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书"某日午刻一饭"，卓、肴如前。再后十余年，始用双帖，亦不过三摺，长五六寸，阔二寸，方书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设开席，两人一席，设果肴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

金陵诸台

六朝以来诸台，今惟昭明太子读书台在钟山之上。云光、雨花台在聚宝门外。越王台在驯象门内小市口。宋元嘉凤皇台在骁骑仓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亭今石子堽者，谬。周孝侯读书台在武定桥东蟒蛇仓后。郭文举读书台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遗址。此皆灼然可据

者。若晋之卫玠台在新亭，南齐之九日台在钟山，梁之望耕台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东流

少桥张封公居北门桥之豆巷。尝语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舆谓之曰："君宅后之河，自西而东，所谓一弯辛水向东流也。此地宜出状元。"时人以封公子孚之美秀而文，意验在此。久之，焦澹园先生移居其对门，至万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验。而孚之亦举乙未进士，官至长芦盐运使。

神敬贵人

顾东桥尚书未第时，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祷于城隍之神。甫至庙门，有一军人惊问曰："是顾相公邪？"曰："然。"曰："公异日必作尚书矣。"公怪问之，军人曰："吾因赴小教场操演，起太蚤，假寐于此，闻庙内有人传呼扫除庭内曰：'顾尚书来。'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谢其人，入庙祷祠，常以此自负。后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显贵名德人，即鬼神亦为礼异也。

路傍甲士

万历乙酉八月十七日万寿圣节，时督学房御史寰敕诸生赴礼部拜牌。予时在洪武街旧居，偕张韫甫雇舆往。比归，方五鼓，月明如昼。余在舆中假寐，韫甫舆前行，过供应机房，路转入珍珠桥，地多苇池蔬圃，韫甫见路侧无数甲士跪伏于道，若有所俟者。韫甫悸噤不

敢出声，翌日为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诸医

南都在正、嘉间，医多名家，乃其技各颛一门，无相夺者。如杨守吉之为伤寒医，李氏、姚氏之为产医，周氏之为妇人医，曾氏之为杂症医，白骡李氏、刁氏、范氏之为疡医，孟氏之为小儿医，樊氏之为接骨医，钟氏之为口齿医，袁氏之为眼医，自名其家。其人多笃实纯谨，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伞，系小皂绦，顶圆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间用驴骡，或用轿止黑油藤板者，如闾左妇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询为某病，非所治，则谢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内外杂症兼习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谢五老夫妇，病感冒月余矣，饮食不可下，才属口，辄呕哕。众医皆以死法弃去。一日，杨偶过其门，邀入诊之，曰："无伤也。病久已去，久不饮食，腹枵矣。小进食，蛔蛲上争啖，胸次搅绕作恶耳。试顿食之，当勿药而愈。"家人群骇其说，然度无可奈何，姑从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顿与人二大盂，初尚作呕，已渐喜食，食已，沉睡，觉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顿甚，百方不效，求杨诊之。杨曰："若病非药所能愈，第于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锅盖时，若以口鼻向锅旁吸取其气，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饮之，数日可愈矣。"从之果然。杨它治多类此。

艾千户

监前西仓巷有艾老者，卫千夫长也，年至当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唇上有赘瘤，初如豆，已渐长大如拳，触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终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门归，至内桥，途遇一道人卖药者，试以子病语之。道人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许？旦当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诊其子曰："是不难，第愈时当谢我二金耳。"艾老许诺。遂出囊中药，以一青线糁之，系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语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当具金谢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绐己，病终已不可为也。午饭时，其子方握匕，瘤砉然坠几上，竟无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袭职归。

报恩寺塔

大报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莲盆，口广二十丈六寸，纯用琉璃为之，而顶以风磨铜，精丽甲于今古。中藏舍利，时出绕塔而行，常于震电晦冥夜见之，白毫烛天，自诸门涌出，戛戛如弹指声。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护塔廊毁之，塔故无恙。至万历庚子中，其贯顶大木朽蚀者半，金顶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谋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数千，架木易其贯顶之木，又斥其余赀修塔廊，焕然顿还旧观矣。余尝为文记之。无何，为其徒蝎谮，被逐而死于吴之平望，丛林中至今为之惋叹。陈太史鲁南《琉璃塔记》曰："广四十寻，重屋九级，高百丈；外旋八面，内绳四方。"似过其实，而文甚奇丽，可重也。

异僧

雪浪修塔时，所构鹰架与塔顶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

时天新雨，僧着钉鞋，登塔之第九层，从门出，反身以手援檐，距跃而上，至承露盘中。众人自下望之，为股栗，而此僧往来旋转，捷若飞猱，易如平地，咸诧以为神。余弟羽王亲见之。余谓此僧者，非胁有肉翅，必胆大如斗，或能壁飞。要之彼法门中大有能狡侩人。《酉阳杂俎》言唐瓦官寺，因无遮斋，众中有一少年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𨻶，履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瓴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与此僧颇相似。

掘地得古镳斗

万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种地人于杏树下掘得一铜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长可尺许。友人沈不疑以为古歃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镳斗耳。字书以镳为温器，其制如今有柄铫子而加三足。盖古之鼎烹，大鼎则卒难至热，故温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则用镳也。此地不知何缘埋此，且在杏树根下数尺余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旧时台史之巡视五城者，日行闾巷间，地方有哄者，总甲即执其人诣马前咨之，随为分剖决遣而去。正德间，吴交石公为都御史，各道御史于其私宅谒见，往往就所坐邻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北门桥，一御史与之善，偶来拜，坐其家，有总甲执讼者，就厅事中人决十板而去。家伯祖为余言之。当时事体之简易如此。其后总甲不复途中咨禀，惟开单诣御史所居宅呈治。后又创造察院，益为严重，视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舆马

《四友斋丛说》中记前辈服官乘驴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为异也。顷孙冢宰丕扬尝对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与同部进士骑驴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隆庆初见南监厅堂官，多步入衙门，至有便衣步行入市买物者。今则新甲科舆从舄奕长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笼、肩舆、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为南司业时，家畜一牝骡，乘之以升监，旁观者笑之亦不顾。今即幕属小官，绝无策骑者，有之，必且为道傍所揶揄。忆戊戌己亥间，余在京师犹骑马。后壬寅入都，则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事随时变，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间，诸苦役重累，破家倾产者不可胜纪，而闾里尚多殷实人户。自条编之法行，而杂徭之害杜；自坊厢之法罢，而应付之累止；自大马重纸之法除，而寄养赔贩之祸苏，自编丁之法立，而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间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尝求其故。役累重时，人家畏祸，衣饰、房屋、婚嫁、宴会务从俭约，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时人家尚多营殖之计，如每岁赴京贩酒米、贩纱缎、贩杂货者，必得厚息而归。今则往多折阅。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虚之理，故难偏论也。

女肆

余犹及闻，教坊司中，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

无隙地。长桥烟水，清泚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处。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门待客。其后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为茂草，旧院房屋半行拆毁。近闻自葛祠部将回光寺改置，后益非其故矣。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俯仰不过二十余年间耳。淫房衰止，此是维风者所深幸，然亦可为民间财力虚羸之一验也。

玄帝灵签

北门桥有玄帝庙，相传圣像乃南唐北城门楼上所供者，后移像于今庙。庙有签，灵验不可胜纪。人竭诚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隐与祸福之应，如面语者。余生平凡有祈，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岁女偶病，祈之，报云："小口阴人多病厄，定归骸骨到荒丘。"已而果坳。庚子，余病，三月祈之，报以"宜勿药候时"。四月祈之，报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报云"而今渐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减。六月祈之，报云"枯木重荣"，此月肌肉果复生，骎骎向平善矣。余尝谓帝之报我，其应如响，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应。

蜘蛛

张韫甫言，其邻人啖饭时，有蜘蛛堕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饭，遂患腹痛，至不可忍。医百方疗之不效，不知其为蜘蛛毒也。久之痛渐下至肾囊，遂破，从疮中出蜘蛛数枚。岂堕碗时遂遗种邪？此与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踵事相类，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产怪

万历癸丑四月，前参将某某家一仆妇产巨卵，五色者一，余渐小，至数十枚，不知何故。意必为蛇所交而成。又一家仆妻产物如鳖，媻姗能行。又稳婆刘氏为家人言，曾遇妇人坐蓐，产虾蟆数十者。今丁巳春，下关一妇产一夜叉，二头，赤发，共身，有声，口啮人，跳踉欲上屋，稳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间，何所不有！人之产物，与牛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断。世人以耳目所不习，遂见为怪耳。程生马，马生人，物类变嬗，宁有极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后，镇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应龙持来阅之，毛白如雪，眼赤红，颇驯扰，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征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鸜鹆，一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长尺余，脊之两缘如真珠者栉比，晶莹异常。兔为黄工部贞甫买去。此中士人多为诗咏之。

石肂金都阃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只，长可二尺许，眼与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氄，性颇驯，不似它狙犹之躁动也，时时闭目危坐，似习禅定者。金以银六十两易得之。

余家淮水饮虹桥北，河房为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生者，仆辈时见之。白物不必长年，亦不必瑞世，自有此种，不足为异。

红鹅

王贡士忠征官全椒学博。夏日，同知县樊玉衡祷雨，樊属王诣坛钉桃桩，倏见空中有如大红鹅者，飞甚迅，盘旋王顶上。顷大震，雨遂霪。乃知世所画霆神胁有两红翅，亦自有据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与余言于门楼中。

乌龙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数友人泛舟于石城门内之乌龙潭。时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见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长可数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辄坌涌。舟中人惊呼之，遂没。元《金陵志》言："《舆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龙见玄武湖侧。'今潭近湖，疑即当时所见之处。"按今潭去湖绝远。《志》又言"潭在永庆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悬，且在寺之后数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尝亲履其地，只以所传闻书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旧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仓中，有大池深澄，有龙在内，不知然否。

卢苑马

卢苑马公璧，举嘉靖戊戌进士，历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节，宦归行李萧然，室庐皆先世遗，无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园，公手艺菊其中，广求异本至数百品，躬搔抑灌溉之，秋时花发，召客宴赏累日。自余闭门晏坐，间读医书、订药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为首，以子姓不甚显，人遂鲜知之者。顷郡数举乡贤祀，如此公竟不得与俎豆之列，可为浩叹。

读书五色笔

外父少冶公，尝谓余言，先辈蒋公名浤，上元人，成化丁未进士，官参议。其少为诸生，所居在下街口，门有楼二间，即公读书处也。后罢官归，犹读书其上，杜门扫轨，人罕觌其面。有《通鉴纲目》一部，每阅一过，即以一色笔圈志之，凡数阅，五色皆备。所批字画精谨，深可宝玩。此不惟见前贤操履清贞，矫矫人外，即其终身学古，无它嗜好，亦当时醇朴寡欲之一端也。沈韩峰侍御看《纲目》，亦用五色笔。前辈读书用意，大都尔尔，今人卤莽言之，使人慨叹深。

盛仲交

盛贡士时泰，在万历间，以才名噪一时。杨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与之友，称誉之。博南为其所居苍润轩作记。弇州赠诗，有“盛子来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陆平原，不敢赋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纸落笔，滚滚不休，顷刻万言可就。纸尽则已，否则更挥而足之。词意清旷磊落，超轶绝尘，真异材也。善画水墨竹石，人谓有洋州眉山之风。生平不问家人生产，为子敏耕娶妇，妻沈孺人嘱其勿它适。薄暮，偶一友人过之，言将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亲迎，四觅仲交不可得，已阅数日方归。人问适从何处来，干笑而已。其任达如此。

小九华

胡长白家武学右袁府巷，偶锄后园地，忽铿然有声，异之，以手擘土，见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长可尺许，高数寸，峰峦峭崒森秀，纹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物也。长白以形类九华，因名小九华。如东坡先生仇池石故事，手自为记，属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

为宫内，傍有护龙河，石甃尚在，元则为龙翔寺矣。石不知何时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举于乡，宴客，召伶人为剧，所食伶者粝也，伶于筵前发科嬲之。八老怒，阴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为饭，以二大瓮酒佐之。宾退，扃户，呼伶前曰："来！若何等人，即啖粝，何不足若所，乃敢当筵讪我！我今为若具食，而辈立啖尽，否则毙汝鼠子。"言讫，左右持白梃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咿嚶请命，久之不解。而八老最钟爱其长女，伶之黠者知之，潜恳其仆达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既入，而家人私以梯纵伶升屋，踉跄遁去。自是八老每宴，诸伶廪廪，亡敢或偃蹇者。

钦天监为顺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历官钦天监监正，加顺天府丞。公洞晓历算占候之术，尝与唐荆川先生反复辨难。家有所著书数大册，皆言历法，今亡矣。公恒言：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数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须隔纸窗穿隙观之，一见其光，便知为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论星所未及。公孙元举万历乙未进士。

沈侍御

前辈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类杜门谢交游，郡邑大夫至终任多不

识面。曾闻沈侍御越罢官归，日坐楼上写书，以三钱鸡毛笔，抄至数十百册，亲友亦不数相见。汪公宗伊为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荐官也，执门生礼候公，辞不见，立赤日中数刻，仅一接之。汪公叹息而去。其简远如此。在今日，则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后公当举乡贤，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门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辍。公论至今以为阙典。

王奇

王奇为诸生，通天文卜筮星数之学。后以事被褫，乃以术游四方。成化中，来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为权贵所厄，属奇筮之。奇曰："公归矣。越三载，其起当铨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问其命，奇曰："命岂宜问于公哉！进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对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属奇筮之，遇《恒》之《大过》，奇曰："五为囚圄，贼入矣，其焉逃之？"计其获日与时，皆不爽，闻者皆色然骇。陈指挥妻死，将敛，其女病，问命于奇，奇曰："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后当生二子。即欲敛，其必越午。"午时，妻复生，后果生子二人。王郎中应奎问命，奇曰："是火气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灾。"后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灾，十室九烬。王以疾去。其他奇中尚多。奇，天台人，无锡邵文庄公为传其事。奇术。

王元吉

方正学先生志元吉墓，载其事曰：元吉年十四，岁饥，与兄行籴旁县。道遇盗，利其粟，将劫之。兄惧走匿，元吉不为动，徐绐骂曰："庸县官使吾运粟，许夫防我而不至，若岂防夫邪？"后有粟车数十两，若其防后至者，盗以为然，散去。福寿在金陵，盗陈也先、潘

甲率兵数千，自称为元帅，声言讨贼，索军食城下。守将闭门伏不出，福寿忧不知所为。元吉造门请见论事，福寿起问计，答曰：“今城中无一军，而盗兵悍甚，此难与争锋，当以计破之。盗索刍粟，公宜开城门，陈刍粟车，若将馈之者，而阳以好言绐之，请一元帅以卒来取刍粟。彼闻吾言，不测吾浅深，两人必相让，则主者必自来，吾以计杀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寿从其言。既而潘甲果自来，执杀之，也先失势所自，败去。元吉绝不以语人。久之，上得江淮，即金陵为帝，元吉因噤不更谈世事，隐医肆中自给，卒以布衣终。奇计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后似王文正之待赵元昊，不读书而暗合，奇士也。

溪渔子

溪渔子王显，江宁人。少脱略不拘，读书不肯帖帖诸生间，自雄其才志。尝往来江淮间，结交大侠异人。论古人功业，遇当其意，徘徊叹息，仰天拊髀，若有意从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击剑知兵，而长于为文。张毂阳狂饮酒，自放于歌诗。二人皆自负高于一世。显游淮上，尝钓海滨，望见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与之语，大惊，异其所为。引归逆旅，主人出酒相饮，摄衣跣行，起舞为乐，欢声撼数十百家。辨难上下古今事，折衷损益，根据理道，识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识其为人，共瞰指笑之以为真狂，或又疑其为神仙人云。显举若不闻，遇适其志，鲜衣怒马，行众人中，见者争观之；否则，被污垢短衣，逐蹑市人后，市人呵之，弗辞也。后忽尽悔所为，买书数千卷伏读之，为文章奇伟伉健，然耻以自名。尝曰：“汉无儒者，唯贾生、诸葛孔明耳。唐人陆贽粗有识，然不足庶几王道。所贵乎学将以辅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读书何为？”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传》曰：李疑者，居通济门外，闾巷子弟执业造其家，得粟以自给。不足，则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贫甚，然独好周人急。金华范景淳吏吏部得疾，无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门，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闻君义甚高，愿假榻。"疑许诺。延坐，汛室，具床褥炉灶居之，征医师视脉，躬为煮糜炼药，旦暮执手问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衾席，秽不可近。疑日为刮摩浣涤，不少见颜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复生。无以报厚德，囊有黄白金四十余两在故旅邸，愿自取之。"疑曰："患难相恤，人理宜尔，何以报为？"景淳曰："君脱不取，我死，恐为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归，面发囊，志其数而封识之。数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财，买棺殡于城南聚宝山，举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书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发棺取囊，按籍而还之。二子以米馈，却弗受，反赆以货，遣归。平阳耿子廉械逮至京师，其妻孕将育，众拒门不纳，妻卧草中以号。疑问故，归谓妇曰："人孰无缓急，安能以室庐自随哉！且人命至重，傥育而为风露所感，则母子俱死。吾宁舍之而受祸，何忍死其母子！"俾妇邀以归，产一男子。疑命妇事之如疑事景淳。逾月，始辞去，不取其报。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与疑交，见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读书为文亦可观，尝以儒举，辞不就，然其行最著。真义士，似杜环。

卷八

名公像

倪文僖公与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丰颐颏，微髭须。文毅尤为肥硕，闻其曾孙翰儒言，腰带围可容中人四躯也。公无子，里中传文僖祷北岳，其夫人姚梦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为尔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隐宫，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记》亦言文毅颀躬广颐，美如冠玉，腹大十围，体有四乳云。而陈中丞《人物志》言文僖双目如电，体有四乳。祝或误也。

王襄敏公广额丰颐，而骨气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纹五条，右颐有一黑子，音吐如钟。

都督刘公玺，面巉削无渥颜，耸肩如寒士。

杨水田公成，铁面剑眉，凛不可犯。

陈太史公沂，躯不甚长，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佥宪公清，貌古神秀，其声清远。

徐子仁公霖，广面长耳，美须髯，体貌伟异，老而丰润，行步如飞，称曰髯仙。

谢野全公承举，美须髯，行九，人称曰髯九。

许奉常公谷，长头，面白皙而圆，巨鼻，微须，双眼如碧色。八十时，状如世画老子。

王吏部公銮，面白皙，骨崚嶒清峭，两眉如剑直竖，微髭须，望之义气凛然。

殷宗伯公迈，面圆，黄白色，微须，清静之意可见。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员下稍锐，白皙，小有须，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圆，骨法清古，耳高于眉，下微锐。

沈侍御公越，修干广颡，气韵高迈。

卢苑马公璧，长身，面如之，黄色，古而硬，老矣多皱纹。

王太守公可大，修躯锐首，面长尺，白皙，眉目疏朗，微髭须，手掌如噀血，长上短下，声如钟。

吴司寇公自新，大躯方面，白皙而红，微髭须，丰颐，目光外现有威重。

科举事例

应天府乡试，国初自府学生、增广生、监生外，如未入流官吏、武生、医生、军余、舍人、匠之类，皆得赴试，皆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应以留守左卫军余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谢崇德以内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铣以牺牲所军余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学生中第九名。十六年，乔衍以武学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陈玉以沂州卫舍人中第十七名，杨俊以江阴卫军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刘麟以武学生中第七十五名，齐贵以营缮所匠中第九

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医院医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陈沂以太医院医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镛以羽林右卫舍余中第七十一名，刘弼以锦衣卫舍余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骁骑右卫总旗中第八十九名。相传两畿额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为杂流设也。自嘉靖以后，遂不闻有中者，武生间亦考送入场，传言不与誊录，果尔，则亦非圣朝立贤无方之意矣。又附学生入试，自弘治八年始，吾乡顾尚书璘以附学生中第十四名。应天试录之有附学生，亦自此始也。

儒学

府学明德堂后，旧是一高阜，土隆隆坟起。嘉靖初，都御史陈凤梧夷其阜，建尊经阁于上。未建阁之前，府学乡试中者数多，景泰四年开科中式者二百人，而应天至二十九人，可谓极盛。自建阁后，递年渐减，隆庆以来稀若晨星矣。万历乙酉、丙戌间，太常少卿济南周公继署府篆，公雅善玄女宅经，谓儒学之文庙，坐乾，向巽开巽门而学门居左，属震。庙后明德堂，堂后尊经阁，高大主事，庙门与学门，二木皆受乾金之克，阳宅以门为口气，生则福，克则祸。于是以抽爻换象补泄之法修之，于学之坎位起高阁，曰青云楼，高于尊经，以泄乾之金气，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门之气。又于庙门前树巨坊，与学门之坊并峙，以益震巽之势。于离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发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于下手造文德木桥以止水之流。修理甫毕，公迁应天巡抚都御史。学门内旧有屏墙，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亡疑矣。"己丑，焦公果应其占。庚寅冬，公迁南户侍，面语予曰："修学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当出三元，坊中枢字，亭上星字，篆文区之三口，星上之三圈，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识之。"乙未戊戌，朱公与余相继登第，人益以公之术为神。顷年有议修学者，大京兆黄公博谋于众，余谓："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轻改。其发科之多少，盖亦岁运利钝所

致，不拘何宅皆有之。惟其宅本吉，则宜静听以待吉之自会。年年变迁，科科修改，断无此理。”时议者皆以余言为然。《京学志》载公修学事，余特为详其所以告学者。

皇城

万历中，少宰李公廷机曾议修大内承天门楼。余座师少宗伯叶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质于大司马郝公杰。郝公以《会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内宫殿不许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万历初承天门损坏，部题准修理，工部主事黄正色等有劳人役，俱叙功，则皇城自旧例城墙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窃意唐重东都，宋重西京，仅置留守，与今日南京奉陵庙备百官者殊例。宫门任其颓敝，恐亦非国家重根本意也。

吴媪

王丹丘翁言：吴交石尚书有姊，老而寡，居尚书之家。媪能诗文，一时卿大夫多与之酬咏，或来诣尚书者，值其它出，辄请媪见，与论议，问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当时士大夫风俗朴质如此，曾不以为异也。尚书友爱甚笃挚，为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门桥南，尝于桥上遇其兄踽踽步行，即下舆扶携而归，里中老成人至今谈之，以为盛德事。而《国史实录》亦谓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称之。

螑矶

芜湖江有螑矶，矶有庙，所祀者刘先主之孙夫人。江上渔人言，

蟀，盖老鼋之类也。癸丑，某孝廉以访友寓鸠兹，偶游庙，入寝殿，熟睹其像，赋诗有调谑语。归卧旅舍，诘朝昼漏下数十刻不启户，家人抉扉视之，则死于榻矣。阴精流输，沾污席上，疑为物所魇而然。古称入祠庙者宜敬而远之，毋得瞻视谑浪，观此尤信。此与《三水小牍》所纪鲁山县女灵庙夏侯祯事颇相类。彼为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责神而罢，而孝廉乃罹其祸，可异也。

邝生

邝典者，前京兆邝公野之裔也，为府学诸生，齿且宿矣。训童子于大中桥尹氏，夜卧馆中，有群盗猝至，扣主人门不启，捽邝令呼以入。邝曰："不可。"盗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请，教若子。今乃为若辈呼其门以劫之，此岂复有人理邪？汝杀则杀，吾口不可开也。"盗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缚之。至天明，主人开门，乃解其缚。生素戇直，今段遂能刚正乃尔。若此生者，余意学使宜旌异之以厉颓俗。

饮虹先生

李师文熙，参议昊之子也，举进士，为南御史。以上疏请诛刘瑾等，逮下诏狱，廷杖三十，放归。瑾深衔之，逾年又以旧牍中有熙名，文致微过，复传旨于南京午门杖五十。瑾诛后，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严峭直，人以为难近。顾司寇为作墓志，亦微见其意云。时辈称曰饮虹先生，况其负气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桥西，故号饮虹。饮虹，旧桥名。公与王辣斋徽、顾横泾璪皆号溪刻，而王、顾之清端，李之能谏，皆铮铮为世伟人，未易才也。

司马家婢

羊市桥下司马家，西虹侍御之后也。万历丙午、丁未间，家有怪，抛掷瓦石无虚日；后复处处发火，焚其门楼三间。百计祈禳，迄无验。客为余言其状，余应之曰："曾忆《风俗通》中老妪事，正与此类。试语司马君，可密察家中男女，当有人作此狡侩者，毋信为鬼物也。"客不谓然。后一日，司马庶母有一婢，忽裙带中落取火纸夹于地，家人追问之，始具吐实。向之怪孽，皆此婢之为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语曰："少所见，多所怪。"然哉。

黄督学

督学黄公汝金，别号翠岩，才颖捷异常，阅卷一目数行俱下。常以两门役横曳之，手执笔，遇佳者辄用笔大抹，门役亟以酒大白进，为引满赏之。遇恶文即大咤掷地上。发案日，凡所赏识与所黜斥，口诵其文之佳恶，不遗一字，人以为神。试童生日，交卷随阅，定去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发矣。其敏而强记，亦一时之隽也。

仕路窄

胡象冈督学，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称"仕路窄、仕路窄"求免。胡怒，尽法决遣之。后胡以事被逮诏狱，狱中供帐食物毕备。胡心讶非狱所宜，久之，因问执事校尉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狱吏意也。"胡心感甚，而不知其人。事解，访此吏诘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晓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即'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时执法笞君，君不恨

我。我在狱中，君不思释憾于我，反厚待我，君诚高义，足驱今古，我为不知人矣。”遂与约为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赏鉴八则

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留都旧有金静虚润、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罗子文凤、严子寅宾、胡懋礼汝嘉、顾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时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赏鉴，或好事，皆负隽声。黄与胡多书画，罗藏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为名器，它数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尽掩前辈，伯时、元章之余风，至是大为一煽矣。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旧云在南京一质库，后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处。嘉靖中，一贵人以重价购送严世蕃者，乃时人昆山王彪从王公子处私临本也。世蕃喜甚。装潢人汤姓号北川者索赂不得，指言其伪，世蕃大怒，卒以陷贵人云。

顾东桥以尚书考满入京，分宜请其宴，堂上挂吴小仙《月明千里故人来图》。公入堂，甫揖罢，昂首看之，大声曰：“此摹本也，真迹在吾乡倪青溪家。此画甚佳，当求其真者。”严为色变。

黄美之家有王维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维《伏生授书图》一卷，又出数轴，皆唐画也。吴中都玄敬看毕，吐舌曰：“生平未见！”

王维《江天霁雪卷》，为胡太史懋礼家藏。后其子没，冯开之先生以数十金购之，今尚在其长子骥子家。慕而欲购者，悬予其直且数百金矣。胡又有宋拓《黄庭经》肥本，最为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

所。《金陵琐事》又记胡有《兰亭记》。

姚叙卿藏宋拓《淳化阁帖》，纸墨光黝如漆，而字肥。后为其姻家钟栉所得。今不知归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书《法华经》七卷，纸用澄心堂，光滑如镜，价至七百金。叙卿没后，曾有人持以质于余，余睹其字多沓拖疏慢，似非双井笔也。后竟为徽贾以重价购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画。家多畜古名画，至数百轴，李成《看碑图》为最。所刻石帖名《栗叶斋帖》，皆三吴及金陵人书。

藏书

南都前辈多藏书之富者，司马侍御泰、罗太守凤、胡太史汝嘉尤号充栋，其后人不能守，遂多散轶。司马家书目尤多秘牒，有东坡先生《论语解》抄本四卷。其家数有郁攸之变，此书亡矣。胡氏牙签锦轴，最为珍异，而子孙式微，雕落市肆，尤为人所惋叹。昔人言藏书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贮失所五也，涂抹无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窜七也，为不肖子鬻卖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谢家小儿喜闻裂书声，乳媪日抱至书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当为藏书九厄。乃予又闻：里中故家子有分书不计部数，以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数册者。有藏书不庋箧笥，狼籍大米桶中，或为人践踏者。此其厄视梁元帝、南唐黄保仪之焚毁，又何如哉！至若为庸夫作枕头，为村店糊壁格，为市肆覆酱瓿，为婢妪夹鞋样，比于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积不晓披阅、收藏不解护持、秘本吝惜不肯流传、新刻差讹不加雠校，书之众厄，又有未易枚举者矣。

督学察院

督学察院在南门内，旧为皇殿，武宗南幸时居之。后改为学院公廨。自耿恭简公后，中多妖异。近台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与夫人闲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员数十人，各具巾袍，拜舞于阶前。公与夫人大惊诧，遂移居于会同馆。自后此院扃鐍甚固，深藜宿莽，白昼人亦无敢入矣。顷年，陈公怀云来，乃重为创建，一扫而更之，移居其中，遂无它事。

元御史台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太祖初下金陵为吴王，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且云不知御史台何地。按太祖为吴王时，居今旧内，而元之御史台，《金陵志》在古御街东青溪之右，正今旧内地。夫既以南台建旧内，则所云以为中书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内后，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处，今传西华门内为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盖自罢丞相，革中书省为六部，其衙门建置又已大有更张，然不可考矣。

金陵垣局

郑端简公谓："金陵形势，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顾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东去，往而不反，为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峦头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记云："中垣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气多泄。"偶与友人论此，谓江水冲射，秦淮西注，无应砂关琐，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钟山自青龙山至坟头一断复起，侧行而向西南，而长江自西南流向东北，所谓山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会之应也。左边随龙之水，自方山旋绕向东，历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则自横山发支，由云台山、观山、献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堽至雨花台，穿城壕至凤台

山，北临淮水；而右，则自钟山、龙广山、鸡笼山起谢公墩、冶城南止于淮；而其外，又自马鞍山起四望山、石头城，直绕南过冶城而护于外。此两带山，在外，则逆江而上，以收江水为钟山夹；从内，则逆钟山内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冲射无应砂关琐邪？所为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结气力，与中穿而落者，稍觉有间，而缘江翊卫终是单薄，不若京师之雄壮而厚大耳。即二公之言，均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黄岩王公㞐，以大京兆迁南刑部侍郎。时有土豪王冠者名绣二，鸷人也，家貲计累巨万，僮奴数千指。善纳交权贵人，权贵人多与往还，岁时馈饷燕会，门之车马弗绝也。以是冠得恣横狰牙里闬中，人毋敢仵视者。而冠与方士赤肚子者游，其术取初生婴儿烹啖之，或锉其骨以为粉，以是为延年剂。家畜妾十余人，孕将免，辄以药堕而如法饵之，它所阴购而饵者不知几何人矣。事发，权贵人争为交关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听，卒据法引律，凌迟处死，畿民大快之。公自为京兆，所行诸善政大者凡数十，此举尤为众所称，至今歌诵之，祠公于雨花台北。公后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贵溪公归。后数十年，有陈侍御访拿邓玉堂之事。

陈侍御

嘉靖中，一监生曰邓玉堂，不知何许人，家复成桥旁，饶貲财，交结诸贵人，相引为声势。畜虎棍数十人，遇江上贾舶至者，令其党假充诸色人，给事贾人所，或为缝纫，或为祷祠，因得贾人乡里姓氏与其祖父诸名字，写伪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负我金若

干”。贾人多错愕不能辨，其党又大言恫喝，或居间游说胁持之，往往如数偿。间有识其诈者，辄钩致于家，置水牢中，其人闷绝，辄偿所负以求解。有讼者，请托抑其词不行，或讼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荆州见吾陈公大宾至，稔知其恶状，欲除之，恐其多奥援，乃先往投刺，致其报谒。比入，即令人褫巾服摔于庭，具刑严鞫之，俯首伏讯。诸贵人以书为请者盈门，御史悉令投匦中。狱既具，随毙诸杖下。所骗人田地房屋与强夺人妻女，悉召原主给之。至今长老言此，犹以为快。其后数十年，有李御史访拿监生孙某之事。

割肝

陈中丞《金陵人物志》，于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疗母疾；刘兴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疗父疾，愈而复作，又割腹取肝，杂糜进之；史思贤，溧阳人也，刲心以疗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疗母。元一人，曰顾童子，保宁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杂粥以进母，母即苏；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阴卫人，黄阿回，水军左卫人，皆割肝以疗母。偶与客语此，因掇而记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为藩参。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间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传后传闻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为，然某者好诡激饰名，阴挤人而夺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先生隶书师钟元常，草书师张伯

英、崔子玉，常取三人书之在阁帖者，从宋拓本手摹刻之，较今所传阁帖神检殊胜。张草中耳字长尺余，与阁帖异。今此本在中州。

黄蛰南父子

吏部黄公甲，字首卿，蛰南其晚而自号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汉、魏及六朝，诗上下今古，颇饶独诣，高自矜许，自负不减二陵。所著《独鉴录》，评诗文，多前人所未发。性好忤物，居乡，与往还者不二三人。晚与廖工部文光善，数共觞咏。一日，廖规其集中有“阵毯”等语宜删，遂大诟骂，绝之。生四子，皆负隽才。伯祖儒，有《谏凤呓觉集》。仲戍儒，蛰南最器之，蚤死，有《兢辰斋集》。叔方儒，落魄废其业，亦有《陌花轩小集》、《曲巷词余》，调世嘲俗，殊令人解颐也。季复儒，为诸生，见罢，有《振秀阁稿》。少冶王公尝称蛰南诗“如一领锦绣衣，或间以麻枲”，语似太过。诸子雕龙竞爽而名迹不著，士论甚为惜之。

文臣赐第

南都诸文臣得赐第者惟张文僖公蠢庵一人而已。其孙佥宪恕草公行实曰：公为侍读，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节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无老母，宁有今日？母无幼弟，曷罄余年？子母相依，兄弟无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庐，近遭回禄，臣母与弟，莫知所栖。诚愿乞休，用图终养。庶几屋乌遂反哺之情，危鸟免失巢之叹。”疏上，英庙恻然，敕下该部，因查得太仆寺少卿邓某有房一所，总计若干余间，坐落聚宝门里镇淮桥东，见今空闲，相应给与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圣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陈鲁南应京兆白公聘修志，东桥先生与之书曰：“严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国贤《许州志》，各自起意例，须取参订。璘收有《长安旧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检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难，正唯发凡起例为难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书院，溧阳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须检寻遗迹，就请白公兴复。盖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举，若又空言无施，不获实惠，贤者难遇，幸勿失此机会也。又‘税粮’后当具‘供亿’一目，查内府及诸司供亿近年与国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悯恻之意，此不为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产也，元世祖时为天庆观道士，怀一牒，缀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间，游南都，发累岁忘栉而自不团结，南都人呼尹蓬头云。尹得邸寓，辄闭关卧，多者逾月，少亦五六日而后起。居常不饭，人馈之食，亦不辞。尝造一民家，会设饷客面，近四十余碗，客有戏尹者曰：“公能尽啖之乎？”曰：“能。”取而啖之尽，无留余也。孙某者，接山人市中，而卖瓜担停焉，某戏问曰：“公能尽此一担瓜乎？”曰：“能。”即买而馈之，啖瓜立尽，无留余也。户曹李员外遣仆上病疏，一日辰刻，尹于北阙端门前见其仆，仆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报李曰：“今旦端门前见使者，已得告。”后仆还，核问果合。某御史尝命其隶召尹来，隶曰：“昨昔尹登大中桥观月，两鼻垂涕尺许，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为鼻柱，非老病也。”隶甫行，而尹已扣门入。盖就其召己也。魏国馆尹于居第，尝偃几昼睡，寤而语魏国曰：“适游姑苏洞庭山而返。”魏国

愕不信，即出袖中两橘畀之。一贵人母敬事尹甚虔，既而所爱孙未冠病瘵，诸医谢不可治，邀尹，力恳之。尹曰：“此非药物所能为。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费我十年功尔。”令置两榻相附，昏夜，缚少年之足于尹足，连属数重。尹鼓气运转，喉呼呼有声，气达涌泉，贯少年足，大热，遍体流汗如雨注，臭秽毕泄。诘朝，解其缚，而少年苏苏有生色。别授刀圭药，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试礼闱落第，卒业南雍，走从尹游，共寝处百余日。尹喜曰：“尔大聪明，第本贵介公子，筋骨脆，难学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坚耐，世人总不堪也。尔无长生分，其竟以勋业显哉！”文成怅然惋之。洛阳有野毛头张姓者，售伪诳世，而以闻见该洽、论说雄俊，引重荐绅间。客抵南都，士人慕而争趋，轩车满户外。尹识其伪也，敝衣跣而往谒，随众称老爷尊之。张方危弁高坐，侧侍者肩摩。张傲岸不为尹礼，顾骂曰：“乞儿，辱吾教。”尹乃据东面坐而谓曰：“尔欲谭道耶？我一任尔问。”张曰：“尔乞儿，吾又奚问？”尹因刺之曰：“尔无我骂，尔注《悟真篇》，恐天下讪刺尔者无穷已。”张曰：“然则尔晓《参同契》与《悟真》耶？”尹张目朗音，为抽广成、壶丘延历度纪枢奥，稍论序柱下五千文，暨内典《华严》、《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浑合之旨，翩翻千百言。众惊异悚听，皆俗耳所未闻，于是始知山人之辩慧不群，邃于玄学也。尹归，倚墙立自，掌其颊者数十下，恨犹有胜心，且道非可言，言则与道远，因键扉寝伏。久之，终南黄山人过访，值尹睡正熟，谓弟子曰：“谨贻尔师青衣鞋，我不能待别矣。”又数日，尹起，问曰：“有友人黄来，渠何言？”弟子献所赠。尹曰：“是豫料我将遥适也。”无何，逆阉刘瑾潜图不轨，恶尹私有诋斥，罗而戍之关右。尹至戍所，偶过铁鹤观，骑一鹤凌空飞去。彭辂论曰：嵇康谓：“神仙繇异禀，受之自然，非积学可企。然禀异者，鲜不学也。”又谓：“养生善调摄，上可千余岁，次得数百年。”夫岁以千计则仙矣，彼仙者岂遂雕三光，阅万载，无终极之期哉！入我明，仅传张邋遢、冷子敬、尹蓬头三数公，一何寥寂也！张、冷迹无可稽，而南都人能历历道尹遗事，故论著焉。

陈广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马翊者，与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术愚其子，子心艳之，谓为真仙人也，归亟称于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内。都事家多美妾，方士尽以咒法钩而淫之。妇人苦其淫毒，诉于翊。翊告官为理，闻诸朝。朝命槛车递至京，僇于市。国史亦载之。狱词：方士为陈广平，济宁人也，挟它妖术，谋不轨。士大夫好与方士游，多冀其传此法，不自知损德败名者众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为深戒。

孔复

常检校信为余言：廖副宪家居时好道术，方士孔复者以烧炼进，廖馆于家。久之，语副宪曰：“吾欲一行接补法，公曷资我。”与兼金，至猪市倡家宿。倡妇与之偶，初觉异甚；久之，转畏其淫毒，号呼避之，复攫之不可得。假母年四十余矣，素以善淫称，代与接，久亦趣避，而复固自若也。后倡妇病月余，假母亦数日不能起。其阳能吹灯灭，且噙火酒至二升余，布于四肢，赤如血，已复出之。此真所谓采战逆流、邪僻不经之术也，而人多惑之，学其术，求翀举。噫，世岂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眼所见与耳所闻四羽士，皆三十年来游南都与缙绅往还灼灼有名者也。闫蓬头希言，尝在弇州先生司马署中。先生躬为余言：“其亡甚异人者。”且言：“初至犹矫健，后稍弱且泄泻，不久蜕于毛百户

家矣。”先生为其像赞，有曰：“希言希言，蓬头蓬头，吾能臆其名与貌，而不能诘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测其来由；能辨其为散仙，而不能定其品与流。我不子从，子不我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讽。其后十余年，闫弟子李彻度者来。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潇洒出尘，所教人在固后天之气以养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仓王相国、晋江杨宗伯皆有传。近年遂不复出游，止于黟、歙间。尝以清虚秘典寄余，大较亦用俦结之事，第与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称醒神子者，须发如雪，干伟而善饮啖，卿大夫多从之游。大司徒莱阳王公独信以为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宁越，尝见威宁画像与其人类。”意颇崇奉之。而叶宗伯、李少宰、郝大司马三公，一日同访之神乐观，其人颠倒失度。三公谓是非有道气象矣。顷年，又有所谓彭仙翁者，何参岳公露极言其非恒人，面语余曰：“据其词翰，非科甲者不能为。”其术大端在积气，而挟有黄白男女诸奇幻术，一时师之者多以灵异自诧，不知其果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携数妾而行，上河钮氏尝迎而馆于家。钮氏妇问其妾：“仙翁亦交会否？”答以“月必接，接而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闫为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为社日生，当可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独怪士之风靡而走其门者何也？嗟乎！以世间心漫求之，彼亦漫应之，即旦暮遇，犹千里矣。世间那有扬州鹤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迈，万历初以太仆卿里居，负重名。时江陵当国，有意引先生为己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过先生为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暂出，少却当以大司马推公矣。”公默然不应，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语。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饥，公幸有以啖我。”公亦默然。王不怿而去。既去，其子庆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餐，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横，终当

有祸。王非端人，何可与作缘也？”后江陵推公礼部侍郎，掌南国子监事，会有小故，公遂力辞而罢。

侍御无茶具

邵侍御清为盐使者，忤刘瑾，被杖系，追罚米若干石。瑾诛，起官至广西臬佥，请告归。家贫无屋，依外氏敝庐以居。督学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谈良久，竟不能具茗碗。林叹息而去。霍尚书韬尝以所毁庵庙田若干亩饷公，公固辞不受，终身赤贫。呜呼，真不愧厥名矣！

耳环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号远庵，举正德辛未进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将一物归。夫人有耳环一双，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诸水。归里岁余，偶见其仆卧内有朱油床一具，问是官下物，大怒，力命仆载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阳史氏延先生教其子，岁学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贫，私以其俸为置子钱，比岁暮进之。先生仅受八十金，余挥之不入囊也。苗时返犊，公可趾美矣。吕泾野先生尝云：“过白下见副使李公重，虽未知其中，见其环堵萧然，不觉叹服。甚恨至此数年，不得一见此人。”其为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学校

汉扬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学宫见诸生。

光武时，李忠为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

明经。

吴景帝永安元年，诏置学宫，首立五经博士。

晋建武初，始立太学。因王导、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学于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书令谢石复请兴国学于太庙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儒学在钟山之麓，草堂是也；玄学在鸡笼山东；史学、文学并在耆阇寺侧。

二十七年，罢国子学，而其地犹名故学。齐竟陵王良开西邸，延才俊，遂命为士林馆，在鸡笼山。

梁大同六年，于台城立士林馆，延集学者。

南唐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

宋天圣七年，丞相张士逊出为太守，奏建府学。

景祐中，陈执中徙学于府治之东南，古浮桥之东北。

绍兴九年，叶梦得因学兵毁更造。

元集庆路学，规模率仿前制。

国初改国子学，后建国学于覆舟、鸡鸣两山之阳，乃以此为应天府儒学。

祠先贤

淳祐十年，吴渊列祠先贤于府学，与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敦颐。
明道先生程纯公颢。
伊川先生程正公颐。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东。

丞相范忠宣公纯仁。
丞相吕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郑介公侠。
通判杨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轩先生张宣公栻。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勉。
壹是先生吴正肃公柔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师鲁国颜公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书傅献简公珪。
少保马忠肃公光祖。
枢密包孝肃公拯。
尚书张忠定公咏。

右六位在明德堂东。

丞相赵忠简公鼎。
丞相张忠献公浚。
丞相吕忠穆公颐浩。
丞相陈正献公康伯。
尚书黄公度。
枢密忠肃刘公珙。
枢密丘公崇。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贤祠

宋马光祖建先贤祠堂一所，在府学之东，明道书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汉而下与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赞。考《金陵志》祀者，皆于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居且游于斯。后闽士陈宗上制置姚希得书，求增入苏文忠子瞻，且备列公游金陵赋咏之事，谓位次当在程纯公之下。祠国初已毁，万历丁未，南少宰叶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于普德寺后山，而不闻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遗迹略志于后。

吴太伯初逃句曲山中。
严光结庐溧水县。
张昭宅在长干道北，有张侯桥。
是仪字子羽。宅在西明门。
周处子隐台在鹿苑寺。
陶侃事在石头城。
谢安宅在乌衣巷。
王羲之事见冶城楼。
雷次宗开馆鸡笼山。
陶弘景居茅山。
颜真卿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宁。
孟郊溧阳尉。
潘佑见《江南录》。
张咏知昇州，再任。
包拯知江宁府。
程颢上元主簿。
杨时尝家溧阳。
张浚留守都督。
虞允文督府参谋。
朱熹江东转运。
真德秀江东运使。
范蠡筑越城，在长干里。
诸葛亮往来说吴，又劝孙权定都。
周瑜周郎桥在句容县。
王祥墓在江宁化城寺北。
王导宅在乌衣巷。
卞壼庙在冶城南。
谢玄别墅在康乐坊，庙在新桥西。
吴隐之茅屋故基在城东。
刘瓛居檀桥。
萧统读书台在定林寺后。
李白往来金陵，具载本集。
李建勋号钟山翁。
曹彬昇州行营统帅。
李及昇州观察推官。
范纯仁江东运判。
郑侠清凉寺有祠。
李光宣抚使。
杨邦乂知溧阳县，迁通判。
张栻督府机宜文字。
吴柔胜生于金陵。

建康俗尚十一则

《隋志》曰：丹阳，旧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俗颇相类。

《颜氏家训》曰："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宁，古扬州地。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沈立《金陵记》云："其人士习王、谢之遗风，以文章取功名者甚众。"

《祥符图经》曰："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植，性好文学，音辞清举。"

颜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耳。"

杨万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地大而才杰。"

游九言曰："每爱金陵士风质厚尚气。前年摄行倅事，日受诉牒不过百余，较剧郡才十一尔。为吏为兵者颇知自爱，少健狡之风；工商负贩，亦罕闻巧伪。"

戚氏曰："金陵山川浑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质直，罕翾巧浮

伪。庶民尚气能劳，力田远贾。旧称陪都大镇，今清要之官，内外通选，人品伦鉴，居东南先。士重廉耻，不竞荣进，气习大率有近中原。地当淮、浙之冲，谈者谓有浙之华而不浇，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顾华玉尚书近言云：“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其敝也，乃或乐虚淫、习侈豫，无麻衣、《蟋蟀》之风，士缘以丧节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旧都，文献之渊薮也。高皇帝奠鼎于斯，其显谟大烈，纪于石渠天禄，彬彬备矣。以故寰宇推为奥区，士林重其清议。及夫余风细故，昔称游丽辩论，弹射臧否，剖析豪厘，擘肌分理者，至今犹然。”

南都词林

杨勉，永乐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张益，永乐十三年庶吉士，中书舍人，官至侍读学士，参机务。刘江，永乐十六年一甲二名，编修，乞便养，改九江府学教授，官至长史。倪谦，正统四年一甲三名，官至南礼部尚书。金绅，景泰五年庶吉士，给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岳，天顺八年庶吉士，编修，官至吏部尚书。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韦，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仆寺少卿。景旸，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陈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编修，官至行太仆寺卿。邢一凤，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参政。张铎，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佥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编修，官至副使。余孟麟，万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国子监祭酒。焦竑，万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万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礼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万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以上共十

七人。又句容刘濬，永乐十年庶吉士，官御史。曹义，永乐十三年庶吉士，编修，官至南吏部尚书。六合郑猷，永乐十三年庶吉士，官检讨。江浦张瑄，景泰二年庶吉士，官尚书。庄昶，成化二年庶吉士，检讨，官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学佥事。溧阳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政使。溧水马一龙，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检讨，官至南国子监司业。溧阳史继宸，万历五年庶吉士，给事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贞时，万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十人。总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陈中丞《人物志》载：丁璿，上元人，举进士，改翰林庶吉士。今考《翰苑题名录》，无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旧京词林志》又载：永乐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寿，江宁人。又永乐戊戌习译庶吉士有庄约，上元人。

欣慕编

陈参岳凤作《欣慕编》，为梁宫保材，张御史大夫琮，周宫保金，顾司寇璘、璘子屿，罗太守凤，金太守贤、子大车附，陈太仆沂，景中允旸，王太仆韦、子逢元附，邵佥宪清，刘督府玺，谢野全先生承举，任德，徐九峰霖，刘雨，黄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许摄泉隥，李鹤塘景星，周巽斋文铨。又续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顾宪副瑮。周乃隐于医者。陈序曰：“如前十数公，或以勋业著，或以德学称，或以节概流声，或以风雅侈誉，皆玄黄之精英而乡国之黼藻也。一艺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见亦罕矣，庸可使其无传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书于大都逆旅。”

许少张

姑苏刘翰林瑊，尝在清凉寺读书，邀盛仲交同沈重巽上环翠阁。刘以“徉、狂、张、藏、尪”为韵苦仲交。仲交走笔书壁，押张字云：“任侠那夸许少张。”事颇隐僻。按陶隐居《许长史旧馆坛碑》云：“长史，汝南平舆人。汉灵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张，避许相谀侠，乃东过江，居丹阳句容都乡之吉阳里。后仕吴为光禄勋。”所言许相，正指曹瞒耳。“谀侠”似“谀佞”之误。此与仲交所用微异。又宋有许安世，著《许少张集》一卷。

吴八绝

孙吴时，吴有八绝。吴范以治历数、知风气闻。刘惇以明天官、达占数显。赵达以治九宫一算之术，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皇象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严武字子卿，围棋莫与为辈。宋寿占梦，十不失一。曹不兴善画。孤城郑妪能相人。又《晋阳秋》有葛衡达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术。景帝时有巫觋能视鬼。葛洪《神仙传》言有介象多方术。一代初兴，奇人快士风赴云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谓其怪迂也。我国初，周颠仙、冷谦、铁冠道人、张三丰之类亦然。

乡正

顾司寇近言《乡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轩，择地而蹈，择言而言，吐辞濡翰，必轨其方，慎哉愿乎！参议王公徽，事君以忠，行己以义，亢而不徇，困而弥贞，矫矫乎强毅君子矣！太仆李公应祯，气直行廉，义有不合，一介不以取与人，翰墨之精，譬诸铦戟利剑，掉以淮阴之雄，其锋莫当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陈公钢，恺悌宜

民，死无余藏，而故民怀思，冉冉有桐乡之风，盖古之遗爱也。

刘千户

刘千户苍，字伯春。入武学，能读孙、吴诸家兵法。务行长厚，僚佐有支军粮误浮本数，当抵法，君适不与，乃自补署文案。事白，人异其故，公曰："某素谨，且吾儿方称奉法吏，人信为误，若诸君何以自白？"又尝得遗牒于途，乃远方人入粮户部所给者。公往候其处三日，一人号顿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狱者五六人矣，复失奈何！"其人出金帛谢，不受。子麟，官尚书。

周汝衡

周文铨，字汝衡，苏人也，徙家金陵。以医行。汝衡资绝人，见世工率习近世脉诀方书诸杂说，不究本原，即见病莫知从来。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众习书，独取《内经》、《本草》、《难经》等书，彻昼夜读，务穷精奥。初为小儿医，时有杨茂者学古大方脉，汝衡相与往来讲究，益历阈域。茂死，病家争迎汝衡。凡汝衡至，诊病立方，多与众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则杀人。重于用药。遇有故，辄不赴召。及赴召，或见病疑，辄不投药。人不测所操，或谓其难致。汝衡终弗言。常语东桥先生曰："医者，圣人之学也。非盛德莫能操其虑，非明哲莫能通其说。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虫之药，辨类审性，析经致能，弗乖其宜，弗乱其忌，是谓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于四气，薄于五脏，动于七情，见外知内，按微知巨，占始知终，执生知死，由是以审施汤液醪醴针砭按摩之治，是谓知证。知证者工。士有能知脏腑之所表里，经络之所离会，荣卫之所弼胜，命脉之所消息，选物设方，制于未形，体微发虑，决于众

惑，是谓知生。知生者圣。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阴阳之本，变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专气含精以握枢机，汰秽葆真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谓知化。知化者神。夫神圣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术，学之所造也，医不臻此，不足以名业。”呜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谁能解者？

卷九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庆寺傍有谢公墩当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钟山政得其半，故名。若永庆寺，在宋江宁府城内西北，与去城至山居半之说不侔。且公《半山园》诗曰：“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又《次吴氏女子》诗自注：“南朝九日台在孙陵曲街傍，去吾园数百尺。”据此，公居岂在冶城后邪？今大内东长安门外有河，出于铜井。井穿城西入，引外壕水穿宫墙入御沟。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谢公墩，而半山里正以旧为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学秋阳偶过为余言，积疑顿释，为之大快。盖宋江宁府城止于今大中桥之西，大中桥旧名白下，自桥至钟山计，铜井傍之半山里正当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为荆公居址无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坳不显。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名，犹赖有父老之言在也。

两大司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应会试，揭晓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时无人走报故也。同乡王公敞，官大司马，业先知之，当入朝过襄敏公寓，因叩门谓襄敏从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报，汝主人后日

官当似我。”后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马，代曾公铣出镇三边。王公之言，遂为左券。且两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归。

三公知人三则

金都宪公泽，名能知人。王襄敏为诸生时，公即器重之，赠以己所服金带，且语之曰：“子异日名位当似我也。”后王公贵果如公言。

顾东桥先生抚楚时，江陵张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隽才，公大为赏器。尝因试对句，解所服金带赠之，且曰：“子异日何但系此带，聊以见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与结世好，曰：“异日贵，幸勿相忘。”后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谗，特从部议予祭葬，官峻为上林苑监事。

李远庵先生官浙时，海盐郑端简公晓为诸生，先生大奇之，许为国士，曰：“子必举解元。”已，乡试果以第一人赴公车。谒辞日，先生勉之曰：“此行仍当举第一，若第二人，则勿予见也。”已，端简公举第二人归，逡巡不敢见先生。端简公后官南曹，欲赠遗先生，惮其方严，不敢启口。尝令夫人手制布履一双，袖以赠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诘公，乃曰：“门生妇自制一布履奉老师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贞介如此。

达官骑驴

刘清惠公以佥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骑驴，各衙门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驺误诃之者。公性颇卞，往往厉声色愧其人而去。前辈居乡体貌简易乃尔。不独居乡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为南部尚书，常同访邓训导德昌于府学中，至则屏驺从，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门

外，盘桓佛寺中论学，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则万万无舍车而骑者，若大老为此，人必以失体诮之矣。

半山诗句

金陵，国朝建都后，宋以前遗迹多不可寻矣。宋之居此而赋咏最多且传者，毋如王荆公，今检其集中诗题系金陵地名者，计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诗中有可使百世而后仿佛见当日形胜者，如《招吕约之职方》有曰："往时江总宅，近在青溪曲。井灭非故桐，台倾尚余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蕖馥。蒲柳亦竞时，冥冥一川绿。"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如《洊亭》有曰："朝寻东郭来，西路历洊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沿冈有洊亭。"如《游土山示蔡天启》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艓。"如《游八功德水》有曰："寒云静如痴，寒日惨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侧。"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语白莲庵，迎我青松路。"如《谢公墩》有曰："走马白下门，投鞭谢公墩。井径亦已没，漫然禾黍村。"如《次韵约之》有曰："鱼跳桑柳阴，鸟落蒲苇侧。已无溪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脱尚方舄。开亭捐百金，于此扫尘迹。我行西州旋，税驾候颜色。相随望南山，水际因一息。"如《酹王濬泉诗》有曰："宋兴古刹今长干，灵跃台殿荒檀栾。二泉相望弃不渫，西泉尚累三石槃。"如《东门》有曰："东门白下亭，摧甓蔓寒葩。浅沙杙素舸，一水宛秋蛇。翰林谪仙人，往岁酒姥家。调笑此水上，能歌杨白花。"如《游章义寺》有曰："九日章义寺，倦游因解镳。拂榻寄午梦，起寻北山椒。"如《饭祈泽寺》有曰："驾言东南游，午饭投僧馆。山白梅蕊长，林黄柳芽短。笭箵沙际来，略彴桑间断。"如《乙巳九日登冶城》有曰："欲望钟山岑，因知冶城路。跻攀隐木杪，稍记曾游处。"如《雨花台》有曰："盘互长

干有绝陉，并包佳丽入江亭。”如《过法云》有曰：“路过潮沟八九盘，招提雪脊隐云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齐安隔淮，齐武帝宅也。宋兴，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当门。”如《忆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龙光寺，玄武湖畔五龙堂。”如《示报宁长老》有曰：“白下亭东鸣一牛，山林陂港净高秋。”观此诸什，当日名迹仿佛见之。盖自国朝以钟山为陵寝，后湖为册库，而拓东门城至钟山，如青溪、潮沟、燕雀湖遂皆无复有迹可睹，以故半山诗中所纪多归幻化。古称桑田沧海，岂不信哉！

城内外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运渎与青溪古城壕可容舴艋往来耳。然青溪自淮清桥入，至四象桥而阻。运渎自斗门桥入，西至铁窗棂，东亦至四象桥而阻。以其河身原狭，又民居侵占者多，易为堙塞也。顷工部开浚青溪、运渎，其意甚韪。然此河之开塞，仅城中民家利搬运耳。若郊外诸湖，堙塞既多，秦淮源远而受水复众。溯秦淮之发源，一自黄堰坝而东，上抵句容之南门；一自方山东南，上抵溧水。其诸水相灌注，一支绕方山东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张山上溯金陵镇，过马家桥，抵横山；一支西抵后乾桥；一支西抵陈墟桥；一支自上方门外小河东历高桥门，抵沧波门；郭内一支自涧子桥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为田地侵蚀，遂多狭窄，且易淤垫。唯此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涨，处处梗咽。盖溧水、溧阳、句曲诸水，惟一秦淮为之尾闾，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泛，无支派分泄。所以近年留都时苦水，而乡间尤甚，正坐此耳。若当事者肯慨然议为挑浚，或令傍河有田地者，计其亩数长短，帮出工值，委两县五城官分程督浚，功成之后，不但支流分派、水无泛滥之忧，而乡民往来搬运舟航所至，所省财力无限，关系国赋民食者非轻，此当今首宜讲求者。当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经，未及区画，不能不望于为国家计根本者

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济寺之法堂，戒行精严，人心翕然归向之。原贯关陕人，有妻子，中年舍俗出家。身颀而清癯。余于甲申年见之，时年七十许矣。已，抱病，守木叉，慈悲之意可掬也。弘济僧言，守心所庋佛像曾为鼠啮，守心见而叹曰："畜生哉！它岂不足而啖，而残我像耶？"既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数辈。法堂后山壁峭削，中开一洞深数尺许，因构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众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陨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为守心习静久，能前知。戒生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后示寂，就法堂右荼毗之，时西风方壮，青烟一缕逆风而西，或谓此守心往生安养之验也。塔于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闻掖廷，两宫皆有经幡之赐，中使亲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学敏耕，字伯年，自号壶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风貌，博闻强记，所为诗古文辞，奕奕负隽声。尝读书永庆山房，与余上下议论，后同纂《江宁邑志》，多出君手笔。以潦倒名场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进酒博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与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为草墓志极惋悼之致。嗟乎！自国家以博士义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怀琬琰而就煨尘者，独一伯年也与哉！

伤逝五则

余少而懒慢，厌造请，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计。然以文心墨韵，时通往来，颇谐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尽矣。自荐绅以迨韦布，自长老以及行辈，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忆逝者，不觉喟然伤焉。因以诗学、词曲、书法、画迹四则，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异日。

诗学

余伯祥孟麟祭酒。著《学士集》。　王元简可大太守。著《三山汇稿》。　姚叙卿汝循太守。著《锦石山斋稿》。　沈孟威凤翔给事中。　李士龙登知县。《冶城真寓稿》。　顾元白显仁大参。　周长卿元知县。有《周长卿集》一卷。　张孚之文晖太守。　盛伯年敏耕文学。　焦茂直尊生贡生。有诗一卷。　焦茂孝周孝廉。著有《说楛》十卷。　葛云蒸如龙文学。有《竹护斋稿》。　陈延之弘世文学。著《陈延之集》。　张玄度振英文学。　谢文学黄钟文学。　汪云太钟英知县。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文学。著《阴符解》、《金刚经解》。　何公露湛之参议。著《疏园稿》。　何仲雅淳之御史。著《足园稿》。　王尔祝尧封太守。著《学惠斋稿》。　马元赤电山人。有《游梁记》。　李半野世泽文学。　李惟寅言恭临淮侯。著《青莲阁》、《贝叶斋》二稿。　柳陈父应芳山人。流寓。通州人。著《柳陈甫集》。　朱王孙庆聚　王德载元坤挥使。《雅娱阁集》。

词曲

盛伯年敏耕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文学。著小令。　张治卿四维文学。有《溪上闲情集》。今传其《双烈记》、《章台柳》二记。　黄上舍方儒文学。著《陌花轩词小令》。　陈荩卿所闻文学。著《南北记》。又选《南北词记》。

书法

王元简可大行草。 姚叙卿汝循真行。 余伯祥孟麟真行。 金玄予光初举人，知县。真行。 李士龙登真行，草，钟鼎，小篆。 罗惟一万象文学。草书学怀素。 姚封公之裔真行学松雪。 金后林殿小楷师文徵仲。行书师《圣教序》。 李惟礼宁俭太学。临淮公子。草书学怀素。 沈孟威凤翔草书。 焦茂直尊生真行。 张孚之文晖真行。 葛云蒸如龙楷书学欧阳率更。 何公露湛之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淳之行书得晋人意。 张玄度振英真行学李北海。 李半野世泽飞白。 林乳泉景旸文学。真行。 郭成也惟诚太学。真行学朱射陂。

画迹

何仲雅淳之山水兰竹。 朱王孙庆聚山水小景。 王潜之元耀藩幕。山水。 胡可复宗信山水。 吴季常继序中书。流寓。休宁人。山水佛像。 马元赤电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万历乙卯仲冬，工部尚书丁公兴工浚古宫城河。至内桥，有象头骨一具，不知何时埋沉于下，非国初则南唐时物也。南唐此桥为金水河，不宜弃死象骨于内。国初置象房于通济门外，有死者，其骨又不应埋瘗于此桥。殆不能定其所由也。

古诸湖

金陵前志诸湖，近皆堙塞，今独后湖与莫愁湖在耳。其遗址可考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内后一半是其地；张阵湖在石头城；迎担

湖在石城后五里；苏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担湖北；稳船湖在金川门外，今水门内是，而陈鲁南《南畿志》言在佛宁门外，恐非；三冈湖在淳化镇关东南；摄湖在摄山之侧；太子湖、夏驾湖在丹阳乡；半汤湖即今汤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凤台门外十里；其白米湖、乌意湖、西干湖、刘阳湖、白社湖、三城湖、娄湖、梁墟湖、高亭湖、石坳湖、河湖、笪湖、银湖、白都湖，类堙为田地，其名间有存者，而不可考矣。

师法

数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师道以训弟子，如李翰峰、焦镜川、董侣渔、赵高峰、黄龙冈诸先生，皆方严端正，不为苟合。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门，文行皆有可观。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辄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爱之，即既贵显老大，悛悛执礼惟谨，毋敢慢也。后或富实之家，才有延师之意，求托者已麇集其门。始进既不以正矣，既入馆，则一意阿徇主人之意，甘处亵渎而不辞，甚且市欢于弟子，恐其间我于父兄，一切课督视为戏具矣。又有一种黠者，诱其弟子，结纳显贵，买鬻声名，夤缘考试，以蛊其主人。呜呼！师法之不严至此极矣。先入者为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节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故昔人有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须是硬脊梁，于事始有担荷。"吕与叔诗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乡前辈如顾宪副琛、李宪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严冷，生事萧条，处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书韬

常以废寺田赠李、邵二公，皆峻却之。顾公至其兄尚书饷以米，亦谢不受也。清风素节，非古之吴隐之、范史云，莫能臻其方矣。开国以来，士大夫风流文雅，名誉事业，故不乏人，得此数君子者，尤为丘园之贲。吾于此有深慕焉。

礼制七则

冠礼之不行久矣。耿恭简公在南台为其犹子行冠礼，议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头巾、蓝衫、绦靴，三加用进士冠服、角带、靴笏。然冠礼文繁，所用宾赞执事人数甚众，自非家有大厅事与力能办治者，未易举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礼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备六礼，差与古异。古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今留都初缔姻具礼往拜女家曰谢允，次具仪曰小定，将娶先期具纳币亲迎之日往请曰通信，纳币曰行大礼，将娶前数日具仪曰催妆，至日行亲迎。似以小定兼纳采、问名，通信即请期，第先后不同耳。古俗亲迎有弄女婿、弄新妇、障车婿坐鞍、青庐下婿却扇等礼，今并无之，唯妇下舆以马鞍令步曰跨鞍、花烛前导曰迎花烛，仿佛旧事。

婚礼古以不亲迎为讥，留都则婿之亲迎者绝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妇登舆，则女之母随送至婿家，舅姑设宴款女之母。富贵家歌吹彻夜，至天明始归。婿随往谢妇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妇之庙见与见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礼妇，于第三日庙见见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谒妇之父母，盖谓妇未庙见与见舅姑而婿无先见女父母之礼也。此礼宜复，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谢，众论骇然。议于第二日晨起，子率妇先庙见拜父母舅姑，而后婿往妇家拜其父母，庶几得礼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礼，行纳币礼，其笄盒中用柏枝及丝线络果作长串，或剪彩作鸳鸯，又或以糖浇成之，又用胶漆丁香粘合彩绒结束，或用万年青草、吉祥草，相诩为吉庆之兆。考《通志》婚礼，后汉之俗，聘礼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糜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皇、含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妇肠、燧、钻，凡二十八物，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东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仪，不足书。按此则今俗相沿之仪物固有所自来矣。《酉阳杂俎》言纳采九事，曰合欢，曰嘉禾，曰阿胶，曰九子蒲，曰朱苇，曰双石，曰绵絮，曰长命缕，曰干漆。九事皆有词，各有取义。

近代丧礼中有二事循俗而与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难变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丧，凡应服某服者，或内亲，或外亲，人自制其所应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伤且吊，盖哀戚在心，故必变服以临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应服者，必丧家送布，始制而服之；不送，即应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丧家力不能送，共以诟厉加之，而大家复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论何人，但入吊者，即赠以布或绢，有生平不一识面、闻名为布而吊者矣。不知变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既不哀，服于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属无谓。至送帛，则本不为服，直以币帛将孝子之敬为酬酢而已。向大鸿胪海州张公尝言送帛非礼，余心韪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记》所谓“余阁”者也。成服后诸祭，皆主人自为之，其在姻友，直有赙襚赠已耳。赙以钱帛，襚以衣服，赠以车马，皆以助敛与殡之事。宾客至有丧者之家，哭之吊之，奠此物而已。奠者置也，置其物于前也。今则赙襚之礼，间有行焉。赠则江南绝未闻者，乃代为丧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饰果蓏，粔籹张煌，寓钱楮币之类，阗塞于庭，客乃为酹酒致敬。夫酹乃主人之事，宾客乃代而行之。知礼者谓宜于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制而服，以示哀戚变常之意。其在宾客，第行赙襚以助之，或贫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辍而不举，庶使丧主人不苦于送布之纷纷，而宾客亦不为此无益之糜费，是

亦从礼从俭之一端也。

丧礼之不讲甚矣。前辈士大夫如张宪副祥有期之丧，犹着齐衰见客。其后或有期功服者，鲜衣盛饰，无异平时，世俗安之，恬不为怪。间有守礼者，恐矫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晋人放旷礼法之外，为儒者所诟，乃其时陈寿居丧病，使婢丸药，坐废不仕；谢安石期功不废丝竹，人犹非之：视今日当何如哉！余谓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论；至里居遭丧，即期功亦宜示稍与常异，如非公事谒有司，不变服，不赴筵会，即赴，亦不听声乐，不躬行贺庆礼，不先谒宾客，庶古礼犹几存什一于千百也。

军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赐不敢用。旧时吾乡凡有婚丧，自宗勋缙绅外，人家虽富厚，无有用鼓吹与教坊大乐者，所用惟市间鼓手与教坊之细乐而已。近日则不论贵贱，一概混用，浸淫之久，体统荡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竞也。

小人

隆庆中，吾乡金汉泉公官别驾归，携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笼豢之。其一老妇，一男子，盖母子也。长尺许，声啁哳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后亦死。金之女为余内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见之。此前史所谓竫人。又小人国，海鹤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鮌窃帝之息壤以堙鸿水。息壤者，罗泌《路史》云：“息生之土，长而不穷，故有息名。”汉时临滁地涌六里，又无盐危山土起；

唐江陵南门地隆起如伏牛马，去之一夕辄复；又柳子所言龙兴寺地在永州，地如负瓮而起：皆为息壤。王襄敏公家厅事与内寝中两楹间有土坟起，长可三四尺许，横可数寸许，平之辄复如故。至今所甃砖石崛起，枳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为修治也。余尝谓古人文字奥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鲧不合窃决坏之为堤防以御洪水。此战国曲防之所由始也。以专愎自用，不闻于上，故曰盗。正如补天之说，岂真如书所载，奇诡至此哉！今观襄敏家地，天壤之间，何所不有，不得轻疑昔人之论为妄矣。

飞盗

万历戊子、己丑间，留都有飞盗。其来也，不由门窦，仅于屋上揭瓦去椽，垂缒而下，有盗人楼阁中物，经数月主人犹不知者。甚苦其盗，而缉捕不可得。后乃为其仆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门之大街，衣冠车从若大家然。亦与士大夫往还，夜从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飞而无声。其子尤狡黠矫捷，手持尺木点地，即墙檐高一二丈，已跃而上矣。问得其情，毙于狱。其子竟先逸去，终已不获。常见友人被盗处，屋瓦揭动数尺而土灰无至地者，亦是奇贼。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参琅琊起和尚。婆卖油糍为业，一日闻贫子唱《莲花落》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抛油糍于市。其夫云：“你颠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琅琊起印可之后，凡见僧，便云：“儿儿。”才拟议，便掩却门。时珣佛灯往勘之，婆见便云：“儿儿。”珣云：“娘娘，爷在甚处？”婆转身拜露柱，珣蹋倒云：“将谓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儿儿，

来，我惜你则个。”珣竟不顾。婆尝颂马祖不安因缘云：“日而月面，虚空闪电，虽然截断天下衲子舌头，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云

友人周吉甫，名晖，有隽才。为诸生，制义多恢奇，久而不售，遂弃去。隐居著书，萧然有林下风。所著《金陵琐事》，南都文献之遗，多所征信，深为名流所许。乙卯冬，投余《山中白云》一卷，多见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迹，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饮食必求异巧，此乃清中之浊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适心知聚首；偶有余钱，适书画来售；偶欲登涉，适伴侣相约：真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此语尚有计较，未能脱然于富贵贫贱之外。”又云：“对明月，照止水，便怀澄虑。世间无心之物，能使人亦无心也如此。”它如此类甚多，诵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后，便当推此君为隐士之杰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诗，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嗔。”又云：“绿尊堪累月，青镜不藏年。”又云：“闻道晚知浅，结交贫觉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弹琴月到门。”又云：“半酣疑有得，多病掩无能。”又云：“酒醒双燕语，病起乱花飞。”又云：“啸月野情淡，眠云春梦寒。”此等句置之钱、刘集中，不复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诗句贵有山林气。”读其诗，殆无愧斯言矣。

服饰

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杂志》言："煇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又赵彦卫《云麓漫抄》载清微子《服饰变古录》尤备。乃知国家全盛之日，风俗类然。然变易既多，措办弥广，人家物力，大半销耗。因之有如宋仁庙之禁销金、真珠、白角、长冠子，亦挽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违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为严备。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间有议及申明，不以为迂，则群起而姗之矣，可为太息。

王荆公墓

志称荆公墓在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时待制孙君孚责知归州，经过，吕燕待之礼甚厚。一日，因报谒于清凉寺，问曾上荆公坟否。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时士夫行役亦驻止于僧寺，与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围九十里，高坚甲于海内。自通济门起至三山门止一段，尤为屹然。聚宝门左右皆巨石砌至顶，高数丈。吾行天下，未见有坚厚若此者也。陆游《老学庵笔记》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为险固，其受敌惟东北两面，而壕堑重复，皆可坚守。至绍兴间已二百余年，所损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国初拓都城，自通济门东转北而西至定淮门皆新筑，通济门以西至清凉门皆仍旧址。然则前所言

坚固巨石者，当犹是景之遗植也。

郡圃老卒

宋张稚圭元老，荆公客也。为江东漕摄金陵府事，严酷鲜恕。喜与方士游，门下尝数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项系念珠，元老曰：“汝诵经乎？”卒曰：“数息尔。”元老异之，呼至室内，问其所得，论养生、吐纳、内丹，皆造精微，又曰：“运使平生殊错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为子孙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觊公惠耳。”元老曰：“能传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须今夜半潜至某室，当以传公。”初亦难之，不得已，许焉。既归，与内人刘议之。刘曰：“不可。公以严毅，人素苦之，夜中独出，事有不测，奈何？”太夫人微闻之，潜锁其寝室，竟不得出。黎明视事，衙校报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元老大怅惋，数月感疾，遂卒。此《墨庄漫录》所载，近郡邑志纪方外异人都不之及。此卒内韫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真古之有道者欤！

王逢原钟山诗

王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诗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仰跻苍厓巅，俯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辈所及。”遂阁笔。东坡赋钟山诗，荆公亦依韵和之，而谓其“峰多巧障日，江远若浮天”之句为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研与东坡联句，才见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语，遽尔辍吟。此不独见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长处。勍敌在前，务攻其坚，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万历戊戌，改造文德石桥，掘桥洞下土，得旧琐子甲二领。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浚秦淮河，于此处又得琐子甲一领，铜钟一口。意是当年战争时堕水中者，今挖掘始复出。然它处俱无所得，独此桥下数见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画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浚沟掘地，得断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画山水人物树木，有樵夫担柴，柴上悬一小笼，笼中有雀，又有担衣箧前行，而后有驾牛车者。又有岸晒渔网，小舟横于水中，最为精妙。按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人物门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丰城人，少学吴生，攻画佛及鬼神，仕南唐李璟为待诏。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夺吴生意思，时人器之。仲元后顿弃吴法，自立一格，而落墨致细，傅彩明泽。璟尝命仲元画宝公石壁，冠绝当时，故江介远近佛庙神祠尤多笔迹，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为武洞清笔，画有优昙树，下立一峰石，前一古佛，手持经卷，止一半身，其余缺坏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画史》称其作佛像罗汉，善战掣笔，作髭发尤工，天人画壁，发彩生动。然绢素动以粉点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遗迹，世无存者，今乃从地中断石得之，岂非画史中一段嘉话耶？曹画所题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画脚与字脚相对刻之，今代亦无此式也。

无尽颂古

张无尽在江宁府戒坛院阅《雪窦拈古》，至百丈参马祖因缘云“大冶精金，应无变色”，忽投卷曰：“审如此言，临济岂得有今日也？”有颂曰：“马师一喝大雄峰，声入髑髅三日聋。黄蘖闻之惊吐舌，江西从此立宗风。”尝举似平和尚，平后致书与无尽曰：“去夏阅临济宗派，深知居士得大机大用。”乃求前颂稿，无尽再以颂寄之云：“吐舌耳聋师已晓，捶胸只得哭苍天。盘山会里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颠。”时大观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系玉带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亦以管理戎政赐蟒衣、赐玉带。又公为给事中时，与前倪尚书谦、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鲜赐一品服。计二百四十余年，南都之得系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亲臣中则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纯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宁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东宫孤卿，在亲臣中则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庆阳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书总督三边，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礼部尚书改吏部尚书、王公敞以兵部尚书、周公金以南户部尚书、梁公材以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赠官，惟前王源赠太师，倪公岳、王公以旂赠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赠太子太保，倪公谦以礼部尚书、童公轩以南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

诸寺奇物八则

宝光寺有西域来贝多婆力叉经，长可六七寸，广半之，叶如细猫竹笋壳，而柔腻如芭蕉。梵典言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雕，其叶可写字。贝多婆力叉，此翻叶树也。经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虫豸，不识其为何经也。外以二木片夹之，其木如杉而纹细致可爱，南都诸寺中仅有此经而已。记又言此贝叶经保护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栖寺有历代祖师像，黄贞甫膳部命工临摹，载归天竺供养。

牛首弘觉寺禅堂有丹灶，投以薪火，风自内生，甚炽烈，须臾爨熟。如去薪，火即止。

静海寺有水陆罗汉像，乃西域所画，太监郑和等携至。每夏间张挂，都人士女竞往观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钟，即所称景阳钟也。钟有一百八乳，乳乳异声，故名乳钟。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者。

天界寺有佛牙，阔寸，长倍寸之五。万历中，僧人真淳献之尚书五台陆公，公因具金函檀龛盛之，迎供于寺之毗卢阁。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庆寺有古藏经，板刻工雅，纸色古澹，非宋刊则元刊也。较今南藏本稍低而狭，以木函函之。今俱为人所窃去，无复存矣。

灵谷寺有宝志公遗法被，四面绣诸天神像，中绣三十三天、昆仑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阔如之。齐梁时物。

仁宗皇帝御笔

院判蒋恭靖公用文，家藏宝翰一巨册，乃恭靖在太医院时仁宗皇帝居东宫示病瘥取药御笔也。字真行相间，仿佛赵松雪体，而圆熟秀劲。中有正字号、顺字号、亲字号所患云云，似是宫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号言其病耳。前书，后有年月，用朱笔押，押字形为𠬝，多用印章，曰“东宫图书”，曰“东宫之记”，曰“大本之堂”，曰“肃清精密”，曰“谦光”，曰“缉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圆印，径可寸许，内作双龙形篆而书语温厚款曲，蔼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动。当时君臣之间亲洽如此。自后九阍日高，即台阁大臣得此，以为异典矣。

御笔药方

仁宗皇帝与恭靖札，其一马乌肝丸：马鸣肝即晚蚕沙，五月收者拣净，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乌二两，入灰火内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为细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里急下坠，大便后肛口如火，闷塞痛楚，煎服秦艽当归汤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两，木香二两，砂仁二两，白豆蔻一两，三棱二两，蓬术二两，青皮二两，陈皮二两，香附子二两，罗卜子一两，炒紫苏子一两，桃仁一两，炒黄连二两，吴茱萸二两，汤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钱醋煮，右为末，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壶

尝同卜六兄鼎吉之华严寺。寺有僧庋一投壶，其座高三尺余，上

以竹为壶，竹径可三寸，上下如一，而节纹皆斜抱而尖上，与恒竹弗类。问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壶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干形正赤，而翠叶如针，葱菁可爱。

沈氏鸭

友人沈之问，虎林人，流寓南都，家于骁骑仓之傍。家畜二鸭，盖雌雄也。一日，家将烹其雄，豫以笼罩之，雌即旋绕其笼，逐之不去，饲之食，弗食也。已杀其雄，以沸汤焞之，其雌忽哀鸣，举身投沸汤盆中，宛颈而死。沈君怜而不忍食，遂同瘗于竹园地中。其家从此断鸭，不入庖矣。此与前记所载义雁投釜中事正同。

赵徐二公

国初，驸马都尉赵公辉，年九十余而卒，所畜姬妾百余人。嘉靖中，魏国徐公鹏举年七十余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余人。《献征录》载赵公老而强健，有得于内养之术。人传赵公以妇女月水为饵，采炼有法。或言不待炼也，取未孕妇人者，以糕糁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红枣数十枚，令姬妾口含，过夜煮食之。啖枣法，尝闻于方家，至吞月水，则自未有言者。顷云间李生中梓作《本草药性解》，始列于书，而亦言性味主治，旧所不载。此又下于红铅，而尤秽浊，不知于驻颜养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无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禅堂西夹室，阖双扉观之，影

于缝中倒现，玲珑可睹。永庆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蓝小殿窗隙中倒现，其兰楯皆历然。二室皆向东，一寺之房无数，独现于此，何也？大报恩寺之塔影，在城内油房巷塘中；旧铁塔寺之塔影，在候驾桥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隙中，必与其形相违。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飞鸟之影，鸟东飞，则隙中之影必西逝，与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马灯之影不平行，如内灯左旋，则影必先从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渐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灯四面六面无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远，于此可玩也。沈存中《笔谈》论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皆倒垂，鸢飞与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畅。陆务观《笔记》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弄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旧惟有《傍妆台》、《驻云飞》、《耍孩儿》、《皂罗袍》、《醉太平》、《西江月》诸小令，其后益以《河西六娘子》、《闹五更》、《罗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调、有数落，已为淫靡矣。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干》等，虽音节皆仿前谱，而其语益为淫靡，其音亦如之，视桑间濮上之音，又不翘相去千里，诲淫导欲，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戏剧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篆、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

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校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

酒三则

新志载金陵酒，以水之佳酿而得名，唐诗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时每岁路供满殿香曲。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坛酒，色重味浓，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细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则重阳后市店皆置帘开清酤之，曰黄酒，纯以芦灰罨之，差比于压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味甘而殢舌，多饮之，抛沓不可耐。后始有市苏之三白酒者，迄今宴会犹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曲以药糁之使勿败，又云瓶以乌头或人言拭口方可致远，理或然也。万历间，士大夫家间有开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虚窗之真一，徐启东之凤泉，乌龙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华清，施太学凤鸣之靠壁清，皆名佳酝。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标置，如齐伯修王孙之芙蓉露，吴远庵太学之玉膏，赵鹿岩县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马兰屿之瑶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钟阳之上尊，胡养初之仓泉，周似凤之玉液，张云冶之玉华，黄瞻云之松醪，蒋我涵之琼珠，朱葵赤之兰英，陈拨柴之银光，陈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张一鹗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郁金香，何丕显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涛，内府之八功泉，香铺营之玄璧。又有号菊英者、兰花者、仙掌露者、金盘露者、蔷薇露者、荷盘露者、金茎露者、竹叶清

者，大概以色味香名之，多为冠绝。于是市贾所酤，仅以供闾阎轰饮之用，而学士大夫无复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饮，每举不能尽三小盏，乃见酒辄喜，闻佳酒辄大喜。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蓟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沧州之沧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济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兰溪之金盘露酒，绍兴之豆酒，粤西之桑寄生酒，粤东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扬州之雪酒、豨莶酒，无锡之华氏荡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绝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苏州之坛酒、三白酒，扬州之蜜淋漓酒，江阴之细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双投酒，皆品在下中，内苏之三白、徽之白酒，间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说者谓近日湖州南浔所酿，当为吴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饮可也。

四夷入国朝来，所闻酿酒，朝鲜以粳为酒，女真嚼米为酒，鞑靼别部安定、阿端二卫以马乳酿酒，占城以椰子为酒，浡泥亦以椰子为酒，拂菻国以蒲桃酿酒，缅甸有树头酒。惟暹罗以粳为酒，王弇州闻之人言，此为四夷第一。于阗国有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旧无茶树，惟摄山之栖霞寺、牛首之弘觉寺、吉山之小庵各有数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荐客，然炒法不如吴中，味多辛而辣，点之似椒汤，故不胜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颇多，士大夫有陆羽之好者，不烦种艺，坐享清供，诚为快事。稍纪其目，如吴门之虎丘、天池，岕

之庙后、明月峡，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顾渚、日铸、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萝之上方、秋露白，闽之武夷，宝庆之贡茶，岁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减孙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鱼品

江东，鱼国也。为人所珍，自鲥鱼、刀鰶、河□外，有鲤，青黑色，有金光隐闪，大者贵；有鲲，似鲤而身狭长，鳞小而稍黑；有青鱼，类鳝而鳞微细；有暨，巨口细鳞，苏子所谓“状似松江之鲈”者也，鬣利如锥，肉紧而无刺类蟹螯；有白鱼，身窄而长，鳞细白，肉甚美而不韧；有鳊，小头，身横视之圆如盘而侧甚薄，大者曰鮥，腹脊多腴；有鳛，身圆如竹，头尖而喙长，俗所名火筒觜也，善啖诸鱼而品下；有鲟，鼻长与身等，口隐其下，身骨脆美可啖，为□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鳢，身似鲲而色纯黑，头有七星，俗曰乌鱼，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数月不死，得水复活；有鲫，头微扁而身青白色，无鳞，尾无岐，肉最肥，张志和诗“桃华流水鳜鱼肥”即此，第此鱼惟秋为美，俗曰菊华鲫；有鲇，头扁而口哆阔，身黄黑白错，尾如鲫，小者曰汪刺；有鲫，水中自产为野鱼，以后湖者良，性独属土；有鲢，头巨而身微类暨，鳞细，肉颇腻，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种之，岁可长尺许，俗曰此家鱼也，有青、白二种，大者头多腴，为上味；有面条鱼，身狭而长不逾数寸，银鱼之大者也，裹以面糊油炸而荐之；又有黄鳝、鳗鲡，皆以鱼名，其形质实一，蛇别为一族，与虾蟹同。

果木移植

橄榄、椰子、榧子、杨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华

实。椰子发芽出子端，可二尺许，经冬则萎。橄榄尝有核堕地出小树，可三四寸，具有枝叶而竟不育。杨梅自光福去金陵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杨梅园有数株供太庙荐新者，时萎辄移吴种易之，所结实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悬也。杜鹃、末利、佛桑、兰花，皆南花也。末利、兰花出闽与虔，去此远，此土人善护视过冬，寿可四五年，而兰倍之。杜鹃、佛桑，仅当年开花，从未有能过冬者。频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鲜不活者，第结实数年后，则与此地所产亡异。频婆近人家间有植者，所结子香味差具，而色与形不逮也。由此观之，以北就南则生，以南就北则死，理固应尔。然宋艮岳种荔枝结实，徽宗曾以赐近臣。今以南之荸荠种于宝坻、三河，所结实形大而肉香脆，反逾于南土者，物之变化亦叵定也。

纪虫二则

南都呼小虫曰蜘蟟，曰秋娘，曰蚓蜋，曰蜻蜓，曰梁山伯，曰橘蠹蛾，曰金丝麻蓝，曰黑老婆，曰红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蛱蝶，曰黄蛱蝶，曰促织，曰纺车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细腰蜂，曰壶峰，曰牵牛郎，曰野蚕蛾，曰扑灯蛾，曰叩头虫，曰樟木虫，曰飞蜓，曰蝗，曰蝼蛄，曰蜣蜋，曰斑蝥，曰叫蟆蟢，曰小青蟆蟢，曰土蟆蟢，曰菊虎，曰蝇，曰蚊，曰牛虻，曰狗蝇，曰萤，曰蠛蠓，曰米牛子。

虫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螘，曰螾，曰蠙蛸（俗曰骆驼）；在水中者，曰蜞（又曰蛭，俗曰马蝗），曰打拳虫，曰水虼蚤；在水面者，曰写字虫，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蝎虎，曰壁蟢子，曰蓑衣虫，曰蠼螋，曰蚰蜒（又曰□蝓），曰蚰蜒螺；在灶下，曰灶鳖鸡；在木中者，曰白螘；在床壁，曰蟨；在檐角屋隅窗隙，曰蜘蛛，曰蠨蛸，曰蛜蟊（一曰鼠妇）；在壁上捕蝇，曰蝇虎；在人身衣缝，曰虱；在地与床啮人，曰虼蚤；在厕，曰蛆。

卷十

官军粮赏则例

月粮则例：指挥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佥事五石八斗；镇抚三石八斗；正千户四石二斗；副千户三石八斗；百户三石；总小旗一石；军只身六斗，有妻一石；纪录老疾军三斗；把门修仓军斗余丁各三斗；操备舍余口粮四斗；军匠八斗，无妻四斗八升。优给指挥千百户与见任同。每年二月十月关支折银，每米一石折银五钱，余月支米遇闰本折随宜关支。赏赐则例：冬赏正军绵布三匹，内本色二匹，每匹折银三钱；折抄布一匹，每匹折抄五锭。军匠二匹，内本色一匹，折抄一匹。有母妹幼军三匹，内本色二匹，折抄一匹；无母妹幼军一匹。只身军匠一匹。疾军一匹。以上俱本色。江、济二卫水夫，每名胖袄一件，每件折表里绵布五丈二尺八寸、绵花二斤，每布一匹长三丈二尺，折银三钱，绵花一斤，折银七分。夏赏每布名俱苧布一匹，折银二钱。

议谥二则

南都自襄敏王公后，无复有予谥者。顷因部议咨访，京兆公举上、江二县应谥诸公，为陈公遇、顾公璘、童公轩、张公琮、何公遵、陈公镐、殷公迈、王公銮、吴公自新，部使者骆公骎曾酌而疏请

下部矣。丁巳春，部议予谥四十三人，而前诸公尚有待也。因思国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谥，然谥虽为优恤特典，而字之上下有辨，褒贬之意，未尝不寓其中。盖有身为宰执大臣，而仅合于好和不争宠禄光大者，即而思之，其人品已可概见，此真《春秋》严一字之义也。至有幸而得美谥者，宜仿晋、唐人议贾充与议许敬宗谥不当之意酌之，似不必议夺，盖夺则有议者与贤而无谥者同在不可迹之天，使幽、厉而削其谥，千载之后，史策阔疏，并其人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议百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义人品卓绝者，特恩赐谥，此则有美而无恶，有褒而无刺，别为激扬盛典。若宜谥未锡而追补者亦然，并著在非常之例。至官三品以上，宜仿亲郡王例，但居是官，则照例赐谥。如宋天圣中孙奭等言：臣僚薨谢，不待本家请谥，在官品合加谥者，并令有司举行。而谥必严核其流品，务使名与实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细行细名之指，而近日议夺议予之纷纭亦可息也。

《周礼》：卿大夫卒，太史于葬前赐谥，祖奠之曰续诔。后世失于申明典礼，故须门生故吏录行状，子孙请谥。然应谥者，太常议之，博士具草，考功审覆判，都省集议，上中书门下判准录奏。未允物论者，辄据法驳正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请不得与。国朝则应谥者必由陈乞，其子孙旧故，于合干衙门，豫先讲求，一无龃龉而后疏覆施行，得旨予谥，内阁乃并列二谥，请上点定，故谥多有美而无恶。然亦有上推主恩，下采公议，微示意于褒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安”曰“荣”者，其用意似徇而旨则婉而切矣。近日江夏龂龂谥法，直以有谥为荣，无谥为辱，似专执夹漈序论之旨，故亟欲议夺前之溢谥者，而不知予谥一字之辱有甚于无谥与夺谥，即夹漈业以定为上、中、下三品之谥，孰能掩之？弇州《谥法纪》于古今用谥之原，可谓晰矣，而亦未尝于此别白著明。今日谥法，礼曹颇慎举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为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为南龙尽处，精华之气，发露无余，故其山多妍媚而郁纡，烟容岚气，沓翠霏青，望之如古佛顶上之螺，美人眉间之黛，而特未有奇峰削壁；拔地刺天，如瑶篸玉剑突起于云霄之上者。江水一泻千里，沙腾浪涌，天日为昏，最为怪伟。至静夜无风，江声隐起，余尝夜卧洪济燕矶听之，汹汹如欲崩四壁也。后湖泓渟坦沲，堤杨洲茭，绰约媚人，山色四围，如靓妆窥镜，湖山之美，何减虎林？所少者，独瀑布与寒泉耳。钟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摄山之白鹿泉，祈泽寺之龙王泉，衡阳寺之龙女泉，虽一泓之流，未足称奇，然瀹茗濯缨，其为已足，固可褰裳提罂而临试也。

寺院

南都城中道院，若朝天宫则枕冶城山，灵应观则俯乌龙潭，卢龙观则倚狮子山。佛寺，若鸡鸣寺则坐鸡笼山，永庆寺则傍谢公墩，吉祥寺则负凤皇山，清凉寺则屏四望山，金陵寺则扆马鞍山，上瓦官寺则峙凤皇台，皆备登临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内，林木幽深，入其门，令人生尘外想。鹫峰寺地僻而无可眺，然差与市远。封崇寺杂闾阎中，荒凉颓废，致无足言。惟承恩寺踞旧内之右，最为城南嚣华之地，游客贩贾蜂屯蚁聚于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刹竿荡然尽矣。

御笔文昌帝君像

宪宗皇帝御笔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绿袍，束带，履乌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仪萧散出尘，真天人也。上题“成化十九

年御笔”，押以“广运之宝”。旧为苑马卿卢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画，不知宪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真人间之瑰宝也。

宁国公主墨杯

宁国大长公主孙继本，家藏公主所用遗墨半梃，上用紫金打成龙口吞之。一白瓷酒杯，酌洒满，则隐起一龙形，鳞鬣具备，倾去其酒则不可见矣。常见宣窑壶盏，往往油内隐龙凤细纹，细视之方可睹，此杯亦其类也。

文士二则

文墨之士，英英皎皎，驰声艺林者，时不乏人。周吉甫晖，博物洽闻，恢奇奥雅，诗句之美，冠绝当时。黄伯子祖儒，才藻溢发，世擅雕龙，所著《呓觉稿》出入古今，故非恒士。黄徵甫应登，古文辞诗赋流奕清举，编有《谢山暇录》，辨难考据，尤为博雅。顾孝直端祥，赋禀英多，矢口而成，笼盖人上，分其才艺，足了数人。姚允吉履旋，诗文典则，可诵可传，与弟允初观察有金友玉昆之目。黄叔遁复儒，雕文琢章，铿锵有韵，追踪家学志气罕伦，为贫所羁，不副其意。张彦先一儒，博洽英隽，诗古文取法汉、魏、六朝，郁然古色，非复时流。傅远度汝舟，奇思灏气，高出一世，所行《七幅庵集》、《唾心集》、《步天集》，总之皆不经人道语，真是奇人。孙幼如起都，少而称诗，长习经义，雅丽宏肆，铄古切今，极才人之致。孙燕诒谋，称诗南国，多四方之游，所行诗草，申文定序之，推许甚至。李象先佺，雅意标举，所著诗集，余尝为之序，颇极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垂缨戴缁，青青子矜，以其余力肆意于兹，具足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时与往还，间伸唱和。其它干

将之气，牛斗相望，汗血之驹，□跋欲骋者尚多，不能悉纪也。金陵多材，岂不盛哉！

张子明隐君，名正蒙，家通济门外，年九十矣，步履如飞，日行数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啖肉饭如壮夫。诗法盛唐，饶王、孟、韦、柳之趣。胡彭举宗仁，诗奇峭多新致，周吉甫称其句中有画，类王右丞，余尝序其《知载斋稿》，板而行之。叶循甫太学遵，家本素封，而好韵事，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诗与柳陈甫、陈延之辈相唱和，翩翩遒上，且学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庵外集》校雠编次皆循甫笔也。欧阳惟礼名序，以太学生官府幕，投绂归。惟礼兄弟多翰墨交，所自运清拔有韵。惟礼又善书法，颇有银钩虿尾之意，信是白眉。

书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真行结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长剑倚天、孤峰刺日之象。卜中立，行书师章草，简劲无媚骨，望之肃然类其为人。朱元介，真行师赵魏公，间出入颜鲁公与文徵仲，日可万字，运笔若飞，小则蝇头，大则径尺，咄嗟而办，从来书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许伯伦，行狎，书师孙过庭，劲媚错出，圆熟温茂，如王、谢儿郎，皆有体韵。沈生予，真书师晋诸王，而波拂点画，具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真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简峭中微带风貌，故自彬彬。余世奕，真行师阁帖，笔势遒美，行列古雅，较乃祖司成当有出蓝之誉。孙幼如，真书如玉环丰艳而有致，行草师米元章《芜湖学记碑》，几如优孟之似叔敖。欧阳惟礼，真师率更，篆八分师二李与梁鹄，结构不疏，古雅有意。胡彭举，八分书师魏之《受禅碑》，简劲方正中雅气逼人，如陶贞白坐听松楼上，语语烟霞，无一点尘气。黄叔遁，行书法章草，而清劲特甚，余尝戏谓："君举体充悦拖沓，当号笨伯，而作字秀羸，故是一

反。”许无念为伯伦长子，真行似乃父而秀逸过之，真如赵合德初进御时，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魏考叔，真书师《黄庭经》，结构致密，神采流丽，团扇尺素，嫣然动人。

画事

前辈士流工画事者，自陈鲁南太史、陈子野明府、胡懋礼太史、盛仲交文学外绝少。后何侍御仲雅继之。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画山水花卉，巨幅单条，触兴辄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宫夺真之妙。齐王孙国华工写生，绘梨花、白燕、鸜鹆、锦鸡，烨然有生动之状，尝写松鹤以寿余，意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学之梅花，金莘甫太学之菊花，皆饶雅趣。它如郭水村仁工写大幅山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举宗仁画自文五峰伯仁来，晚出入王叔明、黄子久二家，其笔意古质，颇有五代以前气象；二子耀昆、起昆奕奕皆有父风；李绍箕山水草树，绰有胜情，骨法不凡，究为能品；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笔法秀美，姿颜软媚，有不胜罗绮之态。此皆近日行家以画名者，它亦无有卓然著称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苍润轩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体员，长可尺六七寸，广三之二，色正紫，先腻而润，盖端石也。四边刻蓬莱楼阁云气海涛，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之，架高二尺余，有足如几。仲交写大字、作长幅画，辄满注水，浓磨逾糜，兴到捉笔，挥洒淋漓，非此不称其意气。后其子伯年曾以见示，今不知置谁氏矣。

读书题识

仲交先生家多藏书。前后副叶上必有字，或记书所从来，或纪它事，往往满幅，印钤惟谨。后多散在人间，其家举所书者悉扯去，殊为可惜。因见前辈赵定宇少宰阅《旧唐书》，每一卷毕，必有朱笔字数行，或评史中所载，或阅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书之。而吾师具区先生校刊监本诸史卷后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读书游泳赏味处，于此可以想见，远胜于鬻及借人为不孝矣。

古词曲

晋南渡后采入乐府者，多取闾巷歌曲为之，亦若今《干荷叶》、《打枣干》之类。如吴声歌曲，则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上声歌》、《欢闻歌》、《欢闻变歌》、《前溪歌》、《阿子歌》、《团扇郎》、《七日夜女歌》、《长史变歌》、《黄生曲》、《黄鹄曲》、《桃叶歌》、《长乐佳》、《欢好曲》、《懊㑇歌》、《黄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则有《宿阿曲》、《道君曲》、《圣郎曲》、《娇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孰姑曲》、《姑恩曲》、《采莲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则有《三洲歌》、《采桑度》、《江陵乐》、《青阳度》、《青骢白马》、《安东平》、《女儿子》、《来罗那呵滩》、《孟珠》、《翳乐》、《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西平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作蚕丝》、《月节折杨柳》。如杂曲歌辞，则有《西洲曲》、《长干曲》、《东飞伯劳歌》、《休洗红》、《邯郸歌》。在宋吴声歌曲，则有《碧玉歌》、《华山畿》、《读曲歌》。西曲歌，

则有《石城乐》、《莫愁乐》、《乌夜啼》、《襄阳乐》、《寿阳乐》、《西乌夜飞》。在齐西曲歌，则有《共戏乐》、《杨叛儿》。梁鼓角横吹曲，则有《企喻》、《瑯琊王》、《巨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陇头》、《隔谷》、《淳于王》、《东平刘生》、《捉搦》、《折杨柳枝》、《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高阳乐人》。晋、宋皆江左俗间所歌。梁横吹曲则似间取北土所咏，仿其音节，衍而成之，然其辞总皆儿女闺房淫放哀思之语，李延寿所谓“格以延陵之听，皆为亡国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为胜地。吴为冶城，晋初为冶城，后为西园，宋为总明观，杨吴于此建紫极宫，宋改天庆观，大中祥符间赐额为祥符宫，元初名玄妙观，后改大元兴永寿宫，国朝为朝天宫。初，门南向，后以宫内火灾，移门居东巽方，而径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

两谢公墩

《金陵志》纪冶城北有谢公墩。谢灵运《撰征赋》：“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悠扬。”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诗，序云：“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于时营园其上，故作是诗。”有曰：“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平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酒波，于此树名园。”城东半山寺后，别有谢公墩。按《庆元志》城东半山寺旧名康乐坊，因谢玄

封康乐公，至孙灵运犹袭封，今以坊及谢公墩名观之，恐是玄及其子孙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说与冶城北相远。今据此志，乃知金陵自有两谢公墩：在今冶城北与永庆寺南者乃谢安石所眺；荆公宅之半山寺所云谢公墩，乃谢玄所居，荆公或误以为太傅也。

金陵图

宋洪遵跋杨备《览古诗》曰：“暇日料简故府，得《金陵图》，六朝数百载间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宫阙、都邑、江山为《建康图》，并刻石以献。上称善，有旨令参订古今，微识其下。客有以前诗示遵，亟锓之木。图旧在玉麟堂，好事家有大本。”此张铉《金陵志》所载，今此图本亦不复存矣。因思金陵形势，自吴至梁、陈，宫阙都邑相因不改。隋文平陈，诏建康城池，并平荡耕垦，而六朝都邑宫室之迹尽矣。杨吴跨淮水为城，朱雀航、骠骑航、禅灵渡，囊括城内，而六朝山水之形变矣。入国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于是青溪、九曲之旧，不复可考；都邑宫室，重为开辟；独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据册问之，猝未易得。陈鲁南先生《金陵图考》一编，最为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图列于右，其诸山名，尤多阔略。余尝欲为一图，据今日之形势名字以上溯于前代，如今某处在某代为某，尽上、江二邑境内山水村墅，一一考证而图之，以信今传后，而病懒未能也。

总明观

宋明帝六年，立总明观于冶城。征学士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

者，遂无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学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钟山之麓，时人呼为北学，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在鸡笼山东；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并在耆闍寺侧。然则宋盖二世皆立诸学矣，而冶城之立学，今人少知者。

城内外诸水续考

余前曾言城内外水利，因检《金陵新志》载《东南利便书》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远，其漕运必资舟楫，而濠堑必须水灌注，故孙权时引秦淮名运渎以入仓城。即今斗门桥以北一带河至铁窗楞者是。开潮沟以引江水，东发青溪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后湖，即今北门桥至珍珠河一带是也。又开渎以引后湖，又凿东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堑而入后湖。此其大略也。自杨溥夹淮立城，即今自通济门起，西至石城门皆是。其城之东堑皆通淮水，即今通济门外上至南门一带是也。其西南边江以为险。然春夏积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流往往干浅。此一段在今日正同，与宋无异。宋隆兴二年，张孝祥知府事，奏秦淮流经府城，正河自镇淮、今南门内桥。新桥今新桥。入江，其分派为青溪，今洞神宫后一段经四象桥一带是。自天津桥今内桥是也。出栅寨门今铁窗楞是。入江。宋时，今水西、旱西二门外，似未有土地如今日广远，石城下即临江。栅寨门近地属有力者，因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为游人玩赏之地。每久雨，水暴至，则正河不能急泄水势，于是泛滥城内，居民被害。今古潮沟、青溪、运渎河身，皆为住民，日久侵占，堙塞不通，故水患正与此书相类。今欲复通栅寨门，使青溪径直入江，则城内永无水患。及汪澈继孝祥知府，诏澈指定以闻，澈言开西园古河道通栅寨门尤便。从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远，小川流入者众，又古来贮水湖衍，后世筑为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江潮复涌，水即泛溢，皆经流城内一河入江。自源及委，所过不计几桥，凡过一桥，皆为木石岸堰束扼，及居

民筑土侵狭河道，故水失其常，横流弗顺。是以必资栅寨门河今内桥以西至铁窗楞。及长干桥下河今南门外大桥是。分泄其势，其关于国赋民食者非轻。如云通便舟楫，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谓城内被水，然多不过数日即退，其害亦轻。若观乡外圩田，则始见其害可畏尔。上元、江宁、溧水多赖圩田，农民生计居处多在圩中，每遇水至，则举村阖社日夜并力守圩，辛苦狼狈于淤泥之中，今上江滨江田地及句容以西、方山上下一带皆同此害。如御大寇。幸而雨不连降，风不涌浪，可以苟全一岁之计。其为坏决，则水注圩中，平陆良田，顷刻变为江湖，哭声满野，挈舟结筏，走避他处，国赋民食，两皆失之。是皆水不安流之故尔。其言城内外之水患，最为明切痛快，与余前言郊外水患悬合于数百载之前。第今诸湖既难议复，惟浚支流一节稍可举行，是在有地方之责者亟议永利尔。

东坡先生金陵诗

东坡先生在金陵为诗凡十有五篇：《小子遁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又《次荆公韵四绝句》；又《同王胜之游蒋山》；又《次叶致远韵》，时致远正从介甫于金陵；又次《裴维甫韵》，裴时解石于秣陵；又《次段缝韵》，缝家居金陵者也；又绍圣元年至金陵，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并赠和老诗；又建中靖国元年，公还自海至金陵，又次韵清凉老诗，又题长短句于赏心亭，又著观音颂于崇因寺。

放生洲池

石头城前有长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鹅鸭鸡豚之属放此洲，置户十家，常以粟谷饲喂，岁各千数。又唐乾元中，诏于江宁秦淮太平桥临江带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

颜真卿撰文，今淮清桥北，水通古青溪，西入运渎者，其遗迹之一也。《后湖志》：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旧图经，唐乾元中已置此池，史正志于青溪放生池建阁，张椿为之记。

八功德水

灵谷寺八功德水，自寺墙外由钟山流出，下有石为曲水引之，在宝公塔之东北。宋知上元梅摯记甚工，其文曰：钟山之阳，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监中，有胡僧昙隐寓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谓曰："予山龙也，知师渴，饮功德池，措之无难矣。"人与口灭，一沼沸成，深仅盈寻，广可倍丈，浪井不凿，醴泉无源，水旱若初，澄挠一色。厥后西僧继至，云本域八池，一已眢矣，此味大较相类，岂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饐、八蠲疴，又其效也。文多不载。今水有时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禁地人迹不至，岁久木叶所堙，故有时而涸，不知然否。

沿江开河议

兴化李君思聪尝建议，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险恶，往来舟楫常有风波倾覆之苦，谓大胜关至燕子矶一带，有内河故数十里，无长江之险，今燕子矶以下抵京口一带，旧有河形，宜加开浚，则一百八十里江险可以引避，此漕运与士商往来之永利也。余甚韪其论，因考旧志，古漕河一名靖安河，在龙湾市上元金陵乡。宋吴聿《靖安河记略》云：自金陵抵白砂，江险，其尤者为乐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浊港口，凡十有八处，号称老风波而玩险阻者，至是鲜不袖手。东南漕计岁失于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发运使卢公访其利病，得古漕河于靖安镇之下缺口，谓其取径道于青沙之夹，趍北岸，穿坍月港，由港尾

越北小江，入仪真新河，高枕安流，八十余里抵扬州新城下，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险。按此论正与李君意同，特彼在径趋北岸，此则专傍南岸抵京口耳。北岸之河，今亦堙塞，盖江水东西冲决不常，沿江洲地时有坍卸入江者。今上新河旧传自江东门可数里至江岸，今不过里余矣。陵谷变迁，江上尤速，李君之议甚美，俟再与习江上地形者筹之。

古迹俪语

白石；青溪。　龙广山；鸡鸣埭。　蟹浦；龙山。　桐树湾；竹格渡。　直渎；横塘。　谢公墩；杜姥宅。　乌榜村；青林苑。　西州；东府。　三山；二水。　乌衣巷；红罗亭。李后主作亭。　一人泉；五马渡。　商飚馆；宋。　甘露亭。陈。　蘼芜涧；茱萸坞。　入汉楼；晋。　横江馆。　赤乌殿；吴。　朱雀航。　南涧；北山。　珍珠河；陈。　胭脂井。花林村；竹篆港。　夏侯山；朱年垅。　覆舟山；投书渚。　皂荚桥；白杨路。　赤兰桥；乌衣巷。　苍龙堰；后湖上。　白鹭洲。　篱门五十六所；秦淮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唐百尺楼。　伏龟楼；在宋府城东南。　跃马涧。城南即南涧。　南涧楼；西州路。　青溪宫；白石垒。　宋玉烛殿；梁金华宫。　落星楼；清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凤皇里；燕雀湖。又云蚵蚾矶。　覆杯池；元帝。　麾扇渡。慈姥山；道士坞。钟山。　莫愁湖；桃叶渡。上梁妓。下王大令妾。　穿针楼；邀篷步。　谢玄走马路；卢绛翔鸾坊。　桥名万岁；台曰九日。栖霞寺；落星墩。　鼓吹山；幕府寺。　青溪祠；白石庙。　玉树后庭；金莲帖地。　疑城；吴于石城设以拒魏文帝。辱井。胭脂井。

秦人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硊山，为秦皇凿山断金陵王气之处，不知今城之西北卢龙、马鞍二山间，亦为秦所凿也。此处正号金陵冈，俗传埋金之谶，正是此处。冈上有碑，因开靖安路失之。张铉《新志》言其地有沟，沟中有石脉见存，以证断凿之迹。卢龙山，今土名狮子山，志称在张阵湖北，冈垅北接靖安，今山下为仪凤门，门外犹号龙湾城，即新志所称靖安镇者是也。由此而北，则为直渎山。又按今龙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与志远近迥异，姑两存之。

建都

孙吴建都四世，凡六十年。东晋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齐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萧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陈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九年。宋南渡为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为都，皆偏安也。至我朝为帝都，已迁北京为南京，一统万万年。自古海内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逾金陵者。

桥名

《金陵新志》纪诸桥名，多有复误。如运渎、青溪所跨，试以遗迹参之，次第可考，而纪叙无法，有一名而两纪者。其自序言：官府文案，两经焚毁，故老晨星，无从询访，固宜有是，今姑就俗称上附于古可征者志之。内桥，在宋行宫前，旧名虹桥，政和中蔡蕤建石桥，号蔡公桥，后改天津，南渡后用西京大内前桥名也。新桥，本名万岁桥，唐诗句中“万岁桥边此送君”，新桥乃杨吴时所名，又名饮虹桥。羊市桥，本名清化，俗呼为闪驾，景定二年马光祖重建，手自书榜改今名。笪桥，俗传茅山二十六代笪宗师所建，旧名钦化，马光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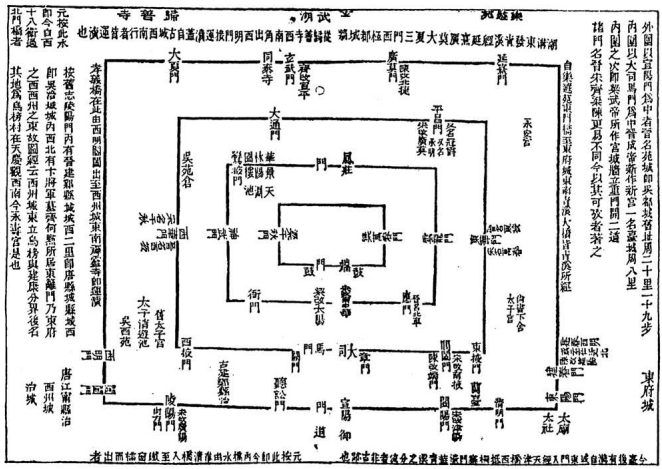
改建，名太平桥。武定桥，马光祖建，定今名，旧为长乐。仓巷桥，旧名望仙桥，马光祖改名武卫。北门桥，旧名武胜。大中桥，旧名白下，又名上春桥。南门外桥，五代杨吴名长干桥。今乾道南北二桥，与北之狮子桥，青溪之竹桥、内桥，东西之东虹、西虹桥，皆旧名。此其灼然而可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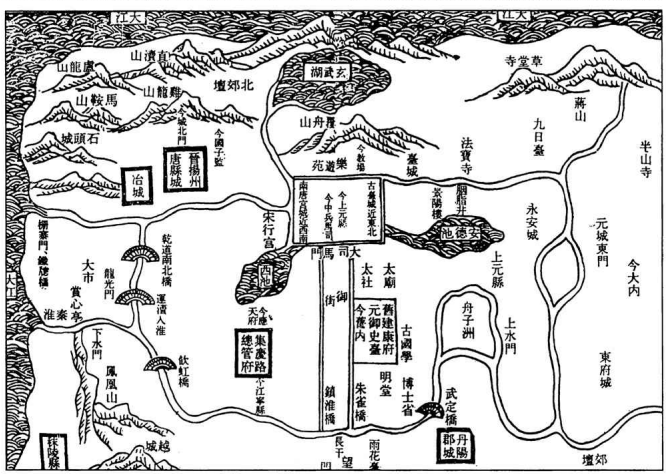
宫城都邑二图

《新志》所画六朝宫城、都邑二图，前后错综，可以想像往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势，参今日都邑宫阙之制，古今之异同可以了然于心目中矣。惧其久而就堙，因列置于此。

罗寺转湾

入石城门往东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环，俗名螺蛳转湾。或曰："讹也。路曲处乃铁塔寺墙脚，寺旧名罗寺，此路值其隅角，故曰罗寺转湾耳。"因考此寺，宋太始中，邦人舍地建精舍，号延祚寺。至唐有灵智禅师，生无双目，号罗□和尚，经论文字，悉能明了，时人称有天眼，为建塔寺内，或曰罗寺，无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旧有铁塔二座，乾兴元年铸，今之名铁塔正以此也。俗传此寺洪武中，圣祖在大内，望见其塔中有僧歼焉，毁寺为仓。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见在，则洪武中寺固亡恙也。其改而为虎贲左卫仓，不知当何时耳。





回龙候驾二桥

回龙桥，《金陵新志》在城西门内。今卞庙西大街有平桥，而下洞甚巨、南通运渎至铁窗棂者，即此桥也。而金川门内又有一桥，亦名回龙桥，则以成祖靖难入城之故。又铁塔寺仓前有桥，俗讹为侯家，故老言本名候驾，二义似有所为，惜无可考。大都修志所载名目，多系地方人开报，自非史册确有证据，讹舛自难纠正。士大夫即家于此、寓于此，足迹未经，耳传已熟，欲一一得其真而载之，故未

易也。

幕府直渎诸山

《寰宇志》称幕府山东北临直渎浦，西接宝林山，南接蟹浦，又南接卢龙山（《南畿志》言一名石灰山），由此北属至观音山，突出大江为弘济寺，宋明帝高宁陵在山西，晋王导、温峤亦葬山西。宝林山北有夹萝峰，俗讹为夹骡，言达磨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骡为石所夹云。直渎山有直渎洞，旧志言山东西有水流入大江。伏滔《北征记》云：吴将竺瑶墓有王气，孙皓恶之，乃凿其后为直渎。今渎与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议救荒

余前已载救荒之议，谓当于户部仓粮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饥荒，守备太监王某等奏准开仓籴米四万石以济饥民，又令应天府关领粮米在于街市籴卖，止收铜钱，不必勒要银两，听令饥民得以零碎籴买。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灾，巡抚应天都御史丁某奏准籴买南京仓粮二万石以济灾民，其米价收贮户部银库，候丰年召商买补，或放折色月粮支用。近议止于放银月分，米贵则放米，或预放二三月，尤为便益，不费而惠，似可常行。

各仓米样

江西：花红米、蒸稻米。湖广：蒸稻米。太平、宁国、池州、安庆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籼米、花红米。苏、松、常三府，

广德州，浙江嘉兴、湖州二府：黄粱米、白米。应天、镇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黄粱米、白米、白晚米、花白米。浙江金华、衢州，绍兴三府：黄粱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芦席一百领（内本色七十领，折色三十领），猫竹二根，为垫廒用。

后湖

后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旧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皆为库以贮册，前抱一小洲，中有沟，萦环如溪涧，今为厨房以供饮食。东二洲，一曰陵趾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号别岛，秀出可爱。西南之水独深而澄，则所谓龙潭也，即刘宋时龙见处。

王荆公疏湖田

熙宁八年，荆公官江宁，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成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切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蠃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勿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敕依允。绍兴二年，赵善湘增收后湖田租，遂为例。淳祐十年，增先贤祠拨湖田七千

余亩。元大德五年，下钟山乡开后湖河道。自是以后，惟有一池，他皆田地。国朝平定海宇，贮天下册籍于湖之中洲，始复开衍为湖，遂为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后湖联句

李熙为御史，同乔户曹后湖联句云："片雨孤城黑，三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鸟，天远断飞鸿。魏阙心迢递，钟山气郁葱。云程须共勉，莫遣鬓如蓬。"其二："簿书偶成暇，缓步小桥东。袖拂芦花雪，堤翻落叶风。观鱼临水次，访古过林中。回首斜阳外，孤鸿自远空。"李素有文名，而集少传，仅见于此。

卢玉田过湖续梦诗

卢玉田先生取选时，梦中得句云："水国微茫路不分，红香引入白云深。"后官南户部主事，过湖，恍如梦中之句，因续云："仙洲恍觉非人世，民部无论有翰林。日永放衙看鹤舞，雨余凭槛听龙吟。平生剩有烟霞癖，宦海何当慰此心。"

谥法解正误

南监本《史记》刻《谥法解》，原是古书分上下款列，后人误接连书之，遂错乱无章，卒莫有厘正之者。今按《汲冢周书》书之。《周书》亦有前后失次者，并为厘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则赐之善号以为称也。

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谓号谥。○按，此篇《博物志》谓为周公所作。今按，首数言是因二公终将葬，锡之谥。制谥从此而始，因叙谥为后世之永制也。云此为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无能名曰神《周书》作“一人无名曰神”。
扬善赋简曰圣
敬宾厚礼曰圣
靖民则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义所往曰王
立志及众曰公《周书》作“立制”。
执应八方曰侯
赏庆刑威曰君
从之成群曰君二条《史》有《书》无。
壹德不懈曰简
平易不訾曰简《周书》作“不疵”。
经纬天地曰文
道德博闻曰文《周书》作“博厚”。
勤学好问曰文
慈惠爱民曰文
愍民惠礼曰文
锡民爵位曰文
刚强直理曰武
威强睿德曰武
克定祸乱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大志多穷曰武《书》作“夸志”。
敬事供上曰恭
尊贤贵义曰恭
尊贤敬让曰恭
既过能改曰恭
执事坚固曰恭
安民长悌曰恭《史》作“爱民”。
执礼敬宾曰恭《史》作“御宾”。
芘亲之阙曰恭
尊长让善曰恭
渊源流通曰恭《书》作“曰康”。
照临四方曰明
谮诉不行曰明
威仪悉备曰钦
大虑静民曰定
安民大虑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纯行不二曰定
绥柔士民曰德
执义扬善曰德二条《史》有《书》无。
谋虑不威曰德
辟地有德曰襄
甲胄有劳曰襄
有伐而还曰厘
质渊受谏曰厘
慈惠爱亲曰厘
小心畏忌曰僖
心能制义曰度

博闻多能曰献
温柔圣善曰懿
协时肇享曰孝
大虑行节曰孝
辅轻就供曰齐《史记》作“资辅就共”。
安乐抚民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中情见貌曰穆
甄心动惧曰顷“顷”，《书》作“甄”。
昭德有劳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强毅果敢曰刚
柔德安众曰靖
宽乐令终曰靖
执事有制曰平
威德刚武曰圉
由义而济曰景
清白守节曰贞
不隐无克曰贞《史》作“无屈”。
猛以刚果曰威《史》作“强果”。
辟土服远曰桓
辟土兼国曰桓
不眚兆民曰思《史》作大省。
追悔前过曰思
爱民好与曰惠
行义说民曰元
主义行德曰元
睿通克服曰庄
屡征杀伐曰庄
武而不遂曰庄

聪明睿哲曰献
五宗安之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执心克庄曰齐
温年好乐曰康《史记》作“温柔”。
令民安乐曰康
布德执义曰穆
敏以敬顺曰顷
容仪恭美曰昭
圣文周达曰昭
弥年寿考曰胡
追补前过曰刚
恭己鲜言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史》作“无眚”。
布纲治纪曰平《史》作“布刚”。
耆义大虑曰景《史》有《书》无。
布义行刚曰景
大虑克就曰贞
强以刚果曰威《史》作“猛以”。
强毅信正曰威《史》作“执正”。
克敬动民曰桓
道德纯一曰思
外内思索曰思
柔质慈民曰惠《书》作“受谏曰慧”。
能思辨众曰元
始建国都曰元
兵甲亟作曰庄
死于原野曰庄
胜敌志强曰庄
克杀秉正曰夷

安心好静曰夷
行见中外曰悫
夙夜恭事曰敬《书》有《史》无。
合善法典曰敬
秉德遵业曰烈
思虑深远曰翼
执心决断曰肃
典礼不愆曰戴《史》作“典德”，《书》作“不塞”。
克威惠礼曰魏
治典不杀曰祁
外内贞复曰白
贞心大度曰匡
温良好乐曰良
胜敌壮志曰勇
状古述今曰誉
勤政无私曰类《史》作“施勤无私”。
危身奉上曰忠
肇敏行成曰直
教诲不倦曰长
好廉自克曰节
思厚不爽曰愿《史》作“思虑不爽曰厚”。
述义不克曰丁
不生其国曰声
极知鬼神曰灵《书》作“鬼事”。
乱而不损曰灵
不勤成名曰灵
未家短折曰殇
不显尸国曰隐

圣善周闻曰宣
夙夜警戒曰敬
象方益平曰敬《书》有《史》无。
有功安民曰烈
刚克为伐曰翼
刚德克就曰肃
爱民好治曰戴
克威捷行曰魏
治民克尽曰使
好和不争曰安
官人应实曰知
名实不爽曰质
德正应和曰莫
昭功宁民曰商
慈和遍覆曰顺
彰义掩过曰坚
内外宾服曰正
爱民在刑曰克
择善而从曰比
除残去虐曰汤《史》有《书》无。
述义不悌曰丁《书》有《史》无。
死而志成曰灵
死见思能曰灵
好祭鬼神曰灵《书》作“鬼怪”。
短折不成曰殇
隐拂不成曰隐
见美坚长曰隐《史》有《书》无。

杀戮亡辜曰厉
不思亡爱曰刺
年中早夭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外内从乱曰荒
好变动民曰躁
在国遭忧曰愍《书》作“连忧”。
祸乱方作曰愍
壅遏不通曰幽
动祭乱常曰幽
疏远继位曰绍
逆天虐民曰抗《书》作“曰炀”。
名与实爽曰缪
好内远礼曰炀
愎狠遂过曰刺
肆行劳祀曰悼
恐惧从处曰悼
恭仁短折曰哀
好乐怠政曰荒
怙威肆行曰丑《史》有《书》无。
在国逢難曰愍
使民悲伤曰愍《书》作“折伤”。
蚤孤铺位曰幽《书》作“有位”。
啬于赐与曰爱
华言无实曰夸
好更改旧曰易
满志多穷曰惑
去礼远众曰炀

隐，哀之也。施，为文也。除，为武也。辟地为襄。视远为桓。刚克为发。柔克为懿。履正为庄。有过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无内德曰献。治而生眚为平。乱而不损为灵。由义而济为景。失无口则以其明，余皆象也。和，惠也。勤，劳也。遵，循也。爽，伤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败也。康，顺也。就，会也。愼，过也。锡，与也。典，常也。肆，於也。“於”，《史》作“放”。康，虚也。睿，圣也。惠，爱也。绥，安也。坚，长也。耆，强也。考，成也。周，至也。怀，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载，事也。弥，久也。

此后一段，史多讹阙，按《周书》补之，差可读。《周书》又有“凶年无谷曰糠，不悔前过曰戾，思虑深远曰口，息政外交曰推”，《史》都无之，似宜补入。

中书左丞一人

杨公宪，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书左丞，三年伏法。公创为“一统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己以招权。待诏陈桎知其意，谓公曰：“此押非常，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也。”公大喜，即擢桎为编修。噫！此其所以致祸与？

应天人官尚书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书者二十三人，《金陵琐事》载之。考《吏部题名》，洪武初设吏部，隶中书省，张公铭善为尚书，三年招谕云南。周公时中，茶陵人，籍应天，由龙泉归附，除湖广行省平章任，调镇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载甲第中官尚书者，在上元诸县，则曹公义、句容。倪公谦、上元。张公瑄、江浦。黄公绂、句容。童公轩、钦天监。倪公岳、上元。吴公文度、江宁。王公敞、锦衣卫。胡公汝砺、溧阳。顾公璘、上元。刘公麟、广洋卫。梁公材、金吾卫。周公金、府军卫。王公以旂、江宁。王公晡。句容。乡举，则陈公恭、江宁。齐公泰。溧水。又祠墓，则翟公瑄。江宁。又人物，则偰公斯。溧阳。户、礼二部。流寓，则周公瑄，山西人。举人。官南刑部尚书。葬江宁之黄门山。次子纮，官布政。皆居于江宁。而不及二公与邹公幹、周公桢、端木公复初。《琐事》中又不载黄公绂、翟公瑄，以二公别省人，它或有据也。二书又俱不载陈公寿，辽东人。官刑部尚书。既解官，贫不能归，流寓于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泽，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张公琮，嘉靖五年任如金

公。

侍郎九人

俞公纲，上元人，官南礼部左侍郎。张公文昱，上元人，由人才，洪武中为刑部左侍郎。杨公勉，江宁人，永乐二十三年为刑部右侍郎，谪山东参政。刘公琏，江宁人，官□部侍郎。金公绅，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部右侍郎。张公志淳，江宁人，正德五年任户部右侍郎。殷公迈，京卫人，万历四年任南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事。吴公自新，江宁人，万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朱公之蕃，京卫人，万历四十年任南礼部右侍郎。内张公志淳，云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三人

丁璿，上元人，正统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载：谈允，溧水人，洪武庚午举人；丁㳄，溧水人，弘治己未进士：俱官都御史。考弇州《堂卿寺表》，无后二公姓名。

旧大理寺基

太平门左有高山如圆釜立者，名龙广山。国初置大理寺于此，后乃徙置于门外，门直达于北曰太平堤。堤左沿钟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遗之，仅见《刑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庆。南京戒严，刑部重监、轻监人犯，俱移于锦衣卫狱。事宁，复初。按自三法司门往北一带，旧有大墙，总括三法司京畿道在内。而刑部郎中庞嵩建议，犹谓欲于湖北岸增筑城，接刑部后墙，至钟山之红墙止，不惟法司缓急有备，免越狱之虞，即陵寝册库，亦增一重扞圉。其说亦是。今大围墙多圮自三法司后，佛国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复修，以防不虞也。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剃一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札□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鞠靴，里儿与靴鞠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札□，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

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谓顿挫奸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

逍遥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纪，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

前乙酉举人见后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举嘉靖乙酉乡试，三十举乙未会试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于尚宝卿致政，时年不满五十岁，居林下逾三十年，福禄寿考子孙之盛，为留都冠。生平无霜露之恙，体中小极，但亟令家人治米粉丸，进二盂即瘥。万历乙酉，中式举人谒先生，时方矍铄无老态，年八十余。予尝见先生道貌，眼碧，长头，白须飘然，真神仙中人也。

万历戊午孟秋十一日，坐归鸿馆中，校《赘语》十卷都讫。此书乃数年来所札记者，因随手所书，原无伦次。顷二年中，以病兀坐，长日无聊，小为编叙，以散怀送日。虽寿之板，本无足存，姑留以诒

子侄而已，不敢以示人也。

遁园居士再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校点说明

《五杂组》是晚明一部著名笔记，作者谢肇淛，《明史》有传，极简略，且有讹误。今据江西省图书馆藏谢氏《小草斋文集》后附载其同时友人曹学佺所撰墓志铭、徐㷭所撰行状，可知其生平大概。

谢肇淛为福建长乐人，生于隆庆元年（1567）七月二十九日，因出生地为钱塘，故其父命曰肇淛，字在杭，别号武林。幼而聪敏，九岁属文，笔墨出人意表。万历二十年（1592）举进士，官拜湖州司理。以不曲事长官，拂郡守意，二十六年（1598）调东昌司理。三十三年（1605）擢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次年转兵部职方司主事。三十七年（1609）服阕，补工部屯田司主事，转员外郎。三十九年（1611）转都水司郎中，督治北河，成效显著。后擢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佥事。天启元年（1621）擢广西按察使。三年（1623）晋本省右布政使，寻晋左布政使。四年（1624）扶病返京，途中病剧，十月二十三日卒于江西萍乡官邸，享龄五十八岁。

谢肇淛一生勤勉从政，关心民生疾苦，为宦之余，留意著述。有《小草斋文集》，诗二十卷，文三十卷。另有《北河纪》、《风土纪》、《鼓山志》、《史考》、《麈余》、《续麈余》、《文海披沙》等著作近二十种，而以《五杂组》最为著名。此书后有潘膺祉所作跋文，时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称去秋见到“都水谢公此书”，则知该书迟至谢肇淛任都水司郎中之时已完稿，谢氏生前已刊布传世。

《五杂组》共十六卷：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全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凡明代社会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技、民生、风俗等均有反映，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参考史籍。作者读书著述不偏信盲从，自云：“凡物须眼所见则泾渭自分，合以相并则妍媸自见。”（卷十一）故书中所记，

为其“读书有所发明”之心得，或其耳闻目睹所亲身经历者，且时有考辨，对时事史实抒发感慨批评，而真知卓识正由此闪现，读者自可留意。

《五杂组》现存明代刻本，清代不见刊刻。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万历四十四年如韦轩刻本断句出版，近年有出版社据以重新整理，改正前书标点错讹，但仍未尽如人意。如序中标作“或偕玄纁。入贡……”当于“入贡”之后点断，改用逗号，“玄纁”后句号应删。再如卷一引《稽神录》，原刻杨汀误作杨行，彭城误作鼓城，均未改正。又如卷八论奴婢条标作“权同休崔；千牛之异人，寄迹严安，脱胡煌于雷厄”，按权同休、崔千牛为二人，严安为人名，非地名，原标点有误，宜改正。今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明如韦轩刻本为底本加以校点，凡底本讹误未有确据者，一般不作改动。遵循丛书体例，校改、疑误均不出校记。此次整理，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更臻完善，但是限于学力，错误容或不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校点说明
五杂组序
卷之一　天部一
卷之二　天部二
卷之三　地部一
卷之四　地部二
卷之五　人部一
卷之六　人部二
卷之七　人部三
卷之八　人部四
卷之九　物部一
卷之十　物部二
卷之十一　物部三
卷之十二　物部四
卷之十三　事部一
卷之十四　事部二
卷之十五　事部三
卷之十六　事部四
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五杂组序

《五杂组》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何以称五？其说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则说之类也。何以称杂？《易》有《杂卦》，物相杂故曰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说之旨也。天数五，地数五，河图洛书，五为中数，宇宙至大，阴阳相摩，品物流形，变化无方，要不出五者。五行杂而成时，五色杂而成章，五声杂而成乐，五味杂而成食。《礼》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杂而系之五也。《尔雅》："组似组，产东海。"织者效之，间次五采，或绾玺印，或为冕纓，或象执辔，或咏干旄，或垂连网，或偕玄纁入贡，或玄朱纯綦，缊辨等威，或丈二抚镇方外，经纬错综，物色鲜明，达于上下，以为荣饰。在杭产东海，多文为富，故杂而系之组也。昔刘向《七略》叙诸子凡十家，班固《艺文志》因之，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小说、农之外，有杂家云。其书盖出于议官，兼阴阳、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两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观者九家，意在黜小说。后代小说极盛，其中无所不有，则小说与杂相似。在杭此编，总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即目之杂家可矣。龙门六家，儒次阴阳，殊失本末。兰台首儒，议者犹以并列艺文为非。语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编，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余尝见书有名"五色线"者，小言詹詹耳，世且传诵，孰与在杭广大悉备，发人蒙覆，益人意智哉？友人潘方凯见而好之，不敢秘诸帐中，亟授剞劂，与天下共宝焉。大泌山人李维桢本宁父撰。

卷之一　天部一

老子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时，此物寄在甚么处。噫，盖难言之矣。天，气也；地，质也。以质视气，则质为粗；以气视太极，则气又为粗。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然。鸡子虽混沌，其中一团生意包藏其中，故虽历岁时而字之，便能变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时无这个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浊泥臭水，万年不改，又安能变化许多物事出来？故老氏谓之"玄牝"，夫子谓之"太极"，虽谓之有，其实无也。周子谓"太极本无极"，似于画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无也，无之中能生有，而无不可以训，故曰《易》有太极，盖已包管于无之先矣，即不言无极可也。若要言之，则无极之前又须有物，始得几于白马之辩矣。

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测，则天之为天，断有形体。既有形体，必有穷极。释氏以为有三十三天，幻说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复何物？语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噫，非不论也，所谓极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谓理即天，终恐未是。理者虚位，天者定体，天有毁坏，理无生灭。如目之主视，耳之主听，世有无耳无目之人，视听之理将何所属？况圣人举天以敌奥竈，此即苍苍之天，不专言理也。

天，积气尔，此亘古不易之论也。夫果积气，则当茫然无知，混然无能，而四时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乱，孰尸其权？如以为偶然，则孛蚀变故，谁非偶然者，而"天变不足畏"之说，诚是也。然而惠迪从逆，捷如影响，治乱得失，信于金石，雷击霜飞，人妖物眚，皆非偶然者也。故积气之说，虽足解杞人之忧，而误天下后世不浅

也。

象纬、术数之学，圣人所不废也。舜以耕稼陶渔之夫，一旦践帝位，便作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则造化之理，固尽在圣人橐籥中矣。后世如洛下闳、僧一行、王朴之辈，冥思精数，亦能范围天地，浑仪倚盖，旋转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议论，动欲以理该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尽者多矣，况于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汉明帝嘲张重曰："日南郡人应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胛，而天明之国，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视北斗矣，安知无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万里，天体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词耳。天之体，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况于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与人事？而圣人必以璿玑玉衡测之也，遂使后世私智之士转相摹效，互出己见。如周髀、宣夜、浑仪之属，议论纷拏，各有刺缪。及测之而不得，求之而不应，遂以为幽远难明之事，而"天变不足畏"之说，昉于此矣。然则舜非与？曰：舜之齐七政，所以协岁时、戒农事也，非后世无用之空谈也。

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有小阳九、小百六。又云：天厄于阳九，地亏于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故当阳九之会，天旱海消而陆燋；当百六之会，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汉书》曰："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又云："初入元，百六，会有厄，故曰百六之会。"二说互异。前说期似太远，荒唐无稽。后说四千五百岁之中九厄，则五百岁当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乱者。至于水旱频仍，恐无十年无灾之国耳，又何阳九、百六之多也耶？《异闻录》所载，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皆谓之灾岁。大率经岁四千五

百六十，而灾岁五十七，以数计则每八十岁而值其一。此说又不知何所据也。按《汉书》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即“元元”之误，未知是否。又《吹剑录》载，丙午、丁未年，中国遇之必有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百六、阳九亦如是耳。

日，阳精也，而雷、电、虹、霓皆阳属也。月，阴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阴属也。星宿风云，行乎阴阳之间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电、雨、露之属，不恒有者也。星宿体生于地而精成于天，风云皆从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阴阳之气也。

日出而葵藿倾，月虚而鱼脑减，下之应上也。虎交而月晕，麟斗而日蚀，上之应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闰，上下交为应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风雨，遂赭其山。隋炀帝泛舟遇风，怒曰：“此风可谓跋扈将军。”二君之与风雨为仇，不若鲁阳挥戈以止日，宋景发善言而荧惑退舍也。

《礼统》曰：“雨者辅时，生长均遍。”又曰：“雨者，辅也。”今闽人方音尚以雨为辅。

云根，石也，然张协诗曰：“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曹毗请雨文曰：“云根山积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复散。”则专指云言也。

《四时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琐碎录》云：“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为入梅，芒种后逢壬为出梅。”按梅雨，诗人多用之，而闽人所谓入梅、出梅者，乃霉湿之霉，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饰之词耳，未必实也。古今帝王求贤下士者多矣，未闻天象之遽应也。即汉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同卧起者数矣，未闻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贤者，一夕之寝，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婿拔刀袭之，同宿书生见客星掩帝座。此贼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于是为失词矣。苻坚之母以送少子

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膻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矫诬甚矣。至于海内分裂之时，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国，不知上天将何适从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游卜京师，上闻召见，赐酒，次日司天台奏寿星临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国星、温星。所临之国，周伯主丧，老子主饥，王蓬絮主兵，国星主疾，温星主暴骸。然则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当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义，则音夙亦可也。《阴符经》云："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则从夙音久矣。

天体东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限，方夏至时，虽距数万里，更无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晓之理也。

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谓月行速于日也。周天度数，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时行南陆，如冬至时之日；及生魄时行中天，如夏至时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岁也。

中宫天极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为魁星也。太微东西藩各四星，将相星也。东壁，文章星也。南极，寿星也。贯索，狱星也。昴，胡星也。箕，风星也。毕，雨星也。彗、孛、欃枪、荧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考之历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则有禅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扫文昌。文昌者，馆阁之应也。未几，逆瑾出首，逐内阁刘健、谢迁，而后九卿台谏无不被祸。万历丁丑十月，异星见西南方，光芒亘天。时余十馀岁，在长沙官邸，亦能看之。无何而张居正以夺情事杖赵用贤、吴中行、艾穆、邹元标等，编管远方，逐王

锡爵、张位等，朝中正人，为之一空。变不虚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称文昌司命云。傅会甚矣。至以蜀梓橦神为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数起于一而成于九。九，阳数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垠、九垓、九闳、九有、九野、九关、九气、九位、九域之类，非必实有九也，犹号物之数谓之万耳。圣人则之，分地为九州，别人为九族，序官为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门曰九重，亦取九垓之义也。

道书云："九霄谓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会之词。如天门九重，又安能一一强为之名耶？

《蠡海录》云："天之色苍苍然也，而人称曰丹霄、绛霄，河汉曰绛河，盖观天以北极为标准，仰而见者皆在北极之南，故借南之色以为喻。"此言亦恐未然。天无色，借日以为色，故称丹与绛者，从日言耳。不然，彼称青天、银汉者，又岂指北斗之北哉？

《酉阳杂俎》载：人不欲看天狱星，有流星入，当披发坐哭之，候星出，灾方弭。《金楼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闽中新妇不戴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则损子嗣。闺女间亦忌之。而见流星以为不吉，亦古之遗禁也。

灾祥之降也，谓天无意乎？吾未见圣世之多灾，乱世之多瑞也。谓天有意乎？亦有遇灾而反福，遇瑞而遘凶者。又有灾祥同而事应夐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则牵合傅会，不求其故，而尽委之偶然，将启昏君乱主谓"天变不足畏"之端，则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灾异而不著事应。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瑞不足言也。遇灾而惧，人理之常，何必问其应乎？自《汉书·五行志》以某事属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何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验。于是人主

每遇灾变，恬然无复畏惧之心矣。今于历代五行，摘其尤异者录之：

汉惠帝二年，天裂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

文帝五年，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樗树生支如人头，眉、目、须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

哀帝建平四年，山阳湖陵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麻子。

灵帝中平元年，东郡界生草，备鸠雀、龙蛇、鸟兽之形，毛羽、头目、足翅皆具。又树中有人面生须，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

晋怀帝永嘉元年，洛阳地陷，有二鹅飞出，苍者冲天，白者堕地。

公孙渊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

愍帝时，平阳雨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旁有哭声，昼夜不绝，臭闻百里。数日，刘聪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俄而后死，诸妖俱不见。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头能作人言。

永嘉中，吴郡万详婢生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尾黄色，大如枕。又枹罕令严根妓，产一龙一女一鹅。

义熙七年，无锡人赵未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须蔚然。

唐开元二年五月晦，天星尽摇，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旁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盘向日，盘中有物如人头。又四年闰三月，日旁又有一日。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两日并出而斗。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阴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坠兖、郓间，声震数百里。所坠之上有赤气如立蛇，长丈余，至夕乃灭，野雉皆雊。又十二年九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瓮，尾如二百斛船，长十余丈，声如群鸭飞，明若火炬。须臾坠地，有大声如坏屋者三。

咸通十四年，宋州猎者得雉，五足，其三出背上。

弘道初，梁州仓有大鼠，长二尺余，为猫所啮，数百鼠反啮猫，少选，聚万余鼠。州遣人捕大鼠，击杀之，余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阔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鸟，无不驯狎。中有如人面绿毛、绀爪觜者，其声曰甘，人谓之甘虫。

中宗时，中郎将毛婆罗炊饭，一夕化为血。

天宝十三载，汝州叶县南有土块相斗，血出数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汤，杀鸟雀。

周显德七年正月，日下复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复有二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两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昼出，大如日，与日相摩荡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见西方，曲如蚓。又有二星斗于中天，良久，一星坠。

元丰末，尝有物如席，见寝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数见，而哲宗崩。至大观间，渐昼见。政和以后大作，每得人语则出，先若列屋推倒之声。其形丈余，仿佛如龟，金眼，行动有声，黑气蒙之。气之所及，腥血四洒，兵刃皆不能施。又或变人形，或为驴，多在掖庭间。自后人亦不大怖。宣和末，眚息而北狩矣。

庆历三年十二月，天雄军降红雪，既化，尽血也。

端平三年七月，亦雨血。

绍兴二年，宣州有铁佛坐，高丈余，自动，迭前迭却者数日。

淳熙九年，德兴县民家镜自飞舞，与日相射。

雨毛雨土，史不绝书，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至七昼夜，深七八尺，牛畜尽没死，则亦亘古未有之变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盖雪生于云，阳位也，霜生于露，阴位也；不畏北风而畏西风，盖西转而北，阴未艾也，北转而东，阳已生也。

夏霜，冬雷，风霾，星孛，谓之天变可也。至于日月交蚀，既有躔度分数，可预测于十数年之前，逃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无害于事，无损于岁也，指以为天之变，不亦矫诬乎？蚀而必复，天体之常。管窥蠡测，莫知其故，而奔走驰骛，伐鼓陈兵，若苍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儿戏乎？《传》称鲁哀之时，刑政弥乱而绝不日食，以为天谴之无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马之时，羊车宴安，羯胡启衅，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尝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蚀，相望于册，而海内富庶，粟朽贯红，以为天谴之厚于鲁哀乎？是为父者

日扑责贤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则何说之从？曰：日食变也，而非其变者也。譬之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业保守而抱疴不绝者矣，亦有放纵酒色而恬无疾疚者矣，乃其寿命修短之源则固不系是也。圣人之事天也，无时不敬，而遇其灾变则尤加皇惧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为祸福计也。"盖自俗儒占候之说兴，必以某变属之某事，求之不得则多方傅会，不觉其自相矛盾，而启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天变不足畏"之说，虽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段之见解也。

三代之时，日食皆不预占。孔子答曾子："诸侯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太庙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预占日食，又不知起于何时也。但不预占，则必有阴云不见者，故《春秋》于日食不恒书，非不食也。

使日食不预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犹有戒惧之心。今则时刻秒分已预定之矣，不独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观官府之救护者，既蚀而后往，一拜而退，杯酌相命；俟其复也，复一拜而讫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责人主之畏天哉？

谷永有云："日食，四方不见而京师见者，沉湎于酒，祸在内也；京师不见而四方见者，百姓屈竭，祸在外也。"司马温公又言："四方不见而京师见者，祸尚浅也；四方见而京师不见者，祸寖深也。"其言虽各有理，终亦穿凿傅会。浮云蔽塞，一时偶然，即百里之中，阴晴互异，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见否乎？假令中国不见而夷狄见，南夷不见而北狄见，又将何词以解耶？至于当食不食与食而不及分数者，则历官推步之失，尤不当举贺也。

世间第一诞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乌、月中之兔，而古今诗文沿袭相用，若以为实然者，其说盖出于《春秋元命苞》、《淮南鸿烈解》及张衡《灵宪》语耳。然屈原《天问》已有毕羽之说，而《史记·龟策传》载孔子言日为德而辱于三足之乌。夫《史记》所载，不见经

书，而《天问》所疑，皆儿童里俗之谈，近于游戏。至汉以后，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载宋庆元中，一岁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后有一岁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考《宋史·天文志》，并无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乌，又有羲和驭车，月中既有兔，又有蟾蜍，有桂，有吴刚、姮娥、玷璘，又有广寒宫殿、琼楼金阙及八万三千修月户，何月中之淆杂，而人又何能一一见之也。此本不必辩，宋儒辩之，已自腐烂，而以为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东坡《鉴空阁》诗云："悬空如水镜，泻此山河影。妄称蟾兔蟆，俗说皆可屏。"然坡知蟾兔蟆之为俗说，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说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宋人之论本此。

周昭王时，九月并出，贯紫微之府，无何而王济江溺死。今人知尧时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时之九月也。

相传永乐中，上方燕坐楼上，见云际一羽士驾鹤而下，问之，对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于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长二丈。某月日来取。"言毕，腾空而去。上惊异，欲从之，独夏原吉曰："此幻术也，天积气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即有之，亦不当索之人间也。"狐疑不决。数日，道士复至，曰："陛下以臣为诳乎？上帝震怒，将遣雷神示警。"上谢之。又去。翊日，雷震谨身殿，上大惧，括内外金如式制之。至期，道士复至，稽首称谢，梁逾千斤，而二鹤衔之以去。上语廷臣，原吉终不以为然，乃密遣人访天下金贱去处，则踪迹之。至西华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贱，乃随之至山顶，见六七道士方共斫梁，见人即飞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复命，上始悔悟。又传弘治中，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术诈得一银镂纹门槛，后事发被擒，此与小说载弹子和尚诈王太尉钱十万贯事极相类。想罗公远、叶法善辈皆用此术，

而世相传，真以明皇为游月宫。夫月岂诚有宫哉？

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则十日九雨，江干岭侧，行甚艰难。其风日晴朗者，一岁中不能三十日也。岂天地之气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岁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盖当梅子青黄时也。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霉焉，俗亦谓之梅雨，盖霉与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雳，北方差少。

魏时河间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前，长六七寸，自言家在河东南，为风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国初山东历城王氏方鳏居，一日天大风，晦冥良久。既霁，于尘坌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国人也，乘车遇风，欻然飘坠。遂为夫妇。今王氏百年科名，贵盛无比，皆天女之后也。

月犯少微，戴逵以为忧，而谢敷死，人为之语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荧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既而闻魏主西奔，大惭曰："虏亦应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负时名，一负正朔，而卒不应也。然不以为幸而反以为惭，固知好名之心，有甚于好生者矣。

习凿齿谓星人曰："君尝闻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大凡占星者皆于中天野次窥之，故云不覆。

晋郭翰少有清标，乘月卧庭中，织女降之，与谐伉俪。后以七宝枕留赠，诀别而去。吾友孙子长，少年美晰，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为文以祝之，词甚婉丽。忽如梦中，为女仙召至琼楼玉阙，殊极人间之乐，七日始苏。时皆笑以为妄，余谓非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祟得干之，就其所想以相戏耳。

北斗相传如豕状，唐一行于浑天寺中掩获群豕，而北斗不见。国朝徐武功奉斗斋甚虔，阖门不食豕肉。及论决之日，大风霾雷电，有物若豕，蹲锦衣堂上者七焉，遂得赦，戍金齿。是其验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见二隐。

《晋·天文志》："凡五星降于地为人：岁星为贵臣；荧惑为儿童，歌谣嬉戏；镇星为老人妇女；太白为壮夫；辰为妇人。"其言甚怪诞，然东方朔为岁星，萧何为昴星，李白为太白星。唐太宗时，北斗化为七僧，西市饮酒。一行时，北斗化为豕，入浑天寺中。西川章仇兼琼时，太白酒星变为纱帽藜杖，四人饮酒。宋嘉祐中，寿星变为道士，饮酒不醉。夫星之精为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岂有在天之宿变为人物，下游人间者哉？野史之诞甚矣！至谓狼星直日，遗有残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应列宿，如诸葛武侯、祖逖、马燧、武元衡之属，皆将卒而星殒。然自古及今，星殒不知其几，而悬象在天者，不觉其稀少也，岂既陨之后还复生长如人耶？夫天之星应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斫尽而复出，则星可知矣。

徐整《长历》云："大星径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坠地，化为石，不过尺寸计耳，岂应遽缩至是？万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时，四川顺庆府广安州无风无云，雷忽震动，坠石六块，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余两，岂有三十里之径而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数言天者，皆杜撰之词，圣人不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雁，有光者名天雁，其坠之地，主兵。

今历家禄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余星，一曰紫气，二曰月孛，三曰罗睺，四曰计都。而罗、计二星，人多忌之。考历代《天文志》，实无此二星也，不知此说昉自何时。余考宋《蠡

海录》所载有之，则其说久矣。今术家以四余为暗曜，岂亦以天象无所见，故强为之说耶？

上官桀时，虹下宫中饮井，井为竭。越王无诸宫中，断虹饮于宫池，渐渐缩小，化为男子。韦皋在蜀，宴将佐，有虹垂首于筵，吸其饮食。晋陵薛愿，虹饮其釜，愿辇酒灌之，遂吐金以报。刘义庆在广陵，方食粥，虹饮其粥。张子良在润州，虹饮其瓮浆。后魏首阳山中，虹饮于溪。史传所书，不一而足。夫虹乃阴阳之气，倏忽生灭，虽有形而无质，乃能饮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饮溪涧，人常遇之，亦有饮于池者。昔秦苻生谓“太白入井，自为渴尔”。以此观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声读，然虹亦作去声，今凤阳虹县是也。霓亦作入声，沈约《郊居赋》“雌霓连蜷”，云恐人读作平声是也。既有雌雄，复能饮食，故字皆从虫。

余在浙中，见人呼虹作厚音，尝笑之。后见用修《丹铅录》作蝀。蝀者，海物之名也，其字从鱼，岂可指为虹霓乎？燕、齐人呼为酱，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为空去声。按韵书，虹一音贡，又作虹，则闽音亦有自来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树，震雷击之，中裂数丈，雷公为树所夹，狂吼弥日，众披靡不敢近。狄仁杰为都督，逼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乃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夫雷公被树夹已异矣，能与人言，尤可怪也。又叶迁招曾避雨，亦救雷公于夹树间，翌日雷公授以墨篆。与仁杰事政同。

雷之击人，多由龙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则不幸矣。一云乖龙惮于行雨，往往逃于人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雳。然亦似有知，不妄击者。野史载柴再思当

大雷时，危坐不动，忽有四人舁其床出庭中，俄而大震，龙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点如麻，因雷鸣不已，出手户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觉。余从大父廷柱，幼时婢抱入园中，雷下击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儿床上，而婢震死，儿无恙也。东郡马生尔骐言：其母一日雷绕户外，念东室漏，趋视之，大震一声，有龙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龙之有知也。

《风俗通》云："雷不盖酱。"雷声者，阳气之发也，收敛之物，触之辄变动。今人新死未敛者，闻雷声，尸辄涨起是也。

《论衡》曰："画工图雷公状，如连鼓形，一人椎之。"可见汉时相传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见之者，大约似雌鸡肉翅，其响乃两翅奋扑作声也。宋儒以阴阳之理解释雷电，此诚可笑。夫既有形有声，春而起，秋而蛰，其为物类审矣，且与云雨相挟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晓者。万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于天宁寺大树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与客对弈，忽雷震一声，起于坐隅，若天崩地裂，客惊仆地。余仰视，见火焰一派，从塔顶直入云中，塔角一砖击碎堕地。是日扬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妇人。

雷之击人也，谓其有心耶，则枯树畜产亦有震者，彼宁何罪？谓其无心耶，则古今传记所震所击者，皆凶恶淫盗之辈，未闻有正人君子死于霹雳者。惟王始兴几罹其祸，卒亦获免，非妄击也。盖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于击人，则非大故不足以动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凶恶淫盗者，其不尽击何也？曰：此所以为天也。使雷公终日轰然，搜人而击之，则天之威亵矣。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不可以自反无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旧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树，每岁初春，雷必从树旁起，根枝半被燋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则雷之蛰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岭南有物，鸡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轰然一声而走，土人逐得，杀而食之，谓之雷公。余谓此兽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传记六和塔顶有月桂，因风飘落，此说不经之甚。月中岂真有桂耶？夜静风高，从山外飘来者耳。史传所载雨粟、雨麦，及魏河内雨枣、安阳殿雨朱李者，皆此类也，盖自天而下，故通谓之雨耳。

天门九重，形容之言也，天岂真有门哉？然尝有人见天门开，中有楼台、衣冠人物往来者，何也？曰：此气之开合也。其楼台人物，如海市蜃宫，顷刻变幻者也。考之史传，燕冯跋、北齐高洋，皆独见天开，自知必贵。羊袭吉、马浩澜皆见之。王文正公旦幼时见天门开，中有己姓名，则又异矣。俗云："见天开不以语人，拜之大吉。"又有时裂十余丈，人所共见者，则灾异也。

谅辅为五官掾，大旱祷雨，不获，积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华亦然。临武张熹为平舆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从焚，焚讫而澍雨至。水旱之数，圣帝明王不能却也，而以身殉之，不亦过乎？谅、戴幸而获免，张熹死而效灵。前二人之雨，天所以示听卑之意也；后者之焚，天所以绝矫诬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谓亢旱之时，上帝有命，封禁五渎。此诚似之，每遇旱，即千方祈祷，精诚惫竭，杳无其应也。燕、齐之地，四五月间尝苦不雨，土人谓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儿新死者，辄指为魃，率众发掘，其家人极力拒敌，常有丛殴至死者，时时形之讼牍间。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稹为相州刺史，祷雨不效，鞭石虎像一百，未几，疽发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祷雨取西门豹舌，三儿暴丧，身亦遇疾。万历己丑，吾郡大旱，仁和江公铎为守，与城隍约，十日不雨则暴之。既而暴又不雨，则枷之，良久始解。无何，江至芋江，登舟，堕而伤

足，病累月，几殆。人亦以为黩神之报也。

元微之诗云："江喧过云雨，船泊打头风。"过云雨、打头风，皆俚语也。今闽人犹谓暑天小雨为过云雨。

齐地东至于海，西至于河，每盛夏狂雨，云自西而兴者，其雨甘，苗皆润泽；自东来者，雨黑而苦，亦不能滋草木，盖龙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独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别者。余一日与徐兴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别，余西行数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兴公东行，点滴而已。陈后山云："中秋阴晴，天下如一。"此语未试，然亦恐不尽然也。后山又云："世兔皆雌，惟月中兔雄，故兔望月而孕。"此村巷小儿之谈，安所得而称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古诗有之矣。使置兔暗室中，终岁不令见月，其有不孕者耶？月为群阴之宗，月望而蚌蛤实，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蛸膲，又岂月中有雄鱼蚌耶？

宋秘阁画有梁文瓒五星二十八宿图，形状诡异，不知其何所本，亦犹五岳真形图也。

《周书》谓：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吴、楚七国反时，吠过梁者是也。然梁虽被围，未有陷军败将之衄，略地屠城之惨，而七国不旋踵以亡，则天狗亦恶能为祸福。俗云："天狗所止，辄夜食人家小儿。"故妇女婴儿多忌之。

闽中无雪，然间十余年亦一有之，则稚子里儿，奔走狂喜，以为未始见也。余忆万历乙酉二月初旬，天气陡寒，家中集诸弟妹，构火炙蛎房啖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数刻地下深几六七寸，童儿争聚为鸟兽，置盆中戏乐。故老云："数十年未之见也。"至岭南则绝无矣。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云："二年冬，大雪逾岭，被越中数州，

数州之犬皆仓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当不诬也。

《山海经》曰：由首山、小咸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汉书·西域传》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峨眉山夏有积雪，其中有雪蛆云。

峨眉虽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绝顶，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几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见白者，而巴江之水涨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学纪闻》云：“琼为赤玉，咏雪者不宜用之。”此言虽是，然终是宋人议论。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意兴耳。琼、琚、瑶、玖，皆玉之美名，非颜色也，且亦比况之词，宁堪一一著相耶？至于“白鹇失素”，白鹇，白质黑纹，原非纯白，伯厚又不知纠其非，何也？

《诗》：“相彼雨雪，先集维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谓之米粒雪，雨水初冻结成者也。《尔雅》注引《诗》作霓，又谓之霄雪，疏：“霄即消。”盖误以霄为霄也，失之愈远矣。霄亦音屑，从雨从肖，非从肖也。杨用修辨之甚明。

雹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雹不寒，霰难晴而雹易晴，如骤雨然，北方常遇之。相传龙过则雹下，四时皆有。余在齐、鲁，四五月间屡见之，不必冬也。然雹下之地，禾麦经年不生，盖冷气凝结，入地未化耳。史书所载雹有大如桃李者，如鸡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雹大如马头，极矣。《稽神录》又载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见一雹，其高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经月乃消。其言似诞，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书“雨木冰”，盖阴雾凝封树上，连日不开，冻而成冰，人拆取之，枝叶皆具，谓之树介，亦谓木稼。俗言：“木雨稼，达官怕。”唐永徽、宋元丰中，皆有此异，卒有牝鸡、新法之祸。万历丁

丑，余在楚，亦一见之。时江陵不奔丧，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应也。

风之微也，一纸之隔则不能过；及其怒也，拔木折屋，掀海摇山，天地为之震动，日月为之蔽亏。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者耶？且百物之生，非风不能长养，而及其肃杀收成之者，亦风也。人居大块之中，乘气以行，鼻息呼吸，不能顷刻去风；而及其侵肌骨，中荣卫，卒然而发，虽卢、扁无如之何。至释氏又谓业风一吹，金石皆成乌有，岂非陶铸万物，与天地相终始者哉？盖天地之中，空洞无物，须得一气鼓舞动荡其间，方不至毁坏，即如人之有气息一般。《庄子》所谓“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二义：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当其生息，便是薰风；及其休息，便是业风。小则为春夏秋冬，大则为元会运世。如斯而已。

常言谓：“鱼不见水，人不见气。”故人终日在气中游，未尝得见，惟于屋漏日光之中，始见尘埃衮衮奔忙，虽暗室之内，若有疾风驱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阅世，可以息心，可以参禅。漆园“齐物”之论，首发此义，亦可谓通天人之故者矣。

《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可见盈虚消息，自有主宰之者，虽天地亦不能违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处见解，难以语人，亦不得不以语人也。

圣人之所谓知天者，岂有它哉，亦不过识得盈虚消息之理而已。说天者莫辩乎《易》。《易》之一书，千言万语，总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虚消息，自然者也；圣人之知存亡进退而不失其正，亦自然者也。世之高贤亦有惧盛满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贵而高蹈者矣，但以出处之间，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贺诗：“门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鲤鱼风乃九月风也。又六月中有东南风，谓之黄雀风。

海风谓之飓风，以其具四方之风，即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者也。相传石氏女嫁为尤郎妇，尤出不归，妻忆之至死，曰：“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邮，见李义山诗。今闽人方音谓之颶风，音如贝焉。颶者，簸也。颶飓字相近，画容有讹，音不应差。或者误作飓而强为之解耳。

北地之风，不减于海颶，而吹扬黄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见，岁恒一二云。然每月风之起，多以七八之日，无者得雨则解。闽地亦然也。

闽中亦有颶风，但一岁不一二发，发辄拔树掀瓦而止耳。惟岭南琼、崖之间，颶风三五年始一发，发则村落屋瓦林木，数百里如洗，舟楫漂荡，尽成虀粉。其将至数日前，土人皆知而预避之，巨室皆以铁楞木为柱，铜铁为瓦，防其患也。此亦可谓之小业风矣。

《周礼》：“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盖每岁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其和与否。此后世风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师伐郑，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此。其法今不复传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较雨，一二应验，其它灾祥，即史官所占，不尽然也。

关东西风则晴，东风则雨；关西西风则雨，东风则晴。此《续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东风必雨，此理之常。《诗》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谷风，东风也。东风主发生，故阴阳和而雨泽降。西风刚燥，自能致旱。若吾闽中西风连日，必有大灾，亦以燥能召火也。

古语云：“巢居知风，穴居知雨。”然鸠鸣鸢团，皆为雨候，则巢者亦知雨也；虎啸狲见，皆为风征，则穴者亦知风也。至于飞蛾、蜻蜓、蝇蚁之属，皆能预知风雨，盖得气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飓飓也，舶趠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摇也，孟婆也，皆风之别名也。濯枝也，隔辙也，泼火也，霡霂也，皆雨之别名也。按《尔雅》：风从上而下曰飙，亦曰扶摇。《庄子》“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言大鹏抟此二风而上也。近见诸书引用，多云“摇羊角而上”，而以“抟扶”作连绵字，误矣。即杜少陵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想此老亦误读也。

《庐山记》：“天将雨则有白云，或冠峰岩，或亘中岭，谓之山带，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独庐山为然，大凡山极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云作雨。孔子曰：“肤寸之云，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岘阳峰，将雨则云起其上，若张盖然。里谚曰：“岘山张盖雨滂沛。”闽中鼓山大顶峰，高临海表，城中家家望见之。云罩其顶，来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谣。然它山不皆尔，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录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诬耳。

卷之二　天部二

徐幹《中论》曰："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生物者，春也；吐华者，夏也；布叶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东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历日某月建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运四时，故为君象也。

夏日长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于正东，入于正西，径天中而过，度数多也；冬行南隅，出于东南隅，入于西南隅，度数少也。日之不行东北西北者，天体欹而不足西北也。

汉高帝时，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臣之名亦异矣，岂故为之耶？抑偶合也？而贡禹在高帝时，又非弹冠之贡禹也。

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华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差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蚕之茧，非虚语也。历家所载二月桃始华，盖约其中言之耳。

贾佩兰云："在宫中时，以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去妖邪。"则不但上巳有戏，上辰亦有戏矣。

正月一日谓之三朝。师古《汉书注》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谓之三朝。"朝之义犹旦也。又谓之四始。《正义史记》注云："谓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画鸡、悬苇、酌椒柏、服桃汤、食胶饧、折松枝之

仪，今俱不传矣，惟有换桃符及神荼、郁垒尔。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

以一月为正月，盖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考，而岁首必曰正月，足以证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谬。《诗·豳风》以十一月为一之日，十二月为二之日，正月为三之日，则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谓“正月繁霜”者，则以四月纯阳之月名之，非岁首之正月矣。正者，取义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讳政，改为平声，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岁后八日，一鸡，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此虽出东方朔《占书》，然亦俗说，晋以前不甚言也。案晋议郎董勋《答问礼》，谓之俗言。魏主置百僚，问人日之义，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勋言，而不知引方朔《占书》，则固未为真知耳。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谓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始息。盖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也。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贫者步行而已。余总角时所见，犹极华丽。至万历乙酉春，不戒于火，延烧千余家，于是有司禁之，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灾自有天数，而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

尝以为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饃之。《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弃破衣于巷口，除贫鬼。"又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穷，韩退之有《送穷文》，姚合诗："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余谓俗说不足信。窈也，穷也，皆晦尽之义也。诸月不言而独言正月者，举其端也。

凡月晦谓之提月，见《公羊传》何休注。提月，边也，鲁人之方言也。

《景龙文馆记》云："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为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辟虫蚁。又以灰围仓，云辟鼠也。闽人以雷始发声，扫虫蚁。

二十四番花信风者，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过此则立夏矣。然亦举其大意耳，其先后之序，固亦不能尽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

二月名节，自我作古。李泌请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可见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节也。夫晦为穷日，寒食禁烟，以之宴会，皆非礼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敌中秋，何邺侯不引此而别作节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经以二月一日为天正节，八日为芳春节，蜀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则安得谓二月无节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朝往暮回，谓之迎富。相传人有生子而乞于邻者，邻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归，遂为此戏。此讹说也。大凡月尽为穷，月新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岁首举行之，故正月晦送穷，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竞渡托之屈原，皆俗说耳。《福州志》载，闽中以五月四日作节，谓闽王审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谱》，审知则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犹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针线，而不知其所从起。余按《吕公忌》云："社日，男女辍业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始知俗传社日饮酒治耳聋者为此，而停针线者亦以此也。

《养生论》曰："二月行路，勿饮阴地流泉，令人发疟。"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发声，夫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大凡雷电晦冥、日月薄蚀而交合者，生子多缺，盖邪沴之气所感也。然《周礼》又以仲春令会男女，圣人岂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驱之耶？可为一笑。

唐时，清明有拔河之戏，其法以大麻绠，两头各系十余小索，数人执之对挽，以强弱为胜负。时中宗幸梨园，命侍臣为之，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相、五将为西朋，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无力，随绠踣地，久不能起。上以为笑。夫此戏乃市井儿童之乐，壮夫为之已自不雅，而况以将相贵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毁冠裂裳，不

亦甚乎！《秦京杂记》载，寒食，内仆司车与诸军容使为绳橛之戏，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时，惟有秋千一事，较之诸戏为雅，然亦盛行于北方，南人不甚举也。

先王之制，钻燧改火，虽云节宣天地之气，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为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说之误；而以为龙星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而禁之，则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时之气何尝不宣，岂可必谓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徇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此亦今人谨慎火烛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时，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诗人吟咏之词，未足据也。杨用修谓不改火出于胡元卤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则闽、广之地安得榆杏，而齐、鲁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数千里而求火种，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徵之声，坐客未有不堕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焄蒿凄怆之地为谑浪酩酊之资乎？

《琴操》谓介子绥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举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为寒食，其说已互异矣。《邺中记》载并州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汉书·周举传》谓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谓太原、上党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讹以传讹，日甚一日。至唐时，遂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语，则无论朝野贵贱，皆绝火食。故曰"日暮汉宫传蜡烛"，谓至是始举火也。然此犹之可也，至于民间犯禁，以鸡羽插入灰中，焦者辄论死，是何等刑法耶？国朝之不禁火，其见卓矣。

三月三日为上巳，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巳，不以三日也。事见《宋书》。周公谨《癸辛杂志》谓上巳当作上己，谓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无巳日。不知《西京杂记》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误也。但巳字原训作止，谓阳气之止此也。则巳恐即是己字，但不可以支为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无三卯，田家米不饱。"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荠苨、葶苈之属，非一草也。荠苨似人参，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麦秋至，麦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谓之秋耳。今俗指麦间小虫为麦秋，可笑也，亦犹北人指七月间小蜻蜓为处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禅刹搭挂，谓之结夏，又谓之结制，盖方长养之辰，出外恐伤草木虫蚁，故九十日安居。《释苑宗规》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当法王禁足之辰，是释子护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尽散去，谓之解夏，又谓之解制。《西域记》作十六日，为是。余见近作诗者，以入定、搭挂概谓之结夏，非其义矣。

结夏以十六日为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国以月晦为一月，天竺以月满为一月，则中国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考《西域记》，又有白月、黑月及娑沙荼、室罗伐拏、婆达罗钵陁等月，说者谓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尔也。考之载籍，齐则田文，汉

则王凤、胡广，晋则纪迈、王镇恶，北齐则高绰，唐则崔信明、张嘉，宋则道君皇帝，金则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国者，高绰、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间进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儿。年二十五，举于乡，乡试、府试、省试、殿试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间有如此异事，可笑。

《容斋随笔》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张九龄《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献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余谓古人午、五二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犹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龙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谚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验而北方不尔也。

夏至后九九气候谚云："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鸣促织。"冬至后谚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篥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今京师谚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围垆饮酒。五九六九，访亲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谚起于近代，宋以前未之闻也。其以九数，不知何故。今吴兴人言道里远近，必以九对，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干也，而值六月，则土反润溽。寒宜冻也，而值腊月，则水泉反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也。

伏者何也？凡四时之相禅，皆相生者也，而独夏禅于秋，以火克金，金所畏也，故谓之伏。然岁时伏腊，亦人强为之名耳，岂金气至是而真伏耶？《史记》：“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则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无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汉制，至伏闭尽日，故东方朔谓伏日当蚤归，是犹避蛊之意。今不复然，但历家尚存其名耳。至于人家造作饮食、药饵之类，动称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独麦以四月登，故称麦秋。然吾闽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岭南则五月获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视寒为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时耳。余在京师数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于南中，然一交秋即有凉色。闽、广从五月至八月，凡百余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凉风，非如燕京六月彻夜烦热也。

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肃，禾乃登。”若以闽、广言之，肃则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谓圣人约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礼，名曰貙刘，《汉书》注谓之貗娄。杨子曰：“不膢，腊也与哉？”今人尚知有腊，而膢则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于《齐谐》成武丁之妄言，成于《博物志》乘槎之浪说。千载之下，妇人女子传为口实可也，文人墨士乃习为常语，使上天列宿横被污蔑，亦不可怪之甚耶？

《长恨歌》载玄宗避暑骊山，以七月七日与贵妃凭肩誓心，愿世为夫妇。《天宝遗事》又言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

宴，宫女皆陈瓜果乞巧。皆误也。考之史，玄宗幸华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过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岁时记事》云："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王建诗"水拍银盘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婴儿，或银范者，知为化生，而不知七夕之戏。

闽人最重中元节，家家设楮陌冥衣，具列先人号位，祭而燎之。女家则具父母冠服、袍笏之类，皆纸为者，笼之以纱，谓之纱箱，送父母家；女死，婿亦代送。至莆中，则又清晨陈设甚严，子孙具冠服，出门望空揖让，磬折导神以入，祭毕，复送之出。虽云孝思之诚，然亦近于戏矣。是月之夜，家家具斋，馄饨、楮钱，延巫于市上，祝而散之，以施无祀鬼神，谓之施食。贫家不能办，有延至八九月者。此近于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费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谓之盂兰会，目连因母陷饿鬼狱中，故设此功德，令诸饿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极乐世界，而以饿鬼期之乎？费思甚矣。

唐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独大，何也？潮，应月者也，故月望则潮盛，而八月之望则尤盛也。然独钱唐然耳，闽、广、胶、莱诸海，皆与常时无别也。枚乘《七发》："以八月之望，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夫广陵之涛，亦岂以八月独盛哉？乘之所指，亦谓吴、越耳。其曰广陵者，当时吴、越，皆属扬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华，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后，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鲜明，旁照数十丈，如金线者百余道，或言但红云围绕之而已。余自少至壮，彻夜伺之者十数，竟不得一见也。临川吴比部扐谦为余言：少时曾一见之，其景象鲜妍，千态万媚，真人间所未见之奇，惜未能操笔赋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

日华，而人愈不得见。余考李程《日五色赋》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殆谓是耶？

《月令》：八月，“鸿雁来”矣；至九月，又言“鸿雁来宾”，何也？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也。

雀入大水为蛤，北方人常习见之，每至季秋，千百为群，飞噪至水滨，簸荡旋舞，数四而后入。其为蛤与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尝无雀，或所变者又是一种耶？或亦有不尽变者，如鹰化鸠、雉化蜃之类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相传以为费长房教桓景避灾之术。余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言：“在宫中，九月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则汉初已有之矣，不始于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闽人乃以是日作粽，与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黄华”，桃华于仲春，桐华于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独言有者，殒霜肃杀，万木黄落，而菊独有华也。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属金，金以黄为正色也。

《吕公忌》曰：“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续齐谐》所传不足信也。

十月谓之阳月，先儒以为纯阴之月，嫌于无阳，故曰阳月。此臆说也。天地之气，有纯阳必有纯阴，岂能讳之？而使有如女国讳其无男而改名男国，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骎骎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则阳月之义，断可见矣。

四月麦熟，阳中之阴也；十月桃李花，阴中之阳也。

道经以正月望为上元，七月望为中元，十月望为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称。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五府，犹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于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见，故遂以春为天官，秋为地官，冬为水官，其实木、金、水三位也。四时五气，合而成岁，阙一不可，何独祀其三而遗其二乎？至于火之功用尤钜，古人四时钻燧改火，而今乃摈之，不得与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张灯，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间始罢之。

日当南至，昼漏极短，而晷影极长。日当北至，昼漏极长，而晷影极短。以其极也，故谓之至。然南至为北陆，北至为南陆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极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极而北也，故书南至而不书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书云事。《左传》：“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按《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丰荒之祲。”注：“二至二分观云气，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则不独冬至也。但云气倏变，一岁四占，倘吉凶互异，当何适从耶？

《传记》载：冬至，日当南极，晷景极长，故有履长之贺。非也。夫晷景极长，则昼漏极短，圣人惜寸阴，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贺为？盖冬至一阳初生，日由此渐长，有剥而就复，乱而复治之机。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其曰履长，即履端之意，非谓晷景之长也。晋、魏宫中女工，至后日长一线，故妇于舅姑，以是日献履、袜，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献袜，谓“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于亿年”，可谓得之矣。

今代长至之节，惟朝廷重之，万国百官奉表称贺，而民间殊不尔

也。

汉时宫中女工，每冬至后一日多一线，计至夏至，当多一百八十线。以此推之，合一昼夜当绣九百线，亦可谓神速矣。不知每线尺寸若何，又不知绣工繁简若何。律之于今，恐无复此针绝也。

至后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视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语亦不尽然。

腊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宫之奇曰“虞不腊”是也。《史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盖西戎之俗，不知置腊，至是始效中国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腊，但以十二月为腊月，初八日为腊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后三戌为腊也。又云魏以辰日为腊，晋以丑日为腊。

伏猎侍郎，古今传为话柄。余按《风俗通》云：“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则谓腊为猎，亦无不可耳。

道家有五腊：正月一日为天腊，五月五日为地腊，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十月一日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王侯腊。

腊之次日为小岁，今俗以冬至夜为小岁。然卢照邻《元日》诗云：“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则元日亦可谓之小岁矣，亦犹冬至亦可谓之除夜也。《太平广记·卢顼传》云：“是日冬至，除夜。”

傩以驱疫，古人最重之，沿汉至唐，宫禁中皆行之，护童侲子至千余人。王建诗“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裤朱衣四队行”是也。今即民间亦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至是日，妇人女子多持斋。余于戊子岁，以二十五日至姑苏，苏人家家烧楮陌茹素，无论男妇皆然。问其故，曰：“昨夜灶神所奏善恶，今日天曹遣所由覆核耳。”余笑谓：“古人媚灶之意，不过

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

《万毕术》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过。”《酉阳杂俎》云：“灶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筭。”然则今以廿四、五持斋者，不太蚤计耶？

汉时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温舒顿足谓：“冬再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弃市，盖田蚡必欲煞之，过宿则春，不行刑矣。至东汉章帝始下诏定律，无以十一、十二月报囚。今国朝论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庆泽，常免论决佳误杀人者，老死圜扉而已。浩荡之恩，视之往代为独广矣。

田家四时占候谚语，有不可不知者，今录之：日生双耳，断风绝雨。　日落云里走，雨落半夜后。　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　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弯弓，少雨多风。　一个星，保夜晴。　明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　东风急，备蓑笠。　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脚踹泥。云行南，水平潭。云行北，阵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撑船入市。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冻死。　春丙旸旸，无水撒秧。夏丙旸旸，干死稻娘。秋丙旸旸，干谷入仓。冬丙旸旸，无雪无霜。　春己卯风树头空，夏己卯风禾头空，秋己卯风水里空，冬己卯风栏里空。　雨落五更，日晒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　朝霞暮霞，无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总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墓头钱，今年好种田。　甲申晴，米价平。　前月廿六七，后月看消息。　三月无三卯，田家米不饱。三月初三雨，桑叶无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银瓶。　有利无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浇，麦秀风摇。　日暖夜寒，东海也干。梅里雷低，田被水埋。　雨打梅头，无水饮牛。雨打梅额，河水干坼。　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阳无雨一冬晴。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

送。　六月无苍蝇，新旧米相登。　六月初三晴，山篆尽枯零。　六月初三一阵雨，夜夜风潮到处暑。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朝立秋，暮飕飕。夜立秋，热到头。　秋分在社前，斗米换斗钱。秋分在社后，斗米换斗豆。　云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灯。　九月十三晴，钉靴挂断绳。　十月初一阴，柴炭贵如金。　卖絮婆子看冬朝，无风无雨哭号咷。　至前米价长，贫儿有处养；至前米价落，贫儿转萧索。　腊月有雾露，无水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新年无疫疠。　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暮无大醉。一岁之忌，暮无远行。终身之忌，暮常护气。

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则凡有闰者，似皆归之岁末。故鲁文公元年闰三月，而《传》以为非礼也。至汉文帝时犹然。今之置闰，皆以节气中分之日，上十五日为前月，后十五日为后月也。然节序考据，只凭故事推算耳，其间秒分度数，岂能保其不差乎？古来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盖造化转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谓尺寸玉衡足以尽天地之变，亦大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也，火复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今之秋多暑于夏，春多寒于冬，三月而后生稊，九月而后黄落。以气候考之，每逾一月则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来日月交蚀，度数有不尽如所推者。敬天授时，国之急务，可委之冥漠，不亟厘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风》所纪，与今气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后不书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则曰蚕月，四月以后，始如常称，盖亦不能无异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频见传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对季孙谓“火尚西流”，其为十月无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岂是时方冬至乎？宋儒执秦、汉之谬而不考之圣经，故议论纷纭，而卒无一定之见耳。然则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则周之乱民也，何以为孔子。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尽居其六，是每岁尚余十二日也，计五岁之中，当余六十日，故三年一闰，而五岁再闰也。然则不以三百六旬六日为岁，而必置闰，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数不能尽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观斗柄以定四时，而以参差不合之数归余于闰，圣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盖天地之定数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鱼脑减，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鸟来，春而雁北乡，是物之知四时者也。藕桐应闰而置叶，黄杨遇闰而入土，此物之知闰余者也。至于晦朔之畸数，闰月之余分，圣人不能齐也，而况巧历乎？惟积渐而差，考差而改，斯无弊之术也。

历法，圣人不尽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时，天子事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圣人之心也。至颜渊问为邦，首曰“行夏之时”。而视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历，圣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势不容不差。后世通儒术士，竭其智数心思，考索推步，至无遗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胜其踳驳也。三代治历之法，它无可考，惟《周礼》：太史氏正岁年以序事，颁之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与焉。噫，何简也！自秦而后善治历者，汉则邓平、洛下闳、刘歆、蔡邕、刘洪，六朝则何承天、祖冲之，唐则刘孝孙、何妥、刘焯、李淳风、僧一行，周则王朴，宋则沈括，元则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闳《太初历》，至章帝时仅百余年，已云差失益远；而《四分历》创于建武，行于永元，聚议定式已逾七十余年，而行不过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诸家，人人自负，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历，尚可谓之定法乎？宋苏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虏陷燕京，取其所制浑仪以去，乃其法子孙亦不复传矣，其谓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历，推测援引，纤悉无遗，国朝所用，皆其遗制，三四百年仅差分秒，此即圣人不能无也，而议者何以求多为哉？但今之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穷其理，能知其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药，保其不杀人尔，不敢望

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风最精占候，其造《麟德历》，自谓应洛下闳“后八百年”之语，似极精且密矣；然至开元二年，仅四十年而纬晷渐差，不亦近儿戏乎？一行《大衍历》，据《唐书》所载，反覆评论，二万余言，穷古今之变，天地之故，当时所谓“贯三才，周万物，穷术数，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寿王重生，无以议分毫之失”，宜乎千岁可俟矣；而至肃宗时，山人韩颖已言其误，每节损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阴阳星纬，无不通晓，其治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学，自成一家；然刘羲叟议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废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于天文，而治历差谬如此，故《周礼》以治历属太史，为天官之属，占星属保章，为春官之属，分而为二，非无见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历法，亦过矣。

《宋史·律历志》曰：“天步艰难，古今通患。天运日行，左右既分，不能无忒，谓七十九年差一度，虽视古差密，亦仅得其概耳。又况黄、赤道度有斜正、阔狭之殊，日月运行有盈缩、朏朒、表里之异，测北极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称是。古今测验止于岳台，而岳台岂必天地之中？馀杭则东南相距二千余里，华夏幅员，东西万里，发敛晷刻，岂能尽谐？又造历者追求历元，逾越旷古，抑不知二帝授时齐政之法，果殚于是否乎？是亦儒者所当讨论。诿曰星翁历生之责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论也。

京师城东偏有观象台，高五丈许，其上有浑天仪一具，如世所图璇玑者，皆铸铜为器，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制作精巧。又有简仪一具，状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数道而已。玉衡一，亦铜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对孔直窥，以候中星。又有铜球一，左右转旋，以象天体。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制铭，正统七年作也。台下小室有量天尺，铸铜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顶，以候日中测景之长短，冬至后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得二尺云。中为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虚具耳。

测北极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万里，当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余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处。分野之说固不足凭，而以郡国正中论之，则幅员有长短广狭，难以一律齐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说，如历之有岁差也。然铁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见，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诚差矣。史载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回万余里，无异中国。即以中国东西南北，相距何止万里，而日月星辰并无差谬，又何也？大约目所未见，语多矛盾，讹以传讹，吾未敢信也。

大挠之初作甲子也，不过以纪日月代结绳云尔。其后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属，于是有阏逢、旃蒙诸名，于是有元光、邴章、剑昌、子方诸号，于是有毕陬、橘如诸阳，于是有鼠、牛、虎、兔诸肖，于是有天刚、太乙、胜光、小吉诸将，于是有海中金、炉中火诸纳音，于是有建、除、满、平诸体，于是有专制、义伐诸乘，而其说愈不可胜穷矣。余谓太岁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历日所书阴阳避忌皆毫无影响，益知当时之作此，原非为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质之卜筮而已；治乱吉凶，考之星纬而已，未闻择日也。今则通天下用之矣，而吉凶祸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尝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尝以月忌上官矣，不数载而迁；尝以天贼日解水衡钱万缗矣，而卒无恙；尝以空亡日出行莅任矣，而诸事尽遂。其余小事，不可胜纪，故谓阴阳历日可尽废也。

今阴阳家禁忌，可谓极密。一年之中，则有岁破、死符、病符、太岁、劫杀、伏兵、灾杀、大祸、岁杀、岁刑、金神将军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龙禁、杨公忌、瘟星、天地凶败、天乙绝气、长短星、空亡、赤口、天休废、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虚败、三不

返、四不祥、四穷、四逆、离别、反激、咸池、伏龙、交龙、宅龙、往亡、八风、九良、星绝、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厌、月杀等日。一日之中，则有白虎、黑杀、刀砧、天火、重丧、天贼、地贼、血支、血忌、归忌、黑道、土瘟、天狗、大败、蚩尤、官符、死炁、飞廉、受死、火星、河魁、钩绞、焦坎、游祸、灭门、的呼等凶神。盖一岁之中，吉日良时无凶神恶煞者，不过数日耳，而又加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难二星之躔度，太白日神之游方，一一择而忌之，则虽终岁不作一事可也。而穷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狞犷之辈不信鬼神，何尝见其祸败之相仍哉？太史公谓阴阳之术太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汉初之阴阳家，止于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而已，而子长尚以为未必然，况今日天罗地网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乡有一二缙绅，凡事必择日，裁衣宴会之类，无不视历，然而官罢子死，家居杳无吉耗也。此亦汝南陈伯敬之流耳。后闻吴中有巨室，子妇临蓐欲产，以其时不吉，劝令忍勿生，逾时子母俱毙。此尤可发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今《七政历》有之，但以保为宝，以困为伐耳。

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岁之谬矣。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此一言足以破阴阳之忌矣。鸡、猪、薤、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此一言足以破终身之惑矣。此非后世之言也，圣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箕子之陈《洪范》，分为九类，别为九章，谓之九畴，原不相附属也。至刘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征，附于五行。果尔，则八事皆宜属五行，而胡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

又不能附也？盖向父子原为《春秋》灾异之学，恐其言之无稽，事之不足征信，故于《洪范》之中，摘其五行之说，为其近于灾祥占候而推广之，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行。至求其征应而不可，则又以五事强合之，而凡上下贵贱，食息起居，无大小皆比其类而附之于五事。虽宇宙之理，似不过是，而其迁就穿凿，亦已甚矣。后世之人虽知其非，而无有昌言正之者，历代国史相沿为《五行志》，至于日月薄蚀、星辰变故、灾异之大者，则又属之天文，岂阴阳与五行有二理耶？而风雨雷电，又岂非天文之属乎？其说愈刺缪而不通矣。故作史者于《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异宜为《灾祥志》，而不宜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来有此忌矣。《清波杂志》谓佛法以此三月为斋素月，不宜宰杀，足破俗见。今京师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无不避之者，而祸败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谓之月忌。考之历家，乃廉贞独火日也。《蠡海录》谓以洛书、九宫推之，以是日入中宫。然不知入中宫者何物，亦不知所以当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阴阳家择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时，如人禄命然，合之者吉。然当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属上年，或属下年，不知择者当何适从。而当改革之际，推禄命者又不知以何为准也。

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乃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乃成材。至于盛极必衰，否极必泰，此皆阴阳循环之理，造化玄机之妙，而圣人则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龙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舆之象也。今星命之术但知有生克制化，而岂知盈虚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然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木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为寇仇，有胡、越而反为一家，亦五行之气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

萧丘有寒焰，洱海有阴火。又江宁县寺有晋时长明灯，火色青而不热。天地间有温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虫之见论也。

五行惟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气之先后论也。其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灭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阴阳之义备矣。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也，盖本于六十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之说。古人作律，原与历相通也，至姓氏之纳音则近诬矣。姓者，非受之于天地也，非秉阴阳之气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为氏，或分封而赐姓，或避难而改易，或无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别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即范氏之宗而束晰为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吕牛马之暗易而嗣源鸿渐之无祖乎？五行纳音，安所适从？至于谈禄命者推其所

安之宫，谈相术者观其所禀之形，迁就苟合，犹之可也。帝王历数自有天命，而必强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胜，盖自邹衍、刘向发端，已不胜枘凿矣，后之学者未能窥天地之藩篱，识阴阳之形似，而但随声附和，亦何益之有哉？

称日者昼夜以百刻，而每时止于八刻，则是九十六刻也；今铜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时十刻，则是百二十刻也，其于百刻数俱不合矣。不知每时之加初初、正初二刻，虽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实四刻之晷所分也，计其度数，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说余少时见之一书，今亦不复记也。

西僧琍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

俗谓得吉日不如得吉时，如巳、午、未等时，固可见矣，而历所谓日出、日入时者，乃以出海、入地论，非挂檐际时也。余尝登泰山观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犹昏黑也。在黄山，入夜，饭罢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色照耀，如火中莲花。此皆九月事，正历所载，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参差乃尔，益信世之愦愦耳。

卷之三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为分野之说，最为渺茫无据。何者？九州之画，始自《禹贡》，上溯开辟之初，不知几甲子矣，岂天于斯时始有分野耶？九州之于天地间，才十之一耳。人有华夷之别，而自天视之，覆露均也，何独详于九州而略于四裔耶？李淳风谓："华夏为四交之中，当二仪之正，四夷炎凉气偏，鸟语兽心，岂得同日而语。"然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分野岂因之而加增耶？至于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独详于此而略于彼耶？历考前代《五行志》，某星变则某郡国当其咎，然不验者什常七八也，况近来山河破碎，愈无定则矣。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四夷异域，计中国之地仅十之一，而星文独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使竖亥步北极至于南极，如之，则中国之地，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别天下为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为十三部，一部六郡。晋分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国朝两京、十四省，后因弃安南，实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县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农都陈，黄帝都涿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大圣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险，要亦当时水土未平，规制粗定，茅茨土阶，非有百雉九重之制，<ruby>纻<rt>zhù</rt></ruby>衣鼓琴，亦无琼林大盈之藏。而每岁省方，坐不安席，盖亦以天下为家之意，不必择土而安也。至于三代，德不及尧、舜而乱贼渐萌，于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据上游之胜，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后太康失国迁徙，不可考。汤都亳邑，至盘庚七

迁，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后世建都之难也。周公定鼎郏鄏，始为万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为朝会之所，盖亦以防备不虞，知后世子孙必有不能守其故业者矣。此亦堪舆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盘庚，或迁敖，或迁相，或迁耿，或渡河而南，或逾河而北，当时不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之。计迁徙不费于开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绝不闻可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胜之地，无有逾关中者，盖其表里山河，百二重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乱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即洛阳不及也。江南之地，则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势在据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则在镇遏戎狄，使声息相近，动不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故唐时回纥、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桥。汉时灞上细柳连营，天子至亲劳军，盖当时西虏似强于北也。至宋时，幽、燕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据，则自河南入江淮，其势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镇之。使当时从晋王言，都关中，则画淮为界，不至绍兴而始见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势不得不阻江为固，镇江则太逼，杭州则太远，险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纲、宗泽惓惓以为请而不见听从，惜哉！

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然亦办四明航海一条走路也。临安虽有山有水，然其气散而不聚，四面受攻，无险可凭。元兵从湖州间道入，如无人之境耳，虽兴亡有数，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为障，内以江为藩，虽中主庸将，足以自守。曹丕临广陵，欲渡者数矣，竟叹天堑之不可越。苻坚陷盱眙而东，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奔喙不暇。其后若卢循乘虚直捣蒋山，居民荷担而立，孟昶望风自裁，自谓天下事定矣，而不能当寄奴

之一炬；萧轨、任约以十万勍卒奄至鸡山，据北郊坛，剥床以肤，何急也，霸先从容谈笑，俘四十六将军于幕下，若探囊取物。此岂智愚之悬绝若是哉？川陆之长技既异，主客之劳逸顿殊，一夫当关，万人莫敢谁何，其势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余载，莫强于秦苻坚，莫盛于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鼎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盖当时起兵江左，自南趋北，不得不据第一上流，以为根本之地，而后命将出师，鞭笞群雄，此亦高、光之关中、河内也。当时角逐者惟张士诚、陈友谅二人耳，然姑苏势狭而无险可据，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敌，其形胜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规摹又相去万万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镇守北平，盖隐然以北门锁钥付之矣。当时亲王握重兵，节制有司，大率如汉初七国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岂久在人下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摹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

辽、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为最盛，今禁中梳妆台、琼花岛及小海、南海等处，皆金物也。元冬、春则居燕，夏、秋则如上都，畏热故也。惟其有两都，故王师一至，即时北遁，而山后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见天日，非偶然也。

周时洛邑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势，则似荆襄为正中，盖幅员广狭，固自不同也。然所贵于中者，取其便朝会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驭轻哉？

幽州有黍谷，相传邹衍吹律之所，盖当时以为极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宁夏、临洮诸边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

恒山为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飞至阳曲，故于阳曲立庙遥祭之，实非岳也。按《水经》恒山谓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其在今之定州无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岳者，中国之五岳也，随其幅员，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北不过燕，东不过齐，西不过秦，故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岱、恒、华，各因其地封之以为镇山。若后世幅员既广，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无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势论之，当以天寿山为北岳，罗浮为南岳，钟山为东岳，点苍为西岳，衡霍为中岳。其间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无外之观。此非拘儒俗士所能与议也。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绀珠集》云：“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儒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此数语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但南方士风近稍狞悍耳。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今之运道，自元始开，由济宁达临清，其有功于上都不浅。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之谶，则其劳民伤财，亦可知矣。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以济运道。国朝因河屡决，泛溢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而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极力挑濬，设闸启闭，然仅可支持，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

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而因之遂废海运，亦非也。海上风涛不虞，数岁间一发耳。而今运河挑濬之费，闸座捞浅之工，

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倅贰之设，其费每岁岂直巨万已哉？海运一行则诸费尽可省，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元时海运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自浙西至京师不旬日，尤为便者。所当间一举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诸侯封国，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齐、晋、燕、代、秦诸国，士饱仓盈，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军士粮饷乃自关中转输；即武帝穷兵黩武，频年暴师于外，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至唐而始有漕运，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计米一㪷费钱七百，然贞观、开元盛时，不闻其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喜，岂非内无储积而枵腹待哺于外哉？宋时汴及临安，地皆咫尺，故不闻转饷之苦。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军将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则有塍有浍，沮洳泥泞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薅草，而车戽，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余在济南华不注山下见十数顷水田，其膏腴茂盛，逾于南方，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数年间，民见利而力作，仓庾充盈，便可省漕粮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摇动，京师益安于泰山矣。

黄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广开沟洫以杀其势，而其末流通之运道以济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纡回，从容达淮入海，不但漕运有裨，而陵寝亦无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视水之所归而已，随山刊木，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无他顾虑也。白圭，战国之时各有分界，动起争端，能以邻国为壑，而邻国不知有水患，不可谓之非奇功也。至于今日，则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淤；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汩而生谤怨。水本东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强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议蜂起，小有利害，人言丛至，虽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赠潘司空诗有云："坚排众议难于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黄河行徙，似有神导之，有非人力所与者。然处置得宜，精诚所格，亦可转移，如汉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万历间，以宝应湖之险，别开里湖以避之，既开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闻风雨声甚厉，比晓视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

当河决归德时，所害地方不多，时议皆欲勿塞，而相国沈公恐贻桑梓之患，故山东、河南二中丞议论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总督河道，不使齐人有异议也。既开新河，而初开之处，深广如式，迤逦而南，反浅而狭。议者又私忧之：下流反浅，何以能行？况所决河广八十余丈，而新开仅三十丈，势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记督府："若河流既回，势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势以冲之，何患浅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黄河浊流下皆泥沙，流势稍缓，下已淤过半矣。一夕水涨，鱼台、单县、丰沛之间，皆为鱼鳖。督府闻之，惊悸暴卒。此亦宋庆历间李仲昌之覆辙也。

治河犹御敌也，临机应变，岂可限以岁月。以赵营平老将灭一小

羌，犹欲屯田持久，俟其自败。癸卯开河之役，聚三十州县正官于河堧，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县发丁夫三千，月给其直二千余金，而里排亲戚之运粮行装不与焉。盖河滨薪草米麦一无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运致，两岸屯聚计三十余万人，秽气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及春，疫气复发，先后死者十余万，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岁，安能复计久远。况监司催督严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无成功也。

舆地有南戒、北戒之说。北戒自积石、终南，负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秽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濮、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于瓯闽，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此天下之大势也。

今中国之势，惟河与海环而抱之。河源出昆仑星宿海，盖极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经洮州，又东北越乱山中，过宁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国，至砥柱折而东，经中州至吕梁，奔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则从辽东、朝鲜极东北界迤逦而南，经三吴、瓯闽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罗、滇洱之界，盖其西南尽头去星宿海亦当不远矣。西北想亦当有大海环于地外，但中国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而淝也，颍也，汴也，汶也，泗也，卫也，漳也，济也，潞也，滹沱也，滦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于河者也。淮以南江为大，而吴也，越也，钱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贡也，汉也，湘也，贺也，左蠡也，富良也，澜沧也，皆附于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胜计也。而淮界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汇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传其名，尚有存者。徒骇在沧州，太史在南皮县之北，马颊在东光县界，胡苏在庆云县西南，简、潔俱在南皮城外，钩盘在献县东南，鬲津在庆云，又云在乐陵县。考之于书，多与今不相合。郦道元谓九河、碣石皆沦于海，此盖后世新河傅以旧名耳，今又将并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沧州盐山县有丱兮城，一名千童城，相传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侨居于此。但不知福当时从天津入海耶？从胶莱入海耶？考始皇既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琅琊，而后遣徐福等入海，其不由盐山明甚。后人以其近海，戏为此名耳。

南皮旧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遗址犹在。其路西有小阜，则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闬，乃一贫一富，大相悬绝如此。及异代之后，荒丘衰草，又复同归于尽，丹未见不足，而崇未见有余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财杀身，所谓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过之，令人怃然。

京师北三山大石窝，水中产白石如玉，专以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柔而易琢，镂为龙凤芝草之形，采尽复生。昔人谓愚父所藏燕石，当即此耶？

三国时谚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盖当时形胜，自是建业为上游，而文物之繁丽，沃野之富饶，又所不论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诸葛武侯已称之矣。但孙氏及晋，不过百年，宋、齐、梁、陈，为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创业，将垂万祀，而再世之后，竟复北迁，岂王气之有限耶？抑终是偏安之势，非一统之规也？

金陵规模稍狭，钟山太逼，而长江又太逼，前无余地，觉无绵远气象，其大略仿佛甚似闽中，但闽又较偏一隅耳。

金陵钟山，百里外望之，紫气浮动，郁郁葱葱，太祖孝陵在焉，

知王气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楼，东北望无不见钟山者，其他四远诸山，重沓环抱，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内绕，则无复出气，不成都矣。

建业之似闽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数重，环绕如带，二也；四面诸山，环拱会城，三也。金陵以三吴为东门，楚、蜀为西户，闽中以吴、越为北门，岭表为南府。至于阻险自固，金陵则藉水，闽中则藉山。若夫干戈扰攘之际，金陵为必争之地，闽可毕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谓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过，但天下如人一身，帝都不在元首，亦当在胸，今大一统之时，金陵在左腋下，何以运四方乎？天之北极，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则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则又建康为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余载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沈之富甲于江南，太祖令筑东南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屡欲杀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故能致富，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迤东有赛公桥，云沈造数桥，自以为能诩其子妇，妇恚，自出己财为之，其宏丽工致，又倍于沈，故以“赛公”名也。沈后以事编置云南，子孙仍富，或言其有点化之术云。

金陵诸胜如凤皇台、杏花村、雨花台，皆一抔黄土耳，惟摄山、石灰、牛首诸寺，宏丽无恙。城中之寺，莫饬于瓦棺；城外之寺，莫雄于天界。至于长干一望，丛林相续，金碧照目，梵呗聒耳，即西湖之繁华，长安之壮丽，未有以敌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独在太平门外，左钟山而右玄武湖。出门太平堤，逶迤二里许，春花夏鸟，秋月冬雪，四时景光，

皆足娱人。缓辔徐行，晨入酉出，啸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职方，徙北水部，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追思曩者闲心乐地，讵可复得？故今宦者谓留都为仙吏，而留都诸曹中，司寇之属尤为神仙也，然不可为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头城也。石城在古为复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与襄阳估客同为一事。今人误以为石头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台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状如靺鞨，青碧红绿不等，亦有极通明可爱者，不减宝石也。雨后行人往往拾得之。岂当时天所雨花，其精气凝而为石耶？

牛首山寺，窗中见塔影，闭门则影从门罅入，其影倒见，尖反向门。塔相去甚远，此理之不可晓者。何处无塔，何处无窗隙，而塔影未必入，即入而未必倒也。

灵谷寺乃太祖改葬宝誌之所，规制甚丽，中殿无梁，云犹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辄鸣，作琵琶声。寺原有松十万株，近为僧众所盗，以刀刻其皮一周，无何则枯死，辄报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曰来宾，曰重译，曰清江，曰石城，曰鹤鸣，曰醉仙，曰乐民，曰集贤，曰讴歌，曰鼓腹，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伎，如宋时事，不惟见盛时文罔之疏，亦足见升平欢乐之象。今时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辈，亦几无以自存，非复盛时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诗云：“最是伤心桃叶渡，春来闻说雀堪罗。”语虽不典，然实关于国家兴衰之兆，非浪语也。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

《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奕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来一二为政者苦欲复当时之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毁，使流离载道，瓦砾极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晰，即穷巷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质白理，高逾寻丈，峰峦窟穴，腾有天然之致。不胫而走四方，其价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数金，园池中必不可无之物。而吾闽中尤艰得之，盖阻于山岭，非海运不能致耳。昆山石类刻玉，然不过二三尺而止，案头物也。灵璧石，扣之有声，而佳者愈不可得。宋叶少林自言过灵璧，得石四尺许，以八百金市之，其贵亦甚矣。今时灵璧无有高四尺者，亦无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者。然大理之贵，亦以其处遐荒，至中原甚费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

石，纹如竹叶，甚佳，而土人不知贵。若取以为几，殊不俗也。

吾闽玉华洞石似昆山，而精莹过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许，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蚀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无粗石皮傅之，其价亦不赀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悬崖倒覆之状，土人就其势少加斫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绝。高者五六尺许，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绿沉色，以此减价耳。

闽中白沙溪北有温泉焉，地名汤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峦礧磈之奇，不可名状，闽人园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终见石质，而汤院岁久，苔滋草生，荟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岭南英石出英德县，峰峦耸秀，岩窦分明，无斧凿痕，有金石声。置之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凤凰台上有奇石，丈许，相传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凤凰台》诗于上，盖亦宋人墨迹也。楚陈玉叔官金陵，舁以归，舟至采石，大风浪作，舟竟覆，石沉焉。岂谪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异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与人者，非子孙也。"余谓富贵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其得之也既难，则其临终之时，必然留连眷恋，而惧子孙之不能守也。岂知子孙之贤不肖，志趣迥别，即千言万语，安能禁其不与人哉？况富贵权力一旦属之他人，有欲不与人而不可得者，其为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费难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态者，即觅人舁归，错置卉竹间，久而杂沓，亦觉有郊坰间趣。盖不惟无财可办，亦使他日易于敕断，不作爱想也。

赵南仲爱灵璧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临安；郑璠得象江六怪石，

而以六十万钱辇归荥阳。劳民伤财，至于此极，何怪艮岳石纲终贻北狩也！以此为雅，不敢谓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间，自与世间传玩诸石气色不同，盖深山之中，受雾露、日月之精，不为耳目之娱。每至树木茂密，烟霭凝浮，一种赏心，非富贵俗子所可与也。

《酉阳杂俎》载：利州临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大凡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长，但无如是之速耳。余在闽山中见一石，窦穴数尺，中空，有宋时人题诗，上半截犹可读，下半截已为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长无疑也。

岭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无色泽，不足贵。闽有浮石，亦类羊肚，而败絮其中，置之水中则浮，以语它乡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传能飞，飞即风雨，唐诗“石燕拂云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质，断无能飞之理。谢鸿云：“向在乡中山寺为学，见高岩上石有如燕状者，因以笔记之。石为烈日所暴，忽有骤雨过，石即冲起，往往坠地。盖寒热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飞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东有阳起石，煅为粉着纸上，日中暴热便能飞起，盖此石为阳精，相感之理，固宜尔也。其石入药，能壮阳道。

《管子》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校之于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迅激而浊，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纡而冽，故其人缓而巧。至于五方之变，亦有不

能尽符者，人不受命于物也。

轻水之人多秃与瘿，重水之人多肿与躄，甘水之人多好与美，辛水之人多疽与痤，苦水之人多尪与偻。余行天下，见溪水之人多清，咸水之人多戆，险水之人多瘿，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寿。滕峄、南阳、易州之人，饮山水者无不患瘿，惟自凿井饮则无患。山东东、兖沿海诸州县井泉皆苦，其地多硷，饮之久则患痞，惟不食面及饮河水则无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东郡久，东郡近郭诸泉皆苦，衙斋中至无一草一木，即折杨柳种之，亦皆不活，所谓不毛之地也。每雨过日晒，土花矗起如白盐者无数。市上面饼皆苦水所发，食之即饮井泉，无不生痞矣。彼中婴儿殇于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惯此，动罹其祸，不可救药也。

易州、湖州之镜，阿井之胶，成都之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胜耳。至于妇人女子，尤关于水，盖天地之阴气所凝结也。燕赵、江汉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称绝色，必配之以水，岂其性固亦有相宜？不闻山中之产佳丽也。吾闽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来，一泻千里，清可以鉴，而建阳士女莫不白晰轻盈，即舆台下贱，无有蠢浊肥黑者，岂非山水之故耳。

刘伯刍之论水，以扬子中泠为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阳、大明、淞江，淮水为七。陆竟陵之品泉，则以康王谷为第一，次之濂水、慧山、兰溪以至于雪水，凡二十，而扬子中泠屈居第七矣。此果铢称尺量，不易之论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无泉可以胜此者耶？吾以为二子之论，但据生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绝域者不与焉，今以一人之闻见意识，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异井蛙管豹之见也。

《茶经》云："水品：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此自是定论，然山水须乳泉缓流者，又须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穷谷之中，恐有瘴雾毒蛇，不利于人。即无毒者，亦能令人发疟，盖其气味与五脏不相习也。奔湍急濑，久饮能令人瘿。井水亦有绝佳者，不亚山泉。大约江水以甘胜，井水以冽胜，山水则兼甘与冽而有之者也。

闽地近海，井泉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泠、锡山等泉，人所共赏者不载，若济南之趵突泉、临淄之孝妇泉、青州之范公泉、吴兴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龙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龙潭水、铅山之石井寺水、观音洞水、武夷之珠帘泉、太姥之龙井水、支提之龙潭水、闽中鼓山之喝水岩泉、冶山之龙腰水、东山之圣泉、金陵蒋山之八功德泉、摄山之珍珠泉，皆甘冽异常。其它难以枚举，但在穷乡遐僻，无人鉴赏耳。

客中若遇无甘泉去处，但以苦水烹之，数沸后澄至冷，去其泥滓，复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炼炭之法也。北方每霪雨时，取棐几滑净者，于空中盛，倒入罂中，亦与南方雨水气味无别也。

人生饭粗粝，衣毡毳，皆可耐，惟无水烹茶，殊不可耐。无山水即江水，无雨水即河水，但不苦咸，即不失正味矣。冰水虽寒，不堪烹者，不净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即生孑孓，饮之有河鱼之疾，而闽人重之，盖不甚别茶也。

凡出师遇深山无泉之处，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蕴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寻泉脉隙处潜通，即它山数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则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处曰胆水，无水处曰胆土。胆水可以浸铜，胆土可以煎铜。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晓者。余在蒋山，见一人泉，仅盛碗许，吸尽复出。闽雪峰有应潮泉，亦仅如碗。东山圣泉可尺许，松根环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数者，犹泉脉在地中，不可见也。鼓山凤尾亭泉，初泻岩下，后为神晏喝从山背，而下承一石池，方广不逾七尺，水终日奔注其中而不见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温泉，江北惟骊山、沂州有之，江南黄山、招州有之，至吾闽中则多矣。吾郡城内外温泉共十五处，而其一在汤门外，最小而极热，土人呼为杀狗泉，盖盗狗者常于此治之也。晦翁注《论语》，谓鲁有温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鲁，岂不习闽乎？而乃以理断之，何也？

大凡温泉之发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黄、礜石，盖天地至阳之精所结也。闽中诸泉皆作硫黄气，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辄愈，竹木浸一宿则终不蠹，盖琉黄能杀诸虫也。华清宫余未之见，然李贺诗有“华清宫中礜石汤”之句，其为礜石无疑矣。黄山下者，万历戊戌秋，曾与同志诸子共浴其中。方广丈许，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热，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腻自流于外，都不烦人力也，亦无硫黄气。相传朱砂在其下。一日，有樵子早过之，见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满水面，惊怪，归以语人。翌日，邻里竞往视之，则无所见矣。浴久令人骨节怠缓不收，盖居深山中，去城市僻远，非若闽中之秽杂也。

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李德裕知石头城下水非金山泉，陆羽知扬子江临岸水非南泠，蒲元知涪水与江水之杂，皆神鉴也。窃怪水之投水，自当混而为一，乃扬杓倾盆至半，知其自此始为南泠，岂真有限界而不乱耶？吾郡海水通河，河淡而海咸，随潮上下，二水之鱼交入辄死，乃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处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气，时结为楼台，谓之海市。余谓此海气，非蜃气

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结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气久者，皆能变幻，不独蜃也。余家海滨，每秋月极明，水天一色，万顷无波，海中蚌蛤、车螯之属，大者如斗，吐珠与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楼阁，截流而渡，杳杳至不可见方没。海滨之人亦习以为常，不知异也。至于蛑蝤、蚶蛎之属，积壳厨下，暗中皆生光尺许，就视之荧荧然，其为海水之气无疑矣。

宋时巨室治园作假山，多用雄黄、焰硝和土筑之。盖雄黄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雾，每阴雨之候，云气浡郁，如真山矣。

假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一二以当卧游。若在南方，出门皆真山真水，随意所择，筑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对奇峰，或俯清流，或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时之赏不绝，即善绘者不能图其一二，又何叠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须用山石，大小高下，随宜布置，不可斧凿。盖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复润泽生莓苔也。太湖锦川虽不可无，但可妆点一二耳。若纯是难得奇品，终觉粉饰太胜，无复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见人园池踞名山之胜，必壅蔽以亭榭，妆砌以文石，缭绕以曲房，堆叠以尖峰，甚至猥联恶额，累累相望，徒滋胜地之不幸，贻山灵之呕哕耳。此非江南之贾竖，必江北之阉宦也。

《西京杂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筑园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摄石为山，高十余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择，至宋宣和时，朱勔、童贯以花石娱人主意，如灵璧一石高至二十余丈，周围称是，千夫舁之不动；艮岳一石高四十余丈，封为盘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阳名园记》十有九所，始于富郑公而终于吕文穆，其中多言花木池台之盛。而其所谓山，如王开府宅、水北、胡氏二园者，皆据嵩少、北邙之麓以为胜，则知时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后人争效之，然北人目未见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伪为之，其蔽甚矣！

吴中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叠，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逼侧之地又含野意，勿琐碎而可厌，勿整齐而近俗，勿夸多斗丽，勿太巧丧真，令人终岁游息而不厌，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难得，古木大树尤难得也。

王氏弇州园，石高者三丈许，至毁城门而入，然亦近于淫矣。洛阳名园以苗帅者为第一，据称大树百尺对峙，望之如山，竹万余竿。有水东来，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环绕之。即此数语，胜概已自压天下矣。乃知古人创造，皆极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贵家但斗巨丽已也。

纨袴大贾非无台沼之乐，而不传于世者，不足传也。拘儒俗吏极意修饰以自娱奉，而中多可憎者，胸无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鱼鸟之致，山林之赏，而家徒四壁，贫不可为悦也。穷乡潟壤，沙塞陋域，空藏白镪，而无一竹一石可供吟啸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于造物侈矣，而犹然逐于声利，耽于仕进，生行死归，它人入室，不亦可叹之甚哉！

唐裴晋公湖园，宏邃胜概，甲于天下；司马温公独乐园，卑小不过十数椽。然当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适，则晋公未始有余，而温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晋公之勋业，当时文人已有“破尽千家作一池”之诮，而温公之园，亦俨然与洛中诸名园并列而无惭色，乃知传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适而止矣，不必更求赢余也。

吾闽穷民有以淘沙为业者，每得小石有峰峦岩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为池，叠蛎房为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势，三十六峰森列相向，而书晦翁《擢歌》于上，字如蝇头，池如杯碗，山如笔架，水环其中，蚬蛳为之舟，琢瓦为之桥，殊肖也。余谓仙人在云中下视武夷，不过如此。以一贱佣，乃能匠心经营，以娱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当胜纨袴子十倍耶！

《名园记》水北、胡氏园，其名皆可笑。如其台，四望百余里，萦伊缭洛，云烟掩映，使画工极思，不可图画，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备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耳。今人之扁额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恶耳。入门曲径，首揭“城市山林”；临池水槛，必曰“天光云影”；“濠濮想”多见鱼塘，“水竹居”必施筠坞；“日涉”、“市隐”，屡见园名；“环翠”、“来云”，皆为楼额。至于俗联，尤不可耐，当借咸阳一炬了之耳。此失闽最多，江右次之，吴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宝园见木假山一座，岩洞峰峦皆木头叠成，不用片石抔土也。余奇而赏之，为再引满，因笑谓葛君：“岁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园能保百年乎？”余更赏其达。时万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于邺城西北筑三台，中名铜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余间。今人但知有铜雀，而不知更有二台也。

万历癸丑四月望日，与崔徵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己山，酒间，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台，见《拾遗记》。楚有丙穴。汉有戊己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帐，丙舍、子夜，甲第、辛盘。”徵仲言：“有屈戌、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时徵仲下第贫乏，大笑而已。归途马上思唐诗有“午桥群吏散，亥字老人近”，亦可补一阙也。

濮州有愁台，陈思王故址也。长安有讼台，韦庶人所作也。楚有思台，樊姬墓也。汉有望思台，武帝为戾太子作也。有灵梦台，为李夫人作也。周有諺台，景王作也。諺之为言离也。此皆以情名者也。

帝王苑囿台观之乐诚不能无，盖自土阶茅茨不可复得，而灵台灵囿，文王之圣已不废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宫，明皇之骊山温泉，此其乐在山川者也。宋高宗叠石以像飞来，激水以为冷泉，此其乐在工巧

者也。宣和艮岳，穷极人间怪木奇石，珍禽异兽，深秋中夜，凄凉之声四彻，此其乐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万间，武帝上林苑中离宫七十所，炀帝西苑三百里，此其乐在宏丽者也。东昏为芳乐苑，当暑种树，朝种夕死，细草名花，至便焦燥，纷纭无已，山石皆涂采色，诸楼壁悉画男女私亵之像，其杀风景甚矣，此其所以为东昏也。

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当其壮年历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计未立，行乐之光景皆已蹉跎过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曾几何时而溘先朝露矣。余乡一先达，起家乡荐，官至太守，赀累巨万，家居缮治第宅，甲于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数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争夺，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语子弟，可为永鉴也。

郭汾阳治第，谓工人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锤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所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令公闻之，惕然动心，即日请老。噫，贤哉工人之言！达哉令公之见也！

精巧愈甚，则失势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败也。价值愈高，则贫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难，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孙速败自是常理，冷眼旁观，可为叹息。

宋王君贶拜三司，方二十七岁，即在洛起宅，至八十岁而宅终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孙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郑公亦起大宅，而无子，族子绍定居之，而绍定又无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关，况今世哉！

古人观室者，周其寝庙，又适其偃焉。偃者，厕也。厕虽秽浊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厕，如晋景公如厕陷而卒，汉武帝如厕见卫青，北齐文宣令宰相杨愔进厕筹，非如今净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厕，皆以与农夫交易。江北无

水田，故粪无所用，俟其地上干，然后和土以溉田。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何如奏厕之便乎？

武帝如厕见卫青，解者必曲为之说，此殊可笑。史之记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见其敬黯耳。若非溷厕，史何必书？卫青，公主马前奴也，官即尊贵，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进厕筹，武帝之如厕见大将军，亦何足怪。唐郭汾阳将校官至节度使，封侯皆趋走执役于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汤持帨，则帝之如厕见青，固狎爱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厕上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香囊，则帝王之厕可知，岂比穷措大粪秽狼藉、蝇蛆纵横者，而不可屈大将军一见乎？

阁与㕓，世人多混用之。阁，夹室也，以板为之，亦楼观之通名也。《内则》："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盖古人制此以庋饮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阁。而后乃广其制，为天禄、凌烟等名，或以藏书，或以绘像，或以为登眺游览之所。此楼阁之阁也。㕓者，门旁小户也。汉公孙弘开东㕓以延贤人，盖避当门，而东向开一小门引宾客，以别于官属，即今官署脚门旁有延宾馆是也。韩延寿为太守，闭㕓思过，即如今闭脚门，不听官属入耳。唐正衙日唤仗入㕓，则百官亦随以入，谓之入㕓，盖中门不启而开脚门也。然则夹室谓之阁，旁门为之㕓，义自昭然。汉三公黄㕓，注："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黄其㕓。"今国家设文渊阁藏书，而大学士主之，故谓之阁老。若以黄㕓、东㕓之义言之，亦可谓之㕓老耳。

《尔雅》："小闺谓之㕓。"闺即门也，故金门亦谓金闺，处子谓之闺女，以其处门内也。今人闺㕓概作闺阁，至以朝廷东㕓，亦巍然揭"东阁"之额而不觉其非，盖黄阁老，子美诗已误用之矣。今若称阁下为㕓下，举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为帝星，以其政事之所从出，故中书省亦谓之紫微，而舍人为紫微郎。白乐天“紫薇花对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戏用之耳。今各处藩省多揭“紫薇”为堂名，而参知署额多称“薇省分署”者，习而不觉其非也。

古者官舍概谓之省寺。《汉书·何並传》：“王林卿度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唐制，中书、两府谓之三省，宋惟有中书省。国朝去中书，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设，故俗谓之十三省云。寺则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禄之类，盖亦仍其旧称。而佛宫概谓之寺矣，相传起于汉明帝崇重佛教，化比于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则非敕赐者不得称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注：“置，驿也。邮，驵也。所以传命也。”今人驿与驵多通用，而不知其异也。按马传曰置，步传曰邮。置者，驿马也，邮者，铺递也。既言置，又言邮，盖亦当时俗语，如今言驿铺也。至《广雅》解云：“置，驿也。邮，亦驿也。”则误以驵为驿也。

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郑子产乘遽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南史》：“东昏侯遇弑于西弄。”弄即巷也。《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弄，今京师讹为胡同。

佛典：一弓为四肘，五百弓为一拘卢舍。王荆公诗：“卧占宽间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闽中量田尚用弓，云四步为一弓，而它处人无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遗也。又佛地以二亩为双，皇华老人诗“招客先开四十双”是也，而今绝无知者。

《诗》："及尔同僚。"《左传》："同官曰寮。"注："寮，小窗也。"盖取同舍之义。然古僚通作寮。《书》："百僚师师。"僚之为言臣也。《释文》："僚，贱隶之称。"《左传》："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从之。"则僚不过朋侪之义，故其字从人，寮声。《诗》之所谓同僚者，恐亦如是。后人见其从室，遂引僧寮、绮寮之义以证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岁时记》："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是鬼自为市也。《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又济渎庙神尝与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辄如数浮出，牛马百物，皆可假借。赵州廉颇墓亦然。是鬼与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与鬼市也。

岭南之市谓之虚，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疟也。言间日一作也。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岭南谓之趁虚，而岭南多妇人为市，又一奇也。京师朔望及二十五，俱于城隍庙为市，它时散处各方，而至此日皆合为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师间有异物奇宝，郎曹入直之暇，下马巡行，冠带相错，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于东皇城之北有集，谓之内市，多是内人赢余之物，不及庙中之多也。至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则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则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视庙中又盛矣。

灯市虽无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纨素珠玉多宜于妇人，一也；华丽妆饰多宜于贵戚，二也。舍是则猥杂器用饮食与假古铜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灯市，日日游戏，欲觅一古书古画，竟不可得，真所谓入宝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传》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乡村也。故都训美，鄙训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犹朝市之分君

子小人也。

卷之四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担道，为其道至险，担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汉书·西南夷传》：“滇池，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谓其险阨，才五尺也。《西域传》：“乌秅国，其西则有县度。”谓悬绳而度也。今天下莫险于栈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舆安稳，岂复王阳回驭时乎？

闽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岭，亦自险绝，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己丑夏下第，适天欲雨，暝云四合，与徐惟和自绝顶直趋至平地，而后雨作。要其险岂能敌白鹤岭之半乎？若登山游眺，险尚有什百于此者，韩昌黎恸哭不足为奇也。

平生游山所历，当以方广岩、灵羊谷为第一险，仰倚绝壁，下临无际，既无藤葛可攀，途仅尺许而又外倾，且为水帘所喷，崎岖苔滑，就其旁睨之，胆已落矣。余与诸友奴仆六七人，仅一小奴过之，然几不能返，面无人色矣。武夷折笋，余少时登之，殊不为意，盖梯干甚伟，险处又有铁绬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过险，龙脊上甚难行，亦强弩之末势也。

华山余未之登，读王恒叔游记，知其险甲于诸岳，亦在龙脊上难行耳。天台石梁，不过独木桥之类，人自气慑耳，无崩朽之虞也。闽鼓山白云洞，石磴七百级，望之如登天，然不过苦诸缙绅公子体腯骨弱者耳，许掾得此，自当无苦也。

新安黄山深处，由石牌楼达海子，有积沙岸丈许，人疾过之则济，少驻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践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还，面如死灰云。余笑谓：“不尔，几作嬴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过灵羊谷亦然，归家病几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后身，然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余游四方名山，无险不届，并未失足。壬子秋过吕亭驿一板桥，去地二丈余，中道而折，四舆人及余皆殒地。其不为虀粉者，以下皆积沙也，始知人不隤于山而隤于垤，祸每生于所忽也。

南昌，《滕王阁序》既云“星分翼轸”，又云“龙光射斗牛之墟”。翼轸、斗牛相距甚远，必有一谬。

荆州黄牛峡下有查波滩，宋寇莱公谪巴东，舟经此滩，闻水中人语，出视之，见一裸体者为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黄魔神也。公异日当大用，故为公挽舟耳。但裸体不敢相见。”公以锦袱投之，神即披袱再拜，冉冉而去。

夷陵龙角山有石穴，窅黑无际，其中有二巨石，相对而立，中间丈许，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每水旱不调，居民具仪从入穴中，旱则鞭阴石，潦则鞭阳石，无不应时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敢为也。

松滋县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笔。后黄庭坚谪黔过之，视笔曰：“此吾过峡中虾蟆背所坠也。”后其笔忽成竹，始知此泉与峡水通也。

荆州济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没，其状若肺焉，故名。骆宾王吸金丹于地肺，即此也。或云终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门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状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阴雨弥旬不止。有道士欧阳献谓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瘗之则雨止矣。”宇惊曰：“有之，但已弃竹篱外矣。”觅而瘗之，雨即止。后人有发之者，辄致淋雨。苏轼序云：“今江陵南门外有石，状若宅陷地中而犹见其脊，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以致雷雨。’后失其处。”万历壬午新筑南门城，乃复得而瘗之，置祠其上。

匡续字子孝，周武王时人，庐于浔阳山中。后威烈王以安车迎续，续仙去，惟庐存，故命其山为庐山，亦曰匡山也。

黄州东百里有孔子山，相传孔子适楚，尝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砚石，每雨辄有墨水流出。

汴有老圃纪姓者，一锄庇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此与舌耕、研田何异。

《洞天福地记》所言里数多诞，如云泰山周回三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类。今计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论耶？其说殆不可晓。

杜少陵文："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诗："天外黑风吹海立。"余从祖司农公杰以大行奉使过海，中流有龙见焉，倒垂云际，距水尚百许丈，而水涌起如炊烟，直与相接，人见之历历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语非妄。

正德中，顺天文安县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冻为冰柱，高五六丈，四围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结甚固。逾数日，流贼刘六、刘七等杀掠过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冰穴中避之，赖以全活者甚众。此亦古今所未见之异也。

金陵钟山有八功德水，相传梁天监中，胡僧昙隐所甃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饁，八蠲疴，故名八功德。

《七发》云："观涛于广陵之曲江。"广陵，今扬州也。扬州之涛殊不足观，汉时吴越、钱塘皆属扬州，或者曲江之涛即指西陵之潮耳。况广陵之江一望而尽，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兴寺，故老传云，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践履。地角石在罗城内西北隅角，高三尺

余，旧有庙。王均之乱，为守门者所坏，今不复存矣。

刘骗之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骗之欲更寻索，终不知处也。此与王烈、嵇叔夜事相类，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宁中铸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内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宫，车驾临幸，遍礼焉。至北方之宝鼎，忽漏，水溢于外。刘炳谬曰："正北在燕山，今宝鼎但取水土于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后竟以北方致乱。

建炎三年，吉州修城，役夫得髑髅，弃水中。俄浮一钟，有铭五十六字，云："唐兴元年吾子没，瘗庐陵西垒。后当火德五九之际，世衰道败，浙梁相继丧乱。章贡康昌之日，吾亦复出是邦，东平鸠工复使吾子同河伯听命水官。"郡守命录其词，录毕而钟自碎。

张唐英谓姚琦乃与洛水进赤石者同等。杨用修引《唐语林》：武后时争献祥瑞，洛滨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献于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知曰："此石有赤心，其余岂皆谋反耶？"唐英所引盖此事，《语林》罕传，人亦鲜知。余按此事载《唐书·李昭德传》中甚明，固非《语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髫时读史即知有此，用修乃以为新闻耶？

济南有二奇焉：趵突泉从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数处，冬夏不竭，流而成河；华不注山亦从地中突起，旁无丘陵绵亘，远望之若浮图焉，其上乱石纵横，如人工所堆叠。皆奇观也。

峄山多石，黝黑色，从下望之，簇簇如笋然。山径皆缘石行，或俯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以自固。久之，沙为风雨摧剥渐尽，窟穴竞开，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巅陨至田中者，譬之米中鸡子，米尽则蹷矣。叶福唐相君为南宗伯时游此，政值石坠，滚至前仅

丈余而止，稍进则虀粉矣。此亦游者所当戒也。

秦始皇泰山立无字碑，解者纷纭不定，或以为碑函，或以为镇石，或以为欲刻而未成，或以为表望，皆臆说也。余亲至其地，周环巡视，以为表望者近是。盖其石虽高大，而厚与凡碑等，必非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产，又非寻常勒字之石，上有芝盖，下有趺坐，俨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考之《史记》，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云云。则泰山之石已刻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断碑二十九字，此疑即所刻之石也，然则片石之树其巅为祠祀表望明矣。

泰山之称雄于江北，亦无佛处称尊耳。齐、鲁之地，旷野千里，冈陵丘阜，诧以为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气象雄伟，莫之与京，固宜为群岳之宗也。又岱为东方主发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祷于是，而其后乃傅会为碧霞元君之神以诳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岳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据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后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为受生而设也。余窃以为东方主生，西方主杀，各有司存，岂宜并用。酆都业在西方，则受死之籍，当归金天。华岳虽相去万里，而造化视之，不过左右手耳。愚民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与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则生亦不必祷也。况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藏经云："泰山为天帝之孙，为五岳祖，主掌人间生死修短。"此俗说之鼻祖也。然天帝岂应有孙，不过以东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说而附会之耳。

渡江以北，齐、晋、燕、秦、楚、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

其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即村妇山甿皆持戒念佛，若临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洁，即有疾病及颠蹙之患。及祷祠以毕，下山舍逆旅，则居停亲识皆为开斋，宰杀狼藉，醉舞喧呶，娈童歌倡，无不狎矣。夫既不能修善于平日，而又不能敬谨于事后，则其持戒念佛，不过以欺神明耳，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凑，不减泰山，然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而均州诸黄冠千数，放纵无忌，此则岱宗所无也。

武当、元君二祠，国家岁籍其香钱，常数万缗，官入之以给诸司俸禄，不独从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贶矣。然官吏饩廪，自当有惟正之供，取足于此，似为不经。似当入之本州，以为往来厨传之费，免加派之丁粮则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终，藩省辄遣一正官至殿中亲自检阅，籍登其数，从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盗然，谓之“扫殿”，而袍帐、化生俚亵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当亦然。

齐云僻处万山之中，故进香者少，所入则黄冠橐中物耳。其轩辌供应之费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齐云实无奇，奇者天门与石桥岩耳，而游者又多未之及也。

游山不藉仕宦，则厨传舆儓之费无所出，而仕宦游山又极不便。侍从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亿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声既杀风景，冠裳之体复难袒跣，三也。舆人从者，惮于远涉；羽士僧众，但欲速了。崄巇之道，恐舁夫之谇语；奇绝之景，惧后来之开端。相率导引于常所经行而止，至于妙踪胜赏，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游山者须藉同调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适。一境在旁，勿便错过；一步未了，莫惮向前。宁缓毋速，宁困毋逸，宁到头而无所得，毋中道而生厌怠。携友勿太多，多则意趣不同；资粮勿太悭，悭则意兴中败。勤干见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时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携孱伴。每到境界，切须领略；时置笔砚，以

备遗忘。此游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无如闽中之多者，即生长其中，不能尽识也。闻粤西山水之奇甲于宇内，每问其土人，云出门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许者不可数计也。吾闽城内外诸山皆有之，但无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须生得其地，若在穷乡僻壤、轮蹄绝迹之处，埋没不称者多矣。如姑苏之虎丘，邹之大峄，培塿何足言，而地当舟车之会，遂令游咏赞赏，千载不绝，岂亦有幸不幸耶？

山莫高于峨眉，莫秀于天都，莫险于太华，莫大于终南，莫奇于金山、华不注，莫巧于武夷，其它雁行而已。峨眉之巅有积雪，武夷半壁有仙舟，华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莲花，苟不亲见，以语人，未必信也。

雁荡瀑布无声，故自奇绝。闽中水帘数处皆无声，盖岩腰凹而水喷空，则为水帘自不能奔号也。水帘奇于瀑布。吾闽四山皆瀑也，而黄岩峰瀑布，数百里外皆望见，如匹练焉。余又在黄山见九龙潭水从绝顶分为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杂佩然，亦一奇也。

峨眉虽六月必具单夹絮衣而登，其下犹炎暑也，至半山则御夹衣，绝顶则着絮矣。过十月则不可登，道为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两峰相对，如蛾眉然，故名。蛾字当从虫，不当从山也。

峨眉之巅，四望无与颉颃者，惟正东有一点青色如烟，相传匡庐山也。然庐山未必便高于诸岳，又况九江地下，即高不能敌西北方也。西北地势视东南已高与山齐矣。此非臆说也。山东济宁分水闸，北距临清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仅四百里，地高一百十有六尺。以川江之势度之，其建瓴之势，一日千里，岂直千仞而已哉？

吾闽俗谓延平之水高与鼓山平，然未有以试也。万历己酉夏，大水骤至，城中涨溢，水从南门出，高二丈许，门阛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门百余武，庭中水仅四五尺，东折至鳌峰下则无水矣。相距半里许而地形高下已逾二丈，寻常行路殊不为觉，始信人言不诬也。昔人谓桂林之壤视长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斗者。《春秋》书："穀洛斗，毁王宫。"《竹书纪年》载："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竹书》或诞妄不经，《春秋》圣人之笔，不可诬也。《宋史·五行志》载：高宗绍兴十四年，乐平县河决，冲田数百顷，田中水自起立，如为物所吸者，高地数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数尺，夭矫如虹，声若雷霆，穿墙毁楼而出。二水斗于杉墩，且前且却，十余刻乃解，各复其故。《说海》纪贵州普定卫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闹蛙池，相近前后。吴人从军至此，夜闻水声搏激，既而其响益大，居人开户视之，波涛喷面，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声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为水斗。此亦古今所有，不足异也。按《纪年》所纪洛伯、河伯，乃二诸侯也，而后世傅会之，遂以冯夷为河伯之名。并识于此。

天下海潮之来，皆以渐次。余家海滨，每乘潮汐渡马江，舟中初不觉也。盐官潮来则稍拍岸，激石成声，与长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钱唐则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气，稍近则茫茫白色，其声如雷，其势如山，吼掷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状。三跃而定，则横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带人居，潮至，浪花直喷屋上，檐溜倒倾若骤雨然，初观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涨下黯淡滩时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见，即和风安澜时，其倾侧簸荡，尤胜洞庭、扬子怒涛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间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坚木，上下铁箍，一试海上，半日，板裂箍断。虽水居善没之人，未习过海者，入舟辄晕眩，呕哕狼藉。使者所居皆悬床，任其倾侧而床体常平，然犹晕悸不能饮食，盖其旷荡无际，无日不风，无时不浪也。观海者难为水，讵不信然！

浙之宁、绍、温、台，闽之漳、泉，广之惠、潮，其人皆习于海，造小舟仅一圭窦，人以次入其中，暝黑不能外视一物，任其所之，达岸乃出之。不习水者附其舟，晕眩几死，至三日后长年以篙头水饮之始定。盖自姑苏一带沿海行至闽、广，风便不须三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来税课，以便渔猎，纵令有司给符繻与之，初未始不以属夷为名。及至出洋，乘风挂帆，飘然长往矣。近时当事者虽为之厉禁，诛首恶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祸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上既责以税课方物，而又禁其贩海，其可得乎？

贩海之舟，所以无覆溺之虞者，不与风争也。大凡舟覆，多因斗风。此辈海外诸国既熟，随风所向，挂帆从之，故保其经岁无事也。余在海盐、钱唐，见捕鱼者为疏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从风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永无恙者，不与水争也。小人诚有意智，然因之悟处世之法。江南遣徐铉聘宋，词锋才辩，廷臣无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识字殿侍接之，即是此意。

海外之水，不知还靠天乎？还有地乎？今之高处望日似从海中生者，盖亦远视云然，如落日之衔山，非真从山落也。所云海外诸国，如琉球、日本之类，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还有海否，若果有之，则中国与北虏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犹多于土也。

潮汐之说诚不可穷诘，然但近岸浅浦，见其有消长耳，大海之体固毫无增减也。以此推之，不过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归泄之所。人生而有气息，即睡梦中形神不属，何以能吸？天地间

只是一气耳。至于应月者，月为阴类，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蚀而鱼脑减，各从其类也。然齐、浙、闽、粤，潮信各不同，时来之有远近也。

苏州东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岛，阔百里余，四面海水皆浊，独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常见水上红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龙王宫也。"而西北塞外人迹不到之处，不时闻数千人砍树拽木之声，及明远视，山木一空，云："海龙王造宫也。"余谓龙以水为居，岂复有宫？即有之，亦当鲛宇贝阙，必不藉人间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经一至于此。

天下之桥，以吾闽之洛阳桥为最，盖跨海为之，似非人力。相传蔡君谟遣吏持檄海神，及归，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时兴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传《四喜》杂剧者本此也，事有无不可知。计桥长三百六十丈，若当怒潮，必难驻足耳。吾郡台江大桥亦百余丈，跨大江而度，三十九门，江涛澎湃，亦自恐人，不知当时何以建址。大抵闽人工于此伎，亦不烦神力耳。

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

地窖燕都虽有之，不及秦、晋之多，盖人家颛以当蓄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自齐以南不能为也。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及开则市者坌至，如赶集然，常有藏十数年不腐者。至于近边一带，常作土室以避虏，其中若大厦，尽室处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汤矣，但苦无水耳。

闽、广地常动，浙以北则不恒见，说者谓滨海水多则地浮也。然秦、晋高燥无水，时亦震动，动则裂开数十丈，不幸遇之者，尽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浑无缝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维桢实遭

此厄。则闽、广之地动而不裂者，又得无近水滋润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动不动之异，理尤不可解也。

万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发，建溪涨数丈许，城门尽闭。有顷，水逾城而入，溺死数万人，两岸居民树木荡然如洗。驿前石桥甚壮丽，水至时人皆集桥上，无何，有大木随流而下，冲桥，桥崩，尽葬鱼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而水暴至，斯须没阶，又顷之，入中堂矣。余家人集园中小台避之，台仅寻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台可奈何？"然计无所出也。少选，妹婿郑正传泥淖中自御肩舆，迎老母暨诸室人至其家，始无恙，盖郑君所居独无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台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时，西南门外白浪连天，建溪浮尸蔽江而下，亦有连楼屋数间泛泛水面，其中灯火尚荧荧者，亦有儿女尚闻啼哭声者，其得人救援，免于鱼鳖，千万中无一二耳。水落后，人家粟米衣物为所浸渍者出之，皆黴黑臭腐，触手即碎，不复可用。当时吾郡缙绅，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赀葬无主之尸凡以千计，而一二巨室大驵，反拾浮木无数以盖别业，贤不肖之相去远矣！

闽中不时暴雨，山水骤发，漂没室庐，土人谓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岁久变化，必挟风雨以出，或成龙，或入海。闽乌石山下瞰学道公署，数年前邻近居民常见巨蟒，长数百尺，或蹲山麓，或蟠官署觚棱之上，双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风雨，乌石山崩，自后蟒不复见云。先是，阮中丞一鹗无功于闽，而庙食山巅，舆论不惬也。是日山崩，政当其处，祠宇尽为洪水漂流，片瓦只椽杳不可见，时以为异云。

吴兴水多于山间暴下，其色殷红，禾苗浸者尽死，谓之"发洪"。晋中亦时有之。岢岚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狭道，偶遇山水迸落，过客不幸，有尽室葬鱼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数间屋，水至，民常栖止其上。一日水大发，民集石上者千计，少选，浪冲石转，瞬息之间，无复孑遗，哭声遍野。时固安刘养浩为州守，后在东郡为余言之，亦不记其何年也。

水柔于火，而水之患惨于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扑灭而水无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东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闽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无烟，兵戈之惨，无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堤防而障，或可沟浍而通，惟南方山水之发，疾如迅雷，不可御也。

火患独闽中最多，而建宁及吾郡尤甚，一则民居辐凑，夜作不休；二则宫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无复砖石，一不戒则燎原之势莫之遏也；三则官军之救援者徒事观望，不行扑灭，而恶少无赖利于劫掠，故民宁为煨烬，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墙甓壁，以泥苫茅，即火发而不然，然而不延烧也。无论江北，即兴泉诸郡多用砖甃，火患自稀矣。

周煇《清波杂志》谓："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从田从衣，谓之衣食足为福也。然必税轻徭简，物力有余之地差足自乐，若三吴之地，赋役繁重，追呼不绝，只益内顾之忧耳。"彼但知福之从田，而不知累之亦从田也。按福字旁从示，不从衣。

吴、越之田，苦于赋役之困累；齐、晋之田，苦于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闽、广耳。近来闽地殊亦凋耗，独有岭南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若非瘴蛊为患，真乐土也。

燕、齐萧条，秦、晋近边，吴、越狡狯，百粤瘴疠，江右蠲瘠，荆楚慓悍，惟有金陵、东瓯及吾闽中尚称乐土，不但人情风俗文质适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娱老，菟裘之计，非蒋山之麓则天台之侧，非武夷之亭则会稽之穴矣。

书言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今以时考之，盖不尽然，京师直官福耳，口福则吴、越不及闽、广，衣裳福则燕、赵远逊吴、越，钱福则岭南、滇中，贾可倍蓰，宦多稛载。

凡山川佳丽之处，亦须风气回合，川壑幽邃，缓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万峰之中，秀色环抱，石门一径，可杜而绝。其中豁然别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为伴伍，养蜂蒸楮，可以为生，鹅鸭鸡豚，可以自给，山寇所不及，海贼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胜此也。黄山之丞相园次之，但地稍瘠，又无人烟耳。

楚中如衡山宝庆，亦一乐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马之场，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长沙则卑湿而僊，不可居矣。

国家自采榷之使四出，虽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岭南与滇中耳。然五岭瘴乡，不习者有性命之虞。滇南远隔绝徼，山川阻修，黔巫之界，苗僚为梗，过客辎重，时遭抄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时时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虀，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伎、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

人不能强也。今之宦者，动欲择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即蛮夷可化，况中国哉！

仕宦谚云："命运低，得三西。"谓山西、江西、陕西也。此皆论地之肥硗，为饱囊橐计耳。江右虽贫瘠而多义气，其勇可鼓也。山、陕一二近边苦寒之地，诚不可耐，然居官岂便冻饿得死？勤课农桑，招抚流移，即不毛之地，课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华富庶，未尝乏地也，而奸胥大驵舞智于下，巨室豪家掣肘于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为善地哉？

仕小邑，驭疲民，居官者每郁郁不乐，此政不必尔。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尝见江南大地，败官者十常八九，择地者固无益也。

边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为冰者；五岭炎暑之地，有衣物经冬不晒晾即霉湿者。天地气候不齐乃尔。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瘧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尘；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湿。尘之污物，素衣为缁；湿之中人，强体成痹。然湿犹可避，而风尘一至，天地无所容其身，故释氏以世界为尘，讵知江南有不尘之国乎？

丹阳有奔牛坝，相传梁武帝时，有人于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于帝。帝问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旁击磬，则出定矣。"帝命试之，果开目。问之不答，誌公乃话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视誌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为牛，故因以名也。近时樵阳子亦类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热之则然。有盐井，深百余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为盐，惟人发不化。又有不灰木，烧之则然，良久而火灭，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广异闻。鲁孔林闻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炉，置火辄洞赤，但余未之见耳。

闽中郡北莲花峰下有小阜，土色殷红，俗谓之胭脂山，相传闽越王女弃脂水处也。环闽诸山无红色者，故诧为奇耳。后余道江右，贵溪、弋阳之山无不丹者，远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当尔耳。

由江右抵安庆，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庐，数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远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观，真子瞻所谓“旁看成岭侧成峰”者，岱岳不及也。

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秦之长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今长城计之，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长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边惟辽东不可城，而政当女真之冲。蓟镇之城则近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固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其有功于边陲若此，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据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

九边惟延、绥兵最精，习于战也。延、绥兵虽十余人，遇虏数千，亦必立而与战，宁战死，不走死也。故虏亦不敢轻战，虑其所得不偿失耳。辽左兵极脆弱，建酋时时有轻中国之心，所赖互市羁縻之耳。然互市盟好，边境虽偷目前之安，而武备废，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战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闲以缮治守御，生聚教训也，今反因之而废战具，不亦惑之甚耶！

宁夏城相传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不可攻。近来哱拜之乱，官军环而攻之三月余，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内变，未即平也。史载勃勃筑城时蒸土为之，以锥刺入一寸即杀工人，并其骨肉筑之，虽万世之利，惨亦甚矣。近时戚将军筑蓟镇边墙，不僇一人，期月而功就，城上层层如齿外出，可以下瞰，谓之“瓦笼城”，坚固百倍，虏终其世不敢犯。则又何必以杀僇为也？

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

未暇窥辽左者，西戎、北鞑为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也。防边诸将诚能以夷攻夷，离间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为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弃，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当时事势不得不弃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纵驱之去，终当复来。至于今日，则拓跋焘所谓“我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为矣。

曾铣欲复河套，卒为严嵩所尼，至不保要领。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复，不过一时可喜，而后来边衅一开，兵革何时得息？羊祜所谓“平吴之后尚烦圣虑”者也。赵普谓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论也，盖我之兵力不加于彼，而彼盘据已久，一旦失之，势所必争耳。

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湩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国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当严，马数当核。今之茶，什五为奸商驵狯私通贸易，而所得之马又多尪病残疾，不堪骑乘者，直与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山东大户每佥解马，编审之时已有科派，俵解之时又有使用，轮养有轮养之害，点视有点视之费，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纳有上纳之耗，无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马必不可少也，得贤守令监司，弊或稍差减耳。

马之入价也，漕之改折也，虽一时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仆之马价，原为江南有不宜马之地，而入价于北地市之也。漕粮之改折，亦为一时凶荒之极，米价腾涌，而入价以俟丰年之补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时之用矣。舍本色而征银甚便也，马粮有余而见镪不足甚利也，然而马日减少，太仓之粟无一年之积者，折价误之也。承平

无事犹可，一旦缓急，必有执其咎者。

唐李蠙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运米至京，脚钱斗计七百，议以七百钱代之。王铎曰："非计也。京国籴米既耗积食，而七百之费兼济贫民。"时议不从。既而都下米果大贵，卒罢不行。则今日之治漕动称改折者，其非久远之计可知矣。

古今幅员户口，莫盛于隋之大业，唐之开元。考之《隋书》，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开元时，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二主富盛亦略相当，然盛未几而祸败即随之矣。宋庆历间，户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国朝嘉、隆之时，户共一千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三千，而熟夷不与焉，视隋、唐、宋盛时固已过之矣。使东胜不徙，安南不弃，金瓯尚无缺也。抱杞人之忧者，能无戒于衣袽乎？

户口生息甚难而凋耗甚易，盖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时，不无盗贼之窃发，水旱之流移，而乱离之世，即欲一日无事，不可得也。况乱离之后，数十年养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败之而有余。周自东迁以及刘、项之世，分裂战争者三四百年，长平一坑四十余万，即虫蚁蚊蚋，宁能当此惨劫耶？汉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灵覆之，赤眉、董卓之乱，黔首宁有种耶？至于典午失权，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连祸结，又二百余年，春燕巢于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贞观至开元，拊养生息，渐称繁庶，而渔阳鼙鼓一动，宗社为墟，至于黄巢之变，杀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于五季，其间承平无事者，可以日计也。宋之盛时，已日与契丹、元昊构隙，而燕云不复，淮北中失，偏安忍耻，仅抚遗民，女真侵其半，蒙古凶其终。其视汉、唐规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惨，使天地反覆，日月无光，三皇五帝以来之人民土地，一旦沦于夷狄，亦宇宙所未有之事也。盖自三代以来，战国至于刘、项，是一劫；三国至于五胡，是一劫；中唐至于黄巢、石晋，是一劫；女真至于蒙古，是一

大劫，中国之人，无复孑遗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谓之劈开混沌，别立乾坤，当与盘古等，而不当与商、周、汉、唐并论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故未雨绸缪，忧时者不得不为过计矣。

国家近边之民常苦北虏，滨海之民时遭倭患，然虏寇频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萧条，有千里无复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钞掠浙、直、闽、广，所屠戮不可胜数。即以吾闽论之，其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刘六、刘七破残七藩，而山东、河南为最，其他若萧乾养之乱广，蓝廷瑞之乱郧，邓茂七之乱闽，叶宗留之乱浙，阿克之乱滇，杨应龙之乱蜀，哱拜之乱宁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灾疫则无岁无之矣。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

古者一夫百亩，无赋役租税也，故中原硗确之地，上农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齐之地论之，一望千顷，常无升斗之入者，不知当时授田之制，肥硗高下，必适均乎？抑惟其所值也？当时天子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逾越，十分之中，取其一为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禄之田，小国不过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余，亦寥寥矣。使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何以给之？吾窃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种之类，一夫耕百亩，而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为世业也。

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岭之

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甚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闽中田赋亦轻，而米价稍为适中，故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夺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

俗卖产业与人，数年之后辄求足其直，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此最薄恶之风，而闽中尤甚。官府不知，动以为卖者贫而买者富，每讼辄为断给。不知争讼之家，贫富不甚相远，若富室有势力者，岂能讼之乎？吾尝见百金之产，后来所足之价，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当户，犹索尽不休，此真可笑事也。

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袷之衣，可过隆冬，道无乞人，户不夜闭，此真极乐世界。惜其天多瘴雾，地多虫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无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闽，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东濒海之地，一望卤泻，不可耕种，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见贫皂村甿，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余尝谓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贫民，而除其税可也。

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迤西榆林、庆阳，渐有夷风，至临洮、巩昌，苦寒之极，其土人亦与戎狄无别耳。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

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

汉中行说不得志于中国，遂入匈奴，为之谋主，大为汉患。宋韩、范不用张元，而令走佐曩宵，兵连祸结，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来如倭酋关白，亦吴越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鲸鲵，辽左之祸尚未艾也。故边民之逃而入虏，它不足虑，惟恐有此辈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国也，非中国之人诱之以货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国也，非中国之人为之乡导，告以虚实，未必胜也。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尚有一二不逞，幸灾乐祸，勾引之至内地者。败则倭受其僇，胜则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闽甚惨，而及官军破贼之日，倭何尝得一人只马生归其国耶？其所虏掠者，半归此辈之囊橐耳。故近来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尽禁也，盖巨室之因以为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闽、广，而独不及山东者，山东之人不习于水，无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观之，则倭之情形，断可识矣。

御倭易于御虏，十百不啻也。倭奴舍大海而登陆，深入重地，已不能无疑惧，而步行易乏，其势四散，非有阵法埋伏之类，直斗力耳。若得智勇之将，帅节制之师，一鼓可平也。即闽、广乡兵，训练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虏大漠之地，原自其胜场，中国之兵马脆弱，已自不敌，而悍犷之性，不惧死，不畏寒，败而复至，散而复合，及其乌柝鼠散，不可踪迹，虽以卫、霍，不能穷其部落，况今

日之孱兵庸帅哉？戚少保继光守蓟、辽日，以意制大烦，每发辄毙千余人，血肉枕籍，而终不肯退，然虏亦畏之甚，不敢窥边者二十余年云。

夷狄诸国，莫礼义于朝鲜，莫膏腴于交阯，莫悍于鞑靼，莫狡于倭奴，莫醇于琉球，莫富于真腊。其他肥硗不等，柔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为中国之重轻，惟有北虏南倭震邻可虑，其次则女真耳。

元之盛时，外夷朝贡者千余国，可谓穷天极地，罔不宾服，而惟日本崛强不臣，阿剌罕等率师十万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国朝洪武初《四夷王会图》，共千八百国，即西南夷经哈密而来朝者三十六国。永乐中，重译而至又十六国，其中如苏禄、苏门答剌、彭亨、琐里、古里、班卒、白葛达、吕宋之属二十余国，皆前代史册所不载者，汉、唐盛时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鲜、琉球、安南及朵颜三卫等受朝廷册封，贡赋惟谨，比于藩臣，其他来则受之，不至亦不责也，可谓最得驭夷之体。

太祖之绝日本朝贡，知其狡也。文皇之三犁虏庭，知其必为边患也。舍此二者，中国可安枕而卧矣。固知创业之主，其明见远虑，自非寻常所及也。

今诸夷进贡方物，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进祖母绿、血竭、鸦鹘石之类，其真伪好恶皆不可辨识，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夫方物不责，所以安小夷之心，存大国之体，犹之可也；赐物草率充数，将令彼有轻中国之心，而无感恩畏威之意。且近来物值则工匠侵没于外，供亿则厨役克减于内，狼子野心，且有谇语，谇语不已，且有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远之道也。蜂虿有毒，祸岂在小，而当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诸蕃，马八儿、俱蓝二国最大而最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元时曾一通之而来朝贡，计其所得，不足偿所费之百一也。

国朝西蕃，天方、默德那最远，盖玄奘取经之地，相传佛国也，其经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余卷，其书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诸国多用之。又有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琍玛窦者，自其国来，经佛国而东，四年方至广东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犹儒之孔子，释之释迦也。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皆深诋之，是亦逃杨之类耳。琍玛窦常言："彼佛教者，窃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吾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忏度，永无轮回，亦不须面壁苦行，离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修善也。"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状甚异，若古所称人首龙身者。与人言，恂恂有礼，词辩扣之不竭，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后竟卒于京师。

天竺古称佛国，盖佛所出之地耳，如鲁生孔子，岂其地皆圣人耶？但闻其国人质实尚义，不为淫盗。其问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称，曰毒，皆所以谳疑狱也。水则以石与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人浮者直。火则灼铁，令人抱持，曲者号呼，直者无损。称则人石适均，较之秤上，虚则石轻，实则人轻。毒则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则毒发，直者无恙。盖终未免夷俗耳。

琉球国小而贫弱，不能自立，虽受中国册封，而亦臣服于倭，倭使至者不绝，与中国使相错也。盖倭与接壤，攻之甚易，中国岂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国敬神，以妇人守节者为尸，谓之女王，世由神选以相代云。自国王以下，莫不拜祷惟谨。田将获，必祷于神，神先往，采数穗茹之，然后敢获。不者食之立死。御灾捍患，屡显灵应。中国使者至，则女王率其从二三百人，各顶草圜，入王宫中视供臆厨馔，恐有毒也。诸从皆良家女，神特摄其魂往耳。中国人有代彼治庖者，亲见神降，其声呜呜如蚊焉。

万历乙未，浙帅刘炳文提舟师从海道趋登州以备倭，四阅月始

至，炳文自为记，甚繁，予为略之，以识其程云。乙未上元，从台州开帆百里，至金鳌山，高宗南渡避金处也。历老鼠屿，出琛门，风适猛烈，两礁夹起东西矶，牛头、圣堂两门，尤为险阻，而五屿、羊屿、昏山、黄珠、茶盐两山，皆四面巉剥，总莫系泊，飘逐空洋，夜半飓发，船各涣散。诘旦，于灵门山聚合。出金齿门，因潮浮至箬竿山，复依南田岙。夜触韭山，船多破损，收回五爪山修艒。至点灯礁，犯及乱礁。洋为藏龙薮，倏尔惊触，震荡翻激，水赤天昏，龙须卷水，至半空而倒泻，船皆碎毁，几为鱼鳖。出白马礁，过大漠坑，依险而泊。由浪檑头转历升罗屿，得登普陀山。旁有金钵盂，俨然峙焉。出此渡横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庙子湖，随风逐浪，直蹴陈钱山。其下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颜尽变，且多患疟疾。及下八山、浪岗、马碛、李婿岙，举皆砂石乱列。其水有绿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彻见底，虾鱼可数，有浅滩如湖，蛟龙鳞角显著。俄为飓风打出穷洋，直抵倭国五岛山。转经渔山，假泊沙，俟风息，驱滩山，过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鹰巢头诸山，再入西洋岙，则谓之落漈，船凡撇入，十无一回。乃乘飓西逐羊山，上有圣姑礁，盘礴巍峨，宛如装砌。许山联脉金山卫，其柘林、乍浦、澉浦，延袤千余里，又皆控扼三吴者也。复顺流而东，七丫诸港，岐分错杂，窒碍莫前。崇明县孤悬海外，而大阴、新安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对三爿沙，旁通扬子江，与狼山相望。若东洲河、七星港、竖河口、黄泾河，不下十余口，海潮灌浸，直达维扬。转而西行，有三槿、大横、深泾、非予四口，张方、大楼、沥水、姜系、掘港五港，一望无山，其川山洼、川渔洼、三寨洼，狂澜澎湃，殊甚险剥，水纹斑斓，因号虎斑水。仅得开山，无岙可泊，至射洋湖之云梯关宿焉。适反风解缆，自辰至申，浤浤颓波，极目无际，漏下三鼓，得抵莺山之湾，问其程则余五百里。越明日，朔风举帆，踊跃碧虚，蹀躞于黄混水，号曰望昊洋，依凭延真岛。此皆从来人迹不到之乡，但见灵鳅老鼋，三五喷沫相豗，大者方丈，高厚六尺，壳背乱缨，长目虎口，就矶舒伏，迤逦于白山、高公诸岛。登竹岛之巅，四顾寥廓，惟东海所城甚迩。其夜三面受风，避入杜林山，因陟云台山，古三元修道上升处

也。翌日，西北作云，东南吼风，巨浪掀翻，桅樯断折。凡三日夜，不知疾行几千里，瀏濿呀呷，风虽少平，余波尤涌。东方既白，迸崖滴水之湾，隶山东境上矣，去安东卫仅百里。须臾潮至，开行二三日，海天一色，并无岙屿可以停舟，野宿洋飘，如浮萍无定。泊栽堂山，至柘沟、塔埠、杜家港诸洋。越日入胶港，补缮坏船。过东岛，依田横岛，夜泊福山岛，而山若有神，上无草木，中无穴洞，悲鸣有声。翌日，至草岛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风湿弥漫，海面愈赊，仅有巨高岛、棘簪岛、灵井山依傍海阳所，且咫尺莫能跻焉。夜将半，犁入鱼网上，探水不过十余丈，乃莫耶岛也，与辽东连界，海运所经故道。至聿青岛明光山，不半潮，已达塔岛。觅泉取水，相望佛山，涛沫潠洒，宛似一挂珠帘，石槛礁栏出数百丈，盘错密布。潮急风猛，顷刻抵渚里，去查山仅几里。上有古迹，路甚崎岖，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绝顶焉。其上复有南天门，巑岏秀拔，凌接云际。东隈一洞，幽雅修洁，昔玉阳真人煮炼于此，骑白鹤飞升，有云光宫在焉。旁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袭人。舟井碧泉，峥嵘犄角，天然云房石室也。登舟，行于马大嘴，见一巨鱼横于乱礁上，长百余丈，其脊如山，口阔无鳞，令刃其脊，总数百人，仅开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栋骨一节，计千余斤，而肉内小刺亦逾寻丈。潮回日落，携刺数根而西，遇飓风，至宁津所，戍卒萧条，烟火不过百余家。西有岩石，参差十数里，乃西杨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雨翻云，秋则远去掠人田禾，春夏于此妖劫过船。捩舵放舟，越三百里，遥望大洋突起数丈，如银砌玉妆，近如喷雪筛粉，俗呼为“白蓬头”者是也。其山脉绵亘，暗藏水底，密迩成山，郁嵂几百里，皆雄崖剑峰，万里海涛，冲注会集。秦始皇造石桥渡海观日，神人驱石，鞭之见血，至今山石皆红。内有成山，冲出此险道。泄泄宵行，至威海卫所，开泊刘公岛。其岛尚有居址，似旧有辽人在焉。不移时入大空岛，岛多浮石，即顽钝碔砆，浮水不沉。转入宁海州外洋，盘旋落子窝之里，若清泉寨、奇山所，又其扞屏。递过福山县，入龙山港，至栲栳岛，乃云晴雨止。转泊八角山，则见斜曛凝耀，矶屿烟笼，始若楼台错列，继若城郭周围，俄而人马纵横，又俄而旗帜掩映，出没无定，变换不常。

或告曰："此海市也。"旁有长山岛，有黑岛，上多巨蛇，产金砂。少选，抵蓬莱阁矣。追思海波汹险，几不免者数数，而兹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荡漾于鼋鼍之窟，蛟龙之薮，岑嶅之峰，左衽之国，或因萍流而回，或因归风而返，俾不至于殒逝，再得与人间事，岂非徼天幸哉！自浙适齐，计日四越月，计程七千里；由浙江达直隶，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隶金山卫抵东海所，计一千八百里；自东海抵登、莱，计二千四百里。若夫环转倒流于波漾，则又不止万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无不受风涛之险者。万历己卯，予从祖大司农公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飓风大作，雷电雨雹，一时总至，有龙三，倒挂于船之前后，须卷海水入云，头角皆现，腰以下不可见也。舟中仓皇无计，一长年曰："此来朝玺书耳。"令扶使者起，亲书"免朝"示之，应时而退。天子威灵，百神效顺，理固有不可诬者，若非亲见，鲜不以为妄矣。至丙午夏，给事子阳往，其险尤甚。先是，舟侧一巨鱼，狎扰不去，舟人谓可脍也，饵而获之，其大专车。未及下箸而风涛大作，柁裂桅折，自分必死矣，尽舟中所得宝物投水中，仅得免。有金香炉百余两，宫中祀天之用，亦为中国取去，至是尽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贫，虽受中国册封为荣，然使者一至其国，诛求供亿，为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数。盖从行者携货物往而高责其售直也。然向者皆严行禁约，少知敛戢，至丙午称狼籍矣。闻其国将请封，必储蓄十余年而后敢请。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为壑，而饱驵狯之欲哉！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险倍于占城，然琉球从来无失事者，占城则成化二十一年，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皆往而不返，千余人得还者，麦福等二十四人耳。盖亦物货太多，而不能择人故也。

海上有天妃神甚灵，航海者多著应验。如风涛之中忽有蝴蝶双飞，夜半忽现红灯，虽甚危，必获济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闽郡中及海岸广石皆有其祠，而贩海不逞之徒往来恒赛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辉煌，不知神之聪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

也。

孔子当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戏语也。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刑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辨，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安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

鞑靼之狩犷，而敬信佛法，爱礼君子，得中国冠裳皆不杀，即配以部落妇女，见一僧至，辄膜拜顶礼，不敢亵慢。倭奴亦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间，有于阗国进玉表章，其首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里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又元丰四年，于阗国上表称“于阗国偻俪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考汉文帝时，单于遗汉书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单于。”隋文帝时，沙钵略致书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圣贤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又倭国有“日出天子致书日入天子”之语。我朝四夷表章皆颁有定式，不敢逾越，其间有悖慢之语者，不受也。

卷之五　人部一

唐太宗曰："土城竹马，儿童乐也；金翠纨绮，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

一尺之面，亿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亿兆异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于心，虽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巧胜于天也。

陆士龙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齐之雍门，汉之许庆，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称，可谓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见子之影，以为鬼而惊死，谓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为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帅诸生小民会哭南郊，哭甚者除为吁嗟郎；刘德愿以哭贵嫔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丁邹、严兴之哭和士开母，程伯献、冯绍正之哭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间，何所不有？

尧、舜至圣，身如脯腊；桀、纣无道，肥肤三尺。

赵伯翁肥大，夏月诸孙纳李八九枚于其脐中，此必误也。李或是郁李耳，大如樱桃，故可纳八九枚也。

尧八眉，舜四瞳子，禹目跳，汤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断菑，皋陶色如削瓜，闳夭面无见肤，傅说身如植鳍，伊尹面无须麋。故知大圣大贤，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赵妪，乳长数尺。冯宝妻冼氏，亦长二尺，暑热则担于肩。李光弼之母，须数十根。皆异表也，而或立殊勋，或止作贼，在其人尔。宋徽宗时有酒保妇朱氏，四十生须，长六七寸。《庚巳编》

载弘治末，应山县女子生髭三寸许，又郧阳一妇美色，生须三缭，约数十茎，而皆无它异。

舜重瞳子，盖偶然尔，未必便为圣人之表也。后世君则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则沈约、鱼俱罗、萧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终者过半，相何足据哉？

《风俗通》云："赵王好大眉，人间皆半额。齐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夫细腰束素，固自可人；广眉不修，丑莫甚焉，不必半额也。又云："楚王好细腰，群臣皆数米而炊，顺风而趋。"夫妇人细腰可耳，施之臣下，将欲何为？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晋惠帝永宁元年，齐王冏举义军，军中有小儿，出于襄城繁昌县，年八岁，发体悉白，颇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余岁耳，而眉发皤然，举体皆白毛，无一根黑者。两目昏昏然，不甚见物。每里中杂剧，辄扮作东方朔。余已见之十余年矣。

人以须发早白为不寿之征，此未必然。晋王彪之年三十余，须鬓尽白，时人谓之"王白头"。后至七十余岁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许头即白，今五十尚无恙也。

崔琰须长四尺，王育、刘渊皆三尺，渊子曜长至五尺，谢灵运须垂至地，关羽、胡天渊髯皆数尺，国朝石亨、张敬修髯皆过膝。然相法曰："须长过发，名为倒挂，必主兵厄。"验之往往奇中。

相书云："耳门小者，其人富而吝。"又曰："耳门不容麦，寿可逾百。"夫既富而吝矣，虽百岁何为？

汾阳王足掌有黑子，使浑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贵而不寿。张守珪使安禄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为贵征。汉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显处多不佳。余见真州一沙弥，自项

以下黑子如织，卒无以异人也。

汉先主戏张裕多须，曰“诸毛绕涿居”，裕答之亦云“露涿君”。详其语，必当时以男子势为涿也。

人寿不过百岁，数之终也，故过百二十不死，谓之失归之妖。然汉窦公年一百八十；晋赵逸二百岁；元魏罗结一百七岁，总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阳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食兼于人，头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岁，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荆州上津乡人张元始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范明友鲜卑奴二百五十岁；梁鄱阳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犹存，年二百九十岁；日本纪武内年三百七岁；金完颜氏医姥年二百许岁。此皆正史所载，其它小说若宋乡、党翁之类，又不胜其数也。

山东济宁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国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岁，行止如常。后不知所终，今其子孙、住宅坊额尚在也，相传蜀雪山遇异人致然。国初茹文中亦百余岁。近时闽中林太守春泽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岁乃卒。己酉岁，余宅艰家居，地邻郡庠之后圃。圃中有种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岁矣，老而无子，婿亦七十余岁，又二岁乃死。彼固无养生之术者也，然孤寡贫困，虽寿亦无益耳。至于永乐中，楚一盗魁，年一百二十五岁，尤为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士固有不朽者，修短何足论也。然进德修业，未见其止，中途摧谢，万世之下有遗恨焉。故曰“人不可无年”。

颜回不死，可以圣矣；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贾生志大才疏，言非实用；长吉蛇神牛鬼，将堕恶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于范云、沈约、褚渊、夏贵之辈，

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泽，子孙皆寿逾八十。其家相传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饧糖，然后和乌梅、地黄为丸。服之大便常秘结。太守公年老，生果冰水不去口，终不泄泻。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荣为监司，求其方于林孙，服之火盛欲炽，日加烦渴，不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寿矣，故知修短亦自天数也。

汉中山王胜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无之事，而萧梁鄱阳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国朝庆成王有子百人，三者足以媲美。要亦王侯之家，固宜尔尔。士庶媵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累，帝尧已虑之矣。

隋麻叔谋、朱粲尝蒸小儿以为膳。五代苌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为食。严震、独孤庄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之母阿侬者，性惨毒，嗜小儿肉，每食必杀小儿。噫，此虎狼所不为，而人为之乎！

扬子云曰："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敌王公，权侔卿相，其人必非寻常见解，故子长于货殖诸子尤惓惓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观天时，逐地利，取予趋舍，动合权变。如陶朱、计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郑，铁冶力作，纤啬射利，固已贾行而市心矣。后世倚权怙势，纳贿行劫，如石崇、王元宝之流，乃豺狼蛇蝎，岂独牛豕而已哉？

秦汉之富家，如陶朱、程郑、计然、猗顿之外，卓王孙家僮千人，袁广汉藏镪巨万，樊重富拟封君，折像赀逾二亿，糜竺僮客万人，而邓通、董贤、郭况之辈，又不论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及如氏、苴氏、刁间、姓伟、张长叔、薛子仲等，赀皆至十千万，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逵之于晋王，元宝、邹骆驼之于唐，称巨擘

矣，而李昊、元雍动笑石家乞儿，彼郡王宰相，擅权纳贿，亦不过邓通、董贤之流，何足道也。宋不闻有巨富者，当时天下金帛，半为金、辽括尽矣。国初金陵沈富，字仲荣，富甲天下，人呼沈万三云。太祖军资，多取足焉。后以事谪辽阳，子孙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点化术，不知然否。其后纵有货殖者，不过至百万止矣，使石崇辈见之，又不知当何揶揄也。

富者多悭，非悭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云所谓“圈鹿栏牛”者也。

人而无子，天之僇民也，然贫贱之家，百无一二，富贵之家，此患不绝，其故何也？种有贵贱，多寡自殊，一也；血气未定，多所斫丧，二也；嬖幸既众，功不专精，三也；药石助长，无益有害，四也；专求美曼，不择福相，五也；婴儿饱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为而为。虞翻为子娶妇，远求小姓，足使生子，盖妇之骄妒淫佚，多令后嗣夭阏也。然而不尽然也。

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浑有子六十人，宋张耆子亦四十二。弋仲不闻其有他术；耆诸姬妾窗阁皆直马厩，每马交合，纵使观之，随有御幸，无不成孕。

颜之推赋云：“魏妪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妇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故山陵险阻，人多负气；江河清洁，女多佳丽。

齿居晋而黄，颈处险而瘿。晋地多枣，故嗜者齿黄，然齐亦多枣，何独言晋也？瘿虽由山溪之水所致，然多北方，如滕县、南阳、易州之处，饮其水者辄患。至江南千峰万壑中，居者何限，不闻其有颈疾也。至北方舆夫项背负重，日久结瘤，亦如瘿状，但有面背之异耳。岭南人好啖槟榔，齿多焦黑，宁独晋乎？至于衍气多仁，陵气多

贪，云气多痹，谷气多寿，恐亦未尽然也。

鞑靼种类生无痘疹，以不食盐醋故也。近闻其与中国互市，间亦学中国饮食，遂时一有之，彼人即舁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绝迹不敢省视矣。一云不食猪肉故尔。

桂州妇人生子，辄取其衣胞，洗净细切，五味调和烹之，以享亲友。此夷俗也。然余习见富贵之家，取紫河车为丸，千钱一具，皆密令稳婆盗出，血肉腥秽，以为至宝，不亦可怪之甚耶？

紫河车，欲得首胎生男者为佳。相传胞衣为人取去，儿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妪如防盗然。而妪贪厚利，百计潜易以出。其功不过壮阳道、滋气血而已，而忍于贼人之子。噫，媪不足责也，富贵之人亦独何心哉？

一产三男，史必书之，纪异也。然亦有产四男者，余在福州亲见之，守东门军人妻也。《庚巳编》载武进人张麻妻一产五男，嘉靖六年，河间民李公窝妇陈氏一产七女。此载籍以来所无者。

汉窦武之母产一蛇一鹤。晋枹罕令严根妓产一龙一女一鹅。刘聪后刘氏产一蛇一虎。唐大顺中，资州王全义妻孕，而渐下入股至足，大拇指坼而生珠，渐长大如杯。宋潮州妇人产子，如指大，五体皆具者百余枚。其它形体奇异者不可胜纪，盖其所感触者异耳。

晋惠帝时，京洛有人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者，今人谓之半男半女也。又有一种石女，一云实女，无女体而亦无男体。近闻毗陵一搢绅夫人，从子至午则男，从未至亥则女，其夫亦为置妾媵数辈侍之。有伎亲承枕席，出以语人云：“与男子殊无异，但阳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为男，下半月为女，《般若经》载博叉半择迦是也。

晋元帝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阴在首，性亦淫。夫阴在首上，不知何以受

淫。佛经载人□受淫有七处，前后窍及口与两手两足弯也。今西北军士有以足弯当龙阳者。史传载有以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怪。

孖生者疑于兄弟，或云后生者为兄，以其居上也。此《西京杂记》所载，盖霍将军时已有此议论矣。然据引殷王祖甲、许釐公、楚大夫唐勒、郑昌时、文长倩、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为兄，则知后生为兄之说不经矣。乃世亦有共胞靠背而生者，孰从而定之？余所见妇人有产数日而复产者，即祖甲以卯日生、矗巳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师民米鉴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钫内子得一女，四阅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见之事也。

陈后山《丛谈》云："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余闻之相人者，妇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生。

晋时暨阳人任谷耕于野，见羽衣人，与淫，遂孕。至期复至，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国朝周文襄在姑苏日，有报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诸门子曰："汝辈慎之。近来男色甚于女，其必至之势也。"

叶少蕴云："某五十后不生子，六十后不盖屋，七十后不做官。"夫子女多寡，听之可也，五十之年，岂遽能闭关乎？屋蔽风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也。七十而后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复能有几？以余论之，五十后不当置妾，六十后不当作官，七十后即一切名根系念尽与勅断，以保天年可也。

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富贵之家，多以酒色伤生；贤智之士，多以思虑损寿。

思虑多则心火上炎，火炎则肾水下涸，心肾不交，人理绝矣。故

文人多无子，亦多不寿，职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于子与寿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贵，穷奢极欲，无功无德而享官爵，又求长寿，当如贫贱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许公言谓王子涛：“上帝所甚恶者贪，所甚靳者寿。人能不犯其所甚恶，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过，贪得不可太甚也。

余见高寿之人多能养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无所营求，故能培寿命之源。然世间名利色欲之类，澹而不求可也，读书穷理，老当不倦。若徒贸贸玩愒，寿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杀而无血者，高僧示化，往往有之。唐周朴为黄巢所杀，涌起白膏数尺；元董搏霄为贼所刺，惟见白气一道冲天，可谓异矣。晋司马睿斩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齐杀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灭。此冤气也。苌弘血化为碧，亦是类耳。相传清风岭及永新城妇人血痕，至今犹存。国朝靖难时，方孝孺所书血，天阴愈明。贯日飞霜，盖从古有之矣。

人死而复生者，多有物凭焉。道家有换胎之法，盖炼形驻世者易故为新，或因屋宅破坏，而借他人躯壳耳。此事晋、唐时最多，《太平广记》所载，或涉怪诞，至史书《五行志》所言，恐不尽诬也。其最异者，周时冢至魏明帝时开，得殉葬女子犹活。计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烂耶？温韬、黄巢发坟墓遍天下，不闻有更生者。史之纪载，亦恐未必实矣。

人化为虎者，牛哀、封邵、李微、兰庭雍之妹也；化为鼋者，丹杨宣赛母也；化为狼者？太原王含母也；化为夜叉者，吴生妾刘氏也；化为蛾者，楚庄王宫人也；化为蛇者，李势宫人也。若郗氏之化蟒，则死后轮回以示罚耳。

黔筑有变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与数人宿。夜

深，闻羊声，顷便入室就睡者，连鼐之。僧觉，以禅杖痛击之，踣地，乃一裸体妇人也。将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罗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见土官方执人生瘗之，问其从者，曰捉得变鬼人也。

“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然防风之骨专车，长狄身横九亩，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记，若翁仲、巨毋霸、苻秦乞活夏默等，长不能过二丈。至于今日，有逾一丈者，共骇以为异矣。短至三尺，时时有之，即衣冠中间或一遇。余在闽中，见一人年三十余，首如常人，自项以下才如数月婴儿，弱不能行立，髡首作僧，坐竹笼中舁之，能敲木鱼诵经。然此乃奇疾，不可谓之成人也。万历甲戌，甘肃掘地得小棺千余，皆长尺许，其中人颜色如生，不知何种人也。

岳珂《桯史》载：姑苏民唐姓者，兄妹俱长一丈二尺。国朝口西人长一丈一尺，腰腹十围，其妹亦长丈许。余亲见文书房徐内使者，长可九尺许。余时初登第，同诸部郎接本，徐自内出，望之如金刚神焉。一刑曹陡见之而悸，溺下不禁。目中所见长人，此为之最。其短三尺者，盖常见之也。

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倮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秸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之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计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气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过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异也。世传尧十四月而产，又云尧以前皆十四月而产，

盖因《庄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说。宁知庄生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产，此固不足信。余所见大同中翰马呈德，其内人孕八岁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发长尺许。今才三岁，即能诵诗书如流，对客揖让，无异成人，甚奇事也。

孟贲生拔牛角，乌获举移千钧，力之至也，而将略不显。夏育、太史噭叱咤骇三军，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项王拔山扛鼎，意气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鸿门宴上樊将军拔剑啖肉，目眦尽裂，主人按剑而不敢动，几于勇而能怯矣，业虽不遂，未失为千古英雄也。汉季关、张称万人敌，岂独以勇力胜，忠肝义烈，盖有国士之风焉。不然，彼典韦、许褚、马超、曹彰等，非不并驱中原，碌碌何足比数也。南北纷争，虓虎辈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卢曹、彭乐、张蚝、邓羌、麦铁杖之徒，史不绝书，而位不过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驾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等，皆樊、彭之流，非绝世之具。宋令文、彭博通徒斗气力，而不闲韬钤，其与冥然无支祈又何间哉？邓伯翊铜筋铁肋，不立勋万里外，而弃家入道，可谓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盖世者，当本之以忠义，济之以智术。忠义不明，徒一剧贼尔；智术不足，即如关、张，吾不能无遗憾焉，况其它乎？

张蚝本张平养子，通于平妾，自割其势。后仕苻坚，至大将军，封侯，骁勇绝伦，称万人敌。宦者以勇闻，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于尧庙蹋壁行，直上五寻，横行七迹。泗桥石人长八尺，大十围，执以相击，悉皆破碎。侃非徒有力，盖亦趗捷绝伦者。其守台城，却侯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士之风，至于侃近之矣。

卢曹以海神胫骨为枪，时人莫能举，而惟彭乐举之。宋令文撮碓觜书四十字，以一手挟讲堂柱起，可谓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夺彭博通之卧枕。陈安刀矛并发，十伤五六，一时目为壮士，而平先搏战，三

交，夺其蛇矛，悬头涧曲，易若探囊。王彦章铁枪驰突，勇冠三军，而与夏鲁奇一战而蹶，虽有绝艺，困于敌也。

斩蛟者，子羽、佽飞、菑丘□、周处、邓遐、赵昱，而许真君不论也。刺虎则多矣：任城王曳虎尾以绕背，虎弭耳无声；桓石虔径拔虎箭，虎伏不敢动；杨忠左挟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三一日而杀五虎，可谓盖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也。

韩延寿超逾羽林亭楼，捷之至也。羊侃蹋壁五寻，权武投井跃出，沈光拍竿系绳，手足皆放，透空而下。柴绍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砖城，手无攀援，“壁龙”之号，不减“肉飞仙”矣。近来行绳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戏，而武弁之中未之有闻。

近代穿窬之雄，其趏捷轻僄，有不可以人理论者。如小说所载黄铁脚，及明时坊偷儿着皂靴缘上六石碑者，亦飞仙之亚也。嘉靖末年，有盗魁劫大金吾陆炳家，取其宝珠以去，陆气慑不敢言。一日与巡按御史语，偶及之，其夜即至，怒曰：“嘱公勿语，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虽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杀公也。”一跃而去，不知所之。此殆古之剑侠者耶？又万历间，金陵有飞贼，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带驺从，出入呵殿甚都，与缙绅交，人不疑也。后以盗魏国公玉带，为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剧谈录》载张季弘所遇逆旅妇人，以指画石，深入数寸。恐亦言过其实。即不然，亦木客野叉，非人类也。德宗时，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恐扛鼎之力不雄于此。汪节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时称神力矣，而王氏以妇人能之，尤亘古所无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时，身长八尺，筋骨皮肉，殆非人类。祖本徽州军也，至歙收装，里恶少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奋拳挺之于墙，去地尺许，手足无所施。群少噪而击之，至于铁尺挝其胫百

数，程若不闻也，垂死乃放之。尝随人出猎，遇猎犬，皆妥耳依人，众恐有虎，散归。程问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独持一巨梃，入深林中伺之。日暝，虎不至，乃还。程尝自言在其乡搏一虎，生挟之，欲归，又一虎突至，仓卒中以所挟虎击之，两碎其首焉。斯亦卞庄、周处之俦与？此万历初人也。

《小说》载：国初有吴斋公者，力逾千斤，尝遇巨舰，怒帆顺风，吴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舰为开丈许。有剧盗闻之，将甘心焉，往谒之。吴知，微服应门曰：“客欲访吾斋公耶？少出，寻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碗大者掖之，砉然碎为数片。盗心惊，问何人，曰：“斋公之仆也。”盗默辞去。每遇力作时，取巨缸如指者寸寸断之，始解。此其骁犷岂在宋令文下，而没世无闻，良可叹也！

彭博通宴客，遇暝，独持两床，降阶就月，酒肴尊俎，略无倾泻。近代如刘都督显亦能为之。余在福宁，见戎幕选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绕辕门三匝者为合式。时浙营中有十数人。又其翘者，以石立两人于上，用右手挈之，殊有余任。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尝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于马上运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门亲试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举动而已，不能运转如飞也。乃知关、张、秦叔宝、王彦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万斤之力不至，是可易得哉！

武艺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扑无对者，如小虎梁兴甫亦足以雄里闬矣，但用之战场，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无，其僧游方者皆敌数十人。流贼乱时，有建议以厚赏募之，得精壮五百余。贼闻，初亦甚惮之，与战佯北，伺其夜袭击，尽歼焉。则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练兵不若选将也。

正统己巳之变，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师，试其技艺，十八般皆能，无人可与为敌，遂应首选。然通后卒不以勋业显，何也？十八般：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

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槁，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头，十七绵绳套孛，十八白打。

人有头断而不死者，神识未散耳，非关勇也。传记所载，若花敬定丧元之后，犹下马盥手，闻浣纱女无头之言，乃作贾雍至营问将佐："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咸泣言有头佳，答曰："无头亦佳。"乃死。盖其英气不乱，故尔。若淳安潘翁遭方腊乱，斩首尚能编草履如飞，汤粥从头灌入；崔广宗为张守珪所杀，形体不死，饮食情欲无异于人，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则近于妖矣。

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万世巧艺之祖，无出历山老农矣。黄帝之指南车，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输之云梯，武侯之木牛流马，又其次也。棘猴玉楮，非不绝人伦，侔化工，几于淫矣，然亦聪慧天纵，非可以智力学而至者。大约百工技艺，俱有至极，造其极者谓之圣，不可知者谓之神。虽曰无益，不犹愈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哉？

北齐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三十六户各有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皆启，妇人皆出户前。唐马登封为皇后制妆台，进退开合，皆不须人，巾栉香粉，次第迭进，见者以为鬼工，诚绝代之技也。然运机发纵，可以意推，葭琯浑仪，递相祖述，在能扩而演之耳。元顺帝自制宫漏，藏壶匮中，运水上下。匮上设三圣殿，腰立玉女，按时捧筹，二金甲神击鼓撞钟，分毫无爽。钟鼓鸣时，狮凤在侧，飞舞应节。匮两旁有日月宫，宫前飞仙六人，子午之交，仙自耦进，度桥进三圣殿；已，复退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国琍玛窦有自鸣钟，亦其遗意也。

今人语工程之巧者，必曰鲁班所造，然鲁班之后，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制造传于世者，未数见也。汉之胡宽、丁缓、李菊，唐之毛顺，俱载史册。宋时木工喻皓，以工巧盖一时，为都料匠，著有《木经》三卷，识者谓宋三百年一人而已。国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

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动声色。尝为内殿易一栋，审视良久，于外另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又魏国公大第倾斜，欲正之，计非数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输也，以伎俩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制塔。在汴起开宝寺塔，极高且精，而颇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盖汴地平无山，西北风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钱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两三级，登之辄动，匠云："未瓦上轻，故然。"及瓦布而动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赂皓之妻，使问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必不动矣。"如其言，乃定。皓无子，有女十余岁，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或云《木经》，女所著也。

国朝徐杲之外，又有蒯义、蒯刚、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著。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至于穷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几希之间，难于登天。若曹元理、赵达算术，再传之后，渐失玄妙，非不传也，后人聪明无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辂之卜，华佗之医，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积薪之弈，僧繇之画，莫不皆然。后人失其分数，思议不及，遂加傅会，以为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谓神耳，岂真有鬼神哉？

诸葛武侯在隆中时，客至，属妻治面，坐未温而面具。侯怪其速，后密觇之，见数木人斫麦运磨如飞，因求其术，演为木牛流马云。盖庄子所谓"不龟手之药，或以封，或不免于绋缟"者也。自武侯有此制，而后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铛、报时枕之类，皆托之诸葛，有无不可知也。

南齐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

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车之属，皆能制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后一人而已。其论钟律历法，尤极精辨，而丧乱之世不见施行，惜哉！

唐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地，换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倾都奔走，皆以为神。宋时真定木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久而中级大柱坏欲倾，众工不知所为。有僧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随，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也，亦神矣。国朝姑苏虎丘寺塔倾侧，议欲正之，非万缗不可。一游僧见之，曰："无烦也，我能正之。"每日独携木楔百余片，闭户而入，但闻丁丁声。不月余塔正如初，觅其补绽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极相类，而皆出游僧，尤奇。

算术自皇甫真、曹元理、赵达之后，未有能继之者，史所谓得其分数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母怀文传》载：晋阳馆有一蠕蠕客，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有异算术。"乃指庭中一枣树云："令其布算实数。"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于是剥而数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实。此其算法，视元理不知鼠之为米又高一着矣。隋诸葛颖、宋邵尧夫其次也。国朝唐应德先生极精算术，与顾应祥司寇皆以神算自负，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厮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经试验。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传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历数又知历理，此吾之所以异于儒生。知死数又知活数，此吾之所以异于历官。"所著《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论》、《分法论》、《六分论》，发挥备矣。余在吴兴，访顾司寇子孙，问之皆不得其传，为之叹息。坐上一客曰："纵使传得，亦将安用？"一笑而罢。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千，然皆胡戏也。《列子》所载偃师为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齐桓公伐山戎，传其戏入中

国。今燕、齐之间，清明前后此戏盛行。所谓北方戎狄爱习轻趒之能者，其说信矣。

古今不甚相远者，惟有医之一途，盖功用最切，优劣易见，人多习而精之故也。然扁鹊之视五脏症结，华佗之剖心傅药，不可得已。李子豫、徐秋夫、孙法宗、许智藏之技，冥通要眇，鬼物犹或惮之，况常人乎？甄权、王彦伯、张仲景、葛洪、钱乙之辈，史不绝书，观其著论造极，投匕解厄若运之掌，功参造化，不谓之圣不可也。夫医者，意也，以意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梁新遇朝士风疾，告以不可治，赵鄂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风，饵液不可进，许胤宗以黄蓍、防风煎汤置床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脍不快，眼前常见小镜，赵卿诳以会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鸡，知为半夏毒，姜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妇七日不产，庞安时针其虎口，使缩手而遽下。皇子瘈疭，钱乙以土胜水，水平而风自止，进黄土汤一剂而安。吴门孕妇不下，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载之治朱师古之食挂，徐嗣伯治老姥之针疸，贾耽视老人之虱瘕，徐之才视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顾知黄门腹中蛟龙，以无命门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醫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僧智缘每察脉，知人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博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汉郭玉善医，虽贫贱厮养，必尽心力，而疗治贵人，时或不愈。和帝问之，对曰："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惧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唐许胤宗，人劝其著书以贻后世者，答曰："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病

与药值，惟用一物攻之，气纯而速愈。今之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噫，旨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进于技矣。后世贵人召医，十九蹈郭玉之言。庸医视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风眩，百医不效，而张憬藏以乳煎荜拨饮之，立差。韩晟矢贯左髀，镞不出者三十年，刘赟傅以少药，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风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针而动履如初。朱彦修治女子疗疾皆愈，唯颊丹不灭，葛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独至也。至于刳破腹背，断截肠胃，抽割积聚，湔洗疾秽，如有神道设教，则吾不敢知。若犹技也，窃恐理之所无。庞安常以为史之妄者，良不虚也已。

世间固有一种奇疾，非书所载，而疗治之方亦殊怪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贾耽所视老人虱瘕，世间无物可疗，惟千年木梳及黄龙浴水饮之。又有噎死剖腹得鳖者，白马溺淋之，悉化为水。一云蓝汁治之。有患应声虫者，人教以读《本草》，至雷丸独不应，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面疮者，诸药饲之俱下咽，至贝母则闭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结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记忆，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虫啮肠胃间，如万箭攒攻。医教以勿食，良久，炙猪肉一大脔，衔而勿咽。如此半晌，觉胸间嘈杂不可耐，乃以槟榔末取石榴根东引者煎汤调服之，暴下如倾，得虫数斗，尚能动云。此虫惟月三日以前其头向上，可用药攻打，余日则头向下，纵有药皆无益，故先以炙诱之，令其毕赴，然后一举而歼焉。《西湖志》载医者为吴太师治马蝗，《杂记》载刘大用为卫承务子治水蛭法，皆与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载：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亦可疗。”煮药饮之，吐痰斗余，胶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倏忽不见。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与猱藏颈、乐神藏鼻中何异。

有皮肤中生虫如蟹走，作声如小儿啼者，治用雄黄、雷丸为末，掺猪肉上热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长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疮如猫眼，有光彩，无脓血，痛痒不恒者，寒疮也，鸡、鱼、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锥，痒痛不能饮食者，青皮葱烧灰淋洗，饮豉汤解之。有遍体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复生，以荆三棱、蓬莪术为末，酒服之。有灼艾痂落后，疮肉忽片片如蝶飞去，痛不可忍者，热证也，大黄、朴硝为末，水服之。此等奇疾虽世所希有，姑笔之以当异闻。

宋范缙叔末年得奇疾，但渐缩小如小儿，临终形仅如三五岁耳。此疾终无人识。《太平广记》载有人患此，经年而复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识字，数年方复故。又有人得疾，视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皆如钩，竟无能治之者。

宋秘书丞张锷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热，巾袜袍裤，纱绵相半，终岁如是。《太平广记》载无目表弟亦然，可谓异疾矣。

陶穀《清异录》载：盩厔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声发于龈腭，若人马喧腾而去，痛顿止。夜半复闻来声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痛复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历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尝闻人马声。一日闻语曰："吾辈出游郊外。"即似车马骡驴以次出外，宿疾顿瘳。至晡复闻人马杂遝入耳中，疾复如故。穆延医治，百计不效，逾年自愈。始信书言不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间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气缕成海市人物城郭楼台。医谓火所致，服以大黄，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怪病多痰，医者不可不知也。

善医者不视方，盖方一定而病无定也。余在东郡，室人产后虚悸，每合眼即有气一股从下部上攻，直至胸膈，闭急而寤。如是五昼

夜，殆矣，诸医泥方，惟以补气血投之，益甚。庠生马尔骐者晓医，语之曰："此火也，急则治标，何暇顾气血。"投以胡黄连，一进而熟寐，一昼夜诸症脱然。万历辛亥九月在家，侍儿忽病，气逆不可卧，一僧善方者曰："此气不归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药。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药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时有良医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乃飞骑迎之。至诊视，笑曰："易与耳。"投以苏子、萝卜子、栀子、香附等少许，饮之贴然。且告之故，薛大惊曰："凡气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无疑。"僧亦愧服。至今齐中国手推马生，闽中推薛生也。

古之医皆以锄石、灸艾为先，药饵次之。今之灸艾惟施之风痹急卒之症，针者百无一焉，石则绝不传矣。古之视病，皆以望闻问切为要。今则一意切脉，贵人妇女，望闻绝不讲矣。夫病非一症，攻非一端，如临敌布阵，机会猝变。而区区仗诸草木之性，凭尺寸之脉，亦已疏矣；况药性未必遍谙，但据《本草》之陈言，脉候未必细别，徒习弦涩之套语，杀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齐公宪者，三代习小儿医，而至公宪尤极精妙，凡遇痘疹未发时，一见即别其吉凶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时，门外围绕常千百人，肩舆于道，聚众攘夺。齐每自病之，欲弃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见诸小儿医，未有及之者，即谓钱乙复生可耳。

痘疮者乃造化之杀机，儿童之劫数，非可以常理测也。世人沿习之论，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谓成胎以后勿复再幸者，有谓初生之时探取其口中血者，有谓怀胎十月勿食酢厚煎煿滋味者。至于烧脐炼砂、兔血稀痘诸方，言人人殊，及其试之，百无一验。况有同母共胎孪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时气运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际其凶，夭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无复儿声者。此盖长平坑卒，南阳贵人之比，而禄命医药，至此尽不足凭矣。但初发之时，吉

凶即可辨识：热甚而发骤者多凶，热微而发迟者多吉。吉者静以俟之，凶者药以解之。无实实，无虚虚，无信庸医谬方，妄以异功木香等散投之，守禁忌，节起居，慎调护，谨饮食，即凶亦有变为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毙耳。至于药匕之方，则始终以解毒和中为主，始则发散之，既则表托之，后则健中排脓，如是而已。其他奇方劫药，不可轻试也。

嗜异味者必得异病，挟怪性者必得怪证，习阴谋者必得阴祸，作奇态者必得奇穷。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无他术，惟在人灵悟，推测隐微，固非可以口传而语授也。如占雨得剥，李业兴以坤上艮下，艮为山，山出云，占为有雨；吴遵世以坤为地，土制水，占为无雨。而卒无雨。卜二牛先起，得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谓赤牛先起；麴绍以火将然，烟先发，谓青牛先起。而卒如绍言。乃知在人见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体，便知休咎，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传捻骨相者，如正统间虎丘半塘寺僧，两目俱盲，揣骨无不奇中。又高齐时吴士有双盲者，闻人声音，知其贵贱，文襄历试之，无不验者。此与汉龙渊术同。摸骨揣声，视相人又难矣。时又有馆客赵琼，其妇叔奇弓虽转属他人，无不尽知，时人疑其别有假托，然总是术之至精耳。六朝时有善相笏者，相休祐笏，以为多忤。休祐以褚渊最为谨密，乃阴换之。他日渊见帝，误称“下官”，大被憎谴。夫一手板，弃之则沟中断耳，于人何与？术固有不可知者耶？他如李峤之龟息，周必大之帝须，甘侯头低视仰，马周火色鸢肩，博识者自当辨之，未为神也。

李筌为节度判官，望东南有异气，而知安禄山之生。贾耽为节度使，见群小尼入城，而知有火患。二人之识鉴可谓神矣。筌注《黄帝阴符经》，推演幽奥，佥谓鬼谷、留侯复生，而耽于医药、卜筮、天文、术数无不通晓，信当代之异人也。

卜自管辂、郭璞之后，至李淳风而神矣。相自姑布子卿、唐举之后，至袁天纲而神矣。宋之费孝先，明之袁忠彻，皆诣极绝伦，上追千古，数百年来，未有继之者也。

生死祸福，一定不易，精术数者，但能前知之耳，不能逃也。郭璞谓卜珝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犹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贼臣而死，虽死，不犹愈于生乎？桑道茂见污伪命，而哀求李晟以获免，虽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郑虔遇郑相如，告以祸乱，而勉以守节勿污，卒脱于死。前知者当如此矣。

余妻父郑参知逑，尝自言未第时，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郑偕诸名士访之，历历如响，独不顾郑。郑时自负才名，恚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后当奉告。"至期，果下第。复问道人，道人曰："君相法在丁酉当魁省试。"郑问何以为验，曰："至年发当长尺许，是其兆也。"遂去，郑心记之。洎丁酉春，发果暴长尺许，益自负。秋初，道人复至，告之故，曰："未也。入试之后，额当隆起如赘然，登第后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问春榜消息，良久弹指曰："尚远，尚远，吾不及见也。"郑不怿，遂不终问。越十四年庚戌，始成进士，访道人，则已死矣。

后时兰溪有杨子高者，跛一足，挟相人术走天下。其辨人贵贱贫富，历历如见，名遂大噪，家致万金。尝至闽，一见朱中丞运昌，而谓其必死。一日至余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许人，或文学，或布衣，或掾史、赀郎、丹青、地师，辨析无毫厘差谬。人亦疑其有它术者。余闲扣之，曰："此无它，但阅人多耳。"然已后事多不肯尽言也。

邓通富埒人主，亚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饿死，相法诚不爽矣。《南史》：庾杲家富于财，食必列鼎，状貌丰美，人谓必为方伯。及魏克江陵，卒以饿死。有褚蕴者，面貌尖危，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相人者安可执一论也。

《清波杂志》载许志康论太素脉，谓可卜人之休咎。如智缘为王荆公诊脉，而知元泽之登第也。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真州，江进之廷尉言有易思兰者，太素脉甚神。试之，其说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为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辩。时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补官，问可得否。易曰："据脉，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谓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岂人能为？"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东郡司理，易言未尝中也。在东郡时，又有以太素脉见者，其说以心脉为君，肝脉为臣，君臣相应者为贵脉。其言视易尤为支离，乃谢遣之。丙午至闽，闻莆有瞽者，亦姓易，精此术，年八十余，老矣，遣人以安车致之。其辨人贵贱、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诊视之术。诊时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之，即瞭然矣。时诸客递诊，言皆如响。间及婢仆，脉亦知之。余潜以手往视，良久惊曰："此非凡人，那得至此？"语之故，乃大笑。其人戆直，贵贱祸福，皆直言之，故时为人殴辱，隐深山中。惜其绝技终泯泯不传也。

卷之六　人部二

禄命之说，相传始于唐李虚中，然三刑六合，贞观初已辟其说，似非起于李也。至于今云屯林立十得四五，声价即烨然矣。大约子平为定体，五星为变用。譬之相者，富贵贫贱，部位大略，一见可识者，子平之局也。至于气色流年，变动不一，则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克死数，人皆童而习之，而五星气余躔度，变化微眇，又岂俗师村瞽之所能测。故余从来未见有奇中者也。

李虚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祸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时也。自宋而后，乃并其时参合之，谓之“八字”。然虚中末年炼黄金求不死，而卒发疽以死，可谓不知命之尤者，其术又何能灵？而今之瞽师村究，概能推生克衰旺之数，但不验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终身，何名造物？

世间最不足信者，禄命与堪舆二家耳。盖其取验皆在十数年之后，任意褒贬以自神其术，而世人喜谀觊福，往往堕其术中而深信之。余尝见此二家，有名倾华夏而术百无一中者，大率因人贵后而追论其禄命，因家盛后而推求其先茔，意之不得则强为之解，以求合其富贵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禄命者，年月日时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正，故寅月属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则十一、十二两月皆当属之明岁，其生克制化必有相枘凿者，吉凶又何所适从耶？若长平坑卒，南阳贵人，又所不必论也。

京山曹子野以禄命擅名一时，余过姑苏，偶闻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论与众不同，每运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属天者也，支，属地者也，合则为用，离则为敌。岂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辩，余不能难也，而推未来休咎，亦殊

不验。又闻岳州有李蓬头者，其术胜曹，惜未之见耳。

禄命之说，诚眇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时而贵贱迥不相同者。相传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与己同禄命者，得江阴一人，召至，欲杀之。既见，一野叟耳，问何以为生，曰："惟养蜂十三笼，取其税以自给。"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遂厚赐遣还。然帝王间气，固自难以凡人例论也。宋时一军校，与赵韩王同年月日时生，韩王有大迁除，军校则有一大责罚，小迁转则军校微有谴诃。此又不知何故。至货粉郑氏生子，与蔡鲁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则迥若天渊矣。余外祖徐子瞻，与同里宋姓者年月日时尽同，少同学相善也，同食既于庠，同无子。至四十九岁而宋卒，徐惧，不敢出户阈，然其后乃相继举三子，即惟和兄弟也。以贡仕至县令，归，年八十余始卒。何后事之大不相同耶？永康程京兆正谊，与义乌虞怀忠同禄命，同以辛未成进士，同作司李，同日内召。然虞授御史，声势烜赫，家富不赀，坐左迁，后稍起，至县令，郁郁以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方卒。乃其家赀不敌虞十一也，岂富厚为造物所忌，既夺其爵，复减其算耶？或为富不仁，虞固有以自取之耶？《乐善录》所载二士人亦若此，盖以富贵享用折算耳。然谓之曰命，则宜一定不易，或凶恶而富寿，或良善而穷夭，始足信也。若因生平作为而转移，则又何必言命哉？

万历丙午，浙中有郦道人者，挟数学来闽，人信之如神，然小术颇有验。余往访之。郦以片纸书数字内袖中，既令余念《诗经》一语，余漫应曰："关关雎鸠。"已出袖中书，则此句也。凡人有来卜者，有数事，辄预书贴壁上，令自取之，无不符合，以是名益噪。然余细核之，似有役鬼搬运之术耳，其未来事分毫不验也。先是，广平有籍大成者，最善诸幻术。逆旅天寒，有数客至，大成为符焚之，食顷，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则歌妓毕集，但自腰以下不可见耳。问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术摄之。"有人苦尪瘠无力，大成为呵一气，即摄一人力传其体，呵十气，遂可举千斤。少顷，尪瘠如故。后

坐不法论死，系司寇十余年。人问之，曰：“吾越狱如平地耳，但有此宿业须受之，必不死也。”已而果赦，出戍辽左。自后为幻术者皆宗大成而失其玄妙，若郦生者，又不足数也。

嘉、隆间，新安汪龙受得数学于游僧，颇有奇验。四明袁文荣当国，寄一白棋子，托人问子。汪曰：“白者，北也。棋子者，子也。此北京当局之人来问子也。但此棋子非木非石，经火锻炼，了无生气，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克之理推之，此老不久亦当终局。”其人隐之，不敢以闻。越数月而袁公捐馆。

幻戏虽小术，亦自可喜。余所见有开顷刻花者。以莲子投温汤中，食顷即生芽舒叶，又食顷生莲花如酒盏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鱼其中，拨剌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儿腹种瓜，顷刻结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许插入口，复抽出。又有仰卧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儿穿梯以升，直至其巅，观者毛发洒沥。至于舞竿走绳，特其平平者耳。长安丐者有犬戏猴戏，近有鼠戏。鼠至顽，非可教者，不知何以习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师，见戏者笼一小雀，中置小骨牌，仅寸许，击小锣一声，雀以口啄其机，门便自开。令取天牌，则衔六六出；取地牌，则衔么么出，其应如响。观毕，复击锣一声，雀入而门自闭。《辍耕录》载弄虾蟆者亦然。噫，亦异矣。

风角之术起于汉末。谢夷吾望阁而知乌程长之死，李郃观星而知益部使之来，精之至也。后来樊英、管辂之辈，皆本于此，第其术有至未至耳。风吹削脯，杨由知人献橘；赤蛇分道，许曼知太守为边官。至于段翳封药门生，知与吏斗破；李南爨室暴风，其女预知死期，可谓通变化，入幽冥，无以加矣。至魏而管辂诣其极，至晋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图澄、崔浩、陆法和擅其称。盛唐之时，罗公远、僧一行、孙思邈闯其室。五代以降，其术不复传矣。

汉时解奴辜、张貂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此后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钦、罗公远、张果之流，及《晋书》女巫

章丹、陈琳等术皆本此，谓为神仙，其实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见其物则可隐，惟土遁最捷，盖无处无土也。须炼遁神四十九日，于空山无人之中独坐结念，更有符咒役使百神。若一念妄起，便须重炼。即如红线、聂隐娘、精精、空空之流，皆此等辈耳。国初有冷谦，字启敬，导人入太仓库盗钱，事发被逮，求饮，即跳入瓶中，扑破，片片皆应，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德初，有老翁脱太监于流贼者，又钟鬖髻握土一块，遂不见，土遁者也。

《传记》载剑侠事甚多，其有无不可知，大率与遁形术相表里。今天下未必尽无其人也，但此术终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许寂好剑术，有二僧语之曰："此侠也，愿公无学。神仙清净事，异于此。诸侠皆鬼，为阴物，妇人僧尼皆学之。"其言信矣，但红线、隐娘及崔慎思、王立、董国度所娶事皆相类，或亦好事者为之耳。

凡幻戏之术，多系伪妄。金陵人有卖药者，车载大士像问病，将药从大士手中过，有留于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日获千钱。有少年子旁观，欲得其术，俟人散后，邀饮酒家，不付酒钱，饮毕竟出，酒家如不见也。如是者三。卖药人扣其法，曰："此小术耳，君许相易，幸甚。"卖药曰："我无它，大士手是磁石，药有铁屑，则粘矣。"少年曰："我更无它，不过先以钱付酒家，约客到绝不相问耳。"彼此大笑而罢。

国初程济，朝邑人，有仙术。为四川岳池县教谕，相去数千里，旦暮寝食未尝离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废。后随建文出亡，卒脱艰险，济有力焉。然则王乔、卢耽之事，世固未尝无其人也。

《传记》有周文襄见鬼事，盖已死而英气未散，魂附生人，无足异也。如刘伟者为太守，卒已数十年，忽往来人间，言未曾死，则妄矣。近万历间又有称威宁伯王越者，往来吴越间，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词耳。安知宋时贺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

非隽不疑不能缚戾太子也。

《夷坚志》载法术若毛一公、汲井妇人之类，一遇其敌，便几至杀身。相传嘉隆间有幻戏者，将小儿断头，作法讫，呼之即起。有游僧过见而哂之，俄而儿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礼拜恳求："高手放儿重生，便当踵门求教。"数四不应，儿已僵矣。其人乃撮土为坎，种葫芦子其中，少顷生蔓结小葫芦，又仍前礼拜哀鸣，终不应。其人长吁曰："不免动手也！"将刀砍下葫芦，众中有僧头欻然落地，其小儿应时起如常。其人即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没，而僧竟不复活矣。盖术未精而轻挑衅端，未有不死者也。夷僚之中，此术最多。《庚巳编》载吴中焚尸，亦有此术，有李智者，甚与毛一公相类也。木工于竖造之日，以木签作厌胜之术，祸福如响。江南人最信之，其于工师，不敢忤嫚。历见诸家败亡之后拆屋，梁上必有所见，如《说听》所载，则三吴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从来不信，亦无祸福。家有一老木工，当造屋时戏自诩其能，余诘之曰："汝既能作凶，亦当能作吉。屋成，能令永无鼠患，当倍以十金奉酬。"工谢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则邪无从生。

夷僚中有采生术，又善易人手足。有在僚中与其妇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间，渐觉痿痹不能起，又久之，皮干木脱，成废人矣。吾闽中有蛊毒，中人则夜为之佣作，皆梦中魂往，醒则流汗困乏，不数月劳瘵以死。此亦采生之类也。

元世祖诛阿合马，藉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俱存，扃钥甚固。问莫知为何人，但云诅咒时置神座上，其应如响。汉时宫中巫蛊，但得木偶人耳，未闻以人皮者也。近来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摄其魂以为前知之术者，盖起于此。若樟柳神灵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间妖人王臣箧中有二木人，听其指挥，此亦巫蛊之遗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仆而假策，伐笼臂而目疾愈，延射鸟而母病除，救堕梁于十世之后，免重辟于黄沙之中，术数之精乃与神通，然亦非颖悟绝伦不能与也。宋余杭徐复以六壬名天下，及闻州僧与衙校推祸福，怪而扣之。僧曰："尽子思虑所至，子所不及，吾无如之何。"复即以为课，与日时推之，累日尽得僧之秘，但有驹堕三足者未之见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强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艺，莫不皆然。

管仲之识俞儿也，子产之识实沈、臺骀也，东方朔之识巫雀、毕方也，终军之识驺虞、鼷鼠也，刘向之识危与贰负也，蔡邕之识青鸾、投蜺也，张华之识海凫、龙肉也，诸葛恪之识傒囊也，陆敬叔之识彭侯也，何承天之识威斗也，陆澄之识服匿也，沈约之识焦明、罨盖也，斛斯徵之识𫐓于也，刘杳之识挈囊也，傅奕之识金刚石也，欧献乘之识息壤也，贾耽之识虱瘕也，段成式之识报时铁也，留源之识冤气也，傅弘业之识虎蜼也，徐铉之识海马骨也，赞宁之识蚌泪画也：此以博识得之者也。还无社之对山鞠穷也，驺忌之对隐语也，东方朔之答令壶齟也，杨修之辨黄绢也，李彪之辨三三两两也，刘显之辨贞字也，则天之解青鹅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识者不可以强而致也。至于郑钦悦辨任昇之铭，据鞍绎思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冰解，近于神矣。东平昌生辨石壁道语，斯为次之。其它如谈马砺毕之题、川狗御饭之语，已为黄绢之重儓，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时百一之解，不过离合之颦妇，作者固可厌，而解者亦不难也。

人有一目数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迟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三也。一览无遗，则尝有之矣。闽林誌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帐，漫阅之，匆匆而去。越二日其家回禄，索帐者纷然，莫知为计。林复过之，曰："我能记之。"取笔疾录，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资，非强记可到者。嘉禾周鼎，读百韵诗一遍即诵，又能从末倒诵，亦绝世之资矣，而功名不显，盖似有别才也。

子瞻再读《汉书》，张方平闻而讶之，则张之颖悟过苏可知。然而苏以文章名世，张卒无闻也，此陆澄所以有“书厨”之诮也。

介葛卢解牛语，公冶长、侯瑾解鸟语，阳翁仲、李南解马语，唐僧隆多罗、白龟年俱通鸟兽语，成子、杨宣皆解雀语。夫鸟兽之音，终身一律，果能语耶？左氏之诬、野史之谬无论已，公冶长圣门高第，乃受此秽名。至宋之问诗“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则真以为实事矣。世又传公冶长雀绕舍呼曰：“公冶长，南山虎驮羊，汝得其肉，我食其肠。”又云：“喈喈啧啧，白莲水边，有车覆粟。车脚沦泥，犊牛折角。收之不尽，相呼共啄。”余谓雀作人言固可怪，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约之韵，又可怪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厕神而获闻蚁言，又奇矣。

元时有必兰纳识里者，贯通三藏及诸国语，凡外夷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译进，令左右执笔，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无差谬。众无不服其博识，而不知其所从来也。此其难又甚于介葛卢等矣。

《冷斋夜话》载：太平有日者，为市井凡庸之人课，无不奇中；至为达官贵人课，则皆无验。或问之，答曰：“我无德量，凡见寻常人则据术而言，无所缘饰；见贵人则畏怖，往往置术之实而务为谀词，其不验要不足怪。”此言政与汉郭玉论医相同。余行天下，遇有术数者，多召致之，而十九无验，彼务为迎合故也。

六壬之数若精，天下无不可测之物。云间有陈生者，善为之，试以小事，良信。尝教余四课三传之法，至于占解推测，在人自悟，不可传也。余时亦懒，且以为无益，遂不竟学，徒家藏其书数百卷。今细思之，终是无益，纵学得如邵尧夫，亦徒为人役役也。

修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东郡，曾一致之，言多奇中。但其起课法微不同，大约用金口诀，取其简便耳。向后休咎，亦不肯尽言

也。聊城杨师孝，术颇精于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学无术，故不能尽其变也。

古人谓蓍短龟长，故舍筮从卜。今之卜则六壬备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闻也，不知古卜筮繇词皆何所本，如“凤凰于飞”、“大横庚庚”之类，似非当时杜撰也。焦延寿《易林》，其占亦多奇。余于己亥春为友人筮补官，得“僵尸蔽野，不见其父”之繇。时友人有老父在，不怿也。余解之曰：“僵尸无验矣，而独丧父，验乎？妄耳。”无何献播俘，至日补牒下，友人拊心曰：“验矣，奈何！”旬日而外艰之讣至。

自周以后始有堪舆之说，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所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者，则周公是第一堪舆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则自樗里始。然汉时尚不甚谈，至郭璞以其术显，而惑之者于是牢不可破。然观天下都会市集等处，皆倚山带溪，风气回合，而至于葬地，则有付之水火、犁为平田者，而子孙贵盛自若也。其效验与否昭然矣，世人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舆自郭璞之后，黄拨沙、厉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于其身，而黄、厉之后，子孙何寥寥也。其他如吴景鸾、徐善继等，或不得令终，或后嗣绝灭。若有地而不能择，是术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与福人，则又何必择乎？江南之俗，子孙本支，人各为冢，一家贵盛，则曰某祖坟也，一支绝灭，则曰某祖坟也。而其家丘垅百数，岂独无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岂独无一恶地，足以败已成之绪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得恶地，祸福又将何适从也？况为其术者各任己见，甲以为善，乙以为恶，嚣然聚讼，迄无定评。而漫以祖父之骨，尝试于数十年之后，以验术者之中否，而其人与骨固已朽矣，则又何惮而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岁不能无休戚，阖门百口，岁不能无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谓生者之命脉，其权尽制于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无使土侵肤，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蚁，不近田畴，土膏明润，梧楸森郁，死者之宅永安，子孙自阴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浅土，惑于异议，葬后迁移，使祖父魂魄无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世有掘墓而得石与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不求福则无祸。

世有葬后而棺反侧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无生气也；聚叶满穴中者，风杀也。水蚁之患可避，而此数者稍难辨耳。

葬地大约以生气为主，故谓之龙经，所谓“空手抱锄头，步行骑水牛”者，总欲认得真龙耳。龙真穴真，断无水蚁、风杀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背沙水，而后以己强合之，误人多矣。

有龙真而穴未真者，气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斩龙法，譬之人方远适，而挽之使入门也。不可为训，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吴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后，犁为畎亩矣，而富贵不绝，地理安在？

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中为甚，有百计寻求，终身无成者，有为时师所误，终葬败绝者。又有富贵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为观美，筑土为山，开田为陂，围垣引水，造桥筑台，费逾万缗，工动十载。譬人耳鼻有缺而雕垩为之，纵使乱真，亦复何益？况于劳人工，绝地脉，未能求福，反以速祸。悲夫！

余从大父观察公讳廷柱，于书无所不读，聪颖绝人，而尤于择地自负，所著《堪舆管见》，人争传诵之。致政归，筑室于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巨浸，人以为绝地，公不听也。传及子孙，贫落日甚，孤丁孑然几斩，竟不能有，鬻为宗祠。

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远者，莫如围棋，其迷惑人不亚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虚矣。以为难，则村童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为易，

则有聪明才辩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谓其有裨圣教，固为太过；而观其开阖操纵，进退取舍，奇正互用，虚实交施，或以予为夺，或因败为功，或求先而反后，或自保而胜人，幻化万端，机会卒变，信兵法之上乘，韬钤之秘轨也。《棋经》十三篇，语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而已矣。

弈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积薪、滑能之技不知云何，即其遗谱，亦无复传者矣。今所传者，尚有王积薪所遇姑妇及顾师言镇神头二势。妇姑之说荒诞不足信，或者积薪以此自神其术耳。镇神头以一着解两征，虽入神妙，而起手局促缠累，所谓张置疏远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为之耳。今之势谱如所谓大小铁网、卷帘边、金井栏者，凡以百计，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于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须求先。始而布置，既而交战，终而侵绰，稍缓一着，则先手为彼所得，而我受制矣。先在彼者，弃子可也；先在我者，无令人有可弃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论之略备矣。以余耳目所见，新安有方生、吕生、汪生，闽中有蔡生，一时俱称国手，而方于诸子，有“白眉”之誉。其后六合有王生，足迹遍天下，几无横敌。时方已入赀为大官丞，谈诗书，不复与角，而汪、吕诸生皆为王所困，名震华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门，四方国士，一时云集。时吴兴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郑头陀，而技俱不胜王。洎余行后，闻有宗室至，诸君与战，皆大北。王初与战亦北，越两日，始为敌手，无何，王又竟胜。故近日称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与王才输半筹耳，然心终不服，每语余：“彼野战之师，非知纪律者。”余视之良信，但王天资高远，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诸君终不及也。

到溉于梁武御前比势覆局，凡有记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国手也。余棋视王、方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则与之无异，与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资强记耳。遇能记时，他人对局，从旁观亦能覆之。至其

攻取大略，即数年后，十犹可覆七八也。

王六合与余弈，受四子，然其意似不尽也。王亦推余颖悟，谓学二年可尽其妙。时余以废时失事，不肯竟学，然尚嗜之不厌。至丙午南归，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谱局尽焚弃之，从此绝不为矣。然世人之戒弈，难于戒酒也。

邯郸淳《艺经》：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制视今少七十一道。汉、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说法曰："从来十九路，迷误许多人。"则与今无异矣。

象戏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即不然，亦战国兵家者流，盖时犹重车战也。兵卒过界，有进无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机会变幻，虽视围棋稍约，而攻守救应之妙，亦有千变万化不可言者。《金鹏变势》略备矣，而尚有未尽者，盖著书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戏视围棋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穷也。至其弃小图大，制人而不制于人，则一而已。

唐《玄怪录》载岑顺事，可见当时象棋遗制。所谓天马斜飞，辎车直入，步卒横行者，皆仿佛与今同，但云上将横行击四方者稍异耳。唐不闻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于中国"，则局中象不渡河，与士皆卫主将者，不无见也。

双陆一名握槊，本胡戏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将杀之，其弟于狱中为此戏以上其意，言孤则为人所击，以讽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双陆者，子随骰行，若得双六则无不胜也。又名长行，又名波罗塞戏。其法以先归宫为胜，亦有任人打子，布满他宫，使之无所归者，谓之无梁，不成则反负矣。其胜负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间，贵善用之。其制有北双陆、广州双陆，南番、东夷之异。《事始》以为陈思王制，不知何据。

博戏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与井公博，三日而决。仲尼曰：“不有博弈者乎？”庄周曰：“问穀奚事，则博塞以游。”今之樗蒲，是其遗意，但所用之子，随时不同。古有六博，谓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茦，其法今不传矣。魏晋时始有“五木”之名，枭、卢、雉、犊、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载刘裕与诸人戏，余人并黑犊以还，刘毅掷得雉，及裕掷，四子皆黑，一子跳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又曹景宗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则卢与犊、塞皆差一子耳。大约黑而纯一色者为卢，相半者为雉。黑而有杂色者为犊、塞。以今骰子譬之，则浑四为枭，浑六为卢，四六相半为雉，其它杂色则犊、塞耳。今之樗蒲、朱窝云起自宋朱河《除红谱》，一云杨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子、三子之异，视古法弥简矣。

掷钱虽小戏，然刘寄奴能喝子成卢，宋慈圣侧立不仆，光献盘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狄武襄平广南，手掷百钱尽红，虽云谲术，乃更胜真。

投壶视诸戏最为古雅。郭舍人投壶，激矢令反，谓之骁，一矢至百余骁。王胡之闭目，贺革置障，石崇妓隔屏风，薛脊惑背坐反投而无不中，技亦至矣。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三十余种，惟习之至熟，自可心手相应。大率急则反，缓则斜，过急则倒，过缓则睡。又有天壶，高八尺余，宾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习此戏。

藏钩似今猜枚，如《酉阳杂俎》所载，则众人共藏一钩而一人求之，此即古意钱之戏也。《后汉书》：梁冀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钱之戏。其法今亦不传矣。猜枚虽极鄙俚，亦有精其术者。吴门袁君著有《拇经》，自负天下无对，然余未之见。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发百中，人多疑有他术，然实无之也，惟记性高耳。能记其人十次以上，则纵横意之无不中。《杂俎》所谓察形观色，若辨盗者，得之矣。

弹棋之戏世不传矣，即其局亦无有识之者。吕进伯谓其形似香炉，然中央高，四周低，与香炉全不似也。弘农杨牢六岁咏弹棋局云："魁形下方天顶突，二十四寸窗中月。"想其制方二尺有四寸，其中央高者独圆耳。今闽中妇人女子尚有弹子之戏，其法以围棋子五，随手撒几上，敌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远或相黏一处者，然后弹之，必越中子而击中之，中子不动则胜矣。此即弹棋遗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无不中者也，但无中央高之局耳。

后汉诸将相宴集，为手势令，其法以手掌为虎膺，指节为松根，大指为蹲鸱，食指为钩戟，中指为玉柱，无名指为潜虬，小指为奇兵，腕为三洛，五指为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儿有捉中指之戏，得非其遗意乎？然以将相为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剑相诟，尤可笑也，卒启骈族之祸，悲夫！

今博戏之盛行于时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经见，相传始于宣和二年，有人进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之数。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气；地牌四点，象四方；人居中数，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义。对者十二，为正牌，不对者八，为杂牌。三色成牌，两牌成而后出色以相赛。其取名如天圆地方、樱桃九熟之类，后人敷演其说，易以唐诗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戏较朱窝近雅，而较围棋为不费，一时翕然，亦不减"木野狐"云。

委巷儿戏，则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胜。此古蹙融制也。有马城，不论纵横，三子联则为城，城成则飞食人一子。其他或夹或挑，就近则食之，不能飞食也。有纸牌，其部有四，曰钱，曰贯，曰十，曰万，而立都总管以统之。大可以捉小，而总管则无不捉也。其法近于孙武三驷之术，而吴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敌子入穷谷中，而后提取之，曰旋螺城。虽鄙亵可笑，细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经籍志》有《旋棋格》，即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马之戏，与握槊略相似，但彼双则不击，而此多逢寡即

击。如叠至十九马，而遇二十马，即被击矣。一夫当关，则它骑不得过，又可以反而击人之单骑。行至函谷关，则非叠十骑不得过。至飞龙院，则非二十骑不得过。非正本采不得行，而临终尚有“落堑”一局，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戏较诸艺为雅，有赋文亦甚佳，但聚而费钱稍多耳。江北人无知之者。余在东郡，一司农合肥人也，恳余为授之，甚喜。

晁无咎有广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传矣。司马温公制七国象棋法，亦是推广象戏遗意，而近于腐烂。至魏游秧肇制儒棋，有仁、义、礼、知、信之目，则益令人呕哕不堪。戏者，戏也，若露出大儒本色，则不如读书矣。

唐李郃有《骰子选格》，宋刘蒙叟、杨亿等有《彩选格》，即今升官图也。诸戏之中，最为俚俗，不知尹洙、张访诸公何以为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选仙图、选佛图，不足观矣。

唐宋以前有叶子格，及遍金叶子格，金龙戏格，捉卧瓮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无传之者。

陈晦伯引《咸定录》云：唐李郃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连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天下尚之。又《归田录》云：有叶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杨用修以为似今纸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证也。晦伯谓杨大年好之，不过因《青琐杂记》有“与同辈打叶子”之语耳。

晋末诚多异人，如史所载陈训、戴洋、韩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严卿、隗炤、卜珝、鲍靓、麻襦、单道开、黄泓、王嘉、郭馨、台产之辈，皆穷极术数，造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战争，裨治化，如图澄之仕石虎，罗什之从吕光，微言曲诲，利益多矣。索统占梦，其术为下，然观其辞阴澹之言曰：“少无山林之操，游学京师，交结时贤，希申鄙艺。会中国不靖，欲养志终年，老亦至矣，不

求闻达。”乃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鸠摩罗什但能精通术数，博极群书，僧中之子云、茂先也，谓之成佛作祖，吾则未敢。什父罗炎，修行不遂，为禁脔所逼，已堕落矣，至什而复蹈其辙焉，虽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讲经之际，二儿登肩，神识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种无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临终之时，诵神咒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其处死生之际，非能脱然无挂碍者，尚在道安、佛图澄之后乎！

晋会稽夏仲御能作水戏，操柁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鲻鸲跃，后作鲬鲟引，飞鹚首，掇兽尾，奋长梢而直逝者三焉。于是风波振骇，云雾杳冥，白鱼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声，曹娥《河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莫不骇恐。此与李謩所遇父老何异，亦旷代之异人也。

晋石垣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人有丧葬，千里往吊，或同日共时，咸共见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昼无差。此亦昙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隐逸，误矣。

谢石之拆字，小数也，然拆杭字知兀朮之复来，拆春字为秦头之蔽日，则事与机会，隐讽存焉。贾似道时术士拆奇字，谓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亦足寒奸邪之胆矣，而不免杀身，悲夫！

耿听声嗅衣以知吉凶贵贱，王生听马蹄以知丁谓西行，沈僧照闻南山虎声而知国有边事，张乘槎见来远楼而知藩司有丧，皆风角之术，与拆字相同。机智之人可以意会，不可以法传也。

古者巫觋之俗盛于陈、郑，盖奸淫奇邪之所托也。然上有西门豹，则河伯绝取妇之媒；下有夏仲御，则丹珠失鼓舞之势。君正获襦，而一郡之巫息；左震破锁，而山川之祟消。天师杖而甘雨至，杨

媪斩而火妖绝。世间第一妖惑，莫此为甚，而世犹信之不已，何哉？

汉武帝令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日与神君、文成等游，故其后卒有巫蛊之祸，父子、夫妇、君臣之间，坐夷灭者不可胜纪。然《周礼》宗伯之属，诅祝掌盟诅，司巫掌群巫之政，至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则三代已有之矣，曾谓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少有疾病，即祷赛祈求无虚日，亦无遗鬼，楮陌牲醪相望于道，钟鼓铙铎不绝于庭，而横死者日众。惜上之人无有禁之者，哀哉！

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辄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

闽女巫有习见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征诈伪。又有吞刀吐火，为人作法事禳灾者。楚、蜀之间，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无应验，而邪术为祟，往往能之。如武冈姜聪者，乃近时事也。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验。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有苟、雷、蓝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闽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闻有咒术，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为吾致兽”，仍设阱其旁，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餍其欲而后已。

古之善禁气者，能于骨中出镞，移痈疽向庭树。至于驱龙缚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真符咒，非幻术也。诸符咒，道藏中皆有之，但须炼将耳。今游僧中有燃眉烧指，及五七日不饥者，非真有道也，亦

能禁气耳。至其伪者又不论也。

穿杨贯虱，精之至也，然亦可习也。至于截箭啮镞，非可习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数存乎其间，即羿亦不能传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悬针，斛律光之落雕，射之圣者也。由基矫矢而猿号，蒲且虚弦而凫落，射之神者也。后羿之缴日，督君谟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帝过山二百余步，胡后之中针孔，射之佞者也。蹲甲而彻七札，射铁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昏务人登高山，履危石，临不测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鸟雀皆绝，射之酷者也。魏舒、贾坚，射之雅者也。萧瑀、卢廙，射之猥者也。

尝于德平葛尚宝家，见二胡雏彀弩射飞，弦无虚发。每射栖雀，辄离数寸许，弦鸣雀飞，适与矢会，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绝技，非学可至也。

吴门彭兴祖弟善弹，藏小石袖中，以掷鸟雀，百步之内，无不应手而殪。此与《水浒传》所载没羽箭张清何异。考史载萧摩诃掷钺，略与此同。惜不用之疆埸，而但为戏耳。

古者射御并称，而今御法不传矣；歌舞并称，而今舞法不传矣；啸咏并称，而今啸法不传矣。然犹可想像见者，“六辔如组，两骖如舞”，必非舆儓掌鞭之手所能操纵也；“宛转从风，缅曼旋怀”，必非羽籥乐童之辈所能俯仰也。至于苏门隐者，若数部鼓吹，林壑传响，步兵闻之亦且心折，而况千载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应遽无其人，或吾未之见也。

卷之七　人部三

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唐·百官志》有书学一途，其铨人亦以身言书判，故唐人无不善书者。然唐人书未及晋人也，欧、褚、虞、薛，亦傍山阴父子门户耳，非成佛作祖家数也。右将军初学卫夫人，既而得笔法于钟繇、张旭，然其自立门户，何曾与三家仿佛耶？子敬虽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后耳。"此一段主意，凡诗家、画家、文章家皆当识破，不独书也。

钟、王之分，政如汉魏之与唐诗，不独年代气运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别处，非谓王书之必不及钟也。大率古色有余则包涵无尽，神采尽露则变化无余，老、庄所为思野鹿之治也。

右将军陶铸百家，出入万类，信手拈来，无不如意，龙飞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书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鸡野鹜之叹，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军《兰亭》书，政如太史公《伯夷》、《聂政传》，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横逸，遂令千古无偶。此处难以思议，亦难以学力强企也。自唐及元，临《兰亭》者数十家，如虞、褚、欧、柳及赵松雪，虽极意摹仿，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学之，不肯画画求似也。此是善学古人者。如必画画求似，如优孟之学孙叔敖，则去之愈远矣。此近日书家之通病也。

王未尝不学钟也，欧、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尝不学王也，而分流异派，其后各成一家。至于分数之不相及，则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资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诸君子不为也。千古悠悠，此意谁能解者？

《曹娥》、《乐毅》，尚有蹊径可寻，至《兰亭》、《黄庭》，

几莫知其端倪矣，所谓“大可为，化不可为”者也。

右军真迹，今嘉兴项家尚存得十数字，价已逾千金矣。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严分宜家者，今亦展转不知何处也。李怀琳《绝交论》真迹，在吾郡林家，余见之三四过，信尤物也，其纸颇有粉，墨淡垂脱。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研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

唐太宗极意推服大王，然其体裁结构，未免径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逊其父者，微无骨耳。故右军赐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赋》，直是取态，而《墓田》、《宣示》，一种古色尽无矣。譬之于诗，右军纯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结构、体势，原以取态，虽张长史奔放骇逸，要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非颓然自放者也。即旭、素传授，莫不皆然。今之学狂草者，须识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不放轻易效颦矣。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颠、素草书又难于作二王草书，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今人学素书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疏脱，亦且神气索莫，如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耳。素书虽效颦，然拔山伸铁，非一意疏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堕恶道。国朝解大绅、马一龙极矣，桑民怿所谓“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者也。

唐人精书学者无逾孙过庭，所著《书谱》，扬扢蕴奥，悉中綮窾。虽掊击子敬，似沿文皇之论，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亦百代不易之规也。至于五合、五乖之论，险绝、平正之分，其于神理，几无余蕴。且唐初诸家，如虞、褚、欧、薛，尚傍山阴门户，至过庭而超

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亦一开山作佛手也。

陈丁觇善书，与智永齐名，时谓丁真永草。庾翌易右军之书，而右军不觉；怀素换高正臣之书，而正臣不能辨也。然异代之下，知有智永、右军、怀素而已，三子之名无闻也，岂非幸不幸哉！

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诮“叉手并脚田舍汉”者，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赏何故？此所谓耳食者，可笑。

宋书如苏沧浪、张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极力摹仿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风采顿殊耳。蔡君谟极推杜祁公，谓之草圣，然杜草书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巎书学祁公者也，然元人笔力稍峭健于宋，其能书诸家亦多于宋。

宋人无书学，如苏、黄、米老等，真帖初见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厌弃。蔡忠惠胜三家远甚，而时带俗笔。赵文敏之源流，盖自蔡出也。元时名家如鲜于困学、钱翼之、巎巎子山、邓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独一文敏，而文敏名独噪甚，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乃知名之显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儓，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徵仲得笔法于巑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穀，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

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傅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骎骎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蜂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扁，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扁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劲，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径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焯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巨丽，而近人以林焯“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罪焯。余谓非焯罪也。焯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尽取六朝时碑磨砺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焯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研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惇，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苦无逸态，亦坐是耳。学者须从迟入，以速成，而终复反于迟，斯得之矣。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傅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并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

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微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闷，勒之贞珉，以布海宇，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儓，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苶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他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毫厘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纮，晋有刘瓌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陁、高正臣、吕向、梁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

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奕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阳公主以父掩，世无得而称焉，亦可惜也。而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亦时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业衰。"呜乎！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则不足，下视元和则有余，当与虞、褚争道而驰，古今彤管，此为白眉矣。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

汉光武一札十行，皆亲手细书；唐太宗尝手书敕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万乘犹然也。故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拙。彼岂乏掌记、侍史哉？故王右军上孝武书，皆手笔精谨。至唐犹然，至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者。而诰敕王言，皆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良亦不虚。至宋而来，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则胥史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学安得而不废哉？

书力可千年，画力可五百年。书之传也以临拓，屡临拓而书之意尽失矣。画之传也以装潢，屡装潢而画之神尽去矣。书名之传，视画稍易，而画迹之藏，视书稍耐。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

画视书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画手多工神佛士女、鸟兽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树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顾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怀羞恨，刘岳与工匠杂处，立本以画师传呼，虽声价重于一时，而耻辱怀于终身矣。自宋而来，虽尚平淡清远之趣，而吮笔和墨，终未能脱工艺蹊径也。

唐初虽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训、王摩诘之笔，皆细入毫

芒。至王洽始为泼墨，项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关仝，一变为平淡高远之致，遂令写生斗巧诸名手索然减价。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宽辈出，天真横逸，上无古人矣。然其结构精密，位置适均，浓淡远近，无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办也。自米元章学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镇用枯笔而都无色泽，于是藏拙取捷之辈转相摹效，自谓画意，不复求精工矣。此亦绘事升降之会也。

宋画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故名独震一时。接其武者唯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趣舍稍异耳。

古人言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傅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此数者何尝一语道得画中三昧，不过为绘人物花鸟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于今，何啻枘凿。

顾恺之《天女维摩图》，一身长至二尺有五，时犹谓之小身维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画若作此，当置之何地？《列女图》人物三寸许，诧以为极细，若在今犹为极粗也。吴道子、黄筌皆画《钟馗捉鬼图》，近代如戴文进，乃不肯为方伯作神荼、郁垒。夫使之画者非矣，要之，画亦未为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训父子始，盈尺之内，云树杂沓，楼观延袤，人物车马以千百计，须发面目，历历可辨。其后五代有王振鹏，不用金碧而精巧过之。宋、元李龙眠、刘松年、钱舜举，近代尤子求、仇实父，互仿为长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王孤云《避暑图》、李龙眠《山庄图》及元人《水碓图》，皆细入毫茫，巧思神手，非近代诸君所能仿佛也。闻刘松年有《仇书图》，画塾师外出，而众稚子戏剧之状，备尽形态。仇实父临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丝，蛛且上且止，恍如生

动，不觉为之阁笔。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处，惟深于个中始知之也。

唐画所见甚少，如王维、李昭道、周昉，不过数轴耳。宋画之可辨者，其气韵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长，非近代优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于绢素为辨，非知画者。

米芾《画史》云："世人见马即命为曹、韩、韦，见牛即命为韩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见鹰隼、鸂鶒即命为宣和，见马即命为子昂，见模糊云树即命为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龙，林良、吕纪之翎毛，夏昶之竹，盖愈趋而愈下矣。

元时有任月山善画马，钱舜举善人物，雪窗和尚善画兰，至于大痴、黄鹤之山水，皆与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远矣。

国初名手推戴文进，然气格卑下已甚，其他作者如吴小仙、蒋子诚之辈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时。至沈启南出而戴画废矣。启南远师荆浩，近学董源，而运用之妙，真夺天趣。至其临仿古人之作，千变万化，不露蹊径，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至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唐子畏雅称逸品，终非当家。云间侯懋功、莫廷韩步趋大痴，色相未化。顾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于此。然为董源、郭熙则难，为大痴较易，故近日画家衣钵，遂落华亭矣。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金陵吴文中，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昧。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后代，价当重连城矣。吴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至尤子求始学刘松年、钱舜举，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吴文中始从顾、陆探讨得来，百年坛坫，当属此生矣。

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甚画故事及人物，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么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是时韩在中书，广蓄声伎，日事游宴，名闻中外。后主闻之，欲窥其灯烛尊俎、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窥窃之。目识心存，翌日图绘以献，广布中外。此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事相类，虽君臣之眷形骸无间，然近于淫媟，非所以训也。今后世所传石崇金谷屏障盖本于此，然粗俚无复仿佛矣。

王朏、周昉以唐臣子而画贵妃出浴、明皇斗鸡斫脍等图，不一而足，可谓无礼于其君矣，而世犹然赏之。至于韩晋公与李赞皇同时，而行辈皆高于李，反为德裕见客图，可见当时好事，有一传奇必形之歌咏，写之图画，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风绝矣。

张僧繇画龙，点睛便飞去。《曹弗兴传》：至宋明帝时，累月旱暵，祈祷无应，以弗兴画置水旁，应时澍雨。绘事既精，神物凭焉。乃知韩幹画马，鬼使乘之，不足异也。然龙之形状，非目力可以细察，视之牛马，难易迳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异，加以海潮

风浪之势，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传授，而致精绝若是。至宋四明僧传古者，独专是技，名震一时，其跃波吟雾、穿石戏珠、涌水出洞诸态，种种备具，当时以为绝笔。元末国初，则长乐所翁为世珍重。自是以后，无复有传之者，盖亦史所谓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者与？

宋徽宗工画花鸟，故宣和殿所藏黄筌父子画至六百七十余幅，徐熙画至二百四十余幅，盖江南之亡，所藏尽归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气下。昔李伯时好画马，有道人戒以来生当堕马腹中，乃改画佛像。当时艮岳所蓄珍禽异兽动以万计，深秋中夜，凄楚之声四彻，而几案间所爱玩临摹者又复如是，安知将来不堕畜生道中耶？

牛马龙虎之属，画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罗隐之子塞翁者专画羊，张及之、赵永年专画犬，李霭之、何尊师专画猫，滕王元婴专画蜂蝶，郭元方专画草虫。彼顾有所独会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于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显，故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孔子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犹贤乎已。”苟能专工一艺，足以自见，亦愈于没世而名不称者矣。

余见周昉、李龙眠及近代仇实父诸《美人图》，皆秾发丰肌，衣妆稠叠，一种风神媚态，略无仿佛。昔人谓周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又关中妇女纤弱者少。此语固未必然，但当时好尚如此。韩幹画马，画肉不画骨，岂亦所见异耶？近日姑苏有张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绰约明媚，令人神魂飞越，俗笔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闬，悲夫！

米氏《画史》所言赏鉴、好事二家，可谓切中世人之病。其为赏鉴家者，必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令人笑倒。此之谓好事家。余谓今之纨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银堆积，无复用处，闻世间有一种书画，亦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橱

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锦囊玉轴，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见富贵名家子弟烨有声称者，亦止仅足当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赏鉴许之也。

今世书画，有七厄焉：高价厚值，人不能售，多归权贵，真赝错陈，一厄也。豪门籍没，尽入天府，蟫蠹澌尽，永辞人间，二厄也。啖名俗子，好事估客，挥金争买，无复泾渭，三厄也。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四厄也。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纨袴，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六厄也。拙工装潢，面目损失，奸伪临摹，混淆聚讼，七厄也。至于国破家亡，兵燹变故之厄，又不与焉。每读易安居士《金石录》，反覆再三，辄为叹息流涕。彼其夫妇同心赏鉴，而赀力雄赡，足以得之，可谓奇遇矣，而终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观《宣和画谱》及米氏《画史》所载，可见宋时内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岂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宫室、花木、虫鱼间耶？道释自顾恺之始，人物自曹弗兴始，鸟兽自史道硕始，信为绝代奇宝矣；而山水仅始于李思训，且以宋而置唐画，似非难得者，而仅止十人耳，则宣和好尚之偏也。观其论曰："山水之于画，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岂其然乎？米老所言："晋及唐初画亦皆神佛故事，即阎立本、王摩诘，似亦未的见真本也。"以此观之，则如近代嘉禾项氏所藏，盖古今无与匹耳。

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皆绝世无价之宝。至李思训以下，小幅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其它墨迹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赀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至其纤啬鄙吝，世间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刀锥之利，牙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然，尤可怪也。近来亦闻颇散失矣。

画视书稍难，而人之习书亦多于画。名公钜卿，作字稍不俗恶，

书名亦藉以传矣。今观宋诸公书，如王临川、司马涑水、苏栾城等，皆非善书者也，而世犹然传赏之。至于画则非一二笔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涂抹而成也。虽难易迥别，而道艺亦判矣。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搢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晓者，岂技艺亦附青云以显耶？抑名誉或因富贵而彰耶？抑或贫贱隐约，寡交罕援，老死牖下，虽有绝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则富贵不如贫贱，徒虚语耳。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噫！

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自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皱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蠹蟫之虑，挂则有黴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

画雪中之芭蕉也，飞雁之展足也，斗牛之竖尾也，子路之木剑，二疏之芒屩，昭君之帷帽也，虽经识者指摘，而画品殊不在此。国朝戴文进画《秋江独钓图》，一人朱衣把竿，宣庙叹其工，欲召见之。有谗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鱼猎乎？"遂寝其命。夫世好奇之士，岂无朱衣垂钓者？然以艳丽之服施之川泽，亦终觉杀风景耳，宜乎谗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与富郑公婿范大珪同游相国寺，以七百金买得王维《雪图》，因无仆从，借范人持之。行游良久，范主仆俱不见。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无如之何，因以赠之。余谓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见蔡鲁公、王右军书，则叫呼欲投水，挟而得之。为天子书《千文》，则并禁中端砚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尔反乎尔者也，

可为绝倒。

五代东丹王李赞华善画，多写贵人酋长戈矛甲胄之形，为世崇尚，可见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群者。今西北诸狄识字者盖少，无论书画已。高丽、日本画皆精绝，不类中国。余从番舶购得倭画数幅，多画人物，形状丑怪，如夜叉然，长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毫发，四周皆番字，不可识。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为殊诡，设色亦不类中国也。

古人善画者必能写真，盖时尚画人物故也。国初犹然。相传戴文进至金陵，行李为一佣肩去，杳不可识，乃从酒家借纸笔图其状貌，集众佣示之。众曰："是某人也。"随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画者以写真为别技矣。吾闽莆田史氏，以传神名海内，其形神笑语逼真，令人奇骇，但不过俗子之笔耳。少陵所谓"坎轲风尘里，屡貌寻常行路人"者，政此辈也。近来曾生鲸者亦莆人，而下笔稍不俗，其写真大二尺许，小至数寸，无不酷肖。挟技以游四方，累致千金云。

闽人尚有刻木为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审视，不移时即去，殊不见其审度经营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泽姿态，毫发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谓绝技也已。

戴文进不肯为方伯作门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黄公泽，闽人也，见而问其故，笑而解释之。戴德黄甚，临行送画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笔。今黄之子孙尚留传其一云。技之厄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如此。姑苏沈启南亦为太守召作屏风，不应，大怒，欲辱之。及入觐，谒太宰吴原博，首问："石田先生安否？"出问从者，始大惊，归而谢罪。文徵仲在史馆，同时诸翰林相谓："奈何以画匠辱我木天？"徵仲闻，即日拂衣归。三事皆相类，宜乎阎立本有厮役之恨也。

今赵州有吴道子画水墨刻，其波涛汹涌，翻澜骇沫，细观目为之

眩，不知真迹当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于画而极，可谓夺天地之工，泄造化之秘，少陵所谓“真宰上诉天应泣”者，当不虚也。然古人之画，细入毫发，飞走之态，罔不穷极，故能通灵入圣，役使鬼神。今之画者，动曰取态，堆墨劈斧，仅得崖略，谓之游戏于墨则可耳，必欲诣境造极，非师古不得也。

凡百技艺，书上矣，卜筮次之，棋损闲心，画为人役。其它术数，致远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间，判然千里。余少也贱，罔不涉猎，而究竟无成，皆同袜线。今已一切敕断，惟柔翰宿业，尚未能驱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异，如谢康乐好游涉山水，李卫公喜未闻见新书，此自天性，不足为病。右军好蓄鹅，子敬好作驴鸣，崔安潜好有斗牛，米元章好石，近于癖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洁，陈伯敬好忌讳，宋明帝好鬼，以之处世，大觉妨碍。至于海上之逐臭，口口之嗜足纨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语也。然文王嗜昌䝉，曾晰嗜羊枣，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浸䱷鳆，崔铉嗜新捻头，魏徵嗜醋芹，辛绍先嗜羊肝，顾翱母喜食雕胡饭，已为不得其正。至刘邕之嗜疮痂，鲜于叔明之嗜臭虫，张怀肃之嗜服人精，权长孺之嗜爪甲，国朝赵辉之嗜女人月水，刘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论者。

古人嗜酒，以斗为节，十斗一石，量之极也。故善饮若淳于髡、卢植、蔡邕、张华、周颉之辈，未有逾一石者，独汉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此是古今第一高阳矣。宋时如寇莱公、石曼卿、刘潜、杜默，皆以饮称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视昔云何，但缙绅之中能默饮百杯以上不动声色者，即足以称豪矣。以耳目所睹记，若曾学士棨、冯司成衍、胡总制宗宪、汪司马道昆，皆自负无对

者，而其他猥琐不论也。曾学士至铸铜与身等，视其所饮内之，至铜人溢出而尚未醉。冯司成放春榜，每进士陪一杯，遂讫三百杯，兴未尽，复于中择善饮者五人，与立酬酢，又百余爵，五人皆踉蹌不胜，而冯无恙也。胡在浙中迎乡榜亦然。汪司马每饮，大小尊罍错陈，以尽一几为率，啜之至尽，略无余沥，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尝言："善饮者必自爱其量，每见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辄笑之。"亦可谓名言也。

廉将军老矣，然一饭斗米肉十斤，少壮之时不知云何。壮士猛将，想皆尔尔。樊哙生彘肩可啖，何论饭矣。苻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余斤，其人长至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论也。张齐贤候吏置一大桶屏后，伺公饮饭，如数投之，桶溢而食未已。赵温叔与兵马监押对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逊廉将军乎？近代搢绅中如啖猪首一枚，折胡饼高至一箸者往往见之，不能尽书，其人亦不足书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啖豚，尝至半体，乡里社日时为所嬲。一日众共执之，缚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觉喉中有物，一虾蟇跃出，众击杀之，自此不复能食矣。此与唐佐史食鲙至数十斤者相类。近闻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边孝先、杜牧、韩昌黎、夏侯隐、陈抟、王荆公、李岩老皆有此癖。近时张东海有《睡丞记》，言一华亭丞谒乡绅，见其未出，座上鼾睡。顷之，主人至，见客睡，不忍惊，对坐亦睡。俄而丞醒，见主人熟睡，则又睡。主人醒，见客尚睡，则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觉，丞潜出。主人醒，不见客，亦入户。世有此可笑事。陆放翁诗云："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此诗殆为此丞发耶？

宋明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悉避之。移床修壁，使文士撰祝，设太牢祭土神。江谧言及白门，上变色曰："白汝

家门！”后梁萧詧恶人发白，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言死，与妻交合必择时日，遣媵御将命往复数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见，搢绅中有恶鸦鸣者，日课吏卒左右彀弩挟弹，如防敌然。值大雪即不出，恶其白也。官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闽中一先辈尤甚，与家人言，无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无所有，几有小白之泚，至今乡曲以为话柄。然转相效仿者，不无其人也。

人有好货财者，坐卧起居，言动食息，无所往而不与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强起阅库藏，白镪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谓其子曰：“幸内十大镪棺中，亲我怀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启发冢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积巨万，而死不能将去锱铢。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将去者，则几矣。

范云欲预册命，祈医速瘳，不顾三年后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于生者。荀奉倩之死，色也；刘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财也；梁冀、韩侂胄之死，权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归，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钞于道者，归而视之，荷叶也，弃之门外。逡巡一荷担者俯而拾焉，故钞也。一钞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贪得者亦何为哉？

卷之八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与妇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克。故妇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无丈夫气者也。

木兰为男妆出戍远征，而人不知也，可谓难矣。祝英台同学三年，黄崇嘏遂官司户，娄逞位至议曹，石氏衔兼祭酒，张瞥之妇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复嫁，生二子，亦亘代之异人也。

国朝蜀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易男子服饰，从征云南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始携以归。又金陵黄善聪，十二失母，父以贩香为业，恐其无依，诡为男装，携之庐、凤间。数年父死，善聪变姓名为张胜，仍习其业。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与为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归见其姊，姊诟之，善聪以死自矢，呼媪验之，果然，乃返女服。英闻大骇，怏怏如有所失，托人致聘焉。女不从，邻里交劝，遂成夫妇。此二事《焦氏笔乘》所载，前事甚似木兰，后事甚似祝英台。又有刘方兄弟，小说未详其世，当续考之。

女子诈为男，传记则有之矣，男人诈为女，未之见也。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妆，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后至晋州，有赵文举者，酷好寡妇，闻而悦之，诈以妻为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启门就之，大呼不从，赵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实，且云其师谷才，山西山阴人也，素为此术，今死矣。其同党尚有任茂、张端、王大喜、任昉等十余人。狱具，磔于市。

《异闻录》载妇人呼夫兄为伯，于书无所载，而引《尔雅》所称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诡怪。余谓妇人称谓多从子，夫弟既可称叔，夫姊妹既可称姑，则夫兄称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美称，古人妇称夫多用之，“伯也执殳”是也。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尔雅》曰：“两婿相并为亚。”《诗》“琐琐姻娅”是也。《严助传》呼友婿，宋时人谓之连袂，又呼连襟，闽人谓之同门。按《尔雅》注云：“江东人呼同门为僚婿。”则此二字亦古。

无盐、钟离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齐国。黄承彦之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许允之妇奇丑而才智明决。乃知以色举者，末也。

钟离春三十无所容，而宣王纳以为后。宿瘤之女状貌骇宫中，而闵王以为圣女。孤逐之女以丑状闻，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而襄王悦之。何齐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发一笑。

美妇人多矣，然或流离颠沛，或匹偶非类，果红颜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见妒也？妹喜、夏姬之伦无论已，西子失身吴宫，王嫱芜绝异域，昭阳姊妹终为祸水，虢国兄弟尸组绝命，不如意者不可胜数。惟文君之于长卿，绿珠之事季伦，可谓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点玉于初年，一以行露碎璧于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陨涕，欲问天而无从也。

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妇离绝，动生怨旷。沈约《忏悔文》谓：“淇水上宫，诚云无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学，此风似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异录》言：“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则知此风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师有小唱，专供搢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一有之，则风流诸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简，至于娟丽儇巧，则西北非东南敌矣。

衣冠格于文罔，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遇，亦难谐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叙女宠者，至《汉事秘辛》极矣；叙男宠者，至《陈子高传》极矣。《秘辛》所谓“拊不留手”、“火齐欲吐”等语，当与“流丹浃藉”竞爽而文采过之。《子高传》如吴孟子铁缠矟等皆有见解，而“粉阵饶孙吴”一语，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邓通之遇文帝，臣不敌君也；董贤之遇哀帝，君不敌臣也；弥子瑕之遇卫灵公，陈子高之遇陈武帝，君臣敌也：而皆以凶终。夫男色，天犹妒之，况妇人乎？

古者妇节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辰嬴以国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鹑奔、狐绥之行，见于大邦之主，而恬不为耻也。圣人制礼，本乎人情。妇之事夫，视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间。即今国家律令严于不孝不忠，而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古者轻出其妻，故夫妇之恩薄，而从一之节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陈于官，不得出其妻，则再醮者虽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

也。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亦择夫矣，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见四方游宦取京师女为妾者，皆罄资斧以供口腹，蔽精神以遂其欲。及归故里，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求其勤俭干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所谓泽气多女，亦其灵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然习与性成，与亲生者亦无别矣。古称燕赵多佳人，今殊不尔。燕无论已，山右虽纤白足小，无奈其犷性何。大同妇女姝丽而多恋土重迁，盖犹然京师之习也。此外则清源、金陵、姑苏、临安、荆州及吾闽之建阳、兴化，皆擅国色之乡，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妒妇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数也。然江南则新安为甚，闽则浦城为甚，盖户而习之矣。

妒妇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为妒妇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无节，得一严妇约束之，亦动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谚有曰：“到老方知妒妇功。”坐客不能难也。余笑谓之曰：君知人之爱六畜者乎？日则哺之，夜则防护栅栏，惟恐豺狸盗而啖之。此岂真爱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为畜者但知人之爱己，而不知人之自为也。妒妇得无似之乎？众乃大笑。

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己出，三也。妇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权。利权一入其手，则威福自由，仆婢帖服，男子一动一静，彼必知之。大势既成，即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妇，怵于威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谿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难矣！

夫子谓“女子小人为难养”，《书》称“纣用妇言”，《诗》称“哲妇倾城”。凡妇人女子之性无一佳者，妒也，吝也，拗也，懒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轻信也，琐屑也，忌讳也，好鬼也，溺爱也。而其中妒为最甚，故妇人一不妒足以掩百拙。古今妒妇充栋，不胜书也，今略记于左。

后妃之妒者，则若吕氏之人彘，赵家姊妹之啄皇孙，晋胡芳之将种，贾氏之弑姑杀子，梁郗氏之死为巨蟒，隋独孤后之选宫人惟择肥大，唐武曌之夺嫡篡位，韦庶人之袭武风轨，宋李后之因斋杀嫔。又若楚郑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伤身以视君。袁绍之妻僵尸未殡，五妾骈首。闽王延翰之妻缚练尽赤，木掌掴人，身虀雷斧，稍快人意。缙绅则若叔向之母遗戒龙蛇，敬通之妻亲操井臼，袁术之妇绞妾悬梁，贾充之妻甘儿绝乳。弱翁见窘于广汉，庞参见按于祝良。王丞相九锡之嘲，谢太傅关雎之讽。桓宣武胆落老奴，车武子衅起绛衣。李相福一事无成，而虚咽儿溺；任瓌妻拜赐药酒，而立饮不疑。刘孝标家道辘轲，自比敬通；裴谈甘心崇奉，譬之魔母。宜城公主耶耳劓鼻，房孺复妻刻眉灼眼。柳氏截舌断指，祖约身被刑戮。荣彦远面有伤痕，金媚娘支解名姬。苏若兰捶辱舞伎。鱼玄机以疑杀婢，萧铿女以妒受谪。玄龄夫人奉敕慷慨，不辞饮鸩；杜业之妻雪涕申言，恐误任使。崔铉之见侮家僮，杨文公之取嘲四畏。陈龙丘狮子一吼，

拄杖落地；诸葛元直见捉踉跗，面无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于是极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妇绳系夫脚，陈觉之妻事婢若姑。铁臼严霜之歌，衡阳三女之厄。仲端忍饥于香团，康凝贻嗤于黑凤。慎言胭脂之虎，义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贵而见忘；算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妇庾氏，无须之人，不得入门；武历阳女，桃花艳丽，横被摧折。刘休之妻亲卖帚箒，恬不知改；扈载拈香滴水，令严五申。李大壮绾髻安灯，体如枯木，廉耻道丧，又何怪哉？夫人之难割者，爱也。武氏欲倾王后，则忍于杀己女；湖倅见夫狎伎，支解所生之儿。人之所爱者，生也。段氏因夫诵《洛神赋》，而即夜自沉；范寺丞妻见夫衾有妓鞋，而阖门自缢。其子之不爱，而又何爱于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于人哉？至于介推之妹，庙前清泉千尺，妇人靓妆，必致雷雨；吴兴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现形，操刀割势。蜀功臣家富声伎，妻在不敢属目，妻死之后，方欲召幸，大声霹雳起于床簧，惊怖得病，竟殒其躯。郑尉李寒，纳姬楚宾，死而别婚，见其投药浴中，筋骨皆散。华亭卫宽夫，妻死再娶，形见堂中，生子为祟，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无间地狱，而使之为厉耶？或曰：十殿阎君，恐亦畏妇。余笑谓宋绍兴间，姑苏龙王嬖妾为其夫人妒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风惊潮数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阴间岂无惧内之鬼神哉？书之以发一笑。

贵妇多妒，妒妇多寿，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广记》载：秦副将石某，苦妻之妒，募刺客杀之，十指俱伤，卒不能害。如此数四，竟与偕老。故治妒者，轻则当如宋明帝之于刘休妻，决杖二十，赐妾别处；重则我太祖之于常遇春妻，菹醢其肉，以赐群臣。彼仓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饮之哉？一云太祖所杀是中山王徐达夫人。

使天之于妒妇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胜其雷矣。使君之于妒妇皆如常开平之妻也，然而不胜其醢矣。使佛之于妒妇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胜其忤矣。使巫之于妒妇皆如牵羊之婿也，然亦不胜其祭矣。惟有嵩阳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己指落，截婢舌而己舌烂，庶

几有惧乎。

宋时妒妇差少，由其道学家法谨严所致。至国朝则不胜书矣。其猥琐者无论，吾独叹王文成伯安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大将军元敬南平北讨，威震夷夏，汪少司马伯玉锦心绣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于阃内，胆常落于女戎，甘心以百炼之刚化作绕指也，亦可怪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气。"然则妇之制夫，固有出于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责也。

戚元敬原不畏妇，后因出师，以军法斩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为置媵。戚无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余年，生二子矣。一日谋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许以翌日。时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语之曰："亟以三策语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内子，次策也；若必欲杀吾子，吾当帅死士入室，先斩而姊，次斩若，次灭而宗，而后弃官爵而逃耳。吾辕门以三通鼓为节，立俟报命。"弟入，膝行涕泣，为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门外鼓而噪，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计，独不念灭门耶！"乃报可。令二妾入，各决数十杖，抚其子而泣，留之室。即日出其妾。妾归家，俱守志不嫁。越数年，夫人卒，二妾复归公。时咸谓戚将军能处变也。

江氏姊妹五人，凶妒恶，人称"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处。"五虎"闻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独处中堂，至旦帖然，不闻鬼魅。夫妒妇，鬼物犹畏之，而况于人乎？

美妇则有仍之发，光可以鉴；昌容之仙，隔窗见骨。条涂之三，赤乌之二。妹喜迁夏，妲己倾殷，褒姒覆周，丽姬倾晋。孔父之室，美而称艳；巫臣之姬，鸡皮三少。南威入晋，三日不朝；夷光归吴，苏台为沼。娄颜之妇，国色见称；吴广之女，颜若苕荣。郑袖擅楚，阴江争赵。敬君以画自媒，女环以计求进。韩憑有妇，罗敷有夫。息妫不言，如皋不笑。至于宓妃、青琴、毛嫱、郑旦、先施、阳文、吴娃、傅予、白台、闾须、旋娟、提谟、闾娵、子奢，虽事迹鲜闻，时

地莫考，而名标载籍，不可厚诬。自汉而降，则戚夫人之翘袖折腰，李夫人之绝世独立。阿娇贮之金屋，钩弋擘拳自开。丽娟吹气胜兰，昭君光动左右。飞燕掌上可舞，合德肤滑不濡。文君眉若远山，丽华名动人主。女莹朝霞和雪，二乔独步江东。夜来针绝，琼树鬓蝉。宋腊清歌，绛树妙舞。甄氏惊鸿之姿，甘后乱玉之质。莫愁抱腰，江水不流；丽云一曲，醉者顿醒。刘琰以冶容见疑，东美以比肩传子。潘以愁而惑人，张既死而不舍。荀妇贾女，俱云绝伦；朝姝洛珍，同时擅宠。刘聪六后，天锡二姬。金谷坠楼之人，香尘轻躯之媛。翔风以春华见美，宋祎以吹笛擅声。桃叶以渡江兴歌，络秀以门户屈节。徐月华歌声入云，孙荆玉反腰贴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莲花之瑞。陈则丽华贵嫔，隋则宝儿绛仙。玉儿步步莲花，小怜生死一处。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东舞女，兰气融冶。梅妃宠夺上阳，俊娥情深来梦。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华。仙娥时充使典，素娥独避正人。盈盈姿艳，冠绝一时；真真未谐，扼腕千古。薛瑶英香肌玉骨，金媚娘沫墨劈笺。倩娘端妍绝伦，紫云名不虚得。杜牧之寻春校迟，罗虬之比红已晚。窅娘新月凌云，保仪华丽冠绝。蜀之花蕊，色艺俱工；刘氏琼仙，丰神独擅。侯君集之饮乳不饭，白乐天之细口纤腰。韩氏之园桃巷柳，苏家之琴操朝云。奇章真珠之室，玉堂翠翘之枝。镜儿绝代之姿，张红记曲之捷。毕诚所献，相国惊魂；韩弘所遗，三军夺目。至于莺莺、燕燕，盼盼、师师，红红、转转，小小、爱爱。李娃惑郑，小玉殉李。韦娘断刺史之肠，柳姬感章台之咏。非烟红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枢，素娥终辞洵美。史凤迷香之洞，鸾儿袖里之春。若而人者，皆艳质照一时，香骨留千古矣。王元美谓酸士所获，不堪上驷，吾独以为不然。夫遇合有时，爱憎有命。故当其求也，或罗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爱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专房而有余。彼岂铢铢而称，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于夸张，而士庶之家，莫为标榜。至于负绝世之姿，而匹偶非类，湮灭不称者，又不可胜数也。吾读彩凤随鸦之语，伤世有暗投之珠；咏紫鸾舞镜之诗，恨时无报仇之剑。薄命如许，虚名安用？夫欲无附而成名，文士尚难之，况妇人乎？

妇人以色举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矣，但以容则缅缅接踵，以文则落落晨星。古无论已，自汉以降，则文君白头之吟，婕妤团扇之咏，乌孙黄鹄之歌，徐淑宝钗之札。道韫咏雪，崔徽写真。石氏房老，有春华秋实之篇；李家雪儿，任品藻雌黄之选。驿骑双果，绛仙之秀色可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辉满座。贤妃昭容，擅秀于宫闱；季兰玄机，流芬于彤管。校书管领春风，燕楼残灯伴晓。花蕊宫词，易安金石，小丛雁门，容华宿鸟。苏小青骢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惆怅之篇，慎妇望夫之作。此皆不栉之苏李，无晨之王孟，元白逊其挥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生之女，口授《尚书》；韦逞之母，博究经典。班氏手续兄书，文姬记录先业。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于窦氏《璇玑》，以八寸之锦，八百余言，纵横反覆，皆成文章，夺真宰之秘，泄造化之工，可谓出圣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谁谓红粉中无人乎？若夫残篇剩语，为时脍炙，而名姓磨灭，莫知谁何。如武昌之伎，有杨花扑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雁一行之作。凤儿寄怨花枝，霞卿伤春粉壁。彩凤随鸦，已毙健儿之手；枝头梅子，几回铁面之肠。见于纪载，尚未易更仆数也，稍为拈出，以为蛾眉吐气。若夫角枕赠答，杨华寄情，看朱成碧之诗，绿惨双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淫败度，吾无取焉。

唐范阳卢某母琅琊王氏，于景龙中撰天宝回文诗，凡八百一十二字。诫其子曰："吾没之后，尔密记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当以真图上献。"至玄宗朝，东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为之表，言其"性合希夷，体于静默，精微道本，驰骛玄关。旁通天地之心，预记休征之盛。循环有数，若寒暑之递迁；应变无穷，类阴阳之莫测"。果尔，则王氏不但词华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窦氏一着矣。而名不甚张，岂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传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极力诋之，此不通之论也。夫列女者，亦犹士之列传云尔。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于方技缁流，一事足取，悉附纪载，未闻必德行纯全而后传

也。今史乘所载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其他一切不录，则士亦必皆龙逢、比干而后可耳，何其薄责缙绅而厚望荆布也。故吾以为传列女者，节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脍炙人口者，咸著于编，即鱼玄机、薛涛之徒亦可传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时，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宫女几四万人，侍寝者难于取舍，至为彩局以定胜负。古今掖庭之盛，未有过此者也，而犹借才于寿邸。佳人之难得，讵不信哉！

飞燕能于掌上舞，风雪之中，体无疹粟，故当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犹以为不及昭仪体自香也，遂令千载国色，零落于诸宫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乐天有舞妓名春草，苏长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儿名朝华，武翊皇有婢名薜荔。此传纪所罕见者。

名伎之惑人丧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则原碧乱王，樱桃惑石。雷尚书奸政于始兴，冯成毋败度于崔愣。奇章以真珠丧誉，元实以红鸾捐躯。薜荔能惑三头，紫光卒败元湛。贤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于迷惑伉俪，以殒其躯，若长卿之于文君，荀粲之于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犹直得一死，奉倩遗才存色，非难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妇，史不绝书，至于辛宪英者，度魏祚之不长，知曹爽之必败，算无遗策，言必依正，当是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则唐侯敏妻董氏耳。方则天朝，来俊臣强盛，而妻逆知必败，劝敏自远。俊臣怒，出为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关而俊臣败。及抵忠州，以错题纸为州将所督，不许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无何，贼破武隆，敏又获免。此岂有风角术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绩，姚广孝之佐靖难也，有化国之勋，而皆为其姊所羞。士君子之识见，固有不及妇人女子者，抑亦为

功名所迷耶？

高凉洗氏以一蛮女而能拊循部落，统驭三军，怀辑百越，奠安黎僚，身蒙异数，庙食千年。其才智功勋，有马援、韦皋所不敢望者，娘子军、夫人城视之当退十舍，而徵侧、赵妪辈无论已。国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鸷善战，嘉靖末年倭患，尝调其兵入援浙直，戎装跨介驷，舞戟如飞，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驾驭，亦一名将也。

冯夫人锦车持节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财募兵以御敌，蕲王夫人身援桴鼓，绣旗女将力敌李全，可谓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陈硕真等，虽盗贼之靡，亦一时之雄也。孱弁懦将，有愧于妇人者多矣。至《华阳志》所载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为杜曾所围，女率勇士溃围而出。贼追甚急，且战且前，卒诣周访，请救兵，破贼全城。此尤振古所未闻也。

荀奉倩云："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犹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论才，则士亦论以色举，而龙阳、弥子列游、夏之上矣，岂理也哉？但佳人之难得，较之才士为甚耳。

世传贾充女与韩寿通者，讹也。寿先与陈骞女私通，约娶之，未娶而女亡，寿乃娶贾氏，故世误以为充女。而《晋书》骞弟雉与其子兴忿争，遂说骞子女秽行，骞表徙弟，以此获讥于世。则骞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观武帝贾公女五不可之语，则其姊妹似非光丽艳逸、端美绝伦者。

赵昭仪为卷发，号新兴髻。是时祸水未成，而已兆新室之谶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岁而为舜师，睪子五岁而为禹佐，伯益五岁而掌火，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古之圣贤，生而神灵，长而徇齐，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则太子晋八龄而言服师旷，甘罗十二而辩动张唐。子奇有化阿之声，鲁连杜田巴之口。荆子十五而摄目，闾丘十八而愿仕。外黄

小儿，回喑哑之威；杨家童乌，与《太玄》之笔。吴氏季子，江夏黄童。子琰对日，文举辩果。自此以降，史不绝书。若三岁则黄泳诵诗，能避骞崩之讳；德兴切韵，知辨四声之殊。蔡伯晞神童应荐，官拜秘书。四岁则任彦升诵诗数十篇，陆元渊问天地何穷际。杨公权对四声而指灯盏柄曲。萧颖士属文观书，一览即诵；吕嗣兴诵书吟诗，应对不穷。赵郡王子献读《孝经》而流涕。五岁则王绚草翁必舅之戏，玄龄耸壑昂霄之姿。刘瓛闻《管宁传》而精意听受，到沆见屏风诗而一诵无遗。苏颋依依汉阴之语，元之嫦娥玉簪之咏。黄庭坚遍读五经，刘毂兼通阵法。六岁则士龙已有诗名，刘显尽诵书史。陆琼能作五言，徐勉为文祈霁。简文面试，揽笔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构思无滞，杨弘农立咏弹棋。七岁则愍怀牵武帝之裾，百药辨瑯琊之稻。贾嘉隐松槐之对，宋广平《鹏赋》之诵。邺侯赋方圆动静之篇，杨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咏。高定有伐君之问，晏同叔有神童之荐。马略闭室读书，长吉荷衣面赋。韦弘育日，念《毛诗》一卷；杨大年谈论，一如成人。夏侯荣百余奏疏，一目不遗。而国初江左驿卒之子，有天子龙庭之对，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岁则任昉月仪之制，何妥眷顾之答。伯玉覆局于帝前，义府借栖于宫树。刘晏时称国瑞，严武椎杀玄英。九岁则杨厚孝回亲心，崔惔秀才应选。慕容农参辰之问，虞荔十事之对。员俶升坛而词辩锋起，宋璟梦鸟而藻思日雄。十岁则贾逵暗诵六经，金銮书堪勒石。谢朏土山之赋，沈璞强识之资。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汉书》悉遍；李善宁子咏贫家壁，而略不构思。十岁以上，不胜书矣。然或岐嶷于稚年，而汩没于末路，或幼见其一斑，而长集其大成，是又在乎器量之盈虚，学问之加损。器盈者苗而不秀，学寡者美而无成。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实斫之也。

洛阳杨牢，绝乳即能诗。白乐天七月未能言，而识“之、无”二字。王寀方能言，为贼所负，而以计自脱。此其颖异，又在向者诸人之上矣。国朝洪钟以四岁举，李东阳以五岁举，皆入翰林。程敏政、杨一清俱以八岁举，而杨少师廷和以十二岁举孝廉于乡，亦二百年来所无也。

曾子七十乃学诗，荀卿五十始学礼，公孙弘四十方读书，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授《孝经》，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岂其不慧于初年，而顿悟于晚岁？抑由啬于天资，而胜以人力也？夫子谓“参也鲁”，而曾子竟以鲁得之，人可以资钝而自弃哉？

晚遇则吕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岁。楚丘七十而见孟尝，公孙弘六十而举方正。颜驷庞眉，冯唐皓首。贡禹年八十方迁光禄，张柬之八十以司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余，时有“五老”之称。宋梁颢以八十二状元及第，陈修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谦以八十三举进士。国朝钱习礼年近八十犹在翰林，杨翥、周诏皆八十余，以长史从龙，擢拜卿贰。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显者，固不胜纪也。

公安刘珠为江陵张相君父执，万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六十余，老矣。其寿相君诗曰：“欲知阁老山为寿，但看门生雪满头。”又十余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岂生而下贱哉？亦不幸耳。卫青纪勋麟阁，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誉于托孤，熊翘受知于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儿化阳城之德，王义身捍白刃，李鸿力给锥刀，杜亮爱颖士之博奥，银鹿佐鲁公以忠贞。近代如陈迪抗节靖难，身膏斧锧，独家奴来保收其遗骸；浦江郑氏家僮施庆，执亲之丧，三年不御酒肉。此皆士君子之所难。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权同休、崔千牛之异人寄迹，严安脱胡煌于雷厄，又不论矣。至于婢媵笃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殚述。天固不以族类限人矣，而人顾苛责此辈，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冯子都宠于博陆，秦宫幸于梁冀，依凭城社，亦权门之弄臣也。国朝严分宜当国，家人永年者号鹤坡，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一御史至与之结义兄弟云。后张江陵相君家奴游守礼，势

出严上，号曰楚滨词馆，诸君至为诗文赠之。通侯缇帅与往来燕饮，鲜衣怒马，据上坐，偃然矣。后事败，俱诛死。嗟夫！权之所在，爱之所偏，即始兴之贤，尚有雷尚书之惑，况其下此者乎？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词翰，而权不及游。五颇有识，常笑其侪所为。时有作《五七九传》者，七即游也。

奚婢之子，则无恤创赵，田文张齐，燕姞蕃郑，唐儿启汉，遥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体，恭心良贵，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钜卿，又不可胜数也。虞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贵族；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其识卓矣。

郭氏青衣捧剑言，愿为夷狄之鬼，耻作愚俗苍头。柳仲逞之婢鬻于盖巨源家，见其主市绫罗，亲自选择，酬酢可否，则失声而仆，曰："死则死耳，安能事卖绢牙郎乎？"夫奴婢有见解者，其学识过主家百倍，而欲强役使之，得乎？

郑玄家婢皆诵诗书，刘琰雪白丫头能诵《鲁灵光赋》。萧颖士之仆爱才，死而不去；苏眉山之婢易马，感而触槐。至于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比也。

古者生齿不繁，故一夫百亩，民无游食。今之人视三代当多十数倍，故游食者众。姑勿论其它，如京师阉竖、宫女、娼伎、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巨室之苍头使女拟于王公，绿林之亡命巨驵多于平民。昔人谓："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昔秦始皇之法，夫为寄豭，

杀之无罪；女为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偃然与衣冠宴会之列，不亦辱法纪而羞当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谁为作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则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传》："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艾豭者，牵牡豕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谓之彘。《诗》'一发五豭'是也。"故以男子之淫于它室者名之。秦始皇《会稽碑》作寄豭。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为乌龟，盖龟不能交，而纵牝者与蛇交也。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盖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闲尚以"绿头巾"相戏也。

世间人可贵而亦可贱，可爱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于里胥不敢校者，伎与僧耳，道、尼不足数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时，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顽贱、嗜利无耻者，至为悲田乞儿所不屑。然伎既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灭伦，所谓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释氏轮回之说，所以劝世之为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论修行与否，但欲崇奉其教，则世岂无诋佛之君子而持经茹素之穷凶极恶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后之忏悔太易，当其生则一物一命，锱铢报应，而及其死则弥天之罪，一忏即消，愚民且自以为无所逃于生前，而妄冀不必然于身后，何惮而不为恶？二也。大君子之为善，原不为身后计也。至于小人，虽宪典火烈，杀人奸盗犹不绝踵，而况地狱之渺茫乎？至于回头即岸之说，大盗巨驵以此自文者多矣。惟圣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噫，何其简而易行也。

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然大惑有二端：血气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业，自知无所逃窜，而藉

手苦空之教，冀为异日轮回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隐。读圣贤之书，未能躬行实践，厌弃以为平常，而见虚无寂灭之教，闻明心见性之论，离合恍惚，不着实地，以为生平未有之奇，亘代不传之秘，及一厕足，不能自返，而故为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浅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远譬之，本有也而无索之，如中间一条大路不行，却寻野径崎岖，百里之外，测景观星，而后得道，自以为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后之所惑百有二三，其于释氏宗旨尚未得其门户，况敢窥其堂奥哉？至于庸愚俗子，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为贫贱所驱迫，发愤读书，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轮回者也。志愿已毕，自揣无以逾人，而倡为道学之说，或良知，或止修，拾纸上之唾余，而刻画妆饰以欺世盗名，而世亦靡然从之，直谓上窃洙泗之传，闽洛不论也，此离合恍惚，自以为奇者也。至于老学究，童而习之，白尚纷纷，藉口青衿以别凡民，则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于吾儒之道，何曾仿佛梦见耶？

三教之最失其传者，无如道家。当时老氏之教，清净无为而已，施之于治，则绝圣去智，掊斗折衡，使结绳之治可复原以用世，而非以长生也。至于赤松子、魏伯阳则主炼养，卢生、李少君则主服食，下至张道陵、寇谦之则主符箓篆咒，愈趋而愈下。至近世黄冠如林灵素者流，则但醮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盖不惟与清净之旨大相悖𪓐，即炼养服食之旨、驻年羽化之术，亦概乎未之有闻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犹能论其世，髡缁之托释迦，犹能诵其言，至道流黄冠，口不绝声称太上老君矣，彼讵知柱史为何人，五千言为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为何事耶？而悉依托之伯阳氏，以自立于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见之史传，此不足异也。万历戊申秋，长溪僧天恩者来福州，讲经于芝山寺。一旦，无疾而终，趺坐自如，略无倾侧。此余所亲见也。当天恩在时，吾辈虽从之游，未有信其高者，惟

友人林熙工、陈惟秦皆往拜为弟子，其平日苦修，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者，虽自眩变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传高僧化后，发爪皆如生时。唐僧义存没后置函中，每月其徒出之，发爪皆长，辄为剪剃以为常，经百余年不废。后因兵火乱，始封而灰之。《墨客挥犀》所载鄂州僧无梦亦然，后为一妇人手摸而触之，遂不生。至于仙蜕，余在武夷见其二，齿发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窃叹，以为释氏之教，天地万物一切归于虚无，故毁形灭性，直欲参透本来面目。其于四大色身，不过百年之暂寄寓，何为既死之后，犹恋恋不忍舍如此。至若神仙暂游万里，少别千年，世间一切事弃如脱屣，岂复爱护其委蜕而不令其朽腐哉？则神仙之见解反不若蛇蝉之属脱然无累矣。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谓死者为必有知乎？则鬼魅纵横冥途，亦不胜其繁扰也。谓死者为必无知乎？则梦兆肸蚃，祸福感验，不可诬也。圣人之言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为无，则何为赞其盛？以为有，则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无之间，不可思议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气以生，及其死而气尽矣，然有未遽尽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气，为圣贤为名世，死则为神为灵，亘古不磨，此即生时之显达者也。中焉者气有踳驳，根皆顽钝，倏而成形，倏而复命，自来自去，无复拘束，此即生时之齐民也。下焉者沴气所钟，济恶不才，或为大厉，或为罗刹，譬之草木中之钩吻，禽兽中之虎狼，则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狱狴犴之具以禁制之，犹生人之有十恶不道而困于圜土者也。故知生之说，则知死之说矣。

老氏之说，终是贪生；释氏之说，终是畏死。人须到得死生不乱，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师鲁、刘子澄等，平日皆有大见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圣贤，至临死之时，颠倒错乱，或牵恋不忍舍者，其无实学可知矣。

死生之际，一生学问大关头也，然有名为巨儒，而处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会通三教，自谓海内一人，而临死乃病狂丧心，便溺俱下。吾郡一缙绅王鑛者，平日无所闻，年逾八十，自知死期，戒训子孙无作佛事，仍赋长诗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后日望日也，吾当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谈笑而逝。此岂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虚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间迥别乃尔，殊可怪也。

释氏教人，临终之时，不思善，不思恶，一念坚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恶易也，至不思善则近于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谓"善且不可为，况于恶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恶，此心放顿在何处？此处尚有议论不得也。

学佛者焚身惑众，惧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求仙者横罹非命，惧人之见笑也，而托之兵解。则世之恶疾而自焚者皆佛也，丽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于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众诳人舍施，愿欲既厌，然后诱一愚劣沙弥，饮以瘖药，缚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当烟焰涨合之际，万众喧阗，虽挣扎称冤不闻也。亦有无赖贪得钱帛，临期服水片数铢者，但觉寒战，烈焰焦灼，殊无痛楚。故远近信之，布衬云集，至于灼顶、燃灯、炼指、断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约伪者十七，真者十三，为利者十九，为名者十一，皆非禅学之正宗也。

史传所载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真，为潞州节度使，兵荒之后，财用窘竭，素与一僧交善，乃谓之曰："事急矣，欲借师之道以济军国，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何所惜。"曰："师但投牒，言欲自焚，吾为地道与州宅通，火发之顷，即潜身而入，彼此俱无所损。"因引僧至地道，往来无阻。僧信之，遂积薪高坐，说法辞世。李亲率将校膜拜合施，于是州人响应云集，货财山积。克期举火，李已命人潜塞地道，顷刻之间，僧薪俱灰，收其施财以充公帑，别求如

舍利者数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为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许之。至期亲往验视，见僧两眼凝泪不动，问之不答，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纸笔。乃自言某处游僧，至此寺，众欺其愚弱，诳言惑众，厚得钱帛，至期药而缚之耳。遂按诛诸僧，毁其寺。又其一元时达鲁花赤，为政不通汉语，动辄询译者。江南有僧，田为豪家所侵，投牒讼之，豪厚赂译。既入，达鲁花赤问译："僧讼何事？"译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达鲁花赤大称赞，命持牒上，译业别为一牒，即易之以进。览毕，判可。僧不知也，出门则豪已积薪通衢，数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然则从来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积满，白日升天，尚可以诱人为善，即非柱下、黄石宗旨，吾不之责也。彼熊经鸟伸，炼形住世，已自是贪生业障，无益于时，而况于黄白龙虎之术，房中采战之方，贪利无厌，纵欲败度，以之求长生，何异适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净无为，"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况神仙乘云御气，下视尘寰，纵有大药点化山河，大地尽成黄金，亦复何益于身心性命，而且必无之事也。然世间固有一种痴人妄想，甘受邪术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顾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觉安静耳。

吾友曹能始尝言："人虽极善，然一入公门作胥曹，无不改而为恶。人虽极恶，然一入佛寺作比丘，无不改而为善。"余大笑："君但见其形骸耳，不闻有不要钱提控及杀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语诚有致。不独此也，吾辈纵极高雅，一入公门说公事，便觉带几分俗恶；纵极鄙俗，一入佛寺看经啜茶，便觉有几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凤阳一郡饮酒食肉娶妻，无别于凡民，而无差役之累。相传太祖汤沐地，以此优恤之也。至吾闽之邵武、汀州，僧道则皆公然蓄发长育妻子矣。寺僧数百，惟当户者一人削发，以便于入公门，其它杂处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异录》谓僧妻曰梵嫂。

《番禺杂记》载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则它处亦有之矣。此真所谓幸民也。

先为僧而后入仕者，宋汤惠休、唐贾岛、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后为僧者，汉阳城侯刘俊、南齐刘勰、梁刘之遴、张缵、魏元大兴、唐圆净、南唐姚结耳、宋饶德操、佛印、元来复、见心也。先为道士而后入仕者，唐魏徵、卢程、元张雨、国朝陈鉴也。先仕而后为道士者，唐贺知章、郑铣、郭仙舟、宋李太尉也。先为僧又为道而后仕者，唐刘轲也。先入仕，惧祸为僧道而后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贞也。近时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髡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在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均茵伏。余甚恶之，不与通。无何入京师，以罪下狱死。此亦近于人妖者矣。

赵普、王旦皆宋名臣，而旦于临终遗命髡首披缁，而普二女皆出家为尼，长号智果大师，次号智圆大师，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则唐怀义、于什方、叶静能、郑普思、尹愔，宋林灵素，元刘秉忠，国朝则姚太师广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师仲文三人而已。然广孝为佐命元勋，功参帷幄，盖陆法和、佛图澄之流也。虽拜大位，而终身不娶妻、不蓄发，晚年里居，布衲锡杖，萧如也。虽未成正果，似亦得度世法门者。邵、陶皆以房中邪术取悦一时，其品又在林灵素之下矣。

世传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动称“八仙”云。如所谓钟离、铁拐、韩湘子、张果老之属，皆《列仙传》采拾而强合之耳。张果乃明皇时术士，与罗公远、叶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独吕洞宾者，史传所载灵异之迹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谓之全诬。今世所谓纯阳诗字甚多，如“朝游北海暮苍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为之集。但纯阳唐人，既举进士，又列仙籍，而其诗乃类宋人口吻，岂亦后人

傅会所成耶？不然，既遗世高举，而又屡降人间，若恋恋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间，安能从汝求神仙？”此视纯阳去而复来者，过之远矣。

宋瑞州高安县郑氏女定二娘者，临嫁汲井，忽有彩云掖之升天，州县以闻，立祠建庙，祈祷辄应。既而廉之，则因与人通而孕，父母丑之，密售于旁邑，而托词惑众耳。无何，新建有阙氏者，雇一婢，讯之，即仙姑也。昌黎《谢自然》、《华山》诗意亦可见。不独此也，汉末张道陵避疟丘社，得咒鬼之术，遂以符术使鬼疗病。后为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觅尸不得，乃生縻鹄足，置石崖顶，托以白日升天。至今历代崇奉，称为天师，良可笑也。

张道陵初以妖术惑众，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传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鲁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刘焉之家，以鲁为司马。后刘璋立，杀鲁母及家室，鲁遂据汉中以叛，后为曹操所破，降魏为镇南将军。张之本末不过如此，自晋及唐尚未有闻，至五代遂称“天师”，历宋、元未有非之者。据广信之龙虎山，金碧殿宇，偃然为世业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岂有师也？”削之，止称“真人”。然以二品秩传流后裔，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觐，沿途民为鬼魅所恼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闻其符箓亦有验者，故愚民信奉之也。万历间，京师大旱，适真人入朝，上命留之祷雨，终不效，乃遣之。则其伎俩亦与寻常黄冠一间耳。

今天下有一种吃素事魔及白莲教等人，皆五斗米贼之遗法也，处处有之，惑众不已，遂成祸乱。如宋方腊、元红巾等贼，皆起于此。近时如唐赛儿、王臣、许道师，皆其遗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众。兆恩死后，所在设讲堂香火，朔望聚会，其后又加以符箓醮章祛邪捉鬼，盖亦黄巾、白莲之属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气，能文章，博极群书。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其后著《三教会

编》，授徒讲学，颇流入邪说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顾，颠狂逾年乃死。此岂真有道术者，而闽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满郡城，其中贤者尚与士君子无别，一二顽钝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盗诈伪，无所不有，其与邪巫、女觋又何别哉？余十三四时见《三教》书，心甚不然，著论以辟之，今亦不复记忆。及既长入闽，观其行事，益自负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仅仅数家而止，至于墨家、纵横家、名家，不惟不能传其学，亦不能举其书矣。战国之时，杨、墨盛行，及其后而杨之言绝矣，独墨氏之教，至往往称与孔并，即荀卿、贾谊亦尔，何其张也。然自汉以来，不闻有治墨家言者，岂泛爱而忘亲，纤啬而非儒，不可适于世故耶？纵横之术，自鬼谷子而后，秦、仪、衍、轸，相尚为高，至于汉之侯公、蒯彻，三国秦宓、彭羡之徒，亦其遗也。唐末藩镇纷争，说士间出，若柏耆、罗隐之流，皆得阖捭短长之术，而高者取世资，下至不能保其首领，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抗千古，鉴察微茫，耳目岂能皆真，毁誉易于失实，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谈何容易？是以君子不为也。

韩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为八。自墨子之死也，而墨分为三。"噫，今墨之三家既已失其传矣，而所号为儒者，又岂复八家之儒哉？己之不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当时，杨、墨未兴，其所谓异端者，不过邓析、少正卯之流耳。至孟氏极口诋杨、墨，不遗余力，想得天下崇信二家，不亚今之释、道，观当时著书立论者，动以孔、墨并称，可见矣。当时老、庄之言已满天下，而孟子不之及，盖以老子为仲尼所严事，非异端也。汉、唐而下，莫盛于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旧，而世之惑溺者不过妄意神仙，或贪黄白以图利耳，固无甚见解，而亦不足辩也。惟释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谈，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动以吾儒之粗攻释氏之精，如以羸兵敌强虏，宜其不能胜而反炽其焰也。二者之外，如白莲、回回、色目及

吾闽三教等项，然皆猥琐庸劣，无甚见解，此又异端之重儻而不足与辩者也。

卷之九　物部一

莫灵于龙，人得而豢之；莫猛于虎，人得而槛之，有欲故也。故人而无欲，名利不能羁矣。

相人之书：凡人得鸟兽之一形者皆贵，大如龙凤则大贵，小如龟鹤猿马之类，亦莫不异于常人。夫人为万物之灵者也，今乃以似物为贵耶？此理之所必无也。

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亦有为其所污者。岭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于空中，驱龙使起，龙见女即回翔欲合，其人复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沾足矣。

王符称世俗画龙，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然龙之见也，皆为雷电云雾拥护其体，得见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龙之说，盖龙于是时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区域，不能相逾。故有咫尺之间而晴雨顿殊者，龙为之也。又云龙火与人火相反，得湿则焰，得水则燔，惟以火投之则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万物羽毛鳞介皆生于龙，故有飞龙、应龙、蛟龙、先龙之异，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诞。余尝笑刘媪息大阪下，有龙据其上而生高祖，则刘氏子孙谓人族亦生于龙可也。然圣人系《易》，于龙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犹龙"之誉，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龙、御龙、屠龙者何耶？岂亦种类贵贱不同，如人之有上知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圣人无欲，而龙未免有欲，故终不能离夫物也。

万历戊戌之夏，句容有二龙交，其一困而堕地，夭矫田间，人走数百里竞往观之。越三日，风雷挟之而升。

司徒马恭敏治河日，于淮、济间得一龙蜕，长数十尺，鳞爪鬐角毕具，其骨坚白如玉。俗相传云龙由蛟蜃化者，寿不过三岁。

龙生九子，蒲牢好鸣，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风好险，睚眦好杀，屃赑好文，狴犴好讼，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此语近世所传，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种之外，又有宪章好囚，饕餮好水，蟋蟀好腥，蛮蛑好风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图好闭口，蚣蝥好立险，鳌鱼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龙之种类也。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

麟之长百兽也以仁，狮子之服百兽也以威，凤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鹫之慑羽族也以鸷。然麟、凤为王者之祥，狮、鹫仅禁籞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开元中，有凤逐二龙，至华阴，龙堕地，化清泉二道，其一为凤爪伤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龙骨山云。故老谓凤喜食龙脑，故龙畏之。今世所传《鸟王啖龙图》，盖本此也。夫凤非竹实不食，而亦嗜龙脑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龙潜水中，以虎头投之，则必惊怒簸腾，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献狮子，有系井旁树者，狮子彷徨不安，少顷风雨晦冥，龙从井中飞出，是交相畏也。

凤、麟皆无种而生，世不恒有，故为王者之瑞。龙虽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见耳。但以一水族而云雨雷电风雹皆为之驱使，故称神也。潜见以时，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圣人独以属之乾道。

诸兽中独獬豸不经见，一云即神羊也。然神羊见于《神异经》，

其言诞妄，不足信。考历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狮子、扶拔、驺虞、角端，史不绝书，而獬豸无闻焉，则世固未尝有此兽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汉因之，相沿至今，动以喻执法之臣，亦无谓矣。

皋陶治狱，不能决者使神羊触之，有罪即触，无罪即不触。则皋陶之为理，神羊之力也。后世如张释之、于定国，无羊佐之，民自不冤，岂不胜皋陶远甚哉？

永乐中曾获麟，命工图画，传赐大臣。余尝于一故家得见之，其身全似鹿，但颈甚长，可三四尺耳，所谓麕身牛尾马蹄者近之，与今俗所画迥不类也。獬豸，世未必有此兽，如果有之，既曰神羊，则其形当似羊，不应如世所传。

宋嘉祐间，交阯贡麒麟二，状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刍果，必先以杖击其角而后食。既至，枢密使田况辨其非麟，答诏止称异兽云，时以为得体。沈存中《笔谈》亦载此，而误以为至和中，沈又疑其为天禄云。

禁苑中四方鸟兽毕备，其不可驯者盛以樊笼。有鸷鸟高六七尺，诸禽兽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独无虎豹狮子之属。相传先朝皆蓄以备游玩，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数只。一夕，上梦虎啮左足，觉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与食，饿杀之。内一虎甚大，长丈许，饿至二十四日方死，呼声动地。自是不复畜焉。

新安有众逐虎，虎窜入神祠中，见土偶人庞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压虎腰折焉，众生得虎。时丁应泰为令，以为异政通于神明也，为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谣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跃入，乃以巨绠纵横而空悬之，虎跃而下，浮罥绠上，四足插空不能作势，终不能脱矣。又有以黐布地及横施道侧者，虎头触之，觉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则坐地上，俄而

遍体皆污，怒号跳扑至死。万历辛亥，闽西北多虎暴，三五为群。余时为先室治兆，从者常遇之，殆者数矣。后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无患焉。

江陵有貙人能化为虎，又有貙虎还化为人。

虎据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黄山雪峰，常闻虎声。黄山较近，时坐客数人，政引满，虓然之声如在左右，酒无不倾几上者。时谢于楚在坐，因言近岁有壮士守水碓，为虎攫而坐之，碓轮如飞，虎观良久，士且苏，手足皆被压不可动，适见虎势翘然近口，因极力啮之，虎惊大吼跃走，其人遂得脱。余谓："昔人料虎须，今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无生。"众皆绝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壮士彀弓两头射之。射虎逆毛则入，顺毛则不入。前者引马走避而后者射之，虎回则后者复然，虎虽多，可立尽也。中国马见虎则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马不惧，猎犬亦然。何景明有《猎犬咋虎》诗，盖边方畜也。

戚大将军继光镇闽日，尝猎得一生虎，絷以铁缸，内槛中，日令屠者饲肉十斤。屠苦之，赂一医者为告免办，医诺之。无何，戚有目疾，召医，医言："惟生虎目可疗。"遂杀虎取目。后戚目疾虽瘳，而不虞医之诈也。

兽之猛者，狮子之下有扶拔，有驳，有天铁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见诸史书，常与狮子同献，似之而非也。《诗》云："騫有六驳。"《易》："为驳马。"《管子》曰："鹊食猬，猬食骏骙，骏骙食驳，驳食虎。"《太平广记》所载，似虎而小，食略虎尽者是已。天铁熊似熊而猛，常挟虎而嚼其脑。唐高宗时加毗叶国献之，能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师子头，与汉武时大宛北胡人所献大如狗者，又不知何兽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斗虎，虎不如也。宣德间，尝取水牛与虎

斗，虎三扑而不中，遂为牛所抵而毙。余乡间牧牛不收，尝有触虎于岩石上至死不放者，迨晓力尽，牛虎俱毙。禁苑又有斗虎骡，高八尺，三蹄而虎毙。又刘马太监从西番得黑骡，日行千里，与虎斗，一蹄而虎死。后与狮斗，被狮折其脊死，刘大恸。骡能斗虎，古未闻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又有作架于背上，两人对坐宴饮者，遇坊额必膝行而过，上山则跪前足，下山则跪后足，稳不可言。有为贼所劫者窘急，语象以故，象即卷大树于鼻端，迎战而出，贼皆一时奔溃也。惟有独象时为人害，则阱而杀之。

狮子畏钩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锣。

今朝廷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不独取以壮观，以其性亦驯警，不类它兽也。象以先后为序，皆有位号，食几品料。每朝则立午门之左右，驾未出时纵游齕草，及钟鸣鞭响，则肃然翼侍，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朝毕则复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则象奴牵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后它象肯行，不然终不往也。有过或伤人，则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或贬秩，则立仗必居所贬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则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盖自三代之时已有之，而晋、唐业教之舞及驾乘舆矣。此物质既粗笨，形亦不典，而灵异乃尔，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体具百兽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为炙，肥脆甘美。《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约焉。"约即鼻也。

兽莫仁于麟，莫猛于狻猊，即狮子。莫巨于貘貐，长四百尺。莫速于角端，日行一万八千里。莫力于蠻蠻，莫恶于穷奇。食善人，不食恶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蹒跚庭中，犬至猛者见之亦溺下。又

长兴人得一虎子，其邻家有犬，最警猛，初见亦怖溺，少选复来窥，又走。如此数四，至暮则径往咋杀之矣。

今熊罴之属，世亦稀见。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虽猛不如虎，而贪残过之，不时入村落窃取小儿，衔之而趋。豺凡遇一兽逐之，虽数昼夜不舍，必得而后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万历壬子十月，有熊见于福州之平山，二樵子遇之不识，以为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众呼逐之，跃出城外，窜大树上。官闻，遣兵捕之。土人素未识熊，惧之甚，围而远射之，莫能中，中者辄为所接，折而掷之。良久，一裨将至，始曰："吾山中习熊，力止敌一壮夫耳，无畏也。"直至树下，彀矢一发而殪。郡向未有此兽，又入城中，亦一异事也。熊于字为能火，可无祝融之虑乎？

昭武谢伯元言：其乡多熊，熊势极长，每坐必跑土为窟，先容其势而后坐。山中人寻其窟穴，见地上有巨孔者，以木为桎梏施其上而设机焉。熊坐，机发两木夹其茎，号呼不能复起，土人即聚而击之，至死不能动也。

熊行数千里外，每宿必有窝，山中人谓之"熊馆"。虎则百里之外，辄迷不返。

鹿之属则有麋，有麤，有麝，有麈，有麖。猴之属则有猷，有猿，有狖，有玃。狐之属则有狸，有貉，有獾。鼠之属则有貂，有蟨，有彙，有鼷，有鼯，有鼷，有鼢。然麤似羊而从鹿，蜼似猿而从虫，鲮鲤似獭而从鱼，古人作字当别有取义也。麤之性怯，饮水见影，无不惊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恇怯，不知所为。蟨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故常与邛邛距虚比，即有难，邛邛距虚负之而走，蟨啮得甘草，必以遗邛邛距虚也，号为比肩兽。然世未尝见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而前足才寸许，后足则尺许，行

则跳跃，止则仆地，此即蟨也，但又未见邛邛距虚耳。物之难博如此。狼亦负狈，今狼恒见，而狈不恒见也。

蠃之为畜，不见于三代，至汉时始有之，然亦非中国所产也。匈奴北地，马驴游牝，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为常畜，其价反倍于马矣。《尔雅翼》曰："蠃股有锁骨，故不能生。"俗又言蠃骨无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蠃本驴马野合所成，非本质也，交而生子，又不类父，大仅如犋，不堪乘载，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汉元康中，龟兹王娶乌孙公主女，自以尚汉外孙，衣服制度皆半仿中国，胡人相谓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者所谓蠃也，今作骡。《说文》曰："蠃，驴父马母也。㹀騠，马父驴母也。"然㹀騠为神骏，而骡为贱畜，可见人物禀气于父，不禀气于母也。又驴父牛母谓之驼駝，见《玉篇》。

《拾遗记》云："善别马者，死则破其脑视之，色如血者日行万里，黄者日行千里。"夫马已死矣，别之何为？别而至于破脑，尚为善别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齐久，其地多狼，多猬，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觅食，鸡鸣即还。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觅其穴，置罝于穴口，鸡鸣时纵犬嗾之，奔而入穴，即获焉。其肉腯甚，不能多啖也。鼠狼虽小，而窃食鸡鸽之类，一啮即断其喉。十百为群，皆啮杀无遗而后去，行走如飞。其气腥恶，狗啮之亦哕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与虎斗。其毛半白半黑，劲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为簪，云令发不垢。

齐、晋、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为患，北人往往习之，亦犹岭南人与蛇共处也。相传天坛侧有白狐，云千余岁矣，须髯如雪，时时衣冠与人往来，人知之亦无异也。一旦，驾幸天坛请雨，匿数日不出。驾返复至，人问之，

曰："天子每出，百灵诃护，虽沟浍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则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窦中耳。"与一缙绅交善，一旦，张真人来朝，狐以帕一方托缙绅往求张印。张见帕大怒曰："此老魅敢尔！"言未毕，狐已锁缚跪庭下矣。张曰："野魅无礼，若得吾印，必且上扰天廷。"立取火焚杀之。缙绅泣为之请不得也。一云是德州猴精，缙绅为宁德陈侍御。

元至正间，范益者精于医，一日，老妪扣门，求医其女，问所居，曰："在西山。"益惮其远，曰："曷舆之来。"翌日，二女至，诊之，惊曰："此非人脉，必异类也。当实告我。"妪泣拜曰："某实西山老狐也。"问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诸神往护，此间空虚久矣。"益乃与之药而去。无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闻即弃官去。

狐千岁始与天通，不为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气以成内丹。然则其不魅妇人何也？曰：狐，阴类也，得阳乃成。故虽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也。然不为大害，故北方之人习之。南方猴多为魅，如金华家猫，畜三年以上辄能迷人，不独狐也。

杭州有猢狲，能变化，多藏试院及旧府内。然余在二所，尝独处累月，意其必来，或可叩以阴阳变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为群。戚少保继光剿倭时屯兵于此，每教军士放火器，狙窥而习之，乃命军士捕数百善养之，仍令习火器以为常。比贼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群狙闯其营，贼不虞也。少顷，火器俱发，霹雳震地，贼大惊骇，伏发歼焉。昔鍼尹燧象，田单火牛，江逌火鸡，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师，大约类此。

京师人有置狙于马厩者，狙乘间辄跳上马背，揪鬣搦项，嬲之不已，马无如之何。一日复然，马乃奋迅断辔，载狙而行，狙意犹洋洋自得也。行过屋桁下，马忽奋身跃起，狙触于桁，首碎而仆，观者甚异之。余又见一马疾走，犬随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许。马故缓行，

伺其近也，一蹄而毙。灵虫之智，固不下于人矣。

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

余行江、浙间，少闻猿声。万历己酉春至长溪，宿支提山僧楼上。积雨初霁，朝曦荟蔚，晨起凭栏，四山猿声哀啸云外，凄凄如紧弦急管，或断或续，客中不觉双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峡中始令人肠断也。

獐无胆，马亦无胆；兔无脾，猴亦无脾；豚无筋，猬亦无筋。

瘈狗啮人，令人腹中长狗雏而死，急以药治之，狗从小便中出，即有啮衣服者，亟卷衣置圊上，经数宿，必有狗雏无数死其中。又有一种狗，不饮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瘈，乃肚中有狗宝也。宝如石，大者如鹅卵，小如鸡子，专治噎食之疾。余在东郡，获其一，每以施医者，然不甚效也。

近岁一长洲令署中闻地下小犬吠声，如此数昼夜，令人寻声发掘，杳无所见，后亦竟无祸福。案晋时辅国将军孙无终家于既阳，地中闻犬子声，寻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养之，皆死。后为桓玄所灭。又吴郡太守张懋、庐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贾。"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曰："王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鼠还穴。至期，更冠帻皂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应，鼠复入穴。斯须臾出，语如向。日适欲中，鼠入，须臾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视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谚语曰："见怪不怪，其怪自坏。"

闽中最多鼠，衣服书籍，百凡什物，无不被损啮者。盖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许，数间相通，以妨湿气，上则瓦，下布板，又加承尘，使得窟穴其中，肆无忌惮。使如北地铺砖筑墙，椽上用砖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闽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盗也。

占书谓："狼恭鼠拱，主大吉庆。"唐宝应中，洛阳李氏家亲友大会，而群鼠门外数百人立，驱之不去，空堂纵观，人去尽而堂崩。近时一名公将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余坠焉，鼠即不见。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为人防患若此，可怪也。

猫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识其气也。俗言别猫者，一辟，二积，三咬，四食。今并其食者不可得矣。长溪大金出良猫，余常购之，其价视它方十倍。黑质金睛，非不虓然大也，而不能捕一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异睢阳咋狐犬。书之以发一笑。

天顺间，西域有贡猫者，盛以金笼，顿馆驿中。一缙绅过之曰："猫有何好，而子贡之？"曰："是不难知也，能敛数金与我乎？"如数与之，使者结坛于城中高处，置猫其中，翌日视之，鼠以万计，皆伏死坛下。曰："此猫一作威，则十里内鼠尽死。"盖猫王也。

京师内寺贵戚蓄猫，莹白肥大，逾数十斤，而不捕鼠，但亲人耳。蓄狗则取金丝毛而短足者，蹰跚地下，盖兄事猫矣，而不吠盗。此亦物之反常为妖者也。

太仓中有巨鼠为害，岁久，主计者欲除之，募数猫往，皆反为所噬。一日，从民家购得巨猫，大如狸，纵之入，遂闻咆哮声，三日夜始息。开视，则猫鼠俱死，而鼠大于猫有半焉。余谓猫鼠相持之际，再遣一二往援，当收全胜之功，而乃坐视其困也，主计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谓之鼹鼠，《尔雅》谓之鼰。旧说扬州有物度江而来，形状皆鼠而体如牛，人莫能名。有识者曰："吾闻百斤之鼠不能敌十斤之猫，盍试之。"乃求得一巨猫十余斤者往，鼠一见即伏不敢动，为猫咋杀。此亦鼠之一种，不恒有者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试耳。

《猗觉寮杂记》云："鹇，白羽黑文，胸、颈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纯白也。《雪赋》乃云'白鹇失素'，是未识鹇也。"然李白亦有"白雪耻容颜"之语，岂相沿之误耶？朱子《诗传》："鹤身白颈黑尾。"然鹤之黑者非尾也，乃两翅之下，翅敛则傅于后，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鱼之游皆逆水而上，虽至细之鳞，遇大水亦抢而上。鸟之飞亦多逆风。盖逆则其鳞羽顺，顺而返逆矣。人之生于困苦而死于安乐，亦犹是也。陈后山《谈丛》谓鱼春夏则逆流，秋冬则顺流，当再考之。

《孟子》曰："缘木求鱼。"言木上必不得鱼也。今岭南有鲵鱼，四足，尝缘木上。鲇鱼亦能登竹杪，以口衔叶。《庄子》曰："众雌无雄，而又奚卵？"今鸡鸭无雄亦自有卵，但不雏耳。妇人亦有无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诗》云："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二物之不祥，从古已忌之矣。京师乌多而鹊少，宫禁之中早暮飞噪，千百为群，安在其为不祥也。北方民间住宅，有狐怪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习之矣。鸦鸣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闻其声以唾之，即缙绅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预知有凶而慎言谨动，思患预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乐鹊而恶鸦，信乎逆耳之言难受也！

洞庭有神鸦，客帆过必飞噪求食，人以肉掷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罗愿云："岳阳人以兔为地神，无敢猎者。又巴陵乌

绝多，无敢弋。”其语信矣。

乌与鸦似有别，其实一也。南人以体纯黑者为反哺之乌，而以白颈者为鸦，恶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乌、鸦通用，未有分者。乌言其色也，鸦象其声也。旧说乌性极寿，三鹿死后能倒一松，三松死后能倒一乌，而世反恶之何也？

猫头鸟即枭也，闽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摄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枭夜鸣，必主死丧。然近山深林中亦习闻之，不复验矣。好事者伺其常鸣之所，悬巨炮枝头，以长药线引之，夜然其线，枭即熟视良久，炮震而陨地矣。此物夜拾蚤虱而昼不见丘山，阴贼之性，即其形亦自可恶也。古人以午日赐枭羹，又标其首以木，故摽贼首谓之枭首。

枭、鸮、鸺鹠、鸱鸺、训狐、猫头，皆一物而异名，种类繁多。鬼车、九首则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见。

世俗相传，谓仓庚求友，以为出于《诗》。然《诗》但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初不指其何鸟也。凡鸟雌雄相呼、朋类相唤者亦多矣，不独莺也。释者以《禽经》有“莺鸣嘤嘤”之语，遂以诗人为咏仓庚，不知《禽经》乃后人所撰，正因《诗》之语而附会之耳，岂可引以证《诗》乎？况扬雄《羽猎赋》有“鸿雁嘤嘤”之句，可又指为雁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来宾者，以初秋先来者为主，而季秋后至者为宾也。许叔重解以“雁来”为句，而曰：“宾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家，如宾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宾。”必有所考，今记于此。

白鸱相视，眸子不动而风化，不必形交也。鸱即鹚，似雁而善高飞，昔人谓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鸬鹚亦胎生，从口吐出，此屡见诸书者，而未亲见之。

鹘与隼皆鸷击之鸟也，然鹘取小鸟以暖足，旦则纵之，此鸟东行，则是日不东往击物，西、南、北亦然，盖其义也。隼之击物，遇怀胎者辄释不杀，盖其仁也。至鹰则无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苍鹰也。

鹰产于辽东，渡海而至登、莱，其最神骏者，能见海中诸物，辄扑水而死。故中国之鹰不及高丽产。

教鹰者，先缝其两目，仍布囊其头，闭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颠扑不肯立，久而困惫，始集臂上，度其馁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饱。又数十日，眼缝开，始联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扑如初，又惫而驯，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约四十九日，乃开户纵之。高飞半晌，群鸟皆伏，无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没草间，鹰见即奋攫之，遂徐收其绦焉。习之既久，然后出猎，擒纵无不如意矣。

狡兔遇鹰来扑辄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鹰即死。惟鹘则不用爪，而以翅击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鹰遇石则不能扑，兔见之辄依岩石旁旋转，鹰无如之何，则盘飞其上，良久不去。人见而迹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勋贵家蓄猕猴甚驯，既久辄戏其侍婢，主怒而欲杀之，逃匿报恩寺塔顶，出没草捷，人无如之何。或教放鹰击之，猴见鹰至即裂其爪，鹰反毙焉。如是数四，主怒甚，募有能击者，予百金。一辽东人应募，解绦纵鹰，鹰形甚小，至塔顶盘飞良久，瞥然远逝，不知所之，万众相视罔测。良久乃从天际而下，将至猴身，乘其张目熟视，将毛羽一抖，黄沙蔽天而下，猴两目眯不能开，一击而陨地矣。乃知向之远去为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赐之。

有鱼鹰者，终日巡行水滨，遇游泳水族，悉啄之。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鱼，立沙滩上，俟鱼鹰所得偶坠则拾食之。昔人有诗

云："荷钱荇带绿波空，唼鲤含鲨浅草中。江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杨用修《丹铅录》亦载此诗，以为兰廷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鸟，立不动者名信天缘，奔走不休者名谩画。

虎鹰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远望辄妥首藏匿。今北方鸷鸟如雕者，亦能搏獐鹿食之。鹫则弥大，能攫牛虎矣。

鹰畏青鹁粪，沾其身则肉烂毛脱。猎时密迹其后，略捎之即远逝，青鹁辄飞粪溅之，长至数尺。如是再三，粪渐微以至尽，即为鹰击矣。物之以智相制也。

谢豹，虫也，以羞死，见人则以足覆面如羞状。是虫闻杜鹃声则死，故谓杜鹃亦曰谢豹。而鹃啼时得虾曰谢豹虾，卖笋曰谢豹笋，则又转借以为名，其义愈远矣。一云蜀有谢氏子，相思成疾，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因呼子规为谢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过于人，其为巢，只以一口两爪而结束牢固，甚于人工，大风拔木而巢终不倾也。余在吴兴，见雌雄两鹳于府堂鸱吻上谋作巢，既无傍依，又无枝叶，木衔其上辄坠，余家中共嗤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鹳身高六七尺，雌雄一双伏其中，计宽广当得丈余，杂木枯枝，纵横重叠，不知何以得胶固无恙，此理之不可晓者。

凡鸟将生雏，然后雌雄营巢，巢成而后遗卵伏子，及子长成飞去，则空其巢不复用矣。其平时栖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鹊巢而鸠居之者。

闽大司徒马恭敏公在山东日，庭中有鹤，雌雄巢于树杪，无何生二雏，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远出觅食以为常。时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谨护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余无耗，公叹息以为遇害。又数日，雏鸣甚急，视之，则雄从南方飞来，将至巢，长鸣一声，有树一枝坠地，红实累累。吏人不识，持以白公，视之，则荔支也。计闽、广相距五千余里，不惮跋涉而远取之，其爱至矣。亟命梯而送之巢

中，其雌雄环鸣不已，若感谢云。

鲲化为鹏，《庄子》寓言耳。鹏即古凤字也，宋玉对楚王：“鸟有凤而鱼有鲲。”其言凤皇上击九千里，负青天而上，正祖述《庄子》之言也。鹄即是鹤，汉黄鹄下建章而歌，则曰黄鹤是已。故《战国策》说士或言鹄或言鹤，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此虽小事，亦博物者所当知。

景州进士田吉赴廷试日，鹊巢其樯，直至潞河，吉自负必得大魁。后乃以传文字罚殿一举。余按吴孙权时，封前太子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有鹊巢其帆樯，和故官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象。后果不得死所。其占正与吉合，惜无有以和事告之者。

闽中税监高寀，常求异物于海舶以进御。有番鸡，高五尺许，白色黑文，状如斗鸡，但不闻其鸣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黄者，其顶上有冠，如芙蓉状，番使云此最难得者。

东方有鱼焉，如鲤，六足，有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鸟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鹭鸠。西方有兽焉，如鹿，白尾，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鸟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异物也。

五台山有虫，状如小鸡，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毨，忍寒而号，若曰“得过且过”。其粪如铁，状若凝脂，恒集一处，医家谓之五灵脂是也。

古人有斗鸭之戏，今家鸭岂解斗耶？斗鸡则有之矣。江北有斗鹌鹑，其鸟小而驯，出入怀袖，视斗鸡又似近雅。吾闽莆中喜斗鱼，其色斓斒，喜斗，缠绕终日，尾尽啮断不解。此鱼吾郡亦有之，俗名钱爿鱼，蓄之盆中，诸鱼无不为所啮者。故人皆恶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许，良可怪也。

鹑虽小而驯，然最勇健善斗，食粟者不过再斗，食穄者尤耿介，一斗而决。故《诗》言“鹑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应列宿，有鹑火、鹑首、鹑尾等象，与朱雀、玄武灵异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凤，鹑火之禽，天文之鹑盖指凤也，非鹌鹑之鹑，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闽荔枝、蛎房、子鱼、紫菜为四美。蛎负石作房，累累若山，所谓蚝也，不惟味佳，亦有益于人。其壳堪烧作灰，殊胜石灰也。子鱼、紫菜，海滨常品，不足为奇，尚未及辽东之海参、鳆鱼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从来未识其味，亦未见其形也。大约海错中惟蛎与西施舌称最，余者不足咤也。

闽有带鱼，长丈余，无鳞而腥，诸鱼中最贱者，献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洁。尝有一监司，因公事过午归，馁甚，道旁闻香气甚烈，问何物，左右以带鱼对，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称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饭必欲得之，去闽数载，犹思之不置。人之嗜好无常如此。吴江顾道行先生亦嗜闽所作带鱼鲊，遇闽人辄索，而闽人贱视此味，常无以应之也。

唐皮日休以蛏鱼壳为樽，涩峰𪩘角，内玄外黄，谓之诃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闽中蛏壳山积，土人以为杓，入沸汤中甚便，不闻其可为樽也。即虎蛶、龙虾、鹦鹉螺之属，亦不甚当于用耳。

闽中蛑蝤，大者如斗，俗名曰蛶。其螯至强，能杀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为其所钳，牢不可脱，一遇潮至，便致淹没。即至小者亦钳人出血。其肉肥，大于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种，壳两端锐而螯长不螯，俗名曰蠍，陶穀《清异录》已载之矣。在云间名曰黄甲，浙之海盐、齐之沂州皆有之。又有壳斑如虎头形者，曰虎蛶，它方之人多取为玩器，而其味弥不及矣。

北地珍鳆鱼，每枚三钱。汉王莽啖鳆鱼，凭几不复睡。后汉吴良

为郡吏不阿，太守赐良鳆鱼百枚。又南齐时有遗褚彦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数千钱，则古人已重之矣。鳆音扑，入声，今人读作鲍，非也。《韵谱》云："一名石决明。一壳如笠，黏石上。"闽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状如男子势然，淡菜之对也。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吴越王宴陶穀，蛑蝤至蟛蜞，六十余种。时闽为吴越所并，大抵皆闽产也。虾自龙虾至线虾极小者，计亦不下三十余种。人之徇口腹，乃至穷极若此。山东滨海，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浅渚，春夏间螺蚌蚬蛤甚多，至饥荒时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臛之法也。使是物产闽、广间，已无噍类矣。海丰产银鱼，然须冬月上浮时为风吹成冰不能动，然后土人琢冰取之，春风至则逸矣。其取鱼，网钓之外，无一物也。

俗言鲤鱼能化龙，此未必然。鲤性通灵，能飞越江湖，如龙门之水险急千仞，凡鱼无能越者，独鲤能登之，故有成龙之说耳。陶朱公养鱼，以六亩地为池，求有子鲤鱼长二尺者十六头，牡鲤三尺者四头内之，期年之中可得鱼七万头。盖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许慎云："鲔鱼三月溯河而上，能度龙门之浪则化为龙。"而不言鲤也。《唐韵》："崞山一名龙门山，在封州，大鱼上化为龙，上不得点额流血，水为之丹。"都无鲤鱼之文，乃知俗说无稽。

鲂即鳊也，阳昼所谓"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鳊鱼最易取，常空群而获之。宋张敬儿献高帝至一千八百头。岂古用钓而今用罟，故有难易耶？

韦昭《春秋外传注》曰："石首成䲢。䲢，鸭也。"《吴地志》亦云："石首鱼至秋化为冠鸟。"今海滨石首，至今未闻有化鸭者，书之以广异闻。

鲨鱼重数百斤，其大专车，锯牙钩齿，其力如虎。渔者投饵即中，徐而牵之，怒则复纵，如此数次，俟至岸侧少困，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断其首，少迟，恐有掀腾之患。故市肆者未尝见其首。余在真州药肆中见之，猛狞犹怖人也。按《毛诗》“鲨鲨”注：“鲨，狭而小，常张口吹沙。”郭氏所谓吹沙小鱼者，则非今闽、广之鲨鱼也，今鲨鱼乃鳄类耳。

鲲鹏数千里，或庄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鲸鲵大者长千里。”则似实有之矣。《神异经》谓：“东海之大鱼，行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余家海滨，常见异鱼。一日，有巨鱼如山，长数百尺，乘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拨剌沙际。居民以巨木拄其口，割其肉，至百余石。潮至，复奋鬐浮出，不知所之。又有得巨鱼脊骨为臼者，今见在也。若非亲见，以语人，人岂信乎？宋高宗绍兴间，漳浦海场有鱼，高数丈，割其肉数百车，至剜目，乃觉转鬣，而旁舰皆覆。近时刘参戎炳文过海洋，于乱礁上见一巨鱼横沙际，数百人持斧，移时仅开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长丈余，刘携数根归以示人。想皆此类耳。

张志和诗：“桃花流水鳜鱼肥。”《尔雅翼》谓：“凡鱼无肚，独鳜鱼有肚，能嚼。”《焦氏笔乘》引此释肥字义，亦似牵合。凡鱼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诗意亦未便至此。至于以鳜鱼为鲴鱼，又误矣。二鱼余皆见之，大小形质夐然不同，何得混为一耶？

吴陈湖旁有巨潭，中产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张口滩畔，有浣衣妇以为沉船也，蹴之，蚌闭口而没，妇为惊仆。尝有龙来取其珠，蚌与斗三昼夜，风涛大作，龙爪蚌于空中，高数丈，复坠，竟无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冰尽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摧破，堆壅两岸，如积雪然。以后遂不知所之矣。

《尔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为蚌属。罗愿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车螯亦有谓之蜃者。然古人蛟、蜃同称，若蚌蛤属，岂能变化为人害？陆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鳞尽逆。

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嘘气成楼台。”然则蜃有二种，而海市蜃楼及许逊所诛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入大水为蜃。雉本蛇所化，晋武库中雉飞而得蛇蜕是也，则其入水为蜃，亦从其类耳，而罗氏以为蛤属，俱误也。

龟之为物，文采灵异，古人取之以配龙凤，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刳剔钻灼之惨，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弃板，积若丘山，此与鸡豚何异？而圣人作事谋始，乃忍于戕灵物之命以千万计？必不其然。古者大龟藏之府库为宝，国有大事，则告庙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谓“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弃之也。今龟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败龟板者，皆已灼之余，岁不知其几也。近一友人谓甲必生取者始灵，得龟不即杀之，以巨石坠其首而生剔其肉，冤惨之状，令人不忍见闻。此岂可施于神灵之物者？龟而有知，当衔冤报仇，其不告以吉凶审矣。故卜可废也。

龙虾大者重二十余斤，须三尺余，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

嘉兴天宁寺有蜈蚣，长七尺许，时出檐际，人每见之而不为害。一日，雷震其后殿，遂不复见。南京报恩寺塔顶有蜘蛛，大如斗，垂丝数百丈，直至南城楼。后亦为雷所击。俗云物大则有珠，故龙来取之。侯官水西村民击杀一蛇，其大异常，剥其皮，挂肉于柱，雷霆殷殷，绕檐角不散，众惧而弃之野。余谓此亦当有珠，故龙以雷至，惜村人无辨之者。

宋乾道间，行都北阙有鲇鱼，色黑，腹下出人手于两旁，各具五指。

海粉乃龟鼋之属腹中肠胃也，以巨石压其背，则从口中吐粉，吐尽而毙，名曰海粉。持斋者常误食之。

河豚最毒，能杀人。闽、广所产甚小，然猫犬乌鸢之属食之，无

不立死者。而三吴之人以为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与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盐渍之，用燕脂染不红者即有毒，红者无毒，可食。一云烹时用伞遮盖，尘坠其中则杀人。中毒者，橄榄汁及蔗浆解之，然千百中无一二也。

有客于吴者，吴人招食河豚。将行，其妻孥尼之曰：“万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闻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粪汁及溺吐之，何害？”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风，不能得河豚也。徒饮至夜，大醉归，不知人，问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绞粪汁灌之。良久酒醒，见家人皇皇，问所以，具对，始知误矣。古人有一事无成而虚咽一瓯溺者，不类是耶？

东方朔《客难》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蠡，古螺字也。注以为瓠瓢，非是。杨用修引《方言》蠡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杀鼋，割肉悬桁间，见无人便自垂至地，闻人声即缩。鼋肉刲尽而留肠属于首，数日不死，乌攫之，反为所啮。南人无食之者，乃子公以为异味何也？广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鼋大如席，闯出水际，潜往牛所。牛觉，亟起，环行出其后，奋角抵之，鼋即翻身仰卧，不能复起，为滨江人击杀之。古有相传水牛杀蛟，当不虚也。

仪真人有网而得鼋者，系其足，置豕圈中，将烹之。入夜，有虎入圈，以为豕也，搏之，为鼋所啮，至死不放，虎创甚而伏。比明，众至，格杀虎，以鼋为有功，放之于江焉。

鼋、鼍皆能魅人，《河东记》载元长史事甚详。又唐开元中，敦煌李鹬过洞庭，衄血沙上，为鼍所舐，遂化为鹬形，与其家人赴任，而鹬反被鼍禁制水中。如是数年，遇叶法善，问其故，乃飞石往击其鼍，鹬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沥血水中。杂剧载鲤鱼精事，与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

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炸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

陆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长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飞。烧而啖之，美于蝉也。"据其形质，即是龙虱之类，古人以为口食久矣。然蝉，今人不闻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也。

万历间，京师市上有鸟，大如鹧鸪，毛色浅黄，足五指，有细鳞如龟状，名曰沙鸡，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累累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

大内供御溷厕所用，乃川中贡野蚕所吐成茧，织以为帛，大仅如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孝庙时，一宫人取已用者浣濯缝纫，为帘帷之属。一日，上见问之，具以对。上曰："如此殊可惜。"即敕以纸代之，停所进贡。逾年，川中奏诏书到后，野蚕比年不复吐茧，村民有衣食于是者流离失所，乃令进贡如初。翌岁，蚕复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无蝗，过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晓者。当其盛时，飞蔽天日，虽所至禾黍无复孑遗，然间有留一二顷独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虫赴火如归，若积薪燎原，且焚且瘗，百里之内可以立尽。江南人收成后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秽草，亦防此等种类也。

相传蝗为鱼子所化，故当大水之岁，鱼遗子于陆地，翌岁不得水

则变而为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种类日繁。案史传所载，尚有螟蝻、螽蜮、蟊贼等名，虽云食心食苗各异，同一种耳。《酉阳杂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渔百姓则蝗食谷。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文吏也。"语虽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数百万石，蝗患讫息。今之有司能设法捕除，即不能尽绝，未必无少补也。况蝗不避人，易于擒捉，飞则千万为群，可以罗网，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视其纵横，莫之谁何，岂不哀哉！

京师多蝎，近来不甚复见，惟山东平阴、阳谷等处最多。遇其蛰时，发巨石下，动得数斗，小民亦有取以为膳者。相传为蝎螫者，忍痛问人曰："吾为蝎螫，奈何？"答曰："寻愈矣。"便即豁然。若叫号则愈痛，一昼夜始止。关中有天茄，可治蝎毒。余在齐，固安刘君养浩为郡丞，传一膏药方，傅之痛立止，屡试神效。

蝎双尾者杀人。余初捕得蝎辄斩其尾纵之，后以语人，一客曰："若断尾复出，即成双尾，害不浅矣。"后乃杀之。

蝎孕子在背，长则剖背出而母死，此亦鸟破獍之类也。

岭南屋柱多为虫蠹，入夜则啮声刮刮，通昔搅人眠，书籍蟫蛀尤甚，故其地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而蛇虫虺蜴纵横，与人杂处，盖依稀蛮僚之习矣。

蚊盖水虫所化，故近水处皆多。自吴越至金陵、淮安一带，无不受其毒者，而吴兴、高邮、白门尤甚，盖受百方之水，汊港无数故也。李肇《唐史补》称江东有蚊母鸟，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则多矣，不闻有鸟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实如枇杷，熟则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鸟之吐蚊，如蝇之粪虫，不足异也；草木生蚊，斯足异矣。

京师多蝇，齐、晋多蝎，三吴多蚊，闽、广多蛇。蛇蝎与蚊，害人者也。蝇最痴顽，无毒牙利嘴，而其搅人尤甚，至于无处可避，无物可辟，且变芳馨为臭腐，浣净素为缁秽，驱而复来，死而复生，比之谗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蝇与鼠耳。蝇以痴，鼠以黠，其害物则鼠过于蝇，其扰人则蝇过于鼠。世间若无此二种，昼夜差得帖席矣。譬之于人，蝇则嗜利无耻、舐痔吮痈之辈也，鼠则舞文弭佥、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难于防虎，驱蝇难于驱蛇。何者？易之也。

蝇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虱交则雄负雌，其势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见其交者，阴类多相贼也。

江南有花地遍，状如小蛇，螫立杀人。岭南有夜虎，此其类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蜣螂，能螫杀人，俗云七枚能杀一水牛。楚词云“赤蚁若象，玄蜂若壶”是也。

山蜂螫人，皆复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复出，蜂亦寻死。传言尹吉甫后妻取蜂去毒，系衣上以诱伯奇，即此也。余在楚长沙，见蜜蜂皆无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与蝇无异，又可怪也。

物之小而可爱者莫如蚁，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类似仁，其次序似义，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义焉，兄弟之爱焉，长幼之伦焉，人之不如蚁者多矣。故淳于棼纵酒遗世而甘为之婿，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蚁城者，街市屋宇，楼堞门巷，井然有条。《唐·五行志》：“开成元年，京城有蚁聚，长五六十步，阔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谓异矣。蜂亦有之。

蚁有黄色者，小而健，与黑者斗，黑必败，僵尸蔽野，死者辄舁

归穴中。丧乱之世，战骨如麻，人不及蚁多矣。又有黑者长寸许，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飞者。

蛣蜣转丸以藏身，未尝不笑蝉之槁也；蜘蛛垂丝以求食，未尝不笑蚕之烹也。然而清浊异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宁饥而清，无饱而浊；宁成仁而杀身，无纵暴以苟活。

蝉之为蜣螂也，孑孓之为蚊也，不善变者也；盲鼠之为蝙蝠也，田鼠之为鸮也，善变者也。雉之为蜃也，雀之为蛤也，有情而之无情也；腐草之为萤也，朽麦之为蛾也，无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孑孓为虻。"孑孓，今雨水中小虫也。其形短而屈，群浮水面，见人则沉，其行一曲一直，若无臂然，故名之。孑，无右臂也，孓，无左臂也。一作子孑，音吉厥，或作蛣蟨。稍久则浮水上而为蚊矣。葛稚川曰："蠛蠓之育于醯醋，芝棂之产于枯木，蛣蟨之滋于泥淤，翠萝之秀于松枝，彼非四时所创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无而有耳。

天地间气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虱、蟫蠹、科斗、蚜蚨之属，皆无种而生，既生之后，抱形而繁，即殄灭罄尽，无何复出。盖阴阳氤氲之气主于生育，故一经薰蒸酝酿，自能成形，盖即阴阳为之父母也。

水马逆流水而跃，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儿童捕之辄四散奔迸。惟嗜蝇，以发系蝇饵之，则擒抱不脱，钓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谓负它子作己子也，故人以过房子为"螟蛉"，此语相沿至今。然蜾蠃实非取它物为子也，乃放卵窠中，而杀小虫以饲之耳。陶隐居《尔雅》注云："蠮螉衔泥于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满中塞之，以俟其子为粮。"此语凿凿有据，足破千古之误。且《诗》但言"蜾蠃负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则扬子云"类我"之说误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啮人者，《夷坚志》载之详矣。闽中有一狱中，壁虱最多，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狱卒以昧爽出，见市上有黑道如线，视之虱也，从狱中出，越大门，过市西一卖饼家垆下匿焉。饼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发垆，得数斗，燔杀之，臭闻十数里。自此狱中得苏，而卖饼家遂败落矣。壁虱，闽中谓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麦藁烧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绥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则缘床入幕，嚼人遍体成疮，虽徙至广庭，悬床空中，亦自空飞至。南人至其地辄宛转叫号不可耐，无计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叶煎汤浇之，蚤尽死。治头虱者，以水银揉发中。其大要在扫洒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虱者，虽日鲜衣名香，终不绝。俗传久病者忽无虱必死，其气冷也。

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厚裱之物。宋书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须阴冷而后可入笥，若热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妇人。山中有藤名蚺蛇藤，捕者簪花衣红衣，手藤以往，蛇见辄凝立不动，即以妇人衣蒙其首，以藤缚之。其胆护身，随击而聚，若徒取胆者，以竹击其一处，良久，利刀剖之，胆即落矣。胆去而蛇不伤，仍可纵之，后有捕者，蛇辄逞腹间创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胆噙一粟于口，虽拷掠百数，终不死。但性大寒，能萎阳道，令人无子。嘉禾沈司马思孝廷杖时，有遗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艰嗣为虑。越三十余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气已尽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隐起不蘸。

蜈蚣长一尺以上则能飞，龙畏之，故常为雷击。一云龙欲取其珠也。余亲见人悬食器于空中者，去地七尺许，一大蜈蚣盘旋窥伺，无

如之何。良久，于地下作势，头尾相就如弯弓状，一奋掷而上，即入器中矣。

三吴有斗促织之戏，然极无谓。斗之有场，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两家审视数四，然后登场决赌。左右袒者，各从其耦。其赌在高架之上，只为首二人得见胜负，其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输直至于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织惟雌者有文采，能鸣健斗，雄者反是。以立秋后取之，饲以黄豆麋，至白露则夜鸣求偶，然后以雄者进，不当意辄咋杀之，次日又以二雄进，又皆咋杀之，则为将军矣。咋杀三雄则为大将军，持以决斗，所向无前。又某家有大将军，则众相戒莫敢与斗，乃以厚价潜售它邑人。其大将军斗止以股一踢之，远去尺许，无不麋烂，或当腰咬断，不须斗也。大将军死，以金棺盛之，将军以银，瘗于原得之所，则次年复有此种，不则无矣。

促织与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斗，吴中人多能辨之。小说载张廷芳者，以斗促织破其家，哭祷于玄坛神，梦神遣黑虎助之，遂获一黑促织，所向无前，旬日之间，所得倍其所失。此虽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为促织者，勇健异常，但不恒值耳。

岭南多蛇，人家承尘屋霤，蛇日夜穿其间而不啮人，人亦不惧也。闻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昼则伺行人于山谷中，呼其姓名，应之则夜至杀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则蜈蚣笼中奋掷，纵之出，迳往咋蛇。或曰子美诗“薄俗防人面”，盖谓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来蛉穷。蛉穷者，入耳之虫也，说者以为蚰蜒。然蚰蜒，蜗牛之属，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钗股，色正黄，其足无数，如蜈蚣然。”则今之蠼螋也。蠼螋，《周官》作蛷螋，能以溺射人成疮，亦不闻有入耳者。吴人又以蜗牛之无角者为蚰蜒，则是水蛭、马蝗之属，非蚰蜒也。物之传讹者多。

蜻蜓飞好点水，非爱水也，遗卵也。水蚤化为蜻蛉，蜻蛉相交还于水中，附物散卵，出复为水蚤，水蚤复为蜻蛉，交相化禅，无有穷已。《淮南子》曰："水蚤为蟌，兔啮为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

《稽圣赋》曰："蛴螬行以其背，螵蛄鸣非其口。"按《山海经》有兽以其尾飞，有鸟以其须飞，不独龙以角听已也。

山东草间有小虫，大仅如沙砾，嚼人痒痛，觅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闽中亦有之，俗名"没子"，盖乌有之意也，视山东名为佳矣。

浙中郡斋尝有小虫，似蛴螬而小，如针尾，好缘窗纸间，能以足敲纸作声，静听之如滴水然，迹之辄跃。此亦焦螟之类与？

晋惠帝元康中，洛阳南山有虻作声曰"韩尸尸"。未几而韩谧诛。

虫有应声者，在人腹中，有声辄应。有消面者，食面数斗立尽。有销鱼者，安数斗鲙中，鲙即成水，亦能销人腹块。有畏酒者，元载闻酒气即醉，医于其鼻尖挑一青虫，谓为酒魔，从此能饮。有名怪哉者，冤气所结，得酒则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聋人置耳边立效。有名脉望者，蠹鱼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温会江州所嚼渔人背者，大如黄叶，眼遍其上，一眼一钉，竟不识其何虫也。

物作人言，余于《文海披沙》中详载之矣，今又得数事，姑记于此。扬州苏隐夜卧，闻数人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小，视之虱也，其大如豆，乃杀之。唐天宝间，当涂民刘成、李晖以巨舫载鱼，有大鱼呼"阿弥陀佛"，俄而万鱼俱呼，其声动地。明弘治间，庆阳天雨石子，大如鹅卵，小如鸡头，皆作人言。

卷之十　物部二

松柏后凋。松柏未尝不凋也，但于众木为后耳。凡木皆以冬落叶，至春而后发叶，松柏独以春抽新叶，既长而后旧叶黄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叶者皆然也，乃知圣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说》云："松柏为群木之长，故松从公，犹公也；柏从白，犹伯也。"此说虽近有理，然实穿凿松柏之字，直谐声耳。五等之封始于三代，而松柏之字制于仓颉，宁预知后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𥨊，从公者，后世省文也。即且至微而从公，猕狙至劣而从侯，岂亦以虫之长乎？

槐者虚星之精，昼合夜开，故其字从鬼。然《周礼》外朝之法，面三槐为三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黄中怀其美，故三公位之。吴草庐注云："槐，怀也，可以怀远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归也。古者树槐，听讼其下，使情归实也。"然则槐之从鬼，或为归耳。

洪武间，出内府所藏桃核示词臣，核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宋学士有《蟠桃核赋》。宇宙之间固何所不有，但谓西王母赐汉武者，则诞妄无疑，此必宣和间黄冠伪为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时，广求异物，有以桃核半枚献者，中容米三四斗，即此类耳。吾闽荔支木，有人伪作桃核刻之者，岁久乱真，殆无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传子贡手植者，其树十余围，今已枯死。其遗种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其木可为笏枕及棋枰，云敲之声甚响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无恶梦，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经，他处未有见之者，亦圣贤之遗迹也。而守土之官日逐采伐制器，以充馈遗，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终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峄山见禹时孤桐，于曲阜见孔子手植桧及子贡手植楷木，于闽雪峰见唐时枯木庵，而枯木庵质纹形色政与峄阳孤桐相类，色如黄金而皮作断纹，不问知为数千年物也。二处寺僧守护甚严，故至今无恙。楷木已朽腐断折，独留根干丈余。桧非圣人手植者，乃其遗种也。经金兵火，庙宇树木尽为煨烬，而桧复挺一枝于东庑间，经今又五六百年矣，不生不灭，孑然独耸，数十年间辄一发生，且其纹左旋而上无旁枝，此为异耳。按孔林十里中云木参天，上无鸟巢、无鸦声，下无荆棘、蒺藜刺人之草，圣人生前不语怪，乃身后著灵异若此，岂亦以神道设教耶？抑或有地灵呵护之也。

孔庙中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怀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敢动，至隋恭帝义宁元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复荣。至金宣宗贞祐二年，兵火摧折，无复孑遗。后八十二年，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复发于东庑颓址之间，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围四尺许。至弘治己未，为火所焚。今虽无枝叶而直干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隐隐，未尝枯也。圣人手泽，其盛衰关于天地气运，此岂寻常可得思议乎？

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一夕遇暴雷骤雨，其赘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此亦樟柳神之类也。一云取不以法则能化去，故曰“老枫化为羽人”，政谓此耳。

建宁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设数席。余在福宁，龙泉庵后有榕木，其中亦可盘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数十围。方广岩有木自深坑出，直至岩顶，寺僧自巅垂缸缒下度之，得三十丈云，而干不甚巨，半岩视之，殊不觉其长也。

宋时寝殿巨材谓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两旁不相见，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径亦逾丈，其最中为栋者，每茎价近万金，而舁拽之费不与焉。然川、贵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尝见采皇木者，言深山穷谷之中，人迹不到，有洪荒时树木，但荒秽险绝，毒蛇鸷兽出入山中，蜘蛛大如车轮，垂丝如絙，罥虎豹食之。采者以天子之命谕祭山神，纵火焚林，然后敢入。其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横罹患害，即求之终年，不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闽、广有之，而晋安城中最多，故谓之榕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长，折枝倒埋之，三年之外便可合抱，柯叶扶疏，上参云表，大者蔽亏百亩，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坚，易于朽腐，十围以上其中多空。此《庄子》所谓“以不才终天年”者也。闽人方言亦谓之松。按松字古作𥨊，则亦与榕通用矣。

闽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椁必用楠木，北人不尽尔也。桑、柳、槐、松之类，南人无用之者，北人皆不择而取之，故梁栋多曲而不直，什物多窳而不致，坐是故耳。楩、楠、豫章，自古称之，而楠木生楚、蜀者，深山穷谷，不知年岁，百丈之干半埋沙土，故截以为棺，谓之沙板。佳者解之，中有文理，坚如铁石。试之者，以暑月作合，盛生肉，经数宿启之，色不变也。然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为贵，使骨肉不得复归于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者，水不能腐，蚁不能穴，故为贵耳，然终俗人之见也。

木之有瘿，乃木之病也，而后人乃取其瘿瘤砢礧者截以为器，盖有瘿而后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观。但有南瘿北瘿之异，南瘿多枫，北瘿多榆，南瘿蟠屈秀特，北瘿则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见瘿杯有大如斗者，后在一宗室见以瘿木为浴盆，此以大为贵也。南方磊块百状，或有自然耳可执，小仅如鸡子者，此以小为贵也。政如北人卖大葫芦种，谓可以为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为扇坠，人之好尚不同如此。按《刘子》云：“楩楠欝蹙以成缛锦之瘤。”则瘿木之见重，自古然矣。

夫子称松柏后凋，盖中原之地无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树木花卉

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龙目、桂桧、榕栝、山茶之属，皆经霜逾翠，盖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于兰、菊、水仙，皆草本萎茶，当陨霜杀菽、万木黄落之时而色泽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当作鬣，然亦不知“五鬣”何义。又云五鬣松皮不鳞，今山中松未见有不鳞者。段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尽然也。凡松髡其顶则不复长，旁干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师报国寺有松七八株，高不过丈许，其顶甚平，而枝干旁出至十余丈者数百茎，夭矫如游龙然。寺僧恐其折，每一干以一木支之，加丹垩焉。好事者携酒上其顶，盘踞群坐。此亦生平所未尝见也。《渑水燕谈》载亳州法相寺矮桧，亦类此。

建州云谷道中有数松，盘拏蹙缩，形势殊诡。余尝过之，叹其生于荒僻，无能赏者。又十数武，石碣表于道周，大书曰“战龙松”，朱晦翁笔也。追思往岁过罗源山，路旁有石岩下覆，古树虬枝，荟蔚其上，坐而乐之。徘徊土际，得一石刻，曰“才翁所赏树石”，盖苏公为福守时所书也。乃知古人识鉴，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镌题以表之，则今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圣观有二松，相去五尺，合为一干，名为义松。余在福宁南峰庵见二榕树亦然，作门出入，其实非干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后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渐低则根渐高，而成干矣。今人有伪作连理树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为义，它木尽负心耶？

嵩山嵩阳观有古柏一株，五人联手抱之围始合，下一石刻，曰“汉武帝封大将军”。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汉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

北人于居宅前后多植槐、柳之类，南人即不尔，而闽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则土衰，土衰则人病。”今人

忌之以此，然术士之谈，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后草木蕃，岂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涞水道中有大桑树，高十余丈，荫百亩，云即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汉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疏如故，且其椹视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馈遗云。余按，萧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树，高三丈许，状如车盖，道成好戏其下，兄敬宗谓之曰："此树为汝生也。"今宅既灰灭，而桑之有无，亦无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树多植梧楸，南人多种松柏，北人多种白杨。白杨即青杨也，其树皮白如梧桐，叶似冬青，微风击之辄淅沥有声，故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余一日宿邹县驿馆中，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侍儿曰："雨矣。"余讶之，曰："岂有竟夜雨而无檐溜者？"质明视之，乃青杨树也。南方绝无此树。

白杨全不类杨，亦如水松之非松类也。李文饶有《柳柏赋》，似是柏名而柳其叶者，未审何木。今闽中有一种柳，其叶如松而垂长数尺，其干亦与柳不类，俗名为御柳。夫诗人之咏御柳，不过禁御中柳耳，此则别是一种而强名之者也。

梓也，椑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数名者也。莲也，荷也，芙蓉也，菡萏也，芙蕖也，一花而数名者也。

枫、枣二木皆能通神灵，卜卦者多取为式盘式局，以枫木为上，枣心为下，所谓"枫天枣地"是也。《灵棋经》法，须用雷劈枣木为之则尤神验。《兵法》曰："枫天枣地，置之槽则马骇，置之辙则车覆。"其异如此。盖神之所栖，亦犹鬼之栖樟柳根也。

楚中有万年松，长二寸许，叶似侧柏，藏箧笥中或夹册于内，经岁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浇之，俄顷复活，不知其所从出。或云是老苔变成者，然苔无茎无根，而彼茎亦如松柏，有根须数条，未必是否也。

燕、齐人采椿芽食之以当蔬，亦有点茶者。其初茁时甚珍之，既老则葅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者。然椿有香、臭二种，臭者土人以汤瀹而卤之，亦可食也。考之《图经》，疏而臭者乃樗耳。盖二木甚相类，但以气味别之。今人不复识认，概呼为椿也。

木兰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则树皆摇动。

桦木似山桃，其皮软而中空，若败絮焉，故取以贴弓，便于握也。又可以代烛。余在青州，持官炬者皆以铁笼盛桦皮烧之，易燃而无烟也。亦可以覆庵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谱》曰："竹之类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见者已不下三十种矣。毛竹最巨，支提、武夷中有大如斗者。太姥玉壶庵竹生深坑中，乃与崖上松栝齐稍，计高二十余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其节纹一覆一仰，如画人面然。又有黄金间碧玉竹，其节一黄一碧，正直如界然。有𥳑竹，见《雪峰语录》，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殚纪也。

"栽竹无时，雨过便移，须留宿土，记取南枝。"此妙诀也。俗说五月十三为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广，不伤其根，多砍枝稍，使风不摇，雨后移之，土湿易活，无不成者。而暑月尤宜，盖土膏润而雨泽多也。

宋叶梦得善种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虽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质坚实，断之如金石。"梦得归而验之，果信。余谓不独竹为然，凡梅、桂、兰、蕙之属，人家极力培养，终不及山间自生者，盖受日月之精，得风霜之气，不近烟火城市，自与清香逸态相宜。故富贵豢养之人，其觔骨常脆于贫贱人也。

栽花竹，根下须撒谷种升许，盖欲引其生气，谷苗出土则根行矣。

竹太盛密则宜芟之，不然则开花而逾年尽死，亦犹人之瘟疫也。此余所亲见者，后阅《避暑录》亦载此。凡遇其开花，急尽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则复发矣。

广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虞衡志》载傜人以大竹为釜，物熟而竹不灼。少室山竹堪为甑。《山海经》舜林中竹，一节可为船，盖不独为椽已也。

高潘州有疏节之竹，六尺而一节。黎母山有丈节之竹，临贺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芾竹，其长百丈。云母竹一节可为船。永昌有汉竹，一节受一斛。罗浮巨竹围二十尺，有三十九节，节长二丈。此君巨丽之观一至于此。

簹竹，细竹也，长数尺许，其笋冬夏生，可食。近日黄白仲诗有“簹竹为椽”之语，误矣。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异物志》：“箭竹细小劲实，可为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独为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腊月，因其归根不知摇动也。《洛阳花木记》则谓秋社后九月以前栽之，盖过此冱寒，亦地气不同耳。独竹于盛暑烈日中移，得其法无不成长。盖其坚贞之性，不独耐寒，亦足敌暑，如有德之士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也。

竹名妒母，后笋之生必高前笋。竹初出土时极难长，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时，潜记其处，一夜辄尺许矣。

武夷城高岩寺后有竹本出土尺许，分两歧直上，此亦从来未见之种。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间太平兴国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间，黄州、江陵、武冈、晋原诸处且以祥瑞称贺矣。按陶穀《清异录》载浙中有天亲竹，皆双歧，自是一种。

芝兰生于空谷，不以无人而不香，然芝实无香也。兰闽中最多，其于深山无人迹处掘得之者为山兰，其香视家兰为甚。人家所种，紫茎绿叶，花簇簇然。若谓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为兰，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为蕙，则今之所种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即山谷中绝香之兰，未见有一干一花者。吾闽兰之种类不一，有风兰者，根不着土，丛蟠木石之上，取而悬之檐际，时为风吹则愈茂盛，其叶花与家兰全无异也。有岁兰，花同而叶稍异，其开必以岁首，故名。其它又有鹤兰、米兰、朱兰、木兰、赛兰、玉兰，则各一种，徒冒其名耳。

兰最难种，太密则疫，太疏则枯；太肥则少花，太瘦则渐萎；太燥则叶焦，太湿则根朽；久雨则腐，久晒则病；好风而畏霜，好动而恶洁；根多则欲劚，叶茂则欲分。根下须得灰粪乱发实之，以防虫蚓。清晨须用栉发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妇人手尤佳，故俗谓兰好淫也。须置通风之所，竹下池边，稍见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人以重价购得之，百计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古者女子佩兰，故《内则》曰："妇或赐之兰，则受而献诸舅姑。"燕姞梦天与己兰，文公遂与之兰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兰，美而不芳，情不相与往来也。"则兰之宜于妇人，其来久矣。

古人于花卉似不着意，诗人所咏者不过芣苢、卷耳、蘋蘩之属，其于桃李、棠棣、芍药、菡萏间一及之，至如梅、桂，则但取以为调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岂当时西北中原无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干与实耶？《周礼·笾人》八笾，乾薸与焉。薸即梅也，生于蜀者谓之薸。《商书》："若和羹，汝作盐梅。"则今乌梅之类是已。可见古人即生青梅未得见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摽梅"之咏，今河南、关中梅甚少也。桂蓄于盆盎，有间从南方至者，但用之入药，未闻有和肉者。而古人以姜、桂和五味，《庄子》曰："桂可食，故伐之。"岂不冤哉？然余宦西北十余年，即生姜芽亦不数见也。

自"暗香疏影"之句为梅传神，而后高人墨客相继吟赏不置，然玩华而忘实，政与古人意见相反。闽、浙、三吴之间，梅花相望，有十

余里不绝者，然皆俗人种之以售其实耳。花时苦寒，凌风雪于山谷间，岂俗子可能哉？故种者未必赏，赏者未必种，与它花卉不同也。

菊于经不经见，独《离骚》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谓之落也，不赏玩而徒以供餐也，则尚未为菊之知己也。即芍药，古人亦以调食，使今人为之，亦大杀风景矣。

《秦诗》：“山有苞栎，隰有六驳。”毛氏注以为骀马，此固无害于义，但木中原有六驳，其皮青白，远望之如兽焉，见崔豹《古今注》。且诗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据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陆机不从毛氏之说。虽诗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为木则相属，以为兽则相远；且止言骀足矣，何必六也？《郑诗》：“山有乔松，隰有游龙。”龙亦草名，古人之言往往出奇，若此又岂得指为游戏之龙乎？又宋时里语曰：“斫檀不谛得荚蓬，荚蓬尚可得骀马。”荚蓬与六驳木相似，言伐檀而误得荚蓬，得荚蓬而误以为驳，得驳而误以为骀马，其去本来愈远矣。此见罗愿《尔雅翼》，为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则化为枳，故《禹贡》“扬州厥包橘柚锡贡”，盖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橘而大，其味甚酸，与橘悬绝，乃得附橘著名，幸矣。《广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闽、广有一种如瓜者，方言谓之枹，盖其蒂最牢，任风抛掷而不坠也，其色味弥劣矣。

枹花白，色似玉兰，其香酷烈，诸花无与敌者。壬子上巳，余与喻正之郡守禊饮郊外，十里之中，异香逆鼻，诸君诧以为奇。余笑谓：“此柚花也。形质既粗，色味复劣，故虽有奇香，无赏之者。”众采而递嗅之，果然。夫香压众花而名不出里闬，余至今尚为此君扼腕也。

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此寄兴之言耳。萱草岂能忘忧？而《诗》之所谓谖草，又岂今之萱草哉？罗氏曰：“谖，忘也。妇人因君子行

役，思之不置，故言安得有善忘之草，树之使我漠然而无所思哉？”然而必不可得也。使果为萱草，何地无之，而乃有安得之叹耶？凡《诗》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设或拟托之词也。后人以萱与谖同音，遂以“忘忧”名之，此盖汉儒傅会之语，后人习之而不觉其非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献已辨其非矣，宜男自汉相传至今，未见其有明验也。

古人于瓜极重，《大戴礼·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剥瓜。”《豳风》：“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今人腌瓜为菹，不可以享下宾，而况祭祖考乎？但古人之瓜亦多种类，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皓始携归中国，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瓜，《广志》所载又有乌瓜、鱼瓜、蜜筩瓜等十余种，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种。今人西瓜之外无有荐宾客会食者。汉阴贵人梦食敦煌瓜甚美，敦煌，西羌地也，岂此时西瓜已有传入中国者，但不得其种耶？今时诸瓜，其色泽香味岂复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绨。副，析也，既削之，又四析之而巾覆焉。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华，中裂之，不四析也。为大夫，累之。累，裸也，谓不以巾覆也。士疐之。谓不中裂，但横断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横断也。古人于一瓜之微，乃极其琐屑若是，既菹以祭，便欲寿考受祜，而食之之法又各有等限，使不逾越，不知何意。以此为训，宜乎曹孟德有进一瓜而斩三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类也，与瓠一种而有甘苦之异。甘者为瓠，《诗》所谓“幡幡瓠叶”是也。苦者为匏，不可食，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诗》所谓“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是也。故夫子谓子路：“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言但可玩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解之，则凡草木之类皆然，何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广雅》曰：“匏，瓠也。”惠子谓庄子：“魏王贻我五石之瓠。”则亦匏也。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匏焉，则亦瓠也。今人以长而

曲者为瓠，短项而大腹者为葫芦，即匏也。亦谓之壶，《豳风》“八月断壶”，《鹖冠子》“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是也。然则壶嫩而甘者亦可食，老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则用以盛水而已。与瓠形质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后，而古人通用之者，原一种也。陆佃《埤雅》断以为二种，固亦无害，乃释匏而又释壶与＞瓠为三，误矣。

余于市场戏剧中见葫芦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盖生时板夹使然，不足异也。最后于闽中见一葫芦，甚长而拗其颈结之若绳状，此物甚脆，而蔓系于树，腹又甚大，不知何以能结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南州异物志》载：“蕉有三种，最甘好者为羊角蕉，其一如鸡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闽、广蕉尚有数种，有美人蕉，树、叶皆似芭蕉而稍小，开花殷红鲜丽，千叶如槌，经数月不凋谢。摘置瓶中，以水渍之，亦可经一两月也。此蕉最佳，书斋中多植之。有凤尾蕉，其本粗巨，叶长四五尺，密比如鱼刺，然高者亦丈余。又有番蕉，似凤尾而小，相传从流求来者，云种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华而不实，吴越中无此种，顾道行先生移数本至家园植之，花时宾朋亲识，赏者如云，以为从来未始见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轩。今复二十余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能辟火。将枯时以铁屑粪之，或以铁丁钉其根则复活，盖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长，一年才落一下叶，计长不能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二本，三十年中仅见两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黄不实。

历考史传所载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果、人面树者，今皆不可得见，而今之果木又多出于纪载之外者，岂古今风气不同，或昔有而今无，或未显于昔而蕃衍于今也？今闽中有无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即《倦游录》所谓木馒头者。又有一种甚似皂荚而实若蒸栗，土人谓之肥皂果，或云即菩提果。至于佛手柑、罗汉果之类，皆

不见纪载，山谷中可充口实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无有称赏，仅谢康乐集中有“竹间水际多牡丹”之语，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之诗，子华北齐人，与灵运稍相后。段成式谓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说牡丹，而《海山记》乃言炀帝辟地为西苑，易州进二十相牡丹，有赭红、赪红、飞来红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后苑赏双头牡丹，至开元始渐贵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药，芍药之名著于风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类，依之得名，亦犹木芙蓉之依芙蓉为名耳。但古之重芍药，亦初不赏其花，但以为调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适于口，故无称耳。今药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单瓣赤色、五月结子者堪用，场圃所植不入药也。

牡丹自闽以北处处有之，而山东、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与荆棘无别，土人皆伐以为薪。”未知果否也。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搢绅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然北地种无高大者，长仅三尺而止。余在嘉兴、吴江所见，乃有丈余者，开花至三五百朵，北方未尝见也。此花唐、宋之时莫盛于洛阳，今则徒多而无奇，岂亦气运有时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独正黄者不可得，不知当时姚氏之种何以便绝。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红者亦难得矣。亦有墨色者，须茁芽时以墨水溉其根，比开花作蔚蓝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关中时，秦藩有黄牡丹盛开，宴客，敬美甚诧，以重价购二本携归，至来年开花，则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黄栀水浇其根，幻为之以欺人也。

牡丹、芍药之不入闽，亦如荔支、龙眼之不过浙也，此二者政足相当。近来闽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间亦开花如常，但微觉瘦小，过三年不复生，又数年则萎矣。然北方茉莉经冬即死，而茉莉不

绝者，致之多也。闽人苟不惜资力，三年一致之，何患无牡丹哉？

闽中有蜀茶一种，足敌牡丹。其树似山茶而大，高者丈余，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红，其开以二、三月，照耀园林，至不可正视，所恨者香稍不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浓，故不免有富贵相。蜀茶色亦太艳，政似华清宫肥婢不及昭阳掌上舞人也。

世之咏牡丹者，亦自奖借太过，如云“国色天香”犹可，至谓芍药为“近侍芙蓉避芳尘”、“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恐牡丹未敢便承当也。牡丹丰艳有余而风韵微乏，幽不及兰，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荼蘼，而世辄以花之王者，富贵气色易以动人故也。芍药虽草本，而一种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娇婢侍君夫人之侧，恐有识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扬州琼花，种既不传，论者纷纷。杨用修以为即栀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齐东野语》言绝类聚八仙，但色微黄而香，此与栀子有何干涉？《七修类稿》谓不但琼花不传，即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绣裘花当之。余谓郎仁宝与杨用修皆因不识聚八仙，故遂妄模琼花耳。余在濮州苏观察园中，见有花如茉莉，而八朵为一簇，问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识聚八仙。而琼花既云绝类，则亦必八朵相簇，若以为栀子，则仅八之一，以为绣裘，则太繁密，与聚八仙愈不相类。但当时既云天下皆无，独扬州一株，则必天生别一奇种，而后人取其孙枝移接他树，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实之？宜乎说之益混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传庐山一比丘僧昼寝山石下，梦寐之中但闻异香酷烈，觉而寻之，因得此花，故名睡香。后好事者奇其事，以为祥瑞，乃改为瑞。余谓山谷之中，奇卉异花城市所不及知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赏之。三吴最重玉兰，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开时以为奇玩，而支提、太姥道中，弥山满谷，一望无际，酷烈之气冲人头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夹道，上参云汉，花堕狼藉地上，入土数尺。固

知荆山之人以玉抵鹊，良不诬也。

子美于蜀不赋海棠，此未必有别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诗中花谱不及之者亦多，何独海棠也？自郑谷有“子美无情为发扬”之语，而宋人动以为口实，至谓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于何书，亦可谓穿凿之甚矣。

《诗》：“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木槿也，朝开暮落。妇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诗之寄兴，微而婉矣。然花之朝开暮落者不独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枣花皆然，而银杏花一开即落，又速于木槿也，但木槿色稍艳耳。

《本草纲目》谓菊春生夏茂，秋华冬实。然菊何尝有实？此与《离骚》落英同误矣。牡丹与桂间有实者，牡丹实可种，而桂不可种也。竹有花者，而未见其实。然竹花逾年即死，谓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杨用修谓馀干有竹，实大如鸡子，此老语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传黄杨无火，入水不沉，此未之试，或不尽然也。物皆易长，而此木最难长，故有厄闰之说，言闰年则缩入土。此说亦未必然，但状其不长耳。金陵僧寺斋前多植为玩，往往游处三十余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长，亦不老也。

“白苔可以血玉，嘉荣之草，服者不霆。”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霆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语甚奇。

《拾遗记》载：紫泥菱茎如乱丝，一花千叶，根浮水上，实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赵州宁晋县有石莲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数斛者。其状如铁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即生莲叶，食之令人轻身延年，已泻痢诸疾。今医家不察，乃以番莲子代之，苦涩腥气，嚼之令人呕逆，岂能补益乎？

古人重口实，故梅被横差调羹，芍药、杏、桂屈作酱酪。自唐而后，稍稍为花神吐气矣，然徒赏其华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实之叹也。传记所载，卢怀慎作竹粉汤，蔺先生作兰香粥，刘禹锡作菊苗虀。今人有以玫瑰、荼蘼、牡丹诸花片蜜渍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汤。闽建阳人多取兰花，以少盐水渍三四宿，取出洗之以点茶，绝不俗。又菊蕊将绽时，以蜡涂其口，俟过时摘以入汤，则蜡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品也。但兰根食之能杀人，不可不慎。

司马温公有《晚食菊羹》诗："采撷授厨人，烹瀹调甘酸。毋令姜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生咀之，或以点茶耳，未闻有为羹者，亦不知公之所羹者花耶叶耶？今人有采菊叶煎面饼食之者，其味香，尤胜枸杞饼也。

《月令》曰："菊有黄华。"黄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独菊以黄花名，亦以其当摇落之候而独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绯者、墨者、白者、紫者为贵，至于黄则寻常视之矣。菊种类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余种，其栽培之方亦甚费力。余在复州，见好事家菊花有长八尺者，花巨如碗。后为吴兴司理，偶得佳种，自课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头，洎秋亦高七尺许，大亦如之。过此不能常在宅中，即有其种，不复长矣。庚戌秋在京师，始习见以为常，盖贵戚之家善于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畅，穷极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几时？余忆司理东郡时，在曹南一诸生家观牡丹，园可五十余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夺目。主人雅歌投壶，任客所适，不复以宾主俗礼相恩。夜复皓月照耀，如同白昼，欢呼谑浪，达旦始归，衣上余香，经数日犹不散也。又十余年，在长安一勋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间色成列，凡数百本，末皆齐正如一，无复高下参差，左右顾盼，若一幅霞笺然。既而移觞中堂，以及曲房夹室、回廊耳舍，无不若是者，娈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画古器、琴瑟图书纵横错陈，不行觞政，不谈俗事，虽在画栏朱

拱之内，萧然有东篱南山之致。盖生平看花极乐境界，不过此二度耳。居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梦寐中也。

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皋志》所谓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岁而终，无一岁不预焉，可谓厚幸矣；而吾犹窃有恨也，彼蹉跎于壮年，而徒□□于末景也。

欧阳文忠在滁州，命属吏治花，所谓“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者，可谓得种花之妙谛矣。滁为江北，花视南方较少，若吾闽、广则四时不绝之花，人人力可办，不待教也。今姑毋论其它，只兰、桂二种已可贯四时矣。闽中桂尝以七月开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二月长芽之候，芽成叶则复花矣。兰则自春徂冬无不花者，故有“四季兰”之名。其它相踵而发者，固不可一二数也。

今朝廷进御，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时即有牡丹花。计其工力，一本至十数金，此以难得为贵耳。其实不时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过九月霜降后，即掘坑堑深四尺，置花其中，周以草秸而密堹之，春分乃发，不然即槁死矣。南方携入北者，如梅、桂、栀子之属，尤难过腊，至茉莉则百无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独栀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绝，故段成式谓即檐蔔花，杨用修谓即扬州琼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闽中极多且贱，与素馨、茉莉皆不择地而生者，北至吴、楚，始渐贵重耳。茉莉在三吴一本千钱，入齐辄三倍酬直，而闽、广家家植地编篱，与木槿不殊。至于蔷薇、玫瑰、酴醾、山荼之属，皆以编篱。以语西北之人，未必信也。

蜀孟昶僭拟宫阙，于成都四十里尽种木芙蓉，每至秋时，铺以锦绣，高下相照，谓左右曰：“真锦城也。”然木芙蓉极易长，离披散漫，至不可耐。及其衰也，残花败叶，委藉狼狈，萧索之状，无与为比。此与朝菌、木槿何异，而乃夸以为丽，其败亡也不亦宜乎！

兖州张秋河边有挂剑台，云即徐君墓，季札所挂剑处也。台下有草，一竖一横，如人倚剑之状，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谓此草不生它所而独产挂剑台，岂季子义气所感而生耶？至于疗人心疾之说，亦不过廉顽立懦之遗意耳，不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傅会之也？余在张秋觅所谓挂剑草者，台前后乃无有，而邻近民庄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间有数茎，此岂闻挂剑之风而兴起者耶？可为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昼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庄谓棉花自元始入中国，非也。棉花虽有草木二种，总谓之木棉花，其实木种者乃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隐诗：“木棉花发鹧鸪飞。”《通鉴》梁武帝木棉皂帐，史炤注释甚详，与今棉花无异，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则燕鲁、燕洛之间尽种之矣，岂元时始求种于江南，而令北地种之耶？若谓自虏地入中国，则虏地何尝有棉花？汉中行说教匈奴得汉缊絮，驰荆棘中即裂，示不如毡貉之厚也。况棉花极畏寒，齐地若霜早则花皆无收，故宜于闽、广，今反谓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鸡冠请诗者，即书曰：“鸡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误矣，乃白色者也。”复续曰：“洗却胭脂似粉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又有召仙以红梅为题，以“俦、头、牛”为韵。箕云：“雪骨冰肌孰与俦？”人曰：“所求乃绛梅，非白也。”良久书曰：“点些颜色在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欲放牛。”二诗颇有致，而事绝相类，岂好事者为之耶？

闽中山谷溪涧间，有草蔓生类兔耳，而色正碧，菁翠孅妍异于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胜菖蒲、踯躅也。但性畏日，稍暵即槁，须置池畔岩侧浓阴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见此草者。

芝者，菌蕈同类，本非难得之物，但以产于室内梁间，非意得之，故为瑞耳。若山谷间，朽木浥雨，自然丛生，朝夕云霞薰蒸，自成五色，无足异者。宋景德间天书兴，丁谓献芝至十余万本。政和间花石纲兴，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万本，有一本数千叶，众色咸备。是可谓之瑞乎？

菌蕈之属多生深山穷谷中，蛇虺之气薰蒸，易中其毒。《西湖志》载：宋吴山寺产菰，大如盘，五色光润，寺僧以献张循王，王以进高宗，高宗复诏还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毙，始大惊惧瘗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柳子厚有文纪之。今闽人多取菌克油作菜油，市人食者辄大吐委顿，其毒甚者遂至杀人，不可不慎也。

凡菌为羹，照人无影者不可食。《夷坚志》载：金溪田仆食蕈，一家呕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饮而免，盖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游山，忽得奇菌，归以供众，毒发，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尝粪获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宁死不污，至肤理拆裂而死。至今庵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国京东相州行香县上守乡元胜寺僧也。宁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几陈仲子之风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行者，于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数口皆毒死。又有张椿，种瓜为业，圃中留一瓜极大者以自奉，方食两片即死，闻其气者亦病。乃知异常之物不可轻食。《太平广记》载：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针。宾僚惊异，欲表进之，久而乃罢。及剖，则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韦皋镇成都，有柑大如斗，欲以进。医者昝殷在座，固持不可，请以针刺其蒂，流血沾席。骇而剖之，乃两头蛇也。可不戒哉！

学而不行谓之视肉。《山海经》：“狄山有视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食之至尽，寻复生如故。”《太平广记》载：兰溪萧静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臛而食之甚美。后遇一道士话之，道士曰：“此肉芝也，寿等龟鹤矣。”《江邻幾杂志》云：徐稹廷评于庐州河次得一小儿，手无指，惧而弃之。此政所谓肉芝者也。狄山所产，想亦此类。

槐花黄，举子忙。枇杷黄，医者忙。

滇中有鸡踪，盖菌蕈类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酱，可以点肉，亦闽中乌鲗酱之类也。

俗云：“黄金无假，阿魏无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合昔泥。其树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牵羊豕之类系树下，遥以物撼其树，汁落则羊豕皆成阿魏矣。树上之汁终不可得，故云无真也。其味辛平无毒，杀诸虫，破癥瘕，下恶除邪，解蛊毒，且其气极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国止入药物而已。又有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当椒用。有回回豆，状如椿子，磨入面中极香，兼去面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颇淡白，焚之辟邪去秽，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国，色黑，爇之不甚香，而可和诸香，亦能辟邪魅。京师有赁宅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一罏。至夜中，竖子闻鬼物相与语曰：“彼所焚何物，令我头痛不堪，当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吉无患。乃知《博物志》载汉武帝焚西使香，宫中病者尽起，徐审得鹰嘴香焚之，一家独不疫疾，当不诬也。

永乐初，天妃宫有鸛卵，为寺僧所烹，将熟矣，老僧见其哀鸣，命取还之，数时雏出。僧惊异，探其巢，得香木尺许，五采如锦，持以供佛。后有倭奴见，以五百金买之，问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缕，直上不散。又狼粪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虏毡帐中数百人共处，中支一锅，其烟直透顶孔而出，烧狼粪故也。

血竭一名骐驎竭，出南番中，广州亦有之。树高数丈，叶似樱桃而有三棱，脂液滴下如胶饴状，久而坚凝，色如干血，又能破积血、止金疮血，故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时勉因上元夜拾坠金钗，俟其人至还之，乃千户之妇也。夫妇德公甚厚，馈遗俱不受，乃出药物一片，曰：“此名血竭，出于异国，往年征交、广所得。既不费财，而可备缓急，愿公纳之。”公乃受，以语夫人。后公以言事忤旨，为金瓜槌折其胁，几殆，召医视之，曰：“伤虽重，可为也，但须真血竭。”夫人即取畀之，遂得苏，时论以为还金之报也。一云是紫镏树之脂，验者以透指甲为真。

汉、唐郎署近侍皆赐鸡舌香，以防口过。鸡舌香即丁香也，有雌雄二种，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香”，颗粒如山茱萸，击破有从理，解为两向，若鸡舌状，故名。广州有之。

沉香树类椿，细枝紧实，未烂者为青桂，黑坚沉水者为沉香，带斑点者为鹧鸪沉，半沉者为篾香，形象鸡骨者为鸡骨香，象马蹄者为马蹄香，在土中成薄片者为龙鳞香，亚于沉香为速香，不沉者为黄香，交州人谓之蜜香，佛经谓之阿迦炉香。一物而异名如此，近于果中之莲藕矣。用修所记一香七名者，误也。

宋宣和间，宫中所焚异香有笃耨、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今世所有者，惟龙涎耳。又有瓠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龙涎于诸香中最贵，《游宦纪闻》云：“每两不下百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云气罩山间者，龙睡其下也，土人相约更守，或半载或二三载，云散则龙去矣，往迹之，必得龙涎，或五七两，或

十余两。”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涡，龙伏其下，涎常涌出，为风吹日晒，结成一片。”《岭外杂记》云：“龙枕石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余问岭南诸识者，则曰：“非龙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结而成耳。”果尔，则腥秽之物，岂宜用之清净之所哉？今龙涎气亦果腥，但能收敛诸香，使气不散，虽经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宝也。

吕惠卿对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然薯、蓣亦侧种旁出也。嵇含《草木状》作竿蔗，谓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乃作甘蔗，误矣。

《易》曰：“苋陆夬夬。”陆，商陆也。下有死人则上有商陆，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之法，夜静无人，以油炙枭肉祭之，俟鬼火丛集，然后取其根，归家以符炼之七日，即能言语矣。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义也。此草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使鬼，若误服之，必能杀人。又《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杜鹃初鸣，田家候之。此鸟昼夜鸣，血流不止，至商陆子熟乃止。”盖商陆未熟之前，正杜鹃哀鸣之候，故称“夜呼”也。

卷之十一　物部三

古人造茶，多舂令细末而蒸之，唐诗“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则自本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细末之耐藏耳。

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用惠山泉水，苏茶稍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然竹沥水岂能胜惠泉乎？竹沥水出天台，云彼人将竹少屈而取之盈瓮，则竹露，非竹沥也。若医家火逼取沥，断不宜茶矣。

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

宋初闽茶，北苑为之最。初造研膏，继造腊面，既又制其佳者为京挺，后造龙凤团而腊面废，及蔡君谟造小龙团，而龙凤团又为次矣。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它客莫敢望也。元丰间造密云龙，其品又在小团之上。今造团之法皆不传，而建茶之品亦远出吴会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二种，虽与上国争衡，而所产不多，十九馋鼎，故遂令声价靡不复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而吾闽武夷、清源、鼓山三种，可与角胜。六合、雁荡、蒙山三种，祛滞有功而色香不称，当是药笼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闬。余尝过松萝，遇一制茶僧，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甚相远，惟焙者火候极难调耳。”茶叶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匀时，尖者已焦

而蒂尚未熟，二者杂之，茶安得佳？松萝茶制者，每叶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而功力烦矣，宜其价之高也。闽人急于售利，每斤不过百钱，安得费工如许。即价稍高，亦无市者矣。故近来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团茶多用名香杂之，蒸以成饼，至大观、宣和间始制三色芽茶，漕臣郑可间制银丝冰芽，始不用香，名为“胜雪”，此茶品之极也。然制法，方寸新铸，有小龙蜿蜒其上，则蒸团之法尚如故耳。又有所谓白茶者，又在胜雪之上，不知制法云何，但云崖林之间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者不过四五家，家不过四五株，所造止于一二铸而已。进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见？恐亦菖獸之嗜，非正味也。

《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

古时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须汤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汤投之，稍着火即色黄而味涩，不中饮矣。乃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斗茶，故称茗战。钱氏子弟取霅上瓜，各言子之的数，剖之以观胜负，谓之瓜战。然茗犹堪战，瓜则俗矣。

薛能茶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煮更黄。”则唐人煮茶多用姜、盐，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题之先也。至东坡《和寄茶》诗云：“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则业觉其非矣，而此习犹在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姜煎茶者，虽云古风，终觉未典。

以绿豆微炒，投沸汤中，顷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

昔人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顶尤极险秽，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东人以蒙阴山下石衣为茶当之，非矣。然蒙阴茶性亦冷，可治胃热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点汤。《遵生八笺》云：“芙容可为汤。”然今牡丹、蔷薇、玫瑰、桂、菊之属，采以为汤，亦觉清远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养疾之具，破愁佐药之物，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则舌出，舌出则身弃，可不戒哉！

人不饮酒，便有数分地位：志虑不昏，一也；不废时失事，二也；不失言败度，三也。余尝见醇谨之士酒后变为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职业者众矣，况于丑态备极，为妻孥所姗笑，亲识所畏恶者哉？《北梦琐言》载：陆相扆，有士子修谒，命酌，辞以不饮。陆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生平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

吾见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则号呼，旦而病酒，其言动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昼夜而仅二晷如人，则寿至百年，仅敌人二十也，而举世好之不已，亦独何异？

酒以淡为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从事”向擅声称，今所传者，色味殊劣，不胜“平原督邮”也。然“从事”之名，因青州有齐郡，借以为名耳，今遂以青州酒当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师有薏酒，用薏苡实酿之，淡而有风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胜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辈所从游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济上之露，东郡之桑落，酝淡不同，渐于甘矣，故众口虽调，声价不振。

京师之烧刀，舆隶之纯绵也，然其性凶憯，不啻无刃之斧斤。大

内之造酒，阉竖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仅当不膻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酿，呷麻以口为手，几于夷矣，此又仪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胫而走，半九州矣，然吴兴造者胜于金昌，苏人急于求售，水米不能精择故也。泉冽则酒香，吴兴碧浪湖、半月泉、黄龙洞诸泉皆甘冽异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载泉以酿，故自奇胜。

雪酒、金盘露，虚得名者也，然尚未堕恶道，至兰溪而滥恶极矣。所以然者，醇酽有余而风韵不足故也，譬之美人丰肉而寡态者耳。然太真肥婢，宠冠椒房，金华酤肆，户外之屦常满也，故知味者实难。

闽中酒无佳品，往者顺昌擅场，近则建阳为冠。顺酒卑卑无论，建之色味欲与吴兴抗衡矣，所微乏者风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蜜酒、树汁酒、椰浆酒，《酉阳杂俎》载有青田酒，此皆不用曲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烧酒也，作时酒则甘而易败。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绝，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如饮汤然，果腹而已。

鄱阳为《酒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呆。”此唐人中圣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尝为穆生设醴，岂得谓之顽呆？盖善饮酒者恶甘故也。

唐肃宗张皇后以鵁脑酒进帝，欲其健忘也。顺宗时，处士伊初玄入宫，饮龙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酉阳杂俎》：鹘生三子，一为鵁。即鸱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为言，不知所受几何，或云米数，或云衡数，但善饮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杂

记》云：“淮以南酒皆计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觯。”此言较近。盖一爵为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今人饮量较之，不甚相远耳。

宋杨大年于丁晋公席上举令云：“有酒如线，遇斟则见。”丁公云：“有饼如月，遇食则缺。”

红灰，酒品之极恶者也，而坡以“红友胜黄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谓“不放香醪如蜜甜”。固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为“措大”，措者，醋也，盖取寒酸之味。而妇人妒者，俗亦谓之“吃醋”，不知何义。昔范质谓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吸之便称德量，而妇人吃之反为媢嫉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刘禹锡《寒具》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搓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则为今之馓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诗有寒具，遂解以为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尝馓子耶？

《礼》有醢酱、卵酱、芥酱、豆酱，用之各有所宜，故圣人不得其酱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酱，北地则但熟面为之而已，宁办多种耶？又桓谭《新论》有脡酱，汉武帝有鱼肠酱，南越有筠酱，晋武帝《与山涛书》致鱼酱，枚乘《七发》有芍药之酱，宋孝武诗有匏酱，又《汉武内传》有连珠云酱、玉津金酱，《神仙食经》有十二香酱，今闽中有蛎酱、蝗酱、蛤蜊酱、虾酱，岭南有蚁酱。则凡聂而切之腌藏者，概谓之酱矣，乃古之醢非酱也。

羹之美者，则彭铿之斟雉，伊尹之烹鹄，陈思之七宝，明皇之甘露。黄颔之臛，虞悰所遗；仓庚之肉，郗氏止妒。元和之龙，东郡之枭。子公以鼋乱郑，子期以羊覆国。鲍能救伍，熊可亡纣。至于赞皇一杯，费钱三万，暴殄极矣。彼千里莼菰，碧涧香芹，杜云锦带，苏

制玉糁。罗浮之骨董，洪州之乐道，箕季之瓜匏，窦俨之双晕，仰山之道场，陶家之十远。吴淑玉杵之咏，相如露葵之赋，仅果措大之腹，难入八珍之谱。临海之猴头，交阯之不录，岭南之象鼻，九真之蚕蛹，俗已近夷，不如藜藿。

今大官进御饮食之属，皆无珍错殊味，不过鱼肉牲牢，以燔炙酠厚为胜耳。不独今日为然也，《周礼》：“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捣珍也，渍也，熬也，肝肯也。此皆燥肠之鸩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酱用百有二十瓮。然口不尝藜藿之味，目不视盐菽之祭，徒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谓周公作法于俭，而肯以饕餮训后世哉？

龙肝凤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约驼峰，虽间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此以明得意、示豪举则可矣，习以为常，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谓“饮食之人则人贱之”者，此之谓也。

枚乘《七发》所谓“犗牛肥狗，熊膰鲤脍，秋黄白露，楚苗安胡”者，可见当时之珍味止于是耳，其于荔支子鹅、鱼脡蟹臛，固不数数然也。五方之人，口食既殊，肠胃亦异。海峤之人久住北方，啖面食炙，辄觉唇焦胃灼，亦犹北人至南方，一尝海物辄苦暴下，其于蟹鲎蛑蝤之属，不但不敢食，亦不敢见之。始信《周礼》所载八珍皆淳熬之类，亦其所习然也。

黄鸟食之已妒，鲨鱼食之止骄，鹅鹕食之不饥，算余食之不醉，鲭鱼食之已狂，人鱼食之已痴。古有斯语，未谂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贵之时，穷极滋味，暴殄过当，一遇祸

败，求藜藿充饥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饼，必以干枣、胡桃瓤为心，使坼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其不裂者而无从致之。唐东洛贵家子弟，饮食必用炼炭所炊，不尔便嫌烟气；及其乱离饥饿，市脱粟饭食之，不啻八珍。此岂口腹贵于前而贱于后哉？彼其当时所为，拣择精好，动以为粗恶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骄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见南方膏粱子弟，一离襁褓，必择甘毳温柔，调以酥酪，恐伤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婴儿卧土炕，啖麦饭，十余岁不知酒肉，而强壮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冻忍饿，日一文钱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而处富贵，有赢余，时时思及冻馁，无令过分，物无精粗美恶，随遇而安，无有选择于胸中，此亦“动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迁，相遇梧、藤间，市饼，粗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子瞻已尽之矣。二苏之学力识见优劣，皆于是卜之。吾生平未尝以饮食呵责人，其有不堪，更强为进。至于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语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孙承佑一宴杀物千余，李德裕一羹费至二万，蔡京嗜鹌子，日以千计，齐王好鸡跖，日进七十，江无畏日用鲫鱼三百，王黼库积雀鲊三楹。口腹之欲残忍暴殄，至此极矣。今时王侯阉宦尚有此风，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监司，主客三席耳，询庖人，用鹅一十八，鸡七十二，猪肉百五十斤，它物称是，良可笑也。

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产者，螺、蚌、蟹、蛤以为美味，不觉其腥也；食六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若南方之南，至于烹蛇酱蚁、浮蛆刺虫，则近于鸟矣；北方之北，至于茹毛饮血、拔脾瀹肠，则比于兽矣。圣人之教民火食，所以别中国于夷狄，殊人类于禽兽也。

晋文公时，宰人上炙而发绕之，召而让焉，以辩获免。汉光武时，陈正为大官令，因进御膳，黄门以发置炙中，帝怒，将斩正，后乃赦之。宋时有侍御史上章弹御膳中有发，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当时以为笑柄。谄臣妄言，不足责也，而文公、光

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庄王之吞蛭，何耶？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国，以一壶浆得士二人，顾荣以分炙免难，庾悦以惬炙取祸。《诗》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噫，宁独民哉？吾独怪刘毅负英雄之名，乃效羊斟、司马子期之所为，修怨于口腹之末，宜其志业之不终也。

《文选》有寒鸽、寒鳖，《崔骃传》亦有鸡寒，《七启》"寒芳苓之巢龟"，李善注："寒，今胹肉也。"《广韵》："煮肉熟食曰胹。"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义极甚肤浅，良可笑也。但古人制造多方，《周礼》膳羞之政，凡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非若后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简，而庖人为政，一切调和，醴、齐、醯、醢之属皆无分辨，宴客之时，恒以大镬合而烹之，及登俎而后分，虽易牙不能别其味也。至于火候生熟之节，又无论已。不知物性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鸡宜姜而豕则忌之，鱼宜蒜而羊则忌之。古人腥臊膻香，死生鲜薨，炮炙酺醢，秩然有条，不相紊乱。至于食齐宜春，羹齐宜夏，酱齐宜秋，饮齐宜冬，凡和则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卤，顺四时之气以节宣之，非徒为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釜灶，诸品不淆，然官厨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脍不厌细，孔子已尚之矣。脍即今鱼肉生也，聂而切之，沃以姜椒诸剂，闽、广人最善为之。昔人所云"金虀玉脍，缕细花铺"，不足奇也。据史册所载，昔人嗜脍者最多，如吴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脍名；余媚娘造五色脍，妙绝一时；唐俭、赵元楷，至于衣冠亲为太子斫脍。今自闽、广之外，不但斫者无人，即啖者亦无人矣。《说文》："脍，细切肉也。"今人以杀人者为刽子手，刽亦断切之义，与脍同也。按脍亦谓之劑。齐东昏侯时谣曰："赵鬼食鸭劑。"注：细锉肉杂以姜桂是也。

六朝时呼食为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又谢赍功德食一

头，又刘孝威谢赐果食一头。一头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闻，不知何义。

饼，面糍也，《方言》谓之馄饨，又为之饦。然馄饨即今馒头耳，非饼也，京师谓之馍馍。胡饼即麻饼也，石勒讳胡，故改为麻饼。又有蒸饼、豆饼、金饼、索饼、笼饼之异。而唐时有红绫馅饼，惟进士登第日得赐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残牙齿，曾吃红绫馅饼来”之诗。今京师有酥饼、馅饼二种，皆称珍品，而内用者加以玫瑰、胡桃诸品，尤胜民间所市。又内中所制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丝糖，其细如竹丝而扭成团，食之有焦面气。然其法皆不传于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凉之蒲萄，吴下之杨梅，美矣，然校之闽中荔支，犹隔数尘在也。蘋婆如佳妇，蒲萄如美女，杨梅如名伎，荔支则广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爱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无论，即浓绿枝头，锦丸累垂，赪射朝霞，固已丽矣，而奇香扑人，出入怀袖，即残红委地，遗芬不散，此岂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枫亭为最，核小而香多也；长乐之胜画次之，肌丰而味胜也；中观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绝也。三者之外，人间常见尚有二十余种，如桂林金钟火山之类，品中称劣矣，然犹足为扶余天子也。

有鹊卵荔支，小仅如鹊卵，而味甚甘，核如粟大，间有无核者。又有鸡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十余环向之，熟则俱熟，味无差别。

黄香色黄，白蜜色白，江家绿色绿，双髻生皆并蒂，七夕红必以七夕方熟，此皆市上所不恒有者也。

荔支核种者多不活，即活亦须二十年始合抱结子。闽人皆用劣种树，去其上稍，接以佳种之枝，间岁即成实矣。龙目亦然。

荔支、龙目皆以一年长叶，一年结子。如遇结子之年雨水过多，亦不实而长枝，过年则蕃滋加倍矣。园中树欲其高大，遇结蕊之时即擿去之，如此数年，便可寻丈。

果将熟时，专有飞盗，缘枝接树，趐捷如风，园丁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觉则千万树皆被渔猎，名曰夜燕。五月初时，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夜燕橐中出也。不独戕其生，亦且败其名，可恨莫甚焉。此果人未采时，虫鸟不敢侵，一经盗手，群蠹攻之矣。

荔支核性太热，补阴，人有阴症寒疾者，取七枚煎汤饮之，汗出便差。亦治疝气。

杨贵妃生于蜀，故好啖荔支。今蜀中不过重庆数树，其实色味俱劣，不堪与闽中作奴。不知骊山下“一骑红尘”者的从何处来也。滇中沐国府中亦有一树，每实时以金柈盛三五颗，饷藩臬大吏，受之者以白镪一两售其从者。邓汝高学宪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归语妻孥，一笑而已。

白乐天在忠州时所言荔支之状，至于“朵如蒲桃，浆液甘酸”，可知蜀中荔支形味。闽中生者岂但如蒲桃，又何尝有些酸味耶？

《传记》载啖荔支过多内热，当以蜜浆解之。闽人日啖数百，不觉热也。但过多恐腹膨胀，少以卤物下之即消矣。

荔支、龙眼不但以味胜，食之亦皆有益于人，蠲渴补髓，通神益智。《列仙传》云有食荔支而得仙者。而龙眼干之煎汁为饮，尤养心血，治怔忡、不寐、健忘诸疾。

人之口食，固亦无恒。曹丕称蒲桃，则云“甘而不餲，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时有甜耳”。徐君房之答陈昭，则云“金衣

素里，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则又为橘左袒也。吴中王百穀苦欲以杨梅敌荔支，余与往返论难数百言，终未以为然也。然生长吴中，未尝荔支，固宜轻于持论。凡物须眼所见则泾渭自分，合以相并则妍媸自见。

《广雅》以龙眼为益智，《尔雅》以益母为茺蔚，其实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类滇之马金囊，或云即是也。后金囊又讹为槟榔，遂以文官果为马槟榔。不知文官果树生，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见，其干者味殊奇甘，想可亚十八娘红矣。有兔眼蒲桃，无核，即如荔支之焦核也。又有琐琐蒲桃，形如茱萸，小儿食之能解痘毒。于文定《笔麈》云：琐琐即驳娑之讹。未知是否。

滇中梧桐子大如豆，其形与它处殊不类，壳光薄不皱，味如松子。又有神黄豆，似五倍子，能令儿童稀痘，然亦不甚验也。

闽、楚之橘，燕、齐之梨，霜液满口，足称荔支、龙眼之亚矣。闽中梨初称建阳，今福州有一种，十月方熟，一颗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状，但人家有者不常见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籞囿中佳植也。

余甘与橄榄味相似，而实二物也。《临海异物志》谓余甘即橄榄，误矣。余甘形大小如弹丸，理如瓜瓣，初入口苦涩，末为甘香。闽、漳、泉亦有之。但余甘少而橄榄多，世人因东坡有“余甘回齿颊”之语，乃混而一之，可乎？

齐中多佳果，梨、枣之外，如沙果、花红、桃、李、柿、栗之属，皆称一时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谢甜，亦足敌吴下杨梅矣。

杨梅以吴兴太子湾者为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

种白色者，名为水精杨梅。余于己酉夏避暑吴山，臧晋叔见饷数十颗，甘美胜常，家人惊异传玩，以为在吴兴五年所未尝见也。

青州虽为齐属，然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樝、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上鱼蟹腥风逆鼻，而土人不知贵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状，人家皆以喂猫鸭，大至蚌蝤、黄甲，亦但腌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五谷者，稻、黍、稷、麦、菽也。郑司农注《周礼》，谓麻、麦、黍、稷、豆，而不及稻。岂郑未至南方耶？“王之馈，食用六谷”，郑注：“稻、黍、稷、粱、麦、苽。”又“三农生九谷”，郑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麦。”其说互异，恐亦以臆断耳。《炙毂子》云：“九谷者，黍、稷、麻、麦、稻、粱、苽、大小豆。”《酉阳杂俎》云：“九谷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麦。”然北方之谷尚有粟，有蔺秫，有荞麦，而豆之属有黄豆、绿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蚕豆，不啻三也。南方虽止于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数种矣。后稷之时已称百谷，说者谓五谷之属各有二十，合而为百，近于穿凿。百，成数也；五谷者，举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经》又谓八谷，应八星。八谷者，黍、稷、稻、粱、麻、菽、麦、乌麻也。其星在河车之北，明则俱熟。

稻有水旱二种，又有秫田，其性粘软，故谓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缓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产妇宜食之。又谓之江米。陶彭泽公田五十亩，悉令种秫，盖乱离之世，借酒以度日耳。然督邮一至，便尔解绶，所种秫田未尝得升合之入也。所谓“张公吃酒李公醉”者耶？书此以发一笑。

百谷之外，有可以当谷者，芋也，薯蓣也。而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蕃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种也。按嵇含《草木状》有甘蔗，形似薯蓣，实大如瓯，皮紫肉白，

可蒸食之。想即番薯，未可知也。

燕、齐之民每至饥荒，木实树皮无不啖者，其有草根为葅，则为厚味矣。其平时如柳芽、榆荚、野蒿、马齿苋之类，皆充口食。园有余地，不能种蔬，竟拔草根腌藏，以为寒月之用。《毛诗》所谓“我有旨蓄”以御冬者，想此类耳。彼讵知南方有凌冬弥茂之蔬耶？

京师隆冬有黄芽菜、韭黄，盖富室地窖火坑中所成，贫民不能办也。今大内进御，每以非时之物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谓二月中旬进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无时无之，盖置炕中，温火逼之使然。然经年树即枯死，盖其气为火所伤故也。至于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夫以供至尊犹之可也，而巨珰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不知此辈何福消受，死后当即堕畜生道中，受此业报耳。

重束为枣，并束为棘，棘亦枣之类也。《埤雅》曰：“大者枣，小者棘。”棘盖今酸枣之类，而枣树之短者亦蔓延针刺，钩人衣服，其与荆棘又何别哉？惟修而长之，接以佳种，遂见珍于天下，此亦君子小人之别也。故药中诸果皆称名，于枣独加大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参，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时出游戏，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难遇，亦难识也。相传女道士师弟二人居深山中，其徒出汲，井畔常见一婴儿，语其师。师令抱至，成一树根，师大喜，构火烹之。未熟，值粮尽，下山化米。师出门而水大涨，不得还，徒饥甚，闻所烹者香美，遂食之，三日啖尽。水落师还，则其徒已飞升矣。又维扬一老叟，常扰众酒食，一日邀众治具，丐者数人捧二盘至，一蒸小儿，一蒸犬也。众呕哕不食，道士恳请，不从，乃叹息自食之。且尽，其余分诸丐者，乃谓众曰：“此千岁人

参枸杞，求之甚难，食之者白日升天。吾感诸公延遇，特以相报，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难也。”言未已，群丐化为金童玉女，拥道士上升矣。夫此二者，或遇之而不能识，或识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以无意得之，岂非命而何？

偓佺食松实，形体生毛，两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叶，不饥不寒，不知年岁。彭铿常食桂芝，八百余岁。赤将子舆啖百草花，能随风雨上下。鲁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张子声服五加皮酒，寿三百年，房室不绝。任子季服茯苓，轻身隐形。韩众服菖蒲，遍体生毛，隆冬裸袒。赵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移门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服术，身轻敭举。楚子服地黄，夜视有光。陵阳子仲服远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实，年七十余，须鬓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叶，九十如童。赵瞿饵松脂，百岁发不白，齿不落。人于草木之实饵之不辍，皆足补助血气，培养寿命，但世人轻而不信耳。夫钩吻乌喙，足以杀人，人所共信也。恶者有损，善者岂得无益与？其服草木之实，纵无益而无害也，不犹愈于炼红铅服金石，毒发而莫之救，求长生而返速毙乎？

闽、广人食槟榔，取其驱瘴疠之气，至称其四德，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然槟榔破癥消积，殊有神效，余食后辄饵之，至今不能一日离也。按《本草》谓其能杀三虫，下胸中至高之气。夫余之百炼刚化作绕指柔，亦已久矣，纵微服此，胸中宁复有至高之气乎？《本草原始》曰：“宾与郎皆贵客之称，交、广人凡宾客胜会必先呈此，故以槟榔名也。”

北人虽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啖。昔人谓得哀家梨，亦复蒸食者是已。至于菱藕之类，亦皆熟食。山檇弥满山谷，什九为童稚玩弄之具。惟闽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所谓“楚有才而晋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则泻，鼠食巴豆则肥，神仙食巴豆则死。盖仙家炼气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顺则成人，逆则成仙。巴豆下气而荡涤脏腑，开通闭塞者也，故不利于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岂一巴豆所能破哉？

药中有孩儿茶，医者尽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历考《本草》诸书，亦无载之者。一云出南番中，系细茶末，入竹筒中，紧塞两头，投污泥沟中，日久取出，捣汁熬制而成。一云即是井底泥，炼之以欺人耳。番人呼为乌爹泥，又呼为乌叠泥。俗因治小儿诸疮，故名孩儿茶也。

昔临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见野草枝叶可爱，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饥。夜宿大树下，闻草中动，以为虎，惧而上树避之。及晓下平地，欻然凌空若飞鸟焉。如是数岁，家人采薪见之，捕之不得，乃以酒饵置往来路上，婢果来食，食讫遂不能去，与俱归。指所食之草，视之乃黄精也。夫人岂必尽有仙骨，但能服食灵药，便可长生矣。彼山麋野鹤寿皆千岁，岂必修道炼形哉？惟不食烟火耳。

山药原名薯蓣，以避宋英宗讳，改名山药。其种亦多，今闽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为薯，而以圃中生直如槌者为山药，不知原一种而强分之也。

肉苁蓉产西方边塞上堑中及大木上，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阴气，弥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强阳道，补阴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坚志》载：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虫，诸药试之皆不死。时方治蓝，戏以蓝汁浇之，即化为水。然蓝不独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杀诸虫。唐张延赏在蜀，有从事为斑蜘蛛所螫，头项肿如数升碗，几不救。张出数千缗，募有能疗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张命试

之。遂取蓝汁一碗，取蜘蛛投之，困不能动。又别捣蓝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即死。又更取蓝汁、麝香复加雄黄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为水。张与宾从皆异之。遂令傅患处，不两日，平复如常。故今治大头瘟毒者多用之。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临终语其子曰："吾死，可剖腹视之。"同从命，得一物如鹿脯条，悬之干久如骨。一客窃而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镟子。一日割三棱草饲马，其镟悉消为水。归以问同，具言其故。今腹病者服三棱草多愈，此与蓝汁治噎虫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时名者也。刘寄奴也，徐长卿也，使君子也，王孙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衔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马鞭、乌喙、鹅尾、鸭跖、鹤虱、鼠耳，以形名者也。预知子、不留行、骨碎补、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无名异、没石子、威灵仙、没药景、天三七，则无名而强名之者也。牝鹿衔草以饴其牡，蜘蛛啮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犹知药饵，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药有五天：决明为肝天，紫苑为肺天，神曲为脾天，远志为心天，从容为肾天。

药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鱼龙交合，精液流注，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龙生三子，一为吉吊，上岸与鹿交，遗精而成。状如蒲槌，能壮阳道，疗阴痿。此与肉苁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斫丧过度，而借此腥秽污浊之物以求助长之效，鲜有不速其毙者也。

神农尝百草以治病，故书亦谓之《本草》，可见古之入药者，不过草根木实而已。其后推广，乃及昆虫，然杀众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用心也，况医之用及昆虫，又百中之一二乎。孙思邈道

行高洁，法当上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蝼蛄，为天帝所罚，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广仁术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兽昆虫，巨细必载，大自虎狼鹳鹤，小至蚊蚋蜂蚓，无不毕备，遂令杀生以求售者日盈于市。余见山东蒙阴取蝎者，发巨石，下探其窟穴，计以升斗，以火逼死，累累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预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悯也。至于虾蟆、龟蛇之属，皆灵明有知，而刲肠剔骨，惨酷异常。又其大者，针鹿取血，剥驴为胶，即可以长生不死。君子不为也，而况未必效乎！

虾蟆于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远逃遁。麝知人欲得香，辄自抉其脐。蛤蚧为人所捕，辄自断其尾。蚺蛇胆曾经割取者，见人则坦腹呈创。物类之有知如此，不独鸡之惮为牺也。

蛤蚧，偶虫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随不舍。遇其交合捕之，虽死牢抱不开，人多采之以为媚药。又有山獭，淫毒异常，诸牝避之，无与为偶，往往抱树枯死。其势入木数寸，破而取之，能壮阳道，视海狗肾功力倍常也。今山东登、莱间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伪为之，乃取狗肾而缝合于牝海狗之体以欺人耳。盖此物一牡管百牝，牡不常得故也。《齐东野语》云：山獭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插翘，一枚直黄金一两。

蛊虫，北地所无，独西南方有之，闽、广、滇、贵、关中、延绥、临洮皆有之，但各处之方有不同耳。闽、广之法，大约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属，聚为一器，听其自咬，其它尽死，独留其一，则毒之尤矣，以时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试一人，若无过客，则以家中一人当之。中毒者绞痛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验也。其毒远发十载，近发一时。初觉之时，尚可用甘草、绿豆诸药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后，不可为也。又有挑生蛊，食鸡鱼之类皆变为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肾肠之属，

及死视之，皆木石也。又有金蚕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锦，其色如金，取其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财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则多以金银什物装之道左，谓之嫁金蚕。《夷坚志》所载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蛊也，生捉而啖之至尽，饮酒数斗而卧，帖然无恙。《说海》载福清有讼金蚕毒者，取二刺猬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无金蚕，亦无刺猬也。

宋宣和间，有贵妃病嗽，侍医李姓者诊治百计不效，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肿如盘。上临幸见之，深以为忧，责李三日不效，取进止。李技穷，夫妇相泣。中夜闻有卖药者呼曰："专治痰嗽，一文一贴，永不再发。"李以十钱易十贴，尚疑草药性厉，先以二贴自服之，无恙。旦携以入，一服而瘥，比旰如常。上大喜，两宫赐赉逾千缗。李恐内中索方，无以对，亟令物色卖药者，以百金请其方，曰："我军人也，贫穷一身，岂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过天花粉、青黛二种耳。此药易办，故持以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谢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闭，甚危急，诸医束手。江右一粮长运米入京，自言能治，上亲问之，对曰："若要玉喉开，须用金锁匙。"上首肯之，命处方以进，一服而安，即日授太医院判，冠带而归。后有人以此方治徐华亭者亦效，徐予千金，令上坐，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讵可忘哉！"金锁匙即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为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贵或以富，始信张宝藏以荜拨一方得三品官不虚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疮，亦无它苦，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饲之亦能食，食多则膊内肉胀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医者教以历试草木金石之药，皆无苦，惟至贝母则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可治也。"以苇筒抉其口灌之，遂结痂而愈。此与蓝之治噎虫，雷丸之治应声虫相类，然《本草》于贝母但言其治烦热邪气、疝瘾喉痹，安五脏，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杀虫之功也。

岂人面疮亦邪热所结耶？又一书载人面疮乃鼋错所化以报袁盎者，则又生前宿冤，非贝母所能疗矣。

《孟子》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为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谓之艾，何也？《春秋外传》曰：“国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则慕少艾。”一说谓艾者，外也，妻子为内，少艾为外也。《本草》：“艾以复道生者为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说甚新，姑笔之。凡炙艾，以圆珠承日得火者为上，钻槐取火，取之而熬药膏者又以桑火为上，取其刚烈能助药力，盖各有所宜也。

唐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益之剂，百端不应。元和七年，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疑而未服，摩诃稽颡固请，乃服之。经七八日，渐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罢郡归京，录方传之。破故纸十两，择净皮洗过，捣筛令细，用胡桃瓤三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即入前末，好蜜和匀，盛瓷器中，旦日以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酒，熟水代之。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食芸台、羊血，余无忌也。”

何首乌，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则须发黑；百年大如碗，服一年则颜色悦；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则齿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则貌如童子，走及奔马；三百年大如三斗栲栳，其中有鸟兽山岳形状，久服则成地仙矣。

草木之药可以延年续命者多矣，而世独贵人参，以其出自殊方，它处稀得，盖亦家鸡野鹄之喻也。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尝有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故唐韩翃诗曰“应是人参五叶齐”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见，其入中国者皆绳缚蒸而夹之，故上有夹痕及麻线痕也。新罗参虽大，皆用数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择参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芦有横

纹者，则不患其伪矣。

参在本地价甚不高，中国人转市之，度山海诸关纳税，而上之人求索无穷，近加以内监高淮每一檄取，动以数百斤计，故数年以来佳者绝不至京师，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镪同价矣。王荆公有言："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药物为何事，而强壮寿考，不闻疾病，惟富贵膏粱之家子弟妇人，起居无节，食息不调，而辄恃参术之功，远求贵售，若不可须臾离者，卒之病殇夭折相继不绝，亦何益之有哉？

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又有炼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炼如雪，当盐服之，能滋肾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劳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来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壮之时酒色丧耗，宴安鸩毒，厚味戕其内，阴阳侵其外，空余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赖于腥臊秽浊之物，以为夺命返魂之至宝，亦已愚矣。况服此药者，又不为延年祛病之计，而借为肆志纵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随之，不可胜数也。滁阳有聂道人，专市红铅丸，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闻之甚喜，以百金购十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即钟乳、朱砂，服久皆能杀人。盖其燥烈之性为火所逼，伏而不得发，一入肠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炽，此必然之理也。唐时诸帝，如宪、文、敬、懿之属，皆为服丹所误。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夫炼丹以求长生也，今乃不能延龄，而反以促寿，人何苦所为愚而恬不知戒哉？盖皆富贵之人，志愿已极，惟有长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术得以投其所好，宁死而不悔

耳。亦可哀也。

金石无论，即兔丝、杜仲，一切壮阳之剂，久服皆能成毒发疽，《老学庵》所载可见。至于紫河车，人皆以为至宝，亦不宜常服。此药医家谓之“混元球”，取男胎首生者为佳。丹书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橐籥，铅汞之匡廓。胚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紫，其色也。”此药虽无毒而性亦大热，虚劳者服之，恐长其火；壮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为气，浊者为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气足而生，至宝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脱胎下世，犹神仙之委蜕也。人生已弃之物，宁复借此而补助哉？况闻胞衣为人所烹者子多不育，故产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无赖乳媪贪人财贿，乘间窃之，以希厚直耳。夫忍于夭殇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为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灵明高洁之府为藏污纳秽之地也。

泰山有太乙余粮，视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黄。相传太乙者，禹之师也，尝服此而弃其余，故名。又有石中黄，即余粮之未凝者，水溶若生鸡子焉。又会稽有石，亦重叠包裹而中有粉如面者，名禹余粮。皆治咳逆，破瘕症。恐是一物，因其黄白二色，所产异地而分别之耳。其益州所产空青，则中但有清水而无重叠也。语曰：“医家有空青，天下无盲人。”余友陈幼孺瞽疾，有人遗之者，延医治之，竟不效也。

人啖豆三年则身重难行，象肉亦然；啖榆则眠不欲觉；食燕麦令人骨节解断，食燕肉入水为蛟龙所吞；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得差；食绿豆服药无功；藕与蜜同食可以休粮；大豆多食可以不饥；芎□常服令人暴亡，银杏亦然。余五六岁时食银杏过多，卒然晕眩仆地，死半日方苏，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鼋脂可以燃铁，驼粪能杀壁虫。瓜两蒂、果双仁者，皆能杀人。生人发挂树上，乌鸟不敢食其实。栗子于眉上擦三过，则烧之不爆。

误吞铜铁，荸荠解之；误吞稻芒，鹅涎解之；误吞木屑，铁斧磨水解之；误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鹧鸪毒，姜汁解之；中诸药毒，甘草解之；中砒毒，绿豆解之；中铅锡毒，陈土甘草汤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面毒，萝卜解之；中瘈狗毒，斑猫解之；中菌蕈毒，地浆解之；烟薰死者，萝卜汁解之；诸虫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闽中一军将，因夜行饮水，觉有物黏鼻间，自是患脑痛，不可忍，色黄如蜡，医巫百端莫能愈，悬百金募疗之者。一村甿夜卧荒庙中，闻二鬼语曰："我辈受某家祭赛多矣，其病本易治，但医不识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间蠮螉窠泥，和饭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见矣。"遂喏而散。翌日甿往揭榜，如法疗之。初觉鼻中搅痛晕绝，有顷，大嚏，有马蝗大小数十皆随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宝祐间，龙兴富家子患壁虱事，政与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识之，盖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卷之十二　物部四

《太公笔铭》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则周初已有笔矣。《卫诗》称"彤管有炜"，《援神契》"孔子作《孝经》，簪缥笔"，又"绝笔于获麟"，《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则谓笔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谓："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果尔，则退之《毛颖传》谓中山人蒙恬赐以汤沐者，亦误矣。

古人书鸟文小篆，似不用笔亦可，自真草八分兴而笔之权逾重矣。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通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发为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牧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又有用丰狐、蛔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过，要其纯正得宜，刚柔相济，终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锋，终非上乘。

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兴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种，近乃以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名曰"巨细"，其价直百钱。然行书可用，楷非所宜。

草书笔须柔，然过柔无锋，近墨猪矣。皇象谓草书欲得精毫莞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笔中事也。

巨细笔直柔耳，若要楷书，正锋须是纯毫，大约锋欲其长，管欲其小，头欲其牢，柱欲其细。吴兴作家多不办此也。

南北异宜，兔毫入北地，一经霜风即脆，故长安多用水笔，然不过宜于佣胥辈耳。今书家卖字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书，亦

贱而易置耳。古人退笔成冢，倘有百钱之直，贫士安所办此？

汉扬子云把三寸弱翰，赍白素三尺，问异语。弱翰，柔毛笔也，故今人相沿，动称柔翰。然则笔之尚柔，其来久矣。

相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有右军与其祖《求笔帖》藏于家。至唐柳公权求笔，老工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若退还，可以常笔与之。"既进，柳果以为不堪用，遂与常笔，乃大称佳。陈退叹曰："古今人不相及，信远矣！"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公权又有《谢笔帖》云："蒙寄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阔自由。"即此数语，公权之用笔可知矣。

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妤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廙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苟中书，即绿沉、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頔所造二

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鼯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冯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莸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刲。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珪”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

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旁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干，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蟀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沓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缞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隃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之说，则谓魏、晋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胶者，亦误也。至于用珠则自李廷珪始，用脑麝、金箔则自宋张遇始，自此而竞为淫巧矣。按太白诗有"兰麝疑珍墨"之语，则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时人，其墨在宋时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辈皆有藏者。国朝马愈《日抄》言，在英国府中曾一见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间恐不可复得，即张遇、陈朗、潘谷，皆无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为歙人，则歙墨源流，其来久矣。廷珪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而渐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万初，纯用松烟。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拏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士论迄归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两，捣十万杵，故坚如金石。罗小华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罗墨今尚有存者，亦将与金同价矣。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杂以百宝，至金章宗购之，每两直黄金一斤。夫墨苟适用，藉金珠何为？淫巧奢靡，此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须白金一斤易墨三斤，闻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为歙令，自造青麟髓，价又倍之。近日潘方凯造开天容墨，又倍之，盖复用黄金矣。然以为观美则外视未必佳，以为适用则亦无以甚异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陈则胶气尽而字不发光，太新则胶气重而笔多缠滞，惟三五十年后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将何以一点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坚而亮；今只用胶，故数经霉湿则败矣。余家藏歙墨之极佳者，携至京师，冬月皆碎裂如砾，而廷珪当时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说不诬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长近尺余，兄弟日书五千字，凡用十年乃尽。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万字。乃知昔墨不独坚而耐磨，亦挺质长

大。罗小华墨虽贵重，每挺皆二两余，规者五两余。近来方、程墨苦于太小，大仅如指，用之易尽。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小，家居无事，每遇乞书狼籍时，不一月辄尽，且亦不便于磨也。

方于鲁有《墨谱》，其纹式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玩，纸为涌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

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于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所制益复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无厌，而市者之赏鉴难得，自非巨富而护名，何苦而居难售之货？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为歙州刺史，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为？"噫，今之守令取墨，岂直数百挺而已耶！

古人养墨以豹皮囊，欲远其湿。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润。

今人谓纸始造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篋中有赫蹄书。"应劭云："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穀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澄心堂纸今尚有存者，然余见之不多，未敢辨其真伪也，宋笺差可辨耳。陈后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蜀笺不耐久，其余皆非佳品。"宋时去南唐不远，此纸散落人间

尚多，今则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谢欧公送澄心堂纸云："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图书及此纸，弃置大屋墙角堆。幅狭不堪作诏令，聊备粗使供鸾台。"可见宋时此纸之多。宋子京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间，贵如金玉，可为短气。

今世苦无佳纸，柬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华亭粉笺岁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涛笺亦涩，然着墨即干，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茧纸腻粉可喜，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剞劂之刍狗耳，不意剡溪子孙不振乃尔。

宋之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制率皆精品，澄心堂纸之外，蜀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纸，江南有楮皮纸，温州有蠲纸，广都有竹丝纸，循州有藤纸，常州有云母纸，又有香皮纸、苔纸、桑皮纸、芨皮纸。蔡君谟言："绩溪、乌田、古田、由拳、惠州纸皆知名。"今试观宋人书画，纸无一不佳者，可知其制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谟尝禁所部不得用竹纸，盖有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者。至于今时，有刚连、连七、毛边之目，尤极腐烂，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价直轻尔。毛边之用，上自奏牍，下至柬帖短札，遍于天下，稍湿即腐，稍藏即蠹，纸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于书也。

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

作字，高丽、薛涛不可常得矣，绵纸砑光，差宜于笔墨。余在山东为鲁藩作书，内中有香笺数幅，甚贵重之，然亦是毛边之极厚者，

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书行草二幅，俱不当意，最后书《赤壁赋》，计格截然，上下整齐，乃大称善，尤可笑也。

欧阳率更不择纸笔，无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纨素不下笔。然既能书，亦须自爱重。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犹然。今人不择纸而书者多矣，亦由请乞太滥，粗恶竞进，却之则重拂其意，易之则责人以难，故往往以了酬应耳。

饶州有鄱阳白，长如一匹绢。元李氏藏古纸，长二丈余。今世有一种碧纸亦长丈余，不知何处所造，甚为巨丽，但烂涩不中书耳。

纸须白而厚，坚而滑，笔须健而圆，长而轻，墨须黑而有光，砚须宽而发墨。置之明窗净几，时书一二段《文选》、小说，亦人间至乐也。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怿。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然汉张敞以便面拊马，则又似今之折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属为扇，故扇字从羽。汉时乘舆用雉尾扇，周昭王时聚鹊翅为扇，诸葛武侯、吴猛皆执白羽扇，庾翼上晋武帝毛扇。今世辄以毛扇为贱品。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箑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

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女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并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

扇之有坠，唐前未闻。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扇有玉孩儿坠子，则当时有之矣。盖起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衣带间。今则天下通用，而京师合香为之者，暑月以辟臭秽，尤不可须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于扬州贡镜，以五月五日取扬子江心水铸之。凡镜无它，但水清冽则佳矣。今之镜北推易水，南数吴兴，亦以其水也，然易镜不迨湖镜远甚。

秦镜背无花纹，汉有四钉、海马、蒲桃，唐制鼻纽颇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后不足贵矣。凡镜逾古逾佳，非独取其款识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灾，故君子贵之。

今山东、河南、关中掘地得古冢，常获镜无数，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敛，亲识来吊，率以镜护其体，云以妨尸气变动，及殡则内之棺中，有一冢中镜数百者。岁久为尸血肉所蚀，又为苔土所沁成红绿二色，如朱砂、鹧鸪、碧钿诸宝相，斯为贵矣。其传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红绿也。然临淄人伪为之者最多。

洛阳人取古冢中镜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炉焉，谓之镜炉。制则新也，而质实旧物，置之案头，犹胜馋鼎。

周火齐镜暗中视物如昼，秦方镜照人心胆，汉史良娣身毒镜照见妖魅，隋王度镜能却百病，唐叶法善铁镜鉴物如水，长安任仲宣镜水府至宝，为龙所夺，秦淮渔人镜洞见五腑六脏，王宗寿镜照见楼上青衣小儿。宋吕蒙正时朝士有古镜，能照二百里。安陆石岩村镜、何楚言河朔镜，皆照十数里。徐铉镜只见一眼，李士宁斩辕山镜洞见远近。嘉祐中吴僧镜照见前途吉凶，孟蜀军校张敌镜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庆历中宦者镜背铸兔形，影在鉴中。卢彦绪镜背有金花承日如轮。近时金陵军人耕田，得镜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发冢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桥民陈某修宅，垣中得长柄小镜，照之则头痛，持与人照，无不痛者。《庚巳编》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者照之，

见背上一物，惊去，病即瘥。余戊子岁在彭城见卖镜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则人影俱倒，斯亦异矣。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夫人一日之功全在于晨，晏眠早起，欲及时也，头梳千下，废时失事甚矣，纵能固发悦颜何益？

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击之以杖，折其委笄，盖童子未冠时也。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傅脂粉。顺帝时，梁冀奏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盖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夫妇人之美者犹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诸侯媵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难以口说，故注此于面以为识，如射之有的也，其后遂以为两腮之饰。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傅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非为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则亦无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则又借以咏花矣。

汉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及起而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也，于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而袜系解；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而履系解。古之圣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独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剑履上殿。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而卫侯怒。至于见长者，必脱屦于户外。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则汉末犹然矣。

汉王乔为叶县令，每朝会，双凫飞来，网之得双舄。卢耽为州

治，中元会不及朝，化为白鹄回翔，威仪以帚掷之，得双履。南海太守鲍靓尝夜访葛洪，达旦乃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车骑，密伺见双燕飞来，网之得双履。此三事绝相类，而人但知双凫事也。

汉时着屐尚少，至东京末年始盛。应劭《风俗通》载：延嘉中京师好着木履，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后党事起，以为不祥。至晋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蜡之。谢灵运登山陟岭，未尝须臾离也。想即以此当履耳。《晋书·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亦古妇人不缠足之一证。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鞋，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屧廊时也。可发一笑。

相手板法出于萧何，或曰四皓，后东方朔见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经，莫此为甚。宋庾道愍相山阳王休祐板，以为多忤，后密易褚彦回者。不数日，彦回对帝，误称下官，大被谴诃。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祐见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参军善相笏，休咎皆验。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者，相丘峦三笏异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则纪传所载不足征耶？曰：精卜筮术数者，藉物以起数，如管辂、郭璞之流耳，非专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则数又随之变矣。

董偃卧琉璃帐，张易之为母制七宝帐，王谭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处金丝帐，唐武宗玳瑁帐，同昌公主设连珠帐，又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作白珠交结帐，侈靡极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属，岂堪作帐？当是鄣字之误耳。

孟光举案齐眉，解者纷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则凭几，食及观书则皆用案。几即今之桌子，案似食格之类，岂可便以几为案乎？汉王赐淮阴玉案之食，玉女赐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龙以玉案行文书，古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为杂宝案，贵重若此，必非

巨物。杨用修以为碗，亦非也。且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高祖过赵，赵王敖自持案进食甚恭。则古人之举案为常事，何独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为优老之礼。康王疾大渐，凭玉几；孙翊谓任元褒吏凭几对客为非礼；魏文帝赐杨彪延年杖及凭几。今之凭几对客者众矣。

汉文帝时，鲁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三公，赐玉杖；晋佛图澄金杖银钵；《刘向别传》有麒麟角杖；曹操赐杨彪银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汉昌邑王至荥阳，买积竹刺杖，龚遂谏曰："积竹刺杖，少年骄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为杖甚佳。及蜀邛州杖，巨节如鸡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轻便为贵，金玉徒为观美，未必当于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谓之华顶杖。有龟头山叠石砚，高不二寸，其仞数百，谓之太湖砚。有桐庐养和一具，怪形拳跼，坐若变去，谓之乌龙养和。养和者，隐囊之属也。按李泌以松胶枝隐背，谓之养和，后得如龙形者献帝，四方争效之。今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惜今人无见之耳。余谓洛中人有掘得汉、唐时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净白而形质甚粗，盖至宋而后，其制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难于完璧，而宋时宫中所用率铜钤其口，以是损价。

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下。然惟宣德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箓大醮坛用者，又其次也。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戌、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蔡君谟云：“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尔，未当于用也。

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隃麋之类也。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用人祭，故无复窑变。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时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人间文房中，即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损清介而至惊骇，宋人腐烂乃尔。

昔人云：“凡铜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绿。在人间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蜡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镜，朱砂、青绿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内多灌水银，遂有“水银古”者，然亦视其款制何如耳，未必古者尽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红如血者，谓之“血古”，又谓之“尸古”，盖冢中为血肉所蚀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于玉，但取其温润色泽及当于用耳，今乃必以古色为佳，此俗见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余世间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见也。

唐太宗赐房玄龄黄银带，欲赐如晦，时如晦已死，帝泣曰：“世传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送其家。则黄银非金明矣。《汉武帝纪》：“收银锡造白金。”则白金非银亦明矣。

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珠在口，鳖珠在足，鱼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极大者皆有珠，故多为雷震者，龙取其珠也。凡珠龙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诸物，蜃蛤、蚬蛎之属皆有珠，但不恒有耳。万历初，吾郡连江人剖蛤得珠，不识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跃不定，火光烛天，邻里惊而救之。问知其故，启视，已半枯矣，径一寸许。此真夜光、明月之质也，而厄于俗子，悲夫！

魏惠王径寸之珠，前后照车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炀帝殿内房中不然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宠姬宫中每夜缀大珠十数，照耀如同白日。张说赂九公主夜明帘。古人不贵异物，而珍宝充牣若此。今时隋珠、赵璧，毋论民间，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盖经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变，中国之物辇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数也。汉梁孝王薨，库中黄金至四十万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黄金十万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剌、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祖母绿云是金翅鸟所成，出回回国，有红刺，一颗重一两以上即值钱千缗，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曰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牒矣。

昔人谓松脂堕地千年为琥珀，又云是枫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国松、枫二木不乏，何处得有琥珀？而夷中产琥珀者，岂皆松岭枫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种珍宝。即他物所变化，孰得而见之？又如水晶，云十年老冰所化，果尔则宜出于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说之无稽矣。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以拾芥辩其真伪，非也。伪者傅之以药，其拾更捷。

唐魏生于虔州砂碛中拾得片瓦，后以示胡人，惊异顶礼，谓为宝母，价至千万，云每月望日设坛上致祭，一夕百宝皆聚。则天时西国献青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金刚额。后胡人以十万贯求买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觅众珍宝。"李林甫生日，沙门极赞功德，冀得厚衬。及毕，乃以红帊藉一物如朽钉者施之，僧大失望。后有波斯以数十万市之，曰："此宝骨也。"睿宗施安国寺宝珠，云直亿万，僧不知贵，货之，亦无酬者。月余，有西域胡人见而大喜，以四千万贯市之，云此水珠也，行军时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阳岳寺有周武帝缀冠珠，为一士人所取，至陈留，诸胡合五万缗市之。至东海，重汤煎燎，月余，有龙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涂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吴越孙妃以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寺僧不知宝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龙蕊簪也。"以万二千缗买之。此数者，信天下之奇宝也，然不遇识者，则与瓦砾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剑，况耳目所未闻见者乎？

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想不妄也。今时俗相传回回人善别宝，时游闽广、金陵间。有应主簿者，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五百金购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见之，持玩少顷，即吞入腹中。应欲讼之，既无证佐，又惧缠累，一恸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头乃猫儿眼，回回窥见，遂赁屋与邻，时以酒食奉之。岁余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饥鹰掠之而去，大为市人揶揄，归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市王旷井石事相类，皆可笑也。

《清波杂志》载：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数炉焚香环于外，则烟皆聚其中。又巴东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满盆皆米，投以金银皆然，谓之聚宝碗。国朝沈万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戏说耳，不知此物世间未尝无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不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抵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滇人以贝代钱，每十贝当一钱，贫民诚便，然白金一两当得贝一万枚，携者不亦难乎？且易破碎，非如钱之可复铸也。宋、元用钞，尤极不便，雨浥鼠啮，即成乌有，怀中橐底，皆致磨灭，人惟日日作守钞奴耳。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

今人银概谓之朱提，按《汉书·地理志》：“朱提出银。”《食货

志》：“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一千。”则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银，而朱提之银又非凡银比也。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可见当时银贱而钱贵。今时银一两即值千钱矣。朱音殊，提音匙。

靺鞨，本蛮夷国名，其地产宝石，中国谓之靺鞨，其色殷红，大者如栗。《太平广记》载：李章武所得，状如槲叶，绀碧而冷。今中国贾肆中者，皆如瓦砾耳。

古者妇人皆着袜穿履，与男子原无分别也。唐李郢诗：“高歌一曲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则当时始有绣者。至缠足之制兴而男女之履始迥别矣。今之妇女亦罕有着袜者，杨用修以屦人掌后之服屦为周公病，盖未之深思也。

侧注，儒冠也。鹖，武冠也。鵕鸡，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远游、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敌，卫士冠也。貂蝉，功臣冠也。却非，仆射冠也。巧士，黄门从官冠也。进贤，群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喼，殷冠也。委貌，周冠也。华山，宋钘冠也。鹿皮，张欣泰冠也。桑叶，原宪冠也。竹皮，汉高帝亭长冠也。獭皮，陈伯之冠也。交让，公孙述冠也。步摇，江充及慕容跋冠也。进德，唐太宗赐贵臣冠也。玉叶，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灵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婴，西王母冠也。芙蓉，卫叔卿冠也。骨苏，高丽冠也。无头，宋康王冠也。鹬冠，郑子臧冠也。貊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献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内监帽样，高丽王冠制也。国初高丽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诸内竖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辈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归言之，遂奉正朔。

古妇人亦着帽。汉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赵昭仪上

飞燕金花紫纶帽。又贺德基于白马寺逢一妇人，脱白纶巾以赠之；诸葛武侯遗司马懿巾帼妇人之服。则古妇人亦有巾也。

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但帻以布绢为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绿帻、孙坚赤䩞帻之类，即今俗名“脑包”者也。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

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时三五十年前，总角者犹系一网巾边，是其遗制。既云童子帻无屋，明丈夫帻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顶秃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时人，以绿帻见天子，必非无屋者。帻本贱者之服，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着绿头巾，亦此意也。

纣衣宝玉自焚，汉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赐玉衣，太始元年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闻矣。

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货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为传国玺，故天子始称玺书，诸侯而下称印而已。然考《印薮》所载，汉时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绝，盖或制于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于位者，皆以印绶赐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绶，则一人一印，非若今之为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组穿之而佩于腰，或令吏人系之于臂。至宋而后，印大而重，系之不便，杨虞卿为吏部，始置匮以锁之，而绶系于钥。今之有印则有绶是也。至今日则绶亦不以系钥而虚佩之矣。国家之制，天子玉玺，侯王、大将军皆金印，二品以银，三品之下以铜。其非掌印而给者谓之关防，印方而关防长，以此为别耳。其实出钦给者，亦概得谓之印也。

唐时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四品五品并金带，六品七品并银

带，八品九品并碀石带，庶人铜铁带。五品以上皆赐鱼袋，饰以银，三品以上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其衣紫为上，绯次之，绿为下；绶则紫为上，艾墨次之，黄为下。至于天子之服色尚黄，则自汉以来然矣。

唐时百官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则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赐命带者例不佩鱼，惟两府赐佩，谓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辅至小官，任京师者俱有之，盖以须若印绶然。其官职皆镌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盖祖制也。

国朝服色以补为别，皆用鸟兽，盖取古人以鸟纪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余皆鸟，武官皆兽，至于带则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晓者。

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

《说文》曰："带，绅也。男子鞶带，妇人丝带。"古人之带多用韦布之属，取其下垂。《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匪伊垂之，带则有余。"似今衣之有大带耳。至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骋于临淄之间。"则金带之制兴矣。

古人仕者有带有绶，又有囊，囊、绶皆缀于带者。八座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右肩。传云周王负成王制。此服唐时亦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至宋有金鱼袋。国朝俱无之。

《晋书·舆服志》云："汉世着鞶囊者侧在腰间，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囊盛绶耳。

三代圣人，治定功成，然后制礼作乐，以为翊赞太平之具，故其精蕴足以节宣阴阳，感动天地，非圣人不能作也。而后世之治，其最失圣人意者，无如礼、乐二端。盖自汉之初，叔孙之所谓礼者，已不过绵蕞拜跽之仪，而贾生之所陈、文帝之所谦让未遑者，亦不过易正朔、改车服、定律吕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谓礼乐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数者为足以尽礼乐，则亦何必圣人而后制作？以此数者为不足以尽礼乐，则又未见圣人于数者之外而别有所经营筹度也。抑其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为润色之具耶？不然，则其不可传者与其人皆已朽，而所传于后世者皆其刍狗糟粕而不足凭耶？自汉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礼乐，非无之也，而礼止于度数已耳，乐止于节奏已耳，与三代圣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乐之失视礼尤甚。何者？礼之节度尚可绎思，而乐之旨趣茫无着落也。

古先圣人，一代之乐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节奏，词语次序，皆叙开创守成之事，如所谓“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盖纪其实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逊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终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扬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乐流传至春秋，音响节奏俱在，以齐国之霸习，急功利，喜夸诈。迨其末也，田氏专政，主德日衰，纵日奏虞庭之乐，能令四方风动、凤仪兽舞耶？故吾以为乐者，饰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赞叹忘肉，季札之所谓“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者，将谓其声音耶？抑因声而想其政治耶？抑声中之词义深美，如所谓三《颂》者耶？若止于声音，则列国皆可放效，工瞽皆可传习，何孔子不以之语太师，而必至齐始闻之耶？抑列国各有乐，不相授受，而舜之乐竟为胡公家传之谱耶？学者徒据纸上之谈，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乐不复作矣，即知乐者世能有几？季札观乐而知列国兴衰，师旷吹律而知南风不竞，即隋唐之间，亦有知宫声往而不返，为东幸不

终之兆者。彼太常乐官，但知较度数、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纵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于乐之理毫无干涉也。盖自宋以来，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胜其聚讼，而况至于今日，上之人既不以为急务，而学士大夫亦无复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庙燕享之间，笙磬柷圉徒存虚器，考击拊搏仅为故事，而其它之行于世者，不过鬷箷之胡声与淫哇之词曲耳，以此为乐，吾所不敢知也。

识锜于、阮咸者，知乐器而未知乐音；识断弦、卧吹者，知乐音而未知乐理。李嗣真知诸王之蹂践，王仁裕卜禁中之斗争，王令言知宫车之不返，刘羲叟卜圣躬之眩惑，庶几季札、师旷之亚矣，而理不可得而闻也。至于玄鹤二八，延颈哀鸣，三龙翔舟，水木震动，称赏之词，恐过其实。

今人间所用之乐则鬷箷也，笙也，箫也，筝也，钟鼓也。鬷箷多南曲而箫笙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属徒自赏心，不谐众耳矣。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优之所习耳。有梅花角，声甚凄清，然军中之乐，世不恒用。余在济南葛尚宝家见二胡雏，能卷树叶作笳吹之，其音节不可晓，然亦悲酸清切。余谓主人："昔中国吹之能令胡骑北走，今胡儿吹之反令我辈堕泪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至于漳、泉，遂有乡音，词曲侏儒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巧，故其声音亦然，无复《大雅》之致也。后人以淫为淫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矣。夫闾阎里巷之诗未必尽入乐章，而国君郊祀朝会之乐，自胙土之初即已有之，又安得执后代之风谣而傅会为开国之乐声乎？圣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于朝廷宗庙，故欲放之。要其亡国之本原不在此也。

《招》之在齐，不能救齐之亡，则郑声施之圣明之世，岂能便危亡哉？宋广平之好羯鼓，寇莱公之舞柘枝，不害其为刚正也，况悬之于庭乎？但终伤绮靡，如淫词艳曲，未免摈于圣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謩之笛，邹衍之管，梓庆之镶，皆冥通鬼神，功参造化。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中郎之识柯亭，嗣真之辨钟铎，宋沇之知编钟，李琬之听羯鼓，赏鉴入神，匠心独诣，求之于今，岂复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师受，不过乐章之糟粕，里巷之所传习，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为知音矣，岂复有能新翻一曲、别造一调而叶之律吕，令人传诵者哉？故吾谓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师有瞽者善弹琵琶，能作百般声音。尝宴冠裳，匿屏帏后作之，初作老妪唤伎者声，继作伎者称疾不出，往复数四，谇诟勃谿，遂至掷器破钵，大小纷纭，或詈或哭，或劝或助，坐客惊骇欲散。徐撤屏风，则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无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击鼓、钹、拍板、钟、铙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击，足亦能击，此亦绝世之技。惜乎但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诗也，律也，词曲也，古者合而成乐，而今分为三四矣。以诗入音乐必不能悦里耳，以曲比管弦必不可荐郊庙。且其疾徐高下之节，任意为之，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于宫商之变、黄钟太簇之节哉？唐摩诘“阳关”诗尚堪叠以成声，刘梦得巴渝诸曲皆弦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词，其去音律渐觉差远，盖泛声多而音响难调，不容毫厘差谬，岂知三百篇之诗，何曾平仄一一吻合耶？至曲兴而词废，去古愈远矣。魏文侯听古乐而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当时尚尔，何况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时臣庶从风而靡，以宋广平之正直，亦有“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之喻，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为“八音领袖”，殊可笑也。此乐本羯胡之音，独太簇一韵，高昌、龟兹诸夷皆习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而好之不已，卒召

胡儿之祸，悲夫！

汉嫁乌孙公主，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心。后石季伦《明妃词》云“其送明君亦必尔”，已自臆度可笑，而《图经》即谓昭君在路愁怨，遂于马上弹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误，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为乌孙事而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为送行之乐而概以为昭君自弹，盖自唐以来误用至今而不觉也。

卷之十三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此愤世之言，非至当之论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夫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人之心岂迥与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弃之若浼耳。后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矫枉过正，胜于圣人，迨其利交势怵，往往不遑宁处而失身濡足，为天下笑，盖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圣人教人未尝语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明一贯，盖难言之矣。庄生汪洋自恣，至于齐万物，小天地，彭殇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无情，安得谓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无慨然？”即此两语，则其底里亦自不与人异矣。释氏虽谈空说无，然于生死轮回之际，不免拳拳谆复焉。才觉牵罣便成障碍，不如“生老病死，时至则行”，犹为达者之言也。

圣人之贵知命，谓安于命，不趍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则求趍利避害也，是不谓之知命，谓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对子路之言也。圣人安土乐天，无往不可，进退存亡之故，知之审矣，何必以义命自安始无怨尤哉？今之人能以义命自安，不求通，不讳穷，亦可以为贤矣。噫，吾未之见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来，无可奈何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

未之见也。

婚而论财，其究也夫妇之道丧；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绝。妇之凌轹其夫者，恃于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于地也。

以才名骄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贵骄人，未有不败者也；以贫贱骄人，未有不取祸者也。

富贵骄人，多出妇人女子之态；才名骄人，间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人之门，使酒骂坐，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若山魈木客，不敢向迩，足以杀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权足以杀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逊足以杀身，卢柟、徐渭是也。积而不散足以杀身，沈秀、徐百万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杀身，林章、陆成叔是也。异端横议足以杀身，李贽、达观是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自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其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若恋恋于此，有终身丧其所守者，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

晋人戏言云：“我图一万户侯尚不可得，卿乃图作佛耶？”夫万户侯诚难求也，即心是佛，何远之有？

以图果报之念而学佛，终无成佛之日矣。学佛者从慧根入较易。

“易有太极”，圣人已自一言道尽矣，不须更说无极也。天下事物莫不自无而有，此何必言，即天地亦自无中来也。但理须有寄寓，如火传于薪，薪尽则火灭矣。谓火非薪亦可，谓薪即火亦可，谓薪尽而火存亦可，谓薪火相终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语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炼形求仙之术也，而世之学仙者托之老氏。如

今之士子读经书以应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矣，可谓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贵，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恶而逃之。死后之文章，较之功名差为久远，不可不留意也。至于讲明义理，孜孜为善，即不必谈道讲学，独不可使衾影无愧，人称长者乎？若轻佻反覆，甘于文人无行之为，又何足道。

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留连忘反。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征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至于圣人拘囚演《易》，穷厄作经，常变如一，乐天安土，又不当一例论也。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景物悲欢，何常之有，惟人处之何如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是极凄凉物事，一经点破，便作佳境。彼郁郁牢

愁，出门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尝一伸眉头也。

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

四十从政，五十悬车，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纵情山水，或沉酣文酒，优游卒岁，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逼，贪得滋甚，干进苟禄，不死不休，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徒为仆妾图轻肥、子孙作牛马耳。白乐天所谓“官爵为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声色，不近货利，惟以昼为夜，以夜为昼，旦则就寝，至暮始兴，盥栉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始罢，人以为疾。余以为此骄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纨袴子弟，常有日午始兴、鸡鸣始寝者，然贫贱之家无之也，贤子弟无之也，勤以治生者无之也。骄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阴阳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数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过市井之行；居官自润者，永负贪秽之声。故吾见大贾之起家矣，未见污吏之克世也。

余尝见取富室之女者，骄奢淫佚，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务逞华靡，穷极奉养，以图胜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曾不数时，奁橐俱罄，怨天尤人，噪扰万状，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虽沾余沫，丰衣美食，而举动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虑昏颓，意气沮丧，甘为人下而不辞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诗传》谓《周礼》以仲春令会男女，而以桃之始华为婚姻之候，此误也。《周礼》媒氏之职，以仲春令会男女，司其无夫家者而会之，是月也，奔者不禁。盖先王制礼，“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则婚姻之期当在冬末春初。而贫贱之家有过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极矣，故圣人以是时令媒会合之，无使怨女旷夫过是月也。其有法令

不及之处，私相约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尽淫奔也，凡六礼不备者皆谓之奔，故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昏期已过，即草率成亲，亦人情也。此即《诗》所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贼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乱政之媒也；讲学者，乱德之薮也。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儿不识骂，曾子家儿不识斗，习之者也。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棰，语其变也。

裴晋公有言：“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则天也。”叶若林云：“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则天也。”此二语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非真能教之读书也。夫子弟之贤不肖，岂在穷达哉？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未可以目论也。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庄子所谓“臧谷异业，其于亡羊均”者，此之谓也。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来，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语为训，可谓有超世之识也已。

人能捐百万钱嫁女，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宁尽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辍半生之功读书；宁竭货财以媚权贵，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此

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圣人之道也；以进为退，老氏之术也。然圣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经》一书，每到盛满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但圣人灼见事理，定当如此。至老氏曰"将欲取之，必故予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语，则是有心求进而姑为是以伺人，未免有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亦千古卓识也。

"名利不如闲"，世人常语也。然所谓闲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之谓也。而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所谓"终日乾乾欲及时"也。今人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笫之上以为闲也，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此是天地间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讹言之兴，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则较少尔。周末之诗曰："民之讹言，曾莫之惩。"然不知当时所讹者何事。至汉、晋时，始有为东王公行筹之说。又唐时有讹言官遣枨枨杀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讹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谓狭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时有讹言取童男童女制药者，国朝间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于黑眚马骝精之类，似讹而实有。怪妖言童谣无意矢言，事后多验，如檿弧箕服之属，又非讹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此之为讹言，盖不但"乌头白，马生角"已也。

宋林存为贾似道所摈，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䵼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价高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无何，似道谪至漳，死于郑虎臣手，郡守其门人也，与之经

营，竟得此木以殓。孰谓天道无知哉？

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故仓颉作书而鬼夜哭。圣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权，则安用圣人为矣。

今人动称阳春白雪为寡和，盖自唐人诗已误用之矣。宋玉本文：“《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则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阳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于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阔可笑者。徐仲车父名石，终身不践石，行遇桥则使人负之而过。陈烈吊蔡君谟之丧，及其门首，率诸弟子匍匐而进。或问之，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则终身无出门之日。陈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则当坠污泥沟浍中矣。腐儒不通乃至于此。

唐道人侯道华性好子史，手不释卷。或问安用此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诗慕道炼丹，有道流劝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间无不孝神仙。”此二语可谓的对，亦可谓求道之格言也。今人无慧业无至性，而强欲出世，难矣。

晋汲桑当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凉而斩扇者。宋党进当大雪，拥红炉酌酒，醉饱汗出，扪腹徐行曰：“天气不正。”天下之事，何尝无对哉？

梦之无关于吉凶也审矣。今儿童俗语皆谓诞妄之言曰说梦，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礼》特为设占梦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然为王者而设，犹之可也。季冬聘王梦，群臣庶人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不亦太儿戏乎？天下之广，亿兆之众，使尽献其吉梦，大人不胜占，而王亦不胜拜也。臣民吉梦，于王何与，而王拜之，此真痴人前说梦耳。此书盖见诗人有熊罴、旐旐之语而傅会，见牧人之有梦，遂以为献梦于王也。不知诗之所咏，皆

祝赞称愿之词，岂真熊罴虺蛇一时而同入梦哉？此又梦中说梦矣。

今人见纪载中所纪之梦多验，如良弼、九龄射日生兰之类，遂以为古人重梦也。夫人无日不梦，验者止此，则不验者不可胜数矣，况多出于附会而不足凭耶？孔子大圣也，少时欲行道则梦见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复梦，则夫子少时之梦亦不验矣。盖人有六梦，惟正梦可占吉凶，其它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宁，想像成境，非真梦也。余最不信梦，乃一生吉凶祸福并无一梦，故知其不足凭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风浪忽起，怡然不动，有负薪人问之曰："公是舍后如此，达后如此？"程异而欲与之言，则已去矣。夫舍者轻性命死生，若佽非、告子是也。达者齐修短得丧，若漆园子、桑户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顾，达则有见解矣。舍者未必达，达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风浪作，纵欲不舍，逃将安之？谢太傅与桓宣武、会稽王会于溧江，狂风忽起，波浪鼓涌，诸人有惧色，惟谢怡然自若。顷间风止，桓问之，谢徐笑曰："何有三才同尽理。"此达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尽，亦岂惧所能免乎？惟圣人之言曰："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达与舍俱尽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尔。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使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贪色健斗，冒险求利，而不终其天年，往往委于命，岂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

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书，如郑夹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马端临等，皆手自校雠，分类精当。又有田伟者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余卷。黄鲁直谓："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谓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余谓尚不止于三者，如钦天监之推卜、中书科之字法、国子监之人材、太仓之畜积，皆大舛讹可笑，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蟫之腹，入胠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

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但有宋集五十余种，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浥腐，恐百年之外尽成乌有矣。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而后大出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噫，谈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几人，而欲成万世不刊之典乎？《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鱼豕不下矇瞽而不问也，何望其它哉！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

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于胡元瑞，后有作者，无以加已。近代异书辈出，剞劂无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抄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而毛聚为裘，环断成玦，亦足宝矣。但子集之遗，业已不乏，而经史之翼，终泯无传，一也。汉唐世远，既云无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宣，卒归荡子之鱼肉；天府之秘册，严而难出，卒饱鼠蠹之饔餐，三也。具识鉴者厄于财力，一失而不复得；当机遇者失于因循，坐视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调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调而不同心者，或厌家鸡而重野鹜，五也。故善藏书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世，至于子孙，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论读哉？

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王孙则开封睦㮮、南昌郁仪两家而已。开封有《万卷堂书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抄一二种，皆不可得，岂秘之耶？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人不得见，亦无守藏之吏，尘垢汗漫，渐且零落矣。南昌盖读书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备。士庶之家无逾徐茂吴、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禄，箧中之藏，半作银杯羽化矣。伯元嗜书，至忘寝食，而苦贫不能致，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家中四壁，堆积充栋，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翻阅，亦阙陷事也。

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有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国初时物也。余时居

艰，亟令人操舟市得之，价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宁遭阳侯之变，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今二书即百金索之海内，不易得也。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

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书皆倒折，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钥于中翰涓人之手，渐以汩没，良可叹也。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但苦无佣书之资，又在长安之日浅，不能尽窥东观之藏，殊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创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鸮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

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创，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始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泚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旁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兢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桱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已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漈《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冯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风，则丰字也。此类甚多，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漫取韵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

上、去、入则可，平声自有二种，不可混而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岁时一闻即悟，及长以语人，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故谓此书在悟者即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蜡，废之可也。

道书以一卷为一弓。弓音轴，今人即谓之卷，非也。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谓一缚。缚，古绢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儒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韩昌黎诗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抑昌黎之所谓识字，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已也？汉儒之训诂极其宏博，而独称子云识字，至使四方学者载酒以问，此其学岂浅鲜者？唐王起于世间字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数字，则识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诗动用僻字古韵，至今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何况阿买也。

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皆取难犯。霍湾字曰商迄，夤觥字曰弄硕，𧻚莽字曰昷举，寇褒字曰秩拥。此与《八骏图》中商泰、商丙二字相类，亦好奇之过矣。唐武后命宗楚客制十二字，曌照、丙天、埊地、乙日、囝月、〇星、禼君、恧臣、夙除、颛载、乖年、𠦪正，而见它书者又有壬人、埵证二字。南汉刘岩制龔俨字为名，效颦转甚。余观《馀冬序录》载宋人有𡨋矮、𡨋斋、□稳、奎同上、仆嫋、奀勒、歪终、𠫑腊、妖大、𠫑勘、閂攛、氽游、夂没、㔾嚇、𢍰鬍、毕惯等字，盖俚俗之谈，杜撰以成字耳，岂六书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朗切、歪和乖切、要少、拏钦去

声、扌爪、幫榜平声、华箭、芏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

《乐善录》载：赵韩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赵闻之曰："此必秦王廷美也。"余按美字从羊从大，非火也，岂神明亦不识字耶？其为后人附会无疑。

杨用修最称博识，亦善杜撰，而《刘夫人碑》中俊、迲二字及酒官牌中炊字皆不识。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而释、道二藏中，恐即遍观，未能尽识。至于近代《海篇直音》，偏旁上下，类以意增蠲而长之，无复穷极，非六书之正，何以能识，即识之亦无用也。

《说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约韵书疏漏益多，惟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释、道二藏汇而订之，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

余在山东行部，沂州有毛阳迷，检司懵然不识，问胥曹，曰音山。归检字书，皆无之，因考史中郡国志，有奇字者附于此，有慮虒音庐夷、茬平今省为茌、卽音忌、珅音贡、䚄題䚄，古莎字、郻若么反、朸音力、瓡音执、邞音夫、郤鄢音孱骂、樸剼音蒲圜、彶氏音权精、讷邯讷音男、而囷渊、鄄绢、蟄周、厔至，人亦多不识也。

《东轩笔录》载：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立命进熟。进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义。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采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

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跅弛，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皆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其论甚快，因举数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皆胜旧，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余未敢从。盖“男女不杂坐”自为句，至“不同巾栉”为句，“不亲授”自为句。今以“不同”属上句，虽无害，而“巾栉不亲授”则不通矣。男女授受不亲，何独巾栉哉？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类尚多，未易枚举也。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最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

汉光武好图讖，至用三公亦以讖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讖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讖语附会吉地，以为讖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东汉至三国罕复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复名盖寡；然侨如、无

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之义，三代已有之，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王莽矫诬，遂著为禁令，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可笑甚矣，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何耶？今时则复者十七，亦以岁久人繁，易于重犯故耳。且使子孙不偏讳，未为不可也。

周公谨《癸辛杂识》载：先圣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此事并无所出。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岂有名兵之事？诞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

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

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夬”。宋当元丰、元祐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间而进；及其败也，反谓熙宁之祸，吾党激成之。譬之贼势猖獗，主将首鼠致败，而反咎力战者，以为挑衅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恶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经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矫而过正矣。古之行权者，如汤、武之放伐，伊、霍之迁易，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见南子，何尝不与经相反？经者，权之对也，不反则不为权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经，《易》所谓“万物睽而其事类”者也。此语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与辩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虽有迂阔，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论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即此数语，朱之设施可知矣。伊川见人主折柳条便欲禁制之，说书时颜色庄严，俨以师道自处。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万乘之主哉？陆秀夫于航海之日，负十岁幼主，而日书《大学衍义》以讲，不知何为近于迂而愚矣。圣人之谈道，皆欲行于世也。《大学》说“明德”便说“新民”，《中庸》说“中和”便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堕三都，诛少正卯，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颜渊问为邦，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何尝又以“克己复礼”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而实效少，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其于西夏、北辽，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己，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敭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之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尧拔舜于畎亩之中，诛四凶，进元恺，惟其所为耳。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昭烈之于武侯，苻坚之于王猛犹然也，而国治民安，天下万世不以为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择其贤否，又不能毕其才用，天子既从中沮之，群臣又从旁挠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长而恶恶短，中古之人善恶相半。至于今日，则众人之所誉，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百行之尽善，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誉者不以为贤，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有始誉而终毁之者，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有闻人过而终身訾之者，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进贤退不肖均也，论其等分，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如人之养生，进粱肉之时多而下药石之时少也。今之荐贤者则谓之市恩，谓之植党，即不然，亦以为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击丑诋，不遗余力，秽行俚言，累累满纸。初若令人怒发冲冠，不可忍耐，久亦习以为常矣，不但言人者嚬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其究也，使人顽不知耻而砥砺之道丧矣。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则言者愈轻，言者愈轻则听者愈无所适从，而大贪巨驵潜入其中，不复之能辨矣。为国家虑者，不能不为之三叹也。

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师金语子夏以桔槔，则谓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则为机心，在从人所引则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卷之十四　事部二

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贪得之鄙夫，其术必足以自固。故干纪济恶者，皆世所谓才士也；吮痈舐痔者，皆世所称善人也。

任大臣则当略其小过，用大才则当宽其小疵。以吏事责三公，非礼貌之体也；以二卵弃干城，非驾驭之术也。

告令烦者，官必阖茸；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议论繁者，事必无成；言语躁者，学必不固。

郡县之间功令琐屑，故外宦不若内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体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办也。故旅进旅退，与世浮沉，则金马门尽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竖，上有实政而下蒙实惠，则非外吏不可。

台谏虽以风闻言事，然轻以赃私污人名节则过矣。纵使有而发其阴私已非厚道，况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乎？宋人小说载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新旧一一上心。有乡人来访，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弹章者。乃知此风其来已久。

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圯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己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

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国家于刑狱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及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异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萋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橛伏于康庄，

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较令稍易，然时有漏网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欢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偁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偁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偁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榼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

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辖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次，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榷，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己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

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棰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宄潜伺，几务丛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导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哉？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

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禔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网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虽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

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懥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凊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诎诎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却。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

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遂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赵清献公有《御试日记》一卷，盖嘉祐六年御试进士，公时为右司谏，与贾直孺、范贯之皆充编排官，所记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驾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虽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训敕，劳赐茶果酒殽，无日无之。当时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犹慎重勤勩若此，亦足见作人之盛心，有终之懿轨矣。国朝御试进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故事，上皆视殿，自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习以为常矣。至于撤御膳赐考试官，则间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庆之辛未、万历之癸丑，是时慈溪、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时进士及第，醵金为曲江之会，即于同年中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世谓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为探花，不知起于何时，而以第二为榜眼，其名尤俗。宋时及第，不拘人数，遇非常恩泽，有一榜尽赐及第者，亦有随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进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于三甲，而一甲入史馆，二甲授六曹，三甲出为郡县，其

迥别不啻云泥然，故同籍之谊，寖以衰薄矣。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烜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缉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唐时举进士，自状头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奔竞之风，于斯极矣。武陵之荐杜牧，黄裳之访尹枢，虽怜才之盛心，而终非公慎之懿矩也。至于宋而渐密矣，然犹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国朝而禁令益严，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

唐时士子入试，皆遍谒公卿，投贽行卷，主司典试，亦必广访名流，旁搜寒畯。如王起放榜，先问宰相所欲；沈绚主春闱，承其母命，与宗人及第；牛庶锡贽卷，萧昕要令首拔；至于郑薰错认颜标，虽被冬烘之诮，亦不失为激劝之盛心也。宋初举人被黜者，犹得击登闻鼓声冤，上命重试，必多见收，当时谓之“还魂秀才”。盖其法网犹宽，疑议亦少，至国朝而禁令之严极矣。迨夫近日，则投刺及门皆为请谒，知名识面尽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虏，而旁观之伺主司如伺寇盗，举荡平正直之朝化为羊肠荆棘之路，以登贤籲俊之典变为防奸明刑之狱，虽士习之渐靡有以致然，而刻核太过，于拔茅连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会试天下，进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论不服，始命重试，取韩克忠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刘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会试，程敏政典试，给事中华昶劾其鬻题与徐经、唐寅等，及揭晓，林廷玉又论之，于是命李东阳重阅，而黜经、寅等十余人，敏政亦坐罢归。今万历庚戌，汤宾尹为房考，越房取韩敬为第一，言官论之不已，但终无佐证，韩与汤皆坐褫职。而场中越房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于是行原籍取所中朱卷，会九卿台省覆阅之，然俱无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盖三见矣，而庚戌为甚，盖议论纷纭不一，越三四年始定。余友王永启亦在十七人中，时在南职方杜门待命者数月云。

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足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然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也，至江陵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联登高第可乎？万历癸未，苏工部濬入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君盖同笔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苏取之而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间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以韩之才何门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于故人，卒致两败俱伤，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当今大一统之朝，有分土无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虏戎狄犹当收之，况比邻州县乎？且州县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预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余时为司理，力争之始解。世庙时，会稽章礼发解北畿，众哄然攻之，上问何谓冒籍，具对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见天地无私之心也。

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至于郡县之吏拜举主为门生，则无谓矣。范文正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盖感特达之知，非寻常比也。今江南如闽、浙得荐尚难，至江北部使者诸差旁午于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报，亦称举主门生，其恩谊衰薄，视朝夕相临、游扬造就者又迳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韬、张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门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时年逾五十，主司见而悯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后大拜，竟不及门云。

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至于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无造就之素也；当道之荐扬，甄别之故事耳，无陶铸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夫所贵师弟者，心相信也，行相仿也，势可灼手则竿牍恐后，门可罗雀则踪迹枉绝，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门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伦之一也。古人之于师友，皆恩深义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许，千里命驾；伯桃、角哀，信誓为期，九原不爽。盖亦自重其信义，非徒为人已也。降及后世，渐以衰薄，然王阳结绶而贡禹弹冠，禹锡贬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与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无论，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绝响矣。

今友谊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择也。今之人少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数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谓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而败群背义、惍薄无行之人，亦已滥竽其中矣。况少之群居，长则必离，穷之追随，达则必隔，是非毁誉萦其中，世情文罔牵其外，欲其欢然无间，安可得哉？夫士君子处世，而无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难者，则又安用此生为矣。故欲全友道，须先择交。其于同塾同游等辈之中，观其行事心术灼然无疑

者，而后以心许之，勿为形迹所拘，勿为谗毁所敝，勿为富贵贫贱所移，则庶乎古人之所谓友矣。噫，谈何容易。虞仲翔谓“海内得一知己死不恨”，韩昌黎谓“感恩则有之矣，知己则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士，亦必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来听之可也。

今人处贫贱则泛滥广交，一切佻闼驵侩，皆与游处。及富贵之日，则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响之不幽。此虽友之无良，而对面云泥，亦已甚矣，况其意不过为保富贵计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惓惓以绝交为急务，余戏谓：“朋友，五伦之一也。使穷时之友可绝，则穷时之父子、夫妇、兄弟皆可绝矣。”然余卒坐左迁，而后闻善宦者，其母诣之而不得见，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戏也。

自唐以前，最重门族，王、谢、崔、卢，擅名奕世，其他若荥阳之郑，陇西之李，虽皇族国戚，不敢与之争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谢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请死，盖流品若是之严也。其后贞观、开元屡加摧抑，而族望时尚终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赀。故李祯谓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称陇西。然士贵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则鳏夫岩筑，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独非望族耶？而名辱行败，玷宗多矣。宋以后渐所不论，至今日缙绅君子有不能举其望者，亦可怪也。

三代以前，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为数姓者。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渐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子羽，而其他诸子无称焉。溯流穷源，若斯之难也。世远人亡，文献无征，兵革变迁，家国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举其宗者，势使然也。然与其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孰若阙所不知，以俟后之人。故家谱之法，宜载其知者而阙其疑者。汉高祖为天子，而其祖弟呼丰公、母为昭灵后而已，

名字不传也，盖尚有古之遗意焉。

今世所传《百家姓》，宋时作也，故以赵、钱为始，岂吴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吴沉等进《千家姓》，以“朱承天运”为始，其中有怪僻不经见者，而海内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当时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广搜之也。汉颍川太守聊氏有《万姓谱》，今不复见。近时吴兴凌氏有《万姓统谱》，第恐其学识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极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与萧氏世世为婚姻，天竺则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其余皆为庶，庶姓虽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其它诸国，莫不如是。故唐以后之重门地，亦跖拔氏倡之也，礼失而求之四夷，殆谓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谢为望族，而谓谢安能比王。王，大也，谢有衰谢之义。此语太近儿戏，可笑。然余亦有语复之曰：王者大也，满则招损；谢者退也，谦则受益。天道恶盈而流谦，于王、谢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难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余尝谓彼固侯景、李建勋之见，而为名族者，甘与秦、晋而不耻，何无别之甚也。余邑长乐，长乐此禁甚厉，为人奴者，子孙不许读书应试，违者必群击之。余谓此亦太过。国家立贤无方，即奴隶而才且贤，能自致青云何伤，但不当与为婚姻耳。及之新安，见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为得之。乃吾郡有大谬不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俯首于奴之子孙者多矣。世事悠悠，可为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当论门地，亦当考姓之所自。如姚、陈、胡、田，皆舜之后，姬、周、鲁、卫、曹、郑，皆武王之后，俱不宜为婚，其余可以类推。又历代有赐姓者，如项伯、娄敬皆从刘，徐勣、安抱玉皆从李之类也。有改姓者，如疏广之后改为束，唐穀之后改为陶之类也。

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为京氏，鸿渐筮《易》而定为陆氏之类也。有支分者，如赵括之后因马服而为马，李陵之后因丙殿而为丙之类也。充义至类，别嫌明微，宁过于严，毋伤于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丧礼，为父斩衰三年，而父在，为母不过齐衰期而已。此虽定天地之分，正阴阳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无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要之母之劬劳十倍于父也。夫妇敌体，无相压之义，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于母，岂圣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为长子齐衰三年，而子于母反齐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礼三代无明文可考，或出汉儒杜撰，未可知也，而举世历代无有非之者。至我国家始定制，父母皆斩衰三年，即妾之子亦为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杀。此圣祖所以顺天理，达人情，自我作古，万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为服，所以别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丧，而一缁衣玄冠，不惟礼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国家定为五月之服，其于情、礼可为两尽。又古者有服内生子之禁，今亦无之。夫丧不处内，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无为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如我国家之制，可谓兼之矣。

师友无服，非不为服也，义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于孔子，以父丧之可也；如管、鲍、雷、陈，以兄弟丧之可也；然而不可为常也。先王制礼，顺乎人情，求为可继也。昔虢叔死，闳夭、太颠诸人为之服，礼可以义起也。盖师友至于今日，恩义之衰薄极矣。生时贵贱且隔云泥，况生死之际乎？

今执亲之丧不饮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内禁之可也，过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复何妨。至于预吉事赴筵席，则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变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丧而婚娶者，谓之“乘凶”。此在它处不知云何，吾郡则恒有之矣。此夷俗也，当事者为之厉禁可也。

闽俗于初属纩之时有女适人者，则婿家延巫，置灯轮转之，男女环绕号哭，谓之“药师树”，甚无谓也。死每七日则备一祭，谓之“过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场功德者，搢绅礼法之家不尔也。死后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则不用本家食，而须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吴越之俗，亲友来致祭，主家皆用鼓乐筵宴款客。闽中独无之，客来祭者，一尝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馂其祭余，较为彼善于此耳。

丧不哀而务为观美，一惑也；礼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择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妇人，三惑则举世蹈之矣，可叹也已。

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然而已，冠则绝不复举矣。吾长乐人最习家礼，亦间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礼之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或为长子之当户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为子娶妇，即举乐何伤？且摄盛之礼既已极其隆矣，而独禁音乐，无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来饷食，俗谓之“馈女”。女于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谓之“归宁”。此汉以来礼也。今人三日后女偕婿省父母，谓之“回鸾”，闽人谓之“转马”，盖春秋时有回马之义也。五月归宁谓之“取夏衣”。按《周礼》后妃归宁亦用絺绤，则夏之归宁，其来久矣。

张公艺九世同居，古今以为口实，近代则浦江郑氏耳。盖由祖宗立法谨严，子孙世世相承，不敢逾越，纵有长舌之妇，败群之子，无所容其恶也。然吾以为人心不同，一室之内，岂无胡越？况于孱婿悍妇、骄儿稗子，代不乏人，间隙一开，仇衅渐起。与其隐忍包涵，中

离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愿，使兄弟好合，妯娌肃雍，无害于义，政不必慕古人之虚名，而酿阋墙之实祸也。余尝见巨室兄弟众多，先后宛若，日逐勃谿，至于婢使奴隶各为其主，怨尤谗𨱗，无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虽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强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妇而后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绝无而仅有者也。

张公艺书忍字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驭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谿，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它，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汉樊重、晋郎方贵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会稽裘承询十九世，而魏杨播百口共爨，陆象山累世义居，又不知凡几代也。录之以愧恶妇劣子之欲析产者。

汉称万石君家法，唐则穆质、柳公权二家为世所崇尚，至宋则不胜书矣。我朝文物威仪之盛，则在江南，而纯厚谨严，西北士夫家居多，风气使然也。吾邑长乐，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它郡。余初登第时，至邑中，不敢乘舆，搢绅往来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车，遇村落辄为下。市者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淫不盗，不嚚讼，不逋赋。先辈如郑司寇世威家居，犹布衣徒步，盖海内所绝无而仅有者。近来一二巨室，侈土木，娱声色，骎骎凿浑沌之窍矣，然校之列邑，犹为彼善于此也。

礼有出于圣人而实似无谓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与上帝，果有二耶？无二而分之，是矫诬也，圣人不为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实是者，欧阳濮议是也。礼，为人后者不得顾其本生父母，特不为之服耳，未尝并父母之名没之也。礼有三父八母，养者、继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为叔伯，于心安乎？于理顺乎？

此拘儒之见，必不可行者也。肃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吕诲之议者，则愈非矣。肃皇于谅闇之后，从邸入继，与英宗之久养宫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统，而以兄为父，以父为伯，岂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叹也。今不父其父而祢其兄，于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误国家事也。且亡者犹可耳，太后在也，以嫂为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于何地？古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也，况不孝乎？幸而圣心独断，天伦无亏，其神武明决，过宋英宗万万矣。诸臣之杖谴，虽永嘉不善处，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礼》："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郑玄注："稽首，头至地也。顿首，头叩地也。空首，头至手，所谓拜手也。振动，战栗变动之拜，一云两手相击也。吉拜，拜而后稽颡也。凶拜，稽颡而后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读为报，报拜，再拜也。郑司农云持节拜也。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揖是也。揖即揖也。"今人以顿首为常礼，而稽颡、稽首概施之丧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礼也。尊长之施卑幼则云再拜，而肃拜则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动等拜，皆无知者矣。又书札中动称"九顿首"，此申包胥乞师于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卷之十五　事部三

古人君即位，称元年而已，未有年号也，故诸侯之国各称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闻知。不知当时律历之颁，往来文告之词以何为准。盖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国史之旧矣。自秦始皇立郡县而民知有王，汉武帝建年号而民知有朔，万世之后，一统之治，威令行于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于废井田，筑长城，行夏时，表六经，皆为后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绝世之识，独创之识，何以与此。而经生谈无道主，动以为口实，不亦冤乎？

年号之改，莫数于武氏，其次则唐高宗、汉武帝，又其次则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为戏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盖自总章、仪凤以后，政自牝鸡出矣。汉武、宋仁俱四十余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应，多不过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经之甚也。古今不易年号者，惟汉明帝、隋炀帝、唐高祖、太宗、宪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与焉。夫元者，始也。人无二始，帝无二元，而况十数乎？我国家列圣相承，惟于即位之逾年改元，终身不易，亦可谓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后因与蜀王衍年号相同，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然国朝永乐则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至于正德，亦同夏乾顺之号，而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庆亦州郡名，改元之后，复令改州，此亦华亭不学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为其易犯也。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我朝建文之号亦同御名，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

尔。今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御讳也，而皇太子讳又同县名，与其更易于后，孰若慎重于初乎？此亦礼臣之过也。

古者嫌名不讳，宋则并讳之矣。国朝虽无讳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长乐，政与皇太子讳音相同。不知将来当事者何以处之，姑记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无论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贤愚异类，二不便；国有大小，遂启争端，三不便；盛时制驭，犹怀不逞，委裘之际，将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创业时一分封耳，子孙之兄弟无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丽不亿，千里之内，何以容之？朝带之乱，势使然也。自秦之后，一复于汉，而有吴楚之乱，再复于国初，而有靖难之师。国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审矣。

处宗藩之法莫厚于本朝，而亦莫不便于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利赖之。但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衍懿亲至与齐民为伍，亦稍过矣。宋时宗室散处各郡县入籍应试，在京师者别为玉牒所籍。至绍兴十一年，从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试，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国朝亲王而下递降为郡王、将军、中尉、庶人，虽十世之外犹赡以禄，恩至渥也，而禁不得与有司之事，不得为四民之业。二百年来，椒聊蕃息几二十万，食租衣税，无所事事，而薄禄斗粟不足糊口，遂至有怀不肖之心，亲不韪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贤者赋诗能文，礼贤下士，而常郁郁有青云无路之叹。至于不肖者、贫困者鹑衣行乞，椎埋亡命，无所不至，有司不敢诘，行旅不敢抗也。日复一日，人愈众而敝愈极，当事者犹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庙，亲尽亦祧，子孙五世之后无复降杀，非法也。世禄之子犹望象贤，天衍玉牒不许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递杀至于庶

人极矣。庶人之外，禄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宽也，读书者许在各郡县入籍应试，其它力农商贾，任其所之，奸盗诈伪，有司以三尺绳之，大辟以上奏闻可也。此处宗藩之第一义也。

国朝立法太严，无论宗室，即驸马仪宾，不许入仕，其子不许任京秩，此虽别嫌明微之道，亦近于矫枉过正者矣。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胥役，官吏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见其睫可乎？祖制既难遽违，而积弊又难顿更，故当其事者默默耳。

国朝驸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于畿辅良家或武弁家择其俊秀者，尚主之后，即居甲第长安邸中，锦衣玉带，与公侯等，其父封兵马指挥、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驸马虽贵为禁脔，然出入有时，起居有节，动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奶姆、阉竖之老者威震六宫，掌握由己，都尉反俯首听节制，凡事务结其欢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间。近日如冉都尉兴让，可鉴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皇贵妃之女，上素所钟爱者，伉俪甚笃，无间言。奶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动行节制，冉不善也，又恃宫中爱婿，时与龃龉。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传呼开邸中门。故事，中门非奶媪不开，盈女不时至，都尉排闼而入。有顷，盈女至，出谇语，都尉乘醉击之。翌日入朝奏闻，盈女率其党数十人伏阙下，要而殴之几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弃衣冠，从间道归里。上益震怒，遣缇骑迹之，夺其父母爵禄。廷中大小臣工力谏，俱不报。冉既自归，上怒不解，谪羁太学习礼。自壬子冬至今半载，尚未得与公主相见也。时论以冉固未得善处之方，而奶媪一老宫婢，遂能炀灶蔽明，荧惑主聪，一至于此，盖床笫之言易入，浸润之谮难防，故使椒房失其宠，结褵隳其爱，举朝之臣工不足敌一妇人，亦异事矣。考之史乘所载，若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违诏，王偃倮露于北阶，何瑀投躯于深井，盖自汉、晋以来，相沿至

于今日，未之有改也，冉盖不幸而遇其变耳。

牝鸡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圣之开基，国祚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喜、褒姒之一败，况其它乎？故《诗》《书》垂戒，于妇人每惓惓焉，知后世必有以是亡其国者也。吕氏几移汉祚，武曌遂斩唐宗，其始不过以色举耳，而祸之赫烈，岂虞其至此。汉之马、邓，宋之高、曹贤矣，而犹垂帘专政，恋恋不忍释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开，能保其无妒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国家之制，少主委裘，权一听于辅臣，而母后不得预也，可谓上追三代而远过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创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艺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

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贤圣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杨，四海宁谧。其后为王振所误，致北狩之变；后又为石亨、徐有贞所误，致夺门之惨。迨武功窜，曹、石诛，躬亲万机，民安吏治，天下讴歌太平者又十余年。然则辅相之功，所关系岂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变，翠华陷虏而却回；壬寅之变，圣躬被弑而无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贼之炽，北虏南倭之警，关、白、杨应龙之桀骜，而折棰挞之不烦再举，至今二百四十余年，而金瓯无恙，纤尘不警。固知太祖功德与天同大，宜乎历数之未艾也。

世庙末年虽深居不出，然威福无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权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结近侍、窥伺圣意者无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领是惧。盖自夏言、王忬、杨继盛、张经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势败，亦自此发端矣。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杀予夺，惟意所向。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韩之学，政事过于操切，十年之间，虽海内乂安，比隆成、昭，而国家元气不无斫丧矣。逮夫末年，固位挟势，夺情起复，殛窜言官，子弟相继袭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鸷而难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严之老死牖下，识者犹以为幸，而张之功罪，自当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虽过操切，然其实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员、废书院、裁减郡县、去诸冗员是也。至于久任稍苦诸守令，禁勘合则苦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结冯保以收诸内竖之柄，北任戚继光而虏不敢窥塞垣，南任谭纶而倭寇慑服，其才智明决有过人者。昔张乖崖谓“众人千言不尽，寇准一言而尽”，江陵有焉。而末节骄奢纵恣，以覆其宗，则亦不学无术之过矣。

江陵给假治丧，自京师除道，达其室四千余里，填堑刊木，广狭如一，所至厨传列灶千计，外藩大吏望尘迎拜，相属于道。独吾郡郑云鎣为河南方伯，礼无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绖，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悦。不逾年，方伯遂抚楚而郑挂弹章归矣。时先大夫相吉藩，闻诸藩有致千金赠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观察赵思诚齮齕之，先大夫闻，即挂冠归里。而后抚楚者为枌榆至戚，犹以离擅职守参奏致仕。盖当时之风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会昌投龙文，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宋徽宗群臣上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词自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噫，莫尊于天子，百神皆受号令者也，而反屈万乘之称从黄冠之号，不亦儿戏狂惑之甚哉！其后会昌既变起帷帏，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无感应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于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于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于秦始皇、汉武帝。然大则破国丧身，小亦虚耗海内，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荣，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无论人君，即士君子读六经传注以取科第，而其后也，不有非毁先儒、栖心释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闲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故爱民实政，循良之上乘；随分尽职，省曹之懿矩；褆身齐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标。总之，圣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愿乎外。”

余每见郡县吏禁约文告之词布满郊野，条陈利病之议连篇累牍，似自以为伯夷之清，龚、黄之才，而不知大贪大拙者伏于其中也。友人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则椒料多，匠之拙者则箍钉多，官之拙者则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台谏言事，自有职掌，然近来纷嚣往复，求胜不已，可惜此白简不用之触邪，而用之聚讼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于侵官矣，然言之而当，出位何伤？若杨忠愍、海忠介及近时邹尔瞻吏部与赵、吴诸太史，人孰有议之者？一二名誉不章，识见谫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秽，而效颦建白，掇拾唾余，或窃批鳞之名以雄行其乡，或攻必救之势以自固其位，人之视己，如见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余乎？至于李材“止修”之说，益迂且腐矣。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新建抗疏定乱，信文武之兼材，然当献俘金陵之际，为江彬所排陷，进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断，而濡滞忍耻，夜对池水，欲吊汨罗，何无决也。名与身孰轻？当时抗雷霆，窜岭海，间关万里不死，而死于功成之后，岂所谓“重若鸿毛，轻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于李材邀功缅甸，杀无辜以要爵赏，身窜闽海，扬扬自得，此华士、少正卯之流，视新建又不知隔几尘矣。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守，周于四岳，今一巡幸而所过郡邑嚣然骚动矣。古者诸侯王三载一朝觐，络绎不绝，今一封藩而舟航传置，疲于供命矣。盖古者不独上之节省，其仪从有限，亦且下之富饶，其物力可供。今则千乘万骑，征求无艺，而尺布斗粟，无非派之丁田者，至于供亿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异而岁不同，十年之间，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穷极？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见也，亦时势使然也。

今上大婚，所费十万有奇，而皇太子婚礼，遂至二十万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万有奇。潞藩之建费四十万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万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余，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余。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潞藩庄田四万顷，征租亦四万，一亩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万顷，而每亩征租三分，则十二万矣。夫民之穷日甚一日，而用之费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为除官。沈存中《笔谈》云：“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谓以新易旧之义。而阶亦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

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如福宁州倭乱之先，神像自动，三日乃止，友人张叔弢亲见之。万历间吾郡演武场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顶，出嫚亵语，无何僵仆而死，则余少时亲见之。江右张观察尧文上计，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祷，经七日复苏，亲见神摄其魂以还。张君言之历历，如在目前者，亦异矣。王生时辅偏安之蜀，功业不遂，身死人手，而没后英气乃亘千载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为忠义正气致然，则古今如王比者未尝无人也。或谓神能御灾捍患，则帝纪其功而迁其秩，神功愈著则威望愈崇，亦犹人世之迁转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闻，迨宋以盐池一事遂著灵异。且张道陵于汉季为黄巾妖贼，王以破黄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听天师号令，使其伪耶，则当显僇之；使其真耶，吾未见道陵之贤于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尝谓云长虽忠勇有余而功业不卒，视之吕蒙智谋，其不敌也明矣，而万世之下，英灵显赫，日月争光，彼曹操、孙权皆不知作何状，而王独庙食千载，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败论人也。而人顾有以一败没全功，以一眚掩大节者，独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愿其为阿蒙，不为云长，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荆州为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祠户祷，若今之关王云然。自壮缪兴而朱虚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岂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设教，或相禅而兴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大士变相无常，而妆塑图绘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谓大士，岂得为女，既谓成佛，则男女之相俱无矣。盖有相则有情识淫想故也。

大士变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何时也。余按《辽志》有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皆白，人不敢犯。则其奉祀从来久矣。

真武即玄武也，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改为真武。后因掘地得龟蛇，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

刘昌诗《芦浦笔记》载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挂草屦于树枝，后来者效之，累累千百，好事者戏题曰“草鞋大王”，以后遂为立祠，大著灵异。其人复过，怪而叩之，则老铺兵死而为鬼，凭于是也。大凡妖由人兴，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凭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谓无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净谨严者，其供佛像，一饭一水而已，无酒果之献，无楮陌之焚，无祈祷报赛之事。此正礼也。至观音祠，则近秽杂矣，盖愚民徼福者多，求则必祷，得则必谢，冥楮酒果，相望不绝。不知空门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犹斋素也，其他神祠则牲醪脯糗，烂然充庭，计所宰杀物命不计其数，不知神之聪明正直，亦恻然动念而呕哕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晏公，此皆著有灵应，受朝廷敕封者。萧抚州人也，生有道术，没而为神。闽中有拏公庙，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战鄱阳时一棕缆也，鬼凭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胜数也。

天妃，海神也，其谓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与祠观音大士者相同，习而不觉其非也。至于杜子美、陈子昂，皆以“拾遗”讹为“十姨”，俨然妇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灵异，知人祸福，故没而为神。余

考林氏生宋哲宗时，而海之有神则自古已然，岂至元祐后而始有耶？姑笔之以存疑。

罗源、长乐皆有临水夫人庙，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于淫矣。大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无虚日，至于妇女祈嗣保胎，及子长成，祈赛以百数，其所祷诸神亦皆里妪村媒之属，而强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钱财，不用之济贫乏而用之奉权贵者多矣，妇女之钱财，不用之结亲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难困厄，权贵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则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于何时，自唐宋以来，即有紫姑之说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师，即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于游戏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凭焉。盖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祸福间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郑翰卿最工此戏。万历庚寅、辛卯间，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圣甚严。郑知其妄也，乃诈箕降言陈真君奉上帝敕命，专管瘟部诸神，令即立庙于五圣之侧，不时有文书下城隍及五圣。愚民翕然崇奉，请卜无虚日。适闽狱失囚，召箕书曰："天网固难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铁马，此地可寻牢。"无何，果于石牛驿铁马铺中得之，名遂大噪，远近祈禳云集。时有同事数人，皆余友也，余笑问之，诸君亦自诧，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数年，诸君倦于应酬，术渐不灵矣。然里中儿至今不知其伪也。

新安诸生，同塾中有学召箕者，于塾中作之。有顷鬼至，问休咎毕而不得发遣之符，鬼不肯去，问之，曰："我游鬼也，为某处城隍送书，适君中途见召，今不得符验，何以得归？"诸生无如之何。鬼日夜哀啸溷嬲，同学者皆惊散。逾月余，一道人善符箓，为书一道，焚之始去。世间鬼神之事未尝无也。

世传箕诗亦极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伪也。余在东郡功曹，有能召吕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数事。既至，读其诗不成章，笑曰："岂有吕纯阳而不能诗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则笔久不下，扣之，徐书曰："渠笑我诗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终不能作一佳诗相赠，且后来之事亦不甚验，始知俗鬼所为而乃托之吕先生，吕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杀生亦是佳事，一切果报姑置勿论，但生动游戏，一旦毙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爱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犹懊恼竟日，况血气之伦乎？但处世有许多交际，力未能断，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时居家，当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属，市之可也，鸡鸭之类，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复特杀，亦惜福之一端也。

己既戒杀，则于子孙家人，当以义理晓谕之，使之帖然信从，不必专言报应，反启人不信之端矣。余尝见新安一富室戒特杀，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绝，责家人市已杀者，家人私豢养之，临期杀以应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见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笃，杀禁甚严，而子侄鹅鸭成群，肉食自若，宰杀皆绞其颈，使不闻声，其为冤苦甚于刀俎。旁观者莫不窃笑，而二人终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亲之丧，饮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吝于用财，灵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无不杀牲之理，即受地狱之报，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杀者，直是悭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辟，然有不必辟者，戒杀是也。但佛家戒杀为轮回计，吾之戒杀则不忍其死于非命而已。至于牛则有功于人甚大，杀之与杀良将何异？三代之际，天子无故不杀牛，诸侯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此戒杀之说非始释氏也。今之羊豕无故而杀者多矣，至于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杀之，可乎？力未能尽去，去其甚者

可矣。

古人之戒杀，仁也；释氏之戒杀，惧也；今人之戒杀，悭也。己不杀而食人之杀者，又可笑也。

地狱之说，所以警愚民也，今搢绅士君子亦谈之矣，然谈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国家设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盗一镮以上，吏执而问之，贪官苞苴千万梱载以归，而人不问也，故惧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阴中之法，亦如阳间网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而不用则衰矣。如苏长公少时多少聪明，文章议论，纵横飞动，意不可一世。屡经摧折，贬窜下狱，流离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议论，慈悲可怜，如竹虱鸡卵，亦称佛子，食数蛤蟹，即便忏悔，向来勃勃英气消磨安在？须知人要脚跟牢践实地，则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学力地位视韩、欧二公，尚不无少逊耶？盖韩、欧入门从吾儒来，而苏公入门从诸子百家来也。

“阴德必有报”，此自世人俗语，然为报而后行阴德，其为德浅矣。昔人谓阴德如耳鸣，人不知而己独知之，谓阴德。余谓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后谓之阴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报。《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如李广杀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该杀；于定国全活人多，大其门闾，自是应得全活。不然，纵贼为民害，亦可谓阴德乎？大凡有利于人及理所当为者，孳孳为之，皆德也，不必计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后之有报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惧。即死而有报应，不过善恶两途，善自可为，恶自不可为，何必计较报应。譬如奸盗诈伪，即律所不禁，良民不为也。惧死而修生，惑矣，惧来生而修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贵贫贱皆由前生之修否乎，则富贵而骄侈淫虐、怙权

乱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修何遽堕落至是也。贫贱之士修身立名，不朽于后世者多矣，其所得与一时富贵孰多？前生不修能致是乎？夫士贵自立，即今生之富贵贫贱不必论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来生之富贵，其志识卑陋，亦可哀矣。

屠仪部隆苦谈前生之说，一日集余吴山署中，与黄白仲辩论往复，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见解者，不过死生念重，惧来生之堕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记忆，后生又不可预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修得到无人非无鬼责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识既浅，爱根甚重，一切贪嗔、邪淫、妄语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胜罪过矣，何论前后世哉？

尝爱赵子昂有题圆泽三生公案诗云："川上清风非有着，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此千古以来第一议论也，惜不为屠、黄二君诵之。

老氏三宝，不过退一步法。《易经》曰："日中则昃，月中则亏。"圣人处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释氏则色想爱识一切不留，此虽不言来生而已隐然为后来地矣。譬之树果，今岁结实太盛，明岁必无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饱，明日必伤食。此理之常，无足怪者。盈虚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违也，而况于人乎？

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而近日如海瑞、赵用贤、林俊，皆有人于冥间见之。人鬼一理，或不诬也。刘聪为遮须国王，寇准为浮提王，亦此类耳。

《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此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为私，而旁观者又谓言者、救者之皆私，

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夫朋党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绍圣之党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于意见之不同，而其势成于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难辨也，亦难去也，如唐牛、李之党是也。李诚胜牛，然李不纯君子，而李之党不尽君子；牛不纯小人，而牛之党不尽小人。此其辨别去取，上圣犹或难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则调停之说是与？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无可否而两存之，适足以滋乱耳。是"子莫之执中也"。

"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术，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术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

元冯梦弼乘驿向八蕃，驿吏告以天晚，马绊在江上，不可行。冯不听，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灭，腥浪袭人。马绊者，马黄精也，遇之辄为所啖。今南方常讹传有马骝精能食人，及史书所载狭母鬼者，想皆此类，但多讹言耳，未有亲见之者也。宋宣和间，黑眚见于宫禁中，此自是亡国之征，人家屋宅亦时有狐魅出入者。大约妖由人兴，门衰祚薄则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谓无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马大中丞巡按浙直时，为狐所惑，万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尫瘵，竟谢病归，魅亦相随，渡淮而北则不复至矣。山魈闽、广多有之，据人屋宅，淫人妇女，盖《夷坚志》所载木客之妖者，当其作祟之时，百计不能驱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驱之。盖妖气亦有时而尽故耳。

国之祸常起于开边，家之祸常起于厚积，身之祸常起于服饵，三者皆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谓九分亦已过矣，若留有余以还造化，享不尽以遗子孙，即半取之何害。《保婴论》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此格言也，终身守之可也。

临沮邓差家累巨万，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识，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讶而问之，客曰："人生在世，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复进甘味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默然。归家，宰鹅而食，方一动箸，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贫贱自甘，犹可言也，积而不散，愚惑甚矣。盖苞苴科敛，得之不以其道，使复知享用，是天助其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非不幸也。

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悭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盖不必强取之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矣。《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盖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礼清矣，而龙门太峻；博陆任矣，而晚节不终；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荐上，无席无帐，以妇人裙蔽之。二品之禄，岂不能捐数镮置一布帐乎？不然，直福薄耳。唐卢怀慎妻子冻饿，门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峤为相，卧布被青绉则安，明皇赐以茵褥锦绮则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类乎？然忠介身后诚无余财，近来效颦者，家藏余镪，而外为纤啬之态，欲并名与利而皆袭取之，视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为伯夷之清较易，为柳下惠之和较难。清不过一味自守绝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识见、有大力量不能也。后汉黄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夫淆之不浊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难到也。

人之相去诚隔数尘，廉者能让天下，而贪者至争分文之末；宽者汪汪千顷，而悁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经纬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镬，而佞者至尝粪扫门；贤者希圣入神，而不肖者至穷奇梼杌。此非有生以来一定而不可变者哉？夫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谓“人皆可为尧舜”，吾终未敢以为然。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远”，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辩，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第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至宋儒不敢违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论之意，遂创为义理气质之性以附会之，此尤可笑。义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无物非

义理之所寓，安得谓之性也。性从心而生，非附血气则无性之名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是有而未发也，非全无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灭，可谓之无性矣，不可谓之无理也。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圣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语，将愈解而愈窒碍矣。

周处少时无赖，乡里称其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后时酷吏郭霸死，洛阳桥成，大旱而雨，中外传为三庆。乡有恶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为庆又岂桥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残形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

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然以贪败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无一二，盖近来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杀人者死，法也，而有不尽然者。妒妇杀人不死也，庸医杀人不死也，酷吏杀人不死也，猛将杀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奖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则法有时而穷也。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有一种穷奇梼杌、凶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狱而出，其恶犹不改也。小说载：华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

饿鬼狱，经数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狱门，即求人肉，其子泣谏，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无人食，何用救吾出来！"世之为恶者，往往如此矣。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嬉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耳。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戏文如《西厢》、《蒙正》、《苏秦》之属，犹有所本，至于《琵琶》则绝无影响，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余事情人物，无非假借者，此其所以为独创之笔也。

胡元瑞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名以净也，凡以颠倒其名也。”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

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余谓此不足异也。人世仕宦，政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终成乌有。今仕宦于得丧有不动心者乎？罢官削职有不恸哭失声者乎？彼之恸哭忧愁，不过一时而止，而此之牵缠系累，有终其身不能忘者，其见尚不及宦官妇人矣。然则古之名贤亦有悲愁拂郁者，何也？曰上等圣贤如孔孟之忧不遇为道也，其次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不遇为国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贬窜，孟郊、贾岛之流落，其忧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网既宽，山林皆乐，流窜贬谪皆俨然安居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谓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犹恋恋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乐天抗志辞荣，似知道者，而其诗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识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知制诰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者，世间乃有此痴心汉，真堪一棒打杀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贵而博一官一第，异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听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满其愿而止，则将相不足必为帝王，帝王不足必为神仙，神仙不足必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会大劫之外方为称心也，少不如意，忧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语人以料理诸事俱毕而后就死，则虽万有千岁，事无了期也。人能于进退死生处之泰然，保其必不堕落矣。

韩侂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谓宜加九锡也。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惟恐趋承之恐后，岂知其遗臭万世乎？赵师睪之犬吠，程松之献妾，不足异也。当江陵柄国时，其诞日，有以“天与人归”四字题册子送之者，有以禅授废立命题者，其留夺情之旨，有“朕不日举畴庸之典”者。当时已作首相矣，又将登庸，非禅位乎？一时臣工以逢迎为戏，谀之惟恐不足，而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当之而无惊畏之色，是尚可立于天地间乎？

为大臣者，处盛满之极则意念难持；为小臣者，见势焰之张则立脚难定。人能不以宠利居成功，如诸葛、汾阳，终无倾覆之理；能不以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璟，岂有冰山之虑哉？勋如博陆而竟以凶终，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难也！

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

然弘、正以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闻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呫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胠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巨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

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取望焉。弘、成以前，内阁尚参用外秩，如陈山以举人、杨士奇以荐辟，杨一清以大司马，张璁以南刑曹，皆入纶扉，五十年以来，遂颛用词臣矣。说者曰内阁大学士原词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内阁既可兼吏、户，则外秩岂不可兼学士乎？唐宋以前，出为郡守，入为两制，即词林亦未尝择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为之，已拘矣，又以内阁必词臣可入，不见祖宗故事耶？近来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论列，欲循内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盖相沿已定，遽难议更耳。

汉卜式、司马相如皆入赀为郎，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盖亦当时开边治河，军国之需不足而取给于是也。然止于为郎而已，至桓、灵时始卖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才易一醉，财之窘而爵之滥可知也。国朝设太学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选，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乃后来贡举之外，一切入赀为之，谓之“援例”。其有子弟员屡试不利于乡而援入成均者，犹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识字，但有余资，即厕衣冠之列，谓之“俊秀”。大都太学之中，举贡十一，弟子员十二，而此辈十之七也，鲜衣怒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谁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贤士之关，翻为纳污藏秽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为甚矣。

自边饷之乏也，河工之兴也，土木之系也，司农、司空惟以鬻爵为良策矣。盖损富室有余之财，以佐官家不时之需，事亦甚便，而纨袴子弟捐囊橐之腐镪，博进贤之荣秩，又何苦而不为。至于用度窘急之日，当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从，每加贬损以示招徕，故一时赴募，云集响应，虽足以供目前之缓急，而于国家设官命爵之典，亦稍亵矣。今文华、武英二殿中舍动逾数百，而鸿胪、光禄二寺之属，亦皆以百计，绣衣银艾，拥传遨游，呵殿里闾，雄行乡曲，所入几何，而其取价已不赀矣。近来言事者屡行白简，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见施行，亦势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禄命，财能生官，故多赀之家可以致贵。然余里中尝有入粟

得官而卒罄其产者，人皆嗤笑之。余谓："古人亦有之，诸君不察耳。昔司马长卿以赀为郎，至武骑常侍，其后病免，客游梁，家徒四壁立，非买官而贫之故事乎？"众为绝倒。

汉文帝承诸吕之乱，即位数年间，匈奴寇边，济北叛逆，乘舆行幸，军国之费不知纪极，而民不告困，国有余积。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并其半之租税尽除之，末年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不知当时国用于何取给。盖文帝之恭俭节爱，固自性成，而当时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异矣。转眼至于武皇，遂至榷酤算缗，海内虚耗。今天下漕粟之费数百万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为金花，亦四百万有奇，其它司农、司空之属，各项征输计不下三百万，而不足者又取诸盐课百余万，取诸太仆马价四十余万，而度支犹告匮不已，边军之饷常迟半载，水衡之钱入不继出，至于矿税之使四出张弥天之网，设竟地之罘，其取利无所不届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国用之不足，虽由上之不节，而下焉者综核之未精，虚文之糜费，蠹克之多端，因循之亏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诸川、贵、吴、楚，每条最巨者计费九千金，而沿途传置之费不与焉。若遇节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缮部，适皇极门兴工，有铁钉炉头者，一切铁及柴炭皆取诸官之外，但铸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庭御用之物，其工直视民间常千百倍，而其坚固适用，反不及民间，计侵渔冒破之外，得实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缮造，必内使与台省部寺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从也。一物之进，自外达内，处处必索铺垫，一处不饱其欲，物不得前也。领官镪置办者，皆京师大驵积猾，内结近侍，外通胥曹，预支白镪以营身肥家，广置田宅妻妾，鲜车怒马，出入呵殿。及期限时迫，则捐十之三以啖内使，而以十之一供应，夤缘为奸，苟图塞责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盘据溷乱，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难以穷诘，故财用坐困，而竟未尝享

其利也。

宦官之尊贵者，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然曰中曰内，犹所以别于廷臣也。至唐鱼朝恩始为国子祭酒，宋童贯为枢密院使，官至太师，甚矣。我国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后如王振、刘瑾，颐指公卿，不啻奴仆，则亦无其名而有其实矣。

汉时宦官骄横，目中至无天子，然王甫一休沐归舍，司隶校尉捕治，死于杖下，犹孤雏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废立自由，然郑朗自中书归，李敬实冲路不避，一疏奏闻，立剥紫绶，配南衙，神策小将冲京兆尹前导，得以立马杖杀之。至宋韩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盖当时内竖之势虽盛，而国家所以尊礼大臣，而假借之者体貌常优，即人主意向亦未尝不欲除去此辈也，但力不能耳。我国家宦官虽不与朝政，不典兵权，而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为一内使奔马触其舆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圣明，为笞内使而窜之。然地既禁近，人复众多，声势烜赫，动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棰内竖，几罹不测，赖廷臣力争，上怒始解，李止外谪，然亦百年来创见之事也。至于外藩，采金榷税者皆蟒衣玉带，侍卫数百人，建牙吹角，一与制府等，郡县大夫莫敢与横行也。虽其中不无彼善于此，但习与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宋吴味道对苏公言："贩建阳小纱二百端，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宋当庆历、元丰盛时，乃榷税之繁重若此。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出，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此辈不足责也，吾辈受讥关之任者，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奈何必以茧丝为能，而务朘民之膏血也。

国朝各省有镇守内臣，其权埒开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

来矿税之使，其体稍杀，然如陈增之在山东，陈奉之在湖广，高淮之在辽东，皆妄自尊大，抑县令使行属礼，然皆不久而败，其它依违而已。盖我朝内臣，目不识字者多，尽凭左右拨置一二驵棍，挟之于股掌上以鱼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训、扬之王朝寅、闽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为鹰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恶于众，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内使之掊克，而恨此辈深入骨髓也，卒之内臣未去而此辈已先败矣。

马堂初以榷税至临清，鸱张尤甚，出入数百人，皆郡国无赖少年，白昼攫人，井邑骚然，商贾罢市。州民王朝佐不胜忿，率众噪而攻之，火其居，堂仅以身免，其党三十七人，尽毙煨烬中，堂自此戢矣。高寀至闽数时，屡破盐商之家，后因怒一诸生之父，廷扑之，合学诸生大噪击之，几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寀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极力救之，且以软语啖诸生乃散，而寀虐焰遂大减。曩时所谓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马堂者，王朝佐为首，时议欲宽之，而按臣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皆与堂善，遂列朝佐罪状，坐弃市。攻高寀者，余友人王武部宇为首，寀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当事者莫之应，王乃入北太学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于义、奋不顾身一也，而幸不幸乃尔，岂非天哉？

高寀在闽，闽搢绅不与往还者，不过二三人耳。其他不惟与往还，且称公祖行旁门，腼然自附于子民之末，且立石诵功德，称为贤名，亦可羞也。盖吾郡搢绅多以盐筴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约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诗画有三戒：一不为阉宦作，二不为诸侯王作，三不为外夷作。故当时处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二氏籍没，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亦可谓旷世之高士矣。当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滥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败，家奴箧中无非翰林诸君题赠诗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时置一铁牌，高三尺许，树宫门外上，铸“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字。至英庙时，王振专恣，遂毁其牌。永乐年间，遣内官至五府六部禀事者，内官俱离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则下马旁立。至王振、汪直、刘瑾时，呼唤府部如呼所属，公侯伯遇诸涂，反回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诸镇守，内使之权势大减，余官两都曹郎，即司礼监守备极尊贵者，皆彼此抗礼。至闽，闽税使高寀欲搢绅执治民礼，余谢绝之，不与往还。在山东为司理，时马堂、陈增之横皆与钧敌，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备内臣遇大阅之时必据中席，而大司马侯伯皆让之。京师内臣虽至贱者，路遇相君亦扬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国初意耳。

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酿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当三杨辅政时，王振鼠伏不敢动，及徐禧、王祐辈逢迎谄媚以保富贵，于是振之威权渐炽。商文毅击汪直，疏其十罪，西厂即日报罢，可谓易若发蒙矣。而刘、尹等继之，使直之灰复然。李献吉之击刘瑾，阁臣从中主之，阉竖环跪啼泣，彷徨无计，上心几移矣，而李东阳持议不坚，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岂天之未厌乱耶？亦小人阶之厉也。

卷之十六　事部四

《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禅机也，略录数端于左。

尉有夜半击令之门者，求见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请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问曰："事何急，岂有盗贼窃发，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则家有仓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则何以不待旦？"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百姓皆下田，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曰："然则君有何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令此时养蚕，实为两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处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长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礼》禁原蚕，而闽、广之地桑经冬不凋，有一岁四蚕者，则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为京兆尹，不甚识字，有道人投牒，乞执照造桥，覃大书"昭执"二字。其人白云："合是执照，今作昭执，仍漏四点。"覃取笔于"执"字下加四点与之，乃为"昭热"，庠舍诸生作传以讥之。

宋陈东通判苏州，权州事，因断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毕，幕中相与白曰："凡称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非有司所得行。"东大恐，即改"特刺"字为"准条"再黥之，颇为人所传笑。后有荐其才于两府者，石参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权苏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唐萧炅不识字，尝以伏腊为伏猎。又一日，张九龄送芋，刺称蹲鸱，萧以为鸱鸮，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得书大笑。

党进过市，见缚勾栏者，问："汝说何人？"优者言："说韩

信。”进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不敢出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也。”昔有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曰：“钥匙在我衣带上。”此亦孙彦高之流也。

钱良臣自讳其名，幼子颇慧，凡经史中有“良臣”字，辄改之。一日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一时哄传为笑。

冯道门客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犯其讳多，乃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洞庭湖阔数百里，秋水归壑，惟一条湘川而已。僧齐己欲吟一诗，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辄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无髭须。”人怪问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时，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莱芜谷，自称“太平皇帝”，父冏为太上皇，兄休等为征东、征西将军。慕容镇讨擒之，将斩于马市。有人问之曰：“何为妖妄，自取族灭，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尘在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如朕今日，复何聊赖。”其妻赵氏怒曰：“君正坐此口死，如何临刑犹不改！”始曰：“皇后不达天命，自古及今，岂有不亡之国，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镮筑其口，始曰：“朕今为卿所苦，崩即崩矣，终当不易尊号。”德闻而笑之。

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于简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归见之，即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许大叹赏，因荐于朝。

唐玄宗登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黄幡绰奏曰：“此是年满令史。”上问何以知之，对曰：“更一转便入流。”上大笑。

苏子瞻戏谓佛印曰：“向尝读古人诗云：‘时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又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未尝不叹息，古人必以鸟对僧，自有深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对学士。”坡无以应。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太无理，今暗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觅钻具？”

刘述字彦思，甚庸劣。从子俣，疾甚危笃，述往候之，其父母相对涕泣。述立命酒肉，令俣进之，皆莫知其意。或问之，答曰：“岂不闻《礼》云：‘有疾，饮酒食肉可也。’”又尝具丧服，值其子亦居忧，客问其子安否，答曰：“所谓‘父子聚麀’，何劳齿及。”

张丞相天觉好草书而不工，识者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龙蛇飞动，使侄书之，当险怪处罔然而止，问丞相曰：“此何字也？”丞相视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吾忘之。”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常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等并入《选》，何因言无？”由古曰：“此是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

齐王好相，有称神相者求见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举之受业师也。”王大悦，曰：“试视寡人何如？”对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视，竟日而后得。”于是拱立殿上以视。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变，相者问其故，王曰：“秦围即墨三日矣，当发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见大王天庭黑气，必主刀兵。”王不应。须臾有人着械入见，王色怒，相者问故，王曰：“此库吏也，盗金帛三万矣。”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见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财。”王不说，曰：“此已往

者，请勿言，但言寡人终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细看来，大王面部方正，不是个布衣之士。”

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坠落，鼻梁崩坏，苦不可言。一日与东坡会饮，各引古人一联相戏，坡遽朗吟曰：“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坐客皆笑，贡父感怆而已。

彭渊材游京师，十年不归。一日跨驴南还，以一卒挟布橐，皆斜绊其腋，一邑聚观，以为必金珠也。或问之，渊材喜见须眉曰：“吾富可敌国矣。”遂命开橐，则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部，它无所有。

阳伯博任山南一县丞，其妻陆氏，名家女也。县令妇姓伍，它日会诸官之妇，既相见，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陆，次问主簿夫人，答曰姓戚。县令妇勃然入内，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县令闻之，遽入问其妇，妇曰：“以吾姓伍，赞府妇遂云姓六，主簿妇云姓七，相弄若此，余官妇若问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尔，何足怪。”乃令其妇出。

刘义綦封营道侯，始兴王濬戏谓之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此言似为叔父发耶？”义綦曰：“下官初不识士衡，何忽见苦？”

张敬儿开府襄阳，欲移羊叔子堕泪碑，纲纪白云：“此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怒曰：“太傅是谁，我不识！”

有穷书生欲食馒头，计无从得。一日见市肆有列而鬻者，辄大叫仆地，主人惊问，曰：“吾畏馒头。”主人曰：“安有是？”乃设馒头百枚，置空室中闭之，伺于外，寂不闻声，穴壁窥之，则食过半矣。亟开门诘其故，曰：“吾今日见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诈，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腊茶两碗尔。”

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侍御史王

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讶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必大事也。”一日闻进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

唐明皇坐勤政楼上，见钉铰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损天平冠，汝能钉铰否？”对曰：“能。”遂整之。既完，上曰：“朕无用此冠，便以赐卿。”其人皇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闭门独自戴，甚无害也。”

绍兴末，谢景思守括苍，司马季思佐之，皆名伋。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公作守，司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闻者绝倒。

唐王铎镇渚宫以御黄巢，寇兵渐近，铎赴镇，以姬妾自随，留夫人于家中。忽报夫人离京径来，已在道中，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将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

唐时有士子奔马入都者，人问何急如此，答曰：“将赴不求闻达科。”宋天圣中，置高蹈丘园科，许本人于所在自投状求试，时人笑之。

宋时，省试“天子之堂九尺”赋，有一士曰：“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只余六寸。”盖汤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忆新罗使人有入贡者，见葵花不识，问主人，人绐之云：“名一丈红也。”使作诗咏之，末句云：“五尺阑干遮不尽，更留一半与人看。”噫，何中国夷狄工拙相去之远乎！又有贵老为“其近于亲”赋，其破题云：“见龙钟之黄耇，思仿佛乎家尊。”传以为笑。

宋王琪、张亢俱在晏元献幕客，亢体肥大，琪目之为牛；琪枯瘦，亢目为猴。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一坐为之绝倒。

田元钧狭而长，其夫人富彦国女弟也，阔而短，石曼卿戏目之

为“龟鹤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计弗瘳。洎为枢密使，疾顿除，及罢而疾复作。或戏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枢密副使，常服始不发。”又梅询久为侍从，急于进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凉散耳。”盖两府在京许张青盖也。

绍兴末，朝士多饶州人，或谓之曰：“诸公皆不是痴汉。”又有监司荐人，以关节欲与饶州人，或规其当先孤寒，监司愤然曰：“得饶人处且饶人。”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干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旧闻有人贫甚，发冢为生。发一冢，见一人裸坐曰：‘吾杨王孙也，裸葬，何以济汝？’又发一冢，见王者曰：‘朕汉文帝也，遗令薄葬，何以济汝？’遂之首阳山，见二冢相连，先发其左，见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饥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叹曰：‘用力之勤，久无所获，不如且发右冢看何如。’伯夷曰：‘劝汝别谋于它所，汝看我嘴脸若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晋庾翌与其兄冰书曰：“天公愦愦，无复皂白。”近时唐伯虎亦有诗云：“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虽谑词，亦有激之言也。

相传海上有驾舟入鱼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热而鱼惊，遂吞而入水。是则然矣，然舟人之言与其取炬也，孰闻而孰见之？《本草》曰：“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石髀入水即干，出水则湿。”出水则湿，诚有之矣，入水即干，何从得知也。言固有习闻而不觉其害于理者，可为一笑。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阅视。”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酝毕具，其外画神，问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

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神，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菹库，诸蔬毕备，复有神，问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

子思荐苟变于卫侯。一日子思适卫，变拥彗郊迎，执弟子礼甚恭。变有少子，亦从子思，讶问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儿。”

宋王状元十朋未第时，醉堕沛河，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钱，若死于此，何处消破？”明年遂登第，归以语人。士有久不第者，闻而效之，阳醉落河，亦为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钱几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瓮黄虀，无处消破耳。”

有吝于财者，遇一亲故求济，以酒一瓯、钱索一条送之，云：“筋一条，血一碗，右捶胸奉上，伏望铁心肝人留纳。”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飻与睡耳。它日得志，当吃饱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率，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站立。”闻者莫不绝倒。

晋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常作诗示温。温后见之谓曰：“汝慎勿犯我，我当出汝诗示人。”

程师孟知洪州，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是登溷诗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举人投卷，览其诗有“日暮猿啼旅思凄”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属对未切，奉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张三妇，日暮猿啼吕四妻？’”举人大惭而去。

安禄山好作诗，以樱桃寄其子，作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群臣请曰：“圣作诚高妙，但以‘一半与周贽’之句移在上，于韵更为稳叶。”禄山怒曰：“我儿岂可使居周贽之下乎？”

宋郑广以海寇来降，授以职官，旦望趋府，群僚无与立谈者，广郁郁不言。一日晨衙，群僚谈诗，广起于坐曰：“郑广粗人，有拙诗白之诸公。”乃朗吟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坐惭噱。

商则为廪丘尉，值县令、丞多贪。一日宴会起舞，令、丞舞皆动手，则但回身而已。令问其故，则曰：“长官动手，赞府亦动手，惟有一个尉，又动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历中，荆州冯希乐者善佞，尝谒长林令，留宴，语令云：“仁风所感，猛兽出境。昨入县界，见虎狼相尾而去。”有顷村吏来报，昨夜有虎食人。令戏语之，冯遽曰：“此必掠食便过。”

蔡君谟美须髯，一日内燕，上顾问曰：“卿髯甚美，夜间将覆之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谢不知。及归就寝，思上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寐。盖无心与有心异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自旦至暮，不能一亩。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克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鸡既集，纷然格斗，势不能止，逐之飞走，尘埃涨天，百姓喧阗不已。相传为笑。

李载仁，唐之后也，避乱江陵，高季兴署观察推官。为性迂缓，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复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闻者笑之。

曾纯甫当国日，有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有一客至，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鹑脯。"曾怒其嫚己，遂与之绝。

宋叶衡罢相日，与布衣饮甚欢。一日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叶惊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耳。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无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吴扩有诗名，曾有《元日怀严分宜相国》诗，一友见之，戏曰："开岁第一日怀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腊月晦，亦未怀及我辈也。"吴虽笑而甚惭。

汉武帝对群臣云："相书云：鼻下人中长一寸，年百岁。"东方朔在侧，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诚不敢笑陛下，实笑彭祖面长耳。"帝问之，朔曰："彭祖正八百岁，果如陛下之言，则彭祖人中可长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长一丈余矣。"帝大笑。

汉有牛通为陇西主簿，马文渊为太守，羊喜为功曹，凉部云："三牲备身。"

简雍字宪和，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淫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

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便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谐谈，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

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明堂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公”。时长安令杜松寿见而贺之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

于頔闻韦皋进《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以调頔为襄帅暴虐，人呼为“襄样节度”。

僧贯休有机辨，杜光庭欲屈其锋，每相见必伺其举措以戏调。一旦因舞辔于通衢，而贯休马忽坠粪，光庭连呼：“大师，大师，数珠落地。”贯休曰：“非数珠，盖大还丹耳。”

左街僧录惠江、威仪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诮。江素充肥，会暑袒露，霄忽见之曰：“僧录琵琶腿。”江曰：“先生鬲栗头。”又见骆驼数头，霄指一大者曰：“此必头陀也。”江曰：“此辈滋息亦有先后，此则先生者，非头陀也。”

卢质字子徵，性好玩谑，为庄宗管记。会医官陈玄补太原府医学博士，所司请稿，质立草之，末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从容之职。”庄宗览之，久为启齿。

李茂真子从昶为凤翔节度使，因生辰，秦凤持礼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妇人，魏博戏云：“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坐。”秦凤曰：“夫人无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边，王师失律。当国一相以老得谢，同列就第为贺。饮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时得君，告老于家，当天下无一事之辰，可谓太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陕西一伙窃盗未获。”满座大笑。

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有献策决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

东坡谒吕微仲，值昼寝，久之方出见，便坐。有昌蒲盆豢绿毛龟，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则难得。”微仲问：“六眼龟出何处？”坡曰：“昔唐庄宗同光中，林邑国尝进六眼龟，时敬新磨在殿下，献口号云：‘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

嘉禾方千里，一日会相识张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戏曰：“古人是刘更生，今人是张更生，手内执一卷《金刚经》，问你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更生谓方曰：“古人是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执一卷《刑法志》，问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吴给事女敏慧，工诗词，后归华阳陈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缘此遂染风疾。一日亲戚来问，吴同妾在侧，因指妾曰：“此风之始也。”

晋康福镇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锦衾而坐。客退，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虽生于塞下，实唐人也，何得为奚？脚有小疮，何至于烂？”一云是党进。

有老妪相让道，其一曰：“妪年几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则明年吾与尔同岁矣。”

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君礼为上客。既而自齐反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斋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

艾子讲道于嬴、博之间，齐鲁之士从之者数十百人。一日讲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说，一士怏怏返舍。其妻问之曰：“子日闻夫子之教，归必欣然，今何不乐之甚也？”士曰：“朝来闻夫子说周文王圣人也，今被其主殷纣无道囚于羑里，吾怜其无辜，是以深生愁恼。”妻欲宽其忧，姑慰之曰：“今虽见囚，久当放赦，岂必禁锢终身？”士叹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内难过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荡，私其怜少年，季闻而思袭之。一旦伏而觇焉，见少年入室而门扃矣，因起叩门，妻惊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顾问：“有牖乎？”妻曰：“此无牖。”“有窦乎？”妻曰：“此无窦。”“然则安出？”妻目壁间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悬之床侧，曰：“问及则绐以米也。”启门内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床侧，其囊累然而见，触之甚重，诘其妻曰：“是何物？”妻惧甚，嗫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厉声呵问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觉于囊中应

曰：“吾乃米也。”季因扑杀之，及其妻。艾子闻而笑曰：“昔石言于晋，今米乃言于燕乎？”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予。”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乃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踏却大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为其子求聘。任曰：“贤嗣年几何？”答曰：“四岁。”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与老翁邪？”艾子不谕其旨，曰：“何哉？”任曰：“贤嗣四岁，吾女二岁，是长一半年纪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贤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则贤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齐宣王谓淳于髡曰：“天地几万岁而翻覆？”髡对曰：“闻之先师，天地以万岁为元，十二万岁为会，至会而翻覆矣。”艾子闻其言大哭，宣王讶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对曰：“臣为十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处去躲这场灾难。”

艾子畜羊两头于囿，羊牡者好斗，每遇生人则逐而触之，门人辈往来，甚以为患，请于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请得阉之，则降其性而驯矣。”艾子笑曰：“尔不知今日无阳道的更猛里。”

杨素与侯白行道畔，有槐树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计令此树活？”白曰：“可取槐子悬之树上即活矣。”素问出何书，白曰：“岂不闻‘子在，槐何敢死？’”

又一日，大雪拥炉，白入，素急问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为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涂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无雪，此时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机警。

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余尝读谢绰宗《拾遗录》云：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萦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遇狗枷、败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此颇与寰、恭相类耳。

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仲廉察陕郊，岘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否，岘初犹俯首颦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曰：“彼兽也，给羊肉乃尔，吾辈忝预曹郎，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园外狼耳，安可并耶？”

章郇公得象与石资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谈谐，尝戏章云：“昔时名画有戴松牛、韩幹马，而今有章得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为一轻浮子所戏，遂前贺云：“闻君有台宪之命。”仲容立马愧谢，久之，徐问其何以知之，对曰：“今新制台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时三院御史乃

仲简、论程、掌禹锡也，闻者传以为笑。

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熙宁中为开封府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也。”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驯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间也。马嘿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闻而叹曰：“既为马嘿，岂合驴鸣？”

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东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价虽贵，必购之。一日有人持败席一扇踵门而告曰：“昔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惬，以为古，遂以负郭之田易之。逾时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远，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王避狄，杖策去邠时所操之箠也，盖先孔子又数百年矣，子何以偿我？”秦士大喜，因倾家资悉与之。既而又有持巧漆碗一只曰：“席与杖皆周时物，固未为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时作，盖又远于周矣，子何以偿我？”秦士愈以为远，遂虚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资用尽去，致无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终未忍舍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执舜所作之碗，行丐于市曰：“那个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钱，乞我一文。”闻者喷飠。

唐李文礼累迁至扬州司马，质性迟缓。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李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复白曰：“是长史姊。”李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无姊，向亦怪矣。”

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前磬折，称“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既罢，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捋其须曰：“大略似之矣，但只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又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眉目入鬓，又前再拜，赞曰：“有宋进士彭几谨拜谒。”又熟视久之，呼刀镊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吾前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陈国张伯偕与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妆毕，忽见伯偕自窗外过，妻问曰：“我今妆饰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趋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适见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误，误，我固伯也。”

白汲与其弟孪生，状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归，弟妻以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应，即时詈之，遂批其颊。汲正色谓之曰：“我乃伯也。”妇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为别异。

张思光尝诣吏部尚书何戢，误通尚书刘澄，融下车入门，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视澄曰：“都非是。”乃去。

卢思道聘陈，陈主用观世音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即以观世音语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

陆馀庆为洛州长史，善议论事而谬于判决，其子嘲之曰：“陆馀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讼词，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馀庆得

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时嘲之曰：“说事喙长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东坡曰：“十分。”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耶？”

东坡与温公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又东坡与时辈议论，每每多所雌黄，独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相与共论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吉州士子赴省，书先牌云：“庐陵魁选欧阳伯乐。”或诮之曰：“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

东坡有小妹，善词赋，敏慧多辩。其额广而如凸，坡尝戏之曰：“莲步未离香阁外，梅妆先露画屏前。”妹即应歌云：“欲叩齿牙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以坡公多须髯，遂以戏答之，时年十岁耳，闻者无不绝倒。

坡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公笑曰：“吾从众。”

东坡闲居日，与秦少游夜宴，坡因扪得虱，乃曰：“此是垢腻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绵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相谓曰：“明日质疑佛印，理曲者当设一席以表胜负。”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门，谓佛印曰：“适与坡会，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腻，愚谓成于绵絮，两疑不释，将决吾师。师明日若问，可答生自绵絮，容胜后当作馈饪会。”既去，顷之坡复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腻，许作冷淘。明日果会，具道诘难之意，佛印曰：“此易晓耳，乃

垢腻为身，绵絮为脚，先吃冷淘，后吃馎饦。”二公大笑，具宴为乐。

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罗兵士，太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庆历中，卫士有变，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盖平日防闲不密，所以致患。臣闻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时谓之“宋罗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诏狱毕上殿，仁宗问其事，平曰：“已从车边斤矣。”时谓之“车斤御史”。

嘉祐、治平间，有中官杜浙者，好与举子同游，学文谈，不悉是非。居扬州，凡答亲旧书，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务孔洪”，如此甚多。苏子瞻过维扬，苏子容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后子瞻与同会，问典客曰：“为谁？”对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与越王为亲，遣东方朔泛海求宝，愆期不至，乃微服赍绢问卜于孙宾。宾延坐，未之识也，及启卜卦，方知是帝，惶惧起拜。帝曰：“朕来觅物，卿勿言。”宾曰：“陛下非卜他物，卜东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叹，到日请诘之。”朔至，帝曰：“卿约一年，何故二载？”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宝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叹何也？”朔曰：“臣非叹别事，叹孙宾不识天子，与陛下对坐耳。”帝深异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举不成名，性英傥不羁，因过乌江，入谒项王

庙。时正被酒沾醉，才炷香拜讫，径升偶坐，据神颈，拊其首而恸，大声语曰：“大王有相亏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语毕又大恸，泪如迸泉。庙祝畏其必获罪，虽扶以下，掖之而出，犹回首嗟叹，不能自释。祝秉烛检视，神像垂泪亦未已。

谢希孟少豪俊，在临安狎娼，陆氏象山责之曰：“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娼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希孟但敬谢而已。他日复为娼造鸳鸯楼，象山闻之，又以为言，希孟曰：“非特建楼，且为作记。”象山喜其文，不觉曰：“楼记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象山知其侮己，默然。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几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唐寇豹与谢观同在崔裔孙门下，以文藻知名。豹谓观曰：“君《白赋》有何佳语？”对曰：“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观谓豹曰：“君胡不作《赤赋》？”豹曰：“田单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纣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赋》曰：“孙膑衔枚之际，半夜失踪；达磨面壁以来，九年闭目。”座中一客赋青曰：“帝子之望巫阳，远山过雨；王孙之别南浦，芳草连天。”一客赋黄曰：“杜甫柴门之外，雨涨春流；卫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评：“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迹。”或改之曰：“孙绰赋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标；杜牧咏江南春，十里莺啼而映绿。”又赋黄曰：“灵均之叹木叶，秋老洞庭；渊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泽。”升菴改《黑赋》云：“周庭之列毕苏，裳如蚁阵；陈阁之迎

张孔，鬓似鸦翎。”

五代袁正辞积钱盈室，室中堂有声如牛，人以为妖，劝其散积以让之。正辞曰：“吾闻物之有声，求其同类耳，宜益以钱，声乃止。”

娄师德好谐谑，则天朝大禁屠杀，师德因使至陕，庖人进肉，师德曰：“何为有此？”庖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豺大解事。”又进脍，复问之，庖人曰：“豺咬杀鱼。”师德大叱之曰：“智短汉，何不道是獭？”遂不食。

经生多有不省文章。尝一邑有两人同官，其一或举杜荀鹤诗，称赞“也应无计避征徭”之句，其一难之曰：“此诗失矣，野鹰何尝有征徭乎？”举诗者解曰：“古人有言，岂有失也，必是当年科取翎毛耳。”

唐苏晋，颋之子也，学浮屠术。尝得胡僧慧澄绣弥勒佛一本，宝之，尝曰：“是佛好饮米汁，正与吾性合，吾愿事之，他佛不爱也。”

丁谓谪崖州，尝谓客曰：“天下州郡孰为大？”客曰：“京师也。”谓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为崖州司户，则崖州为大也。”闻者绝倒。

石曼卿善谑，尝出，御者失鞚，马惊，曼卿堕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跌碎乎？”

张逸密学知成都，僧文鉴求见，时华阳簿张唐辅同在客次，唐辅欲搔首，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置于其首。文鉴大怒，诉于张公。公问其故，唐辅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太师头闲，遂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

张端为河南司录，府当祭社，买猪，已呈尹，其夜突入录厅，端即令杀之。吏以白尹，尹问端，对曰：“按律，诸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尹大笑，为别市猪。

王圣美为县令，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对曰：“平生爱之，但不晓其义。”曰：“试言之。”曰：“即‘孟子见梁惠王’，便从头不晓此语。”达官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不见诸侯’，复因何见梁惠王也？”其人谔然无对。

艾子好饮，少醒日，门人谋曰：“此未可口舌争，宜以险事怵之。”一日大饮而哕，门人密袖彘膈，置哕中，持以示曰：“凡人俱五脏，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视而笑曰：“唐三脏尚活世，况四脏乎？”

宝庆初元，洪舜俞为考功郎，应诏言事，论台谏失职，词甚剀切，内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惟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句，遂为台臣所摘，谓祗见宗庙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谒景灵宫而已”，词语嫚易，有轻宗庙之意。遂被落三官。舜俞乃为诗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陈晟知隆庆府奉新县，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妻涂氏，为诸宠所沮，当夜不成婚而成讼。晟判云：“两家好夫妇，方结同心；一夜恶姻缘，遽成反目。这场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发皤然，自谓力微而心壮；涂氏女青春过了，亦须华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终也匆匆聚散。鸳鸯小小思珍偶，输与少年；凤凰寥寥不复闻，遂成一梦。”

治平中，省试“大舜善与人同”赋，一举人见黜，心甚不平。其破题云：“道虽贯于万世，善犹同于众人。”或有善谑者谓之曰：“以尿罐对油筒，宜见黜落。”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巡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宋枢密文及翁尝咏雪，为《百字令》词云：“没巴没臂，霎时间做出瞢天瞢地。不问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势。识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红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盖讥贾相打量也。

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人谓其有风疾。出守湖州，荆公以诗送之云：“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担，白蘋洲渚正沧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时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荀伯于嘲之，常呼为“奶母”。承之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何言奶母？”

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仲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诟骂。赵知，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家，今日好雪。”

嘉兴许应逵为东平守，甚有循政，而为同事所中，得论调去，吏民哭泣不绝。许君晚至逆旅，谓其仆曰：“为吏无所有，只落得百姓几眼泪耳。”仆叹曰：“阿爷囊中不着一钱，好将眼泪包去作人事送亲友。”许为一拊掌。

跋

去秋，余塌翅南都，归卧天都山下，山馆岑寂，昼闻猿啸。忽叩户声甚急，则云杜李右丞公以都水谢公此书见贻，且属绣梓。余跃起藤影下读之，见其囊括包举，六合内六合外，靡不存且论也。夫穆满执化人祛，出云雨上下，视宫阙便若垒块积苏；夏仲御飞鹚首，掇兽尾，初歌《河女》章，后作《小海唱》，风云为之响集，雷电为之昼冥，至今人思慕其故而不可得，徒生健羡。想余醉心此书，倏历寒暑，帐中秘赏，心甚昔人。念无以谢右丞命，遂付梓人行之，俾千古瓌观，彪炳宇宙，令天下后世思慕健羡而可得也，斯为无负右丞、都水两公耳。若此书命名之义，载道之总，右丞叙详之矣，无俟余赘。时丙辰仲夏，古歙潘膺祉方凯父书于如韦轩。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范摅　撰　恒鹤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

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

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　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万历野获编

上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小引
续编小引
沈振附识
钱牧斋题辞
卷一
列朝一
告天即位
奉先殿
京师帝王庙
帝王配享
孝慈录
御制文集
访求遗书
赐百官食
国初实录
监修实录
避讳
玺文
园庙缺典
陵寝之祭
建文君出亡
龙潜旧邸
年号
太庙功臣配享
赐外国诗

释乐工夷妇
赐图记
节假
中秋无月诗
先朝四骏
从龙诛赏迥异
赐讲官金钱
广寒殿
蟒衣
天顺年号
英宗即位日期
复辟诛赏之滥
景泰初赐边臣敕
宪孝二庙盛德
君相异禀
贡鲊贡茶
召对
重修会典
弘治中年之政
进玺
御膳
先朝藏书
御辂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托名
武宗再进爵号
人主别号
帝后别号
御赐故相诗
白服之忌

禁宰猪
禁杀怪事
坝上马房
伶官干政
卷二
列朝二
世宗入绍礼
引祖训
世室
御制元夕诗
定策拜罢迴异
嘉靖初议大礼
帝社稷
景灵宫
配天配上帝
会典失载
驳正大礼
献帝称宗
邵经邦讥议礼
更正殿名
玉芝宫
斋宫
无逸殿
西内
代祀
圣诞忌辰同日
世宗圣孝
讲学见绌
进诗献谀得罪
贺唁鸟兽文字

庙议献谄不用
捐俸助工
工匠见知
触忌
正嘉御宝之毁
符印之式
嘉靖青词
嘉靖始终不御正宫
大行丧礼
实录纪事
实录难据
两朝仁厚
主上改臣下名
圣主命名
朝觐官进献
今上圣孝
今上御笔
贞观政要
冲圣日讲
今上待冯保
壬寅岁厄
壬寅上寿
百年四叶
北台
章奏留中
端阳
七夕
扈从颁赐
六曹答诏称卿
御座后扇

矿场
矿害
卷三
宫闱
修女戒
母后圣制
国初纳妃
天家生母不同
列朝贵妃姓氏
帝王娶外国女
高丽女见疑
故后无讳日
母后在位久
宣宗废后
封妃异典
帝后祔葬
废后加礼
英宗重夫妇
英宗敬妃丧礼
景帝废后
景皇后寿考
宪宗废后
孝宗生母
万贵妃
谢韩二公论选妃
郑旺妖言
颁行女训
母后谥号
世宗废后
皇后祔庙之礼

孝烈祔庙
母后减谥
庄肃后丧礼
嘉靖两后丧礼
母后先祔庙
亲蚕礼
李氏再贡女
圣母并尊
两宫同在位久
今上笃厚中宫
恭妃进封
郊寺保厘
今上家法
东宫妃号
王妃殉节
宫人姓名
文臣赐官婢
卷四
宗藩
论建藩府
元子出阁
圣功图
太子册宝
三王并封
立储仪注
皇子追封
使长侍长
亲王来朝
亲王迎谒
赵王监国

杨东里议赵王
周定王异志
藩府再建
郡王谋叛贷命
兄王伯王
淮王宗庙称号
藩国随封官
安置二庶
下殇追封
庆府前后遭变
二郡王建白
郑王直谏
郑世子让国
景恭王
藩王献谄
赵王缢死
徽王世封真人
辽王封真人
辽废王
辽王贵焓罪恶
楚宗伏法
英耀弑逆之由
楚府前后遭变
楚府行勘
存楚
蔡虚台辨疏
废齐之横
宗室通四民业
宗室名
公主

公主追谥
同邑尚主
公主中使司
仪宾牙牌
公主封号同名
驸马再选
公主荫胄子
公主下殇特恩
驸马受制
公主荫叙之滥
卷五
内监
内臣禁约
东厂
东厂印
内臣封外国王
赐内官宫人
内臣李德
内臣乞赠谥
内臣妾抗疏
对食
内臣交结
怀恩安储
刘聚封伯
何文鼎
内臣何文鼎再见
内臣蒋琮附继晓
内官张永志铭
二中贵命相
内臣何泽

内臣掌兵
镇守内臣革复
内臣护行
内臣掌兼印厂
冯邦宁
冯保之败
大珰同姓
张诚之败
霍文炳并功
内官勘狱
尚衣失珠袍
门竖偿命
箭楼
陈增之死
宦寺宣淫
内廷结好
镟匠
丐阉
卷六
勋戚
刘基
李善长
刘璟铁简
左右券内外黄
万通妒死
惧内
武定侯进公
郭勋冒功
大臣恣横
咸宁侯

忠诚伯
陆炳扈驾功
世官
定襄王
补荫
嗣封新建伯
魏公徐鹏举
爵主兵主
服色之僭
永乐间后宫父恩泽
外戚封爵同邑
孝穆后外家
沈禄
曹祖
中宫外家恩泽
戚畹不学
戚里肩舆之滥
卷七
内阁一
丞相
文华殿大学士
王抑庵入阁
布衣拜大学士
六修国史
辅臣殿阁衔
宰相老科第
景泰从龙二俞
杂学士
阁部列衔
阁臣终丧

徐武功赖婚
李南阳相业
词林大拜
亲臣密赉
谢文正骤用
龙子
词臣论劾首揆
阁部形迹
首相晚途
三相同气
杨新都志守制
阁部离合
首辅再居次
桂见山霍渭崖
辅臣掌吏部
张方二相
星相
内阁密揭
四宰相报恩
吉士不读书
宰相别领
辅臣掌都察院
宰相出山
发馈遗
两张文忠
卷八
内阁二
二相诗词
宰相谳狱之始
禁苑用舆

金书诰命
命名被遇
严相处王弇州
计陷
宰相黩货
权臣籍没怪事
籍没古玩
籍没二相之害
严东楼
居官居乡不同
远婚
嫉谄
吕光
直庐
宰相世赏金吾
大臣用禁卒
两给事攻时相
邵芳
新郑论事矛盾
华亭故相被胁
攻保公疏
保留宰相
大臣被论
丝纶簿
宰相时政记
新郑富平身后
陈飞
顾文康陆少白
谀墓
五臣

卷九
内阁三
阁臣进御笔
江陵震主
江陵家法
江陵二乡人
刘小鲁尚书
三诏亭
宰相对联
为李南阳建坊
内阁称大人
貂帽腰舆
谄附失利
江陵始终宦官
相公投刺司礼
言官论人
浙闽同时柄政
闽县林氏之盛
沈四明同乡
李温陵相
东西王李
太仓相公
亲书奏章
王文肃密揭之发
元旦诗
五七九传
阁臣致政迴异
元老堂名相同
古道
不愿拜相

宗伯大拜
太宰推内阁
宰相朝房体制
冢宰避内阁
阁部重轻
大老居乡之体
两殿两房中书
书办
仁智等殿官
异途中书初授
卷十
词林
翰林权重
选庶吉士之始
遍历四衙门
胜国词臣出使
词林中舍互改
鼎甲同为庶常
庶吉士失载
医官再领著作
吉士写佛经
进士授史官
正统戊辰庶常
武弁保留词臣
检讨掌翰林院
词林单名
改名被疑
翰林升转之速
翰林建言知名
正德朝鼎甲庶常

庶常再读书
馆选定制
词林迁官
庶常授州县
翰林一时外补
壬戌科罢选吉士
鼎甲召试文
杨名编修
翰林散官
词林拜太宰
交际
翰林应制
翰林官先奏事
庶常授官
吉士散馆
丁未闽中词林之盛
戊辰词林大拜
四六
黄慎轩之逐
词林前后辈
四品金扇
翰苑设教坊
侍从官
宫僚超赠
从龙外迁
坊局
宫寮兼官之异
词林知制诰
王师竹宫庶
卷十一

吏部一

屡兼二品正卿

借官出使

科道升州府

传奉官之滥

方伯致仕加衔

堂官笞属官

九卿揖司属

严恭肃

致仕官

监生选正官

太宰揖吏科

陆沈两公

郑蒋翁婿

内阁中书外补

宪臣改学官

任子为郎署

吏部堂属

吏部见客

吏部三堂俱浙人

司农署铨

玺丞改吏部

掣签授官

吏兵二部大选

举吏部

选科道

科道俸满外转

台省互改

四衙门迁客

用违其才

异途任用
添注卫经历
张西江比部
州同降知县
老人渔色
人臣渔色无等
京官避大轿
大臣屡逐屡留
大计年分条款
京官考察
外官考察
考察访单
外察附批
大计不私至亲
六年大计
考察破例
卷十二
吏部二
中书考察
辛亥两察之争
大计纠内阁
己亥大计纠拾
乙巳两察之异
铨郎索顶首
都给事升转
五贤附察
考察留用
考察留用
卑官被察仍留
大计部院互讦

言官例转反诘
考察胁免
赝书
武弁王官
一时六卿眉寿
文武同时各盛
士大夫癖性
士大夫伟状
士大夫华整
二品直拜三孤
户部
海上市舶司
劝农
救荒
金荣襄夺情
陶少卿
西北水田
西北水利
河漕
先朝设海运衙门
海运
永平海运
黄河运道
宣大二镇漕河
汴河故道
关陕三边饷道
贾鲁河故道
吕梁洪
徐州
泇河胶莱河

胶莱便道
泇河之成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校点说明

《万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一卷，明沈德符撰。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自幼随祖及父居京师，习闻朝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耆老。博闻强记，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多能明其本末。中年南返，撰《万历野获编》，备述闻见，分门别类，举凡典章制度之沿革、政教礼仪之兴替，以及朝廷政事、后宫秘闻、文人交游、灾异祥瑞、仙释鬼怪、民间风俗、异族大略，等等，靡不记之，堪称有明一朝百科大全，向为治史者所倚重。此据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钞本之影印件点校出版，原书有旁批和标记，不知何人所作，概删。该钞本向不载版本年月及源流所自，及考书前有沈德符五世孙沈振康熙癸巳年（1713）所作序，又考卷八“两给事攻时相”条有旁批曰“京官宴会不可不慎，近时演《长生殿》戏亦类此”等语。按：洪昇因《长生殿》获罪事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或二十八年，距沈振作序时约25年，“近时”云云，则断此钞本出于康熙后期殆为不妄。将此钞本与中华书局句读本相较，二者编排略有不同，举其大者如《补遗》，中华书局本（以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为底本，校以康熙时其他抄本）分四卷，此则不分卷。文字内容上，二者互有优劣，读者当自知之。

小引

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垅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刑及琐言剩语，娓娓不倦，久而渐忘之矣。困厄名场，梦寐京国。今年鼓箧游成均，不胜令威化鹤归来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几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还，舟车多暇，年将及壮，邅回无成，又无能著述以自见，因稍□绎故所记忆，间及戏笑不急之事，如欧阳《归田录》例，并录置败簏中，所得仅往日百之一耳。其闻见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书燕说，则不敢存也。夫小说家盛于唐而滥于宋，溯其初，则萧梁殷芸始有《小说》行世。芸，字灌蔬，盖有取于退耕之义，谅非朝市人所能参也。以退耕而谈朝市，非僭则迂。然谋野则获，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录。若比于野人之献，则《美芹十论》当时已置高阁，非吾所甘矣。编中强半述近事，故以“万历”冠之。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自题于瓮汲轩。

续编小引

今上御极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尧舜之世，虽困处菰芦，然咏歌太平，无非圣朝佳话。间有稍关时事者，其泾渭自明，藿食者但能粗忆梗概而已。至于风气之转移，俗尚之改革，又渐与往年稍不同。盖自丙午、丁未间有《万历野获编》共廿卷，弃置簏中，且辍笔已十余年而往矣。壮岁已去，记性日颓，诸所见闻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旧贮，遗忘未尽，恐久而并未尽者失之，遂不问新旧，辄随意录写，亦复成帙。绪成前稿，名曰《续编》，仍冠以“万历”，其事亦有不尽属今上时者。然耳剽目击，皆德符有生来所亲得也。昔吾家存中，身处北扉，淹该绝世，故《笔谈》一书传诵。至吾家石田，虽高逸出存中上，终以布衣老死吴下，故所著《客座新闻》，时有牴牾。德符少生京国，长游辟雍，较存中甚贱，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辇下者，或稍过石田。因妄为泚笔。总之，书生话言，疵误不少，姑存之以待后人之斥正，或比于《玄怪》、《潇湘》诸录，差为不妄。今圣人在宥，當如纪年所称万数，与天罔极，野之所获，正不胜书也。万历四十七年己未新秋题于敝帚阁。

沈振附识

先高祖孝廉公撰《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又《续编》十卷，精核该博，凡朝常国典、山川人物，巨细毕举，惜未及梓。至崇祯末，长溪为萑苻之薮，流离播迁，累世琬琰俱已凘灭，是编所存仅十之四五。振自束发受书以来，抚卷寻绎，辄为扼腕痛悼，叹遗编之失守也。犹幸天假之缘，原目具在，得以知其残缺，借以搜订。辛卯壬辰间馆禾城，旁征博询，所见不下数十余册，无如钞传互异，讫无全编，惟桐川钱氏所藏得自梅里朱氏，较多于他本，而质之原目，亦止十之六七耳。尔载先生更为列门分部，事以类序，虽次第非复本来，然颇便于展览，因以钱本为主而汇集诸家所藏，视钱本之所缺者而抄附之，又共得二百三十余条，覆校原目，一无所遗。振窃大幸是书之得全，不敢谓余小子搜缉之力，而丰城剑合，先高祖之灵实式凭之也。康熙癸巳闰五月五世孙振谨识。

钱牧斋题辞

钱牧斋云：自王李之学盛行吴越间，学者拾其残瀋，相戒不读唐以后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习闻国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献老讲求掌故，网罗放失，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馆，惜其有志而未逮也。朱竹垞《诗综》亦全录此文，但于“勒成一家之言”下节去“以上史馆”四字，并易下句为“惜其未就也”。

谨按：牧斋先生“有志未逮”之语，谓上史馆也，今《诗综》所易，则直视此编为未就之书矣。恨振生也晚，哲人已逝，不获以此全帙奉正，而受之先生之言，不我欺也。

卷一

列朝一

告天即位

高皇帝将登宝位，先于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劝进。时上御新宫，拜词于天，其略曰："惟我中国，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于天下人民土地，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之辅，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臣下皆曰：'恐民无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辞。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来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是时连阴，入明年元旦，即晴。至日，日光皎洁，合祭天地。上即位于南郊。按是词，先告上帝，以见未敢遽登至尊，且请烈风异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为公，未尝矫饰符命，涂世耳目，真合尧舜汤武为心也。超千古而延万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灵。凡节候、朔望、荐新以及忌日，俱于大内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预列。循至列圣，追祔先朝，帝后行礼如仪。又崇先殿则世宗初建，以奉兴献帝，效奉先为之。其后进称

宗亦祔于奉先殿，而崇先废。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纪后，其后以祖母孝肃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于中，此天子所以报诞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罢之。又穆宗登极，迁世宗元配孝洁陈后祔庙，而徙孝烈方后于弘孝殿（故景云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于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祔享。其后，今上又迁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辍不举。今岁时及忌日，祭告如初者，惟奉先一殿耳，内廷因目之为“小太庙”。闻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谒奉先殿，次及两宫母后，然后出御外殿。盖甲夜即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门之简便云。张太岳相公《纪事》又云：“奉先殿为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庙太皇太后。”则又属之革除末年，文皇帝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别有据。

京师帝王庙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庙于金陵，七年始设塑像，未几遇火，又建于鸡鸣山之阳。及文皇都燕，未遑设帝王庙，仅于郊坛附祭。至嘉靖十年，始为位于文华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请撤灵济宫二徐真君，改设历代帝王神位及历代名臣。上下其议于礼部。时李任丘为春卿，谓徐知证、知谔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设寝庙，宜择善地。上以为然，令工部相地。以阜城门内保安寺故址整洁，且通西坛，可于此置庙。上从其言。次年夏竣役。上亲临祭，今帝王庙是也。是年修撰姚涞即议黜元世祖祀，李任丘亦执奏以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识者非之，则费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与灵济并称，欲废慈恩改辟雍，行养老之礼。礼臣以既有国学为至尊临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别所。惟寺内欢喜佛为故元丑俗，相应毁弃。上是之，谓夷鬼淫象，可便弃之。不数年而此寺铲为鞠场矣。邵、陶两方士以提督灵济等宫领天下道教入衔矣。任丘先已测上意，故存此宫，智哉！

帝王配享

太祖仿古祀，历代帝王俱以功臣配，惟宋太祖之侧，以赵普虽开国功臣，然不忠于太祖，摈不得预。词严义正，似预知他日蹇、夏诸臣背故主投义师者，真圣人也。若元世祖之侑食，则罢安童、阿术二人，而进木华黎与伯颜，尤太祖独见。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

孝慈录

世以父母忧制中举子为讳，士大夫尤不欲彰闻，虑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录》，序中已为嗣续大事，曲赐矜贷矣。穆宗在裕邸生长子，是为宪怀太子，时去母妃杜氏丧方期，世宗不悦。得少詹事尹台引《孝慈录序》为解，上始释然。南朝宋文帝谅阴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诏，其来久矣。

御制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赵宋。每一朝则建一阁庋之，如龙图、天章而下，俱为收贮秘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诸官。若此朝无集则阙之，即徽宗播迁裔土，南渡尚能博访遗文，以建敷文阁是矣。本朝惟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裒刻，尊藏禁中。窃谓亦宜特设一阁以奉云汉之章，令词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后圣宪章遗意，亦圣朝盛举也。至若累朝列圣，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礼乐、更祀典，其时高文大册，在布人间。即下而诗余小技，如世传武宗诸帝圣制，莫不天纵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搜辑，各成一集，建阁备官，以待文学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礼乐明备之朝，无缺典之恨耳。

按：宋最重龙图，呼学士为老龙，直学为大龙，待制为小龙，直阁为假龙。今世惟礼部仪制一司，亦有大仪、中仪、小仪之称，盖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谏议大夫为大坡，拾遗为小坡，散骑常侍为大貂，补阙为小貂，又以吏部尚书为大天，郎中为小天，尤奇。

访求遗书

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则地邃禁严，事同前代矣。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自后，北京所收，虽置高阁饱蠹鱼，卷帙尚如是也。自弘、正以后，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赉；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旨。时夏贵溪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咈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献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兴文署，以遍集经史，收贮板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皋之说得行，亦只供攘攫耳。

赐百官食

太祖时，百官朝退必赐食于廷，盖用法虽严而驭臣有礼，且其时每日赐对，无间寒暑，即恤劳亦宜然。至末年赐亦渐疏，惟每月朔望日，各衙门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馔，历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统七年，光禄卿李亨始奏罢之，惟元旦、冬至两大节筵宴，礼部奏请举行，其他如立春则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初八吃不落荚，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俱光禄寺先期上闻，凡朝参官例得餍饫恩，亦太平宴衎景象也。至若万寿圣节、郊祀庆成，则有大宴；太后圣诞、皇后令诞、太子千秋，俱赐寿面，又不在此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顿减，每遇令节，辄奉旨免办，虽稍省浮费而祖制渐湮矣。

四月八日为释迦生日，所赐亦面食，名不落荚者，从释氏名也。世宗辟佛，改赐期于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麦面。盖凡属释氏必尽废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王国师居停者万人，皆仰给天庖，嘉靖初尽革去，驱众番僧于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毁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国初实录

实录不甚经见，惟唐顺宗则韩昌黎所草，故至今传世，然亦不甚详，至宋则备甚矣。《神宗实录》初为黄鲁直、张文潜辈所修，至绍圣而章、蔡辈改之，尽收原稿入内以灭其迹，世间遂无旧本，后赖梁师成从秘府传出，始行人间，所谓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后以章、蔡本为诬罔，命再修，则《神宗实录》凡三开局矣。本朝《太祖实录》修于建文中，王景等为总裁；后文皇靖难，再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而总裁则解缙，尽焚旧草；其后永乐九年复以为未善，更命姚广孝监

修，总裁则杨士奇，今所传本是也。然前两番所修，则不及见矣。国初时事变革，与宋神宗绝不同，然三更其史，则古来惟两朝为然。李景隆等进录表，予偶从他书得之，今录附《太祖实录》之后。初修、再修时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

监修实录

实录监修官累朝俱以勋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开局修《太祖实录》，时总裁为礼部侍郎董伦、王景彰，副总裁为太常少卿廖升、侍讲学士高巽志，纂修官为国子博士王仲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理审副杨士奇、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监修者则未之闻。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其纂修则属之胡广等，又命杨士奇、金幼孜佐之，而总裁则属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此国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则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而总裁则杨士奇等。本年闰七月又修《仁宗实录》，仍以英国公张辅、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为监修，盖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实录》，始命以英国公张辅一人充监修官，其总裁仍属辅臣杨士奇等，自此累朝以来遂为定制，无复文臣监修事矣。惟嘉靖间修《兴献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盖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书成，各受上赏。然实录已属僭拟，即欲加隆于列圣之上，徒为识者所哂，无足为轻重也。

避讳

古来帝王避讳甚严，如唐玄宗讳隆基，则刘知幾改名；宋钦宗讳桓，则并嫌名丸字避之，科场韵脚用丸字者皆黜落；高宗讳构，则并勾字讳之，至改句龙氏为缑氏，盖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惟本朝则此禁稍宽，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何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至后章谥号又犯太祖御讳，抑更异矣。

玺文

自秦玺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为文，后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诸宝皆四字，若敬宗庙则以“皇帝尊亲之宝”，赐亲藩则用“皇帝亲亲之宝”，赐守令则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则用“表章经史之宝”，又有“丹符出验四方”，另为一玺。以上俱六字为异。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宝”，则大异矣。先是，建文皇帝为太孙时，梦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甫即位，有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逾二尺，质理温栗；二年宿斋宫，又梦若有所睹，惊寤，遂命匠琢此玉为大玺，至是功成，赐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远迩，百官毕贺，大宴文武四夷于奉天门。玺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来印玺未有此繁称。惟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宝之外，又作一玺，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宝”，与此正吻合。靖康之祸，诸宝俱为金所取，惟此独留，高宗携以渡江，抑为十一宝之第十，盖以蔡京所书，故诎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宝”亦为文皇所斥不用

矣。而两重器俱为不祥物也。但宣和间，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诞之举；革除时方、黄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国如累卵，乃亦粉饰虚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无大至径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宝”号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内人张超得玉印于坏楼（故佛图），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其玉光润，其刻精巧，时以为神明所授，诏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见，然元魏所得只方三寸，形模最小，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园庙缺典

懿文太子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乃哀冲、庄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则遣都督亲臣往祀，向来人心颇不惬，而无敢言及者。至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下部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礼之未备者尚多可商。按弘治中，台州人缪恭走京师上书言六事，其一请封建庶人之后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圣相承，善体文皇意中之事，无奈臣下溺于习闻，无能将顺，惜哉。

陵寝之祭

列圣陵寝俱在京师天寿山，其在金陵惟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寝园耳。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祢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亦无一语及之。按，懿文园在孝陵之东，至今称为东陵，想当日追崇尊号，必追上陵名，既经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称

陵如故，则建文之泽，犹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归，其说不一。陆文裕谓从云南到阙，有故臣太监吴诚识之，遂留之内廷以寿终，葬金山。郑端简之说亦如之。独薛方山《宪章录》云："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获异僧杨应能，升州为府，以土知州岑瑛为知府，异僧即建文也。"亦以吴诚为证，初不言其伪。《实录》则云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语人曰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返国。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鞫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锦衣狱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凡三说俱不同。弇州独以《实录》为真，而薛所纪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则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属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间土官岑永昌归附，授思恩知州，仍属田州府，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袭，至正统四年瑛以杀贼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见正统四年十月，《实录》内可查。）瑛欲并有田州，与知府岑绍交恶。总兵官柳溥议升思恩为府，益以诸峒，诏从之。寻改称军民府，瑛累升参政，改都指挥使。传至孙濬，又与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濬后败，其妾入官为婢（即故相焦泌阳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于今。然则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谓为获僧而改，固误；弇州以为无改府事，则又误之误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来归也，为真为伪亦未可臆断，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统初不过六旬，而杨应祥自称九十余，则假托立见，不待鞫已明矣。史官撰实录自宜用隽不疑缚成遂故事，以正国体，即真如陆文裕、郑端简所言，亦不过令终其天年。英宗圣主，薛文清、李文达辈贤相，处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废，而少帝犹然，若敖之鬼，是在圣子神孙，用故主事杨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议，续其烝尝，若子产所谓有

以归之，斯可矣。至唐隐太子巢剌王立后故事，未敢轻议也。近年陈南充议开局修史，言官因请复建文纪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纪之末，而不没其年号。会修史中辍，不果行。

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恨。盖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甲戌年，今上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一御史异而询之，自言建文帝，欲归骨故土。遂驿召入宫养之，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盖江陵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

龙潜旧邸

宋时人主龙潜时封国，登极后例升为府，如吾秀州之升嘉兴府亦其一也。文皇帝从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肃皇帝从兴邸入缵，已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最合古义。惟宪宗以沂王再正储宫，穆宗以裕王肇登宸极，二地一在山东，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为府，以表两朝潜藩故地。天下有视之若迂而于国体有关者，此类是也。今宇内大州，在中原无如徐州，当四战之地，须改为府，他则如山西之蒲、泽二州，地险而固，其属邑俱不奉约束，宜亦改为府治，从本省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镇帅开阃最为雄盛，且所领十县俱上腴善地，尤宜急升为府，以资弹压。今建议者非抵掌卫、霍即抗颜桑、孔，于此等事俱置不问，一旦有急，始议更张，晚矣。

又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统大县而无府治，此在唐中叶别建一镇为节度使，今亦宜并为一大府，而以诸州属之，其中嘉定州最为上腴，且统六县，即设两府治亦可。

年号

古来纪年多有犯重复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乐、天顺、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难，诸降附解、杨诸公扶服乞哀，圣意独断，料无献替。英宗复辟，石亨辈俱武人，第取美名以彰天眷，岂能谛考。若孝宗上宾，曾无暴遽，何不详审乃尔。惟今上所纪，最新而确，即今御历久长，如川方至，业已应之。盖时高、张二相学问自胜前人也。至若先帝纪年，虽前代所无，然兴邸已有隆庆殿，改名庆源；宣府又有隆庆卫，改名延庆；襄府隆庆郡王载㙫改封郧城，不免多一番纷更；而宪宗第六女（下嫁驸马游泰者）亦号隆庆公主，则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剑州，曾以宋孝宗潜邸升为隆庆府，金章宗徒单后宫亦名隆庆，皆灼然耳目，岂一时未遑审订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号，虽前所无，但梁武起兵用齐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郎四十人，五代钱氏

曾号湖州为宣德军，宋正朝为宣德门，宋元丰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间有宣德侯，金朝兴元有宣德府，即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考。世宗入缵，初拟绍治为号，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弘治为不足绍，而继统不继嗣之意已蓄于隐微，特辅臣不及窥其端耳。况“嘉靖”二字，王守仁已示于所勒文矣，谶应之说，良不可诬。又“嘉”字古以纪年者不少，惟宋理宗之嘉泰当时离合之为“有力者喜”，世宗甫即位，张、桂辈以庙议骤得柄政，尽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庙功臣配享

古来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达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荣国公姚广孝陪祀太宗。此后列圣祔庙，俱无臣子侑食于旁，此圣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无及之者。惟夏文愍言为礼卿时，曾建论谓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确，请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从，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为请也。世宗订定祀典，进刘基于太祖之侧，而斥姚广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惟滥入武定侯郭英，则以玄孙佞幸得之，户部左侍郎唐胄曾力争以为不可，而上不从，惟此未惬人心耳。愚谓二祖陪祀大臣宜进宜退，事关宗庙，非今日所敢擅议，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庙矣，岂少疏附后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旷典至今不举，真不得其解。窃尝考宋十三帝，惟钦宗无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则赵普、曹彬，太宗则薛居正、潘美、石熙载，真宗则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则王旦、吕夷简、曹玮，英宗则韩琦、曾公亮，神宗则富弼（后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后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则蔡確（其后斥確改司马光），徽宗则韩忠彦，以上惟彬、美、继隆、玮武臣，余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赵鼎、吕颐浩二文臣，韩世忠、张浚二武臣，盖以再造与开国同也。孝宗则陈康伯、史浩，光宗则葛邲，宁宗则赵汝愚，俱纯为文臣矣。然则夏贵溪之议固未可非也。尝妄臆之：仁宗朝如黄淮、蹇义等，宣宗朝如金幼孜、

杨士奇等，英宗朝如杨溥、李贤等，景帝虽不入庙，其时亦有于谦、王直诸人，宪宗朝如商辂、彭时等，孝宗朝如刘健、刘大夏等，武宗朝如李东阳、杨廷和等，世宗朝如张孚敬、徐阶等，穆宗朝如高拱、杨溥等，皆其选也，草野之见，不知可备采择否。唐胄之驳郭英也，谓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后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从大将傅友德平云南，始封武定，则英之得侯乃云南之功而非开国之功也。其他说更辨，而世宗终不听。

赐外国诗

永乐三年，满剌加国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为一国之镇，上嘉之，命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上御制碑文，赐以铭诗曰："西山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两崖露日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乐雍容。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天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益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国王源道义捕海寇有功，赐白金千两，织金彩色币二百，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三，银盆四，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诸物，海船二只，封其国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上亲制碑文，赐以铭诗曰："日本有国巨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绣考鼓钟。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诛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宇罔不恭。迩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鞫凶。鼠窃蝇嘬潜其踪，尔奉朕命搜捕穷。如雷如电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禽奸凶。荷校屈肘卫以从，献俘来庭口喁喁。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畴勋庸。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宠以铭诗贞石砻，万世照耀扶桑红。"六年，嗣浡泥国王遐旺还国，赐金镶玉带一，金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赐爵，国之境土皆属职方，而国有后山，

封为一国镇，至是其子又请，上命封“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其铭诗曰：“炎海之墟，浡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迕。□□贤主，惟化之慕。道以象胥，遹来奔赴。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其礼乐。一视同仁，匪厚偏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逆。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番长，畴与王贤。直直高山，以镇王国。镌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浡泥国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来朝，上遣中官宴劳，所过诸郡设宴；比至，上亲享之，宴其妃于三公府，未几卒于会同馆，上致祭以礼，葬安德门外，赐谥曰“恭顺”，命其子遐旺袭封，因有是请，又遣官行人送归其国。至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上遣官往劳，有司供帐会同馆，上御门宴劳王妃陪臣如浡泥国王，赐与亦如之，而妃赐加厚，盖又封山赐碑以后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国王可赤里为国并王，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上亲制碑文，内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时其雨旸，肃其烦熇。作彼丰穰，祛彼妖氛。庇于斯民，靡灾靡疹。室家胥庆，优游卒岁。山之崭矣，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盖封外国山者凡四见，皆出睿制诗文以炳耀夷裔，且词旨隽蔚，断非视草解、杨诸公所能办。因思唐文皇兵力，仅伸于漠北，而屈于辽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东南古所未宾之国，屃㬎宏文，昭回云汉，其盛德万祀所未有也。

释乐工夷妇

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谕礼部曰：教坊乐工数多，其择堪用者量留，余悉发为民。凡释教坊乐工三千八百余人。又朝鲜国妇女，自宣德初年取来，上悯其有乡土父母之思，命中官送回，金黑等五十三人还其国，令国王遣还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励精为治而不免声色之奉如此，英宗初政，仁浃华夷矣。

是时各寺法王、国师、剌麻等六百九十余名，亦减数存留，余者令回原寺居住。又放添财库夫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又省猪羊鸡鹅二万七千余，子鹅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减厨役六千四百余名，至牲口料粮亦减粟四万石。盖宣德正值全盛之极，然去开创未远，尚冗滥冒破至此，况成、正以后乎？

赐图记

人主赐臣下印记，始于文皇帝赐井泉、张泌诸臣，至仁宗朝，蹇、夏、三杨、金、黄诸公皆得之，继而宣宗赐蹇、夏、三杨以及胡濙、吴中，此后则景帝赐胡濙、王文、孔弘绪，若宪庙之赐李孜省等，佞幸耳，至世庙赐杨丹徒、张永嘉、桂安仁、李任丘、费铅山、夏贵溪、顾昆山、翟诸城、方南海、严分宜诸公，乃至郭勋、仇鸾之属亦俱得之。后方西樵辞相位归南海，其年仅五十，于议礼诸公去位最早，临行缴上上所赐银记所谓“忠诚直谅”者。刘鈗适见之，云先朝三杨相公俱带回不缴，因口诵三公疏，方从之，遂携之归，鈗且嘱曰：“林下有所见，可即用印记上闻。”方叹曰：“使桂见山闻此语，亦不缴上矣。”盖当时揆地诸公无有不缴还者，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惟赐张江陵一银记曰“帝赍忠良”，其事在戊寅张归葬之年，令其在途、在家俱得用以入奏，然还朝以后不闻奏缴，后遭籍没，亦不闻此记仍还内帑，想张氏诸嗣君至今犹宝藏也。按井泉、张泌俱官止光禄卿，泉又厨役出身，二人俱被免死诏，尤奇。

节假

永乐间文皇帝赐灯节假十日，盖以上元游乐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优于元旦，至今循以为例。惟遇外吏考察之年，则吏部、都察院及吏科当事者不得休暇，盖外僚过堂正值放灯之时，不可妨公务耳。近

年建白，遂有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议禁绝之。其不知体制甚矣。又京师百寮出外，夜还必传呼红铺以灯传送，此起于弘治间。孝宗一日夜坐甚寒，问左右："此时百官亦有宴集而归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问曰："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左右曰亦有之。上因传旨：此后遇京官夜还，无问崇卑，令铺军执灯传送。孝宗之曲体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会，至于僚采亲属，并禁其酒食过从，至此不近人情，乃吴元济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见也？又乙酉丙戌间，沈归德为大宗伯，立议禁奢崇俭，其议甚正，其说甚详，奉旨颁示天下，至欲并禁娼优，则以议者不同而止。无论两京教坊为祖宗所设，即藩邸分封，亦必设一乐院以供侑食享庙之用，安得尽废之？至于中宫王妃合卺及内庭庆贺，俱用乐妇供事，一革则此诸庆典将奈何？又如外夷朝贡赐宴、大廷元会及诸大礼俱伶官俳长承应，岂可尽废？此俱不必言，即四方优人集都下者，亦为勋贵缙绅自公之暇借以宴衎，即遇大比之岁，宴大小座师、新进郎君，亦情礼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庆间，山东葛端肃长西台，曾建此议，穆宗允行，而终不能革，沈则以众咻而阻，两公俱清正名臣，而建明及此，似未为知体。

中秋无月诗

世传中秋无月词，如永乐中，上开宴，月为云掩，命学士解缙赋诗，因口占《落梅风》以进云："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上大喜，复命以此意赋长歌。半夜月复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按此虽佳，不如金海陵炀王在汴京作《鹊桥仙》词云："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是谁遮定水晶宫，作许大通天障碍。　　虬髭捻断，星眸睁裂，犹恨剑锋不快。一挥挥断彩云根，要看嫦娥体态。"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弘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阁试《中秋不见

月》诗，考第一，中一联云‘关山有恨空闻笛，乌鹊无声倦倚楼’，当时争传诵之，惜其全首不称耳。”

解所进歌行远不及词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赏之。

先朝四骏

今上丙子，出内府旧藏文皇靖难时所乘四骏图，命辅臣张居正等恭题。其一曰龙驹：郑村坝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兔：白沟河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亚夫帖木拔箭；三曰枣骝：小河大战，胸膛一箭，后两曲池一箭，安顺侯脱火赤拔箭；四曰黄马：灵璧县大战，后曲池着一箭，指挥鸡儿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夷名，文皇所收虏中骁卒，用以冲锋者，宜非盛庸、平安辈所敌，况李景隆乎？郑村坝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马首日南一日，至灵璧而渐逼京畿矣。时阁臣所上诗章，俱不足发挥神功圣烈，亦才限之也。古来以干戈手定宇内、堪匹我文皇者，惟唐太宗一人，当时亦有六马。其一曰拳毛弧，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纯赤色，平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其三曰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所乘；其四曰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刚时所乘；其五曰飒路紫，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时殷仲容为赞，欧阳询书之；赞文亦不甚称，而书法则佳甚矣。二太宗俱从百战之余，享有太平。唐太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虽仅四年，然无日不在师中，濒危而后济者数次，以故入金川门之后，恸哭于孝陵，始登大位，其艰苦可知矣。此四骏六马者，载负真龙，出入矛戟，图形翰墨，与登麟阁凌烟何异。然昭陵晏驾后，琢石为六马，列置柏城，如生前天厩之状，后来天宝兵乱，遍体沾湿，杜甫所云“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盖纪实也。靖难四骏，非神孙表彰，几泯无传。盖祖宗缔构，与倒戈壶浆者大不

同，后世勿徒赏其神骏权奇可也。

按成化间，刘文安（定之）所咏文皇战马本有八骏，自郑村坝、白河沟之后，又有马曰乌兔，东昌府大战中箭，都督童信拔箭；曰飞兔，夹河大战中箭，都指挥猫儿拔箭；曰飞黄，栾城县大战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儿拔箭；曰银褐，宿州大战中箭，都督亦赖冷蛮拔箭；此后遂战于灵璧县矣。盖文皇靖难，每战必身先士卒，御马皆伤，当时既有此图，不知今上何以仅出其半？内府所珍，断无遗失之理，或中有别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马而杜甫仅举一拳毛䮀，即其例也。

从龙诛赏迥异

潜邸从龙之赏，宣宗之后即接景帝，凡旧臣俱沾恩命，而其一时之厚薄，后日之荣枯，竟成两截，则莫如宣德一朝。如两庶子陈瑛、张山，即大拜入阁，可云厚矣；而洗马戴纶以兵部侍郎出镇交趾，中允林长懋为郁林州知州，一守夷方，一斥瘴乡，此际之疏薄已极矣。其后纶死于狱，长懋久锢，至英宗朝赦出，仅得仍守郁林。曾闻长懋因侍上，上还北京，取道水路，致触圣怒；而纶之得罪则未详。今观《立斋闲录》所述，则长懋及纶为宫僚时，多苦口犯颜，遇宣宗稍有衍违即以闻于文皇，衔之已非一日；长懋之出守，复多怨望语，遂下锦衣狱，并其弟刑部主事遵即亦出为庆远通判；又勒懋扳指纶罪，遂逮至京，纶叔河南守贤太仆寺卿希文百口俱籍没，希文幼子怀恩腐刑，至成化间为司礼太监，皆非常处分也。宣宗仁圣，不宜修故郤至此，意者以戴纶规切，将如内臣江保、黄俨辈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长史仪铭至兵部尚书，审理俞纲、伴读俞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于天顺鼎革之际，恩礼不替，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

怀恩在成化间，执大权，立大功，为本朝贵珰巨擘，然恩自云吴人，而戴纶则山东高密人，岂当时有所讳避耶？抑别一怀恩耶？

赐讲官金钱

御前八局中，有所谓银作局者，专司制造金银豆叶以及金银钱，轻重不等，累朝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今上冲年，每将钱豆乱撒于地，任此辈拾取，观其倾跌攘夺以为笑乐。然有可异者，李古廉为侍讲学士，宣宗至史馆，袖金钱赐诸词臣，俱争从地上拾取，李独立不动，上呼至前，以袖中钱赉之。盖宠异儒臣，偶一戏剧耳。景帝初年开经筵，以宁阳侯陈懋、阁臣陈循、高穀知经筵，阁臣商辂等为讲官，每值讲毕，辄布金钱于地，令诸臣竞拾，独高文义以老不能俯仰，遂无所得，同列代拾以贻之。窃意讲筵非争财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广寒殿

大内北苑中有广寒殿者，旧闻为耶律后梳妆楼，我朝成祖命留之，为后世鉴戒。宣宗曾为之记，盖当时上及群臣，尚用为游览之所，以后日就倾圮，无人复登。然故老相传及贵臣大珰以至隶人，则众口云辽后妆台，想文、章二圣亦未必知其误也。此殿虽久颓废，直至今上己卯岁端阳前一日，遗材尽倒，梁上得金钱百二十文，盖厌胜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宝”，此号为元世祖纪元，可见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时阁臣张江陵首叨金钱之赐，备记其事，张集晚出，人不及睹，且事涉宫掖，世尤喜谈也。则今吴越间灵岩之西施脚迹，吾邑之苏小小墓，皆此类耳。

又传金章宗同李妃坐此台，出一对云“二人土上座”，妃对以“一月日边明”，一时诧为绝奇，不知乃本朝国号之谶。

蟒衣

今揆地诸公多赐蟒衣，而最贵蒙恩者，多得坐蟒，则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衮龙。往时惟司礼首珰常得之，今华亭、江陵诸公而后，不胜纪矣。按，正统十二年，上御奉天门，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禁蟒衣云："品官未闻蟒衣之制，读韵书皆云蟒者大蛇，非龙类，蟒无足无角，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宜令内外官有赐者俱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违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为令。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

天顺年号

景泰七年秋，妖贼李珍者，浙之钱塘人也，为火居道士，闻苗贼作乱，往投之。遇武当山道士魏玄冲于途，与言：我有异相，汝随我当富贵。因同往苗贼，执银寨中，谓曰：我唐太宗之后，生时有紫气三昼夜。今闻空中人言，命我率兵征讨天下，遂与玄冲同至此。苗贼俱顺之，筑台伪称皇帝，书天顺年号，封苗首等为侯及都司等官，率兵二万至天柱，为都指挥湛清擒获，解京磔之。不数月而上皇复辟，正用此纪年。萑苻小寇，乃与圣主同号，盖机兆亦非偶然。但天顺二字，在辽穆宗已自称为徽号；金宣宗时，益都杨安儿者亦僭号天顺；至故元泰定帝崩，其太子阿速吉入即位于上都，亦以天顺为年号，俱著之史册。时武人石亨辈不足责，徐武功亦不学之甚矣。

英宗即位日期

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后八年，先以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车驾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还京，凡蒙尘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宫者七年，以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复辟登极，至天顺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驾，前后不差一日，岂运会偶尔相值，抑果如术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数耶？

按，吴越国钱俶，以八月念四日之四更生，寿止满六旬，即以其年八月念四之四更卒，又与其父元瓘同一讳日。南唐国李煜以七夕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拟真主，然亦异矣。至南齐王奂妻殷氏，孪生二子，曰融、曰琛，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于市；又唐宰相乔琳亦生于七夕，后以降伏朱泚伏诛，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余矣；宋蔡京父祖与身俱以七月念一日卒，三世同一忌辰，尤奇。

复辟诛赏之滥

天顺元年正月，南内夺门之功，升赏过滥不必言矣，乃至无目人刘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至教坊司乐工高鉴升司乐，俱见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举哉。以故朝天宫道士朱可名、大兴隆寺僧本金，皆以诵经祈祝乞官，而山西按察司俞本，亦以曾祷关羽庙，佑上还京，且录告神诗文以献矣。若于谦、王文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僇其身，永戍其子孙，足矣，何至籍没其家？祖宗来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时已过于惨烈。至如阁臣岳正，仅以漏泄圣语（罪止戍边），亦以其室庐及所有家具尽赐通事达官李铎，无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广，战功与石亨相亚，特以于谦爱将，为曹、石辈所恶，既抵极法，且以其第宅并妻孥赐降虏皮儿马黑麻，则尤国朝怪事。一时诛赏，不遵祖制，不厌人情，一至于此。成化二年，广妻宿氏诉冤，宪宗恻然哀之曰：范广骁勇为一时诸将冠，中外奸臣以计杀之。命其子昇仍袭世职，仍还所没家赀。则广之妻小辱于匈奴者十年矣。后来忠义报国者，能无丧气自

沮耶？

景泰初赐边臣敕

正统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报至京师，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监国，至二十八日，令旨谕镇守居庸关内臣潘成、都指挥孙斌、员外郎罗通："今得镇守大同等官报，虏寇围拥一人到彼城下，称是至尊，都出朝见及与银两缎匹赏众等，因此等无谋无知之人，听其诈诱，已令人去责他，不许再蹈前失。谕至，尔等只依前谕，不可如彼轻信。中国惟知社稷为重，尔守将等只知为国守关为重，今后若有此等，不分真伪，切不可听虏诱诈，慎之，慎之。故谕。"上钤"郕王之宝"。此时监国才十许日，而有"只依前谕"之语，则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许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真伪"，明示以睿皇再临边必当拒回，明矣；而"社稷为重"一语，早已布告边将，则监国登极已后自然全以此言折虏谋，乃其后独归罪于肃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罗通寻升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赐敕遂居内官潘成之前矣。通筮仕为交趾清化知府，后谪广西河泊所官，路遇异人，授以兵书，曰己巳之难，需公大用。其言果验，亦异矣。

宪孝二庙盛德

宪宗在东朝，景帝废之为沂王，及登极，而训导高瑶者建言请追复郕王尊号，黎文僖游时为庶子，疏劾之，谓瑶有死罪二。上批曰："景泰已往过失，朕不介意。显是献谄希恩，俱不必行。"数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既被此旨，自宜引退，乃此后在侍从历成化二十余年，至孝宗弘治四年始以南大宗伯休致，抑何厚颜耶？孝庙初元，臣下欲治故锦衣都指挥使万喜等罪，且籍其家，上不许，然万妃当日若果进鸩于纪妃，揆之天理人情，即追雪怨毒，亦未为过，而孝宗以

事状未明，且恐伤先帝在天之心，迄不见从。此虽圣孝超越古昔，亦揆地刘博野诸公调护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贵之而不能得，仅追爵孝穆之父福斌为都督而已，后有自言为元舅者二人，又太监陆恺者亦附会为皇亲，俱官金吾，受厚赉，并于孝穆原籍祖茔设一巡检司，以司守护。后诈冒事败，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粤西寻访真外家，究不能得，因命革所设巡检司，访求事亦遂罢。盖初时讹报纪为李，故假托者纷纷起，孝穆之崩逝既不显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泽，何薄命也。按，孝穆相传为广西桂林人，实平乐府贺县人；又《双槐岁抄》云：孝宗曾赠后父李公为庆元伯。既讹其姓，又无其名，似未确；又陆恺自云孝穆亲兄，其籍乃无为州巢县人。又与广西远万里，不知何据。

君相异禀

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近年新安许文穆公头岑岑摇，遇进讲承旨，则屹然不动，出即复然。乃知君相天赋，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测。又有丙戌进士浙人罗隐年者，素强壮无疾，但每坐堂皇辄眩晕欲死，初起部郎升郡守，谢事归，后再起，病如前，甫抵任即去，此盖福薄使然。

贡鲊贡茶

楚中鱼鲊之贡，始自成化初年，盖镇守内臣私献耳，为数不过千斤，后渐增至数万，改属布政司，贡船至十二号，孝宗仁恕，仍命属中使，减去船十只，累朝因之。今上壬辰，以楚贡粗恶，至褫左右方伯官为编氓，盖又属藩司，但不知改于何年耳。此等事皆职贡成例，敝规既立，贻累无穷至此。因见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本府宜兴县旧贡茶额止一百斤，渐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万斤，除纳过

尚少九万，乞恩贷之。上曰：不意茶害乃至此，令逋者免进，仍于廿九万斤中止贡其半。时去二祖朝未远，且宣宗圣德，尚不免加旧额至数十倍，即去减半，为数亦不少矣，况后世但知增不知减耶！

召对

孝宗留心政事，优礼大臣，每赐召对，几如古之昼日三接，此本朝极盛际也。先是，宪宗以天语微吃，以故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入，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但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今上渊默岁久，自庚寅元旦召吴门、新安、太仓、山阴入对；以后又廿五年而为乙卯之四月，以张差闯宫一事召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入内商榷，方惟叩首惟惟，不能措他语，吴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厉声命拿下，群阉哄聚殴之。事出仓卒，崇仁惊怖，宛转僵卧，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真所谓“天威在颜，使温峤不容得谢”者。况崇仁自登第后，尚未觐穆若之容，一旦备位政本，不觉失措至此，以视宪宗朝万眉州诸公，又不逮矣。

重修会典

《会典》一书，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太祖初著《诸司职掌》，至英宗复辟，复命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盖《会典》已权舆于此，但未及成帙耳。至弘治十年丁巳始创立此书，成于弘治十五年，赐名《大明会典》。进呈之日，上御奉天殿受之，宴总裁刘健等于礼部，命英国公张辅侍宴，典极隆重，即日孝宗御制序序之，但未及刊行。至正德四年，删润而登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诸词臣重修之，已有绪矣。念四年春，阁臣严嵩等又请续添新例以成全书，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初则张永嘉、桂安仁、

夏贵溪等为政，以故如宗献王、如分郊、如四禘、如改制冠服俱详载新制，而旧仪反略焉；又礼部仪司所列大行皇太后丧礼一款，则兴献王之章圣蒋后反居太祖孝慈马后之前。至其后，又皆严分宜总裁，徒知取媚主上，而奈礼逾法则极矣。进呈御览之后，世宗留之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圣意深矣。至今上四年又命辅臣张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事，今刊行者是也。盖此书虽四修，而人间传行板本，止正德与万历二部而已。

弘治中年之政

番僧尚师劄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护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此成化间事也，至孝宗登极，已革去矣。弘治九年，又下诏升灌顶大国师劄巴坚参为西天佛子，而道录司左正一王应椅等三人，亦复真人高士原职；至十年，复赐真人王应椅、陈应循等真人印并诰命，而言官无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间僧继晓、李孜省以左道进，后俱伏法；至是，太监李广又以烧炼服食蛊惑孝宗。观弘治十年大学士徐溥所上谏疏云：所成何丹，所炼何药。而给事中叶绅之劾李广也，谓一诳陛下以烧炼之名而进不经之药，二为皇太子立寄坛之名而有缓疏之说，盖其左道欺诞，亦不下继晓等矣。十一年清宁宫灾，吏部员外张綵又疏谏谓太监汪直、梁芳挠乱国典，脱万死之诛幸矣，陛下何以复召还之。盖李广虽死，而直、芳再进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见，云近年传升乞升文职至八百四十余员，武职至二百六十余员，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又进入内库银两俱有定数，近者额外三次取入太仓官银至一百三十万两。十四年，命御用太监王端赍玄武神像至武当山，用黄桅快船至八十余，科道及吏书倪岳、兵书马文升俱力谏，不听；又太监孙振侄汉，乞恩送国子监读书，允之，更累朝仅有之事；又尚膳监奉御赵瑄献雄县等处间地为东宫官庄，上命官踏勘，户部力言其不可，上云业已差官，姑俟之。其时霸州等处有仁寿宫皇庄，仁寿孝肃后所居，

时称太皇太后，上祖母也，为给事中周旋等所纠，上命退出牧马矣，独东宫之献地得请，何耶？异日武宗登极后，皇庄遍于畿甸，将无权舆于此欤？以上数者，皆内珰辈媚上为之，虽于孝宗圣德无纤介之玷，较之弘治初政，则似稍不侔矣。宦官之系治道如此。

按，张綵以曹郎抗疏，不可谓非直臣，其后至列逆党。嘉靖间赵文华亦然。

进玺

秦玺始末，予因也先嫚书辨之矣。本朝初无心于秦物，而弘治十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翀奏鄠县民毛志学得一玺，广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上下之礼部。时傅文穆瀚为尚书，以后世摹仿秦玺所刻，断非真物，姑宜藏之内府，上是之，仅赏志学银五两，抚臣等别无加赉。按，秦玺止四寸，即雍州玺所谓蓝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阳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大至一尺四寸，其伪不待辨。圣主之明察，礼臣之持正，胜宋元符君臣万万矣。

御膳

人主御膳用素，惟孝宗朝为甚，每月必有十余日斋，然皆光禄寺节省旧例以进，而内庖自行供给；又因给事中徐昂言，仍发膳银与光禄，以补上供之缺乏。至世宗久居西内，事玄设醮，不茹荤之日居多，光禄大烹之门既远，且所具不精，以故烹饪悉委之大珰辈。闻茹蔬之中，皆以荤血清汁和剂以进，上始甘之，所费不赀，行之凡三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为故事，且奉斋日少，玉食加丰，自司礼掌印大珰以下，轮日派直。常见一中贵卖一大第，止供上饔飧一日之需，往往攒眉陨泣而不敢言，盖先朝横赐无纪，奉赐所得又多，以

余力办此不难，而今上驭下最严，凡岁时例赏亦行裁减，费御辈平居无策，惟以吏、兵二部为外府，居间之所得半充牙盘进献。乃大臣之执法不能尽从，大珰恚怒，遂往往借中旨诘责，或至龃龉不安其位，真可慨也夫。

先朝藏书

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贵郎幸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去已强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讼言当料理者，乃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繇是为继先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来传闻，俱云杨升庵因乃父为相，潜入攘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则新都公方忧居在蜀，升庵安得阑入禁地？至于今日，则失其八。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

御辂

大驾卤簿为大朝会丹陛所设者，大凉步辇一、步辇一、大马辇一、小马辇一、玉辂一、大辂一、板轿一，至于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辇，其他用备观美而已。按古有五辂，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辇大辂以象负之，而革木之名不显，意者木辂即板舆，惟革辂则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亲征宸濠，曾乘革辂，最合古礼。玉辂则耕籍田用之，其他辂不知先朝亦曾御否。予儿时值乙酉之五月，今上以卑躬祷南郊，自宫中即徒步入天坛，亲见穆若之容，衣青苎布袍，系黑角带，天行矫健，群臣莫及，四阁臣俱侍从。时山阴王家屏为末相，中暍于途，扶曳以归，潞王亦扈从上左右，直至午后，上始乘马回宫，并步辇却勿御也。至主上禁中游幸，惟用棕

轿，其制轻捷又减步辇数倍。若古五时副车、金根车、豹尾车、云母辇以至踏猪车、阖虎车之属，其制盖不传久矣。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八骏之游，始于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礼矣。元会罢后，御史程起充谏曰："近者正旦令节，文武百官四夷百蛮待漏入贺，迨酉而礼始成，比散已漏下久矣，枵腹之众，奔趋赴家，前仆后踬，互相蹂践。有将军赵朗者，竟死禁门，而他臣僚失簪笏毁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门左右，吏觅其官，子呼其父，仆求其主，喧如市衢，闻者寒心。若仓卒变起，何以御之？"上不省也。是年仲冬，上视牲，入夜始归，边兵争门，填塞阃内，践踏多死。是时杨新都忧去，梁南海代为首揆，当以死生力诤，竟不闻伏阙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礼，遂出猎于外，又以夜半还；而三月传胪，状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灯火传呼，始克竣事，盖以宵易昼，习为故事，自是期门微行，遂不可问。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发轫于此。当元旦时，政地即能碎首玉阶，亦未必至此，而套疏一二，不蒙悛改，遂持禄默默矣，焉用彼相哉！今人误信《鸿猷》诸录，动称梁文康为社稷臣，误矣。其后吴廷举以不谏止责蒋全州，蒋在正德为三揆，至嘉靖初始当国也。

武宗托名

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后军都督府，带俸，出有敕书之赐，归有旗帐之贺，此人所尽知；至于崇奉佛教，自称大庆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讨田百顷为大庆法王下院，时礼部尚书傅珪佯为不知，疏驳之曰："法王何人，至与上尊号并列，当大不道，

宜诛。”有诏不问，而下院之说亦止。按，此即嘉靖间奉玄累加真人帝君之权舆矣。正德五年，上自号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给金印玉轴诰命，此弇州已纪之异典者。又，《实录》云：“以大庆法王印为天字第一号，且镇国公爵号亦命刻牙牌，与朝参官无异。”尤为奇事。又宸濠反时，檄文指斥上云“自佩都太监牙牌”，则似未可信。

武宗再进爵号

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为衔，提兵以行，其后亲征应州凯旋，则又加官号焉。其敕谕兵部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汛扫腥膻，安民保众，雄威远播，边境肃清，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以报其劳。今特加威远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盖至是又易“威武”为“威远”之号。至本年九月，遂进为镇国公，后府带俸，支禄五千石，造镇国公牙牌，并赐诰券；又以自称总督，因改天下总督官俱为总制。明年春，又加太师，未几南讨宁王，复以前衔仍称威武大将军统兵而南，安边伯许泰为前锋，挂威武副将军印，泰因敢对人称上为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师至京师，提督赞画军务平虏伯朱彬疏称：“奉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指授方略，擒获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上优诏答之。前此题奏，虽有称镇国公者，尚无敢称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为同列云。威武之称，古无其官，虽宋将曲端曾拜威武大将军泾州防御使，后死狱中，非佳名也。

人主别号

古来帝王，不闻别号，惟高宗署其室曰损斋，想即别号矣。本朝惟武宗自号锦堂老人，但升遐圣寿甫逾三旬，何以遽称老？世宗自号

天池钓叟，在直词臣各赋诗，惟兴化李文定一诗最当圣意，即今所传“拱极众星为玉饵，悬空新月作银钩”者是也。又嘉靖念三年，内廷施药于外，其药有“凝道雷轩子”印，传闻雷轩，上道号也。又云世宗号尧斋，其后穆宗号舜斋，今上因之亦号禹斋，以故己卯“应天命禹”一题，乃暗颂两朝，非谄江陵也，未知信否。

帝后别号

武宗南征，自号总兵官镇国公，是以至尊而下夷于兜鍪将帅，然犹寓名朱寿也；至于奉竺乾教，自称大庆法王，则同西番入贡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玄，所加道家名号，大抵与宣和帝略同，乃于孝烈皇后亦追封妙化元君。夫龙虎山张真人母妻，例得元君封号，其后欲改封一品夫人，严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拟异端伉俪，何以示后世？二教之惑人，虽英主不免也。嘉靖间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称元君。

御赐故相诗

杨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傅居丹阳，适武宗南巡，以征宁庶为名，幸其第，留车驾，前后凡三至焉。上赋绝句十二首赐之，杨以绝句贺上圣武，数亦如之；又有应制律诗诸篇，刻为二编，名《车驾幸第录》。吴中王文恪为诗四章侈其事，其最后一律云：“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想其时，文襄上南山之觞，以崔张传奇命伶人侑玉食，王诗盖纪其实也。杨是时特荷殊眷，徒以邀致六飞为荣，而不能力劝旋轸，仅以《册府元龟》等书为献，似乖旧弼之谊，然能止苏浙之行，则功亦足称。今世宗登极，召起再相，尚用词臣润色故事，而格心无闻焉。盖此公杂用权术，逢迎与救正各居其半，宜为张、桂辈所轻。

白服之忌

白为凶服，古来已然。汉高三军缟素是矣；晋世妇人一时俱簪白奈花，相传天女死为之服孝，俄太后崩，疑为咎征；但南朝天子燕居皆戴白，如宋明帝着乌纱帽、刘体仁遽易白纱是也。武宗征宸濠凯旋入京，旗帜尚素，凡江西从逆藩臬大小诸臣以至前吏部尚书陆完、左都督朱宁，皆裸体反接，首插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则枭首于竿，亦以白帜标其姓名，自东安门贯大内而出，数十里间弥亘如雪，识者以为不祥。时已逼除夕矣，次年壬午之春，上即晏驾于豹房。然则国容军容即屏除白色亦可，况俘囚廷献，例顶绯巾、披红衣乎？

禁宰猪

宋徽宗崇宁间，范致虚为谏官，谓上为壬戌生，于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徽宗允其议，命屠狗者有厉禁。此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朱”钧帖：“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然则范致虚之说，又行于本朝矣。今古怪事堪作对者，何所不有。王侍郎为王宪时，扈上亲征逆濠，后见知世宗，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康毅；范致虚从宋高宗南渡，亦拜宰相。

禁杀怪事

古今杀牛，自郊祀外有厉禁，惟边塞则不尽遵，此亦理势宜然，

内地则两京俱日日享饫太牢，虽明旨不能遏也。乃禁杀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则民间将所蓄无大小俱杀以腌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断屠，给事中胡汝宁遂请并禁捕蛙。按《周礼》，蝈氏供御食，即今所谓蛙也；汉霍光亦奏丞相擅减宗庙䌛羔，则人主存亡俱用之，何给事好生，并及此水族耶？此与则天后时狼咬杀鱼何异耶？较之成化间御史请禁驴骡同车，弘治间给事请防马鬃被偷者，尚可恕也。

坝上马房

内外大小祀典，俱领之祠部及太常，惟有坝上马房无所隶属，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禄备牲羞，遣中官往祭，不知何所起，意必后世添设，非祖宗旧耳。今本房刍粟至烦，户部一郎官司之，所费不赀。先是成化十八年，内官梁方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历孝宗至武宗已二十余年，至是言官疏言："坝上八处所豢，惟牛最浪费无算。先帝朝，给事许文锡建白，谓宜送之牺牲所及光禄寺，已得旨，以内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议，以省冒滥。"武宗允之。然坝上马房，至今刍牧供应如故也，国家不经之费，往往如此。

伶官干政

武宗之宠优伶，几同高齐及朱耶之季，至赐飞鱼等禁服，然官秩犹为有节，惟臧贤以教坊司右司乐请告疏，云病不能侍左右，上优诏勉留，仍升本司奉銮供职，其礼视朝士有加焉，已为异矣；至中书官光禄卿周惠畴，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复托贤恳于上，以家远难归，乞暂留京师，诏仍复职，犹曰异途也；编修孙清者，登弘治壬戌一甲第二，以士论不齿去官，复用贤荐起为山西提学副使。时丹徒杨文襄为太宰，谓人曰：如清者，不以一官羁之，将何所不为？冀以弭一时之

谤议也。伶人恣横，至操文学词臣进退之权，不待与钱宁通逆濠，已当寸磔矣，乃仅赐杖遣戍凶终，世谓尚未蔽辜云。

先是，贤奉命祀碧霞元君，所过州邑，倨坐受谒，肩舆呼殿，官吏望风迎拜，至济南，三司出城郊劳，俱具宾主。及贤戍广西驯象卫，因狱词连钱宁，宁惧谋泄密，使人杀之于张家湾。

卷二

列朝二

世宗入绍礼

世宗从兴邸入缵，初至京城外，驻跸行殿，礼部具仪如皇太子即位礼，上谓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辅臣杨廷和等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以待劝进，上不许，辅臣辈不得已，乃以慈寿皇太后令旨，内外臣民即于行殿上行三劝进礼。盖上继统不继嗣之说早已定于圣心，张、桂等建白，不过默窥其机耳。是年九月，章圣太后自安陆至京，礼部具仪从崇文门进东华门，上不允，命再议；由正阳左门进大明东门，上又不从，令再议；而诸臣又执前说，上乃亲定其仪，从正阳中门直入，以至他门及大内皆然。此旨既下，大臣等不敢复违，乃礼部具奉迎圣母凤轿仪仗，请用王妃礼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驾仪以往。此时仪注已俱云圣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称本生皇太后，与夫七年之直称圣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诸臣纷纷哭谏，伏阙者徒自取僇谴耳，然事君则当如此矣。

引祖训

世宗之入绍也，用武宗遗诏曰："皇考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

帝位。”按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是也，若世宗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时草此诏者，为杨文忠廷和，既妄引祖训，后张、桂议起，复改口援宋濮安懿王故事以拒之。持论不坚，遂终不能胜。今上之二十一年，建储事久不定，上忽出御札有待嫡之议，时王太仓新从里中起当国，拟两旨以进，一为册立定期，一则云中宫年少，且待数年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以遵祖训，今且并封三王以俟之。上竟出待嫡之旨，于是举朝哗然，谓祖训所云“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乃藩王嗣爵之例，非天家也。上虽震怒，王自认条旨偶误之罪，上曰：“卿既认罪，置朕何地？”未几而并封事亦寝矣。待嫡之说，沈商丘鲤为宗伯时亦曾私建此议，但以祖训为证则误矣。王出一时仓卒，姑以臆对，亦理势所有。杨文忠时，上不豫已久，筹度推敲，当无剩义，犹不免舛谬如此，何耶？二公俱一代名臣，初不以此贬望，然授后生以话端，致其弹舌相讥，可见通今之难胜于博古。

世室

世宗登极后，张、桂议更兴献王尊号，是时附和者尚少，且兴献王亦已安祀于观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听选监生何渊继璁上言，力请进考兴献王，且加帝号，立世室于京师，不宜远在安陆。上是其言，命会议，无一人应者。时廷臣憎之，选陕西平凉县主簿以去，屡为上官笞挞，自诉乞改京职，乃拜光禄珍羞署丞，时嘉靖四年之春，则献皇帝称考久矣。渊至京，又上疏请立世室，祀献考于太庙。下礼部议，时席书为尚书，正大礼贵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会多官详议以闻。时张、桂并为学士，各抗章力阻，乞罢会议，亦不见从。至礼部再议，廷臣俱有异词，上又命复议，张、桂等又争之，疏仅报闻。命席书又会文武大臣科道议，无一人以为可者。上命内臣传示，必欲祔庙而后已。席书上密疏劝止，乃令止议世室。于是何渊复上祢庙正议，上亦下之礼部，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亦无

不可，且引汉宋故事为证。上亲定其名为世庙，命于太庙左右择日兴工。时礼臣疏中有云：待献王服尽之日，与孝宗一同。上乃又遣内臣谕旨更议，部覆以为此宜俟百年圣君贤相自定之，上又不悦，令别议，部乃议请于世庙另建一室为祧庙，上不从，云既别立庙，则与太庙不同，以后子孙世世奉祀不迁。事遂定。而议礼诸臣如黄宗明、黄绾皆疏乞速正何渊缪议之罪，止报闻而已。比庙工兴，何渊又疏以新庙神路迂远，宜别开路，与太庙同门。于是群议谓改别路，当坏垣伐木，震惊宗庙。上大怒，责对状，于是张、桂等又疏诤之，宜如初议。上乃命拆神宫监对房通路。盖渊之横恣求荣如此，张、桂等亦厌恨之矣。渊以《大礼集议》书成，升上林右监丞。其年十二月，渊又上疏，奏以席书格其世室诸疏，请将己前后疏增入，重修续编。上又下之礼部，时席书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臣及议礼臣方献夫等增修，其何渊章奏，纰谬不可采。上又谕席书将续修事理直对以闻，书不得已，奏请将世庙事编次为上下一卷，上允之，命张、桂诸人为纂修官。六年，渊又进《大礼续奏》一部，并疏己倡议立庙之功数千万言，上命付史官；既而《明伦大典》成，渊已升太仆寺丞，又上疏谓《大典》中寿安皇太后，今进为太皇太后矣，请改在昔之误称，庶为全礼。全书上，已经进呈，不许，且云毋得再扰，上亦厌恶之矣。渊犹不悟，于八年二月，上言璁等没其太庙世室之说，私汇其疏为五卷进之，且讦璁引汉哀别庙之谬，上怒甚，谪为湖广永州卫经历。盖哓哓狂渎者凡八年而始逐，天下快之。

御制元夕诗

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宏、杨一清更定，或御制成诗，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而张璁等用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宏，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上常命一清拟赋上元诗进呈，有“爱看冰轮清似镜”之句，上以为似中秋，改云“爱看金莲明似月”，一清疏谢，以为曲尽情景，不问

而知为元宵矣。圣资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惜为璁辈所挠，使天纵多能，不遑穷神知化耳。

定策拜罢迥异

世宗自兴邸入绍，诸宰辅翌戴之功良不可没，如杨新都、蒋全州、毛东莱，世封伯爵，固其宜也。费铅山时在林下，至上御极后，召还入阁，亦得世袭锦衣指挥使，而梁南海时为次揆，位在蒋上，竟无寸赏，已为可异。至如驸马崔元，以亲奉金符迎立于邸中，遂进封金山侯，世袭，而梁以辅臣偕奉符以往，独无涓滴及之，又何说耶？若云梁储扈武宗南征，不能力谏，以是为罪，则蒋冕固同侍六飞往还，何得独求多于梁也？盖是时新都受遗，为物情皈向，而梁素不为杨所重，以故世宗以四月念二日登极，梁即以五月五日见逐，盖相新朝仅十余日耳。其后议礼贵人方献夫、霍韬、彭泽辈，俱南海人也，蓄不平久矣，乘机而发，至指新都为元恶，为逆臣，必削其籍，戍其子，著之丹书而后快，亦新都有以取之。最后高岱著《鸿猷录》，遂谓镇国朱寿之出，梁以死捍诏，而薛氏《宪章录》又以草敕属之新都，皆方、霍余唾也。杨廷和去位次年，上念梁储定策迎驾功，荫一子世锦衣指挥同知，特命太监戴永往谕意，储力辞，上嘉其让，特允所请，加荫其子中书为玺丞。时大礼已定，杨以议礼失上意，而毛、蒋亦以傅会廷和，相继谢事，上始追录梁旧劳，梁谢疏中自陈无功，词旨抑扬，微露去国之由，且引蒋、毛二辅不受荫为比，而无一语及廷和，其不惬可知矣。又一年梁殁，上眷之不衰，饰终之典大备。又一年而《明伦大典》成，新都奉“本当僇市，姑宥为民”之旨，蒋、毛亦闲住，而梁不及也。乃知祸福吉凶，倚伏无常，非人力可争矣。

嘉靖初议大礼

世宗欲考兴献帝，其议合得大用者七人，以称大礼用者五人，言大礼用而不终者四人，此王弇州纪之张孚敬传后者也。然用而不终者其人尚多，今略记于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山东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建言欲考献王，其说与张璁同，此宜兴、张、桂偕受赏，竟不见登进；继之者为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亦不闻优擢，后惟云章为霍韬所荐起，升国子博士转太仆寺丞而已，此皆进议最先者。稍后有南京通政司经历金逑者，以官生入仕，与黄绾同，亦疏称张璁之言为是，吏部升为随州知州，致仕去后得起为武昌府同知，至工部员外而止，其位去黄绾远矣。嘉靖三年，原任给事升佥事陈洸，以议大礼复职，寻以他事递解原籍为民，七年霍韬荐起，升一级，十二年南京考察以贪斥，则韬以忧去，不及救矣。三年九月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事钱予勋上言，献皇帝当改葬北京之天寿山，以会议不同而止，二人废罢如故。五年大礼书成，王价、钱予勋复职，给事中解一贯谓二人皆考察斥官，不可坏典制，从之。四年，有致仕县丞欧阳钦荐席书及张、桂等，宜另给诰命，上允之，而钦无所加赏。五年十一月，南宁伯毛良及百户陈纪，以议礼求升，旨升纪一级，良不至。嘉靖十年，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千户陈昇，又祖随全之说，力请迁献王梓宫葬于此，上又命会议，礼部尚书李时、工部尚书赵璜等，极论其不可，得寝。未几而缘事监生詹㫖、温州武举杜承美为民、兵马周密、湖广生员萧时用、致仕佥事甯河，又剿前说，托名地理，请迁显陵，尚书汪鋐驳之，上不允，令礼部会议，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礼部尚书席书、今大学士李时皆极言于昔，又尚书赵璜言尤切至，望圣明独断，勿为群议所惑。上大悟，下旨曰："卿言良是，朕奉圣母慈训，谓陵不可轻动。奏扰诸人，本当拿究，姑宥之，再犯者必置重典。"继而湖广壁山县听选官黄维臣等，又数奏迁陵寝，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锦衣卫逮下狱治罪，于是迁陵一说无复及之者矣。是年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请于安陆州建立京师，上下礼部议，云京师之建于典礼无据，当以太祖龙兴濠州改州为凤阳府故事，安陆升州为府。诏从之，命改建府，赐名承天，而徐震无寸赏也。至十一年，而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言，皇考当有天下，请

更定庙号称宗，自皇上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以昭皇考受命之符；皇上当效古人刻木为皇考圣像，朝夕侍立以决万几；仍请圣母改衣帝服，正位内庭，上执太子礼关决政事。于是礼部参奏其罪，上责以大礼久定，时亨假建言希进，又潜住京师，着法司讯问，后以时亨有心疾，姑褫其职。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伏阙上言孝宗之统，已讫于正德，则献皇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之统，当奉之太庙，今张孚敬乃别创世庙，永不得与昭穆之次，是幽之也。上大怒，谓其毁上讪君，大肆不道，下锦衣考讯主使之人。钟服妄议希恩，实无主者，乃命比妖言律坐死系狱。自是言礼者知献谀无赏，亦稍稍息矣。至何渊之建世室，丰坊之宗献王，虽其说得伸，要俱无赖之尤，别纪详之。

帝社稷

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坛，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报礼。盖以上戊为祖制社稷祭期，故抑为次戊，内设豳风亭、无逸殿，其后添设户部尚书或侍郎，专督西苑农务。又立恒裕仓，收其所获，以备内殿及世庙荐新先蚕等祀，盖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亘古文册所未有。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未几而玄极、高玄等宝殿继起，以玄极为拜天之所，当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玄为内朝之所，当正朝之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坛，则上必日躬至焉。凡入直撰玄诸幸臣，皆附丽其旁，即阁臣亦昼夜供事，不复至文渊阁。盖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与帝社稷相终始。至穆宗绍位，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矣。西苑农务，凡占地五顷有余，役农五十人，老人四人，骡夫八人，每人日支太仓米三升，仍复其身，耕畜则从御马监支粮草。先是，工部盖农舍、筑牛宫、造仓廒，顺天府岁进谷种，比其获也，户部以本年所入之数上闻，盖自夏言皇后亲蚕之说行，于是农桑并举，以复还古神农之政，未几亲蚕礼即废，而农务则终世宗之世焉。今西

苑宫殿久撤，惟无逸、豳风尚存，仍为至尊亲稼之所。

景灵宫

宋世建景灵宫于汴京，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陈设其中，以表羹墙，虽非古制，亦后主孝思也。本朝事先典制极备，此礼未讲，直至嘉靖十五年，造献皇帝庙于太庙之巽隅，其旧时营建名世庙者，遂空寂无所用，始移列帝列后神像于其中，改名曰景神殿，其后殿则曰永孝，以示尊崇。盖此前虽藏之禁廷，未有专地专名也。至十八年，又命帝后忌辰，俱列祭于景神、永孝二殿，最合宋世所行旧典，至廿四年而罢，还其祭于奉先殿，此宫神御虽存，而昭告骏奔绝迹矣。按，景灵宫在宋不特人主四时瞻礼，即大臣遇有除拜，俱行谒谢。圣朝缺事，幸世宗修举，而礼数简略，识者犹有遗恨云。

配天配上帝

世宗既分祀天地于南北郊矣，其后以太祖太宗并配天为非礼，遂省去太宗之祀，盖阴为献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谀臣丰坊言请仿古明堂之制，加献皇宗号以配上帝，上意甚惬。遂以其年九月举明堂大享礼于大内，尊献皇称睿宗，更上昊天上帝为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盖用周礼故事。按，上帝即天，岂有分祀为二之礼？此举在古人已属支离，至于昊天皇天，更易名号，尤为赘词。盖世宗熟揣献皇之不可配天，故抑而从明堂之说。至穆宗登极，并大享礼罢之，真千古卓见。宋徽宗政和间，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盖循真宗旧称，而益以昊天字也，其事与嘉靖相似。

会典失载

嘉靖八年，开局重修《会典》，时副总裁詹事霍韬等上疏，其略云：臣等将旧典翻阅，见洪武初年天下田额以至弘治十五年，如湖广田额二百二十万，今存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六万；河南田额一百四十四万，今存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耳，天下田额已减如此，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如何，乞敕户部考订。又天下户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万，弘治四年，承平已久，户仅九百一十一万，乞敕户部覆实。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晋王府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爵而下共支八十七万石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乞敕礼部稽纂，俾司计者计之处之。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一千七百余员，此成化已前耳，若弘治已后尚未之及也，乞敕兵部稽纂，俾司计者何以处之。再按内臣监局官，祖训置职甚详，惟弘治年间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皇祖圣制不得而知，乞敕礼部行司礼监备查洪武年职掌员数，列圣来钦差事例，及今日员数，送馆修纂。臣等观《周礼》内监统天官，今监局事例多由礼部，若遵祖训，添修内臣职掌，亦圣朝礼以制治之意。至刑、工二部、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宫府供应之式，四方物料之准，律令异同之宜，太祖俱有定典在，惟弘治间庸臣舞智，更为新例，尽坏成宪，乞敕廷臣削斥，订积年之陋。得旨，令各衙门备覆沿革定数，送付史馆。按，霍疏最切时弊，至查考内官冗滥，尤为吃紧，世宗虽俞允严稽，迄至书成，仍循弘正之旧。至今上再修时，则江陵公为政，交欢珰寺，惟恐稍失其欢，欲如霍渭厓昌言刊补，难矣，惜哉！

驳正大礼

大礼定后，举朝缄口，而远外下吏及昌言以纠其非者又二人。嘉靖九年，福建和平知县王禄者，疏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当预养宫中以备储贰之位。上斥其言，下巡按御史逮治，比疏下，则

禄已先解印归矣，御史坐以避难在逃律，诏罢职不叙。按，禄前封崇仁之说，即上初元杨廷和议也；次预养宗子之说，即他日薛侃所建白也，杨、薛俱蒙重谴，而禄以小臣擅兴此议，且其《明伦大典》已颁行逾年，璁正位首揆，萼为次辅，不闻起而嚣谇昌言，使禄仅以微罪行，其人亦幸矣。至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陈采者，又上言祖训兄终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遗诏，谓陛下乃孝宗亲弟兴献王之长子，伦序当立，非与武宗为兄终弟及也。杨廷和误主濮议，与初诏自相矛盾。张孚敬谓陛下不当继嗣孝宗，止继统于武宗，因以为兄终弟及事，皆无稽，难以施诸宗庙。既明知其非，又诱成薛侃之谋，以阴坏祖宗成法，杨廷和虽蒙斥罚，而心迹不明；张孚敬首开议礼之端，而乃挪移祖训，诬罔先帝，疑误圣躬，当先正典刑，乞将《明伦大典》所载事情轻重各论如律。疏上，上大怒，谓大典朕所裁定，行天下久矣，乃辄敢妄议，命锦衣卫逮送法司拷讯。陈采此论，又并新都、永嘉议论一概掀翻，其词辨而谲，乃亦无驳之者。时永嘉以陷薛侃甫去国，桂安仁又病死，内阁辅臣惟方南海为议礼贵人，然而新入，又性和易，不愿与人竞也。盖大礼虽定，不旋踵而即纷纷若此，况后世乎？

献帝称宗

献皇帝之称宗也，非张、桂意也，始于何渊之世室。至四年，渊复申前说，上惑之，下其事礼部会议。时席书新以议礼得上眷，拜宗伯，力止，且曰："昔者献考观德殿成，医士刘惠欲更殿名，已蒙圣断发戍边卫。臣上议曰：'假使张璁、桂萼谓献帝可以入太庙，非独诸臣欲诛，臣当先攘臂诛之。'今何渊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臣昧死以为不可。"上不允，至学士璁、萼及太宰廖纪咸力言其非，且共请重治渊罪，犹不许。至兵部尚书金献民乃调停为别庙京师之说，上始允行。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庙为献皇帝庙，与九庙并列，其称宗祔庙，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复再议；继而犹有请者，上严治论死，事

寝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丰坊，遂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礼部尚书严嵩覆奏，谓配帝当如所奏，称宗则未妥。上必欲行坊言，户部臣侍郎唐胄力持以为不可，上震怒，下胄狱讯治，于是严嵩等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一如坊议。坊父丰熙以翰林学士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辨考兴献之非，廷杖濒死，下狱远戍。至嘉靖十六年恩诏大霈，部议赦还，上许尽还诸臣，独丰熙、杨慎等不宥，是年，熙即卒于戍所。坊之入都献谀，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于为恶一至于此。上既以献皇明堂配上帝，称宗入庙，居武宗之上，圣意始大惬无遗恨，而坊仍罢归田里，老死不收。坊素有文无行，以故世皇用其言，薄其人，圣哉，神哉。坊归，至十八年又上《庆云》雅诗一章，命付史馆，而坊终不召。坊，字存礼，浙之鄞人，举解元高第，初为南考功郎，谪是官，旋以察罢。既两献谄不售，居家益狼戾，不为乡里所容。出游吴越间，以善书知名，稍用自给，而与人交多不终，偶有不谐，辄为文诅之于九幽，晚年尤甚，人皆厌憎之，困阨以死。隆庆元年，礼科给事中王治建议，欲奉还睿宗于世室，上不允；至今上登极，礼科都给事陆树德又疏言穆宗祔庙，则宣宗当祧，不如仍以世庙祀睿宗，而免祧宣宗。事虽不行，识者韪之。

邵经邦讥议礼

《明伦大典》行后，张璁被劾遣归，寻即召还，刑部员外邵经邦者，以阳月日食，上言议礼贵当，用人贵公，陛下私议礼之臣，是不以所议者为公礼也。夫礼惟当，乃可万世不易，使所议非公礼，则固可守也，亦可变也；可成也，亦可毁也。陛下果以礼为至当，欲子孙世守，莫若厚其赉与，全其终始，以答议礼之功，然后转选硕德，置诸左右，使万年之后，庙号世宗，不亦美乎？上大怒，谓朕私议礼诸臣，自比茅焦之谏，讪上无礼，逮下诏狱讯治。已请付法司拟罪，上以非尝犯不必拟，竟发边卫充军。经邦之疏，语简而核，即张、桂闻

之，亦无辞置辨，但人主生前未有臣下辄拟谥号者，惟曹魏大臣预尊明帝为烈祖，贻千古笑端。经邦敢于英主初年肆言至此，即茅焦所不道也，而仅以戍行，岂“世宗”二字，已默契圣衷，遂从末减欤？其后上升遐，庙号竟符二字，若经邦者，固得气之先耶？

更正殿名

太祖初定大朝会正殿曰奉天殿，门名亦如之。其后文皇营北京，遂仍其名，毁于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极，而华盖殿则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盖取《洪范》之义，而议者以为《洪范》中更有六极，字面相同，意义不美。然上方亲定礼乐，薄视百王，少忤即立靡，无救正者。至隆庆初元，而御史张檟请改仍太祖旧号，时高仪为大宗伯，以为皇考所定，且遗诏中多所厘正，独不及殿名，乞存之以表三年无改之义，遂不果易。按太祖“奉天”二字，实千古独见，万世不可易，以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遇亲王导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太宗继之，一切封拜诸功臣，必曰“奉天靖难”，其次曰“奉天翊卫”，“奉天翊运”。至列圣所封者，无论为功勋，为恩泽，为文武，亦必奉天为号，至今不改。若皇极、建极，本属一义，而中极尤为无出，穆宗初元，未忍遽改，于圣孝宜然。今殿与门再罹祝融，鼎建在迩，仍用太祖初号，亦是机会使然，有识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完颜氏上京宫殿，其正寝取名乾元殿，盖袭唐世旧号，至天眷元年，改名皇极殿，则虏奴先已称之，尤为不典。张侍御疏后，原任山东副使王世贞，亦有复殿名疏，不允行。其与张侍御同时，则有太监李芳，请改南北郊合祀天地，如国初典制，礼臣亦执不许，盖以议出中官。其后，今上甲申议崇祀陈献章于孔庙，礼臣为沈鲤，亦疑大珰张宏主之，不肯行，而内阁竟票发多官会议允祀，由是与政府不叶，其事与隆庆中李芳正相类。李芳者，能读书，喜谏诤。穆宗于裕邸，代滕祥柄事，益发舒，屡指上过举，积久不能平，乃杖之百，下法司论斩，

刑官毛恺等力争之，不能得。其人亦金英、覃昌之流亚也。张宏继冯保柄事，亦有称于时。

玉芝宫

初，世宗之建世庙也，先名世室，以奉皇考献皇之祀，既以世字碍后世称宗，改建献皇帝庙，既而献皇祔庙称宗，遂闭世庙不复祀。至嘉靖四十四年，旧庙柱产芝，上大悦，更名玉芝宫，钦定祀仪，日供膳如内殿，四时岁暮大小节辰，牲帛诸品如庙祀。穆宗即位，礼臣以献皇已同列圣临享，则玉芝之祀可罢，况宗庙常礼，如四孟大祫止行于太庙，节辰忌辰止行于内殿，国有大事止告太庙或内殿，未有并告者，今无所不祭告，则列圣先帝将何以处之？至于日供之膳，宜仿南京奉先殿太祖例，如旧奉设，以存有举莫废之义。上命如所拟，而议者犹以日膳为渎云。按，玉芝之祀，去世宗上仙仅匝岁，说者谓上春秋高，欲仿汉原庙衣冠故事，存此旧庙，肇举典制，默示意后人，俾尊奉祢庙，传之子孙，为中兴元祀，如汉光武、晋武帝，万世烝尝张本。即改太宗为成祖，亦圣意虑及此耳，未知然否？

斋宫

西苑宫殿，自十年辛卯渐兴，以至壬戌，凡三十余年，其间创造不辍，名号已不胜书。至壬戌万寿宫再建之后，其间可纪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华等殿，宝月等亭，既成，改惠熙为玄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金箓大典于玄都殿，又谢天赐丸药于太极殿及紫星殿，此三殿又先期创者。至四十四年重建万法宝殿，名其中曰寿憩，左曰福舍，右曰禄舍，则工程甚大，各臣俱沾赏。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真庆殿；四月，紫极殿之寿清宫成，在事者俱受赏，则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殿；闰十月，紫宸宫成，百官上表称贺，时

上疾已亟，虽贺而未必能御矣。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宫殿及门所悬扁额，以次渐拆材木，穆宗欲以紫极宫材重建翔凤楼，因工科都给事中冯成能力谏而止。未历数年，惟存坏垣断础而已。盖兹地为文皇帝潜邸旧宫，因而入绍大位，且自永乐以来，无论升遐，即嫔御无一告殒于此者，故上意为吉地而安之。禁籞初起，命名为仁寿殿。他如洪应雷坛，上有祷必至，如凝道雷轩，上昼日恒御，皆无迹可问，惟清馥殿则整丽如故，外门曰仙芳、曰丹馨，内亭曰锦芳、曰翠芬，流泉石梁，颇甚幽致，且松柏列植，蒙密蔽空，又百卉罗植于庭，闻花时则今上亦时一游幸，盖其地又与万寿宫稍隔，故得免焉。读《连昌宫词》，数世后舞榭犹存，转眼已成蔓草，悲夫。今西苑斋宫独存高玄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严，内官宫婢习道教者，俱于其中演唱科仪，且往岁世宗修玄御容在焉，亦不废，至万历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见新，凡费物料银二十万，工匠银十万，不过油漆一番而已。然则修葺更当费几何，乃知当时徐文贞力主尽毁，未为无见。

无逸殿

世宗初建无逸殿于西苑，翼以豳风亭，盖取诗书中义以重农务，而时率大臣游晏其中，又命阁臣李时、翟銮辈坐讲《豳风·七月》之诗，赏赉加等，添设户部堂官专领穑事。其后日事玄修，即于其地营永寿宫，虽设官如故，而主上所创春祈秋报大典悉遣官代行，撰青词诸臣虽僰直于无逸之傍庐，而属车则绝迹不复至，其殿惟内直工匠寓居，彩画神像并装潢渲染诸猥事而已。至上甲辰年，翟銮坐二子中式被议，銮辨疏以“日直无逸殿”为辞，时上奉道已虔，惟称上玄、高玄及玄威玄功，而銮椎朴，尚举故事，上大怒，褫逐之，此后并殿亭旧名无齿及者矣。世宗上宾未期月，西苑宫殿悉毁，惟无逸则至今存，至尊于西成时间亦御幸，内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戏，凡播种收获以及野馌、农歌、征粮诸事，无不入御览，盖较上耕籍田时尤详云。今上甲申乙酉间，无逸烬于火，辅臣申吴县等奏：皇祖作此殿，欲后世知

稼穑艰难，其虑甚远，非他游玩比，宜以时修复。上深然之，今轮奂尚如新也。

西内

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后，以至壬寅遭宫婢之变，盖厌大内，不欲居。或云逆婢杨金英辈正法后不无冤死者，因而为厉，以故上益决计他徙。宫掖事秘，莫知果否。上既迁西苑，号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辛酉岁，永寿火后，暂徙玉熙殿，又徙玄都殿，俱湫隘不能容万乘。时分宜首揆请移驻南城，盖故英庙为上皇时所居也，天顺间修饰完整，实远胜永寿。上以当时逊位受锢之所，意甚恶之，闻分宜言，大不怿。然是时方兴三殿大工，县官匮乏，无暇他营，分宜建议甚善，但仓卒不及避忌讳耳。时华亭公为次揆，即对云：今征到建殿余材尚多，顷刻可办，且荐司空雷礼才谞足任此役。上大悦，立命华亭子璠以尚宝司丞兼营缮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宫成，上大悦，即日徙居，赐名曰万寿，华亭进少师，荫子，璠亦躐迁太常少卿，雷司空礼加太子太保，大匠徐杲者亦拜工部尚书，分宜仅拜加禄银币之赐。其年七月，即有御史邹应龙之疏，分宜逐而世蕃戍矣。分宜一生以逢迎称上旨，独晚途片言稍逆，顿失权宠，岂天夺其魄耶。

雷司空古和，素名博洽，居官亦以勤劳著绩，初以分宜同里厚善，得官六卿，时窥知上意已向华亭，复去严事徐。其营万寿一事，俱先有成谋，因分宜失旨，愈得间之以固宠。分宜恨甚，面詈之，雷答语甚誖，几至攘臂，徐以此益厚之。世宗上宾，未几万寿宫殿悉已撤去，仅存阶础，若诸臣直庐，更榛莽不可问矣，而南内之完整，则至今如故也。识者谓华亭此举，于三年无改一段，稍未谙解云。雷在世宗末年，又进少保，再加少傅，隆庆二年，以上修祭乐器縻费劾太监滕祥，词旨甚激，上不悦，令致仕，人议其迎合于先帝，而触忤于新朝，借题卖直云。（雷，江西丰城人。）

代祀

嘉靖十一年二月惊蛰节，当祈谷于圜丘，上命武定侯郭勋代行。时张永嘉新召还，居首揆，夏贵溪新简命拜宗伯，不闻一言匡正，独刑部主事赵文华上言，切责而宥之。时文华登第甫三年，其辞严而确，使其末路稍修洁，固俨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于南郊，又命郭勋代之，大小臣遂无一臣敢谏者。时上四郊礼甫成，且亲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叶而高拱法宫，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异。盖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甲午后，遂不视朝。己亥幸承天还，途中火灾，上仅以身免，因归功神佑；壬寅宫婢之变，益以为事玄之效，陶仲文日重矣。然邵元节实以嘉靖三年召入，五年遂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至一真人，给玉金银牙印章各一，得密封言事，是时铅山费文宪为首揆，已不能有所谏止矣；至其后进礼部尚书，赠其父守义为太常寺丞，犹之可也；又封其师范文泰为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默履素养和衍法辅教真人，则滥极矣。至陶仲文更劝以退居为祈天永命秘术，何论郊祀哉。

圣诞忌辰同日

八月初十日为孝慈高皇后忌辰，而世宗皇帝以是日诞生，及即位，礼臣毛文简澄请先一日称贺，但并习仪及山呼之礼俱杀之。行之二年矣，至嘉靖二年，又遇圣诞，时礼部为汪文庄俊，请即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礼，然后嵩呼大庆，一切如先朝故事，上允之，四十余年不复辍，则以孝慈虽开天圣母，而上则藩王入嗣，又中兴圣主，自不相妨也。其时议者又云：正月初三日为宣庄忌辰，然孝、武二庙凡遇祭祀得衣大红吉服为比。是又不然。均为在天之灵，自不宜轩此轾彼，若嗣君必当自尽其诚，但普天臣子又欲申祝厘之敬，则先凶后吉亦无不可。使其事在宋朝，又有洛、蜀“哭则不歌”之争，成一大党论

矣。

世宗圣孝

嘉靖丙午外计，言官拾遗疏：有贵州寻甸知府汪登不谨，当斥；吏部尚书廖纪覆疏，谓登以母老赴官偶迟，宜镌秩示罚。上命降职三级，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禄。盖上圣性至孝，以登为母被议，故左其官，实优之也。其后陕西参议于湛者，直隶金坛人，以母老求改南方，言官纠其诡避，宜重惩，上又命改江西，便其迎养。吏部侍郎董玘，以闻母丧久不奔赴，褫职。盖锡类之孝如此。

嘉靖间，京师人张福欲图赖邻人张柱，自弑其母，谓柱杀之，既鞫得情，且有福姊为证。上谓必不然，再三研审。刑官执如初谳，上终不信，竟坐柱辟，盖上谓世间无弑母之人也。

讲学见绌

世宗所任用者，皆锐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标榜互树声援者，即疑其人主争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冯恩论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谓素行不合人心，乃无用道学。恩虽用他语得罪，而此言则不以为非。至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论南太宰湛若水学术偏陂，志行邪伪，乞斥之，并毁所创书院。上虽留若水，而于书院则立命拆去矣。比湛没请恤，上怒叱其伪学盗名，不许，因以逐太宰欧阳必进，其憎之如此。至辛未年九庙焚，给事戚贤等因灾陈言，且荐郎中王畿当亟用，上曰：畿伪学小人，乃擅荐植党。命谪之外。湛、王俱当世名流，乃皆以伪学见斥。至于聂双江豹，道学重望，徐文贞力荐居本兵，上以巽懦偾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宾，文贞柄国，湛、聂俱得恩赠加等，湛补谥文简，聂补谥贞襄，盖二公俱徐受业师，在沆瀣一脉宜

然，而识者以为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殁，在嘉靖初年，既靳其恤典，复夺其世爵，亦文贞力主续封，备极优异，而物论翕然推服，盖人情不甚相远也。王龙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复官，故文贞不能为之地，即隆庆初元起废，亦不敢及之，第为广扬其光价耳。

湛文简之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劝世宗求嗣必收敛精神，上曰：既欲朕收敛，则不必如此烦渎。其时即已厌之矣。聂贞襄任本兵，曲庇分宜孙严鹄冒功，为时所薄，及罢官南还，偶倭乱，暂留吴门，人问何以御倭，则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闻者窃笑。如此经济，何以支俺答哉！惟王龙溪聪明机警，辨才无碍，闻其说者解颐心折，即王文成当时亦叹服，以为门墙第一人。至徐华亭又为同心至友，推奖赞叹，如司马公之与邵尧夫。又龙溪性好游，以故安乐行窝所至，四方共重，逾于王公。同时同乡钱绪山、唐一庵诸公，俱不尔也。

进诗献谀得罪

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夥，乃遭际亦自不同。如嘉靖四年，天台知县潘渊进《嘉靖龙飞颂》，内外六十四图，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以献，其用心亦勤矣，上以其文字纵横，不可辨识，命开写正文再上之，然其时不闻有赏，尚不闻被罚也。至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振通奏：臣祝釐之暇，作《中兴颂诗》二十一首、《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以及瑞露、白鹊、白兔俱有诗上进，乞赐宸翰序文。下部议，以猥鄙陈渎，僭逾狂悖，希图进用，诏下法司逮系讯问，则进谀希恩，反得谴矣，然犹黄冠也。嘉靖二十六年，朝觐竣事，上敕谕天下入觐官员，此不过旧例套语耳，而给事中陈棐者，将敕谕衍作箴诗十章上之。上大怒，谓棐舞弄文墨，辄欲将此上同天语，风示在外臣

工，甚为狂僭，令自陈状。棐伏罪，乃降调外任。棐即议帝王庙斥去元世祖者，素善逢君，不谓求荣得辱。然前此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上谕大臣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卿夏言即进《天赐时玉赋》以献，上大悦，以忠爱褒之，甫逾年而入相矣。此非上同圣语乎？乃知富贵前定，圣主喜怒偶然值之，容悦无益也。

贺唁鸟兽文字

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玄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然在先朝固亦有故事。如永乐间，北京得白鹊，时仁宗监国，命宫臣撰表为贺，杨士奇以为不着题，即贺白龟、白鹿亦可，仁宗即命士奇改作，云“望金门而送喜，驯丹陛以有仪”，又云：“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庭；如玉其翚，翯翯在文王之囿。”仁宗大喜，云方是帝王白鹊。命撤内膳赐之。士奇之见知，此亦一也。其后世宗朝，胡宗宪进白鹿，诸生徐渭作表，一时传诵而上不及知；及礼卿吴山贺表，实祠部郎徐学谟所作，为上特赏，未几，山以不贺日食闲住，未尝得表文力也。最后西苑永寿宫有狮猫死，上痛惜之，为制金棺葬之万岁山之麓，又命在直诸老为文荐度超升，俱以题窘不能发挥，惟礼侍学士袁炜文中有“化狮成龙”等语，最惬圣意，未几即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只半年内事耳。同一禽畜，同一谀词，而遇不遇如此。

按白鹊为瑞，仅见于曹子建《魏德论》。嘉靖十年，郑王厚烷贡二白鹊，上大喜，命献宗庙及两宫，颁示百官，廷臣为《鹊颂》、《鹊赋》、《鹊论》者盈廷，遂为献瑞作俑。癸亥年八月，湖广巡抚徐南金献白鹊，云出自景陵，群臣表贺。昔杨椒山喜鸦恶鹊，谓鸦忠鹊佞也。鹊身为佞，又导人以佞，然杨文贞已先学鹊矣，何论嘉靖诸人。至若厚烷晚年，又极谏世宗事玄，上大怒，革爵锢之高墙，至穆宗即位，以忠正见褒，还爵复国，是又始鹊而终鸦矣，极堪捧腹。

先是弘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县民家乌巢中生一白雏，因收养之，及长，莹洁如雪。时孝肃太皇太后上仙未久，咸以为上孝感所致，遂表献之朝，上不受，却还，甫逾年而孝宗亦鼎成矣。白乌较鹊，不知孰佳，然为灾不为祥如此，使在嘉靖朝，骤贵者不知几人矣。

庙议献谄不用

嘉靖中太庙被灾，寻即鼎建，时尚宝司丞桂舆首上议请增建庙制伦次，绘图上之，其意在尊睿宗也。上不悦，下法司鞫之，拟以纳赎还职，上特命冠带闲住。舆即谀臣萼之子，将窃父故智取宠，不意其遭斥也。又数月，国子监司业江汝璧请备亲庙，谓上享祀宗宫，考庙不可独缺，宜奉皇考入居昭庙，又请预立世室以待皇考。其言无非尊兴献以媚上，而上不省。其冬上自下谕，仍复旧制，太祖正南面之位，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享毕各归于寝，已如敕奉行矣。次年甲辰又会议同堂异室之制，时江汝璧已迁为左庶子矣，又上言皇考入庙宜迁于穆庙之首，与成祖对峙，三昭三穆列于前，成庙、睿庙翌于左右，盖欲以兴献为百世不祧之主也。又赞善郭希颜则请如太祖立四亲庙，以明未有无父之国，无非为睿考计久远，而上皆报寝。不逾岁汝璧已进少詹事，坐科场事革职为民；希颜升中允，谪运副罢归矣。盖上入绍之初，大礼未定，人心方摇，故贵张、桂诸臣以招徕天下；至是且二十年矣，称宗入庙，礼无可加，而此辈检邪，犹仍佞习为横飞直拜之地，甫出口而上已洞悉其奸，斥逐不已，而郭希颜遂以吊奇至杀身，岂非下愚之尤哉。就江、郭两疏细详之，则汝璧之议，尤为狂恣蔑礼。

捐俸助工

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庙被毁更建，时边饷亦告匮，太宰许赞议借百官之俸，上以非盛世事已之，真得治朝大体。今上甲申，大峪寿陵兴工，阁臣亦议令百官捐俸，上不许。盖养廉为重，亦体群臣之一也。顷三殿之灾，群僚又欲捐俸助工，会议于中府，一御史奋笔书曰：主上好货，诸公捐俸是矣；倘主上好色，诸公何以处之？皆赧然退散。其后各衙门公疏，或各官私疏，以捐俸为请，主上亦欣然俯从。自此以后，为开矿、为抽税，遍大地皆以大工为名，不复能遏止矣。

工匠见知

世宗既以创改大礼得愉快于志，故委毗春曹特重，如言、如嵩、如阶为宗伯时，其寄托已埒辅相；又以掀翻大狱，疑刑官皆比周挠法，立意摧抑之，即贤者多不以善去。至末年，土木繁兴，冬卿尤难称职，一切优游养高及迟钝不趋事者，最所切齿，诛谴不逾时刻。最后赵文华为分宜义子、欧阳必进为分宜妻弟，特以贪戾与阖茸相继见逐，权臣毫不能庇，而雷丰城礼以勤敏独为上所眷倚，即帝尧则哲之明，何以过之。终上之世，雷长冬曹，无事不倚办，即永寿宫再建，雷总其成，而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据经营，操斤指示。闻其相度时，第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斫材，长短大小，不爽锱铢。上暂居玉熙，并不闻有斧凿声，不三月而新宫告成，上大喜，以故尚书之峻加、金吾之世荫，上犹以为慊也。杲亦谦退，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其才自加人数等，以视文华、必进，直朴樕下材耳。

按奉天等三殿并奉天门灾，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时上迫欲先成门工，以便朝谒，而文华不能鸠僝，屡疏迁延，上大怒，命罢其官，而用必进。甫匝岁门成，必进得一品，则督工侍郎雷礼有劳，而躬自操作，则徐杲一人力也。又三年而殿工无完期，必进以司空为苦海，营改左都，而上怒矣；甫一月，分宜又勒上必改吏部，而圣怒遂不可

解，先革孤卿并兼官，未几并尚书夺之，其去工部半岁耳。明年而三殿告成矣，然先一年，永寿宫已灾，旋奏工完，不特礼得一品，杲得正卿，而华亭亦因以进少师，乃子尚宝丞璠躐拜太常少卿，识者不无代为恧焉。时分宜以子世蕃官工部侍郎，反不得监工，求与璠同事，而上峻却不许，退而父子相泣，不两月祸起矣。比三殿落成时，徐杲已称尚书，上欲以太子太保宠之，而徐华亭力沮，谓无故事，得中止，仅支正一品俸，雷亦仅以宫保转宫傅，其他在事诸臣升赏亦止不行，仅拜银币之赐，以较永寿宫加恩，百不及一矣。时上爱念杲不已，倘再有营建，杲必峻加，即华亭亦不能尼也。

触忌

古来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当辛巳登极，御袍偶长，上屡俯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晚年在西苑，召太医院使徐伟察脉，上坐小榻，衮衣曳地，伟避不前，上问故，伟答曰："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上始引衣出腕。诊毕，手诏在直阁臣曰："伟顷呼地上，具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伟至是始悟，喜惧若再生。又乙丑会试，第一题为"绥之斯来"二句，下文则"其死也哀"，上已恶之矣；第三题《孟子》又有两"夷"字，时上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至是大怒，欲置重典。时主文为高新郑，赖徐华亭诡辞解之而止。然初年讲章，有进"曾子有疾"章，去却"人之将死"一节，上谓死生常理，有何嫌疑，促令补进，又似豁然无所讳者。盖进讲时，讲官为学士徐瑨，上方富于春秋，嗣位未久，乐闻启沃，恐臣下有所避匿，故亦优容；至乙丑之春，上年已六旬，不豫且久，宜其倦勤多疑也。

按，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而新郑出题犯之；又有前一题，益疑其诅咒

矣，高之得免，谓非全出华亭不可。新郑晚途与徐讲和书，亦引“先帝见疑，赖公调解”为言，亦是天理难泯处。

宋南渡后，人主书“金”字俱作“今”，盖与完颜世仇，不欲称其国号也；至高宗之刘贵人，宁宗之杨后，所写金字亦然，则宫阃亦改用矣。然则世宗之细书，亦不为过。

正嘉御宝之毁

御宝凡十七，正德九年甲戌，大内遭火，宝玺散佚，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则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诏曰：“先朝甲戌遇灾，御宝凡六，其五已遭毁，命所司觅美玉补造。”想十七宝者，大半范金为之，而此六玺乃玉制耶？然嘉靖十八年，上又添制七颗，合之世守者为廿四矣。辛酉西苑之灾，则历代所传尽付煨烬，所少奚止五宝，意者圣主讳言而托之甲戌耶？

符印之式

秦天子六玺，唐始有八宝，宋世尚循其制，至徽宗而加九，南渡至十一，皆非制也。本朝初有十七宝，至世宗加制其七，今掌在符台者共二十四宝，盖金玉兼有之。若中宫之玺，自属女官收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曰“厚载之纪”以赐孝慈后者，至今相传宝藏。若历朝太后，则每进徽号一次，辄另铸新称一次，皆用纯金，此故事皆然。其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从九品巡检、僧道衙门尚杀四之一；又百官印止一颗，惟巡按则有循环二印，

以故拜命即佩印绶，且其文八叠，与大小文武特异，岂以斧绣雄剧，特变其制耶？此外则各镇挂印总兵官如征南、征西、镇西、平羌、镇朔、征蛮、平蛮、征虏诸将军俱银印，视一品稍杀，二品稍丰，独以虎为鼻钮，且篆文为柳叶，则百僚中所未睹。其他添设大帅，虽事体不殊，而另给关防，与督抚文臣无异矣。明兴，无正任大将军，国初徐武宁达曾一领之，其他则必带军号，如徐达、蓝玉、冯胜、丘福、盛庸领征虏，杨洪、朱永领镇朔，仇鸾领平虏，俱得称大将军，而印之制无可考据矣。内阁大学士位不过五品，而所用文渊阁印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银，视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箸篆文，与主上御宝书法相埒，宜其权超百辟也。丘福北征失律，并印亦亡，屡购不得，后于沙漠夜吐光怪，始踪迹得之；仇鸾病笃，藏印内寝，忽跃出于地有声，寻夺印暴死戮尸；而文渊阁印，自今上丙戌失后再铸，则阁权渐削，凌夷以至今日。盖将相二大柄，关于印章如此。

嘉靖青词

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份，然皆谀妄不典之言，如世所传对联云："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此袁所撰，最为时所脍炙，他文可知矣。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扁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碗，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吾邑谈相辈，既以此得贰卿，且致富云。

嘉靖始终不御正宫

大内乾清宫，以正德九年遇灾，旋鸠工创建，役尚未竣，比肃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统，暂居于文华殿，亟促冬官昼夜缮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跸临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则永寿宫已成，至壬寅宫婢之变，上因谓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宝法物，尽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直至丙寅上宾，始返龙蜕于大内。盖自践祚之初及弥留之际，皆于别宫行吉凶礼。说者谓世宗以禁中为列圣升遐之所，意颇疑惧，而永寿则文皇旧宫，兴龙吉壤，故圣意属之，古云先天而天弗违，世宗有焉。

大行丧礼

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丧，每寺各声钟三万杵，盖佛家谓地狱受诸苦者闻钟声即苏，故设此代亡亲造福于冥中，非云化者有罪为之解禳也。声钟一事，累朝皆见之诏旨，盖自唐宋以来相沿已久。惟冥镪最属无谓，今贵贱通用之。如周世宗发引，以楮为金银锞，黄者名泉台上宝，白者名冥游亚宝，已为可笑。至宋高梓宫就道，百官奠用纸钱差小，孝宗不悦。谏官云：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超度其亲者，本非圣主所宜。孝宗曰：邵尧夫何如人，祭先必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辈能一日不用钱乎？则此相传故事，本朝虽用而不以此相高，贤于前代多矣。

实录纪事

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其纪新郑将去，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为皆迎合时情，而参高

保徐，尤属谄媚，况上未尝有意弃徐，纷纷保之何为？其言可谓至公。及至夺情恋位，一切保留遍大小南北，倍于谄徐之时，而杖谴忤意者以快睚眦，又有华亭所不为者。其于新郑幕客吏科都给事韩元川楫等亦极笔丑诋，目为无忌惮小人，岂非真正《实录》？及吏科都陈锦江三谟等入幕，后献谀画策，与韩蒲州诸公无异，顾一一任为腹心，资其角距，恬不为异，则笑人适以自笑也。顷见屠纬真《昙花记》，其填词皆无足取，惟内卢杞说白云：我做秀才时，也曾骂过李林甫来。此一语也，亦后来黄扉药石矣。

实录难据

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刮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后书成俱被酿赏，至太监张佐辈滥受世锦衣，可哂，亦可叹矣！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其修承天大志亦然，但开局太迟，词林诸公各具事希宠，纷纷不定，比成，未几则世宗已升遐矣。总之，皆不经之举也。

两朝仁厚

世宗末年，一更严明之政，如海忠介狂戆，尚能容之，贻谋穆庙以迨今上，礼遇士大夫，绝无往年论报见法之事。惟初政逮讯廷杖数君子，皆出权相意，后皆不次登用，仅临江钱知府若赓，以滥刑被劾坐辟，亦意在重惩酷吏，终以辅臣请贷，至今长系。李见罗中丞以滇

事下狱七年而从戎，近年矿税忤旨者或致逮系，非久即释，惟曹心洛侍御学程以争东封，在狱稍久。顷得旨编戍，出狱之日，京师拥曹欢呼者数万人，且颂圣主如天之量云。

主上改臣下名

世宗时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张相国璁为孚敬、改袁中丞贞吉姓为衷、又改指挥佥事琴大鸣为大声是也。穆宗朝，掖县赵宦为御史，因巡方题差，上见名不雅，改为焕，今历大司空，以侍养归；弟名耀，亦拜御史，后以中丞抚辽左，亦请告归养。其父名孟，以明经官教授得封吏部左侍郎，二子俱为大九卿，在膝下娱侍，尤不易得云。

赵长公巡方，为陕西巡茶，任满而乃弟代之，兄弟交承，亦一时佳话，事在今上初元。

圣主命名

今上以癸亥八月生于裕邸，时世宗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是年四月，西苑玉兔生子，七月又有白龟卵育之瑞，廷臣俱上表贺。而今上弥月，不敢请行剪发礼。至穆宗即位，大臣以立太子请，上命先命名，徐议册立，始以元年正月赐今御名。故事命名在百日，至是睿龄已五岁矣，从来朱邸皇孙未有愆期至此者。然而次年即主震方，又四年龙飞，开亿万年盛治，又千古未有也。

朝觐官进献

近以国用匮乏，议加田赋加关税，以至搜索赎锾，且有无碍官银

之说。夫既曰官银，那有无碍之理？真掩耳盗铃也。当穆宗戊辰外计，时陕西副使姜子羔者，上言朝觐官各有路费及馈遗私帑，宜令进献羡余以佐国计，且限为定制：布政司三百两，按察司二百两，苑马行太仆一百两，运司府正二百五十两，府佐一百两，州县正官二百两，州县佐五十两。上曰：进献非事体，且国用亦不藉此，其勿许，且并禁入朝官员不得借觐名科派。大哉王言，与岁进月进者天壤矣。姜未几即转行太仆，稍示裁抑，犹有太平气象云。

今上圣孝

今上初登极，尊礼两宫，嫡母陈皇后上号神圣皇太后，生母李皇贵妃上号慈圣皇太后，每遇大庆，辄增二字，至丙申年则仁圣上仙，慈圣独享天下之养，庆典频举。丙午之春，以皇太子玄孙诞生，加上徽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喜皇太后，则圣寿仅六十有二。

按，本朝母后得亲见曾孙者，惟孝肃周后一人，今慈圣福履正同，但孝庄后先崩，时孝肃为邪说所惑，虑他日不得与英宗同穴，欲改葬孝庄于他所，赖大臣力诤而止。今慈圣在位，事仁圣最恭，岁时尚执嫡庶之礼，仁圣上仙，悲慕逾礼，宜其备享荣哀。今上圣孝又千古所无。白玉栏观牡丹，正偕先帝游赏，无意人间，信有之矣。

今上御笔

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赐江陵、吴门诸公堂扁，已极伟丽，其后渐入神化。幼时曾见中贵手中所捧御书金扇，龙翔凤翥，令人惊羡。嗣后又从太仓相公家尽得拜观批答诸诏旨，其中亦间有改窜，运笔之妙有颜、柳所不逮者，真可谓天纵多能矣。

贞观政要

今上圣学高邃，远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起讲筵，上御文华，讲毕，复传谕阁臣申时行等曰："唐魏徵为何如人？"对以徵能强谏亦是贤臣。上驳云："徵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贤者。"其时阁臣以伊尹就汤就桀为比，已非其伦，又引太祖时佐命刘基等皆元旧臣，顾其人可用否耳。此语尤为失当，刘基辈用夏变夷，岂魏徵处角逐时可拟。上遂置问，又传圣谕云："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阁臣对曰："伦理果亏，闺门亦多惭德，但纳谏一事可取耳。"此语稍为得之。上意终不释，命罢《贞观政要》而讲《礼记》。阁臣又言宋儒云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宜令《通鉴》与《礼经》参讲，上允之。乃命先讲《尚书》，徐及《通鉴》，以至《大学衍义》。上之于经史后先，权宜审矣，至评论魏徵、太宗，真千古斧钺，惜乎对飏诸语，稍未能助高深耳。

《通鉴》一书，今上元年冬杪，张居正当国，将本年讲章进呈，已首列此书，上命镂板印行矣，今阁臣何又以《通鉴》为讲，似乎未经览者。意或卷帙浩汗，启沃未竟耶？然《贞观政要》亦上初御讲幄，辅臣即以劝讲，至是乃厌薄中辍，或以张居正所进终未审当圣意耶？然自《政要》罢后，次年四月遂不复御文华，广厦细旃迄成尘坌，辅臣屡请不允，其年冬即有评事雒于仁"酒色财气"四箴之疏；庚寅元旦召对以后，阁臣亦不得复望天颜矣。唐太宗贞观之治，季年亦少逊焉，盖古今同一慨矣。

冲圣日讲

列圣经筵每月用初二、十二、廿二，凡三日，而日讲则不拘期，一切礼仪视经筵俱减杀，仅得侍班阁部大臣与词林讲官及侍书等官供

事，然圣体稍劳，则不御之日居多，值日词臣依例进讲章，以备乙览而已。今上初登大宝，江陵相建议，上每日于日初出时，驾幸文华，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时，复御讲筵再读书，至午膳而后还大内，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暂免，此外即隆冬盛暑无间焉。以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主上早岁励精，真可抵千古矣。

今上待冯保

上初以慈宁及江陵故，待冯珰厚，而不堪其钤束，屡有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讲毕，书大字赐辅臣等，冯珰侍侧，立稍倾欹，上遽以巨笔濡墨瀋过饱，掷其所衣大红衫上，漓漓几满，冯珰震惧辟易，江陵亦变色失措。上徐书毕起还内，时戊寅己卯间事。故相申吴门已从讲筵入阁，是日正得上所赐大字，其长公职方为予言。此时上意已作李辅国、鱼朝恩之想，而冯珰尚以少主视之，了不悟也。后惟癸巳年，王太仓为首揆，兰溪新建为次，因自请得御笔大字，是后遂不复赐。

壬寅岁厄

世宗中年静摄斋居，不御朝已久，至壬寅冬十月而有宫婢之变，主上已濒危，至丙夜始能言，医官用去血剂稍苏，犹数日始能复故。后此圣体愈康，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龙驭始上升，真古来奇事，载籍所未睹。今上御极之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数日，至十六日己卯，遂大渐，上急召辅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启祥宫，时内阁止沈一贯一人耳，至则中宫及郑贵妃俱避不侍，上命太子及诸王跪听，上呼沈近前听谕云：享国已久，亦无所憾，佳儿佳妇，今以付先生，辅之为好皇帝，

劝其讲学勤政。且命向来矿税悉罢，并诸无稽之征停止，释诏狱及法司系囚，还职起用建言得罪诸臣，此后遂当舍诸臣而去矣。按此即玉几末命，比及二更而上稍苏，至次日庚辰则圣躬顿安，寝膳复旧，盖垂殆者仅一昼半夜耳。时东宫成婚甫三日，故有佳儿妇之语，如唐太宗故事。是时垂拱内廷不视朝者亦十年矣。今上神明威断，动法皇祖，而罹灾之岁亦属壬寅，恰恰六十年，岂非上天仁爱，同一示警哉！上所颁圣谕，旋即取回，虽普天有反汗之疑，又三年为乙巳冬，命税务归并有司，封闭矿门，撤回内臣，出孑遗于水火，圣德远被，共祝圣寿，较之世宗再御二十五年，行且什伯倍之矣。

壬寅上寿

壬寅之岁，上圣龄甫满四旬而御极已三十年。至秋八月，值上万寿圣节，内廷贽御辈思别效嵩祝，以博天颜一启者，乃以上诞生及在宥合之为七十岁，上南山之觞，大小监局竞奢斗侈，罄其力以备进奉。时矿税甫罢而旋兴，诸采榷使方忧喜交并间，得此消息，争市瑰异未名之宝，名孝顺钱粮，充金帛之媵，左藏为之充牣。圣情果大怡，嗣后乾德、寿皇、小南内诸工及造龙凤船亭之属，一切惟群下所请，而榷税纵横，愈不可谏止矣。然但行之禁掖，惟阉尹宫娃辈共献谀词而已，不以闻之大廷，故谏官无敢以其事显诤者。盖长生久视，固圣主所乐闻，况春间启祥，召臣下，惊魂甫定，此举虽似不经，亦古所谓此非恶心也。

百年四叶

邵康节谓其本朝建隆受命以后，百年而仅止四叶，诧以为近古所未睹。昭代历年之久，前此不必言，即如世宗以辛巳入缵，在位四十六年，中更穆宗之隆庆；而为今上之壬申御极，今年己未，恰已九十

九年，又只三叶耳，而圣躬强豫，方共日升月恒。三皇御宇俱百年以外，兹且将四之，使康节生今日，其庆幸又何如也。

北台

今上仁俭，至土木事尤为减省，惟辛丑年于禁城内乾方筑一高台，台名曰乾德台，阁名乾祐阁，其钜丽不待言，而高入云表，望之真如五城十二楼。顷驸马万仲晦招同戚里诸公入游西苑，因试登之，如旋蠡然，殊不觉足力之疲。每一层即有一小殿，几榻什物毕具，凡数转，未至其巅，已平视兔儿山矣。时天曙未久，万瓦映日，大内楼台约略在目，悚然心悸，急促同行诸公趋下。闻落成时，主上以软舆升陟，则宫城外巷陌阶逵如灵济宫前后一带，皆近在眉睫。圣心亦以下瞰为非体，嗣后仅以月夜再登，今宸游不至已数年矣。

章奏留中

先朝章奏亦有不报闻者，然多是奏本，若题本用印，则系衙门公事，例不留中，即不当上意，再三更改亦可。自今上厌臣下之屡聒，一切庋之禁中，屡催不下，初亦甚以为苦，久而稍习，遇大小兴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具本题知，不复取上意可否，而大权反下移矣。台省建白，间有当取旨者，则建言之人，上疏以后即请谒政府，云此本当条旨云云，政府即惟惟如命，一同属吏之禀承于长官，其名曰讲旨。此亘古未有之事，福清在事尚未然。

端阳

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士卒命中

者，将帅次第赏赉。京师惟天坛游人最盛，连钱障泥，联镳飞鞚，豪门大估之外，则中官辈竞以骑射为娱，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命御马监勇士驰马走解，不过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阁部大老及经筵日讲词臣，得拜川扇、香药诸赐，视他令节独优。今上初年犹然，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群，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赉二万余金。然是日酷热，常直候操诸珰，擐甲操兵，伺命令于赤日中，因而暍死者数人。按，禁中本非观兵之所，其事起于正德初年，盖不特八虎辈各有偏裨列校，仿效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顶罛刺、飘靛缨，杂处于中贵之中矣。今上因癸未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近年来则内教场已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

闻之先辈云，孝宗在御日，遇午节曾于便殿手书一桃符云：彩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盖圣上好文，宴衎自娱，又与后圣不同如此。其后午节，惟世宗初元曾奉两宫圣母游娱，最后十五年，又同李时、夏言、郭勋泛舟西苑，赋诗唱和。

按，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而古来以冬至后一百五日禁火。太原之地峭冷未解，因禁烟寒食，人多有死者。何不考订改正，既令楚、晋二忠臣各享极唁，民间馂角黍之余，即寒食不至伤生也。附以解颐。

七夕

七夕暑退凉至，自是一年佳候，至于曝衣穿针、鹊桥牛女所不论也。宋世禁中以金银摩□罗为玩具分赐大臣，今内廷虽尚设乞巧山子，兵仗局进乞巧针，至宫嫔辈则皆衣鹊桥补服，而外廷侍从不及拜

赐矣。惟大珰辈以瓜果相饷遗。民间则闺阁儿女尚修乞巧故事，而朝家独无闻。意者盂兰会近，道俗共趋，且中元遣祭陵寝尤国家重典，无暇他及耳。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其弟从益自润州赴贺，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间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间始诏更定，仍为七夕，亦奇事也。

扈从颁赐

至尊初登极，行郊祀大礼，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俱赐大红织金纻袍。若恭谒诸陵及行大阅，则内阁辅臣俱赐蟒衣或超等赐服，至鸾带金银瓢绣袋等物，以壮扈从，其次即及日讲官以至文武勋戚部府大臣，俱沾绣带彩币之赐，皆主上肇行大礼，特恩殊典一次耳。惟阁臣未及受赐者，则于嗣举补给，他官不尔也。又锦衣卫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赐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以便扈大驾行大祀诸礼，其常朝亦衣吉服侍立于御座之西，以备宣唤。其亲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右列艳之，名为武翰林。

六曹答诏称卿

从来六尚书与左右都御史，一切谢恩乞休之类，旨下皆称卿以示重，不论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识者以为非体。万历己亥大计，南六卿自陈，旨下有得称卿者，一时以为荣遇，自后渐复旧制，可谓厘正陋规矣。王给事元翰忽于建白疏内攻辅臣条旨之失，谓其献媚大僚，为植党地，盖未谙典故耳。

御座后扇

今主上御门尝朝黼扆之后，内臣执一有柄之物，若擎扇然，用黄帕裹之，自上升座拥蔽于后，降座则撤去，从来不曾展开。或疑为雉尾之属，终莫知其真。后闻其名曰卓影，乃先朝外夷所贡瑞物，最能祓除不祥，以故临朝辄举以卫御座，未知果否。

矿场

今开矿遍天下，生民罹其毒，说者以始祸归罪张新建相公。因考永乐十三年，太监王房等督夫六千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凡九十日得金八两。又永乐十五年，有言广西南丹州矿发者，命内臣开采，岁余得九十六两金，旋变为锡，乃止。时胡文穆当国，江西之吉水人。成化十年，湖广宝庆府金矿岁役夫五十五万，湖南民为水淹死及虎豹所食无算，仅得金三十五两，始报罢。时彭文宪当国，彭亦江西之安福人。

矿害

今开矿遍天下为世乱阶，然权属内珰与无赖奸宄，故致纷纭耳。按宋金冶有二十一处，银冶则登、虢等二十三州，又三军一监，共冶场八十有四，皇祐中得金万五千余两，银二十一万余两，其后银又增九十余万两，盖所入止此。堂堂天朝，安用此刀锥之利？然皆守令为政，闾闬受害犹浅，今日则敲扑善良，必足其数、发冢夷山，以为胁取之术矣。

宋仁宗皇祐中，金脉大发于登莱州，其民掘地采取，至有一块重二十斤金者，取之不竭。是时宋盛世，岂真地不爱宝耶。

卷三

宫闱

修女戒

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必骄恣犯分，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便子孙所知持守。"上之立法，直追三代，故列圣以来，不第后妃专司阴教，即以英庙及今上冲圣御宇，长乐居尊，惟保护皇躬，未曾预闻一政，贻谋远矣。使宋祖以此示戒，则元祐时宣仁后之谤，何至而兴。

母后圣制

本朝仁孝皇后著《内训》，又有《女诫》，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训》，今俱刻之内府，颁在于宇内。今上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述《女鉴》一书，尤详明典要，主上亲洒宸翰序之，真宫阃中盛事也。然慈圣圣制又不止此。今文华殿后殿所悬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乃慈圣御笔，臣下但见龙翔凤翥，结构波磔之妙，以为今上御书，而实非也。古来惟宋宣仁后善飞白大书，然不过一二字，岂如慈圣备得八法精蕴哉！真天人

也。

国初纳妃

高皇帝提一剑芟群雄，于所平诸国妃主无选入侍者，惟伪汉违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纳其妾，旋即遣出，深以为悔。野史讹传为曾生潭王梓，复叛诛，不知潭王与齐王榑，同为达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诛也。惟第十四女含山公主，母妃韩氏，系高丽人。考辽简王母妃亦韩氏，但不知与含山同产否？无所证据，不敢臆断。公主以洪武十三年生，二十二年下降驸马尹清，永乐间进长公主，洪武初进大长公主，至天顺六年方薨，年八十三，于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为寿考。然则高丽贡女，不始于文皇时光禄权永均等诸女也。

天顺五年七月，上致书含山大长公主云：高皇祖所生，惟祖姑享高寿，诚为难得。近者承谕用度有缺，朕心恻然，特遣太监蓝忠赍送珠翠九翟博鬓冠一顶，白金三百两，钞一万贯，纻纱罗各十匹，生熟绢三十匹，以表亲亲之义。按，博鬓惟皇后得用之，国初王妃亦许用，永乐间革之，亲藩曾有请而不许，今特以赐含山，盖异数也。

天家生母不同

高皇帝贵妃孙氏，以洪武七年薨，上以妃无子主丧，命吴王棣认为慈母，治后事，服斩衰三年，一如《孝慈录》中生母之例。棣后改封周王，高后嫡出也。嘉靖三十四年，肃皇帝第三女宁安公主将下降驸马李和，以母妃先薨，命拜皇贵妃沈氏为慈母，出阁醮戒谢辞诸仪一同生母。及和与公主成婚后，入谒皇贵妃，赐宴宫中，尤多异数。一则无子而子，一则无女而女，孰非圣主异恩哉。至有不幸而反是

者，如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则穆宗生母也，礼官请服三年丧，上不许；又引孙贵妃故事，亦不从，且以应避至尊、不宜重服下谕大臣，遂不敢争，且自穆宗就裕邸后，生不得见，没不得诀，亦可悲矣。又如孝宗为淑妃纪氏出，自离母腹，即为万贵妃所妒，妃出居内安乐堂，迨孝宗六龄，始得见父皇，而淑妃旋以暴薨报，宪宗亦不敢诘。孝宗龙飞，遍觅母家宗族，几十年终不可得。两妃为两朝圣主所托体，他日虽备享尊崇，祔葬山陵，而所遭屯剥乃尔，天耶？人耶？意者运数宜然，特假手至尊耶？

列朝贵妃姓氏

内廷嫔御尊称，至贵妃而极，先朝拜此秩者，历历可数。高皇帝朝有贵妃孙氏，谥成穆；文皇帝朝有贵妃张氏，谥昭懿；贵妃王氏，谥昭献；昭皇帝朝有贵妃郭氏，谥恭肃；章皇帝朝则孝恭后亦曾先拜，且特加皇字，旋位中宫，不敢并纪；嗣后则有贤妃何氏赠贵妃，谥端靖，然而不得皇字矣；睿皇帝朝则孝肃后亦曾拜，不敢并纪；纯皇帝朝则有皇贵妃万氏，谥恭肃端顺荣靖，为宫妃六字谥之始；而宸妃邵氏进封贵妃，是生兴献帝后称孝惠后，不敢并纪；肃皇帝朝则有皇贵妃王氏，谥端和恭顺温僖；皇贵妃阎氏谥荣和惠顺端僖；皇贵妃沈氏谥庄顺安荣贞静，其谥号皆用宪宗万妃例也；庄皇帝朝则有皇贵妃李氏，即今慈圣皇太后，不敢并纪；今上则有今东宫母妃及敬妃（追封皇贵妃李氏、谥恭顺荣庄端靖）及今翊坤宫郑氏。盖列帝十二朝，历年二百五十而得此号者仅十六位，内二位犹非生拜，然二祖及仁宗朝尚未有皇字，故有册而无宝。世宗时阎、王两妃未闻殊宠，特以储宫之重，骤得峻加，而贤妃柏氏，在宪宗朝曾育悼恭太子，竟不得封，盖轩龙副贰，不轻授如此。然柏妃至嘉靖六年薨，距生恭悼时已五十九年，虽啬于遇而丰于寿矣。

孝惠邵后封贵妃时，有册又有宝焉，而不加皇字，意者同封者共

十人，不欲太轩轾耶？是不可晓。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子，进封敬文氏为贵妃，时去上六十圣诞仅三日耳，然封号内无皇字，故止用金册无宝，此则近代未有，姑附纪之。

帝王娶外国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以洪武四年娶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女王氏为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邓氏则功臣清河王愈女，反屈居其下。同时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状元为襄阳人任亨泰，其妻本蒙古人，赐国姓朱氏，而亨泰母为乌古论氏，亦色目人也。又文皇帝纳高丽所献女数人，其中一人为贤妃权氏，侍上北征，回师薨于峄县，遂藁葬焉，贤妃父拜光禄卿，仍居高丽。是时尚仍元俗，未禁属国进女口也，此后遂不闻此事矣。后正德间，回回人于永上言高丽女白皙而美，大胜中国，因并取色目侯伯及达官女入内，盖亦有所本。

古来中国娶虏妇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闾氏，为蠕蠕主阿那环长女，文帝至废元配乙弗后纳之，复以悼后妬，赐乙弗死。阿那环次女又为齐神武后，神武每因事跪拜，盖皆仰其鼻息以为盛衰。及突厥灭蠕蠕，其强盛倍于往时，宇文与高氏争衡，倚以为援，共求其女，终为周所得，藉以灭齐，则唐诗所云“安危托妇人”者，又不在和亲之公主矣。我朝英宗北狩，也先欲进其妹，上坚拒之，迄不能强，圣主英概，处困不挠，奚止雪耻酬百王也。

高丽女见疑

洪武十三年，高丽愆贡期，上赐诏诘责之，既而彼国遣使周谊来计事，上敕辽东都指使司曰：“高丽朝贡违约，朕拘其使，后纵之

归，乃复怀诈令谊作行人，非有谋而何？前元庚申君曾纳谊女于宫中，庚申君出奔，内臣得此女以归。今高丽数遣谊来使，殊有意焉，卿不可不备。敕至，当遣谊来京，别有以处之。”及周谊至京，署本国衔为礼曹判书，上赐以袭衣，遣通事先归，留谊于京师，仍命边将，自今入境者皆止于边，不许入见，虽有贡赋亦不许入献，盖终以女在宫为疑。圣主之严防女戎如此，又安得褒女、骊姬之祸乎？

故后无讳日

太后吕氏，故懿文太子追崇兴宗康皇帝之继配也。太子娶开平王常遇春女为妃，先薨，以太常卿吕本女为继。建文帝即位，追尊常氏为懿敬孝康皇后，吕为皇太后；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举兵之意，后出宫，复故号为太子妃。寻命懿文长子吴王为广泽王，居漳州；衡王为怀恩王，居建昌，是年俱召还锢之凤阳高墙。惟少子允熙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随母吕太妃居懿文陵园，永乐四年火起于邸中，暴卒，追谥哀简，盖以吕后生，不欲显诛之也，自此吕后遂不知所终。今纪述中有云与建文同日自焚者，妄也。今懿文园近附孝陵，岁时尚能沾祭，常、吕二后想亦并祔不废，然吕氏竟无讳日可考，亦无谥号追赠，虽大义灭亲，然于文皇为长嫂，于仁宗为伯妣，恩礼缺然，可为叹息。今志士仁人徒致意于建文尊号，屡形章奏，尚未循其本也。嘉靖间孝宗张后崩，追谥孝康，与懿文帝后号同，此大臣不讨论之过，时贵溪首揆，分宜掌礼部。

母后在位久

本朝母后，如仁宗诚孝后张氏，以中宫拥立宣、英两朝，进称皇太后、太皇太后，而在位止十八年。宣宗孝恭后孙氏稍久，正位中宫及太后三十一年。英宗之孝肃周后称太后、太皇太后共四十一年，为

更久。然在成化初，以宪宗生母从贵妃崇进者，惟宪宗之孝贞王后，以中宫拥立孝、武两朝，称太后、太皇太后共五十五年，最尊且寿，所微恨者，圣主非所出耳。至若孝宗之孝康张后，专宠椒宫，古今无匹，且诞育毅皇，爰立肃皇，享天下眷前后亦五十五年，可称备福。然在正德间已拥虚位，嘉靖间以章圣之故开罪主上，祸延二弟，忧挠憔悴，不复可堪，何如早从敬皇上仙之乐。人有以寿为戚者，帝后且然，况下此者乎？

宣宗废后

初，宣宗为皇太孙时，纳胡氏为妃，及居东宫，称皇太子妃，宣宗登极为皇后，至三年十一月，以无子多病，表请闲居，而孝恭孙后代其位。盖孝恭既诞英宗，甫三月即已正位储宫矣。胡氏以正统八年薨于别宫，尊为静慈仙师，又至天顺七年，上复下敕所司，追复皇后尊称，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加葺金山寝园，但不立陵名，不庙祔祀耳。盖英宗之达孝如此。其时诏中有云：于情于礼，两皆无憾。真不诬也。此与天顺四年赦出建庶人文圭，同一盛德。

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是为孝庄太后，时孝肃周后正位并尊，恐他日不得祔葬裕陵，乃胁上欲别择地以葬慈懿，赖辅臣彭时、商辂、礼臣姚夔等争之，始许钱后祔葬，而虚其右以待周后。按，姚夔之疏云：“或曰慈懿无子，宜与恭让同，此又不然，恭让在宣宗时已逊位而立孝恭矣，慈懿当时未尝退处而别立一后，况宣宗晚年悔恨莫及，曰此朕幼年事，盖可知矣。”盖其时谄孝肃者，有引胡后以比钱后，故夔有是言。然则圣主举动为子孙取法，不可不慎如此。

弘治十七年，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崩，即孝肃后也，上召辅臣刘健、李东阳、谢迁赐对，出裕陵图以示，则英宗隧道，右圹相通，而

左为孝庄钱氏玄宫，相去数丈，中隔不通。辅臣谢不知。上曰：“先生辈如何得知，都是内官做的勾当。”又曰：“内官有几个识道理的。昨见成化间彭时、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为国如此。”健等曰：“英宗遗命钱后合葬，大学士李贤记在阁下。”上曰：“遗命奈何违之？”东阳曰：“闻当时尚有别议，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今日断自圣衷，勿惮改作，则天下臣民痛快。”上曰：“钦天监言恐动风水，朕以为不然。”迁对曰：“阴阳拘忌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今开圹合葬，非动风水乎？皇堂不通则天地否隔，惟一点诚心为之，料亦无害。”东阳、健等力赞，上曰：“此事不难。”后事竟不行，钦天监既以为岁煞在此，内官又谓事干英庙陵寝，难以轻动也。以孝庙仁圣，尚不能改已成之说，当时内臣曲媚孝肃，致英宗在天之灵终于不安，是时去孝庄祔葬已三十七年矣。此事详李文正《庙对录》中，而孝宗《实录》反不详，其祔庙事更出孝宗独断，文正辈不过将顺而已。

封妃异典

皇贵妃始于宣庙朝，是固然矣，然亦有异者。如高皇帝洪武十七年甲子，册李氏为皇淑妃，又进封郭氏为皇宁妃，而贵妃反不得皇字，此其异也。至文皇帝嫔御，自贵妃而下凡二十余人，无一得皇字者。至宣宗孝恭后后，而皇字始专属贵妃矣。又如后宫姬侍列在鱼贯者，一承天眷，次日报名谢恩，内廷即以异礼待之，主上亦命铺宫以待册拜，列圣后前皆然。惟世宗晚年两宫奉玄，掖庭体例与大内稍异，兼饵热剂过多，稍有属意，间或非时御幸，不能尽行册拜，于是有“未封妃嫔”之呼。如追封荣妃杨氏，乃以宫人随上遭火灾而得追赍，且谥以恭淑安僖四字，且祔葬于孝洁皇后之侧，此殊特之典，又前此未有者。此后殆难尽纪。然承恩夭殁者，必加封内爵，以是外廷得闻，逮龙驭上宾，其现存未封者，概不得矣。闻之老内侍云：世宗一日诵经，运手击磬，偶误槌他处，诸侍女皆俯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声大笑，上注目顾之，咸谓命在顷刻矣，经辍后，遂承更衣之宠，

即世所称尚美人是也。从此贵宠震天下，时年仅十三，世宗已将耳顺矣。其后册拜为寿妃，拜后百余日而上大渐，说者归罪寿妃，微似汉成帝之赵昭仪云。寿妃之薨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宫嫔承恩早而下世晚者，近代少其比。

帝后祔葬

本朝先帝大行山陵，止一后祔葬，直至英宗元配孝庄钱后崩，时宪宗压于生母孝肃周后，几不得祔葬裕陵，大臣力诤之，始虚孝肃玄宫以待，而二后并祔自此始矣。宪宗初选吴氏，旋废，则元配为孝贞后王氏，而孝宗生母为孝穆后纪氏，二后同祔茂陵，盖循用裕陵新例。至嘉靖入缵，则宪宗贵妃邵氏已称寿安皇太后，寻崩，初葬金山，后亦迁祔茂陵，于是三后并祔又从此始。世宗元配为孝洁后陈氏，继曰孝烈后方氏，上以方氏有定爱卫护功，其崩也，梓宫先入永陵玄宫，又特祧仁宗，以孝烈神主入太庙；比穆宗登极，迁孝洁梓宫与孝烈并祔，而上生母为孝恪后杜氏，亦迁祔焉，永陵亦有三后同穴，一如茂陵故事矣。今上孝祀两宫，他年千秋万岁，其并祔昭陵不待言，惟太庙配享，列朝以来止一帝一后，嗣圣俱遵行旧礼，不敢更也。

废后加礼

本朝废后，如恭让胡后，在天顺间英宗已复位号矣，惟宪宗吴后立匝月而废，后以抚育孝宗，稍得加礼。至正德四年薨于别宫，辅臣李东阳等疏称吴氏虽先朝所斥，而诏止云退居闲住，无废为庶人之文，宜稍加恩礼。上命如英庙惠妃王氏例，岁时以素羞祭别所，然惠妃得谥端静安和，而吴竟缺谥号，盖以追称窒碍也。又后兄瑛为羽林卫指挥使，于弘治间自陈臣职乃先世军功所遗，不沾外戚恩泽，乞升

职改职卫，孝宗命升都指挥佥事，改注锦衣卫而已。当昭德贵妃谋螫储皇，吴氏保护功实多，而酬报之恩止此，于义俭矣。至嘉靖张后之薨，上命一依成化吴氏故事，寻得旨改称继后，视吴氏稍优焉。盖吴之得罪，以谴万妃；张之得罪，以救张延龄，皆一时微眚，遂干天怒，真不幸也。

英宗重夫妇

周璟者，先为云南左布政，居妻丧，未几即继一室，为巡抚侍郎郑辰所指摘，问杖罪，革职闲住矣。至正统五年，缘恩赦诏书自辨，云律所载，但有居父母及夫丧而私嫁娶者杖一百，无妻丧嫁娶坐罪之条，乞命廷议是非，昭示天下。上怒甚，勒回不叙。次年陕西参议戴弁任满候代，以妻丧及女亡辄归，都御史曹翼劾其奸惰不职，弁乃自陈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贳其罪。"时大婚未举，已重人伦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马良者，少以姿见幸于上，与同卧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驯至极品，行必随如韩嫣、张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未入直，上出至内苑，忽闻鼓乐之声，问之，知良续妇，又知为阳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肠乃尔。"自此不复召。盖圣德仁厚，加以中宫钱后同忧患者积年，伉俪情更加笃挚，因推及于臣妾，真帝王盛节也。

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今安昌侯钱氏宅在城东，英宗同孝庄后曾两幸其第，今正寝尚设有御座。钱后为浙江钱塘人，与孝惠后邵氏同邑。

英宗敬妃丧礼

英宗敬妃刘氏之薨，距上升遐数月耳，其丧礼皆上手定，恩礼独

厚，辍朝五日，赠惠妃，册谥贞顺懿恭，一切祭葬之礼，视文庙昭献王贵妃有加焉，他妃所不论也。时刘氏虽久承恩，然未有所出，则上钟情独至矣。次年正月，上弥留之际召太子及太监牛玉等至御榻前，口谕命太子百日后即成婚，次即及皇后钱氏，他日寿终须合葬，惠妃亦须迁来。盖亦必欲祔葬山陵也。少顷而上宾天矣，盖始终眷念刘氏如此。其后成化四年，孝庄太后崩，时孝肃周后恐身后不得同穴，至欲别葬孝庄于他所，赖阁臣彭时等及礼臣姚夔等力诤，且述英宗遗命，当时李贤曾纪于阁下，宪宗始婉达孝肃，得并入玄宫，而惠妃之得祔与否，则未详考。但今祀典载裕陵十八妃，一葬绵山，余皆金山，意者绵山为刘妃乎？

按，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至太宗长陵，则十六妃俱殉矣。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

嘉靖三十一年，康妃杜氏薨逝，礼臣奏循成化纪妃丧礼，盖杜为穆宗生母，而纪则孝宗所自出，故引用之。上不悦，仅辍朝三日，加二字谥，并无褒赠，益见英宗之厚敬妃至矣。

景帝废后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上追复郕戾王仍旧帝号，寻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且致书于周王等各府，诏告天下，云请之圣母皇太后，亦云出自先帝遗意，不幸上宾，未及举行，兹奉慈训，诞告在廷，用成先志，仍令有司修葺陵寝。盖是年十一月，已立孝宗为皇太子，大赦海内，上意欲追崇郕邸而难于赦书发之，故特下诏以示崇奉，亦首揆商文毅等苦心也。但景帝继后杭氏，已于天顺元年废死，而王妃汪氏，故景帝元配，正位中宫者四年而后被废，睿皇复辟，即追复为郕王

妃，现居郕邸，何以不并其位号复之耶？况天顺初，廷臣以无罪废汪后为王文、于谦之罪，见之弹章，今王、于既雪，而母后又不返正，亦事理之未惬者。汪妃至正德元年始薨，乃上谥曰贞惠安和景皇后云。

景皇后寿考

本朝母后在位最久者，宪宗孝贞后王氏五十五年。孝宗孝康后张氏亦五十五年。王则皇后称皇太后，又称太皇太后；张则皇后称皇太后，改称伯母皇太后，初无贬降也。惟景帝汪后以正统十年乙丑册为郕王妃，十四年景帝即位，立为皇后，景泰三年被废，天顺元年复为郕王妃，至正德元年丙寅始薨。后以丁未年生，春秋恰八十，追崇为贞惠安和景皇后，凡为王妃者二次，为皇后者一次，为庶人者一次，为追赠母后者又一次，凡历五帝六朝，前后六十二年，升沉兴废更叠为之，终得与景皇同穴，实前古未之闻。

宪宗废后

宪宗登极，以天顺八年七月廿一日，册立吴氏为皇后，已诏告天下矣，至本年八月廿二日，复下诏曰："太监牛玉，偏徇己私，矇眬将先帝在时选退吴氏，于圣母前奏请立为皇后。吴氏言动轻浮，礼度粗率，略无敬慎之意。今废斥吴氏，退居别宫门住。"盖中宫正位甫满一月耳。又下诏云："牛玉论罪，本当处决，念先帝时曾效微劳，与吴熹都饶死，押发南京孝陵种菜。"后父都督同知后戍登州，子雄随之。至本年十月十二日，又立王氏为皇后，诏中谓先帝临御之日，尝为朕简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以待期，不意内臣牛玉云云。盖吴氏之得罪，实由万妃受挞而谗之，其祸遂不可解，而王氏即孝贞皇后，能委曲下之，故得安于位，在孝宗朝称皇太后，武宗朝称太皇太

后，加尊号曰慈圣康寿，母仪两朝，寿过八十，夫岂偶然。废后吴氏，至成化末年尚在西宫，孝宗为万贵妃所忌，赖吴氏保护以全。至弘治初，孝宗以吴氏抚育恩，命供给俱如后礼，至正德四年正月十六日薨逝。

按天顺八年三月初八日，皇太后圣谕，皇帝婚期在迩，必得贤淑为配，先时已尝选择，尚虑有司遗忽，礼部具榜晓谕京城内外大小官民之家，素有家法、女子年十五至十八者，令其父母送来亲阅。时去睿皇升遐才五旬，而遽下此诏，盖宗祧之计重也。此事在谢文正公弘治元年抗疏之前，当时不以为非，至正德元年八月武宗大婚，纳孝静皇后夏氏，遂已备设六宫，时去先帝升遐亦甫逾年耳，且圣龄止十六岁，少于孝宗三年，则谢已为少傅次揆，正受遗当轴，却不闻一语救正，岂蹇谔于宫僚而循默于宰辅耶？不可得而知矣。

英宗大婚时年亦止十六。

孝宗生母

东阿于穀峰慎行宗伯《笔麈》纪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纪氏，孕孝宗时，为万贵妃所妒，潜育西宫，上不及知，一日上见百官奏，咄嗟叹愤。太监怀恩奏万岁有子在西宫，已三岁，上惊喜，敕百官语状，召皇子。纪妃泣曰：儿去我不活矣。皇子至，遂贺颁诏天下，移纪居东朝，后寻赐死，或云自缢。后万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辞，妃因忿不能语，以致成疾。此言似是而实不然。按，尹文和直《琐录》云：纪后有娠，万妃恚而苦之，上令托病处安乐堂，以痞报而属门官照管。既诞皇子，密令内侍谨护。则宪宗设计潜养他所，初非不知也。又云甲午春，悼恭太子亡后，与彭先生谈及，请赐名付玉牒，及冬，乃托太监黄赐达之上，上云果有一子在西宫，俟再打听。按，孝宗庚寅生，至是已五岁矣，不止三岁也。又云太监张敏结万妃主宫太监段

英，乘间说贵妃，妃惊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次日下敕，徙纪居西内永寿宫，礼数一视贵妃。是时内臣乃黄赐等三人之功，怀恩惟奉上命传谕内阁耳。而纪后迁西宫亦成礼，未有遽称不活之语，亦不曾有进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东宫，至二十三年春，则孝宗已年十八，万妃方薨，距立太子时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语成疾之说也。独纪氏有病，万妃虽请以黄袍赐之，俾得生见，未几而卒，则此中暧昧暴薨，事必有之，所以孝宗登极后，县丞徐琐建言，请追报母仇也，惟此说为稍实耳。尹謇斋虽非贤者，然此时正长禁林，亲履其事，岂有谬误。于公起北方，早贵，并本朝纪载不尽寓目，自谓得其说于今上初年老中官，不知宦寺传言讹舛，更甚于齐东，予每闻此辈谈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可笑也。

尹录所云彭先生，盖彭文宪时也，时甲子年，彭正当国，而尹以读学掌院，与彭最厚，故得进言。尹所纪未免居功，而情景则不谬云。

商文毅公于成化十一年，因悼恭太子薨，上忧念甚，知西宫有子六岁，乃上疏略曰：皇子聪明，国本攸系，重以昭德贵妃抚育，恩逾己出，百官万民皆谓贵妃贤哲，近代所无，但外议皇子生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人情事体未便，伏望敕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庶朝夕便于接见。按，此疏孝宗之在西宫，商公已颂言于朝，且归美万氏以颂寓规，可谓苦心。今《麈史》乃云出自怀恩密奏，想于公并文毅疏未之见耳。

成化五年，柏贤妃生长子，即悼恭也，大臣请告之天下，上不许，盖虑伤万妃之心也。至孝宗之生，臣下不敢请命名，无怪其然。先，宪宗大婚时，初选吴氏为中宫，柏氏与王氏为东西二宫，迨吴氏废退，王氏代为后，止存柏妃一人，为初婚三宫之一，若孝穆本万妃宫中人，而万妃又孝肃侍女，先以赐上者，初未有位号，故吴氏得而笞之，后以此废。

万妃之始，先入孝恭太后宫。

万贵妃

宪庙时，万贵妃专房异宠，首揆万文康至通谱称从子，而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纪氏，噤不敢自明。至六岁而左右言之，始得见父皇，命养于仁寿皇太后宫，万贵人恚甚，孝穆旋以暴薨报，未逾年而孝皇亦旋正东宫之位矣。以万氏之专妒，遂令孝穆不全，而终不能有加于孝庙，则宗社之灵凭之也。万氏丰艳有肌，每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其后成化二十三年挞一宫婢，怒极气咽，痰涌不复苏，急以讣闻。上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悒悒无聊，日以不豫，至于上宾，情之所钟，遂甘弃臣民不复顾。然妇人以纤柔为主，今万氏反是而获异眷，亦犹玉环之受宠于明皇也。晋傅咸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晋书·五行志》谓男子屐方头，女屐圆头，至惠帝时女屐亦如男子，以为贾南风专妒之应。今万氏女而男服，亦身应之矣。又武周垂拱二年，雍州新丰县有山涌出，初仅六七尺，渐高至三百尺，因命改新丰为庆山县。俞文俊上书，谓太后女居男位，反易刚柔所致。成化十六年，福建长乐县地中突起一阜，高三四尺，人畜践之辄陷，寻又涌出一山，广袤五丈，此见《双槐岁抄》，以为男女易位之象，盖亦以属万氏之服妖云。

万氏以成化二年丙戌封贵妃，生皇长子，将百日而薨，未及命名。至妃之薨，则二十三年丁未，想其年必非少艾矣，而恩宠不衰，亦犹今上之专眷郑贵妃几三十年也。然万氏戚里之封，仅得锦衣，秩虽渐进，不离本卫；今郑氏亦然，并不敢援永乐之例以请文职，盖两朝之恩厚而有节如此。

谢韩二公论选妃

弘治元年，太监郭镛请选女子于宫中或诸王馆，以待上服阕，册封二妃，广衍储嗣。左庶子谢迁谏止，谓六宫当备而三年未终，山陵未毕，谅阴犹痛，不宜遽及此事。焦泌阳秉史笔谓谢进此谀词献谄，以误孝宗继嗣之不广；王弇州《考误》中驳焦云：此泌阳怼笔。盖阴刺中宫之擅夕，而讥谢公之从臾。时上圣龄甫十九，中宫何以有擅夕之声，即谢疏议甚正，焦乃小人无忌惮耳。此说固不谬。然次年礼科右给事韩鼎又以皇嗣未广为忧，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广储嗣，重大本也，今舍是弗图乃信邪说，徒建设斋醮以徼福，不亦惑乎？上感其言，优诏答之。至次月，鼎又上言："臣有立大本之言，仰承温诏，今几五十日而圣断杳然，伏望慎选良家女以充六宫为宗庙长久计。"上曰："立大本之言诚有理，但未宜遽行耳。"按，韩之疏，正与谢抵牾，但据韩疏细味之，则是时中宫已擅宠，专以祈祷为求嗣法，上虽是鼎言，终不别广恩泽，盖为后所制也，以故后自再举蔚悼王后，孝宗更无他子，泌阳之讥谢文正，诚属无稽，然而谢之为圣孝计，韩之为宗祧虑，俱忧国谠言，未可偏废也。至弘治三年，荆王见□，亦请上博选良家女以广胤嗣，而上终不从。盖中宫之擅夕，已著闻于宗藩矣。至弘治四年，吏部听选监生丁谳者，又疏言：内廷妃嫔之选，上用谕德谢迁言而止，所以保护圣躬者至矣，今恐左右谗巧之人，或以皇储未建为言，移上初意，乞慎终如始云云。是时去谢疏时已阅四岁，且上亦从无采择之诏，其意不过迎合中宫，结欢张氏，为进用地也，然时武宗已在孕矣。

历朝大行山陵后，凡生时嫔御已逝者，及他日亡者，俱得陪葬陵寝或近陵之金山，岁时侑食于本陵之享殿，供得标名沾祭。孝宗以前，孝陵在南京，高皇帝之葬，帝后以下祔葬者妃嫔共四十人；其在北葬天寿山者，如太宗长陵，则帝后以下有十六妃祔，仁宗献陵则帝后以下有七妃祔，宣宗景陵帝后以下有八妃祔，以上三陵俱主上升遐

时殉节从葬者。英宗裕陵帝后下有十八妃祔祭，宪宗茂陵帝后下有十四妃祔祭，其后武宗康陵则二妃祔祭，世宗永陵则妃三十人嫔二十六人祔祭，以上四朝，则先后薨逝，不祔先帝山陵，俱葬金山，惟孝宗止有孝康皇后宝山双峙，即泰陵祭祀，更无一妃旁侍侑食，盖上自青宫婚后，未几登大位，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

郑旺妖言

当弘治末年，孝康皇后张氏擅宠，六宫俱不得进御，且自武宗生后，正位东宫，再举蔚悼王，薨后更无支子，京师遂有浮言太子非真中宫出者。时有武城尉军余郑旺，有女入高通政家进内，固结内侍刘山，宣言其女今名郑金莲，现在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周氏宫中，实东宫生母也。孝宗闻之大怒，即殛刘山并郑旺论斩，后遇赦得免。至正德二年十月，又布前言，同居人王玺擅入东安门，且云欲奏国母见幽之状，武宗下之刑部，再谳再不服，久之始成狱正法。此案倡议甚怪，往年郭江夏行勘楚府时，冯开之先生为予言楚事，因及武宗亦曾被谤如楚宗所言，以此世宗尤追恨张太后并及鹤龄、延龄兄弟，决欲族之。余谓不然，此谤实始于郑旺，一时皆信之，传入各藩。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逆，移檄远近，中有“上以莒灭鄫、太祖皇帝不血食”之语，盖又因郑旺之言而傅会之，以实昭圣太后之罪耳。

《治世余闻》云：郑旺招系坝上人，有女选入内，近闻生有皇子，见在太后宫，每来东西华门内臣刘林家探问往来，送时新瓜果入本宫，使人黄女儿递进，回有衣服等物。旺因夸耀乡人，称为郑皇亲。已二三年，被缉事衙门访获，说者以为有所受。奉旨：刘林便决了，黄女儿送浣衣局，郑氏已发落了，郑旺且监著。时谓旨云“发落”意自可见，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何也？其案在刑部福建司，至弘治十八年五月，武宗登极大赦，闵尚书珪放出，盖意亦

有在。此当时目击其事者所纪，较国史更确，其所谓有所受者，指孝康皇后也；旺罪魁不加刑者，指孝宗知旺之冤也；闵珪意有在者，谓孝宗为中宫所制，其意实不欲杀旺也。然则武宗果为郑金莲所出，而孝康攘为嫡子耶？抑更有他皇子也？至正德二年，则珪已罢去，屠勋代为司寇矣，旺犹不平，复理前说，时孝康与武宗母子恩深，岂有更改之理？旺不死更何待哉？若金莲者，则编修王赞教内侍书，于司礼监亲见其红毡裹送浣衣局，内臣皆起立迎入，待之异常，则旨中云发落者，止与黄女儿同耳，其后日处分，则不可考矣。

颁行女训

世宗以章圣太后所著《女训》一卷示辅臣，其首即献帝为之序，次即太后自序，为目十有二，已复以慈孝高皇后传及仁文皇后内训同示，欲与《女训》并刊行。辅臣张璁赞美，请上御制跋语于后，已奉旨允行矣，次辅桂萼复献谀，谓《女训》一书臣拜观详味，知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胚胎于此矣，宜仿古胎教，妊子及月，将二南诗、古诗编成简明说词，选瞽妇十余人以备轮直；凡中宫图画、花鸟寓目之物，尤当一拣择；又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之神，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提学官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次年之春，萼即以病去位，寻卒于家。

近年重刊吕氏《闺范》，翊坤宫郑妃作序，拟其书仁孝后之《女诫》，章圣后之《女训》，说者遂有僭逼之疑，致启大狱，贻祸迄今未解，是时不知何人视草，不识忌讳乃尔。

母后谥号

历朝皇后谥号，例用十二字，谥中必有天圣二字，而以虚字别之，如高后之承天顺圣是也。盖以匹耦至尊，没后仍存伉俪之礼，后世皆仿此。至世宗朝，追谥章圣太后，乃曰安天诞圣献皇后，是直以笃生嗣皇见之徽称，而没其敌体先帝之实矣，至同时加上高后谥，改承天顺圣为成天育圣，则又但以生文皇见重，而助赞开天圣人，置不论矣。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为万世不祧张本，以故一时在事大臣，政府则李文康、夏文愍、顾文康，礼卿则严分宜，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世宗废后

世宗自孝洁崩逝，甫逾月即册立顺妃张氏为后，事在嘉靖七年，至十二年之正月初六日，忽下诏废为庶人。时首揆张永嘉新从居里起，再位首揆，亦不能力诤，而夏文愍为宗伯，最得上眷，寂不闻一言，即台谏亦无一人出疏谏止，亦不以废后罪状告宗庙示天下，但云“不敬不逊侮肆不悛”而已，至今后学不解其故。王弇州于本朝事极博，独于此事略之，前辈如郑端简、雷丰城，时俱已立朝，负史才，所著书并不记涯略。说者谓建昌侯张延龄坐罪当死，昭圣太后乞哀于废后，后乘新正侍上宴，微及其事，上震怒，立褫冠服鞭挞之，斥谴以去。本月初八日，即下诏册封德妃方氏为皇后，盖圣心先定久矣。废后事属之建昌侯者，其说似为近之。延龄横于孝宗朝，至杀无辜，污官眷，如文臣李梦阳、内臣何文鼎辈所奏，真死有余戮，至是大臣力请宽延龄，盖恐昭圣因此不豫，致有他故，以故延龄在狱十余年而后弃市，时昭圣已升遐不及见矣，此张永嘉、方南海诸公力也。然十七年章圣服药，上疑昭圣为巫蛊欲行大事，非李文康以死捍诏旨，几如唐宣宗之于郭太后矣。昭圣崩之次年，即有宫婢杨金英等谋弑大

变，使昭圣尚在，难乎免矣。孝宗优假外戚，反贻后殃，所谓爱之适以害之。

张后以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初三日薨，诏丧礼视宪宗废后吴氏例。

皇后祔庙之礼

宗庙大事，有以忠愤太过激成莫解之祸者，无如嘉靖初之议大礼，若微言至理，导人以不得不从者；无如成化初孝宗太后之议祔葬，夫葬嫡后于他所，诚为悖谬，当时彭时、商辂、姚夔诸大臣回天之力固伟矣，然礼卿姚文敏疏中云：慈懿葬于左，皇太后万年后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庙，皇太后他日亦祔于庙同尊并列，毫无低昂。其词甚婉，故孝肃曲意勉从。又三十七年而为孝宗弘治之甲子，孝肃始崩，则洛阳、长沙、余姚在阁矣，孝宗以本朝虽未有此事，然二后合葬为非礼，因玄宫先就，无可奈何，遂仍旧贯然，此后孝贞王后得与宪宗同穴，而孝穆纪后先亡，仅得祔葬，则孝宗恪遵古礼，嫡庶昭然，不敢逾尺寸，何其仁而断耶。至于祔庙一事，刘健等尚祖姚夔旧说，引唐宋二后三后并尊旧事，以待上之自裁，而上乃曰："祖宗以来惟一帝一后，今若并祔，乃从朕坏起，况孝穆为朕生母，尚祀于奉慈殿。"又有事须师古，末世鄙亵不足学之语，健等始称诵赞决，而祔庙之议遂定，果止孝贞合葬茂陵，且与宪宗同入太庙，而孝穆祔葬别祀，于是一帝一后永为后世法矣。其后世宗议大礼，非有孝宗故事在前，则孝惠邵后亦必入祔太庙，与宪宗同享烝尝而孝穆纪后见摈于外矣，孝宗之为孝，岂非千古一人哉。最后世宗先祔孝烈后，宁可祧仁宗而不恤者，亦以一帝一后成规已定，恐他日身所并食者，不为孝烈而为元配之孝洁，故预为之谋，其心苦矣，孰知圣子神孙，他日定当救补匡正，安肯违礼拂经、以成先帝之过举耶？

孝烈祔庙

孝烈既以拥护圣躬，大获殊眷，其父安平伯方锐亦进封侯，二十六年孝烈崩，上欲升祔太庙，久之廷议不决，上自出睿断，竟祧仁宗，祔孝烈神主于庙。时分宜当国，固不足言，而华亭新拜宗伯，亦仅一执奏，继奉严旨，即惟诺从事矣。此事关宗庙最太，而廷臣无有以死诤者，此时去议大礼时已二十余年，当时批鳞诸臣，死者无算，即幸存亦流落荒裔，朝士但羡张、桂诸人之骤责，其贬窜者无一收召，遂不复能执古谊力争，使圣主有此过举，良可惋叹。至于孝烈梓宫，亦开上寿宫隧道纳之玄宫，尤不惬人情。盖先世贤主如南宋文帝之于袁后，唐太宗之于长孙后，亦以先亡归陵寝，他日帝反祔葬焉。本朝惟孝陵、长陵母后先葬，此后累朝皆别葬他所，及上升遐始迁后祔葬，于典礼甚合，况孝洁为上元配，尚瘗祆儿峪，而孝烈为第三后，乃先居上寿宫，更觉失序。至隆庆初年，孝洁仍祔世宗室而孝烈神主迁置于奉先殿，补救折衷咸归穆宗达孝云。

按，隆庆初元加孝烈谥号，有祇天畏圣字面，盖亦著当时弭变之功也，然嘉靖三十五年，已从玄门法加孝烈为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则先有辅圣之语矣。

母后减谥

嘉靖十四年二月，武庙后庄肃夏氏崩，时张孚敬为首揆，议以夏后与他后不同，其谥号只可二字，多亦不过四字，盖用景帝废后汪氏贞惠安和四字故事也。时汪鋐亦助孚敬，谓只可二字，李后时谓可八字，惟礼卿夏言谓宜如故事，仍为十二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韬亦同夏言所议。上命定为八字。次年四月，上幸天寿山，坐行宫，召大臣曰：庄肃之谥未安，仍宜循旧。至九月乃进今谥，时孚敬

已去位矣。世宗圣意，何曾菲薄夏后，乃永嘉素工揣摩，创为异议，其罪岂止逢君之恶！而汪铉则又逢相之恶，时贵溪、南海皆以议礼骤贵，犹能持正不阿如此。今谀永嘉相业者，大抵多溢美，则江陵公秉史笔时，以声气相附，每追颂其功也。

庄肃后丧礼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庄肃夏后崩，礼臣上仪注，拟上素冠服举哀，及群臣行奉慰礼，上曰："朕于皇兄后无服制，又迫圣母寿诞，朕当青服视事。"于是礼臣改请皇上服制既绝不必举哀，臣下亦不必奉慰。越七日，即为章圣太后寿诞，上命百官不必赴衙门，但于私第尽制，盖视群情也。辅臣孚敬等言圣母圣诞吉礼重大，宜吉服终日，上始悦而许之，然数日前元旦，以宪庙恭妃初丧免文武百官庆贺矣，且庄肃于世宗为同堂从嫂，祖宗亦服缌麻，乃上曰无服，礼臣所曰服绝，不得其解。时贵溪长礼部。

嘉靖两后丧礼

世宗初年，以议大礼得伸志于兴邸两亲，其后尊礼靡所不及，从此遂亲定典制，厚薄任情，其于丧礼最减杀者，则昭圣太后，最隆重者则孝烈皇后而极矣。嘉靖二十年，昭圣崩，上谕礼部，昭圣虽称伯母，朕事之敬慎，自十七年秋事，不得不自防爱以爱宗社，朕故不敢躬诣问安；今崩，朝夕奠祭令内侍官代行。盖上意犹谓戊戌章圣之逝，皆昭圣肆毒，不止如始所疑潜行巫蛊已也。至二十七年，孝烈后崩，上以壬寅内变，后有大功，命丧以元配礼，未逾月，即定陵名曰永陵，命先葬玄宫，则二祖以后所未有也。且元配孝洁尚别厝，而第三后先入陵寝，尤亘古所无。至大祥遂欲祔庙，辅臣嵩请祔于皇妣之次，上怒，以为是争考争皇之故智，不许，至再期，竟祧仁宗而以孝

烈先入庙，则古今创见。时上恚初议未即许祧，乃于忌日请祭疏中批旨云：孝烈所配者入继之君，又非大礼之始，忌日即不祭亦可。部臣益惶惧将顺恐后，至引本朝宣宗庙舍恭让后而祔孝恭、宪庙舍吴后而祔孝真为比，以媚圣意，上始悦许之。时宗伯为徐华亭，岂不知恭让后以病退别居，尽谢位号，吴后立甫一月废斥还宫，久不母仪天下，岂孝洁可比，乃曲笔诡词至此，即得世宗愉快，宠眷一时，其如后世议者何！

先是，嘉靖七年孝洁陈后崩，灵舆赴山陵时，上命出左门，言官及礼臣再三请谓宜出正门，终不许。至孝烈梓宫当葬期，礼部仪注竟拟正门中道出，盖已预揣上意矣。

景泰七年肃孝后崩，亦先入太庙，然而不祧祖宗，盖庙室未满也。

母后先祔庙

世宗既进崇献皇帝矣，至中叶，又纳谀臣言祔献皇于太庙称宗，臣下畏祸，自侍郎唐胄之外，无复敢继起者。上追忿往事，谓近代为不足法。及孝烈皇后崩，已先纳梓宫于上所营寿宫矣，及小祥，遂下诏欲奉神主入太庙。时宗伯费文通，依违未果，比释服，则有徐文贞为礼部卿，仅婉辞以为此圣子神孙之事，上遂大怒，而礼科都给事颜思忠复执部议以谏，内旨因他事杖一百为民，而孝烈入庙，仁宗祧矣。按，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崩，次月葬钟山之阳，定其名曰孝陵，至太祖升遐合葬焉，盖用唐太宗昭陵故事，是亦国初未定之制也。至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用江西术士廖均卿议，改封黄土山为天寿山，十年迁仁孝后梓宫北行安葬，因定陵名曰长陵，盖三千里辆车远涉，无暂定他所之理，已非太祖时比矣。此后累朝不复遵

此制，惟景泰七年废后杭氏薨（即怀献太子母也），帝谥为肃孝皇后，先归山陵，回祔太庙，此为古来仅见之事。盖自未入庙，乃令宫闺先侍祖宗，于典制甚悖，而陈、王诸辅臣不能救正，识者非之。比英宗复辟，礼臣胡濙始以为言，上命迁后主于别室，时景帝违豫未大渐也。未几襄王瞻墡入朝，谒陵回奏称：景陵明楼未建，而杭氏所葬明楼高耸，与长、献二陵相等，乞毁之。上命如议，然而陵名固尚未立。又未几，帝与后俱废矣。世宗薄视累朝，动以二祖为法，以故臣下所建白无一转圜，然祔庙一事肇自景帝，何足遵守，且寻遭废斥，不祥之甚，惜当时无有以此密讽于上者。又孝烈之葬，先定名曰永陵，亦用二祖故事。方孝烈初崩逾月，顺天府进春，例当并进，而中宫已虚，上命仍进几筵，府官用吉服从事，亦上所亲定也。

葬孝烈时，上命居玄宫之左，而虚其右，以待元配孝洁合葬，未几又命孝烈复葬右云。

世宗之命追眷故后，盖用宋仁宗温成后故事。后薨未久，会立春后阁已虚，词臣不复进帖子词，帝命仍进禹玉代欧阳公口占为词，即所谓“花似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者是也。

亲蚕礼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亲蚕礼。当时俱咎夏贵溪逢迎上意，御史冯恩至谓后亲蚕于郊，不可示后世。然夏说未可非也。《周礼》：天官内宰中春，诏后率内外命妇始祭蚕于北郊；汉《礼仪志》：皇后祠先蚕以中牢，文帝、景帝、元帝俱诏皇后亲蚕；魏黄初中依《周礼》置坛于北郊；晋与高齐俱置高坛，皇后亲祭俱躬蚕，后周因之；隋置坛宫北三里，皇后以太牢祭；唐置坛在长安宫西苑中，贞观、显庆、先天、乾元间，皇后亲蚕，皆先有事于先蚕坛，仪具《开元礼》；宋用高齐制，后亲享先蚕，贵妃亚献，昭仪终献，其神则祠天

驷星，次则黄帝元妃西陵氏、汉加菟蔴妇人寓氏公主，后又益以蚕女马头娘之属，皆有所本；嘉靖之制虽未尽合古，然农桑并举，固帝王所重。

李氏再贡女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诏选淑女，有河南延津人李拱宸献其女，上以长至在迩，而女适至，大喜之。是月十九日庆成宴毕，即令东华门入，不必择日，赐拱宸锦币，宴于光禄寺，次年二月即拜其女为敬嫔，拱宸为锦衣正千户。至二十四年九月，拱宸之子应时，又以拱宸次女为献，礼部请日未报，至十一月始得旨，以冬至庆成宴自东华门入，赏赐供宴如其父。其事俱同昭阳二赵，但相距十年为异耳。

圣母并尊

唐宋人主为妃嫔所出者，御极以后，尊后为太后而进所生母为皇太妃，虽恩礼无异而嫡庶尚分也，至后唐庄宗以嫡母为太妃，而以生母为太后，冠履倒置，盖胡虏不学使然，真贻笑千古。我朝列帝非后出者，比临御时多不并存，惟景帝初登极，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太皇后；宪宗初元则孝庄与孝肃并以天下养，于是尊皇后钱氏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亦为皇太后，而无尊号以稍别等威，识者尚尤其过。直至隆庆六年，今上六月即位，甫六日而高新郑见逐，江陵奉上面谕欲并尊两宫，且于生母皇贵妃更加二字徽号，盖故反其词以遏止阁臣，使不得执奏也。于是江陵与礼臣议两宫并进为皇太后，而于嫡母陈加仁圣，生母李加慈圣，各二字徽号，而体貌俱无少别矣。时江陵公方欲内谄慈圣以为固权地，苟可异礼，何所不至，而议者责以不力谏，误矣！历朝以来，臣下嫡母在堂者，生母不得封，即生母没亦不得丁忧，其自爱者不过给假治丧。今三母并封，

登之令甲，而所生即媵婢亦得尽三年之哀，此固君父旷荡之恩锡类所及，顾欲使人主自靳于所生，当亦非人臣所安也。

按新郑逐时，内臣捧诏旨出，其首云皇后懿旨、皇贵妃今旨、皇帝圣旨云云，是时已三宫并列矣。逾月始举并尊圣母之典，又安能止勿行也。

两宫同在位久

今上嫡母曰仁圣皇太后，生母曰慈圣皇太后，当上御极之初即已并尊，如成化初年故事。但当时中宫钱后进称之慈懿皇太后，而孝肃止崇为皇太后，尚有等差，不如今上同加尊号情礼并申之为愉快。又钱后称太后止五年，而仁圣享孝养者二十五年，且初登长乐时，与慈圣父母俱存，两宫圣母尚修家人之敬，俾得通籍禁中，尤为亘古未有之福。今慈圣遐龄正未可量，恐又非孝肃周后所能企耳。

今上笃厚中宫

自丙申两宫灾后，上移居毓德宫，既而又移启祥宫。其宫本未央宫，兴献帝诞生此中，世庙以美名冠之，后改今名。自今上移跸后，惟翊坤郑贵妃及他宠嫔侍左右，中宫不复得时奉燕间。至庚子之冬，京师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其膳羞服御俱为主上裁减大半，抑郁成病，渐濒危殆，都下贵贱长幼皆信之，盖其时已传旨修东宫次第册立，未几遂有此谤，疑上且顿抑中宫，使之不全，以为次子夺嫡之地。大小臣工俱忧骇莫敢发，时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新自家居补官至都，始露章力谏，其辞哀婉而危切。上大怒，下诏狱拷讯究问主使之人。九卿台省俱力救，不从，时首揆久谢病，次辅沈一贯以密揭婉解，次日忽下圣谕云：中宫乃圣母选择元配，见今同居一宫，少有过

失岂不优容，迩年稍稍悍戾不慈，朕每事教训，务全妇道，中宫亦知改悟，何尝有疾云云。辅臣回奏不报，一贯又上奏，谓今日之谤，十年前已鼎沸，故上前谕惟示首臣，不使一人得见，若以此谕外传，外人必谓上果不利于中宫，则数年之谤本虚，而反以为实；上数年之旨本实，而反以为虚。天下藩府以至万国四夷岁进表笺称贺中宫，倘闻此语，尤为未便，其他语尤过激难堪。上稍为霁威，且示以皇长子册立稍迟之故，并寝所传圣谕不下，德完虽廷杖削籍，亦得免于死。上重彝伦畏名义，即简礼中宫，或亦一时咈意致然，忽闻中外浮言，谏臣伏阙，遂不胜愧悔。此后伉俪弥笃，恩礼有加，次年即特旨建储，人心大定，去冬弥天疑谤，一旦永释。给事虞渊取日功真不世，而阁臣犯颜苦口甘犯天威，其善亦未可没也。

恭妃进封

本朝贵妃之加皇字也，自孝恭始。孝恭既以诞元子进封，未几，元良正位，即代让后居尊，此虽先朝故事，非可为训。迨今上连举圣嗣，今东宫生母，初止封恭妃，而德妃郑氏，乃特加皇贵妃，且皇第二子年亚四岁，以故孙如法、姜应麟辈曾起力谏，亦惧他日有包藏祸心妄援孝恭以希横恩者。为虑虽远，不知圣主乾衷，非臣下所能蠡测。其时姑假名号以慰翼坤，而长幼之序久已定矣，皇贵妃之体，邻于正嫡。凡禁中大庆，奉请两宫，则中宫奉侍仁圣，而翼坤奉侍慈圣，得并讲姑媳之体，他贵嫔皆退避不敢望见，即今太子册立以后，恭妃执礼犹谦，亦掖廷旧制使然。时臣下虽懑忿而不敢请，直至元孙诞生，上大沛中外，恭加慈圣徽号至十二字，而恭妃进封为皇贵妃，锡以金册金宝，自此礼仪体貌一视翊坤，并列左右，天下始快然无遗憾，而圣心至是大白，盖主上于定名正分，究竟无爽云。

郊寺保厘

今上专宠郑贵妃，固累朝所少，因有疑福王怀夺宗之计者，不知上神断素定，非昔庸主溺衽席者比，但侍婢左貂之徒未免妄测以冀非常，即称谓间不无逾僭。犹记向游郊外一寺，亦敕建者，壮丽特甚，登殿礼佛，见供几上并列三位，中曰当今皇帝万岁景命，左曰坤宁宫万岁景命，右曰翊坤宫万岁景命。翊坤则郑妃所处宫也。余为吐舌骇汗，讽主僧易之，不知能从与否。此盖彼宫位下大珰所为。时福邸之国已久，然不免并嫡之嫌矣，因思昔年王都谏德完一疏有功社稷不细。

今上家法

今上眷郑贵妃，几于宪庙之万贵妃矣，然礼遇虽隆，而防维则甚峻。有内臣史宾者，以善书能诗文知名于内廷，其人已贵显，蟒玉侍御前久矣。一日文书房缺员，上偶指宾以为可补此缺。贵妃从旁力赞助之，上震怒笞宾，逐之南京，贵妃战栗待罪，久而始释。史居南十余年，始再召入。即外廷大臣如宁陵吕司寇撰《闺范》一书，贵妃作序重刻，其后吕为言官所纠，直指此事为交结宫闱，上下旨谓此书本系御赐，非出私献，众疑始稍解。盖此书未必曾入御览，即入览亦必不命重发梓。闻上初见弹吕疏，圣意甚不怿，特以贵妃故，有投鼠之忌，姑云御赐以杜众口、塞浮谤耳。吕未几即去位，累荐未召，盖圣明英察，每多意外之防如此。

东宫妃号

万历丙午春三月，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其生母为钦命选侍王氏，未有封号，命内阁及礼部拟议进呈。初拟皇太子嫔，不允，又拟皇太子夫人，亦不当圣意，乃下圣谕，进封为才人，且赐阁、部《皇明典礼》各一部，书内皇太子正妃封妃，次皆拜才人，开载甚明，上

命存留备考。时揆地为四明、归德、山阴，而署部则侍郎李晋江也。诸公皆大儒，不宜疏陋至此，然《典礼》亦非僻书，馆阁名公亦宜家置一帙，而待钦赐耶？按，汉太子宫中，自妃而下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晋惠帝在东宫，谢才人生子，适进拜淑媛，俱载在史，而此后盖不胜纪。诸公何不详考具奏，而以臆对，知不满圣主一哂耳。

王妃殉节

壬辰年宁夏兵变，庆王新立，为贼所胁，屈节驯服不得言。宪王之正妃方氏者，继册甫一年即嫠居矣，逆贼哱承恩逼之欲行非礼，妃乃抱世子匿于土窖，哱贼怒，搜捕苛急，惊悸薨逝。管理府事镇原王仲[illegible]以其事上闻，上恻然伤之，差官慰问。未几又报妃实以本年四月初一日守节自缢，上曰："妃贞烈可嘉，宜加褒恤以风示天下，命礼部从厚议恤来言。"盖妃之义不受污事状必非伪，而死于穴处与死于雉经，终莫能明，朝议亦不深核，第遵明旨锡殊典而已。其后事平亦更无实录，倘彼中将吏功罪亦贸贸如此，何以定诛赏耶？

宫人姓名

本朝宫女，命名最不典雅，如世宗壬寅宫婢逆案，其名俱莲、菊、兰、荷之属，与外间粗婢命名无异；然而出外则不然，只如遣出监公主驸马府者，则联其父之姓名，如赵甲则云赵甲女，钱乙则云钱乙女之类是也。偶阅宋周平园《杂记》，其为翰林学士时，淳熙三年，内中夫人误传锁院，次日御批出：典字直笔吴庭庆降充紫霞帔，主管大内宫事，庆国淑懿夫人刘从信降两字夫人。其名与朝士无异。

文臣赐官婢

太祖赐右丞相汪广洋死，时汪谪南海，已在舟中，使至之日，汪奉诏自经，有一妾从死。使者以闻，上访其人，则故陈知县之女，以罪谪为官婢。上怒曰：“凡没官子女，例发功臣为奴，从无与文臣者。”因敕法司治罪，事在洪武十二年之十二月。其时上疑宰相胡惟庸与六部大臣共广洋为奸，次年正月，惟庸即谋叛灭族，六卿或死或窜，无一留者，盖官婢之重如此。

卷四

宗藩

论建藩府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忧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议谓：先朝分封各藩，必留亲王一人在京，谓之守城王，或代行礼，遇有事则膺监国抚军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削之，尽行出封，乞查旧典，择亲藩一人为守城王。若东宫诞生，则以为辅贰，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国。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载典故，而侃同年彭泽者，素媚张永嘉，又与夏贵溪争为都御史，恨之甚，因促令亟上，便可坐夏主使，且云张少傅甚善此疏，当从中力赞上成之。疏上，上大怒，会官廷讯，五毒备下。时汪鋐、彭泽令侃引夏言主使，侃抗詈不服，乃得不死，而泽遣戍，永嘉亦罢归。穆宗初崩，新郑当国，时有大侠名吕光者，为故相华亭所遣，行间于京师，因别遣客以奇计干新郑，谓主少国疑，宜如高皇初制，命亲王为宗人令，领宗人府以镇安社稷。新郑大喜纳其谋，吕又宣言于内廷云：高阁老已遣金牌迎立所厚周王入绍，身取世袭国公，新帝位不安矣。两宫大骇，侦知果有宗人之说，遂从中出旨立逐新郑。时先帝升遐甫二旬，距今上即位甫六日耳。两说俱关宗祧大计，然其事创见，人所不习闻，处人骨肉间尚不可深言，况君臣哉。薛之狂躁，高之粗浅，落人度内俱不自觉，掇祸至此，不致为郭损庵中允亦幸矣。

正德二年，荣王之国常德府，时廷臣抗章争之，其意盖与薛侃同，而终不允。荣王为宪宗少子，于武宗为季父，使其果得留京师，则辛巳之春，兴邸龙飞将有不可知者，况唐宣宗皇太叔故事在史册乎？薛侃之言正触上忌讳，且其时虽前星未耀，而上富于春秋，遽建此计是待上以终无胤嗣如武宗也，安得不干天怒乎？赖上宽仁偶不死耳。

元子出阁

故事，太子出阁，设座于文华殿中。自嘉靖十五年改易黄瓦，仍为主上开经筵之所。二十八年，庄敬太子行冠礼出阁，礼官谓此殿更饰已久，黼座所在，礼当避尊，上乃命改于文华门之左南向，然而庄敬冠后二十日即薨，并门不及御也。至今上为太子受贺，礼臣援故事以请，又改命设于文华殿东廊西向。今东宫未立，先出讲学，上命设座于文华殿之左室，视两朝加隆焉。虽储位未升，而规仪已亚至尊。其后福王读书，不过武英殿之廊庑而已。

圣功图

弘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郑纪进《圣功图》于皇太子，盖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储宫，自童冠至登极凡百余事，前用金碧绘为图，后录出处并己之论断于后。时谓纪曾任祭酒，以不称调南京，至是谋为宫僚，故有此举。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吏部郎中邹守益共为《圣功图》一册上之，谓皇太子幼未出阁，未可以文辞陈说，惟日闻正言见正事可为养正之助，乃自文王为世子而下，绘图为十三事，且各有说。上云："图册语多回隐，假公行谤，无人臣礼，下礼部参看。"既而命宥韬等罪，其册疏废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长子出阁讲学，时修撰焦竑在直，为讲官居末，亦进

《养正图说》一册，不以商于同事。后渐彰闻，郭正域以宫谕为讲官之长，大恨怒之，次辅张位亦恚甚，至焦丁酉为北京副考，遂借场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后三朝四公，皆以纳忠东朝被疑受谴，若郑纪者固不足言，霍渭厓、邹东廓皆一时名士，何以亦有是献？且书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岂未闻前二事耶？抑承袭为之也。《易》文一蒙卦，误人乃尔。

霍、邹二人寻俱入为宫僚。

太子册宝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朔日，世宗将幸承天府，册立庄敬太子及裕王、景王，裕即穆宗潜藩也。是日大礼甫举，内臣司宝册者各奉所赐归，而裕王册宝误入太子所，其青宫册宝乃为裕邸所收，中外骇怪。是时庄敬已有疾，年十四而薨逝，穆宗与景王生同岁，中外颇有左右袒之疑，然册宝之兆久已定于冥。及景恭王就国甫四年，亦于国中下世，虽储位未建，而人心大安矣，己亥二月之误，岂偶然哉。册立之日，日下五色云现，时以为东朝之瑞，其后穆宗竟从裕邸龙飞，所谓休征，在此不在彼也。

三王并封

国本之争，自乙酉至癸巳，几十年朝端竞沸如蜩螗，终不得请，甚至廷杖、空署罢逐而不能止。至癸巳春，太仓相公自省觐来京，时虚首揆待者逾年矣，至则预戒言路勿及建储事，阁中自当一力担当。忽有密旨至太仓私第，次日即得待嫡之旨，引祖训为证，今且并封三王。涂御史杰、朱寺丞维京首争之，俱遣戍，于是争者满朝，而礼部陈主事泰来直攻太仓，语太峻，遂一切留中不下。太仓自认条旨之

误，于是并三王之封亦寝，涂、朱免戍为民。并封旨下，时人多不谅太仓，至其冬再三力请，其密揭至二十余，上始命元子出阁讲学，虽未正储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嗣得之一二名公云，太仓从南来，路遇诸仪部寿贤请告归，问以京师近状且及册储一事，诸云上多疑猜未肯遽立，有识者以并封三王为妥。太仓犹未谓然，复问赵定宇云何，诸曰："赵正有此议。"诸乃太仓丙戌门人也，意遂信之。抵京，问赵少宰公果主此议乎，赵曰："人言以为然，不独我也。"赵始与王微隙，寻已讲解，不虞其非诚言，迨纠弹丛集，始大悔之。赵亦特疏救正，语甚侃侃，太仓乃悟二人有意绐之，业为所误，隐忍不敢发；至秋而有吴镇告讦赖婚之事，赵蒙恶声去位，说者又谓王相实主之，所以报东门之役也。然两公俱当世伟人，终不敢信其然。

立储仪注

辛丑皇太子册立仪注，有太子受册恭谢皇贵妃之文，盖用宣德嘉靖旧仪也。然考太祖初定之制，本不及皇妃，时懿文为中宫所出，自无他谒；至宣德二年，而英宗升储，始改添谢上与皇后八拜之后，即谢皇妃四拜。皇妃即孝恭孙后，时尚为贵妃，英宗其所出，则礼自当以义起。其后百余年而为嘉靖十八年，庄敬太子升储，亦于谢上及中宫礼毕谢贵妃，则俱用八拜礼，盖贵妃王氏亦庄敬生母，而拜礼已并隆矣。今东宫之立，既谒谢上位中宫，先皇贵妃而次及皇妃，俱四拜礼，时生母恭妃王氏，尚未进封，故仅得四拜，而贵妃郑氏，徒以位号尊重，遂居恭妃之前，此则前代所无而礼臣创议者，时以为异，然以今上意中事，或不妨将顺也。惟英宗册立以后，则母妃受命妇贺，其后俱进笺称庆，一同太后及中宫之仪，今则删去，意者亦压于翊坤郑妃，非得已也。时建储大典颙望廿年，一旦允行，中外欣跃，故礼臣不敢复较小节以咈上旨耳。

按，英宗册立最幼，尚未及百日命名之期，盖宣庙急欲孝恭正椒

寝之位，所谓母以子贵也。今太子年最长，受册时睿龄已二十岁，而次年纳妃，过摽梅之期久矣，两朝大典迥异如此。

皇子追封

下殇不成服不追封，此古今通例，至本朝尤严。如高皇帝第二十六子楠，为葛丽妃出，未逾月而薨，遂无封典；而文皇帝第四子高曦亦因之；至纯皇帝长子为昭德万贵妃出，以将及周晬而薨，不命名不追封，是时万妃宠震天下，又得一索之祥，而斤斤守祖宗法如此；至肃皇帝第五子则生仅一日而薨，亦赐以名，追爵为颍王，谥曰殇，此出何典制耶？然犹曰帝子也。若兴献帝之长子生于藩邸，亦仅五日而亡，事在弘治庚申，至嘉靖乙酉，已将三十年矣，亦追封岳怀王，命首辅杨一清撰墓碑，抑何不经之甚耶？又至庚申年，则已周一甲子，始赐名曰厚爓，盖向来玉牒中尚未有名也，亦怪矣。按，皇子以百日命名，而高皇第二十六子尚未及期，已先得名，盖未定制也。若宪宗长子，以正月生至十一月薨，亦未赐名，何耶？是未可晓。

使长侍长

国初沿亡元余习，臣下呼亲王俱为使长，未知取义谓何。如文皇登极后，问建文故将平安当时相窘状，安对曰：“此际欲生致使长耳。”今亲王不闻有此呼矣。又侍长之号，则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称，尝细叩何义，则云尊其为侍妾之长也。乃至支庶猥贱不膺封号且恣为非礼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极矣。今《荆钗记》戏文中尚有“怕触突侍长”之语，则此号相传亦非一日。

亲王来朝

永乐朝亲王入觐者不绝，盖文皇矫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礼。宣德间，汉王高煦以反见诛，遂废入朝之事，惟英庙复辟以襄献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请视南城起居，又疏劝景帝朝南内，上感其诚，且先有于谦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谤，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礼优渥，前代无比。其归国时，车驾又亲送至芦沟桥，特赐以护卫，时护卫不设久矣。此后亲王不朝者将四十年。至弘治八年，上复下诏召崇简王入京，以圣祖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一见，盖崇王亦英宗同母弟也。时倪文毅岳为礼卿，抗疏力止，以黄河泛溢、中州亢旱、三王之国物力不充为言，上曰："卿等说的是，但朕承圣祖母意，已有旨往取王来了。"迄未允。未几，忽奉中旨免王来。余味倪疏末有云："太皇太后享天下养，崇王亲受所托，恩礼无加，今奉命来朝，虽少遂一时欲见之心，然欲别则难免眷恋不舍之情，既去则倍增忧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厪圣虑，虽欲悔之无及矣。"此等语切中人情意中事，虽欲不允得乎？此虽孝宗转圜，亦持论者婉曲真切，有以动之。

亲王迎谒

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内，例出迎谒，祖宗朝惟永乐七年巡幸北京，至济宁州，鲁王肇煇来朝，次年还京亦如之。其后武宗巡游最频，然未闻有亲王朝谒一事。至于山西大同府驻跸更久，太原府亦曾临幸，初不闻代王与晋王如何祗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过临清州，则德、鲁二王俱在境内，亦不云迎见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宗幸承天府，先敕谕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驾，距迎道传驾至行殿，行五拜三叩头礼，于是赵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卫辉，郑王迎于新郑，周世孙迎于郑州，徽王迎于所封钧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阳府，俱宴赐有加，而朝宗王会之盛极矣。故事，亲王非迎驾及扫墓，不许出城一步。至万历六年，故相江陵张公以葬父归，过南阳，唐王出郊谒，具宾主及答拜留款，张坐南面，王相向讲敌礼；至襄阳府，则襄

王亦仿唐例无少异，盖朝见伏谒之礼一切不讲，而亲藩反以得亲奉謦欬为幸事，僭紊至此，安得不败。又先期遣牌云："本阁部所过，二司谒见，俱遵见部礼。"盖勒其长跪也。于是手板折腰，与州县下僚无异。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礼，至私第则仍以客礼见，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

赵王监国

永乐二年，上在京师（今南京），以第三子赵王高燧留守北京；永乐八年改命皇长孙留守，而燧犹留行在，时皇孙睿龄十有三矣。至永乐二十一年，上在行在频以疾不视朝，中外事悉命皇太子决之。时仁宗英断，裁抑宦寺，而内臣黄俨、江保等尤见疏斥，因日谗太子于上，赖圣明不能间，然亦稀得进见矣。俨素厚高燧，尝阴为之地，诈造毁誉传于外，谓上注意赵王，外结常山护卫指挥孟贤等举兵推赵王为主，因谋不利于上并皇太子。时钦天监官王射成与贤厚善，密告贤天象当易主，贤等谋益急，令兴州后屯卫军高正等连结贵近，就宫中进毒于上，候晏驾即劫收内库兵仗符宝，执文武大臣，令高正伪撰遗诏付中官杨宝养子，至期以御宝颁出，废皇太子而立赵王高燧为皇帝。时有常山护卫总旗王瑜者，高正之甥也，正密告之，瑜力谏不从，瑜遂非时上变。上览伪诏震怒，立捕杨养子斩之，命急捕贼，尽得之，召皇太子、赵王、勋臣、文臣等皆至。上御右顺门亲鞫之，上顾高燧曰："尔为之耶？"燧战栗不能言。皇太子力解之曰："高燧必不与谋。"上以王射成以天象诱人先诛之，贤等更加穷治，勿令遽死，未几并其党悉诛。此事详见《实录》中，审尔，赵王之罪不容赦矣。郑晓《吾学编》叙此事，不云高正等谋弑，殊为失实。赵王以洪熙元年之国彰德，宣宗征汉庶人还师时，欲乘虚袭赵，以杨士奇力谏而止，似乎失刑。

高正一作高以正，瑜后历官至都督佥事。

杨东里议赵王

宣宗之讨高煦也，回师欲袭赵，时杨荣极赞成之，赖杨士奇力谏而止，人称其功至今不衰。然士奇之志赞善梁潜墓也，云永乐十五年，车驾狩北京，上有疾，两京隔数千里，支庶萌异志者，内结权幸，饰诈为问，一二谗人助于外，会有陈千户事连梁潜，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谓萌异志者，盖指赵王高燧；权幸者，内臣黄俨、江保也。既谓赵有异志，何以力保其不反？且知梁潜之冤矣，何以自文皇崩后又相三朝二十余年，不一为潜白见冤状，使得昭雪于泉下耶？方仁宗监国时，潜又与士奇同为侍臣之副，殆不可晓。

潜曾主永乐十三年会试，又主十五年应天乡试。

周定王异志

周定王橚，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初封吴，国于浙江之钱唐，继改封周，建封河南开封府。至洪武二十二年，自弃其国走凤阳，上命迁之云南，未行赦归；建文帝即位，王次子有爔告王谋逆，又窜云南。已召还留京师，比靖难师入，出见，文皇哀之，复封开封。王上书言汴城岁苦河患，上为营洛阳新宫。将徙封焉，未几又言河堤渐固，乞仍修旧宫以省烦费，上又从之。永乐十八年十月，护卫军丁奄三等，屡上变告王不轨，召至京师面诘之，示以告词，惟顿首称死罪，乃革其三护卫放还。夫定王世所称贤者，而举动乃尔，其初有爔蜚语，尚云方、黄造谋，继而再告，输伏无辞矣，岂非瞰六飞屡驾，复袭壬午故事耶？且当太祖在御，不俟父命，擅离封域，既而倏请洛阳，仍乞大梁，何其躁动耶？再窜滇南，终保禄位，幸矣。

藩府再建

太祖第七子齐庶人，之国山东青州府，建文中以嫌死，国除，而太宗第二子汉庶人即封其地，未行而改乐安州，后宪宗第七子又国于此，是为衡恭王，传至今。第八子潭王，封湖广之长沙府，后坐妃事自焚，国除，仁宗第五子襄宪王又封其地，至正统间移襄阳，英宗第七子又国于此，是为吉简王，传至今。第十二子湘献王封湖广之荆州府，建文中坐嫌自焚，国除，至成祖靖难以太祖第十五子徙国其地，是为辽简王，传至隆庆二年，庶人宪□以罪废不嗣，第二十二子安惠王之国陕西平凉府，寻以无子国除，永乐中以太祖第二十子封其地，是为韩宪王，传至今。第二十四子郢靖王，之国湖广之安陆州，无子国除，仁宗第九子封其地，是为梁庄王，又以无子国除，至宪宗第四子献皇帝，复于安陆建国，世宗龙飞，升为兴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第四衡王，永乐中降封怀恩王，建国江西建昌府，未几废之，后为仁宗第六子荆宪王封国，又改封湖广蕲州，至宪宗第六子又封其地，是为益端王，传至今。仁宗第十子卫恭王，建国河南怀庆府，未行薨，即改第二子郑靖王自陕西凤翔府徙国于此，传至今。英宗第五子秀怀王，之国河南汝宁府，无子国除，即以封第六子为崇简王，传至今。宪宗第五子岐惠王之国湖广德安府，无子国除，即以第九子寿定王补封其地，又无子国除，至世宗朝又以第四子封德安，是为景恭王，不数年薨，亦以无子国除。宪宗以第十一子汝安王之国河南卫辉府，无子国除，弘治间又建兴府于此，献王以逼黄河为辞，乞改安陆，上允之，至今又为潞王府，则先帝穆宗之第四子，而今上之同母弟也，以万历十七年之国。按，安陆之封再绝，而兴邸肇开，遂为万世丰镐之地，德安之封再殄再续，而景王又世宗爱子，几有夺嫡之渐，终以胙土不嗣。盖废兴莫非天意，不皆地灵也。

按，太祖第五子初封吴王，旋改封周，盖以上霸府初开，曾以吴王纪号，故亟更之也。至懿文第三子允熥又封吴王，何耶？不可谓非

方、黄诸公之失矣。又如宪宗于景泰中从太子降封沂王，英宗复辟，太子反正，则沂亦青宫潜邸，不宜再封，至泾简王为宪宗第十二子，弘治十五年又之国沂州，宪宗初被废，虽不入沂，然景帝时给事中徐正曾密疏欲出太上及沂王于沂州矣。此等嫌疑之地，即不封建亦可。是时刘晦庵当国，李西涯、谢木斋为佐，何以不商及此。

郡王谋叛贷命

宗室中谋不轨者，亲王则有汉府高煦，宁府宸濠；郡王则有安化王寘镠，皆罪状显著，夷灭无辞。若正德中归善王当洹之死，人尚以为冤，其他支庶，如代府充灼之属，尤么麽不足数；惟情罪最昭灼，审鞫最详确，犹得死牖下者，无若景帝初年处岷藩事，最为失刑。岷府广通王徽煠者，太祖第十八子庄王之第四子也，有武冈州民蒙能等投为家人，导以不法，又引致仕后府都事于利宾，以相术干之，谓煠有异相，当王天下，因谋逆将以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趋南京据大位。先以金造轰天王之宝，又以银造灵武侯、钦武侯诸印，改年号曰玄武，伪作敕书，遣蒙能及陈添仔等，以赀币并印赐诸苗帅，会兵大举，未行而事泄。上遣驸马焦敬、内臣李琮往征之，煠时未有兵，束手就道，比至，鞫于廷，俱伏反状。适湖广督臣王来等亦奏陈添仔、蒙能所招苗贼助煠，会煠已行，官军连击败之，大溃，蒙能随苗兵遁还广西，并以煠所颁伪敕来上。景帝谓煠危宗社，法不当恕，姑屈法贷死，斥为庶人，并家属禁锢凤阳，第斩于利宾以徇。又五年为景泰乙亥，蒙能匿蛮中，自称蒙主，纠引生苗三万余冦龙里等城，湖广镇臣以闻，帝命贵州、广西文武大帅会湖广合剿。时能已破铜鼓诸卫所，杀都指挥汪迪，声势大振，抚臣尚书王永寿告急，兵部尚书于谦至自请往讨，帝不许，第命总兵南和伯方瑛进兵，至英宗复位，始歼焉，凡平寨一百九十五，斩级三千，而他帅不与焉。此事首尾五年，黔楚骚动，蒙能何足道，徽煠者僭号纪元，伪造符玺，图踞留都，其罪岂在寘镠之下，犹得保首领终天年，政刑如此，宜景帝之不终。此

事纪传既少见，爰书亦不存，人无知者，故备列之。若较之近年楚府劫扛一事，至论斩传首，真可谓倒置矣。

兄王伯王

晋定王济熺，太祖第三子恭王嫡长子也，既嗣位，至永乐十三年为庶弟平阳王济熿所谮，削爵禁锢。时太宗宠信熿，即以熿代封晋王，后淫暴不法，并诬陷兄事渐露，仁宗即位，还熺冠服及王号，徙居平阳，称之曰兄王；宣宗即位，进称为伯王。宣德二年济熿通高煦事发，削爵锢凤阳，而熺居平阳如故。宣德四年熺请还太原，奉恭王祀，上不许，命建庙于平阳，复书以太宗建都北京即作太庙于北为比。是时晋竟虚国无王，至宣德十年熺薨，子美珪始以平阳王嗣晋王位，归太原。时熺昭雪久，终不还国，亦终不得称晋王，其故竟不可知。

济王先封昭德王，改封平阳，其妃为曹国公李景隆女，熺之废，景隆之力居多。

淮王宗庙称号

初淮康王世子见濂早卒，谥安懿世子，无子。康王老，诈以次子清江王见澱摄府事。王薨，见澱寻卒，谥端裕，其长子祐棨袭为淮王，而以见濂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为王妃，时册称安王为祐棨伯父，故其常祭祀，号安王称王伯，清江王称王考。其所居宫王氏仍世子府内，而本生母赵氏入居永寿宫。辅导官谓非宜，言于王，上奏其生在安王卒后，未尝为嗣，欲加重私亲。事下礼部移江西守臣勘覆，乃谓安王伯父之称，本诸祭词，惟称清江王为王考，于义未协。按《礼》，诸侯之子为天子后者，称于所后之天子，而不得称于所生之

诸侯；别子之子为诸侯后者，子为天子而父非天子，则必追尊之诏已布于天下，乃可称其父为天子；子为诸侯而父非诸侯，则必追封之请已允于天子，乃敢称其父为诸侯。今之亲王，即古诸侯也；今之郡王，即古别子也；亲王所主祭之王，则诸侯之祢庙也。淮王既不后于其伯，则非为人后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庙，与安王同为三世之穆，似两得之；又生母赵氏，未得进封遽称国母，先居永寿宫，此则其非据者。于是礼部尚书刘春谓安王虽未封而卒，今已追封为王，祐棨虽生于安王卒后，今既入继亲王，则实承安王后矣，皆朝廷之命，非无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本生之父，则安王封谥之命，将安委乎？徒欲顾其私亲而不知继嗣之重，事体殊戾，况安王既追封入庙为三世之穆，清江又欲进封，则一代二穆岂礼哉？况名号称呼，不可以制册为据，惟当以所后为称。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无与焉；所居宫则安王妃迁入永寿宫，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斯礼典法令皆得矣。诏以其援据甚明，从之。此事之处分在正德八年。按，前江西守臣所议，即他日张柱等“继统不继嗣非为人后”之说也；礼卿刘春所议，即大廷公论力诤以为上承孝宗之嗣、一代无二昭二穆之说也；次子祐揆主清江王祀事，即进封崇仁王为兴王奉兴邸祀之说也；至于生母赵氏退居清江郡王府，则当时章圣蒋后尊居大内，举朝无敢以为非者，其时情势，又非藩国比也。淮事去世宗议大礼未十年，而取舍从违，矛盾颠倒一至于此。非天子不议礼，信哉。其后嘉靖中见濒竟加封为淮王，谥曰端，盖议礼新贵人正借以伸己说也，刘春之议至是诎矣。

藩国随封官

先朝亲王出阁，例选翰林二人侍讲读。天顺初英宗从李贤议，改用进士二人，先授翰林检讨，及之国，即升其国左右长史从行，岁久加服俸而终身不得他迁，士人苦之。弘治间，进士十人被选，至与太宰耿文恪相诟詈，互呼为畜生。嘉靖间，吴秀水鹏秉铨亦以选藩僚为

中书刘芬所窘辱，虽皆受重谴，不顾也；及万历戊寅，潞王出阁，辅臣始议定既授史官，效劳年久，俸满升参议以出，诸进士始免曳裾之忧，此江陵公曲体人情处也。是时先人同年董樾、徐联芳，俱以此官外转藩臣，遂为本朝创典，然二公俱不振。至万历壬寅，福王讲读用韩孙爱、陈翔龙，拜检讨，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参藩。然在都下时，虽隶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绝望华要，居平多邑邑。至于长史，皆于藩封定期之顷，吏部乘间奏用进士部郎充之，膺此选者，如长流安置，举家哀恸，因思史官为王官固为失意。永乐二十二年，仁宗第八子滕王之国云南，上命左庶子姚友直升云南参政，掌滕府长史司事，虽其时亲王体峻，特屈宫僚为相，然其法自可师，后世若遵此例，人必乐就，无论史职郎官俱无辞矣。况以三品大吏，统八所属官，体统截然，郡县亦无敢相挠，此最善法也。姚后终太常卿，时同封者有郑、越、襄、荆、淮、梁、卫七国，如郑府左长史则以春坊左司直王沦升任，寻入为户部郎中，升左侍郎巡抚两浙，卒于景泰初元；右长史则以吏部考功员外郎何源升任，寻入为文选司郎中，后终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统初年。越府右长史则以刑部员外周忱升任，入为户部侍郎，巡抚江西，终尚书，卒于景泰四年，谥文襄。襄府左长史则以詹事府丞周孟简升任，至宣德五年庚戌终于官。梁府右长史则以吏部侍郎宋子环改任，后改越府，宣德八年终于官。卫府左长史则以春坊左司直金实升任，至正统四年为会试同考，卒于京。右长史则以四川道御史杨黼升任，后亦卒于官。皆不幸早殁，未得他徙，初未常锢之也。英、宪以后，始渐不然矣。

长史骤贵者，无如世宗入绍之张、袁二公，俱峻登揆地。然张景明为左长史二十年而没，距上龙飞未浃月也，虽得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恭僖，然缘悭极矣；右长史袁宋皋亦二十年，自兴邸来，峻拜礼书文渊阁，不三月而卒于位，犹之不用也，岂设醴禄科，天赋自有限耶？

安置二庶

天顺三年十月，淮扬巡抚都御史滕昭上言建庶、吴庶俱安置凤阳，官军巡警击柝，声闻陵寝，或有不逞之徒事出意外，卒难防御，乞将二庶送有军卫城池，或即移凤阳，废中书省，严加防范。上曰：“安置已定，不必动。”至成化三年九月，南司礼太监覃包等奏建庶、吴庶自天顺初安置凤阳，其带帐幔靴，俱已敝尽，又人口一十八名，岁给布缯绵絮，今死亡者五人，因而减给，所买女奴六人，俱无衣布，宜为修补。诏下工部勘给之。时吴庶先卒，懿文太子之后，仅存建庶十人，其后释放，又卒，嗣遂绝，两朝仁厚虽加优恤，而无救于若敖之馁。若滕昭者，身为节钺大吏，但知逢迎希宠，其识反出中官之下，真名教罪人也。

下殇追封

本朝皇子下殇无追册者，惟蔚悼王为孝宗张后嫡出，破例追封，然年亦三岁矣。若岳怀王厚爔，为兴献王之长子，世宗同母兄也，生仅五日而薨，嘉靖四年诏追封岳王，谥曰怀。时章圣太后在养，悼忆长子，故上追崇以上承慈意，不失为孝，然竟无名可讳，至三十九年始追赐今名，亦异矣。至嘉靖十六年之颍殇王，则生仅一日而薨；十六年之蓟哀王则生仅半月而薨，亦追加王爵，赐上谥，何也？因思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上第一子生，为昭德宫万贵人所生，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薨，时万宠冠后宫，吴后亦因之而废，所生乃元子，且已及期月，竟不加封，亦不赐名，时李文达当国，盖以下殇未足当储位之重，其见卓矣。至世宗长子以嘉靖十二年八月生，十月薨，为阎妃所出，甫两月耳，追名载填册，谥为哀冲太子，与宪宗朝迥异矣，时永嘉张文忠第三次为首揆。

庆府前后遭变

庆王为太祖第十六子，初之国常州，后徙宁夏，在今镇城中，传至王台浤，先以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镭之乱，守国有劳，特赐敕慰谕，且以黄金三百、白金五千赉之。未几，督兵太监张永、都御史杨一清参其谄谀寘镭称臣卑辱，奉旨追还赐敕及所赐物；至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庶人，以兵围守之，止给禄三百石，又徙西安府禁锢。台浤四传而为今王伸域，以万历十九年袭位，二十年遭刘哱之变，为所劫质，亦谄附乱卒以求苟免，奉严旨切责，后事平自言困辱之状，又抚按奏庆献王妃方氏，抗节不受污以死，得旌，且遣官抚慰，赐金修葺宫殿。盖前王先赏后罚，后王先贬后褒，虽所被国典不同，总之变起意外，屈节两番，抑扬互见，言之均堪泚颊。建国虽二百年，尽丧亲藩之体，可恨亦可羞矣。

二郡王建白

嘉靖初年，襄府枣阳王祐樘疏请追崇兴献王如张、桂言，并及宗室久锢穷困，欲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得旨，褒其兴国议，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来，诸建白者及策士者，往往谈及此事，终龃龉中格。至今上始决意下令，一切宗人俱得充诸生应举，为中外官，天潢二百余年抑郁之气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礼部因覆庆府丰林王台瀚疏，上手作书与诸亲藩，欲将帝子应封者俱止为郡王，而亲王次子俱封镇国将军。先以书示少傅张璁，璁谓果如此，天下将谓主上薄于本根，非亲亲盛节，不如节其岁禄，如京朝官本折兼支为便计，上遂持不下，而减禄之议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条例》一书，于是减省禄米，而诸藩亦自谓损禄以纾民困，因为成例以至于今。窃谓世宗此举，尽善尽美，天子之子有限，而藩王支子无穷，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体不如贬，其王子皆镇国，则册世子册妃及建府第等

费以至仪卫宫属、又细而校尉乐户之属，所费不赀，皆得省罢，又体统不太崇重，与地方长吏不至争礼相诟病，况奉国中尉之下，旧不降爵，此议若行，又可递降至七八品，其裨国计甚大。永嘉当国肯任劳怨，独此事不能将顺圣意，使宗藩不亿谩无节制，民生日匮，隐忧正大，惜哉！

郑王直谏

郑王厚垸以嘉靖十年献白鹊二于朝，上大喜，命献之宗庙，荐之两宫，传示百僚庶职，廷臣多献赋以彰圣德。时太常卿管国子祭酒许论上《白鹊论》、司业陈寰上《圣德感灵鹊颂》尤为上所嘉纳，命付史馆，是为献瑞禽之始。至十八年，厚烷又奏境内温县产瑞麟，盖又踵各抚按献瑞之后矣。至二十七年，又上疏劝上修德讲学，并上四箴及《演连珠》十首，以上简礼怠政、饰非恶谏及神仙土木为规。上大怒，手批其疏曰："尔探知宗室谤讪，故尔效尤，彼勤熨一无赖子耳，尔真今之西伯也？"未几因郑王上表误失称臣，遂削爵锢高墙。所谓勤熨者，故周府镇国中尉也，亦以是年先上疏讥切上斋醮兴作，并以秦皇、汉武、梁武、宋徽为喻，上已斥为庶人，锢之凤阳矣。郑王之疏即继之，气亦甚壮，但贡谀于先而切谏于后，似乎市名钓奇，史称其好为诡故不情之事，非诬也。隆庆初复爵赦还国，增禄四百石，寿考无恙，直至今上辛卯年始薨。嘉靖六年河南灵宝县河清五十里，郑府盟津王长子祐樯献《河清颂》，上悦，赐敕褒奖，郑王厚烷匿之不发，祐樯上疏诉之，上命烷速还，仍吝不与，上怒，镌谕甚厉，始归于盟津。至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怀庆府产瑞麦、瑞瓜、嘉禾，郑王厚烷又奏此知府王得明善政所召，上命河南守臣奖谕得明，盖其献谀无耻非一日矣。方上之事玄也，又有驸马都尉邬景和者，尚兴献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主先逝，景和以戚臣召入西苑，供撰玄文，上疏力辞，云臣不谙玄理，不敢奉诏，上震怒，夺爵发原籍为编氓。景和本直隶昆山人，遂流寓吴中，岁久以公主坟墓南北隔远，不得奉

祭祀，哀请乞还，上怜而许之，亦至穆宗登极始复其爵，与同时驸马京山侯崔元贞邪霄壤矣。

郑世子让国

郑世子载堉者，郑王厚烷之嫡长子，好读书，明历法，久为世子当袭位，不愿受爵，自万历辛卯辞疏屡上，不允，至乙巳年疏犹不止。礼部议载堉以世子之爵终身，而命其子世孙翊锡代管府事，以待异日承袭郑王之爵。上已允行，载堉复疏力辞，谓庶子袭封，有违祖制，且于近日钦颁要例所载相戾，又言身年七十，衰病不堪，宜令载玺袭盟津王代理府事，他日入继亲藩之统，而身及男退居庶子袭封郡王之例。上嘉其恬让，褒美甚至，特允其请，且命其父子俱以世子世孙终老，而听孙承郡王爵。按，载堉本郑国始封靖王瞻埈之六世孙也，靖王传简王祁鐉，生十二子，其第四子为东垣王见浈，则载堉之本生祖也。简王传康王祐枔，无子，序应简王第三子见蔥之子祐橏入继，而见蔥先以罪废，乃以见浈长子祐桴进封郑王，是为懿王。懿王薨，子厚烷立，即载堉之父也。厚烷以谏世宗玄修锢高墙，穆宗放还，复国加禄，至今上辛卯始薨，而载堉应立，逮让国之议起，遂以东垣故封还之。考郑三世而绝，祐桴入绍已追爵乃父见浈为定王，至厚烷而南面亦三世矣，盟津既以罪斥，至载玺亦已四世称庶人，无复敢以伦序为言者。载堉一旦弃大国而就郡封，似属矫情矣。细考嘉靖六年，祐橏为盟津革爵，长子撰《河清颂》以献，上大悦，赐敕褒异，而厚烷匿之，上屡下诏诘责始还之，其后祐橏又请复父爵而上不许，益疑恨厚烷，而烷所上表偶误称弟不称臣，且又抗疏谏止斋醮，上意转怒，橏因讦烷谋反，烷亦讦橏擅杀良民。上命勘核其事，既覆奏至，则谓谋反尽诬，但规切至尊，法当首论；橏纵恶播殃，亦宜治罪，于是烷废锢而橏亦重谴。盖两宗仇隙积有岁年，载堉自度一受国封，传袭年久，则前衅逾结难解，既不忍明言先王互讦受祸之状，又不欲再讼盟津父子革爵之由，但以宗法世次自请避位，而以郑国还之

祐樯之子孙，既盖乃父生前忿竞之愆，又杜载玺他日报复之念，其虑深，其谋远，真仁人孝子用心也。吴之季札、契丹之李赞华何足多让，而礼臣不能详稽往事，一表苦心，仅以仁让见褒乞赐敕竖坊而已，惜哉。

先是，厚烷窜锢，载堉遂结庵于宫门外，席藁饭蔬而居者十九年。迨厚烷归国，始回府，又奉事其父者二十五年，终于辞国，连章上控，又十五年而始得请，真天潢中异人也。

景恭王

景恭王为世宗第四子，时哀冲、庄敬二太子先薨，景王与穆宗同岁生，仅小一月，母靖妃卢氏为上所宠，几有夺宗之渐。与穆宗同日封王，后之国仅四年而薨，无子国除。其妃仍还京居恭王旧邸，至今尚在，然孤嫠困悴，几不聊生。景王乳母年已笃老，至行乞阗阗。余幼时曾识之，备道当日章华兔园之盛，及恭王骄侈渔色，辄潸然泣下，使听者悯然。

藩王献谄

嘉靖初年议追崇兴献王，其得志而取富贵者，如张、桂诸人不必言，即亲藩亦有楚王荣诫，贡谀附和，仅得敕赐奖，他无所褒赏。郑府枣阳王祐楒亦颂言大礼，寻以罪削爵，援议礼功得复故封。而楚府仪宾沈宝者，亦以言大礼得加一品服俸，后以诬奏楚王显榕谋叛，勒为编氓。至嘉靖中叶以后，则世宗方西宫修斋醮，其时方士如邵、陶辈，士人如顾、盛辈不足论，而亲王如徽恭王厚爝及其子庶人载坨，相继附会事玄，俱给金印，并封真人，辽庶人宪□效之，亦得印并真人号。二王俱恃上宠，横于其国，未几俱以淫虐不道坐法废削，徽、

辽二先王俱不祀。夫以天潢介藩，下同谐媚邪佞，所得几何而祸不旋踵。楚王虽免于身，其子愍王为世子所弑，及其孙也遂有今日华奎假王之勘，吁，可戒矣！

赵王缢死

俗称夜卧不得独一室，虑有鬼物侵扰，又相传室有投缳者，必觅一人为替代，始得托生，因戒人独寝。此皆俚言不足信，然有极异者。赵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孙也，读书下士，素著令誉，晚年屏绝妃御，独居一楼。入夜惟一小童侍寝，偶夜起扪王足，见王缢于床下，惊呼，妃张氏、王第四子成皋王载垸入视，则王气绝久矣，竟不知薨以何时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薨，在位凡四十年，寿六十三。王生平无过失，不应受鬼瞰。徒以仁柔少断，未薨数日前，侍儿有见王者咄咄自语，若有所恨。或云事起于张妃及成皋，而长史辈惧罪，乃架咎于通判田时雨，诏械至彰德府王封内斩之。王府建楼，必无人雉经，即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其或有暧昧，未可知矣。赵王世子世孙俱先卒，仅曾孙常清在，世孙夫人遂奏以载垸摄府事矣，于是人益疑王之死专为张妃与成皋事，惭恚自经云。

徽王世封真人

嘉靖间徽王厚爝国钧州，性好琴，以与知州陈吉争斫琴事，讼于朝，上为杖杀巡抚都御史骆昂，戍州守吉及巡按御史王三聘。时论不直王，王心不安，因以重赂赂上所幸真人陶仲文，言王忠敬奉道。上悦，封为太清辅玄宣化忠道真人，铸金印赐之，薨谥恭王。次子载坨嗣位，用南阳人梁高辅者，修房中药，取红铅、梅子，配以生儿未啼时口中血，名为含真饼者，服之而效，遂以药达之上，并遣高辅因陶

仲文以进。上又悦，封高辅为通妙散人，仍封𠯑为清微翊教辅化忠孝真人，赐金印如其父。后高辅在京为上取梅子不得，乃以书求𠯑故所蓄者，𠯑不应，高辅始怒，而上亦疑高辅并疑𠯑矣。久之，上意愈厌𠯑，𠯑惧，遣仪卫官纪旻赍红铅送仲文以转献于上。时高辅已与仲文有隙，廉得而奏之，上以密札谕仲文，有“莫管徽事”之语，而𠯑势益孤矣。会其部内民耿安等奏王抢子女占田宅事，下彼中勘，勘官辈以乃父斫琴之役，祸延抚按，追恨之，因附会成大狱，旨下革禄米三之二，并追夺真人金印。王益迫，欲佩始封庄王金符入京自辨，抚按遂取传闻诽谤语入招词，旨下革王爵为庶人，押发高墙，废其国。𠯑闻命先缢，其正妃沈氏等十六人旋亦投环死，次妃林氏等取帛殉者前后五十余人。事闻，许藁葬城外，子女俱送会城周府收管，不许请婚封。事在嘉靖三十五年，至隆庆初元始赦还。以一琴细故，余殃再世，覆磐石之宗，𠯑虽有罪，得祸亦不应至此，哀哉！正德中淮王祐杞亦与宁庶人宸濠争琴，陷杞几覆国。其琴名天风环珮，乃淮王先世所传异宝也。

钧州犯今上御名，已改禹州矣。其始封徽也，为庄王见沛，在成化十七年；至弘治二年乞升州为府，时王端毅恕主议不从，至嘉靖五年厚爝复申前请，终以非故事不允。然则两王特以藩封之重欲升郡示尊，而宪宗之封沂，穆宗之封裕，二州俱无议及升为府者，何也？

辽王封真人

辽废王宪□，喜方术，性淫虐，时世宗奉玄，则亦假崇事道教以请于上，得赐号清微忠孝真人，赐金印及法衣、法冠等。□每出辄服所赐衣冠，前列诸神免迎牌及栲鬼械具，已可骇笑；乃至入齐民家为之斋醮，自称高功求酬谢，尤为无赖；又以符咒之妖术，欲得生人首，适街有醉民顾长保者，被割丧元，一城惊怪，其他不法尤多。至穆宗御极之二年，为巡按御史陈省、礼科给事中张卤所纠，夺真人

印；又为巡按御史郜光先发其十三大罪，上遣少司寇洪芳洲往勘。洪推鞫峻刻，与道臣施为臣务为深文，致□国废身锢。后江陵公败，其母妃尚存，归咎江陵，求复国。廷议还故庶人骸归葬，而国不许复。议者以此实江陵之罪已属可笑，乃洪氏之子谓朝选不从江陵指授，以致殒身，又谓劳道亭堪中丞以谄故相，陷洪于死。洪得复官，劳至遣戍，举朝无人辨白其事，尤堪浩叹。徽、辽二王俱以左道邀上宠，一甫及其子，一不免于身，并至夷灭，虽其自取；而当时承勘诸臣，各以私意陷亲藩于极典，伤国恩甚矣。

辽废王

江陵初殁，上未有意深罪之，特忿冯珰之横，意甚衔之。张蒲坂已当国，因授意同里门生李御史植，弹治冯保，并其掌家内官张大受、书记徐爵，以偿上意，初无一字及江陵也。及严旨逐保于南京，诸言官知上意已移，始交章弹射故相，而台中江东之羊可立最先上疏。上寻晋三臣少卿，以旌发奸之功，于是故辽府母妃亦露章诉冤，而籍没之旨下矣。故废王宪□淫虐不道，巡按御史陈省劾其罪皆不枉，江陵初无意深求，时廷遣刑部侍郎洪朝选往勘，得其杀人诸事，谬加增饰，且锻炼不遗余力，而辽社遂屋。然事在隆庆二年，张为次揆，其焰未炽，亦不得谓张独主灭辽也。是年洪还朝，次年己巳，即以大计劾致仕，又上疏自辨，命闲住。洪归闽后，为抚臣劳堪讦其居家不法，瘐死狱中，洪子官生竟伏阙控辨，谓劳为江陵效力报冤，致死乃父。诏还其故官，劳坐遣戍，而辽国终不得复。劳既以承望抵罪，然洪之处辽狱人多尤其已甚，反用忤权昭雪，亦事理之未允者。洪初抚山东，闻章丘李少卿先芳家富藏书，与借观，不与，因起大狱，破灭其家，李以恚恨死，及洪非命，或谓有天道焉。于东阿《笔麈》但记洪芳洲为少司寇时，逼死故都御史杨顺以媚华亭，不知有章丘李中麓事也，洪与中麓同年进士，以此人尤薄之。

辽王贵烩罪恶

辽王宪□之废也，事在隆庆初年，人至今有称冤者，盖归罪张江陵有意殄之也，不知辽之恶，当废久矣。辽简王植为太祖第十五子，有庶第二子通州王贵烩嗣辽王，在位十五年，屡为抚按科道所弹治，英宗每降书戒之不悛。至正统四年，事尽发，初与江陵、泸溪二郡王淫乱，又奸通千户曹广等妻女数十人，非理奸死者十余人；又杖死长史杜述，擅笞荆州知府刘永泽，假以进贡为名，夺彝陵、江陵等州县军民柑橘，起人夫逼死者三十人，以军人许俊赐仪宾刘亨为奴，以许俊妻赐仪宾周英璧与之奸，其他罪不可胜纪。上召王至京亲鞫之，且示以诸弹章，王输服无辞。乃命遣归，革爵为庶人，伴守坟茔，仍支岁俸一千石，以其庶弟兴山王贵煖嗣封，盖贵烩之当失国有余辜矣。时去国初未远，内阁三杨等未敢辄夷同姓大国，故仅从薄罚，又先世为王恩鐺，以私怨一日杀宗室镇国将军恩鑑等八十人，不数日而长子死，未几王亦疽发背薨，又一世而宪□终覆其祀，积不善遗殃如此。

贵烩之子豪璨，仍受贵烩初封郡爵，至今传国不废，而宪□之子俱革为庶人，徙楚府钤束矣。按，隆庆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选所上宪□罪状甚详，皆罪在赦前，谈者反谓洪不阿江陵，欲存辽得罪，真说梦耳。

楚宗伏法

楚宗劫杠一案，起于道臣周应治之报反，成于抚臣赵可怀之镣杻，后来处分诚过。然劫掠货财，又无端杀一巡抚尚书，何可末减，狱成赐死足矣，身首异处已觉太过，至行刑显陵则舛甚矣。显陵为兴邸旧园，与太祖子孙何预而祭告之耶？始则地方诸臣贪功，妄报称兵谋逆，一时喜事者如郧阳巡抚胡心得等，勒兵境上，疏请会师，张大

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谓楚宗无死法，此议又未确，时贤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罪，未免矫枉过正。总之前案失之苛，后案失之纵，皆时局使然，非通论也。善乎袁中郎之诗曰："国体藩规俱不论，老臣涂血也堪怜。"尽之矣。

英耀弑逆之由

楚愍王显榕之被弑也，事在嘉靖二十四年之正月，相传世子英耀烝愍王所嬖方三儿，篡致于室，惧为父所废，遂起异谋，与逆徒约以上元观灯举事，至十八日邀愍王宴，进鸩不效，乃用铜瓜击毙，以中风暴卒讣于各宗室。时抚按先以实状闻，世宗械耀至京伏诛，向来爰书及史所书皆然。然闻其端不由此。先是，愍王暴于其国，内外俱不能堪，人已离心，而英耀病躄，不良于行，其父又爱次子英烩，欲以位畀之，屡说耀曰：若苦足疾，何以不弃名爵学长生？耀以是恨怒，决意为冒顿之举。其后英烩果得立，没于隆庆五年，谥恭王，子为今王华奎，即近日宗室所讼为抱入者也。废长立幼未有不败，如袁绍、刘表，今幸免者，其子弱耳。

楚府前后遭变

楚王为太祖第六子，传至愍王，见弑于世子英耀，耀伏法，以庶子英烩嗣位，是为恭王，在位久无所出，说者哗言不男如晋海西公。晚年为后计者甚密，曾屡示意所厚藩僚，俱惧祸不敢承，乃谋于嬖幸，因有孪生二子事。英烩薨，子尚幼，以武冈王显槐监国。武冈习知其所名子状，尽取先世所藏珍异宝货以去，国人畏发往事，不敢诘。今王嗣爵已三十年，宗人不复奉其约束，王尚以法绳之，致有华越等讦奏，朝议不能决。郭江夏署礼部，素不平其事，力主发勘，因而去位，祸延缙绅，至今未已也。按，英耀以嘉靖二十四年弑逆，三

十五年徽王载坨以夺田宅子女，四十二年伊王典槅以淫虐不法，未几辽王宪□以酗横杀人，俱削爵除国，身锢高墙，子孙俱为庶人。此三国不过纵汰失道，尚至废锢，英耀躬为大逆，恶逾商臣，只宜污潴其宫，止存郡王，听邻藩节制如故事，何以茅土俨然，致恭王有李道儿之疑。然则愍王二子，一剸刃所生，一自斩其祀，皆覆载所不受也。时当国者为夏、严二公，其见终出新郑江陵之下，令人邑邑。

弇州所记止云东安王显梡管理府事。盖显槐监国，淫婪不法，擅杀多命，为抚按所劾，始改命显梡，弇州偶失记显槐耳。

楚府行勘

楚宗室华越等之讦王也，初沈四明当国，意不欲发其事，遂令通政司遏之不上。乃主讦王者，郭江夏也，时正署礼部，直发沈遏疏事，郭因此为给事钱梦皋、杨应文辈所弹劾去位，楚亦得罢勘。其冬即有妖书一事，钱、杨与康御史辈竟欲坐江夏主使，因而波及次揆沈商丘，至缇帅王之桢者，则欲坐所仇同寮周嘉庆，赖大珰陈矩力争而止。诸言者谓江夏父曾受楚王笞，借报仇，引楚故相废辽事为喻，不知江陵已冤，此更冤之冤者。当楚恭王壮年时，吾乡有沈桓亭者，名失记，为楚纪善，相得如鱼水。一日，忽出春申君、吕阳翟二传示之，沈知其旨，以死谢不敢当，王意遂移，置不复道而他有所属矣。寻报管簟之祥，沈惧祸及，致其事归老于杭。沈即冯祭酒外翁，亲为余言，且叹曰郭明龙憨矣。此事重大，得实时必杀数百人，四明不欲行，亦老成之见，但迎合者詈郭太甚耳。妖书事宁，郭仅而得免。越一年乙巳，钱给事辈以京考当谪，中旨留用，盖当事者酬劾郭之勋也，然诸公终不安其位云。

存楚

癸卯楚事兴，时议存议勘者不一，其中各有所为，至议存者更多出私心。时惟赵南诸司徒，最称清正，亦主免勘，盖非谓郭江夏之说为非，但以事体重大，当丽极典者多人，且年已久远，株连逮累，一方骚动，固谋国长策也。当国者方憎江夏，示意所厚言路力攻之，至云郭父曾被楚王笞辱，以此挟仇，不知郭父起家孝廉，曾守大州，楚王安得笞之哉？郭甫出国门，而妖书事起，给事钱梦皋辈，遂直以坐江夏，且波及归德次揆，而人心始大不平矣。是时赵司徒方署铨部，大不直之，遂欲外迁钱给事，首揆四明怒甚，掇旨留钱，而司徒所署印，亦遂夺与杨少宰署掌。司徒非附四明者，特存楚一事，偶与之合，而心事则径庭矣。建白诸公不悉赵生平，概以四明党目之，有识者岂肯轻信耶。

蔡虚台辨疏

癸卯楚府议勘，郭江夏因之去位，旋以妖书陷之几死，此人心所久愤者。近年来事渐白，四明谢政，江夏望益重，一时与郭异同者，多罹白简，或借他事中之，故仪郎蔡虚台献臣其一也。己酉冬，将举明年外计，时蔡已历转按察使备兵常镇，南御史汪怀德管下巡江，遂露章弹之，拟坐不谨，中多胪列，亦及楚事。蔡乃抗章力辨所以，并往日堂属不相得之故，于楚事尤娓娓。疏已无可觅，偶记其末数行，檃括颇核，因记之：

“总记一时在事诸臣，始终欲勘楚者，郭正域也；始终欲存楚者，赵世卿也；心欲楚存而口不敢言、姑推其事与廷臣会议而阴缓其事者，李廷机也；受楚重贿而忽勘忽不勘，以俟内之自罢者，赵可怀也；楚抚按覆疏至，而犹持勘结之说者，臣与张问达也，问达有揭，臣有疏，可覆按也。盖欲勘楚者为耳闻目击之真心，而欲存楚者亦老成持重之稳计，第存之易而勘之难耳。正域慷慨任事，天宜佑之；可怀首鼠两端，天宜殛之；独恨拥戴诸臣，希光附景，以山中之宰相，

奉为驱除之主盟，异日出山未免少减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先臣王用汲之言曰：逢君之恶其罪小，逢相之恶其罪大；臣则曰：逢相之恶其罪小，逢将相之恶其罪大。”云云。

故事，大计例不许辨，辨者有厉禁。疏上后，人皆为蔡危之，及察处止降三级，亦以其词直也。蔡今亦已起补矣。

王尧封讼言蔡之枉，于是与汪御史俱外出。

废齐之横

齐王为太祖第七子，建文中坐废，靖难后复封，后复以谋叛除国锢南京，其子孙皆庶人，有庶粮无名封。今支属渐繁，横行留都，廊下诸铺，院中诸妓，动辄出票，取物不还值，荐枕不损橐，以至僧寺亦罹其害，间有自爱者不多得也。尤可笑者，负贩不得志，即设一几北面拜，自称谢恩，次日系金带服象龙拜客家中，受人谒贺，正不知此章服从何来。都下百寮，习见以为故常，不复致诘，亦随例与往还，正不可解。

宗室通四民业

本朝宗室厉禁，不知起自何时，既绝其仕宦，并不习四民业，锢之一城，至于皇亲亦不许作京官，尤属无谓。仕者仅止布政使，如嘉靖壬辰探花孔天胤，榜下选陕西提学佥事，时方弱冠，寻任浙江提学副使，后官至左辖而归，他不可胜纪。向来诸名公如弇州辈，屡议开禁，未有敢任之者。顷年建立皇太子诏内，直许习儒业、入庠序，登乡会榜，于是天潢不亿，始有升朝之望矣。此二百年来最快心事，沈四明实草此诏，且青宫肇起，畅普天久郁之望。虽圣心默定已久，非

出臣下赞决，然偶值其时，特四明为时议所不与，遂无称其劳者，在他相或不免贪天功矣。

宗室名

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为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传，其请名时则礼部仪制司官制名以赐，年久人多，不胜重复，至创为不雅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为可笑，至有读其名而令人捧腹绝倒者。因见宋人亦有寓谑于宗室赐名，如士羯、士芑、士昆、士绥之属，盖以四字与“揭起裩尿”同音也，刻薄无礼，盖古今同然矣。

公主

公主追谥

本朝公主薨逝，例无谥号，惟仁宗登极追封第四女为德安公主，谥曰悼简，以为创见，而太祖已先有之矣。洪武元年，太祖登极，皇姊嫁李贞者，先薨，册为陇西公主，贞为驸马都尉，寻封恩亲侯，谥公主为孝亲公主，具丧礼还葬于先陇。后贞封曹公，始改陇西为曹国长公主云。至嘉靖间，武定侯郭勋以上宠异，遂请追谥其远祖郭镇所尚永嘉公主曰贞懿，则太祖第十二女也，事隔九朝，历年几二百，无故追崇，于是为不经矣。公主得谥始自唐德宗朝，唐安公主赐谥庄穆，前此未之有也。

同邑尚主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下嫁安阳人李坚，建文初以驸马封滦城侯，北征阵亡。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下嫁安阳人李让，先以仪宾掌北平布政司印，永乐初以驸马封富阳侯，赠景国公，谥恭敏。英宗长女重庆公主，下嫁安阳人周景，景父颙为山西参议在任，公主将出降，上命同妻宋氏乘传入京，行见舅姑礼，寻加颙鸿胪寺卿，景拜驸马，后其兄即举乡试第一，子贤又继登乡榜，河北传为盛事。英宗第五女广德公主，下嫁驸马樊凯，亦安阳人也，与景同邑，公主又亲姊妹，慕景风流，倾心与为友，同以能诗称。凯有康济心，其论处私阉及团营军，俱擘画详当，为世所称，曾以忤刘瑾知名。四人者皆河北伧父，并产下邑，俱为三朝禁脔，周樊又并尚帝姬称僚婿，尤属盛事；二李在先朝俱进爵通侯，各领文武重寄，一以忠义殉国，一以功名显重，俱非寻常粉侯可比，盖邺下灵秀所钟也。李让，志中又云舒城人，想靖难后所寄籍。驸马封侯者，自李让、李坚外，高帝朝恩亲侯李贞，太宗朝永春侯王宁，广平侯袁容，世宗朝京山侯崔元；追封者英宗朝巨鹿侯井济。

公主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为公主，命先为嘉兴、延平、庆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按古惟皇后有官属，为大长秋，后世不复设。唐高宗始令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诸公主并得开府置官属，其僚有邑司、有令、有丞，时袁楚客上书宰相魏元忠，责其不能救正。我高皇圣主，何以设此官，后亦不知何时废罢。但中使司有正副，亦阉官领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寮佐，其制自不同。

仪宾牙牌

各王府亲王位下仪宾，亚驸马一等，秩从二品，惟洪武末年皇孙女仪宾在都下者，其后分封选拜，例居外藩，虽云尚主，无得系牙牌如京官例。惟景皇帝女固安郡主，以成化六年下嫁王宪，礼部特请宪系郕府仪宾，乞给牙牌，上从之，命班行列，督佥事之下，盖以从三品居正二品之次也，此后遣祀分祭宪亦供事如诸戚臣，实为创见。弘治四年，固安郡主卒，上命丧礼一视嘉祥长公主。嘉祥为宪宗亲女，时固安母汪氏尚称郕王妃，其女乃得异礼如此，上恩厚矣。因思懿文太子三女，长为江都公主，下嫁驸马耿璿，文皇降为郡主仪宾，皆以罪死；次女宣城郡主，文皇命锦衣百户于礼为仪宾尚之；惟第三女年三岁，以建文庚辰年生，未有名封，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卒于高墙，年已八十六岁。当时臣下无能推广圣泽，使其终无匹偶以没，其恩遇曾不及固安之百一，真足令人洒泣。仪宾二品者，阶为中奉大夫，本文职也，而夷之右列督佥之下，是犹宣慰使有功得升左右参政，亦有升都指挥佥事者，然彼土酋而此乃贵婿耳。其后嘉靖间仪宾周钺等用王宪例。

公主封号同名

本朝分封亲藩如两吴、两汉、两赵、两荣之属，当时或出圣意亲定，臣下不敢驳正；至于郡王之封，亦间相同，此则仪曹疏略。且历年已二百余，一时或难遍稽，犹可诿也；至如帝女册封，则累朝公主能有几人。如英宗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靖远伯王骥之孙王增，事在成化二年。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驸马许崇诚，亦封嘉善公主，时相距仅隔三朝，何以漫不稽考？其时严分宜当国，颇以博雅自负，何冬烘至此，岂黩货方殷，无暇分心耶？嘉善两公主，后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继宗封庆都伯，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号，最后则今上嫡母仁圣太后父陈万言封固安伯，亦景帝女初封公主号，后降为郡主者，此皆帝姬汤沐邑，岂臣子所宜蒙袭？时与固安同封者，为上生母慈圣后父武清伯李伟，此石亨旧封，后以凶终，尤非吉祥。前则徐文贞当国，

后则张江陵当国，两公明习典故，岂分宜可比，而舛错乃尔，况受遣以来，讨论已非一朝耶？

驸马再选

弘治八年，内官监太监李广受富民袁相重贿，选为驸马，尚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为科道官发其事，得旨斥相，命别选，诘责太监萧敬等选婚不谨，致有人言，而广置不问。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将下降，礼部选婚，时永清卫军余陈钊名在第三，上亲定为驸马矣，听选官余德敏奏，钊父本勇士，家世恶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尚主。礼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请逮治罪，上不许，命斥钊再选，并夺侍郎刘龙俸，别选得谢诏。上以公主为献皇亲女，命诏成婚，二十日后令师教习经书，以礼部仪制司主事金克厚为师，驸马教习用春曹自此始。至万历十年，上同胞妹永宁公主将下嫁，选京师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珰冯保纳其数万之赂，首揆江陵公力持之，慈圣太后亦为所惑。未几合卺，鼻血双下，沾湿袍袂，几不成礼，宫嬷尚称喜，以为挂红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嫠居数年而殁，竟不识人间房帏事。使当时能如两朝别谋佳偶，未必致帝姬抑郁早世，冯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广矣。谢诏选后，京师人有《十好笑》之谣，其间嘲张、桂骤贵暴横者居多，其末则云：十好笑，驸马换个现世报。盖谢秃少发，几不能绾髻，故有此讥，然诏直至嘉靖末年卒，盖富贵者四十年。

公主荫胄子

勋戚大臣有劳绩或特恩，得别荫子，然必授右列，无荫胄子者。嘉靖十二年，永嘉大长公主玄孙郭勍，武定侯勋弟也，援累朝公主例，请荫入监，礼臣言公主子孙本无入监事例，因汝阳大长公主庶孙

谢琰乞恩，允之，遂沿以为例，实非定典。得旨不许。是时郭勋之宠，震世无两，值夏贵溪为礼部，与勋深仇，故力阻之，然世宗谨守祖制，不为权幸假借，亦前代未有也。今勋戚陈乞者无不赐允，又近日恩诏中一款，凡公主子孙有志向学者，俱送监读书，遂使白丁纨袴，滥竽世胄，布列清曹，出守壮郡，当轴者能辞责乎。嘉靖癸丑甲寅间，有署中书科事大理寺副于麟者，故奉圣夫人刘氏子也，以乳母恩得此，盖用天顺间翊圣夫人、成化间恭圣夫人二子例，然与靳公主恩霄壤矣；又同时掌太常寺礼部右侍郎徐可成，以考绩乞恩，上命荫其徒昝义金为太常寺典簿，以黄冠而延赏正七品，且及异姓，真为创见，若同时真人陶仲文荫子为尚宝丞，虽以杂流膺首揆恩，然犹其血胤也。盖守法于初政，而滥恩于末年，不特圣主倦勤，而揆地之执奏亦久废矣。

公主下殇特恩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皇第四女生，母为雍妃陈氏。上命成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命名曰瑞煐，并命先所举第三女曰禄祯，以示宗人府登玉牒。故事，皇子以百日、皇女以弥月命名，今先诞者愆期，至继有所出，始补行，则爱念不同也。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追封归善公主，丧礼依太康公主故事。太康为孝宗女，其母即昭圣太后，其殇也，丧葬诸礼俱依蔚悼王。按太康系正嫡所生，且其时孝庙独厚中宫，仅育一女，当时下殇未封，上埒亲王，僭逾已极。但礼部尚书为徐琼，其妾与建昌侯张延龄为姊妹，因以传升宗伯，其不敢执奏，宜也，若世宗朝则石首张文简为礼卿，亦惟诺恐后，何耶？虽礼乐自天子出，而春曹所司何事，此时容悦具臣自隳职掌者多矣，其如典制何？此等事虽若无伤，而关系主德不浅，未可以本朝德安、永嘉二主藉口，文过也。

驸马受制

公主下降，例遣老宫人掌阁中事，名“管家婆”，无论蔑视驸马如奴隶，即贵主举动，每为所制，选尚以后，出居十王府，必捐数万金遍赂内外，始得讲伉俪之好。今上同产妹永宁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镪不足，驸马郁死，公主居嫠，犹然处子也。顷壬子之秋，今上爱女寿阳公主（为郑贵妃所出者）选冉兴让尚之，相欢已久，偶月夕公主宣驸马入，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方与所耦宦官赵进朝酣饮，不及禀白，盈女大怒，乘醉抶冉无算，驱之令出，以公主劝解并詈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辰奔诉于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肤诉，增饰诸秽语，母妃怒甚，拒不许谒。冉君具疏入朝，则昨夕酣饮宦官已结其党数十人，群捽冉于内廷，衣冠破坏，血肉狼籍，狂走出长安门，其仪从舆马又先箠散，冉徒跣归府第，正欲再草疏，严旨已下，诘责甚厉，褫其蟒玉，送国学省愆三月，不获再奏，公主亦含忍独还。彼梁盈女仅取回另差而已，内官之群殴驸马者不问也。

公主荫叙之滥

祖宗典制，公主无文荫，自后间以陈乞得之，然非例也。嘉靖十二年，武定侯郭勋之族弟郭勍者，其高祖为驸马郭镇，援往年汝阳等公主例以请，上已允之，时礼卿为夏言，执称事例所无，乃汝阳创始，非故事，宜禁。上然其言，遂罢勍荫，且永著为令。今万历壬寅三月，以册立皇太子，恩诏内许公主荫子送监读书，时首被恩命者四人，曰谢懋功，则兴献帝第四女永淳大长公主之孙；曰杨天佐，则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长公主之曾孙；曰周居经，则英宗长女重庆大长公主之元孙；固已年远服绝矣。至郭梦兆者，为武定侯郭英苗裔，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贞懿大长公主之七世孙也。按，永嘉主之薨，在建文元年己卯，至是已二百余年，历圣主已十二朝，即去夏贵溪执奏之时，

亦且七十年矣，当时已禁其祖，今日反许其孙，于事理甚悖。时沈四明独当国，冯琢庵为礼卿，岂其识不逮贵溪耶？昔王介甫因宗室辈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乃云祖宗亲尽亦祧，何况贤辈，此真不易之论。公主荫子，自世宗严禁后，至今上升储，华亭草诏直云公主裔孙有志者送监读书，幸门一启，至四明而极矣。

卷五

内监

内臣禁约

永乐四年，上谕兵部尚书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无故无敢与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财寓外人，此虽小事，渐不可长，随已罪之。因敕卫士于出入之际，遵制严搜。"文皇之驭中官如此其峻。然前一年已遣内使王琮同给事中毕进封真腊王，又遣太监郑和率兵二万七千赏西洋诸国矣，二臣若欲寓财于外，安得禁之？至八年遂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如镇守西宁侯宋琥处事有未到，密与商议停当回话。按，此即内臣、镇守之权舆也。夫西宁为靖难勋臣，而琥又上亲婿，乃别寄腹心于宦寺，盖内难初平，恫疑未解，虽与谕金忠之言相左，不自觉耳，王振之导亲征，汪直之开西厂，有自来矣。

东厂

东厂之始，不见史传。王弇州考据以为始于永乐之十八年，引万文康疏为证，意者不谬。其始侦伺非常，盖尚虑义师靖难未厌人心耳，然而中官之横始此矣。至成化间宪宗设立西厂以宠汪直，不时刺奸之权，熏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讯察，京师汹汹。上用阁部大臣商文毅、项襄毅等谏罢之，御史戴缙阿直献谀，上令复设，又数年而

直为其同类掌东厂尚铭者所构，直始出领边事，不复入，西厂亦罢，然而东厂之炽如故也。武宗委政群小，复设西厂，以谷大用兼领，又丘聚掌东厂，东西对峙，用成化故事。未几，复设内行厂于荣府旧仓，刘瑾躬自领之，军国大炳，尽归其手，东厂、西厂并在诇伺中，于是逻卒四出，天下骚然。瑾败俱革，止存东厂。盖当事诸公尚谓文皇额设，而不知东厂与各省镇守内臣，俱非太祖初制也，以故世宗初年尽革天下镇守，而东厂不罢，幸主上太阿独操，厂卫俱不得大肆。迨至今上宪天法祖，宫府凛凛，而厂卫大抵相倚为重，如己丑锦衣大帅刘守有一逐，而厂珰张鲸遂继之，则掌司礼印者张诚实与闻焉。内廷故事，监印与厂，必两人分掌。盖以东厂领敕给关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张，不宜更兼机密耳。世宗朝，麦福、黄锦辈始得兼领，此后或分或合，惟今上初元，冯保以印带厂，而王大臣事起，时故相高新郑几不免，赖掌卫朱希忠与江陵相力恳保得解；今上癸卯，陈矩亦以印带厂，而皦生光事起，时次相沈归德几不免，亦赖矩力抗诸异说而得解。盖二权并在一人，故能回天乃尔，然则宰辅躯命悬于东厂矣。

初，冯珰谋陷高相，明以危语扬内外，而言官无应之者，且缇帅为挽回甚苦；至沈四明不悦归德，初未形辞色，而台琐揣摩意旨，坐以妖书，且缇帅又借以倾所憎。夫四明之权非张、冯比也，而悬绝如此，世道日下矣。

东厂印

自方印颁行之外，事寄稍关钱粮及军务机要者，俱得给关防，用之奏章，用之文彩，与方印等。内臣关防之最重者为东厂，其威焰不必言，即所给关防文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所给，原无钦差字面，即其署衔不过曰内官、内臣而已，此又特称太监以示威重。余谓文皇虽设此厂以寄耳目，然其时貂珰未炽，安得有如许雄峻之称，此必王振用事时，另铸以张角距，

迨后直之西厂，瑾之内行厂，阶厉于此矣。掌厂内直房，又有钦赐牙章一方，凡投进事件奏闻者用此印钤盖，直至御前，盖得比辅臣之文渊阁印，亦僭紊极矣。

内臣封外国王

唐末藩镇大帅继袭，皆以内臣使其军，命为留后，旋与旌节，此古今大弊政。本朝内使出使外国，始于成祖时，如内臣李兴使暹逻国，又太监郑和勒兵使西洋宿剌加诸国，不过奖劳赏赐之事。惟永乐三年命内使王琮同给事毕进封真腊国长子参烈昭平牙为王，则御赐土分茅之任，且与省垣法从为伍矣。至成化四年，命太监郑同、翟安册朝鲜世子李晃为王，已奉诏行矣，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力言同、安皆朝鲜人，见其王必修臣子拜伏之礼，且坟墓宗族皆在彼中，倘有嘱托，所损天朝大体非细。上是其言，今后赉赏仍遣内臣，其册封大典必选廷臣有学问者充之。本朝中贵膺册立之选，至是乃止。时彭文宪、商文毅在阁，上所听信，故能勇革弊政。未几而汪直用事，刘珝当国，浊乱天下，复行旧事，至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监金英辅、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鲜王李□嫡长孙颙为世子，时刘文靖当国，不能救正，况他相哉。

予所见金国所刻名《吊伐录》者，备载破宋灭辽废齐诸诏令书檄及徽、钦二帝在北地谢金主诸表文甚备，其初与宋童贯书，署题曰“元帅粘罕与亡宋故宣抚使广阳郡王阉人童贯书”，其后讥诋良苦，时正割燕云与宋，未启兵端也。至后以纳平州张觉，兴兵犯阙，所传檄文，谓元符主亡，赵佶本不当立，交结宦官童贯，越次僭窃，以此宠任，命主兵柄，爵以真王。此虽敌人诬谤，然先是用贯使金，已为所轻，及任制帅北征，益狎视之，最后裔夷猾夏，遂指以声道君之罪。然则宦寺出疆，又不止亵国体，侯御史一疏其见卓矣。

赐内官宫人

叶文庄《水东日记》云：内臣陈芜，交阯人，以永乐丁亥侍太孙于潜邸，既御极，是为宣宗，以旧恩升御马监太监，赐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润，赏赐不可胜纪。陈庐陵循为之志其事，所载如范金印曰心迹双清，曰金貂贵客，不可殚纪，且出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日记》又云：幼时曾见芜适太仓州，封西洋宝船，其势张甚，则此言不谬矣。《枝山野记》又以为陈符，盖芜字之误。其时有李校尉者极谏，谓阉人无辱宫嫔之理，上大怒，命剪其舌，后不死，人戏呼为李神仙云。

内臣李德

景泰初元，上皇尚留虏廷，镇守浙江太监李德上言：锦衣指挥马顺、长随王贵等罪犯，亦宜取自圣断，各臣乃肆奸宄，即于御宇捶死之，变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悖礼犯分，闻者切齿；宿卫官员无一人遮护，使无内臣左右侍立，各臣必生别衅，此正贼臣犯阙，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亲近。其章下，文武大臣少保于谦等连章言马顺乃王振之爪牙，王贵等乃王振之心腹，党恶既深，遂谋不轨，逼驾亲征，乘舆不返，群臣同时捶死，是春秋诛乱臣贼子之大义。景帝曰：然，马顺等皆王振奸党，捶死俱忠义心，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当时内竖盘结于内，联合于外，帝即洞知李德狂悖，而终不能去，且其时喜宁方被获甫磔于市，此辈尚哆口横恣如此，况平居乎？

时尚宝司查究指挥同知马顺牙牌，顺子言其父被给事中王竑捶死，宜责竑寻取。帝从之，六科十三道言捶死奸党，岂竑一人之力，竑身为近侍，岂敢收匿牙牌，乞改前旨，令出榜曾拾顺牙牌者，无论破损，并许送官。上乃允其议。顺子刁泼可恨，何至遂徇所请，景帝

以英断称，处此事却未然。

内臣乞赠谥

英宗朝，王振以弥天之罪仅随众死土木，至上复位，而葬之祠之，天下以为谬恩，饮气不平久矣。至成化八年，太监刘永诚死，其侄宁晋伯刘聚奏乞赠谥并祠堂赐额，事下所司。时邹康靖幹为礼卿，覆奏内臣无封谥事例，惟王振曾蒙先朝赐祠额曰旌忠耳，上命赐永诚祠名褒功，仍以封谥事命内阁议之。首揆彭文宪时上议曰：王振辅英宗年久，且死国事，英宗非不欲重加优恤，以无例止赐祠额。今永诚得比振例，已为过矣，又加封谥出振上，则轻重失伦，人心不服，将来守边者比例陈乞，变祖宗法必自此始。于是事得寝。按，邹、彭二公，一言而止内臣滥恩，功亦伟矣，但不能明数王振浊乱天下失陷乘舆之罪，反以从龙死事褒之，即能回天听亦诡遇之获耳。其时宪宗倘以永诚生前西征功次当得恤典为言，又何以措辞？所幸此时汪直未炽，梁方未进，无人导上凿混沌窍耳。

旧恩泽诸封，至嘉靖初悉除，真是宇宙大快事，而武清靖远、彭城惠安诸伯以及刘聚之宁晋，犹得承袭，论世者尚不免扼腕，然自正德八虎以后，内官子弟亦无敢以封拜请者矣。

内臣妾抗疏

弇州纪奇事，天顺初赐太监吴诚妻南京庄田，以椓人授室为异，尚未知诚前事也。诚先于正统十四年随太上皇车驾北征阵亡，至景泰二年八月，吴诚妾姚氏奏称诚存日曾于香山置坟，今欲将其所遗衣冠招魂安葬。景帝允之。按，此则内臣嫠妻，蒙上恩礼，已为创见，至于生前畜妾，殁后陈情一如所请，则太祖初厉禁可直付高阁耶？古来

宦官有妻者多矣，未闻买妾且以闻之至尊，廷臣亦不以为骇怪，何耶？景泰去宣德不远，故主上不以为吴诚罪，且允其请；后来世宗怒内臣侯章畜使女，立置极典，真英主哉。吴诚即世所传建文帝归阙，内侍辈辨视，云诚曾伏地舐赐脔肉者是也。

成化五年，内臣龙闰娶南和伯方英妾为妻，上命离异；成化十二年，太监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权妻，以养女后谋逆事发被诛。盖其时内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矣。

对食

太祖驭内官极严，凡椓人娶妻者有剥皮之罪，然至英宗朝之吴诚、宪宗朝之龙闰辈，已违禁者多矣。今中贵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宫人，则无人不然。凡宫人市一盐蔬，博一线帛，无不藉手，苟久而无匹，则女伴俱姗笑之，以为弃物。当其请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盖多先缔结而后评议者，所费亦不赀，然皆宫掖中怨旷无聊之策耳。近日福建税珰高策，妄谋阳具再生，为术士所惑，窃买童男脑髓啖之，所杀稚儿无算，则又狠而愚矣。按，宫女配合，起于汉之对食，犹之今菜户也。汉武帝时陈皇后宠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帻带，与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谓女而男淫，废后处长门宫，此则又不知作何状矣。余向读书城外一寺，稍久与主僧习，寺中一室扃钥甚固，偶因汛扫随之入，则皆中官奉祀宫人之已殁者，设牌位署姓名甚备。一日其耦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余因微叩其故，彼亦娓娓道之，但屡嘱余勿广告人而已。

内臣交结

天顺八年，英宗大渐，学士钱溥先以史官教习小内侍，至是溥所

教内官典玺局丞王抡者，以次当柄用，结溥草遗诏，为邻居内阁学士陈文所发，谪知县。隆庆六年，穆宗大渐，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以遗诏诸事密传司礼太监冯保，为同事大学士高拱所见，面叱之。不数日穆宗升遐，拱反被逐。事虽同而所托异，故成败天渊。

怀恩安储

唐世中叶后，宦官废立，竟成恒事。宋惟宣和间宰相王黼结宦官梁师成动摇东宫，谋立郓王，然终于无成。本朝家法至严，绝不闻此事，惟成化间牛玉易后一事，最为异变，然旋正法矣。今观故太监怀恩事迹，谓其同类梁方等导上侈费，帑藏一空，上阅之不怿，有“吾不与汝算，自有后人与汝计”之语，盖指东宫也。方等惧甚，时上钟爱兴王，乃谋进言于昭德万贵妃，劝上易储位，因以兴王为昭德子。上意已动，谋之于恩，恩以死拒不从，上恚，诏发往凤阳司香。恩既去，覃昌当轴，忧不能支，或为之计，劝上改谋于辅臣万安刘珝等，皆默不应。会泰山震，内灵台奏泰山震方应在东朝，必得喜乃解，上始诏为太子选妃，而储位安矣。审如此言，则孝宗龙飞，当以怀恩为首功，覃昌次之，而内台诸珰亦当受上赏。盖天祚神圣，使左貂辈亦获收羽翼之勋，未可谓其诬也。

闻刘珝亦有密疏力诤易储。

刘聚封伯

成化七年，太监刘永诚以征延绥功封其侄聚为宁晋伯，再以功得世袭。嘉靖初元，一切恩泽封拜，凡中贵子弟若太监张永兄泰安伯富、永弟安定伯容、太监谷大用兄高平伯大宽、弟永清伯大亮、太监马永成侄平凉伯山、太监魏彬弟镇安伯英、太监陆闇侄镇平伯永、太

监裴义子永寿伯朱德，尽数革爵，惟聚得存，自宪庙迄今一百四十年，传袭十辈，握兵符掌枢府者不绝，果何功德以堪之？今京师大家所张围屏，多画刘永诚西征事者，自选入内廷，以擎米多力见知于上，遂被任使至御马太监，出征，入阵带假髯以冲锋，至凯旋受赏诸得意状，不知皆实事否也。永诚死，上赐特祠额曰褒功，则劳绩或有之。然陷英宗于土木者为王振，亦先得赐祠曰旌忠，则此祠额亦不足尚矣。刘永诚小名马儿，至今京师人犹以此称之。

何文鼎

太监何文鼎者，浙之余姚人，少习举业，能诗文，壮而始阉。弘治间供事内廷，时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延龄以椒房被恩，出入禁中无恒度，文鼎心恶之。一日二张入内观灯，孝宗与饮，偶起如厕，除御冠于执事者，二张起戏顶之；又延龄被酒奸污宫人，文鼎持大瓜幕外将击之，赖太监李广露其事，仅得脱。次日，文鼎上疏极谏，上怒，发锦衣卫拷问主使者，文鼎对曰："有二人主使，但拿他不得。"又问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御史黄山等皆力救之，不从，为孝康张皇后杖死于海子。寻上自闻拽御前铜钉有声，其声若文鼎诉冤者。会清宁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应诏陈文鼎之冤，上大感悟，特命以礼收葬，且御制文祭之。于时词林某公有诗吊之曰："外戚擅权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无。"又云："道合比干惟异世，心存巷伯却同符。"诗虽不佳，亦指实也。其后世宗入绍，不复加礼于昭圣，而张延龄被讦，上必置于极法而后已，盖追恨往事云。

正德间有太监崔和者，镇守云南之金腾，一日过潞江，安抚司过，送江银三百两，又景东、蒙化二府各馈年例银若干，和却不受，乃曰："是看我内臣素低耳。"因悉言生平与何文鼎为友。蒙孝庙见知，因以各属所赂建桥修寺台，不以入帑。夫寺人亦知慕其类之贤者而称说之，且饰簠簋乃尔，今之仕绅视此辈有愧色矣。

陈凤梧者，起庶常，官至右都御史，赠工部尚书，亦正嘉名臣也，所辑有《周礼会隽》一书。顷司礼印珰陈矩重刻丘文庄《大学衍义补》成，即议刻此书，未知已竣事否？丘书以不议内臣，陈则以雪何文鼎冤，故大珰德之，于其遗编犹注意如此。

内臣何文鼎再见

弘治初长随何鼎奏："官可幸得，则朝廷不尊；禄可乞求，则官爵不重。如锦衣卫官校行事得升，盖用国初人心未定，故暂为此慑伏奸雄之具，此一时之权也。后以为例，往往行事得升，故本卫官多不啻数百，縻费廪禄，殊失祖宗建官本意。继例而升，年久盈繁，况乞恩传奉，非治世美事。皇上御极之初，灼见其非，已行沙汰，中外称快，但其间犹多漏网。近来复有夤缘以启幸门者，伏望圣明特敕吏兵二部审覆，文非考本等程式者、武非军功新行事升者，自天顺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幸门。"上命所司查议以闻。吏部覆奏："长随何鼎所言请革传奉乞升事，前此传奉官员本部因科道交章论劾，已奏汰五百六十余员，此外惟中书舍人万弘玠、刘韦、刘锐三人，系大学士万安等子孙，存留未汰，盖当先帝时亦尝沙汰传奉三人，奉有荫授不动之旨，故本部覆留，非无故脱漏。近太医院降职院使方贤奏求复职致仕，及太常寺请复革罢传奉司乐徐启瑞，本部俱执奏不可，初未尝辄可其请，是传奉幸门未尝开也。今鼎欲审查天顺以来文非考中武非军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顺改元至今三十余年，其幸进存者无几，间亦有转迁别官者，如前大学士李贤子璋，今升至尚宝司卿；刘定之子称今升至南京尚宝司丞，盖由历俸年深，循资升职，非无故而升者。近商辂子良辅除工部主事、孙汝谦除尚宝司丞、御史钟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类，盖由恩荫授，非无阶而得者。此外又有保升为太医院官、为钦天监官、为工部所属衙门官、为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随总兵等官、书辨官者，亦非全是传奉人数，今若概行查革，将不胜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镇以安静，不追既往，今后内外大小官

员，俱照旧额随缺选补，自然奔竞可息，若往者方革而来者未已，则亦何益？”从之。兵部覆奏何鼎疏，备查武官由缉事升职及先次并例后传乞升者，都指挥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上请去留，上命俱留，待各子孙袭代之日照例定夺。文鼎此疏，抑侥幸重名器，有大臣言官所难言者。时马钧阳长兵部，尚以去留两请，王三原方秉铨，乃云未有传奉，且以诸辅臣任子为言，以拄鼎之口，其说竟不行。孝宗新即位，方求言若渴，乃大臣之见反出寺人下，惜哉！至弘治五年，则鼎已为惜薪司左司副，又奏通州仓粮储，一时权置，初非经久，军士不便于关支，警急不便于防守，请于都城隙地增置仓廒，移通州仓粮于其中，且请修浚大通桥以东古闸河道，令漕舟直至桥下，以省挽运之劳。户部以名京仓之建固善，但时诎未可举，河闸请试之而行。上是之。自是大通河至今为百世利，而京仓则不尽行。鼎之悉心体国，朝士所不逮也，二疏关系最大，载之稍详。至十年，又以直言系锦衣狱，刑科都给事中庞泮等、监察御史黄山等，合疏共救，谓鼎素著狂直，宜加褒显，或曲赐优容。上曰：“内外事体其有旧规，尔等何由知其事。”皆诘责罚俸；继礼部主事李昆、吏部进士吴宗周又各疏论救，皆下其章于所司；最后则户部尚书周经等又公疏云：“臣等备位大臣，不能救正，有愧于鼎多矣。”其言稍峻，上大怒，诮让当重究，姑宥之。时屠鄞县潘为冢宰，不列名疏首，盖畏祸也。鼎即于是时毙杖下矣。次年清宁宫灾，陈凤梧以刑部主事应诏上言何鼎之冤，上始感悟昭雪，赐祭，其详在建昌侯张延龄事中，语具前卷。

鼎名后去文字，止单名，凤梧疏中尚称文鼎。按，鼎死之次年，李广亦服毒死。广以左道蛊上得宠，鼎之得罪，虽以弹二张，实广承中宫意杀之，时用刑者为司礼内臣李荣，鼎至死骂不绝口。

内臣蒋琮附继晓

故礼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邓常恩、赵玉芝等，先以孝宗登

极俱削秩谪戍边卫矣，是年十一月，以赦当还，于是印绶监太监蒋琮上疏，谓诸人罪大罚轻而闲住，少监梁芳、韦兴、陈善等，皆罚不蔽辜。上允之，命俱逮下锦衣卫，未几孜省不禁拷掠死狱中。盖是时怀恩方自南京召还掌司礼印，上雅信重之，故琮言得行。未几怀恩卒，常恩、玉芝俱贷死，仍戍边卫，竟逃极典，倘世宗初政，有如怀恩者在左右，则何泽之说行矣。

弘治元年十一月，诛妖僧继晓。初，刑部拟继晓当死，但事在赦前，宜发为民。上改命刑科都给事中陈璚等、御史魏璋等看详，谓晓罪大，部拟不当，宜并治太监梁芳引进继晓之罪。上是之，命斩晓于市；芳既充净军，姑贷死发南京守备加杖八十，仍充役。时蒋琮正为守备，芳之得痛决，不必言矣，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俱命夺俸有差。按，李孜省未及拟罪而毙于狱，先朝诸妖党仅晓一人正法耳。晓为湖广江夏人，始以贪淫欺妄楚府事觉，走京师，夤缘梁芳以星命进，上见之大宠幸，赏赉不赀，请给护敕，旌其门曰孝行。母本娼也，亦被旌表，请故太监蔡忠、都督马俊二宅以居，赐门额曰辅教寺，又起大寺名大镇国永昌寺，上亲幸焉。所居前后多置妇女，及回湖广，以黄帕裹其一臂，云为御手所执，其事与宋朱勔及嘉靖中谈相略同。史称继晓屡进邪说，有人所不得闻者，此盖房中淫亵之术也。孝宗在青宫，必具悉其详，故独断诛之，且没妻子为奴，籍其家云。琮后与同类相讦，亦充孝陵净军，而梁芳遂同汪直召还矣，去邪之难如此。蒋琮守备南京最久，屡与言官争论求胜，遂为公论所憎。

内官张永志铭

余读杨文襄石淙所为《司礼太监张永墓志》，不过铺叙永平生宠遇，及征安化王寘镭，随武庙南征宸濠，与诛刘瑾之功，他无所增饰，其视唐李文饶为中尉马存亮等诸碣，过誉不情，亦大有间矣。乃张罗峰谮杨受永弟容赂黄金二百两，因而谀墓，遂追所受润笔，尽夺

其官爵，致杨疽背死。噫！亦甚矣。杨从田间起，西征实与永同事，诛瑾之谋又自杨发之，生平相知固不可讳。然张永在内臣中建大功，亦不止诛瑾一事。宸濠被擒后，江彬等诱上仍纵之大江，与战而获之以居功，非永弥缝其间，则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天下事去矣。昔李文饶之平泽潞，亦仗内使杨钦义为之奥主，始克奏绩，禛平后，诏告四方云：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盖涯等为太和故相，甘露之变谋诛宦官事败而死，故德裕以此语悦宦寺，此等险谲恐文襄所不屑为者。若诡遇而获，功名不终，则杨石淙与李文饶古今一辙也。近日江陵公之与冯珰亦然。

古来宦官冒武功固多，然未有被编摩之赏者，独嘉靖初年修献帝实录成，首揆费铅山等诸公请于上，归功司礼太监张佐等数人，得旨各荫弟侄一人锦衣世袭指挥等官，则真千古创见之事，又唐时所无者。

二中贵命相

陈莹中抗论二蔡，万死不顾，而独喜谈命。蔡元长视日不瞬，莹中谓此至贵之相，然恃其目力，敢与太阳争光，他日必为巨奸。则星相二家，贤者犹笃信之如此。近日此二种人最行都下，亦有极奇验者。正德初，内臣于喜以钟鼓司选入，旧入此者例无他选，谓之东衙门，诸监局所不齿，于以长躯伟貌偶得选，改为伞扇长随，但日侍雉尾间，亦贱役也。一日出外，同伴侣坐玉河桥，时新暑，各解衣置栏上笑语，旁一人过，熟视于曰：“公何姓？旦夕且大贵。”于大喜，起询之，则曰从此即得蟒玉，掌内外柄，极富贵者十年，然命止此，过其期则仍如今日。众哗骇而侮讪之，其人且云：“只三日内吾言验，当来取赏，诸公皆其证也。”于还内，正值午节，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纛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败者行军令，能入者与蟒玉。诸内侍雄

健者策马以往，屡冲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长大，或可任此。”上回顾颔之，畀擐甲胄带假髯，作小秦王装束，仪形颇伟岸可观，甚惬上意，命以所御龙驹借之。喜据鞍挥策，马顾见喜状，素所不习，大惊狂骛，直突莫离支中军，各营披靡解散。天颜大怡，即赏蟒玉如约，时从玉河桥还正三日矣。自是日为上所宠眷，出镇宣府大同，入掌各监局，稔恶者十年。而武宗升遐，肃皇入缵，素知其罪仅在八党之下，偶一日问汝姓为于耶？对曰：“然。”上又曰：“姓为俞、为余耶？”对曰：“奴婢之姓，乃干字跷腿者是也。”上怒曰：“于为干字踢脚，汝敢为谩语侮我！”即褫其蟒玉，收系治罪，得诸不法，谪为孝陵净军，尽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复入京自辨，仍加榜掠遣归伍冻馁死。万历初，有浙之绍兴人朱升者，粗知文理，来京师困极，一饱不可得，偶问命于肆，日者得支干而异之，叹曰：“怪哉！是当刑而富贵且久。”朱笑曰：“时非角逐，岂能如英布黔而王哉。”归益贫无计，心念日者言，遂决计自宫，投大珰张大受名下，大见信爱。张乃冯保上佐也，因亦为冯保所器，屡掌厂局，赐蟒玉，提督武英殿，其田产第宅为一时所艳称。冯珰败，同大受等罢逐，今犹居都城阛阓中，厚自奉养，家尚殷富，颇好书画尊彝之属，至不自揆，冒认朱相国金庭同宗，与其疏族称昆季，狙狯闪烁，犹然山会胥史伎俩也。今老矣，予亦识之。一日遇一武英殿中书同席，辄诧曰：“此故我属吏，奈何敢讲敌礼？”余为之掩口。

内竖辈得志多无忌惮，如梁师成之父苏子瞻，童贯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苏、王子孙终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笠川进士继贤，少年厉志读书，以欲念频炽，自去其外肾，遂作宦者状，声貌全如妇人。辛丑登第后，诸阉骄于上前，指王名云：吾曹中已有甲榜宣力于外者矣。上询知其故，亦为启齿。群阉出外，抵王寓称贺不绝，求附气类，王大恚，避入西山，其作令清苦，故是栾巴一流人也。

内臣何泽

正德十六年七月，世宗新即位，先下诏求言，至是御马监丞何泽应诏陈事，已获俞旨。既而又言近习及二十四监局奸利事，即被严谴榜掠，发充孝陵净军。其疏既不下，又命取通政司副本灭之。御史成英上言："泽得罪非上意，乃监局同类嫌其相攻，构陷至此。先帝时内臣丘岳、范亨皆有除奸之志，逆瑾与八党致之死，上误先帝，几危宗社，今岳等之冤方雪，而泽之事又似之，臣所为陛下惜也，宜召泽复职，诸奸则据法罪之。"疏入，仅报闻而已。泽疏谠直，不避同事之怨，其忠诚与何鼎不畏中宫直攻二张无异，均是吕强、郑众之流。但孝宗溺于孝康之爱，渐成畏惮，鼎言不行而死，良亦有由；世宗初政，如剑芒出匣，何以谪泽，且并没其言耶？阍寺辈本不乏善良，值此两圣主当阳，尚不免诛贬，欲其内廷匡救，难矣。两内臣俱何姓亦奇，但鼎即承恤典，泽他日昭晦与否，则不可考矣。

内臣掌兵

嘉靖八九年间，革各省镇守内臣，兵部尚书李承勋因及腾骧四卫诡冒依附者，内臣争之，言禁军隶兵部，不便，往岁彰仪门之破虏骑、东市之剿曹贼，皆四卫功，以直内，故得号召易集。下兵部再议，承勋言往年正以兵归阉寺致乱，彰仪门之役，由太监王振，东市之贼，太监曹吉祥也。内臣始杜口。上从其议。今宦官虽不典兵，而勇士四营仍属其提督，不知何故。

镇守内臣革复

镇守内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此正张永嘉入相

时也。至十七年，而太师武定侯郭勋奏请复之，上许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中外大骇，时任丘李文康当国，不能救正，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变，将新复镇守内臣尽皆取回，遂不再设，距用郭言甫匝岁耳。是时当国者为夏贵溪，而严分宜为大宗伯，题请得旨，其功亦不细。今人但知裁革镇守，归美于永嘉，而夏、严二公遂不复齿及，岂因人而没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实也？

内臣护行

大臣惟辅臣起家及谢事归里恩礼隆重者，特遣行人宣召及护行，若以内臣随侍，则惟永乐间杨荣，成化间李贤、刘吉三公，俱阁臣丁忧，俱夺情复任，遂用内臣辅送，促其来视事，此后更无同行者，况妇人乎？惟世宗朝及今上初二事最奇。嘉靖十九年，秉一真人少保礼部尚书陶典真，奏为恳乞天恩奉安雷坛以光圣典事，先是差官于臣原籍湖广黄州府黄冈县团风镇增修雷坛，今已落成，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臣婿博士吴濬前去奉安，并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茔祭扫，用彰皇上敬神劝孝盛典，乞量给应付。奉圣旨：览卿奏工成，令男奉母安神祭扫，朕心喜悦，着兵部便行水陆应付，迟误了的不饶，还差内官一员去，写敕与他。时陶尚行旧名也。其后万历六年少师阁臣张居正归葬，上命奉母一品太夫人赵氏来京，仍着差去司礼监官魏朝伴送登途，至十年居正殁，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命司礼太监陈政护之还乡。近代内臣伴行，惟见此两家，盖本朝未有之典也。此二妪者，一配方士，一生权相，遂叨非常恩遇，他日时移事改，徒足供后人评笑，一时宠荣皆罪案耳。

内臣掌兼印厂

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以俟奏毕，盖机密不使他人得闻也，历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间，始命司礼掌印太监麦福兼理东厂，至癸丑而黄锦文又继之，自此内廷事体一变矣。世宗神圣以至今上，俱太阿在握，可无过虑，倘此例他日踵行，亦肘腋之忧也。

万历初年，冯保亦兼掌东厂，冯保之后则有张诚，张之后则近日陈矩，俱以掌监印带管厂事。

冯邦宁

冯邦宁者，珰保之侄，以恩泽历官左都督，恃保势，横于长安，莫敢与抗。偶与江陵之长班名姚旷者遇，诃辱之，旷不逊，因相争斗，为邦宁之徒御棰击稍过，归诉于主人，即遣人述其事于冯珰。珰呼邦宁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许朝参。当时江陵曲媚冯以固权宠，而能折辱其侄乃尔，珰以江陵片言，不难笞犹子以谢过，似非他内官所及。

邦宁又遇大司寇刘白川应节，不避道，刘叱之下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冯保之败

大珰冯保之败也，王弇州所纪谓出于张诚，此向来士大夫皆云然，不独弇州也，此一说也。至乙酉年，麻城周二鲁弘禴疏论李顺衡植，谓李之参保，由大珰张宏授意门下山人药新炉转授李，使击保去，宏因得掌司礼监，李以此与张宏为刎颈交。李自云受皇上异眷，每于内庭呼李植为我儿，亦出张宏之口，此又一说也。至戊子冬，东

厂张鲸之败，阁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或公疏或单疏，无一人不劾鲸者。科臣李沂受杖至惨毒几死，时皆谓鲸阴佐翼坤宫郑贵妃，有立幼之谋，事关宗社，故一时朝士昌言锄去，真可谓公忠。乃闻一二大君子，微不满此举，谓其中别有窍妙。当保盛时，群珰劫于积威，莫敢撄其锋，惟鲸为上所亲信，且有胆决，密与上定谋决计除之，鲸以此受知，越次掌厂。既久用事，复将攘张诚位而据之，且诚本冯保余党，惟时在事大僚曾受冯保卵翼者，思为保复仇，且结张诚欢，故出全力攻之，言官不过逐影随波而已，此又一说也。三种议论俱有根据，然宫府事秘，莫知谁属。近见一大珰所述，则云冯保一案，实出张鲸手，而鲸为张宏名下宫人，宏知其谋，曾密止之。则后一说似确。且鲸掌东厂，旨下之日，李顺衡即于是日上参保之疏，不逾时刻，则或有承望，亦未可知。大抵权珰盘踞深固，非同类相戕，必难芟剪，如宪宗朝汪直，则尚铭挤之；武宗朝刘瑾，则张永殪之，外廷儒臣，安能与鱼、程、仇、田争胜负也。

先是，劾张鲸时，御史冯象乾语最峻，且切责三辅臣不能主持匡正，上大怒，下镇抚司打问，三辅力救，至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上始收回成命。而给事李沂疏继之，上怒加甚，亦命下诏狱，且有“好生着实打着问”之旨，盖用强盗例也。拷竟，又命廷杖六十为民。近来言官得谴，未有拷打与廷杖并于一人一时者，盖沂本内有“密献珠宝”之语，触上所深讳，故辅臣苦诤不能得。其后说者谓冯疏为阁臣授意，故以生死争之，而李疏乃出张诚假手，不意掇祸至此，他日荐起建言诸臣，惟李沂不甚推毂，亦此说尚在人口也。张鲸以戊子冬见逐，次年己丑复召入，言官争之，上皆不报。张诚已兼掌东厂，故鲸不得再预厂事。比张诚败，受祸较鲸更惨，时鲸尚在御前供事，且官爵家产俱无恙，其先得罪者，亦惟司房邢尚智谪戍及弟张书绅革任而已。

大珰同姓

今上既逐冯保，后以张宏代之，未几宏卒，次及张诚，诚从楚籍没故相还京，即继宏掌印。时东厂则张鲸，督工则张信，从楚籍珰日在左右者，又有张明、张维、张用、张忠、张朝、张桢、张仲举等，其他监局司印姓张者，又十余人，俱在戊子己丑之间，可谓极奇。未几，鲸为南北大臣及科道聚劾以出，又数年而诚亦见逐被籍，其中张维者，今罢闲居私宅，好作律诗，亦整妥，作字学文衡山，颇得其貌，自称燕山废叟，每以此署名刺，喜交士大夫，亦此辈中之向上者，余亦曾识之。

张维曾掌兵仗局，今上冲年取兵器戏玩，以直谏忤旨。又以好文为上所知，呼之为秀才张，颇见礼重。

张诚之败

张诚自张鲸失权，遂兼管厂印，凡八年，号称驯谨，政府与交欢无间，即科道诸臣亦无以骄恣议之者。其人稍知文艺，以吕强、郑众自命，时上颇耽曲蘖，兴居稍违节，以及宫婢小竖多死梃下，诚辄执古谊以谏，上为之霁威。曾于邸报中见己丑年上手谕一道，奖诚首句为“谕忠辅张诚知道”，其眷倚如此。既而又兼绾御用监印，则以司礼东厂又带膻腴衙门，同类已侧目，而内夫人郝金凤之死，诚实主其谋，内廷咸怨之。会其弟张勋（俗呼老五者）与慈圣太后弟武清侯缔儿女姻，上闻之震怒，其侪类始进谗，谓诚家富逾天府，上益心艳，思以法籍之；而其家僮霍文炳者，用诚力冒功，得锦衣副千户，又自以并功进指挥同知，则本兵石星擅允其请，不以上闻。时文炳已贵至佥书南镇抚司，值考察军政，为科道所劾。上谓文炳冒功罪大，何以不言，石本兵具疏自劾。上怒不解，遂并文炳及弟张勋辈数十家产尽没入官，诚降奉御，谪南京，再谪南海子，穷困以死，然而士大夫或以为罪不蔽辜，最后张勋论斩，竟死西市。盖上素憎臣下结交外戚，故勋无大恶，竟罹极典，岂其罪浮于冯邦宁辈耶？识者冤之。

霍文炳并功

方霍文炳并职事起，上以兵科不纠，尽行谪逐，既又以两京科道不行纠举，凡先后掌印者俱降外，寻又俱为民。时有刑科都给事中侯廷珮者，于诚初败，极数诚罪状，谓近旨处分尚轻，时诚仅革任闲住，上为改降南京，亦未有籍产之令，用廷珮言始尽行抄没。上仍诘责廷珮云："张诚巨奸，尔等如何先无一言之忠？今已发露，方行参劾，其于触奸指佞之责何在？姑不究。"盖圣主行其言，而已薄其人矣。时刑科都给事徐成楚者，与侯同籍，素不睦，遂指成楚他疏内"慎刑"一语，专为救张诚，以激上怒。成楚谓臣疏并无张诚字面，廷珮以此陷臣，自为容悦计，且诚阴事，上自发之，廷珮即百喙何益。上皆不问。按，往日张鲸之逐，言路弹章山积，至内旨严罪张诚，事后助焰者，则仅廷珮一人而已，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泄私忿，尤为一时所骇云。

文炳籍后，有空房为邹泗山洗马赁居，中有窖藏二万余金，不以闻官。旋奴隶辈争金事发，邹至褫职追赃，邹尽鬻其衣装，诸壬辰、乙未二科分考门生为醵金代偿，始克毕事。时洗马尊人素严，闻之恨怒，泗山不敢归，至庚子始抵家。或云其京师门下士王良材者，僦以奉其师，邹初无成心也。丁酉秋，应天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为时所讥，亦泗山将差南京主考而中罢，因两畀所厚云。

内官勘狱

癸卯冬妖书事起，言路之媚首揆者，欲坐郭江夏，时郭已去国，尚滞潞河，僮婢星散，友朋亦无一敢往视，都下九卿及法司台省锦衣卫奉命同鞫，上遣大珰陈矩监之，大臣辈莫能发一语。时攻江夏者亦在列，其言虽无人附和，然事久不决，蔓延浸多。会捕得狂生皦生光

者，云曾造飞语挟诈郑戚有据，御史沈裕曰：“不如竟以此事坐之。”陈应声曰：“极是。”诸公始首肯立议，陈入内，又宛转达于上，皦生光磔死，江夏始得免。昔欧阳永叔为蒋之奇谤以甥女事，赖法官苏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石守道为夏竦谤以诈死，欲斫棺验之，亦赖漕臣吕居简并内遣中官张主得免于祸。嘉靖初，张永嘉欲逮杨新都，闻亦司礼大珰力抗而止。今上初元，张江陵、冯保以王大臣事欲陷高新郑，以司礼张宏力阻得寝。今江夏事亦然。士大夫居风纪献替之地，其识见反出貂珰下，盖自古然矣。陈矩故与沈四明昵厚，此举尤为士林所美云。

皦生光本名杨本，文安县庠生，以无行被斥。貌寝陋，性狙险，故与铁岭李氏游。会李如松战死辽左，时其父宁远伯李成梁以故帅留京师奉朝请，皦具鸡黍往奠，痛哭竟日不辍声。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儿与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皦曰：“我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许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惊惧，亟以千金赂之，得止。他无赖事尚多，都人类能言之，然此段已足死矣。

陈矩，安肃县人，父虎，本农家，一日邑中践更，畀迎中使，以供具不时被笞，归而发愤，即阉其长子，得供奉内廷，曾以司礼典簿同张诚辈籍没冯保，至是遂长司礼。又一日复当践更，畀迎过客，亦受笞，问贵客何人，云进士也，即令次子就外傅，既而登壬辰进士，迄两遂其志，亦奇事也。进士名万策，恂恂长者，困公车二十年，甫得第就教职，仅转国博而卒，其子承伯父荫，今为缇帅。余游西山玉泉寺，见楣间有矩诗牌，词翰俱不工，但其印章曰“白眉中使”，似亦不甘与侪辈为伍者。

尚衣失珠袍

万历三十二年，尚衣监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礼掌印太监陈矩拷究袍房内臣田进等，三人以夙仇互讦，各受酷刑，竟无踪迹，田进寻瘐死，余充净军。后乃知上前一贵显宫女即内中称为某太者，盗与菜户内官拆卖久矣，然惮此宫人为主上信用，且事属既往，遂不复穷诘。

内府盗窃，乃其本等长技，偶私攘过多，难逃大罪，则故称遗漏付之一炬，失误上闻，不过薄责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库大管库暨盛与其党卢添保等，捏报被焚香料至十八万八千余斤，为同类发其奸，世宗下之狱，命给事张岳等严查，始知该库所焚，乃别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报。上大怒，悉如律治罪。此偶败露者，仅十之一耳。又其时上索真龙涎甚急，遍觅不得，户部尚书高耀百方高价购之，仅得八两，云买之民间，实亦内臣盗之内库。

门竖偿命

庚子辛丑之后，矿税内使横于大地中，参督抚，酖按臣，视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挠，即遣缇骑；但云贪肆，即行追赃；直奴隶视之而已。岁丁未，外吏大计既竣，正月末旬，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者，以重贬行，郁悒成病，扶曳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等索赂放行，镗奚囊空匮，不能满所欲，遂聚殴之，寻释去数步即仆地，初犹谓暴疾，试掖之，则僵卧气绝矣。事旋上闻，上怒甚，下法司讯治，坐邢相抵偿，再审则赵禄奋拳，乃改坐禄死，相等数人俱远戍。时镗病已殆，即不殴亦必殒，中途邂逅诸暴，遂促数日之命，凶竖辈俱得正法。自矿税兴后，中人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一时阉官为之丧气。比季春，下第诸士还里出城，亦得稍减需索云。

箭楼

京师正阳门楼毁于火，庚戌年议重建，时内监同工部官估计。营缮司郎中张嘉言，楚人也，素以负气称，内监屈指云当用银十三万，张大怒，厉声云："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诸大珰忿极，气满口重，不能辨诘，但奋拳欲殴之，时监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劝解散去。次年大计，张竟以不谨被斥，所坐事虽多，此亦其一端也。后数载箭楼已成，问之起部诸君，云动工银三万。盖初估为张所诎，其后终不能满内珰之欲也。张起家司李，好与人讦，且自尊大，以故屡蹶宦途。其正郎乃自宪幕迁入，列衔为署郎中事都察院经历，同寅戏之曰：君名位已尊，今后行文移牌票，可竟书为本部院矣。盖总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方有此称，故用以为谑。张虽不堪，然默无以应。

陈增之死

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而淮徐之陈增为甚。增名下参随程守训者，徽人也，首建矿税之议，自京师从增以出，增惟所提掇，认为侄婿。又不屑与诸参随为伍，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骄恣，署其衔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以示不复服属内监。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黄竿，曰"帝心简在"，又匾其堂为"咸有一德"。是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疏劾陈增贪横当撤回，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奉家。上如所奏严追。宗尧徽人，与朝奉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为宗尧寄赃之家，必重赂始释。又徽州大商吴养晦者，家本素封，荡尽，诡称有财百万在兄叔处，愿助大工，上是之，行抚按查核。守训与吴姻连，遂伪称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凡衣食稍温厚者，无不严刑拷诈，祸及妇孺矣。又署棍徒仝治者为中军官，晨夕鼓吹举炮，时巡南畿者，为御史刘曰梧，遇之于途，见其导从旗帜弓戟较督抚加盛，令呵止之，辄以彼此奉使为答，刘竟无以难之。惟稍畏淮抚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泰州，李亦密

为之备，佯以好，谓陈增曰：“公大内贵臣，廉干冠诸敕使，今微有议者，仅一守训为祟耳，他日坏乃公事，祸且及公。虎虽出柙，盍自缚而自献之。”增初闻犹峻拒；既又歆之曰：“守训暴敛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献之朝，以半归私帑，其富可甲京师也。”增见守训跋扈渐彰，不复遵其约束，心愠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觉之，潜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训酷刑者，出首于增，云守训有金四十余万，他珍宝瑰异无算，并蓄龙凤僭逆之衣，将谋不轨。李又怵增急以上闻，“公不第积谤可雪，上喜公勤，即司礼印可得也”。增以为诚言，果以疏闻，上即命李三才捕送京师治罪及追所首多赃。增既失上佐，迹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朘取不能如岁额，上疑增屡岁所剥夺且不赀，又苛责之。李中丞又使人胁之，谓阁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缇骑出都门矣。增不胜愧悔，一夕雉经死，名下狐鼠惧罪，即时鸟兽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录以献，江淮老幼歌舞相庆。说者云淮抚匿增金钱巨万，所进不过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即有之，诛剪长鲸，其功不细，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宦寺宣淫

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曲所谓西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不屑与齿，然皆废退失职及年少佻达者为之。若用事贵珰极讳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毙乃已，则犹愈于高力士之娶李玄晤女、李辅国之娶元擢女也（擢女即元载从妹）。今猥下妇女多与此辈往还，至有昵爱宦官，弃其夫而托身者，此惟京师有之。其内宦侪辈中，亦或争奸斗殴，然不敢闻之官，盖以国家有厉禁也。顷者邸报中见禁中获妇人男装者，讯之，则宦官包奸，久而逋其夜合之资，匿避内府不出，以故假衣冠闯禁廷索之。旨下宦官付司礼监，妇人付法司，后不知究竟如何。及见《石允常传》，则国初更有异者。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佥事，微行民间，闻哭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

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景泰初元，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事下巡按御史验问；天顺元年，工部右侍郎霍瑄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取所部女子为妾。上怒，始遣人执之。天顺六年，守备大同右少监马贵收浣衣局所释妇女为妻，为都指挥杜鉴所讦，贵服罪，上命宥之。天顺七年，协守大同东路都知监右监丞阮和娶妻纳婢，又拷掠军士甚酷，为其所讦，命锦衣官密察得实，上亦命宥之。近日都下有一阉监比顽，以假具入小倡穀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人间怪事，何所不有。

元魏宦官张宋之纳南宋殷孝祖妻萧氏，至唐时内侍高力士、李辅国而外，如中尉刘弘规妻李氏，封密国夫人，上将军马存亮妻王氏封岐国夫人，皆直书碑志者，其类甚多，不能悉纪。又《唐朝年代纪》云：宰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为妻，高力士与之私通。则不但有正室，且有外遇矣。又元顺帝时，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糜其肉以饲犬。则又妻妾相妒致相戕矣，异哉！

内廷结好

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而数十年来为盛。盖先朝尚属私期，且讳其事，今则不然，唱随往还，如外人夫妇无异。其讲婚媾者，订定之后，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无别遇；亦有暗约偷情，重费不惜；或所欢侦知之，至于相仇持刃梃报复者。顷年翼坤宫皇贵妃郑氏宫人名吴赞女者，久为内官宋保所侍，后复与同类张进朝者结好，宋不胜愤恨，遂弃其官，去为僧不返，侪类辈咸高之。又宫人与内官既偶之后，或一人先亡，亦有终身不肯再配，如人间所称义节，其与为友者多津津称美，为人道之。今上最憎此事，每闻成配多行谴死，或亦株连说合媒妁，多毙梃下，然终不能禁也。

凡内人呼所配为菜户，即至尊或亦问曰：“汝菜户为谁？”即以实对。盖相沿成习，已恬不为怪。惟名下人及厮役辈，则曰某公为某老太弟兄，盖老太乃宫女尊称，而弟兄则翁妪之别名也。闽人呼男淫者为契弟兄，此或仿其意欤？似不如呼兄妹之为亲切耳。

镟匠

京师人多懒而馋，而妇人为甚。就妇人中则宫婢为甚，盖逸居饱食，本相因也。凡菜户既与宫人成伉俪，其卑贱冗员贫而下劣者，又甘为菜户之役，皆宫人出钱雇之。以善庖者为上等，并视其技之高下为值之低昂，其价昂者每月得银四五两，专供烹饪，使令如仆隶然。其衣服垢腻，背负菜筐出入以市杂物，内官辈贱之，呼之曰“镟匠”，不知何所取义。

贵珰近侍者俱有直房，然密迩乾清等各宫，不敢设庖厨，仅于外室移飧入内，用木炭再温，以供饔飧。惟宫婢各有爨室自炊，旋调旋供，贵珰辈反甘之，托为中馈，此结好中之吃紧事也。

丐阉

余入都渡河，自河间任丘以北，败垣中隐阉竖数十辈，但遇往来舆马，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间有旷野中二三骑单行，则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阴，尽括腰腹间所有，轰然散去，其被劫之人方苏，尚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长视为故常，曾不禁戢，为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以至为乞为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愿自宫者先于兵部报名，自择旺相吉日阉之，兵部纪其

日，上奏验明，待创愈纳之内廷，其后宦者得官即以阉之日为诞辰，一切星士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珰，却不闻有此说。然而报名就阉，自是令甲所载，无奈浸寻至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不止为行役之患已也。

卷六

勋戚

刘基

高皇帝之于刘青田也，称之为老先生，比之子房，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诏中有云“彭蠡之战，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虽鬼神亦悲号，自旦至暮，如是者四，尔亦在舟中同患难也。今年夏，镜妆失脂粉之容，遗子幼冲，暂回去久未归，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着鞭一来，朕心悦矣”等语，述往日艰虞之苦及近日鳏居之戚，真如家人父子。至封诚意伯制云“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其赞誉极矣。至四年后，以弘文馆学士告归，则宰相得请也。未几以请设本乡淡洋巡司事，为胡惟庸所谮，谓刘欲以淡洋为墓，因再入京师，不敢复归。居久之，遂为惟庸所毒，胸有卷石二物，上始遣归，其敕略曰：“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千里兼程谒朕，用征四方，尔亦助焉，是用加以显爵，敕归老桑梓以尽天命；何期祸生于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宪章，则轻恕有可不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亦国之宪也。若愚蠢之徒将谓己是而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可谓不洁其名、恶言不出者与？卿今年迈，居京数载，老病日侵，朕甚悯之。禽鸟生于丛木，翎干扬去，恋巢复顾，禽鸟如是，况人乎？今可速往括苍，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岂不君臣两全者与！”此洪武八年三月诏也。抵家甫一月而卒矣。是年正月，胡惟庸

以医来视疾，其进毒即此时，而上之赐敕明数其罪，则刘晚年留京，其危可知；且比之禽鸟扬去，则入胡之谮已深，即胡之肆酷于刘，上虽闻之亦未必怒也。云龙会合，千古稀觏，而不克终如此，君臣之际难矣哉。今刘行状出同乡黄伯生手，其仲子璟所乞，更不载夺禄赐敕诸事，盖讳之也。

基没后十五年，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上命基孙荐袭爵，其制略曰：尔刘荐祖父诚意伯刘基，括苍之士，居劲敌之陲，迩山贼之寨，问道兼程，驰来附朕，历数有在，议戡定之机。其为人正气凛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继殁于奸臣紊政之秋，此果不移节也。初授伯爵，终身固节弗移，今特以前爵授尔荐为诚意伯，增禄二百六十石，共五百石，子孙世袭。朕与尔誓，若非谋逆，其余杂犯死罪免一死，以报尔祖父之德。按，是年五月，韩公李善长以罪自杀，而后下此诏，则当时谗基者不止胡惟庸一人，韩公与胡善，当亦与焉。故至此时上始大悟，昭雪青田，以疏爵而得世封，且加禄免死，基亦可无憾于地下矣。后荐子又不得袭，至宪宗朝始授五经博士，孝宗改处州卫指挥使，武宗朝追赠基太师，谥文成，世宗嘉靖八年绍封功臣，以荐之后瑜嗣爵，加禄为七百石，至今不绝。

李善长

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之死，不特后世冤之，即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疏，为善长理枉，其言不啻辨矣。然观洪武二十六年之诏又曰：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尊居两间，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迩者朝臣其无忠义者李善长等，阴与构祸事觉，人各伏诛。今年蓝贼为乱，谋泄，捉拿族诛已万五千人。今特大诰天下，除已犯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不分胡党蓝党，一概赦宥之。是时李死已三年，若祗以天变塞咎，上必不引蓝玉为对，且云伏诛，又似非自裁明矣。况青田之死，已荷昭雪，与以世爵，而李竟泯泯，其长子祺

为驸马都尉，并所尚皇长女临安公主，俱已先殁，亦不蒙一恤，何也？则韩公之祸，似未必甚冤。

刘璟铁简

谷府长史刘璟，青田人，诚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阁门使，赐第及马与衣带，又赐以铁简，上铸金为“除奸摘佞”四字，命之以击百官不法者。时袁都御史奏车牛事，璟当殿以简击其项，其事甚奇。弇州《考误》中断以为妄，谓刘邑人陈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会之，余亦谓然。今焦弱侯乃谓诚意家实有此简，曾出以示焦，则陈言似不诬矣。高皇帝威严不测，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鹰鹯之任于其子，理亦有之。且弇州又谓长史一小府佐，无提调六府之理，是不知国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也。且璟遇文皇即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亲王逮至京，入见但称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难逃一个字，因缢死狱中。其人忠劲如此，高皇帝即以铁简畀之亦不为过。

左右券内外黄

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贮，一藏内府印绶监备照。所谓免死者，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后即革爵革禄，不许仍故封，盖但贷其命耳。此即问之世爵诸公，其言皆如此。至于世职，则自指挥使以下，皆属兵部武选司官选官，俱以黄簿为据。黄分内外，旧官新官各有黄簿，每官一员，名下注写功阶世次，会同尚宝监尚宝司兵科于奉天门请用御宝钤记，外黄印绶监收掌，内黄送内库铜匮中收贮。后遇袭替官选簿迷失者，许赴内府查外黄，如外黄可验则已，如或不明，再查内黄，盖事之重而防之密如此。凡军职非失机重情及大逆不道，罪止及身，子孙仍许袭

承，然必身首异处者方揭黄停袭，以故军职有愿笞死、绞死得免斩刑，尚肯出重赂者以此。

万通妒死

成化中锦衣都指挥万通者，戚畹万贵之次子，贵妃之弟也。兄进弟喜，俱藉势无赖，而通尤横，京师无贵贱俱呼为万二。其父谨饬畏祸，屡戒之不悛，父死愈恣。有徐达者，妻美艳，通悦之，收为家人，纳其妻，令达持厚赀往淮上市盐。遇通抱病，而达适从两淮归，与故妻语，通在床蓐，闻其私相昵也，忿诟不堪，哽咽而死。上命有司给赙赐祭葬，比故事加等；而徐达者，挟通所假多金，不匝月即拜锦衣正千户，与都指挥使万喜、指挥使万进同拜命，未几，达又进指挥现任管事，而万氏兄弟仅带俸云。逾年，命达世袭其官，万氏伯仲虽又进秩，仍为流官。

万通次子从善二岁拜锦衣卫指挥使，万通养子名牛儿者，甫四岁亦得为锦衣指挥佥事，其后升转，凡章疏及圣旨，俱仍牛儿名不改，亦可哂。

惧内

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冓有违言损其誉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则唐孝和帝之赐宴，见嘲于优人，至下比于裴谈；其后王铎之为都统，见嘲于门生，谓不如降黄巢，固为千古笑端。唐末朱温、李克用皆一时剧盗酋豪，一畏其妻张，每闻召即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刘，至与计军国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慑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风。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伏节，九死不回，而独严事夫人，惟诺恐后。近年吴中申、王二相公亦与夫人白

首相庄，不敢有二色。至如今上初，蓟帅文登之戚少保继光，今宁夏帅萧都督如薰，皆矫矫虎臣，著庸边阃，俱为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马长君无疆，为妇陆氏所妒，至刑厥夫为阉人；蒲州杨太史元祥，与妇罗氏争言，遂以刀自裁，尤惨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将相诸公比矣。

先是永乐宣德间，有吴中者，山东武城人也，由监生起，以永乐二年为左都御史，寻改刑工尚书，至兼掌吏部，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统七年卒，赠荏平伯，谥荣襄，凡为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严酷不敢近，一日领诰命归，妻令左右读其词，因问中曰："此果圣语耶？"中曰："不过词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真无忝清华，即吴中一诰命，何尝以一廉字许之。"中惭笑而已。盖中素以墨著也。其后禁中优人承应，遂作吴中畏内一剧，上辄为一引满，此亦惧内之最享福泽者。附记为诸公解嘲。

今有一词林，华亭人，甲辰庶常也，以怕妇著名。一日其同年陈无非往候之，欢然留饭，坐久过午而脱粟未具，且词林亦被呼入内，良久，陈馁甚驰归。他日询其故，则云是日问客为何人，曰陈工部，又问得无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穷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即买一妾，此等狞汉，便饿死不可与糠秕。故并藁砧禁不许出。此亦何异隋之独孤后以高颎爱妾生子，遂憎之，至杀之而后已也。

武定侯进公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初，勋以附会张永嘉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

开平中山，而鄱阳之战，陈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会勋入值撰青词，大得上眷，几出陆武惠、仇咸宁之上，遂用工程功峻拜太师，后又加翊国公世袭，则伪造纪传，与有力焉。此通俗书今传播于世。后郭恃恩骄横，与夏贵溪争权，削爵论斩，妻子给功臣为奴，次年瘐死狱中，上终怜之，命其子绍侯，然受祸亦烈矣，至夏贵溪之排陷，特天所假手耳。

自郭勋外，则有天顺间武清侯石亨之晋忠国，成化间抚宁侯朱永之晋保国，嘉靖初寿宁侯张鹤龄之晋昌国，皆以恩幸得之，而忠、昌皆不终，保公亦不世。若近年临淮侯应袭李宗城，求充日本封使，冀事成复曹公故爵，既而逃归论死，几并侯失之，尤为天下姗笑。

郭勋冒功

太祖混一规模，成于鄱阳之战。今世谓战酣时，郭英射死伪汉主陈友谅，以此我师大捷。审果尔，即后来之配食太祖亦不为过，然而其时射者，自是巩昌侯郭子兴，非英也。与英同姓，故郭勋遂冒窃其功。今俗说《英烈传》一书，皆勋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设谋则久矣。当武宗朝，勋撰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谅一事于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宁王及其高祖追封营国公英也。序文出杨文襄一清笔，其配庙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礼议起，勋乘机遘会奋袂而起，窃附张璁得伸夙志，亦小人之魁杰也。子兴之得封在洪武三年，系开国功，在英封武定之前十余年，没赠陕国公，谥宣武，袭爵至孙，以无嗣国除。子兴既与滁阳王同名，其绝祀亦同。

大臣恣横

嘉靖间太师翊国公郭勋，凭上异宠，至于武会试亦超大司马而上之，司马不从，勋引团营坐次力争，上切责如其议。至后来上眷已衰，命与文大帅会派役卒，久不领敕，为言官所论，乃辨云何必更劳赐敕，上始大怒，至论斩。时害勋宠者，夏桂洲也。夏以一品六年考满奏乞封其继妻苏氏，盖故事，继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继张已得封，旋没矣。苏本妾，以才色称，为夏所嬖畏，至是称再娶苏氏，乞破例赐封，庶于两宫庆贺、中宫亲蚕供事为便。上特允之。其横与郭无异也。郭之后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锦衣陆炳，以举进士恩荣宴，时陆为廷试巡绰官，乞与宴，诏许之，班尚书列中；又故事，锦衣官侍朝，俱乌帽吉服以便拿人，炳自制朝服，立于本朝班之首，前乎此、后乎此未有也，未几没于位。炳初助严陷夏，晚途失欢。或云为严氏所酖。严介溪仗子世蕃为心膂，会欧阳夫人逝，上疏留其子侍养，不必奔丧，上亦允之。太宰缺出，部推欧阳必进，上不许，严密进揭，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用以慰老境，上又允之。此文武四公者，怙权专恣，视英主如婴儿，且相倾相陷，不戒前车，先后一辙。未几郭瘐死狱中，夏诛死西市，陆身后削夺籍没，严身谴子诛，俱为天下所快。至若咸宁侯仇鸾之横，斫棺戮尸，妻子论斩，又入逆臣中，其罪更弥天矣。宠遇戮辱，聚于一时，可畏哉。

咸宁侯

咸宁侯仇鸾，小字长生，故江都人，祖钺以偏裨事杨文襄一清，能先期平安化王寘鐇，封咸宁伯，寻以平河南寇晋封侯。鸾父茂病废，鸾袭其祖爵，出镇甘肃大同，既附分宜，倾贵溪陷之极典，得上异眷，佩平虏大将军印。骤贵而骄，狎视分宜父子，分宜已恨之，又忤缇帅陆武惠，因夺其大将印。鸾先病亟，至是悸死。死之三日，其家人通虏事发，上震怒，追斫鸾棺锉尸，妻子俱斩。其妻故洪襄惠钟女，洪亦正德间名臣也。钺从行伍起，乘时讨叛，不为无功，幸开茅土，国家酬之已不薄，嗣孙怵恣凶忍，遂赤其族，洪氏无辜伏法，则

向来逆臣家属俱未至此，哀哉。

鸾在孕时，其母梦一虏儿拜床下，即起自屠割，身首异处，醒而鸾生，兆果不爽。

鸾以庚戌年谮杨恪愍守谦死西市，为八月廿六日，至壬子鸾死三日，谋叛事发，锉尸传示九边，亦八月廿六日，恰二年，人谓天道焉。

嘉靖间夏桂洲与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极典，郭瘐死狱中，年六十八；未几夏相为分宜所陷，死西市，年亦六十八。

忠诚伯

太保兼少傅右都督陆炳，号东湖，故浙之平湖人，父松以兴邸护卫起家，官至都指挥使掌锦衣卫。炳嗣职，从世宗幸承天府，途次行殿大火，炳从烟焰中负上出，从此宠冠一时，至以公兼孤领缇骑，古未有也。初事分宜父子，既而以其武举座师吏部尚书李默被诬事与分宜失欢。默为赵文华所讦致死，因持炳阴事并欲陷之，赖严世蕃为力解而免，炳因并衔严氏，遂结徐华亭为婚姻。又与仇鸾争宠，潜同华亭阴<ruby>调<rt>调</rt></ruby>其异谋，以致族灭，分宜愈恨，以上深眷，不敢显攻之。一日饮于少保杨博所，醉归暴卒，人谓博持其奸状，席间示意将奏之，因而仰药；或云杨与世蕃谋，进以酖卮，莫能明也。上震悼，赠忠诚伯，谥武惠，恩礼始终。视武定、咸宁二弁，不啻天渊。后穆宗登极，言官追论其横恶，尽夺爵谥，革其世职，以至籍产，则高新郑秉国，以炳与徐华亭结姻，将并殁其家，赖张江陵为百方调剂，罪止及陆氏；至万历间，子孙奏辨，复其故官，还锦衣百户一世职。然炳才智实高人数等，至今有惜之者。

陆炳扈驾功

世传太傅陆武惠炳，得异宠于世宗，至以三公兼三孤，没赠伯赐谥，盖上幸承天时，行宫遭火，炳负上出焰中，以此受眷知，而弇州力辨以为无之。今观世庙实录备载此事，且只云炳一人负上出，安得谓之无？岂弇州未尝寓目世宗实录耶？抑憎其人因没其功也？至成国公朱靖希忠墓碑，亦载此事，云公与陆公炳同负上以出。此江陵公笔，可见两人又同立大勋矣。然朱之卫上他无可考，惟见此碑云。按，上遇火在卫辉府，时宿卫大臣迟迟未至，独炳最先挟上升舆，此又《湖广通志》所纪也。陆东湖为缇帅，诸谏官下诏狱者，为周全存活者甚众，而朱葵亭亦爱乐士大夫，延礼加等，皆近代贵幸所罕有。

近日王对南相公为太监张宏墓志云：宏掖上出行宫火中。则同功者三人矣。

世官

西北士大夫以战功得世开五等者，有咸宁、靖远之属，若吴中则惟武功伯徐元玉，然不得终其身。吾浙东则有诚意、新建二家俱世袭。刘开国元功，自宜百世，然传至裔孙世延，以愎戾好讦，今上年初已逐回原籍青田受锢，后始得释回南京耳。王氏封而旋夺，至隆庆初始复故爵，其子正亿得袭，正亿子承勋继之，今总漕淮阴。其人亦略知文艺，性甚和易，然染勋贵余习，自声色游畋之外别无雅嗜，且嬖妾为政，久而不堪其凌，至讼言于朝，系之狱，复窜去，胄子又未立，将来大有可虑，伯安先生遗泽，恐不能五世矣。至若金吾之秩，又大逊邑封，不过仗士列校之长耳。予幼时识缇帅徐兰皋有庆，故华亭相公长曾孙，而太常寅阳元春冢嫡也。衣装举动，全如纨袴子无别，时文贞公下世甫三数年耳。以故申吴门相公力辞武荫，每谓人

曰：我本书生起家，身后子孙通塞不可知，第还我穷秀才面目足矣，奈何变衣巾为兜鍪，占籍行伍，亲死不丧，世世作健儿乎？真远识之言。

阁臣预边功，自正德初年后不经见，嘉靖间惟夏贵溪暴贵，自拟世袭锦衣，夏既伏法，且无后。翟诸城亦如之，则自以故相行九边得之者，体例稍殊。直至严分宜而诸孙始现任金吾，及世蕃诛，尽削去。若杨新都与毛、蒋诸相，翊戴世宗入绍，初荫世伯爵，今降为指挥四品，又非可同日语者。华亭武荫，盖与分宜同事，不能独异，然当其在相位，时已与陆武惠、刘太保二缇帅缔儿女姻，一在荆之景陵，一在黄之麻城。后陆败被籍，高新郑欲以法并籍文贞，赖江陵而解，麻城之婿后亦以嫁中产不明，与妻侄辈争构不休。盖文贞学问，稍杂权术，初欲收二弁以为用，不虞之后贻害也。若张江陵之甫荫旋革，又不足言矣。

吾郡城亦有二锦衣，一则项襄毅之后，其平满四，定流贼，功甚大，仅得一百户，然以裔孙为吴太宰婿，始改外卫为锦衣，今又传三世矣。后则赵少保文华，为项氏赘婿，亦居禾郡。其次子怡思以少保平倭功，荫锦衣世袭正千户，理南镇抚司，奉使归，骄蹇自恣，抚按监司候谒，俱不以时见，或至不答拜。未几少保败，旋没，即坐侵饷追赃，时宦浙诸公尚俱在事，捕怡思拷掠，楚毒备至，系狱几三十年，赃犹未及数，直至万历十年大霈始得释从戎。其人久居京师，对人不能吴音，在家庭亦作燕市语，可见功爵延世，亦非甚幸事也。

定襄王

靖难功臣英国张、成国朱俱三世赠王为极盛，朱氏最后则定襄王希忠，以封在故相张居正时，言官交攻，归罪权臣，遂并定兴王张懋夺之，以故相曾引懋例封希忠也。然希忠微著劳可录，若其祖平阴王

勇者，陷英宗蒙尘，罪真当夺，而言路顾不之及也。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抚宁伯得侯，又从侯晋保国公，殁而贲真王、叨上谥，其人不过下附汪直，上欺宪宗，冒功滥赏，其罪视王越有如，乃至今无人议削，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

补荫

开国元勋如李韩公、傅颍公，俱以嫌死，不及嗣爵，嘉靖间继绝世，亦无敢议及者，近代王弇州始昌言当续故封，自是公论。然二公后俱微甚，无可征考；而颍公之后，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时者冒称友德后人，几欲承袭，会事败而止。盖汤、邓、常、李诸将尚有裔孙为锦衣，易于稽核，二公在国初已夷于舆隶矣。近年来朱侍御凤翔疏请改于忠愍谦之荫为锦衣，胡襄愍宗宪宜典外卫指挥，时东明石司马星在事，覆准得旨允行。胡之功过相当，即得一勇爵非过，若于忠愍本无后，其子名晃者官至应天府尹，已立侄为嗣，然富弼、司马光在宋亦无子，亦何害其不朽？若秦桧以妻侄为嗣，改王氏为秦，则并非秦宗矣。今杭人讳言桧后，我正以为不必讳也。

朱疏又云：尚有冒功当革者二人，为故尚书凌云翼荫锦衣世正千户，故少卿史除荫锦衣世百户，石司马覆疏。时凌子玄超、史子继书俱历官指挥使佥事，锦衣大堂虽已罢任，俱在辇下，乃依违其词，云俟二臣身终之日再议。其后继书子仍得世袭，而凌氏以贫，至今未袭也。凌洋山罗傍之功，不下殷石汀，此荫似不为滥；史雁峰以家丁拒倭，绩虽少逊，然破家徇国，亦足为倡义者劝，徒以二公俱为故相江陵客，不免剪抑太过。要之江陵功，岂可亦终泯耶？

嗣封新建伯

新建伯王瑞楼承勋，文成先生冢孙也，为故大司马吴环洲兑婿，婚媾多年无所出，乃纳杭人沙相之女为妾。相故掾吏，以宛平典史罢斥，因留京师，市井枭黠也。居久之，沙已孕，嫡不能容，至遣归家，相乃上疏，谓吴氏曾亲以诰券相授，自言身系石女，不知人道，许代为正室，且已生子，当袭爵为言。承勋力辨，谓沙实妾，且子产于沙氏，非真其遗体。上下两疏勘议，竟离其妾，而还其子于沙氏。又十许年，而新建为漕帅，则吴夫人没矣，追念沙氏不置，复招致淮阴署中，宠待有加，所生儿已长，亦遂留子舍。沙复与恶少通，憎其子碍眼，以药酖之，人始晓然非王氏种，实沙相京师所抱假子矣。既酖子不遂，又酖厥夫，其迹彰露，新建无计，谋之李中丞，中丞谬语之曰："公为勋贵重臣，非他官比，宜闻之朝。"或谓中丞知新建橐中富有珍异及古玩不赀，借以挟之，必饱所欲。新建疏上得旨，果即命淮上抚按会问，则事在中丞掌握间矣。其间暧昧不能尽知，初发郡邑共谳不能决，乃以淮徐道臣鞫之，比拷讯，其如承勋所奏，乃拟沙极刑；转详中丞，至黄河中流忽自沉洪波，不及正刑。抚按遂具狱上之朝，事得粗结。然闻沙氏故在人间，至今未死，其所斥假子复有子，且将来争茅土，盖新建年将稀龄，尚未有血胤也。当谳此案时，苕上卜养庵汝梁为淮徐道，为余详言始末。沙氏色寝且已衰，独辨有口，卜叱问之曰："人间弑夫虽极恶，然理亦有之，汝何忍自戕其儿？"沙曰："爷爷错了，从来自肉自痛，那有此理。"满口俱杭州乡谈，令人抚掌不能已。

魏公徐鹏举

徐鹏举者，中山武宁王七世孙也。父奎璧梦宋鄂岳王语之曰："吾一生艰苦，为权奸所陷，今世且投汝家，享几十年安闲富贵。"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及长则父已殁，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至今上初元始薨，凡享国五十七年，为掌府及南京守备者数任，备极荣宠，较之武穆遭际，不啻什伯过之。然溺爱嬖妾郑氏，冒封夫人，

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宁，而弃长子邦瑞弗立，为言官所聚劾，致夺禄革管事，追夺郑氏所得告身，生平举动乖舛如此。其为守备时，值振武营兵变，为乱卒啐为草包，狼狈而走，全无名将风概，岂轮回已久，渐失其故吾耶？又闻之金陵人云：鹏举治圃于白门郊外，见一丘隆起，立命夷为平地，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不听。比发之，乃大冢，或谏弗启，又大怒刦之，则宋相秦忠献墓也，阅之大喜，剖其棺，弃骸水中，人谓真武穆报冤云。然成化乙巳盗发秦墓于江宁镇，已有人记之矣，容再询之金陵故老。

爵主兵主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长，其承袭世封者，举呼宗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争阋构斗，皆听爵主分剖曲直，其罪稍轻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犹天家亲藩及郡王体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惟开国靖难诸故家为然，其他暴贵者不能尽听约束矣。又军中僚伍偏裨以及幕宾稍为雅谈者，每呼正任总兵官为兵主，此惟大将专生杀者为然，副将以下，即贵至横王，仅呼为帅主耳，盖亦唐人以使主称节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为使主，若副使犯令，虽尊官，亦得用军法诛之。

服色之僭

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正八品耳，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曾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里以四爪象龙，尤可骇怪。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赐飞鱼者

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人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嘉靖间霍南海、近年沈商丘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独不及此二种，何耶？

永乐间后宫父恩泽

永乐七年，册封张氏为贵妃，故河间忠武王玉女也；封权氏为贤妃，父永均为光禄寺卿；任氏为顺妃，父添年为鸿胪寺卿；王氏为昭容，父（下有阙文）；李氏为昭仪，父文命；吕氏为婕妤，父贵真俱为光禄寺少卿；崔氏为美人，父得霏为鸿胪少卿。诸嫔御除张氏外，惟王氏为苏州人，余五人皆朝鲜人也。盖文皇时，尚不拒高丽献女口，而其父立拜清卿，亦非后世戚畹所可望。且英国生前为靖难功臣第一，而其女亦备贵嫔之选，岂用西晋胡奋女例耶？

权贤妃封后，即侍车驾北征，次年十二月上南还，至临城，权氏以疾薨，赐谥恭献，权厝于峄县。

后永乐末，皇太孙选鸿胪序班孙忠之女为太孙妃，父不闻迁官；即孝烈皇后在世宗朝为贵嫔，时其父方锐亦仅为锦衣镇抚，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宫，始升都指挥使，至十八年随幸承天，始封伯，二十一年壬寅，孝烈拥护宫人之变，始进封侯云。

外戚封爵同邑

五等之爵，其封号有至再者，如忠诚伯，前有文臣茹瑺，后有武臣陆炳，以及惠安、顺义之属，屡见矣，虽于国体无关，然识者已讥当事之不学至此。如安平伯，则景帝登极已封故宣庙贤妃吴氏之弟名安者，其时贤妃称皇太后，故安循往例得开茅土。至英宗反正，太后仍称贤妃，安辞爵邑，上准辞，拜锦衣指挥使矣。嘉靖十八年，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锐以左都督进封，亦号安平伯，犹曰一时失误也，廿一年，孝烈方以宫婢构逆拥卫圣躬，受非常宠眷，锐亦进侯爵，何以仍号安平不改正耶？况外戚爵邑有几？吴安为废后既夺之封，岂是佳事，况废绝尤上所恶闻。犹幸世宗不核故牒，得免深求，而当事元老贵溪、分宜亦卤莽极矣。

按，安平侯伯，在永乐中直隶怀远人李远者，以靖难功封侯，其子安袭伯爵，即于文皇朝坐法削爵谪戍矣，至方锐而三见焉。李安与吴安俱不得延世，其不祥尤甚，何以屡袭其号？盖是时上方事玄，阁臣礼卿惟考据诸真灵位业耳，其他古今之学，概不暇及也。

孝穆后外家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本姓纪氏，其后误以为李，使李氏得冒便认追其先为庆元伯；最后内官陆恺者，又云自孝穆亲兄，则已三易姓矣。乃成化末年又有一说，则穆后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县丁家道口人，其先有穆先者，生而重瞳，永乐间为王府官属，罪当族诛，乃逃难于广西苗洞中，又三世而生后。及长，与表妹李氏同日入宫，因并报为李姓。其亲父闻妃承恩，曾来省女，中途闻孝穆已薨，自恨病死；其弟素不慧，幼育于内侍陆恺家，故恺自名为戚畹。当时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即其宗人也，稔知本末，欲暴其事，会隆贬外而止。据此则仙源甚远亦甚明，当时访求何以竟不及此。新建丁至今为大族，侍郎以忠、大参以此召、工部以此召，皆其裔也。

沈禄

沈禄者，京师人，由举人授通政司经历，其妻为寿宁侯张峦妹，敬皇后姑也，孝宗登极，以椒房恩泽，传升为通政司右参议，寻进通政，再进本司使，后为礼部右侍郎，卒赠礼部尚书，饰终之典甚备。夫以本衙门幕职而擢为堂官，此亦创见之事，时博野刘文穆当国，何无一言谏止，况三原王端毅为太宰，亦不闻以职掌执奏，大不可解。孝宗仁圣，于斜封墨敕最为有节，而季年传升官积至七百六十余员，直至武宗登极，洛阳刘文靖当国始革之。盖承成化以来，滥授冗员，俱以中旨批出，遂为故常，不以为怪也。若正德中之冒伪，又不可胜纪矣。自新都杨文忠廓清之后，三朝嗣统，此弊遂渐以绝。弘治五年，通政司经历高禄传升本司参议，吏部尚书王恕执奏不允，至十一年九月，又升本司通政使，禄由举人，亦寿宁侯张鹤龄之妹夫也。又弘治十二年，湖广按察司佥事祝祥，因母老乞改京职以便侍养，吏部奏请以原官改山东、河南，中旨改为尚宝司卿，祥由成化十一年进士，亦寿宁侯姻戚也。当时张氏恃恩恣横，其姻戚奋自科目者，尚无耻如此，若右列不可胜记矣。

又御史张岐，乃昌国公张峦之弟，中宫亲叔也，以进士起家，亦传升佥都御史。

曹祖

浙民曹祖，有子鼎为寿宁侯张鹤龄仆，正德初，刘瑾用事，祖上书数鼎罪恶，且自言其生兆应天。曹祖之语多幻妄，瑾怒罪之，械还浙；正德十年十月，又来依鼎，鼎不礼其父，祖遂并恨张氏，击登闻鼓，诉鹤龄兄弟阴图不轨。上震怒，命多官廷鞫，又命司礼监东厂讯之，禁鹤龄兄弟不许朝参。会祖自裁于狱，上益疑怒，降旨诘责刑部

尚书张子麟，下原问主事及提牢巡风官于诏狱穷治之。覆疏谓祖所奏，既无左验，实惧罪服毒。时张氏阖门惴恐，祸且叵测，乃大行金于内，昭圣亦百端祈请，事稍懈，犹罚子麟等俸，二张朝参究终罪不许，史所记如此。按，寿宁、建昌二侯，在武宗朝已不免谋逆之谤，其平日横恣，失人心可知，何待世宗时始败。且张氏惯以睚眦杀人，至嘉靖十二年，延龄谳词中所列杀僧杀婢诸事，具有实迹，因追治正德间原问官罪，悉逮下狱，株连缙绅数十人，而曹祖之果自尽与否，终莫能明也。盖张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杀身事不少，特坐以大逆则不服耳。

中宫外家恩泽

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即如玉田伯蒋氏为上生母孝慈后家，亦仅许其子终身；泰和伯陈氏为世宗元配孝洁后家，其子已不袭；惟孝烈后父安平方氏，以中宫拥卫大勋，得延一世，此特恩，非例也；至穆宗元配德平李氏则一世止矣。今上嫡母仁圣后父固安陈氏，长子亦仅袭锦衣，惟生母慈圣后武清李氏，得三世，稍异，然以上孝通神明，不为过也。至中宫父永宁伯王伟没，其子栋得袭为优厚，至丁未年而栋卒，其母赵氏为孙乞恩承袭，上命栋子明辅袭祖伯爵。时署部少宰杨时乔力谏不从，上但云后不为例而已。盖自世宗裁定恩泽，立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即孝烈后无敢望焉。似此旷典，独厚中宫，犹疑上薄于元配，是殆不然。

戚畹不学

戚畹李文全，圣母慈圣太后之同产，故武清侯伟之长子也。生长富贵，未尝就外傅，有长婿曰钱赈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孙，袭

职锦衣带俸指挥使，一日具筐篚馈其长子名诚铭者，适为文全所见，索刺观之，则称制眷弟，盖钱时方丁艰也。阅之大怒，碎其刺，笞其仆而遣之。钱出不意，急往谢罪，且问名帖何以见毁，乃云汝不过吾长婿，安能制其小舅，乃作尔许称耶？钱心知其憨矣，乃谬谢曰：是诚误，但此后当改何称。文全徐思之曰：只写姊夫生可也。一时传以为笑。

戚里肩舆之滥

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凳杌，至近代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屡代郊天，或以久居班首，间赐肩舆，以为旷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锐以中宫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内撰玄文亦得赐，稍为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皆甫封即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无，特加优礼，非过也；未几而永宁伯王伟亦得之，亦以中宫父也。李炜殁，而子文全袭爵已属殊恩，袭甫三年，为戊子岁，以上阅寿宫，命之居守，暂假得赐，竣事复请，上遂许乘，言官争之不得。自是戚里纷纷陈乞肩舆，不胜纪亦不足贵矣。

近年文全之子诚铭袭封，亦随例乞轿，上初犹拒之，后亦竟赐。

卷七

内阁一

丞相

秦相以丞相为第一，主国柄，汉因之。唐以尚书令为真相，而左右仆射佐之，皆宰相职也。武后改仆射为文昌左右相，中宗返正，复旧名。至玄宗又改两仆射为左右丞相，可谓名位俱正矣。然是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故李适之、张九龄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罢政事归本班，则紊甚矣。赵宋以仆射为真相，似合唐初之制，至徽宗改为太宰、少宰，最为不经，南渡始复仆射之名，为真相如初制。迨孝宗复改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双拜，古来丞相之名至是始正。本朝以大臣入阁预机务平章事之遗，而衔称殿阁大学士，则宋昭文右相集贤左右相之遗也。

文华殿大学士

内府诸殿阁俱有大学士，今为辅臣兼职，独文华殿无之，岂以主上日御讲读之所，故不设此官耶？惟永乐二十二年，徐州人权谨者，以贤良保科举，筮仕为山西寿阳县丞，坐事谪戍，再以荐为乐安知县，转光禄署丞，遂入为文华殿大学士，侍皇太子监国，宣德元年以病乞归，优进通政司右参议致仕。盖是时殿阁大学士，止备侍从顾

问，未预机政也。此后是官不复除，直至万历三十五年十月，朱山阴以首揆、武英殿太子太保，满一品考，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则自永乐甲辰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余年矣，明兴，除是官者仅见此二人（朱次年即终是官）。

王抑庵入阁

王文端抑庵直，以永乐二年甲申庶常，为文皇所眷，不数年召入内阁，书机密文字，授修撰；驾幸北京，仁宗以太子监国，留黄淮、杨士奇与直三人辅导，固已俨然宰相职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从，进侍读。仁宗朝为侍读学士，又以庶子兼读学，宣宗即位进少詹事兼读学，英宗即位，为先帝实录总裁，正统三年进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六年以礼部缺人，始命出阁赴部，同尚书胡濙治事。自此后虽拜吏部尚书加保傅三孤，及夺师傅以归，不复兼学士，至天顺六年卒于家，虽赠太保，谥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抑庵不过以词臣为卿贰耳，及观王墓志与本传中云，王自言西杨不欲我同事内阁，出我理部，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则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盖英宗复位，阁臣俱诛窜，故直犹以革少傅宫师为幸也。据此，则抑庵先为内阁辅弼，凡历五朝，前后几五十年，为杨东里所挤，始出理部事，其初固真相也。而郑端简、雷丰城、王弇州诸公纪述宰辅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传出李文达诸公，俱与文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

布衣拜大学士

余初谓文华殿无大学士，惟洪熙有权谨一人及万历丁未有朱金庭赓耳，不知尚有数人也。洪武间，礼卿主事刘庸荐鲍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兴人，余诠湖广安吉人，张长年直隶高邮人，张绅山东登州

人，俱年七十余，明经通治体，遣使召之。恂、诠、长年先至，上见大喜，赐坐，顾问终日，同拜为文华殿大学士，诠等固辞，不允，再辞始许之，赐宴放还。惟张绅后至，以为鄠县教谕。同时又有全思诚者，字希贤，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征授文华殿大学士，赐敕致仕。盖国初之优礼隐佚，至以秘殿高秩处之。予固陋寡闻，近始得睹于廖中允集中，再书之以志余之不学。

六修国史

杨文贞士奇初于建文朝为《太宗实录》纂修官，永乐间再修、三修《太祖实录》，并为总裁矣。至宣德间修太祖、仁宗《实录》，正统间修《宣宗实录》又皆为总裁，以劳加进师保，凡握史权者六次，后来无与比者；又主乡试、会试各二次，真布衣之极宠也。

嘉靖中，张文毅冶再主应天乡试，又再主会试，与文贞略同，特未总裁国史耳。

辅臣殿阁衔

宣德以后辅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即入武英殿，次之为文渊阁，其稍轻者则东阁，俱称大学士，而祖宗朝则不尽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后则以学士入直者居多。即如近代正德元年，王文恪鏊以吏侍学士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懿銮亦以吏侍学士入直，俱逾年始得尚书文渊阁，此后则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矣。其入而复出者，先朝如杨溥、江渊等不具论，只如天顺六年，徐有贞以武功伯华盖殿出为广东参政，寻谪金齿卫，许彬以礼侍学士出为陕西参政不复召，李贤以吏书学士出为福建参政，寻召还，岳正以翰林修撰出为广东钦州同知，寻谪甘肃，此英宗复辟后事也，而宪、武二朝无之。其后则嘉

靖四年，杨一清以原任少傅吏书武英殿落殿衔，出为兵书，总制陕西三边，逾年召还，复入阁；十八年翟銮以原任礼书武英殿落殿衔，出为兵书阅视九边，次年召还，复入阁；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师华盖殿革孤卿落殿衔，以吏书致仕，未几逮狱论斩。前乎此后乎此，但有崇进与斥削二端，更无外补左官之事矣。

自来阁臣初入，俱称直内阁，自徐有贞骤得权，遂以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武功伯掌文渊阁入衔，人诧为异，今辅臣俱为殿阁大学士，无复直内阁之称矣。

其入阁而终不得大学士者，天顺后萧镃以户书终，许彬以南京礼侍终，薛瑄以礼侍学士终，岳正以邵武知府终，吕原以学士终，刘定之以礼侍学士终，彭华以礼书终，尹直以兵书学士终，然皆正德以前事也。其为大学士而不得预阁务者，国初不具论，宣德中则张瑛以礼书兼华盖殿，陈山以户书兼谨身殿；山改教小内侍，瑛出领南部，命再入阁，已先卒；而嘉靖六年则席书以少保礼书引疾，得进兼武英殿致仕，居京师，仍给禄，未几卒。

宰相老科第

宣德正统间，三杨同在内阁。时文贞不由科目起，当国凡二十年，为最久。文敏、文定俱起洪武庚辰进士，先后拜相，文敏相四朝，至正统庚申而殁于位，其科第已四十一年；文定相三朝，至丙寅亦殁于位，则去登第已四十七年，二公存没恩礼俱无缺，可称完福。此后内阁辅臣，其名行完玷、礼遇盛衰不齐，然自罢相溯释褐之年，俱未有及四十年者。直至正德元年，刘文靖健以首揆策罢，则天顺庚辰进士，至是已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杨文忠廷和亦以首揆得请，成化戊戌进士至是已四十六年，虽皆以主上新立，君臣间龃龉以去，而刘名重四裔，杨功高一时，后皆旋遭褫夺，其胜九迁九命多矣。惟杨丹

徒一清举成化壬辰进士，辞相位已十年，至嘉靖四年复起为首揆，时登第已四十四年；谢余姚迁由成化乙未状元，罢相已二十二年，至嘉靖六年复起为次揆，时登第已四十三年。皆为新贵张璁所挤，谢仅半年，默默不得志，毫无所建明而归；杨虽得四年，然明攻暗刺无虚日，卒以簠簋之谤受谴罢去，未久俱下世。费铅山宏由成化丁未状元，罢相已九年，至嘉靖十四年复起为首揆，时登第已四十九年，抵任甫两月，暴卒于官第。则此三公者，末路再出，丧其生平多矣。至世宗末年，严分宜以四十四年词林，致位上相，穷极富贵，身籍子诛，为天下笑，固不足言；若徐华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至受世宗末命，再相穆宗，距其谢事之时，亦已四十六年，虽云善去，比及家而新郑修怨，几至覆宗，亦幸而免耳。钟漏并尽，古人所戒，况先朝淳厚之风漓斫已尽，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手，晚途悔吝，颇多自取，夜行者可以悟矣。

景泰从龙二俞

景泰自郕王监国即位，推恩藩邸故臣，以审理正俞纲为太仆寺少卿，则嘉兴府之嘉兴县人也；以伴读俞山为鸿胪寺丞，则嘉兴府之秀水县人也。二邑俱吾郡附郭，同时同姓，纲以生员习字选，山以举人副榜起；纲次年即以兵部左侍郎入内阁，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为经筵讲官；寻因易储，纲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少傅，俱为官衔二品，而不得正拜六卿，然得兼支二俸。后山密请复储，不听，遂引疾，以优礼致仕，天顺元年卒。纲于天顺复辟后，再起南京礼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仕，十四年卒，赐祭葬如例，则景泰故臣所无者。此邑中奇事，而故老已不能举其姓名，近始有梓其志铭者，然铭中止云各登亚卿，而埋却宫衔保傅等，盖天顺间所作，有意讳之也。又，吾禾大拜者，人但知吕原，而不知吕之先已有俞纲也。纲字元立，山字积之，山子诰又荫为给事中，尤奇。景泰己巳从龙恩，又有郕府典宝成敬者，陛内宫监太监，则进士也，陕西人，以庶吉士授晋府奉祠，坐法

宫刑，为藩府内官，因有是选，尤奇之奇者。

杂学士

宋有龙图、天章等诸阁，以藏累朝御集，阁必有学士，命曰杂学士，以别于翰林。本朝无此，惟洪武三年置弘文馆学士，以胡铉、刘基等为之，至元年废不复置；洪熙元年复建弘文阁，本年宣宗登极，辅臣杨士奇等以印缴进，各官俱还原任矣。若殿阁及两坊之有大学士，乃宋昭文、集贤、观文、资政诸大学士比，非杂学也。

阁部列衔

国初阁部大臣，惟以部次及宫衔之大小为次第，不独重阁臣也。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试读卷，工部尚书石璞，居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直内阁高穀之前，时两人俱不带宫衔，璞又以乙科起家，非词林前辈，盖以坐部为尊，故抑带衔于后也。至成化五年己丑年科读卷，则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直内阁商辂居吏部尚书崔恭之前，时两人俱不带宫衔，亦宜以部序为次，而位置如此，则以阁体重也，其时去景泰初元将廿年，时事已大不同矣。至十一年乙未科读卷，商淳安以户书学士、万眉州以礼书学士俱列吏部尚书尹旻之前，则揆地之势已大定，自此循为故事矣。其后弘治四年辛亥，丘文庄以礼书入为文渊大学士，时王端毅为太宰，与丘同加太子太保，遂用往例，班行中压丘之上，为丘所憎，被谤以去，亦可谓不知时变矣。

阁臣终丧

弇州《首辅传》云：阁臣之得终父母服，自杨廷和始。是大不

然。景泰元年翰林侍读直内阁彭时奏：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敬蒙令旨，令臣文渊阁办事，于今五月余，臣切思继母如母，义无轻重，虽夺情自古有之，今时又非向日多事之比，圣恩曲全不加罪责，其如良心何？且更有“一行既亏，百美莫赎”等语。疏再上，景帝许其终制，而心不悦也，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满，仍除前官，不许复入阁，至英宗复辟始以太常少卿再参机务，此在杨新都之前，未有罗伦疏也。此后则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师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江渊，以母丧请归，诏许驰驿奔丧，仍命丧毕即理事，至次年四月还京，复入阁预机务，六年正月始出为工部尚书。盖归里者八阅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王文，以五月丁母忧归，至九月回京复任，则归里仅五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丁忧奔丧，以五月复来，凡三月，始为修撰罗伦所驳。自是阁臣无夺情，直至弘治中之刘博野以至今上之张江陵矣。

徐武功赖婚

徐天全夺门封伯也，寻为石亨、曹吉祥所构伪作章疏，诋讪朝政，假养病给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因谮于上，谓徐有贞怨望，使所亲马士权为此疏而灭其迹。乃捕士权同有贞下狱，锦衣掌印都指挥门达拷掠士权，濒死数四，士权终无一言，徐始得释，编戍金齿卫。士权泰州人，博学负气，有贞感其恩，以女字其子。曹、石败，有贞赦还，竟寒盟，而士权不以为怨。又成化间御史李良者，大学士刘健弟子也，时健当国，良以女字其孙承学为妇，良亲殁，已书于志中刻石矣。及正德初，刘去位，良诡云女夭，还其聘礼，其女改适举人朱敬。良历官至光禄卿，为御史张士隆直科其事，良不能安，以养病告归，则刘晦庵尚家居洛阳无恙也，不知归时何以见其师。

天顺初年，故吏部尚书何文渊受业弟子知府揭稽，奏文渊于景泰间草易储诏，及上复位，文渊子礼部主事乔新逼文渊缢死以脱祸，乔

新亦告揭稽前任侍郎镇守广东时，代土官黄琮为易储疏，上命逮稽等赴京鞫之。若稽者，亦如李良之叛师而甚焉者。史云文渊自缢后，为人所奏，至差官启槨，验之果然，但不知即揭稽相许时否？其祸又酷于石介矣。

李南阳相业

李文达相业，尽自奇伟，如出建庶人于幽闭，佐英庙作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为殉，文达云：汪妃虽僭后号，然不为郕王所宠，且二女可念，英庙用其言，并二女出就外邸，后来英宗上仙，不许妃嫔殉葬，且著令为后世法。岂非文达一言启之哉。近世议江陵夺情，遂并李公地下之灵重遭诋斥，而江陵亦追恨罗文毅，詈为无知竖子。然李闻讣即归，以上召毕哀事而起，罗始以疏纠之。张在位即留视事，为五贤所聚劾，况以九月丁忧夺情，次年三月始请归葬，初予假仅一月耳，则似亦稍有间云。

词林大拜

本朝自英宗天顺以后，揆地鲜不出词林者，惟正德十年杨丹徒以外僚入，后无继者。至世宗登极，袁石首以长史入，则从龙恩也；至六年丁亥而张永嘉用议礼，以外吏骤取相位；八年己丑，而桂安仁继之，壬辰方南海又继之，此时词林遂大不振。以往姑勿论，即桂安仁登第之岁，为正德辛未，则杨慎为状元，合庶常三十六人，无一拜相者，而杨以修撰终。九年甲戌科，则一甲三人无庶常，状元唐皋仅五品，讲学十二年。丁丑科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无一拜相者，状元舒芬以修撰外谪，仅得复官。嘉靖辛巳科则一甲合庶常共二十七人，无一拜相者，状元杨惟聪外谪，仅从外藩一转冏卿而止。癸未一甲三人无庶常，而徐华亭以探花为首揆，斯为创见。而丙戌、己丑两科，戌

元龚用卿至祭酒，丑元罗洪先仅止赞善，合二科庶常四十人，为永嘉所恶，俱授外官，至无一人留词林矣。壬辰一甲最为不竞，首林大钦止修撰，榜眼孔天胤以王亲授佥事，探花高节以编修谪戍，庶常惟吕余姚一人入阁，差强人意耳。己未状元韩应龙止修撰，而庶常又有赵内江一人入相。戊戌则袁慈谿以一甲继之，是年无庶常，而张永嘉已先一年卒，桂安仁则下世已久，而夏贵溪自外吏入用事，自此大拜不复有他官矣。二十年为辛丑科，沈坤为状元，官祭酒，合庶常三十六人，遂有四相出焉，岂惟张、桂诸公真能夺造化之炉锤耶？甲辰状元秦鸣雷，至大宗伯，斯为仅见，是科无庶常。丁未则李兴化大拜为首揆，盖弘治乙丑之后所不经见，而庶常二十八人，张江陵相公在其中，虽一人已可当什伯，而殷历城亦得大拜。庚戌则唐汝楫状元，官止谕德，是年无庶常，而榜眼李桂林为相。癸丑陈谨为状元，官止中允，庶常二十八人，而张蒲坂、马同州为相。丙辰诸大绶、己未丁士美二元俱至侍郎，此一科无庶常。至壬戌虽不考馆，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又一时同朝，则制科以来未有之盛，其去张、桂用事时恰将六十年矣，天运一周岂其然乎？乙丑状元范应期至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则许新安、沈归德入相。至隆庆戊辰状元罗万化至礼部尚书，而探花赵志高及庶常三十人，有陈南充、沈四明、王山阴、朱山阴、张新建、于东阿共宰相七人，真词林盛事，二百余年所仅有耳。此后则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无一大拜，状元张元忭止谕德五品。万历甲戌状元孙继皋，至侍郎，是年无庶常。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无一大拜，状元沈懋学止修撰，榜眼张嗣修至遣戍。庚辰无庶常，而状元张懋修甫授修撰，匝岁亦削籍矣。盖壬戌戊辰极盛之后，自难其继，亦消息之恒理也。癸未科则状元朱国祚，以少宰在告，李廷机以榜眼大拜，叶向高以庶常同入相，亦称盛事，其他诸公向用方新，且议定每科考选吉士，将来步武纶扉，正不可屈指矣。

词林馆元，更为不利。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凡五十年为嘉靖乙未赵大洲，辛丑高南宇继之，辛丑至近科丙戌，又将五十年矣，岂止无人入相，即官至三品者仅二人，而丁丑先人为馆元，终于修

撰，癸未则季道统止司业，而丙戌则李启美止检讨，相连二科，俱盛年早世，尤为恨事。己丑则王肯堂为首，以检讨外谪未出，而壬辰之王象节、乙未之高承祚，俱授史官，旋终于任。戊戌王宗植独至宫庶，近闻亦卒。辛丑王升、甲辰王国鼎并初授官告终，又连五科。

亲臣密赉

本朝臣下赐赉，视前代为最薄，且最为有节，然以亲昵特赐则间有之。祖宗朝所不论，如天顺初锦衣掌卫事指挥袁彬，先赐白金三百两及彩币为治第矣，比娶妇，又赍以黄金三十两、彩币八袭，及生子亦如之。嘉靖初阁臣少傅张孚敬，先以西第成赐白金二百两及彩币矣，又后以继娶赐白金二百两，大红蟒缎四袭。夫营建、婚媾，私事也，而锡予如此，一则蒙尘扈从之旧，一则祢庙崇勋之臣，文武后先，并拜横赐，且其恩礼符合非他臣可比也，然已为非常之典矣。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第赐银至千两，其数已太多；至今上大婚，何与臣下事，乃先以加巾，即受慈圣二百金、坐蟒之赐，礼成后加岁禄百石，又进其子世金吾秩，又荫一子玺丞，此何说也，其不终宜矣。万历十年，今上元子生，首揆张蒲州等诸公俱进官荫子，尤为本朝创见之事。

谢文正骤用

谢木斋之拜相也，以丁忧召用，时弘治乙卯，尚为侍讲学士，从五品特起，以少詹兼学士入直内阁，因服未满，留家又半年，抵京，甫到任即升正詹事，由詹事二年即晋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一时大臣崇进，未有如此之迅捷者。尝见常熟杨宪副仪所作《明良记》云：谢初任词林，上疏力止孝宗册妃，以故中宫德之。后来推阁员一时殆尽，俱不得旨，最后以李长沙及谢名上，始并荷简用。其

后中宫妹入宫，上用内意欲册为妃，谢又奏娶尧二女为比，上是之，竟以外廷力诤而止。然则文正初年直谏，本非容悦，而孝宗误以为德，其在阁也，受上恩已厚，娥英之事，即将顺亦不为媚。但焦泌阳因之遂谓谢前疏逢迎孝康，以致孝宗不祀，则仇口无疑矣。

杨又云：孝康之妹后嫁刘阁臣长子。时二刘同为辅臣，为博野耶？为洛阳耶？是不可知，然洛阳以刚直著，意之必博野，然博野之去，正坐草后父张峦诰命稽迟得罪，则必非姻娅矣。

龙子

长沙李文正公在阁，孝宗忽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文正对云：其子蒲牢好鸣，今为钟上钮鼻；囚牛好音，今为胡琴头刻兽；睚眦好杀，今为刀剑上吞口；嘲风好险，今为殿阁走兽；狻猊好坐，今为佛座骑像；霸下好负重，今为碑碣石趺；狴犴好讼，今为狱户首镇压；屃赑好文，今为碑两傍蜿蜒；蚩吻好吞，今为脊兽头，凡九物皆龙种。此见之《怀麓堂集》者，而实不止此。又有宪章性好囚，饕餮性好水，蟋蟀性好腥，螭蛭性好风雨，螭虎性好文，金猊性好烟，椒图性好闭口，蚣多性好立险，鳌鱼性好吞火，金吾性通灵不寐，此又见《博物志》诸书者，盖苗裔甚夥，不特九种已也。且龙极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则生麟，得豕则生象，得马则生龙驹，得雉则结卵成蛟，最为大地灾害；其遗体石罅中，数十年始裂山飞出，移城出郭，夷墟市，所杀不胜计；比入海，往往为大鱼所噬，即幸成龙，未几辄殒，非能如神龙、应龙之属变化寿考也。又前代纪述中，有感妇人而诞小龙者，若汉高祖之母，龙据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刘不亿，抑更甚矣。

又龙生三子，一为吉吊，盖与鹿交遗精而成，能壮阳治阴痿。

词臣论劾首揆

殿阁辅臣每有被弹章者，然多出言路，或庶僚间亦有之，其出本衙门者绝少，至首辅尤罕见，自孝宗初年有之，以至于今，然皆有所为也。弘治元年，庶子张昇参首揆刘吉十罪，则以孝宗从龙恩，仅从谕德转一阶，以赏薄恨吉也。嘉靖四年，詹事学士桂萼、张璁等，参首辅费宏受贿及居乡不法，以不得讲官修书及主考诸差恨宏也。七年詹事学士黄绾攻首辅杨一清，则助张、桂也。八年詹事学士霍韬参杨一清，则谓张、桂去位，系一清嗾给事陆粲劾罢之也。此后又六十余年而为今上之十九年，司业刘应秋论首揆申时行，则以久淹南中也。二十五年庶吉士刘纲论首揆赵志高诸罪状，则以将散馆恐外补，先事胁持之也。三十一年礼部侍郎兼读学郭正域参首揆沈一贯，则以勘楚事异议也。盖持之皆有故云。惟成化二年修撰罗伦之纠首揆李文达，今上六年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之纠首揆张江陵，则以为夺情大事，有关纲常，且就事论事，未尝旁及云。

成化初，庶子黎淳以议者请追复景帝，淳疏驳之，因及四辅商辂。时淳被旨，以献谄希恩诮之矣。至弘治初年，庶吉士邹智追劾首揆万安、刘吉等，虽云公论，然万已去位，其疏亦出御史杨鼐等手，罗圭峰曾讥之。

阁部形迹

孝宗朝，君臣鱼水，千古美谈，至今人能诵其说，乃其中微有不然者，则今人未必知也。弘治初年，上用刘博野、徐宜兴、刘洛阳三相，时王三原亦初为吏部尚书，与洛阳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几博野欲处言官，而三原救之，已微龃龉。最后刘文泰事起，邱琼山最晚入阁，阴为之主，孝宗眷注顿衰，三原因以见逐。至上末年，马钧阳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称耆夙。洛阳公已为首揆，李长沙、谢余姚次之，三相咸负物望。而刘华容新入为本兵，戴浮梁亦起为台长，二人俱为上所重，而眷刘尤深，因得非时召见，造膝三接，恩礼

出诸贵上。即三相所调旨，有不当上意，亦与商确窜定，三相有时反从刘问上今日何语，意不无怏怏，钧阳第修铨曹职事，不获一望天颜，亦稍稍怀妒矣。孝宗上宾，浮梁亦下世，华容继得请，钧阳铨试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论题，以讥洛阳不学，亦先华容去位，而阁部之隙遂开。李长沙虽云持平，然华容公甘肃一戍，已不能救矣。以为不然，何不观弘治十七年召对事乎？李、谢二公在阁，因孝肃周太后丧礼召阁臣入议葬事，东阳、迁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见皇上矣。"其言怼乎？感乎？次年而鼎湖遂泣，似此局势，即使孝宗犹在御，华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际其难如此，宁独桓使君抚筝能令谢安涕泣哉！

首相晚途

武宗朝，长沙李文正林下每谈及正德初年，未尝不恸哭，盖追悔不及偕刘、谢同行也。丹阳杨文襄嘉靖初年罢官归，寻以张永墓铭事夺职，疽发于背，每叹为小子所卖，盖追悔当年附会大礼之非，终见辱于张永嘉也。世宗末年，严分宜被逐家居，世蕃遣戍，见所藏镪辄掩之，至欲献之朝以助边饷。今上初年，高新郑被逐家居，患末疾，忿郁无聊，每书壁及几牖云"精扯淡"三字，日以百数，则华亭、内江、江陵诸却，在胸中已渐消化矣。水落石出，兴尽悲来，理势宜然。或曰此诸公皆以无子故，晚稍醒悟，只如近日江陵公，其聪明岂出四公下，而濒危悁忿愈甚，恋恋权位，荐人挤人，至死不休，则多男子多后顾累之也。此说亦有理。

王与龄墓铭云：世蕃为严相养子。

三相同气

三朝以来受遗元老，如正德末之新都杨文靖，嘉靖末之华亭徐文贞，隆庆末之江陵张文忠，俱受玉几导扬，事权特重，且时局骤更，百官总己，几同苗晋卿故事，即三相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而同气之间，竟不能调停，为世所姗笑。新都之弟为兵部左侍郎廷仪，初以乃兄故，从礼部调吏部，后顿失欢，遍腾谤于缙绅，至谓新都附丽逆瑾以进，后首揆去国，诸弹章亦预闻焉。华亭之弟为南京工部右侍郎陟，以浮沈卿事不得大用，痛恨其兄，至于讦阴事，登之白简，华亭罢相，故用先忌日以苴麻迎之道左。江陵之异母弟举人居谦，因公子就试，勒其辞疾，不入闱，居谦归至南阳府，悒郁而殁，太夫人哀痛成疾，江陵庚辰屡疏乞归，全为此事，甫逾年，身亦不起矣。三公者，勋名盖代，故非经常宰相；若责友于，似尚有惭色。

杨新都志守制

李南阳之夺情，识者訾之，罗一峰纠疏，词旨极峻，当时有以为过者，以李受宪宗异眷不忍辞也。杨新都丁外艰，武宗亦固留之，至三疏而后得请。是时给事中范尚亦疏请允杨归，且引张九龄起复见讥后世为比，其旨严而词婉，最为得体，新都不以为忤，求去益决，为国为家真两无负。江陵公闻丧，为上勉留，时史臣吴、赵两公救正之疏，大都与范给事同，无奈群小胁持，竟惑邪说，反谓二门生背叛门墙，加以廷杖，迄不能止言者，虽身留而祸酿矣。江陵殁未一年，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内艰，此时前车方戒，万无留理，然蒲坂甫出春明，而时局遂又大变，乃知江陵宁冒不韪必为不肯一日舍纶扉，盖亦非得已也。

新都奔丧到家，甫一月而守催之行人已至，上疏哀控乞守制，优诏不允，又差内臣右监丞秦用赍敕召敕起。新都又苦辞，上始听终制，命服阕敦劝来京。至制满，上复遣行人赍敕促之还朝，又再辞而至。

阁部离合

正德初，刘、谢去位，长沙当国，焦芳从吏部、刘宇从兵部先后入阁，张綵以郎署躐拜太宰，曹元亦进本兵，皆逆瑾所引，胶互弄权，几不知有首揆，李公调停其间，仅亦有补救而已。瑾诛，诸附丽者俱败。又二年，长沙谢事，杨新都以疏远骤膺大柄，梁南海、费铅山佐之，杨丹徒以才请领铨，一时在事俱人望，号同心，虽主上惑于貂弁，秕政日闻，赖诸公匡救弥缝，有杨遵彦臣清于下之誉。未几陆全卿为吏部，王晋溪为兵部，二人才而贪险，内结权竖，外通逆藩，虽揆地益以蒋全州、毛东莱（俱厚重长者），杨、梁协力，鼎足承君，然与吏兵两曹外交欢而内水火，日夕相猜防。殆宁事底平，武宗亦升遐，二人先后诛窜，内阁独建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绍，时局一新矣。

首辅再居次

辅臣首次之分，极于正、嘉间，而首辅复逊居于次，亦始于此时。正德十年杨新都廷和丁艰，梁南海储代居首三年矣，十三年冬，新都再至，梁仍居次，遂终以次相策勉。嘉靖十年，张永嘉孚敬去位，李任丘时代居首，次年，永嘉再起，李仍居次，十四年永嘉致仕，李又居首，未几费铅山宏从田间起，再当国，李仍居次辅，三日而费卒于位，任丘始称首揆。二十三年，翟诸城銮去位，严分宜嵩代居首，已二年矣，夏贵溪言从田间起，再当国，严仍居次，凡二年而夏极刑，严始复称首揆。此后又四十余年为今上辛卯，申吴县时行去位，王太仓锡爵未至，赵兰溪仍首揆，将两岁，太仓莅事，赵仍居次，甲午，太仓致政，赵始得称首揆。是时位诸公上者，其才望、其宠眷远出踵起者数倍，诸公亦用柔道承之，甘心雌伏，终保无咎。如分宜者，且因而快夙隙焉，养晦之效如此。

桂见山霍渭崖

议礼初起，桂萼为首，而张璁次之，既而张以敏练得上眷，先入相，桂迟一年始继入，其信用俱不如张，意不能无望。时魏庄渠校以讲学负重名，久滞外僚，桂引入为祭酒，每奏对俱托之属草，上每称善。张自觉弗如，侦知其故，乃徙魏太常，罢其经筵入直，桂始绌矣。始，王文成再起两广，实张、桂荐之，至是，魏与王争名相轧。王位业已高，誉亦远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于王，直至夺其世爵，且令董中峰玘于武庙实录中讥刺文成纵兵劫掠，南昌为之一空，皆怼笔也；至于佐礼部时，举成化三年例，令科道互相纠，最为妄诞，盖成化本无其事，特借以泄其私忿耳。霍渭崖韬初以明伦大典得拜礼部尚书，盖上遍赏议礼功也，霍独五疏抗辞不受，及永嘉为陆粲所论，乃出疏代张辨且力攻杨邃庵，及四部议起，又力攻夏贵溪并及永嘉，以至琅珰下诏狱。后虽复职，屡与夏争讦，至数十疏终不能胜，及濒死尚以子不第欲劾考官，盖褊隘亦张、桂之亚云。

霍佐吏部荐人材，举词臣丰熙、杨慎，则议大礼戍者；刑部郎唐枢，则以大狱编氓者；知县陆粲则故给事中论张、桂及霍者，其能不修忮又如此。至得荫不与其子而推之长侄，人尤以为难云。

辅臣掌吏部

内阁辅臣主看详票拟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有之自正德间焦泌阳始。焦依凭逆瑾，破坏典制，固不足道，然不过数日事耳。世庙以方南海出署，自系议礼骤贵得此异眷，非成例也，然方亦故太宰，即在部不及一月，至末年乙丑，严常熟以从冢宰大拜，以待新宰未至，暂管部事，遂至两月，总不过守故官耳。惟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吕余姚出署部事，则专司考察，虽旬日

还阁，而事体大紊矣。驯至穆宗之三年，高新郑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犹谓其止得铨柄耳，及抵任，则自以意胁首揆李兴化，条旨云不妨部务入阁办事。比进首揆，犹长天曹，首尾共三年，则明兴所仅见也。吕余姚之掌铨也，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狱论死，分宜欲尽祛其所登进者，乃授意于吕，令考察大僚，分三等，其上等为尚书吴鹏、许论等，侍郎严世蕃、赵文华、董份等，而二等则侍郎鄢懋卿、杨顺等，俱注上考，尚书葛守礼等为最下，俱罢去，其斥陟大抵如斯矣。后今上癸卯，郭明龙署部，议夺大臣谥数人，而吕文安与焉，郭寻以楚事去位，其说不果行。

吕从内阁丁艰归，遂不复召。至今上初年，忽问左右故辅臣吕本在家安否？皆不敢对。江陵公闻之大怒，召其子礼部主事名兑者，谯呵甚苦，兑震惧辨析哀楚，遂请告归，寻以察罢。上此问必非无因，然其故则不可得而知。

吕还故地，吴鹏即以工部调吏部，与分宜为一体，在位六年，以劾去。赵文华即论李太宰者，赵以工部右侍郎视江南师回，适大司马杨蒲坂以忧去，赵谓可唾手得之，乃不用而用许灵宝，赵切齿恨之。分宜亦以曾荐李，冀其报，而李在部每持正不阿，又骤得上宠，行且入相，益畏恶之，因合谋摭李部试策问恶语讪上，合赵上之。上果震怒，置李大辟。吕既列赵于上等，上益委信之，不匝月即用劾李功，峻迁赵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再出视师，其冬又加少保，荫世袭锦衣矣。

张方二相

嘉靖议礼诸臣，其最专愎者无如张罗峰孚敬，最和平者无如方西樵献夫。当大狱起时，张署都察院，方署大理寺，张欲坐前尚书颜颐寿等奸党紊乱朝政律，尽诛之，方力诤，至具疏欲劾张、桂二人，且

弃官归，乃得末减，颐寿等仅罢官去，其解缙绅之祸不小矣。方长吏部，特创议革外戚世袭侯伯，及入阁后，上欲论决故建昌侯张延龄，时张罗峰居首揆，虽诤之，仅以伤昭圣太后心为言，方疏乃云：陛下居法宫之中，谁导以悖伦忍心之事若此者，其犯颜至此。若永嘉者，无论他事，即一彭泽也，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两淮运副，已陛辞去矣，时张尚为兵部侍郎，疏救之得还原职，又荐为谕德，寻躐进太常卿，此何说也？至其恶夏贵溪，令泽诱薛侃上疏，又令引领夏言指授以杀之，此等举动全是鬼蜮心肠，究竟为世宗神明，暴其密疏，于贵溪还职，侃编氓，泽远戍。不知当时永嘉何颜以对世宗，何辞以谢彭泽也。彭泽南海人，正统进士，非大司马彭泽也，大司马号幸庵，兰州入籍长沙人，弘治庚戌进士，谥襄毅。

席元山书亦以议礼贵者，其愎戾亦似桂见山，但良心不甚泯，如称杨新都见之黄疏者曰：廷和实社稷臣。其不没公论如此，非如张、桂、霍疏中劾指杨为奸逆也。席又荐议礼忤旨得罪学士丰熙等，尤为不易得。

星相

术士谈命谈相，百无一中，然士人则有奇验者。永嘉张文忠老于公车，将为天官选人，遇御史王相者于吏部门，奇其状貌，询知就选，急止之曰：“公旦夕将大用，不仅登甲榜已也。”张笑以为妄；时又有御史萧鸣凤者，素精日者家言，张始以支干决之，萧大惊曰：“此人即登第，不数年辅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处栖枳棘！且命数已定，即就选亦必不谐。”张尚狐疑，会有所格不及拜官归，再试即成进士，以至骤贵当国矣。两御史俱起南宫，俱拜西台，何以神于星相乃尔。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萧鸣凤浙之余姚人。

内阁密揭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内则会极门，俱有号簿，惟内阁独得进密揭，盖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为奸薮，欲尽行停格，不知转移圣意全恃此一线，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且司礼诸大珰，亦得借相公为重以挽回于内，又非廷臣交结近侍者可同日语。以故向来重谴言官，往往内阁密揭得从此转轻处，此其验也。自言路此言入，而上意亦疑，至密揭亦多不报，揆地遂束手无策，付之浩叹而已。

阁中密揭惟祖宗朝皆然，然惟在事则行之耳。嘉靖中万历初，有在籍在涂而用之者，永嘉、江陵二张张文忠是也。彼时臣主如一人，忤者立见奇祸，始得度外作事，要之非体矣。顷年娄江王相公因上屡召不出，始以密揭进谏，遣家人王勉赍入京。勉为王五之婿，即东阿于相公作五七九传中之一也，道经淮上，李修吾中丞款之大醉，因潜发箧得之，初欲改易，知为王相孙时敏之笔，但抄录而仍封之。此揭未达御览，而东南正论诸公、南京台省诸公已家有一通矣。李为娄江癸酉乡试门生，师弟最相得，与其同年周元孚弘禴俱受国士之遇，先皆在谪籍，皆因时望欲内擢之，李时已别得路，乃作书力辞，谓以庸众人待我；周遂转尚宝而李为山西提学副使，然王益心重李，爱敬之，称道不容口。至此娄江从山中膺召，李候问执礼愈虔，王方倚为心膂，手书娓娓论时事，因得潜扼中其要害。李虽稍涉权谲，毕竟娄江亦多此一揭，既决计高卧，安得循黄扉故事，哓哓于三千里外也。今揭刻集中。

四宰相报恩

昔人以尘埃中物色为难遇，其偶中则受报不轻，近代嘉靖间三四

宰相俱有可纪。永嘉张文忠老于公车，欲就选而山阴人萧鸣凤止之，谓其支干当正位首相，萧自言星命亦当至二品。其后张果大拜，时萧以副使擅笞知府废罢，张思前言，且感其意起用之，欲引为正卿以符前说。萧官至布政而卒，亦二品也。余姚人杨大章，潦倒官途久矣，其受业门人吕文安，童子时受其恩，及大用，引至刑部侍郎。杨已笃老，不堪烦剧，屡称病在告，世宗厌之，勒令闲住去，则年已八十余矣。江西人聂豹初任华亭知县，时徐文贞为诸生，甫童弁，聂器重之，引为同志，且与讲王文成良知之学。徐即联第，骤贵至宰相，则聂久放退家居，徐以兵事特荐之，由副使二年而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其超峻几与张、桂等，皆文贞一人力也。连岁虏大入，聂一筹莫展，上怒，勒令闲住，迨穆宗登极，文臣首举名臣，赠少保，谥贞襄。金陵顾尚书璘抚楚时，江陵张文忠登贤书，以年少居后，顾特呼与结交，手解犀带赠之，谓名位当过我，且邀至衙署，出其幼子峻为托。比张当宁，顾没久矣，召其幼子入都，与其恩荫。其兄侄争之，张曰："往日受若翁语，不曾及他儿也。"盖二尚书身后犹享眼力之报，又非萧、杨两人所敢望矣。

吉士不读书

张永嘉之入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时嘉靖丙戌诸庶常在馆，以白云宗阁老呼之，每进阁揖及朔望阁试，间有不赴者，并不引疾给解，张始震怒，密揭于上，谓俱指为费铅山私人，于是俱遣出外授官，无一留者。为史官时，去改吉士甫逾年耳，故事，散馆期尚隔一年也，内惟陆粲得为吉士，王宣得为御史，余皆部寺知县。其中毛渠为故相纪之子，费懋贤为故相宏之子，杨恂为故相廷和嫡侄，皆切齿深仇，故波及余人，内赵时春为是科会元，年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次年己丑，即永嘉为大主考，取会元唐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时举朝清议，尚目议礼贵人为胡虏禽兽，诸吉士不愿称恩地，以故亦恨望之，且皆首揆杨丹徒所选，益怀忿忌，比旨下，改授甫数日，又密揭

此辈浮薄非远到器。于是奉旨：迩年大臣徇私，市恩立党，于国何益，自今永不必选。盖犹指宏，并侵一清也。于是教习大臣停推，新吉士亦不入馆读书，即以应得之官出授，皆部寺州县，仅王表得给事，胡经等得御史，盖科道三人而已。然次科壬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留者七人，永嘉为首揆，不能止矣。方顺之等之改部属也，吏部尚书方献夫建议，翰林额载本有定员，今溢于常额，乞量增数员，有弗称者俱令外补。诏如议行，侍读、侍讲、修撰旧二员，今增为三员，编修检讨旧四员，今增为六员，上命著为令。今词林充斥，不止数倍于前，虽玉堂盛事，不免碗脱校书之诮矣。

宰相别领

宋之盛时，宰相有兼译经润文使者，盖崇释教也；有领玉清昭应宫使者，则以奉天书崇道教也；至王安石以间局处请告者，宫观遂为废退所得；至徽宗置上清宝箓宫使，以宰相专领，则又真掌道教矣。若王黼以元台领应奉司，虽鄙亵类宦寺，与前承二氏教者稍不同，其为失职则一也。元时有仁虞院，以首相领之，盖鹰坊也，又有玉宸院，则教坊梨园亦加官至平章事，此虏俗不足言，而鼎铉之辱极矣。本朝虽不设宰相。而政本归之内阁，重则师保，次亦卿佐，兼殿阁之官除知经筵及书史总裁更不他领，最为得体。至嘉靖初，张永嘉以首揆屡领南北郊工程，李任丘以首揆、夏贵溪以次揆审刑部囚，高新郑于隆庆间又踵行之，虽肆意兼综，实自贬威重也。

辅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长，即汉御史大夫，号为亚相，今为风纪重臣，主纠察百僚，未有以阁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张永嘉、隆庆四年庚午赵内江二人而已。张初用大礼暴贵，又起大狱以媚郭勋，遂以侍郎

学士兼掌西台，下三法司官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原问官山西巡按御史马录等于狱，尽反张寅、李福达之案，狱成，戍斥者百余人，永嘉因以功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再晋尚书仍掌院事，次年晋少保始归阁。赵因高新郑踞吏部，欲非时考察科道，恐人议之，乃以内江掌院共事，然举计典时赵多所抵牾，察完未匝月，高即嗾门人吏科都给事中韩楫论其庸横，赵辨疏直发其谋，云横非庸臣所能也，臣直庸臣耳，若拱乃可谓横，且有楫为之腹心羽翼，他日将不可制。其言甚辨，卒不胜而去。二公兼署，虽各有本末，然总之非制也。

张寅即妖贼李福达，人人知之，著辨者亦众，后蔡伯贯□于蜀被擒，其谳词中载其事甚详。虽永嘉以一时私臆，且邀上命刻《钦明大狱录》以钳天下，而是非终不可灭，福达孙仍以叛诛。庚午高、赵同事，所斥谪台垣如魏时亮、陈瓒等数人，俱先后起废，登八座称名臣，则阁臣领宪，亦未足为重也。

宰相出山

成化以后，宰相四入阁者，惟嘉靖中张永嘉、夏贵溪二人，张最后起，至金华，病归旋卒；夏最后起，以少师降尚书，甫去国而罹极刑。三入者为费铅山，最后居首揆，仅二月暴病卒，俱不利之甚者。再入阁者成化中李南阳，丁忧夺情，其年遂卒；商淳安以直谏去位；正德中杨新都再入，至嘉靖初以议礼去，寻削籍；杨丹徒再入，以受赂罢去，寻削籍；翟诸城再入，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桂安仁再入，即病致仕卒；隆庆初高新郑再入，今上登极，中旨见逐；万历间王山阴再入，以争册立自免：更无一得善去者。至若嘉靖之初，起谢余姚于田间，谢林居二十二年，负天下重望，抵任仅五阅月，悒悒不得志而归，其初去时以少傅居次辅，再出仍位杨文襄下，官亦无所加，是又多此一出矣。近年王太仓甲午以首揆得请，丁未再召当国，坚卧者五年，终不出以至于没，然而攻击四起，哭子哭孙，忧挠无一日宁，

是又多此一召矣。盛满难以久居，得意不可再往，信哉！

发馈遗

古人不受暮夜，特持己严耳，不闻发人馈遗为自己功名地也。自嘉靖间张永嘉相公发徐崦西少宰馈，后惟见隆庆间今大中丞三原温一斋纯为给事时，发原任两广总督刘焘廿四金之馈，时刘已起右都御史提督神枢营，奉旨以原官致仕。故南太宰诸城丘月林橓为给事时，发湖广巡抚都御史方廉五金之馈，方罢官归。今上乙巳年，中丞褚爱所铁为总漕，发荆州知府倪冻二十金之馈，倪罢官归。四公俱清修名硕，议者尚以过刻讥之。近年则户科都给事中李苍门应策发祥符知县王兴二十金，王得重贬，李奉温旨见褒。王后复渐振，今为郎署，李历官左通政，乙巳内计，以浮躁褫级，至今未出也。士君子持己不愧四知足矣，至于寻常交际尚有不止此者，若以一时近名阻人荣进，揆之天理或亦未安。

徐缙以陆粲座主，为永嘉所诬，没后得昭雪；刘焘以边功著，后亦再出；独方与倪遂不振。倪为南驾部郎，处置马快船一事为百世利，王弇州称为材谞名臣，真非虚语。顷丙午丁未间，再登启事，而说者复攻之，谓为浙党，以朱金迟相公桑梓之故也。

两张文忠

嘉靖初之张永嘉，今上初之张江陵，皆绝世异才，然永嘉险，江陵暴，皆果于自用，异己者则百端排之，其所凭心膂，又皆非端人，所以不得称纯臣。永嘉之初起也，倚桂文襄为先登，未几自以英敏结上知，与桂隙日开，而用同事者霍文敏为爪牙，如杨邃庵一清之与陆贞山给事粲谋逐永嘉，已得旨去位，非霍起而代辨，永嘉殆矣。既而

邃庵罢，贞山贬，形势已固，而霍忧去，始寄心腹于汪荣和，于是相业日卑矣。汪之阴贼贪诈，士人所不齿，非桂、霍可比拟，如诱彭泽、薛侃以陷夏贵溪，且专疏劾夏矣，夏既得白，复哀请于夏，谓疏出永嘉，非其本意。至永嘉顷陷徐崦西缙少宰一事，皆汪一人力主之，其他杖谪言官，排逐正人，必攘臂争先。永嘉自庚寅当国，汪即以是年总宪，又三年而得太宰，与永嘉终始者七年，张去而汪逐矣。江陵初得柄亦矫矫自任，丙子已前，其设施尽自可观，自为刘台所纠，而渐用王阳城、王夷陵等入幕，阳城以掌铨司斥陟，夷陵以少宰为鹰犬，迨夺情诸事起，而堤防尽裂矣。夷陵之忍毒，不能如汪荣和，而卑佞过之矣。至纠合台垣为之角距，动借白简锄去非类，则又永嘉所不为者。永嘉用李福达一案以结欢翊国公郭勋，此事最得罪名教，若江陵之厚成国公朱希忠兄弟，直以门客蓄之，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贵耳，非如永嘉之谄附翊国以媚上也。永嘉之再相也，昭圣皇太后屡言之上，谓今日得与若为母子，皆张少傅力，因之召入。江陵异眷尤出永嘉上，然今上幼冲，慈圣皇太皇后日以张先生亲受顾命社稷臣耳提之，以故宠得竟其身。嗟乎，柄国者非藉手宫掖，亦安能久擅大权哉！永嘉险忮非一端，而倾吏部左侍郎徐缙一事，尤为可恨。缙号崦西，吴人也，其门生陆贞山，亦吴人，俱厚杨邃庵。而上眷徐厚，次将大用，永嘉恐其续邃庵之脉，不利于己，陆劾张疏出，益疑恨之。适有监生詹棨者恨缙，因讦其私事，人皆不直棨，而永嘉忽参缙，谓其夜以刺投入，开具黄精白蜡诸珍异，比索其人，则并贿俱逃去矣。上信之，下之都察院，时汪荣和掌院，即欲实徐罪，赖史鹿野道为佥院力诤，谓事涉暧昧，不可悬坐。汪大怒，并史语奏之，上始悟，徐得闲住去，而史竟引诬告律反坐詹棨罪，张、汪亦不能救。盖徐少宰昏夜之馈，俱诸人伪为之，真同戏剧，似狡实愚，可发一哂。此又江陵所不屑者。江陵于《世宗实录》极推许永嘉，盖其材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弇州谓二公事业相去实不远，而永嘉则丝素矣。此语固不谬，但马西玄汝骥作吕仲木柟行状云：永嘉暴横其乡，侵人田宅无算，既死，浙御史欲直之。霍文敏为保全其家，时仲木为南礼侍，与霍同僚，因与霍书责其阿私党奸云云。则弇州言又未必

然。史又称孚敬以废寺建敬一亭、宝纶楼，凡兴役必役民夫，为巡按御史周汝员裁抑，乃讦汝员，上命浙江、福建会勘，则孚敬居乡之不法可知也。

卷八

内阁二

二相诗词

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夏贵溪亦能诗，然不甚当行，独长于新声，所著有《白鸥园词藁》，豪迈俊爽，有辛幼安、刘改之之风，其谋复河套，作《渔家傲》词，亦其一也。二公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夏之苏夫人，亦工诗余，更是作家。

宰相谳狱之始

虑囚虽大事，然刑部大理寺乃专责也，朝审主以冢宰，热审主以中官，已属侵越。若宰相则不问决狱，自古已然，惟洪熙元年曾命内阁学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会审重囚，至成化初元而罢之，时李文达当国，其保相体多矣。又至嘉靖十五年冬，上特命少傅大学士李时、夏言同武定侯郭勋审刑部重囚，释放应死者凡六十八人，时以为太纵，然此举因改献皇庙号及恭上章圣太后徽号，大霈宇内，其时赦书中末行即有“刑部具题请敕大臣会法司审恤”之条矣，以故特遣赐敕行事，本系一时旷荡之恩。比至竣事之后，三臣再请遍行天下，遵照京

师一体审恤，上允其议，其事在闰十二月，弇州误记作是年三月热审，因以为不遣内臣之证，则失实甚矣。此后惟隆庆四年兼掌吏书部大学士高拱自以意请朝审主笔，盖专为王金一案，借以陷徐华亭，既非故事，亦非上意属之也。

禁苑用舆

嘉靖间供事内迁奉玄修者，宰臣严分宜以衰老得赐腰舆，至八十再赐肩舆，为古今旷绝之典。其同事而恩稍下者，则有夏文愍、翟文懿俱赐乘马，二公因私用腰舆，上闻以为僭，心衔之，夏被祸，翟被逐，已胎于此矣。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内宫址前尚竖二石牌，刊宫眷人等至此下马，则当时御前婢侍辈皆非徒步矣。又贵珰辈承恩有赐内府骑马者，最贵则云著于内府坐凳杌，其制如腰舆而差小，直舁至乾清宫，至今尚然。何以当国宰臣供奉离宫，又非朝宁比，反不得与妇寺埒也。

先时，与夏贵溪同直者，有武定侯郭勋等，亦赐乘马，后则徐华亭、郭安阳、严常熟、李兴化、董吴兴，袁慈溪诸公，皆未闻有得腰舆者，何论肩舆，若成国朱氏兄弟、咸宁侯仇鸾、驸马崔元、锦衣帅陆炳辈，皆右列缨弁，虽同在直庐，益不敢望矣。

金书诰命

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范字于册，及给功臣铁券，则字用金填，至于告身，虽贵极上公，但墨书而已。今上初年，刑部尚书王之诰，以前任边功进太子太保，封赠四代，乃赂主者得金书诰命，后为言官所纠，上命改正而宥其罪。王为江陵儿女姻，然抗直不肯附丽，且时进逆耳，为世所重，疑其不应僭侈乃尔，后乃知亦有所本。世宗朝夏文

愍言，以一品得诰遂创为金书，时夏贵宠冠廷臣，且司诰敕者皆其属吏，惟所颐指，台省亦慑其焰，莫敢救正，即此一事，其骄恣已甚。

命名被遇

宋米元章洁癖，择婿久不得人，有士人名段拂字去尘者，米大喜曰："拂矣而又去尘，真吾婿也。"遂妻以女。段即高宗时谄附秦桧拜参知政事者。我朝世宗极重命名，如甲辰状元以梦闻雷，即取秦鸣雷为首；至己酉年严分宜独相，请加阁员，时会推数人，俱不当上意，适数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为起语，上颔之，遂点茶陵张文毅、余姚吕文安二人，盖张名治，吕名本也。吕时为祭酒，名最居末，忽承特简，举朝骇之，久乃知其故。茶陵拜逾年即卒，余姚在相位十三年，以忧归，至今上丁亥始终于家，盖林下又二十七年。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

姓被遇者，如弘治丙辰上拆进呈卷，得朱恭靖希周，因谓首揆徐文靖曰："此人乃同国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遂钦定为第一，盖兼姓名得之。又今上癸未，得吾乡朱少宰，乙未得金陵朱宫谕，俱以国姓抡大魁，闻亦出圣意特拔。其以名近似而落者，如以孙曰恭为孙暴，徐镭为害今，俱不得状元。

严相处王弇州

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怿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后分宜因唐荆川阅边之疏讥切思质，再入鄢

剑泉懋卿之赞决，遂置思质重辟。后严败，弇州叩阍陈冤。时华亭当国，次揆新郑已与之水火，正欲坐华亭以暴扬先帝过为市恩地，因昌言思质罪不可原，终赖徐主持，复得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鄢与新郑，俱思质辛丑同籍也。严、徐品不待人言，而弇州每于纪述描画两公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新郑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辞，且词及簠簋，则未必尽然也。当华亭力救弇州时，有问公何必乃尔，则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裾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

世宗遗诏尽起诸废臣，其老疾者许加衔致仕。华亭同邑冯南岗恩，以南台直谏论大辟，缘乃子行可请代，得赦出编戍，家居三十年余矣，年已衰甚，尚望徐念桑梓特大用之，竟以老例加大理寺丞致仕。其少子学宪时可恨之，每书徐相事，必苛索痛诋，略似弇州之报严。

计陷

夏桂州主复河套，欲为书生封公侯计，至作《渔家傲》曲，遍令人属和，以为功在漏刻，至世宗入仇、严之谮始惊怖自辨，诿出套之罪于曾铣，上终不听，以至西市之僇。此何异蔡元长主复燕云，及送其子攸北征诗云："百年信誓须坚守，六月王师盍少休"，又云："身非帷幄若为筹"，盖诿伐辽之罪于蔡攸，比金人入犯，京终不免潭州窜死。初同一任事，后同一卸责，然蔡预策北征之必败，而夏不能料套功之无成，其识见相去远矣。当夏未下狱时，适陕西澄城县有移山之变，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直至十二月廿八日始入奏，时上方修长生祈福，而元旦得实封，且正值曾铣出塞失利之期，上震惧且大怒，而严介溪授真人陶仲文密计，令谮夏于上，谓山崩应在圣躬，可如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移于将相，又私语大珰汉世灾异赐三公死

以应天变，又密疏引翟方进事，而夏遂不免矣。上元旦即下圣谕，谓气数固莫逃，亦不可坐视者是也。夏死后十四年为壬戌岁，严败亦由术士蓝道行扶乩，传仙语称嵩奸而阶忠，上玄不诛而待上诛，时皆云徐华亭实使之。盖夏、严受祸，皆出仇口，而扶乩更巧于占验矣。当其同在事时，严之事贵溪，如子之奉严君，惟诺趋承，无复僚友之体，夏故浅人，遂视之如奴客。严虽深险，然为华亭所笼络，移乡贯，结婚姻，时时预其密谋，因以心膂相寄。不虞两公各怀腹剑，阳托丙魏房杜之同心，阴学勾践沼吴之故智，可畏哉。严之杀夏，阴佑之者陆炳、崔元也。严既逐后，乃子世蕃再以逃军被重劾，时华亭意尚犹豫，而同里人杨豫孙、范惟丕进谋，不如杀之以绝祸本，徐始憬然悟，而弃市之旨下矣。陆、崔武人不足道，华亭所善两公，俱名士大夫，惜哉。华亭谢事，高中玄亦欲杀之，然而仇隙久著，且举动明白，不设阴谋，如曹操议除杨彪，尚有英雄气。

宰相黩货

士大夫黩货无厌者，固云龌龊下流，然为子孙计，或是一理。古来宰相如秦会之者，其子秦熺，固其妇翁王仲山之孙，而故相王珪之曾孙也，于秦氏何预，乃积镪侔帝室，至死后四方珍异犹集其门，且欲以熺嗣为宰相，抑何愚耶？世庙末年，严分宜纵其子世蕃受赂，以致于败。初闻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阅赵浚谷中丞为吏部郎中王与龄行状，直云世蕃为螟蛉子，则分宜固无后也。名秽家灭，为千古笑端，是诚何心。尝见大珰用事者，其贪墨或十倍于缙绅，而江南富僧蓄赀巨万，瓶钵之余，至侪程卓，此辈肝肠，定与人殊，何足深尤，但士人效之，则污齿颊羞史册耳。

正、嘉以来宰相无子者数人，如李西涯之清苦无复可议，曹健斋元之秽劣不足挂齿，若杨邃庵之急于调人，夏桂溪之侈于奉眷，袁元峰之溺于女嬖，虽交际稍通融，尚是高明之过。最后高中元平日以素

丝自豪，即弹章满公车，未有訾及其守者，惟弇州以簠簋议之，说者谓出于怼笔。直至近日嗣子辈争产，始知其家之厚，人之难知如此。

权臣籍没怪事

元载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儿三十七秤，王黼黄雀鲊鱼堆至三楹，童贯剂成理中丸千斤，贾似道果子库内只糖霜亦数百瓮，此犹云食物也；嘉靖间籍没严分宜，则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若对局用之，最为滞重不堪，藏之则又无谓，真是长物。然收藏法书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特起大狱，而终不得，则贪残中又带雅趣，较之领军鞋一屋，似差胜之。

闻籍分宜时，有亵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阴承溺，尤属可笑。莅事者谓非雅物，难以进上，因熔成镪以充数。

籍没古玩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宫，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盖当时以籍记挂号者，今卷轴中有两府半印并钤于首幅，盖二十年间再受填宫之罚，终于流落人间，每从豪家展玩，辄为低徊掩卷焉。但此后黠者，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苏人与徽人伎俩，赝迹百出，又不可问矣。

自江陵与冯保籍没后，上用法益严，凡有犯者不贷。后来如富民徐性善之属，既以法见籍，而司礼掌印大珰张诚得罪，并其司房锦衣南镇抚司佥书霍文炳者，亦俱没入，霍用事久，其橐不赀。又如故太监客用之属，亦从此例。群小因妄测上有意实左藏，至奸徒王锦袭、王守仁辈，密告先世曾寄重宝于楚府，且及故大司空延安杨晴川兆，杨先被籍，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还奏所列无一实状，守仁即下狱论斩，于是凶党震惧，天下益服上英断云。

霍文炳之被籍，有空房为江右一词臣赁居，其下有伏藏数万金，或云词臣发之，掩为己有，巡城御史况上进露章于朝，词臣削籍去，其事之有无不可知。然此公理学名臣，官至坊局，时望甚重，是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忽被污见斥，其程策无所用之，遂以畀相知二人，因有应天、河南二录雷同之事。阿堵作祟，宛转蔓延一至于此，甚哉！

籍没二相之害

籍没罪人资产，在前朝不能尽纪，如世庙末年之籍严分宜，时世蕃闻重劾，先往戍所，而其子绍庭为缇帅，驰急足归报乃祖，预匿诸珍宝于所亲厚。及钦遣使者至，所籍不及额之半，于是株累其姻友，以至无辜，俱严刑赔补。如鄢懋卿、万寀辈受其卵翼，为之角距以取富贵，固不足惜，而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亦可哀矣。今上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其后追逋至少宰曾司空，所寄顿终不及数，上亦用大臣言，留田千亩以赡太夫人。先是冯保籍后，亦已留衣二厢、银千两，仅降南京奉御去矣，废辽庶人宪□之太妃，遂借端归罪故相，求复国，赖上圣明不听。然辽故宫已先被上赐加拓为

故相第宅，太妃因得以有辞，夫以此污潴不祥之地，江陵公何所见而偃然居之？当时亦何以不撤毁而归之上相，真事理之难解者。迨江陵籍没后，此第又入官为衙署矣。

分宜同时有义子赵文华，赘于吾郡，因征倭事，胡宗宪同追所侵军饷，赵已先死，其子系治二十余年，不满数，至累其婿屠御史叔方者，时尚为孝廉，赔至三万金，郡中又佥派富户包认拆其第，每一椽亦勒价三两，乡人受毒不可言。其后今上丁酉，籍没大珰张诚、司房霍文炳，致累邹泗山德溥宫谕削籍追赃，又不足言矣。

严东楼

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罹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斋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疏下时，林已自差归署，而先大父为仪郎，同乡孙简肃植在南台掌宪，素相知，偶谒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警门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即统兵星驰入江右矣，南中尚有未知者。"而蕃子绍庭尚在锦衣，已先讷得报之，即偕龙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蹑至就缚，龙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功，升光禄少卿，寻以都御史抚江南，未几病，见世蕃为祟，如田蚡叩头状，竟卒。按，此狱实出华亭相公意，世蕃不能为厉于平津，而但求偿于发难之台臣，盖徐之福祚时正未艾也。

初，徐华亭为分宜所猜防，乃以长君太常璠次女字世蕃所爱幼子，分宜大喜，坦然不复疑。及世蕃逮至将就法，则此女及笄矣，太

常晨谒乃翁，色怒不言，侦知其意，遂酖其女以报，华亭辗然颔之，不浃日而世蕃赴市矣。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无项，善相者云是猪形，法当受屠。

罗小华故徽州人，有才慧，因为世蕃入幕客，入制敕房为中书，凡通贿皆属其道地，因致巨富，后亦同严籍没。其子名六一者，林劾其通倭，诏下捕之，因逃去，后赦还，尚不敢名龙文子，改姓名为王延年，从楚中吴明卿先生学诗，时游吴越间，以鬻骨董自给，有父风。

居官居乡不同

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焦泌阳在武宗朝，党附逆瑾，与张西麓綵同科，流贼刘六、刘七过其乡，索焦不得，至缚稾为人跪而斩之，云为天下诛此贼，其见恶如此。乃近日中州举入乡贤，王岵云方伯为文祭之，盖以泌阳邑人至今犹思之也。可见居官居乡，自是两截事。又如江西临江人朱琏，为御史时，媚张江陵为入幕第一客，闻其在家却忠厚安静，邹南皋先生亦与相善，此张雨若汝霖兵部为予言者，张曾令其地，知之甚详。朱为江陵辛未门生，即留夺情时，言老师不听主上挽留，徇私负国，门生便入疏参老师矣，即其人是也。又同时邢子愿侗侍御，居乡居官，并有令誉，为其同年一御史所引与江陵及王彝陵相善，遂废不起，此又当别论，非前诸公等伦也。

远婚

近代远结姻者，如嘉靖间松江徐文贞之结陆、刘二缇帅，皆楚人。今上初年，西粤光禄卿蒋遵箴之婿于安肃郑大司马，皆有所为，

世人多知之。近年吾乡陆工部基恕与江西安福刘胄君孟铣联姻，相去三千里，刘为畏所台侍御之子，陆为庄简太宰之子，俱用任子相欢，称气谊交，然往还殊不便也。因忆李文达公贤，以中州而纳休宁程篁墩为婿，已属可异，而传纪中又纪文达一婿为衍圣公孔弘绪，李公何以好远遣女乃尔。罗彝正纠李夺情，是本朝有数文字，然并不摭拾他语，具见正直人未有不忠厚者，使在今日，即婿程、孔二女事，不知如何描写矣。其后衍圣公孔弘绪，终以淫虐杀人夺爵。

正德中大学士曹元，京师人也，其妇翁周文瑞瑄，则山西阳曲人。

嫉谄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无过华亭、江陵二公。徐文贞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竞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目。张文忠为徐受业弟子，极恨其事，而诽议之，比及当国，遂欲尽灭讲学诸贤，不无矫枉之过。乃其喜佞，则又十倍于华亭，谀之者伊周不足，重以舜禹，至身后有劝进之疑，亦自贻伊戚也。王太仓以忤张起田间，望重天下，力挽颓波，如甲戌分考门生陶兰亭比部贺文，其词稍溢美，其制稍华侈，遂至面叱遣还。陶后屡蹶不振，太仓略不援手，独喜癸酉乡试门生李修吾中丞，谓其抗直不阿，海内称为第一流，究竟晚年密揭一事，为中丞所卖，似亦未深知李底里也。辛丑以后，矿税肆虐，而江淮为最，李时正抚江北，巧制税监陈增，致陈守训等于死，其功亦不细，盖学力多得之捭阖云。

吕光

吕光者浙之崇德人，别号水山，又名吕需，少尝杀人，亡命河套，因备知其阨塞险要，遇赦得解，走京师，以复河套策干曾石塘制台。曾以闻之夏贵溪，夏大喜，因议举兵出蒐如吕谋，分宜以挑衅起祸，间之世宗，两公俱死西市。晚年游徐华亭门，为入幕客，徐为高新郑所恨，授旨吴之兵使蔡国熙，至戍其长子，氓其两次子，籍其田六万。吕诈为徐之奴，持徐乞哀书，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胥故事，高为心动，至高夫人亦感泣劝解。高入阁调旨，谓所拟太重，令地方官改谳其狱。未结而高去位，徐事尽化乌有矣。驵侩至此，可怖哉！吕后游辇下，以赀得官，年已七十余。予幼时亦曾识面，真倾危之尤也。

直庐

撰文诸臣，初不过一二宰辅，既而郭勋、崔元以勋爵入，陆炳、朱希孝以缇帅入，李春芳、董份等以学士入，人数既增，直房有限，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羡，不复觉其湫隘。且房俱东西向，受日良苦，惟严分宜最后得另建南面一所，甚宽洁，且命赐白金范为饮食器，及他食物甚备，分宜处之凡十余年。分宜逐，即以居徐华亭，徐徙居其内亦五年。严之晚节，以屡出直见疏，徐惩其败，每遇上命到阁理事，或赐沐至家，辄云在外反不乐，且恋念圣躬起居，不忍暂舍而出，上以是益怜爱之。高新郑最后入直，具辨胡给事疏中，云所居凡四层十六楹最敞，则亦分宜公直房之亚矣。

宰相世赏金吾

锦衣为右列雄俊第一，然必以赏功世及，非文帅元枢，未有及辅臣者，以故正德中李长沙等四公，俱力辞平流贼之赏，梁南海之子次摅自以纳级锦衣舍人，冒功仅得百户。嘉靖中叶，严分宜尚以孙效忠

冒岭南功拜千户，寻劾罢。盖此官不轻畀如此。惟世宗初绍，论羽翌功，辅臣杨新都廷和、蒋全州冕、毛东莱纪俱得世袭指挥使及同知等官，然终谦让未拜，既而翟诸城銮以行边功特拜千户，即授官其子矣。夏贵溪薄锦衣不屑就，思开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于败；严分宜惩其事，但用擒虏功，以其孙鹄受正千户，且即于南镇抚司管事，则现任辅臣子孙所未有也；徐华亭缘此亦得世锦衣不复辞；而穆宗朝高新郑、张江陵亦以军功得千户。至今上初年，张江陵之子简修遂进指挥理南司，如严氏故事，未几削夺，亦与分宜同。今阁臣世荫锦衣者，惟杨新都之孙宗吾，翟诸城之子汝敬，徐华亭之曾孙有庆，俱承袭用事，他未见尽拜官也。

大臣用禁卒

古来宰相擅权畏祸者，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为异，至宪宗朝，宰相武元衡被刺死，裴度继相，复用骑士呵卫，南宋则秦桧为施全所刺，亦加禁军扈从。本朝既无宰相，亦少擅权大臣，惟弘治初年，马端肃文升为兵部尚书，承宪宗末年武弁冒滥之后，斥去军营将校三千余人，于是怨家引弓射入其门，又为飞书摭其过恶，射之东安门内，上乃给赐文升锦衣骑士十二人为之卫。世宗新即位，杨文忠廷和为首揆，汰去诸卫及内监冗员至十四万人，因有挟刃伺之入朝舆傍者，事闻，诏以京营卒百人护廷和出入。盖不特权奸专恣，为时愤嫉，即鼎革之时，如马、杨二公俱一代名臣，稍裁佞幸，遂几不免矢刃，盖任事之难如此。若天顺间，兵部尚书陈汝言代于肃愍，专横贪肆，亦为仇家所伺，命给卒卫之，后竟以贿诛，此林甫之徒耳。

夏言亦用禁卒出入西内，则以赞上事玄也。

两给事攻时相

新郑直庐想是严常熟故居，盖是时严甫去位，而高正自春卿入阁矣。时高无子，乃移家于西安门外，昼日出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时上已抱疾渐深，不复日修斋醮，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徙庐中器物出外，此则不独高一人也。会吏科都给事中胡嘉应者劾高，专引此二事力攻之，时皆谓华亭实与闻，祸且叵测。高闻骇惧，而上迫弥留，不克有所可否；比上崩，当下遗诏，徐又独与门人张居正属草，不以商之同列，高自以新帝潜藩肺腑臣，益恨之切骨不可解矣。应嘉后以他事外谪，量移至参议，闻新郑召还阁兼掌吏部，惊悸而卒，或云其胆已裂破矣。高再相又三年，而穆宗不豫，户科给事曹大野疏论高大不忠十事，其首曰上服药既久，中外忧惶，而拱方与刑部侍郎曹金结姻，举乐大宴，其次曰东宫出阁讲读，敢图便安，以二八日方入叩头，果于慢上，无人臣礼。二事亦罪在不贷，次揆张江陵所授也。时上已愦甚，仅批妄言调外任，拱辨虽留，而无褒词。未几上宾天，今上甫即位，高逐去，大野骤进清华，不数十年，以中丞抚江右矣。同一言官，同一受嗾，又同攻一人，同在两朝末命时，而幸不幸如此。

邵芳

邵芳者，号樗朽，丹阳人也，穆宗之三年，华亭、新郑俱在告家居，时废弃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醵金合数万，使觅主者。邵先以策干华亭，不用，乃走新郑，谒高公。初犹难之，既见，置之坐隅，语稍洽，高大悦，引为上宾，称同志，邵遂与谋复相。走京师，以所聚金悉市诸瑰异以博诸大珰欢，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遗物也；高公贫，不任治此奇宝，吾为天下计，尽出橐装代此以为寿。时大珰陈洪，故高所厚也，因赂司礼之掌印者，起新郑于家，且兼掌吏部，诸废弃者以次登启事，而陈洪者亦用邵谋代掌司礼印矣。时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恶之，及其当国，授意江南抚台张崌崃佳胤诱致狱而支解之。时张并欲殄其嗣，邵有婿沈湛源名应奎者，文士而多力，从其家

重围中挟邵二少子于两膊，逾垣以出，而守者不觉也。沈亦奇士，今以乙榜为国博，与余善。

初，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闻有客至，避之软屏后潜窥之，既出，问耿曰："来客为谁？"耿曰："此江陵张太史也。"邵长叹曰："此人当为宰相，权震天下，此时余当死其手。"后果如所言。又金坛于中甫比部为余言，邵于书室中另设一小屋，榜曰"此议机密处，来者不得擅入"。此等举动安得不败。邵与吕同时而先死，吕数年前尚无恙，弇州纪耿楚侗座客事。属之何心隐，盖记忆偶误，然心隐亦江陵所深嫉，因示意楚抚王之垣、按臣郭思极置之法。心隐每大言欲去江陵不难，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祸，后闻见收，逃至婺源县，而郭御史之捕卒追讨缚之。后御史赵崇善讼心隐冤，欲反坐抚按罪，上以心隐罪自当诛，不听赵疏云。何与江陵本讲学旧友，虽属讹传，然非邂逅相识可知矣。

江陵最憎讲学，言之切齿，即华亭其所严事，独至聚讲，即怫然见色，岂肯与一狂妄布衣谈道。时楚人李幼滋为工部尚书，正江陵入幕密客，素以讲学为心隐所轻，故借江陵之怒以中之。又耿楚桐亦厚心隐，曾劝王中丞贷其死，而王不从，其后李卓吾尤喜称之，故得罪四明，受祸亦略同。

新郑论事矛盾

新郑掌铨，适当法司会审重犯，意欲平反王金之狱，以陷故相徐华亭，乃自请云：臣以首揆行冢宰之事，宜往谳。因极论王金一案为非，云议事者假先帝为辞，谓金等进燥药丹药致大行误服，又用麝香附子热药及百花酒吃饮，丹田发热，遂损圣体，如此诬罔先帝，为天地古今大变，亟宜昭雪。其言甚辨，得旨再问，而王金等末减矣。新郑之意，虽主于修旧怨，然初拟弑逆，则华亭当国，亦果未详确，使

高得借以为词，赖穆宗宽仁不深究。及穆宗升遐，江陵为次揆，用冯保掌司礼，新郑形势已危，乃具疏草令所厚门人都给事程文宋之韩等公劾冯保，其第一款即云保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遂至弥留，又引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误进药饵致损孝皇、张瑜问斩为据。疏上留中，而高逐矣。夫误药一也，在世庙则确证以为无，在先帝则确证以为有，且二疏俱刊集中，明著俱出其手，又何也？盖一报仇，一去逼，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觉，遂为有识者所窥。

高公主笔密决，在隆庆四年九月，至次年则又托词归其事于吏部尚书掌兵部杨襄敏博矣，盖谳决中已无所关心也。

华亭故相被胁

隆庆间，高新郑再起，以首揆领铨，修怨华亭故相。时海忠介抚江南，以剪抑豪强为己任，而前苏州知府蔡国熙，故有才名，以讲学受知于华亭，称弟子，至是入新郑幕，愿治徐事自效。遂起为苏松兵备，大开告讦，徐三子俱论戍为氓；同乡通家子莫廷韩云卿、致仕同知袁复善福徵各以居间自任，胁得数百金，莫以明经优选，袁即家补官出。而今上登极，高逐去，徐事立解矣，莫、袁俱负俊称，知名当世，此举颇不为乡评所与。莫终诸生，袁后为唐府长史，坐事褫职问徒归家，老寿健饮啖，暮年游金陵，时冯具区为祭酒，冯少时故与袁诸子同社相善，至是有所关说，冯不能尽从，因构飞语中之，欧阳比部白简即其笔也。盖才高性忮，至老犹然，居乡与陆文定亦齮齕，陆终不较。然其警敏实一世少敌，为诗多奇俊语，又顷刻数百语，谭笑风流，后来未见其比。王弇州其同年进士也，亦口刺而心服之。

攻保公疏

隆庆末年，华亭为御史齐康所攻，实受新郑旨也。当时人心向徐，因发两人交构谋逐首揆状，至大小九卿给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合力攻高以保徐。至户部则葛端肃为尚书，独不肯上，而侍郎刘自强为白头疏上之，高去而徐得留矣。至隆庆六年，先帝已不豫，而给事曹大野攻新郑，则受张江陵旨也，于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大小九卿则各具公疏，劾大野诬陷元辅而暗攻江陵，大野谪去，江陵大惧，遂以中旨逐高，而江陵当国矣。一高新郑也，攻之保之，俱非定论，特皆为势所怵，而高性粗疏，前攻后保皆不得安其位。至其后也，丁丑江陵之夺情，庚辰江陵之乞身，无人不保，举朝如狂，又谄秽令人呕哕矣。

保留宰相

保留宰相，事不经见，惟隆庆初留徐华亭者最多，然以与高新郑者争构有左右袒也。万历丁丑，至江陵夺情保留，则怪矣，然犹曰吴、赵、沈、艾等攻之使去位也。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归甚恳，主上亦为心动矣，时大婚已三年，慈圣亦久归政回宫，圣龄将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时，使其得请，可谓君臣终始，两无负矣，而大小九卿则吏部尚书王国光等、太常卿阴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则吏科都给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帅祥等，亦合衙门保留，何也？逾年后病不起，身后旋受大剉，亦岂非诸公再误之使上有骖乘之萌乎？此风久革，已三十余年，至癸丑南宫试福清独相，上命主会试，福清初无意辞，有大理丞前御史朱密所吾弼特疏劝驾，语微涉谰，见者骇愕，然以时相方为物情所归，无敢纠之者。御史彭天承宗孟露章弹之，其朱语云：辅臣遵旨自恪，邪臣献媚堪羞云云。疏虽留中，而朱内愧闭门，旋奉差去，次年福清亦谢政。朱历南北两台，所至有声绩，此疏未必有他肠，而举事稍出格，遂不为识者所谅。朱奉差以册封藩府行，自来庆典无有法官者，朱此差实为创见。盖朱注籍既久，无颜入班行，政府借此差曲全其体面耳。

大臣被论

隆庆初元，两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为徐华亭以攻新郑高中玄少保，凡二十八疏而高去，究竟不能没高之雄才。今上乙未，科道为孙富平以攻秀水沈继山司马，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究竟不能掩沈之劲节。近日丁未戊申间，言官复为李淮抚以攻李九我阁学，并及故相王荆石少傅，各不下数十疏，王终不应召，李遂杜门六年而后行，究竟不能污王李之清操。盖一时同声附和，正如飘风疾雨，久之天日自然清明，物论之定，固不待盖棺也。

言事者须得实方动上听，如丁未戊申间，李九我之为宗伯，次揆赵南渚世卿之为大司农，真是两袖清风，而言者至于簠簋蔑之。主上素重二人冰蘖，简注最久，见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安能转移圣意哉。又如焦弱侯太史，不过一木强老书生，丁酉年被劾，时给事楚人曹大咸者，至目为莽、操、懿、温，徒有识掩口，更谁信之。又弹李晋江诸疏，往往指其学问之僻，执持之拗，全是王介甫。嗟乎，介甫亦何可轻许人哉。

丝纶簿

向传阁中有丝纶簿，为拟旨底本，无论天语大小，皆录之以备他日照验。闻上初年，为冯珰共江陵相匿之，以灭其欺妄之迹，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刘瑾、张綵藏去久矣。甲申年，御史谈岳南希恩耳剽其说，遂疏请查簿下落，以还旧规，阁中疏辨，谓从无此簿，亦初不闻其说。上诘谈此语所从来，令即回话，谈亦只以传闻臆对，因重贬去。簿之有无，总不可知，然代言视草尚须存稿，岂有圣断处分寄草创于近弼而条拟本案不留一字，他日谁为将顺，谁为规正，又何从辨之？况六科俱有抄旨底案，则阁中虽无故事，特设此一簿亦宜。

按，王文恪公《震泽长语》云：向见陆廉伯云丝纶簿为庐陵杨文贞公所匿，后文恪进内阁，则底稿俱在，但不名丝纶簿耳。此语既传，嘉靖初言官祖其说，谓杨文贞谋夺情，以此簿奉王振，甚者谓文渊阁印亦为司礼所夺。诏问簿与印所在，令言者自来追还之，言者伏罪乃已。然则所谓丝纶簿者，亦传闻之说，未必有此名也。至谓为冯珰、张相所匿，抑又梦中说梦矣。又《天顺日录》云：徐武功有贞夺门，英宗复辟，徐究出丝纶簿归内阁。此虽李文达之言，然无所据，文达、文恪俱官揆地，而言之不同如此。

宰相时政记

宋世宰相俱有时政记，以记一时君臣可否商榷之语，以至军国兴革、人材进退亦及之，可备记注之缺，如王安石之实录授之蔡卞者，至再撰国史，尽窜执笔旧臣，亦其遗害也。若李纲有靖康及建炎时政记，虽两当国柄，为日无多，所言甚备，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世皆罪纲主谋，今记中载钦宗手札往复甚明，然则忠定受冤，非此书莫能明也，盖得失相半焉。本朝无时政记，惟杨文贞士奇有《三朝圣谕录》，李文达贤有《天顺日录》，李文正东阳有《燕对录》，李文康时有《召对录》，俱记柄政时诸事，而不如宋人之详者。若彭文宪笔记，则又寥寥无足采，此外罕见宰相作此书矣。近日张文忠居正亦有奏对稿，但有手疏及上批答耳，亦间及一二召对，俱非关大肯綮者，盖此公假借于中涓，或要挟于禁掖，不可见之楮墨者居多，遂并造膝嘉谟，尽付乌有，可叹也。惟徐文贞阶有《谕对录》抄本，幼即慕之，顷始得从陈眉公借读，其卷帙凡十倍西杨、二李，无论朝野大计，即医药斋醮及宫闱御幸，无所不献替，不旬日复取去，不及手录，今徐氏子孙秘不出矣。闻张文忠孚敬亦有书记对扬诸大政者，以付其子逊业，今永嘉子孙微弱，恐遂湮没矣。

今永嘉公亦有《谕对录》数叶行世，但记救张延龄一事耳。

新郑富平身后

新郑高少师、富平孙太宰，初俱以重名大用，后皆以太刚去位，未几，俱殁于里第，俱无嗣。孙为台臣时，与徐华亭莫逆，疏诋新郑最丑。二公道不相谋，相去亦三十余年，及其在事，拥戴之者俱众，然皆负素丝之名，即甚憎者无能以墨议之。近年高继子务观、务实等争产，各交章讼言遗訾百万，分析不均，奉旨彼中抚按会勘。顷富平身后群从争继，亦互讦于秦中诸当事，谓太宰积镪若干，宝货若干，彼此构讼不结。时西安推官程策为之谳决处分，于爰书中备列其数，孙初下世，桃李正繁，恨程不为稍讳，遂以白简谪程去。两公立朝铮铮，即微有可议，何至溺情阿堵，使有三尺之孤，必不决裂至此。古人以无后为酷罚，信哉。

陈飞

万历初，蒲坂张凤磐相公家有一仆陈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盖跻捷天赋，非有他术，因名之曰陈飞。相公子名泰徵者，庚辰南宫登第，遣飞归报，先驰马者一日夜，已至河中府，则全录且在手矣。飞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后为盗，受健吏酷罚，两足遂挛，然犹三百里也，此外久不闻。近日吴中有一顾姓者，初应募在戎籍，后得异人传授，云一日夜可千里，淮抚李中丞三才喜之，至与分庭抗礼，近已不能行，闻为忌者夺其囊中一小铁船去，盖即其师所授也。夺者又不得其秘咒，如板桥三娘子木人，亦无所用之。顾姓者余亦相稔，近已改业，讲内外丹矣。

顾文康陆少白

顾文康未斋鼎臣，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礼之，苦贫，读书古寺中，暇则与群儿无赖者盗邻家狗烹之，薪尽则拆木偶罗汉供爨，至糜烂，与诸雏共啖，人诮责之不顾也。近时陆少白起龙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馔，亦辍伽蓝代炊，曾有诗云：夜半犬羹犹未熟，伽蓝再取一尊来。顾昆山人，陆太仓人，产吴中同，负才名同，性俊爽同，特一宰相，一下僚，异耳。陆有膂力，倔强使气，尝与同里吴侍御慎庵之彦有违言，铸一铁简置怀袖，上刻“此简专打吴之彦”，吴畏之，匿迹乡居不敢出。吴为王弇州从甥，偶问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诚无罪，但谚所云‘恶人自有恶人磨’，则二君是也。”吴干笑无以答。

谀墓

从来志状之属，尽出其家子孙所创草稿，立言者随而润色之，不免过情之誉。如考亭之状张浚，尚不免此，何论其他。然如二十年前云间徐文贞传，出其同里冯元敏时可笔，中间刺讥非一，至于营建万寿宫一事，谓文贞创谋，以夺分宜之宠，又荐其长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工，躐升太常寺少卿。此传盛行人间，后有语璠以不当刊送者，遂止不行，因与冯成贸首之仇。以后冯仕途屡蹶，辄归咎徐氏下石，至今相诟未已也。元敏乃翁廷尉南冈恩之不召，文贞不得辞其责；而元敏作传，未免借笔舌报怨，闻又其家所乞，乃任情抑扬，亦隘矣。然冯元敏刻集中所载文贞传，则推奖过情，无一贬辞，盖改本矣。

近日见文贞《谕对录》，凡千余言，俱世庙手敕及所答密疏，中间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即建储大典，圣意欲迟迟，亦不敢显谏。大抵依违居多，特不敢如分宜父子怀二心，任上意于二王中择一耳。及景恭王就藩邸，穆庙登宸极，文贞遂以定策功著称，至壬午存问一诏，为江陵公视草，特引羽翼先帝为言，而文贞功名宠眷，遂为近世仅见。然《谕对》一录，其子孙何以不秘藏之，致吾辈

亦得寓目也。

五臣

吴中徐天全有贞以阁臣封武功伯，为曹石所构，因其河功告身有缵禹之语，谓为不臣，几致伏法，赖雷电示警得免，然犹削夺官爵，长流金齿卫。今上己卯，高昆仑启愚主应天试，以舜亦以命禹为首题，合场喧噪，至江陵败，言官纠之，谓其用禅受为江陵劝进。上意已动，赖诸大臣力诤得解，然亦尽削宗伯学士之职，焚其三世告身，可见神禹固非臣子所敢当也。顷丁未爰立现任为朱山阴，起故相王太仓为首揆，而进于东阿李晋江、叶福清俱为东阁，御史康骧汉丕扬建白疏有“皇上新得五贤辅，何异舜之有五臣”，则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此等非分之誉在寻常文字尚不可，况敢闻之君父耶？赖上宽仁不诘责耳。

卷九

内阁三

阁臣进御笔

今上四年六月，江陵张公为首揆，进阁中所藏世宗御笔圣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制票帖七十道，又纂修馆中得亲批本章共六十三本，进之于上。时张公新被御史刘台纠劾，说者谓怒刘入骨，恨其未置极典，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诸事导主上威严，虽借口法祖，实快己私也。至十六年三月，阁臣又进阁中旧藏太祖御笔七十六道以呈御览，时吴县申公当国，其次为歙县许公、太仓王公，是时朝讲渐稀，内外亦渐否隔，说者又谓诸公以此歆上，欲如高皇召对勤政讲学，其意甚美。窃谓两说或出臆度，未足深信，然云汉天章，留之秘阁，使辅臣不时展阅，可以警策心魂，如见祖宗朝君臣一体泰交之盛。今尽登禁掖，譬犹六丁取归天上，使人间永绝见闻，岂不可惜。当时揆地诸公，或自有深意，乃藿食之见则如此。

江陵震主

今上初元，严重江陵不必言矣，至后大婚，圣龄已长，偶被酒，令小阉唱以侑之，阉辞为不能，上倚酣拔剑断其总角，群竖肤诉于冯保，保奏之慈圣，次日召上诟诘甚苦，至有社稷为重之说。上乃涕泣

谢过，为手诏克责以赐江陵，而珰保因得中其所仇孙海、客用，谓二人引诱，江陵条旨俱谪净军，发南京种菜，亦可已矣；江陵复再疏推广保说，谓太监孙德秀、温恭、周海，俱谄佞当斥，三人亦保之素嫌者，上不得已允之。受遗元老，内挟母后以张威，下迎权珰以助焰，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后发，其得祸已晚矣。客用久居金陵，与缙绅大夫游，先人同年朱虞葑廷益为南京大理寺丞，谈次每称其贤，朱愿朴君子，言当不妄。弇州《首辅传》谓上手刃冯保养子二人，以致慈圣大怒，此一时传讹，其实不然。客用逐后，不数年冯保亦籍没，以奉御居南京，无聊思归，乃具奏遣家奴冯继清哀祈于上，求放还，为言官所聚攻。上命南法司究问，云客用为之设谋，乃谪保充净军，笞用八十，仍著伍，事见南司寇姜实疏中，盖二珰晚途复合矣。

江陵家法

江陵相怙权时，其家人子尤楚滨最用事，即世所谓尤七者，缙绅与交欢，其厚者如昆弟。有一都给事李选，云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七之妾妹为侧室，因修僚婿之好。一日相君知之，呼七挞数十，呼给事至面数斥之，不许再见，因召冢宰使出之外，次日即推江西参政矣。江陵公当震主时，而顾惜名教乃尔，此等事岂可尽抹杀。时给事李宗鲁亦娶尤七妾之姑，与李选同外补佥事，亦江陵传示吏部。

江陵教子极严，不特各省督抚及各边大帅，俱不许之通书问，即京师要津，亦无敢与往还，盖欲诸郎君继小许公事业，预养其相望耳。

江陵二乡人

江陵在位时，附丽者虽众，其最厚密戚无过承天曾大司空省吾、夷陵王少宰篆二人，其后并削夺追张氏寄顿赃物，狼籍万状，然两人品各不同。曾所至有声绩，抚蜀克平九丝，冬曹亦著劳绩，即在相门，未始倾陷一人。王则狡险贪横，真名教所弃，曾不幸与同科受祸，世多惜之。方丘月林同张诚往楚籍没时，曾具方巾青袍，入谒于后堂，丘与揖而送之，王则囚首楚服，口称小的，言词佞而鄙，丘与张怒笞二十而遣之。陆五台不平，谓沈继山曰："天下乱矣，那有少宰决臀之理？"沈笑曰："公善为之，不然行且及矣。"时陆正为少宰也。此虽一时戏言，亦足为千古至戒。按，曾为江陵所厚，复以平都蛮功受知，曾之父阳白名璠，后其子三科，登壬戌进士，以参议告归，受乃子一品之封，世甚荣之。及败时，则阳白尚在堂，与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王夷陵既夺官，子之鼎、之衡亦削乡举籍，独享寿考，闻至今尚无恙。曾号确庵，王号少方。

刘小鲁尚书

刘小鲁一儒，先大父同年进士，亦夷陵州人，与江陵相儿女姻也，当江陵炙手时，刘独退避居冷局。张谓有意远之，已不相悦，每遇其行法严刻及刑辱建言者，辄苦口规之，遂大矛盾，滞南京贰卿数年不迁。江陵败，言路交章慰荐，始晋南大司空，寻自免去，后再起遂不出。其长子名戡之，少年美丰姿，有隽才，为妇翁所器爱，当赴省试，江陵授意主者录之，乃翁闻之，令谢病不入闱，江陵大怒。后以任子得官，今为户部郎。

戡之字元定，与余善，其内子为江陵爱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惟默坐，或暗诵经咒，问此经何名，不对也。归刘数年，一日趺坐而化，若蜕脱者，与所天终不讲衾裯事，竟以童真辞世。盖与昙阳虽显晦异迹，其为异人一也。

三诏亭

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惟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谦死，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其辞楚按臣朱琏建亭书曰：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势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昙阳子称江陵为一世豪杰，太仓相公骇而信之，故入都不复修郤，反加调护，亦用化女之言也。

宰相对联

江陵盛时，有送对联谄之者云：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悬于家之厅事。先是，华亭公罢相归，其堂联云：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虽自占地步，然词旨谦抑，胜张之夸诩多矣。往年殷历城罢相在里，张江陵以宋诗为对联寄之曰：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孙。盖谀与嘲各有半。顷者，沈四明谢事居家，则直用李适之语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又今相国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则云：但将药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圣朝。尤为浑雅。他宰相若翟诸城、严常熟、申吴门诸堂联，则陈眉公已记之矣。

江陵公初赐第于乡，上御笔亲勒堂对曰：志秉纯忠，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可谓异典极褒。至癸未籍没，则并兄弟宅不保矣。但对联为御制御书，不知当时在事者何以处此。

尝于都下见一罢闲中贵，堂中书一对云：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

物；有花有酒，聊为卒岁之歌。又全用南宋宰相乔行简词中语，此辈亦知达生如此。

为李南阳建坊

江陵公之夺情也，为五贤所纠，且引故相李文达贤为比，一时京师传写罗彝正旧疏，为之纸贵。江陵恚甚，追詈“罗伦小子，彼何所知”。寻以葬父归，过南阳，檄彼中抚按为文达建坊，表其宅里，亦犹秦桧之屡用有官者为状元，以明其子熺之非幸，同一心事也。然欧阳永叔与胡明仲俱宋世大儒，欧阳《五代史》屡致意于义子家人，以申己濮议之正，胡作《读史管见》，但遇母子间事事再三辨论，则以当年不丧生母为世所嗤也。古贤已如此，何况江陵公。

内阁称大人

先大人以今上初元之冬从四川少参，服阕谒补，时江陵公新得国，以位业自矜重，对客不交一言。先大父随众谒于朝房，张忽问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应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无他语而别。盖素昧平生，不知何从见知而有此问。先大父寻补山东，转陕西而归，江陵始终在事，别无他留意也。近问之藩臬诸公，则政府款洽深谈，叫公呼丈者多矣，更不闻有大人之称。

貂帽腰舆

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惟近来主上息止此诏，业已数年，百寮出入省署殊以为苦，而近阁辅臣为甚。盖侵晨向北步入，朔风劈面，不啻霜刃，蹒跚颠踬

数里而遥，比至已半僵矣。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故今上靳之。然又有异者，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大臣自六卿至科道每朝退见阁，手摘暖耳藏之，江陵亦不以为讶，此已拜赐而违命不用者。又嘉靖中叶，西苑撰玄诸老奉旨得内府所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乃极刑，则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此未得赐而违命擅用者。宰相为百辟师表，而自行其意如此，功名安得终。

四明杜门时，归德公已老，偶独进阁，正值岁寒，项系回脖，冠顶数貂，而涕洟垂须，尽结冰筋，俨似琉璃光明佛，真是可怜。若西苑路本无多，自无逸殿直庐至上斋宫，不过步武间，即寒暑时乘马皆可，何必腰舆？

谄附失利

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及自荆州还朝，其以异礼事之者，无不立致尊显。惟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喜甚，将酬美官，以资浅稍缓。钱丁艰归里，比公除，则江陵已殁，次年癸未外计，竟以不谨罢斥，毫不沾酬报也。又初夺情时，南北大小臣僚保留，其同年陈瓒者，北直献县人也，时以左都御史领西台，谋率九列保之，会其病亟，遣人以姓名传送同事者，谓必登疏，且待此以瞑，更嘱我为献县之陈瓒，非南直之陈瓒，盖一时有一人同名同为常伯，虑其或误耳。未几，瓒病去位，旋卒，得谥简肃。近年郭江夏议夺谥者五人，瓒居一焉，虽议不行，而事已流传污史册矣，亦何利之有。

钱有文学，守官亦无秽状，即献县之陈，所至以廉洁称。一时失计，生平尽丧，真是可惜。

江陵始终宦官

江陵之得国也，以大珰冯保力，海内能讼言之，至其前后异礼，皆假手左貂。即就夺情一事而言，其始闻丧也，上遣司礼李佑慰问于邸第，两宫圣母则遣太监张仲举等赐赙，近侍孙良、尚录刘彦保、李忠等赐酒馔；其子代归治丧，则司礼魏朝偕入楚营赐域；其身给假归葬，上遣司礼张宏饯郊，司礼王臻赍忠良银记赐之，圣母则太监李用赐路费，牌子李旺赐八宝充赏人之用；其还朝也，上遣司礼何进迎劳郊外；其太夫人就养也，则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礼李佑郊迎，圣母则遣谨相、陈相赐衣饰珍异，又命太监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言上使司礼张宏引见于慈圣、仁圣两宫，旋使宏侍赐宴；其满十二年也，又遣司礼张诚赍敕褒谕；至其没也，又遣司礼陈政护丧归。盖一切殊典皆出中贵人手，而最后被弹以至籍殁，亦以属司礼张诚，岂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乎？若高新郑之入相，则初以李芳，继以陈洪、孟冲，而其败也，又以冯保，然奏疏中未至胪列内臣姓名如江陵公刻稿之备也。仕无中人，不如归耕，自古然矣。

相公投刺司礼

弇州《觚不觚录》云：江陵相公谒司礼冯珰投晚生帖，此语最为孟浪，余不敢信。冯保势虽张，然一惟江陵指麾，所以胶漆如一人者，仅以通慈圣一路耳，何至自卑如此。先人以史官教习内书堂，冯逐而张诚代之矣，其往还俱单红帖，彼此称侍生，则揆地可知矣。

言官论人

张江陵身辅冲圣，自负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当之耳。

昔韩侂胄首至金国，完颜氏葬之，谥曰忠缪侯，谓其忠于谋国，缪于谋身。今江陵功罪，约略相当，身后一败涂地，言者目为奇货；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其上柱国勋衔，虽曾加而不受，至没后遂以为赠，乃云生前曾拜，以实其无将之罪；更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诞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进侯伯加九锡矣。从来后宫诞育，未有恩及宰辅者，有之，实自江陵身后始，有识者颇以为非，然则杨何不明纠当时之政府，而追祸朽骨之权臣也？疏上，而籍没之旨下矣。杨以此附正人，历巡方数任，至拜大理左少卿，而为给事王希泉德完所击，指为朱琏、王篆余党，反面卖直，并及他秽状，调外去，至癸巳大计，以不谨罢，距抗疏时十年矣。又如戊申年一礼部郎论首揆朱山阴十二大罪，其事之装饰不足言，至谓矿税棍徒皆其家人，所谓御人之货尽归朱私橐，此则举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座师李晋江，且并暗摘其门生词林，以杜后日大拜，此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恕矣。此疏初上，一时耳目亦觉振动，后渐为人所觉，即被弹章，至辛亥大计，亦坐不谨斥，距抗疏时止三年耳。戊申以后，新咨命下，瓦缶乱鸣，攻太仓、晋江未已，而攻昆攻湘者四起，有所谓单打双敲之说，或云红庙设誓，或云关庙歃血，或云抱太仓靴脚恸哭，不惟圣主厌闻，而邸报抄传，俱相示以滋席间谈柄，供酒中笑谑，董思白太史目之为“活水浒传”，信然哉。

癸未甲申间，南给事刘一相、御史丁此吕论词臣高启愚舜命禹题，高坐削官夺告身。丁谪去，后至大参，乙未大计，以不谨斥，孙富平复追劾之，坐遣戍；刘寻以前任知县谪典史，历任至副使，庚戌大计，富平再起掌铨，亦以不谨罢之。

浙闽同时柄政

自今上乙酉，进王太仓于文渊阁，而先任申吴县、许歙县同为南直人，最为奇事，然末相王山阴则晋人也。至丙戌，山阴忧去，申、许、王三公同事者三年，而山阴始复起。此后则戊戌之秋次揆张新建得罪去，首揆属赵兰溪，次揆为沈四明，两公俱浙人。同事未几，赵卧病邸第不入阁，四明独相，然列名元辅每进疏揭，仍以赵冠之，凡三年而兰溪卒于位。又至戊申之冬，则首揆朱山阴卒，而首揆属李晋江，次首揆为叶福清，两公俱闽人同事，而晋江已先迁真武庙待放，不复还寓，福清独相，其进疏进揭，仍列李名于首如往事，凡五年而晋江始得请谢政。前后浙闽四公俱同乡同年并相，而为首者俱见厄不展，盖途径趋向本不相谋，即桑梓犹胡越也。欲如乙酉丙戌间三相同心，不可得矣。

闽县林氏之盛

弇州纪盛事，谓闽县有南京兵部尚书林瀚，瀚子南京礼部尚书庭机，机子南京礼部尚书爊，三代六卿，在本朝只一家，又俱系词林，俱为祭酒，以为绝盛矣。其后爊弟烟，又拜南京工部尚书，而瀚长子庭□又先为南京工部尚书，盖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寿考令终，无公私之谴，且四人得谥，恐前代亦未有。若父子宰相，则有南充陈文端以勤，子文宪于陛，本朝仅一家，亦弇州所未及纪也。

近日余姚孙燧以副都御史死事，赠尚书；燧子升，礼部尚书；升子铖吏部尚书，银礼部侍郎，锦太常卿，钺南兵部尚书，亦堪并美林氏。

沈四明同乡

沈四明在事与南北不洽，固也，而待同乡尤薄。时浙之名硕惟沈

继山思孝尤著，特以与孙富平相构久不出，壬寅冬，沈归德为次揆，初抵任，两人交尚未离，一日谓四明曰：“公之里人又贵同年如沈继山司马者，宜亟用之，吾同里门人之吕新吾坤，亦宜一出。”四明怫然曰：“吕之当起不必言，若沈司马者，吾不敢闻命。”事遂已。盖吕司寇为富平所厚，与沈司马争为冢宰同罢，四明方欲结欢西北，故抑司马以伸司寇，究之司马绌而四明仍不为西北所与也。时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钱给事梦皋、张御史似渠，齐人康御史丕扬，若浙人则有陈宫允之龙、姚给事文蔚、钟给事兆斗、贺吏部灿然，俱称契厚，然自以声气相引重，非关桑梓也。

李温陵相

丁未岁，阁臣独朱山阴一人，尚未得称首辅，上起故相王太仓、宗伯于东阿于家，召叶福清于南部，李温陵以现任晋大宗伯，同入阁。时王不出，叶召未至，于抵京见朝三日而没，惟李即赴阁办事。先是，推举时，言路攻李者矢如猬毛，不谓上违众用之，一旦与朱两人共事，众益忿，俱诋之愈厉。未几，叶至，李杜门乞身，朱亦卒于位，李当首揆，攻者矢石复集，李遂决计不出，而叶独相矣。议者尚恐上眷李未衰，逐之转急，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庙，悉遣家累，以示必去。自戊申至壬子，旅居五年而始得请，物情既不附，大权又不关，寒暑闭门，更无一人窥其庭，即其衡文所首举已在词林登坊局者，更对众讪詈之，以明大义灭亲。李性素褊，至是却恬然不以为异。有一同邑晋江士人，从邑令行取为工部郎中管厂，平日荷李提挈不浅，适当酷暑，真武庙地湫溢，李乞其厂中余材，搭一席篷遮日。毕事出门，偶遇旧友见之，惶骇无人色，哀祈其秘弗言，则一时人心趋向可知矣。古来宰相受侮者亦多，未有名列首揆身居败屋，几满再考沦落无聊至此者，亦史册所未睹也。工部郎后改台员，出视淮鹾，以簠簋落职遣戍。

晋江公居破庙五年，乞归之疏几七十上，每篇有一议论，初不重复，且词理灿然明白，真是文家老手。借当时草草阅过，不曾录得，视之亦可以悉文章之变态，才士之用心。

东西王李

宣德初年，三杨相公同在阁，士奇为泰和人，号西杨，荣为建安人，号东杨，溥为石首人，号南杨。未几二王同官词林，对掌制诰，并至尚书，英为江西金溪人，号西王，直为江南泰和人，号东王，盖从居第得名，不过都人所指称耳。至今上乙酉，二王同日大拜，锡爵为南直太仓人，号东王，家屏为山西山阴人，号西王，又以地言也。无论俗称，即上宫中对大珰女侍亦以呼二公，可谓过矣。又穆宗潜邸正妃李氏，直隶冀州人，先崩，隆庆间进封尊号，即孝懿皇后也，其家东城，人称之为东李；今上生母慈圣皇太后，山西翌城人也，以皇贵妃进加尊号太后，故从东李入内，两家修好甚至，都人目之为西李云。

太仓相公

今上辅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洁、嫉恶之严，无如王太仓相公。甲申岁，从禫制中起家入相，未行，有席平人连三元者，辛未进士，曾为吴之常熟人，作文贺之，谓太仓为元圣，封公爱荆为启圣。王大怒，即欲露章劾之，为弇州公力劝而止。甫至京，而有蒙阴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杨者，故己未进士，从郎署屡蹶至此，具疏建白，而以私书相干，且行请乞怜，王并其书上之，同知坐斥，亦一时百辟凛然，谓庶几杨绾、杜黄裳之风。既因寿宫事劾三少卿，渐与诸建言者不谐，至戊子而乃子辰玉发解，高饶事起，议者纷纷。盖长洲一少宰，与吾乡宫詹主试者争进用，构成其事以逐宫詹，辰玉才实高，覆试仍冠其

曹，而宫詹尚在位，于是时言者蜂起，并总宪之右宫詹者亦被恶声矣。然太仓与宫詹实不厚，颇有知其状者，惟其时吏垣都谏缺，其资俸当属泽州张元冲养蒙，而浙中一给事即其次，人望大不及张，然为太仓甲戌分考首录士，俺得之；张补工科都，次年又出为河南参政。张亦太仓丁丑庶常教习门生，又吴门大主考门生，因谓太仓厚其所私而故抑之，且逐之，恨遂不可解，并迁怒首揆吴门矣。张负物望，为西北诸君子领袖，寻从参政擢冏卿以至佥院副院司农，主持议论者十余年，即富平、新建贸首相仇，亦从司农公起见，其祸蔓延至今，益葛藤无了日矣。

太仓公发公一杨贿，固云嫉恶，窃以为太过，后来效颦发觉者接踵，渐不复出正人，益觉太仓多此一事。今刻文肃公集不载此疏，且志状中亦不书此举，想太仓存日已削其稿矣。

亲书奏章

世宗御札至阁最多，及在西苑，则在直大臣日承手诏无虑数十，而诸臣回奏亦皆亲书。如嘉靖辛丑，夏言以左削复官，其谢疏中有洗改字面，为上所诘责是矣。然特撰玄侍奉诸大老为然，而外臣则不尔。惟胡宗宪在浙，每疏必手书，前后如一，最后得罪坐死，上犹称述此事，遂得释还，则亦曲谨之效也。近年故相王锡爵密揭，亦其幼孙所写，故窃启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达御前，不然，祸不知所终矣。

王文肃密揭之发

丁未年，娄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传，即李修吾最后书揭中，亦自认身所传布矣。近见陈眉公又云此事极冤，是乃王吏部冏伯赂文

肃干仆盗钥私录之，且添改其词以激言路之怒，如重处姜士昌等语，以寄南中段黄门诸公，实不由李中丞也。初，冏伯不谓言路遂聚攻文肃，意颇惭沮，乃委罪于李中丞，其时为中丞者，既无胠箧始谋，即宜直辨其诬，乃冒居发奸首功取悦时贤，以为拥戴入阁之地，是两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

冏伯为文肃通家子，朝夕过从，本无毫发仇隙，特以己丑馆选不得预，以此切齿，终身恨之。然是科入选者止二十二人，其时王宇泰肯堂为文肃至契，已居馆元，而董思白其昌名盖一世，自不得见遗，唐完初效纯为荆川先生冢孙，乃父凝庵太常又次辅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图必得，则江南四府已用三人，万不能再加矣。时松江陆伯达亦有声，乃父宗伯平泉飞书力止之叮咛甚苦，伯达遂不赴考，时服其恬。冏伯才名家世不下唐、王二公，遂愤愤不能解，每遇文肃大小举动必密侦以播四方，而文肃终不悟以至于没。发揭事余曾记之，近乃知出于王吏部，然娄相之倾心淮抚，与淮抚之款留娄仆，皆实事也。

元旦诗

申文定相公以与王伯谷同里同庚，为史官时即与相善。及罢相归，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诗以示王，王即和而答之，旋以两诗并粘壁间，直至岁除不撤；次年元旦，申再有诗及，又和而揭之斋屏，旧者始除去，盖自辛卯文定返里，壬辰至壬子凡二十一年，岁岁皆然。是年百谷下世，再阅岁甲寅而文定亦捐宾客矣，想修文地下，其遇新岁，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而粘屏与否，则不可问矣。

分宜在首揆时，山人吴扩者作一诗，其题云《元旦怀介溪阁老》，亦揭之斋中。有友戏之曰：君以新年第一日怀当朝第一官，若循级而下，怀至我辈，即除夕未能见及也。似亦相似。

五七九传

近有作《五七九传》者，盖皆指今上首揆江陵、吴县、太仓三相公用事奴也。七为游七，名守礼，署号曰楚滨，当江陵相公柄国时颇能作威福，亦曾入赀为幕职，至冠进贤，与士大夫往来宴会，其后与徐爵同论斩。爵死已久，闻七尚至今在狱。当其盛时，无耻者自屈节交之耳。江陵驭下最严，闻七娶妾与两黄门李姓者姻连，大怒笞之几死，二李皆见逐矣。吴县在事，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谓九者，本姓宋，名徐宾，从吴县初姓也，署号双山。主人先是驯谨畏祸，其仆亦能守法，第颇与边将往还通赂遗，如李宁远父子皆尔汝交，亦有一二缙绅留之座隅者。惟援纳京卫经历，因覃恩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论归咎主人，此则吴县懞憧之过，但徐文贞当国时，其仆徐实辈已冒功为锦衣百户矣，九死未久，其子也酷贫。五则名王佐，署号念堂，娄江当国最晚最不久，门庭素肃，无敢以币交者，惟五与弇州仆陶正者为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颇收书画铜窑之属，邸中游棍时趋之。又曾买都下名妓冯姓者为妾，颇干娄江家法，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为小心，见士大夫扶服谨避，今胪列成三，并前二人无色矣。此传出东省一词林大僚笔，其时正负相望，以小嫌失欢于吴县，不荐之入阁，及辛卯冬被白简，拟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写宋九以实主人之墨，而五、七则干连犯人也。

阁臣致政迥异

宰相进退系国家大体，其自处与主上处之皆有礼。先朝无论，今上御极后，如张新郑、张新建之逐，出自内旨不必言，初则吕桂林四疏而退；申吴门为上所眷留，至十一疏亦允；后则王太仓尤受宠注，亦入疏即见俞；至许新安、王山阴稍拂圣意，许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请矣；至赵兰溪卧邸，则时历三年，疏凡八十余上，而卒于位，

说者以为子弟辈贪恋权位，制其乃父致然；沈四明告归仅匝岁，而辞疏亦至八十，说者又谓欲挈归德同行，故久不去位，是时相体已扫地矣；又至李晋江则在阁不两月，而居真武庙凡六年，谢事之章百余始放归，直如囚之长系、兽之在槛而已，尚可曰相体、曰主恩哉？

元老堂名相同

宋朱紫阳号晦庵，而本朝刘文靖亦号晦菴，然古今不相及，或云朱所署为晦庵，与刘本不同也。若宋宰相吴育号容斋，而南渡相洪学士迈亦称容斋，洪素博洽，何以即袭前辈别号耶？世宗朝夏文愍治白鸥园，有堂名赐闲，即以名其刻本诗集，今尚行世。而近日吴门申瑶泉相公谢事归，亦构别业名赐闲堂，刻图记署诗文俱用之。同为首揆，相去不数十年，何以雷同至此，想或偶不记忆耳。

古道

古人交以先投契为主，不论后来贵贱，如魏野之于王旦，邵雍之于文彦博、司马光尚矣。晚近渐失此意，而尚有存者，如松江之陆平泉宗伯，与徐华亭科第相去二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陆尚史官，讲敌礼，此词林前后辈之最不拘套者。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仓在揆地，时海盐举人王文禄者，以公车至，太仓坐之上席，文禄亦不逊，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穷达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年而晚途显晦顿异者，又曾同席砚而后出门墙者，则体统迥不假借。王弇州为藩臬时，江陵当国，其同事也，通书不书衔，不称晚，竟究易之；先外大父为山东宪使，投书于同年太仓相公，则书衔而下仍年眷弟，亦不以为忤。今则蝇头细书青面手板，无有敢及年字者矣，惟京卿尚有之，侍郎则称年晚生，尚书则仅年侍教生。近年申吴县七旬，萧岳峰大司马其同年也，时申久居林下，萧已晋三孤，尚于祝文称侍教，他可知矣。然则

赵司马鉴称年晚生于首揆费铅山，致有神童之诮，今何足异也。至座主门生等威更峻，不论生平交谊，概执弟子礼，如顾泾阳吏部之于孙柏泽少宰，虽认师弟于公会，而晏见则稍通融，闻二公俱有后言，二公真人品，真交情，尚不免俗，何论其他。盖古道之窒于世法久矣。

王文禄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都已望八，是科正太仓主考，榜后搜取其落卷阅之，首篇题为“君子名之必可言”，末句“无所苟而已”。王之结语二小比相对云：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仓每举示人以为笑柄。

不愿拜相

今上登极，起陆平泉宗伯于家，陆于江陵公为前辈，素所敬服，将援之入阁与同事，且示意使附己，陆佯为不觉，竟托疾乞归，江陵愠其异己，亦不坚留，比归，遂不复出，天下高之。然而已有先之者。李文敏蒲汀廷相在武宗时，以史官在讲筵，仪表丰伟，音吐洪亮，上顾而属目，遂拟相之，时钱宁、江彬辈即致贺，且市德，李惶惧力辞不得，以权谲托他珰诡词致恳始免。当时尤之者曰：功名到手为真，奈何作态！迨后门人张罗峰、翟石门、严介溪，又门人之门人夏桂溪，相继为元宰，而李终不得，李不悔也。李在世宗朝，以正任户部尚书带兼翰林学士，为本朝仅见，及考满，以正二品加太子宾客，仅得三品，亦故事所未有，前此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纲等俱加东宫三少，则又三品上兼二品，与此正相反，皆异典也。陆公以林下进加太子少保，尤为圣朝优老盛事。二公俱以完名老林下，胜于黄扉忍诟多矣。

正德中，吕泾野柟以刘瑾同乡，骤迁亚卿，亦欲引之入阁，吕遂不与往来，几为所中，瑾败而免。

今上之十年，潘新昌为冯保受业旧师，在里中，用故相荐以宗伯

起武英殿大学士，中道策免，其辱更甚。昔严挺之宁不为相必不见牛仙客，卓哉。

宗伯大拜

今上壬申即位，首简礼部尚书吕文简调阳为次揆，初元之后，惟戊寅马文庄自强再以宗伯入，甫半岁而卒，至壬午张江陵荐潘新昌晟以旧礼卿入武英殿，未任论罢，自后大拜者，俱以侍郎得之。直至辛丑九月，沈归德、朱山阴俱以故宗伯起田间入东阁，自吕文简以来，恰三十年矣，说者遂以春卿为钝物。又壬辰之后，罗康洲万化、范含虚谦、余云衢继登三相公，继没于位，辛丑八月，冯琢庵琦以久次得之。然甚不乐，不旬月而沈、朱大拜，冯久负相望，且以现任南宫不能得，自谓必绝望矣，愈以怏怏，甫任岁余，亦病终于邸第，年仅四十有五云。

太宰推内阁

传奉升官，本非治朝佳事，至于传升大僚，尤为非体。先朝正德间不必言，即成、弘两朝号称盛世，亦不免此，如倪文僖谦之为南大宗伯，王端毅恕之以尚书抚南直隶，屠襄惠滽之得太宰，徐宫保琼之得宗伯，皆是也。至于辅臣以中旨入阁，虽先朝皆有之，惟世宗朝为多，而臣下不敢议；今上辛卯，申吴县谢事，中旨用赵兰溪、张新建二公入阁，实申所揭荐也。时陆庄简新入领铨，特疏诤之，谓斜封墨敕乃季世乱政，况辅弼近臣，无夜半传出之例，渐不可长。其词甚峻，上优容答之。比有旨再推阁臣，则铨臣为政，陆于会推疏中列堪任者数人，以己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出云："卿向有疏欲复会推旧制，今果卿居首，足见请推之意。"陆惶恐谢不敢，遂闭门请罢，给事中乔胤承风旨劾之见逐矣。陆初治邑有声，当宗人

陆炳盗柄，欲引居言路，苦乞刑曹郎，又欲引为吏部，即告改南礼部以出，炳败始进用，后与江陵石交，比其柄政，又借端见忤而行，自此名重一世。迨晚节热中揆地，遂为圣主所诮，真所谓日暮途远也。

宰相朝房体制

宋世宰相居政事堂受百僚参谒，俱踞坐不为礼，惟两制侍从以上，始稍加延接耳。本朝既不设宰相，亦无政事堂，凡为阁臣者，但以朝房为通谒之所，然署名翰林院，初非曹省公署也。向来庶寮见朝房者，有所请质，大半多立谈，至吾乡陆庄简光祖为卿寺时，江陵公当国，气盖群公，与客立谈，不数言即遣行，陆至揖罢，便进曰："今日有公事，当详议，须一席侍坐方可尽其愚，不然且告退，从此不复敢望清光。"张慑其气，始命坐接对，自此循以为例，即庶僚亦得隅坐矣。江陵骄倨，独此一事号为能折节，陆与深交，故敢直言，不致逢其怒耳。陆先为选郎，见都察院三堂，长揖不跪，彼此争礼，不胜而屈，后为少宰，勒庶吉士避道，至遭呵詈，惟此一番得胜耳。

旧翰林编检俱避太宰，自嘉靖万镗秉铨，史官始与平交，若吉士之抗少宰，则不知始于何时。

冢宰避内阁

自来六卿皆避内阁轮，惟太宰则否。自分宜势张，冢宰亦引避，遂为故事，陆平湖始改正之，然预嘱舆夫，宛转迂道，不使与内阁相值，以故终其任阁部无争礼之嫌。后来孙富平但循陆故事，不能授意于舁卒，卒遇张新建，下舆欲揖，张拥扇蔽面不顾而去，遂成仇隙。盖两家构兵，自有大局，然此亦其切齿之一端也。富平再出时，福清

独相，故号声气，意其前辈重望，或未必相下，富平监前事，独引避恐后，福清大喜过望，一切批答，相应如埙篪。久之孙威福既成，羽翼更众，政府反仰其鼻息。会富平考满加一品，福清有向珍玉带欲遗之，虑其见却，使其客胡给事忻先道意，孙徐曰："此亦后生辈好事，吾何忍辞。"叶方敢以为献。盖势之所归，即大贤独相，亦且听之矣。

按，江陵在事时，冢宰不过一主书吏而已。及吴门则通商榷相可否，其权大半尚在阁。至陆平湖秉铨，虽从政府取位，而自持大阿，王山阴亦委心听之，故阁部号相欢。王太仓自家来，居首揆，时孙余姚已先位，太宰为诸君子所胁持，屡与太仓抗，因而有癸巳京察重处功郎之事。此后则孙富平与张新建各结强援，相攻若吴越，而阁部成讼场矣。李延津与沈四明稍洽，而上饶杨少宰继之，亦受诸名流控制，与沈途径各分，而体局犹未尽裂。朱山阴病，强半邸第，不能干铨政，铨地亦不忍忘之。至福清独相，起富平于家，虽从人望，亦以先辈同志，冀得左右如意，比至则拥戴诸公，在朝在野，各自居功以取偿，秦中在言路者，又不能以道相夹助，于是黜陟大柄，阁中不复能干预，而冢臣一嚬笑间，揆地之毁誉去留系之。闻福清亦甚悔恨，无奈彼羽翮已完，又无金翅鸟啖神龙力，反事事颐指阁中，视江陵时真手足易位矣。

辛亥内计，词臣之削谪皆掌院王耀州一人为政，福清毫不得主。此本衙门事，而藐首揆若赘瘤，福清所以亦不乐。

阁部重轻

六曹文武二柄政为极重，其轻则始于嘉靖初张永嘉之未相也，先摄西台篆，刑辱大臣以张角距，比得相得君，箝制天下，方、桂其同志也，王琼其起枯骨而肉之者也，汪鋐被其卵翼而奴事之者也，四人

者先后在铨地十余年，与永嘉相终始。张去而夏桂溪为政，其宠信不及张，而气焰与横肆过之，旋进旋夺，与部臣互有低昂。比夏诛而严分宜在事，凡秉国十九年，以吏兵二曹为外府，稍不当意，或诛或斥，二曹事之如掾吏之对官长，奉行文书而已。严之见逐，徐文贞为政，无专权之名而能笼络钩致，得其欢心，秉东西铨者，在其术中不觉也。先帝独任高新郑，以首揆领统均，乃古今一大变革，且其才足自办，视他卿佐蔑如也。迨今上冲年，张江陵以受遗当阿衡之任，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张没而事体大变，申吴门以柔道御天下，时杨海丰用旧耆秉铨，和平凝重，政府安之者十年，杨去而宋商丘代之，欲大有振作而不及待，吴门亦解相印矣。陆平湖故与揆地相知，时王太仓继当国，卧病未至，尤陆心膂石交，而暂摄政府者为王山阴，与陆倾盖相善，铨政几还旧观，甫期而二公俱去国矣。太仓还朝，孙、陈二公相继为吏部，同为浙人，又同邑也，修平湖故事，稍稍见忤端。盖王非挠部者，而不能不惜阁体之日见轻；孙陈非侵阁者，而不能不恨部权之未尽复，其黠而喜事者，复从旁挑之，遂有异同之说，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赵兰溪名曰首相，以庸碌见轻，张新建代庖，遂与太宰孙富平植党相攻，先后并去，祸变蔓延，至今未已。此后则沈四明继之，在吏部者前为李延津，今为杨上饶，以少宰署事最久，去年乙巳一察，阁部意见概可知矣。

大老居乡之体

庚寅年，吴县申相公正当国，时江南大饥，上命给事中杨东明衔专敕出赈，驻节吴中。每过申门，辍屏驺从步行，盖申乃杨丁丑大座师也，时谓其礼太恭。至壬辰，申已谢相即归里，时吴江知县黄似华以才新调至，亦申门人之门人，入郡城访申，则呵殿至门，彩服踞上坐，申相辞以疾不面，时谓其礼太倨。二公皆蜀人也，然申与其地方官往还，修郡民礼甚谨。吾乡如沈继山则不然，生平绝不与守令交，

其必欲求晤者，则野服相对。顷丁酉年以右都御史告归，嘉禾兵使刘庚其同年也，首来相访，辄葛巾芒履以出，自云引疾不出门，送至中庭而止，又不报谒。刘大怒诟骂，欲起大狱罗织之，以物论不可始息。余讶其过亢，私问之曰："陆庄简太宰生平肮脏，然铨罢还家，亲见其肩舆抵县门，何不稍效其折节乎？"沈曰："陆，余石交也，晚年殖产太厚，诸子无能继述者，不免为后人屈；余无田无子，何所顾恤？则姑行吾意可也。"

两殿两房中书

文华殿本主上与东宫讲读之所，视唐之延英、宋之集贤，其地最为亲切，非如武英殿为杂流窟穴。以故自永乐以后，辅臣拜大学士者，即华盖、谨身在正殿之后，皆系衔其间，而文华以偏殿独缺，则地望邃密故也。其中书房入直者，称天子近臣，从事翰墨。如阁臣王文通一宁，以永乐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华殿；宣德年间，沈度已正拜翰林学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尚结衔文华殿书办，李应桢自乙科入官太仆少卿，其称亦然；至正德嘉靖间，则两房事寄已踞文华上矣，乃周惠畴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尚书，谈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称文华殿书办自若也。然自正德以后，科目正途无一人肯屑就者，此官益以日轻。自近年来，鬻爵事兴，文华、武英两殿中书舍人，俱许入赀直拜，不复考技艺人能，竟以异流目之，且俱虚縻公廪，不从事于濡染，即一殿之中，已自分为两途，不相往还，而东西二殿不复低昂矣。至制敕、诰敕两房，今为阁臣掾属，仅比唐宋宰相主书堂后之役，然永乐初设内阁，本理制诰，其后渐以中书入直，犹唐宋西制之意；宣德间始专设西房处之，而阁臣身居于东，因有两房之称，非专属中书官也；其后制敕诰敕又分而两房，遂属之中书，称阁臣属吏，然其衔自云文渊阁书办，或云内阁书办，专随辅臣出入，一切条旨答揭，俱得预闻，揆地亦间寄以耳目。其选本不轻，且得拜翰林典籍侍书及司经局正字等官，与玉堂称寮寀，而修实录、修书史

俱得效劳充誊写催纂收藏之役，以至东宫出阁，亦供事讲筵，他日龙飞并沾恩典，或得荫子，俱非文华诸人所敢望，又何论武英诸君！自此遂讳称书办，改署其衔为办事，于是两房诸寮间有甲科名士亦居之。如徐学谟以吏部主事入，供事吴国伦则出拜吏科给事中，严杰出为御史，归有光则入为太仆寺丞供事。至于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其不愿久留者，俱以郎署出为藩臬大吏矣，其以监生儒士选者，亦得积资带衔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穆宗朝，高新郑始建议两房不得拜卿贰，两殿不得过四五品，上允之，命著为令。然未久已尽逾越，而两房又日以加贵，即两殿有朵颐登瀛、至倾橐罄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以今日两中书相视，几有云泥泾渭之别，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为猥杂，而文华之与两房似亦不甚轩轾也。

太常少卿程洛者，即宣德间中书程南云之子，先以尚宝司丞在内阁司诰敕，成化乙酉年取入文华殿东耳房书办，以至今官，则中书官旧例可知矣。南云官太常卿，至充廷试读卷官。

书办

书办为管文书者通称，以故秘殿内阁凡带衔中书科俱以入衔，本不足讳，如辅臣大拜，奉旨则曰入阁办事，甲科各衙门观政期满未授官者，曰某部办事进士，盖俱以政务所自出也。若两殿各有侍直房，内阁又有制诰两房，所司不过笔札，今两房久次者忽自尊其衔曰掌房事，其次则曰办事，至效劳者亦称供事，以自别于书办，两殿官亦因而效颦焉，而书办之名，遂专属于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今胥史书办之权，已超本官之上，而吏礼兵三部之权，又超诸书办之上，恐带衔中书官无此炙手也。

仁智等殿官

仁智殿者，故元时在内苑万岁山之半，为游幸之所，今不复存。本朝武英殿后别有仁智殿，为中宫受朝贺及列帝列后大行发丧之所，武英殿之东北为思善门，即百官及命妇入临处，凡杂流以技艺进者，俱隶仁智殿，自在文华殿武英殿之外。曾见吕纪翎毛极工，迥出生平濡染之上，下题“仁智殿办事锦衣卫试百户吕某”，盖其时百艺所萃，与工匠为伍。即今武英殿诸人之前辈，凡内府各监局寺观俱有之，抄写小说杂书，最为猥贱。成化间如周惠畴后官至尚书，其初乃以大慈恩寺书办入衔，然此后遂自别于武英殿，不复称仁智矣。若文、武两殿本自有别，文华为司礼监提调，与提督本殿大珰相见，但用师生礼。武英殿中书官，先朝本不曾设，其在今日，则属御用监管辖，一应本监刊刻书篆，并屏幛榱桷以及鞭扇陈设绘画之事，悉以委之，其见大珰礼颇峻。成化初元，太监傅恭传旨升技术士文思院副使李景华等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自是负贩厮眷传奉不绝，几不可称清近之班。景华后升至通政司，传旨尚称御用监办事，盖其时即武英殿亦未许入衔也，而文华之体则尚在。盖自宣德间置中书舍人数员，供事文华门东廊，备上宣唤写门联手帖之属，署衔曰文华门耳房书办，本系翰墨亲近，至成化间亦各以传旨进秩，地望渐轻，对称为两殿官，其间供事者皆以艺进，或献诗词于大珰者亦得之，于是科目清流，无肯预列。宪宗朝刑部主事郭宗，以太监覃昌传升尚宝少卿直文华殿，宗起进士，工刻印章，为中人所引，遂与市井小人趋走无别，愧恨成疾以死。正德初，逆瑾用事，时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亦起家进士，挟册与杂流并试，得升光禄少卿，供事于文华殿之中书房，士林贱之，不齿之缙绅焉。此后则赀郎白身辈充牣其中，虽自命清流，忽视武英，不屑与称僚寀，而时论不谓然。然自成弘后，中书传奉之弊一清，凡八十余年，而两殿加纳之例又开矣。

异途中书初授

两殿官虽分，而考授例则无异，其以监生入者，历三年即拜中书

舍人，若九年即升带衔部寺矣；其以儒士起家者，仅得鸿胪序班，九年满始得从八品，又九年始拜中书舍人，其途纡回如此；此后历俸加升，则郎署卿寺便无分别。若迩年纳级，则又不然矣。

犹忆往时松江潘云龙，以监生考授武英殿试中书，乐清赵士桢以钦召入文华殿，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尚为鸿胪主簿，休宁黄正宾亦以儒士入武英殿，止鸿胪司宾署丞，此三人皆他途中知名者，时纳官例未开也。

卷十

词林

翰林权重

内阁辅臣俱系职词林，至今上任视事仍在翰院，凡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谓词臣偏重为非，是未知太祖时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春坊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是生杀大事主于词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编修检讨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序衔曰“翰林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以进，则唐宋平章参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废四辅官，遂设华盖等殿阁大学士，以邵质等为之，二十三年，止称学士，而任事如故也；惟建文不设学士，而永乐仍为阁殿大学士，秩本尊于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议者纷纷，正未考夫典故耳。

选庶吉士之始

今会试后考选庶吉士，人谓始于文皇帝永乐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应列宿，相传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开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当会试，诏命罢之，特选河南举人张惟等四名、山东举人王琏等五名俱授翰林院编修，命赞善大夫宋濂、桂彦良等教习，此即选

考庶常权舆于此矣。至十八年乙丑科，而一甲三名丁显、练子宁、黄子澄俱受翰林院修撰，此鼎甲得词林之始也。是科即有庶吉士杨靖者，试事于吏科，寻出使还，即升户部侍郎，则遴考庶常，似是此年创始；然读大诰又载承敕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赃诛，事在十八年，则不始于乙丑矣。又《徐孟昭传》云：孟昭举洪武乙丑进士，拜江西道监察御史，入为礼科庶吉士。其传为梁用之所作。又户部尚书追封汤溪伯郭资，亦乙丑科翰林庶吉士；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缙亦为中书庶吉士，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一甲曾棨、周述、周孟简三人俱授修撰，又选杨相等二十八人为吉士，并挨宿周忱为二十九人耳，向来纪述者殊未核。

按，洪武十八年状元有云花纶者，则见《永平志》；有云邓伟奇为榜眼者，见《楚纪》；是科会元有云黄子澄者，有云邓伟奇者，俱未知孰是。

遍历四衙门

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为衙四门，以其极清华之选也，然未有遍历之者。本朝惟江西乐平人徐旭，字孟昭，登洪武十八年乙丑进士，授河南道御史，入为礼科给事中，以忤旨降涿州训导，进凤阳教谕，擢安王府纪善，以荐者升知州，又入直史馆，出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太宗入绍，升郎中，预修《太祖实录》，升国子祭酒，降云南参议，改翰林修撰，命修《永乐大典》，未几卒。盖于四衙美官无所不历，又再为教官，一出曳裾，一典方州，一参方面，且曾大司成之位，三领著作之任。晚终于六品史官，于法不得恤，乃文皇遣礼部主事端礼谕祭，又命官给槥以殓，恩礼始终，亦异矣。

一云旭为永乐四年丙戌会试同考，卒于闱中。

胜国词臣出使

太祖定天下，以元故词臣危素、周伯琦辈不能殉节，薄之，俱废置不终，所以劝事君也。然有极异者，如翰林侍读张以宁，登元泰定丁卯进士，任黄岩州判官，再升六合知县，又教谕淮南，再征国子助教，累入翰林，盖食其禄者四十余年。至明兴，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国主，未至，王卒，国人请立世子，以宁不从，复请命于朝，乃许之，上以其奉使不辱，御制诗八篇赐之，其宠异如此。按，以宁祖名留孙，元礼部尚书，父一清，参知政事，为元世臣，不宜遽忘其恩也。又罗复仁者，为伪汉陈友谅翰林编修，太祖取九江归附，以为国子助教，遣说友谅子陈理于武昌，降之，又使山西谕降扩廓帖木儿，迁翰林编修，又使安南不受馈遗，上嘉之，拜弘文馆学士，以其朴野，呼老实罗而不名，乞致仕归，赐以大布衣，题其上曰："性虽粗率，忠直可嘉，赐汝布衣，放归田里。"复召至京，上怜其老，遣还，赐以玉带及铁杖裘马食具，其被眷又倍以宁，有非宋金华、陶当涂所敢望者。岂以二人虽仕两国，不及危、周之显贵耶？抑以出使时有口舌之劳也？是未可测。

词林中舍互改

翰林著作之庭，中书丝纶所出，古来并重，至我国初犹然。如洪武间朱孟辨以翰林编修改中书舍人，至永乐间黄淮以中书舍人召入翰林备顾问，寻命居内阁掌制诰，升编修；庶吉士张益授中书舍人、升左评事，俱仍于翰林院供职；姚友直以中书舍人升太子洗马，而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书舍人，高即转春坊司直郎；宣德间朱祚以词赋授中书舍人升翰林院修撰，教内官书；景泰元年，中书舍人陈学等四人俱升翰林编修，仍于内阁书办，盖当时以为恒典。自舍人之有胄子而任渐轻，其后杂流赀郎一概混拜两房两殿充塞，具负甲科筮仕授此

官者，必别标署以自异矣。然翰林之猥杂，在唐尤甚，如画工、棋博士、茶酒司之属，咸得待诏翰林，犹今日中书科薰莸玉石之无别也，必如国初故事，始不失两制遗意云。

鼎甲同为庶常

国初选庶吉士，不独诸进士也，亦不由新科也，如永乐甲申科，则一甲曾棨等三人，杨相等廿五人，为二十八宿，而以周忱为挨宿。宣德三年戊申，将立太子，上欲选贤才备宫寮，上出题亲试，为诸葛孔明可兴礼乐论，拔翰林官及进士共三十一人，比永乐二十八宿例，则有官者不列宿中矣。时状元马愉仍为选首，而以所为二十八人者，正史及纪载诸书俱不载姓名，今无可考。惟是宣宗在御十年，凡三开科，宣德二年为丁未，仅留邢恭一人为庶吉士，以译字得第，因留之，是年所得吉士，又有萧镃，共二人而已；五年为庚戌科，命大学士杨士奇等选萨琦等八人为庶吉士，上亲试用人何以得其力论，命侍读学士王直为之师，给房舍酒馔，如永乐例；至八年为癸丑科，是年三月命礼部尚书胡濙等选新进士尹昌等六员，上命改庶吉士，同萨琦等进学，赐赉亦如永乐例，仍命王直督之，三月一考其文。本年十一月，又命尚书蹇义等选前科之俊，并癸丑新科徐得埕等十三人为庶吉士，同萨琦等于翰林进学，仍以王直训督，而杨荣考校之；本月之己酉日，上又谓吏部郭璡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学可取者，朕欲得其人用之，命卿选择。"明日，璡即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杨士奇等试于庭，得知县孔友谅，进士胡端桢、廖庄、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娄升等共七人，上命改进士为庶吉士，同黄纯等历事六科以备用。则是年凡三试庶常，外吏教官亦列其中，若孔友谅者，为永乐戊戌科吉士授知县以出，已十八年，又入为庶常，尤为奇事，而丁未庚戌两科，尚读书未散馆也。至九年甲寅三月，上命行在翰林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琦、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闻、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李绍、姜洪、徐埕、林

补、赖世隆、潘洪、尹昌、黄缵、方熙、许南杰、吴节、叶锡、王玉、刘实、虞英、赵智、陈金、王振、逯端、黄回、祖传纲、萧镃、陈惠、陈睿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至是召入左顺门试之，上亲第高下，赐赉有差，以少詹兼读学王直有训厉劳，赐钞千贯，其前修撰四员马、林、曹三人俱丁未庚戌癸丑状元，陈询者则永乐戊戌庶常，至是已十七年老词臣矣，编修四人亦皆鼎甲，乃与廷评吉士同业同考，俱异典也。未几，宣宗升遐，三科吉士皆不及授官，至正统而始拜职云。前所记萧镃、景奏拜相，而史竟不云曾为吉士，镃本传中云：宣宗选萧镃等二十人入馆，改庶常读书，则当时癸丑散馆又不止三次。又庚戌科赵忠为吾邑人，亦选吉士，而史不载，以上见各家记述中者，什仅得一二，修史者之鲁莽，罪不胜诛矣。至景泰二年辛未，选吴汇等二十五人与状元柯潜等三人，共二十八人，如永乐甲申之制，始尽复旧规，皆读书东阁中，不别立馆司，不出居外署，惟命阁臣教习考试，其制特为隆重云。若鼎甲之不同庶常习学，未知起于何科，至隆庆五年，阁臣高拱等建白，始同诸吉士读书为辛未科云。

王文瑞自丁未至正统丙辰连四科为吉士教习，自癸丑丙辰己未连三科为会试主考，俱本朝所无。

庶吉士失载

今词臣典故及弇州别集，载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其实二十人，如高举授行在刑科，刘俊授行在兵科，王琎、何志、曾泉、万顷、木讷、张观、沈善、周安、刘濬、李敬、卢璟、晏铎俱御史，则二书所失载者。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授晋府奉祠，宣德间坐晋事被累腐刑，后改郕府典宝，景皇自郕邸入缵，升内官监太监。子凯登景泰二年辛未进士，授科吏都给事中，寻夭，敬以景泰四年乞省墓，上敕赐及墓祭，更赐诗以宠其行，又二年卒。关中乔敬叔世宁为敬作传，备载其事。此在词林典故讳之亦可，弇州失记，岂未见乔

传耶？

永乐甲辰吉士，予向亦只纪六名。

医官再领著作

大医院御医赵友同，字彦如，大臣荐其文学，时文皇帝方修《永乐大典》，用为副总裁，后修五经四书、性理诸大全，又用为纂修官，其职实词林妙选，而衔仍方技杂流也。始彦如为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荐，拜华亭训导，曾主浙江乡试，满九载当升，以少师姚广孝言其知医，遂得此官，因而留京师充纂修。又有荐知水利者，命从户部尚书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医见知，不及为文学近臣，终老异途，可慨也。

吉士写佛经

成化间太监王敬奉敕至江南，多所征索，至令生员抄写佛经，为苏州诸生所噪逐，时太宰陆全卿以青衿为之倡，以此知名，然文皇朝有故事，不特役诸生已也。永乐辛丑，翰林吉士高穀写经于海邸寺，遇雨，徒跣奔归，有见而怜之者，欲为丐免，穀不可，曰：盍语当路概行禁写，所全者不更大乎？穀以乙未科改庶常，至是且七年矣，久次拜中书舍人，以考满改编修。盖国初内外制并重，尚如唐宋例也。是时三杨在阁，称一时极盛，而主上嗜好不敢谏止，则帝师哈立麻辈为祟也。

进士授史官

自来进士竟授史官者，国初不必论，惟正统四年己未科钱文通浦以教习内侍，得直拜检讨，后虽通显，终以结交内臣王伦，擅草英宗遗诏，谪顺德知州县，后显，再起至南太宰，仅得下谥，其生平不为正人所许。正德三年戊辰科焦黄中以二甲第一名、胡缵宗以三甲第一名俱奉旨传授检讨，此出逆瑾私意，焦不足言，胡故材臣，坐是谪州判，后历中丞，为仇家王联所讦，下狱几死，得戍。此后则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阁，用庚戌科进士六人为检讨侍讲读，各喧詈于吏部堂，尚书耿裕奏知为首充军，余降为吏。世宗朝景王出阁，用进士二人为讲读，亦改史官，随封之国，俱改长史，其后景恭王薨逝，始得他官，其喜若登仙，然皆不振。若今上初年，以潞邸出阁，亦改进士徐联芳、董樾为检讨，阁臣奏准待九年考满，得升参议，至王之国别选他官为藩僚以行，二人始肯就职，后皆转参藩以出，然而终不出显。今福藩讲读，仍修故事，侍讲读者得方面去矣，意者他日能大用，豁诸公蒙气也。

袁宗皋者亦弘治庚戌进士，不由翰林，竟授兴府长史，随献王之国。世宗龙飞入相，卒于位。

正统戊辰庶常

正统十三年选庶常三十人，内山西五人，山东四人，北直六人，河南三人，陕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俱江北，而浙、福、湖广、江西四大省，南直隶之江南，以至两广、云贵，俱无一人焉，最为怪事。时首揆为曾文忠鼐，其弟鼎即为庶常第二人，次揆陈循江西泰和人，冢宰王直与之同邑，何以皆不为桑梓出一语也？第十名李泰者，为司礼太监永昌嗣子，竟不为本生母治丧，遂为玉堂之玷。其时开馆教习，俱非词林尊官，先为侍读习嘉言、侍讲王一宁、编修王赵恢，继之者侍讲刘铉、修撰王振（即王恂，后以权珰同名改焉）。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升入，尤为异，后又得为国子祭酒。

是科三十吉士，散馆时万安留为编修，李本留为检讨，俱四川人，刘吉、李泰留为编修，俱北直隶人，其廿六人俱出为科道部寺，至李宽又为行人司正，亦奇。

按，是年会试同考官，一教授二教谕一训导，俱贡士；四书题《论语》居二，《中庸》居一，而无《孟子》；廷试读卷官例用正途大臣，而用户部左侍郎奈亨，系吏员，太常少卿程南云，系习字人，俱为创见；又印卷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八通，其姓甚稀，想降夷也。

武弁保留词臣

成化以前，大小臣工夺情者固多，然多出自圣眷，或心欲留而夤缘中旨得之，犹为有说。惟正统十三年八月，翰林修撰许彬闻父丧当守制，而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昌英，疏彬方译写夷字，今外夷朝贡，番文填委，乞命夺情。上允之。按，彬以永乐乙未庶常起家，从检讨升修撰，即云译字，固词臣也，武弁安敢留之？彬亦不以为耻，即腼颜不去，举朝无一人非之，盖四维已绝，三纲将废，宜次年即有土木大变。但天顺初元，彬遂入相，没而得谥襄敏，斯为异矣。

检讨掌翰林院

王穄者，江西泰和县人，吏部尚书王文端直次子也，以布衣荐授本县训导，升南京国子博士，再升翰林检讨署监丞事，三年考满入京，适南京翰林学士邢宽卒，吏部奏以穄旧职掌南院，又三年丁母忧卒于家。以布衣入翰林，一异也；以检讨从七品史官，而握词林篆，二异也；邢起家状元，而穄布衣继之，三异也；其推掌院印，时文端公方为冢宰在事，而子膺异数不一引嫌，四异也；天顺改元，旧臣诛逐殆尽，文端亦革少傅致仕，时穄在南院，亦无人指谪之，五异也。

盖文端重望，非有私于子，而时犹淳朴，言事者亦未尝有穿凿搜抉之习，遂无物色及之者。

词林单名

后汉人无复名，向以为王莽禁之，然而无据，况有马日□诸人则仍复名也。自魏晋后渐不复然，至五胡盗中原，胡名遂有三四字者。本朝惟正统十一年六相单名，景帝即位，五相俱单名，以为异；至英宗复辟，凡六相，徐有贞以首揆谴去，其五相又皆单名，不先不后，同在内阁，已为异矣；若永乐壬辰科一甲马铎等三人，吉士蒋礼等十七人，景泰甲戌科一甲孙贤等三人，吉士吴璿等十八人，俱单名，无二字者，是虽偶然，亦史册仅见；正统戊辰科一甲彭时等、庶吉士万安等，共三十三人，止白行顺一人复名，亦奇。

改名被疑

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本朝景泰中，翰林编修王振因与内宦同名，土木之变改为王恂。成化中，编修王臣因有奸人与之同名伏法，请改名舜功，上不许也。嘉靖间，刑科徐学诗以劾严分宜罢去，时徐宗伯太宰为礼部郎，姓名与之同，乃改诗为谟，后致位通显，亦有讥之者，宗伯辨白良苦，时人疑信犹相半也。名为父所命，苟非犯君父讳及同奸恶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轻改，若徐公即非媚灶，亦多此一事矣。

翰林升转之速

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

离本局，确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凡九年满者，若检讨止升修撰，若编修止升侍读侍讲，皆仍为史官，惟修撰九年得升中允，而侍读侍讲再升得为学士，否则宫庶及左右春坊大学士，然而不恒有也。盖祖宗朝，凡宫僚俱以大臣兼领，无专拜者，以故成化三年左谕德黎淳以《英宗实录》成升左庶子，引故事力辞，虽其意欲得翰林光学，不愿久处坊局，且持论则未尝谬也。近日词臣升转俱拜宫僚，检讨一转即为赞善，编修一转即为中允，讲读之官遂废不设。至于春坊大学士，则自杨新都而后无一人除者，盖以名称与阁臣相乱，犹为有说，若光学士则自嘉靖末年张蒲州特拜，骇为奇事，今遂绝响，但为大宗伯兼官而已。此官虽清华极选要，当视其人称否，不宜竟虚其位。

词林极重五品，凡三考始得之，盖已二十七年矣。隆庆以前皆然。近年丁酉焦弱侯被谪，时已历九年，特未考满耳，竟以修撰外贬，而庚子顾开雍以编修主试北京，亦已九年，仅迁修撰入闱。二公皆鼎甲也，尚皆不敢逾越。近日庶常授史职，不数年即纷纷求转，必得赞善、中允，即司业且厌薄之矣；坊局六品，不过一年即转五品，盖比嘉隆前辈，超之几二十年云。

翰林当为三四品，而资稍浅者旧俱为太常卿及少卿，盖以正詹及少詹为宫寮之长者，未欲轻授也。如今上之戊午年，刘和（字虞夔）以常少掌院，顷者己酉年，傅汤盘新德以常卿掌国子监，犹存此意也。近为庶子、谕德者，俱竟转少詹以至詹事，似薄容台清卿为不屑居。不知祖宗朝石首杨文忠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宪辈俱以常卿少卿为辅臣也，亦可慨矣。

翰林建言知名

词林职在论思风议，若面折廷诤，非其事也。惟成化初年以上元宫中放灯事，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合疏力谏，俱谪外，时

人名为翰林三谏。按，上元鳌山，本祖宗故事，且两宫在养，理宜娱侍，初非主上过举，此疏似属可已。至嘉靖初年，山西佥事、前给事中佥事史道疏论元辅杨廷和漏网元凶，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为四等，擅定去留，给事中阎闳又劾杨以救史，遂与曹俱贬外，时人呼为翰林三杰。盖三人俱乙丑科庶吉士，初求留为史官，廷和不许，以是切齿恨之。时御史郑衮驳史曰："廷和拨乱返正，足称救时宰相，道指为元恶，且先扬声邀人浼止，及补外而始发之，其心迹诡秘可见。"给事安磐驳曹曰："本朝解缙以一人而议众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无上命而举朝缙绅得恣其口吻者。"二疏皆公论也。至嘉靖十九年，上偶疾不视朝，东宫官赞善罗洪先、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以上免朝颇频，各疏请来岁元日太子出御文华殿受文武及朝觐官朝贺。上震怒曰："朕宫中静理，犹视庶事，今气体未复，岂可不自爱？东宫目上视未愈，安得行步？朕疾未全平，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由是三人俱斥为民。是时上方静摄，而东宫病更亟，上特旨停今年行刑，为太子祈安，布告天下，岂宜复请临朝，且睿龄亦止五岁耳。此等建白，直以唐顺宗、宋光宗待主上矣，使在末年，必遭郭希颜之祸。盖三公忠于国而不暇计其言之可行否也，时人高之，又呼为翰林三直云。以上词臣皆以抗疏显名，史道辈不足言，若章枫山与罗念庵等诸君子，亦未中肯綮，必如戊寅词林诸公与江陵争夺情，则断无可訾矣。

成化初元，李文达夺情，编修陈音贻书力劝其终丧，继而修撰罗伦遂露章攻之；戊寅词林吴、赵二公劾江陵，而修撰沈君典亦仅以书婉讽，其事与成化同。

正德朝鼎甲庶常

武宗御极十八年放五科，凡鼎甲十五人，后来绝少大拜及为正卿者，惟辛未科之桂萼，丁丑科之夏言，辛巳科之张璁，俱以外僚入

相，俱蒙世宗异眷，贵宠震天下。五科除戊辰传奉八人外，四科又皆选庶常并首甲凡得九十六人，惟辛未张石首、辛巳张茶陵一参揆席，石首不一年以老病死，茶陵以不愿效劳青词为世宗所恨，入阁亦一年以悒郁死，犹之乎不相也。一时词林之厄至此，盖运会使然耶？

按，正德戊辰科，词林典故所纪止得庶吉士焦黄中、胡缵宗、邵锐、黄芳、刘仁等五人，即弇州科试考亦如之。然胡缵宗墓志中尚有李志学等三人，则当时传奉实八人也。此近代事，遂讹失至此，可叹。

庶常再读书

旧例，吉士散馆，各授词林台省部郎等官，其选改而未经考校、以忧去服阕而至者，皆竟授他官，无留补史官之例，亦无再与新吉士同列之例。惟弘治十八年乙丑，庶吉士孙绍先忧归，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上命同今科吉士读书，后授官检讨，前此未有也。至今上己丑科，庶吉士傅新德丁忧，壬辰年再至亦得与新科吉士入馆考课，后亦授官检讨，自是丁艰者以为例，至今不改，然此后亦有改授科道者矣。孙、傅二君俱山西人，孙之再入馆也，与焦黄中辈八人同事，说者以为黄中父芳为次揆，实主之；傅以十八岁发解连捷，时次揆王太仓惜其才，故有此命，事虽同，而心之公私夐别矣。

馆选定制

自嘉靖十三年乙未馆选后，遇丑、未则选，遇辰、戌则停，终世宗之朝，三十余年遂为故事，其后丙辰、己未、壬戌连三科不选，至乙丑始复考耳。而穆宗御极二年为戊辰，以龙飞首科，特选三十人，至万历二年，虽首科亦不选矣，此后庚辰亦如之。至丙戌而次揆王太

仓建议谓每科必有佳士，安见丑未盛而辰戌衰，于是奏准但会试之后俱行馆选，而木天济济，光前绝后矣。自张永嘉丙戌摧残以来，至是恰周天，盖运会固然，不第圣主之宽严异也。

词林迁官

词林虽号清华，然迁转最迟，编检历俸须九年始转，即已得五品，亦有至十余年始得再转者，前辈碑志可考。至嘉靖间登进稍速矣，惟乙丑科有十年而为宫坊者，说者谓高新郑私其门生。然自癸丑后三科不选庶常，势不得不骤转，至戊辰仍复淹滞。曾记沈四明故相久滞七品，戏以诗寄同年王山阴相公云：何劳赤眼望青毡，汝老编兮我老编。司业翩翩君莫羡，也曾陪点七年前。夫司业虽小京堂，然词林最厌薄之，以为嫁老女，乃至陪点后七年而积薪如故，较之近年速化者，不免书空咄咄之怪矣。

庶常授州县

庶常授官外任，此永乐、宣德间来有定制时事，至有授王府典宝奉祠者，即纪善亦不易得也；至正德间，则资格大定久矣，乃六年辛未科，则山东武城人庶吉士王导，以中原流寇大乱，欲奉祖母避地江南，请改应天府教授，允之；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阳人王邦瑞，以丁忧去再来，仅补广德知州，此二科馆选从无一人任外吏者，一则自请，一则宜除，俱恬然莅任，不闻有怨言。盖前此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黄中等以传奉为吉士，寻升编修、侍讲，宜有后人之退让。其后王导历官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襄毅；邦瑞至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忠；而焦黄中等削籍，为士林不齿，然则躁静果孰为得之耶？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馆，尽授科道部属，而李元阳等四人授知县，则以张罗峰密疏谓皆故相费宏所植私人，不足作养；八年己丑吉

士虽皆罗峰所取门生，然以会元唐顺之等皆不附座师，故尽斥为主事，仅得二给事中、一御史，又二知州、一推官，此柄臣弄权，窃威福以钳劫后进，非上意，亦非诸士退让也。自此至今九十年，更无此事矣。万历己丑散馆，吾浙有一吉士，当得礼部主事，心厌薄之，以情祈于太宰陆庄简。陆同郡人也，甚不乐，谓吉士曰："不佞往日从邑令转刑部郎，得调春曹，自谓极清华之选，今已忝窃至此，安见台省之足慕耶？"吉士终以座师次揆许新安力授御史。自此至甲辰六科，散馆遂无一人为郎署，而丁未黔人潘润民授礼部，且以为创见矣。

翰林一时外补

霍兀崖初拜少詹事，即上言用人之法，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如太祖初制。其说亦可采，但时非开创，一旦更张，人所不习，故太宰廖纪力言其窒碍，上亦有随时酌行之旨，盖世宗亦心知霍说之难行耳。比张罗峰入阁，因侍读汪佃讲书不惬上旨，令吏部调外，张因密揭，并他史臣不称者改他官。首揆杨石淙附会其说而推广之，上遂允行，既调汪府通判，而中允杨维聪、侍讲崔桐等二十余人，俱易外吏以去，京师《十可笑》中所云"翰林个个都外调"者是也。盖霍、张俱起他曹，故痛抑词林至此，杨丹徒自谓附张得计，未几亦为张逐矣，此玉堂一时厄运，特假手于两权臣耳。

壬戌科罢选吉士

嘉靖自癸丑选庶常之后，丙辰己未二科不选，至壬戌议定考馆，奉旨定期。至日进士入试，其有时名得径路者，俱相近邻坐，磨墨濡毫，相顾谈笑，预庆华选，而内阁拟题呈御览，久之未出，忽传御札

下，阁臣披视，则于题之左御笔朱书四大字曰“今年且罢”。于是一哄而散，其最负声名且先道地者数人，至拥被羞恨，旬日不敢见其同年云。盖先是诸进士贷其金于中贵以赂严分宜首揆，其侪类中有不咸者，密奏于上，遂临事中辍。世宗之神圣如此，其年之七月，分宜遂逐矣。

鼎甲召试文

袁元峰少傅以次揆主嘉靖壬戌会试，是年不选庶常，惟一甲申少师时行、王宫保锡爵及故少傅余有丁在词林而已。每有应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玄诸醮章，以至馆中高大文册，悉召三门生至私寓代为属草，稍不当意，辄厉色呵叱，恶声继之。余其同郡人也，至诟之曰：“汝安得名有丁，当呼为余白丁。”其傲慢无礼至此。有时当入西内直房供上笔札，竟扃门而去，亦不设酒馔，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遂菜色而归，以此为常，王相国每为余言之，尚颦蹙不堪也。袁所最当意者，惟吴中王百穀山人，以为异材，欲援之入诰敕房，如谈相张文宪故事，可援以至卿贰，会袁卒不果。又有吴人王逢年者，袁亦欲援之，而逢年不堪其倨，竟移书辞之曰：“阁下以时文博会元，以青词博宰相，安知有所谓古文词哉！”竟策蹇归，袁大怒而无如之何。

杨名编修

嘉靖壬辰杨编修芳洲抗疏论汪鋐与郭勋等之欺罔，上下之诏狱。杨为蜀之遂宁人，汪遂指为故相新都公之侄，故为之报仇，拟大辟，盖为己卸罪地，且以媚首揆永嘉也。会兵部侍郎黄敬斋宗明特疏救芳洲，上怒，并下之狱，加以惨刑。芳洲不为改辞，而敬斋语亦不屈，上稍霁威，杨戍瞿唐卫，其年即赦之，令致仕；黄出为福建参政，寻

召入为礼部侍郎，与汪同为卿贰。盖汪为永嘉鸣吠不待言，而当时议礼诸公自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黄敬斋、熊兆原诸公，皆表表自树，无肯扫舍人门者。自是永嘉势亦渐孤，不二年再罢，不复起矣。

翰林散官

翰林官不论崇卑，其称郎称大夫，俱结衔于本官之下，相沿既已久矣，而亦不尽然。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试读卷官侍读学士吴惠等，俱先书奉直大夫，次书学士，及侍讲江汝璧等先书承直郎，亦如之。至次榜戊戌科廷试，则词林散官又在本职之下矣。至二十三年甲辰，弥封官左春坊司直谢少南自系宫官，其结衔只宜如各曹之例，乃亦书承德郎于司直之下，此又不可知晓矣。

词林拜太宰

阁臣之专用词林，自嘉靖中叶始，迄今恰六十年，此诚偏枯不均之事。今年二沈相公并去，正拟爰立，言官因有内外兼用之议，其说真不可易，而旁观者谓潜有所推戴，故建此议，未知确否。惟太宰一官，自来兼用内外，祖宗朝所不论，如世宗朝罗文庄钦顺、严文靖讷、郭文简朴，俱以翰林掌铨曹，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领吏部凡三年，则又穆宗朝近事也，何以禁史官不许大拜。近癸巳年，吏部尚书缺出，首揆意属罗宗伯万化，时赵定宇用贤以左宰学士署铨，亦力任之，虽欲复词林领铨盛事，亦从人望也。给事中朱爵起而诤之，谓破坏成例，且指次揆赵兰溪、张新建私其同年，并訾罗之品格。首揆为太仓，不胜忿恚，极口诋给事，朱虽谪去，而罗终不得用矣。给事所云成例，竟不知此例成于何时，盖愤外吏之不得大拜，故借此以鸣不平耳。此等建白，谓之存体面争意气则可，若云爱惜人材通达国体，

则未必然。

交际

词林交际最简，其始入者，合衙门自政府以下至史官，各送贺仪分金七分，即书名于书仪之上，不具他柬，其以奉差谒补入者，具青布一端为礼，此先人在馆时事，盖沿袭先辈雅道，想至今尚不变，若他署则不及知矣。先王大父从省中外迁山东佥事，终养归，后入补官，去国将二十年。时严分宜当国，故旧职也，以一纱二扇谒之，严欣然款接，受扇而却纱，补任又其邻郡分巡，始终相欢无他。盖严虽黩货，自是暮夜所入，其寻常交际，想当时皆然，不以为异也。二十年来，即平交必用二币，至于四至于六，今且至八币，而以他物如数侑之，谓之八大八小，不知终始自何时。而当之者反以为俗套，不肯尽收，乃于八大八小之后另开珍异及土宜适用之物以备选择，至黄白酒枪之属别创异名，以避旁观之目，掩属垣之耳，如此恶俗，将何底止。

翰林应制

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间出内帑所藏书画，令之题咏，或游宴即宣索进呈。至讲筵尤为隆重，宴赏之外，间有横赐。先人与同年及前辈诸公无日不从事楮墨，而禁脔法酝，亦时时及门。以后上朝讲渐稀，宸游亦间，至今日而警跸不闻声，天庖不排当，岁时节序亦未闻有一二文字进乙览，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虽享清闲之福，而不蒙禁近之荣，似亦不如当时宠遇也。

翰林官先奏事

本朝朝仪，凡早朝毕，各衙门以次奏事，待上亲决，或引大臣面议，最后内阁辅臣职当承旨趋御前裁决。然以衙门五品隔在大寮之后，进退俱属未便，始命每遇午朝，则翰林院先奏事，遂为成规，所以重辅弼体也。今午朝久不行，奏事亦废久矣。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议请复午朝旧制，不数日，上忽问内臣，若遇午朝正此时否？因而误传，内臣纷走，钟鼓尽鸣，皇极门御座亦移正矣，一时侍从诸公奔趋入内，踉跄失度，而上竟不出也。又国初早朝，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对立于宝座，文皇晚年以病健忘，每命后宫用事者立衮后，纪载问答圣语，辅臣金幼孜等始避丹陛之下，至成化间而仍移立于上。然在今日，则常朝礼讫，俱退步宫门，即班序上下，不深辨可矣。又记起居注古有郎、有舍人两官，唐宋以来俱立螭坳，亲闻天语。国朝无此官，至今上始创设，以词臣带管，每视朝亦令同科臣侍立，今仍在本班行礼，未尝别侍燕间，所谓起居注，不过讲筵随班侍文华殿，退而节录各衙门章疏及所奉圣旨而已，与起居两字毫无涉也。盖国朝既以史官为宰相，又不以史职责成史官，非一日矣。

庶常授官

丁丑馆选，先人为选首，故事留补本局不必言，时沔阳费似鹤尚伊年少有隽声，且屡考前列，当留无疑。己卯散馆前阁试，江陵相出一论题，为李纲不私其乡人，众相顾失色，知费不得为史官矣。已而散馆，费果出为给事中，于是次辅蒲坂之乡人张元冲养蒙授给事，李顺衡植授御史，三辅吴门之乡人张慎吾鼎鱼、万涵台象春、史念桥继辰俱授给事，无敢留者矣。是科江陵次子为榜眼，不曾引嫌，独于乡人示公，何也？费寻外补佥事，丁亥京察，以浮躁谪居家，后起饶州府之推官，竟不赴。按，是科自史官科道外，授部属者二人，循故事

也，癸未科亦然。自丙戌至今，遂无科不选，散馆日竟无一人为郎署者，凡八科矣，岂诸庶常薄视列宿耶？抑握化炉者加意桃李也？典制久废，必有起而正之者。嘉靖间惟乙丑散馆无郎署，以前三科不选馆，故特优之，戊辰则又遵故事矣。

吉士散馆

近来台省雄剧，夐出词林上，每遇散馆，诸吉士多颙望，留其舆皂，则计日以眄言路，惟恐为史官之隶人。此辈就中又以乌府为第一，闻其赛愿时，入台则用羊豕，入垣则用鸡鹅，若留作编检，仅用浊醪豆腐而已。今年值甲辰，诸君散馆，有间窥于吏部门者，见诸隶互相询答。一人问汝主拜何官，振声应曰御史；又问一人，徐对以给事；最后问一人，垂首半日不应，苦诘之，第长吁“照旧”二字而已。适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颜色甚惨沮，回语以吏部所见，亦一为启齿。

丁未闽中词林之盛

向来闽中无大拜者，惟永乐间杨文敏入阁，然不由翰林，此后二百年绝响矣。今上丁未科会试，大主考二人为杨荆岩道宾、黄毅庵汝良俱以礼右侍兼读学入场，而李九我廷机以礼左侍兼读学署部为知贡举官，俱福建晋江人也，南宫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此明兴所未有。三月廷试则张瑞图为探花，五月考馆则林欲揖、杨道寅为庶吉士，又皆晋江人，至六月而李升尚书，福清叶从南少宰升礼［部］尚书，同日大拜，盖八闽之盛际极矣。是科经房同考官检讨黄国鼎，亦晋江人，至己酉散馆，林、杨二吉士俱留为史官，今皆显重矣。

戊辰词林大拜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仓请告，赵兰溪代为政，时张新建为次辅，而陈南充、沈四明继之，同事凡四人，皆戊辰词馆中人也，本朝至今从无此盛。四公在阁凡三年，而南充卒于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谴归，赵、沈二公并列，又四年赵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归德始入，乃为乙丑科。盖戊辰诸公在政地者几十年，更无别籍中人，尤称盛事，况前此则王山阴，后此则朱山阴、于东阿，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从来未有。

甲午之春，首揆赵以鼎甲起家，而会试第二名张为次揆，三名陆为三揆，四名沈为四揆，依序排连不差一名，尤奇。是科戊辰一甲状元罗康洲、榜眼黄廷仪俱正位礼卿，探花赵瀫阳为元辅，且俱得谥，亦可亚壬戌之盛。

四六

四六虽骈偶余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今取宋人所构读之，其组织之工、引用之巧，令人击节起舞。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以故陈玉垒、王对南、于穀峰辈犹以四六擅名，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咸集幕下，不减罗隐之于钱镠，此后大帅军中亦绝无此风矣。今上壬辰平宁夏之役，其露布中云：“仿佛禄山之强，

不减宋江之勇。”盖取山以对江，几笑破士人之口，有人云：“何不取徐海之强以配宋江耶！”（海即徐明山，胡宗制所擒日本酋首也。）虽系戏言，实是确对。

袁文荣撰玄文，每命壬戌门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时不给，其拜相以此，尽瘁亦以此。

黄慎轩之逐

黄慎轩辉以宫僚在京时，素心好道，与陶石篑辈结净社佛，一时高明士人多趋之，而侧目者亦渐众，尤为当途所深嫉。壬寅之春，礼科都给事张诚宇问达专疏劾李卓吾，其末段云：“近来缙绅士大夫亦有奉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禅教者。”盖暗攻黄慎轩及陶石篑诸君也。不十日而礼卿冯琢庵琦之疏继之，大抵如张都谏之言，上下旨云：“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以儒术并进以惑人心。”盖又专指黄，挥逐之速去矣。时康御史丕扬亦有疏，与马疏日同上，则单疏参达观及朝士附会之非。三疏同时埙篪相和，张、康承首揆风旨不必言，冯宗伯非附四明者，特好尚与黄偶异耳。黄即移病请急归，再召遂不复出，与陶石篑俱不失学道本相。

词林前后辈

词林极重行辈，即前一科者，见必屏气鞠躬，不敢多出一语，或苦其太拘。忆往年先人为史官，今晋江李九我宗伯入馆，后二科而居址最近，臭味亦最洽，先人或得一鲜物，即邀与同酌，或折柬移之，李有一味亦然，毫无町畦也。近日格套愈严，前后辈几同师弟，而实

情转薄，相倾相轧，甚或嗾人显弹隐刺，以自为速化地，欲如廿年前忘形相与，安可再得！

四品金扇

故事，京朝官词林坊局五品，即得用大金扇遮马，其他须三品乘轿始用之，故太仆光禄皆得金扇，左右佥都虽雄贵，以尚四品张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以后，佥都忽自制金扇，每出皆属目讶之，逾年则左右通政与大理左少卿亦用之，盖以同为四品大九卿也。言官礼官无敢纠正之者，习见既久，今且以为故然矣。

翰苑设教坊

教坊司专修大内承应，其在外庭，惟宴外夷朝贡使臣、命文武大臣陪宴乃用之，盖沿唐鸿胪寺、宋班荆馆故事，所以柔服远人，本殊典也。又赐进士恩荣宴亦用之，则圣朝加重制科，非他途可望。其他臣僚，虽至贵倨如首辅考满，特恩赐宴始用之，惟翰林官到任，命教坊官排供役，亦玉堂一佳话也。犹记丙戌诸吉士入馆，余随先人同官入观，时正承平盛时，礼数极盛，今廿年矣。按，宋世学士赴院，开封府点集优伶供应，至用女妓，况本朝止役乐工以供词臣，非过也。若唐世学士上翰林，乃作弄猕猴戏，则怪矣。

侍从官

宋朝两府执政而下，最贵近者名侍从，自六部尚书杂学士以至龙图等阁待制是也。以执政造膝之后，即召入讽议，故又名次对，如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俱要剧，尚不在此数；若翰

林学士则日直禁中，固不必言矣，或遇有大事大赉，则出旨必有侍从及中丞两省两制云云，盖皆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小从官之别，若右列必至观察使以上始得比侍从，其重如此。本朝不列次对之名，盖六卿事柄雄重，台长亦西汉亚相之职也，同宋之执政；而学士惟翰林及春坊有之，春坊大学士已久不除，翰林学士及讲读学士仅为翰林大老兼官，若待制则本朝固不曾设也，以故筮仕得入史局，外吏入谏垣，皆以侍从自居，人亦不尤其僭，殊失次对之义矣。窃谓部之贰卿、台之两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长及其佐之四品者，词林詹事、少詹、光学、祭酒、太常等小九卿三品者，宜命为大从官；大理左右丞、通政二参议、翰林之讲读学士、坊局之五品，以及太常寺小九卿之贰登四品者，宜为次从官，以上俱得从阁臣、部堂、台长之后，论思于别殿，即经筵日讲官俱于其中选用，其积资称上意者，不时超拜揆地。则内既无词臣专觊大拜之嫌，外亦杜庶寮巧图妄希爰立之望，似与孝宗朝刘大夏、戴珊等面议条旨故事相合。宋制虽不足法，然因以裨益圣政，陶铸相材，亦或有补云。

宫僚超赠

仁宗初即位，故宫僚左春坊左赞善徐善述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命有司立祠祀之，仁宗亲为文以祭，又追赠左春坊左赞善兼编修王汝玉为太子宾客，谥文靖。徐字好古，浙之天台人，起岁贡为桂阳州学正，迁国子博士以至今官，凡考乡试者二，会试者二，此犹国初时有之事，独赞善从六品超九阶而赠宫保，且得谥赐祠，储君亲洒翰祭之，实为本朝所未有。王名璲，以字行，吴之长洲人，起乡举为应天训导，进翰林五经博士，再进赞善兼检讨，坐事谪戍，时侍仁宗东宫，命特宥之，降为典籍，又复故官。后以应制作《神龟赋》名第一，时人忌之，构其罪又下狱死，至是赠祭诸恩俱备，盖以从六品超七阶而赠正三品，亦得谥，其恤仅稍亚于善述云。盖当时礼重儒臣如此。

又，宣德元年，翰林侍讲承直郎王璡卒。王字汝嘉，苏之长洲人，永乐间举明经，由训导历前官，尝为《永乐大典》副总裁，主应天、广西、广东乡试各一，考礼部会试者三，洪熙初，建弘文阁，与翰林学士杨溥等四人入直，盖亦内阁辅臣也，而典故俱不载。汝嘉没之日，殿阁大学士以下咸走哭。二公与杨东里同官，志铭俱出其手，其叙置最详确。汝嘉、汝玉盖从兄弟也，二王俱不由甲榜，而遭逢如此，可谓遇矣。

从龙外迁

历朝从龙旧臣，俱峻擢台阁，惟宣宗登极恩最为凉薄。如春坊中允林长懋者，至转广东郁林知州，弇州书之以为不可解。余考长懋永乐十八年以编修侍皇太孙读书，洪熙初转中允，是为宫臣且六年矣，仁宗崩问至，从臣扈从太子赴京，而长懋辞以不便鞍马，自以舟行，比至，则宣宗已登极，故有是迁，盖上尚优容不加罪也。乃讼言宫僚迁擢同异不平，且以二弟一为部属、一为监生，母老路遥，愿改降繁难京职。上怒，下锦衣狱，终宣德一朝不释，至英庙登极始赦出，令之故官，遂卒于任。然则长懋免于诛殛，亦幸矣。时宫僚中有司直郎张景良者，转四川顺庆通判，则不得其解矣。

坊局

近年词林迁转，俱以坊局为重，若从本衙门递转，则怏怏见辞色，盖因讲读俱为翰林属官，而修撰以下俱史官，不得与揆地讲客礼也。以故今上己卯应天主试，先中允而后侍读，以至高启愚出题有劝进之疑，不知祖宗朝殊不然。如永乐二年，李继鼎以礼部仪制郎中兼右赞善，犹曰外僚也；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统戊辰鼎甲编修，至壬申已转赞善，天顺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阁办事，盖转宫僚已六年，仍还本衙

门，且两官俱从六品，其重词馆如此。其他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又不胜纪矣。

宫寮兼官之异

世宗朝用人入词林多不次，而兼职亦异，如夏文愍以翰林侍读学士兼吏科都给事，此特恩不必言，其他寻常兼官，如嘉靖二十年廷试读卷官张治，直拜翰林光学士，则不当带他职而兼右谕德；提调官孙承恩，以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是矣，又带少詹事；掌卷官左副都御史胡守中本宪职也，而兼詹事府丞，盖皆以官宫为重也。又，是年弥封官通政参议兼礼科都给事李凤来，揆之祖制，是以堂官兼属吏也，尤奇。

永乐间，杨士奇、金幼孜辈亦曾以光学兼宫寮，是时仁宗在东宫，特重其选，后馆中久次者亦转宫臣，然不复以大寮兼矣。世宗初立庄敬太子，每事仿祖宗行之，故宫官较前朝特异，末年亦渐不然，乃宫寮自此日重。昔成化初，黎淳以《英宗实录》成，升庶子，力辞，愿转本衙门应得之官，其时犹未以坊局为荣也，今惟以早离史局为幸矣。

正统八年，胡俨以太子宾客、国子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卒于官。景泰间，以修通志成，阁臣商辂由兵部左侍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尤奇。

词林知制诰

宋朝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之，本朝独归其任于翰林。正统初年，特置学士一人司其事，其后废不复设，至弘治七

年，始简命尚书或侍郎一人兼翰林学士，又内阁专典诰敕，需次大拜为辅臣，以故词林中亦呼为阁老，其不得入相者十不一二人也。至嘉靖二十四年而废之，但用讲读编检诸史臣四五员分掌，以至于今。盖相嵩新居首揆，恶知制诰大臣之逼，故设计去之。自史臣分领以来，各以葩藻见长，其辞采日盛一日，以逮数年来，如陶周望、董元宰、黄平倩、汤嘉宾诸太史，咸命代才名，鼓其余勇，骈丽详缛，殚巧穷工，几夺宋人四六之席，然揆之纶綍之体，或稍未然。

或云大僚司诰敕废不设，始于张永嘉柄政时，是不然。

王师竹宫庶

信阳王师竹祖嫡宫庶，与先人最相善，且不拘词林前后辈俗体，博洽虚心，过从甚密。其为庶常，值同馆有以微嫌詈吏部吏者，时蒲坂杨襄毅溥为太宰，闻之大怒，诉之江陵相公，盖以俱江陵所取辛未榜中人也。江陵素严重蒲坂，议欲尽斥诸吉士为外寮，如张永嘉世宗朝丙戌、己丑故事，馆师同州马文庄争之弗能得，诸吉士各絮语自明求免。王独奋然起，愿以身独承之，且谓庶常辱掾吏，亦何罪可问？江陵惮其词直，怒亦解，授官史局，以复建文帝号为请，且云景皇帝位号久复，而《英宗实录》中犹书郕戾王附，名实并舛，亦宜改正。今上称善。英录中故称遂厘为景帝，而建文之号则暂已，盖以事体重大，难骤举行，而识者固韪其议矣。寻转宫洗，会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圣太后，拜合绮佛像诸密赐，心不自安，恐人议其以他途求速化也，寻迁庶子，即以病请急归。时正冀其复出，而仅以下寿没，然晚年耳稍聩，似亦难以登纶扉云。其家世为右列，有子延世，官参将，亦能文。

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掾也，在癸酉之秋，去散馆止旬月耳。时吉士宋儒者，素与吉士熊敦朴有口语，乃谮之江陵。谓殴吏止熊一人。江

陵信之，比散馆，宋授礼部主事，熊授兵部主事，盖有意抑之。熊有才名，馆试亦屡前列，远非宋比，即不留亦当掖垣，而得此官，乃诸吉士之殿也，意亦不无愤愤出怨望语，宋儒者因增饰之，又以谮于江陵，谓敦朴已具疏将劾蒲坂并及吾师相矣。江陵怒且恐，亟语蒲坂参之。蒲坂与敦朴父名过号南沙者相善，同年也，不便举事，乃嘱之熊堂大司马谈二华伦参之，坐降调外任。稍有言其冤者，江陵乃召熊、宋二生面质，始知尽出宋捏造，宋亦遂远贬，时去二人授官匝月耳。因思蒲坂、江陵二老俱一时高才巨公，何至为一刻木而修怨于吉士三十人，既用王太史一言而中寝，可谓能补过矣。又因宋儒谗说致熊敦朴两遭蜮射，无端左官，人谓江陵英察，兹事则太愦愦云。

熊敦朴号陆海，从谪稍进为常德府通判。其地故江陵楚旁郡也，以公差入京谒江陵，江陵留之坐，温语慰劳之曰："足下今渐进可喜，努力修职，峻擢不难，我词林衙门痛痒相关，我此语亦出痛肠也。"熊徐起曰："只恐老师未必痛耳！记得医书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请以二语验之。"江陵为大笑欢剧而罢。熊后晋学使者归，其父亦己丑庶常，以永嘉不惬，亦仅授主事，尤为异云。

卷十一

吏部一

屡兼二品正卿

洪武间，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为极异，然此时官制未定也。正德初，屠滽以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嘉靖中熊浃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史，俱专领宪事，李承勋、王廷相等俱领团营，不预部事也。惟嘉靖九年，汪鋐以右都理戎政，未几改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书，至十一年又以太子太保改吏部尚书，又加少保兼兵部尚书，盖以御史大夫带本品二次，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马者一次，皆身绾二绶，各领事寄，极古今权任之重一身当之，且其人狙险贪狠，古今所少，何以当此异宠！其他以兵部尚书领左右都者如毛伯温等，南兵书领者如王守仁等，以别部领者如刑书洪鍾等，俱以用兵带宪衔，非正兼也。自国初至嘉靖，太宰为他官者不论，隆庆以后，为杨襄毅博、严恭肃清扬，在兵部不逾月即还吏部。今上丁亥，严以本官召掌兵部，未至而卒于家。今上戊戌，陈恭介有年以吏部尚书予告归五年矣，忽以南右都御史召之，时陈已先没，不及闻新命，然自来无北太宰得南台长者，或谓内阁有意抑之。按诸公皆一时名硕，用之多不尽其材，而稔恶不悛如汪鋐者，乃持权久任如此，则永嘉张相始终为之奥主也。

借官出使

宋朝使北，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疆以示重。我朝景泰初，以英宗北狩，遣使候问，亦有超等借用。然国初已有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遣行在鸿胪寺丞焦循摄礼部侍郎、鸣赞卢进摄鸿胪少卿，颁登极诏于朝鲜，上复以朝鲜世修职贡、简用尔等为言，且命以礼自持，其怀远人较诸国特厚。今使高丽者，例以翰林或给事为正，行人为副，不复借官，但赐一品服以往，复命缴还，最为得体。其后使琉球国亦然。

使朝鲜者类拜命即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为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遛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闽中腰玉被麟，用八人肩舆，多设中军旗鼓等官，其尊与抚臣无异，识者以为非体。又近年日本关白举兵，廷遣行人司宪者慰谕朝鲜，司君甫被命，即于都下麟玉骑马拜客，倾国窃笑之。使还未几，为辽抚所讦，以墨败。

科道升州府

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覆给事中林廷玉奏中，有成化二十一年刑部都给事中卢瑀升湖广长沙府通判，给事中秦昇升四川广安州同知，给事中童杭升湖广兴国州同知，又有原任礼科都给事中萧显升贵州镇宁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升四川夔州府通判，俱先年升用官员，要依上登极恩诏，一体推用。此诸官他日敭历升沉俱不可考，但宪宗末年台省升擢尚得冗散外僚如此，今或以三品大参而出，尚裂眦攘臂如不欲生，何也？

永乐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升交阯南灵州知州，至宣德七年壬子内擢右谕德，则此时官制未定耳。又天顺五年，工科给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满，升广西平乐府同知（鼎即故大学士鼐弟，正统戊辰科庶吉

士）。又成化七年户科左给事中李森升怀庆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给事张铎升汉阳府通判，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升夔州府通判，则又皆宪宗朝事也。

传奉官之滥

传奉官莫盛于成化间，盖李孜省等为之，至孝宗而厘革尽矣。然弘治十年清宁宫灾，给事中涂旦等奏烟火传升者程通等十三人，建毓秀亭传升者康表等三十余人，其他李广传升匠官六十六人，冠带人匠百三十八人，几与成化间相埒，此犹李广用事时耳。至十四年吏部兵部奏近年传奉文职至八百九十余名，武职二百八十余人，视李广乱政时又数倍，盖中宫亲戚居其大半，此又宪宗朝所无，惜矣。

方伯致仕加衔

外吏以布政使为极，其久任不得内迁，往往以滞淫乞身，亦有淡于官情，自保末路者。往时多晋京秩以宠其行，如光禄太仆卿之属，在朝廷已为殊典矣。惟弘治十五年，广东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上以其方会荐大用，勇于辞荣，加右副都御史致仕，仍命驰驿以归。至正德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苻乞休，上以其生平无过，恬退可嘉，亦加右副都史致仕。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林茂达觐岁乞休，上以其有夙望，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请，然而不得乘传矣。此后方伯以礼允归，尚量移清卿。近日四维稍裂，其引退者类知吏议将及，藏拙居多，即小京堂绝响矣，何论中丞。

堂官笞属官

祖制堂官得笞其属，然久不举行，惟嘉靖间吏部尚书汪铉以事怒其属员外郎庄一俊，笞二十，论谪之外。汪怙上宠，恣胸臆，当时已讶之。其前则有余祖母之祖临江守钱东畲公挞其属一知县，亦被纠以调任归，五十余年遂不闻此事。海刚峰起南总宪，到任后忽设二大红板凳，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时震骇，以为未有怪事，然终设而不用，其意亦欲姑示威棱以厉台纲耳。又上疏请惩贪官，复国初剥皮囊草之制，时情尤恨之。御史梅鹍祚因劾瑞导上法外淫刑，得旨亦云瑞偶失言，仍留供职。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谓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类是也。弇州评海忠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似亦定论。

九卿揖司属

故事，吏部体最尊。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凡大九卿以考满及公事至者，先赴部见三堂毕，即赴功司揖，司官向外答礼不少让，吏部司官有公事至都察院者，亦报名庭参，一如各御史见吏部堂官礼，行之已久。至嘉靖末年，郎中张濂始不报名，郎中陆光祖始不庭参，至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张永明不能平，揭示司务厅，命复旧规。时值郎中卢良当考满，乃先诣永明私宅，约必免报名庭参，不然即止不来谒，永明忿甚，上疏直之。良亦上疏自辨，上下其事于礼部礼科，于是礼部尚书高仪等议当如永明言复旧规。于是吏部司属见都察院一如见本部之礼，而九卿亦不复往四司门揖，其阁部大臣考满应投供状者，只于吏部后堂，见三堂后，揖问孰为功郎，因手付以状，并不诣功司矣。

严恭肃

严寅所太宰清，滇人也，本籍嘉兴县人。先大父为蜀之川南分

守，严以中丞抚其地，相得甚欢，每言川中胥吏之横。初，严筮仕为叙州之富顺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逋税及文卷者，投刺书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无以报；后晋蜀藩伯，亦不及治；顷得开府，始核其名，则刻木辈尚有未死者，捕至，痛与杖而胥靡之，其现为二司吏者，驭之加峻，盖修为令时宿隙也。严嘉靖甲辰进士，至此已将三十年，而追仇群小乃尔。先大父笑云："严公见语时，自以为快心事，而余心讶其不弘。"然冰蘖之操，目中无两，正位统均不久以病告归，先人往问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之不如也。

致仕官

唐宋士人以致仕为荣，如白香山见之歌咏以志庆幸，宋陆务观亦受人贺礼，诗集可考。盖不特臣子以为幸事，即主上亦优礼之，故唐令致仕官朝参俱居本班之上，宋时致仕俱给半俸。今则不然，乃至内外考察，以致仕处年老及有疾者，而被论之善去者，与得罪之稍轻者，俱云着致仕去，于是林下之人以致仕为耻矣。犹忆孙简肃植生前以刑部尚书请告，后以工部尚书起用，孙辞不赴，屡疏始允，得旨加褒语，以原官致仕。身后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因于衔上入"致仕"二字，其家入石时抹去之，大父屡以古道规之，不从。孙有子六人，一任子，一甲科，一乙科，而所见乃尔，真习俗之移人也。

监生选正官

本朝监生本重，至景泰时许纳马而渐轻，然至正嘉间尚选教职及知州知县等官，以钱虏白丁，得专民社，所至贪暴，不作进步想，虽吏议旋及而民不聊生矣。至隆庆间，高新郑以首揆掌铨，始议禁革，其双月考中第一者，亦仅得州同知州判官，一时仕路为之稍清。近年准贡事起，初犹以实廪十年科举三次者加纳，既而甫补廪未科举者亦

滥觞矣，久之而增附亦以居间提学批廪纳矣。近日则胥吏市侩亦藉手津要，竟批廪生入赀，称准贡，旋以钱神选府判而出，俨然与二千石称僚友，澜倒至此，令人切齿。使新郑公在事，必奋臂划除立尽矣。

新郑掌选，奏驿闸坝等官无钱谷事寄，俱得选本省，以免远宦之苦，奉旨遵行，至今便之。其教官得选本省，余自幼闻于大父云是张永嘉奏准行者，近日有大老亦归于新郑所建明，则大不然。

太宰揖吏科

太宰体尊，即辅臣考满，亦必赴部，听考核投供收，而考功司引奏于御前，亦必随功郎之后，此旧例也。惟遇朔望则太宰亲赴吏科画名，亦累朝所行故事，其后改以侍郎代之，近并侍郎亦不行，惟太宰以一名帖遣吏说知而已。此规之废，不知始于何时，闻高新郑以首揆领铨，遂罢不行。高权倾中外，无人敢抗之者，若五部则遵往例赴各科画本，不敢异也。万历辛卯，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新任，特疏欲复旧规，时太宰陆庄简光祖素以肮脏见称，竟置不复，后人无复敢议及矣。

闻部堂之至各科，科臣垂帘居内，部臣向内揖，科臣帘内答之，画本毕，再揖而行，两人不相面也。统均之地，折腰于七品小臣，似亵威重，窃以为不赴亦可。

陆沈两公

吾乡陆五台太宰，初以少宰北上，时沈继山司马从戍所起玺丞，同舟诣阙，两人欢若兄弟。陆一日问沈曰："公拼命请剑，其不畏死明矣，亦他有所畏乎？"沈云："自幼恶闻火炮声，他日雍容曹署则

可，恐边塞戎马之场不能践耳。”陆颔之。后沈以冏卿忧居，陆晋掌铨，用沈为勋卿，旋拜秦抚，至之三日而刘哱反书闻，即被命移镇协讨，无日不在矢石炮鼓中。盖陆忆前语，有意调之也。司马为予言辄绝倒。

郑蒋翁婿

吏部文选郎中蒋遵箴，广西全州人也，在京丧偶，适兵部侍郎郑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称，遂委禽焉。郑为北直隶安肃县人，与粤西相去万里，闻者骇叹，或云蒋方秉铨，郑谋出镇，为势所胁取，然亦丑矣。前乎此则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冢孙，而刘则故大司马天和孙，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则嘉靖末吴太宰鹏以笄女继董宗伯份之室，董时已为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亚，遂讲敌礼，不复修半子之敬，然吴嘉兴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蒋文选官至光禄卿，有婿舒洪志，为尚书应龙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妇翁，不与往还。郑为其妇外祖，时正大用，郑长子为户部郎，次子为缇师，同在京邸，亦不通聘问。舒未及壮遽夭，人惜其志节，不及通显云。

内阁中书外补

新郑再起，以首揆兼冢宰，有内阁诰敕房办中书事序班十人，久次当迁，新郑置不省，盖华亭所收，意憎之也。十人者齐诉于朝房，且以直满故事请，新郑呵曰：“若辈有何劳？”对曰：“劳苦已三满考，且索米长安，冀增薄禄糊口耳。”新郑干笑曰：“果尔耶？吾即有处，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俱喜谢而退。即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对品调外，为边远大使，无一人能赴者，皆恸骂归。中一夏姓者予及识之。新郑秉重柄，任情非一，此特其最小者，然已足失人心矣。

宪臣改学官

永乐乙未科榜眼李贞、探花陈景著，俱福建人，俱以九年考满乞就养，一得高州府教授，一得福州府教授，俱终其官，已为异事，然犹七品官也。弘治元年有云南按察司佥事林淮，奏称云南路远，母老不堪就养，辞官则家贫难供朝夕，乞授本处或附近教授以便养母，诏许之，淮除常州府教授，亲终仍除佥事，是以五品方面宪臣，而左官至从九品冗职矣。淮抵任未几，母死归，以过哀病卒，竟不得还本职。淮不知何许人，料必生苏、松、嘉、湖间也。

又，弇州《异典》述云：有钱塘王羽，以太常少卿请便养，亦得杭州府教授。又，正德五年，御史陈茂烈福建兴化人，以母老乞归，不能自存，吏部为改本省福清谕，则《异典》未之及。

任子为郎署

自弘政以后，大僚任子拜各衙门幕职，得遍升宗人府五都督经历，若官及经历，则五品竟升知府矣。盖以郎官应列宿，不欲轻畀也。穆庙高文襄以首揆掌铨，建议以为知府四品方面官，大臣子弟既可以纨袴得之，岂有反不堪郎署之理，且宗人五府经历，两京止十二人，缺少人多，铨法壅滞，宜一切疏通，除吏礼兵外，余三部俱得迁转待俸满升知府如故事。得旨允行。时高势张甚，言路莫敢忤，大僚亦有相左者，以其利己之子弟，亦惟惟赞成，遂相沿以至于今。然皆从都事太仆丞转副郎，又有太仆丞转五府经历，始得员外，从未有直拜主事者，以主事为二甲初授官，及外吏长与甲科为六馆者优转之缺，故靳之也。近已有破例者，恐将来亦遂为故事矣。

今胄君在仕途，多求速化，甚而有诟詈选郎者，铨地以忌器优容之。然以余所见，如常熟一邑得二人焉。一为瞿洞观汝稷冏卿，故少

宗伯文懿公长君，文采品格冠冕一时，初授詹事府录事，凡十余年而始得部郎，积资以至出守，时许文穆、王文肃在政府，俱文懿公所录元魁也；今日则有赵玄度琦美寺丞，故少宰文毅公长子，抗直有父风，且博洽一时少俪，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今已十五年，始进太仆寺丞，视曹郎如登天也。瞿与先人厚善，予亦识其仪貌，赵则余蠹鱼友也，二君子故不可以恒格论。

首揆一品恩荫例拜尚宝司丞，次揆与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书舍人，中书考满十二年，始升三级为主事，又九年为尚宝卿，俱仍管中书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约略与玺卿等。诸胄君苦之，反羡京幕郎署之迁早得金绯膺龚黄之寄，然以祖宗成例，莫敢为迁就他徙者。近年则殷洗心盘，故历下相文通公长子也，居秘书年久，独发愤上疏，愿得外升三部郎官，如二三品任子事例，奉旨允行。殷首出为户部郎，旋以正郎出理宣府粮储，此后薇垣诸胄君，无复有厌承明者矣。

吏部堂属

吏部虽荣贵，而并列六曹，其堂属体貌故无差别，而实有大不同者。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说堂贰卿，及同司官俱得商榷，吏部则不然，遇升迁用人，选君独至太宰火房，面决可否，其门檻皆选郎手自启闭，即款语移日，无一人敢窥，至疏上，而两侍郎尚不闻，同司员外主事亦不敢问，此犹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堂属大小最严，凡见于私宅，仅送之门而止，惟吏部则送其司官上马方别。予初见之大骇，比询之，则此事相传已久。统均之地先自炎凉，何以责人奔竞要地耶？惟国子监则祭酒、司业投帖于其属各厅各堂，俱称寅生即去，为卿相而属吏为冗散外僚，亦称旧寅生，终身不易，盖师儒重地，非他曹传舍可比。此却最为雅道，与铨司冷热迥别矣。

近日冯琢庵宗伯琦为左右少宰，几三年，与延津李对泉戴相终始。李太宰无事不与谋，至有行而为冯中止者，紧要章疏，俱少宰手笔，太宰不更一字，本科司官亦不敢有违言，盖李为冯尊人仰芹子履同年，而琢庵方负中外重望，以故折节尊信，而敝规为之一变矣。此后则恐未必然。辛丑外计，有欲中李本宁宪使者，赖冯救止，而吏科王斗溟士昌用拾遗纠之，冯又力持，得薄谪。初过堂时，李之属吏遂昌知县汤显祖议斥，李至以去就争之不能得，几于堕泪，不知身亦在吏议中矣。汤为前吏科都给事项东鳌应祥所切齿，项故遂昌乡绅，时正听补入京，故祸不可解。而李、冯二公一片怜才至意，真令人可敬可悲。

吏部见客

吏部选君，虽握重权，其位不过郎中耳。今乃于朝房见客，与揆地同一尊严，而言路诸公亦俯首候之，须其一面，即竟日不敢告疲，或退有后言而再谒，则仍坐以待矣。至于不携眷属竟住选司，则始于近年倪选君禺同斯蕙，尤为无谓。既以进贤退不肖为职，自应博采众论，前辈如严文靖之为太宰，陆庄简之为选郎，私宅皆无日不通宾客，未闻有讥评之者；况要津之嘱托、簠簋之潜通，岂朝房公署所能绝耶？其后抨击所及，亦不因此衰止也。

吏部三堂俱浙人

今上壬辰孙立峰铣拜吏部尚书，浙江绍兴府余姚人也；左侍郎罗康洲万化，则浙江绍兴府会稽人；右侍郎陈心穀有年，则又浙江绍兴之余姚人，一时同领铨柄，最为我浙盛事。未几，孙去位，而陈即以南冢宰改北继之，尤为奇特。然孙之前，又我郡平湖之陆五台光祖，亦浙人也，此后不可得矣。

司农署铨

今上丙申丁酉间，太宰孙富平去位，以户部尚书杨本庵俊民署吏部事几一年，然未尝主内外计也。至癸丑之冬，太宰李延津去位，以户部尚书赵南渚世卿署吏部止半年，然司甲辰外察矣。时论皆议二公为政府腹心，故有此举，然而世宗朝已有之。嘉靖十八年己亥大计，上命户部尚书梁端肃材司其事，凡斥谪数百人，时灵宝许文简赞为冢卿，未尝辞印，梁亦未尝署部，特出圣意简注耳。又是年刑部有大狱数事，则又命梁署印谳治，事竣而后还印，至次年梁遂夺官归，世宗恩威不可测如此。

杨、赵二司农署铨稍久，馀一二月者不纪，若宣德初年户部尚书师逵署吏部者二年，则官制未定也。

玺丞改吏部

尚宝司丞虽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辅任子初授，而以时望自他曹迁者，为清华之选，步武公辅，间亦有转藩臬以出者，然从无改郎署之理，则以体统悬绝也。惟嘉靖末年，北直隶人穆文熙以玺丞调吏部郎，讶为怪事。今上癸巳，则福建蒋时馨继之。然而穆以计典外谪，蒋为文选正郎被劾削籍，两人皆不复振，固不如安于符台，坐致荣胝，何苦而求启事之荣也，薄冷局而膻热地者可以思矣。蒋之前又有唐伯元者，亦以尚宝丞改吏部为选郎，亦不得迁而归林下，至今未起。唐之前又有玺丞陈于陛，亦改吏部副郎，驯至大用，则仅见者。

掣签授官

吏部掣签之法，始自迩年孙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孙以夙望起，与新建张相寻端相攻，虑铨政鼠穴难塞，为张所持，乃建此议，尽诿其责于枯竹。初行时，主者既以权衡弛担，幸谢揣摩，得者亦以义命自安，稍减怨怼，亦便计也。然其时有一陕西老明经，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震栗求免，富平公大怒，谓若敢以乡曲私情首挠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抆泪而出。比抵任，则首郡刑官，百责所萃，果不克展布，抚按为题一浙东甲科互相更调，富平心知其故，佯不悟而允之。此后则记认分别，阳则曰南北有分，远近有分，原籍有分，各为一筒，遇无径窦者任其自取，而阴匿其佳者以待后来。其授绝域瘴乡之人，涕泣哀诉，筒已他授矣。初犹同胥吏辈共作此伎俩耳，至其后也，选司官每遇大选前二三日，辄扃其火房，手自粘帖地方，暗标高下，以至签之长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匿隐谜，书办辈亦不得与闻，名曰做签，公然告人，不以为讳，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矣。其或先有成约而授受偶误者，则一换二换三换，必得所欲而止，他有欲言，则叱詈扶出矣，曰统曰均，如斯而已乎？

吏兵二部大选

凡双月吏部大选，则吏部堂官率选司官入内铨除，吏科都给事中同入，看打选官印子，挂榜登簿，以待总缴入内，虽大权不得干预，亦寓监制微意焉。是日例赐酒饭于内，则吏部尚书上坐，都给事下席，此在掖垣之体，已自尊重。至今上辛卯，钟给事羽正拜吏科都，上疏争之，谓故事都谏与冢宰俱上座，自近年科臣陈三谟谄媚要津，自贬下席，且以兵部选官、兵科与大司马并列为证，力请改正。其事迄不行，今下坐如故也。按，太宰表率百寮，自非他曹可比，即吏兵体例不同不为无说，先朝当久有定制，未必三谟之罪，此说未知何据？在事耆夙大老亦不一为折衷，何也？

吏部大选，加午饭一顿，兵部则无之，其体已自不同。

举吏部

往时铨属，俱由太宰自择，自张新建为政，始令各省大僚各举其乡人，以分太宰之权，于是乡先达多以爱憎行其意，一缺出至荐六七人，甲可乙否，惟望重地尊者，所举始登启事。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朵颐者凡数人，嘉兴贺伯闇灿然其一也。贺先为诸生时，有盛名，适丁艰，同一偕计者入都，时朱少宰方髫年在京，愿学执贽，而贺不屑受。朱寻联捷为鼎元，循至卿贰，是年适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贺已登乙未第，为行人矣。向来投刺春曹，例应称门下晚生，而贺自以同里前辈，不肯遵旧例，朱颇有后言，贺闻而作长书詈之，二公遂绝交。贺至是忧挠无计，谓朱必下石厄之，而同里有医孙姓者，游二公之门甚昵，贺问计于孙，孙曰："是不难，我力能得之。"乃往说朱，谓贺之开罪于公，都下莫不闻，今公能沮其铨曹，未必能沮其台琐，与其树以为敌，不如收以为援。朱大然之，遂力荐之。时朱方有相望，同乡亦随声称许，而贺立改铨司，时咸多朱之恕云。次年壬寅，南直江南吏部缺出，时兵曹王淡生士骐最有名，当时与其同府则兵部郎张其廉与崇德令陈允坚，亦在伯仲间，而陈尤为时贤所推毂。王乃遍约江南诸大老，及各曹大僚以至科道，无不以王登荐，于是吏部竟以单名上疏，无一人陪者，亦近例行后未有之事也。陈在官，闻王命下，推案一嘘而殁，张仅得调礼部，亦引疾归殁于家。盖一时推铨司，不复由太宰，惟画诺听命而已。至于巡抚缺出，亦许九卿科道各荐所知。近年觐后，广西适缺巡抚，是时左辖入觐，尚在都下，于是吏部汇荐举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辖也。京师遂谣曰：广西抚院，京香京绢。闻者捧腹。迩来始渐变，亦体势之不得不变也。

选科道

成、弘之间进士避外官者，多营求三法司观政，久之名曰理刑，

三年后堂官以刑名精熟上闻，即授御史，即监生历事久者亦得之。盖此时拨各衙门观政，尚未限定常规，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然而必先授试职，或逾年再考，不称则又调别衙门。嗣后渐不然矣。至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伟，以故成化初编修张元桢建议，六科不必拘体貌长大，当以器识学问文章为主，而时论不从。其说盖以近侍官兼主对扬，必用体貌长而语言确者，以为壮观，故当时为之语曰：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然亦听吏部试文以为去取，盖本唐人身言书判之法，以身为第一义，亦其遗意也。今之考选发访单于大僚及四衙门，以揄扬多少为殿最，即太宰亦不能专其柄矣，何以尚名考选。

科道俸满外转

正、嘉以后，都给事之外转必升参政，固矣，又论序不论俸，即拜都科仅一日亦得三品。惟西台则不然，非转京堂止得副使，虽满九年亦然。盖国初御史三考，无过仅升主事也。顷丁酉年连中丞标为御史，亦满九载，杜门戏谓人曰：“若升我吏部主政，我即立起赴任矣。”盖尚以故事解嘲。近年台班壅滞，积俸有十年以外者，于是应朝卿以首俸应外迁，特升参政，遂为御史得三品破天荒之始矣。至若迩年都谏出为大参者，苦之如赴坑堑，即户科姚养谷文蔚次序久应外补，甲辰年亦曾上疏求外，奉旨以谦退褒之，然屡推参政不下，至丁未年十月，因御史九年俸满，尽升京卿，姚又自请致仕，而疏中又云科俸久已逾期，但不敢通考九年，暗藏当内升之意，上命留升京堂。其时梁惺田有年、萧九生近高，俱以都科应转，而以姚故见压，遂先后俱自乞大参以去，姚遂得拟南太仆寺少卿，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说者因谓文蔚避外营内，大不直之。署部少宰杨时乔疏所云智尽能索而后得者，指姚也。时姚科资已十五年，实俸亦十二矣。梁、萧俱乙未吉士，姚又先一科庶常，而推敲内外，屡致纷纭，其时科臣俱有林言，词臣亦以薄于旧僚，不免腹诽。辛亥内计，姚竟坐斥，其得京堂

仅阅岁耳，亦何利之有。

隆庆中，吏科都给事韩楫，亦请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品虽不同，职业则一，请得通考。上是之，著为令。时高新郑以首揆领铨，韩其心腹门人也，故敢破坏祖制如此。未几二人败，此例亦废。

近自癸丑以后六科，会议岁出一人以存例转旧规，盖公论共弃者当之。乙卯年兵科都张翼真国儒出为参政，其都谏俸亦已考满，又叙劳绩，本不当外转，特以品望见摈，非复一内一外之旧。张不能堪，且疏自辨，铨部遂直发其当外之故，张益恚恨，投劾自罢，丁巳大计，不谨及之矣。盖累朝来，都谏序资俸擢大参，成规从此遂废，但恐不能终废耳。

台省互改

弇州《异典》述谓徐孺东贞明以给事中外谪，后转尚宝卿兼御史治水利，凡两居台琐以为异。后来有穆来辅者，以给事转至左通政矣，庚寅岁，边事孔亟，奉命兼御史阅视薊昌，与徐事略同。又同时并遣者，王怀棘世扬先任湖广道御史，历大理左少卿，至是又兼御史阅军延绥；又曾健斋乾亨初以山东道御史言事谪官，转至光禄少卿，亦兼河南道御史，阅视宣大二边；又钟文陆化民初以御史挂误谪行人司正，寻升光禄寺丞兼御史赈济河南，则再入台班矣，尤为异事。

吏部曹郎亦无再入者，惟顾泾阳宪臣以铨郎救辛总宪外谪后再入吏部，最为创见，然重望高名，终不得志而去。至词林带宪职者，惟嘉靖庚戌虏薄都城，赵内江相公以司业建言，升谕德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行营将士，此后七十年而徐玄扈光启太史继之，以上疏论兵，特旨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治兵于都城。盖军兴异典，前后一揆，不可以恒格拘也。

按，台省互改，前朝甚多，至正德后稍稀耳。

四衙门迁客

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谪者，皆不赴任，仅身至境上，移文索公据，归而待迁。如乙卯之冬，吾乡一给事谪为闽藩幕，适黄与参承玄自南京兆擢中丞抚福建还里，给事持眷弟刺往候，值其他适，阍者微有难色，给事立索名刺竟去。黄归大怒，痛笞阍人，身率谢罪，凡往数次，始得面解。因忆老人辈述吾乡前癸丑科姚禹门少宰洪谦以编修外谪，谒中丞而移其座北向，中丞笑而置之，盖久为词林，不知抚台作主，亦南面也。又，余所目睹则辛卯年冯具区祭酒谪广德州判官，适缺州守，署印两月，转南行人司副始归。又，戊戌年许星石闻造侍御（许，海宁人，贵州道）论列宿大臣，谪山西岢岚州判官，谒抚台魏见泉允贞，魏前亦台臣，曾以言事外谪，许疏中所劾大寮，魏亦一人也。相晤时，魏留款欢然，称老道长，慰劳有加。许故乙科起家，反侃然作色，魏终不以介意。此皆吾郡先辈故事，不知抵境上一说，起于何年何人也。又忆乙酉年吾乡马廓庵应图比部，疏论时宰侵及诸言官，谪山西马邑典史，时御史滇人孙愈贤按宣大，正马所首纠者，盖铨地有意困之也。抵任谒台，孙佯不见，马长跪竟日，至事毕而后揖之入，所以窘辱之者甚备，马内荏勿能抗也。则孙之识见隘于魏远矣，且两公品亦薰莸，本不足并论。马亦狷者，偶与其甥李氏有违言，李故太史见亭自华子，肤诉于王太仓相公，述其吞噬之状，王信之，适大拜出山，逢人痛詈，必欲重处之，故马决计抗疏求谪。王后当国，起马复故官，盖亦无成心云。

用违其才

大臣坐镇雅俗，与宣力封疆，本是两事。本朝如马端肃、杨襄毅

两太师，前后握枢秉铨，俱有称于时，真全才也，其他大老，未必兼长，然不害其为名硕。今上初年用人，随材器使，各著声绩；近二十年来，俱以资望推用，不复论其材地相宜与否。只如沈继山司马，伉直著闻，以之仪表百僚，何等凝重，乃用以御虏，刘哱之变，扞守有余，驱剿稍逊，迄不能成功，改抚中州不赴而去。孙樾峰司马为选郎时清劲无染，士林推服，即为冢宰，亦其分内，乃用以御倭，卒与本兵相左，为白简击去。二公后虽再出，终以前议未得大用也。又如石东泉先朝直臣，为司徒时，正继宋庄敏之后，心计操守，不减前人，久任计曹，国计必裕，忽移之兵部。值关白事起，力任贡封，遂致偾辕。又如万丘泽熟谙边情，屡著劳绩，经略朝鲜，奏凯而旋，其时酬以本兵，亦不为过，乃用为协理坐院，诸台臣起而哗之，复加秩出镇，终于塞上，其他尚未能悉记。善乎许少薇之疏曰：沈思孝清直名臣，使其建牙内地，将见一路风清，乃使作陕西巡抚，助讨宁夏，正如斫圆方竹杖，刮漆断纹琴，毫无济于用而至宝损矣。可谓至论。此癸巳年事，许为兵科都给事，名弘纲。

异途任用

三途并用，江陵公建议也，是时以吏员任知县者，山东一省则有莱芜之赵蛟，费县之杨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知州府同知，可谓得其用矣。颇闻两人俱非循吏，但干局开敏，能肩繁巨。果初莅事，诸儒生侮易之，无一来谒者，忽揭一示订期季考，诸生以故事姑往试，且窥其作何举动。比众集，则请校官来出题，且云不佞举刀笔，不谙举业，又不敢废典制，愿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丰，比收卷，则鸿乙满纸，或仅数行，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果束为一箧，夜作檄呈督学云：身既异途浊流，难定甲乙，教职又师生亲昵，评品多私，敢烦文宗亲阅，第其上下。诸生闻之，囚服叩首求哀，乞就明府手定，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从此洗肠涤胃以听指南，两学师又代为恳，遂恣胸臆发案，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又有一胥名黄清，

江西之上饶人，起司狱，历任我郡嘉兴同知，貌寝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应变无穷，能持人短长，郡长邑令稍不加礼，即暴其阴事相讦，人畏之如蛇蝎。及高宝诸河议筑内堤，久不就，江陵公谓非清不可，乃改衔淮安府，甫岁余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两淮运司同知，留竣役，又匝岁工且报完。一日谒台使者于舟中，误践板堕水中，因中寒死。盖上官憎其忮，妒其能，令人挤之也。事闻，赐特祭，赠太仆卿，荫一子入胄监，使其尚在必藩臬开府矣，是时用人能破格如此。

添注卫经历

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升王官，初亦一时权宜疏通之术，后遂循为故事，不能改矣。至今上之庚戌，西粤人文无技立缙者，为文选副郎署选事，患铨选壅滞，又创为一法，于凡州县卑官有考语非上等者，即上考而历任稍久者，辄升外卫候缺经历，谓之半王官，呈之太宰孙富平，大称善，即为允行，亦不经题请，而言路以富平故，无一人敢议。初犹一缺止用一人，久而二三人，更数年则累累若若与王官无异矣。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数处，在彼候缺者尚少，今卫幕则布满天下，动云待缺，凡州佐县佐以及驿丞仓巡之属，每一缺官，辄求代署，恣行昼攫；或宪访，或告发，则潜匿他方，诡云回籍，及事过再来，又浼有力者道地以图承乏。在上台则以去来莫测，无从行驱逐之令，在吏部则以闲废已久，无从中考功之法，真如飞天野叉，择人而食，普天率土，无处不然。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敝政。文君实作之俑，而吏部奸胥又利缺之易出，可以上下其手，下吏应劣转者，又借以避王官，稍赂刻木辈，即已得之。蝇集一方，磨牙棘吻，为苍生猰□，更十许年，不知何所终矣。

张西江比部

江右张西江寿朋初拜比部，丁亥京察，外谪为山东泰安州同知，又以与同寅争香税事，当镌一级，赴部听补，得降永平府推官。言路起而争之，谓以州倅得司理，则运同降一级当为按察司佥事，知府降一级当得布政司参议，运司降一级当为按察司副使矣。时文选郎中为谢廷寀，疏辨殊支，张乃改降万全都司断事而去，迄不振罢归，至今未出。张此补本属创见，谢选君同乡相善，破格用之，但先朝知县多升州同知，嘉靖初尚然，后遂为胥吏辈考中之官，及赀郎之优选，无一清流居之，今下迁反为理官，似骇听闻。因思此官亦从六品，秩已不卑，然列县佐之班，叩首呼老爷，每直指行部，则大帽戎衣，趋走巡捕，一不当意，棰楚尘埃间，与舆皂无异，至府司理亦得而笞之、詈之，宜谢选郎之受抨也。

州同降知县

近年张西江寿朋癸未进士，亦知名士也，以刑部郎谪州同知，又因事降一级，补任推官，为言官所纠，改降副断事，并谢选郎俱得罪，朝议不以选郎为冤。但本朝州佐降府佐县正者甚多，无论祖宗时，即隆庆初年南直通州同知王汝言者，登嘉靖癸丑进士，亦以户部主事降是官。后被论再降一级，时广陵李文定为首揆，力荐其贤，因降补其邑兴化知县，寻升户部主事，优转通政参议。其人至今上初年尚在，非远事也。

老人渔色

山西阳城王太宰国光，休致时已七十余，尚健饮啖，御女如少壮

时，至今上十八年，则去国凡九年矣。时阳城民白好礼者，病亡，其妻李氏国色也，王夙慕其艳，托诸生田大狩等诱以为妾。其翁名白书初执不从，后以威胁，再以利动，遂许焉。李氏誓不更适，又力逼之，以刀刎死，一时传为奇事。按臣乔璧星得之，遂疏以闻，上命查勘，后亦不竟其事而罢。夫逾八之年，或嗜仕进营财贿者，世亦有之，至于渔色宣淫，作少年伎俩，则未之前闻。或云王善房中术，以故老而不衰。

人臣渔色无等

今上壬寅，吏部郎赵邦清为御史金忠士、给事张凤翔等论，诸所胪列，真伪相半，赵愤恨力辨，丑诋秽詈，至持利器欲剸刃言者。独其中有钦选东宫淑女杨氏，退出，为赵买为妾，则不复置辨，寻奉旨削籍去，不深穷其事也。前此二十年，则有故礼部郎临江守一事，与赵正同，竟坐极法长系矣。又前乎此则弘治初年宁阳侯陈辅，幼聘驸马杨伟女，待年未娶，因闻涞水县人郝荣有女殊色，曾入内廷简出，辅匿杨氏婚娶之。后以宠衰，仍娶杨氏，既入门，乃发其事，至下狱会谳，旋命革爵为民，俟他日伊子承袭，犹为宽政也。若正统十三年，侍郎齐韶娶内选百户史宣之女，事发，至夏月论斩，则其祸烈矣。又数年，则英宗返正时，诘问达官吴官保曰："也先何以失信？当时曾许以妹归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已为石亨夺去，且尽杀其媵矣。"上戒官保勿言，亨坐大逆夷灭。淫夫渔色至此，真胆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

京官避大轿

阁臣礼绝百僚，大小臣工无不引避，惟太宰与抗礼，然亦有不尽然者；至太宰之出，惟大九卿尊官及词林则让道住马以俟其过，他五

部则庶僚皆引避，虽科道雄剧，亦不敢抗。至少宰之出，其体同五部正卿，他亚卿则不然矣。至庶吉士向来止避阁师及太宰，馀卿贰俱竟于道上遥拱。吾乡陆五台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间佐铨，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诉之阁下，亦不能直，因愤极语人曰："当今京师异类，不知等威不避大轿者，有四等，一为小阉宦，二为妇人，三为入朝象只，四为庶吉士。"诸吉士闻之益恚恨，立意与抗，今不知何如。又北京台省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则不然，每道上相值，竟讲敌礼。西台尚以堂官之故，不与公会，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礼，直与正卿雁行并立，无少差等，亦异矣。

大臣屡逐屡留

礼部尚书石瑁者，山西应州人，正德间进士也，初为金华知府，以考察罢软当罢，适升布政使得留；及为福建布政，又坐罢软去，适升南吏部侍郎再留；会礼卿萧瑄以奏对失上旨，调南京，李文达荐瑁以代。萧入朝，出班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趋右阶，英宗大不怿，谓其举动失措，有忝礼臣，勒令引退。比自陈疏上，上又云其人笃实可怜，但迟钝耳，命姑留之。未几即病不能出，部事久废。时孝恭皇后上仙，典礼烦冗，始命右侍郎邹幹署印，而瑁竟不言去，久之始卒于京邸。是时计典已重，何以升任即废不行，而身被议者又何恬然若不闻，比勒自陈时，李文达亦不引罪，又何也？彼石瑁者何足言，特大臣廉耻道丧，可异耳。

大计年分条款

大计考察之法，至今日详备极矣，然孝宗朝尚未然。弘治元年言官奏请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而无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

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迁不协人望，大理寺丞一员亦无贪酷两条。盖其时待京朝官有礼，不忍以簠簋屠侩轻加人也。又其年为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极大计，然铨部初题本时，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行，则断非登极；又其年为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时计典不举已十一年，今人动云六年大计为祖宗定制，误矣。

此时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项，盖如外计之有司与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协人望一款，亦仅见于此举，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

京官六年一考察者无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魏元等言，奉圣旨：是有堂上官的，还会掌印官公同考察。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戴缙等言，要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会官考察。至弘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吴泰等又请考察，得旨云：这考察事，吏部看了来说。则王介庵为冢宰也。时掌翰林院为少詹兼讲学汪谐，请将本院侍读以下官准成化十三年例，自会内阁大学士考察，上曰虽有本院自考事例，吏部还会同翰林院掌印官行事。是年谪出者凡一百四员，而词林无一人，至弘治元年闰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仅去太仆寺丞周冕等五人耳。弘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给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乞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弘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员。至弘治十四年闰七月，用南吏书傅瀚奏，谓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阔略，乞六年一考，从之。弘治十七年，又诏十年一考，寻以给事中许天锡言，命六年一考，著为令。至正德四年己巳，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綵等又请考察，时距弘治考察时止五年，盖逆瑾意也。自是己亥两年考察，遂为定例，盖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

弘治六年正月朝觐大计，吏部升谪方面州县等官一千四百员，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上曰：人材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祖宗爱惜人材，必待九年方升，今因一人无稽之言，没其积勤，使之不敢申理，岂治世所宜有？尔等皆因旧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满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谨在未任之先，余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病贪酷显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东佥事王继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张文皋等俱未及三年，亦视事如初矣。此时王三原为太宰，已为上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难得云云，皆《大学衍义补》中语，丘文庄为次揆所拟旨也。王此时即宜辞位，而犹恋恋恩遇，不三月，即为刘文泰事，上指为卖直沽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谓不见幾矣。又，按弘治六年外计，吏部具大小庶官当升者二千人。阁臣丘濬上言，唐虞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实，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载俱留用。此事实录不载，而见之黄泰泉所为丘文庄志中，可见丘之排王三原，不特刘文泰疏矣，史竟为丘讳之。

考察访单

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惟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著姓名，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然尚无入御览者。至己未外计，浙江参政丁此召以不谨罢，会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访单进呈。此召遂追赃遣戍，人虽冤之，谓不晓出自何人。

外察附批

正德三年戊辰朝觐，考察疏入内，忽批出翰林学士吴俨帷簿不修，着致仕，养病御史杨南金无疾欺诈为民。俨丁卯主顺天试，以“为臣不易”为论题，刘瑾恶之。南金在台时，为堂官刘宇所挞，羞怒请告，故宇谗之瑾，从中旨罢去。俨后起至南礼部尚书，谥文肃，而南金亦得复官。宇之附权乱法至此，瑾败，仅革官衔致仕，真漏网。嘉靖丁巳内计，户部左侍郎谢九仪、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以自陈得旨调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遗疏下，上又附批九仪致仕，沈良材闲住，疏中无二人名也，亦异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参政王慎中等二人，内批俱以不谨闲住，则首揆贵溪意也。其后则今上丁丑星变考察，南刑部员外包大爟以浮躁降，内批以不谨闲住。南兵部郎中吕若愚不处，南给事傅作舟论之，内批亦照不谨例闲住，则首揆江陵意也。

大计不私至亲

南礼卿陶四乔承学素负人望，又江陵同榜进士，素以声气相重，及夺情事起，心稍不然。时江陵同邑人傅作舟为南给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礼之，乃谗之于江陵。会陶亦以事见忤，适辛巳大计，募人劾陶，苦无事款，适傅密寄陶诸罪状至，江陵大喜，以授给事中御史俾入纠劾疏。时商燕阳为正，在台中资最深，为陶姻家，又江陵门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恳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恶语劫之，商无策挽回，陶遂为科道秦耀等所纠，得旨致仕。商后转廷尉，将大用，亦以言罢。商敏练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见訾，谓其畏祸坐视，遂不免。至壬辰外计，司铨者为太宰陆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黄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贬降，议者不言其薄。癸巳内计，则吏部郎吕胤昌，为吏部尚书孙铣嫡甥，以浮躁降调；吏科都给事黄三馀，为考功郎中赵南星儿女至戚，以不谨闲住。一时舆论翕然服其公，盖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计

京朝官六年一大计，其法至严，先朝亦有以不公争之者，如先王大父争韦商臣等之类，然终不能得。惟穆宗时考察科道，后起给事周世选、太仆魏时亮等，然非时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郑一时私意，故公论皆以为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谨去者，次年即起用，为今大司徒赵南渚世卿则初为南户部郎特疏讥切时政，江陵怒，劣升长史，旋中大计，尤为清议所推也。嗣后如颜鲸、管志道、张正鹄、马犹龙，亦时情称枉，荐章不绝，终不肯破例，盖以非有大节表著，不得比前诸贤耳。自辛巳后，凡经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察，斥籍无有议起废者。惟迩来辛亥一察，物情汹汹，司黜幽者被弹射无完肤，一时亦不能胜，近日遂议起徐比部大化，则不谨条中人也。锢人明时，诚可悯惜，然天荒一破，后来借口怜才，恐大典难以堤防矣。

考察破例

弘治以后，考察之法始密而严，世宗于议礼诸臣无所不假借，独严于大计，罢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辈，俱百端献媚于兴邸，而上终不为破例，其严如此。然而降调诸如臣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亦系考察人数，以权奸疏保留复旧职，盖以贬轻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后朱隆禧以进秘方见幸，虽加衔终不见用，盖以考察之故，而史俊以助米及建醮祝寿，其子际及吕希周辈以扼倭报功，皆升职致仕，亦以计典故耳。此后惟穆宗庚午，高新郑以私怨斥张榜、魏时亮等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今上辛巳，大司农赵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升楚府长史，至是又以不谨斥，未几即复原职，以至今官，而大计自此不能永锢矣。

嘉靖末年都给事中厉汝进以劾严分宜降典史矣，未几外计即以逃

斥之。是时察典严重，言者但指为严相修怨，而无敢救者，即穆宗登极大霈，言官无一遗弃，而汝进屡入荐章，独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则立致槐棘矣。万户侯何足道，宁止一李广哉。

嘉靖末年，谕德唐汝楫以分宜党被劾，用不谨例闲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龙飞普进旧讲官，汝楫仅升太常少卿与致仕，当时清议尚严如此。

卷十二

吏部二

中书考察

大计六年一举，定于弘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听考察，内惟翰林学士得免考以示优异，既而讲读学士亦请如例，遂并免之，其坊局等官虽贵则照各官同听吏部处分矣。至于内阁书办即今制诰两房中书官，宪宗朝命本院学士会同阁臣与讲读以下等官考察，不许吏部干预，旨所以重文学侍从之体，非他官得比，然嘉靖以来，仍从吏部都察院为政矣。至于文华、武英两殿中书办事等官，以及御用监各项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盖又以他途，摈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太医院及钦天监，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后也，太医与两殿中书仍入计典，惟钦天监则至今犹然，不考察、不丁忧、不告老云。

辛亥两察之争

嘉靖三十年辛亥，当大计京官，是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鍊抗疏纠首辅严嵩，其词甚峻，嵩力辨谓鍊作县败官调简，今知京察必处，以故建言祈免黜幽，上怒，捕鍊逮治，斥口外保安州为民。计竣，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纠吏部尚书夏邦谟不职，得旨致仕。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当大计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时劾吏部侍郎学士王图，其

词亦峻，图疏辨未奉处分。至次年二月，临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汤京兆，具密启于吏部尚书孙丕扬，临考谓明时前疏要挟免察，丕扬阅之震怒，即闻之上，令闲住，明时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发刑部赎罪为编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台省继之，丕扬办甚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请致仕。从来司察冢卿，未有被弹射如此者，且指白简为挟免，亦惟此两辛亥，恰好六十年，岂运数使然耶。

大计纠内阁

六年京官大计，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毕纠拾大僚，属科道为政，而阁臣票拟去留，或下部院覆议罪状当否，以听上裁，则太宰御史大夫与内阁辅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计之人，向未有纠及之者。自穆宗登极考察，而高新郑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吕校以大僚纠及之，识者咸谓非体。而时情正侧目新郑，方以此举为快心，无有救正之者。以故己巳再出，当国秉铨，恣情黜陟，亦尔时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被逐，江陵专政，则内外大计一出其手定，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

每年初冬朝审罪犯，俱太宰主笔，相仍已久。至庚午秋，复当审时，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则事体非旧例可比，谓宜遣他尚书代行。而高奋然有请往谳，所释放最多，较他年加数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误用方药，坐大逆重辟者亦改遣戍，盖欲坐前任首揆徐华亭以诬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请，而往事终不究，则高此一行，徒伤相体耳。后万历戊戌年朝审，太宰偶缺，旨下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笔，甲辰年亦缺太宰，又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笔，斯得之矣。

己亥大计纠拾

己亥大计最为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为朱考功石门敬循所中外转，似未服人。至于南京纠拾大僚，则可异矣。如右都御史沈继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杨复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许敬庵孚远皆一时人望，尽入网中，远近骇愕，莫知其故。冯区祭酒谓余曰："此非纠劾疏，乃荐举疏也。"时祝石林世禄为南吏科，以一人掌六科印，遂有此举，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虽被指摘，终无丝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两察之异

今上乙巳大计，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调科道官数人，盖首揆沈四明专庇给事钱梦皋、御史张似渠辈，因并诸言官留之，时以为异事，群起争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异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内不谨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谢瑜命照贪酷例为民，浮躁主事朱执中革职闲住，盖于部议加重焉。既而吏科河南道拾遗，则中允郭希颜、光禄少卿谈相俱在斥罢之列，独得旨留用，其后二人俱受极刑，亦在世宗朝，更异矣。惟兵部侍郎张汉在劾中，上独命锦衣官校扭解来京，盖汉先在部，欲令总督大臣得斩将以行军法，上衔之未发，至是见疏触怒，故及祸。比逮至，以刑部谳迟，改镇抚司刑拷，竟发镇西卫充军，皆从来未有之事也。及两京察事俱竣，御史桂荣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升常州知府符验执法爱民，而南考功郎薛应旂为常州人，以私怨报复，致之降调，乞复原职，上命符验仍谪，而调应旂于外任。桂荣计后论救，非故事也，上竟不问。盖前乙巳世宗总揽大权，或轻或重，俱出独断；后乙巳则考选久废，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故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不载也。

后乙巳南察，时给事中储纯臣署吏科，本在事主计人也，亦以不及降调，察疏发后，尚在署草拾遗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门，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计南吏科祝世禄，已升宝卿，亦以察谪，中

外称快。

铨郎索顶首

吏部郎以货取者，莫甚于嘉靖季年，吾乡项刑部治元，以万三千金得之于严氏，严败，亦逮至，瘐死于狱，自是此风颓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间，犹有陋规可笑。凡先入者将引疾，必荐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为谢，至余姚吕胤昌有催讨之谤，癸巳入大计，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转正郎时，必以疾请，待新者将满求归，始再出管选，此旧规也。自甲午后，蒋兰居时馨以尚宝改授，竟掌选权，为白简所逐，而铨体大敝。梅大庾守峻继之，以户部郎中改入管选，亦被论去，朱石门敬循以礼部郎中改入，亦掌选，得升太常寺少卿，皆变体也。自是而后，皆以主事入亦无直至选郎者矣。

嘉靖间每省凡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热官享趋附费供应耳，今定为二人，里居与现任皆新旧兼用。

都给事升转

六科都给事升转，惟吏科多升京堂，余则一内一外，如庠士之挨贡，不敢撺越。内则四品京堂，外则三品参政，盖外转以正七得从三，亦仕宦之殊荣，而人多厌薄之，因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之语。后复为劳升、功升、闰升三说，劳如使琉球之类，功如边功、督工程之类，闰升则吏科管察及耆旧起用之类，人始以意为迁就，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计。至癸丑年，因争熊之冈廷弼学差一事，波及礼科都谏周永春不当内推，台中汤质斋兆京起攻太宰，太宰举一内一外旧规为言，又驳之谓非典制，说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会议。言人人殊，而谓科臣但当内擢，其最不肖者间出一二人于外，则众口如一，盖以琐

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转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于何典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在者俱积资岁久，视京卿若冷局，恋禁闼如凤池。此时周都谏亦不当得外，特汤欲逐太宰，误引之耳。时方视外转为御魑魅、投虎豹，不觉争先护周，至于会议出而年例遂因之不举矣，恐祖制终难高阁也。

五贤附察

丁丑冬，江陵夺情，两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御史则曾士楚为首，给事则陈三谟为首，合词请留。时惟词林吴、赵救正之，廷杖六十为民，比部艾、沈继之，杖八十，最后进士邹则语益加厉，杖一百，与二比部同遣戍，至辛巳京察，复别缀本末，欲永锢之。夫已氓已戍，宁须更丽考功法，弇州《首辅传》中姗笑之，谓江陵敏识人而瞀乱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实至言，但谓将五君子入庚辰外计中，则实不然。当时弇州目睹其事，而谬误乃尔，信乎纪述之难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躁处者，系续增事例降一级调外，以曲全人材，其后拔擢，不妨致位公辅。然当其时即留用仍故职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经见矣。乙巳大计，主察者为署部少宰杨正庵时乔，左都御史温一斋纯为政，疏上，旨出切责当事者不公，而留台省当谪者数人，其所注意则仅钱给事及御史张似渠等三四人而已。举朝相视不敢发，而听补郎中刘楚磐元珍、主事庞尧封时雍特疏纠沈四明破坏典制，庇奸欺君诸不法，俱得旨谴罢。最后浙人贺吏部道星灿然继上清平之疏，请亟下考察降谪诸臣以完大典，亟罢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徇私则指温三原也，贺故与四明厚善，故斥温之私以著沈之公。时四明在告不入阁，得旨贺亦罢为编氓。是年温去位，

次年四明与商丘亦同罢相。

沈四明与温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犹示羁縻，以故甲辰年温考二品六年满，故事止当得太子少保，沈时为请加太子太保以悦之，几忘隙修好。未几管察尽处其腹心，由是嫌猜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为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计疏上，旨下留科道数人，一时大骇，以为创见。然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赵汝濂主内察，欲斥主事赵文华，时太宰许缵功持不可，谓此权门私人，疏一上必为衔门累，汝濂愿以身当之，及得旨文华果留。又工部属魏姓者，为堂官尚书周叙所憎被斥，汝濂不许而不能夺，比科道拾遗疏上，独留之。赵后官至少保尚书，魏至都御史，然赵故严分宜客，是时严仅为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钳结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张璁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泽，则已降两淮运副，仍守故官，寻升右谕德，尤为异矣。

赵汝濂，云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管大计。故事铨郎无竟授者，汝濂得是官，即迁正郎，升南尚宝卿以至副都御史协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计自陈调外，则相嵩久在首揆，而赵文华亦登贰卿久矣。文华留用事，《实录》失载。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计，御史叶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寻升大理寺丞，其事与赵文华、彭泽同时，而史亦不书。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璠与参政俞士悦、佥事施信，考察所属嘉兴县丞

赵恭，罢软为民，恭诣阙自诉，云士悦偏听舆隶李保之谗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抚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核以闻，上命璠、信二人各罚俸三月，惟士悦与李保并付按臣鞫讯治罪。盖谓其事俱起于参政之受谮，故特重其谴，且与舆台并下吏，其辱极矣，此事在正统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悦者已拜刑部尚书，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面大僚纠一邑佐，以诬反坐矣，其时何颜对吏民？他日何颜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岂一眚不足玷生平耶？今丞簿即受诬，固无敢自鸣冤抑，又鸣且无死所矣。是年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因嘉兴为吾邑，故纪其事。

大计部院互讦

内外计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即有未惬，亦调剂两平，未有察事即竣，部院复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变察朝臣，时南京则吏部右侍郎张纶、都察院则右佥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罢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人矣，上以会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佥名为疑，时侍郎叶盛、都给事毛弘以案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属之。纶乃上言顷会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员外兰谐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经历吴宣等十九人当斥，各堂上官不从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刚愎自用，十三道御史岂无一人可斥？高明心怀不公，难居风宪，臣柔懦不立，不能进贤退不肖，愿与明俱罢。高明亦以妨贤误事自陈，上皆不许。比叶盛、毛弘覆奏至，则云会考时，张纶不能对众执论，察后乃展转烦渎，高明亦不与纶诚心商榷，以致积忿猜疑。二人俱宜逮问，纶所议留议斥，俱考察已定，恐难纷更。上是之，纶与明姑不问。按，部院同管大计，事后乃争讦如此，真向来未有之事。此后累朝计典，其服人与否俱不论，然俱竣即休，始终无误。直至隆庆间，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以考察科道事后相讦；今上辛亥京察，孙冢宰与许副院事后相左，则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转反诘

甲辰春，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例推湖广参议，未下，梦皋自以疏请，谓左右给事外转，始得副使参议，若散给事不过佥事，以处不称职者，谓之劣转，今臣特散给事耳，参议之推，胡为乎来哉？吏部以为优臣，则自揣无功，以为逐臣，又自省无罪，乞敕问该部，明数臣功过何以充年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转，无求免之理，更无反诘铨司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请，说者谓四明密揭保钱，故得留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钟兆斗例转，亦以论劾温中丞，因自请得留，盖钟亦四明入幕也，四维俱扫地矣。

按，钱给事于癸卯冬以妖书坐郭正域，因及次辅沈鲤，故公论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时推钱年例者，为署吏部事、户部尚书赵世卿，不先以白首揆，首揆怒其异己，遂改命侍郎杨时乔署印，赵初议假王时，意存楚，偶与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权，其后为郭江夏昭雪者，因四明以波及于赵，误矣。

钱给事之扫门无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吴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乡同年也，时以听勘在京，适妖书事起，伏阙上疏，谓妖书出自新选教官阮明卿之笔。阮蜀人，又科臣钱梦皋之密戚也，钱不能甘，乃抗疏直谓妖书出于郭正域。郭为次辅衣钵门徒，而流医沈令誉为正域门下食客，相与构造此事，又因沈令誉串入达观，以助康丕扬。钱之得罪名教不待言，而胡化之诬告阮明卿，总亦犬豕一流耳。

考察胁免

自壬午以来诸劾江陵者多取显官去，尤而效之，争以建言自见，亦有知物议将及，先事而发者。以予所见，如乙酉年南礼部郎马应

图，论宰相权重、言官阿辅，谪为边尉去。时太仓相公新出山，先知马疏所由，遂因论时事及之，谓年来翕譾成风，乃有以市井恰邪千人所指如马某者，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词甚峻，时去大计尚年余，至丁亥春，南察终不及马，则以马疏先被处也。至辛卯冬，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先以科场论同郡主事饶伸为时情所薄，至是又以科场事劾南京主试谕德陆可教取中举人钱魁春，乃御史钱一本子，中式有私。时谓胡借以饰前疏之谬，欲免察典。及癸巳春大计，竟以不谨罢，则此疏为无益矣。至戊戌年，巡按甘肃御史许闻造论邪横大臣为侍郎张眷蒙、都御史魏允贞等，诸公皆负时望，且皆西北人，说者指为张新建私人，因张去位，为之报复，且本浙人浙党，预为逃京察地也。白简纷然，攻之不遗力，许外谪去。己亥内计，许虽不处，而恨之惜之者尚相半。近日癸卯甲辰间，径路既分，弹击四起，出奴入主，暗避明攻，乙巳一察，遂至钦留滋议，朝端聚讼迄今不解，又非余所得而知矣。

弘治癸亥京察之前，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知有议，先事论吏部尚书马文升，马辞管察不允，卒斥二臣，而当时不以为非。察后又有疏辨者，马欲请再考，时考功郎中杨旦执不肯从，遂依先议，是时人心尚古，无旁嚣者为之佐斗，远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锦衣经历沈鍊疏劾严嵩，议者亦云逃察，以此重谴。此出仇口，何足损沈直声。

赝书

史册中如钟会作伪书以赚宝剑，及宋女奴习石介书诸事，皆意为未真。乃近年如庚戌冬，有传浙江巡按御史郑环枢继芳寄一书于王给事弘庭绍徽者，云次年大计，欲处某某不下数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给事慕东忻持以示孙富平，其末又缀一行云：嘉禾先生，近生一子，想丈所欲闻者，并报。嘉禾指沈继山也。盖孙、沈深仇，而俱

无嗣，故作此语激之。孙阅之果大怒，盖即欲重处郑、王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萧玄圃云举，且云此曹为谋险毒至此，非尽芟之无遗类，祸不止也。萧谛视良久，忽泚笔其上曰：得非诈乎？因孙老聩，故作字示之。孙出不意，甚惊恚，既而稍悟，遂箧此书不出，而王之例转，萧之被劾，亦胎于此矣。郑御史京师人，曾特疏发王聚洲元翰之墨，故西北诸公切齿焉，胡、王二给事俱太宰同乡，胡挟枌榆报恩怨，王弘庭虽秦人，持议特异，故并中之。胡之伎俩，似巧实拙，幸富平耄而惛，其计乃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败矣。

武弁王官

吏部选法，患杂流壅滞，始创为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转，实罢斥也。此法创于成化以后，今不可改矣。惟武弁则无之，钦依守把以上，非参劾无驱逐之理，况废而复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马东泉，始仿王官例，创为添注一说，凡劣考者则注焉。有官无缺，亦救时苦心，然此辈素号锡蜡酒壶，非考功法所可束缚，恬不惩创，石去位而添注亦不讲矣。

一时六卿眉寿

本朝大臣享高寿者间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时者。如华亭陆平泉树声，以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致仕，则嘉靖辛丑进士也，得年九十七；海丰杨梦山巍，以右都御史致仕，则嘉靖丙辰进士也，得年九十四；石埭毕松坡锵，以户部尚书致仕，则嘉靖甲辰进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今上乙巳以后三数年间，其去国俱蒙优礼，及九旬俱受特使存问，身后饰终之典尤皆崇备。若官未二品，寿止八旬以上者，又不胜纪也。盖上寿考作人之效，而圣寿无疆亦可卜矣。

杨太宰乞身时，其母夫人尚在堂，年百十四岁始告终。陆宗伯年五十九始举乃嗣伯达少卿，见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见曾孙。谢中丞九十时，长公京兆君年七十余，扶侍左右如婴儿，尤为难遇。

文武同时各盛

嘉靖末年孙文恪升为南礼部尚书，故左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忠烈公子也，时长子铖、次子铤俱已登进士，铖任至吏部尚书，铤仕至南礼部侍郎；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改曰镲，继登第，仕至太仆寺卿；少子鑛登今上甲戌会元，现为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孙如法、如游辈，以甲第为郎署、为词林者尚多。又宁远伯李成梁从偏裨起辽左，积功至封伯世袭，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奉朝请。嫡弟成材为总兵；其长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屡为大帅，最后帅辽没于阵，追赠少保，又荫一子为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亦为辽帅，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桢，以锦衣荫，今现为管卫事都指挥使；第四子如樟，以都督同知充贵州总兵官；幼子如梅现为辽东副总兵官，将登坛矣；又嫡侄如梧、如槱，亦皆副总兵，一时文武各极其盛。李氏兜鍪骑士，非可比忠烈公阀阅，然战功积劳至此，即唐李西平诸子所不论也。

士大夫癖性

宋时蒲宗孟好洁，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号，同时王介甫则蓬头垢面，苏老泉至目为衣囚虏而食犬豕，然二公皆名流，皆憎司马君实则一也。嘉靖中杨用修衣服起居穷极华洁，同时唐荆川破衲蔬羹，垢敝不堪，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废则一也。盖好尚悬绝，各出禀授，何必尽同。近来士人以恶菲自处者，惟吾乡丁司空改亭宾，家世富厚，所至皤然不淄，然居处卑陋，坐一柳木椅，挂一粗布橱帐，数十年不易，几榻尘秽，衫履鹑结，绝似一苦行头陀。又沈司马继山

思孝，清白之操不待言，然整须修容，老而弥甚，虬须铁面，澡豆不离左右，盥手日数十次不倦，即烟粉辈未逾其洁也。两公俱以小友畜予，每见其举动，辄心折叹服，以其各有至处，非强饰也。

士大夫伟状

士人生西北者，类多长身伟貌，自昔相传风土使然，而实不尽尔。以予所目睹，今方伯朱恒岳燮元，则浙之山阴人；中丞王斗溟士昌，则浙之临海人，皆昂藏八尺，腰腹十围。朱饮啖能兼十人，其重至四百斤，王稍逊之，然浮白数斗不乱。曾与余饮于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终席不能敌，王醒然而别。次日复会饮，王出其蟠桃杯以酌客，盖范禁帑所藏桃核锻成者，受酒升馀。与余藏瓠，以十度为率，余初负其一，勉强尽之，已觉半酣，王连负其九，引满而起，始犹颓然，及张烛后，复劝酬如初也。王起谪籍，量移比部郎。时同舍有王居于文迈者，京师人，辛丑进士，粗能诗，其状最奇，长不过四尺，腹大如箕，腰背伛偻，步履蹒跚，远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缀省班，趋省出入必偕，观者填路。中丞喜谈笑，王居于亦善谐谑，每遇两人俯而相握手，仰而听启口，旁人无不绝倒。居于内人有才色，颀而长，名闻都下，颇有轻薄子为俚词嘲之者。

士绅短小者，如予所识泰和郭大司马青螺子章，余姚孙刑部俟居如法，常熟瞿都运洞观汝稷，皆渺小丈夫，貌类侏儒，然均为一时名硕，羽仪当世，真所谓失之子羽。

又内监徐姓者，长几及大，肥亦称之，今上呼为徐大汉，其视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华整

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晏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如徐渔浦卷时冏卿，时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杼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班行艳之。近年公卿间例遵朴素，惟协院中丞许少微弘纲，朱紫什袭，芳馥遥闻，时年逾知命，而顾盼周旋，犹照应数人，此公居官以廉著闻，盖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人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縠，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薰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十不能偿耳，盖八识田中带此结习，不能铲也。又如大司空刘晋川东星，遇冬月则御纱袍，遇暑月则被纻袍，问之，则曰力不办时服也。冏卿冯谦川渠束带时缺其二三铐，同寅皆笑之，恬不为怪，此则似出有意矣。

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快，今则寻常甚矣。今藩府贺其抚按、将领贺其监司，俱以法锦刺绣文字，在在皆然，价亦不甚夐，盖习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尚书，六年始得东宫三少，满九年始加太子太保腰玉。惟阁臣以辅弼之重，不拘年岁，或太宰间以六年得之，他曹不得比也。近惟长垣李霖寰大司马，以播功从忧中峻加少保，虽边功优异，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李在田间得之，其故官又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带官衔，而李竟无兼官，直至一品考满进少傅始兼东宫太傅，盖自嘉靖初张永嘉以文渊吏书得少保无兼官，今始再见于长垣。

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加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李东阳、谢迁俱以尚书直拜少傅。时弘治十八年，上新即位。

户部

海上市舶司

太祖初定天下，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司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其属吏目一人，驿丞一人。后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止广州一司存耳。盖以宁波亦近畿内，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从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博，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运，不关朝廷。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寇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值，以故积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矣。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华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况迩年倭侵高丽，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

劝农

汉大司农为景帝所置，盖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又别设搜粟都尉，总之重农事也。《诗·七月》篇农夫，注疏以为农田之大夫，郭

璞云今之啬夫是也。束皙《劝农赋》云：考治民之贱职，美莫美乎劝农。盖晋时犹重其官如此。唐时节度出镇，尚兼营田使，而租庸使则以户部尚书领之。至宋时州郡守臣俱带劝农使，元世祖中统二年，令各路俱设劝农司，最为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成化元年添设山东、河南等各布政司劝农参政及府同知通判各县丞一员，嘉靖六年，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不得营干别差，其重农如此。至穆宗初，大珰出领江南龙袍，遂改劝农厅为织造馆。然余初有识时尚见劝农旧匾于府署之门，今改换已久，问之人，不复晓各郡曾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参政之设，久不闻铨除，然而无裁革之旨，意者并其事于粮道乎？

伪郑王世充围困将亡时，尚遣廷臣为诸道劝农使，史所云丞郎得为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废不设，何耶？

洪武三年，用韩公李善长言置司农司于河南，设卿一员，少卿一员，丞四员，主簿录事各一员。

救荒

嘉靖八年以连岁饥荒，条议纷纷，多献义仓社仓法，惟广东佥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言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曰垂死贫民急饘粥，病疾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民急葬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其纲有六，其目二十有三，皆参酌古法，体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无他法，惟在上官悉心经画。如甲午河南一赈，则少卿钟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

若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义，恨无人能举行耳。

司马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俟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议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则有司先称贷于富民，以实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贫民哉？

金荣襄夺情

户部尚书金濂，在正统景泰间号能臣，最后为言官所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丧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谓臣往福建时，母丧不临，比回又不发丧。其时以军务至重，但痛哭而行，后蒙取回，乞归不允。夫金革之事固不敢避，然必当奏请求放，俟上夺情而后遵命可也，岂有闻讣默然之理？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夺之？且宣德间，金为御史，已夺情巡方矣，其时非有金革也，盖当时士风侥薄，凡遇丧而不得夺者，谓非无能见弃，故衰绖视事，习为故常，金则丧心之尤耳。没赠沐阳伯，谥荣襄，岂非忝窃。

陶少卿

陈大司农蕖主计时，国用苦之，议开事例，以诖误失官者得复职，其休致林下者得晋虚衔改章服。其时亦有应例援纳数人，然皆赀郎异途，无清流肯屑意。有会稽陶兰亭允宜，举甲戌进士，素负才名，官比部，寻外谪，以黄州府同知罢归，忽入赀如例，得改苑马少卿衔，遂服金绯谒抚按以下官，自称少卿，置酒高会，乡人姗笑之，不顾也。或以陶高才早废，借此玩世云。陈此举为所厚同年尚进士芾地，然尚素犯名教，公论所弃，卒不可复，而诖误一条亦奉旨删去。

西北水田

西北开垦之说，始于元之虞集，扬于本朝丘濬，俱未见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孺东贞明新入省垣，首申其说，盖即所著《潞水客谈》绪论也。疏上，江陵亦以为然，方见施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应祯讥切时事，牵连谪去，又十年，孺东从田间起，始奉上命以尚宝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奉敕专理水利，事体甚重，未匝岁，竟无绩可叙，徐亦自请归，寻卒于家。然谈者至今叹功之终于可成，惜徐未尽其用。余观徐疏，或给牛于贫民，或责成于富室，俱窒碍未妥，惟选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说可用，但又欲于勾补军丁之费，转解京师，说又支矣。予以为不当官开，但当私开，又不当竟自私开，当设便利之术不勒其必开，但诱之争先愿开。京师蛙蟹鳗虾螺蚌之属，余幼目未经见，今腥风满市廛矣，皆浙东人牟利堰荒，积不毛之地，潴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尚尔，独不可垦辟种莳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士入北庠，驱之如逐鸺鹠，此禁则暂弛之，下令江浙之人能开田若干，即畀以勇爵，多者递与加级，得世有其田，不愿者俟其功大著，子孙得读书附入黉序，定额每邑若干人以待试，但严限其额，不得滥收，则浙东之为胥吏有力者，率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惰民见硗确化为良畴，亦见猎而喜，不待劝诱，争占为己业矣。至于起科岁月之稍缓，履亩勾较之稍宽，是在当事者临事时变通之矣。

今上庚子，保定抚臣王应蛟曾以海滨屯田奏效上疏云：天津一路，从来斥卤无人耕垦，臣以江浙治地之法行之，今春买牛置器，开渠筑堤，耕得五千余亩，其莳水稻者，每亩收四五石，莳薯豆者亦可一二石，始信斥卤可变为上腴也。天津为神京门户重镇，养兵岁饷费六万余金，俱加派民间，若依今法，垦得七十顷，可得谷二百万石，非独天津饷足，而司农亦不匮矣。且地在三坌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请以防海官军，用之海滨垦地，每岁开渠筑堤，尽成良田，一面召民承佃，数年后荒芜尽辟，军兵且屯且守，民无养兵之费，而保障

益固矣。味此疏，则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之畿辅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风土可施，耕耨皆然矣。奈何泄沓因循，不一讲究，坐视他日危困，哀哉。

徐孺东之开水利，已渐有绪，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遂入王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王为直隶宁晋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后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恨入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复兴此议，其不掇奇祸幸矣，敢望施行哉！孺东夸词，真足为大言偾事之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抚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闻，至壬寅之春，复上条议陈利便。其一以水利为言，疏略曰：臣谨按境内山川图迹，质以耳目闻见，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滮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故号河中，视江南泽国不异。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议督委各府佐贰一员及州县正官，并选南官中能识水利者，周循勘议，某处可筑坝建闸，某处可通渠筑堤，高则灌注，下则车汲，悉照南方开水田法，量发军民夫役，以便宜处置。计六郡之内，可成水田者奚啻数万顷，每岁收获可益谷千万石，畿辅从此富饶，永无旱涝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说与水田相表里，真西北永利。未几去任，此议亦格，至今无敢议及。煌煌明旨，固不及彼中旁挠之众口也，惜哉！

先是，丁酉之冬，万丘泽世德开府天津，建议兴水利，都水主事沈朝焕继之，上并下户部覆奏。世德言天津濒海荒芜地土俱可屯粮，宜设法招集开垦；朝焕言天津南连静海，北距直沽，尽属膏腴，可以开垦。合二臣疏观之，真兵农两利之策，宜咨抚臣，开谕军民自备工

本，官给印照，俾永为己业，三年之后方许收税，每亩输谷一斗，中等六升，下等三升，专备津门防饷之费。奉旨即举行之。时万中丞以御倭创开幕府，止辖河间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丞所辖，则畿内六府，延袤千里，无非上腴。两抚境内，合之顺天，已尽帝畿，倘并施畚锸，则军国所需不必取给东南。明旨再三申嘱，徒付空言，盖北人滞执偏见，难以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设海运衙门

文皇帝靖难后，初议迁都北京，以馈饷艰苦，乃于永乐五年八月下廷臣会议海运。议既定，奏请于苏州府太仓卫设海道都漕运使司衙门，左右运使二员，秩从一品，同知二员，秩从三品，副使四员，秩从四品，经历照磨各首领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卫所，供属提调。奏既上，太宗如议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议，事遂中止。至正统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运赴蓟州诸仓。乃知海运一事先朝未尝一日不讲，究后世习于便安，不复议及，即间有建白者，多旁訾掣其肘。盖虑始甚难，小有差跌，罪及首事，即如向年徐尚宝贞明开垦西北水田，终为忌者所沮，况海运乎？

海运

元之海运，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历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时，至燕者四万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万石。其始建议者为伯颜，任之者为张瑄、朱清，嗣后又设立都漕运万户府，每粮石给价六两五钱，以后香糯白粳以渐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后

开新道，从刘家港上船，过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耳。至元顺帝时，漕河不通，始纳张士诚之降，赖其海运贡米，以活燕京垂绝之命，闽大将陈友定，又从闽广大洋纲运杂货至都下，以暂济危亡，盖海运之利如此。本朝辽东一镇，岁饷专仰给于海运，文皇徙都北京，犹议立海漕都运使，得比布政司，既而中辍，今十三总中，遮洋一总尚为海道设也。议海道自不得不议胶莱，以防海运之阻。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等上海运议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贩往来，中间自胶州至海仓一带，亦有岛人商贾出入其间。臣等因遣官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渡，风波难测，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实为省便。大约每岁自五月以前，风顺而柔，过此稍劲，诚以风柔之时，出并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以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挽牵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卫所犬牙错落，又可以严海禁，壮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运法废已久，难以尽复，乞敕漕司量拨漕粮十二万，自淮入海，工部即发节省银万五千两，雇募海舟，淮扬商税亦许暂支万五千两充佣召水手。诏从之。既而梦龙等又上海运经理之要四款，如修葺大嵩灵山等卫城池，以壮门户，增复利津等县巡检司弓兵，以资儆备，及禁私从出远洋等事，俱得旨严行。即遮洋一总，为给事胡应嘉议革未久，至是复设。时总督王宗沐又有海运三大势七便宜之疏更详，并奉俞旨，此非远年事也。

永平海运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虏入之后，增设燕河石门二路，主客兵饷岁需三十万石。而卢龙地瘠，旱涝相仍，又无商贾肯至其地，全仰给于挖运，艰苦最剧。抚臣温景葵始倡通漕之议，继之者则抚臣耿随朝，勘

议覆奏，谓永平境内，有青、滦二河，青为工颇钜，似不必议；滦自永平西门外经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纪各庄入海，自纪各庄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诸支河，倘中流遇风，随处可泊，宜于纪各庄修造仓廒，事半功倍，可为左辅永利。部议以为然。诏下行之。自是每岁通漕，卢龙一镇稍得休息，而近滦诸邑遂称乐土，时值嘉靖之末。接隆庆之初元，主之者华亭相与雷司空礼也。乃知北方转输，一切车马全不足恃，汉唐都关中俱视漕河通塞为盛衰，即故元运道一梗，而国随之。使永平此议在相嵩当事时，其疏亦必见格，可见海运之难，亦难于虑始耳。

黄河运道

景泰四年张秋河浅，漕船不前，河南参议丰庆建议请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黄河，至开封府荥泽县河口，转至卫辉府胙城县，泊于沙门，陆挽三十里，即入卫河船运至京。诏下总漕诸臣覆议，卒见沮，然山东运道有梗，此亦可备缓急也。是年河南佥事刘清，亦言自淮至荥泽，转入沁河，经武涉县马曲湾，装载冈头一百九十里，引沁水以入卫河。行人王宴亦如清言，欲开冈头置闸，分沁水南入黄河，北入卫河，只费卫辉一府税粮，便可挑浚。帝命侍郎赵荣同宴相度，还言不便而止。今遥计之，开二百里之沁，不如开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议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异，然终始不用。盖是时方用徐有贞治河于澶濮间，已稍见功绪，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有成，请以胶莱近事验之，是时陈芳洲之权，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

按，隋炀帝开永济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时都关中，欲游幸广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则明效已见。今以沁水较济汶，固云辽远，然既有成绩可循，则预防不虞，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然难与守经者言矣。

宣大二镇漕河

宣府、大同二镇，粮饷运道最苦，嘉靖末年，行挖运之法，山谷崎岖，率三十石而致一钟，当事者忧之。时御史宋仪望按其地，疏称桑乾河发源于大同县瓮城驿之古淀桥，会众水而东，入京师之芦沟桥，凡一千里至塞上，在大同则下村稍有乱石，在宣府则黑龙湾有石厓，亦险，但石险不过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即浅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凿甚易。时抚臣侯越曾驾小舟自怀来卫，至下村龙湾，俱坦途无阻，又自怀来运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达古淀桥，则河之通济甚便。疏上，下兵部，长部者为聂贞襄豹，极主其议，且云前任都御史赵锦，亦曾使人从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镇城，今稍加疏瀹，遂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虏骑，其策最善。诏命会工部议之，长部者为欧阳必进，惮于兴役，谓道远费烦，请再加勘明举行。欧与相嵩姻厚，遂遏其议。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无人谈及，并不晓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汴河故道

天顺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辉言会通河自安山北至临清二百五十余里，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则水脉渐微，而舟行浅滞。其汴梁城北陈桥，旧有古河一道，北由长垣经曹州，至钜野县安兴墓巡检司地界，乃出会通河，合汶水通临清，每秋水溢，有舟往来其间，惟陈桥迤西一舍许，水道浅狭，水小之际不能流通，请兴工开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闸以司启闭，则徐州、临清二河均得利济，而会通河之水，亦皆增长，且长垣、曹郓诸处粮税，可免飞挽之劳，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桥达陈桥至临清，而无济宁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请按实以闻。其后亦格不行。按，景辉所议，则由汴入汶，其道遗迹尚存，更不假开凿，仅稍烦疏导之劳耳，比之景泰中

三臣建白尤为简便省费。此说当时已置高阁，然亦取给沁水以资漕河，则沁在西北，有济军国多矣。近日范少参一疏，大同小异，可备采择。

关陕三边饷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时，见关中三镇转输不给，曾上疏云：今关陕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黄河，其中虽有三门、孟津之险，然汉唐粮运皆由此济，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合计山陕米豆必运至榆林诸仓，河南必运至潼关陕州诸仓，诸州卫皆濒河通舟楫，可免陆运之苦，况黄河当潼关之地，北连渭河，渭东流接洛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泾河，可通庆阳，龙门之上小河径通延绥，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迹，何处可避险，何处可陆运，何处可立仓倒运，何处可造船装运，勿惮一劳而失永利。事竟不行。

贾鲁河故道

今上甲辰，泇河告成已年余，既而南阳稍淤，异同之说遂起。时中州范岫云守己以降补在京，上疏，其略云：河工之需，用银八十万，动夫数十万，过计者不无意外之虞，况挑筑于此，能保不横决于彼？何不别求利便以为永图也？臣尝往来沁口诸处，见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涉县东南入河，十数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兰店东决岸奔流入卫，彼时守土诸臣，塞其决口，筑以坚堤，仍导沁水入河，而堤外遗有河形，直抵卫浒，固至今存也。若于原决筑堤处建一石闸，分沁水一派东流入卫，为力甚易，再将原冲河形补加修浚，两岸培为缆道，为力亦易。计其功费，用银不过二三万，用夫不过三万余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溯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卫，东达临清，则会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谓溯河数

百里或有滩溜之险，无纤道之便，则又有一河可繇者，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沈丘之南，在《元史》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州正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自朱仙镇而北而西，至郑州西北惠济桥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当修浚，若于惠济桥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为道甚便，如谓郑水微弱，不任漕舟，则荥郑之间，又有京水、索水、须水诸泉，皆可引入郑水以济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石闸，如会通河之北，则蓄泄有时，水自裕如。计其工费丁力，亦不过四五万两耳。若此道既通，则漕舟出天妃闸，即由洪泽湖入淮，溯淮入颍水，溯颍入郑水，牵挽尤稳，黄河又可不用矣。虽衡溢万变，何虑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则夏镇南阳之间，仍加修浚，两利而俱存之，分舟并进，可免守闸之困。如河流变迁，东道有梗，则专由郑水，而徐吕之道可无问，便利之策无逾此者。臣怀此已二十余年，因会通河无阻，不敢轻言。今屡浚屡塞，而黄河又冲决无时，浸逼益甚，与其竭海内脂膏以填不测之壑，孰若改弦易辙，就此易竟之功绪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将武涉迤东至于卫水之浒，东西百余里原有河身故道，发夫万余名，及时挑浚，约深一丈阔十丈，却于木兰店东筑堤处所修建石闸一座，分导沁水一派东行入卫，舟至则启闸以通漕，舟尽则闭闸以掩水，明岁春末，其功可成。姑将漕舟溯河而上，由沁入卫，以济目前之急，却于议修浚朱仙镇迤北至惠济桥迤西，分导郑水以通漕舟，则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国家之利赖无穷矣。疏上，得旨下部行总河及河南抚按勘议具奏。按，范疏所陈，与景泰、天顺间诸臣建白略同，而其说更详。及今查勘，即命范往任其事，亦可济惠通河之梗。

吕梁洪

徐州吕梁为宇内险道，自唐尉迟恭开凿，始通舟楫。至宋元祐间渐成通渠，本朝遂以为运河。然其下乱石如鳄齿排连，惊湍如蛟涎喷薄，孔子观澜处，以为悬流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即其地也。遇水溢时，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计。若值旱涸行舟，一遭伏石，立葬鱼腹。余幼时侍先人过此，闻其险已渐夷，然犹用纤夫二百人挽一舟，老稚相顾无人色。自后以应试北上，则所谓水底嵯岈俱没不见，盖为淤泥所壅，河身日高，苏子由所云“吕梁龃龉，横绝乎前”，竟成安流。其后数年，则泇河告成，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阒无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为古彭城，刘、项、备、操所争之地，南北分裂视此地得失为强弱。本朝以直隶降而为州，然领丰、沛、萧、砀四邑，封疆亦已不狭。但州守权轻，属城不尽奉约束，仅一宪臣居城中称兵使者，而一参戎同事，所部兵止数百人，脱有风尘之警，立见瓦裂。宜改徐为府，以其分土为彭城县，并旧属邑而五，南则益以邳、宿，北则益以邹、滕、济宁，便可屹然成壮郡。予向有此臆见，近日李修吾中丞抚江北亦主此议，竟以时论不同而止。要之，是举必当亟行，若遇有事更张，不免亡羊补牢矣。

徐州卑湿，自堤上视之，如居釜底，与汴梁相似。而堤之坚厚重复，十不得汴二三。余见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见漂溺，须急徙城于高阜，如云龙、子房等山皆善地，可版筑，不然终有其鱼之叹。又城下洪河为古今孔道，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徙，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宜仍遣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扰。今守御卑弱，千里几无行人，一旦草泽奋臂，此地仍为战场矣。

泇河胶莱河

泇河初议费数百万，先朝往勘者及身当其事者皆谓断不可开，屡议屡止。至潘印川季驯司空始以挑河余力，寻葛墟岭故道，尚未暇浚治，而舒中阳应龙稍从韩庄疏凿之，继之者如杨后山一魁、褚爱所铁诸公，俱相度经营，渐有次第，至刘晋川东星在事，则功已将半矣。迨李霖寰化龙从平播起任河事，遂决计专治泇河。初尚浅淤艰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黄三百里之险，而所费不能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真不世功也。因思胶莱河亦必可开。往年江陵当国，用刘白川应节、徐凤竹拭二人谋锐欲图之，以刘为南司空主之，徐则以少司空奉敕专领其事，时李敏肃世达抚东省，亦主其说，劝江陵亟成之。既而东省仕绅苦于征发，群起哗之，即江陵亦不能违，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罢。其胶河之中梗者仅百余里，沙石硗确，畚锸良难，要之不过如泇河之葛墟止矣。今国计方绌，或难兴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处，南北各设一城，以为发运收运之区，中道再筑一城为运夫憩顿之所，三城各以州邑卫所佐贰守之。度起车至入舟，仅三数日，可克期搬运，而总以一户部郎专管，如隋、唐洛口河阴及本朝临德二仓事例，其道近费省，似亦策之次者。余曾间语言路诸公，颇亦首肯，终未有抗疏及之者。盖虑始之难久矣。

泇河之成，工部郎梅春宇守相功最多，仅得加四品服俸，寻积资升副使去，竟未有以酬其劳云。

胶莱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东县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涟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即为大海矣。又历赣榆县至安东卫，即山东界，由安东卫过石臼所、夏河所、灵山所，遂至胶州瞭头营，又

至麻湾海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其中止有马家湾为陆路，此则须以畚锸开道，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湾口，即从把浪庙经平度州，以至莱州所属海仓口，俱小河，共三百七十里。自海仓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天津卫，凡泛海共四百里，盖所疏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亲历彼方、汇为图说者。其后山东副使王献言之，未几给事中李用敬、御史何廷钰又言之，皆不果行。至万历三年，南工部尚书刘应节始建议，直任胶莱河之役，谓胶州南北不通者，约百五六十里，然沟与湖居其半，应挑者止数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无放洋之苦。刘即山东之潍县人，生长其地，所谈较方远宜更确。时江陵公力主其议，又选藩臣有才者佐其事，时山东参议李学礼为上佐，具疏条其便宜更详。兴工未几，齐鲁缙绅大哗，且詈刘荼毒桑梓，将甘心焉，刘惴甚谢役，江陵亦无如之何，工遂中罢，至今无敢议及者。按，此为元人所浚故道，以避海运，不转尖，可免成山诸岛之险，最为省便。今谈者俱云若不兴工，则中间分水岭陆路二百里可从舟次车驳，再入水即抵直沽，亦是便计。余向有建城置仓之说，盖本于此。当时刘白川上疏，只云以万夫之力与数月之工，榷数万金，掘数十里，何惮而不为。其说凿凿，不知东省何以哗？江陵何以辍？任事盖难言之矣。

泇河之成

李少保化龙浚泇通漕，甫一年而以忧归，代总督者曹时聘也。曹素无素丝之誉，适南阳堤稍坏，曹遂思大兴工作，因以为利，谓泇不足恃，而河且为大害，请发帑金六十万，留漕粮四十万以遏大河之决。工科给事宋一韩从而和之，谓河不胜徙，安可胜避？且云河溃昭阳害及祖陵，治河诸臣择轻避重，图易辞难，盖暗攻少保以佐新督兴工之议。李不胜愤，从忧中上书，谓臣非弃黄而事泇，势不得已也。泇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百六十里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谓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忧，则一年开泇，一年挽黄矣。臣以时势

艰窘，图为国家省费，故泇之成早，臣得以二十万成前估三百万之工。黄河之成迟，故臣不得以数万成今估八十万之役，臣诚无所逃罪。盖明指新河臣溪壑其中且六十万，后又请二十万也。旨下，姑调停之，命催新工而已。大功不赏而媢妒之辈弹射已及之，真令人解体。

丙午之八月，曹时聘又上疏，极称旧河臣李化龙开泇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后，三十三年及今年粮艘，尽数渡泇，则泇之可赖，昭昭耳目，仍列善后事宜以请。盖借以完兴工之局，而八十万之帑金、四十万之漕粮，俱销归无存矣。工科既不驳，上亦允其言不复诘。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万历野获编

中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目录

卷十三
礼部一
国初荫叙
礼部六尚书
尚书赠官
臣下妾谥
封谥同本人名
粗婢得封
胡忠安
礼部三失印
改谥
提学宪臣革复
任子再荫
尚书久任无赠官
赠礼部尚书
谥号
辛丑二宗伯
董伯念
下谥
南礼部恤典
四字谥
羽流恩恤之滥
非例得封
协理关防
大臣补荫之滥
宗伯执持

恤赠谏官之谬
牙牌
笏囊佩袋
三世得谥
父子得谥
却千里马
先朝进马
吴悟斋夺谥
吴仙居夺谥再见
丘侍郎献谀
不识方印
恩诏冠带之滥
朝班
旧制一废难复
礼部官房
乡贤
褐盖
卷十四
礼部二
滁阳王奉祀官
女神名号
廪生追粮
五岳神庙
北岳
祀典
园林设教坊
孔庙废塑像
先圣木主
吕仙封号
四贤从祀

加前代忠臣谥号
解池神祠加号
部科
比甲只孙
仕宦谴归服饰
教坊官
科场一
教职屡为考官
学士两主会试
十典文衡
金实
考官序次
乡试取士滥额
奏讦考官
减场解元
顺天解元
京闱冒籍
薛文清主试
天顺初元会试
会试刻文
京考被劾
考官争席
霍渭厓不认座师
师弟相得
贵后拜师
考官畸坐
关节状元
卷十五
科场二
阁臣典试

有司分考
乡会分房
科道争为主考
太座师
李京山门生
荐主同咨
乙丑会试题
甲辰科首题
出题有他意
读卷官取状元
乡试借题攻击
北场口语之多
礼官误字
榜后误失朱卷
廷试
阁试
御史方伯相殴
孙蕡陈遇
洪武开科
开国第一科
乡会试并举
二张忠义
吴康斋父
前甲申会元
现任大臣子弟登第
壬辰会元
马铎李骐同母
征叛王废乡试
典史再举乡试
举人充吏会试

驿丞进士
乡试遇水火灾
内官子弟登第
进士给假
进士百户
异姓
早达
纳粟民生高第
外戚科目
魁元再甲子
卷十六
科场三
三试分占三名
三试三名内
五魁俱词林
会场遇火
覆试
癸未二首相长子
土舍科目
嘉靖三丑状元
一榜词林之盛
两中乡试
会场搜检
子先父举进士
年伯
戊辰公卿之盛
同科同时宗伯
刘进士晚达
进士房稿
癸未丙戌会元

指摘科场
乙酉京试冒籍
上榜士子三木
登科录父祖官
宰相子应举
王国昌
己丑词林
国师阅文偶误
陈祖皋
举人再覆试
宗室应试之始
举人勒停会试
录旧文
王李晚成
畿元取乡人
乙卯应天闱中之异
丙辰两大老
观政进士体不同
旗竿
卷十七
兵部
铁册军
恩军
文臣改武
边材
南京贡船
河套
火药
武弁杀邑令父子
项襄毅占寇

武臣好文
文士知兵
兵部郎叙功
石司马
日本
日本和亲
程鹏起
暹罗
金丹说客
沈惟敬
斩蛟记
征安南
安南纳款
仇鸾谈兵之舛
杀降
奇兵不可再
武弁报恩
款议有所本
蔡见庵宪使
京营操军
兵事骤迁
克复松山
西南诸捷
梅客生司马
福将
进银立兵营
名器之滥
武臣自称
都督将军
叉手横杖

卷十八

刑部

国初用法严

籍没奸党

热审之始

罪臣家口异法

国学儒臣荷校

法外用刑

朝审主笔

三杨子孙

遣使审恤之始

恤刑

吏役参东厂法司

矐仇人目

梁文康子杀人

叛臣妻女没官

赵麟阳司寇

告讦

刘东山

嘉靖大狱张本

嘉靖丁亥大狱

再证李福达事

权臣述史

罪臣孥戮

宫婢肆逆

冯益枉死

剧贼遁免

岭南论囚

王大臣

忧危竑议

乙卯闯宫
廷杖
立枷
江南讹传
冤狱
冤亲
大侠遁免
逸囚正法
手刃逆奴
齐韶冤死
弟子酖师
崔鉴孝烈
卷十九
工部
裴侍郎履历
工匠卿贰
赵尚书荐贤
朱震川司空
刘晋川司空
邵上葵工部
京师营造
两京街道
工部管库
工部差
台省
汤刘二御史再谴
嘉靖诸御史
御史大夫被论
南北台员
南御史改北

刘畏所侍御
山西乔御史
房心宇侍御
私书
御史与边功
按臣笞将领
行酖
言官劾父
台省之玷
科道被三木
六科廊章奏
吏垣都谏被弹
王聚洲给事
乔给事
罗给事
虾蟆给事
科道对偶
言官回避父兄
卷二十
言事
章枫山封事
王虎谷封事
王思再谏
抗疏中辍
一人先忠后佞
又先佞后忠
佞幸建言可采
陆澄六辨
疏语不伦
郭希颜论庙制

武弁建言太黩
詹李二谏官
三御史争寿宫
张寰应工部
言官一言之失
禁嫖赌饮酒
京职
通政司官
章奏异名
门下省
见朝辞朝
小九卿
周宁宇少卿
中书行人
京官肩舆
杨学录孝行
钦天太医官
历法
俗忌
华夷百刻之异
历学
颁历
浑天仪
改造漏刻
厘正历法
日圭同异
郑世子论岁差
日食讹谬
一岁节候
居第吉凶

卷二十一
禁卫
锦衣卫
锦衣卫镇抚司
马顺范广
驾帖之伪
陆刘二缇帅
昼夜用刑
世锦衣掌卫印
锦衣帅见首珰礼
锦衣官考军政
史金吾
镇抚司刑具
儒臣校尉
舍人校尉
礼仪房
佞幸
士人无赖
乳母异恩
诈称佞幸
武宗诸嬖
主上外嬖
伶人称字
教坊官一品服
秘方见幸
进药
同邑二役
十俊
佞人涕泣
滇南异产

卷二十二
督抚
总督军务
巡抚之始
参赞军务之始
抚按重轻辽绝
提督军务
张半洲总督
阮中丞被围
海忠介抚江南
海忠介被纠
李尚书中丞父子
郧变
李见罗中丞
许中丞
二李中丞
李斗野中丞
秦中丞
经略大臣设罢
任丘大僚
巡抚久任
列营举炮
司道
方印分司
宪臣笞属吏
藩臣笞属吏
方面官淫纵
藩臣被笞
王吉死廉
藩臬官兼两省

整饬兵备之始
尹宪使
徐方伯死事
王大参馘倭
布按二司官
畿辅分道
宪臣罪谪
龙君扬少参
冯仰芹大参
盐运使
乡绅见监司礼
府县
知府赐敕
一邑二令
一府二推官
郡守被笞
金元焕
刘际明太守
县令处分人命
邑令轻重
立碑
嫌名
卷二十三
士人
唐伯虎
徐文长
张幼于
金华二名士
山人
恩诏逐山人

别号有所本
山人名号
山人歌
王百谷诗
山人对联
山人愚妄
妇女
命妇朝贺
二妇全边城
窦氏全印
宰相寿母
三太宰寿母
寿母祸福不同
江陵太夫人
阁老夫人旌表
假昙阳
娄江四王
黄取吾兵部
妇人能时艺
女郎吟咏
妒妇不绝嗣
沈归德身后
燕姬
广陵姬
女医贷命
徐安生
妇人弓足
胡元瑞论缠足
妓女
妓鞋行酒

杜韦
刘凤台
侠娼
钓闳
卷二十四
畿辅
煤山梳妆台
京师旧城
四辅城
西苑豢畜
南内
射所
书院
会馆
周宣王石鼓
京师园亭
房山县石经
京师名实相违
白石
畿南三大
口外四绝
内市日期
庙市日期
京师俗对
拣花扫雪
帐房
外郡
南宋陵寝
雪山
鄭州

入滇三路
贵定县
灵岩山
风俗
六月六日
傅粉
小唱
男色之靡
火把节
种羊
同川浴
丐户
技艺
斗物
李近楼琵琶
宋时诨语
戏物
缙绅余技
返回总目录

卷十三

礼部一

国初荫叙

洪武中，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及礼部官议荫叙之法凡五，其一曰用荫以嫡长子，若嫡长子残废，则嫡长之子孙以逮曾元，无则嫡长之同母弟以逮曾元，又无则继室及诸妾所生者，又无则傍荫其亲兄弟子孙，又无则傍荫其伯叔子孙；其二曰用荫者孙降子，曾孙降孙，傍荫者皆于荫叙品递降一级；其三曰正一品官荫其子于正五品用，从一品子则从五品用，正二品子则正六品用，从二品子则从六品用，正三品子则正七品用，从三品子则从七品用，正四品子则正八品用，从四品子则从八品用，正五品子则正九品用，从五品子则从九品用，正六品子则于未入流上等职内叙用，如行人、巡检、司狱之类，从六品子则于未入流中等职内叙用，如各关仓库、税库、司局、批验、铁冶所官之类，正从七品子则于未入流下等职内叙用，如递运所驿丞、闸坝之类；其四曰凡职官子孙许荫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经四书大义者叙用，其不通者发还学习；其五曰应叙之人各于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属地方铨注。诏皆从之。

按洪武此制极善，今现行者惟三品京堂以上始许荫，余虽佥都御史之雄剧、少詹事国子祭酒之清华，亦以四品不可得矣，鄙意今仕宦子孙，富者多纵荡丧身，而贫弱者或衣食不给，其小有才者至窜入匪

类以辱先人，以余所见指不胜屈。今祖制即未能概复，谓宜褒益斟酌，如外官则五品方面以上，京官则七品科道翰林以上，居官无玷者，俱得荫为任子，如九品未入流之属使皆以次补官，能其职者递进如二三品官生例，得至知府以上官。如此则世胄子弟束手一命，出则有官评，居则列仕籍，非甚不肖，犹自爱其鼎，凡县佐及吏目典史诸官，俱不许吏人初选即得，则缺少而人无壅滞之叹。或疑恩典太滥，则宋人尚有荫婿甥、荫门客者，而致仕遗疏又得十余人，今只以一官与子孙一人，安得称滥？

祖制荫官太高，如正一品得于正五品叙用是也，以故往时首揆或有荫尚宝正卿者，似乎太过，但如今日之初授玺丞，亦贵极矣。惟未入流上等职官，为巡检、司狱此等杂职，似宜留以授异途。而行人在国初本无定员，最为冗散，以故亦列于未入流之首，今已升级为三甲进士优选，不可入任子一途矣，此又当变而通之。

礼部六尚书

弘治十五年壬戌，系衔礼部为尚书者，内阁则谢迁，掌通政司则元守直，掌太常寺则崔志端，掌鸿胪寺则贾斌，而张昇正任坐部，南京则王宗彝，盖一时称宗伯者六人。志端以黄冠、贾斌以监生，得之为异。至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则北礼部为费宏，南礼部为王学夔，掌通政司则陈经，而陶仲文以真人，顾可学、盛端明以炼药。南宫系衔者亦共六人，而六人中惟仲文以少傅兼少保，官既最崇，制亦最异，又弘治所无也，寅清之玷至此。

尚书赠官

故事，赠官加故衔一级，如侍郎之赠尚书及左右都御史是也。惟

尚书则赠太子少保，俱正二品，犹曰以六卿进宫衔也，若左右都御史之赠尚书，则太不腆矣，如谓以西台加六卿，则六卿生前多改左都御史掌院，又何也？似亦宜以东宫少保优之。

臣下妾谥

正统以前，至尊大行后，妃嫔从殉者俱赐谥称皇庶母，而藩邸国王、郡王有殉者，亦得请于朝，锡之谥号，此天顺以前例也，至于臣下则绝无之。惟洪武间，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思齐妾郑氏得谥贞烈；思齐本亡元大帅归顺，至今官，其妾得此谥，上所以愧思齐心者多矣。又燕山护卫指挥使费德妾朱氏，赠德人，谥贞烈；至宣德间安陆侯吴复妾杨氏亦得贞烈之谥，吴以平西番及云南封侯，然功不甚著，其妾得此已可异；乃都指挥使王俶妾时氏，亦赐此谥，何也？宣宗以后，谥号无及妾媵者，惟大同指挥使范安死，其妾杨氏自缢以殉，诏赠恭人，赐以诰而无谥，累朝因之。若文臣妾则嘉靖间故汀州知府张宁妾高氏、李氏，亦以无子，宁妻罗氏逼之改嫁不从，特赐旌表，亦为异典。宁，故先朝英宗时为给事，与岳正齐名，吾乡人也。

封谥同本人名

谥以易名，以故翰林官俱得谥文，而林文为侍讲学士，乃谥襄敏，至陈文谥庄靖，王文谥毅愍，二公则又殿阁大学士也，俱避其名以存厚，遂为故事。惟金尚书忠谥忠烈，则此时礼制未备；其后林文俊乃谥文修，程文德亦谥文恭，则或以圣眷优异，子孙不敢请改，然部拟已不为之讳矣。若洪熙元年，英国公张辅以奉天靖难推诚宣力为号久矣，又加辅运二字，虽云隆重，实斥其名，何耶？宣德二年，英宗诞生，立皇后孙氏，是为孝恭后，后父孙忠进封会昌伯，其勋号乃为推诚宣忠翊运武臣，曾不避其名，又何也？岂以后父之尊，不敢称

宣力，即成化初周寿以帝舅封庆云伯，亦仍宣忠之号。自此后，弘治之寿宁侯，正德之庆阳伯，虽皆后父，无不改称推诚宣力矣！此后“宣忠”字面，即他勋臣亦不复见。

隆庆初，给故新建伯王守仁诰券，勋号亦有守正二字，则以二名不偏讳也。

粗婢得封

夏文愍嬖妾苏氏，诈称再继之妻，上请得封，当时以夏为恣肆，然先朝杨文贞士奇已有之。杨元配为严夫人，没后以婢郭氏侍巾栉，宣德中命妇朝贺，独西杨无妇，太后乃命召郭氏入，以其貌寝衣敝，特为装饰服珥甚华，因尽以赐之，旋命所司如例封授，但不许为例，此即南太常少卿导之生母也。当时陆容纪其事，而文徵明驳之云不然，容之子陆粲又驳之云郭夫人制词载文贞续集附录中，安得云无，盖文一时失记耳。

胡忠安

胡忠安渎福履贵盛，为本朝仅有，然其人惟务迎合取宠，且惑于方技旁门，殊无大臣之节。其素行不具论，即如宣德元年，胡尚为礼部侍郎，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欲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难于自奏，托渎代请，上曰：“僧道牒祖宗有定制，无托求请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尔以吾意谕之。”为渎者可以愧死矣！不逾月吕震卒，即代为礼部尚书，他未暇建白，首请赐贵妃孙氏宝册，其言曰：贵妃贤淑如此，宜授宝册以昭其德。上大悦，即命铸宝，令礼部具仪注以闻。本朝贵妃有宝始于此。至期，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为册宝使，二公文武首臣，用册皇后礼也。又逾年，而

恭让胡后废，贵妃代为中宫，是为孝恭后，皆渎启之也。册贵妃之次月，渎又疏请进封真人张宇清为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上允之，当时已深结宣宗之知，遂得如所乞，皆上元年内事也。此后荐方士、荐左道，以致其家门被谤，盖一时得柔佞之力，且曾受文皇密遣潜使天下十年，又能白仁宗在青宫之诬，故始终恩礼不替云。

宣德三年，立中宫孙氏，又奏秦王志洁贺表，文词简略，不敬当罪，上不可。盖其谄谀多如此。其后请贺白鸟、贺白兔、贺驺虞、贺景星、贺外国贡麒麟，十年之间，贡媚无虚日，上皆谦让不允，至英宗登极而其说尽行矣。

礼部三失印

胡忠安渎最受文皇宠眷，宣皇初年，即正位宗伯，凡三十余年十知礼闱贡举，其荣遇古今所少，然在事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其初皆蒙恩贷，最后下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又俯首春曹者十五年，直至英宗复辟始引退，人知其久享高位，生拜少傅，死赠太保而已，不知其辱也。又道士蒋守约者，渎同里人，因荐之朝，历官亦至礼部尚书，掌太常，渎与同列者数年，又同致仕。史又称江西南城人龚谦者，多妖术，能诱惑妇人，自称张神仙之法孙，因所诱妇人曹氏见知于胡渎，渎方掌礼部，因举为天文生，更其名曰益之。既而冒渎名，诈取人赂，事觉，法司论当徒，上怒，命充铁岭卫军。谦往来渎家甚习，颇有丑声，士论耻之。至景泰间，渎又奏道士仰弥高者，晓谙阴阳，精通兵法，臣见其讲论机略，尽列阵图，深有妙理，若使协坐守边，运谋剿贼，必能宣威慑夷，成拨乱之功，乞命兵部公同内臣试验，委以责任，下以纾军民征伐转输之劳，上以佐国家雍熙太平之治。事下兵部，召仰弥高会官试之，不如渎所言。帝以大臣保荐，授道官为右玄义，于宣府等边协助守边。史谓弥高初无他长，惟出入渎家，故深许之。未几，弥高奏称身在宣府，运谋协助，

请以朝天宫道士朱可玄代己住持，渎又疏乞允所举，于是礼科劾奏弥高援党妄为，宜治罪。帝命弥高行巡按御史鞫问，可玄亦送刑部拟罪，为忠安者尚腆颜不去，亦顽钝极矣。

忠安生，顶发皎白，逾月始黑，其母梦僧入室，因而诞育，寻果有僧来求观，见僧即笑，僧曰："此吾师吴中天池高僧也，当时曾嘱吾以笑为证。"然则忠安者，其亦史弥远为觉长老后身类耳。

改谥

本朝文臣谥文忠者止二人，一为翰林待制赠学士王祎，一为国子祭酒赠礼部右侍郎李时勉，然王建文初谥文节，正统间改；李景泰初谥文毅，成化间改，俱非初谥也。此外惟景泰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直内阁赠少傅吏部尚书文渊大学士曹鼐谥文襄，天顺又改文忠。又景泰四年，南京礼部尚书王英卒，谥文安，后改文忠，此后文臣无改者。直至嘉靖初年，大学士石珤谥文隐，则以议大礼时依违两端，其死时正其门人张璁在揆地，心恨甚，故以违拂不成谥之。嘉靖末年，大学士张治亦谥文隐，则以直斋宫青词，意郁郁不乐病死，上衔之，故以怀情不尽谥之。二人至隆庆间，石改文成，张改文毅。又至今上壬午而大学士殷儋卒于家，谥文通，则以新首揆张四维素与不慊，故得下谥，后其家请于上，亦得改文庄，盖文臣改谥者止此七公，然皆出词林，最为奇事。又本朝文臣有谥，亦自王祎始。

提学宪臣革复

提学宪臣累朝无之，盖国初最重教职，一切儒生殿最，俱校官主之，以此威行一方，至出监司上。其后此选日轻，而黉序之进退褒贬，犹然专领，时皆病之。于是正统元年五月，始添设宪臣，首用大

臣荐以御史薛瑄为山东提学按察佥事，至于各省直以次设立。至景帝景泰元年，尽数革去，盖其时太上北狩，兵事方兴，不复加意儒科，且用礼臣周洪谟议也。至天顺六年，英宗始命仍旧，以至于今。盖废宪臣凡十三年而始复。按，元人最轻文事，至两罢科举，然犹设各路儒学提举以统教授等官。明兴八十余年，始以宪臣督学政，时三杨同在政府，建此良规，乃无故而尽罢去，时陈泰和当国，固不足道，若高文义、彭文宪俱在阁，当任其咎矣。

任子再荫

任子少有至三品京堂者，间有之，多不满考，以故未闻再得荫叙。惟宣德间高密仪铭，以父礼部左侍郎谥文简仪智荫，授礼科给事中，寻改翰林修撰，后以郕邸旧恩历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襄，已为任子极荣矣。铭没后，景帝念之，又荫铭子泰为礼科给事中，最为异典，然非三世同朝，且身后遗泽耳。惟穆宗登极大霈，元辅徐华亭以羽翼大功，贻先录后，自不必言，而其子太常卿掌尚宝司徐璠，亦以三品京堂荫子肇荫为官生，则其时父子同在班行，尤为奇遇，实国朝所未有。

尚书久任无赠官

尚书九年得一品，此成例也。成化间，鄞人陆瑜者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谥康僖。瑜以天顺二年正位司寇，至成化二年得请，凡位六卿者十六年，盖四考满矣，而不进一阶，似为上所厌薄，然既归而得易名之典，乃终无赠官，又何也？代瑜者为董方，任甫二年余而卒于位，乃得赠太子太保。是时彭文宪当国，何以处分如此，其中必有说。

赠礼部尚书

自弘、正以后，北大宗伯皆以词臣拜，间有自外入者，嘉靖间则席书，万历间则徐学谟二人耳。若外寮他部侍郎得赠此官，则前朝间有，今绝无之，惟孙忠烈燧得赠，以殉节特膺异典，其后许忠节达亦缘孙例，得赠此官，近日吴疏山悌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赠礼部尚书，此累朝罕见之事。吴清修著闻，且讲理学，无忝春卿，但得此旷典时，其子故选君继疏仁度方起清卿向用，而孙富平掌铨，又旧堂属相知，故其覆疏云："悌品望与黄孔昭相同，宜优以秩宗，不为例。"及仁度又请谥，署礼部侍郎翁正奏覆疏云："悌赠官既同孔昭，则易名亦宜照例，况理学之邃，加之以文，允宜。"内阁票旨曰："吴悌准谥与文字。"上遂允行之。此等恤典，百年来所无，一时言官亦无敢议之者。

谥号

大行谥号，本朝俱用十六字，说者以为过滥，前者所无，此未之考耳。唐时用谥虽止七字，至肃宗已增至九字矣，又至懿宗时加谥宣宗为"元圣至明成武宪文睿知章仁聪明懿道大孝皇帝"，遂至十八字，此开辟未有也。至宋太祖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亦至十六字，惟太宗减为六字，稍称近古，而真宗之崩，复用十六字，自此仁、英、神、哲、徽五宗，无不十六字者。而徽宗大观中，又加神宗为"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则二十字，尤为创见。惟钦宗减为六字，而南渡高宗仍十六字，以至孝、光、宁、理皆循用之矣。夫多词繁称，诚为溢美，然以臣子寸诚，归美君父，即极意揄扬，亦无不可，况有往代故事可仿乎？论者至云唐宋所未有，正坐不精核耳。若必以邃古为准，则文、武、成、康止得一字，即二字已赘，此颜清臣不能得之唐者。

嘉靖十七年加上太祖尊谥，亦至二十字。

辛丑二宗伯

嘉靖辛丑科词林二宗伯，一为乌程董浔阳份，一为华亭陆平泉树声，吴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贵，世宗朝宠眷隆赫，以忤旨削籍归；又十八年而陆始正春卿之席，则今上龙飞，江陵欲收陆以为重，且示意即入揆路，将主甲戌会试，陆知其为乃子登进地，屡疏始允归，遂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抚按为请于朝，得存问，且加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为之请，时申吴门当国，王太仓为次揆，俱董壬戌所举会试廷试第一人，业已允行，而御史万国钦驳之，备数董立朝邪佞居乡不法诸状，成命为寝。是年董之子给事道醇没于家，而陆之子彦章适登第，拜行人使归，则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长孙礼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孙嗣昭成进士，夭于京邸，董宗伯不胜痛，寻病卒，礼部君亦坐家难，愤恚发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陆登九十，上遣中书柴大履存问于家，时申、王两公俱以首揆居里，同执羔雁往贺，修后进礼，隅坐屏息以侍，观者荣之；而董八十时，两公门生方在事，且遭万抨章，更无此盛举也。又三年辛丑，而陆之同邑张以诚举状元，适值一甲子，陆喜甚，以年弟帖投之，虽属戏剧，然实清朝所希觏者。陆后再膺存问，九十七而下世，饰终赠谥之典大备，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见，不复置喙，特纪其同登第、同词林大寮、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吴一方，而后先荣悴不同如此。

万一愚侍御纠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为言，至云沈某父子，尝从大夫之后，偶因出游，未遑趋避，而衷甲之士奋呼群起，几不获生焉。此实传闻之过。先人奉使归，侍膝下，游吴之光福山，正董茔墓地，适给事道醇时为行人，亦以省墓至。给事故先人乡同年也，偶舟人争斗，彼舆台甚众，不无稍纷扰，寻已讲解罢去，相忘久

矣。万久在公车，游学吴越间，习见董氏诸奴之生事而恶之，以故入台即首上疏，偶知余家小相失一事，遂引为确证。闻宗伯甚不乐，意谓寒家与闻。是时先君已早世，余在保抱，安知台臣白简所自来也。给事少子斯张，少年负隽才，与予善。

董伯念

董伯念为给事长子，先给事登第，壬辰以疏论国体本，斥为编氓，时宗伯赀产过厚，怨满一乡，伯念思稍散之，以结人心。宗伯不谓然，而伯念奋然行之，举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价，或许回赎，各有条绪。湖俗故嚚悍，至此不以为恩，反共讦董氏，直谓诸产俱属白占，欲尽徒手得之，咻怵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无中悔。而御史彭鲁轩应参来按浙，彭为令，负清劲名，在西台亦铮铮者，巡方入苕，诸仇董者，争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应期。彭受两家词，俱以属郡邑，追逮纷纭，两家纪纲用事者尽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经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为乃祖所恨詈，乃谋之吴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鸣冤。范于今上初元曾备员讲官，上见疏大怒，给事孙鹏初羽侯等，复合疏纠彭之横，御史逮去，并抚台王洪阳汝训亦罢归，董氏事渐以消弭，而伯念与宗伯以忧劳成疾相继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业不凡，不幸为富贵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王中丞先为光禄少卿，以纠浙人吏科都给事陈隅阳与郊不胜，调南去。至是有浙抚之命，陈已从太常罢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惧，托所知诇于王以钓之，王毅然正色曰："往日在朝议论相左，此国事也，今受命此方，则彼申部民之礼，予修式庐之敬，若以往事介怀，非人矣。"陈遂往谒，宾主欢然，终王任无有以陈氏投一词者，人谓王为长者云。

下谥

谥法：宠禄光大曰荣。本下谥也，得之者类非名实硕然，惟嘉靖间最多。上初登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袁宗皋谥荣襄，则故长史以从龙峻迁，在位不数月耳。其后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邵元节谥文康荣靖，少师兼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陶仲文谥荣康惠肃，二人俱真人带衔，且特加四字，尤非典故，无足道者。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顾可学之谥荣禧，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盛端明之谥荣简，二人俱以甲科起，盛又出词林而得此等谥，则以炼药进，非可士人比也。若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直斋宫奉元亦谥恭荣，又如定国公徐光祚谥荣禧，镇远侯顾士隆谥荣靖，成国公朱奉凤谥荣康，会昌侯孙果谥荣禧，安昌伯钱承宗谥荣禧，安平侯方锐谥荣靖，昌化伯邵喜谥荣和，瑞安侯王源谥荣靖，则犹勋戚臣也。若世宗初年之眷汪诚斋铉，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且附丽张永嘉受上异眷，仅得谥荣和，至末年则宠任袁元峰炜，几出徐文贞上，袁以少傅户书建极殿大学士得请，没赠太傅，亦仅谥文荣。盖汪死时适永嘉甫去，而李任丘代之，故不得佳谥。袁之没也，为徐文贞所快，因亦以下谥与之。世宗于诸公生前向注何等隆赫，而比其亡也，虽修易名故事，仅比帷盖之恩，其生平品行心术，尽入圣鉴久矣，肃皇之肃也，谅哉。

南礼部恤典

世宗朝，大臣恤典最不易得，如湛甘泉若水以理学名天下，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年九十七，比其没也，吏部为请恤典，上大怒，谓若水伪学乱政，并太宰欧阳必进夺孤卿官衔罢归。其他如阁臣石珤、张治，俱以微忤谥文隐，石以违拂不成为义，张以怀情不尽为义，皆上所亲定，盖圣意示贬于褒也。惟南礼部尚书章懋得超二品，竟赠太子太保，特谥文懿，邵宝、孙陞、江澜、顾清、杨廉俱以南礼书赠太子

少保，邵谥文庄，江谥文昭，顾谥文僖，孙、杨谥文恪，五公官同湛甘泉，而名出其下，乃加秩易名，饰终之典甚备，岂湛果有遗行，为上所默窥耶？又如南礼侍之赠礼书者，王瓒谥文定，崔铣谥文敏，陈陞谥文僖，皆三品也，又他曹赠礼书者，南吏侍罗玘谥文肃，南工侍黄孔昭谥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者，亦没于嘉靖之丙申，未满考，得赠南礼部尚书，赐谥时礼部拟文良，又拟文恪，上皆不允，御笔特改曰文修，其得此谥者，本朝止林一人耳。世宗之待大臣，权衡必有说矣。

湛至隆庆始补赠谥文简，则以讲学为徐文贞所厚也。此时幸新郑、江陵为次揆，若居首，则终不得矣。

四字谥

臣下四字之谥，惟宫中贵嫔蒙宠或生皇子者有之，他不尔也。世宗朝，方士邵元节、陶仲文俱得谥四字，此系皇祖特恩，旋以追夺矣。今上庚子九月，佑圣夫人徐氏卒，赐谥阁臣拟“勤敬”与“荣安”二号以进，上俱点用，阁臣以非故事诤之，上曰：“徐氏奉事三朝，故特与之，后不为例。”此则古今所未有。按，夫人号带圣字者，俱系至尊乳母，今云三朝，岂皇祖阿保耶？何故存至今也？若穆考乳母，自是奉圣夫人柴氏。

羽流恩恤之滥

故事：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坛，至于杂流，则不在此例。本朝惟嘉靖间邵元节、陶仲文以方士得一品之恩，此最为滥典，未几而削夺及之矣。近日癸卯甲辰间，龙虎山真人张国祥以斋醮久留京师，其母亦随在邸中，病死请恤，上特赐祭九坛，盖视文臣之品。然妇人贵至

一品夫人，止得一祭，公侯母妻则二祭，即各藩亲王正妃仅得祭四坛耳，且真人母妻俱称元君，又非可夫人比，而滥恩至此，真堪扼腕。

按元节绯衔宗伯，而仲文则又以礼卿并兼三孤，陶妻又先封一品夫人，其僭拟文臣，犹为有说；国祥列秩黄冠，衔名不登仕版，且今上初年，以其异服不雅，不许入班朝参，今乃得此，而礼官亦不闻坚执，何耶？先是，辛巳年上命修张真人府，言官俱谓非宜，疏谏不听，有质之江陵公者。江陵云此圣母慈圣太后之意，即主上亦不能遏止。时咸谓信然。无何，内传收前所下旨，并遣去内臣取回，竟不果修，即政府亦不知其故也。

国祥即隆庆间革爵降为上清宫提点其人是也，今上初年复真人，近又叨恩至此。

非例得封

文臣满三年考始得封父如其官，惟军功则或特加恩，要不以为典例，先朝亦有未满考而得全封者，至近代则无之。惟嘉靖初，吏部侍郎温仁和以父河南参议玺年及八十，恐不及待，以情乞封，特允之；继而詹事董玘以父云南知府复年八十三，比例乞恩，亦许之，此后绝不闻。至万历二十四年，礼部侍郎冯琦以父山西参政子履病，给假省觐，亦乞恩求封，上命如所请，然冯三品未及一年，乃翁年止六旬，尤为异典云。三公一时名硕，乃父亦曾居方面，宜膺殊锡。其他失记者尚多，要皆禁近儒臣，故先后俱得之，非他卿佐可望也。

协理关防

京营之制，自嘉靖二十九年复国初三大营，以文武大臣二人主

之，武称总督，文称协理，印曰戎政之印，则总督专掌，坐是文臣不敢专制。如咸宁侯仇鸾，则凭恃上宠，奴视协理矣。自鸾败，文臣稍得发舒，终不能自行其意。直至今上己亥，王怀棘世扬以大司马领协理，始请别铸一关防以便行事，上允之，自是协理大臣始得与掌印勋臣均事权。又五城巡视御史向无关防，亦近年题请始铸给，而南京五城台臣，亦得之矣。

大臣补荫之滥

嘉靖末年，朝政浊乱，任子妄行陈乞，包苴之人往往破例得之。今上初年，始定为大臣身后五十年概不准行，且永远遵守。时张江陵励精之始，故力杜幸门，以后又渐滥觞，如吏部尚书倪岳卒于弘治辛酉，至今上甲辰，其曾孙翰儒以补荫请，吏部覆疏，近例虽有年远亲尽，不许补荫之条，但岳先朝名臣，翰儒尚在君子五世之内，其他名德逊岳者，不得比例。上允其补。按，倪文毅之没，至是已百余年，历列帝五朝，孰辨真伪，且文毅隐宫无子，当时已立侄为嗣，至翰儒支派更难考矣。时四明为政，固无足怪，而言官无一人纠正，宜次年大计，即有钦留科道事矣。先是隆庆四年，故相梁文康储有荫子次挹夭死，孙纹请补荫，穆宗以年久不准，且命自今俱禁绝，著为令。时高文襄拱以辅臣掌铨，谓纹所请与滥乞者不同，请许纹，而此后皆力禁。上乃允之。高此疏虽以揆地体面，且为己他日地，但梁之殁在世宗朝，未及五十年，次挹自以父一品九年满得之，初非滥恩，尚靳不轻与。盖初元录故臣子孙稍多，识者颇以为非，穆考至是始加慎惜，有以也。

宗伯执持

天地分祀出世宗意，夏贵溪附会之以取富贵，而识者颇谓不然。

隆庆初元，议论藉藉，俱谓宜复旧制，大珰李芳因请于上，欲合祀如祖宗时。时高南宇仪为大宗伯，力持不可，或问之曰：合祀果非是耶？高曰：吾且未论分合之是非，但以朝廷极大典礼乃不出廷议而出宦寺建明，他日事柄旁落，且奈何？人颇服其远识。龙虎山张真人不法事上闻，高又请革其真人号，降为六品提点，天下服其公正。穆皇末命始大拜，方奉凭几之诏，遽卒，士论惜之，谥曰文端，真不忝云。

合祀之议，在当时内臣主议则不可，至今日若有言官建白仍太祖规制，亦继述第一义也。万历初年，张提点者请复本号，时同州司马乾庵自强为礼卿，亦执奏不许，而江陵当国，竟以中旨复真人，同州不能执矣。

恤赠谏官之谬

隆庆登极恩诏，恤录故臣，以建言被僇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颜遂与员外杨继盛并列。既而郭赠翰林光学，以词林故事也，而赞善罗洪先、修撰杨慎止得光禄少卿。希颜何如人，乃出罗杨上耶？沈鍊亦论严嵩僇死，与杨继盛俱止光禄少卿，而给事中钱徽等十余人，以他事削籍，优游林下反得太常少卿，凡超本品七级，又何也？

时列僇死首等杨、郭、沈三公之外，又有给事杨允绳，仅四人耳。按允绳之死固冤，但疏参寺丞胡膏时，引内臣杜泰诬陷故少卿马从谦盗用大官食物，欲比例中以死法，膏恨怒反噬，因之得罪。夫杜泰凶竖，谗杀从谦，死有余辜，其唾余岂士大夫可拾者，杨公此语，不可谓非失言也。

牙牌

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为别耳，如云公侯伯则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一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若英宗、世宗两朝，俱有王府仪宾在京，得悬牙牌，想俱用亲字无疑矣，惟道官如协律郎、奉祀之类，亦得用文字号，似为僭拟，宜以道字别之。又文臣章服，各以禽鸟定品级，此本朝独创，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此更当改他禽，无混清流可也。

笏囊佩袋

古今制度有一时创获其后循用不可变者，如前代之笏囊与本朝之佩囊是也。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韵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尚宝卿谢敏行以故事捧宝逼近宸旒，其佩忽与上佩相纠结，赖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命自今普用佩袋，以红纱囊之，虽中外称便，而广除中清越之音减矣。惟郊天大礼不敢用袋，登坛时惟太常侍仪进爵，中涓辈俱不得从。万历丙戌年，今上南郊，寺臣董弘业所佩忽为鼎耳所绁，上立待许久，始得成礼。然祠官之不袋，至今犹然，盖敬天又特重云。

按，郊天不使貂珰得侍，最合古礼。而今太庙祭祀则大珰辈俱得法冠祭服，在上左右，盖起于中叶宦官恣横时，非祖制也。又先朝太常卿，多以黄冠充之，如蒋守约、崔志端之属，至列衔宗伯，亦以此辈娴习科仪，进止合节，儒臣或仓惶失措耳。嘉靖以后，始限羽流官止寺丞，专供骏奔，如董弘业即起家道士者，尚失礼至此，则不习者可知矣。又尚宝卿捧宝为御前第一玺，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宝，此高皇制也，今正殿正门尽削奉天之名，何据？

三世得谥

弇州记父子得谥者以为盛事，然尚未有三世得之者，今于余姚孙氏见之。第一世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燧，第二世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陞，第三世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恭简铣，则国朝二百余年来，海内仅此一家而已，且门宗贵盛，世以忠孝清白见称。铣兄弟四人俱致位列卿，名德无玷，真熙朝盛事也。

父子得谥

弇州记父子赐谥者十五家，同谥文者止一家，倪谦与岳也。此后则南兖陈文瑞以勤，而子于陛谥文宪继之，则今上二十四年事，弇州身后数年矣。十五家中，如父仪智未尝为翰林而得谥文简，子铭曾为修撰，乃不得文谥，却曰忠襄，似不可解。然智以儒士荐起，铭以任子起家，致身卿贰，智以侍郎超赠太子少保，铭以太子太保超赠太师，俱不由科目，同被两朝殊典，为可异耳。

却千里马

唐昭义节度刘从谏，得异马高九尺，献之，武宗不受，从谏大怒，杀马，遂负固跋扈，其子禛叛逆实基于此。今上乙亥，天方国亦献千里马，其时大宗伯为万文恭士和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时江陵公柄国，尚矫情振厉，未肯以异物开冲圣侈心，盖用汉文帝却马事为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时各夷方入贡珍奇，至命阎立本绘为《职贡图》，至今传为佳话。倘天方国借此发愤，不修臣礼，其于柔远之义，失之多矣。

先朝进马

先朝进马者，如洪武四年伪夏主明昇进良马，其一最神骏，高至九尺，身长十有一尺，足亦高七尺，有肉隐起自膺至尾如龙鳞，命典牧高敬囊沙四百斤压之，始可跨以行。上行夕月礼，登清凉山，一尘不动。上大悦，赐名飞越峰，绘形藏之，宋濂有赞。永乐十八年，山东诸城人崔友谅献青苍驹，麟臆虬文，形体诡异，上赐名龙马，群臣表贺。至宣德四年七月，撒马儿罕国贡苍龙驹，记称马八尺曰龙，此其种也。产于西极，风鬃雾鬣，苍然若云，体质洁素，骏异殊常，但礼部尚书吕震等表请贺，则不许耳。宣德九年，甘肃镇献名马，有所谓瑶池骏、银河练、照夜璧、飞云白、碧玉桥、白玉驯、玉鳞飞者，其色皆纯白，尤为罕睹。正统四年六月撒马儿罕又遣使贡马，身色纯黑，蹄额皆白，赐名瑞骐，又诏画史图其貌，阁臣少师杨士奇等各作诗或上颂，盖祖宗盛时皆不拒也。况各属国如安南、爪哇诸夷，俱有年例额贡马匹，以至川、贵、云南各土司亦责贡马，何独至天方而斥之？江陵公最熟本朝典故，独不一考耳。

吴悟斋夺谥

仙居吴悟斋时来以先朝直臣，拜左都御史领西台，适戊子北场事起，覆试中式者八人，时原参官礼部郎高凤翥桂亦同评阅，欲斥二人以实其言，吴独力为解，欲尽保全之，终不能得。高疏实出于景素孔兼所授，高既谪去，于恨吴遂深，吴自是连遭掊击数十疏，温旨慰留，寻卒于位，赐谥忠恪。逾年于为仪郎，以职掌上言，谓吴末路改节，不宜冒上谥，寻下部覆请，竟得旨追夺谥号。时东阿于穀峰慎行大宗伯实主其事，以覆试时曾左袒高仪郎，与吴面争，不便具覆，甫去位而于仪郎疏即上矣。时申、许二相并罢归，太仓王相省母暂还，独山阴王相一人在阁，竟允其议，代于宗伯者为李棠轩长春，东阿至

厚同年也。悟斋晚节，微有可议，然今上所夺止二大臣，前为江陵文忠，后为仙居忠恪，并罹身后大辱，咸谓吴罪稍未蔽法云。其后郭明龙正域署礼部，亦议夺不称者数人，以内阁正与不咸，留中不下，然则仙居之被夺，亦事会使之然。

嘉靖初，有赠太保工部尚书李燧夺恭敏之谥，以杨一清私与故，盖议礼新贵厄之也。若穆庙初夺陶、邵二真人及顾、盛两尚书谥，则公论所快矣。

吴仙居夺谥再见

万历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吴时来病故，其妻尹氏请恤，上下之礼部。时礼书为东阿于公慎行，覆疏云："所据谥典一节，为照本官持身端介，体国忠诚，登琐闼而抗论权奸，直节曾甘乎万死，总宪台而主持风纪，清风丕振于群寮，允为昭代贞臣，堪副士林雅望，易名赐谥，允协舆情。"上遂赐以忠恪上谥。是时吴门当国，许、王次之，吴素与揆地厚善，以故于宗伯虽心衔吴，而褒美甚至。未几，吴门歙县去国，晏江未至，于时于景素孔兼为仪曹副郎，即疏请夺谥矣，盖于宗伯授遗计以伸其夙志也。谥典是祠司职掌，与他司无涉，时礼曹无人肯出疏，于即任之，亦以旧隙久，相佐也。其事予曾记之，又为补订云。

初己丑春，覆试戊子顺天举人，时东阿以左侍郎代朱大宗伯监试，东阿素不乐典试者，谓屠大壮卷文理不通当斥，吴仙居力争，始得置亦通中，既而奉旨俱准入试。然初时批坏诸试卷者，又即于景素，时尚为主事也，故二于俱恨仙居刺骨云。于请夺吴谥疏，末又申言请补故御史杨爵谥。杨为世宗朝直臣，系狱七年，仅殁牖下，委宜补谥，但以杨形吴，见其褒贬恪当，可谓良工苦心矣。

丘侍郎献谀

嘉靖末年，黄冈人礼科都给事中丘岳请修承天大志。先是，顾中丞璘请修志，既成而报罢，至是丘又以为言，上大悦。比志就进呈，修书者皆无赏，独丘以传奉超升礼部侍郎。不数月而穆宗登极，降一级调外任，丘恚不赴，至江陵柄政，丘始出补官，江陵亦许以光复矣。丘乃以己姓名献一对联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相公大喜，将超擢而病告殒矣，丘竟以外藩再斥。盖两番贡谀，皆不得厚偿，世谓君相造命，亦未必然。

不识方印

本朝印记，凡为祖宗朝额设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则用条记，其后因事添设，则赐关防治事，即督抚大臣及总镇大帅亦然，俱得带印绶，则谓之印亦可。近年有一嘉定令，起家癸丑进士，故南产，世席纨绮。初视事，所属有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于县令，用钦降方印于年月上，此令阅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辄敢藐视上台，私用方关防，法当重究。其巡检骇惧，走谢引过，且诉此印自国初颁降，凡申抚按各台俱然，今老爷嗔怪，是后再不敢用矣。此令内惭，阳责詈而遣之。凡关防未有方者，此等学问见识，不特可恨，亦可哀哉。

恩诏冠带之滥

内外两大计，为弘治后大典，凡恩赦内俱开明不许概复，其后渐不然。王弇州谓始于今上壬午赦文除去朝觐考察字面，以致贪酷为民者亦列冠裳，盖归罪于张蒲坂之市恩，其说诚是。但其时去穆宗朝未远，庚午考察科道一案，全出高新郑私意，高失位后，凡在废籍者，

公论翕然推毂。而去年辛巳内计，则艾穆、沈思孝等亦赘名永锢中，时故相新没，诸君子势必向用，则此举盖有为而然，所惜者不明著其实耳。至如近日辛亥之察，时论共雪七人之枉，于是有列不谨条中者，亦登荐剡，破天荒，他日贪酷两款且在奢望，又何论冠带哉！

按，先朝治贪酷吏极严，如弘治十一年清宁宫灾恩诏，凡诰敕准给未领而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世宗登极，上两宫徽号，凡两京文官未一考者与诰敕，其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盖降调本非永锢，而贪酷尚不得沾恩，况大计削籍者乎？

朝班

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临御，班行遂无定序。癸卯，忽有台臣与部属互争先后，时蔡虚台献臣为仪郎，当主议，稍以故事折之，为豸绣交詈聚唾，因调停为常朝、大朝之说，总之无成规也。因忆往年沈晴峰太史懋学曾为予言，王太仓相公为宫允时，立班未定，而吏科都给事韩元川越次进欲与所厚者接谈。王提而下之曰："此非权相堂庑，韩楫亦敢争先取捷耶！"韩本新郑私人，王素嫉其生平，故借朝班折之。退朝，韩诉于朝房，新郑怒甚，方盛气以待，而王续至，其诋诃几不可闻。新郑仓卒失答，急令人邀马乾庵自强相公至，两叱之，方解去，盖王与韩皆马先后所收士也。此时沈正在词林，目睹其事，因叹太仓之不挠，而新郑出不意中，尚能呼其座师息斗，亦是急智。

旧制一废难复

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傍，待过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

冲其中道矣。旧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舆，今凡在京大小官员俱肩舆出入，初犹女轿蔽帷，不用呵殿，今则褰幕前驱，与南京相似矣。旧制给事中回避六卿，自嘉靖间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应龙、潘珍两轿之中，彼此争论，上命如祖制，然而终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会，俨如寮友，途间相值，彼此下舆揖矣。太庙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议，部覆不许，今不知何时何人作俑，六科都给事俱随班骏奔于太庙中矣。此皆蔑弃旧规遗制之极，然而一变之后，遂不可改。他如藩臬台与按臣本寮友，今以素服行半属礼；参游亦方面重寄，今叩头披执，与卒校无异，此又皆势处极重必难返者。至若制诰两房中书官，初本内阁僚佐，今已夷为属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为役，无有后言，惟新辅臣到任，两房入谒之后，新辅亦至两房答揖，尚存往日旧例。至于吏部选君，见都察院不肯行跪礼，而五部尚书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为失体。至嘉靖末年，张永明为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今，惟此一事存饩羊云。

礼部官房

李晋江相公为少宗伯时，节省署中羡余，置买官房，自三堂四司司务厅皆有宁宇，春曹始免僦居之费，盖自其为南部侍行之，以及于北。此法甚善，各曹宜仿而举者，但李能耐烦琐，任怨讥，有陶士行风范，他人或不办，亦不屑也。又礼部到任升转诸公费，俱出教坊司，似乎不雅，此项断宜亟革者。南京礼部堂属俱轮教坊值茶，无论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隶人因而索诈，此亦敝规，北部却无之，兼有弦索等钱粮解内府，如此猥亵，似皆当速罢。

往时许新安为次揆，好以青蚨施丐者，每出则鹑衣载道，拥轿叫呼，识者非之。近日晋江亦然，而南中一大司空于犒钱之外，遇寒复有絮袍之赐，即使有济，亦溱洧之惠也。

乡贤

学宫祀乡贤，最为重典，今乡绅身都雄贵，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屡罹胥靡之罚，暴著耳目者，亦俨然当春秋两祭。而黉序中遂借公举以媒重贿，日甚一日，至于子孙微弱，则所列木主，庋置高阁间，供斋役爨材矣。盖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积薪故事。忆罗念庵洪先见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耻与非类并列，遂泣拜奉主以归。夫吉水理学渊薮尚如此，况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议犹重已如此，况今日乎？

褐盖

旧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张褐盖，未及四品者，惟状元以曾经赐京兆尹卤簿归第，遂仍不改，他亦不尔也。犹忆先人自翰检差归，转修撰假归，俱用青伞如他官，后来词林六七品，忽皆黄绢伞银瓜前导，已为逾分；未几而庶常亦然，乙科之为待诏孔目者，赀郎之为典籍侍书者，又效之，至于詹簿、詹录亦用之，此何说也？词林转五品者，惟光学士则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开棍如大寮，而庶子、谕德、洗马及讲读学士，在京亦张大金扇，以故向来俱得用黄伞。十年前，有一御史转通政参议，忽用之，殊以为怪，近日则光禄尚宝之丞俱僭张褐盖，驿递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僚，改青伞为天蓝，郎署以下争相慕效，遂不可改，尤为创见。

近日事例滥开，一切徒隶辈，俱得以白镪授勇爵，披金紫戴黄盖，充塞道途而无如之何。因忆近年京师有一快心事，故驸马许从诚尚世宗女嘉善公主，有孽子名显纯，以太学生入赀，遥授指挥佥事。其人拥多金，负小慧，学诗画，以此得交士大夫。一日拥驺骑乘小轿过正阳门所谓棋盘街者，下舆，遇巡城御史穆天颜，相逊而揖别去。

穆问何官，从者素憎之，对曰此纳级武弁也。穆大怒，追还，裸而笞于道旁，路人莫不揶揄。今年阅武录，其人已用锦衣籍登武进士矣。向见锦衣奉使出者，俱坐八人轿覆褐盖，虽试百户亦然，不知始自何时。有一溧阳人蒋文兴者，史元秉继书家奴也，史为缇帅，文兴因冒功官百户，差至浙江拿人，亦用此体，今上庚子年事，予亲见于杭城中。若内官衔命而出，无论崇卑真伪，遂无一青伞，要之，此辈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诘也。许显纯后为魏珰鹰犬，即五彪之一，士大夫受其屠戮，最为惨酷。

卷十四

礼部二

滁阳王奉祀官

今泗州嵤城之北为熙祖山陵，设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员，朱氏世袭，其先为宗婿，遂承国姓。仁祖陵在中都凤阳府太平乡之北，设皇陵卫祠祭署，奉祀一员，祀丞二员，以刘、汪、赵三姓之后世袭，刘即义惠侯子孙，汪即汪氏老母孙也。泗州祀官，以懿亲当世职不必言，如刘、如汪不过龙潜时故旧，世叨冠裳，国恩厚矣。惟是滁阳王郭子兴长子郭大舍者，战没，一女充太祖惠妃，幼子名老舍者，仅与庄田而不得官，卒后亦赐谕祭，传凡五世，尚以庶民岁得一朝京师。至名琥者，于弘治癸丑上始与冠带守祀。壬戌岁，圣旨郭琥与做奉祀，遂得比刘、汪二氏矣。至正德间而琥求乞无已，且请印信，当事者厌之，遂革其职。至世宗登极，琥复疏辨，上哀之，始还其旧秩，止许终身，此后遂为编氓以至于今。夫滁阳破家以成帝业，旦无论高后微时瓜葛，即惠妃生蜀、代、谷三王，永嘉、汝阳两公主，与国家勋旧兼之戚畹，而后人不叨一命之荣，滁阳之祭，亦仅有司岁终一举而已，是亦圣朝大缺典、大恨事也。

女神名号

孝女曹娥，在宋大观四年封灵孝夫人，至政和五年加封灵孝昭顺夫人，淳祐六年又加灵孝昭顺纯懿夫人，父为和应侯，母为度善夫人。此无论名号之无稽，而女之父以溺死，则水府乃其深仇，有何和应，亦不经极矣。我太祖尽革之，但称孝女曹娥之神，今有司岁时致祭，则最为正大。至如海神，今东南共祀者在宋已封天妃，盖妃生宋哲宗元祐时，莆田人林氏生而灵异，没而为神。本朝永乐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庙号弘济天妃之宫，岁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盖其时将遣郑和等浮海使外国，故祈神威灵以助天声。与孝女封号事若相戾，然于敬奉灵祇则二圣一揆也。江海二神，俱以女真享血食，故并记之。

按，曹娥碑中所云婺娑，盖言巫降神时按节而歌，此其舞貌也。而宋封孝女敕文，乃云其父迎婺娑神因溺死，则冬烘之极，不知其时当制者何人也。又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与天配，故名天妃，今以为后妃之妃，则亵甚矣。古以伍子胥为五髭须，以杜拾遗为杜十姨，又何足怪。

廪生追粮

正统元年初设提学省直宪臣，时山东提学佥事薛瑄疏请凡廪生考斥者俱追粮为民，时以为苦；至成化九年，北直提学御史阎禹锡奏今斥生已奉敕充吏，请停追粮，上许之。禹锡起家甲子乙榜，为国子学正，曾充天顺四年会试同考官，寻升监丞，值天顺七年会试，火焚举场，禹锡疏请赠举子焚死者俱为进士，礼科驳其非，下锦衣狱讯治。既而用其言宥之，成化中遂入台班。先，禹锡以国子学正掌京卫武学，上疏谓武学生俱纨绔子弟，骄惰不学，今后武生考劣等，俱宜追所食廪粮以警其余，上亦允之，其持论不同又如此。盖斟酌时宜，通达国体之士也。

按，正统四年八月，江西南安知州林芊言，比者提学薛瑄以生员有疾罢斥者追所给廪米，臣以为不幸有疾，罢之可也，至于廪给，縻费于累岁而追索于一朝，固已难矣，且父兄不能保子弟之无疾，今惩偿纳之苦，孰肯令其就学？上是之，行礼部除其令矣，何以成化间而禹锡又有免追之疏？想林疏已行而中止耶？

五岳神庙

正统三年，湖广巡按御史陈祚奏衡山岳庙坍损，遂欲尽毁其后妃像，设寝殿朝堂，仅立坛壝斋室以供祀事。且引宋儒张栻之言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气之流通可相接，而宇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礼部，尚书胡濙以为太祖更制神号，而不除像设，必有明见，所言不可行。上从之，命湖广布政司督修。按礼：五岳视三公，岂有无室无貌之理？陈祚祖张敬夫陋野之谈，妄议祀典，已开张璁去孔庙圣像之端矣。

北岳

北岳恒山，据《一统志》云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历代自舜时巡俱祀于此地。及石晋赂契丹，割以与虏，至宋不能复，乃致祭于真定府之曲阳县。因俗有飞来石之语，遂借之以文其陋，本朝因而不改，此说其来旧矣。弘治六年，钧阳马端肃文升为大司空，始疏请还祀浑源，谓本朝既还都北平，而真定在京师之南，于祀北岳甚悖，况浑源尚有故庙基址，修葺无难。上下其疏于礼部，时宗伯倪文毅岳覆疏，谓事体重大，仅请修建恒山旧庙而已。说者谓文毅之父谦曾祷于曲阳北岳庙，因生子名以岳，故文毅力遏移祀，未知果否？后至万历十二年，大同巡抚胡来贵又如钧阳疏请之，卒格于礼臣覆议不允而止。因陋就简，此祀之正，在何日耶？

又《寰宇记》云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此地。《周礼》曰并州山镇曰恒山，郑注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至高齐天保之年始去“上”字，故郡名恒山。今祀本不误，不宜更易于浑源。此说似祖赵宋飞石而附会之，谓舜阻雪于此，即柴望北岳之说也，当再质博洽者。

祀典

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思所以大创之。时正议礼纷纷，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给事中陈棐辈，窥知上意，疏请帝王庙削元世祖之祀，又追论故诚意伯刘基，曾受虏元伪命，故力为拥护，致污庙祀，非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庙易像为主，易王为师，尚为有说，至改八佾为六，笾豆尽减，盖上素不乐师道与君道并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议迎合廷臣争之，上不顾也。又进欧阳修于两庑，则以濮议与永嘉暗合，故特崇之，未免为有识所笑。至斥姚少师配享太宗，则圣见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议孔庙从祀，时主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盖犹祖桂萼等之说也，唐以贬去。先是，守仁与陈献章、胡居仁俱得旨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末又欲斥两庑之陆九渊，而进宋之周、张、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则举朝皆骇怪。况九渊为世宗所褒，与欧阳修并祀，安得擅议废退？其仅得薄谴者幸耳。是后王弇州遂疏请裁定孔庙从祀，欲升有若、南宫适，而降宰予、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从中格，而说者遂讥弇州考察圣贤。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万无行理，此议似可已。

园林设教坊

世宗入绍，报恩所生，如尊兴邸旧园为显陵，此情也亦礼也。至

推恩蒋氏，命为世都督佥事，令专典祀事，以比魏国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为滥典。至嘉靖二十七年，增设伶官左右司乐以及俳长色长，铸给显陵供祀教坊司印，独异天寿山诸陵，不特祀封于祢庙傅岩犹以为渎，且教坊何职，可与陵祀接称，不几于皇帝梨园子弟，贻讥后世乎？时严分宜为首揆，费文通为宗伯，宜其有此。

孔庙废塑像

正统八年，国子助教李继上言，宫殿将成，惟太学尚仍元旧，且土木肖像不称，亦非古制，请择地改建。上曰朝廷自有措置，不允。天顺六年三月，苏州知府林鹗因文庙圣像颓坏，乃并诸贤像皆易为木主，然未敢闻之朝也。至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为云南府幕而去。至弘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遇阙里灾，乃上疏宜趁庙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及“大成”二字乃譬喻之语，于谥法不合，亦宜革去。上虽不从，而不加谯让。至嘉靖初，张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毁矣，盖其说非始于张也。杨又有疏申明祀典，谓宋儒周、程、张、朱从祀之位，宜升居汉唐诸儒之上，其说更为不经，识者非之。杨至弘治甲子以告病光禄少卿，聘主浙江乡试，被言官指摘，谓其欺君不忠。后官至宗伯，得上谥，时嘉靖乙酉，盖永嘉以议合左右之。

先圣木主

张永嘉当国，议易先圣孔子塑像为木主，时徐文贞为编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贬，天下翕然称贤。盖高皇帝谓塑像为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岳渎尽易木主，废王侯之号，独孔庙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庙圣意，易王为师，并弃像设，时论不以为然。然广东广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抚都御史王翱仍易以塑者，则高皇制作，当时已

不能尽奉行矣。又宣府儒学圣像亦系土偶，有镇守大帅永宁伯谭广者，范金为五脏实其中，未几被盗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顺间事，见叶文庄日记中者，然则木主亦未可尽非也。

徐文贞抗论孔庙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阶天下小人，永不许擢用。未几超为学使者，超为祭酒、侍郎、长春卿入内阁，继分宜当国，奉世宗末命，为时元臣，几轶永嘉而上之。弘治十二年，给事吴世忠谓尊夫子为文祖大成至圣帝，不允。

吕仙封号

世宗奉玄诸典不可胜纪，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宫成，命成国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宫，首揆夏贵溪告纯阳孚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则用次揆严分宜。近古洞宾屡著灵异，然爵以帝号，则始见于此，但人间未有称之者，即羽流辈亦未之知也。

四贤从祀

隆庆初元，徐文贞当国，御史耿定向首请祀王守仁于孔庙，而给事赵𤇾、御史周弘祖则主薛瑄，既事，都给事魏时亮又加以陈献章，凡三人。后会议仅瑄一人得祀，时为隆庆五年，则徐文贞去国久矣。初，徐文贞议复王守仁世爵，并欲与薛一体从祀，以众论不同，仅还故封；比新郑当国，遂嗾给事中笪东光劾原任给事魏时亮附阶私守仁，借从祀以滥与伯爵，欲坐徐、魏以专擅封拜论斩，盖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会东光病狂，衣红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参逐去，自是无敢议守仁从祀者矣。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栻、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廪、谢廷杰、余乾贞等，各独疏荐守仁，宜与瑄同祀。时万文恭士和为礼卿，亦特疏专主守仁。御史李颐，则荐胡居仁

宜与王守仁同祀，无及陈献章者。时旨下虽命会议，然张江陵秉政，素憎讲学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仁者继起，以故卿贰台琐以及词臣，无一人肯具议者，事遂中辍。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讲首倡议，则又荐献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钟宇淳亦同其议，乃科臣叶遵、主事唐鹤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诸疏会众议之，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等、御史许子良等、户科给事萧彦等、宫坊徐显卿等、韩世能等，各公疏，礼科王士性一人又独疏，俱荐陈、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为然。时惟祭酒张位、洗马陈于陛、中允吴中行则以王、陈、胡三人当并祀，而阁臣有疏亦谓三人同祀之说为允，祀典从此定矣。时礼卿为沈归德鲤当主议，仅左袒胡一人，而于陈、王俱有訾贬，忽闻阁臣有疏，亟露章遏止之，上仅批已有旨了，其疏与阁疏同日发下。沈遂疑揆地故抑其言，怏怏见于辞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户部主事唐伯元则又痛诋守仁之学至不可闻，而上出严旨斥唐偏见支词，挠毁盛典，于是众喙始息。说者遂谓新建之孙与戚畹永年伯王伟共醵数万金从内援得之，尤为怪妄。永年虽浙籍，与文成非一家，且虽名外戚而实酷贫，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后，无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岂真高明鬼瞰耶？

初，祀议纷纷时，光禄寺李桢又别荐曹端、吕柟等五人，而以禅学暗攻守仁、献章，为上所诘责。大理少卿王用汲则单疏专劾守仁为悖叛朱晦庵，且谓守仁曾詈朱熹为夷狄禽兽，至造其像鞭朴之，则又剿袭风闻仇口也。于是上始有守仁、朱熹学术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之旨，然皆祀典未定时也。其时内阁止申、许二人在事，沈归德莅任未匝月，既阁疏伸而部疏绌，争者俱已付之忘言，独唐户部于事后力争，盖代归德不平也。今归德自刻南宫奏稿，最为详备，独削从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没，桂文襄萼、魏恭简校、董文简玘尼之于先矣。至穆宗初，又以徐华亭故，波及良知之学，攻之不止。直至甲申岁，出自圣断，始祀两庑，而唐户部疏中至云皇上尊宠王氏如此，盖暗指永年

赂通中宫，见之章疏奏，以故上怒而谪之。此等语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难乎免矣。又陈白沙在先朝与薛文清同议从祀，忽有谤大珰李芳广东人，与陈同乡，为之奥主，议遂中止。陈在成化被召时，为丘文庄肆谤，亦同乡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礼掌印者珰张宏，故产粤中，私其里中先达，特下俞旨并祀三臣，此祖子产立公孙泄故智也。盖陈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东议祀时，高新郑为政主议，言官则吏科都给事韩楫为首，山西蒲州人，与薛同里，因极意推崇。韩又新郑第一心腹门生，故一疏而穆宗立允，举朝无敢异议。至胡居仁向来少有议崇祀者，台臣李顺亦余干县人，与胡同邑，始跻之薛、王之列，其后沈归德因据以上独祀胡之疏。二贤虽无忝盛典，又得乡人之助如此。

加前代忠臣谥号

蜀汉关壮缪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尊之号而极矣。或云上梦有异感，遂进此衔名，未知果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谥号，见之诰词，不下壮缪，则海内或未及闻也。其最后加岳谥云“诛邪辅正大将精忠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统领禋祀蒸尝协理三十六雷律令赞七十二侯天罡受命上清永扬帝化神霄右监门靖魔忠勇岳鄂王荡虏大元帅”，其崇奉亦至矣。今西湖鄂王祠修饰甚丽，禾郡有称其子孙立祠宇者，何不以此颜其庙，而犹仍宋故称耶？

解池神祠加号

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若较之宋，仅二十中之一耳。按，宋盐有四种，一曰末盐，即今煮海所得，两淮、两浙、荆湖、闽广、河北俱用之；次曰颗盐，即今解州及晋中蒲绛所出，中州秦、晋、赵、魏用之；三曰斥盐，则川蜀四路用

之，以上与今日略相似，而行盐之地则已不同；四曰崖盐，出于土厓，秦、凤、阶、成所用，今未闻也。然宋一岁获盐之利凡二千余万缗，我朝全盛，何以仅仅止此？且洪武三年户部言陕西察罕脑儿之地有小盐池，设盐课提举，司行盐之地，东至庆阳，南至凤翔、汉中，西至平凉，北至灵州，皆募商人入粟中盐，则所出之地亦宋所未有。今但称灵州课司，惟陇西三府食此盐耳。熬盐之外，独解盐最奇，其出之岁亦有丰歉。唐大历中，河中盐池为秋霖所败，度支韩滉独称雨不为害，且有瑞盐，代宗喜，赐二池名，一曰宝应，一曰灵应。顷今上己丑年，河东盐池利大兴，御史秦大夔奏闻，请加崇穹爵以答神贶，时议本朝于海内神祇，久革侯王之号，乃诏赐祠额曰灵惠，盖司盐之神，惟解著灵异耳。

解池相传为蚩尤血所化，其说不经。且其长五十余里，周百余里，又有淡泉二区，味甚甘冽，盐得此水方成。又有女盐池，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土人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盐，盖天生之利也。自大历奏祠，遂建盐风亭，有碑在池北之峨嵋坡。至贞元十三年，又有盐池灵应公碑，则更得封爵矣。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盐池大坏，关壮缪以阴兵与蚩尤大战而破之，始为之建祠。至崇宁元年，加封关为惠公，大观三年又加武安惠王。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而盐池之功，遂超盐神而上之者矣。

部科

凡部曹一拜副郎，马前即得用鞍笼，如正郎及科道诸臣矣，今惟吏礼二部无之。相传铨属以衙门华要，欲比小京堂用红鞍笼，疏上而旨不下，遂并青者弃之，礼部以秩宗清望，不同他部，亦屏不用。又七品例服□鹇，向来多别缀他补，惟给事中独用之，而中书舍人亦效焉，盖两官俱内府衙门，连署出入。京师因为之对曰：礼科不带鞍笼，求同吏部；中书学穿□鹇，混拟掌科。又吏礼二部司官往还，但

称侍生，不用寅字，亦自别于他曹也。

比甲只孙

元世祖后察必弘吉剌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女尤尚之，以为日用常服，至织金组绣加于衫袄之外，其名亦循旧称，而不知所起。又有所谓只孙者，军士所用，今圣旨中时有制造只孙件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内召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卫士常服，亦不知其沿胜国虏俗也。只孙，《元史》又作“质逊”，华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时服之，故云。

仕宦谴归服饰

今大小臣削籍为民者，例得辞朝。往时成化三年，故相商淳安召还，时尚未复官，及诣阙，投榜子于鸿胪，称浙江某府县为民臣商辂行取到见朝。及陛见，戴方巾穿圆领系丝绦，盖用杨廉夫见太祖故事。想当时大臣编氓者，其体皆然。顷今上甲申，刑部尚书潘季驯为民辞朝，头戴平巾，亦布袍丝绦，其巾如吏人之制而无展翅，今六部及藩司知印尚戴之，已非方巾矣。比来闻朝士得谴斥削者，皆小帽青衣，虽曰贬损思咎之意，恐未妥。盖舆皂之服，充军者方衣之，而充军重谴，例不辞朝，若为民者，奉旨云回籍当差，犹然陇亩良民，固未尝有罪。国初粮长例得用平巾，则潘司寇所戴似为得之。又冠带闲住者，必先云革了职，盖已夺爵秩，无品级高卑可分，一切头踏仪从俱不得用，仅予以仕服耳。以故嘉靖辛酉，高安吴宗伯以闲住归，时已拜少保，其见容止青衣角带，并侍卫亦无之，真深谙祖制，得大臣之体。今但以章服里居，皆蟒玉金紫，呵殿赫奕，与居官无异，失之远矣。

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以议寿宫不合，奉旨降本司参议闲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尚书凌云翼，以殴诸生被讦，奉旨革去宫保，以尚书闲住。夫既罢间，又何秩可降？乃复从贬谪，是无官者反得官矣。揆地如此票拟，不满谙练者一笑耳！先朝故老，决不冬烘至此。

教坊官

教坊官在前元最为尊显，秩至三品阶，曰云韶大夫，以至和声郎，盖亦与士人绝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长曰奉銮，虽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幞头公服，望之俨然朝士也。按祖制乐工俱戴青卍字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此会典所载也。又有穿戴毛楮皮靴之制，今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吁，可异哉！

科场一

教职屡为考官

荆州府教授陈观，字子澜，以乡荐授福建延平府教授，岁满调湖广黄州府，升国子助教，力请补外，改除武昌府，又调荆州府，初为应天府同考试官，再为福建考官，调荆州后又为江西福建考官，以岁满致仕归，后起复为应天同考试官。自来举人无直选教授者，观得之，又辞成均就外任，且历四郡，一异也；教职典试，未闻有三数往者，观凡六次，且为应天同考者亦二，二异也；观以洪武庚午登科，壬申就选，至正统辛酉尚典试，凡为教职五十余年，三异也；卑官已居林下，又特选为主事，且屡为主考，又为分考，四异也。事见陈少保循所为陈观志铭。

学士两主会试

国初，官制未定，词林晨星，以故有一人而三主会试者，如永乐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皆侍读学士曾棨为正主考，至宣德二年丁未，曾以左春坊大学士兼读学，又为副考，盖三度云。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读学王直为副考，正统元年丙辰为正考，四年己未已升礼部左侍郎兼读学，复为副，亦得三次。然二公后俱终于卿贰，不得大拜。至成化以后，词林大备，渐不复然，惟钱文通溥成化中乙未、辛丑两为正考，而弘治三年庚戌复入正主考会试，然前二次俱学士，最后则为文渊阁大学士，非复词臣比矣。其他词臣两主会试者固多，然其后次多以入阁得之，其未得为阁臣而再司南宫试者。天顺四年庚辰尚宝少卿兼编修柯潜为副考，七年癸未以故官再为副，火焚科场，不完而出，此无足言；彭文思华以光学士主成化戊戌，以正詹事光学主成化甲辰；吴文定宽以谕德主成化丁未，以吏侍学士主弘治壬戌；石文隐珤以礼侍学士主正德庚辰，以吏书学士主嘉靖癸未；张宗伯潮以少詹事学士主嘉靖壬辰，以礼书学士掌詹主嘉靖甲辰；曾宗伯朝节以礼侍学士掌院主万历戊戌，以礼侍学士掌詹主万历辛丑。此五公中，其后惟彭石得为辅臣，然彭戊戌为副，甲辰为正，吴丁未为副，壬戌为正，石以庚辰为正，癸未反为副，曾两次俱副考。内惟张两度俱正考为奇，然甲辰之役以病卒于闱中，舆尸而出，盛美之缺陷如此。

十典文衡

弇州《盛事》纪钱侍郎习礼六典文衡，以为极奇，不知其于永乐二十三年甲辰，已为会试同考，宣德二年丁未再入会场分考，则并后之乡会主试共八次矣。而正统元年丙辰廷试，四年己未廷试，又皆为读卷官，凡主文柄者十度；又钱之初主应天乡试，为宣德己酉，而误书为永乐丙午，正统四年读卷，而误书为主考，至正德六年辛酉钱又

以翰林光学为顺天主试，而弇州缺不书，始信纪载非易事。

弇州《盛事》又记梁文康储正德戊辰、甲辰两主会试，是矣，然文康弘治壬子、辛酉又两主顺天乡试，竟亦失记，何也？他如刘文靖健再主两京乡试，四同考会试，一主会试，六充廷试读卷；李文正东阳再主两京乡试，两同考会试，两主考会试，八充读卷，似亦可为钱侍郎之亚云。

又杨文敏荣典京畿乡试一次，廷试读卷九次，亦可称十典文衡。又初预修高庙实录，后文、昭、章三庙实录，又为总裁，俱为难遘。其十知贡举者，前为胡忠安濙，后为严分宜嵩；十为读卷官者，前为蹇忠定义，后为王文端直，亦可称盛事。

金实

金实者，浙之金华人，永乐初生员，上书陈王道，其纲有四，其目有五，上嘉纳之。又试策三道，俱称旨，遂命入文渊阁预修《太祖实录》，书成，授翰林典籍，又预修《永乐大典》，晋春坊司直郎，洪熙中升卫王府长史，正统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即以是年卒于京。以青衿为纂修，一异也；以青宫近臣曳裾王门，二异也；以藩府外僚膺文衡重任，三异也。是时官制已久定，而金实独承异数如此。

是时与实同为分考者，有浙江佥事花润生，而江西丰城人李郁者，以承差习《礼记》中五十九名。

考官序次

景泰二年会试，吏部左侍郎江渊、修撰林文为考官，二人俱庚戌进士，林为第一甲第三人，江则庶常也。林滞史官二十二年矣，知贡

举礼部尚书杨宁，亦其同年，三人者官爵高卑夐绝，而同事南宫，已为可异。至房考则侍讲刘俨，官反尊于副主考，而修撰、编修二人次之，南京刑部主事钱溥、广东左参政罗崇本又次之，其末则教授学正、训导各一人，凡分考八人，始中二百名，较前朝加多矣。景泰五年会试分考，始无外官，其领房为翰林院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杨鼎，而詹事府丞李龄以己酉贡士次之，左中允兼修撰柯潜又次之，可见本朝官制，重词林而抑坊局，且侍讲中允俱正六品，而相兼如此。天顺初元，岳正以修撰入阁，亦兼赞善，则俱从六品相兼，至今上己卯用中允高启愚主应天试，而侍读罗万化副之，后来以舜禹命题为言官论列，高坐削夺。弇州公谓故事修史主考，皆讲读先而中允后，此举乃出政府意，而不知讲读之得兼中允也，然则不但弇州未熟典故，即江陵公当轴，亦不谙本衙门旧典矣。是年会试对读官有仙居知县张翔名，下书文学才行出身，取中三百五十名，如永乐十三年之制。又正统十三年，弇州云是科廷试右都御史掌鸿胪寺杨善，以守城生员读卷，然是年登科录并无杨姓名，至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二科始为读卷官耳，且正统戊辰科尚以亚卿掌鸿胪，至景泰监国始升右都也。弇州博洽第一，而偶讹乃尔。

乡试取士滥额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乡试竣事，后给事中徐廷章上言，今者科举山西、陕西皆取百名，其数浮于额三倍，为悖典制。按正统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陕西解额皆四十人，则所收虽未至三倍，而考官故违明旨，罪难自逭。乃礼部覆奏云，此后仍宜如宣德年例，盖不以正统所增为成规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不得过二十名，则并宣德旧额亦不复遵矣。时掌春曹者为胡忠安濙，其人以模棱致高位，宜有此等议论。至正德三年，则科场定制明备已久，又用给事中赵铎疏下礼部议，增解额陕西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是时刘瑾陕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比周为奸，厚

其桑梓，而齐、晋二省则以余润见及，遂超江、浙、闽、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逐瑾诛，是科其说不复行，然是时周阳曲经以宗伯主议，何以附和至此？岂亦以身为山西人耶？先是，弘治间李广之死，六科十三道纠周贿赂交结诸状，周恚辨甚厉，今视此举，无乃不诬。未几没而易名文端，时周婿曹元为逆瑾私人，新入辅政，遂得上谥。

按正统初广解额，江西仅六十五人，河南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钟复已中江西乡试一百九名，三甲进士杨玉已中河南乡试一百二十七名，此则不可晓矣。

奏讦考官

自来子弟不第，父兄无奏讦考官者，惟景泰丙子顺天乡试内阁陈循、王文有之。循言子瑛，文言子伦，文字俱优，不为试官刘俨、王谏所识拔，欲罪之，赖大学士高穀力为救解，俨等宥罪，瑛、伦俱许会试。次年丁丑正月，睿皇复辟，而王文就诛，陈伦遣戍矣。此事古今创见，宜其不旋踵而败，后人亦无敢效之者。惟嘉靖甲午顺天乡试，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汪鋐以子不与中式，乃指摘场弊，劾考官廖道南、张衮，且以太祖诛刘三吾为言，道南等即引陈、王及刘俨故事以答。上两不问，次年鋐亦劾罢，旋死。鋐之横恶，此特其一端，且狠暗无识至此，更为可笑。此后三科为庚子顺天乡试，掌詹事礼部尚书霍韬亦以子畿试不录恚甚，欲纠主司童承叙、杨惟杰。其门生李开先力劝之，曰公有子九人，安知无入彀者，姑听之。韬次子与瑕果中广东乡试第九人，霍乃止，疏不上，未几亦卒于位。自制科以来，大臣仅有此三次举动，至霍渭厓则正当主上眷知，其疏果上，必有非常处分，赖李中麓巽言而止。总之舐犊情深，裂四维而罔顾，或诛或窜，或自毙，俱近在岁月间，则其心死久矣。

减场解元

正统甲子科四川乡试，以周洪谟为解元，其卷减场止五篇。考试官为监利县教谕杨述所特拔，明年乙丑举一甲第二人，历官史局。至成化十六年，洪谟为礼右侍郎，上《疑辨录》三卷，订朱熹集注五经四书之误，欲乞圣裁亲加笔削，写其误者于前，续今所订者于后，赐以书名如汉《白虎通》之类。上曰："汉唐宋诸儒四书五经注释，各有原委。永乐间儒臣奉敕纂修考订，悉取其不悖本旨者录之，天下习学已久，洪谟乃以一己之见纷更。"不许行。次年周即正位宗伯，其在掌行多所建白，亦不尽允行。宪宗升遐，首上疏驳御制太学碑、灵济宫碑、东岳碑、显祐宫碑、延福宫碑、戒百官敕谕及龙文春景诗诸文字，用字讹谬，宜令改正；及宪宗谥议，中含讥讪，宜速逮万安等治罪。时孝宗初登极，山陵甫毕，敢纠先帝制作之失，且句摘字贬，不遗余力，是诚何心，岂以《辨疑》一录见斥于宪宗，故以此逞其憾耶？是时万文康已去位，又其乡人也，盖借以挤其在事刘博野、尹泰和等耳。上命九卿翰林会议，皆引经传子史以证先帝圣制曾无一字之误，且谥议为礼部掌行，当日何以不言？不过希恩于己，嫁祸于人，盖已直抉其隐矣。覆疏上，得旨御制文字，考订不差，洪谟妄肆诋毁，本当重治，姑罚俸二月。于是六科韩重等、十三道刘宪等，皆群起弹治之，上以洪谟挟私偏执、但已罚治姑宥为言，盖全大臣体也。使当日言官追论其乡试五篇之卷，冒冠贤书，又献书为先朝所摈，故行谤讪，岂惟不得仍居秩宗，且掇大祸矣，乃终无一人及之者。次年洪谟罢去，没而得易名文安，固圣朝优容，而一时士风之厚，朝论之平，亦不可诬也。

成化末年，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逼，弃国来求救，洪谟在礼部，请命广东官送之还国。尹直诘之曰："还国遭杀，奈何？"洪谟曰："于彼杀之，我无预矣。"其经济如此。

顺天解元

顺天解元向有被议者，以辇下人众，妒口易生也。如予所知，景泰四年癸酉，第一名罗崇岳，江西庐陵人，以冒籍斥，七年丙子，第一名徐泰，直隶江阴人，以内阁大学士陈循、王文论列，覆试得留，此二事《英宗实录》中俱不详载。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第一名章礼，浙江余姚人，以冒籍被劾，覆试得留；万历十六年戊子，王衡（直隶太仓人）以大学士锡爵子见疑，覆试得留；万历三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赵维寰，浙江平湖人，以文体被参，礼部覆试罚科。举人之有罚科自此始。要之，博洽如王，经学如赵，无忝榜首，亦遭指摘，世共冤之，当太仓公之为子辨覆试也，引章礼为言，而不及徐泰，盖偶不记忆耳。

京闱冒籍

国初冒籍之禁颇严，然而不甚摘发，惟景泰四年顺天举冒籍者十二人，时礼部主事周骙请照例论罪，已中式者斥不录，未中式者终身不许入试。既而言者以为过刻，始令斥回者仍许再试，其中汪谐者，次科即联捷矣。至成化四年星变考察，南京科道交章劾吏部左侍郎章纶纵子玄应冒籍京卫军余，侥幸京闱中式，并其他罪宜究。上命礼部右侍郎、刑科都给事中毛弘往按，得实，奏请区处。上以事在革前，姑宥之，但革斥玄应，令再入试，又中浙江试第二十名，遂以乙未科登高第为显官矣。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顺天中式陆光祚、毛延魁、陈策，俱以冒籍被劾，礼部请发回原籍，上命姑准存留，但不许今科入试，而贷其父叔侍郎陆杰、太仆卿毛蕖、鸿胪卿陈璋罪。至四十三年甲子，顺天乡试后，给事中辛自修又纠章礼等五人冒籍，诏覆试，仅斥二人，而章礼即以乙丑登第，余考官监试俱无所问。至今上十三年乙酉科顺天场后，冒籍之说纷起，既而给事中钟羽正发之，为浙人

冯诗等八名，俱奉严旨，诗等二人枷示顺天府前满日，同六人俱发为民，禁锢终身。是时讯治既酷，二生被重创，荷三木，穷冬盛寒，皆濒死而苏。八人中史纪纯之父，为编修钶，至革职闲住，提学御史董，以失觉察调用，正主考左谕德张一柱调南京，盖自来冒籍受法未有此严峻且滥及者。逮其后再有议，则宽政普及矣。

薛文清主试

英宗天顺元年南宫之试，阁臣许彬子名起，与忠国公石亨侄名俊者，同登进士，时有诗曰“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者，指此也。但《登科录》刻许起书兄越为奎文阁典籍，遍考列朝无此官。然刻录必不误，盖英宗时犹仍国初旧制设员，今实录、会典诸书俱不载，则旧官之不传多矣。所云“吴节只知通贿赂，贤孙全不晓文章”，固为仇口，若所云“问仁既已无颜子”，指克己复礼一节题，芟去首句，此却不妨，至“祭告如何有太王”，则《诗经》后稷配天，程文果有此语，其说似难通。至若“告子冒名当问罪，周公渫井亦非常”，因孟子题为都公子之言而去之，直云告子，《周易》井卦却引周公，其说出国初赵东山，亦微有可议。是年薛文清为主考，此何等人品学术，尚遭谤讪，下第举子之口，真可畏哉。

是年同考翰林典籍徐佖、刑科左给事司马恂，俱书贡生，系举人；供给官大兴、定平二县主簿俱同名姓王珙，一为丙辰贡士，一为壬戌贡士，俱岁荐也。领房同考为尚宝少卿兼编修钱溥，以从五品兼正七品，其书批语衔，直称少卿，而正主考礼左侍兼光学士薛瑄，以正三带正五，副主考通政参议兼侍讲吕原，以正五带正六，但书兼官为学士侍讲而不及九列之衔，俱不可晓。钱溥本以《春秋》起家，是年阅本经，又兼看《诗经》，亦奇。

天顺初元会试

英宗以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复位，二月会试，主考官为薛文清瑄、吕文懿原，系一时人望也。而许起、石俊登第，时起父彬以侍郎学士为次揆，俊叔亨以忠国公为总兵官，时有作俚诗嘲主司曰："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盖指起与俊也。至四年吕原再主会试，则俊先因亨败，诈病居家褫夺，又以怨望磔于市，使在今日，追论往事，则薛、吕二公难乎免矣。是科分考官有尚宝司丞兼编修李泰者，即太监永昌嗣子也。首场三题为《大学》、《论语》、《孟子》，而首题不刻程文，殊不可晓；又读卷为武功徐靖远、王兴济、杨三伯，而弥封官有光禄卿蔚能，则由厨役起家，且曾以盗膳物问罪者，次科能再为弥封官，则已升礼部右侍郎掌寺事矣。前帙已纪石、许而未备，兹又详之。

会试刻文

会试录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经各刻文三篇，二场乃刻诏；十七年辛丑，二场刻论二篇；弘治六年癸丑，亦刻论二篇，史刻诏一篇；十八年乙丑，又刻论二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论二篇，而会元邹守益论在第八名沈圻之后，是后遂无此事，而武举录或刻二论、或二策，则至今尚然。

京考被劾

弘治十七年甲子科，礼部建议用京官各省考试，于是浙江聘南京光禄少卿杨廉，山东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讫事矣。至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劾廉以省亲，守仁以养病，夫省亲者背亲为不孝，养病者托病

为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大本已失，何以权衡人物？乞复里选之制，正廉等罪。然杨实依亲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现任官也。王蕃之言虽过，然当时御史辟聘，亦似出格，所以止行一科，旋即报罢。今制则先期请于朝，皆以词林谏垣及部属中行出典省试，遂为成例，不可改矣。

王大成后日功名不必言，即杨廉亦至南礼部尚书，谥文恪，则言官白简，亦未足轻重也。

考官争席

李文正西涯初在词林，及居揆地，皆以和煦容物见称。惟为太常少卿时，典弘治癸丑会试时，耿文恪岳以礼部尚书知贡举，初入帘大宴，与争席有违言，比壁经命题，其首题即为“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以寓调笑，亦可谓谑而不虐。其时同考修撰三人，而钱福列在杨时畅、涂瑞之前，钱后杨四科，后涂一科，凡词林五品以下，俱论科不论官，况一官而搀越前辈乃尔，岂钱以鼎甲重耶？则涂亦鼎甲也。涂、钱俱治书经，有愧首题多矣。

是年论刻二篇俱肤甚，又刻一诏，更寥寥数语，不今不古，此时出格刻程，意必博奥惊人，不意技止于此。

霍渭厓不认座师

座师门生之谊自唐而重，然汉时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寮属，至有以死相报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于唐也。本朝乡会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间霍渭厓韬举甲戌会元，不认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简为座师，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门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忮，以议兴献皇

大礼暴贵，所至与人相讦，人颇畏恶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张罗峰欲效而不能矣。前乎此后乎此俱未闻也。

师弟相得

座主偏重会试分考，执弟子礼终身不衰，若乡试分考，或滞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敢复居尊，而门生礼亦稍杀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则异是。其举甲子应天乡试，适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仪曹正郎为书一房，得焦卷欲首荐。而主考赏大父次卷沈太史虹台位，定为解元，焦稍居后，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车，每岁必至吾家留浃月，借观书籍，时焦贫窭，至手自节录，或遇巨函，则大父撤以贻之。先人少于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抡大魁，先大父喜甚，遣人贺之，先人因寓书令其勿循词林故套，必称昆弟如平日。焦复书云："兄高谊不可违也，不用晚字矣。"其真率如此。但焦是科为蜀人范太史凝宇醇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惬，至于焦丁酉科场之谤，己亥计典之谪，虽张新建、郭江夏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师亦与闻，则不可晓矣。

癸未先人以阅尚书分考，得一南卷，赏异之，云非吾叔度老手不办。此时焦尚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砚席，识其文甚稔，因荐高等。比拆卷登榜，则广东邓宗龄，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邓入词林又六年，焦以龙首继之，邓未几夭，焦虽晚达，又罹谪籍，然年位未可量也。

弱侯与宣城沈少林懋学同乡榜，同计偕，途次梦骑牛头入京城，回顾则焦尾其后，因自负必得鼎元，而戏谓焦且迟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魇呓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将就选入，因举前梦力止之。后焦以丑科踵其盛，则沈没将十年矣。此事已有纪之者，但思功名迟速素定，先人往时即真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贵后拜师

王文成自龙场贬所内擢为刑部郎，而南海方西樵献夫为吏部副郎，遇文成与语，服其学识，且拜之为师。后以议礼骤贵，荐文成之章不一，及为礼书，又荐文成入内阁。近日则赵定宇少宰自史官疏止江陵夺情，廷杖削籍归，负海内重望，亦执贽于弇州门墙，修北面礼甚恭，皆可谓真正虚心，忘势好学者矣。若罗近溪以进士请告归，而拜大侠颜山农为师，随之行脚远方，受其笞责，此又近于妖诞不经。又如迩年之礼达观者，俱耆夙名公，持钵捧锡，备高足之列，此又如崔浩之师寇谦之，未可为训也。

考官畸坐

本朝两京主考，从来用资深两翰林，事体略同，而顺天则议论最多，然有罪同罚，未有独及一人者，有之自天顺己卯始。时正考为学士刘定之，副为倪谦，倪有门生不收，遂疏讦其私，倪至遣戍去，而刘不问。直至嘉靖戊子，庶子韩邦奇为正考，方鹏副之，因前序引尚书错误被论，韩降外，鹏仅罚俸，盖指摘本及一人，故处分亦不旁及，犹有说也。至今上乙酉冒籍之事，于主考何预焉？而谕德张一桂至于谪调，副考陈于陛无恙。戊子关节之讦，则两主考均其任矣，庶子黄洪宪受攻，而副考盛讷无恙，然张、黄俱正考，或当独肩重责也。若丁酉顺天，则中允全天叙为正，焦竑以修撰副之，及场后交章，止及焦一人，而全高枕无一语呵诘。次科庚子，则庶子杨道宾为正，顾天峻以修撰副之，其后攻顾如焦，而杨不及也。此两人既无关节，又非正考，何以锋镝偏丛焉？举朝明知其故，而无一人为别白之，可叹也。

又应天己卯、壬午连二科，亦止议及一人，然前以高启愚出舜禹

题见疑，与副考罗万化无预，后以沈懋孝独阅卷受讦，而正考沈鲤以病卧闱中，俱非无故得免。

关节状元

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前此正德辛未科状元杨慎，为次揆新都公子，人谓首揆长沙公先以策题示之，故所对独详，其后新都公议大礼忤时，为新贵所聚攻，亦微及前事，盖以用修博洽，无忝大魁，而不免议论如此。又前此永乐二年甲申科学士解缙为正主考，得江西泰和人刘子钦为第一，刘本省癸未解元联捷，解爱其才，面许以必得状元。刘直任不让，解心薄之，以题密示江西永丰人曾棨，得状元，其题以礼乐制度为问，上意必欲得渊博之士，然非夙构不能详对，故子钦竟绌，犹得选庶吉士，然则曾襄敏重名高第，亦不免以关节得大魁矣。今世多知杨、张，而未必知曾，然曾与刘子钦俱吉水人，而曾棨亦同郡人，当时不以为嫌也。是科选庶吉士二十八人，以为上应列宿，而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浙江得七人，南直隶二人，福建、湖广各一人，所谓挨宿周忱者，又吉水人也，而蜀、两粤、云贵以及中原四大省，及北直无一焉，正与正统戊辰科但选蜀人与北人相反之极。又，是科会试取四百七十二人，见杨东里所作罗简志铭中。本朝甲榜自洪武己丑后未如此之多者，但是科会元又有云杨相者，未知孰是。简亦是科庶吉士，亦吉水。简字汝敬，后以字行。又是科庶常陈士启者，江西泰和人，先以进士观政于后军都督府，时掌府者为成国公朱能，器士启才，甚相知爱。可见五府亦有观政，今但拨大九卿衙门，不知始自何时。

是年，曾棨为永丰人，而第二周述、第三周孟简俱吉水人，从兄弟也。又是年鼎甲俱入馆读书，合之吉士，江西凡得二十一名。按，是年廷试后，即选吉士五十一人，其他以善书选入同入馆者，亦附吉

士之列，总为六十一人，盖庶常之盛，亦无逾是年者。次年又选者为二十八人，中自罗简外，彭琏字汝器，柴钦字广敬，李懋字时勉，皆以字行。

卷十五

科场二

阁臣典试

隆、万以来，南宫主试例用辅臣，而以词林大僚副之，已有成规矣。惟今上之壬辰，列内阁者四公，首辅王太仓、四辅张新建俱未至，次辅王山阴以争册立杜门，仅赵兰溪一人在阁，遂并用词林两学士主之。至辛丑科，则内阁二人、首辅赵兰溪久在病杜门，仅沈四明一人在阁。至丁未科，内阁亦止朱山阴一人，遂并用词臣如壬辰。又至庚戌科，则内阁三人，首辅王太仓不至，次辅李晋江以避言杜门，仅次辅叶福清一人在阁，于时主试亦用两词臣。是四科虽变体，亦揆之理势宜然。况先朝俱有故事乎。及次科癸丑，内阁止福清独相，则典试应如前四科例矣，而中旨忽下，命叶揆入闱，而起故祭酒方德清于家以为之副。是时虚纶扉以待者几三旬，一切送票本章，皆自外而入；条拟旨意，皆自内而出。法膳上尊，赐无虚日。真千古所无之旷典，台垣寂无一人敢言其非体者。乃至旧台臣素号铮铮，临期上疏劝驾矣。次科丙辰，吴崇仁以次辅领春闱，而假元之事起，狼狈去国，为天下笑。真所谓“盛满之后必有衰风”也。

有司分考

今上壬午科以后，议者谓十三省乡试俱巡按专其事，实为总裁，而外帘府县知推自为分考官，所聘教官，虽刊名录中分阅朱卷，毫不得干预试事。其知推各看墨卷，恣通关节，竟取所私。今宜痛革前弊，以京朝翰林科部诸官驰往典试，如先朝故事。若分考，则尽用别省教官之有声者。倘不足，则间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奉旨准行，以今科乙酉为始，永为定例。其年之三月，将遣主考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扬条陈科场事宜数款，其语俱关切可行，而就中一条，若预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疏中所列，二曰议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臣查得往年同考试官，不论省直，皆用教官，惟顺天乡试则间以办事进士或府佐及州县正官充之。此非有意如此，盖以其待选铨曹，随便择用，此虽以阅卷而取，彼非阅卷而来，事不出于预期，人自难于蚤见。即欲作弊，安所措手哉。乃今谓教官，识劣位卑，为人所薄，欲与前项官员相间取用，是诚补偏救弊之法矣。而不知今日之教官非前日之教官也，前此就教者，类皆年力衰迟，今则多少壮矣；前此就教者，科不数十人，今则或千百矣；前此教官多无志上进，今则成进士者接踵相望矣；前此充考多压于监临等官，今则随京考入帘，得专试事矣。此其识其官，尚可薄乎？即使果尔，亦宜另为酌处，不可遽及有司。何者？盖有司之在本省，属官也；其入帘，则考官也。将待之以属官，则考试之体不宜卑；将待之以考官，则上下之礼不宜紊。此犹其小者。臣闻甲科，有司之在各州县，多有从之讲学作文者，其声口知之极真，其情好交之甚密，今一旦使之得典试事，则与前日外帘何殊？虽糊名易书，与看墨卷者不同，然岂能尽保无牢笼之意，如昔人所谓冒中三古者乎？革弊而反以滋弊，厘奸而重以为奸，似非计之得者。况平时考官，各省俱已聘定足数，欲减其数，则苦于时迫路遥。欲听其时来，则不免徒劳无益，将若之何而可哉？臣以为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职，第速行各巡按御史，督同各提学官，将各学年资精壮教官严加考选，一如类考生员之法，勿徇请托私人，惟择最优者应聘前来。若辈既有志于功名，岂忘情于举业？以此程士，自无留良。若使拘拘于有司，则云、贵、川、广有司，进士甚少，亦何贵于舍外省举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举人之有司乎？此有司之分考所以当革也。"疏

上，下礼部，时宗伯为归德沈龙江，力主遣京考者，亦深是其说；但间用知推，乃其所建白，不欲自改前言，遂于覆疏中云："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一二人，但令按臣严核奸弊可也。"自此以后，教官日减，知推日增，沿至今日，每科用聘来教官止一二人，亦有全不用者。本省有司，平日广辟门墙，入闱各收桃李，士子钻营日巧，径窦日多，取功名如寄。其京考官，视有司之高名积资者，旦夕铨部台省，惴惴敬畏之不暇，间或驳回二三卷，则峻然盛怒，不复别呈。放榜期迫，京考惶惧，反卑辞谢过，仍求所呈卷，填榜毕事。较之壬午以前，幸门不啻倍蓰矣。

乡会分房

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乡试，其分考属之知推以及迁谪官。后知推行取拜禁近，再入会场分考者，固不可胜数，然未有先会场而下就乡试者。惟吴江李龙门周策，以礼科都给事中为壬戌会试分考官，后外谪升山东兖州府通判，又为甲午科山东乡试房考，此则二十年来未有之事。

科道争为主考

自乙酉以京朝官典乡试，行之已三科，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见夺，每科必有争执。至癸巳冬，而纷纷互讦愈不休。上命礼部会官议之，因及主考两司、分考有司之便否。今录其略。礼部题覆九卿科道会议曰："臣等参酌大明会典、前后诏令，窃谓国初之制，教官主考，慎选老成端方之士，皆自远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预其间。行之既久，法废柄移，则改而署事举人矣，又改而京官进士矣，又改而博选廷臣矣，并未有以较文归守土。如近议用两司者，盖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后可以专弹压事内之官；必绝于嫌疑之地，而后可以

操权衡。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为提调监试，而不用为考试，杜请托绝嫌疑，祖制之所当恪守者也。同考试官，旧聘教职，或谓品鉴稍有未精，至欲改之用本省甲榜推官、知州、知县，则又失祖制不用守土官之意。且前项有司，在本省，属官也；入帘，则考官也。将仍待以属官，则取聘教职不得一体；将概待以考官，则于御史二司，不便相临。请御史于隔省，聘取甲榜府佐推官，或迁谪闲散之臣，大省量用三四员，小者量用二三员，以为领袖，其余仍旧聘取教职，而知州、知县有地方之任者不与焉。一应科场之事，在外听御史纠劾，在内听礼部礼科参驳，毋得阿徇，著为定例，庶职掌画一，名实不淆。”上然其言，命永远遵行。盖未几而渐变，以至今日，则渐以有司为政矣。王世扬疏语虽确，然奉旨后，稍为部所调停，此则九列与两衙门会议，乃满朝公论，今上已著为令，不旋踵而置高阁，虽圣主亦无如之何矣。先是，辛卯春，御史刘会请罢京考，仍用台臣监试。礼部覆奏，监临而亲校阅之事，倘有奸弊，谁为纠察。即京差不便，总必归重内帘。当使甲科就教者，复以行取以备主考；举人就教者，宽以三科，以备分考。疏上，议行，台臣不敢复争，然而不用本省有司如故也，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

太座师

乡、会座主体严，自难假借。至座主之师，则少杀矣。是以有“看马不避马，隅坐不随行”之说。盖士登甲榜，便有太座师三十六人，势不得以居尊概之。况大廷会议，公事纠弹，有难引以嫌者。往年惟甲戌科杨御史四知，认太座师许新安相公为师，凡晋谒俱踵弟子之后，已为一时谈柄。近日亓靖初诗教给事用事，有江西祝给事耀祖与之同垣，其认师弟极称亲切。盖祝之乡座师为于泰常伦光禄，而亓则于之座师也。人薄其趋时，讥之云：“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相传以为笑。

李京山门生

古人以门生门下见门生为绝盛奇事，本朝固时有之，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轩维桢则异极矣。辛未科李以编修分考，得陈大参培所长祚，陈之门生为癸未叶相国向高，叶之门生为戊戌顾榜眼邻初起元，顾之门生为甲辰杨状元昆阜守勤，一时同列禁近，无在家者。至癸丑会试，叶以首揆主考，得周延儒等一榜，尤为极盛。李尚以右辖起家，仕途中最为积薪，而衣钵之传，则向来未有绵远如此公者。

荐主同咨

士人当重座主，无论乡、会皆然。若作外吏，遇台剡举荐，虽称相知，然恩地轻重，相去自远；数十年来，特重荐师，待以异礼，几出乡、会座师之上。盖房考座师，日后升沉不可问，而荐主西台烜赫，且可藉以为援，势使然也。以故近世建言诸公，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其向背最为易见。至于中行知推同时行取者，向号“同咨”，不过以咨文并列，初无谱牒之谊。自戊戌一咨，候命辇下者五载，青袍角带鳞集都城，匹马过从靡间朝夕，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气力者，时携壶榼作黄梅授衣故事。于是一时风靡，论议如出一口，敦讲年谊，情比埙篪。是时沈四明、温三原方水火，次年楚王妖书诸事起，沈遂为公议所共弃，间有异同一二人，旋以扫门入幕受指目矣。二十年来，同咨之好更胜同榜十倍，其子弟修通门之敬亦加严，然戊戌以前无此也。今同年往还投刺，俱称年弟，然先人丁丑榜中，惟同馆数相知称之，其余皆年侍生也。闻一榜尽称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然否。要之，后日名位稍异，其贵者或执旧礼，而冗散庶僚自称年晚生，至有竟署衔名，不复敢书年字矣，恶睹所谓年弟哉。

乙丑会试题

高中玄主乙丑会试，《孟》题有二夷字，犯上所讳，赖首揆徐存斋力解而止，人皆能言之。然实以首题为“绥之斯来”二句，则下文有“其死也哀”，为上深怒，谓有意诅咒，忽问徐此题全文，令具以对。徐云：“臣老耄健忘，止记上文有臣名与字，犹天之不可阶而升，差能记忆耳。”上意顿释，不复治。使其具述讳语，高无死所矣。是年海忠介从郎署抗疏，指斥上诸过举，上必欲杀之，亦赖华亭诡辞如王生达生长富贵，正复一往之苦云云，因得长系。上即以是年冬上宾。又二年，徐谢政，而高再起柄用。海抚江南，所以苦徐者万状，幸两公先后去位，而事寝。徐之施恩出无心而报者反是，不可谓非两公之薄也。

甲辰科首题

今山阴朱相公主甲辰试，首题为不知命章，初命题即约同事必三段平做，不失题貌始可抡元，若违式，即佳卷亦难前列，同事皆以为然。既揭榜，则元卷殊不然。朱氏子弟俟其出场暂憩，漫叩曰：“大人遴择榜首，何以竟违初意？”朱惊起，取卷读之，叹曰：“我翻阅时殊不觉也。”盖识神似为鬼物所掩矣。朱婿张兵部亲为予言之。又杨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二俪语，亦梦中先授之者；及阅二场，皆击节叹赏，谓为成语确对，且切题，因以刻程。盖冥趣默相此公如此。然元卷为士子所聚哗，主考有忧之，索性以冠廷对，冀弭群口，天之巧于玉成至矣。

出题有他意

古来考试，以题讥人者与见讥于人者，其出时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如唐僖宗时，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题，而士子作诗云：“主司何事厌吾皇，却把黄巢比武王。”此语几欲杀其人，刻亦甚矣。若欧阳文忠典试，出“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赋”，时谓多一“而”字，钱氏子因作诗云：“试官偏爱外生儿。”此又援蒋之奇劾欧甥女暧昧事，更为浮薄。我朝命题者无此事。而正德改元，实误袭西夏李乾顺故号，时马端肃秉铨，出试题以嘲政府之不学，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公在揆地，世传为笑端。世宗朝，语涉忌讳有厉禁，乡、会命题，莫非谀词，至癸丑《孟》题五百余岁而巧极矣。隆庆初元，高中玄以次揆聚劾去，是年应天遂出“颜渊问为邦”一章，以放郑为言，盖媚徐华亭也，斯已可异。万历己卯，正江陵擅国之时，山东、贵州第二题俱为“敬大臣则不眩”，尤属可笑；而南京出“舜禹为首”题，致他日有劝进之疑，则怪极矣。壬午湖广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则江陵之桑梓，媚之尤为近情。而权相已没不及知矣。此后谄风稍衰，而讽讪者渐出。戊子河南《孟子》出好善章后二节，主意在讪讪之声音颜色与谗谄面谀之人，所以讥切时相，闻时相颇不悦。甲午应天以“管仲器小”命题，福建以“鄙夫事君”命题，说者谓指兰溪相公，又谓只指石东泉司马，未知谁属。而借圣语詈人，亦虐甚矣。至于己酉湖广忽出《孟子》“孙叔敖举于海”，初见，人甚疑骇，后乃知为郭江夏家居，方负相望，故以此题，默寓拥戴，亦真能识时趋者。但江夏公正人，反未必喜也。

读卷官取状元

自嘉隆以来，春榜会元大都出词臣之门，盖馆阁本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词林起家，亦理势使然。惟今上癸未，会元为李九我，则工部郎苏紫溪濬首卷。苏、李同邑，又自幼同笔砚，李举解元，久在公车，名噪海内。两主考既欣得人，并天下亦无议苏之私者，此数十年奇事也。若状元卷则必出揆地所读，方得居首。间有出上意更置前后

者，十不一二也。惟今上乙未状元朱之蕃，则工部右侍郎沈继山思孝所读。沈居六曹贰卿之末，而以人望新起，时政府四人，为赵兰溪、张新建、陈南充、沈四明，俱与沈同年，夙称气类，孙富平虽为太宰，与沈隙未开，亦相厚善，故沈所取竟得大魁，莫敢与争，亦累朝以来仅见事也。至考馆选，从来非相公属意，则本房分考力荐，未有外寮得与者。是科秦人南师重，故沈抚陕时得意门人，至是荐入，亦列庶常，皆以前所未有。朱、南二词臣感知己之恩，修门墙礼甚恪。未数月，沈转官协理京营，渐与孙太宰有违言，弹文四起，沈杜门求去，二词臣踪迹亦顿疏矣。

乡试借题攻击

丁酉顺天二主考独焦漪园竑被议，攻之者惟二三科臣，皆次揆张新建客也。焦以进《养正图说》为新建所痛恨，而郭明龙以宫僚为皇长子讲官，亦深嫉之。焦既出闱，即以所撰《图说》具疏呈御览，其时祸本已成矣。监生吴应鸿、生员郑棻先被斥，而曹蕃、张蔚然等数人则重罚以待覆试，分考行人何崇业、主事费学佺等调南京，焦亦调外任。盖物情惟欲焦早离青宫讲筵足矣，其关节固无影响，即指摘文体，亦借多名耳。焦既补冗僚，己亥再入大计，直至丙午，始一补藩幕推南司业，又论罢。盖新建厄之于前，江夏泥之于后，两公非同志也，特憎焦则无异辞。丙午后，郭久已林居，时方为名流所宗，故人肯代为效力。

北场口语之多

顺天乡试，自戊子深求之后，辛卯则冯临朐为政，时负海内重望。自爱其鼎，以故故陈都谏子、故邵中丞子，列在元魁，俱斥去别换，仅免口舌。甲午亦无所纠拾，得以政地持平，主者亦无仇家相嗾

耳。丁酉一役，焦弱侯正在多凶多惧中，忽以临场特命，使不得辞。识者已知无故，比榜出，而省中曹大咸、杨廷兰辈露章，辞虽峻刻，实无关节可指。况所参汪泗论、张蔚然、丘梦周、曹蕃诸人，俱名下贫士，无能具苞苴者。焦虽谪，而己亥大计，曹、杨两公亦坐新建党逐矣。庚子则顾开雍主考，素以豪杰自命，虑碍大拜，加意防闲。至预约提调府丞乔璧星，凡其同乡江南四府监生卷，皆另为一束记认之，不派房，不批阅，自谓极其精严。以故三吴遂无一人得售。乃榜首浙人赵维寰，已首被文体指摘，盖北人见赵卷峻洁，骇而未见，仪郎某公尤忿忿，至欲斥而胥靡之。会同乡在事，议罚科而止。然向来被议者，主试皆南人，举子皆胄监。岂畿辅子衿，皆曾史耶？

礼官误字

辛卯南京乡试，中式李应杰者，误书“从谏如转圜”为“转镮”，礼科给事中胡汝宁驳之，谓当为“转环”，而此子荒谬，乃写作“镮”，此必关节语。主考谕德陆可教辨疏嗤之，谓一圜字耳，举子已误，给事再误，此宁容相笑。胡，江西南昌人，理学名邦也。又前一科戊子，胡亦曾主考浙江，而卤莽乃尔，同乡耻之。先是，南昌一巨公张昇者，在武宗时为礼部尚书，因主上新登极，选宫嫔例禁倡优隶卒之家不许就选，张认“隶”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争不听，比榜张而大哗。阖京刻木辈至欲剸刃，始为改正。同一邑人，同为文章司命，先后以鄙悖受侮，乃知伏猎侍郎、杖杜宰相，何代无之。先，嘉靖七年戊子，顺天乡试后，御史周易劾副考庶子韩邦奇试录引周尚书元首喜哉等句，错乱截除，而易疏中亦自误改尚书，为礼部所劾。邦奇既降冏丞，易亦降卫幕。盖易为提学，恨序中不列己名，故借端攻考官，已而两败，与胡汝宁事相似。

榜后误失朱卷

戊子顺天场事竣后，失去朱卷数卷。礼官高桂纠场弊，归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灭其迹。至次科辛卯，应天中式七十五名，钱魁春借出朱卷，以灯下检阅，误焚二三场。检举当议罪，礼臣覆奏请薄罚，得旨姑宥之，一时言路亦无参驳之者。钱今去魁字，单名春，甲辰登甲榜，作吏有声。同一失朱卷也，而评议异同如此。盖其时司衡者，物情有与有不与，故当事者之苛恕亦因之通论也。今北场及会场朱卷，皆以开榜时立刻送部磨勘，无复遗失事矣。

廷试

正统戊辰科会榜后，即喧传谣云："莫问知不知，状元是彭时。"及廷试，彭文宪果为龙首，不三年而入内阁。天顺癸未科以御史焦显监试，而火焚科场，说者以御史之姓应之，诏改是年秋会试。次年甲申廷试，于是时人为之语曰："科场烧，状元焦。"比传胪，则彭教为龙首，其谣竟不验，惟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后至大学士少师，岂即此人应之耶。今上癸卯末阅进呈卷中，有吾乡朱少宰，与国姓既同，且名亦似佳谶，因拔为首。闻乙未科金陵之朱亦然。总之，君父造命，特偶应之耳。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以大力得路者，改佳名以应廷对，自谓芥拾鳌甲，竟不如所愿，揆地亦付之浩叹而已。宋时焦蹈登状元，是年棘闱亦被灾，时人云："不因科场烧，那得状元焦。"癸未之谣盖祖此。

阁试

士人自锁闱敭廷之外，其试事最重者，无如吏部之考选科道，内阁之考选庶常，尤为华选。先朝俱视文字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义命相安。今未试之前，采访居其半，请托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纸上之语，仅免曳白，便足入彀。科道本以试卷为刍狗，惟庶常

自考政以后，仍亲笔墨，朔望有阁试，每旬有馆课，近又多属之捉刀人。盖挟册传代诸弊，视里试有加焉。即博学宏词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应酬夺之；且自初考时，各省限定人数，而云、贵、广西三省又每科轮选，如壬辰当用贵州，则是科止中一人为马文卿，乙未当用云南，则是科止中一人为佴祺，皆未入试已知妙选属之，最为可笑。而同乡中箧书潜递、露揭显攻者，至不避友戚。年谊衰薄，终身切齿，往往见告。今上自御极以来，放进士已十六榜，其不开馆选者，仅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耳，此本朝翰苑稀有之盛。然前戌、前辰俱江陵当国，自以词林壅滞暂停，至丙戌议定，每科不辍，永为例矣。庚戌以隔房取中，指摘纷纷，上意大疑，以故屡请不报。至丙辰而群龙无首，文坛丧气，不至骈诛者，幸耳，何暇议及庶常哉。乃知宋世制科屡举屡废，当亦有繇矣。庚戌科请考吉士，久未得旨，过夏且历秋矣，诸进士中有声有援者，各怀奢望，亦各挟妒心。时山东仅当取一人，有三甲守部者，本巍科巨族，雅负才誉，自谓无敢抗衡。惟即墨人周士皋父为词林大僚，身亦广交时贵，意其相厄，乃作谤书遍投，谓周辇数万赂戚畹，京师藉藉，疑信相半。周时病困，虑其或强起就试。至排阁秽詈之，周不胜恚而死，同乡俱恨怒。周夫人至欲出疏鸣冤，为姻党劝而止。究之上终不允考，圣矣神矣。

御史方伯相殴

顾侍御骧宇龙桢以行人入西台，出按广东，不甚谙吏治，而性刚戾自尊大。广州知府方遂者，以部郎出守，为其所詈，自罢去。其下郡僚令长，为所辱者接踵，以渐及于藩臬。时王积斋泮为左辖，素以清直著声，至是已先为备。时庚子秋试，王以提调偕侍御入闱，正点名散卷毕，偶以一公事相争，遂诟詈，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以恶声答之，因两捽于至公堂上。王奋拳击之，顾不能胜，堕冠弛带，以吉服而盘旋于地。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记司外帘，力为解劝，顾即揽其裾痛殴之。令，故美须髯，顷刻颐颔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王返藩

司，即具疏言状且请罢，得旨，顾革任听勘。顾疏寻至，王亦去如顾勘例。事下抚按，又转委之两司，俱碍直指体貌，久不能结，其后按臣李时华者，黔人，乙科，竟欲坐王而直顾，以藩臬不从，遂两平之。时人皆知曲在侍御，后京考以浮黪处之，王虽不起，今优游林下，颇为舆论所惜。

孙蕡陈遇

洪武初元，征求隐佚惟恐不及。同时南海之孙蕡、建康之陈遇皆称儒臣，然而晚节则天渊矣。虽开国圣人诛赏不测，然实皆自取之。蕡自洪武三年庚戌开科，三试俱高第，赐进士出身，授工部织染局使，出为虹县主簿，选入为翰林典籍，又出为平原主簿，以事逮问，输左校，寻被释。拜苏州府经历，二十二年谪戍辽东，又以蓝玉党见法。盖仕宦二十年，一禁系，一从戎，四为下僚，仅一入史局，而不免伏锧。其著述甚多而失传，今存者《祭灶》一文耳。当时亦何苦应举入仕，以致非命耶。陈遇，当太祖渡江即以书聘之，称为老先生，比之伊、吕、孔明，书在御集，文多不载。遇赴召，上大悦，遂见亲信，授供奉司丞，不受。上即帝位，三授翰林学士，俱不受。乃赐肩舆，从以卫士，以使两浙。归，除中书左丞，力辞。召入禁中，赐坐，命草平西诏，加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复辞。再除太常少卿，又除礼部尚书，皆固辞。命其子入直，又辞。甲子秋病卒。上遣中官谕祭，赐葬。子恭由乡贡仕至工部尚书。遇自癸酉受上知，入侍帷幄前后二十二年，无日不在太祖左右，命以禁近不受，命以卿贰不受，欲贵其子又不受，宠眷则师臣，而不改布衣以没，饰终之典，视文臣有加。比之李邺侯差似之，尚嫌泌在德宗时多一番宰相也。蕡起东粤万里，应制科得微官而以凶终；遇生辇毂下，出入禁闼而无恙者，则求禄与遗荣异也。当时词臣如青田以鸩死，金华以忧殁，而遇独免于谗贼，且造膝之语无一传于世。其品之高、见之卓，有刘宋诸公所不及者，未可与孙蕡并论也。或云：陈遇者，自以生在元时，虽

不仕，不忍背之，故力辞显位，不特虑高帝威严难事也。其意似与杨廉夫同。遇即世所称静诚先生也。

洪武开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得吴伯宗等，此世所知也。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经荐至京师者，上俱亲策问之。赐徐大全者出身有差；广东番禺人李德者，以明《尚书》荐，与焉，授洛阳典史，历济南、西安二府经历，告改湖广、汉阳教谕，又改任广西义宁县，致仕归。见黄泰泉佐所为德传中。则庚戌实开天第一科。又苏州《钱氏世谱》云："洪武庚戌状元安大全。"则又徐字之误也。杨升庵又纪洪武五年壬子科，会元陈忠，福建莆田人，而状元则为朱善。盖连三年三赐廷对，得大魁三人，而世知之者鲜矣。至六年癸丑科，命罢会试，选河南举人张惟等四名、山东举人王琏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编修，命赞善大夫宋濂等教习，而正史及诸家记载俱不书。直至十八年乙丑，始复会试、廷试，以至于今。张惟者，江西永丰人，寓南阳，遂应六年癸丑科河南乡试，以通《尚书》为第一人。是年不开南宫，止选惟等十七人，即授编修、光禄，日给酒馔，太子诸王分日为主。宋濂等以上所亲教，不敢以师自居，因侍上宴，始敢请惟等为弟子，上笑而许之。寻命惟等归省墓，俱摄监察御史以行，其恩礼非后来教习诸士可及也。时河南同选者祥符王辉、河南李端、洛阳张翀，其云十七人，盖又在山东五人之外也。

开国第一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自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时刘基、宋濂、章

溢、王祎辈俱浙人，一时同为开创名臣，宜其声气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内，信非偶然。是科独湖广一省无一人中式，而高丽国中一人。

乡会试并举

洪武三年庚戌开科乡试，次年辛亥会试，状元吴伯宗在纪载中久矣。乃四年京畿乡试，以前元贡士鲍恂与学士宋濂为考试官。而解大绅学士文又云："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则是岁乡闱与南宫同开矣。况解为江西人，即主江西试，而鲍以青衿与学士同列，且居其前，俱奇事也。又《临江先哲录》云："洪武五年八月，礼部侍郎曾鲁奉旨为京畿考官。"则是庚戌、辛亥、壬子连三年俱举乡试，尤奇之奇也。虽国初典制未定，而后学则未之知，若连三年廷试，则已纪之矣。

二张忠义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张显宗，福建宁化人，拜编修，历官工部右侍郎，以事遣戍兴州，起至交阯左布政使，卒官。此史所纪也，而叶文庄《水东日记》云："显宗举洪武辛未状元，官至祭酒，闻燕邸靖难师兴，遂从陕西起义兵，后不知所终。"二说不同。叶云显宗状元，或承俗刻之误，而起义兵一事则韪矣。显宗初从工部侍郎谪戍也，正代张昺之任，昺为浙江慈溪人，从工部侍郎出为北平左布政使，知燕邸有异谋，欲偕其寮发之，为库吏李友直所告，文皇帝捕昺，斩之。即以其时举兵，立授友直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寻升刑部侍郎、尚书，以至工部尚书，至正统间始没于位。二张死节，同官同时，今惟昺之名见于史，而显宗忠义后人无能名之者，革除义士，其湮没者多矣。又他书纪显宗为状元，不止叶文庄一人。又《练

子宁别传》云：“登张显宗榜进士第三人。”

吴康斋父

吴康斋以布衣荐起，英宗召见，特授左春坊、左谕德，不赴而归。今上用言官议，将同陈白沙、王新建崇祀两庑，偶议者不同，中止。然天下犹以为缺典，而不知康斋之有父溥也。溥，字德润，洪武时为太学生，即奉诏使云南宣谕，再使福建阅士伍，其馈遗一无所受。登建文二年庚辰科会试第一名，廷议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与修高皇实录。书成，升修撰。又修《永乐大典》，充副总裁，寻用祭酒胡俨荐，升司业。在词林国学二十余年，其科名既夐，遭际亦奇，而人无称之者，并不知本朝有此会元也。康斋以徒步位宫寮，而生被宠遇，没享俎豆，荣名万世，信乎人贵自立哉。康斋名梦祥，字与弼，以字行。洪武间吾邑嘉兴有王嘉会者，字原礼，元末累举不第，入我明，以明经应聘至京，授翰林检讨。洪武十五年升国子监右司业，与祭酒宋讷、左司业龚敦，严立楷范，三人俱春秋高，须眉鬻然。太学数千人，肃而畏之。以老疾乞归，特赐致仕，未行而卒于官舍，时年八十余。上命礼部应天府给舟车还葬，发引之日，又诏沿途有司祭之。而吾乡人已无能名之者。且国初国子司业有左右二员，则虽博洽耆夙亦不及知矣。

前甲申会元

钱文肃习礼作刘子钦墓志云：“刘以《书经》中永乐癸未江西乡试第一，明年甲申，礼部会试仍第一，登曾棨榜进士，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坐累戍广西南丹卫。仁宗登极，以曾棨荐，起为江西新淦县训导，岁满请致仕归，以大耋终。余与公生同邑，学同志，少而往还相好，壮而相继登朝，老而先后谢事。”所述刘生平甚详。盖钱以

洪武壬子生，刘以洪武戊申生，长于钱四岁。刘先举解元，钱以永乐戊子继登江西乡试第一，相去仅隔一科，皆吉水人，又同在词林。子钦年八十八卒于家，又六年而钱亦没，年八十九。其生平交情最昵，出处又同时，断无误谬之理。而历代纪述相传俱云是科会元为杨相，江西泰和县人，又何也？子钦名敬，以字行，本朝南宫榜首，官途不振，未有其比。钱乡会亦联捷己丑会试第十，辛卯廷试；亦起家庶常，官至少宗伯，谥文肃。弇州所纪“六典文衡”者，即此公也，与刘荣枯迥异如此。《天顺日录》云：“子钦甲申会元。”时去永乐未远，且李文达亦不应妄言也。陆文裕《玉堂漫笔》亦云然，而弇州直驳其误，盖未考李公《日录》及钱文肃所作志耳。

现任大臣子弟登第

弇州云：“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成化以前俱无之。”此又大谬不然。永乐二年甲申会元又馆元杨相，为辅臣士奇侄；宣德二年丁未进士金昭伯，为次揆金幼孜之侄；正统元年丙辰二甲进士章瑾，为礼部左侍郎章敞之子，试时竟不引例回避，瑾后亦至礼部右侍郎；正统十年乙丑进士刘琏，为户部左侍郎刘中敏之子；正统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为首揆文忠公鼐之嫡弟，文忠读卷不回避，又选为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甲进士陈僎，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鉴之嫡侄；三甲进士曹景为南京吏部尚书义之嫡侄；景泰五年甲戌三甲进士孟淮，为户部左侍郎鉴之子；耿裕为刑部右侍郎九畴之子；罗淮为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侄；二甲进士何乔新，父文渊为太子太保礼书，甫去任半年；天顺元年丁丑二甲进士许起，为次揆许彬之子；二甲进士石俊，为忠国公石亨嫡侄；进士沈瑶，为南京户部尚书翼之子；天顺四年庚辰三甲进士周经，为刑部左侍郎瑄之子，俱现任大臣，此皆成化以前事也。乃成化以后弇州所纪亦未详，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敏政，为首揆少师李文达贤之婿；而庶吉士商良臣，则故相商文毅辂之子，文毅即以是年冬出山再相矣；庶吉士李瑢，为礼部侍郎绍之

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尹龙，为吏部左侍郎旻之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进士王沂，为南祭酒玙之子；三甲进士章玄应，为南礼部左侍郎纶之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进士、庶吉士杨时畅，为户部尚书鼎之子；三甲进士周纮，为南刑部尚书瑄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进士黎民表，为吏部右侍郎淳之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万弘璧，为首揆少师安之孙，兵部右侍郎翼（一作翚）之子；二甲进士倪阜，为礼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会试不回避，且为廷试提调；弘治六年癸丑二甲进士王承裕，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端毅恕之子，端毅不读卷；弘治九年丙辰二甲进士刘东，为次辅健之子，健不辞读卷。又南左都御史翟瑄子铨、南礼部侍郎董越子天锡，俱举进士，时越考绩在京。又进士许缵，为右副都御史进之次子；弘治十二年己未二甲进士谢迪，为次揆谢文正迁之嫡弟；三甲进士许诰，礼部左侍郎进之长子；弘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三名谢丕，又为迁之子，以出后其叙选，不书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虽亦引嫌，竟充读卷官；进士金达，为南兵部侍郎宪之子；正德三年戊辰传升检讨、又升侍讲焦黄中，为次揆芳之子；传升编修刘仁，为兵部尚书宇之子；庶吉士韩守愚，为户部右侍郎鼎之子；进士刘鹤年，礼部尚书春之侄，春辞提调；正德六年辛未状元杨慎，为次揆杨文忠廷和之子；庶吉士费寀，为礼部尚书费文宪宏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余承勋，为首揆杨廷和之婿；十二年丁丑科三甲进士李惠，为佥都御史钺之子；庶吉士叶桂章，首揆杨廷和之婿；正德十六年辛丑第一甲三名费懋中，又为文宪之侄；嘉靖二年癸未状元姚涞，为新任工部左侍郎姚镆子；二甲进士杨惇，为首揆少师杨文忠廷和次子，仍充读卷官；二甲进士崔允，为驸马都尉京山侯元嫡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费懋贤，又为首揆费文宪之子；庶吉士毛渠，为次辅毛文简纪之子；又先一年乙酉解元、二甲进士王汝孝，为兵部尚书宪之子；嘉靖八年己丑三甲进士吴子孝，为南京吏部尚书一鹏之子，此后数科未之见。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翟诸城当国，长子汝伦以试中书舍人，次子汝孝以国子生登第，为科臣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夺。然是科二甲进士亦试中书舍人，为故锦衣帅陆松次子，现任锦衣帅陆炳嫡弟，独无一人指及，盖是时陆焰已炽，非翟

石门比，故言官求多于宰辅而缄口于权幸也。二十六年丁未二甲进士陈以鹤，为兵部尚书陈经之子；二十九年庚戌三甲进士王正国，为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进士孙铤，为礼部左侍郎陞之子，南宫试亦不回避，仍充廷试提调；三十五年丙辰二甲进士孙钺，又吏部右侍郎陞之子；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书吴鹏子绍，登二甲进士，则倩人入试，途人皆知，而言路无敢言者，乃父太宰亦不辞读卷也；至四十一年壬戌，少保、兵部尚书杨襄毅博子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恩子允端，登第，两公辞读卷，不许，二子俱二甲进士。南京兵部尚书李遂子材，亦以是科得隽。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试，又举进士，时乃父尚在位云。隆庆以后，耳目所及，不必记矣。李文达，河南之南阳人；程篁墩，南直之休宁人，何以数千里外结姻，且程举鼎甲年已二十有二，乃父信现任兵部右侍郎，何以聘而未娶，且妇翁为读卷首臣，竟置前列，当时亦无异议，均不可解。

壬辰会元

本朝开科以来，南宫壬辰凡四见矣。初为永乐十年，则林志居首；再为成化八年，则吴宽居首。林以解元会元登榜眼，吴以经魁会元登状元，俱掇巍科、居翰苑。至嘉靖十一年，则会元林春；万历二十年则会元吴默，俱二甲进士，俱不得入词林，且两科又考庶常，而两公竟失之。是四公者，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二吴皆直隶之苏州人，同姓同郡同单名，前则同入鳌甲，后则同拜郎署，并馆选见遗，造物播弄，奇巧极矣。

马铎李骐同母

马铎者，举永乐壬辰状元；李骐者，举永乐戊戌状元，俱福建之长乐人。世传其母先嫁马氏，生铎；再嫁李氏，生子即带马姓以为

名，至文皇临轩唱胪，御笔改为马骐。二人固同母异父兄弟也。此说自幼闻之，弇州记奇事亦以为诚然。及考二人志铭，则殊不尔。铎之母为卓氏，骐之嫡母为叶氏（先亡），继母黄氏，俱封安人，未几黄氏亦卒，骐寻下世。然则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说，或因一时并贵，因讳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征叛王废乡试

宣德元年丙午科，顺天当乡试，以上亲征汉王高煦，不及开闱，此亦创见事也。又九十四年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当乡试，会宁王宸濠反，亦废试事不举，时武宗亦自北率兵亲征。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上命并取一百九十人，以补前度之缺，而宣德己酉顺天之补否，不可考矣。

典史再举乡试

曹文忠鼐以典史中殿元，以辅臣死土木，人皆知之，又但知其以乡举弃校官改县尉耳。初，鼐已中乡试，为山西代州教职，负才不屑卑冗，欲弃官再就试，为吏部驳奏，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部匠至京，值京师大比，乞入试，大学士杨士奇怜而许之，遂再中顺天第二人，因连捷，遂魁天下，事见国史甚明。今世徒以典史会试巍科为奇，而再登贤书，抑奇之奇矣，其他坐去斥而再入彀者另记。

举人充吏会试

先朝中式举人，会试不到者降充吏，如四川马湖府王有学等，后以展辨得免吏役，复入会场，已曾纪其事矣，乃更有可异。正统三年

行在锦衣卫司吏莫焕等奏：“臣等俱中宣德七年乡举，以疾病会试逾期，礼部援例责充吏役，不敢辞避，第求仍许会试以图进取。”上从其请。夫摈贤书为功曹，固为苛政，然祖制不可违，若已列胥史，复入南宫，不几辱宾兴盛礼欤？何不引王有学等例，还其故物而就试欤？因思后日弘治间，唐寅、徐经等亦以挂误充吏，亦可如莫焕等，望格外之恩矣，此等事真是异典。进士以杂流起家者，如驿丞、吏员、承差、书算之属，皆同诸生乡试也，既登解籍，则为乡贡士，非复杂流矣。今既降充吏役，此后仅可列仕版耳，仍歌鹿鸣而来，则稀有之事也。

驿丞进士

宣德八年癸丑，曹鼐以太和典史登状元，以为异事，而不知正统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郁，江西丰城人，下书“承差习《礼记》”；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谭溥，其下直书“山东东阿县田县驿驿丞习书”，此仅见之《会录》中耳。弇州《奇事》述及科试考皆不之载，若正统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郑温，为直隶松陵驿丞，则弇州已记之矣。

乡试遇水火灾

正统三年戊午顺天乡试，首场毕之夕，遇火，士子试卷颇有毁废者。有司惧得罪，但请修葺场屋以毕两试。时曾鹤龄以侍读学士为正考官，独不可曰：“非再试无以涤百弊、昭至公，何惜一日之费，不成此盛举哉。”有司以二说奏，上命如鹤龄言，改用十五日为首场，是科更称得士。至弘治五年壬子浙江乡试，首场遇大雨，漂浮号舍，不能坐立，士子哗扰，竟散而出，约束之不能止。监临御史、监察宪臣俱欲罢试，独左布政刘大夏曰：“暴雨必有息时，可令自揣能文者

听其愿留，勿随众去，当以留者为准，阅其文登榜。”于是存者尚有八百余人，悉命还号舍，雨果止，于是仍如额取足数，比榜出，人谓得人胜他科。按此两番变故，实出意外，曾欲再举以清弊孔，刘欲毕试以完大典，俱审时度势切中事理，宾兴俱赖以告成，事若相反，其得体则一也。按天顺七年癸未会试，首场亦遇火，焚死举人九十余人，则试卷尚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试，至次年二月唱胪，虽称天顺八年，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不及临轩矣。英庙在御，乡、会二试，盖两罹郁攸云。

内官子弟登第

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进士牛轮，顺天涿州人，《登科录》书其叔玉为司礼监左监丞。按玉横于天顺之末、成化之初，李文达曾面辱之，至今有《学士醉归图》传世，其在景帝时，何以遂登之录？且书叔亦非故事。时高文义、于忠愍俱称正人，为读卷官，何以置不问也。若正统十三年戊辰科二甲进士李泰，顺天香河县人，《登科录》书：父永昌，见任司礼太监。此必生泰后始自宫入掖庭，然不书母吴氏，而书其祖母王氏，则又非典制矣。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成凯，陕西西安府耀州人，书父敬前翰林院庶吉士。时敬久从馆中出为晋府王官，坐法腐刑，寻从景帝潜藩入绍，已升御马监太监而不书，仅书其前衔，最为得体，且并书母孙氏，称具庆下，则二太监俱见其子成进士，亦幸事矣。李泰第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詹事；牛轮亦选庶常，授编修，官至太常少卿；惟成凯因病不得赴馆选，而父敬为景帝所眷宠，特授凯吏科都给事中，寻卒，又二年而敬始殁。弘治三年庚戌科二甲进士张定，为太监张敏嫡侄，敏即在宪宗朝保护英宗者。英宗北狩不返，徐珵辈议南迁，于谦等争之不能得，赖永昌力诤于太后而止，则永昌亦贤珰也。李泰后乞封，云伯父永昌立以为嗣，法不得封本生父母，请封其祖父母。诏允之。或疑其托辞，非实也。

进士给假

近来新科进士选期未及者，多以给假省亲省墓为辞，得暂归里。其有力者则乞解银及借各曹署闲谩之差，以省雇募之费，否则观政衙门堂官代以为请，相沿不改。偶阅《景帝实录》，景泰五年甲戌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人，时大理卿薛瑄奏请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职者，乞放回依亲读书。帝曰："科举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景帝励精为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办事进士应榜等百人，以选期尚远乞依例放归，疏连上未允。最后上切责："尔等发轫科甲，不思练习政体，乃乞回以便己私。"终不许。至首辅费宏等代为请，亦不从。世宗圣龄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谕旨森严正大，默符先朝，今之新贵图自佚者，可憬然矣。

进士百户

英宗亲征时，有宣府龙门卫充军进士张鉴者，诣行在所，疏乞上驻跸宣府，但选将统兵征剿，则兵权归一，号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上不能用。及景帝登极，镇守山西都督孙安以为言，谓当时若从鉴言，岂有今日之祸，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议。帝命鉴为试百户，送大同总兵昌平伯杨洪处听调。弘治六年，故兵部尚书余子俊男举人寘，乞录其父军功。上命寘为锦衣正千户，子孙世百户。今上辛丑，锦衣管卫事指挥余茂发，以考察军政降百户，奉旨仍旧莅事，以从六品得掌司隶雄剧，亦本朝所无。茂发即余寘曾孙也。

异姓

天顺甲申年，有进士亶茂登第，时宪宗新即位，怪其姓罕见，问之，首揆李贤对云："此字音陕。"然而韵书未之见也。正德间，嬖幸钱宁冒国姓，而其婶也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无出，改称乜，宁怒不纳，俾改正始受之。按："也"字，必"虵"姓之误，或后人以为不雅去"虫"耳。古来奇姓虽多，未有若此二氏者。又成化间有山东布政使胡得盛，上以北虏方炽，且盛字者音与胜相似，改为胡靖，于时宪宗何不并亶姓改之。云南阿雄关土巡检姓者，罗雄州土知州亦者姓，又四川雄镇府女土官者氏，即近年招赘贵州土舍安尧臣为婿，改姓陇氏，冒袭世爵以致黔抚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与钱宁婶也氏作确对，且钱宁本云南人，盖亦夷姓，类是者甚多。

早达

宪宗朝早达者，无如长沙李文正、丹阳杨文襄，俱以数岁神童荐为翰林院秀才，而不知其后又有寿光刘铳也。铳为刘文和珝第四子，文和虽次相，受知宪庙甚深。铳以八岁召入，即授中书舍人，因年幼不能佩牙牌，特制银牌以代之，出入殿廷，栏槛未能趋越。时丹徒杨文襄已举进士，与铳同官，乃提携之出入。杨负重名，师友造请者无虚日，又好酒弈，因是不得如愿。每叹曰："此童累我。"后为刘瑾所恶，勒罢，用李文正荐起，历尚宝丞卿，以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五经博士，晋阶资善大夫，赐二品服，食一品俸，立朝五十余年，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归。其进也，不以科目，且文艺去李、杨二公远甚，即爵位功名亦相悬夐绝，然文正暮年无子，贫窘憔悴以终；文襄被谤归，即疽发而殁；铳以纨绔起家，被遇三朝，富贵安乐，优游林下，则二公所未逮也。铳颇好学，喜藏书，尝刻同姓前代人文集数十种，亦非膏粱侪辈也，观其对西樵留印记一事，则固博通典故者。

纳粟民生高第

景泰以后，胄监始有纳马之例，既改为输粟，初不过青衿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许加倍输纳，名曰俊秀子弟。于是辟雍遂被铜臭之目，且其人所冀不过一命为荣，无有留意帖括者，于是士子叱为异类，居家则官长凌忽之，与齐民不甚别矣。惟成化丙午，罗文肃圭峰累试有司不录，遂以俊秀入赀，举顺天解元，次年登进士为庶常，显重于词林，其年且逾不惑久矣。于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辈者。以余所知，近年则同邑项玄池名德桢，亦厄于里试，入北畿，试乙酉第三名，丙戌进士高第，经艺为时所式，今参议。己丑科吴彻如名正志，以乃翁赴任不及试，命入南监，即联捷为郎，建言今年以光禄丞召入矣。是年又有徽州人汪以时者，年五十余，尚为儒童而酷贫，其亲友哀之，为纳银，游北监，亦连举乡会，为御史，今已升冏卿。其他不及知者，必尚多也。

外戚科目

锦衣周贤者，驸马景之子，母曰重庆大长公主，英宗女也，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举人。时孝肃后在宫中，闻外孙得隽，喜甚，侈以为盛事。贤南宫久不利，乃以戚畹例授锦衣卫指挥佥事，至弘治十六年，以久不迁职，乞升，兵部执奏以为无例却之，上命升一级为指挥同知，时孝肃方称圣慈仁寿，太皇太后犹在养也。至正德间，又以例降千户，又升历都指挥佥事以卒。当时外戚恩泽尚有节如此。又梅纯者，曾祖曰驸马都尉梅殷，曾祖母曰宁国大长公主，为高帝第二女，殷以嫌殁于永乐中，纯以世职为中都留副守，上疏请改孝陵卫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诏许之。纯起家三甲进士，授知县，改袭祖职，历指挥使以至今官。纯忠贞嫡裔，且起甲科，即改金吾亦不为过，而靳惜至此，今之滥恩有十倍正德中叶者，可慨也。

魁元再甲子

弘治九年丙辰科状元朱希周，苏之昆山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及见嘉靖丙辰状元诸大绶，次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阶，松江之华亭人，任至少师、吏部尚书、大学士，及见万历癸未科会元李廷机，去胪唱数日卒。赠太师，谥文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会元陆树声，松江华亭人，仕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及见万历辛丑科同邑人状元张以诚，又五年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三公者，以南宫首荐或高第鼎甲，俱词林钜公，荣哀始终，名德无玷，登第同一甲子而始下世，皆在吴中数十里之内，盛哉。

卷十六

科场三

三试分占三名

弘治庚戌科，直隶丹徒人靳文康贵，以解元举会试第二，廷试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为奇事。又二科丙辰，京师人陈澜，以顺天乡试第二为会元，廷试第三人，虽占三名，然稍错综矣。至正德三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杨慎，以乡试第三，会试第二，廷试为状元，较靳又以次顺占为尤奇。而弇州纪盛事，云靳为榜眼，则误矣。吾浙科名虽盛，然而无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溪人袁元峰炜，以乡举第二人登嘉靖戊戌会元，廷试探花，刻一印记曰“天下一二三人”，向来无与为对者。至万历己丑浙之会稽人陶石簣望龄继之，其乡会大对名次与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二百里内人也。袁不及下寿，陶不满五旬，又俱无后，此其所同；袁入政府官至少傅，一品，得下谥文荣，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上谥文简，此其所异。然品行则不啻薰莸矣。后又十五年，而慈溪人杨昆阜守勤亦以乡试第三登甲辰会元、状元，科名又胜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颇相似云。浙中又有杨守阯，为鄞县人，以乡试第三登成化戊戌会试第四，廷试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陈，已先浙江解元，恰好补之。后守陈、守阯同官词林，又同时为翰林学士，对掌南北词林印，尤为极盛。此又在靳文康之前，恰与袁文荣同郡，亦浙中佳话也。《实录》云“守阯乡试第一”，见《实录》正德七年八月，又云“同为解元学士”，似不

谬矣。

三试三名内

弇州所记解元、状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状元林震，则本省解元，其会试又第二，而《盛事述》遗之，仅见于《科试考》。震授修撰，其后事不可考矣。按是科会试止取一百人，首场《论语》出二题，《中庸》出一题，《孟子》竟不出；《论语》止刻一程，五经各刻一程；末场五策问中少第三、第五对策，此时文字已大备，何以缺略乃尔耶？又解元、会元弇州所纪者十一人，而永乐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刘子钦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会试复冠多士，弇州亦不之载。子钦改庶吉士，丁忧再入翰林修撰《永乐大典》，授刑部主事，谪戍广西南丹卫。仁宗登极，用廷臣荐，起江西新淦训导，历聘湖广、福建、应天乡试，岁满请致仕归，年八十八卒于家，其遭际亦奇矣。又甲申科取进士四百七十三人，而弇州《科试考》亦不载，并无刘子钦会元姓名。余向已纪子钦科第，兹因弇州再记之，弇州云是科杨相会元。

五魁俱词林

弘治十八年乙丑，会试第一名董玘，廷试一甲为榜眼；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铣俱改庶吉士；四名谢丕，一甲探花；五名安磐亦入馆。至正德十二年丁丑，会试第一名伦以训，廷试一甲为榜眼；二名江应轸、三名叶式、四名江晖、五名王廷陈俱改庶吉士，盖五魁无不入词林者，真制科中盛事。至隆庆二年戊辰会试，第一名田一隽，以至张位、陈于陛、沈一贯，共四经魁，俱得词林，且三人俱大拜而会元失之，其盛亦可相配，俱南宫佳话也。万历丁丑庶常，吾乡凡四人，冯具区以会元、先人以馆元，其留为史官固宜，而杨楚亭德政、陆葵日

可教俱得拜编修，亦浙中一时之盛。

会场遇火

礼闱之遇灾，人知天顺癸未科，而不知正德三年戊辰科亦然。先是荧惑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屡以为言，传入闱中为之备，甫毕末场，火发于内，力救而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廿七揭晓，才毕事而至公堂被烬，延及试录板亦焚，星占之应如此。

覆试

科场覆试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体也。本朝士子被言者必再试，至成、弘而后则愈毖矣。然景泰末年，顺天解元徐泰亦覆而得留，后终不第，盖会场主者已作意摈之。会场入彀者，例不许覆，以故翟诸城二子求试而不允。惟嘉靖己未科吏部尚书吴默泉子绍，为言官纠其曳白，倩人入场，正危疑间，有文书房一内臣绐之曰："上将面行覆试。"绍窘甚，出其资行赂，夜分搬运达旦，然实无此事，而橐已空矣。近年壬午之南，戊子之北，俱有此举，然以王辰玉何等才，而亦列其中，所以乃翁有"死不受辱"之疏也。至丙辰会元乃以覆试斥，则古来制科一大变矣。近科事后有议，如壬午应天举人贺学礼，以覆试不通而斥；丁酉顺天举人丘梦周，以解题差误而斥；其以再覆而丁艰竟归不到者，则戊子顺天举人屠大壮；以考馆被议覆试而以病辞者，则辛丑进士项鼎铉；两人之不赴俱有故，然终得谴。近壬午岁监生刘襄之，已考选中书舍人兼侍书，侍福邸供事矣，吏部郎中赵邦清因劾堂官及同寮，谓襄之所试瑞雪诗，先有关节。襄之不服，自请覆试，既而九卿科道称其再试诗合格，旨下命供职如故。此非科目也，反不失故物，亦异矣。

癸未二首相长子

嘉靖癸未科，华亭徐相长子璠以南京应试作奸，问革。万历癸未科德清方相长子世鸿，以北京狎妓坠马死，问革。二相俱在事当局，俱系胄君，俱不致仰累其父，前后恰好六十年。璠后得恩宥，授官，仕至太常卿。又自以考满得一荫，且长子元春举进士，官亦至太常卿。但不知方氏后当何如也。

土舍科目

贵州镇远府推官杨载清，本应袭土舍也，曾中贵州乡试，既袭职后，巡抚杨一渶为请于朝，乞如武举例加升一级，以为远人向学之劝。旨下吏部议，以土司额设定员，且在任，难以加升，宜于本府量加俸级，且著为例。此嘉靖三年事也。以远夷而知读书应试，自是清朝佳事，何吝一阶半级，不以奖借之。当时庙堂诸公，亦议礼暴贵，无一留意人才者。至隆庆五年，贵州麻哈州应袭土舍宋儒，遂举进士改庶常，不闻吏部厄之也，载清亦不幸不生右文之世耳。嘉靖初，广西思恩府那马司巡检黄理故，其子黄旸以府学廪膳生员袭职，寻以征南赣功，升指挥佥事。先是，正统三年四川马湖府举人王有学，以生员得荐，因病不能会试，过期始到，例罚充吏，于是有学原籍长官司遣通事贡马，乞宥其罪。上以夷人能读书登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许会试。是时三杨同在内阁，知国家大体，故有此处分，贤于嘉靖间诸公远矣。马湖今已改流官统长官司，但举人误试事，何至遂降为掾吏，此例不知始于何时，革于何时。今云贵二省新第者俱以路远难到，必至次科方入京会试，若以有学律之，不充吏者鲜矣。宣德七年三月，大通关提举司吏文中，自陈儋州昌化县学生，中永乐二十一年乡试，以病未试，继丁母忧，宣德六年至部，以违限充吏，海外之人，伏望轸念。上命试其文可取，命复举人候会试，其事与正统同。

嘉靖三丑状元

嘉靖二十年辛丑状元沈坤，直隶太和卫人也，历官南祭酒，忧居，以倭事起，将吏奔溃，坤率壮勇保其乡里，遂以军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虽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辈为谣言构之，南道御史林润弹治之。时坤起为北祭酒，上命捕至诏狱拷治，瘐死狱中。润所劾枭败卒之首，并剁住房人两手，皆无其事也。至三十一年癸丑科状元为陈谨，福建闽县人，以中允丁忧归，忤其乡戍海之卒，被众聚殴而死。四十四年乙丑科状元范应期，浙江乌程人，以祭酒罢官归，乃子不肖，牟利殖货，敛怨乡曲，巡按御史彭应参憎之，募民讦其过，里中奸豪因百端窘辱之，应期不能堪，遂自缢死。凡连三丑三元俱陨非命，且其事俱诬，俱不得白，亦异矣。

一榜词林之盛

弇州纪盛事，但述一榜中大僚，而未及词林。今按嘉靖辛丑馆中，则宰相五人：潘宫保晟、高宫保仪、严宫保讷、高少师拱、陈少傅以勤；尚书五人：董宗伯份、陆宗伯树声、徐司空养正、万宗伯士和、裴宗伯宇；赠尚书一人：陈宗伯陞；其三品大九卿又七人，不暇尽记。然内惟潘为一甲第二人，余皆庶常也。弇州纪一榜四相，于辛丑但纪潘新昌、严常熟、高新郑、陈南充，而遗高仁和仪，亦千虑之一失也。后戊辰词林七相、五尚书、十侍郎中丞，可以继之。

两中乡试

嘉靖间两举乡试者，为会稽陶中丞大顺，先以冒籍举顺天经魁，事发斥归；后仍中浙江第四名，登乙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而不

知先朝已有之矣。福建莆田人黄寿生者，先举建文元年己卯乡试，后文皇登极，以革除缴还公据，仍为诸生，寻以贡入京，中永乐六年戊子应天第一名，九年辛卯成进士，选庶常，拜翰林检讨。又直隶束鹿人王伦者，故大学士王文子，景泰七年丙子顺天乡试不第，王文奏请钦赐举人，寻英宗复辟，王文伏法，伦革斥不得会试，且谪戍；后改名宗彝，再中顺天乡试，登成化二年丙戌进士，仕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安简，则尤为异矣。若近日王国昌，亦两登两畿贤书，然先名胡正道，又老于公车以没，未为异也。唐舟，广东琼山人，中革除己卯乡试，永乐癸未复试，俱中第二名，次年甲申举进士，授新建知县，升江西佥事，降衢州府通判，旋以微罪谪戍隆庆卫。仁庙登极，荐授监察御史，巡按浙江，终其官。有子亮，从父官衢州，入常山邑庠，因中永乐丁酉浙江乡试，次年戊戌成进士，除泗州判官，改詹事主簿，又改王府奉祠。仁宗即位，以潜邸恩，升宁国府同知，赐钞币以归，其父子履历亦大异恒格矣。又罗崇岳，江西庐陵人，中景泰四年顺天乡试第一名，以冒籍斥归，仍中江西乡试二十九名，天顺元年会试第一百十二名，廷试二甲四名。又汪谐，浙江仁和人，少冒顺天香河籍，中景泰四年顺天乡试，寻被革，复举浙江乡试，登天顺四年进士，此谐本传所载者。谐第后，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史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学士，以弘治十二年卒，赠礼部尚书。其父澄，举进士为御史，以事见法，遗诫诸子勿读书应举。谐与弟篪俱登甲榜，子举赐又相继成进士，以上俱载志传，余再三翻阅始得之，其他纬漏必尚多也。汪谐，《登科录》书父仲渊，想以极刑讳其名而书字，亦异矣。成化四年，浙江乐清人章玄应以父任南吏部侍郎，冒籍应天中式，为言官所发革回，又中浙江二十名，登十一年进士，其父即章纶，英宪间名臣也，谥恭敏，其后玄应亦致通显。

会场搜检

科场之禁，在唐宋甚宽，如挟册者亦止扶出，不锢其再试也。本

朝此禁甚严，至三木囊头斥为编氓，然仅行之乡试耳，会试则不然。盖太祖尝云："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历朝以搜检之法有行者、有不行，而《试录》中则仍无搜检官，犹遵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而无赖孝廉久弃帖括者，尽抄录小本，挟以入试。时世宗忌讳既繁，主司出题多所瞻顾，士子易以揣摹，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澜倒极矣。先是，己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搜检者，上不允；至乙丑南宫，上微闻挟书之弊，始命添设御史二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为属禁以至于今。然《试录》之不载搜检如故也。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且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近科丁未，浙人邵喻义者，故才士，第三场将所纂邸报中时事俪语抄录批点，携入以供策料。偶与监军争语，谓其怀挟文字，邵不能平，至拳殴之，监军扭结登堂。时内监试御史为叶永盛、李时华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监军，微訾邵之横；叶曰："仆巡盐两浙，曾试此生，拔为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进士高第，且所携亦奏疏中语，实非怀挟，宜命之卒试为便。"李以乙科起家，叶偶不记忆，遂触其盛怒，立命去衣痛笞二十，枷之场前，虽屡次疏辨良苦，终无人敢为昭雪。又闻邵之父，时以赀郎为兵马指挥正司巡徼，曾谳一贞妇被讦，兵马受其敌之赂，枉法坐之，此妇自经死。不数月，邵临场，时时梦中见神人教之曰："子此番必中会元，但五策要留心，不然且第二矣。"故有挟而入。说者谓此妇实为祟，以致其败，如隆庆庚午浙场诸葛一鸣事，然则鬼之黠，胜人多矣。

子先父举进士

近代曾阳白少参，后其子省吾三科登嘉靖壬戌进士；董龙山给谏，后其子嗣成二科登万历癸未科进士，人所知也。前此四川新都杨春号留耕者，以成化乙酉举乡试，又十七年辛丑始举南宫，时已年四十有六。其长君廷和，已先登戊戌进士，为翰林检讨矣。初仕行人司

正，官至湖广提学佥事，告归，在林下二十年，受乃子少师之封，以正德乙亥终于家，时年八十。较之曾少参老而见其子削夺籍没、董给谏不及送乃父之终，其全福真为罕睹。留耕翁之登第后十年，同乡万文康卒，其爱妾拥赀数万为其所得，遂成富人，是时留耕亦将耳顺矣。其他如吾乡包柽芳，亦先其父汴登甲榜一科。

年伯

弇州谓同年之父，与父之同年，执礼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余所见闻，如曾阳白璠举嘉靖壬戌进士，其子大司空确庵省吾先以丙辰登第，历显官，其拜少司马时，壬戌诸公多为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执之礼不少假，至于彼此相避，反觉不安。又董龙山道醇举癸未进士，其子仪部青芝嗣成，先举庚辰进士，不欲于癸未榜称年侄，为乃翁呵责，勉强书刺用“晚”字，而礼数则殊，不然，此等皆窒碍难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马思质怿，督蓟辽，以忤分宜致重辟，说者谓鄢剑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丰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后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与鄢绝不往还，鄢时坐戍归里，讼言于人，责王薄于世谊。王大怒，遍贻书江省诸仕绅，历数其罪恶，且以父仇未报为恨。使鄢当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为过，而鄢之责王，亦不智之甚矣。

戊辰公卿之盛

弇州以一榜四相为盛事，此未足异。惟戊辰一榜，则赵少师志皋、张少师位、沈少师一贯、朱少保赓、陈宫保于陛、王宗伯东阁家屏、于宗伯东阁慎行，先后宰相七人，真是极盛。若尚书则十八人，亚卿、中丞、三品京堂则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尚书中四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凡系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来未

有此盛也。弇州又以弘治乙丑一榜七玉为最盛，盖未见戊辰之十三也。若嘉靖壬戌，则亦七玉，为少师申时行、李汶，少傅余有丁、王锡爵、萧大亨，少保杨俊民，太子太保蹇达，亦可媲美。今名硕辈出，劳烈孔彰，圣主酬功，将来更不胜纪美矣。

同科同时宗伯

万历戊子至丁酉，十年间凡五易宗伯。初为朱山阴赓，忧去，于东阿慎行代之；于致仕，李富顺长春代之；李致仕，罗会稽万化代之；罗卒，范丰城谦代之，俱戊辰科也。同时掌詹者，陈南充于陛亦带礼书，而南宗伯又有黄晋江凤翔、沈鄞县一贯，凡八人，亦云盛矣。是时张新建位，以及陈南充、沈鄞县，相次以礼书带阁衔；首揆则赵兰溪志皋，合之又得宗伯二人，而先任礼书东阁又有王山阴家屏。自来宗伯之多，无如此一榜者。罗，甲子戊辰探花。

刘进士晚达

楚荆州公安县人刘珠，故与张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为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会试，刘始登第，则年已及稀龄，张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满五旬，刘在郎署，为诗以寿，中一联云：“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江陵为之一启齿。

进士房稿

南宫放榜后，从无所谓房稿。丁丑冯祭酒为榜首，与先人俱《尚书》首卷，且同邑同社，两人为政，集籍中名士文汇刻二百许篇，名《艺海玄珠》，一时谓盛事，亦创事。至癸未，冯为房考，始刻书

《一房得士录》，于是房有专刻，嗣是渐盛。然壬辰尚少三房，乙未少一房，俱京刻无选本。至戊戌则十八房俱全，而娄江王房仲有《阅艺随录》之选，至辛丑遂有数家。今则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纷纷聚讼，且半系捉刀，谩不足重轻矣。

癸未丙戌会元

李晋江取元时，各房俱无异议，惟书一房为吾邑冯具区太史，独以邹安福卷为当第一。即两领房亦不能决，时大主考以询先人，先人为书二房，谓李卷为胜，众始和之，榜遂定。其后李闻之，甚不乐冯。至甲午应天乡试，李晋江为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题，冯为南掌院，作《拟程》一首，为一时脍炙。及录出，则晋江程大逊之，心衔遂深。适李来谒，冯迎谓之曰："公所取士，不但文嘉，即擎榜徐生，亦名实俱称，果擎得榜起。"李惊愕，别去，细询于人。盖末名为徐学易，滁州人，素以力闻，能于监中手挟堂柱离地数寸，真贲育之流亚，而时艺不甚佳，冯先为司业时所试士也，故有是言。李益愤愤。后冯为祭酒，被言听勘，则郭江夏代之，赖其力得昭雪，使晋江在事，冯其殆矣。至次科丙戌，王太仓主试，立意以简劲风世，故首袁公安。榜初出，人望不甚归。太仓公岸然不屑，急以试录魁卷寄辰玉。是年录文大半出王手笔，其父子最相知信，自谓此录冠绝前后，乃子必惊赏无疑。及报书至，更无他言，但云："此录此卷行世之后，吾父勿复谈文可也。"太仓得书大怒，次科戊子，辰玉举京兆第一，其卷乃翁亦不甚愜意。及辛丑举第二，太仓公批卷云："此子久困场屋，作此以逢世眼，即此一念，便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文字一道，家庭间意见迥别若此，况朋友乎？宜晋江之终不忘情也。辰玉辛丑授官，即奉差归里，日惟课子，每命一题，辄自作一首，乃孙晚谒大父必问云："今日何题？乃父文云何？"其孙出以呈览，辄云不佳，即呼纸走笔，不构一思，顷刻而成，今所刻《课孙草》是也。友人沈湛源应奎时为彼中广文亲见，每为予言，叹服以为天人。然辰玉

高才，正如大令之于右军，所谓外人那得知者。是父是子，断不可再得也。

指摘科场

自壬午应天夷陵王少宰子之鼎、之衡败后，并追论江、张二子冒滥鼎甲，弹事者俱得志且超迁，于是乙酉顺天冒籍事起，指出宫掖，钟给事以风闻劾之。主试张宫谕调南去，中式者至荷校，蔡侍御请从宽被重贬，而北京兆主试一差，皆目为苦海。戊子指谪尤苦，至覆试而犹未定，饶比部疏更苛峻。直至辛丑王缑山会试、廷试俱第二，而后中外帖然，然主北试者，亦先一年没矣。辛卯之役，南主试为陆太史可教，北为冯太史琦，榜出后，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出疏纠之，陆、冯辨闱中事甚晰，二太史俱无恙，而胡反受挟私抵饰之议矣。盖先一科饶比部疏侵阁臣，不无过激，而胡特疏参之，饶又胡同郡人，一时多不直胡者。至辛卯而事势已变，冯、陆又词林所推许，胡不识物情，不惟白简见诎，御史冯从吾等复弹治之，次年癸巳，竟坐不谨斥，向来所奇居为奇货者，一旦丧气失志，无所措手矣。又阅一科为丁酉，议者复起，则专主副考焦太史竑；庚子又起，则专主副考顾太史天埈，自此以后，或默或哗，又非予所得而言矣。酉、子二科副考初系陪推，俱越前资数人，久不奉旨，比入闱之夕始下，则已不及辞矣。岂命当罹毁，因而误受眷知耶？或云：政府素憎二人，故投网以阱之，未知然否。

乙酉京试冒籍

乙酉秋榜后，有顺天诸生张元吉者，投揭长安，谓浙人冒籍得隽，致妨畿士进取，科臣钟羽正露章言之。浙士冯诗等八人斥为民，诗与章维宁罪至荷校，史鹤亭太史钶以纵子冒籍革职闲住，主考张玉

扬一桂调南京，董督学调别衙门，御史蔡时鼎以救正外谪。说者谓张元吉以赀冠京师，与郑贵妃家至戚；又贵妃弟入闱不得荐，故以此修郤，一时当事者未免迎合内旨，处分遂尔过酷。是冬凛冽倍常，冯、章二生被三木于京兆门前，僵冻几死，府尹沈继山思孝，浙人也，以乡曲怜之，倍予衣食，得不毙。事闻于宫掖，亦调南京太仆卿。初，得旨止降俸二级，沈请于政府，尚得乘轿腰钗花否？政府云：降俸不降级，何为不可。沈遂仍服不疑，给事中唐尧钦遂劾以抗违明旨，沈因得调。时皆憎唐之承望风旨，盖沈曾左袒吴、赵、江、李诸人，久忤揆地也。夫外省冒籍诚宜禁，若辇毂之下则四海一家，且祖制，士著百名之外，中三十五名，其三十名胄监，而五名则流寓及各衙门书算杂流，旧录历历可考，何冒之足云。况前一科会试鼎甲一人、庶常二人，皆浙产也，何以置不问，而独严于乡试，株连波累至此耶？亡命巨奸，借通州籍纳吏拜官者，充塞海内，孰从而正之耶？此后亦屡有以冒籍受攻者，皆不能胜，而顺天讦告诸生，或有反坐被褫者矣。独张元吉者，后改名，以岁贡得县令，晋知州。

上榜士子三木

乡会场士人已登名籍、仍斥革且问罪荷校者，以余所见，则京师凡三度矣。乙酉科之冬，京闱冒籍事起，浙人冯诗、章维宁俱枷顺天府门，其指出宫闱，备极惨毒，识者冤之。丙午科之秋，顺天第四名邹汝鑛，以割卷败露，枷于礼部门，其文本出马显忠，求补缺额，不允，未几郁死，事已奇矣。至丙辰科，而沈同和以怀挟、倩笔两弊得列榜首，亦枷于礼部门，其覆试时不能成篇，并题旨亦不记忆，自有制科以来会元无此大辱，使在世宗朝，处分必不仅如此。两榜郑、沈两元魁，俱出吴崇仁主试，两录中俱存其经与名次，而刊去其人，真千佛名经中大怪异灾变也。崇仁怨言官讥讽，自咎命薄致然，恐难尽诿之命。若乙酉顺天之役，无端累及史太史钶削籍，张宫谕一桂、沈京兆思孝、董御史裕俱外谪，则真命之不犹矣。史，余姚人，嘉靖甲

子第三，辛未会魁。

登科录父祖官

登科有录呈御览，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书某官，如尚书、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寮，并不书所官何部，分地何方，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写某地者，最为失体。若曾削籍则空白如庶民；曾降级则书现任或所终之官，非若私行序齿录可以前衔混入者。近见今上丙辰科《登科录》，湖州人潘大复，父名季驯，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为民，时尚在家未复官，其名下竟空不书爵位，最为得之，然亦故事相传如此。至于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者，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书参政。余按志立虽曾为大参，以计典左官后补参议，坐事褫职归田已久，从未牵复，安得仍称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诡饰，而在事亦无纠正之者，其后纷纷不可胜纪矣。

宰相子应举

自江陵诸子鼎甲以来，政府象贤，例为建言者所议，至娄江公子之才，亦指摘及之，盖以触权之名甚美，不问其无忝科第否也。娄江当国后，兰溪继之，其郎君无可应选举者；已而四明继兰溪，其长子沈泰鸿，有声诸生间，人皆以高掇期之，偶至京省父，四明绐之曰："汝盍授荫籍为试中书舍人，就北雍试，不胜浙闱逐队耶？"泰鸿信之。四明竟题为尚玺丞，得旨供职。盖绝其登进，可超然免于评论也。泰鸿大恨，请急归家，视其父若深仇。四明有所爱庶子，百端虐侮之，家庭之间无聊生矣。四明在位被恶声以去，归里，至与玺丞不相见，初不难借其子以市公，终于攒锋聚镝，受前人未有之弹射，所谓拙事无好事也。

王国昌

嘉靖间，巡视光禄给事中杨允绳，纠劾光禄寺丞胡膏之贪，反为所讦，谓其讪上事玄，故减醮坛供给。上大怒，逮杨论死，竟毙狱中。胡改重庆府通判，又升徽州府同知。至隆庆初元，胡坐前事及他不法论重典，与杨复官褒赠，录一孙名忠裕者为胄子。至万历戊子应天乡试，忠裕得荐，而胡膏之养子王国昌者亦同榜中一百三名，于是科道纠之，谓膏本余姚人，而国昌为徽州人，先是乙酉科，以余姚县生员冒顺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已经参论问革；今安得复冒徽州。奉旨，王国昌查明问斥如前。此后国昌屡至京师奏辨，无有肯为昭雪者，国昌乃具疏举登闻，谓既斥于顺天之浙籍，再斥于应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则天壤之间，当置臣何所？疏下覆勘，时有怜之者，谓其词直，且非胡膏真血胤，亦可末减。其人能顷刻成文数十篇，皆铺叙可观，因许覆试入会场，今且得为广文矣。王自云：随其养父戍河南时，先已中式一次，问其何科，则笑不对，未知确否。余识其人，年将稀龄，尚慨慷谈文谈兵如少年，然其为浙产、为中州、为徽州，终莫能明也。

己丑词林

己丑词林，如焦弱侯、董玄宰，俱文学冠时，一以察谪去，一以察例转，至今未牵复。比年以来，则陶石簣、刘云峤二公俱负相望，陶居家最久，丁未年以房师李晋江故，忽被暗纠，云座主复推座主，门生复及门生，人皆疑骇。既而知其由来，盖一御史受指词林，为扫除前辈地也。陶寻转祭酒，终不出，至己酉而卒于里第。又三年庚戌，刘以少宰起家，一时拥戴诸君奉为赤帜，且谓盟主入相，吾辈横飞直拜在即矣，刘未几亦逝。陶不及知命，刘不登下寿，议者惜之。余谓此天所以完二公令名耳。往事姑无论，即如戊辰词林赵兰溪、张

新建，以谏止夺情，忤江陵起谪籍。沈四明以甲戌入场，江陵公子卷在其房，不得中，为江陵恨詈，皆负一时重名，联翩大拜，其设施俱不满人望。又如辛未之邓定宇、张阳和，丁丑之冯琢庵，海内俱望为霖雨，使其秉政，或犹之乎戊辰诸公也，即谓造物爱而全之亦可。又如浙人沈司马继山、孙司马樾峰，俱不及为太宰，人皆惋恨，然二公亦幸而不秉铨耳，观孙富平末路可鉴矣。御史暗纠疏，后复明指其人，云座主复推座主者，谓甲辰之杨守勤，将推座主顾起元，而顾复推座主方从哲，并再起沈一贯也；云门生复及门生者，谓新阁臣李廷机将及门生陶望龄，而陶复及门生汤宾尹，汤又及门生邵景尧辈也。如此株连波累，无论其言信否，然而心术可知矣。

国师阅文偶误

犹忆戊子春，娄上王辰玉、松江董玄宰入都，名噪一时，士人亦甘以前茅让之，无一异词者。至辛卯则湖州二沈（演、滙）在成均，其名亦甚振，而祭酒萧汉冲每试辄抑之，不令居一二名。独酷爱一松江人，谓必冠京兆、冠南宫，至录科又以为监元，六馆先生力争之不得。未几，演第一，滙第三，而松江生则至今未第，其人余亦熟识，不欲著其名耳。丁酉年则刘兑阳为祭酒，时徐玄扈光启入监，其博洽无双，且精工时艺，比录科独见遗，凡续案四度，终不肯收。有一胥吴人名沈文选哀之，为叩头乞怜，云其嫡表弟，亦屡祈而后续出，则八月初七日矣。徐登解元，往谒，怒不许通，恚恨文选，重笞逐出，并革其顶首。盖文字至此时已无凭据，即萧、刘两法眼亦迷目五色矣。因思成化间，吴文定宽以岁贡入都，年已五十余，长沙李文正即以会、状两元许之，其时文有定价如此。

陈祖皋

浙之海宁太学生陈祖皋治《春秋》最有声，其应辛卯顺天试已举榜首，时乃父吏垣都谏，方以聚劾去位，比拆榜，知为都谏子，遂置之，而别以他卷登贤书，后频摈场屋。至乙巳岁以妻母殁，其仆治奠于途，有误杀满指挥事，陈时实在家不与知也。当事者憎之，拷掠楚毒，罗织致大辟。都谏有己丑《春秋》房门生二人，时同在词林，显重并有相望，都谏哀恳其道地勿能得，因恚恨甚，作杂剧名《讼痴符》者，中有狄灵庆一段，以比二词林而身拟袁粲。都谏没后，祖皋事得白，且还其诸生，出狱未几病卒，其得白又二门生力云。都谏以麟经抡魁，有文坛盛名，丙戌先以吏科散给事分考，至己丑以吏科再入，亦前后省中所无。京兆分考属之中行及守部进士，以得入为荣，然亦难取必。近年丙午吴江沈宏所珣侍御，先以中书入阅尚书，至己酉再入，亦稀有之事。

举人再覆试

今上二十年壬辰三月廿八日，时会试已竣事久矣，试御史慕才、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纶，各上疏，请覆试顺天戊子举人郑国望、李鸿、屠大壮、张毓塘四人。此四人者，已于己丑春为礼部主事高桂所论覆试，仍许会试，至是入闱两度矣。又请覆试山西举人王兆河、江西举人陈以德、山东举人杨尔陶三人。王为故太宰国光子，陈为故左都御史炌子，杨为故太宰巍子，俱壬午及己酉中式，向无议者，独以大臣子弟，故亦指摘及之。如纶疏中又盛称王衡、王宗濬二解元为俊才，今年衡不投卷而去，宗濬投卷而不赴试，时论高其品且原其心，以谓二人羞与国望等为伍也。时衡父锡爵给假在家，上虚首揆召之而未至；濬父家屏，以次揆代摄，故如纶誉之。然衡亦戊子顺天中式，与郑国望等同覆试者，而家屏子发解者自名濬，初不名宗濬也，署名尚讹，何取昌言。识者笑其受嗾之愚，献媚之巧。后二人俱中蹶，官终不振。此诸举人奉旨再覆试，皆存留如故，惟屠大壮因报母亡奔丧，遂以规避论黜。议者谓大壮若入试，亦不免，盖时情必欲处一二以实

主试之罪，而大壮其首也。

宗室应试之始

近例宗室许应科举入仕途，人但知圣恩旷荡，首被天潢，而宗室已先有请奉，旨允行久矣。郑世子载堉，于万历二十二年条奏七事，俱为宗藩应试胪列，一令奉国中尉以下尽同民生赴考入学。一宗生旧有考校换授之议，第四品以上难改他官，但许宗学作养，不得混子衿就试。他如宗子游泮，亦同生员衣冠，无得仍衣命服，既愿充诸生，即以赐名入试，他无名禄者，始从便命名，若中式者皆书国姓及名爵以自别。其他若镇国、辅国之署官仕版，铨除之内外，与夫宗学中序列，自世子、郡王以下，俱视行辈尊卑，以比齿胄之义。上俱命定为永制。自此来邸诸侯，始以清流自奋矣。次年乙未，载堉又上历法岁差之疏，以驳天官之谬，其说甚辨，而礼官不能从，但请明诏赐褒而已，若宗室应试，竟无颂其功者。

举人勒停会试

今年署礼部事侍郎李廷机上疏，谓举人在籍恣肆作奸犯科，无法惩创，请将最不肖者勒停会试，以示裁抑。上允之。谈者尤其太苛，然亦有激而成。先是御史孔贞一巡视东城，有一南方举人，投牒诉其妹为乐户掠买为娼，今偶遇于京师，乞追断完聚。孔大怒，尽法惩乐户，立以娼女给还。未一年而此妇复为娼于京城之外，细诇之，则举人爱弛，已高价别售青楼，其妇亦北人，初非妹也。孔闻未信，密侦之果然，以此痛恨其事，告之晋江公，遂有此举。其人浙之杭人，以甲午中式，不欲言其姓名，恐污齿颊。临场礼部出示不许入试者，普天凡数名，而此人压卷云。

录旧文

科场帖括，蹈袭成风，即前辈名家垂世者，亦间有蓝本，然未闻全场剿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乙未会试第二名，以《尚书》出邹泗山太史之门，其卷为房司所赏，荐为榜首，终为易房陶石簧太史所压，取会元去，邹大以为恨。比出闱，则知众哗然有言，前场七艺尽录坊刻，自破承至结题不易一字。坊间寻刻魁卷，亦不复改窜，其声华亦顿减，房师大觉无色。然犹为二甲传胪，授礼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将出为督学使者，一疾不起。其后辛丑会试，有一闽士，老于公车，翘捷善走，好谈理学，其社友草为破题谑之云："脚轿夫之脚，心圣人之心。"一时戏语耳。是年首题为《畏圣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谬潦倒，仅完闱事，初无奢望，迨榜出则已高标名字。乃知填榜时一榜已甲者，当拟乙，会天渐明，不得细搜，随意抽得此卷，临朐冯少宰为正主考，见"心圣人之心"五字，大喜，以为奇绝，立命本房加批点评语，即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为余言。

王李晚成

王辰玉发解时，名噪海内，后以口语两度不入试，或不竟试而出。至辛丑登第，则逾不惑矣。房师温太史语之曰："余读兄戊子乡卷，时甫能文耳，不谓今日结衣钵之缘。"王为悯然掩袂。汉阳李若愚公，时艺亦为后进传诵，直至今年己未始第，出李续溪太史之门，初谒座师，曰："向初入塾，蒙师以兄文见课，苦其不能习诵受笞，今得称师友，甚幸。"李亦哭失声。盖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古云喜极而恸，真有之。前此嘉靖间，则昆山归熙甫有声公车，鄞余文敏有丁欲师之，不许，余及第后，乙丑分校礼闱，得归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类。

畿元取乡人

顺天乡试，大抵取南士为礼解元，盖以胄监多才，北人不敌，间取一二北士，多不惬众论，其推服者，仅今上丙子魏允中一人耳。顷乙卯科，给事中刘文炳，真定人也，为其乡人不平，请取北人为解者，谓燕赵乃至尊丰镐，不当使他方人得之。上允其议，且定为永制。时首揆方中涵，京师人，亦欲私其桑梓也。窃以故元用蒙古人为状元，而中华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善乎世宗之言曰："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籍？"圣哉。

乙卯应天闱中之异

乙卯年应天修葺试院，有鱼见于圃中，识者已怪之；至第二场，忽于供给所搜得透印无名试卷数通，监试、提调大惊，拷掠左右甚苦，终不得其故，遂将私贮试卷之人毙之杖下，而不敢闻之朝，惧株连者众也。次年元旦大朝会，时觐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锥狙击御史凌汉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苏，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是日相顾错愕，谓今年必有异变。至二月会试，遂有假元一事，假元则去秋应天所举也。鱼有龙门飞跃之兆，而屈居溷秽，已属奇妖；至于獬豸触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发于辰年元会，兼有群龙无首之象，变不虚生，信然哉。凌应登者，不知何许人，久居京师，贫甚，专与中贵游，亦粗通文艺，后渐成富人。凌御史以计偕至，认为同宗，称兄弟，通缓急。御史第后为福清令，以叶相力入台班，时应登亦登武进士，官环卫已久，时时指称台臣雁行，居间挟诈，外议籍籍，御史恚惧，遂绝之，不与往还。应登寻以一品司游徼，为西台发其奸状，革任回卫。说者谓出凌御史指授，应登愤恨，具疏自白，且讦御史诸不法，直欲手杀之，然后自刎，不意

垂克受缚。旨下勘问，应登远戍，御史亦夺职闲住。

丙辰两大老

比年大僚不补，在位者寥寥。丙辰之春，六卿及总宪仅得四人，时太宰为楚之郑鸣岘继之，大司寇为浙之李旭山志，又兼掌都察院，二公俱乙未，各年八十二岁，出入朝省，精力如少壮人，固一时人瑞也。

观政进士体不同

新第进士分观政衙门，本同时共事，而其体则大不同。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见司官及道长，用堂属礼；在礼部用师生礼；在兵部用前后辈礼；在户、刑、工用同寅礼，直于厅内并揖，分宾主；而刑曹与大理寺，又以西署闲寂，郎官及新进诸君，轮日会饮，吉凶庆吊，恩同寮旧。盖筮仕伊始，而九卿衙门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一一盘踞于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吏部四司郎官，例不接本，以新第进士居三甲末者代之，凡历三年即选京官，有行取科道之望。且次年顺天乡试分考，亦必属之。人得意为揣摹，每致浮谤，前车之覆者多矣，变而通之亦无不可。国初五军都督府惧有进士观政，不知相处体例何似。

旗竿

弇州《觚不觚录》云士子乡、会得隽，郡县始揭竿于门，上悬捷旗。至申吴门拜相，地方官创状元宰辅以揭其门，谓为异事。其所云吴中一大司马子授金吾者，则指凌洋山云翼子玄德也；一大宗伯子荫

胄子，则指徐太室学谟子兆曦也，讶其壮丽倍于报捷。殊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沿以为例，而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近日诸生冒廪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飖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更可骇叹。又南宫报后，得鼎甲者及选为庶常者，复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其僭侈无谓更极矣。余往年游新安，过程守训之门，其人以市棍从两淮税监陈增作参随，纳中书，门左右两大牌坊，中层署程姓名，而抚按以下俱列名于下一层，为之吐舌泚颜；门前又竖六旗竿，颇怪之，因下舆窥其室，则前堂榜曰“王恩三锡”，后堂曰“咸有一德”，令人愤懑，目不欲开。未几，守训败，俱拆毁矣。

卷十七

兵部

铁册军

洪武二十三年，韩公李善长以嫌自杀，上始诏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户，部并给铁册。先是，以功臣有大勋，各赐卒百十二人为从，曰“奴军”，至是，以公侯年老赐还乡，各设百户一人，统其众以护之，给屯戍之印，赐以铁册，末云“俟其寿考，子孙得袭，则兵皆入卫”。盖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于是魏、开、曹、宋、信、颍、凉诸公，西平、江夏、长兴、江阴、东平、宣宁、安庆、安陆、凤翔、静宁、会宁、怀远、景川、崇山、普定、鹤庆、东川、武定、沈阳、航海、全宁、西凉、定远、永平诸侯，皆给兵。未几，宋公冯胜、颍公傅友德以嫌死，凉公蓝玉以反诛，而长兴、会宁、怀远、景川、普定、鹤庆、航海、西凉、定远、永平诸侯，或坐蓝党，或坐旧嫌，皆得罪死。盖铁券山河之誓，曾不比铁册警卫之苛也，悲哉。

恩军

洪武二十七年，诏兵部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意以免死得成当怀上恩也。然是时方以重典刑乱国，良民多坐微眚隶斥籍，其戴恩者必无多。因思完颜季年，中原丧败，令刺民为兵以报蒙古之怨，名

之曰“怨军”，正堪与此作确对。

陆钺《漫记》云，辽东养马皆恩军。

文臣改武

张信字彦实，英国公张辅从兄也，中洪武三十二年乡试第一，文皇初，拜礼科给事中，寻迁刑科都，永乐九年，晋工部右侍郎。仁宗登极，转兵部左侍郎。其弟辅为信求改武阶，乃调锦衣卫指挥同知，寻升挥使。交阯叛，率兵往剿，以功进四川都指挥佥事，又进都使。在蜀十五年，以正统十年卒官。盖信从铅椠起家，居省闼者几十年，为卿贰者十三年，徙右列，握兵柄者又二十年。夫以省垣近臣，中枢政地，忽伍兜鍪，似出谪辱。乃以英国雁行，为乞恩泽始得之，且专征仗钺，恩遇始终，抑又何耶？弇州虽纪其姓名，未详事实，因为稍述其概。

按宋韩、范经略西夏，亦曾以杂学士换观察使，时用兵方谋帅，事理亦宜，乃二公尚以官高禄厚为辞，终不屑受，盖意薄之也。张信官少司马，在宋则为枢密副使，居执政之列，而降为三卫仗士，竟恬然安之，何颜之厚。

边材

文臣以勋劳开五等者，自正统王靖远后，在天顺则吴县之徐封武功，成化则濬县之王封威宁，一以天文兼技击，一以骑射兼结纳，然皆倾危捭阖，爵不及竟其身；而韩襄毅继起，并世锦衣不得袭。弘治以文治天下，缙绅无以武事见知者，正德则有太原之王晋溪，行边制阃，俱著劳绩，得封威宁，而以附丽权贵，乘时邀宠，君子所羞称。

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攘，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遘矣。嘉靖初，杨邃庵以先朝勋旧故相起，行边而无战功可录，其后杨虞坡出镇入枢，功名亦如之。至末年惟沧州刘带川，以文士奋迹，而历践戎行。初为吾浙之嘉湖道臣，出城游徼，而倭艇率大众猝至，适台州解箭到，满一船，因立桥上与健儿十余曹取射之，发辄洞甲，尽舟中之矢，倭始退，而肩髀不能举，则体已脱矣。隆庆初，以少司马征广寇曾一本，先外祖王大参以职方郎赞其军，见其悬一金钱于百步外，射必贯其窍，无一失者，其技真不减陈尧咨，他部曲则十得七八耳。后以御史大夫总督蓟辽，虏畏之不敢犯塞。然奢淫汰恣，帐下纪纲率数百人，后堂曳罗绮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猎，骏骑连翩，妖童执丝簧，少妇控弓矢，服饰诡丽，照耀数里。同时有宜黄谭二华者，其将略亦相亚，今上初年，亦以督蓟辽入正中枢，数年而罢。为督府时，与蓟帅戚继光者比周如一人，然两人俱以比材武为江陵公所器爱，日致名姝瑰异以自固。谭又善御女术，进之江陵而验，故得久居津要。其挥霍机变，自奉骄侈，与沧州大略仿佛，且俱享上寿，以功名终。二公之捐馆，不过十余年外耳。刘名焘，谭名纶。

边材一路，大抵自有赋授及专门名家，非书生读纸上语便可抵掌登坛者，即如唐荆川之学问，亦可称通天地人三才矣，海内仰之如麟凤，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抚淮阳正值倭难，积劳中暍，尽瘁军中，终无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幸臣赵少保所荐议之，则过矣。近日如李见罗，其生平品望出人数等，自负亦在留、邺二侯之间，金腾用兵，以奏功超迁中丞，抚郧为麾下健儿所窘，遂不及展一筹，旋以滇南杀降冒功，被白简逮治，几伏法而仅免。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而见罗欲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南京贡船

南都入贡船，大抵俱属龙江广洋等卫水军撑驾，掌之者为车驾司副郎，专给关防行事，入贡抵潞河，则前运俱归，周而复始，每年必往还南北不绝，岁以为常。闻系文皇帝初迁北平所设定制，有深虑存焉。其贡名目不一，每纲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经者甚多，稍可纪者，在司礼监则曰神帛笔料，守备府则曰橄榄茶桔等物，在司苑局则曰荸荠芋藕等物，在供用库则曰香稻苗姜等物，御用监则铜丝纸张等物，御马监则苜蓿一物，印绶监则诰敕轴，内官监则竹器，尚膳监则天鹅、鹧鸪、樱莱等物。其最急水鲜，则尚膳监之鲜梅枇杷、鲜笋鲥鱼等物，然诸味尚可稍迟，惟鲜鲥则以五月十五日进鲜于孝陵始开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荐太庙，然后供膳。其船昼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换，急如星火，然实不用冰，惟折干而行，其鱼皆臭秽不可向迩。余于夏月北上，曾附其舟，几欲呕死，偶邻舟友邀会文，则舫斋芳洁，不减吴下沙棠，怪问之，乃知纳赂主者，尽徙贡物于他舫耳。其鱼到京，始洗刷进充玉食，上班赐阁部大臣及经筵日讲词臣。先人时叨恩赉，次日早朝谢恩，贵珰辈杂调鸡豕笋葅以乱其气，用以银沙锣饷遗，近臣侈为珍味，然实不堪下箸，亦何止海上之癖也。有一守备大珰，新赴南任，夏月忽呼庖人责以馔无鲜鲥，庖人以每顿必进为言，珰怒不信，索至谛视之，始疑讶曰："其状颇似，但何以不臭腐耶？"闻者捧腹。

金陵城外临江，旧设鲥鱼厂，每打鱼时，内官出视科索百端，大为渔户及地方之害。十年前矿税盛行，阉人流毒，辄于宝坻县创为银鱼厂，与南对峙，乃至冬月椎冰令渔者跣立打捕，又课富室折干润橐，民不聊生。近年闻上知其弊，已革去矣。

冰鲜船在途驿骚日久，弘治初，上欲革之，以中贵人进言祖宗时荐为重，遂得不罢。旧京土产上供寝园，即劳民亦不为过，而孝宗圣德，轸念邮传，自节口腹至此，以视大业之责食车、天宝之贡荔子，不亦霄壤哉。今上顷年以湖广鱼鲊不洁斥左布政使武尚耕为编氓，盖祖宗时食，在圣主孝思，又须虔恪，守土大吏不举其职，自当议罪，

此又用汉世酬金失侯例，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近年龙袍船，尤为恣横，远出冰鲜之上，即凶恶如漕卒、粮船，亦敛避不敢较；至仕绅乘传者，为其所凌，噤不敢出声，何况行旅。按，龙衣之进，正在南京，其后增入苏杭，初犹以镇守内臣兼领；及世宗革镇守，始特设内臣管织造；至隆庆登极革回，止留南京旧设者，至三年，复遣太监李佑往莅其事，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于今，遂成故事。中贵以此差为登仙，其名下小阉，踞以为外府，春秋二运，往来如织矣。

河套

成化间，虏入河套，督抚都御史白圭、余子峻等，前后请大举搜套，驱虏出河外，沿河筑堡，抵东胜，徙民耕守其中。时叶盛为史部侍郎，上敕盛往议，且上方略。盛上言搜河套、复东胜，未可轻议，惟增兵守险，可为远图，而王越亦以为不可。上从之。弘治初，又议复套，时倪岳为礼部尚书，亦疏论边事，略曰："建白纷纷，率谓复受降之故险，守东胜之旧城，则声援可接，非不善也；但城废弃已久，今欲城河外以为守，出孤远之军，涉荒残之地，彼或佯为遁逃，潜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蹑袭其后，进不得归城，一败涂地，声威大损矣。"时大虏入套未久，尽可驱逐，而当时叶文庄、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时名臣，其议论也已畏缩如此。嘉靖二十六年，则距成化时将八十年，去弘治亦五十年矣，虏之盘踞日深，我之士马日耗，陡议大举，人心已摇，主上亦虑万一差跌，噬脐无及。以故严、仇之谮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火药

古来御兵，惟用兵仗，故晁错之言曰：“劲弩长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即有用火者，大都乘风纵势，如即墨、赤壁是也。其大炮等物，不过曹操霹雳车之属而已。本朝以火器御虏为古今第一战具，然其器之轻妙，实始于文皇帝平交阯始得之，即用其伪相国、越国大王黎澄为工部官，专司督造，尽得其传。今禁军内所称神机营者，其兵卒皆造火药之人也。当时以为古今神技，无可复加，然亦相传所称大将军蒺藜炮之类耳。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其国即古三佛齐，为诸番博易都会，粤中因获通番海艘，没入其货，始并炮收之，则转运神捷，又超旧制数倍，各边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戚继光帅蓟门，又用火鸦、火鼠、地雷等物，虏胡畏之，不敢近塞，盖火器之能事毕矣。数年来，因红毛夷入寇，又得其所施放者，更为神奇，视佛郎机为笨物。盖药至人毙，而敌犹不觉也，以此横行天下，何虏敢当之，但恐守炮者畏怯，虏未来而先放，比对阵则药尽，反速战士之奔，此向来通病也。

正德十五年满剌加国为佛郎机所并，遣使请救，御史何鳌言佛郎机炮精利，恐为南方之祸，则其器入中国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广东巡检何儒招降佛郎机国人，得其蜈蚣船铳法，论功升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督造，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再升宛平县丞。中国之佛郎机盛传自此始，而儒老于选调，不闻破格用之，可叹也。

武弁杀邑令父子

广西总兵都督过兴召还京师，途经湖广祁阳县，兴命其子得隆索贿于知县李翰，不得，杖翰并其子钊，俱死。事闻，法司拟得隆恃势故杀二命，拟斩而已。邑令为健儿所笞，已是怪事，乃父子俱死棰楚，宁非衣冠奇祸？何以置兴不问？兴寻病，得伏枕死，天网严而国法废矣。此成化元年事，与正统末年都司李暠杖知州李玉事相似。

项襄毅占寇

弘治元年，吾郡城中百户陈辅者，素以兴贩私盐为业，事发，革任，所聚徒党渐众，遂思为乱。同其父陈端、其子陈文、陈武鸠集所部，白昼入郭，知府徐霖逾垣遁去，遂虏郡印，劫库藏，释囚徒，又劫夺嘉兴守御千户印，执千户白鉴，杀掠吏民，尽剽城中金帛妇女，全家入太湖为寇。其势猖獗，阖郡惊惶，意其或成大事。时正初夏，故兵部尚书项襄毅忠，以削籍在家，为辅卜其成败，既而曰："无能为也，今日旺神在西，而此贼乃扬兵东出，是为休门，旦夕见俘耳。"俄上闻变，亟遣侍郎彭韶领专敕巡视浙江，督责地方文武，用军兴法，事权甚重，比至无几时，而百户父子皆就戮矣。项公虽名臣，不闻善风角，而奇中乃尔，信乎前辈多能，不肯炫鬻见长，如魏阳元善射，非临用何由知之。

彭惠安公敕中云："一应军民词讼，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发巡按、御史、按察司问理。"是时御史之体未甚贵倨，彭以刑侍奉使，初未兼宪职，尚以属吏待巡按如此，迨嘉兴事宁后报命，乃以原官改佥都御史，清理两浙盐法，始得带宪衔，再莅吾乡，盖中丞雄峻，当时尤靳惜之云。

武臣好文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汤胤绩之属皆以诗名，然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旌钺也。自嘉靖间，东南倭难孔炽，倖臣胡宗宪、赵文华辈开府江浙，时世宗方嘉祥瑞，争以表疏称贺博宠，收取词客充翘材馆。胡得浙人徐渭、沈明臣，赵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异礼，获厚赀，浸淫及于介胄，皆倚客以为重，渐如唐季藩镇。至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

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而世所呼为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此辈溪壑，久亦厌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萧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拜宁夏制帅，频更大镇，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作队趋之，随军转徙，无不称季馨词宗先生，蚁附蝇集，去而复来。时诸边事力已绌，非戚帅时比。萧之内人前为杨司空女，继为南太史妹，俱盛有嫁赀，至脱簪珥佐之而犹不给，武臣好文，自祸至此。

自隆庆来，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幼年曾见故相家僮业按摩者，游宣府亦得二百金，已为怪事；今年至都，在黄贞甫礼部坐中，见二三小唱，窄袖急装若远游者，来叩首，云谢别，问之，则乞得内召候考选名公书，往塞上也。余笑谓贞甫曰："他日必有坊曲女伴，祈公等书牍作陇头儿者，将奈何？"贞甫曰："不然。诸边营妓如云，大胜京师，我却愁诸弁以此相荐，报我辈龙阳子都耳。"因相与拊掌不已。边事如此，欲武人不掊克，得乎？

文士知兵

嘉靖以来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赵大洲阁老、赵浚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词林，足为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冯仰芹子履、于完朴达真二大参，俱真正边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则沈少林状元、董伯念礼部，并有声艺苑，亦好谈兵，但阨于年，赍志以没。惟二十年来，如顾冲庵养谦、叶龙潭梦熊、万丘泽世德、李霖寰化龙、梅衡湘国桢，皆因四方多事，各从簪笔吮毫，时伸其弯弓击剑之技，俱正位司马，延世金吾，顿令措大吐气。若穆宗庙杨虞坡、谭二华、王鉴川、刘带川辈，又未易指数。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郧抚，其人素讲学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为部卒哗乱，备极窘辱，既而逃入襄阳，寻冒功事发，诏征入狱，则真尿汁诸

葛亮也。

兵部郎叙功

先外祖王讳俸，登壬戌进士，拜兵部主事，寻晋副郎职方正郎，又以才选赞画，从刘大司马焘征海寇曾一本。成大功还，历俸将满九年，会议开马市，忤高、张二相，高方掌铨，出之为永州知府，寻乞身归。后高、张先后败，起庐州知府，循资升宪副大参，以病乞身没于家。兵部九年无出守者，边功未有不叙者，又忤权高卧十余年。时吴门、太仓俱同年在政府，太仓尤莫逆交，竟不论叙往事。先外祖既不自鸣，言路亦无为称荐者，似皆有古人风。

石司马

大司马石东泉星以封贡关白下狱，时曹心洛先已久系，正坐论石得罪者。石见之，惭欲入地，曹顾慰劳有加，云各为国事致祸，何敢相尤。两人遂缔深交，且有婚媾之议。未几，石以忧死，曹为经纪其身后甚周悉，且津送其孥累。时石妻子编管粤西，正曹之桑梓也，闻曹归里，欲绪成前议，未知果否。此一举也，曹不失为过厚，而司马地下则赧色矣。曹名学程。

日本

日本贡道，本从浙、福二省。自朝鲜之役，我往彼来，俱从朝鲜之釜山径渡，海面既无多，亦无湍险。至封贡事起，则直自山海关入京，日本几成陆路通衢矣。所幸彼国安富远过中国，初无意内犯，向来许多张皇，真是杞人之忧。而朝鲜、日本，向为与国，且世通婚

姻，特关白一人黩武，近已宁帖，绝不闻交兵事矣。丁职方元甫应泰习知其事，且目睹其奉倭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举灭之，如唐故事，且自为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圣，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时将帅，亦无有与李勣、薛仁贵伯仲者，此举亦岂易言。且兵以义起，名为恤患救灾，所以异于宣和伐辽之举，一旦利其土地，即力能郡县之，而使声罪致讨之日本，反得有辞于我，何以风示四夷也。丁疏丑诋东征诸文武，自邢昆田玠以下，无一得免。邢即出师时，举丁赞画者，丁为此谋，与勘事科臣徐涵碧观澜者协意；既而朝鲜君臣惴恐，扬言将甘心焉，丁遂宵遁，徐亦不复阅事还京，两人俱以听勘归。又六年为乙巳大计，徐以不及谪，丁竟坐墨斥。丁有才气，能任事，亦楚人之铮铮者。东事奏功，十年之局已结，饮至告成，即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欲尽没战功，严核伍籍，至为剃眉查核之法，军心已大离，朝鲜复加饰其罪状，丁遂无解于朝论矣。丁之初疏，岂无数端实中师中情弊者，攻击四起，渐增飞语，应之十余疏而不止，益支离失实，谓之妒功生事则可，其恨之者，至云党倭奴以坏战局，又云丁欲自据高岩作夜郎王，冤矣。

日本自古凶狡，非诸国比，以元世祖威力，十万之众，仅三人得还，复屡招之不至。本朝入贡甚虔，虽以胡惟庸事暂绝，后仍通贡，每天朝主上新立，颁用日字，勘合可考。其嘉靖间入寇闽浙者，乃岛中贼倭，如中国洋船，其国主不及知也。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初非肃慎越裳可拟，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石司马乃欲以封贡縻之，保其为忠臣孝子，愚矣。李宗城以临淮勋卫衔命渡海，欲借此以复先世曹国公故封，石司马亦面许之，甫至朝鲜，即令沈惟敬执橐鞬庭趋，旋为沈部下计怵，尽弃节印，单骑遁入关，贻笑远人，赖上恩慈不诛。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继之，狼狈脱走，迹同亡虏，岂止委君命于草茅，其辱国甚矣。石之负乘不待言，其初兰溪在首揆，亦不得辞责。

日本和亲

李如松家塾师诸龙光，故浙江余姚人也，受李氏恩豢已久，后复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渐疏外之，龙光积忿未发。会如松奉征倭之命，先胜于平壤道，后败于碧蹄馆，久戍朝鲜，而封贡议起，如松颇附会，文帅宋应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结东征之局，此实情也。一时抑和主战者，议不得伸，渐谓军中行贿媚倭，至甲午四月，且有和亲结好之说。龙光遂借以倾李氏，上急变告如松私许日本与天朝和亲，御史唐一鹏等信之，遂露章劾如松并东征在事诸臣，科臣乔胤因而和之。上命讯之，实无此事，下龙光究问主使之人，不得，法司拟以杖谴。上大怒，先命立枷，后遣戍，不数日遂死三木之下。按古来北虏与中国和亲，惟汉唐有之，未闻岛夷敢萌此念。若云日本愿献，则高丽进其国女子，在祖宗朝自有事例，似亦未许；至于公主下降，则纳币赐敕宴使定期，古来一有故事，军中安能伪饰以欺外夷？况倭奴狡猾，为诸夷第一，非沈惟敬辈所能笼络。造为此说者，皆出东征失志游棍，流谤都中，而言路一二无识者，遽登之白简，至纷纷为诸龙光讼冤，辱朝廷而羞士大夫，真可痛恨。于文定与石司马私恨，遂纪之笔麈以为信然，失国体矣。

封事初坏，李宗城逃归，上命急遣一科臣往，而皆惮行，群起谏止，上意已怫；会曹学程有和亲割地之说，圣怒遂不可解，锢狱十年而始释。盖鲜、倭本与国，其婚姻乃恒事，但讹云天朝，则可恨矣。

程鹏起

关白侵朝鲜事起，建白者章满公车，石司马以集众思为名，多所采纳。其可哂者，如张念华、冏卿文熙，议集浙、直、福、粤濒海四省之兵，入海捣日本之巢，已为悠缪不经之甚，旋为言路所驳，谓其

骚动江南，罢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鹏起者，求往海外暹罗国借兵以攻关白，可令回师自救，以解朝鲜之困，石司马大喜，以为奇策，即请于上，加参将职衔，给饷召募。其寮掾二十人皆无赖椎埋辈也，并授指挥，充中军旗鼓等官，先入朝鲜约会师之期，索其赂数万；至闽、广造船募兵，费饷数十万俱匿入橐中，盘桓海上不发，始为言者论罢辍行。后石得罪，田东洲乐秉中枢，捕程笞数十。论戍逃归，至今往来南北，携数十女优及恶少数辈，遇豪家即令演剧以博缠头，间有挑之者，旋使荐枕连宵阅日，恬不知耻；又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余尝遇之广坐中，历指其扮戏诸妇曰“此为邹尔瞻老师所爱”，“此为顾叔时老师所赏”。以一漏网健儿，污蔑贤者至此，而荐绅先生无一呵叱之者，异哉。

暹罗

倭事起时，有无赖程鹏起者，诡欲招致暹罗举兵，捣其巢以纾朝鲜之急。其说甚诞，一时过计者，又恐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践中华。于穀峰宗伯时在春曹，极讪笑之，以为茫茫大海，人知暹罗在何方，所云调征者已可笑，乃又忧其入内地，此待取来时再议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罗实与云南徼外蛮莫及缅甸相邻，陈中丞用宾抚滇，尝欲与协力图缅，夷为郡县，可得地数千里。事虽无成，然其国滨海，而可以陆路通无疑矣。程鹏起泛海求援，固属说梦，即于公讥诋，亦未得肯綮。于久为礼官，暹罗为入贡恭顺之国，其道里图经，何以尚未深究。

金丹说客

金丹者，吾邑诸生也，素以舌辨见称，微有拳勇。时蒋洲等入海游说未归，当事俱忧之，募能再往者拜官。丹出应募，成约而归，胡

司马嘉其功，即以都阃题请。丹时本业已荒，遂就右列，历官闽参将，中白简归，用降汪、徐诸酋劳，叙功得世本卫副千户。丹为先大父客，余幼时尚识之，其子病废不能袭，其孙贫而无赖，非承勇爵者，黄虽尚存，已付高阁，然较之蒋洲辈不蒙寸赏，已为优矣。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及见甲寅倭事。后贫落入京师，好烧炼，与方士及无赖辈游。石司马妾父袁姓者，亦嗜炉火，因与沈善。会有温州人沈嘉旺，从倭逃归，自鬻于沈；或云漳州人，实降日本，入寇被擒，脱狱，沈得之为更姓名，然莫能名也。嘉旺既习倭事，且云关白无他意，止求贡中国，为朝鲜所遏，以故举兵，不过折柬可致。袁信其说，以闻之司马。惟敬时年已望七，长髯伟干，顾盼烨然。司马大喜，立题授神机三营游击将军，沈嘉旺亦拜指挥，与其类十余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马既以封贡事委之，言无不合，言路交攻不为动。沈留釜山年余，廷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为宣谕使，偕渡海。临淮李小侯既逃，朝命副使杨方亨充正，即以惟敬为副，使代之。过海至山城州，草草毕封事，而倭留朝鲜者终不去，贡事亦不成。石司马以违旨媚倭下狱；沈为督府邢司马捕至京，论斩，妻子给功臣为奴。惟敬无子，妻为南妓陈淡如，少亦知名，时已老矣，沈诛后部曲星散，淡如与嘉旺俱不知所终。

惟敬渡海时，余家有一旧仆随之，及还，云日本国多风，四时皆然，四面皆至，所谓飓风也。俗好楼居，至十余层，而又不善陶埴，即王居亦以茅覆，故易败亦易成。土俗与旧传略似，惟所谭用箸最奇。其俗侈于味，强半海错，中国所未名者。每宴会，虽黄白杂陈，不设匕箸，临食，则侍奴取小材长尺许者，对客削成札，人置一双，既馂，便对客折之，不复再用。每堂庑间，必设箸材半楹，以备朝夕供具。日必再浴，不设浴锅，但置密室，高设木格，人坐上，其下炽

火沸汤蒸之，肌热垢浮，令童子擦去，然后以水从顶灌之，大抵其好洁如此。

斩蛟记

关白之犯朝鲜，朝议倾国救之，时宋桐冈应昌以少司马督师专征。宋无阃望，能大言。次年将内计，有物色之者，因力任东事，大司马石东泉主之，内阁则兰溪暂代首揆，惟石是听，特遣二主事赞画，皆妙选才望，赐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僇副帅以下，事权特重。后碧蹄馆败归，师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赞画者以拾遗论罢，其人故耆夙名士，为太仓相公门人，号相知，意其能援手。时竟传关白已死，遂作一书名《斩蛟记》，首云关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盖蛟也，漏刃于旌阳，化成此酋。素嗜鹅，在朝鲜时，曾谋放万鹅于海中，关白恣啖，因得剸刃，而主之者昙阳太师也。记出，远近骇怪，其同邑先达遂作《辟蛟记》诋之，以快宿隙。究之关白实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仓相公曾见此记与否，皆未可知也。

斩蛟之记亦有所本。潘玺卿雪松士藻，冯司成癸未所录士，滞符台十年，在京偕诸名士立讲会，每云吴猛镇铁柱宫，实多遁去者，许真君约后千年，当生八百散仙馘此孽魔，今正其时矣。我为一人，与某某等皆同列，余师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师信之，竟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预讲，亦遥隶群真，起大宅埒王公，云拔宅上升时，勿令赀产有所遗，司城见而姗笑之。又袁中郎为吴令时，与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圣人自命者，每论事，辄云“如来如此说”、“大士与我商略亦如此说”，其他称引果位不胜纪。袁谈及必抚掌不已。又屠纬真在湖上，一日忽对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纷，关壮缪、苏文忠各来枉顾，二人素未识面，偶苏举曹、刘并称，壮缪震怒，谓小子何敢辱吾兄，至与阿瞒伍。苏争之甚不服，两相构斗不休，若非余力解则东坡饱老拳矣。”屠为余父执，第俯首匿笑不敢对。大抵才士失职，往往

故为夸诞以发舒胸中磊块，不足信，亦不足哂也。

征安南

嘉靖初年，安南久逾贡期，又侵夺广东钦州四峒，朝议欲问其罪。时王文成新起征田州，威名甚重；桂文襄暴贵用事，风王乘兵力取安南为己功，王不应，恚甚，嗾人论之，夺其世爵。

又数年安南尚不宾，时闽人林希元者，为钦州知州，林故名士，从卿寺外谪，负才不得志，乃上言安南可取状，凡六疏，犹不止。时夏文愍新登首揆，林同年也，以保境息民为言，林说遂不行，仅劝莫登庸归四峒，献代身金人，遂罢兵。林乡人李默移书戏之曰："钦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拜之相。"盖讥林貌寝也。夏贵溪不欲用兵，亦谋国远虑，迨其后议复河套，又力主其事，致陷重辟，盖贵宠已极，复思以书生开茅土，此与桂安仁同一肺肠。即张永嘉当局，曾议恢复大宁三卫故地，使其说果行，亦必至偾辕取祸矣。

安南议起，时太师武定侯郭勋，欲因以希上赏，奏请勒禁兵及各路师待发，已得旨，独户部左侍郎唐胄力谏有七不可之说，且云太宗以黎季犁弑篡、杀使臣诸大罪讨之，兵已压境，犹遣行人朱劝，许其赎罪，及不悛而后灭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郡县之，仁宗每以为恨；至宣德再叛，杨士奇等举先帝遗意以闻，宣宗亦曰："皇考追憾此事，时形慨叹，朕屡闻之。"遂决意弃焉。世宗闻其说亦为心动。时咸宁侯仇鸾、尚书毛伯温等奉命，兵饷已集，乃遣礼部尚书黄绾往谕，其后莫登庸服罪罢兵而还，卒用胄策。其全国中生灵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间日本侵朝鲜，至调天下精兵，夷汉俱扰，率不得要领，而海内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当不至此。袁中郎论朝鲜事云，譬如邻人自相讦讼，我乃鬻田宅、卖儿女为之佐斗，不亦惑乎？斯语可念。

安南纳款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时亦征之，凡三次而后输服，特未及郡县之耳。初征时，故宋陈尚书子丁孙及其婿梁奉御、苏少保子苏宝章及赵孟信、叶郎将等，俱降附，盖宋遗臣逃异国，不特陈宜中入占城也。陈日烜在元世祖朝，僭国号大越主宪天体大明光孝皇帝，更名陈威晃，年号绍宝，元兵陷其国都而归。本朝自宣德弃地后，尚修朝贡，嘉靖初，莫登庸篡黎氏自立，亦建国曰大越，改元明德。禅位于子方瀛，改元大正，分所部为十三承政司，以拟天朝之布政，各立宪察司以拟按察，又各立总兵使司以拟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号，降封方瀛子福海为安南都统使，赐以银印，秩从二品，其十三司改为宣抚，然而仍帝其国，不用所赐印，且名入贡曰交邻。其后不复守三年入贡之约，且侵粤西无虚日。盖自汉及六朝以后，专制一方，屡服屡叛，夷方之难制，未有及之者。

元时献代身金人，以精金为全躯，以大珠为两目，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间所献其制何若。又安南人自称其国为阿南国，至今尚然。福海死，子宏瀷嗣，嘉靖末年瀷没，子莫茂洽嗣，后溺死，其国渐乱。莫氏相传凡五十余年，至今上初年，而黎氏又兴。先是，黎谳为莫登庸所篡，其子宁犹奉黎祀，又三世为黎惟邦，与其故臣郑松协谋起兵，诛灭莫氏，尽复故土；惟邦死，黎惟潭立，始以情事上闻，且进代身金人以求封号，时万历二十五年也。上嘉其意，封都统使如嘉靖故事，别铸印以赐之；又七年而惟潭死，子惟新袭位，不告哀，不入贡，亦不请封，诏命诘责之，始以年幼初立、国内逆贼构乱为辞，上命姑贷之，仍许通贡，封爵如其父，再请给印。时屡勘无他，乃又赐以新银印，上表谢恩，贡奉如期，较先朝更恭顺云。

仇鸾谈兵之舛

仇鸾自庚戌秋虏入，得上宠，比壬子追僇，恰二年耳。其间意气之骄盈，议论之舛谬，概难枚举。即如辛亥六月虏报渐急，鸾奏请欲自领京兵民兵迎贼，而以边兵分遣附近，追剿零贼，且许军马食民田禾。大学士嵩乃言，今岁调遣到边兵，以其惯经战阵，全赖入卫京师；今却遣兵出外以待零贼，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贼，臣等莫喻其意云何。又行军纪律，有擅取一物者即斩，宁使虏过，田苗食尽，必不可下此一令。会礼卿阶亦言之，得旨允行。七月，鸾又请借民田车以备战守，上曰："去岁造完战车，专备御敌，如何又取民车，益增骚扰。"不允行。盖建白乖谬而君相俱疑厌之矣。是年鸾出行边，惟督臣与雁行，即巡抚亦佥坐，不敢具宾主，若兵备则竟隅侍，鸾晏然受之，人谓其器满将覆矣。

初，仇与严共事，夏曾得志，情若父子，既已同诸大臣入直撰玄文，遂拟郭勋故事，欲挤严而独擅大柄，嵩始恨之。而鸾亦密以嵩父子贪横事上闻，其说几行矣，严乃益结徐共排鸾，因其死，遂合谋使陆炳发其阴事，以至夷灭。是时严、徐尚未有隙，弇州独归诛鸾之功于徐，未必尽实。然《实录》中亦云徐阶密疏鸾通虏误国状，上始惊，收其兵权，鸾因悸死，未知何据。

杀降

嘉靖丙辰，倭酋请降，时督帅为胡襄愍宗宪，许以不死，已上疏于朝。既而有流言谓贼首汪直、汪五峰者，与胡少保俱徽人，潜通重赂，贷其族诛。胡悸惧无策，赵文华正以少保视师，劝胡追还前疏，尽改其辞，汪酋辈遂俱授首。近年壬辰宁夏之事亦然。初哱承恩受围既久，乃请降于监军御史梅衡湘国祯，亦许贷其命，且授以官，承恩欣然，斩刘东阳诸叛贼以献。既而督臣叶龙潭梦熊愧功非己出，决策诛之，遂俘之朝，寸磔于市。梅恨甚，有诗曰："弃甲抛戈满路旁，家家门外跪焚香。军门忽下坑降令，关市翻为劫夺场。计就平吴王濬

老，谋成返晋介推藏。山中黄石休相问，已乞仙人辟谷方。”其怨悱可知矣。自古杀降必非阴福，然汪、哱之流毒南北，即戮之非过也。

奇兵不可再

戚少保继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于山中习放鸟铳火鼠之属，适林莽中有群猴，见而窃效之，久之猴之技胜于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与战必不利，乃匿勇壮于隐处，而以轻铳挑之，佯北，先掷诸火器于山岙内。倭之追者寻至，猴见髡跣横行，不类所习睹，疑为异兽，将噬之，争燃火发炮，倭大骇狂奔，死者枕籍；伏兵四起，遂获全捷。往丙戌丁亥间，顾冲庵养谦抚辽左，俘得海上零倭数十，皆贷命以实行伍，私念大虏目未识岛夷，可以奇胜之。一日报虏骑入犯，命诸倭仍故装匿中军，候战酣时，忽执刀跳跃齐出，虏惊未定，则霜刃及马足，皆踣仆就戮，余骑迸散，顾因以奏功。他日虏再入，复命如前法赴斗，遂无一人还者。盖虏奴知其技止此，已先为备矣。乃知田单之牛，刘寻之驴，俱已陈刍狗，再用未有不败者，如戚少保出奇，真堪大噱。

武弁报恩

钱宁微时，受知于右都督毛伦，后伦坐刘瑾党论永戍，揭黄停袭。迨宁用事，为之夤缘赦罪为编氓。比伦死，其子毛锦请袭世职，兵科给事潘勋驳之，谓伦因婿杨玉入刘瑾党，朋奸乱政，即十世不可宥，其祖职万无可继之理。盖玉与张文冕等，俱瑾第一用事羽翼，已骈斩于市久矣。至是宁势熏灼，擅回天之力请于上，命锦仍袭指挥使，以报伦知遇焉。嘉靖间曾司马铣以复套事见法，其爱将李珍者，榆林人也，先为游击将军，坐法贬行伍，曾爱其能，从徒中超复故官。曾得罪后，分宜相憾之不已，又欲罗织杀其子淳，令人劾珍克侵

军饷数万馈淳，浼其入京赂要津。比逮至拷掠穷治，备极五毒，终不承铣子受赃事，法司乃止坐珍减饷论死，而淳得免。若珍者不知何如人，然以死存孤，使曾氏不至夷灭，庶几有国士之风。钱宁罪恶，死不足赎，亦能不负恩地，曲报知己，俾延世爵，其善亦岂可没。今之士大夫读书知礼义者，有愧武人多矣。

李珍寻以庚戌虏警，赦出复用至大将。

款议有所本

隆庆四年，北虏俺答失其孙把汉那吉，时高中玄在阁，王鉴川在边，议还之以易叛人，初甚哗而后卒得成功。其论虽创，实有所本。宣德十年北虏脱大赤等三人归附，言其酋朵儿只怕率骑三千，近在凉川，失其甥卜曾罕虎里，乞还之，时皆不之信。先是，朵儿只怕从和宁王阿鲁台归附，已拜为都督，阿鲁台为也先所败，朵儿无依，常寇凉州，其甥为边将所获，故遣使求款。上与兵部尚书王骥议，谓宜遣人招抚，乃敕边将同脱火赤等往谕，但归凉州所掠人口，亦还尔甥；若萌异，妻子不保矣。后果如所策。高中玄岂先具此稿于胸中耶？抑暗合也？若嘉靖末，宣大总督杨顺之纳淫妇桃松于寨，致虏大入，相嵩居内，遂欲弃大同右卫，真无策矣。

蔡见庵宪使

隆庆间，北虏效顺，各镇议马市讲款，虏酋俺答贡马至宣府，其妻三娘子者，专虏中事。时蔡见庵可贤宪使，备兵阳和，正同督府宴犒于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皙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请于督府曰：“愿得兵道蔡太师至吾营中，一申盟誓以结永好。”蔡出城至其营，正奉湩酪为寿，忽以精骑数十，拥蔡北去。塞上大骇，欲

追，然诸砦俱安堵，未敢遽议剿。数日后仍送蔡入城，则虏妇已荐寝于毳帐数夕矣。自此边尘不惊，西陲寝烽者数岁。蔡坐此被议罢归，三娘子每至边辄以蔡为问，一时推毂者亦众，因再起再废。至壬辰夏刘哱之乱，言者复以边才荐，又用为宁镇河西道，既奏功进大参，又以言归；甲午再起辽东，未久，仍被议去，而蔡亦暮年矣。阏氏自献，边臣不能守慎独之戒，于廉隅或稍妨，而威重亦未失，遽遭吏议而屡蹶不振，惜哉。

京营操军

京师禁兵号称数十万，然皆尪弱，又大半顶名，无一能操戈者。嘉靖庚戌虏薄都城，戒严固守，至不任登陴，后赵大洲贞吉相公有分营操练之议，竟无寸效。顷年庚寅，曾健斋乾亨为光禄少卿，故以御史外谪，有伉直声，议欲选三大营，并罢诸弁不任事者。此疏初传，京城汹汹，曾不知也。时光禄兄见台同亨为工部尚书，一日入朝，为无赖武弁数百人，拥其舆诉且诘至于诟詈，几碎其衣冠，急避得免，盖误传草疏者为司空也。使其得请允行，必有领军张彝之变。俯仰古今，可为浩叹。

兵事骤迁

嘉靖间不次用人，如议礼张、桂诸公不必言，后倭虏事起，西台中则有王思质怿以御史庚戌守御通州功，升佥都御史；既而倭事起，胡梅林宗宪以浙江巡按御史升佥都抚浙，此皆兵事骤兴，难拘典制。若通政赵甬江文华出视倭警，归而报曰旦夕且平，未几倭大炽，惧上谴责，乃告讦吏部尚书李古冲默出题谤讪，上大悦，从工部侍郎直升尚书、太子太保，仍出视师，则人人切齿，抑不可比于军兴矣。此后登进，遂少有超异者，惟隆庆间张学颜以山东副使升佥都抚辽东，刘

应箕以山西副使升佥都抚大同，吴光以河南副使升佥都抚宣府，虽以才望，亦出高新郑掌铨报宿知也。至今上乙酉，升蓟州兵备副使顾冲庵养谦为佥都抚辽左，则以边才素著。庚寅升苏松兵备副使李养愚涞为佥都抚应天，则以先朝直臣，此后不多见。至壬辰宁夏功成，监军御史梅衡湘国桢当不次大用，然犹先转太仆少卿，寻以佥都抚大同。盖当事者犹斤斤惜名器，稍迂其途以酬功，而御史径超佥堂，遂绝响矣。

克复松山

陕西边防，以弘正之失河套为第一要害，次则嘉隆间之失大小松山，皆关右虏族内犯最紧巢穴也。河套在宁夏镇，自夏文愍、曾襄愍被祸以来，无人敢再议，今则以为必不可复，且必不宜复矣。惟松山在甘肃镇，自为虏寇宾兔所据之后，内地仅有一线之通。先朝西方名将如马芳，频死犹以不及恢复松山为恨。近日万历戊戌，三边督臣李次溪汶、甘肃抚臣田东州乐、甘肃总兵达云、道臣刘敏宽等，厚集夷汉将士，尽锐剿杀，虏众举族遁去，大小松山尽入版图。建筑城堡，以芦塘等城属固原镇，江水河等属临洮镇，河坝颜等处属甘肃镇，其地东阻黄河，北控宁夏之贺兰山，西南连接庄、羌、兰、靖诸边，延袤千余里，号为沃土，于是甘肃千四百里之冲俱安枕矣。功状条上于朝，再核得实，李、田俱晋宫衔，荫世袭锦衣，达云外卫世千户，其赏似未足酬劳。今上武功虽盛，此役尤为俊伟云。

西南诸捷

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如万历乙亥四川之平九丝，拓地几千里，时大将为刘显。癸未之缅甸大酋莽瑞体反，纠陇川酋岳凤同逆，凤为游击将军刘珽所擒，俘献阙下，珽即显之子，后屡为大将，又越

三十七年岁乙未，为杨镐所绐，战没于辽左。当俘凤时，申、许二相公俱峻加三孤。又如万历癸巳缅酋多俺又反，陈用宾擒斩之；万历丁酉顺宁府土酋猛廷瑞、大候州土酋奉李叛，讨灭之，各改流官；万历丁未陇川酋多安民又叛归缅，滇兵举平之，此皆云南一方事。至川黔之灭播川、平苗仲，亦无不如意。惟近日东北用兵，竭天下之力，聚三大帅数十万众尽没辽水，坐成厝火燎原之势，差不为竞耳。昔唐文皇芟刈群雄，手定率土，独困于东方莫离支一小丑，近事亦略似之。

梅客生司马

麻城梅客生国祯大司马，少登公车，高才任侠，其中表刘思云守有亦大司马天和孙，时领缇骑，与江陵、吴门二相相昵，而好文下士。梅每游京师，辄以羽林卫士给之，因得纵游狎邪如杜牧之为淮南书记时，尝题诗倡馆，有“门乘夜月梨花冷，帘卷东风燕子寒”之句，为时所脍炙。后至癸未始登第，齿已长矣，出为邑令，入西台，会刘哱倡乱，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荐辽帅李如松往讨，而请身监其军。至则亲擐甲胄，当矢石，屡挫贼锋，镇城窘急，亦自相鱼肉，献贼自赎。因奏功还，峻迁中丞，开府云中，以至右都御史，赠今官。如松在环卫，故与梅为方外之游，握手衔杯，誓以功名各自奋，果不负所期云。如松后以辽帅战没，梅亦终保身名而卒。

如松为宁远伯成梁长子，有弟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至大帅，俱善以酒色苞苴笼致缙绅。有徽州谢存仁号太涵者，为辽阳道参政，如梅为镇帅，出其爱妾一幅画者，与角饮射，酒酣相娱谑，立遣舆赠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兄弟才术大都不出此。今杨中丞沧屿镐抚辽时，亦与如柏结义兄弟，曲宴私觌，大抵如前所云。建虏匪茹，杨从田间起督师，以大兵四路出关，如柏时以故辽帅起废于家，杨请于朝，使将中军，以为功在漏刻，为李氏茅土地。既知事不就，阴檄如柏率部下全师归，刘、杜二帅不知其指，第奉令克期深

入，救援路绝，只轮不返。李成梁始起辽东，不为无功，至是一败不复，亦皆如柏之力。杨、李俱论斩，如柏死狱中。士大夫素以豪杰自命，不幸为此辈所豢诱，入其彀中，究至误身以误天下，悲夫。

先是，援朝鲜时，蔚山之战，城已垂克，因杨镐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许南将入，下令退还。倭众乘之，天朝全师俱溃，识者恨之。

福将

古云薄福之人不可与功名，此语信然。李少师于田，身长八尺，腰腹十围，望之知为巨公。播事正亟，用为制帅，一鼓灭之。会以忧归，而运道告梗，旋从苫次起治河，因开泇河为百世利。其举动安详，语言敏赡，又粹然文士也。己酉辽东渐露叛谋，时李已秉中枢，余妄献一议，谓当亟将辽地改为郡县，使文吏得展其才专其责，且使武弁亦严纪律，不敢恣横如旧时。而碚阳、宽奠、清河外诸要地，为抚臣赵楫、镇臣李成梁擅割与虏者，亦可从此清出。李大喜，是其说，而事体重大，众议未谐，议因中格。此举果成，亦不足为辽重轻，而此公虚心听采，亦见一斑。使其今日在事，辽事未必败坏至此，如天之不憖遗何！播奏凯后，上欲践初约，封以世伯爵，首揆沈四明力沮之而止。

少师乙巳年从济上忧归，而安氏争地事久不决，李从苫次抗疏，谓播地寸尺不可授安，且悔当时不尽一时兵力并安氏灭之。盖才大气锐，自不以县辽为非也。

进银立兵营

丁酉戊戌间，矿税盛兴，奸人辈竞为欺罔。己亥三月，有福建福

清县举人林章者，同百户王官把总徐希昌等上疏，乞于淮南一带买盐行引，又求于大江天宁州、黄天荡二处养兵以防寇盗，且进银一万三千两以尝上。时阁臣忧之，上疏直云："大江之中，浩渺贼薮，此辈欲得之为巢穴以聚众起事，其志不小。"上允其奏，逮诸人下诏狱治之，则此万余金乃扬州监生代出，而林章主其议以上疏。法官恨之，相继死狴犴。全盛之世，主上偶计刀锥，群小遂借以售奸，名在贤书者亦思盗兵逞志，言利之害至此。

名器之滥

宋时杂技异途，亦有虚衔，如某州医学助教之属，以优假闾里中杂流耳。惟本朝则凡医人出入贵家者，辄求得告身，称太医院吏目，门下奴目客则称礼部铸印局大使，遂俨然铨曹选人矣。又如武途虽云杂冗，乃两都元枢以札付饷亲友，初犹名色把总耳，今乃不书都司，则书守备矣，初犹一二人，近来普天皆是矣。夫都阃系正二品大帅，国初列方伯之上，守备专制一路，领敕行事，此岂兵曹得给札除授乎？昔至德间，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宣和间朱勔家奴皆拜横行刺史，衣金紫，行酒炙，无乃似之，但其时何时也。

武臣自称

往时浙弁牛姓者，官副总兵，上揭张永嘉相公，自称"走狗爬见"，其甥屠谕德应峻耻之，至不与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又何怪于副将之"走狗"耶。

都督将军

古人都督之名甚轻，如贾充伐吴，其帐下都督周勤见录充入一径，盖不过牙门列校之属耳，然其时即充已有都督秦、凉诸军事之拜，出为方镇太帅，自是六朝皆然。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遂为郡牧正任矣。宋世以宣抚使为兵官第一，得斩节度使以下，其后又以宣抚不足重，如宰相吕颐浩为都督，而张浚因之，乃至中书三省亦奉行其文书，而尊宠古今无匹矣。本朝以此衔为右列流官之冠，其秩正一品，而同知从一，佥事正二，超六卿之上，其贵几埒晋唐。此后因以为正总兵官带衔，未几而副将亦得之，遂橐鞬而趋走于抚院之庭，又何论制府？至嘉靖之末，马芳以游击奏功，世宗特加右都督，则偏裨亦领此秩，愈不足重矣。若将军，则秦汉以来为制将军号，其后名称渐繁，不可缕指。本朝以镇国将军为正一品，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次则辅国、奉国，而大帅之挂印为将军者，如镇西、征西、征虏、平虏之属，尚是雄任，若龙虎骠骑以下，则为二品至五品散官，姑为美称而已；其最猥下者，则殿廷侍卫之大汉，摆列之红盔，亦以市井丐乞得称将军，而贱极矣。

叉手横杖

今胥吏之承官长，舆台之侍主人，与夫偏裨卒伍之事帅守，每见必躝袖撒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狱，垂手于庭，立亦欹斜，为隶人呵之曰："岳飞叉手正立！"岳悚然听命。是知古以叉手为敬，至今画家绘仆从皆然，则今之垂手者，倨也。古伍伯在公庭，必横梃待命，其怠傲不遵命者，始直其杖，余观今禁门守卒与武弁辈，每遇大僚出入，俱直立其杖，大呼送迎，无一人敢横持者，盖古今不同制如此。又古大帅莅事，文武官为之属吏者，不过庭趋声喏，今皆蒲伏叩头，无敢言及喏矣。若抚按之待其下，惟由科目者尚得打躬讲揖让之礼，其他州邑佐贰，俯首阶下，与隶卒无异，想古人亦不然。

卷十八

刑部

国初用法严

洪武九年丙辰，营谨身殿，误奏中等匠作为上等，上怒，命悉弃市，不许覆奏。时工部尚书薛祥极谏，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则千人皆成废人，莫若杖而复之。"始可其请。此犹工匠也。至十五年，上罪通政使曾秉政卖四岁幼女回乡，不能为人之父，命阉之，则极刑及于大臣矣，然犹赐敕而遣之。太祖晚年垂训，又云子孙做皇帝，不许用劓、刵、阉割等刑，敢有请用者，将本人凌迟，全家处死。其为禁更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然至宣帝时尚用腐刑，即士人往往罹之。正统初年，靖远伯王骥征麓川，擅阉幼童，见之弹章，上贷不问；至天顺二年七月，命宫盐徒四十四名，则似乎淫刑，然自此后不闻此刑及士大夫矣。

籍没奸党

永乐初，逮至嘉兴知县李鉴。鉴言臣诚有罪，幸陛下矜恕。上问何罪，左都御史陈瑛言鉴受命籍奸党姚瑄，瑄弟亨当连坐而鉴不籍亨。鉴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瑄，未有亨姓名。上曰：罪至于籍，不轻矣，虽当连坐而不籍，亦慎重之意，知县无罪，其释之。鉴为吾邑

令，治状不知云何，姚氏被其厚恩，几以身殉之，赖上圣明得免。盖瑛之虐焰已布闻，上亦稍厌之矣。至永乐七年，新进士王彦自陈家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臣家，臣虽中进士，实罪人，应就系。上曰：学至中进士，亦成材矣，有罪能自陈，可矜。并其家宥之。至十年，浙江送至奸恶郑公智外亲宋濂之孙，请如法罪之。上曰：濂，儒者，事皇考于开创有劳，其孙子虽奸恶之亲，念濂当宥，可遣归。是时上心已悟奸党株连之滥，俱出陈瑛罗织。瑛旋以罪诛死，故解网之仁如此。李鉴旋召入为御史，其冒重辟救无辜，直当于古人求之，吾邑宜尸而祝之者。

永乐初，发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军营奸宿者，多黄子澄、练子宁、方孝孺、齐泰、卓敬亲属，而其他奸恶则稍轻矣。其逢迎上意，俱陈瑛一人，即赤族不枉也。

热审之始

今制遇暑月，则刑部请上命审情罪之轻者释之，稍重减等，恐狱狭人众以致疫，此实本朝圣政，前代未有。文皇之初，其时止苏轻罪，或出狱听候而已；至宣德二年七月，上谕三法司，今盛暑，朕与卿处深居静处，犹觉可畏，罪囚郁蒸烦懑，安得无病，宜为检看，即具所犯来奏，勿得久淹。三法司、刑部尚书金纯等上奏疏决，上阅之，凡决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三年五月尚书金纯以疾在告，上令太医往视药，时上以天气炎热，敕法司疏决滞囚，纯不加意，屡从朝贵宴饮，上闻之怒，下纯锦衣狱治之，上乃亲阅狱囚，决遣五百七人，然犹间岁一行。至孝宗登极，始令遇夏月凡监犯可矜疑者，俱上闻减等，或竟释放，岁岁行之，自是热审为故事。圣人如天之泽远矣。

按，《会典》载永乐以来热审，但用三法司官，至正统末年，始以大珰一人会审，又至成化间，定五年一大恤，命司礼掌印内臣主

之，出则张盖列骑正坐于棘寺堂，秋卿以下俱列侍，遂循行不改，以至于今。又据王弇州所纪，以为始于英宗朝遣司礼太监金英，是矣，但英之遣热审在正统十四年，此见之《实录》者，与《会典》所记正合，其说似无可疑，惟《王毅愍传》云：正统六年，命大珰兴安同王文审重囚。则不始于十四年，并不始于金英矣。先朝典制，俱付之传疑，非史官之责欤？

罪臣家口异法

叛臣妻女赐勋臣，此国初例，至今行之。若永乐初，将奸党方、黄诸臣妻子配象奴、发教坊司、发浣衣局，此文皇特典，非律令所有也。至正统十一年，大理寺丞罗绮，以事忤王振及振所宠任锦衣马顺，至籍没其家，绮充辽东广宁军，将家口付浣衣局，后虽赦还，亦惨辱极矣。天顺初元，于谦爱将都督范广，为曹石罗织死，至以其家小赐降虏，然皆为权臣所陷也。成化间，福建指挥杨华，故相杨文敏荣孙也，以杀人逮至京伏法矣，其妾因逃捕，发浣衣局，则亦以奸党法处之，然华之罪止一身，荣之功可宥十世，何至罹此惨祸哉！弘治以来此等事不复闻矣。

正统十四年五月，御史柳华以福建捕贼时编夫民为甲，制兵器自卫，致反贼邓发七因以为乱。上命籍其家，华因服毒死，其妻子俱送浣衣局，男子尽充岭军。是时王振肆恶，诸淫刑类此者多。

国学儒臣荷校

正统中，李忠文公时勉以祭酒被三木，天下恨王振之凶暴横人，士至今切齿，然而忠文亦微有可议处。先是，正统七年，国子监丞汪宾以贪暴被枷于监门之首，宾求诸僚申救，忠文怒其人，疏发宾在任

同前祭酒贝泰不法，有玷师儒，且自请向来失纠之罪。上下其章，宾竟坐戍威远卫。按，宾官虽卑，亦儒臣也，贝泰又其前任同寅，岂可于两人得罪之后，复加下石。当宾荷校，正振窃柄已久，则此举必当谏止，乃以白简助其焰，未一年而身亦撄此罚矣，岂真出尔反尔哉。

法外用刑

列圣以来，恪守太祖定制，无用刑于律所不载者。惟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刑官奏于谦等罪恶情由，越二日得旨云：于谦、王文、舒良、王诚、张永、王勤本当凌迟处死，从轻决了，去其手足罢，家下人口充军，妻小免为奴，家财入官；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曜免死，发口外永远充军，家小随住；萧镃、商辂、王伟、古镛、丁澄俱发为民。盖廷议于、王等六人谋反凌迟，循等九人知反故纵，皆斩，故皆下一等。今史抹却谦等去手足不书，意者虑为先帝新政累，故削之耶？但极刑寸磔则有之，无断绝手足者，或覆奏时，上又除手足之条，此说近之。

武宗剥流贼皮以饰马镫，出入必乘踏之，谏者以太祖有厉禁为言，而上不顾也。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严法，且训戒后圣，其词危切，况臣下乎？嘉靖间新城知县吴琼误听一后妻诉子不孝，命支解之，为都御史金清所劾，且言此子非不孝者。上怒，杖一百，戍边邑。令寸磔无罪人，竟不偿死，此是何法。

朝审主笔

谳狱专属刑部，惟朝审则上请例以吏部尚书主笔，所谓冢宰无所

不统，最为近古。至五年大审，乃遣大珰一人莅之，则巍然正坐而刑官夹侍左右，殊令人短气。今人皆谓起于成化十七年四月遣太监怀恩，及阅故相王毅愍文传，则正统六年辛酉命中贵兴安审录两法司罪囚，文时为大理卿，于招情矜疑者，悉能背诵，兴安叹服。则似不始于成化。

又景泰六年乙亥二月，帝命太监王成会三法司及刑科审录在京刑狱，及南京各省皆然。按，是年既非丙辛大恤之年，且二月又非热审之候，而以内官率刑官从事，盖又属创举，而中涓预闻狱，诏已非一日矣。

三杨子孙

杨文贞士奇之子稷，淫恶杀人，坐斩，瘐死锦衣狱，人知之矣。杨文敏荣之子恭以尚宝司丞居家，与人争产，法司论杖为民，遇赦求复职，而英宗不许。其孙泰为建宁卫指挥，与子华杀人，为西厂汪直所发，坐斩籍没。杨文定溥之孙尚宝丞寿殴死家奴，其奴乃宗室赐其祖溥者，事觉，刑部尚书俞士悦言寿罪虽律当徙，然奴由恩赐，又祖所爱，今寿杀之，有亏忠孝，请勿以常律论，赖大理卿萧维桢争之，得免。然则三杨后人俱不能成堂构矣，宁特杜荷房遗爱为千古所慨耶？

胡广之子种，亦坐杀人抵罪。

遣使审恤之始

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遣其属分谳天下狱囚，其事起于正统年间，然而时举时辍。至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户部左侍郎陈翼因灾异陈

言，请如英庙时遣刑部审录省直重犯，宽恤以召和气。时廖恭敏庄为刑部左侍郎，以岁俭民贫，差官不无扰民，但令抚按及按察司自清刑狱，其遣官俟丰年再议。时大司寇为陆瑜，以恭敏为先朝重望直臣，不能夺也。至四年又奏行之，然但及两直隶耳。又至成化八年壬辰，始命刑部差郎中、大理寺差寺正，各奉敕往两直各布政司，遇重辟可矜者，奏请宽贷，于是五年一恤刑之差遂定，时陆瑜尚长秋官也。其用丙辛年，不知始于何时，说者谓取金火明烈之象，亦不知何据。今恤刑年分，则三法司重囚，俱奉旨命大珰一人捧敕莅事，一如热审之例，真敝规也。按，陈翼此疏，造福狴犴不浅，何以当年寝阁不行？然其说格于一时，终为后世永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恭敏自是铁汉，此举似太刻礉，次年亦没于位矣。

凡内臣曾奉命审录者，其墓舍辄画壁写像于南面，法司堂官隅侍，御史与曹郎引囚听命于下，以为荣观。

恤刑

五年一恤刑，此成化以后成例，事体最重，往年多选刑部年深正郎有声者应其选，盖出使时，得与各省抚台讲敌礼，其所开释者，谳时即剖长枷以俟上命释放，爰书一出，抚按不得挠其权。嘉隆间尚然，近年始有以副郎奉使者，如吾乡孙云衢成泰宪副其一也。初至江西，多所减贷，时按台憎其太纵，遇一二稍未当者，于谳牍上峻语驳之，且云仍一面知会恤刑官备照。孙怒，上疏以故事争之，时论多不直按臣。次年毕事，升江西饶州知府，时直指尚在事，孙又疏引嫌控辞，得改福建之邵武。今此差一听司官以情请乞，其资俸应得与否，堂官不复问，至有主事入部二三月，即衔命称恤使而出矣。旧例，境内各知府俱称属，手板素服，庭参惟免跪礼，府同知以下，一切庭趋折腰；至是亦不肯尽执旧礼，遂至彼此争诟，其所矜宥者亦不尽如所拟，仅得稍及宽政而已。盖新进书生，既未谙城旦家言，不无任意高

下，老吏辈反得以深文讥切之也。此差一出二三年，凡嗜进图改他曹者，往往不愿就，以故堂官反谓恬退无竞，乞此冷差欣然允之，至覆盆之平反几何，不置诘久矣。

吏役参东厂法司

孝宗时号为极治，尽厘成化积蠹，厂卫不复敢恣，然其时亦有弊政不减今日者。先是，彭城卫千户吴能有女名满仓儿，托张媪鬻之，媪私售之乐户，亦张姓，而诡云周宦后。张携至临清，转售乐户焦氏，再售袁璘，亦乐工也。时吴能已死，能妻聂氏踪迹得之娼楼，其女怼母，不肯认，乃与其子吴政强夺归。袁璘以金赎，不许，且讼之官。刑部郎中丁哲恨其事，笞袁璘稍过，不数日死，璘妻遂诉于东厂太监杨鹏，鹏逮治，乃尽反其辞，谓吴氏自鬻皇亲周氏，此女故张媪妹也，哲故杀无辜，当死。具奏以上，上下之锦衣卫镇抚司鞫问，又如厂所拟；上以事关人伦，命三法司会锦衣必究其实，乃索女于长宁伯周彧家，彧言初未曾买聂氏女，上始疑之；复命抚部科道多官廷鞫之，张媪及聂女始吐实。诸臣会议哲罪当徒，而满仓儿者与其母聂氏俱拟杖。时举朝不平其事而莫敢言，刑部典吏徐珪独上疏直之，谓丁哲谳狱允当，而杨鹏之侄淫于聂女，遂图报复，欲陷哲于死，而镇抚司官互相蒙蔽，证成其狱。皇上令法司会勘，又畏惧东厂，莫敢辨明，必待廷鞫朝堂，始不能隐。聂女自诬其母，罪不容诛，而仅与杖，丁哲无罪见诬而坐徒，刑官据厂卫之辞，不敢擅更一字。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将镇抚司官永戍革袭，丁哲等进一阶，则太平可致矣。上以徐珪辞语妄诞，赎徒革役，丁哲为民，满仓儿者杖毕送浣衣局，此狱始得结。其时以一乐妇下贱，上烦宸断，三四讯而始定，孝宗圣明，不厌烦琐如此，虽不能尽快人意，以较之嘉靖初李福达一案，则天渊矣。但徐珪以一胥吏参东厂，参锦衣，参法司，讥贬满朝公卿，而罪仅止此，不逾年清宁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应诏陈言，雪徐珪之冤，请还其旧职，量与一官以示劝。上感其言，命授正

八品职衔，吏部覆奏授珪为浙江桐乡县丞。珪何等贱役，士大夫昌言救之，圣主特旨允之，亦得起废入仕，使在今日，死东厂之手久矣。

矐仇人目

弘治间，故御史何舜宾，浙之萧山人也，坐事戍广西之庆远，遇赦归里，所为多不法。适邑令邹鲁者，亦以前御史谪至，其人贪暴，以迁客自命，诞傲无礼，与舜宾交恶，积久遂成深仇。鲁与黠胥辈谋，选健隶数辈，诈称西粤所遣讨捕逃伍者，絷执舜宾，锒铛发解，且悉收何氏子弟下之狱。何既行，又命心腹胡纪等十二人追及衢州，以沙袋塞其口压杀之。舜宾临命，与子竞书言其故，时已七十二矣。何竞寻脱走苏州，日为报复，计久之，鲁得擢山西佥事，就道，竞伺其出，率亲故遮击之，从车中曳下，以石灰矐其双目，反接渡江，连绁赴浙江臬司就狱。浙省上其事，上遣给事中李举、刑部郎李时往勘，坐鲁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坐绞，但系笃疾，宜别论；何竞坐殴本管五品以上官，发口外为民。竞母朱氏击登闻诉冤，乃再命大理寺正曹廉覆勘，至是解人任观等始吐往日实情，改鲁造谋杀人，斩，为从者绞，竞为亲报仇，当徒。惟上裁时，法司谓竞所拟尚轻，改戍。后以赦归，时论共快，称何竞孝子云。

邹鲁为御史，监岁贡试内殿坐南面，坐外谪至萧山，改县厅为寄豸堂，其可笑如此。

梁文康子杀人

梁文康储之子次摅，居乡以夺田杀三百余人，屠灭三十余家，事在正德八年，法当极典；乃父方为宰相，法官仅拟发边卫立功，五年仍还职而已。次摅先以银纳锦衣冠带舍人，寻冒湖广军功升百户，归

而作乱，文康曲法庇之，举朝无敢言者。至命撰威武大将军敕，实文康视草，而高岱《鸿猷录》极口赞誉，谓梁以死诤，而委其罪于杨新都，则以同乡故曲笔也，薛方山《宪章录》亦因之，今后生传述及乡会传策中，每娓娓颂其坚正，如出一口，传讹至此，则二书为祟耳。正德九年，复与宁藩护卫，此实新都当国，依违不能力持，不为无罪，而杨氏子孙乃移之文康，此又当为梁昭雪。至十年春，新都以忧去，梁为首揆，且三年而杨再起，梁仍让居其下，时以梁为长者。及兴邸龙飞，梁又奉迎于安陆，比世宗登极，甫匝月即去位，或云新都挤之。然而不预大礼之罚，亦幸事也。

文康子次揭，以任子未拜官夭死，其孙承荫，乞封乃父，上命赠州判官，今胄子无追赍之例，亦无止赠州倅冗散者，时文康尚在位也。嘉靖以来，阁臣任子非玺丞即中翰，即他京秩不屑就矣。

叛臣妻女没官

正德初年，广西田州土官岑濬妾，以叛逆家属当没官，时焦泌阳芳为相，侦知其美，赂主者得之，嬖之专房。此妾厌其老，窃与焦之子编修黄中通好，其父知之，争斗于室，时传以为笑。但故事第给功臣为奴婢，泌阳文臣，何以给与？岂正阉瑾盗柄，紊乱典制耶？近年平播州杨应龙，田氏当没官，田亦有艳称，诸勋戚争先求恳，时申元渚用懋为职方郎主其事，乃置阄令拈取，惠安伯张氏得之。寻亦乔梓并宠，乃翁病髓竭而没。叛家尤物陷人聚麀，前后一辙如此。

赵麟阳司寇

赵麟阳锦司寇，初以云南清军御史劾严分宜父子，世宗怒，逮至京，拷掠定罪，分宜恨之甚，条旨杖一百棍为民，上抹去杖一百棍四

字，止削籍归。隆庆初诏起故官，历中丞，抚贵州，道经袁州，时分宜卒已数年，藁葬道左，赵恻然伤心，为请于其地监司，创置守冢人以护之。万历初为南冢宰，与江陵稍忤，因嗾其私人劾去；江陵败，起为北总宪，正遣大臣往楚籍张氏，赵又上疏请宽之，因得小缓，其不徇私怨如此。时丘月林橓为刑部侍郎，为籍江陵使者。丘有清望而性褊戾，为给事时，楚中抚臣方廉以五金遗之，丘辄上疏发其事，方因罢去，江陵恶其不近人情，后以贰卿归里，屡荐不起，则江陵厄之也；及衔命入楚，东阿于宗伯穀峰虑其借此泄忿，贻书为宽解甚切。比籍产时，丘用刑过峻，致江陵长子敬修自缢而后少解。丘晋南太宰，未几卒，子云章举乙丑进士，早夭，无子，以侄云肇为后，举戊戌进士。赵、丘二公，俱一时重望，一解仇，一修怨，不同乃尔。赵，浙之余姚人；丘，山东诸城人。

又一赵锦，正德丁丑进士，北直良乡人，官兵部尚书，以嘉靖三十年论戍死。

告讦

嘉靖己亥，世宗南巡还后，有任丘罢闲进士王联以不法为御史胡缵宗所按，乃告胡作诗诅上，比舜狩苍梧事，至逮下狱拷问，后胡仅从编管，而联竟抵法。至丙辰，赵少保恨李太宰默不推为本兵，乃讦其试诸生策中有“汉武帝唐宪宗纷更祖制”语，谓为谤讪。上怒，逮李下狱，刑官谓无律可比，上竟批云：自古无臣骂君律。意谓必无之事，今有之，着处斩候决，此王、赵两人举动岂尚可列于士类。至万历甲申，御史丁芍原此吕追论侍御高启愚南场舜禹题，谓为江陵逆谋张本，而冢卿杨梦山巍等又劾丁以暧昧陷人族诛，是先朝王联、赵文华故智。御史辈不受，反唇相攻，以故太仓相公“八不平疏”内曰：“此又误矣，奈何以禽兽律人。”诚然哉。时同丁御史论高启愚媚张江陵谋逆者，尚有北给事刘一相、南给事王亮。

嘉靖初年，又有锦衣革任千户王邦奇者，迎上意，追论故大学士杨廷和、兵部尚书彭泽等罪，上逮廷和诸子婿讯治，杨婿编修叶桂章自刭死。

嘉靖九年，故太监张永家奴朱继宗告阁臣杨一清，受其家主张永等赂遗，又云一清盗宁府库金。一清致仕去，次年夺职。十年，江西刁民王荣告其乡人、原任文选郎中夏良胜刊所上大礼疏，及为夏所厚江西参议知县等官，上逮窜良胜极边充军，参议等官斥降。若告讦之风一兴，此后浸寻不可止矣。

刘东山

京师人刘东山，狡猾多智，善笔札，兼习城旦家言。初以射父论死，得出，素为昌国公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门客，托以心腹，二张平日横恣，皆其发踪，因默籍其稔恶事状时日，毫发不爽。世宗入缵，张氏失势，东山屡挟之得赂不赀，最后挟夺延龄爱妾不得，即上变告二张反状。上震怒，议族张氏，赖永嘉为首揆，与方南海力抗之，得小挺。锦衣帅王佐者，素知东山奸宄，力为辨析，且发其平生诸罪状甚悉，上始悟，东山坐论如法枷示而死；鹤龄夺爵贬南京，寻又逮至，瘐死诏狱；延龄论斩，长系狱中。京师人无不快东山之伏辜，并服王佐之持正，至称为王青天。近日江陵败，言官亦有疏坐以谋反，时刑部尚书潘季驯、侍郎陆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虽不从言官奏，然有本当斫棺戮尸之旨，而季驯亦削籍为编氓。无论缇帅不能出一语，即政府亦无永嘉其人矣。时掌锦衣麻城刘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驯致贵显，方惴惴虑株连波及，而言路以江陵、季驯辈骤膺殊擢，争居故相为奇货，得祸之惨毙，与真谋逆同矣。

《实录》中载刘东山始末甚误。

嘉靖大狱张本

世宗朝李福达之狱，张、桂诸人因结郭勋以陷多官，天下后世皆知其冤矣，而其端已先见于席书矣。先是，湖广长沙豪民李鉴与父李华，以行劫为业，至拒捕杀死巡检冯琳，其子春震讼之朝，逮华瘐死于狱。鉴又以为盗，烧良民房，坐斩逃去，诏急捕之。长沙知府宋卿者，四出追讨。时新贵席书尚抚湖广，因论宋卿而引李鉴事为故入，上遣大臣往勘，则鉴已就缚，输服请死，宋卿所谳非枉。上又命逮鉴至京再讯，席书时已入为礼部尚书久矣，乃疏曰："臣以议礼忤朝臣，故楚中问官，释宋卿之罪而归罪无辜之李鉴，乞敕法司会勘以辨是非。"上下刑部会御史苏恩、评事杜鸾讯之，合疏言"李鉴杀官兵，劫人财，烧人屋，昔众证已狱成，今亲审又无辞，而席书欲实其劾宋卿之奏，辄代为死囚辨，且以议礼为言。夫大礼本出圣意，书以一言偶合，援此要挟陛下，以压服满朝，惟上深察之"。于是刑部尚书颜颐寿等请行湖广再勘，上曰："鉴事既有席书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命鉴免死戍辽东。是时席元山虽狠愎，亦未敢遽执其事，尚请覆核，而世宗独断，直谓议礼新贵所昭雪，即跖跻亦必曾史，遂将前后爰书一笔抹杀，此嘉靖五年六月事也。不数日而山西按臣马录劾张寅郭勋之疏见告矣。今人但知李福达一案而不知先有席书、李鉴同在一时，因纪其概。

先是，给事升佥事递解为民陈洸，妻郑以奸离异，其子桓杀人坐死，席书代为称冤云："洸以议礼为人嫉恶，文致其罪，乞恩稍宽之。"上命洸免递解，妻免离异，子免死，戍边，此狱亦不曾再讯，竟以中旨宽释，此先一年事也。盖以议礼为护身之符，以訾议礼者为反坐之案，情状甚易见，上亦心知其然，但虑昔日考孝宗者乘机再用，借此钳天下口耳。

嘉靖丁亥大狱

张永嘉暴贵，武定侯郭勋首附之，因得上异宠。妖人李福达一狱，世宗疑御史借端倾勋，故命璁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献夫署大理寺，俱议礼新贵人也。三法司之长俱下狱讯治，时刑部尚书颜颐寿素轻璁、萼，至是乃命桫之，且笑谓之曰："汝今日服未？"颜不胜楚毒，叩头抢地曰："爷饶我！"时京师为《十可笑》之谣，其一曰："某可笑，侍郎桫得尚书叫。"在事大小诸臣俱抵罪，而张寅与李福达遂判为二人，上大喜，予二品服，璁即拜相，仍掌都察院，汇张寅事为书，名《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自是主上蔑视臣工，动出中旨定狱，罗织渐密，告讦繁兴，外戚张延龄则坐谋叛，都御史胡缵宗则坐诽谤，皆文武尊亲，拷掠濒死。以至谏臣杨允绳、沈炼、杨继盛等死于市，马从谦、杨最等几二十人死于杖，而至丁汝夔之狱，则署刑部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俱棰楚阙廷，仍降俸，管事待之如奴隶，无复优礼大臣之体，盖用颜颐寿等例也。至季年而夏相公之伏法，李太宰之毙狱，特其甚者耳。

先是，嘉靖丙戌，刑部尚书赵鉴乞骸，上以情词恳切，许之，赐驰驿以归，岁给夫廪；及鉴陛辞，上特亲赋五言古诗一首，手书龙笺以宠其行，盖举朝无此奇遇。而颐寿以左都御史代之，遂罹桫拷之酷，其去鉴致政时，仅一岁耳。知足知止，古语可味云。鉴初第，以年晚生投费宏，世称神童者。至李福达、张寅本系一人，已见穆宗朝蔡伯贯招词中。

再证李福达事

李福达之为张寅，直至隆庆间四川叛贼蔡伯贯一案而始明，都御

史庞尚鹏奏闻得旨矣。今观伍少参袁萃漫录所记，则又得一确证。其言曰：丁丑计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听选者，徐沟县人也，余问以李福达事，答曰：此生少时所目击者，县中大侠张钺子张宾，好结纳奸宄，而以交通权贵，故无敢讦者。福达亡命，携二子投钺，钺爱其才武，改名姓张寅，令与宾齿，名二子大仁、大礼，宾无子，以大礼为子。无何钺、宾俱故，寅专有其资，二子纳粟入国学。而大礼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勋。同邑韩良相亦尚侠，与寅相善，因争买美妾有隙，首之马直指录。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干武定书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经内外多官勘问，其言情真无枉，词连武定。时武定以迎合议礼有宠于上，而与永嘉比周为党，永嘉以此力为辨雪，而公论遂诎。良相既抵死，则以所争美妾贻寅，寅为托武定得减死戍边。后寅死，家渐贫落。大仁选幕职移住河南，大礼仍以妖术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贵溪，尝质之江中丞潮子，云当时常给舍泰力证张寅为李福达，亦如上舍言。据此，则福达即寅不待言矣。江中丞在当时，亦以张寅事受重谴，其子言必不误。然首张寅者名薛良，而韩良相证之耳，伍记亦微有误耳。

按，福达事本不必究论真伪，当其时君相作主，昭雪郭勋，明旨既颁，且屈帝尊面鞫，以杨一清力谏讯狱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倖臣分掌三法司，正如于谦逆状，徐、石辈证之足矣，尚哓哓称冤，愚哉。

权臣述史

嘉靖六年妖贼李福达一案，议礼贵人张、桂等为政，尽反成狱，于时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御史马录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载《钦明大狱录》中，不必更述。至嘉靖十四年，四川妖贼蔡伯贯反，陷合州等七州县，僭号大唐大宝元年，直至隆庆三年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抚按移文山西，捕同下

狱，自吐为李五嫡孙，大仁、大礼皆其祖师，世习白莲教，结众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论同坐斩，福达剖棺戮尸，时世宗已升遐久矣。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郭勋世受国恩，乃党逆寇，陷缙绅，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是，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追夺官爵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疏上，穆宗是之，下部议，时郭勋久已瘐死狱中，罪无可加，而马录及颜颐寿、聂贤等，俱先以穆宗登极恩，追复故官，且与恤典矣，其他在事被谴者，则俱为昭雪，而大狱之冤始大明。是时即不再加郭勋之罪，而璁、萼等欺君党恶，蔑法淫刑，其罪何可胜诛，而揆地诸公终以故相体面，不复议及，已为漏网。至隆庆四年九月，则其事久已昭揭天下，而高拱以次相兼掌吏部，复驳主事唐枢复官一事，欲倾陷旧辅徐阶，疏中复云：大逆狱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俱先帝所去，即褒显之。且以武王反商政为比，冀激上怒。赖上宽仁，仅停枢官，不复他及，高之计始沮，然其倾危狡险颠倒是非亦已极矣。至万历二年，穆庙《实录》进呈，时张居正柄国，《实录》皆其评定，竟将穆宗洗雪大狱及庞尚鹏疏削去不书，反将高拱疏全载，盖张永嘉、桂安仁、高新郑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每于世庙录中，褒誉张、桂甚至。若新郑虽其所逐，而在先朝时二人同心剪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狱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灭以泯其迹，恣横至此，他日身后惨祸不谓其自取不可。

福达为山西之五台人，一名午，一名五，以谋逆，得末减戍边，寻逃伍，居陕西之洛川县。正德七年又谋乱，都御史蓝章破之，五败走匿。至嘉靖五年更姓名张寅，买授太原右卫指挥使，其子名大仁、大义、大礼，俱纳赀入太学，投武定侯郭勋门下，以烧炼役鬼受知，被仇首告，时马录为山西巡按，讯明论死，此皆李同供出者。近王弇州《首辅传》中尚云：张寅之为福达与否，终莫能明也。是时弇州新起家在外僚，想邸报不甚经心，故偶误耳。

罪臣孥戮

国家故事，大臣伏法后，妻子俱流窜，在先朝有之，其后俱及宽政矣。惟世宗朝戊申年，辅臣夏言、督臣曾铣，以交结近侍官员、紊乱朝政律，本人处斩，妻子流一千里，则相嵩主其议也。庚戌年，枢臣丁汝夔、督臣杨守谦，以失误军机律，本人处斩，妻流三千里，子铁岭卫充军，则相嵩绐之，而圣怒不解也。癸亥年督臣杨选，以接引奸细律，非时处斩枭示，妻子流二千里，则上以蓟镇失事怒之，刑官黄光昇阿上旨重拟也。以上五臣不为无罪，至祸及骨肉，似稍过矣。若壬子年，咸宁侯仇鸾以通虏戮尸，传首九边，父母妻子俱斩，妾女及孙发功臣为奴。虽谋叛非实，然鸾稔恶穷凶，天下共恨，故不以为滥刑，而远近称快焉。

近日枢臣石星，以东事坏，上谓其媚倭误国，论极刑，妻子亦坐流徙，则数十年来仅见者。

嘉靖辛丑，翊国公郭勋得罪，法司拟本身坐斩，家财籍没，妻子发功臣之家为奴，盖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中不下。盖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论之也。次年勋瘐死，而籍产、为奴俱免矣。

宫婢肆逆

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时上乍苏，未省人事，一时处分，尽出孝烈，其中不无平日所憎乘机滥入者。又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俱载《实录》中。故老相传曹妃为上所嬖，孝烈妒而窜入之，实不与逆谋，然而宫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实录》所载姓名稍异一二，偶得当时底案，

录其姓名，并刑部奉旨于后，曹端妃不列名于疏，想正法于禁中矣。曹氏本端嫔，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进封端妃，是夜上寝于端妃所，宫婢张金莲报变于中宫，盖先同谋，事露始告。

刑部等衙门奏：奉圣旨：这群逆宫婢杨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谋害弑朕于卧所，凶恶悖乱，好生悖逆天道，死有余辜。你们既打问明白，不分首从，便都拿去依律凌迟处死，锉尸枭首，示众尽法，各族该属，不限籍之同异，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财产抄没交官。艾芙蓉系姊拦阻，免究。钦此。钦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该司礼监张佐等传示臣等恭赴迎和门，当奉发下前本，并谋害黄花绳一条，黄绫布二方，臣等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当将重犯杨金英等共一十六名，拿绑去市曹，遵明奉旨，俱各依律凌迟处死，锉尸枭首示众，题知讫。除将前项花绳、黄绫抹布封收官库，及备行锦衣卫捉拿各犯亲属，至日依律问决，别行提问请行。合将前项司礼监题奉钦依本一本，亲赍送缴，谨具题知。计开

宫婢犯人一十六名

杨金英　杨莲香　苏川药　姚淑翠　邢翠莲

刘妙莲　关梅香　黄秀莲　黄玉莲　尹翠香

王槐香　张金莲　徐秋花　张春景　邓金香　陈菊花

此法司决囚后回奏疏也。其后拿到亲属，殊死者十人，发功臣家为奴者二十人。然宫婢作逆，自在内廷，与外人何预？则亲属似可末减。是时政府则贵溪新去，诸城当国，而刑曹则郑端简亦初受事。弇州又谓宫婢构逆伏诛后，次辅分宜入阁，甫月余仍掌礼部，上疏特请以其事布告天下。上允之。以掖廷谋逆，幸而无成，本非圣朝佳事，乃以颁示四方，其伤国体甚矣。此言亦不谬。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时谓有冤，盖指曹妃诸人。

郑端简《今言》云：嘉靖壬寅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工部尚书掌太医院许绅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辰时进之，未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活血，圣躬遂安。绅以功进太子太保，改礼部尚书，封四世一品，荫子，次年绅以用药惊忧病死，上悼惜赐恤甚厚，谥曰恭僖。按，此时上遭变濒殆，微绅几不济，乃绅实冒死进药，且谓端简曰：吾此药自分不效，必先自尽。盖绅亦不能保其必瘥也。赖宗社之灵，假手医官，又延圣明二十五年太平之治，较之晋孝武之于张贵人，唐宪宗之于陈弘志，相去奚啻万万，不可谓非天幸也。

按，壬寅年方士邵元节甫死，陶仲文继之，二人俱挂大宗伯衔，所进则红铅并含真饼子，乃婴儿初生口中血，医家以为父母胎毒，痘殇多本于此，不知当时何以称上药。仲文死，盛端明、顾可学继之，二人俱登甲科，亦拜礼部尚书，其所炼又秋石诸物矣。至末年而王金辈进燥热之药，致损圣躬，许绅而在，未必致此。

冯益枉死

浙慈溪人冯益，字损之者，或云本山阴人也，先任陇西教谕，坐法遣戍，逃伍游京师，得出入昭武伯曹钦之门，以军功拜锦衣千户，时时进密计，钦爱之。及钦反伏诛，为钦妾贺氏所引，初诟贺若不相识者，冀得脱死，贺反诟之曰：“若与吾夫议大事，吾夫尚以宦寺苗裔为疑。若曰公家孟德，非中常侍孙乎？吾夫大悦，命妾侑若觞，岂不忆耶？”冯始伏罪无辞。时钦族党俱已屠灭，惟贺尚存，法司以律当给功臣为奴，上以贺促钦速反，情罪加重，特命磔于市，遂与益同时伏法。其时又有一冯益，字谦之，亦浙之鄞人，以医来京，兼能杂技，觅食诸大家。初捕者先得之，谓真逆徒，即执至市，方号呼辨非是，则首已在地矣；再捕始获慈溪人，以故穷诘之，初同名者真是浪死。乃知袁绍诛宦官，无须者滥及；冉闵杀胡羯，高鼻多须者俱不

免，信哉。

慈溪冯益尝有诗云："老去精神须勉强，闲来文字莫思量。"为时所称。

剧贼遁免

建文初，广东贼首钟均道，称兵南雄州，横行岭表；太宗即位，贷其罪，且以官招之，竟不出。嘉靖末年，有徽人罗龙文者，素负侠名，能伏水中竟日夜，且家素封，善鉴古，胡梅林少保征倭，以乡曲厚礼之，使招徕汪、徐诸酋，实有劳勋，因叙功得为中书入内阁。与严东楼款密，且令品第所得江南诸宝玩，其入幕无间朝夕。后与严同败，同遣戍，同逃伍，闻林御史再参，遂先遁去，其后以叛臣法见殛者，实罗氏族子，非真龙文也。其子六一者，后为御史王汝正所劾，云且亡入日本，与汪直余党入犯，诏亟收之，亦亡命江湖，诡名王延年。虽言官屡劾，亦奉严旨屡行缉捕，幸无仇家首告，今往来江南自若也。均道固智矣，龙文父子能预营三窟，以免骈僇，乃知黄巢去为雪窦禅师，亦非浪语。

岭南论囚

沈司马又为余言：粤中用法严，凡遇劫盗，即时论斩于市，但承台檄至，虽县令亦出莅刑，如北方捕获响马贼例，初不必奏闻也。盖是时为穆庙末年，殷石汀正茂以司马督两广，专征伐，为首揆高新郑相知，以故得度外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擅杀人之罪矣。沈又云，每决囚后，见市人多手挈肝肺持归啖之，初以为羊豕，既乃知即劫盗五脏也。地近夷方，残忍至此，想近年必无其事矣。初，岭外不靖，连年用兵，不得要领，时新郑相方兼领铨政，遂用殷为帅，或谓

殷贪墨，恐败圉事，新郑曰不然，措大眼孔小，畀以数十万即饱所欲，今粤西中岁饷岂止此耶？且其人挥霍，能以厚赏结士，吾第求办贼，何必曾史哉。后果奏功如所策。新郑去位，殷又为江陵所器爱，改长户曹，其黩货弥甚，而以岭南异宝时时赂江陵，遂得久于位，亦其才术过人，能于二相水火时，交欢无少异也。初，沈司马为吏部选人，每旅谒，新郑从稠人中揖入火房，与之谈，且曰君他日必为骨鲠臣，且登贵仕，愿努力自爱。其知人如此。

王大臣

王大臣本名章龙，浙之宁波人，幼为娈童，稍长为优人，素走大珰门下。向来小内使挈入诸珰直房窃宝货，非一日矣，其仓卒遇上也，事出不意，未免张皇，上顾而疑之，随即拿下，送东厂拷究主使之人。时冯保恨高新郑入骨，故立意坐以族灭，实非江陵意，今《病榻遗言》，乃谓出张相指授，非也。冯又恶故司礼掌印陈洪，欲并坐之，且洪与高素契厚也。大臣既下狱，保令办事人俗称伙长者，与之淫狎，教以新郑、陈洪，以千金为赏，使之直犯乘舆。外论籍籍，疑江陵与内臣同造此谋，江陵商于所厚，咸谓不可，而不能得之于冯保。时掌锦衣卫为太傅朱希孝，虽江陵幕客，故与新郑厚，心怜而力救之，且行数千金于诸大珰，而诸珰中亦有善新郑者，力解于慈圣之前。会再行鞫，而风雹大作，保与诸问官俱失色，遂送之法司。时江陵已决计雪高，恐谳时大臣尚执高主使，便难收拾，乃谋之刑部郎郑汝璧，郑曰：“此不难，某自有计。”乃密引囚于隐处，钓其舌剪之，次日会审诘问，含糊不复能语，遂弃之市。中玄遗言中谓饮以喑药者，亦误也；又谓其人从总兵戚继光来，是又不然。郑数日后即调仪郎，又调吏部，今现为少司马，总制宣大。

忧危竑议

癸卯冬妖书，其名曰《续忧危竑议》，其说甚怪妄。事之起，适当楚勘初停，郭江夏甫去国之时，言路恪人，借以媚首揆，遂疑江夏为之，时人皆为不平，究终不能坐郭。后来公论大畅，暴其事者章满公车，然其根则始于戊戌之妖书也。书名《忧危竑议》，亦指斥储宫事，故癸卯借以续之。戊戌之书初发时，御史赵之翰直以坐礼部主事万建昆与给事中戴士衡等诸人，以万为次相张新建乡人，而士衡曾为新建知县，故欲牵合之以陷张相于不测。赖上圣明，戴仅遣戍，万削籍，张相亦以东事闲住，继又为民，而不深穷其事。时张方为西北正人所聚攻，故无敢昌言直之者。近来议者止知讼江夏之冤，而戊戌妖书几不复记忆矣，相去甫六年耳。赵御史之倾危，寂无人指摘，则时趋使之然。赵，陕西之邠州人，以壬辰庶常起家。

东朝之立，上意久定，自出阁讲学以来，廷臣亦安意拱听，无复强聒矣。庚子春，刑部主事谢廷瓒者，饮于戚畹郭氏，闻宫中密传上旨，旦夕且将册立，郭喜见颜色，漏其语，谢遂欲因以为功，草疏跪阙下三日，以得请为期。上震怒，罢谢官，而册命亦迟至次年忽传特旨行之，中外欢呼，益咎谢之钓奇妄发云。

《竑议全书》已载前编。

乙卯闯宫

乙卯四月张差闯宫事起，一说主风癫，轻结以安储宫；一说主根究，重处以绝祸本。其是非未敢定，而争构纷起，各以恶语相加遗，度其寻端，正未已也。有一刑部郎曾讯此案者，一日遇郑宫庶方水以伟，语及往事，且以议论相左为苦。郑曰："今且未论此事当作何处分，但事体干涉亲王者，俱会同文武府部科道衙门公勘，以听上裁。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诸公以西曹郎吏，擅自臆决，其远典制多矣，尚论意见之枘凿哉。"部郎为爽然自失。因忆往年癸卯妖书一事，贻害

朝士不少，后来偶值一豪家少妇（以失行被出者）侍饮于客座，谈及妖书之作祟，此妇忽然曰：“此皆比时大老及两衙门无学无识，以致张皇如此，不见国家律令乎，凡遇匿名文书，俱即时焚毁，其言一概不行，当年只须依此行之，顷刻消散矣，安用举朝纷纷为？”余闻其言，深叹息此辈中尚有见解及此者，况词馆儒臣乎？

廷杖

今上宽仁古今所无，然廷杖一事，则屡见之。如丁丑之杖五贤，则江陵相盛怒，冯珰主之，非上意也。此后不用者几十年。而丙戌年卢礼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给事李沂以论厂珰张鲸得杖，壬辰春则孟给事养浩请建储杖一百，又数年庚子而王给事德完请厚中宫亦杖一百，此皆关系朝家纲常，有功名教者，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因思此风为金元夷俗，而本朝沿之，赵宋时无有也。然自成化以前，诸臣被杖者皆带衣裹毡，不损肤膜，然犹内伤困卧，需数旬而后起；若去衣受笞，则始于逆瑾用事，名贤多死，迄今遂不改，此在圣朝明主，念可杀不可辱之旨，亟宜停止者也。

士人受杖，古不经见，惟后汉显宗撞郎药松，不过手自杖之，然已非礼；六朝则南齐陆澄传有之，郎吏积杖至千数，意如尉簿受笞之类，未必廷杖也；北朝则元魏时有之，此索虏陋习，而宇文高氏遂因之；隋文帝亦挞人于殿廷；至唐犹然，如李邕之杖死朝堂而极矣，然姜皎、裴伽先辈，犹以曾为大臣得免此辱，盖当时已觉其亏国体矣。本朝如谏南巡及大礼大狱，被杖者多或数十人，至有再笞多死者，惟今上时，诸贤皆全活。又当时有被杖毕仍供职者，即大臣有之，如左都御史屠侨、刑部侍郎彭黯之属，今上则斥为编氓，使被笞者优游养创，无腼颜视事之耻，且赐环寻亦相继，其保完士节，更胜前朝云。

吾乡郑端简晓、子光禄少卿履淳父子俱以言事被杖，著直声，亦

本朝仅见。

谏止江陵夺情被杖诸贤，闻吴、赵稍轻，然亦创甚；第二疏为沈、艾，则加重矣；最后邹疏入，杖最毒。余曾见沈继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于左足，以故止伤其半，出则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傅之尻上，用药缝裹，始得再生，及行戍东粤，徒步过岭，血犹涔涔下也。"邹南皋先生为余言，每遇天阴，骨间辄隐隐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揖。至卢东麓先生，则先人与陆葵日宗伯力为经纪，不至重伤。余又闻孟五岑给事被杖最毒，偶不死耳。闻王希泉给事以上震怒，操梃者不敢容情，亦濒殆云。

闻邹疏上时，江陵阅之亦感动，叹曰：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意欲竟贷之，冯珰独恨不许，以故不免，未知果否？又沈继山云：为郎署时，曾与曾确庵司空相识，是时为左司马，凡从戎定卫，俱出兵部手注，曾为广之神电卫，且致意云：我宦粤，知神电善地，且沈令番禺，有惠爱，多门生，与彼相近，可籍以自给。沈甚感其意，若艾、邹则俱贵州荒徼矣。

立枷

三木囊头，自古有之，盖如桎梏示辱耳，至唐酷吏始有凤凰晒翅、猿猴献果诸名，亦用以一时拷讯耳。本朝枷号始渐滥行，如正统间王振，正德间刘瑾，二阉盗柄，始以重枷示威，至及士大夫，然亦未闻有立枷之说也。近来东厂卫多重用枷以施御囚，其头号者至重三百斤，为期至三月，已百无一全。而最毒则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绝，偶有稍延者，命殂低三数寸，则顷刻殒矣。以予所见闻，盖不胜数，大抵皆因罪轻情重，设为此法以毙之，或得罪禁廷，万无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药新炉以及诸龙光，则实出圣意，命东厂速以死上闻，盖深痛恨游棍之流谤也。然自古无此惨刑，虽五代之立钉坐钉，

无以过之。曾闻京师人云，倘非厂卫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间窃雇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生猫，亦可偷生，未知果否？凡枷未满期而死，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满以请，始奏闻领埋，若值埋炎暑，则所存仅空骸耳，故谈者谓酷于大辟云。

嘉靖初年，神棍刘东山告戚畹张延龄兄弟大逆，锦衣帅王佐力证其诬，反坐东山，用大枷三月发戍，未几死。东山受恩反噬，其罪盖浮于诸龙光，当时人心大快，佐以此得缙绅闻声，然亦不云立枷。

江南讹传

壬辰癸巳间，关白事起，娄江有士大夫为桑梓计，厚募拳勇，习骑射，备水师，慕义者因相从谈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负时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一时子弟俱佻达少年，与同乡纨袴辈，骤见驰骋决拾诸事而悦之，益务招集健儿同居处，乃至沈命胥徒、场伶市棍，未免阑入，每出则弓刀侍卫，舆马鲜华，人固已目属之矣。适有一游士，素以侠气称者，亦预诸公子列，偶为闽游客某，向抚台许敬庵夸之云：此曹世家子，能报国恩，且有“小则保障一方，大则勤王千里志”之誉。许老成人也，心独疑，且私忧之，寓书于江南抚台朱中丞鉴塘名鸿谟者，俾廉其状。盖许湖州人，恐有不逞辈乘间窃起，为吴越忧，初不云诸公子蓄异谋也。朱素喜事，得书大悦，遂欲以为功，与幕下偏裨辈谋之。此曹积为诸公子所轻侮，务张大其说，且谓变在旦夕，不先发则江左必不保。朱遽露章言之朝，直云连结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诸公子。时余友王房仲士骕首罹其祸，王为弇州爱子，受桎梏如俘虏，意且非时见法。疏入，举朝莫晓其端，首次二揆又皆吴越人，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时上意且不测，赖阁中力持之，得小挺。许见疏始大悔恨，而事已无及。朱寻擢南刑侍郎去，许次年入为大理卿，事亦渐解，王坐胥靡斥荫籍，其他坐死者尚数人，后皆瘐死狱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吴中有昭雪

者，还其任子，今且拜官矣。事始于世家之比昵匪人，张于游士之好为捭阖，成于文帅之借端幸功，诸公子之不至夷灭者，幸耳。可为痛恨，可为深戒。

冤狱

锦衣带俸指挥周世臣者，故戚畹庆云侯寿之孙也。居东城小巷中，丧其偶，与婢荷花同卧起，有奴王奎司启闭。隆庆六年九月十一日昏暮，世臣率荷花执燎扃户，有数盗斧门入，世臣持杖战，仆一人，群盗合力攻之，败而见杀，荷花伏屏处私睨，不敢仰视。盗发笥得百五十金去，遗金少许，荷花携之以报王奎。时先帝梓宫就山陵，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内盗贼戕国戚，惧且受谴，驰往求盗不得，则至王奎室中，见荷花持金絮泣。适邻居卢锦来索肉价，会逻卒至，避伏床下，国维曳出之，讯知屠儿，遂执为与荷花稔奸，构淫夫逆弑，卢锦不胜楚毒，诬伏。又周之宗老，闻盗来视，亦谓实然，詈荷花曰："主何负汝而反，当斩万段。"国维喜，益信其真语，下法司鞫。初称冤，且无验，乃请移他曹再谳。时署刑部侍郎翁大立是其言，第心恨大逆，且有先入语，遂欲速磔之，立嗾他署郎吏成狱，郎力持不许，翁益怒，亟命上奏，得旨如拟。至万历四年而王奎、卢锦、荷花俱伏法，人皆称快，乃群盗则观刑于市而窃笑之。群盗得志弥横，恣为椎埋，鲜衣怒马，以游侠见称。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国臣时时醉詈且痛笞之。二妓不能堪，乃泄其杀周皇亲及他流劫事闻，兵部捕之，与其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俱收缚。都下皆痛荷花冤不已，语传内廷，会刑科亦追论其事，上恻然伤之，械国臣赴刑部，俱吐实，备列剽掠情状。乃知周世臣曾屡属目国臣，疑其辨貌讨捕，决意杀之，而刘汝成戳其胁，刘五斫其胸，汝成又自列举事未几，生女胁下有大创，如世臣死时，故已知其为厉矣。时去决冤狱时已二年，刑部尚书为严恭肃清虑，初问诸臣当得罪，谋之首揆江陵公，江陵公

云："第以真情入，告主上，不得有所饰，且首事者尤不可逭。"盖谓张国维也。严如教上疏，上以所拟过轻，命再议，乃谪三刑郎于外任，翁司寇已正位南枢，遂夺宦归，而张国维终于论戍。一时以为纵。或谓张弁有大力，结强援，得丽轻典云。

冤亲

近癸巳年，吴之阊门宋姓者，以市川贵秘器为业，俗所云沙板者是也。其家累世积镪，号素封，有子五人，延一余姚塾师课之。其母年四十余矣，荡而悍，与塾师淫通，遂谋杀其夫，诸子颇有与闻者。一日以暴卒讣亲友，然其谋众皆稔知，遂闻于官，验视信然，乃论塾师大辟，妇寸磔，五子俱坐弑逆，然二少子实不知也。狱上于朝，非时伏诛，行刑之日，二子号呼称冤，监刑以定案难改，第悯默而已，佯若不闻，宋氏一门俱灭。时友人王房仲以蜚语系请室，市上讹传将僇及者，王惊悸几欲自裁，迨宋氏就法，惊魂始复。

大侠遁免

今上丁丑戊寅间，有妖人曾光者，不知所从来，能为大言惑众，惯游湖广贵州土司中，教以兵法图大事，撰造《大乾启运》等妖书，纠合倡乱。彼中大吏协谋图之，为宣慰使彭龟年所赚，并其党缚之。二省上其功于朝，黔抚何起鸣等、楚抚陈瑞等及龟年俱拜优诏厚赏，而曾光竟遁去。上命悉诛妖党，严缉曾光以靖乱本。时有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者，以讲学自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时江陵公夺情事起，彗出亘天，汝元因指切之，谓相蔑伦擅权，实召天变。与其邻邑吉水人罗巽者，同声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议，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诸官方居为奇货，适曾光事起，遂窜入二人姓名，谓且从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罗巽亦毙于狱。光既久

弗获，业已张大其事，不能中罢，楚中抚臣乃诡云已得获曾光，并罗、梁二人串成谳词，上之朝，江陵亦佯若不觉，下刑部定罪，俱从轻配遣，姑取粗饰耳目耳。至于曾光者，亦在爱书配发数内，然终不知其踪迹何在，真游侠之雄也。若罗、梁二生，唇吻贾祸，不过何心隐流亚耳。近日李卓吾直以梁汝元即何心隐托名，此固妄谈，不足凭，然何亦吉安人也。

先是，捕曾光时，图其形悬四方通衢，出重赏购之，伟干长髯，眉目有异，果非寻常人也。光狱之成在庚辰之春，而楚之密索直至江陵云亡始罢。

逸囚正法

江陵当国时，持法不少假，如盗钱粮四百两以上，俱非时诛死。吴中有银工管方洲者，私用官帑千金，事发问斩，奏请旨下即法，暂系苏州卫之镇抚司狱。时押狱者王百户，即管儿女姻也，防范稍疏，听其出入，一夕忽叛逸。上台震怒，即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百户家故温，出重赏募人四出搜讨，当事亦愍其苦，督捕役甚急。微闻有浮海行者，踪迹可疑，乃南至闽广，近海诸地无不遍历，杳无消息。捕者意已阑，理归装矣，一日至香山□，忽传走洋败船飘至，姑往观之，则桅舵俱失，寂无人声，仅火舱留一二垂死者，则管在焉。诸役大喜，绐之曰："吾辈亦将入南夷市贩，今如此危险，决计归矣，子可偕我行，子事已经大赦，勿虑也。"遂拉之还吴。时旨已下，迟三日百户者赴市矣，比管至立释之，吴人骇叹天网之巧如此。

手刃逆奴

王邑令仰者，举万历己丑进士，湖广之崇阳人也。释褐为广东新

兴知县，以大计入京，留其仆王守真等三人于衙斋，时时向县佐有所关说，又盗在官纸赎底籍货之，易银瓜分。王令有妾父亦在署中，备悉其事，比仰归告之，心衔未发而诸奴已觉之。粤中故瘴乡，饶毒草，守真等潜采毒兰贮于囊，为同辈名继仔者所见，诘以需此何为，云不能受拷掠，将饵以自裁耳。仰俄调福建之闽县，途中见诸奴侍左右，裂眥恨骂，于是逆谋转急。仰抵闽未数日，方拮据应酬杂务，夜草竿牍告馁，守真等以所藏兰草置饭中进之，家人皆不觉也。比入卧外斋，惟诸奴在侧，毒发就毙。质明始入告其家人，群起呼药治疗，则医家皆云中毒殒且久，不可治矣。同官来视，七窍皆流血，鞫治诸奴，继仔先述往事，诸奴亦不胜严刑，俱吐实。时会审于城隍庙，仰子廷试者，持利刀就神前一手刃剖其心以祭乃父，多官哀之，亦不能禁，以其状上之朝。下理官共议，此律文所不载而情实可矜，上亦谓廷试迫于父仇，虽与律令不合，亦人子至痛，当从宽政，遂贷不问。

齐韶冤死

刑部侍郎齐韶之斩西市也，时为正统十三年之七月初旬，罪既不蔽其辜，节次亦非其候，天下至今冤之。盖事涉王振并其侄二人，故激上怒，有此异常处分，然中尚有隐情也。据锦衣指挥马顺谳词，谓百户史宣女，已被上选召受赐归，韶托兵部侍郎徐琦、驸马都尉赵辉，逼取为妻。已而琦、辉二臣自输为齐韶逼取选余女子，则齐韶又何辞以解。盖上大婚时选妃，自内廷退出者，本上所属意，时圣眷未忘，宜其掇祸之速也。近年一吏部郎亦重价赎今上所择宫中受赏退归者，殊嬖之，上闻而不发，后以守被白简，竟坐刑死多命，特出中旨论斩，至今系狱未释。臣子乃与君父争姝少，兴固豪矣，谓之知命则不可。

弟子酖师

扬州兴化人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议归，长孙弱冠矣，漫游惰学，而大父以堂构期之，延丹徒名士陈肖者，课以举业。陈绳督过严，夏楚不少贷，宗孙积愤出怨言，陈闻之怒，榜掠愈苦。遂生恶心，市砒杂肴胔饲之，夜狂燥呼水，禁不得入，遂殒于塾。其子诸生观阳讼之官，广陵士庶久悉其状，而无人讼言。江都知县姚祚端，健吏也，呼伍伯如法检验，先以片银置尸口中，少顷如墨涴。时宗工部已行多金讲解，两家俱有成议矣，姚恨其事，力持不可，以谳牍上之抚按，皆如拟抵偿，此庚戌年事。今工部尚无恙，其孙絷狱中，百方求宽于上台，而公论持之，终不许也。

崔鉴孝烈

唐严武幼时以父挺之爱其妾玄英，不礼其母，夺槌击碎玄英之首，此古今所叹异。而嘉靖中叶，有山西保德人崔鉴年十四，以父私邻女魏氏，斥逐其母，鉴不胜愤，乃手刃魏氏。其事上闻，上以幼能激义，特贷其死，发附近徒工三年。孰谓古今人不相及也！武虽婴孺，然世家胄胤，熟闻节烈；鉴闾巷无知，发于至诚，较更难矣。

卷十九

工部

裴侍郎履历

裴琏者，湖广监利县人，洪武间以太学生授剑州知州，升浙江按察佥事，再改江西，坐累谪兴州；召入，为北京道御史，升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谪武清；后荐起为广东道御史。仁宗在东宫素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评事，又升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至洪熙初以旧宫臣升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降涪州知州；而子纶先以永乐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为翰林编修，当䘏封父母，琏乃弃其官，受编修文林郎之封。其人盖三为方州正侯，两为御史，三为外台宪臣，再为流人，一为宫僚，再为法司属官，再为两京贰卿，而终以封公归老，其宦途所历升沉变幻，何异渠家先世之裴伷先也。琏至宣德十年卒于家，盖仕宦几五十年，称封公者又十年。

工匠卿贰

嘉靖间，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书，当时在事诸公亦有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谏，然先朝固已有之。宣德初，有石匠陆祥者，直隶无锡人，以郑王之国，选工副以出，后升营缮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祥有母老病，至命光禄寺日给酒馔，且赐钞为养，

尤为异数。正统间有木匠蒯祥者，直隶吴县人，亦起营缮所丞，历工部左侍郎，佥正二品俸，年八十四卒于位，赐祭葬有加。二人皆吴人，为尤异。至若吏员徐晞之为兵部尚书，李亨之为礼部侍郎，且充廷试读卷官，厨役蔚能之为光禄卿，俱在英、宪二庙年间，又不足言矣。

赵尚书荐贤

赵甬江少保，授任阅视征倭，首荐唐司直荆川顺之、秦中允白厓鸣夏俱为兵部主事。唐负重名，有公辅望，未几，得佥都御史而没于师中。秦至中途彭城，以亚夫之疾客死，不及用也。秦望非唐比，且以主试，中翟诸城二子罢归，此起亦属幸事，然而公以木天近臣，久抑林下，骤得赐环，不无色喜。少保倖臣，强颜荐贤，亦何异石亨之荐吴康斋。两公出山，虽显晦稍异，而所就止此，不如康斋不拜之得也。

朱震川司空

朱震川大司空为左少宰，有才望，且交欢首揆徐华亭，以此骄于公卿间。时吾乡陆五台太宰为选郎，意薄之。会南司寇缺，即推用之。朱不预闻也，以此恨入骨，即嗾其最厚门人御史孙立亭论之，陆遂削籍去。孙后再蹶再起，为少宰，家居，陆出秉铨，即起孙为总宪，与同事，孙感其恩，尽捐前隙，订莫逆交。人谓陆惯操权术，以笼罩名流，岂其然乎？孙后正位铨席，与张新建有违言，去位，张亦被蜚语继归，仇隙至今不解，人益追服陆之善处怨家云。朱后移北冬卿，又见知于江陵，几正首曹之位，偶以小迕失欢罢归。朱敭历多劳绩，前后皆受知于政府，终不得大柄，盖有数耶？（朱名衡，陆名光祖，孙名丕扬。）

刘晋川司空

沁水刘大司空晋川东星，清修名臣也，独好为矫厉之行。甲午年，从协院副都御史转少宰时，其同年沈继山思孝司马以大理卿召入，故其极厚同志也。初见，即招入书室，蔬饮正洽，忽微讽沈曰："兄此来甚慰举朝属望，但兰溪公善人，且耄，可待，幸姑留之数月，何如？"沈不知所谓，面发赤曰："我去国许年，仅尾九卿之末，首揆去留，我安从知之，且主之耶？"即艴然别。是时太仓甫去位，兰溪当国，其次即新建，两人已不相洽。沈与新建素厚，故疑沈欲逐赵，而刘又赵所厚也。沈出遍询，始知其语有由来，心已蓄不平。又一日过刘，则李克庵桢司寇在座，李先为佥院，与刘同事，共饭脱粟，固劝沈同进，沈曰："吾已饱矣。"刘哂曰："沈兄素豪侈，不能啖此粗粝，但我无从觅精粲，奈何！奈何！"李固沈任光禄时旧寮，亦相善者，乃正色谓李曰："公且罢箸，听我言。我辈忝大九卿，月俸例得上白粮，尽可供宾主饔飧；今匿其精者，而以操军所请漕粟饲我，此人全作公孙弘行径，不足信也。"李秦人，最朴诚，闻言大悟，曰："刘公信非端士。"即相率出门。后来沈与刘、赵隙遂不解，以致富平太宰、新建相公成贸首之仇，虽非一事，此段亦其张本云。

吾乡吴生白中伟比部，故刘司空督学浙江时所赏拔士也，戊戌举进士，授南行人归，过淮阴，时刘以故少宰起田间，总督河漕。吴谒之，留款坐话旧，良久，因留之饭。又良久，忽若自失者，顾左右云："可问内庖，今日是买肉日期乎？抑买豆腐日也？"左右入问，又对曰："当买豆腐。"乃揖之出，曰："果如此！今日不敢奉留矣，奈何！"以上二事，俱二公亲为余言。

邵上葵工部

工部郎邵上葵辅忠，浙之宁波人，戊申年朱山阴当国，不为时情所附，邵上书痛诋之。时浙人被弹射无免者，邵独见推于名流，即得越次主山东试，旋推铨部，虽不得旨，然骎骎向用矣。次年，复专疏攻淮抚李修吾，于是台省郎署继起，白简不绝；救李者亦接踵，佐斗无虚日，去年名流辈遂大恨之，尽目之为戎首。邵寻以请告归，齿及其姓字者，辄戟手秽詈。邵之两年昌言，其是非未可定，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跖，亦可以观世变矣。邵今居忧，闻至墓次相地，白昼为人所刺，幸漏刃而逸，未知信否。

京师营造

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大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敞豁，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本推挽长夫，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已拜司工内珰为父，故妆饰如此。"

两京街道

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屧；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不免挑浚，然每年应故事而已。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厅，毅然任其事，特疏请旨。既得之，大书圣谕，揭之牌上，导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怨声满耳。有一给事马过者，拆房者

掷砖误中其颅，不胜忿，遂相奏讦。工郎上疏，诟至云：“公道世间惟瓦砾，黄门头上不曾饶。”此给事故能作异同者，遂有赞叹工郎以为风力，工郎益喜自奋，屡行建白，畅论时事，顷被正人之目矣。其时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为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领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举，慕艳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系开国以后兴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达，毫不假借，远近公私，骇怖失措，施行未竟而以艰谢事矣。街道一役，本两公职掌，一以无心举事，横博时誉，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为识者所窥，不免举故事失之。时局移人，即公务亦在楸枰中活。

工部管库

近年工部郎多挂议吏，然有极可哀者，如节慎库一差，本冬曹职掌，巡视者不过司监督，稽察其弊耳。丁未戊申间，有一给事，滇人也，以庶常起家，为时情所推，来司巡视，则直专其出纳，一切领状，早衙金钱入，暮即批允，管库主事即开库发银，惴惴不敢吐气，或发镪稍迟，即呼詈如奴隶，但含泪谢过而已。两年间，所橐黄白及珠琲瑰异，不下数十万，京师大沸，相视莫敢发。有一台臣为京师人，椎鲁不识物情，露章弹之。给事出不意，尽寄其赀装于所知，不待旨下，宵遁出城，其时盖有仇家恐喝之，说云台臣欲围其宅搜其橐也。行后而救者蜂起，即南都亦响应，司库主事反以失职被弹去。至辛亥大计，主事与给事俱坐镌级，物论亦有不平之者，终称给事负枉，争为昭雪，荐剡满公车，而主事者林居食贫，每为人言往事，泪辄承睫。滇给事之在事也，权力震一时，都中人争媚事之，有一锦衣以二女献，其一女，一则姑也，给事嬖之以冠诸妾，锦衣因为通赂，富亦至巨万。友人马仲良为作《桃叶歌》，今行于世。给事系籍凤阳，其后因游江淮间，遣人至都索所寓宝货，大半为旧交乾没，敛气而归。至甲寅乙卯间，一御史闽人徐姓，视鹾政于两淮，以墨被科臣白简，受重谴，亦寄所得于江南相知家，比再来征故物，则偿者十不

能二三也。两君俱高才负时望，独以簠簋稍被议云。

工部差

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叶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间有辞而不得者，如卢沟之重建，则皖人胡伯玉瓒领之，桥成，转大参而出，大计竟以贪处。福府之鼎建，则都人房潭柘楠领之，亦以劳得大参，至大计亦镌秩。盖皆中官中饱波累也。近偶有一二西台谈及云，曾以视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适其同管工内官移庖在焉，邂逅欢甚，固留同集，但席间每呼曹郎为表兄，曹郎有赧色。西台怪询其故，则云吾与工部公，偕勤王事，为表里衙门，故有此呼，以示亲昵。西台骇笑而别，更奇矣。

台省

汤刘二御史再谴

弘治元年，御史汤鼐论辅臣刘吉及礼书周洪谟等，刘恨之，御史魏璋因承刘旨劾鼐云："寿州知州刘概，献梦以妖言谄之。"鼐论风宪官受财，议革职赎徒，上特旨发肃州卫充军。正德初年，以登极赦归，寓寿州，为州民王濡所讦，坐以逃伍，加杖八十，仍戍肃州。今上四年御史刘台劾张居正诸擅权事，斥为民，后为辽东抚按于应昌等发其巡方时赃私，谪浔州卫充军，寻死戍所。二御史俱以直谏受谴于先，又被诬于后，人皆冤之；然刘概馈鼐白金且与之书，其中云："别后梦中时相会，一夕梦一老人骑牛背行泥泞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右手提牛角，引就正路。因思人在牛背成一朱字。此乃国

姓，天生豪杰，引君当道也。”此等呓语，岂非妖言？孝宗怒而加等罪之不为过。时马端肃掌西台，亦拟概妖言坐斩，赖王三原救之不死。刘台按辽，误报大捷，江陵票旨诘责，因惧而抗疏。二臣情事略同，其前后奇祸各有指授，又若符节云。汤鼐初上疏劾诸大臣，谓礼部尚书周洪谟治家无法，党附权臣；右侍郎倪岳急于上进，昵近权要，缞服徒步送太监黄旸母柩；左侍郎丘濬身服马尾衬裙，为市井浮华之饰；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身任兵曹，联姻武弁，纵子奢淫；少傅刘吉与万安尹直同一奸贪；今二人斥，而吉与丘濬恬然进官。按，汤此疏弹阁部大僚凡六人，若刘博野固不足言，如周文安、倪文端、马端肃、丘文庄俱一代伟人，何至轻易暴殄？张悦之生平不可知，是时言官方荐为冢宰，意亦其时人望也。时马端肃已改北左都掌院，乃上疏谓鼐劾臣，今为属官，必疑臣报复，乞放臣致仕或闲散避之，而上不许。元年五月，吏部尚书王恕以酷暑请暂停经筵，鼐又劾其不能将顺，乞以六月初一为始，仍旧经筵。则王端毅亦其所不惬也。意其人以搏击树威，亦嘉靖初给事史道、御史曹嘉、隆庆间给事韩楫、曹大埜之流欤？

嘉靖诸御史

嘉靖十八年，上行幸承天，御史胡守忠以扈驾劳，升右佥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二十九年，御史王忬按顺天，以守通州功，升右佥都御史，经略畿辅。三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胡宗宪以御倭升右佥都御史，抚浙江，盖俱非常之遇也。胡守忠次年即以罪诛，王忬迁至右都御史，坐边事下狱死于市，胡宗宪加至少保兵部尚书，坐劾逮至京，死狱中。此皆世宗朝，可谓恩威并出。以至四十二年，御史姜儆者，江西南昌人，王大任者，陕西保安人，俱以访仙访法秘使还，并升翰林侍讲学士，尤为西台未有异恩，甫三年而削夺及之，则穆庙登极后事也。诸君受主恩殊特，俱不克终，皆西台非常之事。

御史大夫被论

左都御史，汉以为亚相，唐以为副相，元尤雄剧，秩从一品，本朝洪武初亦一品，后与尚书同正二品，而六曹之事无所不预闻，且提挈十三道，为风纪之长，未有反遭弹射者。今上御极三十余年，掌都察院者凡十余人，其间两公被劾，事出创见，前则临川陈炌，为纠御史赵应元，被户部郎王用汲所诋；后则仙居吴时来，为戊子场事，被户部郎姜士昌等所诋，俱目为相门私人，语不可闻。陈仅王一疏论，后犹在位数年始去；吴自姜疏出，攻击叠至，身无完肤，旋卒于位，寻至夺谥。此两公俱以直臣起家，致大位，晚途遭诟，不值一钱，宪体至是扫地矣。若辛商臣自修则为丁亥大计，与何司空起鸣互讦两罢。近日温三原纯则为乙巳大计，与首揆沈四明相左，去位，非如前两公坐而受詈，噤不能出一声也。顷己丑年，南京御史王籓臣，劾南掌院右都耿定向；辛卯年北掌院左都李世达，亦为御史胡克俭所弹，则又皆堂属也。

南北台员

十三道例设御史一百十员，南道十三员，北则满额，南或缺数，然亦必十人之外。近日考选久不行，事故者又相继，北不及其半，奉命巡方之外，一人管道篆数颗，又有公出，至大朝会侍班，借诸幕僚经历都事照磨之类以充数，豸班寥寥，殊失全盛之体。若南中止三四员，又有上下巡江屯仓诸差，其巡视五城遂借刑部诸曹郎代摄，此岂直越俎已哉！穷则变通，亦宜亟为计矣。

南御史改北

吾邑故御史黄贞所正色者，宫詹葵阳洪宪兄也，以中书选南道御史，而先籍苏州，差巡下江，以桑梓不便行事，改北道差，巡按广东。事出创见，谓其别有径窦，且疑并宫詹为之委曲，物论大不相谅，寻积资出为福建宪副。同郡陆庄简为太宰，以壬辰外计论调，次年癸巳内计，竟坐斥，其斥也人皆不以为冤，而亦未尽然。同时有江享泉有源，为吴之太仓人，亦拜南御史，以乡曲情干申、王两政府，已许之而难于独誉，适有黄先籍一事，南台长为耿楚侗定向，遂并题请改北，识者骇之。江故长者，且寒士，不为人所属目，改后即以病归，寻没于家，后更无人指及，而黄独受讥矣。细思操江都御史，管辖上下两江，延袤数省，安得人人异地始任事耶？即北直人为畿辅巡方及他屯盐诸差，亦未闻有回避者，况前此南直人授南台者多矣，从无调北之事，而自黄、江以后，人亦自爱，无敢引以求改者矣。

刘畏所侍御

江右刘侍御台，江陵辛未所录士，受知甚深，以比部郎改西台，出按辽左。时方奏捷。故事，按臣主查核，不主报功，刘不谙台规，以捷上闻。江陵票旨诘责太峻，刘遂疑惧，露章数千言劾江陵诸不法，颇中肯綮，江陵虽盛怒，然内愧且服，止从削籍，但每对客，词色间多露愤恚不堪意。谄者因思中之，诬其在辽时婪肆，抚按从而勘实之；又令刘乡人告刘居乡诸不法状，亦对簿追赃，刘坐戍广西之浔州，病死。或云为其戍长所鸩，莫能明也。江陵败后得昭雪，原勘抚按王宗载、于应昌等俱抵罪。其后二十年，议补诸名臣谥，时江夏郭少宗伯正域署部事，独靳刘不与，谓其抗疏乃遭诘畏祸，先发制人，非本心云。自刘疏后，门生劾大座主者，如李佥事琯之于申吴门，安礼部希范、孙比部继有、丁中舍元荐之于王太仓，薛进士敷教之于许新安，相继而起，不可屈指矣。江陵籍没时，刑部侍郎丘月林橓衔命，同大珰张诚行。丘，故张怨家也，东阿于宗伯慎行与丘同里，时为宫僚，特贻书为宽解，且请勿苦其太夫人赵氏，人以于为厚云。

山西乔御史

乔御史名廷栋，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进士，由大行拜西台，巡方三省，积资十年。其风采议论不可知，但闻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轩高坐，命仆隶呼唱开门，并搜索内室，喧叫而出报曰无弊，然后家僮辈以次伏谒，或诉争斗事，为剖决笞断讫，而后如仪掩门，退入内室，每日皆然。尝闻宦情浓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房心宇侍御

房心宇寰侍御督学南畿，时海忠介方自南少宰晋掌南台，自以夙望峻威棱，留都庶僚不能堪，而无敢议之者。房颇以材胥著称，独奋起攻之，至谓海瑞矫情饰诈种种奸伪，卖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带，此真公孙弘布被中梦想所不能到者。时吾邑沈继山思孝司马为南冏卿，又专疏为海代辨，而劾房以私怨辱直臣。房复上章攻沈，云臣砥砺二十年，天下所知，且思孝与臣同里同年，而论议枘凿不侔如此，则臣之品行于此已见。时房方盛气，其锋距亦劲，台省为之结舌，惟丙戌候选三进士共疏攻房，语颇峻，然不能胜，且得罪以去，房寻外转。吴中张、陈二给事，以诸、顾二人同里新进，用丘论逐，而身居言路，不及先言，乃各疏诋房以伸海。时三进士已得录用为府教授矣，房念众咻不止，其势且孤，乃尽出二给事先后请托诸手书呈上览，上为重贬张、陈，而房亦降级，语具所论私书中。海之再出也，年力已惫，渐不及抚南畿时，诸辨疏亦稍馁荏，次年遂卒于位。房之试士，用法太严，江南士子恨之入骨，至拟杜牧《阿房宫赋》作《倭房公赋》以讥切之，俱用杜韵脚，其组织之巧，叶字之稳，几令人绝倒。房试南士，以试牍贻人，名曰《公鉴录》，合刻一等六等之文。有一人以岁考领案补廪，次年科考即以劣等斥之，其文并列，一

日寄至都下。先人见太仓王相公，因问房心宇所寄考卷，曾寓目否？其一人忽赏忽摈，亦觉太奇。太仓公曰：余阅之不奇，此人两试，无可殿最，心宇品骘前后俱误，若余作文宗，两度俱入三等耳。其轻之如此。

私书

告讦之举，先朝多有之，终非长者之事，然少有发人私书者。丙戌年南直提学房御史心宇寰，与海忠介相诟病，人颇不直房，群起攻之，新科三进士顾泾凡允成、彭旦阳遵古、诸景阳寿贤俱以劾房斥归，士林高之，既而房外转江西副使。至戊子岁吴中张慎吾鼎思为吏科都给事中，与同里同年陈给事吴峰烨追论房诸不法，房乃发二给事往年提学时嘱托生童诸事，并其手书上之朝。上严旨诘责，二给事疏辨颇支饰，上愈怒，俱重贬，房亦调去。房遂不出，张、陈虽渐以量移，终不振矣。房发私书大非雅道，有识者俱薄之。自是人有戒心，往还笔札，故为庾词隐语以防漏泄，或不署名，或云望焚毁，乃至有乞即掷还之语，其凿混沌弥巧弥深矣。

抚按在地方有事须商榷者，致书于司道，此始于嘉靖季年。至今上初年，而郡守司理州县之长，俱被两台书札矣，就中受乡绅请托者，反乞灵郡邑谳问之官，词既不典，气亦欠扬，或于纸尾书右缴二字，则下吏仍将原书缴还。上下相胶固，亦上下相猜防，欲求风裁之振，难矣。

御史与边功

边功自将帅而外，止当及督抚司道，若归功兵部兵科以及阁臣，已为僭滥，犹曰发踪调度之功也。至于御史，虽有监军纪功之责，例

主纠弹，不主荐举，又主叙功后覆勘，不主报捷时叙功，此定规也。自正德末，差满御史谢源等，以王守仁起义兵征宸濠，留之军前，而体亵矣；自嘉靖初陕西巡按御史吕光询分总兵周尚文之赏，而职侵矣；迨庚戌虏犯京师，巡按御史王怿守通州，奏功骤拜中丞，而挞伐之勋等于介胄矣；甲寅乙卯，倭践江南，巡按御史胡宗宪与倖臣赵文华，合谋拒退，亦拜中丞，以至尚书三少，而豸冠风力，化为绕指矣。隆万之间，南北少事，台规稍振，号能举其职。今上初年，江陵当国，益务饬纪纲，御史不得他有所侵，会其门人刘台按辽东，以新入台不知故事，误报捷音，为江陵票旨诘责，台惧甚，摭张阴事讼言于朝，刘得罪以死；近年补诸臣谥，郭宗伯尚不许台易名，则犹以报捷一事也。近日宁夏之役，梅御史国桢力荐李如松往讨，而身自领监军，二人本兄弟交，至则协力成功，其报捷一疏至比唐淮蔡旧事，盖拟如松为李愬，而以裴度自居也。其时庙议方喜告成饮至，不加深诘，梅即得冏卿中丞，人亦不以为忝，独给事中王如坚特疏纠梅，谓其与武弁交结夸诩，无人臣礼。疏虽不行，识者壮之。

当宁夏奏功时，今中丞许少微弘纲在兵科，以叙功奉旨候京堂升用，许辞官，且让其功于巡按陕西御史刘芳誉，上不许，仅升刘俸而已。许虽名不伐，然而非体矣，刘未几亦止擢郡守。

按臣笞将领

武臣自总戎而下，即为副将及参将，体貌素崇，与司道同列，近来多黠卒及游棍滥居之，日以轻藐。余所知则今上癸未，顺天巡按御史李顺衡植廉知蓟镇东协副总兵陈文治掩败为功状，特疏劾之，旨下，即行御史逮问，至日便捕文治，痛决三十板，下之狱，穷治问斩。此犹待诏下始行鞭扑也。近辛亥年熊之冈中丞在辽东时，有沈阳参将佟鹤年者，即虏族也，亦报级不实，熊先已具得其实，即挈佟并马至战场，遇地坟起处发之，则皆我战士无首尸也，其数不可胜计。

熊即于马上褫佟下，就地捆打一百收监，随亦奏闻正罪。则又不待上命，竟自以军法行谴矣。二弁死不足赎，然按臣与制府事权终不同，揆之正体恐稍未安，其他不及知者当尚多也。

反是者，则汪太涵司马在闽之于戚继光，相倚若蛩蚷；谢太函方伯在辽之于李如梅，至结义兄弟，一则就功名，一则输财色耳。二公同别号，又皆新安人也，文武叶和，固是佳话，若峻风节者，或不出此。

行酖

顷年丙午丁未间，今廷尉余少源懋衡在台中按陕西，与抽税太监梁永不相能，一日进饮，而银碗色黑，疑永毒之，奏于朝，永不服，极辨其枉，余愈怒，奏讦不休，至余忧归而后已。同时按楚御史史企愚弼行部荆州，与江陵知县过成山庭训不甚相知，亦进粥银碗稍黑，疑其毒出于过，方悲恚大惊嗔，过闻急走入，亦不置辨，但收其余糜啜尽，史怒始解。史后与过同为台臣，仍不失欢。因观故户部侍郎谥襄惠邹守愚一事，亦相类。邹为广州守时，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鸡事，置之极典，邹明其不然，呼囚再烹，则鸡仍黑，乃舍之。盖食物初炽，入银器必变黝色，而按臣以法官孑身居异方，或执法太过，每疑下人进鸩，以致有此举动，似当精为辨之，不然损宪体多矣。

言官劾父

台谏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奋笔而弹，不避亲嫌，亦公尔忘私宜然。若今上初，刘御史台之劾座师张江陵，其词峻，其事确，卒罹杀身之祸，而议者犹以刘为薄。若正德间兵科给事高涝者，奉命丈量沧州等处屯牧地，还奏备参先任各官拨派不均之罪，皆当追治，而都御

史高铨预焉。铨即涝父也，时刘瑾播虐，以威胁天下，故涝逢其意，遂及乃父焉，时人皆切齿恨之。涝直隶江都人，以庶长初授官，未数月而瑾诛矣。

台省之玷

弇州纪台省之玷，首书永乐七年御史袁纲覃珩诬杀主事李贞一事，而永乐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书。北京御史邹师颜等，劾启御史李公敏娶见禁罪囚亲属为妾，或挟其妻就饮人家，通宵不返，廉耻道丧，渐习成风，致同僚御史刘先、刘勉、张睿、郭衡、商忠俱娶离异不明之妇，皇长孙命鞫治，俱处以罪。夫以文皇何等威严，而台臣宣淫至此，亦可骇矣。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而弇州省垣之玷亦不书者。吏科给事中陶玮启其乡一匠不赴工役，私贾于外，皇太子曰：六科不以兵民休戚为言，而琐琐及此，岂汝有私憾乎？命刑部讯之，乃匠家居与玮邻，素有夙怨，故诬之，遂下玮狱。又洪熙元年户科给事中沈宁，以赍诏往直隶各府索贿，为巡按御史所劾，谪为驿夫。宣德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云、马俊，以受锦衣百户刘彝等嘱贿放重囚，发交阯充吏。正统元年行在刑科给事中王偡，以闻父丧未授官不举，迟二十二日始发，革职为民。正统四年，刑科给事中李原缙先以闻宣宗晏驾不哀临，私娶妾下狱矣，至是又受云南中卫舍人童铭赂，与堂弟童政争袭，代为本章，屡上不已，兵部奏铭必有主使，下法司鞫之，得实，遂论缙徒。景泰六年，户科给事中孙珉，受宣课司吏银，收不堪钞，充肃州卫军。天顺三年，刑科给事中王俨同修武伯沈煜，册封藩府受其馈，为锦衣校尉所发，下狱治罪，降主簿。成化五年，南吏科给事中王让为出继，于登科录书所后为父母，又书本生母为生母，祭酒刘廷俊先被让劾，乃言让以所生母为出继父之妾，让惭，托疾去。成化十二年，养病户科给事萧龙，妄受投献田地，强占人女为妾，事觉谪边卫充军。弘治十七年，养病给事中赵钦，迫民鬻墓为地，发凡冢九十有二人，发宋叶学士墓，碎其志石，又强娶子女，论

绞，其玷青琐亦甚矣。至台中败类者更多，洪熙元年，御史冯泰居丧，挟势取僧寺石柱石碑充葬，擅据按察分司受词，批发州县提问，事觉发为民。洪熙元年，宣宗已即位，御史张珪前在处州监办，盗官银七十两，当斩，免死罚役，遇赦，上命斥为民。宣德三年五月，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耽溺酒色，久不朝参，事觉，上命枷项以徇，言官荷校，盖自此始。宣德三年八月，巡按山东御史李素至历城，与县民李尚女奸，娶为妾，御史赵纯亦娶门子郑能妹为妾，先后为山东按察司所纠，素时已死，逮纯下狱论罪。巡按湖广御史赵伦，需索官民罗绮，收买人口，又与乐妇奸通，命谪戍辽东。御史赵俨以非法杖死九人，坐死，系狱中，其同僚御史张循理具酒召俨出狱饮，俨出乘间逃逸，累循理逮下狱，死狱中，又三年俨被获，斩于市。宣德四年，御史宋准查盘至金华府，娶妾索府官白金，又私通民妇，上命追赃，杖戍辽东。又交阯道御史顾达，巡按淮安为通判何正辱詈，甘受之，清军凤阳，酣酒废事，上命改用。行在御史杨居正、司铎牟伦、雷恭、胡晔、潘奉以贪淫不律为都御史顾佐所奏，俱发辽东各卫充军。御史胡谦往处州府办粮课，科敛白金，杖杀民妇，降典史。御史沈润受土豪黄金白金文绮，出其杀人死罪，戍辽东边卫。御史张衡巡按湖广，受罪人白金，戍辽东。行在御史林衡居丧不谨，降户部照磨。宣德六年，御史任祖寿受典史周宗本送马一匹，宽其斩罪，上命依律流之。宣德七年，监福建银场御史王宝，敛民财，发人墓，谪戍辽东。宣德九年，御史颉文林坐索铺户衣物，又于公廨与囚妇奸通，上命杖之，同家属发辽东充军。宣德十年，丁忧御史宋原端强葬父于他人茔，收迷失妇，勒夫货财，夺民良田，坐法绞，遇赦为民。宣德十年，御史郑禧差查厂库，欺侵物料，又受匠吏物；御史廖文昌巡按广西，扰害军民，谳囚乖律，为御史刘桢所发，俱下狱讯治。正统元年，御史王琏巡按回，多索隶卒，且携杭州门子偕行，为浙江佥事商贤、苏州知府况钟所劾，下法司讯治。正统二年，御史王学敏受巡检陈永证贿，嘱郎中崔镛荐升知县，事觉，上命杖一百，枷示三月，谪戍辽东边卫。御史廖文昌、丁宁受贿当斥，会选行人，姑降受之，既以出使有劳，补县主簿。正统三年，御史李纯奏辽东御史赵琰、赵

砺、卫军年伦，俱先任御史，以贪淫无耻罢职，砺、伦逃诣京师，琰假守制还乡离役，上命各杖一百，发肃州哨守。正统六年，御史计珩、马谨以受千户洪政白金，减其斩罪下狱。正统八年，巡按陕西御史时纪，至长垣县，托县丞萧楫娶殷氏为妾，其妻妒甚，妾父母告纪挟娶，刑部坐以夺良家子女当绞，遇赦斥为民，上曰御史不才如此，其谪边戍。南京御史王复，以贪淫逮送锦衣卫戍边。正统十二年致仕御史陈濬以私忿杖同乡训导，削职，又除名。御史颉文林，以代奸民仇庸诬奏王妃父，命杖一百，发边充军，文林即宣德九年得罪人充军赦回者。正统十三年，南御史葛崇以自京还，舟中强夺人女为妾，充铁岭军。景泰元年，巡关御史王璧数至军妻与言，为都御史王竑所劾，发充铁岭卫军。景泰三年，巡河御史王珉数于济宁等处奸淫，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拜其父母，又索运粮军官馈赆尤多，为右佥都御史王竑所奏，事下勘实，法司论赎，徒为民，帝特谪充开平卫军。天顺三年，在籍御史叶普亮，福建同安县人，强夺人田宅，又娶族女为妾，为邑人所讦，上命按之，得实，命籍其家。天顺元年，南京御史颜正、巡按直隶御史张祚，以受滁州军官贿嘱拿问。天顺二年，丁忧御史吉安人胡炼受姻戚贿，嘱逮炼侄讯鞫，得受赂状，上命戍开平卫。天顺七年，巡按南直御史李鳞以酗酒擅出赃官，为民。成化四年，巡按山西御史李杰以市狐裘不归其直，除为民。守制御史唐震以欺取官物诬陷人罪，逮至京，坐赃为民。成化五年，御史傅鼎母李氏诉鼎妾凌辱，法司坐妾不孝，并鼎调外任。成化十八年，丁忧御史方辂占其叔田，夺寡嫂棺具，纵子制中作乐，事发降肃州卫经历。弘治八年，巡按贵州御史赵玹受将士赂千金及银花彩缎，寄清平卫镇抚周源家，为源盗殆尽，玹下源于狱，为仇家监生倪宽所发，时竑已升南大理寺丞，诈称丁忧，逃归。自正嘉以后百年间见闻尚新者，又不胜纪矣。

科道被三木

正统二年七月，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学敏，纳巡检陈永证赂，托行在工部郎中崔镛荐升知县，事发，上命杖一百，枷示各衙门三月，谪戍辽东边卫。其年九月，兵科给事中金昭伯、户科给事中吴绘，俱受廷试明经儒士赂，辄入午门代为文字，诏用大枷枷于长安门一月，发辽东充军。事在一年两月之内，台琐清班，俱膺三木，虽其罪皆自取，然辱言路甚矣。至正统六年，遂以枷项及大臣户部尚书刘中敷等，未几复官视事，十二月，又下狱。又未几王振用事，遂及儒臣国子祭酒李时勉、戚臣驸马都尉焦敬而极矣。天顺复辟后，坐法荷校者，遂不可胜纪，盖锦衣门达，动以诇事酷暴得上眷也。直至宪宗嗣位，而缙绅之祸稍解云。

王学敏事先见第一卷。

六科廊章奏

嘉靖乙丑春，千步廊毁于火，先朝所贮疏稿底本俱成煨烬。时上意恨惜，以问辅臣徐阶，他日修史何所凭为张本，阶诡对曰：此皆积年堆弃残帙，各衙门紧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万二千余本，俱贮六科廊内，况有成案可查，此等无用故纸，正合付一炬。上始悦，意解。按，此时去弘正间未远，若加搜括，尚可绪存一二，乃逢迎意旨，曲说解嘲，真所谓以顺为正也。今六科所贮本稿，往往彼人借出不还，他日恐遂如文渊阁书矣。

吏垣都谏被弹

吏科都给事中为谏官领袖，责既宏巨，职复雄峻，其升擢后不称，或遭白简固有之，而在事时未闻反被抨击者。世宗朝夏贵溪言以侍读学士兼是官，曾与辅臣张永嘉相讦，然皆为争宠互诟，而张卒不

胜。其以居官为时情所薄、受弹治无完肤者，无如今上之二陈。戊子己丑间，浙人陈与郊以辅臣王太仓门生在职稍久，因考选引用推官季春开，与同寮及清议诸臣相左，遂为少卿王汝训、主事吴正志、进士薛敷教所聚攻，虽获转太常请告归，竟以言章冠带闲住。至丁未戊申间，浙人陈治则以辅臣朱山阴同里，在职亦久，以屡攻署部左侍郎杨时乔，物情已不归之，会枚卜事起，词臣黄、杨、李三晋江争为相，治则佐李、黄以攻杨，时杨为言路所共推，益恨之，比新考选命下，治则遂为御史吴亮等露章十余疏不休，乃弃官去，诏褫三级，辛亥大计，竟以不谨罢。两君在吏垣，人品自有定论，但言官之长，显受锋镝，卒无奈众咻，狼狈而去，虽时趋使然，而国体与垣规拉拽坏尽，不可收拾矣。两人同姓同乡，相望三十年间，尤为创见。前与郊十年，又有都给事陈三谟，以首保江陵夺情，见非于世，后被弹褫斥。亦陈姓，亦吏科，亦浙人，然系升太常少卿以后事，非在任时也。先与郊者为吴人张鼎思，以论房寰反被讦，远贬；代与郊者为杨文举，以差赈江南功，方复命，升吏科都给事中，甫命下，亦为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等所劾，请病去，癸巳大计，以不谨斥。则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时吏科之见轻如此。

王聚洲给事

滇人王聚洲元翰以庶常授工科给事，素著才名，慷慨论事，物情甚向之，忽为郑御史环枢继芳所劾，专指其簠簋秽状满纸，王不待处分竟归；而邓给事、史御史辈曹起代为之辨，郑被攻无完肤，同堂至有绝之不与往还，入朝进署，无复酬对者。初甚疑骇，何以一青琐去留，举朝为之震动，继知其故，则郑疏太戆，不识时趋，自致之也。初，杨止庵少宰署铨久，卒于位，继之者当为南大司马孙月峰矿，浙人也，其甲戌抡元，出沈四明本房，固已为时所忌；孙又每对人姗笑建言及讲学诸君子，谓当尽束高阁，又与李淮抚修吾书亦如之。时任留枢，又与同事六卿得时誉者相左，高阁之语因而传播，诸君子皆欲

刳刃其腹。而故太宰孙富平在林下，年已八十，向故与浙人沈继山争讦并罢去之，王遂上书阁部，历数月峰罪状，尽抹其生平。选郎为毛肖寰一公，亦浙人也，因以恶声劫之，吏部不得持，遂除浙孙名，而富平再登铨席矣。然则王果橐金如山，犹当十世宥之，况诸救疏皆保其清操，云远胜杨震耶？

孙月峰、沈继山两公，以同岁生，最相善，俱无嗣；孙富平初与沈亦厚，寻以丁勺原此吕事相仇，富平亦无子，三先生皆名臣无后。又沈与邓定宇以赞支干八字俱同，邓以辛未会元鼎甲，迟沈一科，官少宰，先十年卒，沈官至御史大夫，后十年卒，然邓亦无子，亦异矣。

乔给事

乡会座师，皆为恩地，而本房尤重，本房又以会试为重，此情也，亦理也。近年有乔给事名胤者，河南宁陵人，戊子乡试，则大主考为山西泽州张元冲养蒙（时以谏垣典试），次年己丑会试，则出分考吏科都给事陈与郊之门。陈，浙人也，陈与张争为考官，又争为吏垣，其矛盾有素矣，后陈给事升太常罢去，张至少司农，复为御史许闻造连疏攻击，许为陈给事同邑人，司农愈疑此举出陈指授，恨遂入骨。比张没于里，其家求乔给事为行状，时乔亦以言事罢归，作状丑诋会试房师不遗余力，时陈给事尚无恙也。盖二公品誉原不同，张虽捐馆，正为物情所皈依，故任意描写乃尔。乔或者自谓董狐直笔，然乡会座师低昂至此，律之门墙之谊，似尚未安。况乔之得庶常，又皆出陈之荐引乎。

罗给事

辛卯九月，阁中请建储，时首揆申吴门以被言在寓，新安、山阴再具揭催请，仍以申名冠其前，上怒甚。申复具揭，明其不与闻，阁中特以故事列名耳，兼有早定大计等语。揭上发下，传至科中，罗匡湖大纮以礼科给事守科，上疏纠之。寻工部主事岳元声具疏将上，而武英殿办中书事序班黄正宾者，徽人也，见之欲附名，时岳意未决，因并岳疏亦寝。会进士洪文衡者，亦徽人，有疏藁，黄窃得，遂侵晨上之。说者谓次揆新安公实使之，以黄为同邑人也。而实不然。黄下狱讯治，而罗斥归矣。罗清望素著，与乡同年同邑邹南皋元标为讲学石交，其议论如出一口。罗归二十余年，而吴门公没于里中，其家求邹为立传，邹为申丁丑会试大座师，当劾江陵廷杖时，申为营护甚力，其特拜吏科与选入吏部，申力居多，素怀知己之感，因许为作传。已脱稿寄吴中矣，罗闻之大怒，邹初亦尚以夙谊为词，罗至欲具揭告海内，邹不获已，箧其草，并嘱申氏勿刻，事乃得已。罗久为人士宗仰，与邹相甲乙，此举不无稍褊。后文定传遂出郭相奎子章大司马笔，虽罗同里相厚，然以其前辈，不能遏矣。

虾蟆给事

先人门生汤义仍显祖论政府而及给事胡似山汝宁，曰：除参论饶伸之外，不过一虾蟆给事而已。饶号豫章，为比部郎，曾抗疏诋太仓，而胡以言官纠之，会亢旱祷雨禁屠宰，胡上章请禁捕蛙，可以感召上苍，故汤有此语。余后叩汤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谑近于虐。"汤笑曰："吾亦欲为此君图不朽，与南宋鹅鸭谏议属对亲切耳。"三君俱江西人，而胡与饶更同郡。

科道对偶

丁丑江陵夺情公疏保留者，在言官则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御史

曾士楚为首。曾为广东之南海人，时粤中新罹大盗曾一本之乱，民生疾首，其乡人恶曾之谄，即号士楚为曾一本，盖以前疏相戏，且与科中陈可作的对也。未几曾出按江南，时吴人王荆石相公以侍郎家居（力沮江陵夺情忤意，以省亲告归里），赵定宇、吴复庵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门生，首出疏促其奔丧，俱切齿仇也，盖欲曾踪迹三人居乡状，以法坐之。曾既叹前疏之误，且以三君子无事端可摭拾，遂托病归。江陵败后，白简见及，遂以三谟一本作确对，并入弹章，亦同得旨并斥。曾坐此一事，终身不复振，人亦惜之，而终无词以解也。举事之不可误如此！

言官回避父兄

故事，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然弘、正以前俱改授行人，此后夤缘恩宠，遂改翰林编检等史官，识者不以为然。至嘉靖初，给事中席春回避兄礼部尚书席书，得改检讨，未几以《武宗实录》成，叙劳升佥事。春谓首揆费宏作意抑之，讦奏于朝，张璁、桂萼亦连名抗疏助春劾宏。上心知宏所执不谬，因三臣皆大礼贵幸，曲为调停，改升席春修撰。给事中郑一鹏言，先朝大臣子弟为台谏者，止改行人，其躐冒词林，乃近年幸窦，书何不引往年成例而逞私恣讦乎？席与张、桂俱无以难也。未久，春仍外补佥事去。此后人知自爱，求改词臣者俱渐衰止矣。今上初元，礼部尚书陆树声从田间起，其弟树德为礼科都给事，当避，得改升尚宝卿，时科俸已深，次当内转，不以为过也。若近年壬寅，御史赵标避父南光禄卿钦汤，虽其俸浅，尚及五六年，且在台中有声。乙巳年御史徐元正避兄应天尹申，则俸仅考满，俱得升尚宝少卿，则借题速化，愈于改词林远矣。惟此前壬辰年南给事沈之吟避兄侍郎节甫，改礼部主事，人以为得体云。

卷二十

言事

章枫山封事

成化三年十二月，翰林编修章枫山懋因内阁出小揭帖，传与学士吴节等诸词臣分作灯词，章约同官庄昶、黄仲昭上疏力谏，宪宗大怒，三臣俱廷杖远贬，当世高之。余谓太平盛世，元夕张灯不为过侈，时英宗服制久阕，孝庄、孝穆两太后并以天下养，上元胜节亦宜上觞为寿，且翰林职在词章，宋时欧、苏诸公为学士时，岁时撰进，亦不以此贬望也，此等谏诤，与程伊川谏折柳何异？欲以感动上听，不亦难乎？此后李孜省、邓常恩、僧继晓辈左道竞进，皆无如之何矣。

王虎谷封事

弘治初，王虎谷云凤为祠祭郎中，以太监李广交结寿宁侯，表里为奸，特疏请斩广以谢宗庙。广恨之，用他事出为陕州知州。直声振天下，用此驯至通显，两为提学，以张彩荐召入为国子祭酒。时正德初年，刘瑾用事，虎谷上疏，请以瑾所行新法刻板颁行，永著为令，又请瑾临太学，如唐鱼朝恩故事。此载之《武宗实录》中者。一虎谷耳，何慷慨于昔，而媚谄于今耶？岂以孝宗优容，可博直声，瑾焰可

畏，名位为重，且报张西麓荐引恩耶？弇州公谓为未必然，然魏元忠力排二张几死，晚受则天后遗诏百户实封，涕泗不休，想年衰气索，非真铁汉不能持久耳。虎谷以谀瑾被论，改通政归，又以书抵首揆杨石淙，责其不能召还给事中王昂，且引李文达沮抑罗一峰、岳蒙泉为喻，得不为杨所笑！未几又起佥都御史抚宣府，被劾归。

王思再谏

编修王思，江西泰和人，先于正德九年武宗以狎猛兽被伤不能出，思上疏极谏，坐贬广东三河驿丞，时以庶常授官，甫逾月耳。比复故官，值大礼议起，思奋起力诤，受杖阙下，不胜创，遂死狱中。今建言之臣，一承谪贬，便自名气节，比还朝，声势赫奕，坐要显官，孰肯再蹈不测之渊哉！若思之百折不回，以身殉国，真无愧王文端曾孙。后来继起直臣，惟容城杨忠愍可以媲美。

文端名直，宣、英朝名臣，亦起家庶常。

抗疏中辍

正德初，林见素俊起家抚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时，欲劾刘瑾，疏具而无人能写，与御史陈茂烈对泣而止，今至四川，方能续成前疏上奏。时瑾已正法，复上疏称庆。今上十一年，周二鲁宏张禴疏论少卿李植等，亦云当张居正擅权时，曾具疏将劾之，为父苦禁而止。二公皆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权奸已败，即往事果真，亦当忘言，此等追叙似乎蛇足。

弘治间，杨少宰守陈，亦云曾有疏请复建文位号及景帝本史尊号，未及上。

一人先忠后佞

丰坊先为主事，值大礼议起，欲考献皇，同衙门有公本争之，坊附名，得旨同众廷杖降调，及后考察，以通州同知罢官家居；又上疏请宗献王入太庙，自谓当时迫于父学士熙严命，不敢违，非本意也。其时又有主事陆澄，亦以大礼抗疏异议请告归，及见张、桂大用，又疏诵张、桂之功，谓得之业师王守仁而始悟前说之非。二人富贵熏心，改口逢世，又诿其责于父师，真悖逆之尤，然其后皆不振。先是，孝宗朝王云凤以礼部郎中劾太监李广，直声震天下，久不赐环；用张彩荐，召官祭酒，因感其恩，请刻刘瑾新法颁学宫诏天下永守，而张彩者先为吏部员外，谏孝宗不当召还故珰汪直、梁芳，迕时弃官；及刘瑾授权，用旧好起之，彩感知己，效死力，拜太宰，不免论死。此两人先以迕中官废，后以附中官用，所得几何而生平扫地矣，故古人以晚节为难。

刘瑾未败时，祭酒王云凤建议，以监生多至二千二百人，廪饩不给，宜令放回依亲，俟一年后行取，但留岁贡二百人，自备薪米肄业，坐监者岁以一千二百为限。疏上甫行而瑾败，于是监生大哗，谓此皆瑾私意，且自备薪米，非养贤体，况云贵远方，亦令放回，人情不堪，宜仍旧制岁以三千人为常。诏可之。盖王虎谷第知逢迎逆瑾博节省之名，不惮变易祖制如此，乃为监生辈直抉其隐情，又何颜更拥皋比以临多士？尚得改南通政以去，亦云幸矣。按，成均二千余人，较之今日诚云济济，然拟宋世太学，则寂寥已极，天子育才之地，不能还太祖盛事，而惟议朘削，是诚何心。先是虎谷督学陕西，以酷法笞生徒，多有死者，故刘瑾大爱之，至是又疏请瑾亲莅太学如鱼朝恩故事，而瑾不从，是阉尹之识犹高于大司成也。

又先佞后忠

刘瑾盛时，吏科都给事李宪者，瑾同乡人也，素附丽之，任以角距，因凌忽同列，时称为六科都给事。又阿瑾意，新入科者皆试职一年，如御史例，具疏诋谢迁、马文升诸贤臣为奸逆，至夺诰命诸重谴，皆行其疏也。每置金袖中，故遗于地曰："此刘公见饷者。"瑾败，为公论所弃，乃上疏劾瑾不法八事。瑾在狱中嘻叹曰："如李宪者亦纠我乎？"既而宪亦夺职归。近年御史杨四知，亦久为江陵客，江陵殁后，攻击四起，乃抗章力诋故相，其辞较诸言官更峻，一时亦嘉其谠言。后官大理少卿，向日踪迹渐为人觉，给事王希泉德完直发往时与朱琏等交结状，亦以大计不谨坐废，与宪正相类。

佞幸建言可采

世宗朝朱隆禧与顾可学、盛端明等，俱以甲科废罢，左道干上宠，俱致位贵显，缙绅羞称之，然其人亦自有间。顾最为无耻，在京居间干谒，扬扬得意；盛则闭门炼药，不干外事；若朱本加衔里居，未尝入都也。初，朱为兵科都给事中时，三边总督刘天和建议，以固原为套虏深入之冲，而西路红寺堡，旧边至黄河六百余里，地远难以保障，欲移进鸣沙州，筑新边百二十里守之。事下兵科，隆禧复奏，谓河套本中国地，自余子俊筑边墙不以黄河为界，而河套为虏据，宁夏与山后虏为邻，贺兰山其界也，自王琼弃镇远关创为新关，而贺兰山为虏据，二镇至今受患。今天和不思新边既筑，旧边不守，红寺堡五百里之地，直弃口中，使延宁二镇俱在边外，我退一步，虏进一步，非所以为国长虑也。上是其言，乃薄责天和而止。此疏深洞边情，使当时从天和议，则大虏深入，不待曾铣在事时矣。此嘉靖丁酉事也。至次年戊戌，武定侯郭勋请复各处镇守分守内臣，并委之取矿以资国用，上乃命且着云、贵、两广、闽、蜀、楚、浙、江西、大同各用一人，隆禧又力诤之，谓皇上诏革内臣，中外称快，今复镇守取矿黩货殃民，天下汹汹，臣不能计其所终。上又是其言，未几命罢之。此疏关系尤大，其功岂在张孚敬之下，徒以晚途失计，不耐林居

之寂，至以房室秽亵，取宠邀荣，可恨可惜。然寇忠愍何如功烈，末年尚有未能谏天书一事，若隆禧者，在谏垣故自足称，今一概抹杀之，亦是太苛。

陆澄六辨

刑部主事陆澄，王文成高足弟子，世宗初，文成封伯，宰执忌之，御史程启光、给事毛玉等，承风旨劾文成学术之邪，澄上疏为六辨以折之。文成作书止之，谓彼议论非有所私，本出先儒绪论，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宜其非笑。其他语气甚平。澄又疏诋考兴献之非，投劾归，赴补得礼部。时张、桂新用事，复疏颂璁、萼正论，云以其事质之师王守仁，谓父子天伦不可夺，礼臣之言未必是，张、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议之不经，而懊悔无及。疏下，吏部尚书桂萼谓澄事君不欺，宜听自新，上优诏褒答。未几《明伦大典》成，中载澄初疏甚详，上大怒，责其悖逆奸巧，谪广东高州府通判，旋升广东佥事，尚以颂礼得超擢云。文成之附大礼不可知，然其高第如方献夫、席书、霍韬、黄绾辈皆大礼贵人，文成无一言非之，意澄言亦不妄。

疏语不伦

世宗末年，讳言储嗣，杨容城疏论分宜，而引裕、景二王为辞，上震怒，因置极典，终以不免。郭丰城继之以钓奇，遂出安储一疏，中有慰谕二王之语，时上怒更非常，竟行江西论斩，不必再谳，且传首天下。最后则海琼山指斥上过失，语太峻，亦坐绞，会世宗上宾，得出。穆宗在御，言者亦时罹谴谪，甚至廷杖，终未有论死者，虽上宽仁，亦告君之宜得体也。穆宗升遐之冬，御史胡涍者请放宫人，疏末乃云唐高不君，则天为虐，冯珰见而切齿，云是何语言，闻慈圣亦

玉色不怡，将处重典，为江陵公力救得编氓以去。夫释内人以光新政，固是美事，然亦恒事，今上圣龄方十岁，何至有先帝下陈、更衣入侍之疑，使在先朝，殊死久矣。言官虽处不讳之朝，下语亦须裁审，乃知古来谏臣见杀，亦有时自取，非尽不幸也。

郭希颜论庙制

嘉靖廿三年甲辰，礼部集议庙建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庶子江汝璧、赞善郭希颜各献议，江用朱熹三昭三穆列前，成祖、睿宗翼乎左右；郭之议乃欲列太庙居中祀，太祖世室居左，祀成祖而虚其右以立四亲庙，四亲为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所以明未有无父之国，而二宗不在四亲之列，则侄不祀伯、弟不祀兄故也，孝宗宜庙于成祖之右，武宗宜庙于昔祀皇考之宫，或祀或祧，以待他日，盖明导上以弃绝孝、武二宗也。其说甚悖，其心甚险，礼臣驳之，言官劾之，上命宥之。至廿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议祔未定，时希颜已贬两浙运副，又申前说，谓同堂一日，则弗安一日，况九室各已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将来孝烈不识祔于何所？时上未有意祧仁宗，而希颜窥见上旨笃念孝烈，必欲先祔，而弘、正两朝又上所简薄，因妄意逢君，必欲于孝、武二庙中祧其一，犹前不祀伯不祀兄之议也。上责其牵引谬论渎扰，仍贳其罪。至三十九年，则郭已罢官，久居家无聊，恨首揆分宜（公乃其乡人）不为援，密布流言于京师，云嵩欲害裕王为景王地，而身钓奇以取大功。乃疏请安储，而以建帝为名，欲令上召二王及相面谕以安之，且请二王分封留京，内外各守，永无猜防。上怒甚，摘疏中建帝立储四字，且谓不忠不义之民，皆以君相久位，不睹新政，不攻君即攻相为言，盖入嵩先谮也。法司坐以大逆不道妖言惑众律，上命巡按官即家斩首，传示天下。是年十月，忽传谕嵩等，命所司具礼遣景王之国，于是中外人情始晓然知上意，盖虽杀希颜之身，实用其言矣。郭之初意在挤嵩而自求富贵，本非为宗社起见，况频议庙制，揣摹迎合，既不得售，再出此险计，一旦诛死，天

下不以为冤。其后裕邸龙飞，追恤死事诸臣，以赴市者为首，杖死及毙狱者次之，戍没者又次之，于是以希颜同杨继盛等仅四人置第一等，赠翰林学士，赐祭葬及荫甚备。其他忠正著闻，如太仆卿杨最、御史杨爵、修撰杨慎、学士丰熙、中允罗洪先等，褒进反出其下，士论皆惜当轴之谬云。

武弁建言太黩

嘉靖元年，羽林卫指挥使刘永昌上言，人臣之恶有六，曰贪赃、曰嘱托、曰私意、曰苟延、曰骄纵、曰淫滥，偾事之纲有六，曰欺君、曰坏法、曰误国、曰害人、曰用舍不公、曰刑罚不平，大抵讥切时事。而末段则申言太祖罢丞相立部院以分理世务，太宗命史臣于文渊阁参预机务，官止学士，至后世加以师保，于是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伏望皇上存内阁以遵太宗之制，减事权以守太祖之训，再效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备顾问，庶广益聪明，委任不至乏人。其时张璁暴贵当国，以宰相自处，视六曹为属吏，而桂萼新入，又助璁为恶，故永昌痛疾之，真昌言也。事虽不行，而天下壮之。至次年辛卯，又上言武职立功之人故绝，其侄孙以下俱许承袭。兵部议覆：侄孙以下其祖父俱无功之人，岂宜传袭，请行内外军职，凡立功人故绝，同时亲子侄方许如律保送，其他不许。盖其说已窒碍不可行矣。又十年为庚子，则上视朝渐简，永昌又疏皇上钦命东宫监国，此盛德事何不可，而大臣固争之，则上幸承天时监国亦非也，且太子年富，止宜历试朝政，惟皇上析群疑、思远图幸甚。上始大怒，下诏狱讯治。永昌初疏本属谠论，至再至三，黩而僭矣。武人无识，自命敢言，遂添蛇足至此，且介胄之士，尤不当言及储宫，昔岳飞请选立皇子，宋高宗尚谓边将不宜预此议，况永昌幺么戍长哉！继永昌上疏者，即罗洪先等三宫寮，仅请朝贺，亦斥去矣。

羽林卫，向为巡城科道踞为朔望视事之所，永昌至其日，必自拉

侪辈去公座其中，科道以其分内不敢争也。后拜边将至游击，罢归卫，降同知，始上监国疏，盖亦啖名好奇人也。

詹李二谏官

隆庆二年，御史詹咫亭仰庇请核内官监十字库钱粮，为内监所谮，廷杖削籍。五年，户科都给事李月滨以劾太监崔敏，亦杖一百为民。二人先后以弹治宦官得谴，天下高之。今上辛巳，李从谪籍起为南吏部考功正郎，司大计，用江陵旨谪斥异议诸臣，如张新建相国、赵南渚司农俱在谴中，李因得优擢，后官至中丞以卒，而令名不终矣。詹亦起废至副院，积资稍久，欲得少宰缺，谒揆地乡人韩廷尉珠泉国桢使道地。韩适有公事，必当入署，留语稍久，北行，尚枵腹，时盛暑跨马，韩体素肥硕，到彼已中暍不能语，舁归即捐馆，韩诸子欲以其事讼之朝，有力劝者而止。詹寻擢少司寇，亦以弹章归。二公同为先朝谏臣，以重名出山，而建竖乃尔，非直于珰而佞于相也，日暮途远，又有瓦注金注之别也。

三御史争寿宫

万历初年，吴门柄政，用礼卿徐学谟议，定寿宫于大峪山，其时即有形家谓其非吉地。适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以追论江陵、冯珰得上眷，骤拜卿寺，因讼大峪所定穴下有石，引通政参议梁子琦等言为证。时吴门亦无成心，特以学谟新缔姻好，虑累及主议者，遂力主徐说，上亦惑于两造，致两动銮舆亲阅；又太仓新参亦至，共排三御史，遂皆谪去。初，上之出也，吏科齐世臣夜读《雪心赋》，以备与子琦等面质，且抗疏保大峪山之吉；又御史柯挺跽上前厉声云："若大峪穴下有石，臣敢以身当之。"时班行中多憎二君之谄也，目齐为保山给事，柯为石敢当御史。

张寰应工部

戊申年考选诸公，留滞阙下者三年矣，忽得旨授官，中外欢呼。新入言路者争起建白，而浙人喻养初安性者，授吏科给事，抗疏弹司礼掌印大珰庐受，有营缮郎中张寰应嘉言者，忽起击喻，谓其弹治中官，实党附山阴首揆。旨虽不下，而喻旋以年例出为广东佥事矣。喻疏是非且不必言，独以数年待命一朝得请之言官，论一用事中贵，亦可以悚动中外，而旁观之曹郎反纠给事以快宦寺，是何肺肠。后辛亥京察，张以不谨罢归，秦灵丘聚奎比部疏救七人，张亦预焉，张官评不及知，然此举则太出格矣。

言官一言之失

台省以白简为职，然有百疏不嫌其渎而片语失当遂为终身累者，如予所目睹，则今上辛巳，兵科给事费尚伊论南吏部尚书赵锦，谓久历仕途、无一善状。江陵公其阁师，又同楚人也，或疑有所授意。江陵闻之怒，谓小子敢妄诋名夙，立出为佥事，丁亥大计又谪，至今未出。赵为先朝直臣，几死杖下，其时清望满朝端，费新以庶常授官，偶误听，无成心也。乙酉御史傅光宅论新任兵部尚书王遴，时值上阅寿宫，内臣索马过多，王不应，恨之。傅疏之上，人谓承望内官，然傅入台亦仅一月耳。王为郎时，杨忠愍就法，后以爱女妻其孤，天下高之，傅疏遂见訾于世矣。戊子则户科给事陈尚象论礼部尚书沈鲤，谓其挟持二心，故稽册储，沈因力请去位。沈方负相望，词林后辈有忌其碍手，捏造此谤，陈不察而形之弹章，时论大哗，陈亦以病乞归，虽再出而公评摈之。己丑则吏科给事李春开纠吏部郎赵南星建白，谓其乱政当斥，实其垣长所嗾也，一时名流如少卿王汝训辈聚攻之，迄今不能留，壬辰以外察原任去官。四君者甫入台垣，识力未定，举事偶谬，望实顿轻，真实可惜。其他占风望气、詈夷为跖、自

弃名教者，固不胜数矣。

禁嫖赌饮酒

京师五方所聚，群饮及博徒浪子理亦宜禁，但有可笑事。如正统间，顺天大兴知县马通所建白者，真令人绝倒，谓京城有号风流汉子者，专以嫖赌致钱，充花酒费，宜令娼妓家不得有双陆、骨牌、纸牌、骰子；道上有醉卧者，令火夫举置铺内，俟其醒而枷之。章下法司议，赌博者运粮口外，但枷示醉人，非旧典，不可行。上允之。夫醉人囊三木固为非法，若狭邪之博具，决不能禁，亦不必禁，赤县神君，所见乃尔，欲其肃清辇毂，不亦难乎？

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宰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人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剸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

京职

通政司官

通政为大九卿之一，然两参议以读本为职，皆选仪貌整而声音洪者，其选时以大珰同大臣莅之，跪一香案前，震喉疾呼。间亦有不中选者，且一转参议，须满三考始一迁，俱在本衙门，即加至尚书亦无出局者，以故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为堂官所开送，多宛转避之，至有堂属相诟詈者。往时有倪光荐由琐垣选入，积官工部尚书，领司事。司空朝班，例居都察院之前，时吾乡赵麟阳锦为左都御史，恚不

肯出，云我不能尾讴儿之后。政府为请改加兵部尚书领西台，赵始视事。

按，六部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惟通政无属。闻之前辈博洽者，如临朐马宗伯、交河余宗伯辈云，六科乃通政司属官，以承内旨封驳，故别署于内府，以后事权渐重，仅有文移往来，其文犹用呈字，今则判然不相关涉矣。都给事在国初仅正八品，左右从八，散乃正九品耳。

相传通参选中后，例于莅选大珰投刺称门生，其说旧矣。今上初年，言官举以入疏，以为仕绅耻陋之证。时银台之长为倪光荐，加秩已高，力辨其无是事，倪入通政已久，莫知其有无也。

章奏异名

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收本之处，在内则曰会极门，在外则为通政司。凡投通政者，不尽得上闻，其或事体窒碍、或情节矫诬者，一切驳回，但存案备照。以故近年棍徒以开矿抽税请者，必借托一在京武弁为疏首，竟于会极门上疏，则非封驳之司所得问矣。此最为弊薮，而无如之何。前此正德朝逆瑾时，则有白红二本，入御前者名白本，送瑾所者曰红本，盖以纸色分别，逼上无君乃至此。世宗晚年西宫奉道，凡内外朝臣封事直达大内者，名为前朝本。他方士辈进药饵进秘法以及斋醮诸鄙亵事，皆不复经由士人之手，竟从宦寺宫人传至御前，以其从西苑出入，名为后朝本，此直至隆庆初年始绝云。

今各本章曾经主上御笔批硃者，亦名红本，以别于留中不下者。

门下省

唐宋三省之制，本朝不复行，然其职掌自在。如中书省为政本，则阁臣操其大柄，而仍留舍人之名，但降四品为七品，以司诰敕之事；尚书省虽不设令与仆射，而六曹如故，但升三品为二品，而事寄较重，以分中书之权；若通政司则全是门下省，其长官，有使，有左右通政、左右参议，即侍中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之职，其属给事中四人，今特分六科增至五十员，以封驳兼补阙拾遗之责，视前代独加重焉。但六科今自为内府清华之选，不复肯属通政，而左右参议又以读本故，必由遴选而授，班行厌薄之不肯就，鸾台重地，积轻已非一日。窃谓鸿胪既司引奏，吐纳殿庭，何不即以读本属之，或以章奏非其攸司，则以鸿胪堂官久次者改充，庶彼既乐就，而清流无避事之嫌，似亦可行。

见朝辞朝

故事，以公事到京者，至则陛见，去则陛辞，传之邸报，书曰见朝辞朝，其来久矣。壬子年有河南人安世凤者，登癸未进士，官郎署，谪府判，以察典罢归。其人素为士林不齿，居乡尤多秽迹，偶与同里缙绅不咸，遂胪其阴事至都讦之，其实皆诬也。通政司知其仇口，不为上，因欲击登闻，有与相识者劝止之，始归。其入京则赴鸿胪寺报名，称原任主事某公务到见朝，行则名公务毕辞朝，抄传四方，竟不晓所谓公务者何务也，言路亦若罔闻，无一言纠及之，亦异矣。

是年有江南巡抚徐检吾民式以苏、松缙绅田产过多，定役与齐民等，故相申少师亦签白粮解户数名，惟常、镇以理学之乡优免如故事。徐乃申庚辰榜门人也，申恚不能堪，欲身自着役北上。或问公果行，上必怪问旧弼何以出山，申答曰："我竟报名云'原任大学士某人解粮到见朝'，又安能难我。"此一时愤激之言，而其子冏卿孝廉辈亦劝止之，终不成行，然其事可笑，几与中州公务作对矣。

小九卿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为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其说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是为小九列衙门。或云詹事、春坊为东宫官属，不宜班之大廷，当以尚宝、鸿胪、钦天足之。或云鸿胪仅司传宣，非复汉晋大鸿胪之职，钦天仅掌占候，亦非秦汉太史令之职，且皆杂流世业所窟穴，只可与太医院、上林苑等耳。众说纷纷，莫有定论，即有公事会议，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谕，亦竟不知何属也。近闻之侍从诸公，则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定为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时。

大理为九棘之一，詹事虽词臣，华贵终不得比，向来居大廷尉之次，自申吴门为詹长，竟于朝班立大理卿之上，自是遂为故事，然二官皆正三品也。又翰林侍读，虽六品，亦班光禄少卿五品之上。吾乡沈继山思孝以建言起是官，遂超侍读而上之，时有两侍读，为刘复斋元震、刘和宇虞夔，不敢与争，他人继之，则如故矣。此又以强弱致异同，非成规也。

周宁宇少卿

辛未进士周宁宇应中，浙之会稽人，幼孤贫，客京师为针工，以其暇为举子业辄工，得以顺天籍补诸生，连登辛未甲榜，筮仕元氏令有声，调繁真定县，俸满将擢去。时富平孙太宰新起田间，受知江陵相公，从废籍骤转中丞，抚真定等府，周所治邑，正其驻节地，周故强项，屡以事忤孙，孙积不能平，摭其过入丁丑外计，备察疏中，且胪列赃私以万计。上虽冲圣，留意民生，览疏大怒，遽欲逮治，赖江陵力救得止，仅以计典不及调楚之崇阳。孙恚甚，又中之楚抚，楚按

计下考劣，升崇府审理，江陵公痛惜之，复于庚辰外计中，议调得补故官，又以他事罣误去。今上辛卯壬辰间，荐章满公车，起为河间府同知，升山西佥事，又坐事被调，慰荐者又推毂之，且云为江陵故相所仇，以无罪屡废。周起而力辨云："臣为张居正门生，素称相知，且受其洗拔，何尝有隙，臣死不敢诬地下。"时赵南渚世卿为大理卿，亦其同年也，因盛称之于公卿间，谓其不肯昧心趋时，即此一事，不忝古人。因起故官于湖广，入为光禄少卿，侵寻开府矣。丁未考察，楚中按臣复白简污之，竟以原官调用。时赵南渚为大司徒，重负望，方为西北诸君子所侧目，且恐浙人柄用，以故决意去之。又逾年己酉，则富平再出秉铨，凡为所摈者，世方指为跖跻，无一人敢齿及之矣。周在林下，至今健饭如少年，家无一廛，敝衣徒步，其清白东南所无也，闻其治剧更优，恨不竟其用。余尝闻顾泾阳吏部称周不容口，惜顾尚家食，不得明其事于朝云。

周以丁丑劣升王官，赵以庚辰疏讥时事，亦转楚府长史，此则政府旨也。两公受抑时，皆张相当国，故持论者并周事亦坐江陵，后来赵骤起至八座，而周以银青老，盖亦有数。赵同时又有王麟泉用汲，亦以郎署疏迕江陵罢归，起官至南司寇得请，其清操与周、赵埒，而干济逊之，近没于家，得上谥恭质。赵亦新逝，未闻有议易名者，盖时局所憎也。

周家居十年矣，其辛未同年尚有吴文台抈谦者，癸未年已为知府，凡降三次，至丙辰又以参议降处，闻今将谒补，则年过八旬久矣。又冯文所时可，辛巳年已为贵州督学副使，屡起屡踬，丙辰亦大计镌级，今补贵州参议以去，虽年仅七旬，然去旧游之地，已将四十年，反以贬秩再至，几于令威归来，有城廓人民之感。盖才抱未展，不能抑郁丘园，未必宦味之浓也。

中书行人

中书、行人二官，为进士筮仕所拜，有台琐之望，最为清秩，今人并称中行，其实迥异。太祖既革中书省，自揽太阿，而以省中诸节目寄之舍人，故称科而无堂官，且衙门仍在内府。后事权尽归内阁，特虚有凤池之名，然吴中李应桢以乡举选入文华殿者，尚与给事中争班次，而杨文襄一清集中，每称“予在西掖典外制时与某翰林同官”云云，二事俱在成化初年，其后为一品大臣荫叙之官，始渐轻矣。至行人司不过礼部一末属耳，国初设无定员，尚未入流，最后始升正八品，始限员数，因有“非甲科不选，非王命不行”之语，其贵之如此。然衙门孤孑，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阛阓中，汲者无虚刻，署中更无隶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谑之云：示仰邻居担水妇人，不许擅登公座之上缠足，如违，本官亲咬三口。至今传以为笑。故事，出使还者例纳书一部，以故京师蓄书，自文渊阁之外，即推行人司与刑部提牢厅，今为盗者借者日月侵寻，皆不足观矣。任子中书与进士并列，其视科篆亦视资叙，次为僚友，不必言矣；若两房办事者，则杂乙科明经胄监、两殿供事者，又皆赀郎与儒士效劳；而武英殿又有大珰提督考艺定高下，见则叩头，尤为猥下。然皆中书科带衔带俸，亦称掌印者为印君，清流辈贱之，每出差则特写“进士中书”科以自别，而诸纳级与白身以两殿在禁中，反呼甲科为外中书，亦可哂矣。

京官肩舆

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轿，以故光禄太仆卿之升佥都御史，虽甚雄剧，然以从三转正四，故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之语。万历初元，承世庙末年朝仪久旷之后，四品卿寺皆乘围轿，其下则两人小舆，相沿已久。江陵当国数年，复修旧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谨。夷陵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时以签都领操江，亦改而跨马。然其子监生王之鼎者，方卒业南雍，以儒巾缝掖策马以入，遇六曹卿贰俱不之避，而卿贰欲得乃翁欢心，各与扬鞭举手以讲敌礼，则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视朝，辇下肩舆纷纭载道，恐当复如初元时也。

杨学录孝行

湖广永州府岁贡生杨成章者，父泰，任浙江海宁县长亭巡检，买妾钱塘丁氏，生成章，四岁，泰死，其妻何氏携成章以丧归。丁氏还母家，临决，剖银钱各半为识。成章稍长，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钱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钱塘，而丁前已嫁为东阳人郭氏妻，生子珉，亦时时念成章，乃令珉持银钱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两人会于逆旅，语次参问，合所剖银钱，相持泣。成章随珉见母于东阳，欲迎还不得，因留养数岁。母死哀毁庐墓，以孝闻。及是成章应贡生至京师，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给冠带。吏部官以成章与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尚请量授成章一官、给赏珉以厉风俗，乃授成章国子监学录，檄有司赏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谓成章孝固可纪，而何氏之抚庶子，且教以寻所生之母，与郭珉之奉母命而远觅异父之兄，皆当于古人中求之。

钦天太医官

国初定钦天监官散官，其长曰监令正仪大夫，贰曰少监分朔大夫，其属五官：正司玄大夫，监丞灵台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灵台郎司正郎，五官挈壶正壶台郎，盖因元之旧制，各取所职命名以别清流，今散官与廷臣混然无别矣。又宋制医官阶凡十四，其长曰保安等三大夫，阶止从六品，以至保安郎，故元则有保康、保宜等大夫阶，至从三品，然皆阶官也。至本朝太医院使，虽止正五品，然而职官矣，其勋及散官与文臣亦无异矣，其以用药奏功者，递加至尚书侍郎，至嘉靖许绅，而东宫三师矣。名器之滥，前朝未有，是宜厘正也。

历法

俗忌

今世忌正五七月不上官，盖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三月为善月，说者云唐藩镇到官，设宴用牲畜无算，以为宰杀伤和气，遂并莅任亦停止；至于婚葬诸事，则尤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闰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则建文逊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钱氏，比上北狩还，同幽南内者八年，备极艰苦，及享宪宗养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几追废，盖始终无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纳后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议皆云当忌，不从，终以废斥，盖阴阳避忌之说固有之。

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诏以正月五月九月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断屠杀，又引殷帝去网、齐王舍牛为比，至宋世官俸逢此三月必减去食羊钱，亦用此意。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曰："十月晦，日月皆终。"不喜。

华夷百刻之异

从来计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时八刻，总计之则九十六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时中，曰初初刻、正初刻，谓之小刻，而所谓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则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初、正初二刻，总计之虽廿四刻，实分八大刻之余，则每六刻只抵一大刻，取义安在？况制历家畴算亦以子正初刻为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为先一日之夜，其于昼夜晦明之义，亵益牵合，殊乖百刻定仪。惟

利西泰谈其国每日分为二十四时，每时止四刻，合之仅九十六刻，以故所制自鸣钟以子正、午正为始，午初子初为终，共传二十声以了一日。其国廿四时即中华十二时也，盖斟酌于华夷之间而成者，但终不知于古昔大挠所设乖合何如。

历学

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以故虏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本朝亦设回回司天监，有正仪大夫、司朔大夫、司玄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废之，以其教归并之钦天，但用彼国土板历同算，久之则法亦不验，与中土无异矣。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近年因日食分数不相符，督责钦天，但惟惟谢罪，以世学岁久，无他术为解。而士大夫中如参政邢云路辈，俱精于天文，刻有成书，皆云胜僧一行及郭守敬诸人矣，然未曾用之推测也。禁中大珰辈又自有内灵台，专司星象，其职任其学业，大抵与外庭仿佛，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受其业，似当令兼领天文，如先朝儒臣童轩、华湘等可也。

钦天造历，每年六月内，礼部先发历样，两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无加损，最合正朔大义。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历日，以补京兆所不足，非体甚矣，此事最宜厘正。

宣德间钦天监历日，共造五十万九千余本，英宗登极，省为十一万九千余，盖减十之八云。

颁历

正朔之颁，太祖定于九月之朔，其后改于十一月初一日，分赐百官，颁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虎拜于廷者，例俱得赐。嘉靖二十一年，颁历之辰，国子诸生受历不均，争于陛前，喧竞违礼，上大怒，至谪祭酒张衮官。若外夷，惟朝鲜国岁颁王历一册，民历百册，盖以恭顺，特优之，其他琉球、占城，虽朝贡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阙赐以本年历日而已。宋嘉祐时各路登解举子入朝班缀分错，每为阎门使之累，因叹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齐者有三色，谓举人、番人、骆驼也，则受历监生又何责焉。

浑天仪

今京师巽隅逼城观象台之巅有浑天仪，其质皆铜，有四柱以龙承之，悬仪于上，制作精工，铜亦古润作绀色。旁另有一仪，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减，又有玉衡如尺，又有铜球象天圆体，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统七年御制铭。予按，此非本朝人所能办，意必故元旧物。按，宋沈括存中云，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韩显符所造，依刘曜时、孔樾、晁宗斛兰之法；天文院浑仪，皇祐中舒易简所造，用唐梁令瓒、僧一行法。至熙宁中，括监太史局，受诏改造浑仪，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旧铜仪于朝服法物库，盖宋世浑仪有三。金人入汴，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颜者耳，至正统而重修则有之，且铭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创矣。

改造漏刻

正统五年，上已御制浑天仪铭矣。至十二年十一月，钦天监正彭德清又上言，蒙钦造铸铜仪，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

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上令内官监改造。是时禁中宫漏，循用新制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己巳历样，盖即用其言颁式天下矣。按，十二时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为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总谓之百刻，冬夏二至昼夜均用之，安得于圣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真不祥之尤矣。今通用历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并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随英宗驾北征，曾劝王振驻师，不从，郕王监国，廷臣劾德清不择善地驻扎，以致乘舆失陷，并党王振匿天变不奏诸大罪，未数日，郕王命籍没其家，德清寻死于狱，命戮其尸。

厘正历法

正统戊辰，上从钦天监正彭德清之请，改加冬夏二至昼夜各五十一刻颁次年历，时皆叹诧为异事。次年己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马轼始唱议，乞改历日时刻如故事，帝命礼臣会官议之。礼臣以监正许惇等议上，谓正统间彭德清于观象台测验，以北京较南京则北极高出地上三度，南极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刻，奏准改入大统历，永为遵守，今轼起自军伍，不谙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历虽成于京师，而太阳出入度数，则当以四方之中为准，是以尧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测四方以定四时。今京师观象台在尧幽都之地，太阳出入度数难以凭准，今后造历，悉照洪武、永乐旧式。"读帝此旨，评驳精确，顿令星官缄口。然其时已将岁终，先期十一月朔颁历于天下，则景泰元年犹仍正统十四年之谬也。其时彭德清以王振党拟斩，瘐死狱中，剉尸籍产矣，而同事畴人，犹袭其说如此。时胡忠安浹久位春卿，亦附会执奏，盖以身其事，不免护身前遂非，其如景帝圣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异

世宗初登极，钦天监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钦言历法当随时修改以合天道，时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岁差愈多，本监观象台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会举理学大臣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差历官往河南南阳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令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以测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真，交食不谬。上仅报闻，寝不行也。朱裕盖以两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标准，欲立圭于四方，此即唐尧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阳旧圭，未审何代所立，裕上疏时必有所据，今已不可问矣。然土中一说亦自难凭，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长清塞，上指北斗谓金幼孜曰："至此则已南望北斗。"盖华夷地势使然。然漠外去京师不过数千里，而天象已迥异如此。近代商于日本、占城、吕宋、佛郎机诸国者，问以星斗河汉，皆云躔度方向，与中华毫无差别，是数国者在闽广东南不知几万里矣，岂三垣九野，验于北而不验于南欤？抑南方卑下去天远，而北方地高与天体亲切耶？是未可臆断。

再阅朱裕疏内云：观象台晷表与南京矛盾，是即正统间彭德清测景不同之说也，未审其说确否。至于南阳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抚臣何天衢请祀周公疏中云登封县有观象、测景二台，乃周公营洛邑时手建遗迹，其土圭表漏尚存，宜敕钦天监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凭授历。然则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阳矣，总之岁久讹传，未足凭也。

郑世子论岁差

今上乙未，郑世子载堉造万年历上之，其疏云：洪武间监正元统造大统历，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上考下推，无消长之法，时监副李德

芳驳之，谓不与经史相合，宜用许衡辛巳元历，太祖谓二历俱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今取大统、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或以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今和会二家成历书曰《律历会通》并历以上。礼官议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新历，其时已名为万年历矣，未几授时历成，万年历遂废不行。至于岁差之法，上古无闻，始于晋洛下闳、唐虞喜，元许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则每百年减一，推来则每百年加一，法号精密，《大统历》至今用之。今如堉所云，则弦望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议遂格。然嘉靖二年华湘掌钦天监时，曾以岁差改历为请，谓尧时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巳历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亦引洪武间元统言为证，则世子疏或未尽非也。

日食讹谬

万历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钦天奏称，日食七分有余，未正一刻初亏，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复圆；春官正戈谦亨等又称未正三刻初亏，已互异矣。既而兵部员外范守己驳之，谓亲验日晷，未正一刻不亏，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见西南略有亏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余，盖历官前后俱误也。礼部因言自万历元年至今，日食已十余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如汉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元末修改三次，本朝二百余年未经修改，岂能无讹？今范守己及按察使邢云鹭精通历法学，云鹭有《古今律历考》，综采详密，可照先朝给事乐頀、主事华湘，改光禄少卿提督钦天监。又，检讨徐光启、员外李之藻，俱究心历法，以及大西洋归化陪臣庞迪莪、熊三拔等，俱携有彼国历法诸书，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吴伯宗、灵台郎海达儿、回回天师马黑亦沙等，译修西域历法事例，尽录其书，以补典籍之缺，庶历法详明，有光前代。疏上不报。似此

讹舛，不急改订，历律不知所终矣。

一岁节候

自古来历家节候，每月参差，无有朔望日正值四序挨日排连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岁节气，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惊蛰，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种，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巳小寒，此真古今未有，后来亦无继之者。直至今上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岁节气，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辛巳谷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满，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处暑，八月初八癸丑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则每月节气，今上则每月中气，挨次接续，无纤毫小爽，又俱属甲午年，恰恰共三百载，不知天运至此适相值耶？抑璿玑必然之数也？历代史氏纪天官之异者多矣。未有巧合一至此者。

居第吉凶

地理吉凶，时亦有验，如余所知严分宜旧第，已三度籍没矣。其在东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胡同，亦阛阓闹处，英宗时为忠国公石亨赐第，亨败后无人敢居。后咸宁侯仇鸾得之，仇势张甚，不下石氏，其身后正法枭斩见籍，惨祸更甚于亨，此第今为铸冶开炉之所。其旁一大宅，即石氏偏旁厅事，亦宏敞过他第数倍，今为宁远伯李成梁赐第，成梁罢镇还京居之，父子六人俱为大帅，皆至一品，贵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长子如松战没，松胄子名世忠当袭爵而顽嚚无赖，赀产荡尽，遂无人肯保任之。今惟正寝停乃祖灵柩十年未葬，他

屋悉质于人，屠酤嚣杂，过者叹息，信乎形家之说不诬。又景帝建大隆福寺，壮丽甲京师，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前门牌坊所谓天下第一丛林者，并禁钟鼓不鸣。及天顺废毁兴隆、永昌诸寺，此寺虽幸存而香火寂寞，廊院萧条，至今不振。

正德间教坊司改造前门，有过之诧曰："异哉，术士也！此后当出玉带数条。"闻者失笑。未几，上爱小优数人，命阉之，留于钟鼓司，俄以称上意，俱赏蟒玉。近年丁酉南教坊马四娘号湘兰者，年过五旬，虽畜妓十余曹，而门庭阒然，愁穷无计，有江右舒姓者怜之，为改其门，且曰：不出百日，当骤富。适金华虞生者，年甫弱冠，游南雍，求见四娘，重币为贽，问其所属意，无一入目者，惟以娄猪为请。时马谢客已久，惭其诸妓，固却之，苦请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数千金，马氏复如盛时者又数年。

卷二十一

禁卫

锦衣卫

今锦衣卫堂上官，自指挥使以下俱本卫列衔不待言，若升至都督，则带衔于五军府，俱无足异，惟加都指挥者亦书本卫，意每疑之。外省有都司使方有此官，今京师安所得都司而称之？盖外卫官历升至都司，必云某卫带俸，然军职犯罪有革任带俸差操之文，其后官金吾者，以带俸二字为不祥而去之，遂使在京三品衙门忽有外任二品之官，于典制则乖，于官守则舛。武人之无识无足责，而邦政大臣亦视为固然，无一纠正之者，惜矣。

锦衣卫镇抚司

锦衣卫初以仪銮司改设，后改供卫司，其后又改为亲军指挥使司，为二十二卫禁军之首，不复隶都督府；至永乐而任寄渐重；及英宪两朝，委以心膂，乃至秋后大廷审录重囚，其堂上官遂得与三法司及各部大臣会谳，而雄峻无可加矣。至世宗南巡江汉，一切前驱使、护跸使，及整搠卤簿、防护属车诸使，俱以本卫堂上充之，于是陆炳得于行宫救火，建捧日之勋，兼拜公孤，与进士恩荣宴而极矣。若镇抚司者，在外各军卫俱有之，其任本理狱讼，惟锦衣为重。洪武二十

年，太祖闻其拷讯过酷，尽焚刑具，归其事于刑部，罢废其官，天下如脱水火。永乐间复设，然不过如外卫，止立一司耳。俄又设北镇抚司，专管讼狱，而以军匠诸事属之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之名亚于东厂，其初重大事情，一讯之后即送法司定罪，不具审词；至成化初，用参语覆奏，而刑官始掣肘矣，然犹未有印也；成化中叶，又添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复关白本卫堂官，即堂官所行下者，亦径自具奏请旨，堂官不得与闻，遂与东厂称表里衙门，西曹奉行恐后矣。东厂设有旗校，与锦衣同诇机密，然其人俱从本卫拨去，以尤偎巧者充之，彼此侦探，盘互胶固，以故厂卫未有不同心者。然东厂能得之内廷，因轻重上下其手，而外廷间有一二扞格，至本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镇抚司拷问之，锻炼完密，始入司寇之目，即东厂所获大小不法，亦拿送北司再鞫情由，方得到贯城中，法官非胆力大于身者未易平反也。

马顺范广

侍讲刘球之死于狱也，锦衣指挥马顺承王振旨，令小校手刃之，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其尸僵立不仆，顺蹴倒之，且詈之，解其支体埋卫后。小校卢氏人，以俊少为耿清惠九畴所爱，忽怪其貌变，诘之，始悔恨吐实，未几死；顺之子发狂疾，作刘球言，历数顺之罪，盖刘能凭附为厉，而不能杀顺，又七年而假手于王竑扼杀之。都督范广，骁勇善战，故于谦爱将，素信用之。先是，太平侯张軏以副总兵征贵州，为谦劾其失机，因成仇不解，并恨广切齿；及夺门功成，軏骤进侯爵，既与石亨谋杀于谦，又诬广同谦反，并斩于市。一日軏朝退，遇之于途，为拱揖状，左右怪之，乃曰：“适范广过耳。”寻病发头痛月余而死。至天顺初元，马顺子升奏父为给事中王竑棰死，降臣为百户，乞怜臣父死于非辜，仍袭父职。上曰：顺本世镇抚，今升为世副千户。盖英宗犹怜顺以为冤，而王竑时已为都御史，以郕邸旧臣降为浙江参政，又勒为民，子孙俱永不叙用矣。则王

振之复官与赐旌忠祠额，盖圣心已先定，而李德之劾竑贼臣，想英宗亦不以为谬，独德已前死，其庄田第宅皆为景帝所嬖妓李惜儿兄、锦衣千户李安所乞，使德遇复辟，未必不大用。广死时京师人哀之，为之语曰："京城米贵，那得饭广。"此与时人惜于少保之语曰"鹭丝冰上走，何处寻鱼嗛"真一时的对，亦千古冤痛。

驾帖之伪

祖制：锦衣卫拿人有驾帖发下，须从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无如之何。如正统王振、成化汪直二竖用事时，缇骑遍天下，然不敢违此制也。弘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迩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谣言帖子，特给驾帖，密差锦衣官校至南京缉拿所指王昇，远近震惊。然兵部无此官，亦无此事，官校轰然而来，寂然而返，后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驾帖之出，殊骇听闻，奸人伪造，为害尤大，上命锦衣卫查累朝有无驾帖出外提人事例以闻。然则此帖不但刑科不曾预闻，即上于祖宗故事亦偶未记忆，甫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穷究。孝宗何等圣仁，而魍魉昼行至此，未几逆瑾擅柄，八党纵横，已萌蘖于此矣，美业难终，信哉！今驾帖拿人，从无不由刑科，亦无敢伪造，不知弘治间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冯珰密差数校至新郑，声云钦差拿人，胁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恸哭，高独呼校面诘，索驾帖观之，诸校词窘，谓厂卫遣来奉慰耳。非高谙故典，几浪死矣。

陆刘二缇帅

景陵陆武惠炳，领锦衣最久，虽与严分宜比周而爱敬士大夫，世宗时有严谴下诏狱者，每为调护得全，缙绅德之，殁后虽削爵籍没，终昭雪袭官。今上江陵在事，以同乡麻城刘公传守有领锦衣，寄以心

膂，适台臣傅应桢、刘台等以劾江陵逮问，赖刘调护得全。夺情事起，五君子先后抗疏拜杖阙下，亦赖其加意省视，且预戒行杖者得不死棰楚。刘后以厂珰张鲸株累罢归，而子孙贵盛不绝。两相何等威权，而爪牙能度外行事，宜其有后。顷者癸卯妖书一案，缇帅因而下石，几灭人族，曾闻二前辈风否。

昼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户部主事海瑞上疏，规切上过，已下锦衣拷问，刑部拟绞，其疏留中久不下，户部司务何以尚者，疏请宽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锦衣镇抚司狱，命昼夜用刑，初意用刑不间昼夜，不浃日必死矣，后以尚逢穆宗登极赦出，仕宦又二十余年。心尝疑之，以问前辈仕人，云此刑以木笼四面攒钉内向，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噫，此亦不堪其苦矣。史谓以尚探知上无杀瑞意，故上此疏，钓奇博名，且疏内云：臣已收买龙涎香若干，为醮坛祝延圣寿之用。其词谄佞，故上烛其奸而深罪之，此史张江陵笔也。以尚后起从部郎得光禄寺丞，又外转四川佥事，寻以考察降调，亦江陵意也。其后又从谪籍起为南户部郎，时海瑞已拜南少宰，以尚欲与讲钧礼，不许，大诟而出，不复再见，海亦不悔谢，盖二人俱负气士也。《五代史》记闽臣薛文杰为王鏻造槛车，谓古制疏略，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铁芒内向，动辄触之，既成而首罹其毒。今何以尚所入者，正与此同。

世锦衣掌卫印

《世宗实录》载孙忠烈燧之子堪、许忠节之子玚授锦衣正千户，现任管事。祖制：荫叙世职，不得厘务。上以二臣先人忠孝表著，特俞兵部之请。弇州驳之，谓先朝王忠肃翱之子竚、余肃敏之子寘俱以

世官得管理卫事，不始于孙、许二臣。其考据固不谬，但《世录》出江陵手裁，此公最熟本朝典故，何以舛误乃尔。既而思之，史所云但不掌本卫大堂印耳。此不特先朝为然，即嘉靖末年分宜相之孙严绍庭、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张简修，俱仅理南镇抚司，二相何等威势，不闻乃嗣登大堂也。即如近代锦衣帅最著者嘉靖间则王佐，起自卒伍，继则陆松及子炳，起自兴邸，朱希孝虽荫叙，固乃兄成公武弁恩也。盖是时公卿大臣尚视金吾为粗官，胄子自爱，亦不慕羡缇骑之长。自万历初始用楚人刘守有掌卫印，刘故大司马谥庄襄天和之孙，为江陵牙爪，故特擢之，江陵败，刘复与政府及厂珰张鲸交结用事，赫濯者几二十年，卒以善去。自是世家子孙求绾卫篆如登碧落，兼领铜山，曰讲曰攘曰抢，以致明攻暗击，蔑人闺门。以余所见如许忠节之后名茂橓者，孙忠烈之后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当掌印，而终不得，忿恨如不欲生，他无赖者又无论矣。最后则王襄毅崇古孙之桢，擅卫十余年，穷极贪狡，与同列周尚书咏之子嘉庆争权，起大狱，几族灭之，为天下切齿，然则锦衣固蛇魅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远矣。余见二三缇帅谈金吾近例，以从列校奋者为贱隶，即贵至极品，不许南司理事，况登大堂，又称中贵子弟荫者为传升官，视同唐之斜封墨敕，禁不使大用，间有挟首珰势以请者，必百计齮齕之，其人亦不敢争。此又起于今上中年，正与旧制相反，而在事大臣为子孙计，亦利有此等议，相沿成故事矣。

锦衣帅见首珰礼

缇帅体甚隆，与东厂并重，朝廷有大狱，则不复专任北司，惟锦衣帅与厂珰并谳，如今上元年王大臣事，则希孝与冯保鞫之；癸卯皦生光事，则王之桢与陈矩鞫之，且冯、陈俱司礼印公，而并列共事，无低昂也。惟余儿时闻刘守有每谒首珰必叩头，归邸面如死灰。盖刘儒家子弟，尚不甘侪奴隶也，然其体何以异朱帅。意者珰在事时，彼仗其力得印耶？

锦衣官考军政

武职五年军政，一如六年京官大计，其典至巨至严，锦衣一官尤无再振之理，今上中年犹然。顷岁值军政，友人张念堂懋忠有议，其人负才艺交名流，故司马学颜孙也。诸公竞出全力救之，归德沈相国贻书本兵李霖寰，至比之黄祖杀祢衡，然不免革任，已无复然之想矣。今忽从南司登大堂晋一品，需次握篆。盖近日新例，文武两察，虽罹永锢，俱开生路，诸与张同废者，俱欣欣弹冠矣，此又迩年朝廷一大变革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考军政，以锦衣类题掌卫都督陈寅疏，锦衣以近侍直差，卒难更易，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上允之。

史金吾

溧阳史云津继书，故冏卿雁峰际庶子，以乡绅御倭，荫锦衣千户，官至都督指挥管卫事，故江陵相客，与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时时称诗，江陵败，罢任奉朝请。其生平豪富，自奉如王公，即拒倭，纪纲之卒且数千人，居恒用军法治其部曲甚严，都下亦颇优容之。偶戚南塘继光少保之介弟名继美者病死，美以兄力亦得佩平蛮将军印，镇贵州，有少妇甚材武，或传其国色，且资装巨万，史心动，百计诱之，业已成约。史大喜过望，遣健妇数十曹往迎，至半途则彼具军容而来，诟诬者不肃，命缚之，笞梃交集，所谓捆打者各数十下，诸妇狼狈奔归泣诉。史已惶悸无措，比至，则姿至寝陋，箧复萧条，日夕恣睢骂詈，驭下尤惨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辇运满所欲而始行，所失无算。史性愎戾自用，至是为友朋所姗笑，亦懊丧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时余尚孩幼，在都中目击。史金吾从弟念桥冏卿继辰，以庶常谏垣外补，至丙申丁酉间，为江西按察使，偶与金吾小隙，因而争讦者累岁，彼此各数十疏，小而帷簿琐屑，大而不轨逆谋，靡不登之奏牍，总之皆讼师卷舌，无一语实者。其疏皆留中不报，部院台省亦

无人为之别白是非。宪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满九年始迁去，两人后讲解，复为兄弟如初，毫无芥蒂，殊不可晓。或谓俱有奥援在内，皆有阴事相持，势必终于两罢。向来纷呶，徒渎圣听，亦幸今上大度不诘云。

镇抚司刑具

缙绅得罪，虽极刑止下刑部，若锦衣卫与东厂相表里，不过诇察诸不法。凡厂卫所廉谋反弑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锦衣之镇抚司拷问，寻常者止云“打着问”，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则云“好生着实打着问”。必用刑一套，凡为具十八种无不试之，亦从无及士人者。不知何年始加之缙绅，后遂为恒事，士气消折尽矣。镇抚司狱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于堂下遥相望见，盖即唐之丽景门，宋之内军巡院类也。向年己亥，王绅斋大参贻德从四川逮入，亦下镇抚司，王曾守嘉兴，洁廉爱民，吾郡人为请于缇帅周余台嘉庆，求少宽之。周密嘱曰：“诸刑俱可应故事，惟梦指则毫难假借。”盖紧梦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即十指俱折矣，若他刑果尽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尽用哉。想诸公得罪时，必亦皆然。王后数年得白，补故官于贵州，又升云南，以久不赴任勒致仕。周掌镇抚时，已官都督佥事，上大堂佥事书管事矣；又数年为癸卯，周以次当柄用，时掌卫者为蒲州王之桢正用事，知周欲得其位，切齿恨之，适妖书事起，王遂指书出于周手，逮其父子妻女，一家备用全刑。周濒死数度，终不肯承，赖上圣明，止勿再拷，仅夺官归。后周之子显祚亦官至缇帅，每为余言身与弟妹受刑状，未尝不拊膺痛也。周嘉庆归数年病殁，又数年王之桢抱病寝剧，见周为祟如窦灌守田蚡状，王因不起。此即显祚所述，不知信否。

儒臣校尉

南京国子监助教郑如瑾者，起家乙科，受魏国公徐鹏举重赂，以其庶次子邦宁伪称嫡子应袭，诚意伯刘世延发其事，如瑾坐受赃枉法褫职为民。至今上初年，大珰冯保用事，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充锦衣校尉，寻冒功升镇抚，爵败，如瑾又斥去。爵先以骗诈充军，逃伍走保门下，官至南镇抚司佥书都指挥同知。其人善笔札，又习城旦家言，凡上手敕优奖江陵公者，皆出其手，世所称樵野先生是也。后同张家人尤七及冯名下掌家太监张大受俱论大辟死狱中。天顺间，锦衣致仕千户冯益与太监曹吉祥同反，伏诛，益先为教官，坐事戍边，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与郑如瑾相类。

舍人校尉

舍人以中书省为贵，在唐宋秩四品，与翰林学士对掌内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阁门臣宣赞舍人，为环卫近职，凡大帅子弟荫授者任之，以故虞允文以中舍视师江上，而军中尚疑其为宣赞也。本朝废中书省，仅留舍人以掌诰敕，尚存唐宋之旧，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后间以任子及杂流居之。近代则阁臣之僚属、内殿之供役与夫入赀为郎者，亦带此衔，而流品迥然区别矣。武职应袭支庶，在卫所亦称舍人，仅供台使台司差遣，既猥贱不足齿；而公侯伯子弟称勋卫者，为带刀散骑舍人，其秩八品，在试百户之下，而出外则僭系金带、衣麟蟒，体貌甚盛，总之此辈纨裤，非可以理喻法绳者。又，校尉在汉如戊己、护羌、城门之属，俱尊官剧任，后世亦仅为右列散官，自六品以下始有此称，而卑琐甚矣。今锦衣所隶卫士亦称校尉，至数万人，即外卫之军丁也。其白靴者为缉事人，有功则升黑靴以至小旗、总旗、千百户。隆庆以前有官至一品掌卫者，如陈寅、王佐、陆松之属是也，则此辈侈为行伍中美谈，古来校尉未有如此之冗而贱

者。

礼仪房

都城内礼仪房者，俗号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报少妇初孕者名奶口，验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时宣索。每至期尽而内无所召，则遣出再选。董其事者为锦衣缇帅，有掌房、有贴房，其体貌稍亚于两镇抚司，亦得门棍传呼。向年（今上乙酉）故相徐华亭曾孙名有庆者，新绾此房事，偶呵殿出巷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驴行者，前驱叱之不下，久之姑引避道左，亦不以为意。次日东厂大珰传令，掌礼仪房官不许用棍开路。徐大惊惧，询之则昨所遇跨骡人为邢尚智，掌厂太监张鲸第一用事掌家也。徐走珰所乞哀，不得见，又至尚智家，扶服叩头谢过，且赂以多金，姑为宽罪于珰，闭户月余方命复用棍，始出治事拜客。其时尚智未有官，止卫中一黑靴校尉耳。

佞幸

士人无赖

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当王振势张，太师英国公张辅辈尚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徙废籍复官，以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如御史戴缙，首荐太监汪直公忠，复开西厂，缙遂躐佥都御史以至尚书，此其罪尤在王越、陈钺之上。至正德初刘瑾用事，焦芳、张彩为之角距，兵科给事中屈铨、国子监祭酒王云凤，俱请将瑾新行事例，刊书布告天下以垂万世，真堪呕

哕。其后兵部尚书王琼头戴罘刺亵衣，潜入豹房，与上通宵狎饮；原任礼部主事杨循吉，用伶人贤臧荐，侍上于金陵行在，应制撰杂剧词曲，至与诸优并列；通政张龙以占民妇章氏事发，投钱宁门下，因假宁名挟骗财物，至坐法论斩，而朝士之体澌灭尽矣。嘉靖初年，士大夫尚矜名节，自大礼献媚而陈洸、丰坊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兴，群小托名方技希宠，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炼药贵显，而隆禧又自进太极衣为上所眷宠，乃房中术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际建醮祝圣寿，进尚宝少卿；尚书赵文华进百花仙酒，独以忤相嵩败，亦有幸有不幸也。其大臣献瑞者，巡抚都御史汪鋐首献甘露，继之则督抚吴山、李遂、胡宗宪辈进白鹊、白兔、白鹿、白龟等，尤不可胜纪。他权门义子如鄢、赵辈不足道，光禄寺少卿白启常至以粉墨涂面，博严世蕃欢笑；词臣唐汝楫、梁绍儒并出入交关，先后白简逐去，当时谄风滔天，不甚以为怪也。今上辛巳壬午间，江陵公卧病邸第，小大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笞部吏误进荤酒。及张殁而事势渐变，有一御史入王篆幕者，心悸甚，乞哀于冯珰，长跪涕泣，其后亦不免褫斥。此皆市狙庭隶所为，且亦有不屑为者，缙绅辈反恬然不以为耻，真可骇也，近日此风似少衰止。

乳母异恩

仁宗初登极，为翊圣恭惠夫人置守冢十二户，盖即上保母也，已为异典矣。既又封保母杨氏为卫圣夫人，则上乳母用翊圣例。未几又追封杨氏故夫蒋廷珪为保昌伯，谥庄靖，此本朝所未有之典，而列圣亦更无援此以私保母者。古来惟元魏有保太后，元文宗亦封乳母夫为营都王，此夷狄不足讶，本朝恩虽厚，犹为有节也。永乐三年，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贞顺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圣、卫圣二妪遂因之，此后因以为例。宣德元年，封乳母李氏奉圣夫人，李夫吕斌、张夫傅胜俱赠都督佥事，自是而后不可胜纪矣。

诈称佞幸

唐僖宗时，陈敬瑄出镇西川，先有青城妖人伪称敬瑄赴镇令，驿供奉去，卒以诈败。成化十四年，有江西人杨福者，曾为崇府内使之仆，随入京师，既而逃入南京，遇所识者，谓其貌似汪直，乃伪称直，而以所识者为校尉。自芜湖历苏杭，遍抵浙东诸府及市舶司，皆信畏承奉，受民词讼，操演兵马，查盘钱粮，凌轹二司，小官忤意者辄杖之，所过假廉以取信，而所随伪校尉等役则恣行纳赂。至福建诸府亦然，抵福州，为镇守太监卢胜所发，论罪如律。嘉靖三十四年，有麻城吴尚侥伪为中书充奉恭诚伯陶仲文命，往云南定边县取龙涎，至梯悬岩而上，从石乳隙中取物三条，云是龙涎，见鳞甲异物风云之状，黔国公以下大吏争赂遗之，事发亦论斩。三十八年，又有龙虎山道士江得洋伪称奉诏往四川鹤鸣山挂幡降香，沿途索赂，至荆州府为知府徐学谦诘发其奸，得其所取少女无算，并从行诸役俱就执，惟得洋逃去，竟不获。至四十四年，云南巡抚吕光洵又奏有梁廷材者，奉诏至云南鸡足山建醮，自称大真人府赞教，因令有司致斋供具。事竣以闻，上大怒，命锦衣缉捕，竟不可得，盖亦假伪也。佞幸用事，奸人辈因而矫诏托名无忌惮至此，今古盖亦一辙云。

武宗诸嬖

《武宗实录》：宣府都督马昂妹已嫁毕指挥，有孕矣，以其善骑射献之上，能胡语胡乐，大爱之。后上幸昂第，召昂妾侍寝，昂不可，上怒而起，并昂及女弟俱疏之。至《世宗实录》又云：陕西总兵马昂，先因革任，结太监张忠靖，献妹于上，昂同其弟炅、昶并分守阳和。太监许金至指挥毕春家，夺其妻。昂大被宠，传升昂右都督，昂又进其美妾杜氏，兄弟俱赐蟒，又炅亦传升都指挥，守备仪真，复买美人四人进之豹房，名曰谢恩。后世宗即位，尽出诸女还其家。是

马昂当时之妾未尝不承恩，而昂及妹并未尝疏也，二录不同如此。又上南巡留南京，时凡寺观钦赐幡幢皆书“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后军都督府镇国公朱寿”，同夫人刘氏，并列名于上，此又见之《世宗实录》，而武宗不载。所谓刘夫人者，盖即太原所纳妓女刘良女也，是时从上南幸云。汉成帝微行自称张公子，或云富平侯张放家人；后汉灵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平乐观；南齐后废帝自称李将军，或云刘统，或云李统；唐文宗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然皆以为戏耳。至宋徽宗之称道君，则直见之制敕，而李师师、赵元奴至封才人，出入禁中，与宫妇不殊，抑更异矣。景泰中，妓女李惜儿亦通籍宫掖。

主上外嬖

今宣府镇城为武宗临幸地，既厌豹房，遂呼为家里，至今二三妓家尚朱其户，虽枢已脱，尚可辨认，盖微行所历也。本朝家法无平阳更衣之事，惟景帝与武庙有之，其玷圣德不小。因思赵宋最绝外嬖，至徽宗始有李师师、赵元奴，俱拜才人，南渡讲和，金人刻师师在北御集及师师像传，售之榷场；而南朝理宗为道学宗旨，暮年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时召幸，今史册略不及之，岂一时理学诸公曲为之讳耶？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儿，召其兄李安为锦衣，赏白金赐田宅，后睿皇复辟，安仅谪戍，而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以进妓诛，锦衣百户殳崇高以进淫药诛。武宗幸榆林，取总兵戴钦女为妃，幸太原取晋府乐工杨腾妻刘良女，大爱幸，携以游幸，江彬及八党辈皆以母事之。及上南征，刘氏以一簪赠上为信，后驰马失去，比至临清召刘氏，刘以无信不肯行，上轻舸疾归，至潞河挟以俱南。又幸宣抚时，纳宣抚总兵都督佥事马昂妹，时已适毕指挥，有娠矣，善骑射，能胡语，上嬖之，进昂右都督，群小皆呼马舅。其他征高丽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扬州刷处女寡妇、仪真选妓女，又不可胜数也，盖上以宣府为家，有呼口外者罪之，故游幸留最久云。武宗时，又有霸州人王智女，名王满堂，曾预选入内廷，不得留，罢归，自恚绝色偃

蹇，不肯嫁，且云频梦有赵万兴者方是其夫。时妖道士段钹者，讷知之，乃改姓名入赘，钹聚众反于山东之峄县，至僭大号，改元大顺平定，以满堂为后。后败俘入京，同党皆伏诛，惟满堂以中旨贷命入浣衣局，寻得幸于豹房，及上升遐，始再出。此事尤奇怪，今详载实录中。

伶人称字

丈夫始冠则字之，后来遂有字说，重男子美称也。惟伶人最贱，谓之娼夫，亘古无字，如伶官之盛莫过于唐，罗黑黑、纪孩孩、贺怀智、黄幡绰、雷海青、李龟年、李可及、穆刁绫、刁俊朝、李家明、杨花飞、敬新磨、尚玉楼之属，俱以优名相呼，虽至与人主狎，终不敢立字。后世此辈侪于四民，既有字且有号，然不过施于市廛游冶儿，不闻称于士人也。惟正德间教坊奉銮臧贤者，承武宗异宠，扈从行幸，至于金陵处士徐霖、吴郡礼部郎杨循吉并侍左右。时宁王宸濠妄窥神器，潜与通书扎，呼为“良之契厚”，令伺上举动。“良之”，贤字也，逆藩之巧，乐工之横，至此极矣。贤至赐一品蟒玉，终不改伶官故衔。上两幸霖家，亦赐以一品服。

教坊官一品服

武宗朝宠任伶人臧贤，至赐一品服，然虽萦蟒玉，而承应如故也。尝欲改教坊司为方印，改所悬牙牌如朝官，业已得请，有一老伶怒詈之曰：“我衙门岂可与缙绅颉颃？若宠眷可长恃耶？行且戮矣。”贤惭而止。上南巡时，贤荐致仕礼部主事吴人杨南峰循吉之才，召令供事左右，屡进乐府，上善之。久而不得官，贤为之请，上欲以伶官与之，南峰大惭恨求归，不许，又赖贤力为之请，得放还。南峰隐居久重负名，一旦轻出，为圣主所侮，时以为真“娼优畜

之”也。（司马子长云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诚言，乃愤悱之词也。后南宋高宗崩，议臣下配享，洪景庐迈在翰苑，欲进吕颐浩而不用张浚，与秘书监杨诚斋万里议不合。右补阙薛叔似上疏，乃抑洪而褒杨，以杨比汲黯，武帝不冠不见，以洪比司马迁，不过文吏小校，武帝以倡优畜之。叔似引此辱洪，不独景庐愧不敢当，即南峰生千载后亦生色矣。）教坊司正官为奉銮，秩正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乐俱从九品，其秩可谓至卑，较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者迥异矣。夷狄不足言，如高齐之伶人封王，后唐之伶人典郡，与夫唐明皇之梨园子弟冠以皇帝之称，抑何霄壤哉！明制真足法也。伶官牙牌秘不令人见，入朝则袖之，至大内始系带傍，闻其制上刓而下岐，与中官相似，或云正圆如饼馑。

秘方见幸

陶仲文以仓官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禄荫至兼支大学士俸，子为尚宝司丞，赏赐至银十万两、锦绣蟒龙斗牛鹤麟飞鱼孔雀罗缎数百袭、狮蛮玉带五六围、玉印文图记凡四，封号至“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至八十二岁而没，赐四字谥，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时大司马谭二华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驯致通显，以至今官。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吊恸哭，为荣饰其身后者大备，时谭年甫逾六十也。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察相俱堕其彀中，叨忝富贵如此，汉之慎恤胶，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谭差有军功，故恤典俱无恙，陶在隆庆初元已尽削夺。陶之前则有邵元节，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谥，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宠大逊陶。同时又有梁指甲者，封通妙散人，段瘸子亦封宣忠高士，恩礼不过十之一

耳。成化间，方士李孜省官通政使礼部左侍郎掌司事，妖僧继晓累进通玄翊教广善国师，正德间色目人于永拜锦衣都指挥，皆以房中术骤贵，总之皆方技杂流也。至士人则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纪于《宪宗实录》中；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俱以方药受知世宗，与陶诸人并列，虽致位卿贰宫保，俱无行之尤矣。又若万文康以首揆久辅宪宗，初因年老病阳痿，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屌御史”是也。万以其方进之上，旁署“臣万安”名。宪宗升遐，为司礼大珰覃昌所诮责，此其罪又浮于嘉靖朱、盛、顾诸人，即严分宜亦未必肯焉。

进药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字，亦为内官辈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今上保摄圣躬，最为毖慎，左右亦无敢以左道进者，冈陵之算可决也。

同邑二役

嘉靖间吾邑有谈相号木泉者，幼为门役，长而伟仪干，工佐书，习姜太仆立纲体，入京师，值世庙西内修醮，因得供事斋宫，大被宠眷。积官工部左侍郎，丧母求守制，上不许，乃请假归葬。归则不复苴麻，日被上所赉蟒衣，与郡妓嬉游，所衣肩上复绣一玉手，云曾为上所拊，亦偶与宋朱勔事暗合，渠未必知古有此也。兼之凌铄郡县，侮易缙绅，人谓小人器满，殆将覆矣，果以屡召迁延，上震怒，命逮

系入京，至即伏法西市。其子号云门名文明者，亦以官生入胄监，后革去，贫悴以死，余曾识之。又嘉靖末年，同邑有陈文治号鹤溪者，曾为书办，以舞文被访，罪至戍边，因立微功，积官偏裨。今上初年，被主帅戚少保知遇，遂引荐至蓟镇东协副总兵。将登坛矣，乃朵颐少保之位，谋夺之，为戚所觉，未几以匿败侵饷诸事，为巡按李植所劾，坐斩，系霸州狱十余年死。其子号仰溪，名失记，余幼亦识之。二人俱起胥吏，徒手致富贵，固非碌碌者，然以非道得之，又不善居盈，遂皆不良死。邑中先后有此二人，故志之。闻之故老云，谈之受法，正值容城杨忠愍赴义，谈号呼称冤，忠愍厉声曰："咄，奴辈得伴我死，可谓至荣，尚敢声冤耶？"果尔，亦真荣矣。

十俊

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指之为十俊。上偶托之诇察外事，此辈遂因之为奸利，势张甚。其事渐彰闻，上次第按罪杖杀之，数年间无一存者。上之英断，非汉文、武可比也。其时又有一缇帅，为穆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丰姿，扈上驾幸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惭恧避去。

佞人涕泣

士绅无耻莫盛于成、正间，至弘治而谄风稍衰，惟嘉靖以来又见之。当张永嘉之执政也，正人弃绝之，目为异类，固为不情，其始终附丽之者，则惟汪鋐一人。汪先任广东最久，因得交议礼方、霍二大臣，引进永嘉之门，更成刎颈，其长西台位统均，又以吏书兼兵书，皆永嘉力也。其后偶以小故失欢，命阍者拒却不许见。汪无计，乃赁其邻空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将出，扶服叩首泣于阶下。永嘉骇笑，

虽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寻亦见逐矣。又二十年而严分宜柄政，有赵文华者，先为监生，值分宜为祭酒，赏其文，成相知，后赵为刑部主事，被察谪外，分宜疏留之，升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为义父，爱逾所生。乃子世蕃时时姗侮之，又自以私进百花仙酒于上，为分宜所责詈，绝其温清，乃潜求救于欧阳夫人。一日家宴甚乐，夫人举觞曰："今合家欢聚，奈少文华耳。"严述其负心状，夫人解之曰："儿曹小忤，何忍遽弃之。"赵先伏隐处，出而百拜泣请，始得侍觞席末，因滥三孤，而世蕃终厌之。旋以触上怒，分宜不为救，斥为民。旋死。又二十年而张江陵柄政，给事陈三谟者，本高新郑入室弟子，以郎署改至吏科都，比丁艰归出补，则高已败，又为张所爱，复补吏垣。而夺情事起，群议保留，十三道已有公疏矣，惟吏垣当为首，而同寅有谓不可者，迟一二日未上。江陵召去，跪而詈之，陈亦絮泣，谓非出己意，退而奋笔为首上之。次年推太常少卿，至辛巳大计亦以论列调南，则张犹以前疏之迟授指劾之也。至江陵败，而陈亦斥矣。是三人者，濡足权门不足责，既而蒙谴，智者必远引自庆脱网矣，乃以数行清泪再荷收录，终以爱弛，不免先冰山而泮，何其愚也。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诚然哉。

滇南异产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纪山獭，云出宜州溪洞，性最淫毒，山中一有此兽，则牝者皆远避。獭不得雌，抱木而枯，取以为媚药。甚验。又周草窗云，出粤西之南丹州，号曰插翅，夷人珍之，不令华人得售。初疑其言之过，今云南孟良府小孟贡江产肥鱼，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夷性极淫，无贵贱一人有数妻，不相妒忌，此正堪与山獭对，为水陆珍药。又其地产弯姜，人饵刀圭，即终世不复能行人道，土人专以饲牡马，此又与肥鱼相反极矣，宇宙间真何所不有。媚药中又有腽肭脐，俗名海狗肾，其效不减慎恤胶，然百中无一真者。试之用牝犬牵伏其上，则枯腊皮间阳茎挺举方为真物，出山东登州海中。昔张

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药虽奇验，终以热发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张竟以此病亡。

卷二十二

督抚

总督军务

宋世总兵权者，以宣抚使为第一重臣，得僇制帅以下，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飞、吴玠辈亦为宣抚，不足重，于是张浚、吕颐浩等始称都督，而事权无可加矣。本朝宣德以后，大臣总督止施于工程钱谷等项，继乃有总督军务为文帅第一重任，埒南宋之都督。然祖宗朝无之，仅见于正统初靖远伯王骥以兵部尚书督师征麓川，始以总督军务入衔，至景泰初，骥起为南兵书，又以总督军务入衔矣。时于肃愍在本兵，亦称总督军务，罗通以右副都御史守宣府，亦称总督军务，景泰七年兵部尚书石璞征湖广铜鼓叛苗，亦以总督入衔，自此以后，两广川贵及陕西三边与山西宣大，凡以部院衔出镇者，俱称总督。至成化间有应颢者，以福建副使奉敕专行事，亦得称总督海道，则代言者之误也。至正德时，武宗南征宁庶，自称总督军务镇国公，于是臣下俱不敢称总督，改为总制，至嘉靖中叶，又以“制”字非臣子所敢当，遂仍称总督，而添设蓟辽、河道、漕运之属俱复旧名矣，然而缙绅间称谓犹云制台，两广尤为尊异，今体亦渐凌夷。近年关白事兴，又以总督为不足重，始有经略之名。经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权远出总督下，至是始加隆赫。曾见宋桐江应昌以少司马膺此任，其敕书云：凡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总兵以下，如违军令者任自斩首。其事权视先朝陆完、彭泽等有加，盖文帅之重至此极矣。隆庆间，以北虏修款，

命兵部大臣每三年即兼宪职阅视九边，得举劾督抚以至总兵等官，其权寄之崇，几与故相杨文襄、翟文懿相埒。以后大臣罢遣，即以其事属之巡阅御史，体例渐卑，今承平已久，各边亦视三年大阅为了故事矣。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镭反，上命太监张永征之，署衔为总督宁夏等处军务，兵部言旧无总督太监关防，诏铸给之，内臣有总督军务仅见永耳；其后九年，又总制宣大军务，至嘉靖六年以大学士杨一清荐起，止掌御用监提督团营，不得复称总督矣。至正德七年，中原刘六、刘七等盗起，命太监谷大用征之，陆完以部堂为文帅，仅得称提督，而大用乃称总督军务，盖用张永例也。

巡抚之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以后渐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抚各处边腹，事毕报命，即停不遣。其名或云巡抚，或云镇守，后以镇官既有镇兵又有内监，以故文臣出镇不复有镇守之称，但称巡抚。专制军务有提督、有赞理，又重有总督，他如整饬边关，提督边关，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设，而事权则一也。其以部堂等官出者，与巡、按御史不相统摄，文移往来，窒碍难行，始专定为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镇守陕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畴改右副都御史，仍旧镇守，此专用宪臣之始。其后凡尚书、侍郎任督抚者，俱兼都宪以便行事，盖欲以堂官临御史。初犹以属礼待之，既而改称晚生，见犹侍坐，今则彼此俱称侍生，移文毫无轩轾，相与若寮采，抚臣反伺巡方颦笑，逢迎其意旨矣。天顺元年，以总兵官石亨言尽革天下巡抚，及亨败，复设如故；至正德二年十一月，刘瑾乱政，取回天下巡抚官，瑾诛，复设如故。盖此官在国初可以无设，今非督抚何以制总兵官之横，断不能一日罢矣。

参赞军务之始

今天下称赞理军务者，惟巡抚一官，俱在边方，盖以挂印总兵既称总镇，故稍逊其称以亚之，如正统间，金濂以刑部尚书同宁阳侯陈懋等征闽寇尚称参赞军务是也。然国初又有不然者。洪熙元年，以武弁不娴文墨，选方面部属等官在各总兵处总理文艺，商榷机密，仅称参赞军务，其事寄非抚臣比。此外又有参谋军务、协赞军务之名，若洪熙间，命山东左参政沈固往大同总兵郑亨处书办，则又出参谋协赞之外，此后不再见。至景泰中，大同则有参政沈固，宣府则有参政刘涟，山东则有参议周颐，广西则有副使刘绍，而刘清等又以郎中、给事中称参赞军务。又景泰四年，以御史纪纲协赞陕西延绥等处军务，似不过幕僚佐，未知当时与总兵相与礼节何如。景泰初，又有于谦、石亨军前整理军务者，赐敕以往，其人为内臣兴安李永昌，则直比唐之观军容处置使矣。

抚按重轻辽绝

弇州纪抚按重轻，自正统至弘治凡四事，而遗却一事最有关系者。弘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东御史金濂与巡抚辽东都御史张鼐讦奏，上下其事于礼、兵、刑部会议，云抚按公会，文移宜遵旧制，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都御史札付，御史具呈。上从之。当时体制悬绝如此。

提督军务

国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挥使司，其后渐设总兵，事权最重，今宇内文臣为巡抚者，俱系添设，非国初旧制。以故称赞理军务不过赞助

总兵官戎机，如京营兵部大臣称协理戎政者亦然。其总兵非挂将军印者，则亦为累朝添设，其同事巡抚，始得称提督军务，盖旧时名号尚稍低昂，而事寄到今则一矣。武臣以总兵官为极重，先朝公侯伯专征者，皆列尚书之上，自总督建后，总兵禀奉约束，即世爵俱不免庭趋。其后渐以流官充总镇，秩位益卑，当督抚到任之初，兜鍪执杖，叩首而出，继易冠带肃谒，乃加礼貌焉，嘉靖中即周尚文位三公，近日李成梁跻五等，亦循此规，不敢逾也。正德之季，上自称大将军总督军务，而江彬以平虏伯为提督，及诸义子、诸大珰亦称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鲜之役，宁远长子李如松者，新从宁夏奏凯归，再以大帅征倭，功名甚盛，意气盈溢，不复肯修扶服礼于宋经略，宋无如之何，始议加提督军务，即以入衔，其相见时用边道见督抚仪，仅素服隅坐，一切囊鞬尽废矣，武臣衔有提督始此。又见时，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如宪臣视学政者、部属管差务者、内臣之奉敕管事者、锦衣两司房之管官校者，皆得称之，但带军务则重耳。杨邃庵初总三边，王阳明再起两广，杨次邨节制援兵，亦止称提督，然事权则制府也。若武帅之重，则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继光在蓟镇，以总兵官加总理，专司训练，并督抚麾下裨将标兵俱属操演调遣，生杀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则江陵公特优假之，非他帅所得比。

张半洲总督

张尚书经以南大司马兼北右都御史，督兵征倭，所辖江南凡六省，事权最雄重。大功垂成，而为赵甬江少保所诬，逮下狱死西市，人至今冤之。然在事时亦有稍任情处，有张任者，吴之嘉定人，起家丁未进士高第，拜郎署，寻从谪籍为嘉兴府同知，运粮外郡，至嘉兴愆期半日。张督府适出城，遇之瓮门内，用军兴法将斩之，兵使者为哀请，始去衣冠缚之，臀杖六十，令还职自效。时军民万众相顾骇怪，先大父尚在公车，亲睹之，亦有可杀不可辱之叹。后张郡丞累晋秩，以中丞抚西粤，著武功，官少司马归。长君名其廉字伯隅，以任

子登乙未高第。

阮中丞被围

嘉靖甲寅乙卯间，倭夷寇东南，吾浙首被其毒。时按浙御史胡宗宪升佥都御史，督军有功，峻擢右都，总制浙、直、福、江四省，而以浙江提学副使阮鹗升佥都，代胡任。阮好大言，然不甚知兵，胡轻之，颇成隙。至丁巳年，胡已用蒋洲、陈可愿等谋与倭酋汪直讲好，倭酋徐海者，未得要领，海闻阮避居桐乡县中，且兵饷山积，遂聚兵攻之，用空漕船实以瓦石，冲其城，雉堞摇动如挥箑。胡幸其败，不发援兵，阮悸甚，偃卧不能复出，诸将吏谓旦夕不守矣。有说胡倘失事，法当并坐者，始遣骁锐来援。会和议亦成，徐海始受命解围罢兵，寻被执伏法，阮调抚福建以行。方桐邑围初解，阮中丞始出视事，时方盛夏，诸文武视其庭中如镜，无蔓草半茎，怪之，继乃知偃卧时，稍起行即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阮在吾郡时，余家老奴凌恺者，偶入城，与其麾下一卒争诟，卒入肤诉，即命缚奴斩之，旗牌将出，而汤给事日新来访，遂稍停。汤故熟识此奴者，与言立释之，竟不问两人曲直，亦未曾睹此奴何状也。奴明日返乡居，先大父始知之，出见谢过，阮亦茫然，已不省忆有此事矣。其在闽被言以藩司帑赂倭并他簠簋落职逮治，然实以疏傲获谤，其事状不尽然。

海忠介抚江南

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识时务，好为不近人情之事。如缙绅之升补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贺万寿者，俱赍有勘合，乃鼓吹旌旗八人者改为一人，舆夫扛夫二十四名改为四人，人不能堪，或雇倩或迂道他去。又令郡邑庭参不得俯首，然属吏畏威，莫敢仰视。吾乡一郁姓者，以乙科为其属绩溪令，高年皤腹，俯仰艰楚，入谒时独起止迂

缓，腰领屹然，海大喜，以为此第一强项吏也，立疏特荐，新郑即召入为比部郎，其治状与资簿不问也。盖矫枉过正，亦贤者之一蔽云。海开府吴中，人人以告讦为事，书生之无赖者，惰农之辨黠者，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刀笔间。后王弇州为华亭画计，草匿名词状，称柳跖告讦夷齐二人，占夺首阳薇田。海悟，为之稍止，寻亦以言去位。而此风既炽，习为故常，至今三吴小民，刁顽甲于海内，则庚午辛未间启之也。又如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自丁亥有凌司马洋山云翼殴诸生一事，大拂物情，吴士伏阙诉冤，严旨系治，凌削官衔，任子遣戍，人心甚快。然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盖民风士习惟上所导，所从来久矣。海下狱时，世宗震怒，举朝亦谓必无生理，惟司务何以尚救之，亦下诏狱几死。及隆庆复用，海抗疏论高新郑，盖为徐华亭地，何亦请上方剑诛拱以助海，盖两人始终同志如此。至万历丙戌，海再出为南少宰，何以部郎谒海，而置其榻于坐隅。何毅然曰："若较名位固宜尔，但当年颇忝气谊，不能以客礼见处乎？"海执不可，何奋衣竟出，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语浸闻于时。何得转为光禄寺丞，历升南鸿胪卿，以老自免，诏加太仆卿致仕，海寻晋南总宰，卒于位。海以乙科为教官，聘典试，欲与衡文事，时直指为政，不之许，怒欲出围，乃许其出一题而止。迁淳安知县，再转嘉兴通判，始入为户部郎，直谏论绞。吾郡志名宦失载海名。

海忠介被纠

海忠介抚江南，立意挫抑豪强，至处徐华亭更大不堪，然以一时人望，无敢议者。独刑科给事舒化首论之，其词尚缓，至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独疏参之，至发其为南京卿寺时妻妾相争，二人同日自缢。海辨疏太激，至诋举朝无一人，于是吏科都给事光懋等，河南道御史

成守节等，俱恨怒，各出公疏合纠，而海始去。说者谓徐实嗾戴为此疏，后戴遂归女于徐氏，则理或有之。戴疏参直臣固已甚，其所指亦皆实事，今节录之：一滥受词讼。在皇上洞悉民奸，颁行重禁也，瑞则不顾赦前事件，悉听告讦，又无放告日期，旅进旅退，动盈千纸，累涉万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爱憎以决胜负，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构讼，以小过而饰成极恶，以虚诞而捏作实情。本以户婚田土，装为人命强盗，或未告而扬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讲价以求和，越诉者不笞，诬告者不杖，律法扫地，罗织成风，人心至此，真大坏矣。一田产分赎。在祖宗时亦虑紊事端，定限五年也，瑞则不拘远年交易，违例问断，又不详审干证，随告随给，真伪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无交，或以彼此情愿而作逼献，致使棍徒不营活计，专谋夺产，重垦更新者径以旧价回赎，己业荡尽者又于祖产再分，或称投靠以吓其白还，或云占匿以肆其夺取，剜壮民之肉，啖饿虎之喙，风俗至此，其极敝矣。一道路公差。所经冒滥固所当除，正支亦不可革。瑞出京时，用夫三十余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名，彼自谓分所应尔，殊不知以此处己亦当以此处人，况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动以圣自居，其条约中有大圣人作为等语，而状有欺天玩圣字，悉批准行，恐圣名僭窃太甚。又不谙民俗，妄禁不许完租，夫租既不完，税何从出？致佃户赖租，产户赔税，膏腴荒废，国赋何所出办？又不遵明例，妄禁不许还债，夫债不还于今，则借不通于后，致使日用虽急，称贷无门，束手待毙，危困何以自苏？其他胪列尚多，皆违时戾俗之事。时新郑以首揆掌铨，海其所用也，亦颇闻人地不宜之状，故覆疏有小器易盈、晚节不竟诸语，令其回籍候用。新郑方倚海为股肱以齕华亭，终不能庇，盖不能抗一时公议也。高虽专愎，此举似稍采物情云。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蜂起，江南鼎沸不宁，延及吾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皆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

中杨震厓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成辈也，不亦哀哉。王弇州草柳跖告夷齐一状，海览之始稍悟，真所谓谭言微中，可以解纷矣。

李尚书中丞父子

丰城人南兵部尚书李克斋遂，以中丞抚淮扬，适倭寇入犯，围淮安甚危急。乃子中丞见罗材，时上公车，在围城中单骑出，励将卒士民固守，发漕司金明赏格，又劝富家助械助饷，昼夜凭城，潜募通、泰、海兵数千，夜冲围入，仍夜出狙击之，斩首五千，倭卒遁去，克斋以功晋今官。此吾乡沈太史晴峰懋孝所纪，时沈正在李署中，后又与见罗同登进士，所纪当不谬。其为南本兵也，值振武营卒戕害侍郎黄懋官之后，益骜悍无状，李至即寂然，其戡定之略如此。此国史之言也，而焦漪园太史则云：李抵南枢任时，散库金数十万以啖乱卒，此则所谓戡定之略矣。焦金陵人，目击其事，则其言必亦非诬，岂当时淮阴之功，尽出象贤方略，及膺留钥重任，设施仅止此耶？见罗后官中丞，以今上丁亥抚郧阳，遭参将米万钟率兵迫胁，窘极出库金为赏，又厚加月廪，始得释，旋遁走樊襄，以听勘罢归，寻坐滇事被逮。一中丞耳，何以勇谋于缝掖，而选懦于节钺耶？殆不可晓。李克斋为中丞时，两献白兔，盖其人亦胡梅林流亚也。后克斋长子栻为御史，请于朝，克斋竟得上谥。

郧变

万历丁亥，先外大父王公会泉讳俸，以山东副臬量移湖广参政，分守下荆南，驻札郧阳。时郧抚为李见罗（名材），故同榜进士，又同为郎署，最称知契，得除，自甚喜，书促兼程，甫抵家即病，几不起；稍闲治装，复病发；上乞休疏，其疏甫发而郧变告矣。见罗自负

文武才，以讲学名天下，至拆毁参将公署，改建书院，为其将米万钟设谋鼓噪，禁李于署不得出，自为疏逼李上之朝，委罪文吏及师儒，曲为诸弁卒解释。时新道臣为丁惟宁，初至，稍以言呵止之，遽遭殴詈。丁故美髯须，薙之殆尽，几至举军叛逆，赖守备王鸣鹤救止，丁始得脱。后虽仅调官，然罗辱极矣。使王不抱病且赴官，必能止书院之建，即遇变自有方略，总不如家食之安也，是殆有数乎？李初听勘去，继以他事论极典，久之始释遣戍。王鸣鹤者，淮安卫世指挥，以此知名，今为广东大帅。

李见罗中丞

丰城李中丞材，以理学名天下，后抚郧阳，毁参将署为讲学之所，为士卒所哗，备极窘辱，寻以听勘归里。次年云南巡抚苏怀愚酇以前任金腾道冒功事劾之，逮下诏狱，榜掠论死，其同年吾乡许司马孚远时为应天府丞，疏救之，谪佥事，同年申、王二相亦力援不得，锢刑部者六年，始得编戍闽中。其在狱也，太夫人在家物故，人谓李归程必星驰抵里，追服母丧矣，竟以重名久困，沿途迎慰者、修贽者接踵，未免留滞，比至吾乡已半岁所，间有人心疑之，以其名贤，无敢显议也。至闽则许已累晋中丞，正开府彼中，迎至郊外，见其导从太侈，远过于许，许出语规之，李怒于色。许解其意，且恐伤久要，乃择最敞公署与寓，命文武官旦晚巡捕，一如抚台体例。李每日放衙二次，通接宾客收发文书，但不鼓吹举炮耳，识者或以为未安。

许中丞

苕上许敬庵司马，笃行诚心，古人所少。其在吏部，为佞人王篆所排，外转佥事，后渐陟南京兆，且大用，又特疏救李见罗，再谪佥事，由是名重天下，其后渐晋卿寺，以中丞开府福建。实心爱民，自

奉如寒士，第僻于讲学，一语相契，信为圣贤，其黠者因得欺以其方，地方不无骚扰。会见罗从狱中减罪戍闽，两人同时龙象，合并一方，文武奔附如狂，于是有一省两巡抚之谣。又吴中缪仲淳以经世自豪，与许素厚，亦招之往，至于阅操先令缪诣教场阅校，继乃亲往覆核，于是麾下渐怀不平。一日调兵往漳南防守，正申约束，军中忽哗，许惶迫无措，赖两道臣婉词解之。次日访最桀者百余人，馘其耳，尽赦诸伍，免其出戍，事始定。其事在壬辰年，许同里张御史天德按闽，亲为余言。至甲午许推南大理卿，是时娄上王相公新谢事，余往候，适邸报至，王见之甚喜，余曰："以中丞得南冷局，似非庙堂优贤意。"相公曰："不然，此兄古君子，而用兵非所长，今倭奴正炽，海上多事，得早离剧地，公私俱便。"余又进曰："然则许翁但深于理学，而用世稍窒，宜其与李翁相知。"相公又振声曰："敬庵真正好人，且老实不用虚头，岂见罗可比。"其持论如此，必有窥其微者。

二李中丞

顷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驻淮阴，长垣李中丞霖寰化龙以总河驻济宁，二公同籍同里，又同志也。潞河以长垣素性节俭，故作意调之。一日遣材官致书币于济上，附以百金，云托幕府为市油胭脂以供媵妾用，盖其地所出也。长垣知其以气胜之，呼材官谓曰："我知汝主人后房音声甚盛，些须脂泽不足供用，命麾下更买百金移去，作我答礼可也。"潞河发书知反为所侮，干笑而置之。积于无用，于是豪气亦稍折。

李斗野中丞

李中丞名焘，东粤人，起家戊辰进士，久历外藩，至云南左布

政，素无节钺之望。戊午冬入觐，次年春计典毕，适滇抚缺出，李经营得之。命下，弹章交集，李亟陛辞而行，甫出国门而旨下罢去矣。李星驰返云南，履中丞之任，弹压文武，申严号令，昼夜视事，较前数政诸公加精励焉。事闻于朝，白简蝟起，李仍日坐堂皇，治文书如故。再奉严旨诘责，而终不去，直至代者入境，始交承印节而归。则在事许久，陆贾之装已不赀矣，圣主宽大竟从优假，真异事也。

秦中丞

秦舜峰耀，无锡人，以辛未庶常出为琐垣，骤迁右佥都御史，抚南赣，再迁右都副抚湖广，被论调用，濒行，取赎锾羡余以归。其属吏闽人沈介庵钛者，为衡州府同知，抗章胪列其状，上震怒，遣缇骑逮下诏狱，追赃谪戍。沈登甲戌进士，授粤之顺德令，以清峻称，入为郎，出为守，俱有声，寻谪是官，既讦上官得志，意气益发舒，人多畏恶之。再擢九江守，入乙未外计，用不谨条罢去。时孙富平秉铨政，说者疑考功郎蒋兰若时馨有意修隙，故沈与丁芍原此吕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为蒋同乡人，素相仇；丁江西人，故蒋同年，为其乡漳州推官，曾痛裁抑蒋者。于是议论群起，秀水沈司马亦有后言，孙尽以丁访单呈御览，丁逮讯几死，仅得戍去；而富平与沈秀水互讦，两罢；蒋亦废为编氓。沈介庵既归闽，以豪横闻，后为闽抚按所奏下狱，吏发其前后罪，竟坐大辟，至今长系，岂廉于官而黩于乡耶？先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为其旧属庐陵知县钱一本劾其贪，祝以丁忧行，而钱亦已入为御史。上特命刑部主事马犹龙奉敕往勘，尽得其实，祝亦坐赃遣戍，马寻以才望调礼部，优迁江西提学，未几大计，亦以不谨罢。盖一时西台诸公痛恨之，遂坐永锢，至今人惜之，荐剡不绝于公车。但是年当事者，考功为赵梦白南星，世所推为君子，以故启事终不见及。自祝、秦败后，一时抚按人人自危，谓属吏皆能制其死命，一切取用赎钱票上俱写缴回，于是郡县更无短长可恃，束手听命，无敢违言矣。二公虽获重谴，然实大有造于后人云。按，乙未

大计，湖州吴平山秀以贪削籍，尤枉。吴有清望，从山中起，任扬州守，为彼中乡绅所恨，中之。吴素寡交，又辛未第三人，为王太仓所举，王方去位，人尚引嫌，遂无能白之者。

经略大臣设罢

近年朝鲜告急，廷遣侍郎宋应昌往援，时以总督为不足重，特加经略之号，继之者为顾养谦、孙矿、邢玠诸臣，遂皆因之矣。当倭事起时，宋素无威望，物论无以阃外相许者，一旦特拔，议者蝟起，且谓事权过隆，不知前此己丑庚寅间，郑洛以尚书经略七镇，时虏情叵测，方以洛为孤注，故无人指谪之，而赞画万世德、梁云龙亦一时之选，后皆以边才致通显。若宋所带赞画二主事，亦特赐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迟暮，未几论罢，亦非万世德等俦匹也。若丁酉年杨镐以倭事经略辽东，以败亡斥归，至戊午年，镐又以边警事再起经略辽东，遂至三路丧师，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赎矣。前此则嘉靖庚戌以虏至辇下，遣都御史商大节经略京城内外，尤为古今所无。寻又置三辅经略，以王忬、翁万达、许宗鲁充之，凡四年俱革，其后河南巡抚章焕请经略中原，上大不怿，焕以他事见逐。然则经略之号非文帅所易当也。

任丘大僚

任丘李次溪汶以乙未岁出总陕西三边，官为右都御史兼兵右侍，同邑田东洲乐抚甘肃，在其节制之下，是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戊戌岁，二公同以大兵恢复大小松山，李自兵书太子太保进宫傅，田自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同荫世锦衣。是年田入正位本兵，而李督四镇如故；至辛丑，李加少傅，田加少保，同为孤卿，已为异矣。次年壬寅，田以病告；至乙巳年，李入为戎政，又加少师，而徐理斋三畏以

甘肃巡抚右都御史加兵部尚书代之，又任丘人也。徐虽未登一品，而阃才素著，将来功名正未可量。弹丸邑中，一时大僚同事一方，拓雄边，开制府，接武公孤，延赏环卫，亦近代所少。隆庆间蒲坂之杨虞坡、王鉴川又不足道矣。

巡抚久任

抚台一官最称雄紧，久任极为得宜，盖地方利病既熟，吏习而民安之。然非久必迁，则以欲炙者多，不能久于熟地，亦事理使之然。乃近年启事久滞，往往逾期，其最久者无如陈毓台用宾之抚云南，自癸巳讫戊申凡十六年，其官自右佥都加至右都，支从一品俸，其间经己亥、乙巳两大计，科道拾遗俱入斥，幽终不去，竟以武定府失事，逮至京毙于狱。次则李修吾三才之抚江北，自己亥讫辛亥凡十三年，其官自右佥都加至户部尚书，以聚劾免归。魏见泉允贞之抚山西，自癸巳讫乙巳亦十三年，其官自右佥都加右副都，以请告去。黄钟梅克缵之抚山东，自辛丑讫壬子凡十二年，其官自右副都加至兵部尚书，召入为南本兵，此其最著者。他如李次溪汶之督三边十一年，戴凤岐耀之督两广十年，刘用斋元霖之抚浙江九年，又不可胜纪矣。此等事几如先朝周文襄、于肃愍故事，恐此后未必能继也。黄钟梅抚东省时，正值陈毓台逮治，廷议用将帅不设备失陷城寨律，黄抗疏救之甚力，且云身为寿州知州，陈以御史行部受其知遇，且高列荐章，愿夺官以逭其罪，如郭子仪之雪李白。黄疏上，颇遭抨击，而陈狱亦为小弛，遂得长系，或者谓黄稍近古道云。

列营举炮

近年中外备兵使者，早晚堂俱举炮，至直指行部则无声，去而复作，弇州纪之以为不雅。然此事本非故典，其避台使亦宜，若总督军

门体尊位重，其用军容盛礼，乃分内事。邢昆田少保在蓟辽时，遇巡关御史阅视，亦命暂停举炮，各道争之不能得，御史喜过望，以为尊己，疏荐语极其不情。又涂镜源宫保宗濬为宣大制台，与按君宴会，遇有公事，按君须独出，见更衣领稍偏，涂为手整之，此御史亦亲为人言。二公皆著勋边阃，品无可议，其隐忍以就功名，亦犹胡襄愍梅林之屈于赵甬江少保耳。涂在宣大时，值虏妇三娘子再与虏长婚媾，时虏妇已将稀龄，涂为备房奁脂粉数十车，至房中淫药所谓揭被香者亦百瓶，此等驾驭笼络，亦兵家所有，且西陲晏然者数年，而议者訾之，亦不恕矣。

司道

方印分司

太祖平定天下，分十二布政司，十五年增云南以至按察都指挥司下及府州县授方印。此外则每省列分巡为四十二道，亦以方印治事，其事权特重，俱列衔按察使。其后废北平，增贵州、交阯亦然。若分守虽云道，然而无钦降方印。犹记正德、嘉靖间，内地分守，尚刻私印条记，今则外藩大吏，未有不钦降关防者，自是事体宜然，但亦国初额设，无改颁方印者。惟都转运盐使司僚佐为同知、为副使、为判官，各有分地，亦得用方印，盖太祖特重盐政，以事关军国，非他官比，亦犹宋转运副使得与其长均体治事，名曰漕司，其遗意尚存。今运司下夷于州郡，为二司属官，以知府劣考者为之，其诸僚则俱赀郎杂流、潦倒不堪者充之，盐政因之大坏。近始议振刷，以两淮课金为天下最，特隆体貌，遴才品最高者任之，至厘明旨，云以道臣体行事，且给专敕与之，终以运司旧为属吏，一旦超居等夷，各责以长跪，伏谒如故事，至有弃官不赴者。是则圣谕森严，尚藐然不遵，为运使者安能更展布哉？又如行太仆苑马一司，其体与京卿颉颃，亦复

视为冗散，以处藩臬中之有议者，后以所属不奉约束，特加兼按察佥事，而州县之弁髦如故也。近日因人情厌薄，尽数革去，但属分巡及兵备兼摄，普天惟存平凉一苑马而已。盐政、马政俱属国家最切最大事，而废弛至此，贾生而在，何止叹息！

宪臣笞属吏

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极，有先任四川按察副使朱与言者，以捕盗至郫县，怒知县孙祥不设策缉捕，杖之二十。越五日祥死，巡按御史请究与言罪，上曰："与言职专捕盗，以贼故杖祥，非私意也。"竟宥之。此犹远年事，至嘉靖间巡按直隶御史蒋旸以细过杖杀真定知县丛芝，为芝家所告，后勘明，旸止降级，御史虽尊，然邑令之命不应轻至此。至刘宇掌都察院，每以琐事笞辱御史，则正德间事，何御史之贱又如此。又嘉靖十年，广东提学副使萧鸣凤，亦曾为御史，刚愎任性，因肇庆知府郑璋屡忤之，不胜忿，榜之于廷。璋遂投劾去，按臣逮治，众咸不直鸣凤，两京科道交章劾之，鸣凤坐降调，凤、璋各上疏自理，上令逮问，既问结，俱送部别用。夫郡守师帅一方，非可笞之官，且副使去之一阶耳，当时郑璋何以甘受其辱，而庙堂竟平之，殊不可解。弘治初山西按察司笞郡守伊珍已见五卷。

藩臣笞属吏

正统五年，陕西参政郝敬以公务至华池驿，呼驿丞张耕野不至，杖之至死，按问当赎徒还职，上曰："敬以小忿毙官，不仁甚矣，难拘常律。"命编戍大同。其事与朱与言相似，且同英宗朝，而处分已自迥异。至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黄泽又挞盐运使丁镃，为镃所奏，并讦泽考满自出行县，敛民银三千两补偿官物，乃俱下狱，法司拟各赎徒还职，上以泽擅笞三品官，重敛民财，命黜为民。夫三品方面，亦

至受挞，其事与萧鸣凤亦相似，且黄泽多赃，仅与丁镃同罪，情法俱属不平，上之独断允矣。其时又有山西左参政王来者，杖死知县张彬等十人，法司议其因公当徒，未几，以三殿功成恩赦，仅调官广东布政司，则视属官之命真如草菅，罪止胥靡，已为非法，乃以原官调用，尤为怪事。天顺七年浙江右参议高崇以事挞衢州知府唐瑜，瑜奏崇贪酷数事，乃下巡按御史鞫治。以上俱英宗朝事，或其时官制与今不同，惟萧宪副笞李郡守、蒋御史笞杀邑令二事，则耳目未远，更可骇耳，今人闻此未必肯信。

方面官淫纵

正统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诱取福州中卫指挥单刚妻马氏为妾，按察使谢庄诱取福建左卫指挥张敏女为妾，又在百户陈亮家挟娼饮酒，事发，下巡按御史问得实，遣戍大同。是年辽东苑马少卿黄琰娶所部定辽卫千户萧成翟广女为妾，往来饮酒淫乐，吏部都察院执治，命降为行太仆寺主簿。同一淫纵，同在一年内，而处分之异如此，且方面大吏，即于所治宣淫，亦未有之事也。

藩臣被笞

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参政掌大同府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瑄，送都御史年富家，众杖十余。至拜亚卿，始奏力转诸不法，上命逮治力转，亦天顺元年事也。内竖敢笞方面，抑更异矣！其后力转蒙上宥，而瑄亦不问。瑄初守大同时，虏拥太上皇至城下，时城中严备不敢启，瑄从水窦出，匍匐叩马痛哭，进膳及靴袍等物，出府金银犒虏。上德之，甫复辟，即召佐冬官。瑄之见知于英宗旧矣，独不能稍抑力转以一伸其忿耶？

王吉死廉

王吉，浙江余姚人，以进士起家，筮仕刑部广东司主事，其署分辖锦衣卫。时门达怙宪宗宠，且兼领镇抚司，势张甚，吉每事裁抑之，遇其缇骑作奸者，讯治加等，达甚恨，密侦其罪，久无所得。适吉暴病误朝参，上以例送狱，达选卒之矫健者痛捶之，几死，比还职，人且谓绕指矣。执法弥峻，出为广东佥事，以功升副使。寻所部惠、潮盗再起，身自搏战没于阵。方出师时，有犒师费千金，用仅十之三，主者名余文，怜吉贫无归装，举以畀其仆。是夜仆之妇忽出坐堂皇，呼隶卒作吉声大呼曰："亟为我召夏宪长来。"适胡佥事署稍近，闻其异，先至，忽瞪目曰："非也。"俄而夏至，乃起揖曰："不佞虽死，受国恩厚，无所恨，第恨余文不知我心，以所剩官帑付我家，虽此中无可钩校，我宁能受污地下乎？"语讫，即仆地，寂无他语矣。其廉劲如此。是盖天植其性，若世之墨吏，其作鬼亦必通苞苴也。

藩臬官兼两省

近日两畿添司道，多以近畿二司官带衔，此理势之不得不然。惟弘治九年，湖广右布政司陶鲁，以功升本省左布政，兼广东按察司副使，带管广东岭东道，以楚中正官，兼任粤省分巡，此官制所无，抑事体亦不便，前此后此俱未见其比。时正极治之世，必非紊旧章，其中定有说。天顺初，顺天府学教授邵玉升云南提学佥事，兼督贵州学校，是时黔士尚附试于滇省也。

整饬兵备之始

兵备官之设始于弘治十二年，其时马端肃文升为本兵，建议创立此官，而刘文靖健在内阁，则力阻以为不可。马执奏愈坚，本年八月始设江西九江兵备官一员，盖以九江既管江防，又总辖鄱阳河防，故特以专敕令按察司官领之。继则湖广之九永，广西之府江，广东之琼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设兵备，盖皆边方多属夷地也。其时事寄本不轻，此后以渐添设，在正德间，流寇刘六等起，中原皆设立矣。至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其始欲隆其柄以钤制武臣，训习战士，用防不虞，意非不美，但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无标兵可练，无军饷可支，虽普天皆云兵备，而问其整饬者何事，即在事者亦茫然也。

尹宪使

嘉靖戊戌进士尹纶，山东齐河县人也，以技击骑射冠一时。后罢宪使家居，其子秉衡从戎，历官副总兵，当得赆恩，尹辄受其封诰，改服犀带狮补，出谒宾客。先大父时分藩其地，屡与往还。秉衡后至大帅，屡立战功。

徐方伯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贵溪夏相公以复套事伏法，天下哀而笑之。次年庚戌，则其同里又有一事，为元江徐方伯也。徐名樾，亦贵溪县人，少与夏才名相亚，历官云南右布政司，值元江府土舍那鉴倡乱，弑其主知府那宪，夺其印，啸聚逆徒，攻劫诸州县，抚按官胡奎林应箕、总兵沐朝弼不能御。非时上变，上下兵部议，会师讨之。朝弼乃与新抚臣石简调集武定北胜亦佐等土汉官兵，分五哨进剿。那鉴佯为顺命，遣其先所收系经历张维，伪降于监军佥事王养浩，王疑之不敢往。适樾以督饷至军，闻其言请行，欲自以为功。初约次日即面缚出

降，众皆力谏，谓此诈不可信，樾愈怒，坚不从，如期赴之。比至元江府南门外，鉴不出，方呵责间，象马伏兵齐发，樾及左右皆死，姚安府土官高鹄奋身力救，亦战没。自此交兵连岁不能灭。会鉴死，诸酋悔过，愿纳象赎罪，世宗亦厌久役疲西南，遂罢兵。有作诗吊徐者云："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亦寓嘲于惜也。徐素讲道学，在仕途亦负时誉，乃其贪功喜事与夏同科，一则茅土热中，一则节钺在望，或狼籍都市，或齑粉行间，又在一邑一时，足为后来庸人妄想之戒。徐号波石，自名王文成高足，兼文武才，至今有称之者。

王大参馘倭

乙卯，倭至禾郡劫漕卒，褫其衣，匿精锐于空舟，令闽人向道者负板牵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王江泾，离城已三舍，聚落繁庶，乃弃舟易衣，操刀焚劫，居民奔散，老弱妇女兵死弥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余外祖王会泉大参守舍，独不去，匿隐处瞰倭往来踪迹。比其橐饱将行，众皆先发，独一悍者殿后，溷于空室，解刀置于旁，大参忽跃出，夺其刀刺之，倭丧元，犹奋起再仆，圆精小口，肤黝于漆，真魁贼也。持献胡督府，大喜，即处以裨将，坚不从，仅受赏归。其后登甲第，谈者美其胆勇，辄面赤不答，仍戒后生：勿学我捋虎须。

布按二司官

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及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举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顺以前，凡布政司、按察司见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阶一级立矣。又俱坐轿开棍，今则导以尺箠，策马带眼纱，与京师幕寮无异矣。犹忆今上初年乙亥，今司马宋桐江应昌以吏科道左给事升济南府知府，时先大父以济南守道，入贺万寿，宋来见于邸中，执礼甚恭，即同时抵任，无几微愠色。次年丙子，今

太宰李对泉戴以礼科都给事升陕西参政，自摩钹花金带示人，某何德而堪此，是时尚存古道。今言路视外转如长流安置，动色相争，且以此定秉铨之邪正，即己丑年今司徒张元沖养蒙以户科都给事升河南参政，亦不免稍见颜面，此公非计官爵者，但重内轻外，其势积成耳。若辛丑年御史赵文炳以升副使郁死，乙巳年给事钟兆斗以升参议抗疏自辨，纷纷屡言，又不足言矣。

畿辅分道

今上戊子己丑间，以南直隶四府在江南者止一兵备道臣，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差道臣陪巡昼夜不得休息，更无暇治所部道事，建议者欲析为二道，又疑畿辅不便割裂，迟回未果。适申、王二相公在揆地，为桑梓力任之，始分道为二，竟不知太祖时已有故事也。洪武廿九年，分天下为四十二道，而直隶居其六，曰淮西道，辖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太仆寺中都留守司；曰淮东道，辖淮安、扬州二府，六合县、两淮运司；曰苏松道，辖苏州、松江二府；曰建安徽道，辖池州、安庆、徽州三府；曰常镇道，辖镇江、常州二府；曰京畿道，辖太平、军国二府，广德州句容、溧水、溧阳三县。盖祖制分画之明备如此。又洪熙元年设行都察院于北京，置卢龙、恒南、冀北、广平四道，每道置监察御史三员，当时区画南北两都视外藩加详，此两朝故事，当今建白者，或未尽知也。时交阯未失，都察院有十四道，又置四道，盖十八道御史矣，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

宪臣罪谪

士人得罪编管为戍卒者多矣，未有夷之隶役者。国初亦或充吏以辱之，未几辄复收录。若永乐间江西按察使周观政有罪谪为河间府骡夫；正德间巡捕徐淮御史薛凤鸣以与武官饮酒投壶，谪为所治徐州弓

手，宪臣之辱，未有至是者。即其辜自取，亦非待士体矣。

龙君扬少参

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学以谏止夺情忤江陵意，然内愧其言，又吴、赵两门生已叛之，赵、张、习诸词臣又以有违言谪去，虑馆僚之怨也，屡令其子编修嗣修致书慰藉，促其还朝，沈亦徘徊未决。适有宣城狂生吴仕期者，草一书欲规江陵，遍示所知，人皆为危之，然实钓奇自炫，初未尝投京邸也。继又有无赖青衿王制者，同一斥吏伪造海中丞瑞疏，丑诋江陵，刻印遍售，此不过欲博酒食资耳。时操江胡都御史標得之，大喜，以为奇货可居，捕仕期入狱，胁令招称为懋学所造，转授仕期者，问官为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素与沈善，力辨于胡中丞，不能得，胡乃先请江陵，云即露章发其事。江陵惧株连不可解，回柬有“姑毙杖下”之语，胡遂命尽之狱中，沈始得免。后吴妻贡氏声冤，胡戍贵州，龙时已自湖广参政罢归，亦论戍粤东。先是仕期死时，即有议龙者，沈感其曲全，逢人即明其不然，且屡向当路白其冤，会先病卒，事不得雪，龙竟老于伍，今尚在。龙与罗匡湖给事为姻家，与邹南皋吏部亦厚善，两公俱正人，非肯滥友者。

冯仰芹大参

辛卯顺天乡试，冯宗伯琢庵琦时以谕德为正主考，即得陈祖皋春秋卷而置之者。时其尊人仰芹子履以山西参政备兵易州，与管厂工部主事项玄池德祯宴饮方洽，适京师人来，宗伯寄至试录及家报，方发封读数行，即大声呵詈，且叹恨曰：“冯氏从此不祀矣。”项怪问其故，仰芹曰：“吾儿书来，云以嫌疑易陈生榜首，若固自为功名地，其如此子功名何。”因咄咄不休，遂罢酒别。大参未几亦以病谢事矣，此项亲为余言者。

盐运使

天下六转运使理鹾政，而两淮盐课居五运司之大半，其事权最繁巨，先朝极重此官。永乐间，平凉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升两淮运使，重可知矣。嗣后耿清惠以故都运转侍郎，仍出理盐法，历朝皆特差都运使董其事。嘉靖间，清如庞惺庵尚鹏、浊如鄢剑泉懋卿，俱中丞莅任，故上下相安，不致大决裂。自隆庆初始罢大臣不遣，归重巡盐御史及盐法道，于是运使之权日轻，体日削，且铨地以处知府之下考者，胄子乙科往往得之，人亦不复自爱，而鹾政日坏矣。今上用言官建议，命重运长之权，且隆其体貌比藩臬，得与盐法道抗礼，特选廉吏石楚阳昆玉充之，石故守苏州、守绍兴，以清冠海内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为礼，勒令长跪庭参如旧仪，石恚恨挂冠去，继之者俯首伏谒，益卑下矣。至辛亥年，吾郡有冯桂海盛典者，辛丑进士，由彰德守迁是官，而同郡一大参以漕储道至扬州，怪冯修谒不执属体，叱之出，转闻抚按弹之，冯遂谪去，一时骇异。运长为盐道所辖，称属犹有说，至漕储与运课何关？而苛责乃尔。顷年丁巳，户科商等轩周祚建白，特重盐政，择户部郎袁沧孺世振理其事，而以按察副使衔称疏理盐法掌运使之印，并盐道运长为一官，袁始得行其意，而两淮困稍苏矣。袁故材吏，与石楚阳俱楚之黄州人，石今以中丞在告。

乡绅见监司礼

弇州谓乡大夫谒抚台布政司官及府州县，宜以部民礼趋旁门，走东阶，见巡按按察司官则入中门，走甬道，以守土与持宪者分别也，然当时已不能行矣。近年以来，则抚按事权不殊，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孰分其为守、为巡之异职？而各行一礼也。即如弇州之乡为苏州，止一兵道，是宜以宪礼别待之矣，但彼中兵使一缺，则苏州守代摄其事，此际倘一时两谒，则驰甬于道署，而反庭趋于府廨，亦

理势之难通者，事有古行之而今必不可行，此亦其一也。又漕储道虽辖七省，仅管漕务，他无所预，辛亥壬子间，吾乡有一人为此官，暂过里中，勒令府县行属礼，于是本府管粮通判长跪，各县管粮丞叩头，余官以半属庭参，犹怏怏不悦。此量小易盈，妄自尊大，无足怪者。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间，慈溪赵少保以视师至浙，坐台受两司以下伏谒不必言，而同里乡绅亦抑之使旁趋。时武林高文端仪以史官在家，独中驰其甬，赵虽忿甚，无以难也。总亦斗筲之器耳。

府县

知府赐敕

今人传说苏州知府况钟，以吏员起家守郡，奉宣宗皇帝敕得便宜行事，以为异典，其说诚是，然其时不止况钟一人。盖宣德三年，上闻郡守悉由资格，多不称任，适吏部奏阙守九员，命部院大臣举京官廉能者用之，于是吏部尚书蹇义等举礼部郎中况钟等九人，俱升知府，其郡为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温州，与苏皆要地。内御史何文渊得温州，其后大用为名卿。是时九人俱赐敕，中不过云公差人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作奸害民者，即提解来京，非如今所传凡其同僚皆得拿问也。钟抵任之次年，奏吴县县丞赵濬阛茸无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余人诉于巡抚侍郎成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爱民集事俱善状，因本府经历傅得有求不遂，又需索粮长，濬禁不与，因愤谮于知府，故有此谤。忱均以闻，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复职，置得于法。都察院请治钟妄奏之罪，上曰此钟为德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记其过，仍戒钟加慎。然则钟固一轻听躁动人也。吴人以其异途健吏，能抑豪强，一时誉之过情，流传至今不衰耳。正统八年，苏州知府李从智亦赐敕。

一邑二令

广西庆远府忻城县，宋故邑也，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掌之。国朝洪武初，设流官知府，罢掌兵官。莫氏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后，傜僮不靖，知县苏宽不事事，而僮老韦公秦等，保举莫保之玄孙莫敬诚为土官，诏授敬诚特袭知县。时一邑二令，权不相统，继宽为令者，益不振，事柄尽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弘治中，督臣邓廷瓒奏革土官，而土目韦涓等方为镇守内臣私人，遂独用土官以至于今。夫一邑本无二令之理，无论宜流宜土，必独任乃为得之。然今日之政有甚异者，即以云南一省言之，省会之云南府所属安宁州，有土流二知州，曲靖府所属沾益、陆凉、罗雄三州，丽江府之巨津州，与直隶之北胜州，各有知州二员，临安府宁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员，嶍峨、蒙自二县各有土流二知县。又大理府为滇中第一奥区，山水珍宝甲天下，而所属邓川州有一何姓土官同一流官为两知州，云龙州亦然。云南县知县与土官杨姓者同为知县，其他省不及考者尚多也。若近日则有土官立功，抚按题请加土知府虚衔，专管巡捕，其该府尽属流官知府，此正与弘治间忻城县相反。今云南诸州县大抵皆然，揆之政体，终为乖舛，岂可鄙夷边服，不为一厘正哉！嘉靖末年，倭患方炽，有光禄章焕者，奏请每县添设知县数员，世宗不允。夫滇僰夷裔，叛服不常，以故土流并设，为一时权宜计，已非典制，乃至东南财赋要地，亦欲仿此例以扰地方，如此建白，不蒙圣主谴责，亦幸矣。土官府州县衙门若仅土人一员为正官掌印，而流官为之佐贰及首领者，俱食其廪饩，不得与闻政事。惟云南武定府往年未改流时，则印属流官同知署掌，其知府不过司巡捕之役，嘉靖中，女土官翟氏奏请改正，上下部议，土知府始得印。又广西奉议州土知州革后，以流官州判掌印治夷民，至今不改。

一府二推官

本朝府佐同知通判无定员，而推官止一人，盖普天皆然。惟直隶之永平府带衔蓟、辽诸镇理刑，则多设二三员，陇右之临、巩二府间遇有事，亦于督府驻札之地各设一推官，然皆随幕府受成，未有于郡城并置者，况内地尤绝无之事。惟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张锐，奏请以江西大家结党为非，吉安尤为健讼，监犯至数千人，官少不能决断，宜增设推官一员，上从之。此举真属创见，后不知何时始罢。

郡守被笞

南户部尚书雍正庵泰，故成化间名臣也，初筮仕吴县令，有神明之称，以后历西台，两为郡守。至弘治元年为山西按察使，怒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稍迟，执而笞之，珍诉于朝，又讦其不法，仅降湖广参政而已。知府阶已尊，无可挞辱之理，且身曾为此官，不知当时与彼中臬长何以相处？况太原省会之地，其伍伯敢于手挞上官，亦理之所无，而事在雍墓志中，又出其同乡吕仲木柟笔，非臆说也。其后以右副都御史抚宣府，又以大杖杖参将李杰，为言官劾罢，其事亦见志中。想雍之为人，洁廉而刚暴无疑矣。

金元焕

松江府青浦县举人金元焕者，移居苏州之盘门内，其家人与徽州人争市一小物，相殴致伤，徽人归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时郡守为楚人石楚阳昆玉，与金同举应天己卯乡试，年谊本不甚厚，而金以事无实，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为意。徽人皆狡狯善谋，反扬言太守受同年多金，为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论金抵偿。谳词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可拟，寻上之台使。时御史按部金坛，金赂押解隶人领至盘门宅中，与妻妾一别，隶卒初难之，继请同往同发，始许诺偕行。甫至，即具酒肴盛馔，令

一叟陪饮，而身入内室，俟天明即行，叟谐笑善饮，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应，急入其房闱，则孥累一空，囊橐如洗，并饮叟亦无踪影矣。石大怒，四出缉捕，杳不可得，隶卒代其罪论死，寻相继瘐死狱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关白，或云在太湖为盗魁，或云走西南土官处篡其位，又十余年，始知在楚之应城陈应虹蕖司徒家为塾师，寻与陈缔儿女姻，至今尚无恙。

刘际明太守

陈留人刘际明芳誉，起家癸未进士，以御史久次出守，再改畿南之广平，为人倜傥不甚拘小节。会有莱阳人高孩之出者，以弱冠登戊戌进士，授曲周令，貌不扬而有才情，与刘一见莫逆，遂不复拘堂属之礼，每宴会必投琼藏弧，酣酗连日夕，至以市井淫媟语相戏且詈而不较也。遇有公席，则邀府僚会饮，其侮谑亦如之。有一别驾起明经者，偶以酒令与高相争言，遂各出揭相攻，高及别驾俱以论调去，至甲辰外计，刘以浮躁降四级用。刘、高俱名士，然为守令一方，则上下自有体，何至荡肆乃尔，绳以功令，亦未为枉。传闻广平别驾者，椎野老悖，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马之忘分，高已厌之。一日酒间，别驾举一令，以字貌相类者为觞政，不能者有罚，乃先出令曰："左手相同绫绢纱，头上相同官宦家，不是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许多绫绢纱。"其语实鄙俚。高益憎之，乃继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头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许多姊妹姑。"别驾大怒，骂座而起，刘续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粝，头上相同尿屎屁，不吃这些糠粃粝，如何放出许多尿屎屁。"意盖欲两解之，而别驾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县令处分人命

吴俗最嚚，无命辄以人命入状，究之毫无影响，吏兹土者亦视为寻常故套，漫然准其行，亦漫然听其罢。然而温饱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后已，至有状行许久，然后求觅尸骨以实其刁诈者。近戊戌年粤人邓云霄拜长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状写明某日打伤某处，某时身死，尸停何处，去城几十里，如虚甘责几十板。告者无一不准，即刻身往检验，路远者限定时刻抬至听检，其诬者即刻如数痛笞不饶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绝迹。邓莅任七年，此弊顿绝，甫去而刁风仍炽矣。

邑令轻重

国初极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称职者，始升为主事；既而台省渐重，有大臣保荐者，得同部属出为藩臬知府，而给事、御史多从新进士除授，以故外官极轻，如程篁墩之言曰："国家初以他途授令，至宪宗始重亲民之任，乃以第三甲进士为之，然久袭重内轻外之说，自任其劳，受人之挫，任是职者情多不堪。"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鸺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自考选法兴，台省二地非评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骤重，而就中邑令尤为人所乐就。盖宦橐之入，可以结交要路，取誉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门墙桃李，各树强援，三年奏最，上台即以两衙门待之，降颜屈体反祈他日之陶铸；而二甲之为主事者，积资待次，不过两司郡守，方折腰手板，仰视台省如在霄汉，其清华一路，惟有改调铨曹，然必深缔台省之欢，游扬挤夺，始得入手；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亦可以观世变矣。

立碑

今世立碑之滥极矣，而去思尤甚，凡长吏以善去者，俱得贝赢穹石，其时不过乡绅不情之誉，其人不过霸儒强醵之钱，而后至之官，又自为他日地，为之作序文作募疏以奖劝之。今建白满公车，无一语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以为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事实。宋武帝从之，由是普断。以今一统全盛，岂反逊义熙之年，所当首为禁者。

嫌名

前代仕宦每避嫌名，如宗如周、韩皋、元绛之属，偶犯贻笑者，俱载在典籍中。本朝此禁稍弛，然未有居官之地，直犯其名者。今上初元，吾乡戴春雨凤翔嘉靖己未甲榜，以行人为吏科给事，被内计，降补陕西凤翔府郿县丞，咸疑当事者有意侮之，宜弃官以去。戴竟履任，渐历郎署以至出守，又得凤翔府知府，在郡凡三年，始转陕西苑马少卿，又以外计斥归。五马之荣虽可慕，但吏民称谓及上下文牒往还，日日亲睹其名，亦何以施颜面？盖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时情薄之，屡加窘辱，而戴固朴诚人，恋恋鸡肋，迄不能决也。陶铸之地，前后两度，俱刻而巧矣。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时南台王仁荣者疏纠之，谓弇州之父坐法极刑，不宜受秋卿之命，且云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不知世贞何颜复坐此堂也？弇州辨疏语哀而苦，若王侍御者，亦更为不恕矣。

卷二十三

士人

唐伯虎

弘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罣误问革，困厄终身，闻其事发于同里都冏卿元敬穆。都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善，以唐意轻之，每怀报复，会有程篁墩预泄场题事，因而中之。唐既罢归，誓不复与都接。一日都瞰其楼上独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顾见其面，即从檐跃下，堕地几死，自是遂绝，以至终身。闻都子孙甚微，或是修隙之报，然唐后亦不闻贤者。此说得之吴中故老云。

徐文长

徐文长渭暮年游京师，余尚孩幼，犹略记其貌，长躯皙面，目如曙星，性跅弛不受羁縶，馆于同邑张阳和太史元汴家，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后张没，徐已癃老，犹扶服哭奠，哀感路人，盖生平知己，毫不以亲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于胡襄愍梅林宗宪，戊午浙闱，胡嘱按君急收之，徐固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内。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铅之。令故为徐所轻，衔之方入骨，按君暂起，辄泚笔涂抹之，比取视则鸿鸦满纸，几不可辨矣。徐此后遂患狂易，疑其继室有外遇，无故杀之，论死，系狱者数年，

亦赖张阳和及诸卿衮力得出。既郁郁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时以竹钉贯耳窍，则左进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铁锥自锥其阴，则睪丸破碎，终亦无恙，说者疑为祟所凭，或疑冤死之妻附着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洁，于人无所俯仰，诗文久为袁中郎所推戴，谓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论。其所作画尤脱畦径，题署则托名曰水月等号是也，今已有人购之。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

张幼于

吴中张幼于献翼，奇士也，嘉靖甲子，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于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予偶过伯起，因微讽之曰："次公异言异服，谅非公所能谏止，独红帽乃俘囚所顶，一献阙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征，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杀字，吾方深虑之。"未几，而有蒋高私妓一事，幼于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挥泪对余，叹狂言之验。先是，幼于堂庑间挂数十牌，署曰张幼于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余甚怪之，以问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虑其再出一牌云'幼于卖兄'，则吾危矣。"余曰："果尔，再出一牌云'卖友'，则吾辈将奈何？"相与抚掌大咍。同时吴中有刘子威凤，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绣群鹤及獬豸，服之以谒守土者，盖刘曾为御史，迁外台以归，故不忘绣斧，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谓一时服妖。幼于被难为辛丑年，时虎丘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与姻家比邻，偶大失赀重，或疑孝廉与盗通，因捕治死狱中。时税事再兴，市人葛成倡义，遍拆毁诸富家，有殴毙者，当事置之死法。

适幼于又以妓致殒，俱一两月内事，吴人遂以凑“酒色财气”四字云。

金华二名士

兰溪吴少君孺子，为余大父客，幼时曾识其人，孤介有洁癖，所携树瘿炉鹿皮毯之属，俱极精好，炊饭择好米，目视火候。其貌亦似野麋，为诗俊冷自喜，不受凡俗人供养，视今日山人辈犹粪壤也。又其邑胡元瑞应麟以丙子举孝廉，乃翁与先大父己未同籍，因得与称通门，其名噪一时，王弇州至欲以衣钵传之，才情赡洽，多所凌忽。乙未赴南宫，与同里赵常吉士桢酒间嘲谑，戏呼赵为家丁，赵拔刃刺之，几为所中，逾墙得免，自是稍戢。是年场后试内阁司诰敕中书官，例取乙榜二人，胡与首揆赵兰溪密戚深交，面许必得，时论亦服胡声华，咸无异议，既题请钦定试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粤东张孟奇萱得之，张盖纳赂于首揆纪纲祝六者，先为道地矣。或云张预声言胡倘见收，当嗾言官并首揆弹治之，故胡托辞不试，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随时俯仰，既失意归，旋发病卒。张入中秘，出为户部郎，榷税于吴，橐金巨万，今以养母予告，其自奉王公不能过也。张亦以词赋自命，人伟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吴、胡同里相善，无后来游客气，下世俱已久，前辈风规，犹可想见。赵常吉温之乐清人，游京师不得志，故善八法，尝书所作诗扇上，宦官持以入，今上方幼冲，见之喜，以布衣召入直文华殿。江陵夺情，杖诸谏者于阙下，赵故与艾、沈诸公善，因楚服橐饘持黑羊股，调护于血肉中，以此知名。喜谈兵事，工骑射，讲火器，屡上疏请自效，不报，见公卿台谏抗不为礼，亦奇士也。赵初得官鸿胪寺主簿，供奉十八年，始晋中书舍人，又十余年不进秩以殁。主上之裁抑恩泽如此。

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适汪太函司马携乃弟仲淹来杭，王元美伯仲并东南诸名士大会于湖中，仲淹已病，其诗颇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谓弇州曰：“公奈何遽以诗统传元瑞，

此等得登坛坫，将置吾辈何地？”汪、王三先生出仓猝不及答，元瑞亦识仲淹气盛，第怒目视。时戚元敬少保实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饮，出软语两解之，胡大怒，移骂至目为粗人，戚惊避，促舆度岭去，满座不欢而罢。时人作杂剧嘲之，署题曰“胡学究醉闹湖心亭，戚总兵败走万松岭”，然胡伸于戚而绌于赵，亦骂座之报欤。

山人

恩诏逐山人

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庆，薄海沾浩荡之恩，而独求多于鼠辈，谓之失体则可，若云已甚，恐未必然。

按，相门山人，分宜有吴扩，华亭有沈明臣，袁文荣有王稚登，吴门有陆应阳诸人，俱降礼为布衣交，惟江陵、太仓无之。今则执厮隶役，作娼优态，又非诸君比矣。

别号有所本

别号滥觞非一，有出新意者，有自鸣其志者，似稍脱套，然亦有所本。如倪元镇自谓倪迂，而司马君实之迂叟，晁明远之景迂，盖又景司马，则固先之矣；倪又自谓懒瓒，则唐僧懒残，宋马永卿之懒真子，又先之矣。近日陈仲醇品格略与元镇伯仲，其别号眉公，人颇称其新，但国初诗人杨孟载名基者，吴县人，已号眉庵，谓如人眉在面，虽不可少，而实无用，以寓自谦，仲醇意亦取此，然亦落第二义

矣。

杨在洪武间，官至山西按察使，与高启、张羽、徐贲齐名，谓之吴中四杰。初杨铁崖游吴，重其才，曰又得一铁矣。

山人名号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吴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状著矣。抚案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关防诈伪，动称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广西、贵州深僻之地，跧伏箐莽中，不夷不汉，粗纳粮税者，呼为山总山老，其部落则名山人。正德间郁林州土夷韦观敬上疏求入贡，直署其衔曰山人某，更属可笑。然南宋讲学盛时，如白鹿洞等书院，主其教者亦称山长，故元尚沿之，盖山派不同如此。

唐太仆卿韦观，为巫所挟，哀恳曰："愿山人无以为言。"则巫觋亦称山人。后唐庄宗后父刘叟，以医卜自称山人。又金元虏俗，凡掌礼傧相亦称山人。

山人歌

张伯起孝廉凤翼，长王百谷八岁，亦痛恶王为人，因作山人歌骂之，其描写丑态，可谓曲尽。初直书王姓名，友人规之，改作沈嘉则明臣，复有谏止者，并沈去之。张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绝意公车，足迹不入公府，与王行径复别，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王百谷诗

近年词客寥落，惟王百谷巍然鲁灵光，其诗纤秀，为人所最爱，亦间受讥弹。如其初入京试内阁紫牡丹诗，中一联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极为袁元峰炜相公所赏，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长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为脬、殿为屁以谑之，两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诗云：“窗外杜鹃花作鸟，墓前翁仲石为人”，时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贯偕兄至吴，亦效其体，作赠百谷诗，“身上杨梅疮作果，眼中萝卜翳为花”，时王正患梅毒遍体，而其目微带障，故云然。语虽切中，微伤雅厚矣。

宋张浚自富平大败归，有郭奕者，改韩昌黎赠裴令公诗赠之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关门两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送陕西回。”与此正同，终不如即改王诗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书冠吴中，各不相下，王目周书为蚯蚓拖泥，周亦目王书为螳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山人对联

向见王百谷家桃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哂其太夸。近见吴中山人钱象先者，乃书对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顷过陈眉公堂中书一联：“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盖用陆务观语，虽谦抑而实简傲，胜王钱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长白学使斋中，悬联云：“松风高士供，兰梦美人圆。”其所书即所作也。时范未有子，故有梦兰句，然圆梦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两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对云：“门前白水流将去，屋里青山跳出来。”又用笑林中俚童属对语，亦奇。

山人愚妄

近来山人遍天下，其寒乞者无论，稍知名者，如余所识陆伯生名应阳，云间斥生也，不礼于其乡，少时受知于申文定相公，申当国时，藉其势攫金不少。吾乡则黄葵阳学士及其长公中丞，称莫逆，代笔札，然其才庸腐，无一致语，时同里陈眉公方以盛名倾东南，陆羡且妒之，詈为咿哑小儿，闻者无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写所作诗一卷饷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门，即有徽人手十金购去矣。"余曰："诚然，但我获金无用。"顾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制新袍，便可拜谢陆先生。"语未毕，大怒而去。又一闽人黄白仲，名之璧，惯游秣陵，以诗自负，僦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蹑华靴，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一日拜客归，橐中窘甚，舆者索雇钱，则曰："汝日扛黄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钱耶？"舆夫曰："公贵人也，无论舁五体以出，即空舁此两靴，亦宜酬我值。"彼此争言不已，观者群聚。有友过其门，闻而解之曰："一荣其肩，一尊其足，两说皆有理，各不受赏可也。"舆夫掩口而去。此钟伯敬客白下亲见者。此辈之愚妄，大抵如此。

先达如李本宁、冯开之两先生，俱喜与山人交，其仕之屡蹶颇亦由此。余尝私问两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万万倍，何赖于彼而惑昵之？"则曰："此辈以文墨糊口四方，非奖借游扬，则立槁死矣，稍与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萨普度法也。"两公语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诚言，然不敢深诘。近日与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余始细叩之，且述李、冯二公语，果确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爱怜亦有因，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宜仕绅溺之不悔也。然则弇州讥其骂坐，反为所欺矣。

弇州先生与王文肃书有云：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哗伍者、青矜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则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骄子矣。

妇女

命妇朝贺

明制，三品以上命妇遇太后中宫大庆、元会令节，例得朝贺。然朝士拜礼，除朔望升殿外，即常朝亦五拜三叩头，命妇则不然，仅行四拜礼，止于下手立拜，惟致贺、受赉时一跪叩头而已，先三日赴诸王馆习仪亦然，此闻之故老者。往时仪注则十二拜，凡以三次行礼，又或八拜，以二次行礼，犹然四拜也。盖自古妇人皆立拜，惟后周天元帝，令妇人朝天堂俱效男子俯伏，武周时亦然，然仅行之一时，汉唐平世俱不尔也。宋时不可考，然宋天圣中，明肃太后临朝，欲代郊天，宰相薛简肃不许，曰果尔，太后将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事遂寝。其时如古立拜可知矣。今士民家妇人，伏地顿首，与男子无异，盖沿故元之习也。命妇入朝，例许带一婢，俱以女或媳充之，后妃赐问，亦全不讳，更问字何氏，嫁何年，读何书，艳黠者多叨横赐，臣妾之礼，大逊外廷，近闻上下亦稍隔绝矣。又每人给一围屏，一溲器，可谓曲体之至，但宫掖邃远，以春尖徒步为苦耳。

国家大丧，凡武臣三品如指挥使之妻，亦得入思善门哭临，貌既多寝陋，饰又皆蓝缕，且麻苴从事，拜起踉跄，宛然郑侠所献图，朝士见者，往往破涕为笑。

二妇全边城

正统己巳，辽东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者，守备镇静堡，大虏入犯，忠力战不胜，攻围甚急。其妻左氏曰：“此堡破在旦夕，吾宁死不受辱，君其勉之。”遂与母及其三女俱自经。忠感愤，扼守愈坚，虏终不得志，遂解围，城赖以全，事闻，上命赠左氏为淑人，谕祭赐葬，旌其门曰贞烈，而忠进指挥同知。今上壬辰宁夏之役，萧如薰以参将守平虏城，哱刘勾虏以数万众围之，守御单弱，人有危心，萧妻

杨氏，肤施大司空晴川兆女也，尽出资斧簪珥犒士，身率健妇乘城，命如薰出战，昼夜苦斗，贼竟退去，不能东犯，上以其功大，立进大帅，至今向用。杨氏后以病亡，其时但以萧功闻，不及特旌其妻也。二事颇相类，但生死大异，故国家之报亦不同，萧之赏固非幸得，而赵忠当时仅进一阶，何酬庸之薄也。赵忠既为守备，则必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入衔矣，其在今日，则必升参游等官，即不然，亦必都司佐击矣。而英宗朝尚不然，盖挥佥乃其实职，故以正四转从三，非如今日但以流官方面之衔，递为迁擢，因有以实职百户而竟登坛者，不惟大司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晓祖职当如何迁徙矣。

窦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华林大盗起，围瑞州府攻之，时缺守臣，独通判姜荣署印。姜先为工部主事，坐丁巳计典谪是官，甫至郡，仓皇无备，亟集兵与战，不敌，度势不能守，密以印畀妾窦氏匿之。贼果破城，入廨署求姜倅勿得，而得其妻欲杀之，赖窦哀祈而免，遂执窦，濒行，窦已先藏印圃池中矣。时姜所部高安人盛豹，父子同罹难，潜语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绐贼曰：可速遣盛父报主人，持多金来赎我，今有盛子作质，不虑逸也。贼信之，偕至地名花坞乡者，诡以渴求饮，急投道旁井，贼退，厝于僧院。以事上闻，诏义其事，旌之曰贞烈，立祠植碑而祀焉。姜弃城当服上刑，台使者怜窦节侠，特委婉开其罪，且为叙功进同知。姜脱死，归郡才两阅月，复买一姝丽，时议遂大薄之，未几，竟褫职去。窦，京师崇文坊人也，都中妇女以淫悍著闻，此女独从容就义，智勇兼备，即史册中亦仅见。若姜荣负心，则犬豕不若矣。余向见妾媵得谥者，而偶遗此，且贞烈亦祠额，非谥也，然足以不朽矣。窦氏尚有唐淮西窦桂娘通谋陈仙奇，事亦奇伟，可与此女并称侠烈。

宰相寿母

正嘉以来，宰相现任父母具庆者，为常熟严文靖、兴化李文定、江陵张文忠、蒲坂张文毅，俱及见其子正位黄扉，真熙朝盛事。内常熟、兴化二公，又得解相印，归奉二老亲以寿终，尤为全福。蒲坂以外艰归，又奉其母胡丧，然为继妣，非亲母也。惟江陵公用封公殁，夺情，致口语，而殁于位，其太夫人亲见子之削夺，家之籍没，子孙满前，俱罹桎梏入囹圄，至有雉经、有遣戍，真所谓以寿为戚也。正德十一年，故相李长沙殁于邸，其母一品太夫人麻氏在堂，直至嘉靖三年始殁，在文忠身后又九年，无子无孙，孑然一嫠妇，又贫窘不能支朝夕，方之赵夫人，情境不同，苦趣则一也。

成化间，刘寿光翊拜相，父母俱无恙。

三太宰寿母

世宗朝，太宰南昌熊北原浃，有母九十，请终养，上不许，赐其母廪米存问，一时称异典。继而太宰兰溪唐渔石龙有母亦九十，则已罢归里矣。至今上则有太宰海丰杨梦山巍，有母一百余岁，尚康健，何寿母之偏钟于冢宰乃尔？他如阁臣严常熟、李兴化、张江陵，皆有父母在堂，然眉寿不及也。

嘉靖间，南兵部尚书浙之鄞人张文定邦奇，以养母归，其母亦年百岁，但文定以甲辰年先卒，而母之卒以甲寅，凡哭子十年，不为全福。又正德南太宰王海日华，其母亦九十余，又正德末太宰陆水邨完被籍远戍，其母叶氏逮治入狱，后死于京邸，则不如早殁为愈矣。

寿母祸福不同

赵括之母以预言其子不可将，及败绩，免诛；唐仆固怀恩母，以持刀逐杀其子，后亦不从坐，且加礼焉。本朝无此等贤母，其荼苦亦过之。正德之庚辰，吴门陆水邨太宰以通逆濠下狱，至俘献于朝，籍没其家，陆幸免正法，毙于荒徼，其母夫人叶氏就养京邸，身罹其变，竟客死都下，业九十余岁矣。嘉靖甲辰，南大司马张邦奇，卒时仅六十余，而其母已九十，又十数年，寿百余而殁，虽获令终，然亦哭子。近年则江陵张文忠，以今上壬午终于邸第，太夫人赵氏，扶榇南还，未几张削籍见籍，长孙雉经，余亦遣戍，赵已八旬，日睹惨毒，未几亦以忧卒。此两母者，皆以寿为戚矣。又辽废王宪□，以隆庆戊辰削爵除国，锢于凤阳，至壬午江陵公捐馆，废王继之，其生母为庄王次妃王氏，尚无恙，上章为废王辨冤，归其罪于江陵公，求复故封，上终不允。辽与张无深仇，其时有导之者，然千乘太妃，历尽艰楚，时庄王薨且五十年矣，何如先驱蝼蚁地下也。寿母如永乐间兵部尚书赵翃赐宴华盖殿，因辍御筵所馂悉赐其母，又以元宵节赐宴；如户部尚书夏元吉母来观灯，赐之酒食并钞，皆备极宠荣，两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终天年，而夏母之亡，又荷仁宗钞米诸赐，且给驿护行，有司治葬，尤不易得。嘉靖中，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余曾记之。近年则首揆王太仓在京时，因母思归，特遣官乘传送之回南，王虽辞免，而恩则厚矣。比谢事数年，太夫人始以寿终，上特亲洒宸翰，曲加慰勉，并致赙百金及麻白布、纻丝、新钞皆加等，此从来故相居家所未有也。此数母者，皆可谓遇矣。至江陵之与辽庶二母，同处一方，同时哭子，且夙隙纠缠，勃谿诉谇，真皆不祥人也，何以草木之寿为！

天顺间，工部右侍郎陆祥由石匠起，先是有母老病，上命光禄寺日给酒馔，再赐钞为养，其人与太宰陆完俱吴人也。二妪同享禄养，然祥母安于完多矣。

江陵太夫人

江陵归葬封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赵太夫人，由江路入京，将渡河，私忧之，私谓其奴婢：如此洪流，得无艰于涉乎？语传于外，其讷察者已遍报守土官，复传禀曰：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当再报。既而寂然。渐近都下，太夫人心疑之，又问何以不渡河，则其下对曰：赐问不数日，即过黄河矣。盖预于河之南北以舟相钩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则饫以牲牢，盖张逆知太夫人涂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次日纶即拜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相继入手矣。张号钓石，山东汶上人，以岁贡至今官，江陵败，张亦劣转长史。

阁老夫人旌表

闾左小民不知礼义，其妇女能励志守节，自宜旌异，若士族固其分内事也，况公卿大家乎？以故京口鄞文僖继室未三十而寡，后年至请旌，时吴文端山为礼卿，谓夫人生前享一品荣封，自合嫠居，何用表宅如庶姓？时徐文贞在政府，亦为之言，吴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徐语塞，事遂已。此见之徐太室宗伯札记中。其时徐为祠曹郎也。然垂老再娶，惟西北士夫居多，江南则不尽然。近长垣李霖寰以少保忧归，服满续妇，时李年甫知命，新夫人则仅二八耳，结褵罢，出外宴客，则室中悲泣不绝声。其女仆辈劝慰曰：主翁衣蟒围玉，坐八人舆，富贵已极，今夫人亦如之矣，何所苦而不怿？夫人叱詈曰：“汝奴才何知，八人舆可舁至枕上耶？”少保闻之，长吁而已。乃知暮龄纳正室，真是多事，无已则小星三五，他日任其去留为得之。

嘉靖间，张永嘉相公亦继娶潘氏，上密赐金帛以助其聘，时张已

耳顺久矣。潘为兴邸旧姻，说者讥其附托，犹然议大礼故智也。

假昙阳

王太仓以侍郎忤江陵予告归，其仲女昙阳子者，得道化去，一时名士，如弇州兄弟、沈太史懋学、屠青浦隆、冯太史梦桢、瞿胄君汝稷辈，无虑数百人，皆顶礼称弟子。先已预示化期，至日并集于其亡夫徐氏墓次，送者倾东南。说者疑其为蛇所祟，盖初遇仙真，即有蜿蜒相随，直至遗蜕入龛，亦相依同掩，则此说亦理所有。然和同三教，力摈旁门，语俱具弇州传中，初非诬饰也。事传南中，给事牛惟炳者，遂贽以献江陵，疏称太仓以父师女，以女师人，妖诞不经，并弇州辈皆当置重典。时徐太宰学谟为大宗伯，太仓同里人也，力主毁庐焚骨以绝异端，慈圣太后闻之，亟呼冯珰传谕政府，江陵惊惧，始寝其事。昙阳之为仙为魔，皆不可知，乃其灵异既彰灼，辞世又明白，则断无可疑。既而太仓入相，后渐有议昙阳尚在人间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鄞人娄姓者，自云曾试童生，以风水来吴越间，挈一妻二子，居处无定，其妻慧美，多艺能，且吴音，蓄赀甚富。缉盗者疑之，踪迹之甚急，度不可脱，则云我太仓人王姓，汝勿得无礼。于是哗然以为昙阳矣。传闻入娄江，时相公在朝，乃子辰玉亦随侍，仅一从叔诸生名梦周者代司家事，急捕此夫妇以归，讯之，则曰吾真昙阳也，当时实不死，从龛后穴而逸耳。梦周亦不能辨，因自称相公女愈坚，吴中鼎沸，传为怪事。王氏之老仆乡居者及宗党之耄而晓事者，独心疑之，谛视诘辨良久，忽曰：汝非二爷房中某娘耶？始色变吐实，盖相公乃弟学宪鼎爵爱妾也。学宪没，窃重宝宵遁，不知于何地遇娄，遂嫁之，二子其所育。去凡四年矣，初为人所指目，遂因讹就讹，冀王氏忌器释宥，不虞尚有识之者。梦周付干仆严系之，以待京师返命处分，此妇复诱干仆私通，乘其醉懈，携二稚并娄夜窜，后竟杳无消息。余尝叩辰玉，令姊升举后，曾有肸蚃相示、以践生前诸约否？辰玉云绝无之。想亦恨伪托者玷辱清名，故秘其津导耶？

娄江四王

初，昙阳化去，弇州与相公俱入道，退居昙阳观中，屏荤血，断笔砚，与家庭绝。其弟麟洲、和石两学宪亦在其家熏修焚炼，谓骖鸾跨鹤特剩事耳。如是数年，而麟洲起视闽学，未几相公麻命下，亦应诏北上，弇州孑然苦寂，遂返里第。寻和石不起，弇州亦以南副枢出山，不三年，观中遂无四王之迹。昙阳高足僧名道印者，以传灯第一人守观，旋没；麟洲从太常予告，亦继之；弇州从南大司寇得请归，追痛道心不坚，再婴世网，未几下世。后来惟相公身正首揆，子登鼎甲，但于学道本来面目远矣。所以古来神仙必居穷山绝境。

和石初于昙阳事，与弇州俱不甚信，后屡著灵异，弇州遂北面，而和石亦息喙矣。时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违言，其实不然。盖故甚其辞以间其伯仲也。

黄取吾兵部

麻城人黄取吾建衷，素负时名，早登公车，风流自命，时同邑梅湘衡司马长女嫠居，有才色，结庵事佛，颇于宗门有悟入处，即李卓吾所称澹然师者是也。黄心欲挑之，苦无计，其爱妾亦姝丽能文，乃使诡称弟子，学禅于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间渐以邪说进，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诺，谋于司马姑勿露机，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马家晤语。初亦伺司马他出始一来，既而习熟，司马忽戒远游之装，澹然与订期，俾弟子先至而黄续赋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门，则女奴数辈竟拥香车入司马曲房，自是扃闭不复出，而澹然亦不复再过其旧庵矣。黄羞赧不敢言，为乡里所诮，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黄后登辛丑进士，从户部改兵部，近罹计典谪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

黄字季主，己卯与张江陵公子状元懋修同乡举，最厚，在公车二十三年始第。

妇人能时艺

山阴张雨若汝霖驾部，曾为余言：同里孙司马樾峰，以甲戌举南宫第一人，而少时师傅惟其长嫂所授，即冢宰清简公嫡配，而俟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严而慧，深于八比之业，决科第得失如影响。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又汉阳萧象林鸣甲户部，为余言其从兄大茹丁泰大行，少时疏于制举业，屡试不第，后入赀为上舍，其内子阅其文，辄涂乙之殆尽，戒其勿行，不听而终不售。至庚子岁，始谓曰今年属草，稍有文气，当偕子出。乃买舟，沿涂与扬扢改窜，至入试，颦蹙叹曰："第可博榜尾缀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将尽矣。因挟之出都城僻处，日夜课之，及新春，始稍色喜，谓子功力尽矣，奈文资不超，技止此耳，然尚可望本房首卷。既撤闱，遂举第八名，则给事王斗溟士昌所拔也。夫孙之父为文恪宗伯，萧之父为汉冲会元，而义方之训，反逊闺阁之玉成，何也？且良媛以笔札垂世者多矣，未闻娴习时艺、评骘精确乃尔，即拥皋比何忝耶？真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见之。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纪金陵徐妓诗云："杨花厚处春衫薄，清冷不胜单夹衣。"以为清婉绝伦。余近又见金陵徐惊鸿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杨柳，横枝在吹楼。折来欲有寄，游子在黄州。叶互参差影，花飞历乱愁。林梢窥破镜，何日大刀头。"俱风雅可诵，然皆北里种也。今范长白水部徐夫人，在芜关诸五言古诗，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闺秀非可他拟，以同徐姓并及。

妒妇不绝嗣

富贵人坐妒妇斩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余耳目所及，如戚南塘总戎夫人，中岁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后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职，赖以传袭。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无子，而阃政过峻，在南中时，赖吾乡丁敬宇中丞苦口传语，始容买妾，今已抱雏久矣。商丘沈龙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门人相知者欲往谋纳副箑，适登堂，见数医正修药甚虔，因问何剂，沈答曰：此吾内子制调经药，为受胎计耳。门人不敢启齿而退。时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妇末路，亦自有迷悟两种，特男子不幸，难值其梦觉耳。

商丘公有一女，欲独占家产，助母为虐。近吾邑一词林亦然，恐凤毛俱绝望矣。

沈归德身后

沈龙江相公清节，近世罕见，室无姬媵，谢政后，伉俪皆将稀龄，夫人犹剂调经药，因绝血胤。其女尤奇妒，沈继子为所毒，遂懵不识人，相公弥留欲一见之，遏不令通，衔恨而绝。其女必欲以他子承业，而沈氏宗人不许，其继子寻夭，所得诸荫，皆为群从分受拜官而去，丹旐素帷，莫适为主。闻灵柩至今在堂，赐域尚虚，蒸尝失所，先朝耆德一旦为若敖之鬼，闻者悯默。归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必即有经纪其家者。

燕姬

缙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其间岂无一二志节可取者，无奈生长辇毂，馋惰性成，所酷嗜惟饮馔衣饰，所谙解惟房闱淫酣，吾辈每买一姬，则其家之姑姊姨妹麕而嬲稿砧，稍不自爱者，一为所蛊，辄流连旬月，甚至更番迭进，使孑居男子，髓竭告终，则邸中囊橐皆席卷而归，不浃旬，又寻一南人与讲婚媾矣。以予目睹，覆辙相寻，而士友辈尚如猩猩试酒，未能尽悟。其间命高福厚者，每迫他事南还，则此曹相率先行，所饷不满所望，必断齿弹舌，狞凶万状，以故昔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谓其出京不用也。古人云燕赵多佳人，意者别是一种耶？

广陵姬

今人买妾大抵广陵居多，或有嫌其为瘦马，余深非之。妇人以色为命，此李文饶至言，世间粉黛，那有阀阅？扬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为恒业，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自幼演习进退坐立之节，即应对步趋，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贱，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妒妇，亦有严于他方宽于扬产者，士人益安之。予久游其地，见鼓吹花舆而出邗关者，日夜不绝，更有贵显过客，寻觅母家，眷属悲喜诸状，时时有之。又见购妾者，多以技艺见收，则大谬不然，如能琴者不过《颜回》或《梅花》一段，能画者不过兰竹数枝，能弈者不过起局数着，能歌者不过《玉抱肚》、《集贤宾》一二调，而试后至再四至三，即立窘矣。又能书者，更可哂，若仕客则写吏部尚书、大学士，孝廉则书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则书解元会元等字，便相诧异，以为奇绝，亟纳聘不复他疑，到家使之操笔，则此数字之外，不辨波画，盖貌不甚扬始令习他艺以速售。耳食之徒骤见未免叹羡，具法眼者必自能辨。又其俗最重童女，若还一方白绢者，征其原值，必立返，以故下山者即甚姝艳，价仅十之三。

女医贷命

慈圣皇太后久患目疾，屡治屡发，至癸丑年，有医妇彭氏入者，内颇奏微效，且善谈谐，能道市井杂事，甚惬太后圣意，因留宫中。而怀孕已久，其腹皤然，宫婢辈俱劝之速出，彭贪恋赏赉，迟迟不忍决。一日忽产一男于慈圣位下宫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上大怒，立命杀之，赖慈圣力救，宛转再三，上难违慈旨，命贷其死，发礼仪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圣即上仙。盖寄产虽俗忌，然不避者祸立见，即已嫁之女有妊，其夫非赘婿而归宁者，母家必遣之行，况宫禁乎？

徐安生

徐安生，吴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鉴古，善谈，为余父客，暮年始举此女，美慧多艺，而性颇荡。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见逐，遂恣为非礼。其写生出入宋元名家，尝仿梅道人风雨竹一幅遗余，且题一绝句于上云："夏月浑忘酷暑，堪爱酒杯棋局。何当风雨齐来，打乱几丛新绿。"其二云："满拟岁寒持久，风伯雨师凌诱。虽云心绪纵横，乱处君能整否？"次诗盖用唐李季兰语，其寄意不浅。予怪其无因，置不复答。后此女沦落许久，嫁里中黄生，亦名家子也，为乃父不容，复下山作鱼玄机行径。今年已渐长，不知踪迹何所？闻为一武弁诱入京师矣。其才情实可念也。余向纪徐姓女三人矣。

妇人弓足

妇人缠足，不知始自何时，或云始于齐东昏，则以步步生莲一语也，然余向年观唐文皇长孙后绣履图，则与男子无异，友人陈眉公、

姚叔祥俱有说为证明。又见则天后画像，其芳趺亦不下长孙，可见唐初大抵俱然。惟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睡鞋云：“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盖弓足始见此。至杜牧诗云：“钿尺才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又韩偓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则六寸当为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寻常者矣。因思此法，当始于唐之中叶。今又传南唐后主为宫婢窅娘作新月样，以为始于此时，似亦未然也。向闻今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民间初制不侔。予向寓京师，隆冬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敝履相视，始信其说不诬。

近年黄冈瞿徵君九思建议御虏，中有一说，欲诱化其俗，令彼妇人习中国法，俱束缚双足为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以为此弱虏制虏妙策。予亦不知此计果有济否？但隆庆元年，大虏攻陷山西石州，掳所得妇女驱之出塞，憎其不能随马疾驰，尽刖其双足，以车载归，百无一活。世固有不爱双缠者，瞿君此策，亦未为庙胜也。

近日刻《杂事秘辛》纪后汉选阅梁冀妹事，因中有约束如禁中一语，遂以为始于东汉。不知此书本杨用修伪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杨不过一时游戏，后人信书太真，遂为所惑耳。

胡元瑞论缠足

杨用修谓妇人缠足始于六朝，以乐府双行缠为据，其说诚误，友人胡元瑞驳之不遗余力，因引晋人男方头履、女圆头履为证；又云宋齐以后，题咏妇人足者甚多，并不及其纤小，然终无实证以折之。按梁武帝弟临川王萧宏，与帝女永兴公主私通，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永兴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阶，僮逾限失履，阁帅令舆人

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杀二僮。夫僮可为婢服，且失履，则足之与男子同可知，当时梁去唐不远，是一大证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闻》，以为始于李后主宫嫔窅娘，似不始于中唐，则又与自所引杜牧诗相背驰矣。一人持论，尚游移无定见乃尔，何以驳正前人？即余已记弓足，因再阅元瑞说，又订之如此。

妓女

妓鞋行酒

元杨铁崖好以妓鞋纤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镇以为秽，每见之辄大怒避席去。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长歌以纪之。元镇洁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张士诚粪渍之酷，可似引满香尖时否？

杜韦

角妓杜韦，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艳冠一时。云间范牧之允谦孝廉，故学宪中吴之长公，今学宪长倩之伯兄，少时佻达，一见契合，两人誓同生死。而范妇翁为陆阜南树德中丞，闻之大怒，讼之官，系韦狱中，牧之以重赀窜取而出，携之远逃。迨丙子冬，挈以计偕，抵京已病殆，不复能入试，春尽则殁于邸中矣。韦扶柩归，自度归时，陆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两袖中一实滇棋，一实宋砚，二物俱牧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跃入水，救之无及矣。此事见松江诸名士记传中，不必备录，独死后一事甚奇。余顷北上渡扬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皆力止以为不可，予怪问故，则云近日江西一仕客过此，有小奚临江小遗，忽僵仆作吴语曰：“汝何人？敢污我头鬓，我

名杜韦，游戏水府者将三十年，乃一旦见辱至此！”仕客大骇，且不解吴音，急泊舟询故老知其事者，为述始末，仕客具牲醴拜奠首过，小奚始苏。然则韦为水仙耶？抑入鲛宫作织绡人耶？总之怨忿所结，未能托生，沉滞沧波，亦可哀矣。

吴中张伯起曾语余曰：丁丑春临场时，往省牧之病，时韦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则韦以口承之，即咽入喉，一咽一陨绝，顷刻间必数度，吾观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即韦韵致故在，亦憔悴无复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与张伯伯一话。”韦应曰：“君怯甚，不可多语伤神，我上天入地必随君。”范亦为哽咽。此时已心知二人必无独死理矣。伯起每为余谈此，泪尚承睫，余亦为之掩袂。

刘凤台

燕京歌妓刘凤台，以艳名一时。今上丙子，宣城沈君与吾乡冯开之俱以公车入燕，与之游，后沈、冯同为丁丑廷会二元，而刘委身于闽中福清人林尚炅。林本贾人，字丙卿，与沈、冯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年，刘死于燕，林方贾于武林，闻讣星驰以北，冯以谪居在家，为诗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家，却恨花开又落花。司马青衫旧时泪，因风吹不到琵琶。”其感慨甚深，林不以为忤。比入都，迎刘妪厚养之，刻玉为主，书凤台名，而题长短句于背曰：“入时倒郎怀，出时对郎面，随郎南北复东西，芳草天涯空绕遍。胜写丹青图，胜妆水月殿，玉魄与香魂，都在这一片。愿作巫山枕畔云，愿作卢家梁上燕，莫作生前轻别离，教人看作班姬扇。”因抱玉主自随，昼则供食，夕则附枕，仍携以贾于四方。偶至粤西，为剧盗陈亚三等所戕，而沉其尸于江。会同邑人亦林姓者，为梧州府推官，习闻玉主事，适亚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橐中得玉主，始骇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从得之？盗始吐实。得林尸于江，敛而归之，盗尽服辜。时谓非玉主则林冤终不白，刘盖得请于冥司，以报林始终之谊也。林之姻家

叶少宰已为《丙卿传》纪其事，而余又闻于林之侄号经宇者，因记其略如此。

开之先生曾语余曰：凤台美不待言，即荐枕时，肌体之柔腻，情致之婉媚，兼飞燕、合德而有之，宜林之惑溺至此也。

侠娼

壬子季夏，余以应试在邸中，方逃暑习静，友人麻城丘长孺侵晨警门入，邀至其寓。先有一客在，云是浙鄞范仲子，各进糜蔬，并马出城。余苦辞不获，问以何往，曰第去必有竟日欢。从之出西郊十余里，日已渐高，抵一第，门甚壮，入门一大厅事若勋戚家。坐少顷，有女鬟捧茶至，云姑少待，娘即梳裹矣。余已讶之，旋招余辈入其卧室，虽敞而不华，所陈衣箧镜奁，左右充满，待其装毕，始肃客问起居。丘、范皆其旧识，问予此即沈君否？予曰是也，因微笑不答。其貌不甚白皙，而双眸特明秀，鬓发如云，体纤弱不胜衣，约年二十矣。因导予辈从西角门入，则又一径乔木蔽日，假山亦已古色，又得堂庑加大，前俯一池，宽三数亩，荷已盛花，中有败舟二。因谓予曰：“此小船久废，目下将葺治，与兄采莲为江南之乐，兄许之否？”余不测所以，但惟惟谢。寻以饭进少憩，即入内治庖，丘因谓余曰：“此人故狭邪，不知所从来，此即其新买第宅，所蓄不赀，将择偶以托身。彼谋之我，我谓非兄不可，今日之设，意在定盟，余两人主议耳。”余疑骇不敢置对。既而酒肴毕陈，侍婢竞出，俱晓丝竹，亦粗能南北曲，第未精耳。四人相对轰饮，日渐旰，其人亦微啭相劝，余请别再三，丘、范曰：“吾辈当先归，明日携一樽与汝二人称贺。”予变色不许，请以场后再续此游，各跨马辞去。其人泫然若不胜情，终无他言。入城时，日在虞渊矣。余既下第，不复共冶儿往还，寻谋南归，往别丘，因叩以此妓近况。丘答语支吾，似已他有所主，不欲明言，予不复苦诘。又数年，丘从辽左从军归，遇之邸舍，

余偶再及往事，丘始叹息，愀然曰：“误此子性命者，君也。向年委诚于君，君坚不从，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诱之，遂订偕老。范故好蒲博，又谋复故官，尽散其资装以及田园之属几万金。往时会饮大第，亦售三千金，尽为范所浪费，以致簪珥俱尽，姬侍亦散鬻，孑然一身，不给朝夕。范别嫟一娼，弃之不顾，已投环久矣。其姓刘，行二。”余至是始得其姓氏，为黯然不怡者数日。范名家子，曾登戊戌武进士，官都阃，中废，今亦已流落矣。刘氏侠而憨，初无远谋定见，为雄狐所蛊，竟至非命，真是可怜。而范负心至此，恐薄幸二字不足以尽之。

范字仲凝，近见士友云：其人惯诱娼女作此等伎俩，非一度矣。

钓闼

今两京教坊诸妓家，门多设半扉，其上截钓起，或时歌姬辈立于内，露半身以窥客。若金陵又多用竹蔑织成，尤轻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见元末张昱《辇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昼寻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盖顺帝时，西僧以演揲法儿秽乱宫掖，延及戚里勋贵，以至都中庶民，靡然从之。其妇人受戒时，特下钓轩以防他人窃觑，今两都淫室，遂仿效之。至于今若武林阛阓中，亦时有之，则列肆所设，用便贸易，非坊曲比也。

卷二十四

畿辅

煤山梳妆台

今京师厚载门，内逼紫禁城，俗所谓煤山者，本名万岁山，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相传其下皆聚石炭，以备闭城不虞之用者。余初未之信，后见宋景濂手跋一画卷，载金台十二景，而万岁山居其一，云鞑靼初兴时，有山忽坟起，说者谓王气所生，金人恶之，乃凿其山，辇其石聚于苑中，尽夷故地。元灭金，都燕以为瑞征，乃赐今名。陶宗仪《辍耕录》亦云然，此其说确矣。又有梳妆台，与此山相近，予幼时往游，尚有圮材数条，今尽朽腐，存台基而已，相传为耶律后萧氏洗妆之所，似亦犹煤山之说耳。其旁又有兔儿山，较煤山甚卑，不知所始，当辽盛时，望气者言女直有天子气，遣人迹之，其地乃一小山，甚奇秀，因凿而辇致于此，凿之夜，山鸟悲鸣，事见《辽史》中，疑即此山，因指以妆台近地耶？宣宗御制《广寒殿记》竟不及此中山所自来，仅引宋艮岳为喻，盖以艮岳足垂戒万世也。辽金为厌胜之术，致竭中国民力，移山不恤，非辽金必不忍为，然皆无稗于运数，止资圣朝宫苑巨观。始信废兴天定，徒费经营，亦犹隋炀帝疏汴渠只供宋朝漕运而已，况犬羊之相噬哉！高昌国之先，有玉伦的斤者，尚唐金莲公主，唐使相地者至其国，云国有福山，其强盛以此，盍坏山以弱其国。唐以婚姻求之，的斤遂与之，唐人焚以烈火，沃以酢醋，其石碎乃辇而去，鸟兽俱悲号。后七日的斤死，传位者又数

亡，乃迁于火州，然则辽金又祖唐故智耳。

京师旧城

都城之北，有故土城，环抱东、西、北三面，与都城联合，相传元时京城在此，本朝移而稍南。按，今鼓楼正在城之北，颇壮丽，或云此即元之前朝门也，以土城验之，理或然欤。又今彰义门之西，近门有天宁寺者，本隋文帝所建，名弘业，有高塔以藏舍利，其塔至今完好，像设木石，坚致古朴，风铃四彻，听之心魂肃然。此塔在仁寿中放光，文帝命绘图以进。今宦游京师者，既不能知，问之寺僧亦懵不晓，并古碑碣无一存者，宜古迹之日湮也。

四辅城

今上壬辰，宁夏刘哱之乱未宁，而倭事又起，时张新建新从田间起，拜末相，上奏云：自大宁撤防，东胜失守，关隘弥近，供卫宜严，今京东距蓟镇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镇不四百里，东南去天津卫海口不二百里，西南去紫荆关不三百里，俱迫近辇毂，倘有风尘之警，即直犯都城，可为寒心。今宜于近京周围十里内卜水土之善利要害处所，特建辅城四座，每城置兵万人，内设营房，外设教场，合无遵照祖宗五军旧制，以三大营为中军，其四城各拨兵万人，以五府知兵者统之，俱听戎政大臣节制，盖仿汉南北二军、宋禁厢二军、及我太祖浦口大营之意，谨绘图进览。上允之，下部已议于六里屯、八里屯建城矣，而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御史樊玉衡等，稍稍尼之，上乃命俟倭事宁息举行。其说遂中寝。至戊戌秋，张以东事为给事徐观澜所劾闲住去，遂至今无议及之者。予谓三辅相倚，在西汉已为胜策，唐初太宗令武功、麟游诸县各设府兵，即其遗意，中叶以神策军领畿甸诸县，亦踵此制，后以中官领之，始授太阿于鱼、程辈耳，而奉天一

县，终以桑道茂之言，聚兵粮其中，得济大中之难，至末造而同华、豳、岐，各领节镇，虽跋扈屡见，而御侮亦有力焉。天下事本无全利全害，今宦官久不操兵柄，文臣为制帅以统诸大将，亦岂有藩镇分裂之患，则立四辅以拟三辅，为非时干陬之用，其视调遣召募，劳逸百倍，未为无见，但张欲于十里内建四城似乎太近，宜用其意而变通之。往时丘文庄建议立四辅，以宣府为北辅，永平为东辅，俾守松亭关一带，及扼控辽左；以易州或真定为西辅，俾守紫荆一带关隘；以临清为南辅，俾护漕运。其说大抵与张新建同，而所议建辅之地，远近大异。丘欲以临清为一辅，则去京太远，似当立于河间、天津之间，即极南亦当在德州故城为得之。至若丘议尽罢两直隶、河南、山东班军之入操者，其说最当，盖班军昔犹携家以来，然已疲于道路，不任执戈。近日则领班都司，即于近京雇老弱饥民冒名充数，比事毕，出都俱鸟兽散去，又非丘在时比矣。

西苑豢畜

余往年初应京兆试，暇日同戚畹郭小侯游西苑，见豢笼诸禽颇珍异，足为耳目玩，至若虎豹之属，无虑数十，俱贮槛中，腥风逆鼻，爪目可畏，意甚憎之。又有所谓虎城，全如边外墩堡式，前后铁门扃固，畜牝牡二於菟，中设一厅事，为其避雨雪处，昂首上视，如诉饥状。好事者多投以鸡犬，鸡无知，初尚啄其目，虎一嘘气，毛羽尽堕；狗初投下，即已悸而僵，任其糜啜而已。闻每一兽日给羊豕肉数十斤，似此不经之费，真可省。十年来无心续旧游，闻上梦虎啮足，次日令人绝其食，计虎城中但存虎骨矣。

南内

余曾游南内，在禁城外之巽隅，亦有首门二门以及两掖门，即景

泰时锢英宗处，所称小南内者是也。二门内亦有前后两殿，具体而微，旁有两庑，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离宫以及圆殿石桥，皆复辟后天顺间所增饰者，非初制也。闻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卫寂寥，即膳羞从窦入，亦不时具，并纸笔不多给，虑其与外人通谋议也。钱后日以针绣出卖，或母家微有所进，以供玉食，故复辟后，待钱氏甚厚，至两幸其第，或云今所传诵《三官经》，为英庙无聊时所作。南内诸树石，景帝俱移去建隆福寺，后英宗返正，将当时内官锁项。修葺既成，壮丽大逾于旧，杂植四方所贡奇花果于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阁臣游赏。当天顺修理毕工时，尚书赵荣、侍郎蒯祥、陆祥各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袭。荣以楷书生起，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异途，可笑。

射所

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间毁于火，后诏遂废之，为点视军士及演马教射之地，象以非时来，偶一演之耳。会试放榜次日，新郎君并集于其中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榜首献茶于前，亦可作南宫一佳话。窃谓慈恩寺名正与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即以雁塔题名事属之？每三年辄许南宫诸彦泚笔记姓名于中，亦圣朝盛事，而仅充刍牧决拾之场耶？射所东门即双塔寺，寺隘甚，而有二砖浮屠最古，闻是唐悯忠寺故址。寺本唐文皇征高丽回京，渡辽将士殒身行间，作此寺追荐之。后金人俘宣和、靖康二帝至京，曾寓于此，至宋亡，文信被执而北，亦絷此中，惜无有表章故迹者。近闻一大老云：悯忠寺在宣武门外，当考。

书院

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

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时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讲学，立意剪抑，适常州知府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其威令之行，峻于世庙。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请尽行修复，当事者以祖制所无折之，其议不果行。近年理学再盛，争以皋比相高，书院聿兴，不减往日。李见罗在郧阳，遂拆参将衙门改造，几为武夫所杀，于是人稍有戒心矣。至于林下诸君子，相与切磋讲明，各立塾舍名书院者，又不入此例也。当正德间，书院遍宇内，宸濠建阳春书院于南昌，以刘养正为讲学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梦阳为之记；张璁尚为乡贡士，亦立罗山书院于其乡，聚徒讲学，其不自揆类此。

会馆

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惟吾郡无之。先人在史局时，首议兴创，会假归未成，予再入都，则巍然华构矣。然往往为同乡贵游所据，薄宦及士人辈不得一庇宇下，大失初意。今思唐人藩镇俱有进奏院，凡奏事将吏及部曲贸易都下者，俱得居之，即跋扈如淄青李师道、昭义刘从谏辈，俱得置邸如故事，盖示王者无外，其法甚善，此又不止于桑梓萍聚如会馆已者。今天下一家，省直抚按、藩臬大吏其奏事承差舍人充牣都下，散处旅店，易作奸宄，何如亦仿唐制，令各处听设一院，以待二司各府之入觐及承舍之奉差者，最便计也，况巡抚及总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师专司邸报，此亦进奏院遗意，引而伸之，不为创见骇闻也。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弃陈仓野中，仅存其八，唐时郑余庆始徙置凤翔县；至宋仁宗皇祐间，向传师又得其二，于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乱，金人取归燕，亦置之文庙。元仁宗又移置国子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学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敌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学，得此无足怪，然而璞重难移，非他珍异可箧笥藏者。粘没罕辈破城时，日索金银表段，何以亦及此大骨董？盖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迁汴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俱充炮用，即艮岳无片砾存者。十鼓虽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圣朝为文艺佳语，殆有神物呵护，不可诬也。古人如韩愈、苏轼、洪迈辈，俱有歌咏及考据，但是时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间，李东阳、杨慎寻绎补订，始称全文，灿然大备矣。

京师园亭

都下园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勋臣以及中贵，大抵气象轩豁，廊庙多而山林少，且无寻丈之水可以游泛，惟城西北净业寺侧有前后两湖，最宜开径。今惟徐定公文璧一园，临涯据涘而以选胜，而堂宇苦无幽致，其大门棹楔，颜曰太师圃，则制作可知矣。以予所见可观者，城外则李宁远园最敞，主人老惫，不复修饰，闻今已他属。张惠安园独富芍药，至数万本，春杪贵游分日占赏，或至相竞。又万瞻明都尉园，前凭小水，芍药亦繁，虽高台崇榭，略有回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又米仲诏进士园，事模效江南，几如桓温之于刘琨，无所不似。其地名海淀，颇幽洁，傍有戚畹李武清新构亭馆，大数百亩，穿池叠山，所费已钜万，尚属经始耳。其余贵家苑囿甚夥，并富估豪民，列在郊坰杜曲者，尚俟续游，盖太平既久，但能点缀京华，即佳事也。

房山县石经

大房山在京师房山县境内，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业间，僧静琬募金钱凿石为板，刻藏经传后，至唐贞观仅完大涅槃一部，其后法嗣继其功，直至完颜时始成，贮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门，镇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事，衍即少师姚广孝也，留咏而归，历代扃闭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来谋于余，欲发其藏，简其未刻者，绪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夹书册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闭之石？静琬当时虑末法像教毁坏，故冈此为迷津宝筏。今辇下雕弊不似往年，宫掖贵貂亦未闻有大檀施，若一启则不可复钥，必至散佚而后已。自南惟惟，亦未以为然，余再三力沮之，不知能从与否。

京师名实相违

京师向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盖讥名实之不称也，然正不止此。儒生之曳白，无如国子监；官马之驽下，无如太仆寺；历学之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之谬误，无如太常寺；帑藏之空乏，无如太仓库；士卒之老弱，无如三大营；书法之劣俗与画学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真可浩叹。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为日课，然皆不得自由。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则故举疑似难明之案，引久远不行之例，使其耳目瞀乱，精彩凋疲，必致取上谴责而后已。若套子宴会，但凭小唱云请面即面，请酒即酒，请汤即汤，弋阳戏数折之后，各拱揖别去，曾得饮趣否？拜客则皆出长班授意，除赴朝会谒贵要之外，远近迟速，以及当求面、当到厅、当到门，导引指挥，惟其所适，即使置一偶人于舆马间，不过如此。世间通弊，固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若前云谚语之属，则开创之初必无此事。

白石

本朝陵寝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两朝再建三殿两宫，其取石更繁。倘凿之他方，即倾国家物力亦不能办，乃近京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产白石，莹彻无瑕，俗谓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丈，似天生此异种以供圣朝之需。又如嘉靖初改营兴献王显陵，正苦乏石，而襄阳之枣阳县忽得白石如京师之大石窝，斧凿相寻，用之不尽，不惟陵寝早竣，楚之民力亦赖以少苏，真非偶然。

畿南三大

今北方谚语云：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为畿南三壮观，余皆及睹，实燕赵间所仅见。大佛为唐释子澄空所铸，凡经三度，最后投身火中始成，然其像本三截，不知当时冶铸法云何，余过时迫暮，不及登阁，次日四更即发，至今以为恨。沧州铁狮最大，向曾有逸盗叛伏其中，搜捕不获，后知其故，遂铲破其腹。沧在唐为横海军节度使治所，后又名义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以立威仪，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冶，讹传也。景州在唐为横海军巡属，本在内地，自石晋割卢龙诸道后，遂为极边，无复险隘可守，乃诡云建塔，实为觇望之所。今塔比他方制狭而级高，全与边塞烽台相似，未登其半，幽燕一带诸山俱在目下。宋恃此塔防契丹败盟，先事保聚，今则无所用之矣。因思南京报恩寺逼近聚宝门外，其塔高入云表，文皇竭天下之力，十六年始成，当时为报太祖孝慈后罔极大恩，因以为名。然帝城胜概，一览无遗，万一风尘之警，城闉尽闭，宁不寒心。昔人云兀术登雨花台，则城中飞走皆不能遁，况此塔高于雨花台二三倍耶？

口外四绝

山西旧有四绝，俱在石晋所割山后云中一道中，今呼为口外，盖尽在居庸关之北也。曰宣府教场，其纵十里，横四十里，每督臣视师及巡关御史三年大阅，所调山西、宣、大三镇将士至，俱不满一角，盖宇内无两。曰蔚州城墙，相传李克用所筑，无论精坚，其甃石光泽可以照面，赫连之统万城不足道也。曰朔州营房，闻其墙檐外向，行人可以避雨，房为唐尉迟敬德所建，尉迟本刘武周故将，武周起此地，又尉迟为鄯阳人，朔故鄯阳县也，理亦有之。曰大同婆娘，大同府为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封国，又纳中山王徐达之女为妃，于太宗为僚婿，当时事力繁盛，又在极边，与燕辽二国鼎峙，故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以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岐、散乐者是也。此四绝，在宋世俱弃之契丹，直可痛惜。然蔚州又出佳煤，名水火炭，烧红置香炉中，不烟不滓，其灰如雪，亦天下称最。宣府出黄鼠最珍，其肥甘脆美，北味所无，今都下相馈遗皆盐渍其瘠者以入，徒存其名耳。

内市日期

内市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设场贸易。闻之内使云：此三日例令内中贱役辇粪秽出宫弃之，以至各门俱启，因之陈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诸小珰相詈为推粪者，必拳殴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番事兴，言官建白欲禁内市，盖虑勾引奸细窥伺禁近，其说亦是。但内府二十四监，棋布星罗，所役工匠、厨役、隶人、圉人以及诸珰僮奴亲属，不下数十万人，朝夕出入，能保其无夹带交媾诸弊乎？又请内市不许货买刀剑诸利器，尤为舛谬，兵仗局所锻造诸械器，昼夜

不绝，武库方资以为用，市上刓缺残物，何足为有无，以此厘奸，未为通论。

庙市日期

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以至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宣铜香炉，所酬亦略如之。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澜倒至此。

京师俗对

京师人以都城内外所有作对偶，其最可破颜者，如臭水塘对香山寺，奶子房对勇士营，王姑庵对韦公寺，珍珠酒对琥珀糖，单牌楼对双塔寺，象棋饼对骨牌糕，棋盘街对幡竿寺，金山寺对玉河桥，六科廊对四夷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对撞太岁，白靴校尉对红盔将军，诚意高香对坚心细烛，细皮薄脆对多肉馄饨，椿树饺儿对桃花烧卖，天理肥皂对地道药材，香水混堂对醺醪酒馆，麻姑双料酒对玫瑰灌香糖，旧柴炭外厂对新莲子胡同，奇味薏米酒对绝顶松罗茶，京城内外巡捕营对礼部南北会同馆，秉笔司礼签书太监对带刀散骑勋卫舍人。

拣花扫雪

大内每于雪后，即于京营内拨三千名入内廷扫雪，轮番出入。或其年雪涌，有至三数度者，辄得宫婢所弃遗簪敝履及破坏淫巧之具，以示外人，每岁冬俱然，亦有游闲年少代充其役，以观禁掖宫殿者。又南京旧制有拣花舍人，额设五百名，盖当年供宗庙荐新，又玉食糖□之用，今废久矣。五百拣花，三千扫雪，岂非两都确对。

帐房

今北方所用帐房即古穹庐也，其小如屠苏团焦者，则移屯下营，及士大夫居恒于郊堈射猎宴饮诸事，靡不需之。至其大者，可容千人。关陕及近口诸边文武大臣按行塞上，每遇程顿之所，辄张设罗列，如隋炀帝离合木城，大将节楼、士卒次舍，靡不毕备，然多以布帛为之。惟夷中大酋，方以毡御寒，妻妾子女以及牛马羊驼，俱寝食其中，如今宣府、大同边口，某一路兵马值其酋帐房是也。至本朝大内间亦有之，偶供赏花较猎之用，未有绝大者。惟正德九年九月，陕西守臣奉上命置花毡帐房，凡一百六十二间，重门、堂庑、庖厩、厕溷、影壁、围幕、氍毹之属俱备，又有游幸、出哨、声息诸名号舍。先是以纸裁成式，颁示彼中，逾年始成，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卧此中，不复御斋宫，其他巡幸可知矣。又最华侈者，无如貂帐，嘉靖辛酉冬西内之火，亦上与尚妃在小貂帐房秘戏而炽。至其后则江陵当国，辽左帅臣各缉貂为帐，其中椅榻凳杌，俱饰以貂皮，初冬即进，岁岁皆然，其后习以为例。近闻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帐房为广野所必需，江南则画鹚文螭，敞若华堂，迅如奔马，安所用之。

外郡

南宋陵寝

南宋帝后陵在会稽郡境内者，至元初已皆为妖髡杨琏真伽所发矣。至本朝正统间，会稽人赵伯恭自称宋裔，奏孝宗、理宗殡宫在会稽，安定郡王坟在诸暨，福王夫妇坟在山阴，被豪民侵为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诬，且谓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诉之，再命勘，始得真，则福王坟实瘗衣冠也，上乃戍豪民于辽东边卫。今诸陵皆无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与林德阳各收遗骨，岁月已自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余年耶？又当时所纪钦宗陵柩无尸，止有木灯檠一枚。按钦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请归，但遥上陵名曰永献，金世宗曾对南使曰：汝家既不愿归天水郡公柩，我当为汝瘗之。因以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柩且不还，安所得灯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宫来归，有王之道者，请斫神榇之下者视之，然后奉安，时议不从，预制衮冕纳之于椁，盖此举姑以慰释人心，一辨真伪，则事体便难收拾矣。况徽宗柩与郑后同归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见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说耳。

雪山

今域中所称雪山，谓禅家葱岭，释伽佛修道芦茅穿膝处。近日游峨嵋诸君，盛夸绝顶之胜，云日半夜即出，照雪山之巅，相去数里如对面，王恒叔士性有记，而胡元瑞又叹异之，引佛经日照金刚山为证，而其实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长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时不消。维州旧志云：白狗岭与大雪山相连。维州即今茂州，而松潘卫之雪栏关，即古盐州废县，有宝顶山，其山四时积雪。又天全招讨司东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垒积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见峨嵋左右为雪山者甚多，王叔恒诸公所见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决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断者。张舜民《画墁录》云：自岷州趋宕州至临江塞，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银，其高出众山上，居人曰此佛国雪山也，有狮子人尝见之。此非西方雪山，乃无忧城北山耳。据此

说，则又从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误不始于今日矣。又甘肃行都司所属永昌卫，亦有雪山，山顶冬夏积雪，望之皑然寒色，异于他处，鸟飞不下，与凉州相近。又临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盖即永昌之山而望见之，隋大业初，吐谷浑败南奔雪山者是也。又云南丽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龙山，亦名雪山，山颠雪经夏不消，玉立万仞，千里望之若咫尺，与蜀松州诸山相接，南诏异侔寻僭位，封为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为大圣北岳定国安邦景帝，又云点苍山亦名雪山。

鄚州

鄚州在雄县之南，任丘之北，其地即公孙瓒所筑易京，有东坡诗可考，周世宗取契丹三关以立霸、雄、鄚三州者。霸仍为州，雄降为县，惟鄚则废勿治。闻文皇帝撤其城，土基犹完好。窃谓此地为畿辅要害，而去州县稍远，响马大伙多盘据其中，无守令弹压，任丘大家又为之窝主，几不可诘问，宜仍立一县为得之。城外有药王庙，专祀扁鹊，不知始自何年，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京师自勋戚、金吾、中贵、大侠以及名娼、丽竖，车载马驰，云贺药王生日。幕帟遍野，声乐震天，每日盖搭篷厂，尺寸地非数千钱不能得，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渐散。顷年上偶违豫，慈圣为祷于药王祠，未几圣躬原复，因大出内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农、轩辕三皇之殿，以古今名医配食，自是药王之会，弥加辐辏。近闻亦微有榷税入于大内，则更宜移一裨将统劲兵一枝驻其地，以防意外之窃发矣。扁鹊故鄚人，邢子才亦产此地。

入滇三路

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马湖府以至云南府属之嵩明州，又自四川

建昌行都司属之会川卫以至云南武定府，是为北路；自广西之田州府至云南之广南府，由广南之广西府，是为南路；其自湖广常德府入贵州镇远府以达云南之曲靖府，是为中路，则今日通行之道也。蜀中、粤西两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复经由，惟建昌为滇抚所辖，尚有商贾间走此捷径者，亦千百之一耳。丁未会试后，云南举人杨提等上疏，请辟牂牁故道，由省城竟抵广西田州，由富州以入三江口，便可从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陆路竟达常德府，其路较今走贵州者，凡近三千余里，且列其便有五。上下其疏于兵部，部中亦是其说，但云新路之辟，事关三省，倘新道开而故道不废，每岁协济，滇必有辞，若夫裁永昌之兵饷，酌钱粮之加派，又系边务民情，未敢擅拟。上命彼中抚按会议而迄不行。盖贵州本罗施鬼国，特以通滇一线，强名省会，水西安氏，力任邮传，以故声息时闻，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则普安以东便成荒徼，安氏且据为橐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节，而四川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错壤，广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犷悍难制与水西等耳，故谈滇事者谓不如仍用黔之便。时土酋阿克称兵据武定府，焚劫会城，云南大震，至戊申岁犹未平。工科给事王元翰建议，谓云南去京万里，往来仅黔中一线，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苇直达四川之马湖，西有西粤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过添设数驿，涂平水稳，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亟宜疏辟，以广入滇之道。由黔、由粤、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并进，则土司诸夷，自失其负固之势，可不烦征剿。其疏留中。盖元翰亦滇人，其说亦犹之杨提也，庙堂寝阁，迄今不行。

贵定县

贵州省治无府，三司俱治贵州宣慰使司。隆庆初，始立贵阳府，继又立新贵县，至万历己酉，复改土司设一县，同新贵属府，抚按为请名于朝。时福清相公当国，居常谓吾闽号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上三字俱同，普天无两。至是黔疏适至，乃议命县名曰贵定，得旨如所

拟，遂与闽成确对。

灵岩山

灵岩山有夫差馆娃宫、响屧廊、浣花池、采香径等胜，固吴中丽瞩也，其石最佳者中砚材，次亦当碑碣诸用。年来山麓居民，与石户为奸，据为己有，日夜椎凿，嶒崸颓堕，非复旧观。山下有黄伯传名习远者，以诗游公卿间，为申文定客，独心哀之，欲禁止而无力。适马仲良以户部郎来司浒墅关，登山慨叹，黄遂以禁采之说进，马因出厚价，与居民赎此山为官物，立碑刻文，永不许斧凿。居民石匠两失重赀，不胜恚恨，乃进赂于吴令袁湘真名熙臣者。袁虽嗜贿，然为马所胁持，未敢纳，第心衔之而已。时又有吴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娄中王文肃客也，曾为诸生，去为山人，称诗流，寓襄阳，马少时即与相识，顷暂归里，诧谓石匠我能遏止使君，令若辈售石如初。诸人大喜，合赀为寿，周乃大张声乐，邀仲良于山中。正乐饮间，周忽谈山事云：公何苦爱此顽石，不为小民谋生计。仲良已拂然色变，忽闻轰然一声，震动山席，坐中大惊，问之则运斤转石者，从山顶推下大峰，堕至山趾也。马大怒，命捕之，悉已迸走，乃即周席上，以歌童偃蹇，扑之泄忿，不终宴而别。周惭甚，私进谗于袁令，谓马使君知公以灵岩为外府，将不利公矣。周已笃老，数月忽病死，周之子谓事起黄伯传，谋复此山，以致乃翁受郁不起，讦之袁令。袁立捕黄笞之三十，囊三木于通衢，周之子又以不洁污其面，责其输货以免。时仲良瓜期已满，方候代，亦无计脱之，而吴中士人与申文定皆不直其事，合词祈哀于袁令，黄始得释，而马、袁遂成深仇。又逾年丁巳大计，则襄阳郑太宰为政，亦识周中石，袁因得以蜚语中之。马亦自用他事开罪于吏垣，遂外贬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矣。一山之废兴不足论，二官之贞贪不必问，即二吴侬之是非，亦不暇辨，独宦游此地者，别无他隙，因山人争构起见，两败俱伤，冠进贤者尚爱此辈如嗜痂然，何耶？马仲良一去任，凿石者弥山亘谷，琢伐之声昼夜

不绝，今山腹已枵，千载名胜夷为坡坨，再一二十年吴中无灵岩矣。

风俗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也。至于时俗妇女，多以是日沐发，谓沐之则不䐜不垢，至于猫犬之属，亦俾浴于河。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嬲于波浪中，毕事，精液浮出，腥秽涨腻，居人他处远汲，必旬日而始澄彻；又憎人见之，遇者必触死乃已，间有黠者，预升茂树浓阴之中，俯首密窥，始得其情状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迟误，则以上命赐杖，必伏而受棰如数，起又谢恩。象平日所受禄秩，俱视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贬降，即退立所贬之伍，不复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缀行，较人无少异，真物中之最灵者。穆宗初登极，天下恩贡陛见，朝仪久不讲，诸士子欲瞻天表，俱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谴，赖华亭公婉解之而止。时谓明经威仪，曾群象之不若。象初至京，传闻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及驾辇驮宝皆用之，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则倩下班暂代，象奴牵之彼房，传语求替，则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觱栗铜鼓诸声，入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其在象房，间亦狂逸，至于撤屋倒树，人畜遇之俱糜烂。当其将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发则预以巨缭縻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缇帅申报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验，发光禄寺，距其毙已旬馀，秽塞通衢，过者避道，且天庖何尝需此残脔？京师弥文，大抵皆然。

傅粉

妇人傅粉，固为恒事，然国色必不尔，古来惟宫掖尚之。北周天元帝禁人间傅粉，但令黄眉黑妆，已属可笑，但北朝又笑南朝诸帝为傅粉郎君，盖其时天子亦用此饰矣。予游都下，见中官辈谈主上视朝，必用粉傅面及颈，以表晬穆，意其言或不妄。至男子如佞倖藉闳之属所不论，若士人则惟汉之李固，胡粉饰面，魏何晏粉白不去手，最为妖异。近见一大僚，年已耳顺，洁白如美妇人，密诇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昔齐文宣帝剃彭城王元韶须鬓，加以粉黛，目为嫔御，盖讥其雌懦耳，今剑珮丈夫以嫔御自居，亦怪矣。金自章宗后，诸主亦多傅粉，为臣下所窃诮，岂宋世帝王亦有此风，而完颜染之耶？若乃陈思王粉妆作舞，骇天下之观，李天下粉墨交涂，分伶官之席，此不过狡狯戏剧耳。

小唱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此辈狡猾解人意，每遇会客，酒枪十百计，尽以付之，席散纳还，无一遗漏，僮奴辈藉手以免诃责。然诇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藉以为耳目，则起于近年，人始畏恶之。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赍以酒赀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矣，旋拜丞簿而辞所欢矣，以予目睹已不下数十辈。甲辰乙巳间，小唱吴秀者，最负时名，首揆沈四明胄君名泰鸿者，以重赂纳之邸第，嬖爱专房，非亲狎不得接席。时同邑陈中允最称入幕，后为御史宋焘所劾，云与八十金赎身之吴秀，倾跌于火树银花之下，仕绅笑之。大抵此辈俱浙之宁波人，与沈、陈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汝生何方，应声曰浙之慈

溪。又问汝为慈溪府慈溪州乎？又对曰慈溪州。再问汝曾渡钱塘江乎？曰必经之途。又问用何物以过来？则曰骑头口过来。盖习闻侪辈浙东语，而未曾亲到，遂堕一时笑海。

男色之靡

宇内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阍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殴讦，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又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遂出此，正与佛经中所云五处行淫者相符，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婿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经中名男色为栴罗舍。

火把节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为火把节，是日人家缚茭芦高七八尺，置门外爇之，至夜火光烛天，又用牲肉细缕如脍，和以盐醯生食之。问其原，则是日为洪武间遣待制王忠文祎说元梁王纳款不从，为其所醢，以此立节，亦晋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为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为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当与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传讹不少矣。

按：袁懋功《滇记》云：南诏皮逻虽灭五诏，得其土地，而遗裔尚存，乃于国中设一楼，极其华丽，楼上陈设锦绣，户牖板楯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脂者，易发而难息。）每宴臣下，登楼饮酒尽欢，至是年六月（《滇载记》作仲夏。）二十五日，值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诏助奠，至期祭毕举宴，延众登楼欢饮。须臾，皮逻阁佯醉下楼，击鼓发火焚楼，各诏酋领尽死，国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于是夕衢巷皆举火，名曰星回节，（俗言火把节，野史作火节。又《南诏通记》：汉时有酋长曼阿奴为汉将郭世忠所杀，其妻阿南，汉将欲妻之，赠以衣饰，阿南恐逼己，绐之曰："能从我三事则可，一作幕次祭故夫；二焚故夫时衣，易新君衣；三令国人遍知礼嫁。"明日如其言，聚国人张松幕，置火其下，阿南袖刀出，令火炽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引刀自断，身仆火中。国人哀之，以是日然炬聚会以吊节妇，亦名星回节，盖腊月二十四日也。）《滇记》二十三卷为云南巡抚袁香河懋功所著，时康熙六年丁未至三十年甲戌，云贵总督丁广宁泰岩思孔于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无所闻，后见人言诸葛武侯抵滇已昏暮，百姓喜，因执火把迎之，因沿以为节，惜未记询其何日也。与沈、袁所记又不同，附此以备考订，后学钱枋记。

种羊

古语云：北人不信南中有万石舳舻，南人不信北地有万人穹庐，外国人不信中国有虫吐丝成茧，缫以作帛，此语固也。又如西域人种羊一说，每以语人，亦多不信。其俗种法，将羊剥皮取肉，独不碎其骸与五藏，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后，种处生泡累累，乃延僧持咒吹螺伐鼓，地中闻声，即跳出小羊无算。但其脐带尚联死羊腹内，僧又以法呗诵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种，源源不绝。此西域人时时能道之，中国人入彼土者，亦多见其事，但未经目，则疑之耳。又如吴中之种鳖，以苋菜和鳖剁成小馇，与牝豕食之，久之，豕产小鳖以百计，畜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谓马蹄鳖是也。又如鄞人之种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斥卤中，

一点成一蚶，其种地多蚶田，值最贵，若以语北人亦未必肯信。《唐书·西域传》：驴分国羊生土中，脐属地，俗介马而驰，击鼓以惊之，羊脐绝，即食水草，与所纪略同，但不云种耳。元人白珽诗亦云：漠北种羊角，产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同川浴

古云粤中多蜮，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气所生。同川事余未之信，一日与沈继山司马谈及，沈云：余令番禺时，初不知有此风，盖令居廨署不及见耳。及谪戍神电卫闲居，每饭后群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则痛笞之，曰尔辈亦效权奸欲弃掷我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饭罢，微伺之，则仆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滨，见老少男妇，俱解衣入水，拍浮甚乐，弥望不绝，观者如堵，略不羞涩，始知此曹宁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余因问曰："自此后，公将何法以处之？"沈曰："从此以往，岂但不加棰楚而已，每遇饭饱，则我先群奴出门矣。"因抵掌大笑。此风不知今日尚然否。

丐户

今浙东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媪诸职，如吴中所谓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巨万，禁不得纳赀为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绍兴人也。善医痘疹，居京师，余幼时亦曾服其药，后起家殷厚，纳通州吏，再纳京卫经历，将授职矣，忽为同乡掾吏所讦，谓其先本大贫，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贫者，乃宋时杨延昭部将焦光赞家丁，得罪远徙，流传至今，世充贱隶，甄氏初非其部曲

也。然其同乡终合力挤之，迄不敢就选，而行医则如故。予谓此等名色，从不见书册，且杨延昭为太原人，其父业与辽战没，则其麾下皆忠义也，何以剪为臣虏，何以自晋阳徙浙东？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不蒙宥贷也？是皆不可晓。

技艺

斗物

闻牛斗最为奇观，然未之见，想虎斗必更奇，但无大胆人能看耳。最微为蟋蟀斗，然贾秋壑所著经最为纤细详核，其嗜欲情态与人无异，当蒙古破樊襄时，贾尚与群妾据地斗蟋蟀，置边递不问也。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斗鸡为唐玄宗所好，然黄金介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斗鹅则见晋桓灵宝传，及唐僖宗好斗鹅，一鹅至值钱五十万。斗鸭魏文帝曾向东吴索之，又见唐人诗中，此二戏不传久矣。袁中郎云曾见斗蚁，闽人多夸斗鱼，余俱未得见。

李近楼琵琶

京师绝艺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楼为第一，故籍锦衣当袭百户，幼以瞽废，遂专心四弦，夜卧以手爪从被上按谱，被为之穴。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前辈纪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时，曾于席间得闻，则作八尼僧修佛事，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毕举，酷似其

声，老稚高下各各曲尽，又不杂一男音，归邸为儿辈道之，恨余幼不及从。比予再入都，则李死已久，其艺不复传。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一小屏围于坐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呈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辨，种种酷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桫诸刑，紛纭争辨，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余骇怪以为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楼之上。比逾时再往寻觅，则不可得矣。

宋时诨语

北宋全盛时，士大夫耽于水厄，或溺于手谈，因废职业，被白简去位者不绝，时人因目茶笼曰草大虫，楸枰曰木野狐。又有以烧炼破家者，则以丹灶为火花娘。京师无赖诱藏妇女于大沟渠之中，自称为鬼樊楼。其名甚夥。本朝熟茶经者最少，至近年岕茶盛行，其价夐绝，几与蔡君谟小龙团相埒。余所见冯开之祭酒、周木音处士，皆精此艺，而长兴之洞山茶，遂遍宇内。今上初年，有方子振者，以弈冠海内，因而致富，入赀为上舍，得广东宪幕而出。又有林符卿者，以少年继之，名与方并驰，诸贵人礼为上客，家亦起矣。惟黄白一事，智者多笑之，而高明士大夫反笃信不怠，如董思白太史、陈眉公聘君，皆酷好之，此亦何异陈莹中之谈星命，苏子瞻之求长生乎？今都下沟洫亦广，往往为椎埋剽窃者所窟穴，或化为樊楼，理亦有之。

戏物

古来惟弄猢狲为最巧，犹以与人类近也，至鸟衔字、雀衔钱、犬踏橇、羊鸣鼓、龟造塔，已为可怪，若宋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而极矣。今又有畜蛤蟆念佛者，立一巨者于前，人念佛一声，则亦阎阎一声，如击木鱼，以次传下殆遍，人又起佛号如前，蛤蟆又应声凡数十度，临起又令叩头而散，此亦人所时见者。又闻之大父云：有鬻技者藏二色蚁于竹筒中，倾出鸣鼓，则趋出各成行列，再鼓之，则群斗交战，良久鸣金一声，各退归本阵，鱼贯收之，此更古来所未有矣。近又有教鼠为戏者，说者谓人心日巧一日，故异物蠕动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语、马语、鸟语者矣，若契丹太祖从兄名铎骨札者，以帐下蛇鸣，命知蛇语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谓穴旁树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为带，所谓龙锡金是也。蛇未闻能语，若解蛇语则更怪矣，此亘古未闻。

缙绅余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余髫年见吴大参国伦善击鼓，真渊渊有金石声，但不知于王处仲何如。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伎，即老优名娼俱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此习尚所成，亦犹秦晋诸公各娴骑射耳。近在都下见王驸马昺、张缇帅懋忠诸君蹴踘，俱精绝，此盖蹋掷通于击刺，正彻侯本色，不足异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万历野获编

下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目录

卷二十五
评论
评议大礼诸臣
弇州评议礼
靖康景泰二论
汪南溟文
评论前辈
私史
林居漫录
袁中郎论诗
评书
著述
献书被斥
大学衍义
诗祸
吕焦二书
国学刻书
类隽类函
焚通纪
词曲
蔡中郎
西厢
南北散套
丘文庄填词
弦索入曲
填词名手

太和记
填词有他意
张伯起传奇
梁伯龙传奇
昙花记
拜月亭
北词传授
时尚小令
杂剧
杂剧院本
戏旦
笛曲
俗乐有所本
俚语
舞名
金瓶梅
卷二十六
玩具
名臣通画学
时玩
瓷器
好事家
假骨董
定武兰亭
淳化阁帖
晋唐小楷真迹
小楷墨刻
旧画款识
春画
汉玉印

高丽贡纸
新安制墨
端州砚材
云南雕漆
四川贡扇
折扇
物带人号
谐谑
借蟹讥权贵
优人讽时事
谑语
贾实斋宪使
康吴二尚书
术艺
松江谑语
苏州谑语
嘉兴谑语
吴江谑语
无锡谑语
认族谑诗
四喜诗
咏头二谑诗
王弱生续句
司马温公
太函云杜二谑诗
嗤鄙
脔婿
衍圣公
私印嗤鄙
颜面

名刺自称之异
窃旧句
太学不文
王上舍刻木
项四郎
白练裙
非类效仕宦
诗厄
卷二十七
释道
释教盛衰
僧道异法
感通寺
女僧投水
酒帘得子
番僧赐印
夷僧行法
主上崇异教
僧道异恩
毁皇姑寺
衣钵
京师敕建寺
僧家考课
吴江异人
紫柏拈偈
紫柏评晦庵
紫柏祸本
二大教主
憨山之谴
雪浪被逐

禅林诸名宿
西僧
僧彗秀
塔异
塔影
真人封号之异
羽流不列清班
月中仙人
道士娶妻
二瘸子
段朝用
方士亡两国
道士入直内廷
乐工道士之横
真人诸印俱备
卷二十八
神仙
谈相徐爵遇神人
神佛佑人再生
记前生
张三丰
仙女保荐
仙姑避迹
王子龙
尸解
果报
胜国之女致祸
亡国后妃流落
尹昌隆
仇鬼责人

景泰间逆党
赵少保祭六大臣
得子失子
戮子
守土吏狎妓
耶律楚材
现报
冤报
仇鬼下隶
毁经谪为冥官
义马
征梦
甲戌状元
仪铭袁中皋
妖梦
董旷庵尚书
梦宗汝霖
卷二十九
祀祥
黄河清
先知
甘露瑞雪
献芝
岁朝牡丹
白鹿
死麟
孪生子之异
元旦日食免贺
鳌山致火灾
山裂

土木之祸咎征
郊坛大风
朝参讹传
弘治异变
正德龙异
赤眚黑眚
雷震陵碑
地震
又
万寿宫灾
己亥山水大灾
讹言火庙
玉芝非瑞
雨血
妖言进土
花石之祸
衣内出火
鬼怪
太山主者
穆象玄冥判
术士使鬼
三孝廉作鬼
奇鬼
马仲良户部
献县盗鬼
大风吹人
食人
小棺
邓子龙香木
草木之妖

周公瑕
沈司马庄怪
奇疾
京师狐媚
人痾
卷三十
叛贼
再僭龙凤年号
四僭罗平国号
妖妇人
李白洲
马祖师
武定府初叛
武定府改流
武定三叛
武定四叛
妖人王子龙再见
妖人赵古元
妖人刘天绪
随佥事
盗贼赋形之异
妇人行劫
发冢
土司
土官职名
夷姓
夷酋好佛致祸
夷妇宣淫叛弑
流官属土府
土官之异

永顺彭宣慰
樊哙祠
岳凤投缅
叛酋岳凤
大候洲
土酋名号
滇南宝井
外国
西天功德国
琉球女入学
西域记
使西域之赏
瓦剌厚赏
夷王名之异
两使外国不赏
赐四夷宴
活佛
顺义王
夷人市瓷器
册封琉球
出使琉球得罪
乌思藏
红毛夷
大西洋
利西泰
香山□
朝鲜国诗文
外国王仪仗
补遗
列朝

重修国史
义惠侯
里士社士
禁殿更名
圣谕门工
圣学心法
宣宗击射
穆宗仁俭
文华殿
总裁永乐大典
禁革斋醮
世庙改称
建吴二庶人
圣祖兼三教
天顺初元盛德
大峪山用舍
大峪山再用
禁中演戏
供御茶
年号别称
承天大志
今上史学
直谏奇刑
宣宗御笔
宫闱
妃谥
仁庙殉葬诸妃
万妃晚幸
宫词
选江南女子

女官
采女官
女秀才
宗藩
亲王娶夷女
谷王反覆
公主
主婿遭辱
公主下嫁贵族
尚主见斥
内监
封朝鲜
内府诸司
孔庙内臣降香
内廷豢猫
劾大珰子弟
内官定制
内臣罪谴
禁自宫
中官荫胄子
考察内官
镇滇二内臣
请内官体访考察
老儿当
阉幼童
内臣辱朝士
内臣被劾重谴
内臣赐私印
纪述内臣
王振恩恤

陪臣飞鱼服
勋戚
武定异封
国公文臣
朱勇恤典
陆炳恤典
内阁
阁臣事寄
阁臣丧子赐赙
内阁密封之体
儒生保辅臣
伪画致祸
弘治召对
桂文襄受赂
阁臣奉使
阁臣夺情奉差
成化三相之去
正德三相之去
隆庆七相之去
阁臣赐蟒之始
阁臣横恩之始
赠上柱国
内阁失印
阁臣久任
宰相前世僧
辅臣掌都察院
参高新郑疏反覆
江陵议分祀天地
辱宰相使者
朱成国张真人

天启圣聪
归德去国
致堂胡氏
荫玺丞
两州同
宰相下狱
词林
考吉士变体
吉士阁试诗
乡绅异法
吏部
大计添浮躁
外计及大京兆
士绅怪癖
二胡暴贵不终
后辈侮前辈
汪徐相仇
朝士匿丧
不跪部院
考察科道
星变考察
辰巳考察
宫臣词臣兼吏科
徐晞三代遭际
施丐
户部
安南户口
江南白粮
贡害
岁入

茶式

礼部

郭宗伯论谥

文庙不祀周公

议革张浚祀

孔庙礼乐

孔庙尊称

考察官议礼不纳

命名禁字

尚书被嘲

科场

永乐补试再试

乡试怪事

科目别举

不求闻达科

场题成谶

场题犯讳

预传考官

士子谤讪

赠进士

建文庚辰榜

勋戚司文衡

陈尚书陪所

兵部

武庙

武臣刺背

请武举殿试

刺军

戚帅惧内

武弁之横

倭患
军令
武弁僭服
武职比试
家丁
土兵
解军
刑部
山人飞语
戊戌谤书
附 重刊闺范序
附 闺鉴图说跋
癸卯妖书
附 续忧危竑议
奴婢逆弑
辱及父兄
赌博厉禁
天顺议罚之异
台省
御史墨败
科道互纠
苛求姓名
御史阿内侍
台疏讥谑
言事
疏论夺情
京职
刘文泰
马从谦
光禄官窃物

历法
算学
佞幸
太极
两六卿之进
正德二歌者
名臣一事之失
论芝
督抚
周文襄
白兔
罗汝敬
司道
监司创势家
士人
周解元淳朴
沈祖量
妇女
命妇以妒受杖
南和伯妾
畿辅
元夕放灯
内府畜豹
建酒楼
禁歌妓
安乐堂
门宫不避讳
淹九
风俗
契兄弟

著述

经传佚书

祝唐二赋

忠义录

季汉书

献异书

玩具

玛瑙

书画学

秦玺始末

印章

谐谑

兵法用烟

嗤鄙

大臣异服

侮人自侮

释道

道家两府

道官封爵

番僧封爵

真君进爵

废佛氏

札巴坚参

二徐真君之始

萨王二真君之始

张天师之始

真人张元吉

神仙

神名误称

祀祥

黄衣人歌
宫殿被灾
清明日天变
圣主征应
妇人髭
不男
牡猿化牝
并蒂瓜
致大鸟
鬼怪
凶宅
土司
人化异类
夷兵
土司文职
缅甸盛衰始末
六慰
大古喇
老挝之始
老挝反覆
夷酋三公
土教官
土官承袭
外国
华人夷官
外夷夸诞
也先夸国宝
奉使伏节
奉使被议
奉使不行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卷二十五

评论

评议大礼诸臣

桂、方诸臣，附和大礼以博官爵，非为势利所逼耶？乃当时世宗圣制一篇，其略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炽盛，彼之附和者，师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师杨一清为乔宇之师，一旦被势利之逼，则师之言不从矣；桂华为少保桂萼之兄，则弟不亲矣；湛若水为尚书方献夫之友，则友为疏矣。势利夺人之速，可为世戒。杨一清代为桂辨云：乔宇不听臣言，若水背献夫，诚然，若桂华能持正论，未可尽非。上曰：朕叹兄弟殊途，吁嗟之余，抑扬不平，依卿言将原稿改之。按，世宗圣语，即张璁“宁忤圣主不敢忤权臣”之说矣，故反以人欲炽盛坐持正诸臣。杨丹徒迎合意旨，亦抑乔、湛以傅会时趋，宁非势利之尤乎？然甫逾年，亦为璁、萼所逐矣。占风望气，亦复何益，是乃可为世戒耳。

弇州评议礼

弇州作张永嘉传云：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礼必有以自见。其语不甚谬，然其中如黄绾之狡险，彭泽之狠横，又岂可以磊磊目之？若锦衣之聂能迁，寺丞之何渊，初以附永嘉得进，后睹

其暴贵，又劾永嘉以自为地，此皆诸公所引为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颜浃背乎？至其后也，则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太庙，天下皆恨其谄，使张、桂而在，亦必谏止，然则何渊之世室，未可尽非。而既帝既考之后，事体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张、桂安能救正也？贵溪之分祀四郊与亲蚕诸改创，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虽甚恨而屡攻之，终无如之何；最后则孝烈皇后之先祔太庙，并徐华亭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论

董思白太史尝有言：周之失计未有甚于东迁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纲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稷为重，君为轻，此子舆氏之言也；于谦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盖谓二公皆抱忠义，而谋国或济或不济，即往哲格言，亦有不可尽泥者。然二公不独信古之有得失，即识见亦不同。今观肃愍诸奏，凡条陈兵食战守事宜，无一不中肯綮，施之无不立效，自是见地高卓，加人数等。李伯纪在宋，无论兵援太原逗留不进，致误大事，即建炎初起当国，首建募兵、买马、括财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否？江淮既无马可买，而招兵、括财之议尤为舛谬，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饷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全恃东南为根本，乃尽括富民所蓄，以充军兴，将室愁户叹，人人思乱，不待兀术渡江而民心先变矣。宋齐愈所以首驳之，李惭无以辨，乃借书张邦昌三字置之极刑，亦太惨矣。肃愍当英庙北狩时，力拒南迁之议，谓徐珵可斩，然终不杀徐，且力荐之为祭酒，致徐他日夺门，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肠视之，必谓忠定密于防患，而肃愍拙于谋身矣。

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出陕西招兵，为李纲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军时，见钦宗曰：“早听老夫，无今日之祸。”钦宗无以应

也。又粘罕初围城时，蔡京求入见陈退兵策，盖欲决河灌敌营，使匹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许入国门，遂贬潭州。此时君相共亡其国，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为无见，竟以人废言。若景泰之际，则英宗劳臣，拮据以安庙社，又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时，汪太函虽与弇州同年，尚未得与其列，太函后以江陵公心膂骤贵，其副墨行世，暴得时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称元美伯玉，而七子中仅存吴明卿、余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尽有合处，至碑版纪事之文，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憎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亶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当海内盛趋谼中时，汪高自标榜，至谓文人倔强不肯攀附者，目为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唇弇州者日众，又何论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见猎之喜。时许文穆为次辅，其同里至戚也，屡言于首揆吴县三揆太仓，不能得，则又致书弇州公，转托其缓颊于太仓，以速汪之出，终以时情不允辞之，弇州亦寻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惊鸿者，绸缪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作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拟佛经，秽亵如来亦甚矣。其门下词客如潘之恒、俞安期辈，又从而傅会之，作歌作颂，更堪骇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诞辰，弇州、太函俱有幛词，谀语太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诵矣。太函垂没，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评论前辈

王太仓之评张太岳曰：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孙樾峰则又云：江陵素留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骘每在司铨者上，故其柄常操。夫能长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说又如此。孙樾峰之评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纪载一出此公之手，使人便疑其不真。而一时推服诸君子，无不曰良史才，或云家世九卿，所闻见朝家事甚备甚确。往年陈文宪开史局，亦有生不同时之恨，而李本宁亦訾孙言为过。则弇州之宜史与否，终未可定。而说者多谓孙语未然。孙之讥弇州，谓宦官用事者为大珰，杜撰无出，欲以阉尹易之，殊不知阉尹虽古语，而大珰二字，唐宋名公往往用之，今纪载中甚多，初非杜撰也。孙素以博洽称，何轻讥前辈乃尔。

私史

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最多，如弇州《史乘考误》所列，其不足据明甚，而仇口污蔑，颠倒是非，又有弇州所不及见者。如近年浙中一士绅，亦登万历初元甲榜，屡踬仕路，官不及墨绶而罢，著一私史，纪世、穆两朝事，自署永昭二陵信史。其中舛缪不必言，即如每科所举士，则总署曰是年得士，某某以功业文章著，某某以贪酷奸邪著，俱信笔任口，无一得实。有罹其毒而先知者，辄以重赂相恳，则凿去姓名，别易一人，又赂则又改，其楮墨互换处，一览洞然，士大夫恨恶之，而其人素横秽，无屑与辨者。至耿楚侗尚书虽与江陵素厚，要其生平自在，乃至云与徐文贞谋叛，盖两人俱其深仇也。又自云江陵夺情，欲草疏纠之，为其所觉，构陷被谪，此不惟无疏可据，即考当时年月，亦了不相涉，此等书流传，祸后世不小，弇州若在，又不知如何浩叹也。

林居漫录

伍宁方袁萃宪使，吴中人，素名刚劲嫉恶，任东粤宪，以目眚自免，家居无聊，著一书名《林居漫录》，有前集、后集、外集多集，皆好言时事，其间偏执处亦间有之。李修吾正抚淮时，名甚重，伍独议其短，谓才足以宠罩一世，术足以交结时贤，多取而人不以为贪，嗜杀而人不以为酷，掠名虽高，徐观其后可也。不数年而李被弹，白简四起，多祖其说，因有称其先见者。至论乙巳京察留用一事，极排沈四明之非，有识皆以为正论，而归咎吾乡贺吏部灿然清平一疏，谓为迎合时相。贺好名人也，见之不胜愤懑，乃作一书名《漫录评正》，尽摈其说，笺注于旁，谓无一语得实，而于己清平之疏，则直夸为公正能动上听，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于国。伍忿其饰非，又作《驳漫录评正》以纠之，其词转峻。贺不能堪，又作《驳驳漫录评正》，则语愈支蔓，且讦伍过端，近于巷口。伍为吴下人望，辅之者众，共为切齿，复作书名《漫录三驳评正》，援引指证，详明深刻，读者或谓快心，或谓已甚。贺已老多病，见此恚哭呕血，不复能措一词，未几下世。其后憎伍者中之，南都有给事黄玄盖建中特疏劾之，专指漫录，则贺不及见矣。黄后亦坐京察去。

袁中郎论诗

邸中偶与袁中郎谈诗，其攻王、李颇甚口，而詈于鳞尤苦，予偶举李华山诗，袁即曰："北极风烟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如此胡说，当令兵马司决臀十下。"余曰："上句'黄河忽堕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对稍未称耳。"袁微颔，亦以为然。偶案上乃其新诗稿，持问予曰："此仆近作，何语为佳？"予拈其《闻蝉》二句云："'琴里高山调，诗中瘦岛吟'最工，并其《邺中怀古》联云'残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熔化，前人未有，但结联'曹家兄弟好，无乃太淫荒'，忽讲

道理，近于呆腐。”袁笑谓予赏音，但渠所最推尊为吾浙徐文长，似誉之太过，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诗云：“三五沉鱼陪冶侠，清明石马卧侯王。”谓予曰：“如此奇快语，弇州一生所无。”余甚不然之，曰：“此等语有何佳处，且想头亦欠超异，似非文长得意语。”袁苦争以为妙绝，则予不得其解。

评书

顷浙中一士人刻《皇明书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终董太史，乃以杭人汤焕、许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铮铮有书家名，自负良不浅。予规之曰：“此二人不但难与董雁行，并不可列大家，盖更订之。”其人拂然怒，似谓予本无所知，安得轻置雌黄。予亦干笑听之而已。又一浙绅谓予曰：“顷与学使者周斗垣延光晤于西湖，忽问曰，近日书家如黄贞甫、董玄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谁当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对。”予曰：“盍不明语之？”浙绅曰：“此等呓语，只可付罔闻，若欲与辨诘，惟有痛批其颊可耳。”贞甫以时艺名世，本不工书，而酷好濡染，精绫名茧，布满都下，即园亭中扁对，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问。世间冤枉事极不少，但董无端屡遭折辱，亦高明鬼瞰之一验也。

著述

献书被斥

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著《书传》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书。正统七年，东昌府通判傅宽进《太极图说》，上谓僻谬悖理，斥之勿令误后学。天顺二

年，常州布衣陈真晟献《程朱正学》，不报。成化二十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令毁之，仍命有司治罪，惟以《孟子》冯妇章士则之为句，时人传之；至弘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称臣有一得，颇能折衷。通政司言公懋不称军民籍，自名为庶人，所进多穿凿悖理，上命焚所著书，押遣还乡。弘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进《治安备览》，诏少詹事程敏政看详，敏政言其窃宋赵善璙《自警编》、元张养浩《牧民忠告语》以成狂妄，还其书置不问。嘉靖八年二月，太仆寺丞陈云章上所注诸书及《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各一，上曰：诸书姑收，其《学庸疑》、《夜思录》即毁之，有踵之者罪不赦。嘉靖九年，隰川王俊栢进所著《太文录》，礼部尚书李时谓仿周子为说，用心虽勤，无补治道，上命姑留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所纂《二礼经传测》，礼部尚书夏言云其立论以《曲礼》为言，先似与孔子戾，但好学不倦，宜加奖，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传后？罢其书不省。嘉靖二十六年，陕西保安县岁贡任时上所著《参两贞明图》，礼部谓其说不经，诏法司讯治，赎罪为民。二十九年，原任广东佥事、福建同安人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著《四书易经存疑》，并上呈御览，乞刊布，诏焚其书，下希元于巡按御史究问，褫其官。万历二十年，四川佥事张世则著《大学初议》，专辟程、朱，为行人高攀龙所驳，其书亦废不用，盖皆以崇正学为主也。然诸书中亦未必无可采者，概火之置之，士之留心经学者益寡矣。史称林希元博学多闻，所献书亦有见解，时方置经学不谈，遂得罪。林又曾上书请征安南而郡县之，如国初时，屡疏终不见省；又世宗初即位，林即上疏劝上勤治进学，议者谓一时建白所未有。

大学衍义

真西山《大学衍义》其讲修齐甚备，而治平则略之，然杂引前代宦官旧事分为二款，其忠谨受福仅八条，而预政蒙祸者四十余条，以

故中官辈极憎之，不得时呈乙览。宣德七年，御史苏州人陈祚劝上读此书，上怒，逮祚下诏狱，并及子侄瑄等八九人，长系数年，英宗登极始释。成化时，叶文庄盛亦以为请，不报。至丘文庄作《衍义补》进孝宗御览，遂大荷眷赏，且奉旨发刊，未几即入相，从来词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盖补义中独不列阉官一门，以故内廷德之，因而大用。其时议者即云修齐中已括尽治平，何必又补，特借此博主知，故入阁后即撮补义中要务，请上允行，上嘉纳之，皆非无因也。盖宣宗博学，于载籍鲜所不窥，故疑御史之见讽；孝宗勤学，凡献替必虚心听纳，故喜讲臣之纳忠，然愉怫之由，皆媒于内侍，可叹也。西山衍义列圣俱列讲筵，独世宗尤嗜之，然不过每月三八日进讲耳。惟今上于今乙巳年，特召东阿于宗伯充日讲，仍下圣谕命专讲《大学衍义》，盖深得修齐宗旨，故以此书日置细旃，非宋理宗务名比也。今上癸卯冬，妖书起，上盛怒难解，东厂内臣陈矩虑有株连，屡以《大学衍义补》内“慎刑宪”一项数卷进呈乙览，上意稍解，既而仅置皦生光极典，他无滥及，人皆归功于陈珰。陈益大喜，遂于乙巳年奏进《衍义补》二部，请发重刊。时陈以掌印带厂，上即命司礼监翻刻颁行，至上亲洒宸翰弁其首，盖丘文庄著此书始终为宦寺所推服，殁已百余年，犹受至尊知遇如此。

诗祸

正统十四年，福建剿贼都御史张楷作《除夕诗》云：“静夜深山动鼓鼙，生民何苦际斯时。”又云：“乱离何处觅屠苏，浊酒三杯也胜无。”又云：“庭院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为给事中王诏所劾，罢去。宣德中，楷先为御史，作诗以献，宣宗意其求进，欲罪之，赖学士陈循力救而免，至是终以诗败。天顺四年，江西万安县民罗学渊进所作诗三百余首，名《大明易览》，中有咏犬、咏蚤、咏虱、嘲丑妇及谀当道者，词多缪妄，上大怒，出其诗命下狱讯治，集诸大臣廷鞫，坐妖言律论斩。弘治十二年，云南副使赵炯作诗十二

首，自序身谕孟密夷使入贡之功，以献，上怒，降为运同。嘉靖四年，巡抚应天右都御史吴廷举升南工部尚书，具疏辞，中引白香山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引张咏诗“可幸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末又用“呜呼”二字，上怒，令致仕。又嘉靖十七年，上幸承天府，都御史胡缵宗作诗纪上南巡，末句云“穆皇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又云“东海细臣瞻巨斗，北枢中夜几曾移”，自刻而勒之石，后为仇家任丘王联所讦，指为咀咒讥讪，上震怒，逮下诏狱，拷掠论死，后戍极边。此等拙笔，无论为颂为规，要无佳句，何足尘乙览？时两英主在御，宜乎得罪，此比蔡确车盖亭诗不及远甚，且如古人目为敕准恶诗可也。张楷浙江慈溪人，吴廷举广西苍梧人，胡缵宗陕西泰安人。

嘉靖间有锦衣经历沈炼，以劾严嵩编置保安，亦作诗讥督臣杨顺，被诬勾坐斩，至穆宗初昭雪加恤。翰林院编修赵祖鹏罢官居家，被宗人赵驯讦其作诗讪上，下诏狱论死，亦至隆庆元年始得释。二人俱浙产，其人虽薰莸，然以诗得祸则一也。

吕焦二书

乙未丙申间，焦弱侯竑为皇长子讲官，撰《养正图说》进之东朝，而同事者不及闻，时郭明龙为讲员之首，已不悦之极。既而为徽人所刻，梨枣既精工，其画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飞动如生，京师珍为奇货，大珰陈矩购得数部，以呈上览，于是物议哄然。而张新建相公与郭江夏尤怒甚，谓焦且将由他途大用，丁酉焦又不幸承乏典试，遂借闱事摭拾之，调外去，己亥复中之大计，浮躁降调，后虽屡登荐章再膺启事，而议者终求多，至今未起也。同时则吕新吾坤初抚山西，著《闺范》一书，寻入为协院副宪。其书偶为戚畹郑国泰所睹，进之翊坤宫，皇贵妃极喜其议论，因为作序刻之京师，寻两党构争，言官遂指吕怀二心，别有推戴。吕时已徙少司寇，亦因此乞

身归，其慰荐之疏相继满公车，然尚未出山也。两公俱当世羽仪，焦以博洽冠世，吕以理学著名，一则勇于献替，一则过于朴诚，俱遭忌口，动以宫闱见指摘，因迟柄用。君子处末世，即著书立言，当必慎，况其他乎？

国学刻书

南北两雍所贮书籍，俱漫漶不完，近年北监奏请重刊廿一史，陆续竣事，进呈御览，可谓盛举矣，而校对鲁莽，讹错转多，至如辽金诸史俱有缺文，动至数叶俱承其脱简接刻，文理遂不相续，即云灾木可也。甲午春，南祭酒陆可教有刻书一疏，谓文皇帝所修《永乐大典》人间未见，宜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刊汇成，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闻颁发也。按此书至二万余卷，即大内止写本一部，至世宗重录以备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劳诸臣俱叙功优升，若梨枣更岂易言？近日杨修龄鹤巡盐两浙，欲刻《太平御览》，予极赞成之，以仁、钱两令君大哗而止，况大典又数十倍《御览》乎？

类隽类函

吴中郑山人虚舟名若庸，有隽才，少驵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赵康王礼之，令汇萃诸书，各分事类，事稍秘者录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类隽》，王弇州为之序。又二十余年吴中俞山人羡长名安期者，复集唐人类书刻之，名《类函》，李云杜为之序。郑书稍及唐以后，俞书则止于隋末，郑惟缀本事，而俞则旁收诗文，二书俱有功艺苑，亦布衣之豪也。《类隽》全资朱邸，以故易成，《类函》则遍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资助之，大为时流所厌。若俞雅慕郑书，每谓予以未及见为恨，予近购得，则《类函》已

大行矣。郑工填词，所著《绣襦》、《玉玦》诸记及小令大套，俱行于世，俞诗自雄浑，近日词人以幽秀胜之，遂稍稍见诎，名以之顿减。

焚通纪

《皇明资治通纪》，嘉靖间广东东莞县人陈建所纂，载国初以至正德事迹，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往往失实。至隆庆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以一人闻见，荧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乞下礼部追焚原板，仍谕史馆勿得采用。上从之。按，此书俚浅舛讹，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来俗儒浅学，多剽其略以夸博洽，至是始命焚毁，而海内之传诵如故也。近日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乃知芜陋之谈，易入人如此。迩年吾乡复有《永昭二陵信史》者，其书以嘉靖初元为始，似续陈建所著，然专借以报夙仇，且屡改易以行垄断，抑《通纪》之不若矣，宜亟付秦焰，免致讹惑后学可也。

杨升庵云：《皇明通纪》为梁文康弟梁亿所撰，其言必有据，岂亿创之而嫁名于陈建耶？况梁亦广之南海人。

近代野史外，总述本朝事迹者，如郑晓之《吾学编》、高岱之《鸿猷录》、薛应旂之《宪章录》最为表著，然而得失各半。又历代实录仅纪邸报所列，至大臣小传，仅书平生官爵，即有褒贬，往往失实，以故有志述史者，未免望洋而返。近年用陈南充言开馆修葺，未几中辍，可为浩叹。

词曲

蔡中郎

蔡中郎赘入牛府一事，人知贤者受冤，但其被诬之故，始终未明。或以为牛思黯之女，或以为邓生事附会，如王弇州、胡元瑞辈，皆有说甚辨，而实未必然。又闻有传为元人实有是事，盖不花丞相逼状元入赘，作此以讥之，因虏语以牛为不花也。此说似近理。但予观陆务观诗云："斜杨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则伯喈受谤在宋时已不能伸雪，不始于高则诚造口业也。弇州诸公辨证，徒词费耳。

陆诗有云刘后村作者，误。

西厢

元人周德清评《西厢》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无尘"内"忽听一声猛惊"，及"玉骢娇马"内"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韵为难。予谓古女仄声，夫字平声，未为奇也，不如"云敛晴空"内，"本宫始终不同"，俱平声乃佳耳。然此类凡元人皆能之，不独《西厢》为然，如《春景》时曲云"柳绵满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紧封守宫"，又云"醉烘玉容微红"，《重会》时曲云"女郎两相对当"，《私情》时曲云"王娘粉妆生香"，《□梅香》杂剧云"不妨莫慌我当"，《两世姻缘》云"怎么性大便杀"，《歌舞丽春堂》云"四方八荒万邦"，俱六字三韵，稳贴圆美，他尚未易枚举，盖胜国词家高处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本朝周宪王《牡丹仙》杂剧云"意专向前谢天"等句，亦元人之亚。

南北散套

元人如乔梦符、郑德辉辈，俱以四折杂剧擅名，其余技则工小令为多，若散套，虽诸人皆有之，惟马东篱“百岁光阴”、张小山“长天落彩霞”，为一时绝唱，元词多佳，俱不及也。元人俱娴北调，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时欢”、“窥青眼”、“人别后”诸套最古，或以为元人笔亦未必然，即沈青门、陈大声辈，南词宗匠，皆本朝成、弘间人，又同时如康对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场，并不染指于南。渼陂初学填词，先延名师，闭门学唱三年，而后出手，其专精不泛及如此。章丘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词名，与康、王俱石友，而不娴度曲，即如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同时惟临朐冯海浮差为当行，亦以不作南词耳。南词自陈、沈诸公外，如“楼阁重重”、“因他消瘦”、“风儿疏刺刺”等套，尚是成、弘遗音，此外吴中词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后，为梁伯龙、张伯起辈，纵有才情，俱非本色矣。

今传诵南曲，如“东风转岁华”云是元人高则成，不知乃陈大声与徐髯仙联句也，又“东野翠烟销”乃元人《子母冤家》戏文中曲，今亦属之高笔，讹以传讹至此。且今人但知陈大声南调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与马致远“百岁光阴”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题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声钟”全套，亦绵丽不减元人，本朝词手，似无胜之者。陈名铎，号秋碧，大声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挥使，今皆不知其为何代何方人矣。

近代南词散套，盛行者如张伯起“灯儿下”，乃依“幽窗下”旧腔赠一娈童，即席取办，宜其用韵之杂。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扬州盐客眷旧院妓杨小环，求其题咏，曲成以百金为寿。今无论其杂用庚、清、真、文、侵、寻诸韵，即语意亦俚可笑，真不值一文。

丘文庄填词

丘文庄淹博，本朝鲜俪，而行文沓拖，不为后学所式，至填词尤非当行，今《五伦全备》是其手笔，亦俚浅甚矣。初与王端毅同朝，王谓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丘大恨之。因南太宰王佑为端毅作大司马生传，称许太过，遂云若有豪杰驳之，祸且不测。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间留中之疏，俱书不报，丘又谓王故彰先帝拒谏之失，御医刘文泰得丘语，因挟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报五伦之怨也。《五伦记》至今行人间，真所谓不幸而传矣。

弦索入曲

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畜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蒜酪遗风，予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弦索，今绝响矣。何又教女鬟数人，俱善北曲，为南教坊顿仁所赏。顿曾随武宗入京，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暮年流落，无复知其技者，正如李龟年江南晚景。其论曲谓南曲箫管谓之唱调，不入弦索，不可入谱，近日沈吏部所订南九宫谱盛行，而北九宫谱反无人问，亦无人知矣。顿老又云：弦索九宫，或用滚弦，或用花和、大和钐弦，皆有定则，若南九宫无定则可依，且笛管稍长短，其声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弹少一弹，即夺板矣，此说真不易之论。今吴下皆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锦袄上着蓑衣，顾阿瑛小像诗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箫管可入北词，而弦索不入南词，盖南曲不仗弦为节奏也，况北词亦有不叶弦索者，如郑德辉、王实甫间亦有之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尝见友人以汉隶自夸，余诮之曰：此不过于真字上加一二笔飞撇，遂枉其名曰隶，此名隶楷，非隶汉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乱鸣，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时所争尚者“望蒲东”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叶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纪，叠字北音作爹，今之学者颇能谈之，但一启口便成南腔，正如鹦鹉效人言，非不近似，而

禽吭终不脱尽，奈何强名曰北。

老乐工云：凡学唱从弦索入者，遇清唱则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学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时，即以箫管为辅，则其正音反为所遏，久而习成，遂如蛩蚷相倚，不可暂撇。若单喉独唱，非音律长短而不谐，则腔调矜持而走板，盖由初入门时，不能尽其才也。曾见一二大家歌姬辈，甫启朱唇，即有箫管夹其左右，好腔妙啭，反被拖带，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郸细步，行荆榛泥泞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难矣。若吾辈知音者，稍待学唱将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箫管，既谙疾徐之节，且助转换之劳，宛转高低，无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两师并教者，尤舛。

填词名手

本朝填词高手，如陈大声、沈青门之属，俱南北散套，不作传奇，惟周宪王所作杂剧最夥。其刻本名《诚斋乐府》，至今行世，虽警拔稍逊古人，而调入弦索，稳叶流丽，犹有金元风范；南曲则《四节》、《连环》、《绣襦》之属，出于成弘间，稍为时所称。其后则嘉靖间陆天池名采者，吴中陆贞山黄门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记》、《韩寿偷香记》、《陈同甫椒觞记》、《程德远分鞋记》诸剧，今惟《明珠》盛行。又郑山人若庸《玉玦记》，使事稳帖，用韵亦谐，内游西湖一套，尤为时所脍炙，所乏者生动之色耳。近年则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若以《中原音韵》律之，俱门外汉也。近沈宁庵吏部后起，独恪守词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欢、寒山、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然词之堪入选者殊少。梅禹金《玉合记》最为时所尚，然宾白尽用骈语，饾饤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

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成一传，自谓得沈吏部九宫正音之秘，然悠谬粗浅，登场闻之，秽溢广座，亦传奇之一厄也。

沈宁庵自号词隐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称词隐，岂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太和记

向年曾见刻本《太和记》，按二十四气，每季填词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终，每人必有本末，出既曼衍，词复冗长，若当场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虽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当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弦索。后闻之一先辈，云是杨升庵太史笔，未知然否？然翊国公郭勋亦刻有《太和传》，郭以科道聚劾下镇抚司究问，寻奉世宗圣旨，勋曾赞大礼并刻《太和传》等劳，合释刑具，即问奏处分。夫刻书至与赞礼并称，似非传奇可知。予未见郭书，不敢臆断，然北词九宫谱本名《太和正音》，又似与音律相关，俱未可晓也。杨升庵生平填词甚工，远出太和之上，今所传俱小令，而大套则失之矣。曾见杨亲笔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盘金饼”一套，窜易甚多，如西厢待月断送莺改为成就莺莺，馀不尽记矣。

填词有他意

填词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耳，然亦有寓意讥讪者，如王渼陂之《杜甫游春》，则指李西涯及杨石斋、贾南坞三相，康对山之《中山狼》则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宝剑记》则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长安街》则指建言诸公是也。又闻汤义仍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而屠长

卿之《彩毫记》则竟以李青莲自命，第未知果惬物情否耳。

张伯起传奇

伯起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后以丙戌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则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顺矣。其继之者则有《窃符》、《灌园》、《虎符》共刻函为《阳春六集》，盛传于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时沈宁庵璟吏部，自号词隐生，亦酷爱填词，至作三十余种，其盛行者惟《义侠》、《桃符》、《红蕖》之属。沈工歌谱，每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诸书，欲与金元名家争长，张则以意用韵，便俗唱而已。予每问之，答云：子见高则诚《琵琶记》否？予用此例，奈何讶之？

梁伯龙传奇

同时昆山梁伯龙辰鱼亦称词家，有盛名，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然止此不复续笔，其大套小令，则有《江东白苧》之刻，尚有传之者。《浣纱》初出，梁游青浦，时屠纬真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屠厉声曰：此恶语，当受罚。盖已预储污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大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以为得意事。

昙花记

今上甲申岁，刑部主事俞识轩显卿论劾礼部主事屠长卿隆，得旨两人俱革职为民。俞，松江之上海人，为孝廉时，适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谒之，屠不听，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纵，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嫖语，上览之大怒，遂并斥之。屠自邑令内召甫年余，俞第后授官只数月耳，睚眦之忿，两人俱败，终身不复振，人亦惜屠之才，然终不以登启事也。西宁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伎，夫人从帘箔见之，或劳以香茗，因以外传，至于通家往还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昙花记》忽以木清泰为主，尝怪其无谓，一日遇屠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挥策四顾，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鸣得意。予于席间私问冯开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记，出何典故？冯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盖成宋字，清字与西为对，泰即宁之义也，屠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侯方向用，亦因以坐废，此忏悔文也。时虞德园吏部在坐，亦闻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昙花记序》，云此乃大雅《目连传》，免涉闺阁葛藤语，差为得之。予应曰：此乃着色《西游记》，何必诘其真伪？今冯年伯没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细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谓《拜月亭》胜《琵琶记》，而王弇州力争以为不然，此是王识见未到处。《琵琶》无论袭旧太多，与《西厢》同病，且其曲无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则字字稳帖，与弹挡胶粘，盖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于走雨、错认、拜月诸折，俱问答往来，不用宾白，固为高手，即旦儿髻云堆小曲，模拟闺秀娇憨情态，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揭真亦佳，终不及也。向曾与王房仲谈此曲，渠亦谓乃翁持论未确，且云不特别词之佳，即如聂古陀满争迁都，俱是两人胸臆见解，绝无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厢》才华富赡，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月

亭》一头地。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月亭》后小半已为俗工删改，非复旧本矣，今细阅拜新月以后，无一词可入选者，便知此语非谬。《月亭》之外，予最爱《绣襦记》中鹅毛雪一折，皆乞儿家常口头话，熔铸浑成，不见斧凿痕迹，可与古诗《孔雀东南飞》“唧唧复唧唧”并驱。余谓此必元人笔，非郑虚舟所能办也，后问沈宁庵吏部云，果曾于元杂剧中见之，恨其时不曾问得是出何词。予所见郑元和杂剧凡三本，俱无此曲。

往年癸巳，吴中诸公子习武，为江南抚臣朱鉴塘所讦，谓诸公子且反，其赠客诗云：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托朱家，实谋反确证。给事中赵完璧因据以上闻。时三相皆吴越人，恐上遂信为真，覆疏请行抚按会勘虚实。会朱已去任，有代为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满兴福投蒋世隆，蒋因有此句答赠，非创作者。因取坊间刻本证，果然，诸公子狱始渐解。王房仲亦诸公子中一人也。今细阅新旧刻本，俱无此一联，岂大狱兴时，憎其连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无是诗，特解纷者诡为此说，以代聊城矢耳，岂其然乎？

北词传授

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今惟金陵尚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而吴中以北曲擅场者，仅见张野塘一人，故寿州产也，亦与金陵小有异同处。顷甲辰年，马四娘以生平不识金阊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巧孙者，故马氏粗婢，貌奇丑而声遏云，于北词关捩窍妙处备得真传，为一时独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还曲中即病亡，诸妓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今南教坊有傅寿者，字灵修，工北曲，其亲生父家传，誓不教一人，寿亦豪爽，谈笑倾坐。若寿复嫁去，北曲真同《广陵散》矣。

时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婿，嗜之独深，丙夜开尊，争先招致，而教坊所隶筝篆等色，及九宫十二则，皆不知为何物矣。俗乐中之雅乐，尚不谐里耳如此，况真雅乐乎？

杂剧

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惟徐文长渭《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稳，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遂成恶趣。近年独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没奈何》诸剧，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称

一时独步。然此剧俱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长，歌者亦尽其技。王初作《郁轮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诸剧，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尘。顷黄贞甫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未知于王实甫、施君美如何？恐断非近日诸贤所办也。汤词系南曲，因论此词附及之。

杂剧院本

涵虚子所纪杂剧名家，凡五百余本，通行人间者不及百种。然更不止此，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者十之三耳。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其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元曲有一题而传至四五本者，予皆见之，总只四折，盖才情有限，北调又无多，且登场虽数人，而唱曲只一人，作者与扮者力量俱尽现矣。自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以至《琵琶》遂演为四十余折，几十倍杂剧，然《西厢》到底描写情感，予观北剧，尽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睹，逐队吠声，诧为绝唱，真井蛙之见耳。

本朝能杂剧者不数人，自周宪王以至关中康、王诸公，稍称当行，其后则山东冯、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园林午梦》、《皮匠参禅》等剧，俱太单薄，仅可供笑谑，亦教坊耍乐院本之类耳。

杂剧如《王粲登楼》、《韩信胯下》、《关大王单刀会》、《赵太祖风云会》之属，不特命词之高秀，而意象悲壮，自足笼盖一时，至若《□梅香》、《倩女离魂》、《墙头马上》等曲，非不轻俊，然不出房帏窠臼，以《西厢》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

闹东京》之属，则近粗莽，《华光显圣》、《目连入冥》、《大圣收魔》之属，则太妖诞，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赐福》种种吉庆传奇，皆系供奉御前，呼嵩献寿，但宜教坊及钟鼓司肄习之，并勋戚贵珰辈赞赏之耳。若所谓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世始分为两，迨本朝则院本不传久矣，今尚称院本，犹沿宋金之旧也。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尚是院本模范，在元末已无人能按谱唱演者，况后世乎？

戏旦

自北剧兴，名男为正末，女曰旦儿，相传入于南剧，虽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晓何义。今睹《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调，如正宫越调、大食中吕之属，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即今九宫谱之始，所谓旦，乃司乐之总名，以故金元相传，遂命歌妓领之，因以作杂剧，流传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无则以优之少者假扮，渐远而失其真耳。大食，今曲谱中讹作大石，又辽大乐各调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于律吕各缺其一，则至今用之，南北无异，几如时艺之四股八比，不可易矣。

元人云：杂剧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戏分付；曰副净色，发乔；曰副末色，主打诨；又或一人装孤老，而旦独无管色，益知旦为管调，如教坊之部头、色长矣。

笛曲

今按乐者必先学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属，世以为俗工俚习，

不知其来旧矣。宋乐书云：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夹钟清用五字，又有阴阳及半阴半阳之分，而辽世大乐各调之中，度曲协律，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缺其一，以为犹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见宋辽以来，此调已为之祖，今乐家传习数字，如律诗之有四韵八句，时艺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不能越，犹昧其本始耳。

俗乐有所本

都下贵珰家作剧，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厮者，先有敲水盏一戏，甚为无谓，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瓯盛水击之合五声四清之音，谓之水盏，与今稍不同耳。又吴下向来有俚下妇人，打三棒鼓乞钱者，予幼时尚见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万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头鼓，形类鼗，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则一鼓三槌耳。即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韦编之，本胡部乐，盖以代抃，因古人以抃节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谓之乐句，宋朝止用六版，予向亦曾见，今则四板矣。又今有所谓十样锦者，鼓笛螺板大小钹钲之属，齐声振响，亦起近年，吴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旧，武宗南巡，自造靖边乐，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诸杂乐，传授南教坊，今吴儿遂引而伸之，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

俚语

今乐器中有四弦，长项圆鼙者，北人最善弹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师及边塞人又呼胡博词。余心疑其非，后偶与教坊老妓谈及，则曰此名浑不是，盖以状似箜篌、似三弦、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实

皆非，故以为名，本虏中马上所弹者，予乃信以为然。及查正统年间赐迤北瓦剌可汗诸物中，有所谓虎拨思者，盖即此物，而《元史》中又称火不思，始知浑不是之说亦讹耳。又有紧急鼓者，讹为锦鸡鼓，总皆乐也。又北人詈妇人之下劣者曰歪辣骨，询其故，则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遍体，无一弃物，惟两角内有天顶肉少许，其秽逼人，最为贱恶，以此比之粗婢。后又问京师之熟谙市语者，则又不然，云往时宣德间，瓦剌为中国频征，衰弱贫苦，以其妇女售与边人，每口不过酬钱几百，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寝而值廉也，二说未知孰是。

京师人呼妇人所戴冠为提地，盖□髻二字俱入声，北音无入声者，遂讹至此。又呼促织趋趋，亦入声之误，今南客闻之，习久不察，亦袭其名，误矣。

元人呼命妇所戴笄曰罟罟，盖虏语也，今贡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义，罟字作平声。

舞名

顷在梁溪邹彦吉家观舞，因夸皆妇人盘中、掌上之遗耳，乃古人之舞不传久矣。古有鞞舞、鞶舞、铎舞、笛舞、肇舞，固绝不知何状，即最后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龙池舞、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欢起舞多男子，如唐张锡等谈容娘舞，杨再思之高丽舞，祝钦明之八风舞，则大臣亦为之；安禄山之胡旋舞，仆固怀恩为宦官骆奉仙舞，则胡虏亦为之；若和哥起舞，与张存业求缠头，则储君亦为之矣。唐开成间，乐人崇胡子其人能软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惊鸿、飞燕、婆娑之属，其腰肢不异女郎，则知唐末已全重妇人，而唐时教坊乐，又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麞、拂菻、大渭州、达摩之属，谓之健舞，又不专用女郎也。宋时宗庙朝享

之外，亦用妇人，其所谓女童队、小儿队、教坊队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虏习，弥不可问。今世学舞者，俱作汴梁与金陵，大抵俱软舞，虽有南舞、北舞之异，然皆女伎为之；即不然，亦男子女装以悦客，古法澌灭，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妇人，实胜男子，彼刘、项何等帝王，尚属虞、戚为之舞，唐人谓教坊雷大使舞极尽工巧，终非本色，盖本色者妇人态也。邹深是予言。

金瓶梅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骇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丘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已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丘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卷二十六

玩具

名臣通画学

英雄与圣贤，其才俱非肉眼所能尽，前代名臣能临池者多矣，鲜有以画名者。三国时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画，已异矣；本朝吴中善书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学宠俱兼画学，而人少知者，然犹曰其时六如、衡山诸公传习所薰染也；若刘文成基之精于山水，酷似李营丘，岳文肃正之精于蒲桃，几同温日观，而王文端直亦工绘事，尤非后生所及知。至于陈白沙理学名儒，其诗传世已如宋广平之赋梅花，乃盘礴之妙，几与宋元名手齐驱，信乎非常之人，共余技尚可了数子也。

时玩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古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讫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娑，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

米，其敝不知何极。

瓷器

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盖两朝天纵，留意曲艺，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样皆作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至斗鸡百鸟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窑，则又仿宣、成二种而稍逊之，惟崔公窑加贵，其值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盖穆宗好内，以故传奉命造此种。然汉时发冢则凿砖画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书册所纪甚具，则杯盏正不足怪也。以后此窑渐少，今绝不复睹矣。

好事家

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王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俱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涂，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敌天府。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钩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

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

假骨董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一日予过王斋中，适坐近一故敝黑几，壁挂败笠，指谓予曰："此案为吾吴吴匏庵先生初就外傅时所据梧，此笠则太祖普赐十高僧，而吾乡姚少师道衍得之，留至今。"盖欲以歆予也。予笑曰："主诚有之，然亦何异洪厓得道上升油垢幞头、李西平破朱泚破绽纳袄也？"王面赧无以应。时娄江曹孝廉家一仆范姓，居苏城，亦好骨董，曾购一阎立本醉道士图，真绝笔也。王以廉值胁得之，索价千金，损之亦须数百，好事者日往商评。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吴人张元举临摹一本，形模仿佛，几如校桓元子之于刘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真本别得善价售矣。元举眇一目，偶为王所侮，因宣言于外，谓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此语传播，合城引为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真伪二本，予皆见之。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最后出颜清臣书、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叹诧以为神物，且云此吾友陈眉公所藏，实异宝也。予心不谓然，周视细楷中一行云"中书侍郎开播"。韩指谓予曰："此吾郡开氏鼻祖耶？"余应曰："唐世不闻有姓开，自南宋赵开显于蜀，因以名氏，自析为两姓，况中书侍郎乃执政大臣，何不见之唐书，此必卢杞所荐关播，临摹人不通史册偶讹笔为开字耳，鲁公与卢关正同时，此误何待言？"董急应曰："子言得之矣，然为眉公所秘爱，姑勿

广言。”亟卷而箧之。后闻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开字之曾改与否，则不得而知矣。顷韩宦滁阳，偶谈颜卷，予深悔当年妄发。

定武兰亭

《兰亭》自殉昭陵后，人间仅留欧、虞、褚、薛四临本，今虞、褚尚有墨迹，为好事家所藏，以余所见声价俱重，然断以为二公真手笔，则终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为正嫡子孙，石晋时为虏骑将去，帝豝归日，弃置中途，今所传宋拓本，皆属之定武，然其价已不赀。顷乙酉丙戌间，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与定武略同，说者遂以为真广运时所弃，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时吴中韩敬堂宗伯为祭酒，拓得数百本以贻友朋，今石以敲摹年久，渐就剥蚀，并韩初拓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宝晋斋、曰神龙临本，纷纷翻刻，几数十种，又出桑世昌《兰亭考》之外，不可胜纪，然质之定武则远矣。

淳化阁帖

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阁为祖，而以大观之太清楼、南宋之淳熙秘阁次之。太清楼在当时已毁，最为艰得，惟淳化所传最广，曰汝、曰绛、曰潭、曰旧泉州、曰上下贺庄，皆其苗裔，虽曰高帝子孙，不过略存隆准已耳。淳化宋拓近世推吾邑项氏所藏为当时初本，其价至千金，予曾寓目，即未必宋初，要在汝、绛之上。今上初年，弇州伯仲方购宋拓不惜重价，有吴人卢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画，用极薄旧纸蝉翅拓之，装以法锦，伪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阅之喜甚，不能决，质之周公瑕，击节赞叹，以为有目所仅见，周故忠僖客，竟不能辨其赝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后卢生与同事者争阿堵，事始露。次公与公瑕俱赧甚，不复出以示

人，然卢初费亦将百金。淳熙秘阁及续帖，近亦翻刻。

晋唐小楷真迹

晋唐墨迹近世已不多见，至于小楷尤为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时即从好事大家遍观古迹，如嘉兴项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其大半。今项太学希宪家柳公权《度人经》，极真极佳，在小楷中可当压卷。往年曾为先太史购得，其值尚廉，今展转数姓，所酬已数十倍矣。新安汪太学宗涍家褚登善《西升经》，可与《度人经》伯仲。杭州高端南家有钟绍京《灵飞六甲经》，亦奇，后归徐司理茂吴，近闻为徽人厚募篡去，直是许高阳女卖嫁蛮酋，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若晋人书，尤为希世之宝，韩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为右军真迹，绢素稍黯，字亦惨淡，细视良久，则笔意透出绢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虚也，今入娄江王文肃家矣。又《黄庭内景》亦韩物，长君宝护不轻示人，其绢如新脱机，其笔如新渍沈，而轩翥飞舞，非后食烟火人所办，赵子昂断以为杨许之笔，并非右军换鹅书可及，此言可称赏音。以上皆晋贤小楷真迹，古所称墨王墨宝，此乃足当之。其他称元常、称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啧饭也。

《内景经》题署有宋徽宗手书“晋王羲之黄庭经”七字，而无二蔡诸人跋语。予意或是金章宗题笔，章宗酷嗜徽宗瘦金体，临摹逼肖，其鉴赏亦有出蓝之誉，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笔耳。

小楷墨刻

墨刻自阁帖后转盛，至本朝则种类愈繁，几不胜收，如文氏停云馆最著，说者终谓俱出待诏父子伎俩，不甚逼真，而小楷为尤甚，是亦有说。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写自刻，所称工人伏灵芝、黄仙鹤、

苏长生，俱诡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无一小楷，故无不如意。若颜之《麻姑坛》、右军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无如《黄庭经》，然开软熟宗门，断非换鹅古迹，亦断非南唐昇元旧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吴江村名廷者，刻余清堂帖，人极称之，乃其友杨不器手笔，稍得古人遗意。然小楷亦绝少。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其中小楷有韩宗伯家《黄庭内景》数行，近来宇内法书当推此为第一，而戏鸿所刻，几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韩胄君诘其故，韩曰："董来借摹，予惧其不归也，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与抚掌不已。此外刻帖纷纷，俱不足置齿颊矣。

旧画款识

古名画不重款识，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无款贬价。予顷在京贯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恒步阅，见一破碎手卷，纸质坚莹，似高丽旧笺，纯画人物，长几及尺，女郎十余曹皆倚酣偃仰，老媪旁掖之，或背负以趋。予急贸得归寓，徐怪诘所以，予曰：昔阎立本作醉僧图，后因有醉道士、醉学究诸图，此必醉士女也，衣折简逸，笔法生动，有吴带当风遗意，是马和之笔无疑。徐大喜，正窘迫，从予哀乞，因以贻之。售与朱户部朱陵，得重价。又一友世裔而为骨董大估，一日携一大挂幅来，重楼复殿，岩泉映带，中有美嫔袒露半身，而群女拥持之，苦无题识，问予当作何名。予曰此杨妃华清赐浴图，可竟署李思训。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见叹赏，以百金买去，其元值一金耳。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旧藏江干雪意卷，虽无款识，然非宋画苑及南渡李、刘、马、夏辈所办也。冯开之为祭酒，以贱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见惊叹，定以为王右丞得意笔，谓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见，李营丘

以下所不论也。作跋几千言，赞誉不容口，以此著名东南。祭酒身后，其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家。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剖董跋装裱于后以欺之耳。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大抵如此。

春画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则用以宣淫。杨铁厓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锦波。"而秘戏之能事毕矣。后之画者，大抵不出汉广川、齐东昏之模范，惟古墓砖石画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差可异耳。予见内廷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瓔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劝，凡见数处。大珰云每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今外间市骨董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赀，但比内廷殊小耳。京师敕建诸寺，亦有自内赐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轻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旧制，有绣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总不如画之奇淫变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余曾得一箑，面上写两人野合，有奋白刃驰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状如生，旋失去矣。

汉玉印

自顾氏《印薮》出，而汉印裒聚无遗，后学始尽识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寿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薮》前数十年也。近日则何雪渔所刻，声价几与文等，似得《印薮》力居多，然实不逮文，正如苏长公诮章子厚曰临《兰亭》乃从门入者耳。《印薮》中所列及顾氏续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两汉后，为吾里项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苕华琬琰不足比拟，至今思之，梦寐中犹为色飞。闻今亦渐散佚，盖渐为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客云此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也。然厮养自是奇男子，昔许允拜镇北将军，而印堕厕中，印之荣辱，亦何常哉！

高丽贡纸

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肪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卤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陈矣。宣德纸近年始从内府溢出，亦非书画所需，正如宣和龙凤笺、金粟藏经纸，仅可饰装褫耳。此外则泾县纸，粘之斋壁，阅岁亦堪入用，以灰气尽，不复沁墨。往时吴中文、沈诸公又喜用裱褙家复褙故纸作画，亦以灰尽发墨，而不顾纸理之粗，终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尚能作澄心堂纸，妙冠古今，乃全盛圣朝，不遑与侧厘结一胜缘耶？近日利西泰携其国书籍来，质理坚莹，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新安制墨

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后金章宗购之，黄金一斤才得一两，可谓好事极矣。近代惟新安罗龙文所作，价逾拱璧，即一两博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盖墨之能事毕矣。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于鲁名最

著，汪太函司马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曾介内臣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孙司礼隆在江南所造清谨堂，颇精，以出内臣手，不为姚泓所贵，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传户习，凡程郑素封，竞造墨馈遗，为朱提紫磨伴侣，诸贵人轻之，滕置高阁，间以给佐掾舆台急需，文房雅道，扫地尽矣。

端州砚材

端州为今肇庆府，古砚材所出，然惟下岩子石为第一品，自徽宗穷全盛物力，采贡以进，除内府所藏，自亲王大珰及两府侍从以下，俱得沾赐。嗣后沙壅水深，不复可施工，此砚遂为绝世奇宝。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携以过江，及德祐随驾，又携至闽中，至莆田舟覆，人研俱没，尽为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绅始知贵重，流入吴中争购之，闽人用伪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砚满天下，皆莆中赝物也。真下岩既不可得，乃及中岩，今中岩亦尽，而上岩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刓猾拒墨，几同顽石，耳食者所椟藏，无一堪用。顷己亥岁，粤东珠池内臣李凤始命蛋人以余技试之下岩，皮囊绞水穷日夜，久之始见，则皆如玉璞，膘裹络包，中含奇质，斫之才得砚材，丰腻细润，有目所未睹。始知古所称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水复大至，蛋人几溺，旋泅以出，而下岩复闭矣。憨师分得数十只归，以饷所厚宰官，今东南复见下岩，如还宣和旧观，皆憨师力也。

云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则本朝永乐、宣德间所谓果园厂者，其价几与宋埒，间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众口贱之，谓为旧云

南，其值不过十之一二耳。一日，偶与诸骨董家谈及剔红香盒，俱津津执是说，辨难蜂起。予曰：总之皆云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掳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唐末复通中国，至南汉刘氏与通婚姻，始渐得滇物。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以销灭，嘉靖间又敕云南拣选送京应用，若得旧云南，又加果园厂数倍矣。诸骨董默不能对。

近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盖上嵌饰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办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乃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项之花样为等威，尝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华装，此物斥不用，无奈为估客所昂，一时竞珍之，且不知典故，动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为骨董巨擘，曾畜一宋刻《新唐书》索价甚高，云此真北宋初刻板也，坐客皆谀之以为然。予适同集，翻一纸视之，偶见诚字缺一笔，予曰："此南宋将亡时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诚字为理宗旧名，若此史刻于初成时，何以预知二百年后御名而减笔讳之也？"虽无以应予，而意色甚恶，今之鬻名者，大抵然矣。

四川贡扇

聚骨扇自吴制之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扇、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溢出人间，尤贵重可宝。今四川布政司所贡，初额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备用二千一百，盖赏赐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细巧八百，则以供新幸诸贵嫔用者，至今循以为例。按，蜀贡初无扇柄，先朝有镇守内臣偶一进献，遂设为定额，责之藩司，亦犹蔡端明

之小龙团，为宋厉阶，况此举出寺人辈，无足怪者。又蜀王所贡，闻又精工，其数亦以千计，上优诏答赐银三百两，大红彩衣三袭，岁以为常。凡午节例赐臣下扇，阁部大臣及讲筵词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仅竹扇之下者耳。

折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叠扇，一名聚头扇，京师人谓之撒扇，闻自永乐间，外国入贡始有之。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然东坡又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即今朝鲜所贡，不及日本远甚，且价较倭扇亦十之一，盖自宋已入中国。然宋人画士女，止有团扇而无折扇，团扇制极雅，宜闺阁用之。予少时见金陵曲中诸妓，每出尚以二团扇令侍儿拥于前，今不复有矣。宫中所用，又有以纸绢叠成折扇，张之如满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机敛之，用牡笋管定，阔仅寸许，长尺余，宫娃及内臣以囊盛而佩之，意东坡所见者此耳。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物带人号

古来用物，至今犹系其人者，如韩熙载作轻纱帽，号韩君轻格，罗隐减样方平帽，今皆不得。其流传后世者，无如苏子瞻、秦会之二人为著，如胡床之有靠背者，名东坡椅；肉之大胾不割者，名东坡肉；帻之四面垫角者名东坡巾；椅之栝棬联前者名太师椅；窗之中密

而上下疏者名太师槅，皆至今用之称之。近日友人陈眉公作花布、花缬、绫被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盖亦时尚使然。若唐天复间之军容显，南唐之天水碧，宋崇宁之蔡家敕，则近于妖谶矣。又有直呼其人以当物者，如古醋浸曹公、汤焞右军之类甚多，止可供捧腹耳。

今通用者又有程子衣、阳明巾，此固名儒法服，无论矣。若细缝裤褶，自是虏人上马之衣，何故仕绅用之以为庄服也？

谐谑

借蟹讥权贵

宋朱勔横于吴中，时有士人咏蟹讥之，中联云："水清讵见双螯黑，汤老难逃一背红。"盖勔少曾犯法鞭背黥面，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张、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郭索横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阅，乃漆书璁、萼姓名，此大珰辈所为也。其后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倖，然亦一解不如一解矣。

咏严后二句或又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语亦确。

优人讽时事

嘉靖初年，议大礼、议孔庙、议分郊，制作纷纷，时郭武定家优

人于一贵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饥于阙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笾豆尚被减削，何暇为汝口食谋？汝须讦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庙，先谒。敬皇帝曰：“朕已改考为伯，烝尝失所，况汝穷措大，受馁固其宜也，盍控之上苍？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陈词，天帝曰：“我老夫妇二人，尚遭仳离，饔飧先后，不获共歆，下方寒畯，且休矣。”盖皆举时事嘲弄也，一座皆惊散。武定故助议礼者，闻之大怒，且惧召祸，痛治其优，有死者。

谑语

武儒衡讥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蝇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此等谑语，足成伤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谓云：“参政亦为长官拂须。”亦成隙相挤。口语之仇，垂戒万世。而我朝馆阁诸公，却有俊语，如长沙李文正“廷前花早发，阁下李先生”之对，及出题“东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词林九年策问，足称雅谑。至嘉靖间，分宜当国，而高新郑为史官，候于私宅，时江西乡衮求谒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气，高因大笑。分宜问故，高对云：“适见君出，而诸君肃谒，忆得韩昌黎《斗鸡行》二句云：‘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严闻之亦为破颜。盖俗号江右人为腊鸡头也。又新郑与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联镳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戏出一俪语云：“晓日斜熏学士头。”张应声曰：“秋风正贯先生耳。”两人拊掌几坠马。盖楚人例称干鱼头，中州人例称偷驴贼，又俗语有西风贯驴耳也。而说者又云是傅瀚、焦芳相谑旧语，岂张、高又祖之耶？此三公皆非经常宰相，而当时矢口相谑，不以为忤，且科第相去甚悬，在今日则前后辈迥分，词林后辈屏气磬折，不敢出一语，而胸中所怀各以刀铤相向，安得复见此风哉。

此外更有恶谑，如予所闻，嘉靖甲寅、乙卯间，胡少保宗宪以江南制府御倭，值浙直巡盐御史周如斗行部，与宴于舟中。二人素相

狎，适侍者误倾酒壶，周谑云：“瓶倒壶撒尿。”而篙工偶捩柁，胡应声曰：“柁响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时一内珰衔命入浙，与司北关南户曹、南关北工曹二郎会饮，珰有意侮缙绅，乘酒酣出对云：“南管北关，北管南关，一过手再过手，受尽四方八面商商贾贾，辛苦东西。”此珰故卑微，曾司内阍，工部君相识者，即云：“子诮我两人，我当奉报，然勿嗔乃可。”遽应曰：“前掌后门，后掌前门，千磕头万磕头，叫了几声万岁爷爷娘娘，站立左右。”珰怒愤攘臂，至于恸哭欲自裁，赖二司力劝而止。此等酬对，甚于骂詈，言之徒呕哕耳。

贾实斋宪使

邑中先辈贾宪使实斋，名儒里居，与赵甬江文华少保前后门相通。一日过赵，时正以督师征饷麇至，其镪皆锢束桶中，罗列庭下，未及屏藏。贾伪不知，问此中何物，曰各处解到火药也。贾曰：“逼岁欲造火树，正需此，愿转乞少许。”遂携二桶归。赵不能争，干笑而已。其生平权谲多类此。一日雪后寒甚，披貂裘立门前，有一邻舍少年号倪麻子者，颇小慧，好侮人，贾见其着屐，呼前曰：“我有一对，汝能属句否？”因出曰：“钉靴踏地泥麻子。”倪云：“对则能之，但不敢耳。”贾云：“吾不罪汝。”即对曰：“皮袄披身假畜生。”贾面发赤，咄嗟诟詈而入，市人皆大笑。

康吴二尚书

邑中吴默泉鹏太宰罢归，值甲子岁，倭破闽之兴化府，其乡绅康砺峰太和大司空避地来吾乡，故与吴厚，因借其别宅以居。寓公已数年，偶值度岁迎春，两公垂箔同观。故事，大家例邀春住，命优侑酒，优人为丽语云：“吴爷擎天碧玉柱，康爷架海紫金梁。”语未毕，

一青衿从旁云：“柱耶梁耶？斫材时须防截去梁柱头。”二公大不怿，罢酒而入。是年，康公以谶恶归里，未几二公俱不起。

术艺

嘉靖季年，政以赂成，入赀严氏者即擢美官，人告讦得赏，异端封拜，而大臣幸进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见诛灭。时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旧知，问以何故南归，云吾术不验，无计觅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贵，今则财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贵，今则偏官偏印俱处要地矣；向日身居禄命者方贵，今则煞重身轻，得为大官，即死不顾矣，以此弃其业。”虽寓言，亦善谑。近年科道寥寥数人，各为上腾计，建白殊少，又有作裁缝问答者，一言官遣人呼制袍服，反询之云：“汝主为新进衙门耶？抑居位有年耶？或将满九年候升者耶？”呼者骇曰：“汝但往役，何用如许絮聒？”裁缝曰：“不然，若初进者足高志扬，凌轹前辈，其胸必挺而高，制袍须前长后短；既据要途已久，熟谙世故，骄气渐平，将返故吾，则前后如恒式；倘及三考，则京堂在望，惟恐后生搜抉疵秽，遏其大用，日惟俯首鞠躬，连揖深拱，又当前短后长，方得称体。”此等语太纤刻，然于时情则酷肖矣。又往时京师有谑云：患奇疾者百药不效，最后遇一名医云，须得五更不语唾涂之。乃问何处可得，医云：“因遇早朝，于掖门候科道官入朝，拜求可也。”亦此意。

松江谑语

嘉靖末，楚中耿天台定向，为南直提学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观海，时徐文贞为首相，耿其讲学至交，实借此往拜其先祠也。云间士子为之语曰：“名虽观海，实则望湖，耿学使初无定向。”以文贞旧号少湖也。久而未有对，适河南刘自强为应天尹，

以六曹隶不逊，奋拳殴之，刘多力，至折隶齿几死，乃对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刘府主果能自强。”同时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骖，以高才从翰林谪外，傲睨侮人，华亭尹倪光荐者，谦和下士，松江士人又为之对曰：“松江同知恣肆，拼得重参；华亭知县清廉，允宜光荐。”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云间，当时以为浮薄。至近日吴越间，地方长吏稍不如意，辄以恶语谑之，不可胜纪矣。

嘉靖间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饮，案有鲈鱼，因戏出对曰：“鲈鱼四鳃一尾，独占松江。”守云：“螃蟹八足二螯，横行天下。”御史知其讽己，亦为一噱，岂其地即染其风耶。

苏州谑语

吴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谣对偶，不绝于时。如丙戌年，刘中允瑊卒于京，刘居乡无修洁名，乃子号花面者，尤横恣，值其家延僧诵经，先有夜粘对于门云：“阴府中罗刹夜叉，个个都愁凶鬼到；阳台上善男信女，人人尽贺恶人亡。”比日高，过者大笑，始抹去。此类甚多。二十年来又工为四书集句作时文，以讥官长，如丁酉年长洲令江盈科以征粮误桫一廪生冯姓者，其文承题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齐之以刑，乌在其为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苏守周一梧，别号怀白，居官有议其守者，又刚峻待青衿不加礼，其文承题云：“盖白之于白也，不为不多矣，怀其宝而迷其邦，先生之号则不可。”又今年长洲令关善政初至，即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财，今之为关也。”俱奇巧令人绝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间及卿士夫云。

嘉兴谑语

嘉靖间，吾郡城缙绅有遭大祸及穷窘挫辱者，里中士人为口号嘲之，反古语以示意曰：“书中自有千钟粟，汤通判家中啜薄粥。”汤以明经罢官，归而酷贫也。“书中自有黄金屋，赵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赵甬江少保时尚为郎，以占寺基，为髡辈所殴也。“书中有女颜如玉，陈进士被徐秀刖了足”。陈第后请假归，淫于徐妇，潜与妇谋杀其夫，为所觉见戕，其时先断一胫也。“书中车马多如簇，钱举人独身走踯躅”。钱居贫不克具舆马，又蹇步不良于行也。此先大父为予言，其名则不尽记矣。

吴江谑语

己丑岁六月，三吴大旱，吴江令赵瑞明名梦麟者，命主簿入乡勘荒，簿至村落，投宿于车溪寺中。寺久名饶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号传衣者，见门役而悦，诱与为欢，约以丙夜。门役憎其空手来嬲，故绐曰：“我榻设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见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说簿：“后窗虽邃而湿，我当移彼中，公老人，可卧南牖以纳凉爽。”簿喜从之。比夜饮潦倒就枕，更深后传衣者洪醉入室，迫床抚尻，乘锐深掏，簿秦人，老岁荐也，梦中受创，疾呼，其声四彻，此僧狂走者。诸阁黎皆惊起，簿大怒，谓何物铁椎剸我肠。执系群髡，将诉之令公，毁寺治罪。髡震惧乞哀，尽出所蓄，不满数，则以粟足之。簿满载归县，则赵令已先知，迎笑曰：“三长官暮年能以后庭博多金，可贺也。”簿不禁羞恧，叩首而已。吴江人作对曰：“老主簿巧献屯田，荒岁贡粮加倍入；痴和尚误钻库穴，祖传衣钵尽情抛。”盖以屯为臀，以库为裤也。继赵令者为祝邻初名似华，初到以风力自命。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祝立意苦之，未几，以暮夜得解。又为一诗曰：“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时改节弯弯曲。”竹谓祝姓，董礼部号青芝，用事沈医生号春宇，叶六则心腹书办也，又吴俗呼现钱为梢，故谑语云然。此辛卯年事，皆其邑中游冶来述之。

无锡谑语

今上乙酉科，锡山周莲峰以尚书领解南畿，比抵家，偶衷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恶语诮之曰：“周继昌，汝何故穿红衣裳？要学华鸿山，无他的门墙，要学尤回溪，无他的后场，要学吴震华，无他的赀囊，要学顾泾阳，无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红衣裳？”一时传诵之。以上诸公皆无锡发解前辈，华学士名察世，登甲榜；尤礼部名瑛，策论表成帙，为时所式；吴给事名汝伦，富冠一邑；顾吏部名宪成，以时艺噪海内，又皆起家壁经，故同里合举以诮之。

认族谑诗

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婿李为溪鸿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李之配，即吴夫人所出也，诗语虽尖，似近于薄。李登乡榜，曾为高仪部论列覆试，登乙未进士，为令，与税忤珰，废于家。

四喜诗

向来有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成、弘间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实之，演为传奇。后因戊辰科有广文登第者，山阴王对南相国，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万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谑之，已堪捧腹。至今上壬辰科，翁青阳太史以浙中教职抡大魁，馆中又于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带珠、故

知为所欢、和尚乃选驸马、教官乃得状元，一时传笑以为无加矣。近复有覆试被斥者，改四喜为四悲，曰雨中冰雹损稼，故知是索债人，花烛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试除名，盖俱重在末句，而他则借以翻案，闻者亦为之捧腹。

咏头二谑诗

顷丙午顺天乡试第四名郑汝矿者，浙江之绍兴人也，与同里人顺天书办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掇，事发同俞姓枷示礼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谑者作诗咏之云："科场今岁巧多般，头向松皮木里钻。昼渡那愁江没底，夜行何怕井无阑。霏微细雨衣难湿，料峭轻风颈不寒。只怕蛰虫咸俯日，出头虽易缩头难。"一时传颂，固已解颐。近偶举以示范学使长白，渠云正有一诗，堪以作对。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暖耳者，时严冬忍冻寒甚，同榜一友改崔颢《黄鹤楼》诗嘲之云："贼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油油。寒眸历历悲燕市，短鬓凄凄类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脑包权戴使人愁。"真与前诗并堪喷饭。

王弱生续句

大珰孙隆在江南织造时，修葺西湖诸古迹，一时诵其功，有人题句于湖心亭壁云："东瀛（孙别号）本是古东坡，兴复吾杭胜事多。"止二句耳。昆山王弱生比部志坚时尚诸生，过见续写其后曰："何来谄子尽情呵，其奈东瀛没脬何。"未数日已有垩墁之矣。

司马温公

余儿时在京师，与同侪嬉游北中，小儿每见出塾而缓步详视者，必哗指曰：“可来看假司马温公。”予壮而再至，则此语渐稀，今已绝不闻此，盖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诮人儇狡者，必曰“好个司马家”，而徽宗与王黼为微行逾墙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诃之曰：“耸上来司马光！”黼应曰：“伸下来神宗皇帝。”可见道君是非本明，其绍述亦为时势所劫耳。至若京师所云假司马者，盖自金元以来相传如此，又不止辽人中国相司马之语矣。

太函云杜二谑诗

汪伯玉司马乡人方于鲁，故以造墨知名，亦颇学诗。一日御新羢袍谒司马，时已及暮春，方矜庄就坐，汪口占谑之云：“爱着兰州趷蹐绒，便教星夜赶裁缝。寒回死守桃花雪，暖至生憎柳絮风。尽日矇晙捋细甲，有时抖擞挺高胸。寻常一样方于鲁，才着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又李本宁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时名，而齿已长，至新安访旧，托云礼白岳，为所欢之妇率群婢痛殴逃归，李亦立成嘲之云：“独步平康数十春，徽州何必强寻人。多应白岳尊神厌，惹得黄山老妪嗔。背上挥来拳似铁，鬓边捋去发如银。出门好讪连连叫，羞杀当年马守真。”（马四娘所改名。）秦淮尽传为笑端。前诗则乃弟仲嘉所述，后诗则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蕴藉不俗，与友人钟伯敬最厚，因得熟识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诗均以严整为宗，独二什流丽可喜。

嗤鄙

脔婿

榜下脔婿，古已有之，至元时，贵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记》牛丞相招婿事，亦讥当时风尚也。至国朝则少见，如程篁墩学士之婿于李文达，则未第时事，而识者犹议之。嘉靖中，翰林编修赵祖鹏者，号太冲，浙之东阳人，居京师，有女嫁缇帅陆武惠炳为继室，倚陆声势张甚，富贵擅一时，然为士林所不齿。赵幼女甫笄，才而艳，值己未春榜后，状元丁文恪士美丧偶，赵欲以女字之，丁坚拒不从。赵大不堪，适会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赵光焰，托媒为道地，赵喜甚，蔡遂委禽为赘婿，一时清议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几，陆武惠殁，赵以大计外迁，寻被讦下狱论死，赦出，家顿落，蔡亦从郎署外谪，屡踬宦途，仅得至归德知府，又中计典，罢归不振而死，盖始终坐赘赵一事也。赵氏以盛年嫠居，贫悴困苦，闻今尚存，予入都时过其门，见有一贞妇扁在委巷中，谛视之，则赵氏居也。

衍圣公

衍圣公例朝阙下，然来必有期，事毕即行，今公不知何故久居赐第，数年不归，或云父子不咸，恐有分羹之祸，以此避地，未知信否。但其举动乖错，似得心疾，有持物欲售者，过其门必强纳之，索价，即痛殴，人皆迂道以行，尚可托云其舆台生事也；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觞，则全是勋戚举动，又非礼虐之，其持票者至曲中，必云圣人孔爷叫唱，诸妓迸匿，或重赂之得免。夫圣人可施之叫唱耶？嗣公本文官，正二品，而舆前二棍乃用武职棕竹细长者为前驱，时贵溪张真人名国祥，亦入觐，其导舆者反用文大臣藤棍，真可谓冠履倒置。

故事，圣公每岁圣诞，必入贺，且随班常朝。今上七年，上以张真人常朝为非，命此以后不必再入，并云孔圣公以宾礼相待，亦止其随班。至九年八月，上又命衍圣公每三年觐期始入贺，继又下旨圣公孔尚忠凡大礼奏乐及有事庙，俱于庙户内拨用，其女乐二十六户通行

裁革，盖以凌虐庶母为其所讦，故上稍抑之，今久居京师者即其人。

予过兖州路，遇复圣世官五经博士者，旗帜前导有斧戟之属，继以令旗二面，轿后家丁十数人，腰弓跨马以从，见之令人骇恨叹泣，不止可笑而已。

私印嗤鄙

英宗朝，锦衣帅门达之塾师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锦衣西席”，又洗马江朝宗之婿曰甘崇者，刻印曰“翰林东床”，当时以为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贞长孙元春为太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舆”，已堪齿冷；又吴江给事字龙门名周策者，其长君刻私记曰“礼科都谏长公子印”；又吾乡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孙”，一太学生曰“天子门生”，此皆俚下厮品，徒堪呕哕。又见吴中一少年私记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盖袭唐伯虎旧印，殊不自揆。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风月事”，见之扇牍。此烟粉何足责，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赠王履纳中丞，于书诗用上柱国章，考其岁月，正削秩里居，尚未复职，何以侈及前衔乃尔，宜为分宜所谗，人臣无上，以致奇祸也。近年汪南溟作文，其印则“衮绣行边”，汪曾以少司马阅视蓟辽，然往事何足道，时正家食，图起家，竟终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满有道一笑。惟杨文襄邃庵临殁，以闲住归，竟不署故官只字，但书“耆德忠正杨公之柩”于明旌，盖世宗初赐银记乃此四字，其家用杨治命也。此最为得之，人之识见相远如此。

颜面

往年在西湖边，曹遵生以南大理请假游武林，偶谈及抗疏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黄黄石，每见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为然。

一日相遇于李本宁宪长衙斋，予素不识其人，一见即思曹语，不觉掩口匿笑。及在邸中，黄贞甫携盒相访，邓远游同在坐，方饮次，袁小修来，谈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门，谓之曰："贞甫为兄故人，何以匆匆乃尔？"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邓公其满脸皆词赋也。"余亦抚掌无以应。

名刺自称之异

弇州《觚不觚录》载名刺有未面门生等项，谓堪呕哕。因忆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外谪入都，投西台旧僚，称道末生，人共嗤之，已去豸班，安得尚云末？因改为道弃生。又一礼部郎白若圭，媚翊国公郭勋，其刺称渺渺小学生，京师为之语曰："道末道弃，渺渺小学，一样两圭，徐如白若。"

窃旧句

河分冈势，山入烧痕，虽剽旧语，不害其佳。向见兖州城楼榜曰"平野入青"，以为此是何语，既而思之，乃用子美《东郡趋庭》诗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为之胡卢不已。又一山人家拈杜诗作对联，上句"纵饮久拼人共弃"，而改下句懒朝为懒游，亦堪喷饭也。如王敬美所纪滕王阁扁，讹飞阁流丹为流舟，胡元瑞所纪温泉亭内五扁，尽用朱晦翁半亩池塘一绝，又不胜书矣。近日更有可笑者，涿州城外有一太山玉女行宫，香火甚盛，道士鼎新之，涿之城楼旧悬一联云"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道士乃用其语为行宫对曰"日边冲要元君殿，天下繁难碧霞宫"，即令包老睹之亦必绝倒。

太学不文

世所传纳粟监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试，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说久矣。偶见唐末韩建为华州节度使，患僧不检，特设僧正，不意所择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与曳白监生暗合，而尚少转语，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设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夺亲王郡爵之权，其赂遗足以兼长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韩建所判，无乃似之。

王上舍刻木

古来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尽忠报国”于背上，岂非真忠？至嘉靖间黄久庵尚书绾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堕士林笑海。即丁兰刻木，亦一时感发，非后人所宜效颦。近日有一松江太学生王彝则者，乃父辛未进士，名文炳，殁后亦斫乃父像高数尺，具机发运动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与相揖让，已为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制缞冠麻苴被之木人牵以哀临，尤可骇异。王久居京师，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还，其木偶未之见，而予友沈千秋圣岐往年在京则亲睹偶人执丧，为予言，予犹未信，及问王同乡数友，始知不妄。

项四郎

今上乙酉岁，有浙东人项四郎名一元者，挟赀游太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臧顾渚懋循为南监博士，与之狎，同里兵部郎吴涌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谑无间。臧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毬子于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时黄仪庭凤翔为祭酒，闻其事大怒，露章弹之，并及吴兵部，得旨俱外贬。又一年丁亥内计，俱坐不谨罢

斥。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又废国博臧。”馀不能悉记。臧多才艺，为先人乡试同年，与屠礼部俱两浙名流，同时用风流罪过，一弃不收。二公在林下与予修通门谊，其韵致固晋宋间人也。

白练裙

顷岁丁酉，冯开之年伯为南祭酒，东南名士云集金陵。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作寓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具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为谈柄。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时吴下王百谷亦在留都，其少时曾眷名妓马湘兰名守真者，马年已将耳顺，王则望七矣，两人尚讲衿裯之好。郑亦串入其中，备列丑态，一时为之纸贵。次年李九我为南少宰署礼部，追书肆刻本，毁其板，然传播远近无算矣。予后于都下遇郑君，誉其填词之妙，郑面发赤，嘱余勿再告人。

非类效仕宦

士人同榜登第者，始有年弟兄之称，他不尔也。近因主上久不考选科道，其俸满应行取同咨到部守候者，充满辇下，相与邸中团聚，遂亦认同年。其事起于戊戌辛丑以后，虽非故事，理亦宜然。独有可笑胥史辈得一命而出，其同受职者，亦刻齿录称同年，已可骇叹。近见阉官辈以年兄年弟相呼，盖同时选入内廷者。曾闻于中甫比部，谈及同邑先达王恭简公为南中卿贰时，与彼中一守备大珰席间谈次，问王何科得第，答曰嘉靖丁未科，珰大喜曰：“我亦以是年简进皇城，然则与公同年也。”因讲谱籍之谊，王惭怒无策，后竟以计避之。又

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尽数逐去，久之稍稍复集，人问其何以久不见，则曰敝道中人人修洁，无奈新进言官风闻言事，以致被论，出城待罪，今公论已明矣。一时为之破颜。予顷在都门偶闲步入教坊，即京中所谓本司者，至一旧识家，则是日适宫掖有喜庆，此家正充乐工俳长，其艾貑娄猪俱应役出矣。予问小姬曰："门庭何以寂然？"对曰："家父母并入御前供奉，侍宴上寿，非暮不还。"余漫应曰："无乃劳苦乎？"姬曰："此敝衙门职掌，安敢言劳？今日不过禁中小排当耳，若遇内廷大朝会时，即奴家辈亦率敝同寅走马待漏，赞襄大礼，无刻不在天颜左右也。"予闻之俯首胡卢不能已，真所谓不如此何以成京师。

诗厄

《北史》纪杨五伴侣诗最拙恶，市日传写以售人。及唐王氏见闻所纪杨铮秀才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修卷轴，投谒王侯，到者无不倒屣，雄藩大幕争驰车马迎之。窃谓士人无赖，作此伎俩糊口，真千古罕见。近乃有闽之莆田人林少白者，刻稿行京师，俚拙之极，见者无不喷饭。予幼时曾睹其集，记其赠一吴中周山人者云："苏州城外有虎丘，苏州城内出老周。图画张张胜之冕，楷书字字叶天球。"盖俱取周姓也，其后四句则忘之矣。一时公卿贵戚延为上宾，乞其咳唾以博欢笑，盖无日不饱五侯鲭也。其自序云："予号少白，非少家父白斋也，家父不知诗书，何足少哉？盖老母梦太白而生予，故号少白，以少太白也。"予疑其诈狂贡媚。后闻其人曾为诸生见斥，贫窭无计，乃出奇北游，盖奸人之尤也。孰意杨铮衣钵直传此人哉。

怪率之诗，起于玉川，而极于打油、钉铰，然而至今传也。我朝道学诸公习为鄙亵之调，欲以敌词人，徒增其丑耳。如庄定山云"枝头鸟点天机语，檐上梅挑太极行"及"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

真堪呕哕，而沾沾自以为佳句。试阅陈白沙及王阳明、唐荆川初年作，何等清新整肃，有此一字否？

卷二十七

释道

释教盛衰

后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尽诛缁流，毁梵宇，可谓备极惨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护，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谋，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几嗣位者为宣宗，旋兴复之。盖授受之间，不能尽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释教，观宋文宪《蒋山佛会记》以及诸跋，可谓至隆极重，至永乐而帝师哈立麻西方佛之号而极矣，历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间宠方士李孜省、邓长恩等，颇于灵济、显灵诸官加奖饰，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然上神圣，虽皈依净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间，紫柏老人游辇下，极为慈圣所注念，即上亦出御札与答问，第至开戒坛诸事，大珰辈屡屡力为之请，终不许也。后妖书事起，紫柏逮入狱，寻卒，上亦不问。

隆庆间北虏俺答通贡，朝廷必遣僧于互市时赐以经像，虏中奉之

加礼，膜拜稽角，酋长及部下数千梵唱者如海潮音，然后恭问皇帝圣躬万福，以及将相大臣。僧为具说因果报应，劝以戒杀修善，酋长辈倾听赞叹，临行哀恋不忍别，厚加赠遗而返。盖自万历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时，见败于瓦剌，益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像教，所至皆设中国香花及中国所赐锦绮庄严之，以当供养。俺答死，其子黄台吉袭封，黄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台吉袭封，以至于今。而三娘子者，系俺答嫡外孙女，自俺答晚年即为虏中哈屯，哈屯者即阏氏可敦之转语，实正配也。其子其孙相继烝之，世为哈屯，其帐自别，有精骑数万，虏部畏服胜于顺义王。虏酋代立，未与结伉俪则支部皆不归命，以故牝晨者四十余年，且有权谋，能以恩威制部落，奉佛极精严，每以入犯内地为戒。予见其画像，面圆满秀媚，身亦纤长，不类虏妇，颈间挂数珠，手中复有一串作数佛号状，亦毡毳中异人也。盖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行于沙漠，因之边陲晏然，其默祐圣朝不浅矣。

僧道异法

弇州纪洪武中有诏，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银三十两、钞五十锭，如无，打死勿论，谓亲见于刑部所藏事例，以为异。此诚异矣，然正统间更有一事与之同者。时山西有僧夜入奸妇家，为同奸者殴死，法司论殴者以绞，评事王亮驳之曰："旧例，僧有妻者，诸人得殴辱之，更索其钞五十锭，无钞，殴死勿论。今僧犯奸，方之有妻，其罪尤重，殴死奸僧者宜蒙矜恤。"上命宥死戍边。此则见之史者。盖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载入律中耳。今陕西西宁诸卫土僧，俱仿西番有室，且纳于寺中，而火居道士则遍天下矣。又僧之犯奸者，近止令追牒还俗，正堕其计中，若二法得行，其于除淫荡秽，所裨不小。

感通寺

云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荡山，汉摩腾竺法兰由西天竺入中国时建，唐时南诏重新之。山径曲折，数十里林樾蔽亏，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六年，寺僧无极入觐，献白驹一、山茶一，上临轩之顷，山茶忽发一花，上异之，赐御制诗十八章，叙其水陆往返之诚，仍敕撰记，略曰：此寺落成之时，住持者焚香默祷，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飞来，而奠位于此，今大雄殿未燔像是也。以上俱出太祖圣制，其为传信无疑，佛法之灵异如此，宜开天圣人之表彰尊信，后世崇奉不衰也。杨用修戍滇中，寓此寺最久，写韵楼即其卧室，寺产茶甚佳。

女僧投水

尼之作奸，余向曾记之，兹观国初事迹，而知太祖之处奸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尝使人察在京将官家有奸者，时女僧诱引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将二家妇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既不必谳鞫定罪，亦不须刀锯行刑，尽付洪波，俾登觉路，真万世良法也。顷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间来抚江南，因吴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准其肥瘠，每斤照豕肉之价，官卖与鳏夫，真一时快心事。但坊市报名，或先赂衙官胥吏辈，得预匿大家，因而愿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仿其意严为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逋逃薮，天下事不得尽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

姚少师广孝奉命赈荒归吴中，见一酒帘书字奇伟，问之为里中少年所书，召之至，喜愜，遂以为子，命名曰继，即承荫为尚宝以至太常少卿，此王文恪守溪以语李文正西涯者，李因述赵松雪一事为证。

赵亦睹酒帜所署，惊曰：“天下惟我书独步，今乃胜我，何也？”既知为雪庵李溥光笔，急命舆之来，乃僧也，语甚洽，荐之朝，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加荣禄大夫。兹两事俱奇甚，一酿肆敝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两人俱释氏，各极文臣之位，总借墨池一派，延世赏，冠延阁，佛家所谓时节因缘，真有数耶？今姚继之后盛于吴中，但不肯名广孝法嗣耳。

元朝宫殿扁额，初出李雪庵笔，元世祖大加赏爱，赵松雪因让之，不复书。

番僧赐印

大臣受主上殊宠赐以印章者，始于仁宗优礼蹇夏诸公，至宣宗亦有赐，其后则世宗之赐为多，皆以阁部或勋旧得之，非过也。惟宣宗赐金英等，而貂珰亦滥承矣；宪庙赐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横极矣；世宗驭下严峻，而内侍张佐、麦福、真人陶仲文、邵元节所得，前后更多于辅弼；今上则惟冯珰、张相两人受赐而已。然历朝虽有横赐，无及沙屠者，惟正统八年，番僧麻察失吉陕西广善寺修行，特赐敕谕，并赍图书，其文曰广宣慈化，此后遂不绝书，则实前代所未有。

又正统八年，陕西石崖寺静悟禅师名阿难答者，通其侄女，为岷州卫诸生所发，上曰：“出家人宁有是，其宥之。”不加诘谴也，盖宽假番僧类此。

永乐间，文皇帝有美玉，欲刻印以赐大宝法王，黄淮谏曰：“中国向来无此奇璞，今特恩赐之，将使番部轻天朝。”上遂止。当时文皇之异礼胡髡，盖不特哈立麻矣。嘉靖中赐辽、徽二废王真人印事固不经，式亦奇大，然止范金为之耳。

夷僧行法

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自征麓川思任发奏捷归，上言征麓川时，有云南大理府阿叱力僧纲司土僧何清，在彼结坛行法，将思任发及刀汉招父子，缚藁为人，背书名字，枷镣刀箭，砍射驱魂，在坛昼夜咒压，果有青蛇花雀入坛，黄昏神号鬼哭，后随大军过江杀贼，持幡行法，直至贼门，呼风止雨，佐助火攻有验，宜录其功。上不允。都纲董荣等复奏何清且请增设僧纲司数处，上始令授何清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纲司不许增。按骥上此疏时，思任发已逃去不获，乃为诞妄不经之语以诳主上，其后凡三度南征，驿骚半天下，兵民死者数十万，盖不待训导詹英之弹章，而已自呈其狂肆矣。正统八年，分守独石都督同知杨洪言云州堡西金阁山崇真宫，其神能出光怪致灵异，去秋巡徼至东凉，猝遇虏骑，势张甚，臣默祷于神，虏遂遁去，因以私钱修庙，今已毕事，乞赐敕额及道流住持。上命赐名为灵真观，度道士主之。是时王振焰已炽，边帅神其说以献媚，习为故事，以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玄威”为疏首第一句，则正统已为之先鞭矣。

主上崇异教

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闻初选僧时，卜其年命最贵，始许披剃，有云重赂主者中贵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宪宗登极，辅臣李贤谏曰：“高皇帝祖训，明著有寺院烧香降香之禁，违者并领送人处死。近传番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又有非奉圣旨传送银物于寺观者，乞明禁以严宫禁。”上优诏答曰：“祖训敢不祗率。”武宗登极，礼卿张昇谏曰：“近闻真人陈应循、西番国师那卜坚参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肆无避忌，京师无不骇愕，请执诸人，革去名号，

追其赏赐印诰，斥逐发遣。”上允其言，一一查革，并追所赐玉带诸物，令有敢夤缘出入宫禁者并罪之，其严于祖训如此。然成化之中年，已为妖僧继晓建大永昌寺，上亲临幸之；正德之中年，造万寿寺于禁苑，上身与番僧呗诵其中，视前两答诏，抑何矛盾也？英、孝二祖，一张一弛，本朝圣主，尚不免溺此教，以贻新朝之补救，况后圣耶？世宗忿髡辈之积蠹，焚慈恩，焚佛骨，而事玄之盛，又十倍焉。

僧道异恩

成化十七年，传升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为太常卿，盖自永乐间升右善世姚广孝为太子少师，及全真丘玄清为太常卿后来未有异典。然姚系佐命元勋，丘曾为监察御史，常恩不过以房中术得之，时尹恭毅旻任太宰，不能执奏。又是年赐番僧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慈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领占竹等十四人诰命，时周文安洪谟为宗伯，亦不闻执奏也。盖宪宗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如此。后孝宗登极，夺常恩官，正其罪，领占竹者亦降号国师，遣归四川之彭县光相寺住坐。未几即遣内臣召还，令驰驿来京，言官屡谏屡止。至十五年又召之来，命居大慈恩寺。盖此时道教置不谈，而佛氏为中宫及大珰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也。至正德间，上亲习西番梵呗，与番僧辈演唱于禁中，至自称大庆法王，给印赐下院，为礼卿傅瀚所驳。直至嘉靖中叶，上居西内，躬行斋醮，邵、陶辈宠冠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言焚弃佛牙头骨几尽，而释氏之不振极矣。

番僧之号凡数等，最贵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至正统初，遣回本处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礼部尚书胡濙再请，汰其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法王佛子不动，余者去住听其自裁。盖此辈于光禄寺日给酒馔牲廪，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别支廪

给。当宣德年间，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尽革去。

毁皇姑寺

皇姑寺在京师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谕辅臣杨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谓尼僧与僧道不同，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毁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后三四日，不知何日哀奏两宫，皇伯母见谕，以皇姑为孝宗所建，似不可毁，圣母亦以孝宗为言。盖小人进祸福之言，故两宫一时传谕。次日圣母又谕："欲建一寺，即将此寺与我亦好。"盖此寺乃皇亲内宦供给信施，必有请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见宫掖隐情，既而圣谕又下辅臣杨一清等，曰："慈训两颁，宜即顺命，但惩恶务去本，方免后患，今将此寺房留与无归尼僧暂住，止着终身，不许复引其类，其祖宗时所赐敕额追回。"此旨既下，其后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宣淫日甚，檀施亦日益不赀矣，盖其根株俱在内庭。以世宗英断，尚不能铲除，况后世乎？自丁亥后又十年，而霍文敏韬为南礼卿，首逐尼僧，尽毁其庵，金陵一片地顿尔清净。霍去而尼复集，庵复兴，更倍往日矣。

是时上又下密谕阁臣曰："朕又将有议此等额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顺天、保明者，明是我朝国号，此言尼僧之祖，能顺圣祖奉天开极，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后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当时此寺云敕赐，不云敕建，便可见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与卿密知之。"观世宗屡谕，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是禹鼎秦镜，且开谕辅弼，曲体两宫之意。然实录中仅载一二语，不能如此详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讳也？予今所纪，亦仅十之四五耳。

予向曾记汰尼，因及皇姑寺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屡

诏，以见先朝遏邪之严。

衣钵

初祖衣钵，留粤东之黄梅寺，宝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恭简庄渠校督学其地，借观之，扑碎于地，名为辟异端，今存者以漆胶，非复完物，惟衣尚无恙耳。此等见解，与张永嘉贬损孔庙何异？即尽废佾舞，圣衷未必慢，尽焚衣钵，宗风未必坠，真所谓蚍蜉撼泰山，不满两圣人一笑也。况初祖衣钵，不过与孔子履等，后人自不忘本，珍收之耳。庄渠与王新建争名，晚投桂安仁幕，何异端之能辟哉。

孔子履在晋武库中，元康中已与王莽头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掳去古物，又有女娲琴、孔子履，何耶？岂宣尼行滕尚留两绹耶？又唐宣宗令有司仿孔子履名鲁风鞋，宰相以下俱效之，号遵王履，则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质之博洽者。

京师敕建寺

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者沿故元遗俗也。今京师城南有海会寺者，传闻为先帝穆宗初生受厘之所，今上万历二年重修，已称巨丽，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壮伟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盖从龙泉寺移锡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寿寺，去阜城门八里，则圣母慈圣皇太后所建。盖正德间大珰谷大用故地，始于万历四年，凡二岁告成。入山门即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名永安塔，华焕精严，真如游化城乐邦，所费甚多，盖慈圣既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先是，京师有番经、汉经二厂，年久颓圮，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贮汉经于其中。

其正殿曰大延寿，阁曰宁安，重楼复榭，隐映蔽亏，视慈寿寺又加丽焉。其后垒石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盖像普陀、清凉、峨眉，凡占地四顷有奇，亦浃岁即成。时司礼故大珰冯保领其事，先助万金，潞邸及诸公主诸妃嫔以至各中贵，无不捐资。其藻绘丹臒，视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盖塔庙之极盛，几同《洛阳伽蓝记》所云矣。予再游万寿时，正值寺衲为主上祝厘，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此又代职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时上从内府赐出永乐间所铸铜钟，内外范华严全部，婆娑环读，此身真在忉利天宫也。以上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羡，鸠工聚材，一以大珰莅之，有司例不与闻，民间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话也。先是，万历二年，仁圣太后亦出羡金建仁寿寺于城南数里，直至十三年始报竣。

此外京城内有大隆福寺为景帝所建，至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未几，又从山西巡抚都御史朱鉴言，谓风水当有所避，乃命闭正门不开，禁钟鼓声，又拆寺门碑坊所谓第一丛林者，而无救于祸难。成化间又以妖僧继晓建护国大永昌寺，致劳宪宗亲幸，不逾时晓诛寺毁，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御，隆福今尚存，而永昌则无寸椽片瓦矣。

僧家考课

两京僧人俱属祠部，每缺住持，则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填补。往游金陵，见三大寺首僧仪从甚都，盖灵谷、天界、报恩三大刹为最，所领僧几千人，而栖霞等五寺次之。灵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见示，则皆四股八比，与儒家无异，亦有新词绮句，其题则出《金刚》、《楞严》诸经，其入选者亦称祠部郎为座师，呼其同辈为敝寅，堪为破颜。按，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级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亲领，最为崇赫，以故集庆寺为阎贵妃香

火，理宗特加隆异，遂有“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无等，本朝大为之节制，然而禅规亦严。尝见天界寺廊庑出示，推升诸僧职事，则云某人升某座，某人升维摩诸职，其后著年月用印，一如铨曹文榜，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吴江异人

吴江为吴郡壮县，然俗嚣浮好讼，比于他邑为难治。而异人则间出，如嘉靖间周恭肃用，以秉铨清慎著名。其先世农家，幼时学画于沈石田，甫数月，沈即呼周封公语之曰：“此子非以绘事终者，宜令习举业，图致云霄。”封公以贫辞，沈曰：“吾友钱鹤滩能文，盍往师之。”遂代为束修往谒。未几，钱以会、状二元去，则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钱之亚，又为资遣之。迨毛举状元，而周业成，遂登进士以至穹显。予尝见周画数幅，皆手题诗于上，画入荆关之室，后询问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后则达观师，世所谓紫柏老人者，本吴江人，后讳言之。其聪明机辨，实宇内无两，晚游京师，慈圣太后与今上俱礼重之，卒以癸卯妖书株连及难。然其人自是异人，用能奔走天下，后来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则杜静台，名伟，少孤贫，自鬻于大姓沈氏。沈长子曰位，书经名家，号虹台，举甲子乡试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伟与之同榜。初，伟为童子，侍虹台砚席，亦学为文，师友异之，令同肄业，骎出虹台之上，遂易姓名为兄弟，偕入泮宫，同乡举。既位连登乙丑高第，入词林，伟久困公车，偶以闺阁里言，密献规于位。位不纳，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伟始大恚：“是且不屑与我雁行矣。”遂复本姓。位寻以奉差死非命，杜为经纪家事，且正其家风，有同气所难者。后谒选为南阳推官，以卓异召入，仅得工曹，抽税荆州，不持一文归，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终以贫困死。时同乡申、王二相，与同社契厚，不及援之华要，议者以为未允。又一词客名俞策者，后改名安期，故周恭肃家仆也，侍恭肃孙号九三者同为文。初亦以杜静台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俞亦不娴于文，遂去

习为诗，整丽有声于时。游太函、弇州、甑甄、云杜之门，俱亟称许为才士，近来山人殊未见其比，皆吴江一邑所产也。其邑人曰："子所称予乡异人，果不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无以应。

紫柏拈偈

紫柏尝拈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自谓已证得一句半耳。向日冯祭酒与之同席，主人出馔蟹甚肥，冯手擘之，自讼曰："是不宜吃，无奈口馋何？"紫柏振声以杖击之："汝但恣啖，不过识神偶昧，今明知其非，强作悯怜状，此真泥犁种子，非吾徒也。"坐中皆颡首服。娄上王荆石相公传一稀痘方，服之无不验，后传渐广，效亦渐微。紫柏以难王宇泰太史，诘其故，王曰："众生业重，立方之人心力几何，不能转之故也。"紫柏叹以为然。予恨见之晚，不及酬对。

紫柏评晦庵

董思白太史尝云：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程朱之学几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董盖习闻其说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后其高足王龙溪辈，传罗近溪、李见罗，是为江西一派；传唐一庵、许敬庵，是为浙江一派；最后杨复所自粤东起，则又用陈白沙绪余，而演罗近溪近脉，与敬庵同为南京卿贰，分曹讲学，各立门户，以致并入弹章；而楚中耿天台、淑台伯仲，又以别派行南中；最后李卓吾出，又独创特解，一扫而空之。今锡山诸公，又祖杨龟山，特于朱、陆异同辨晰精核，则二程渊源，又将显著中天矣。

紫柏祸本

紫柏老人，气盖一世，能于机锋笼罩豪杰，于士大夫中最赏冯开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即冯礼闱弟子也。紫柏既北游，适有吴江人沈令誉者，亦其高足也，以医游京师，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师，次揆沈归德为于乡试座师，其时与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于于师门最厚。时太仓王吏部冏伯，与于同门，日夕出入次揆之门，四明已侧目矣。会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与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与过从无间，首揆益不乐。沈令誉因王、于之交，亦得与郭宗伯往还，每众中大言以市重。适妖书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扬捕令誉，搜其寓，尽得紫柏、王、于二公手书，入呈御览，上始疑臣下与游客交结，并疑江夏矣。紫柏书中又云："慈圣太后欲建招提见处，而主上靳不与，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狱事遂不可解，然未尝有意杀之也。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于狱，榇归，屡示灵异，比及荼毗，得坚固子无算，今遗塔在径山中峰；沈令誉者亦从轻典放归，足征圣主之无成心矣。

己亥庚子间，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与皖上吴本如、蜀中黄慎轩最契，后则浙中陶石簧以名元起家继至，相与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高明士夫翕然从之。时沈四明柄政，闻而憎之，其憎黄尤切。至辛丑，紫柏师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钵，一时中禁大珰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又游客辈附景希光，不免太丘道广之恨，非复袁陶净社景象，以故黄慎轩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挤黄，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黄亦觉物情渐异，又白简暗抨之，引疾归。时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簧以典试出，其社遂散。未几大狱陡兴，诸公窜逐，紫柏竟罹其祸，真定业难逃哉。

二大教主

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丘长孺一见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独与黄陂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为奸逆，则似稍过。壬寅，曾抵郊外极乐寺，寻通州马诚所经纶侍御，留寓于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四明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明远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愤极自裁，马悔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书事起，连及郭江夏并郭所厚者数君，御史康骧汉丕扬因劾达观师，捕下狱，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师不胜恚，发病殁。师已倦游，无意再游辇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废，促之行，师遂欲大兴其教。慈圣太后素所钦重，亦有意令来创一大寺处之，不意伏机一发，祸不旋踵，两年间丧二导师，宗风顿坠，可为怪叹。虽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开士，只宜匿迹川岩，了彻性命，京师名利之场，岂隐流所可托足，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憨山之谴

憨山大师名德清，其行辈稍后紫柏，而相厚善，后以争名稍疏。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如鹜，憨自度不能胜，乃北游至山东莱州即墨县之大劳山，有一废兰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渐成大丛林。大珰辈慕之，争往顶礼。时慈圣太后宫近幸张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内出全藏经赐之，时分赐者不止劳山一处，张本遽填海印寺给与，一时缁素俱艳妒之。适即墨有无赖羽人耿义兰者，诡云其地曾为道院故址，今宜复归黄冠，其意不过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诟辱之。义兰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宫故名，自称道童。上大怒，命缇骑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无算，尽夷其居室。憨系狱良久，后始谪发粤中充戍，而张本者至以诈传懿旨论死。盖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宫闱，必震怒不解，加等大创，此乙未年事也。

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师在诏狱时，以梵教化导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呗诵，比出狱时，嗟叹曰："好个道场，又将舍弃，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

劳山亦名牢盛山，吴王夫差登此，得灵宝度人经，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莱，逢萌归自辽东，修真于其中，乐正子长又于此得道，李白诗云："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生，食枣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释氏无闻焉，则耿道童单词或非妄乎？附纪以资捧腹。

雪浪被逐

雪浪名洪恩，初号三淮，本金陵名家子，弃俗为僧，敏慧能诗，博通梵夹，为讲师翘楚，貌亦颀伟，辨才无碍，多游缙绅间。金陵大报恩寺塔，壮丽为海内第一，嘉靖四十二年寺被毁，塔亦渐圮，雪浪募修之，始复旧观。然性佻达，不拘细行，友人辈挈之游狭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剧，亦欣然往就。时有寇四儿名文华者，负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馔，邀之屏阁，或时一赴，时议哗然，遂有摩登伽鸠摩罗什之谤，实不至此。江夏郭明龙为南祭酒，极憎之，至书檄驱逐，历叙其淫媟诸状，几不可闻。或云雪浪曾背诽郭诗，为其同侪缁徒所憎，以致郭切齿，未知然否。雪浪自此汗漫江湖，曾主吴越间，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城郭为之罢市。雪浪有侍者数人，皆韶年丽质，被服纨绮，即袒衣亦必红紫，几同烟粉之饰。予曾疑之，以问冯开之祭酒："比丘举动如此，果于禅律有碍否？"冯笑曰："正如吾辈蓄十数婢妾，他日何害生西方、登正觉耶？"其爱护之如此，然郭即代冯为司成者，亦最相善。

禅林诸名宿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则为莲池、达观两太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直指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门，虽不相下，亦不相笑。其后达老示寂狱中，莲拊膺悼叹，亦微咎其昧于明哲，如白香山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寓意甚远，非幸灾也。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维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捷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其时雪浪洪恩，本讲经法师，而风流文藻，辨博自喜，有支郎畜马剪鹤之风，则莲老颇不谓然。盖近日丛林议论，崇尚宗门，主于单刀入阵，寸铁杀入，而鄙禅修为龌龊，如雪浪辈不禅不宗，又欲兼有禅宗之美矣。憨山归自粤中，声誉转盛，来游吴越，一时俊少以得奉盘匜、涤溲器为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语拔度而不得，盖雪、憨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憨则至今神旺如盛年，乃謦欬间多趋缙绅谈时局，以是信向者愈繁，又作达老塔铭，语含讥讽，识者遂微有后言。至如近日宗门诸名下，争以坛坫自高，相驳相嘲，以至相妒相詈，真一解不如一解矣。

憨师每至佛寺登大雄殿说法，及受诸供养礼拜，俱南面正坐，寺僧以大被遮蔽三世尊像设，一如地方官长游宴庵观之体。余窃疑之，如来为空门导师，犹之儒教中孔孟，我圣门之徒，大儒授经，必无踞大成殿背孔子四配自升高座之理。亦曾托友微规之，度未必首肯也。近见二三讲师，亦效其体以自尊大，真可谓无忌惮矣。又曾见憨老投刺署名奇大，埒阁部大老，尤骇之。

西僧

余往年庚子在武林应试时，正秋七月，遇一西僧于冯开之年伯家。其人约年四十，日夜趺坐不卧，食能斗许，亦可不食连旬，不饥，便液亦较常人仅十之一，每十日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国

经咒，以炭炽铁釜洞赤，擎掌上，拈指其中，取百沸汤沃人肌，寒如冰雪，亦能以咒禁疟痢等疾，盖其地去中国数万里，涂中奇鬼毒蛇怪兽相挠，非借咒力禁持，必不能达，此特其小技耳。别后十许年，予在都下游西山弘化寺，遇西僧数辈，持螺唱梵，胡拜于佛前，内有一人屡睨予良久，曰："公得非沈姓乎？"余怪问之，则庚子武林所遇也，面目尽改，全非殊域气貌，且为华言不能梵语。余询其行业精进如何？则大悲哭曰："自别公入京，已茹荤酒，出入声利场中，即经咒已无寸验，何论白业？"又问其溲寝如旧否，则云日苦大小便频数，夜卧鼾声达旦，留尘世亦不久矣。相与歔欷，各叹老大无成，侵寻鬼录，洒泣而散，此后不复再见。

僧彗秀

义兴僧孤松名慧秀，能诗有俊调，其人亦潇洒不俗，为吴彻如正志比部所厚，筑庵居之。予壬子游阳羡，吴馆余于庵，与同朝夕，每谓余欲返初服，以诗行人间。初犹劝止，继见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几，吴转江右兵使出山，慧秀遂弃瓢笠称山人，茹荤娶妇。余归家后，不复通闻问。忽闻其病亡，固已讶之，未几彻如长君允执名洪亮者，试南宫归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时，梦慧秀被桎梏至，词旨酸楚，且云："我不合为僧不了，犯如来戒，得罪将入重狱，始不胜拷掠，已引公曾相劝诱为解，冀得轻比，不意冥司弥怒，并将逮公谳决，今期至矣。"吴惊悸汗流，醒而沉剧以至不起。

塔异

云南姚安府大姚县西有白塔，上有唐尉迟监造字，弘治间县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复合如故。又闻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开二尺许，人谓必倾，次日地复震，裂者复合，略无痕迹。佛力

神通初不在此，然当此末法，欲坚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汉世谓滇池为邪龙，云南盖苦龙为孽也，今乃以震表异，得非神龙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动，神其变化耶？

塔影

尝闻暗处视明，则影皆倒垂，而实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独照伽蓝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处则不然。北京彰义门外天宁寺塔，每于殿门偃时窥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试之则正现故也，物理之不可晓如此。

真人封号之异

太祖封张正常为真人，以嗣龙虎山之业，其号不过十字。宣宗宠刘渊然真人，封号至十八字而极矣。此后恩渐杀，惟嘉靖间邵元节之封，其真人号亦同渊然，虽一时异数，然两朝滥典，人以为骇，不知宪宗朝亦有之。成化廿三年，诏赠“静一冲玄守道清修履和养默崇教抱朴安恬真人”，盖亦十八字，而世无能记忆者。盖其时左道杂进，如邓常恩、赵玉芝辈方横甚，则真人又为恒事矣。至弘治十七年，上命阁臣撰真人杜永祺等诰命，刘健等力谏，以为宗庙谥号不过十六字，而此辈封号乃多至十八字，宜令停止，则滥典亦如成化间矣。若嘉靖末年陶仲文封伯加柱国荫玺丞，其真人号遂至二十字，此又当别论。

成化一朝，僧道俱幸，如西僧则札巴坚参封至三十余字，盖沿故元旧俗，并袭永乐间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国师之属，并中国冒名者，讲经觉义，每一旨传升数十，其时僧道官各数千人。先是，以星变更化，李孜省降职，僧继晓遣归矣，至成化二十三年，复召孜省进

礼部左侍郎，而先建大永昌寺以居继晓者，初亦废撤，至是重建，其宏丽绵亘更倍于昔。未几上晏驾罢役，二人亦正法矣。若世宗朝，惟玄门见礼，而释氏几废灭。

羽流不列清班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带衔为礼部尚书，会上御经筵，旧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独不预，乃上疏自请云："忝列春卿之长，而经筵见摈，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议之，辅臣等谓孔孟之言，非黄冠所习，不宜扈从。上是之，寝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龙虎山真人张国祥以朝觐入朝，缀班二品，上御门望见道冠羽衣，以为服饰不雅，不足以肃观瞻，即下圣谕："他是方外之人，焉用朝参？又无民社之寄，何须入觐？自今非奉召命不必来京。"二圣于异端，处置恰当，真不恶而严矣。

己卯后数年，仍命张国祥三年一觐，言官争之不听。又至京师辄久留不去，盖中官辈诳上以祝延圣寿建醮为词，然终不得预朝会。

月中仙人

徽废王载坨在国时，奉玄为世庙所宠，锡真人号及印。尝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际，忽有一鹤从月下飞下殿亭，鹤载一羽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礼之，与谈大快，因问师来有所请否，对曰："广寒宫年久颓敝，将更新之，他材已备，惟少一梁，愿王留意。"王辞以力薄，恐不办此。羽士曰："不必具材，但需银皮傅梁上，约万金足矣。"因示广袤长短之数，姑令制就，明年此日来取，复乘鹤飞去。王果如言琢就龙凤花纹甚工，至明年中秋，则羽衣者从月飞下，添鹤一只，顶礼为谢，身跨一鹤，以一鹤衔银梁返月宫。王

大骇，以为飞举可卜。忽一日有司擒道士之宿娼者来，疑其为盗，盖以龙文银作夜合资，为刺奸者所踪迹，拷问之，则对以诱骗徽府所得。其人为武当羽人，向日跨鹤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仅得分银道士数辈，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时分宜相治第，有鹤成群绕其新构，分宜为文纪其瑞，皆一时方士所为也。宋真宗视朝罢，招大臣入宴，后潜游蓬岛，及徽宗郊天见空中真仙云物楼台，总之皆幻术耳。

载坨为英宗玄孙，世宗从侄，建国仅四世，与世宗同好道，同师陶仲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杀，妃嫔从死者又数十人，子孙不绍，罚不蔽罪，其中必有说。

道士娶妻

世宗宠任羽流，虽多异典，然有处分最可笑者。如掌太常寺礼部左侍郎金赟仁，以三年考满求荫其徒协律郎陈自暹，科臣执奏，谓荫叙无及异姓之例，而礼部之请姑升自暹一级，乃以自暹为太常典簿，不为例，已属好笑。时严分宜为礼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责。甫逾年而赟仁与自暹各私娶妻，即居神乐观中，且毁天坛地以广私室，为乐舞生所发。上下刑部议罪，发赟仁为民，自暹永戍边卫。此二人既以娶妇得罪，又安得有子孙世从戎哉！其师以无妻子荫其徒矣，其徒荷戈时，又必照例佥妻起解，方有后人免勾补耳。当时礼官刑官惟知窥上意向，不顾国法，乖舛至此，真可笑可恨。

其后工部尚书徐可成荫徒昝义金为太常博士，又全用金赟仁例矣。

二瘸子

成化中，有襄阳人王臣者，以跛名瘸子，用方术见幸，自云能立成黄金。上信之，拜锦衣千户，命同太监王敬下江南，采诸药以备点化。至吴越间，黩肆万状，几激变乱，被劾伏诛。嘉靖中段瘸子者，亦以方药进上，赐高士真人之号，宠甚至。今京师有红炉厂，为易州场交纳供炭之所，世宗辍以赐段为第宅，今已废罢，尚存旧名。二人俱废疾，俱以房中术左道蛊惑圣聪，俱事败得罪，人犹以段不得正典刑为恨。王臣能使木人诸幻异，皆奇绝，少尝犯死罪，为官法刑损其股，事详各纪载。

段朝用

段瘸子名朝用，庐州合肥人，自言工点化之术。初以术干翊国公郭勋，勋筑丹室居之，以所炼为仙银，制器百余，云饮食用之可不死。因秉一真人陶仲文进之上，上大悦，以荐二亲几筵，又次第及八庙。朝用又进银万两，助雷坛工费，上益以为忠爱，授之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请岁进银数万金以资国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俸，加郭勋禄岁百石，已而其术渐不验。有徒王子岩者害其宠，乃发其诸诬秽隐恶，日哄仲文所，仲文惧累及，上章请禁子岩，仍责朝用岁办银四万两供用。上曰："黄白之术，自昔有之，非真有道术者不能。卿初荐朝用及彼进银，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却屡试不效，何预卿事？"令俱执赴锦衣镇抚司拷问，已而贷朝用，改为羽林卫千户，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时郭勋已进翊国公，得罪下狱，未测上指。朝用遂谋行骗，执勋奴搒掠之，且曰："归语而主，馈我金十万，当免而主追赃。"勋奴不应，系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勋奴行刺，为己所觉，邂逅致毙，且署衔为羽林千户。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受命，又于禁日奏私事擅杀人，下诏狱讯治，法司议显戮，没入妻子财产，朝用与勋相继瘐死于狱。

二十七年，又赐方士郭弘经号清微辅教志静宣诚高士，王永宁清

微辅道翊范通真高士，各铸印以赐。后二十九年，二人亦进真人。

方士亡两国

梁散人者名高辅，俗呼梁指甲，先游钧川，得幸于徽府。时徽王载坨好长生家言，因宠异加等，旋因陶典恩荐于世宗，顿荷上恩，亚于陶矣。上一日与梁谈徽邸事，问王为何如人。时王已封真人赐金印，如其父，礼遇冠诸藩。不谓梁以索药事恨徽未发，适荷清问，遂盛夸载坨材武，尝鱼服游凤阳祖陵，往还无人能觉。上愕然，不复他询，则徽祸本已成矣。会载坨强夺州民女又杀之，为其父所讦，上心衔坨微行事，遂决意废之，载坨自杀。又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典模在国多不法，又所封洛阳，古都会，仕绅素贵倨，王每事裁抑之，令执臣礼不少假，于是聚谋攻之。然亦好道，与梁指甲厚善，中道失欢。梁既得上眷，日夜侍左右，因稍谈典模诸淫僭。适抚按屡陈其横恣，上命撤所建违式宫殿，出他奸占宫女。典模佯顺命，不即遵行，抚按故甚其辞以激上怒。上入梁谮既深，亦削爵废国，锢之高墙。按，梁高辅本南阳一左道无赖，徽、伊两主，误为所蛊，卒困铄金，相继夷灭，问其罪状，则徽且不至失国，况伊之衅，又不过徽之十一耳，何必八公然后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内廷

道士袭中佩者，幼入昆山县之猛将庙，落魄贫苦，漫游京师，因入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撰青词诸人。其人愚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书，尽知诸神名号，入直诸老时从考问诸灵位业，遂为婚娶，荐为太常博士，驯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内廷教习诸宫人科仪，然时酣酗侮诸中贵，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饮于刑部郎邵畯家，上偶呼不至，为诸珰所谮。上大怒，下诏狱杖死。世宗宫闱防范最严，何以

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与武宗朝西僧直豹房何异？虽即诛殛，已非体矣。

乐工道士之横

伶官之盛，莫过正德；道流之盛，莫过嘉靖，然成化间已滥觞矣。如教坊司奉銮臧庸奏：旧制宿娼者犯罪，追赃不得累及乐户，且乐户犯罪，止由礼部行提，别衙门不得擅拘，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议，谓盗贼赌博多匿娼家，其不知者宜依旧制，其知而容隐者，仍究问为是，若犯罪者则不由兵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于挠法，且上渎圣听，既不以为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违曲从之，亦异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顾玒者，自陈在显灵宫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赐祭葬。上下礼部议谓，三品妻旧无祭葬。近例更严，不宜许。上命与之，不为例。按玒以道士为庙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形之奏疏，宗伯亦不为骇怪，但以无例尼之。是时大臣，几于七圣俱迷矣。嘉靖间道士徐可成亦至礼部尚书，但荫其徒昝义金，而不及其妻，则犹方外行径也。

真人诸印俱备

玉印惟天子玺有之，此外则金银铜以次递降，从来未有兼得之者。龙虎山张氏四十二代天师名正常者，以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师之号，改为大真人，秩正二品，赐以银印。至其子宇初奏云：钦给真人银印，止敢用之所上表笺，前朝旧有正一玄坛之印，乃用之符箓者，乞如例颁给。上允其请，命铸铜印，照六品式赐之。至英宗朝又命改其旧赐正嗣教大真人银印为金，以示宠异，而张氏之僭紊极矣。至孝宗朝则又别赐玉印曰阳平治都功印，盖相传张氏始祖道陵得道，旧有此印，乃云雷篆，又上虑其遗失，别作此以赐，于是金银铜

玉无所不备，真异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真人二品穹爵，降为提点六品，并追所赐玉印，天下称快。至今上初年，又复其初号，想孝宗赐印亦给还矣。

按世宗最宠方士，如邵元节、陶仲文俱拜白玉、乌玉印章之赐，而无金银与铜，且皆别号私记，如西番法王等图书而已，不以施之笺奏也。宪宗赐李孜省、赵玉芝辈亦然，至徽王、辽王俱于嘉靖中附会事玄，得赐真人金印，则亲王例得用金宝，尚为有说。

卷二十八

神仙

谈相徐爵遇神人

中书谈相者，号术泉，自胥史起。幼工署书，以贫悴入京师。时世宗方事祈祷，一切斋坛拜章及匾联之属，诸供奉所书，多不称旨，相夤缘中贵得进，上一见其笔札，即召见。相貌甚似李太宰默、严少师嵩，因大惬圣意，命直文华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禄少卿，以骄恣入大计拾遗，与中允郭希颜俱奉旨留用，寻积劳至工部左侍郎，赐飞鱼服。母死求丁忧，不许，求给假葬母，许之。钦限半年复任，而相恋伎乐纵饮，不即行。上怒，令抚按逮来。时相因醉跌伤一臂，不能从陆，乃轻舟亟进，意不过镌阶供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灵见，时召相与语，呼为谈侍郎，日夕相酬答，惟问以后来事，则不应。至京论斩，次年死于市。今上初有徐爵者，号樵野，粗能文艺，以罪遣戍，寻逃伍入京，素娴刀笔，遂入大珰冯保幕，为洗罪籍，积官至锦衣都指挥同知，理南镇抚司。江陵相亦曲意礼接之，声势震远近。生平事一神最严，初得志，神教以茹素，可长保富贵，不尔，祸且立至。后徐饮于张蒲坂相公家，强以一脔，爵拒之，不听，遂染指，归邸，神即尤之曰："汝败不旋踵矣。"爵惧，绝荤血如初。神曰："大祸已成，无益也。"未几保败，爵坐大辟瘐死狱中。二人俱市井狙狯，本无足道，然亦以小慧寸长坐致华胕，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终不能救其败，所谓"国将亡，听于神"，二人神魄盖已为鬼趣所簿录矣。谈

为予邑人，故知之甚详，余儿时在京师，则徐正系狱，都人争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

隆庆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临江人张克文与弟尧文俱乡贡士，同入京会试，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为治槥将殓之，忽有人绕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尚在疑信间，又有呼者曰："关先生怜子友爱，故来相报，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庙中，日夕走关庙祈祷其生，舟人怪笑，皆弃之去，其后竟生，以仲秋十八日苏，死几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进士，为工部郎，其座师余文敏为文纪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断荤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长逝，亦将就木，有侍儿见其蠕蠕动，始报其母。来则呼姆者再，母持之问何来，则曰："我往庙中，见侍卫森严，诸神咸指曰是女当生为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诀。俄有佛庞眉古貌，自称上元，云汝前生为我弟子，故我见汝犹怜，当令汝还。诸神皆诺，因得苏。"然食饮俱不纳，无生趣。越二日，又梦观世音持药疗之，又同上元赐以桃，又令握笔传梵书，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归，偕同舍郎读之，字皆若仓颉，不甚辨，相与惊怪，自此渐复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时进目睹所纪。盖女又传上元言，徐当三月朔举一儿，至期果然，因益异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灵之显赫亦不少矣，惟关侯与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无异词。今睹此二事，则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内之崇奉不衰也。

记前生

虞德园淳熙吏部曾为余言，记得前生为张秋左近河堧间土地，人

烟稀少，香火萧条，偶无聊策杖散步，至闸上，见津吏奔走，冠盖如云，急侦之，乃一吏部郎经过也，因心艳之，旋谒上帝，大被嗔责，云汝且迁冥中要秩，奚羡此尘世热官？遂令生凡间，俾如所愿。时虞清望素著，旦夕将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铨部，为黜为陟总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后启事屡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张三丰

张三丰在国初灵迹，纪传所载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则时所罕传，今记之。张三丰名猷，初为闽狱吏，洪武中以罪戍四川平越卫，未至，伪浴沉于水，尽得各司回文与解者令归，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卫，其长为千户张信，故直隶临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谓信云："吾已为汝父得葬地，以报汝德。"命负其父骨入一岩穴，曰："汝入当有所见，亟置口中，其后贵不可言。"信如所教，入，有石牛欲相啖，甚怖，仅挂其角而出。三丰叹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击洞门石令断，且嘱以止可出二三击。信往，击至七方断，则见金鱼凌空去，归而告之。三丰又叹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当尽，仅留汝乃贵。"后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孑身从文皇靖难，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余年不绝也。信封后至永乐十二年，奉命祭武当山，复见三丰于山中，饮以茶，饲以一枣，信袖之，出山取视，则已长尺余矣，其异如此。一云三丰即张邋遢，未知然否。又云三丰为辽东懿州人，名君宝，一云陕西宝鸡人。

仙女保荐

永乐间，仙女焦奉真奉诏召入京，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冯孙名必正者为真武庙官，寻升赞礼郎矣。至正

统十二年，仙女又奏请乞升，上命特升为太常寺丞。至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给事中林聪等劾南太常卿寺丞冯必正为妖妇焦奉真之侄，邪佞进身，不由其道，当斥。吏部覆奏当如议，遂削职为民。此女之果仙与否未可知，然历事四朝，屡祈恩泽，有求必允，此必有深当圣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欤？但其身曾否承恩，则未可考。

按，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初即位，仲彝以妄言甥女为谪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孙为容台上佐，驯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迹

参议顾可学从林下献秘方于世宗，得召入为礼部尚书。上命有事于太和山，其中石门山者，有仙姑不食不衣不寝，能知未来事，顾至其地求见不得，归而密奏之。上心动，令巡按御史谷峤以礼资遣入京。命甫下，仙姑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遁，比诏使至，已不可踪迹。至嘉靖末年，上春秋高，自觉渐衰，益求长生之术，乃遣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求异人异书。而王得湖广，专以仙姑事属之，闻其行滕入岳州，乃嘱彼守令示意。仙姑辞曰："我无秘术，但能绝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偕我入朝，其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无以难，仅得方士刘文彬等报命。上恐绝后来者，为升二臣侍读学士以酬其劳，未几而鼎成龙去矣。是时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用、龚中佩、蓝道行、蓝田玉、胡大顺、胡玄玉、何廷玉、罗万象等数十辈，皆以失旨伏诛，仙姑明哲先几，即谓之仙亦可。

王子龙

今上丁亥戊子间，江西赣州龙南县王子龙者，以妖贼起，寻为官

军所擒。磔死报功，将士及虔抚秦中丞舜峰耀等俱蒙叙赉阅三岁矣。继而广东惠州府有少年亦名王子龙，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异人谓曰："吾怜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变百物为黄白，然仅许养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慎勿妄用，且滥传一人，苟违吾戒，收入泥犁矣。"王拜受归试之，信然，因日以烧炼为事。事渐传播，有豪有力者胁之不与，以至道流辈百端诱之，不从。上官亦有艳之者，但不敢宣。时刘节斋继文以督府总两广，独心慕之，潜遣材官说之曰："吾能一旦富贵汝，亦能拿戮汝，二端惟所自择。"王曰："吾守仙师戒，戮即戮耳，断不敢轻泄。"再三譬晓，不从。督府大怒，示意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即虔镇叛贼王子龙，向日膏斧者伪也。遣兵卒捕系之。至则一弱冠牧竖耳，尚冀其可威制，问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闻汝能为黄金，吾欲面验始信。"以阶前瓦砾授之，一呵成紫磨矣。刘益心动，始縻之外舍，传语云："得方立赦汝，不尔，旦夕殊死矣。"王坚守师约不听。刘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孙区吴光启，令如律按辟。孙久悉其诬，具回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对，万万不可行。刘念事状重大，当奏请于朝。时秦中丞已改抚楚，亦移檄诘前事甚晰。刘既见人情不协，而业已轻举，悔形于色，密以手书谕太守："君言亦不谬，今事已尔，姑毙之杖下可也。"孙心知不可，遂谢病，不待报，竟归。惠州通判署和平县事蒋杞者，独欣然承其旨，潜缢之狱，因得荐擢去。后三年而公论沸然，督府已入为左司农，将大用矣，坐此罢归，未几卒。通判逮至拟抵偿，寻得遣戍；孙起为济南守，积资参政，殁于位。夫仙以点化授人，且许以升举，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谓当以神术脱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顾也？刘，直隶灵璧人，闻已无后；孙，吾邑人，早世，亦无子，总之皆不可晓。

尸解

太阴炼形，异人尸解，儒者以为必无之事，而亦不尽然。如嘉靖

间洛阳刘晦庵健少师，以九十余告终，嗣后游行人间，闻至今尚在；又如近年江右罗近溪汝芳大参，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乡曾见台同亨司空寓，连日快谈，曾以语同乡吏部郎刘直洲文卿，初讶不信，侦之果然。盖晦庵德业冠绝一时，近溪学问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无赖妄人自称醒神子者，诡为故威宁伯王越，遍游东南，至湖州而茅鹿门坤酷信爱之，求其长生之术。余曾于武林识之，须发已皤然，饮啖兼数十人，言动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即方士不足比数也。茅翁老名夙，炼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果报

胜国之女致祸

古来胜国妇女，多能覆邦，前人纪之甚备。即如石虎、侯景，枭雄盖代，一以刘曜幼女，一以溧阳公主，遂能惑之致乱。金之衰也，亦由天水哀王赵佶之女、郑王允蹈之母，骨肉相残，以至于亡。则盗贼夷狄，尚以祸水受殃，况中国帝王乎？本朝太祖获故元后妃公主，俱令护视送还，真千古大圣人举动。惟陈友谅故妾一说，稍为日月之食，然大诰中明白说出，则又佛菩萨心事，令人感叹无已。

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逼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制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即其事也。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盖指靖康之辱，以寓无往不复之旨。

亡国后妃流落

李煜以宋开宝八年乙亥失国，小周后已降封郑国夫人，久在命妇之列矣，至太宗而始被幸焉，于此弥见太祖厚德云。又唐中主女号李芳仪者，备太宗后宫，北征契丹侍驾以行，岐沟之败，陷入虏廷，复为辽景宗所嬖，没于北方。此其薄命飘泊，几与隋炀帝萧后无异。后始在广陵，陷于宇文化及，旋没于窦建德，又送入突厥为阏氏，再返唐宫，每侍巡幸。我太祖待降王以礼，即凉国公蓝玉大功当封，亦以私侍元主妃得罪，其示戒万世者至矣。

陆游漫抄云：李景女归朝后，嫁供奉官孙某为武强都监，其后为辽圣宗所获，嬖之，拜为芳仪，其说稍异。萧后阏氏事见杜牧诗中。

按亡国妃主之辱，无过晋之惠羊后，没为刘曜伪后，与生二子。惠帝贾后女临海公主，为人略卖于吴兴钱强，因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东海王司马越妻裴妃略卖于吴氏。此皆宣王父子凶德之遗殃也。高齐亡后，其后妃酷贫，至卖发烛以自给，发烛即今之取灯也，利亦微矣。此亦武成诸帝残忍之报乎？又若帝后之降为妃妾者，在北朝尤多，如魏孝武后，高欢女也，孝武入关，后再嫁为彭城王元韶妃；东魏孝静帝后，高欢第二女，高齐受禅，后再嫁尚书仆射杨愔。孝庄后尔朱氏，荣之女也，齐神武纳为别室，天保初尊为太妃，后文宣帝欲行无礼，遇祸。建明帝后小尔朱氏，兆之女也，齐神武纳之，生任城王，后又适范阳卢景璋。齐后主后斛律光之女，齐亡嫁开府元仁。后主左皇后冯小怜，初入周，武帝以赐宇文达，后隋文帝又以赐李询，终自杀。周静帝后，司马消难女，以后父奔陈，降庶人，嫁司州刺史李丹。此虽夷俗，然而革命时也。至故元泰定帝后弘吉剌氏，下为丞相燕帖木儿之妾，即其本朝天下母也，于是天地易位矣。

北凉主沮渠牧犍之后，元魏武成威公主也，改嫁南郡公李盖，其后牧犍死，又以公主合葬焉，尤为怪事。此段俱前代事，因太祖圣德

漫及之。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之太和人，举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一甲第二，授修撰，改监察御史。建文初，帝视朝颇晏，昌隆抗疏力谏，诏云："此言切中朕过，礼部可遍行天下，使朕有过人皆得而知及。"燕师日迫，又劝建文罢兵息战，许燕王入朝，设有差跌，须举位让之，不作失藩王。不报。文皇入京，捕方孝孺、黄齐等，并及昌隆为奸党戮之。昌隆称冤，引前禅位疏为证，检奏果得之，上为流涕，大嘉叹曰："朕长子在北京，可往辅之。"永乐二年，立太子，即升左春坊左中允，太子甚重之，后升礼部主事。其尚书吕震方有盛宠，白事不当震意，叱出之，或曰："尔旧宫僚，竟取太子令旨行之可也。"即从其计，震大怒，上言昌隆曾事庶人，名在党籍，今身为东朝官，阴欲树结，不之父而之子。上逮之下狱，既而赦之。吕震又谮之，下锦衣狱籍其家。上方巡狩，舆重犯以从，谓之驾随重囚，昌隆与焉。后谷王谋反，曾保昌隆为长史，震遂诬隆共谋叛，剐死，夷其族。震寻病疽，见昌隆坐守，号呼"尹相，尹相"以至于死。昌隆初倡禅让之议，其忠邪不可知，然亦可谓冒死不顾矣。至文皇廷诘得免，且令辅佐储宫，则知遇亦颇不浅，终以触忤堂官再罹谗口，至于寸磔夷宗，则不如同方、黄辈先死于革除时犹得保令名，不至列逆籍也。吕震以太子所允之事，敢离间于文皇之前，其罪何可胜诛？及仁宗登极，何以尚优遇之使死牖下？且恩礼始终也？昌隆为厉自是古来冤报，载在史册，凛凛可畏。惟近年癸卯妖书一案，浙人沈裕为御史，竟坐皦生光以免缙绅之祸，功德甚大，次年沈病，亦见生光作祟而卒，则不可解矣。

仇鬼责人

永乐间，礼部尚书吕震谗尹昌隆于太宗，致遭寸磔，吕见尹为祟，叩头呼“尹相”而死。天顺间太平侯张钺以私意杀范广，后遇广于途，归击其额而死。弘治间礼部侍郎傅瀚，欲挤程敏政，诬以科场作弊，敏政抱忿疽发死，瀚遂代其位，后忽见程入室，瀚悸死。嘉靖间咸宁侯仇鸾恨曾铣、夏言，皆罗织弃市，后二年见二人以斧砍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赵文华谮杀张经等六大臣，临病见诸人坐索命，屡祷不释以死。御史林润劾严世蕃谋叛论斩，后抚南畿，白昼见世蕃入求抵偿死。此皆怨忿所结，得请于帝，自无相放理。近年壬辰宁夏兵变，识字周国柱谋戕党、石二公，又推哱氏为主，而己潜佐之；及城围急，又劝哱氏降而献计督府，俘承恩入京，其后以诛逆功至副将。见承恩及其父拜击之，遂弃其师，披剃遁去，此又与唐节度使刘总谋弑父兄，寻见为祟，乃为僧而逃者何异？其后终免与否，不可得而知矣。

景泰间逆党

原任给事中徐正，先于景泰时请密见言事，帝许之，乃奏迁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于沂州，帝不怿，谪云南经历，恋妓不行，又谪铁岭卫军。上皇复位，命凌迟于市三日，此人所知也。《西樵野记》又纪苏州卫人黄鉴，其父舞文，为害不少，晚生鉴，登正统壬戌进士。上悦其年少貌美，官以近侍，苏州人咸谓天理何在，景泰间尤被宠渥。及英宗北还，从南宫复辟，以旧恩进大理寺少卿，召对无虚日。一日上偶见旧章疏露一角者，取观之，乃鉴所进本请禁锢上者，亟召见掷示之，鉴伏罪伏诛，遂灭族。弇州驳之谓无其事，且无其人，及查是年登科录，则果有黄鉴者，登三甲进士，果为苏州卫军籍长洲学军生。登第时其父尚在，与徐正同科进士。徐亦苏之吴江人。乃知是科一榜得二逆臣，又同郡人，亦异矣。

赵少保祭六大臣

世宗末年，赵甬江少保文华以分宜相昵厚，从侍郎骤拜三孤。既而失相君欢，夺职归里，因先赘项氏，家于禾城，抵家即病。弥留之际，特设席张乐，追奠六大臣，盖皆生平所构陷者，一为张尚书经，一为李太宰默，一为李中丞天宠，一为丁司马汝夔，其二人失记。未几不起，仿佛有所见云。其督师过里中，寻以倭功成晋少保，适改岁自书桃符云："仗钺专征，万里平南之府；鸣珂入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闻之大恚云："是儿将谋踞我位矣。"寻有仙酒进御一事，怒遂不可解，因决意逐去。或云是鄢剑泉懋卿争宠谗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陆宗伯平泉艰子，直至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彦章，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寿善饭，且诸孙绳绳未艾，世以为积善余庆。旰江罗大参近溪为一时儒释二教宗师，亦晚年举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门参谒，罗爱其辨才，留为上座。未几，壮儿俱被诱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为失而复得者，如闽中刘云嵩提学，为户部郎时，其儿清狂不慧。一日忽顿超悟，善属文，甫半年而其仆遇儿于城墙下，则为郡丐诱去行乞久矣。亟引之归，其超悟者已灭迹，而此儿蠢蠢如故也。此盖鬼物所为，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无嗣，其嬖妾苏夫人追悼往事，自诉宗党，述往年宠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尚在否，访之果得于邻邑，为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几穆宗登极，赦夏罪，复爵赐恤，此子且弱冠，当拜玺丞，忽病亡，文愍之后竟斩，此又既得复失，岂夏生前有隐恶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内大善殿，建慈宁寺，焚佛牙骨数千斤，皆文愍导之，宜受殄世之报，岂其然乎？正统间有刘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进士。初官京师，妾生一子，为妻所妒，弃之道旁。后八年终无嗣，复至京，其

子尚在，得还，人以为厚德之报。岌官至礼部尚书，至正德间方卒。弘治间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南钦天监人，景泰辛未进士。临没时，年将望八矣，妾有孕，预名之曰紫芝，后果得遗腹一男。此两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较陆宗伯更奇。独童性甚迂，初丧壮子，或诳之曰尚当还魂，遂不收敛，曰冀其再生，为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处人伦之变，即割爱亦须熟筹，如乐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见，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节度使马举之斩其子，则以退还；南唐大将刘仁瞻之斩其子，则以叛降。本朝大将戚继光之斩其子，则以败绩，此军法所不贷，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物论佥谓无忝此典，独河南提学副使杨本庵俊民力持之，则专指杀子一事，极诋其忍薄，乡祀事遂终不行，时隆庆己巳庚午间也。中丞嫡弟即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铨部，时以杨此举为难，相公亦不介怀，即擢为本省参政，驯至通显。杨素和易，有胡广、苏味道之目，何此事坚执至此？杨后官一品，殁于位而无嗣，意其时即以箕裘系念耶？

吴人杨泰毓久居京师善谈谑，亦学诗，为予友沈千秋客。沈负时艺盛名，杨有子将冠，令之执经从游，儇薄习为蒲博，每窃侪辈财物。杨屡扑责，胠箧不休，乃谋之妻弟张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绝，瘗之浅土。次日其魂即叩母舅扉索命，张不数日暴卒。杨生方忧挠，复日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杨感疾涉旬亦殒。此儿罪自当死，何至为厉求偿，将毋夙世冤对耶？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间，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吴县，以文采风流为政，守亦廉洁，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后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之充牣。癸未甲申间，临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狱，所娶金陵角妓刘八者，亦在谳中。刘素有艳称，对簿日，呼之上，谛视之，果光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晤于某所。遂轻其罪，发回教坊。未几，邢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中，至家许久方别。二公俱东省人，才名噪海内，居官俱有惠爱，而不矜曲谨如此。是时江陵甫没，当事者一切以宽大为政，故吏议不见及云。

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生子珪、璧二人。珪有心计，恶弟中分其产，因鸩之，弟无后，珪自谓得计。旋生子名成，少年即入赀为南国子生，狠戾淫恣，父爱之，一任其孟浪。初入监，新祭酒未任，而张相公洪阳位以司业署印，见其名，诧曰："奈何与故大司成同名！"盖前致政祭酒为潘宗伯水帘晟也。沉吟许久，曰为尔增一字，因名之曰潘璧成，归家而父惊愕不已，盖已心知所谓矣。璧成在南中游狎邪，所携金不足，则贷之魏公府，凡数千金。比还，索逋者踵至，成远匿不复见。父为之偿而不及数，徐氏纪纲与相殴，稍伤其父，父愤病没。成始告官，谓徐仆实殴死乃父，至于暴骨检验。当事谓祸起于成，并成囚之，搒掠甚楚。成之弟，亦蓄异谋，潜屑金于酒肴，赂狱卒饷之。积岁，成腰骨日重，寻毙狱中。甫死而妖厉百出，先至狱卒家，呼其名，拳之立殒；旋至弟所，日夜索酒食衣楮之属，弟病已困。其弟妇之父，登己丑进士，为水部郎，绯袍入叱之。鬼答詈甚横，且发其阴事。水部惭恚归，发病死。其弟宛转榻间数年而没，两家子嗣相继夭亡，潘氏遂灭，前后不过三十余年耳。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异他将相，

其封域想必属当时恩赐者。近日一友人治别业于京师外西山，忽发一冢，开榇得大头颅，加常人几倍，不知为何人葬地。余闻之，谏止之曰："此无论何代，殆必异人，盍早纳其元，封闭之。"未几掘得碣石，则楚材墓也，虽稍为葺治，闻坟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举动，已是慈氏后身，又安问遗骸之完缺，但功济一世，而七尺之不保，报应之说似不足信。友人本吴籍，髫年登北畿贤书，慧而有心计，顿成富家，后甫强仕即世，竟无后。

现报

今詈人有现世报之说，意为俚语耳，不知竟有其事。只如嘉靖末年宣大总督杨顺，以媚分宜之故，诬沈鍊炼左道通虏，绞之于市。及隆庆初年，顺坐前事入狱病死。刑部侍郎洪朝选以顺曾发华亭公子倩人入闱，为华亭公所恨，不许埋尸，致虫流于户。而朝选居乡又为抚臣劳堪所劾，缢死狱中，数日始许领埋，亦有小白之泚。其好还如此。又今上初元，有王大臣入禁中事，大珰冯保，置刃其袖中，谓高新郑遣刺圣躬。及保败，为兵部郎中前御史陈希美所论，指其诸恶，首举王大臣实保所使引入，为第一当诛之罪，疏上未下。上一日取刑部原招阅之，忽传旨谓此大事，何以如此轻结，命查原讯官来与冯保对质。辅臣张四维等回奏云："此事已十年，当日问官，卫则朱希孝，其人已死，厂即冯保也，况罪犯已决，何从相质？希美所奏保主使引入，亦无确证，若复行穷究，恐骇听闻。"上意始解。此事非阁臣力救，保夷宗矣。出乎尔反乎尔，岂不信哉。

冤报

苏州卫军人丁姓者，曾以小谴收狱中，既得免，忽骤富，充漕卒之长，运粮入京。竣事归，与其侪欢饮于舟中，忽作异方语，瞪目改

容，切齿恨骂，将自戕。众皆怪问，则曰：“我实盗也，与丁同处圜扉相昵，私语之云：‘我案定无活理，但富有金宝，分匿某地某地，君可尽取之，为我殓遗骼，少赈我妻子，足矣。’丁诺之，比得释，如其教尽发伏藏归帑中，反赂狱卒速毙之。此冤不可解，我遍觅南北，今日始得，万无相放理。”遂再批其颊，狞恶不可制。众惧哀请曰：“君言良是，我曹不敢代为解，第数人同入都，比归而殒一人，死状不明，何以自白？且事属既往，向也濡迟，何不少濡之，俟其抵家与索命未晚也。”忽首肯曰：“此说事理明白，我且去矣。”丁遂昏卧若沉醉者。比醒询之，毫不知前语。众皆惴惴，窃相告语，亟促宵行到吴。不数日，市人喧传丁军中恶于阛阓中矣。诸同行者齐往视之，则复理前说而加详焉，因自抉其目，拔其舌，狂走经日，始毙于街衢。有再问其受害年月，则数年而往矣。又问何以久不报，乃叹息曰：“我死后魂被收禁不能出，今值新天子登极，赦书至日，神人始释我，许复仇耳。”时隆庆初元也。吴中张伯起目睹，为予言甚详。

仇鬼下隶

吴门顾上舍号一庵者，银台韦所长公也，居家循谨，但治生颇琐细。有干奴侵匿其赀甚夥，顾恚甚，屡刑索之，不胜拷掠而毙，濒死出怨言。时顾有一门客与之昵，每梦寐中诉之云：“我屡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数年。其人一日步吴城，睥睨之间忽遇此仆，骇曰：“汝何从来？”则拊掌喜曰：“连年投牒，冥府大嗔，谓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责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谩以告之，渠为我代申，已得请矣。”此客惊悸，归寻某坊，则此地故有社公庙，顾君欲拓为别业，已撤废月余矣。此客心讶所谓，见顾方盛年丰硕，不以为然。居数日陡病，遂不起，盖社公挟私仇，借仆以泄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县杨扇有杨氏，宦族也。仆名杨慈，其妻上海人，少年颇有色，为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后与官军战败，窘甚，则谓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执。”厚与金宝纵之归，慈遂

巨富，以厚糈馈主赎身去，且入赀为京职。其子名巽志，遂思结姻主族以卸奴名，杨宗有无赖者与为媒，遂娶杨宗一女为妇。然而杨氏诸人横索不休，久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闻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无咎者，诱之曰："惟某达官能得之于当道，肯挥千金，可脱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绐曰："已为若道地，旦夕出囹圄也。"未几，台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殒杖下。戴后游金陵，则慈子通衢中相揖，戴骇而逃归，慈亦至家，相随不舍，戴与母相继病死。此则三年内事也。此两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顾以毁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报，亦皆自取。

毁经谪为冥官

今上壬午岁，宁波府同知龙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观察膺尊人也。在官奉台檄勘普陀山二僧毁律事，梦有群僧来告，请分道场为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梦处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华经》，使众僧跨其灰设誓。事甫毕即病，见有神若伽蓝者曰："此人毁道，当堕泥犁，以爱民故，姑谪为三石牛啬官。"语方既，有告身至，苦请愿持斋戒终身，自赎前罪。诸僧亦为代祈，始苏还官舍，则已瞑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经厕中罪至族灭，非妄也。

癸巳岁，龙君御以北礼部，乃翁以南户部，俱用计典外贬，相逢于邮舍，户部题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归人。"笔墨尚新。

义马

成化元年丙戌五月，荆襄贼石和尚等流劫入夔府，时知府王某受檄讨捕，怯不敢往。通判王桢，吉水人也，独忿然责数王守，代勒兵

出战，胜归，促守同出再战。守绐之先行，至大昌县，入重围中，人马俱疲，误入淖田，救兵不至，被贼断喉及臂而死。马得逸去，时五月九日。有所识木商得其尸，以浅土覆之。至二十五日，其子广始来收骸，面尚如生，以贫不能葬，欲鬻马以充费。其马自逸，后从大昌奔归府，凡三百余里，夜嘶府门，蹄啮其扃，若告急状，流血淋漓，毛鬣尽赤。人始知桢战殒矣。王守爱桢马，竟徒手得之，不与其子一文。桢柩既行，夜半马哀鸣特异，圉人饲之不食。王守自往阅，马忽前啮其项不肯释，久乃得脱，又以首捣其胸，伤重，次日死。罗文恭洪先与桢同邑，因为之记。古纪义马多矣，或临难相济，或没后效死，则有之，然未有义烈明白如此者。此与岳珂所纪王成义瑜事相类，但瑜所杀者虽贼帅之弟，未必即杀成之人。至若王守之诱王桢于死，为计甚狡，即部曲未必深喻其机，而此马能曲解人情，报仇雪恨如此，真可与袁粲家狩狗同传。

征梦

甲戌状元

嘉靖五年丙戌进士陆埆号蒉斋，官至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吾郡之嘉善人，清正名臣也。先为湖广岳州太守，以循良第一征入为太仆少卿，时为戊申己酉间。陆丧夫人，不复娶，但携其子号杏源者名中锡赴官，并塾师一人。陆夜必与乃嗣同榻寝，杏源少颖敏绝人，有神童之目，至是且年十六七矣。其寓即在太仆寺街，与同寅一少卿比邻，邻有笄女绝艳，杏源窥见之，心荡屡欲挑之，未果。一日遇朔旦，同塾师诣都城隍庙祈祷，以邻女为请，且许事成酬谢，塾师从旁亦代为祝吁。归之夜，正酣寝，忽大恸呼号，其父惊怪叩其故，则曰一念之差，遂不可救矣，备述朝来祷神之事，云："顷梦为都城隍摄去，大怒见诘：'汝何人，敢以淫媟事上渎！'亟呼主籍者检其禄，则

注定甲戌科状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年七十九岁。乃沉吟曰：‘是不可杀，当奏之上帝。’再检塾师，则终身无官禄，即令抽肠戮之。须曳天符下，陆某宜革去鼎元、少宰，其寿如故，但使贫绝痴绝以至于死，今将奈何？”其父尚疑信间，急视塾师，则称腹痛，未午而殒绝矣。中丞公始骇恨，然已无可奈何，再问其子尚有何言，则云：“适悲悼中忘之，都城隍阅天符之末云：‘当再降一人以补甲戌状元之缺。’”是时孙柏潭状元尚未生也。孙之父梦一人投刺称唐皋来拜，唐为正德甲戌状元，柏潭即堕地，因名之曰继皋，恰符所梦云。孙后果至吏部左侍郎以归。杏源自梦谴后，即得心疾，亦入庠为诸生，而性理狂错，往往不竟闱中试而出。时艺奇丽，与冯祭酒开之、袁职方了凡同社相善，两公每每为予言，少年辈高才慎勿为桑濮之行，即举念且不可，况身尝之乎？子其戒之。中丞故廉，至杏源益困，衣食时或不给，无子，仅一女，嫁彭比部冲起之第三子，又坐法遣戍，改适一市侩，流落可叹。杏源今已老死，中丞之嗣竟斩。

仪铭袁中皋

仪铭者，山东高密人，礼部右侍郎谥文简仪智之子，以父荫授礼科给事中，迁翰林修撰，晋侍讲，郕国初建改为左长史，未几景泰登极，即擢礼部左侍郎，寻升南京礼部尚书，召还，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又兼掌詹事府。景泰五年病卒，赠太师，谥忠襄。以任子夕拜，且入史局，既为非望，及曳裾王门，官已不振，及以潜邸攀附，致位上卿一品，前后富贵者三十年而后殁，荣褒悉备，世无贬词，可谓幸矣。至景泰六年，又荫铭子泰为礼科给事中，尤为异典。嗣后则有兴府右长史袁中皋者，湖广石首人，举弘治庚戌进士，次年即授王官以去。至正德十六年辛巳，世宗入绍，则已滞藩邸三十年矣，峻迁吏部左侍郎，寻以礼部尚书入文渊阁，甫阅四月而没于位。虽赠谥有加，竟不及见嘉靖改元，名为入相，仅同朝葬，视仪铭享受，真天渊矣。方袁为长史时，一日昼寝，梦一美姬扶床跪曰：“妾为李白洲侍

儿，今愿充公下陈。”白洲乃前右都御史李士实别号也。醒而怪之。未几李从宁濠反，诛死，妻妾俱填宫。世宗怜宗皋老，赐以宫婢六人，内一婢宛如梦中所见，问之果白洲妾也，因喜而嬖之，以致不起。夫以残膏剩黛，神已先示，则其福祚有限可知，而袁妖梦是践，不以为戒而以身殉焉，亦必非高明士矣。

妖梦

宋伪楚张邦昌为中书舍人时，梦乘宣和帝御辇拥仪卫以出，回视辇后二马相逐，久之犹能记其毛色。靖康之变，受金封册，初僭乘舆服御，回视二马在后，则如曩梦。伪齐刘豫初为小官，梦拜阙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尝梦礼梵王，亦为之起，因自负决计为逆。至南宋开禧间，吴曦在蜀，夜坐见月中一人策马垂鞭，其貌与曦绝肖，曦起揖之，月中人亦举手扬鞭，由是果于称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梦居第之前左右两石坊，上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以为生封五等，殁祀两庑，遂恣行无忌，未几身死家籍，二坊官卖为文庙前棹楔，此亦何异隋炀帝时麻叔谋金刀之兆乎？总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真妖梦也。

董旷庵尚书

今董大司寇裕为御史，督畿学，与先人素相善。乙酉冬以冒籍中式事调行人司正，时董在西台资俸第一，当迁廷尉丞或冏卿矣。先一日，先人梦人投一刺曰：“差出行人司正。”董某谢辞，醒而以为怪，谓董或建白得罪，然是时无大政事可争者，未几而罣误及之，竟叶所梦。

梦宗汝霖

镇江守君许葵东国诚，先人南宫所录士也。少年祈梦于其乡九鲤湖，梦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泽。”自以为他年事业不凡，友侪亦以此期之。登第后为邑令，为比部，积资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余次，大参者三次，俱不报，遂乞归不出。其报第三考也，例不视事以候上台处分，因命携壶觞、屏仪卫，日出嬉游。最后去城闉稍远，忽遇暴雨，亟得一古庙息驾，其门榜则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宁，因巡廊读碑，至后铭诗末句云：“许国之诚，死而后已。”读未竟，疾驱还郡，投牒星迈，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门已数年，至今无恙，岂禄料已尽于此耶？抑尚有小望也？是不可晓。

卷二十九

祀祥

黄河清

景泰五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黄河自龙门至芮城，清同一色，此上至德所感。廷臣欲行贺礼，帝曰："此乃偶然，不必贺。"按此即二年后英宗复辟休征，而景帝之不受贺，见亦卓矣。其后至正德二年八月而黄河又清，此年此月世宗生于兴邸，可见吉祥喜事，别有征应，非一时蠡见所能测也。

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正月，山东河南淮徐诸处，以至江南苏、常等府，浙江杭、嘉、湖三府，大雪平地数尺，海水亦冰结四十余里，人畜死者不可胜计，灾祥一时并见，亦异。

先知

唐开元初，以武后所制豫州鼎铭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此二字为玄宗御名，以为受命之符，宰相姚崇等表贺，因宣示史官，颁诰中外。又唐宣宗御制边陲曲，其词有云："海岳咸通。"未几其子懿宗嗣位，建元为咸通，人皆异之。本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宁藩后，至庐山刻石记功，末云"嘉靖我邦国"，明年世宗龙飞，遂用

二字纪年，其偶合如此。说者谓王文成本世间异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然媚娘之为异人，更出文成之上，岂非预知其孙之为五十年太平天子、而先著谶应以示后世耶？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称，宜其暗合也。显陵初建时，于兴邸享殿中立名曰隆庆，此时穆宗未生也，后之纪元亦如之，此则无心吻合，固上天示以休征矣。

宋艮岳神运石之旁有两桧，徽宗爱之，以玉牌金字书自制五言诗云："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拏天半分，连卷虹南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后高宗御名为构，南渡秦桧作相，分天下之半，而时论谓桧倡和误国，负南朝之眷，字字应前诗，盖事已前定矣。岂道君能先知耶？此比唐武后鼎铭更为奇确，但高宗虽称中兴，实逊明皇百倍矣。

甘露瑞雪

世宗登极，诏罢四方献祥瑞者。时汪鋐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首进甘露以媚上，得召为刑部侍郎，会修《明伦大典》，璁萼等标鋐所献甘露于卷末，以为此上孝感之应，寻进掌院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宠眷几与张、桂等。而其人之横恶，为天下唾骂，则至今如一口也。汪之后献祥瑞者，直至世宗季年而犹未已。又嘉靖十年，礼部侍郎顾鼎成奏上设醮时，先一日阴云解散，二之日云物一色，复降瑞雪，此皇上精诚格天所致，因进步虚词七章，又言七日奏请青词，尤为至要，仍列五事奏之，其事皆斋坛香水供献之详也。上大悦，报曰："览奏具见忠爱，步虚词留览，朕已竭诚，诸臣宜仰体朕心，秉丹诚以承天鉴。"顾由此得大拜。上南巡奉敕居守，寻殁于位。自顾疏后，斋醮日盛，凡事玄三十余年，及上升遐始止。按二公俱以献媚得冢宰，得宰相，如取诸寄，而事业毫无闻焉。顾虽和易，非汪螫毒可比，然流秽史册，亦不细矣。

献芝

嘉靖中叶以后，大小臣工进白鹿、白兔、白雁者固多，而后乃以芝草为重，下至细民亦竞上献。如三十七年，陕西鄠县民王金进芝山一座，聚芝一百八十一本，名曰仙应万年芝，以祝圣寿，其间径一尺八寸者凡数本。上悦，赉以金帛。是年冬，礼部类奏四方所进芝一千八百四本，诏犹以径尺以上者尚少，命广求以进。于是命辅臣严嵩、李本等炼以为药，且诏次辅徐阶曰："卿政本之重，不以相混也。"阶皇恐请炼药如二臣，上始悦。自是督臣胡宗宪献芝与白龟同进，上以之谢玄坛告宗庙，赐宗宪鹤袍；而陕西抚臣程轨、按臣李秋献白鹿芝草，云得之部内书堂万寿宫中，盖诡为美名以媚上也。二臣各拜币钞之赐，仍命谢玄告庙。至四十一年，王金者又进灵芝五色龟，上大喜，谕礼部龟芝五色既全，五数又备，岂非上玄之赐？仍告太庙，百官表贺，拜金为御医。四十三年，太医院御医王金又进万寿香山三座，聚芝三百六十本为之者，是岁天下臣民进法秘仙桃瑞芝及为上祝厘建醮者不绝，各承赏赉。又一年而上鼎成龙去，王金坐进药损上躬，论大辟，高新郑为政贷出。

岁朝牡丹

京师极重非时之物，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镮，皆戚里及中贵为之，仿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谓上初年，元旦即进牡丹，而江陵相与冯珰亦各一花以为异。余儿时在京师，亦闻而未见。比数年来，元夕前后，姚魏已盛行于时，豪贵园圃在在有之，始知弇州语信然。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时才过长至三日，案头插半开紫牡丹二三朵，方骇诧叹羡间，乃曰此寻常物，每花只值百钱耳。予携其一归，以温水贮瓶中，亦留数夕始萎。

白鹿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为大臣谄媚之始，此后白兔、白龟、白鹊相继不绝。惟浙直总督胡宗宪两进白鹿，俱蒙褒赏。时世庙方崇道教，喜闻祥异，胡正剿倭立功名，每事辄称引玄威以自固，势自不能不尔。至壬戌会试，遂以灵台命题，而鹤鹿悉登于闱牍矣。时主试为袁元峰炜相公、董浔阳份尚书，俱在直典青词，本无可责者，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龟生卵，严分宜方率词林在直诸公上表称贺，他可知矣。此后则万历甲戌白莲、白燕见于翰林院，江陵大喜，进之，上方冲龄，谦让不受，归之阁臣，虽以眇躬自处，而献谀一念，已为圣主所窥。张方以伊周自命，而举动乃与先朝谄媚诸公如出一辙。盖上奉慈圣，下结冯珰，不觉澜倒至此，宜相业之不终也。

死麟

麒麟之生，多托牛腹，成化二十年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咸以为怪，杀之。工部侍郎贾俊出差，偶至得其一足，归以示人。嘉靖十二年癸巳，山东聊城县民家牝牛产一麟，形状瑰异，甫出腹，即嚼一铁煎盘，食之尽，民妇骇怒，扑杀之。万历十三年乙酉，河南光山县有赤麟一，亦牛所孕，其产时光怪照耀，比邻皆谓火发来救，愚民不识，詈为妖孽，共击死。前二事皆闻之朝，惟乙酉则上欲取观，阁臣力阻不从，御史王学曾有疏谏止被谪。至甲午，镇江府复获异兽，大抵与前二物相类，亦寻毙于杖箠，郡守王应麟虑生事，不敢申告上台，第命瘗之，今麒麟冢尚存。瑞物无故而生，见戕庸奴，真是可惜。

孪生子之异

孪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为异，若累产俱孪且男，则尤异。如嘉靖中之顾联璧、合璧，同举戊午乡试，联璧登进士，官嘉兴府同知，卒于官；合璧以乙科仕至佥事，而卒于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则奇甚矣。又先大父为上川南道时，有雅州医官时姓者，颇明方脉，技亦大行，每入谒，即以饔飧为苦。问之，则云家有三十二儿。问有姬妾，则云止结发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无一夭折者，以此困于资给。初意其妄，继询之一州人，无不以为信然，则怪而妖矣。宇宙真何所不有。

唐淮南程榦妻茅氏，连八年俱双生，凡得男子十六人，盖倍于顾联璧，得时医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元旦日食免贺

永乐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当日食，先期鸿胪寺奏请当贺与否，上问大臣当如何，礼部尚书吕震对以日食与朝贺之时先后不相妨，辅臣黄淮、杨荣俱未反对，杨士奇独以不当受贺为言，且引宋仁宗时富弼请罢宴撤乐，且恐契丹行之为中国羞，后果然仁宗悔之之事为证，太宗皇帝允之，但赐百官节钞而已。十三年元旦又日食，免贺亦如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亦当日蚀，天阴晦色不甚辨，诸官遂以当食不食，上表称贺。上大喜，独礼部尚书吴山曰：“明明薄蚀，吾谁欺？欺天乎？”首揆严嵩密以其语奏闻，上已不平。山自上疏以救护礼毕为言，上愈怒，未几用言章夺吴职。两朝前后一事，而阁臣之忠邪夐别矣。严次年壬戌即得罪去，士奇自甲午至正统九年始卒，盖相四朝又三十年，苍苍者岂堪矫诬哉！

鳌山致火灾

鳌山灯火，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然亦有最出意外者。如永乐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鳌山火发，焚死多人，都督马旺亦与焉。时上在北京，闻之惊惋，命太子修省。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上于宫庭中依檐设坛幕，而贮火药其中，偶不戒，延烧乾清宫以至坤宁宫，一时俱烬。时上往豹房，回顾火焰烛天，戏谓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或云是年宁王宸濠别献奇巧之灯，即令宁府遣来人入宫悬挂，皆附壁著柱，以致此变云。

万历初元灯节，当如例设鳌山，首揆张江陵谏止，以为鳌山起于宪宗时，今谅阴中未可辄置，上嘉纳之。江陵此举甚善，但以成化创始为言，盖止据词臣章懋等谏止宪宗之疏，而不知国初已有故事也。

山裂

正统十四年己巳，陕西某县山鸣三日，移数里，崩压民家数十户，是秋即有英宗北狩之变。成化十六年庚子，云南巨津州白石雪山中裂，分为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是年大阉汪直用事佳兵，与尚书王越比周黩武，越冒封威宁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陕西澄城县界头岭吼声如风者数昼夜，山四裂而去，东西各五里，南北各十里，是年督臣曾铣与首揆夏言议复河套，征调兵粮，关中骚动，次年二人俱论斩。山至镇重，而崩裂至此，其征上应紫微，下亦主将相，其验如此。

弘治十年云南师宗州有马者笼山，其高插天，去山二十里阿定乡，有一小山，一夕移于马者笼山之侧，有三大树随山而徙，皆不摇动，土人但闻风雷震撼，旦起视旧处，已为平地。近年万历己亥八月，陕西狄道县毛家坡山崩裂，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凡五座。此等皆极异事，而无灾沴应之者，时圣君有以消弭之也。又云南镇南州有石吠山，顶有石类犬，每遇凶年，则石有声如犬吠，因以名山，此尤奇

事。又正德末年，广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忽有石浮出，反卧岸傍，猛恶之，密遣数百人夜移他处，至明复然，未几猛败灭，此石不复见矣。

土木之祸咎征

正统十三年戊辰，京师盛唱《妻上夫坟》曲，妇女童幼俱习之，其声凄惋，静夜听之，疑身在墟墓间。次年八月，车驾陷于土木，将士死沙漠者数十万人，都下禁军嫠妇，祭望哀号，声彻原野，则此曲实应之。其年三月，进士传胪，适状元彭时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顾疑骇，谓龙首忽失，是何祥也。未几而龙驭不返，人间遂有丧元之说，以及小民所传雨地城隍土地诸谣谶种种，无一不验。最可怪者，则是冬所颁大统历日，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至秋英宗北狩，郕王监国，因登天位，遥尊上为太上皇，说者谓寒暑失度，天地易位，即阴阳二至不能守其常矣。当时造历者以私意擅改，时礼臣为胡忠安不足言，乃举朝无一语诘责，仅见丘季方所纪，亦以为怪。然亦北狩以后追述往事耳，当其时亦未能昌言相驳也。

己巳六月，南京宫殿一时俱烬，先朝所留图籍法物并尽，不两月而銮舆北狩。

郊坛大风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阴晦大风，郊坛灯烛俱灭，执幡麾并乐官俱冻死。此祝枝山大父居京师亲见，而《宪宗实录》不载，盖秉史笔丘文庄公讳之也。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亦有此异，时后李氏窃至斋宫嬿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厉风震荡，从官

辟易，至不能成礼而罢。帝既怖恐，又闻李后擅杀所嬖贵妃黄氏，遂得心疾以至于崩。宪庙圣明，谨于事天，非宋主可比万一，且雍容成礼，对越上帝，即风霾何损？独此时正商文毅当国，却不闻引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求退，何也？

朝参讹传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东班文官中若闻有兵甲声，众皆辟易，不复成列，卫士皆露刃以备不虞，久之始定。上命班居下者百余人，悉跪于午门外，逾时释之，御史寻覆奏究其事所从起，竟莫能得。礼部因奏朝班惊喧，定申明朝仪八事，亦聊以塞一时之责耳。考之传记，无形有声所谓鼓妖者，殆类是欤？

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后，京师西城有物夜出，四散啮人，其色正黑，及踪迹之又不能得。上遣太常寺少卿刘岌祭都城隍神，御制祭文诮责之，继又于禁中祭告天地，为文引躬自咎，久之妖始渐息。盖是时汪直设西厂诇事，官民遍受其荼毒，有四出伤人之象，内臣梁方、妖僧继晓、方士李孜省辈，左右荧惑，王越辈又黩武邀功于外，四方骚动，中外惊疑，故天心示警乃尔。

弘治异变

弇州纪奇事云：弘治为极盛之世，而己酉、庚戌浙江陕西山中有二异物，而不知辛酉、壬戌、癸亥之更异也。弘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陕西韩城县地震，有声如雷，倾倒官民房屋，压死男妇无数，自朔至望，震犹不止。县东八里，遍地决破涌水，有裂开地一二丈四五丈，涌出溢流如河。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重庆府城上忽白光映天，见者惊异，起视但见渝水明耀，浮光上烛，次早验之，宛如豆汁，人不敢

饮，逾三日始澄澈。叙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长官司，抵崇山峻岭，阻不能前，询之故老，云此水发源自建昌，从来未有此变。十四年六月云南云龙州民疫疾，十家九卧，内有不病者，见鬼辄被打死，有被打显迹，有因沉病死者，有病在家为鬼压死者，百姓死将半，初五日起至十二日止。十四年秋一日，蜀忠州大渰等三里，昼晦，雨黑子，形色如菽，平地可掬，尝之略如稻味，久而生苗如粱，后值霜侵枯槁。州守汾州人姓宋，以为瑞，郡守华阴人，姓屈，以为灾，申达莆田林中丞，取验奏闻，后州人亦无灾，惟宋守卒于官。十四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四川乌撒府可渡河巡检司大雷雨三昼夜，水涨，山崩地裂，山鸣如牛吼，涌出清泉数千派，坏庐舍桥梁，压死人畜无算。是年八月广东琼山县飓风暴雨，海翻涨，平地水高七尺，坏房屋，军民男妇死者不可胜计。广西融县昏刻星大如箕，长丈余，流西北方，河水陡红，浊如黄河，日炎如暑，夜寒如冬，疫瘴大行，至一家全无爨者。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马湖涡江水色变白，明莹可鉴，翌日浊如浆，凝两岸沙石上者如粉，十七日复清。本月十二日，叙州府东南一河，水亦如之，如浆浓者三日。十四年十一月，江西赣州府连日大雷雨，各县遂多瘴病，有朝病暮死者。云南景东府自弘治十五年正月以后，人畜疫死不可胜计，十一月十九，云雾黑暗，人往来面目不辨，昼夜不分，凡七日；又陇川宣抚司十月，大雨雹，大者如掌，小者如鸡卵，尽杀田禾。十五年，南太常卿杨一清奏：七月初三日，猛风急雨，震荡掀翻，江潮汹涌江东诸门，浩如陂湖，水浸入城五尺余，中下新河官民船飘溺入水多溺死，孝陵及天地山川坛、太庙社稷拔树木万余，是日正上圣诞，当时尤以为异，而凤阳祖陵亦以是日遭变，万岁山、龙兴寺，一应坛壝俱毁，上命祭告修省。十六年正月十八日，云南宜良县地震，有声如雷，摇动房屋，二月初三日，宜良县复黑气迷空，咫尺不辨人形，狂风昼夜不息，地中雷有声。又正月云南曲靖军民府火发七次，抚臣陈金以闻，上命南京刑部左侍郎樊莹兼佥都御史往巡视云贵，奏不职大小文武官共一千七百余人，以弭天变，盖用景泰壬申命南礼部侍郎姚夔考察云南官吏例也，而樊莹所斥滇南将吏之多，更本朝未有之事。其后莹至南刑部尚书，谥清简。以上皆辛酉

壬戌癸亥三年间事，其变异较之弇州所纪，更繁而怪矣。

先是弘治元年闰正月，南京奏连朝雷电交行，大雨雪；又陕西守臣奏天门开，人马百万自下而入；二年二月十四日，河南地方昼晦如夜，咫尺不辨人物，黄尘障天，赤光如火；三年二月，陕西庆阳县陨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击死人数万。弘治三年十一月彗见，五年四月彗又见，又有异鸟三，鸣于禁中，六年五月，北京东厂内地，无故陷二三丈，广亦如之。又本月内，在京明时坊铺内，白昼见二人进铺，久之不出，管铺者疑之，但见二衣委地，傍有积血，竟不见二人踪迹。又是年五月，苏州大风雷，牛马在野者多丧其首；民家一产五子三女，皆无首，二女脐下各有一口，助啼相应，数日俱死，有报到京。六年十二月初一，南京金星昼见未位，次日大雷电风雨，拔孝陵树无数；湖广郧阳府亦是日雷震电大雪，平地深三尺，冻死人畜无算。七年七月初三日，苏、常、镇三府风雨骤作，拔木飘瓦，潮水泛溢，平地水深五尺，临江深一丈，民皆溺死。八年三月，宁夏地震一日十三次，其声如雷。八年四月都御史刘大夏祭张秋湖神，天阴，帛不能燃，欲焚不焚之处，宛如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八年十二月，京师大震电，天鼓鸣；江西大震电。九年五月，四川长宁县南树生莲花，李树生豆荚；江西安远县马鞍山顶巨石趋走下山，报至县，已走山麓，官命烧醋沃之，又锤碎，不敢上闻。是年八月，北京西直门有黑熊上城，啮死一人，伤一人。又十月，京营开操，中军大旗曳之不起，坠死引绳千户。十年二月河南修武县黑气坠地化为石，声如雷，状如羊首；云南师宗州阿定乡有一山蟠二十余丈，反移二十里，有大树皆随山而徙，不摇动，土人但闻风雨声，旦视旧处皆为平地。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宁宫灾，内阁刘健等疏云：顷年灾异频仍，内府火灾尤重，军器监火，番经厂火，乾清宫西七所火，而内官监与清宁宫之灾更为大异，盖孝宗朝火患亦最剧。最后则十七年六月，江西庐山如雷鸣，次日大风雨，平地水丈余，溺死星子、德安二县人口无算。又直隶崇明县民顾孟文雄鸡伏卵，猴头而人形，身长四寸，有尾活动而无声，尤为怪极。盖未期而孝宗上宾矣。

按弘治间灾异，实累朝所无，此天心仁爱，示警圣明，且其时上下同心，遇灾而惧，以故无损太平之万一云。

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当月食不应，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当月食，至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望，又当月食，凡三次，至期皆不验，礼部请治钦天监推算不明之罪，上命宥之。窃意是时中宫擅夕，阳不敌阴，日魄无能掩月，未必推步者有误也。使其事在嘉靖中叶，必举朝称贺，献赋颂者盈廷矣。

又弘治十二年己未，曲阜孔庙灾，柏树被焚，枝干俱尽，尤为异变。

正德龙异

正德七年六月，山东招远县夜有赤龙悬空如火，自西北转东南，盘旋而上，时上在豹房游戏，昼夜不还大内。十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游幸。是年六月，直隶山阳县有九龙昼见，俱黑色，一龙吸水，声闻数里，吸渔舟并舟中女子于空中，复堕而无伤。十三年八月，云南顺宁府澜沧江龙斗，水涌百丈，行人不能渡者七日，时上在宣府。十四年五月，上在喜峰口，时直隶常熟县俞墅村，迅雷震电，有白龙一、黑龙二，乘云并下，口吐火，目如炬，鳞甲头角俱见，撒去民间房三百余家，吸舟二十余艘，并舟人空中堕地，有怖死者。十四年初夏，江西大雨，鄱阳湖涨，小孤山亦没不见，水退，死黑龙一，蛟二十余。未几宸濠反，被擒于鄱阳。时上南征至金陵京口，盖六飞四出，人皆有鱼服之忧。次年渔于范光湖，上堕水得疾北还，实与前吸舟涌水事相应，即鄱阳之怪，亦似关圣躬，宁庶人长鲸耳，不足当此变也。

正德十五年七月，上在南京时，有物如猪头，其色正绿，堕于上前，又拘刷诸妇人之所，皆有人头悬挂满壁，时随驾大学士梁储等上

疏切谏，谓耳目所未见，而不敢斥言，不二月而上不豫，仅得至京师而龙驭上宾矣。意豕首及人头，皆属钱宁、江彬辈藁街之征欤？

又陆粲《庚巳编》云：正德某年，云南腾冲卫举人汪诚家后圃，夜半有龙见于八仙桌上，头角爪尾悉具，其色如粉，扪之鳞甲如刺，以来观者众，汪氏取狗血涂之，乃灭。

赤眚黑眚

正德八年二月，有二火星陨于浙江之长山县官舍中，大如鹅卵。七月，浙江龙泉县有二赤弹，自空中陨于县廨，形大亦如鹅卵，流入民居，跳跃如斗，良久不见。后四日，复陨二火块，烧官民房四千有余家，有一眚见于河间，家二十人同死者，此赤眚也。先是正德七年六月，黑眚见于河间顺德及涿州，夜出伤人有死者。俄又见于京师，形赤黑色，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风有声，居民夜持刁斗相警，达旦不寐，逾月始息。既又见于河南封丘县，其状亦如之，此黑眚也。时逆瑾虽除，八党正炽，朝政日粃，水火皆违其性，故南北变异如此。

雷震陵碑

嘉靖十七年改谥太宗曰成祖，其时武定侯郭勋上言，宜尽砻旧字更书之，上不悦，曰："朕不忍琢伤旧号。"命锓木书今称，加于旧碑之上。盖世宗虽以兴献帝之故，改文皇庙号，而心仍有未安者耳。今上三十二年，雷震长陵碑，上命重建，时内臣督工竣事，叙荐阁部科道诸臣，皆用骈语，如宪臣勘功胪列无异，识者已骇其僭矣。而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世宗欲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雷神奋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缵成祖德，乘此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

之庆也。”上优旨允行。夫上苍示警于祖陵，正宜君臣修省，反以为瑞应，形之章奏，比之王安石天变不足畏，说更悖矣。而言路无一语诮让之，异哉。

嘉靖辛酉，西苑万寿宫灾，工部雷礼疏言此宫系皇祖受命吉地，王气所钟，今天启佑皇上鼎新丕基，宜及时营缮以承天眷。上优诏答之，命速备物料兴工。自来容悦事君，前后一辙如此。

地震

嘉靖乙卯年，关西地震，河渭充溢，韩苑洛、王槐野诸名公俱罹其祸，人知之矣。然嘉靖十五年，蜀中之震亦奇。是年为丙申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时，四川行都司附郭建昌卫、建昌前卫以至宁番卫，地震如雷吼者数阵，都司与二卫公署、二卫民居城墙一时皆倒，压死都指挥一人，指挥二人，千户一人，百户一人，镇抚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太学生一人，土官土妇各一人，其他军民夷僚不可数计，又徐都司父子书吏军伴等百余，无一人得脱。水涌地裂，陷下三四尺，卫城内外俱若浮块，震至次月初六日犹未止。

宁番卫东连越嶲卫，北至西天乌思藏，其属夷有名麻些者，其俗丧葬不用棺椁，将猪去肠带毛，用物压扁，名曰猪胀，用缎绫布匹裹尸同柴烧化，此等丧礼，古今夷汉皆所未闻。又建昌行都司所属会川卫夷名扑厮者，能夜变为鬼，盗人财物，又掘新坟尸，咒使变鱼形，入市卖之。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所辖，去蜀省城不远，何以凶狠幻怪至此。先大父曾备兵其地，知之最详。

又

南学宪旸谷轩，陕西渭南人，嘉靖癸丑庶常，后为南吏部郎，与先大父甲子同分畿试，述其乙卯遭关中地震，云从地坼中出庐舍，不必言，即山川移易，见之纪载者已不胜书，如韩苑洛尚书、王槐野祭酒被难者尤众。惟南自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濒危无恙，幼子师仲尚在襁抱中，闻空中喧云：此下尚有大贵人，忽提出门外，视之尚鼾睡也。地裂深者至二三十丈，然其中或有破沙锅、西瓜皮及敝衣、坏器之属无算，岂真大地之下复有地耶？师仲字子兴，当甲子岁尚未弱冠。又三十年乙未成进士，时吾乡沈继山司马为少司空，与南厚善，荐入为庶常，今洊历坊局，大贵之谶正可践也。

时渭南民因地震行劫，为学宪父宪副修吉手斩二人而止。

万寿宫灾

万寿宫者，文皇帝旧宫也，世宗初名永寿宫，自壬寅从大内移跸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五日辛亥，夜，火大作，凡乘舆一切服御及先朝异宝，尽付一炬。相传上是夕被酒，与新幸宫姬尚美人者，于貂帐中试小烟火，延灼遂炽。此后即下诏云南买诸宝石及紫英石，屡进不当意，仍责再买，如命户部尚书高曜求龙涎香，经年仅得八两，盖诸珍煨烬已尽，无一存者，故索之急耳。尚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命拜未封宫御尚氏为寿妃，赠其父臣为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而同封贵妃文氏，乃从敬妃进封者，其父止得指挥同知，则恩礼轻重可知矣。封妃之日，距圣诞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甲子，盖亟尊贵之以侑大庆上觞云。

曾闻一中贵云：尚氏承恩时，年仅十三，至册封妃，则已十八矣。又闻伊王典模，暴横不法，内结尚贵人为援，故抚按俱莫敢问，后终以罪废失国，尚妃亦不能救。

己亥山水大灾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上以章圣太后崩，改葬显陵，驾至赵州临洺镇，二处行宫火发，已逮治所司矣。比至卫辉府，夜四更火发于行殿，内人及内侍多死，法物宝玉俱毁，圣躬亦几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南河抚按、布按、守巡俱下狱，知府王聘等送都护军门御押驾前导示众，亦可谓异变矣。是年六月，浙江天目山崩一角，出蛇数千，衢、严二府大水高二丈余，漂溺人民无算。七月，扬州大水，漂没盐场数十处，是日扬子江水陷下数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陆，盖大风卷水而北也。是年灾变何多且怪如此。然是春册立庄敬太子时，日下五色云现，中外欢呼大庆，然庄敬终夭，瑞之不验又如此。

讹言火庙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时，东草场火起，京师人遂讹传火焚宗庙，远近惶骇。至暮大雨雹，且风霆大震，咸谓灾止草场，今且熄矣。夜分以后，火忽从仁宗庙起，延烧成庙及太庙各庙尽付煨烬，惟新立睿宗庙独存，果应讹言，真可异也。按，成庙旧号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称祖，而兴献帝新称宗，其主与成祖同入庙，说者谓文皇神灵不豫使然，或有云诸庙尽毁，独留新庙，亦祖宗在天之灵，不安于并祀，因有此变，讹言之兴，盖神告之矣。

玉芝非瑞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有白芝生于献帝旧庙。上大喜，改其名玉芝宫，岁时祭祀，大小吉凶必告，盖兼太庙及奉先殿之礼，且又日上膳羞，如南京孝陵故事，其祭之繁缛，古来未有也。甫逾年而世宗遂弃

群臣。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芝白为丧。而宋世张震为成都安抚司，其府治柱础忽生三白芝，岁余震卒于官，盖灾而非瑞也。是时献芝以千以百计者遍天下，故废庙亦产此物，所谓妖由人兴也。

雨血

北地冬春间，每遇天际昏暗，日曈曈无光，谓之红沙天，则边圉必有争战及败军陷将之事，都人相传以为占验。自去年辽左大帅张成胤败没，远近大震，朝议起故右都御史杨镐于家。今年选二月之廿二日，四路出师，其上疏自叙方略云某人率大兵若干从某路出云云，且自夸有成师而出、尽贼而还之语，盖兵未授甲，而敌已尽知其情，严备久矣。其前一日未申间，友人马时良太师邀饮，途中遇雨，沾在衣履，尽作血色。比至马斋中，方叹讶间，天宇陡黑，对面不辨，急呼张烛，则坊巷无赖已乘暗剽掠衣物食味，道上行人俱颠仆。凡十余刻，天渐明朗，始灭烛把酒，日圭尚未晡也。不五日而丧败报至，正辽左出师之日也。时大帅刘綎欲待所部川兵尽至方与交锋，而杨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一举歼焉。

妖言进土

今上戊申年，内臣辈建西顶娘娘庙于内府内织染局，时都中忽兴进土之说，一切男妇不论贵贱，或车运或马载，以至艳妇处女亦坐两人小舆，怀中各抱一土袋，以香楮随其后，入庙献之，久之始渐衰止。又数年今上宫中忽作掠城之戏，其法画地为八方，令大珰辈以八宝投之，自十两至三两，能入者即为赏。未几戊午岁，有辽东失陷抚顺事，次年己未春大败丧地，人以为谶。

按，宋政和七年，汴京修二郎庙，俱云献土，或云纳土，竞相担

负，昼夜喧阗，街陌充塞，自春历夏不休。说者以为不祥，徽宗始下诏禁之乃止，不数年金人犯顺。

花石之祸

吴中有瑞云峰，宋朱勔所进艮岳物也，盖搜剔洞庭西山最后得此，以为可匹敷庆神运石。将持入献，适闻汴京受围，道君内禅，遂弃不取。屡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后为陈太史所收，夜吐光烛天，太史病剧，因仆之铲其一角，光顿减，而太史殁矣。久之，吴兴董宗伯买之，载归过太湖，船覆石沉，用百计取出，则一石盘，非峰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沉石，配之即此石之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给谏病卒不果，乃孙仪部力谏以为不宜畜此妖石。适吴中徐冏卿渔浦来，屡目而属意焉。徐即宗伯爱婿也，转以赠之，徐复挈还吴。方议竖此峰，而徐亦病，旋殁矣。此石至今卧其园榛莽中，乃子中翰君欲绪成前志，终以惧祸未决也。又岭南从来无牡丹，即移植者俱不作花，相传花则损主。故相梁文康公之孙绍缵携归种之，盛花以为奇瑞，开宴会客，未几不起。故相张江陵擅国，因内阁白莲开双蒂者三，江陵疏贺，上谦让不受，而手诏归美张相德所致，未数年，张殁被籍，尽削诸恩典。然则花石之异者，类足招殃，可吊不可庆也。

嘉靖庚申年，南京振武营兵变，杀户部侍郎黄光昇。先数日，黄之私第忽聚蜂数万，结巢簇拥，自喜以为吉征，不崇朝而祸及。万历辛卯年，宁夏副总兵哱拜有雀驯扰其肩不去，诧谓旦夕登坛，次年叛兵杀党中丞，推拜父子为主，正去岁雀集之日也，因决意作逆，以致夷灭。盖蜂雀孽祸，不减花石云。

衣内出火

余观张芳洲宁都谏文集云，婢整新绫衣而火星飞出，以为异，此不足为怪。予儿童时，独卧醒来，火荧荧千点在帐中，久之方散，凡经数度，亲友辈以为文明之象，而予竟连遭大故，不克赴试。庚子冬，送李本宁维桢宪长于平望舟中，谓予曰："我昨日易一绉袍而火星四出，子知为何祥？"余谩应曰："此为离明上烛台耀，公内召必矣。"次年大计，李不免镌阶。又里中项墨林元汴长子贞元德纯，以书法自负，衣中亦有火光之异，先是蓄油纸千番于楼上，年久火出，潭潭连云，华构顷刻煨烬，总之非吉祥也。

鬼怪

太山主者

故太仆卿费唐衢尧年，铅山人也，一日病故，入冥至泰岱谒主者，入门庑即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窥殿上有王者南面，侍卫甚严，座后列姬侍以千计，貌似故祭酒冯开之，然不敢旁问。忽被呼引见上阶，果冯也，云："别久甚念，君虽已合来此，然此事我为政，尚能为君宽数年，亦故人情谊当尔。"目揖而遣之，遂苏，则属纩已三日矣。因作祭章奠冯墓，致厚赙，备述始末如此。冯于内典究心，平日以莲邦自许，一旦沦入神鬼趋中，为修证耶？为沉滞耶？俱未可定也。

穆象玄冥判

穆象玄名天颜，楚之黄冈人，登甲辰进士，令南海，入西台。少时为诸生，被召为冥吏，每以夜分入幽府决事。间遇亲识逮系者，亦委曲为道地，或得回生，或附轻比，往往有之。其居间请托，多属比

丘，每一僧至，辄降陛加礼，所嘱事莫不响应。其僚十人，如人间曹局，一切受成于主者，所谓阎罗天子是也。得第后入冥渐稀，近来两三月一往，皆系旧案大狱未结，曾经穆谳讯者，始召与平章。诸僚新旧代去者，或未识面，间以相问，则旧者告以此旧寅丈穆公，重加款接，闻比来已绝迹矣。穆初每为人言，今苦众咻，多默不应云。

术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间，有方士席小堂者，能使鬼，客勋贵之门。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车马妓乐饮食驮载甚繁，席曰："不须如许劳攘，我一人能任之。"时方新夏，皆纳之绨袍袖中，入即无迹。比至别业，从怀袖一一取出，盖亦唐胡媚儿之流亚也。后以罪谪宣府，督军府张弘轩国彦甚礼之，终以作奸毙狱，鬼不能脱之福堂也。顷甲午乙未，闻东事纷纷，诸以灭关白自炫者，充满都下。一日有壮士十人，投大司马石东泉麾下，云得外国圣铁，一切刀剑及肤俱不能入。石面试之，良然，因大喜，咨送东征文帅宋相江应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刓缺，自谓得天助。一日与倭对垒，命充前锋，鼓角才鸣，九人俱丧元，仅一人得逃，诡云战时圣铁不效。盖皆炼鬼用铁布衫术，以为戏剧则可，锋旗相对，则有太乙诸神司三军之命，邪鬼安得阑入战场哉。

三孝廉作鬼

余幼时见无锡一孙姓者，能炼鬼为役，曾至予家，谈往事如目睹，问以后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验。颇能诗文，顷刻数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闽中人，名章日阇，曾举丁卯解元。问其何以不托生，则云前生负此人钱，填满方得去。或云亦孙教鬼妄言，无其事也。其后则有会稽陶与龄事。陶为大宗伯承学长子，今太史望龄兄也，没已

久矣。甲午年富顺李大宗伯长春之子自成，遇之于成都，谓今年其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后不复见。与龄先举应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较已胜章能远游，白日见形矣。又山西太原举人张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试者鳞集阙下，其相识者忽遇之，则改称段相公，携老仆遨游都市，与故交往还拜客赴席，无异生人。询其乡人，则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师，因偕之来，不复匿迹。好事者多与缔交，无敢以为鬼也。此较陶与龄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于公车，愤悱余习，无所发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毕命烟粉，随逐嬉游，尤狡狯之雄也。

陶即驻世，不过成地仙，禅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篑津津述之，不似深于佛者。

奇鬼

吴士曹蕃以礼经魁丁酉京兆，为座师焦太史所累被罚，来京辨复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见一丈夫长抵屋榱，面白而阔，衣团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但开目即见，昏黑张烛亦如之，惟合眼息灯，则无所睹。初犹怖骇，后习之不怪也。如此月余，自分必死，亲友亦无敢相视。一日忽不见，沉疴亦脱然。余问之学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遍考梵册不得。

马仲良户部

余友马仲良之骏甫逾弱冠登第，当今才士翘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华要期之。丁巳大计，忽罹白简拾遗，以浮躁外谪，时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来。其时主议者蜀人吏科徐雅池绍吉，盖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德升一言处之，不谓其误也。始马僦一寓，其室敞而

直廉，马得之甚惬意。初住亦无他，屋后隙地为溲秽之所，但每遇阴雨，则墙阴仿佛有所见，侍婢辈时时惊叫，马呵止之以为妄。后告者屡屡，马亦渐自疑，遂议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后人皆知非吉地，空闲者久之。会冉以参议听调，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华焕，僦居之，始与徐往还。忽数日不至，后相遇诘以间阔之故，云方移居少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数辈，因曰："侍儿俱几惊死，吾室后废圃频有祟昼见，顿令人拆墙之将崩者，则倒直一少妇，颜貌如生，奔逃急走，至今心犹怦怦也。"徐大骇怪，俾物色向为何人私宅，则云马户部故居。徐因忿忿，谓此君少年负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创之，以此弹章遂不可遏。嗣后乃知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妒妻杀妾而瘗之，其人已转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来亦有，然此妇何不祸彼夫妇以伸枉抑，而现形怖人，卒陷无辜于贬窜，殆亦前生冤对云。徐后知其事，亦悔之而已无及矣。

献县盗鬼

顷戊午年献县令江钟廉抵任，即有鬼杀妻女之异，其全家惟一婢独存，又作鬼语诉冤，此事纪之者多矣。独江夫人死后，复附魂于幸免之婢，备述初为厉鬼见杀之状，阴府相悯之言，此亦古来所有。惟所称冥中贵人，既知众鬼即群盗，妄杀无辜，且其禄命未绝，何以不为料理再生，仅仅优以男身，处以巨室，且从蜀至楚，又相距辽远，断其夫妇之爱，歼其母子之命，不复一为处分，何也？初江令吴江，与乡绅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谤书去。比至献县，未视事即罹此变，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瞽废，虽改教不能再出矣，岂前生夙业耶？

大风吹人

《辽史》记其国圣宗开泰八年五月，留打鲁瑰部节度使哱鲁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风飘四十二人飞旋空中，良久堕数里外，有一酒壶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内极异之事，断无再见者。曾闻新城王霁宇象乾少司马之始祖母，乃从空飘至其家，久而方醒，问之言语不通，盖异域人，为飓风吹堕，因为其妇，生育诸子。今王氏蝉冕联翩，贵盛无比，皆其苗裔也。余初不甚信，顷晤司马从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询之云果然。嗟乎！亦异甚矣。

食人

柳跖之脍人肝，赵思绾之吞人胆，以至朱粲、秦宗权之属，捕人为粮，此皆盗贼及乱离无食时偶一见之耳；若契丹东丹王季赞华好饮人血，至刺婢妾辈而吮之，犹夷狄也；若盛世天潢亦有之，则真可怪矣。周府新安王有熹者，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子也，性狠戾，嗜生食人肝及脑胆，常以薄暮伺有过其门者，辄诱入杀而食之。其府第前日未晡，即断行迹。后以伪作兄祥符王有爝书与赵王高燧同反，逮至京，鞠得其奸，削夺居京师。猰□枭獍，乃出帝系，亦宗藩异事也。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高寀，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四方失儿者无算，遂至激变掣回，此等俱飞天夜叉化身也。顷年又有孙太公者，自云安庆人，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为缉事者所获，下诏狱讯治，拟采割生人律，或以为未允，士大夫尚有为之求贷者。会逢大赦，当事恐其有词，与奸人王曰乾等同毙之狱。

古来食人肉非出乱世者，唐则临尉薛宸，节度使张茂照，五代则金吾上将军苌从简，宋则右副王继勋，知钦州林千文。又饮人血者，三国时吴将军高澧。

小棺

尝闻人言，今上初年，宁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数千，皆长尺许，发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绯袍进贤冠，如今世服饰，无一作古昔装者，予笑以为诞。后偶与李本宁先生谈及，云此余宦彼中所目睹者，即命锸工即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闻之朝耳。又隆庆间古长城圮，露出小棺无数，俱长数寸，开之衣冠俨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经一卷，一妇人棺题铭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宪使名节者亲见之，以语王太仓相公，王以语王损庵太史而纪之者，王麟州太常又亲见徐公面谈而笔之杂纪，弇州又别纪之。二事俱在近时，诸公俱非妄语者，岂焦侥国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狯，作此伎俩博笑也？此虽在六合之内，亦存而不论可矣。

有言西北甘凉银夏之境，榛莽旷卤，妖狐窟宅其中，故屡有此异。但狐能幻于生前，死则尸仍异类，此见之载纪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黄河以西为凉州诸郡五，梁凉分据，古称沃土，灵夏赫连旧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亦未必然。

宋洪迈《夷坚志·支·丙集》载隆兴府钤辖喻绅，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与近世明器相类，高数寸。又得小石牌不盈尺，其上为莲叶，下为荷花，中有真书，文曰："武神圣文皇帝之庙"，两傍夹书曰"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纪元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时称圣神文武，殁谥神武孝文，此四字虽略同，然当时葬长安，文碑在地中而曰庙，不可晓也。隆兴即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现怪乃尔。余意此必非唐帝殡宫，亦长城下某妃之类耳。

邓子龙香木

武弁邓子龙，东南骁将也，初以偏裨在粤东剿海寇，忽有一浮木触舟，弃去复来不暂离。子龙试钩取，其气作沉檀香，阅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居大半，置之卧室，以为肖己状貌，时时抚弄之。后入粤西入滇南，为参戎副将，屡蹶屡起，每以香木自随。至关白事兴，邓已久废，邢昆田为制府起之锢籍，拜大将，命督水师，与倭众战于对马岛海中。初获全胜，深入，遇伏发而殁，后求得其尸而失其元，即以所刻香木续脰入敛。其至朝鲜时，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傍，手磨此木不舍，甚怪之。已而遇害时，邓年已七十余，距得木时且四十年矣。虽云运数前定，何物枯枿，能预示妖变乃尔？乃知桓玄之头著败笼中，房琯之得梓木为棺，信乎不妄。

草木之妖

今上丙戌丁亥间，京师明智草场火发，薪刍如山，一夕尽为煨烬。次晨喧传有异，余稚幼，随众往观，见儿童辈在馀焰中竞拾诸物，小者如拳，大者如桦盘，色正黑有光，叩之声甚清越，绝类英石之佳者，第质稍轻耳。其状或为笔架，或为砚山，或为立屏，俱可供玩。又有作人、马、犬、豕诸色者，无不毕肖。余携得数件归，寻为人持去。至丁酉年八月，河南柘城县柳树破裂，迸出人物数斗，为牧竖所见，竞往收取，以呈地方官长。时巡按御史为吾邑姚罗浮思仁，因开矿之扰奏为灾异，进之御览。姚差竣到家，出以示余。其人仅长寸馀，每颗皮筋结成，色微黄白，有冠冕者，有小帽者，亦有髻龀者，纤毫无异。更有妇人，其装梳全类江南，略不似中州，更为可异。古来草木之妖多矣，未有如此奇诡者。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辞诸生，以书法行海内，其诗颇有佳句，家亦渐起，

买宅于胥门内，园亭幽胜，水树回环。一日，忽有魅昼见，大白面如盘，目瞚瞚动，不见口鼻手足，隐现不常。初甚惶骇，后习睹不复异矣。偶旬余灭迹，举家庆幸。适有客至，问云："闻君家子不语者，已不来，果乎？"周未及对，即有声应曰："索隐行在此。"回视则大白面已出矣。宾主愕然，踉跄而散。其园后属一挥使，为吴妓借居，余曾久留于中，绝无他异，今又属他姓矣。周无嗣，以外孙施姓者为后，更名周胤昌，新登乡书，文行为时流第一，与余善。

沈司马庄怪

沈继山司马登隆庆戊辰进士，予告归，其所善二友为冯具区祭酒、周霖沧评事，时皆困诸生，来借沈乡居庄舍为修业之所，其地去城稍远。忽有群魅啸其中，庄仆苦之。沈性素刚不之信，因笑谓二人曰："君辈不虞魅为患乎？"皆曰："无伤。"沈曰："果尔，当呼仆汛扫以俟。"明方启门，则庄仆已至，请主人诸斋镝钥。沈惊问若为知之，对曰："昨三更时，群魅毕出，聚谋曰：'吾辈宜亟去，有一侍郎、一应天通判来读书此中矣，须徙善地避之。'因相率逃散，今寂然无他矣。"沈心知所谓，曰："善扫除之，吾将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冯、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冯登贤书，癸酉周继之，至丁丑冯遂为南宫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归。至辛丑，周尚滞公车，谒选得肇庆推官。沈谓余曰："魅语果信，具区当再出，霖沧其别驾乎？造物者素定久者矣。"予亦深信之。不数年冯殁于家，周转南大理，因乞休，又数年沈捐宾客，周寻病，又迟数年卒。冯、周名位，约略与鬼言不爽，然仅符其十七，或小损其品，或略优其秩。岂下鬼凡庸，不尽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说。

奇疾

古纪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为文人游戏，非必真有其事。以余亲所闻见，则有如穆吏部深者，山东济南人，壬辰进士，罢官里居。忽患异疾，耳中时闻车马之声，则疾大作。一日闻耳内议曰："今日且遨游郊坰。"即有装驮驴马鳞次而出，其恙顿除。至晚覆闻游者回镳，尽返耳中，则所苦如故。吏部公屡治不痊，一日忽洗然若失。又苏州吴江县沈参戎名璨者，行三，为吏部宁庵学宪定庵公爱弟，幼长纨绮，惰于学业，遂入右列，最后分阃广东惠潮。署中有树大庇数亩，掩映不见天日。沈憎之，欲伐去。其下力谏，谓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祸。沈怒不听，斧乍施，共见巨蟒长数丈，蜿蜒入其鼻中，因发狂颠倒，不能理事，弃其官归。蛇出入鼻孔，日凡数度，其孔肤色光黑，盖以蛇往来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见一天神如关壮缪状，持刀入战，凡三昼夜，喧嚣之声彻于邻比。其神不胜而出，自此遂听之。家本素封，因之匮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为余内亲，今尚在无恙，此皆事理难晓。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冤者，终以迁去获全，岂真如刁俊朝妻项下瘤中猴，谪限已满耶？

京师狐媚

狐之变幻，传纪最夥，然独盛于京师，闻以举厂为窟穴，值乡会试期，则暂他徙。友人云：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避暑上都，此犹其故习。然渐南渐少，齐、赵、宋之间，尚时作媚惑，过江则绝不闻。有言其禀性不能渡江，是不然。余浙游东西诸山，稍入幽邃，时时遇之，但不能逞妖如北地耳。问之故老云：京师无厕，居者以妇人月水弃之地，狐窃食之，遂能幻化百出，成千年狐，为玄为白，不可问矣。然闻先朝驸马都尉赵辉者，尚太祖第十六女宝庆公主，生平嗜饮女子月经，寒暑不辍，凡为禁脔者六十九年，寿百余岁，直至成化间始卒。则狐与人俱得此药力，似不诬矣。今世皆重红铅，亦炼童女经事为药进之，不特士人为然，即嘉靖中邵、陶、顾、盛之徒，咸以此

致三公六卿，想亦因赵辉多寿，仿其遗意耶？

人痾

人生具两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其四曰博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问》有男脉应女脉应之说，遂具两形矣。晋惠帝世，京洛人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而性尤淫，解者以为男宠大兴之征，然亦不闻一月中阴阳各居其半也。又吴中常熟县一缙绅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当其不能女时，藁砧避去，以诸女奴当夕，皆厌苦不能堪。闻所出势伟劲倍丈夫，且通宵不讫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两形，则天上已有之，何论人世。

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遇男则牝，遇女则牡，今京师有此妖，或一家中内外皆为所蛊，各自喜为佳遇，然实同此兽也。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

卷三十

叛贼

再僭龙凤年号

元末，韩林儿起，称小明王，改元龙凤，为史所载久矣。其时相去无几，又有袭其年号者。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后长兴侯耿炳文讨平之，惟金刚奴未获，仍聚西黑山。至永乐七年潜还本州，始为官军所擒，送京师伏诛。此盗当开创之初，乃敢啸聚陇西，积三朝四十余年而始正法，亦剧贼矣。

四僭罗平国号

唐懿宗时，浙东贼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至昭宗朝，董昌据越州，又称罗平国，改元天册；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广州新会县贼林桂方，又伪号罗平国，改元曰延康，盖已三称罗平矣。至本朝永乐十七年，交阯东潮州安老县妖僧范玉，亦僭号罗平国，纪元永宁，以贼万善为入内检校左相国平章军国重事，以贼吴忠为入内行遣右尚书知军国重事，以陶成为车骑大将军，参行为司空。诸贼寻为总兵官丰城侯李彬等所擒，而玉终不获。

按是时正张英国三下南交之后，天威震叠，而交人犹反覆若此，则此方之狡狠可知矣，宣德间弃之未为非策。

后报范玉就擒，亦伪。

妖妇人

永乐十八年，山东鱼台县妖妇唐赛儿，本县民林三妻。少诵佛经，自号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往来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拥众先据益都。指挥高凤等讨之，俱陷殁。上命使驰驿招抚之，不报，乃遣总兵安远侯柳升等讨之。贼众败去，余党渐俘至京师，而贼首不得。上以赛儿久稽天刑，虑削发为尼，或混女道士中，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既又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师，而赛儿终不获。

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因以叛，后终逸去，盖神人所佑助云。

李白洲

李白洲士寔，江西人，初登第与罗懿正伦、李宾之东阳、林见素俊、杨邃庵一清、李献吉梦阳相善，其才名亦相埒，敭历中外，官至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予一子官，赐驰驿归，且命有司给夫廪，恩礼甚备。居家十许年，为宁庶人宸濠所劫，遂从之反，时年且八十馀。被获，为按察使伍文定所挞，创甚，死狱中。诏锉其尸，妻妾俱没官。使其早死数载，则名列耆硕，且更叨饰终之典矣。此何异乔琳之从朱泚，夏贵、刘整之降元，所谓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也。

李白洲预为墓道，托李献吉为生志，竟不及葬其中。当时献吉为逆濠阳春书院记，几罹大僇，使其时更举白洲志文以讦者，献吉必不免矣。

宸濠之叛，以士寔为太师，刘养正为军师，盖窃取太祖时善长、基二公同姓也。然韩国以嫌赐死，若青田为胡惟庸所毒，在当时已凶终矣。

马祖师

吾郡西北数十里聚落名乌镇者，嘉、湖、苏三府交互之地，最为奸人渊薮。嘉靖丁巳，有妖人马镇者，寓民沈松家，以幻术惑众，有毛荃、计中等为之羽翼，更相诳饰，诱胁愚民，约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吾嘉兴府。会有密告其奸者，官司以兵捕之，其党有被擒者，有授首者，惟马妖树青白二旗，纵火肆掠。官兵追及于南浔双林间，众皆歼，独马祖师逸去。时嘉禾兵备为沧州刘焘，有威望，以拒倭著声绩，亦遍踪迹之不能得。此等剧贼，几与永乐中妖妇唐赛儿伯仲，若宋李顺遁去三十余年，终被获受诛，真不足数矣。

乌镇虽一区，仕宦及富人甚夥，今上初，乡绅建议，请于朝设一府同知专治其地，钦给关防，得竟自发兵省直捕缉盗贼，而奸终不止，徒供隶卒扰害良善，毫无裨于地方也。今日事权日替，同知但坐府，不复至其地，与无官同。又塘西镇亦添设一通判督捕，总之赘员也。同知列衔湖州府，通判杭州府。

正德间四川贼首刘烈，本名乐，眉州人，冒为举人，匿保宁山中，寻又他逃，或传由云南入外番。时川东贼蓝五、廖麻子等僭称王号，川陕中多窃名刘烈者，因募能擒烈者，赏银二千两，至图形以购之，而真刘烈竟不知所在。时总制为兵部尚书洪钟，巡抚四川则右副都御史林俊云。

武定府初叛

嘉靖六年冬，云南土舍安铨作乱，侵略寻甸府、嵩明等县，俱陷之。七年三月，武定府土舍凤朝文反，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夺府州印信，举兵与安铨合攻围云南省城。是时安铨方炽，朝文又起，全滇震动。会议举才望大臣督兵讨之，诏以伍文定为兵部尚书，督四省土汉官兵，户部左侍郎梁材兼宪职，持金三十万，备饷以行。二臣皆一时选也。镇臣黔公沐绍勋，初遣武臣往抚，不从，反见杀，遂进兵。二贼酋败逃归寻甸、武定二府。初朝文诳其部内谓土知府凤诏母子已受天朝诛戮，且将尽杀武定府夷民，人俱信之。未几，凤诏同其母自省城归武定，夷民震骇失措，俱奉新诏降附。朝文计穷，绝普渡河遁走，官兵追败之。乃率亲信数人，取道沾益州，欲走东川。至汤郎箐，被大兵追及，碎其尸。安铨未知其死，亡入东川，纠合芒部，为土舍禄信所执，滇中遂平。是役也，始于朝文助逆，逼逐其主凤诏，至围困会城，与今上丁未年阿克索印之变无异，相去凡八十年，终覆其宗祀，盖其天性好乱，非一日矣。但伍司马大兵未至而乱已平，则黔公之才，亦非近日沐叡可及。

武定府改流

云南武定军民府，在唐为姚州地，名罗娑府，元为武定路。本朝洪武十六年，酋长地法叔（一名弄积）妻商胜者，倡义归附，太祖嘉之，命为土知府。至正德间，其孙名阿英者，始改姓凤，传至土知府凤诏，死无嗣，其母瞿氏代袭，既久而老，乃举诏妻凤索林自代，已而悔之。索林嗣事，颇失事姑礼。瞿氏恚怒，收异姓儿名继祖为凤氏后，欲立之，而废索林，既不克，乃具疏称为索林所囚，令继祖诣阙上之。继祖归，即伪受朝命袭职，逼夺府印。索林挈印奔省城，抚按恐生变，谕索林归视事，仍听继祖与瞿氏同居，由是姑媳愈相猜。有

土总管郑宏，故寻甸土舍也，索林以为子，用其计欲诛继祖。谋泄，继祖大发兵围府，且攻掠和曲、禄劝等州县。索林复挈印奔省城，与郑宏同处。于是继祖益肆。朝议集土汉兵讨之，杀其弟继英，众溃而继祖遁去，而武定民劫于积威不能安，索林不敢复居府而他徙。继祖复入武定，愿献银千五百两，分四庄自赡，永奉约束。镇巡官以闻，世宗许之，仍议立新城以居流官，令郑宏归府复业。继祖闻而大怒，执宏杀之，以兵攻新城。土官百户李鳌等败死，佥事张泽督兵驰救亦被杀，亡失士卒无算。于是诸道及夷兵赴剿者俱集，土官禄绍先、女土官安素仪等与战，大破之。先以捷闻。会女土官凤氏先班师，抵家，即为仇刺杀，盖继祖为之也。穆宗命与棺殓银三十两，川贵二省益大会兵围之。继祖弃新城，携凤索林遁入四川会里州，依东川妇家阿科等。既二省官军与汉土兵尽会，继祖穷蹙，贼帅者先乃斩继祖以降，其党姚安府同知高钦等亦为姚州土官高继先擒以献。穆宗命贷钦死，降袭姚安府土经历，武定府遂改设流官知府云。按，宋淳熙间，段智兴有国时，以阿历为罗武部长，其裔孙法瓦浸盛，并有邻部。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余年，至是而失之，其祸起于瞿氏小忿谋立假子，致寻干戈以致覆亡。初，商胜以土妇效顺太祖，至赐敕奖谕，其诰曰：质虽柔淑，志尚坚贞，万里来归，诚可嘉尚。可特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并赐朝服、织金衣、纱帽、金带。至瞿氏亦以土妇基祸，家国兴亡系一女子，可为永鉴矣。

正统二年，云南武定府又有女土官知府商智。

武定三叛

凤继祖既灭，凤索林者亦削籍安置云南省城矣。朝廷尚不欲绝凤氏之后，授凤氏宗人思尧为土经历，给以庄田百余处。思尧即索林支属也。其父凤历者，尚以不得知府怨望，阴结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国亨谋作乱。知府刘宗寅抚谕之不听，遂聚众自称知府，夜袭府城。

城中先有备，不能入。宗寅夜出兵斫其营，贼溃，追至骂剌山，擒历以闻，时隆庆三年也。上命诛历，以国亨谋叛未发，姑宥之。

武定四叛

凤历既诛，其余孽走金沙江外，心未尝忘武定也，雌伏者四十载。至今上三十五年，武定土酋阿尧即凤克，倚四川东川土知府禄氏为穴，始渐强盛，乘巡抚都御史陈毓台用宾之掊刻，夷汉俱不堪之，用其谋主郑举策，遂称兵攻城武定，陷府城，其乡绅偰尧司等附之，进围云南省城，索府印。时守备空虚，城垂陷，用宾乃与镇守总兵沐叡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梦雷等谋之，竟以印畀阿克，始欢跃辞去。克本夷奴之下劣者，既得印，自谓真为知府，且图拓地，遂并攻下府属元谋、禄劝等州县，并取云南府属之嵩明州罗次、富民、禄丰等县。禄丰知县苏梦杨死焉。用宾乃大发兵进征，生擒阿克，尽复所失州县，上功于朝，言路始昌言攻用宾失城弃印之罪，逮系入都论斩，以至知府陈典、推官白明遇、禄劝知州黄榜俱从极典。后陈瘐死狱中。武定凡四叛，皆夷灭，固夷性使然。然陈抚滇十六年，实少善状，弃印失地固可罪，旋复地俘逆，亦足稍赎一二。陈之子斗昭者，以父军功荫锦衣世千户，为北镇抚理刑，其父逮入诏狱，尚呵殿出入视事如故，人咸以为骇。

阿克之祖，改姓凤氏久矣，克称兵日，忽自改姓名曰鸟腾霄。人咸怪之，且臆之曰：鸟何物而能腾霄耶？是且立败，已而果然。

妖人王子龙再见

向来白莲、无为之教盛行，如宋人所谓吃菜事魔者，南北并起，盖不胜书，惟稍涉时事展转蔓延者，姑记其略。己丑年，广东始兴县

人李圆朗者，习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纸为人马，飞剑斩人头，有起死回生之术。因结翁源人王子龙，称黄巢后裔，祖遗金十二窖，欲与人均用，因以聚众，托云弥勒下生，至龙南县亦有从之者。因肆焚掠，攻南雄府不下，虔抚秦耀檄兵讨捕，擒斩于阵，事已结矣。至次年庚寅，而两广督臣刘继文，因惠州异人王子龙能点化奇方，索之不得，诡称此真王子龙逃逸未获，欲以叛臣法诛之，为知府孙光启所持，乃潜毙之狱。孙弃官去，刘事彰闻，为给事王德完论劾罢归。光启从废籍再起，事始得白。乃知妖妄固当诛夷族灭，即九转真丹亦徒足杀身。但两人同姓名，同在一方一时，并罹非命，真天壤间怪事。刘既弄假成真，失官归家，寻亦郁死。大抵烧炼一说，高明士人溺之尤深，往日王昙阳辞世，以不信黄白男女为第一戒，真疗狂格论。曾见一二少年，躬亲炉火，被药物之毒，熏腹夭殁，安得见死水银分毫也。如王子龙遇真仙，授仙术，不幸横死者，万中无一。

妖人赵古元

庚子之冬，江南传闻淮沛间大盗起，且如赤眉黄巾，旦夕扰宇内，既而次第就擒，则当事张皇太过耳。时有赵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阴人，惯习妖妄。有丽水县妖妇人王氏，亦假佛号惑人，传派孙枝，与义乌县吏人陈天宠同志，淫朋传香，浙东一路愚民皆为所诳诱。会王氏夫死，一平构娶为配，造为《指南经》等妖书，令天宠等诸党投散各省会以及两京，其事渐彰。惧祸及，乃走杭州，复聚众逞妖，为诘盗者所谁何，辄拒捕杀人，窜走徐州，改今名。时税监陈增横于彭城，诸无赖猬集，颇从古元习其教。抚院李修吾侦得，密遣健卒搜捕，尽获其徒党。李欲张大其功，上捷于朝，云古元造反，窥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赵赶朱，意且将图革命，而徐州兵备郭光复又附会其说，益侈言立擒大逆，朝野之福。时四明当国，田任丘秉枢，皆谓事小不足当封拜重典，且古元祸首，逸去未获，遂迟其赏。未几，古元复亡命三辅，至宝坻县被获，械送都下，讯验具伏，法司会谳用

妖言律，古元、王氏、陈天宠三人枭示，余或论斩遣戍有差。是役也，古元正与杨应龙俱授首。李中丞自负再安宗社功，出播州上，而为庙堂所排，怏怏见词色。次年辛丑外计，郭光复坐浮躁降级，以获古元功得复原职，独不及中丞，自是中丞益不平，与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刘天绪事起，一时持论者遂立意挫抑之。时中丞方拟入相，诸参疏攻孙司马，实代中丞泄愤也。不知古元罪状止此，无可加，而李中丞极力描写，谓古元为宋朝苗裔，生有异姿，题诗见志，伪帖总兵十万，约以二月二日八路齐起，先取淮扬，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万，夹杂粮船帮内，其反状甚真。总皆风影之词，毫无证佐。比近畿获古元，则事在刑曹，情状毕现，有识者益笑李说之诞，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绪之僭帝号擅拜官，且谋震惊陵寝，戕害公卿，逆谋显著，此岂可同日语哉？操白简者以意中所爱憎，评议公罪，而事变之大小，刑赏之轻重，弃置不论矣。

妖人刘天绪

万历三十四年之十月，南中获妖人刘天绪，本河南永城县人，流寓凤阳临淮县朱龙桥。尝奉无为教主，妄言近桥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即脱骨成佛，里民王宗、张名、吴凤龙等皆信从之，各署伪号，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之名，久之徒党日众，至千馀人。天绪遂怀不轨，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与南京寡妇岳氏通奸，与宗等约曰："若等以十一月朔旦，从我至神烈山拜天，即有蒙气上腾，如无此气，即吾无帝分。"至期，宗等如言与天绪登山，升誌公说法台拜天，望气无所见。既下山至朝阳门外，果见黑气一道，状如天河，自西北至于东南。宗等遂信为真主，相与定谋购造弓刀器械、勇巾红服。天绪又自号为龙华帝主，岳氏为观音，僭封为后，岳氏子用赭帛书封护国将军，又伪封王宗等十余人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等官，约于是月二十三日长至节乘百官谒陵举事。会其党操府家丁陈维岳、张应登等惧事发祸及，先期告变。御史李云鹄密捕尽获之，实讯

以闻，事下兵部。方妖民事起，南本兵孙矿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南中十羊九牧，思乱者众，宜一大创之。上意以为然，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轻之，仅从妖言律，置刘天绪一人于斩，余悉宽贷。上不悦，以逆状甚显，岂得仅比妖言，驳发北刑部。乃以徐州赵古元例上请，天绪等二名锉尸，余五人坐斩，而赦其余，犹用妖言律也。时方议宣捷，且告庙叙功，于是南北科道孙居相、曹于汴等，齐起而攻孙矿以及南职方郎刘宇，指为悖旨殃民，贪功生事，上留中不下，意盖不直言者。而孙本兵辨疏甚激，上乃传旨欲重处言官以肃法纪，赖辅臣力救得解。于是仅告庙宣捷，而赏功之典一切报罢。自此孙愈为言路侧目。至己酉冢宰之推，遂用全力摈之，尚指及前事，刘宇先亦降级调外矣。时门户之说盛兴，但问趋向异同，不问事理曲直。自孙、刘被论后，一时当事者俱以诘奸为戒，日事姑息。妖党蔓延，充遍南北，白莲等教在在见告，致烦兴师动众，灭而复起者数年。人始有谓孙矿、刘宇当日处分非过者，终不敢讼言白之也。

随佥事

山东鱼台人随府，己丑进士，官按察副使，夺师之产，为师子屈瑶所奏。上方冲年，欲置重典，赖其座主张蒲州相公为力奏云：告讦不可长，乃止从勘处。后吾乡陆五台掌铨，独器爱之，从废籍起知州，超为宁夏河西道佥事。党石被戕，随幸免祸，为哱承恩诸贼劫以为谋主，遂执偏裨之礼，后事平论罪从永戍，议者犹以为漏网。又有宁夏乡绅穆通政名来辅，以奉命阅视暂归，亦为叛卒用，与随同戍，随为乡论所薄。上以其悖本，亦深恨之。不知何以见知于陆，然因见知而得重谴，倚仗自有不可知者。

盗贼赋形之异

史言防风身之大，姜维胆之大，皆疑非理所有，盖亦少所见多所怪，徒以臆断耳。成化初，四川反贼赵铎传首至成都，好事者戏秤之，重至十八斤，亦云异矣，古语岂尽诬哉！铎初谋为本邑医学训科，县令索赂，称贷献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甚急，又为仇邻讦其窝盗。遂决计谋反，至杀都督何洪、绵竹典史萧让等，贻一方之害，损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实为祸首。

妇人行劫

乙未丙申间，畿南霸州文安之间，忽有一健妇剽掠，诨名母大虫。其人约年三十，貌亦不陋，双趺甚纤，能于马上用长枪，置一豆于地，驰骑过之，下一枪则剖为二，再驰再下，则擘为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与格斗，必为所杀，横行者三四年。前后有夫数人，稍不当意，即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尘者，善用铁鞭，闻此妇绝艺，拼死与角，半日未解。此妇遂放伏讲解，留以为夫，有嫪毐之能，恨相见晚。王寻见此妇所杀太多，官兵渐谋取之，恐并入网，遂潜逃入京。此妇恨极，挈精卒数骑入京城踪迹之。都下见其异，亟集选锋辈往捕。此妇驰出城，追骑及之郊外，内一人败，为所杀，然诸军愈盛，其从骑俱逃散，就阵生擒之，磔于市。

发冢

冢墓被发，即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又正德九年，扬州府海门县城东有古墓见发，视其题乃骆宾王墓，启棺见一人仪貌如生，须臾即灭，盖英爽未散也，则义士亦受祸矣。顺德府邢台县有元刘秉恕墓，嘉靖初被发，不知主名，

视其谶记云：发冢者李淮也，官司捕得其人正罪。秉恕即秉忠弟，盖精于术数者。嘉靖八年山东临朐县有大墓，发之乃古无盐后陵寝，其中珍异最多，俱未名之宝，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其尸得宝玉之气，尚未销。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记之，远者不及详矣。又数年前，吾邑沈纯甫司马避湖州，彼中发一墓，碑记云：梁昭明太子妃，沈约女也。尚生能言，云我炼形已满，飞举在迩，慎勿见伤。盗不听，斩其一指，血缕缕出，遂死。其棺内外宝货不可胜计。沈得其冠簪一枝，长数寸而古，作绀碧色，出以示余。

按，史昭明传及沈约传，俱无沈女为妃事，乃知传纪失载多矣。

陶隐居墓，宋元祐中亦为内侍罗淳一所发，岂神仙亦难逃定业耶？

土司

土官职名

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旧，如宣慰使始于唐，不过一时因事而设，初非兵官，亦非守土吏，事定即罢。又如宣抚使，则始于宋，其事权最重，文武大臣至两府始得拜，而安抚使少次之，尚得专僇大将；今去使字为从四品、从五品官，且属都司或府铃辖，而卑极矣。至若招讨使一官，在唐为制将，遇外夷不廷及藩镇违命，始暂设遣征，吐突承璀以宦官得之，白居易力谏而改命，其重可知，今秩亦与安抚同。然今海内惟四川有天全六番招讨使司一衙门，他方更无此官，不知何故。然而正副两招讨，一高氏，一杨氏，世相婚姻，世相仇杀，仅通西番入贡之路耳，无能为西陲藩蔽也。

夷姓

传闻西南诸夷初无氏族，国初黔宁王出镇，诸夷来降，乞姓者凡三族。黔宁曰："汝辈无他，但怕刀剁耳。"即以三字分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者惟孟艮御夷府土官一家，其剁姓则未之见也。滇载又云：云南夷酋姓曰刀、曰罕、曰曩者甚多。相传国初定诸夷时，高皇帝恶其反覆，赐以刀、曩、斧、斫四姓，其斫氏今作罕，亦作坎，但无斧姓者，意其已灭绝。即夷姓又别有茶、只、伽、卡（可打切）、阿、绞、□、𠀤、矣、剌等字，俱中华所无。其所纪似不妄，然则云黔宁赐怕刀剁三字姓，或是他夷，抑本一事讹为二事也。

夷酋好佛致祸

靖远伯王骥之平麓川思任发也，事在正统初年，世所共传，而国初洪武间叛乱事，人或未知也。麓川本名平缅宣慰使司，其俗无不喜佛教。至是有僧自云南来，为因果报应之说，思任发之父名伦发者信向之。又有金齿戍卒，能为火器炮铳，逃入其境，亦为所喜，赐以金带，列诸部落之上。其所属酋刀干孟者恶之，遂偕其类俗内叛，率兵寇腾冲府。伦发畏怖，挈家走云南。守臣沐春送之京师，太祖仍遣还云南，赐之敕，仍赐黄金百两白金百五十两，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谕干孟必归其主，如不从，然后加兵。春又奏干孟求入贡，别授土官，盖闻朝廷致讨震惧；而伦发故所部忽都亦据守腾冲怒江及黄东等处，俱向化归朝，干孟惧为所攻，欲挟朝廷之威以拒之。上谓远夷诡诈诚有之，今且抚谕忽都，而审度干孟诚伪。已而干孟终不肯纳伦发，乃大发兵直捣南甸，杀其酋刀名孟。会春炳卒于军，改命都督何福其讨干孟，始就擒，伦发得归国，未几卒，而太祖亦晏驾矣。初上之遣伦发也，敕谕曰："古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

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尔与民心好恶不同，故为下人所不容。”盖以古有国者待之，初不谓其佛之非也，大哉王言，远人安得不感服？其后思任发叛，讨平之，降为陇川宣抚司，更立多氏者为宣抚，腾冲府令为卫，怒江令为潞江，以长官司升安抚。

夷妇宣淫叛弑

弘治十二年六月，贵州巡抚都御史钱钺，始以夷妇米鲁叛入奏，盖米鲁之扰黔久矣。鲁为沾益州土官安民女，嫁普安州土官隆畅为妾，畅老，以其子礼代其职。时鲁以罪为畅所逐，乃依礼以居，而与营长阿保私通，礼亦烝焉。鲁谋夺其土地，因构礼令与畅成仇。畅怒，毁保居室，掳其财物。阿保与礼遂僭兵作乱，焚畅所部寨舍仓廪，杀其从者，畅遂大发兵诛礼。阿保见礼死，遂与米鲁图篡窃，乃命其子阿鲊莫、阿歹儿等发兵攻畅，破其寨百余，杀掠甚众。畅惧走遁云南亦佐县。镇巡官乃召阿保等与畅会盟，戒以息兵，会罢，米鲁潜令人掖畅上马，因中毒而死。保与鲁为乱滋盛，屡破堡寨，杀伤官军，抚臣屡抚之不听。先是畅有庶子隆珀，与其母居安南卫城中。阿保复欲害其母子而并其地，乃于安南城外筑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于普安城外筑普墨硬寨，令阿歹儿守之，于柂长江东筑猴场硬寨，令阿鲊莫守之，又筑查剌硬寨，据险自固，相去各三百余里，自称无敌大王，号所居为承天。都御史钺大惧，与总兵东宁伯焦俊等，大兴兵讨之，贼溃去，乃召沾益土知州安民赏之，令访贼所在，率兵为先锋深入，得阿保于查剌山箐中，阿歹儿、阿鲊莫亦被擒。俊、钺等以闻，谓贼阿保弄兵十一载，终就平殄，上功于朝，其辞颇张大，而米鲁及诸从贼张容保等，俱拥余烬逋矣。至十四年秋七月，米鲁久匿其侄沾益土官安民家，借以兵再出夜袭，杀故夫隆畅妾适乌，执其子隆珀、隆塔，俱杀之，凡十五人。其故营长福祐等迎鲁归本营，四出焚劫，又攻普安欲据之。普安危甚，并以上闻，乃命官兵会讨。都指挥吴达与战，大败被执，镇守太监杨友乃奏：“大兵失利，主帅遭掳，

臣躬亲招抚，赚出吴达，然后进兵征剿，巡抚总兵不听臣言，掣肘难行，乞命豁臣罪。”兵部覆议云：“贼之未盛，不能早图扑灭；及米鲁福祐逃遁，不行追剿，使复归普安，纠聚众兵，戕其夫主及其子女，灭其宗裔；又临敌不知设备，以致败衄损灭。杨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今事败妄言巧饰，宜并抚臣钱钺、总兵丰润伯曹恺取回，别遣大臣往剿。”上是之，命户部尚书王轼兼宪职以行。米鲁闻之，乃纳款于杨友，友信之，奏于朝，普安州土妇米鲁已听抚，送出官马，如其土俗以财物偿杀死官军，以求罢兵。事下兵部，议不可，且谓杨友专恣，初受鲁降，独奏以为己功，当罪。上是之。俄米鲁果兵围普安，几陷，时轼师未至，杨友贪功，统兵先入其地，米鲁又战胜，执友以去，监军右布政闾铤、按察使刘福、将帅都指挥李忠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俱战殁，贵州大震。王轼既至，乃大调汉土官兵及湖广云南各兵协剿，凡二十万人，起致仕都督王通于家，为大帅，立纪功御史监其军，八道俱进，苦战几匝岁。次年七月，各路俱奏捷。米鲁兵败欲遁，为逻者所获，福祐就阵授首。事平，升赏有差。未几，轼又械米鲁余党阿杂等五人至京师。上命不必覆奏，俱斩之，余给功臣为奴。是役也，西南驿骚十余载，两举大兵，丧失文武大吏数人，糜士卒金钱无算，而其祸止因一夷妇宣淫，尽灭隆氏之宗，其弑逆忍忮，唐之武、韦不足道也。盖始于隆畅之耄聩，成于杨友之幸功。何物牝孽，梗我全盛。衽席之上，篡贼兴焉，持太阿者，可以戒矣。

流官属土府

西南土府知府，仅得统土知州、土知县而已，惟广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云南丽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则为流官，不知堂属体统亦如内地否。又如广西泗城州，其属程县为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状，逼逐流官知县，而自领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于今。又思明府所属尚有禄州、西平二土州，正、嘉之间，为交阯所侵陷，思明既不能克复，大司马亦不能讨，漠然置之罔闻。国事

如此，何以鞭笞四夷！

在内地则安乐、自在二州，其知州皆文臣流官，乃属辽东都司，亦奇。

土官之异

土官入为京朝近吏者，隆庆辛未进士宋儒为礼部主事；中国人出为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赵天锡，皆奇事也。宋为麻哈州世袭土同知，冒北直隶定州籍登第，且选为庶常；赵本江南女优，游粤西见嬖于土酋，因得袭职，尤奇之奇也。宋以木天华选仕不得志，谪布政司经历，坐大计归。其父珠已老，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袭替，儒擅用军兴法调土兵杀人构乱，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诛死。赵善笔札，曾与旧知书，婉媚纤弱，全是黛奁本色。乃闻其得官之故，则鸩所天及正室，而赵氏无他子，遂以夷法妇袭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则此妇虽夏而变于夷，似贤于宋多矣。

永顺彭宣慰

湖广永顺宣慰使彭元锦者，淫恶多狡计，遍遣把目渔色于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阳监生冯泰运，与之往来。冯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荡尽，正无聊赖，诡云有所识名妓，可罗致以献。把目大喜，邀与俱至永顺，初亦礼为上客，其言渐不验，遂縻留之不遣，托以训子，授馆谷，畀夷婢四人侍之，虚拘者数年。冯虽强羁，忧挠无计，偶有邻洞土司本系世仇，久不相报，忽拥精骑袭之，彭以无备大败奔北，依其属长官栖托。冯得乘间逸出，弃其二婢，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弃去，仅留一孕者与俱，间关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贵州思南府婺川县人，世为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乡试，今已在官

途。其女初为杨应龙入婺川掳入播，继彭元锦奉制府调遣征杨，又从播得之，久在永顺，习知元锦诸罪状，道之娓娓，冯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桥，偶有一浙江解银官至，僦寓比邻。问其官迹，则云台州府经历，以四川富顺知县谪是官。冯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姓名也。冯大惊异，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窥于屏后，果其嫡兄，因相持对泣，重叙亲谊，且诉向来兵燹仳离之苦，喜极而恸。冯故本有子，数日后申氏忽诞一儿，壮实可养。此皆余所目睹者。冯自得子后，家渐康，入赀，旦晚且得官矣。

樊哙祠

今祠庙之盛无过玄帝及关公，且遍天下。蜀中则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则独祀张翼德，盖阆州故其部内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万世。惟楚中土司则不然，冯君自永顺司还，述彼中止尊舞阳侯樊哙，在在敬事，杀人亦献首于其庙，俗能徒手制虎，縻而生祭之，方敢开剥。闻楚徼外，保靖、石桂、酉阳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灵，独飨此夷方尊礼至今也。冯君又云：杨应龙为其姻家安强臣所匿，陈伪尸诡云焚死，今杨现在水西无恙，此亲得之彭元锦口述者。不知元锦数仇安氏，以此诬构之耶？抑真有其事也？冯又云：彼地无卤井，故盐特贵，非富贵人不得食，至有终身不识其味者。人家无宿舂，晨起则老幼共杵一日之饷，若食隔夜所舂，即头痛不起，有时不给，辄饭脱粟，云是诸葛公遗令，坐是二端，谋叛辄沮。余谓山川为蜀境，故应世奉武侯之禁，永顺在三国似为吴所辖，何以亦遵约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锦为政，酷忍不忍闻，其所统三州六长官司，俱夷灭无余，自署其子弟为酋长。今入觐与承袭所列某司某司者，俱伪为之，且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识字，犯者罪至族。至此其蓄谋不小。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设学者，何不仿以遍行，使袭冠带称儒生，或少革其犷戾，免至他日为播州之续也。

按万历乙未进士喻政，贵州铜仁长官司人，登第后，奏长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废司为县，设流官知县，降李氏世官为主簿，故元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从湖南马氏起，有土溪州刺史彭士□著节，马氏遂世袭，至今七百余年。与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为婚姻，世相仇杀，此故土夷故态，而传世之久与播州杨氏略同，过安氏远矣。安本蔼翠之后，奢香即其始祖母。

岳凤投缅

岳凤者，本江南之苏州人，其先世贾于陇川，至凤而多才有智数，因充宣抚多士宁记室，士宁倚以心膂，以妹妻之。凤既用事，谋篡其位，与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昵，而木邦宣慰使罕拔尤为同心，因相与歃血叛逆。乃诱士宁入摆古，谒缅酋莽瑞体，凤以计鸩士宁杀之，尽戮其妻子，攘陇川钦颁金牌印信以投缅。时瑞体正四出辟土，受其降，伪受宣抚，因为效死力。莽应里既嗣位，凤与子曩乌等俱为帅，诱天朝兵大败之，掳士宁母胡氏及其宗族六百余人，送应里，尽殪之。又谮杀诸同列并有其众，密约孟琏土司叛目刁落参同逆，力劝应里入寇，遂率众兵数十万，分道犯内地，陷千崖、南司诸土司，因腾冲、永昌、大理、蒙化、顺宁、景东、镇沅、元江等郡，破顺宁府焚之，又使其子曩乌领缅兵六万突至猛淋，指挥吴继勋等战死，声势大震。邓川土知州何钰者，凤友婿也，遣人以好言招之，凤辄缚以送缅，缅酋应里因督凤内侵愈急。时罕拔已贰于缅，其子罕效忘亦单骑归我师，应里怒，遂攻陷其城而据之。何知州又遣人说凤降附，时我中国大兵已四集，刁落参者被戮于阵，凤颇震惧，始命侄岳亨诣永昌军前听抚。时抚臣遣游击刘綎受其降，綎至陇川，则缅人之戍陇川者，已讷知情状，其酋名散夺者，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万历十二年正月之朔，凤偕其妻子弟侄及所统夷汉归命，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甲、刀枪、鞍马、蟒衣，并伪给关防一颗。抚臣刘世曾张大其功俘献凤等，上御午门受俘，及廷臣称贺，磔凤于市，

尽诛其妻子族属。抚臣与黔公沐昌祚晋官，与世锦衣，辅臣申、余、许三公俱峻加公孤，荫子玺丞中书，而缅酋之称兵掠地则如故也。岳凤中国良民亡命裔夷，戕贼故主，夺据封壤，计已得矣，狼心未厌，招缅以抗本朝，连兵十年，蹂践数郡，比穷蹙受降，而缅人不救，天朝不赦，终于寸斩，噍类无遗，盖亦天网云。

叛酋岳凤

甲申年云南陇川叛酋岳凤，擒至京献俘，辅臣俱晋师傅，复推恩效劳诸臣，普行升赏。其实滇中文武诱使降而缚之，虽槛车到阙，其执见阁臣大臣于驯象所，俱好语抚慰，许以官爵，比就西市，犹懵不知当诛也。凤本华人入缅，性淫侈，装饰诡异，肌肤刻画异锦，如宋人所谓雕青者。阳道亦嵌数缅铃于首，寻为行刑者割去，以重价售于勋臣家。铃本振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犹摇荡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宁居也。嗣后壬辰宁夏之役，初亦以高爵诱之，许其党能杀罪魁以城献者，得进总兵，世有其土，故哱承恩戕刘东阳，而以镇城降。比俘至时，绐之亦如岳凤，都人犹以哱大爷呼之，哱终不悟，以至寸磔。此亦朝廷爽约于夷虏，然承恩背父弑母，荼毒宁夏，罪浮岳凤数倍，直至势穷始执，恶党自解，即支解非过。但诏令既不见信，在行间者亦犯杀降不武之戒，以后播州构乱，杨酋惩前事，决计负固，合天下兵力，数年而后克之，则滇事为之俑也。

大候洲

今云南新设云州，故大候州也，先为长官司，宣德三年升州，其酋姓奉，与接境之顺宁府土官猛氏世为婚姻。今上丁酉戊戌间，大候之候袭土舍奉学者，顺宁土知府猛廷瑞妇翁也。翁婿素不叶，学又与三猛相仇杀。时参将吴显忠者，知廷瑞巨富，诬以助恶，索其金不

应，遂谗于按臣张应扬而信之，转闻抚臣陈用宾，下檄责。廷瑞大恐，斩奉学以首献矣。抚台又入吴弁之谮，居为奇货，诬以伪款，又发其杀尼奸嫂事。两院具题，得旨会兵大剿。廷瑞出见，献印献子以候命。吴弁不从，直捣其巢，尽取其十八代之积数千百万，诱廷瑞至省擒之，伪献大捷于朝。廷瑞所部十三寨尽怒，遂真聚兵反，陈抚极兵力尽芟之。陈晋右都御史，荫子世袭锦衣，按臣亦受赏。未几张应扬改按闽中，卒于官，用宾亦坐武定府事逮下狱，诏坐大辟系狱，人谓有天道云。先是，泰和郭青螺子章抚黔，一日中夜，其夫人僦郭公觉，问曰："猛廷瑞何人？"郭咤曰："尔妇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问何为？"夫人曰："适梦有人装束如庙中金甲人，来谒云：'我猛廷瑞也，过此，欲见中丞不得近，故来谒夫人耳。'"郭曰："汝曷问其所由来？"夫人曰："吾固问之，渠云吾为陈巡抚冤死，诉帝得请乃归耳。"郭心异之，不敢语人。逾月而用宾被逮之报至，时万历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时几及十年矣。按猛氏为孟获之后，世效忠节，陈中丞以贪功一念，既覆其家，奏功后，又毙廷瑞子于狱以杜后患，于是猛氏绝矣。今云州与顺宁府俱改流官，且岁岁发兵戍守，其土所出，无一丝入府库，而岁费饷数万，至今滇人言之切齿。

大候之先土官奉禄者，娶顺宁知府猛雍女，雍惑后妻言，欲改嫁女于土舍奉诰，其女不从。诰纠木邦夷攻破大候，掳奉禄去。其妻偶先往父家，得免，雍与奉诰又强劫之，女以刀自防，为父所毒，临死作缅书辞其夫，词甚酸楚，亦夷邦所未见也。

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汉者，以正统三年入贡，继又上疏愿同木邦宣慰司共起夷兵十万，协同征剿麓川，请给金牌符信以安人心。诏特赐之，仍降敕奖励。后奉汉男辞归，命赐文绮绒锦诸物，及厚赐奉汉之妻，与占城国王同遣，其宠遇如此。奉汉子名奉外法，为麓川思任发所掳，靖远伯王骥以奉汉弟刀奉送代为知州。麓川平，外法得归，与奉送共理州事，因遣弟刀奉辨朝贡，以原降金牌信符被掳为言。诏再给之，赐奉辨宴及彩币，又命奉辨赍敕并纻丝纱罗赐外法、

奉送二人及其妻。则大候之恭顺异他酋，而英宗之厚待，亦非诸土夷可比。一旦以同类相戕，遂至夷灭，亦可怜矣。所谓三猛者，曰猛缅、曰猛猛、曰孟撒，而猛猛最强，世与大候相仇杀。大候本姓刀，宣德间其酋名刀奉罕，不知何以易为奉姓。及查《英宗实录》，则天顺三年刀奉送入贡，已有奉送、法两名矣，想恶其故姓不美而改之耶？

正统七年七月，顺宁知府猛盖勋加大中大夫资治尹，赐诰及金带彩币，与千夫长三十人，加秩赏有差，以助平麓川功也。

土酋名号

今土司衙门称号，其字多复叠，非内地州县一字二字之例，如湖广都司所属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入贡，当事者不知，折为三地。杨用修面驳改正，且笔之书，以讥当时大臣之不学。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如贵州镇远府属邛水一十五洞长官司，臻剖六洞横波等处长官司，镇远金客金达蛮夷长官司，皆六字也。都匀府属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至于西北番又有长河西鱼通定远宣慰使司，则俱七字。又东北夷有黑龙江地方葬亦帖站，则又至八字矣。其为五字者，则四川都司属占藏先结簇长官司，行都司属盐井打冲河中左千户所，贵州思州府属都坪峨异溪长官司，云南元江军民府属因远罗必甸长官司，水昌军民府属马龙他郎甸长官司，皆为五字。其四字而下不可胜纪也。

滇南宝井

云南宝井，环孟艮、孟养诸夷俱有之，惟孟养所出称最。孟养故木邦宣慰司所辖地，井所出色类不一，其价亦悬殊，有铢两即值千金

者。世宗末年，索宝于户部，尚书高燿至倾全滇物力，不能如数，未几上晏驾得寝，即此地也。木邦既专宝井之利，四方估客麕集其境，乃命所爱陶猛名司歪者守之，陶猛即头目也。宣慰使罕揲至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歪，既擅有宝井，遂藐视其父家，因据孟密以叛。成化中南宁伯毛胜、太监钱能等镇守滇中，受其重赂，许其得自入贡，不复闻木邦，因略取木邦地以自广。继钱能者为王举，请征之，时有江西人周宾王者逃罪在孟密，私说罕弄曰："今阁老万安，贪闻天下，而内结昭德万贵妃，若以重宝投之，不第免讨，可得世官如木邦。"罕弄喜，从其计。万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抚，以所略木邦地畀之，开说安抚司令罕弄子孙世袭。万安大快意，即以程宗镇云南，官至尚书。于是孟密尽夺木邦故地，木邦酋罕𡨋出亡，云南诸夷俱怒，誓必共灭孟密。弘治间，孟养遂亦擅攻孟密，取蛮奠等十七寨，而西南夷从此怨朝廷，多跋扈矣。此后则嘉靖三十九年，孟密酋思真死，嫡庶争立，为缅甸所侵夺，势复中衰；又至今上之十三年，滇中多事，抚臣刘世曾请升孟密安抚为宣抚，而以蛮莫、耿马二安抚司属之，孟密益尊大不可复制。比癸卯甲辰间，矿税事起，太监杨荣入滇开采，朵颐宝井之利，与孟密争，屡抚屡叛，避入蛮莫，缅人乘之，蛮莫思政逃入中国。缅以大兵来索，抚镇惧祸至，斩思政首畀之，始解。而杨荣为滇人所切齿，忽聚众鼓噪，捕荣出杀之，焚其骨，扬灰于金沙江。朝廷惧生乱，悉贷不问，而滇中诸夷益轻天朝矣。一宝井耳，司歪以之反君，罕弄以之叛父，罕𡨋以之失国，毛胜、钱能、万安诸奸以之纳贿生边衅。当其时，滇中土司无一不思奋臂逆我颜行矣，赖孝宗初政清明，而林见素俊适备兵其地，百方招诱，抚之以恩，惧之以兵，孟密稍稍还故主侵地，夷心始宁帖，以至于今者百年。而杨荣凶竖，生事遐荒，又以宝井蛊上心，几令滇地摇动，犹幸积忿之极，夷夏蜂起，荣虽虀粉，而一方稍得安枕。宝井亦从此封闭，无敢议开，仅听孟密之独擅金穴而已。国体至此，已縻烂不可收拾，仅一切付之羁縻。古人不贵异物，有以哉。

外国

西天功德国

洪武七年，西天阿难功德国王卜哈鲁遣讲主必尼也来贡，并献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等物。古来不闻有此夷名，且会典朝贡诸夷不载其国，并金元诸史皆无之，但其时与和林国使同来，亦遣讲主朝贡献方物，及元所赐金玉铜银等印。按和林为元旧都，何以改称国，必胡僧赚赏，并功德国亦伪造美名，天朝始妄听之耳。

琉球女入学

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国入贡。先是，其国山南王遣其侄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学，既三年归省，至是复与贡使善佳古耶等来，乞仍入太学，许之。至三十一年，其国中山王察度遣其臣亚兰匏等贡马及方物。先是，其国遣女官姑鲁妹在京读书，至是来谢恩，因而入贡。本朝外国如朝鲜号知诗书者，间游国学或至登第，然未闻妇人亦来中国诵读，向慕华风至此，真史策未见。

西域记

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使西域还，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失剌思、俺都淮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诚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

哈烈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去陕西肃州嘉峪关万一千百

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东北山下，方十余里。国主居城东北隅，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栋梁陶瓦，中敞虚室数十间，窗牖门扉雕刻花纹，绘以金碧。地铺毡毯，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剌帽，以白布缠头，辫发后髻，服制与国人同，但尊称之曰锁鲁檀，盖华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称名，相见惟稍屈身，初相识行大礼，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饮食不设箸，酿酒多用葡萄，饮则坐于地，大宴会则设小几案。尊者饮，下人皆跪，酒行则陈币帛，次进珍宝，又次进金银钱，布之坐上，余者撒坐间，左右执事者竞拾之，喧哗大笑，名曰喜钱。市中交易用银钱，大小三等，下人私造无禁，造成输纳税于国主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诸物皆有征税，什取其二，以资国用，不置斗斛，惟用权衡，不设官府，惟设管事者，称之曰刀完。国王与管事者凡有事施行，用纸直书其事，各以花押为记。花押之制，以金银为戒指，上镌其名。国无法律，不施刑罚，伤人命亦止于罚钱。婚姻以姊妹为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略露双眸。丧则易以青黑，居丧止百日，葬不棺，以布囊裹尸瘗之，常于坟墓设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礼，凡拜天，若聚会，则择日行之。无月朔甲子，择日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聚拜之所筑一大土屋，众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则皆拜。每岁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荤，则聚众射胡芦。其制：植长竿高数丈，竿末悬葫芦，中藏白鸽一只，跃马射之，以破葫芦鸽飞者为得采。国人有通回回教经典者，众称曰满剌，为国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设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子弟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步走者，可行二三百里，盖自幼习步，有急务令持箭走报。其俗侈靡，用度无节。其土饶沃，气候多暖少雨，土产有白盐、铜铁、琉璃、金银、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柳、榆、槐、松、桧、白杨，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谷有麻、豆、菽、麦、粟，兽有狮、豹、良马、牛、羊、鸡、犬。狮子生于阿木河芦林中，云初生时，目闭七日始开，土人恒于目闭之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大则不可驯致云。

撒马儿罕在哈烈东北，去陕西肃州卫嘉峪关九千七百余里，去哈烈二千八百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有大溪达城东北流。城广十余里，开六门，其北有子城，国主居室稠密，西南诸番百货多聚此，交易用银钱，本国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瘗其血。城东北间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甚精，皆青石雕缕花纹，中设讲经之所，以泥金书经，裹以羊皮。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与哈烈同。

俺都淮在哈烈东北，去撒马儿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余里，人民繁庶，风土物产同哈烈，今为哈烈属国。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东北，周十余里，居平川，地广无险要，其南近山，食物丰饶，西南诸番人亦聚此市货，今哈烈沙哈鲁遣子守之。

夫送里迷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城在阿木河东岸。城西外居民数百家，孳畜蕃息。河东岸西多芦林，狮子所产之处也。

沙鹿海牙在撒马儿罕东五百余里。城在小冈上，广数里，西北临河，名火站，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园林，西行过一大川，二百余里无水，间有水多咸地，生臭草，茎高尺余，枝叶如盖，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丛生棘刺，叶细如蓝，秋深露凝结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饧，采煮为糖，名达郎古宾。

塞蓝在达失千之东，去撒马儿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旷，居人稠密，树林深蔚，五谷蓄殖。秋夏间草中生黑蜘蛛甚小，噬人遍体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扫痛处，又以羊肝擦之，诵经一昼夜，痛方息，而遍体皮肤皆脱，六畜被伤者多死，止宿必近水之地，可以避之。

渴石在撒马儿罕西南，约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余里，俱

小山，多苾思檀果树。又西行三百余里，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峡，高数十丈，如斧截齐，峡口有门，名铁门关，路通东西。

养夷在塞蓝之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界乎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别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马哈麻王子主之。

马哈麻者，元之余裔袭封居此，无城郭宫室，随水草畜牧，居则设帐铺毡毯，寒暑坐卧于地。其王带小罩剌帽，簪鹚鸬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衣，饮食惟肉酪，间食面，不酿酒，惟饮乳汁，间种穄麦，及织毛布为衣。地有松、桧、榆、柳、细叶梧桐，六畜羊、马最广。多雪霜，风气极寒，深山大谷，六月亦飞雪。人性犷戾，君臣上下无体统，询其国人云：故疆东连哈密，西至撒马儿罕，后为帖木儿驸马侵夺。今西至脱忽麻，北与瓦剌相接，东南抵于阗阿端。于阗有河，河中产玉。又有哈石之地，亦产宝石金银云。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热，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余里，僧寺多而居民少，东有荒城，盖古高昌国城治也。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隶别失八里。

柳城古中柳县，在火州东，去哈密千余里，经一大川至其国，地皆沙碛，无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传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侣，多迷死。出大川度流沙河，有山青红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广二三里，即鲁陈城。四面多田园，流水环绕，树木阴翳，土宜穄麦、豆、麻、桃、杏、小枣、瓜、葫芦之属，而葡萄最多，小而甘，无核者名琐葡萄。畜有牛、羊、马、驼。气候和暖，人皆醇朴，男子椎髻，妇人蒙皂布垂髻于额，俱依胡，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号回回妆，妇女白布裹头，号畏兀儿妆，方音皆畏儿之语。风俗大略与火州相同。

土鲁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即古交河县之乐安城。城方二三里，地

平气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麦，有桃、李、枣、杏、葡卜，畜多羊、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国在汉为车师，唐为伊西节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儿城，下有断崖，其下二水交流，倚为城，故名，广仅二里。城中居民百余家，相传故交河县治所。又云古车师国王居此，今其地并入于土鲁番矣。

盐泽在崖儿城西南，去土鲁番城三千余里，城居平川，广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矮山，产石盐，坚白可琢为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盐，故名盐泽。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开二门，东有溪西北流，地咸卤，间有楸杏，农耕须粪壤，所种惟豌豆、二麦。其北有山，与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为西北诸胡往来要路。人性犷悍，与蒙古、回回杂处，礼俗各异。

达失千在塞蓝之西，去撒马儿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平原，四外多园林果树，土宜五谷，居民稠密，负载则任牛车。

卜花儿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城周十余里，居平川，民富庶，户以万计。地卑下，气候温和，冬月亦食鲜菜，土产五谷、桑、麻、丝、绵、布，羊、鱼、天鹅、鸡、兔皆有之。

使西域之赏

文皇初平内难，即遣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为名，潜行人间，又遣内臣郑和等将兵航海，使东南诸夷，最后则中使李达、吏部郎陈诚使西域，得其风俗程顿，纪之以还，正与郑和《星槎胜览》堪互读，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则睹者甚鲜，且水陆亦不同程也。陈诚以永乐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密等国使臣来朝贡，上厚礼之，次年六月遣归，又命诚及中使鲁安赍敕伴送。及诚还朝，仅得转布政使参议以

出，后亦不显。文皇初以逊国伏戎为虑，以故轺车四出，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矣，其后胡渎阶此穷极荣宠，而陈诚所得止此，是必有说。先是洪武末年，给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马儿罕诸国，留十余年，至永乐七年还朝，并带各国贡使至，得西马五百五十匹。上仍命安伴送诸使还国，亦无褒赏，仅以工科改礼而已，后安终此官。

瓦剌厚赏

北虏之赏，莫盛于正统时，其四年及十四年者，弇州异典已尽记之矣，惟六年之赏更异，今录之。赐可汗五色彩段，并绉丝蟒龙直领褡裻曳撒比甲贴里一套，红粉皮圈金云肩膝襕通衲衣一，皂麂皮蓝条钢线靴一双，朱红兽面五山屏风坐床一，锦褥九，各样花枕九，夷字《孝经》一本，销金凉伞一，绢雨伞一，箜篌、火拨思、三弦各一幅，并赐其妃胭脂绒线丝线等物。至八年又赐可汗绉丝盛金四爪蟒龙单缠身膝襕暗花八宝骨朵云一匹，织金胸背麒麟白泽狮子虎豹青红绿共四匹，八宝青朵云细花五色段二十六匹，素段五十六匹，彩段八十七匹，印花绢十匹；可汗妃二人，白泽虎豹朵云细花等段十六匹，彩段十六匹，花减金铁盔一顶，戗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拨思、胡琴等乐器，及钻砂焰硝等物。又赐丞相把把只织金麒麟虎豹海马八宝骨朵云绉丝四匹，彩绢四匹，素绢九匹，其余平章伯颜帖木儿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儿、佥院南剌儿、尚书八里等，皆赏彩缎□绢有差。上又赐御书，谕太师淮王、中书右丞相也先赐织金四爪蟒龙绉丝一，织金麒麟白泽狮子虎豹绉丝四，并彩绢表里，又赐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诸织金缯彩，所以怀柔之者至矣。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祸。至上皇陷虏后，尚有黄白金诸赐以羁縻之，直至彰义门一战得胜，嗣后挞伐既张，可汗弑死，也先以骄虐见戕，虏势渐衰，中国赏亦顿薄。盖御虎狼者饲以肉，不若制以阱也。

中国赐外夷最厚而缛者，如元魏明帝正光二年，蠕蠕主阿那瓌归国，命引见，赐坐，诏赐以细明先人马铠一具，铁人马铠六具，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塑七张并白眊，黑漆塑十张并幡，露丝弓二张并箭，朱漆拓弓六张并箭，黑漆弓十张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锦被二领，黄□被褥三十具，私府绣花一领并帽，内者绯纳袄一领，绯袍二十领并帽，内者杂彩十段，绯纳小口裤褶一具，内宛具紫衲大口裤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帐十八具，黄巾布幕六张，新干饭一百石，麦面八石，榛麨五石，铜乌锖四枚，柔铁乌锖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马五百匹，驼百二十头，□牛一百头，羊五千口，朱画盘器十合，粟二十万石。乃次年即入寇，至执行台尚书元孚以去，未数岁而魏亦大乱，分东西矣。宋靖康初元，斡离不入犯，犒师银二千二百余万两，金三十余万两，又有以女乐百人、珍禽异宝等物，及斡离不还师，钦宗又赐以白纻束带一条，共北珠五十颗，正透金凤犀带一条，金陵真玉注碗一副，玉酒钟十只，细鞍辔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条，为赆饯之礼，其媚之已不遗余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夷王名之异

人名多复字者，至五胡元魏及辽金元止。而本朝入贡诸国更有异者，于正统十年三月，满剌加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奏讨贡船以便往来者，其名凡十字；又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新即位，暹罗国王国隆哱剌略坤息利尤地西王入贡，其名凡十二字，亘古未之见。

两使外国不赏

今制：使琉球者，每报命，正使给事转四品京堂，副使行人转六品京堂，如取诸寄，无一爽者，皆谓旧例固然，而先朝不尔也。正统

乙丑进士边永拜行人，以景泰庚午使安南，归无赏，盖或以陆行仅比朝鲜也；至壬申又使占城，则泛海，亦终无褒赏；会哈密入贡，又奉命馆伴来使，送至甘肃而还；至天顺间，又遣至楚府行礼，又遣至代府掌行丧礼，又使河南、山东、陕西、云南，后以九年再秩满，始得升户部员外郎，以年至乞致休。永为行人及户郎者凡三十年，其在使署他劳不待言，而异域两度出疆，竟不沾寸赏，岂当时事例固然耶？今行人以三差为满，又有两差即转者，俸止四年，更无久任者矣。

边永，北直任丘人，林下垂二十年，以子滽贵封佥都御史，及见其孙宪成化甲辰进士。同时万文康在内阁，子翼为侍郎，孙弘璧为吉士，其盛似稍胜，而名德逊之百倍矣。滽官至刑部右侍郎，宪至掌都院御史，宪弟亦以庶常中允至佥都御史。

赐四夷宴

本朝赐四夷贡使宴，皆总理戎政勋臣主席，惟朝鲜、琉球则以大宗伯主之，盖以两邦俱衣冠礼义，非他蛮貊比也。其侑席之乐，以教坊供事，两国尚循仪矩，侍坐庭下，若他夷则睢盱振袂，离坐恣观，拊掌顿足，殊不成礼。所设宴席，俱为庖人侵削，至于败腐不堪入口，亦有黠者作侏㒧语怨詈，主者草草毕事，置不问也。窃意绥怀殊俗，宜加意抚恤，本朝既无接伴馆伴之使，仅以主客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馆，已为简略，而赐宴又粗粝如此，何以柔远人？然弘治十四年，锦衣千户牟斌曾上言，四夷宴时，宜命光禄寺堂上官主其办设，务从丰厚，再委侍班御史一员巡视，上从之。今日久制湮，不复讲及此矣。斌于正德元年以指挥佥事理锦衣抚镇司事，坐救护言官，廷杖三十，降湖广沔阳卫百户闲住，此后再起再废，其人非庸弁也。

崔仲凫、王弇州记牟斌事小异，其称许则同，近日言官更为请谥矣。

活佛

正德十年，上用内臣言，西域僧有所谓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来事，遂传旨查永乐年间太监侯显迎帝师哈立麻事例，特遣司礼太监刘允为使入番，往返以十年为期，以珠琲为幡幢，金宝为法供，内府瑰异为之一空。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见，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众夜袭我营，尽夺所赍珍宝兵械以去，将士战死过半，允单骑逃归，上已宾天，世宗入继大统矣。此事颇涉妖妄，虽见国史，疑非实录。及万历五年，虏酋俺答迎活佛于西海，求饮长生水。其人实乌思藏僧，姓锁南坚，其名曰错，或曰即阐化王答赖剌麻也，专以传经说法为教，戒淫杀，虏中尊礼之。虏酋顺义王俺答所部数十万众，出灵夏边外河套之间，以奉坚错教，不戕杀汉人，不轻戮部卒，往来寂然。至七年，锁南坚错献书于江陵张相公，馈以四臂观音大士、金刚结子及氆氇等异物，有“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等语，张转闻于上，命纳之，俺答自此仁懦恶杀，而势亦渐衰。俺答传黄台吉以至其子孙，世世奉之不少懈。万历十八年，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遂盘踞甘凉之外，廷议大举用兵，旋以旧总督郑范溪洛经略七镇，遣使游说火酋，迄就戎索，敛所部东归，守款贡如往时。岂所谓活佛者，真能活夷夏之人耶？何以正德间荷非常之宠而坚不赴召，至为虏用，则数世而犹不绝？意者天生异人，使驯扰虎狼，安我赤子，即僭名曰佛，亦无不可。

元泰定间，以帝师之兄锁南藏卜尚公主，封白兰王，盖锁南本其姓，本朝永乐以后，帝师俱承锁南之姓以至于今。

顺义王

俺答款塞乞封，诏封为顺义王，一时称当事者善于制虏，特创美

名，暗寓驾驭之旨，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永乐七年，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此三王名号，亦系庙堂所创，以示羁縻，而阶勋为正一品，尤为妥当。使隆庆间亦冠于顺义王之上，则虏酋决不敢争礼，欲如代王体统，以致臣道受其折辱矣。

夷人市瓷器

余于京师见北馆伴□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贞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既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茅，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盖馆夫创为此法，无所承受。偶阅周密《癸辛杂识》则宋宣和间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胶实填石窍，其外以麻筋杂泥固之令圆，日晒极坚，始用大木为车，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此盖出朱勔父子小慧，何犷卤馆夫亦暗合乃尔。

册封琉球

本朝入贡诸国，惟琉球、朝鲜最恭顺，朝廷礼之亦迥异他夷。朝鲜以翰林及给事往，琉球则给事为正，行人副之。琉球小国，最贫，其随中朝奉使者，皆海上无俚游手，充中军诸名色官，造船于闽，先奉檄行八府，指林索价，云此堪桅，此堪柁，满欲饱橐，则又转他郡，动经数年始成。其船广不必言，深亦数丈，梯而下之，所贮皆麾下私货。一至彼行礼毕，其王即遁去，惧为天使诸役所需索，且责以

偿物价也。其往返有程，在途不过半年，而留闽必四五岁，奉使近臣与守土长吏，未有不成深仇者。近年夏鹤田黄门子良出使，以壬寅衔命，丁未复命，在闽时，适福州缺守，阮坚之自华以司理署篆，因公事相构，抚臣徐石楼学聚又不善调停，几激大变。夏还，循例升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发，寻告归不起，阮亦用前事谪去。当廷遣时，夏不当行，而其僚有不愿去者，至秽詈礼官得免。夏以先上封事犯时忌，遂非次用之。往时，曾议置敕境上，令彼国来取，省费巨万，似亦可行。

出使琉球得罪

刑科给事中陈傅，福建人，奉命使琉球，道过其家，未行，礼科都给事中章瑾劾傅闽人，地邻琉球，当避嫌，乃朦胧给内府金织衣及钞以往。上命使回治之，比及反命讯治，法司比盗内府财物律，当赎斩为民，上命谪戍大同边卫，此正统间事也。至嘉靖末年，浙之仙居人给事中吴时来，以奉命使琉球未行，疏劾严分宜下狱，以避远差，诡托建言讯治，罪至遣戍。今上辛丑，省中有当使琉球者，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时署宗伯为其姻家，因恨怨相詈，始改遣夏子阳，而浙给事至乙巳大计，以不及谪外，远差辞受，盖俱不免云。

乌思藏

乌思藏彼国止称乌藏，入贡陆行一万八千里，始至雅州，入京师。彼国皆祝发为僧，无城郭，有土堆，土堆内国王大臣居之。长茹素，披缁，王无宫眷，官绝妻室，土堆外僧有妻孥，食牛羊肉。国人称国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年一换，将死日，语群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国中，父母为某，汝等依期来迎。"后如期死，死后果生某国，从胁下出，三日即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乌藏王，我死日，

曾语国人，国人亦知来迎，父母当送我还乌藏。”父母如其言送来，乌藏臣民如其言备宝物以迎，迎至国，五六月暴长如成人，即能登坛说法，往事来事无不通晓，经典自能淹贯。特新王面貌不似旧王，不过五年又生他国。大都多生虏地，虏人称曰活佛，迎送必以礼，国王持咒，虏人不能动，故极敬畏。国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旧王骸，骸中有舍利，齿间有宝石，其异如此。第国无刑罚，无兵革，无盐，亦无病，无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愈。其人寿多百岁，甚至有百四五十岁者。其官章饰最上瑟瑟，瑟瑟者，绿珠也。妇人赭面辫发如虏妇然。饮食重茶，其供国王用牛乳为献，犬马牛俱极高大，犬高至三尺，一牛能载二十人，则犛牛也。多经典，如《楞伽经》至万卷，此皆史书未载，并记之云。

此郭青螺司马所纪，即得于乌思藏僧蒋触匝巴者。然则活佛信有之，且至今不绝也。匝巴以万历三十年入贡，因留中国。

红毛夷

红毛夷自古不通中国，亦不知其国何名，其地在何所。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粤东海中，因□夷以求通贡，且于彭湖互市，不许。次年又至闽海，时税监高采肆毒，遂许其市易，以抚按力遏而止。至岁甲辰，徐石楼学聚抚闽，忽有此夷船近海壖住泊，时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大泥国，习与红夷贸易，且恃税监奥主，因先世于旧浯屿通贡市为辞，两院仍拒绝，遂罢议。而通番奸商，私与互市，与吕宋诸国无异，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习海道，而华人与贸易亦若一家，恐终不能禁。说者又以广之香山□夷盘踞为戒，似亦非通论也。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恃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次年复

漂洋出粤东，迫近省会，粤人谋之香山□诸贡夷，皆云彼火器即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比舳舻相接，硝铅互发，则香山夷大衄，所丧失以万计。及诱之登岸，焚其舟，则伎俩立穷，自此相戒毋犯。□夷因与讲解议和，往来大浸，听其贩鬻，然终无敢以互市请者。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本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其人双瞳深碧，举体洁白如截肪，不甚为寇掠，亦有俘执解京者，大抵海上诸弁诱致取赏，非尽盗也。近且骎骎内徙，愿为天朝用，亦亘古未有之事。

大西洋

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终于邸，上赐赙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时，予游京师，曾与卜邻，果异人也。初来即寓香山□，学华言、读华书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时，在今上庚子年，途经天津，为税监马堂所诸何，尽留其未名之宝，仅以天主像及母像为献。礼部以所称大西洋为会典所不载，难比客部久贡诸夷，姑量赏遣还。上不听，俾从便僦居。玛窦自云：其国名欧逻巴，去中国不知几千万里，今琐里诸国亦称西洋，与中国附近，列于职贡，而实非也。今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

丙辰南京署礼部侍郎沈㴋、给事晏文辉等，同参远夷王丰肃等，以天主教在留都，扇惑愚民，信从者众，且疑其佛郎机夷种，宜行驱逐。得旨，丰肃等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其庞迪义等晓知历法，礼部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西来，亦令归还本国。至戊午十月，迪义等奏曰：“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食大官者十七载，近见要行驱逐，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谋，

甘堕恶业，乞圣明怜察，候风归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望并南京等处陪臣，一并宽假。”疏上不报。闻其尚留香山□中。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时，吾乡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礼部尚书事，上疏曰：“会典止有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赍给，则该监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给所进行李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支节，且使眩惑愚民。”不报。公讳国祚，字兆隆，号养醇，秀水人，以太医院籍中万历壬午顺天乡试，癸未进士第一人，累官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其在礼部请建储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参郑国泰，谓本朝外戚不预政事，册立非国泰所宜言。戚臣为侧目。公立朝无偏党，守至清，既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风百世。又云：生且无居，殁焉能葬。闻易名之典初拟文清、文介，为顾秉谦所持，定下谥曰文悫，廷议不平，乃更谥文恪云。

利西泰

利西泰发愿力以本教诱化华人，最诽释氏，曾谓余曰：“君国有仲尼，震旦圣人也，然西狩获麟时，已死矣。释伽亦葱岭圣人也，然双树背痛时亦死矣，安得尚有佛？”余不谓然，亦不以为忤。性好施，能缓急人，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饮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权子母术而日用优渥无窘状，因疑其工炉火之术，似未必然。其徒有庞顺阳名迪义，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远矣。渠病时，搽

擦苏合油等物遍体，云其国疗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经所禁香油涂身者，即此是也。彼法既以辟佛为主，何风俗又与暗合耶？利甫逾知命而卒。

香山□

丁未年广东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夷，仍归濠镜故地。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盖其时□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时督两广者戴燿也。又七年甲寅，则督臣为张鸣冈，疏言□夷近状，谓□中私畜倭奴，且私筑墙垣，抗杀官兵，倭已有妻子庐舍，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数十年□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议者有谓必尽驱逐，须大兵临之，以弭外忧；有谓濠境内地不容盘踞，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贸易以消内患。然濠禁地在香山，官兵环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无涯，番船往来，何从盘踞？奸徒接济，何从堵截？勾倭酿衅莫可问矣。若以为非我族类，必拔而去之，此在庙堂断而行之耳。盖其说与卢廷龙疏枘凿之极，或者彼中情形实实如此。此与河套一议正同，当世宗时以为安边第一要着，今日谈虏事者以为套不可复，亦不宜复，其说甚辨。盖疆圉多故，时异势殊，不可执泥隅见。今□夷安堵，亦不闻蠢动也。

朝鲜国诗文

朝鲜俗最崇诗文，亦举乡会试，其来朝贡陪臣，多大僚，称议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监之，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天朝使其国，以一翰林、一给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国濡毫

以待唱和，我之衔命者才或反逊之。前辈一二北扉遭其姗侮非一，大为皇华之辱。此后似宜遴择而使，勿为玄菟四郡人所笑可也。

外国王仪仗

浡泥国王之来朝也，上赐以仪仗，用银校椅、银水盆、银水罐、白罗销金伞扇、金装鞍马二，又赐锦绮衣，下逮王妃弟妹陪臣，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国，惟女服从其俗。又命朝见亲王，一如公侯大臣礼，盖仪仗稍亚于帝师哈立麻，而稠缛则过之。至于朝谒朱邸，亦同群臣，贤于汉之位在诸侯王上远矣。

万历野获编补遗

列朝

重修国史

《太祖实录》建文一修，永乐两修，盖以初本及续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问矣。嗣后直至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建议，《孝宗实录》成于焦芳之手，贤否混淆，是非颠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实录》并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录》虽焦芳笔削任情，但当时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其系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别白之。"盖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辙，复任私意，上虑远矣。

义惠侯

洪武十一年，诰封刘继祖为义惠侯，其词略云："朕微时罹亲丧，难于宅兆，尔发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见惠，安厝皇考妣，大惠云何可忘，因赠以侯。"并赠其妻娄氏为侯夫人，仍为文以祭。宅兆即今泗州祖陵是矣。不讳龙潜之事，不忘马鬣之恩，存故旧，报德施，大哉圣孝，真只千古矣。

刘继祖字大秀。

里士社士

洪武十九年，上下诏谓大诰颁行，民从朕命，吾民乐生有渐矣。今特命有司抚问高年及笃废残疾者，八十、九十乡党称善者，以时存问，给酒肉絮帛，惟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者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赐爵社士，与县官平礼。其优礼耆寿及富室如此。其年五月，以嘉兴崇德知县毕辉、县丞齐搏执法不容奸恶，其年七月以苏州知府王观、同知曹恒、经历王□捶死奸宄府吏钱英，俱遣行人赍专敕往谕，并劳以醴。其裁抑奸恶及吏胥又如此。一年之间，圣谕屡下，无一不为良民计。今有司所行多反是，或以摧锄豪富为辞，惟恐殷实之不贫，而市狙衙蠹则傅以羽翼，令其恣吞良善，不知于圣祖法当何如。按里士、社士之名甚古。至次年闰六月，复下诏如前，其富民里社二士，咸许冠带复其家，命礼部以朕命申谕之。十九年，苏州常熟知县成蓂奇以府吏至县，径由中道上公堂，奇怒而执之，事闻，上嘉其能，遣使赐敕，以酒劳之。今上丁酉，崇德知县薛近兖以事捶府吏，比薛至嘉兴，府吏聚众辱之。薛诉于署印同知陈文炅，竟不罪吏，薛不能堪，投劾以去。其倒置如此。

禁殿更名

今大内建极殿，故谨身殿也，建文三年八月改名曰正心殿，盖方、黄诸公正以格致圣学歆少帝，故易今名，至文皇登极，始复旧。嘉靖三十六年三殿俱毁，比落成，又改为建极，此一殿名凡三易矣。建文三年九月，又改承天门为皋门，改午门为端门，改端门为应门，改前门为路门，盖仿成周之旧，亦靖难后还故名。当时辅政诸老，但知慕古，不知皇祖手定，无故议改，亦变乱旧章之一也。若金陵十五歌楼，中有醉仙等三楼，洪武间被火灾，至永乐八年，上命鼎新之，且仍旧号。盖先朝所建，有举莫废，即一教坊尚存故事如此，益觉建

文纷更，总授燕师以口耳。

圣谕门工

嘉靖丁巳三殿及朝门俱灾，时上急于门工，谓朝会之地，观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门楼。时长工部者为赵文华，皇窘无计，支词以对，上怒逐之，而门工迄无建期。上乃谕大学士严嵩："昨徐杲言门楼不敢以杉材代，深恐不坚，欲俟材至，又虑延久。昨工部所覆门楼之料已有，所少者殿材耳。今其言又如此。若辈第弄纸笔支调，安有力任君事者。夫楠材坚矣，昨至大之质，未二日毁之，与烧材不异。久近非物可定，惟天神垂佑，苇亦可久。"于是门工不数月而就绪。圣谕真切，"苇亦可久"一语，真万世至言，令古来峻宇雕墙之主，愧汗入地。至辛酉年冬，万寿宫灾，次辅徐阶身任其事，仅三阅月告成。时永顺致仕宣慰使彭明辅、其子宣慰彭翼南，各以献大材济急用，上喜甚，进明辅湖广都指挥使，赐以蟒衣；翼南进云南右布政使，赐飞鱼服。此二服惟宠司礼大珰，其后乃及辅臣，间有特赐部院大臣者，以为异数，今二酋父子兼得之，最为殊典，且非军功之赏，尤特恩也。与门工时圣谕所云云夐别矣。

晋府交城王表栖，先以庶孽纳贿故辅严嵩，冒袭郡爵，迨宗藩条例颁行，表栖为滥封之首，应革，乃表进白鹿，自言得之平阳府藐姑射山仙洞中，且撰颂以献，其言俱妄也。上大悦，赐白金百两，大红金彩衮龙袍三袭。自来人臣赐服，以坐蟒为极，时犹以为逼上，至衮龙二字，非至尊不敢称。永乐间始有赐亲王及他王者，以为非常之典，然皆亲皇弟侄也。自英宗以来，间及疏属郡王，最为滥典，而无人救正。世宗英主，亟宜厘革，反以宠贡谀裨王，时乙丑年事，正大小臣工相率献瑞时也。穆宗以后藩府之得此赐者少矣。

赐夷王者止称蟒龙。

圣学心法

永乐七年上巡幸北京，赐太子《圣学心法》四卷，皆出上手纂。其纲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御制序文亦至五千余言，且自比唐太宗《帝范》十二篇，以示仰止。盖两文皇靖内难，攘外夷，功德略同，故著作亦合辙如此。

宣宗击射

永乐十一年五月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先是，命行在礼部议分击球官为两朋，是日天清日朗，风埃不作，命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领左朋，宁阳侯陈懋领右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皇太孙击射连发皆中，上大喜，射毕，进皇太孙嘉劳之，因曰："今日华夷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赐名马、锦绮、罗钞及番国布，因命儒臣赋诗，赐群臣宴。时太孙侍上在北京。明年，上北征，仍以太孙随侍军中。比报大捷，劝上早还，遂以七月班师。盖太孙神武不杀，久为文皇所嘿契，即太子苦救汉王，文皇屡顾太孙，谓朕不欲以祸本贻尔，则神算托付，祖孙一揆，他年乐安州之叛，一举天戈，如摧拉枯朽，真天授非人力也。

今京师午节尚有射柳之戏，俱在天坛，俱勋戚中贵居多，各边文武大帅例亦举射行宴犒礼。至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上与宫眷临视极欢，命词臣进诗词对联，颁赐优渥，迩年亦渐减矣。

穆宗仁俭

穆宗御极不久，然仁俭性成，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粔饧等物，其值数千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内臣俱缩颈退。盖上在潜邸久，稔知其价也。又一日思食驴肠，近侍请增入御膳中，上曰："如此则大官将日杀一驴以备上供矣。"竟不许。惟中宫偶以疾避别宫，御史詹仰庇闻之，具疏力谏。时中宫未有子，而今上生母已为皇贵妃，詹盖恐有容悦者，引先朝恭让后及孝恭后故事，以此预诤，其虑甚远。上虽怒而内惭其直，仅批妄言，姑不究，未几借他事命廷杖为民，自是恩礼中宫有加焉，盖已行其言矣。其后仁圣、慈圣两宫并享天下养，谓非当年主圣臣直之效不可。此事与近年王给事德完笃厚中宫一疏词旨略同，均有裨圣德不浅，惜詹晚致通显，为世所薄，不克保令名耳。

初穆宗好观武事，时江陵为末相，遂于条陈疏中时列一款，曰实武备，请上每秋大阅躬诣校肄。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内教场习射等事起矣，此公善于逢君如此。

文华殿

文华殿在奉天门，今改称皇极之东北，其制度较诸殿稍小，而加精工焉。盖至尊所尝御便殿，且为开设经筵之所，中设镀金鹤一双，东西相向立，以口衔香，乃外国所贡，状如细蠋。遇开讲时，展书等官立鹤之下，及讲毕事，即知经筵大臣亦绕鹤下出。又赐酒饭于左顺门，今改会极之北，实奉天门东庑也。光禄官珍馐、良酝二署设宴，惟此为第一精腆，讲官家人以及隶胥俱得随入挈馂余以归。先人每自讲筵返邸寓时，余甫龀，亦得尝。今朝讲久不举行，此典希绝矣。本殿之侧，则为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皆世宗所建。殿之后则名玉食馆，为上进膳之所。又过小门西北，曰省愆居，本殿东西厢，则亦称左右春坊，宪宗再立为太子，讲学文华，以上频御，避居左春坊即

此。文华殿对曰："念终始典于学期迈殷宗，于缉熙殚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图考帝文九宇化成于几席，游礼门翔艺圃六经道显于羹墙。"又曰："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益。"又曰："四海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万几清暇瑶编披览惜三余。"又曰："西昆峙群玉之峰宝气高腾册府，东壁耿双星之曜祥辉遥接书林"。他不能复记。此等对联，想亦诸殿所无也。殿旧覆青琉璃瓦，嘉靖中易以黄瓦。廿八年庄敬太子行冠礼，故事在文华殿中，至是礼臣以黄瓦避尊上请，上命设座文华殿门左南向，然以侍卫未备，暂止之。太子加冠甫三日而薨，时年十四，不及御门。今上元子出阁，亦在文华殿之东楹，不敢居中。

总裁永乐大典

文皇帝修《永乐大典》，其书为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数万。嘉靖间遇大内灾，世宗夜三四传旨移出，始得无恙，后命重录一部以备不虞，辅臣徐阶等以此被升赏。然其初纂集，用人多不次，先是常州府武进县人陈济字伯载，中外荐其学行，文皇命召至京，以为大典都总裁，书成，拜右春坊右赞善，永乐十五年命侍皇太孙，后卒于官。其为总裁时，故布衣也。又都总裁之名惟元时有之，在本朝未之见，斯亦异矣。今人但知济曾为重修《太祖实录》总裁耳。

《大典》一书，初文皇命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修缉，未期而书成，上赐宴赏，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赐名《文献大成》，时永乐二年十一月也。既而上以记载尚多未备，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广孝及缙等董其事，翰林学士王景等为副总裁纂修等官，开馆于文渊阁。光禄朝夕给膳，且命礼部简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之，陈济之得召盖正此时也。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本，上为更名曰《永乐大典》。御制序弁其首，时拜赐者广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盖效力编摩者，较宋太平兴国中不

啻十倍。此书藏之秘阁，未几，文皇迁都往来无定，且犁庭四出，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即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惟世宗笃嗜之，旃厦乙览，必有数十帙在案头。近李本宁太史云："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绝非《太平御览》诸书可比。"盖当时以洪武正韵排比成帙，非有剪裁厘正之功，且太宗圣谕解缙等，欲仿韵府如探囊取物，毋厌浩繁，其义例可知矣。

禁革斋醮

嘉靖六年秋，时届圣诞，上谕辅臣曰："朕思每年初度，一应该衙门援例请建斋祈寿，夫人君欲寿，非事斋醮能致，果能敬天，凡戕身伐命事一切致谨，必得长生。今将内二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禁止，所谓省一分有一分益，止存朝天宫一醮以仿春祈秋报，庶见崇正之意。"上此谕洞达天人之际，杜革淫祀，可谓至严。又十许年而斋醮事兴，移跸西苑，躬尚玄修，自旱涝兵戎以至吉凶典礼，先则叩玄坛，后则谢玄恩，若报捷又云仰伏玄威，如此几三十年，视六年圣谕，遂若两截矣。

世庙改称

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谕礼卿夏言："前以皇考庙比之世室，即名世庙，今思之不甚稳。且今分建宗庙，推尊太宗，世祭不迁，是矣，恐皇考亦欲让尊于太宗。且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皇考，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别议。"遂改为献皇帝庙。盖是时上已为身后谥号计，正与邵经邦所云谥为世宗者暗合，岂阳谴其人而阴用其言耶？何渊小人，议立世室，不数年而改称。时张孚敬去位，而桂萼死久矣。至十七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并改太宗为祖。时夏言拟称烈祖孝皇帝，上改为成祖，与睿宗主同入

庙。盖上亦虑后世以亲尽议祧，故并尊二祖，则上为中兴有德之宗，永享禋祀。其后庙号果不变，亦辅臣徐阶辈能仰体上遗意也。

建吴二庶人

天顺元年十月，上命太监吴昱送建文君子孙建、吴二庶人并其母杨氏共一十八口凤阳居住，每月支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斤，木炭三百斤，听自择婚配衣食，许出市交易，仍令内使鲁傅等看守门户，诏谕在廷文武知之。按此诏则从京师送至凤阳，而《吾学编》谓久锢中都广安宫，赦从自便者，误也。弇州亦因而不改，又误以为天顺四年出之凤阳，亦非是。建文少子文奎既释后，未几而逝，终无子。吴庶人之卒在永乐十三年，亦无子。懿文太子遂绝嗣。而吴庶人之妹锢在高墙者，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始卒，年八十六岁。上命为营葬域，然不闻所适者何人，盖竟以室女终身也，悲夫。

圣祖兼三教

太祖深于竺乾之学，如御制《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及《明施修教》诸论，《游新庵灵谷寺》诸记。又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蒋山佛会诸灵应纪》，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手注《道德经》，出以示群臣。至十年，上与群臣论日月五星之行，翰林臣傅藻等，皆以蔡氏书传之说为对，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者观天象十有三年矣。天气清爽夜，一宿为主，则太阴渐逼而东，则是左旋，此历家亦尝论之。蔡氏谓为右旋，此则儒家之说。若不折而论之，岂格物致知之学乎？"其后遂召诸名儒考订损益，成《书传会通》一书。盖上于吾儒及释道二氏，精究秘奥，虽专门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无封帝师西天佛之异典，讲道而羽流辈无孤卿伯爵之横恩，即表章圣学而不屑屑议笾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

教一论，和合同异，具在御制集中，尤为抉微扼要，万古至言，真天生圣人也。

天顺初元盛德

英宗初复位，诛殛郕邸故臣，自于、王诸大臣外，以至内宦武夫稍有微隙者，俱谴责无遗，亦有为曹石辈私怨滥及者不少。至本年八月，上谕户部曰："王竑为首犯当死，朕不忍加诛，已遣为民，今念其漕运有功，户部可遣官送原籍陕西安置，该管官司，务待以礼，不许欺侮。"竑即上北狩时以给事中捶死王振党指挥马顺者。上初复位，以都御史谪参政，又令为民，兹复念旧劳而安置之，且命待以礼，想廉知其受侮不堪也。未几，遂复大用矣。十月，又命太监吴昱管送建文子孙庶人凤阳居住，任其自便，仍许亲戚往来，此心真天地之心也。时徐有贞已远谪，石亨亦渐疏，此等仁厚，俱出圣断。独僧道坚者，故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后以复辟时谪戍矣，至是召还为右阐教。又命召故礼部尚书掌太常寺蒋守约还旧任，守约直隶宜兴人，为道士，以郕邸旧臣例遣归，至是复起。此二事俱在元年内，似于新政不免少损。盖二氏之教，入人易深，自古然矣。

道士为大宗伯者，自蒋守约始，继之者成化四年之李希安，弘治十七年之崔志端，以黄冠领夔伯之寄，不谓乃见之清朝。李文达、陈庄靖、刘文靖诸公能辞责乎？

大峪山用舍

献皇帝葬承天之纯德山，后崇为显陵，尊极矣。自张、桂辈以议礼骤贵重，垂涎者纷纷起，凿空妄议，创为迁奉献皇之说。始于百户

随全，继以厨役王福等，又继以千户陈昇、缘事监生詹啓等，屡请屡不行，至听选官王维臣等被重谴，而此议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谒诸陵寝，并营寿宫于西山，于是京师遂有讹传迁陵者。时顺天府儒士潘谦、锦衣军匠金桂，各上疏请迁显陵于天寿山，盖预为希恩地也。旨下礼部参看。尚书夏言等奏往者千户陈昇等，尝以迁陵为言，陛下奉慈训寝之矣，今因上亲谒七陵，预建山陵，将谓有奉迁之心，潘、谦等望风进言，必有奸人主使，希冀非望，宜重惩治。上深然其言，下锦衣送法司讯治。于是议者益晓然知上意，无一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圣太后崩，上忽下诏迁显陵梓宫，改葬于北，六飞亲阅，得吉壤于天寿山之大峪。诏云：林茂草郁，冈阜丰衍，别在诸陵之次。命太师翊国公郭勋知山陵建造，总督工程，以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辰时兴工。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各具献皇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上呈矣。上忽颁谕，谓奉藏体魄已二十载，启露风尘，摇撼道途，朕心不宁。于是嵩等又会议，从上圣意，停启欑三使不发，别遣锦衣指挥赵俊者往视，而迁事中辍。上命次年二月十五日，太后梓宫南祔显陵，择日发引，礼部已移文所司遵行矣。已而赵俊自承天还，言显陵玄宫有水，于是众啧啧，又谓显陵当北迁。上命梓宫且停，待驾南行，还京再奏。而上以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时车驾濒行，工部郎中岳伦上言：梓宫南祔，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诚，请坚北迁之举，勿惑群臣之议。上怒，命锦衣逮讯，已而褫职永不叙用。盖犹祖迁陵之说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至十六日发京师，至四月朔自承天回銮，上谕行在礼部曰：“吉壤重卜，何为来此？惟纯德山皇考圣灵，安悦宁妥久矣，视地悉已之，行宫道路止勿治。”盖上意欲皇考仍旧葬，而北葬太后于大峪，故示意如此。又途中得御史谢少南疏，请庆都尧母祀典。上喜曰：“尧父母异陵，可征合葬非古，少南才识可嘉，改司直郎兼检讨。”至四月十五日还京，十九日丙辰，上谕辅臣曰：“大峪之工，玄寝已成，不奉梓宫早安，恐夏雨流入，枉费人力，可于五月三日子时发引，五日抵陵，六日掩玄宫，七日神主还京。”盖力斥南行之说矣。是月廿七日，上复亲至大峪，视太后陵工，既阅毕，召礼部尚书严嵩谕之曰：“朕南巡谒陵，今又视大峪

山，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驾南祔，其发引吉辰另择。”至是显陵合葬之议始定，而太后梓宫仍南行矣。三数月之间，陵寝大事，或南或北，或行或止，更改数番，一惟圣意自裁，宰执大臣惟惟诺奉行，不复设一谋出一见，如傀儡之受牵，可恨亦可哂矣。

方大峪之初兴工也，御史陈让上疏引舜葬九疑二女不从之事，谓宜奉睿宗衣冠与章圣太后合葬大峪山，以章圣衣冠合葬显陵，若必欲迁显陵于大峪山，则承天旧陵为二圣衣冠几杖别藏，以当荆襄旺气。上曰：“并建二陵，用衣冠交葬，从古所无，尤见乖谬。”命斥为民。当时显陵建白惟此一疏耳，然其乖谬则诚如圣语矣。

章圣后而祔显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锦衣千户李拱辰上言，圣母南祔之后，灾异屡作，乞迎二圣梓宫俱葬天寿山。上斥其狂悖庸愚，下镇抚司逮治。

大峪山再用

大峪今为今上所建寿宫，向年江、李诸公谓其地不吉，归咎于首揆申吴县及旧宗伯徐嘉定，举朝聚讼，至烦圣驾再出而始决。想世宗何等英断，始而曰丰衍，既而曰空凄，尚未有定见如此，况臣下书生臆断乎？

太仆少卿李植江东之议寿宫，止以大峪有石为言，而不及世宗改卜一事，想未谙先朝故实也。当时辅臣、礼臣岂不知世宗再阅不用，特轻信钦天监官张邦垣等之言，致此纷纷，亦幸上不以皇祖空凄之语致诘耳，不然，诸大臣祸且叵测矣。其后训导庞尚鸿等又谓大峪开凿时，玄宫有水，督工诸臣用火炙干，不使上知，未知信否。但显陵遣阅时，赵俊亦有有水之言，世宗竟以梓宫南迁，何也？

孝宗山陵初起，吏部郎中杨子器亦上言石中有水，时内臣主其事，上不允行，仍切责子器。

禁中演戏

内廷诸戏剧俱隶钟鼓司，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以故其事多与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为率，不复属钟鼓司，颇采听外间风闻以供科诨，如成化间阿丑之属，以故恃上宠，颇干外事。近日圣意颇觉之，进膳设剧，顿减于旧，此辈亦少戢矣。又有所谓过锦之戏，闻之中官，必须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人说笑话，只要末语令人解颐，盖即教坊所称耍乐院本意也。今《实录》中谓武宗好武，遇内操时，组练成群，五色眩目，亦谓之过锦，似又是八虎及许泰、江彬辈营伍中事，即王恭襄琼亦在其中，非剧也。

供御茶

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采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年号别称

文皇靖难兵起，屡进表章自雪者所不论，即他指斥书檄俱用建文年号，直至建文四年六月登极，改次年为永乐元年，以本年不宜复称建文，乃仍洪武号为三十五年，实无所谓革除也。至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初欲改元顺德，为李士实力谏，乃止称己卯年，则逆状昭然，未几而败。按李煜为宋太祖所攻，遂罢开宝年号不书，竟署乙丑年，宸濠盖用此故事。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以上各有所谓，且有所本，今人多不知，创见者则以为骇矣。

一岁两元，本朝所无，惟景泰已称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反正，改称天顺元年。

承天大志

《承天大志》者，世宗既追崇献皇，益务张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志》一书。时工部尚书顾璘以督显陵工程在事，即命之总理，璘乃聘楚人颜木、王廷陈等纂修，盖诸君俱高名废弃，欲借此为出山计也。书成而圣意不惬，遂报罢不复议。嘉靖末年，给事丘岳复迎上意，请重修，乃命阁臣徐阶等总裁，而诸词臣分领之。时情咸谓书成必有异擢，争求入局，以至徐华亭与袁慈溪之相左，瞿文懿与高新郑之相诟，俱起于此书。比进呈乙览，上以卷中脱简，不复叙劳，仅各得赏，诸公大失望，时去鼎湖不数月耳。独丘岳以建议始功，超为礼部右侍郎。次年穆宗大计京官，岳坐降调外任。

是时侍讲学士廖道南，亦修《楚纪》以求媚，既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献《圣皇南巡江汉赋》，上以付史馆。又上《瑞应颂》四篇，亦命留览。既而朝见时，廖居忧乃服绯袍，上大怒，褫其职，追《楚

纪》成，终不召。

今上史学

今上以冲圣御宇，张江陵相公进《帝鉴图说》，以劝讲，内列圣哲芳规、狂愚覆辙二项，以寓劝戒。上固天纵，自是益勤史学，更命进讲《贞观政要》。至十六年，阁臣进太祖御札在内阁者，凡七十余通，上命留内恭藏，因索累朝实录进览。阁臣对以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惟皇祖、世宗时建皇史宬，以藏列圣实录宝训，但册样稍广，宜减为书册，庶便展阅，容令中书官誊进，陆续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匮石室之藏俱登乙览矣。今上举动，每以祖宗为法，自冲年即有小世宗之号，然亦繇《帝鉴》一书启沃圣心，故孜孜讲究不辍。宋朝大儒如王荆公以《春秋》为断烂朝报，不列六经，如程伊川以看《资治通鉴》为玩物丧志，禁人弗习，宜其末造之不竞也。

初修《帝鉴》时，分派各词林编纂，江陵特总其成耳。比进御时，江陵竟以己名独上，上褒谕甚至，无一语及他臣，一时有事笔札者，相顾愕眙愤叹。此公之失欢于后辈，此亦其一事也。近年焦漪园之进《养正图说》，亦不以闻之同事，遂至被口语挂谪籍，专之一字为祟如此。

直谏奇刑

李忠文时勉初为侍读，以疏忤旨下狱，时永乐初年，至二十一年始得释复官。已而洪熙改元，复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问，对不屈，命金瓜士扑之，凡十七瓜而肋断，恍惚中见有朱衣人庇之，曳出下狱。先是折肋内向不相续，及用梃纽，断骨忽

自接。至宣德初，以学士晋祭酒，至正统中，又以忤王振枷项，寻得释告归。此李本传所纪也。又宣德间，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开拓西内皇城大兴土木，极谏不可。上命以毡裹至大内，问之不屈，乃射伤其颅，血流被面，下锦衣狱。至正统改元，遇恩宥复职，仕至广东参政，卒于官。此见英宗史者。以仁、宣二圣神明，而二臣不免奇刑若此。李为安福人，郭为庐陵人，俱吉州产也。

宣宗御笔

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书画，俱非臣下可及。幼时曾见御笔一扇，上画折枝花及竹石，即自题六言于端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上清凉。"烘染设色，直追宋人。书学颜清臣而微带沈度姿态。今上御书，几出宣宗上，第不知绘事曾留意否。

宣宗此诗，屡见御笔，想得意之什。

宫闱

妃谥

本朝典制，大行皇帝尊谥十七字，大行皇后十二字，皇妃及太子与太子妃止二字而已。惟永乐间，高庙惠妃崔氏薨，谥庄靖安荣，四字谥始见于此。而文皇嫔御如淑妃杨氏之端静恭惠，惠妃李氏之谥恭和荣顺，丽妃陈氏之谥恭顺荣穆，顺妃王氏之谥昭惠恭懿，贤妃王氏之谥昭肃静惠，贤妃喻氏之谥忠敬昭顺，丽妃韩氏之谥康惠庄肃，顺妃钱氏之谥惠穆昭敬，惠妃吴氏之谥康穆懿恭，此皆殁于永乐间，亦

谥四字，斯为异典。但文皇宾天后，从殉诸妃，史皆失载，今遂无可考据。至天顺七年，敬妃刘氏薨，上辍朝五日，特赠惠妃，谥贞顺懿恭，盖仿文皇诸妃例。然前是天顺五年，宣庙贤妃吴氏薨，上仅辍朝一日，谥曰荣思。妃故景帝生母，景泰即帝位，尊为皇太后，上复辟乃为贤妃，而丧礼仅仅止此，曾不敢望敬妃万一。上友于素笃，惟此举似有遗憾。至成化间，惠妃王氏之谥端静安和，德妃惠氏之谥恭庄端惠，顺妃樊氏之谥恭和安靖，安妃杨氏之谥庄僖端肃，贤妃王氏之谥昭肃靖端，宸妃万氏之谥靖庄安穆，皆英庙所遗簪履，得谥四字，于礼亦称。其后直至正德中，英宗淑妃高氏薨，年八十二岁，谥曰庄靖安荣，英宗丽妃刘氏薨，年八十七，谥曰安和荣靖，皆四字。此二妃于上为庶曾祖母，盖又仰体先朝遗意，以慰裕陵在天之灵，且从来妃嫔寿考未有及二妃者，此英宗独见，禁止殉葬，使得享高年，其遗泽远矣。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纪氏薨，时谥恭恪庄僖，则孝宗生母，用天顺间刘妃礼，崇进四字，非过也。而宪庙贤妃柏氏，为悼恭太子生母，至嘉靖六年始薨，于上为庶祖母，盖亦八十余，仅谥端顺，他典亦杀，似乎过薄。惟成化二十三年正月，皇贵妃万氏薨，辍朝至七日，谥曰恭肃端慎荣静，遂至六字，此本朝创见，则以上异宠特加，然较之唐宗之追谥贞顺武皇后，宋仁宗追谥温成张皇后，大有间矣。此祖宗家法之严，不敢逾僭也。嘉靖十八年□月，贵妃阎氏薨，赠皇贵妃，谥荣安惠顺端僖，盖仿成化年间万妃之例，以阎为哀冲太子生母也。三十年庄敬太子生母皇贵妃王氏薨，谥端和恭顺□僖，又用阎妃例，可谓恩礼兼备。至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杜为裕王生母，尚书欧阳德等引先朝淑妃纪氏为比，宜令裕王服斩衰三年，上不从。辅臣严嵩等引太祖《孝慈录序》为证，上复谕当避君父之尊，不当服斩三年，欲用贤妃郑氏例，赖德等力争，裕王得于府第燕居终丧，时上辍朝止一日。及议谥号，止用荣淑二字，而无赠，且改仪注为赐祭赐谥，行礼之时，礼官读祝宣册，皆平立不拜，所以剪抑之者至矣。上意以先有哀冲、庄敬二太子在前，则穆宗为庶第三子，故阎妃当从厚，杜妃则杀其仪耳。然宪宗庙纪妃薨时，皇第一子及悼恭太子亦已先殁，孝宗独非庶第三子乎？宪宗虽嬖万氏，而于纪

妃犹备礼不少贬，固诸辅臣匡正之力，亦以圣心无所猜忌，非如嘉靖末年，动有久待之嫌，因并简礼于所生也。

嘉靖四十五年，未封妃杨氏薨，追封为荣妃，谥恭淑安僖，丧礼如皇贵妃阎氏例四之一，赠其父骠骑将军、锦衣都指挥使，授兄廷美锦衣指挥佥事，妃仍祔享奉先殿，而穆宗生母康妃不与焉。又皇贵妃沈氏薨，谥庄顺安荣贞静，此妃不闻有所出，而六字谥遂同阎、王二妃，尤异。

仁庙殉葬诸妃

《会典》云：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按仁宗上仙，宣宗谥皇庶母贵妃郭氏、淑妃王氏、丽妃王氏、顺妃谭氏、元妃黄氏五人，又益以先赠张氏顺妃、李妃、丽妃，俱系潜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极所封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仅郭贵妃、王淑妃在所殉中，何也？况贵妃所出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朱邸，在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又上未崩前之两月，曾封张氏为敬妃，为荣国忠显公主之孙，今太师英国公辅之女，册文中赞美甚备，亦不从殉，盖以乃祖父勋旧特恩也。是时六宫止以贵妃为极贵，下中宫一等，至宣庙始加孙氏为贵妃，寻正位中宫矣。

万妃晚幸

史云万贵妃生于宣德庚戌，四岁选入，侍圣烈慈寿皇太后，即宣宗孝恭皇后孙氏也；云及笄，侍上于青宫，宪宗以正统十四年立为太子，时方三岁，妃已二十岁矣；后至天顺元年，宪宗从沂邸复储位，年仅十一，而妃则已二十八矣；又云上即位，遂专宠，此年七月大

婚，圣龄十八而妃则已三十五；次年妃举皇长子，未晬而薨，进封贵妃，此后遂不复孕；又进皇贵妃，嬖幸终宪宗之世，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计其年盖已五十八，而上以是年秋八月上升，圣寿仅四十一，则妃实长于宪宗十七年。窃以为必无之事，或者史臣纪载之讹。然成化四年秋彗星见，大学士彭时上疏，乞正宫闱以绵圣嗣，且言专宠者年日以迈，宜子者恩或未逮，宜更新以回天意。又云凡女子年过四十虽有所生亦多不育，盖谓皇长子之薨，已直指其事不复讳。是年妃盖已三十九矣，彭文宪谓之年迈，似史臣所述又未必诬矣。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未有如此者，然则夏姬之三少，宜主之内视，信乎有之。

北周宣帝天大皇后朱氏，静帝生母，亦长于宣帝十余年，然而无宠。

宫词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城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又进之可以长生。王弇州嘉靖宫词所云“灵犀一点未曾通”，又云“只缘身作延年药”是也。

选江南女子

洪武五年选苏、杭二府妇女愿入宫者四十四人，授内职，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各赐白金遣还，任其适人。洪武十四年，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时孝

慈皇后正母仪天下，其注意江南如此。此后天顺间，命内臣选南方女妇，已昉于此。

女官

宫中六尚之职，国初凡三定，最后则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为准。先是，分局曰尚宫、曰尚仪、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寝、曰尚功，又有宫正司其长，为正六品，嗣又升为正五品，最后官秩如之，而僚属加详焉。尚宫之属有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尚仪之属有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尚服之属有司宝、司衣、司饰、司伏，尚食之属有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尚寝之属有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尚功之属有司制、司珍、司计。其司之长为正六品，而堂属佐贰以次递降焉。宫正司主纠察宫闱，视外宪臣，其局各有女史六人或四人，如外官掾吏，盖斟酌周汉唐之制而损益焉。初设官时，为七十四人，其后盖倍之矣。

采女官

天顺三年，上命镇守浙江太监卢永、江西太监叶达、福建太监冯让曰："宫中原设六尚女官以纪内事，须识字妇人充任，近年多放还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敕至即密访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无夫妇人四十以下，能读书、写字，并谙晓算法者四五十人籍记之，待明春遣人同尔会选，令其亲属送来。"观此敕则禁中须女官甚急。向来宫掖充满，俱系北产，不谙文理，故命江南选择，不独取其美丽，亦以慧黠堪给侍左右也。且是时孝庄钱后正位中宫，故浙之仁和人，宜其追念桑梓，注意南人。第不知次年所选者，果几人当圣意耳。

选江南女子入宫，洪武时已两见矣。

女秀才

凡诸宫女曾受内臣教习读书通文理者，先为女秀才，递升女史，升宫官，以至六局掌印，则为清华内职，比外廷通显矣。但止六品衙门，盖太监亦仅四品，此又次之。然监局各内臣用事者，俱有蟒玉之赐，盖竟用一品章服，不知六尚亦有递加者否。若外廷士子，惟翰林院有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篁墩、杨石淙辈俱曾为之，受词臣教习，非寻常诸生比，至修实录等大典亦得预焉。然不登第授官者，仅得鸿胪寺序班，与铸印局儒士出身无异，其不逮女秀才多矣。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诬驸马梅殷与女秀才刘氏为邪谋，则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亲蚕礼，内赐酒饭，以夫人、秀才为第一等，而供事命妇辈反次之，以地在禁密，厨役难办，命尚膳监祗待，则女秀才与夫人并称，其贵近可知。

宗藩

亲王娶夷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娶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女王氏为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邓氏则功臣清河王愈女，反屈居其下。时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状元为襄阳人任亨泰，其妻亦蒙古人，赐国姓朱氏，而亨泰母为乌古论氏，亦色目人也。至文皇帝时，纳高丽所献女数人中，其一人为敬妃□氏，侍上北征，回师薨于崞县，遂藁葬焉。盖是时尚仍元旧俗，未禁属国进

女口也，此后遂不闻此事矣。

古来中国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闾氏，为蠕蠕主阿那环长女，文帝至废元配乙弗氏而纳之，复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杀，而阿那环次女又为齐武神后，盖中国仰其鼻息以为盛衰。及突厥灭蠕蠕，其强大弥甚，中国争倚以为援。宇文与高氏本欲共求其女为后，终为周所得，赖以灭齐，则唐诗所云“安危托妇人”者，又不在中国之和亲公主矣。本朝英宗北狩时，也先欲进其妹，上毅然不许，迄不能进，圣主英概，奚止羞耻百王已也。

谷王反覆

谷庶人穗初封宣府，会燕邸靖难师起，走还京师，建文君命守金川门。文皇临城下，穗开门纳燕师，以此宠异冠诸邸，本年即改国于湖广长沙府。至国，诈造图谶，伪作妖言，谋制灯入贡，潜纳壮士于御前。会蜀府崇阳王悦燇以事逃入长沙，穗邀入府，诈云建文君实不死，此即真故主来归，欲奉以举事，崇阳不从。蜀王椿，其同母兄也，闻其谋，遣使谕止之，弗悛，乃以闻于朝。于是太宗遣兵取之，穗仓卒不及发，遂就执，至京锢西门内，时永乐十五年也。是时建文二弟，惟庶人允熥一人在，自穗有此举，是年即以讣闻，盖上虑不逞者复欲借以干纪，不得不除之也。穗初意欲为刘濞、杨谅之举，然一叛义师，再献都城，全似司马消难、刘知俊之举动，上赏其功，心已疑其心矣。即建文果从田间再起，谷王佐之收合余烬，亦徒成将帅功名耳。金川门之役，曹公李景隆与谷王同启扉纳义师，皆受文皇上赏，景隆至为班首重臣，列淇、成二公功臣上。永乐四年以嫌被幽，举族锢钥，其子孙至自相婚耦，至正统间始释自便。盖景隆之死，竟以冻馁终，太祖神灵在天，与谷王同殛矣。

公主

主婿遭辱

今上丙戌正月望后，驸马都尉侯拱宸夜归府，遇一人偃蹇太甚，执而挞之。少顷，则有中使赵祚者倚醉入府，扭结拱宸，窘辱甚至。询之，则被挞者其家奴，而祚则永宁公主所役也。拱宸愤甚上疏，旨下笞祚而已，仍戒拱宸毋生事。侯所尚寿宁公主，与永宁公主俱今上同胞妹，而永宁则嫠居久矣。小竖横恣已极，而处分仅止此，使在江陵柄国时，必无此事，即有之亦必大创矣。拱宸事后，至戊子冬，驸马万炜奏司宫老婢沈银蟾与内使李忠盗金银等物，反遭诟辱，上大怒，谓圣母生辰烦渎，尽革其蟒玉，并夺所掌宗人府印，送国子监习礼三月再奏，而宫婢内使盗窃诟辱等事不问也。

公主下嫁贵族

本朝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得预，为虑甚远，然亦有偶值不尽然者。如高帝长女下嫁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子琪，次女宁国公主下嫁汝南侯梅兴祖子殷，第五女汝宁公主下嫁吉安侯陆仲亨子贤，第八女福清公主下嫁凤翔侯张龙子麟，第九女寿春公主下嫁颍国公傅友德子忠，第十一女南康公主下嫁东川侯胡海子观，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镇，第十五女汝阳公主下嫁都督佥事谢彦子达，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下嫁长兴侯耿炳文子璿，以上俱开国功臣，因结肺腑，且其时禁制未定也。至文皇则长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子容，第三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宁侯宋晟子琥，第四女咸宁公主下嫁宋晟子瑛，盖宋氏兄弟俱尚主，亦皆靖难功臣也。至正统间，则禁例已大定矣，而宣宗第二女常德公主下嫁薛桓，则鄞国公薛

禄子，以上虽贵臣，然皆右列也。英宗长女重庆公主下嫁周璟，则参政周颙子；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则靖远伯王骥孙；第四女崇德公主下嫁杨伟，则兴济伯杨善子。周颙进鸿胪卿不任事，二伯俱以文臣起家，拜五等，得连姻帝室，亦是奇事。此后则宪宗长女仁和公主下嫁齐世英，为尚宝卿齐佑子，佑亦进鸿卿奉朝请，用周颙故事也。其后公主出降，例皆白屋，直至今上长女荣昌公主，选尚驸马都督杨春元，为故太仆卿维璁孙，正德辛巳状元也，始复为衣冠之族云。荣昌为中宫王氏出。

尚主见斥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及笄，选禁脔而得陈钊，既为仇家所讦罢矣，上命再选。盖主为兴献帝第四女，上加意怜爱之，必欲得佳偶。时高中玄相公年十六，随父少卿尚贤在京邸，风骨秀异，因而见收。故事三人入宫，惟内廷所择。时宫嫔内臣皆目属中玄，乃章圣太后取中者为河南谢诏，高同里人也。中玄归之次年，即以礼经魁其乡。主既下降，因谢寡发，为时所嘲弄，意已不怿，既闻高才貌，又未娶登贤书，不无心艳。又数年而成进士高第，居词林有盛名。主滋介介，形之悔叹，谢惧无计，佯以好语谋之主，欲借桑梓招中玄宴会，主欣然允之，比至而窥于青琐。高时已伟躯干，美须髯，俨然河北伧父，无复少年姿态。主夙慕顿尽，伉俪遂加笃。人谓谢能以小智回天人，亦非凡碌粉侯所办。

内监

封朝鲜

朝鲜为守礼之邦，朝廷待之亦与诸夷迥异。然国初册封多用内官，自成化间，内臣郑同、翟安二人并使，而言官纠其非，事得寝。此后多用文臣，亦有内外兼用者，至嘉靖间，则大珰例不遣矣。隆庆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同行人欧希稷吊祭朝鲜，封其侄署国事李昭者为王，即今王，为日本所侵，几至亡国者是也。其时华亭当国，不宜有此，至今上屡遣使其国，皆用词臣及使署充之，体统始正矣。

内府诸司

内宫十二监四司八局，总谓之廿四衙门，俱在禁地，惟浣衣局则在皇城之外为异耳。又有宝钞局，今称司，此外则有鞍辔局、内承运库、供用库、司钥库、赃罚库、甲乙丙诸库、内灵台、御酒房、弹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汉经厂、道经厂、盔甲厂、王恭厂，又洗白厂（一名绦作，即织造兜罗绒之所），不许外人窥视传出者。而乾清宫内则有汤局、荤局、素局、点心局、乾煠局、手盒局、冰膳局、馏膳局、面筋局、冻汤局、司房、管库房，又有御药房、弓箭房、御茶房、猫儿房，俱有大珰主之，所役殆数万人。此外则鹰房、豹房、百鸟房、御花房、虫蚁房之属，其名目最夥，其役日多，其费日繁，莫可稽核。盖中官相承，窟穴深固，虽以世庙初年新都相之肃清，今上初年江陵相之严刻，亦无所措手。国计之匮，此第一漏卮也。

孔庙内臣降香

太祖废天下神祇王公等号，而独存孔子文宣皇尊称及塑像，盖有深意。至世宗用张璁言，改王称师，毁像用主，儒者至今饮恨。惟太祖初制，每月朔望遣内臣降香，历朝遵行，亦至嘉靖九年始罢之，此璁独见也。

内廷豢猫

大内自蓄虎豹诸奇兽外，又有百鸟房，则海外珍禽靡所不备，真足洞心骇目。至于御前，又最重猫儿，其为上所怜爱，其后妃各宫所蓄者，加至管事职衔。且其称谓更奇，牝者曰某丫头，牡者曰某小厮，若已骟者则呼曰某老爹，至进而有名封，直谓之某管事，俱随内官数内同领赏赐，此不过左貂辈缘以溪壑，然得无似高齐之郡君仪同耶？又猫性最喜跳蓦，宫中圣胤初诞未长成者，间遇其相遘而争，相诱而嗥，往往惊慉成疾，其乳母又不敢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内臣亲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尝见内臣家所畜骟猫，其高大者逾于寻常家犬。而犬又贵小种，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线之属，反小于猫数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即自出，能如人意，声甚雄，殷殷如豹。

劾大珰子弟

武宗朝刘瑾败后，次年礼科给事中陈鼎劾奏河南乡试第七名廖铠，乃镇守太监堂之侄，参随锦衣指挥使鹏之子，本福建人，冒河南籍乡试入彀，乞命礼部削去试录铠名，照例问革，并治有事科场者之罪。上命除铠名而贷执事试院者。继而巡抚河南都御史邓洋又奏河南盗起，皆由镇守太监廖堂与其弟鹏括利害人所致，乞正典刑。诏降鹏二级为指挥佥事，南京闲住，仍鬻其私宅。鹏大窘，欲求救于朱宁，思宝货无当其意者，乃令后房所宠出入宁家，宁遂留之，因其兄疏辨，并鹏复职。是时逆瑾虽诛，八党正炽，而鼎一言遽革权珰从子之籍，又贼宁方冒国姓，自称皇庶子，仅能止廖鹏之镌秩，而邓洋之言初未尝以为非也。及陈鼎以言事忤旨，内批鼎附瑾估价匿，下之诏狱，固权幸为廖鹏报仇，然以吏部尚书杨一清之救得释罢归。盖是时公道犹仅有存者，此后渐不然矣。

万历初年，弹治江陵公者尚不乏人，至冯珰则无片言及之，即其侄都督冯邦宁及名下用事大珰张大受，亦无人指及之。迨冯珰将败，最初言者亦不过借司房徐爵牵及之耳，未几追论者连篇累牍，谚所云打死虎也，可以观世变矣。

冯邦宁者，珰保之侄，以恩泽历官左都督，恃保势横于长安，莫敢与抗。偶与江陵之长班名姚旷者遇，诃辱之，旷不逊，因相争斗，为邦宁徒御捶击稍过，归诉于主人，即遣人述其事于冯珰。珰呼邦宁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许朝参。当时江陵曲媚冯以固权宠，而能折辱其侄乃尔，珰以江陵片言，不难笞犹子以谢过，似亦非他内官所及。

邦宁又遇大司寇刘白川应节不避道，刘叱之下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内官定制

太祖定宦官之制，亦历五次而始有成规，其初吴元年，内史监至有正三品者，洪武四年降为正五品，其长曰令；十七年又降其长为正六品，盖爵秩逊女官之六尚焉；至二十八年，始定为十监，以太监为之长，秩正四品，不复更矣。监曰神宫、曰尚宝、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设、曰内官、曰司礼、曰御马、曰印绶、曰直殿，又增御用监凡十一；至三十年，又增都知监，掌内府各监行移一应关支勘合，其设官品秩一如各监，今通呼为十二监云。又设六局：曰兵仗、曰内织染、曰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面，而先所设皮作、司牧、颜料三局废不复见，想并统于他署矣；三十年又增银作、宝钞二局。其库有三：曰司钥、曰内承运、曰内府供用。其司有二：曰钟鼓、曰惜薪。今中官辈例称为二十四衙门，然今又有浣衣等局与混堂诸司，未审何属也。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

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御马监虽最后设，然所掌乃御厩兵符等项，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亦借拟甚矣。内职惟钟鼓司最贱，至不齿于内廷，呼曰东衙门。闻入此司者，例不他迁，如外藩王官然。而正德初刘瑾乃以钟鼓司入司礼者，又传先朝曾召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阉之为此司之长，以故其侪鄙为倡优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近又闻内臣辈云：惟都知监为下等衙门，不得他升。今内府所称十二监与前无异，而六局之外，又以浣衣、银作为八局，而司则钟鼓、惜薪外又益以宝钞、混堂为四司，是为二十四衙门，与国初制小异，不知何故。

洪武四年命吏部定内官散官，正四品正中大夫，从四品中侍大夫，五品中卫大夫，从五品侍直大夫，正六品内侍郎，从六品内直郎，正七品正奉郎，从七品正卫郎，正八品司奉郎，从八品司直郎，是时未有太监也，后以四品授太监，遂为中官极品。盖其名肇于金元，本朝因之，以至于今。唐制宦者阶官与廷臣同，最为失体。宋则别置勋阶，神宗尝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至徽宗一变其制，遂至建节矣。本朝内臣俱为吏部所领，盖用周礼冢宰统阉人之例，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内，而史讳之。

内臣罪谴

内臣得罪，祖宗时俱下法司，近代以来多自内批出，其轻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闲住，盖犹为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发南京新房闲住，或云往凤阳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司香。则无官矣。又重者则云降充净军，发去南京孝陵卫种菜。其更甚者至

云夹四夹、梦四梦、打一百，发南海子常川打更，则示意杀之，十无一全者矣。

闻之中官辈云：种菜者至南京，其守备大珰坐堂皇，喝云取职事来，则净军肩一粪桶并杓趋过前而去，虽司礼首珰得罪亦然。又昼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

禁自宫

永乐二十九年，仁宗初即位，长沙府民有自宫求为内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在左右？发为卒戍边！"未几兴州左屯卫军馀徐翊奏有子自宫，今为内监，乞除军籍。上曰："为父教子，为子养亲，尔有子不教，自伤其体，背亲恩绝人道，皆原于尔。"出其子使代军役。又谕刑部尚书金纯等曰："今后有自宫者死不贷，若加宫刑者，朕亦恶之，宫刑下死刑一等，须严禁止。"因顾学士杨士奇等曰："此事须以诏书行之。"其禁止自宫并宫刑如此。然洪熙元年，宣宗登极赦书内，又云在京工人犯罪被刑剜刺已成残疾者，即与开除差役，是年行在工部奏旧经阉刺银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陈老疾，乞免役，上曰："刑余之人，其称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闲住。"则肉刑在太宗朝未除也。至本年有军民任本等数人，自宫求用，上曰："皇考时有自宫者，皆发戍交趾，此人尚敢尔耶？"即循例发遣。以上两朝两年事也。未几，宣宗又下太仆卿戴希文子怀恩及前翰林吉士成敬于蚕室，岂仅禁自宫，而腐刑仍用耶？宣德以后始废论腐，英宗禁自宫尤严，犯者俱戍极边。正统十三年，江西鄱阳民樊侃、陕西盩厔民李回汉自宫，诡云病疳及坠马损伤求用，上以故违禁令，俱发辽东铁岭充军，仍著为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谕礼部尚书胡濙，闻民间自宫者甚多，可榜谕敢犯者及投王府势宦之家，俱如旧例处以不孝。然天顺二年七月，命宫监徒四十四名女口八十人送浣衣局，又何也？此后不复用宫刑，而禁自宫加厉，弘治六年

五月，军人马英妻罗氏自宫其幼男马五，事觉，罗氏坐下手之人当斩律，刑部郎王嘉庆等三人改议杖罪，上怒，谪嘉庆于外，罗氏坐死如律。以孝宗仁恕而痛嫉此事乃尔。正德二年九月，申严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时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是月即审录重囚有自宫坐罪者十二人，拟以可矜，上谓年幼姑系之勿释，至八年三月，又严自宫论斩之法。武宗最任内臣，亦力禁如此。嘉、隆而后，自宫者愈禁愈多，其入内与宫婢配偶不必言，乃出外恣游狭邪，即妓女亦愿与结好，娼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有之。昔南宋大珰陈源，得宫人菊部头为妇，为高宗再宣入禁中，源结恨而死，岂此曹之前茅欤？古人以宫者守内，今虽宫不足以止淫矣。余谓都下椓人之闹坊曲，江南髡牝之溷闺房，违男女之性，变交接之具，真宇宙间两大妖孽，若其中每伏勾引奇祸，则髡牝之毒尤烈矣。

自宫之禁，惟今上壬辰年处滇事用律文，先是黔国公沐昌祚以纵下人贪虐为抚按所参，内有私阉男子李时孝名，上命立斩之。按杨用修云：黔公府旧有内使二十人名到坐。

中官荫胄子

内臣恩泽荫弟侄为锦衣者，累朝俱有之，惟任子则罕见。弘治十五年太监庄旺死，其名下尚膳太监王安等，为旺侄，比例乞恩，送监读书。给事倪仪劾安故违成宪，妄请宜罪，礼部亦谓昔无此例，近太监孙振侄汉得请，故安等引以为例，并汉遣回。上从其言。自是中官无复敢以胄子请者矣。

天顺三年，左顺门正忽思忽奏臣海西女直人，自洪武入内廷，有侄佟预在京生长，粗知章句，故乡万里，无家可归，欲图报效，无由进身，乞入国子监读书。上从之。盖又不始于孙振矣。是时曹吉祥侄

钦方封昭武伯用事，又何有于一胄子也？

考察内官

弘治十七年以四方灾异日闻，吏科给事许天锡上言，乞定京官考察之制，谓十年太疏，宜以六年为率。又言辅导之臣不能引咎避位，今纵不能如古策免三公，欲将文武大臣暂革宫少之衔，待天意既回还职。又内府二十四监局，掌印佥书太多，乞敕司礼监会同内阁将各内官内使考察，严加裁革，南京监局亦行一体考察。上曰："此奏深切时弊，其详议以闻。"既而吏部覆奏京察六年一举，永为定制，其大臣兼宫少衔者，惟英公张懋、大学士刘健等凡六人，其革留惟上命。上是其议，惟宫少衔免革而考察中官一事，吏部不覆奏，内阁不张主，即言官亦不再请，遂使给事谠言，付之逝波。时秉铨者马端肃，当国者刘文靖，值孝宗圣主而扞格如此，岂路马不当齿耶？何况因循至今日，敢复纠及阉尹耶？令人浩叹。

许天锡在省垣建白最多，俱中肯綮，至正德二年为工科都给事中，为刘瑾所憎，欲罗织之，于六月初一日自经死，盖畏横祸凌辱，甘心沟渎也。天锡福建闽县人，弘治癸未进士。

镇滇二内臣

太监钱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宠于成化间，曰喜、曰福者，俱用事先死。能号三钱，出镇云南，其怙宠骄蹇、贪淫侈虐，尤为古所未有。其时有二事最可资笑：云南有富翁病癞，其子颇孝，能召其子曰："汝父癞，传于军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将沈于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资乃免。又王姓者业卖槟榔致富，人呼为槟榔王家，则执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众僭号二字王？"复尽出所有方免。后继之

者，虽贪求无厌，闻斯事未尝不失笑也。能后守备南京，弘治末老死京师，正德初赐葬最胜寺，人疑无天道。其幼畜钱宁于滇，晚俾专锁钥，能病，宁利其所有，遂进毒于能而死。宁，初名福宁儿者是也，本李巡检之家生子，然则能之恶，亦不为漏网。钱宁后被武宗异眷，至赐国姓，其投刺公卿，直书皇庶子朱宁。后以交通宁庶人为同类江彬所发，夺爵下狱，至世庙登极，宁坐寸磔，其子永安官后府右都督，时方八岁，亦坐斩，报应之说似亦不诬。至弘治中，内官吉庆出守金齿路，选京师恶少从行，括民财不遗锱铢，势若掳掠，所收货皆宝石，择最珍者椟以自随，籍扃一室，昼夜守之。群傔垂涎不能得，日谋所以死庆者，会庆病渴，各傔禁水弗与，医来私赂之进金石药，庆燥极，呼亲信出椟中宝易水活命，得宝驰去不顾，庆突地而号，发焦肤裂死，从者各载货逃去，尸蛆逾月，官司方为瘗之。成化中无足论者，孝宗朝号极治，而中官之横至此，即滇南一方，而普天可知矣，究皆为舆台所毒，多藏之能杀身至此哉！世庙初政，毅然尽革之，真千古卓见。今上二十六年，又遣中使杨荣入滇开采诸矿，因而搜取宝石，诈扰诸夷，土司俱蠢蠢谋乱，若不撤回，西南忧未艾也。若天津之马堂、福建之高采、辽东之高淮、徐州之陈增、湖广之陈奉、广东之李凤、李敬、通湾之张烨、湖口之李道、仪真之暨禄、两淮之鲁保、山西之孙朝、陕西之梁永、江西之潘相、宣大之王虎、河南之胡滨，几遍天下，其播毒皆杨伯仲也。

请内官体访考察

正统五年，南京御史魏淡为堂官右副都御史朱与言，论其老疾致仕，乃疏言南京诸司，富者比朋为私，贫者孤立无助，若凭风宪考察，少合公论，守备太监刘宁忠直公平，乞令体察。上不许，并其疏不行。景泰二年，镇守福建刑部尚书薛希琏奏请会同右监丞戴细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员吏，科纠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属内臣，希琏乃借以媚权，殊失大体，有负重任，乞正其罪。"上诏考察仍如旧例，

宥希琏不问。正统初年，王振已盗权，魏淡以此逢迎求复官，而其计不得行。景帝待中官最严，希琏献媚，至欲以斥陟大权归宦寺，其罪正合结交近侍、紊乱朝政之律，乃帝终不怒，自福建任满，又改镇山东，英宗复辟，又召入为南京刑部尚书而卒于位，皆不可解之事也。

老儿当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云老儿当，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其后又有金刚老儿当，其人皆用事，大珰如张忠辈皆在其中，则见之弹章者，此则不得其解矣。

正德末年，京城内建造镇国府及老儿院等大工，盖又与至尊并列，俱嘉靖初年拆毁。

阉幼童

英宗朝最严自宫之禁，而臣下不奉行者则时时有之。如正统十四年麓川之役，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奏征思机发，擅用阉割之刑，以进御为名，实留自用，为四川卫训导詹英所奏。上以骥有功，姑宥之。至天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闻，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复买之以足数，仍阉之。事闻，上降旨切责让，并责巡抚都御史白圭以不能救正而已。此两事犹曰用兵诛叛，剪其逆种也。至如正统间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净身幼男百八人，收之；又如正统四年，云南三司拣选黔公沐斌家阍者福住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礼监；又景泰间，镇守福建右监丞戴细保送净身小口陈石孙等五十九人，帝命送司礼监，此又无罪而刑矣。岂闽中为唐宋中官窟宅，至今尚然，即古所称私白者耶？又如景泰五年七月，永兴王志濮擅收阍者十四人，诏宥其罪，收入司礼监，

则又勋臣藩府违禁阉割，不究其罪，且收其人，是主上先置三尺于高阁矣，欲厘弊习，不亦难乎？

内臣辱朝士

成化二十一年尚宝司丞许澣遇太监邓才濩于途，不避，令人以杖捶之，碎其牙牌，事闻，下澣及才于锦衣狱。既而才、澣送司礼监治之，澣杖三十复职。弘治二年，掌尚宝司□政□溥为尚宝监奉御姜荣所殴，破鼻流血，事闻，上怒，杖荣三十，降小火者，以溥忍辱不言，有玷朝列，亦冠带闲住，则内官为得计矣。后至隆庆二年，亦有内官许义诈人财事发，巡城御史李学道不待奏请，竟笞之。群阉忿恨，次日聚殴学道于左顺门。上大怒，杖之百，戍为首者于烟瘴，其余俱发孝陵充净军。又万历三十年，礼部侍郎敖文桢过宣武门，遇三醉阉乘马突过，无端肆詈，且行凶肆殴，碎其扇轿，敖避门官郭成家，比锦衣官校至救解，亦被殴，或云郑妃宫内侍也。明日疏控于朝，今上亦大怒，痛治此宦，斥为净军。此二事为得体云。然迩年矿税诸珰凌轹督抚大臣，属视藩、臬、监司，参提郡邑长吏缙绅，惨祸又不可胜纪矣。

内臣被劾重谴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备司礼少监丘得请复守备厅诸役，科道官雷贺等劾之，谓得为江彬余党，向充孝陵净军，又夤缘起用，已为幸矣，今明旨清役而得故违冒请，宜正其罪。上即命革去新增军丁，丘得仍充净军。从来参及大珰，未有立断快意如此者。肃皇真圣之英者也。

又内臣侯章之母，杀使女而支解藏之，事发拟绞，世宗命立斩

之。又己亥岁，世宗自幸承天还，献后梓宫南发，御史刘士逵劾内官监丞阎受、锦衣指挥赵俊奉命整理梓宫，乃受狼戾，俊贪秽，乞赐裁断。上曰："赵俊屡差未闻若是，必是同阎受习染为非，俊令改过任事，受着捕系解京治之。"其裁抑中官如此。

内臣赐私印

先朝多赐大臣印记，自蹇、夏诸公始，后渐及大珰。世宗朝凡文武贵幸者俱有赐，独不闻及大臣。今上初赐冯保，曰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尔惟盐梅，则直以宰相待之，非复先朝所刻金貂贵客之比矣。又有曰鱼水相逢日，风云会合时，盖又对联也。冯印俱牙刻，未几籍没，不知诸印亦入天府否。冯保之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其后数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召保还京，始谪保为净军，发孝陵种菜。冯别号双林。

纪述内臣

古来史册，自范蔚宗始纪《宦者传》，后代述史者因之，然未有特作一书者，惟唐末致仕枢密使严遵美有《南北司治乱志》，遵美于阉官中号贤者。是时呼朝士为南司，而宦者为北司，以典兵在禁城之北，所谓左右神策，两中尉居之，盖犹以枢密及两中尉与宰相对称，不专属中官也。丘文庄在先朝曾上《大学衍义补》一书，孝宗嘉纳，累朝俱置之讲幄，然当时讥其中独无内官一款，实迎合中涓，遂蒙圣眷，或论者苛责之过。近日今上二十年，四川佥事张世则上所撰《貂珰史鉴》，则专指中贵人，盖采掇载籍而有评有考有论，又为赞为箴为诗，其中备列善恶。上下其章于礼部，时部覆极称许之，谓内书堂宜进世则所进，与《忠鉴录》同立课程，使其口诵心维，可以迁善改过。上命留览，但不闻发付史局，人间亦无刻本，恐遂湮没不传，可

惜！可叹！

王振恩恤

正统己巳之难全由王振，英宗锢南内者七年，亦良苦矣。复辟之冬十月，即用太监刘恒等言，命招魂以葬振。次年又下广西参政罗绮于法司禁锢之。绮磁州人，为仇家告其本州同知龙约自京还，传言当今又宠宦官，镂香木为王振形葬之，绮闻而笑，遂有是命。约与绮俱以妖言论斩。又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胜又奏故太监王振有功社稷，已赐祠名旌忠，立碑于祠前，再乞赠谥为万世劝，上命礼部议之。至天顺六年，然胜又奏智化寺成于太监王振，旧有赐经及敕谕，正统十四年散失无存，乞仍颁赐以慰振于冥漠。上又从之。盖振之罪上通于天，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正如唐德宗奉天围困，解后尚思卢杞欲召用之也。王振像尚存智化寺中，至今香火不绝，异哉！

天顺七年，河南裕州民告其知州秦永昌贪暴，上命锦衣官校核之，逮至京师鞠，籍没其家，斩永昌于市。时五月初旬，非行刑时也，且以部民讦州官，至论殊死，此古来奇事。时曹、石虽诛，而告密之风转炽，始掌锦衣者为逯杲，以酷暴激曹钦，及杲见杀，门达继之，酷加甚焉，故终天顺一朝，刑僇乃尔。

陪臣飞鱼服

正德初年横赐，如武弁自参游以下俱得飞鱼服，此出刘瑾右武，已为滥恩。至湖广荆州知府王绶者，贪暴一方，遇朝觐时，都察院署其考曰：“两司畏其胁制，而考语欺天；百姓苦其诛求，而怨声动地。”时以为实录。然为刘瑾所厚，终不敢去也。绶自陈有捕盗功乞恩，上命赐以飞鱼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真异事

矣。其时有日本国使臣宋素卿者入贡，赂瑾黄金千金，亦得飞鱼，则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赐者，尤奇之奇者也。素卿名朱缟，本浙之鄞人，至嘉靖间遂启倭贼入犯之祸。

勋戚

武定异封

武定侯郭勋，以六世祖母永嘉大长公主请谥，世宗允之，赐谥贞懿，已为异典；比进拜太师兼太子太傅，复请追赠其始祖郭英，亦许之，命赐诰追爵英如其官，此古今未有之事。

国公文臣

国公爵虽至贵，然历朝勋号俱称武臣，惟太祖朝韩国李善长，生前疏封时得称文臣，至太宗则姚广孝赠荣国，亦被文臣之称，以缁徒得比隆开国元勋，亦异矣。益国朝止此二人，若通侯则无之，至伯爵之称文臣，不胜纪矣。

朱勇恤典

成国公朱勇，自宣宗时已总禁兵且二十年，后英宗北征扈驾以出，为大营总兵官，还至宣府，虏骑渐逼，勇以精卒四万为前锋，大败身死，无匹马得还，越二日，大驾遂陷于土木。至景泰元年，其子仪以父殁王事，请祭葬，景帝曰：“勇为大帅，丧师辱国，致陷乘舆，尚可以公侯礼礼之乎？”斥不许。至英宗复辟，即赠勇为平阴

王，谥武愍。勇统兵败绩，其事与英公张辅等不侔，景皇帝圣语严正，何啻斧钺，乃英皇反贵以真王，且为易名，比开国靖难功臣有加焉，不特忠义解体，而赏罚之无章亦甚矣。

朱氏凡赠三王，最后为定襄希忠，事在今上初年，其后言者谓出自江陵公受贿私予，破坏祖宗典制，竟从追夺。希忠虽无裹革之绩，亦免舆尸之凶，且与陆炳同出世宗于行宫火中，厥劳难泯，若勇者罪浮于丘福十倍，使在文皇时，必夺公弗嗣矣，后生知今不知昔类如此。初，希忠之追王也，引武宗朝英公张懋卒得封宁阳王例为比，至言官追论希忠夺王爵，遂并张懋之宁阳而追褫之，真池鱼之殃也。然懋生前宿卫微劳，大逊希忠。

陆炳恤典

陆炳以三公兼三少，殁赠忠诚伯，谥武惠，诚为滥典，但世宗追念卫辉行宫翼卫，且有发仇鸾逆状功，恩恤不免过隆，至穆宗朝夺爵夺谥，法如是止矣。至高新郑再起，复嗾言路劾其罪状，籍没其家，且谓当斫棺戮尸而姑宥之。盖高与炳无大仇，特以炳为华亭故相连姻，欲诬其寄赃而并籍之也。时新郑于王俊民补荫、唐枢复官事，抗疏力争，谓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尽褒显之，几同武王反周，欲以坐华亭之悖。然则陆炳者又非先帝所褒显者乎，何以必僇尸籍没而后快也？专恣诬罔如此，即不遇张江陵、冯保，能无败乎？

内阁

阁臣事寄

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谋逆，革中书省，置四辅官，秩从一品，以代丞相；至洪武十五年，以王大中败事，革四辅，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刘仲质为华盖殿，吴伯宗为武英殿，宋讷为文渊阁，吴沉为东阁，俱称大学士；十八年，朱善又为文渊阁，盖太祖朝所拜大学士止此矣。建文朝以尚书卿寺参国政，方孝孺仅文学博士，亦预政地，无殿阁之名。文皇即位，始以词臣解缙等七人直文渊阁，其后列圣辅臣，以保傅尚书入为殿阁大学士者，不过曰直文渊阁，或曰直内阁，或曰入阁办事，俱为真相，而徐有贞至以掌文渊阁入衔，则阁名之重，实昉于永乐初年，至今称政地诸公，及诸公自称，亦曰“阁臣”如故也。洪熙元年正月，仁宗肇建弘文阁，盖昉太祖弘文馆而改阁名，谓大学士杨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职务，朕欲选端谨老儒数人备顾问。”于是铸印章命翰林学士杨溥掌阁事，亲以印付之，命之曰朕用卿等于左右，欲广知民事，为治道之助，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其委寄几出文渊阁之上。时杨溥未为辅臣，而士奇以少师进华盖殿，杨荣以少保进谨身殿矣，因以侍讲王进及儒士陈继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至仁宗升遐，宣宗嗣立，溥乃以弘文阁印缴进。上命溥入内阁辅政，王进等各还原任，人知阁臣之有文渊，而不知有弘文权任之重也。

阁臣丧子赐赙

本朝阁部大臣闻丧赐赉者，如仁宗朝夏原吉，以至今上张四维，俱有恩恤，至于卑幼之丧则未之及也。惟弘治十四年，大学士李东阳以胄子兆先夭殁在告，上命太监宁诚赐赙金五十两，曲加慰谕，命丧毕即入阁办事，则前代所无之典。他日长沙公受孝宗末命，辅翼嗣皇，值逆瑾八党诸变乱，当亦追念此等恩遇。至嘉靖十八年，大学士李时子光禄少卿坦卒，上亦命赙三十金，盖用长沙公例。

内阁密封之体

弘治十四年九月，大学士刘健奏："昨太监陈宽传旨，今后但有票拟文书，卿等自书自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仰见上委任腹心，防闲漏泄之意。但内阁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访，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屏开左右，造膝密谕，以为常制。且如宣宗，屡幸内阁，今阁臣不敢中坐，英宗不时召李贤，宪宗亦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臣等所目见，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见天颜，即司礼监亦少至内阁。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今圣上若有咨议，乞仍照祖宗旧事，或召臣等面谕，或亲洒宸翰数字封下，或遣太监密传圣意，庶事无漏泄。"上是之。盖自十年三月一召之后，至是已两期余矣，上虽纳其说，直至次年四月廿九日，始召刘、李、谢三阁臣至平台，面商英国公张懋等辞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召，亦为勋臣请解兵权，其后亦不复召。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圣慈太皇太后崩，复召辅臣刘健等三人至内暖阁，议陵寝祔葬事。盖自十三年后，又阅四期矣。廿二日又召对，为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召，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连奉顾问，以为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虏中逃回人口，又召三臣入对于暖阁。至七月十五日，又召三臣对于暖阁，为边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来日开日讲，召三臣入对暖阁，又半载为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又召刘健等至内阁议吏、户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渐矣。故《孝宗实录》于召对一事但纪内阁三辅，而刘华容之为本兵，戴浮梁之为总宪，其召对频数十倍于三辅，而一字不之及，则揆地总裁雅意可知矣。孝宗凭几之诏，仅命三辅臣受遗而不及刘、戴二公，则内外亲疏之别也，二公尚不能见几而作，华容远戍，贻于此矣。但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而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必内臣数转而始得寓目，盖扞格之端，开已久矣。孝宗虽能与刘、戴诸公屏人谋断，不免为政地所忌，至今

日内阁之权日轻，百叩不能一答，况部院之长，敢望昼日之接耶？

儒生保辅臣

嘉靖九年八月，桂萼被给事中陆粲弹章，与张璁同罢，以尚书致仕。未几，璁即召还，而萼仍家居。史馆儒士蔡圻揣知上意，上疏颂萼功，请召之。上即俞其言，赐萼敕奖谕，敦促上道矣。至十二月萼未至，听选监生钱潮等又上疏，请遣使趣大学士萼还朝，与璁共辅政，时去岁终禁封三日耳。上怒，谓大臣进退断自朝廷，乃敢狂率奏扰，且倡自蔡圻，并圻下法司逮讯，时人快之。时萼尚在家，宜即坚辞，未几赴阙，然已与张隙，不得行意，邑邑岁余，仍致仕去，遂死。盖患得患失，兼而有之。蔡、钱二生何足责也。

伪画致祸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苏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严氏之罪固当诛，但张择端者，南渡画苑中人，与萧照、刘松年辈比肩，何以声价陡重，且为祟如此？今《上河图》临本最多，予所见亦有数卷，其真迹不知落谁氏。当高宗南渡，追忆汴京繁盛，命诸工各想像旧游为

图，不止择端一人；即如《瑞应图》，绘高宗出使河北脱难中兴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传者惟萧照耳，然照笔亦数卷，予皆见之。

弘治召对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召对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商辂，处分本章，史谓宣召顾问实始于此。先一日，刑科都给事中庞泮等、监察御史黄山等，论救内臣何文鼎素著狂直，请宥其罪。上严旨切责，谓事在内廷，何由而知，令其回话。次日，四臣召对而不敢及此事。召对之次日，礼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吴宗周，又各特疏力救何文鼎，上报闻而已，四辅臣终无一言。盖鼎疏正纠张鹤龄兄弟溷浊宫闱，中宫方盛怒，必欲杀之，以故大臣杜口，文鼎竟死于杖下。焉用彼相哉！其负孝宗恩礼甚矣。

桂文襄受赂

云南巡抚傅习者，桂少保萼同乡进贤人也。在滇时，令仆以金宝二罐通于桂，求内转，标题曰黄雀银鱼。桂时方秉铨，受而语仆曰："语尔主，此处来不得，南京去罢。"逾月，遂擢南廷尉，行至镇远而死。此嘉靖戊子年事，时人纪以一绝曰："黄雀银鱼各一罂，长安陌上肆公行。若教冢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滇人至今能道之。旧传桂见山有素丝之节，谬矣。

阁臣奉使

辅臣出使者，人知嘉靖中杨文襄之督关陕，翟文懿之阅九边，而不知二公之前，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江渊往山

东河南，抚安军民，时渊以故相从丁艰，服满至京也。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王文往江南诸处抚安赈恤，时文正居三揆，从阁中出，俱许便宜行事。较之改官兵部行边落阁衔者，又不同。然江、王之前又有永乐十年谕德杨荣之经略甘肃，虽系阁臣，亦因边事，与嘉靖同。

阁臣夺情奉差

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成化间，李南阳与今上张江陵，俱以此蒙大诟，然在先朝则有之。永乐间，杨荣先丁父忧，继丁母忧，两情俱夺；黄淮母丧，胡广母丧，俱以特旨夺情。宣德初金幼孜母忧，张瑛父忧，杨溥母忧，亦遵眷留之旨起，未尝终丧。内惟张瑛无所建立。若诸公俱表表人杰也，自以主上心膂所寄，不忍恝然，犹为有说，未有借纶扉而就轺车者。惟景泰间阁臣江渊以忧请，景帝留之，不数月，即以江淮大祲，奉敕往赈，时同使者为阁臣王文，亦以夺情赈济江南，皆同时报命。又二年而英庙复位，渊以出理工部仅谪戍，而文则西市矣。辅臣苴麻，下充赈使，宁不汗颜？此景泰四年事。是年巡按陕西御史王越闻父丧，不候新任御史戚宁交代，为右都御史罗通所纠，命宥之。以王威宁生平有此一事，人固不可量，至若李南阳甫为罗纶所纠，即持节立皇贵妃万氏，张江陵甫为吴、赵等所纠，即持节立今上中宫王氏，无论于国家吉典为不祥，且何颜对同衙门建言三词臣？较之江、王，抑更异矣。

成化三相之去

宪宗中叶，自首揆商文毅去后，则万眉州安代之，最为不才，次揆为刘寿光翊，三揆为刘博野吉，虽贪险稍亚于万，其为庸碌一也。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执政，直至二十年寿光始行，二十三年眉州亦

逐，时去宪宗升遐仅匝月耳。惟博野在孝宗朝当国，直至弘治六年始去位，然寿光以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认万贵妃同族，且进淫药，俱见摈于宪宗末年。及孝宗初政，为天下所快。博野因撰寿宁侯张峦诰命稽迟忤旨，正在极治之世，反得美名以行，真小人之幸也。

正德三相之去

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拜罢俱以礼，惟天顺初元王千之、陈芳洲诛窜，最为重典。然鼎革之际，所不论也。其后则万眉州之斥，狼狈为甚。至孝宗一朝，而隆礼辅弼有加矣。正德初年，逆阉窃柄，如焦、如刘、如曹，固厮劣下材，品尤在眉州之下，然泌阳稔恶最久，其败乃在逆瑾之前，虽云致政，毫无礼遇，钧州入阁仅三日，亦为张彩所挤，借省墓以行，未几瑾诛，而二公削夺及之矣。曹含山拜相最后，不三月而去位，自知为瑾亲旧，上疏愿赦罪为太平之民，遂斥为编氓。是三人者，即仆隶亦羞称，然而黄扉之体，糜烂已尽。驯至嘉靖中叶，贵溪槛车之征，今上初元，新郑赢车之谴，已权舆于此矣。至若往年翟诸城之削籍，挤由同列；近岁张新建之闲住，指出内廷，虽俱踉跄就道，识者皆知其故。

隆庆七相之去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张公为末相，次揆新郑高公既与首揆华亭徐公失欢，南北言路连章攻之。张故徐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三揆安阳郭公为公同乡厚善，亦非徐所喜，张亦佐徐逐之；未几，徐首揆被言，张又与大珰李芳谋令归里，兴化李公代徐为政，益为张所轻，乃市恩于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陈公与兴化俱为张与高所厌，相继逐矣。其最后入阁者，内江赵公、历城殷公。赵有时誉，时时凌高、张二公，出其上；殷人在下

中，且与高隙，张既乘间挤去，赵亦与高争权，张合策排之行。至穆宗凭几，仅高、张二公受遗，而仁和高公入不两月，悒悒不得志卒于位。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新郑公初为刎颈交，究不免严谴。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阁臣赐蟒之始

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正统初始以赏虏酋，其赐司礼大珰，不知起自何时，想必王振、汪直诸阉始有之，而阁部大臣固未之及也。自弘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久违豫获安，适大祀天地，视朝誓戒，时内阁为刘健、李东阳、谢迁，俱拜大红蟒衣之赐，辅弼得蟒衣自此始，最后赐坐蟒，更为僭拟。嘉隆间，阁臣徐、张诸公俱受赐至三至四，沿袭至今，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飞鱼、斗牛等，服亚于蟒衣，古亦未闻，今以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以至各王府内臣名承奉者，其官仅六品，但为王保奏，亦以赐之，滥典极矣。

大帅得赐蟒，始于尚书王骥，正统六年南征麓川时，次年即封拜，此虽边功，实系恩泽，且出自王振，不可训也。

阁臣横恩之始

阁臣预边功始于正德初年，然云帷幄之劳犹为有说；至嘉靖中叶，遇万寿圣节，加恩阁臣，如夏贵溪之加宫衔、严分宜之由宗伯进阁及后拜上柱国、徐华亭之子进玺卿，俱以此得之。严虽辞上柱以倾夏言，而其子世蕃亦因以进太常卿，其他圣节进秩加禄，则与华亭岁岁拜命，已可异矣。至主上婚礼，何关臣下，而嘉靖十三年立孝烈后，首揆张永嘉以少傅进少师，次揆方南海、李任丘，礼卿夏贵溪，

俱以宫保进少保；至今上戊寅大婚，次辅吕桂林以少傅进建极殿，三辅张蒲州以宫保进少保，首揆江陵虽力辞，而取偿于服阕之日，此何说也。至壬午年今上元子生，首揆蒲州公以少傅进少师，次揆吴县公以宫保进少保，三揆鄞县公以尚书进太子太保，俨然与戚畹及大珰辈同拜恩命，尤本朝所未闻。

弇州谓辅臣受大婚之赏始于江陵者，误。若边功武荫，则自华亭后惟江陵受之，其后皆力辞以至于今。

赠上柱国

弇州述异典，大臣为上柱国者，生拜则夏贵溪言，殁赠则张江陵居正。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而赠官尚有江阴侯赠特进江国公吴良，以开国功殁于洪武年，得追崇上柱国，其生前勋号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仅袭一辈，至永乐失侯。又太子少师姚广孝以靖难功殁于永乐年，得赠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少师荣国公，其生前以未开五等，且无子不袭。盖得上柱国于身后者共三人，一文一武一僧，其后人俱泯泯，亦异矣。

吴良赠上柱，见吴伯宗所撰神道碑；广孝赠上柱，见文皇御制神道碑。

内阁失印

文渊阁印一颗，用银铸玉箸篆文，乃宣宗所赐，止许阁臣用以进奏，不得施于外廷，历世相传珍护。至万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忽为何人连箧盗去，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请罪，上命穷追严治，竟杳无踪迹。上不得已重铸以赐，今所用者是也。自此阁权渐轻，宫府日以隔

绝，至今日而天颜咫尺，辅臣不得一望清光，或云失印致然，恐亦揣摩之说。当失印时，典籍吴果司其事，仅夺俸两月而已，识者已为罚太轻。果杭州人，后加官至太仆卿。按失印一事，与唐裴度中书印相类，但裴旋得之，而此终于失耳。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李时藏上所赐图记所谓“忠敏安慎”者于内阁，亦被窃去，具疏以闻，上命所司遍缉，亦不得。

阁臣久任

自永乐以后，阁臣始专为辅弼，而在事久者，如胡吉水广在阁十七年，杨建安荣在阁三十九年，杨太和士奇在阁四十三年，金新建幼孜在阁三十年，此辅政之最久者。次则杨石首溥两任，实在阁十六年。正统以来，则陈太和循十四年，而不免于戍；彭安福时两任，实在阁十八年；高兴化縠十三年，商淳安辂两任，实在阁十九年；李南阳贤十年，万眉州安十九年，刘寿光翊十一年，刘博野吉十八年，徐宜兴溥十二年，刘洛阳健二十年，李茶陵东阳十八年，杨新都廷和两任，实在阁十六年，费铅山宏三任，实在阁十二年，谢余姚迁十二年（再出止半年），梁南海储十二年，翟诸城銮二任，实在阁十二年，张永嘉孚敬三任，实在阁十年，夏贵溪言二任，实在阁十一年，严分宜嵩二十一年，徐华亭阶十七年，张江陵居正十六年，申吴县时行十四年，王太仓锡爵十一年（今再召未出）。

国初真为宰相则有李善长，自高皇帝建元帅府，称都事、称参议、参政、司马以至丞相，凡十七年；胡惟庸自参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此罢丞相，置四辅官。仅三年，乃改置大学士，终高帝之世；至建文帝即位，又废大学士，而以各卿佐参预国政；至文皇复设阁臣，以至于今。

宰相前世僧

前代宰相如房次律、张天觉辈，以比丘转世为大官者不胜纪，若南宋杭州之觉长老，因见史浩姬妾环侍动心，遂投胎为史弥远以偿其淫侈，此真佛家所谓一念堕落也。本朝杨文襄公一清，本云南安宁州人，徙居丹徒，因终老焉。自云前生为安宁老僧，薰修颇久，当得小果，因欲心尚炽，被罚为士人，生而天阉，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犹之内廷一大珰耳。以世福论之，杨逊史百倍，然史以再世恣其渔色，杨以再世断其淫根，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不可谓不厚矣。杨自号石淙，盖安宁胜境也，以示不忘本云。杨生于滇，楚人，又曾流寓巴陵，晚始定居南徐。杨为提学时，年甫三旬，即立侄为嗣，盖久以不男自安矣。

世传其夫人晚年，有讽以畜妾生子者，夫人笑曰："老身尚是女儿。"人始知杨之隐宫。此妄传也。

辅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长即汉御史大夫，号为亚相，今为风纪重臣，主纠察百僚，未有以阁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张永嘉、隆庆四年庚午赵内江二人而已。张初用大礼暴贵，又起大狱以媚郭勋，遂以侍郎学士兼掌西台，下三法司官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原问官山西巡按御史马录等于狱，尽反张寅、李福达之案。狱成，戍斥者百余人，永嘉因以功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再晋尚书仍掌院事，次年晋少保，始归阁。赵因高新郑踞吏部，欲非时考察科道，恐人议之，乃以内江掌院共事，然举计典时，赵多所牴牾。察究未匝月，高即嗾门人吏科都给事中韩楫论其庸横，赵辩疏直发其谋，云横非庸人所能也，臣真庸臣耳，若拱乃可为横臣，且有楫为之腹心羽翼，他日将不可制。其言甚辨，终

不胜而去。二公兼署，虽各有本末，然总非制也。

张寅即妖贼李福达，人人知之，著辨者亦众，后蔡伯贯于蜀被擒，其谳词中载有甚详。虽永嘉以一时私臆，且邀上命刻《钦明大狱录》，以钳天下，而是非终不可灭，福达孙仍以叛诛。庚午高、赵同事，所斥谪台垣如魏时亮、陈瓒等数人，俱先后起废登八座，称名臣，则阁臣领宪，亦未足为重也。

参高新郑疏反覆

徐、高二相之相倾也，御史齐康劾徐华亭，兵科陈瓒等、十三道凌儒等各公疏攻康，谓康座师高新郑实嗾之。六卿亦各有疏，吏部杨襄毅将以太宰为首，至户部公本则葛端肃守礼当首列名，力辞不可，左侍郎刘自强，新郑同里素厚也，奋然代为首上之，其劾康与新郑，大指同台省。康既重贬，新郑去位，葛亦请告归。又次年，华亭复为给事张齐所劾，六卿复有疏留，仍杨襄毅为之首。华亭既去，左都御史王廷乃发齐奸利事，坐枉法受赃遣戍。至三年而新郑再起，以辅臣兼吏部，时自强已为南司徒矣。新郑终以乡曲故旧，未忍遽逐，且召为北司寇，至则面数其罪，诟厉甚至，久而释之。自强乃为张齐白冤状，谓王廷阿当事意，比附成狱，齐所坐毫无实事，上命昭雪齐罪，召补州佐，寻进京堂，而自强仍为新郑所昵如初。至六年，新郑为给事曹大野劾以十大不忠，时穆宗方重眷新郑，众意其必不去，于是九卿科道复参大野，保新郑如初元之于华亭。时杨襄毅再起，以太宰领兵部，仍为疏首。高、徐相业与疏之是非不必论，然前后背驰一至于此。刘自强何足言，若杨襄毅亦竟作两截人，可惜！可叹！

江陵议分祀天地

夏贵溪之议天地分祀也，本世宗圣意，又因张永嘉微露其旨而独疏上请，举朝莫能抗。至隆庆初，即有言其非者，而太监李芳主之尤力，时礼卿为高仪，以议出中官力阻之。至今上登极之三年，张江陵当国，深以分祀为谬，欲仍太祖合祀之旧，乃上《郊礼图考》一书，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坛壝陈设规制等项，厘为二册，以呈御览，名曰《新旧考》。其末断以己意，其略曰："臣等按，国初分祀天地，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以正月上辛行礼于南郊大祀殿，行之百六十年。至世宗始按周礼古文，分建南北郊，坛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复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凡四郊焉。隆庆初，议者请罢祈谷大享，复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无改之议，独罢祈享二祭，而分祀姑仍其旧，盖有待云尔。夫以冬至极寒而裸献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歊之中，一岁之中，六飞再驾，时义斯为戾矣。且文皇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而罢之，故世宗虽分建方圜，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而岁时禋祀止于内殿，斯礼之在当时已窒碍难行矣，况后世乎？臣以为宜遵高皇定制，岁一举合祀之礼，而二祖并配，斯时义协人情顺矣。今未敢轻议，以候圣明从容裁断。"此疏上，不匝月即有御史刘台参劾一事，江陵后亦因循不复谈及。按，合祀一说最为确当，使其久柄政府，必仍旧贯无疑，然江陵身后攻之者，寻弊索瑕，以功为罪，若此说得行，必又以悖逆皇祖，无将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任事盖难言哉！

辱宰相使者

吾宗少河公讳玄莘，当万历间以银台秩满当迁。时申吴门领首揆，遣人询之少河公，谓京堂缺有左都大理，然廷尉清苦，恐非所宜。公缚其人于柱，鞭而遣之，复之曰："吾家世守清白，位之冷淡，非所患也。"申亦不罪，遂转南大理。申与公为同年，故不至责，然十年廷尉，终申之相不得再迁，则申亦不能无讥焉。

朱成国张真人

成国朱希忠卒，诏赠定襄王。朱宿卫多年，谨厚无过，然从无军功，忽得异姓王，中外骇之，而无一人敢指言者，则江陵相主之也。又龙虎山张真人，自隆庆初年革其一品衔，降为提点，天下快之，万历初复还其故秩，亦无有拟其非也。江陵公专擅不必言，若此二事，谓非苞苴所致，我不敢信。壬午以后，追劾江陵，毛举瘢索，不遗余力，犹未有举张真人事以实其罪者，朱亦最后始有言者夺王，然江陵罪不因之加，而真人爵终亦如故。孔褒论至今验如此。

天启圣聪

顷自乙巳大典，四明密揭留科道诸臣，为朝论所不与，杜门不复出。时次揆归德代为政，群贤辐辏其门，末相山阴捧手受成而已。归德既在事，亦毅然以天下自任，凡诸政事不便者，屡进揭诤之，上或可或否，既而以其烦数稍厌之。归德无计，乃于阁之中堂设一木简，上横书“天启圣聪”四字，下细书列为六款，曰复御朝讲，曰批发章奏，曰补用臣僚，曰考选科道，曰起用遗佚，曰停止矿使，置之南面，每晨进阁，辄肃拜稽首，且有祈吁之语，以冀挽回天听，无日不然。内珰素憎其权，且笑其迂，遂以其事上闻，四明因得乘隙间之。上意始渐怒，谓此伧父，且公然诅我，其所献替，若水投石，十不得一矣。丙午春二沈并去，盖圣意已久定，而恩礼之厚薄，亦遂夐别矣。

归德去国

归德得请未行，有传其服赐蟒游西山观形胜者，有传其未归且迂

途南行访所厚者，将因缇骑以迁禁廷，归德忧甚，作书辨之良苦。其书首云“甫仁乡兄”，不知定属何人，或云即归德门下士，伪造此榜并此书，以实四明通内逐归德之罪。未知孰是。

致堂胡氏

胡致堂名寅字明仲，为胡安国长子，虽垂髫孺子亦知之。孝宗一日在宫中阅《通鉴纲目》，有致堂胡氏断语，未知其人，因出御札付内阁问其本末。时洛阳刘文靖诸公在阁，俱茫然失对，遂直陈以谢，比出阁翻阅故籍始得之，具揭以复，且以寡学引愆，上亦不罪也。是时李长沙为次相，以博雅称，岂不谙此？或恐刘护前，故韬晦示拙耶？胡所著《读史管见》等书，初非秘册，想刘亦未尝寓目，宜丘仲深笑其“一屋子绳，却无散钱”。其后马端肃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盖亦不止正德年号一事也。

荫玺丞

故事，首揆任子得拜尚宝司丞，系在京堂上官，以为极荣，次揆虽一品，不过中书舍人，间亦有得玺丞者，则主上特恩，不以为例。惟世宗时桂萼、席书辈皆以参揆得此荫，则议礼贵人，亦非故事也。惟泰和伯陈万言以中宫父，荫子绍祖为尚宝司丞，其后秉一真人陶仲文，以一品六年满，荫子世恩为尚宝司丞，一则戚畹，一则方士，一在嘉靖初年，一在嘉靖末年。其始泰和伯拜恩，尚有上疏谏止者，至仲文则举朝无一人非之矣。仲文考绩时，至加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竟是在任宰相体例矣，尤为创见。仲文先名典恩。先是，致一真人邵元节已荫子启南为太常寺卿矣。

两州同

江陵夺情，词林自吴、赵抗疏之外，有张新建、赵兰溪俱有违言，因以辛巳大计，谪为州同知。后辛卯，二公同起拜相，时人改宋诗嘲之云："龙楼凤阁九城重，新筑沙堤走相公。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两州同。"

宰相下狱

古来宰相下狱而得全者，汉惟萧何、周勃，出而复位，唐则狄仁杰、魏元忠，皆重贬再相，盖雄猜之世使然。本朝永乐阁臣，则解缙外论仅得谪死；惟杨士奇凡再下狱再入相，以功名终；黄淮锢狱凡十年，至仁宗始赦出，亦危甚矣。至天顺元年，徐有贞下狱，几继王文而诛，贷命戍金齿，仅得赦归死牖下。至嘉靖间，夏言以少詹事与张孚敬互讦下狱，赦出，未几拜相，后三逐三召还，再下狱，即死西市。本朝二百余年，宰相蒙殊眷又罹极法者，惟夏一人而已，王文不足道也。

词林

考吉士变体

吉士一科两试者，为永乐之甲申、嘉靖之壬辰；一年三试四试者，为宣德之癸丑；仅选江、浙、闽、蜀、南直隶而他省无一人，为永乐之戊戌；仅选中原、江北、四川而南士无一人，为正统之戊辰；仅选两直隶、江、浙、闽、蜀而中原及楚、秦、两广、滇、黔无一

人，为景泰之辛未；不试而中旨竟传改者，为正德之戊辰；已改庶吉士而无一人留为史官者，为嘉靖之丙戌、己丑二科；临考拟题已进呈而又罢不考者，为嘉靖之壬戌；正卷已定呈御览而馆元斥不许者，为万历之辛丑，皆词林中异事。至于吉士员数，文皇初为二十八人，当循其例，然未久已大不然。如永乐乙未科至六十二名，正统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三十名，弘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庆戊辰三十名，隆庆辛未三十名，此皆溢于额者。若不及数者，二十名外不具论，永乐丙戌十四名，永乐辛卯十一名，永乐壬辰十七名，永乐戊戌十六名，永乐辛丑十五名，永乐甲辰六名，正统丙辰十三名，景泰甲戌十八名，天顺庚辰十五名，天顺甲申十八名，成化乙丑十八名，弘治癸丑二十名，弘治丙辰二十名，弘治壬戌二十名，正德戊辰八名，嘉靖丙戌二十名，嘉靖己丑二十名，万历壬辰十八名，万历乙未十八名。

吉士阁试诗

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吾郡之平湖人，是年选改后，初进馆，赴阁试《长安新秋感兴》七言律，诗云：“鸩鹊楼高灏气横，尧蓂商律又敷荣。六龙扶日明华衮，五凤搴云薄太清。西北烽烟新入警，东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际遇浑无补，退食迟迟愧友生。”当时以为第一，后授官止得主事。少年隽才，乞假归里，未几夭，无子，其名遂无传，并问其邑人无知者。是年馆选凡两度，以后选者改入，梅前后皆预焉。凡二十一人，馆元为吕怀，拜给事，盖用前二科袁衮、唐顺之例，末名两度俱郭希颜，仅留为史官。时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状元林大钦年二十二，授官，寻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亲出为提学佥事，终于外僚；第三高节，授编修而不免遣戍。其吉士中受极刑者二人，一为胡守中，其一即郭希颜。

次科为乙未，吉士三十人，留者至二十人，主事止一人，其前列十二人者，俱以廷试策有御批不试即改庶常，后散馆俱授史官，惟任瀛一人出为给事中，时李任丘为首揆也。虽圣主有意抑扬，而当国者之立心厚薄亦略见矣。

王辛卯浙江第七名，廷试二甲，与绍兴沈炼同榜；戊戌三甲同邑冯汝弼、赵伊，乡会同登会魁。

乡绅异法

成化初罗一峰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阳夺情，虽外谪，而名震天下。未几复官，请告里居，立乡约以整顿风俗。其法甚严，莫敢不遵，独有强梁二人不服，且屡违教令，乃命其徒共执投水中，一峰旋亦下世。乡人白其事于所司，其徒数十人俱坐谋杀人为从者律受重辟。使罗尚在，不知当时何以置对。此公品格岂可议，但此等举动太觉出格，贻累多人，亦学术未纯所致欤？先是，章枫山闻罗行乡约，作长书峻词力止之，比书到已无及矣。

又崔后渠《洹词》云罗一峰行乡约而戮族人，或即此事，抑又一事耶？

吏部

大计添浮躁

旧例考察，自老病贪酷外，则素行不谨、疲软无为二项一切罢斥，无降级调用者。后以立法太苛，谓疏放者似不谨，迟缓者似罢

软，概弃不无可惜，乃创为浮躁浅露、才力不及二款为次等，官京降一级调外任。若外计皆以贪酷等项罢斥，无降调之例。成化丁未年，太宰李裕始奏设才力不及一条，对品调用；嘉靖间不及者俱降一级，其后渐有降二三级调用者。此法行之已久，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温御史为政，乃建议外吏亦岂无负才而轻佻者，亦宜增入浮躁，为不谨之次，其降级亦视罪之大小为轻重，上允之，今遂遵用之。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妒，难处以不及，故立此例，未知信否。其年拾遗即以浮躁处李本宁宪使，降一级矣。

外计及大京兆

三年外计，六年内计，初无定期，至宪宗朝渐有成议，且内外官亦截然分两察典矣。惟成化二年丙戌，则应天府尹王弼坐老病罢，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已异矣；次年丁亥应内计，却不举行，至五年己丑止当外察，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员，与外官同斥谪，何也？八年壬辰内外计后，次年癸巳当内计，又不行矣；而三年外计竣后，又不时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时府同知毛琼以为言，上不省也。盖官评之严于外而宽于内，自昔然矣。

士绅怪癖

缙绅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谟在成化间为祭酒，酷恶鸮声，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人遂目为周鸱鸮。近日陈经济为湖州太守，酷恶鸦声，偶闻之必痛笞其隶人，遂目为陈老鸦，亦与郑鹳鸪、袁白燕等异矣。

二胡暴贵不终

世宗所进用者，后多不终，而无如二胡御史之奇。胡守中以庶常为刑部主事，用翊国公郭勋力改御史，扈上幸承天，以治具精办得异眷，改春坊司直郎，寻进佥都御史，又晋副都，俱兼詹事府丞，时去登第时甫八年耳。会上恶郭勋，将穷其奸，守中惧株及，乃极论勋罪自解，时人笑而恶之。时议设重臣经略蓟州，上特升守中兵部侍郎以往，而赐飞鱼服，勉以努力，行且大用，守中贪暴不法，为言官所劾，逮下狱论斩，又二年与建昌侯张延龄同死西市，年才四十。其后则胡宗宪，以御史按浙江，用幸臣赵文华荐，超为佥都御史御倭，寻以功进副都，进侍郎，进右都御史、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言官劾其贪淫，逮下狱论罪，上以献瑞有劳，释归。又三年严世蕃、罗龙文坐法，言官复论其与同乡逆贼汪直交通，又与同乡罗龙文行贿于严氏，再下诏狱，始斥宗宪为编氓，再下刑部讯问，死狱中。二胡皆以权奸荐用，亦以材谓受上知，皆骤贵而死非命。守中初为郭勋所厚，自言善彭祖御女术，郭信爱之，使出入卧内，因与勋诸妾媵通。宗宪在江南，亦恣情妓乐，自负嫪毐之器，至拥诸娼女与幕客宣淫于制府，乘醉狎御史门役，至发旗牌斩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纳乡官洪楩之女为妾。盖二胡功罪稍不同，其以淫肆扞罔则一也。

嘉靖初年超擢者如议礼诸臣，结托最深，例得保功名，他如夏文愍之以侍讲学士兼都给事中，与胡守中之都宪兼宫僚相似，而皆不令终。胡梅林之升与王思质不异，而受祸亦同，惟赵文华以侍郎告讦，遂晋尚书加太子太保，盖以三品直跻一品，败在胡宗宪之前，其人盖不足数矣。君恩如朝露，信然哉。

夏文愍之兼都谏虽极异，然以从五品带正七品，犹之可也。天顺间商文毅荐林庄敏聪，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给事中，则以宫臣之从六品带侍臣之正七品，从来并未有此体制，实一时特恩，亦省垣中佳话也。

后辈侮前辈

嘉靖间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骤贵，往往凌前辈每出其上。如初元时张璁劾杨廷和得志，既而与杨一清、费宏辈同事，又百端侮之，使不安其位。然张恃圣眷深重，虽屡斥而仍屡召，不及祸也。继之者为夏贵溪，与严分宜同里也，夏举丁丑科骤贵，严为乙丑科，相去十二年，而官每蹑其后，夏作意狼籍之，严伪为逊让，而夏不悟，卒为所陷，死西市。至甲寅乙卯间，王思质怿用御虏功骤贵，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蓟辽。时唐荆川顺之从田间起，以职方郎中阅视各边，与王亦同吴人也，唐举己丑科，王辛丑科，相去亦十二年。王位已重，视唐为堂属，唐自以前辈盛名，新被简用，公卿俱下之，恚王之简倨，复命疏内讥其一卒不练，致触圣怒，不免极典。是虽介溪之险，荆川之褊，然二公亦自取之。至世宗末年，袁慈溪入与徐华亭并相，袁举戊戌，徐举癸未，相去十五年，袁又徐督学时诸生也。袁倚上恩幸，遇事辄专决不少让，徐故为赞叹，自以为不及，袁深信之不疑，居半岁，以病去，卒于途，徐积前憾，仅与下谥。徐虽非严比，然亦可为凌轹前辈之戒矣。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诸生侍其父炎为崇德县丞。其父故明经，性迂癖，与同僚不叶，被其构于上台，因得罪，下讼牒于嘉兴知府徐必进。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罗织之，谳日当受笞，雅堂蒲伏哀泣，愿代受扑，且口称生员。徐益怒，即出题试以文，立成以献，则又呵骂谓文理乖谬，称儒必伪，命痛捶，丞胥靡之。汪归应试，即以是年贤书，明春戊辰举进士，筮仕即得嘉兴府推官，徐已惊怖。汪奉丞夫妇来廨舍，徐礼接殷缛，馈饷无间，汪亦伪与周旋，久之自谓忘故隙，且欢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丝之誉，汪潜瞰其簠

簋，默籍日月，纤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狱与衙役俱备侦详记，上之直指，白简纠之。时新郑高文襄兼领吏部，正加意惩贪，得旨提问追赃，则徐已升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从闽中逮至对簿，则所坐皆实，锢浙江按察司狱，久之赃完，始发遣。徐庐州府六安州人也，与汪为桑梓，初处丞固无香火情，比汪报东门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调仅转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计典罢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尚未忘再出也。

朝士匿丧

永乐七年，御史方恢父丧不丁忧，太子曰："御史，朝廷纪纲之官，彼既不孝，何以纠正百官？"执送上行在治之。永乐十四年，刑科给事中丁钰者，本淮安府山阳县民，以刁讦著名，因里人赛社，诬告其聚众为妖，坐死者凡数十人，法司上言以为忠，特授今官；后坐母忧未满辄随众大祀斋宫，为御史所劾，时上亦行幸北京，逮至行在，以大不敬论戍。正统元年，礼部司务范继先闻母丧匿不举，命降边远杂职。正统五年，博兴知县梁吉、襄阳训导马坐俱坐匿母丧为民。正统十四年，给事中王汝霖父永和死于土木，不知哀而嘻笑自如，为刑部侍郎耿九畴等所发。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玘闻父丧不去位，御史胡明善发其事，上命都察院行勘，既而都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不妄，下部覆议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夫方恢、丁钰、王汝霖皆列台省，继先亦在部署，其余亦士人读书，乃敢悖逆至此，固可怪恨。董中峰以会元鼎甲，负一代重名，乃作此丧心事，已无面目居人世，他日何以得昭雪复官，身后崇赠大宗伯，赐上谥文简，似不可解。穆宗初元滥恩，亦其一也。

不跪部院

吏部都察院纲维百辟，京官自堂上官及词臣科臣而外，见于公署未有不廷参长跪者，若外吏则上自藩臬之长而下，一切行跪礼，不敢少异。惟正统初，江西提学副使王钰，以考满至都察院不跪，左都御史陈智怒其失礼，呵斥之甚厉，钰遂引疾挂冠归。杨文贞士奇其部民也，重其节，为诗送之，称其直道，此时正为首揆，不能挽之留也。弘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庄□以荐召用，至京见吏部，亦三揖不跪。时耿文恪裕为冢宰，以其夙望留之茶，令司官送之，丘文庄濬最憎之，谓为背叛朝廷。比转南吏部郎中，值京察，则倪文毅岳为南冢宰，以老疾去之。倪与庄俱应天府人也，盖亦嫉其傲云。夫上下自有等威，即跪亦屈于官非屈于其人也。两公抗颜自高，甘心废退，谓之存品则可，谓之知体则未然。

考察科道

高新郑再起，以首揆秉铨，追恨台省之聚劾也，乃从中构得特旨，谓朝觐考察在迩，纠劾宜公，先将科道官奸邪不职者严加考察，其去隆庆己巳京察甫一年耳。时言路俱听考不敢言，赵内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谏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过于严切，未免忠邪并斥，且引汉、唐、宋钩党之事为鉴，更有“未有群数百人一网打尽”之语，疏末又云臣兼掌都察院，亦有考察诸臣之责，与其调停营救于下，孰若输忠哀恳于上。赵意专指新郑也。新郑知其意，事后必将驳正，莫若引与同莅以杜其口，乃又请会都察院共事，疏中尚引阁臣李本掌部管察，而都察院不与为言，以尝上意。上命赵同往察。于是新郑不尽得行其意，而斥不谨者九人，以前给事魏时亮为首；浮躁者八人，以前给事陈瓒为首，皆往时弹高最峻者。事既竣，恨赵终不解，乃以疏授门人都给事韩楫劾内江去位。甫逾年而上登遐，新郑见逐，楫亦以考察斥，而时亮、瓒等各从废籍中召用，驯至卿贰。盖计典仍不足锢人，而韩楫为世大诟不复振云。高新郑生平仿佛桂安仁，其才锋气魄同，忮忍专愎同，其受主上眷知亦同，故皆能乘权行意如此。

顷今上乙巳一察，则又不然矣。时沈四明为政，台省寥寥晨星，吏部上应谪者数人，皆内批留用，时考察久不举，四明密揭以言路乏人为言，故上下此旨，此嘉靖间留彭泽、留赵文华辈之后所仅见也。沈揣其时其势，非可用亢壮之时，别为此术以结言路，正如韩平原攻道学而败，贾秋壑继之，自度必不能胜，乃厚加宠命以博其誉，事若相反而作用则一也。

星变考察

成化四年彗星见考察，南京御史杨智等、给事朱清等劾章纶外，又及刑部侍郎王恕，谓其到任半月，即托本部郎中黄绶娶已故刘指挥妻文氏为继室，以大臣而耦失节之妇，宜加斥责。上并命叶盛等按治之，亦得实，上亦以革前姑宥。按，章恭毅、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生平无玷，犹不免为庭闱之爱、闺阁之私受一时指摘，情昵之难割如此哉。然而纤瑕终不损完璧，则大节昭昭耳目也。

辰巳考察

朝觐以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巳亥年考京官，此成化后例也。而亦不尽然，如弘治九年丙辰朝觐，去布政叶萱等是矣。至三月终，上复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数人，如例致仕闲住，而不及庶僚，已为异矣。至十年丁巳，正大计京官之年，吏科都给事李源又请考察浙江布政雍泰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事毕逾月，始考京官，此皆事理之难解者。时徐文靖溥当国，而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为佐。

宫臣词臣兼吏科

永乐中，李准以太子宾客兼吏科都给事中，景泰中林璁以春坊司直郎兼，嘉靖中夏言以侍讲学士兼。而李准者初以凤阳府照磨得升宾客，盖以九品冗员升三品宫僚，尤为异事。其他词林言路，互换官职，如金达、李昊辈之以检讨改给事者，储懋以吏科给事升翰林修撰者，仪铭、耿裕、刘夔、张思、许诰以给事改检讨，御史许瓒改编修者，又不足异矣。

徐晞三代遭际

吏员徐晞仕国初，至正统间正位兵部尚书致仕，以异途仕六卿，世所共艳，然不知其子孙所遇更异。晞之子讷，以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养病归，至天顺元年复任乞升，上命升为尚宝司丞，是直以首揆任子待之，已为奇事。讷之子世英者，以善书入中书科写诰敕，授中书舍人，积劳至通政参议，又进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致仕归，弘治三年卒，赐御祭如例。又非吏员非任子，竟以白身致九列，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噫，晞何修而得此。

施丐

好施固是天性，又是阴德，然亦有尽可商者。如予幼时在都中，见故相许新安，遇冬月辄令人负钱随舆后，遇寒馁者辄乞之。每出则鹑衣千百绕其左右，有时钱不给，则争夺喧呶，间至诟詈，至命促舆急去。时首揆申公、三揆王公辈以非体劝止之，许行之自若也。近年南中则李九我宗伯、丁敬宇廷尉亦行之，贫丐无厌，每值一施，辄三四反，诡名以博青蚨，天街阗拥，时或枳道不得前，亦闻有讽之者，终不纳也。三公俱具菩萨行，遑恤人言，倘得请于朝，如唐之病坊，宋之施药慈幼局，行于辇下，为惠更溥。诸公岂见不及此，想限于时势物力，不能遂其志耳。

户部

安南户口

古今户口之盛，至一千万户而极矣。永乐六年荡平交趾，新平侯张辅奏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总得华夷户口五百余万。此弹丸地，乃居汉唐极盛时天下之半矣。又粮储亦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亦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余，俱太盈溢，恐未可信。

江南白粮

江南白粮之为害，至今日而极矣。吴中士大夫亦攒眉相对，而无能上控。惟先朝詹事霍韬曾有疏陈时弊，内一款云："成化已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合用料物，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乃运送内府，粮户不与内臣相接，故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亏害。弘治以后，部官避嫌不肯验收，责小民运送内府，是故有白粮一石加至一石八斗乃能上纳者矣，各项料物有索取银四百余两乃得批回者矣，虽有法禁，小民敢与内臣抗乎？虽有号诉，九重万里，曾无为之上闻者。乞敕各部改正旧法，俾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几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疏入，上令所司议之以闻，而弊犹故也。至隆庆二年，苏州知府蔡国熙奏民运白粮，如内官监白熟细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库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于铺垫等费，每石酌议三分，与光禄寺禄米仓白糙一体收纳，监收者不得越例需求。户部覆奏如其请，上命允行。盖两朝亦知白粮之害，故允二臣之奏，然当时已未必能行。侵寻至今，其加耗且十倍，内臣需索日增无已，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

额设白粮一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有奇，南浙之苏、松、常、杭、嘉、湖六郡征解，然苏州府则长洲、吴、昆山、常熟、吴江五县，太仓一州而嘉定县无之；常州府则武进、无锡、宜兴、江阴四县，而靖江县无之；湖州府则归安、乌程、长兴、德清、武康五县，而安吉州、孝丰县无之；松江府华亭县、上海、清浦三县俱有；嘉兴府则所辖七县俱有。

贡害

今南直江阴县贡子鲚，起自洪武间太祖幸江阴侯吴国兴宅，以鲚供御膳，上赏其味，命岁贡万斤，为一县大害。至隆庆二年用光禄寺赵锦言，始减其半。国兴即吴良，时未改名也。松江府大红云布，至今为巨害重繁之役。相传其乡人钱文通溥为翰林时，服以进讲，为英宗所属目，问之出于松江，遂命岁充御服。又太仓州白苎布，本闾左所衣，不足供上方，偶有以饷寿宁者，服以侍内廷曲宴，孝宗与孝康后亟称其嘉，命本州岁贡六千匹。时州治初建，军民未安，抚臣彭礼力争之，乃得稍减，又数年而停止。盖圣主皆无心厉民，无奈邪臣导诱，为害一方，遂至于此。

岁入

今宇内岁入各项帑金不及千万，然惟正之供入太仓者，不满四百万。前元取民最轻，固不可法，乃稽之宋则大不然。太宗至道中，岁入一千二百余万，已可骇，然犹全盛天下也。南渡以后，宪宗朝岁入乃至六千余万，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数，固为横征。然以此支方强之蒙古，苦战五十余年而后亡者，不可谓非事力之裕也，而民尚不告病，当时主计者胜今日万万矣。

茶式

饮茶精洁，无过于近年，讲究既备，烹瀹有时，且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见，盖始于本朝，然在宋已有之。时以散片为下等，故缙绅则不贵之耳。宋制贡茶有三等，第一曰团，有小龙、小凤、大龙、大凤，乃入香不入香之别，此即蔡君谟作俑者；次曰片，用茶蒸造实棬模中串之，其名有石乳、的乳、白乳（为狭片），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等（为阔片），皆闽产也；其他则进宝、双胜、宝山两府出兴国军；仙芝、嫩蕊、福金、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州、池州；泥片出虔州；绿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临江军、灵川、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州、辰州、澧州；东首、浅山、薄侧出光州，总三十六名。两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岳麓，草子雨前、雨后出荆湖，清口出归德州，总十一名，然供御者只以碾茶为重，故失之远耳。宋榷茶法最奇，徽宗之初，茶利至五百万缗，盖始于唐之贞元而极于宋之崇宁止矣。宋世闽漕郑可简制茶不用香，名曰胜雪，不特其名韵，即其事亦佳。本朝贡茶亦惟闽产最多，建宁府至二千三百余斤。若庐州次之，仅三百斤。宜兴茶止百斤，长兴止三十斤，二地所出皆今所珍也。地方最少者至贡一斤。

礼部

郭宗伯论谥

近年郭宗伯明龙上疏议补谥夺谥，以身犯众怒而不顾，天下壮之，然其中亦有未确。以予所知，如嘉靖中户部左侍郎唐胄，正直忠谠，法宜补而不议及，又如吏部尚书汪鋐，邪佞狠恶，盖世无两，法当夺而亦不议及，岂智者之千虑乎？

文庙不祀周公

文庙自唐以前俱祀周公为先圣，南面坐，以孔子配为先师，东向坐。至开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得并坐南面。其后又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今制独崇孔子，固为至当，但颜子犹得降居四配；以周公上圣，仅祀于文华殿之东室，则五帝三王之后，虽与孔子东南相向，然不得复享大祭，是亦当讨论。

议革张浚祀

南宋宰相张浚，万口吠声以为圣贤，朱晦翁晚年深自悔咎，轻信其子张栻家稿，遽草行状，以致天下不信，本朝安阳崔铣极憎之，语见《洹词》中。又长洲祝允明《罪知录》深讥其失。近日娄中王衡力诋其人，俱千古快论，然俱未及闻之朝。至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马比部一疏，今载其略，仅十之二云：

> 刑部署员外郎马贯奏为议革滥祠前代宰臣、以正大典事。臣惟国家设立帝王庙，其臣之辅佐有功者旁列焉，皆合祀典，无可得而议，独宋臣张浚者，亦与列，则与诸贤否顿殊，不可概论也。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张浚受宋重任，三命为将，三至败绩，盖以量狭，果于自用，而不能听谏，智黯昧于兵机，而不善用材故也。建炎初，浚奉命出兵，合熙河六路兵四十万人、马七万匹，鼓行而前，使人告曲端。端曰：“彼将士精锐，因粮于我，我反为客，未可胜也；若按兵据险，扰其耕获，使不得耕，必取粮

河东，则我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图也。”浚以为不然。王彦谏曰：“陕西兵将之情未相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复不然。吴玠、郭浩谏，浚又不然，顾以为东南事方急，不得不为是，遂次富平县。娄室引兵骤至，诸军皆溃，自是关、陕不可复。此富平之败，一也。绍兴七年，复视师淮西，帝本委岳飞图大举矣，诏飞诣浚议事。浚问：“王德淮西军所服，以为都统，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如何？”飞曰：“德与郦琼素不相下，一旦厌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不足服众。”又问张俊、杨沂中如何，飞曰：“张宣抚，飞之旧师也，然其人暴而寡谋。沂中视德等耳，岂能御此军哉。”浚怫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与浚忤，即日上章终母丧服，步归庐山。浚怒，奏飞积虑在于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吕祉为都督，以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德列状交讼，琼以众叛降于刘豫，吕祉死之。此郦琼之叛，二也。孝宗即位，命浚都督江淮，总率李显忠、邵宏渊二帅，显忠与宏渊不相能，而显忠则竭忠报国，宏渊则怀私误国者也。浚不能辨，乃使之并战，金孛撒引兵来攻，宏渊则按兵不动，显忠独以所部力战，又用克敌弓射却之。宏渊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复斗志，诸将各遁。浚不能声宏渊之罪，而领职仍前，反安置显忠，使怀恨而殁。此符离之溃，三也。然其经理图谋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然则宋高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也。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以曲端之将才，足以辅岳飞而恢复中原者，乃不听其谋，受谗而远谪之。既谪矣，又假设端之旗以惑虏，而不知其事已泄，遂至大溃。既以溃为惭，复图用之，而又听吴玠之谮，陷之狱中，端仰天长吁，指战马云：“天不欲复中原乎？”泣数行下。浚又必欲置之死地，随使康随坐之铁笼，炽火逼之，一时九窍流血而死，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女子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

疏上，得旨下礼部会议以闻，竟以众论不同而止。马疏虽正大，然皆世共传之事，如富平之败，归罪赵哲，斩之，盖讨苗、刘时，哲为首功，浚欲尽归于一身，故忌而杀之，正如正三岁儿僭位之罪，杀太子舅同一肺肠，无非张大其复辟功也。符离败后，尚叙赏诸将，疏云杀伤相当，而私遣使诣金请和。孝宗始大怒逐之。近有友人云："张浚游谈惑世，似王衍；自以为是，执拗不回，似王安石；不知兵而妄谈兵，似李元平；擅封拜专生杀，似王浚；掩败为功，似鲜于仲通；厚结幕客抗胁朝廷，似王敦；创设小使输情于敌，似王黼；报恩私门，不恤公家，始终庇黄潜善，似张全义；妒贤疾能党同伐异，巧谮李纲、岳飞，又似元载、李逢吉诸人。"其然，岂其然乎？

按，高宗崩时，将祔庙，史官杨万里、宰相周必大辈，凡号理学大儒，俱欲以张浚配，独翰林学士洪迈谓宜以赵鼎、吕颐浩陪祀，廷臣右浚者纷起争之。孝宗卒用洪迈议，祀赵、吕二臣，浚终不得侑食，则浚在当时已有定论矣，岂有见摈于本国而崇祀于异代者？马比部之论，百世不易也。马号具泉，吴郡人，与祝枝山、王辰玉俱同里，三君子不谋而合，真卓见哉。

浚弑太子舅，并乳母同埋，其事与朱全忠杀故太子德王极类，但浚不反耳。今谓宫人触金香炉有声，致舅惊殒，此李煌太子事，浚党妄移之以饰浚罪。正如以韩琦处元昊刺客事，亦移之浚，谓遇苗、刘行刺于秀州，同一呓语。

孔庙礼乐

弘治九年孔庙春祭，太常寺奏祭先师孔子已用天子礼，增为八佾之舞，惟乐器之数尚用诸侯，为未称，请增文庙乐器人数为七十二人，如天子制。礼部覆请通行天下，并南京国学一体遵行。上谓所言良是，如拟，以副朕肃奉先师之意。阅五日为丁祭，即如议行之。时

太常寺卿为崔志端，本黄冠也。至嘉靖初大学士张孚敬迎合上意，改八佾为六佾，乐器亦递减之，是孔子之徒反背其师，不如犹龙弟子有人也，惜哉！

孔庙尊称

孔子徽号久已有定称，即加至百言不足揄扬，而弘治间议加美名有可笑者，如刑科给事中吴世英请加孔子为文祖大成至圣，已属未安；至十三年，常熟知县杨子器又请加孔子为配天广运大成至圣万世帝王宗师，虽褒颂倍尊，似更支衍，当时俱置不行，此又非礼之礼，正如唐宋间人主尊号至二十余字，极古今之懿美，总之皆赘也。此等建白，恐夫子闻之亦未必乐。

景泰三年，国子助教刘翱乞尊孔子为帝，增乐舞为八佾，事下礼部。时胡濙为尚书，不许，然八佾之议成化间竟行之。

成化间周弘谟请加孔子号广运圣神，会议不允，则周正为礼官。

考察官议礼不纳

嘉靖四年，大礼集议书成，加礼部尚书席书太子太保，书乃上言："自臣等正议五人外，附议者六人，则参议熊浃等；正国是定人心者一人，则侍郎胡世宁；乞附名礼书者二人，则百户聂能迁等；请附太庙一人，则署丞何渊；助大礼一人，则先任给事中陈洸，以议礼为人嫉恶，诬其妻郑以奸离异，诬其子柱杀人重辟，乞为开释。"得旨如议。洸免解为民，郑免离，柱免死，于是人思荣进、求升、求复职者，俱如所请。至是考察罢闲御史虞守随者，袭百户随全之说，撰述皇陵正议数千言以进。上以陵寝重事，守随前为言官，不闻献议，

今以罢去妄议惑人，有希进心，下御史按问。又谕大学士璁与萼密议，璁言廷臣谓太祖不迁皇陵、太宗不迁孝陵，皆正论，当从。上嘉纳之。至七年，礼部祠祭郎中毕廷拱坐考察谪知州，乞原衔致仕，并言："章圣后谒世庙时，侍郎刘龙执不可，臣力诤之不得。近闻纂礼书，倘于圣母谒庙之条，大书礼臣昧礼违诏之失，而系臣名于下，则臣之心白矣。"疏入，上不省。盖世宗之严慎计典，不肯轻破成例如此，固不待丰坊之献谄不收也。

命名禁字

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大之名，至改高祖称远祖，后世非之。至宋政和中，给事中赵野奏："陛下寅奉高真，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字者，悉令厘正，尚有以天字为称亦当禁约。"徽宗依奏。本朝正德初，刘瑾盗柄时，亦矫诏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总皆非盛世事也。惟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如太祖旧名单一字，及后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宣宗、英宗庙讳下一字，与宪宗潜邸旧名及再立东宫所改新名下一字，则士民至今用之，无一避者，斯为异矣。

尚书被嘲

施纯者，顺天东安人，由庶吉士为给事中，迁鸿胪少卿。时宪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际，以舌本出是字为艰，纯乃密奏请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时登第仅十年也。时人为之语曰："何用万言书，两字做尚书。"又顾可学者，常州无锡人，由进士官布政参议，罢官归且十年，以赂遗辅臣严嵩，荐其有奇药，上立赐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可学无他方技，惟能炼童男女溲液为秋石，谓服之可以长生。世宗饵

之而验，进秩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至命撰进士题名记，用辅臣恩例事。吴中人为之语曰：“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盖吴人呼“尿”、“书”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为时所薄如此。

科场

永乐补试再试

永乐元年癸未三月，礼部言，科举旧制，应子午卯酉年乡试，去年兵革仓猝，有未及举行者，请以今年秋八月，令应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补试，其北京郡县学校近废于兵者，宜暂停止，俟永乐三年仍旧乡试。制曰可。本年秋八月，命侍读胡广、编修王达为应天考官，次年甲申即会试，取四百七十二人，为本朝稀有之盛，盖补癸未会试且仿洪武乙丑科例也。至四年丙戌会试，始为正科，仅取二百十六人，放榜后，廷试已取林环等三人为一甲，授史官如制矣。再命乙榜举人廷试，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则异典也。至七年己丑会试，取中陈璲等八十四人，其数益少。时文皇幸北京，未及赐廷对，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谔为左中允，竟赐出身，虽用丙戌例，而正榜多士尚未试，先拜一榜为宫僚，尤为殊宠。会御史劾试官侍讲邹缉等出题误谬下狱，命再试下第者，得熊概等十数人，俱候至辛卯年上自行在回同廷试，盖数年间乡试、会试事，俱非寻常所有也。

试官王达者，先以编修主应天试，次科乙酉，以侍讲学士再主应天试，次年丙戌，复以读学主会试，连司文衡三次，亦前后未有。而熊概等十余人，其后多至亚卿中丞等官。

按，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取中四百七十二人，盖罢科举者已十

五年，不妨多收。文皇靖难开科，与开国无异，故所录如其数。又洪武十七年甲子，应天乡试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亦乡闱所绝无，但不知永乐壬午乡试数若何。孟瞻登进士，为承敕监庶吉士，以受赃论斩。

乡试怪事

正统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礼部主事林璧、湖广岳州府通判林文秸、同考官浙江鄞县致仕教谕钱绅取中举人胡皞治《易》，刊程家人卦彖辞义“九五阳刚”误作“六五柔顺”，为御史丘俊所劾，并言湖广试录自增知贡举官二员，俱有罪，皞当斥回肄业，三考官宜治罪，如湖广例者亦宜禁革。上允之。国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职，至弘治间始闻用京官，寻废罢矣，何以英宗初年即有京官典试？且与副林文秸者，为永乐乙未庶常，虽云名士，乃邻省有司也，何以得并列？又分考教官岂少人，而以休致者承乏耶？又会试始有知贡举官，岂乡举所得僭称？当时典制了不可晓，即纪述诸书，更无有及此等事者。惟宣德己酉编修董璘主浙江试，正统丁卯修撰许彬主福建试，则奉钦遣以出，亦未定制也。

又正统十二年，山西乡录内《诗经》题“维周之桢”，以“桢”字犯楚昭王讳，为礼部所纠，上宥之，但令罚俸，今若如例回避，将无题可出矣。又景泰五年，山西乡试录，刊《中庸义》一篇，考官徐霖批云：“文与人同，理与人异。”宣府巡抚都御史李秉劾之云：“如霖所云，则蹈袭雷同之文，且戾旨背理，今其文不然，宜追霖彩币入官。”景帝从之。此等批语亦常事，何至吹毛若此？

科目别举

国初以洪武三年开科，至六年罢勿举，十三年正月诛左丞相胡惟庸，罢丞相官不设，别置四辅官，命天下举山林之士，其科曰聪明正直、曰孝悌力田、曰贤良方正、曰文学术数，其至者凡八百六十余人，各授以官，至有竟拜方面大僚者，然杂科举选止此矣。其名称最繁者无如唐，其次则宋，唐设科自进士之外，从高宗显庆二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其目皆可纪，有志烈秋霜幽素科、词殚文律科、岳牧科、词标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素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长材广度沉迹下僚科、文艺优长科、绝伦科、拔萃科、疾恶科、龚黄科、才膺管乐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经邦科、贤良方正科、抱器怀能科、茂才异等科、文以经国科、藏名负俗科、文经邦国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道侔伊吕科、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直言极谏科、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良材异等科、文吏兼优科、文儒异等科、博学通议科、文词雅丽科、将帅科、武足安边科、高材沉沦草泽自举科、高才未达沉迹下僚科、博学宏词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谋将帅科、文词秀逸科、风雅古调科、词藻宏丽科、乐道安贫科、讽咏主文科、文词清丽科、经学优深科、高蹈丘园科、军谋越众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才识兼通明于体用科、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军谋宏达才任将相科、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乃至上勋上相如郭子仪者，又出翘关负米科，则纪载尚有未尽者。而考功之法亦甚详缛。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考为考较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军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

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彊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著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察检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收养肥硕蕃息孳多为收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其至明备矣。宋世制科初为贤良方正与茂才异等，又增博学宏词，建隆间增书判拔萃，开宝又增孝弟力田，又奇材异行、文武材干等科，至仁宗天圣七年乃酌旧制，定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科，凡六科；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高蹈丘园沉沦草泽科、茂才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司马光为相，又奏设十科，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崇宁三年，又设八行，其等第：孝弟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苟备八行，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释褐优升，然而当时贱之，后迄不行。其最重无如制科入等者，不十年至卿相，然屡罢屡行。南渡后尤重之，有博学宏词与词学兼茂两科，盖即本朝馆选意也。太祖自洪武十八年再开科试士，遂迄今循其制，他途并废不得进矣。

不求闻达科

宋自诸科之外，又有律科、明法科，其后罢明法科，而置律学，又有日应百篇科，则一日作百诗也，仅得赵百昌一人，然止成数十首，率无可观，宋太宗特命赐及第，后无继者。又有不求闻达科，然

非有司所敢举也。本朝陈静诚、吴康斋、陈白沙皆由此立登侍从，最为盛典、此后荐辟渐多渐轻，授官亦渐卑矣。

场题成谶

建文元年己卯，应天乡试首题为“可以托六尺之孤”一节，是时燕邸靖难兵已渐动，衡文者有意责备方、黄诸公耶？抑偶出无心耶？即云无心，与时事暗合，亦不祥甚矣。

场题犯讳

世宗朝章奏触忌者，例得重谴，至中年而乡、会试录尤多讳忌，然亦有不尽然者。如初登极时不必论，嘉靖十六年丁酉顺天乡试，次题为“天地之道博也”一节，则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会试，出“博厚所以载物”一节，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诚无息”五节，凡四犯御名，然是时犹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题为“博厚配地”一节，亦犯御名，是年山东以“无为而治”程文语涉讥讪，逮按巡御史叶经死于杖下，何以独不问浙江也？至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博厚所以载物”二节，则两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云南、贵州俱出“征则悠远”三节，则三犯御名，俱置若不闻；至四十年辛酉，顺天、山东俱出“久则征至博厚则高明”，湖广出“征则悠远”一节，俱两犯御名，以上俱不见诘。虽云二名不偏讳，然张永嘉嫌名亦已奉钦改，何诸臣不照顾及此？盖上是时方修祈年永命故事，臣下争进谀词以求媚，故“至诚无息”一章层见迭见，初不计及御名上一字也，揆之唐、宋臣子避讳同音者，何啻千里云。

预传考官

各省改遣京官主试，定于今上之乙酉，至辛卯则三举矣。时山东乡试预传为吏科左给事李周策、户部主事杨凤二人为正副，于时巡按山东御史何出光贻书于同官李以唐言其事，以唐未遽发，及差试官疏上，果系二臣，李始具疏云："臣于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已云主考为李、杨二臣，直至今七月十三日，礼部具题与向所传闻不爽，此实尚书于慎行之罪。"盖以于为山东人，他有所私也，于具疏力辨，李、杨二人亦各上疏辞，乃改差刑科给事刘为楫、吏部主事蔡应麟。俄何出光亦有参疏至诋慎行抗违明旨，蒙蔽弄权。时于方负时望，旦夕且大拜，坐是事诘责之，未逾月即允致仕归。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则有之，然被白简，则难解释矣。

李周策次年壬辰会试已升礼科都给事中，充同考官，盖偿其不赴山东之差也。又次年癸巳，以京察左官稍迁兖州府判，又分考山东，时讥其辞主考而受分校，且俱在东省，似乎厚颜，于是外计再坐谪归，遂不出。

士子谤讪

武宗初年貂珰盗柄，国事不必论，即科场亦被姗笑。如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傅大学士王鏊、吏部尚书学士梁储为主考，放榜后，以取舍不惬士心，流谤入禁中。大内演戏，优人为主司问答状，或讥其不公，则对曰："王良天下之贱工也，安所得佳文字？"盖以良为梁也。是科或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入闱，主者有难色，瑾特为增额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刘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黄中，俱以奸党冒上第，又传奉黄中等八人为庶常，俱非常之事，士子之肆诮固宜。六年辛未科，少傅大学士刘忠、吏部左郎学士靳贵为主考，首题为"德行颜渊"一节，程文破题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状于阁部者，内称冤诉人颜渊，为乞恩改职事，某蒙累朝圣恩，久为四配，忽降居十哲之列，使四人虚一位，又使子张无处可居，乞为辨明复职。盖亦不得志者为

之。是科会元邹东郭，状元杨升庵，真无忝科名，即谤词何足为主司损！但言官有纠靳京口家人通赂鬻题者，疏上不报。时瑾虽除，而八虎正恣也。

赠进士

天顺七年会试，科场遇火，焚死士子九十余人，国子学正阎禹锡请赠以进士，上切责不许，既而如其言皆赠进士出身，上亲制文祭之，敛其骸为六大冢，葬于朝阳门外，题曰天下英才之墓。至弘治十七年，南礼部主事王伟奏其父王照，以是年会试被焚，亦九十余人之一人，今棺无主守，岁无祭祀，各家子孙道远不能省视，以致民居侵毁，乞令有司修筑立祠坛与之祭。上命顺天府葺其墙垣，题其门扁，且立祭亭三间，奏刻英宗御制祭文，令人看守，禁绝樵采。两朝圣恩加意于士子者厚矣，岁久事湮，渐不可问。至嘉靖末年，增筑外城，则并六冢遗址俱夷平陆矣，其如英庙圣制何？

建文庚辰榜

建文帝在位，止开南宫一次，是科为庚辰，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董伦为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逊志副之，知贡举为礼部尚书陈迪、礼部侍中黄观，监试御史为王度、俞士吉，同考试官为右拾遗朱逢吉、编修吴勤、叶惠仲、赵友士、徐旭、张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吴溥、吉水王艮、庐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黄钺、武进胡濙、莆田陈继之、建安杨子荣、石首杨溥、太康顾佐，俱知名于时。金今官大学士少保，谥文靖；东杨改名荣，官大学士、太师，谥文敏；南杨官大学士、太师，谥文定；顾佐官左都御史；吴溥为是年会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编修，虽官不振，而其子与弼为大儒，陪祀孔庙，亦荣异甚矣！惟状元胡靖本名广，建文赐改今名，后文皇御极，仍复其名为

广，虽官为宰相少师，得谥文穆，然依阿附会，时人以配汉之胡广。若胡濙受知文皇，为礼部尚书逾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谥忠安，亦以循谨致大位。以上诸臣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济后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诸公皆以降附登进，独王艮一人能徇节，而知举两大臣、监试两御史亦以死难见称，斯为可贵耳。高逊志者，本产徐之萧县，后以元乱徙居吾邑，遂为嘉兴人，洪武中以布衣征，修元史，授编修至今官，而故老无能举之者，因并一时在事诸人纪之。

初，胡广对策，极谈藩王之横，有晁家令之谋，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后宣力永乐间，备极勤瘁以结主知，颜亦孔厚矣。高逊志字士敏，靖难后匿迹不出，竟免于难，且全节善终，较之殉国诸贤，忠稍后而智足多矣。

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艮，亦吉水人；第三李贯，为庐陵，俱同郡人，真奇事。而永乐初元开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董伦前序云是年入试者千余人，较之洪武辛亥会试，已五倍之矣。

勋戚司文衡

国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国子监祭酒事，以驸马都尉梅□司山东学政，今人或知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国子学正吴启上言，国子生文学优劣，分隶六堂，迩来俱无甄别，高下不分，宜考次之。上命嗣魏国公徐辉祖及翰林官同诣考试，仍令吏部尚书杜泽以次录用，则又兼冢宰铨衡词林校文之任矣。盖圣祖手刈群雄，颠倒豪杰，故从横用之以示不测，非右武人也。

陈尚书陪所

陈陪所长祚尚书，父名瑞，故张江陵癸丑房考门生，抚楚时值张封公殁，苴麻号哭以谒太夫人，骤迁至户部尚书，为世所嗤笑。陪所又为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门生，以两世通门，入幕无间，癸未以兵部职方郎分考南宫，今首揆万福唐、今冢宰张汉阳其所得士也。陈官至参政，以病告归，其人在下中，林居凡二十四年，无一慰荐及之者，何论启事。至万历戊申，则福唐已大拜当轴，汉阳以都谏转太常，为西北正人领袖，遂起升宪长以至方伯，比福唐去位，遂以白简归。又七年而福唐再起当国，汉阳又正统均，复起故官以至清卿佐部，直拜大司空，时论遂厌薄之，然以两门人故，无敢指摘复及之者。两世尚书，俱用扫门得之，又因缘师生，屡蹶屡起，终以通显，无惑乎时情营求典试，至争讦同事，蔑廉耻不顾也。

陈瑞曾为苏松巡按御史，有祠在吴之虎丘，久圮无迹，近因乃子为司空，复鼎新巍焕，吴绅有欲毁之者，未知能行否。

兵部

武庙

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为武成王，开元间始置亚圣十哲以从祀，寻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即位，即议修庙与国学相对，未几幸庙，以白起杀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间，又升张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西向，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东向，为十哲，而两庑则白起、吴起各为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后又升管仲、郭子仪于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间，礼部请如前代故事设武学，仍建武成庙，上谓是歧文武为二矣，但以太公从祀帝王庙，而废武成庙，并武学不设。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卫武学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废武学，天顺二年复设，成化四年用国子监

丞阎禹锡言，古者学必有庙，乞将武学余楹改为庙，使知礼先勇后之义，上许之，而太公不得祀犹故也。嘉靖间，世宗修举旷典，无不明备，至诏修太医院三皇庙，仍厘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农、黄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四人，其从祀僦贷季天师、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俞、少师、桐君、太乙雷公、马师至十人，盖拟十哲，复增伊尹、神应王扁鹊、仓公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孙思邈药王、韦慈藏、启玄子王冰、钱乞、朱肱、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彦修十八人，从祀两庑，殿曰景惠，门曰咸济，牲用太牢，器用笾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礼，著为令，盖几与文宣庙并峙。而武成之庙，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议以武学太窄，请拓其制，改建于大兴隆寺故址，上命会礼、工二部共议，皆言宜仿唐制立武成王庙，其配食者益以尉缭子、黄石公、李广、赵充国，宋将则增韩世忠、岳飞，本朝则徐达、常遇春、张玉、汤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冬请车驾幸学之讲武殿大阅。上允之，即命拟议图说以闻。于是文武两庙并医王，凡三大祀鼎立于京师矣。

今鄞州立药王庙，专祠扁鹊，盖扁故鄞人也。神庙违豫，慈圣祈祷有效，遂鼎新之，香火繁盛，为畿南冠，然鹊居专位而三皇反侍于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

嘉靖末年，用故将杨照为辽东总兵官，照感上知遇，涅“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其与巡抚侯汝谅、户部管饷郎中何东序互讦回卫，久之复起，感愤不平，誓死与虏角，因之战殁，无子有母，贫不免饥寒，巡抚王之诰以闻，上命月给米三石，复其家，此累朝旷典，然以励各边将士，不为过也。按，刺背一事，始于宋岳少保飞。元顺帝末年，杭州巡检胡仲彬举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报国”、“誓杀红巾”。

至我明正德间，锦衣卫匠馀刁宣自言背刺“尽忠报国”四字，上怒，命本卫杖而戍之岭南。至嘉靖初，南礼部侍郎黄绾为白简所攻，亦自疏言背有“尽忠报国”字可验，上虽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盖至照而五矣。割股剖肝，固忠孝美事，然效颦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足言，惜黄、杨之见不及此。

请武举殿试

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权，方务边功，右武人，乃上疏请武举设科，亦用乡试、会试、殿试悉如进士恩例。上下其疏于兵部，时余肃敏为大司马，不敢决，请廷臣集议，于是会同英国公张辅、文武诸大臣及科道议之。众知不可，然不敢迕直，遂条上大略：选武臣嫡子就儒学读书习射，乡试以九月，会试以三月，初场试射，二场试论，三场试策，以四月初一殿试，赐武举及第出身，恩荣次第刻录立碑，一如进士制。时万文康当国，心知其非，恐沮之且得祸，须有术以缓之，乃密奏上内批出，武举重事，未易即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学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宠，独此事调停最妥。然至弘治中毕竟行之，但不殿试耳。以孝宗亲礼儒臣，四方清晏，犹不免为缨弁破格，今南北多事，武夫俱有跃冶之心，或议及殿试，未可知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请武举乡试，上以累科未见得人，命已之，给事中王梦弼请六年一举，亦不许，未久复行之。

刺军

宋健儿刺面以防逃逸，韩琦欲刺陕西义勇手，司马光争之不从。南宋有八字军，自刺其面云“誓杀金贼，报效赵皇”，后从刘琦败兀朮于顺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本朝极重黔刺，太祖厉禁不许，嗣圣

滥用，乃有极可笑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为总兵，请征剿也先，军人一胜二胜者得保家产，四胜五胜者左右臂各刺“赤心报国”四字。景帝曰：“领军胜虏刺字，是刑罚加于无罪，不近情，不许。”武人不学妄议至此。

戚帅惧内

汪太涵与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没而汪志其墓，述其为妻所困，几至绝祀，其说甚备，内所称一品者是也。然汪之怕妇亦与戚相伯仲，即汪长君无疆，为其妇所阉，亦母夫人导之也。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自古然矣。

武弁之横

正统十三年，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为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时都司之横如此。又二年为景泰元年，万全参将杨浚以挟私杖死都指挥佥事陶忠，初拟斩，未几景帝宥之，令随父昌平侯杨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贱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见挞于健儿，其时缙绅道丧，可为短气。又宣德间，宁州知州刘纲，河南钧州人，以进士起家，出守凡历九考廿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迁，致仕归。然则甲科郡守，将终身为偏裨箠耶？当时典制，亦难解矣。

倭患

比岁倭犯朝鲜，中朝倾兵力救之，一时大帅非人，蹂践其境，剽掠淫恣，更倍于倭。顷闽人谈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兴化府，伪为

官军赴救，城中开门纳之，倭遂入据其城，逾岁方去，其惨毒不必言。其时立功大将如刘显者，即今刘绎父也，其在东南号为良弁，然御军全无纪律。兴化城逃出妇人，显军即掠夺之，即原任参政王凤台者，其新继妻年少姝丽，亦为显所纳，诸大吏俱不敢诘。显后以积劳奏凯登坛，入蜀平九丝夷酋，与蜀抚曹尚书省吾同为江陵公器重，其子绎从滇黔起，屡奏功，其后朝鲜之役，亦以凯旋，为时向用。方倭事起时，吾乡有朱先者，以贩盐拒捕伤官兵论斩，会募壮士为前锋，先奋身应募，以貌伟充队长，一日馘倭十三人。胡襄愍为督府，即以便宜拜守备，逾年至参将，然性倔强不能事上官。俄进副总兵，被台使白简论斩，久之事得白，降参将，再进再谪，终为福建大帅，廉勇善战，有惠爱，能抚士卒，得其死力，闽人爱之，以年至请老，优礼允归。今卧林下，四壁萧然，尚健无恙，余幼熟识之。其同时立功者，如沈希仪、俞大猷、戚继光，皆以征倭取富贵，能结交文士，表章战绩，遂为世所侈谈。朱先为将军，有古人风，似不在诸弁下，竟没没无闻，惜哉！

军令

胡襄愍提兵在吾郡时，有健儿买酤肆醇酒肉鲊饮啖之而不酬其值，且痛殴之。酤者不能平，诉之行台，胡立命缚卒至，卒力辨云无之，胡不能决。时徐文长在坐，谓当剖腹以验之。胡笑以为然，谓酤者曰：“腹中有鲊则已，不然，汝当抵偿。”酤者听命，立剖之，则鲊尚在，遂释酤者而倍偿之。军中股栗，不复敢肆。徐以书生而有胆决乃尔。

武弁僭服

今武弁所衣绣胸，不循钦定品级，概服狮子，至锦衣自指挥佥事

而上，则无不服麒麟者。人皆谓起于嘉靖间，后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锦衣指挥同知毕旺疏援永乐旧例，谓环卫近臣，不比他官，概许麟服，亦犹世宗西苑奉玄，诸学士得衣鹤袍，尚为有说。至如狮子补，又不特卑秩武人，今健儿荷刀戟者，无不以为常服。偶犯令辄和衣受缚，宛转于鞭鞑之下，少顷即供役如故，孰知一二品采章辱亵至此。

武职比试

今武弁袭替至京比试，徒应故事，其目不识丁、射不穿札者俱金紫银青而归，徒糜廪饩，缓急不得丝毫之用。偶检得隆庆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题浙江巡抚赵都御史陈将材一节而申明之，请饬各抚按、督学、宪臣，将应袭舍人年十五以上，资质可进者，送学充附作养，凡遇袭替，年及二十应比试者，学臣考韬钤策一道，转送抚按覆阅，韬钤贯通，弓马闲熟者为上等，韬钤疏而弓马熟者为次等，韬钤弓马俱不习为下等，送部比试。上等候缺管事，中等带俸差操，下等与支半俸，候第二年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邦政例仍支半俸，三次不中者，革发为军，别选子弟袭职。奉旨依拟行。按，此法于武弁考最严，亦最恕，久而不废，此辈必思自奋，竟不知废于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载，何也？

家丁

家丁盖昉于唐季藩镇，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吕用之之莫邪都、杨行密之黑云都、杨师厚之银枪效节都而始盛，至沙陀以健儿为义子而极矣。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亦有以降虏效顺者，尤称骁健，近辽左李宁远专仗此树勋。癸巳朝鲜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迩，不欲他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馆，遇

伏，一举歼焉，其家丁李友昇者，积劳已至副总兵，只身殿后战没，如松始得脱。昇初为健儿，昵一妓，因违令失期当斩，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赀买妓，为制奁具共费千金赐之，至是以死报云。

土兵

土兵之设，始于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以营伍兵少，而延安、庆阳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宜选民兵之壮者编成什伍为土兵，量免户租，凡得五千人训练之。土兵强盛时，毛里孩入寇，为之退却，祥去而此法遂废。今内地所谓民壮者，始于正统己巳之变，亦非祖制。初招募时，器械鞍马俱从官给，地方有司春秋训练，遇警调用，弘治二年复命行之，此后照例编佥，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尚用之以歼宁叛，沿至今日，竟列舆皂之中，捕拿民犯，虚费工食，毫无所用，各边将领又专倚家丁为锋锐，并土兵亦久不讲矣。然延绥之兵至今为诸边冠，他镇则不然，以故嘉靖间，蓟州练兵，终不能成列，王思质中丞以此坐重辟。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帅，反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亦时势使然。若土兵之在东南，则倭警时赵文华誓师浙江，故令乡官领兵团结出战，又查籍间田百万亩以赡新兵。时蒲坂杨襄毅新从蓟辽召领中枢，覆疏谓乡绅为帅，督责未便，且间田出于何所？事遂得已。赵之说盖欲借以笼桑梓、张威福，尤舛谬之谈也。

解军

解军一役，以本图里长充长解，先为娶妻备赀装，事之如严父，防之如大敌，尚恐中途逃逸相累，其践更得此遣者，举家震怖哀号，至有因而抵罪破家者，近年则稍不然。曾记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吴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温而喜谈饮，久往来予家。一日忽至邸舍，问

之，则解军来，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为盗，发遣辽东三万卫充军，亦随在门外。先人语之曰：“慎勿再来，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顾，令之入叩头，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则王姓者独至邸求见，先人骇问之，云已讫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细诘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来，则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从间道遁归，不由山海关，故反早还，因与丁作伴南旋。近闻中途亦有逃者，则长解自充军犯，雇一二男女一为军妻，一为解人，投批到卫收管，领批报命，时竟还桑梓。彼处戍长以入伍脱逃，罪当及已，不敢声言，且利其遗下口粮，潜入囊橐，而荷戈之人，优游闾里，更无谁何之者。向来长解凡遇逃叛，必告所在官司追捕，即羁留之，然后发卒追讨，百中不得一二，自陷重典者比比，抑何拙也。

刑部

山人飞语

山人乐新炉者，江西临川人，本监生也，来京师，以捭阖游公卿间，多造口语，人多畏恶之，然颇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与之昵者。时为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给事中王建中特疏纠之，内云新炉捏造飞语，以邹元标、雒于仁、李沂、梁子琦、吴中行、沈思孝、饶伸、卢洪春、李植、江东之为十君子，以赵卿、洪声远、张程、蔡系周、胡汝宁、陈与郊、张鼎思、李春开为八狗，以杨四知、杨文焕、杨文举为三羊，又为谣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又与听补佥事李琯改作参申阁下本稿，并与原任给事中罗大弦为同乡交好，讲究禅学，及他诸不法事。上命逮新炉于诏狱，鞫之，具伏诸罪状，上命荷立枷戍之，寻死。张鼎思故为吏科都给事中，谪为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身本蓟州人，首揆申为会试大座师，次揆王为庶常时教习师，俱同里人，因在言路伉直，不附二相被贬，今新炉所指自有人，

独臣为人所易，致招词中，遂改入臣姓名，不得不辨。其易与否不可知，而吴吻儇薄，遂嘲为张换狗云。王次年外补佥事，又一年癸巳大计，以不及谪，盖坐此疏云。

新炉事先为东厂所发，已得旨讯鞫，王给事参疏继之，非王始祸也。新炉先年曾入大珰张宏幕下，称契厚，冯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炉以转授言官论之，原任顺天通判周弘禴建言疏中曾发其事，盖新炉之倾险有素矣。

戊戌谤书

吕新吾司寇初刻《闺范》一书，行京师未久，而皇贵妃重刻之，且为之序，光艳照一时。朝士争购置案头，亦渐有噱讹而无敢昌言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发大难，参吕包藏祸心，有敬宗林甫之谋；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县樊玉衡者继之，举朝骇愕。盖以首篇明德马后进封一事，不免稍碍眼耳。其时有为图说跋者，又专攻吕司寇，其语深文，且杂引在事知名大臣数人以实之。于是诸与张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吕与秀水沈继山争为少宰，俱不得，而沈独见逐。沈与新建素厚，吕遂疑新建为沈报复矣。吕先有疏，其朱语为直陈天下安危，而疏尾云敬上忧危之疏，以故跋语之前又标名云忧危竑议以讥切之，其云燕山朱东吉者，诡名也，竟不知何人所造。又书本名《闺范》，易名《闺鉴》，亦不知出自何人。今《闺范》改本人间尚行，而贵妃所刻原本及《郑畹辨冤录》世已不多见矣。恐国史他日未必全载本末，今录其全文于后。至若吕刻书之有成心与否，张相于士衡疏果预闻与否，则冥冥中有鬼神察之。两家聚讼正如妇女勃谿，俱不足凭也。

附　重刊闺范序

大明皇贵妃郑重刊闺范序

尝闻闺门者，万化之原，自古圣帝明皇咸慎重之。予赋性不敏，幼承母师之训，时诵诗书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圣母广嗣之恩，遂备九嫔之选，恪执巾栉，荷蒙帝眷，诞育三王暨诸公主，渐叨皇号，愧无图报微功。前因储位久悬，脱簪待罪，幸赖乾刚独断，出阁讲学，天人共悦，疑议尽解，益自勤励，侍御少暇，则敬捧我慈圣皇太后《女鉴》庄诵效法，夙夜兢兢，且时聆我皇上谆谆诲以《帝鉴图说》与凡训诫诸书，庶几勉修厥德以肃宫闱。尤思正已宜正人，齐家当治国，欲推广是心，公诸天下，求其明白易简足为民法者。近得吕氏坤《闺范》一书，是书也，首列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汉宋我朝，贤后哲妃，贞妇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简编，清风高节，争光日月，真所谓扶持纲常、砥砺名节、羽翼王化者是已。然且一人绘一图，一图叙一事，附一赞，事核言直，理明词约，真闺壶之箴鉴也。虽不敢上拟仁孝之《女诫》、章圣之《女训》，藉令继是编而并传，亦庶乎继述之一事也。独惜传播未广，激劝有遗，愿出宫资，命官重梓，颁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睹河南饥民图，则捐金赈济，今观闺范图，则用广教言，无非欲民不失其教与养耳。斯世斯民，有能观感兴起，毅然以往哲自励，则是图之刻，不为徒矣。因叙厥指以冠篇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此贵妃旧叙，妃兄郑国泰之伯郑承恩重刻，今行于世。但图说第一段明德马后居首者，今已删去不存，不知何故。戴给事既疏参吕司寇矣，承恩辨疏即以跋语为出于给事之笔，此仇口往复之常，亦无足讶。惟是樊知县疏承恩以为远臣不宜构此大逆，必士衡之党，大奸大权主使之，则明指张新建矣。盖士衡曾为新建知县，故直坐张主使，而御史赵之翰一疏又附会戚畹，谓新建实造此谋，而同谋者则刘楚先、刘应秋、徐作万、建崐等诸人。上怒益不可解，不两月，张相遂借东事见逐，初旨位冠带闲住，第二旨谓张位倡言为首者，革冠带为民，盖直用周之翰及承恩疏中语矣。

郑承恩上疏后，又刻《辨冤续言》，尽载贵妃序并跋矣。承恩辨疏云图说乃皇贵妃颁自内府，重加再叙，即贵妃叙中亦不过云近得吕

氏《闺范》一书而已。而明旨忽下，云《闺范》是朕付与贵妃所看，于是臣下缄口，不敢复为戴樊陈冤。至癸卯妖书起，上密旨忽问陈矩：张位怎么打发了？盖旧疑未释也。矩回奏云：以东事打发。上意始解。

附　闺鉴图说跋

东吉得《闺鉴图说》，读之叹曰：吕先生为此书也，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吕素讲正学，称曲谨，胡忍辄与逆谋？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吕欲得铨部以行道，诚恐秀水捷足，势迫无奈，遂诺鲰生之计，邀内禁之援，出门有功，诗书发冢，未尝不出于正也。或曰：吕意广风化，胡不将此书明进朝廷，颁行内外，乃奴颜戚畹，岂不失体？曰：孔子圣人也，佛肸应召，南子请见，志在行道，岂得为屈？或曰：吕序中直拟继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宫何地？且称脱簪劝讲，毋乃巧为媚乎？曰：公言误矣！曾见从古以来，有宫闱与见任大臣刻书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则报斯隆，身为大臣，胡忍自处以薄？或曰：叙中又引先朝《女训》、《女诫》，彼乃母后临子，儒臣纂编，兹相比拟，得无不伦？曰：尊称不极，恐取信不笃，但求内教弘宣，又何计较及此？或曰：古今贤后妃多矣，胡图说独取汉明德一后？明德贤行多矣，胡图说首载其由贵人进位中宫？曰：吕先生自办精矣，明德无子，故以取之，若进中宫，偶然相类，彼诚何心哉？且彼时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吕乘此时，此亦值其会耳。或曰：五十宝镪，四匹彩币，十目所视，胡为而来？曰：此贤妃敬贤之礼，却之不恭，是当谅其心矣。或曰：人谓吕因败露难容，乃上忧危一疏，号泣朝门，无乃欲盖而弥彰？曰：忧危一疏，人称忠肝义胆，况此一副急泪，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诸？或曰：国本安危，宁逾太子，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胡独缺此？曰：公何见之晚耶？夫人意有所专，语有所忌，倘明奉册立，将属之谁？若归此则前功尽弃，归彼则后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闻吕所进金龙命书，称在长之命，不过清淡藩王，称在三之命，异日太平天子，令内廷咸睹缩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纠、

建成，均号国裔，人各有见，子何责备太苛？或曰：吕之为此，本谋铨部行道，今铨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终付浩叹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今古成则王败则盗者何限，岂宜以成败论英雄哉？流芳遗臭，断非凡庸卑鄙能为，况事尚未定，策国元勋终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吕之为此，人皆薄之，子独与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见矣，当世名人，若张公养蒙、刘公道亨、魏公允真、郑公承恩、邓公先祚、洪公其道、程公绍、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称吕见极高，所举极当，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共建社稷奇勋。夫唐阉执命，天子门生；宋奸弄权，神器宵易，今盟约既定，羽翼已成，子韦布之士，岂知国家大计？宜从此三缄，无自取祸可也。余故曰吕先生为此书，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难，惟惟而退，因援笔记之。燕山朱东吉顿首跋。

癸卯妖书

东宫未建，自乙酉姜给事应麟、孙比部如法、沈吏部璟三君抗疏后，无岁不以建储为请。至壬辰春，申吴县以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仓以并封被议，上怼言者滋甚，册立再三缓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从中下，立东宫，封福王，不由群臣建白，天下共晓然知圣意久定，特不欲臣下居以为功耳。至癸卯岁，则震方久安者已阅三年，乃妖书陡起，复借改易东朝为名，而指朱次揆姓名以实之，其立意甚毒，造语甚巧，而其词旨甚不经。时上怒莫测，举朝鼎沸，仅捕皦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责完局耳，至于造撰之人，终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概，今录全文于后。

附　续忧危竑议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奏称：办事蒋臣等，访得《国本攸关》刊书一本，封进圣览。《国本攸关》本书用缸连纸刷

印，皮面上签是此四字，无边栏，“续忧危竑议”本书第一张第一行是此五字。或有问于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虑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郑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贾生所谓厝火积薪之时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谓储宫有未安乎？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不备，何以称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谁其当之？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抱，郑贵妃之专权，回天转日何难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变乱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蚁集膻，蝇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岂有相公倡之而众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或曰：众附姓名，可得数否？曰：余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桢、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贤，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曰：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其富贵终其身其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人，谁能斩关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张养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欤？曰：养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则朱公之乡人也，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况有以招徕之乎？曰：然则事可济乎？曰：必济。庸人倡议，人尚景从，而此数公皆人杰也，且复有郑妃与陈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为之主，共举大事，何谓无成？或曰：蛟门公独无言乎？曰：蛟门为人阴贼，常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祸则规避而不染。何以见其然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祖宗来无有不升者，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盖沈相公欲右郑而左王，故核实之时，令亲家史起钦抑其功而不录，王之桢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则子何以处此？曰：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余止听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惟惟而退。万历三十一年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

此妖书立意踵前图说跋而作，故名《续忧危竑议》，但其所倾陷者别是一番人耳。所云郑福成者，则指郑贵妃与福王所谋必成，前之诡名朱东吉，亦是此意。其时文武要津，各缘天怒以报夙仇，如缇帅王之桢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归德诸公，俱几不保首领，实此书为之祟，真所谓交乱四国豺虎不受者。曾闻一巨公云：此锦衣郑朴者实为之，其意借以倾其同类，不虞贻祸至此。郑为故大司马洛之第三子，素狡狯无赖，先于壬寅年与棍徒吴中□诓大将刘綖金，事发革职。居京益多秽状，即侪辈亦畏恶之，其后患恶疾不起，五官俱溃丧始绝，识者快之以为报应，理或然与。都下之人又有云出自中书赵士祯手，赵为浙之乐清人，生平甚口好讦，以故人亦相疑，但赵以布衣能书，选入文华殿，与所指诸公毫无忌隙，何以作此伎俩，是殆不然。

奴婢逆弑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过苛，为群仆所脔割；近年嘉兴府之平湖陆生号二顽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诸奴，奴辈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盖怨毒之极，甘心抵偿也。又万历十七年六月，南监生潘文锡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弃其诸旧仆，独与爱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与奴私通甚昵，惧主知而加罪，与金氏共三人杀潘，割其阳道，去其双趺之半，挈赀逸去。不数日臭达四邻，启户见尸，认为女子，咸谓潘杀婢逃去。官司远捕，逾半岁始得三弑逆伏法，其家人辈始拾潘生残骼以归。盖淫虐之得祸如此，而潘事则更奇矣，且俱在三吴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

语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尚书潘季驯请宽故相

江陵子孙，而御史李桢劾其往年自叙河工，以发踪人功推江陵，而以徇功自居，又云父访察充军，兄人命拟死，父子兄弟济恶不才，则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词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后弹章所指，诬及家门，蔓延闺阁，其秽令人掩耳矣。

赌博厉禁

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夥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宋时淳化二年闰三月，太宗下令开封府凡坊市有赌博者，俱行处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此法至善。盖人情畏死，自然衰止。又有嗜赌者将妻妾卖奸以偿负，进亦有并妻注而输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圣旨：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赌博者亦皆当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

正统间，大兴知县马通建白治赌博之法，法司覆议已定，犯者运粮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仅从初制议杖，即加重者不过枷示，何耶？

天顺议罚之异

英宗复辟后，刑赏最为失平，而杀人抵偿，更有极倒置可骇者，今聊记一二。如天顺二年九月，有湖广常德卫指挥使夏瑄杀依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察司冯诚奏鞫凌迟处死，刑部郎中许振以审刑至，辨所杀为雇工人，减论绞，后瑄数陈冤，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愿代父刑，且谓父杀家奴，非雇工人，都察院谓其情可悯，瑄遂得复职，诚以失入人死下锦衣狱。至三年四月，沂州卫指挥佥事王有忠发其所部为盗者，遂嗾所部杀之，事觉，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

谋杀人造意斩。巡按山东御史郝渊之谓杀一人而死者七人，况忠非亲杀者，情可悯，上命有忠发充甘肃卫军。夫杀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变，一得复官，一仅遣戍，此何律也。至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视光禄，笞作奸厨役朱辛，逾月而死，命锦衣讯之，下刑部狱，拟赎杖还职，上命枷于都察院前三月，满日以闻，至九月始释枷，降为广西平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厨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木，且至三月，较之两指挥杀多命者，何啻天壤。盖是时曹、石擅权，专右武人，以至台臣僇辱至此。

台省

御史墨败

世宗末年，宠赂滋彰，上下相蒙，无闻以赃吏上闻者。至嘉靖四十四年，巡按浙江御史黄廷聘回籍，过衡山县，不礼知县陈安志，陈怒发其箧，得金银诸物甚夥，廷聘惶惧逊谢，始还之。其事传闻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发其状，上命廷聘冠带闲住，台长可谓能举其职矣。四十五年，给事中何起鸣追论巡抚郧阳都御史陈志先，任御史按江西，归家过崇安县，亡其四橐，建宁府推官吴维京为捕获得之，其中皆金宝，且有簿一扇，载赂遗不下数万，上亦命革职闲住。盖以省垣纠西台也。至穆宗初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疏劾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宜令先革职听勘。上允之。是又同事宪臣相纠，与前两事稍异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视下江御史沈汝梁赃贿数万，奉旨追赃遣戍，此以堂官参治台臣，正与张永明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庐陵知县、新任试御史钱一本，追论巡按江西丁忧御史祝大舟临行票取多赃，上命刑部主事马犹龙往勘得实，乃命缇骑逮大舟至京，下诏狱，遣戍追赃。盖以旧属吏新台臣，发同官秽状也。至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苏酇

按滇贪肆，赃盈巨万，次年大计以贪例斥为编氓。是两事皆同寅自相讦，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处分，亦较世宗朝加重。盖巡方不检，固自取之，而兰台体面扫地尽矣。

永乐八年，北京御史邹师颜劾监察御史白春巡视驿站贪受贿赂，皇太孙命都察院鞫之。时上北征未还，太孙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严皑受贿事露，为御史刘洪道劾罢；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极，御史刘桢劾御史郑禧侵欺物料，受匠吏银两；御史廖文昌巡按广西扰害军民，命逮下狱；又御史孙纯、郑夏劾御史胡正巡视仓粮，为表兄千户纳粮嘱托徇私，亦下法司逮治。盖国初台臣已相讦如此，近日有台不攻台之说，虽非国体，亦近于厚。

科道互纠

嘉靖六年丁亥大计，张璁以兵部左侍郎为北科道所纠，桂萼以礼部右侍郎为南科道所纠，虽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萼乃疏请谓杨廷和私党犹在言路，引宪宗初年例，于拾遗后互相纠察，吏部谓此弘治十七年事，而宪宗无之。萼又以成化三年八月宪纲载其事，上以萼言为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纠拾。时考察内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刘隅等执奏，愿听吏部再考，于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谨御史储良材，浮躁给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弘，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弘终养家居，不必考，惟储良材一人罢职闲住。而中旨批出兵科都给事郑自璧一门三爨，户科给事孟奇被劾勘问不回避，各降二级调外。此二人罪状昭然，部院掩覆，而以无关系者为解，殊负委任，今再稽舆论严察，乃又上四人被谪而止。未几，良材上章自辨，谓臣为杨廷和所恨，今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右副都御史刘文庄素党廷和，将引用攻议礼之臣，仍主大宗之论，时孟春署部，文庄署院也。上责部院不持公论，为人报复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谨者，今以不及调外任，侍郎桂萼等又疏救良材，任怨遭诬，去非其

罪。上从之，命良材复职。按，部院初考止四人，其三已不动，惟良材已罢而降，已降而留，是终无一人去位也，惟内批谪二科臣，乃张桂初不嗛者，附出以报私怨耳。然则奚以考为？桂萼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时惟延绥巡抚缺不当，上因命互纠，一时外补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遗例也。至于吏部所引弘治十七年例，则更无之。是年惟给事中吴蕣等论马文升等不当，为御史所劾，因罢蕣职。然则不惟桂萼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懵然典故，欲以拒萼辈方张之焰，难矣。内计大典，似此颠倒披猖，书之史册，令人戟手追詈权奸。且萼始终引杨廷和及大礼为言，耸动上听，以要必允，心虽狠而识则陋矣。

苛求姓名

古来以姓名谤人者，如裴度之绯衣坦腹，宋郊之国姓祀天，谗口造言，为千古痛恨。近日儇薄成俗，亦有串合名字供嘲谑者，然未敢达之天听。不意年来惯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齐世臣初保张居正，再保大峪山，则目之为齐人齐保山。吏科都给事连有陈姓者，则曰陈陈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吴人也。初名申锡，后去下字，举进士，言官追论之，以为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弹章云去太仓之嫌名，附吴县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后则癸卯冬之妖书云上起朱山阴于田间，专以易储示意，朱乃国姓，而赓者更也。穿凿矫诬，惑乱远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于皦生光耳。

御史阿内侍

正统二年五月，御史郑顒奏张家湾宣课司及崇文门分司，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命抽盘，不无停滞，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上曰：“但戒所司勿滞，不必专委内官。”事竟不行。当时台长顾佐号为清正，甫去位，而御史辄有此等

建白。时王振初窃柄，颙奏非结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门税课属之户部郎，尚或厉民，若行颙言，贻害无穷矣。是时三杨在内阁，故尚能杜祸萌，但不知此御史尚堪处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云南御史郭瑞奏镇守太监钱能刚果有为，政务归一，今能有疾，恐召还京师，乞圣恩悯念，永令镇守。上报闻而已。能之稔恶，天下所恨，瑞以宪臣奏保，寸斩不足蔽辜也。未几，御史戴缙之谀汪直，此已见其端矣。

台疏讥谑

海忠介为房寰所论列，愤极上疏辨析，其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挟忿妄辨、大肆鸱张为名。其他所指破靴易带诸事，及讥诮孔孟不廉诸说，俱不必录，惟其矢口笑谑者，最堪捧腹，今节录于后：

瑞谓臣论其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者之诬，请举一二实之，可乎？瑞为牍，令兵马司申之于给事钟宇淳，宇淳批其牍尾曰：海外奇谈；又送监生到国子监，令祭酒黄凤翔责治，凤翔批其来文曰：本堂先生，且将《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与他讲解。凡此皆为嗤笑，瑞岂以是为二臣褒美之词耶？至于诸臣往来，宾主之间借端而供谈笑者，何可胜数。臣一日偕司业习孔教，适见其属官屠谦、陈文衡等，座中有问及瑞之举动者，曰：“贵堂翁放告受状，不见发行如何？”谦曰：“他要行，我四司执定不肯，说问理词状，原不是本部衙门职掌，所以没奈何，只得住了。”臣又问曰：“然则近日何为？”文衡曰：“在家请程策。”臣曰：“读策经生事，大臣何用为之？”文衡曰：“要条陈。”笑曰：“要条陈不过就事论事可矣，何必程策！”顷瑞所陈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即自来终日杜门熟读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将成，竭心思于匝岁之久，而效之速，能计治安于一日之间，臣终未敢信之。谦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拟，甚是苦事。”臣语谦曰：“老法家何难于此？”谦曰：“题目古怪难做，他招题说南直隶之有徽州，犹十三省之有福建，考日诸吏俱不喻其意，吾堂翁晓譬之曰：徽闽人多欲，你每只将殷正茂与沈汝梁两个来取供问罪就是了。”题内又有“汉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知府

重责二十、汲黯气愤不过抱石投江而死”，如此题目，教人怎做？习孔教叹曰：“此老不出，反获盛名；今此一出，露出许多本相，此见造化之妙，不容人窃取虚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时所习闻于诸臣者皆如此。近过苏、松，会抚臣王元敬、按臣邓鍊，又相与言及瑞之为人，二臣皆自广东而来，臣问其居家何状，应曰：“此老大概好异，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娶而易其妻，无故而缢其女，是皆异常之事。”臣问其妻女有可出而杀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杀之罪而出之杀之，则贤者之能事，非所谓不近人情矣。”臣长叹曰：吴起杀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欤？奈何世之贤瑞者啧啧耶？今瑞已髦而妻方艾，人欲固无所不极，女既杀而子亦无，天道或不可尽爽也。

时万历十四年之七月，疏至，举朝骇惑，俱相顾未及有言，惟诸、顾、彭三进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胜而见逐，未几，房亦外转副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绝一时，无端性褊而执，既以清骄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谩骂，人多不堪，然服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撄其锋，遂有泼皮无赖之称。房言虽不尽诬，但谓海迂憨则可，乃曰大奸、曰极诈、曰穿窬，则失之矣，宜三君子之不平也。不数日南冏卿沈继山参房之疏亦至。

言事

疏论夺情

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复夺情，内云：曩者吏科都给事林聪奏凡京官非与机要者，有父母丧，悉听终制，不必夺情，或有以夺情为善事，视父母如路人，子道既亏，臣节安在？其时已蒙俞允，今又令复夺情，复发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职典机务者，乞上收回纶命。上不允。秉彝所引，盖林聪先一年疏也，其持论可谓正矣。至天顺三年，则林聪已为右副都御史，以忧归里，奉旨

行取来京，林亦有疏请终丧，然一辞不允即赴任矣。当时倘有以前疏质之者，林何词致辨？岂以中丞典机要可视父母为路人耶？林庄敏一代名臣，非后生所敢擅议，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京职

刘文泰

刘文泰先任右通政管太医院使，以投剂乖方，致损宪宗，为给事中韩重等、御史陈毅等交章公疏参劾，孝宗命降为院判。至弘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讹误，命官改修，以刘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于本草实懵然，乃请用翰林官任校正。阁臣刘健争之云："岂有词臣为医士校书之理？"上乃命翰林专修其书，而太医官不预。盖文泰曾得故大学士丘濬所著医书，俱在十三科之外者，欲另奏以为己功，因有此议也。刘健又力争臣等职在论思，理难侵越，太医院官数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该院自修，取回词臣，以太监张愉主其事，文泰因此益与愉相表里，于是援引专侍禁中，遇上及中宫有疾，无论内外科俱命文泰入直矣。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热得疾，文泰误投大热之剂，烦燥不堪，以至上宾，盖孝康后素亦信任文泰及愉，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极，法司会奏张愉向与文泰为奸，又荐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泰药不对症，宜比诸司官与内臣交结作弊扶同，奏启各斩。上允之。于是南北科道刘莅等咸谓请速诛文泰以慰先帝在天之灵，上仅报闻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已，俱免死遣戍。史云是时大臣昵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药大不敬正条，而比他律，因得为后日解脱之地。所指大臣，盖谓谢、李二相也。文泰一庸医，致促两朝圣寿，寸磔不足偿，竟免于死，若其诬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马从谦

光禄少卿马从谦，嘉靖间劾提督光禄太监杜泰干没内帑数万，泰亦诬从谦诽谤不忠，上信而怒之，诏杖八十，即毙杖下，盖马先有疏弹相嵩，留中不发，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谓至冤。及穆宗登极，凡先朝忠谏得罪者，悉荷褒恤，言官建白屡为马请恩典，而中官辈追恨之，哗言从谦实谤先帝，死有余僇，上竟抑不许。直至今上之辛卯，从谦之子马有骅吁请甚哀，上始命“与他祭葬”，而他恤尚未之及。

光禄官窃物

光禄寺大官署丞张冕奏本寺卿李亨借供祀盗取猪鹅肉及面食为私用。上命亨对状，亨具状，上曰：“尔为寺官，贪饕如此，论法难容，姑宥之。”此正统六年事也。至万历十八年，光禄署丞茅一柱盗署中火腿，为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问徒为民。两事略同，而处分大异。按，亨以厨役得官，盗窃固其长技，然宥罪之后，至正统十年十三年，两以户侍郎充廷试读卷官，又荫子镋为中书舍人；十四年亨以久疾乞免朝参，但出视事，上又许之，亨之厚颜不足责，而恩宠之滥亦甚矣。

历法

算学

算学亦书数中要事，而于稽勾钱粮尤为吃紧。本朝定制：以浙江

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江西士风谲诡，遂禁此三处士人不得官计曹。然户部胥史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释褐版曹者，又视簿书为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筹不知纵横，任其下为溪壑，皆坐算学不讲之故。惟宋崇宁三年，特立算学，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算法，并唐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大观中命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皇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享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于两廊，加赐五等之爵，于是风后、大挠、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赵、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翌奉、李寻、张衡、周兴、单飏、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恭、张会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道、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罔、郎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立建、夏侯阳、甄鸾、卢天翼九人封男，其后又改黄帝为先师，且试学与太学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闳与鲜于妄人俱同定太初历者，而所习亦似以天文书为本科，则兼通历学，有裨世用更大，今日钦天监世学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识见，固非今世所及。

按，《广典故》云以赀为郎，非赀财也，赀即訾字，訾，算也，积而算之，士人挟此技效于官，及格者酬以职，谓之赀郎，即汉世自有此一途，如张释之、司马相如之属皆是也，后世误以为纳钱买爵，如今开事例耳。然则算学之重，正不始于宋季矣。

佞幸

太极

太极本无极，自宋周子加以一圈，其后迂儒铸太极图，其式如图，人遂云今乃知太极之为物，匾而中空。而本朝大儒吴康斋每对人辄以两手作圈势，自云无时不见太极，浮薄者遂以芦菔投其中。又有一显官以隶人裸露，发出治罪，云冲破太极。又有作太极诉冤文者，而圣贤道理，受人亵慢至矣。至世宗朝，罢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极衣以献，盖房中术也。上大喜，进卿进侍郎。又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缅铃相馈遗，登之简牍，曰太极丸，侮圣至此，可痛可恨。

两六卿之进

河南鄢陵人刘睿者，为吏科都给事中，路遇王振，跪于道旁，振大喜，升为户部左侍郎，后升户部尚书，致仕归，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汤阴人李燧者，历官工部尚书，致仕归。其后张永西征还京，过汤阴，燧敝衣破冠而束上所赐玉带跪迎于路。永惊曰："何至于是。"燧因以情乞怜。永至京师，吏部荐之，召复故官，再长冬曹，又十二年致仕归，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乃其媒进之术如此，然皆功名始终，老死林下，不罹诃谴，燧得谥恭敏，崇赠太保，后仅夺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御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芝妻父宋闵以人命问抵偿，系常州府狱，芝尚未娶，而驾行已迫，巡按御史李东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唤闵出狱，免罪归家，取女送府，官为具衣饰，送之从上至京师，

厚赏而还。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否？"及上起，诸大珰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后此优竟不召。同为歌童而幸不幸至此。

按，唐人谓不由诏命而自宫为私白，本朝无此名，今圣语云云，必从史册得之者。

宣德间，汉府军余王敏善蹴踘，宣宗喜之，阉为内侍，后进太监，镇守陕西，此则与唐太宗阉伶人罗黑黑，命教宫人琵琶事相类。

名臣一事之失

嘉靖大礼之议，自张、桂倡之，至称宗至入庙配上帝，以至奉迁显陵，下至厨役王福、随全等贱隶，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无一人以为可者，惟汪鋐独主迁移一说，则章圣太后尚无恙也。鋐元恶大憝亦何足责，奈何阿谄成风，即一时号为正人亦献谀希宠，有中人所不为者。如魏恭简庄渠，因桂萼引用，得以祭酒侍讲筵，则托桂密进种子秘方；高文瑞南宇为礼卿时，则撰玄文叩坛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谟之龙团、寇平仲之天书，更堪呕哕。士风披靡，即贤者不免，谓非张、桂作俑不可。

论芝

嘉靖丙辰八月，上问礼臣古用芝草入药，当求之何所，今可得否？尚书吴山对云：《本草》论芝有黑、赤、青、白、黄、紫，其色不同，其味亦异，然皆云久服轻身。王充《论衡》云芝生于土，土气

和故芝草生。《瑞命记》云王者德仁则芝草生，《文选》云煌煌灵芝，一年三秀，《汉旧仪》云芝有九茎，金色绿叶，朱实夜有光，《黄帝内传》云王母遣仙人歌万年长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书，会阆风瑶池之上，授神芝图十卷，其条对甚析。上诏有司采芝于玄岳、龙虎、鹤鸣、三茅、齐云诸山及五岳，又访之民间，于是宛平县民张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献。上悦，赉以金帛。于是臣民献芝者接踵，采芝使亦四出。次年九月，礼部类进五岳及名山所采获鲜芝已千余本，直至末年王金献芝大得圣眷，召为御医，炼芝为药，杂进他不经之剂，致损圣躬上仙，后坐子杀父律论剐，最后贷出。当炼芝时，用顾可学、陶仲文等言，须真龙涎香配和，并得矿穴先天真银为器，进之可得长生。于是主事王健等以采龙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开矿出，保定抚臣吴岳等献金银砂，所至采办遍天下矣。

吴山为礼部尚书，时值辛酉年正旦，以日食不及分数，当免救，上欲臣下称贺，山不从，遂罢归，盖借以饰昔日之逢迎也。此吴山为江西高安人，今上初谥文端，非河南抚臣进白兔者，然其人亦至刑部尚书，直隶吴江人。

督抚

周文襄

周文襄忱之抚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吴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谲兼用。时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规度其厅事、内室广狭长短，命松江府织绒地衣以馈，振铺之不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请，其批答无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虏中，景皇命籍之，得一金观音，背镂云孝孙周忱进，为司籍没御史钱昕所目睹。盖委曲以从事，亦豪杰作用，如李德裕之于中尉杨钦义、马存亮也。

秦桧造格天阁成，蜀帅郑刚中赂其匠，侦量广袤，造毯为献，尽如其式，桧愠，谓探其阴事，因事窜之，幸王振无此见解耳。

前乎此则唐李璋为宣州观察使，时宰相杨收造白檀亭子，会亲友落成之。先是，璋潜度其广袤，织成地毯，至日以献，后收败，璋亦得罪，盖藩臣以地衣赂权要，亦有所本。

白兔

唐有白兔御史之诮，盖以不得爪践民园也。若真有其事，无如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抚御史宋沧获白兔于梁山县以献，礼部请贺，上辞以菲薄不敢当，再请，乃许，以献于太庙世庙，呈于两宫太后前，百官表贺。于是吏部尚书汪铉、侍讲学士蔡昂献诗，礼部尚书夏言、少詹事张瀚、翰林学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编修张家献颂，礼部侍郎湛若水献演雅，侍讲学士廖道、南侍读学士吴惠、王教、修撰姚涞献赋，修撰伦以训献歌，上皆优诏褒答，惟侍讲学士郭维藩以献赋忤旨诘责，革职闲住。盖抚镇重臣贡瑞取媚，自嘉靖八年汪铉献甘露后所仅见，且下及禽兽，从此进瑞物者接踵。若宋沧者，亦可呼为白兔都御史矣。嗣后则十二年河南抚臣吴山得白鹿于灵宝县，上命献庙、呈两宫，受贺如前。汪铉等又献颂赋，而掌詹侍郎顾鼎臣则献乐章，辅臣李时、方献夫、翟銮谷以白鹿呈瑞诗为献，上皆优答。是年又有应天抚臣陈轼献白兔，上曰："白鹊、鹿、兔重出，不必举献。"汪铉又作诗三章美上谦冲之德，上益大怿，然四方抚臣以禽兽瑞物进者史不绝书，终上之世。盖肇于宋沧云。

先宋沧而献白鹊者，有嘉靖十年之郑王厚烷，后吴山而献白兔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爝，十七年之伊王典模，俱系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发高墙革爵，典模革爵削国，厚爝之子载坨至削爵自杀。最后则四十一年淮王厚焘进白雁，不数月王亦薨，吁，亦异矣。

罗汝敬

罗汝敬初为吉士，被文皇帝召，背诵古文不能称旨，谪戍江西，越数月召回释之。寻擢修撰，升侍讲，坐事降监察御史，受宣宗知，超为工部右侍郎，往谕交趾黎利，以利设女乐不悦，尽碎其饮器，黎惧，遣使驰谢。寻提督陕西屯田，受指挥傅敏等金银器貂鼠皮，事觉论绞，追赃入官。未几，蒙恩宥，充为事官，再往陕西，赐之敕曰："尔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屈法以伸恩，宥而复用，仍往总督，遇有诉讼，重则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问，轻则量情责罚。"汝敬甫脱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按御史尚承受抚臣词状如属吏，亦可废祖宗时制度。汝敬抚陕未几，又以妄引例复职坐斩，屡疏称枉；英宗甫即位，令再谳，以在陕有劳，宥死，戍赤城卫；再起，又以原官抚陕西，以老罢归，卒于家，讣闻，与祭葬如例。按敬一坐斩，一坐绞，两谪戍，又以贰卿善去，得饰终之典，遭际亦不常云。弇州奇事云：汝敬为吉士时，曾充刑部吏，又谪戍交趾，果尔，则更奇矣。汝敬曾为侍卿，为于谦所戏，扃之空室，命赋诗三十韵始启之出，俄顷诗成，盖才而不羁士。

司道

监司创势家

苏松兵备广平蔡国熙，华亭徐相讲学高足也。既应高新郑幕，百方窘华亭，没其产，戍其子。时陆五台太宰以卿士居家，与蔡同侍讲席者，曲为排解，屡以门墙谊动之，蔡曰："吾此举正深为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时有嘉湖兵备无锡张子仁，吾郡吴少参绍同年也，绍为太宰鹏中子，兄弟凡五人，每诟詈之曰："吾侪俱曳白，若

安得独叨甲第。”少参不堪其凌，诉之兵使，时太宰居乡，颇纵其舍人子为不法，张乃法绳之，长公为郡伯者，日扶服顿颡于邑令，禾郡为谚曰：“有眼不曾见，太守跪知县。”士绅辈尤其已甚，张曰：“吾此举深为太宰也，不如此吴氏不安。”两事俱在一时。松嘉又接壤，刁诈四起，鼠狐纵横，闾巷鼎沸者浃岁，华亭几欲投环，吴太宰父子不胜忿，相继死，迨蔡斥去，张调任方解。二公即真为两家造福，无奈当之者难堪耳。

吴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谈于榻前，时正苦久雨，忽问曰：“君居乡间，农人皆得计矣。”先人以愁霖妨穑事为言，吴曰：“不然，吾谓乡村刁顽，正将借此为图赖租债地耳。”先人大骇，谓身一品，富一郡，何出此语？是且不久矣。未几祸发，逾年谢世。

士人

周解元淳朴

周用斋汝砺，吴之昆山人，文名籍甚，举南畿解元，久未第，馆于湖州南浔董宗伯家。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盖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洽，惊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其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竟以好外，羸惫而殁。

沈祖量

吴中才士，好为小令，大抵不过闺奁烟粉中语。吾友沈祖量同生赠妓作一词，末句云“任他百般打骂百般羞，也只是书生薄福难消受”，余谓柔情亦吾辈佳事，何至卑下委媟乃尔。此君虽有才名，其如风云气短何？沈未几以贫郁早世。

妇女

命妇以妒受杖

礼部致仕左侍郎杨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杀侍婢十余人，宣不能制。东厂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拟赎如律，宣则赎杖仍致仕。上曰：“王氏虽命妇，例应纳赎，但肆意残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于今，足使士绅之妻惭惧不敢恣，但恐贵臣如杨宣隐忍不敢发耳。

宣直隶新城人，进士起家，天顺初为御史，时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采，上目属之，立拜鸿胪少卿，历宪宗朝，甚被眷注。上作连环诗以赐之，以今官致仕归家。后妾生子，匿之邻家，其妻又来搜之，不获，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后事也。宣至弘治十年始卒。弘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许弼妻孙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药毒之，不死，用铁锥击其脑，朱惧，自缢死，复以石压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载出复活。事发，上命杖孙氏八十，离异。

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殴妾，中其要害，妾自经死，当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为疑，上曰：“妇妒已是恶行，况以妒杀人，其恶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审诸囚，有殴妻死者，坐抵偿。时礼部侍郎尹直独曰：“人以无子娶妾，遭妻悍妒，殴之，初恐绝嗣，今顾绝其命，世之妒妇长气矣。”众翕然书可矜，遂得不死。

元太宗时命妇人有妒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

南和伯妾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为父，因与修武伯沈煜等交好。琇至各家饮，俱设妓乐，比更衣，即与妓乱，又通瑛妾，为其徒所告。诏下锦衣卫狱，以琇奸义父之妾，杖一百，充铁岭卫军，煜停禄带平巾闲住。又御马监左监丞龙闰，娶方瑛妾许氏为妻，事发，上命离异，闰送司礼监治之。彼瑛生前屡为大帅，颇著劳绩，而身后姬侍，或耦妖秃，或配淫阉，俱彻圣听，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间事。

畿辅

元夕放灯

永乐七年正月十一日，钦奉太宗文皇帝圣旨："太祖开基创业，平定天下，四十余年，礼乐政令都已备具。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搅扰生事，永为定例。恁官人每更要用心守着太祖皇帝法度，爱恤军民，永保富贵，共享太平。钦此。"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钦奉宣宗皇帝敕谕文武群臣："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创建守成之艰，夙夕兢惕，一遵成宪以抚天下。赖上天垂佑，海宇清宁，雨旸时若，年谷遂成，嘉与臣等共享太平之乐。今岁维新，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凡有机务重事，封进来闻。在京军民如故事张灯饮酒

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但戒饬官员军民人等不许因而生事，违者罪之。永为定例，钦此。”以上二例，皆载在令甲，每至年终，礼部上疏援引前例请旨，许来岁新正民间放灯凡十昼夜，盖比之宋初钱俶买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乐七年己丑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辇下繁富百倍，外方灯市之盛，日新月异，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惟辰戌、丑未年系入计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觐外吏旧皆有禁，而微服私观者仍不乏也。其时南宫试士，大半鳞集，呼朋命伎，彻夜歌呼，无人诃诘。至若侯门戚里，贵主大珰，则又先期重价各占灯楼，尺寸隙地，仅容旋马，价亦不赀。初至京师者骇异䁖眙，正如宋汴京“春如红锦堆中过，人似青罗幕里行”，真太平佳话也。余儿时目睹繁华，至今入梦，闻近年亦稍稍减旧观矣。盖圣主游幸渐稀，而鳌山之设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

按，文皇朝正用官妓，至宣德二年尚未有顾佐之疏，是时朝臣退食俱得拥蛾黛为娱，则灯楼之盛，尤为奇艳，士生斯时，抑何多幸。近偶与黄贞甫谈及官妓，余谓若修唐宋及国初故事，则公辈真神仙不如矣，时黄以外吏拟部候考选，乃振声曰：“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则曲中佳丽俱为吏部科道所据，其与吾辈周旋，必麻瞎跛秃之属，令人益不堪耳。”为之大噱。

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赐文武节假二十日，元宵夜召群臣悉赴御苑观灯，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系特恩，非常例也。

内府畜豹

世宗初年革内府鹰房，诸鹰犬令放纵几尽矣。至嘉靖八年。鹰房内臣又以祖庙献新，奏请存留，盖以禋祀大典尝上，仍溪壑其中也。上严旨不许，且命礼部查议献新时物以闻。礼部言宗庙献新及奉先殿

岁荐品味，不过鹿、雁、兔、猪、鹅、鸡、鸭等物，载在会典，掌之太常，后因畜有鹰犬，或间以奉荐，然非例也，请一切罢之。上纳其言，遂悉依会典罢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张昇奏西苑豹房畜王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其实皆典守内臣侵牟，请量留勇士四十人，馀还营差操，仍令该监核其奸利以报。上从之。按，内廷鸟兽之畜，所费不赀，举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见虎豹之槛者，及牡牝白额之在虎城者，不可枚举，啖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楼

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命工部建十酒楼于江东门外，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盖仿宋世故事，但不设官醞以收榷课，最为清朝佳事。宴百官后不数日，定正蔡氏《书传》，上又命宴博士钱宰等于新成酒楼，各献诗谢，上大悦。比书成，赐书名曰《书传会通》，命礼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观蔡氏《书传》，日月星辰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他注与鄱阳邹季友所论间有未安，遂征天下儒臣定正之。于是翰林致仕编修张美和、国子致仕博士钱宰、致仕助教靳权、教授高让等共二十七人俱遣行人驰传征至。上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开局翰林院，礼遇诸儒甚厚，至御制诗以赐，命之属和，及其归，又赐宴，驰驿而还。以修书钜典，而令之歌馆为欢，非开天圣人，无此韵致，但邹季友者何人，致勤高皇葑菲之采。至永乐二年，又有饶州人朱友季献《书传》，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为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

太祖所建十楼，尚有清江、石城、乐民、集贤四名，而五楼则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而遗其一，此史所未载者，皆歌妓之薮也。国初临川人揭轨以举明经至京，宴南市楼，有诗云："诏出金钱送酒炉，绮楼胜会集文儒。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酺。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纡。绣筵莫道知音少，司马能琴绝代无。"则知不第儒臣锡宴，即举子亦叨圣赐高会其中矣。今南市楼虽居六院之一，而价在下中，第为商贾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狭邪，不修职业，为左都御史顾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职，迄今不改。好事者以为太平缺陷，远逊唐宋，但唐以宜春、教坊二地为内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为女优之类，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学士亦得阑入教坊，此僖宗以后事，非盛世之旧也。惟藩镇军府例设酒纠以供宴享，名曰营妓，其知名者如薛涛、刘采春之属，而京师则无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过州郡守倅应奉过客及佳节令辰侍觞侑酒，与之狎者仍有厉禁，如秦弱兰之制使臣，王宫花之诱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则顾佐一疏，保全士人实多。

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楼，而不知有十五，盖因续建五楼，其一偶失其名耳。

安乐堂

禁城北安门外有安乐堂，为永乐十五年所建，以处工匠之疾病者。近来则与工匠无涉，惟内臣卑秩无私宅可住、无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即徙入此中以待其殒，且槥送净乐堂焚化，不欲以遗骼污禁掖也。其中或气未绝，稍能言动，尚为摊钱博塞之戏，争胜哓哓，闻者叹笑。

内廷宫人无位号名秩而病故，或以谴责死者，其尸亦传达安乐堂，又转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愿焚者，则瘗之地，亦

内中贵嫔所舍焚冢也。

门宫不避讳

今禁城北门名厚载，即玄武门也，相传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庙讳上一字，上下通称不避。又如今上皇贵妃郑氏所居宫名曰翊坤宫，上一字即今上御名，何以银榜高悬而内外所称、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为怪，亦无一人议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淹九

京师正月灯市，例以十八日收灯，城中游冶顿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倾国出城西郊所谓白云观者，联袂嬉游，席地布饮，都人名为耍烟九，意以为火树星桥甫收声采而以烟火得名耳。既见友人柬中称为淹九，或云灯事阑珊，未忍遽舍，取淹留之义，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老耆旧则云：全真道人丘玄清以是日就阉，故名阉九。丘初从黄得祯出家，洪武初以张三丰荐为五龙宫住持，有司又以贤才荐为御史矣。上以二宫人赐之，丘度不能辞，遂自宫，今观其遗像，真俨然一妪也。后转太常卿，封三代，殁于京师。丘之事迹甚著，但自宫之日月不可考，然京师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状貌诡异，衣冠瑰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中贵人多以是日散钱施斋。闻京都无赖亦有趁此时腐其童稚者，则阉九之说亦似不妄。全真有南北二宗，起于金海陵王中孚，其后有谭、马、丘、刘之属，其教始盛，大抵以收摄精气为主。今并阳具去之，不知何以谋长生也。京师自此日后，冠绅闺阁寻春选胜，继以上冢踏青，宝马钿车，更番杂沓，竞出西阛，水边林下，壶榼无虚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渐歇矣。

魏文帝《典论》云：左慈到，人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竣往从问受。奄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今观丘玄清事，则严竣不为谬妄，而魏文之论失之矣。

风俗

契兄弟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讦者，名曰□奸。□字不见韵书，盖闽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进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中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而酋豪则遂称契父。因思孙恩在晋，以诸妓妾随军，岂海神好尚亦随今古变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间，广西上冻州土知州赵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与太平陆监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陆为契父，事之如严君。其尊称与闽寇同，第其称谓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僧达与之私款，后欲逼留之，避不往，乃于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杀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属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闽俗之祖欤？

著述

经传佚书

永乐中，御史刘有年，沅州人，上《仪礼逸经》八篇，上不省；其后朝鲜国进《颜子》一部，亦不收。《颜子》在彼国今当尚存，若《仪礼》则不可问矣。二书无论真伪，当非汉以后人所办，今《乾坤凿度》等赝书盛行，何独置二书不录也？近年癸巳，日本议封贡，礼部主事刘元卿疏言：先秦徐福入海时，必携古经传同往，此时焚书事未起，必有壁经全书在倭，宜诏取以补伏生之缺。盖祖宋时欧阳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语也。时议以为迂，亦罢不行。

祝唐二赋

成化弘治年，吴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后负隽声，饶艳藻，唐有《金粉福地赋》甚丽，惜予未之见；祝先有《烟花洞天赋》正堪与唐作对，其后又有《风流遁赋》，则皆俳语也。余少时曾与友人睹抄本，尚忆得一二联，如："画堂内传杯递斝，参辏著玉帐牙旗。""绣帘前品竹弹丝，掩荫出高牙大纛。"又云："四边厢眼里火，假捏妖言；一会子耳边风，虚张声势。"又云："急邓邓通红粉脸，不过是诈败佯输；颤巍巍咬定银牙，无非是里应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营；一日三秋，肯离信地。"又云："欢娱嫌夜短，惟求却日挥戈；寂寞恨更长，那讨闻鸡起舞。"其他皆不及记，词虽淫媟，亦自有致。盖二公皆老公车不得志，多寄迹平康以销壮心，即见嗤于礼法士，非所计也。

忠义录

景泰元年，山西天城卫令史贾斌上言："汉唐宋信用宦官，驯致

败亡，今宜法高祖，事无大小必归宸断，阉人不许窃柄。臣于历代忠义之臣，撮其尤者为《忠义录》，及恃宠宦官附之，乞刊布臣僚，庶宦者不得行其奸宄矣。”此奏盖惩王振之乱也。礼部尚书胡濙言斌语虽有理，然章圣皇帝《臣鉴》已行，此书不必，且斌擅自离役，宜押发回卫。上从其言。后斌不知所终。濙素柔佞不足道，然以景帝素狎宦官，而不免为濙所惑，谗口可畏哉。

季汉书

近年新安人谢少连名陛者，祖朱子《纲目》，尊刘备为正统，作《季汉书》，附魏、吴于蜀汉之后，尽斥陈延祚《三国志》，自以为千古卓识，一时钜公如李本宁，亦为之叙，其推许甚至。间有议之者，谓吴中先辈吴尚俭者，已曾为此书。吴为明经不仕，今大参安国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编葺成全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学士郝经被命使宋，请践鄂州和议，贾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买书作《续汉史》，既成而叹曰：“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已做了。”经被放还，甫至燕而殁。然南宋初年，庐陵有萧常者，固已修成《续后汉书》，而周必大为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见也。可见前人识见高出后学，遇事便出手做成，盖不特谢生之书非出创见，即吴之旧本亦徒自苦耳。

尊刘一说，儒家奉为律令，而摈魏者至与新莽、周曌同科，此不必论。当时刘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败亡耳，后来刘渊之绍汉，李雄之兴汉，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后，存勗称唐，然虽夷虏而实赐姓，编入属籍系郑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昪，则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与蜀汉无异，何故不以正统与之？岂其辅相庸碌，无孔明其人者能声大义致然耶？

献异书

本朝谶纬之书皆有厉禁，惟奇门六壬之属，人间多习之，士大夫亦有笃好且奇验者，若不得秘本真传，徒以影响推测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开封府封丘县民刘安寿进禁书，其目曰："五符太乙书一十种：景祐太乙书一十卷附淘金歌，太乙新历十品各二卷，九宫太乙，太乙入运，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书二卷。遁甲书六种：景祐符应经、六壬心镜、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经、奇门五总龟各一卷。六壬书十种：兵帐赋、玉律、铃法、中黄五变经、草里寻针法、诀心印诸赋、大六壬断诀、杂六壬书、东方朔射覆、禽书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术秘诀，今不知内府尚存此等书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玄修，遣御史姜敬、王大任访天下法秘，归而骤进学士。于是方士赵天寿者，进献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真传，特授道录司右演法，敕还乡。"已乞留静虚观为上祈祝，不许。至四十四年，天寿又献法秘二十三种，上留览，终无他赏。盖上是时已觉方术之不足信矣。太祖时刘安寿进书，亦不闻有赐，盖亦竟罢归去。

玩具

玛瑙

玛瑙以西洋为贵，其出中国者，则云南之永昌府，以色红者为上，红白相间者为缠丝，品最下，制为酒杯、书镇之属。凡市骨董者俱云宋做，盖本朝此石最少，故属之宋以昂其价。二十年，西洋玛瑙遍行天下，其值不过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质之莹润远胜旧物，闻出辽东宣府一带，每块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

上言岩石多变玛瑙，地不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后数十年果不复再见，今偶尔盛产，他时乏绝，必更踊贵，亦理势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难得，迩年亦大至中华，以故云南碧玉顿贱。

书画学

本朝列圣极重书画，文皇特眷云间二沈度、粲兄弟，至直拜学士，然其书不过元巑子山、周伯琦绪余耳，尚不能敌宋景濂也。画学则宣宗笃嗜，御笔渲染传世不少，而宪宗、孝宗尤精绘事，特人间不恒见耳。又当时承制待诏者，仅仅林良、吕纪之属，无能为圣艺役，较之宋画苑诸公，不啻重儽矣。宋制书、画二学，俱令习《说文》、《尔雅》、《方言》等书，并《论语》、《孟子》，又各占一大经。书以篆隶草三体隶法，又以虞、褚、欧阳楷体为宗，画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人主时出新意校试，以第其上下，至出身略与算学同，以故宋世书画远非本朝可企万一，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讲究及此。

秦玺始末

秦玺传授，其说不一。据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台通事阔阔来告，太师国王木黎华之孙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杨桓辨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真古传国玺，且以出处始末考据以上。云子婴奉玺降沛公，传至孺子，藏于长乐宫。王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出玺，投之于地。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之，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刘盆子，为其所有，盆子奉玺降于光武。至董卓等作乱，掌者投于井中，孙坚征卓得之，袁术夺之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璆闻献帝为曹操迎在许昌以献之。帝逊位，以归魏，魏归晋。

至怀帝遇害，玺归刘聪，传曜，因入石勒，及石虎灭冉闵，为其将军蒋幹所得，以送晋征西将军谢尚，晋始复有此玺。隋灭陈得之，隋亡，萧后携入突厥。至唐贞观四年，后奉玺归唐，后朱温篡唐入温，庄宗灭温，入后唐，传至明宗子从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得之以献。至徽宗为金所虏，宝玺俱去。此玺在焉，今出者是也。杨桓之说如此。后顺帝出亡，玺归沙漠，宣德、景泰、天顺三朝，虏酋挟以自夸，称欲进献者，俱祖此说。今儒生辈皆尊信其言，以为秦宝未入中国，乃圣朝缺事，而实不然。宋李心传云：曹魏刻玺，如秦之文，但秦读自右，魏读自左，秦玺已不在魏矣。晋人自刻玺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永嘉之乱，没刘石而仍归江南者晋玺也。晋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玺求援于郗恢，传侯景，北齐辛术得之以献高氏，传至隋，皆以误为秦物，而实慕容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于关中，历宋齐梁陈而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后晋开运之乱，没于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仿唐太宗旧文为之，此石晋玺也；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物亡已久矣。据心传考证，其详核胜杨桓远甚，则今北虏所宝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会要》又曰：梁台城之破，侯景得之，景败，其将侯子鉴匿之，投于栖霞寺井中，僧永行又匿之，至陈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玺上，不云入于高齐也。又云：隋江东之祸，为宇文化及得之，化及败，归窦建德，及建德败，其妻曾氏以献于唐。不云隋萧后以携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间内难，宝为火灼，文字讹缺，清泰之败，以宝随身自焚，宝遂亡失。然则秦玺之灰，正在此时，后来宋元符元年咸阳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时，既以为赵璧，则卞和所宝、蔺相如所夺，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蓝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之，制如鱼龙凤鸟之状，希世之至宝，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晋书》直云始皇刻蓝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名曰“传国玺”，是秦自有两玺，其文本不同。至晋谢尚所得，正与蓝田玉玺文同，但其文非“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李心传断以为晋刻。而当时说者又云其文龙飞凤翥不足拟其势，为摹印之祖，则又似真秦制，非

典午时所办矣。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毁邺中五级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按，此则秦玺又入元魏，而邺为曹魏旧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冢故智，李心传所云秦玺不在魏，又属臆说，且并晋书所纪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玺上刻螭形，其旁无所谓魏受汉玺字，其非秦玺明甚，杨桓何所据而定以为传国玺耶？且当时考订更属可笑，杨桓所辨既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后弘吉烈氏手授成宗于即位之日矣，而《杨桓传》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何耶？况秦玺为汉元后所掷，已缺一角，今相传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后世得玺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涂耳目耶？《通鉴》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宝，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与仿刻唐太宗受命宝不同，则开运间献于契丹者，果属何玺耶？今但就近世验之：后唐庄宗得魏州僧传真所献传国宝，遂即大位，不三年而死于乱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天下遂乱；元世宗亦即以得玺之年殂于大都矣，即阿鲁台也先辈攘窃纷纷，不旋踵屠僇，设使真为赵璧，亦非嘉瑞，宜圣明之无取也。

汉元后之掷玺也，已目为亡国不祥之物矣，逮后殁于刘石，北人珍之，至称东晋诸帝为白版天子，及永和间得玺于后赵，始以正统归之，而晋人以玺至建康，百僚毕贺，其重又如此。至若郗恢所得西燕之玺，传之萧梁，为侯景侍中赵思齐与郭元建因携入北，献于齐文宣，历宇文入隋文帝，命为传国玺，又改名受命玺。及平陈，始得秦真玺，然谓秦玺为后世，且来自亡陈，仍以北朝所传为第一，而秦玺次之。隋亡，窦建德妻以二玺俱献长安。至唐末，业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义之献，遂改绍圣之三年为元符，以绍神贶，蔡京请以五月朔受宝，其礼一同大朝会，命名曰受命宝，其时何等张皇。至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美玉，用旧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尊之曰“神宝”，而元符受命之宝遂斥不用，其轻之又如此。至高宗南迁，又自作受命宝，其文一如秦玺，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十一宝中之第二。至北军入临安，宋遣贾余庆等奉传国玺纳降于伯

颜，伯颜即遣囊加驰献于世祖，则拾得所收与阿鲁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时物也？杨桓所考首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秦玺本文，传至石勒冉闵仍归之晋，正与拾得所藏吻合，其说似矣。然当时冉闵太子智献晋求救，都督戴施驰先入者，其文乃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太元间郗恢再得于西燕者无异，然与桓所称秦玺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强合之也？其说之矛盾背驰乃至于此。因思东晋穆帝与孝武两朝所收北方二玺，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后刘裕入关上之晋恭帝者，始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李心传但知驳晋三次得玺之非真，而谬云郗恢所献文如秦玺，又失纪魏太武邺下塔中之物，俱不免挂漏，然终不谓哲宗所受为真。若杨桓曲讳后唐潞王焚玺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献者当之，傅会以实其事，以故亡元遗种，犹得珍为异宝，夸示中国耳。然其误又不始此也，后赵石虎克上邽时，既得刘曜传国玺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称天王，又得玺于韩强，其文如秦初刻，则石氏已自有两玺。前燕慕容隽之灭冉闵也，其玺已进之江南矣，而隽又自谓获传国玺，为闵后董氏所献，封之为奉玺君，因僭即帝位，改元曰元玺。是时鲜卑与中国又各据一玺为重。及后秦姚苌之擒苻坚，索其传国玺，坚怒叱之，以玺送晋为言，则燕晋之外又有一玺矣。北齐天保三年，得玺于辛术，以为即永和间冉智归之晋者，然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与《晋书》所辨文相左。盖高氏习闻刘石得于永嘉者真为秦物，以此玺属之，其误何待言。此后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称得玺，然所宝用者果为谢尚所上耶？刘裕入关所得耶？高齐所受于侯景耶？魏太祖所剖于佛像耶？总不可得而知。至后唐庄宗时，魏州僧献玺，自云其师得于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时，至是已四十年，则后来光启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负之以从，及唐禅梁命，杨涉奉以入汴，朱温末年付朱友文妻，及朱友贞将汴、郑珏请怀以诈降唐军者，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传国玺也？若杨桓所言，宋哲宗时段义献之朝者，为金虏去，元时始出，其说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辅七年，斡离不败辽主于应州，因得传国玺以献，此时金宋两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称金哀宗走蔡州，宋会元兵入城，自焚，与传国宝同烬，则辽宋破败时各失传国玺，而金亡又并玺一炬，为真

为伪，漫无证佐。况《御览》又云：天子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其文又与秦两玺不同，今世传宋薛尚功旧本玺文尚有三种，既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为秦物，况蒜酪虏奴可责以博古耶？

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硕德，赵思齐一作思贤，戴施一作戴僧施，杨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宾名就，今但云公宾，亦误，况公宾就得玺以与王献，献自收之，李松入长安斩宪，始送玺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宾就自献也，事详《御览》。

辽兴宗重熙七年试进士赋，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八字为题，其宝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宝于桑乾河，因以失国，得非谶耶？

印章

古来印章俱用铜，王者玺用玉，次则王侯用金。汉人私印间亦有玉，今多传世，价颇不赀。唐人自名与字之外，始有堂室私记，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铜耳。银印自魏晋间光禄大夫有银青金紫之异，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玺外，凡国宝及亲王或赐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银印。其私印用牙始于宋时，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为文房之玩，温栗雅润，遂冠千古。

谐谑

兵法用烟

宋桐江应昌侍郎经略朝鲜，命将士积草发烟以御倭奴，众谓此等

兵法，古不经见。冯开之先生云：“此法不载六韬三略，仅于《孟子》见之。”坐客骇问故，冯徐曰：“首篇即有之矣，不曰‘齐人伐句燕胜之’乎？”一坐绝倒。

嗤鄙

大臣异服

马尾裙者，不知所起，独盛行于成化年间，云来自朝鲜国。其始阁臣万安服之，既而六卿张悦辈俱效之，独礼部尚书周洪谟至重服二腰，尤为怪事。万眉州亦何足责，如洪谟素以理学自命，哆口谈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况司风化重寄，何以示四方？虽遭弹射，直至弘治初元始去位，亦靦颜甚矣。似此服妖，与雉头裘、集翠裘何异？今中国已绝无之，向在都见高丽陪臣出馆，袍带之下摺四张，蓬然可笑，意其尚服此裙耶？

侮人自侮

吴中人士好为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戏曰：“秃子之秃字若为写？”僧应声曰：“即秀才秀字掉转尾去。”士为屈服。又嘉靖间吴中缙绅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劳木工，因谑之曰：“汝大辛勤，当买一绿绢为汝制帻裹之。”匠谢曰：“安敢烦制新帻，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见惠足矣。”此绅家门素有范蔚宗之谤，竟惭恧不能对。

释道

道家两府

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两府之目，谓其尊贵如中书省、枢密院也。然林灵素著衔不过曰大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简豁提举通真官。其官称本与朝士夐异，而待宸视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于真人之外，加至少师兼少傅少保，并拜三孤，带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则文武极品矣。林灵素尚守本教，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既比执政受京堂荫矣，至仇鸾死后败僇，仲文亦以玄功荫次子世昌为国子生，其义何居？

陶仲文先拜真人，即封父母并妻给诰命，盖用龙虎山张氏故事，而其妻封诰乃得一品夫人，不称元君，又张氏所不敢望。

道官封爵

太祖既封张正常为大真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宇初又袭职，封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仁宗封刘渊然为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庄靖普济长春大真人，而弇州异典误以为宣德间事。又封道士沈道宁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净无为承宣布泽助国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宣德元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进封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虚守净洞玄真人，张宇清为大真人领天下道教。盖宇清以刘渊然已为大真人，意欲与之并，上不得已勉从之，且示训于其号中。至三年，又赐张懋承为正一嗣教崇修至道演法真人，周思得为履和养素高士。盖道教之崇，仁、宣二庙已然，世宗朝之邵元节、陶仲文，已权舆于此矣。

番僧封爵

永乐三年赐尚师哈立麻法王佛号，十年又赐其徒尚师毗泽思巴法王佛号，弇州纪之异典矣，而不知宣宗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礼部尚书胡濙同成国公朱勇持节封释迦巴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回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盖又不待成化年间之尚师札巴坚参与领占竹辈矣。且宗伯掌文学，而下行贽御之役，其品安在哉？

真君进爵

成化二十二年，进封二徐真君为金玉二阙上帝，上命少傅大学士万安往灵济宫致祭，太常寺谓祭旧用素馔，今既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朕诞辰用太牢，余如旧。至弘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学士李东阳祭灵济宫，少师刘健等言二徐之庙建于石晋时，二人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不当使辅臣往祭。时武宗初即位，乃改命太常寺官。若刘晦庵者可以言礼矣，彼万文康者，其柔佞倍于胡忠安，以预遣为幸。要之，释道二家均不足烦阁部大臣也。

按，永乐十五年，加封徐知证、徐知谔二真君曰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显灵溥济清微洞玄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崇福洪恩真君、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溥济高明弘静冲湛妙应仁惠辅国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号则仅十八字，爵虽崇而徽称减矣。弘治初年，追寝帝号，仍称真君。

废佛氏

除佛之禁，莫酷于元魏太武帝，时用崔浩言，尽诛沙门，焚毁经像，下令人间不出沙门者门诛，浩至以妻所诵经投厕中，不三年而浩受诛，至夷三族，其得祸亦最酷。次则唐武宗会昌中用李德裕议，毁

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人，不一年而德裕贬珠崖以死。次则周显德中毁天下寺院三万三百有奇，僧四万二千，尼万八千，而江浙湖广吴越并晋不与焉，并毁佛铜像铸钱。又次则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为大觉金仙，佛寺为神霄宫，僧加冠簪为德士，其事皆徽宗独断。法师永道一疏，历陈往事以谏，不免刺配，而蔡京附会将顺，又结左街道录徐知常以媒进，又欲令方士王仔昔着黑幞头铁简以取燕山，然与林灵素为深仇，其罪差轻。故周世宗出师幽州，疽发于胸，旋军而俎；道君北迁，终殒沙漠，而蔡京仅贬死潭州，盖大祸独萃于两主焉。本朝嘉靖十五年，上既敕废禁中大善佛殿，建太后宫矣，礼部尚书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头佛牙等，乃建议请敕有司俱瘗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感。上曰："今虽埋之，岂无窃发以惑民者？可议所以永除之。"于是言复议投之火，上从之。凡毁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银函贮佛头牙等一万三千余斤，燔之通衢。此举皆夏一人力主之，亦越十年夏坐法死西市，竟无后。岂真竺乾氏能为祟耶？抑数之偶合也？

札巴坚参

据宪宗史，札巴坚参外，同时封者有札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演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巴失为净慈普济国师，俱赐诰命。西僧以密秘教得幸，服食器用，拟于王者，出入乘金棕舆，卫士以金吾仗前导，达官莫不避路。召入大内诵经咒，散花米，赞吉祥，日给大官酒馔牲饩者再，锦衣玉食者几千人，中贵跪拜，俱坐受，法王等号有增至教十字者。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儿法也，元顺帝以此宠信淫秃，致乱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然元时所封以西佛子为贵极，今以为第二等号，所称法王者直呼曰佛，即于彼教亦僭紊极矣。幸逃显戮，至孝宗而仍还京师，岂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译为大喜乐耶？

二徐真君之始

今都城灵济宫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温子知证、知谔，初祀于福建之会城，名洪恩灵济宫。我成祖永乐十五年圣躬不豫，或云神灵异，旋祷之而效，又云梦授灵药，因并封为金阙、玉阙真人，立庙京师，赐额如闽中。次年加封真君，正统初又加为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年加伯号曰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加仲号曰九天玉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弘净上帝，先已有四时皮弁冠大红云龙服，至是又加平天冠、明黄罗绉衣，神父亦加高上神主慈悲圣帝。其袍在京四时更换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内官入闽赍送如京师。至弘治元年，礼部尚书倪岳疏正祀典，废诸淫祀，他神俱已得旨，惟二真人仅革帝号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六年一次差官，不尽革也。成化末年滥典，俱李孜省、邓常恩辈为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断然力行，足光新政。但福建之祀，谓二徐提兵平福建，闽人德之，图像以祀，至宋而赐今额。按，徐氏专政时，全闽尚为王延钧所据，至王曦遇弑，延政乱国，南唐遣查文徽、边镐等入闽取其地，寻为留从效所据，而福州入于吴越钱氏。是时李昪篡位已没，其子璟嗣位，二徐足迹何由涉闽境也？则不但本朝祀典为不经，并宋时君臣于近代事亦殊愦愦。

萨王二真君之始

国朝永乐间，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师，以王灵官法降体附神。所谓灵官者，为玉枢火府天将，在宋徽宗时先从天师张继先及林灵素等传道法，又从师蜀人萨真君讳坚者学符术，因请于上，建天将庙于禁城之西。宣德间改庙为大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成化年间改观曰宫，又加显灵二字，每年四季递换袍服焚化如灵济宫，而珠玉锦绣岁费至数万焉。按，元人杂剧有《萨真人夜勘碧

桃花》者，盖祖此。至王灵官今神庙俱有之，若武当山则处处皆是，如释氏之伽蓝，不知何以独显于都城乃尔？此二宫者俱在京师兑隅，雄丽轩厂，不下宫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顾寂寂无闻，岂神之庙食亦有数欤？

张天师之始

张天师名道陵，字辅汉，生于汉光武十年，居吴之天目山，以符水治病，灵帝永寿元年白日上升，年百二十岁。唐天宝七年册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熙宁中加辅玄二字，大观二年册号正一清应真君，子孙相传以至于今。东晋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后魏寇谦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赐其裔信州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立授箓院及上清观，盖其时崇奉天书，故有天师之称。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张氏三十六代道士张宗演为辅汉天师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遂真拜天师，至于今俚俗相传犹循此称。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师之号，封张正常为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秩二品，隆庆中降为提点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复真人，其中有故，一时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孙赴吏部承袭时，必青衣小帽，进验封司门，报道士进来，叩四头，司官坐受，至袭号见部始加礼貌。

洪迈云：徽宗正和间，张氏三十代孙虚静天师治同州白蛇事最异，至宣和二年又治蔡京孙媳被魅，更为灵怪，后知汴京将乱，潜归乡尸解去，复隐峨眉山，蜀人时见之。虚静平生不娶，遂无嗣，以族人绍其后，盖其嫡派自北宋已绝，宜其法之无传也。

真人张元吉

天顺元年，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妙契玄机弘悟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张元吉进封为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安恬快乐清净玄同大真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冲静玄君，赐以诰命；至天顺八年宪宗即位，又疏请加封号，且请改母封为太夫人，并乞加六字为号。吏部执奏云无故事，上曲从之，改封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化妙应大真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独不封太夫人耳。至成化五年，元吉杀人事发，其死者皆下私狱，幽暗惨酷，或缢之，或囊沙压之，或缚投深渊，凡杀四十余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僭用器物、擅易制书、强夺良人妇女、诈取平人财物，不可计数。上命械至京廷鞫之，具服，刑部拟凌迟处死，流其妻子党与，绝其荫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监候待诛。刑科都给事中毛弘等执奏云：元吉于十恶之内干犯数条，万一死于狱中，全其首领，无以泄神人之愤，乞即押赴市诛之。上命仍监候。未几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肃卫，又以母老乞恩，复命还家，竟死牖下。其子元庆仍得嗣为真人，又传至嗣孙张永绪荒淫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主事郭谏臣所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又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礼部复奏请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改铸提点印。上从之。其后复袭真人，即以国祥嗣爵。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

神仙

神名误称

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儿者，必大恨成贸首仇，其猥贱可知。狭邪讳之，乃驾名于关侯。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其艾豭同拜此神，

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场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证、知诰。余思二徐已祀于京师灵济宫，恩宠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戏耶？是未必然。

祀祥

黄衣人歌

洪武五年，中书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于建昌，至蛇舌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岧嶤，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讫不见。溥遣人来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细按其语，龙蟠虎踞本金陵旧语，赤帝为汉，而汉高祖以乙未称汉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帅府，用李善长、汪广洋等为僚属，与萧曹正同。六朝之祚讫于陈后主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复为正统都城，至太祖始定鼎，恰七百八十年，比文皇靖难师入，则距陈亡时八百十三年，正所云八百终而王气复者。文皇即位，已决燕都之计，重华绍唐，正合二祖尧舜相传故事，盖于两朝开绪，靡弗合者。意黄衣者固即周颠仙、张三丰之前茅，而陈希夷、邵尧夫、刘秉忠辈之后身也，因阅史，僭为解之。

宫殿被灾

永乐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八日庚子三殿灾，正统十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宫殿灾，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两宫灾，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宫灾，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庙灾，嘉靖二十六年丁巳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门并三殿午门灾，嘉靖四十年辛酉十一月万寿宫灾，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九丙子南宫灾，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

日戊寅三殿灾，其年月支干俱己酉午戌及丙丁戊辛，说者以为此天道实为之，窃不敢谓然。今按宫殿被灾，惟世宗丁巳与今上丙申丁酉尤为酷烈，前殿正殿虽毁，而外门尚存，若非大庆及朔望升殿，尚可御门及常朝之礼，今禁廷一望，俱为瓦砾之场，殊非全盛景象，虽天心示儆，或者圣主心固与天通耶？今一切大礼俱改行于文华殿，逼窄浅隘，大损观瞻。忆嘉靖丁巳之灾，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仅五六年，今矿税流毒，遍满区宇，动以三殿两宫大工为辞，且去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变

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为清明节，节后三日辰时，都下大风从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绛纱，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灯烛不能辨色，直至午未间始开朗。后至隆庆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节，是日骤寒如穷冬，至晚大风雪，京师城内九门凡冻死者一百七十余人，崇文门下肩舆中妇人并所抱孩子俱僵死，并舆夫二人亦仆，俄亦僵踣不复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异事，不知征验何属。

圣主征应

孝宗初在东宫，以万贵妃相厄，日在危疑，值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时，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时大震，戌时又震，五日丑时又震，十三十四日又各震一次，十九日震二次。内灵台奏泰山震方，此青宫不安之象，宪宗大悟，立命选婚储位，从此益安。至弘治十八年春，朝钟新成，其钮忽绝，奉天门宝座之石忽自裂。至五月初七日，上已大渐，忽黄雾四塞，加以大风，咫尺不辨，午后上遂升遐。盖龙潜之年与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至风雾各著灵异如此，宜其列圣中第一圣也。

妇人髭

妇人有髭者，唐则李光弼之母宋氏、酒醞朱氏，元则顺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师齐化门东一妇人生髭尺余。本朝则弘治十六年湖广随州应山民张木华妻崔氏生髭三寸余，见之邸报；鄱阳邸妇人美髭，人呼为三须娘，见之纪载。若宦官则惟宣和间广阳郡王童贯颔下须数十茎，他不多见；本朝太监刘马儿为帅西征，临戎必戴假髯以令其众，盖取威重，如兰陵王假面入阵耳。

不男

男子生而隐宫者，内典以为人中恶趣，有五种不男：曰生、坚、妒、变、半，且有五种不女：曰螺、筋、鼓、角、线，俱终身无嗣育，如古帝王贵人亦有之。晋废帝海西公有隐疾，汉武阳侯樊市人不能为人，元魏仇洛齐生非男，北齐临漳令李庶之天阉，隋大将军杨约之为□所伤，皆是也。本朝藩王则楚王英烩，亦传闻不男，大臣则杨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闵工部梦得，俱云隐宫，无嗣息。其有无罪而自宫者，国初太常卿丘玄清以辞赐宫女，金吾指挥同知傅广以求入内廷，隆庆间戚畹李文进以随侍今慈圣皇太后入宫，仕至御马监太监赐蟒玉，即今武清侯李文全同产弟也。今莆田王继祀以少年读书苦思欲，自去睾丸。又闻嘉靖末年闽人户部主事柯维麒以修《宋史新编》，求绝房室专功，亦如太史公下蚕室故事，此冯开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与柯乃孙茂竹同年进士，其言或有据。

宋宦官梁师成自诡苏轼出子，及用事后，复应进士举，登上第，仍供内役，此古今所无。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晋王济熺事，腐刑为郕府典宝，以潜邸恩升太监，尊宠一时，其宦迹竟与司马迁无异，却与梁师成相反。又元顺帝至正间，有赵伯颜不花者，年三十

余，有妻子矣，为顺帝所阉，后官至枢密院使，大贵用事。此夷虏之俗，与元魏制仿佛。

牡猿化牝

隆庆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见之奏牍，天下所信。近日有传其伪者。后见郎氏《七修类稿》之雄黑猿多有化为雌者，余怪笑谓郎老儒，为人所绐；及见嘉靖间吴兴王济者曰《询堂手录》，则云广西横州山中猿皆黑，老则转为黄，其势与囊俱溃去，化为牝，与黑而牡者交辄孕。此王济彼中所亲见者，盖其地凡为猿者皆然矣。猿既变黄，又数百年则化而为白，但既白之后，为牡为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则白猿公剑术，亦属老牝耶？宇宙非目睹者断不可臆断。

向传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则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兽，古语盖难尽信。

并蒂瓜

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献二瓜俱同蒂，礼部尚书陶凯奏曰："句容，上祖乡，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穗、连理合欢、两歧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以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但赐其民钱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姓名。按，其民为张观，产瓜未几，兄弟坐事并斩于市，太祖之卓识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即骈戮之象欤？近日民间池塘开并头莲者，俱非吉征，如嘉靖九年杨石淙相公家并丁卯桥及他庄三处，开莲俱作并头，人以为召还吉兆，秋八月杨以疽背卒。且予所见开并蒂莲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杨也。又顷甲辰岁，湖广抚台署中池内，有莲一茎开七花，楚中士人盛为诗歌美之，

是年抚臣赵宁宇迁尚书，人以为瑞莲休征，至闰九月，有宗室之变，赵殒于非命，去莲瑞亦仅数月耳。嘉靖十年，曲周县产瓜并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县丞侯廷训绘图以献，上奇之，以示礼部以为本支繁衍之兆，上亲献内殿。时前星尚未耀也，逾年而生哀冲太子，然弥月后即薨，安见其瑞耶？

致大鸟

后汉杨震以忤嬖幸死，葬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此忠直所致。至震孙奇为侍中，灵帝问曰："朕何如桓帝？"奇对以陛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曰："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此不过忿极之言，乃于杨斛山验之。斛山名爵，嘉靖间为御史，时方以言为讳，爵独抗疏指上过举，语甚切直，下狱拷掠无完肤，濒死者数次，救爵者周天佐至不胜楚毒死。爵锢狱久，忽遇赦放还，抵家甫一夕，复捕至，仍锢之，前后在锦衣狱七年，始赦归。未几有大鸟集其舍，爵曰："吾殆将死。"自乃为墓志，果卒。爵为陕西之富平人，岂关西苗裔耶？何其亦致大鸟也？汉灵之为灵，其言乃验于千载后，亦异矣。隆庆初，赠光禄少卿，人尚以未得谥为歉，近已谥忠介也。

鬼怪

凶宅

今京师全楚会馆，故江陵张相第也，其壮丽不减王公，然特分宜严相旧第四分之一耳。会馆之右一小房，虽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轩敞，先人以价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迁寓不数月，妖魔百出。时龙

虎山真人在都，面请手画一符悬中堂镇之，是夜魅投瓦石，专投符上，比明则糜烂无存，先人寻大病，给假南还。此房为京师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构华甍以馈吏部侍郎徐检庵，侍郎先与先人比邻，至是拓为大第，未久，亦以白简告归，不数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没，此房亦为官物矣。盖自严相、张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没，断非吉地，宜其为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树，命工掘地稍深，见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声。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观后日安福邹太史之被蔑，则亟掩之见卓矣。

京师最多凶宅，归德沈宗伯为史官时，从里居补官入都，僦居亦敞洁，与先寓密迩，告先人云："连夕内室燃烛不明，加至十数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劝其他迁，未举。一日拆坑，则一少妇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惊，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土司

人化异类

隆庆间，云南陇川有百夷夫妇，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鱼六七头，持归烹食之，夫妇俱化为虎，残害人畜不可胜计，百计阱捕终莫能得。又杨用修《滇程记》云：百夷家畜一拨斯鬼，无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则百夷取其尸为醢，然其鬼畏犬，闻犬声则远遁不返。又夷人中有号为仆食者，不论男女，年至老辄变异形，或犬或豕或驴之属，于人坟前拜之，其尸即出，为彼所食，盖亦百夷一种也。按，小百夷为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陇川之西，俱为滇中内地，而幻化丑秽乃尔。古来人化虎食人，记载中时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则未之前闻，其亦蜮射人影之类欤？至于拜冢吞

骼，则又异类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僰夷，以音相近讹称。

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变鬼者，亦名扑厮。

《菽园杂记》云：北方老妪八九十以上齿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婴儿，名秋姑。邹继芳郎中云：历城人油张家一妪如此，其家锁之室中。盖西南之外又有此一类，此则妖异而非种族矣。

夷兵

土司兵最不宜调，其扰中国甚于胡虏。嘉靖间倭警，调阳麻兵、调瓦氏狼兵，俱贻害东南最惨，而终不得其用。顷救朝鲜，又赦播州杨应龙之罪，调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归，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间流贼刘六、刘七之乱，亦调永顺保靖两宣慰兵协剿，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贼戏谓我民曰："吾辈来，不过为汝梳；彼土司兵乃为汝篦矣。"盖诮其搜剔之愈密也。

应龙，播州宣慰。

土司文职

本朝设土司，除知府、知州、知县俱文职，其品秩一如流官，此外夷官则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俱为文官，属吏部文选司除授，是宜竟为左列矣。然查《会典》则又不然。户部所开州县，凡宣慰司三，仅四川之播州属焉，四川宣抚司三，一属户部，二属兵部，长官十六司属户，廿九司又属兵，何也？至云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徼外，即朝贡亦不尽如期，而亦载之户部版图中，抑异矣。至若湖广一省，则永顺、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抚、九安抚及诸长官司，又俱隶兵部，无一人入户曹者；而贵州宣慰一司，则

又属户部矣。似此职掌分裂，当以守土管军民者与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为文臣，何以俱属都司钤辖？又如云南之澜沧军民指挥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统浪蕖州文官耶？此皆官制之紊当议者。且宣慰司虽从三品文职，终是夷人，嘉靖末年以献大木功，加永顺致仕宣慰彭明辅为都指挥使，则文而以武优之，是矣。其子彭翼南先以倭功加右参政，至是又加云南右布政使，遂跻藩臣极品。若正德间加播州宣慰使杨域为四川按察使，是以纲纪重臣，下领夷酋，抑更异矣。

缅甸盛衰始末

缅甸古朱波地，汉谓之掸国，和帝永元中其王献新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或云即大秦国也。唐谓之骠国，贞元中亦来朝献，宋谓之缅国，元世祖征服之，大德中封为缅国王。其城有江头、太公、马来、安正国、蒲甘，所谓缅中五城也。地在腾冲西南千余里，其夷柔而诈，屋庐象马舟楫之类俱备，又制缅铃，为媚药中第一种，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中国珍为异宝。男子善浮水，绾髻于顶，以青白布缠之。妇人髻绾于后，不施脂粉，专事佛，有大事则抱佛说誓，或诣僧决之。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书之，次用贝叶，谓之缅书，西南诸夷文契皆用之。其国最为广大，本朝洪武间，遣使往谕，尚称为缅国，二十九年，始内附入贡。永乐元年，缅甸头目那罗答遣使郎寻蹇来朝贡方物，以木邦、孟养阻遏贡道为辞，上优诏答之，为开立缅甸宣慰司，以罗塔为宣慰使。未几罗塔加兵孟养，杀其宣慰刀木旦，事闻，上严谕之，始以地归孟养。五年又违父遗命，夺其弟马者速所辖地，其弟来诉，上又镌戒令还弟资产，不听。既而木邦宣慰罕宾法代孟养报仇，破缅城寨二十余处，获其象马诸物以献，上受之，时永乐十一年也。其后入贡屡愆期，朝廷亦不深诘。未几，缅甸宣慰新斯加又为木邦所杀。至宣德五年，缅甸宣慰莽得剌贡方物，盖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为姓。宣德八年，莽得剌欲杀东倘长官，其子入奏，得剌又奏木邦宣慰罕门法入境，朝廷两解之。正统元年，麓川

宣慰思任发侵孟养及缅甸，欲尽有其地，云南总兵沐晟奏之，上命计议抚捕，盖麓川之征，张本于此矣。正统三年，大征麓川，命土官协剿，至七年，任发大败走，过金沙江，缅甸宣慰男卜剌浪马、哈省速剌以兵夹攻，任发走入缅，为莽得剌所得，囚之阿瓦城，奏请并其子思机法械送，仍要中国分以麓川故地，云南屡檄往取未发。至十年十二月，以兵临之，以地赂之，始以任发副千户王政杀之，函首入献，寻机法又叛。景泰二年，缅人入麓川，又执思机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献俘于朝，自是麓川与缅世为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遗孽思陆发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养，据其地，又取缅甸之听盏等城，缅甸遂微弱不振。弘治元年，缅甸宣慰卜剌浪奏成化间蒙给金牌信符，不戒于火，乞并批文底簿及勘合给赐，诏如其请，进贡头目奏此行路经孟养，恐为思陆发所阻，乞官兵护送，上又许之。至嘉靖五年，孟养夷酋思伦攻缅甸，破阿瓦城，虏其宣慰莽纪岁，杀掠无算，遂与木邦酋罕烈瓜分其地，诏遣永昌府知府严时泰往谕之，不听，纪岁竟为孟养及孟密土酋思真所杀。其幼子名瑞体者，本名哒喇，避思伦难，奔洞吾且二十余年。洞吾与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体和解之，遂部署众夷，绝其道路，二夷皆死，尽有其地，缅自此复盛。瑞体已并有古喇，因以兵胁服邻国，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养、八百、老挝，于是缅势益张，即木邦先以征缅功受赏，构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于缅，反为向导以窥中国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酋思真与其子思汉相继死，嫡庶争立，境内大乱，哒喇为报父仇，乃纳思汉之次子思琢为婿，遣还孟密教以篡国，夺其兄思宋印，因假道以攻孟养、迤西诸夷，必尽复世仇而后已。会所遣将卓吉为乃头目别混所杀，瑞体大怒，自将征之，生擒别混父子，于是威震诸夷，陇川、千崖、南甸三土司亦听其役属矣。隆庆六年，陇川宣抚司目把岳凤弑其主多士宁投缅，至万历四年，缅遂大举入寇，攻迤西，云南副使罗汝芳拒却之。至七年，缅兵破迤西，据有其地，至十年岳凤以缅兵破千崖宣抚司，执王妇罕氏以去，未几缅酋莽瑞体病死。体生时值大雪，惟瑞屋上独无，夜居室烨烨有光，及长，沉鸷狡谲，善用兵，信赏必罚，故子然亡命，拓地万里，滇为之敝。既死，子应里嗣事，尤险诈有谋略，瑞

体展土开疆，多赖其力，十一年，缅酋莽应里纠陇川贼岳凤寇顺宁，破施甸、猛淋、盏达诸寨，杀掠无算，诏以刘綎为游击将军，邓子龙为参将，会诸夷兵共击，大破之，俘岳凤至京，寸磔之，应里遁去。十五年，缅酋应里复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金腾兵备李材击破之，复二城，时刘綎、邓子龙功居多。至十八年，缅入孟养，二十年，缅入蛮莫，邓子龙击却，二十年缅又入蛮莫，破等练城，与投缅叛夷猛卯多俺诸酋首分道入寇，巡抚陈用宾、广南知府潦文昌议于腾冲筑关城凡八，以防缅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将多俺，斩之，用宾复檄属国暹罗同攻缅，暹罗阳诺之，然畏缅不敢加兵也。二十三年，应里托孟琏、孟良二土司伪请纳款，朝议许之，比差官赍银币以往，既至境，托词不受，其侮慢不恭至此。至二十七年，缅攻孟养，三十年缅又攻蛮莫，土官思政败奔内地，缅以重兵入滇索之，抚臣大惧，斩思政首畀之，缅乃益骄。三十一年，缅酋雍罕始遣使款贡，雍罕盖应里子。三十四年，缅酋阿瓦攻围木邦宣慰司，我军不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宣慰司复尽为缅所陷，而庙堂置不闻矣。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按瑞体初年，众无一旅，寄食异邦，奋臂一呼，修复旧业，转弱为强，蚕食殊邻，威行蛮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赵元昊哉。应里少有父风，出奇制胜，益辟故封，云南自此虚耗矣。此父子者虽圣朝之猰□，亦酋豪之骐骥也。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慰，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前车耶？迤西者盖俗名，实孟养宣慰司也，世为刀姓，正统间为麓川所侵夺，诉于朝，王骥因而三出师。迨思任走匿，朝议以孟养故地赂缅人，缅始以思任献，既而思陆复取孟养土，私据之，于是孟养宣慰司不复在属国之列矣。弘治初，例徼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忘旧事，亦误给孟养，于是思氏遂自立为酋长，屡请复称宣慰，朝廷不许，然与缅为世仇，自缅再盛，无岁不攻之，亦

互有胜负，至万历十三年，始许降称孟养长官司。按，麓川之灭，兆于孟养之入诉，其酋父子相质，膏斧质矣，彼思陆者，以逆子逋诛，潜复奋起，复父祖仇耻，反夺其地，据为己有，虽故封失守，而取偿于仇邻，再领民社者又将二百年，思氏之有后，亦何减莽瑞体哉！是皆未可以夷裔忽之也。

孟养，旧名蒙样。

六慰

云南徼外土官，以永乐二年给铜铸信符，又给勘合如外国，盖例外得之者仅六宣慰司，曰车里、曰木邦、曰缅甸、曰麓川平缅、曰八百大甸、曰老挝，视他宣慰加重。初，四夷馆通事仅译外国，惟缅甸亦设数名，其后八百亦如之，盖二司于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差人俱称头目，惟木邦及缅甸又有陶孟及招纲等名，孟养司又有招八，俱夷称，本朝亦因其俗，不以华音厘正，馆中译字官于是失职矣。

大古喇

大古喇者亦称宣慰，不在六慰中，与底马撒最先为缅甸所并，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诸香，极重古喇水，为真龙涎之亚，其价超苏合油、蔷薇露加倍，意即其国所产耶？又欧阳永叔《归田录》云：西南夷法锦有鬻至中国者，其上织梅圣俞《春雪》诗，真宝玩也，其地即古喇，亦名古剌锦。殆谓是欤？自嘉靖中叶见吞于缅，久不入贡矣。蔷薇露夷言为阿剌吉，今中国人能伪为之，然其芬馥减真者远矣。永乐四年，大吉剌土酋泼的那浪入贡，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剌为长官司。洪熙元年，底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婿跌倒怕莽入贡。此后不复再见。

老挝之始

老挝者，俗呼挝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蒙氏之国，自周后不复通中华。至本朝永乐初年，始备方物入贡，因为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其地在云南徼外，去八百媳妇尚二千余里，为六慰尽处，称中国皇帝为天旺，盖天王之讹也。其俗自来无姓，窃意姬公何等声教，越裳已列皇会，何独吝锡氏耶？其酋居高楼，见人不下，即天朝使客至彼亦然。又酋长每代止生一子袭爵，绝不生女，亦无支子，此土司之极怪者。至万历二十六年，遣使入贡，且请给新印，上允其奏，重铸老挝军民宣慰司印赐之，近闻亦入于缅矣。宣德十年，老挝宣慰司遣使刀揽掌入贡，景泰元年宣慰刀线歹死，其子板雅兰掌者袭职。弘治十二年，老挝土舍招揽章遣使入贡，并请金牌信符。嘉靖九年老挝宣慰招揽章上疏，言安南事状。嘉靖四十四年，老挝宣慰怕雅简章献驯象。然终不晓其何姓。

老挝反覆

永乐二年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人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胡季犛、胡查父子篡逆之罪，请上吊伐。上命纳而廪之。未几，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识其故王孙，皆下拜感泣，则老挝实能于交趾兴灭继绝，其加意邻邦甚厚。及天平归国，胡查兵杀之，上大怒，兴师南征，边臣又奏老挝刀线歹与安南交通，上赐敕责让何也。及交趾黎利第三次反逆时，为宣德二年，南征大帅安远侯柳升卒于军，保定侯梁铭战死，王师大衄，黎利又上表请降，云陈氏有陈暠者，为故主陈日煃三世嫡孙，窜身老挝者二十年，欲立之以事中国，上许之，命罢兵，则老挝又再造安南人也。陈暠既立，已入贡奉矣，宣德三年四月，云南总兵沐晟复奏刀线歹协助交趾，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阅月，而黎利以本年正月陈暠病死上告矣。上以师

老兵疲，遂废交趾布政司，以黎利权署国事，然则老挺反覆狡猾，始终与胡氏、黎氏朋比以侮天朝，真夷酋中之穷奇梼杌也。朝议既弃安南，交人益肆，举兵侵老挝，竟欲郡县之，不意为老挝所败，丧失无算。正统间又举兵攻老挝，杀其宣慰板雅简章，八百夷来援，安南又败归，于是与交趾仇不解矣。

夷酋三公

夷酋得王号者，如瓦剌之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秃孛罗，至近日北虏顺义王俺答之属，皆以穹秩羁縻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于朝，得授王爵，最为异典，然自永乐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盖宫秩之不轻畀如此。惟永乐十一年，封鞑靼夷酋阿鲁台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则直拜三公，且勋阶与在朝文武同号，最为殊宠，又赐以诰命金印金盔鞍马文绮绒锦，又封其母为和宁太夫人，妻为和宁王夫人，俱有赐诰，是时文皇方将讨瓦剌，故褒赏以携其交。至永乐二十年，鲁台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后，宣德间为瓦剌所杀，盖负上恩宠敢逞螳臂，卒致屠灭，而金忠富贵考终，一如勋旧，顺逆之报不爽矣。

土教官

土官以文职居任，与流官同称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职必用朝廷除授，盖以文学非守令比也。惟宣德间，有选贡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人，入监，宣抚苏奏本司生员俱土僚，朝家所授言语不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事例授源教职。上允之，命源为本司训导，盖是时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县学儒生王槟为本县训导，则王文端直子也，时文端正任礼部侍郎在内阁，亦宣德年事，则异甚矣。又土官之设，惟云、贵、川、湖及广西，而广东琼州府亦间有抚黎之

土县佐，若内地则绝无，惟江西赣州府安远县、信丰县、会昌县内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员，土副巡检一员，以土人李梅五等为之，亦宣德间事，从巡抚侍郎赵新之言也。又成弘间赣州之龙南县又设土官主簿一员，则不忆何年间，容再考。

成化间广东琼州府感恩县有土官知县姜鉴。又永乐三年秋七月，刑科都给事中杨弘升陕西左布政使，弘西安人，疏辞不允，则土人任本处藩伯，其后以兵事拜督抚隶本土者，盖不可胜纪矣。

土官承袭

武官袭替例有赀为凭，其纪载生时邻佑及收生妇人甚详，盖防异姓假冒及乞养之溷也。近世作伪者多凭空捏造，苟得金钱，兵部武选司吏胥概为准行，虽奸弊可恨，然仗此为隄防，稍杜争竞，至于土官则全凭宗支一图为据。今惟云南布政司贮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袭替最便，而贵州广西诸土官竟自以所藏谱牒上请，以致彼此纷争，累年不决，称兵构难，而不肖监司又借以收渔人之利，此最大敝事。

外国

华人夷官

弇州纪琉球国相程复，以饶州人为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归故乡，许之，命以相国兼长史赐四品服，以为奇事。然正统元年更有爪哇国入贡使臣，名财富八致满荣者，自称福建龙溪县人，姓洪名茂仔，取鱼为业，被倭虏去，逃至爪哇，为改今名遣充使进方物，今乞复业。上命给口粮脚力送还其家。正堪与程复作对。时爪哇同遣

使臣名郭信，其国王名杨惟西沙，上赐特敕具海船遣回，并以永乐间真腊等十一国贡使附之同行。至正统三年，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俱福建龙溪人，因渔飘堕其国，今殷欲与家属同来者还乡，用良、文旦欲归祭祖造祠堂，仍还其国。上命殷冠带还乡闲住，用良、文旦但许祭祖，盖援洪茂仔例也。弘治十年，又暹罗国通事奈罗自言为福建清流县人，因渡海飘至其国，今使回，便道乞展墓归国，许之。至正德间，鄞人宋素卿为日本国王婿，更异矣。

成化十三年，暹罗使臣坤禄郡谢提素英必、美亚二人入贡，其名美亚者，汀州士人谢文彬也，官拜岳坤，即中华学士。

外夷夸诞

小说载仙居落成，称清宁几千几百几十年，此《齐谐》、《虞初》之说，与道经所云赤明开皇诸年号相类，非实有其事。宋世日本国僧来朝，云其国一姓相传，已千余年，然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国入贡，其移文乃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号，其果为一姓与否，亦难诘问，但如此夸诞，近于戏侮，当时典属国者何以不拒回，想虑失远人之心耶？

也先夸国宝

景帝四年，北虏也先已弑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书朝贡，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华言天圣也，末称天元元年，其纪号鄙俚不经甚矣。书中言：凡受天命，已得其位，尽有其土地人民及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和好，且致意于太上皇帝。帝加礼宴赏，答书即称为瓦剌可汗。时也先气已骄盈，敢为嫚书，几同敌国，然而不言献玺也。迨天顺元年，则也先已授首，太师孛来与阿哈剌知院以上复辟，

遣使来奏，欲将宝玺来献。上谕之曰：“尔欲献传国宝，此意可嘉，但此宝已失真，即真亦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传之宝，亦不用此，其进与否，任从尔便。”北虏自此心折，此后不敢复言进玺矣。然先朝已有之，永乐八年，上谕太师阿鲁台曰：“尔言元氏子孙已绝，瓦剌非有诚心归附，故不献传国宝，自昔尧舜禹汤文武王天下岂有此宝？如必以此为宝，则元氏当永保天位，何至衰败如此？今脱忽歹等回时，遣使偕行谕朕意。”时阿鲁台方强盛，故峻词折之。至宣德九年，瓦剌顺宁王脱欢杀鲁台得其玺玉，遣使朝贡入请献之，上报曰：“王克绍先志，遣人进马，具见勤诚，杀阿鲁台尤见克复世仇，欲献玉玺，亦悉王意。然前代传世之人，历年之永，皆不系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王言！与成、英两朝圣谕虽严婉不同，皆千古卓见。

奉使伏节

工科给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留撒儿马罕者十有三年，至永乐五年，始遣使臣送还安等，因言元帖木儿驸马已死，哈里嗣之，仍帖木儿之孙。上乃命发使往祭，而赐哈里玺书银币，安等仅以原官改礼科，其赏比之苏属国更薄。是时胡文穆、黄文简、西杨、东杨在政府，蹇忠定为冢宰，皆建文故臣，岂愧见伏节之士，故有意抑之耶？

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马儿罕遣使奉表贡马二百匹，其表中颂上圣德光明广大，昭若天镜，又云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然光明。盖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其明光彻照之可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答之。但其国本古罽宾国，与蒙古道里隔绝，何以知彼国驸马事？且既向化归诚，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观周王孙睦□为安传，乃云安奉使时，酋长讽安使降，安叱之，因留虏廷凡十三年，备尝艰苦，知终不可屈，乃以礼送还，并献名马珠

玉以谢。归时以老病乞骸，上赐一品服致仕，仍月给米十二石，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葬。据此则安之宠数厚矣。然考之曾襄敏棨所为《傅安西游胜览诗卷序》则殊不然：安字志道，世为中州名家。太祖方怀远人，乃遣安往使，出玉关八百里，往流沙二千余里，至哈迷哩，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古高昌，又西行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十里始至撒马儿罕。其主与群下骄倨，欲夸其土地之广，遣人导安西至讨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还至黑鲁诸城，计万千余里，凡六年及其国，以终不为屈，遂不遣，至其主死始得还。蒙给禄免朝，又屡出使西域，马哈麻诸国皆入贡狮子名马珍宝，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养，因不复远遣出使。户部侍郎王瀹送安祭扫序曰：公竣事还朝，文皇屡加赏，赐第东华门外，宣德二年追崇先考，封母安人，许归祭扫。是安归后又仕宦出使二十余年，初未尝告老，并无一品服、人夫之赐，死后亦不闻赐祭葬也。睦□过侈其乡人，近陈眉公又因其说而笔之，未及详考耳。

奉使被议

累朝以奉使被谴者不胜纪，即今上辛卯以后，东西兵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职得罪。初火酋横于西北，上用廷议，遴侍从有时名者阅视九边，楚中周二鲁弘禴以尚宝少卿兼御史使宁夏，事竣，荐副总兵哱拜可为大将。拜本降虏，以善战知名，次年镇兵杀抚臣以叛，推拜为主。朝议责周不能先事发觉，谪为典史。甲午年，关白事兴，行人司晋台宪奉使辽东。司中州人，负气而躁，妄自尊大，为抚臣赵楫所怒，尽发其受将领赂遗，至革追没其参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职方主事丁元甫应泰以简命赞画辽左，与督臣邢少保不咸，时给事中泽州人徐涵碧观澜奉使勘功，至则与丁协力倾在事诸文武，军中数十万人皆切齿恨之，遂为朝鲜人所讦，至揭榜指名目为天朝贼臣，约日杀之，丁、徐俱弃使事逃归。己亥大计，丁坐贪，徐坐浮躁斥降去。此数君俱才谞著闻，以出疆偾事，一时同入废籍，且近在七八年间，

皆一蹶不复振云。同时使日本者，有临淮侯应袭李宗城，亦为沈惟敬所绐，尽弃其节印宵遁归，坐斩系狱，后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纪也。

奉使不行

正德初，封占城国世子沙古卜落为王，给事中李贯以次当行，祈于刘瑾得免，乃改命礼部都给事于聪往。甫数日而瑾败，聪上言其故，上仍令贯往。贯至徐州，遇盗剃其发，奏乞俟发长乃行，上许之。贯后至广东托故不行，延至七年不发，乃议令其国人领封册归，贯还京。其被髡真伪既不可知，而抗违君命，贻笑异域，漫不加罪，当时之政令可知矣。

嘉靖间，给事中吴时来奉使琉球国，得旨未行，因疏劾严相，廷杖遣戍，人谓其借题避远差。后起为左都御史被劾，及没后夺谥，尚指其抗疏为规避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涌幢小品

（全二册）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涌幢小品自叙
涌幢说
涌幢小品（上）
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云
洪武昌
明兴偈谶
心事记
梦异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札
照世杯
升赦忠裔
视朝赐食
象鼻岩
用谏掷书
揣隐微
小山泉
好杀必杀
不经之语
建文军令
凯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报效
功德寺
挞虏征应
奉侍虏中
宫妃
山陵彩云
祀庙石函
御膳进素
武皇圣明
王女儿
继统祥瑞
黄衣陛辞
庙池浮物
时玉
芝草
桃降
祥云
西苑农坛
驸马封侯
中宫废立
讹言惊走
康懿被召
对上雅语
海榴罂
购香
买珠
戎服出郊
大阅
御笔题诗

御笔改字
御号
药王庙
献俘
东宫门卫
出阁
圣谕
卷之二
庙号
国号
年号
侍朝
讲读
经筵词陆俨山著
经筵忌辰
讲书职分
讲官互易
不避讳
请教讲官
实录
大诰
永乐大典
大明会典
典礼
承天大志
大礼
两渊
善逐好
大狱
秘书

南院书籍
图书之厄
内库银钱
桐漆园
司牲所
钞税
免税
盐政
白粮
马价
果品
籴贩
开矿
和市
农蚕
蚕报
懿母传《吴匏庵集》
续传
卷之三
国宝
红黄玉
旧玺
诰敕
武定敕
赐札
批敕尾
焚敕
内外制
别撰赦书
颁印

矫刻将印
古印
存问
请封
移封
王官封典
谕祭
优恤
谥
登闻监鼓
奏疏
攻上官
攻大臣
参属官
发私书
詈人不憾
报恩不受
文官嫉媢
韩裴
王谢
吕霍意见
解怨为德
忘怨感德
忘怨释罪
仇怨相遇
善谑
奉师友
师弟子礼
门生天子
通家

巢谷袁炎
死不忘友
鹄粮
旧寮执礼
子畏真心
子畏知己
子与好客
公瑕设像
扮虎
卷之四
都城
都墙
罗城分工
宫殿
南内
梳妆台
演象所
神木
瑞木
圣木
香木
运木
府县城池
城门
权奇筑城
楼阁台
堂
衙宇房屋
弈
琴

钟鼎
铜鼓
人皮鼓
古铜镜
铜拳
铁炉
铁器
陕州铁人
僧取沉牛
铁镬釜
铁棺
攒棺奇绘
挈棺
卷之五
巡狩
拦驾
巡幸关系
母后奉迎
皇太后父母
王府
册封
送亲王
亲王之冤
郡王之冤
楚宗行刑
宗案
宗人入学
郡主侍养
宗人攘夺
二庶人

娄妃
二王孙
凶人一律
叛宗
历代宗室
叶分教
郑秀才
宗禁
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户
九陵
陵祭
寿陵
把滑
少昊陵
尧陵
古陵庙
拜陵
伐墓柏
舅家移茔
土窑
彭祖举柩
古墓
谯周墓
骆宾王冢祀
墓记铭
太保墓石

掩墓
圹对
耻志文
筑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盗
冥婚
寿椁
墓之凶吉
不会葬
方相
羡道刊志
志墓无愧
溢美
大范志铭
楼启墓志
墩
桥
建桥改堤
大堤
堤利
卷之七
开科
御制策问
试录
试额
题石建坊
策题
殿试改期

请改试期
兵科瀛洲真像
会场支费
会试搜检
密探状元
元会
词谶
并赐袍带
伦氏之盛
御笔再改
失中三元
易水生
父子解元
二酉解元
试官
京考
回避
制科盛际
小座主
考试得人
传胪之谬
进士回籍
忠愍名次
辽阳试士
减补坊银
京尹黜卷
名先状元卷
闽中鼎甲
闱中定命
拟题决文

传题
覆试得释
场后口语
代笔
断么绝六
嚼笔
常服入试
各省监临
文武宴
试院
恩贡
武试
进士中制
焚私书
王老陈少
宋制科
冯京
陈氏兄弟
蔡傅进士
进士书榜首
雁塔
卷之八
召问命官
官数
设官
判府
增设知县
停荫
世荫不同
大选诗《许松皋集》

选法
尚书不轻授
本兵
大小九卿
南兵参赞
摄篆
总督总兵
门旗
部属凌压
官名
驸马教习
调吏部
调官
藩臬久任
监司上坐
考选台谏
盐运官
奖县佐
经历清廉
进阶
少仙
坐部考察
废旧规
骤黜
门户
两左伯
增年待劾
白岩知人
品服
武臣品级

参游佐击
龙虎将军
皇亲封伯
土司衔
衙门体统
会议
随朝米
选官图
换职
谬姓
启事
二大
卷之九
使相
唐宰相
真宗问相
内阁
文敏子弟
焦严终始
夏贵溪
郎官不屈
大臣开边
华亭归田
阁臣相构
中玄定论
张太岳
训士
被谤得白
阁衔
亲戚门生免受牵累

阁臣勋臣
世将
鄂蕲学道
韩都督应变
武而能文
秋崖文武
俟命辞秋厓听勘作
梅林手疏
田水月
四少保
陈同甫谈兵
絷献千户
罗汤侠气
谕贼卜珓
博鸡者
吴刘心计
王葛仗义
虎枕不杀
巨贾居间
佐军兴
不喜神怪
豕首
卷之十
讲读学士免考
东宫官
院中老柳
瀛洲亭
二大节
希鬓中允
谈兵荐起

留馆职
馆长
改翰林
南翰林
名帖
大名
坊局严重
翰林前辈
升转
己丑馆选
妙语
良法
好事难干
言不可行
卷帘审视
人心异
卷之十一
韵均
雍政
邓刘相似
丁祭演礼
太学生分教
好秀才
历事
民生
秦屠出入
沙汰罢官
精鉴
天人
持旧制

停告考
免追廪
督学发策
亲行冠礼
重教职
不上名
奏弹靖远
忤督学
不负心
书香窝
教职入台
执盖护行
御倭
材略
赠文
执正存厚
课士
天遣故人
直责主司
救难生子
肥香
辞贡
两欧阳
海征
奇中
胎色
浚泮池
世俗溺人
掾令修志
擒盗

三不宝
公庭诗思
天下第一
自称名
批内官
罚水
代罚
发橐
袖金
禁入试
实效
三司狱传《董见龙集》
卷之十二
兵制
京营
清军
家丁
民壮
土兵
调兵
背水阵
多多益善
词林谭兵
塘报
三军
士戏
败将弛法
射礼三不入
兵器
火器

阵法战法
步骑射
僧慧开弓
纸铠绵甲
甲胄密法
廷杖
族刑
木丸塞口
申文鬼杀
伏气
革鞭夹钱
刑人而笑
鹦鹉堕地
神断
增官寿
年少编发
非法用刑
门客义男
神示扼吭
雪冤解狱
冯小二
同宗二狱
断朱英
呜咽声
支解不孝子
二主事得罪
争田
寝大狱
鬼挠搏颡
雪白

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中官祈哀
岁月正合
试诸生
杖知府
掩金宝
操纵蜀府
都郎中
清主事
林公四知
却馈负税
骑士捧檄
习成节啬
止象凿山
三速六字
投书
二于
叱金忘名
杨太守
神识
王公政教
阳和俎豆
妄捕弃官
藩国两名臣
誓不留食
麾兵抗席
夫妇却金
立应军需
补盗库

救覆舟
双槐
编差
苦里正
编役连拜
鳏巢
请旗牌
增笔画
名宦
生祀
蚤致仕
冢宰有愧
章童齐名
劝父隐居
忍詈
归寿
安贫
藏贤书
知机挂冠
老莱衣
耻扫门
拔发
抗中珰
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亚父用壮
先主伐吴
三谋臣
三召平
两颜子

两廉蔺
两逍遥公
两施全
两王保保
两龙光
两六如
两小友
两傲弟
两烧尾
两大索
两岘山
两吴兴
两天台
两孤山
两富春
两太岳
两水晶宫
两淞江
两湖
两尚书
两海运
两降夷
两大界
殷浩悟空
告反
褚遂良被诬
萧颖士才识
饤座梨
定命
取幽州

南使折虏
钦宗札
不学虱髯
宋用李纲
渊圣之酷
大劫运
钱俶
生他郡
辟幕客
简肃心事
王苏
上疏仰药
刺客同异
石大门
辞集乐
坤为金
教官全城
学正抗敌
五日受用
救善类
临安三学
大盗藉口
乡官多口
均田
揭帖
绪帖
客问
条议自序
驳宦户贴银一款
曾有庵赠文

先兆
卷之十五
天文
帝车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电
祈雨法
藏冰
雪报
雪篷
蜀雪
雪三色
望气
节令
月忌
律灰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县异同
地名支干
地名训义
五岭
渡泸
朐忍
息壤
息壤辩
编户
椓船

新丰南迁
洞天
白路贯顶
火井
幔井见月
圣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脉
山池船
虾池
石潭
峡岭山洞
崇阳洪
石油
周公庙泉
温泉
灵泉
甘泉
咸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石名
奔石
磬石
津石
石妇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怪石
庙石
田州石
南宫旧物
石碣
石箭石鲸
石光射人
石人赌钱
石青
文石
献石
端溪石
社义立石
无字碑
癸巳碑
韩文公碑
汾阴碑
仆碑起立
仆碑生杏
勒石题名
禁立碑
诘龙浮碑
掷碑熄火
挖碑
碑神
供御槟
白绸帐
人舆
织锦札

习套科禁
告示
京师老媪
施钱
卷之十六
圣表
启圣祠
易主之始
圣称圣裔
厄台
占鼎
游海
翔鹤
仙迹
曾孟
配享孟子之始
宫墙修礼
夹室塑像
黜从祀
为学两端
多目星
得水解毒
宜楙神
学者归宿
陈白沙先生
王阳明先生
庄定山先生
后渠评品
荐贤
邪正

李卓吾
黄叔度二诬辨徐应雷著
权臣受枉
阁部争权
涌幢小品（下）
卷之十七
罗先生
唐先生
吴先生
沈镜宇先生
许敬庵先生
钱澹庵先生
李临川沈继山二先生
丁石台吴平山二先生
先辈
彭泽舣舟记
断维
槎捧
修民敬
往役
笃行
高行
辞钱
引发
不食官米
酌水
真我
儒宗可儿
占地
散家财

陈湖道士
道化恶人
忤子心动
竹轩
偿金
全税金
致寓物
免祸
与伞
报谢
酱杨
步皇城
清计簿
处士
山游
截头尾
酒禁
头脑酒
醉龙虎
清欢
醉后诗文
趣击贼
新挂教范
绘图私谥
酒趣
大噱
八崖
酒喻
浃洽
饮会

贵人持斋
心口
卷之十八
精经史
士夫守礼
啖助解义
史名
班史
唐史记
宋史
不列监修官
史难信
信大节
袭影
儒禅演语
训注
字法
通典有本
撰记
文选
韩文
苏文
浙文
焚枕文
叙文首尾
启戏
文字简古
文冗长
文照顾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皂隶
忏悔
换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万姓编
志录集
书名先取
书已先做
古板不可改
碧云騢
正杨
文人喜憎
字义字起
名义
字义异同
事起
名姓字号
称谓
农丈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
街次对揖
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宫

城隍
景惠殿
帝王庙
尧庙规制
孔庙
祭用常服
不领祠祭
许庙祭田
蟓矶
萨法官
苻神
飞天神
钟葵
猿仙神
霍庙池冰
舞阳侯
卫公生日
河神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护
诗镇
刘忠宣免难
陆庄简风火
济风救难
神人救厄
辞请威灵
黄冠授药
神示

神儆
断狱
却羡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计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为神
石吞为神
神灯庙
丹台记
神惠记
神术
蒋侯授矛
朱书
假神
假妖
精爽
避正人
役鬼
鬼道姓名
鬼报恩
鬼怪
冥狱
冥司牌
卷之二十

关云长
岳武穆
文文山
文陆二事
于少保
责备
海忠介实际
死水拱立
忠魂助战
江涛得完
魏公有孙
袁氏全家死难
孝童
代父饮鸩
青天歌叹
船灰涂颈
祷泉灌田
和盗诗
梅高报母
未尽之禄
见星斗
孝愤
万里寻亲
庐墓
工人孝义
节妇给粟养子
二沈妻
媵奴死节
节妇涌江
母丧不嫁

大饥甘饿
伏毒食醋
守节自信
节妇胆识
求见不得
芝竹
三尸绕门
双烈
愍贞哀感
丐妇投桥
义门
义友
义姻
义仆
书仆书佣
仆惜字纸
卷之二十一
父子
父子与庆成宴
三及第子
两翰林父
同居异室
学士少年牧豕
贤母
严母
贤继母
三柄臣母
钱袁二母
兄弟
刘李有兄

忤兄请罪
敬兄之怒
兄弟贤贵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远甲科
兄绐得归
义姊
妇人知兵
女将
妇人有须
贤夫人
乔刘二妾
长爪妾
喑妾
姊妹继娶
妒后化龙
妒妇
爇衣
妻妾投缳
妾祸
家庭之累
善处侄仇
子孙
多子
无子
乞养子
附异林记二则
并产
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铭
赞词有本
谢太傅赞
笠屐图赞
无庵赞颂
恒岳图赞
蚝山连房
河畔雪
宋祖凌歊
十幅红绡
杀妓百诗
慰童仆
丘道源诗
王梅溪诗
桂下十二子诗
象棋诗
刘后村诗
谢方石悼诗注云：甲寅亡去诗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韵。
项庙诗
白樱桃诗
香入云诗
双头兰诗
瑞榴诗
竹生室中
石碑诗
伯言应制
诡谲秀才
赋诗言志
野叟诗
诗句

祝融口号
遇李全诗
大明易览
中兴诗
走马灯诗
俚诗有本
赠内一联
诗谶
华空尘
集杜诗
夏忠靖诗
处士和韵
国贤诗
作诗送券
王翰土
鸡伏雌
猛虎行
小国引道神
季方小西湖
石东梦思
四喜添字
谑诗
秋蟾诗
丐诗
怪诗
诞妄
赋
游客酬缣
书家之祖
曼卿大书

草书第一
伪赵
书法论
扇上山水
幸蜀图
村梅
毛理浅深
元章来去
墨梅
常国宝
逸致
似王韦
宝谟
鹰马
梅蛇
好谭
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兴复旧窝
太乙数
石蟹
龙驹
蛙鸣
宝山
巨儒之象
脢庵
甲乙之料
祷兆
肄器修祀
书院燕巢

阁额
谣乩
拆字
赠砚钱
堂上金紫人
蹇太师父子
木龟
际昌时
神人纸署
高沈徐先兆
李姬
五曲异人
行通神明
纪梦
梦泉
判土地
梦真
索命
梦韩
访故址
傅佛
登龙门
梦剖腹
神人送诗
弹击汪鋐
星鈇
梦桃
鹰禽入窗
虎迹龙风
江夏来

梦兆相同
五老人
祸淫
衡山君
馆宾爵位
大司马前驱
大士题绢
梦墨
还环
铁桦
十八尚书
薛公剑
触舟沉香
梦之真幻
吕翁梦
梦报
神对
位不副梦
道人携手
施药
农占
瞽术
卷之二十四
百寿
宰相具庆
母寿
三世高寿
大臣寿考
寿而死难
前身

仙侠
严阁黎
丁友鹤
张明经
侵邻居
薛满八
供养报德
樵阳子
三生照水
白李
夙慧
升座词辨
遂初老人
神童诗
鸡声诗
莲池黄花
韩五泉
士荣议论
染巢鹊
捷对
公车有名
袁氏神童
识难字
书大字
异林记
大年
卷之二十五
御药医
性药名言
太医用药

禁狱
医民
用时文
书蝇
本草
灰性
医不治老
寒疾免祸
热疾得宝
奴婢疟
掐瘤
膊字
指纹
性病
二国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书行人
病举人
星相堪舆
无生日无相
庚甲相同
鹤雏
李口许头
官太师
高低眼
识张罗峰
侍郎鼻
形似
神术

长人
资表不足恃
尼山龙虎山
橛维樟锁
照天烛
狸眠
天马山
虾子
预卜佳地
墓水祸福
崇明三沙
礼部井
土龙
八卦献地
抔土善祥
不可求
卷之二十六
山
漏陂
泗源
汶源
济源
泉源
河
江
江上滩险
渎
祭海香云
风报
海舟

海塘
海沙
海井
海钱
浮提异人
琼海
杭潮
珠池
渡海
普陀
卷之二十七
胜游佳境
梅丈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
木
松柏圣迹
仙果树
神楝
水檀
柿石
射树
绿衣乞命
竹
草
杂品
甘露
嘉禾
状似

云雨
鹤兔
獭祠
犬逐通判
三巨人
物异
色异
水旱
地震
山崩
血涌
都城大水
卷之二十八
蒋山佛会记《宋潜溪集》
跋《蒋山法会记》后
又云
又
传衣《郭青螺集》
袈裟
五铢衣
三教
小佛像
大士涌出
佛牙
布袋
遗蜕
长耳和尚
愿得地
舍宅之始
两京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门风水
戒坛兴废
翔鹤
造塔
水墨罗汉
群飞蘸油
百尺弥勒
马房灯光
誌公砖塔
刮金
罗汉化米
麻衣书字
狮岩
龙湫
体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缘问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帐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胁
金氏青莲
胡御史僧异
痴和尚
拳棒僧
达观始末

枭秃像
僧假王子
商丐
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发冠仙师
石函
庐山老人
吴翁
泥人生须
蜕骨
判官精
水仙
独孤吹笛
李金儿
白鹤仙
三大事
白衣道人
逢吕仙
卧木
刘罗陶仙游
山子道气
一字散
开瞽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土饭
全真教
醒神
符箓
引儒释
老君像
卷之三十
虏众来归
职官走虏
路河
抵捐金
壮夫
虏款赏恤
虏势日分
赐经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与虏角射
烽堠
报功之弊
西南夷
杨安地界
兵兆
寨镇
属国
差往海外
占城
日本
王长年

马勇士
倭官倭岛
东涌侦倭
筹倭
平倭
卷之三十一
鹤
群鹊招鹳
燕巢
鸟之属
鸟田
白鹿
异兽
狮彖
犬
虎
牛
生善道
两牧犊相卫
相牛法
牛禁
猴
猫
豕
兽之属
龙
龙凤名状
猪龙
龟
蛇

毒食
鱼
冰井鱼
神鱼
进鲊
杂物
蝌蚪
物理
卷之三十二
陈三将军
谕贼
县令讨贼
流贼
振武兵变
郧阳兵变
黄梅盗
哱贼先兆
盗儆讹传
妖人物
假番物
丐贩
长至警报
方士
僧道之妖
妖党
除妖
吴建
小匡
跋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涌幢小品》三十二卷，明朱国祯（祯一作桢）撰。国祯（？—1632），字文宁，号平涵，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政治家。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祭酒，后谢病归。天启三年，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遂为首辅。为官正直，反对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魏视其为“邪人”（见《明史》本传），最后还是被魏党羽李藩参劾，只好引疾求去，于崇祯五年卒于家。为政期间，力主减轻农民负担，曾提出均田便民主张，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却引起豪族劣绅的强烈反对，以致豪绅率近千仆从欲焚烧国祯房屋，国祯亦以此得罪。

据作者自序，他原想把本书写成洪迈《容斋随笔》一类的学术笔记，但写下去却发现达不到这个要求，遂定名为《涌幢小品》。他在《涌幢说》一文中说，他构木为亭，上有六角，如石幢然，可随意卷舒，择地安置，仿佛从地中涌出一样，便将在此亭中写作的笔记命名为《涌幢小品》。

朱国祯对明代历史十分熟悉一，撰有《皇明史概》百二十卷。他虽非史官，但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可以看到许多皇家档案史料。因而本书所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翔实可靠。通观本书，举凡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领域，都广为涉及，蔚为大观。若加细分，如朝典制度、职官兴替、典狱诉讼、科举学校、户籍人口、少数民族、盐铁钱粮、农民起义、自然灾害、宗教问题、邻国外交、抗倭战事、典籍沿革、诗文评述，乃至山川胜迹、花鸟鱼虫、动植矿物等，门类众多，无所不包。其中有些记录，言之确凿，具体生动。如

卷二十七记嘉靖三十四年山西、河南、山陕同日大地震，为害剧烈，悲惨万状，死亡之数，仅奏报有名者，即达八十三万多人。又如卷三十记嘉靖年间胡宗宪平定入寇江南的倭寇，篇幅集中，条理清晰。凡此，皆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当然，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妖鬼怪异、因果报应的传说，要之，亦可据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民间风气。《四库全书总目》在肯定该书“在明季说部之中，犹为质实”的同时，又疵其“贪多务得，使芜秽汩没其菁华”。其实，内容赡备，包罗宏富，正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现今可见本书的版本有两种。一是收入民国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的明刻本；一是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二年刻本。二本虽皆明末刻本，但在文字上尚有一些差异。经对勘，天启二年本缺佚、错讹皆较另本为少。遂以天启二年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改动之处，不出校记。

涌幢小品自叙

闲居无事，一切都已弃掷，独不能废书。然家罕藏书，即有存者，纯甚，不善读，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诡卓之调，闳深奥衍之词，即之如匹马入深山，蚁子缘磨角，恍惚莫知其极与乡也。惟浅近之说，人所忽去，且以为可弄可笑者，入目便记，记辄录出，约略一日内必存数则。而时时默坐，有所窥测，间亦手疏以寄岑寂逍遥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东》、《西京》之后，别开一调，后之作者，纷纷皆有可观，而唯段少卿、岳总领最为古雅。至洪学士容斋札为《随笔》，数至于五，下遍士林，上达主听。我明杨修撰、何侍郎、陆给事、王司寇，扩充振发，别自成书。此皆以绝人之资，投山放海之客，为野蔬涧草之嗜。虽畸杂兼收，若无伦序，而中间根据条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袭口吻以乱视听者比。其意微，而其致固已远矣。余之无当明甚，然千金之鼎，乌获可举，孺子亦奋臂也；大牢之味，王公能羞，田畯亦垂涎也。执笔自韵，仰视容斋，欣然有窃附之意焉。间示一二馆师与儿子辈资谭谑，题曰《希洪》，昏眊之余，理耶棼耶？澄耶淆耶？皆不自知。蔓花舒笑于名园，蛙部鼓吹于天籁，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将使人有优孟之诮。会所创涌幢初成，读书其中，潜为之说，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犹然杂俎遗意。要知古人范围终不可脱，非敢舍洪而希段也。虬庵居士朱国祯题。

涌幢说

犹之乎寓也，而性好动，动则东西南北无不之矣。动而迂僻，无所谐，顾好寂，寂则烟霞泉石无不守矣。寂而冥心未透，县解实难，计必有所寄，寄则形影神情无不适矣。抚孤松而结庐，寻云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适其适，是未易言也。惟鸟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与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为号。此非佛氏之说而朱氏之说也。盖求其所谓结与泛者，皆不可得，则姑以意起焉。拆木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窗四，锐之若削，覆之若束，垫之若盘。纳凉则随风，映目则测景，收胜则依山、依水、依竹树，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择便而张，出没隐见，如地斯涌，俄然无迹。或曰幔亭，或曰云峰，或曰海市楼台，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齐一切，并取残牍，缀而补焉。非经史，非禅玄，亦非谐稗，用炙我口。以为异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为残瀋也，而郇厨所未罗，盖亦古者游戏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废退者以逃虚为上，忘机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为怨尤，为夸诞，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著也，则曰涌；涌不可幻也，实之以品。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办也。合奇与大，前人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蝉鸣于高秋，菌发于积腐，然乎自然，成其为涌而已矣。己未年八月，题于黄洋墩之品水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涌幢小品

上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卷之一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龙凤年号。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为吴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对省臣云：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上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至十一月，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五色云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军士剽掠。有亲随知印黄某取民财，即斩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如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由此观之，诸书所载灵异，要必不诬。而上自制《西征记》，尤为照灼。太平阵上之龙，石灰山伏兵之雨，皆应之俄顷间。班彪曰：“神武有征应。”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会稽县东门外。社有迎桑神祈赛者，暮

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诟曰：“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神虽土偶，可男女混耶？”悉为击碎。社中恶之，相讦，以为名犯年号，达于京师。时高皇初定鼎建号，问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兴之兆也。”赐名有恒，赦之归。有恒至钱塘西溪，乐其土风，曰：“吾终不可与乡人处。”遂家焉。再传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会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随父赘杭，误也。襄惠名钟，号两峰，继室魏氏，萧山文靖公之女。公三丧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涛，皆其出。澄举人，涛承荫。

明兴偈谶

小史谓志公临殁为偈，大字书版，示吊墓之人，作小篆体。偈曰：“若问江南事，江南事有冯。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兴。”一时名士，皆不能解。或曰：应在五百年后李昪亡国。人以鸡犬解酉戌之说，南北为曹潘屯军之应。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冯”，冯者，诸冯也。圣人生，诸即朱，寓其姓也。酉属鸡，“乘鸡”者压鸡之上，为戊申，太祖登极之年也。戌属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子位也。“秉夜灯”，元主夜遁出建德门以去，建下为安，德为仁也。“东邻”指张士诚，“阙”者，灭也。灭士诚，即取中原也。“随虎”，金陵龙盘虎踞，神龙盘结而虎为之先，若随其后也。“遇明兴”，显然建国大号也。其为我太祖之谶无疑，而岂区区一偏安亡国之主足云哉！志公族姓朱，塔于钟山下，太祖卜其地为孝陵，改塔于东十里，即今之灵谷寺是也。又于鸡鸣山建寺祀之。传有閟刻预谶，意者太祖其志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缘，殁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心事记

元顺帝时，张翥在翰林，夜梦诗二句云：“羯漠夷疆天暂醉，凤阳君主日初明。”翥惊异，遂谢职，南归广陵，作《心事记》，记此梦。

梦异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楼午寐，梦异人遗以良药，尝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体，延年命。”卜之曰：“当得达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顺壬申生，少于太祖四岁，嫔时年已二十一矣。艰难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渡江，连生懿文皇太子、秦王、晋王、文皇、周王。文皇初生有云龙之祥，后甚异之。后尝梦微时携诸子在旷野间，卒遇寇，至皆红巾，甚恐。适文皇牵一马至，扶后上马，自跃从马，仗剑殿后，寇皆辟易惊遁。而前有幡幢来迎，须臾布满，天乐齐鸣，而太祖马亦至，相与联辔徐行。独文皇从后，顾视太子诸王皆不见。

沐公生本

世传黔宁王英为太祖外妇之子，而王弇州以为非，曰：“帝长于

英十五年，当英之生，帝方贫窭，安从取外遇？”是则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年四十八，其年圣寿已六十五，则帝长于英实十七年。真龙年至十七，壮矣，外遇而生，理或有之。弇州起于富贵，却笑贫人决无外遇，要不尽然。至太祖从军，已二十五岁。其年孝慈皇后作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连五年又生四子，过此方诸妃有子，而孝慈不复生矣。高皇之晚婚，亦自来创业之君所无也。夫高皇诸大功臣未有兼文事者，独中山王颇近诸生，盖感发于高皇之训。而英与曹国李文忠以绝世雄才，又雍容好学如文士，自非高皇龙种与亲姊之子，能然乎？

御札

太祖赐臣下御札甚多，如中山王、宋学士者，勿论。方驻驆徽州时，御书一札赐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阙歇马，偶遇万宣使至，动问，说称‘星原翼，田野辟，黎民乐’。拆开赍到公文，内云修城事理，军民人等，甚是。极得其当重务，出积粮储，从其与便，勿使我多忧。途间亲书不备，寄书人朱。枢密院判汪同阁下。”同子孙宝藏于家。学士程敏政偶得伏读，因题绝句云：“午夜虹光烛斗寒，民间惊得御书看。当时未定君臣礼，想见高皇创业难。”成化甲辰，毁于火。

照世杯

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贡。

升赦忠裔

太祖于福寿，不但庙祀旌表，且官其子陈龚为德州同知。坐事当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仆少卿，改两浙运使。坐胡党付狱，赦居云南，敕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视朝赐食

太祖每旦视朝，奏事毕，赐百官食。上御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膳案后，以次设馔。食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率以为常。二十八年，礼部言“职事众多，供亿为难，请罢”，从之。盖是时元功宿将俱尽，积日所费不赀，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岩

陶凯陪便殿，高皇从容问居地形势，凯以象鼻岩对。且曰：“臣乡人张竹屋题曰：曾入苍舒万斛舟，至今鼻准蘸清流。君王玉辂催行驾，安得身闲伴白鸥。”即令人刻于岩壁。一日，上御五凤楼，工部进吞船之技，群臣侍观，众皆以见吞对。凯见独不然。上问之，凯曰：“臣惟见绕船走耳。”上疑之，以及于死。凯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数之难逃如此。

用谏掷书

《韵府群玉》，阴时夫所集，太祖时时取观之。解缙谏，以为此兔园寒士之笔，所见者陋，非帝王所宜观。遂掷其书不复顾，而御制《心经》等书皆成，缙之受知深矣。

揣隐微

太祖神圣，凡进见者，于容貌词气间，多能揣其隐微。有杜安道者，持镊刀，随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宴，未尝暂违。性慎密不泄，动有法度，遇要官、势人，如不相识，一揖之余，未尝启口。上甚信爱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将军蓝玉等帅师二十万北征，由大宁进至庆州，闻虏主在捕鱼海儿，兼程而进，次游魂南。道无水泉，军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鞑官观童营内。忽闻声如炮，玉使人视之，则四泉涌出，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余流溢出如溪，众咸欢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上尝梦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涌，适与梦符。

好杀必杀

有轻天下人而好杀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杀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冯道，谓天下人皆可轻；太祖少经离乱，奸盗害人，谓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经之语

姚恭靖以名僧从文皇，天意也。《鸿猷录》谓恭靖先知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说，遂请于太祖得之。太祖威严，即父子间，谁敢说一字，请一人。又典故中谓太祖御西楼决事，马皇后从后，常潜听之，如闻上震怒，候回宫，必询今日处何事，怒何人，因泣谏：“正可积德，不可纵怒杀人。”太祖从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气象，马皇后何等贞静，茹素救一宋学士不能得，而敢尾太祖退言得失耶？又《剪胜纪闻》言，太祖御膳，必马皇后亲进。一日进羹，上怒掷其瓯，中后颈，微有伤，后色不动，收之更进。此荡子打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敬慎，马皇后何等庄重，而狠渎不伦至此耶？

又《剪胜纪闻》云，徐太傅追元顺帝，将及之，忽传令颁师，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驰归，告帝曰：“达反矣！追兵及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归必有变，乃留兵镇北平，而自引兵归，驻舟江浦，仗剑入谒。帝时方震怒，宿戒阍吏曰：“达入，慎毋纵之。”达既入，未见帝，自疑有变，乃拔剑斩阍吏，夺关而出。帝因使人释其罪，令内谒。达不允，于是帝不得已，枉视于舟中。达因进曰：“达有异图，不在今日。虽曰晚矣，然吾临江鞠旅，亦能抚有江淮，顾弗为尔？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筹之熟矣。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以归，将曷治焉？天命在尔，已知之矣。顾达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结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与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开建德门北遁。又五日，太傅至燕，填堑入城，报捷，留镇经理未下州郡。逻骑至古北口，寻与平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陕西，平章出蓟州，追元主。平章克开平，还至柳河川卒，李文忠代将。太傅在陕西，张良臣降而复叛，围之数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强，太祖委太傅独当之。间以久劳召归，寻佩将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应昌，元主已殂。太傅一败王保保，再出师败归。终王保保世，太傅未尝离陕西。比保保死，太傅稍宽，从燕王北平，从容练兵，不复出塞。由此观之，太傅终身未尝一当元主，且及少主也。太祖威严，太傅敬慎，一出入，一号令，必且咨禀，平章敢驰归，太傅敢擅还军，甚至突入禁门，斩阍吏，夺关而出，坐龙江舟，胁圣驾自临耶？齐东之语，莫此为甚！

建文军令

小说中谓文皇靖难，建文有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故文皇阵中诸将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时，固已削属籍矣。其后建文或有此令，以示亲亲之情，而军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槊垂及，有龙申爪拿其臂，马蹶而止，叹曰："真命天子。"后文皇问曰："马不蹶，如何？"对曰："欲生致院长耳。"又所乘八骏，战于郑村坝诸处，皆中箭，为左右所拔。可见矢石交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体，亦岂南朝之令，射马不射人，而诸将及军士拣择而射，不敢一矢加遗耶？况文皇是时杂诸将中，震荡出入，百死一生，谒陵痛哭，危险可知。而朝廷易视，中间不无坐失机会。要之，皆天意也。

凯旋之盛

永乐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来降，赐名金忠，封忠勇王，随入京。十一月戊寅朔，驾次怀来，在京诸司遣官迎见。辛巳，驾入居庸关，边军、京军，左抵宣府黄花镇，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满极目。是日天气清明，上服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五掖五哨军四十万，疏队左右夹护。时上已年六十四岁矣，按辔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阗焜耀，连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缁黄耆

耋，四夷朝贡使，骈跽道左。驾至，欢呼万岁，声震天地。忠勇王在后，于马上遥望，顾谓所亲曰：“今日真从天上行也。”次龙虎台，赐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群臣毕贺。以前莫如唐太宗为秦王时，破擒窦建德、王世充，自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将随其后，铁骑万匹，甲士四万，前后部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梦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陈真、陈假，引奏。上喜符梦，俱擢知府。真，福建将乐人，有循吏声。

召治水

汪宗孝，歙人，有义概。受廪，独好拳捷之戏，缘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已更自檐下屹立，不加于色。偃二丈竹水上，驱童子过之，皆股战，则身先往数十过，已复驱童子从之。诸鼓舞、木熙、跳丸、飞剑之属，见之赧然自废也。万历丁未入京师，至芜城，痁作，梦文皇遣缇骑召使治水，引见殿上。文皇貌甚伟，长髯垂膝，左右以奏牍进。文皇推案震怒曰：“复坏我东南百万民命，奈何！”宗孝顿首言：“臣书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离子舍。”文皇色不怿。有皂衣人长跪固请，乃已。宗孝还，其年淫雨，三楚三吴，沉灶产蛙，人相啖食，恻然心伤之，病革不可为矣。

械僧报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于官，积薪欲自焚请雨，举火而走，获之，发龙门充军。久之，脱归，得一铜印以献，辄沿街大呼，谓所献乃紫金印，复有金锁甲在泰山之巅。逻者获之，法司坐妖律当斩，时为正统二年。上览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复原伍，后遁入虏，蓄发辫结，居伯颜帖木儿帐下。驾陷虏中，伯颜夫妇致敬，僧有力焉。终不自言，上亦不知其故也。

功德寺

《四友斋》云，京师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也。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英皇即位，尊祖母张为太皇太后，母孙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贤明贞肃，仅宣德中，上奉侍谒陵一次。正统中，检饬宫府，优礼大臣，知王振之奸，几欲赐剑，称女中尧舜，宁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三宿之理？况国朝家法至严，除山陵外，从无有后妃出幸者。即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举朝力争，而况于后妃？此必僧寺张大孟浪，留此不根语，而袭而书之耳。

挞虏征应

英庙原有挞虏之志，神武征应甚多。一夕，梦也先稽首请罪，故己巳之役，实有所恃而行。王振窥知其素，赞成之。后陷虏，不被一矢，天颜穆如。坐玉台，群虏环视，一虏来犯立仆。也先骑而来，堕

马者三，慑伏。有一马噬人，不可近，试以进，蹲伏，英皇坐之，夭矫如龙。虏大惊，益敬礼。也先叩头称臣，以至送归，果符梦中之兆。

奉侍虏中

广南卫军夏福徙辽东广宁卫，正统五年，为北虏所获。福解诵佛经，虏酋以女妻之。英庙北狩，福随侍虏庭，升千户，历升指挥佥事。后入贡，往来不绝。天顺元年，英庙召至，赏赉极厚，升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福奏愿留京师，未几挈家来奔，复改广南卫。至是年老，乞以孙昊代。兵部言福不由军功，例不当袭。上以福有奉侍劳，特与之。盖是时袁彬等随侍最效劳，而福则先为虏所获，用事输忠，且能归正，尤可嘉也。

宫妃

去吴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询之县人，问名起之义，皆不可得。后考之，则宪庙选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应。女发素种种，不盈尺，过平望二十里，一夕，发委地，可长八尺。入宫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寿王，贻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负贩菜市中，即授锦衣卫指挥同知。

山陵彩云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册立孝宗为皇太子。颁诏至南京，方迎入，忽见孝陵山顶拥起彩云，至开读后方散。时钱文通溥掌南院，作《祯

应颂》以上，纂入史馆。

祀庙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马文升等言，岳镇济渎等祠庙，皆有前太监陈喜及奸人邓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符篆，中贮泥金书道经一卷，又金银钱数枚，诸色宝石十数颗，五谷各一升，似为魇镇之术者。每祠庙，又有先帝遣陈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窃观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灾伤，则致祭岳镇海渎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闻用外官撰文，内臣往祭者。况石函魇镇，世无此理。今常恩等已正宪典，其石函石碑尚存，于先帝圣德，恐不能无损。乞令所在有司毁之。凡函中所贮者，各遣人验实进缴，以灭其迹，抑以杜将来之渐。从之。

御膳进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禄寺知之，在京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谕各衙门，今后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赐之类，俱依斋戒事例，悉用素食。礼部议谓，光禄寺各项供应，上有两宫之奉养，下有四夷之宴赐，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从事，揆诸事体，殊为未便。且进素在祖宗朝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但其间又有不容已者。迩复闻有旨，令进素之日，所用膳内猪、羊、鸡、鹅时价银数，各封寄藏库。臣等未敢仰窥圣意所在，伏愿明诏光禄寺，凡寄库银两，就以补助缺乏，今后一切供应，俱令随事撙节，则仁心益广，而圣德益崇矣。上纳之。

武皇圣明

武宗南巡，姚镆为山东布政。朝见，上奇其状貌，独中官不喜。御驾黑龙舟被触，上惊问为谁，对曰“姚布政”。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释不问。是日，镆驻驿中，实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谢。上曰：“偶触何伤，去，去。”武宗明圣如此。

王女儿

武城中卫军余郑旺有女名王女儿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进内。弘治末，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进，山为言：今名郑金莲者，即若女也。在周太后宫，为东驾所自出。语浸上闻，孝庙怒，磔山于市，旺亦论死。寻赦免，至是又为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王玺觊与其厚利，因潜入东安门，宣言国母郑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东厂执以闻，下刑部鞫治，拟妖言律。两人不承服，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以请，诏如山例，皆置极刑。

继统祥瑞

世庙在藩邸，不独诞年河清三日而已，显陵龙冈旧断，土脉坟起，仗下小儿，暴长数尺。既登极，南山有凤凰之声，华村产麒麟之种。

黄衣陛辞

己丑四月，世宗梦黄衣者数人陛辞南行，其势甚速。次日，语阁学杨一清，对曰：“黄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满。数日为大风雨飘入海，尽死。是时上方励精图治，故见梦，且能消弭云。

庙池浮物

河南怀庆府济源县道士宋本澄，进红线彩被二，花银瓶一，云济渎庙池内浮出，赐钞六十锭劳之。其池时浮出银币借人，如期而还则得利，不则祝之不复出，且至亏折矣。

时玉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赐时玉”之谕，尚书夏言等作赋以献。当时若雨雪之类，皆因祷而应，故张皇乃尔。后有秉笔修国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诏采芝，宛平县民得五本以上，御医李果以玄岳鲜芝四十本进。三十六年九月，礼部类进千余本。明年春，鄠县民聚芝百八十一本，为山以献，内有径一尺八寸者数本，号曰仙应万年芝山。四川巡抚黄光升进芝四十九本。十月，礼部类进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医黄金进万寿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为之。

宋政和五年，蕲州产芝草遍境，计黄芝一万一千六百枝，内一枝色紫，九干，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后忽获一桃，左右视，或见桃从空中堕，上喜曰：“天赐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复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谕礼部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于是群臣上表贺，上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各手诏答之。

祥云

嘉靖十八年，册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云见，径二丈，形如龙凤，然卒有己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黄子澄进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时，五色云见，与韩魏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云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裕邸竟为天子，开隆万万年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梦乘紫云来，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义，收宋三百年养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云见，死节不辱。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义士，国之麟凤，岂羡富贵福泽哉！

西苑农坛

世宗立农坛于西苑，耕熟地五顷七十亩有奇。岁用农夫五十人，管农老人四人，骡夫八人，日食口粮三升，太仓开给，仍复其身。耕畜一十六头，御马监仓给以草料。其农具俱出之内官监，五谷种子，顺天府送用。仓廒、农舍、牛房，工部盖造。每岁户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获纳之恒裕仓，以备郊庙之粢盛。拨太仓军斗三十人守之，岁终，户部奏报其出入之数。

驸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驸马崔元为京山侯，礼部以本朝无故事为言。上曰：“永乐初年，驸马王宁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言无故事？”岂世庙之深谙故实，抑崔及左右密进而见之诏旨耶？然永乐中，驸马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数人，不止于王宁。礼部以无故事为言，非欺妄即疏漏。当时尚书为毛澄，其不触怒抵罪，幸矣。

中宫废立

世宗笃于伦常，嘉靖元年，立皇后陈氏，八年崩，谥悼灵。立顺妃张氏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废。越十日，立德妃方氏为皇后，张后以十五年薨，用废后吴氏礼葬之。中宫之废，非小事也，中间缘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无有及者。岂宫禁事秘，非外人所得与知耶？余童子时，一老儒为言，张后之废，实由张延龄兄弟。世宗方以昭圣初年裁抑章圣愤甚，而延龄故多怨家，为人所讦下狱。昭圣急，因上生子，谕来见致贺。上辞之，再谕再辞之。益皇急，托张后为言。后方有盛宠，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传上云延龄事将就罢。上已怒，谕阁臣，谓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发。及闻后言，大怒，即褫冠服与杖，明日下令废黜，延龄竟坐死。考之史录，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耶？其亦齐东野人之类耶？世宗以母后不顾燕婉之好，诚刚诚孝，而张后之不幸已甚。昭圣此时，其又何以为情？夫昭圣在孝庙时，专宠骄妒，致孝庙终身无他嫔御，养成二张之恶。武宗立，母族甚见疏外。昭圣默默，已不能得之于子，胎祸极于世宗，所存者一虚名耳。孝宗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耶？

讹言惊走

嘉靖己酉春虏警，抚宁侯朱岳、英国公张溶、西宁侯蒋傅、惠安伯张镧、锦衣指挥同知郑玺、佥事孙堪，偕给事中杨允绳，于阅武场比试应袭官舍。玺忽报讹言云："虏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惧而走。允绳以闻，诏责玺讹言惊众，褫职，岳、溶怯懦损威，革坐营管事，傅等不能规正，各夺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棉为工部尚书，世庙御便殿召公，顾视，奇其状。明日，公疏节财用，省营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对，其父亦尚书，非俊子也。上颜乃霁。然则上于见素公终有不释然者矣。

对上雅语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丰城，大宗伯李玑应声对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有张华、雷焕，物有龙渊、太阿。"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真宗问云："卿乡里谚云：'井深槐树粗，街阔人义疏。'何也？"沂公对曰："井深槐树粗，土厚水深也；街阔人义疏，家给人足也。"真宗善其对。

海榴罂

世庙初年，勋辅诸臣同游，赐画扇，有木刻海榴罂坠子，可寸许，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绝巧也。

购香

嘉靖四十年，宫中龙涎香悉毁于火，上恚甚，命再购。户部尚书高燿进八两，上喜，命给价七百六十两，加燿太子少保。实火时中人密窃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贿购得，因圣节建醮日上之，大称旨，加赏。盖内外之相为欺蔽如此。未几，广东进龙涎香至五十七斤。

买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黄玉刀铗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两月，上意迟之，复谕燿曰："金玉珠宝，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经之用，尔职当思自尽，无徒远嫉怨为避害计。祖宗时内藏之积，至弘治年尽矣。然非孝宗自用，今无一二。其多方搜觅，并买黄金四千两进用。金价于钦取银两内给之。"燿惧，乃以先觅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余粒，用价二万二千五百余两，贸之以进。上以未足原旨所取之数，且无甘黄玉，疑司帑吝费，不以时值给，故民间鲜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数购进，毋缓。会宴驾乃止。

戎服出郊

穆庙立，值南郊，以戎服出，盖上喜习武服，此自便，非登郊坛者。群臣具谏，徐文贞止之，进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见上帝者，何虑之过！"

大阅

国朝圣驾大阅，惟隆庆三年一举，其说发于张太岳，计费不下二百万。海内因传欲复河套，其实穆庙欲驰骋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边功也。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举尽可已，毕竟是抚按将帅事。惟五月禁中射柳，聚诸彻侯若大将角试，较其优劣，如先朝故事可也。

御笔题诗

《玄兔图》，宣皇帝御笔也。图以淡墨微围其旁，似碧空满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间，毳比纤烟，意态安闲，真是神物。盖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游戏丹青，并臻妙境，远在唐太宗之上。万历九年，上御文华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张元忭、刘元震、邓以赞入见，取图示之，令赋诗。复命曰："辅臣以下皆可赋。"亲书于轴，并得自用图记。越三日诗成，自大学士张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进御，上览之甚喜。常熟赵固图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也。

御笔改字

申文定公为史官时，有祛倦鬼文，神庙即位之二年，御笔改魔字。考其文作于丙辰岁，已十九年矣，上方十二岁，何由见之？间以问文定公，公云："此内史持入，上览而喜，遂洒笔。"而公亦以此受眷，且大拜矣。

御号

相传神庙宫中自号禹斋，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试士。主试者高启愚，四川人；罗万化，浙江人。至壬午，张江陵死，有疾高者，妄传江陵堂中挂《舜禹授受图》，高以此媚之。南台抨击，谓江陵有逆谋，而高为之用，高遂落职。嗟乎！张有此心，乃挂图取疑，而高显然藉此媒进，何呆乃尔！读书人宜有分晓，乃好入人过，谋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祸即天殃矣。

药王庙

鄞州土城无门扉相对如阙，中有药王庙，王即扁鹊，州人也，封神应王。神庙玉体违和，慈圣皇太后祷之，立奏康宁。为新庙，建三皇殿于中，以历代之能医者附焉。

献俘

神庙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献倭俘礼成。大司寇萧岳峰大亨，领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长身伟貌，烨烨有威。时上御午楼，朝暾正耀，萧跪御道，两侍郎夹之，首仅及肘。致词先述官衔、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请犯人某某等磔斩，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请旨，凡数百言，字字响喨舒徐，宣毕俯伏。上亲传“拿去”二字，廷臣尚未闻声，左右勋戚接者，二递为四，乃有声，又为八，为十六，渐震，为三十二，最下则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应如轰雷矣。此等境界，可谓熙朝极盛事。是日天气清和，余以廿七日持节出国门，封荣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献播俘礼亦如之。而寒甚，

百官噤栗，馆友庄冲虚面最白，侵而成红，余面赭，几变而黑。或嘲曰：云长作翼德脸也。宣毕，囚大呼称枉，每囚一镣，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官押之，十人叉而扶且推之。出西长安门，夹道观者，无虑百万。车拥毂积，大司寇督至西市仅二十里，日晡方达。比行刑，近昏黑矣。

东宫门卫

光庙正位东宫，内官往往托疾引去。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棍徒张差持梃入第一门，只两内官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第二门寂然无人。差掊一人仆，至殿檐，超级而上，韩本用等群呼齐集，亦不过七八人而已。皇太子亲奏送部，招出同谋，云："见一人打一人，小爷洪福大了。"语多支吾，坐以风颠而止。

出阁

万历二十二年，光庙以皇长子出阁讲学。故事，讲必巳刻，遇寒暑传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传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风寒，诸讲官立殿门外。时暖耳尚未赐，炉火亦未举，光庙方出，噤甚。郭明龙充讲官最科深且长，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论皇长子宗庙神人之主，玉体当万分珍重；即如我辈，辛苦读书，得此一官，忝清华，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岂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御寒气。时中官各围炉密室，特无人倡率，不敢明用。闻郭言，尽抬出，奉皇长子。环向，始觉暖适，怡颜完讲。事上闻，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东朝。妖书事发，传语厂监陈矩曰："饶得我，饶郭先生罢。"其真切如此。而诸讲官方叩头时，密视光庙袍内止一寻常狐裘，讲案高仅二尺余，盖初出时所御，历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庙出讲，年仅十三岁，岐嶷不凡。每讲，阁臣一人入直看讲。御案前有双铜鹤，故事，叩头毕，从铜鹤下转而东，西面立。一阁臣误出其上，光庙瞩内侍曰："移铜鹤，可近前些。"虽不明言，意已默寓，众皆叹服。一日，讲"巧言乱德"一节，讲章解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余友刘幼安当直，既敷衍毕，从容进曰："请问殿下，何以谓之乱德？"朗然答曰："颠倒是非。"盖化词臣之句而檃括之，更觉明切。退相语，以为真天纵不可及也。

进讲既毕，必奉玉音赐酒饭，所赐比常宴最为精腆，非时横赐，又不与焉，此儒者际遇之极荣也。后讲官从便，自携食榼，光禄寺折送，其数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讲，裁减不及钱许。幼安常笑曰："我辈初做秀才时，馆谷每岁束修不下五六十金，又受人非常供养。今为皇帝家馆师，岁刚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数里，黎明讲书，备极劳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天气凉，出入犹便；大寒，冲风几于裂肤。至先朝银币、笔墨、节钱之赐绝响，端午节不见一扇。圣上教子，可谓极严极俭者。"

圣谕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书事发，神皇怒甚，上下危疑，恐动摇国本，则祸不独中于臣子，且移之社稷。幸神皇主意素定。方严捕时，召皇太子，大声谕曰："哥儿，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读书写字，晏些开门，早些关门。"仍遣司礼监田义口传圣谕内阁："我今日亲朝圣母回宫。"就宣皇太子在启祥宫，赐皇太子慰言，及戒谕皇太子云："我的慈爱教训，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纯诚孝友好善的，我平日尽知。近有逆恶捏造奸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亲，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我思念你必有惊惧动心，我着阁臣拟写慰旨，安慰教训你。"又有戒谕内外执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来，面赐与你，我还有许多言语，因此忿怒动火，难以尽言。我亲

笔写的面谕一本赐你，细加看诵，则知我之心也。到宫安心调养用心云云，毋听小人引诱。”传时泪下，皇太子亦含泪叩头请去。送至殿檐，随赐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瓶，“传与先生知道”。夫禁中严密，一启闭间，何劳天语叮咛如此。就中机械，神皇灼见，不待张差之梃，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卷之二

庙号

太祖庙号与汉祖同，故今尊称曰太祖，曰高皇帝，则得矣。近见刻国朝一书，曰我高祖皇帝，其于汉祖，亦曰汉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当有辨。

国号

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年号

国朝年号永乐，乃张重华、王则伪建，天顺乃元出帝旧号。前则兵后匆匆，后则事起仓卒，不暇详考。正德则西夏李遵顼所建，是时刘文靖、谢文正当国，故吏书马钧阳至出题讥诮，遂为口实。隆庆之号，虽不犯重，然改隆庆州为延庆卫，亦如之。承天有隆庆殿，改为庆源殿。因新君年号，而改祖宗旧名。时当国者为徐文贞，一时亦偶未之思也。今上天启，不知何如，自当与嘉靖、万历并美并永矣。

侍朝

自来天子升殿，汉以羽林期门，唐以三卫，皆执扇登殿。唐玄宗时，阎则先奏：以三卫皆趫悍武夫，不宜升陛迩御座，请以宦者代。遂为故事，至今用之。然国朝以勋戚、大臣、阁臣、词臣、尚宝、中书、科道夹侍，而道引升陛，则词臣、中书、科道各四人，其制最当。至女官随侍，女乐引道，必起于吕武临朝，而唐玄宗袭为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讲读

太祖最好学，海内宿儒，征聘殆尽。临朝，侍左右，每事咨访，退即与之讲解，甚至互为辨难。又设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诸王、诸王孙，皆亲加督课，且日与诸儒相上下。故太宗、仁宗皆优于文事，而建文尤为赡敏。太宗又推此意教皇太孙，命姚广孝等讲读华盖殿。故宣宗诗文妙绝今古，而绘事尤精。虽圣神天纵，要之预教之功，不可少也。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杨士奇等请开经筵，时年方十岁，行礼甚肃，历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尤勤于日讲。至武宗时，始不免作辍。世宗励精于先，倦勤于后。神宗初立，张太岳亦尽抖擞从事，后御朝日稀，不复举行。虽日讲进稿不废，要之，皆成故事故纸矣。

经筵词陆俨山著

经筵开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偏好学，三千年后见神尧。

国初经筵无定日，至英庙初朝，始著为仪。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旨暂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学也。

编排御览效精诚，白本高头手写成。句读分明圈点罢，隔宵预进讲官名。

凡进讲，先从内阁点题，票示讲官，分撰讲章，送阁下详定。敕房官用高头白手本写成二通，讲官预进东阁，用象管朱印成句读科发，隔日进呈。其一在御座展览，其一在讲案供讲。

丝鞭声肃退朝官，名在经筵略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队，中臣扶辇下金銮。

凡经筵，例用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或知，或同知经筵事。九卿之长及学士、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国子祭酒，每二员为讲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为讲官。翰林春坊，每三员为展书官，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一员赞礼，序班四员举案，侯伯一人领将军入直。制敕房官，书写讲章，通谓之经筵官，皆得入衔。每当鸣鞭退朝，上将赴经筵，则各从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队作一字行，随驾而南。

金水河头白玉桥，上公宝带侍中貂。逡巡小立瞻龙气，左顺门高御幄飘。

驾过金水中桥，迤逦转东，各官俱候桥北，南面小立。望驾升至左顺中门进入，然后度桥循行。每望见御幄迎风映日，或时见小伞盖擎蔽朝阳。

文华殿启奉天东，滴翠浮青映碧空。谭艺讲经频设仗，太平天子坐当中。

文华殿在今奉天门之东，比诸殿制稍减而特精雅。用绿色琉璃瓦，左右为两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为经筵之所，中设御座，龙屏南向，又设御案于御座之东。稍南，设讲案于御案之南；稍东，入殿中门。当槛下，白石一方，纯洁，可丈许。抬讲案官置案，当其北二三尺地，始赞讲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殿门前，仗马双牵七宝鞭。黄道正中移步辇，侍臣班从赴经筵。

上御奉天门朝罢，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齐牵仗马过东，上兴，下御座，乘板轿，由丹陛南下，赴文华，经筵官、执事官皆从。

龙池凤掖蔼朝暾，板轿初回转角门。听唱官人来进入，讲章默默又重温。

各执事官于左顺门之南门西，以次相向序立定。时上已御文华，阖中门，各官东行下坡，则板轿已回出向西，循河过小桥北，入角门矣。适启又华中门，内侍唱官人每进来，外门传唱毕，各官始北行，徐由两门以入。是时轮讲官各默诵所讲之章，敬慎之至也。

殿陛森排剑戟重，金貂玉蟒护真龙。司仪起案双双过，御榻前头取次供。

今驸马都尉游泰带刀入直，立东近壁，诸将军以次侍立，各执金瓜，西亦如之。诸内侍稍北，东西两雁翅以次，亦执瓜侍立。诸司礼太监分东西班，近御案。鸿胪赞曰：起案。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之南，正中讲案衣裙用纯黄绮。

横经几子赭罗裙，小对团龙簇绣云。抬向御前安稳定，黄金镇子

两边分。

御案面衣，青绿团花锦；围裙，赭黄金龙，小团花。序班举案将至御前，司礼二太监自东西来接，举至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条，用以镇压讲章。

第三厅协两坊官，长跪拈书沤手摊。幸对天颜刚咫尺，礼严不敢举头看。

第三厅，史官厅也，又曰槐厅，即今翰林院正厅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两坊，左右春坊也。展书官悉从内阁题定，兼用坊院。近时多以修撰、编修、检讨为之。今廖中允道南、张赞善治，仍供展书，新迁故也。每讲《四书》，展书官从东班出；每讲经史，展书官从西班出，进诣御案前跪，出手展讲章。二太监接手摊书，以金尺镇定，然后起，至此则天颜真咫尺矣。屏息以从事，盖人臣荣幸之极，而敬慎亦于此极矣。沤手，香名，太医院每岁制此香以分馈各官。

行出班东面照西，胪声高扬叩头齐。参差进讲并平肩立，轮著《周书》、《孟子》题。

鸿胪赞进讲毕，讲官一员从东班出，一员从西班出，俱诣讲案前稍南北向并立。鸿胪赞鞠躬叩头毕，展书官进诣展书。毕，起立，则东讲官一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毕，稍退，展书官复诣展书。毕，则西讲官一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经史。毕，稍退，仍并立。鸿胪赞鞠躬叩头毕。故进讲须有参差，而拜起必用比并。故事，先《四书》而后经史，《四书》东而经史西也。

两行冠珮列金绯，供奉诸臣尽绣衣。步入殿门同磬折，谏官端拱靠南扉。

经筵官分东西侍立，各以执事服大红袍。讲官虽品级不齐，亦皆服之。展书而下官各服青绿锦绣，惟给事中、御史与两侍仪官旁南楹作一行，东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备观察也。

师保公孤尽上行，元勋立近衮龙旁。红云不动炉烟细，听讲《虞书》第几章。

时武定侯郭勋以太保知经筵事，立东班首。西班则内阁一人首立，最近御座。余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后。

金鹤飘香瑞霭浓，宝垆笼火拥蟠龙。未曾暂免经传旨，不怕严寒报仲冬。

殿中金鹤一双，东西相向立盘中，下有趺架，饰以金朱，以口衔香。香，黑色，如细烛状，外国所贡也。其下则以三山小铜屏风障金铜炭炉，两展书官各立其下。每冬则设，是岁十月置闰，节届仲冬，尚未传免。上之好学，可谓无间寒暑，真圣德也。

绿琉璃殿洞重门，黼扆中陈拥至尊。传与太官供酒饭，两班文武尽承恩。

鸿胪出班中跪，赞礼毕，两班官俱转身北向，拱伺玉音。官人每吃酒饭，各皆跪承旨。

白玉阑干与案齐，一行淆核尽朝西。珍羞良酝俱名品，指点开囊嘱小奚。

光禄寺设宴于左顺门之北，盖奉天门之东庑也。依品级序坐，盖一行俱面西。珍羞、良酝，二署名。赐宴，惟经筵最精腆。例得带从官、堂吏及家僮辈携囊榼，以收馂余。

姿容沾醉总仙桃，黄阁三公共六曹。步出顺门俱北面，瞻天拜舞

不辞劳。

宴毕，出至顺门之南，分班北向叩头谢恩而退。

隔宿熏衣问夜阑，斋心转觉副心难。不知言语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凡进讲，衣冠带履俱熏香，退即以别箧贮之，示不敢亵也。必斋戒，必沐浴，演习讲章，以祈感动一念之诚，殆未易以言语尽也。

斋辰服次圣躬劳，浅澹垂衣宝座高。昨日御批传帖下，龙纹重整赭黄袍。

上好学弥笃，每当忌服辍朝之日，即以变服御经筵，诸执事官俱乌纱澹服以从。惟带或用角，或照品，临期取旨。今闰月廿又一日，悼灵皇后发引，传帖经筵官，照旧服大红，其余青绿锦绣皆如制。是日始睹上赭黄袍矣。

朱衣司礼下东班，风细传言缥缈间。暂倚木天西面望，圣皇亲飨两宫还。

是日将下奉天门，忽司礼一人下东班，向内阁，若有宣示者。始知上将西朝两宫矣。各执事官俱暂入史馆，候驾东还行礼。

经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上御经筵，修撰吕柟讲《尚书》“夙夜惟寅”章，是日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书义相关，口奏乞存忌辰，光圣孝。奏未竟，上曰：“已知。”因俯伏不及承旨，上疏请罪，宥之。五

月丁巳经筵，仁宗忌辰，给事中安磬奏是日当绯衣赐宴，避而辍讲则废学，如仪则忘孝，请移经筵前一日。事下礼部，覆言经筵礼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议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似专指父母而言，祖以上，礼经未载。孝皇在位，遇宪宗忌辰，仍御经筵，衣青绿花袍赐宴，宜仿此行。上特令暂免，遂以为例。久之，罢不复举。大约读书讲书是好事，自非上圣，亦有时而厌怠。人家小学生子尚然，况帝王乎？议者争此区区，因废大典，若孝皇者，真万世之圣主也。

讲书职分

武宗时，李文敏公廷相方进讲，上忽退，游于西苑，公竦立至晚，退坐内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御经筵，众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开讲，声音洪亮，理致详明。上倚听，大喜，即欲传敕取入内阁办事，都督朱宁、朱安等，各有贺礼及门。公以讲书乃职分之事，虽颇称旨，非他有积劳，岂可以常事而当盛宠，因数言而取相位耶？辞之甚恳。未允，不得已，从权借左右貂珰之力，始得俞音。乃后门人，如张罗峰、翟石门、严介溪，而夏桂洲则又门人之门人也，皆为内阁大臣，公竟不与焉。所亲有尤之者曰：“恒言谓百年到手是功名，当时如不固辞，虽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应。公父荣禄公瓒，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让会元陈澜，改二甲第一。荣禄为侍郎时，家人梦有报者曰：“户部正堂爷坐后，小相公当继。”后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补前之失。而荣禄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户部尚书。

讲官互易

光庙以皇长子出阁讲学，讲官互有更易。一人多吴音，且举止烦

急，光庙对内侍嘻曰：“片语不晓。”一人体胖，讲毕，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怿，此皆不择之故。先朝讲官必举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资次，良有深意。

不避讳

宋时胡安定侍讲，读乾、元、亨、利、贞，贞，宋真宗庙讳也。上与左右皆失色。徐曰：“临文不讳。”上意遂解。毕竟讳之为是。明言帝讳，求讲别卦，上谕之讲方讲，才妥贴。不然亦须说明而后讲。临文者，文章也，非口讲。一作赵师尹。

请教讲官

宋孝宗时，张子韶在讲筵。上尝问曰：“何以见教？”张曰：“臣安敢当‘见教’之语？抑不知陛下临朝对群臣时，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诚。”又曰：“入而对宦官、嫔御，如何？”曰：“亦至诚。”又曰：“无所接对静处时，如何？”上迟疑未应。子韶曰：“只这迟疑，已自不可。”上极喜，握其手曰：“卿问得极好！”

实录

臣祯于友人处借得各朝实录，恭颂至“高皇帝初克集庆路”，即改为“应天府”矣。以后宜书“京师”，或曰“都下”。不则，当称“应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晕”，或背气一道，多书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见、可书，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钦天监原奏录之，不加订改。

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实录之名起于唐，国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抄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者，盖不啻家藏户守矣。闻新安有余侍郎懋学、范太常晞阳，节略自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尝见余侍郎世、穆两庙，甚有体裁。然于吾学宪章诸书及家乘别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览者可喜可愕，总又望洋。陈文端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盖余之无缘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诰

《诰》凡三篇，其书有初颁，有续颁，皆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语，如郭桓盗粮一节，见之屡屡。而更有直书一事，尤出常情之外。盖小说中谓太祖恨陈友谅，纳其妻，不数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长，就国，知状，发兵反，上遣兵讨之，王绕城骂曰："宁见阎王，不见贼王！"与妃自焚死。余读而深恶之，谓大圣人安有此等举动？今考《大诰》篇末，明述其事，甚有追悔之言。可见大圣人亦有过，过生于忿，到老亦觉得自家有不是处，光明洞达，其心益虚，而其德益进矣。惟第六子生于甲辰之二月，去友谅死凡七月，友谅围洪都，尽载家属以行，则妻之获，当在此时。而太祖于此际极见得分晓，决不久留其妻于宫中，以七月之孩为己子，乱天潢，产祸种。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桢，非潭王，潭王名梓，生于乙巳，自焚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后人见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乐大典

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趣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大明会典

是书创于弘治十五年，续修于正德四年。司礼监刻印颁赐，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进呈未刊。万历四年题准重修，十五年进呈，礼部刊行。其条例大约出洛阳、余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为主，联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于文职衙门之首。据鄙见，衙门职官原有勋、戚、文、武四号，下至乐字号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勋臣之上，盖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拟者。若题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设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后以勋、戚、文、武为叙，特详文职衙门，载一切兴革本末。而纳乐字号于礼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为文职衙门，则义有所未安。想当时不过以府有经历一员，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体面，不得不冠之首，则五府独无经历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祖制亦岂得独违耶？

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

朝贺仪以主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

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据臣臆见，凡关帝、后、宫禁者，宜以朝代为先后，各衙门，则以类纂入可也。

两京山陵石像十八对，首言石狮子一对，坐卧各一，次云石兽一对。兽乃百兽之总名，当何所指？或曰：自来称虎为兽。考《晋书》成于唐魏徵等，唐太宗称制临之，以太祖名虎，改称曰猛兽。然亦双文，非单举也。况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同，用于墓道，原不入帝王门队，当是天鹿，而临文者求其状与说不可得，则姑曰兽云耳。

典礼

今上初生，神庙喜得元孙，谕礼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皇太子正妻封妃，余皆才人，俱《皇明典礼》一书所载。内阁揭称，阁部俱无此书，当令搜览，得旨各降一部为定式。

承天大志

世宗既定大礼，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巡抚顾璘修志，征诸名士王梦泽、颜子乔等纂辑进呈，不称旨，报罢。给事中丘岳请重修，敕阁臣为之，嘉靖四十五年告成，赐名《承天大志》，擢岳礼部侍郎。臣得恭诵，乃《兴府志》，非《承天志》也。隆庆元年，岳以考察去官。

大礼

永嘉议礼，佐成圣孝，是也。及修《大礼全书》，身为总裁，上疏曰："元恶寒心，群奸侧目。"元恶者，指杨石斋父子也。夫大礼只是议论不同，其心亦惟恋恋于孝宗之无后而争之强，叩门伏哭，失于激，为可罪耳。乃曰奸、曰恶，不已过乎？乘时侥幸之人，放泼无忌，致世宗含怒一时，被谴诸臣，终身不复收录，推其余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献夫、霍韬又言："主为人后者，莫甚于宋之司马光，光又沿王莽之说，惑人最盛。请命纂修官考订，以洗群疑。"上从之。由此言之，司马公亦当称元恶矣。

两渊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县起复知县潘渊进《嘉靖龙飞颂》，内外六十四围，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上以其文纵横不可辨识，使开写正文以进。是时，请建世室者，有监生王渊。其事既行，渊从选人得主簿，为上官所笞，上书自言，擢上林苑右监丞，进《世庙颂》。京师人为之语曰："两渊有两口，口阔大如斗。笑杀张罗峰，引出一群狗。"人之献谄如此。当时议大礼者既得逞志，云涌蜂起，为所欲为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会也！

丰熙以学士争大礼捍张、桂，诏狱廷杖谪戍，而其子坊请赠献皇庙号，称宗并享。上卒用其言，称睿宗，入太庙。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贫，客死。虽有才名，善书，何以见学士于地下？

善逐好

诸臣因大礼骤进，而夏桂洲议郊祀分合，得首揆；汪镗议及民间

奢侈，正丧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狱

李福达一狱，张、桂为政，仗郭勋报怨，朝士四十余人皆被杖黜，福达父子独得无恙，刻《钦明大狱录》颁天下。后郭勋下狱死，而福达之孙同，踵妖术，行徐沟洛川间，自言为大唐子孙，当出世安民。抚按捕下狱，查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同依律处斩，都御史庞尚鹏题准，同殊死，福达剖棺断尸，其族皆覆。又追论桂萼、张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书

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当梁拱间竖一金龙柱，宣庙尝幸其地，与阁臣翻咨询问，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设座云。然临幸益稀，至今绝响。其书乃秦汉至宝，屡购所积，不得移出。今不知何如，闻往往有私窃而出者。此系神庙初年沈晴峰太史所记。乃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上言："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首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考是时，犹未登宝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而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一时储积，不减前代。然藏蓄数多，不无乱杂；积历年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今内阁储书有匮，书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数员，督同典籍等官，拨与吏典班匠人等，逐厨开将书目一一比校，或有或无，或全或缺，所欠或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原文此处为□）、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

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立为案卷，永远存照。窃惟天下之物，虽奇珍异宝，既失之皆可复得；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广储，虽储之，亦不能久。所赖石渠延阁之中，积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类聚者有掌故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澜散失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考校，在外者未闻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消耗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伏望体圣诏求遗书之心，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儒道之幸。”

合二说观之，是何前之少而后之多！多且过三十倍，岂累朝购求所积，抑每部添副几部，与一切类书、文集俱收入充数而然耶？是惟阁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

南院书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书柜，旧册充牣，皆国初儒臣进御之稿。如边防一本，发出拟议，则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势，如何处置，今则合当如何料理，仰俟圣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进。其他钱谷、刑

名等项亦如之。而进退人才，则又密封，稿中皆涂去姓名，防泄漏也。吕巾石先生来掌院，辑为若干卷，将付梓，会转官携归，毁于火，真可惜也。

图书之厄

隋亡，禁内图书湮没，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败，惠文太子范得之，卒为火所焚。

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必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内之，重复周固，若不可窥者。及败，为人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无敢有拾者。

内库银钱

国朝内库以甲、乙、丙、丁、戊为号，而不及己。戊，茂也，取财物盈满之意。己，已也，止也，从此渐耗，故避不取。然势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银千以上者题请，南自百以上即题，然亦未尝数数也。

钱一缗计一千，值银一两。唐盐利四十万缗，刘晏为转运使，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以绢代钱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其曰每贯者，八百五十文为一贯，今《大明律》与之迥异。

桐漆园

南京漆园设百户二员，甲军一百余名，棕园百户一员，甲军一百余，俱三年拨人匠采取，不过二百斤。桐园百户二员，甲军二百四十名，每年采取，得油止一百五十斤。圣祖岂虚设为此无益之费，有深意焉，亦寓兵于农之意也。

司牲所

养羊三百六十余只，每只黑豆八合，草一斤，牧羊军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过黑豆二千八百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余两。草二万四千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五百余两。米八千八百余石，布花银七百余两。支数如此，费十而用不得一，光禄卿赵锦奏免。

乾明门猫十二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刺猬五个，日支猪肉十两。羊二百四十七只，日支绿豆二石四斗三升，黄豆三升二合。西华门狗五十三只，御马监狗二百一十二只，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只，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计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绿豆、谷、粟等项四千四百八十余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几倍，嘉靖初量减，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只，役勇士二百四十人，岁廪二千八百余石，又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此皆供内臣侵牟影射之资。又闻内马监蓄马甚多，马料甚丰，其弊尤甚，每至有饿死者。夫御马盖备圣上不时出入之用，考祖训，每门置马一二匹，鞭辔皆备，以供不时出入之用。国初不得不如此。景泰初，出御厩马载炮车，今太平已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减，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

类，国家虚费何极！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穷乎？

钞税

国初止收商税，未有船钞。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淮安，扬州，杭州，内临清、杭州兼榷商税。本色归内库备赏赐，折色归太仓备边储。或本折输收，或有增减，累经酌议。后改钱钞，折银备船料。初用御史，正统间取回，令原设官收受。嘉靖四年设正阳钞关，专备高墙庶人供给，八年革。

免税

太祖以应天、镇江、池州、太平、宁国五郡兴王之地，劳民可念，时免粮税。然诏中必云：除刁顽不行，仓完备及多料善民，本户粮长，秋粮不免外，其余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顽之类，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盐政

蜀盐出于井，井之大仅可如竹，号曰竹井。凿之五六十丈，得淡水，至百丈，始得盐。凿甚艰，入甚深，汲甚苦，有铁钎、漕钎、刮筒、吞筒等制，纤悉俱备，非若池盐、海盐之易煮也。

国朝禁私盐，买官盐，而又赋民盐课钞，想亦谓私盐之不可尽绝也。闻顺天府每岁注皇上课钞一名，盖祖制以天子为百姓榜样，未知果否？京官原有食盐，后颇累及充役支解者。陆五台言于太宰严文靖公革去，惟户部如故。据此，当是嘉靖年间事。然考之弘治年间，始

革各衙门食盐，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台中者，见有送到官盐一引，则前说似未可据。并存之。

宋姚宽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沈，与此相类。

杜中立为义武节度使，旧徭，车三千乘，岁挽盐海滨，民苦之。中立置飞雪将数百人，具舟以载，民不劳而军食足。“飞雪”二字，妙，妙！

白粮

成化以前，解户上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验收，解户不与内臣等见面，故军校不得胁勒，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亏害。及成化以后，部官避嫌，各款粮料不肯验收，俱令小民运送内府，而害不可胜言矣。

粮长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详。曰：“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绝户者矣。民避粮长之役，过于谪戍，官府无如之何。有每岁一换之例，有数十家朋当之条，始也破一家，数岁则沿乡无不破家者矣。”读其言，真堪流涕。粮长既革，里长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穷也，若有乘除，而岂一人能与其力？纷纷者可以思矣。

马价

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果品

正统年间，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饭等项，茶食果品俱系散撮。天顺年间，始用黏砌，加添数倍。成化初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盘黏砌，每盘高二尺，用荔枝、圆眼一百十斤以上，枣、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余祭祀，虽以次递减，然所费已不赀矣。十七年题准，四方灾伤颇重，宜从减损。凡一应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用尺四盘，其余以次递减，俱照旧散撮。其大善殿、汉经等厂，大庖厨等处，朔、望、七、九供养用各色果品，每岁通计九万四千九百余斤，亦量减。

籴贩

王大司马见庵象乾为宣府参政，知塞上粟将踊贵，先借帑金二万，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万两，羡粟万六千石。此所谓治国如家者，推之九边，皆可行。

黔中贩盐于蜀，贩鱼于楚，每各银万五千金，共得息万五千金，以资军饷。取息，商贾事也，可资军实。此起于抚臣郭青螺，备极苦心，然其法创于刘晏，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则管子之术也。而说者訾郭自行私贩，冤哉！人之昧心如此，缙绅不得辞其责。

开矿

国初救荒事例，原有开矿一节，泰陵禁止。成化年间，太监秦文又起此端，给事中徐忱和之。至神皇，其说大行，遍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肃为三司使，凡管库供上物，旧皆派之列郡，积以困民。公为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

农蚕

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杷土，乃东夷儋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抑唐以后仿而为之也？

俗有“占米”之称，不晓所本，问之，亦无能言者。盖宋大中祥符间，遣使至占城国取种三万斛，并树艺法传入中国，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数十种云。

不种而获曰稆。

荒田开时，先种芝麻一年，后种五谷。盖芝麻能败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然能啮人。

江南人食钱江以上米及外江籼米，多疾涎结滞，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处人自食之则不觉，盖人与地与谷各有配也。

近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琼州田禾三熟，蚕丝八登。

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每蚕忙时，必有小鸟连叫曰："澈山看火。"其声清澈可听，蚕毕则止，余地无之。蚕室暖，育者倦极，常有火患。作茧用柴帚，以禾草为之，长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蚕，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段，紫光可鉴。其地去余镇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载水作丝者，亦只如常，盖地气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使有过，过则有伤，是为护种。其初生也，则以桃叶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动，濈濈而食，然后以鹅羽拂之，是为摊乌。其既食也，乃炽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锉桑叶如缕者而谨食之。又上下抽番，昼夜巡视，火不可烈，叶不可缺。火烈而叶缺，则蚕饥而伤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缓，缓则有漫漶不齐之患矣。编经曰蚕荐，用以围火，恐其气之散也。束秸曰叶墩，用以承刀，恶其声之著也，是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则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则餧，是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尽同，而用力益劳，为务益广，是为出火。盖自此蚕离于火，而叶不资于刀矣。又四五日，为大起，大起则薙，薙则分箔。薙早则足伤而丝不光莹，薙迟则气蒸而蚕多湿疾。又六七日，为熟巧，为登簇。巧以叶盖，曰贴巧，验其犹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济其不及者也。风雨而寒，则贮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则否。三日而辟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茧，为落山矣。凡蚕之性，喜温和与恶寒热，大寒则闷而加火，太热疏而受风。蚕房宜卑，卑则温，蚕簇宜高，高则爽。又其收种时，须在清明后，谷雨前。大起须在立夏前，过此不宜也。至于桑叶，尤宜干而忌湿。少则布挹之，多则箔晞之。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逾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一时任事诸女仆，又相兴起率励，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数。传者始而惊，中而疑，终而信也。其后益加讲求，为法愈密，所产益

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蚕术焉。

蚕报

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为绵为线，矢可粪田，皆资民家切用，此农桑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价随时高下，倏忽县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故栽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蚕，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邻家章姓者，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鼓乐赛谢以为常。一日赛毕，有妇人矮而肥白，求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内外醉饱得意甚，厌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扰。"则应曰："我与汝曾祖母有连，岁为汝应卜助，生计不啻足矣，一斋何有，而悭至此！"蒲匐将入门，众恚甚，蹴之，忽不见，且骇且疑。其佛堂忽有声，曾祖母牌已裂为二，盖祖母故好善，每见裸蚕，必致暖处护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没已数十年矣，矮妇之祥，或在于此。以后卜吉而畜者，其价每每相左。初犹得失半，后失者居多，最后价腾十倍，弃其蚕于水，家亦随耗矣。

慉母传《吴匏庵集》

慉母者，蜀之鱼凫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传黄帝时，有神自天降，女身马首，人以其状慉慉然也，号曰慉母。母为人柔婉有妇道，以其丑也，嫁久不售。母虽妇人，而有经纶之志，尝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自比管、葛，时人莫之许。会

黄帝时，西陵氏位长秋，后宫之属未备，母以布衣进于帝曰：“妾愿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陈，执筐筥。”帝曰：“汝何有？”对曰：“妾无有也。使一旦得备箕帚，顾愿捐吾躯、刳吾肠以报。方今黑帝起北方，为严刑以肃杀天下。陛下用妾经营之，可不战渐消。三年之后，变隆冬为阳和，如妾之意。且欲为陛下定礼乐，上衣下裳，山龙华虫，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睹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悦，遂以属后曰：“是所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宠日甚，而后宫皆妒之曰：“是所谓蛾眉不肯让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悯其劳也，封为长桑君。母尝请于后曰：“妾侍巾栉，食恩多矣，后当吐而还之。”居无何，其种滋殖，后视之如己出，亲为之浴。上赐洗儿钱，既而卜三宫世妇之吉，饲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妇以见于后，肌肉玉雪，衣裳缟然，后竦然改视，为副祎礼之。既而有谮之者曰：“母小人也，避凉附炎。且其性残虐，掇物多矣。”后怒，请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闻恶不善如探汤，请以试之。”母怡然受之，不变，徐曰：“吾固愿刳吾肠以报，虽就鼎镬，其甘如饴。”后愈怒，于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颁赐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无嗣。”乃留其子，子遂飞去，自相夫妇，其类益蕃。至周文王时，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亩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无者也。”其后历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与夫人尝礼之，以为天下先。及尹铎为晋阳，欲遵以为治，简子不可，乃止。其后秦用之，卒灭六国。

续传

母，蜀之蚕丛人，后徙于湖。自洪荒时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种。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负悫泊泊然。自长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饥，日三四进，不能舍，至倚为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树，㽙㽙然有头目，嘴微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浑圆。邻于长桑，因食其叶，号曰㽙

母。黄帝氏主之。方生时，纤细而裸，数甚繁，亦随人意，听其多寡。性不喜风，坐密室，加暖则滋蕃育。旬日间，三觉三眠。觉则食，缘叶细细，环转至尽，昼夜不少停，薨薨有声，独避其梗。久之，肥白，状如水晶。一日，自请于帝曰："妾素有经纶之志，比玄冥氏岁岁挟大风示威，妾虽孱，能御之。彼以栗，吾以温；彼以劲，吾以软。差足相胜。况久食大官，乘鄣自效，此其时矣。"帝曰："相从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时急时懒，不自持，邑邑请老。帝曰："凡养者，必有以用。日来遇汝厚，皇后亲率六宫，保汝长汝，寝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树尽秃，而遽舍朕辞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报。然非独辞而已，将丐陛下一枝之稳，自相结聚，以基太平之业。且陛下血战数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制黼黻文章，光运中天，而妾亦得与禾公并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则何计而可？"因进曰："陛下柴望之余，尽有余束。愿断之，长尺有咫，置妾于颠，重累可三可四，妾愿尽吐胸中所有，团为雪宫，投之沸汤中，看有细而浮者，引之挂于轴，轴转不休，丽尽则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残躯，或委粪土，或饲鸟兽，皆无所惜。"帝怃然从之，而皇后深念宫中充下陈者甚多，如母静而不喧，婉而不嫟，盘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压，即好嚼，祇木叶树芽，无腥膻滋味之奉，一旦尽族靡烂，大可怜，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累累，不知其数。又挟二翼，翩翩欲飞。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见其臃肿，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复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来岁上林之蠹也。"于是洒扫宫内外，置酒酣宴行赏。而帝一日视朝，取轴示群臣，太史院进奏："夜来文星见一经、一纬，牵牛、织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慵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听其虞渊以没也。"语未既，轴上发白光贯斗，长经天。殿门外謦然有声，一神人苒苒而下，自称曰孙襄。俯伏，衣皆浑锦无痕，奏状请轴而观，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莹洁无颡为体，五色变化为用，被万方，包裹万汇为功业，而又归本于素。素者，质也，天体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应昌期，开太素，臣请得受而络之、绪之。勒以杼，贯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云，七日毕工以

献。”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时西域贡昆吾之剪，东海进冰绡之筋，女娲氏方炼补天之石，即以命之。踌躇随手而成，太阳在左，太阴在右，山龙华虫，各以次列。会南郊，帝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执大圭肃拜。香气凝霭，洋洋临格。礼成，还宫肆赦，尽发余轴，赐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两厢父老进请分余缫，祀为神，世世修职贡。许之。于是与后稷氏大会议，封爵禾公曰谷城君，赐姓米；㥯母曰锦城君，赐姓文。秩比上公，禄万石。禾之第，曰黍、麦、豆、稷、粟；㥯之第，曰绵、葛、褐、苎、麻。爵次之，禄五千石。其族散处，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仓之神，曰司箧之神。以多为贵，陈陈相因。而不者，一粒、一丝无所著，议者或有不均之叹。乃二人实无趋避意，曰：“我为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众协然趣之，每岁大丰，而冠带衣履，独江南甲天下。

卷之三

国宝

太祖初即位，有贾胡浮海以美玉至，制大明传国之宝，并置玉圭一。二年制一小玉玺，曰奉天执中。四年置玉图记二，一曰广运之宝，赐中宫；一曰厚载之宝。又制六宝，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宝，曰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三白，三青。终太祖世止此，未闻他宝也。文皇于壬午六月十三日乙丑入京师，十七日己巳即位，十九日辛未，制皇帝亲亲之宝；二十五日丁丑，制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终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闻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御宝十一颗：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曰天子信宝，曰天子行宝，曰皇帝信宝，曰皇帝行宝，曰大明受命之宝，曰巡狩天下之宝，曰垂训之宝，曰命德之宝，曰讨罪安民之宝，曰敕正万民之宝。卫辉行宫火，法物、宝玉多毁，则正统己巳土木之难，正德甲戌乾清宫之灾，所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补，或随事随时添置，出之内庭，则史亦不得书耳。今查《会典》，御宝二十四颗，旧制十七颗：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御前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嘉靖十八年新制七颗：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盖丹符用玉篆，在旧制十七颗之内，而新制十一颗，发尚宝者止七颗也。然新旧之间，终与史小异，亦不能深考矣。

洪武四年，制大本堂玉图记，赐皇太子，盘龙纽，方一寸二分，今《会典》有皇太子宝一颗，岂即用此四字为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储位，梦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元年，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逾二尺，质理温栗。二年正月，帝郊祀，宿斋宫，夕梦若有睹，遂惊寤。命玉人琢为大玺成，亲制其文曰：天命名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宝，方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天地、祖宗，为文宣示远近。百官称贺，大宴于奉天门颁赏。

中宫厚载之宝，原用玉，而册立则金册金宝，龟纽朱绶，文用篆书，曰皇后之宝。想册立入宫，方用玉宝也。皇贵妃而下，有册无宝。宣德元年，以贵妃孙氏有容德，请于皇太后，制金宝赐之。未几，贵妃有子，旋正位中宫。自是，贵妃授宝，遂为故事。

嘉靖末年，上谕内阁："皇祖初制六宝，今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兹西夷有玉，可示户部，买盈尺之料补制。"户部奉诏，索之贾胡，得及格者三以进。诏："姑留用，价于官用银内支给。"大学士徐阶谓不中格，乃下部宣谕西夷，携巨材以入，当以高价酬之。未几，又进绿玉盈尺者三，上留用，发价银七千两给之。然终未惬意，仍命购白浆、水碧二色玉以进。又召户部尚书高燿谕重价访购上品。未几，宫车晏驾，穆宗登极，未闻有所制造也。

红黄玉

世宗既改郊坛方丘，并朝日夕月坛，所用玉爵，各因其色，诏户部觅红黄玉送御用监制造。户部多方购之，不获，但得红黄码碯、水精等石以进。诏暂充用，仍责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宜行彼处抚臣，厚价访

购。”诏可。至十五年，陕西抚臣上言：“奉诏求红黄玉，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购之，皆无产者。”户部尚书梁材以状闻，上曰：“尔等仍多方访求，并行巡抚诸臣设法悬购，务求必得，以称朕礼神之意。”于是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货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责诸抚按督令文秀仍于边地访求，报可。

旧玺

弘治十三年，陕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献玉玺，一云鄠县民毛志学等于赵伦村泥河水滨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色纯白，微青，背有螭纽，周广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为此秦玺复出也。事下礼部，尚书傅瀚等覆：“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存毁、真赝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玺，其篆刻之文，既与《辍耕录》等书模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等书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隶者不类，且又与宋、元所得之玺色各不同。盖秦之旧玺，更历变故，亡毁已久，今陕西所进，与昔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模仿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为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刻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转相因袭，巧争力取，意谓得此玺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则歉然愧耻，以为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为轻重也。故求不得，则私为刻造，务以欺人；一或得之，辄哗然以为秦玺，君臣色喜，交庆遍祀，以夸示天下，贻笑取讥，千载一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谟睿鉴，高出千古，不师前代之刻，制为一代之玺，文必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圣子神孙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者矣。列圣相承，率由祖训，百余年来，别无古玺，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圣躬万福，宗社奠安，正无俟玺而得天之眷。有足征者，今此玺

出于陕地，乃遂以为天锡圣符，交献谕悦，盖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内府，以备展玩，以彰圣德，以正人心。臣等不胜至愿。”上从之，仍命薄赏志学等白银五两。

诰敕

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变，皆作谀语，大失丝纶之体。高文襄、张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皆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进封日月与子女名，铭语寥寥，结曰“并垂不朽”云，此可称不朽乎？有志者间乞文人之笔，稍得发挥，然亦无几矣。夫由前言之，失于滥；由后言之，失于隘。此亦圣朝一偏重事，无可奈何者。

凡写诰敕，成化二十三年，奉旨照奏准年月填写。

总督兵部尚书王鉴川崇古，以金书诰轴用宝，给事中张楚城劾之，改正旧规。惟铁券填金，余皆用墨。

武定敕

武定克举之乱，实有司剥削，激之使变。考洪武十六年，高皇帝《武定敕》曰：“朝廷政治，遐迩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袭，闻有妇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诚可嘉赏。是用锡之以衣冠，表之以显爵，仍抚其民，以遵声教。特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称朕一视同仁之意。尔吏曹如敕施行毋怠。”嗟乎！以今日克举之变观之，高皇帝何神智，真超千古也！

赐札

唐太宗讨王世充，《赐少林寺札》云：“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命，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云云。盖当时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昙宗授大将军；其不愿者，赐地四十顷。札至今宝之，传为敕。以后则敕赐纷纷，无之非是矣。

批敕尾

李藩字叔翰，为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惊，请联他纸，藩曰：“联纸是牒，岂曰敕耶？”后拜平章事，河东节度使王锷贿权近，求兼宰相，密诏中书曰：锷可兼宰相。藩取笔涂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还奏之，权德舆失色曰：“有不可，应别奏，以笔涂诏，将无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竟得寝。此唐宪宗时事，藩则贤矣，宪宗能容，亦明主哉！

焚敕

宰相焚敕，已是难事，乃何益为益昌令，焚征茶诏书，尤为奇特。观察使闻而贤之，释不治，亦可为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时事，惜史臣忽略，观察使轶其名，何轶其地，真缺典也。

内外制

宋朝以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谓之内制，他官带者为外制。我朝视草者皆词林，则是有内制无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内外制若干”，岂遂以官之内外分耶？

别撰赦书

郑首，字晋信，福清人。少年强记，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乡荐。朝廷新颁温公《通鉴》，有鬻于门者，首一览，辄能默识。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书不文，别撰数语，遣弟子二百人驰宣于水南山下，躬效县官跪拜。又以乡人借地架屋，首戏答之曰：“近来土地窄狭，无处可借。”遂为人所讦。有诏赐死，临刑之际，天雾酸黑，太史奏：东南文星坠。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经解》及《榕溪文集》行于世。

颁印

洪熙元年，颁制谕及将军印于边将，云南总兵官佩征南将军印，大同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广西总兵官佩征蛮将军印，辽东总兵官佩征虏前将军印，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甘肃总兵官佩平羌将军印，交阯佩征夷副将军印，宁夏佩征西将军印。有旧授制谕者，封识缴回。

印惟征虏大将军为最重。洪武中，魏、卫、凉三公佩之，出塞破虏。常、李、冯诸公亦止副将军，左右副将军，即专征不得佩也。永乐七年，丘福败没胪朐河，失之河畔。时时红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风雷甲马之异，虏不敢过，不知福与诸将能为神，抑印之灵光所浡发耶？其败卒没虏中者，文皇出塞，多自拔来归。有一卒知印所在，言于上，掘得之，四周皆成龙纹。上见，且愠且喜，藏内库。洪

熙元年，方补铸，然不以颁给也。此外有镇朔大将军印，出口外巡边，阳武侯薛禄等佩之。平虏大将军印，有急听征，保国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叶文。军行鼓纛，护而前驱。嘉靖二十九年，咸宁侯仇鸾佩平虏印，屡发光怪。一夕，忽作叱咤声；又一日，悬空挂于佛灯前，众骇异，告鸾。入视之，鸾再拜，坠地，声甚厉，砖皆碎。鸾生时，其母梦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斩首裂其尸，及是纵恣不法。未几病，命成国公朱希忠入卧内收其印，鸾悸即死。后四日，陆炳发其反谋，剖棺锉尸如所梦。

毅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勒内阁写敕。大学士蒋冕至以死捍，卒别取敕行之。有敕必有印，将所执曰：臣不敢名君。礼部则无词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制金、玉、银、铜，凡四品。天子曰玺，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印始于唐，而汉器物铭多作阳识。

矫刻将印

慈溪张公楷，以佥都御史监刘聚军征邓茂七。先用招降檄，檄无聚印信，不听，遂矫刻征南将军印用之，贼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夺职。贼之存亡，不止招降一节，且贼首负固，降者偏裨，亦济甚事。而大将军印，岂可矫用乎？自古权宜行事多矣，此不可训。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冲坏墙垣，下有砖池，内藏古铜印三百颗。本府官以闻，事下礼部，令铸印局官辨验。有识兴定二年者，

至顺、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顺、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后年号，龙凤、兴定又元末伪主宋年号。盖元政不纲，群雄角逐，或掠得元时有司之印，或僭窃之徒假元年号而私造之，伪相署以号令其党，事败而遁，潜瘗于此者，命悉毁之，以备别用。

许松皋太宰为司寇时，得古铜印一纽板纽有棱，棱下有池，方寸余，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阎伯仁，阎得之邠人辟地者，曰廷美之章，与松皋字正同。因摹其文，图其形，装潢为卷，而夏贵洲题曰“神锡金符”。此事往往有之。闻丙戌科有吴之鲸者，镇江人，未遇时，得一印，正与名同，遂联捷，入中秘。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谓非数也。

存问

存问大臣是国家盛事，邦家极荣，有司官宜肃恭将事，以侈君宠。近见使者至城外，仅主家周旋，有司漫不经心，亦不出见行宾主礼。比迎诏时，一切仪仗俱备，老臣与使臣盛服控马，趣请所司，偃蹇不至，有经半日者，是何心肠！又辛丑年间，中书存问一南大司马，至驿，恶其不整，捶隶人，所司闻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了事而去。真所谓委君命草莽，是谁之过与？莫谓闲散事，以为无伤也。

请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温仁和以父玺年及八十，陈情乞封，允之。未几，詹事董屺以父复先任云南知府，年八十三，母娄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特恩者。云南公，知县、御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强，灯下能细书。一日晨起，拜家庙，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国朝仅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朱衡与太宰张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为异数。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于世庙年间修撰诸大绶，外官起于神庙年间长垣县知县刘学曾、刘恂。恂笃雅坚正人，与余善，为佥都御史，抚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进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品，父在可貤封，没者不与。余同年友王吉士为行人，丁父忧，叹曰："存没一也，朝廷岂有靳焉，特未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务、助教等以为请，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称孺人，此真锡类之仁也。王姿貌魁伟，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太常少卿。

异涂移封，起于世庙都事欧阳念、鸣赞乔可跻、巡检魏炯。至穆庙为例，万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满，得封赠父母。万历新例，止及存者。为王官已自可怜，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也。

谕祭

谕祭，有遣本县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轼，其前三祭又皆参政。

优恤

大臣归家，加舆隶，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孙清简需止加三人。子侄欲请县官补其一，公不可曰：“上已赐矣，又烦有司耶？”近见杭州、苏州，即庶僚在家，亦有出入舆隶四人，暇则守门担柴水如家仆。然此不知起于何时，我湖独无。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后，得其裔孙曰元亨者，官永兴助教。余谓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孙，或于本县增一廪生优之，亦无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虽然，以颍国之元功大烈，绝世且不继，而况议及前朝乎？故国朝法至备而恩至薄。

弘治中，苏州陈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诬归，家贫，鬻书自给，有司援天顺例，诏岁给米五石。

杨照为辽东总兵，与户部郎何东序、巡抚侯汝谅，先后互相讦奏回卫。久之，还镇，感愤战死。无子，有二母，贫不能自给。都御史王之诰闻于朝，月各给米三石，免三丁，终其身。

萧亮，新喻人，以廪生讨华林有功，后战死，都御史陈金遣官祭之。上功，诏赐绢二匹、钞六百贯，录其子长孺为臬司吏。何赏之轻乃尔！萧当赠官，并廪其子可也。

谥

忠、孝二字不并谥，盖许国、养亲不两立，此颜真卿之议也。

宋黄勉夫谓本朝单谥文者，惟杨大年、王荆公二三人；单谥正者无之，然其后有程正公。

韩忠彦卒，请谥，王居正谓公在熙宁时，辟王氏坐讲之说，有功名教，宜谥曰文礼。韩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礼为谥，求易不从。

补谥，惟穆庙初最多，录诸忠义致死者。然一概覃及，亦伤于太滥矣。

陈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赠礼部侍郎，谥文定。诰云：学优而正，行直而坚，经事历五朝，抗权贵而弥劲，司成淹六考，植模范以称尊，诚一代之儒宗，笃行之君子。

郭明龙在礼部，锐然欲夺谥改谥。议不克行，而一时大嚷。有某素亢直，对郭大言曰："宋高宗时，秦桧加尽美之谥，当时何尝夺？今日何尝称？公欲以此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长揖而去，郭惘然曰："不做也罢。"

日记载：陈文卒，议谥。故事，凡入阁者，皆用"文"字，下加一字，如"文正"、"文贞"之类。众论鄙"文"，特改例，谥之曰庄靖。此说非也。谥以易名，陈谥文，是用其名也。王文谥毅愍，林文谥襄敏，亦此意。或谓程文德谥文恭，林文俊谥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扬州兴化县高阁老谷卒而赐谥，阁本、礼部本及《通纪》诸书，皆书"文义"，《列卿传》作"文毅"。余尝见高文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称《高文懿集》。不独票签为然，叶叶中间细字皆如之，宗与其子若孙必无误，可见诸书皆谬。其文亦简质，所作自诸体外，其《赠章都曲艺卑秩处士文》，绝不见有大富贵人酬应之篇，即此可见其为人矣。

乙酉，礼部题补谥者廿九人，皆从百年上下采公论甚确。浙得六人，我湖独居其二，为大理卿陈公恪，少司马吾师许公孚远，此真盛事。

余年友吴继疏仁度，疏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重望，法应得谥。继疏毕一生精神命脉皆萃于此，余丁酉至京，即来共谋，怂余单疏题请。时继疏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将以媚吏部二字疑我。且新进词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属之给舍罗龙皋栋，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陈大理公与焉。罗又益以数人，以后十六人皆得谥，此真生平得意事。其年，许师尚无恙。

许师开府闽中，闽士夫多借商税为蠹，师尽革之。兼喜讲学，会江右李见罗谪戍入闽，雅称同志，日夕会讲。从人太多，稍有费用，是以怨谤大兴。李九我阁学非私税者，却循声一口，牢不可破。惟叶台山少师雅所契慕，癸卯师没，叶以南少宰考满入京。余会于京口，以师身后事嘱之。时李为少宗伯，署部事，叶皱眉曰："李公在，无可为者。"余戏曰："他日先生在，事当如何？"叶应曰："不负，不负。"后议谥，李、叶俱在相位，李被弹不能出，叶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许师也。

登闻监鼓

登闻鼓院，宋颛设官为监。国朝以给事中、锦衣卫各一员直之，而无专职。名而已矣，大约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无能穷究其实者，即不设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陈言时事四，曰辨邪正，推举在位、在野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时名硕。而指挥许宁谓其廉能骁勇，军民悦服；太监怀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俨然与吏书王恕、王竑、李秉并，卓矣，卓矣！

林见素在家，刘瑾荐起抚四川，具本奏弹曰：宜以知己为报，然不忍坐视将乱、将危而不之救。草疏与御史陈茂烈议，无可托写本，又无可托赍进，相对饮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续前稿，令教谕范府誊净奏上，而瑾已擒，复上疏庆幸。忠臣之爱君如此。万历庚子，余典闽试，策问人才，以公为首，督学沈泰垣为创颛祀。

嘉靖初，以抄没钱宁等房屋给皇亲邵茂等，此细事，乃工部议量留，言官余瓒等又以疏争，如何动得圣主。

汪鋐亦有好处，在都察院时，有罗增者，南城县人，为族人所诬，其子鈇，诣登闻院，七上章，皆格不行。又再诣阙，泣不绝声，汪悯之，为奏闻，释之，事始终，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终养。鈇之笃孝不必言，而其时当事者皆何如人耶？

萧何转关中粟以给荥阳、成皋之军，是实；乃近日一计臣上疏曰："萧何转饷，韩、彭因以成功。"韩、彭用兵何地，而萧得以粟济之耶？

攻上官

胡梦豸，不知何许人，举人，司教。万历初年，奏为条陈学校急务，遵复祖制，申明卧碑，以正士风事。下部立案，升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抚潘季驯疏，武宁、万载二县，盗贼之区，并德化、永丰冲烦之地，乞用甲科。胡复奏为庸邪大臣，悖违祖制，蔽塞贤路事。潘自陈，部覆，夺梦豸官。

千户郑一麟奏抚按孙鑛等迟玩，乃万历丙申年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举动亦可异矣。谢过则重伐其善，言去则厚觊其留。既阳为必去之形，以乞怜主上；又阴为复留之势，以骇制群情。谄泪交流，方摇尾而扫地；雄心未歇，更砺齿以待人。语极呕心，而元气已斫。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时可知矣。

参属官

有按臣参一属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为阿堵所遮；七窍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线。不过描写“贪”字耳，何作巧乃尔！

发私书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书给事中李某。李发其书士闻，其人遂得重谴。书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则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渎君父之听。即渎听，亦不过寻常摧枯拉朽举动，非有大关系。而票云：举发私书，忠直可嘉，著与纪录。李后亦以考察去官。

詈人不憾

刘子翼，字小心，在隋为著作郎，峭直有行。尝面折僚友，退无余言。李百药曰：“子翼詈人，人多不憾。”

报恩不受

张弼脱李大亮之死，后大亮贵，求弼不得，时弼为将作丞，匿不

见。一日，识诸涂，持弼泣，悉推家财与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愿悉臣官爵与之。"帝为迁中郎将，代州都督。弼之行谊，更在丙吉上。盖吉为大臣，且君臣之间，谊不当言；如弼处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贵显，相遇而不言，既遇而不任受，圣贤岂有过哉！

文官嫉媢

郭子仪困于程元振、鱼朝恩，犹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困于张延赏，延赏文臣，为宰相，而嫉媢大功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为此憸计，真可恨、可杀！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报也。晟祀于武成王庙，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则汤师退所为。汤殆延赏之后身，而论者犹谓晟讦奏，失大体。余谓此正大体，不可失也。

韩裴

令狐绹荐裴坦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持不可，而不能夺。故事，初诣省视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甬道而坐。坦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骇愕，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坦性清俭，子娶杨收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今受辱于休，休好佛，亦非污士，而相厄如此，中必有故。然休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处，力辞之可也。坦后拜相，从子贽，昭宗时亦继其位。帝疑其外风检而昵帷薄，以问学士韩偓，偓曰："贽，咸通中大臣坦从子，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帝为释然。偓真长者，遇他人，坦难乎免矣。偓又解陆扆之厄。

王谢

江左之晋，必称王、谢。王氏辅元帝，号称中兴，在位不闻谢氏一人。谢氏破苻坚，最为上功，在位者亦不闻王氏一人。岂天之生才，随时各聚一族，抑亦有褊心阻抑，不相容邪？如谢安与王愉翁婿成仇，便自可见。

吕霍意见

张永嘉入朝，南九卿约吕仲木往贺，以不识面辞。既卒，约会祭，乃不拒，曰："今自合从众。"永嘉清而狠，殁后，家中有扰攘事，闻于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约仲木，冀力保其家。吕与书，责其阿私党奸，且望其一变为正人，霍复以书辨，称永嘉十善，吕不应，事遂止。二公议礼原不合，霍之约吕，可谓不智。马西玄为吕作墓志，言永嘉暴横其乡，侵田宅无数，事或有之，宜其后之不振。

渭厓生而重瞳，既病，或言当考命书者，公言：志定即命定。自疑梦兆不佳，两子在远，曰："死斯已矣，尚惜千百岁耶！"门人约御医王琠候问，王曰："尚可药，但曾辱吾家，夺吾弟监生，药如不效，谁任其咎？"乃止。既革，张目旁视，口称天地间道理。次日，卒矣。嘉靖庚子顺天试，其子若馆宾，不得与。欲上疏摘录文及卷之疵谬，并中者纳贿事，门人李中麓力止不听。李又复书，言所中卷多可观，诸子进取，不必在一时，安知本省无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子与瑕中广东第九，已不及见。其性之刻急如此。然则陈循王文又何怪焉。是年，顺天典试者为童承叙、李学诗，吁，亦危矣！

解怨为德

我湖张庄僖公永明掌台篆，为给事中魏时亮所劾，请致仕去。魏新进，未知公之素，而张之亲吴某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众知所自来，吴考察夺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后副院席庄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虑旧隙，魏闻之，引见且谢曰："少年入流言，误弹尊公，终身为恨。今乃得补过。"遂荐入台。盖君子人相处，解怨为德如此。魏长身谔谔，余初第，犹及见之，后官至尚书。

庄僖为芜湖令，拜南给事中；天德亦令芜湖，后父子并祀于县。

忘怨感德

新昌吕光洵之父，豪于乡，县令曹祥抶之，卒为善士。曹祥，太仓州人也。光洵为御史，按太仓谒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语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后？"盖戴恩十余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谭乃去，且厚赠之。祥为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为怨以为德，不忘亦不讳，而恳恳致谢，贤于人远矣。光洵官至尚书，有名。

忘怨释罪

金诚，字诚之，籍广州右卫，读书社学。指使麻张，最无赖，系之，诟曰："军余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缓挞之。诚泣曰："读书冀显扬，今亏体辱亲矣。"张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视不敢言，行贿乃免。永乐丁酉，诚领解首，明年进士，为刑部主事。张坐杀人，逮至，望见诚，一步九顿，诚笑迎之，言于堂官，释其罪。张造诚，诚执礼如平时。张感泣，以女妻其子。诚，敦朴人，以寿终。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为上。其有仇怨在贫贱，而富贵偶然相值者，尤为不幸，当求善处之策。歙汪雅堂公名在前，隆庆戊辰进士，嘉兴司理升刑部主事，罢归，凡二十余年。余辛卯谒吾师许文穆公，师曰："此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见恂恂，公筑小园，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盖明干有用才。问其罢官本末，不答；后访之，则其父原平湖丞，为刘尉所构，太守徐摄之。公方为诸生，蒲伏请罪，徐不为礼，竟逐其父。明年，公乡举联第，司理嘉兴，二人尚在。徐惭，郊迎，刘自缚请罪。公本不较，两人中疑，厚为备。徐入觐败官，疑出于公，讦之，俱罢。岂非冤对不能避者乎？要之，选时亦可避，而官止于此，避亦何益。汪入庚午棘围，收冯具区。先生既没，冯为墓志云：虽耀俗眸，终亏远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谑

具区与贺伯闇吏部同年，贺长一月，以文字相知。冯既贵，贺尚滞诸生。冯善谑，贺矜庄自律，相会，冯故以谑语挑之，贺大怒，愈怒愈谑，贺无如之何，至拂衣去，且怒且骂。冯只笑谑，致书曰："果不出吾计中也。"贺无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曰："两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具区先生能游戏三昧，而贺去之远矣。"

具区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卧，寤而汗如沐，曰："方鼾时，梦出门，见远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纱厨。外错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许，大海中万山色正如郁蓝金碧相射，涛声雷震。其澄彻处，蛟龙鬼神可数指也。仰视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耸身而入，两隶前导，启朱门，中有伟丈夫数十，以旌幢迎。庭中树多异香，风吹作声如丝竹。阶砌峻整，宫宇弘丽，皆有封识。俄然洞

开，其中物似光妙所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门返顾，其额曰‘宛委之山’云。”梦之九年新春，正啖粥，箸堕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应，逝矣。或梦之为城隍神，呵殿出门。而郭明龙五岁时，目忽盲，梦神人抉之复明。舟火燎须，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归，舍舟登陆，堕水灭顶，若有木践而升。渡江风作，舟侧且覆，亟泊芦洲，露宿终夜，犹吟诗不废。生时三梦为城隍神入庙治事，事历历可指数。没之前二日，梦城隍神约日交代，如期而卒。

具区不甚教子，每叹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训，多费物力，供师友之奉，真痴人也。”筑精舍于孤山，曰：“得附林处士足矣。”并买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适。不能饮，惟佳茗清香，与衲子为伍，亦逍遥地行仙也。评者曰：抛却富贵易，并忘子孙难。

奉师友

黄鲁直居涪州，有广人林师仲者，往谒之，勉以教子，曰：“人家有宾客，动辄费数千，乃不能捐百千奉其师友，非善计也。”师仲兄弟感其言，创义斋以教，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师弟子礼

孙明复居泰山，孔道辅往谒，见石介事明复，执杖履甚恭，鲁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此语却不然，鲁固素多礼义者。

门生天子

张后胤，字嗣宗，昆山人。唐太宗微时，尝从受业，后即位，召

燕月池，帝从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对曰：“昔孔子门人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乃王天下。计臣之功，胜于先圣。”帝为之笑，此真所谓“门生天子”也。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见其强力，问欲何官，因陈谢不敢。帝曰：“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何所疑？”后胤顿首，愿得国子祭酒，授之。卒年八十三。考后胤与群臣以《春秋》酬难，则所授之经，必《春秋》也。宰相张镒即其后。

通家

陆务观云：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苏于海上，因得立传垂名。后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尝学于吴潜，潜谪循州，往从之，有力阻者，叹曰：“岂可使巢谷专美于前哉！”潜亦为立传。

死不忘友

贾餗与沈传师善，餗拜相，传师前死。常梦云：“君可休矣。”餗寤，祭诸寝。复梦曰：“事已然，叵奈何？”餗以李训谋覆族，然实不与训谋也。若传师者，死不忘友，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愧矣。

鹄粮

张司令，元时人，亡其名。富而好礼，慕杨铁崖名，往迎之。铁崖谓其不知书，弗应，司令乃延鲍恂为师，受业焉。后迎铁崖，乃往。席间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盘露，铁崖题云："芙蓉掌上金盘露。"妓即应声曰："杨柳头边铁笛风。"盖杨又号铁笛道人故也。铁崖抚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辞去时，司令出米，满载送之，云是鹄粮。铁崖素爱鹄，不能却。随访顾阿瑛，召阿瑛之邻人贫者，分给之而去。

旧寮执礼

况钟守苏州，与吴江参政平思忠有礼部旧寮之谊。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使儿辈知公为吾故人耳。"其见敬如此。思忠居贫自守，未尝以事干钟，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长于文衡山，自请北面隅坐。其书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项它七岁为孔子师，子路长孔子十岁。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北面而走矣。寅长于徵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求一俯首，以消熔渣滓之心。非徼徼为异，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徵仲不可辞也。"袁郎中叹曰："真心真话，谁谓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己

子畏举弘治戊午乡试第一，其年应御史科不见录，太守新蔡曹凤

荐之，得隶名末。曹初因文温州见子畏文，奇之曰：“此龙门然犀之鱼，不久将化去。”盖子畏知己第一人也。

子与好客

徐子与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丽者。一客丑甚，自负能诗，介蔡子木先生荐之子与。蔡作书，盛言客自喜可喜状，以家人将之，恐客之窥书而求易也。子与得之大欢，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赠以诗曰：“自信金声能掷地，谁知玉貌不如人。”客犹得意，传示为重。

公瑕设像

吴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书，少为文徵仲奖赏，感之甚，设像中堂，岁时祀如祀先。与王百谷穉登相左，见即避去。万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无子，子弟之子长康，亦夭，无子，以甥邵姓者为嗣，亦不克终。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郑，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阳令，郑贫甚，贷钱访之。至则大出条约，禁乡人不与相见。郑乃告乞数文，作回路费，亦不与，在途不胜狼狈。后郑中二甲，除差直隶公干。程以事调获鹿县丞，又被告赃，郑前来按郡，程乃远迎叙旧，引“苏章二天”等语，郑笑而不答。至晚，命戏子演戏宴程。郑私唤戏子，具言前事，戏子领命，因扮二虎。一虎先衔一羊自食，旁有饿虎踞地视之，虎怒吼，衔羊而去。他日饿虎得一鹿，前虎尤饿甚，欲分

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衔羊不采俶，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掬尽湘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归。

卷之四

都城

国初有“高筑墙，广聚粮，缓称王”之言，一以为朱升，一以为陈碧峰，其说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阳，即分地甃城，此时谋臣尚未合，隐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旧城，西北控大江，东尽白下门外，距钟山颇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之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既下北平，大将军展筑其城，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为北京。六年北巡，称行在。方平南交，屡出塞，且营宫殿，未闻有所改作也。

都墙

六朝时，建业都城外，仅竹篱。齐高帝时，有盗发白虎樽者，王俭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俭又谏止，上曰：“吾欲后世无以加。”所谓外罗城也。我朝改作，凡十三门，周二百余里，包钟山、孝陵其中。北京惟贴城，内外为女墙，高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虏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稍庳。要之，都墙不可已也。

罗城分工

南京外罗城，旧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驯象门起八门，属本府修；沧波门起，属工部修。焦猗园云：太祖筑京城，原工部与本府共工，后府筑已竣，尚有余资，建石桥于江东门，曰“赛工桥”，盖赛工部也。后人误以沈万三秀媳妇所筑，遂曰“赛公”，可笑。然则成化题准分修，倘亦有旧例可据耶？

宫殿

南京宫殿，作于吴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兴工，所司进图，悉去雕琢奇丽者。门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华盖、曰谨身；两宫曰乾清、坤宁；四门曰午门、曰东华、西华、玄武。大略已定，登极前一月御新宫以即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内午门，添两观，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奉天门之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两庑之间，左文楼，右武楼。奉天门外两庑，曰左顺、右顺，及文华、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内金水桥，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及长安东、西二门。而西宫则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诸地师数万人，卜筑大内，填燕尾湖为之。虽决于刘基，实上内断，基不敢尽言也。二十五年后知其误，乃为文祭光禄寺灶神云：“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云。此真大圣人心肠，故文皇北都享国长久。

文皇初封于燕，以元故宫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难后，就其地亦建奉天诸殿。十五年，改建大内于东，去旧宫可一里，悉如南京之

制，而弘敞过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内也。此得地脉尽处，前挹九河，后拱万山，正中表宅，水随龙下，自辛而庚，环注皇城，绕巽而出，又五十里合于潞河。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出西直门高梁桥一带望之，隐隐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设。至我明始开天寿山，又足以配帝王万万世之传，宁有极哉！

既迁大内东华门之外，逼近民居，喧嚣之声，至彻禁御，未暇经理。又殿成即遇灾，以奉天门为常朝之所，故诸宫阙及各衙门皆未备。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扩，移东华门于河之东，迁民居于西之隙地。正统初，木植已积三十万余，他物称是。五年三月兴工，六年九月，三殿、两宫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颁诏大赦，次日复御殿颁历。又次日，文武群臣上表致贺，而两都规制始大备矣。

永乐十八年，三殿工毕，上召漏刻博士胡𥨊卜之。布算讫，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时当毁。"上大怒，囚之，至期，狱卒报以午过无火，胡服毒死。则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骤起，由正殿延烧至午门，楼廊俱尽，次日辰刻始息。越十余日，上谕以永乐殿灾，尚有门代，今满区一空，禁地可乎？殿庭无不复之理，当仰承仁爱，毋卖直为忠。于是礼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复。但事体重大，工费浩烦，容臣等会同勘议。"上曰："当先作朝门并午楼为是，殿堂即随次为之。"明年七月，大朝门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时上性严急，诸臣竭力从事，随宜参酌，须弥座缺坏者补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请额，谕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祇仍祖定。惟"天"字当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于是部臣谓当为横匾，天字居中，两旁稍下相对。上复以为不雅，取《洪范》字义，改奉天殿曰皇极殿，门曰皇极门，华盖殿为中极，谨身殿为建极，仍直匾顺

书。文楼曰文昭阁，武楼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又改乾清右小阁曰道心，旁左门曰仁荡，右曰义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来所无。其名之正，亦自来所不及。方幸汴梁，即筑奉天台，今在藩司治后，盖太祖心与天合，故念念在兹不敢忘。世宗既改大礼，恚群臣力争，遂改郊改庙，一切变易从新，并改殿名，大臣随声附和，举朝皆震慑不敢言。穆庙立，应诏陈言者，每每有复殿名一款，时亦不从。今劫灰已久，未暇议及，日后工完，圣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旧可也。

两宫之灾，则正德九年与万历二十□年各一次（原文此处为□），旋即葺复。而今新宫尤伟，盖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庙时，亦必易名矣。

南内

南城在大内东南，英皇自虏归，居之。其中翔凤等殿石栏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内官悉取去为用。又听奸人言，伐四围树木。英皇甚不乐，既复辟，悉下内官陈谨等四十五人于狱，令锁项修补完备，各降其职。寻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龙德，南门曰丹凤。殿后凿石为桥，其后叠石为山，曰秀岩。山顶正中为圆殿，曰乾运。又其后为圆殿，引水环之，左右列以亭馆，杂植奇花异木其中。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宴赏。世庙中复临幸，余备史官。丁酉八月游其中，得悉胜概。石桥通体皆盘云龙，势跃跃欲动。东为离宫者五，大门西向，中门及殿皆南向。每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围廊与后殿相接，其制一律，想仿大内式为之。太祖钦定，所谓“尽去雕镂存朴素”者。

梳妆台

大内后苑山石，宣宗《广寒殿记》，详矣。旁有所谓梳妆台者，相传起于辽之萧后。考之《辽史》，望气者言，女直有天子气甚旺，遣使迹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珑奇甚。时女直方臣于辽，辽多所需索，因请此山自行辇取，女直许之。乃大发人夫，凿而载之。凿之夜，山鸟皆悲鸣，即以其石筑台，此台与山之所自起也。其后益以艮岳，当是金完颜亮以前事。宣皇止以艮岳立论，当时阁臣宜密奏补所未足，而竟寂寂，岂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来历故然耶？然辽方凿山，而阿骨打、吴乞买生已久矣，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废大慈恩寺，从锦衣卫之请，即其地改为射所。上以金鼓声彻于大内，拟改建玄明宫，别以大兴隆地为射所。谕工部及都督陆炳，炳言："大兴隆地，亦逼禁城，不便，惟安定门外有废官厅隙地，宜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此，而移射所于民兵教场，射所旧地改为演象点视差拨之所。"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双称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来也。

神木

神木见于永乐间，宋礼所奏，遣官祭之，即因之赐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府五河县杉木一株，围一丈五尺，长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现，谓由河、洛而下，原非所出之区；谓从江、淮而入，又无逆流之理。是盖祖宗启

佑，淮、泗效灵，与大工会，不偶然也。昔成祖重修三殿，有巨水出于卢沟，因以神木名厂。二百年来，美谈再续，谨拜手以献。”疏入，上令送至以助营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后若千乘万骑从西北至者，东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长十丈，大数围，遗永平城下，盖龙王采木来送，阅数十年一遇之。时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亲见者。亦嘉靖年间事。

旧传高邮州新开河有运皇木者，适遭冲决，失大木二。岁久，湖中有二物如龙形，每遇风雨，则昂首奋迅，声闻数十里，远近见闻，相传木龙出现。自后湖决，虽风雨不现，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岁久将圮，郡守谢欲新之，材木俱集，独少正梁，命工营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苔衣如毛，长尺许，游动摇荡，人疑不敢近。报州差水工验勘，乃一巨木也，牵拽至岸，工人量之，与州堂间架长短相合，遂祭告。斤削绘彩，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无难于力。或以二木之遗其一者。郡人王盘诗：“谢公有意建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湾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龙。旧经云：溪有古梅，吴时作姑苏台，伐以为梁，而存其根。产木成坞，有巨木卧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龙，盖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声如鼍吼，闻数里，土人相传梅龙顾子。《十道志》：吴造建邺宫，始取材至明堂溪，见古梅，其材中梁，取以还都，梁已具，无所用之。一夕，梅忽飞还，土人异之，号曰梅君。今在湖中，随水浮沉。一云，会稽禹庙梁即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采之，凿字号，结筏而下。既至芜湖，每年清江主事必来选择，买供运舟之用。南部又来争，商人甚以为苦。剔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没水取之，常失去一二。万历癸酉，一舟飘没，中有老人素持斋，守信义，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

曰木龙府。殿上人冕旒甚伟，面有黑痕，宛然所凿字号也。传呼曰：“曾相识否？”老人顿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传呼曰：“汝善人，数尚可延，速归！”令一人负之而出，俄倾抵岸，则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无所见。

海虞王之稷为贵阳通判，运木渡黄河。其最大者二，忽逸陷㵎泥中，千人不可出。为文祭之，乃起。复见梦曰：“吾三千年为群木领袖，今乃逐逐随其后。终当别去，必欲相烦应天子命，非以巨舟载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举缆，一呼如跃，舟行甚疾，绝无沮塞。

永乐中，云南普宁州大风，折一古树。军陈福海解以为版，内具神像，著冠执笏，容貌如画。彼中神而祀之，有祷辄应。正统二年，学正杨茂请加敕封，下礼部覆寝。

瑞木

洪武元年，临川献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质白而文玄，当有文处，木理随画顺成，无错迕者。考之前代，往往有之。齐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历中，成都民郭远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秘阁。五代梁开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营于壶口，伐木为栅。破一大木，中有朱书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乃表上之。司天监徐鸿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后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岁。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汉初县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连宋”三字。太平兴国六年，温州瑞安县民张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新县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挺出半指如支节，书法似颜真卿。神宗熙宁十年八月，连州言柚木有文曰“王帝万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义县木根有文，曰“万宋年岁”。绍兴十四年，虔州民毁欹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时”。淳熙

十六年七月，晋陵县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绍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绍熙，果五年而光宗崩。元天历己巳，平江万户府构正衙，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已虏宋矣，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赵”，其木丈二尺围，其字青，半解扬州，半留真州。

圣木

始兴郡阳山县有豫章木，本径二丈，名为圣木。秦时伐此木为鼓颡，颡成，忽奔逸，北至桂阳。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树尽枯，而生龙脑，京师龙脑为之骤贱。每一两直钱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州卫有大木，乃先朝所采，百牛拖之不动，时时生蕊，大仅如豆，焚之极香。

运木

故事，诸省运木，先于张家湾出水拽运，以次入神木厂。既完，始取批回，动经岁月，间有水溢漂失，坐累死亡者。工部主事王梃奏：“即水次设厂，竹木至，验入，即与解官批回，公私便之。”梃，象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参政，清约，工诗文，负气，有宦声，亦奇士也。

府县城池

太祖与张士诚相持，得常州、长兴，皆杀城之半，以便守御。湖州亦如之，惟江阴城，元初皆毁，后乡民相率为土城，因甃砖石，加女墙守之。

庆阳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斩削而成，东高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门无城。成化初，参政朱英增筑，记曰：城之惟坚，池陴以完，深以如泉，高焉如山。所谓削山为城，因河为池，张良臣所据以叛，易守而难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苏州则内外有濠，而城之形为亞字形，最难攻。以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诸大将，用兵二十余万，围之十月而后下，匪直士诚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于张士诚，计九千八百五十三堞。万历四十年间，每堞议用鱼脊石版一片覆之，该银一千七百两有奇，此法尽可通行。

西宁卫城高五丈，厚如之盖，李轨所筑。凉州卫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挥濮英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二十里有兽文石，其一高五丈，长一丈三尺，周围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头。余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过无锡县，见其城焕然一新，内白外蓝，皆以石灰涂藻，宛若世家萧墙一般。每丈约费银二两，计城可三四千丈，闻皆取办于甲里者。夫修城，役军不役民，制也，违制而动，又无益事实，其义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怪。或以余言为过，晓曰：看两京曾用此否？其人终不以为然。未几，湮颓如故。

城门

《舆地志》：句践应门之上有大鼓，名之为雷鼓，以威于龙也。《寰宇记》：吴作蛇门，作蛇象而龙角。《汉书·王尊传》：母持布鼓过雷门。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湘洲记》：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十道志》："雷门上有大鼓，阔二丈八尺，声闻百里。孙恩之乱，军人砍破，有双鹤飞出，后不鸣。"《晋书》亦载之。旧门去城百余步，后改为五云门。

城门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数千，各自立名。然惟苏州阊门及齐、葑、娄、盘、蛇与杭之钱塘最著，即儿童能言之。南则聚宝，北则哈答、任城乃元之旧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称旧不称新，盖业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门而著，曰蓟门、剑门、夔门、荆门、吴门、彭门、雁门。古号而最雅相传者，春明门。

土司皆不许立城。

权奇筑城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适倭寇至，议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权奇之妙乃尔。然非素得民心，即杀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时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

楼阁台

楼阁大观，无如南昌之滕王阁，武昌之黄鹤楼，岳州之岳阳楼。三楼皆西向，而岳阳尤伟。

真定府有阳和楼，雨雪不沾洒四面，随风若避，故以名。

楚称三户久矣，乃汉渤海郡亦有三户县，即今之长芦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阳楼，盖取东岳以名，因地僻，故不著。

四川达州有六相楼，则唐李峤、李适之、韩滉、刘晏、元稹、宋张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马，或主簿，皆以贬官至。

稻孙楼在庐州太安门上，米芾秋日登楼燕集，见田禾可爱，问诸老农，曰："稻孙也。"稻已获得，雨复抽穗。芾喜，因名其楼。

紫阁，山名，在咸阳御宿州南山中，杜诗"紫阁行云入渼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树，其叶红紫，亦曰华盖树，寺有阁。

书云台在曲阜南溪之上，《左传·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而书。亦曰泮宫台。《水经注》曰：灵光殿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诗》所谓"思乐泮水"是也。《东游记》云：台有水，自西南而来，深丈余，而无源。

余居后二十丈有范庄池，广十亩，水甚清，大旱不涸。池东南可里许，有陶墩，大水环之。又东十里，有蠡宅，相传范蠡养鱼种竹处。泗水县陶山后为薛河，河中有钓鱼台，高一丈五尺，代经大水，不为损，土人云是范蠡养鱼处。庙基为范蠡宅，其山下河边平泽为范蠡湖。蠡三致千金，迁徙不定，故嘉兴南门亦有范蠡湖，产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华林园，堂周围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于水，为激轮于堂，层层各异。下层刻木为七人，相对列坐，一人弹琵琶，一人击胡鼓，一人弹箜篌，一人搊筝，一人振铜钹，一人拍板，一人弄盘，并衣之以锦绣。其节会进退俯仰，莫不中规。中层作佛堂三间，佛事精丽。又作木僧七人，各长三尺，衣以绘彩。堂西南角一僧手执香奁，东南角一僧手执香炉而立，余五僧绕佛左转行道。每至西南角，则执香奁僧以手拈香授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复行至东南角，则执香炉僧舒手授香于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于炉中，遂至佛前作礼。礼毕，整衣而行，周而复始，与人无异。上层亦作佛堂，旁立菩萨及侍卫力士。佛坐帐上刻作飞仙，循环右转。又刻画紫云飞腾，相映左转，往来交错，终日不绝。并黄门侍郎博陵崔士顺所制，奇巧机妙，自古未有。

宋刘韐以资政殿学士死金之难，赠太保魏国公，谥忠显。子子羽，以徽猷阁待制拒金人，保全蜀，卒赠太师、鲁国公，谥忠定。孙珙，以同知枢密院事，卒赠太师鲁国公，谥忠肃。韐族叔颌亦死金之难，谥忠简。又有纯者，知邵武，御贼见杀，赠太尉，谥义壮，庙额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应之，河南人，宋庆历中官枢副。归休居洛，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谥恭惠。

螽斯则百堂灾，烧杀刘聪子二十一人，盖伪汉所建以居其子，天谴报应者。其堂当在平阳府。近有徽州刻本，分螽斯与则百为二堂，《应天府志》收入建康南晋之堂，其谬何极！

三槐堂在今东昌府清平县界内。清平，宋贝丘地，属大名府。

韩魏公定州阅古堂，胜于昼锦堂多矣。昼锦堂作于相州郡治，非韩私宅也。

陈僖敏公镒致政家居，辟小园，得蔡君谟所书昼锦堂石碑，复有芝产于堂柱间，真完名全节之征也。

衙宇房屋

自来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国初官创，太祖谓“大官人须居大房子”，名曰样房，极宏壮，盖欲依样遍造各衙门也。近日南京如吏、户、礼、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置官房，亦可居。国子两厢，极水竹园亭之美，亦公私辏合而成。李九我自南少宰转北少宗伯，仿南例，买房供堂属居住。外征民租，如治家然，诚非体。然因此议其贪，则失之远矣。

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然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

两淮运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时故宅。城东法云寺，乃谢安石故居，天宁寺其别墅云。

苏州巡抚行台，乃魏了翁赐第，宋理宗扁曰鹤山书院。

江西巡抚衙门在永和门内，宁藩变后，改承奉司为都台，织造机房为按台。浙江巡抚衙门在官巷口，胡梅林总制时，改于望仙桥，盖宋重华故宫地，传有郁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绍兴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为鸿胪少卿，连守楚、泗、台三州，未尝家食，前后门虽具，未尝开，守舍者自侧户出入。少卿长子闳，为郑州通判代还一。术士善相宅，至夜登屋脊视云：“此宅前开门，则出两府；后开门，则出台谏。而所应者非本

宗。”后建炎四年，高宗驻跸于越，凡空第，皆给百官寓止。礼部尚书谢任伯寓此宅，拜参知政事，中使宣召，开前门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娄寅亮与唐为姻家，暂假投检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监察御史，开后门诣台供职。其言皆验。

郑虎臣宅在嘉定鹤舞桥东，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四时饮馔，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闺灯实录》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餍饫也。当宋末，杀贾似道于木绵庵，即其人。气甚豪，不止称富家翁，可敬也。

塾，门外舍也，人臣来朝，至门外就舍，熟详应对。塾言熟也。家庙在东，西堂为塾，故曰西席。

凡屋宇竹树之类，影入窗隙内者皆倒悬，阳燧亦如之，中间有碍故也。

某姓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监司，谓水中造房，侵占豪霸，为地方害。监司北人，大怒，谓水中可造房，何事不为！绳之急，其人累诉不能白。一儒生为操状曰：“南方水乡，家家有个船舫，即如北方旱乡，家家有个马房。”监司悟，狱解。

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谓其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以比浅学之破碎摘裂，足供谈笑耳。

弈

王傿，字廷贵，常州武进人，素善弈，且所酷好。及为南祭酒，辄绝不复事。李九我亦有此好，为南少宰，亦停，二公相类乃尔。

琴

黄献，字仲贤，号梧冈。入内府，年十一，孝皇命之学琴，甚得亲近。年七十余，刻《梧冈琴谱》，礼部尚书陈经为之序。

范文正公酷爱琴，唯弹《履霜》一操，即有事不废，人谓之范履霜。

独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其得趣乃尔。

葛天氏始歌。阴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埙、箫。女娲作笙、竽。黄帝作钟磬、鼓吹、铙角、鞞钲，制律吕，立乐师。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斓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乐。穆王有木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筝。汉田横客作挽歌。汉武帝立乐府，作角觝、鱼龙曼延、吞刀吐火之戏。梁有高絙舞轮之伎。唐高宗置梨园作坊。玄宗置教坊、倡优、杂伎。元人作传奇。

钟鼎

三代制器，曰钟，曰钲，曰鼎，曰鬲，曰盉，曰鍑，曰甗，曰鼒，曰洗，曰鋗，曰盆，曰鉴，曰杅，曰匜，曰壶，曰瓿，曰尊，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瓶，曰罂，曰爵，曰斗，曰卮，曰角，曰杯，曰觚，曰斝，曰敦，曰簠，曰簋，曰豆，曰铺，曰锭，曰錞，曰铎，曰磬，曰铙。钟有特钟、镈钟、编钟，凡三等。钲类钟而庳短；盉类鼎而有味、有攀；鬲类鼎而空足；鍑类釜而大；甗类甑而通中；鼒类洗而大，腰有足攀；鋗类洗而小；鉴类鋗而大；瓿类壶而庳；卣类壶而有足攀。簠形方，簋形圆。彝六等，皆有舟。尊六等，皆有罍。罍类壶，容酒一斛。舟类洗，而有耳。

钟，西方之声，其功大者其声大，垂则钟，仰则鼎，一也。佛家谓地狱受诸苦楚，闻钟声则苏，故缓其杵。黄钟生一，一生万物，君子铄金为钟，四时允乳，故钟调则君道得，古军中皆用。今易以铜鼓、锣铙之属，取其便也。

鼎，绝大谓之鼐，圜掩上谓之鼒，丰者为鬲。

大名府有谯钟，相传魏太武时所铸。守清正则钟声洪亮，否则不扬。前守恶之，弃于通衢，钟因半裂。嘉靖中，乐䕶为守，适岁歉，民竞言神物弃置为咎，请复之。乐曰："有是哉？"祭而县之，扣之不扬，意甚不悦。忽梦大众宣于钟所，既再叩之，钟果洪亮，其裂处寻亦平满，更拥起一脊，民益异之。

萧县相袭不撞钟，以为撞之则水至。嘉靖间，县尹朱同芳弗听，水果大至，漂没田庐，同芳坚不听，水亦寻涸。及孙重光尹萧，父老恳请，重光遂止之，乃为文以祭钟曰："鼓焉以钟，昏晨之轨。民有讹言，金能利水。为民父母，从此而已。御患无德，随俗可耻。钟兮有灵，尚鉴乎此？"重光去，王荩臣继之，复令撞钟，其家病祸相沿，惧而复止。

成化间，大钟二，荡淮水中，声竑竑，势欲跃起，总兵平江伯陈公锐祭之，一钟遂止。令县于朝宗门楼，声闻百里。其一止泗上。

张华铜山钟鸣之应，人能言之。又其时朝士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击。华云："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耳。"错之令轻，鸣遂止。

分宜县，昔有渔者钓得一金锁，长数百尺；又得一钟，如铎状，举之声如霹雳，山川震动。渔人恐，沉于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驱山铎也。

会稽灵嘉寺钟，本于阗国寺钟也，因风雨飞来，有天竺僧过此，

识而知之。

广西太平州有一钟，自交趾思琅州飞来，夜常入水与龙斗，天明复旧所。正德己卯，盗断其纽及唇，灵怪遂灭。

胡梅林取各寺观铜钟，制大将军击倭，殆无孑遗。惟桐庐县城东一寺钟，有蟒蛇盘其上，军士惧不敢动，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钟声闻五十里。"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应天，僻远，四周环以大水，罕有报者，独得免。余每扣之，声清越度，可闻数十里，惜悬深屋中闷闷耳。闻宁波一钟，见梦太守得免，今半没泥中，取之不可动，人皆神之。

铜鼓

世传诸葛铜鼓，然不始于诸葛。《马援传》："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还上之。"注引《广州记》："俚僚铸铜为鼓，悬于庭，置酒，招同类，来者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即留遗主人。"《诗》曰："击鼓其镗"，镗从金，则固起于三代时。所谓金声者，殆如此，必非锣也。

诸葛铜鼓皆奇文异状，雕螭刻虬，间缀虾蟆，其数皆四。杨升庵编内称淳于古礼器也。广汉什邡人段祖，以献益州刺史萧鉴，高一尺六寸六分，围三尺三寸，圆如桶，铜色如漆。令去地尺余，以手振之，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以诸葛鼓证之，疑即淳于铜铁锅，锅口皆阿大王所制，更奇异。识者曰：非锅，乃鼎类也。其名曰鬻。《诗》曰"溉之釜鬻"是也。

《音乐旨归》云：鬻，大上小下，若甑、铛，无足，和羹用之。或曰：鼏也，亦无足，乃其实足以函牛，两耳峙如山形，蛮尤以为至宝，其重不啻铜鼓。

蛮中诸葛铜鼓有剥蚀而声响者，为上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

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有多至数十面者。此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过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盖世庙时，汤都督沂东，名克宽，戮海寇王艮皮鞔之。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不如故也。

古铜镜

嘉州渔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鱼为业，家于江上，每日与妻子棹小舟往来，网罟所得，仅足给食。他日，见一物，荡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网下。取即得之，乃古铜镜一枚，径圆八寸许，亦有雕镂琢刻，固不能识也。持归家，因此生计寖丰，不假经营而钱自至。越两岁，如天运鬼输，盈塞败屋几满。王无所用之，翻以多为患，与妻谋曰："我家从父祖以来，渔钓为活，极不过日得百钱。自获镜以来，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尔，无劳受福，天必殃之。我恶衣恶食，钱多何用。惧此镜不应久留，不如携诣峨嵋山白水禅寺献于圣前，永为佛供。"妻以为然。于是沐浴斋戒，卜日入寺，为长老说因依。盛具美馔，延堂僧，皆有衬施，而出镜授之。长老言："此天下之至宝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辄预？檀越谨置诸三宝前，作礼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长老密唤巧匠写仿形模，别铸其一，迨成，与真者无小异，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赀货，自是日削，初无横费，若遭巨盗辇窃而去者。又两岁，贫困如初，夫妇咎于弃

镜，复往白水拜主僧，输以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向时吾不辄预之意乎？今日之来，理之必至。吾为出家子，视色身非己有，况于外物耶？常忧落奸盗手中，无以藉口，兹得全而归，吾又何惜！”王遂以镜还，不觉其赝也。镜虽存而贫自若，僧之衣钵充牣，买祠部牒，度童奴数溢三百。后渐有闻者，尽证原镜在僧所。提点刑狱使者建台于汉嘉，贪人也，认为奇货，命健吏从僧逼索，不肯与，罗致之狱，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财，空无贮储。盖入狱之初，为亲信行者席卷而隐，知僧已死，穿山谷径路，拟向黎州。到溪头，值神人金甲持戟，长身甚武，叱曰：“还我宝镜！”行者不顾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张口奋迅来，若将搏噬，始颤惧，探怀掷镜而窜。久乃还寺，为其俦侣言之，后不知所在。隆兴元年，祝东老泛舟嘉陵，逢王渔，自说其事，时年六十余。

铜拳

山东新城县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见峰公，公尝梦仙人授丹诀。自楚抚归，出铜拳铸为器，食顷，冶人失声惊走。公就视，则二拳堕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岩，有洞壑，有鸾鹤，寿星中踞，群真环列，其巅则金母坐而仙姬侍，后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现仙灵皆肖生，虽雕镂不能及也。

铁炉

遵化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用炭火置二韝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

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则其沙始销成铁。不然，则心病而不销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剂救之，则脾胃和而饮食进，造化之妙如此。

铁冶西去遵化县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则边墙矣。群山连亘不绝，古之松亭关也。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其炉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则败矣。炉有神，则元之炉长康侯也。康当炉四十日而无铁，惧罪，欲自经，二女劝止之，因投炉而死。众见其飞腾光焰中，若有龙随而起者。顷之，铁液成。元封其父为崇宁侯，二女遂称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龙潜于炉下，故铁不成。二女投下，龙惊而起，焚其尾，时有秃见焉。

铁一名犁耳，盖最坚且厚者。《晋书》称秦行，唐公洛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铁器

狼山把总徐正得铁矛于江中，形制古朴，不类近时物，其款识数字漫，不知为何等语也。一日，置之舟前，飓风大作，海潮突起，邻舟皆簸扬上下，不能驻足立，独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无不然者。

李齐物，天宝中为陕州刺史，开砥柱，通漕路，发重石，下得古铁戟若铧然，铭曰"平陆"。上之，诏即以名县。诸葛亮箭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与铸刀三千同。

后主禅造一大剑，长一丈二尺，镇剑口山，往往人见光辉，后人求之不获。

云长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后败，惜刀，投之水，成龙飞去。

陕州铁人

铁人，在陕州门谯楼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传为禹治水置之，以镇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为秦金人二人之数，按《纲目集览·索隐》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苻坚徙入长安。今陕州铁人不及数尺，恐非旧物。

僧取沉牛

铁牛，在朝邑县东三十里大庆关，东岸四，西岸三，唐开元十二年铸此，以系浮梁。金、元时，牛存而梁废。未几，悉沉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禅院僧怀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荐于朝，得旨，令取沉牛。乃辇石驾舟自沉于河，得牛所在，以长绳系，增石转机，已出其三，会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师每画十字于十人之掌，则入深渊如平地，视听亦了然。十人皆剃度为弟子。

铁镬釜

扬州铁镬，府城北门外铁镬六口，南门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围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铸。北门外两镬，皆半没入土，露土外者光莹不锈涩，如磨琢然。相传元镇南王府故物，或又谓出隋宫，皆不可考。镇江甘露寺亦有大铁镬，俗传梁武帝铸以饭僧者。苏文忠有“萧公古铁镬”之句，又或以为前代压镇之

物，与扬州同，亦未知是否。

梁筑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铁器釜、镬之属数千万斤沉之。扬州铁镬岂即此类耶？

铁釜，在北门外苏州造船厂，今移在太仓海宁寺，相传通番船煮篾緞用者。阔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围二丈，厚二寸四分。

铁棺

兴化县南，法华废寺西，有铁棺焉。长九尺二寸，前广后狭。相传宋建炎间，薛庆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触，作铿然声。以铁锤击百不损，鼓𩞁熔之不液，乃止。

攒棺奇绘

柴墟储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终于南都，子灏扶柩归海陵之第。丙子涂甃，攒于墓舍。丁丑十月，启而葬诸制域。发视棺上，变生黝墨如铁，成绘画文，具画家鳞皴烘染之法。前则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茎叶咸翛。左则梅株夭矫，梢缀数花其杪，右如左而树差短，全无花。古雅萧散，非俗工所能为。后有文隐隐未就。吁！亦异甚矣哉。殆有鬼神为之其间者。家人惊愕，走闻州大夫。驰驾来视，削而究之，深入木理，于是四境喧诧，观者填溢，莫不骇叹，以为神异。灏乃拂楮于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庙。

挈棺

刘太守钰，沔阳人，每行必挈双棺自随。吴江吴尚书山，亦如之。吴以郭勋事，触圣怒，勒归，卒于利国驿，即用以殓。

卷之五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则河南已下，再则元都已平，自往壮声势，且览中原大轴，有迁都之志也。《仪注》虽未可考，要之，卤簿军容，气象自是不同。文皇再幸北京，俱皇太子监国，五出塞，不辞劳苦。宪皇征汉，往返仅二十六日，出喜峰口破虏，往返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亲王监国。而英皇北行，事起仓卒，百凡草草，从官亦不甚多。至于陷没，非臣子所忍言。武皇驱驰，不过游戏。肃皇自藩国入承大统，母后大葬，大议分合，亲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仅五十八日，中间驻承天者十二日。当时纷纷谏止，爱君惜费，一动不如一静。臣子之分，自当如此，若以大体论之，从中将顺，未为不可。

拦驾

嘉靖十八年二月，圣驾将南狩。有军人孙堂由西阙门入，至午门，从御路中桥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之，而守门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从上呼叫，方觉，捕之。堂言：沿途搭盖席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事闻，下锦衣卫严刑根究。谓“堂实病狂，当以擅入御座者律绞，及诸门役防范不密之罪”，报可，而上终不为动，盖内断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銮，诡列名衔，为奏事。语多触犯，传流道路，冀得闻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等，复用黄帖抄誊传播，东厂旗校缉获以闻。时乘舆已发，有旨逮讯文魁等，以妖言惑众律，及二十余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关系

方南巡时，沿途有司，以供具不办获罪。若副使潘鉴、知府刘汝松、同知李朝阳与州县等官逮行在诏狱，拷讯为民，甚众。及将回銮，谕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马粮草，并以躲避官员，责其参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复不给。于是河南参政张思聪、副使胡廷禄、陈逅、南阳知府王维垣，俱逮诏狱为民。严旨责廷相，悉纠诸怠弛者。因移咨各抚按官，指实开具。及是，廷相汇列奏闻，自顺天府尹邵锡、密云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张承祚而下七十二员，得旨，各官违误推避，悖慢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抚按逮治，从重拟罪。其平日贪墨及假公科敛者，仍各追赃，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拟上罪状，诏锡降二级调外任，金承祚等悉黜为民。而前此卫辉行宫火，该府官止留一人护印，余俱械系都护军门，缚押前行示众。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镇抚司拷讯。于是卫辉知府王耿、汲县署印知县侯郡，缚行驾前，至承天杖之，发边方为民。又逮督理侍郎张衍庆，及河南巡抚易瓒、巡按汤震、左布政姚文清、按察使庞洽、参政乐頀、佥事王格，俱下镇抚司，悉黜为民。其赵州、临洺镇二处，驾发时行殿俱灾，有司官皆治罪，从行人马，死者甚众。至叶县，知县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夺职。丁忧学士廖道南献赋，以绯衣朝见，上怒其居丧从吉，夺官，则又其自取，不必言。万乘一动，干系极大，遐想景象，以神圣孝思，尚且如此，况无事盘游哉！末年，上病，复谕南狩取药，中外汹惧，徐文贞力谏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四日，迎母妃于安陆。用船四千艘，人夫四十万，江行考递水手数千人。其第一人为御舟舵工，即洑流湍急，舟稳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摆渡，能言之。问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时母梦仙妃渡水，踏一鱼，乌金色，落其家，人以为瑞云。后尊为章圣皇太后，患目泪，用海松子有验，命守臣于暹罗频海诸处采进。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书，有容色，杭州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挥聘之，已上马迎矣，坠而死。其父充漕卒，携至京师，成化中，选入掖庭，居别院，未得进。尝赋诗曰："宫漏沈沈滴绛河，绣鞋无奈怯春罗。曾将旧恨题红叶，惹得新愁上翠蛾。雨过玉阶秋气冷，风摇金锁夜声多。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成，微吟，宪宗步月过院，闻而异之，遂召幸焉。生兴王，是为睿宗献皇帝。配蒋妃，实生世宗肃皇帝。世皇既正大统，时以贵妃在宫中，尊为寿安皇太后，元年十一月崩，上谥孝惠。其弟喜封伯，钦赐为其父造坟杭州，极壮丽，费可十余万，所称邵王坟者是也。今子孙贫，货石筑十锦塘，已荡然矣。邵后又生谷王。

皇太后父母

自来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神皇即位，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皇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两宫并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圣父陈景行，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荣靖，祭十六坛，赐赙二千两。妻张氏，礼部尚书张文质女，癸未年卒，赐祭葬同。慈圣父李伟，封武清伯，已进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赠安国公，谥恭简，祭二十坛，先赐营圹银三万两。妻王氏，时入宫，圣

母以家人礼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妇亵朝廷礼。”赏赐不可胜纪。丁亥卒，祭如前，赙五千两。固安三子：昌言，锦衣指挥佥事；嘉言、名言，锦衣千户。武清亦三子：文全，袭伯；文贵，左都督；文进，御马监太监。盖自宫从慈圣入内者，未知宫中何以相处？两宫并存，则嫡母加二字为别，所重自有在。今已并加，而其父母恩礼殊绝如此，则又起于慈懿之分别也。慈懿皇太后钱氏，英宗皇帝正后也。

慈懿虽加二字为重，然特虚名耳，于外家无所推恩。最初正位中宫，父贵原，金吾右卫指挥使，加都督同知，卒后不闻赠谥。长子钦，仅嗣锦衣指挥使；次子钟，正统十四年，从北狩，俱死于难。既而钟遗腹生雄，遂以后钦，世其官。天顺元年，升都指挥使。成化初，晋后军都督佥事，寻转同知。卒年三十，赐宝楮万缗，谕祭营葬。初，英宗重念后族胤嗣单弱，每欲胙雄茅土，慈懿辄辞谢，故终身不及封拜。雄卒后，宪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子承宗为安昌伯。而周太后家封二伯，寻晋侯，恩礼隆厚，百倍于钱。及慈懿崩，厄于周太后，几不得祔。赖宪宗明圣，大臣力争，得祔。盖嫡母虽尊，比易代决不敢敌生母。观慈懿之云，则仁圣得此，已极崇重，而陈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国初亲王府基，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楚用武昌灵应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靖江在独秀峰前。以后续封者，自宜详载，而史不必尽书。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广与风气最适中者用之。

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韩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悬绝。岂秦、晋、

燕、周四府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并耶？余见吉府、荣府城高仅二丈余，城外并无河。想即以本府长沙、常德之城池为据，而内城特作子城，其余可类推矣。

亲王之国，郑、淮、荆、襄、梁五府皆仁宗子，宣宗弟，用船不过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英宗子，宪宗弟，用船亦不过七百余艘。除王府及各官应付车辆人夫，其军校人等船，令自备，在途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护送人夫，然每船不过五名。兴、岐二王之国，分外陈乞，至用船九百余，沿途起夫至数万。其后复加撙节，止用船七百。行李车辆，自承奉长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军校四人，共车一辆，所过州县驿递，止供柴薪，不支廪给。弘治十一年，寿、泾二府官校恣横，至殴辱宪臣，逼取财物，地方骚动。事闻，承奉长史俱坐罪。正德初，荣王将之国，所司请申明旧例，行所在官司，晓谕约束拽船人夫。亲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十名，下水五十名，其余装载物件，每船上水二十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员船，上、下水俱十五名；军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国，随行官二十七员，校尉六百名，军一千名，背负什物军一百名，马一百匹。其驿递旧制，双马、单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与单马起船符验。

福王之国，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只，比潞王多二百四十八只，随行军一千一百名，沿途以少司马一人总之。潞王则萧岳峰大亨，福王则魏惶吾养蒙。所随旗校内使，皆择中下者以行。即承奉稍黠，亦不能肆。而其余兵卫，独慑兵部，所至不过依常夫马廪给。一夕而行，原不为害，乃好事者，议于经过去处蠲恤，不知惟车驾所过有之，藩王何为者？虽寝不行，而其识见亦可概见矣。

册封

封王一差，亲王以勋臣为正使，其余用京堂、科臣、部属、中行等官；翰林、文学侍从，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读江澜；次年，侍讲刘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讲张芮；十八年，编修陈霁。刘瑾乱政，革六科不用，瑾诛，仍旧。正德六年，检讨穆孔晖；七年，编修陆深；八年，编修崔铣。自后增为二人，以后纷纷四出，不可纪矣。

送亲王

天顺四年，再迎襄宪王至京，恩礼有加。比返国，上亲送至芦沟桥。车驾后王，王辞曰："以臣先君，大乱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侄送叔，何乱之有？"王不获已，命舁人倒其肩舆，示不敢背焉。

亲王之冤

辽王国于荆州府，嘉靖中，庶人宪爝聪明绝世，行多纵泆，当之以叛，劾疏中有"观兵八里山"之说，傅致其狱，过也。被执月余，饮酒赋诗，了不为意。行之日，表辞毛太妃，血泪淋漓，全表皆湿。表既上，如故也。惟语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宝去。"见者无不哀之。

郡王之冤

正德九年，东平人西凤竹造吏部主事梁谷，为言乡人袁质、赵岩等，纠众数千，将为逆。梁为本州著姓，盖宋梁灏、梁固之后也。谷

居乡凶戾，行多不检，倚恶少为助。既贵，此辈常往来其门，颇厌苦之。又与千户高乾等有怨，闻凤竹言，辄意动，乃遣人访于屈昂。昂亦亡赖，报书愈诳诞。又有刘升者，谷素与往来，询以故，升尝为千户王瓒所辱，诬瓒亦预谋。谷因并以乾及恶少姓名，皆称为从逆者，告变于尚书杨一清，遂闻于上，召兵部议。尚书陆完请亟谕山东镇巡官密捕，穷治党与，仍令总兵官刘晖以辽东军千五百人驻济宁，伺变进兵。会鲁王入，长史马魁谮奏其子归善王当洹妄言欲反，谷复谓当洹与质连谋。遣太监温祥、大理寺少卿王纯、锦衣指挥韩端，往执当洹。复议用兵，命总兵郤永以所部边军及河间达官舍余千五百人驻德州，副总兵桂勇将千人驻大名府，游击将军贾鉴大同军五百人驻徐州。仍敕河南都御史陈珂、淮扬都御史张缙分守要害。京师汹汹，传言宗室有大变，旬日间所在震动。及祥等驰至，合兵围王府，当洹方饮而卧，与质等皆束手就执，祥等按问无反状。盖质以武断，为乡人所怨，又善射，当洹爱之，尝赏以钱布。岩以候缺，引礼舍人怀贽谒当洹，尝留饮。谷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质等至京，晖及永等兵皆罢。巡按李翰臣因劾谷报怨邀功，且言当洹之罪，成于马魁，乞置二人于法。诏以翰臣为谋叛者隐匿，逮系锦衣狱。质等既至法司，以告变由谷，请逮谷与质等面证，不从。已而翰臣狱辞复连及谷，乃令置对。法司拟翰臣、谷俱赎杖还职，谷仍俟质等狱成议请。得旨，谷免赎还职，翰臣降一级，调广德州判官。于是御史程启充、周宣等极论谷挟私罔上，鼓煽流言，启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轻信寡谋之失，虽死不足尽法，顾可纵之令复职乎？且与翰臣不宜异罚，皆不报。谷初以荐得吏部，及因一清上变，权贵入其言，欲徼封拜，如平寘鐇故事，其于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鲁王之奏当洹，虽由马魁媒孽之，实为在内力者所迫，惧祸及，不得已而发云。十一月，当洹降庶人，发凤阳祖陵。当洹健悍，流贼攻兖州时，尝借护卫盔甲、弓弩，率家众登城射却之，鲁王以闻，降敕褒谕，由是喜弄兵。闻袁质善射，召与角胜，因赏之。时纵酒，多过失。与马魁有隙，尝欲纳校尉李智为家人，属魁启王，魁不应，密嗾王重绳智，谪为乐工，当洹不能平，欲缚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责之，乃乘醉妄言欲

反。会谷告质等谋逆，魁遂谮之王，且曰：“不先发，祸且及王。”王惧，遂奏之。既被执，当洹曰：“我何罪而系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败，讽所厚陈环及啖术士李秀，使诬证之。复以书及贿抵镇守太监毕真，使逮二人诘问。已而二人者以实对，书贿亦为真所发。于是法司会勋戚府部大臣，以质等及魁赴诸王馆，与当洹验问，皆知当洹无反状，无敢为白者，竟以违祖训成狱。军校坐拨置谪戍者五人，质及家属戍肃州，西凤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诬妄坐斩。诸连逮瘐死者甚众。王瓒亦死于途。山东镇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觉察，夺俸有差。谷首为难端，竟以一清庇，独得免。当洹之凤阳，有旨令中官护送，犹未知所坐。中官绐曰：“谒祖陵耳。”比至，问曰：“此何地？”曰：“高墙。”乃大恸曰：“冤乎！”即日以首触墙而死，闻者伤之。

楚宗行刑

国朝宗室，虽谋反大逆，亦止赐自尽，焚其尸；惟楚世子英耀弑父，充灼勾虏，斩首焚尸。二百年再见楚藩之变，蹦杀巡抚，拟死不必言，乃斩者三人，又不告太庙，告显陵行刑。夫死者与众弃，未闻弃之伊家墟墓间，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见之也。且楚藩乃太祖七世孙，非献皇之后，于义何居？吁！盖难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业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实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论。偶阅成化年间韩府、晋府二案，录于后：

追降韩府汉阴王徵鍉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县主者，皆赐死；妃父周恂磔于市；妻、妾、子皆斩，籍其家。先是，

王有疾，恂入问王曰："王病疾，当不可讳，无后，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王后。"王以为然。令二宫人假若有娠者，韩王及诸王来问疾，俱以托焉。王薨，恂与王母及妃谋，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后令妾与子抱纳宫中。既长，请于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发其事，下镇守内官暨抚按，会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当斩，余坐罪有差。刑部尚书林聪等具狱奏，上曰："恂阴谋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养异姓男女冒封，紊乱宗支，罪恶深重。恂凌迟处死，财产没官；妻、妾、子俱斩；知其事者，内使刘通等五人，各杖一百，充边军；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赐自尽；徵鍉追降为庶人，余悉准拟。其令太监李荣、驸马周景、锦衣卫指挥赵璟往莅其事。仍命自后各王府、将军等处不许闲杂人出入，构引为非，违者及内官外官皆重罪不宥。录狱词，写书各王府知之。"乃致书各王曰："朕为徵鍉乃韩宪王曾孙，宪王实太祖高皇帝子，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诸王，藩屏国家，为千万世不拔之基。岂意徵鍉只因乏嗣，顾恋房闱私爱，轻信外人邪谋，致使其母暨妃下抱污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派，其得罪于祖宗，岂小小哉！身虽沦亡，咎难容贷。已革其封爵，削其谥号，追废为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祖宗灵明，以为将来警戒。呜呼！莒人灭郐，《春秋》所诛。而徵鍉忍心害理，一至于此！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常人闻知，莫不愤怒，况于朕乎，况于宗世乎！尚恐各宗室亲王未知其详，特命所司抄录情词并书，遍报亲藩，尚其亮之。"

晋府方山王钟铤，有罪革爵，并削故镇国将军钟鏕封号。初，钟鏕无嗣，夫人张氏与其父瑁及母孙氏，谋收弟妇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为己子。钟鏕亦与其谋，方山王为扶同，奏请赐名奇溗。已而得封，至是为人发其事，且及王近狎乐妇，杖死无辜，暨纳赇等罪。命太监尚亨及刑部郎中张锦等会官核实，下都察院，具狱以闻。命革钟铤爵，钟鏕已故，削其封号，瑁及孙氏皆斩，张氏、奇溗赐自尽，余皆坐罪如律。仍下敕切责钟铤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孙相承，永享富贵。奈何尔身居王位，贪淫酷暴，又甘与异姓为骨肉，得

罪祖宗，贻羞宗室。廷议佥谓紊乱宗支，难以轻宥。兹特革尔王爵禄米，尔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录其事，遣书遍示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于妻、妾，亦有其夫知之者。然后多构讼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绝而后止，盖其家祖宗决不受，决不容也。嗟嗟！以秦始皇之强，二世而亡，况其它乎！

宗人入学

近日宗室甚多，禄米日减，自将军而下，有文学者，得应试为秀才，一时趋者颇众。士子为诗嘲曰：“愿将纱帽换儒巾，解带丝绦稳称身。老爷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结秀才亲。”一王子口占报云：“纱帽儒巾气类同，系绦脱带挂玲珑。娘娘原抱老爷睡，喜得天潢有相公。”闻者皆绝倒。

郡主侍养

国朝故事，郡主仪宾，终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庄王之女。崇德吕相，为鄱阳簿，有声；子煐，有才貌，王爱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归。比相殁，妻凌尚存。主辞禄，乞恩同归。事闻，报可。极尽孝敬，至今人能言之。贤矣，贤矣！

宗人攘夺

武昌卫军余刘贵，初倚楚府声势，骗财害人致富。及楚王薨，惧怨家来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尉显椐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阳王

显休、中尉英燻、永安王长子英焌、奉国将军荣缙，及馀将军中尉英炯、英炕、英烴等，俱利贵所有，纠恶少数十辈，排户而入。显椐不能御，显休等遂竞攫其金帛。时摄国事通城王适过其门，贵大呼白状，遣卒诘捕。英焌、显休等反群击通城王，从者多被伤走，毁通城王冠舆。王讼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显休用事者孙加等复以诈财害人，为通城王收置府狱中。显休、荣缙复劫狱吏夺出之。巡按具上其事，上以显休恣肆违法，夺禄一年；荣缙、英焌、英燻、英炯各半年；英烴等俱行通城王，严行戒饬。

二庶人

汉、宁二庶人反，其党皆劝疾趋金陵即位，天下自定，盖狃于文皇之事也。后之谭者皆以此为虑。虽然，金陵亦何易趋？文皇力战数年，习知诸将易与，及金陵虚实；又有导者决策直进。二庶人莽甚，初起事，家当重，顾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门？必如太祖以一旅前进捣虚，自立基本，方可团空而成。况当时守备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虽有府部内外守备，七十个倭子，横行不能御。若亲王一临，自可得志。不知用兵专重声势，所谓“人怕虎虎亦怕人”，宁独怕人，黔驴亦不敢犯。李纲云：某等虽书生，然借其位号，以抚将士，此真知兵者。

娄妃

宁庶人妃娄氏，上饶人，素贤。庶人有禽兽行，其父康王屡欲杀之，以娄能内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渐骄蹇淫虐，娄苦谏，至涕泣。庶人为感动，既而狂纵如初。纵伶人入内庭与诸姬乱，独畏避娄，不敢犯以非礼。庶人之杀孙燧、许逵也，娄曰：“奈何作此，如

异日何？”怒曰：“妃居深宫，何自知之？”密捕时在旁内侍十余人，皆斩之，缄送其首于娄。娄发之，大惊，自后亦不敢复言。及兵败，濠泣与诀，娄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执，见王阳明，以葬娄为嘱。居囹圄中，每饭必别具馔祀之。言及，辄叹曰：“负此贤妃。”

二王孙

寘鐇之败也，以其孙鼐材托僧大千者，与俱亡，即以家人子，冒名鼐材。时年十七，削发，走河南永宁之千山，创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几，大千死，鼐材为主僧所凌，复走故县镇，寓三官庙。久之，鼐材愤懑不胜，遂自诣官言状，乃送之庆府，王厚遇之，与镇巡官皆以状闻。寻致京师，寘鐇府中旧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识。法司会多官审讯，鼐材抗言曰：“我，高皇帝七代孙也。不辱于齐民，自归君上。”于是，上念鼐材虽不宥之例，既束身归命，姑从轻，送凤阳高墙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请名，盖有异志，它日欲自赐名，立嗣立国也。故宫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既败，其弟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为渔家所收。寻流落民间，名曰朱学。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县，送至京师，照鼐材例，发高墙。

凶人一律

二凶南宋劭、浚。之恶，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为劝远徙否？”浚曰：“未审犹能得一职自效不？”宸濠被擒，见王阳明，呼曰：“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人，可乎？”大约凶人志图富贵，既败，犹望求生，千古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实为太师，配李韩公也；以刘养正为军师，配刘青田也。与古之自比酆侯、诸葛者酷似。

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国将军，性淫纵，日与里中诸恶少酣饮呼卢；专为大言，以相炫耀，恶少群而谀之曰："安有雄杰如三将军而贫者耶？"灼行三，故称。时奉国将军俊桐、俊[illegible]、俊宷、俊槂，中尉俊振、充⺈，充⺈亦酗酒，灼皆与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头道、大稀毛诸号。每群饮于市，使酒刃人，不给，则劫掠民间。当道以其宗人也，启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刘永以忧归，灼辈御之于门，劫其装，抚按以闻，诏夺禄。由是益横，曰："丈夫举大事，则富贵由己，而以掠数钱为罪耶？"群恶相和。时有罗廷玺者，与汾州民王廷荣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变，诸叛兵所遣入虏曰卫奉者，尚漏未诛。或告灼曰："罗廷玺有神术，移天折地，卫奉知虏中要领，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廷玺、卫奉，皆至，与俊桐等歃血盟。罗廷玺见灼，伪大惊，伏谒称臣，喧于众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贵不可言。"乃复纠二狂生，造飞语危言，刻天师将军通侯印，相署置。议遣奉使虏曰：分兵三道，一入阳和天城，一入左右卫，令酋长至镇城下，而己开门应之，徐以兵下平阳，自立为帝。既又曰："必燔诸处刍场，使兵马不易集，我举事可万全。"遂遣卫奉赍金帛使虏，里中诸恶少因以火箭燔刍场。于是浑源、山阴、右卫、平虏诸刍场同日火。先是，总督翁万达，以大同素反侧，时时驻节安集之。一日，暮抵应州，有书生叩马曰："愿有谒。"及间曰："大同宗人可虑也。"问其详，不对。督府扬言曰："生狂妄语耳。"既而至镇城，私与巡抚詹荣定计。荣曰："此地易摇，今反侧子甫贴席，一有所问，则呶喧矣。惟静定，以计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镇兵迩，感国恩，吾

辈又日教阅抚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泽谋，易与耳。但当虑其走北。”于是召总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虏谋入吾境乎？”曰：“知。然则岂无我不逞者入虏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于案牍叱咤之间，误矣。”乃悬赏曰：“得虏牒，或私出塞者，赏百金。”不三日，而诘边之令遍矣。时卫奉辈自虏中返，语灼曰：“已见虏酋察罕儿，令制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为信。”灼大喜。制旗，又令狂生为表，许以大同为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阳。大同以畀北朝，不设兵戍也。”付奉，使与其党刘大济、王儒复往。奉曰：“当道何故诘边？”灼曰：“六刍场同日火，彼安得不诘边，求奸细耶？”决计遣行，而令罗廷玺至汾州，约王廷荣为内应，使潜为火器诸不轨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军诘，则曰“总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镇河墩，诘对如前。遂出塞，抵榆树湾。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逻徼周现等至镇河墩，诘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数人，当未还。”现等私谓曰：“无遣人而曰遣，岂虏牒耶？”群走追之，至榆树湾，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诸物。于是总督万达具论：“灼等反形已具，无可矜疑。近时虏患殊异，昔时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无内应耳。充灼约为内应，悖逆不臣。使其谋获售，祸且滔天，将不啻若寘鐇之于宁夏，宸濠之在江西也。”诏械系京师，伏诛，仍大申儆备。

历代宗室

管、蔡之叛，谭者引殷之义士为比，又谓周公假此题目除其兄，此书生狂悖之谭，不足论。若西汉，则莫甚于七国之变，由汉高分封太奢，酝酿所致。然实汉高深谋远虑，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晋之八王，互相鱼肉，自司马懿反顾之报。唐之永安王，狂竖不足道。宋益靡靡无气力，堪作分外事，甚觉安静。我太祖高皇帝分封诸王，权势隆重，即汉高遗意。叶伯巨、郑士利二传，余有论，著录于后。文皇

以来，严为之禁，略无变通，致庶宗饥窘，中间有材力请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类，至于谋叛，文弱者仅仅托词章诗酒自娱。自来当国者，略不留意，计惟张江陵，以时以势，可任此事，亦止申条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录文，擘画甚佳，余时年已十四五，读而深喜之，谓它日当国，必见施行。比文定谢政，年八十，余往贺，问及，因进曰："吾师之文，至今能颂之。然首揆十余年，未见议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谓直穷到底者。当日既做阁老，忙忙过日，那复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话，更见文定踏实处。若他人，必有许多支吾言语，且愠且怒矣。

叶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宁海人。好读书，年二十余，有名于乡党。入县学，善说礼，凡朋友有昏丧，必礼相之。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见人不善，立折之，不顾其喜怒，人知其无它，终亦不恨也。以年长通经术，进太学。未久，诏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县，待诸生如子，诸生亦爱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变，下诏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见，而为患小；其一事难见，而为患大。此三者积于吾心久矣，纵不求，吾犹将言之，况有明诏乎？"即为书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烦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务以宽厚御之，视诛杀人如灭蝼蚁，使民不获安息，欲以图治，难矣。夫图治于陵剥之余，犹理丝于棼乱之后。缓之则端绪可得，欲速则胶结而不可穷。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异令，赏罚不准，君劳于上，臣困于下，治乌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败之根也。所谓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晋、楚，逾千里之国，以封年少未达事之王，优之以制，假之以兵，无事则易骄佚，有事则易为僭乱，汉、晋之辙，可为明鉴。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谓为患难见者也。"其语皆切

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间吾骨肉！我见之且心愤，况使吾儿见之耶？速取来，吾将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诏系刑曹，久之，瘐死狱中。

郑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义，宁海人。父邦彦，字国昌，好学强记，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贞。士元字好仁，刚直有才学。洪武四年，同知怀庆府。时方役民运盐给军，独革之，令军自运，有挟重臣势来挠者，卒不为动，人至今便之。升湖广佥事，尽出军中所掠妇女，归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台，嗾吏以此陷之，系狱。天子方怒甚，以为欺罔，行省三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贰以下，榜一百，免死为军远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士利方以诸生告于师，侍其兄，独叹曰：“上不知，以为空印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怀？”欲言之，适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为天子杀无罪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最详。其意以为：“诚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书，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之比，缝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钱谷之数，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户部，其数诚不可悬断预决，必至户部而后定。省府远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则往来之难，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远矣，何足深罪。且国家诸法，必明之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国以至于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诛之，则何以使受诛者甘

心而无词乎？朝廷求贤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难。位至于郡守者，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才乎？臣窃为陛下痛惜之。”其书既成，欲上者数矣，而未决。每归逆旅，则闭门俯首而泣，泣数下。其兄子侍行者，疑而问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活余人，我更何恨？”遂持书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见丞相礼颇倨。丞相问：“何事？”士利曰：“吾将为天子言之，丞相何问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览书，大怒，诏丞相御史大夫杂问：“谁教若为？必有主谋者。”士利笑曰：“顾其书可用与否如何耳，且吾业既为国家言事，自分受祸，人谁为我谋乎？”辞卒不屈，然犹输作终身，而竟杀空印者。

朱史氏曰：高皇开创，用法一主于严。胡大海方治兵处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宁胡大海反，吾号令不可违也。”盖截断如此，而谓尝之者有可幸，触之者有可全乎？粮税空印，虽行之已久，然高皇深恶旧习，事无小大，必经断方与施行。今未尝奉旨，一发势在必诛。于是每岁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当日上下相沿之习，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诚为正论，然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将满天下，偃之则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为变，故分隶诸王，使之习兵，尽其才，以暗耆奸人窥伺之志。即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干超绝，决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圣，父子间周旋且四十年，岂不了了？而付天下于偏顶文弱之太孙，何居？特以伦序为重，气运尚艰，不得不尽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于元之故都，隐然与南并峙。而祖训中，明开训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语，宛然文皇遗嘱。上参气数，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孙。迟回审固，其虑长，而其心则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既不足仰窥圣意，齐、黄之议削，又身在建文驳运中，无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扫除，天河地轴皆为翻动，而藩王之权以次渐削，承平以至于今日，似皆入高皇计算中。意

圣心渊微，上与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独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汉高阔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伤且困矣，料身后事，尚灼灼不爽；而况高皇度越千古，为社稷苍生计，反奢于制而兆之衅乎？总前后论之，其初太宽，势也；中乃稍密，亦势也。今则锢之一区之中，绝之四民之外。国赋倾廪矣，而庶宗不得宿饱；玉牒充栋矣，而宗子谁是维城？祖制然乎哉，祖制然乎哉！

宗禁

亲王不许出城，祖制原无此禁。惟国初事体隆重，凡出入必奏请，并迎送先后，亦太祖自定。后仍之，凡迁居省墓，必奉旨方行。当事者不察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将军、中尉以及庶宗，而条例中又有无故出城之语，牢守不动，此是何说？今其禁已开，有登贤书者，亦其势不得不开也。

卷之六

祖陵

洪武初年间，迷失祖陵，未知先骸厝所，遣官于泗洲城西相河坝，岁时望祭。十七年，有朱贵者，先充龙骧卫小旗，泗州眙盱县招贤乡人，年少，回家祭祖，赍捧祖陵家图，亲赴高皇御前。画图贴说，识认宗室相同，因愿守祖宗根本，高皇大喜，除授署令，后改为奉祀。赐贵田宅、钞币等物，令世袭，主奉祭祀。其陵庙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易以黄。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历世墓皆在朱家巷。既迁江北，熙祖葬泗州，为祖陵；仁祖葬钟离，为皇陵。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上自为文，题曰“朱氏世德之碑”，实宋龙凤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于临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既得泗州图帖，立为祖陵，则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停。至嘉靖十一年，县人都御史王暐上言：“其地祖迹，明载天潢玉牒圣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命南京礼部侍郎崔铣、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刘良卿、提学御史冯天驭勘上，自句容县西门，出行十一里，过二小山，地名通德乡，有一土穴，树根在内，原系栎木，四枝屈曲向上，枝头各有五指，乡人异之，呼为龙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众称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亩，见今民杨春为业。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

一颗，木下一阱，故老相传朱皇帝家坟。量丈尺，得地三亩，遍生荆棘，并无丘垅。石碑西北，古庙一所，壁画神像，并书句容朱安八字样。石香炉上，刻朱乡社二十八户置，凡七十六字。总是一片荒坡，上曰："既无实迹，且罢。"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余里，循山而下，稍稍纾曲。石像十八对，皆有台。想孝慈皇后葬时，都已制成。天寿山神道，长亦如之，径直，有上下龙凤桥各一，盖水自塞外南注，折而东，穿过神道，局面宽广完美，真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制。世宗时，神道始石砌诸像，并护以石台。盖文皇虽营寿陵，葬仁孝皇后，而其时屡出塞逐虏，重以南征，军兴劳费不可言，又建两宫，改筑三殿，其时物力大匮，无暇及此装饰工程也。

陵户

祖陵洒扫户，二百九十三，无礼生。皇陵则三千三百四十二户，礼生二十四。亲亲之杀如此。自孝陵而下，各设军卫，则五千五百，然犹未及汉立县之盛也。

九陵

天寿山九陵，长陵居中，惟景陵居左；献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右；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泰陵临溪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伤哉，伤哉，当时大臣不得辞其责。康

陵中断，岂尽人事，亦若天人之穷。乃昭陵在各陵之右，寿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势何如。今曰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礼用缌麻，特制粗布白缨衫绖，比缌加重。恐改葬泄灵气，培土加封。文皇入金川门，先谒孝陵。方即位，凡忌辰，上率百官亲祭，至骑行不用法驾。既迁北京，皇太子亲祭。宣德中，留驸马颛职祀事。长陵复土，宣宗自祭，间遣亲王，或改驸马。以后南改魏公，庭臣皆陪。北则兼用勋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坟，子孙那得恝然。南京隔远，无如之何。天寿山相近，天子岁一亲行可也。

宣宗奉皇太后谒二陵，归见耕者，亲下马问之，亲举耒者三，因录其语，示蹇夏诸大臣。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而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

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国朝谒陵亲祭，自英宗正统后，五朝不复举，盖百二十年矣。至世宗，乃克亲行。穆宗一行，神宗亦如之。又以寿工，亲往者三。

寿陵

嘉靖五年，世宗既奉章圣皇太后谒庙，礼成。十五年三月议兴寿工，三月丙子，又奉皇太后率皇后谒陵。发京师，次玄福宫。上戴龙威冠，绛纱袍，躬被橐鞬，乘龙马，靺鞨护行，晡次沙河。次日，驾发，入红门，至行宫，召谕大臣曰：“此处一带，居民鲜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护？”对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对添设一总兵，南卫京师，北卫陵寝，允之。已谒长陵、献陵、景陵，从致仕官骆用卿之言，定寿域于十八道岭，易名曰阳翠。庚辰，遍谒诸陵，壬午至沙河，敕谕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粮税三分之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给灯油八十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癸未，由青龙桥奉皇太后登舟游西湖，至高梁桥，入阜城门。四月十九日，上复诣七陵，告兴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寿宫在大峪山下，先择廷臣中明堪舆者，大宗伯徐学谟，举南尚书陈道基、通政参议梁子琦、听补佥事胡宥以往。子琦择献七处，皆以山厓不当上意，后命再卜。陈、胡已去，而礼部恶梁躁竞不用，改卜大峪。梁愤宗伯及阁臣，上弹文，二三御史和之，卒不胜而止。然世庙曾欲葬章圣太后于此，而曰大峪空凄，不如纯山完美，其

出自世宗圣明自断耶？抑有术者指之耶？圣寿万年，地必上吉，纷纷者何为。

又寿宫皆种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上意，遣其姻工部郎徐泰时往取。考之阳翠岭兴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苏州人也。

把滑

《水东日记》云：太宗皇帝初营天寿山，命皇太子偕汉、赵二王暨皇太孙往视之。过沙河，冻，王请却步辇就行。仁庙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犹或时失足。汉顾赵曰："前人失脚，后人把滑。"宣庙即应声曰："更有后人把滑哩。"汉回顾，怒目者久之。此则虽由一时，而后来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

永乐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太子在应天监国。次年，相黄土山最吉，定名天寿。十一年，上已南还，命汉王奉皇后梓宫渡江安葬，号曰长陵。久之，汉王固请还京，有异谋。十三年，太宗刺知状，徙王安乐。寻北狩，数出塞，仍太子监国，太孙从行，监北京，从出塞者一。久之，太孙亦还京。至十八年，三殿、两宫成，决意定都，始召太子、太孙并会北京，受朝。由是观之，六年定天寿山之后，十八年大会之前，仁宗未尝一日在顺天也。沙河把滑之语，考其时，仁宗、太孙与汉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县东北八里，陵前有石坛、石像，有石碑四。高广各二十余尺，龟趺亦长二十尺，其上无字，盖宋时所造。碑成未镌，金兵

至，遂寝，亦奇踪也。《史记》：少昊葬云阳。颜师古注云：云阳，山名，在曲阜。今陵在平地，无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广丈许，旧为土壅。嘉靖末，水泛始出。其文云：奉敕修，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于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圣祖，遂为大帝立石。圣像，盖宋真宗时所建，老氏之宫也。

尧陵

在曹州东北五十里，旧雷泽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广二十余丈，陵上有庙，俗谓之尧王寺是也。《皇览》云：尧冢在济阴城阳。《吕氏春秋》云：尧葬谷林。皇甫谧云：谷林，即城阳也。《水经注云》：城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皆立庙。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大饶鱼笋，不敢采捕。前列数碑，枯柏数株，檀桧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有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长栎联荫，扶苏里余。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知濮州韩铎上状，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户，免其租税，俾奉洒扫。诏给守陵五户。弘治五年，曹州学正濮琰又以为言，且云：元至正间，为水所没，水去，又辟为僧寺。成化初，撤寺为祀，寻废，无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礼部尚书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欧阳修集载济阴尧祠碑云：帝尧者，盖昔之圣主也。又曰：圣汉龙兴，纂尧之绪，祠以上牺，至于王莽绝汉之业而坛场夷替，屏慑无位。大抵文字磨灭，字虽可见，而不复成文。其后有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太守河南张宠，到官始初，出钱二千，敬致礼祠。其余不能读。碑后有年月，盖熹平四年所建，又载尧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庙

帝王陵寝，自神农而上不可考，其余皆有异同。黄帝之葬，《皇览》云：在上郡阳周之桥山。《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蓟州志》云：平谷县渔子山，上有大冢，旧传为轩辕黄帝陵，上有黄帝庙。《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龙髯之说。魏《地形志》：赵兴郡阳周县桥山有黄帝冢，襄乐郡肤施县有黄帝祠。少昊陵已见前说。而《遁甲开山图》云：云阳，今长沙茶陵露水乡攸县界是也。其地葬处，生铁成坟，颛顼葬顿丘，在濮阳城门外广阳里。崔鸿《前秦录》云：颛帝葬广阳，下不及泉。《九域志》云：顺安高阳县有颛顼陵，县故隶瀛而临河，濮阳地相出入，故临河。东九里有颛帝庙，帝喾亦葬顿丘。《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山海经》云：帝喾葬狄山之阴，帝尧葬其阳。郭景纯注云：圣人久于其位，仁化广及，殂亡之后，四海若丧考妣，各自起土为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墓。《元和志》云：顿丘北三十五里，有秋山县，北三十里，有帝喾墓。《世记》云：喾葬濮阳顿丘广阳里。尧葬见前。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竹书》云：陟于鸣条。《尚书》书陟方乃死。《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纪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吕览》云：舜葬纪市，不变其肆。《路史》云：诸冯，即春秋之诸浮，冀州地也。鸣条在河中府安邑，在舜墓，有纪市，鸣条陌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礼·檀弓》曰：舜葬苍梧之野。《史记》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皇览》云：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王孙谋玮曰：象封有鼻，实在苍梧、九疑之间，亦尝僭称虞帝，故始兴有鼻天子墓，后世讹为虞舜所葬，故有苍梧之说。《孟子》鸣条一言，足为破的。

汉、唐之陵，多在陕西，易考，大约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后宋在会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纳音，皆北向，湖有赵王坟，盖沂王、济王之类。六朝五代，俱在秣陵。孝陵一建，皆统入围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晋王导。自以元帝眷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感，由是下诏群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肃宗时，韦陟为吏部尚书。宗人伐墓柏，坐不教下迁，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墓木，每被不肖子孙砍伐贩卖，族中显贵者不敢呵止。则添设此例，未为不可。

舅家移茔

近时重阴阳堪舆家，凡图墓多从旧茔睥睨，余深不以为然，多避去。暇中阅唐《李义琰传》，改葬其先，使舅家移茔而兆其所。高宗闻，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义琰颇清俭鲠切，而亦为此，何与？

土窑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冢。冢小者，犹延里许。俗善伐冢，

有败者，刻其门，洞而居，即称窑。其穴山壁栖者，亦如之。

彭祖举柩

商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举柩日，社儿等六十人，皆冻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墓，至今犹在，号曰社儿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种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锄墓旁，则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甘泉县西六十里，有薄姬冢。高丈余，老松古柏，蓊郁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赵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鸡笼冈，北至天井，连冈接岭。佗葬，輀车四出，棺墋无定处。吴黄武中，交州从事吴瑜访佗墓，莫能得。独得王婴齐墓，珠襦玉匣，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文，悉螭玉押金饰。后瑜携剑经赣上，飞入江水。

汉太史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芝川镇，前有祠，见存。司马迁世家龙门，芝川去龙门，只隔黄河。

荆轲墓在郃阳县东数十里，临川伍福题诗曰：“荒村古庙祀荆轲，立马斜阳感慨多。可惜壮心为国许，堪嗟匕首奈秦何。九泉已负燕丹死，千载空悲《易水歌》。落叶满庭香火冷，颓垣寂寞翳烟萝。”

四明倪公冻，为南兵郎，过景州，舆中假寐，见万队云屯，前一金甲将军，若相迎状。询为谁？曰：“周亚夫也。”既出北门，骤雨，停一败庙中，即亚夫庙也。舆中拈一旧帙，复得《亚夫传》，心异

之。复少寐，则见梦，且揖曰：“吾室苦为牧竖所秽，得一扫除，可乎？”夜次献县，为邑令赵完璧言之。明日，询之，有古篆地，则周墓在焉。因新其庙，立主悬扁，禁樵采，此万历戊子年事。赵后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斋遂，为衢州太守，厅有丛冢，相传为郭璞墓，发之不利于守。公曰：“出政之地，岂丘垅可栖？且景纯不殁于此。”竟发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郿所树者，讹传云。

南宋刘锜之墓，在皋亭山北小岭下，东向，石兽、石桥，伟壮俱存。土称刘太师坟，旁有庵，当是守墓者。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砖，甚坚，可用。”墓已穿掘，前后皆穴，巨石露角，余言于县令塞之。锜之忠勇，在韩、岳下。秦桧之党，欲斩锜以谢金。晚年用兵，不得志，呕血以死，可怜也。

宋张十五者，园中有古墓，张因贫，发取其物。夜闻语云：“有少物，几被劫去。”张次日又毕取铜镜诸物，遂病瘴毒，日号呼曰“杀人”，竟以死。万历乙未，乌镇夏司寇建宅，旁有旧墓，发而弃之，子女殒者七人。余镇人迁一墓，有蜂飞出，螫其臂，溃为疮，大仅如豆，中有人声，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英公好术数，于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时，其子龙图安期已贵显，当开营域，不自督促，委之干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椁碑刻具在，讳不以白，取棺于旁近埋之。葬未几，而龙图死，其妇挈赀财数万改适，次弟又得罪，废焉。

谯周墓

四川南充县署有谯周墓，自晋以来，无敢动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后，县中频见绯衣贵人出入，县尹至者辄不利，往往迁

他所避之。隆庆戊辰，南城吴鉴以进士任县令，独不避。下车之日，妻张暴卒；未几，母张又为侄所杀，疑是其子，笞而毙之，遂被劾去。

骆宾王冢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惧，乃碎其石。尝考宾王本传，大明中与李敬业共谋，起义兵于广陵，不捷而遁。通近广陵而且僻，此岂其证欤？然世所传，谓其落发，遍游诸名山，今章服俨然，何也？岂嗣圣物革后，宥而弗罪，复逃于释耶？抑人怜其才，故厚其葬而然耶？

万历丙戌，祀骆宾王于金华之乡贤祠。盖吾师苏紫溪先生以督学批行，而胡元瑞请之也。元瑞尝谓：“史第知狄梁公、宋广平，而不知宾王，故力以请。”又欲祀刘孝标，不果。

墓记铭

文正书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统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孙从规，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扫，请于官，求自往省，至万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扫如仪。自魏公祔葬诸冢，遗封故存，独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则无所见，问知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号，削蓁蔓，披砂砾，肆搜不得，乃祷于空，跽泣连数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涤土去，深三尺余，露断碣数尺，题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惊喜，亟白于守御分阃官，始按图谱加封树，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兽以表之，勒石记事。

宋时熊博为建州刺史，寓治建阳。尝乘舟江上，见山岸崩啮处，有棺将坠，博使人往视之，则有铭焉。其辞曰：“筮卦吉，龟卦凶。三十年后洪水冲。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感叹，为移葬他里。博后仕至工部尚书。

景定四年，王益为蕲州按抚使。元兵至，迁城于麟山，得古墓，中石铭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谢王刺史，移我过西园。”

太保墓石

刘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台县治西南先贤村。嘉靖年间，为盗所发，内有石刻云：“为盗者李淮。”事闻于府，捕得治罪。刘兄弟精数学，故前知如此。

掩墓

周济，洛阳人。母丧，躬自营葬域，见艮方多砖，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数尺。是夜梦一老人，衣冠甚伟，揖谢曰：“感公修吾宅。”问其名，乖崖也。既觉，悟曰：“乖崖乃张咏之号。”已而考之，实葬其地。济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仇杀累年，敕济率方镇兵数千，至其境，曰：“抚之不服，加兵未晚。”令人赍榜往。允沉吟，书“囮”字于榜尾，令持还。众不解其意，济曰：“此非无见，囮者，诱禽鸟之媒也，意谓诱而杀之耳。”复释此意，示以诚信，允大惊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马数十，令子弟入贡赎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圹对

吴明卿自作生穴，旁为祠，题其柱曰：“陶元亮属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刘伯伦荷随行之锸，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贺者履不绝于户时，语二子，事小定。且自为志，无何遂卒。

耻志文

张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进士，历官副使，有清名。将卒，谓子孙曰：“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部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笔，自题姓名、官位、家世、岁月纪诸石尔，盖先达有行之者。子孙必遵吾言，不则为不孝。”所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无得而称焉。致仕家居，终日不去书。晚好《易》，事多先觉，秘不语人。常曰：“不须名位，不用身后之誉，袁缓是吾师也。”署其庭曰：“四十余年策名，却悔红尘浪度；七旬暮齿学《易》，几能黄发无愆。”年七十九卒。子衮，举人；孙国缙，进士。

筑墓除妖

张惠，德州人，少以孝义称。祖茔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挖暴露。累年惑于术士，未曾修葺。时公尚幼，永乐十二年，中乡举归，即谓族人曰：“祖墓荆榛岁久，为子孙者，安可坐视！”不用术士，不择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发，如初丧。授都察院司务，至南礼部尚书，每过里，谒宣圣毕，必至祖茔，亲操锄锹，增筑坟垅，日晡方回。亲戚邻里，就茔所一会，不于私家宴乐，每日饮食，皆在坟所，亦无桌凳，就地而食。尝泣而言曰：“吾祖宗在于地下，吾安忍肥甘华美，为己乐哉！”巡按云南，有御史张善，福建人，病于池州，亲往视，留治汤药。日晚散步，门仆曰：“此处有妖

蛇，来时如风声。”公曰：“来即报知。”门仆有惧色，责治之。他日，报曰：“来矣。”自挟弓矢，至阶下，望蛇连发数箭，箭尽而蛇不下。令隶取席，于树下焚之，良久，蛇坠树，声如倒墙。公曰：“官得其人，妖不为害。今县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县官笞之。过沅陵，见居民延烧数百家，皆云：“有恶鸟衔火。”即为文檄城隍神，责之，翌日，恶鸟死于江。

祭墓

谢枋得过辛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近寝室愈悲。一寺人惊以为神，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东，山有卢循母檀氏墓。东南有卢堠，循浮海与吴隐之战立烽堠处，山下溪有神鼎。唐刘道锡刺广州，遣人系鼎耳出，鼎耳断，鼎没，刘及执绠者耳尽痛。

墓盗

鄞有猾盗詹拣尸者，善发古墓，事觉，系狱，以玉碗二、黄金数锭赂邑绅包泽求解。包曰：“此为盗物无疑，当不待教而诛者。”亟言于当道，置之法，其祸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为帐，钻土入墓，骨黄者吉，即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后皆伏法。包有刚介声，历宦称“阎罗包老”云。

冥婚

曹操爱子苍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说所自起。近时叶台山少师女死，女故字林给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穸。千古事必有对者。

寿椁

南唐沈彬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寄居高安。尝荷杖郊原，手植一树于平野间，裴徊不能去。戒诸子曰："异日葬吾此地，违之者，非吾子也。"居数年卒，伐树掘土丈余，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洁可鉴，盖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寿椁一所。"乃举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说无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后遂绝。古人所以行营高燥者，高则远人，燥则避风。魏公之葬，无乃太卑湿乎？

李阁学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孙，文且贵；一最衰落，疑祖坟有利有不利也。发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毁，若有界者。未几，阁学亦卒。余友蔡五岳宪副，乃其门生，为泉州太守，所亲见。馆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余丁，皆聪明，读书显贵；一仅十余人，呆不识字。

不会葬

祠土题主，执事者皆东向，迎东方生气也。泰和曾姓者，请二秀才行礼，一为杨廷策，一郭应凤。行礼归，未旬日，策、凤俱亡，岂未明于东向之礼耶？邵康节不会葬，其亦有见于此与？

方相

近年诸大臣出葬，其威仪可谓极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见止二目，盖细事，初不经怀也。

羡道刊志

墓志铭藏于圹内，惟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铭藏矣，邵陵王又作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

志墓无愧

杨慈湖之父廷显，字时发，少时尝自视无过，视人有过。一日，忽自念曰："岂其人有过而吾独无过乎？"于是自省，即得一过。旋又得二、三，已而纷然，乃大恐惧，痛惩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陆九渊为之墓碣，尝曰：志墓非古，而铭多溢辞，惟于公无愧云。

溢美

杨惟立作许某志铭，兄镜川守陈书曰：“志铭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盖眩于志铭之言也。后有览者，尚论其世，难乎免于君子之诛矣。”惟立者，杨公守随也。

大范志铭

大范老子忠献公雍，压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临殁，索志铭于小范，称曰：“发身如班定远，筹边如马伏波。”又曰：“维侯之德，柔文刚武；攘彼戎寇，御彼灾害。”盖忠献能文，而以武职起家，故云。戎人称知州为“老子”。

楼启墓志

天顺七年，会场之火，大风，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楼启者与焉。先期杨晋庵守陈，梦有人求楼志铭者，心异之，后果如梦。

墩

苏州葑门内有土阜对峙水中，虽巨浸弗没，号曰浮墩。相传此地昔有双松参天，建炎狄难，溃兵欲伐之，陨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即其地。

广信府城中东北隅有万松墩，隆基而圆，土膏沃衍。前左介两学间，旧传为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赐第庙食处也。黄巢经其地，与己同姓者，俱不杀。民惧其戕害，改为黄公墩。成化间，襄毅

公贵，考图牒，询故老，恶其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贼，乃复旧名。子敏政，因自号，遂显于时云。

桥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济南府齐河县有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臣已募银一万三千两助功。近闻浚河得龙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报完。乞损内帑，以终大工。"上令给银一万四千两。

琉璃河建桥，乃嘉靖二十年事。费各处帑银三十余万两，钦助又九万三千余两。胡良河建桥，并□□□桥（原文此处为□），乃神庙二年事。慈宁宫发银一万五千两，钦发又五万两。卢沟桥建于先朝，后时加修筑，比琉璃桥费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创洛阳桥，横亘江中，撰时揆日，画基所向，锲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凿石伐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縴。每有危险，神则来相。趾石所累，蛎辄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桥记，直言丈尺，费金钱成数，与年、月、时、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许多夸张，并及神异梦寐已。

俗本传端明造桥，移檄海神，一卒应募，得"醋"字而还。解曰：酉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实国朝蔡锡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桥，后复圮，锡以泉州知府修之。发石，有刻文云："石头腐烂，蔡公再来。"遂改名万安云。锡字廷予，鄞县人，官大理卿，有清操。两事合为一，前后二蔡，殆其再世乎？

石桥易败，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瀍水也。昂太仓人。木桥易败，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阳也。累石为柱，锐其前杀水，涛不为怒，亦昭德也。

吴江长桥，乃庆历三年尉王廷坚所造，钱公辅有记。

赵州石桥，成唐大足间。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桥，马伏地不进，见桥上青龙，狞撄奋怒，虏恐，遁去。

天桥，在云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观音大士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趋处也。初未凿时，苍洱之间，水据十之七；凿后，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谓之石河。下断上连，绝壑深堑，石梁跨之，凭虚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桥。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呼曰“不谢梅”，亦奇观也。桥之北有沓嶂，又名一线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箫。

建桥改堤

济宁州济水，会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旧未有桥，成化中，工部郎毕瑜，贵溪人，创为桥，榜曰济川。落成之日，长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进士，翰林编修。又一日，梦绯衣绛帻者，称宋邢魁，曰：“公堤大逼吾宫，将为行路，奈何？”亟索堤旁志石，丹书炳然。改筑堤，封其故墓，为文以祭。匝岁，复见梦曰：“愿为公后以报。”诘朝生子为济时，正德辛未进士，亦工部郎。孙三才，与余同年，己丑进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堤

自郧阳而下，尽于黄州，皆为云梦，又曰梦泽，在在有堤，《襄阳大堤曲》所以咏也。余亲行其上，回复如冈如陵，真是伟观。盖因汉水时时泛溢，为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𡍮，而浙东万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后，帝王则为地方计，人民则为室家耕作计，悉其财力，不计时，不计劳苦，即愚公之凿山、精卫之填海，亦无以

过。虽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黄河之堤，莫壮于开封，余亦亲行。考宋初黄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渐决，遂直抵开封城下。国初几欲迁王府，堤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说治运河，有长堤、遥堤、缕堤等名，其费不赀，而冲决如故。看来襄阳、开封二府之堤，纡曲坚壮，制度绝佳。其妙处全在纡曲，因水势既猛，堤若径直，全当其锋，势必不支。惟纡曲，则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杀之。今之桥堵，亦用此法，即宋艺祖剪纸圈筑都城之意。乃若运河之堤势，必不能纡曲，又卑薄太甚，如何御水？即坚壮，亦止御得散漫之水，如何御得冲决之水？余行萧县一带，见河水溜处，其身如虹，其头如龙，霍霍望松土钻入，甚迅且劲。拗若乘瑕，俯若奔壑，岸崩顷刻数十丈，霆震电掣，铁石也靡，堤于何有？惟度其势之所至，豫设扫以待，可以徐徐斡转。

堤利

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却天地气机节宣，有深有浅，有断有续，中间条理，原自井井。明农者因势利道，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有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然尤莫利于上乡之田。辛丑，余南归，经磁州，遍野皆有水沟，深不盈二三寸，阔可径尺，纵横曲折，随地各因其便，舆马可跨而过，禾黍蔚然。异之，问舆夫："水何自来？"遥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问："泉那得平流？"则先任知州刘徵国从泉下筑堤障之，高丈许，堤高泉与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约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为乐土。又余同门李太华有实，为汉中太守，筑堤亘十里，灌田万顷，黄昭素有记甚详，此兴水利之良法也。匪独阡陌，即漕河之重，若非从白老人筑戴家坝，挽水归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济二百余年军国之用乎？徐孺

东开水利，不依山寻有源之水，而于京东平洋之地，上靠天时，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劳而无功，反招怨谤，亦固其所。今闻涿州开水田数万亩，想必用刘、李二公之法。刘，乡科，官至太守；李，升副使，考察致仕，大约以任气失官。要之，汉中之功，当世世尸祝，而昭素之记必传，则李亦可以不朽矣。

卷之七

开科

洪武四年乃开科之首，其序文只曰纪录题辞。知贡举官二人，忠勤伯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时已尚左，而右居先者，以封伯故也。主文官二人，礼部尚书陶凯、前翰林侍读学士潘廷坚。考试官四人，侍读学士詹同、司业宋濂、吏部员外郎原本、前贡士鲍恂。场中先经后书，书只《孟子疑》一篇。二场论诏诰表各一篇，无判。三场策一篇，录中都无程文。想规制未定，尚尔草草。至十八年，始犁然大备矣。

御制策问

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第一邓奇伟，一曰伟奇。字子才，衡州安仁人。高皇亲制策问中云：有能者或面从志异，有德者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此三语，曲尽其妙，谁人到得。殿试，丁显第一，奇伟次之，皆授修撰。二甲，马京为编修，吴文为检讨。三甲，危瓛为纪善，杨靖为吏科庶吉士，蹇瑢为中书舍人。余观政诸司。瑢后改名为义，黄子澄、练子宁皆是科所中。

试录

礼部所存《国初会试录》，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诸臣死难者，多系是科以后进士，故尽毁之。文皇震怒为此不必言，三杨无一字之留，何耶？西杨原由征辟，历仁、宣、英三朝，皆为首揆用事，与东南杨讳言逊国一节，故尔阔略。乃当时诸臣与草莽士皆无私录，固是法禁之严，亦见风俗之朴。嗟乎！《侯城录》一线之存，天意也。

试额

《弇州杂编》云：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乡举，士就试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又云：正德戊辰，大学士王鏊、尚书梁储主会试，相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开科额三百五十人。按，洪武三年应天并各省开科取士，明年正月，令设科连试三年。自后三年一举。洪武四年三月，策贡士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赐吴伯宗以下及第。是科试录题辞出宋景濂之手，中云：先是，京闱乡试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贡南宫，上皆采用。有官御史者，及是会试，自河南而下行中书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丽之士与焉。则入试者，当亦五六百人矣。此后多至四百七十余人，少则三十人。永乐元年癸未，补壬午乡试。次年甲申会试，上问礼部尚书李至刚洪武取士之额，至刚以实对。命从其多者，取四百七十二人。此后多者三百五十人，少则九十五人。宣宗初即位，即定省直取士之额，会试所取不过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统七年，始加为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二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顺元年复辟，仍三百人。四年，一百五十人；七年，会场火，改于八月，三百人。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五年，始加为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庆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万历二年，张太岳为政，止三百人。前辛未四百人，太岳主考。余则或三百，或

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杂编》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额，先朝行之屡矣。前二科为四百始加之额，要知此乃中制，每间一科，则依此数，皆礼部题请，而首揆主之。其年，李长沙为政，安得归之试官，且王文恪与逆瑾抗，卒辞位去，而肯澜倒一至此乎？传闻之语，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时与人而书之，此即祖唐人失嘱单之说，削去可也。不则，后生小子传以为实，文恪亦发笑地下，谓苏人轻信轻写，弇州亦作口业矣。

题石建坊

任亨泰，襄阳人，父杜林，从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廷试，太祖高皇帝亲擢第一，官修撰，复命题名于石，建坊于门，宠异之。此建坊之始，要知各进士通行矣。寻请复姓，上以恩自任出，勿听。《殿试录》：赐其妻姓曰朱氏，盖母乃元乌古伦公主，妻亦蒙古人故也。都御史陈镐录其末路大节甚详，官至礼部尚书。子显宗，孙春，皆领乡荐。显宗不乐仕进，后以荐为吏部稽勋主事；春，西安府同知。时余公子俊为知府，同心协力，丁内艰，贫不能归，余为赍发乃得行。服阕，擢知府，卒。

策题

《登科录》：御制策题，在永乐、宣德至正统初年间。用行书，想阁老亲笔进呈，因而发刻者。具见君臣一体，与慎密不泄景象。后皆付之中书官，先一夕传出矣。又如宋朝诰敕亦当制者亲笔，故皆贵重。且因之精于书法，此甚得体，宁口代王言而手反不代哉？国朝自《洪武正韵》一行，遂有同文专职，其制始废不可复见。

殿试改期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

请改试期

三岁开科，八月乡试，明年二月会试，至元仁宗始定，从李孟之请也，入国朝因之。万历戊戌春闱，乔御史璧星监试，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请改三月，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李九我先生驳之曰："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众哄然一笑而止。

张幼于凤翼有《会试移期议》一篇，谓："会试期，太祖定于二月，盖谓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故定于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觐吏后从舟，可省雇费；二便于云、贵士子；三减衣裘，防闲甚易；四誊录无呵冻之苦；五归家无闸河运舟之阻。"乔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云云，犹是臆度之说。

兵科瀛洲真像

廷试事毕，兵科设宴，延执事官看阎立本《十八学士真像》一卷，于志宁赞，沈存中跋，与近时所传全不同，盖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监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间，希古携入京，崔都尉以千金购之不得。是时边患棘，希古条边事，并以此卷封入，意图进用。世

宗不好书画，所言边事又无当，疏入不省，谩以疏并此卷发兵科。或言成祖得此卷，仁庙与汉王争求之，难两与，遂发该科，可笑。余辛丑供事内庭，草草一阅，盖已摹换，非原本矣。

会场支费

会场支费，旧皆取之顺天府宛、大二县，裁数百金，民已不堪，用亦不给。弘治七年，礼部尚书倪岳议，各省乡试用度，皆有羡余，请限数解部，贮顺天府支用，凡八百金。以后费用日多，正德九年，尚书刘春奏派加旧额三之二，诸用以足。

会试搜检

会试原无搜检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厉其禁，尚书吴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鸣》而来矣。"隆庆二年，复有言者，始设。两京乡试亦如之，然终亦不能尽行其法也。

密探状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圣上多密访而后定。英宗己未科临轩，已拟昆山张和第一，使小黄门密至邸识之，以目眚，置二甲第一，拔施槃第一。盖慎重如此。一科之长，文运所系，可不慎与？至问周旋而误，则天也。

元会

天顺以后，我浙有六元会、七元会，聚散不常。要之，常六人以上，吕阁老文懿公原、杨侍郎文懿公守陈、杨尚书文公守阯，俱解元；姚太宰文敏公夔，会元；商阁老文毅公，三元；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谢阁老文正公迁状元；解元；谢修撰丕、兵部主事杨质。其以未第至者，卢楷、黄廷玺，俱解元。内卢楷入太学，救祭酒邢让、陈鉴之枉有名，姚于酒中赠诗云："卢生倜傥才。"谅矣。

词谶

李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将赴春闱，友人锁懋坚者送之，赋《正宫谒金门》词云："人舣画船，马鞁上锦鞯，催赴琼林宴。塞鸿声里暮秋天，绿酒金杯劝。　留意方深，离情渐远。到京廷中选，今秋是解元，来春是状元，拜舞在金銮殿。"已而，旻果魁天下。

并赐袍带

丰学士熙，弘治己未廷对，初拟第一，已易置第二，以伦文叙为第一，均赐状元袍、带，盖异数也。

伦氏之盛

伦文叙，字伯畴，头颅大二尺许，长身玉立。以儒士，御史收遗才考，遂中式，举会元状元。广西全州舒尚书应龙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试录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举南宫廷试，上亲拔一甲第三。伦以谕德卒，年四十七；舒不逾年卒，年仅二十余，皆可

惜也。伦之子以谅，乡试第一，辛丑进士，官通参；以训，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祭酒；以诜，进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叙、以训皆不满五十，以谅六十五，以诜年八十，可见高科美官，皆能夺人寿矣。

御笔再改

嘉靖戊戌科，阁臣拟陆师道第一，御笔改二甲第五，取袁炜第一。炜南宫原第一，既复改第三，擢茅瓒为状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瑶泉申少师即留为馆宾，转馆于董宗伯家。癸未，李得会元，申正当国，宜以状元与之，续商文毅之盛。乃拔朱养淳国祚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无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试前一夕，有举子梦见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试，试目一纸，有“晋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飞不定，与易水生争逐之，为彼先得。及入会场，第一题是《司马牛问仁章》。所谓晋元帝者，晋姓司马；元帝，牛金所生，合为司马牛。“恭默思道”，是切言。其年会元汤霍林宾尹，则易水生也。

父子解元

史俊号柏庵，涿州人，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子道，应正德癸酉乡试，以文字呈其父。即封一柬遗道，令开榜后视之，乃对一联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来，父子解元。"道果解元，后官至总督兵部尚书。国朝父子解元，我浙谢木斋及其子丕，他省亦往往有之。

二酉解元

吾师苏紫溪先生浚，应癸酉试。分考郭青螺，梦虚斋蔡先生介之入谒先师庙，喜曰："当有佳士如蔡者。"发之，乃先生牍也。县同，言《易》同，酉年选首同，草姓水名又同。先生官宪长卒，质行真修，直可继文清之后。在工部分考会试，拔阁学李九我第一，佥浙江学政，鉴赏诸生，如逆睹差等，人人奇骇。今阁学沈铭缜兄弟拔居第一、二，以余薄劣，亦踵其次。凡二十年后，魁元上选，皆先生点墨之余也。

试官

永乐丁酉，北京行部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行在侍讲邹缉、侍讲王洪主考，赐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讲王英，出王洪为礼部主事。洪，杭州人，进士，任行人，升给事中，以文学擢检讨、修撰、侍讲。洪初有操守，恒自负，矜己傲物，醉辄出忿语斥同列。以不得为学士，中怀怏怏。尝密疏诬学士胡广，其父子祺为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广不当于《实录》隐其罪。上察知子祺实卒于官，遂不直洪。

至是请乡试官，上命广等择人，广以缉、洪对，上从之。已受礼币，洪复密疏子祺事，上曰："此小人，岂可以在侍近！"命礼部追所受礼币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谄事尚书吕震、方宾，以求荐达。震等屡言于上，不听，洪饮恨，未几病死。

翰林中有以少詹事为会试正考，复以尚书为会试副考者，张惟信潮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两科。有两主会考而复主乡试京考者，柯孟时潜也，会试在天顺、庚辰癸未两科，乡试在成化改元乙酉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学士张璁之议，差京官主考，不用词林，皆科部寺及行人为之。其给事中，不独用于浙江、江西，即山东、广东、四川、云南，亦用之，行止两科而止。至万历乙酉、戊子而后，皆差京官。乃用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亦同此数，皆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或曰：弘治甲子，各省亦用京官，如王阳明主试山东是也。旧制：省试考官，皆监临会同提调监试官自聘。其年，山东巡按陆偁，慈溪人，阳明适起服入京，便道聘之，非京差也。

回避

嘉靖癸丑会试，礼部三堂皆有子入试，不显言回避，而托二王婚礼辞入院，盖亦事之相值也。时左侍郎已往承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请，而以吏部侍郎程文德代。尚书欧阳德、左侍郎孙升、右侍郎闵如霖、陞之子铤中式。

制科盛际

永嘉、江陵两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处不少，却有一件最得意处。永嘉典嘉靖己丑试，会元唐荆州顺之、状元罗念庵洪先；江陵典隆庆辛未试，会元邓定宇以赞、状元张阳和元汴，四人者，何处得来，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若天生此人，以应二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亦加人数等矣。成化丙戌，会元章枫山懋、状元罗一峰伦，人品最高，冠绝前后。其爵位之崇，名实之相称，莫如成化乙未，会元为王文恪鏊、状元谢文正迁，可谓盛矣！然比其柄用，厄于奸臣，不久而去。文正又多晚年一出，后则嘉靖之壬戌，为会元王文肃锡爵、状元申文定时行，相继为首揆，更胜于前。而因循否隔，不得尽行其志，文肃至以哭子并命。自来全盛之事，似亦若造化所忌也。

小座主

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子随父入场，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今可行否？

考试得人

吾郡吴霁寰惟岳，嘉靖丁未分考阅《礼经》，得十人：为张太岳居正，官太师；殷棠川士儋，官少保；陆五台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道昆，官左司马；胡石门正蒙，以会元、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余亦

皆登台省监司。其督学山东，拔于谷峰太保于垂龆中，其他萧岳峰太保而下，凡东省显人，俱经奖拔。奇，奇！霁寰官至都御史。

池州毕松坡锵，嘉靖癸丑分考阅《春秋》，得十四人：祋翎马乾庵自强，官少保；肥乡张心斋学颜，官大司马；丹阳姜凤阿宝，官大宗伯；仙居吴悟斋时来，官左都御史；昆山顾观海章志，官少司马，松坡官至户部尚书。

王尚书一夔、罗文毅伦两状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书学士。

伦谕德文叙、董文简玘两会元，皆徐穆分考所取，伦仍状元，徐官止侍读。

王文恪鏊、罗文简玘两会元，皆傅文穆珪所取。王分考，罗乡试解元。

赵浚谷时春、唐荆川顺之两会元，皆廖鸣和分考所取，廖官左庶子。

储柴墟巏、陈□□澜两会元（原文此处为□），皆编修张柏厓所取，张官礼部尚书。

袁文荣炜、瞿文懿景淳两会元，我郡闵午塘所取，袁分考，瞿乡试第七，闵官礼部尚书。

顾会元起元、赵状元秉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少师。是科戊戌，余与方联房同阅《诗经》，乃两元皆入其手。顾卷，方初拟在第五、六间，主考沈阁学蛟门独拔，亦只眼也。

传胪之谬

嘉靖十一年，上御殿，传胪，诸进士皆集阙门。一序班谬传，令

儒服以进。首名林大钦及诸进士，巾袍者百余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门外。诏问状，鸿胪卿王道中以为礼部失于晓谕，上切责部臣，夺司官俸一月。礼部言：已尝先期揭示，实以序班妄传，遂致错误。道中乃欲曲庇属官，厚诬本部，非朝廷设官相临之体。诏道中对状，切责而宥之。序班孙士约等下法司逮问，大钦、天胤等俱免究。

进士回籍

国初新进士日侍左右，后放归就学，近日都允回省觐甚便。然嘉靖丙戌科办事进士应榜等九十余人，自以铨次尚远，乞如旧例放归。疏三四上，有诏切责，榜等发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厉，练习政体，乃屡欲乞回，自便己私。大学士费宏代请，终不允。大哉，王言可以深省。

忠愍名次

杨忠愍公乡试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谢一麟，主考童内方，而《楚志》以为丁酉。其殁也，年仅四十，而《志》以为四十二。

辽阳试士

辽阳原附山东科举，嘉靖十三年因溺死多，改附顺天，以德州卫左所，与辽之十七卫学相兑，应试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后渐减至一、二人。万历三十七年，题准增额五人，以夹字编号待辽士。其寄户中式者，不许图便迁徙，违者黜革

问罪。

减补坊银

嘉靖中，倭患炽，盛言军兴。吏书吴鹏、都御史鄢懋卿，乞减举人坊银及驿递、铺陈船只、马骡头匹、银两之议。后于举人银两，或许嘱说入学童生，或加增长夫、水手，以补所减之数，而士风民财所损多矣。

京尹黜卷

昆山张和往试南京，时少保邝忠愍公为京尹。有投书恶张于公者，大怒，召诸应举士历验之。张故有目疾，与书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为奸利者，然将置之法邪？将械送于乡，使终身不得举耶？"苏人有滕垲者，直前谓公曰："公尹京，廉平有为，人孰敢为奸利事？顾毁人者多捏借，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秘计乎？"公曰："尔言亦是。但吾不可以中止，且试之。"悉出诸应举士，留和与所指增广生数十人，命题以试。和文先成，公读之，良久曰："文体略似西江，汝当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来家昆山，不闻冒籍，尝从西江人学耳。"西江人者，谓翰林尹凤岐也。又读良久，乃曰："姑去，吾知所以处子矣。"既入场，其舅湖广参政沈余庆，时为水部郎中。俟出，即与俱过虞衡主事吉水艾凤翔，诵所为文。虞衡曰："其文郁畅而详整，当在首选。"既而榜出，不得与，其弟穆举前列。余庆复与过虞衡，虞衡曰："吾诵其文甚习，请举之。"遂为诵初终场文，不遗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盖邝公虽悟恶人构陷不足信，然竟黜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学，先治身心，名非所急。且吾尝自谓聪敏，书过目颇成诵，若虞衡，一过耳不忘，吾何敢

望哉？”遂去入山中，多读书。永丰彭勖督学南京，训导张承翰首以为言，复应举，和以邝公为辞。彭曰：“邝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试，而分考萧聪以和所判禁止师巫邪术，有执左道以惑人语，谓无所据，落其卷。主考学士吉水钱公习礼、侍读云间陈公恂覆阅，诘问聪：“左道原自有本。”聪无以对，因使于所落卷朱勾以志之。盖与和相同得举者五人，时正统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年，与弟穆同试礼部，穆举第二人，和廷试对策称旨，将赐状元，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钱学士与诸老入朝尝遇之，指谓邝公曰：“此目疾者，张和也。”邝曰：“吾昔为京尹，知尽吾职耳，何有私哉！”少傅胡忠安濒为礼部尚书，欲迎和训其子，言于吏部尚书郭琎。郭催往，佯应曰“诺”，而实不往。萧山魏文靖骥为吏部侍郎，私问故，曰：“宗伯为礼部首，欲训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胡择日诣所居，成礼，始往。未几，移疾还苏，以道义自高。有参将者，礼致聂先生大年学为诗，与之来苏。和慕聂先生名，过其寓，参将置和上座，而处聂先生下。和曰：“吾为聂先生来，非为参将来。参将学诗于聂先生，则先生为师。而处之下，此何为者？”参将方设供具，拂衣去，不省。又尝与参议赵会于故少保陈僖敏公家，赵多议人得失，和正色曰：“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可于无过中求有过。”一坐耸然。

名先状元卷

张黼，上海人，未第时，尝梦人语之曰：“汝名先状元。”觉而思曰：“吾其殆乎？第岂有登状元先者？”及成化丁未会试，榜出，名在二十，而铅山费宏二十一。是年宏廷试第一，其幼也，尝梦神示府丞字，莫测，比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闽中鼎甲

闽之鼎甲死于非命者，自陈状元谨而外，又有龚锜。锜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进士及第第二，已授翰林院编修，坐累去官。沙尤盗起，为大军乡道，至高阳里，遇贼见杀。锜博学善诗，字体遒劲，所著有《蒙斋十集》。此亦死难乡官，与钱錞同，而不闻赠谥，何耶？又杨瑛，亦建安人，字希玉，景泰丙子解元，天顺庚辰进士。庶吉士曹钦之变，入朝遇害，赠编修。其父㑹原，浙之江山人，为建安丞，遂家焉。

闱中定命

范春，会稽人，有文学。嘉靖己卯场中，誊真已毕，手试卷自校，得意甚，谓可取解元。忽飚风骤攫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笔墨叹息而出，曰："命也。"后得长汀主簿，郡守陆某征文寿当道，无当意者，试以属春，诘朝具草，大叹赏，用之。宿驿楼次壁间韵，一廉访见而称善，知为春，恨相知晚。署上杭县，一恂恂少年，称督府使者，索饷千金，从者皆狞汉，疑而诘之，闭馆中，申督抚以状闻，果大盗也。

万历己卯南试，题为《舜亦以命禹》，华亭生员高承禅中式。主司嫌其取义与题合，欲弃去，赖京兆内江阴武卿，乃主司同乡，争之得免，然犹即席改为承祚。后壬辰中南宫，乙未廷试庶吉士检讨，与余同官，魁梧奇伟人也。未几，使归，卒，众皆惜之。因思戊戌科，余在会场中取中一卷策，有"国桢"二字，与余名同，弃去。陈如冈太史房中亦取一卷策，有"如冈、如陵"字，亦弃去。成忠宇太史，丙辰分试取一卷，有"基命宥密"字，同其名，弃亦如之。用诗书成句，偶同主司名号，夫宁有意，而巧值见厄，岂非命乎？

李于鳞子驹，为诸生，王元美属司理魏允孚，因秋闱之便拔之，曰："虽私，亦公也。"魏许之。入场录七破为记，后检之，绝不可

得。既定榜，则李生卷委于柜下尘土中，相叹息，人各有命，不可强也。驹未几亦殁，无子。

拟题决文

黄学士葵阳洪宪，未试前，拟科场题，十中七八，不知何灵至此？冯宗伯琢吾琦看时艺最精，壬辰会试，门下士持卷来谒者，决其中否，皆验，并名次亦不甚远，人以为神。又三年乙未，来谒者亦如之，所决无一验。一人耳，时又不远，何夐异至此？岂看文亦时有利有不利耶？

传题

《春秋》出传题，不知何始。天顺年间，浙江场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茫然。及刻程文，简略殊甚，名虽搭题，实则射覆。学者认题，一时与考官相左，即被黜落。永嘉教谕雍懋上书言之，命礼部议行。至霍渭涯主会试，止出单题，余习此经，甚以为苦。尝馆某家，见一老生，施姓，名臣道者，每至必挟新题一二索谢，则俗所谓“换比者”是也。如旧为宰喧，则易宰周公。一时骇为奇。老生寻以贡入京，馆于某给事中所。给事故《春秋》名家，甚称之。其时复差京考，竟向给事乞题，即以老生所换者与之。至有通场不记，所司聊且备数者。王给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贡士不久亦死。

覆试得释

天顺壬午，东平梁御史瓛按河南，试祥符，得杜明卷，称赏。是

岁乡试，梁实监临，杜在高等。刘佥事瑄与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昭为梁所私，以奏，并逮至京，覆考。其试卷入格，乃得释。明年癸未，会试河南乡试，通一榜获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未，杜以戊戌，皆进士。杜后授礼科给事中。成化丙午，宪庙为皇太子纳征，有旨取礼科库贮宝钞装盒，公偕诸给事开取之，库无一贯，众愕然失色曰："钞非吾侪所收，必须挨究已往升调去任者。"公曰："挨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误大婚，伊谁之责？"乃奏曰："本科库贮宝钞，年久浥烂，不堪装盒，请下户部行宝钞局，选取直挺新钞，送库备用。"上允之，于是大婚礼成，而前僚得免。

场后口语

万历中，科场被谕，前为戊子，继为庚子，后为壬子，或以关节，或以文体。嘉靖冒籍之搜为甲子，景泰陈王之奏为丙子，岂子年果有不利乎？丁酉北场亦被论，然意不在科场，借以倾焦弱侯者，弱侯一降便息。

代笔

代考之弊，不直生童。正统二年，考试明经儒士，兵科给事中金昭伯，擅入午门，欲代所亲为文。事觉，拟赎杖还职。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岂可任职？遂黜为民。未几，给事中吴绘又犯此禁，枷示长安门三月，戍边。近日有举人代考者，正无足怪也。

断么绝六

乙卯年，南场中有鱼见于圃。鱼，水族也，水，至洁也，而污秽至此。又见于场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会试，沈同和以代笔中第一名，代笔者赵鸣阳，中第六名，俱吴江人。事发按问，并罪除名。吴为水国，遂应其占，亦一厄运也。苏州人为之语曰："丙辰会录，断么绝六。"盖名次适应其数云。赵最有才情，特以馆谷落其度中。余见代笔者数人，皆无他异，所谓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减。

自制义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为师友教子弟。即圣人复起，亦不可废。居常谭文课艺，一遇考试，同坐商量，职也，亦情也，势也。余少年馆谷糊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将赴之，先君子独否，曰："一入其中，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辞之，触怒，赖有解者，且以明年为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圣乎？凡贫士有文章名者，宜于此际深思赵之覆辙，可鉴亦可怜也。

嚼笔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试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誊真之笔，悉嚼去其颖，明日抽用已尽秃，大惊，取起草者姑代，则湿滥如帚。乞诸邻，又皆坚拒，恸哭欲弃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写，写！"既起，视笔依然完好，执之，且疑且写，既毕，仍秃笔也。交卷至二门，一生在焉，迎问曰："试文称意否？"谢曰："无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发赤，趣出宿于别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终试，秃笔生魁选联第。

常服入试

安福刘师泉先生邦采，以诸生外艰不出。嘉靖七年，督学赵渊檄

之入棘，强起应命。及门，遥望赵尚未下席，却步不进，赵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闱故事，令诸生脱巾露体，非待士体，不愿应。于是御史储良才令十三郡诸生并以常服入，免其检察。是秋先生中式，后官郡丞，以理学名。卒时若有所遇，奇秘不言。嗟乎！当时士风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见矣。

各省监临

乡试监临非制也，自御史颛差，乃任其事，立其名。余庚子典闽试，偶缺御史，二司问云："无其人亦当存衔。"余曰："祖制只藩司提调，臬司监试；两京则京兆提调，御史监试。监临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场，重事自当作主。今既无其人，有诸公在，何藉此为？且对君上，讵宜填空衔？"二司唯唯，以后缺御史，皆从此例。至乙卯，贵州偶缺，则都御史张凤皋鸣鹤，入闱代监临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萧翰撰良有、胡都谏汝宁典试。将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忧去，巡盐章中缶邦翰代监临事，驻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驿前，藩臬往迎，辞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轮自至，乃上，皆一时权宜之计也。

文武宴

恩荣宴，命武大臣主席，与阁老部院二品正堂皆上坐。嘉靖丙辰，郭勋莅事礼部，分左右列，勋上疏争之，得旨如旧规行。比坐，仍左右列。勋再疏，上切责礼部改正。夫礼部，其有意抑勋乎？抑旧无此规，而勋以意争也？主席者执爵，递鼎甲三人酒，礼部尚书为主，下坐。

武举宴，以大学士主席，武大臣让尚书坐其下，郭勋引团营例以争，上竟从之。

陆武惠掌锦衣，世庙丙辰年，求与进士宴，命序二品文臣之末。是时陆已加太保，富贵极矣，而有此请。宴席在上者，勋臣压首，武臣尾之，陆亦何荣之有！

试院

京师试院，改旧礼部为之，乃正统年间事。南京试院，乃锦衣卫指挥纪纲没官旧房，地下时有甲马声。景泰五年，府尹马谅奏请改立，以前皆于武学借用，搭盖苫舍耳。然试院虽改，其中搭盖如故。万历五年，御史陈王道始易以木。

浙江试场，原与杭州府学相连。天顺间，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东废仓隙地也，宽敞雄伟甲天下。旧用木舍，万历壬子，御史李邦华改易以砖，永绝火患。

恩贡

穆庙登极，各省开贡取士，提学为政，浙中出论题云《唐始策贡士于洛成殿》。众谓此题合时，极佳，然乃武墨事。遂为廷试之始。以拟太平有道天子，甚不伦，而又用之省试，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阴朱应，乃金庭相国之兄，后登进士，官主事卒。

武试

长安二年初设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此武科之始，亦武曌事。然今之武科，初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试策论。步射中二箭，马射中四箭，即入格。嘉靖初年，兵部侍郎杨廷仪所定，廷仪乃石斋之弟。尚书彭泽因而奏请，允之。其制大简，谓宜于马枪、翘关之外，广其目，如刀剑、干盾之类，皆取可也。

进士中制

进士科起于唐，其数至少。沿于宋至多，亦无定期。唐则许荐，《韩昌黎文集》可考。未几，有禁。国朝酌其数，最得中制，而其禁甚厉。盖祖制之失多矣，独此尚存公道，可屑越乎！

焚私书

唐钱徽拜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学士李绅以周汉宾并诿徽，求致第籍。浑之者，凭子也，多纳古帖、秘画于文昌，皆世所宝。徽不能如二人请，自取杨殷士、苏巢。巢者，李宗闵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与徽善。文昌怒，方帅剑南西川，入辞，即奏徽取士以私。绅及元稹知状，时稹与宗闵有隙，因是共挤其非。有诏王起、白居易覆试，而黜者过半，遂贬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劝徽出文昌、绅私书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证耶？"敕子弟焚书而行。

路岩亲吏边咸用事，富与岩敌。有郭筹者，相善，其议事以书相示，则焚之，今写书曰"乞火之"，盖祖此。近时有乡士大夫某，与郡太守契，密还往，书尾云"乞掷还"，盖以火之犹未可信，必还而后可。其书误投于余，复封固，返之。夫秘密设策，而曰"掷还"，则渠

二人不能自信，而况他人，为之一慨。

王老陈少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气锐，与相国王播同榜。时播年五十余，通方戏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日暮涂远，同赠官也。播谕其意，答曰：“陈少，陈少，切莫发恶。”诮其为恶少也。播后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达，以困踬终，而播亦竟罕树立云。

宋制科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能中选者，皆第四等。惟吴正肃奎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二苏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考官胡武平驳送，降第四等。

冯京

宋三元冯京，字当世，产于广西宣平之龙水天门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藤，有读书故址。后贯籍武昌，发解。庆历间与群士计偕，礼部赋“无逸为元龟”，廷试赋“盖轸象天地”，皆第一。历知枢密院，载我《明一统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转相传致，私以为邦邑重，遂紊其世焉。或曰藤人，或曰江夏人，或曰鄂人。

陈氏兄弟

陈宜中，以宋朝状元宰相，国亡，逃于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关，战败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第，而归其兄耶？然逃亦胜于降矣。自中有子萍，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报之矣。孙达，司经正字，辞官，复召为翰林学士，不起。国初被荐，亦不应。及得病，却药弗御而卒。

蔡傅进士

福建仙游县，有蔡、傅二姓。宋时各中进士二十五人。蔡以忠惠显，传至蔡京父子，煽恶凶终；惟傅氏自如，后多闻人。

进士书榜首

元时及第第二者，亦称状元。盖其时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国人居第二，故中国自以状元称之。其余进士系中国人者，亦曰某人榜进士，皆第二也。诸公多致疑，或曰从俗所称，或曰讹，殆未之究耳。如李黼榜进士，黼亦第二也。

唐、宋人无有书状元于己官衔之上者，逮元犹然。独会稽杨维祯廉夫，当元季书李黼榜进士，至刻之印章。盖黼死节之臣，廉夫书之者，欲自附于忠节之后，其意固有在。且与黼相知，不忍忘也。后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书朱文公为王佐榜进士，谓佐足为文公重乎？惟志书宜用此法。盖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征信也。

雁塔

塔乃咸阳慈恩寺西浮图院也，沙门玄奘先起五层，永徽中，武后

与王公舍钱重加营造，至七层。四周有缠腰，唐新进士同榜，题名于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韦、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唐自禄山兵后，龙池水涸，庚子辛丑岁，始引龙首渠水灌池，许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泓澄，四无映带，唯见雁塔影倒蘸于池中，游观者无数。我明因之，中乡试者，仍题名于上。

卷之八

召问命官

国初，四明人王桓与二儒者同赴召，见太祖于便殿。上问二儒者：“在家何业？”一对曰：“臣业农。”上曰：“卿业农，亦知禾麦之节有不同乎？”对曰：“知之。禾三节，而麦四节，是不同也。”上曰：“禾、麦，类耳，节之不同，何也？”对曰：“禾播种于春，至秋而获，几历三时，故三节；麦则历四时始成，故四节。”上曰：“是能知稼穑之艰难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对曰：“臣业医。”上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连花，则蜜苦；猿猴食果多，则胆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次问及桓，桓对曰：“臣所业训蒙。”上曰：“卿亦有好恶乎？”对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国子助教。盖自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革丞相，升六部尚书正二品，各司所事。上自御奉天门选官，其慎重如此。

官数

洪武四年正月，中书省上天下府州县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员。是年平蜀，十四年后平云南，以渐增置，内外官共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师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在外二万二千七百九人。

设官

周官三百六十，举六官成数言也。然一官之下，如医师、中下士，凡廿八人，计天官正数项下。凡大夫、上中下士，共二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与焉。地官更烦，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设官大小固已不下二千余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广，所以野无遗贤。

汉设官七千五百余，唐一万八千余，宋三万四千余。国朝成化五年武职八万余，文职如洪武之数。此外又有中书带俸、译字生、通事、乐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写字人，不可胜纪。

判府

祥符东封，王钦若、赵安仁并判兖州，二公皆见任执政也。庆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兴，陈执中、范雍知永兴，一州一判二守，判者，大臣押文书之虚衔也。陈执中乃实授，范雍乃领使带州者，其实不同。

增设知县

嘉靖倭患，光禄卿章焕请每县多设知县几员，及转巡抚，又请移襄阳分巡于樊城。夫县令讵可增，而樊城隔襄阳府仅一水，地虽浩繁，不过附襄一聚落，宁可以大吏处之？故部覆设一通判。要之，通判亦赘员，如杭州唐栖亦有此官，何尝见通判到衙门资弹压耶？

停荫

万历二年，主事龚锡爵为其子方升补五代祖龚弘之荫，张太岳票旨曰："罢。以后年远亲尽的，皆不准补。"此公节制，亦自可喜。其后远者，定以五十年为期。

世荫不同

吕常以荫为中书舍人，中乡试，官至南太常卿。陶鲁以军功至右布政，世锦衣千户。黄绾以议礼至尚书，虽以荫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论。至孙许之荫以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后，又当别论。弇州公皆收入任子官位大于所由一则，然则然矣，不可不辨。然至近日荫锦衣，阶一品，加至三孤，往往有之。孙许之后，不足言矣。

永乐而后，用人虽渐重科目，然以才学自致公卿者甚多。任子如朱长史复之子浚，官尚书。仪侍郎智之子铭，尚书、太子太保。其余有荫编修、给事中、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今优者自府部五品，升远方太守，次乃得为运同。以瞿洞观之贤，远在黄尚书之上，止于运使，加太仆少卿致仕。此岂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选诗《许松皋集》

每年双月大选，其日上视朝，吏部堂上官，先于门下面奏，请旨选官。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门奏事毕，同吏科都给事中候于御道上，一拜三叩头，谢恩出，赴东阙支待房。光禄寺署官供酒饭毕，各官又赴午门外叩头，候于直房。移时，上览本毕，传出印子本于左顺门，部官接出，照本填榜，张挂于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选事

毕，各官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选，候旨之暇，次第其事，作诗十首，以纪岁月云耳。

面奏

天曹钦拟授官资，九品分题列等差。奏罢阶前仍候旨，重瞻龙表彻封词。

上门

峻登玉级面金台，御旨亲宣吏部来。直到御前方跪奏，四承天语听俞哉。

说选

国家利器在人贤，抡选从公本奉天。圣主面前承诏令，真如造物举生全。

引官

雁行鱼贯蔼如林，俱向龙楼肃整襟。赞罢叩头瞻日表，人人无任感恩心。

赐酒饭

恩赐从天降玉音，大官承旨礼惟钦。御河南畔开新宴，濊濊恩波似水深。

叩谢

近午大官供馔毕，风清日朗酒容温。整衣肃向天门拜，一食无忘圣主恩。

用印子

朱函象印出宸居，色色官衔纪奏书。从此品阶山一定，朝除应直是天除。

上本

印罢奏书还捧上，中官传进九重宫。重瞳阅过方传出，虞舜官人本至公。

填榜

印子官衔即御书，移时传本付尚书。天官捧下方填榜，欢动除官意气舒。

张榜

看榜除官数百人，欢呼万岁祝龙宸。今朝幸免遵行过，禄厚才疏愧此身。

选法

霍渭厓以兵部主事养病家居，起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疏辞，且言："迩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迁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辄以二官为清要，以至翰林不畏陛下而畏内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内阁为腹心。请自今翰林入阁，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迁外省参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书、侍郎，或留兼师傅等官，改除参政、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调外任，练达政体，仍转翰林。六部郎中、员外、给事中、御史，俱补郡守。佥事、参议、监司、守令，政绩卓异，即擢卿丞。有文学者，擢翰林，而举人岁贡，亦得以擢翰林升部院，不宜以资格限。"上趣韬速之任，所奏内外官迁转资格，令廷臣集议以闻。

吏部尚书廖纪等奏言："韬以翰林吏部不迁外任，臣以为翰林设官之意，本与常调不同。在史局，则国典攸存；在经筵，则君德所系。或以备顾问，或以代王言。故累朝优异之典，视他官为重，所以崇奖儒臣而责效亦自别也。况九年考满，方升二级，间遇编纂，乃一转官。今欲与常调比而同之，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谓编修、讲读六品以下俱调外任，练达政体，然后迁转翰林。臣观讲读诸臣俱及第人员，或考选庶吉士，凡储养数年，方进斯秩。六品外任，则如府通判、州同知之属。二甲进士，例得为主事知州，翰苑储材，乃欲无罪而废，使居州郡下僚，反不得如常调，是岂人情也哉？吏部铨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贤否黜陟，俱欲廉访其实，故必公正而练达者方称任。使若资望既深，量处京职，亦不为过。然亦间多外补，岂谓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内阁之地，尤政本所关，故近日所用，皆先朝辅导旧臣。韬欲以翰林入阁，五品以上，循

至三品，即迁外省参政及各部侍郎，是岂累朝优礼老臣、隆重师保之意也。又谓六部尚书、侍郎，或留兼师傅等职，是矣。又谓或改除参政，是为有罪者言欤？有功者言欤？臣所未知也。盖国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圣祖鼓舞作兴，使人乐于效用，故不以常格拘之。今列圣相承，因时损益，随材器使，为官择人，勒为成规，至精大备，信万世所宜遵承。如韬欲以国初未定之制为法，别议资格，以为定守，则太祖以后，宸谋睿算，永可垂宪者，其将若何？愿陛下详察焉。”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宫禁，不知外事，必赖左右大臣协力赞佐。若为大臣而不能实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参政及提学副使者，量加升擢用，正欲其实历政事以资闻见，以备他日重用。吏部及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识，内外兼用，岂可循资轻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创者，固难比拟。以后定制及列圣成宪，不可不遵。但用人图治，亦当因时制宜，岂能一一拘定常格？况予夺皆出朝廷，自今内外官出入迁转，所司随时斟酌以闻。”

尚书不轻授

马文升为兵部右侍郎，三品，满九载，仅予二品俸。久之，进左侍郎，以散赤哈事，汪直、陈钺陷之，谪戍。又数年，起左副都，晋右都，为兵部尚书。盖尚书之不轻授如此。

本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惟茹少保瑺九年。嘉靖中，更二十六人，惟杨少保博十年。自永乐迄正德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方临安钝、于少保谦、白南宫圭、马钧阳文升，或七年、十年、十二年。此外大抵再岁不一岁，隆、万两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六部不相统摄，小九卿体杀各部，而事与之关。如光禄则关礼部，先年光禄卿崔志端、陈俊，南光禄卿牛凤，以厨役事屡与礼部争，言本寺非礼部之属，文移往来，不应自大，封还札付，下部详议，至参奏受屈。由此观之，要见小九卿如太仆则属兵部，国子监、鸿胪、尚宝俱属礼部，京兆无所不属矣。近年郭明龙为南祭酒，李九我为南少宗伯，署事，郭还其札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郭强甚，李不能抗，亦一变也。余署南翰院，院之体貌原与大九卿并。叶台山署宗伯事，移札付，撰《皇太孙贺表》，叶以书先之，谓旧规如此，亦惧余之抗也。夫居官各有体，岂以此争强弱哉？

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间宜有低昂。且一切总于大听，其提拨有事，则知会可耳。若谓之属，则与各司官何异？

南兵参赞

南京兵部参赞，于成化二十三年，班在吏部尚书之上，又多以南吏书转参赞，高下名实，皆不相应，此制之最舛者。又南中守备参赞下操，勒操江衙门旁坐，故操江都御史每于次日阅操避之。至万枫潭为南御史，上疏改正。夫吏、户、礼、兵、刑、工，自周公来，天造地设，可容参差乎？

摄篆

南中九卿篆，大不摄小，小亦如之。李九我为南少宰，偶缺大司成，众议归李，李固执不从，人谓得体。偶阅王襄简公有《和侍郎杨

惟立摄祭酒》二诗，亦少宰也。又罗圭峰亦以南少宰再摄国学，皆故事，特未之考耳。近年南大僚缺，以太仆卿摄户部事，所属讲相见仪节，不知作何状。王讳轼，公安人，官太子太保；惟立，杨晋斋守随也。尾注云：惟立，双生子。圭峰名玘，南城人。

南京科道，不避部堂，台臣犹压于堂官，至科臣则直与大九卿公会矣。考之，起于成化初年给事中王让。让，上饶人，天顺八年进士，为南吏科给事中。屡有陈奏，刚愎自用，大臣中有少忤之者，必捃摭其过，立见论列。或受人嘱，而阴为之报复，朝廷以言官，优容之。让益肆，每会议必与六卿并坐。遇大臣于道，不为礼，或两人肩舆行，让必策马从中，左右顾而过之。缙绅侧目，无敢与抗者。三年考满，吏部侍郎章纶填考有“大体宜知”之语。让又尝劾祭酒刘俊，俊不能平。刺得让为出继之子，《登科录》既书其所后父母为父母，又书其本生白氏为生母，而不及其父。俊因扬言，让以母为所后父之妾，当具言于朝。让乃惭屈，诡疾去官。后数年复补考察，黜之。霍渭厓在南与科道交章，然不能尽改也。

总督总兵

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兵之名，见于元末，国初因之。中山王伐吴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云云。至正统年始有定名曰总兵，曰副总兵。总督见于宣德中，巡抚总督粮税。至麓川之后，王靖远用之军务，侯琎继之，靖远转南兵部，亦曰总督机务。乙巳之变，于少保以本兵称总督。未几，用之两广，又用之两广、湖贵，用之两广、川贵，用之陕西，用之宣大。世庙时，又用之蓟辽、保定，用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于是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称，仍改总督。胡梅林总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间至今称曰“胡总制”云。张经至总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

两广。

文官至总督，方称军门，巡抚、操江不与焉。抚、操经过所督地方要谒见，至大门外下轿，由中门入后堂相见。军门上坐，抚、操列坐。其送迎，军门俱至大门外看轿。各总兵照抚、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见，介胄行跪，勋臣亦由旁门庭参，其隆重如此。然总兵行跪，勋臣庭参，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抚皆称军门。御史捶参将，陵僭又将何极！

两广总兵，旧皆以勋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给事中欧阳一敬题请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镇，覆允为例。

韩襄毅公初至广时，三司官以地方残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见行跪礼，后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应槱谕令改正。

先朝巡抚不许携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言："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无子可矜者。乞敕各官携妻子完住。"许之。由是巡抚始得携家。

门旗

抚台衙门前立竿，以黄布帖"军门"二大字，久矣。在外兵道亦用此例，帖"饬兵"二字。按臣从来无之。一日，登慈感寺阁，望见二大黄旗，如抚台坐处。异而问之，则盐臣也。因问上帖何等字，僧曰："贞肃。"不知起于何时，悬此有何意趣。假如坐八人轿，抚臣以示威重，犹可；其他乘之，岂不羞死。

部属凌压

六部属官，礼部以清秩，与吏部相近，压居户部之前，每每争执，可笑。闻近日兵部亦压户部，工部又欲压刑部，益可骇。

官名

国朝官制，稽古为式，惟大理左右寺丞为堂官，而左右寺正则属官。仓务、税库，皆称大使，而按察则称副使。府县学掌印曰教授、教谕，而州曰学正。

驸马教习

凡驸马教习，宣德中有本家学录，正统中，俱令赴国子监习礼读书，祭酒依学规教之。成化中，令驸马二十五以下者送监读书。弘治中，令习兵书。嘉靖六年，令吏部会同礼部查照勋戚事例。于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官内，推一人教习，遂以礼部主事一员司其事。

调吏部

由礼曹郎调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时则陆太宰光祖、王光禄守素及朱左通政敬循三人。朱，余所及见，乃吾师阁学金庭太保之子，魁梧有气韵。戊戌，以仪制郎入会场，填副榜、副考若都给事中，强之皆不从。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至嘉禾病作，亟抵家而卒，未及中寿，可惜！太保因之惊悸，又为人言所困，刚一年而没，此天人交穷之会。要之，太保清约忠慎，终始不渝，逢时不辰，未展所抱，天乎何尤。

调官

嘉靖庚戌，虏薄都城，一时被掠州县官悉调用。有昌平知州肃礼者最贤，尝为五河知县凡十年，清节爱民，方升此官。至未二月，甚有守御功，亦被调为嵩明知州。此最无谓，大虏突入，与民牧何与？而受罚乃尔。惟壬午浙中兵变，二司普代，是时顾冲庵养谦代为杭严兵备，大能镇服。其年秋闱，余入试，方纳卷，一卒盗烛，执而挞之，狃故态不服。有一长官亲莅严喝，乃默默受杖而去。问之，则顾公也。大约人情蠢动必起于微，而赏罚操纵必谨于细，达权变，审时势，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升。如佥事则九年，少亦六年，径升副使。副使升按察使、藩司亦然。太守九年为参政，又九年为布政。有副使李隆，仅三年升参政，见邸报，泣曰："我何负于职，而升此官乎？"遂致仕去。正德间图速化，藩臬互相迁转，而祖宗之法坏，官亦渐轻矣。盖二司体最重，以两衙门出者，必由大臣所荐，即太守亦然。今以外转为劣，盖由当事者轻其官，怀有不肖心，故人亦轻之也。世道一至于此，可叹，可叹！

监司上坐

屠竹墟大山开府楚中，孟公淮为监司。公设燕，置孟公上坐，孟亦不让。

考选台谏

祖宗旧制：凡给事御史缺，止于进士内年二十以上者选补，或径入吏部。弘治间，始及中行评博，正德始及推官、知县。正德末年，尽废进士考选之例。嘉靖初，悉复旧制，间尝一行，旋废。格以夏言疏，再及进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复停。至神宗初，停评事不与，其六馆之停，又嘉靖间事也。

盐运官

近日苏州太守石昆玉以卓异升运使，时谓申、王二相国恶其强直，故重此官，因以与石，实抑之也。后见章元礼通政问之，则实出吏部本意题准，重其事权，崇其体貌，与巡盐道相抗，庶几得清利源。比石将至，御史副使驳其移文，遂弃官归。由此言之，并圣旨亦不作准矣，何况其他？然考之永乐平凉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升两淮运使，则前朝诚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转运使，利权无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声势甚重。国朝一一分析，银解藩司，米归漕储，而运使独主盐政。其居官最著者，无如耿清惠九畴。杨东里以首揆过维扬，止馈鸡一只。东里厚加接引，荐之朝，得升侍郎。当日京官、外官相与如此，即谓之三代以上气象，可也。清惠升后，盐政颇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后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为二，又增为四，中间惟鄢懋卿最为骄汰可恨。庞惺庵欲振刷，即便见阻，至穆庙初停遣，颛任巡盐御史与盐法道，而运使益轻。吏部欲复旧制加优异，是矣。然不深惟极重之势，别有调剂，而仅于体貌间争上下，其能有济乎？谓宜择其优者加兼副使，著令盐法道抗衡，得同见抚按，毋班于太守之列，盐法道缺即用填补，以次推择为布政开府，则官重人亦重，庶几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

在此，卒亦无如之何也。

奖县佐

王阳明以礼币奖兴国主簿于旺，又送官马一匹、带鞍一副，今有此否？

经历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经历章献中为第七。献中，广东钦州人，岁贡，仅升判大理府。

进阶

进阶只从本品，此旧制也。品中之阶有二，有三，亦须以渐而进。后乃渝品，文臣自相为重耳。末流之弊，遂不可返。吾乡有为太守再进阶而建坊，于右曰二品坊，左曰五马第，则失之远矣。子孙妄作，祖宗亦何自知之。

少仙

宋人称县尉为少府，甚无谓。且少府自是汉官名，不可移。又称曰少仙，盖因梅福尝为尉以仙去，故以称之。然仙人为官者甚众，假如稚川为勾漏令，则县正官便可称大仙矣。等而上，何官无仙？余欲举以称南京司业甚佳，盖南司业，优游体尊无一事，私署极水竹园亭

之胜，真可当此名也。或曰：“祭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称仙矣。”又曰：“南翰林掌院亦有印而无一事，体又尊，独不得称仙耶？”对曰：“仙则仙矣，食无果，居无室，行无徒，此苦行道人耳。”闻者皆失笑。

坐部考察

朝觐，旧有坐部之制，今皆踵行，然亦习套虚数耳。嘉靖二十年，给事中刘天直请于大兴隆废寺画为十五区，区为舍数楹，以处各官，日轮吏部主事一员稽出入。夫省直入觐官，约可二千员，首领官如之，从者十之。不知一寺地几何，可以尽容否？又其间有公会、私会，可尽稽查否？如此条陈，徒烦纸笔，可笑也。

朝觐自藩、臬下至苑马寺、上林苑监各署及各处土官衙门，官吏各一员名，各赍须知文册，进京奏缴。惟市舶提举司例免。

两京兆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觐察，嘉靖中，治中庞嵩上疏请止之，得旨，著为令。庞字振卿，南海人，由乡举授官，后官知府，有特祠云。

废旧规

考察时，吏部一司属往请大中丞宿部行事，此旧例也。己亥年次当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怒骂曰：“若岂请客者？”冢卿李对泉戴不得已以务厅往，中丞温一斋纯知状，亦不得已来赴，后遂为例。余谓旧规不可废，有如此司属便当参处，身往迎中丞，中丞非司属至，亦决不当赴。虽细事，岂可使属官得遂强梁之性！

凡朝觐官，递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顺中所定。若祖制，则布政

原班于侍郎、副都之上。

骤黜

黄一道，字唯夫，嘉靖乙未进士。兴化府太守，有善政。仅八阅月，南拾遗去，舆论愤愤不平，曰：“唯夫黜骤也。”霍渭厓，其同乡人，问闽布政使徐乾曰：“唯夫为郡如何？”徐曰：“闽省第一守也。”问闽按察使屠侨，亦曰：“唯夫者，闽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斋文俊为会试考官，唯夫，方斋取士也，甚厚，唯夫守兴化，实方斋荐。既而方斋族弟杀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曲人命之狱，媚事举主，吾不能。”由是牾，坐黜，科道反其词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脱死囚狱。”然林狱实不脱。或曰：方斋不诋唯夫，方斋族弟荷校在狱，祈脱死不得。曰：“黄守复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间，贿闽吏黠者办事南都，腾流言曰“黄守赃、黄守赃”云，且以林狱诬曰亦受林金云。言官当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员短长，得片语，即忻忻动色，曰“是实迹、是实迹”。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实迹、得实迹”。遂载劾牍。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翕张，弄官喉舌。

门户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据在任事件、实迹严核为准。前朝太宰如盐山、三原题奏，历历可据，而又禁私揭、杜中伤，不余遗力。以后节节申明，务在毖慎。而人情滋伪，百弊丛生，犹曰出于无心，可以理恕，至张太岳用以逞忿。辛巳一案，诸名贤皆不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闰考黜科道数人，不厌人心，便有昭雪，有至尚书侍郎者。此则阁臣权重，罪亦重，而张为甚，当与夺情两子中鼎甲同论。

乃近年以门户分别，求之官评，不可得；则借乡评处之，又不可得，胡卢以莫须有三字处之。夫皆好皆恶，原不足据，布流言与有意搜求者，尤不可据，即确确是实黜之矣。不知是祖宗旧制否？若创为新法，不知是公心否？善善长，恶恶短，今不可望。乃当事者以善为恶，用于门外嫉之，其长竟天；以恶为善，用于门内庇之，其短无迹。跑哮颠倒，亘古所无。且所谓门户者，谁定？是天门，人门，鬼门，禽门也？世变至此，可慨！而又有未履任永锢者，更可怪。

两左伯

葛端肃以秦左伯入觐，有小吏，注：老疾当罢。公为请留。尚书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徒取文书登簿，今见其人，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枉？"尚书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可谓贤能第一矣。"

己未年，闽左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得免，当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大吏为一小官苦口，此其人伎俩可知。"注调。黄有清操，质实为人所称，命蹇不如葛公远甚，故不免耳。

增年待劾

贾俊，束鹿人，为山东副使，年才五十有六，须鬓皤然，不事淄饰。清戎御史恶其肮脏，因考满，将劾之。一日，正色问曰："贾宪副高寿几何？"对曰："犬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同僚问曰："何故不以实对？"俊曰："渠以我老，将劾我，虚认几岁，以成袖中弹文之美，不亦可乎？"冢宰尹旻素知其贤，得寝。后官至工部尚书。

白岩知人

叶公天球，婺源人，为东昌太守。善总条纲，立团甲法，准定繇役，尤笃意人材风俗。忤总漕、御史，总漕入内台风御史，奏移登州。乔白岩为太宰，知之，曰："东人殊宜叶。"格不行。

品服

唐制：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今皆以青，而辨以补。

武臣品级

太祖以武定天下，故纪元洪武。武官自勋臣外，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即在外指挥千百户，递至从六品而止。原无七、八品，惟土官有从七品，亦不支俸。盖制之隆重如此。今武臣体貌，陵夷已极，遂成偏重。一日有事，文臣不得复贵倨以面孔向此曹，可虑，可虑！

参游佐击

左右参将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将军也。游击之名，见于武则天，以傅游艺为之，用以罗织者。佐击起嘉靖年间。

龙虎将军

于文定公《笔麈》谓“虏求加封兵部拟柱国”云云，上批：加龙虎将军。谓此官中国所无，而虏所甚羡。考之，龙虎将军乃武职二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亲封伯

国家于皇太后、皇后之父兄或子侄，皆封伯，而诰命则曰推诚宣力武臣。夫亲臣也，而曰武，名实相违殊甚。如张軏、张輗以外戚兼军功，用之则可，余则不可。但当封伯而停其号，量加保傅阶级，则得其情矣。

土司衔

凡土司官有武衔者，宣慰使同知、安抚司正长官、副长官、土千户、百户之类是也。有文衔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县丞、主簿、巡检之类是也。长官司有属宣慰司者，有属府州县者，有属卫者。武衔，土官与属宣慰长官专用目把、汉把，夷而夷者也。文衔，土官与属府州长官事统于郡守、州守、县令，夷而汉者也。属卫长官与卫官世姻，而势难钳制，不夷不汉者也。

衙门体统

衙门体统，一失不可复振。章元礼职符玺御史，奉敕用宝章，争

旧规，班其上，遂为两衙门所恶，终摈之归。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旧规，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通政徐说畏其弹劾不能执，始有手本。崇文继之，欲复旧，于是南科嚣然劾之，北亦为助，终不能申也。

会议

朝庭会议皆成故套，先一日，应该衙门于各该与议官通以手本画知，至期，集于东阙。该衙门印官首发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语微言略为答问，遂轮书题稿，再揖而退。既出阙门，尚不知今日所议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门啧啧道其状，以告人者。

随朝米

大小官员俱有随朝米十二石，即于品俸内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粲者，每石值一两四五钱，犹曰从优。若各衙门，止支糙米，每石贱时不过五钱，视正俸支本色折八钱者，又减于数之内矣。

李临川先生，戊辰进士，观政礼部，随朝米一石白粲加三斗。后癸酉，先生官礼科给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意者江陵克削为之。今四衙门一体，科道尤为雄峻。其复旧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门，决不可复矣。

选官图

今之《选官图》，唐人谓之骰子选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数刻之乐，不如数年之荣耶？"千里，字鹄举，河南人。

换职

常衮为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贬河南少尹。郭子仪入言："祐甫不宜贬。"德宗怒衮罔上，即两换职，衮为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谬姓

唐薛志远知选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谬书其姓为士，欲拟讫增成之。志远曰："调者三万无士姓，此必王忠。"吏叩头服罪。

启事

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此所谓山公启事也，想即今注考语之类。当时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目，则不独吏部为然，而其原又起于月旦评。盖雌黄之口，其来久矣。唐、虞时即曰知人官人，至周尤详。巨源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俟诏旨所向，然后显奏。明明是观望，盖恬静之人不乐居职，又不欲拂人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当日用人行政，大约可见。自后杂乱，至有闹于堂上，大呼有鬼者。历唐及宋，与时高下。国初重会举，冢卿不得尽颛，盐山能举其职，而稍嫌于愎。卢氏为后进所詈，三原最佳，困于内阁。屠、倪、马、许，极为盛际。依稀三代，不可复见矣。

二大

天下无事，所重只一大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马。盖吏治常清，兵何由动？兵动矣，吏治尤为吃紧。提衡者元辅，振叠者台长。窃谓吏如温剂，养脾胃者；兵如凉剂，疏肠胃者。人身以脾胃为主，吏不可一日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国朝兼长者，前惟马钧阳，后惟杨蒲州，今则李长垣。李若作冢宰，必有可观，惜乎其不待也！

卷之九

使相

宰相领使最多者，唐杨国忠，领四十余使。元燕帖木儿，领五十余使。又元人曰："我官衔半板写不尽。"其滥如此。国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贵最多者，曰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知经筵制诰实录总裁事。然经筵以下非官衔，而前十六字并勋阶，皆在其中。武臣除受封，与命将不同，而勋阶亦如之。乃官至尚书矣，并以前历官悉载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烦冗可厌。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馆职者，即甚贵，亦必列之，岂以翰林为重，沾一字亦光荣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张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张氏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刘氏七房，十二人；萧氏二房，十人；窦氏二房，六人；杨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郑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卢氏八人；高氏、韩氏、赵氏、郭氏各四人；陆氏六人；武氏、苏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与焉。

李氏最繁，陇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赵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兴圣皇帝暠，暠子歆，歆子重耳，凡四传，为高祖昞，世祖虎，

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酋长，徙京兆万年；一本奚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赐姓。范阳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后，三公七人，三师二人。

李赞皇贬崖州，卒，虽得归葬，而子孙遂有留其地者，至今蕃衍，蛮人极知敬重，不敢讲钧礼。氏李者至多，北陷于虏，南没蛮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无者。

郑綮有“歇后”之称，盖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为庐州刺史，移檄黄巢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去。赢钱十万缗，藏州库，他盗至，终不犯郑使君钱。及杨行密擅淮南，都送还綮。由此观之，綮之才，必有大过人者。因末季，托诽谐自晦；又知时不可为，宣麻后，亟引疾耳。士孙偓，字龙光，唐末宰相。性通简，尝曰：“士有行，必不以己长形彼短，己清彰彼浊。”同时朱朴有经济才，亦入相，惜末造，与韩偓皆不尽用，可惜！

真宗问相

王旦疾甚，真宗问可为相者，独荐寇准，得之矣。又问张詠，不应，似不可解。看来张之才略毕竟在寇之上，乃其刚则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内阁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学士及大学士等官，皆儒臣备顾问者。至永乐，始有入阁之名。三杨历年既久，名位益崇，然止称曰“阁臣”，曰“阁老”，不敢著“辅相”字面。世宗御笔有“元辅”之称，后遂因之，

亦有称“相”者。若阁中规制，至景泰中陈方洲始备。并奏定常朝与锦衣卫官对立，经筵立尚书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医者皆谢去，父母具棺服待之。夜半索水饮，遂苏。永乐十九年，仲弟义、仲子让来省，与嘉兴通判陈原祐同舟。行次山东，天暑舟狭，适同乡翁良兴以黔阳县丞考满入京，舟稍宽，邀与共载。是夜盗杀原祐，尽掠舟中财物，义与让独得免，人咸谓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言，然当时阁臣子弟，至附舟潜行，通判舟狭，县丞舟虽大，亦得几何？盖国初规制如此，即大臣不敢过分，何况子弟。余入京，见阁臣子弟驾驿舟极宏丽，气势烜赫，所司趋奉不暇，乡里亲戚，皆缘为市。其风大约起于严氏父子，后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焦严终始

王怙云中丞集有《祀焦少师乡贤文》。焦，泌阳人。刘六入泌阳，焦遁去，跪其衣冠斩之，曰：“吾为百姓泄此愤。”过钧州，以马少师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贤不肖，草贼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乡果有善状，人不能忘耳。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二公不作少师，其令终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极有声，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馔？士子至今称之。

分宜读书钤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与学宫相邻，面山历

历，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铭，有“作求惟德，世蕃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铭也，不善用，以亡。

分宜之高祖，号本庵，中永乐辛卯举人，官四川右布政，卒官。吾乡顾箬溪尚书抚滇中，严之同年也，得小录以寄严，严宝藏之。后严败，其册复流入于顾，顾不省，落埃中。余偶过其家，得见，惜非好古董也。

夏贵溪

贵溪为都给事，上言：“言官之选，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流通；当取其珪璋廊庙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斯言可喜，而就中探讨，却自有说。舍德量而取风裁，则猖狂者得以自售；有风裁而无德量，则驰骤者终于泛驾。且廊庙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觉，其趁笔之过耶？

贵溪为礼部尚书，于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二年以太子太保给授诰命，又历少保、少傅并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四阶，乞赐三代诰命。又据封妻事例，凡继室，只许一人。臣为给事中时，继室徐氏，封孺人，无何夭殁。又娶苏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每与两宫庆贺、中宫亲蚕诸大礼，皆不得与。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尽者。惟上幸许。”上以其久司邦礼，多效劳绩，允之。可见苏本是妾，嬖而立为继室，当时骄横，众无敢驳。礼臣舞礼，其不克终，宜矣。苏，广陵人，其父曰纲。少女适曾石塘铣，与贵溪为联衿。纲出入两家，传石塘复套之说，夏大喜，主其策。纲益自负，与巡仓御史艾朴通贿作奸，为众所嫉。分宜已一一刺其阴事，伏毒深，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复，得意甚，作《渔家傲》一阕。适黄泰泉至，掀须示之，索和，黄有“千金不买陈平计”之句，盖讽之也。夏大诟骂，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祸作。苏家女能误贵人，岂非所谓祸水？曾立

功为封侯地，自无怪；乃少师骄生嫟，嫟生呆，入人罗网中，不谓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玉章，于少年时预批命书云："如今还是一书生，位至三公决不轻。莫道老来无好处，君王还赠一车斤。"

贵溪死时，监刑者主事俞乾，惊而仆地，移时乃苏，具疏乞归。众怜其贫，赆之，不受。同僚以诗送云："直道难容惟有去，孤忠自许欲无生。"抵家，五月卒。俞，平湖人，嘉靖甲辰进士。

相传贵溪临刑，世宗在禁中，数起看三台星，皆灿灿，无他异。遂下朱笔，传旨行刑，拥衾而卧。旨方出，阴云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师人为之语曰："可怜夏桂州，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既死，严氏日盛，京师人又为之语曰："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

贵溪方为诸生时，教谕陈𨬍奇而厚遇焉。贵溪骤贵，𨬍之子子文，登进士，令麻城，升户部主事，知长沙府，湖广副使。贵溪招之，许以美官，固辞避，曰："先博士遗命也。"陈，闽县人。

郎官不屈

方献夫为南刑部主事，与同舍郎刘宪相善。方以议礼骤贵，宪尚为郎，盖居忧请告，积十四年矣，犹以原官补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衔之，移檄核稽违，待报逾年，盖阻之也。宪终不为屈，后官光禄寺丞卒。方之忮乃尔，固议礼诸臣本色，无足怪也。宪，闽之长乐人，字有度。

大臣开边

大臣富贵已极，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满，必欲立盖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云，韩侂胄中原。国朝则夏文愍西虏，张文忠三卫。事有举有不举，皆徒费心思，不独无功，或至害民杀身，而大者遂亡其国。故杨文贞等寝安南之议，真名臣也。

华亭归田

徐华亭在事既久，家产又多，子弟奴仆，难道无得罪上官卿里处？又与高中玄隙末，归田之后，蔡春台备兵苏松，性素强直，一番扰攘，自然不免。其归过于高、于蔡，又或归之海忠介。考海抚吴日月，徐事已渐解矣。皆揣摩之谈，不足信也。

相传蔡春台守苏时，徐公子有所请，不听，亦不加礼，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职事走松江，谒兵道还，徐合男妇数百人，皆倮形，逐其舟，大骂，蔡只得隐忍去。果有此，则蔡转臬司而治徐非过，即谓之爱徐可也。

华亭受谤，无所不至，近日有定论矣。而屠长卿深诋之，谓奸过曹操，其言曰："瞒盗大利，受奸雄名；徐盗大利，受贤相名。"复借汪伯玉拍手称快为助，其然岂其然乎？长卿所坐华亭者，谓徐燕监司，必毁先帝赐金银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贫者。夫徐之富，岂可瞒过？相公虽呆，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此，真儿童说话。又谓客至，延入卧内，萧然若僧庐。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决非矫，亦决矫不得。以此二端，实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阁臣相构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谓张太岳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张不如是之痴，或中有小人，窥而欲做，则不可知。一曰冯保之意，庶几得之。大臣原名章龙。

沈蛟门恼郭明龙，不必言矣，难道便要杀他？妖书事发，沈在阁中，闻有中书茅姓者进言云："外边谓是郭侍郎。"沉默不应，遂传出乱做，郭几不免，此案遂为毒药。当中书言时，沈宜厉声力折，只因心中恼他，置若罔闻。推其微意，谓便做也得，遂揣摩迎合，甚至连及归德诸名士。岂"默"之一字，真是相体，流祸无穷，千古炯戒。

妖书发，四明在阁中太息，谓："妖人作此事，必逸于外，须行文各府各省严拿。"此漫语也，归德信为实然，强争谓："一行文，必有报怨株连种种大弊，天下必乱，乱则谁任其咎？"四明故不听，作愁苦分忧状，归德力争不置。小内使络绎报入禁中，圣上闻之，谓"四明爱我"，愈恼归德，归德亦终不悟。后对余道之娓娓，余直视，胡卢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巧。然归德亦十分老实，不能悉此情状，可以群韩、范、富、欧，不可御吕夷简者。

中玄定论

高中玄粗直无修饰，王思质总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无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长史目之，又与严氏父子无交。而思质贵盛时，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缱绻，弇州固已衔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故《首辅传》极口诋毁。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

张太岳

江陵为童子，顾东桥为楚抚，奖拔殊等，解带以赠。且曰：“此带见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为托。东桥为司空殁，江陵当国，峻来见，念旧恩，欲以当得荫子移之，谋于太宰杨虞坡。杨曰：“东桥有显陵功，当录。”乃荫一国子生。其二兄之子，争于南台。江陵移书南中丞赵麟阳锦曰：“此乃翁见托之言，仆知己之报。”遂以与峻，谁得而争。夫知己之报，移荫可也，显陵之功，东桥本有，自当长孙承之，乃以与峻，而又禁之争。徇私情而忘天伦大义，国家大典，桀骜如此。麟阳既不敢执正，而当日礼官与台谏亦不敢争，可笑也。

江陵归葬，所司承奉太过，不必言矣。既殁，杨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那得有许多井、许多灶，可笑！又山阴朱相国，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来覆去，百般摹拟，悉入鬼魅变幻中。读其疏，其人之人品、心术了了，所谓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夺情，恨廷臣攻之，每骂罗伦小子，余初以为疑。太岳天分尽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见一新进，骂前辈，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满，又有愤激，不自尤而尤人，决裂安所底止。

江陵谈武弁，有曰：夫夫也，解为三兽，不解读书。朘军膏，则虎而翼；鬻当路，则狐而媚；至于逢大敌，则鼠而窜耳。《金版》、《六弢》，是其本业，率不能句，况于屈首受书而练于当世之务乎？余谓此三者，当文武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为三者，皆文臣先之、贻之也。

江陵夺情辞俸，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衙门每月送米十石、

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余横赐，不可胜纪。

神庙刚值大婚，江陵丁忧夺情，吉服供事，纷纷惹出许多事来。这封君，死得不辏巧。自古好事都难成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势也。

夺情，是万历五年丁丑七月间事。十月朔，彗星见，长竟天，大内火。十八日，编修吴中行疏上；十九日，检讨赵用贤疏上；二十日，刑部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时大宗伯马公自强曲为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拈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王学士锡爵径造丧次，为之求解。江陵曰："圣怒不可测。"学士曰："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语未讫，江陵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你杀我，你杀我！"学士大惊，趋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即日驱出国门，同官不敢候视。许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讲，镌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赠中行。镌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以赠用贤。穆、思孝杖毕加镣锁，且禁狱，迟三日始佥解发戍。更辛楚云：方杖时，邹南皋元标观政刑部，愤甚，上疏，中贵人持之，诒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贻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谪戍贵州都匀卫。时申文定已为掌詹侍郎，调护甚至，邹感之。文定殁，邹为立传，而罗给事大纮，故论文定夺职，与邹同乡相厚，年又长，闻之大怒，几欲出揭，为停其传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那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门户。人之生也直，谓各自树立，使万物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称君子，乃成世界。

训士

许文穆公典己丑试，余得登榜，约日聚射所，戒厉之。既至，拜谒，余切欲亲承其教，从诸魁元后，挨近前列倾听。文穆大言曰："中后索赏赐者必多，分毫皆不可与。即如我轿上、门上，一切拒之。从我言者为好门生，不从者反是。我密切体访，定人品高下。"闻者谓平平无奇。由今思之，即是宋举主问生事之说。生事足，则取与明，进退轻，赏赐节，则一切饮食、衣服皆可类推。文穆独挈出，俟人领悟。当是时，余等安然，不闻有座主一役一钱之费。其虑长，其忧切，不下带而道存矣。

被谤得白

余初归，太仓相公省母给假归，入谤言，余再候，不交片语，一茶即别。复有后言，谓余豪富，田连阡亩，居第干云者。余心知来历，然无以自明。同镇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殁，先生来吊，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缑山，肩舆来访，所见破瓦旧椽，愕然曰："还有厅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后有书舍三间耳。"先生厉声曰："此件那个不有？"徐顾缑山曰："翰林先生，庭户不剪。"啧啧久之，起去。野次复舣舟，召田父问状。田父指余舍，对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复登舟送别，先生执手再四曰："人言岂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复厉声曰："我眼是肥皂核，去，去！不必言。"以后过先生，必留饭深谭。越十余年，复问家计若何，对曰："如初，无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办此何必大才！"这段意思，衔感如何能忘，今老矣，益觉恋恋。

先生与吴县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吴县逍遥，先生愁苦。一友问："异处安在？"余曰："不见罗汉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攒眉泪欲堕者。各有相法，各有禀受，各有趋向，不得论异同也。"

先生自谓文行冠绝今古。丙戌取士，并会录，稍破常格。时归德

为大宗伯，颂言坏文体自此始。太仓怒甚，然会录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仓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贬价也。

是时议从祀诸臣，有大珰，广东人，主白沙先生，阁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两先生。归德谓三先生诚当从祀，事发内珰，固不肯覆，卒取中旨行，与阁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并封之议，原某少宰进于太仓者。太仓称善，一时大哄而止。太仓身被攻击，绝口不言其故，得大臣体。谓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旧隙且勿论，实欲挤代之耳。

阁衔

国朝阁臣，大约初入为东阁，进文渊，又进武英，以及谨身、今为建极。华盖。今为中极。惟文华则二百余年来，在永乐间，权谨以孝行举，拜文华殿大学士。至万历三十五年，加山阴朱文懿公赓，亦一奇也。又殿阁递进不相兼，而高文懿谷以谨身兼东阁，王毅愍文兼谨身东阁，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儿童走卒，无非怨诅臣等之言；流离琐尾，无非感悟臣等之状。乃者，赍捧官来，即说矿税。各处书来，未开械，而知其说矿税。令臣等如何抵对？如何搪塞？抵对、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过增谎。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书揭，不可无答语。时时户外，罗无对业之冤家；日日街前，列不欠钱之债主。按剑相视，谇语横加云云。近日辅相，真是苦海！

亲戚门生免受牵累

阁臣当国，勿论贤不肖，归时必牵累同乡亲友若门生辈。华亭以

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陆平泉先生会元入馆，凡二十七年。穆庙登极，华亭当国，已十余年矣，先生仅以太常卿掌国子祭酒事。盖家居当十之九，又为南司业，恬退如此，其又谁得牵累哉！此后则邓定宇之于江陵，近日顾邻初之于四明，皆门生，卓然免于风尘拟议之外。陆，辛丑；邓，辛未；顾，戊戌，并以会元居之，更奇。

阁臣勋臣

万历中叶，文渊阁失印复铸，而阁权始日轻。南中魏公赐第，毁而复造，失太祖御笔甚多，而勋戚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两事关系，独在阁臣、勋臣已乎？

世将

世言：为将三世，必凶。乃薛仁贵既以寿考终，子讷，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卒年七十二，谥曰昭定。弟楚玉，为范阳节度使。楚玉子嵩，为相卫洺邢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平阳郡王，卒赠太保。嵩弟萼，为留后，被逐奔洺州，入朝见原。嵩子平，河中节度使、检校司徒、韩国公，卒年八十，赠太傅。子从，左领军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凡五世无凶者。

鄂蕲学道

尉迟鄂公、韩蕲王，不但忠勇，兼有谋略。晚年俱谢客学道，保其身名。韩复能作小词，自号清凉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游记》所谓“战斗佛”也。

韩都督应变

都督韩公观，提督两广。初入境，生员来迎，观素不识生员，见其巾衫异常，缚斩之。左右曰："此生员也。"观不听，曰："生员亦贼耳。"朝廷闻之，喜曰："韩观善应变。使其闻生员而止，则军令出而不行矣，岂不损威。"韩杀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肴上，设一人首，观以箸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拿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谪甘州，郭定襄以诗送之，吴匏庵置之《集古录》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显名，为勋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纨，吴人，少负文名，兼长谋略，勘定绵戎，甚著声绩。会海上告警，视师浙闽，性严鸷。鄞令徐易，永丰人，号丰溪，论事不相中，命卒捽庭下，加诟辱。徐舒然不少动，徐曰："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有言乎？"因历引辨如是如是，朱无以难。后中丞被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鲜比也。"徐后为刑科给事中。

秋厓之父昂，号圭庵，为景宁教谕。先娶马氏，生子衣、冠、

绶；后娶施氏，生纨。衣不孝，与外家猾吏钮让合计以螫陷人命事，圭庵本懦儒，大惧逃去。县收施及纨，置于狱。纨才生数日，剪败絮裹之。衣又百计绝其食，且中毒几毙，凡五月。赖同乡陈宪副冷庵训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状，母子俱出狱，圭庵亦就理得释。后衣、冠、钮让俱败绝，绶以从父独存。纨清强为名臣。冷庵字粹之，罗一峰有《冷庵记》。

俟命辞秋厓听勘作

万劫群凶，独立孤踪。八疏军功，十疏迂忠。一官早辞，一命莫容。浙闽之机械则巧，宵旰之缓急谁庸。盖以海为利之家，布列显要；故以是为非之口，充塞鸿蒙。披腹经年，正惧多谗之险；乞骸请老，敢干不韪之公。日月在天，云霾在地。便宜敕旨，遂成文具；旗牌军令，遂成儿戏。世眯谁开，党同伐异。知责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机；知论事以常情，不念顺逆之名义。知一时贼命之当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悬；知一时威柄之当收，不念累年冠履之倒置。知坐计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宁，得报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遥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夺人云云，实为天阍万里。变虞仓卒，孰非督阵之时；事系机宜，未奉班师之旨。九十六执讯之丑，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数百千航海之家，何据而作，何据而止。兹幸指挥粗定，大开报复之门；向使反侧四起，必树激变之帜。报复尚尔公行，激变固当文致。不然，开府职掌参劾，何奸宄悉见弥缝；极口条陈利害，何上下曲为壅蔽。屠府朝贡夷国，谓非叛臣；谋杀宁波巡抚，谓非怙势。郑世威未奉复职之旨，布置升迁；张德熹显犯通贼之私，颐指营卫。惟功惟忠，为仇为厉。作福作威，孰大孰细。且内外录囚应死，尚多摭拾之词。今荐绅为贼前驱，孰无迎合之弊。会议如此支吾，主者得无牵制。尽删原奏之要，全为佑贼之计。既非贼，曷虑不靖；既行勘，曷烦告示。既虑变，曷不体念当事之人；既佑贼，曷不早寝开府之

议。军门未撤，占风之月无波；勘使未来，伪府之船已炽。开刀至于开胸，岂法所许；杀人至于杀官，何词可诿。将官人之命，轻于叛贼；抑天子之法，轻于势利。前此一年，臣奏九重。固曰：不死盗贼之手，必死笔舌之锋。斯言既验，俟命为恭。乱曰：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为总督，先后上疏，皆手书如一。后被劾，为上所怜，盖不独有御倭之功，其一段敬谨心，亦自难及，孰谓公仅粗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书，宋时犹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殁，歙太守何东序窥时局，欲罗织，没其家，发兵围守。嘉禾郁阳川兰，为绩溪令，知胡公家贫，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护之，愿上印绶去，乃得免。

田水月

徐文长渭，自称曰“田水月”，客胡总督，野服，具宾主礼，非时出入。一日，饮酒楼，有数健卒饮其下，不肯留钱，徐密以数行驰胡公。公立命缚至，斩之，一军股栗。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谓宋以来少保当厄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肃，一自谓也。然胡虽有劳，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

良将，以江陵波及，自薊门调广西，不贬爵，与胡之被逮者又异，那可并举。

伯玉志戚将军，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后，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考之郭山人，名造卿，号建初，福清人，交诸名公，徐天目、顾冲吾、叶龙潭皆重之。最后叶少师台山为之传，则其人品可知。且《燕史》、《薊略》皆有成书，何汪之不伦乃尔，岂故有怨，遂曲笔耶？

戚将军镇薊，所驻三屯署庳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庙、梵宫道观。南山有碧霞、景忠诸坛，望之缥缈，若在云端。有香钱簿，取佐军费，公不入一钱，皆以饬材具。有东湖，因濠为险，导以资灌溉，护以柳堤，有鱼虾菱茭之利，荷亭采鹚，可供游赏，忌者蜚语上曰“赛西湖”。章下抚按会勘，上言：“诸所征缮，士不告劳，为太平雅观，即贡夷亦徘徊啧啧，可以示远。”事乃得释。嗟乎！为大帅修边，成功暇逸，不得动一木一土，至形论列，亦大苛矣。戚未几亦调广西，坐党张江陵，无有录其功者，没凡二十余年。至乙卯，乃得膺恤典。天启元年，辽事大败，叶少师题请赐谥以励边将，得谥。

名将必好文，名臣必备武。好文，故有所附丽而益彰；备武，故有所挥霍而益远。名臣不必言矣。名将则近时戚将军，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仪，交唐荆川，故其战功始著。若周尚文、刘显父子，人能言之，罕能举之，尝欲为之查补未能。而刘颇喜文事，余与其少子国樟会于招宝山，语及戚，大不满，谓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陈同甫谈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侠之气未除也。一日，陈同甫来访。及门将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徒步

而行。幼安适倚楼见之，大惊异，即遣人询访，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十数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访幼安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幼安大惊。后同甫致书，微露其意，为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之。后同甫上书孝宗，谓："钱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万乘，山川之气，发泄无遗。谷粟桑麻丝枲之利，禽兽鱼鳖之生，日减一日。请移都建业，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以问宰臣王淮。淮素与同甫不合，对上曰："秀才话耳。"遂不复召见。

同甫祀本府乡贤，有议其喜谈兵事、不修小节斥之者，何柏斋瑭为督学，檄曰："圣门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岂拘一律？子路好谈军旅，游、夏齐驱；宰我立论短丧，闵、曾同祀。若依浅狭之见，均在罢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节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后之推敲，不遇贤者，难乎免矣！

絷献千户

钱琼，太仓州人，字孟玉，倜傥强毅。洪武间，有勾军千户舞威虐民，无敢抗。琼直前絷之，面太祖，应对称旨。千户伏诛，琼赐衣钞还。

罗汤侠气

罗仲渊，吉水人，多读古书，性倜傥，好施。国初，挟赀游巴

蜀、秦陇、江汉间，致数千金。客淮扬，结交皆奇杰士，纵酒自放，喜为侠日甚。季父闻之，亟往索分其赀，仲渊尽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还。复以所留，悉分诸弟。走闽广，复致数千金。久之，洪武戊辰，应诏实京师，占籍江宁，守令皆礼为宾。市里争讼，走求平者盈门。永乐初，上书言便宜十事，文皇甚嘉之。仁庙监国，江宁令王凯、上元令魏鉴，造战车不如法，系御史狱。仲渊怜凯、鉴廉，倡两县父老白其枉状。后父老悔惧鼠散，仲渊独诣东宫，陈二县令之贤。御史折之曰："两县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两县长吏，公邪？私邪？"对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诚公，一人可也。"仁庙召与语曰："县官诚贤，战车重事而误之，如何？"顿首曰："人安能每事尽善？"仁庙喜曰："长者之言。"即释两县官。亡何，应天府丞张执中系狱，使人诱仲渊如两县官救我。仲渊不可，曰："两县官误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谩，且与丞俱族矣！"执中衔之。竟因盗官钱被籍，犹不足偿，乃诬寄钞十五万仲渊所，逮狱。长子三锡，皇恐倾赀，晨夜携千五百金偿所诬钞，得释。仲渊虽以直受诬，然其自负益甚。诸学士如解、胡、金、杨辈，皆忘势与交。既老，乞归故里卒。孙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汤胤绩在江阴县，其知县弗利于民，将受代，胤绩率少年数人，直入县厅，反缚之，状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骇，并收下狱，凡数岁。会赦，乃得释。夏郎中时正尝语侵胤绩，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众客为之股栗。又尝过友人家，见道士在坐，与语不合，骂捶之几死。与人言，出入经史子籍，纵横辟阖，随意所如，无所不快。别自有传。

谕贼卜珓

林公武，不知何许人。建州土贼叶颙作乱，挺身持帛书往谕。贼怒，将杀之，以珓卜于神曰："阴阳胜兆，皆死。必立，乃免。"珓倒

地，倚案而立。公武初无喜惧色，盗不敢害。

博鸡者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贿，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贫孱者尔。彼豪民恃其赀，诬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邪？"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僮仆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纵观，欢动一城。郡录事骇之，驰白府，府佐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者未邪？"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台臣弗为之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吴刘心计

吴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数百，暴行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状于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变，不敢问。会流贼逼里中，叟遂间诣其庐，说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惧不敢问，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终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论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长者命之。"叟因执其手曰："方今流贼四劫，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杰，所部皆堪战力士。贼气骄，剪此何有？公当此时，诚能率其子弟击贼，贼必溃，则里中莫不欢公，公得以长豪里中无惧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无言，吾当为公击贼！"于是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梃急驰之。而叟骑一驴，从二苍头往赞。一遇贼，辄奋斗，自巳至未，凡数战，杀数十人。猾者稍倦矣，辄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计："贼既已杀数十人，无可虑贼矣。独念此猾暴里中无已时也，不若因其机灭之。"遂从旁大呼："我兵且退！"贼遂乘胜追之，悉杀猾之父子兄弟。

刘滋，濮阳人。少为庠士，家贫，田不二十亩，又值水旱，无以自活。乃尽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余年致数万金。为人慷慨，重然诺，取舍不苟，尤善心计。家藏白镪，皆铸大锭，锭四十斤，覆楼板下。有剧盗韩氏者，使其党五十余，越城劫之，得刘。刘曰："若辈利吾财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贼见大镪，喜甚，尽力携之，人不过二锭。既去，刘告家人，亟远匿，贼且复至。贼既登城，复命于韩。韩见金，良久，曰："不杀此人，吾辈且无噍类，亟复往迹之。"无所得，韩曰："败矣。"携数锭远遁去。既明，乡人唁刘，刘笑曰："财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数十里，贼尽获，金皆如故，独失韩所携耳。

王葛仗义

王朝佐，清源人，负贩为生。万历己亥，中常侍马堂榷清源，横甚。诸亡命无赖，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往贸易者，直扼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远近萧然罢市矣。朝佐，佣者也，不胜愤。凌晨，杖马棰挝中使门，请见。州民欢呼，荷担随以万数。堂惧不敢出，则令戟士乘墉发强弩，伤数人。众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时为守备，负而趋以免，毙其党三十七人。检视之，皆郡国诸偷，臂上黥墨犹新也。御史某，惧失中使欢，隐其情，以格斗闻。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系，下朝佐御史治。时议欲尽录诸胁从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实为首，奈何株及他姓？"时郡守李士登争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狱具弃市。临刑崛强，挺颈待刃，时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昼晦，观者数千人，无不叹息泣下。朝佐无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诸大贾，心德朝佐，岁时馈遗不绝。而中使焰顿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时苏有葛贤者，逐杀收税人。税使孙隆故以织造至，颇老成，敬礼士大夫，兼摄不无扰动。贤既为倡，从者数万，隆亟走杭州，得免。有童某者，故役申文定府中，为州判，起赀数万，居于湖，慕而从之，收刘河税，变起，泅河奔避，中寒毙。贤原名成，为当道所改。后得赦出，有馈皆不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杀

许谷，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国之从侄也。豪健，善击剑，挽强

命中。尝被酒卧岭北，有虎枕其颈，醒而视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状。许熟视曰：“彼无忮心，乘醉杀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请立县城，不果。后倭突至，太守陶公承学召与议事，令守东门，饬武备，倭不敢入，绕出宛陵。遂议城，以谷为督，授冠带行事，却之，徐为措置，立办。后辞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为神。陶太守深伤，为文以祭。太守时已为显官，即泗桥先生也。

巨贾居间

刑部尚书赵公锦，为南御史，清军云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万里。途中坠车再，偶入坎窞，轮过得不死。既至，下锦衣狱。有巨贾某，亦在狱，视公而泣曰：“公即拷讯，宜为双足。诚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领，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数校在旁，若阴护者，则贾已代为居间矣。狱上，分宜票旨杖百。公自分决死，肃皇抹去之，削籍归。后起抚贵州，过江右，见分宜藁厝道旁，恻然，言于监司，加守护焉。忤江陵再归，及江陵籍没，公召入刑部，又力请宽恤，乃得少解。盖其厚德如此。跻极品，享高寿，完名全节，非偶然已。

佐军兴

弇州从兄世德，字求美，能驭恶啮马，驰回中道。以嫡孙故，司马移荫为詹府主簿。会倭大入，再上书，极诋用事者养寇状，众以为迂。与礼部沈郎者煮黄金不就，弃官去。所受腴田二千亩，悉籍官，佐军兴费。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绮丽，其食面饼、麦饭，冷淘至斗许，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贵，字秉彝，顺天人。粗涉经籍，少为童子师。性伉直，不匿人过。母丧发引，仿家礼，去幡幢鼓乐，用人为方相，市儿争哗笑之。尤不喜神怪。尝有降鸾者，人各献香楮，贵脱所趿双鞋置案上曰："吾无他物，聊以供神。"观者缩颈，贵大笑而去。后以寿终。

杨範，字九畴，号栖芸，鄞县人，有学行。里中有巫，称曰龙神道人，谈祸福如响，家趋户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读以谕之，弗止。躬往见巫，捽其首，痛殴之。巫蒲伏，惟叩头求解。时拥巫者千百人，惊怪散去。公，杨晋斋守陈之祖也。

豕首

东吴有张氏者，业儒不就，辄掷笔谢去。论兵说剑，走马猎狐兔为侠，往来三吴中。归则鸣琴在堂，坐客常满，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隐隐起。一夕，有客卒至，体服甚伟，锋颖横出，髯发直指，腰剑手囊，血淋淋下。入问曰："此非张侠士居耶？"曰："然。"张揖客甚谨。坐定，客喜动颜色曰："夙耻已雪。"张问故，指其囊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义士，欲报之，闻公高义，可假十万缗，得谐所图，吾事毕矣。"张立应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时已五鼓。张虑以日出而囊首见，遣家人出而埋之，乃豕首也。

卷之十

讲读学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读学士杨守阯疏言："臣与掌詹侍读学士王鏊，俱在听考之数。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属官。进而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将坐于堂上；退而听考于吏部，则当候于阶下。一人之身，顷刻异状，观视不雅。况我朝列圣，于学士之官，特加优异。如庆成侍宴，坐于四品官之上，视学与三品以上官，坐彝伦堂内。今四品官不属考察，而学士与属官一概听考，其于事体，亦甚不便。且学士所职，乃讲读撰述之事，非有钱谷、刑狱、簿书之责，其称职与否，圣鉴昭然。若非其人，自甘赐黜，又有不待于考察者。伏望断自宸衷，循用旧例，特假优礼，示崇重儒臣之意。"从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学士刘机奏："臣虽叨任学士，掌印职衔，不过五品，亦在考察数内。乞敕部院，先将臣履历逐一考核，应否罢斥，奏请圣裁。果不系应斥之数，方令臣会同各衙门从公考察。"允行。于是学士江澜等又奏："学士所职，乃讲读撰述之事，非钱谷、簿书，必待稽考而后见。况臣等历事先朝，供奉皇上，前后已二十七年。其称职与否，圣明洞鉴久矣。若有不称，惟陛下显赐罢黜，有不待于考察者。伏望念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例，特赐宽假，以示荣遇。"从之。

合二事观之，由前则讲读学士掌印之故也，由后则学士掌印，与学士自叙荣遇，申明前说也。此免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词林典故，止

述免考，不推本来历。又止称学士，不及讲读学士，殊欠详备。今并其官，皆为尚书、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废不复设。间或设于南京，掌院止侍读学士。岂难其人，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晓。

学士开棍，盖国初学士，原正三品，后虽改为正五品，而体貌崇重如故，观杨公之疏可见。五品以下，过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间。持疏陈免，亦是申祖宗旧制，非因免考，始开棍也。故讲读学士不得开棍。

又“五品不逊”一句，乃各衙门所以嘲词林者，亦收入为佳话，独邓定宇先生见而哂之。

东宫官

东宫官如庶子而下，国初俱大臣兼领。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满，值《英宗实录》进呈，以纂修俱升庶子谕德等官。淳上言：“旧制无专领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职。”不许。

院中老柳

杨晋庵守随，掌翰林院。称院之后堂，有巨柳数章，参天蔽日，民之输廪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阴之翳之也，请伐其最巨者。公不许，作《伐老柳赋》示意。今院后柳，不知何如，亦不闻贮廪米，想米归户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后堂东南角有瀛洲亭，环以池，池去玉河可百余丈。掌院学士曾植斋朝节欲沟河水注之，畚锸已具。时余在史馆科深，谬称为长。已注籍求省母，学士亟来迓，不得已乘肩舆往。学士迎笑曰："老史官当为主，乃尔推托耶？"时督工者为余同年主事应云溟朝卿，学士门生也。与诸公相顾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须测地势高下如何。"测之，池高于河数丈，学士召匠诘问曰："汝言河高于池，可凿，今何悖也？"匠不能应。余曰："彼只欲从事，支钱粮耳，安惜其他？故非亲验不能决。"学士大笑而止，乃别为沟，汲井水以灌。

二大节

童承叙，字大章，号内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谑浪，喜说相，谭死生之理。自谓体太魁硕，当不寿，以志属其同年王思斋傿。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后王召为户部侍郎，因它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节云：不附石亨求官，挽之终不去。一朝士辱石氏党，既力为解。后上怒索其人，终不妄指逭己罪。当时称羡，而世无传焉。嗟乎！士君子隐德美行，自尽于暝暝中者多矣。

希鬓中允

陆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孙文简公以少詹事副之。世庙独用文简，尝称文简稀鬓中允，盖属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赠少宗伯。文简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赠太子太保。公少颖敏，有人以红烛令作破，应声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词林，沉默敦笃，即张、桂气焰不忍倾。居乡存厚道，不忘故旧。子克弘，号雪居，以乃祖为延平知府，号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书及画，人皆宝惜之，可谓能世美矣。

谈兵荐起

秦鸣夏，字子亨，号白厓，嘉靖壬辰进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试，中翟阁老二子，众议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寻事发削籍，并及乡试事，逮秦下狱，闲住。会倭寇，所建白中肯綮，当道荐起为兵部主事。至徐州，疽发背卒，年仅五十。秦魁伟，长髯，隆准，白皙，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馆职

万历丁丑，会元冯具区梦祯，以庶吉士告归。既满入京，时浙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陆可教、杨德政，皆已留馆。故事，一省未有尽留者，冯当补别署，其座师蒲州张阁学凤磐忧之。盖张方恣睢，其子居二甲，冯遇之，初无加礼。张怒，言于父曰："彼恃会元，决留馆故尔。"因尽留三人，将以抑冯，并示诸词臣意指也。蒲州计无所出，命冯且驻郊外，俟江陵有家庆，过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状。江陵欢问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额曰："为冯子馆事。"江陵怜之曰："是会元，还它编修。"蒲州悦，饮尽欢方出。次日，入朝补馆职。此与于文定公《笔麈》所述陆平泉先生留馆，亦藉座主张龙湖之力，颇相似。要之，分宜虽贪，江陵虽愎，决不令会元既入馆，复为它官。彼视一编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绫之说，亦未必真。渠眼孔尽大，罕希穷措大一丝。龙湖具银币之说，尤赘。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谢仪耶？

馆长

庶吉士推一人年长者为馆长，总挈诸务，人多匿年避之。世庙时，癸丑，马乾庵自强，年在数人下，独不避，遂领长约，后卒拜相。

馆选取二十八人，相传谓上应列宿。然成祖取有定数，而周文襄以年少，愿入馆读书，成祖许之，则其说似不足据。盖宋端拱初，已有此举，以慎滥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选数符合，遂附会之耳。端拱中，第十九名为古成之，字亚爽，广之增城人。广举进士，自古始，梁灏及第之年，次即成之。有张贺、刘师道者，嫉广南人右己，夜召饮，置喑药焉。比胪传，成之不能应，太宗怒，扶出。再举登第，与选，上闻前事，欲置二人于法。成之申救，谢无有，上甚重之。张詠深奇其才，辟知绵州。长于文章政事，雅意丘壑。后遇异人韩泳，邀以仙术，谢曰："方为亲仕，非所愿也。"卒于官，或曰终以仙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为科道者，例应回避，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臣以父琏任都御史，当改，御批曰："改授翰林。"乃近年阴厚私弊，准别衙门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东长安门外，列宗人府上，太祖右文之意可见。岁久塌坏，右为衙舍，木石俱尽。己亥年，余以使事过南中，密往观之，荒地亩许而已。刘云居曰宁起掌篆，请于工部，得百金，又节公费佐之，修葺略备。乙巳，余以司业至，刘换祭酒矣。旧规，本院缺官印，必属司业。院中月剩银四两一钱入橐，余受署十八月，悉以了余工。并换大门、梁柱，栽廷中松柏，置柜买书，检斋中书籍重复者实

之。云居亦助足《二十一史》，皆注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数目于上，无得私移私借。又诫后来，凡司业署事都照此例，别衙门来署则否。朱密所以光禄少卿至，见而怒曰："偏司业能，别官不能。"亦辞之。复发考亭诸刻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桑松老矣。每叹息曰：才成衙门，余既被废。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知何如。梦寐及之，觉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词林写名帖，用大字，各衙门尤而效之，几与亚卿等。余乙卯年三月过故鄣姚氏，乃大京兆画溪公之孙，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细书。是年甲辰，会元瞿文懿，画溪同年也，亦有单帖，称年侍生，字与王先生等。次年借书于里中董遐周，一旧帙中有阮[illegible]峰名单帖，字亦如之，而画较细。阮是时不知何官，称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写早临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门之邀帖也。盖凡事之朴而谨如此。今滔滔不可复返，稍损之，且以为失礼矣。

大名

御史与主事平行，文移谓之手本，御史署名颇大。王伟时为职方郎中，口占贻之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从先。百凡事体皆如此，费墨文房不用钱。"伟寻升兵部侍郎，客往贺曰："大名属公矣。"伟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于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众相传为笑，其习稍改。

坊局严重

词林官至坊局，体严重，稍暇即发单帖邀馆中新进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余人聚集，设榼深谈。因得其人之学问才情短长处，合则称知己，日后连翩为公辅。最高者不难屈己下之，劣者亦阴识别以渐改用。故新进史官，多策励，不敢放荡，虑其卒然来邀也。至今词林中有前辈请后辈，后辈不请前辈之说。以后此风渐微，便涣散，极于相倾相贼而后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党比而后可乎？"曰："非也。张文僖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与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词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马之说。如余己丑科，遇辛未前辈，则执此礼。后丁酉年补官，又有避讲读学士之说。余懵懵皆遵行。后官南中，闻同年焦弱侯前过家，邓定宇先生为司成，先生辛未科，焦执旧礼，先生固辞曰："即如俗礼所云，曰七科以上，盖八科也，奈何仍讹至此？"遂得改正。后阅《陆文简传》，文简辛丑庶吉士，徐文贞癸未及第，已正位宗伯，仍讲钧礼。则不但七科不论，并官品原不拘拘，盖先辈之从雅道如此。

翰林前辈

翰林最重前辈，张太岳丁未进士，陆平泉第辛丑，盖前两科矣。太岳柄国，位少师，起平泉大宗伯，从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设宴数数，令人刷鬓发，又数更新衣，若曰修汝皮毛，行当换改云尔。后虚传有旨，令礼卿捧接，平泉即趋入，无有，乃亟请归，善始善终矣。

升转

旧制：编修九年升侍讲，检讨九年升修撰。既升侍讲、修撰矣，与状元径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升中允。盖原五品衙门，重之，不轻授也。成化二年，童缘以修撰升谕德，因同官王献以将秩满，谋于大学士李贤，欲为己地，故有是命，后遂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升五品。杨文襄召对录可考。隆庆中，申文定修撰满九年止升中允，又一年晋谕德。未几，穆庙登极，讲官皆叙升，有十七年大拜者。因丙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馆选，缺人，且值龙飞之会也。

凡升迁，龙头僭前科之半，外转让后科之半。自隆庆戊辰后，局稍稍变，然龙头犹如故，而外转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翼轩，才名冠世，历藩、臬几四十年，仅转南太仆卿，而言官攻之。又词林考察谪官，见后考察，即与补官，牵复仍入坊局。焦弱侯补后，一推南司业，未奉旨，即被人言，弱侯岂便不堪此官耶？至王损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补官，再迁又止，升参议。旧规，外者不谪，谪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党之穷，乃一至于此！

己丑馆选

是科三鼎甲外选者二十二人，中间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间，初十年聚京师，济济皆有公辅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刘云居曰宁得少宰，已不及见。蒋恬庵孟育殁于南少宰；庄冲虚天合、黄慎轩辉得少詹；傅商盘新德得太常卿，署国子监；周砺斋如祗得祭酒；冯源明有经得庶子；区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损之肯堂检讨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转，浮沉闽楚藩臬，余与林兼宇尧俞，皆祭酒被废，三人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见捷至少宰，冯少墟从吾、顾海阳际明，家居无恙。而鼎甲焦

弱侯竑一摈不复收。陶石簣望龄，亦止祭酒。吴曙谷道南虽大拜，有所厄，旋以忧去。从来馆中之否，未有甚于此者。而先一科为丙戌，合鼎甲无大拜，有五亚卿，皆在事久，又皆典会试，差以此胜。

焦弱侯率直认真。元子初出阁，定讲官六人：癸未则郭明龙，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萧玄圃、全玄洲，己丑则弱侯。太仓相公迎谓曰："此重任，我辈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尔。诸公看元子资向如何？择其近而易晓者，勒一书进览方佳。"无何，相公去国，诸公不复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养正图说》一册。郭闻之不平，曰："当众为之，奈何独出一手？真谓我辈不学耶？且此书进后，傥发讲，将遂与古书并讲，抑出汝之手，令我辈代讲，谁则甘之？"其说甚正，弱侯亦寝不复理。后其子携归，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珰陈矩适至，取去数部，达御览。诸老大恚，谓由它涂进，图大拜，事不可解矣。

吕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闺范》一书，弱侯以使事至，吕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数部入京，皇贵妃郑之侄曰国泰者，见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门，而贵妃与焉。众大哗，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为序，将有它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说尚盛。不独败官，将欲啖肉。文之不可轻如此。

弱侯以此谪官，绝无几微怨色，对客亦不复谭及。惟与余善，细问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认真故及，切无然。"余曰："不认真，乃认假耶？"然《养正图》，一人独纂，不商之众，毕竟自家有不是处。

黄慎轩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馆，而年差减。且其弟乡试同年也，黄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为戏。范大不怿，遂有违言。黄好佛，茹斋持颂若老僧，当道颇不谓然，因别事票旨，有"薰修当入深山"之语。又因推祭酒，嗾言官劾之，黄遂注籍。俄一日，僧万余人来造，自宣武门至寓所，可三里，肩顶相

接，皆曰黄公所招，黄实不知也。久之，始散。黄知所自来，亟归不出。而达和尚之狱起，意欲因达连黄，而达故黄所不喜也，遂得免。

王损之，强直自遂。诸生时，文名藉甚，且鼎族，与申、王两相国世为通家。两家子弟严事之，一语不合，便悻悻出门去，两相国每每优容。素善医，时延入，不免绸缪，而绝不与事，谈人短长。饶豫章主事疏上，与杖，众喧传王相国盛怒。损之在旁从臾重处，忌者又加粉饰，牢不可破。壬癸间，申公归田，王公复出，将抵国门，恐其为援，遂罗入考功法。余在南中，问损之当日事情，怅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见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谈文。寻入西山习静，至明年二月初五，抵宿试院。前科场纷纭，何人上本，何人得罪，毕试后始得其详。而饶疏在正月，并不知其影响也。"

余去国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遗》中，所列事款，梦想不及。救出陈座师之长子，心血几枯；力辨陈太守之不贪，神明可鉴。皆粉饰作为罪案，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脱丙丁之厄，见《普陀》一则。实为大幸。老闲无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后。

朱修仲舍人，有"五计"之说，余亦作五计配之。十岁为儿童，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计。二十以还，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骛声名若逐膻，其名曰贾计。三十至四十，利欲薰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仆欲众，其名曰丐计。五十之年，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争斗之场，亨塞于崄巇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计。过此以往，聪明既衰，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手，期颐未艾，愿为婴儿，其名曰尸计。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计、死计，贤于人远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计自所不免，后三计颇觉夷然。今后日损，毋以老子作行尸也。

渊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

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热，四恨末利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数学，持某师、某友书至。余曰："莫谈，且吃饭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时，并不灼龟起课，何则？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穷儒何处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这几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后失望烦恼更甚。所以一味听命。"其人默然。临别，求书为荐。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师一友，书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为乐，乃能进退两忘；惟以死为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师鲁、郑夷甫之事，未可轻议也。

人有恩于我，自当铭心，传之世世，不可忘报。一切仇怨，不但自家当忘，亦不可示子孙、留笔札，何则？子孙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贤也，亦不报仇，一怀报心，便动杀机。是种之祸而贻之毒，齐桓公之覆辙也。至笔札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后人据为话柄，或悼或愠，甚以为耻。即其事果实，先输三分矣。

讲闲话可以远口舌，读闲书可以文寂寥。此老废人上上补药，少年学此则败矣。

夜坐久之，忽见灯尖散为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过半，灯尖忽散而三，度是时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鸡鸣，遂废寝待之。久久忽散而五，鸡三号矣。其时为三月十七日，岂是应五更之数耶？非耶？

择祸莫若轻，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转语曰：择福莫若轻。夫福之为祸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审所择乎？

生平好游，有三快事：己亥重九，太和登绝顶，风净无纤云，下视汉江，如一银线。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见山顶之东，

红光四射，意谓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风净无纤云，但见光发处如金丝一抹，中晃两角，稍微，围天之半。丝下有青黑晕数丈，晕之下则纯黑不可辨。此数丈者，乃海水，纯黑者，土也。坐移时，日露一点，如豆色，胜熔金。渐勾，渐半，渐圆。圆时，日观顶阑，有影正相对，山尖尚黑。渐升，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鸡三号矣。"或言：看有许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实。辛丑中秋，石梁赏月，山与树俱作白玉色，泉飞如白玉屑。其声如雷，月垂落而朝霞动。白玉忽作黄金色，群鹤蔽空旋绕，钟声四合，万山皆应。一鹿自桥左突过，众皆惊走。余奋起逐之，将及，鹿跃上峻壁，回顾作声，沿涧而去，则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太山较大一倍。论山势，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势亦如之，何星之大小迥异乃尔？《征北记》言：大军四十万，分五哨出塞，文皇至某岭，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在南矣。"而陈侃《使琉球记》谓仰视星辰，亦如在中国一般。大约文皇出塞北，不过三四千里，而琉球东南海面不啻数十万里，何星远近乃尔。有自日本来者，言在彼中看，亦只如中国一般。日本在琉球东南又不啻几万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来士夫称善游者，莫如临海王公士性。公字恒叔，万历甲戌进士。五岳俱遍皆有记，瑰丽可诵。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迹半天下，云、贵、广西、四川皆遍。此四省，非五岳所丽，而山水尤奇。不亲履不鬯，不宦游，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给事中至藩、臬，后老，炼丹，家贫，盖敬所先生之侄也。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句妙绝，妙绝！然庸人扰之，犹可；才智者扰之，祸不可言。虽总归于庸，而祸之大小，必有别矣。

有谭理之书，有纪事之书，有方内外洸洋之书。今人纂述多出事门，而诸书并采，且又刊行，失其肯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险人也。佞必险，险必佞，实一人也。

自己杜门，嫌人出路；自己绝滴，怪人添杯；自己吃素，恼人用荤；自己谢事，恶人居间；自己清廉，骂人贪浊，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钱不入方是清，立锥无所方是贫。我辈有屋、有田，每每受人书帕，岂可言清、言贫？只是不饶裕，不龌龊而已。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翘祸也。

古人只说三不惑，不及气字。何居？要见此字难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养之则为浩然之气。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则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则彼逸我劳矣。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闲。将一点灵台，扰扰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论理耳。若论时势，当道其变。如忠孝，常也，变而为篡杀；清宁，常也，变而为毁裂。皆当想到，不及焉则浅，过焉则葸，恰好则妙人。

或曰：圣人能尽鬼神之情状。看今来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即圣人如何识得？余曰：易之鬼神，造化之体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点乖气也。甚浅，甚拙，本色人看之，如爝火，如死菌，不足道，何况圣人。

收佛之实以文儒，倒儒之体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书，某书，都是说谎。余曰："天地间，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随人说谎，未足写其万一。姑听之，不必论有无也。"

未有爱人而不自爱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

也。

柳玭谓文学德行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无根而有叶，此色厉内荏之小人，其得称正直刚毅乎？至谓孝慈友弟，忠信笃行，乃食之醯酱，不可一日无，则真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报，甚至有千善报千、万善报万之说，颛为村婆野老而设。读书人要晓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责报。救蚁还带，此两人直是陡见，突发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两人若起报心，神明不报之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挖耳生底，遂聋，置不复治。时方联第，对尊长同侪，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秋忽大开如故，不治之效如此。

人到气力竭尽时，即贲、育只得放下。未尽放下者为豪杰，未起而消熔者为圣贤。

自来士大夫中，有居乡贪暴而居官反铮铮自励者，盖立名进取之心胜，所欲有甚于此故也。亦有居官贪暴而居乡又循循相安者，盖保家远祸之心胜，所恶有甚于此故也。二种人甚多，然不犹愈于出处作恶，为世间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势，而其力犹能鼓党动众，攻害君子，使君子不敢开口，此亡国之小人。而失势者，天也；国之不即亡，亦天也。君子得时，而其力不能拔茅连茹，慑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误国之君子。而得势者，幸也；国之终于误，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则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小人则否。

“韩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无福之人，不可与共功名。

韩侂胄亦有好处，弛道学之禁，崇鄂王之封。其当国，初诚失策，后亦凶终，然终不失为魏公之后。

章元礼谓："宋朝讲明道学，国朝受用。"此语极有见解。却得太祖尊崇，固是天纵圣人。当日宋、刘诸君子之功不少。

攻讲学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窜逐流离者。然止科以"伪"之一字，犹可言也。近乃訾以牟利。利之涂甚多，以学牟之，无乃大拙。若谓可兼，则廉隅龌龊，势不同涂，如何说得上。不过心度、心想，谓当然，人之愈趋愈下如此。

圣人语录是行的，说的，门人记的；贤人则悟得的，命词的，门人修饰的；下此则摹仿的，安排的，门人附丽的。又有一等人，绝不知学，窥文苑之半斑，染三教之余唾，亦哓哓为此，是尚口的，改头换面的，其徒赞颂夸张的。古有僭经，此则僭语，盍亦自反而思之。

"读书不求甚解"，此语如何？曰：静中看书，大意了然。惟有一等人，穿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乱也。"难道是容他，作养他，小小怪他。此处理会，不可说尽。

有必不传之书，何劳辟他；有必传之书，又何苦辟他。

翻刻古书甚害事，刻一番，错一番。以后者为是，则必以前者为非。

我辈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悬空齐得丧语，直是向闭门扫轨中寻出许多滋味。看世上人纷纷叠叠，到老不休，真是可怜，心下便干干净净。

做官只有两件，为国家干事，为自己营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极痴极蠢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说着"造化"二字。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此是何等语，又是何等意思？人却引以自命，袭此口吻，长了浮薄，岂当日立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压山，山愈净；以火炼金，金益精。寻常体帖于激处、压处、炼处，不要胡乱讨个镇心丸药。如达子、倭子杀来，力与之抗，中国人定狠于夷狄，方寸灵明定胜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说己长；若说己长，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充李若水之才，可以为张乖崖；充张乖崖之才，可以为管、葛、韩、范、富、欧。只到得这地位，其分量然也。

吕申公用韩、富、范，可谓曲当其才。议者谓其挟仇用间，何居？

虎豹、鳄鱼，擒而杀之，易耳；为文驱得去，方难。

人都愿儿孙聪明，读书取科第富贵。予谓：如许儿孙诚佳，但富贵行其恶，斫伐元气，根必立枯。即做好人，行善事，亦发泄秀气。今年花茂，来年无花。不若平平一顶头巾，为乡党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谓竹有节而啬华，梅有花而啬叶，松有叶而啬香，惟兰兼之。其说未尽。竹无华，故中虚而挺，不然，是君子乃插鬓画眉也。梅无叶，故枝疏而老，不然，是野叟乃锦衣博带也。松啬香，故干霄而苍，不然，是伟丈夫乃薰肌膏发也。兰草本无支干，与三友另论。

余丁酉，病几死。病中常觉此身立万峰顶上，两下俱深壑。或卧危堤上，两下俱大海。要见生死关头，只在此处。

病中必有悔悟处，病起莫教忘了。

与一友谭五福六极，戏言：今之君子，特不恶耳，每犯六极之

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备五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须改考终命为做仙人，方快。此是一说。然君子独无是心乎？要知考终即是仙，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啬为主，沉沉过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稳取，决非小人所能及。

近日一名公，学问只有三件：曰贫可使富，贱可使贵，夭可使寿。甚以为疑。一日悟云：贫可富，烧炼也；贱可贵，钻刺也；夭可寿，采战也。此语太峻，却可障邪。

妙语

吕仲木曰："行藏犹饥饱，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吾腹而度它人之心，是既饱而强饭。"此语最妙。然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独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达被召，问于藉溪，藉溪久不应。再三扣之，藉溪云："凡学者治继述，商量义理，可以问人。至出处二字，不可与人商量也。"

滇人马腾海，名云龙，以子文卿贵，封御史。尝曰："枯体变为荣体，荣体即是枯体。缕体变为丝体，丝体故是缕体。"有味，有味。

方扬，歙县人，隆庆辛未进士。志行端方，尝语人曰："善，阳也；而为善宜阴。此人身上真水也。"

齐武帝评杜僧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凡拙者收得好，尽自可观，且有滋味。不收则害，乃痴拙也。

良法

悬钱屋梁，日用一块，此贾耘老、韩忠献之法，东坡效之。此后张无垢诸君子为之甚多，真良法也。

《韩非子》言："为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盖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开凿。此可为建置处事者之法。

好事难干

义田本是好事，宜兴徐文靖行之，至请于朝，垂永久，而其后不免于争，见《震泽长语》。常熟严文靖亦有此举，争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计户，以田价偿之，乃得息。世间事皆如此，为善者实难。余少年慨然慕立义举，今老废，不能干尺寸。要之，干亦终归画饼，口实而已。

言不可行

繫闾先生贺钦，辽东人，清操绝俗。讲学宗陈白沙，师事之甚确，乃国朝有数人物。陈言时务疏，欲革东岳玄武行宫，教坊司除娼优杂戏，恐亦难行，但为之节制可也。先生子士诰，性通敏，博极群书，陈白沙一见，称之曰："老眼识凤雏。"弘治壬子乡举，抱道自娱，不赴春选。都御史张文锦荐召，首陈十二事，不报，辞疾归。先生可谓有后矣。

张文定献《十策》，其三封建，岂不迂阔。断分财，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

寇莱公欲斩李继迁之母，真是没学问。

卷帘审视

吕端锁王继恩抗李后，立真宗，大事真不胡涂。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不拜，卷帘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贺。此时帝座上若非真宗将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异

文潞公荐唐子方为盛德，在今日则为套子；张乖崖诮寇莱公为良规，在今日则为恶口；王沂公除丁晋公为妙手，在今日则为馀计；韩魏公瞒富郑公为独断，在今日则为擅权。匪独时异，亦其人、其心异也。

卷之十一

韵均

五帝之学曰成均，古无“韵”字，韵即均也。周人立太学，兼五帝二代之名，东学为东序，西学为瞽宗，北学为上庠，南学为成均。《鹖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太学、国学，汉晋时名也。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入国朝因之。

雍政

郭明龙为南祭酒，条陈雍政一款，真可叹息。疏云：“两京国子监，则辟雍也，此陛下之学也。今天下府、州、县学，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则下县穷乡矣。臣自受事以来，在监诸生，数仅六百，一时缙绅夸以为多，则往岁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实关于国运隆替。臣不意陛下之学，乃不得比于府、州、县之学。臣谨按往牒，洪武四年，诏选府、州、县诸生俊秀者入国子学，得陈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监生悦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监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监生程宪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统十四年，监生金聪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监生黄梦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顺八年，监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监生任

兰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监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监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风四方，示后世也。臣请下礼官，广立科条，大兴学校。夫纳粟纳马，非祖制也。今未敢议减，万不敢议增也。臣初试士，众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尽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太学几无文字矣。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不无以行谊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赀者，游士之猎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造士，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谤，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郭去，刘幼安代之，余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

邓刘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后收敛，一以邓定宇先生以赞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龚以养，后转北少宰，母惮跋涉，先生不出。龚殁未几，先生卒，赠大宗伯，谥文洁。幼安有母罗，官守次第并赠谥，与其学问大略相同。岂天之并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从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为南司成，苏士乞一乡绅书为先。所用礼币中有一诗扇，受之，则皆细剖名人真笔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观之，嗟叹不已。先生笑曰：“宝剑赠与烈士。”即以与之。其人喜过望，而苏士甚惋惜，谓为暗投不见赏也。

丁祭演礼

两雍丁祭，北因特遣，肄于本监彝伦堂；南肄于神乐观，皆道流

执事。

太学生分教

国初重太学。北方初平，选太学生为府、州、县教官。所至伺候，若贵戚重臣。其被选者多骄横，奴视吏民，不为礼。后征还京师，郡邑恐其入奏发己罪，多赂以金钱，至数百缗。盖上之所重，必有偏胜处。虽神圣当天，亦无如之何。后事闻，多坐死者，焰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渊，台州人，在国子诸生中以文名。为祭酒甘所忌，谮杀之。太祖览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坏了。"追戮甘，极惨。

历事

监生历事，起于天顺时兵部尚书马昂所题。谓曹务机要，上下疏牍关系，不宜专委胥吏，当择监生文行明慎，综达时务，俾专司缮录。因课功，高其入铨常资。诏下所司通行，著为令。

民生

近日民生纳粟一途，人轻之，在庠士下远甚。考之罗圭峰七试，有司不录，入赀北雍，中解元、会元。人顾自立，岂在小试利不利。

而俗人眼孔浅，以此分别，可笑。

余同年生吴彻如，讳正志，宜兴人，天才绝世。尊公安节先生丁丑进士，为江西丰城令，携之任。虑考试往复奔走，过金陵，入赀以去，后中己丑进士。同年秦湛，字尚明，有气概，来为令，痛抑民生，每形词色，凡编役不得免尺寸。吴方建言归，颇不平。一日，笑曰："请自隗始。"为道本末。秦骇然，起谢过，遂待民生加等。

秦屠出入

屠枰石羲英，宁国人。督学浙中，持法严，竿牍俱绝。先任为秦鸿洲梁，无锡人，以太仆少卿调补，最宽，青衿居间，可以券取。时有秦晋屠出之谣，屠升南太常少卿。万历初，张江陵为政，绳下急，改为祭酒，治如督学时。而周儆庵子义为司业，周亦无锡人，和厚得士心。时又有屠毒周旋之谣，至形奏疏，屠寻转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与焉。祯方九岁，从入郡中。考之先夕，盗发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题，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战悸不能书，书亦难辨。屠阅草稿，批曰："此有学识，而书法乃尔。必警于盗者，置二等。"屠先生其殆圣乎！外严而中实，婉转能体人情。

先生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先生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可数丈。先生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门役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仓皇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士亦自惩，卒以贡，为教官。

沙汰罢官

赵鹤字叔明，江都人。督山东学政，郡邑士汰其十六，又杖死训导，为诸生所讼。勘明，调霸州兵备。教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岂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见前代教法之严如此。至沙汰生员，又不始于张江陵矣。赵诗文刻厉，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精鉴

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事。彭勗，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所遗者，华亭二人耳。其精鉴如此。此后南畿督学最著者，毋若衡水杨宜与我浙江山之赵镗。杨拔瞿昆湖，赵拔申、许、王三相国。镗以佥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志、传、表，亦盛事也。杨至总督侍郎。

天人

李献吉督学江西，试士袁州毕，严介溪来见。时严方读书钤山堂，有盛名，献吉亦雅重之。谈次，严偶及某生文字，曰："此尽佳，何不置上等？"献吉曰："固也。"为举其词，自首至尾，不遗一字。且诵且问曰："如此可得上人否？"严骇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复谈文字长短矣。性高简，独待士甚厚，令勿谒上司行跪礼。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废。遂与御史江万实忤，互讦奏，万实谢病去。而左布政郑岳、参政吴廷举与献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刘乔尤

甚。皆以侵官奏，廷举至弃职去，献吉亦累疏劾辩。事下总制陈金，金以军前多事，不暇，请以各奏词并付巡抚任汉，及纪功给事中黎爽等勘理。汉等顾虑不能决，于是给事中王爌言："江西群盗纵横之时，各官不能协济时艰，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伤风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会爽按之。忠等奏："岳、乔赃有实迹，梦阳欺凌僚属，挟制抚按，皆宜罢黜。廷举论事过当，擅离职任，罪次之。又劾金临事托避，汉中立不决，万实奏词半诬，布政使黄瓒、按察使王秩、佥事李淳等，承勘迁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议覆，诏黜岳、乔为民，梦阳冠带闲住，夺廷举俸一年，瓒、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万实后以考察去官。而献吉在事，宁王阳礼重之，请得《阳春书院记》。后宁王败，遂以此陷献吉，林见素救之得免。凡恣睢险薄之名，加者无所不至。至天启元年，始赐谥景文，公论乃定。

持旧制

孙世芳，华容人，以职方郎出督云南学政。为宽科条，凡试士，既命题，度不尽记者，示以所由。曰："禀质由人，撰词由质。苟不及此，即宿构何为？"御史某欲合试诸应举者，持之，曰："非制。"约士以八月五日始集。会城御史卒，不得试。其僚由左布政迁为都御史，抚滇。迁之日，敕诸司不得乘舆传呼，公曰："制，内三品始得舆。外三司舆，非制也。然都御史为布政时，业已先之。且都御史舆，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舆，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为敛容谢。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试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陈公凤梧督

湖广，山西学政上疏力争，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学者拒之，真一大快。陈后至副都御史，泰和人。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吴御史从宪，收至千五百人，中试者几三十人。近年始题革，而督学自以干请批送者甚多。吾友陈赤石大绶至尽黜之，又一大快。陈，浮梁人。

免追廪

旧制，廪膳生员黜退者，追食过廪米，甚以为苦。成化九年，北提学御史阎禹锡引考察黜官为比，免追，从之。

督学发策

席元山书，为剡城令，多善政。后唐渔石龙至时，召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义，遂相知重。及元山以议大礼位宗伯，与宰衡异同。时龙督学陕西，因乡试发策论朋党，陈列大义以讽。元山阅录，曰："是策专箴大僚，非唐提学不能作。"亟呼秦吏语曰："为我谢唐君，谨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己受善，亦自难及。然未知真能受教否。寻病，命入阁，卒不起，则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壮时，不克己从人，消熔气质，老而悔之，真是可惜。

亲行冠礼

叶良材，昆山文庄公之曾孙也。督学御史张鳌山以名臣之后，亲至学，行冠礼，而字之曰世德。文庄之泽远矣，鳌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邹颍泉督山东学，得邢知吾侗，曰："异日当文

名天下。”时邢年方十四，召读书省之司衡堂，亲行冠礼，东方传为盛事。

重教职

国初最重教职，所司不许差遣，教生员必有登科合式者，方叙升，或辞职，得去官。广东博罗人林厚，字万重，以举人历四学职，凡三十六年，方允归，今勒为定法。积三四年一转，惟有气力夤缘者上进。又进士得告改大郡，副榜举人得大州县，其擢尤易尤速。而贡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陈贤，参政观之弟。永乐初，征入馆修《大典》，先后八年，为诸儒所重。尝献《平安南颂》、《嘉禾颂》、《孝感赋》，上奇其才。朝廷建普度大斋，诏百官欲追荐其先者，各上名礼部，贤独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释子，今敢以徇君耶？”论者劾其违诏不忠，忘亲不孝，众为危之。贤曰：“吾以此得罪，复何恨！”有旨置不问。历清淮、湖口、南康教职。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视之，已喑不能言，第数瞬其橐。已属贤，贤检视橐中装具百金，慰之曰：“得无念此乎？锱铢弗致而家者，吾责也。”竟全归之。在南康，常出江浒，见一人病挛，为同舟者所弃，舁归学舍，予饮食，戒家人谨视。问其家，知在岭南，移书久不报，死敛而瘗之。

奏弹靖远

正统十四年，四川卫儒家训导詹英言：“靖远伯王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机发，不体上心，惟纵己欲。行李二三百扛，动役五六百人，挟带彩币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违祖训，擅用阉割之刑，以进御为名，实留以用。及至行师，全无纪律。大军一十五万，俱从一日起程，蹂践伤残，略不悯惜。其运粮又不设法，每军运米六斗，搬负艰辛，何以养锐？以致有自缢而死者。又指驮粮为名，派马一千余匹，不知此马何施？又临贼境金沙江边，攻围不克，被盗杀死都指挥等官。却将渔户解作生擒，遂尔班师。将地方分与木邦孟甸，以败为功，欺天觊赏。昔唐南诏有警，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之，兵败，杨国忠更以捷闻。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门远于万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岂知此弊？乞将骥、聚执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干官沿途盘校各官行李，以谢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会同三法司议，遣御史一员，沿途直抵云南，同彼处巡按御史从公实勘，明确具闻。上以专任骥等征剿苗寇，特原之。先是，骥等奏捷，赐敕奖谕，令还京，寻留骥剿贵州蛮寇。虽以土木之变，得免刑书，而加禄进封之典，赖以寝矣。

忤督学

戴冠，长洲人，为诸生高朗，下视曹耦，人多忌而非毁之，然卒莫有过者，试必居首。督学御史，绍兴人，以文章自负。或谮曰：“戴秀才唾宗师文。”御史怒，将黜之，会罢官得止。后以久次，贡为绍兴训导，与御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谬云：为戴教官激怒，以气疾殁。遂归。雅有志尚，小时即上书有司，请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壮，益究心时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抚江南，特爱重，每召见，辄款语移时，听其论议，未尝不伟叹，知非经生也。及贡至，王公已为吏部尚书，见之，惊曰：“尔尚举子耶？”因问当今切务，条上数事。大要以用贤为国家首务，又劝公不弃迩言，不

恃己见，勿以尝挫夺志。其言謇谔，皆有所讽切。在绍兴时，浙中海塘为患，有韩参议者，从访水利得失，条上，皆行之。

不负心

俞绘，滑州人。少负意气，为父兄服里正役，输粮入海。时有闽寇，充民兵，有斩艾功，不自叙。为诸生举于乡，赴京过沛，沛令冯，乡人也，贷十金。既下第，谒得歙县训导，冯已死矣。遗金还其子珏，珏以无券弗受，绘曰："贷金无券，信我也。若遂弗偿，非负汝父，负心也。汝父复生，其谓我何！"为文告其墓，固与，珏乃受。广西尝聘典乡试，有以金赂取者，赋诗慰遣之，其人愧谢去。任惠州，过赣，按察佥事陈公壮以卒送之。道经南康，卒谓尹曰："过宾，乃陈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赆。辞曰："吾非陈姻，卒绐君矣。"宪庙时，罗伦、章懋以言被谪，方在歙，抗疏请以己官赎伦等罪，天下壮之。

书香窝

刘昂字孟頫，祥符人。性狷介，与众寡谐。家贫，绩学勤苦。成化间，江浦张瑄巡抚河南，聘为子师。公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辞之。提学副使天台陈公选闻而嘉重，馈《鲁斋遗书》，命生徒有器资者从之游。以身为教，讲究义理，务使学者体而行之。经指授者，多为名士。贡礼部，授内丘训导，教士不倦。内艰起，补枣强。郡太守知其贤，委摄邑符。政令清简，百姓安之。日读书堂上，事至又能立办。弘治庚戌，满九载，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为当道所沮，遂归。歌曰："职冷官微言语轻，不如归去结鸥盟。林间睡起三竿日，且与儿孙乐太平。"致仕归，筑室，扁曰

书香窝，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职入台

邵清，字士廉，江宁人。弘治壬子乡举，为江西德化教谕。典试咸自主断，交荐考上上，选御史。教职擢台臣，自清始。清在台，逢逆瑾之祸，廷杖罚米，瑾败复官，备兵左江。赍表事竣，叹曰："可以归矣。"居家萧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职尚入西台，今并国学各堂俱寝不行。阛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执盖护行

刘文靖之父名亮，以贡为滨州澄城教官。性严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滨病暑，夜坐雨中，诸生更执盖立侍。去澄城，道梗，诸生共推勇有力者护之。与盗角，不能近。此虽公之教法，而一时士风之厚，亦可见矣。

御倭

唐钦尧，嘉定人，为诸生有名。好讲论世务，慷慨有大节。贡入京，倭奴犯境，亟归，言于大吏，权假邳庐兵为援。贼薄城下，亲仗剑登陴，冒矢石。一夕，贼绕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即跃马往。见贼方自林麓中迤逦出，将济河。命连弩射之，贼惶骇走，竟解围去。先是，城中无储，君以县边海上，贼必首犯，请易漕粮以银，奏留十万粟。以是城久围而民以无恐。时狼款兵被调，城守出私

财，厚抚其豪长，人人得其欢心，以备仓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黄暎，莆田人，仙游训导。知县王彝以二百金寄之，虽所爱妾莫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来，授之。改丽水时，浙寇张甚。众推其材略，奉以捍贼。即加部署，谕以忠义。众感激效死，鼓之而进，贼奔北，境土以平。升广元教谕，与佥事董应轸同时济江。董船覆，呼近岸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财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众乃乱流而渡，董获免。众义之，刻石书其事。

赠文

贺钧，庐陵人。家尝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无所问。为丽水令，见官不能俯仰。张罗峰方赴召，驰传络绎，独不一见。改应天教授，日与诸生讲学，必依于孝弟忠信。贽仪悉却，有强之受者，则曰："吾闻诸生中某贫，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给之，即惠我也。"他日，诸生受助者来谢，则大喜，以为古道友谊，今乃复见。南宗伯渭崖霍公加敬礼，赠以文，称其"词不饰以屏伪，礼不缛以崇质，言不谐以自立，仪不炫以衷孚，诚求自得，而无外羡"云。一日出城，误传舆蹶落水，士子倾城来迓，则方坐池亭吟诗，相与奉之而入。

执正存厚

陈芹，应天府上元县人，为崇仁教谕。其令峻刑并征，众大哗。

有二生员素有私憾，遂揭于诸司，诬以倡率鼓众。听者不察，牒下节提，芹执不发，奏记曰：“今奉朝命，不能禁民无越志。而谓倡自二生，此理势必无。台持三尺法，概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教事，而坐视诬陷，是不得其职，则当去也。若二生自以别情取戾，则宪约自有三等簿在，岂肯轻纵？”当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带，皆善士也，此弘治间事。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与令抗，当道亦雅信重。今则唯唯，曰可杀便杀之矣。又有一教谕曰李登，与芹同县，亦得崇仁。有肆侮贫士者，众为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惩，遂积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时令亦被它揭，属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访令事，正登之亲故也，因为详解得不罪。人以问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热中仕版，吾安忍重伤其意？”人咸多之。

课士

王士和，字希节，侯官县人，正德丁卯举人，甲戌署钱塘教谕。县自弘治丙辰王献登科，未有进士几二十年。公萃诸生试之，日课文一通，亲为改定，尽月辄第而警策。家故饶，丰酒馔，与诸士饮食，如亲子弟。或贷与钱物不校，诸生感奋。凡二十年，成进士者十五人。连考乡试，晋繁昌令、高邮知州，调海州以优之。弃官归，卒年六十。

天遣故人

廖轾，字钟範，崇仁县人，幼刻苦力学。正德八年乡荐，署海盐学事。与同寅陈玲相友善，玲，莆人也，敦行谊，善诗文，二人爱慕，皆出肝膈。公历任广楚，常修候于玲。及谢事家居，玲年已七十余，忽携仆来访，相见对泣，旋复忻慰。居岁余，玲遘疾弗起，公挥

泪曰：“兄毋虑，天遣故人终于吾手。丧具当勉力图之。”琀顾仆，点颔而逝。公为捐赀厚殓，立主于家，服朋友服为丧主，率子侄朝夕哭临。七日讣报琀子，至则厚遣，归其柩。

直责主司

李凤，祈州人，嘉靖三年为象山司训。古貌古心，博学能书。内子双瞽，爱礼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还其主。坐斋舍中，日肃诸生，多所发明。会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丑诋语。凤整冠掀髯直前，厉声曰：“大人为斯文宗主，士子观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气夺。从容步出，闭门求归，留之，终不可得。

救难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陕西鄠县王邦相者，携其幼子六儿，往投巴县刘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则不礼。会刘亦失官归，王不得已，乞与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潜江，欲下诸水，屡不得死。乃推而弃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无何，父困，子独行乞。间乞于学谕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为计，将父子同死，谁为还乡知若者。”遂躬诣困处，致医药馆谷备至。王病且死，泣数行下。公亦泣曰：“若无忧，吾为若治后事，归若子。”乃买地葬，立石焉。收六儿于家，与弟同卧起。令学书，报书于王之族兄，为顺天府通判者。无几，通判亦卒。书未达鄠，而王氏以主簿独归，意见杀，讼起成狱。则通判之父为王翰林九思，得遗书箧中，六儿手模在焉。或疑书诈，其母刘思子垂死，见之，泣曰：“吾儿其指缺，此当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潜江取子。当是时，任已行取赴京。

行时诫家人：“王氏来取子，无留一钱。”至则家尽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狱亦解。任后官申阳知州，祖母尚无恙，父母具存。五十后生子，人以为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良臣，钱塘人，名轩，受业姚文敏公之门，经术精专。以贡为松溪教谕，时年五十，无子，弃去不赴，阳明先生为赋《当年》一诗。家本饶，中落，晚年艺菊后圃，号曰肥香道人。后有子曰元，世其家学，为休宁训导，家复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歙方肯堂司训我湖。门人吴御史巡按浙中，行部谒庙毕，诣司训斋，执弟子礼，如受业时，方平受不辞。豪家行重贿，脱重罪，司训怒斥去。若两公者，真可以风矣。

辞贡

许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当贡入京，以疾辞。或问其故，曰：“吾少壮，不克致身于明时。今老矣，无能为也。吾尝劝友人某以恬退，不吾听，卒赍恨以殁。幽明之际，吾何忍负。且自言而自背，人谓我何？”督学阮[illegible]峰高其志，署牒云：此生殆痼疾烟霞，足愧世之沉湎荣宠，兢进不止者。饬有司具冠带礼币，旌之。

两欧阳

欧阳阅，字崇勋，泰和人，文庄公之族兄也。从王文成游，宸濠有异志，进曰：“以时事论，将有汉七国之变，计将安出？”三问，文

成不应，而密诏之曰：“书生何容易谭天下事？可读《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长诗赋。童庶子重之，语人曰：“欧阳生，理学之由、赐，词赋之左、宋也。”久资为林邑训，凡五岁滁州学正，与其乡先生胡庄肃公深相结，滁人号曰欧阳家又一醉翁矣。久之，拂衣归。子况，字曰方，博极群书，为文敏而赡，尤工四六。亦以明经贡如京师，例入太学。同舍某病，调护尽力，没则棺敛。某子以谒选称贷，畀之数百金，无何，卒于官，驰往伏哭。其子谓收责也，色弥蹙，公收泪言曰：“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吾乡者过于一哀而出涕，岂有恨耶？”急取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长有此也！”远近传诵其义。

海征

程文恭，休宁人，为邑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义形于色。邑令李遘难，郡大夫嫁祸于余孝廉琏。侍御史行县，问诸生，皆不敢对。独前，盛言枉状，辞气俱奋，事遂解。学使稍更张，不厌众心，具言其不可，得止。为西安训导，擢辽东海州卫教授。少梦渡海，作《破海》诗曰：“日月乾坤镜，波涛鱼鳖家。揽观穷宇宙，指顾判夷华。”辽负海，此岂其征也。寻告归，年九十卒。

奇中

杨松，字孟岳，建宁人。正德中贡士，授广州府训导。母丧归，贫甚，莫自存也。乃时时自谓：“宇宙道义场中，不会饥饿倒人。”服阕，复授广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习乐游衍，耽身利，松谓之曰：“陈公甫非汝邻邑伟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门烟水白龙池之风月，揭揭如在。同时握鼎鼐、持衡枢者，今

安在也？而况如诸生者乐游衍、耽身利哉！”学士黄佐为诸生时，贫甚，松却其贽，重遗赠之。佐父善星历，多奇中，而松谓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多士。

胎色

蔡黄卷，晋江人，字于省，故名黄圈。生时胎衣色黄，故父以命之，后学使为改曰黄卷。精《易》学，嘉靖中贡授睢州训导。督学置优、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贫也。某不愿吾党有此名。抑平原独无，何害？”转汝阳教谕，识赵贤、孔惟德于诸生中。其后，贤至南京吏部尚书，而惟德来为郡太守，卷不往贺，惟德率同官来拜，乃出见。其后率以朔望率同官省候，至则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请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并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时密问曰：“吾师有以示之。”盖望其为邑子请者。卷曰：“愿公爱民如子，于愿足矣，不知其它。”盗陷永宁城，指挥某当连坐重辟，惟德来问，卷曰：“法不可贷也，而情则亟。政弛久矣，事起仓卒，一庸弁其安能支？”指挥竟得生。后闻其故，赍百金为寿，怫然辞却，曰：“吾何与，吾何与！”仕终唐府教授，睢、汝两地并祀之学宫。

浚泮池

翁兴贤，尚书正春之父也。以贡历金山卫学职，升两淮运判，不赴。在金山，武弁虑文盛轧己，为木将军，关弓射文庙，甚者毁弃圣像，为厌术。翁素究青乌家言，捐俸，浚泮池，得木将军圣像于污泥中。未几，诸生张翼轸、李凌云、徐光启相次登第，光启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刘志，字景仁，顺天人。通经史，为近体诗有警句。性谨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论礼，必以朱子家礼为的。为某国公府教书，训导欲迁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请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强焉，志曰："以若所为，非独礼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赂他训导钱暄者草疏以进，英庙震怒，责某公所为谋者，枷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识。又尝劝某公毁铜佛以铸器，某公不肯，强之乃从。后志年未五十，得奇疡被面以死，人指以为毁佛之报。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祸，则服以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则指以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异端之说，愈久益炽，殆无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为吴江典史，筑长桥有功，迁常熟簿，寻擢令，时推能吏。虞山出软栗，甚肥美，民摘以献，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树，并绝其种，曰："后必有以是进奉病吾民者。"南自负博雅，修邑志，人颇訾之。满九载归。

擒盗

张汝騋，陕西泾阳县人。以掾吏为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盗入劫库，自呼壮卒、健仆，格斗甚力，盗引去。至明，侦其窜伏蛮洞，深入擒之，皆尽。先在司农辨事，庚戌虏警，在事者计无所出，以问。掾应对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间人才厄异途、沉下僚者，岂少哉！掾虽不显，而寿八十一。子问达，官尚书，天固有以优之矣。

三不宝

郭文通，庆都人。嘉靖末，以掾为碣石卫经历。时征贼伍端，诸将皆败，独文通大开城门，使卒环侍，持满以待动。贼熟视不敢动，寻遁去，居民赖之。后屡讨贼有功，擢至肇庆府同知。尝语人曰：“吾有三不宝：官也，钱也，命也。”嗟乎！不宝官，高士也，不宝钱，清士也；至不宝命，则忠孝大节皆从此出。此圣贤豪杰，讵易及哉！

公庭诗思

吴孟谦，莆田人，为府小吏。性峻洁，容止端严。弘治三年，为顺德丞。民供折薪钱，叹曰：“丞何功受此。”番禺后山之役，转饷久，多浥损，自以俸偿。卒于官。邹立斋时谪吏目，诔之曰：“君裳萧疏，君貌嵎儡。公庭如寺，诗思如水。”

天下第一

邬尚达，福清人。少刚介，就掾，执役藩司。以洁廉无害，除得任丘尉，执法不挠。邑人大学士李文康，尝语诸部使曰：“吾邑尉，贤者，凛有司直风，惜位卑耳。”忧归，除补雩都，复为王文成所赏识，有天下第一之誉。转大冶主簿，故苗地，长吏多不乐往。代行令事，多方抚恤，尽却例金，锱铢无所取，至饔餐不给。部民有馈白粲者，严却之，民苦请：“非敢溷公，不忍公贫耳。”公曰：“我贫尚有禄，尔毋虑也。”岁荒，邑多逋赋，坐夺俸。民闻，更相责让曰：“吾簿无俸，不馁死耶？”为日夜输纳课，更以最。任久不调，力告归，

邑人追送数百里，号泣载道，为祠祀之。郡守吴希贤赠以诗曰：“十年作簿贫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贫甚，所居灾，短褐敝缊俱尽。族人有为河源尉者，积金钱巨万，以衣一袭遗之，不受，卒饥寒寄寓以死。临没，谓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无分寸遗子孙，慎毋假贷治丧累汝。”其族以掾史兴者甚众，独公最清白，人谓有陶靖节风。台山先生，其姻也，感慨书一联赠云：“滨海村落许多，此处见衣冠家文物；吾乡缙绅无数，惟君是清白吏子孙。”

自称名

黄清，上饶人。起吏员，清勤。积官嘉兴同知，加四品服俸。筑海塘有功，后以运同治高宝河堤，积劳，死于宝应之宁国寺。盖上官忌而挤之水以没也。至不能敛，以病卒闻，赠恤有加。黄伉直，与人言必自称名，至今嘉兴人犹能言之。

清在宝应，筑土石二堤，支河工银四万余两，锱铢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时已积劳，得呕血病。水次谒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坠下，救起，死矣。寻复苏，掖入城，凡二日气绝，盖万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仅五十八。奏闻，有“良工苦心，难以名言”之语。管理海塘，采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亲受役，见清徒步出入，慰劳夫匠，备极勤苦。运石甲首自卮酒劳之，无丝毫它费，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为盗，事发逮捕，独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后闻变，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许人，《嘉兴题名记》亦不载，盖恶而削去之也。后江右一士子谈及，始知为上饶人。今其子孙不知何如。清官之后多不振，刘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未见贪者厚积，世世受用。总只各据所见，各就得意处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议也。

批内官

萧景腆，晋江人，以掾授定远尉。定远经大盗残蹂之后，百姓流离，景腆与令，吊死问孤，修城凿池，身先畚锸。以忧去，服除，补长洲。时织造太监张志聪，恣睢横索，长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聪忿甚，诬令挠御造龙衣，执而倒曳之车后。景腆闻，领所部弓兵夺追。直前，手批志聪，落其帽。市民从旁观者，尽为景腆张气，梯屋飞瓦，群掷志聪。志聪阻折去，竟夺令归。志聪还，诉世庙，有旨械下诏狱。时令已先擢入为工部主事，亦与景腆并下镇抚司拷讯。廷臣壮其义，会疏救之。令落五级，而景腆仍调尉永从。吴廷举巡抚吴中，为景腆立仗义英风之碑，碑于长洲之县门。孙，腾凤，举进士，官运使。

罚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间，以掾授处州卫经历，刚毅持重。武庙南巡，逆彬檄诸卫以辽、金二书进，卫无以应，拟醵金军士，以货使者。濡独不肯，且上记言：“书籍宜问诸学宫，卫所不过军器若文册而已，无从取办。”彬怒，将逮捕。太监张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国子监，乃索诸海滨耶？”众大欢笑助之，声彻御幄。武皇讯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虏此箭射不着，当罚水二碗。”诸内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丧气。濡后遭继母丧，徒步归，胫肿血流，葬庐墓侧，以哀瘠终。

代罚

王蕖，宁夏人，吏员，为保定府知事。武皇南巡过之，巡抚伍符设宴。符素洪于饮，上闻，召与拈阄赌大觥。偶不胜，甚愠，连罚符数觥，潦倒匍匐阶前。上大笑，蕖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罚，臣蕖请代。"上睨而问曰："汝小官，能胜几许？"对曰："不敌天子，远过抚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赐者三。执壶者将复注，上曰："止，不要采它，这蛮子会赚我酒吃。"着扶巡抚去。符出谢曰："今日微君几殆。"欲荐之，曰："是荐酒也，观听不雅，人且议我。"后卒辞之。

发橐

陈景弼，莆田人。弘治间省祭，先后上疏十余，皆切时政。后授潮州卫知事，署海阳、饶平二县。爱惜民财，不为势屈。有给事中以使事过里，讟货以厌，率卫卒发其橐，送其赃物于府库，时论壮之。

袖金

曾仍，兴化人，为藩臬从事，以待次铨曹。时郡守林慈、邑令张朝、博士黄暹相继客死于京，悉为之经纪。博士病且革，囊三十余金，置仍袖中，曰："奴辈非所托，幸藏诸。"时无复与闻者，仍虞外泄，告归，授其子，曰："此先人属纩时寄也。"物论高之。乡人林学士文语同列曰："掾行乃尔，吾儒庸有弗及者。"遂与定交。后官小鹿巡检，竟弃去。

禁入试

太祖开科取士，以吏员心术已坏，不许入试。然在建文时，张祖

之识力义气，即士人中不可多得，见后。此独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绝之太甚如此！盖当元末法度废弛，土豪奸僧，相比为恶，皆此辈为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惩其不法者，一意兴学校教士，其俗顿改。并吏与其子弟之纳名者，颇恂恂自爱。先朝名臣，就中择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余入仕者，尽有可观，如《十二掾吏传》，亦可矫矫挺拔类中也。窃恐太祖在今日，亦当开禁。而惟书算一涂，最为弊薮。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那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甚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吏不过拱手听其指挥。饮馀滴即万幸，顿首满期出门。而此辈积数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牵连，吏、礼、兵三部尤甚。太祖见此，不知又设何法以治。余谓县官能治此，即称卓异；部官治此，即忠良，当大用矣。

实效

张祖，惠安人。建文时以宪史入部考，入格，留为吏部吏。其时建文君方与方孝孺辈讲求治古经济之事，多变章奏，太祖旧章下吏部旁午。祖为尚书张紞所信爱，密言于紞曰："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创制，规模远矣。纷然更改，未必胜前，徒滋人口，愿我公重之。夫为治亦顾实效何如耳。"紞深然之，而夺于群议。是时添设京卫知事一员，佐经历理刑名，诏吏部选可者。紞曰："无逾祖矣。"授留守知事。文皇即位，除罢建文所置官，出祖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绩。方紞被谴自经，舁尸归，属吏无敢往视。祖日经理其殡，殡毕，哭奠去。

三司狱传《董见龙集》

吾闽盖有三司狱云。其一为孙一谦。一谦者，温麻人也。万历戊

子、己丑间，为南都官司狱，能不以狱为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为狱卒盗去，饭以不给。又散时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颂系囚，初入狱，狱卒驱之湿秽地，索钱，不得钱不与燥地，不通饮食，而官因以为市。一谦知之，一切严禁。手创一秤，秤米计饭。日以卯、巳时持秤按籍，以次分给，食甚均。又时时视囚衣，弊，为浣濯补葺，令完善。视轻系之尤饿者，予囚饭之半，囚得不死。狱卒无敢名一钱者。每曹郎视狱，问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对曰："幸甚，孙君衣食我。"是时，少司马王公用汲闻其事，以告郎中蔡献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陆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贞，皆加叹异，欲为之地。而一谦满三载，考转灵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赠以诗曰："青衫白马帝城西，祖道无人日欲低。犹有若卢方亩地，赭衣能作数行啼。"盖纪实也。蔡献臣亦以一谦廉而才，而迁转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谦竟不之官，径归。归至番湖，舟中恍然，见有请为某地主者，与之应答。妻子骇之，不数日遂卒。

其后十余年，有同邑陈继源。继源为大胜关大使，关上人皆爱大使不费我钱。及迁温州司狱，穷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蒋光彦，闽人也，令兼摄外狱。外狱者，诸县轻系，待谳于府者也。继源固辞，请属之仓，守曰："此非司狱职乎？"继源应曰："某未任时，此狱属之仓，安得尽司狱职乎？"蒋守笑而罢之。及满归，至不能供饘粥，依老仆以居。予深怜敬之。又闻其为小吏上计都门时，同邑有孙胥者，从事京兆府中为主库，日盗金钱。事觉，见继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钱，以此救我。"未几，入诏狱，继源尽其金以救。孙胥得问遣出狱，不死矣。而继源贫甚，不自为德也。继源与孙一谦同里，相去二十年，并以掾吏著名。继源今尚钁铄无恙。

又有闽县苏梦旸，以岁之丙午来司南都官狱，谒予，予以一谦事告之，梦旸心动。至狱，问一谦所为，一老卒曰："孙君则善矣，然官竟何如？"梦旸曰："善则善矣，何官之云。"于是尽举一谦所为踵行

之，而益戢狱卒，不使患苦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则监置一锣，令曰：“有虐囚者，同监鸣此。不鸣者与同罪。”于是狱中肃然。其他践更稽察，抚恤病苦，法甚备。郎中沈琉尝指狱户语曰：“此故生地狱也，苏司狱去，吾不敢系人矣。”旧时囚有死而无为收葬者，率置窦中，群犬恣食之，梦旸恻然。适料囚米有余，即白视狱诸曹郎，请为槥以待死者，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宾。丁公时视秋官篆，闻之喜，益发衣絮诸物，令梦旸给施诸囚。未几，转粤东守御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绍先及苏司狱耳。惜也绍先死而司狱又远迁。”于是特奖梦旸，资遗之甚厚。予语梦旸曰：“幸矣，子之迁也。王郎中何如人？是万历十九年所举天下清苦以风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并称，不其荣乎？”梦旸曰：“某则何敢当？虽然，某闻念经作佛者不为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于是跳身之粤。梦旸年三十余，未有子，以司狱俸簿不携家，其为吏目亦然，盖有志者也。

卷之十二

兵制

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木为兵。蚩尤以铜、铁为兵，挥于作弓，夷牟作矢。汤筑五库藏五兵。秦孝公以战获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发闾左民戍边。汉惠帝令戍卒岁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属国。宣帝募佽飞射士，初置屯卫、屯田。后魏作府兵。后周置十二卫兵。隋置军器监，始募民为骁果。唐玄宗募兵宿卫，募丁壮实边。昭宣帝文民面为军。五代晋籍乡兵。国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而卫所则立于元年，有京卫、外卫之分，亲军十二卫，不在京卫之列。中都河南、山东、大宁，有入卫班军。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为五军，归则团操，号曰京营。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其官增设无定员，召募始于正统己巳，踵于嘉靖庚戌。征倭处州兵、河南毛葫芦、山东抢手，皆募兵也。两广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后四川、云贵亦如之。在制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营

徐文贞谓：京营兵，世世有月粮。暇时又营生事，不调从征。平时郊祭上陵，拱卫车驾，军容甚盛。当开操时，如法训练，万一如庚戌有警，登陴自不乏人，正不必责之临阵。此如大家世族多义孙，一旦呼之，可壮颜色。若边陲，如戚将军练蓟兵，胜略固自有在。此言

切中京营肯綮。若欲练以从戎捍敌，是以小儿夜半格大盗，其安能抗？人家御盗不别寻壮丁，而责豢仆，与二三童子日讨而训之何益。

清军

余年十四五，为隆庆庚午、辛未间，见清军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间骚然。每图甲有充军一名，里长解去，给一帖为据，赴县挂号。御史至，据号征帖。先考心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诸甲长都忘失无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惧，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余死捶楚者无算。后见杨襄毅公集，以边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说，行之二年无所得，遂罢。后读杨文贞公传，条陈清军一件，谓南北不相习，以极北往极南，极南往极北，是驱之死。因引祖制，除逃军仍旧，其余军丁，各就近卫服役。因会议今后清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皆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辽东诸处。云贵、两广、四川、湖广、江福、浙江、南直隶，皆发附近省分及边海卫。待补足其缺，填腹里之缺。允之。天下称便。余谓：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发之本府县相近卫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则恶人束手受制，流官军职皆得治之，又免佥解缠累之苦。尝见佥解，有民壮，有里长，号曰长解，又买军妻费可百金，而猾者勾吏书，经年不行，在在索诈，弊不可言。且原有妻者索直另买，到彼处挂号食粮，逃归则粮系彼处冒支，公私皆受损，可惜，可惜！

家丁

唐刘约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无所仰衣食，思乱。卢钧抚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张须陀有罗士信，王君𠑇有李左车，善战，乃家丁所自始。

民壮

民壮之设，介在军民间，最为得用。国朝盛于王阳明，在宋谓之白艿子。

弘治间，令州县选民壮。先是，天顺初，令召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与免五石。仍免户丁二丁，以资供给。如有事故，不许勾丁。至是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

土兵

其法起于宋，所谓陕西义勇刺为兵者是也。然唐藩镇与汉郡国所用，独非此类乎？国初，胡深在缙云，当元末盗起，慨然谓其友人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请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宽纵，又当扰攘时，故可行。且不独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亲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佥民壮，亦入其中，量加优恤。凡得二万人。时毛里孩方强盛，窥边，惮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建议欲练蓟卒，而不及土兵，终无成功。王思质以此受祸，唐荆川以此受谤。今边方有事，处处摇动，未知此制可行否？

调兵

调之说凡二：一调边兵，一调土司兵。边兵起于正德六年，流贼猖獗，允兵部尚书何鉴之奏，调宣府、延绥奇游兵五千五百至涿州，听总督官调遣。寻益以辽东、大同二枝，数数追贼，败之。事渐平，提督仇钺言："边军久劳，风土不宜，人马俱病，请量留三之一。"部覆从之。延绥军取道径还辽东，宣大军过京犒劳。后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寻命京军、边军，互调出入，大臣争之，不听。然京军终不出，而四镇士马团操大内，号外四家，其军冯依威宠，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驾，乃始散归。世宗时，虏儆各边互调，而调守蓟州者尤多。神宗二十年前，边上安堵免调；比征宁夏、征播、征倭，悉借边兵，东西万里，骚然烦动矣。

土司惟川湖、云贵、两广有之，然止用于本省，若邻省未尝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贼时征入，用之有功。嘉靖间，南倭北虏，无不资之，且倚为重。如湖广土兵，永顺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荩臣。其兵甚强。近尝调三千人，后调六千，此在官之数也，实私加一倍，共一万二千人。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如在前者败绩，则第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其调法，初檄所属，照丁拣选，宣慰吁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银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啖此牛。"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头标下十六人是也。节制甚严，止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者皆斩。故所战有功。但沿途苦剽掠，因调来者非止一枝，有过得相推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约相同。余琐琐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数亦调至万矣，其实强者亦不甚多。乃官则增之以张声势，而彼亦愿增以徼粮饷，赏赐本司，不足则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为助，而中国亡命与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鹜。渐多、渐黠、渐横、渐不可制，而我军实又益虚，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号物之数曰万，女直兵满万不可敌，盖言精也。匪独女直，即南方号称佹弱，兵满万而精，其可敌乎？更下一转语，女直精兵满万，而将非阿骨打等，其可胜乎？谭者袭口吻而不究实际，往往如此。

背水阵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韩信背水阵以实之。是矣，却其中有紧要六字，读者全然不讲，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战不可败"是也。此最用兵得力处。所谓人之命根，屋之栋柱。而太史公文章妙处，亦在于此。若舍此不去著实讲究，而徒曰我欲云云，即十万、二十万，置之死地，围而屠之，如羊、豕、犬然，岂不可怜，其又何益！再有进焉，水上军不可败，亦全赖间道赤帜二千人，得此一著，方才收功。不然，水上军抵定，亦济得甚事！此绝世神谋閟计，出九天、潜九渊者所为，而人乃引以资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韩淮阴自道是实话，其曰"陛下不过将十万"，犹是君臣间体面话头，奉承几分。而下亟足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见。盖帝王与臣下不同，自当别论。此后在唐惟李靖，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当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闻道，能事我太祖。然为靖易，为中山难。其气象自然有别，而靖之气象，又胜于淮阴。所以然者，淮阴自是天人，然当秦末焚书之后，流落奔走衣食，决无学问工夫，观

其自请假王可见。靖读书晓礼义，识得真主，确有欛柄。而中山王则亘古圣贤豪杰，不可得而拟议赞叹也。夷狄则粘罕、伯颜，亦可语此。

词林谭兵

兵家自有一种天才，不分文武。至词林谭兵者，前则吴中徐元玉有贞，精悍多力，工天文，每言将星在吴，深自负，不知韩襄毅雍已出世矣。谓紫微垣星皆动，力主迁都，以此蒙诟。要之，土木之陷，业已应之。此际所谓毫厘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军旅之任，必能破虏立功。惜相左，仅一见于治河，且有金齿之厄，则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宁维桢，谭之班班，时无能用者。读文集，想其气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抚贵州，杨鼎以编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可观。嘉靖庚戌，赵文肃贞吉以谕德兼御史，赍五万金劳行营督战，既还，杖谪，词林皆夺气，争附丽，工青词，求入直，无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练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为众所仗，大足吐气矣。

塘报

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改日塘报。塘报之取义，未解所谓，其说亦不著。阅《马塍艺花记》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与？

三军

三军者，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壮男

待战，壮女负垒，发梁辍屋，给从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牧牛马供爨，此商鞅之论。乃若春秋之三军，殆不如此。盖皆堪战，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将者。

士戏

楚成得臣与晋文公遇，曰："请与君之士戏。"戏者，兵也。三军之号，所云"戏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见云耳。林尧叟谓得臣轻用民命，便解作"戏弄"之"戏"，学者习而不察，以为实然。夫得臣亦英雄，岂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无以谢得臣。杜征南独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败将弛法

自古败军之将，必服上刑。辽、金稍弛其法，即国随之矣。我朝丘国公败死革爵，徙其家于岭外，自后遣将多以文臣督之，即边镇以赞理为名，而事皆归其掌握。故大将亦不敢力战深入，即败亦有分责，不独得坐一人矣。

射礼三不入

射礼，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入。败亡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为人后者亦如之何？故冯文所云，贱夫妄为者也，然则宜为后者当入矣。盖射本观德，德以孝为先。既为人后，则本生父母不得执三年丧，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观德之场乎？先王盖以教孝也。由是观之，为人后者，当列不幸之科矣。冯又曰：非大宗、非

贤、非德而后之，皆曰妄。弃其亲而亲人为利，几于夷虏禽兽。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岂无十之四五乎？或者冯公有感之言，不可为据。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曰角旗，曰门旗，曰督战麾旗，曰队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曰望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曰衬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曰圆牌，曰藤牌，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钺斧，曰凿斧，曰铁鞭，曰铁简。

刀有五等：曰腰刀，曰斩马刀，曰捍刀，曰眉刀，曰钩刀。

枪有十等：曰长枪，曰线枪，曰叉枪，曰看枪，曰蛇枪，曰神枪，曰飞枪，曰火枪，曰戟枪，曰拒马枪。

锤有五等：曰重，曰卧，曰蒜头，曰骨朵，曰□□（原文此处为□）。

棍有五等：曰双头，曰闷棍，曰脚棍，曰操钩，曰狼头棒。

弓有二等：曰马，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曰诸葛，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飞，曰蔺。

炮虽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艺十八事：一弓，二弩，三枪，四刃，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戏，唐庄宗用之赌郡，张敬儿仗以立功，俗谓之打拳，苏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迟，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计，兼亦用棍。棍徒之说，殆取诸此。

左都督马芳，少为继母所虐，走出，遇虏掠去，从俺答饲马。虽小，辄能腾跃控御，无敢踶啮。又挽弱木为弓矢，每发命中。后亡归，隶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骑队。虏至通州，以三百人横贯其阵，分为二，虏大惊引去。累立功至极品，盖嘉靖末一名将也。黄酋尝请与公约日手搏，许之。为坛塞上，方广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单帢立坛侧。公结束登坛，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气闲暇。黄酋望见震惧，不敢上，抽匏矢三发而去。虏皆退走，由此夺气，不敢窥塞者数年。公猿臂壮伟，走及奔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两足跨坐屋梁以为常。乃议者谓太傅武艺虽非所长，练兵亦有可取。盖阿分宜之指欲弹治，而北方正赖其力，又恐摇动军心，生他变也。至马公，虽始终无异议，而末年以那吉纳降为非是，坐夺职。夫武人言战是本等事，乃以此课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略者督之，捍奴虏如秋风扫落叶，可以一空。而动多牵制，不尽用，可恨！

刀两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阚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紧、矢利、火射、枉矢之属，以变星名，能飞且有光也。《春秋》焚成丘，焚者，樵之也，晋中军曳柴焚之也。鲁取齐攻廪丘之郛，主人焚冲，焚战车也。楚奔燧象，齐

纵火牛，孙子五火之变，此其最著。水战之火，起于赤壁，束苇灌脂，用以济舟。魏、唐以来，火箭、射梯、巨炮、飞石。宋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

国朝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铳，四眼、双头、九龙、三出、铁棒、石榴等器，最利者为佛郎机、鸟嘴，近又增火筒、火砖，而用无可加矣。此外则猛火油最烈，今未之闻。或云出高丽东数千里，日初出处，烘石所融之液，它物遇之即化为火，唯真琉璃器可贮。

陆战用火，莫著于陆逊秭归之役。水战用火，自赤壁外，莫著于我太祖鄱阳之役。然皆草木苇荻之类，束而灌脂，又趁风势，虽间以球、炮，未闻全用火药、火器也。惟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人。味一“乘”字，则战酣而用，非全恃以决胜也。文皇因之，有神机铳炮之属，其制始盛。五军铁骑恃之益强，能逐虏数千里外。至宣皇喜峰口外之战，先以两翼飞矢，虏不能支，而后以此乘之，则用之次第可见。自后兵不习战，专倚之为护身符。敌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全军溃散。甚有不见敌而发火，敌至不及发而先走者，则火器误之也。

火药重在提硝洁净，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咸秽去尽，舂捣极细，试然铁上，著火无滓，方妙。大铳药干结成块，经年不碎，虽久冒雾雨，放之雄烈，远去百步，入火箭、火龙、火砖诸器之内，虽二三年可用，则提之至净故也。不者，虽藏之极密，吐湿，尽废无用矣。

阵法战法

刘锜、王德御金人于柘皋，用万人持斧，如墙而进，此阵法之最整者。葛荣众号百万，尔朱荣以八千骑讨之，分骑为数处，处不过数

百人，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临战不听，斩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战法之最神者。然必惯战久用精兵，指挥如意，方可语此。近年抚臣有以万人持刀，演为雪花阵；又有以万人持棍，演为一字阵，真同儿戏。吾友庄复我督粮庄浪，每称西兵戆勇，云：百数人遇虏，杀尽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阵。言战而吃紧，尤在选将。将如何选，那得有宗汝霖一只具眼，拔出岳鹏举。只于练兵见之，看其人骨格坚劲，意思深沉，木呐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练成一队，卒而试之，果能站定不扰乱，益以千人；又尽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战兵，能加至万人，即大将所向无前。更得文臣知兵者与之共事，而所谓监察巡视者，各宽其文法，公其举劾，何施不可！

步骑射

古人之射，穿杨命中。今天下之大，岂无其人？而省直武举，骑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即为中式。闻射骑在十步之内，即步射靶子，亦不过六十二步。苟有妙手与平日习惯中之，亦非难事。而从来骑未见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发十中，想二三百年中无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

僧慧开弓

开劲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开五斛弓，此自来所无。僧慧，丹阳人，慷慨好读书，在南齐事晋安王子懋。子懋举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恸而卒。真可谓义勇士矣！

纸铠绵甲

纸铠起于唐宣宗时，河中节度使徐商劈纸为之，劲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孙也。官至平章事、太子太保。子彦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报也。

绵甲以绵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下长掩膝，粗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踹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鬓不烂，鸟铳不能大伤。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

甲胄密法

元太宗攻金，怀孟人李威从军。患世之甲胄不坚，得其妇兄杜坤密法，创蹄筋翎根别为之。太宗亲射不能入，宠以金符。威每战先登，不避矢石。帝劳之曰："汝纵不自爱，独不为甲胄惜乎？"谓诸将曰："能捍蔽尔为国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御史蒋挺决杖朝堂，张廷珪执奏，谓"御史可杀不可辱"。人服其知体。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征也。其后北魏、金、元皆用之。盖以夷狄效中国，而其本俗止有斩杀，原无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

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间下诏狱，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镇抚司问，转法司拟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正德以后，一概打问，无复低昂矣。

凡廷杖者俱豫知状，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药，节啬以待，然间有死者，惟廖恭敏庄谏上皇事，久留中不报矣。以母忧领勘合入见，景皇想旧事，大怒，命锦衣卫着实打八十，送吏部贬驿丞。此而不死，真天祐也。余同年有为刑官者曰："凡卒然与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难毙。"盖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战国而后，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国朝乃十族。邹阳则谓"荆轲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帐。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曌杀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曌衔怨，因事诛之。临刑极骂，用此法，令离磔其尸，斫夷祖父棺冢。人生不幸遇大难，度不可脱，只默默以死，何至愤极，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读《方正学传》，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杀

凡狱囚往往为仇家赂狱吏，或承上官风旨，谬以疾申，不数日辄

报死，实杀之也。成化、弘治间，曹子文为司狱吏，主书写申状多矣。一日，与众坐狱舍，忽旋风从外来，文色变神乱，张目若对语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随语随困殆，舁归家，语不绝，卒。时谓众鬼杀之也，里中人亲见，皆能言之。

伏气

魏宏，字损之，宝元中进士，岳州司理参军，尝鞫狱，有囚闭口不食，莫能诘。宏乃引囚问曰：“吾以一物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惧，遂承伏。或问故，宏曰：“彼必善伏气，若塞鼻，则气结死矣。”

革鞭夹钱

洪武末年，湘阴县丞刘英以生革为鞭，长三尺，中夹铜钱，挞人至皮肉皆裂。尝出行，以巡检未即迎，怒而挞其妻，几死。上闻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圣人常加钦恤，惟恐滥及无辜。英，一县丞耳，酷虐乃至于此，独不闻刘宽蒲鞭之事哉！且律载刑具，明有定制，乃弃不用，而残贼如是，是废吾法也。难谕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宁国诸生周世禄，有仆逃孝丰，抵罪当赎金，械送本县。县令欲毙之狱，周代偿而舍之。其子希旦举进士，为莆司理。公训之：“无深文，无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则仇矣，笑则乐；仇之已甚，又可乐乎！余尽见有刑人而笑者，不独有司。”此言真刺

骨可痛。

鹦鹉堕地

陆纶，字理之，号南洋，归安人，为云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鹦鹉向前哀鸣，忽堕地，则赫然死人也。就而视之，已复为鹦鹉。呼老妪问故，家先杀人，瘗尸鹦鹉笼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孙，畀以杀人者，四境颂若神明。

神断

伍典为柳州太守，州民钟钮，其叔自他所贻书钮，携囊金市产。钮堕其计，至中途，叔与夥贼扑杀钮，携其囊金去，不可踪迹。妻讼之官，且祷于神，谓事必下公始得决。已而南宁道果以属公。檄至，公得钮妻所上叔所贻书，方思为之计，神忽见梦，公因策梦中语，谓事当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结僧堂一区，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写经凡几。已而得一僧，所写经字与钟妻所上书适类。又因诘其祝发岁月，正与杀钮时合。乃令钟妻遣仆觇之，众僧中果一人如钮叔，指以示，即公顷所诘问僧也。杖之吐实，遂伏辜。

陈琰，字公信，江都人，贡生。尝按云南，每出入，则凝顾院东民家烟楼，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长，闭诸后堂，复遣人诣其家文书匣检阅，有江西贩客路引。乃呼家长出讯曰："汝于灶所谋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货，汝罪当死。"即伏辜。盖尸瘗灶下，出入见烟楼中若有人手招以诉者。众惊以为神，后转陕西布政。

余一龙，婺源人，为江山令。妻戴，以刲股疗姑，卒。继李入署，合卺夕，虑有乘间者，潜出，则逻卒醉，狱户启，重囚将逸，悉

捕获之。郊行见妇哭夫于墓而不哀，有男子从，召问：“若与彼何亲？”曰：“妇夫友也。”廉其邻里，妇故淫，夫暴死，家无期功亲，收妇系狱。阴语狱卒：“来视妇者告我。”前男子频致其私，狱卒以告，执讯之，吐实。邑称神明。

成宰，长垣人，举人，知睢州。有杀人北城者，街卒射声寻逐不得，来白，密察。中有无良数辈，忽驰骑迹之，一人卧褥下，有血刀，诘之，以屠彘对。笑曰：“屠彘，何避人为，而负刀以卧？北城之事，汝实为之。”出不意，语塞，服辜。

顾承显，临淮人，太保尚书佐之孙，为虞城令。乡民祝如川者，颇居积，一夕，室有槁尸而丧其元，家人忉忉，惧不测。驰往熟视，笑曰：“是不类生人手刃者，殆仇之为。挟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辈利汝财耳。”命遍索诸野，得新阡，有遗首焉。携至，吻合。迹其人，得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寿

彰德部中有大盗发觉，株连士族数百家。葛端肃守礼为司理，谳鞫尽释之。后晋为郎，病甚，梦帝谓曰：“以彰德狱事，增寿三纪。”后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为郎时正年四十，其数果符。然则公不但增纪，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编发

两广擒贼，率多斩首，年少者亦毙于狱。嘉靖三十二年，总督应槚题请韦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积恶未深，乞编发湖、江、浙为军，兵书聂贞襄公覆允。活人阴德，大矣，远矣！

非法用刑

南齐时，孔琇之为吴令，有十岁小儿偷刈邻家稻一束，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小便为盗，长大何所不为！"遂致于辟。又有吉翰，为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入关斋，呈事省讫，语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取昨呈来，谓曰："卿意欲宥此囚，昨于斋中见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乱世之政，不可为训。乃吉翰收入《循吏传》，而史赞琇之贞素之风，不践无义之地，何居？十岁必无按罪之理，典签即受贿，欲活死囚，进邪说，何至于杀？既可杀，囚无活理。此时君臣任意诛赏，读书有名称者尚然，况武夫悍将哉！大约惟势家强宗任意恣行，无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宁独编民卒伍为然，可哀也已！

门客义男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振天下，樊负势，结勋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亡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韩绍宗具知，诘主奏，以实对曰："樊举人为此。"于是摄樊举人。是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备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咸谓："此畏笞，诬服耳，何乃自为此？"韩呼樊举人出，使背诵其书，背诵不讹一字。同僚惊问曰："何乃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蕲生则必死，今言死者，左计也，几死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发戍辽，寿宁侯虽心恶之，然无如之何。又朝审囚徒中

有乱义男妇者，坐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问主者，不能对。韩前对曰：“义男犯其主，与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韩曰：“固也。然则乱义男妇者，独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后官副使，归，苑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马应祥为歙县知县，郡有杀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斋戒，祷越国汪公祠下曰：“神许我得其情，则雨。”是夜果雨。翌日启死者棺，事中诸人罗跪，乃一鼠自棺出，钻跪者一人衣底，寻忽不见。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杀人者汝！”其人色动，推究，果服。又郊外杀一人，未绝，公命移之县大门内，许人纵观之。乃一人嗟叹其侧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绝。是时公已教隶卒觇举措矣，觇者以告，遂执而抵于法。盖杀人利其财，不绝，恐或出语，故复来扼吭耳。于是县中称神明。

雪冤解狱

保定御史栾尚岳，家居寝疾，微得其奴妾奸状，与妇议，欲扑杀之。妾闻，告奴，奴厚贿一屠，夜入，杀御史夫妇，而密洒血宿仇赵某之门及所经道上，己乃佯惊大呼，集众迹之，以血为据。栾无子，奴、妾即讦赵，坐大辟。赵不服，亟诉覆鞫。时青阳章时鸾为守，一见疑之。密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为屠也。擒屠母，询之，立得实，尽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赵氏之狱解。

冯小二

衡阳有少妇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听。邻少年冯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间。因计毒其姑，佯为助丧，求与妇合。妇大怒，飞石中之，因讦妇有所私，为姑所禁，置鸩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梦老妇牵一马，泣诉曰："马实杀我，非妇也。"遍求马姓者，不得。视邻右尺牍有冯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询之，立承，妇遂得释。管后与尚书吴中争狱，不胜，愤而卒。

同宗二狱

丰城雷焕九者，盗引为窝，法当死，以冤走匿。陶谐为佥事，曰："第无恐，果冤，吾为尔辩之。"焕九出，公以杂诸隶中，使群盗认之，不识。明日，复鞫之，门外跂而瞰者，执以入，盗叩头曰："渠实贿我建昌狱中，使诬焕九。"焕九曰："是同宗而有仇，不意其为此也。"立出焕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远归。其一商过旧馆止食，竟不归，其家以先归有谋，讼之。公推案馆人，不服。见馆所畜鸲鹆能言，使持刀诘之，鸲鹆言积灰处。启灰得尸，事遂白。咸以为神。

断朱英

尚书才宽为西安府太守，有治才。过客失金于店，急白宽。宽仰见飞鹰，又有蜘蛛坠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为盗。"执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谣曰："才宽断朱英。"

呜咽声

邹平王之士为河间守，民妇赵，年二十六，无故死，讼于官。王手其牒，心动，如闻有呜咽声。廉之，则姑与少年通，因逼赵，不从，断指自誓。窘之百方，益骂不从，姑与少年击之死。狱具，称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刚，保定府新城县人。告其子钺不孝，知县吴瑗令屠者支解钺而燔之。事闻，以专杀惨虐，瑗永远充军。嘉靖十九年事。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郑懋德、林桂于锦衣卫狱。初，刑部狱卒例有供食，后移为公使费，而以囚粮之赢者给之，其弊已久。会锦衣卫千户王注与朱宁有连，挟宁势，纵恣。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与人斗，不胜，注为执斗者，绑掠之，寻死。其家讼于刑部，摄注就理，宁庇之不发。尚书张子麟、郎中林文缵知其故，置不问。员外郎刘秉监代文缵署事，再摄注，又不发。秉监即据众证成狱，注闻而惧，求救于宁曰："我亲戚谁不知，乃待我言。"阴讽东厂发盗用囚粮事。时懋德、桂相继提牢，遂收系狱。且言诸堂官皆利其赢余，请穷治。于是三法司皆恐，诣东厂求解。乃知意出于宁子麟及侍郎金献民、胡歆，造宁谢过，宁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监触祸，尤之。秉监称病不出，然宁必欲改狱，秉监乃移兵马司覆勘，指为病死，注得改拟。而死者之家以诬反坐。注始诣刑部，见尚书侍郎，皆与揖拜，若宾客礼。及谳，大理寺亦即报允。宁怒既释，乃寝囚粮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调为州同知。懋德临清州，桂平度州。

争田

江西新建县民毛凤，与同里民徐均仁争田，有旧怨，相讼久不决。会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绅巡视江西，凤乃嗾人诬均仁频年在乡劫杀拒捕，且赂其县官，妄报于绅及镇守太监刘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户叶俊往捕之。凤又赂以五十金，密谋害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四十人，凤集二百七十余人，操火铳兵器以从，围其家，纵火焚之，家属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尽缚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转达于巡按。御史皆信之，独按察司疑均仁等称冤，伤已重而无赃，其事必诬。令府县重鞫，死于狱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细仔等三人令人诉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事，上以凤等挟仇聚众，诬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奚昊、锦衣千户潘旺往会镇巡核勘，得实，凤等及俊坐凌迟死，仍籍俊家，从者俱斩。并责问守巡等官，境内有大狱，久不究理，令具闻处治。后俊死于狱，磔尸于市。

寝大狱

李健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为兴化守。少年群不逞，诟而过市，市人或目之曰将、曰虎、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变台使者党数百人有异谋，下令捕系，具狱。台使者檄公覆案，公嘻曰："屠沽儿，醉饱得过，恶足与治乎？"为戍一人，城旦舂三人，余杖而释之。郡人大安。同时吾兄汝器守建宁，亦有此事，活数百人。既归，即生二子。人谓有天道云。

鬼挠搏颡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万祚，严州府人。巡江至苏州治，豪家仆众，翕然归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众，士人擒以献，其罪甚确。王览牒，忽大怒，坐诬，与杖各数十，众出不意。又暑月，毙者十余人，巫叩谢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群鬼挠之，搏颡叫曰："这是我不是！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谚曰"雪白百姓"，谓人身上无一点瑕颡类也。此二字即美玉不能免，惟雪无之，故以为言。然古不云乎？一家之中，大者可诛，小者可杀。此又何也？百姓中岂无隐过？岂无无心之过？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历府县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录于后：

里中有某者，父子济恶，道路以目，即宦族方盛，无如之何。有谢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诱之赌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屡往寻归，归而复去。盖某别有诱之之术，落其度中，心已荡，不可制也。历两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质于大家矣。谢老大愤，欲告于官。某闻之，笑曰："此所蜻蜓摇石柱者。"余叔父，谢老之侑也，来就谋，畏之，亦数数劝止。即余亦以为非敌。时县主为杨楚璞应聘，怀远人，癸未进士，有强干声。谢老奋曰："杨公好官，即死且走一遭！"状入不省，谢老大窘曰："当死又何言。"众揶揄，尤不可忍，跄踉而归。次日，某方缓步街市，将寻谢老所在捶之，尾而讙者数百人。忽捕者至，众失色，犹傲然挈其子以往。既至，杨不与语，某微觇气色，回顾同类曰："事败矣。"杨治它文书毕，喝与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狱。而召谢老，慰谕令归，俟农毕待理。盖不啻家人父子云。众闻之皆大惊，呼"杨青天"。盖其人纵恶久，杨已刺知，待时而发，后竟伏辜，里中清泰者可十余年。此后陈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怨遭谤，而杨之威德亦竟无人明之者，漫录出俟后。

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王琎，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历宁波知府。堂馔用鱼肉，命埋之，号“埋羹太守”。有给事来谒，具茶，给事为客居间，公大呼“撤去”，给事惭而退，又号“撤茶太守”。

中官祈哀

佥事陈谔，字克忠，诙谐。正统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谔从阮饮，求虎皮以归。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壮者宴客，徒贡瘠虎，使毙诸涂。”阮大恐，置酒谢。谔酣，谓阮曰：“闻子非阉者，近娶妾，然否？”阮请阅诸室，谔见群罐，知为金珠，佯问何物，曰：“酒也。”谔笑曰：“吾来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广人至今传为谈谑。谔，永乐戊子举人，初为给事中，奏事，声震朝宁。上令饿数日，奏对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为“大声秀才”。忤上，命为坎瘗之。谲瘗者云：“吾今夕乃为大瓮所苦。”请其故，则骂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瘗人，当如瓮，可令速死。”瘗者从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释还故官。谔性刚直，屡仆屡起，历卿寺、佥事、知县、长史同知，以寿终。

岁月正合

洪武间，黄岩县承方寇之后，顽敝殊甚。有瞽林心月者，年八十余，寓西桥，善《易》数，预知吉凶。尝为人言："后此五十年，有周令者来，民始安。"果有周旭鉴者，贵溪人，以学行，三杨荐知县事，凡九年，县以大治。父老忆其岁月正合。群诉请留，即升台州通判，仍县事，即升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参政，掌府事，前后凡三十余年。台人赖之，黄岩遂为善邑。

试诸生

韩公雍巡抚江西，每对生员称说《诗》《书》。时江西科目方盛，生员私相谓曰："巡抚，《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称说《诗》《书》！"公闻之，命提学送诸生来，考以"律吕调阳"为论，"闰余成岁"为策，诸生皆不能详。公曰："我辈做秀才时，读了《百家姓》，便读《千字文》，诸生如何连《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总督两广，继韩襄毅之后，一切以简静治之，民以大和。又荐陈白沙，皆贤者事。其杖广州知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顺丁未进士，知广州。性豪侈，暑日易纱衣数袭；烹茗，罐不再用，以纱一幅封其口，用毕即弃去；烛大如椽，使童子执之，动即与杖。阅讼，以己意出入，纵吏为奸。英杖之，启其裙裤，皆纱制。英叹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称快。

掩金宝

榆林双山堡之东，有所谓柳树会者，旧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砖、金甲诸物，所值万余金，邻人讼之。镇督姚公镆，令佥宪姚文清鞫之，问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数曲，有巨室三楹，东西皆金银堆积，中则金甲胄数十。又有金耳环，如今制而长者数瓮，所积以千万计。盖西夏、金、元故物也。"姚佥宪请公差官勘实，闻于朝而发之，以实库藏，则百万之积可具。镆曰："若是，则人将谓我辈先有所获，何以自明？且榆林镇所少岂独此哉？于瑾，一农夫耳，而天赐之，不可夺也。"乃斥讼者，以金归瑾，仍厚封其地，以绝后患。后至者议即故地发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纵蜀府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俱曰："无策。"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玄元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逆自敛。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惊服。

都郎中

户部郎中刘尔牧，号尧麓，东平州人，尚书源清之子也。进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钝器重，举奏必以属。同列不堪，目为都郎中，卒坐杖归里，尚书公尚无恙。

清主事

张随，字子贞，山西芮城人。永乐丁酉解元，授户部主事，极清苦。宣庙微行至其家，见其躬汲水，内子舂米，甚嘉叹。后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问。"改工部，以疾归。三十余年，茅屋村居，不异寒士。或曰张巡之后。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东张、南张二村。史曰巡南阳人，盖自芮而迁。死节后，土人怜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闽林氏，祖、父、孙三世五尚书，最后南工书仲山公烃。予同官南京，恂恂笃实人。公之曾祖父名镠，永乐辛丑进士，抚州知府，有善政，吴康斋大书"金井玉壶冰"五字褒之。入觐，乞致仕归。其友戴弘龄素方严，慎许可，称公有"四知"。佥曰："杨震故事乎？"戴曰："乃公饶为之，更有进者，知县、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为上犹令，山东宁海州守，俱乞归展墓，见许。祖制之优恤外官乃尔。

却馈负税

丘司寇橓，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浅隘，好为名高，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时湖广抚臣方廉馈之五金，疏发其事，方以此去，人颇不直之，遂谢病归里。其后居乡，力却上官馈遗，而多负国税。有县令恶其矫，积所却馈遗数百十金，请于两台，以抵其逋税，丘大惭。方在告时，有荐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经德也。"终不肯起。江陵没，召为侍郎，往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规之。未几，丘之子云肇中进士，宦亦不达。

骑士捧檄

吾师刘晋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于门，二骑士捧檄至，谓其田父也，揖曰："为通主君。"公诺而入，肃衣冠出见之。骑士惊伏罪，笑曰："无伤也，若固不识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见于公，亦自可喜。

习成节啬

梁司徒材为广东左辖，旦夕皆饭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萝卜，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抚江右，荐绅皆饯诸大观桥。解衣尽欢，痛饮大嚼，始知其节啬，乃习惯成自然尔。视所服圆领，用浙蕉极下者，衷服布素浣补，惟两裾鲜洁。

止象凿山

世庙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请行战象之法于北边。钱塘陈敬亭善，时为右辖，极言象产炎徼，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寝。陈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阳有田五千顷，地高苦旱。陈视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溉，而为横山所隔，议凿山通渠，众咸难之。陈力任，矢众祷天，久之未就，众嫉之，陈引去。行有日矣，横山水洞忽报开通，咸惊为神助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永利。屡荐未能用，在家优游二十年。令终，舆论崇重，与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愈并称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与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为左方伯，郭得闽，夏得江西。郭问夏曰：“何以从政？”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给批、速放。”夏问于郭，曰：“予有六字：一锭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长，皆有清声，皆开府。郭，泰和人；夏，广德人。

投书

胡澧，字伯钟，三水县人，弘治癸丑进士。强力有干，为松番副使。讨贼有功，胡端敏荐之，忤柄臣归。吴清惠又荐之，不起。后霍文敏为少宰，熟知其才，且善射，精韬钤。值大同兵变，荐赴京，拟佥都御史，任西北。有投书者，发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不得，命未下而卒。

二于

于达真，字子冲，历城人。丁丑进士，以泽州知州，为兵部员外郎。兵部未满岁，升山西佥事，饬兵昌平。神宗阅寿工，昌平孔道，以才选择。三年中，车驾四出，应之沛然。后官至参政殁，人咸惜之。初第以诗文名，诸生时，与于文定公俱为我郡吴竣伯所拔，称“二于”。又善骑射，总兵董一元兄弟较猎，数数胜之。天与之年，必为名制阃。

叱金忘名

屈西溪直，华阴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为我浙按察使，归安知县某被告发科敛万金，按之。知县怀白金来馈求解，叱出之，治益急。会迁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则知县为御史，起复赴京。过淮上，修谒，执属官礼甚恭。公喜留宴，谭及浙，偶忘某为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尝苟取，如浙属一知县犯赃，馈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别去，谛思，即其人也，大悔，已无及。某入台，以刘瑾党诬公，遂罢。

杨太守

杨继宗为刑部主事，河间府获强盗，遣里甲张文、郭礼解送京师。中途遇夜，盗自释刑具而逃。张语郭曰："人言纵盗者罪与盗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为解人，予为盗，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谢，张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动非盗，审之得实，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盗，后亦为人所擒。

公在天顺中升嘉兴太守，成化元年丁忧，五年服阕，复补嘉兴，先后满九载。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后两任也。

守嘉禾久，时清，北都等乡禾每茎离根二节，节间又生三茎，秀三穗，或生四五茎、四五穗者有之。竟亩计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数千百，在在皆满。府经历司莲缸内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茎穗，公自为文记之。满九年考，以素苦风痹，自治行访医，送者倾郡，内外不得行，愿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青纱衣与之，百姓藏之髹柜，置三贤祠右。后即家起浙江按察使，至佥都御史，抚云南。公字承芳，山西阳城人，为国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黄懋者，元氏人，亦满九年，有惠政。曾拔吕文懿于诸生，升福建布政，还，卒嘉兴，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领浙乡试。墓数废数复，子孙尚存。

杨公升浙按察使，以忧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余日，相惊

谓：“公夺情复任。”欢呼载道，迎候者填溢城门，月余方息。近年我浙窦廉使子偁，弃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留者塞涂，无虑数十万人，则余所亲见者。

神识

范椟，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入僦潘氏园寓孥者。”曰：“有传牌乎？”曰：“否。”命诇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搏，絷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舆，谒客西门，过街肆。搏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儆备，而令隶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讯曰：“汝辈谓官府当出迎王，而欲乘空虚为乱，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头伏曰：“奴辈当死。”往捕，贼首已遁。所留孥，妓也。于是令飞骑驰报徐、扬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杖，余贼散溃。乡宦某者，淫暴擅杀，大为里中患。海夷之乱，筑郛，绝衢道自固。府判出，经其郛，闭勿令过。判还以诉公，公怒命堕焉。无何，其徒杀邳州三邮，以贼级报验，得之。遂以兵围其第，絷徒三百余人，并发其所为诸奸利事。讯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阴行刺，侦知之，不得发。则赂于朝，得复起，脱身亟行赴官。会为台纠，奉诏逮问，而归狱词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鞫之，得实以报，某竟狱死。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公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两甓，偻而趋，默诧曰：“噫！是柏魂也，而系甓，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

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公念柏有力，杀柏者当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袄，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涴耳"。解其里，血渍沾纩。公曰："倭在夏秋，岂须袄？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至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少尝读书道观，数怪见，同学者死焉，公玩习无惧色，其胆决，盖天性也。卒岁，有降紫姑神者，诸孙就问寿，以诗呈公，诗有"半醉逢司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一。半，文八十加，吾寿数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马属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殁。

王公政教

王锐，永平府迁安县人，进士。景泰间，为彰德知府。锐长身修髯，顾眄生威，有权术，尚严政。治察郡中吏民贤不肖，赋则狱讼，皆籍识。自听其政，吏亡得为奸。出必钥关，泥之，民终岁不得与吏交一言。县吏以贿闻者，案之，即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闭户，亡敢立道旁，藏远鸡犬，恐有声。锐时策马过，视马耳，不左右顾。令民临道屋俱作修廊，檐外浚深沟，雨潦得泄，中道隆，立令水赴沟中。行委巷口，树栅门，有钥，甲夜即阖门钉板，仰卧栅门外，柝竟夜鸣，奸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学校，凡朔望谒先师庙已，坐明伦堂，听诸生说经，发疑无异。诸生皆居学宫，筹识姓名。政少暇，令隶持数筹，造明伦堂。诸生持筹来，自临试，或背诵书，或作义。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当是时，黉序间读书声洋洋盈耳。丁祭，陈钟鼓，鸣弦管，升降揖逊甚都。参政姚龙行部至府，往见之，出而叹曰："此虽国学，亦无以加也。"

阳和俎豆

吕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进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剧贼张权，大川随军督饷，察胁从诖误者，释之。所至，召耆老谕以礼义祸福，莫不感动。番禺张诏曰："吕惠州可谓霜雪之阳和，戎马之俎豆也。"竟卒于官。

妄捕弃官

妖贼王子龙，已于赣州龙南县当阵杀死，报功叙赏矣。后惠州通判署和平县事，复称子龙未死，今在民家，白所司擒获。赣抚移书，令杀后捕者灭口，太守孙光启不从，拂衣归。孙，嘉兴人，正直忠厚，余于昭庆寺一识面，真有过人者。未几，起福建参政，卒官。

藩国两名臣

胡兴，祁门人，进士，授三河知县。文皇帝封赵王，择辅，以兴为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而奏之。兴曰："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一夕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兵，宣庙亦闻斩使事，曰："吾叔非怀二心者。"赵遂得免。兴恢博多智略，历辅简王、惠王及王八子，侃侃师道自任。

赵准，藁城人。长身，美髯，性刚毅方严，终日无惰容，不轻言笑。年二十余，始读书。时有敏少年，日记数千言，赵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诵书必与之埒，日不足，竟夜读忘寝。举顺天乡试，为学官。景泰间，迁赵府纪善。好谏诤，常思死节。王令诸郡王皆受经，为讲说甚详恳。门弟子常数十，矩矩严，诸生步立皆有则。尤重背

诵，以身先之，无倦，诸生侍侧凛凛。时太守有十子，五子骄纵甚，虽守无如之何。一日，闻赵先生严，自领其子来，且遗一朴，广二寸，厚半寸，书其面曰："专治五子，毋及余生。"诸子一望见即凛然，皆折节受学。守亲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让。崔仲凫之父，少时出门下，殁祀于家。

誓不留食

顾昌，字德辉，长洲人。乡荐，为思恩府同知。清介绝俗，人不敢干，未尝受一疏之馈。晚年家居，诣人家，誓不留食，虽远去数十里，宁饥而归。文章简洁，似其为人。

麾兵抗席

太仓周云川怡，贰泉州。值倭变，署事，调兵食有方，士皆怀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时给，兵大哗。公出麾之，立散，遂罢守，以公为代。公受业于王大司马思质，弇州方幼，与公为尔汝交，狎挡靡不至。思质忽延公为师，抗席正颜，指摘文字亡所避。弇州小怠，即摄齐请去，皇恐谢罪乃已。后补永昌，不复出。

夫妇却金

南乐魏节斋怡，以贡为巩昌通判，行部秦州。赋户投金于几，觉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库。夫人杨氏东归，复过其地，州吏取以献，夫人又谢却之。生三子：长允贞，丁丑进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进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进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广

微，甲辰进士，官宫寮，世著清节云。

侍郎抚山西，日廪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计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而后快耶？"一佥事行部至泽州，州守为吾友许绳斋维新，事之无失礼。而佥事少年举解首，素豪奢自用，挞其承事人。许怒，停传给，凡三日，佥事窘，驰去。申文侍郎云："州乏供具，仅杀一母鸡而食。"批云："食鸡有何不足，而尚以为慢，露笔作罪案耶？"佥事大愧，引疾去。

立应军需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知县。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绵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

补盗库

嘉靖乙丑，盗劫长寿县。知县刘燮，清吏也，挈印逾墙，大呼逐寇。库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补足。竟以呕血死，为神。民怜而祠之，祈祷必应。

救覆舟

李一宁，字应坤，东莞人。正德丁卯乡荐，为苏州教授，清苦端方。后知怀宁县，岂弟爱民，卒于官，无以为殓。先是，泊江干，遇

一覆舟，心动，令人凿之，得一妇，抱婴孩犹活。询知长沙人，随舅宦游，一家淹没，扳挂已二日矣，为买舟归其乡。

双槐

黄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学行，景泰丙子举人。历长乐知县，有惠政，以劲直弃官。手植槐二，构亭，吟啸其中。自称“双槐老人”，曰：“子孙更植其一，则吾志毕矣。”盖希踪三槐也。作《双槐岁抄》。

编差

洪範，金溪人，字邦正，进士。弘治末为嘉兴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编差粮长，太守忧其不任，讽谕之。洪归，集里书庭中，焚香与约，吏卒笑狎如初。洪大怒，杖而悬诸树，申令曰：“多用人，废时日，且牟利。每区只里老二人，敢妄举者，即代役，毋贷。”庭中肃然，皆以实举，尽日而毕。上诸府，府惊曰：“此重事，须几更日月乃办，何草草乃尔？”範曰：“姑覆之。”即辞还，府召应役者问，人人称允。守叹曰：“神哉，令乎！吾眼几瞎。”在官锄强扶弱，廉静寡欲，以比杨继宗云。

苦里正

韩伦，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县，忤梁昉，罢归。杜门不出，县尹以礼致之，不得。子堂叔继宗，应里正，尹故苦，以为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何与？”竟不往。尹后愧悔，言之分

守车平章，平章曰：“尹误矣。致贤岂以威力哉？”率尹踵门，请数次，乃见。尹诚俗人，然悔而请教于上官，则俗而不失为雅。若在今，则祸且不测矣。

编役连拜

长洲知县郭波，福建人。与致仕尚书刘缨有小隙，编其家粮长七名，复以谢罪为辞，造其庐，连拜二十余拜。既出门，号于众曰：“我欲拜死老贼耳。”刘年八十余，不胜惫，愤而卒。其孙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立破矣。

鳏巢

陈善住，广东钦州人。洪武中，以贡历任知县。官居三十余年，皆有能声。妻子不入官，自号其居曰“鳏巢”。

请旗牌

陈岷麓为德清令，甚有声，盖亦快士也。后为御史，监辽东军，救朝鲜。发愤请旗牌督战，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执不与，怏怏遂卒于军。赠光禄少卿，荫其子。陈名效，四川人。

增笔画

王受，洛川人，以监生为东阿丞。邑民王虎当受重役，赂吏改其

名曰“田虎”，两人争不决。公曰：“此必王虎也，笔画可增。”请府籍质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汉臣王成，判官陈有勋见之，嘻曰：“此非伪增户口者乎？”草牒请厘革。未及举，以忧归。有勋，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节为时所重。

娄璿，东阳人，成化五年，以监生知顺德县。性刚果，好摧折权势，刻廉自喜，闻贪者，辄厉声骂，虽上官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傅，令自执盖，曰：“皂隶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诬去。后祀名宦，万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论惜之。夫削名宦，非抚按即提学也，当查其人实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达下，往往有之，惟学院绝无。盖教以严为主，不欲苟悦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陈督学一祠，余友刘幼安见之，必嘻曰：“提学乃有生祠。”又谭有秉宽政者，嘻曰：“秀才为汝造生祠矣。”此言甚有意。习俗相沿，宁独提学为然。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进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谓古今贤士终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则席汝言，明则庄定山昶。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进士；同乡举者六人，五进士。皆先

死，而己以年少独存，又多子孙，快然自幸，亦达人也。考公以母徐太安人丧，服阕致仕，累荐不起。时同乡陆太宰完为政，将用之，固辞不赴。太宰，其母舅也。临卒，作《入山待尽诗》、《别六孙》、《别鳏居小楼》数诗，皆有超然之识。先是，国朝戊辰科，本县中进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显，正统十二年吴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学，皆不寿。至公，亦入御史选，以母老辞，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寿亦甚永。要见天有定数，人固能留之矣。又筑假山于家，名曰代胜，自为之记。

冢宰有愧

鞠珍，字廷玉，临朐人，成化中乡荐。奉亲至孝，不信浮屠，母卒，躬负土成坟。后选南乐主簿，常禄之外，一无濡染。诣部考绩，珍乞归田，曰："老不能任职，余禄足以养身，复何求焉。"冢宰王公叹曰："吾有愧乎尔矣。"归家，杜门不出。尹尝署其家以远役，珍裹粮以往，尹闻之，惊曰："何乃尔！"遽令罢之。非公事不谒，人称有澹台之风焉。

章童齐名

章枫山先生，同时有童品者，字廷式，号慎斋，与先生齐名。成化丙午，举南试，丙辰，始登第，为兵部主事。仅两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读书丧明，不自炫而卒。著书甚多，其学问行谊，不后枫山，而有传有不传，则后死者之责也。

劝父隐居

嘉兴包冯，隐居不仕。父鼎，池阳太守，欲弃官归，意未决。冯奉书重缄，无他言，惟左太冲《招隐诗》而已。池阳遂归。归后学神仙，无所遇。孙柽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詈

曹宪副时中，华亭人。邻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垩书公名于牛后，向其僮加鞭，因极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归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谢，无劳齿颊。"生不能难。于是修尺一，若为候者，而中实痛诋。令人直入，跽上之，公不发，曰："休矣，待吾僮来。"既而从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无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时有紫云自天而降，绕尸，人以为仙去。

归寿

吴蔚全，椒县人，举进士，为临淮簿。时青苗法行，口语藉藉，蔚注错得宜，民以不扰。积朝请大夫，知广德、彭、池三州，所至兴学劝士。性尤夷澹。一夕，梦人示四大字，曰："龟蓍必良。"觉而诵曰："龟者，归也。龟寿而藏，神告我矣。"即谢病归，终日宴坐，凡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安贫

顾瑮，字英玉，璘之从弟也。官副使，以伉直归。贫甚，昕夕不继，晏如也。尝曰："贪贿请嘱与武断乡曲虽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

义者之所为。”

藏贤书

贡生陈职，号铁峰，东阿人。性淳古，受贤书，藏之不复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陈诣之，语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复与家人别，追之至淮而返。

知机挂冠

永新县萧公樟，以举人署江山学谕，凡十年，登进士，官刑部主事。大礼被杖几死，告改南京刑部执法，号萧铁汉。屡忤要人，升曲靖知府。公知机械所自，挂冠不赴。

老莱衣

叶孟祯，惠安人，永乐丁酉举人。司训高州，念亲老，陈情乞归省，随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备尽孝养。久之，迁顺义教谕，升陵源令。弃官归，称为廉吏。邑有陈御史者，横甚，乡里苦之。公上书陈状，御史坐削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归省》诗，后四句云：“江燕迎人语，山云傍马飞。到家欢侍日，应著老莱衣。”

耻扫门

程学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孙也。九岁善属文，乡三老刘公

骑而过之，扬鞭曰：“孺子行矣。”为拱立道左，不移足，刘愧下揖，趋而别焉。为诸生，力学，手两程夫子遗编，服膺勿失。尝言：“两夫子产黄陂，前川有望鲁台，邑东有读书台，百世之下，闻风兴起，而后裔顾屑越之乎？”一日，坐矶石，咏阳明《白沙诗》数章，豁然开悟，题其壁间，有“涓涓银海陶尘虑，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监司，约公往，曰：“吾不欲屈膝贵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与江陵弟子同籍，偕计入都，众皆修谒，公独否。或言：“相国雅相慕也。”公以正对：“扫丞相府门者何人，而子为我愿之耶？”授荥泽知县，有惠政。

拔发

杜杰，黄冈人，父子鸣，为佥事。杰少时，日者言：当以刀笔得官。怒而自拔其发，誓以儒显。有朱廷相，官知县，女字里中豪，朱贫且死，豪停婚。佥事公叹曰：“为令而贫，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无婿者？”为公委禽，夜梦朱峨冠衣绯来谢：“君谊甚高，得请于帝美报矣。”复梦神赠以言，有“天上日初长，人间春正好”之句。是岁戊午，公弱冠，遂举于乡。主司初掷不录，诘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异而录之。众甚传其故，以为天所以胙德也。父客死滇，扶服万里，将柩而归。值暑，滟澦大如马，瞿唐不可下。公抚棺而哭，头抢地吁天，惊涛忽减。须臾，舟行抵岸。长年三老，相顾且骇且喜：“微孝子精诚昭格不及此。”授长宁知县，采木万山中，一切驭以信义，夷酋咸乐为尽力。水涸，木不行，露祷于天。比晓，诸溪涧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许，木沿流无所阻，观者欢为神。寻告归卒。

抗中珰

吴宗尧，歙人，为益都令。税珰陈增至，横甚，诬奏福山令下诏狱，余皆震恐，往往长跽如属吏。吏白公，公叱曰：“须眉男子，乃为阉屈膝耶！”不往见，而之登州谒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谕增：“此非他令比也。”增阳诺。公还，王使两珰来，翼公舆而入，增无可如何，下堂迎，卒成宾主之礼而退。然耻为公所亢，衔之深。公过金岭镇，镇驿长金子登，拥驺从如上官，公诃之。已盛供张，复麾不纳。孟丘山有铅矿，子登说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为寿。”增遂檄之。公数诘责，子登遂行谗构，增逮诸富民，诬之盗矿，三日至五百人。公愤甚，疏其状，增反诬，遂被逮。初公见增恶己，书而藏之笥，曰：“吾侪七尺躯，戴天履地，托足圣门。岂可浮慕空谈，自类穿窬。际会当几，则张胆明目，为民请命，为主达聪，为缙绅作气。身外荣瘁，都付浮云。”郡守胡士鳌甫上官五日，以疏示之，士鳌曰：“君有二亲，不虞贻其忧乎？”曰：“有兄弟在。”曰：“闻君贫。”曰：“可以笔耕。”略无戚容。士鳌卜之灵棋，曰：“金精欲起，赖得元士，左手抑之，乃获止息。”其诗曰：“疾风如劲草，板荡识忠臣。籍此匡扶力，乾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谓六庚、白虎，客星害气也。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谁乎？”下镇抚司，送刑部。益都民欲杀增者汹汹，增恐，徙徐州。俄梦牛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征乎？”会增以所括时俸等赀数十万进，而阳乞贷公。仪郎鲍应鳌偕其友六人谒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徼惠得正襟牖下，益都何独不然？”四明秘启入，即日释公归。方劾增，寻上书，乞放还山。皆不报。父母念公，俾公妇来视，至淮，闻逮，止不进。公使吏翟士朴奉书还，而奄迹得之。士朴藏书壁隙，令旁舍儿驰去，奄考朴，亡所有，舍之，乃得免。公归家，寻卒，人皆惜之。

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韩信以告反被执，赦为侯，居咸阳，声望吓人，至令樊哙称臣。汉祖又用兵燕、代，留信于腹心之地，安得不死。且假王之请，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汉臣，事定封王，隐然敌国，势不并立。方追项羽，约与韩信会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死。虽吕后用刑，恐亦萧何之谋居多。高帝闻信死，且喜且怜，亦是真情所发。其赦栾布，亦是怜韩信之余。然则二人之死，逼于地位，未可尽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无一人强死者，则汉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杀僇功臣，可乎？

亚父用壮

范亚父之为人，苏老泉评之当矣。中间如张良献玉斗，拔剑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与计事！"是何等气质。言不用，归至彭城，疽发背死，是何等涵养。看来是愤激用壮之徒，止能望气，不足与成功。陈孚题其墓，诗曰："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生平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先主伐吴

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意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

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谓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况乘此机会，及其锐而用之，直下吞吴，亦未可知。当时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谏。既败，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纵行，必不倾危。"亦是感慨无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保其不败也。

三谋臣

擒王当在阵上，若人以好来，而我怀恶意，从酒席上取人，此最无行者所为。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夫。蚡之所以为蚡，叩头伏罪而死，即如磨髻鱼肠，亦是盗贼篡杀之行。亚父以此动项王取沛公，看来项王英雄，岂屑为此？既不听，又用项庄舞剑，当时多了项伯翼蔽一番。即使项庄行凶，必有云龙雷雹，将此宴搅得一场扫兴，暗暗送沛公归营，决不死于小人之手。亚父之谋，拙矣，悖矣。他如法孝直说昭烈取刘璋，刘穆之说宋祖取刘毅，二主皆不听，方有气概，方成些事业。项王才气实胜二主，而败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断，不足为据。而谋臣如范、如法、如刘，风斯下矣。

三召平

《史记》所称召平者三：其一具《项羽纪》：广陵人召平，为陈王胜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令急引兵西击秦。其一具《齐悼惠王刘肥传》：朱虚侯刘章，欲令齐王发兵以诛诸吕，齐王乃与中尉魏勃等阴

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后为勃所卖，遂自杀。《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一具《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据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齐王传》，小司马《索隐》注云：广陵人召平与东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别人。杨用修《史记题评》，于《羽纪》召平云：召平加“广陵人”于上者，正与东陵召平异也。又《后汉书》：广陵郡有东陵亭，《博物记》亦谓东陵圣母祠在广陵。疑此东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两颜子

吴门徐祯卿，字昌谷，一曰昌国，以进士为评事。亲老，求改便地，当事者抑之，降五经博士。初善词章，后好玄学，晚乃从阳明游，凡三变。年三十三卒，阳明比之颜子。

徐爱游阳明之门，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尝游南岳，梦一瞿昙抚其背曰：“尔与颜子同德亦同寿。”自南京兵部郎中告归，与陆澄谋耕霅上之田，不果。合前说观之，阳明得二颜子矣。要之，阳明岂有此言，必出王、钱二公之手。若使罗念庵、邹东郭为之，更自浑成。

两廉蔺

梁武帝时，蜀人蔺相如为父报仇，杀降人刘季连，自缚归罪，帝壮而释之。时亦有廉颇者，为别将，立功淮上。后卒战死，有风雨之异，祀为神。

两逍遥公

北齐韦琼，以高隐封逍遥公；唐中宗时，韦嗣立以宰相阿附韦后，亦封逍遥公。“逍遥”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两施全

秦桧十客，其狎客为施全，而刺桧者亦曰施全，为殿前军使。以为一人，或以为非。要之，既为桧狎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岂能复作此等忠义出格事。而桧老奸，岂有与其人久处而不能觉眉宇气味，几入其手乎？老节妇决不装淫娼，而老嫖院亦决能辨识于微渺间也。

两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扩廓帖木儿；其一征行元帅王斌之子，袭父封，复以军功殁于国事，赠武德将军，盩厔子。

两龙光

吉安有龙光，从阳明兵间，著奇节。乃其先泰和县亦有同姓名者，为松江训导，克振师范，人比之魏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进士。慈溪知县张庄简有《龙光先生传》，字士熙，号素斋。

两六如

苏门公啸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龙，一如高柳蝉，一如巫峡猿，一如华丘鹤，一如潇湘雁。唐子畏号六如，取佛书之说，不如前说更为脱洒有意趣。或者当时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测耶？

两小友

张曲江呼李邺侯为小友，毕文简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两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杀驾车牛，一击破祠庙百壶酒，俱无一言。

两烧尾

唐进士宴曲江，曰烧尾；而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亦曰烧尾。

两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汉武帝末年，坐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为异人，命收之，男子弃剑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两岘山

殷仲文从桓玄之逆，黜为东阳太守，得免于诛足矣，犹邑邑不得志以死。尝登县南二高峰，以拟羊叔子，立亭其上，曰双岘。何叔子之不幸耶？马之纯有诗詈之。

两吴兴

我郡曰吴兴，孙皓以乌程侯入即王位，侈而改之也。浦城县旧名吴兴，江文通尝为其令，梦五色笔于此。县有狐山，因号曰梦笔山。

两天台

我浙天台，郡县皆以之得名。陕西凤翔府麟游县亦有天台山，在县南五里，九成宫之西。

两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潍县之孤山，乃伯夷避纣之所，而名不甚著。则地之冲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两富春

富春在严州，钓台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有此山，相传子

陵应光武聘，尝经此驻足。此必有自来，未可尽以为妄。

两太岳

《禹贡》：太岳山在冀州河东彘县。东上党，西即霍山是也。国朝尊武当为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称也。

两水晶宫

伪闽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筑室十余里，号曰水晶宫。每携后庭游宴，从子城复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宫独见我湖，渠亦妄慕，效为之耳。

两淞江

吴淞江，今吴江宝带桥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惧水灾，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两湖

东坡谓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谓越之有鉴湖，如人之有肠胃，可谓贴对。鉴湖周回三百五十余里，溉田九千顷，湖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后为民侵占，今之存者，视旧额不知何如。闻陶家堰上下一带，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丽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亚。

两尚书

邝尚书野，清谨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己巳之难。丁尚书汝夔，长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诛。人事乎？气运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书坐死，殊可怜。后六十余年，万历癸丑，其曾孙鸣阶举进士。余览齿录，得其家系，良喜。同时死者杨守谦，尤可怜。杨本世家，不知其子孙若何。至邝公之后，又未及闻也，于我心有戚戚焉。

尚书坐死，职方郎中王尚德从坐，丁独自引罪，王得减死。丁赴西市，问："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谢曰："免矣。"丁曰："尔父劝吾出兵，吾为内阁所误，不从。今一死一生，天道也，即死不恨。"吁！丁之人品可见，宜其有后也。化为平远知县，会田坑贼，力战破之，超拜副使。妻计，烈妇，自有传。

两海运

朱清、张瑄，太仓人，皆为元海运万户。国初则朱寿、张赫，怀远人，亦海运，皆封侯，何同姓乃尔！

清佣于杨氏，杀杨谅妻子财货，官捕之，终不得。瑄行劫被缚。时洪起畏为浙西提刑，夜梦录囚，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贼，数与梦合。瑄在其中，貌特异，遂贷死。未几，宋亡，瑄贵显，事洪终身。瑄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状如"品"字。虽巧作伪效之，终不能。

陆文裕集云：沈都远登宋进士第，仕于扬州。会元兵渡江，复仕于苏。夜梦双虎黝然据狱，比明入视，果有两男子荷校者。察其异，

阴纵之，即张瑄、朱清也。寻罢官，寓苏之乌鹊桥。后瑄、清以海道功，为万户，贵显，物色之。一日，遇诸涂，遥拜曰：“吾父，吾父。”即奉以归，至青浦居之。地沃，遂卜筑焉，始为嘉定人。至今子孙日衍，称大族。二说少异，两存之。

宋亡，有都统崔顺，领众五千，泊紫雾岛。元世祖命朱清招安，问用兵几何，清但求勇士二人，与子虎驾一舟至岛。顺舟发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帝著我来招，从者富贵。”登舟宣旨，顺意徘徊，即斩以徇，众皆降，悉纵遣之。后清被逮，曰：“我世祖旧臣，宠渥无比，岂敢从叛？新众宰相图我财宝，以至于此。”触石死。

清、瑄虽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龙，仍治海漕，给所没田宅。清孙枢密院判完者，与诸孙皆还太仓，守墓。墓在北门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仓风水，赖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张士诚据吴，赭夷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乐仕进，退居田野，与士大夫游，博涉经史，长于小楷、篆、隶。好施，勇于为义，人咸德之。

两降夷

东汉末，其降夷徙处内地，渐渐能读书，通古今，故晋有五胡之乱。我朝降夷，内徙者尤多，惟厚其廪赐，止射猎自娱。其桀者以武显，为参将、副总兵，终不佩印，称上将。其封侯者间出佩印，而内顾重，不敢为恶。故己巳之变，虽在在蠢动，犹不为大害。又因用兵，徙之两广，故二百余年，四海宴然。盖祖宗控御之略，历代绸缪之功，视汉为密，而功德基本，又万倍于司马氏，要不可一律论。

两大界

用夏变夷，王政也，晋武用之刘渊，而五胡横行。以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败涂地。晋武是承籍，不是创业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兵老辣之才。在国运为华夷之辨，在人才为文武之分，此世上两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既废，夷然无几微见颜色。桓温遗书，以示引用令仆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戏之也。温虽大怒，而无如之何。咄咄书空，盖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对，亦是至情，后温果杀其子涓以报辱。桓玄得志，著书痛诋浩以成父志。既败，刘裕建义，止竟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谓《晋书》有二大冤屈，桓氏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张嘉贞为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验无状，当反坐。嘉贞谓："重兵利器皆在边，告者一不当即罪之，恐塞言路，为后患。"遂得减死。嘉贞以文士起，故为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后告禄山反者，皆不听，以致大乱。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轻告？告必按虚实，方可示惩，而后之以实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诬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谮杀刘洎，犹曰许敬宗为之，至常思谦，直谏有名，亦以市地亏直，露章劾罢。遂良为宰相，岂亏些小之

直？其为诬捏无疑。常亦轻信太甚，终不得入名臣传。

皮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孙璨，为元帅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见尹师鲁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可考。子良，璨之子也，今《唐书》乃谓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诛死，何舛错陷人乃尔！

萧颖士才识

萧颖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东都先陷，劝李承式及崔圆保淮南，通贡道，识力经纶，当是李邺侯之流，而以宦不达，仅以文苑称。然则人果不可无官，官果能重人耶？

饤座梨

崔远有文，而风致峻整，世慕之，目曰饤座梨，言座所珍也。后与白马之难。

定命

古之寻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帅南州，或旱，禳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霁。民为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若韩昌黎奇崛人，蓝关之雪，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为之。《淮西》碑文，一仆一立，其又何疑，身后日月光，谁复辨之。

唐次者，唐俭之裔孙也。以礼部员外贬开州刺史，韦皋表以自副，唐德宗恶而斥之。自以身在远，久抑不得申，采古忠贤罹谗毁被

放，至杀身，君且不悟，为《辨谤录》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宪宗立，召还，授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上雅恶朋比倾陷者，览其书，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凡君人者宜所观省，然编录未尽，可广其书。”乃与令狐楚、杜元颖，起周讫隋，增为十篇，更号《元和辨谤略》。噫！次可谓苦心矣。而时君有怒有喜，岂非自己命中利钝，而亦可观时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谋于赵普。以曹翰为将，即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驳，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则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设此穷其辞。赵普得谏法，宋祖悟意表，奇，奇！

南使折虏

孔道辅使契丹，优人以宣圣为戏，公正色对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高。今优孟侮慢先圣而不禁，北朝之过也。”虏君臣默然。此对似矣，而犹未尽。当曰：“宣圣并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学，四拜致礼，九夷百蛮无不知，无不敬。而某使臣，则其裔孙也，北朝独不闻乎？何礼文之有？”则虏之惭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钦宗札

完颜方强，宋钦宗所与李忠定、刘忠宣札子不下数百十，大约

云："贼锐，不可与争锋，宜逼逐出境。"此譬如刍豢子弟，偶门上遇一凶人，畏而恶之，只谓家人曰："打他不过，赶他出去。"既打不过，尚可赶耶？哀哉，哀哉！

不学虱髯

赵永忠，泰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为人，因游岷州，遇积石国大酋鲁黎结羶，与相交善。后至交州，结羶移书永忠，告以其国久失王子，莫知存亡，可伪为王子归国。永忠乃西行，结羶迎之，国相撒斯、金庞斯等咸纳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书青唐守仲威，求归宋。或阻之曰："为虱髯不亦美乎？"笑曰："虱髯，一海酋耳，不足学也。"状上宣抚童贯，贯遣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将相偕至河州，贯掩其功，以为拒战，不敌而降，授忠州刺史团练使，赐姓名赵永忠。贯虑其言于朝，诬以事，谪监韶州酒税。建炎南渡，广东盗起，宣尉司檄诸郡各出师讨贼，韶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连诸寇，擒其酋。复解南雄围，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诸寇。绍兴二年，被召至临安，未及朝见，卒。初，永忠闻徽宗结女直图辽，谓韶守曰："朝廷此举，非善计也。"后其言竟验，人服其识。胡清，一本作胡澄。

宋用李纲

弇州谓宋用李纲，未必能灭金还二圣，固是一说。然用李，则国势必强，可战可守。僭逆伪命之法行，则人心知儆，咸思自奋，敌国即未必灭，亦必惧而连和。还辕，复三京地，自在掌握间。嗟嗟！畏强欺弱，人情皆然，而况禽兽夷狄乎？

渊圣之酷

宋绍兴中，与金人议和。时渊圣在虏中尚无恙也，自后太后回銮，而渊圣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为质，宋虽有请，彼或靳而未许。阅《朱子语类》，窥见其间一二，乃知渊圣之殁于虏，盖有深故也。先是，兀术下江南，屡失利，而张通古之来，朝之忠计者愤不肯和，宋势盖稍振矣。是时刘豫既废，金遂欲立渊圣于南京，以中分宋势，赖和定而止。既太后南旋，渊圣卧车前，泣曰："归与九哥与丞相等言，幸早归我，我得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许之，且与誓而别。及归，知朝议大不然，遂不复语。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渊圣之子，以变动江南耳目，岳武穆尝具札言之。故终渊圣在虏，宋遣巫伋一迎之，后不复终请者，虑其狡谋复起，至不可区处也。后逆亮谋扫国南下，目中已无宋矣。而渊圣在彼，终以前议致疑，虑生他变，故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机事也，作史者都不能举其概。渊圣厄于虏，又厄于弟兄，自覆载来，帝王之酷，无有过者。

大劫运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会逢大劫运。三主皆聪明人，亦预知其兆，切儆于心。凡梁之舍身，唐之厌胜，宋之暗祷，无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内忘武备，毕竟及祸。虽然，大劫难逃。内备虽饬，又必发之意外，今人但成败论人耳。

南宋末造，蒙古兵势漫天漫地盖来，又加以谋勇，如何御得他。金虏悉力支撑，终归净尽。残宋亦尽努睁，到此真无可奈何。此古今剥运第一，所以太祖之功为大。

宋亡，好个姜才、张世杰。张本降人，姜被虏复归。即配巡、远何愧。

读宋亡死节死难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流涕，皇天殊欠慈怜。

钱俶

钱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刚一甲子，复与父元瓘卒日同，人皆异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称名者，尊天子也。今误为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缘何不保夫”之句。

欧阳永叔以妓故衔钱惟演，厚诬其祖元佐以下重敛虐民。或引钱氏纳士后，王方贽均杂税，减三斗为一斗之说实之，谓为不诬。是则然矣，然吴越之民追思钱氏，百年如新。钱之子孙，即失真王，其福泽绵远，子孙代兴，至满江南，何哉？宋虽减为一斗，而衙前各役之费多至破家；钱虽三斗，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钱立国，置营田数千人于松江，辟土而耕，其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民老死无他缠累。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而永叔无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韩魏公生于泉州，欧公生于绵州，司马公生于光州，二程生于黄陂，李纲生于华亭，朱文公生于龙溪，王冀公生于武昌，王荆公生于临江。岂衙署风气厚，多毓贤人耶？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川，韩亿由真定徙雍丘，

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纯仁由苏州徙许州，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州徙颍州，二苏由眉州徙颍及阳羡，司马公由夏县徙洛阳，王文正公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阳，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离乡井，去坟墓，于礼合邪？否邪？或谓宋都汴，诸公之徙亦近圣之意邪？以上二项，不能悉数。入我明，徙两京及凤阳者，以闾右；徙云南者，以罪谪；隶锦衣、太医、钦天者，以官籍。余大臣，则李文正、杨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间徙歙，则又归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须可为我师者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其论甚伟，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简肃心事

曹利用力挤鲁简肃，幸真宗察知，得寝。后曹骤得罪，简肃方病，闻之叹曰："利用何罪？但倔强不识好恶耳。"欲救之，报已押出国门，惊急脉绝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彦博救唐介之上。

王苏

考亭谓："大苏早用，即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苏乖，老王痴；大苏俊，老王笨；大苏可以机挑，老王难以理夺。考亭因程伊川恼苏氏，因张敬夫护张浚，大贤亦有未化处。

程子若能容大苏，便是孔子；对面服得大苏，便是西方至人。

上疏仰药

宋仁宗国本未立，诸公争之不能得。有监察御史里行陈洙发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怀异日之图，莫若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药死。仁宗愍之，赐钱百万以葬。元祐初，司马光以为言，官其子。洙，字思道，建阳人，庆历二年进士，为乌程令，有声。

刺客同异

军中刺客引领待刎之事本出韩魏公，考亭作墓志，归之张浚。此必本于南轩行状，岂真有是事耶？然在魏公，一以为驻延安军中，一以为镇相州宣圣庙斋宿。记事者信笔而写，往往如此。

苏云卿评张浚云："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所短，毕竟短于君子。一个岳武穆在面前，才交数语，语又磊落，便艴然，赶他还山去。又杀了有文有武的曲大，所长安在？至以邵宏渊副李显忠，益愦愦矣。

浚开府视师，诸将有以北讨之议闻者。事下督府，将从之。李椿为参谋官，亟奏记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虽得其地，不能守也。"书未入而师已行。又言："大将勇而无谋，愿授成算，俾进退可观，毋损威重。"不听，果大败于符离。浚之轻率寡谋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筹略精明，真将相之选，如时之不用何！

石大门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兴初进士。任天台尉，迁临安府教授，与朱晦庵为友。丞相史浩荐其学行，改枢密院编修。上书论朝政，言甚剀切。其曰：“朝廷辟如万金之家，必严大门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创开便门，不知便门之私，乃复滋甚。”一时以为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门”。除知武康军，晚益嗜学不衰云。

辞集乐

邹浩为扬州教授，吕申公守扬，命浩为宴集乐，浩辞焉。公语浩曰：“他日为翰林学士，何如？”浩曰：“为翰林学士则可，为祭酒司业则不可。”公被召，临别谓浩曰：“教授器识不凡，当自爱。”至上前，首荐之。

坤为金

姚祐者，元符初，为杭州教授，堂试诸生，出《易》题《乾为金坤亦为金》，盖福建本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脱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诸生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间，睦寇猖獗，所至同恶响应，州连陷且五六，建瓴而下，

将至永嘉。守贰欲弃城走，教授刘士英，湖州人，愤激于衷，曰：“吾徒诵诗书，讲逆顺，而俯首贴耳以事贼乎？”馆下生石砺慷慨佐之，画守御策，行保伍法，出奇计，数挫贼锋。于时海内习安，郡无武备，而忠驱义感，独恃人心为守，保全城以还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师至，贼始惊遁。上功刘通守太原，会金虏犯城，死于力战，卒全其节。石辞禄不居，以布衣终。

学正抗敌

宋末，国子学正周泰，临安人。元兵至，纠众抗之不克，而志益奋。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谓武穆、忠节、信国也。后徙无锡。五世孙曰广济，号月窗。子敷，号煦庵，工医，尝曰：“病不能死生，药不能生死。”皆以寿考终。孙即礼书文恪公子义，曾孙炳谟，今官宫僚，皆学正公之报也。

五日受用

孙伟，字奇甫，学于刘待制。孙初为静州幕官，待制谪夷陵，自静请见，曰：“某生长南方，未见北方贤士大夫。闻先生学于司马公，此贤士大夫之冠，所以求见。不敢说从学，但求听说话数日足矣。”刘许，因共饭五日，与之语。既五日，孙以所闻尽录为一册，请曰：“所闻如此，恐录记有所不审。更住半日，先生为看过，乃辞归。”孙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闻。噫！古人好学之笃与实践精专如此。

救善类

莫汲，湖州人，自号月河，绍兴间为国子监生。秦桧恶其救拔善类，谪化州，士之秀者多从学焉。

临安三学

宋时以京尹之学为国学，临安三学之横，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招权纳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虽京尹不敢过问。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极力与之为敌，于是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膳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不敢发一语。及似道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者。

大盗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宁中进士。朱全忠特表荐之，文珪恶其奸，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穷措大率皆负心”，白马之祸，亦引为证。古言待小人不恶而严，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祸息乱，况大盗握重兵而可轻犯。全忠非文珪，白马之沉，自不肯免。要之，藉口有由来矣。

乡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声，阳朔人也。弘治间，条奏傜僮积岁劫杀之惨，兵部是其言，请于上，令抚按相宜剿抚。首恶闻之，猖獗愈甚，数掠玉声家，至取其人杀之，必欲赤族而后已。为县令者又扬言甘乡宦云云，欲尽诛汝辈，恐吓取厚赂以为解。嗟乎！玉声为地方计，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祸。为县官者，又因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与相类，盖惟口之祸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无事得谤。余不幸坐此宫，生平所被猜疑讥讪，无影无形横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怜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实自作之孽，岂得尽归咎磨蝎。然此议发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抚按，误采发下，时编审已定，众当愤结时，哄然并起。适按台马起莘从聘，自嘉兴将至，众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旁，处处皆遍。因随按台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满，极目不见首尾，愈近愈多。号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既至，登舆，众拥枳不得行，擒数人，旋释之。抵署问状，两县主又失辞。按台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于是大议泮宫，挤排几至堕桥。权在百姓，不在县主矣。县主亦怒，据均字以一切法齐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纠集，直犯府主，加恶声。府主震怒，多潜遁去。有二生犷甚，自以名实之，以示无惧，遂逮捕不可解。而初发时，率其仆从可千人，抵浔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斗。”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门，欲执余，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谢某至欲请兵，虞变，好言慰诸子弟曰：“可速问之朱平涵。”凡汹汹者旬日，乃小止。既议上矣，抚按会题，户部驳下，按台怒，勒所司毋动。且行十年，是时许敬庵师亦深为余危之。余曰：“事已然，无可奈何。第后有言入师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长孺公深主其说，且屡为解于许师，傥亦所谓“推波助澜”者非耶？

初一册为辛丑年，第二册为辛亥年，合郡公议已定，余惩往事，不发一语。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变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后县主曾兰若绍芳来问，只驳宦户贴银一款应之，曾不知何故，临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册，县主曾有庵国祯暇时偶谭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成将内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终之造福在此，不朽功业亦在此。"有庵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为主，顺人情，从中略为参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减思痛，毛发尚自凛凛。恐老死无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初议，与赠有庵文字，存于篇末。总之，所谓罪案云尔。

揭帖

揭为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东南财赋之乡，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编审均徭，如库子、民皂、门厨之类，悉佥乡民应役，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渔，公私俱尽。于是庞御史尚鹏，首行条鞭法，计直征银，而民力大纾。载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征也。又议革去粮长，以里长收粮，彼此互管，贫富通融，十年一审。大约中人之家，应役有期，力均时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当道可谓苦心，地方亦云大幸矣。然而法久弊生，圣贤不免。迟至今日，道以人弘，岂偶然哉！请先言弊，又先言一县目击之弊。祯，乌程人也，辛未之审，幼不及详，然创法未久，当无甚害。辛巳，则罗知县用敬在事，是时豪贵把持，首进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之说。罗亦利仍旧贯，苟且了事。民虽愤郁，慑于威刑，爱惜身命，且力未甚穷，只得隐忍。递至辛卯，袁知县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说，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兴衰各异，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无田者，有一半亩产而充至数分者，有户绝丁存，妄报分数，而亲族代当者。一佥解户，必至逃亡。系籍则百劫不免，漏落则安坐自如。凡势家之佃户丛仆，疏

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田产悉据膏腴，亩数不啻万倍。影射那移，飞诡变幻。三十年来，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今番适当鼎新之会，在上者皆大贤大良，颙望绝命复苏，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甚焉。不曰脱漏何妨，则曰断然不动。开口与杖，争辨授枷。惟图正积贿如山，卖免买免，报德报仇，公然无忌。而一种奸猾又从中把持，或子女，或田产器具，乘机胁夺，此谁之责，谁之过哉！亦试度五十年来，能保闾里间，图图甲甲，尽如其旧哉！当此势穷理极之时，大奋便民除害之断，力主均田，为民造命。参酌优免，以重儒绅，均派余田，以恤编户。直下宪牌，责以如式，弗以批发了事，弗以异议动摇，弗以已成惮改，则恩波与江海同深，爱戴共乾坤无极。岂不媲美庞公，且超而上哉！除后项条款外，为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应否会稿通行，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

绪帖

再照编审之弊，不能尽言，病根积于“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两言。重以漏丁不查，报顶不允，而民之生理尽矣。夫甲止数人，若系贫难，别无援救，贫者日贫。辟如索酒一盏之中，索肴一碗之内，断不终日，其偏一也。势家大族，实繁有徒，团作一处，罔上害人，富者日富，殊无餍足。甚至把持官府，摇惑视听，正论难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从公存恤，未为不可。而群小用事，形影欺瞒，主或加充，仆尽幸免。即背畔驱逐之辈，尚尔坐拥高赀，公然不动，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缘，概蒙显庇，其偏三也。等则不均，威胁愈甚。凡贫难下户止有逃移自尽一路，决不能控陈告诉。落水病儿，一直到底，下既无日无天，上亦不闻不见。久成者卒难遽改，后来者无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绝既多，势必累及亲邻，展转扳扯，展转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犹其大略。至于琐屑，罄竹难书。故处今之势，别无

善策，惟均田一节，直截简易。若曰便于民不便于宦，则一县极富极多田之家不过数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无辞。尽有子弟奴仆寄庄取羡，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于优免之内尚未足数者，比比可屈指数也。今长兴金知县业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称强直，然已帖帖亲认，郡中颂金长兴者，万口如一。岂可行于长兴，而不可行于各县哉？若各县不行，无论失此机会，十年内，民无孑遗，而长兴士夫且将援以为辞，异日又将变而归之民矣，可不虑哉！可不惧哉！千载一时，宜汲汲为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则地方气运正厄，小民命脉当斩，非人之所能为也。

客问

或问于朱子曰："均田之说，当路断然行之，而子从旁多口。当路其大将也，子亦幕下一冲锋劲卒也。战虽乍胜，敌亦甚强，又添生兵焉。与其种百万大将，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只身乘障，窃为子危之。"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缓急者，势也；成败者，天也。天不能违势而可以权夺，理不能离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则我急，何者？当路秉山岳之重，谁敢异议？朱生要不足当斧锓，内无期功强近之援，以穷人犯众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杀机已见，乌得不惧？虽然，惧亦无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汹汹也而易其节。乃若日后则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即甚口，然不过一时愤激，条陈千百人之一耳。能夺抚按若郡邑权耶？能驱使小民耶？有意阱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断，惟是田均。而役法无定，异日必有伏害，必有更张。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终，得其名而遗其实，所谓大人作用犹有未尽也。人情难与虑始，贤者固自不凡，诸家之纷纷当然无足怪。以操纵之权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规，以公平之体挽偏重。大家安之以为当然，小民忘之以为何有。一种伉愤之夫，亦自惭且悔曰：'上人良法

美意如此。’惜乎不胜躁，而以子弟为俘，以奴仆为殉，则汤武仁义之师也。夫所谓大将者，剿抚两用，胡越一家，候通万里，民无犬吠之惊，乃始称贤。岂其以一战奏凯而弃其精卒以与敌而不顾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祸不远。既任胆，安枕无多谭。”后议均役役均，而大小并安，公私俱妥，陈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条议自序

守拙者必爱闲，国祯请急归家，慈亲定省外，三时礼拜，鱼鸟为群。闲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无端为管城子所役，草《均田》一节，言之再言，目击亲尝，殊多感慨，褊衷信口，颇似讥弹。当道采而行之，一时大哄，谓剸刃沉宗，犹未足尽朱氏之罪也。初只暇笔端自遣，实不意遂见施行。又不意万众从而鼓踊，役遍豪人，累缠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总之，造物妒闲，故以不相干之事扰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驱陷阱已也。纵免者如江湖之鱼，悠然以逝，束入者如山中之兽，即是麒麟，亦难安顿。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不答，归之有命。既先慈见背，困卧无事，一日曝书，偶见彼时底稿，读之且愠且激。忆敬庵许师诮祯学问不足，乐之初水部论亦如之。良师良友，政自难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终不可泯。谨将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要见狂悖，止亦如斯。事辞别无波及，愤同当辙，情异含沙，望在改弦，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细民，当无辞于大僇，本末既已详明，罪案可以公判。至于家居梗概，众论是冯，天地鬼神，黑白难变。若夫多口杀身，则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拙竟难全，嗟何及矣。

驳宦户贴银一款

贴银在小民对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论，祯，痴人也，只从自身上体帖。最急官银，蒙县主持帖来催，亦逊谢，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紧，无所吝，然遇节令，或散馆，数日皱眉矣，犹曰囊之缺也。其以书帕至者，每两赏五分，已至微细，有不九折八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倾水丝者乎？此虽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贴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合为一人。又当暇间喜欢时，自可立地发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从身上体帖，门户非高深也，仆从非簇拥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谢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胜赏，雅歌投壶，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绩文，或愁冗疾病，与留得一钱之时，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复来，来而复如故，又去又来。其人或怨嗟，或无状，有肯容而恕，且与之如数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贤于其主者乎？进之必曰官收之，官散之，官可尽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当稽其所弊，有名无实，断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辈官法难加，民隐难达，妻子奴仆皆涂掩耳目之人，图史文章亦雕丧心术之具，无可自致，只是出力当差。贡天子，臣职也；替小民，乡谊也；消灾积德，大利也；习事练手，远谋也。故贴银之说，诸公谋之，当道主之，祯决不敢闻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见止此。别有高论，请问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庵赠文

公之莅我邑也，大要严不束湿，宽不随流，明足悬断，而敏又足以赴机。雅洁性成，尤能强记，过目入耳，终身不忘。历政余四年，正直编审。此我郡先二十年变法，余实建议均田，至今为口实，供刀俎者。众方观望，公精心处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自议生，谓领议之人得阴阳上下其间也。停之审则立推必众所允服，始为责成，妙在严任而出之速。又或者弊自膈生，谓上下隔绝，情不得通也。令

凡议有未尽者，再三往复，必惬当而后止。宁减毋增，宁豁毋署。绝不震以威，施以敲扑，妙在用和而出之迟。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谓供役诸人，得窥伺行其术也。就一二质实畏法者，谕以至诚，密为体察，其人感激效用，等为身谋，视如家事，互相告诫，密佐聪明，妙在慎择而守之确。于是高卑远近轻重之际各叶于则，单赤者尽除，负重者减等，缙绅优而不漏，阛阓摘而不惊，万众欢然，四境谧若，均之一字，始为曲尽，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机中的，有归于神明默成之中。而余初议之罪，或者因之少解。夫今之贤令尹，不过五年见德，编审则垂之十年，果其尽美，又可引之数十年。公承前草创，启后规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当日龚、黄、卓、鲁，未知何如？乃以真心任事，沦浃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宇下，乐观厥成，以极蹇极戆之夫，世皆欲杀，公抚之有加。而余最与细民相习，所见出入耕作，无不举手加额，愿公此去，居要路，为大官者，不知何修得此。盖亦至和之旁礴，天籁之自鸣也。余久阁笔，无意当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赠行之文藻，蔑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后，徐检吾以抚台一行于苏松，众大哄，谓祟发自吴兴。徐玄仗以乡绅一议于嘉禾，与贺伯闇相驳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约仿佛均之一字为主，而贤有司临期参酌，故得相安。近来田价日增，不知时和年丰，既庶且富使然，抑田役均平，民不甚苦，乐趋为长久计也？记得先慈尝言，戊午岁朝，梦太守至家编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馆于汇沮潘氏，一夕三梦，甚清。初为乌程知县，梦中深思，乡党如何相处。比觉，以为杂乱无当。少选，合眼，升湖州太守；再合眼，升浙江布政，起来失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户籍官也。一生作业，神先兆之，想数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怼且悔也。

卷之十五

天文

国朝最重天文。童轩以景泰辛未进士，为都给事中，升太常少卿，管钦天监事，考正历法。癸卯，予告归，再起掌监事。日食，陈修省之要，盖公原占籍钦天监，精于天文故也。后改巡抚，历官南礼书，卒赠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给事中华湘，主事乐頀，改光禄少卿掌监事，后以传禁书，出为知州。

帝车

斗为帝车，运乎中央。说者谓斗，君象，故谓之帝；运动不居，故谓之车。又古者造车之初，有取于斗柄，下镌龙角之象。则所谓帝车者，岂非因其象而名之与？唐有《北斗赋》，王伯恂复为《帝车赋》，实一题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于营室。司天乐頀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祸。聚房周昌，聚箕齐霸。汉兴聚东井，宋盛聚奎。天宝聚尾，禄山乱。占曰：天下兵谋，星聚营室。

彗星

万历五年，彗星之异，光芒数丈，扫东南，经历斗、女凡三度，观者无不骇绝。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异。

王李二生

但调元，江右人，有高才，乡举。游琼州，遇王某、李某，讲天文，奇之，谓为异人，尽得其说。癸丑会试策第三问，偶及天文，条对甚悉。谓“前代及昭代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场佳甚，主试叶师相取为会元，定已七日矣。阅至此篇大惊，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笔之试卷。”遂致斥落。然则此生琼州之游，岂非寻业对，自厄其进乎？故天下奇异之事，奇异之人，在见者择而用之，不可胡行乱说也。

雷电

二月雷乃发声，声发五日而始电，电闪雷乃益震，此阳气之以渐而张也。击石者始击则先有声，击而热，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贮水巨瓮，杂柳枝，聚蜥蜴寝其上，复以木固其泥封。令十岁幼童环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华阳尚书

试于蜀中有验。人谓仲舒深于阴阳五行之说，不虚矣。

藏冰

南方冰薄，难以收藏。用盐洒冰上，一层盐一层冰，结成一块，厚与北方等。次年开用，味略咸，可以解暑愈病。

雪报

春雪不宜过多，若多则百廿日必有大风雨，俗谓之“雪报”，最伤农。

雪篷

黄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学行。国初，聘入翰林，应制，当上意，寻出知东阿县。浪溪有怪物啖人，哲为文祷于天。须臾，风雷大震，一青蛟毙于水上，人称精诚所感。初北上时，倚篷窗听雪，诧曰：“天下奇音妙韵出自然者，莫是过也。”欣然自韵，人称“雪篷先生”。

余录黄先生事，时乙卯腊月廿七日，在馀溪舟中。盖余诞辰在元日，且届六旬，以病如径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听雪之题，泠泠会心。余尝有杂记曰：“风来有影，非尘也；雪下有声，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东阿归，横经受徒，岁凡数百人，又多名士。复征判东平，坐诖误死。余尽谢亲友，以文贽请教者，瞠目不答，并绝意仕进，人亦力挤且溺之，决不复然。然则学逊先生而祸，吾知免矣。惟听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赵纶，字廷言，上海人，进士。为内江令，识拔赵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侄财，手刃七人者，绐为盗。公片言折伏，众惊以为神。蜀素无雪，是岁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茎五穗，士民刻石称“三异”。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吴元年二月，昆明县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无锡有黄、红、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论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迹，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时清明后六日也，余扫先墓，过唐栖，下雪珠，溅入篷窗，甚巨，鹚首顷刻可掬。

望气

吴元济未破数月，吴武陵自硖石望东南，气如旗鼓牙盾，皆颠倒横斜。少选，黄白气出西北，盘蜿相交。武陵告韩愈曰：“今西北王师所在。气黄白，喜象也，败气为贼。日直木，举其盈数，不阅六十日，贼必亡。夫天见其祥，宜修事应之。且洄曲守将，急缓不可使，吴城贼将赵晔，诈而轻，若以兵诱之，伏以待，一举可夺其城，则右臂断矣。”

节令

文皇时，上元节午门张灯，听人纵观，示与民同乐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来观，上闻甚喜，至加赏赉。十三年正月壬子，灯山焚，有仓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马旺与焉，上甚惋惜。时在北京，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门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纾民力。

正统中，每岁立春，顺天府别造春牛、春花，进御前及仁寿宫、中宫凡三座。每座用金银珠翠等物，为钱九万余。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当复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陈诉，言："被兵之后，人户耗减，供办实难。其春花，乞买时宜花充用。"从之。

《西湖志》谓：清明前两日为寒食，《琴操》则曰前十日，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验之，殊不然。及阅《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说之讹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竞渡，陕西洋县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时，汲井水，用磁罂盛之，入黄瓜一条于中，黄腊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尽，水清如故，可解热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又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为端午也。《卢顼传》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往。往者，冬除也。则除夕亦不独岁暮一夕为然也。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日为七夕，至今仍之。

夔门有武侯八阵图，士女以七日游此，谓之踏碛。八阵图，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杨升庵谓：在永安宫者，乃武侯从伐吴，防守江路行营布伍之遗制。非也。此图乃武侯应先主之召入

蜀时所布，非伐吴也。先主伐吴，武侯未尝从，惟临终受遗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说者谓孔明预知先主败走，设此以迷陆逊，未知果否。

腊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报成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改坤宁节于十二月，盖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异哉，异哉！然则五国城之酷，十香词之冤，又何尤于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历不与焉。此是正当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异者。太祖以闰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难之师。建文一支灰飞不必言，而文皇之劳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钱氏，皇后遂多病，无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在宫中伏地祝天，昼夜不辍，因而流湿折股，又幽栖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国，寻卒，无子，归葬西山。帝王如此，而况民家？则忌之未尝不是也。

律灰

律管吹灰，术甚微妙。须用河内葭莩灰试之方验，余灰即不动也。

九州不同

《尔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两河之间，其气清，厥性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雍州：雍，壅也，东据龙门，河西距，其气蔽壅，厥性急促。荆州：荆，强也，又警也，北据荆山，南及衡阳，其气燥刚强梁，又南蛮数为寇逆，常警备也。扬州：扬，阳也，据淮南，距海，直大阳位，其气燥劲，厥性轻扬。兖州：兖，信也，越济水，西北至河，其气专，厥性谦信。徐州：徐，舒也，东至于海，北至岱，其气宽舒，禀性安徐。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气深要，厥性剽悍。岱之正东曰青州：以青丘名，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东北据海，西南距岱。曰营州，以营丘名，盖今辽东西之地也。此《尔雅》之文，上与《禹贡》不同，下与《周礼》又异。禹别九州，有青、徐、梁，而无幽、并、营，是夏制也。《周礼》，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无徐、梁、营，是周制也。《尔雅》有徐、幽、营而独无梁、并，疑是殷制也。据此，则《尔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纯之序，无乃未尽与？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必强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幽阴惨杀也。

西南寒暑

风土南北寒暑以大河为界，不甚相远，独西南隅异，如黔中则多阴多雨，滇中则乍雨乍日，粤中则乍暖乍寒，滇中则不寒不暖。黔中之阴雨，以地在万山之中，山川出云，故晴霁时少，语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也。粤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浅，阳气尽泄，故顷时晴雨叠更，裘葛两用。兼之林木荟蔚，虺蛇嘘吸，烟雾纵横，中之者谓之瘴疟，宜也。独滇中风气，夏不甚热，冬不甚寒，日则单夹，夜则枲絮，四时一也。夏日不甚长，冬日亦不甚短，刻漏按之，与历书、与中州，各差刻余。又镇日咸西南风，更不起东北。冬、春，风刮地扬尘，与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内，地之寒热，与谷种之先后，悬

绝星渊。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亘古不溃不堙，犹人之首上脉络也。李月山谓其地去昆仑伊迩，势极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

府州郡县异同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县小。汉有郡国，皆统于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侨寓名色，至百余州，而郡即带焉。隋并天下，废郡存州，州即郡也，炀帝改州为郡，而州之名废。唐又罢郡置州，而郡之名废，其实一也。宋、元以来，设府于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并存，但州有直隶者，有属府者，以此稍异。

云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国，有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云南县则始于汉。

各府地方，其平洋旷远，自平阳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辽阔者，莫如汉中府。自凤县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余里，东西一千二百余里，州县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设官虽多，势不相及。其地分属郧台，于金州添设佥事，控制尤易。产药甚多，何首乌有一颗至十余斤者，然枵落无味，不堪用，余曾试之，笑其大而无当也。

金州谓秦头楚尾，余谓当作秦尾楚头。

古扬州，山有会稽，今分于浙；水有彭蠡，今分于江右；震泽三江五湖，今分于苏州。亦犹乌程之分为一州六县，及宜兴、馀杭、华亭之分为松江三县，又分嘉兴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关，杜诗“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是也。陕西西乡县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县亦有子午水。庆阳府合水县有子午山。广东惠州有甲子门。成都绵竹县有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广西桂林府有癸水。陕西沔县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诗“鱼知丙穴由来美”是也。湖广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阳、大酉山、小酉山，湘东王绎赋“访酉阳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于汉之戊己校尉。

地名训义

地名栎阳，读作药阳，莲勺作辇勺，隆虑作林庐，荡阴作汤阴，不羹作不郎，平舆作平预，宛句为冤劬，沙羡为沙夷，不其为不基，太末为闼末，番和为盘和，乌氏为鸟支，龟兹为丘慈，番禺为潘禺，荔浦为肄浦，阳夏为阳贾。如此类甚多，此必有义，未能详考也。

五岭

裴氏《广州记》云：“五岭，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邓德明《南康记》云：“五岭者，台岭之峤，五岭之第一岭也，在大庾；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在桂阳；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在九真；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在临贺；越城之峤，五岭之第五岭也，在始安。”都庞，《水经注》作部龙。萌渚，《舆地志》作明诸。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注：镡城在武陵之南，接郁林；九嶷在零陵；

番禺在南海；南野、余干在豫章。”其说五岭又不同。并志于此，俟考。

渡泸

孔明《出师表》：“五月渡泸。”今以为泸州，非也。泸州，古之江阳，而泸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泸名之尔。《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驿，一在姚安之左邵。”据《沉黎志》，孔明所渡，当是今之左邵也。瑟琶，一作虱琶；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也。

朐忍

《汉·地里志》有朐忍县，颜师古注：“音劬。”误也。按《说文》：“朐，腊挺也，其俱反。”字既从句，与地名何干？《通典》作“朐㞞”，朐，音如顺切；㞞，如尹切，读如闰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劬，则因《汉志》而误也，当从朐，乃叶闰字之音。朐㞞，虫名，夔州地多此虫，遂以为名。又谓朐㞞属汉中，亦误。检《地志》，汉中实无此县。云安之西三十里万户驿下，横石滩上，土人云：驿之左右，朐㞞故地也。辩文字与辩职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岩《朐忍辩》，可谓互证，考千古之谬矣。

息壤

永州龙兴寺有息壤，柳子厚尝记之。谓隆然负砖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耳，土乌能神？"其说甚正。然万历庚辰，余姚蒋劝能分部永州，有要人冀攘此寺为宅，郡邑皆唯唯，独蒋持之不与，以此得谤罢官。后数年，地竟归要人，土功兴，执役者八人，一日尽死，未几，要人亦卒。宦永者贻蒋书曰："使公早与之，则向时彼已死，无能害公矣。"闻者相共惊异。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处；一即此，所云"鲧窃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触者死，前后皆符，然则理诚不可穷。柳以劳疫当之者，亦臆说也。而旧有详为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辩

《山海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罗泌作《路史》，发挥求其说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长，若人之赘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许叔重《说文解字》云："壤，柔土也。"《书》曰："咸则三壤。"孔安国云："无块曰壤。"《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缓。"是息土和缓之名。《周礼·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万物自生，则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树蓺则曰壤，土坚而壤濡。《前汉书·欧阳传》注："梁益间所爱，谓其肥盛曰壤。"又尧时有《击壤歌》，耕者拔其陈根，击其坚块也。又汉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盖耕治之土也。宋杨亿当制，于辽国书云："邻壤交欢。"太宗以嫌干粪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数文证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经》所云"鲧窃帝之息壤"，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畎亩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义岂不昭矣哉！古书传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类多矣。

编户

县有编户一里者，金州之平利县是也。然东至湖广郧阳府竹山县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宁县一千里，西南达县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东北至洵阳县二百四十里，中间辽阔乃尔。大约皆溪山胶结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椓船

战国时，楚顷襄王遣将庄蒙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步战灭夜郎。后人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名其地为牂柯。牂柯，系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当在滇。今以广西为哀牢，想必有据。

新丰南迁

嘉禾城东三十余里，镇曰新丰，塘曰汉塘，相传以为汉新丰人迁于汴又南迁于此者。

洞天

普安阎洞，天下洞天之首。

长乐县有华阳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黄龙洞，余皆得游，奇诡不可殚述。惟林屋洞门下连涂淖，游者必卧板上拖入，故进者绝

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霁，即洞燥欲尘；将大水，飞瀑从洞出，头高丈余，如匹练，老农视此觇旱潦。

白路贯顶

泰山悬崖绝壑，不可攀援处，时有白路迤逦，贯顶而上。盖因风雨晦冥时，狞龙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独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烟来水出，投以竹木则焚。邛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焰，光数里。

幔井见月

宿迁县西北马灵山，凡中秋遇月，张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无所隔，余日则否。时有白气冲出，下必有异，人不能测。

圣井

陈高祖生我湖长兴下若里，其宅址犹存。去太湖仅十余里，以东弁山为案，六水环注焉。宅有井，相传始生时，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圣井。有红罗浮出焉，好事者屡为去其翳蔽出之。归震川先生为

令，往视，作亭于上，勒铭焉。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缫丝井，相传董永行孝之所。每蚕熟时，井中有白草，根长丈余，如丝。又有度军井，泉虽浅，常不竭，汲且尽，击其栏，泉复溢出。岳武穆经略通泰，领兵过此，饮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闻其异，取栏置庭井中，击之无验，遂送还，至今人呼为“圣井栏头”云。

井署井脉

贾制使守扬州，有黄冠持画轴来见，展之，皆云章鸟篆，不可识，问之，亦不应。冉冉上升，足有紫云，急拜祷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留遗迹？”黄冠复下，趋出，入后土祠井中。因缒狱囚下视，见一洞，署曰“玉勾”。复使入，则水漫不可寻矣。蜀冈上禅智寺侧有井，味极甘冽，脉与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钵蜀江，失之，从井浮出，为寺僧所得。凡数年，老僧过而见之，惊曰：“何缘到此？”脱衲衣赎归。

山池船

无为州天井山顶有池出泉，四时不涸。弘治间，池偶涌沸，流出一敝船，船有篷，篷有断绳。

虾池

白虾池在开化县北金水乡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广七丈，深三丈。清献赵公抃尝馆其家，后为四川制置使，以白虾遗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池内，厥后生息不绝。有求而他畜者，其色变赤。

石潭

安定县后深潭，有两石似龟，或击折一头，江水为赤。数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县有清德，则沙开成潭，而泥人出；若贪污，则淤塞而泥人隐。相传吴定寔、罗昌作令时，潭深数丈，余皆填塞。

峡岭山洞

中宿峡，一曰峡山，在清远县东，山对峙江中。秦赵胡曾钓得金鲤鱼，可重百斤，贡之秦王，有钓鲤台。东有尉佗万人城，南有标幡岭。唐大历间，哥舒晃叛，州将来讨，梦神人谓曰："见幡即回。"及晃平回师，山顶有挂幡焉。白云山在番禺东，山高无泉，有龙化为九童子，泉遽涌出，时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间。下为大小水帘洞，秦安期生隐处，始皇尝遣人访之。或云，子城东遗迹尚存。蒲涧溪涧中产菖蒲，一寸九节，食之仙。

崇阳洪

崇阳县北有崇阳洪，两山相夹，中有三洪。堪舆家谓凿山有利，遂兴工，石工暴病殁，乃止。久之，山长复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长县，石油出自泉中。岁秋，民勺之，可以燃灯，亦可治毒疮。浸不灰木，以火爇之有焰，灭之则木不坏。

周公庙泉

岐山县有周公庙，庙有润德泉，在东北隅，世乱则涸，治则出。其出必有数日烈风雷雨。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风交作，山泽震裂，泉乃复出，盖不知涸已若干年矣。

温泉

温泉最多，而骊山、安宁为佳。骊山泉出有二穴，朔后出左穴，望后出右穴，浇田至五里外方冷。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无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发都鉴。又水中蹲绿玉石，坐而浴，甚佳。骊山泉出穴甚热，到浴池正温。安宁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觉稍热，久之反温。新安黄山温泉亦佳，余尝浴之。正温，雪天坐楼上望之，气坌出如蒸云。泉当大岭之下，贩米者逾岭而来，弛担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选即清，盖泉出右穴，流于左方也。初出处，手之甚冷。杨用修以硫黄实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黄气者是也，斯最下。

灵泉

博平县西三十里，有灵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窍，以泄暴水。永乐九年，疏会通河，其水遂塞，可见水溢不在彼则在此。一会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气赖以节宣多矣。

甘泉

东昌府茌平县西北有丁家冈，出泉甘洌，酿酒甚美。谚云：茌平丁块酒。又称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尝就冈下造酒以归，号为天下第一。余过访饮之，真绝品，当与易州相配。

咸水泉

莱州府潍县有咸水泉，在潍东三十里刘村。地势甚高，平泉流数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独咸，因甃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岂一窦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饶县北茶山寺。唐陆鸿渐寓其地，即山种茶，酌以烹之，品其等为第四。邑人尚书杨麒读书于此，因取以为号。一曰胭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处州东十里有龙泉，或一日一涨，或三日一涨，消则清，涨则浑，人莫能测。若京师玉泉之瓮山，我湖之广苕山，自趾及顶，在在从石罅溢出，而草翳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黄谏字廷臣，临洮兰州人，正统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馈，升翰林学士。作《金城》、《黄河》二赋，李贤、刘定之皆称美之。好品评泉水，自郊畿论之，玉泉为第一；自京城论之，文华殿东大庖厨井为第。作《京师水记》，每进讲退食内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比众过多。一或寒暑罢讲，则连饮数杯，曰："暂与汝辞。众皆哗然一笑。石亨败，以乡人有连，谪广东通判。评广州诸水，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谏博学多艺，工隶篆行草，而尤长八分。后诏还，卒于南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绕禁城，出巽方，流玉河桥，合外隍入于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年，取汲德胜门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语之亦不信。大内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汉第一品，陆羽所不及载。至京师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远矣。黄学士之言，真先得我心。

南中井泉凡数十余处，余尝之，皆不佳。因忆古有称"石头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钱雇小舟，对石城，棹至江心汲归。澄之，微有沙，烹茶，可与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

汲，用钱三百，以此自韵。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语：芒种逢壬便立霉。霉后积水，烹茶甚香冽，可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别矣，试之良验。细思其理，有不可晓者。或者夏至一阴初生，前数日阴正潜伏。水，阴物也，当其伏时极净，一切草木飞潜之气不能杂，故独存本色为佳。但取法极难，须以磁盆最洁者，布空野盛之，沾一物即变。贮之尤难，非地清洁且垫高不可。某年无雨，挑河水贮之，亦与常水异，而香冽不及远矣。

又雪水、腊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太淡，取不能多，惟贮以蘸热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难得，自以意取寻常水煮滚，总入大磁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洁，开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积垢二三寸，亟取出，以坛盛之，烹茶与慧泉无异。盖经火锻炼一番，又浥露取真气，则返本还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炼遗意，而余创为之，未必非水经一助也。他则令节或吉日，雨后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郑磁之青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洛水之石卵，吴越之奇石，此宋所采者。国朝白石，采之近畿之大石窝。宋时未入版图，班石取之徐、邳二州。显陵之役，枣阳出白石，若神启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驱石之海，祝曰："苍苍为牛，凿凿为羊。羊牛来斯，曰骤而骧。"石皆群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老姥，问之："见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问："见吾牛否？"曰："奔石

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为汝道破。”因忽不见，惟群石存焉。

磬石

宝庆府东五里康济庙有一石，约长五尺，阔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为窍，置铁索悬架，以为磬，击之有声嘹亮，闻五里，上有二线纹。相传昔有渔者，兄渔于江，获金片以归，兄弟争分，遂化为石，因舁庙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韩相国玉汝帅长安，筑通津大石梁，督责有司急，巨石无所出。忽夜梦一文面人，自荐曰：“吾可应命。”诘其所来，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齐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涂，磨洗吾垢，与今相国任津梁，以济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与？”明日，抵某所，果见一穹碣在泥中，杨光远碑，五代时事。丈之，应所科。磨其刻，舆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石妇

广平府城东庄有二石妇，俗呼为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传，夜有一妇人入人家窃饮水浆，防者以刀中之，亦不知为何物也。明旦视石人，其一腰下两断，遂以为异，咸来祈子。元旦，浓抹胭脂，焚香拜祷，颇有验，遂构亭以居云。

娥石

汉彭娥时遭乱，娥方出汲间，贼至，弃汲器走还，与贼遇，贼缚娥出溪边，将污之。溪边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岂受污于贼奴之手！”遂以头触石者再。山忽开数丈，娥即趋入，贼急逐之，山复合，贼皆压死，娥遂不知所在。遗下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山曰石鸡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长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婆萝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旧名为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汉中府褒成县境，汉永平中，司隶校尉阳厥又凿而广之。

太湖石

宋太师秦国卫文节公泾，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一人，参知政事，文章议论有裨于当时，《宋史》轶不传。公，昆山县人，韩侂胄用事，隐居十年。于所居地名石浦，辟西园，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间，然皆为屠沽儿酒肉腥秽，可吊也。独其在学宫者，为四方过客之所瞻仰。其冢间大石尤奇，旋转作人舞，而形质恢诡，类韪师所

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当在学宫之上。归震川先生得之，记云：“公，我乡之先哲。余朝夕对之，复如对公。前十年于阊门刘尚书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风猎猎，仿佛汉大将军兵至阗颜，大风起，纵兵左右翼围单于，骠骑封狼居胥，临瀚海时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朱勔进太湖石，舁者千人，徽宗封曰盘固侯。

怪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为患，众神之，创庙祀焉。霍渭厓毁其庙，未几，雷击去其石，洪涛驱沙，江为安流。清远飞来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绝。今其文竖寺中，世呼“驱虎碑”。

庙石

石船、石帆，铁履、铁屐。《郡国志》：涂山有石帆，长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圣姑从海中乘石舟，张石兜帆至此，遂立庙。庙中有石船，船侧掘得铁履一量。《寰宇记》：宋元嘉中，有人于石船侧掘得铁屐一双。《会稽记》：东海圣姑乘石船，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盖江北禹庙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将变，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倾卧岸侧。其时民间有“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之谣，猛甚恶之，禁人勿言。密起百余人，夜平其石，旦即复倾，如是者屡屡，已而果有兵变。

卢、苏等既来投顺归，视其石，则已平矣。

剑门皆石，无寸土；潼关皆土，无拳石。

南宫旧物

壶中九华石，此东坡题识。高不能逾指，广仅周尺。巑屼憰怪，山立九峰相属，如神劖鬼斫，米南宫旧物。后入严东楼家，尹洞山有记。

石碣

弘治初，庐州府店埠东北，居民修桥，掘土，得小石碣一，长可三尺许。上镌“慎县界”三字；背刻“少避长，贱避贵”六字。

石箭石鲸

文王射于丰，有石箭一枝，长二丈五尺，围四尺七寸，见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对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县内。

渭水石鲸，长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发白光，皎洁闪烁，圆大如簸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烛数里。远近皆往观，如是者弥月而

止。

石人赌钱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执牙旗两旁，即今卫治是也。忽一夜，守宿军闻人赌博争声，趋而视之，乃石人得钱数千。次早闻于郡守，阅视库藏，锁钥如故，而所失钱，如所得钱数。郡守将石人分置城隍、岳庙等处，其怪遂止。

石青

永乐十七年，山西行都司军士，采石青于净沙州旧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见青蛇随所往，二百余步失之。发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视旧塘产者益鲜明，至是都指挥李谦绘图来进。

文石

王之辅，新城人，大名同知。寿工兴，督采文石于黎阳。凿地无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见火光烛地，状如星陨。"旦往视之，文石在焉，得万余方。

献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窗公好治鱼池，及丹山母忧时，将凿池以悦其意，而未得也。一夕，梦神人谒曰："吾当献之。"觉而大惊异。已而

于居之干隅购得隙地，因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爱，叹曰：“梦征矣，殆天意乎？”乃即池为山，名曰天赐岩，构亭于池前，曰乐亲亭云。

端溪石

端溪旧石，久不可得。万历间，采珠内臣至其地，测旧坎，水深数丈，用皮囊绞至百日，水尽，人缒而下拾取，凿成零块颇多，水忽大至，缒者亟上得免。时憨山和尚在彼觅得，致王损庵五六方。大者长尺余，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题识。细洁莹净，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爱。

社义立石

黄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时修县志，论社所以主石之义，曰：“社祭土，主阴气也。夫阳气积而成天，故其精为星；阴气积而成地，故其精为石。石击则星出，阴动生阳也；星陨则化石，阳变为阴也。土为阴气之积，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为主。”时称其善论。

无字碑

泰山顶上有无字碑，色碧，文理极细，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阗国所进。

癸巳碑

龙泉关坛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今移赞皇儒学仪门内。

韩文公碑

南海广利王庙在番禺南，庙有唐韩文公碑。玉简、玉砚，象鞭精致。郑絪出镇时，林霭守高州，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海鱼虾蟆周匝，今藏庙中。宋真宗赐南海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并存焉。

汾阴碑

宋真宗祀汾阴，立碑石，今在荣河县察院东。高丈余，阔三丈，光泽坚厚，上镌二圣配享铭。俗称萧墙。有铁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盖顶焚炉之具。后土祠东岳祠铁柱各二。

仆碑起立

南宫县有李阳冰庙碑，高丈余，岁久，祠颓碑仆。山阳刘安为知县，率僚属祈雨。至祠下，见碑，非数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灵，碑自立，安当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沾足，碑起立，安以银觚奠神，就付诸庙中。因具上闻，且请新其祠，诏许之。召工薙草莱，增基址，兴版筑，掘地获钱六十万缗，遂为修葺之需。期月而庙成。正统辛酉春，安慨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资，市巨木送学宫。语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辈，不负吾所望者，当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乡荐，举进士，历官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遂以所市木，立乡贡进士坊。又出俸金厚赠之。自是人才辈出，科目有人。后同官于浙，师生僚友，各尽其道云。

仆碑生杏

司马温公之葬也，敕苏子瞻为文，御笔题曰：清忠粹德之碑。至党祸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断碑之罅，盘屈偃盖，拥其龟趺。金皇统间，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余年，白云先生家与之邻，益加封殖，绘图传之。

勒石题名

勒石始于李斯，题名始于汉文翁，礼殿三碑，止题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记碑，则署爵里官方，而司马温公《谏院记》则用文矣。

禁立碑

刘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几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弥匝普天，若行此例，悉摧作阶砌，亦快事也。

诘龙浮碑

欧阳公四岁而孤，二亲俱葬吉安永丰之泷冈。盖其考崇公官于绵，而生欧阳子，官于泰而殁。妣越国太夫人郑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随，欧阳子年二十，豫随州贡，二十四登进士，历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归祔崇公之兆，葬后还颍，尝于青州刻《泷冈阡表》以归。舟泊采石，夜梦神人从公假观《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黄山谷为文诘龙，顷之，灵龟涌碑出沙溪沼中，有龙王点迹数行如镂，取置西阳宫，为亭覆之。后宫火，独碑亭无恙。

掷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书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掷火中，遂息。隆庆元年，南城县治火，佥事张祉往视，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顿息。张盖熟宋事，投而试之，果验。岂气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挖碑

去思碑与题名碑，凡负时名，执法有功迹者，必经磨挖，更以浅深为高下。国子监则姜凤阿宝，吾郡则万太守云鹏。姜不过奏增监生坐班日月耳，恨之如此。万一时劲吏，千古人豪，其名挖至寸余，盖补而复磨，故深乃尔。近则陈筠塘幼学，其有以朱笔添花者，则某公也。

碑神

越隽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许，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苔藓繄如虬龙，独绕字旁，若巧避。下有青石，方阔可二丈，滑净若人素所履者。时有神鬼出没，人至憩且立者，必有祸。一老叟过而悦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棬，酌而且歌。其棬甚精，非世间物。有神人自碑跃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饮乐乎？”老叟与对坐，饮且数杯，慷慨纵谭曰：“别三千年，不谓相遇于此。”又曰：“已被此子觑见，去，去！非久留地也。”遗一器，飘然上升。有樵者隐丛薄间，遥见，亟趋至，器中尚有余沥，刮入口，觉精气勃勃，自踵贯顶，归家不复思食。后辞家，不知所往。

供御棬

唐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棬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复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棬于柈心，以油注棬，满而不浸溢，盖相契而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供御棬。不然，何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在黔得于高力士之家。”

白绸帐

安禄山昵吉温，温还朝，敕吏设白绸帐于传，庆绪亲御而饯之。此时正极奢靡，而以白绸为重，岂绸一时独出而贵，或北方所少耶？今宦涂以为常物，帐用至锦绣矣。

人舆

三代时，人主乘车皆负以马，故曰“辂车乘马”。惟桀用人辇，谓之不道。至穆王，犹用八骏。汉，黄屋、左纛，袭秦之旧，当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东汉阴就始用人，为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马，武元衡被刺，马归，始知之。裴度马上被砍，毡裹厚，得不死，犹断鞅而去。张弘靖以宰相镇幽州，用人舆出入，将士创见，且骇且怒，驯至于乱。是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乘担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驴，有进肩舆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赐者，力辞乃受。南渡时，行在百官皆赐，汪淳溪有谢表，然止肩舆。秦桧入朝，施全刺之，毡裹厚不得入，则帏轿矣。今制，两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轿，双棍引前。四品以下，即少詹、佥都、祭酒，皆乘马，用双棍，京师人谓之马棍，甚厉。若乘轿，则棍反拖后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给马，武官勋戚皆乘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赐轿，内相掌司理东厂者如之，亦必钦赐。今南中无大小，皆乘轿，惟有四人、两人之分，犹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舆出入，即兵马指挥若卫经历皆然，雇直甚贱。在外惟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举人冠员帽入谒，王问曰：“此冠起自何时？”对：“即起大人乘轿之年。”王惭，反加礼焉。盖前此外官三品用帏轿，部使者止乘马故也。

织锦札

书札至用销金大红帖，奢已极矣。闻江陵盛时，馈者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地，青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不为非也。江陵振厉有为，不甚通贿赂，独好华整，人以此求

媚，理或有之，要亦呆甚。如此权势，何不率先俭朴，而为人所窥乃尔？

习套科禁

宋末柬帖虚套，有“学际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语。又有场屋喧噪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国”、“即宫詹”、“即开府”、“即铨省”、“恭候台福”等语，习为固然。而场屋喧噪，沿以成风，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观事，可以观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过安福胡同，见兵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后归家，见驿丞告示大于知县，乃富翁之告示佥以朱笔县之通衢。盖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风俗纪纲可概见矣。

京师老媪

京师惟内官妇人遇轿不下马，不引避。宋栗庵太宰转长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隶人误以为男子，呵而触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余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从者失色，无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顾去。太宰到部，笑语同寮曰：“今日悔气，空受了老妇人一场大骂。”同寮问故，语以状。又大笑曰：“也不是蚁子了。”听者俱失笑。嗟乎！此妇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钱

乘舆济人，孟子以为小惠。今有大臣行长安街携钱以与丐者，每一出，丐攀号求施，累累缀行不绝，彼自色得，人亦艳而称之。不知于政体有当否？即不能平天下，独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养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数以讽余，余不应，此老亦悟，虽行之自若，然辄令圉人曰："勿令朱爷见。"

松筠相公总督江南时，每出，令从者怀白金以施贫子。由是丐者探其出，常什伯随之。此可为惠而不知为政者。

卷之十六

圣表

先师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苌弘所谈，姑布子卿所称，老莱弟子所识，荀卿、司马迁所述，并未一及须髯。汉文翁刻遗像，与唐大观元年所刻吴道子画像，孙淮海先生跋其须髯皆不甚盛。然则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真矣。

道子画像在鄱阳县。元末，红巾起，马至一处，不行，策之不动，疑有异宝。掘之，穹碑立土中，则圣像也。徙置一屋，众罗拜而行。从此道宫、佛宇，俱设宣尼像，以避兵火。饶州府学，昔为天宁寺。国初，陶学士安知府事，以原有先圣十哲像，遂改为学，僧奏夺不得。近年行人陆起龙欲得圣像，广文不欲开端，假巡道力，一时摩数百纸，陆得七十纸以归，有乞者，皆不应。

启圣祠

立启圣祠，以孔鲤、颜路、曾点、孟孙氏配，其说发于先儒熊禾。至世庙时，工部主事刘魁申其说，遂下礼官拟议另祠。乃丘琼山亦有议欲立庙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颜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于其子之墓。孟有墓在邹县，颜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然不如禾说为妥，丘亦未之见也。宋濂溪《孔子庙堂议》曰："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讲，颜回、曾参、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颜路、曾点、孔鲤，父也，列祀庑间。张载，则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颠倒彝伦，莫此为甚，吾又不知其为何说也！”余谓表叔似不必拘。

解大绅《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祀以为先师；而以颜、曾、子思、孟子配。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而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而以颜路、曾皙、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师易木主，世庙时，张罗峰当国议行。然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曾有此说，疏上，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又天顺中，林鹗守苏州，先师像岁久多坏，鹗曰：“塑像非古也。太祖建学，易之以木，百年夷俗，为之旷然。未坏者犹然，况遇其坏耶？”盖木主之说，有自来矣。

圣称圣裔

孔安国先圣远孙，追称曰先君，此最得体，孔颖达亦然。今人单以称父，而称其远祖曰家某，或以官，或以字。

湛甘泉称孔子曰庶圣，谓庶人中之圣也。其语生拗无意趣，且为鲁司寇，原非庶人。如陈剩夫、王心斋等，可称庶贤耳。

衍圣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后用羊一只，鹅二只，酒六瓿，面二十斤，茶、盐、酱各二斤，油烛十枝。其初钦赐，后改礼部，又改顺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孙为令。世庙时，有不胜任者，议改流官。诸大臣谓：此前代故事，即不职，当择贤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废数百年盛典？遂复世职如故，惟令抚按考选。

曲阜令故不上计。万历中，孔弘复号桂窗，请于大吏，愿入觐，许之。考三年满进知州，六年进同知，又三年进运同，皆掌邑事。

先师四世独传，扬子云五世独传。

厄台

汉祖追项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陈州西北三十里。汲长孺守淮阳，即今之陈州也，州城中尚有卧治阁遗址。州有厄台，盖孔子绝粮之处。其地以“厄台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记云：

> 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山川厄于崩竭。圣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灵，钟山川之粹，得无厄乎？所以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圣厄于陈蔡，其道一也。于时，周室卵危，鲁道迷溃，仁义路塞，奢侈源开。列国用权，猬芒而起。坏礼乐为糠秕，视诗书如荛刍。孩提王室，变坏儒风，俎豆不修，军旅用事。苟有衣缝掖而冠章甫者，鲜不拔戟而叱之。三纲五常，盖扫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处衰乱之世，痛五教之大裂，嫉四维之不张。刳道德为舟楫，将欲济天下之垫溺；斫礼法为耒耜，将欲芟天下之荒秽。故不程其力，不顾其势，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国，应机设教，与世垂范。然佩兰于鲍肆，孰闻其香？施法于乱主，孰知其政？所谓天柱将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艰哉！故教不用于哀、定，位不崇于季、孟，辞逊于阳货，见忌于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卒致天厌圣道，绝粮于陈，颜、冉之徒，馁目相视。我先圣则坦尔无闷，怡然自居，腹空肠干，未尝太息。盖圣人为人也，

不为己也；忧道也，不忧贫也。但欲缀皇纲之绝绪，辟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礼文，垂万世之典则。彼王泽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虽不食而死，复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图一日之饱饫；道醉德饱者，谋万世之利功。故教不用于当时，而用于今世；位不显于生前，而显于殁后。何则？祖述宪章之义，雷行天地之间。俾夫为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须离也，得非用于今世耶？名载典籍，身享庙食，得非显于殁后耶？与夫图一日之饫者，又何辽绝哉！余客在宛丘，得睹斯台之地，披蓁访古，驰笔而铭曰：

　　僭禄尸位，殁则绝祀。所谓伊人，若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馁而。饱德醉义，殁则垂世。所谓伊人，东山之士。天子求之，可谓仁乎？巍巍圣人，生而道迍。历聘求合，绝粮于陈。箕山之士，可齐其名。若敖之鬼，决非其伦。庙食不匮，祀典惟新。我来旧国，荒台磷磷，拂石勒铭，德音益振。

孔子台在庐州柘皋乡，状如圆坛，可容千人。宣圣与弟子尝憩于此，故名。

占鼎

孔子使子贡往外而未来，谓弟子占之。遇鼎，皆言无下足，不来。颜子曰：“无足者，乘舟也，赐且至矣。”诘朝，子贡果乘舟而至。

游海

昔鲁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于澶州，遇先圣七十子游于海上，指以归途，使告鲁公筑城以备寇。鲁人归以告鲁侯，侯以为诞。俄有群鹊数万，衔土培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讫，而齐寇果至。

翔鹤

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虏犯孔庙殿堂，廊庑灰烬什伍，植桧三株亦遭厄数。俄有五色云覆其上，云中群鹤翔鸣，良久而去。

仙迹

金明昌元年，有异人拜先圣于庙门外，伫立石上，甚有异色。既去，其足迹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庙时，诏官曾子裔孙质粹为博士。传子至孙承业，贫而盲。宗人有豪者，上书争袭，已嗣官矣。承业父子号而行乞，不能白。滋阳刘公不息为礼科给事，申奏状夺还之，人心称快。

孟子生时，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将止于峄。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于宋神宗时，晋州教授陆长愈之奏，太常寺看详。初以不同时为疑，礼部言从祀但取著德立功，相成为主，不必同时，引勾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为言，议乃定。

章时鸾，青阳人。父梦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号孟泉，

英气勃勃不屈。后以举人为邹县知县，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时，梦邹民千余迎公赴庙，岂孟夫子转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钱唐等力谏而止，然其时风雷示异，太祖业心动，所谓岩岩气象者，亦真可畏也。至《孟子节文》，乃刘昆孙等奉旨所为。后昆孙以科场事坐死，说者谓《节文》报应，岂孟子乃迁怒而然？

宫墙修礼

郑大同，莆田人。卒之旦，会新文庙，有江西木匠数人，于昧爽候，见公服大红，拜庙门内，出广桥，忽不见。顷之，一匠过其巷，闻哭声，归相讶曰："早有长髯伟貌，行昂昂如鹤，衣吉服，肃入庙门内拜者，非侍郎乎？"盖公宅近宫墙，每过必入谒。故其卒也，亦修礼而行如此。时嘉靖之丙寅年也。

余以丁丑入县庠，见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庙，礼毕，讲书三春乃退。今闻随便过门一拜，不复知讲书为何事。而圣殿宫墙，荒颓不理，其他一切祭祀乡饮，尤草草了事，甚至接诏重典若等儿戏。谕祭乡贤，视其家之隆杀，为迟速厚薄。大约世变江河，刑日重，礼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夹室塑像

杨止庵先生未生，其父赠公梦行绀宫，夹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剥。赠公揖之，其举一手答曰："是将以某月日时降于家。"及公生，而岁时日月悉符梦中语。他日赠公过学宫，则又见所谓夹室金碧而揖公者，状貌甚肖，乃以问先达蒋公。盖嘉靖中文庙改用木主，诸贤遗

像尽藏夹室中。

黜从祀

吴草庐、许鲁斋以仕元，黜从祀。然则孔子有灵，于元祭祀决在所吐。考之《元史》，独宦官李邦宁主祭，风雷示异，余皆平平无事。则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二百七十七次，而其余祭告，又不与焉。天以夷狄为骄子，骄子献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骄子用事之人，苟非济恶，间有恂恂知书人在旁，方奖之不暇，而反夺其饩，曰："何故事吾子？"则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骄子一日逐嫡长，据其家政，而事父母师友如故，父母且无如之何，师友从旁只得与父母伺隙，徐徐改正。而所谓家统、家教，固不可一日废也。辟天地虽极晦冥极变怪之际，历日支干，可得削而去之否？

为学两端

晦翁云："近时为学，不过两端：一则径趋简约，脱略过高；一则专务外驰，支离繁碎。过高者固为有害，然犹为近本；外驰者诡谲狼狈，更不可言。吾侪幸稍平正，然亦觉欠涵养本原工夫。"此言盖为陆象山、陈同甫发也。

多目星

晦翁与吕东莱同读书云谷，日夜锐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无少怠倦；东莱竭力从事，每至夜分，辄觉疲困，必息而后兴。尝自愧力

之不及，爰询文公夜坐时，书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据踏良久，精神倍增。数岁后，一夕，文公忽见神人头有目光百余，云多目星现。嗣是后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寝。

得水解毒

晦翁中乌喙毒，头岑岑，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深山中又无医药，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连饮之，大呕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验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门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考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楙神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楙。吴渊颖先生久病嗜睡，作《窜宜楙辞》。先生名莱，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方忽梦西域神人飞空而来，止于内寝，因名曰来。南岩方凤见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台"诗中，更曰莱。好学，无所不窥，体素羸弱，年四十四，久病不自振。忽梦作《重汪琦赞》，觉，谓人曰："汪琦，殇者也，今岁殆不起。"果卒。私谥曰渊颖先生。宋景濂出门下，其学大抵多出于先生云。

学者归宿

景濂自称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戌，作《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家者流，而终之以周、程，示学者有所归宿也。中间疏别觚排，各有深意。又佐太祖议礼制度，考文之功，确然为本朝儒臣之冠。与薛河东并驱，而文学过之，俎豆宫墙不为过。乃不幸谪死，子孙零落。门人方正学又死靖难，遂无有发明者。正德中谥文宪，嘉靖初，录六世孙德寿为国子生。

陈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荐征用，入京朝见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题奉圣旨："恁部里还考试了，量拟职来说。"先生以病，久之不赴部。终以病不就试，上疏终养，此必吏部以应考题，而拟旨者亦仍之。是时，太宰为尹旻，揆路为万安刘吉，皆不向学，拘例抑之，失最初征聘之意矣。且康斋授谕德，而先生止检讨，其意可见。父乐芸，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遗腹子也。母后以节旌，年八十余。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峰。后二十一年，改葬皂帽峰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会县典史贺恩督工，余置祭田，买其前湖，湖曰自然。

先生挽罗一峰先生诗云："状元文史少微星，翰苑为官漫两京。"此二句说尽一峰生平历履。又云："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纲疏一通。"说尽行事。只此四句，可当一篇好墓志，人谁做得？先生之诗，大约得温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谈诗有云："作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盖其所得深矣。大儒之不可尽如此。国朝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罗念庵之集，俱不可不细读也。

近日文字中间为上官而作，如考满入觐，贺寿送行，连篇累牍，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观，然套语谀辞，若出一辙。其于文格，益靡且远。惟先生一切谢绝，即刘东山为广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应。其言曰："所不敢施于当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难继。"其识远矣。

厓山大忠祠慈元庙之建，与祀典之举，最初皆发议于先生，及副使陶鲁、右布政刘大夏、佥事徐纮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梦金冠三人，从甲士数百，谢于门。慈元庙之未建也，先生梦一女人后饰立于大忠之上曰："请先生启之。"后十年，建庙，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诗，有"依稀犹作梦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尝与神明通，居外海陈谦宅，有异人来见，尝梦游天台，至第八重而觉。又梦一长髯道士，以布囊贮罗浮山遗之。八月十五日夜，忽梦玉宇无瑕，碧云灿烂，南斗下大书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隐或见。临殁，梦与濂溪、两厓答歌于衡山之五峰，皆纪之以诗。盖其神之极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谓"夜验之梦寐"者也。北归时，泊舟江浒，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几水至，溺死人畜无算，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记》，盛言太守周鹏之功。鹏，道州永明县人，濂溪先生之后也，故下语尤真切。后知其妄，悔之，作诗云："欲写生平不可心，孤灯挑尽几沉吟。文章信史知谁是，且博人间润笔金。"王侍郎哲见而叹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为谀，更有献谀以凑妄，彼此欢然，不但润笔，且以干殁者矣。

先生既授检讨，归，复有荐者，与中书舍人王汶同征，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汶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中。汶号齐山，文忠公祎之曾孙，稌之子。成化戊戌进士，初第即请为教官，竟得中书。非其好也，谢病归，读书不仕。乡人尊之而不名，称曰"齐山先生"，年仅五十七。

王阳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启行过郡城，前驱一人冲道，絷之，盖军法也。有陈生者，将从之受学，问知，状曰："是且威乡里。"遂去之。阳明闻颇悔，大减导从去。

《四友斋》一款云：阳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时武宗南幸，住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以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

先生擒宸濠，知诸边将领兵至江西，欲令释放，俟上至，亲与战，擒之。不得已，将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以濠付臬司狱。适太监张永至浙，与语，知其可信，遂以付之。后诸人谗毁，终得永之力免于祸。此时中贵气焰赫然，乃能责之具领状耶？

又云：阳明广东用兵回，经兰溪城下。过时，章文懿尚在，阳明往见。在城外，即换四人轿，屏去队伍而行。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随行必有队伍也。至文懿家，阳明正南坐。茶后，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门生，曾为广中通判，以赃去官，欲带一功以赎前罪。文懿力为之言，阳明曰："无奈报功本已去矣。"然本实未行。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余谓诚朴之人，易为人所欺，然心实无私，言之益见其厚。

枫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阳明广东用兵在六年，远不相及。事平七年，阳明告归，卒于南安舟中，未尝生回，经兰溪城下也。为门人请托，先生必不为。阳明有道人，可不可，自然以情告。宁有未发本而诞言已发之理？狙诈之术，庸人所羞，而谓阳明为之，且以对长者乎？或者江西俘宁王过兰溪相会未可知。要之，先生决不为一门人力言。果言，阳明必有以处决，不作诞语也。

又云：章朴庵，名拯，枫山之侄，释褐为给事中，后官至工部尚书。清操淳朴，略与枫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余四五百金。枫山知之，大不乐曰：“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惭色。

枫山先生卒时，朴庵方为布政，治其丧，请恤典。比尚书忤旨归，则先生卒已十余年矣。俸余五百，止见清操，何大不乐？先生素待人以礼，叔侄之间，义不掩恩。“卖买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决无此语也。

又云：武宗末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驾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杨石斋即以遗诏散豹房威武营官军。至十八日，诱江彬入内，奉皇太后密旨，擒付狱中。石斋故与晋溪相左，前十二月改晋溪于吏都，以王宪代为兵部矣。

庄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旨赴都。过吏部堂，止三揖，不跪，补原职，迁南验封郎中。中风疾，告归，明年考察，以老疾罢官。主者，倪公岳也。丘琼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昶始也。”

后渠评品

崔后渠评大厓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诗，其词险，其调戾，文则庶矣，古而鬯，简而腴，奇而妥。”

又评《圭峰集》云："罗景鸣，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奇于典，其昭于细故，而暗于大。然能自冶伟词，不乱于颓习。"评白沙禅而疏，一峰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无实。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峰行乡约而僇族人，定山晚仕而败。"独推重章枫山，是矣，然指谪三公处，殊不尽然。"禅"与"疏"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僇族人"，事必有故，苟为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谓"败"也。

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杨铭实从，门达自以诇察得幸。仲凫谓袁彬、门达实从，必别有据。至其恕李文达之夺情，犹可言也；而讥周文襄，则非北人入词林，不熟钱谷事，宜其以余米为訾。

后渠长子滂，少颖异，以子房、孔明自期，后渠屡斥其狂。后乡举，强力治田圃，宽后渠家食，甚赖之。嘉靖己丑卒，年三十四。

荐贤

蔡京荐龟山，石亨荐康斋，赵文华荐荆川。荐而得召，自然当应，世乃以此为病，何与？虽然，此三人者，尚知荐贤；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宜其以荐者为病也。

康斋先生以讼至县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不得已处，何损于日月乎？

邪正

凡真正道学，决被攻击推敲，即贤者犹不免致疑于形迹间。而惟一种邪说横议，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雌黄，聊志吾过。

李卓吾

卓吾名贽，曾会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处。读其书，每至辩穷，辄曰："吾为上上人说法。"嗟嗟！上上人矣，更容说法耶？此法一说，何所不至？圣人原开一权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际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圣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

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

卓吾谓："只有东南海，而无西北海。"不知这日头没时，钻在那里去，又到东边出来。或曰："隐于昆仑山。"然日县上之正中，则下亦宜然，决非旋绕四旁而无上下者。且由上下，则四旁在中，只四旁，其能透上达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温峤、赵苞为杀母贼。夫对使伏剑，陵其如何？峤过江东，原欲奉使即归。苞母在贼，降而救母得矣，然必败之贼，母子俱死国法，忠孝两失，悔将何追！古人值此时势，万不得已，几许剜心呕血，尚论者又复苛求，宜其宽于胡广、冯道也。

黄叔度二诬辨徐应雷著

黄叔度言论风旨无所传，闻入明嘉靖之季，昆山王舜华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禄阁外史》，托于叔度以自鸣。舜华为吾友孟肃名在公。诸大父，余犹及见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确。自初出，有纂入东汉文，王舜华尚在，而天下谓《外史》出秘阁，实黄征君著，则后世曷从核真赝乎？叔度故无弦琴，曷横加五弦七弦诬之也？近复有温

陵李氏著论曰：“牛医儿一脉，颇为害事。甚至互相标榜，目为颜子，自谓既明且哲，实则贼德而祸来学。回视国家将倾，诸贤就戮，上之不能如孙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规之不与，下之不能兴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为名高，是诚何忍哉？此乡原之学，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尝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说尽道理，明知是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李氏盖激于乡原之与世浮沉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诸史传，评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纲目》，于汉安帝延光元年冬，书“汝南黄宪卒。当是时，天下无党人”。又四十五年，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部党二百余人下狱，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党人归田里。又三年，为灵帝建宁二年冬十月，复治钩党，杀前司隶校尉李膺等百余人。史册之章明较著如此，计诸贤之就戮，去叔度卒，已四十有八年。夫诸贤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溯叔度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当是时，天下无党人”。盖宪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宪卒之三十有八年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群始与时忤，又七年而党事起。则党人之祸，于宪何与哉！宪虽大贤，安能救诸贤之就戮于吾身后之四十有八年耶？岂谓当宪之时，党人有兆，李膺虽幼而有长于膺者，范滂虽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诲之，使不及于祸耶？噫！即使叔度与诸贤皆同时，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钩党百余人，责一叔度也？岂谓不能维持国事，使吾身没四十年之后，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则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而何以责不就征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处顺，渊乎似道，无异孙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孙登之污埋”？当叔度之生存，尚未有党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规之不与”？诸贤未至于就戮，何以曰“不能兴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视国家将倾，诸贤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为名高”？李氏之轻于持论如此，不亦无其事而唾骂名贤盛德乎哉？且叔度之为颜子，为“千顷波”，盖诸贤之目叔度，不闻叔度之目诸贤也。何尝“互相标榜”？叔度稍以言论自见，则为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乱，则必为申屠

蟠。总之，必能保身，何尝自谓“既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简亢，独以荀淑为师。乃牛医儿年十四，荀公一见，竦然异之曰：“子，吾之师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谓“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无与为偶”。而见叔度，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叔度盖《易》之所谓“龙德”耶？何以曰“贼德而祸来学”？曰“此乡原之学”也？且李氏既恶乡原矣，顾于胡广、冯道有取焉，何也？盖李氏奇人盛气，喜事而不能无事，以济世为贤，而不以遁世为高，故喜称胡广之中庸，冯道之长乐，绝不喜叔度之无事。今李氏方盛行于世，恐览者不察也，余故以《纲目》之大书特书辨之。虽然，千顷汪汪，万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无敢短长，独于卓吾云云，自知为众所笑。及读《二诬辩》，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窥破。又见太仆瞿洞观墓志，有“最不喜温陵人李贽”一句，而朱大复执议最坚。一旦问曰：“李卓吾何如人？”余直以意对，大喜。要知世间自有同心者，乃大复以狱中不堪其苦，书刀自刎为天报。事有无不可知，只据所刻书评论，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见识，何等说话？惟焦弱侯尊崇之，若闻此言，必且推几大骂。弱侯自是真人，独其偏见至此不可开。耿叔台侍郎在南中谓其子曰：“世上有三个人说不听，难相处。”子问为谁，曰：“孙月峰、李九我与汝父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无所不至，谭及，余每不应。弱侯一日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余谓此字要解得好。既列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举琴张、曾皙为言，而曰“嘐嘐”。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洁，吾未敢以为然。盖孔子尝言之矣，曰“狂者进取”。取而曰进，直取圣人也。狷者有所不为，有不为，直欲为圣人也。“取”字径捷，“为”字谨密，乃二人分别处。故圣门之狂，惟颜子可以当之，曰“见进未见止”；狷惟曾子可以当之，曰“参也鲁”。此其气象，居然可见，下此则为狂简之狂。至三疾之狂，又须别论。盖一则界中行狷而言，是其品也；一则一冠矜

冠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粗、有凶。古人用字，义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称之，猖狂无忌惮者，引以自命。圣人固曰“贤知之过”，已豫忧思有以闲之矣。

卓吾初与耿天台不相入，焦弱侯受天台国士之知，在南中建祠堂会讲。其弟叔台，又为操江都御史，相与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弥缝，《焚书》中大加赞服。天台学问自佳，奖进后学尤力，与张太岳最相善，夺情致书，为录于后：

> 去冬苍皇颛启奉慰，时尚未悉朝议本末，伻还，辱示《奏对录》一册。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阁下陈情之悃，精诚纚纚，溢于缃帙。藉今世有仲淹，而缀之太甲《说命篇》中当更为烈，不可论古今矣。某尝思，伊尹毅然以先觉觉后自任，初不解所觉何事，近始省会。挞市之耻，纳沟之痛，此是伊尹觉处。盖君民与吾一体，此理人人本同。顾未肩其任，便觉之不先。譬彼途人视负重檐者，其疲苦艰辛，自与睽隔，故不无拒蔽于格式，而胶纽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亦时位所乘，道当然也。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而胶纽于故常哉！乃兹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忆昔阁下为太史时，曾奏记于华亭相君所，士绅佥艳颂之。某尝以请，而阁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积毒，偶一发耳。”某时㦸然，窃谓世咸藉藉钦为忠告訏谟，而先生故以为毒，何也？积疑者许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觉，而后知阁下之所为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发呫哔以来，便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则世所谓为贤，非毒而何？某非阁下之觉，亦终蒙毒以死矣。

天台所经相公用事者，分宜、华亭、新郑、江陵、吴县，皆不甚龃龉。观所与江陵一书，大略可见。王阳明初不为杨新都所知，后不

为张永嘉所喜，极于桂安仁之嫉妒。既殁岭表，可以已矣，椎敲弹射，无所不至，甚至夺爵而后止。阳明和粹，造到极纯熟地位，岂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经霜雪一番，增一番凛冽；经锻炼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悦之？为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权臣受枉

郭青螺为胡庐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补官，江陵犹加礼，延之上座。既别，致书不答。考之江陵集中，答书甚详，可见权臣亦有受枉处。即如分宜之恶，古今无两，然惟杀杨焦山、沈青霞、郭损庵，出其父子主意。张半洲、李古冲，则赵文华结构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祸受摈，出其报复者固多。却有世宗独断，与部院公评，历历可指，今其子孙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后事体，皆推之华亭；隆庆庚辛两年事体，皆推之新郑；万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吴县；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仓。此后相权日轻，其风稍息，而终亦不尽免者，则祖前人余说也。

阁部争权

万历十七年以后，阁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则阁亦不得独安矣。有所享，则阁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国家最不幸处。既阁权日轻，部臣自宽，稍稍相安。此际得一名世大臣，如马钧阳、刘华容其人主之，内调宰辅，外统百官，崇廉黜贪，奖恬抑竞，天下可大治，无奈时之乏人何也。循资而进，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垂涎之精神一旦如愿，急欲发挥，伥无所之，愦无所分别，悻悻必欲求振其权。遂有一二匪人窥之，投入怀中，其气、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群。遂深信，任为腹心，倚为命

脉。而又呼朋引类，张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领袖众沙弥，鼓钵百花喧闹中，只得随其奔走，甘受驱使不自觉。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势暗牵其鼻，窃其权。既窃之矣，何所不至，且谁之权而可窃也。窃必私，私必杂，两者胶胶结结。极之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官常日替，秕政日滋，四民失业，百猬皆张，以至今日，其祸乃烈。然则窃者与被窃之失主，当坐何律？律所不载。在家为家运，在国为国运，在天地为天地之剥运。噫！存而不论可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涌幢小品

下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卷之十七

罗先生

念庵先生，年六十，门人欲为寿，以书辞之曰：“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多援显贵礼际以侈大之。为之交游亲友者，亦皆曰：某将满十，不可无仪也。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夫满十而不容无言，交游亲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满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维持之艰，与夫顾惜教诲之专，诚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谓非寿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与子所以自待以终其身者，反之丝毫无有也。故凡满十而悲伤益甚者，惟洪先为最。以悲伤负罪之人，而纳宾客之礼际与其言，是非忘哀而为乐乎？自洪先有知以来，以生日未能奉一觞于先人以为报也。故未尝受妻子之奉以自为乐。平日不敢自为乐，一旦而纳宾客之礼际与其言以为乐，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执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养于学校者，尊其行也，故养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则宪老而不敢乞言，惧其劳也。是安其老者将以乞言，未尝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劳，未尝以饮食烦之也。不肖空生无比数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辞，不然，将扫迹一楼，是绝其承教于君子也，惟执事亮之。”

念庵之高祖曰庆同，号善庵，以孤子出继，承家难之后，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则念庵取号必本于此。乃小说谓念庵之父为知

州，过一庵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号念庵。考其尊公讳循，字遵善，号□□（原文此处为□），弘治己未进士，刑部主事、副使，归隐不出，未尝为知州。

遵善公当会试时，身故贫，一日，亡其囊中罽褐，同舍唐鹏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绐访得之。比入座，唐故戏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类君家物耶？"罗目逆曰："汝毋戏言。"唐又持褐相辨，则趋出向其人曰："唐谇语也。"唐归，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损，彼张恶名，尚得为士人乎？"唐始逊谢不及。尝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阳，旅舍有来奔者，佯若不谕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实，则忿怒脱走。出栈道邮亭，亭长告曰："恶地不可留也。"时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户开，月色中美女婷婷，来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寝。少顷，从者作魇语，起问之，已为鬼物所侵。返视户，户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长，亭长曰："此妖杀人多矣，而莫能动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风雨，中仅五尺，伛偻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陈波铺，家人取路旁碎砖，铺人出噪曰："此官墙砖，安得盗之！"纠众为难，中有识先生者，乃得免。后以病就医无锡，友人见船敝，以小楼船易之。至耦塘，遇豪仆舟，舟牵挂其尾篷，仆怒甚，抉牵夫，以砖石击先生舟。先生自出逊谢，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抉且骂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说》，谓："航者，吾分也；楼船，非吾分也。据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楼船不免。据其分，三四年可；不则，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陈后冈束没后，贫甚，有赙金数百两，先生收之为经营，而岁归

之息，又以田租时周其乏。其子渐能读书，言于督学雷古和，进之学宫。噫！只此一节，先生之过人远矣。

先生以乡贤事答学中书云：“乡贤之祀，关闾巷万口公论，关国家彰瘅大典，非势位可得而干，非子孙可得而私。若可以势位干，则鲁国之祭乡先生于社者，当太牢于三桓，而不当太牢于一栖栖伐树削迹之人矣。若子孙可得而私，则三桓之有力皆当奉其祖父，以从祭于社与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当大书特书叔纥之名于郑侨、吴札之上矣。故曰：称天以诔之，称天以谥之，此臣子事其君亲，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与焉者也。此之谓古道也，仆不能自谋，而能为人谋乎？草草亮之。”

乡贤一说，大率出于有力子孙遮掩门户及无耻生员餔醊之徒共成之，绝无足为重轻。罗念庵以吉水乡祠驳杂，所祀非类，耻其父与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宫墙，奉其主以归，此仁人孝子事亲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乡党自好者，未死时必不肯与乡里无赖为伍，死而魂气有知，何独不然乎？既作答学中书，因漫记其说于后。

万文恭语王文肃云：“吾师唐荆川，刻身练名节，习于世故，实万倍不敏。乃师用才高，不能无见锋锷，而不敏仅仅藏拙自守，默而图寡过已尔。”此语最公道，然为文恭易，为荆川难。

先生以郎中差往蓟州阅视土兵，时总督则思质王司马也。先生自以学达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辈也，出山任事，目中已无司马。司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时立业，视先生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马受祸，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练之旨，归怨先生。然世庙实以边儆怀怒，托此为词，而司马亦不欲以“练兵”二字闻于朝。何者？恐各镇征兵藉口日减，力所不能支也。

吴先生

先生讳昂，字德翼，海盐人。六岁而孤，性端颖，嗜书，闻海宁祝先生萃者，履方笃行，以员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从之学，四方学者多从之。公短褐草鞋，从一老苍头，负书走数十百里。及其门，就江滨濯足，更儒衣冠以进。谒者以告，祝先生大惊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见，拜而请曰："昂，鲁人，窃慕先生，不敢请，愿受高足弟子学。"先生曰："生来晚，书舍尽满，无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无牛，生宁得居乎？"公曰："唯，唯。无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吴生，令人扫除涂塈，使可居。公遂解衣，杂涂人共作，不日就舍。时祝先生持教最严，常映户以察群弟子。公在群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衷一败絮袄。又时时见老苍头寒，则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于室中，跳踊以敌寒威。而日夜诵不辍，其精悍深造，盖纨绮群弟子所不及也。岁暮，辞祝先生归，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吴生去，不来矣。彼仅谓束脯不备也，小礼不大妨，执是中止，而令业不得成耳。"乃赍米二石，布二匹，遣赠吴生为岁计事，且要明年当复来。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浅鲜耳。先生为是者，徒心察昂也。不以此时力学依先生，异日者悔何从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诣祝先生。比明，祝氏诸族人，少长济济，拜元旦庆，而吴生俨然在列。祝先生大骇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爱昂者备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愤厉激发，日镂心铅椠，学大成。后举进士，官福建右布政。归，混迹农渔一，意甚适。人或侮之，亦不较。日，驾舴艋入郡城，会郡中两措大南行，触其舟。两措大怒，邀公葺。盖公素貌侵一，又眇其目，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无繁华供具，逆揣其为农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农误触舟，不足辱，藉令舟坏，当代为葺。但老农囊无钱，能携至西门汤别驾家，当贷以供费。"如其言往，汤别驾一见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顾两生曰："此海盐吴老先生，君知之乎？""两生微有惭色。坐定，公具以告。别驾曰：泛舟于河，两相触，即两不相慎也，偏责公不可。如知公先达，渠又宁敢责乎？"公曰："两君子初不胜恚，幸宽之至此。又敢祈宥，请以白金二钱，为榜人油麻之费。"于是两生㦸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

其金而去。明日，两生扶服谢过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吴公奔赴丧次，寝苫枕块，擗踊号哭，如子于父，人尤多之。

沈镜宇先生

先生虽出鼎族，而清约简素，无异寒士。官礼部，高中玄为尚书，大作气势，以事诘某主事甚厉。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说道以为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谢过。久次丞光禄，告归，入京俟补，张太岳在事，见谒刺，曰："何处有沈光禄？"仅与尚宝。寻晋卿南中，见时态日异，告归不出。

方在告，予正馆其叔氏家。每考试入城，见先生从水次步至鸿禧寺，可二里许。幅巾旧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尝乘小舟过昇山，一人挽纤，一人把楫，遇农船纤挂，不能去，自顶席扉揭之。适与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诚正直，号称宿儒。余备馆宾，相见必谈旧人、旧规、旧事，余间能酬答，则大喜，谓诸子曰："这先生尽可与谈。"比余通籍，见一贵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讽。贵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长，在无意口角上见之，可不慎与？

翁既宿儒，试多居首，独厄于秋闱。嘉靖戊午，宗师以《奚冠冠素》为题，翁举古制冠名实之。镜宇先生只轻轻点缀，翁阅甚怒，至欲与杖。其馆宾进曰："案发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发，则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弃去。时去贡期甚近，亦不顾也。镜宇即是年中式，次年成进士，是时沈氏阙科第已十年矣。

翁颖敏绝人，幼时，父老以历日授使读，一览，暗诵不差一字。殁时年八十余，三子、三孙，皆贵。又三十年，诸孙梓其时论二十一篇，古质宏雅，兼理学经济有之。余得为序，了一生景仰与其家三代

交情心事矣。

许敬庵先生

余非知学者，亦非能讲者，惟念许先生同乡前辈，且仆起功名之会，恬愉得丧之涂，因往见之。和气蔼然，令人心服，遂礼为师。先生密嘱曰："我湖翰林甚多，德业未见光显，子勉之。"余闻汗下，由今思之，负愧多矣。

师尝深辟轮回之说，余曰："刑罚所不加者多矣，即无此事，犹当设出儆戒人，况实有而辟之，辟之，则其说益长矣。"师欣然笑曰："此等议论尽好，然不可以训。"

一日，与师坐舟中，谈升沉事。余率尔问曰："先生以铨部转佥事，闻报时，意下如何？"曰："也有两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则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话，即是圣贤话，后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顾愕然，师颜色自如，曰："正是学问相长处。"

一日，会讲岘山寺，请吴养晦先生为主。先生，师之乡同年也，年老而贫。日午未至，师候之，出入寺门数次。立堤上远望，见小舟，必问其仆曰："是否？"久之，彷徨曰："吴兄在舟中，冷矣，饿矣。"既至，亲下堤扶掖，欢甚。问途中安否，礼置上座，极恭。时列坐者甚众。或言妖书事，语侵郭宗伯，几至攘臂相竞。师厉声曰："不必谭，此等事决非读书人所为。"语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师之才情，盖精神管摄有在言语机锋之外者。

李见罗出狱戍闽，道上仍督府威仪。既至福州城外，师出见，劳问垂涕。顷之，正色曰："蒙圣恩得出，犹是罪人，当贬损思过，奈何一路震耀，此岂待罪之体？"见罗艴然曰："迂阔。"而师气色益和。丁敬宇今日改亭。先生，令句容，清勤爱民如子。入觐，当留为御

史，故张太岳门生也，谒见朝房。张亦素闻其名，问句容后事如何。对曰：“得复任五年，方可尽行其志。”张厉声曰：“迂阔！”夫复任一节，诚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话，所当奖重；而许师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阔之诮，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于事，与余最相得。每顾而叹曰：“早用十年，干许多勾当，今老且惫矣。”唐张嘉贞曰：“昔马周起徒步，谒人主，血气方壮，太宗用之，能尽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则无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时，后衰无能为也。且百年寿谁为至者？”此言出于人臣，为干进，用人者于此细思，则汲汲引进与爱惜保全之意当油然而生矣。

钱澹庵先生

先生刚直孤介，深于理学，尤长经济。晚年登第，仅以武选郎罢归，盖同官某构于大司马杨虞坡，杨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农事，至亲操畚锸。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长君负□□时名（原文此处为□），三试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视不能言动，亦不思饮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动，气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学，应遗才试，往武林，来别亦不能应。比放榜，士完中式报至，先生跃起，焚看拜谢，平复如初，又二十年乃没。士完即吾友继修，今为山东制府，缜密清和，盖世其家学者也。

先生少贫，茅鹿门先生见而奇之，以从女归焉，生三子。先生过同年陆布政纶，女童杜氏递茶，归谓茅曰：“杜女唇红，生子必贵。”遂请于陆纳之，果育继修，茅爱而乳之，愈于所生。为聘沈巽洲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婿，女亦贤孝，相敬如宾。可见贵人出世，际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贫，继修极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贤妇人，终亦食报。而两先生具只眼，得子得婿，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学问识力，极见推于许敬庵。先生殁，而许先生志之最详。末云：“论学确为孔门嫡派，而陶熔变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刚而近于激，或大而失于疏，或处家庭乡党，有偏蔽不该洽之处。”先辈秉笔公直如此。许先生固不可及，而钱先生之贤益显。今之谀墓者，岂非无善可称，故无病可见，一概以游词塞责与。

先生试于督学林公，当受饩，同试生邵鈇以廪居劣等，先生正补其缺，抗言于林，谓“邵生文劣行优，宜饩如故”，林色动，允之。

李临川沈继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为人所附。侨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见。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与余会慈感寺中，谓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见。”余即随往，言次颇合。两先生有山水宴集，必拉余入会。沈先生庄雅修饰，颇学晋人风流，语杂诙谐；李先生严重浑朴，好负手独行，而于风致亦不减沈。尝遥指私谓余曰：“这老子只可管钱谷，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说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这老者面冷须张，乃近妇人纳妾，妾见此嘴脸，如何喜他？”李回头厉声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游麟湖沈氏园亭。席中谭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谑愈喜，竟席极欢。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访沈先生。舟晓行，将至东门，有马孝廉船暗中与官舟相触，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马舟适值李先生舟，牵之求偿。泊于岸，余舟亦相并，先生呼余同坐，见碎器陈于舟侧，亦不为意。俄沈使至，下舟尽踢碎者于水。马之舟人奉主命擒去捶之，纳于鹚首中。孝廉二人，怒目龀龀，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触，我舟无与。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渐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还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

自让其仆，不以为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过余舟催行，从容问曰：“外间谓我何如？”余曰：“谓公口太狠，好骂人。”先生怃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问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刓方为圆，敛噪而默，人将谓沈继山要做尚书。尚书宁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后入朝，与孙太宰大竞。孙一日过之，好言请曰：“愿与解开。”正色曰：“公解可，我解决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义，又感其情，廉顽立懦，自是有数人物。而议谥犹未之及，毋亦见其貌未得其情，泥于同而未稽于独与？

李先生初授新涂县令，萧公廪方为御史，有名，过之，先生来谒，未即见，先生曰：“柱史至县界，则令为主，公为客；令来谒，则公为主，我为客，不得迟迟。”萧颇愠曰：“偏只知县多口。”既见，色甚厉。后会曾见台谈及言状，曾曰：“此贤令，未可轻议。”萧后再过，李再见，深引过谢之。前辈风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号云：“朝里有官做不了，世间有利取不了，架上有书读不了，闲是闲非争不了，不如频频收拾身心好。”此语极有省悟处。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详。

沈先生好古书画珍玩，李先生独否，颇好吟咏，亦尽有致。家贫，止一敝舟出入。或劝易之，不应。所雇乳母，适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见主翁！”缢死舟中，先生怜而葬之，并弃其舟。一日，借它舟过余，颇华壮，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说。”坐定吐实，为泫然久之。所云“仁心为质”者，于李先生见之。

丁石台吴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师事黄博士晴川。榜登乡书，下第归，复延晴川于家，事之如旧。晴川绳趋尺步，动以礼法督诸生，呼必称名，稍不如意，长跪呵责，未尝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归，贫甚，廪之终身，没则赡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荐缘其志，周给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吴先生敦朴，自孝廉时，出则授徒，归则力耕，置田百亩，下潦每渰于水。丁先生有祖业颇饶，辛未同第，时相过从，亦最相契。闻吴贫，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给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吴公。"吴以《春秋》魁其经，时总裁为张江陵，本房则王太仓两相公也。江陵将引入吏部，会丁丑分试，吴以次得与阅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为主考蒲州相公所称。江陵疑之，会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后竟得脱党祸，出守江州，改扬州。孤孑行一意，众嫉之。坐墨罢归，家去太仓仅二百里，素以文字义气相知，岁必一往，馈飧十石，绵百两，太仓亦喜曰："吴生衣食我也。"既罢，复往，拒不见，饷亦不受。吴向门再拜恸哭，弃其米绵而去。然修岁事不废，凡数年，吴邑邑抱恨殊甚。后余过太仓谭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谓其子缑山曰："平涵非妄言者。"其冬，吴复往引见，出不意，跪泣问故，告以实，乃就坐受馈，欢好如初。吴归，余适游其园，引入，垂涕曰："非公，谁为我剖此心者！"

先辈

直道厚道，先后一也，而先辈得之最多。一则气运醇庞，一则学问博洽，或师传，或庭训，其渊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为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谈及称颂者，面即发赤，且怫然不悦。盖其意以为窥

我浅，待我薄，且原无要名立誉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气常壮，历平陂夷险，略不为挫折。子孙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余庆。人徒见子孙富贵，以为才且贤，而不知精神命脉，乃祖宗积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独因此见人品，抑可以观世道矣。

彭泽舣舟记

邹南皋先生，癸巳五月端阳前一日，至彭泽，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余里，先生坐后舟。泊邑城，取夫，会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来谒。先生惧母舟野泊，欲亟得夫，辞簿尉不见，渠不无少望去。其夫见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计无复之。乃持尺牍呼尉至，而厉词诘之。须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谓“不厉词则不惧，不惧则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惭悔，呼尉至，以好语慰劳之。遗《祥刑要览》一册，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讼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泽，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为主，兹词暴气粗，恐不可令知者见。且不过谓尉可欺耳，万一尉有如陶彭泽其人者，束带以去，遂为世戮，人怒可轻视哉！”或曰：“圣贤处此何居？”曰：“圣贤宁从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记之以昭过，谓不如是，与家童有喜心者何异？

断维

王塘南先生服阕北上，舟至仪真。时两岸巨舟辏集，日且暮，风忽起，舟人系维于巨舟之尾。巨舟人断其维，先生舟飘入风浪中几覆。舟人皆号泣，先生危坐不为动。久之，复挽他巨舟得维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断维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问也。”

槎捧

罗近溪自盱江赴讲学之会，舟触石败，溺漩涡中，众度不能救，呼号而已。俄一槎冲至足下，捧若盂，空中有神语曰：“莫浸杀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清净净，更好。”江西讲会，莫多于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鹭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会，吉水有龙华、玄潭之会，泰和有粹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峰书院之会。又有智度、敬业诸小会，时时举行。地多溪涧水，学者每揭裳而济。一生素滑稽，见渔舟方随流撒网，呼曰：“鬼头渔父，网如张盖手如梭。”舟中应声曰：“兽面书生，口若悬河心若漆。”众大骇，且怒，拏舟将追之。渔父长啸放舟，倏忽不见，啸声彻林木，隐隐数里不绝。或疑为仙也，题曰：“渔父何迁次，孙登事有无。直从烟水去，已绝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会稽人，以孝义著称。常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遇有斗者，为吏所录，众皆逃散，惟原平独住，吏执以送县。县令新到，未相谙悉，将加严罚。原平解衣就罪，义无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颡请救，然后得免。由来不谒官长，自此以后，乃修民敬。余之缺敬于官长久矣，遇事安能免罚，故凛凛自防，不得少越。

往役

苏州曹太守新构官衙，欲藻绘，需诸画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阴入其姓名，出片纸摄之。先生谓摄者曰：“无恐老母，第留某所当

画者。”旦夕赴事，不敢后。或曰：“此贱役，谒贵游可以免。”先生曰：“义当往役，非辱也。”遂潜往讫工，终亦不见曹而还。无何，曹入觐，铨曹问曰：“亦知沈先生无恙否？”则漫应曰：“无恙。”已而见相国李西涯，复问曰：“君来，沈先生有书乎？”则错愕对曰：“有而未至，当附诸从事来耳。”时吴少宰匏庵方在詹府，曹仓皇走谒，问：“谁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状？”吴乃具语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贵不足齿也。”曹曰：“然则奈何？”吴曰：“仆多其画，可代之缄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适病，不能为书耳。”曹乃遍谪过吏卒，敕之曰：“归也，必无至郡斋而先诣沈先生。”比其诣也，则从容出肃曰：“闾阎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节为礼，索田家餐，饭之而去。先生则至郡阙一投谒为谢，卒亦不蒲伏庭阶也。

笃行

叶广彬，字大宜，号月窗，少聪慧，日记万言。为举子业甚精，以亲老，兄为诸生，遂辍业，治田园杂事。然诵读自如，经史百家，下及阴阳、算术，无不淹贯。貌最谨朴，若无能者，见人疾言遽色，应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闭户，毋外窥。俟其人去，乃听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贾闽清，邑有谢生贷百金，计息当倍，而谢生亡，父怜其孤，悉蠲予之。后次子往征，尽得其数，分半归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违亲获利，其失多矣。”坚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没，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郑十者，尝贷金不偿，更贷其子，复不偿，往征有谩语，心不能无少望，欲讼之官。已思曰：“彼贫，故负金，急征，且鬻田宅，是祸之也。”检券还之，郑与妻子泣且拜曰：“我无以谢公，闻公未孙，此乡有九天一气真人祠，其神灵甚。我夫妇朔望为公祷，以此谢公。”逾年，生台山先生。乙巳大歉，贸粟于福安，馆人利其金，锁卧室，招矿夫三人，令杀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达旦。晨发，邻人密告

曰：“公知夜来危乎？所共饭矿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结社谈诗，自题《月窗》曰：“天光清浅夜如练，桂影高底月下明。坐向中宵犹白昼，却疑月窟在灵扃。”又曰：“小构幽窗与月通，清辉莹彻此心同。仰天不语无人会，坐对明蟾独省躬。”喜熟寝，一日，其子桂山问曰：“寝安乎？”曰：“安，殆将还造化矣。”又曰：“世人谓将死有鬼物，甚妄，我但觉气尽，如五谷黄熟自归。又天堂地狱亦杳茫，纵有之，吾行可质鬼神，非所惧，慎勿效世俗供佛饭僧荐福也。”因自诵曰：“八十年来识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谨言慎行无些过，细数吾乡有几人。”已复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没时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复卧，语音尚琅琅，而耳鼻渐冷。又闻堂上客语，亟索衣，欲起迓，忽曰：“吾逝矣。”遂终，年八十二。居家俭素，课仆力耕，躬自饭牛，至老犹然。一日，为牛触僵仆，子奎谓：“大人何不自爱，作此细事？”公曰：“百里奚饭牛而牛肥，此细事邪？汝试使仆往，牛必饥，牛饥则无以耕，是废农也，可不慎欤？”

高行

关中贡士樊天叙，字敦夫，有行谊。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诸子念公起居，跽请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闵，恐贻家累。”由是终身独居。许敬庵先生时为督学，吊以诗曰：“丈人高行冠乡闾，闭户长安只著书。恬处萧斋同野衲，懒随尘鞅谢公车。希踪古道贫逾力，问学吾门老更虚。奄尔少微星殒殁，令人洒泪满襟裾。”

辞钱

张真，绛人，以贾之上郡。有僧行乞，辍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为此细事，宁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余而彼不足，损有余，补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语，极知公长者，尝掘地得钱如囷窬，不晓所从来，以畀公。固辞，僧谢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钱主迹盗，多所连染，真独得免。尝贷里人杨氏子百金，杨氏子病殆矣，举子母还之，辞曰：“余藐焉畴依，持此何为？”不听，内诸其箧而去。南游云间，晨泻盥水于地，水入壁隙中如注，发视之，有钱一罂，遽掩之。子与行，举进士，官重庆太守。

引发

孙文曜侨居槜李，值岛寇，瘗死者以千百计。一日，邻人避乱相遇，夺其资，解与之，戒速去，毋返顾，则寇逼跬步间矣。投于河，若有人引发，缘芦苇委曲出之。出而邻人已中三刀死矣，复取资以归。

不食官米

朱蕴奇，字子节，西安右护卫人。家贫甚，僦屋而居，妻子织网巾为生。读书古东岳庙，尝并日而食，晏如也。听讲宝庆寺，寒暑不辍。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狱，会天雨，四日不食，气息淹淹待尽矣。时岳庙有大户收粮米者，黄冠怜之，因取其米少许，为粥以食。蕴奇知其故，心计以为此官米，何可窃也？曰：“死即死耳，岂可以临死改节。”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诮蕴奇迂矫，至此始深服其节操，以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蕴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刘孝廉必达闻而义之，因白于卫官，始出其子于狱。当

路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节而周之者，必择而后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尝之市途，有遗网巾二顶，其子拾之，蕴奇曰：“彼之失，犹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则举家悬磬矣。”即命其子追而还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为谢，蕴奇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盖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杨鹤令长安，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简傲，忤嘉禾节推坐死。高中玄当国，出太史门，营解得免。召入京，中玄执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辐辏，却之不应，商人以万金求请，亦不应。高失位，随至芦沟桥，检囊中仅三十金，付之。归，贫甚，岁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给谏李临川时家居，谓侍儿曰：“此时嵇必大困。”载酒炽炭，棹舟从之，共醉，赠赀而归。未几，卒，诗集传于世。

真我

沈涵，扬州府兴化县人。家贫，尝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从我以丐衣食，一徇其请，则真我者丧矣。故我于饥寒疾病，乃至风火倏至，一以真我御之。”时大栗烈，或挟之炙于日中，谢曰：“与吾妻同宅幽阴，而我曝日以自偏。以为不义，而不可为也。”后生卒以饥冻垂毙，友人裹粮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儿

胡孔范，南昌人，倡理学，称儒宗。闻宁庶人厚招游士，避入匡庐。庶人反，有客过，言兵威甚盛，大署宾客官职。公方饭，怒以箸击客，折其齿。子儒，方数岁，仰曰："客欲作贼，何不打杀！"公摩其顶，大叫曰："可儿，可儿。"儒亦以明经世其家。

占地

谢逑，字维正，崇仁县人。好行善，能让人。邻有侵其界者，辄自宽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尝窒塘为基，乡人裹粮而赴，日以千计，曾莫详其姓名，三日而基成。年七十五卒，子孙日蕃，多显者。

散家财

元季金华倪子贵，以世乱悉散家财。里中有王仲和者骤富，子贵自书券，以田卖与之，不取直。所亲或以为讶，笑曰："子贵田有送处，仲和无处送也。"仲和果败。

陈湖道士

沈万三秀之富，得之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秀出其门，甚见信用。一日，叹曰："老矣，积而不散，以酿祸也。"尽以与秀，弃为道士，筑室陈湖之上，曰开云观，居之，竟以寿终。

万三宅在周庄，所藏有玛瑙酒壶，其质通明，类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点，因号月下葡萄。籍没后，为吴江某甲所得，以赠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顺间，邑人李铭教童子为业。一夕，于市中见沟渠有光，私识之，诘旦往发，获此壶。有刘姓者

曰：“若持此献镇守张太监，可得佥嘉兴一郡盐钞。”李喜诺，遂与之夤缘，果获所图，计利三千金，刘分其三之一。李领钞渡江，舟覆，皆湿毁，太守杨继宗追捕前钞，瘐死狱中。刘废产与偿。怀璧其罪，信非虚语。

道化恶人

大梁张勰，靖康之乱，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谢故业，为德于乡。蚤岁经赣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栋宇闳丽如王侯第。卧未安，闻牖外嘈嘈语且泣，杂五方之声。起窥之，则数十女子群处一室，累然若囚系。旦私问于邻，邻人吐舌曰：“君何从见邪？主人翁岁岁剽掠子女，鬻之远郡，累资且巨万矣。亟闭口勿语，且并祸我。”张上谒请见，徐以利害祸福晓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领解。比复过其门，有指以语张者曰：“是翁去岁遇异人，遂尽舍故业，所掠皆护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乡以安。”叹咤不休，不知乃张也，张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动

万安县刘週，号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陈雪筠之子忤，而避于野。忽心动，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愿以为托。”良溪诺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丧。数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义。

竹轩

徐本，字以道，姑苏人，籍京师。尝出入杨文贞公之门，及见诸老，能道前朝典故。气棘棘，好面折人过。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辄中其肺腑，曰："吾史笔也。"一时名德如叶水东、岳蒙泉辈皆礼为上宾。素习家礼，士大夫家有事敛殡，请之必往，然非礼致，不轻造访，访亦不俟茶而出。独嗜书，每得一书，手自披对，缺板脱字，则界乌丝栏纸，乞善书者补之。笑谓人曰："吾犹老鼠搬生姜，劳无用也。"年八十余乃卒。其自号曰竹轩，所辑有《竹轩诗》一卷。

偿金

海门县崔鐄以税金五百两付熔工，工欺其无券而负焉，鐄废产以偿。时王端毅公为守，廉其状，命讼工，对曰："鐄家已破，若讼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叹赏不已。熔工闻且愧，且德其庇己也，遂偿强半。子润，孙昆，曾孙桐，世贵。桐，解元及第，官编修，少詹事，学士。

全税金

赵伦，字序之，号五溪，高平人，好义而饶。县令使总输边赋三千金，盗夜入索金，固不与，曰："公家财，小民膏血，吾不忍数千户重累也。"盗怒，拟以刃，死拒如初，刺杀之，尽其私藏，而赋金扃深处得全。令丞亲临吊祭。妻李氏尚少，厉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伯积、仲科，俱官典膳。孙三，次輒，进士，给事中。

致寓物

何炫，号介庵，榆林人。其父输粟塞下得官，疾革时，指橐金相目曰：“此王威宁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殓甫毕，炫以骑橐载如滑，王骇曰：“今世乃有尔父与尔为子者！”分千金与之，不受。王后起总制，乃檄炫，将以相报，避不就。王终念之，隐己功，署其名，授百户，炫竟与从子，人两贤之。已贾于广陵，为德日益甚，终武略将军。子城，字叔防，举嘉靖壬辰进士，庶吉士，坚举应天乡试，皆出吕仲木之门。

免祸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创造黄册。时叔良充里长，县簿陈，管册迟误，被逮赴京，册局里书各逃窜，叔良独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赆之。陈曰：“汝同事相周患难，可无补报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书意也。”因得免其以黄册迟误坐永军者三十六家。又国初令邑各里造军衣，既毕，叔良计令以余布缝各衣襟，仍书管造姓名，同事诧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验视余布，独叔良者一挈领而见，得免侵欺之罪，且赏以钞。今县中各都皆有永军籍，独本都无者，叔良之先见也。

陆应期，大同人。正德初，贾齐、鲁间，同舟者四三辈，不知舟人皆盗也，数因事谩骂之，应期独否，又时时推饮食劳苦焉。一日，舟人迟迟不肯进，若有所待，同舟者谇欲加鞭，顷之盗发。会天大暑，舟人拥应期坐树下，剖瓜啖之，且相诫曰：“公长者，愿毋犯。”执同舟者，榜挞甚楚，劫其赀一空。比去，应期橐槭识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义之。

与伞

慈人冯景茂，尝下乡督农。中途遇骤雨，有一妇哀求附伞，冯曰：“吾虽不忍尔沾湿，然嫌疑当远。”委伞与之，而自跳入民舍。后乃于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暍有所休荫，题曰休休亭。夜梦神语之曰：“尔有阴德，与尔三银带。”后生子彰，武昌同知；孙安，江都知县；曾孙震，御史。亭在县东五里之八都。

报谢

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与甚密，友之子流客忘归，垂死，捐橐付士良曰：“与吾子无益，且重之祸也。”语毕即瞑。哭而收之，人无知者。他日，子归，即举以付，子复散尽，又数数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筹，生计萧索。一子钝甚，忽能读书，入国学，谒选，得县丞，为上官所知，委差赢得千金。父尚在，资以老，忽道士入门语曰：“某托致谢，已有以报。”则友之姓名也。长兴沈姓者，资数千金，为县守库，生一子，将婚，族弟代为之守，竟启柜窃官帑八百余金去。觉而罪及守者，易产代偿。其窃资者，越一二年事寝，才出盗金置田百余亩。晚亦得一子，爱之甚，托子县之豪家，并所置产，因而寄籍焉。子即婚于豪，有违言，挈妻以逃，而其产竟为豪所得。

有蒋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广所居，占半焉。方择日安梁，嫂额手呼天，忽大风，龙挟云雾入其门，蒋亲遇见，仆地，龙爪柱掀出，坠田中，节节皆断。余方馆温氏，闻而往视，咸奇骇，以为有天。

酱杨

赵某者，顺天人，本杨姓，粥酱为业，人呼为酱杨。天顺初，迎銮之役，武官胄士争乘势纳赂，以冒官赏，至累千数百。人或以语

某，某摇手谢曰：“我粗人，无食肉相，财帛非所惜，恐反蹈祸机耳。”不越岁，冒官者事败，尽革职任，或遭贬窜。人始曰：“赵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气，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铎，贫而有守，某每遗钱谷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俾不失节。暨某寿终，其子敏，又赡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军卫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见其砖石垝坏，默数之，自某门至某门，凡损几千几百有几，佣善书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请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寝弗行。越数年，复然，又寝之。又数年，欲复奏，其子谏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佣书钱不得，乃潜脱银簪具疏，竟上之。项郎中文泰恶其渎也，送法司讯治。既赎罪，费家赀数两。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郁悒以死。当具疏时，通素不识字，习读其章，对客口诵，累数百言，尺寸一二，无少遗失。及遭沮抑，辄叹曰：“朝廷养士，岁糜官禄数十万，孰肯计及此者！”或以为此细事恶足计，则应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损若干数矣。久而不治，必大坏极弊，所费何可胜计哉！”呜呼！通所见诚小，譬之以管窥天，天虽小，乃真见也。以庶人计此，亦不为细。彼所谓有官禄者，不能触类而长，计直而事，而顾笑且抑之，至于参送，独何心哉！

清计簿

余昌，字鼎盛，乐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时为令，察而重之，躬礼其庐。因请昌清计簿，条飞诡以千数，民大悦，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释。以寿终。潘公闻而咨嗟，为文吊之。

处士

前朝湖州出一吴甘泉琉，富而躬处士之行，学问渊源，气魄甚大。近日苏州出一徐声远应雷，贫而固处士之节，学问清彻，力量不小。卓哉两人，千古屋见，皆非游大人以成名者。次则王子幻，游必择人，皆有终始。有一人背而疏之，终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当试春官，适田汝成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便辍装不果北上，来游西湖，盘桓累月。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田尝戏之曰："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才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为之大笑。此虽戏言，然人于五者无一庶几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赏。

截头尾

一山人多酒过骂人，辄自命曰："浮云富贵。"余曰："且与汝细讲圣人言语，切不可截了头尾轻用。只如此句，上有'不义'二字，故他是浮云；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云。他若富贵而义，则彼是卿云，又对待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

云？”其人嘿然，第曰道学先生。

酒禁

古人多设酒禁，即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种糯，以绝其源。胡大海方用兵处州，其子犯禁，众皆请赦，曰：“宁大海反，吾号令不可违。”遂手刃之，其严如此。盖深虑军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严。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贵于粳米，而世家子弟，向号醇谨有法度者，多事豪饮，以夜为昼，种秫亦倍往时。余恐数十年后，必复有严此禁者，似亦循环之理也。

头脑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辟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想宫中进膳后出视朝，遍用之近侍，推己及人，无内外贵贱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姻家相近。敖豪饮大嚼，吴方初度，具冠服过，觞之，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欲敖对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应声曰：“寒朝最爱头脑酒。”一笑，共饮极欢。

醉龙虎

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尚矣。此后谢玄饮至一石，人指之曰醉

虎。蔡邕饮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龙。今之子弟有饮至一石者，当何名？曰醉狗耳。

清欢

陶渊明日用铜钵煮粥，为二食具。遇发火，则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杂投之，曰：“少延清欢。”

醉后诗文

恩州王兴宗，字友开，跅弛不羁，豪于诗酒，诗文必醉乃能为之，愈酒言愈奇，无酒不能作寻常语。得濮州学正，怀檄饮市中，醉而遗之。将行，亲友祖送，始言其故，众咸咋愕。王曰：“命焉尔。”毫不为动。至元二十九年，突谒御史中丞张养浩，哆吻奋髯，状似武人，张素闻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为掾。无何，暴卒。王初谒选时，有权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当路闻者，掩耳闭目走，目为狂子。

趣击贼

嘉靖庚戌，虏十万骑入云中。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皆骁勇善战，御史胡宗宪夜饮醉，趣二将击贼。达谓有伏兵，夜出不利，请待旦乃发。胡大怒，将劾之。达不得已，以二百骑夜出，至红寺堡，大虏围之数重，与椿皆力战死，败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书为二将请恤典，而匿其发纵状。给事中禹遂劾总督郭宗皋、巡抚陈耀，俱逮问，陈死杖下，郭戍陕西靖虏卫。

新挂教范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即狂肆，大醉后，或著蓑效古牛、鳖、鼻、囚诸饮，或舞虾蟆、鹳鹭，渔唱巫歌，欢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处士瓒宅，见所顿寿具，大骂曰："此恶物，吾仇也。平生恨见之，何为置此？"怒呼斧破之，瓒急移置以避。后以上舍生除章贡司训，生徒方群谒，见其醉，悬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请看新挂教范。"士皆惊讶。后值不饮时，敛襟危坐，议论英发，且持廉仗义，始知重之。丘深庵尝譬之为水，秋则漫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则成川为渊，供饮利溉。

绘图私谥

唐桂芳，歙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当道若旧交来见，酒酣，必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讷喜之，绘为图。尝私谥渊明为"酒圣陶先生"，王无功为"酒贤"，自称"酒狂"。凡岁时令节，以图像祭享，设酒浆，陈俎豆，举觞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识者谓有托而逃，盖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辄逃以自名，曰酒圣、酒仙、醉乡侯，尚矣！唐汝阳王琎自称"酿王兼曲部尚书"，甚佳。近日废辽府载阳王孙豪俊能诗，自称"曲部尚书"，因以名集，尤佳。余量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老，减且十七八。诗不能工，颇好典籍，又遁居农庄，称曰"秫子监学正"，可乎？

大噱

张万里，字广陵，闽人。嗜酒，辄骂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群犬辄随之。张目叱曰：“勿争，吾且尽吐所有。”市人大噱。万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经历，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贤，华容人。饮酒终日不醉，放口论人浅深，略不旁顾。才禀超拔，文笔烂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临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编修，出为副使，督学浙中，于补考，拔陶石匮祭酒，人称其精鉴，升参政罢归。能饮酒，所至命觞登览，飘然格外。同年顾公养谦开府辽东，致书以酒德为言，戏报曰：“昔人以酒为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酒可千日不饮，不可一饮不醉。美哉此言，可与论酒矣。弟落落无成，正可寻醉乡耳。而脾气虚弱，溏泄为灾，欲效郑公一饮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有限，此禄亦不易也。顾饮中友故相往复如此，归家日与同好痛饮。”老无子，后举子，数岁而殇。悲吒成血疾，疾时令人奏管弦，倚而欹枕听之。迨亟，问以后事，皆不言，独引声歌刘长卿《上阳宫》诗，声若金石，两手交舞，其达生如此。

浃洽

刘俊，深州人。在官终日闭门，不通一谒。有善客至，时或对饮，惟蔬菜汤饼而已。必求尽醉，指大樽曰：“吾兴在是，非浃洽不可。”奖善疾恶，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诡绝众，以致仕终于家。

饮会

王遵岩云：“亲戚常人之会，俱已辞绝；惟士夫之会，不得不应，恐其以为立异相拒而起怨谤也。”然细思之，身不惜而将好性命陪伴人口，语可笑。余自通籍后，即辞绝士夫会，而好与亲戚常人饮。欲免怨谤，其可得乎？

贵人持斋

一大贵人奉六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贵人甘甚，诧曰：“奉斋何不佳，而人乃嗜荤？”贵人之侄，余主其家。一日饭素，亦怒甚吓，厨人凡易十余品皆不称，余笑曰：“何不开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修斋诵经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说，余初以为疑，后试之，良验。盖世之矫诬者多矣，天且勿畏，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却均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总之，以善门

为标，行其恶机、杀机，逞志而纵欲。要之，善门原大，作恶藏机者到底赖之，存此根核，故愈见其大。人能为蛇，蛇亦复能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机也。

卷之十八

精经史

罗泰，字宗让，闽人，学精《易》、《春秋》及史传，隐居教授，不乐仕进。永乐间，南京尹闻其名，聘为考试官，亦辞不往，曰："吾志善一乡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与知去取。"

国初，南城县萧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独为农，而通经术，多读古书，时称曰布衣学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隐士求征辟矣。

陆彭南，字去邪，号象翁，明《毛诗》。不仕，文章劲健，与陆伯灵齐名。伯灵字子敬，皆松江人。尝讲论，戏曰："君谈《诗》，何敢思无邪？"象翁应声曰："子读《礼》，胡为毋不敬。"人称敏妙。

士夫守礼

宋时士大夫家守礼法。客造门，肃威仪，俯首拱而趋以迓，至门，左右立，三揖，至阶，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词相称慰庆赞，周旋俯仰，辞气甚恭。元人入主中国，此法遂废。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言语衣服，以自附于上，冀获速仕。然有志之士，犹私自确守不变，而金华、广信、建宁尤多。既守礼法，便不屑仕。一意读书敦古，而儒术反盛。太祖龙飞，诸君子悉搜出，佐大运，而宋郑王为冠。噫！岂偶然哉！

啖助解义

《春秋》胡传中数引啖助，啖字从口字。叔佐，赵州人，爱《公》、《穀》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著丘明也。

史名

《尔雅翼》云：史者，示往知来者也。梼杌之为物，能逆知来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汉书》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书，言固私改史记，诏收固下京兆狱。固弟超上书，具列固著述意。会郡亦上固所为《汉书》，天子奇之，除兰台令，使成前书。唐天宝初，郑虔，荥阳人，为协律郎，缀当世事，著书八十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子美有诗，广文之名起此。虔追译故书，得四十篇，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班、郑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桧，则禁私史。国朝原无此禁，亦不明许人著，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圣意远矣。

唐史记

有以一研示孙之翰者，索三十千，孙曰：“何异而然？”曰：“石润，呵之水流。”孙曰：“一日得一担，才直得三钱。”此语欠雅，只云“得水不难”便了。公有《唐史记》七十五卷，取入秘府中。间谓褚遂良不谮刘洎，太子瑛之废由张说，张巡之败由房琯，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无大略，皆旧史不及。白首乃成，未以示人，文潞公执政就索，止录《姚崇论》与之。后苏内翰与李廌书云：“录示孙之翰《唐论》，仆不识之翰，见此书，凛然得其为人。”

宋史

《宋史》列传，李纲至上下卷，犹可言也，李全亦如之，无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叹！永乐中，编修周叙以为言，诏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为史官，亦欲手笔削，另立一书，而不果。今老矣，无可望矣。

元修宋、辽、金三史，吉水贡士周以立上书争之，谓辽与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宋之为宋，媲汉、唐而有光；金之为金，比元魏而犹歉。宜有分别，附金于宋书。奏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为力主之，揭不能违也。

不列监修官

钱若水，字澹成，又字长卿。宋太祖晏驾，若水监修《实录》。有驯犬号叫不食，诏遣使送陵寝，参知政事欲若水书其事，遗之诗

曰：“白麟朱雁且勿书，劝君书之惩浮俗。”若水不从。后奏若水成书，不列监修官吕端名，以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实录》不书监修官名，众不能屈。

史难信

世言伯道无儿，谓无天道。夫避难时，子侄不两全，弃子抱侄，犹曰“念兄无后，不得已弃之”。然子能脱缚走，至暮追及，独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缚之而去，则天性灭矣。其无子固宜。余谓此史臣描写太过，伯道决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难信，观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节

无垢居士言，读书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节，若小疵，当缺而勿论，盖其间往往有曲折，人不能尽知者。如欧阳文忠公志王文正公墓，言寇准从公求使相，寇公正直闻天下，岂向人求官者？若此类，宜慎言之。余谓世间如此类甚多，若宋子京为晏临菑门下士，晏公罢相，制有“广营产以殖货，多役兵而殖利”等语，亦未必遂真也。

袭影

古书中尽有袭影处，只如瞽瞍二字，从目从耳。《真源赋》便云：“舜粜米平阳，为父舐目，目以光明。”

儒禅演语

禅语演为寒山诗，儒语演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民，觉世唤醒之妙用也。

训注

秦延君注“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此训注之最繁者，如何传得？

字法

《尚书·尧典》连用六“哉”字，成汤祷旱连用七“与”字，《哀公问政》章连用九“也”字，此欧公《醉翁亭记》与苏公《酒经》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刘秩摭百家侔《周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祐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号《通典》。然则刘秩开创之功，不可少也。

房绾用刘秩而败，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禄山反，杨国忠欲夺哥舒翰潼关兵权，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而称之。其时兵势不敌，二人亦无如之何也。

撰记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对仗承旨，仗下谋议不得闻。唐武后时，平章姚璹以帝王谟训不可阙起居，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付史馆，从之。璹字令璋，思廉之孙。

平贼作记，始于裴肃。肃为浙东观察使，剧贼栗锽诱山越为乱，肃引州兵破之，作记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为相，奏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他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裴家父子，可谓详于记者矣。

文选

《文选》所收，多浓郁，《兰亭》简旷，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气清”似秋或曰，“丝竹管弦”四言两意，诸公又曲为辨，俱揣摩之见。

《文选》五臣注，吕向字子回，泾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注为繁，自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解，今称为六臣云。

韩文

韩昌黎之文，本之于经，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来无择，无择授之孙可之，可之没，其法中绝。后王临川得之独深，而边幅稍狭。可之有集在秘阁，武宗时稍录于人间。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爱之言，从福田利益上说，事暗君道理当如此。岭外与大颠往来，亦人情之常，何劳诸公苦苦逼拶。此际惟考亭最妙，考亭极重韩公，注经书外便注韩文。故文公决当从祀，而议者异同，今且不复讲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浅浅说去，差关其口，故佛子辈恨之，至今哓哓若不共天。其余极口恣笔，自谓工矣，味之，翻是赞叹夸张，却不为恨。

退之肥而寡髯，韩熙载小面美髯。熙载亦谥曰文，后人题像，遂误以为昌黎。

潮州韩文公像，状如浮图，此后人因公辟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实大颠之说。郭青螺为守，易以木主，最是。

苏文

东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极矣。在宋则朱考亭比之淫声美色，盖以程伊川对头，故作此语，觉着成心。至叶少蕴何人，而亦痛诋，且引欧阳文忠为证，其谁信之？

东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颐奸邪”四字，见之便欲气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于宋，都被四川、江西夺去。至国朝，金、处诸公开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郑澹泉、茅鹿门、王敬所、唐一庵、张甬川、许云村、徐子与、蔡白石、吴泉亭、田汝成、徐文长，或以理学，或以诗文，皆号成家。而近日，余汉城、孙月峰，亦铮铮独上。又如冯具区文集，尽简质可读。屠纬真天才骏发，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肃、胡端敏之奏议，虽不以文名，而大手笔、大议论，足盖天下矣。澹泉之史笔，何减孟坚；鹿门之叙事，庶几龙门。余尝执此说，为人所笑。要之，后世必有能评之者。

焚枕文

梅溪江天祥与张姓者为仇，勒众拒捕，一郡大骇，欲请兵行剿。唐一庵先生言于当事，与之约，就狱拟死长系，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诚，出就缚，无何倍约，竟斩之，灭其家。先生私抚枕哭之，作《焚枕文》谢过，有云“我负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虽死，其名得先生而传，死贤于生，可谓知所从者。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数万人，子孙必兴。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与？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会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宫之次。又曰某某，此胪传之次。又曰某某，此私会齿坐之次。甚得体。今则科名以殿为耻，齿坐以首为耻矣。公是年典试，会元陈澜、状元朱希周，皆苏州人，在今必疑私其乡人，生口舌。

启戏

侯总戎名一元。归家买田，于文定公作中，皆潴水不耕，讼于官。文定公作启戏之：“伏以龙韬虎略，方图秉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讼。堪为捧腹，未足介怀。恭惟大将军戏下，望振百蛮，威宣九塞。拂衣玉帐，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为问舍求田之计。本觅禾麻之野，翻成烟水之乡。汪汪千顷之波，惟见浴凫而飞鹭；闵闵三农之望，虚闻佩犊而带牛。已悬罄于橐中，尚辍耕于陇上。反劳讼牒，致见比追。陶令尹之西畴，孤舟可棹；王将军之武库，束矢何充。曾无批亢之能，可效弄丸之解。料无负三尺之法律，亦何伤八面

之威风。聊陈奉慰之辞，自释作中之愧。”

文字简古

国朝诸集，大约流畅者为多；其号称简古，惟崔仲凫文集盛行，次则桑民怿有集数卷。序金文靖前、后《北征录》，凡四百余言。中谓宣王淮北之伐谓定师，师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为漫师，师漫者挫。隋唐高丽之行谓荒师，在淫主则乱，在英主则挫。宋太宗收复幽州，谓之棘师，棘则不支。我太祖为涤世之师，太宗为继武之师。其题朱清花园堂诗中二句云：“可怪名花真势利，东家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长

文之长短疏密，各有体制。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长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盖后人欲夸润笔之多，而曰字三缣，何遇我薄，则其态可知已。凡读古事，当以时论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余字，《广东志序》，则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顾

叙事文虽细碎，极要照顾。如贼得主人，胁之曰，必曰事我富贵可得。而《唐书·张兴传》作史思明语曰：“将军壮士，能屈节，当受高爵。”“屈节”二字，岂像思明口中语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拗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转侧。卑栖待哺，不异鹪鹩。猥云忧国忧民，许身稷、契。浸假而当一官，受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毁桀誉尧已非，况骂尧以誉舜乎？

《嘉鱼城记》曰：“上则洞庭，下则彭蠡。苻萑为警，县当其锋，犹孤注也。”考县境俯临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黄州、蕲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桥记》曰：“上控衡皖，西绾浔阳彭蠡之口。”盖不啻数千里矣。古人作文，约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烦简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后文字，于其卒，皆曰“上闻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语。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书墓志，所引前后诸大臣凡二十余人，皆称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称其号，或字曰某某先生，盖举世所共知共晓者，以为重。然不过间一及之，或引证，或点缀，以尽文之变。其他庸庸者，即贵至三公，数至千百人，何足有无，而人亦安知某之为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为文本经术。会稽杨维祯以文主盟四海，彝独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态惑人、媚人，所谓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数百言诋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鈇，字克相，闽人，与郑善夫同时。鈇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识。然字非素习，第临文检古书，日稍久，或指以问鈇，鈇亦不识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时有虞淳熙，字德园，亦如之，官吏部郎，隐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清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颂，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隶

一达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毕竟何如？"漫应曰："河下皂隶耳。"盖谓随便答应，没甚紧要关系也。其言似过，却亦切时病。

忏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类，虽称谀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于后进少年，偶得一二隽语，便欲据西京，超大历；官评仅考中下，辄称韩冯翊、黄颍川。老而不死，多作诳语，畏入地狱。"观此则公之忏悔已甚，而近日诸家文集，当有以自振矣。

换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换字法。其计无复之，则曰俚之：黾勉曰闵免，尤甚曰邮甚，新妇曰新负，異曰异，须臾曰须摇，赤帜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称殊死乃斩首，分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陆鲁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诗文亲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兴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谓曰："子文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继被知英主。"齐昌隆中，谢朏雅善兴嗣，荐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伦，命兴嗣以韵语属之，一夕成文，本末烂然。

百千万姓编

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运"起文。然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编》，雁门邵思撰。汉颍川太守聊氏复有《万姓谱》，我郡凌氏因衍《万姓统谱》。

志录集

《夷坚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而芟之，分门别类，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怪录》，杨用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实只一书，且非刻之误也。

李任道编《云馆二星集》，以新安朱弁与宇文虚中同载，虚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见之不乐，自为诗题其后曰："绝域山川饱所经，客蓬岁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茑施松惭弱质，兼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朱自金还，仅转奉议郎。所著有《曲洧旧闻》三卷，其余尚十余种。

刘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刘邠，字贡父，有《公非集》。尝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难。"

书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应麟所集。王盖取文天祥为状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张融有文集数十卷行于世，自名为《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书已先做

近年新安谢生改《三国志》为《季汉书》，尊昭烈以继东西汉之后。然先年吴中有德园吴先生者，挺庵宪副之父，以岁贡受子封，不仕，孝友饶文学，亦窜定《三国志》，订正统，名曰《续后汉书》。可见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续"为妥。

俞羡长山人刻《类函》百卷，其书盛行。然世庙时原有此书，乃

郑虚舟山人奉赵康王命纂之，累年书成。而郑卒于清源，其子献之得厚赏，不知视今书何如？岂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耶？俞，吴江人；郑，太仓人。

《红线》杂剧，乃吴中梁辰鱼伯龙所演，今时所用。不知胡懋礼已先之，更胜于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书，以宋板为据，无可议矣。俞羡长云："宋板亦有误者。"余问故，曰："以古书证之，如引五经、诸子字眼不对，即其误也。今以经、子宋板改定，则全美。"余曰："古人引经、子，原不求字字相对，恐未可遂坐以误。"俞嘿然。余谓刻书最害事，仍讹习舛，犹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将何极！

碧云騢

宋有《碧云騢》一书，宛陵梅圣俞所撰。碧云騢者，厩马，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乃留之上闲，遂为御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圣俞书意，言旋毛世所丑而见贵，以刺范文正、文彦博诸公官虽贵而行可丑也。其毁文正尤甚，言文正附会范仲尹，遂改姓名相从，尽取其家资。及仲尹既败，家破，略不抚恤。又媚宰相贾昌朝，至呼其夫人为婆婆。大都皆不根语。一曰魏泰所作。

正杨

杨用修博学，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辩则辩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书，若杂志中间，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恶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论，察语下自见。文集自王阳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绽，杂志则自古往往有之。惟吾乡陈楝塘先生《见闻纪训》，李临川先生《见闻杂纪》，绝无此弊。

字义字起

簆篣，韵书四豪篣字下注云：簆篣，竹名。而不详其说。按《异物志》，南方思牢国产竹，可砺指甲。《竹谱》云：可挫爪。是也。崔鶡诗曰："时一出轻芒，皑皑落微雪。"又李商隐《射鱼曲》曰："思劳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种，制成琴样，为砺甲之具。用之颇久则微滑，当以酸浆渍之，过信宿，则涩复初。又作涩勒，东坡有诗云："倦看涩勒暗蛮村。"

诗韵如廻、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书云：汉都洛阳，以火德王，为水克火，改为雒，此自无疑。杨用修引《春秋》会雒戎，并《左传》皆作雒字以驳，是则然矣。然《春秋左传》之板，岂刻西汉前者乎？至五代时方有刻本，安得不从雒也？

古"法"字作"灋"，《尔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触不直者，咋不正者，即豸

也。御史冠廌，亦曰执法。

《元命苞苻》曰：刑者，侀也。《说文》曰：刀守井也。饮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仓颉制字，八厶为公。盖分厶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义最简而直。

《乐记》：獶杂子女。郑注曰：獶当为優。孔颖达曰：獶杂谓狝猴也。谓舞戏之时，状如狝猴，间杂男子妇女，无分别也。然则倡優之優，当作獶字。一曰：優者，借也。谓饰他人面目、形色、声气也。

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另之。注：另，古瓦翻，即剐字也。剐，一作㓝。

赋鵬二字，为壮年谪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概用。如此类甚多，临文者忽诸。

唐人云：於字必字无艸，今於字草作す。

禮为礼，處为処，與为与，皆《说文》本字。棄为弃，饑为飢，亦正文也。

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寡夫曰茕，寡妇曰嫠。《孟子》：老而无妻为鰥。今人从之，未有用茕者。

《大学》曰：失诸正鵠。《小尔雅》云：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鵠。鵠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谓之槷，槷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为一，不知正与鵠乃有分也。

索与绳，一也，大曰索，小曰绳。空棺谓之榇，盛尸谓之柩。自换字之法行，扶柩悉改为扶榇。而长年用帆樯所呼为力索者，亦以为

欠新，改写作力绳。榇则何尸，而绳则何力耶？

《方言》：凡葬无坟者，谓之墓，有坟者谓之茔。《檀弓》：古者墓而不坟也。邯郸淳《曹娥碑》：丘墓起坟。盖言丘其平墓而为高坟也。后世以坟墓混为一，遂疑其重复，改为立墓起坟，非也。

韩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为涉，朱子《考异》已著其谬。盖南方谓水际曰步，音义与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税，即以韩文证韩文可也。柳子厚《铁炉步》至云：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经》：赣水西岸有盘石，曰石头津，步之处也。又云：东北径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又云：鹦鹉洲对岸有炭步。今河南有县名城步。《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曰墟，水津曰步，罾步即渔人施罾处也。张勃《吴录》：地名有龟步、鱼步，扬州有瓜步。罗含《湘中记》有灵妃步。《金陵图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处。温庭筠诗：妾在金陵步，门前朱雀航。《树萱录》载《台城故妓》诗曰：那堪回首处，江步野棠飞。东坡诗云：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刘子彬》云：紫步于今无士马，沧溟何处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侩曰埠头。律文：私充牙行埠头。

山之取义，不独高峻而已。今人称蚕作茧曰“上山”，佛寺曰“山门”，曰“开山”，灯曰“鳌山”，夥曰“合山”。江边人伐荻，曰“上山去”。盖多而丛聚，亦谓之山也。又祝万寿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为乐句，韩愈、皇甫湜大赏之，其名遂震。

假父之称，起于唐。李锜择善射者为一军，曰挽硬弓；随身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军，曰蕃落健儿。禀赐十倍，使号锜为假父。

子双生曰孿，又曰孖。

窜名二字起《新唐书·归登传》。

捉笔二字起《唐书·刘瑑传》，又见《刘祎之传》。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陆厥传》。

仆遫一作禄蔌。

债帅二字起《唐书·高瑀传》。时裴度、韦处厚为相，用瑀为忠武节度使，士相告曰："裴、韦作相，天下无债帅。"

胜国二字起于张养浩《游龙洞山记》。

《后赤壁赋》结语七字，同李翱《解江灵》，止改一"启"字曰"开"。

弇州《卮言》深诮钜斗二字，乃近时有称名公集古文，题曰钜文，此又斗之流亚也。

棘字之义，一曰荆棘，为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闱者，盖取警急呵厉之意，如云事棘，又如两两束湿不可放松之谓，非谓主司畏哗，围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门四墙，何处无棘？岂独春秋二闱哉？前朝云锁棘，放棘，甚无谓。国朝曰入帘、撤帘，帘之中曰帘内、帘外。帘远地则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汉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变为二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留守不许出城，此是何意？今之亲王亦如之，同于囚矣。

纂书进御览，起于唐韦处厚。

度僧道取资，起于裴冕。

诸王驸马期以上亲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济西北，始于韩滉。

《五君咏》起于张说咏苏瓌以感动其子颋，进言玄宗，得召还。其后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滥也！

冥服禳禬，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义也。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

走马楼起于许敬宗，号曰“连楼”，令伎走马其上。

以茶市马，始于唐贞元回纥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凤泉里，执苦养母，以墨致富，后为名臣。

砚，一名墨海。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篆曰“帝鸿氏之砚”。然则砚墨之来久矣。

《老学庵》谓杨文公“游岱之魂”一句，出《河东记》韦齐休事。然骆宾王代父老请中宗封禅文云：“就木残魂，游岱宗而戴跃”，又在《河东》前矣。

王文公父名盖，故《字说》无盖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妥，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芝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孟子》曰：“恶，是何言也！”恶字，盖齐鲁间发语不然之辞，乃方言之祖也。

广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与中州同。近粤者多蛮音，与高、廉同。其俗字颇多，皆鄙野依附。如𡶶，音稳，大坐稳也。𡨦，音矮，不高故矮也。𡨦，亦音矮，不长故矮也。𡨦，音勒，不大故瘦也。𡨦，音磡，山石之岩窟也。𡨦，音檻，门横关也。𡨦，音酋，人在水上也。𡨦，音魅，人没入水下也。𡨦，和馘反，言隐身忽出以惊人也。𡨦，音鬍，毛口故鬍也。𡨦，束敢反，以石投水有声也。自范成大帅静

江时已有之。见《桂海虞衡志》。今又有𨱔、泵之类，殆难研究。

俗语有五荤三厌之说，厌字殊不解。后读《孙真人歌》，谓天厌雁，地厌狗，水厌乌鱼。雁有夫妇之伦，狗有扈主之谊，乌鱼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义

弓有缘者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缘盖缴缠而成，弭即今之角弓。《左传》曰“左执鞭弭”是也。

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肉者，边也；好者，孔也。以边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卤，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鸟罟为罗，兔曰罝，麋曰罦，彘曰羉，鱼曰罛，又曰罶。缁帛全幅长八尺者曰旐，又以帛续旐末为燕尾者曰旆，载旄于竿头者曰旌，有旃曰旂，剥鸟皮毛置之竿头曰旄，以白练为旒曰旃。

一染曰縓，今之红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盖布钱于大道之上也。石山上有土谓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谓之砠。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锐而高曰峤，卑而大曰扈，小而众曰岿。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属者曰峄，独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长者曰冈，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顶旁陂曰翠微。山顶有冢者曰崒，又曰厜𡸁，一曰巉岩。山如堂者曰厂，如堤防者曰盛，长而狭者曰峦。山形如累两甗者曰隒。山绝曰陉，多小石曰礉，多大石曰礐，多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峐。山韥无所通曰溪，堤防曰坟，莫大于河坟。人力所作，绝高者谓之京。

厓内为隩，外为隈。岸上平地去水稍远者为浒，重厓为岸涘。厓，水边也。不通之水为汜，别通于谷者为溦。泉见一杯为瀸。滥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县出，县出，从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决而复入者为滩，河之有滩，犹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为渾，源深出于底下者为瀵。水决之泽为汧，汧水不流。大波为澜，小波为沦。水草交曰湄，潜行为泳。

水注川为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横绝其流而直渡曰乱。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

世言四通五达之衢，非也。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九达谓之逵。

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临目也。

字义异同

孝宗初即位，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言御制各寺观碑记，及遣祭谕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讹谬者，宜令改正，以示将来。又近日撰先帝谥议，有阴寓诋毁之意，宜逮治万安等罪，以为人臣欺罔不忠之戒。上命九卿同翰林院会议，以为洪谟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异同，非有关于朝廷大经、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补于治？况言多纰缪，徒为烦渎。洪谟曰：“御制《大学碑》云，在宫城之艮隅，宫城当改作都城。”议以为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宫城，或曰禁城。随人所称，初无分别。今国子监在皇城东北，碑文所言宫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谟曰：“御制《灵济宫碑》云，在宫城之西，当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苍惶，当改惶为黄。”议以为宫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韵》惶字注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苍惶亦作苍黄。然则苍惶、苍黄，古人通用。洪

谟曰："御制《东岳庙碑》云，辅神之贵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圣贤，曾生人世，可言肖像如其生；今东岳辅神，非曾生人世者，当改为如其式。"议以为此类贵神，世传皆有姓名、貌像，故碑言如是。今洪谟欲改为如其式，不知有何式可肖？洪谟曰："御制《灵明显佑宫碑》云，禁城艮隅海子滨，古者，天子所居谓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艮隅则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显佑宫实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议以为本宫在皇城之北少东，非正北也。洪谟乃谓在坎位，是自谬耳。洪谟曰："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云，卜吉址于城东，城指都城言，城之东是在城外。今延福宫在都城朝阳门内，不可言城东。"议以为本宫正在皇城之东，非差也。洪谟曰："《敕谕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韩愈《平淮西碑》文。按《韵府群玉》当作熙字。"议以为韩愈盖言当时太平日久，将相偷安嬉戏，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为优。洪谟曰："御制《龙纹春景诗》云，省耕岁岁来东阡，韵书云：路南北曰阡，东西曰陌。今误以为东阡。万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里为郊，邦畿千里为圻，万里郊圻，是尽天下四海皆为郊圻矣。"议以为《礼部韵》注云：路皆曰阡。韩文亦有东阡西陌。又圻字与畿字同，《周礼·夏官》畿内方千里曰国畿，国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番。每畿东西南北各五百里。则所云东阡、万里郊畿皆是。洪谟曰："御制《祭赵府仪宾崔端》文，营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灵其不爽。按韵书，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魂灵不爽，则是魂灵不明。"议以为不爽正不差之意。《诗·小雅·蓼萧》篇云：其德不爽。韩愈《祭竹林神》文云：神无爽其聪明。祭文盖取诸此。洪谟又言："《中庸》合外内之道，及《金縢》、《曲礼》传注，输字、巽字俱宜改。"议以为合内外与合外内，文义皆通。其输字、巽字，官板原是纾字、异字，恐近时书坊私刻错写，合行改正。洪谟又谓："先帝谥议游豫绝稀，于田猎为诋毁然。"议以为《论语》"子绝四"注云：绝，无之尽者。盖绝稀即绝无也。谥议实是称颂先帝圣德，殊无诋毁之意。况谥议系礼部掌行，当时百官集议，洪谟何不明言改正？今既进呈，乃妄行陈奏，希恩于己，嫁祸于人。上曰："御

制文字，既考据不差，周洪谟偏执浅见，妄肆诋毁，本当重治，姑贷之，仍罚俸两月。”

事起

请封孔子之后，起于梅福。

请韩文公配享太学，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开伊洛关闽之源，其功不小。

纸鸢起于韩信，后人用之，引丝而上，令儿张口以引内热。

汉制，总群官为厅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

凿石崖为佛像，起于魏高宗。时与昙曜于武州塞山壁开五所，镌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伟冠绝。

考亭常平义仓法，虽师汉人意，然其法实始于绍兴庚子年乐清人陈光庭之集义仓。

将领亲兵，起于韩魏公。因好水川之败，诸将战死，麾下无救者，遂疏请自总管以下各置亲兵有差，将赴敌死，全队俱斩，故战比有功，西虏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边将皆赖其力。列郡施药，亦起于韩魏公。

署书始于李斯。

郡国立学设助教，博士学生以次减，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连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从弟也。

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

疾，多割股以进。

天子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于魏徵。题碑额，始唐玄宗之于韩思复。

糊名易书，起于唐。而李揆相肃宗，大陈书庭中，曰："上选士，务得才，可尽所欲言。"由是士论归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脱靴，起于唐崔戎，历今遂为故事，即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悬樵楼，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赐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虚诞褒嘉，苟悦强臣，以代爵禄。宋神宗时罢之。至国朝，文武并用，名实相称，居然华衮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庆历间布衣毕升始。

铁斛起于周文襄公，后朝廷下所在通行。贤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问君臣之有？

名姓字号

箕子名胥余。庄周字休。仲雍字孰哉，解者曰：雍，孰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苏子瞻一字和仲。严光本姓庄，新野人，汉时避帝讳，改庄曰严。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晖。壶关三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传奇作秦氏。

晋牛金之子，逃患改为牢，又改为寮，岂因通琅琊妃事觉被罪，而子为此计耶？

幸姓甚少，《晋书》有《幸灵传》。近时广昌有幸节妇，生员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贞，全用《易》四字，可异。弃官隐居，年七十六卒，门人私谥曰太先生，用一字，又可异。

唐张俭之兄曰太师，官至太仆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尝有过。古之命名者，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极品之官为名，殆不可晓。

以古人之名为名，不知者勿论，乃知而故用之，如吴郡陆氏兄弟，厥字韩卿，绛字魏卿，襄字师卿，其义何居？襄原名衰，字赵卿，因奏事者误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晋卿十子：发、丕、坚、粲、垂、向、昌、稷、望、咸，皆与帝王圣贤同，其僭窃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异。

范希文少孤，从母适长山朱氏，即从其姓。考之《名说》，节度集庆军始更名，还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丰五年进士。初定陶第一，胪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应，乃以次名递升唱第。苏颂云："当以入声呼之。"陶乃出。可见姓之平险亦能误人进身之高下矣。

刘静修云：近世士夫多为顽钝椎鲁，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其说有二，一以矫俗，一附于老氏，后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篑之称歇，乃真歇也。

桀一称大牺，谓多力，能推动之，故以为号。要见绰号之名已起于桀矣。

称谓

五代时称朋友曰周旋人。杨彪称其妻曰乡里。

白乐天称刘伶为酒仙，称韦苏州为诗仙。茅鹿门称韩信、苏东坡为兵仙、文仙。

范文正称御史为端公，盖取台端之义。今用以称首揆，盖端揆之义。

黄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状出其手，余见其手笔，止称门人。

农丈人

余汉城寅，慈溪人，以古文自负，称曰农丈人，因以名集。考之张东沙致仕归，力农倍收，自署曰上农夫。张于余为同郡先辈，余盖后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视蔡为后辈，犹相及，居相去仅三十里，决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异。

二王改名

正统中，翰林编修有王振，司礼大监亦曰王振。振既陷驾土木，王编修耻其同名，请改曰恂，从之。时方有兵事，升恂大理寺丞，镇云南，寻召入为庶子。成化中，编修有王臣，江南买办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诛，王编修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误，犯七世祖讳，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讳？吏部看详以闻。于是尚书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职贴黄已定，辄欲更易，非惟有违父命，抑且烦渎圣聪，当治其罪。有旨：王臣无故搅，本当治罪，姑宥之。看来前之见许，必以直陈，而后则托言祖讳，文致参驳，不知是阁中所票，抑宪宗英明，自能检察耶？今则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斋》一则云，赵大周在内阁日，如杨虞坡冢宰、王南岷都宪，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为言，大周曰："昔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当时人亦称孔子之名，则我岂得为薄待二人哉？"尝观《双槐岁抄》云，王忠肃自总督两广，入为太宰，马恭襄昂代公总督，后恭襄入为大司马，忠肃犹呼其名，恭襄未尝不敬诺也。乃知此事前辈常有之，不以为异。

杨虞坡为兵部尚书，赵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升南光禄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书，此时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庙登极，次年吏部题请录用诸臣，大周与焉，起礼部侍郎，寻掌国子监事，则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满矣。此时相见，恐无呼名之体。三年九月，大周以尚书入阁；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仅三月。若大周即恃阁臣体貌，公然呼名，勿论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诞俗人，何以为大周？明年，大周致仕，与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朗与大周相善，极意推尊，不知此语从何处得来，录之登刻？夫听言当以理观，著书立言，何可草草。王盐山呼名之说，亦未必真。一说曰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间直呼其名，见于微生高。此亦前辈施之后辈，若等夷尔我之间，恐无此体。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概施。乡党中直以名呼，闻北方若江右与近地新安有之。然对人而言，取其简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称谓间老翁之类，诚厌人听，必欲称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称名，庶后人观者易晓，故曰“临文不讳”。

大周起自谪所，改南吏部郎。时周简肃延为南吏部尚书，谒见，周置席于左，赵拂衣迳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门不出，闻之当路，改南光禄少卿，始来谒周。周辞不见，赵亦不再往。堂属自有体，安得有所挟，一切紊乱。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论，即天子不避，而行坐随侍之间，即布衣亦有定分，何况堂官？大周此举，吾未敢以为是也。

南小九卿，除国学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轿俟之。至，亦下轿，街次对揖，俟大九卿上轿乃上。大周既转南光禄少卿，相遇不下，对举手而已。至今独光禄用此例，余则否。

街次对揖

南中下轿对揖之礼，想在前朝，一时相知者偶尔为之，后遂为例，最可笑，最可厌。六科易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间给事中王让始，因此得与公会。海忠介至南，独不然，只轿上举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诸公不尽尔也。总之，南中优闲，日夕聚会讲论，而又路遥，得一遇一揖为快。要未知大体何如，从时、从众可矣。

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须知册》以祀神为第一事。各神俱存本号，而后代泛加之称，悉皆撤去，为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间通祀者听。前代有毁淫祠者，而太祖有举无废，盖重之也。御制《册序》云：五经四书，有志之士，固已讲习。即继曰：此书粗俗，实为官之要机。盖严事神明，推崇经术，其圣不自圣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庙于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筑之。应天、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郡县计三百余处，每土百斤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传张士诚筑王府基，取三兴土为之，嘉兴、长兴、宜兴。与此相似。然张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筑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为限，此兴亡所由异也。

朝天宫

两京皆有朝天宫，事天礼神，并写习仪之所。南建于太祖，即冶城旧址。景阳楼在其左，二门外纡道屈曲，最可喜。北则宣宗八年，

始卜筑于阜城门之内。宫成，有景星之瑞。其规制宏鬯胜于南，而雅秀则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请重修，辉映益加于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庙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国初旧物。一老卒云：其石长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庙”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顶，埋矣又露，不知何意。仪门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对，其香火甚盛。每岁顺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则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势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岂幽明少异，而仪门所塑，或者后人附益，非经礼部考订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县皆有城隍庙，并不闻有各省城隍庙，即如江西城隍为灌婴，亦相传旧说，前朝及国朝亦未尝祀之为省城隍也。然则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岂如都御史、都指挥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应天衮冕，十有二章；开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县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递其品，章服各异，似不可晓。岂幽明各异，独加崇重与？

景惠殿

太医署中故有三皇小像，医令以便宜奉事。世庙从侍医之请，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儋为尚书，用侍郎王希烈议，上疏谓：三皇继天立极，而列医师之中，于礼不协，请撤祠，进历代

医师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礼。报可。

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气象，余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虏患甚棘，修撰姚涞，题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给事中陈棐亦主此说，上疏坚请。且谓太祖存其像祀，乃开国诸文臣刘基等中元进士，受其豢养之恩，强假元以帝统，谬与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谓北虏方横，祀胡虏之君，何以禁胡虏之侵？看来元世祖大有好处。赵氏子孙不杀一人，旧臣多所录用，即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数年，以星变方就僇。其余善政，种种可录。岂非夷狄之圣主与？太祖祀之帝王庙，又立庙于北平，岁时致祭，追顺帝之谥，封崇礼而归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为元百姓，受其养育。"吁！此岂腐儒所能窥哉！二公弹不得太祖，便弹刘中丞。嗟乎！仕于元者，岂独一中丞？中丞亦何恋于元？而世宗方议礼，大有改革，又愤虏横，议行，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尧庙规制

帝尧庙在平阳府汾水西，后徙于东南。唐显庆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亩，屋四百间。中为文思殿，前为宾穆门，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总曰光泽宫。正统中，左布政石璞、郡守万观，以左右二祠不合经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阁为执中阁，颜尧殿曰广运，门曰俊德、协和，舜殿曰重华，门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门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为三圣庙。已更执中阁为殿，而于尧殿前为阁，颜曰光天，最为雄鬯。于是规制大备，冠于西

垂。然前人祀老子，犹曰孔子尝问礼，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纵火，一猛悍武夫，而与老子分东西，且上配帝尧，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议兴工，一夕大风拔木，积庑下，皆栋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庙

两京孔庙，各见志书中。万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从司业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庙创于鲁哀公十七年，汉、魏、唐、宋，代有修饰。至金皇统、大定间，制乃大备。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国学于鸡鸣山下，即六代乐游苑，故亦战场也。分为二，东则小教场，西则学基。学舍隙地种菜，佐饮食之用。五年，文庙成，上视学释菜。七年，诏司府州县卫学，通祀孔子，衍圣公赐诰，如一品法。颁大成乐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乐十四年，撤其旧而新之。以后累朝登极，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笾豆十二重，建正殿，恢为九间，楼阁门庑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庙灾，学士李杰祭告，发帑金十五万，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学士李东阳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谒，檐下皆盘龙云花石柱，壮丽精致，目所未见。入庙，清肃庄严，远非佛宫可拟。相传费至三十万。万历己卯，抚臣赵贤重修。甲午，抚按郑汝璧、连标等，复开瓮城重门，以辟神路。

祭用常服

历代忠臣庙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独此用常服。想当时请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为例，今当改正者。

不领祠祭

京师诸祭旨领于祠祭，惟坝上马房别自建祠。以元旦、冬至圣节，遣内侍主祭。光禄寺具品物，不领于祠官。

许庙祭田

许远，字令威，世居盐官洛溪里。许之后有名忠者，藏其谱，今见存。并新其庙额，祭银八两，后减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优以轻折者，并罢去之。万历十二年，忠诉于县令陈某，为请于两台，得复。

螑矶

芜湖江心有矶，矶上有祠，祠孙夫人，曰螑矶，甚有神灵。孙夫人至此矶，闻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孙、刘有郤，夫人归吴，舟檥矶下，不忍见仲谋，遂殁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传，吴亦遂讳，宜其为神，血食万世。郭青螺榷芜税，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台。

萨法官

建阳县横山王庙甚灵验，递岁乡人祭赛，必用童男女，否则疫疠随起。宋绍兴间，萨守坚入闽至建阳，是夜，横山王托梦朱文公曰：“庙人为蟒蛇所踞，递年祭祀，渠实享之。今萨法官欲罪我而重

谴之，徼惠先生一言为救。”文公梦中问之曰：“法官安在？”曰：“寓关王庙施药。”次日往庙中，果有一道士，诘其姓名，曰萨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萨曰：“先生说关节耶？姑免究。”比归，则庙已烬矣，惟有一大圆石镇其中，今人呼为飞来石。是夜，文公又梦曰：“业蒙救矣，亡以为谢，此去护国寺，风气甚聚，可为宅兆。君其世世获福，宜急图之。”后文公议建学其间，即今学基是也。

苻神

苻坚死于新平佛寺，见梦于寺主摩诃曰：“改为吾宫，则已；不则，尽杀居者。”果死疫相继。因共改寺为庙，遂无复疾疫。正月二日，民竞祠以太牢，号曰苻家神。

飞天神

嘉州开元观，后周所创，本名弘明观。隋大业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飞天神王像，坐高二丈余，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吕元藻数夕梦神从空直入，其形接天，遂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灵应则多矣。太和中，杜元颖镇成都，时南诏侵沐源川，分道而来，掩我不备，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惊奔溃，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觇候者，乃言：本欲径取嘉州，忽旗帜遍山，兵士罗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长二三丈，声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进，蛮遂惊溃而去。是日，蛮酋死者三人，始知为飞天神阴兵也。自是郡中祈祷无虚日。有人将下峡，乞福于神。瞿塘水泛，波涛甚恶，同行之舟皆损失，其人甚惧。见神人立于岸，如飞天之状，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无恙，开元观之名益著。观在层冈之上，下眺城邑，俯视江山，二水回潆，众峰环抱，为郡中之胜。旧有高阁临崖，崇楼切汉，制度宏

巧，远近称之。久而摧坏，官收其材用之，余者为马厩。有门扉，制古，且坚，无丝毫朽蠹。置之木栈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鉴，以其为怪，弃而不用。迁于紫极宫玄元殿内，有小赤蛇蟠缀门櫺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钟葵

钟馗之义，《笔丛》言之最详，且不止尧钟葵而已。隋时又有乔钟葵为大将军，大约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为名。葵、馗音同，杂出。俗画钟馗戴软角巾，便有开元进士之说。

猿仙神

韩苑洛为浙江佥事，王镇守谮之，被逮。时山东鲁桥有庙曰猿仙神者，能预言人祸福。官校孙百户等谒神，且布施。神一见，即曰："汝辈非拿韩佥事者乎？"众曰："诺。"神曰："韩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镇守无天理也。我近日来自京，科道部寺，无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饼，时当不久，此人异日当大用，尔辈可小心待之！"众应曰："不敢。"神怒曰："张某狡猾无状，不念尔六岁鳖膊子儿乎？"张股栗叩头，盖张年六十余始得是儿，项短，而遇韩无礼，故神言之。张大惊，挟其曹致贺，自是待韩愈恭，而张某尤甚。

霍庙池冰

御史阎睿行边，经祈连，暮宿山下。夜分闻金鼓声，比晓，雪满地。询诸左右，曰："山径冰滑，霏雪，马不可度。"山后有霍将军

庙，入庙祀之。庙下有池出冰，若榴梨瓜果状，众咸奇之。

舞阳侯

樊哙，原武康县人，从母李，嫁于沛，遂为沛人。今县有舞阳侯庙，甚灵应。

卫公生日

安吉州李卫公庙，初在孝丰玉磬山阳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间，风雨暴作，庙移于山之东，即今址也。熙宁甲寅，陨石于庙之东。嘉定己卯，陨石于右庑下。元泰定乙丑，陨于左偏，栋宇像设，一无所损，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复陨于后殿，损桷之楣。弘治初，岁大旱，邑令舆神祷雨，雨随舆至，须臾沾渥。癸亥夏旱，且酷热，祷于神，神额有汗如珠，拭之复汗，雨亦随应。初神微时，射猎霍山，投宿朱门，遂有乘龙行雨之事。则神之灵异，其来也远矣。每八月十八日，相传谓公生日。众先期醵金，置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声，昼夜不绝，谓之李王会。

河神

金龙大王，姓谢，名绪，晋太傅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咸淳中，浙大饥，损家赀，饭馁人，所全活甚众。元兵入临安，掳太后、少主去，义不臣虏，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义而瘗之祖庙侧。大明兵起，神示梦：当佑圣主。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

战，虏大溃，遂著灵应。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祷亡不应，于是建祠洪上。隆庆间，大司空潘季驯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为文责神，河塞如故。会司空有书史以事过洪，天将暮，遇伍伯，擒以见神。神坐庙内，诘问书史曰："若官人，胡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岂吾为此厉民？为语司空，吾已得请于帝，河将以某日通矣。若掌书不敬，当罚。"书史诉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司空祗事神益虔。

石像

晋天福以前，有巧工来自霅川，见有石浮于水，叹曰："石岂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梦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历阳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郁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报。"遂取以为石像，奉香火惟虔。烟随风飞，直至兰溪县，止于苎峰之巅。邦人归向，聚木石而成庙，题曰"福祐括苍"。王淮诗云："关中失鹿人争逐，一去鸿门不可寻。千古英雄死遗恨，封侯庙食更何心。"合第十四卷陈孚之诗读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贞观初，与弟仁应俱隐蟠山，诵《道德经》，深得其奥，没而为神。有巫何氏，虚谭祸福惑人，神甚恶之。现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万斤，至山之巅，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叶生焉。巫者惊走，人名其树曰"虬锡"，立庙以祀。庙前有池，岁旱致祷，水涌沸山上，二石云起，有蛇出于池，入庙升屋，雨随大注。山下一小儿，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随我，闭目，勿得开！"从之，闻风雨声甚厉。少顷，抚其背，曰："至矣。"开视，

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孙明，潍州昌邑人。李瑄据益都，明被兵掠至鸿沟，去家三十里。年始十岁，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伥伥乱行。有老父教之曰：“儿但从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堤盐场中，草深灭顶，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还。父母亦避兵方归，举灯索明不得，相向哭。灯忽作花，复自相慰曰：“”我儿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征也？言未讫，忽闻叩门声，启视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孙，逾四十人。孙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庐墓，通书史，居家严肃。三子，长尚志，入国朝，为礼部主事。

神鬼所护

赵尚书玒，祥符县人，有异质，善赏识臧否。正统中，钱塘于肃愍公谦巡抚河南，时公谢政家居。于数造其庐，以前辈礼，事之甚恭。一日，公执于手，啮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请教，公不答。顷于出，其孙怪问曰：“大人何啮于手？”公怃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终耳。”公先为郎署时，一人犯大辟，死狱中，出其尸，实闭气诈死也。越四十年，为司寇，其人复犯法。公一见，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狱中者邪？”讯之，伏辜，人以为神。公在襁褓，母避乱，抱匿林莽间。有虎至，母惧，置公于地，虎熟视而去。暑夕寝黉舍中，群狐采麻叶作扇扇之，欢呼曰：“赵尚书方苦热，吾辈敢惮劳邪？”公闻之，益励志读书。

顾度，昆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万山中。经辰水、麻合山、乌江、紫梢蛮洞，几死，常有神人护之。自播州转入丁山，

山神夜来与语，貌甚伟，曰：“吾姓褚。”导如巴中，巴人以为神，相与敬事之。居九年赦归，时洪武三十年也。将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风，渡者皆死，独得免。永乐中以人才征，不就。

诗镇

我湖慈感寺前桥曰潮音，水清彻。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见之。每风雨，即有蛟龙来攫。永乐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里，率一美女来见，公不为动。徐诉曰：“久窟于此，岁被邻豪欲夺吾女，若得大人一字为镇，即彼慑伏，永不敢动。”公书一诗与之，中有“蚌倾心”之句，神拜领而去。未几，公至吴淞江，有金甲神来诉曰：“聘一邻女已久，无赖赚大人手笔，抵塞不肯嫁，请改判。”公张目视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风雨震电，有一蛟死于钱溪之北。文皇方有侦卒报知，及还朝，问状，对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效灵听命，臣何敢与焉？”上甚悦。杨文贞请录付史馆，上不许。万历己亥，余游太和至荆州，文贞六代孙，现为兵使者，对余言如此。

刘忠宣免难

忠宣公少随其父广居官广西，归至赤沙湖，误堕水。风悍，帆满急，舟行已远，浮沉水中。遇渔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会试，场屋火，攀垣数四，皆为后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逾垣。旁一人衣之白袍，问其名居，不答；标衣号于市，亦无应者。

陆庄简风火

庄简公馆于陶氏，夜梦三神舁火器至前曰：“祝融将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罚。”语毕，焰起。公又力恳，曰：“第及三舍，不旁延也。”翌日，果爇三楹。尝渡江，遇疾风，舟几覆。公肃衣冠自讼，须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浅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济风救难

刘佐，中部县人。生五岁，值岁凶，民有鬻美衣于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问：“易以何为？”大母曰：“将衣汝。”佐曰：“今米与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诸弟北上，渡江，风，佐年十五，号且祷曰：“吾愿代吾母暨诸弟死。”风益急，佐将投于水，舟人执之。已，风止复济。正德丁卯，乡荐解元邵升，未冠登科，有俊才，刘瑾从孙女妻焉。庚午秋，瑾败，有司逮升，急奔佐，匿之。阅数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与瑾事，我知之。夫不权其是非之原，而轻背其友，岂仁者乎？”卒脱昇于难。

刘瑾为侄女求婚，时有戊辰探花戴大宾、丁卯陕西解元邵升，皆未娶，谀者争以二人姓名进。瑾曰：“吾关中人，归邵生其可。”苦辞不得，升因闭户绝人事。瑾诛，众以升无所与事，免诛，斥为民。升字晋夫，才调超逸，能诗，绝不以得丧撄心。年仅四十四卒，众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厄矣。

神人救厄

金峰胡公宥，新安人，甲戌进士，能文章。诸生时，下帷，呕血甚剧，梦黄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术，秘不语人。尝自城南夜归，灯火相接，及门，阒无一人。舟覆彭城，赖居人出之溺。公问故，则神人夙戒，谓贤者有厄，宜亟持勾繘以救。见屠者将解牛，市而豢之，守冢，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时，母毛孺人梦车驾临其第。方以臬司入觐，岁在癸未。会廷议相寿工，有荐公习圭测者，受命往视，屡赐御膳。车驾之幸，其在此乎？同时往者，南司寇陈道基、通参梁子琦请改，而礼书徐学谟不从，止。

辞请威灵

徐楚，淳安人，为辰州太守。甲寅，疫疠大作，公亦昏愦。恍惚觉身着金绯坐殿上，两楹间幡幢飘摇，署曰威灵，几前大鼎爇香，黄冠在前，问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对曰："此城隍庙也，郡人请公生为之。"公怒曰："谁为此议，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见，幡幢殿宇，一时都没。翌日，士民苦旱祈雨，执牒请公署名。公曰："有如梦，我当应祷。"才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绝，疫疠顿苏。先是，公以内艰归，过山东闸，有高孝廉争舟怒骂，复举大石掷公，几中额，且曰："异日见我廷谒毋悔乎？"公笑而谢之。后至辰州，高乃补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为跼蹐。高顿颡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云梦者八九，愿勿复言。"为云南副使。周庞者，广西人，有所亲人周岐岳选蒙化卫经历，死矣，庞谓其子曰："滇广万里，谁知而父死者？以文凭假我，我之官，所得与而共之。"庞竟赴蒙化，恣意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来。庞恐事泄，饮之酒，夜尽扑杀之，燔其尸。有宋经历者，故识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庞往事邻县，而擒其妻子，讯即服，捕庞，置极典，滇人称为神明。子应簧，己丑进士，参政。

黄冠授药

刘绎，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进士。理辽东粮储，逆瑾恶之，械至京，枷午门前。枷重法严，凡枷者，十余日多死。公枷月余不死，时同郡王沈庵以死侍侧不去。有黄冠者至，遗家人一丸药，曰："日剥一分食之，尽则难脱。"公是日亦梦仙人自霄而下，内药口中，觉来尚有香气。监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药，忽不见。语喧，闻上达九重，太宰张西麓彩乘此异言之瑾，得释为民。张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监察御史，朝野称为铁汉。后升卫辉知府、长芦都转运使。此一铁汉，厄于瑾，救于仙，而又见知于瑾。后之见知，则又黄冠误之也，故官不甚显。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进士，户部主事。督饷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坠没，陪仆自投下援之，亦不复见。日向昃，舟人骇而噪，有顷，与陪仆忽跃而出，神色晏然。或问公溺时状，曰："若有巨木载者。"舟人以缆度水，深百丈，骇以为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鲤湖神，神示之：须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缙绅有以梦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马曰："农夫闵闵望岁，所言不可以过今日。脱有灾，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儿入山中，经一峡，见石理若文字，隐起。拭藓读之，云："巨雷辟石，神泉涌出。见者神强，食之无疾。以传以颂，良二千石。"郡人争来观，有疾一歃立愈。会内计，中蜚语，左迁，知兴国州，泉亦先涸。

神儆

蒲州高岳，为黎平太守。黠夷以岳西人，不习土风，聚而掠供张物尝之。岳乃与杖，械系，复夺去。传檄将吏，悉收斩以徇，夷众啮指无敢犯。尝闭户卧，漏下已三十刻，有红光夺目，迹之，贲烛自然。默筹，兵犹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马厉兵，寝戈擐甲，钦钦如对敌垒，众窃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杀官长以叛，台檄岳调孟兵讨贼。孟兵盖获之后，剽轻敢战，寻罢不用。兵恚曰："是谩我，使仆仆道路，士辱兵顿，不则受贼贿耳。"将甘心于罢者。鼓噪，蹋邸而入，左右无人色，辟匿。岳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气自如，徐呼而前："以尔讨贼，乃自为贼耶？吾贳尔，缚贼自效。"众顿首，愿受约束，倍日并行，卒获渠魁还报。

断狱

归震川先生令长兴，好谭文，于听讼非所长。有乡豪与媳奸，为仆所见，挥刀杀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杀之，提二首赴县，告以获之奸所，欲脱己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梦城隍神告以杀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贼贼！汝杀人如是如是。"遂伏罪。众咸以为神，自后无敢欺者。

却羡

吴猷，新喻人，任兖州府通判。库吏杨福以羡金千余两私猷取之，猷不取。后十年，其子总税赴京。舟至芜湖焦矶，触石破，赋金沉于江者五日。诘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矶神也！汝父猷，不取兖藏金，今所沉者称是。盍以长缏系铁钩曳取之？必获。"亟如神言，果获。同事者乞神，效之，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间饶阳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数版。有妇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时饶有两王春元，问主名，指曰：“君也。”杀牲为文，登城望祭，祭毕而水落，迄不为灾。或问以故，妇曰：“渠，东斗星也。”翌日复问其妇，懵然不复忆矣。人咸异之。后为凤翔知县，洁己爱民。秋禾正茂，忽有虫如蚕而微小，色正黑，缘苗食之，遍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为文，率众祷于神。诘朝而虫迹如扫，竟亦莫知所往，士民为图颂之。尝以治邑劳瘁成危病，医药罔效。夜梦梓潼神告之曰：“服补心丹乃愈。”觉以语医，医言非对证药。已之，既复梦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严天祥，朝邑人，为绛县知县。恒以役至夏县，道经傅说祠侧，严必入拜，徘徊瞻顾，有旷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复过，属有急，不得入拜，憩其侧短亭中坐。见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严谢不往，顾左右赐使者食。左右实无所见，以为严作鬼语，然不敢诘，第应曰：“食使者矣。”严乃语二青衣：“还报傅公，异日俟我为御史乃往。”言讫就寝。顷之寤，呼左右，大惊汗出，述梦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寝时有之，非梦也。”严默然，诫左右勿泄。及甫为御史，辄郁郁不乐卒，其后从人始言之。

易榜

绵俗尚祷，有白牛庙者，民竞夸诩其妖，以为神。戴鬟为监司行

部，见之，曰：“此必伯牛庙之讹也。”遂命易其榜，禁民无得淫祀其中。众初以非其神，欢之，后获断碣于堧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见。

焚像

陆钶为贵州副使，尝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鸣，军皆衔枚疾走，怪之。左右对以猫王神最灵，人辄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见其像累累，令军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车，军且以像俯地，呼而请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无能为妖。

心计得情

戚南玄贤为归安知县，民尝夜被盗。未曙，戚谒庙出，河侧闻舟中密语云：“某之盗，藏某所，不识有司能觉否？”天且明，遣人获盗赃来，具如所闻，被盗家犹未知也。素有心计，善剂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实。有萧总管祠甚灵，且厉，豪右欲诅有司，辄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以祸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桥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舟侧，顾岸旁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诸赛者贿没人所为也，遂焚之。

井神

贵溪县仁福乡圣井，相传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坠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坠井。初不觉，既而见水中有楼台俨然，一老翁中坐，侍卫森列，置所坠角于牖间。巫进请角，翁谓曰："旱乃天数，非吾独专。小民不修诚动天，而昼夜聒井何为？故夺汝角。"巫恳请不已，谓后不复敢聒井，翁命还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后再旱，巫违前诫，吹角井上，角复坠井，巫取之，溺不复出。逾五日，尸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渔者推赴长流，旦视坐如前，如是者数四，尸竟不去，亦不朽败。是夕，见梦于乡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见龙，龙谓数入冥间，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尸以见异。我尝为乡人效劳者，今神有后命，而数数苦我，奈何！"乡人往验之，信，为立祠，凡有祷则应。

竹神

陈滉为闽录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以谗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见梦于妻曰："吾不知死，闻卿言，方悟。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卿为我诉冤，吾当随之。"明日，妻往诉至县，遇一仇吏于桥上，击其首，即仆而死。及入，凡吏尝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临江得免。王埜、蔡襄有记。神墓前忽有竹二根，从树柯中出，众以为异，因为盖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临海有神庙甚灵。刺史王神念以祈祷惑众，毁庙坏像。栋上有一大蛇，长丈余，役夫扑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时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梦人通名请见，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密记，经二日知其事，甚惊，以为

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朱衣人陈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陈谢。”子春心喜，供事弥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迁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灵，逐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违，各有缘分。

保障为神

吴江县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赀得官。其始祖乾，当宋季之乱，集乡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众。诏授护民太尉，没而为神，祀之至今。考五季之末，民间聚兵保乡党者，率称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称。宋末则称太尉，非实授职衔也。中间有豪杰，有强梁。江左以来，豪杰最著者，程忠壮公，次则秦公。观其能荫及后人，则当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为神

琼州临高县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长曰祈，次曰律，与乡人王居杰猎于山，憩石上。祈为石所吞啖，居杰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尽间，忽作声曰：“我为昆耶天神，隐此石室，已后可以纯白三牲一祀我。”言讫，遂没入石中，不复见。宋靖康间，逆酋王文满煽乱，率众环攻临高，民受荼毒，无能御者。吏民乃祷之于昆耶神，须臾，蜂虿弥空，肆毒行螫，群盗奔溃，民赖以安，益神其祐。

神灯庙

姚江有神灯，每岁春月初，昏无风雨，远望火光数点，起自大黄山东岳庙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数十百点，多至万亿，灿然若繁星，明灭聚散，参差不定，渐移而西。至夜分，隐隐向白山没。俗传，三月既望为岳神诞辰，此其下降之征，然读书龙山上者言，不特春季为然，凡遇天气郁蒸，往往有之。第卑处不见，如登山绝顶，见江南遍屋皆赤，即环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树下，倏缀树如旒，至集人衣裙，拂之不去。西门桑神庙，俗呼桑九郡王，并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时馆谷外邑，归而经其姊家，严氏姊为具鸡黍，周怒："何为以骨饲我？"众曰："肉也。"姊家实以祠神，竟不食，归告其妻，趣具汤沐，"吾将去为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张，髫年从学舍归，途遇一丈夫，须髯甚伟，曰："竖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惊惧，归告其母。夕发寒热，语语若神授，竟死。传邑人十月间具旗伞鼓乐，舁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岁以为常。

丹台记

蒋焘，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苏，遂占籍长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贞女而生公。原用登进士，出知乐亭，殁于官，焘尚孕于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阅月，母始扶榇归。少颖悟，五岁，母口授小学，即成诵。十一善属文，时出惊人语，选隶学宫。十四应都试金陵，文誉驰公卿间。又三岁而卒。当未卒时，常梦上帝召为《丹台记》，以母老辞，不得，录而秘之。姊婿刘炘入其斋，得所为《辞帝文》，以语母，母恶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慌惚见道流三人入房，顷刻间失其一，即免身，常以为异征。及卒后，母甚悲，著《哭子诗》十三首，闻者莫不陨泪。母又梦焘来，言"我之帝所甚乐"。母问其死状，焘曰："儿死，从首上以往。儿虽死，不灭不散也。"至嘉靖中，陆詹事深死三日而苏，既苏，语其子楫曰："取笔

记我语。我病渐时，不见若辈，觉身坐厅事，有黄衣二人跽于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对，忽身已坐舆上，黄衣前导，随者数十人，皆旧隶物故者，余心甚骇。舆北行如飞，至一城，黄衣跽请曰：‘当去舆从步。’顷刻间，已失舆，两人挟而走，足不着地。至一城，黄衣又跽请曰：‘请改服。’不觉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楼橹皆如京城制，可十余里。至阙门，门数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黄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陆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从东阶庑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渊识我否？’余曰：‘殿下莫非当年蒋焘耶？’盖余为诸生时相习耳。从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讳？’王曰：‘此我故人，无迫之。’王曰：‘子渊，尔官应居一品，寿应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寿减一纪。’是年，余方六十八岁，闻是语，骇曰：‘深得无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来。须臾，吏持簿至。余阅之，见平生所言所行，无一不记。其末以朱书总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毕其寿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专也，主在帝。寡人为故人受罪，姑假以两旬，俾治后事，其毋为子孙计。’命黄衣送之出。已出门，复呼入曰：‘若兹来也，于地狱无睹，何以警世？’传黄衣，又导观诸狱，景象甚惨，目不忍视，狼狈而走。至街衢，所见冠盖往来如长安道上，皆朝士久没者。咸下车，与叙寒暄而别。出城，从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见一灯微明。既近，则其尸卧于床，心恶之，黄衣推之使附，乃苏。”又两旬，而黄衣复至，詹事遂长往矣。

神惠记

叶先生朝荣，号见山，少师台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来，亦无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合眼，则背蓬蓬然动，始如斗大，渐缩至背心，仅如钱孔，则涌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

立。延医诊之，医不能名其病，第见其骨立，则以为损也。用参苓诸药补之，愈补愈甚，且将就木。父忧之，遍访名医，得十人，莫适与也。则具十人者名，祝于乡祠女神刘夫人者，枚举而筊之。良者阳筊，否则阴。十筊皆阴，大惊："吾儿殆哉，其不可药矣。不然，何十医而无一良也。"家人相对涕泣，计无所出。先生忽见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翛然去。异之，以询医，医曰："方诚有之，平平无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问："方载何书？"曰："在《丹溪心法》。"问："何疗？"曰："疗郁。"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丧妻，四丧子，复丧妹，最后丧母。骨肉之痛连绵不绝，哭泣悲伤，五衷菀结。今兹之病，由郁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剂服之，即成寐；再服，则通宵安寝；三日，而起矣。友人来问病者，皆大惊，谓："君遇茅山道士授还魂丹耶？何起之骤也？"遂醵钱，具饼饵酒果罗庭中，为拜答神贶。时已甲夜矣，忽炉中有火，荧荧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见之。先生喜，占一联曰："危而安，方识神功广大；微之显，莫言阴教虚无。"更十年，读书三山。忽一夜，前神复至，语曰："君何尚留此？其亟归，谋避倭。"时倭已远去，乡人安居无恙，殊不以为然。第念："神曩者救于垂绝，今岂我诞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发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乡人，乡人咸揶揄，谓其呆。不得已，留二日，竟强父絜家去止东城。未十日，倭以风便突至，乡人不及避，诛杀惨毒，至有一家无噍类者，而吾家幸完。居东城数载，倭难平，与家人浮海归故居。业登舟矣，神复来告不利，意虽信之，而难于易舟。适有友人王散轩者亦以避倭浮海归，劝附其舟，先生从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缆，而前舟先发。不数里，飓风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鱼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难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时，肄业三山之开元寺。社友十余人过之，送于寺门。至钟楼下，一老人年可九十余，野服倚柱，立挽而语曰："在相法，君当刑四子。"时犹未娶，心恶之。又曰："无愠也。子虽晚，当

贵。”已又曰：“功名竟有，迍邅耳。”时方年少气锐，谓一第可立取，闻此愈怫然，趣出。老人复笑挽曰：“更有一言，门下多贤士。”诸所言皆忤，默然怪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问焉，俱不答。再访之，去矣。询之僧，僧曰：“无有也。”越一岁，先生始婚，连产俱不育。己未，少师生，先生年四十五矣。为诸生，累举不第，试多前列，而不及饩。乙丑，京口姜先生试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即饩无益，力让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饩。戊辰，穆皇登极，诏选士充太学，遂得与焉。畿试复不第，久乃谒除，得九江别驾。鬼啸于斋中，不为动。斋故战场也，芟而辟之，产五色芝。满六载，移守养利州。州治深入蛮夷中，拮据三载，欲归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谓“迍邅”，岂不信哉？方滞学宫，家贫，岁常就塾，弟子有声庠序者至二百余人，登科第者累累不绝。在官时，延接诸生，教以经义，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厄且七十年，署邑试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举于乡，“门下之多贤”亦不虚也。而当守养利时，少师亦举进士，官翰林。细思老人邂逅数言，尽平生无一谬者。曩己卯岁，以摄郡代太守入计，遇善风鉴者，谓先生有道骨，当遇异人，验矣。

神术

贺朝用，绵竹人，少遇异人，授神术，百不失一，然深秘之，一假于相。有官将赴滇，别其署事州判温君而栗，温请曰：“先生远行，何以教我？”应曰：“祖公万福，但三日后，州前有小变，当流血。”温大骇，徐曰：“勿忧，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节拐争于州前，果剸刃焉。幕景东时，滇南大旱，巡抚见吾陈公甚忧，召之相，君曰：“须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陈曰：“吾为一省主，顾不如郡守邪？”对曰：“不然。方今旱灾，惟云南一府，公之所辖广矣，何可占？”陈然之，促太守至。熟视之，曰：“喜可贺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时，云当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鸣，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

止。”至期，言无一不酬。陈大奇之，以书荐于刘巡按。刘见之曰：“吾雅不好星相，无已，姑视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贤书第几。”已而果然。其术多如此。后以任事，为人所嫉，构下狱，叹曰：“数也。”遂自引决。先谓妻曰：“子亦不免。”殁后，妻亦从之。

蒋侯授矛

刘白川景韶，在军中梦建业蒋侯从空授以丈八蛇矛，盘舞如飞。其卒也，梦蒋侯以天乐来迎。凡文臣立军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书

邢如约，临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见者不祥。邢幼从群儿之塔庄，获蟾，掣搦良久，释之，卒不为祟。一日，雷电风雨，昼暝，有神人长十余丈，冠黄金，朱衣白简，鬼物从之百数，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床下，神人曰：“当生者生，当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隐隐见若“富贵寿考，大昌厥后”者，稽首谢。历三日，流黄气满室中，朱书龙蛇状盈几，不可识。夏日与友之宿安店，月明熟卧，忽有声若雷，从地起，友人坠榻下，邢卧自如。

假神

平湖金员，字汝规，为人朴而迂。家颇裕，人有称贷，无不与。人既不复还，彼亦不复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孙病，求护于所谓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贼数人打门而入，则自称朱八官至矣。见其灯烛荧煌，则以为朱八官神灵显应若此。贼入卧内，挈取衣被，其妻以

为神恶其衣之秽也，则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洁净者，不须挈去。”及贼倒囊箧，运粮米，心窃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为贼矣。年八十四，已见曾玄孙，行动饮食如壮者，其寿盖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补之。

假妖

王海日华，少时，邑中迎春，里儿皆欢呼出观，独安坐读书不辍。母岑太夫人谓曰：“若亦暂往观乎？”答曰：“观春何若观书？”太夫人喜曰：“儿是也，吾言误矣。”年十一，从里师钱希宠学，初习对句，月余习诗，又两月余习文。数月之后，同学中诸生尽出其下。钱叹异之，曰：“岁终，吾无以教尔矣。”县令呵殿到塾，同学皆废业拥观，独据案朗诵若无睹。钱奇之，戏谓曰：“尔独不顾，令即谓尔倨傲，呵责及尔，且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视之奚为？我方诵书，恐彼亦何词呵责？”钱因语父竹轩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断非凡儿。”十四岁时，读书龙泉山寺。旧有妖祟，富家子数人豪侠自负，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伤者。寺僧因复张皇其事，众皆失气，狼狈走归。公独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为异，假妖试之，每夜分，辄登屋号啸，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风雨雷电之夕，奋击门障。僧从壁隙中窥之，方檠灯端坐，神气自若。辄私相叹异，然益多方试之，月余技殚。因从容问曰：“向妖祟，诸人皆被伤，君能独无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答曰：“吾何见。”僧曰：“此妖，但触犯之，必露怪状求胜，君安得独无所见？”公笑曰：“吾见数沙弥为祟耳。”诸僧色动，疑觉其事，因佯谓曰：“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见在诸师弟耳。”僧曰：“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华曰：“吾虽非亲见，然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谢曰：“实以此试君。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

量！”

精爽

梁观，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刚果，决狱如神。会天时久旱，观斋沐祷神，雨下如注，没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韩山书院祀之。观虽没，其精爽不迷，有祈辄应。同庠谢孚为御史时，领兵平百家畲于潮。夜宿行台，每夕，户鐍无风自击，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兴，守门隶卒不来请钥，孚怪问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内衣，往来中道，提钥，将门尽开，若有沉思者。时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见之。第无命，不敢出耳。”孚知其为观之神也，恐隶卒惊，绐之曰：“是我，是我，一时失记矣。”至夕，鐍击如故，孚乃默曰：“某奉命来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当加阴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态以相恐？”又默戏之曰：“大用博我奠耳。”声遂息。明日，具牲醴，即书院以祭。其后凡有捷，前夕，必梦与之欢笑如生。

马骙，解州人，与其兄主燕医张圯馆。圯卒而无子，为买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后为松江同知，背疽几危。一夕，梦圯来视疾，明日寻愈，人以为圯之冥祐。圯初为行人，使蜀，馆称多怪，人莫敢居。径入，因夜坐观书。忽壁上如人持梃而击者三，观书如故，不为动。居父忧，庐中磬不扣自鸣，灯下见馘影如斗，亦处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归，渡江，会大风陡作，舟师震惧，无人色，从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当沉；否则，风亦当息。”俄而风恬浪妥，须臾数百里矣。

陆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游姑苏，得一废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价售于陆。始居之，张灯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语于前，陆知为怪，叱问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讫跃出，陆急飞剑击之，若中其臂，没。早视剑处，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树，因斧之，

其声铮铮。启下一石版，版数罂，满贮黄白，陆遂用饶富。后赘沈氏生万三，为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没于官。

李瀚，沁水人，为乐亭知县。邑门外有古木数十章作祟，吏兹土者多病死，人为危之。公一日毁台斩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瘗焉，竟亦无他。后为南京户部尚书。

熊翀，光州人。少年业南园，同事十余人，忽睹绝色女立松树上，众皆错愕，翀略不为动。女寻灭，遂以刀刮树皮，书曰："作怪风雷灭，成形斧锯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后官南户部尚书卒。武宗时已得恩典，世庙立，梦称臣南京户部尚书熊翀见。明日咨大臣，称其丰表峻越。贾阁老南坞以先朝名大臣对，再赐祭。不但慑鬼魅，且声灵通帝座矣。

孙继先，盂县人，以御史忧居。尝乘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绯衣妇人却行去，曰："孙御史来，吾不敢过盂县界。"公驰马即之，入于牛群，迄不见。明年，民病脖瘴，自山以西，死者数十万，独盂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驿舍，夜有鬼物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兰溪北隅明远楼，左偏一区，穹窿其颠。周密四傍，垩之以白，窍其前，若圜月形。障以纸，天光照映，虚明莹彻，常若月在其所而无亏也。扁为"月区"。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来瞷，惊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洒扫，俟北斗使者摄狱，如何可违。"方逡巡未决，公隐隐闻之，曲肱未动。久之，声渐远，乃起归家。数日，门人王觉言医士梦一鬼，两股流血，泣

曰：“不避正人，为主者所挞，乞药傅创。”公笑曰：“正人亦何须避。”

役鬼

王弼，字良辅，秦州人。游学延安北，遂为龙沙宣慰司奏差龙沙，即世谓察罕脑儿者也。弼以刚正忤上官去，隐于医。至正二年，吉巫王万里与从子尚贤卖卜龙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谒焉，忿其语侵坐，折辱之，万里恚甚，驱鬼物惧弼。弼夜坐，读《金縢》篇，忽闻窗外悲啸声，启户视之，空庭月明无有也。翼日，昼哭于门，且称冤。弼召视鬼者，厌之弗能胜。弼乃祝曰：“岂予药杀尔邪？苟非予，当白尔冤。”鬼曰：“儿阅人多，唯翁可托，故来诉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儿冤，宜集寿俊十人为之征。”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儿，周氏女也，居大同丰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张氏，生时月在庚，故小字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万里占之，因识其人。母死百有五日，当重纪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还。儿偶步墙阴，万里以儿所生时日禁咒之，儿昏迷瞪视，不能语。万里负至柳林，反接于树，先剃其发，缠以彩丝；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属，粉而为丸，纳诸匏中。复束纸作人形，以咒劫制，使为奴。稍怠，举针刺之，蹙额而长号。昨以翁见辱，乃遣报翁，儿心弗忍也。翁尚怜之，勿使衔冤九泉，儿誓与翁结为父子。在坐诸父慎毋泄，泄则祸将及。”言讫，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洒涕，条书月西辞，联署其名，潜白于县。县审之如初，急逮万里叔侄鞫之。始犹撑拒，月西与之相反覆，甚苦，且请录其行橐，遂获符章、印尺、长针、短钉诸物。万里乃引伏云：“万里，庐陵人。售术至兴元，逢刘炼师，授以采生法，大概如月西言。万里弗之信，刘于囊间解五色帛，中贮发如弹丸，指曰：此咸宁李延奴，大历二年春二月，为吾所录。尔能归钱七十五缗，当令给侍左右。万里欣然诺。刘

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师命我何之？刘曰：尔当从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无苦。万里如约，酬钱，并尽受其术。复经房州，遇邝生者，与语意合，又获奉元耿顽童奴之。其归钱数如刘。今与月西为三人矣。刘戒万里，终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败，尚复何言！”县移文丰州，追和卿为左验。和卿颇疑之，杂处稠人内，弼阳问：“谁为尔父？”月西从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恸，月西亦恸。恸已，历叩家事，慰劳如平生。官为具成案，上大府。万里瘐死于狱。部使者虑囚，召月西置对，弗答，吏骂曰：“狱由尔兴，今反不语邪？”月西曰：“杀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将何为？”尚贤竟以赂免。初，弼诉县归，亲宾持壶觞乐之。忽闻对泣声，弼询之，鬼曰：“我耿顽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宁不悯我二人邪？”弼难之。顽童曰：“月西与翁约为父子，而吾独非翁儿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齐也？”弼不得已，再往县入牒。官逮顽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验之，皆如和卿。而邝与刘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昼相随行，夜同弼卧起。虽不见形，其声琅然。弼因从容问曰：“卫门当有神，尔曷从入？”月西曰：“无之，但见绘像悬户上耳。”曰：“吾欲爇象泉赐尔何如？”曰：“无所用也。”曰：“尔之精气能久存于世乎？”曰：“数至则散矣。”二僧见弼，一华衣，一衣弊，服华衣者居右，月西曰：“尔为某恶行，萌某邪心，尚敢据人上乎？彼服虽弊，终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顽童善歌，遇弼饮，则唱汉《东山》及他乐府为寿。弼连以酒酹地，顽童辄醉，应对皆失伦。客戏以醯代之，顽童怒曰：“几蜇吾喉吻，何物小子，恶剧至此！”哓哓然，数其阴事不止。客惭而遁。月西尤号黠慧，时与弼诸子相谑，言辞多滑稽。诸子或理屈，向有声处击之，月西大笑曰：“鬼无形，兄何必然！徒见其不知也。”凡八阅月，始寂寂无闻。洪武四年，有司异其能，荐入京师，赐衣一袭，遣归。

鬼道姓名

贾节妇陆氏，徐州人，举人王邻女弟。颇解文事，夜读史，至舜诛四凶，心疑之，曰："何物四凶，乃敢尔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应曰："某等在此。"启户视之，寂无所见，媪遂得怖疾而终，年八十余矣。

鬼报恩

青州益都尉某华人，云初在乡，累举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盗雨中穿窬而入，谓盗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盗曰："我营卒也，因博输，不敢归，乃来相扰。"尉曰："吾有绢二匹。"取赠之，盗谢去，复诣营，请于军尉，得不治罪。后将就试，卒忽出灯下，曰："某前蒙恩，誓必报，今不幸殁于军。"既而赴举试，前盗以所试题送出，三场皆然，悉不差谬，果获高荐，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见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数人负命者在彼。至时，某亦当往相助。"后果尉是邑。到官未几，有告群盗聚某村林中者，尉率众往捕，会马骏，独尉与一厅吏先至其地。群盗望见，皆俯伏就执。

鬼怪

元末，有罗文节者，庐陵人。以掾吏督造至乐安，憩廨中，或告以鬼物所凭，不可居，笑曰："恶有是？"酣饮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见一丈夫，长而青，立与檐齐。奋起执之曰："尔来矣，尔来矣。"应时而灭。比明，视之，并廨有大树甚茂，人祀为神，曰："怪

在尔矣。”历数其罪，用竹楔钉之，树枯，怪亦随止。后官至泸州同知，年八十。官虽不显，而生平劲挺不可夺，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尽达官也。

冥狱

邵溥，字公清，康节先生之孙。绍兴二十年，为眉州守郡。有贵客，素以持郡县长短，通赇谢为业。二千石来者，多委曲结奉。邵虽外尽，而凡以事请，辄不答，客衔之。会转运副使吴某从襄阳来，多以襄人自随。分属州取奉，邵独不与。客知吴已怒，乃诬邵过恶数十条以啖。吴大喜，立奏之，未得报，即逮邵系狱成都。狱司理参军韩汴懦，吴择深刻吏佥判杨均鞫之。眉州都监邓安民，以谨力得邵意，主仓庾之出入，首录置狱，十数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许，裸其尸验之。邵惧，每问即承，如是半月许，眉之吏民连系数百，死者且十余辈。提点刑狱缙云周彦约绾，知其冤，亟自嘉州亲诣疏决，邵乃得出。阅实其罪，无有也，但得其小酒馈游客及用官纸札数过多等。方具狱，杨即死，狱吏数人继亡。明年，邵坐贬三官，归犍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处，人邀迎出门，从者百余，绣衫花帽，驭卒控大马，甚神骏，上马绝驰，目不容启。到一甲第，朱门三重，洞开，从中以入。史欲趋至客次，驭者不可，径造厅事。座上绯绿数十，皆揖。史东向辞曰：“身是布衣，安得对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为政，何必辞？”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邓安民狱，今来也，俟君登科毕，即奉迎矣。”史不获已，就坐，欠伸而悟，不为家人言，密书之。又明年，赴廷试，过荆南，时吴适帅荆，得疾，亲见鬼物往来其前，避正室不敢居，无几而死。史还至夔峡，小疾，语同舟者曰：“吾当死，幸报吾家。令取去年秋所书观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谓贵客者，暴亡于成都驿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见安民露首持文书来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阴狱已具，须公来证

之，公无罪也。”挥牍尾，请书名。已而复进曰：“有名无押字，不可用。”邵又花书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亲宾乐饮。逾六日，正食间，觉肠中微痛，却医药，具衣冠待尽，中夜卒。溥得家学之传，洛党被祸，伊川没时，人皆避匿，吊不敢往，志不敢作。溥独素衣白马会葬，盖真知道者。

冥司牌

张才，少与郑生者善。尝梦冥司遣一卒持牌，书才及郑名，摄之。既至，主者检其籍曰：“张某犹有二年，郑某系狱。”阅数日，郑果物故，才寻举乡荐。又梦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叶落凋相公请见。”居顷之，一人青衣丝绦，自内出，从者曰：“是叶落凋相公。”语才曰：“尔寿止三十二，缘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趋前谢，游遨阛阓间，忽仆马拥从甚都，其乘舆者，乌纱幞头，绯衣金带。叶策一蹇从，见才旁立，遂步拥向神曰：“此张某。”神揖才如叶语，且云：“已改注禄籍。”神去，叶留后，速才归，才曰：“乘舆者为谁？”叶曰：“天下都城隍。”语既而别，才觉，流汗被体。后才以子琳贵，弃其涞水学谕归，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梦。

卷之二十

关云长

自古忠义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独云长之神最灵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圣人继天立极，每每神道设教。圣人不生，则神自设教。云长必明神转世，姑托此幻躯，著姓名，结兄弟，驰骋干戈扰攘之场，耸动人耳目，著之史册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气运薄，故寥寥二千年间，圣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没隐见其间，以待圣人之生，以补圣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则大圣人出世矣，犹谓佛教暗助王化。而俗传云长为伽蓝神，理诚有之，不可得而拟议也。

《三国志》：云长谥曰壮缪。想其义，谓壮于出兵，缪于料敌云耳，众以穆穆之义解之。夫以穆为褒词耶？不足重；以缪为贬词耶？不足轻。大抵英雄不能违时，时命大缪，则云长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陆逊拟其后；时命大顺，则石勒取王浚而有余。孙纬以劲兵邀，极罢，不能得之掌股间也。

山西盐池在解州，云长所产处也。相传黄帝执蚩尤于中冀，戮之，肢体身首异处，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为卤，遂成池。宋崇宁中，池水数溃，张静虚摄云长之神治之，池盐如故。云长见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伟，神亦最灵。池长百二十里，阔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辄能败盐，必祷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为万世利，而云长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达严事云长，每事必告。居皖，梦侯语之为我公祖已守平阳，解在部中。后起总督蓟辽，税珰高淮张甚，祷更力，阴得济，其请内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验。尝与联和至百韵，后为一小令来赠。末云："再挥戈蓟北，重整旧江山。"果验。

岳武穆

安陆州故有岳武穆祠，为十八景之一。世宗龙飞，升州为承天府，营造宫殿，祠遂湮废。万历中，守备杜正茂创于城西，辟土，下有积石甚多，取为周垣之用，恰相当。最后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泽可照。远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伟丰腴，簇拥而过，如此经日，众欢呼，以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见一伟丈夫跃出，骑白马，冉冉乘云而上，从者数百。遥见天门开，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惊伏，不敢出声。比明，碑上题一诗云："北伐随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龙已尽醉，长侍大明宫。"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录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监，出以示余。味之，则武穆已转世为英国，酬此愿矣。大约明神再生，必有奇迹，终以兵解。故英国卒终于土木，客有言"英国面白而肥，与魏公徐鹏举相类"。徐之生，梦武穆到家，云"当受汝家供养"。则武穆在我朝，殆再转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马伟取桧柏干为二植墓前，名"分尸桧"。正德八年，都指挥李隆范铜为桧、桧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万历中，兵使者范涞增张俊像，抚臣王汝训沉张俊、王氏两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皋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颜取宋屯兵之处也。步村中，一蒙师唐姓者，年八十余，自言其家驻此六世矣，大王父犹及见宋末事。方伯颜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风雷震电，伯颜知有异，起立帐外，勒兵防变。见四山旌旗闪烁，皆作"精忠"字面，伯颜

曰："是矣，此岳公护本国，现灵异也。"亟宰牲为文致祭曰："王系心本朝，此是大忠大义，敢不仰体？但气数如此，王虽有心，不能违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来战，即敛兵北归；如只力竭讲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为口舌所动也。"祭讫，风雷皆止。明日，天皎洁如故，宋无一兵，且纳款。伯颜入城，又亲诣王庙致祭，宋遂以亡。余闻其言，洒然有异。方往来此中，将寻归骨处，伴先君子，因欲买地立庙，合云长公祀之，题曰关岳庙，而老废未能也。

武穆七世孙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负清节，隐居不仕，庐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赐号纯孝先生。所著有《遗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梦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戏！忠孝不两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弈，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命名。自玉㞑金鼎至单骑见虏为四十局。玉㞑，盖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县赣江滨黄土潭，有神物栖其间。岁亢旱，民祷辄应。公生，潭沙清浅，公殁，潭近居民梦神归，驺从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旧。两任赣州提刑，江水泛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与弈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愈久愈乐，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饮啖。荆南草窃成汭亦类此。盖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

丞相兵败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数间屋，忽然自山顶落，当路径，元兵望而大惊，稍却，公乃得脱去。邹㵎等以余兵拒战，死伤涂地。今《宋史》丞相传云："空坑之战，得赵孟渠绐元兵以免。"盖史作于元之盛时，极诬陋，至云丞相求为黄冠，欺妄尤甚。同时仗义效力者，萧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遗漏不书。而全子仁骄淫不事事，无智略，死为人所逼，乃反立传，史家之谬如此。

赵孟僩，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举，文天祥辟为参谋。天祥北去，居吴，依亲友以居。越十年为道士，名道渊，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为僧，名顺昌。因自号三教遗逸，改道堂为本一庵。临终手辞以诀，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体，便无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赖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赞，与徐、石不杀于谦，今日无名之语为有功。

黄冠归故乡，是何意？实欲出来举兵复宋。盖宁败，宁多杀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梦炎之言，已观其深矣。

文陆二事

福唐刘汝钧贻书括苍吴思齐子善，论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时，崎岖山谷，购募义徒、耕氓、洞丁，造辕门、请甲仗，不啻数万。而尹玉实为骁将，大衣冠指撝，众皆诣阙，感泣，求效死。已而当国，二揆交沮用兵，师无宣谕，卒无犒赏，盘桓月余，仅令守姑苏一路。张彦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绝太湖吊桥，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几，独松告急，朝廷四诏，政府六书，趣援根本。一日一夜，仓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独松随以破陷。复令驻兵余杭，守余杭，守独松，朝议不一，众心离散。会有尹京之命，余庆遽夺其印不予。汉辅遁，德刚遁，北军入城，与权陈宜中又绝江遁，乃即日拜枢使，又拜首揆，补宜中处，且令往军前讲解，毅然请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无兵无粮，天下大势去矣。正闰交驰，真伪更作，是不一姓。当世之为大臣元老者，视易姓如阅传邮，况当沧海横流之际，而彼乃以异姓未深得朝廷事权，欲只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国矣。其书大略如此。又淮阴龚开所作《文陆二丞相传》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镇跋扈，武臣骄矜，君

臣父子之义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类无不欲黄屋左纛自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践大位，即罢诸节度兵符，遽用儒臣为通判。其权虽分，其势遂弱。石晋所割境土，终不能复。迨乎宣和衰乱，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设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后宋再造东南，区区山湖之间，内政不修，惟恃夫江淮为外藩。久之且南北夹攻，而沛蔡之藩篱自撤，荆襄受围，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广西之烽燧亦不绝。此其国势垂尽，受兵处多，殆如囊中探丸，围中逐鹿，无复有潜藏隐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学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养作成之泽，薰蒸者久，忠臣义子，或死节，或死事，盖无愧焉。卒之，文国瑞、陆秀夫，前后死国，精忠激烈。诚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戏！吴、晋、陈、隋之变，岂复有一人若是哉！”龚开者，字圣予，少尝与秀夫同居广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来京师，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沮洳，坐无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纸，作《唐马图》，风鬃雾鬣，豪骨兰筋，备尽诸态。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饥，然竟无所求于人而死。志节既峻，仪观甚伟，文章议论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旧有石勒云：“元大将张弘范灭宋于此。”嘉靖中，督学陈垲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陆秀夫死国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气歌》，立碑于五坡岭。吾友区海目有诗云：“崖无灭宋字，涛有撼胡声。”垲字山甫，号宅平，绍兴人，官参政。严分宜恶之，嗾其党杨以诚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孙蕃盛。一说作林泮，泮，闽人，官尚书。区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张世杰已溺死，诸军棺敛，焚尸岛上。其中胆大如斗，更焚不化，众皆号恸。须臾，云中见金甲神人，大声曰：“太上以我驱驰，关系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复矣。”由是军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陆秀夫挽以诗曰：“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盖《说郛》之说如此。然崖山之败，秀夫负祥兴帝入海，世杰知事不济，夺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赵氏后。遇杨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恸死，

世杰葬之海滨，欲投占城，飓风溺死，则在秀夫赴海之后矣。二说再详。然谓世杰葬阳江之赤坎村，则阳江无此村。陈白沙因阳江令何昌之说，封墓立祠，作心贺卷赠之，盖诳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肃愍改谥忠肃，抚臣傅孟春题请，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题易，乃万历十八年事，而其说则发于王凤洲。至吾兄凤翔入台，题褒忠功，于是于之后以杭州右卫指挥改锦衣，其孙即升都督功臣者。胡总督宗宪也，得世袭卫指挥。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黄公凤翔梦一伟男子持书来，有“空山孤魂”之句，觉而心恶之。诘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气，凛凛犹存。

我朝虏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变，于忠肃以大司马即为总督，帅石亨等御城外，有请即从，不必覆奏。军中诸将受成，绝无牵制，故能力战却虏。有建言者请重将权，景皇批答曰：“于谦总督即将权也。”其专任如此。庚戌之变，丁大司马坐于内，恇怯无谋；杨少司马赴于外，权非独擅；仇将军以劲兵要功，不敢战，又不受节制；而严少师又阴持于内，虽有韩、白，无如之何矣。

己巳之变，辟迁都，主固守，人犹能之。惟人心摇动，极危险，只一二月间，聚兵教战阵城外者，已二十二万。则守城与各处把截之人，又岂下数十万？分布经略，齐力奋击，此其才真所谓多多益善者。却虏后，陈循挠于内，罗通闹于旁，处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动，其气象何如？罗之才不减忠肃，然复辟之举，史云自陈曾与密谋不报，一云石亨来邀不从。要之，忠肃之祸，循亦谪戍，则罗非曹石之党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东朝之事，诚不能为忠肃解。然景皇刚决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肃和颜进曰："群臣之请，亦借以纾边患耳。"帝始曰："从汝，从汝。"朋友相处，要识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间，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狱，得不上侵，沂邸之养，得近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调停以至此。柔事景皇，如扰龙驯虎，中间备极苦心，哑子吞黄连，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变，皇太后惊惋，英皇自追悔曰："好个于谦！"宪皇既立，昭雪赠谥。夫以二圣英明，不以为怨，而更以为德，孜孜不忘，则其始终心事与默运之功，鉴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二圣更难发明。一腔热血洒地，知之者其天乎？后人责备，更又何惜。

当时君臣相信，可谓至矣。然荐一徐有贞为祭酒，不可得，至叩头谢罪。而谓黄竑邪说可以力阻乎？辞免宫傅，心良苦矣。

于坟祈梦灵异，人人能言。闻太仓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肃见梦曰："公是当朝宰相，奈何问我？"太仓曰："非为朝事。余一生清苦认真，不作亏心事，而儿病如此，是何罪业？"忠肃曰："公记得吝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仓默然，醒来终自狐疑。盖海商漂至，巡兵执以为盗，众皆怜之，请于太仓往解，不应；又请一单名帖投兵道，终不听，一舟二十七人，不胜拷，皆死。太仓矜名节，于此守之最坚。故虽知其冤，终不为救。然力可为而不为，则神固已存案作罪过矣。

责备

责颜鲁公者，以不从方镇之议，以不能高飞远举避祸为先；责岳武穆者，以金牌还师，以枢密请还兵柄；责于忠肃者，以南宫之锢，东朝之易；责苏武者，以胡中生子；责方孝孺者，以全身远害；责许衡者，以仕元；责文信国者，以黄冠归故乡；责狄梁公者，以失身女

主。此等事，存而勿论可也。

苏子卿娶胡妇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绝其后也。不然，安国死，子卿为馁鬼矣。

张南轩责诸葛瞻不能力谏去黄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败身死，仅贤于卖国者。嗟嗟！贤者乃为此言。

海忠介实际

海忠介在系，自分必死，人亦无以更生期之者。世庙宾天，外廷未知，颇有密询得者，提牢主事知状，夜设盛馔款之。忠介饱啖，饮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欢之甚？"对曰："欲作饱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与酒饭一顿，海自分伸颈无疑。主事告曰："莫误，莫误，"宫车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门进用耳。"公问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恸，投体，肴酒尽呕出，狼藉满地，绝而复苏。扶归禁处，哭终夜不辍。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丧考妣。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劲正清苦，又其余事也。

忠介父翰为秀才，母谢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仅四岁。家贫，谢矢志教育，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忠介卒为名臣。谢例应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终亦不自请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卢臣忠者，字信臣，黟县人。侍行，上骤欲用之，命相者视之，曰："有膺无背，官止此矣。"后扈跸至建康，虏骑迫溺

水中。后数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记其处以对，使没取之，拱立如生。赐水银以敛，赠谏议大夫，与两子官。

忠魂助战

逆亮南侵，有统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战。我太宗渡江，见梦助战，立庙府城祀之。嗟乎！异代忠臣能识天命如此。

江涛得完

顾圭，上虞人，少负奇气。方国珍来寇，集乡兵与战曹娥江，败死。里人瘗尸于江岸，其冢为风涛荡折，而冢独完。越七月，其孤谋反葬，启视，面如生。次日，其地尽为江矣。

魏公有孙

韩魏公之孙浩，知潍州，金人来寇，力战死之，此史所未载。

袁氏全家死难

袁柳庄之父号菊村，其先有袁天与者，以进士死德祐之难，全家俱覆，凡十七人，仅一孤救免，又百余年而有柳庄云。

孝童

河南人杨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显，以书荐于尹曰：“执事之部孝童杨牢，父茂卿从田氏府，赵军反，杀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丧，虑死不果至，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委发羸骸，有可怜状，仇意感解，以尸还之。单缟冬月往来太行间，冻肤皲瘃，衔哀雨血，行路稠人为牢泣，归责其子，以牢勉之。牢为儿践操如此。未闻执事及门唁而书显之，岂树风扶教意耶？且乡人能啮疽刳胜，急亲之病，皆一时决耳，犹蒙表其闾，脱之徭。上有大礼，则差问以粟帛金。河北骄叛，万师不能攘，而牢徒步请尸仇手，与夫含腐忍疮者孰多？牢绝乳即能诗，洛阳儿曹壮于牢者皆出其下。闻牢之赎丧，潞帅偿其费。其葬也，滑帅赙之财。斯执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称牢于上者，执事能无恨其后乎？”其激昂自任类此。甘举贤良方正，沮郑注，贬封州司马卒。牢后亦擢进士第。

代父饮鸩

贾直言代父饮鸩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苏。事闻，减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赏罚可知矣。直言后为绛郡太守，自言始饮鸩时，岑岑然，觉毒沿五内，至肢节，其痛渝于钻灼，通体不可名状。既苏，每遇天阴，则又甚焉。轸盖及足胫，色皆如墨，其旁攻出六孔，脓液紫淤臭败，逆抢人鼻，达数十步外。惟饮啖无减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优游仕路耶？

青天歌叹

吕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岁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

室，与父同寝，务悦其心。父年高，齿不任坚，每食尽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饪，必极精烂。父出入，必呼升随，或适旁近舍，升不随行，则不往，若婴儿不能顷刻离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时，升承顺益谨，夜尝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负父避鸬鹚山，出觇贼，为所获。知其孝子也，善视之，与食饮，不入口，辄泣下，贼亦怜之。令歌，升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辄泣。夜令击刁斗，升为《思父叹》。贼感动，纵之归。升夜行昼伏，凡三昼夜，还家扣户，侍者以为鬼物，久之启视，乃升也，相视大哭。出其足，故剩一握。升园有美杏，父所嗜，乡豪窃之，并夺其地。升为文诉城隍，神即谴豪疽发背，曰："还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门还地，疽即愈。

船灰涂颈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后。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执，求财物不得，将杀之。泰年十五，匿丛薄中，跃出，绐兵曰："儿知瘗物所。"伯父遂得释而遁。兵监掘数穴皆无，乃涕泣告兵曰："儿实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愿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斩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视之，则颈骨已断，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颈，适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涂其疮，试以水滴其口，稍能咽。至暮，以扉畀至家，越七日始苏。言曰："方斩时，若风泠然过颈。良久，热痛闷晕，若有数人过，指曰：'此子甚孝，且不当死。'即令一人以药傅其颈，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创始合，而首竟偏。

祷泉灌田

张杏孙，慈利县人。以孝称，乡人皆重之，争讼者不诣公府而诣

孝子。里有麀鹿泉，乡人素赖其利。岁大旱，泉竭，诣孝子请祷。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缕，众喜曰：“泉至矣。”复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数十里，岁以大熟，人益信其诚。孝子通《尚书》，以授其子兑，成进士，有闻于时。

和盗诗

泰和邓学诗，性至孝。元季，母子俱为盗所获，盗魁知其儒者，哀之，与酒食，口占一诗，命之和，约和免死。盗诗曰：“头戴血淋漓，负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儿，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应口和曰：“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我母年七十，两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寇喜，道之出城，得远去。学诗后以荐为校职，考终。嗟嗟！此盗可应举做官。

梅高报母

梅应发，居阊门市中。母尝有病，医药弗疗，刲股为羹以进，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复疾，危甚，应发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顶灼臂，叩天乞减己年以益母寿。是夕，天阴暝，俄顷，云开，尽见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尚没。顷之，云复合。及还至母所，见母拥衾坐床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洒，遂霍然而苏。诘旦，母平复如常，年八十余而卒。

成化末，武城县生员高谨之母为人殴死，谨父得重货，焚其尸，谨哭不已。父乃讼于朝，章下按察司，行东昌府验问。知府杨能纳贿，颐指证佐，言谨母实自经死。上状，副使许进与按察使石渠无所可否，谨遂走阙下，击登闻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赂。既入，因自刎

不殊。锦衣卫执以闻，命刑部郎中吴钦往会抚按暨三司官杂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镇抚司重鞫，杀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论能受赇听嘱，罪当徒。渠失入人罪，以为长官得减当杖。狱上，有旨，能降四级，调除边任，渠等罪皆准拟，时渠已考察闲住矣。

未尽之禄

彭方伯应时父南坡，早卒，配萧氏，哭之哀。一日，南坡附舍人儿语及生前事，历历券合，谕萧曰："未尽之禄，当以贻汝，年八十四，仲儿某年当举子。"后一一不爽。萧双瞽，一日用针，豁然。盖方伯孝养，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见星斗

淮安卫人王铉年七十，久丧双目。嘉靖丁丑，暑夜纳凉，仰见星斗，起而稽颡。旬日，两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洁，人或不能偿债，则焚其约。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岁，犹强健善饭。一日，无疾而终，人以为孝义之报云。同时有不孝子，目瞎复明，方自诧可比于铉，忽雷震死。

孝愤

王仰，湖广崇阳县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有仆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觐后，事发，怒甚。会调闽县，未果治，而时时恚骂。新兴有鸡爪兰花，盖断肠草之类，食根立死，叶则少延数刻。时三人窃藏之，声言事急自尽。王履闽任，夜

深，食于外，三人捣药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试请于官，面质三人于城隍庙。藏父剑，击杀之，立毙。廷试仅弱冠，孝愤所激，挥刃若有神助，众咸奇之。事闻，得温旨：真孝子，可传后。而王露机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与元嘉逆劭之事同。

万里寻亲

赵廷瑞，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少读书，能文章，补弟子员，数省试不第，弃去。故习青囊，所历名山水，必指画风气融结、聚散、向背之略，或验或不验。将游中州，且访异人，于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贵阳入蜀，久之，溯江下荆州，谒武当，北转许、邓，渡河、洛、漳、洺，以次于燕。又久之，无所遇，所过帝王陵寝及古今将相、名贤、学士家墓兆，必规度验，或六七复。东游泰山，过阙里，南窥凤阳，达于金陵。过浙，访天台石梁及钱塘西湖之间。从侯二谷、陈敬亭两方伯游，两方伯挟其书，至湖访茅鹿门宪副。时为万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间，亦十有三祀矣。问其家世，曰："离家时，儿重华仅七龄，母与姊妹及苍头辈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门赠以诗曰："近获陈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数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沧海情。万里关山花外梦，王孙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马上迎。"别去五载，犹栖迟东海，并匿锡山道中。所遗妻已没，重华壮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号不自已。葬其母，嫁姊与妹，请路邮于郡太守而出。众危言沮之，华哭而题壁曰："少小违亲十五年，思亲不见日凄然。从今即与家人诀，不睹亲颜誓不还。"华复自忖曰："吾少不谙父貌，即道逢之，不识也。"榜其背曰："万里寻亲。"又恐父东西南北之踪无所定也，别为缮写里系及父年貌数千纸，所历州郡都会之次，辄遍榜之宫观街市间。已而，又曰："闻武当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当或过之。"且闻山之神故灵，于是逾汉沔而西，祷之武当，盖万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

日也。紫霄宫道士间携之过太子岩，岩之阴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大理府人赵廷瑞朝山至此。”华读之，哭且恸，道士谓曰：“若父曩年驻此，若今过之，复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于是华亦尾而书之曰：“万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大理府赵廷瑞之子重华踪父至此。”由南阳颍寿，东涉淮泗，溯金陵，又卒无所遇。谋曰：“今且渡江矣，闻三茅峰冠江以南，吾且祷之。”祷讫，宿观音寺。梦玄帝钩帘坐，华哭而前诉云云。帝呼谓曰：“汝父犹未死。”如是者三，觉而爽然。从丹阳过毗陵，被盗攫其赀去，所遗者，独前请郡太守路邮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横林观音寺，忽一老僧杖锡而前，双眉覆面，前谓曰：“孺子何从来？”华曰：“吾云南人，吾父出访中州诸名山，不归者十有七载。吾是以万里裹粮，踪父至此，而犹未获也。不幸为盗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邮。”辄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犹未死，客无锡南禅寺中，汝第往。”又顾嘱他道人导之，老僧忽不见。明日，偕道人过南禅寺，遇一老翁，华心疑属父，而犹未敢请。伏地曰：“吾云南人，吾云南人。”翁亦绝不识华貌，且以为故乡人也，于是携之，同道士南向坐。华泫然曰：“吾父离家游中州，故万里踪访，以至于此。翁得无即吾父已乎？”笑而应曰：“吾离家已十七载，所遗儿，比仅七龄，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华于是前携而哭，并出所囊路邮示。翁读之，始惊曰：“吾即尔父也。”且前问母及姊妹以下，华随一一口画始末，父子乃相携哭而拜，闻者无不泣下，转相告过寺刺本末，共为啧啧太息，不能已。

庐墓

国朝有三世庐墓者，芮城李锦，字尚絅；锦子泽，字公溥；泽子柄，字子权。锦与泽父母各三年，俱岁贡。锦卒庐所，柄为生员，亦卒庐所，泽听选卒于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读书必发”，李三世

矣，又纯孝如此，不知子孙何如？

工人孝义

潘生者，富阳人，世业农。幼丧父，独与两弟奉母居。间出与人执填甓，治筐筥，又为善工。大德间，江南大饥，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无所得食，曰："吾终无以给母，则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强壮，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属两弟，自佣回鹘人，乃告母曰："儿当佣钱塘数月，得钱米活家，且自活，母勿忧。"既，回鹘人得转卖辽东大家军户，遣代戍虎北口。会有诏，江淮子女流徙者众，禁人毋得转掠，饥民使悉还乡土，遂从辽东经过。道遇一女子，鸦鬟尾行，问之，则曰："淮产也。昨因饥，父母弃我，转徙数家。今主家使我归，君南人，倘挟我得同归乎？"于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苇中。虽颠沛流落，亲粘日久，曾无一语少及乱。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见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诘门外同来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乐。饮酒半，执盏跪曰："吾女幸完骨肉，归见乡里，免罹霜露盗贼，君力也。今吾女犹处子，君谊声暴淮楚间。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岁丁荐饥，乡闾必离析，庐舍必墟莽，虽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园田，给饘粥。吾女，实君箕帚妾也，君必无归。"生则毅然谢曰："吾何敢以若女为利哉？吾虽贱，不读书，且义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万一母死，两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归，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归。母死者盖三载，两弟亦死。生追制服，复食其故技于乡以终。

节妇给粟养子

宋制：凡节妇死者，给粟养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仿行之。

二沈妻

吴人沈思道，妻孙氏；沈树田，妻宣氏，两家居近有交。沈孙夫妇相爱；树田暴戾，无人理。宣归见父母，父母对之泣，宣曰："此不足伤大人心，儿自是命也。"树田死，宣哭极哀；沈思道亦死，孙送夫丧过河下，见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缢。宣有救者复苏，而孙竟死。后三年，宣父母谋嫁之，宣觉，亦缢死。嗟乎！孙死宜矣，树田何面目见其妻乎？然树田病时，宣进药，翻之，曰："若毒我。"则死为厉鬼，骂妇又未可知。要之，鬼必灵于人也。

媵奴死节

真奴，黄岩县人，媵钟氏嫁于苻松仅十三日，松死，松遗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钟有异志，奴窃知之，告于松之从父讽之。钟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虽欲奉以终身，势不可得，惟求他日见安人与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讫，血泪俱下。是夜，沐浴，缢死松柩上。闻者咸惊叹泣下，众议葬之，以从其夫。钟不顾，竟焚其尸以去。同时邑中有阿菊者，从陈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陈改嫁，菊夜窃其子归于郭，谢方石为立传。

节妇涌江

嘉定州王宪明妻张氏，少寡守志。万历十三年，扫夫墓，舟覆嘉

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涌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发如生，见者惊叹，立祠祀之。

母丧不嫁

节女都从夫家上起见，惟元时容城县王氏女以母丧，感念不嫁终身，获旌命。此外更有真学清净而不嫁者，又一种间气也。

大饥甘饿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岁大饥，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犹有妆具，人劝其出鬻，二女惭，不肯出，伏于箱，饥死。

伏毒食醋

康对山先生子栗先娶王渼陂女，生一子，并死。继妻杨氏，未几，栗亦死，杨服砒霜，以醋汤三碗下之，盖食醋则药不可解也。毒发，容貌安舒，略无仓卒。奇，奇！栗有才志，又得良妇死节，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节自信

安吉州节妇都氏归于陈，孀居，矢志无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与人客不便，孰与同室妇女河汲不便乎？"门为邻树所蔽，术者曰："伐之则

贵气弗阏，斯利举子。”都曰：“吾闻穷达在天，力学在人，顾尤之邻木耶？”子良谟登第，官参政，所称栋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赠安人，子孙繁盛，且优文学，天之报之正未有艾也。

节妇胆识

近地吴节妇，沈之鎏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汶，家政甚整，业日拓。汶有俊才，早贡为博士。有郎廷瓒者，贷金十，鬻妻以偿。吴闻，亟还金赎之。盗入室，吴厉声曰：“我沈门老节妇，刀不去手，犯即自刺。”盗骇愕散去。其胆识岳岳，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见不得

章丘逯经生之妻于氏守节不出门，门内草生，如无人之境。尝三日不举火，邻人馈之米盐，却不受。邻人报县，县馈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间，长清知县武金过县，武故遗腹子，闻而谒之，求一见终不可得，曰：“孀居以来，誓不见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门外，叹息而去。节妇卓矣，若邻人与武，亦可谓知义者哉！

芝竹

王士，昆山人，能读书。妇陆氏，方娶后，其墓园枯竹更青。凡三年，三生芝草，皆双茎。比四年，芝不生。士病死，妇从死，以烈妇称，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恒于寿考富贵康宁，而于烈妇见之，此可观天道矣。

三尸绕门

成化间，海康吴金童，携其妻庄氏及一女避贼于新会，寓刘铭家，佣以自给。庄有姿色，铭屡诱之不从，谋之乡人梁狗，同其夫渔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庄氏寻之海滨，得尸，手足皆缚，乃夫也。归家，携女赴水，抱夫尸而没，时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尸随流绕铭之门，去而复还。乡人惊讶感伤，共殡祭之，然未知铭之杀也。久之，事渐露，犹畏铭强暴，未敢发。士夫各为诗歌，闻于官，得实，磔杀之。审录员外郎奏闻，旌表，其处立祠。

双烈

曹桐丘镤，长子禟，生而痫，不谙男女事。故聘钱皓女，未敢娶，以情辞钱，钱不听，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尝之，终不谙。复申之，钱解盟别聘。女私闻，自经死。未几，禟死，沈氏亦守终身，桐丘公为立后，至万历三十五年，疏闻，并旌。

桐丘公之祖，原吴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殁葬吴墓。余高祖民畏公，吴甥也，贫甚，殁亦葬吴墓。吴讼之官，亲友和息，归价数金而止，盖先民之忠厚乃尔。其地辛、丙、巽三水俱会，桐丘公先发庶吉士、主事、佥事，归年九十余卒。善绘画，有清名。长子禟痼病，钱、沈双烈，华其后。余家迟发，余亦庶吉士、检讨、司业、祭酒。长子缂，病亦如之。媳沈氏，仪郎惺予公之女。归十年而缂殁，沈犹处子也。贤孝能自立，异日必继前烈，但余拙宦不愧吴。吴分嗣子田九百亩，余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无一长，何况绘事，其负愧多矣。

愍贞哀感

万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从卧榻中流出，尽无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阴，若不欲人见者。余友董考功应举，瘗而谥曰愍贞，愍言灾，贞言操也。

哀感孺人杨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节。玉好鲤鱼，每忌日必设鲤。一年，河枯无鱼，杨悲恸不已。忽渔父持鲤至，以一金易之。祭毕食胙，得原金于鱼腹中，人大异之，呼为哀感孺人。

丐妇投桥

正德五年，崇德石门东桥上有丐妇，色丽甚。盖荒年，夫负母与妻行丐而至者。观者甚众，妇丑之，候姑与夫乞市上，跃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义门

会稽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义门，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门闾。是时，裘氏义居已十有九世，阖门三百口，其族长曰承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盖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乡人谓尝有馈瓜者，族长集小儿十三岁以下者百余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逊，以长幼持去。其习为廉逊如此。于时犹共一厅，颇宏壮，有孙威敏公题字存焉。其后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题诗刻石，傅惇作序。至元末，始毁于兵，而族亦且渐陵替，非其旧矣。

周德威，后唐名将也。其五世孙愉避乱，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

有名承诏者，十世同居，凡四百余人。赵抃帅越，闻于朝，旌门免徭役。

隆庆年间，潞安府长治县民仇火、仇塙等，一门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鹗，二世仇朴，三世仇勋，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数百，悉听其长约束。巡按贺一桂题请旌表。

连江杨氏，六世同居，旌义门。有讳崇者承其后，尤孝谨。子孙互相乳哺，家鸡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余口，季年倍之，用俭以裕。构宅三十六年无哭声，仅一老妇人殁，崇率子弟拜祷，须臾，死妇复活，活十二年卒。家无丧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时，里有鼓乐声，有梦请公为福宁地主者。连江令章武闻其义，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视崇，崇在田。子孙儿童出见，武赐杨梅食之，群儿班立序啖惟谨，虽至少者不紊，武叹美而去。

义友

陈东已死，弃其尸，其友李猷偶寻妇翁，诣行在所，知状，哭且祈曰："少阳以忠谏死，劲节英气，当不与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阳有灵，其启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敛之，归葬。猷字嘉仲，鄞县人。

义姻

宋张泊典相州，部民张某杀一家六人，诣县自陈。县上州，泊诘其故，曰："某之姻某，贫困，常纳息于某家，少负必被诟辱。我熟见而心不平，思为姻家报仇，幸毕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遗其一，使有噍类。私仇已报，愿就公法。"泊曰："杀一家宁无党乎？"对曰："某

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又曰：“汝何不亡命？”对曰：“姻家即其邻，若不获盗，彼岂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缧绁？”曰：“我若灭口，谁当辩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泊曰：“吾将闻上免汝。”曰：“杀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者不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泊嗟叹久之，卒按法诛。河朔间无不传其事者。

义仆

我朝有义仆阿寄，李温陵发挥，谓在我辈之上。近阅《谐史》，记杨忠一则，似又在阿寄之上。盖寄只勤劳知礼，而忠奋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后，即犯死亦不顾，尤为奇特。《阿寄传》见田汝成集中。杨忠，宋时人。《谐史》，宋沈俶撰，所记似皆实事，而名曰“谐”，岂真谐耶？抑别有所寄也？

金养者，王华仆也。嘉靖中，倭寇至，华族女妇数十人前遁，贼望见，逐之，众大窘。养麾之曰：“主第走，养能捍之。”即扼桥格贼，白刃如林，独以孤梃出入死斗。良久始仆，而主人远矣。王氏既免，思养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环者，曾石塘铣之仆也。方临西市，作诗曰：“袁公本为百年计，晁错翻罹七国危。”功虽未就，其志可哀。环，沧州人，本回回种，虬髯铁面，负膂力，善骑射。曾闻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时，泣谓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顾吾妻子奈何流落边鄙，为沟中瘠乎？”环闻亦泣曰：“公无忧也，某力能致之归。”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环乃以小车载夫人与其二子从间道去。环日则具汤粥，夜则露宿邸舍外，间关数千里不懈。后遇赦，归维扬，酬之金帛，不顾而去。环能书，给事陆锦衣家，陆遇之厚，改给事朱锦衣家，以寿终。

孙明，丁尚书汝夔之仆也。尚书坐虏阑入诛，仲子懋正谪戍辽阳，明从焉。居半岁，懋正死，无何妻复死，遗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儿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监司行部至，辄哭诉冤状，泪尽继之以血。当事者怜之，为脱其籍，得归。间关数千里，昼负儿，且行且泣乞，宁己不食，不令儿馁也；夜宿，辄择温燥与同卧起也，间月始得达家。事儿如事主，仍追理其遗产为族戚干没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长，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儿名继志，得为邑庠生，明以老寿终。

张礼，刘养正之仆也。养正方与宁庶人密谋，礼心忧之，常于屏处哭谏，不听。有方士言长生者馆养正所，养正北面礼信之。夜定，仆走其所，叩头，言愿有请。其人曰："若岂欲方术乎？"对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与宁藩通，异日必及祸，祸不小。而诸人无能为言者，今独信先生。窃观于往来，为主所礼敬，无逾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愿先生为一言，毋附宁。"其人乃大惊，晨起去，不知所之。后养正死狱中，礼收尸葬之，为木主，怀以归。寻簿录养正家，礼愿从，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师，馈其妻狱中。妻死，奉尸归，合养正葬。岁辄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仆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饮酒，性跅跢，慕为方外游，及诸秘戏幻术。年二十余，妻死，遂终身不娶，游行郡国，辄以志从。岁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与所亲纪生者饮而醉。夜且阑矣，二人各踞石临江如厕，山人恍惚间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纪生见，急呼志："汝主溺矣！"志仓皇奔水滨，审其已溺，遽自投下。纪生急呼其仆善水者，助之拯。其仆胡卢曰："入则俱毙耳，胡拯为？"仅褰裳水际，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挟得其主，尽力持之不舍，沉而复浮者数四。自分必死，适为旋湍所激，回至崖侧，与纪仆手相值。纪仆援得之，大呼主来救。于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则山人死矣。志哭之恸，谋经纪其丧。寺僧闻变，皆来集。无

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梦中，体亦无苦。时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复如常，众俱叹异之。工部郎谢在杭在真州，故与山人善，亲得其详，作传。

书仆书佣

王弇州书室中，一老仆，能解公意。公欲取某书，某卷、某叶、某字，一脱声，即检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陈抱冲禹谟，为助教，其书满家，亦有一仆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仆隶，天亦饶之。荆川先生有书佣胡贸，作《胡贸棺记》。

书佣胡贸，龙游人。父兄故书贾，贸少，乏资，不能贾，而以善锥书，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尝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既披阅点窜竟，则以付贸，使裁焉。始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其既也，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又字而联之；或联而复离，离而复联，错综经纬，要于各归其类而止。盖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书佣往往束手，虽士人细心读书者，亦多不能为此。贸于文义不甚解晓，而独能为此，盖其天窍使然。余之于书，不能及古人蚕丝牛毛之万一；而贸所为，则蚕丝牛毛之事也。嗟乎！书契之不能还于结绳，书契又繁而不能还于简也，固也。然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非贸则余事无与成。然贸非余则其精技亦无所用，岂亦所谓各致其能也哉？贸平生无他嗜，而独好酒。佣书所得钱，无少多，皆尽于酒。所佣书家，不问佣钱，必问酒能厌否？贸无妻与子，佣书数十年，居身无一垅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复知也。其颛若此，宜其天窍之亦有所发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书之乐，视向所为披阅点窜若雠我者，盖始以为甘而味之也甚深，则觉其苦而绝之也必过，其势然也。余既不复一有所披阅点窜，贸虽尚以佣书糊口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虚闲而无所用，然则古所谓不能自为才者然，独士之遇世然哉！此余与贸之

相与始终，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复有所披阅点窜，世事又已一切无所与，则置二杉棺以待长休。贸无妻与子，无一钱之蓄，死而有棺无棺不可知，念其为我从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书此以为之券云。呜呼！百余年后，其书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论其故所删次之人，则余之勤因以不没，而贸乃无以自见，是余专贸之功也。余之书此，亦以还功于贸也。虽然，余既以披阅点窜为雠，而岂欲后人又以披阅点窜知余也哉？然则贸之硉硉勤苦，从事于割截离合，而一付之无何有之乡也，与一醉亦无以异也，其亦何憾之有。

仆惜字纸

冯南江恩，有仆冯勤。其父佣者也，素多病。日者谓其短造，甚忧之。问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为佣，不能积德，惟勤洒扫，惜字纸，乃可延耳。”佣乃市箕帚，遍历所居村巷，凡有秽恶，悉为扫除；见一字，则取置于筒，至暮焚之，岁以为常。寿至九十七，无疾而终。

卷之二十一

父子

古谓父子不同舟，盖思风涛一旦并命绝嗣也，与老子压石磨、缚大绳观井同。

《续博物志》以鲧为颛帝之子。

夷狄禽兽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祢，大夫知尊祖，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吕向生父岌客远方不还，少丧母，失墓所在。将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诸墓。后有传父犹在者，访索累年，不获。他日朝还，道见一老人，物色问之，果父也。下马抱父足号恸，行人为流涕。玄宗闻咨叹，官岌朝散大夫，赐锦彩，给内教坊乐工，娱怿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志。子六人，长应昌，次天锡，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两先生。次韩奴，蛮奴，皆夭。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婿。

父子与庆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庆成宴，大学士杨廷和子慎、左司马姚镆子涞皆为

修撰，大司马金献民子皋为检讨，皆父子与宴，为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华而皆不甚显，可见际遇极盛者，亦造化所忌，与而不必尽与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为显官而子赐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谢文正迁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钺至尚书。当时庆成宴亦必并与，特非同时耳。至子为显官而班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为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胜数也。

两翰林父

翰林父为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吴曙谷阁学父一龙岁选知高邮州，方严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焲章，乡进士，官参议，温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阁学方为编修，以使事抵州署，长跪促归。阁学子有举乡书者，宗伯子铭鼎，会魁，莱州太守。

同居异室

吕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异处，交誓不复嫁娶。吕既贵，泣请同居，然终异室而处。

学士少年牧豕

曾学士棨，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货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丰，逐之。学士即牧，手书策不弃，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贤母

陆天全完为冢宰，母夫人叶氏贻书，以物禁太盛为戒。陆败籍没，叶亦逮诏狱，神色怡然。后出狱，死于长安官舍，人咸智而伤之。叶之幼也，庭有积水，一儿溺焉，女伴曳之，愈沉，叶夺而纵之，儿遂起，识者谓有司马公之风。

冯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当被逮考掠时，讹言汹汹，欲籍其家，家人奔溃。其母吴氏挈孙行可入京，沥血为疏奏曰："儿戆无状，万有余罪。但妾临年，不忍见子刑戮，愿身赎孤以延嗣息。"事虽不报，而行可卒申其说，末减戍雷，犹得补考绩，封吴太孺人。世庙英明，宁可溷请，盖亦深鉴慈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归，遂葺慈训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号东阳，东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试，望见之，白皙丰下，岳岳有神，清操振绝。公生一二岁，孤，母萧年二十二，抚之，贫甚。一夜风雨大至，抱儿起坐，壁坏压焉。邻妇举火照之，颓楹覆砾，室中之物皆虀粉，母子被发裂裳，体肤皆无恙，遂持长斋以报神贶。后公为山西参政，殁，萧尚在。教二孙时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栗饮量甚洪，过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犹未洽，睨海斗，可容三斤。侍者持以前，戏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寿，平饮自如。将毕，又曰："不可再。"凡三进，乃怡。就坐，鬯饮而别，然公颜色不变，若未尝饮者。迁官抵苏州，一面檠乃衙中物，母夫人见之惊，令役持还。

李及泉颐母夫人张氏有贤行。怀妊时，流贼入境，往山穴避之。适其兄遇于涂，曰："彼穴人众，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从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视前一穴，则石崩，百十人皆齑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门。后官右都御史治河，闻命不怿，到官即殁，盖有先兆也。

少宗伯张玉阳，名一桂。既卒，母太安人刘氏治家，斩斩有法，裕于宗伯存时。诸孙皆成立为诸生，年九十一卒。

严母

韩莲峰，名绍宗，为宪副。母张氏，严甚。莲峰为刑部郎中，配阎氏，亦两封至宜人矣。张氏命阎与嫂负水，莲峰归而见之，命二隶人为代。张怒，持杖迎出，将击之。以杖指莲峰骂曰："汝有皂隶，可令代，无则不吃水耶？"莲峰笑曰："媳妇身强有力，岂不堪负？嫂子薄弱，且有妊，是以代之。"张怒乃解。张生莲峰数月而孤，后上其事旌之，即韩苑洛之祖母也。

贤继母

平湖沈晴峰修撰，生三岁，母俞卒，鞠于后母张，甚有恩意，忘其为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剧，梦一妇携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夺之归，乃苏。以质大母，具言被服容止，则俞母也。于是始知所出，而张母抚之益厚。公荐乡书，俞母复见梦。为史官，事张母甚孝。张母至欲全以产付公，令毕父丧及己身后事，而后分所生子，相守二十余年乃卒。盖继母之极贤，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报父，若前后母亦近世最难得者。修撰有文学，以科场事见纠，调外，不复出。有《贲园集》，为时所称。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荣华，不必言矣。然先殁而犹蒙子之休者，在昔为宇文护母阎氏、贾似道母胡氏；有后殁而蒙子之辱者，在今为张江陵母赵氏。其余大臣非无存者，然气焰岂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齐，赎归；贾之母先为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与张母比。要之，天下大福无得全者，又可见天道矣。

钱袁二母

钱钺，杭州府昌化县人，以都御史更抚山东、河南、贵州三省。继娶曹氏，钺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贵州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刘瑾曰："钱钺显宦，积赀钜万。"瑾信之，构河南禄粮事，籍其家，无所得，毁屋及墓，勒民倍直，阖境骚然。执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严寒，困顿几死。械系久，狱不可成，诸大臣争之。司寇山阴王鉴坐免官，竟分戍固原、庄浪、肃州三处。曹过涿州，病痢，剧甚，诸子仓皇号泣，治后事。忽遇异人授真人养脏丸，一服即愈。再渝年，为正德庚午，会赦得释，家人亡者过半。行抵关，瑾诛。诏罪状瑾，以都御史钱钺受害为言。于是还其封诰及故籍物，任子应福，亦录用为福州推官，孝养备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妇人，更盛衰之际，中遭奇祸，卒以免，晚更荣华寿考。吁！亦奇矣，必有大过人者矣。

袁文荣以会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谓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几，以病乞归，道卒，无子，时为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携嗣子扶柩归，独持家秉加毖。嗣子夭，复再立。事其伯及抚弟侄有恩，事继姑张甚恭。张没，临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举，管舆疾至，乃举。又赈贫饲饥，所行义事甚多。万历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荣殁

凡三十四年。然则文荣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则袁之根干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张九龄之弟九章、九皋，性孝友。尝泛海，兄弟异舟，风涛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没。诘旦并在津亭，余舟鲜有存者。皋至御史中丞、南康郡开国公，章经略节度使。诸子俱显贵，魏公浚亦其后云。

安福彭文宪公时以少保赠太师，超六资，同时三从弟文思公华以少宰乞归，不允，特升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又乞归，乃允。先朝之优礼儒臣乃尔。彭氏一门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贯，佥事；弟礼，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馆时，文宪正司教习。

文思过邑城，座客有持败箧故券证以争产不已，公以齿，坐独下。独抗声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当以建文三年书，今称洪武三十三年，赝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时，屠姓兄弟二人，自陈留随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国初籍没，有一公者，赘杨氏得免。未几，杨亦被籍，复以异姓免。数传为康僖公，同时居鄞为康惠公，子孙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场，广袤约三里，相传为屠旧居。

康僖公长子应埙，辛未进士，历参政。踔厉慷慨，甚有时誉。后家居过自贬约，多靳恤，佳客过从，不设饮食，虽子孙亦琐琐不忍予，与居官时若两人。或谏之，曰："吾恶夫拥赀而身安逸乐，厚自奉养，以余沥媚人者。"

刘李有兄

刘忠愍公球，既没，权贵人犹衔之不置，将采危语倾其家。公之伯兄理，号益轩，奋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诣阙白其情，且踵权贵门，直以事告，其人亦惭而止。后其子与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号北野。为儒不成，能殖财，第宅田园，壮丽膏沃。崆峒触瑾下狱，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赀，往来宾客，游说万端，卒脱于死。公好气慷慨，性友爱，喜施，盖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原文此处为□），丙子举人。九孙，用恒、用谦、用观，皆有文名。

忤兄请罪

方献夫之父遂，全州学正。遗腹生献夫，后以大礼拜相，五十即致仕。尝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长跪请罪。

敬兄之怒

严凤号溪亭，归安人，以御史归家。族兄某老而贫，迎养，凡宴客必令兄递盏，自执箸以从。一日，进箸稍迟，兄反顾，怒批其颊，欣然受而应之，终席尽欢。既醉，送兄归卧而后出。日未明，已候榻前，问昨饮鬯否？卧安否？每诫家人曰：“事有误，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抶汝矣！”以寿终，恸哭，葬之尽礼。

兄弟贤贵

苏、松二府同时兄弟并贵且贤者，太仓王阁学文肃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凤洲尚书，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云间陆尚书文简公，弟佥都御史阜南，名树德，称一时盛事。更有异者，兄皆极贵，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长公出；陆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两解元、两会元、两会魁、两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苏州皇甫氏兄弟涍，字子安；濂，字子约；汸，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佥事。其父录，亦以工部改礼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来，字汝修；儆焞，字仲亨；儆炘，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儆炘见南京兵部侍郎，与儆焞皆右都之子。两家初任、授官相同，进士同，而沈氏官最显，且贤。堪舆家传其所居地前后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书号元山，正德庚戌进士。由户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议礼，至大学士少保，谥文襄。季弟春丁丑进士，号虚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贵，改检讨，进少宗伯。季弟彖，号梅山，甲戌进士，给事，贬死，赠光禄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苏。文襄幼时，梦涪江涨落，见沙砾之碑，其文曰：“三仲连芳。”果应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黄，则予同年。黄慎轩辉，官少詹事；弟缜轩炜，官按察使；弟烨，举人。楚中有三

袁，则丙戌会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进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远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远。惟庐陵习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庆戊辰进士，官礼部侍郎。卒且三十余年，而其弟孔化，以万历戊午举乡试，去其兄刚一甲子，明年进士。其父亮封编修，兄弟相去若隔异代。虽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寿，亦可知已。

兄绐得归

上海人钊铣坐法被系京师，其弟钝阴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见家人，归死。钝既代，而铣归，绐其父母云："己得赦归，钝以客死。"钝系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为馈饮食。久之，赦归，扣门，家人惊以为鬼。母泣曰："儿馁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钝哭，历历具言不死状，乃纳之。铣闻逸去。钝生二子，玉、玙。玙进士，建宁太守。玉子兖，汀州通判；兖子兆元，怀庆推官。

义姊

陆浚明以直谏谪远恶地，妻没，二子幼，时令严，当速往。其姊嫁□氏（原文此处为□），舍其家以来，为育之。至长，浚明自永新令谢事，姊乃归，吴人义之，以比鲁之义姑，姊遂以称之。浚明事如母终身。

妇人知兵

上源驿之变，以李克用雄武，即宜发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刘氏言而止。盖左右勇士多死于难，其气已竭，且孤军无后继，势不可轻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刘氏亦姑托辞，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围，克用欲走，刘氏谏止，亦与此同。自来妇人知兵，无若刘氏。

女将

女人有军功者尽多，然无若顾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余岁，晋安帝隆安初，王廞吴中作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及孙恩乱，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赈邑里，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

孝烈将军，隋炀帝时人，姓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时方征辽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呆，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櫜操戈，跃马而往，历一纪，阅十有八战，人莫识之。后凯还，天子嘉其功，除尚书不受，恳奏省视。及还谯，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之见也。"遂以事闻于朝，召赴阙。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纳诸宫中。对曰："臣无媿君之礼。"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土人立庙，岁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其生辰云。

妇人有须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韩国太夫人。有须数十，长五寸，为妇人奇贵征。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盖父原契丹，赐姓故也。

闽林文恪母黄太夫人，亦有须寸许。黄有奇术，立柱下卜吉凶，其术莫知所自来。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趺坐，徐伸两手加额，默视，引右肘于鼻端，凝视久之，渐见小如一发，吉；大，则凶。卒之年，谓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几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广应山县民张本华之妻崔氏，生须长三寸。

贤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妒，亦不自识其贵。有问："汝夫历几官，今何品列？"应曰："丈夫自知之，妇人焉用识此。"以寿考终。

乔刘二妾

乔白岩太宰卒，妾二人缢死。刘白川尚书有二妾，亦如之。两公其以情感耶？抑选得贞烈人而后娶，故若此耶？亦奇。

长爪妾

翠娥秀，娼家女也。以处子适松江管军副万户薛彻都为小妻。都卒，谨护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逾八十，爪长尺余，卒。

喑妾

严澄，字道彻，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无子，纳妾二人，皆

陋。一日，过姻家，见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发。询其故，主人以素喑，“即蓄发，孰收之”？澄恻然。谓：“第使蓄发，吾将以为妾。”其人以为戏，未信。复为申约，卒娶之。文靖闻之，喜曰：“儿合天道，必有后。”后三妾皆生子。澄素持白衣陀罗尼，且坚守不杀戒。凡举子，多重胞之征，人皆异之。安小范又云：“三妾，一喑，一聋。”

姊妹继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为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续其妹者。入国朝益稀。惟濮阳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继任氏，即以妹助箑焉，号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继许氏，又卒，乃以季任为内主。伯承豪宕，为尚宝少卿，能诗文，无子，年八十四卒。

妒后化龙

梁武帝郄后以妒忌，化蟒入梦，帝为忏礼，得复为好女子来谢。释家及小说往往见之。今梁皇忏是也。而《南史》谓其化龙，入于后宫，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旧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终不立后。其说小异。或先为怪如史所称，而后得度，未可知也。

妒妇

邹观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为南京光禄少卿。余起家南司业，自幸得一见请益。比至问之，则送客江东门，暴没舆中，甚骇

之。一日，刘司成座中谭及，吭慨，且曰：“邹精神甚旺，而厄于妒妇。”尝一日相遇涂中，拉归寓所，从容谈笑甚适。呼进午饭，其妻内捶一婢，声彻客座，邹已失色。刘逡巡辞归，邹又固留。捶久不止，声愈厉，其婢气垂尽。刘跼蹐告辞，邹面如土，竟出门而去。未数日变闻，盖妒妇之为害如此，亦可怜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陈良翰妻程氏杖杀女婢，解尸置木柜中。他日复缚一婢，欲刃其胸，婢脱走得免。东厂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锦衣卫狱，拷讯得实。都察院覆议，程氏穷凶极惨，比拟故杀律斩；良翰纵妻为恶，谪戍边卫。

俗语谓法马为乏子，“乏”者，“法”字之讹也，谓兑架为天平，由来尚矣。吴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剑拔，甚锐而匀，真奇观也。学宪范长白得之，曲折筑园奇巧，夫妻时游其间。妻徐氏，能诗而妒，范遂无子，情甚笃，苏州人为之语曰：“范长白夫妻上天平乏子。”闻者大笑。长白名允临，能文章，精书法，名与董思白相亚。年尚壮，闻已得子，可塞苏州人之口。

爇衣

叶朝宠，貌魁伟，能读书，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与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复与妯娌日阋争宠，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语其所善：“吾夜梦一绯衣神人持炬火爇我，我避之不能，觉而体犹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飞出，焚其衣，衣带结不可解。仓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扬，遍体糜烂生蛆，臭秽难近，竟死。

妻妾投缳

钱首曾，号瞿轩，常熟人。嘉靖庚戌进士，为兵部郎中。遇妻妾严，舍中风烈，所挂蒲织稍触损，皆惶惧，投缳死。事闻世庙，下法司，廉其事。无他，且在署，得不坐。后娶一室，不受绳束，或骂詈，即反唇。托郊行，约友人纂取之去。

妾祸

吴中张献翼夺军人蒋贵妻王二为妾，嬖之。张夜宴，五鼓就寝，蒋操刀伏山石中，先杀张及王，并门客七人，手提灯自厕逃。遇一妇人，不见也，妇人愕立如揸，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张为人多怪，携卧具宿府县狱中各二夕，自为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见血者，反与杖。自称朝奉，人称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处家庭不幸事，真可怜。瞿洞观，有道人也。娶徐司空凤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愤死。洞观逐居别室。司空讼于官，十余年，洞观卒不屈，上书以死自誓，且许再嫁，乃得免。同时严中翰治亦有此苦，欲离异，文靖公以妇翁相与厚，命姑忍。公没后，乃行其志。中翰以贵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处休鬯，而中多邑郁。以此，近日士大夫有为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业冤。余妇甚拙，不我扰；二子不甚学问，性颇因循。此一节犹有可虑，偶感书此自幸，且励二子，毋荼毒老人为也。

人有有志为善，而兄父不见亮，反挟子弟之势横行者。如云间张状元瀛海，讳以诚，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中有来诉者，稍进正言，便受荼毒，无如之何。后凡来诉者，告云："汝只去诅张状元死，如死了，父兄无可恃，汝辈庶得免累。"果万历乙卯暴殁，去登

上第仅十五年。真可怜，真可怜！乃若子弟奴仆为政，而我辈不能禁，则己必有过焉。奴仆犹可言，子弟之穷凶极恶者，圣贤豪杰亦不能化也，而况我辈乎！

善处侄仇

宋王之望之父纲，襄州谷城县人。家饶，好行善。其侄任气好酒，与无赖子为仇，时相斗。呼无赖子与钱十万，使市布房陵。众皆争，谓一去必不来，不答。无赖子得钱，醉酒蒲博，数日尽，遂遁去。争者咎之，纲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钱而改化为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与吾侄无杯酒之衅，是以百千去之，所以两全也。"靖康之乱，襄、汉被祸尤酷，独王氏仅存，之望贵显，则积善之报也。

子孙

齐神武子侄多夷灭，独清河王岳，谦约畏慎，故其孙士廉以文行昌显。梁武子孙亦多夷灭，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阳王詧，立国江陵，传数世，其后名德相闻，与唐终始。萧瑀、萧俛等，俱贵盛，八叶宰相，孰谓无天道乎？

谢玄立功于晋，盛矣，而子奂不慧；殷景仁辅宋文帝为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奂子灵运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后，更无闻者。

桓玄虽灭，其子诞，字天生，年数岁，流窜太阳蛮中。多智谋，为群蛮所宗，属于魏，为太都督、襄阳公，卒，谥曰刚。子晖袭爵，卒，弟叔兴袭，立功，传者数世。

桓冲尽忠王室，史传亟称之。即刘裕起义，亦全一孙示报。乃冲

存时，朝议用谢赣为江州刺史，冲怒，奏赣文武无堪，遂自领州事。吁！横亦甚矣。盖将门之习，即忠顺亦不能尽革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诸子皆以武显，卒至灭门，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义佐苻丕死；永弟休，休子宪，仕魏为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显重。太原王氏本田齐之后，田氏称王家，子孙因以为氏。

王安石生性执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儿子不才，放泼短命，受了多少谤议，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贤，西夏用兵，即一有病，儿子得其力不小。宋璟四子皆不肖。韩休五子皆贤，幼滉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轻重耶？

安石子雱为待制卒，有兴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寻产子。安石闻之，自京师至金陵迹访。与夫人常坐于船帘下，见船过辄问："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抚视泣涕，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余，欲得此儿，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书能诗。蔡凡事先与谋，然后行。及拜相，优人戏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带。"蔡嘻而不言，后卒以败名。荆公生子女皆聪俊，其败类流祸乃尔，真间气之钟也。

宋学士之祸。孙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岁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璲，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璲之子怿，从祖父子性以丧归。长子瓒，字仲珪，与怿同学士赴贬所。学士次年五月殁于夔，瓒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殁于茂州安远驿旁之蓬簇，惟怿以孤童治丧。三子慎先死，恺、恂继之，幼子怀，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学士事圣主而不克终，三世颠沛流离至此，亦可怜矣。

毛东塘长子□（原文此处为□），号白山。长厚质直，中怀泾渭，多识典故，善别人物。子世卿，举乡试，不少见喜色，终太保之世，无盛满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颇疵其短智，罗念庵在座，解曰：“公胡责细行而忘大节？”太保惊问状，曰：“《礼》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节也。”太保竦然，为起谢。

刘庄襄公冢孙守蒙，深理学。当荫文资，让其叔溧。又军功荫锦衣千户，让其弟守孚。试在高等当既，让族叔沾。人曰：“泰伯三让，孔子称为至德。守蒙似之。”

大学士刘珝之子锐荫尚宝卿兼翰林博士，历官四十年，进阶三品，加一品服，致仕。岁给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锐，八岁受荫，召至文华殿，拜起如成人。门限高，杨邃庵提携过之。终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庆成王钟镒，谥荣惠，晋恭王之曾孙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且为子镇国将军奇㴞等增年，冒支禄米，乞下礼部议处。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数。礼部查勘覆奏，谓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宫人室女所生，别无违碍。其冒支禄米，法宜追征还官。得旨，王子女既无违碍，其支勿论。冒支禄米，不必追征，准作以后年分该支之数。法司原奏，有不许滥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会。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数，再会官定议以闻。礼部复会议覆奏，谓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从之，著为令。王后生子至百人，俱成长，又皆隆准。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今本府数至二千余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汉张仓，子百人。赵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孙。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张耆，四十二人。杜子征，一百四十人。冯盎，三十人。

宋初李仙哲，一曰后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缘江十余里，第宅相连。仙哲鸣笳道从，往来其间，子孙来见者，披簿以审。

宗室谋玮所辑《异林》，中有多男一款，备矣。尚有未尽者，故摘出如左，犹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书。

无子

三代以后，帝王无子者，在末季如汉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贤于宋仁宗，而无子；尤莫贤于我孝宗，虽有武宗，犹之乎无也。当是大菩萨转世，不以此为有无重轻。至大臣贤而无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经见，李九我阁学，为南吏部侍郎，年渝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劝纳妾，其夫人立屏后，听之甚愠，改亭知状，再三，至大言："唤一老媪出见我，我自有说。"既出，语之曰："说与奶奶知道，你老爷会元及第，官至少宰，无后，它日官生，却被侄儿受用。你老爷精神尚王，急急纳宠，必定生子。既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爷亲骨血。抚养成人，就是奶奶亲生一般。日后祭享，大家并坐入口。若是侄儿，先与老爷也隔一重，何况奶奶？"其言切至，老媪闻之亦下泪。夫人悟，纳妾，生二子。后孙月峰尚书以参赞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孙不应。后渐厌，拒不复见。改亭固求见，则自后门潜出，避之。盖孙方续娶，应接不暇。其自言曰："释迦不以罗候传，仲尼不以伯鱼显。"终不立嗣。

乞养子

此类甚多，以余所见，隆庆戊辰进士司汝霖，本张姓，汶上县开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数岁，失母。江陵人司镗，以督运至，与其父林游甚欢。见而奇之，使属对，受命如响，遂乞为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历文选郎中、太常卿、副都，抚八闽，镗与妻罗两受貤封。三年之丧毕，奉使过开河里，行求宗党，得其叔父宗鲁。考问家姓，乃奏复故姓，名汝济，卒年五十三。没之日，援笔为书，以授诸子曰："开府非卑僚，半百亦长世。惟生我之劬劳，吾惭负于天地。"盖悔之也。夫童子能属对，则已有知矣。既第，齿录科录，本生父母，何以皆不书？考其日月，镗夫妇没在万历五六年间。初入吏部时，其复姓，其移封，最初即可举行，何以迟迟至万历十五六年间始复？而移封一节，全不讲及？谓昧所自来，则世无此事；谓为司老所制，则察其气韵，非受制之人，亦无可制之理。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当国时，以同邑嫌于自外，不敢题；江陵没后，以事久嫌干捩眼，不欲题。比题复，则官高不及报满罢免，惭负以殁，始见真心。嗟乎！聪明伶俐人，三十年驱驰热路，何暇议及。犹幸京卿稍间，得复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人耳。

附异林记二则

田常专齐国之政，选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者为后宫，有子七十余人。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是为孟尝君。出《史记》。陈成子有数十妇，生男百余人。《史记·索隐》。中山靖王，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人。《汉书》。晋永嘉之乱，吐谷浑始度陇西，止于枹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国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后秦记》。左卫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远州。《宋

书》。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陈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则陈后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兴逆诛，岳阳死隋难，余皆令终。鄱阳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陈尚书仆射王冲，历仕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并至通官。俱《南史》。赵宋时，侍中张耆家多姬媵，开窗直厩舍，先使马合牝牡，纵内人窥之，从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并产

哀牢国之先有妇人曰沙壹，触沉木而孕，一产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诸兄共推以为王。其时哀牢山下复有夫妇产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嚚、曰良。许僖公一产二女，曰姎、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而双，男曰贞夫，女曰琼华。吴回之子陆终，娶于鬼方氏，曰女嬇，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而产六子，一为昆吾，二为参胡，三为彭祖，四为云郐人，五为曹姓，六为芈姓。汉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一产四子，唐檀以为京师有兵气。唐淮南程幹妻茅氏，连八年，孪生一十六子。宋郯城民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胎。南齐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孪生，后以四月二日同刑死。南唐时，金陵人康国辅娶司马氏，一产三男，唐主以为人瑞，皆封将军，其后蕃衍，号千秋康氏。宋会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孪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聪明强健。方国珍之妇一产一男二女。景泰三年，宛平县民福祥妻一产三男，诏人予月米三年。天顺中，扬州民妇一产五儿，体貌相似，无夭者。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凤皆孪生，麟官陕西布政使，凤官刑部尚书。德州人王楠、王杨亦孪生，楠官南鸿胪卿，杨官右布政使。嘉靖六年，河间民李公实妻陈一产七女。嘉靖戊午，举人顾合璧、顾联璧，其父四举胎，生八子。万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军苏九郎妻邓，一产两男两女。

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铭

唐乾元二年诏诸道置放生池，颜鲁公手书序铭，其词略云："去杀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滨，临江是宅。实胜如来，畴庸允格。真卿勒铭，敢告凡百。"今閤皂山放生池见存鲁公墨帖，亦载此铭。

赞词有本

世传米元章《孔子赞》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而前，未见孔子。孔子而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盖本于舒元舆《玉箸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米盖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达巷党人一赞敷演出来，秦太虚所不能，苏子瞻所不为者。

谢太傅赞

方秋崖有《晋谢太傅赞》云："丝竹云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风鹤劲敌，此亦一安石。盖太虚之云无心，而空谷之响无迹。要未易窥敌手之棋，而訾折齿之屐也。"此赞得实得韵，乃安石千古知己。

笠屐图赞

王文恪公作《东坡笠屐图赞》，极佳。其辞曰："长公天仙，谪堕人界。人界不容，公气逾迈。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适。琼厓儋耳，鲸波污漫。乘桴之游，平生奇观。金莲玉带，曰维东坡。戴笠著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无庵赞颂

孟无庵珙，任荆湖制帅，创书院以处流寓之士。每日见客，虽数十百人，一一接谈。凡有投献，并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书令馆客逐一朗读而谛听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赆之行。尝自作《无庵赞》云："老拙爱游戏，忙里放痴憨。正当任么时，无处见无庵。混沌庵之基，太朴庵之梁。太始庵之柱，太极庵之坊。两仪庵之户，三才庵之房。四象庵之壁，八卦庵之窗。白云庵之顶，清风庵之墙。谁人运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为伴侣，万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贵，秋水接天长。水云不到处，一片玉壶光。"临终又颂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君子曰："无庵之诗，超悟如此。是岂寻常，进乎道矣。"

恒岳图赞

千岩竞秀，中有虚堂，穿棂拂槛，白云茫茫。云为堂幕，堂为云囊。无心出岫，来往徜徉。白云堂。

流水高山，钟期已矣。山樵烂柯，厥观亦止。胡携琴还，独留棋

子。归去来兮，风旌可企。琴棋台。

一亭岩峣，千峰巀嶭。下俯万松，古色如铁。清风徐来，寒光凛冽。千顷翠涛，凌空洒雪。翠雪亭。

谁开绣嶂，于彼山阿。色非采绘，文非绮罗。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揽胜，对此婆娑。碧峰嶂。

石文如绣，石腻如脂。补天可炼，织锦堪支。丹青地涌，彩绘焉施。九还谁饵，以俟炼师。石脂。

恒岳自石晋时没于虏，我朝始涤入版图，志书刻于近年，乃赵王二公所纂。中列图赞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赵名之韩，汜水人。王名璿初，山阴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蚝山连房

韩文公诗："蚝相粘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义》云：牡砺附石而生，礧礧相连如房，故名蛎房，一名蚝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渐长，有一二丈者。一房内有蚝肉一块，肉之大小，随房所生。每潮来则诸房皆开，有小虫入，则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诗："僧居蚝山迷向背，佛宇蜃气成吹嘘。"

河畔雪

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汉议郎杨孚，字孝元，尝树河南五鬣松于广州北岸，语在列传。今下渡头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无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张琼者，掘地种蒌，得一砖

云：杨孝元宅。琼以为瑞，因号南雪。自是聪悟，渐能赋诗。

宋祖凌歊

南宋刘氏诸帝称祖者，裕高祖，义隆太祖，彧世祖。许浑诗："宋祖凌歊乐未回，三千歌舞上层台。"盖指彧而言。彧荒淫残忍，殁而称祖者，因讨平逆劭，追尊义隆为太祖，侈以为功，故后人亦因而尊之也。台基今尚在采石。驳浑者认为高祖裕，谓裕清俭寡欲，无凌歊乐事，是矣，而实未通查。且谓一朝必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红绡

韦楚老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沈存中驳云："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真可笑。古人但引成数，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杀妓百诗

罗虬官郦州从事，隐之弟也。乘醉，杀官妓杜红儿，作诗百首，传于世。红儿直得一死矣。

慰童仆

韦庄穷时，赖内外奴仆之用，作诗慰之，有曰："努力且为田舍

客，他年为尔觅金鱼。”又曰：“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其言虽俚，其事难期，而其情则可悲。后唐亡，入蜀为平章，不知能报此二人否？百韵诗亦起于庄。

丘道源诗

游至山阳，郡守召之夜饮，翌日作诗曰：“丑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间男子心。”又至仪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诗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孙欲种无余地，颜巷安贫欠买钱。晓槛竞开香世界，夜阑谁结醉姻缘。可知村落桑麻处，田叟饥耕妇不眠。”又至五羊，以诗上太守云：“碧睛蛮婢头缠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唇上腥臊惟蚬子，口中浓血吐槟榔。”又云：“风腥蛮市合，日上瘴云红。”康定中尝上《观风感事诗》一百篇，往往讥刺权贵。嘲宰相张士逊诗曰：“中书坏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又嘲张耆诗曰：“西鄙用兵闲处坐，可能羞见碧油幢。”又嘲执政曰：“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且以诗多及朝廷休咎，于是言于上，请诛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谟哭市，其斯人之徒欤？”皇祐中，以为光禄寺丞。有诗云：“三圣艰难平九有，才当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还知否，官滥民穷士卒骄。”“太阳日日无光彩，阴雾漫漫甚可惊。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阴度度临南斗，南斗当寅属艮宫。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敢尔窃天功。”“太祖艰难恢帝业，庚申起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数，国事边机合鼎新。”“大游太乙临西北，便有干戈动域中。五将三门如不会，谩言边吏尽英雄。”“小游丙午归东北，内外宫中两相来。客算虽然二十五，其如迫胁也成灾。”“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尽著窄衣裳。天垂美意还知否，急迫须忧万事忙。”“取士只凭诗与赋，谋猷方略悄无声。今朝正是求贤际，又把科场引后生。”“枉费民财修郡学，

总言丞誉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辈，教化根源恰似空。”道源，名浚，黟人，天圣中进士。读《易》，悟损益二卦，能通数，知未来。历官殿中丞，尝语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至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笔为《春草》诗毕，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殓时衣空，众谓尸解。后数年，有黄衣人持濬书抵滁，家人启封，持书者忽不见。书云：“吾本预仙籍，以推步象数，谪为泰山主宰。”

王梅溪诗

乐清之东，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数丈。时冬旱水枯，井仅盈掬。有女子数人提罂而汲，绠绝罂堕。俄有男子，锐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石陷，声震山谷。井深石重，咸谓压者必齑粉矣。越三日，事闻于邑尉周，以职事来，环井而视，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锸，扶石取骸，将以葬焉。自旦逮午，犹未及尸。俄而役者惊相告曰：“井底有声，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须吾以生。”于是捐资募出之，众力争奋。头颅稍露，而语可辨矣。土石撼动，势将复压，救者惊溃，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堕。益以缗钱啖役夫，俾蹈死以救。时尚未饭，吏以进，却之曰：“必活人而后食。”日没井昏，继之以烛。用长绠系衾，挽而出，观者数百人，欢呼震动，嗟异之。梅溪目击其事，作诗一篇以纪。周名邵，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见温公年方髫龀时，奋然击瓮活小儿。至今遗事在图画，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见耿恭昔年困疏勒，孤城凿井逾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顷枯泉飞为液。乐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几年。一朝陷溺谁氏子，万石压脑沉黄泉。路隔幽冥生望绝，三宿沉魂岂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人为之出。彩旆来临驱五丁，抉石求尸俄有声。头颅半露语未辩，人疑鬼物相视惊。拯溺辛勤功未果，土圮石欹纷欲堕。争言陷者不复生，救者徒遭颓压祸。梅仙恻然临井旁，焚香再拜祈彼苍。散金募众蹈死救，手植板干加隄防。土石相衔危不倒，齑粉余生仅能保。须臾

夺命鬼窟中，万口欢呼喜填道。翕然舆论咸奇公，异事行将达帝聪。感物诚居耿恭上，活人手与温公同。况公才学俱超绝，吏隐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飞鹗章，莅事详明已廉洁。鲰生桑梓居此间，具书目见非妄传。太史采诗傥见取，愿付银笔书青编。将见大书特书屡书不止此，史笔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诗

竹子修、井子深、梅子先、桂子苍、兰子芳、昌阳子仙、黄子嘉、丁子素、柳子春、槐子夏、菊子秀、黄子野，有《咏史诗》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余至徐有功。

象棋诗

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连营禀中权，四壁设坚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变态。先登如挑敌，分布如备塞。尽锐贾吾勇，持重伺彼怠。或迟如围莒，或速如入蔡。远炮勿虚发，冗卒要精汰。负非繇寡少，胜岂系强大。昆阳以象奔，陈涛以车败。匹马郭令来，一士汲黯在。献俘将策勋，得隽众称快。我欲筑坛场，孰可建旗盖。叶侯天机深，临阵识向背。纵未及国手，其高亦可对。狃捷敢饶先，讳输每索再。宁为握节死，安肯屈膝拜。有时横槊吟，句法尤雄迈。愚虑仅一得，君才乃十倍。霸图务并弱，兵志贵攻昧。虽然屡克获，讵可自侈怯？吕蒙能馘羽，卫瓘足缚艾。南师未宜轻，夜半防斫寨。

刘后村诗

后村诗，自苌弘至刘蕡为十臣，尹伯奇至唐宁王为十子，伯夷至司空图为十节，许由至汾子钓者为十隐，荀卿至王通为十儒，孟之反至刘琨为十勇，广成子至孙思邈为十仙，瞿昙至誌公为十释，卫姜至卢江小吏妻为十妇，召南媵至绿珠为十妾，毛遂至周戴为十豪，鬼谷子至蒯通为十辩，墨翟至李卫公为十智，韩起至桑维翰为十贪，尹氏至冯道为十憸，巷伯至张承业为十嬖，神农至韩伯休为十医，巫咸至袁天纲为十卜，项它至阿买为十稚，漆室女至灵照为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胪列未当也。

谢方石悼诗注云：甲寅亡去诗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韵。

“胠箧分明奈尔何，鹤声一一已无多。朱弦自爱齐门瑟，白雪谁酬郢上歌。好事定应供覆缶，苦心宁复念填波。也知不是丰城剑，敢望神灵有护呵”。先生口吃，自为诗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惊。可应黑白令难辨，大遣模糊过此生。”

项庙诗

项王庙有李山甫题诗云：“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渡江船？平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俗传有云：“仗剑为何怀旧恨？汉家今已属他人。平分天下犹嫌少，一纸金钱值几文？”虽非韵，亦自好。尝谓项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气概。一下船便索然，生为擒虏，死为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时，气盛决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业已做过，业为逃虏，气竭情尽，勿论自家羞见人，江东子弟亦决不来助。杜牧之诗，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独窥其深。

完颜亮入寇，至和州，于项王庙乞环珓。卜渡江，不吉，大怒，欲焚庙。俄大蛇出屋梁，后林木中鼓噪，若数千兵至，亮惊而遁。

白樱桃诗

樱桃有白者，韦庄诗云："王母阶前种九株，水精帘外看如无。只应汉武金盘上，泻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云诗

高子章，兰溪人，能文章。晚年谓其友杜端父曰："吾先世封树之地，两桂当庭，屹若古君子，对之则往昔之典刑俨然。吾取苏文忠公何氏读书堂语，扁曰香入云，子其为吾赋之。"端父随占近体云："缘曾分月种，故发入云香。"子章曰："似矣，请更散语。"端父再属长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种凡花惟种桂。苔封藓剥迸鳞皴，雪劲霜顽耸苍翠。栽培岂解一日成，爱惜至今尤不易。来人不必问典刑，对此俨然前辈是。树前翁仲不可求，树下子孙能几世。子孙立竹满庭除，前人于此见心事。近年乔木几家存，是中林壑何阴翳。前人种树爱读书，种时已喻书中义。后人读书念前人，对树类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风高，金丹变化乘飘飘。朝元顾祖归寒殿，仙香直入于云霄。老兔痴蟾开鼻孔，奏彻虚皇应得宠。虚皇锡赉万琼瑶，赏君爱护月中种。"

双头兰诗

金似孙植兰于庭，自号兰庭。其兰忽开花双头，吴应奉为之赋

诗，金和云：“手种盆兰香满庭，闲来趣味独幽深。敢夸双萼钟奇气，只恨孤根出晚林。长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谩萦心。援琴欲和春风曲，却对骚魂费苦吟。”《西京杂记》：长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诗云然。

瑞榴诗

嘉靖二十二年，瑞峰陆太学庭中盆榴，重楼并蒂，同郡太史程文德诗云：“何处盆榴有异花，银台仙吏陆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种，今见丹心更瑞葩。并蒂红蕖惭艳态，重轮赤日拥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留福层层正未涯。”余姚都督佥事孙堪诗云：“炎夏繁朱英，柔枝䕷无力。烈烈婴秋风，昭昭露衷赤。”

竹生室中

括苍王叔诚为倪山长家馆宾，其斋室中生笋一茎，叔诚奇之，爱护勿折，长逾寻丈，干叶猗猗，有拔俗离群之意。叔诚因赋诗云：“书斋壁左生孤竹，似与骚人伴幽独。高节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牛羊牧。色侵书帙长猗猗，岁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寿不可期，后人见诗当爱之。”童良仲亦有诗云：“笋穿苔砌到书房，爱护成竿过壁长。秀色不须承雨露，高标应解避风霜。潇湘自此浑无梦，枕簟相亲倍觉凉。谩对短檠怜瘦影，渭川千亩亦俱荒。”豹峰陈叔仁构轩居林石间，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正当客位，因号其轩曰宾竹。

石碑诗

赵灼题霍山诗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萝势入天。未必展

来空似翅，不妨开去也成莲。月将河汉随岩转，僧与龙蛇共窟眠。直是画工须阁笔，更无名画可留传。”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览诗，微哂，灼甚不平，揖问何从来，曰：“某学道人，初无定迹，即昨宿处亦忘之矣。”因叩厓上诗何如，曰：“气象颇佳，惜无远韵。”俄别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题其阴曰：“百尺岩头佛阁前，淡云疏叶思攸然。岸边酌酒和清露，石上题诗惹翠烟。猿鹤泉声千涧合，芙蓉秋色万山连。清风似欲吹人起，去逐骑鲸汗漫仙。”忽不见，始知为异人也。

伯言应制

刘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潜溪以诗文荐之，应制《赋钟山晓寒》诗，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句。称旨，授官，辞归，赐金帛。同时韦德显亦工诗，《至京重阳》诗云：“人在金台即天上，更于何处去登高。”人多称之。

诡谲秀才

吴徹，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咏，家贫落魄，好奇节。元末天下乱，为伪汉陈友谅所得，置诸亲密。友谅僭号，屡欲官之，辞曰：“愿就宾师之位。”友谅呼以先生。岁壬寅，友谅攻围豫章，高皇亲率舟师讨之，遇于鄱湖。友谅遣徹间行觇我，有缚以献者。高皇素闻徹名，释其缚，问曰：“闻汝能吟咏，试为我题《天闲百马图》。”徹应声上诗曰：“问渠何日渡江来，百骑如云画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当头一个是龙媒。”盖徹虽为友谅所遣，及仰瞻天表，即知天命有归，故为是言。高皇不忍杀，又度其不为我用，欲间疏其君臣，乃刺“诡谲秀才”四字于徹面，遣还。友谅果恶之，曰：“安有如此

形容而可为我宾师者乎？”徹遂棹小舟，不告于众而行。后友谅败死，其次子理奔还武昌。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将屠之。忽军门外有自称诡谲秀才求见者，召入曰：“汝安得尚在此？”语良久，复命题《西山夜雨》诗，徹复进曰：“莫厌西山夜雨多，也应添起洞庭波。东风肯与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凯歌。”高皇会其意，即下令还建康，命诸将守之。初，吴人将乘虚入寇，至是其谋乃寝。未几，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极，屡下诏物色之，竟不出。永乐间忽归田，面色莹然，复出游搢绅。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识圣祖，有增所不及者。

赋诗言志

刘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轻财，年四十，有田数千亩。一日，悉散予其亲闾，并臧获一切遣去，独与其妻处。敝庐数楹，仅蔽风雨，旦暮饘粥而已。平居不与俗人接，然善观人。邑人杨士奇，年十四五时，与陈孟洁谒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霁酒酣，伯川命各赋诗言志。孟洁赋云：“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士奇赋即景一首云：“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孟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风流进士。”顾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见也。”后孟洁果登进士，为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师，皆如伯川言。

少师生于袁州治南之凤台山，盖元至正末，其考名子将者，携家避乱而生公。公尝送袁守诗曰：“老夫犹记凤台生。”至嘉靖中，尚有别业存焉。

少师第几代孙寅秋，历官内外。当神宗中年，前星未耀，言路正

塞，辑文贞四朝御札长短叶楮，汇封以进，因规时政，不报。寅秋字义臣，号飞瀑，有才略。以宪长征播，殁军中，赠太仆卿，荫一子。

野叟诗

杨文懿公守陈，其先未有仕者，至公与弟守阯、守随，相继发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县南镜川，有野叟作诗一律献公云："昔年曾向此中过，门巷幽深长薜萝。令祖先生方振铎，贤孙学士未登科。将军曹氏坟连陇，卖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缓棹听弦歌。"公叹赏不已。谓叟曰："君诗诚吾家传也，珍藏贻后。"欲饮食厚馈之，固辞而去。

诗句

吕紫薇诗云："春尽茅檐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飞鸥。"其《滕王阁》诗云："小艇元从天上来，白云自向杯中落。"

"种树留春住，编茅待雨过"。

僧灵准诗云："晴看汉水广，秋觉岘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学，为晦庵先生所赏，恬澹不仕。灯夕，里人招之不往，谢以诗曰："赖有半窗知我月，已多一点读书灯。"

张之翰有《镜灯》诗云："一池铅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阴。"人呼为张镜灯。

温州永嘉县民朱良观、良直，信妇言，争财而讼。时何文渊为太

守，知其故，以天伦大义劝谕，判辞有“只缘花底莺声巧，致使天边雁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亲睦。

余入楚，从马行沙中，没踝，迹深数寸，舆人曰“马坎儿”。又武陵溪中架鱼梁，以其网迟捷，因水缓急，甚有制，余友温允文深喜之，赋诗曰：“沙晴销马坎，水激斗鱼梁。”真妙句，可入唐选。

“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此王右丞诗也。允文用为门联，余曰：“子出门才得几步，乃用此。”惟永乐中祭庸，戎士也，年二十余，于万全独洲洋为贼所俘，至日本，投其国僧，祝发为浮屠。久之，乘间泣言：“母老在堂。”僧恻然，白其主，得释，遂率其徒赋诗，名“万里一归人”卷以赠之。及归，母尚无恙，而庸已七十余矣。

祝融口号

祝融峰有道者，口号云：“大道应修及早修，世间万事总虚舟。劝君莫恋黄堂印，归到青山免白头。”似为本处太守来游而讽之者。

遇李全诗

罗一峰之谪，虽由李文达，实学士陈文主之。文死山阴，薛御史纲以诗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阳李”之句。今录其全文于后：“学士先生早盖棺，薤歌声里路人欢。填门客散名犹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旧时寒。九原若遇南阳李，为道罗伦已复官。”

大明易览

天顺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万安县民罗学渊录诗歌三百余首，名《大明易览》以进，中有《咏犬蚤虱》，嘲丑妇及阿谀当道，词多谬妄。上览之怒，出其诗，命法司锦衣卫会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律斩，命禁锢之。

中兴诗

一名公谒显陵诗云："圣主中兴陋汉光。"诗家用语跌宕，自不甚拘。虽然，汉光何可陋，惟我太祖远过汉高，陋之或可，然要非太祖之心。世宗入继大统，断续之间，能革弊政，则可；谓曰中兴，非少康、光武不足当。臣子谀语，那可承袭入大家作手。

走马灯诗

余与董伯念分咏走马灯，董正雄盛，余结句曰："炎炎谁税驾，蜡尽是归程。"伯念捏纸耸然。黄平倩亦有诗云："团团游了又来游，无个明人指路头。除却心中三昧火，刀枪人马一齐休。"更快。一云：平倩诗见杨用修集，未及考也。

俚诗有本

茅鹿门先生，文章擅海内，尤工叙事志铭，国朝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诗，自称半路修行，语多率易。次子国缙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赏，门外高悬五丈旗。"闻者皆笑，然黄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诗》曰："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御试曰："九华灯作三条烛，万乘君悬四首题。"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

则先生未可笑也。

赠内一联

徐夤，莆田人，乾宁中进士。海内多故，依王审知，叹曰："丈尺之水，安能容万斛之舟。"隐居终身。其妻字月君，有《赠内》诗。中一联云："神传尊圣陀罗咒，佛授《金刚》、《般若》经。"即此堪偕隐者矣。夤有《探龙》、《钓矶》二集，作诗甚多，中以东、西、南、北为题。

诗谶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顺甲申状元。有才气，颖敏善属文。在翰林，稍收敛，过于刻厉，作诗时遇讥讽。状元张升归省，饯以诗云："何用有才如董贾，不愁无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为教挽词。"未几卒，年四十二，人以为谶云。

华空尘

华鳌，章丘人，以绘事妙天下。每落笔，辄题咏其上云"空尘诗画"，故邑人称曰"华空尘"云。兼工诗，其佳句云："秋老留红叶，风来转绿蘋。""雨霁闻啼鸟，风停数落花。""炉头留宿火，花径锁秋云。""爱此疏林月，兼之一磬清。"评者谓有庾、鲍之致云。

集杜诗

自古名臣才士困厄者多读杜诗，且集句遣闷。如洪忠宣困松漠、谪岭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沉酣于此，若与饮食俱。盖悲壮感慨，即景会心。真是穷苦中好友，即此便非诸家可及。

夏忠靖诗

夏忠靖公曾宿我湖慈感寺，有“贝叶晓翻龙侧耳，珠光夜吐蚌倾心”之句。又登道场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迹，峰名金盖拥螺鬟”之句。俱切实可诵。公之父名时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学俱优”之褒，授本县教谕。

处士和韵

顾荣，吴人，晋名臣也。今吴人亦有顾荣，字大显，以处士称，能读书，教授里中。有两尊宿，人无敢抗，荣与接。一日，为百韵诗，驰云：“立索和。”困之。荣不视，令门人唱韵，倚席趣成。还报，词又赡美，两人大惊。有恶少酬酒，格伤之，默不校。他日遇诸涂，其人愧匿，呼与揖。或曰：“巽且过矣。”荣曰：“向彼为酒使耳。即求以报，不仇酒乎？”俭朴惜福，乡人爱重之。孙云凤，进士，守京兆，有名。今驻常熟之顾墩。

国贤诗

邵二泉有《国贤诗》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辞极悲怆。陆俨山深与修撰何粹夫瑭、盛希道端明，谒文正于私第。议及国事，公手挥双泪不能已。俨山以诗哭之，末二句云：“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

国泪双涟。”邵、陆皆贤，虽门人，决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则西涯之为人可知，未可轻议也。

作诗送券

江西赵尚书与常省元园相近，百计取之。一日，常作诗及券送之，诗曰：“乾坤到处是吾身，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禊事今非晋，桃洞仙人也笑秦。园是主人身是客，问君还有几年春。”尚书惭，归其券。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凶暴淫虐以死，潴其宫久矣。后乡人钱溥学士还里修宅第，用丁夫筑基。有老人趋事甚勤，慰之曰：“负且勤，土甚美，何自来耶？”老人释负对曰：“个便是王翰士。”钱且愧且骇，遣老人使去。某公因即其语为乐府以讽焉。

钱学士，瀛洲人。玉堂金马当青春。归来故乡广田宅，筑室役使官家民。不问老与少，荷畚负锸来乡邻。老父负土殊殷勤，学士慰劳方逡巡。对言此乃王翰士，学士流汗麾而嗔。君不见，翰之恶，通于天，翰之死，何足怜！讵知富贵不可逞，覆车之戒犹昭然。学士读书破万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鉴。

鸡伏雌

山中田家有鸡伏雌，无脚，鼓翼而飞，盖晨牝也。范平仲有诗云：“群鸡唱罢山月落，一鸡峨冠却无脚。腷腷膊膊转雌声，乃与雄

鸡相对鸣。有翎飞不高，无足胡能行？徒为牝晨祸门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气淫运乖非祥祯，德辉之鸟翔千仞，安肯下食与尔相喧争。”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虏中降人，驱百马入塞。遇饿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仅身免。许松皋为赋《猛虎行》：

边城猛虎日蹲嵎，厉爪磨牙过豺貙。不能噬虏偏噬马，饿枭突起谁为虞。昔年败北昆阳战，今见穹庐益股抃。降人万死幸归来，何意遭罹恣蹂践。择肉能飞似暴秦，考精解学九方堙。一吞数十未属厌，咆哮犹睨道旁人。何不结徒啸侣靖虏窟，云锦千群还塞樾。降人驱马能几何，充尔一饱无遗骨。安能弘农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苍生。又安得中黄逞绝技，手搏太行驱尔类。

小国引道神

广东有道士，年九十九，状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来自交趾，别号漫叟。因渡海船坏，结庵于金仙水石上。养一鸡，大如倒挂子，日置枕边，啼即梦觉。又畜一胡孙，小如虾蟆，以线系几案间，道士饭已，即登几食其余。又有龟，状如钱，置金盒中，时使出戏衣褶。常以诗自娱，诗云：“流动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云飞碧汉，玄鸟过沧浪。月照柴扉静，蛙鸣鼓角忙。龟鱼呈瑞气，无物汗禅床。”僧惠洪见之，戏曰：“公小国中引道神也。”后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阁臣出为兴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来，堰而汇之，立石为记，题“小西湖”三字，遒劲有韵。媚曹、石者因腾谤书。彭惠安郡人也，力明无他，仅得致仕。公薨，几上一纸飞下，中有一绝句云：“年来为恋小西湖，尘世飘飘一幻躯。日下云生扶拄杖，天边露滴挂冰壶。”宛然手笔。其子亟入公旧书室，见砚有墨汁，笔润如新。

石东梦思

叶天裕，字顺父，号石东，洞庭山人。工诗，有警句。年三十余，娶妻于吴江，遂家焉。万历初，有故人官于湖湘，往访之，去三年不返。或传初去，卒于丹阳道中。县令知其诗人，买棺敛之。其子扶柩，令复资之以归。及启视，发黑不类，姑葬于所居之旁。复有传叶题诗于太白楼，岁月识甲戌云。徐鲁庵先生有诗云：“湖海萍踪任所之，杳然长去失归期。诗瓢零落今安在，旅榇虚无汝自知。远宦故人曾遇否，留家稚子但传疑。游魂只道乡关近，频向清宵入梦思。”

四喜添字

相传有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隆庆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馆选者，吾师山阴王对南师相戏曰：“四喜只五言，未足为喜，当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某公大笑曰：“莫说，莫说，是教官金榜挂名时了。”闻者绝倒。壬辰科，闽翁青阳正春，以教官登第，赐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馆黄平倩戏曰：“四喜七言犹未了当，当于后再添三字。”众问之，曰：“第一句添曰带珠子，二曰旧可儿，三曰选驸马，四曰中状元。”翁闻亦解颐。

谑诗

郁勋弱冠为华容令，素戏谑，作诗曰：“华容知县是区区，三甲多因不读书。县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总上司。忙里无心吞冷饭，闲中有口嚼干鱼。前世业缘今世苦，华容知县是区区。”

吴明卿二子皆肥而矬，又皆饶才致，喜谭谑。常往谒汪伯玉，辞归索赠言。汪知其好诙谐也，乃口占云：“秦伯由来有后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双肥水牧，拜风两个壮江豚。并肩尽教填深巷，独立还堪塞大门。”其弟自谓稍清于兄，乃启汪云：“小侄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别？”汪即应声云：“我正无结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悬知袅那无君分，不必争长踮脚跟。”

秋蟾诗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书画，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与客同赋诗吊泰不华，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头沙碛正交舟，江上人怀百战忧。力屈杲卿生骂贼，功成诸葛死封侯。波涛汹汹鲸横海，天地寥寥鹤怨秋。若使临危图苟免，读书端为丈夫羞。”时戴与方国珍婚，张士诚遣能诗妓女十余来觇，国珍送至戴，与秋蟾角艺，无所轩轾。及其行也，秋蟾又制一新词，被之管弦送之，凡十章。张妓大服。后戴将败，妇女皆淫泆，为桑间之音。一日，忽童谣曰：“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茶结子，好种柿。柿带乌，摘个大姑，摘个小姑。”已而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没，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谶云。

丐诗

诗丐者，乐安人，李姓，名兴生。年六十七，患风痱籧篨，口箝，眼□，手挛。欲食则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则画地作字，始逢其意，然颇能诗。董侍御时望未第时，在乡会中，丐适至，佥令献董诗，丐首肯，须臾就。中云：“雕鹗直翀霄汉远，龙泉高射斗牛光。清时早展为霖手，莫遣苍生望八荒。”董礼而食之，欲使养于官，辞以老母在，遂为述其事。时望，成化甲辰进士，孝友廉洁，有《雪峰稿》。

怪诗

宋时渝川谢谔、胡昱，读书于峡江之顶。山寺夜坐，窗外有声，破纸隙窥之，霜月皎然。小木桥有一物，如黑猕猴，蹲其上。须臾，又一物，如枯槎，长二三尺，与对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风定长林静，云深片月沉。”诵之数过，白者续曰：“寒霜打枯骨，夜咏髑髅吟。”互相称赏。忽寺犬自窦突出，且吠且逐，俱跳而去。

宣德间，安福华严寺僧忽于月夜见两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几度人间结善缘，百花丛里闹喧天。鸾凤一去无消息，独坐空阶五百年。”其一云：“梵语无多语，空门即善门。夜深风露冷，有口不能言。”后顷之渐没入地，循迹掘之，得无舌铜铃一，铜钹一云。

诞妄

姚嗣宗《题崆峒山寺》与张元《雪》诗，宋人以为奇而夸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无表见。此等事皆庸流不得志者作诞妄语欺人，可唾，原不足称诗。或者乃以此等人为豪杰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吴安得豪杰而用之？使吴有豪杰之士，则劝王不反矣。”

赋

赋之名色最多，乃杨夔著《溺赋》以戒田頵，则又可笑矣。頵事杨行密谋叛，而颇好文士，故夔依之。戴令言赋两脚狐以讥杨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赋》已自可笑，至黄滑有《太极赋》，甚于《六合》矣。又有《乾坤篇》，虽非赋体，乃亦赋之意。其余东西南北之题，又纷纷不可纪也。

游客酬缣

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大喜，遗绢五百匹。全忠自言梦见淮阴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张齐贤记云："梁祖读至此，令军士讽诵之。"敕一字酬一缣，不责前事。

书家之祖

董北苑曰：刘景升为书家祖师，钟繇、胡昭皆受其学。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体。景升即刘表也。表初在党人中俊、厨、顾、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艺文志》有《刘表集》，今虽不可见，然《三国志》载其《与袁尚兄弟书》，其笔力岂减崔、蔡诸贤，翰札之工，又其余事耳。

曼卿大书

石曼卿真书大字妙天下。湖州经史阁石学士书，焦澹园移书问之，觅宫墙，已亡之久矣。必有沉沦处，再当加意。

草书第一

张士逊生百日始啼，既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劳问，御书飞白千岁字赐之，士逊因建千岁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门不治家事，居小阁学书，三十年不辍，遂以书名。神宗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古帖中时时有之。

伪赵

陈谦，字士谦，姑苏人，居京师。能楷行书，专效赵松雪，华媚可人。时染古纸，伪作赵书，猝莫能辨，购书者踵接户外。势家贵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余卒。家所蓄古书名画，其子并其屋一日尽粥，人多伤之。

书法论

李善长之父号憩庵，善大书，撰《书法论》。

扇上山水

萧贲，齐文宣王子艮之孙也。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间，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好著述，有《西京杂记》六十卷。

幸蜀图

宣和中求画甚急，而《明皇幸蜀图》以名不佳，故不敢进。徽宗微闻之，心动，曰："此天也。"果有北辕之祸，终不能逃。

村梅

萧州有大梅树，如数间屋，苍皮藓斑，繁花如簇。杨补之日临画，大得其趣。以进徽庙，徽庙戏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疏枝冷叶，清意逼人，而徽庙不及见矣。南渡后，宫中张其梅，蜂蝶竞集，惊怪求之，补之业已物故。

毛理浅深

牛、虎、鼠画毛，马不画毛。沈存中谓鼠小可画毛，马大则否。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余谓虎之威在耸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画。马在神骏，骊黄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来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后身之印，生于皇祐之辛卯，卒于大观之庚寅。出守淮阳军，将殁，预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椋。时坐卧其间，阅案牍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谓来从众香国，其去亦然。舁归，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婿吴激为金翰林直学士，有文才。

墨梅

赵文敏喜画墨梅，印以“水晶宫”图书。杭州有玛瑙寺，或戏以为对，遂弃此不用，而梅亦少画。此可与滚马之说相表里。

常国宝

世庙末，以书学校士，入彀者饩于官，金陵人常国宝为首。久之，以印局大使，为府照磨县丞。数平巨盗有功，致仕归，色养三十年。向学，刻苦自励，能诗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晋江人，佥楚臬。黄有苏子瞻祠，乡贵人请以为居室，不许；贵人他请，得之。一槐过黄，则贵人室已成，必复之毁而重建乃已。寻迁东粤参议，坐前构失官。有逸致，爱法书名画，善小楷行草，作墨兰、石竹，具有意态。琴弈寄意，对客弈，至忘日夜。拳石片砚，古董小物，玩弄移时，不知饥饱。一草一花，静观独会。罢官后，遨游江湖间十余年，敝履布衣，莫识谁何也。年八十余卒。

似王韦

陈勋，字元凯，闽县人。魁庚子、辛丑乡会榜，历文学博士户部郎。谢病归，终日扃门却扫。尝一至乌石山，闻客声即走。谈佳山水，心辄动，畏客辄不往。其友董见龙嘲曰：“世皆如子，直须以环堵为天地，即日月山川，皆为空设矣。”大笑，不为意。指庭间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为趣如此。多材善画，妙有词翰。虽不出户，日搰搰笔研间，有以自遣。其拈笔，造次必择言，不为近语。诗入唐人室字与画皆精妙人宝贵之见龙评曰，，。：“读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晓月，两山倒影，荡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远。其清言莹骨，雅步绳趋，不失尺寸。酌于古今之间，动中伦虑，亦似其为人。”“又曰：元凯盛年独居，似王右丞；终日焚香，默坐寄怀，清远似韦苏州。”然右丞有辋川差足乐，元凯贫无一林亭可适，卒而后有绍兴之命，视之苏州，犹为不遭。然其出处语默，萧然韵致，则二子莫之先也。

宝谟

近见嘉兴一刻，谓宋有宝谟阁直学士，阁中所贮，乃熙宁、元丰实录，正新法用事之时，以为宝谟。则用人行政两失，且以名官，是明为士大夫立党。其说甚佳。考宋朝诸帝，多优文事，兼长书画。每易一朝，必立一阁，贮其著作，曰龙图，曰天章，各自为名，各置直学士。宝谟为神宗而立，非为新法，亦非为实录也。至徽宗乃立书学、画学博士，书则米元章，画之流传甚多，佳者识以御宝，非徽宗笔也。

鹰马

余镇中有御书阁，相传为宋高宗南渡过此，留徽宗画鹰一幅而去。又赵松雪有《滚马图》一卷，僧世守之。袁胥台戍我湖，宿其处，题曰“御书阁下鹰还在，名义庵中马尚存”。名义一曰法华，即御书所创处也。今庵阁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台见时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盖小沙弥窃出，归董氏质库中，仅得银二两。事觉，僧往赎，不可得。诉于太宗伯浔阳公，公厚赠留之。然非所甚好，为苍头持去，不知归何处。乃孙青芝祠部问于祖，不应，细访求，绝无踪迹。盖妙画通灵，必鬼神所宝，化去久矣。

梅蛇

镇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树一株，可设三十筵。宋高宗过浔，宴其下，因称曰上林。方到庵，有一巨蛇，冲水昂首而至，众鱼尾之，日夕为常，若有意者。高宗举笔题其首，作小画，泣下，怀之而去，至镇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桥，桥之西为康王寺，废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镇之大桥下，常有巨蛇，横亘如木，舟碍不得行。又居人数逢于路，两眼如灯火，见顶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楼上，第不伤人。人既数见，亦不为异。盖其时人烟尚稀，最初高宗过之，乃一荒落，见草庵景致，不觉留连。今聚且万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闻，离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记之，亦镇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好谭

王弇州不善书，好谭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聪明人说话，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岂独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说一倡，于是不善画者好谭画，不善诗文者好谭诗文，极于禅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饮，好谭饮，著有《觞政》一篇，补所未足。尝见某公文集，门门皆有议论，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传者别自有在，决不以兼通并晓，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书画，称一时独步矣，然对人绝不齿及。戊戌分献文庙，斋宿，余问曰：“兄书法妙天下，于国朝当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问曰：“兄自负，当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辈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轻比？”因举笔写十余文字曰：“着意写此，曾得徵仲一笔一画否？”看来此句是真心话。又黄昭素尝曰：“假如各经咒，佛遇佛，方解得讲得。”云栖和尚曰：“它乡人说乡语，只是自家晓得。”佛图澄听铃音，与麻襦问答，岂容它人插入片语耶？

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绍兴辛巳，蔡元定在显庆堂推演后世子孙休咎，赋云："显庆堂将后世推，子孙绍复承吾书。四传学业家还在，五世因贪人产除。缵俗流风六七代，继兴遗迹八九渠。数终轮奂犹有代，御史尹仁为吹嘘。"厥后子沉集《书经》传注盛行于世，而孙模、杭辈相继表扬，曾孙希仁以贪酷籍没。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关，夜梦一老人嘱求栖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阳，访蔡氏子孙，得其所传家谱阅之，见西山推演后世之诗中，预有姓名，不觉悚然。即捐俸为建传心堂，盖其赋毫不爽云。晋江蔡松庄先生云："周子出，则生一邵子知数学；朱子出，则生一季通知数学，其揆一也。"

兴复旧窝

洛邑水南，两农相哄，讼于府，言耕时有石一方出田中，其一云己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己田中，纷纭未已。守郡者舁其石于府，视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己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博古者辨其地，知其为康节也。往视之，尽为禾黍。遂于其处辟地建祠一区，复上书巡抚，大兴殿宇，殆至百楹。

太乙数

我湖甘泉先生吴琉精皇极太乙之学，人有就学者，多不能尽，惟何天衢尽得其术，自知咎征死兆。何，湖广营道人，字道亨，官浙藩臬长，平汤毛九之乱，升工部侍郎。

石蟹

邹浩谪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饮，汲于数里外。后所居岭下忽有泉，浚之，极清冽，名曰感应泉。乱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余至五岭，不睹此物数年矣。乱石之下，又非所宜穴处也，何从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实告之矣。蒙恩归侍，立可待矣。"未几，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门，厉声呼曰："侍郎归矣。"求之不可见。次日，果拜赦命。杨龟山挽诗，有"泉甘不出户，客至岂无神"之句。

龙驹

蒋粹翁，政和人，宋季为太学生。元混一天下，遂归隐于满月山。尝言其先世家九峰山下，畜一牝马，舍侧有龙潭，马入浴其中，龙与之媾而生驹焉。龙首马身，状如负《河图》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笔削六经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书》而龙马生，圣人之瑞也。"晦翁闻之，逊不自居，谨视刍秣，后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蛙鸣

钱恭惠王镇明州，浚治前清澜池以御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复浚之，以其土益镇明岭之庳薄，壮州治案山之势。池与州学泮池，春间蛙大鸣，夷庚禁之不鸣，鸣时必兆抡魁，有验。

宝山

平江伯陈瑄以四十万众修海塘八百里于嘉定东南，筑土高三十丈，为海舟表识，文皇赐名曰宝山，亲为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渊于明伦堂集诸生讲书，有群蜂拥一巨蜂集楹间，声闻如雷。顾谓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来科状元，子必当之。"周果及第第一。

脢庵

刘文靖官修撰时，有荐为督学者。文靖筮之，得咸之九五爻："其脢，无悔。"公曰："此周公教我也。"自号曰脢庵，今人皆误书为晦庵。如祖逖，字士稚，今俱误曰士雅，如此类甚多。

甲乙之料

章枫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奖接后进，和易不事边幅。每对诸生云："甲子以后，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宾天，果有刘瑾擅权之祸，岂心灵豫识，抑别有术数致之耶？

祷兆

刘五清瑞，成都人，以检讨忤逆瑾告归。时江水险恶，奉母侨居澧州。有奸人谋害，倡言曰：“斯必逋逃人也。奏于司礼监，可立杀。”乃密怂一恶少，持奏北上，阖境汹汹，谓祸且叵测。刘亦自分必死，祷于城隍神，兆曰：“此蠹贼，庸何伤。印绶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将捏旨来逮。忽眩而止，既苏，掷去不省。明年，寘鐇反，果肆赦，瑾亦及诛。奏者逸去，奸人迄不敢逞。计其数，庚午六月也。为作记，著其神，后官至礼部侍郎。

肄器修祀

漳州学乐器久坏，太守陈洪谟遣人求泗磬，请神乐观知音乐羽士，选俊民百余人肄习，仍刻《大成乐谱》传焉。适琉球使者过漳，闻而来观，皆合掌捧手，称叹而去。一日，习仪开元寺，见寺后有朱文公祠，已敝坏，祠后有峰，僧庐其下。仍旧额扁为芝山书院以事文公，陈北溪、黄勉斋、蔡九峰为配，又遴选庠生数十人读书其中，士习丕变。郡父老相传，文公尝遗一联云：“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盖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畲人居海滨者，见有大鸟飞过，遗一尾于水边，长七八尺，五采炫焕。众以为凤尾，拾以来献，命置之库中，略不为异。后镇守太监遣人来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书院燕巢

繁昌县治旧俯大江，后有缥缈台，形胜极佳。天顺初，县内徙，

其址为豪人所占。后夺归官，又有侵者。万历四十年赎出，建同仁书院。凡有名士出，则院中结一燕巢。

阁额

四川梁山县举人来知德，字矣鲜。有高行，邃于《易》，学督抚交荐，授翰林待诏，不出。额其阁曰优哉。郭青螺素相善，闻之，曰："来不久矣，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未几果殁。

谣乩

吴淞江久湮，童谣云："要开吴淞江，须是海龙王。"人谓工决难成。后巡抚海忠介倡议开浚，而董其事者，则郡同知黄□□（原文此处为□）、推官龙宗武也。其言始验。是时两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又江山县久无城，议立，辄不果。有叩乩者，批曰："江山县欲成，直待金龙兴。"后知县余一龙至，城之，盖合余之姓名也。

吴江一士夫家扶乩者，有神至，众未问而笑，乩曰："诸生何笑？"对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诸生能解谜否？"哄且笑曰："我辈能做文章，何况于谜？"乩曰："有二字作一谜，与汝猜。词曰：长十八，短八十，八个女儿低处立。混沌看来一个字，四面看来四个不。"众皆不解。又曰："我辈只会文字，何暇及谜。"乩曰："尔说会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盖为首一生近考名数如此，乃大骇服。又曰："费氏到至诚，里面拜我。"盖主母在内行礼，已先知之。于是众咸拜问谜是何字，则"楼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与蔡见麓冢宰同官于浙，是时冢宰为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济堂，冢宰曰：“子为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为何事？”曰：“子只拆字，不必问事。”郭曰：“公意将引去，而数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为弓而无丨，是未能引；右为厶而无土，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济’字，公将开府齐鲁，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书而后归土。”公笑曰：“是太穿凿。”后其言一一验。

赠砚钱

卢某号东楼，扶沟人。尝供郾城传役，见分宜舍人横索邮卒，仰而呼天：“异日幸有儿贵，愿勿效若人为也。”主者闻而异之，以一砚为赠，曰：“此经生所遗，为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钱，狂呼于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赠，又受之。视其文，喜曰：“天所赐也。”归示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诣门与语，语竟，入语妇曰：“道人来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万历丙戌进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职。

堂上金紫人

建阳豪民吴璋，以财横乡曲，亲疏甚惮之。每坐堂上，无敢过其前，必窥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窥隙，见金紫人向堂立，后有服朱绿数人，少长俨立，惊异之。疾走入门，乃无所睹，私喜为家庆。未几，璋以不法，为邑丞所治，至窜流远方。弟亦连坐，黥徙袁州，家赀皆籍没。刘侍郎岑买其室居，缘是为请袁守，免其弟归，因得服役门下。适刘当岁除享祀，偶于壁隙窥之，金朱绿袍，恍然曩日所见者，始以语人。

蹇太师父子

蹇英太师，忠定公之子也。娶冯氏，久未有子。忠定公请杨文贞制词，祷于神乐观，斋沐亲往。梦有人语以道士写祈文有误，视之果然。遂生二子，长曰霖，中书舍人；次曰霑，尚宝丞。英侍忠定，邻有隶卒服某侍郎之役，疽发背，委于涂。见而怜之，延刘御医疗之，得不死。游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仆，亦患背疽，垂毙，延医士张荣疗之而愈。后英患肺疾，甚剧，医勿效。一夕梦神人告曰："毋忧，吾为汝增福寿矣。"疾果平。

木龟

郑赐为礼部尚书，待漏直庐。梦神人肩一龟遗之，公盛以槃，视之，乃木龟也。觉而语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命内庭。日将晡，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舆，至部，喉中有声轰然，汤药不下咽，夜二鼓，逝矣。

际昌时

杨石斋少时，尝梦天门开，遥瞻卓楔，曰："际昌时而公显。"其老也，复梦天门开，有二幡导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禀间气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辞伯爵及太师太傅，二辞锦衣卫千户荫，三辞文职四品世袭荫。

神人纸署

严文靖公尝梦神人出二纸，一署文正，曰：“此以授华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后华亭谥文贞，解为正；公谥文靖，点画亦相近。而徐方当国，严居冢宰，同心辅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与谈，意合，留之。僧言未然事，奇中。高询以科第、名位、年寿，皆得其概。并欲问卜葬处，久不敢言。僧令携榼过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即偃卧，少时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后公卒，赐葬，卜穴，正其卧地处也。又沈继山少遇一星士，推算终身事，历历皆验。江陵夺情上疏，谪电白，病垂死，叹曰：“某言皆验，独此乃大谬邪？后日荣遇，付之鬼录矣。”少顷，算者至，细阅前书，曰：“已悉，必无他虑。”疾果愈。数起至右都，寿七十卒。卒之年，坦坦无恐怖，亦不服药，盖术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文贞少年得一梦，自登探花、翰林，谪官复召，渐次大拜，归田葬处，皆了了。故所处夷险，都不动心。而末年卜葬湖州，亦梦中所兆，不以人言为劝沮也。

李姬

袁宗皋以兴府长史，从世庙入承大统，拜相，赐奴婢各六人。初公为长史时，中酒昼寝，偶梦一美姬扶床跽，请曰：“妾备李白洲下陈，今愿治相公帷箔。”公惊觉，对黄夫人，与语，异之。继而李以党宸濠败，妻孥没入官。至是，公所受赐婢李姬预焉，则宛然梦中人也，辞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荐寝，寻得疾卒。

五曲异人

翁东崖以佥都请告，削籍归。游武夷，至第五曲，有异人挥手曰：“别久矣，记得岩下授受秘语，解公大厄乎？今可回头矣。”言已忽不见。东崖恍然趣归，得疾，卒于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盖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儆，疾进，以四十日到京，上犹迟之，将从丁杨之戮。夜卧，梦一仙官自天冉冉至御榻前，手翁字下拜。上既寤，释然，乃得以佥都视三关云。

东崖贵时，门前仆树自起。卒后，树即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陆公试南宫时，郡守王华梦谒帝庭，庭下数百人罗拜，口举善人，则公名也。守觉而异之。比得公会元报，守语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必皆第一。”至后果验。而公自少至老，数遇奇险，如颓垣堕木，皆不能伤。每出游，天日必熙明，即甚风雨，无不顿霁。至老强健，九十七岁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纪梦

陈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余，尝自作《纪梦》云：“万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卧畏天楼之从吾斋，梦徘徊一山馆中。已而吴滦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尽有佳处。’吴曰：‘适来舟故在，试共一游。’遂相携入舟中。舟无榜人，亦无仆从，渐能自移。有顷，转入山口，峰峦耸拔。山椒一老桂，盘根樛枝，下临清涧，飞花飘洒，芳香袭人。逡巡稍前，遥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与叹赏，倏

忽已至。舣舟而登，白石鳞次，涓泉出石间，若微雨新过状。徐步入舍，明厂轩揭，四无窗几，寂不见一人，循除久之。忽老仆自外来，诣前报曰：‘馆罢矣。’余第颔之。又回指伟衣冠数人，自舟而陆，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辈适来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见窗际月影朦朦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宫被放，与吴、倪同舟东归。中间区区聚散，亡论已；即二友化为异物，不啻一纪。而顷刻之梦，堪为惘然。若老仆之言，莫可致诘。岂余病侵寻，预为捐馆兆耶？枕上漫成二调纪之。夫人生霄壤，所白昼明目而争于善败之场者，千古一梦也。胜纪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调云：“山之幽，郁盘丹桂临清流。临清流，花泉溶漾，馥袭兰舟。　个中秋思空淹留，觉来窗外寒蟾浮。寒蟾浮，同游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朅来携手穿云泉。穿云泉，依稀玉宇，不见神仙。　个中微明胡来前，瞥然孤觉成高眠。成高眠，万缘如梦，何在何捐。”盖寄《忆秦娥》云。明年正月既望，环恭介宅而居者，丙夜闻车马杂沓声，窃窥之，见笼火隐隐，不下数十。度骢马桥而来，上下桥址间，呼声甚彻。鸡再号，始返，呼复如之。辄讶：“何物官人，乃尔深夜过访？”诘朝走问，则属乌有。越数日，恭介卒。

梦泉

有僧宗静，欲于杭州无垢院立三门。土石无所取，梦神人语之曰：“但于岩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赠以诗。及穴地，果有泉涌，仍得石剑、雷斧、剑。神人诗，有“海变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绝踪迹。岩峦拱耸巨鳌形，林木参差碧波色。岌嶪峰前铺像教”，僧梦中以钟声而觉，只五句耳。又齐云院僧文思等，念香积所不可无井，因施九轫之力，地凡三易，无一及泉，郁郁不乐。忽一夕，梦有告之曰：“凿井徒劳，良为师苦。泉之通塞，繫吾是主。念师之诚，投师之所。”语竟，指西北之隅。觉而骇然惊，恍然若有所得。诘朝，设

香几，扬梵音，诣所指之地凿之，仅丈余，脉络寖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于是而定焉。

判土地

刘崇之儿时，书斋文籍为鼠啮，戏判土地云：“尔不职，杖一百，押出斋门。”是夜，其师梦老人曰：“某实不职，烦一言于侍郎，免断。”次日，其师以告崇之，遂毁其判。夜又梦老人曰：“谢教授救解，有少白金为谢。”次早，于书几上得银一片。后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黄河。先一夜，河口舟人梦岸上军马数百，有神人呼曰：“明日刘侍郎渡河，见奉岳府指挥，令我拥护，尔等须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涨，中流失楫，舟人仓皇无措。其舟自风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数十人操舟而行者。

梦真

茫湖李封翁，名万平。年四十八时，得奇疾，气绝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遥见殿中紫衣者麾黄衣人掖以出。道遇群狙围之，翁跃马奋刀杀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视，览之，即翁诗稿。所与语，皆身后事。病且愈，后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间。梦非真梦，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尚书；孙材，都御史。

索命

戴谦为南京御史，梦骑马至清江厂。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观乎？”即前导，所过皆竹房。至一家，

独瓦房。入门，有男子卧地上，一妇人绿衣红裳，簪花，处其旁，曰："欲救之，奈气绝矣。"惊寤，出水西门，至清江厂，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梦所见。呼其家问之，乃因市肉，与屠人斗而死。告以所梦，举家皆大哭，妇人乃其姊归宁者。即捕屠，置之法，一时白下盛传之。教授王礼、五经博士陈贽，皆有记。时正统八年四月，有殒石之异。

梦韩

陆浚川灿，以给事中奏弹张永嘉，谪官迁永新令，蔼栉奸盗，邑以大治。上下多噎媢，意鞅鞅求归。一日，假寐堂中，若有来讯然者，曰："君奚如韩子？韩不谪阳山耶？"惊起曰："异哉！生平极慕韩，然念不到阳山也。"后改其堂曰梦韩，而洞山尹台为之记。洞山，盖先生所识拔计偕者。先生遂不复出，荣遇与昌黎有间，而文章气节则先后一揆矣。

访故址

陈钢，南京人，成化乙酉举人。知黔阳县，有惠政，升长沙通判，议复岳麓书院。初渡江，有僧来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梦绯衣使君来访故址，是以来。"公喜，掘砌，得故甓，识曰陈某造，适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傅佛

傅作雨，江陵人。为吏部主事时，朝臣谏江陵夺情者，或锢以计

典，执不可，与夷陵王篆争之强，因求补外。江陵没，乡人株累无遗，公独皎然。所部岭北，捕陈乡盗千余人，鞫讯戮渠魁，余尽原之，虔人称曰“傅佛”，立祠祀焉。抚赣中丞张岳与公兄作舟不相中，迁怒公，草弹文。其母闻而惊曰：“是非所称‘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诬之？”事遂已。后数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坠，碎其案。夜复梦关将军语之：“夷、齐不念旧恶。”醒而骇汗。急邀公及他僚言其事，既悔且叹：公神人所共与？遂更为知己，荐于朝，曰：“贞心足耐岁寒，履桑梓独挺群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荆棘不累连枝。”

登龙门

魏廷用，新建人。父时雍，少遇异人，得丹书，工炼气术。里有祟厉，治无不立验。宁庶人召而问之，阳为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间亡走。或言之世宗，征拜太常博士，奉诏搜天下异书。所至郡国守相，缘上意，致金帛交欢，一无所受。三年谢病归，耻与诸方士伍，而一意督课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尝叩芗溪神，梦若呼登龙门者，觉而殊自负。后以岁贡授龙门令终。

梦剖腹

卢柟梦至东海上，远望见霄绮杂驳，金根云霞，照曜上下，海水振荡，遂作《沧溟赋》。将半，倦睡，梦一人以刀剖腹，抽肠尺五许，莹洁有红黄色，沃以水，复内之，遂醒，终篇。

神人送诗

宣德四年，杨昺为浙江佥事。有贼据百丈山，频出金、衢剽掠。昺夜梦神人送诗云："影入菱花秋月里，人如枯草洛阳边。"昺喜曰："贼在吾目中矣。"明日，进兵围其山，尽平之。后辞疾归。正统二年，东西二杨学士荐昺可大任，召见，操乡音，擢广东按察使。西杨曰："何为土音？"对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齐语媚时？"至广，冬大雪，人咸异之。致仕，年八十六终。

弹击汪鋐

冯祐山汝弼，工科。时汪鋐为冢宰，科道交弹，汪犹奏辩不已。冯疏第七上，是夕，梦逐一恶少过桥，桥为所断，冯伫立良久，不得渡。有人从桥下操舟葺桥，则窗外鸡鸣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时在刑科。上疏之夕，梦一大缸，缸内大黑鱼一，小鱼数十。大黑鱼翻身一跃，缸水皆浑。小鱼为其所吞，吞而复出，若死若生者数枚。有顷始苏，不苏者二枚。大黑鱼亦死。时汪复上疏力讦，冯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众虑圣意不测。时屠渐山应埈为翰林侍读，谓冯曰："昨圣上置公本于几上，连看数次，怒形于色。"急召阁老李序庵时、费鹅湖宏入，上大声曰："如何不与我处！我怒，不能进午膳矣。"二老进曰："臣等待他自陈。"上大怒，连呼曰："他肯自陈，他肯自陈！"汪不得已，疏上，翌日旨下，汪罢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恺、曾翀，而冯及翁溥等八人俱谪外，汪亦寻死。

星鈇

王鈇，号苍野，以进士知常熟县，有声。轻兵袭倭，与乡官参政钱泮俱死之，时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也。王，赠太仆少卿；钱，光禄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梦有星若鈇者坠于苍野，

因以名，号曰苍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梦兵还时，舆神主入城，惧以告王，王恶闻而言它。邑人感其谊，留一子占籍。

梦桃

呼良朋，隆、万间名将也。既致政，一夕，梦上帝符召，偕漳南吴司马渡海征蛮。见桃烂甚，时司马已卒，曰："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马名华，号小江；呼号益斋，官都督佥事。

鹰禽入窗

有郑老人夜得恶梦，占于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横祸，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孙也，是日邀之家，临水窗中，静诵《莲华经》。适待夷欧内官，使从者放鹰，猎于负郭林野。鹰逐一禽，直入窗内，同坠《莲经》上。老人惊，以两手重按，鹰禽俱死。从者追及，见鹰死，执老人送欧内官所，痛鞭几殒，追鹰价八两。乃知横祸之及，不可逃也。

虎迹龙风

平湖尹刘汉楼初第时，尝宿盖山驿门外。从人忽扣门求入，问之，云："适梦神人促起，曰：虎将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伤汝，因见刘进士，失跌而去。"明早，视路旁稻田内，见一头两膝之形，深入泥中，俨然虎迹也。又于左旗营雇舟往光化，时薄暮微雨，舟数十俱不解缆。汉楼力强所雇舟独行，途中懊恼之声不绝。是夜，抵光化。次日，报者云："左旗营昨夜龙起，舟数十只一时颠覆，溺死百

余人。”信乎，死生有定数也！

江夏来

正德年间，华阴学久无举者。有萧先生，诲生徒勤甚。一夕，梦有告者：“汝何自苦？举子须江夏来尔。”久之，尚不举。复有黄先生者来任，众曰：“黄属江夏郡，应矣。”仍不举。后有黄瑶先生，以江夏训导至，众欣然曰：“江夏来矣。”果一人发解，嗣后不复乏科云。瑶，号逸庵，雍丘人。

梦兆相同

沈庆之，年八十，梦人遗布二匹，曰：“吾数尽于此乎？”谓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赐死。嘉靖间，参将薛腾霄梦人赠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梦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为行人，尝使周府。舟次归德，感疾甚笃，仰天叹曰：“丈夫志在四方，即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声。是夕，忽梦五老人，须眉皓白，语琳曰：“尔母寿高，尔寿亦远，病当寻愈毋多伤。”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访之，则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涣、司农卿毕世长、郎中朱贯、冯平，年皆八十，庙食兹土者。

祸淫

陆中丞埆，嘉善县人。子中锡，颖悟绝人。一日，与某生倚门，有美妇过焉。中锡心动，某生恩之投牒神祠曰：“愿得阴庇，以遂桑中欢也。”中丞方寝，梦神来访曰：“若子无礼，吾得请于帝矣。若子当魁天下，今且削为老儒。某生者本无禄，兹将抽其肠。”既寤，召中锡责问之，以实对。语未毕，忽报某生称肠痛绝矣。中锡自后日愚钝，终日曳白。顾参议中立知其事，尝语人，谓天道祸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宫谕应埈，乙巳冬，病甚。梦至衡山，揖衡山君而进之。见大屏两庑间，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品，增寿一纪。”晨起呼诸子曰：“我殆将死矣。我宦游二十年，官不逾五六二品，增纪者，其易岁之兆乎？”如期卒。

馆宾爵位

梅司马国祯为孝廉时，时冢宰王公国光为子觅礼经师未得。其夫人夜梦一人谓之曰：“公子师，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与堂上主公同。”顷之，即见孝廉坐堂上，长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谒麻城刘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刘曰：“有之，不佞儿女姻也。”王即托刘延之。后王与公夜饮，夫人窃窥之，依然梦中人也。王语梅以故，第逊谢而已。一日，王对宾僚言此事曰：“梅大将来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壮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须近三十年。耄矣，将恐不得待也。”次年，即成进士，为县

令；未满十年，为大中丞，晋少司马，赠尚书。梦中之言始符。梅初无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杀之报也。

大司马前驱

万历中，广平一时有五大司马，肥乡张学颜、邯郸张国彦、曲周王一鹗、广平王遴、威县贾待问。贾抚陕西御虏还，卒于临洮。巡按杨在巩昌，梦两别驾同入告，请为制府前驱。寤而异之，门启，报二人卒，午而公讣至。一儒生骤白母："贾公召我。"母曰："梦也。"顷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题绢

郭青螺与刘淳寰同官闽中，为左右方伯。一夕，刘梦郭汾阳、李邺侯引之同谒观世音大士，为郭问功名。大士云："取黄绢一幅来。"题其上云："仗钺终为夏地游，长城大解圣人忧。若期八座还京国，暂为冯唐渤海留。"光禄云："不甚解。"大士复批云："问郭生自知之。"次日，光禄语郭，亦莫之晓也。夏地，意以为宁夏。寻督抚贵州，贵州昔属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贵州不悟也。后以平播，加右都，则解圣人之忧，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贵州者十年，得请去，岂非京国难期，龚遂渤海留之验哉？

梦墨

唐子畏乞梦仙游九鲤神，梦惠之墨一担，盖终以文业名。年五十四卒，无子。唐自作梦墨亭，祝枝山有记。

还环

唐维城，字邦翰，号两峰，莆田人。嘉靖乙丑进士，为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见梦于所属临朐参政冯子履，以玉环授之曰："赠此为尔子。"寤而举子，命之曰环。明日，梦复来曰："吾为郡神且满，举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环聘公。"冯漫应曰："诺。"遂病，下血斗余。日忽忽与神接对语，神趣之急，冯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许人也。"神曰："若尔，还我环。"从几上取授之，环遂暴卒，冯霍然病已。冯即礼部尚书琦之父。维城守土时，尚书以童子试见赏，后乃为立传云。

铁桦

余杭陈某尝梦两僧趺坐室旁，自后夜中时见火光荧荧，正值坐处，陈异之。掘视，得破铁桦，长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时闻碧霞僧方募造罗汉，赍往施之，铸成二像，宛如所梦焉。今供寺中。

十八尚书

礼部尚书李长春五世祖，本南京礼部尚书。为诸生时，常有所往，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馔，怪而诘之，曰："夜梦神语曰：有十八尚书来。故供帐以待。"公既始有文名，闻其言，益自负。后行巴江，有双鱼跃入舟中，其一尾带金缕色，仍即跃出。夜梦神人告曰："君知鱼之兆乎？《典谟》要须再读。"再者，两尚书也，至长春而验。

薛公剑

蒋云汉，巴县人，徐州监仓。夜梦白面大耳冠巾者来见曰：“我薛公之神也。赠汝剑，设有他虞，击之。”言已，忽有鬼物拥随，公如其言，击之辄仆。既觉，莫知所谓。明日，舟经济宁下闸，为急湍冲覆，见者谓不可救矣。顷之，手击舟底，声闻于外，人趋救之，舟即自正。

触舟沉香

万历戊戌，副总兵邓子龙领兵征倭。渡鸭绿江，有物触舟，取视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曰：“宛似人头。”爱护之。每入梦，则香木与首，或对或协而为一。后死于倭，载尸归，失其元，取香木雕为首，酷肖。子龙，南昌人。骁勇善战，能尽其才，亦一时名将。乃存时仅一偏裨，屡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尔。沉香其殆怜而先知，愿与作伴作面目乎？

梦之真幻

孔子梦周公，志也，不言文、武；庄生蝴蝶，寓也，不言鲲、鹏。今人学为儒者必曰梦孔子，学佛者必曰释迦大士，学老者必曰广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梦梦耳。

吕翁梦

吕翁祠在邯郸县北二十里黄粱店，李长沙诗云：“举世空中梦一场，功名无地不黄粱。冯君莫向痴人说，说与痴人梦转长。”端溪王崇庆诗云：“曾闻世有卢生梦，只恐人传梦未真。一笑乾坤终有歇，吕翁亦是梦中人。”

梦报

扬雄《蜀本纪》，言张仪筑城，依龟行迹筑之。后龟壳藏酒库，长六尺，高崇文截为带跨。龟夜见梦曰：“无事相屠，一一相报。”后崇文诛死，尸二十余段，如带之数。此与潘妃毁玉为钗同。然龟剥于生时，而报仇于朽骨者何？可见发冢弃骨，而得显祸，固不虚也。

神对

刘珙少时，尝谒梦于大乾惠应祠。梦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上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对斜窗拗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以“曲巷勒回风”对，上曰：“此神语也。”

位不副梦

陈轩，字元舆。未第时，夜梦一官府，前有两高门，门各有金书额，一曰左丞陈轩，一曰右丞黄履。其后履官至右丞，轩止龙图阁直学士。轩暮年，谓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梦。尝思昔守杭州，有达官以一老兵执送府，欲杖之，此兵年余七十，不应杖，遂听赎。俄达官折简相责，不获已，复呼入，亟命行

决，即死于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尝不以自咎也。违法徇情，杀人招谴，宜不登显位。汝等戒之。”方轩梦时，左右丞乃寄禄官，后始以为执政。岂法令变更，幽冥中已预知耶？

道人携手

霍鳌，井陉人，为仓曹掾。其父生日，归上觞，留其仆张斗于仓。郡大夫诘问斗：“仓粟若何？今有几斗？”不能对，予杖，创痛数日死。斗父蹋门而诟：“汝饮酒乐，而令吾儿代汝死乎？”鳌闻之，惊怛丧箸，痰骤起，咽如车轮转，召医药之，不受，卒。先一夕，梦道人赤肚子携其手而吟曰：“兔葵无草，蚁酒无水。一人来叩，丝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岁，为癸酉，识者寤道人盖隐语“癸酉命绝”四字也。

施药

许叔微，字知可，毗陵人。尝获乡荐，春闱不利而归。舟次吴江平望，夜梦白衣人曰：“汝无阴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贫，无资可以与人。”白衣曰：“何不学医？吾助汝知慧。”叔微辄寤。归践其言，果得卢、扁之妙。凡有病者，无问贵贱，诊候与药，不受其直，所活不可胜计。后举又中乡试，赴春官，舣舟平望。复梦白衣人相见，以诗赠之曰：“施药功大，陈楼间处。殿上呼胪，唤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记于牍。绍兴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升为第五，其上则陈祖言，其下则楼材，方省前梦也。晚岁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以为《本事方》，取本事诗词之例以名之。又拟《伤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翼伤寒论》二卷、《辨类》五卷。

农占

暨生，吴人，性钝，不识牛马。家贫，岁大饥，卧古庙中，奄奄垂绝。忽梦其三世祖父母跪于庙神前，泣诉曰："家世单传，此子死，血食斩，吾辈皆馁鬼矣。"久之，神传示曰："此子无禄命，缘汝等皆惰农，故天以此报。然农亦良苦，罪不至绝。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却如此人，终难存活，姑授占术，生一子以续。"神苒苒升天而去。暨寤，心忽开朗，则吴泰伯庙也。出与人占，无不验。汝南刺史桓臣范尝以入考，道过吴。适得东京缑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事，暨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又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州府东，奴果偷两千而去。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艰于行。有一人解针，针讫，其痛转剧，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缑氏庄买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后娶妻，果生一子。

瞽术

毛升，字伯时，御史节弟也。少颖慧，读书过目不忘。七岁丧明，梦遇异人授以前知之术。玩物听声，大类邵子皇极数。近在眉睫，远虽数千百里，决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得丧，若目睹也。占者坌集，日不暇给。馈之则一无所受，声称藉甚。抚巡诸臣因以上闻，永乐间，两召至京师，凡军国事有疑，辄问之，无不神验。上喜甚，欲加显秩，升辞曰："臣赋命贫薄，不得禄食。获守本郡阴阳正术足矣。"上益贤之，以老疾，乞还，因命中使护行。宣德间，复召入，宠眷有加。方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伤之特甚。升

赋一诗以慰父母曰：“失却双瞳未是灾，暗中常得好怀开。隔窗听竹消清昼，扶杖闻莺步绿苔。尽有好音供醉耳，更无邪色破灵台。老亲何用多伤慨，锦片光阴看过来。”洒然自得，一无烦态。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尘妄想，安得若此？此其术之所以通灵，而梦亦甚奇矣。

卷之二十四

百寿

大寿字一轴，御史张敦之家藏者。张始祖曰子成，赘周景端氏，景端无子，尽产遗之，此亦其一。自子成传六世至敦，书画多蠹腐，此贮神龛中，得独完。取而装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广杀其寸之六，楷体黑文，其点画中皆小“寿”字，白文，一一作别体，满百，无一同者。自庖牺成八卦，颉皇创六文，而字书浸繁。秦有八体，汉有小学十家，世增人益，至晋徐安子，已集五十六体矣。齐王融又图六十四书，韦仲定为六十九种，谢善埙增九法，合成百体，繁不已剧邪？庾元威书十牒屏风，作百体，若悬针垂露，金错玉文，鹤头虎爪，倒薤偃波，与夫日月风云，仙人科斗，麒麟龙凤，龟鱼马羊，猴鸡犬豕，以及铭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飞白，无不备矣。然他书若填奠蚋脚，犹有所遗。盖书之作比类，象形而成文，物类无穷，则文字亦无穷也，奚啻百体哉！今寿字百体，多晚出而鲜古传。然非精书者不能为。考其间时有疏缪，盖传摹之本。然大字宏壮若楼阁，小字精微如刻镂，而一字百体，世所希见，足以耸奇观，资博识，亦可谓难得者。

宰相具庆

唐至玄宗，宰相二亲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国朝则常熟严养斋讷、兴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张太岳居正。

母寿

赵隐父存约，死李绛之难，隐与兄骘庐墓十年，阖门诵书，躬耕不仕。后亲友敦勉，始应举，历官宰相，骘亦至观察使。既辅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诣第庆母，岁时公卿必参讯。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宰相帅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缙绅以为荣。后崔彦昭、张濬皆有母，遂踵其礼。子光逢、光裔、光胤，皆显。

永乐中，夏少师原吉，元宵奉母观灯。上撤御膳以赐，仍赉钞二百锭，廷臣往贺。

世宗朝，熊太宰浃、唐太宰龙，各有母年九十余。生日，皆被赐赉。

宫詹孔公恂，大学士李贤之婿。其子彦喆，贤而早世，配王氏，守节表闾，年至百二岁。

三世高寿

世庙朝，崇德隐士周德茂，年百有三岁，子年皆七十余，孙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寿，其曾孙为给事中，犹及见之。

章皇帝时，韩王护卫朱氏者，父子皆几百岁，又皆身见玄孙。诏褒之，复其家，月赐石米、二帛。

大臣寿考

我朝阁臣寿最高者，惟刘洛阳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尚书骥，年九十八，萧山人。胡尚书拱宸，年九十四，淳安人。陈尚书雍，年九十三，余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寿，皆致仕归，皆存问，完保名节，先后相望，真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门坤、孙屏石铨，皆嘉靖戊戌进士，皆宪副，皆九十余，皆多子，皆过后戊戌数年。近年陆宗伯树声，九十七，华亭人。杨太宰巍，九十三，海丰人。毕司徒锵，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静，九十五，歙人。

寿而死难

寿高是美事，然尽有老而受祸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经举乡试，为训导，六典文衡，志行高洁，致仕家居，与修郡志。天顺二年，被流贼掠去，逼令讲书，厉声骂曰："蛮奴若晓礼义，必不为此！"贼不忍害，以竹舆舁之。时年九十六，目瞽，谓舁者曰："至泾口深处，白我。"遂投渊而死。嗟乎！笃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终，而构此难耶？子嵇、孙瑜、曾孙镛，皆举于乡，有清白声。

王英，字邦杰，益都县人。性刚果，善骑射，为莒州千户。至元中，毛贵兵至，英年九十八，谓子弘曰："我世受国恩，今老矣，虽不能事戎马，尚忍食异姓之粟求生耶？"自饿死。嗟嗟！命当饿死，乃与高寿，数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欧阳公守扬州时所创。负堂而望江南诸山，历历在檐楹间，与堂平，故名。公政暇辄往游，啸咏竟日而返。及殁后，有右司郎中糜师旦，庆元十一月游堂中，宛如畴昔所经，独叹惜壁间字画、堂前杨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适其兄倅京口，即移柳

数十本，属扬帅赵子固为补植，且寄诗云：“壁上龙蛇飞去久，堂前杨柳补来新。一生企慕欧阳子，重到平山省后身。”是夕舟行，兄弟对语，至戊夜方寝。晨起，师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时，过妇家姑苏之黄渡，饮于园亭。夜半，忽屏间有大书太师字，秉烛聚观，墨影随灭。人谓公他日必远到，至是始悟欧阳官至太子太师，益验后身之句云。万历中，我郡吴平山秀来为守，见堂额同其号，大喜曰：“此为我也。”大加藻饰，复筑梅花岭，增亭馆其上，为一郡胜概。后为忌者所毁，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携归，砌于家园玉皇祠之下。曰：“欧阳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仙侠

寇莱公有妾蒨桃，随南迁，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师事仙人为侠，今将别去，敢有所托：愿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阴理。今欲去，言亦无害。公当为世主者阎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僅见公于曹州境上，拥驴北去，克僅询问后骑，曰：“阎浮提王交政也。”

莱公谪雷州，道经我湖。至安吉，有雾山寺，僧异其貌，礼之，留款数日，题其壁而去。

严阁黎

王梅溪少时，有乡僧每见必谓曰：“此郎，严伯威后身也。”王不晓所谓。既而访诸叔父宝印大师，叔父曰：“严阁黎，字伯威，汝祖母贾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门之师也。博学工诗文，戒行修饬，有声江浙间，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无子为忧，祷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师卒，汝祖一夕梦师至其家，手集众花，结成一大球，字汝祖

而遗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来。’忽不见。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师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儿时能诵千言，喜作诗，人以汝眉目及趣好类之，且符所梦。”又谓：“师死之月，汝即受胎，故云。”王幼从学鹿岩，人有指其眉垂目藏而靳之者，表丈贾元达曰：“此子眉目类吾伯严阇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阇黎智慧，纵未脱轮回，当复生人间，世为大善知识。胡为于灭度之后，现此穷薄困苦之相？”王尝写字作文诒宝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师也，文仅似之，字乃尔不同，何邪？”严阇黎尤工笔札，王颇拙于书，故云。因自嘲曰：“严阇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肉何许迂？”因为之记。

丁友鹤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谟中乡贡日，舟泊邗江。夜见一异人谓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万里，终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对曰：“吾友鹤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日，以诗讯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王得诗甚讶，集郡之耆老讯之。罗文节曰：“友鹤山人，吾友丁宗启之父，以诗名家。元末隐处，至建文元年，殁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回报宗伯，世以为异，迴合羊祜、房琯之事云。

张明经

张越吾，三辅人，明经待试。中煤毒死，无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乡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经纪其丧，检阅箧中装，有珠一封，题曰：备喜姐女妆。李悉识而封之，为护其丧归。甫

抵家，张妇出哭而谢，备陈所为经纪事，若目见者。李异而问之，张妇曰：“先凶问未至，妾有梦，梦夫君仓皇归家，言死后得君周旋，今我为江都城隍，当时时归家视汝。”李异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梦张至其家，呼曰：“我得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后，谒选，当贰某邑。时喜姐计已适君子，当携之行。经高唐，幸为我少驻，须遣来童一访，我与女一面。”来童，其故臧也。李惊寤，识之。及期谒选，果若梦所拟。乃携家过高唐，遣来童访之。过城约十五里许，问所谓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墙门内，有儿坐其间者，即其家也。”来童至彼，未及启口问儿，儿即呼之曰：“来童，汝来乎？”来童惊曰：“儿何自识我？”儿曰：“我故汝主张越吾也。”已则李夫妇与喜姐来，儿初持李泣，且谢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罗檄召之。林生抱儿入，儿长揖称罗曰：“公祖，若犹自谓明经也。”语前生事历历。

侵邻居

朱瑄，鄞县人。弘治中，督漕运，尝以微疾卧邮舍，谓侍吏曰：“若等有异闻乎？其以语我。”吏曰：“里中有陆氏者，奸而横，侵其邻郑氏，尽其产，撤其居以为己宫室苑囿，所余唯嘉树一本。陆氏晚得子而喑，数岁，游于庭，忽指树而言曰：‘树乎，汝犹在邪？’家人大惊，已而复喑不语，百方诱之，终不出一声。稍长，荒淫戏傲，靡所不为，家罄乃死。人曰是郑氏后身云。”朱曰：“信乎？”曰：“信。”尽召其里人问之，亦皆曰信。后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满八

薛鸣岐，闽人，父曰如冈，生三子，长即鸣岐。少顽犷不驯，而有干济才。以倭难，同父母避居三山，贸易为生。饶机变，射利如隼，不十载，累千金，骎以骄奢。妻俞氏，忮妇人也。相与计："吾夫妇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时相斗阋。母从旁解之，掷铁器，中母额，几殆。父屡诮责，不悛，将讼之官。鸣岐挟利剑，恐喝其父曰："讼我，我即屠若家。"父无如何，则以丙夜焚香，书其罪状，诉之帝。如是久之。忽梦一道人语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两，遇强贼薛满八，尽杀死，没汝金，今来为汝子。"父醒，书之籍。心念此儿以偿债来，其不久矣，遂罢，不复诉。未数日，鸣岐疾作，遍体如刺，号呼之声，人不忍闻。屡自经求死，家人持之，则叩头求哀曰："速与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台山先生方为诸生，往视，入门，即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与我死，即救耳。"如此者弥月乃死。俞氏屡举子不育，妾遗腹生子，未周岁，亦死，遂绝不嗣。而如冈收其遗赀，归故居，与妻叶，皆以安乐寿考终。

供养报德

咸宁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进士。时终南有高僧净敖，戒行修洁。始居宁夏宁静寺，与元大王父琏友善，嗣后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宁，而净敖亦来居终南丰德寺，论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师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养厚，吾当为犬以报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梦，见敖入室，已而变虎跃出。惊寤，语其子佑，异之。语甫毕，佑之室生元矣。时漏下乙夜，及明，闻叩门声，讯之，敖弟子来曰："师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异之。岁当甲戌，其为犬之验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长，不茹荤饮酒。弱冠，登甲午乡荐，明年，连第。忽忽不乐，无何，病大渐，乃言曰："功名误我。"时父佑在都，为裹巾帻元揽镜顾视，，笑曰："原一僧也，易形为儒。今乃

裹巾若道士然，本来面目固如是邪？”语毕而逝。

樵阳子

蜀灌县青城山，有樵子，大足县人，姓雷。方诞育，有踞而募于其门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缘。可二岁，随父母往安县。父母皆死，县民陈和养为子。凡十余岁，陈夫妇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贫，无所得食，则入山斫柴，售灌县人以活。灌县人持升米，或碗许米，市其柴，尽一担，樵子不计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许。所见惟高崖万丈，古木架阴壑，飞鸟都绝。忽一老人，须眉皓白，执拂子，招樵子坐。顷之，又一老人，貌颀，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来共坐。如是累月，并有所指授。已乃导樵子大树下，指曰：“是中，尔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设十二拜，礼甚恭，号之曰樵阳子，人因以称云。老人既去，樵阳子徘徊岩谷间，往往闻隔崖弹琴声或人声，及迹之，无有也。结跏趺大树下，凡百数十日，败衣掩形，颓然槁木。采药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颇以语灌县人，转相语，群走物色，识为童家儿：“是儿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饿，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闻灌县令景某，驾而之山中。临问状，所对斑斑应古记，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树中。”令便使人斫树，树轰然若雷震者，火发，其腹划然开，现委蜕焉。髫垂额覆领，指爪绕身，其貌像，则樵阳子也。令惊叹而返。寻并蜕坐处，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传。有布衲，有铁冠绦，樵阳子先自有剑，剑柔绕指，今失所在。其时令下教制龛，奉树蜕筑庵，居樵阳子。于是其名一日倾动州郡，士庶竞来瞻谒。樵阳子遽能谈人未来事，又能已人疾，来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县之天池山。士庶则亦走天池，趾相错。其自乡荐绅以迨官长，车盖相望。而独石泉邓令某，僭墨吏也，问丹何居？樵阳子云：“为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诮己，而孙弁某将因缘为功，阴教令名之妖人，上变，告

台司追捕，毋酿乱事，下成都张丞某逮治。樵阳子朴野，至则箕踞而谇，丞大恚，骂："何物囚敢尔！"痛搒之，无苦也。系囹圄三月，狱上，而王观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牍，身为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间世而惑众为？事得解。久之，谭中丞希思来，檄所司，即向所筑庵建大通观，遣还山。厥后凡开府及领藩臬至者，率召见。樵阳子率一再往，不拒，顾其意忽忽不自得。会毗陵吴参政捧表过家，谋挟之来江南，樵阳子洒然从焉。来则止永庆寺，亦数过锡山龚方伯勉城南别业，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征未来事若丐己疾者麇集，樵阳子不甚答，间露一斑，即往往奇中。其在山，专饵生黄精，出乃复火食，食止蔬素，然终岁废便溺，良有绝异者。故未名，强而自名曰思道，亦书出山后事。未几辞去。相传其大父孔文，进士也，与内江赵文肃同榜友善，父鸣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赵三生，幼同学。后王官都督佥事，李官方伯，赵则老儒，家贫，读书不辍。一道士能知轮回，三人相约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见一虎出穴，猎夫睨而弯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则垂龆诸生，鼓乐迎彩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己酉，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长尺许，广可二寸，有楷书"秦白起"三字。

云南赵州，永乐间，雷击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罚他千劫在牛群。而今逃脱为夷士，霹雳来寻化作尘。"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习未及发，而转于后一见其奇也。相传闽戴大宾，少年及第，未几死，榇归。父发而视之，瞿然一白须翁也。可见老而久炼，则复少容；少而速殒，则见老态。去住总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别。

升座词辨

员半千之孙俶，九岁，升座，词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长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应麟之孙厚孙，八岁能诗，十岁能词赋。为象山教职，调浦江，归养，累荐不起，自号遂初老人。性介洁，文法三代两汉，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诗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黉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时衣短褐以进。问曰："神童衫子何短耶？"应声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世以其诗诠补成集，训蒙学，为《汪神童诗》。登元

符三年进士，仕至观文殿大学士，谥文庄。仁厚忠孝，著闻于时。子思温、思齐，孙大猷，皆至大学士。

鸡声诗

刘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县人。旧名楚，国初改今名。性仁厚，且颖悟绝人，七岁能赋诗。世父夜寝，闻鸡声，因命为题，应口成一律，末云："唤醒人间蝴蝶梦，起看天上火龙飞。"力学不倦，游南昌，有称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莲池黄花

陈宗，辽海卫人，性颖悟异常。初，城南莲池忽生黄花一茎，其大如盘，色艳甚。一术者见而异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当出一奇士。"未几，宗果生。四岁能书，五岁善文，号神童，尤长于篆刻。十八成进士，任刑部主事。宣庙奇其才，升为尚宝少卿。卒年二十七，遣官谕祭。

韩五泉

韩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庆，号五泉，有奇质。少读《论语》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莲峰先生问故，曰："若是则武王非乎？"莲峰为福建按察副使，渡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请同舟，曰："岂以波涛叵测，父母皆不可离耶？"以百余钱掷于地，命一视即收，答曰："钱若干。"悉如其数，百试不差。皆五岁时事。尝与客弈，背坐不视局，以口对弈者，始终不差一着。与苑洛公二十一同举

进士，二十二同为部署，二十七同以进谏罢，三十四同起用为参议。然三十六竟卒，而苑洛为尚书。五泉孝友过人，诗亦清发，奇士也。又先后同下狱。

士荣议论

苑洛外孙张士荣，南阳人。九岁读书，皆识其义。年十七，从苑洛于京，问以致太平之道，对曰："今之举子业，与前代不同。经书传注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国之成宪，今为文不详传注，治狱不依律例，祖宗制度违越如此，况望其学古议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盖致天下之治在郡县，而它日为吏，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与僚友赞一大臣，士荣屏后听之，客去，进曰："所论，儿殊未谕。大臣与言官不同，言官遇有缺失，即当言；大臣审其必见纳，方可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窜殛取美名，使朝庭添一过举，四海加一疮痍，非大臣忠爱之实。惟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苑洛大奇之。后卒，年仅二十八，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鹊

王佐，字廷辅，山西辽州和顺县人。父义为谭城驿丞。有中贵驻驿，久不肯去，人厌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树巢鹊，黑身朱喙而纵之。中贵见之惊诘，馆人皆惊，以为不祥，遂去。佐举成化戊戌进士，官南户部尚书。子云凤，号虎谷，官佥都。佐廷试时，黄榜填毕，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状元卷封内，若有二。"启之，则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数如此。

捷对

郭中允希颜，泰和人。幼时与一长者浴于池，偶一龟浮水上，长者出对云：“龟浮水上分开绿。”中允对云：“鹤立松梢点破青。”长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学堂，尝穿圆领，塾师眇一目，出对嘲之云：“牧童也学穿圆领。”应声对云：“瞎子何曾见大衣。”众皆失笑。

翁迈，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聪慧为郡举首。邑宰欧阳竦试以对曰：“笋出钻钻天。”应声曰：“蕈生钉钉地。”郡守元暕以幼，不甚礼之。问曰：“小解元读何书？”应曰：“《诗》之《相鼠》篇。”盖讽之也。守无以难。迨宴鹿鸣，小妓就之觅诗，即题云：“年未十三四，娇羞懒举头。尔心还似我，全未识风流。”守大称赏。

陈祐山汝弼之子敏勋，少慧。九岁，从祐山鄱阳舟中，祐山指笔架作对云：“笔架如山。”应声曰：“棋盘似路。”又曰：“苏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对曰：“程门二弟兄，德义堪尊。”未几，卒。祐山，平湖人，进士，官给事中，弹汪太宰鋐，谪官。诗文清丽，长子敏功亦举进士，官布政。

苏福，潮阳人，一日惠来人。有夙慧。再岁而孤，五岁不言。一日，见道上死蛙，曰：“出字也。”闻者惊异。时有驿丞，遇福拾穗陇上，戏曰：“拾穗与神童。”应声曰：“折梅逢驿吏。”矢口成章，下笔若有神助，率多此类。所著有《秋风词》、《纨扇行》及赋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玘。

周一经，贵溪人。六岁，从父入郡，晨旭方升，顾使属对曰：“东方日出天开眼。”应声曰：“西岳山高地出头。”又王格，京山人。五岁，父读书兰若，来省，侍几侧，令对曰：“春台四角正。”应

声曰：“佛殿两檐高。”后皆举进士，为显官。

张扆，陕西安定人，颖惠绝伦。二岁，从父官上党。所过山川、道里、厩置，若城郭、廨宇、园亭，久而不忘，指画成图，所问响应不穷。父尝以句属对云：“晚霞高挂，无烟野火烧空。”应声曰：“新月初悬，没线银钩钓海。”平凉赵中丞浚谷，父之受业师也，闻其奇，使侍立而试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时。”对曰：“九重策献三千字。”又故难之曰：“秋雨连绵，檐前如奏九霄音，丁丁当当，惊回幽闺淑女梦，梦不成，夫戍萧关。”对曰：“春云缥缈，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来来，动起他乡游子思，思无穷，亲留瀚海。”以诸生老，子国绅，进士，户部主事。

公车有名

昆山张玉山廷臣，与吴中英、归有光俱有名公车。玉山父宽为钱唐令，方五岁，署中火，觅公不得，乃自寝抱印出走矣。有伪檄至，公识之，问何所得，曰：“以前檄篆得之。”有塾客邀公饮西河，而主具乃一吏，拂衣归，侦之，则吏以侵藏钱见告，是时甫八岁。后不第死。孙栋，进士，都给事少卿，有直声；文柱，举人，为同知，称良吏。

袁氏神童

倭入贡，道苏州。闻袁永之之名，延见，唱和累日，赠以奇珍。时年十余岁，郡中哗传袁氏有神童。

袁后年二十四发解，次年登第，二甲传胪。庶吉士张罗峰嫉诸吉士，请外补习吏事，得刑部主事，改兵部官提学、佥事，卒。胡端敏

深重之。

袁改武选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须臾，焚爇尽，与陈侍郎俱下狱。部有巡风主事杨姓者，宜往，公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独承，不及杨。榜掠百余，谪戍湖州。过浔中，题诗于御书阁壁间。至湖，寓慈感寺。郡守长乐陈□令诸士从受业（原文此处为□），拒不受。凡三年，哀冲太子生，赦归。又十年，荐起为南兵部。

识难字

嘉靖年间，御史余光荐闻喜县异童董应嘉，年三岁，未言，四岁始言。一言自能诵《千文》及《大学序》，能识《千文》难字。其父董才，抱以视光。光试之，得实，且知俯伏兴拜，从容循序，略无嬉惧，奏闻。光，江宁县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识之，年七十九，生子，后竟无嗣也。

书大字

万历甲午，广东顺德县李氏生子，名世屿。二岁不言，善书大字，如白沙先生体。四岁时，贵阳马御史文卿按广东，召之见，抱膝上，令写。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挥洒甚疾，盖神童也。或曰：有物冯之，未可知。

丘养浩，晋江人。三岁，父抱谒外氏。他日潜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觅得，诘之，答曰："门墙红圬，折而小巷，知为外家也。"盖外家巷连学宫。公早慧，即能辨。一日，游戏外氏园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与尔母？"答曰："实翁家物，安得奉母？ "

异林记

所辑夙慧数款，甚少，惟《异林记》详备，今并大年一款，稍订正，录于后。然出于玄禅二门者，洸漾又当别论，削去之。

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出《鬻子》。颛顼十岁佐少昊。《帝王世纪》。禹年十二为司空，代鲧治水。出《傅子》。蒲衣子八岁，舜让以天下。《尸子》。皋子五岁赞禹。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列女传》。周灵王太子晋，八岁辨服师旷。《逸周书》。鲁仲连，十二，折田巴于稷下。《鲁连子》。甘茂之孙甘罗，年十二，为文信侯。见张唐，使之相燕，罗请躬说赵王，赵因献秦以五城。《秦国策》。汉杨乌九岁，与其父子云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语。刘向《别录》。张霸七岁，通《春秋》，号张鲁子。《益都耆旧传》。张堪六岁，受业长安，号曰圣章。宛人任贤，年十二，明《诗》、《易》、《春秋》，号任圣童。《后汉书》。孔融十岁，盛宪见而异之，下车载归，结为兄弟，升堂拜母。《会稽典录》。杨周七岁时，孔君平诣之，设杨梅，孔问："杨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金楼子》。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养于宫中，欲以为子。《世说新语》。贾逵十岁，暗诵六经。王嘉《拾遗》。夏侯渊之子荣，字幼权，七岁属文，日诵千言，经目辄识。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人一奏札。荣一览，即能历举其乡邑名氏。郭颁《世语》。魏武幼子苍舒，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过成人。孙权曾致巨象，欲知其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称物校之，即得轻重。《魏志》。王弼十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何晏题曰："斯人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世说》注。陆士龙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讬、扬乌之俦。《世说》注。何逊集初传入洛，元文遥时年十岁，一览便诵，邢邵谓此殆古来未有。《后魏书》。梁昭明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六经。简文帝六岁能文，揽笔立就，武帝以东阿目之。出《梁书》。顾欢六岁，作《黄鹊赋》。谢贞八岁，作《春日闲居》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为尚书王筠所赏。虞荔九岁，往候太

常陆倕，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俱出《南史》。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作颜师古所注《汉书指瑕》，以摘其失。李百乐七岁，知琅琊之稻。出《左传》注。开元间，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员俶，九岁，升座，词辩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荐其舅子李泌，泌年七岁，召入，使张说试以《方员动静说》，因贺帝得奇童。《新唐书》。贾言忠数岁讽书，日万言，七岁以神童擢第。《唐世注》。闻喜人裴敬彝，七岁解属文，性大端谨，号为甘露顶。《旧唐书》。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入觐献捷，昭宗异之曰："此子有奇表，可亚其父。"赐以鸂鶒酒卮、翡翠盘，因号李亚子。《北梦琐言》。宋张九成八岁，默诵六经，通其大旨，父积书坐旁，命客就试，酬答如响。出《宋史》。晏文献殊、杨文公亿，皆举神童，晏年十四，杨年十一。真宗亲试九经，不遗一字；又试诗赋，请至五赋乃已。叶少蕴《避暑录》。金太宗时，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语》、《孟》。章宗时，益都童子刘住儿，年十一，能诵大小六经，工诗赋，所书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赐经童科出身。俱出经史。国朝李文正东阳，五岁，以奇童举。杨少师廷和，年十二，举乡试高等。《弇州别集》。李文正公东阳，六岁时，与学士程敏政，皆以神童举。纯皇召见，过宫门，不能度。上曰："书生脚短。"李对曰："天子门高。"时上御羞有蟹，上持示二子曰："螃蟹一身鳞甲。"东阳对曰："蜘蛛满腹丝纶。"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纯皇赞曰："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卒如所言。《雪涛小书》。群臣皆贺。

佛言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得四神足及得四谛之法。增一《阿含经》。舍利弗生，始八岁，诵《十八部经》，通解《一切》义。摩伽陁国尝设大会，作乐谈义，舍利弗便升论状，结跏趺坐。问答之间，辞理超绝。《智度论》。释道安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年十二出家，神圣聪敏。师与《光明经》一卷，不减万言，安览毕，即还其师。覆之，不差一字。释宝誌产鹰巢中，手足皆鸟爪，朱氏妇闻其啼，梯树取养之。七岁，依钟山僧出家，修习禅业。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

验。释法聪八岁出家，卓然神秀。陕郡人辛七师，十岁好浮图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俱出《神僧传》。昙无谶本天竺人，十岁诵咒，聪敏出群，日万余言。初学小乘，后得《树皮涅槃经》读之，惊悟。《北凉录》。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岁。召公奭一百八十岁。出王充《论衡》。一云，召公百一十九岁。《竹书纪年》。太公望百四十岁。《金石录》。老聃生子，殷时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入大秦时，盖二百余岁。《高士传》。卜子夏一百三岁。出《容斋随笔》。汉文帝得魏文侯时乐人窦公，百八十岁，两目皆盲。出桓谭《新论》。齐东宫得疾，隐居嵩岳，寿三百余岁。出《嵩山志》。后魏正光初，有隐士赵逸来京师，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号为圣人。不闻养生，自然长寿。言郭璞为吾筮寿五百，今始逾半，盖二百五十矣。《洛阳伽蓝记》。魏侍中罗结一百七岁，犹总三十六曹事，百二十余乃卒。出《北史》。梁钟离思远，百一十二岁。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汉丞相张苍，年老，吮妇人乳汁，得百八十岁。《抱朴子》。荆州上津乡人张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儿，儿遂无影，元始百一十六岁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中浮鹄山，有女人年三百岁，遣使献红席，有女道士四五百人，年并出百岁。出《南史》。唐开元东封，太原人于伯龙诣阙，年已百二十八岁。其子老死，两孙随行，各年七八十岁。出《旧唐书》。唐南昌人钱朗，累官光禄卿，百七十乃卒。出《一统志》。唐会昌五年，胡杲、吉旼与白乐天，于东都履道坊为九老会。洛中遗老，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杲八十九；旼八十八；刘真八十七；郑据八十五；卢真八十二；张浑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出《白氏长庆集》。宋初，罗浮山有陈崇艺者，年百二十，自言儿时见山下有船数十，今去海四里矣。《罗浮山记》。宋太宗时，琼州人杨遐举，年八十一，其父连叔，年百二十二，

祖宋卿，年百九十五，并存。犹有九代祖居鸡窠中，如小儿，见人，出头下视，不语不食。出《洞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两人，是其村祖，不知几百岁。各长三尺，脑后一髻，拥以绵衣。唯露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运转，舌能舐酒。《夷坚志》。

国朝亲郡王寿考者，肃恭王贡錝、东阿王泰烋，俱八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阳安僖王同鉣、内江庄懿王友墦、襄陵恭惠王範址、乐平定肃王冲烋，俱八十二。襄陵安穆王徵钤、唐山恭懿王勋澂，俱八十三。庆成恭裕王表栾，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炵，八十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鍥袭封，年九十二，见封长曾孙充煌乃卒。王弇州《别集》。

国朝大臣眉寿至九十者：陆文定树声，九十七；《于谷峰集》。江侍郎治，九十二；《谥议公册》。魏文靖骥，九十八；刘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书胡公拱辰、尚书陈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书学夔，九十四；湛尚书若水、应尚书大猷，俱九十五；南兵部尚书郭宗皋，九十；刑部尚书钱邦彦、喻茂坚，俱九十一。王氏《别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濒、韩司寇邦问、蒋恭靖瑶、方尚书钝，俱八十九；邹宗伯幹、殷司寇从俭、李太宰裕、张太保子麟、冯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马端肃文升、林司马瀚、韩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简友玑、刘清惠麟、董宗伯份、严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远骥、孙司马原贞、焦泌阳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肃翱、贾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吕少傅本，俱八十四；黄文简淮、胡宾客俨、尹文和直、陈太保金、谢文正迁、毛文简纪、罗文庄钦顺、顾宫保应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悦、雍司徒泰、洪太保钟、徐少师阶、王《别集》。礼部侍郎习礼，八十九；户侍郎万虞恺、大礼卿夏时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孙曰良，年八十七；都督同知吴良，洪武中以蕃将来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弇州别集》。太守林春泽，一百四岁；太史王革，一百岁。出王同轨《耳

谈》。韩府郡牧所千户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岁而终；祖全，百二岁；父镛，八十二岁，俱见存。弘治中，太仓状元毛澄祖毛弼，百岁，有司为建人瑞坊。洪武中，昆山耆老周寿谊，百十六岁，入见，赐宴及钞币。天顺中，京师人茹大中，百有四岁，入见，便殿赐宴并冠带，命礼部尚书姚夔，造其第贺之。成化癸卯，济宁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弇州别集》。北京良乡人孔无似，年四百岁，御史金灿召见，与之饮食。郎仁宝《七修稿》。内乡李子田为池州同知时，有老人百七岁，来见。内丘有向指挥，百十七岁。淅川县人卖大用，一百三岁。顺阳赵相，百岁。新野李老，百十余岁。邓州郭陵母，一百七岁。颍州姚老，百有六岁，其妻亦百岁。内乡人罗纪，百岁。崔举，百有二岁。出李子田《於堧注笔》。

卷之二十五

御药医

御药烹二服为一服，候熟，分为二器。御医先尝，次院判，次内官，其一器以进御。

戴元礼，国朝之圣医也。太祖临崩，召至榻前，曰："汝仁义人也，事无预汝，无恐。"太孙即位，诛诸治疾无状者，拜元礼院使。诸王奔丧，太孙道太祖语，哭问状，劳之。辽王题"仁义"字大轴，肃、庆二王为赞咏以赐。

景皇帝御医徐枢有名，帝尝问药性迟速，对曰："药性犹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恶者一日而有余。"人以为药谏云。

性药名言

吴杰，号旸谷，武进人。学无所不通，更精于医，遇奇疾尤效。正德末为院使，尝曰："调药性易，调自性难。挈出性字，方可言医。"人以为名言。

太医用药

列圣大故，太医拟罪，未见确据，惟孝皇有疾，太医进药，鼻血骤崩，盖误用热剂也。御药局太监张瑜、医官施钦、刘文泰等四人皆下狱。据正律，误用御药，大不敬，当斩。是时刑部尚书闵庄懿珪、左都御史张简肃敷华、尚书掌大理寺事杨康简守随，皆名贤也，仅引交结近侍官员例绞，当时议者犹恨狱未蔽法。方朝审，奄李荣阿内意，欲从矜疑。康简泫然曰："先帝梓宫在殡，臣子幽愤方殷。君父事，误与故同。律以《春秋》许世子之义，岂可曲贷？"李亦泣下，乃加杖尽法。

刘文泰即是倾王三原大宰，为丘琼山所庇者。琼山未几捐馆，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谓有天报焉。然此辈皆以医官坐误，而方士又当别论。方士外道，其书妖书，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术，观万安所进御箧之书可见。其初遣戍，后以内侍蒋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箓，斩之非过，而招中引及先帝，遂为高中玄藉口。

武皇疾甚，诸内侍皇急，以二万金募人疗治，无赖者蜂起自效。大学士杨石斋上言："圣体违和，臣等殊切瞻恋。昨司礼监官传谕圣意，令臣等拟旨，博访精通医药者。臣窃惟天下名医聚太医，又选其尤者入御药房，但当专任信用，自收万全之效。又何待求诸草泽侥幸未试之人哉？况治疾之术，调摄为上，医次之。若调摄少有不节，则医药亦无速效。伏愿皇上慎重启处，勿使劳逸之失宜；调节饮膳，勿使滋味之太过。但凡一应玩好，可以惑乱聪明、伤损元气者，皆不使少干圣虑，自然百体康豫，万福骈臻。上可以慰九庙在天之灵，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时去晏驾尚六十余日，未必非从容调治所延。万一如内侍言，药投即有他故，石斋何以自处？以近事观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鉴矣。

疾病大约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献，呕血而踣，景象可知。吴旸谷为院使，先一岁在临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还内耳。"还而犹能支持百余日，则药之功也。

贞皇之病，止是虚弱，尚能视朝。大黄劫泄后，犹能延见群臣。传宣取药，亲举玉盏。若以温平之剂缓缓滋养，自然平复；乃进红铅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误之一字，罪安得免？况武皇时内臣纵恶极矣，凡事阁臣不得自专，而此事尚传阁拟旨，阁臣犹得执正。今一概顺从，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误则坐罪甚轻，今当如何拟议？曰：在齐民，有误、有故，天子其可误乎？误则大不敬，与盗大祀神御物、伪造御宝同科，皆斩。若曰故，直以谋大逆论。盖其下注曰：谋毁宗庙山陵宫阙。天子一身，宗庙之主也。故下它药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谋，谋则有主使矣。在十恶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会。乃误字入第六款，有分别，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杨康简曰："误与故同。"余犹以为多一层。不若从天子身上起见，看得误字大，更自直捷。其误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无关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错引。

禁狱

我朝制度严密，尤慎于刑狱。二祖多由锦衣卫发落，此所谓天断也，不必言。自后必经法司招拟以上，然事干宫禁，如天顺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杨金英两狱事，如何成招。成则非臣子所敢言，不则事体重大，无径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宫中，自来无内降极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谁人莅之？即如郭中允之戮，亦必会议题本，方票严旨行事。则以前两事，诸公试设身处此，当如之何？大约变出理外、事外，顷刻立决，并其藁削去，与逆人骨肉俱化为灰烬，而亦不没其实，著之录中。《春秋》内大恶不书，讳之也。讳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简严，书法隐然自见，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刘文泰一案，虽不可并论，然武皇未登极，即已下狱，孝皇未葬，加杖尽法，则罪人既得，无烦它说矣。

医民

徐应明，号瀫溪，兰溪人。少与赵文懿公同学，赵日有名，应明意不自得。一日，谓曰："汝医国，吾医民，各行其志，可乎？"赵曰："国医赊，且不必遂；民医实，人求我而应之，造化在手矣。"遂从时师游，厌而去之。遇异人有别传，决生死远近，或预订，或逆定，皆奇验。游楚中，诸名公争致之。有欲传其术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则可。"苏中翰惟霖有隐病，诊之言状，约于一年前，无一字虚发。苏将师事焉，忽一日卒，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用时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彻夜宛转，心火焦灼，诸医束手。不得已，检古方试之，无一验，愈困。自分必死，命孙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龙为祥之来"五字，甚恶之。又得"用时文"三字，不可解。馆客邵生持王宇泰《证治》一书至，悟曰："得非医家之时文耶？"检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递至，末有戴元礼二方，平平无奇。恍然曰："时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卧，次日稍平，渐渐调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两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缪仲醇至，用苏子五钱即止。盖余危病，自丁巳后此为最甚，去死几希。仅存之年，可不自爱乎？

书蝇

诸生俞某久病，家赤贫，不能具医药。几上有《医便》一册，以意检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苍蝇飞入，鸣声甚厉，止于册上。生泣而

祷曰："蝇者，应也，灵也。如其有灵，我展书帙，择方而投足焉，庶应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数叶，其蝇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汤也。如方制之，而苦无犀角。俄出门，失足踏坎中，甚痛，以为石尖，视之，犀也，服数剂得愈。

本草

唐高宗时，于志宁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唯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民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帝曰："善。"其书遂大行。

灰性

医书云：烧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见万劫成灰，性未尝不存。今人当陷溺之后，四端时露，即死。枯骨犹能荫后，惟业重，毒火烧然不留，则性灭。天地圣人，无如之何。

医不治老

贾敦实，曹州人，唐贞观时历怀州刺史。永淳初，疾笃，子孙延医，却不肯见。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卒年九十余。

寒疾免祸

武元衡遇盗之时，裴晋公首裹毡帽，虽伤不死。考其时，乃六月下旬，一曰六月三日。晋公尝有寒疾，盛暑裹毡故也。

热疾得宝

贞元中，淮南一小将得热疾，生痈，皮肉如水晶。医家以银钻刺之，坚不可入，气垂绝。俄有鼠啮破，大呼而起，堕一物，五采烨然，坚滑，有纹甚细。货之，得十千，病亦寻愈。

奴婢疟

疟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壮士不病疟。"晋人曰："君子不病疟。"蜀人以痎疟为奴婢疟。

掐瘤

杨佛子颏下生瘤，大如覆盏。一日，由市归，中途值一操瓢者，秽癞不可近。时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盖，即与，殊无难色。行一里余，瓢者用左手掐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医，汝何报？"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后当过君治瘿。"先口授折

骨方，佛子未心信，别去数步，顾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归语家人，痛悔不得治瘿方。明旦，视颏下瘿忽不见，家人惊怪，扪其背，则瘤还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异人。

膊字

正统三年八月，山东海丰县民徐二，病伤寒，手左膊上生“王山东”三字。知州尤实以闻，逮至京，验治，释去。

指纹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兴，左手大指著红纹，形纡曲，仅寸许，可五六折。每雷雨时，辄摇动弗宁。兴憾焉，欲锉去之。一夕，梦一男子，容仪甚异，谓兴曰：“余应龙也，谪降在公体，公勿祸余。后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棂外，余其逝诸。”至期，雷雨大作，兴如所言，手指裂而应龙起矣。

性病

滁州孙存，字性父，号丰山，与霍渭厓同榜，最相得。自礼部主客郎中守赣州长沙，调荆州，与吉府承奉李献相讦，待理凡四年。复职补处州，官终河南左布政，以拾遗调简，抗辩自明，请致仕。一生强项，清节过人，而卒无子。其同年二人相遇，问丰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对曰：“虽是性子，却解得快。”丰山闻曰：“此所谓性病也，终身不瘥。”二字最佳，亦何用瘥？

丰山方待理，上疏极口诋抚按之畏缩。嘉兴孙玺为扬州同知，亦

以抗中贵被系待理，致书勘事盐使者，极口诋其徇畏，至不忍闻。孙后事白，升参议，即屡川尚书之父也。先辈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职，固在在皆然矣。

二国公

国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国徐永宁，二曰成国朱时泰。永宁，中山王五世孙，读经史，通书法。袭爵时，年甫十三，忽遘风疾，久渐沉瞀。间出观户外，有贵近臣恃宠骄纵者，道路侧目，莫敢近。永宁密伺奋击之，其人策马走，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问之，辄失度。时操笔研，折简通亲旧，或作高昌西番字，盖少所习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缢于寝，旌曰贞烈。时泰，东平王七世孙，善鼓琴，工词翰。尝之舅氏饮，闻爆竹声，惊起，绕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仅一子，治之万方，不效。居室内简直自纵，任性而行，家人莫敢违。至见宾客，循循威仪，未尝有失。其疾数可数发，更十余年。定襄薨，疾益剧，至不能执丧，顾时时哭泣。诏准袭爵，强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称谢。寻卒，年二十九。夫人陆氏，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陆甚贤，夫既有疾，惧其媟嫚，正颜肃容，勿与一嬉笑，遂不敢犯。念其无子，广置妾媵。每一当夕，辄使傅母守，有娠迁燠室，厚奉养。凡四子、二女，皆如己出。一袭封，一出继叔太傅希孝。窃谓陆诚可旌，而一病儿多子，双承两支并茂，则东平、阴平之余泽也。

二主事

天顺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升江西参议，至通州，

以病回京，尚书王翱以闻，上命仍为主事，归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门，遇翱，捽胸掴其面，大呼锦衣卫官曰：“此老奸当擒也。”忠国公石亨陈状，上命锦衣卫执讯之，欲重加以罪。王悯其实病，但摈归不用，且敕有司闲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

万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诞，为江陵所喜，监兑浙中。盛仪从，呼叱同知以下，无所顾忌。一州守稍与抗，至欲与杖，太守解之而止。视二司蔑如也，人皆恶之。省下出，与巡抚吴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抚捶其隶人，起夺之，不可得，大骂被发而走。随舆冲至栅门，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为之调解。未几，告归，堕水死。

二御史

胡庄肃公松，滁州人。读书讲学，不见它客。性尤高简，以大参家居。有台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饮醉，怒公却扫为慢己，遣吏发兵围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惧窜立尽，公不为动，秉烛坐堂上，读书自如。或劝公质台使行李，摭其不法事讦于朝，公但颔之，曰：“吾方愧仁礼未至，内自反尔，敢与较哉？”会使者酲解，惭而舍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广平县。城门发铳，惊而怒，笞铳手，并笞知县周谧。又用左右谮，连及典史田经，付推官杨经鞫讯。谧等不服，经以狱不就，恐新芳怒盛，重违其意，乃文致他事，诬谧、经侵分修城钱缗，坐以监守自盗律。广平府知府李腾霄不能平，诣新芳辨折，辞气颇厉。新芳愧愤，遂诬腾霄主使谧谋害己，并奏之，而遣推官杨经、秦新民驰府执腾霄。腾霄拒之，稍集众自卫，新芳复劾其拒城为乱，檄兵备副使杨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腾霄弃官走，通判吴子孝、推官侯佩、经历吴尚质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争门出，蹂躏死者甚众。新芳复遣数百人追腾霄等，下令得腾霄

者予三百金。追至赵州及之，执腾霄系唐山县官舍，而子孝、佩、尚质，归皆笞之数十，尚质立毙。腾霄、谧、经屡诉于朝，巡抚周金亦奏新芳谬妄及经、新民怙势作威，彝发兵激变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给事中王祯、郎中李榜往勘，得实以闻，遂逮新芳、杨彝，诏下狱，俱夺官。

四中书行人

中书舍人刘芬，真定人，嘉靖己未进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为人所弄。至跃空攀天，投渊觅宝，颠溺几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国，当除长史，或戏之曰："吏部将以尔为之。"芬大怒，即驰往吏部尚书吴鹏家，裂冠毁裳，戟手大骂而去。鹏以闻，诏锦衣卫逮送法司拷问，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锐素病狂易。时选科道，锐不与，意不无少望。会病发，谒礼部尚书桂萼，问："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试文字，语多悖谬。萼谓锐意不平，语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锐曰："今知县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责其贪。"萼乃盛气答之曰："岂有饿死知县、翰林耶？"锐艴然出，愈益病。明旦，具疏言萼论及政事，欲多戮贪吏，去内竖，且许臣为御史，擅朝廷之柄，大不忠。欲奏之，从班中跃出，上怒下锦衣卫验治。萼自辩锐所奏皆妄，因上锐试卷，以明不欺。上曰："锐小臣，狂悖妄言，业已下吏鞫问，卿等勿得介意。"及讯，锐果病中语。初意坐不得科道，怀忿造言，下刑部，当锐奏事，诈不以实律。于是罢锐，令冠带闲住。

傅檝，南安人，正德六年进士。祖凯，父浚，俱相继登第。檝有文学，既登第，授行人。痛继母不能安其室，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呕血数升，遂废人事，佯狂丧心。朝立风日中，夜卧地上，时拾

余菜残果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骚》、《雅》，然皆廋隐语，或杂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门，不知者谓行人狂废人，行人亦自隐也。既佯狂久，瞰知父仇家僮中戏而急绳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乃不觉痛。"易以梃，遂挝死。时时袖笔研，走月台寺，释乾文言义，题两庑皆遍。有见者请所不解，则复胡卢去。直指某下车，即往谒，行人不为礼。直指归，行人突至仪门，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从市上投石啮磔人，遇善人则笑，遇不善人则哭。常至山中，有虎来前，行人当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宪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进士。使高丽，旧例有蟒衣、玉带之赐，此到彼国将命时，与国王相见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马拜客，人皆窃笑。一出城，即用八轿，驰骤入辽，设中军官，作威重如抚台。辽抚为韩耀，忮人也。来拜稍迟，不纳，大相忤。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先期咨访贤否得失，韩衔之。嘱随行者，凡一言动、一礼物，皆密籍以报。使事毕，未入京，而韩疏至，被逮以死，其二亲亦死。辱命杀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阳以给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带八轿，余以书讽止之。至闽，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黾勉了事而归，升太常少卿，未几殁。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怜也。

病举人

广东举人王乐，得病，因为祟所附。或学日者，或相士，或堪舆，抵掌谭论若素习，并其声音笑貌，无不酷肖。时亦奇中，兼亦索谢。好事者因以为戏，馈之银钱。得即付酒家，自歌自舞，称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计禳而医之，无效。一夕，坠水死。

星相堪舆

相法堪舆，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师中，来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大有讲他人命者，讲著甚的。

无生日无相

冯道之相，酷似杜黄裳；贾似道之相，酷似韩魏公。道自幼涉乱离，不知生日，在天福中为上相。晋帝问之，欲致贺，道对以实，可见此老终身不算命。而当时有冯玄豹者，工相术，能于下座识明宗之极贵，独相道无前程，不可用。则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许多事。

庚甲相同

宝祐中，孟无庵珙开阃荆襄。尝单马出巡，见汉江一渔者，状貌奇伟，提巨鳞，避于道左。无庵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之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则水上轻浮，故贱。某日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旦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缩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

鹤雏

杨亿之初生也，母章氏梦羽衣人自言武夷仙托化。既诞，则一鹤雏也，尽室惊骇，贮而弃之江。其叔父曰：“吾闻间世之人，其生必异，如姜嫄有弃，简狄有契。”乃追至江滨，开视之，鹤已蜕而婴儿具焉，体犹有紫毳寸余，既月乃落。

黄荧，莆田人。正统庚寅，母林氏梦虚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举衣承之，得鹤雏。是岁腊月十有八日生公，鉴形者谓之鹤相。冠带衣履，书画百物，精致虔洁，居宇绝一尘。既老，乐五松，号五松居士，人谓得鹤之性。

李口许头

李固言口吃，接宾客颇謇缓。及人主前议论，乃更详辩。吾师许文穆公，对人，头常岑岑动，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师

张憬藏，神相也。刘思礼从之学相术，憬藏谓思礼历位刺史，官至太师。后果得冀州，谓太师非佐命不可得，乃结綦连耀谋反。谓耀曰：“君体有龙气，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当辅我成大事。”谋泄，坐诛，所累名士三十余，族死者千余人。然则太师之相，信憬藏所误，抑劫运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无如之何也？

高低眼

赵方为京西制阃，容貌古怪，两眼高低，一眼观天，一眼观地，人皆望而畏之。

识张罗峰

王相以御史谪判高邮。相有精鉴，张罗峰以落第候除，相一见奇之，谓曰："子有异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贻之。罗峰既贵，上疏曰："相以忠鲠蒙诬，宜恤。"诏赠光禄少卿，谕祭。相，光山人，字梦弼，为御史有风力，屡劾钱宁、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县人，汉曹褒之后也。父思明，尝梦数人以车载箧至门，问曰："汝曹某耶？"思明应曰："是也。"其人开箧，取人支体与之，曰："此隶人支体也。"思明受之。一人后至，谓其人曰："曹某当得一侍郎儿，何故以隶体与之？"其人大惊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尽，奈何？"后至者顾视箧中，良久："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复与之。已而本生，国初果为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谓人形似禽兽者必大贵，不知禽兽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间原有不作恶及吃苦为善之禽兽，转生为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坏，地位更进。可省，可省！

神术

星士胡宗，成化间游京师。谒吏部侍郎尹旻，漫戏曰：“此诳人者将何之？”胡曰：“明公未试以为诳，试一人，存为验，当知小子神术耳。”因出翰林邢让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闻之。明年六月，以祭酒升礼部侍郎矣。会馔钱事发，念其言，引罪坐除名。过漷县，见岳蒙泉，岳问：“何以不深辨至此？”曰：“术者谓余今年当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谓有阴功者不死，正此类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临卦，投策叹曰：“讵谓胡宗验乃至此！”盖卦辞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见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辞官，不做侍郎，则又未可知。要之，数已前定，无可奈何，而术者偶验，未必尽是通神也。

长人

淳熙间，苏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长丈三尺，日饫斗余，行倦则倚市檐憩坐如堵墙，不可出，出则倾市观之。诏廪之，殿前司德寿欲见之，遣诣北宫，惧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桥，专舟焉。又江山寺有缁童，眉长尺余，来净慈寺，都人争出视之，喧传禁中。诏给僧牒，寺僧日坐之门，护以行马，士女填沓，炷香施资，谓之活罗汉。皆非赋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选长大人列轿前示威，我湖有陈姓者与焉。余庚午年应童子试，经县治前见之，长亦丈余。倚屋檐食，入县门求舟，帽与楣齐。县尹方亮工，辛未进士。见而揖笑曰：“何舟可载。”选最巨者与之，仅蹲于前，不能入舱中也。

资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聪慧。年九岁，应试，知县奇之，命题作破，以《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为题。应声云："政平于上，犹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负俗之累。"大奇之，以为神童。后以骄惰无所成，流为讼师。有淳姓者，少亦负俊，读《易》以四日毕，能七步成诗，后亦无成。徽人有方姓者，生时大雷雨，龙挂屋脊。比长，方面大耳，垂手过膝，咸谓"贵征，终身食肉"，痴蠢而已。天资既不足恃，而奇征亦岂尽验耶？

尼山龙虎山

孔子以万世为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则张真人，虽异教，与吾儒不可并，而延世并天地则同。非但天意，抑亦地灵。尼山、龙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风水也。又有异焉。成化五年，衍圣公孔弘绪坐罪当死，以大学士彭时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为民。此二月间事。至四月，真人张元吉淫暴，坐罪凌迟，后免死谪戍，久之，放为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合，且又同岁耶？

橛维樟锁

襄阳有万山，在上游。形家谓襄若筏，堤若维，万山砥砫江流，则其橛也。山有寺，曰幽兰，经言道安铁佛夜游，因而布列圭峰，以讲经，栖宿其中，旦暮钟鼓，谓之固橛严维，以壮形势。寺后改曰祯德。吴江城，当太湖之冲，旧有诗云："长桥为链塔为樟，垂虹为锁锁吴江。有时塔倒长桥断，吴江依旧白茫茫。"然其地与苏州诸山相

联，浅时可褰裳，直至治平诸山，乃余所亲见者。

照天烛

范丞相致虚家居东田朝山，有石尖甚耸，夜每发光，名曰照天烛。时范族仕达满朝，后为堪舆所卖，凿去其顶，曾不逾时，悉褫职以归。

狸眠

杨万大，建安人。好恬静，结茅武夷，渔樵山水间。夜则悬灯独坐，弦琴咏诗以自娱。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黄冠玄服，貌甚伟，往武夷宫，暝不得济，扣门止宿。自后数往来，万大礼之，久而益勤。它日复来，谓曰："吾非世人也，今当归洞天，特来别汝。吾观汝所为甚善，天必有以报之。汝老矣，其在后人乎？"命舟，欲与偕去，万大始异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亲丧，未卜窀穸，岂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与汝偕往未晚。"因与共舟，至瓯宁丰乐里，指示溪湾秀峰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于此，俟有白狸眠处，即葬所也。白狸起，即葬时也。"万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见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处子孙闻其地饶衍，多来居之，因名其地曰杨墩，墓曰白狸。时年已九十有七。尝昼寝，梦前道士来迎曰："汝今家事毕，当与俱去。"觉即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太师文敏公，即其后也。

文敏殁后，谋创祠堂。御史伍体驯、郡太守刘鉞，其门人也，谋于公之孙景通，以第东废廪与之。后有龃龉者请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殁二十四年矣。

天马山

叶少师台山居玉融东南六十里，其山自黄蘖东行三十里，突起高峰，曰大吉。又东逶迤三十里，为黄钟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峰连络如编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许，有山秀而拔，曰福兴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许，曰天马山。复自南而北，舒为横阜，如列屏然。其居负之，而面天马山。其中有石嶐起，曰大石山，右曰凤迹山，左而下者，曰铁台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马山破裂如火焰，形家谓之廉贞，居人稍嫌之。少师将树而荟蔚焉，以告青乌李生，生曰："君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树焉，将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尝树矣，树可材也，而乡无宁岁。后赭其树，遂无恙。"于是罢不敢复言树。而居之左有楼焉，李生复劝去之。少师曰："此青龙也，何伤？"生曰："君但知青龙，而不知为劫方耳。"遂徙其楼。

虾子

舒梓溪先生微时，馆于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许，适其主为群盗所诬，罄家产求脱，尚不能给，卖其妻以给。先生方岁暮解馆归，其夫妇相向泣，甚楚，即辞修仪并他生所致者尽与之，得免于难。先生既贫甚，其内子以先生归迟，不举火者二日，须馆金甚切。及归，恐室人遍责，不敢以捐金事告。内子见先生之归，为可恃，喜甚。而无所给，炊以进，先生愈益愧，忧见于色。内子慰劳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即问："鬻值几何？何不即捐馆金与之，使其夫妇如初。"先生辄揖云："业已与之，今无以食贫，不敢与汝言也。"于是两相称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计无复之也。内子乃持筐出，于屋旁涧中漉虾子少许归，复持瓶向邻家借酒，与先生酌之。时

已夜，先生忽见一虾子甚大，出其两足，夹于盂外，因偶出声曰：“虾子脚儿跷。”鬼即于门外续曰：“状元定此宵。银环金锁锁，帘卷玉钩钩。”先生与其内两相错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贷于知亲，仅足支数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觉有异，事之谨。形家者感其恭，而怜其匮乏，乃问：“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贫无能葬也。”术乃指其近郊某所语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无主，余周视数载矣。为美女梳妆形，前有银环金锁，珠帘玉钩，莫若乘急，余为君家卜之。”乃为检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与鬼语合，而谢以匮，不能举棺及封窆，术竟为画策，且出橐金资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邻无知者。不数年，先生廷试第一。彼形家者，终无所踪迹，其乡人至今能道其轶事如此。

预卜佳地

公东塘先生，名家臣，临朐县人。隆庆戊辰进士，庶吉士编修，谪广平推官，升南户部主事。过里中转墓，至黄山下，谓子鼐曰：“此佳地，没而葬此可矣。”鼐闻言怪之。既抵南，病作，鼐往迎，至徐州，见梦曰：“吾不归矣。黄山葬地，无过赵氏北墙下。”鼐大惊，起赴，公已卒滁州，盖即见梦之夕也。既寻得地，葬有日矣，即不知所言赵者何。鼐卧柩侧，梦一苍头驰告曰：“阙前遇一石桥，奈何？”相与往视之，俨然古冢，堂宇宏丽，朱扉四启，隙中见一灯荧然。已而朱扉开，灯爆有声，光大起如昼。北壁有铭，而缺其角，曰“宋贵主葬处也。生嘉祐、至道间，一转为某官，再转为户部主事推官”云。旁有书四厨，剑四，皆银室。鼐拔剑舞，遂觉。觉而悟宋贵主之为赵氏也。越数日方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万历辛丑，鼐成进士、庶吉士编修，今为侍郎，文行一时推重。余曾通书，得赫蹏，亦奇宝也。太史官不达，身后得吉地，昌其后，岂偶然哉！

墓水祸福

李景隆未停爵时，旁墓山口忽启一泉，冲其冢后，树木渐枯。不久祸作，幽废死。迨弘治初，复有烂石横堕中流，正逆阻冲处，水遂分散。且墓旁前后，遍生髯松，不三四年，蓊然交荫。未几，求其五代孙璿，为南锦衣指挥使，嘉靖中绍绝封，进临淮侯，禄千石。

崇明三沙

地气盛则土增。如苏州崇明县在南海中，唐武德间涌二洲，号东、西沙；宋时续涨姚刘沙，与东沙相接；建中靖国初，又涨一洲于西北，今谓之三沙。此则苏郡东方门户罗星也。

礼部井

穆庙时，关西马乾庵自强，以大宗伯入相。后三十年，绝响司官，止升太守。又以东封事，至空署逐，其余忤旨迁谪者尤多。江右范含虚谦，既为尚书，故精形家言，部有旧井已湮，复开新井，范熟玩良久，欣然曰："得之矣。辟旧塞新，必有奇验。"果司官稳帖，联擢京堂吏部，若督学，无复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其以大宗伯即家入相者，归德沈龙江鲤、山阴朱金庭赓。又数年，李九我庭机以左侍郎署印，孙鉴湖如游以尚书，皆大拜。可见堪舆未尝不验，特不验于起念之人耳。又，于穀峰以旧宗伯召大拜。

土龙

相传吉地有土龙之说，未之敢信。顾泾阳先生之宅，前对胶山，后枕斗山，龙自西来，宅左右介以水，气厚脉清。其尊公以贫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与弟泾凡礼部，少以文章著名，晚节，先生以理学称重。最长泾白公为光禄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禄于西偏掘土，土中有龙形，头角皆具，役人惊而剟之，其腻如脂。光禄闻，亟往止而掩之，则散夺无余矣。未几，光禄与先生皆卒，而东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诋。天乎？人乎？地乎？亦关气数，其又何尤！

八卦献地

萧霁，唐宰相复之后，家庐陵。杨行密割据称吴王，用为武宁令。时县令握兵，故称将军。吴私茶禁严，过客袁八卦犯令当死，萧释之，乃献墨潭、石牛潭为葬地，石狮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后之子孙贵盛。庐陵旧宅为萧将军祠，然则袁乃地仙，萧遇而释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抔土善祥

张弘范，滁人。建炎中，剧贼李成掠淮南，遗骼蔽野，张躬负畚锸埋瘗之。一夕，梦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难，死沦某所眢井中，人无知。今阖郡被公德，而某等独不得一抔土，幸公哀怜收之。”觉视眢井，得骸瘗之。未几，复梦四人者前致谢。张居乡逡巡，怀仁乐善，人有病予药，死予棺，即贫不能婚姻予财，无吝。不乐仕，出监扬之柴墟镇，寻谢病免，乐其风土，家焉。将葬其父，有田叟迎立问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问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见前溪两竖相扑，往观无睹，既还复然。已而更往，阒如也。是必善祥，

子曷往试？”乃见后山隐起绵亘，左右两溪，汇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赵善仁通堪舆家言，以其地肖浮牌，须水溢即应，未几官浚濠堰下流，东堤瀦水，会雨暴涨，水环墓。是岁，范子岩登第。范妻郑氏尤贤，常先意佐范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为糜置门，俾自取，不问所从也。后岩为参政，至太子太师，推恩范如其官。少子嵩，力学知名，出作守，贵盛繁衍，人皆以为隐德报云。

不可求

风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来天壤间大地，自正结都会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占得者累代相传，即中衰必复兴。间有不尽然者，又当别论，非地之故也。余尝谓帝王之封建虽废，天之封建未尝废。要在修德以承之，所谓祈天永命者是也。如何是祈，决非祷禳之类。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验。祈字含蓄，求字浅露，先圣所以陋执鞭者。余求之三十余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谁非天乎，不若息心之为得也。

卷之二十六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

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华山如峨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则眠龙而癯者也。盖天地磅礴之气，至中州开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丽，横亘其中数十里。余老矣，尚须裹粮一尽其胜。

恒山为北岳，在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晋割赂契丹，宋承其后，以白沟为界，遂祭于真定府阳曲县，文之曰：地有恒山飞来石。入国朝，未及厘正，北平迁都，则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马钧阳疏请改祀浑源，礼部尚书倪岳覆寝，止建庙于恒山之下。万历十六年，巡抚胡来贡又申钧阳之说，礼部尚书罗万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钧阳之言，确然可据，何以不行？岂以事非己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终不得复正其典矣。

金山四围惟东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悬空，泊舟无碍，即郭璞墓甚近。然中间隔水最深，相传其底如莲花单擎然，安得候江枯而亲阅之？嘉靖某年，大风，江水翻于东，有见之，果如所记。

雁宕山，前世人所不见，即谢灵运好游，亦未尝至。宋真宗时，建玉清昭应宫，因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叶少师开福庐

山，颇亦相称。盖皆藏于海边，一时人迹难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国有牛头山，佳丽相同，故名。《华严经》云：南牛首，北五台，俱文殊显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鱼蜦山为云雨之府，天将雨，则有白云冠峰顶，或亘中岭，俗谓之山带。唐诗云："风吹山带遥知雨。"又曰："雾似山巾。"盖指此。解者以为岚，非也。晴有岚，雨有雾。

风门山在丽水县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风从中出。每夜静月明，白气自山麓，上彻霄汉。

广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耸千仞，势若游龙。周回四十里，面皆内向，若莲花擎空。上有平陆，唐末诗人曹松移植顾渚茶于此，人遂以茶为生。诸名公都以自号、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围百里。每春雨，鱼鳖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声闻数十里，名为漏陂。村人具车乘竞拾鱼鳖，辇载而归。

泗源

即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县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时，水俱涸，其声如雷，故一名雷泽。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夹寺环之一匝。寺右为山之西面，泗渊之泉出焉。初出分为四，故名。常有泽中器物流出，其状为石洞。洞门高二尺许，其水瀆瀑沸腾，汇为

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门直泻，埒石窦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为渠悠然长迈，其清见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绘如织。过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两，布如列星。各为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轮囷离奇。凡三里，抵卞桥。古有卞县，姑蔑之水经于其间，上下数十里，泉石最奇。达于曲阜，径孔林北，西流至济南府东。分而西北，与沂水合。又西，至泗水县城东，复合。其自曲阜分流，经孔林，复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实一水会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县东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县东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师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莱芜县之寨子村，纳海眼诸泉；一出原山之阳，纳水河诸泉，并会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台岭，至静村镇，合莱芜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与新泰之小汶合，是为入济之汶。达于宁阳东平，逼于戴村坝。南流至汶上县城东北二十五里，受泺、当诸泉，为鲁沟。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泊为草桥河。又十里为白马河，又二十里为鹅河，又十五里为黑马沟。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宁阳而分，会蛇眼诸泉，又西南流至济宁州。

济源

济水在兖州府滋阳县城东五里，即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达于济宁者。盖诸家之说如此。然济水洑流，时出地上，原无定体、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济独无，可以概见。乃万两溪谓泰山诸泉皆济水所沸，汇于汶，则东省之水惟有一济，汶反为下流。而据

滋阳之说，则济又为汶之下流矣。考济水，《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今在汶上县北，一名大清河，即汶水入济之道。《水经》：济水故渎，又北合洪水。注云：洪水上承钜野，又北经阙乡与济合。则前说为是。沇，一曰沛，即古兖字也。

泉源

山东自兖达于济南，地势最高，诸山蝘蜒，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东，宛如昂首。诸泉浡发，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时堙时辟，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过举大凡耳，数实加倍不止也。土厚气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旧，沟通舟楫，此乃天地大运所关，夫岂偶然。

大江，南北水界也。自岷山迄于海，虽有数千里，然不过地轴将尽之一带。自山陕潼关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逦入山东，极于东岳，此南北之地界。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时无论已，周衰，其瑞气尽钟于孔子，为万世斯文宗王。越千五百年，泉尽引出，为通惠河，瑞乃钟之国脉矣。惟黄河为梗，国朝景顺间决张秋，嘉靖初决南阳，末年决沛县，今乃决邳州，自西北渐徙而东南。在西北土稍坚，患冲突难御；在东南土益松，患散漫难收。李霖寰决计走泇河，其言曰："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贼。"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苦无神耳。有则上为国，下为民，可以理祷取应。"夫神受封爵，得效其灵，亦如人臣自致立功名。即鬼怪仗以驱除，而歹懵懵不可问者耶？

山东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动经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废，水无所归，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泽，原因地势结成，然不闻东土之为泽国也。独巨野之名，见于《禹贡》，在宋为梁山泊。王安石欲开水利，未为无见；水可入海，何必另开一泊耶？

河

通惠河开，时时修浚，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黄河迁徙不常，颇费人力。然审察预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刘东山、徐元玉、刘松石治之，亦未见有极溃溢，不可收拾之苦；朱镇山、潘印川号称艰难，然亦执政。若当事者故为张大侈功，而议者乃举与俺答吉囊并，几许可笑。又欲议海运济之，此事非开天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为重，安能作出格事？乱世则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闾之通，为救命之良法，其可得乎？元达子草芥中国人，惟恐不尽，委之朱清、张瑄，悍然不顾。二人，毒蛟鳄也，助元为虐。七八十年间，宋之遗民葬海鱼腹中，不知几千万。故太祖一行，深以漂溺为痛，旋即报罢。王敬所锐然从事，所运仅二十万石。据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千石，已去二十之一矣。今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见。久不谭及，亦事势使然，余以为正不必谭也。

里河不但通漕，凡各色进贡，朝臣眷属，所在水利，与公私一切应用货物，皆赖以济，海运有此否？且毕力于河，犹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虏例，边墙且不能守，而欲守丰州、会州、开平，可乎？

运河一带，平江伯陈瑄用力于南，工部尚书宋礼宣劳于北。宋用临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筑坝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两河。以其七北注临清，度地降九十尺，闸十七。三南注丰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闸二十一。礼殁，李燧、万恭追讼其功，立祠，赠礼太子太保，一子入监。白英先以平顶巾执工簿，立于旁，亦赐冠带坐。世令一人充冠带老人管河夫坎河之滩。

永平府抚宁县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远望穹窿如冢，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东南之湾，与诸家所载碣石之状甚相合。则九河之地，在沧平之间无疑。故曰：朝发昆仑，暮暴鬐于碣石，为此也。九

河非有他水，止将一河分而为九派，以杀黄河之势。今河身既徙而南，则九河已为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处，去古河入海之处将二千里，岂惟九河之地，虽河身故处，今皆为田庐、为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巩县历怀、卫、彰、顺、名、真数郡，今止长垣、开州、清丰，略见其迹，然亦非禹时故道也。观此，则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海湾谓之南海洋，此洋东西长而南北狭，如江河之状。则河当从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河中砥砫有三门，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鬼门、神门，尤为险恶。其中有山号曰米堆，舟入三门，百日始上。执标指挥者名曰门匠。谚云：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县樊得仁凿石崖为窟，植以柏木桩，炼铁为索，横系桩上，凡四十余丈。往者以铁钩挽索而上，颇易为力。

嘉靖中，高邮湖堤议用石，河道都御史陈尧谓石取道远，而湖势薄，不至啮多树木，隔以板，茭土实之，费率省半。及万历中，卒易以石，费不赀，于堤不足有无，大半实用事者橐。余亲见之，如桩木估用杉，则以堤杨代之，采石不及十一，而赋民输办。凡中户以下阶砌及市廛石块，无得免者，零星凑成，不久即溃。

绍兴初，漕粟嘉陵，济军兴，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为帅，议转般法，费减十七，故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此法我朝用之，极便，镜之所及远矣。

漳河在馆陶县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长子县，曰浊漳；一出乐平县，曰清漳。俱东经河南临漳县，分流至馆陶入卫河，与漕渠合。万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县，入曲周釜阳河。

瓠子河在濮州东南七十里，乃汉武自临塞决口作歌处。

桑乾河，陆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七里。河之纡曲，未有比者。

永乐元年三月，潘阳卫士唐顺之言卫河南距黄河，路才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置仓廒，受南方所运粮饷，转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上是之，命近臣详议，如可行，俟民力稍苏行之。

成化间，有议疏天津水运至宣大，省兵饷。主事杨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浚，水势相悬，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险，人力难施，遂止。

泰陵复上户部郎严经督役，转输为艰。经言以舟自潞河达天寿山，甚径且安。从之，省费万计。今不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兴，可以舟行。定兴至易州，陆路四十里。

刘松石，人知其花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闸河之底，深浅不同，故盈涸难定。公于涸时，一以枣林闸为准，高者洼之，低者量留底，板闸如一，遂为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与庠生同应试。至长湾，戏祝曰："某在此，河伯无供馈，何也？"须臾，一大鱼跃入舟中，众惊异，相传示，复投于河。其年领乡荐。

凡河水，有时汹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将夕，河水忽涌起二尺余，少选复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长江冲出大海，长千里，阔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诗所云"过淡漾"者，此也。不知黄河如何？梯云关之混混黄色冲出，亦可想见，第有涨落大小之不同耳。

海门县东料角嘴，江海交会处。海咸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视海水较高数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滩险

江自嘉州至荆门滩，险地凡千百余，舟人一一能言之。其滩之外，有洞、有碛，凡数十，皆见于《字书》。今载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达洞、构木洞。水流沙上曰濑。江中有和尚濑。水出尾下曰瀵。今地名七瀵。回流旋转曰漩。今有南陀三漩。石积水浅曰碛。今有上碛、下碛。水疾崖倾曰碥。今有阎王碥、燕子碥。滩碛相凑曰㴑。音子，今有石桅㴑、折桅㴑。水如转毂曰漕。今有野猪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滩。其名尤多，不能尽书也。

湖水与江相连者，惟洞庭最阔。夏涨，则江浊而湖高以清；秋落，则江清而湖低以浊。

鄱湖出江处，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盖南有湖口税关故也。风涛盗贼之患，岁无虚月。盗犹可言，若夜半大风陡起，千百艘一卷无迹矣。议者欲于北岸凿潭屯船，建一堡，移卫军守护。余致书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抚臣议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抚异议，不果行。

迤北有海无江，盖水之通海者谓之江，而北则无海可注，其曰海者，犹江南之湖、之漾。京师城内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约水汇者皆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滥觞初会处也。大而长始曰河，最大者始曰滦，文皇赐名玄冥池是也。胪朐河亦赐名曰玄冥河，盖两水非一水也。

渎

江、淮、河、济为四渎，渎，独入于海也。今淮、济皆并于河，则止二渎矣。缪仲醇言：山骨即海可穿，惟江则两骨中心凑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云

吴元年，大将军平定山东，次年，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莱州，谕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数日，并海之民见海涛恬息，闻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语者，皆惊异。及原德至，临祭，烟云交合，异香郁然，灵风清肃，海潮响应。竣事，父老皆忻喜相贺，争至原德所曰："海涛不息者十余年矣，今圣人应运，太平有兆，海滨之民，有何幸身亲见之。"原德还奏，上悦。

风报

吴中五、六月间，梅雨既过，必有大风连数日，土人谓之舶舶风，云是舶商请于海神得之。凡舶遇此风，日行数千里，虽猛而不为害。四明、钱塘南商，至夏中毕集者，此风致之也。府境尝七月大风，甚于舶舶，野人骇异，皆传以为孟婆怒，闻者笑之。按北齐李騊駼聘陈，问陆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经》：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犹《郊祀志》以地神为泰媪。"则此语虽出鄙俚，其传之有自来矣。宋徽宗在五国城有"孟婆吹转"之词，盖取诸此。

温州自夏徂秋，常观云以候风。苟日间其云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则居民海贾，咸以为忧。方未风时，蒸溽特甚，而波涛山涌，若有物驱之，此邦谓之海动。既而暴风起，其色如烟，其声如潮，振动天地，拔木飘瓦。甚惊畏者不敢屋居，惧覆压也。风稍

息，则雨大倾；雨稍霁，则风复作。一日之间，或晴或雨者，无虑百数，此邦谓之风痴。其始发于东北，微者一昼夜，甚者三数日。已而，复有西南之风随其后，一昼夜或三数日以报之，此邦谓之风报。风痴已可惧，然比岁常有；而风报或无，果有，则势尤恶。熙宁九年，大云寺卢舍那阁成，费钱千有余万，其高广闳伟，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谓风报者起，此阁辄屡浮动，寺僧皆大呼佛号。风定视之，则柱离于础尺余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万人足拟哉！至于官宇民庐，往往摧圮，修复久之，尚未如故。郡人云：数十年来，未见此风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为虞。凡风雨作，则无雷；惟得雷，而后测霁止之期。迨秋冬交，众皆相庆，谓可无虞矣。其风之来，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谓之痴，二广则谓之飓，大率海滨多有之。韩退之《问泷吏》诗云“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国县督造海舟，其最巨者，方求材为樯不可得。俄有大鱼一，铁梨木二，各长三丈五尺，漂至沙上。砍鱼取油七百斤，木置樯，恰如数。事闻，上曰：“此天所以苏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顺风，出没波涛，远望如龙。后太祖崩，一夕风雨失去，而舟中人抛出，无所伤，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风，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余人，着短皂衫，系红鞮角带，类唐人，见人拜且恸哭，语言书字皆不可晓。步则相缀如雁行，后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罗岛首领，陪戎副尉也。又有《上高丽表》，亦称新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时赞善大夫韩正彦宰昆山，召至县，犒以酒食，且为修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其人各捧首，致谢而去。船中凡诸谷皆具，惟麻子大如莲菂，土人种之亦大，次年渐小，数年后，如中国者。

边海有夷舶飘至者，多掩杀报功，或反为所掩者，即匿不以闻。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无一物，且无器械得全。因检宋仁宗时，胡则在广南，有大船因风远至，食匮不能去，告穷于则。出钱三百万贷之，谏者皆不听。后夷人卒至，输上十倍。在宋政宽，今则犯通海禁下狱矣。

万历辛亥六月，海风大发，温州获异船三。初获为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为阿南国升华府河东县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长沙葛黄处，荐礼祭祀灵神而被风者。再获为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为升华府河东县人，六月，往归仁府维远县贩卖，飘至海中，为盗所劫而被风者。三获为弘连等三十七名，并瑞安县获解称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称为升华府潍川县人，五月，就富安府装载官粟并各物，回本营而被风者。阿南即安南国，其君黎姓，后莫姓继之，今复归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市有古殿旧迹，人皆被发，裸下足，盘屈蹲踞为恭。声音莫辨，饮食无分生熟。所奉上官令为钦差节制各处水步诸营兼总内外，同平章军国重事太尉长国公，又镇南营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义营太尉端国公。君所被者，黄衣黄冠也；臣所服者，纯衣纯冠也。问："读何书？"曰："《孔》、《孟》、《五经》、《四书》。""念何佛？"曰："南无阿弥陀佛。""唱何曲？"曰："《张子房留侯传》。"史译审无他，各发原土安插。沿途水则从舟，旱则从陆。驰檄经过地方官司，差兵押递。每人每日各给米鲞。冬月严寒，行令温州府查取贮库赃衣，各给绵衣御冷。遇病拨医调治，以保生全。皆叩头而去。

海塘

范希文为兴化令，修捍海塘数百里，宋末，詹士龙复修之。初发地，得希文《石记》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系希文所留，不独名臣，且擅康节之数学矣。贤者固不可测如此。

海沙

万历甲午，余至海宁。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际城五丈为塘，东直海盐，烟墩相望。次年沙没，海水直叩塘址。以长篙测之，不得其底。众汹惧，将徙城避之。无何，大风雨，众尽溃，县令亦挟印走。既息，城无恙，令率众复归。未几，塘外沙露尺许，久之复旧。

海井

华亭市中，小常卖铺有一物，如桶而无底，非木、非竹、非铁、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数年，无过而问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见之，骇愕，有喜色，抚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缗。商喜，偿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实不识为何物，今已成买，势无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载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闻名于番贾，而未尝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载海中大鱼脑有窍，吸海水，喷从窍出，则皆淡。疑海井即此鱼脑骨也。

海钱

乾道丙戌夏，乐清县海门有蛟，出水长丈余，既而塔头陡门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钱甚多。有一父老识之，曰："海将钱鬻人也，风必作，亟系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县尽漂，其家独免。

浮提异人

海外有浮提国，其人皆飞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乐饮酒无数，亦或寄情阳台别馆。欲还其国，一呼吸顷可万里，忽然飘举，此恍漾之言。然万历丁酉年，余同年叶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为黄白事，极饮娱乐，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绮缯，偿之过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见。诘其逆旅衣囊，则无一有。比早复来，甚怪之，请得大搜索。叶不许，第呼召至前，果能为江右土语。然不讳为浮提人，亦不谓黄白事果难为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许，置之于案，上下前后，物物入镜中，写极毛芥。又持一金镂小函，中有经卷，乌楮绿字，如般若语，览毕则字飞。愿持此二者为献。叶曰："汝等必异人，所献吾不受。然可速出境，无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琼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琼州诸生应试。见海神立水面，高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异。众惊异下拜，神掠舟而过。次日，有三舟复见，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见。少顷，风大作，三舟皆溺。

琼州士子赴提学试，涉海甚艰。嘉靖二十六年，没者数百人，临高知县陈址与焉，并失县印。其考贡之年，地远不至者，亦不复补。神宗初即位，吾师王忠铭先生，琼之安定人也。入馆即请于朝，以备兵使者摄之，得允。琼士德之，又建书院，捐学田，立乡约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宁。乡人共建生祠祀先生，题曰崇报。先生不敢当，乃祀赠公，而先生祔焉。吁！为德于乡而食其报，若先生可以永矣。先生讳弘诲，质直忠厚，工诗及书，澹于名利，几入相矣，有阻之者，终南京礼部尚书。先己丑，与许文穆公主会试。时会

元陶望龄、状元焦竑馆选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即以是年南行，至万历戊戌再起。以考满入京，门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门而下，凡八十余人，余又与焉，极一时胜事。得士报国若先生者，即不入相，其又何憾！

琼在大海中，广数千里。海角下见大星数十，皆非《星经》所有。

海潮应月，浙、广、福等，潮俱有信。琼州半月东流，半月西流，大小应长短星，不随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宫发引，至江上候潮将渡，过日晡不至，已豫为之兆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谓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说。然虏人间谍甚精，山川险夷，国之虚实，尽知之矣。伯颜大将，盖代英雄，屯于皋亭山，岂有钱江如山之涛，全然不觉，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将降卒充牣其幕，自诡效忠，即宿兵，岂有不谏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诚有之，元兵必不驻此，传者文以为奇，史臣仍袭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没而得蚌剖珠，盖蛋丁皆居海艇中采珠。以大船环池，以石悬大絙，别以小绳系诸蛋腰，没水取珠。气迫则撼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絙上。前志所载如此。闻永乐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鱼腹，或止绳系手足存耳。因议以铁为耙取之，所得

尚少。最后所得今法，木柱板口两角队石，用本地山麻绳绞作兜，如囊状，绳系船两旁，惟乘风行舟，兜重则蚌满，取法无逾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吴县人。少孤，父友长桥万户府镇抚陈某养为子。至正间，方国珍起兵海上，江、浙行省参政朵耳质班督师与战。时陈已进官都镇抚统军，以道玄从。初并师期集建宁之补门关。国珍以书诈降，陈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贼志未可知也，不如严备之。"陈不听。国珍以艨艟数百艘，帆以赤布，蔽日而下，势渐迫，官军犹晏然。国珍乘风纵火，矢石交注，陈战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从舵楼跃赴海，祝曰："吾父有灵，幸使我不为贼所得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随波上下。忽觉身在石上，登沙濑数百步，得小径。行里许，乃知温之𡊮水山也。迨归，张士诚已据吴。或荐其名于伪司徒李伯升，道玄闻之，挈妻孥去，隐具区，卖卜终身。子问，礼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补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补涅落伽。音虽有殊，而译以汉文，则均为小白华树山，实则一海岛也。

先师有四配，南海观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蓝、祖师、弥勒、地藏。

绍兴十八年，史越王浩以余姚尉摄昌国盐监。三月望，偕鄱阳程休甫，由沈家门泛舟。风帆俄顷至补陀山，诘旦，诣善财岩潮音洞，洞乃观音大士化现之地。时寂无所睹，炷香烹茗，但碗面浮花而已。

晡时再往，一僧指岩顶有窦，可以下瞰。公攀缘而上，忽见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了然，齿如玉雪。将暮，有一长僧来访，云："公将自某官历清要，至为太师。"又云："公是一个好结果的文潞公，他时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须力谏。二十年当与公相会于越。"遂辞去，送之出门，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镇越，一夕，报有道人称养素先生，旧与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谒，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谈论风起，索纸数幅，大书云："黑头潞相，重添万里之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话。"掷笔不揖而行。公大骇，遍觅不见。追忆补陀之故，始悟长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见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谈多奇中。谓余厄在后丙丁二年，且曰："过丁巳秋，或可免。"盖刚六十之期也。时去之尚远，不以为异。至丙辰冬，长孙痘殇；丁巳三月，季弟凤岐暴卒。哀惨，日觉精神恍惚，形神泮涣，且有恶梦。自忖岌岌，决符高老之言，乃发愿泛海礼普陀，且曰："死于牖，无若死于海为快，且留与诸贵人作话柄也。"时东风急，驻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风小止。开舟，浪犹颠荡。行不五里，停山湾，遥见前舟已沉矣。次日转西风，挂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礼，宿一僧舍。通夜寝不能寐，甚苦，甚疑之。归来忽忽，徂夏入秋，日展书，只以不语不动，遇拂意决不恼怒为主。至八月十一日，饮药酒，忽有异香透彻五脏五官。又三日，梦若有授历者，觉而释然，偷活至于今，刚又三年矣。追忆过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书其百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东，过数小山，可三四十里，为蛟门，北直金堂山。此处山围水蓄，宛然一个好西湖也。将尽，望见舟山，曰横水洋，潮落时，舟山当其冲。其一直贯，其二分左右，左为北洋，右则象山边海诸处。入舟山口，山东西亘七八十里，南夹近海诸山。山断续，望见内洋，舟行其中，如泛光月河可爱。尽舟山为沈家门，转而北，即莲花洋，洋长可三四十里，过即普陀矣。

抵普陀之湾，步入一径，过二小山，即见殿宇。本山皆石，吐出

润土，蜿蜒直下，结局宽平，可三百亩。即以二小山为右臂，一小山圆净为案。左一长冈，不甚昂，筑石台上，结石塔，为左蔽。殿三重，宏丽甚，乃内相奉旨敕建。殿之辛隅，为盘陀石出，势颇高耸。巽方为潮音洞，吞吐惊人。正后迤逦菩萨岩，最高。曳而稍东，一石山，其下即海潮寺也。去前寺不过三里，万历八年所建，今已毁。两寺之间，东滨于海，一堤如虹，海水上下，即无潮，犹汹涌骇人。东望水面，横抹诸山，起伏如带，色黑，曰铁袈裟。又东望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极目闾尾，红光荡洋，与天无际。惟登佛头岩，能尽其概。若在半腰牵引诸山，宛如深壑，空处飞帆如织，彼中人了不知其异且险也。

大约山劈为前后二支，支各峰峦十余，前结正龙，即普陀寺。转后为托，即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为庵者，五百余所，皆窈窕可爱。环山而转，除曲径外，度不过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军、有居民，金堂最近。闻其中良田可万顷，悉禁不许佃作，何居？大谢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边海之人，都以渔为生，大家则宦与游学，游手不争此区区粒食计，故地方上下，无有言及者。袁元峰相公欲行之，有司以为扰民而止。

余住定海三日，看来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则死，天地非呼吸则枯。以月之盈亏为早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钱塘潮、广陵涛著称，则其海口最大，与口外即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据，惟识者参之。

近时诸公议历法，有形章奏，至相轧者。或以问余，余曰："我呆人，安知历？但看月一回圆则一月矣，亦如夷人不知岁，但草一回青则一岁矣。"其人不能应。今见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余以次渐迟，迟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历法一定不易之准乎？节令亦如之，即差，不过一日，无甚关系。天本以显道示人，人不察，而纷纷作聪

明者，其谓之何？间以语朱大复，深以为然。

上招宝山，见一秀士，须面甚伟，异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顾。数遣从者踪迹，若有意者，遂进与揖，方知为刘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国樟，为南昌诸生。是时方欲为草塘立传，喜而问之，因得其详。且曰："君固将种，又材器如此，一缵先绪，取玉带如芥，何事从铅椠自苦？"答以为："父虽上将，数为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丝蛮寇。曾省吾抚台，虽骄横，犹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设席邀宴。某至大怒，谓'此皆糜军饷款我，保富贵，取赏赉'。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疡发于脑而卒。故切戒某弃武就文，而竟未有当也。"余闻其言，深悯之。盖势之偏重久矣，我辈于节制中，要须权衡，毋徒恣文墨，轻天下豪杰也。

时倭警狎至，从者三人甚恐，劝无行，余不听。出海仅十余里，谍报冲风棹八桨而过者可接，皆曰：警，警！急，急！余皆不顾。既抵山，则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东厓。舟纯黑色，上若城堵，不见人，高可五丈，长三倍焉。连数日，东风漂至。我兵船围守发铳，弹如扬沙，著石壁，纷纷下坠。一小舟直前逼之，倭发铅弹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风转而西，倭扬帆去，我舟尾之，余作礼之。又次日，舟师皆归，有登山者，问之，曰："尽境而还。"计倭舟入闽及广，风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两寺，住持后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严，为四方僧俗所归。真表虽领丛林，性骄鸷悍，破戒。万历十年间，其徒讼之郡，太守行郡丞龙得孚勘问。龙为人好道，醇直廉俭，时复奉监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补陀，众鞫真表。夜梦群僧并来，告真表过恶，且属丞三分道场，奉大士香火，到山处分，悉如其梦。且谓众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饬众僧查僧房，总三十六，命取《莲华经》三十六部来，毁之火，而令众僧跨其上，誓无再犯。时吴参将稍从旁止之，乃火一部，众僧悉跨焉。处分毕，至后殿拜礼。甫拜下，即觉两髀病软不可动，两人掖之以拜。遍体陡发大热，急扶入禅房，

疾遂委顿。胸间结一片，大于盂，坚于石，楚不可言，渐至昏愦。见沙门云拥雾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蓝者，奏曰：“此虽得罪大法，顾其人，实奉道爱民，居官清净。”内传佛旨曰：“奉道毁道，尤当重处。姑以爱民故，罚三石牛啬官。”“三石牛啬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之号，如是死矣。且入恶趣，力忏悔：“某不知毁经之罪大乃尔！自今而后，顾奉斋持戒终身，亟免官入道自赎。”沉沉无有应者。即有人送三石牛啬官札子到，固辞不受，大智亦为之祈哀，诵经念忏，愿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许忏悔焉。大智从定中见一铁围城，城中死人累累，并裸卧，丞亦在卧中，独不裸。大智至心营解，忽见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苏。丞见沙门万人，问：“悉从何来？”咸曰：“我辈给孤园善知识也，汝何故毁经，犯此大戒？”丞曰：“知罪矣。愿以百偿一，而捐俸斋万僧。”众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于昏黑中见两玉女，双髽髻，手执幢盖，绕床而过，砉然有声。幢脚拂僮面，僮惊起大呼，丞病良已，是时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长卿目击，为之记。

普陀是明州龙脉最尽处，风气秀美，虽不甚险远，而望洋者却步。即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见形，何以鼓动人心，成此名刹，奔走尽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为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桥为奇。梁之南，有昙花亭，下数级，即为梁，横亘可十丈，脊阔亦二三尺。际北绝壁，有小观音庙在焉。余坐上方广寺，亲见二十余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数步，微震慑，凝立，少选卒渡。众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问之山僧，曰：“几不得转人身也。”普陀一无所产，岁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来者，则苏、松一带出刘河口，风顺一日夕可到。自内河来者，历钱江、曹娥、姚江、盘坝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风顺半日可到。两地皆载米以施，出自妇女者居多。自闽广来者，皆杂货，恰勾岁用。本山之僧亦买田舟山，其价甚贵。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则阒然矣。却气象清旷，几欲久驻，而竟不果，则缘之浅也。细讯东洋诸山，一老僧云：有陈钱山突出极东大洋，水深难下碇，又无岙可泊。惟小渔舟荡桨至此，即以舟拖阁滩涂，采捕后，仍

拖下水而回。马迹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龙窟，过者寂寂。一高声，即惊动，波浪沸涌，坏舟。再西为大衢，与长涂相对。其西有礁无岙，不可泊舟，且亦有龙窟，宜避。东面有衢东岙，可容舟数十只，但水震荡不宁，舟泊于此，久则易坏。大衢在北，长涂在南，相离不过半潮之远。潮从东西行，两山束缚，其势甚疾。舟遇潮来与落时，皆难横渡，俟潮平，然后可行。近昌国为韭山，形势巍峨，岛澳深远。此山之外，俱辽远大洋。船东来者，必望此为淮，直上为普陀矣。

海水本辽阔，舟行全藉天风与潮，人力能几？风顺而重，则不问潮候逆顺，皆可行。若风轻而潮逆，甚难。夏秋之间，西北风起，不日必有极大西北风。操舟者见此风候，须急收安岙。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舶安岙，以防夜半发风。至追贼，亦要预计，今晚收舶何岙。若一意前追，遇夜风起，悔无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岙可避四面飓风者，凡二十三处：曰马迹，曰两头洞，曰长涂，曰高丁港，曰沈家门，曰舟山前港，曰浔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黄岐港，曰梅港、湖头渡，曰石浦港，曰猪头岙、海门港，曰松门港，曰苍山岙，曰玉环山、梁岙等岙，曰楚门港，曰黄华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岙，曰女儿岙。中等安岙可避两面飓风者，凡一十八处：曰马木港，曰长白港，曰蒲门，曰观门，曰竹齐港，曰石牛港，曰乌沙门，曰桃花门，曰海闸门，曰九山，曰爵溪岙，曰牛栏矶，曰旦门，曰大陈，曰大床头，曰凤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岙。其余下等安岙，只可避一面飓风，如三孤山、衢山之类，不可胜数。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风反别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滩山、许山之类，皆团土无岙，一面之风亦所难避，可不慎乎？由此观之，沿海万里之遥，处处有岙，处处要斟酌。此惟老渔船知之，而渔有世业，有閟传，又善占风，望云气，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说，传者历历若亲见，且谓聚至数万人，贩米于

苏、松等处。庚申，湖、广至禁米不许下江，曰：“恐茶山王籴去也。”米一时踊贵，斗至一百五六十钱。时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在恇扰，平籴抑价。吴江县立破一百二十余家，亦自来之异变也。考海中诚有此山，自嘉定、宝山出南汇嘴，一百六十里可至。无岙无港，原非驻足之地。其它处远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几比琉球一国。大海中固邈无边际，要之，自开辟以来，人力所至，船只所通，凡岛屿、礁坎之类，靡不登之载籍。而独遗此大山，窟奸人，为东南隐忧，似不可解。且海寇飘忽，乘风万里，所以难制；若山居土著，必为众所窥。即如米尚须籴，它一切所需，非天降，非地出，何处得来？若曰俱贩之中国，何不散居内地，伏草泽间，为所欲为？而以海自限，日与风涛为伍，决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请于当道，往彼说谕招兵，各使臣欲收之为用，曰折简可致，远近若狂，数年不绝，发一笑可也。

卷之二十七

胜游佳境

江南花木胜游，梅时玄墓，菊时娄江，桃华时蟠螭，芙蓉时西湖，术时菁山葛仙井，杨梅时光福，樱桃时北固山。而时令佳境，则太湖月，钱塘潮，两天目松石，栖贤笋，洞山茶，鹰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几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与梅丈人论理趣浅深，曰："玉雪为骨冰为魂，耿耿独与参黄昏。遥知云台溪上路，玉树十里藏山门。"一客曰："碧瓦笼晴烟雾绕，藐姑之仙下缥缈。风清月白无人见，洗妆自趁霜钟晓。"一客曰："在涧嫌金屋，照雪羞银烛。直从九地底，阳萌知独复。"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复乎？"

占年

兴化县木塔寺，殿材皆紫柽，美材也。贾人以木筏载黄梅一株，树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见，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东盛则上河丰，西盛则下河丰，俱盛则俱丰，俱衰则俱歉。雀啄之，则有虫鼠之耗，农人多验之。

月中桂子

绍定间，舒岳祥读书馆中。会中秋月色皎然，闻瓦上声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斋启门视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尝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无皮，色如白玉。有纹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麻气味。囊之，杂菊花，作枕，清芬袭人。其收拾不尽散落砖罅者，旬辄出树，子叶柔长，经冬犹秀。寻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

花

杜鹃花，以二、三月杜鹃鸣时开，一名映山红，一名红踯躅。有二种：其一，先敷叶后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后敷叶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槛间，结缚为盘盂翔凤之状。越州法华山奉圣寺佛殿前者特异，树高与殿檐等，而色尤红。花正发时，照耀楹桷墙壁皆赤。每岁花苞欲坼时，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竞出往观无虚日。寺僧厌其扰，阴戕之，盖宋时已雕枯矣。郡斋有杜鹃楼，天衣、云门诸刹皆有之。又上虞钓台山上双笋石，其顶有杜鹃花，春夏照烂，望之若人立而饰其冠冕者。齐唐记宋太祖、太宗、真宗遏密之时，花枯瘣，三载乃复。《上虞志》又谓：仁宗崩，三年不荣。高宗崩，花忽变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复茂。《嘉泰志》云：近时又谓先敷叶、后著花者，为石岩以别之。然乡里前辈，但谓之红踯躅，不知石岩之名起于何时。今江南在在皆称石岩。

并头莲，前未经见。晋泰和间生于玄圃，谓之嘉莲，其后见者不一。柳宗元、张仲素俱贺表。今所在有之，不为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莲有四面者，徐文贞诗云：“四面花开玉露滋，晓风翻雨叶垂垂。泉明酒思濂溪癖，凭仗盆池借一枝。”“太华峰头几梦游，若耶轻舸亦难求。小池寂寞凭谁遣，面面华边看白鸥。”

唐时四川忠州，有木莲二株。其高数丈，在白鹤山佛殿前。其叶坚厚如桂，仲夏作花，状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时，有声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树，高数丈，叶如芙蓉。花白，两出若莲瓣，大如掌，参差相掩。阳则展敷，阴则吻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红，类红消梨。

蜀主升平，常理园苑。有青城山叟申迅进红栀子，花烂红，六出，芬香袭人。结实甚大，用以染素，则成赭红。

广西太平府有罗望果，自外皮剥至见肤，凡九层。食之甚甘。广东人呼为九皮果。

石榴，旧说以枯骨置枝间，石压其根，则结子繁盛。杭越之间，呼为金彪，盖避钱镠讳云。剡中者佳，地近东阳，多榴房。

华容县观音寺，有玉兰一株，轮囷盘郁，高十余丈，远望如玉山。

浔阳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干大盈抱，枝荫满庭。二月三日祭时，花特盛。好事者分种之，竟无一活。绍兴曹娥庙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萧县有天枣，在天门寺。春时吐华，结实如酸枣，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实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间，秦中有双株海棠。其高数十尺，修然在众花之上，与江淮所产绝不类。荆南官舍亦有两株，略如之，姿艳柔婉，丰富之

极。

青城山有牡丹，树高十丈，花甲一周始一作花。永乐中，适当花开，蜀献王遣使视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皋县桑子河堰东孝里庄园，有牡丹一本，无种而生。明年三月，花盛开，则紫牡丹也。过者皆往观之。有杭州观察推官东过，见花甚爱，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许，见一石如剑，长二尺，题曰："此花琼岛飞来种，只许人间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乡老有生旦值花开时，必造花下，饮酒为寿。间亦有约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岁而终。

岭南无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孙中舍绍绩，携至家，花开召客饮，疾发即殒。易数主皆然。

陆成之宅，牡丹一株，百余年矣。花朵茂盛，颜色鲜丽。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许，俟开后乃移。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墙，强之向人，不能也。未几，凋残零乱，无复前观。

紫微，一名满堂红。

《越绝书》：句践种兰渚山，王右军兰亭是也。今会稽山甚盛。余姚县西南，并江有浦，亦产兰，其地曰兰墅州。自建兰盛行，不复齿及。然移入吴越辄凋。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辄得高价，而香终少减。以野人论之，更不如山谷间取之甚易而且多。贵所贱，少所见，岂虚语哉！

蕙，余姚江边多产之，因名蕙江。今惟闽为最盛，遍于江南，有谱。

黔中绯桃花、夹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种，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红或白。又有六月柿，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

不下二三十实。火伞、火球，未足为喻。条似蒿，叶似艾，花似榴。种来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谓地六生水之义。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谓土之生物，其成数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数，故四出而金色，且开于秋云。然薝蔔亦六出。

木

枫木之老者为人形，故曰灵枫。其曰灵椿，则颛以寿言矣。谓帝座曰枫宸，盖侍卫胪列不动有如枫。又曰丹宸，即丹枫也。

金刚纂，生天目。其树长不满三四尺，多屈曲，虽春夏亦无叶。每触其枝，曳裾不前，夷缅国有是种。相传锉其末以渍水，水必毒，饮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为诱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叶森秀，若相回避然，谓之让木。文潞公诗所谓“移植虞芮间”者，以此。

树皆有皮，惟紫荆无之。木皆有理，惟川柏无之。花皆有种，皆可变色。

宋南渡时，高丽进阴阳柏二株，初仅二尺，种之永怀寺殿庭左右。久之，高与殿等，每左花则右实，右花则左实。

金荆榴树，色如真金密致，而文采盘蹙，有如美锦，细腻而香。隋炀帝时，朱宽征南，得此木数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沉檀所不及。

云南太平诸郡，有木，肌柔腻而色白如银，名曰银木。用以制

器，绝佳。

松萝树，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间，裴休建宣州广教寺，黄蘖禅师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余八株，植之殿前，辄敷荣长茂。遇僧有异行者，即开异花数色。

横州产铁树，高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类石南，而质细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开累月不凋。

蜀地杨柳多寄生，状类冬青，亦似紫藤，经冬不凋。春夏之间作紫花，散落满地。冬月之望，杂百树中，荣枯各异。

松柏圣迹

都昌柴棚镇，有古松一株。太祖征伪谅时，憩其下。万历甲申，知县王廷策即地建亭，掘得白蟹，畜之江。又建前亭，竖梁时，有赤鲤从空飞下。高皇帝自将兵十万，取婺州，过兰溪县，见古柏甚奇，驻师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圣天子也。"喜之，赠以诗箑，令得游天下。柏后创亭绕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辄有苍龙绕伏其上。王世懋诗云："何年古柏尚青青，曾是高皇玉辇停。不信圣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龙形。"

仙果树

浦城县村中有白果一树，世传以为仙人掷树枝于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时，不生于枝节，惟于树身肿成大块，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余。形视凡果差小，味则同。

神楝

古楝树，在江滨野田中，土人呼为黄楝。高不过丈许，而周匝可布十肱。从地拔起，色类精铁。望之如百十怪石，磊磊崚嶒；逼而视之，莫辨其为植木也。缀以老干虬枝，拳曲夭矫，而枯瘦削立，又绝似坡公笔意。野人相传，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年物也。好事者徘徊其下，移日忘去。惜峙大荒，非涂辙所经，故赏识者少。东天目自化城寺侧转，有松树一株，亦如之。根在厓下，顶高走路仅二尺许，俯视如荠，规圆可三亩。牧童翻斤斗其上，不动也。

水檀

兰溪黄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数丈，不知几何年矣。每岁春夏时，溪流涨后，始生枝叶。其发生早晚，必以水涨为期。如或涨后而不发，则必复有大水，乡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谯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后，有大柿树，围三丈许，盖数百年物。崇宁二年，冬雪寒甚，木冻，忽裂至根。中有奇石，长袤丈，纹理莹然，碧色可爱。闻者争观，莫测其兆，多以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于他人，居之复不宁。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屡易主人矣。

射树

万箭树，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时扑蛮为盗，出没于此，故过者射其树以厌之。树高五丈余，箭镞如猬毛然。

绿衣乞命

太仓州吴怡，一夕梦两绿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头乞命，默念是且有当死者。比旦起，行伺门间，无所见。见有人腰斧锯，趋而前问之，则曰："适有木商，构得村中二银杏树，约券已成，且伐矣。"公惊曰："木乃有神。"如其值偿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径几寸，近本逮二尺，节极促，四面参差。竹皮如鱼鳞而凸，颇类人面。《尔雅》：莽数节。

戴凯之《竹谱》：竹之别类有六十一。黄鲁直以为竹种类至多，《竹谱》之类皆不详，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录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干大而厚，异众竹，人取以为舟。《四明洞天记》：毛竹丛生涧边。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产于蜀嘉定州，每月生笋。

崇阳县有龟纹竹，惟宝陀岩产之。竹仅一本，制扇甚奇，闻今亦绝种矣。

高潘有疏节之竹，六尺而一节。黎母山有丈节之竹，瓜州有无节之竹，罗浮有龙公之竹，临贺有十抱之竹，濡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员丘有船竹，东方有弓竹焉，郄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长百丈。

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可用为杖。溱州产通竹，直上无节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黄相间，谓之黄金间碧玉。辰州有龙孙竹，生山谷间，高不盈尺，细仅如针。桃源山有方竹，湖湘间有径尺之竹，可以甑。罗浮山有龙公竹，其大径七尺，一节长丈二尺，叶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叶黄碧每相间。交广有思摩竹，笋自节生，笋既成竹，至春节中还复生笋。黑竹如藤，长丈八尺，色黑如铁，每节长二三寸，名观音竹，产占城国。

蕲州尝产十二时竹，其竹绕节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余年，笋而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云阳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万叶。百年而开一华，已开不谢。阴卷晴舒，状似芭蕉，名曰经劫草。

芦、苇、苕、荻，皆草之属也。惟叶与色稍异，苕尤绀碧可爱，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广苕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苕。望之翩翩作凤尾形，苕水所由出。自顶及麓，处处涌溢。草、水、山合为一，以此称奇。

绥宁有梦花草，其茎如藤，其花黄白，丛条如线。有畴昔得梦而遗忘者，纽之即寤。又有草，名八角莲，可以伏蛇。谚云：识得八角莲，可与蛇共眠。

广西有都管草，一茎六叶，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辟蚊蝇。

红草，产广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渍水作红饭，或以染

帛。又有胡蔓草，叶似柳而大，蔓生，著黄花。一叶下咽，立能杀人，亦名断肠草，又名香菌。唯甘草汁解之。

鹤子草，形如飞鹤，当夏作花，有双虫生蔓间，食其叶，久则蜕而为蝶。女子佩之，号为细蝶。《北户录》：有无风独摇草，曰媚草，即此类也。

桂林有睡草，见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懒妇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虽大风不偃。

杂品

容梧之蒿可栋，高潘之蕨可杖。苏门答剌之瓜茄，一植而五岁。儋州之荷，四时作华。北荒有七寸之枣，南荒有三尺之梨，东荒有三尺之椹。木兰皮国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麦。暹罗之稻粒盈寸，屯罗岛之麻实如莲菂。

松为百木之长，兰为百草之长，桂为百药之长。梓为百木之王，牡丹为百花之王，葵为百蔬之王。纶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枣杏之属为核果，梨柰为肤果，椰胡桃之属为壳果，松柏之实为桧果。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曰秀，荣而不实曰英。竹萌谓之笋，芦萌谓之蘿，谷稻萌谓之秧。

苔为泽葵，又名重钱，亦呼为宣蘚，南人呼为姤草。倪元镇庭中，苔满落叶，以长竿揭而去之，不欲践伤也。

今人种茄子为酪酥，出于宋龙图阁一书，曰贻子录。或曰当作落苏，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义》曰：白冬瓜一二斗许大，冬月收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御冬，故曰冬瓜。今皆误书曰“东”，盖因西瓜之对也。又有青色、黄色，而形类越瓜者，本名胡瓜。晋永嘉后，五胡乱中原，石勒僭号于襄国，讳胡尤峻，因改为黄瓜。胡荽为元荽，胡麻为芝麻，胡桃为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传西瓜种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携者，然金王予可南云《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则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骞林茶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也。

蔷薇露，出回回国，番名阿剌吉。此药可疗人心疾，不独调粉妇人容饰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悬树上，有方三十里，积至十余日者，则宋文帝十七年高平乡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赵伯符以闻。

元祐八年，南城县东界山甘露降，沾结数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皋县嘉禾，一本有至百茎者，其一本二十茎者尤多。

状似

汉灵帝中平元年，济阳、济阴、宛朐、离狐县界，有草生具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鸠、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

云雨

苻坚围姚苌，营中乏水，绞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营中数尺，周营百步外寸余而已。坚怒，推案曰："天其无知，乃降泽贼营！"河朔三镇叛，自相推为王，筑坛就位。是日，三叛军上有云气颇异，马燧方任征讨，望而笑曰："是云无知，乃为贼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献谀者以为益土之兆。嗟乎！天与云岂无知乎？僭窃叛逆，数之所值，自不能违。祥瑞原不独为君子设也。

鹤兔

严分宜礼书时，因宣召旁午，寓颇远，艰于趋赴，移之西阙外，构堂，举梁正寝。群鹤自云外止于上，翔鸣良久乃去，意当时方士所致。众咸骇异。分宜自作记，因思齐武帝葬皇后，其坟上有白兔来栖，毕事乃去。此皆世间祥瑞事，乃严氏权宠，不及廿年败没。齐朝仅再传廿年亡国。则祥亦终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来鹤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异。然来止独鹤，不数年，相公父、子、孙俱没。

獭祠

宜兴长桥下，旧有白獭。若出穴，四望而嗥，则为兵兆。神而祠之，祷必有验。或赋诗云："沦渊不作捕鱼忙，搀报人间赤白囊。世

道清平渠屏迹，吴宫医颊授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赵通判者下县催征，刑法严刻，邑人大恐。时乞儿甚多，有犬作人言，语之云：“赵通判领库银三千行赈，曷往恳？”相牵诣赵，倏忽数百人。无赖子又乘之大噪，赵惶惧，逾墙遁去，乃得停征。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陕西会城初昏时，阴黯忽大明，有巨人长三丈余，见抚台东。足长四尺许，衣袂飘摇，须髯如丛戟。已而大风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宁王濯未第时，同二三友人丙夜过秦邸。见一巨人，从东蹒跚而来，高三丈余，衣鹑百结，若乞者状。至萧墙东南隅，扶墙内望，若有太息声。万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门，又见一巨人从北著白衣、白帻，耳有坠，高二丈余，两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异

正统戊辰秋，南城县丁祭。是夜三更，学中明伦堂暨东西斋，从空飞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带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圣殿，飞石不到。

辽东广宁等卫，狂风大作，昼暝。有黑壳虫堕地，大如苍蝇，久之，俱入土。又数日，钻土而出，飞去，薨薨如蝗。沈阳锦州城垛墙

为大风所仆者百余丈，野火烧唐帽山堡，人马多死伤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其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灭。居民老幼男女，无弗见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统间，亦有此异，地方不宁。本县频年旱灾，民力耗竭，复见此物，莫不震惧。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蟆数百万，大小相负，自高邮蛤蜊坝过，人皆碍足不能行。入兴化界，散漫无迹。负行，蟆爪入肤理，手劈之，不能脱。识者以为水征云。

万历丁亥，秀水思贤乡有异鸟集于树。人头，鸟身，额下有白须，竟日而去。世间变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灾，次年戊子米贵，死者满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试，在杭州昭庆寺，夜步阶除，微风吹积尸腐气，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后积柩，几至山半，流液成川。

万历十七、十八年，扬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无数，㐭厖葑田，食根至尽，葑土坟起，一经野烧，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乡民赖之，垦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时，山东临邑县蜻蜓蔽空，势如飚轮，东西亘数里，弥望无际。少时，大雨至，俱尽。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衔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尽。人击之，亦不为害。

万历四十四年，丹阳有蝗从西北来，蔽天翳日，民争刲羊豕祷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号灵异，凡祷之家，止啮竹树茭芦，不及五谷。有朱某者，牲醴悉具，见蝗势且逝，遂不致祷。须臾，蝗复返集。朱田凡七亩，尽啮而去，邻塍不损一苗。相传有怪书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粮。”亦可异也。

色异

弘治十四年，马湖府底涡江，水色变白，明莹可鉴。翌日，白浊如泔浆，凝于两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复如旧。

叙州府东南二河水变色，白如雪，浓如浆者，凡三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扬州海潮泛溢，溺死灶丁三万余人，松江、海盐亦各二万余人。是时，江淮之民杀戮至惨，岂犹未满耶？

万历九年、十年，山西连年大旱，百姓死亡，平凉、固原城外掘万人大坑三五十处，处处都满。有一富家女，父母饿死，头插草标，上街自卖。被外来男子调戏一言，惭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妇，见丈夫饿垂死，将浑身衣服卖尽，只留遮身小衣，剪发，沿街叫卖，无有应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万人坑中，少妇叫唤一声，投入坑。时当六月，满坑臭烂。韩王念其节义，将妆花纱衣一套救之。妇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饱饭！"昼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陕同日地大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华州、朝邑、三原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连震数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涨，华岳、终南山鸣，河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八十三万有奇。致仕

南兵书韩邦奇、南光禄马理、南祭酒王维桢，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陈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众，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娱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归寝，领诺归。未即榻而觉，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时太夫人已就寝睡熟，祭酒反被合墙压毙。太夫人虽屋覆，固无恙也。富平举人李羔，与冀北道参议耀州左熙，内兄妹丈也，同会试，抵旧阌乡店宿，联榻而卧。李觉地动走出，呼倾时，左被酒，寤闻未起。既李被崩崖死，而左赖床槅撑支，止伤一指。其初发也，自潼关、蒲坂，奋暴突撞，如波浪腾沸，四面溃散，随各以方向漫缓，而受祸亦差异焉。省城之西渐轻，东则渐重，至潼关、蒲坂而极。轻者房壁之类尚以渐左，重者则一发即倾荡至尽。轻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虽有幸活，多自覆压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门陷入地中，华州堵无尺竖，潼关、蒲坂城垣沦没。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类推矣。缙绅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学、员外贺承光、主事王尚礼、进士白大用、华阴御史杨九泽、蒲州参议白壁。而渭南谢令，全家靡遗。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压死者甚众。受祸大数，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什六，渭南什五，临潼什四，省城什三。而其他州县，则以地之所剥，别近远，分浅深矣。受祸之惨者，如韩尚书以火厢坑煨烬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余，马光禄深埋土窟而检尸甚难。其事变之异者，或涌出朽烂之船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鱼，或山移五里而民居俨然完立，或奋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树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一数也。时地方乘变起乱，省城惊传回夷反，久之，始觉为讹言。如渭南之民抢仓库，以乡官副使南逢吉斩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财物，以乡官尚书杨守礼斩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乡村，以举人王命手刃数人而定。此变之后，次年固原地震，其祸亦甚。至隆庆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来，无年无月，居常震摇。迄万历之岁，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为安业。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厢，四壁上起暗楼。公衙之

内，别置板屋，以防祸焉。

地震有连数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即一村落，有微震、大震、无声、有声、声至如雷者。万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震声如雷，自西而东，约十余里，距南北各二三里外，都不觉有异。远近、大小之间迥别如此，真不可解。一老农云：有一家动摇，或止一楹，而余家余屋不然。此又以寻丈尺寸论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风雨，自宁国而东，至吾乡安吉等处，泛者数百处，水高至数丈，漂没无算。而余年，有十余处、数处、只一处者。其地若有物奋起，或曰蛟为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径出，而不发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与蛇交，生卵入地，每岁雷发，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约随其大小、强弱，以为势之低昂，不可一律论。此固是一说。而余谓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而出，决不止雉蛇之毒气也。

山崩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陕西狄道县城东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长二百余丈，午时崩裂一半，长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约高二十余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内有声如雷，稍稍又闻鼓乐之音。如此者十数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涌

万历十七年六月，慈溪县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适见红血从草涌出，约有八处，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溅到船上，船即出血；溅到人足，足亦出血。约半时方止。考嘉靖年间，一见慈溪，有倭寇入犯之祸；一见东阳，有矿贼窃发之虞。近万历十五

年五月，复见余姚，未几，即有杭城兵民之变。是时闽人陈中从琉球来，报称倭奴造船挑兵，倾国入寇，见在福建查审。寻破朝鲜，浙兵东征，死者甚众。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师大水，平地丈余。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闰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昼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渰溺，不可数计。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金城，亦坍坏四十余丈。会通运河尽行冲决，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皇木漂流殆尽，损粮船二十三只，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渰死运军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什物，民间田庐，一切流荡。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世未有之变也。有诏发银十万两，付五城御史，查各压伤露处小民，酌量赈救；仍照甲寅年例，发太仓米二十万石，平籴。

卷之二十八

蒋山佛会记《宋潜溪集》

皇帝御宝历之四年，海宇无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风时顺。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与天为徒。重念元季兵兴，六合雄争，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动亿万计。灵氛纠蟠，充塞下上，吊奠靡至，茕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声或啾啾有闻，宸衷蠹伤，若疚在躬。且谓洗涤阴郁，升陟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然。乃冬十有二月，诏征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诣于南京，命钦天监臣差以谷旦，就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丕建广荐法会。上宿斋室，却荤肉，弗御者一月。复敕中书右丞相汪广洋、左丞胡惟庸移书于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达诸冥，期以毕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临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宝卿梁子忠启御撰章疏，识以皇帝之宝，上再拜，燎香于炉，复再拜。躬视疏已，授礼部尚书陶凯。凯捧从黄道出午门，置龙舆中，备法仗鼓吹，导至蒋山。天界总持万金，及蒋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华出迎。万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从事，白而焚之。退阅三藏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当癸亥日，时加申，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从。和声郎举麾奏悦佛之乐，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乐再奏《昭信曲》，上跪进熏芗奠币，复再拜。乐三奏《延慈曲》，相以悦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执，或香或灯，或珠玉明水，或青莲花冰桃，暨名荈衣食之物。势皆低昂，应以节。上行初献礼，跪进清净馔，史册祝，复再拜。亚、终二献同，其所异者，不用册。光禄卿徐兴祖进馔，乐四

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禅悦曲》。舞同三献。已，上还大次，群臣退。诸浮屠旋绕大雄氏宝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驻之意。初斸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垩。至是，令军卒五百负汤实之。汤蒸气成云，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乐引至三解脱门。门内五十步，筑方坛高四尺，上升坛，东向坐，侍仪使溥博西向跪，受诏而出，集幽爽而戒饬之。诏已，引入殿，致参佛之礼，听法于径山禅师宗泐，受毗尼戒于天竺法师慧日。复引而出，命轨范师咒饭，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饭已，夜将半，上复上殿，群臣从如初。乐六奏《遍应曲》。执事者彻豆，上再拜，群臣同。乐七奏《玅济曲》，上拜送者再，群臣复同。乐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还，大次解严，群臣趋出。濂闻前事二日，凄风戒寒，飞雪洒空，山川惨澹，不辨草木。銮辂一至，云开日明，祥光冲融，布满寰宇。天颜怿如，历陛而升，严恭对越，不违咫尺。俯伏拜跪，穆然无声，俨如象驭，陟降在廷。诸威神众，拱卫围绕，下逮冥灵，来歆来飨。焄蒿凄怆，耸人毛发。此皆精诚动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也。肆惟皇上自临御以来，即诏礼官稽古定制，京师有泰厉之祭，王国有国厉之祭。若郡厉、邑厉、乡厉，类皆有祭。其兴哀于无祀之鬼，可谓备矣。然圣虑渊深，犹恐未尽幽明之故，特征内典，附以先王之礼，确然行之而弗疑，岂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谓文王为贤，泽及朽骨，而况于人？夫瘗骨且尔，矧欲挽其灵明于生道者。则我皇上好生之仁，广衍无际，将不间于显幽，诚与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辞之可赞也。猗欤盛哉！祠部郎中李颜、主事张孟兼、蔡秉夷、臧哲职专祷祠，亲睹胜因，谓不可无纪载，以藏名山，以扬圣德于罔极。同请濂为之文，濂以老病，固辞弗获。既为具列行事如右，复系以诗曰："皇鉴九有，宪天惟仁。明幽虽殊，锡福则均。死视如生，屈将使伸。一归至和，同符大钧。"其一。"元纲解纽，乱是用作。黑祲荡摩，白日为薄。孰灵匪人，流血沱若。积尸横纵，委沟溢壑。"其二。"霜月凄苦，凉飕酸嘶。茫然四顾，精爽何依。寒郊无人，似闻夜啼。铸铁为心，宁免涕洟。"其三。"惟我圣皇，夙受佛记。手执金轮，

继天出治。轸念幽潜，宵不遑寐。爰启灵场，豁彼蒙翳。”其四。“皇舆载临，稽首大雄。遥瞻猊座，如觌晬容。香凝雾黑，灯类星红。梵呗震雷，鲸音号钟。”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将半。飚轮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洁清，鲜衣华粲。涤尘垢身，还清净观。”其六。“乃陟秘殿，乃觐慈皇。闻法去盖，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涂宵行。今焉昭朗，白昼康庄。”其七。“法筵设食，厥名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无量香味，用实其腹。神变无方，动皆充足。”其八。“鸿恩既广，氛蠯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车瑞协，玉烛时调。大庭击壤，康衢列谣。”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群滞。惟皇体佛，仁德斯被。无潜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载文，永垂来裔。”其十。

《钦录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禅悦》、曰《遍应》、曰《玅济》、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著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御制广荐佛会榜文，命都省出榜，晓谕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蒋山法会记》后

予既从祠部群贤之请，为撰《法会记》一通，自谓颇尽纤微。近者，蒲庵禅师寄至《钟山稿》一编，其载祥异事尤悉。盖壬子岁正月十三日黎明，礼官奉御撰疏文至钟山，俄法驾临幸，云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谓娑罗子，或谓天华坠地之所变。十四日，大风，昼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开霁。上悦，敕近臣于秦淮河然水灯万枝。十五日将晏蔵事，如记言。及事毕，夜已过半，上还宫，随有佛光五道，从东北起，贯月烛天，良久乃没。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与闻其故，目击者宜详，而予耳闻者宜略，理当然也。屡欲

濡毫补入之，会文之体制已定，不复重有变更。保宁敏机师请同袍以隶古书成兹卷，来征余题，故为疏其后，使览者互见而备文云。

又云

右《蒋山广荐佛会记》，予向为仪曹诸君所请而作，一则铺张帝德之广，一则宣扬象教之懿，意虽有余，而文不足以发之。丛林之间，往往盛传，徒增愧赧而已。苇舟上人，留意宗门，乐善如不及，近来南京，亦缮书一通持归吴中，求予题识左方。呜呼！佛法之流通，灵山付嘱，恒在国王大臣。读予记者，当知王化与真乘同为悠久，犹如天地日月，万古而常新，猗欤休哉！

又

余既造此记，自知笔力衰弱，无以发挥圣皇崇尚佛乘之深意。岂期大方丛林，竞相传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复索余书一通，藏诸箧衍，以上人好学之切，不欲固辞之。虽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为千万世之法者，亦备著于其间，后之续僧史者，必当有所择焉。

传衣《郭青螺集》

万历乙酉，予入韶州。间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庄严，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衣似今羊绒褐衣，而间以金缕。《传灯录》谓西域屈眼布，缉木绵花心织成，理或然也。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

形，而宝色无光。革履云是六祖遗履，比今履差长耳。衣是释迦佛所遗者，有言是达磨所遗，有言是武则天所赐，未有定说。《高僧》等传，释迦佛有衣，名金缕僧伽梨衣，释迦知化期将近，命摩诃迦叶，迦叶敬奉佛敕，后持入鸡足山，自念：今我被粪扫，服持佛僧伽梨，必经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岁，至于弥勒出世，终不致坏。于是寂然入定，则释迦衣未传也。又《二十四祖师子比丘传》，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后斯多适南天，至中印度，彼国王得胜曰："予闻师子比丘不能免于刑戮，何能传法后人？"祖曰："吾师难未起时，密授我信衣，以显师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鲜，薪尽如故，王乃大信。即请其衣，秘于王宫。则师子衣未传也。今曹溪传衣，实出达磨。考《达磨传》，菩萨达磨传法慧可，命之曰："我传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宝钵，以为法信。惟恐后世以汝于我异域之人，不信其师承，汝宜持此为验，以定其宗趣。吾没后二百年，衣止不传。"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悬丝。此后传法，毋传衣钵。"慧能禀教，竟止不传。及坐化后，肃宗慕其道，诏取衣钵，就内瞻礼。肃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梦尊者请还衣钵。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诏使臣持还曹溪。曹溪传衣之始末如此。达磨长逝于魏庄帝废立之际，实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约千余年，而衣贮曹溪，完备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质本坚，如周石鼓、秦太山碑、晋铁柱之类是也，而金缕甚脆。草木之生，托根于地，如孔之桧、子贡之楷、老之柏、汉之松是也，而金缕无根。然历千年不坏，是岂无尸之者耶？嗟乎！庾岭之争，惠明不能举；肃宗之取，唐宫不能留；宝钵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内千年之物，独此衣存。

袈裟

《艺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维诗："乞饭

从香积，裁衣学水田。”王少伯诗：“手巾花氍毹净，香帔稻畦成。”袈裟，内典作袈裟，盖西域以毛为之，又名逍遥服，又名无尘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陈养吾《象教皮编》云：“迦罗沙曳，僧衣也。省‘罗’‘曳’字，止称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从毛，作袈裟。一名无垢衣，一名忍辱铠，一名销瘦衣，一名离尘服，一名莲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遥服，一名无尘衣，一名去秽衣，一名离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于迦罗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铢衣

《艺林伐山》又云：《博异志》：天女衣六铢，又曰五铢。《北里志》：玉肌无轸五铢轻。若以为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诸天人皆衣五铢、六铢，不独天女。且有三铢、一铢、半铢者，不独五、六。《阿含经》云：忉利天衣重六铢，炎摩天衣重三铢，兜率陀天衣重一铢半，化乐天衣重一铢，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铢。又云：天衣飞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韵注：十黍为累，十累为铢，八铢为锱，二十四铢为两。五铢、六铢，尚未及半两，微乎轻矣。

三教

魏道武除沙门，法令至严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谓然，密密弛缓。故道武没后，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烧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并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语辟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将儒、释、道合一著书，曰《法藏碎金》，凡数万言，不出此义。继作《道院集》三卷。过八十，又为《耄志余

书》，湛师以为不见正法眼可恨。然则三教合一之说，今人不过拾其唾余耳。乃诧以为异，何耶？

三教互相攻击，此低秀才、泼和尚、痴道士识见。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见广大。

自浮屠黄冠而改儒为仕宦者不少，惟唐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少警悟，工为诗，李太白异之，授以乐府。去为道士不终，更为僧，已而复冠，仕至太常卿。盖涉历三教，然于义俱不甚解也，而憸躁最为时所薄。

天下之变幻，莫甚于释，次则道术，而儒家独稀。抑儒者之说平实，原不露奇为胜，而业为儒者，耻以奇自见，以此差足胜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废，以奇济平，则平乃尽变，益见为奇。故儒犹青天白日也，二氏则日之珥、月之华，以及云雨露雷。总之，皆天也，离而废之，不成为天；合而混之，丽天者又几无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时，虎衔一小佛像置于时山之巅，有朱道人建庵以奉之，至今灵验。

大士涌出

至正元年闰五月一日，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三保朱谢里民家竹林中忽见大士一，身从地涌出，质类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数百里中，一时倾动，即其地立大悲阁。

佛牙

万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献于管东溟。时陆五台为南尚书，管以转属。陆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笼以金丝文龛，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闽人。或问年几何，曰："此袋与虚空齐年。"化后，复见于东阳。

遗蜕

无量寿佛遗蜕在广西全州，张口眼，露二齿。岁舁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湿。后毁于火，僧拾遗烬，和泥像之，舁入城，汗出如旧。又全州临江一峭壁，凡数十级，半壁有一木柜，岁久不腐，人称兵书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访异书入全，张云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头颅甚巨，二锯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瘗之。

长耳和尚

定光佛，初为和尚，号法真。耳长九寸，上过于顶，下可结颐。吴越王宾礼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遗蜕，目翕口微张。以院为寺，正殿居中，龛蜕居左，覆以楼。殿屡毁，不及楼。

愿得地

地藏菩萨姓金，名乔觉，新罗国人。在池州东岩修习久，土人闵欲斋之，地藏谢不愿，愿得一袈裟地，闵许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闵即付之，举家悉成正觉去。

舍宅之始

舍宅为寺，自吴吕蒙始，今建安之开元禅寺是也。或云其子孙为之。

两京诸寺

慈寿寺，在阜城门外八里，太监谷大用故地也。圣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万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壮丽，僧房罗列，一塔耸出云汉，四壁金刚，攫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隐隐眉睫间，如西天龙华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云寺，瑰壮靡丽。正德中，于经大珰所造。经为御马监太监，以便给得幸上。请赠父泰为锦衣卫都指挥使，母王氏夫人。复导上于通州张家湾等，榷商贾舟车之税，极为苛悉，岁入银八万之外。即以自饱，斥其余羡，为寺于香山，而立冢域于后，所费金以万万计。上亦亲幸焉，故为之赐额及敕。而经后随上南幸，其宠亚于诸贵。会上得疾久，多所恚恶。一日，忽厌经而逐之，尽革其官与所赐蟒玉，使辫发从小珰，受翰林师教诲。嘉靖初，下狱瘐死，籍其家，而寺与墓独存。

南京三大寺，为钟山灵谷寺、凤山天界寺、聚宝山报恩寺。五次大寺，摄山栖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觉寺、鸡笼山鸡鸣寺、卢龙山静海寺。并中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与。视六朝四百八十，盖有间矣。

报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庄严雄伟，盖悉成祖宣庙财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烬，僧房无恙，今皆化为酒肉场矣。塔烧琉璃砖为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级刓不可步，为级者九，登五六级，南中历历可指。铁顶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复旧。雪浪，予及见之，伟长而美，有才气，横行南中。郭明龙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所终，盖妖淫之尤也。

报恩寺，永乐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盖十六年矣。塔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晋长兴年。陆地生莲花两茎，有司穴地视之，则一僧俨然在瓦棺中。其花发于舌根，芳馨异常。朝廷闻而神之，赐建慧方寺，民间仍以瓦棺称之。它志所谓铜官、盐官之类，非也。南唐改为升元寺，后毁于火。国朝归魏国为菜圃，数见神光。有比丘觉恒自伏牛来，礼魏国复之。掘片石，刻画巨阁形制，中坐释迦，次及三大士，旁列天王，笔法精良，寺遂复振。

葛屺瞻寅亮，为南祠部。所领近畿诸刹，有赐田者稽籍。籍在则问租，租在则问数，清查勾剔，与所在有司往复甚苦。既有绪，兴补堕废，约束僧寮，秩然可观。亡何，为狂生所辱，同乡人督学者又助之。投劾归，其素以职事，或请嘱相左者，适在事，尽翻所为，今已荡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献明肃皇后，本成都之华阳人，家以播鼗为业。随父龚美游汴，过荆门，止玉泉寺。慕容禅师夜梦金刚报云：“明日女中天子过此。”因厚遇之，赠以金。时真宗尚为寿王，居潜邸。知客张耆引后见王，王悦，遂纳之。无何，寿王即位，自贵妃册为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长芦。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无僧堂，长芦无山门”。诏建二寺门堂，遣中使赍白金三千两，安寺市田，兼赐龙眉、龙角镇山，敕建皇后行宫焉。

石佛

嘉定州凌云、峨眉二山，并甲天下。今人只说峨眉，不知凌云，岂世间两大不能并耶？凌云石佛高三十六丈，唐开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滨凿石为之，未就而殁。真元初，韦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层阁，额曰凌云寺。

寺门风水

景泰初，敕大兴隆寺，不开正门，鸣钟鼓，并毁寺前第一丛林牌坊、香炉、幡竿。从巡抚山西右副都朱鉴之言也。

戒坛兴废

杭州昭庆寺，建于石晋天福元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始为戒坛。屡毁于火，入宪宗时，议修复，按察使杨继宗领其事。我湖富民吴琼舍万金为倡，落成甚丽，并开戒坛。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当事者恐其区广，为贼薮，焚之。旋即修复，后复火，孙织造隆又复之，壮

于前观矣。

翔鹤

嘉定南翔讲寺，在县南二十四里。梁天监间，里人掘地得石径丈，常有二鹤飞集其上，僧得齐即其地作精舍。每鹤至止，必获檀施。后鹤去不返，憎方怅然哦诗，见石上有“白鹤南翔去不归”之语，因名焉。

造塔

越州宝林寺，宋元徽元年制。《法华经》、《维摩经》疏：僧遗教等与法师惠基于宝林山下建寺，名宝林寺。时有皮道与，舍宅，连山造寺。山之巅，有石岫，岫有灵缦，旁有巨人迹，锡杖痕。初，晋末沙门昙彦与许询玄度同造砖木二塔未成，询亡。久之至梁天监中，岳阳王将至，彦预告门人曰：“许玄度来也。”岳阳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即入寺寻访。彦望而曰：“许玄度，来何暮？昔日浮图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萧，名詧。”彦曰：“未达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复修塔，塔加壮丽。唐会昌中废，乾符元年重建，改题为应天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层，高二百二十丈，号应天塔。崇宁三年八月，诏改崇宁万寿禅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宁为天宁。每岁天宁节，郡寮祝圣于此。绍兴七年，改报恩广孝禅寺，俄又改广孝为光孝，专奉徽宗皇帝，盖以本天宁祝圣之地也。时有长老滋须者，有高行。会改当十钱为当五，郡守召须及能仁长老密告之，且曰：“闻二寺方大兴造，有未还瓦木工匠之直，倘蓄当十钱，可急偿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阅矣。二人既归，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将赴他郡之请，凡有负

者，皆即日偿之，于是出千余缗与之，抵夜乃毕，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问天宁，则曰：“长老归自郡斋，即以疾告，闭方丈门熟睡，至今犹未起也。”及令下，须始以当五之数偿负，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绘尤盛，置田五千余亩。

水墨罗汉

会稽华林寺，旧有水墨罗汉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视之，初则隐隐模糊，久之，渐明显可挹。喜怒忧寐，其状不一，宛然如生，世称仙笔。相传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独处一楼，谢接谈对，惟令日供饮食。既浃旬，僧疑而瞰之，见其以盆水自照自图，始及半身，觉而绝笔。遂盥其手，弃其水于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别而遁。收其所遗，得罗汉十六幅半。至李唐时，一僧全其半而续其一，笔法精妙绝似，释家以为画者后身。又云乃僧贯休，俱未可知。且灵异，凡悬挂失其伦序，则坠卷不停。国初，有盗者利重赀，窃而鬻于杭，即托梦以指示，寺僧追而归。后中贵曰三宝者，威胁持去。将渡江，风逆十昼夜，则梦僧人数千，驱其登高涉险，神思不宁，惧而醮祭还之。弘治丙辰一，寺僧违戒行。忽夕，主僧梦群僧负担相率辞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烬无存。

群飞蘸油

净土寺在会稽净土山，唐开宝五年，即旧善名寺遗址建，名弥陀院。宋太平兴国七年，改号净土寺。后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钱燃灯，至晓不灭。江海道途之人，望以为号。绍兴中，塔上灯至二更忽灭，寺僧疑行者干没油钱，问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尽时，则有如人形一群，飞自西来，啾啾呼啖，集塔上，灯即灭。”寺僧疑其

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余，果见一群约千余人，来塔上，各蘸油傅疮。僧直前问之，众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阵亡卒也。见三宝慧光，乞油傅刀箭疮痕，即愈，便可托生。”僧问此番托生何道，众军作四队前后应答：“后世当生为富贵人。只得此灯油，疮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买油，更益灯满塔上，每夜鬼众仍集，取油傅疮。半年渐少，久之，不复来矣。

百尺弥勒

新昌宝相寺在南明之阳，东晋昙光开山。齐永明中，僧护尝隐于此。护始到，夜闻钟磬仙乐之音，又时现佛像，炜烨可骇，由是启愿凿百尺弥勒像。像成，端严伟特，名闻中外。其最异者，像自石中凿出，今佛身之后，石壁之上，有自然圆晕，如大车轮，正当佛首，而四方阔狭一同，无毫厘差。佛身高广，则咸平僧端辨尝记之云。按刘勰旧记，齐永明四年，有浮图氏，厥号僧护，尝兹矢誓，期三生躬造弥勒之像。梁天监十五年二月，始经营开凿之。洎毕，龛高一十一丈，广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壮丽殊特，四八之相，罔弗毕具。谅嘉陵并郡石像外，至于斯，天下鲜可比拟者。后梁开平中，吴越王镠赐钱八千万贯，造阁三层，东西七间，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宝巨万，建屋三百余楹。后镠之孙俶，又列二菩萨夹侍阁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间，邑人石湛铸铜钟一口，董遂良等舍钱百万，妆饰金像。又诣阙请经一藏，石氏又起转经藏，并宝殿以安之，赐额宝相。厥后侍像亦坏。元元统二年，僧普光更为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铜丝为网，护于其前。明永乐九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门毗卢阁，凡三层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统

中，悉毁于火。万历三十一年，复为石龛罩之，永绝火患。

马房灯光

贵阳府蔺州永洪庵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构。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陈百户。所栖马房，夜有灯光照数里，陈异而遣之。遇禅师为示三乘，既得正觉，选地以庐，因庐焉。是为宣德二年。越二载，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诣阙，月溪亦与焉，别弟子语曰："此招提中徒众，慎无逾四十，逾则殃。"抵京，将召入，上令中使密置经槛下，覆以锦。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上召之，急对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惧藉经为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异焉，翻经入之，赐以茶，不饮，而南洒。问何故，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户，用禳之。"上未信。后十余日，守臣报火作，如其语。上遣还，遂示寂留都。后有檀越广其居，成福地，林麓点苍，溪洞镂错。中有磨刀溪，大石横其中，为石佛口，水从两旁流，大如轰雷，细如鸣弦。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挂岩，为珠帘三重。寺中缁衣四十人。每自外来者，过五人则有一毙，过三人则有一病，过一、二人则有怪。

誌公砖塔

临邑县东有砖塔，云是誌公所营。四面有石兽，迅猛可畏。周灭法时，令人百千挽出，终不可脱，亦无所损。今犹在彼云。

刮金

谚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赵璜奏，没

入正德末所造诸寺绘铸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余两，正合谚语，可笑。

罗汉化米

庐陵能仁寺，当宋时旱甚，米价翔贵。一罗汉变为僧去，化米于赣县。得载两舟，抵郡城，谓舟人曰："吾归领人来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两履尽湿。舟人迟之，两日不至，亟诣寺僧问故，寺僧曰："此无有也。"舟人行殿上，见罗汉中有绝似僧者，而足尚湿，乃知罗汉所为。今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气，酷类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额。

麻衣书字

拆梵宫者必受其毒。吾师陈禺阳建寿圹于峡石山，有观音庙直其右，以计毁之。果有满指挥之死，累其长子问斩，坐狱十年，破家十万。指挥未死前，一麻衣僧，各书一"夫"字于店门上，凡七十余家，惟一老媪沽酒者不书。指挥死，地方人惧祸，放火欲燔尸灭迹，因延烧，凡书夫字皆尽，老媪家独免。考满指挥之先，乃以夷人归附，实姓矢，成祖为改姓，发海盐卫。"夫"字近"矢"，复近"火"，盖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谏议撤快阁，尹合撤南台，皆斩其祀。吁！可畏矣。

狮岩

黄文肃公，读书大云山下。水际屡得采药，寻其源，遇二僧。忽

二狮子骤至，僧叱曰：“勿惊地主！”公因舍地立寺，额曰狮岩。其山盘曲深秀。一达官利其地，纵火焚寺，火尖蟠结如球。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狮衔入洞中，惊绝久之。有僧抚其首，复苏，乃叩头愿重创寺赎罪。僧嘻曰：“勿言，汝且归。”既归，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风雷，龙伸爪攫去，无一留者，其人亦竟死。未几，一老叟过之，发愿修复。方辟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众欢趋，不半岁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叹曰：“昔何遭劫，今乃重兴，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应者曰：“公言误矣。彼畜业重，福何从兴？有发心者，即佛即僧。”

龙湫

李元阳，滇人，驻十九峰下。见水涨冲城，裂其门，沙没民居，闵之。以问祖秀眉，曰：“郡本龙湫，《汉书》谓邪龙云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弹压，民始得安。今法废，龙复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复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忧。”公受命默识。既贵，自壬寅迄己卯四十余年，寸积铢累，崇圣遗墟及郡中坛宇，焕然一新。又为之振其钟鱼，条其科教，其法渐备，水患用息。

体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读书宝香山中。尝夜归，遇暴风雨，避大树下。水至，展转迁徙，晦冥中，竟迷归路。遥见林外有火光，急趋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读书声，敬心稍自慰。扣其门，有一童子应声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将来，使吾候之于此。”敬仰视其门，有大书“体玄”二字为匾。遂相携而入。见一老翁，坐长明灯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劳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风雨，得无疑惧乎？”敬曰：“归省乃

晨昏之常，恐贻吾亲忧，虽甚劳困苦无恨。但得一烛寻路，即可归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烛？但有少枯叶。郎君且燎湿衣，徐为之计。”敬起解衣，问向童子曰：“翁为谁？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称逍遥翁。”又问：“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为隐君子也，修谨进曰：“敬家只在山下，往来山中甚熟，未闻有体玄之院，亦未闻有逍遥翁之名，敢以为请。”翁曰：“昔体玄先生尝居逍遥谷中，吾世业为医，往来中条山中。后因避难，闻陶隐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药南来，结庵少憩。不觉遂淹岁月，不久亦还故山耳。”又问体玄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无用知也。”顷之，燎火衣干，恳还，翁起谓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骑之而归。昏夜泥淖，当有所恃无惧也。”敬大喜过望，即命少孤牵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出一僧帽，谓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为赠。”敬辞曰：“吾为书生，平生志气将期匡济天下。翁为长者，既蒙训教，安得以此帽相戏。”翁曰：“吾昔亦尝有志斯世，后因所辅非材，不用吾谋，祸几不测。得此一笼，始获解脱。不然，岂复能生出宜秋门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当自理会也。”敬却之，翁但再三叹息而已。敬遥窥笼中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钵耳。两童至门外，敬乘牛，致谢而别。方出林，牛行甚驶，势若飞禽，不复能控制，身亦安稳无恐，须臾，已及门矣。遥从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寝，惊起，隔墙应之曰：“夜已向阑，若安得以此时冒风雨独归耶？”敬答曰：“吾得遇隐君子，借一牛骑归。不然，今夕必不能还矣。”举火牵牛入，牛忽抖擞咆嗥，化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尽震惊而出。比明，寻访体玄山居，不可得。数日后，乃在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庙，仿佛是雨夜所经行者。其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即东坡少日所见“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之笔也，笔墨犹新。循其路归，见虎踪历历尚存焉。

按潘阆，字逍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诗知名。为王继恩所荐，太宗召见，赐进士第。寻察其狂妄，追诏罢

之。又多出入卢相多逊门下，多逊尝遣吏赵白交通秦王，阆预有谋焉。多逊败，宅随毁废。阆时方在讲堂巷药肆中，闻之，知事将连逮，即奔避多逊邻家，曰："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其邻匿之墙中，阆作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须发，五更持磬出宜秋门，变姓名，入中条山。朝廷图形，下诸路捕之不得。潜居一寺中，题诗钟鼓上，县令见曰："此必潘逍遥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时为秦理掾，讽秦帅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门助教处之，乃出。真宗朝，王继恩败，籍其家。其中缄题往来，诗诵满门，事连宫禁。上恶其朋结，祸将不测。阆自疑，将逃去，京兆尹先收系狱。上闻之，诏中外臣僚与王继恩交识及通书尺者，一切不问，释阆罪，以为滁州参军。卒泗上。

僧姓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黎密为帛。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

元时，僧度牒以羊皮为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据席说法，未尝有崇卑位分之异。宋末，史卫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谓官署然。有服劳其间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声华彰著，乃拾级而升，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则如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元亦因之。国朝两京考之礼部，省直考之府官，

其气势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不复倚之为重矣。

募缘问子

元至正间，嘉善张臣伯，赀雄一乡。生子曰巨森，年十岁，不能言，甚以为忧。一日，有僧募缘建吉祥桥，过其家，臣伯绐曰："问吾子欲为，即可。"僧诣其子问之，巨森应声曰："吾家独成。"臣伯喜，从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来僧家幻异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圆寂懒牛和尚，既说偈已，即沿麓至矶，举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没。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袜履，无少脱遗，趺坐俨然如生。群鸦野鸟，环鸣于席外，舟人聚观，乃与归荼毗焉。奇矣！奇矣！兼火、水二相矣。

殿左施帐

黎文僖公淳、刘忠宣公大夏，少肄业于华容县之圆觉寺。僧大镜梦殿左施金龙帐，二神端冕坐其中。晓起，二公在焉，正梦中所见也，资给之良厚。二公既贵，贻以金，怒却之曰："吾岂望报者耶？"终身不出寺门。

入棺趺坐

东阿城北有香山寺，宝灯禅师实驻锡焉，筑高阁，栖其中。寒暑昏晓，未尝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谓其徒曰："吾将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时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玺，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凤阳亳州人。父为序班，母感异梦而生。丰骨秀特，举止言笑，自然应节。年十岁，即通佛书如素习，语皆县合。梦大士道之河滨，涤以水，曰："尔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顶曰："急寻归路！"亡何，一鹤下庭中，甚驯。未几，病危，语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还以未生视我，痛何从来？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财十五。

佛奴母胁

锡山尤少师时享之子平贞娶王氏女，产一女，从左胁下出，名曰佛奴。慧性异常，五岁举动如成人。至秋，渐不食，形体日小。一日，母胁复开，女便跃入母腹，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筑小塔于赤石岭葬焉。平贞念妻、女，不两月亦死。

金氏青莲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马军巷之张生，素食仅十年，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溲于桶中，置别室。丧事稍毕，于廿九日移桶，则盖顶起寸余，旁吐青莲花一枝。骇视之，中有数

蕊。次日，吐一叶三花，当日萎。又次日，为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时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与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视，果然。其桶中复有四蕊，观者填咽。花凡十二，叶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惊动人如此，人恶得不信而奉且趋之耶？

胡御史僧异

为民御史胡涍，无锡人，任侠，喜佛事。殁前数日，与陈氏子度西桥，遇鹑衣僧，胸前垂绣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蹄授胡曰："视之。"胡笑弗视，曰："吾事去矣，视何为？"僧亦笑，竟去，曰："不视亦得。"殁之后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鸚鹉嬴一，置柩前，讽呗移时去，竟莫可踪迹。客游惠山泉亭者，遥见胡幅巾行咏，入黄公涧，怪之，曰："吾闻胡君病，今乃在此！"没前一日也，人皆异之。胡素趫轻，饶膂力。尝道晋陵，醉后舟出白龙观，横堕水，且濡。忽矫起，呼空上，观者数百人，咸骇之以为神。顾令以瓤入，与饮甚适，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跃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尝与客游匡庐、秦余诸山，客方饮山址，睥睨间，胡已独身取间道，陵巉岩而登箭阙，握冻雪下劳客矣。

痴和尚

余四岁，见一僧，长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栅栗树桥过我门，众童子群拥而北，号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气蒸如云。余曾坐其肩，摩顶，戏加拳，亦不怒也。惟过一贵人门嫚骂，初犹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趺坐受梃，都无所伤。放归，再出再骂，无如之何。拘于别室，绝其食，可半月。暗窥之，

惟闭目运气，亦有密饷枣与水者。又旬日，贵人大悔，加礼，许为造寺。未几没。闻题二诗于壁，时余尚幼，不能录记，至今以为欠事。安得再遇此僧，从之入山，脱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闻倭儆，集教师数十人讲武事，与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复谭。

王龙溪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荐于府。府集教师二三百人与试，约角死勿论，咸俯首愿受教。后卒死于倭。

达观始末

达观和尚，曾见之西山戒坛。雄爽，直可笼盖一世。对士夫尤箕踞嫚骂，尝出一对云："睡魔啮眼珠。"将暗，诸对者皆不称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诘问，曰："睡魔对饿鬼，啮眼对劘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对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两件，更何处觅？"和尚笑曰："原只此一个。"

和尚声满天下，诸贵人无不折节推重，却不知族家何处。自称曰吴江人，又曰："你辈到底晓得。"余见之戒坛，相别为文送我，甚属意。寂之日，余方舣舟震泽普济寺前，梦和尚下舟，肃肃带风声。次早入寺门，盘桓古柏下，恍惚如有见。此柏乃数千年物，能为神。永乐中，吴江一粮长，在京师遇老叟，与语相合，问其居址，曰："在震泽寺门左侧。"后寻之，止有此柏，并无人住。意和尚树神，转世修行，与余相近，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柏奇古苍翠，近年转茂，当是和尚得道复归，远过老树精乞灵洞宾矣。其侍者钱山死跟不

去，痛杖无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称曰紫柏道人。

和尚被执，为曹郎中所挞，创甚，叹曰："驻不得矣。"即狱中说偈，理襟，敛手足而逝。尸不仆，首微欹，有笑容，盖存时只夜坐，不贴身卧席者已三十余年矣。龛归径山，有内臣某，穴龛摩得其顶，奇之，舍五百金助葬。初遗命塔五峰之内，有竞者，伺其徒法铠入蜀，塔于外。缪仲醇先生见而惊曰："浸杀和尚矣！"会余亦至，议合，亟发之，浸者三尺。起龛，流血水凡三昼夜。可见尸尚未坏，或故假此示验，动人耳目也。久之，荼毗得坚固子半升，众弟子分去。尊和尚者，既极口以为达磨、宝誌之流，而毁者又以挞时叫苦乞哀为言，各有所据。乃余则亲见亲闻，非剿口说也。

枭秃像

杨琏真伽等三髡画诸佛像，以己像杂之，刻于飞来峰石岩之内。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陈仕贤击下三髡像，枭之，三日，弃于圊。田汝成为之记，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尝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至姑苏，遇游僧太空，与谋说一监生，装巨舟奉大佛，自称镇国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无锡。时府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踞公座，传呼甚厉。时县丞王建中谋印不得，利其事，阴遏兵快，未即前，观者云集，明始疑惧，率其徒跳还舟中。会谍者为逻卒所获，众请知事严讯，知其赝，率兵往捕，尽缚之，县丞仍匿其资。明自吐为镇国王贤培之子，名勤荣，别号龙云。因父溺爱幼子勤煌，

己乃让国，削发出游。更言其母妻姓氏、居址甚详。于是抚臣移咨河南核实，并疏狂僧猖獗，由署官望轻，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时明羁候真武堂，久之，防禁渐疏，潜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镇国将军勤煌并无兄勤荣出游，其所称父母、姓氏、居址尽不符，乃当明假王大逆不道论斩，余从坐有差，县丞亦夺职。太空先被殴死，此妄男子，误入县搏人，一时张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张士诚，束手无措，而县丞又因以为利，可笑如此。一日有儆，其不至瓦解，无几矣。

商丐

余初归，有一丐者，自称川商，遇盗掠罄尽，几死，跪而乞食。余视其貌，狞甚，疑之，稍稍诘问，语支吾，色微动，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则秃顶，鬓蓬蓬，皆假装挂于旁者，方俯首叩头，忽直立驰去。众欲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睁睁欲舔人，可畏。

卷之二十九

玉梁

汉武帝时，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验，因置观。既构殿，少中梁。忽一夕，云风大作，明旦霁，乃天降白玉梁一于殿上，光彩莹目，因号玉梁观。后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观九里，午时，雷霆裂殿梁，化为黄龙，乘云飞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长庚，号琼琯，琼州人。天资聪敏，少应童子科，自言世间有字之书，无不诵读，文笔洒落，顷刻万言，善草书，有鸾翔凤翥之势。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陈翠虚，授以丹诀，往来名山。又于黎母山中，遇异人授洞玄雷法，能请雨，无不响应。尝赞朱文公遗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弦管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唯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说尔。"其自赞云："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嘉定间，征赴阙，对御称旨，馆太乙宫。一日，不知所往，后于鹤林宫与众作别而去。嘉定己亥，诏封紫清明道真人。

发冠仙师

当阳县极真万寿宫，发冠仙姑、封悟玄参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弃家，寓东张村涧槐上。未几，寓西郊丛祠中。又未几，寓东原民孙鞯家灶前。又未几，寓滕之峄山，积功满千，遂寓于此焉以卒。盖真人本济宁肥城农家女，俗姓田，后归同村孙氏。自合卺，其家数有妖，弗宁，以新妇为不利，逐之，无所于适。距村十数里，有槐如幄，横生涧胁，涧深叵测。真人泰然处其上者数月，风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逼。其寓于古祠也，年少见而媟之，俄而媟者若空县，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榜。其灶隐于民家也，始终凡八年，其家礼之甚至。真人有辟谷术，日惟啖枣数颗，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洴澼，或代执爨，皆不辞。自归道二十余年，首未尝栉沐，发皆上生丛合，高尺余，其端旋结如云。乡里异之，因目为发冠仙师云。

石函

嘉州东十余里有东观，在群山中，石壁四拥。殿有石函，长三丈，其上錾鸟兽花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缄锁极固，泯然无隙。相传为尹喜真人石函。真人升天时，约曰：“函中有符箓，慎不可开。”大历中，清河崔公为守，欲开之，道士曰：“真人遗教，启函者必有祸。”崔以巨索系函鼻，拽以数牛，半日，石函乃开，有符箓十轴，崔曰：“向者谓有奇宝，今符箓而已。”令缄锁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乃苏，言曰：“有冥吏摄吾至一官署，冥官即故相吕公諲也。谓吾开真人石函，于法当削寿禄。即泣告吕公曰：‘故人何以为救？’吕曰：‘法不可逃，吾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禄廪耳。’”崔即拜谢，苏而问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于使者，具以事告。节制崔宁

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二年而卒。

庐山老人

桑维翰、宋齐丘、黄损同憩庐山盘石上，有老人啸而至，谓桑曰：“子当位宰相，然而狡，狡则不得其死。”指齐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则不得其死。”指损曰：“子有道气，然才大位晦，不过一州从事耳。”损曰：“有才何患无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晋，宋相南唐，损在南海，虽位仆射，禄视州从事。损字益之，连州人，有学识，工诗，好山水游，卒以寿终，著书三篇，类《阴符》、《鬼谷》云。

吴翁

张、陈二将者，闽太傅章氏之爱将也。后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闽，以二将为副，屯军于五夫里。有吴翁者善卜，二将召翁占之，曰：“吉。”未几，王廷正降，二将同文徽归，复次五夫。因召翁与语，赉遗甚厚，翁辞焉。二将曰：“不意有大贤居此。”因名其山曰居贤。谓翁曰：“吾欲弃人间事，与翁为林泉交，可乎？”翁乃为大将卜居隐仙岩之旁，今曰大将村；为小将卜居于贤山之侧，今曰小将村。其驻马之地曰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峰，藏刃剑之地曰剑山，弃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辞二将，饯之于鹅山之阳。文徽顾岩石奇磊，登岩长啸，声出金石，后人因名其岩曰将军。二将从翁学长生久视之道，皆百余岁而卒。

泥人生须

长庆中，新都大道观泥人生须数寸，拔之复生，凡十余日乃止。

蜕骨

武夷张仙岩，盖晋张湛飞升处。岩高百丈，遗蜕在焉。两手据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顾，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蹇之头骨，瘗之山窍华山西峰。陈希夷蜕骨，函以木。南峰安真人肉身，坐石龛不坏，衣履犹存。玉女峰韩姑姑遗蜕在棺，可启以视。韩，我明人也。临江萧侯庙遗蜕，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皆勾联，贮以石函，天台荣师肉身犹存。至于曹溪六祖，杭城丁仙，潼川云台，皆香泥黑漆为之，无异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闽人。授雷霆秘诀，祈祷驱除，大著灵验，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戏，对局终日不释。间有急叩之者，则随以一棋子与之持去，其胎即下。一日，有人于郡城下指昌骂曰："饶舌哉，雷部判官精！"盖昌其降世云。

水仙

陶岘者，彭泽之子孙也。开元末，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难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𦨭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达。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

极坚巧，一舟贮馔饮。客有前进士孟彦深、孟云卿、韦应、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岘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岘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拒之曰："某麋鹿间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诣者。吴越之士，号为水仙。有亲戚为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来当，赠钱百万，遗古剑长三尺许，环柱四寸，海舶昆仑奴摩诃，善游水。遂以所得归，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如此数岁。因渡巢湖，亦投环剑，而摩诃跳浪而出焉，为毒蛇所啮，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阳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岘曰："敬奉谕矣。"然素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栖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职，擅贵游之权，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须一别襄阳江山后老吴郡也。既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环剑，命摩诃下取。见摩诃泊投波际，久而不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环剑不可取，有龙高二尺许，而环剑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岘曰："汝与环剑，吾之三宝。今也既亡环剑，汝将何用？必须为吾力争也！"摩诃不得已，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力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视于岘也。岘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江湖矣。久之飞升而去。孟彦深后游青琐，出为武昌令。孟云卿当是文学，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杜甫为《饮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独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

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史》：暮开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无比。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敬之如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以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生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儿

金姬，姓李氏，名金儿，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丽，诵经、

史、仙、佛百家书。父得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悉以其术授之，遂极玄妙。言祸福，皆响应。张士诚之乱，举家被俘。儿未及笄，侍伪大妃曹氏帐中，以卜艺见知。士诚据高邮，为元丞相脱脱所围，城垂破。儿卜之，谓“当固守，敌且退”。更二夕，当冬，忽闻殷雷夜起，贺曰：“阳气发，城中明日可以战矣。”登楼仰观，良久曰：“龙文虎气见我营上，急击勿失。”俄报脱脱削官爵，铁甲军皆散去。遂开门纵击，大破之。术既屡验，号称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赏。乙未，士诚将遣兵渡江窥姑苏，问之姑，以为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隐语托为诗，讽士诚，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苏，改为隆平府。三月，士诚移兵赴之，召问，引古今兴衰善败大计以对曰：“入吴之后，方将为国家深思耳。”姑见士诚横骄，每为高论动之，久不敢犯。及是，册为金姬，曰：“事成，进为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辞于曹，出而拜跪祝天。须臾，闭目奄然。父母惊赴抱起，呼之，已绝矣。士诚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几，大明兵来攻，士诚屡败，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诚妻刘氏梦姬泣曰：“国家举事大错，难为计矣。”他日，又梦姬抚士诚二子曰：“有不测，当阴祐之。”姑苏被围，将破，刘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潜行如葬所，则先为乱兵所发，尸已蜕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在，尽取还章丘。二子长，冒李姓，亦不复知有张也。洪武末，其季乡荐赴都下，母诫之曰：“京师某所，有盲姆，殆八十余，可密访问之。犹在，寄声我犹无恙，速报我。”如其言得之，盲姆闻声，扪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声之似我弟也！国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来此耶？”即拥出，拒其户。盖姆即士诚姊，得赦不死，当时预闻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称疾归。其子孙至今编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鸡墩。盖讹以“姬”为“鸡”，遂妄言下有金宝，其气化为鸡，时夜鸣其上云。

白鹤仙

俞允，字嘉言，华亭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拜楚府纪善，改鲁山令，寻迁礼部主事，奉命使楚，坐还报失期，谪判长沙。少时为人疏节，倜傥不羁，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乐施。允尝与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过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侑以美器，道人执陨其一，允殊不为意，遇之加礼。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于市，旋博得一器以归，其器绝类昨陨者，曰："器固无恙。"如是，盖道人业已预知有此，姑以试允耳，乃允固不为动。而少年者辄恚，奋益急，与博徒十数辈，求博道人。道人每与之博，必得其胜。于是少年窘甚，不敢斗，咸窃惊异之。允因笑而问曰："而技可学乎？"曰："子有奇气，异时当奉大对，为天子命吏，是不足学也。"遂别去。允乃悟，始折节为儒，补博士弟子。是时江南甫定，经学失传，允独得《三传》于蠹简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举畿内高第。至是果举进士，历前官，如道人指。其后之长沙贬所，未至，会道病暴卒，已而复苏。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篑，待榇于沙门七日矣。忽有医者贸药而至，或戏之曰："寺有死者，可复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纳允口中，有顷，得呕数声，竟起不死。于是家人大喜，竟以金帛酬医，医无所受。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长沙有白鹤大仙庙，盍往修之？"俄失所在，众皆骇然。然后知其为白鹤仙神也。而或以问允，允始为言畴昔事，谓："我实神游其地，而未尝往也；往而复还，而未尝生也。"其静定如此。及至官，访之，果得白鹤庙，重建焉。居七年，以寿终。后六世孙汝为者，复以《毛诗》举隆庆辛未进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张文僖公升为举子时，北上会试。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颇加礼意。一日，文僖读程文，道士问曰："公何为手是编不置耶？"曰："书须温乃熟。"曰："书一目便了，何待

温？”曰：“子读书能若是乎？”曰：“然。”即举是编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诵。公心计道士必少时读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复抽《洪武正韵》难之，曰：“此书亦可览记耶？”道士曰：“此书难，却须览二次。”辄览二次，又成诵。文僖知为异人，乃叩以后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举状元，其二买饶正己宅，其三则于滕王阁饮酒三日。”文僖问：“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谓何？”曰：“久当自知之。”诘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经》中有吾名。”遂别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阁臣刘吉奸邪，贬南京工部员外，便道过南昌。两院暨三司诸公，慕其直声，乃于滕王阁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铁柱观，观中人方读《忠孝经》，文僖翻阅之，见所谓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后居饶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凤冈讷，读书青柯坪，近岳神之寥阳洞。同学子偶因谐谑，昏仆地，公为致祷。俄见光曜如月，砰轰至舍，同学子顿苏。问之，云：“见白衣道人焉。”比公卒，其夕光曜复见如曩时。

逢吕仙

江陵柄国时，用朱正色为本县令。朱倜傥，有侠气，相府家奴犯者，榜系穷治无所贷。江陵深奇之，为延誉行取。即此一节，其贤于前后相君多矣。朱后至佥都御史，自言逢吕仙，曰：“士夫践清华者，非佛与仙，即精灵也。从仙堕者，爽朗有干济；从佛堕者慈；从精灵堕者，贵而贪狼败类。”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养生家言，静坐调息，时诵《黄庭》，延方外人甚众，而不谈黄白服食之术。严事吕纯阳子，

叩之辄验。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殷勤，因构靖紫团，揽王屋、太行之胜，杖履时及，庶时时遇之。卒时，有道人及门，忽不见。

李长沙当国，先困于刘瑾之逆乱，后苦于流贼之纵横，屡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带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环求见，进之，指公所服带，并自指曰："此带虽好，何如我环？倘能弃却，相从入山。"公曰："久服诚无滋味，第入山尚须岁月耳。"道士笑曰："知公无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剑，乘云而去。盖吕仙也。国朝官至腰玉极矣，然文臣得之，往往迟暮，在朝在野，无绝久者。惟刘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贞三十三年，吕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阁臣也。六卿独高户部尚书耀一人，三十三年，其非一品而赐者，不在此数。然闻之长老，谓在朝文臣，玉带至六者，即生得失有争。今上即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谓盛矣！

卧木

叶广才为诸生，有异才。生平壮健无疾，至老不衰。将终前三月，即绝粒，日惟饮水一盂，颜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诣宗祠展拜，呼子宠公及族子见山交拜。拜毕，谓宠公曰："举木来，而父将往。"宠公大惊："大人无恙，何得为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谬言耳，姑听公。"乃举木，木至，挥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敛，"敛，苦我也。"顷之，若将瞑者，已复张目顾宠公："有一偶句，而为我书之。"句云："辟谷身轻，总把清高还造化；降生任重，尚惭忠孝谢君亲。"语毕，溘然而逝，人皆异之。属纊时，指堂前燕巢，谓见山曰："汝晚无子，今岁当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贵。"未几，生台山先生，官至大学士少师。

刘罗陶仙游

刘伟，朝邑人。以乡举为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严而治。纯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乡人有自远方还者，多从道中见之，寄问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韩公邦奇，为山西佥事，方视事，忽闻人持伟名纸入报，韩惊起，宪使张公琏问之，韩公云：“舅氏死久，人传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纸者，即其人也。”宪使问状，门者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绢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门外。”遂命延入。从中道缓步而前，韩公遥识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阶揖入，起居无异平生。但简言，问之则对。坐定，手接茶而不饮，坐中亦莫敢先发言。韩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劳苦，答曰：“久别，特远来视汝。”语及家事，颇作悲叹之状。韩款留不可，即起别去。一僚曰：“闻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死，汝则要死。”别去，谓韩曰：“汝弟邦靖，可令速归。”出门，复携童子，飘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继死。刘氏闻之，发棺视，惟一履在焉。

旴江罗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见台同亨为工部侍郎，摄部事。时吏部郎刘直洲文卿，已得罗讣数月矣。忽一日，曾以直洲为罗乡人，与语曰：“贵乡罗近溪健甚，前来就余谭。昨又来，皆竟日，议论风生，胜昔时。问其馆舍，不肯言，余未报候，子为余觅之。”直洲骇愕不便对，归检家书，问僮仆自家来者，得其死问甚详。次日，乃以实告。曾遍询，皆如之，深以为异，始知先生仙游去也。

陶石篑之兄与龄举南都，蜀礼部尚书李公长春实以谕德主试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试还，盛气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马笑，语谓：“生勿妄念也，解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尔不识会稽陶与龄，而辱长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为舍而去，归以告尚书公。公叹曰：“噫！是余门生，而编修君兄也。死矣，何为见之！”及放榜，言皆符。于是两川皆传与龄实仙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气

邢台梅傅，字元鼎，万历辛卯举人。知登封县，戊申大旱，祷之，久不应验。麦已枯，无所及，惟有荞麦尚可种。出俸，并劝民间收其种以待。梅一日祷，信步探幽，凡数里。忽遇溪边一隐士，揖曰："令君劳苦，雨关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荞以种可乎？"隐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东北方一孤树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须此物。"梅急往视之，见平地长白菜一茎，肥大异常。亲拔而收之，隐士忽不见。烹之，香美异常，急令民间收菜子，自括私宅银章酒器，与内人簪珥之属，市得数百斛，散各乡社，民间得者，亦称是。又三日，率众诅龙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菜、荞并种。复大旱四十日，前苗尽槁。久之，忽霪雨无常，枯荞无一生者，而菜勃然重发，逾二尺，过常年数倍。民收菜，曝干充栋，得以卒岁。此事甚奇。诅龙之法：令力士绕潭，极口呼噪詈骂，潭中渐有波浪，以致云兴雨霈，而独无雷。梅凝坐不动，曰："龙亦兽耳。我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终亦无他。梅生时，其父梦有冕而称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儿有贵征。"其称山人，必有道气，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辑纂《嵩书》，驯雅有体裁，此大雅士。余与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识，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间冬日，从如皋县回。时值大寒，见一人卧路旁，蓬跣蓝褛，寒颤不已。仲良悯之，携至家，爇以炉旁，不就，与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纸，列药五十九品，仍书纸尾云："留此方治风疾，用以报汝。"仲良依方制药，遇有风症者，治之辄效，名曰"急风一字散"，至今犹传。

开瞽

许某闽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积十载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气，自辰达戌，家人相讶，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问渡，将走海上。其人癯而长，乌巾布袍，挟一囊，囊中双敝屦耳。逆旅人颇疑怪其状，诘所由来，因与争言。客自言吴人，善为方，治诸病，至眼方，虽瞽可明。许生有所亲在侧，闻其言，驰报，因迎至。视之，曰："是当痊。"许生曰："予为废人五年矣，诸医方无弗尝者。倾赀为费且尽，然效如捕风。客且为司命，能还予瞳而生睛乎？乌头白，兔角，其若予何？贫无以为客费，敬谢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费何如？"乃下拜，请处方。客为方，不执古书，间用诸奇贵药。家人出簪环购买，日夜捣治。药成，味极苦恶，许勉服之。客居逆旅间，日一过许，家人谨奉侍，为具酒肉，客不食，进饭一盂而已。客所衣蓝缕，然微视其内衣，皆精绮，着肤处洁白如雪，当暑不汗污，以此异之。因制葛袍鞵鞋以献，受而不用。许既服药，久之，觉上睫渐轻，眶中若空无物者。积二十七日，左目划然开，右亦渐豁，睹物如薄雾中，望见妻子走视，惊喜，客已至门，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许率妻子罗拜，客曰："若今当为具劳我矣。然无更设，有豚鱼面可供也。"许实无此物，俄而馈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饮食，殆兼五人馔，尽酒数斗，然不见醉饱之色。席间，取铜、铅各一片，出袖中药，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烂然白金矣。因谓："若取铜、铁、锡器来，尽可金也。吾当以此术授若，若能离家，予偕若游。"许谢曰："生幸有薄田，颇具飧粥。盲人徼先生惠，复见天日，于愿足矣。不愿得秘术，亦不愿出游也。"客笑颔之，乃授一册书，皆眼方，其用药神奇，与古方书不类，并杂方十余种。许拜受，客因曰："予将海上游，还更过若。"于是遂去，不复见。许以其方试之，积千百人，随病轻重，无不立效。且老，然能篝灯作蝇头书，自谓目力比年少时更

健。意客乃真仙，为主祀于室，动止必祝，颇著验。万历末年，许尚在，当访其名实之。

仙桐道人

不知何许人。万历辛卯，游曹县定清寺，敝衣垢面，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为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礼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树由我再生。"索水噀之，寺僧莫顾也。夜半，闻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无枝，人有眼兮眼无珠。我来梧树活，我去人不识。人不识，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八极。翻身跨起云间鹤，朗吟飞过蓬莱侧。"昧旦起视，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树中顿发萌芽。逾月，枝叶扶疏，围大五、六尺许，遂成茂树。县令钱达道勒石记之，士夫游览，多所题咏云。

仙椿

福州之壶江在海上，多烈风。而白崖之巅，有椿一株，翠盖亭亭，榕叶槐身，经年无鸟迹，虽风作不脱片叶。三年一结子，如红豆。一道士夜半出门，月明，见树顶霞裳羽衣者数人，随以鹤鹿盘旋。其上五色云，晖映远近，隐隐笙簧声，非人间所有。鸡初号，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余。余庚子过此，至其地，日将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为语如此。且自述所寓仙迹甚多，盖真有道者。

仙骨

侯钺，东阿县人。少年游古庙，见一髯翁步入，自称九华山人。执手曰：“子必贵，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胁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写人形神。尝一识面者，去之数十年，能默肖。举进士时，榜下三百人，钺皆识貌，为一小箧，画而志之；比再见，无不识者。钺尝请告，里居。一日行山间，群盗劫以为质，钺使从者还，入城贷金帛自赎，而身与盗坐石上笑语。盗稍亲狎，进谓：“公行作吏，若遇吾辈，何以处之？”钺曰：“此在丰年，法必不贷；岁荒，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求旦夕活，奈何独罪公等？”盗相顾叹息，罗拜而去。钺跨马吟啸返，乃图盗衣冠状貌，送吏，尽获诸境。钺后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仙

“英雄回首即神仙”，此语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气”字用事，回首则气平而心和，自乐其乐，便是神仙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从事于服食飞升也。

肉芝

孝丰南郊有宋姓者，治圃为业。忽一日，锄韭畦，丛草中得物如婴孩掌，当腕截，锄口尚有血痕。宋骇异，持归，以为不祥，气遂索然不振，家渐替。俗传为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土饭

滋阳县大饥，众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挂瓠剑过之，

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饭，可食。"忽不见。众骇之，掘地尺余，土皆碧绿色，微有谷气。饿者捧而吞之，腻如稠面，下咽甚适，众争啜至饱，一方数千人皆取给焉。地成坑，且数亩，深可二丈，独不蓄水。易岁，麦将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满，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庄复我为崇仁令，云县亦有此异，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仙人点土为饭，犹之乎点铁成金也。然金之所点，三千年后，犹能误人；饭之所济，救人死生之际，其功尤大，其德尤远。凡仙人，必积功德而后可成，可久；若夫斋僧衬施，乃饶裕人装饰，好名图报，其意有在，恐不足为重轻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门，从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岩丛录》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笔丛》则云：始于宋南渡，皆本之吕岩。岩又传为二宗，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阳。至于符箓科教，具有其书。正一之家，实掌其业。而今正一，又有天师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龙虎、阁皂、茅山三宗符箓，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说，杂而多端。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自清净兼炼养，趋而服食，而符箓，最下则经典科教。盖黄冠以此逐食，常欲与释子抗衡。而其说较释氏不能三之一，为世患蠹，未为甚巨。独服食、符箓二家，其说本邪僻谬悠，而惑之者罹祸不浅。盖马端临之说如此，最为精当。今全真一教，大约是服食、符箓，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见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国初铁冠、冷谦、三丰之类，乃真仙，应大圣人出世，又不可例论。

醒神

其人壮伟坚悍，白须髯甚盛，自称一百六十岁。其徒讼言，为前威宁伯，学道不死，复出人间者，所至倾动。我湖茅鹿门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仙目之，先生亦自诧长生不死。家饶，诸子供养，极东南水陆之奉。座客常数十人，醒神慕而悦之。一日，来赴，形貌既耸，机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礼为师，不可，曰："公是我辈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仙。日夕大嚼，每一餐列数十余盘立尽。诸少年顿首趋风，称曰醒神翁。谬相传能知休咎、生死，以为钟离、吕洞宾不是过也。余方外艰卧病，一友曰："见此翁，可立愈。"不听，深为所笑，曰："无缘故尔。"后其说无验，茅氏亦益怠，乃辞去。驻南京，夜行，跌伤腰而殒。追思当日景象，若以为太平奇遇、奇事，余独愦愦，若不闻不见。有某佥事，敬信甚笃，依方采药于武夷，食之几死。将抵任，问休咎，谕令服花金带速行。或以为不可，大声曰："此是本等，当更有进者。"不数日，丽察典，归家卒。

符箓

其法盛于元魏寇谦之后。唐则明崇俨、叶法善、翟乾祐，五代则谭紫霄，宋则萨守坚、王文卿等，而林灵素最显。科醮之说，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辈亦尝为人奏章，今二业皆无显著者，独龙虎山张真人尚世袭。至我宪宗时，有李孜省、邓常恩流为房中之术。世庙时，邵元节、陶典真突起，压张真人之上。大抵符箓之说，自佛教业缘因果中流出，又窃佛经之绪余，作诸经忏，动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净本指，乃寇谦之一出，魏大武缘之，尽毁寺刹，诛诸沙门殆尽。宋徽宗于林灵素亦如之，至改僧为德士。世宗时，焚佛骨至万二千余斤。佛之神通，能资方士窃弄，而不能保其居与骨若诸弟子辈，此亦业报使然耶？

引儒释

神仙家必引儒、释为重，胡元瑞《笔丛》中言之颇详。并老子化身名号，皆录于后。乃儒、释未有引神仙者，此其分量可见。盖后世神仙之说，虽原本道家，实与道家异。至于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阴阳五行，变化无穷。其初气运庞厚，团作一块。于人，为三皇，为五帝、三王，与诸名世大臣。于教，为孔子，为释迦，为老聃。衰周以后，气运渐薄，各各迸散，千奇万态，莫知底极。天地鬼神，不得自主，总难收拾，且为所使矣。

孔子为水精子，继周为素王。纬书。一曰元宫上仙；《酉阳杂俎》。一曰太极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广桑山真君；《太平广记》。一曰儒童菩萨，下生世间；《造天地经》。一曰净光童子，化身颜子，为月明儒童；俱《清净法行经》。一曰明时晨侍郎，后为三天司直；已见《卮言》，后夏馥亦为明晨侍郎，见《仙鉴》。一曰与卜商皆修文郎。见《太平广记》，后乐子长亦为此官，见《仙鉴》。仲由在唐为韩滉，《太平广记》。施存在汉为壶公。施存，亦仲尼门人。事见《真诰》及《卮言》。然《御览》两引壶公，姓谢，名元，未知孰是。

释迦为三十三天仙延宾宫主，《酉阳杂俎》。又为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净妙夫人孕，为释迦，见《化胡经》。一曰关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为释迦。《道经》。

道家称老子化身名号尤众，参会众说而备录于后。老子初三皇时，化身号万法天师。中三皇时，化身号盘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时，化身号郁华子。地皇神农时，化身号大成子。人皇轩辕帝时，化身号广成子。少皞时，化身号随应子。颛帝时，号赤精子。帝喾时，号录图子。尧帝时，号务成子。帝舜时，号尹寿子。夏禹时，号真行子。商汤时，号锡则子。文王时，号燮邑子。武王时，号育成子。成王时，号经成子。周王时，号郭叔子。汉时，为河上公。右见《真仙通鉴》及《道经》。一云老子上三皇时，为玄中法

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右杂见《太平广记》、《抱朴子》等，与前说稍不同。又《造天地经》云：摩诃迦叶，往为老子。《清净法行经》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阳；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阳；一名元，字伯始；一名显，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时名玄录。周武王时为守藏史，迁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后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会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时，复还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时，复出关，开化苏邻诸国，复还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问道于老君，乃有“犹龙”之叹。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过秦，秦献公问以历数，遂出散关。至显王八年庚申东迁。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复出散关，飞升昆仑。据此，则过函关与出散关，自是二事，《老》、《尹喜传》悉同。盖过函关乃传道尹喜，出散关乃化服胡王。过函关者仅一，而出散关者三。然过函关，见《史记》，其说要为有征。出散关事，汉前群籍无载者，必后世道流增益之，以求胜释门耳。世多混二事为一，诗家尤易混淆，故详录之，以备参考。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经》称老子投净妙夫人体为释迦，则玄妙、净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为武林左托，南滨钱江，黄鹤峰最高峰，下有石涧，颇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见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许，莹净，隐隐有生气。捧归，置堂中，夜发光彩。因募筑精舍，为龛贮之。塑八

仙像，鹤、鹿各二于傍，晨起礼拜不替。一日，有丝竹声，非人间所有，起窥窗间，见石像有笑容，仙像隐若摇动，鹤、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窗入，香气充满，余像皆如故，而老君独起，齿若改削成者，甚骇，且甚以为幸。日午，一道士挥扇入贺曰："知君大有瑞应，然此像不宜久留，当以见还。"亟捧而走。老人奋起争之，搏空，无所见，惟一道白气冲天，遂弃家云游，不知所终。今其子孙尚居山下，俱樵夫。问之，曰："此远祖相传已久。"谓其年涧边松花盛开，群鹤徊翔，花扑起，鹤翅皆黄，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挟群峰而东若驰，与两天目相应。圆整秀拔，独峙钱江上。江海连接，所谓"海门一点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颠。忽一鹤飞过，堕羽，适当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间，患难疾病，无所不经，无所不剧。因泛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鸟，复有飞鹤堕羽，当右肩，喟然叹曰："此所谓铩羽且再，兆可知矣。"归来复大病，口占曰："骨格原来定，精神渐已非。横空双鹤度，海上有鱼矶。"息心待尽，更觉快然自得。而舍东有农庄，因弃家栖其中，鱼鸟日夕相亲。即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东望，红光荡漾，庶几二鹤来归。又口占曰："渡海鹤飞还，翛然只闭关。幻躯元不着，去住总闲闲。"虽病不服药，听之而已。

卷之三十

虏众来归

常郑公既擒纳哈出，其众惊溃。河水一夕大深，断其后路，皆曰：“天也！”其帅五十八，帅众来归，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连人，习其国书。入太学，粗涉传记，颇醇谨，在元为平章。既归，赐姓，历官，数有功，恬退不争，以寿终。

职官走虏

也先之变，山西榆次县李员外，亦走虏中，为之用，盖利其赏赐，且政宽，不受文法苦楚也。时见获奸细李喜、孙荆弼之言如此，系景泰五年，御史钟同审出。

路河

自广宁东二十里，至海州东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缘路浚河，谓之路河。海运由此河直达广宁，嘉、隆间增筑河堤，人马通行其上。近年堤颓河塞，内水辄潴为湖，而虏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掳掠，此辽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卫被围久，月粮既缺，舍余冯瑶捐万金代发。围解不即偿，且以朽币抵之。瑶诉讼，经数年。杨虞坡还本兵，知状，题奏，乃以马价给之。

壮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东关庄壮夫李恺挺身角虏，手刃七八人，身被十余枪。授所镇抚，仍坐堡提调。

虏款赏恤

俺答款贡，每五年守例宁静，加赏一次，银三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段表里或八或六。中间小酋入犯，能制驭罚服者，加赏银五十两有差。万历九年十二月死，与祭七坛，敕书一道，彩段十二，表里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驯服于后，智哉！可谓变夷而享荣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筑城以居。请名，赐曰归化，寺曰弘慈。俺答为顺义王，其子黄台吉封龙虎将军，台吉袭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袭将军封，亦如之。三娘子称一品夫人，不称妃也。黄台吉更名乞庆哈，嗣封三年死，恤典如父，袭封亦如之。

虏势日分

把汉那吉既降，得归俺答。命主板升之众，号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辅之。大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与少子不他失礼，哈吉不从，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讲和未定，扯力克自以兵收比妓为妻。扯力克者，黄酋之长子也。从此与三娘子成隙，而虏势益分。板升之众，日受蹂躏，不能自存。丘富赵全之子，入赴于总督郑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贡市好言却之，大约都被夷人杀尽。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堕马死。边臣以闻，得旨，那吉首克归款，忠顺可嘉，给与办祭，彩段六，表里布三十匹。此赏犹薄，当照俺答例减半可也。

赐经像

虏既互市，朝廷每遣僧赐以经像。始出塞，官为制大红袈裟，四人舆，张盖，炉香前引。至虏帐数十步，皆红毯衣地，上施白缭绫。使者奉所赐经像，蹈以进。既入，施设，虏王投体膜拜，九顿首，良久乃起。起受诏毕，复九拜，甚恭。礼竟，敬问皇帝万康，暨辅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无佛法隆污？使者具对，且为推言善恶因缘果报之说。护生甚善，斩刈剽窃，罪最剧。善升释梵天生人中，不产边地夷落；罪堕泥犁，受报无央。酋闻辄啮指咋舌。胡骑数万，环以听。大酋梵唱，属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罗拜，颡击地，若万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国像数躯，皆金银，随所驻，皆施净幕，香花庄严，悬所得汉饰□绢巾帨，糺结纷糅几满。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盏，供佛，饭僧，皆设大胾。辞而行，攀恋浃旬不听发。告以王程，辄曰："师辈佛子，而制国法乎？"曰："中华国法，大于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饷马数十蹄为礼。

耗雄心

王鉴川司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以后虏中得西僧，辄奉为活佛。中国因而縻之，尽得其力。佛教之有益于国家如此。但今之学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虏性强变为弱，中国慈则变而险；虏性直变为和，中国智则变而诡。将来未卜所终，而其端已见矣。

市易

互市起于汉武帝，所谓关市不绝以中之是也。有谓起于开元者，别是一说。然魏绛和戎，亦是此意。而要之，三代御夷狄，亦必有所饵而羁縻者，非独自汉始也。

番族

西番乌斯藏等处，将命者都用番僧，有阐教、阐化、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大乘、大宝二法王。以文皇神圣，亦迎法王至京，礼之甚重。今灵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基，盖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荐福，此特假为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礼太监刘允往乌斯藏赍送番供等物。时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谓之活佛。遂传旨查永乐、宣德间邓成、侯显奉使例，遣允乘传往迎之。以珠琲为旛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钜万万，内库黄金为之一匮。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经路，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遣行相续。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艅艎，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

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至其地。番僧号佛子者，恐中国诱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良马走，仅免。复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讳言丧败事，空函驰奏乞归。时上已登遐矣。

洮河边外皆番族，与虏隔绝。国初设茶马司，与番为市，每岁纳马易茶者，为熟番。封贡后，虏常钞掠诸番，番不能支，俯首屈服，岁有输纳，名曰天巴。于是虏骑数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据莽剌川时，掠汉人畜，边将或就索，辄复得之。万历十九年，副将李魁方大醉，军士报虏有侵掠，魁即单骑赴之，不介而驰。虏人初来，持鞚自白，魁辄拔刀斫之，虏大噪，射魁，创甚，还营死。督臣檄大帅刘承嗣击虏，不胜，虏遂入犯至洮河。副将李联芳出战，遇雨，为虏所乘，败没。乃以戎政尚书郑洛为七边经略使，切责顺义，趣之东归，而声火酋之罪，革其市赏，逐之远去，西边以安。

番僧专以进贡为生业，边吏因而为奸。每一起，必用大车数十辆，所装玉石杂货以箱计者，不可胜数，各色番人附丽者尤众。礼部虽执旧制，限起限数，终亦不得尽行其说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纳妻妾，酗淫赌博，靡所不至。而所谓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为主，能前知，颇有灵验。其禅修者，亦自不少。盖自白马驮经以来，历晋至梁，显于达磨，其西来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后用兵，设州县，屯戍，终于倾陷。宋为西夏所隔，元无所不包，遂穷河源。帝师、国师，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羁縻之。车书万里，固不得而尽废也，乃主者每欲减削。夫国家浮费甚多，柔远人，其得而轻议乎？

与虏角射

冯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备兵云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强

弓，请与戏下士角射，公曰：“吾与汝躬射。”虏射利近，密移远其侯，公连射皆中，酋尽输其衣裘鞍马，大愧。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赏之，复尽予所夺。虏大喜，叩头去，曰：“好太师，天朝有人。”辛卯岁星见，民间讹言：“易州有王气，官举兵，诛至矣。”众空城走。郎中项公德桢过署中，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骤止。阖门，治具合乐。徐遣吏晓谕，乃定。

烽堠

一边将为余言：近日虏得中国人，颇用狡计。先拥入边，俟举烽相传，即回骑出，从他道入。入又举烽，又从他道入，饱掠得志。边将但见烽举，即提兵往扑。既至，无所见，而先举烽者以误传报军门，他道失事者，尽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斩，并及其次，真是可怜！此际必当暗设一法，出入以单双为别，互而用之可也。

报功之弊

边将杀平民报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时有降虏至健，而审译无他者，留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语可疑者，另置一处，高墙垣，严扃之，食以虏法，不改椎结，俟有失事，取斩之。或三五，或十余颗，报上。验之，真虏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赏，人皆不疑。盖一参将曾守边者，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无有发之严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云南，未发，乃衢童即谣于道。求其故，知为土地神

所泄，因谪之云南。后冯巫于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进耳山。

云南六诏：一曰蒙舍诏，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诏，今浪穹县。三曰邓赕诏，今邓川州。四曰施浪诏，今施浪县蒙次河之地。五曰摩此诏，今丽江府。六曰蒙隽诏。今建昌。

五开、铜鼓等处，俗犷悍。其不逞群而歃血立盟，推其豪为之魁，号曰华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于盗贼。

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误用者，至作为器物。

广南诸夷，以牛货易。又谓里为牛，凡几十几里，则曰几十几牛。

南人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贝之为索，犹钱之为缗也。

苗纳粮一石，有至五两、八两者。

鲜卑聚语，崔昂问王昕曰："颇解此否？"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宋史》曰喽啰。

阑干之名，起于北魏。南蛮中，依树积木以居，名曰阑干，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语矣。

番人见中国兵少，曰磨子兵，谓其子旋转数，不能益也。杀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为重，埋至数十人，有埋奴铭。

北戎、南蛮，都不出痘。一入中国，痘辄死。盖夷落不啖盐、酱，即胎毒无所触，不发。

迤北地寒，不产铁；迤南地暖，不产硝。故戎虏苗僮，国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虽曰地气，亦天意实有以限之。

诸葛擒孟获，散青羌于五斗坝，此凌霄都蛮之自来。宋元丰中征之，国朝成化中征之，万历再征，皆因大雨而克。

万历二十八年，流民徐应龙为红苗所掳，诈称亲王，假传诏旨，吓诈苗，擒获论死。后遂诬红苗僭称名号欲称兵者，可笑。红苗介蜀、楚、贵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遗种也。

杨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杨相，避祸逃之水西安氏。后以病死，播人取尸，水西不与，多开供费之银，求以地赎尸，播人难之。或为之谋曰："以盐浸纸，晒干为券，三年必碎烂，然后与之争地，彼无冯据，且以还我。"如其议，尸果归。数年后，争地，契已碎烂，水西计穷，而地终不肯归。后告督府勘明，亦不肯归，则以赎尸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绝杨应龙进兵，又让后屯信地以报成功，即李霖寰总督亦许之，有"近地可拨，朝廷不爱惜"之语。及事平，蜀阃齮齕，黔中求多。安氏责输粮，便输粮；责献印，便献印；责擒叛，便擒叛，可谓恭顺之至矣。乃蜀抚乔璧星欲取安氏为功，坐以侵占播地为罪。而喜功之辈缘以为说，驯至以受贿弃地弹前督臣。王霁宇中丞逐之，此别有所谓，非因弃地也。

兵兆

琼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夺牛，黎愤，拔刀杀数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参将幸功，闻于兵使者姚善，率众掩之。大败，至督府遣师，又大败。后调数万人击之，黎走险深入，得老弱首数百颗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苏东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其东坡

先见，抑后人添饰耶？总督为江右张鸣冈，余同官南中，识之。

寨镇

海岛寨中必立一铜铳为镇，失之则灾眚立见。中国以计取之，方制其命。如闽中东埔寨失铜铳，皇皇无据，约献贼腹心，并我兵陷没者数百人，乃以归之。寨酋爇香顶受，赍金书牙蜡来献，誓擒贼报效，且请岁贡以为常。

属国

高丽、朝鲜，皆以在东方，近日出，故“朝”字读为“朝夕”之“朝”，“鲜”字读作“鲜明”之“鲜”。

平壤府，其西京也。天使至，列兵江上护行。观察使先于十数里外遣伶戏来迓。抵近郊，列香亭、龙亭、仪仗、鼓乐，率僚属迎诏。乐人皆着幞头束带，执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袗，金钉带与花同。陈百戏，环绕作百兽率舞态。幡幢四，上书曰：“万国同欢争蹈舞，两仪相对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里，海东无事凿耕中。”迎导入城，至大同馆。门外东南二面，各树鳌山彩绷，山上下列伶妓诸戏。入馆，行礼毕，王遣使来问安，拜诏，所至皆如之。

朝鲜有成均馆，宣圣庙，其庙扁曰大圣殿。庙制，櫺星门、仪门、正殿，两庑圣贤俱塑像，并与华同。其春秋丁祭，俱用朝廷颁降。雅乐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馆生曰生员，府州郡县学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蓝衫，与华同。但巾用软罗为之。

朝鲜使臣，洪武四年，用礼部尚书偰斯宣谕，随命斯册封。其用内相，起于永乐中。成化四年，朝鲜国王李瑈卒，遣太监郑同持册封

世子晄为王。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奏：“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知礼。使非其人，必为所轻。且辽东疮痍未起，岁复不稔，内臣沿途绎骚，劳费百端。乞追寝成命，选廷臣有学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词林充正使，给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鲜人遇风，飘至通州，被囚于守御所。讯之，乃其国主试官，作诗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风。此身若葬江鱼腹，万里孤臣一梦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异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词林为正使。将至，则国王躬率臣僚，驰百里外，立迎道侧。使者以守国辞，则退至数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门，凡三迎焉，分阶升位，正东西拜。

钦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陈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报。盖希元自大理丞左迁炎荒，忿懑无聊，故袭道路传闻之语，以冀一当。李古冲贻书曰：“钦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盖希元貌侵，诮之也。林，闽人，有文学，后升佥事，罢归。

莫登庸之乱，安南黎宁遣陪臣郑惟憭以闻。后赦登庸为都统使，惟憭不得归，处之长乐，给城中宅一区，田五十亩，从者三十亩。吁！独不能量才，处以小小职衔耶？即才不堪用，百金百亩之产，中国何吝焉。

安南进代身金人，范用囚服面缚。万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复放，罪视莫登庸有间，为立面肃容状，阅验，嫌其倨，令改范俯伏焉。镌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孙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进金人代罪，乃盖苏文所以戏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习舛，诸大臣其未之考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为烦费。嘉靖间，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万历初年，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臣舰造作，文移来往，非经年不能成。桅木尤艰，丁丑岁造成，复破。一造费可九千金，官吏从人饩廪不与焉。及到国，日有馈，旬有问安，月有筵宴。随从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粮食犒赏，不可胜计。故《吾学编》有彼国遣陪臣至省城领封之说。

万历三十年壬寅当封，吾师许敬庵申请于朝，允领封之说，不从。次年，遣给事中夏子阳、行人崔德，丙午年方归。夏，余同年生相厚驻闽，与抚臣徐学聚抵牾，徐困之，月给十金为费，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与江河间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适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窗玲珑，开爽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觉其为船也。此则舱口与舱面平，官舱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艰于出入。面虽启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风涛甚巨，高则冲，低则避也。前后舱外，犹护以遮波板，高四尺许，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前后竖以五桅，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小而短。舟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敕，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见用，其三防不虞也。橹用三十六枝，风微逆，或求以人力胜，备急用也。大铁锚四，约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条围尺许，长百丈，惟船大，故运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艀船二，不用则载以行，用则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柜，海中惟甘泉为难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备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红布为围幔，五色旗大小三十余。而刀枪弓枪之数，多多益办，佛郎机亦设二架。凡可以资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后从陈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吴惠，苏之洞庭山人，进士。有胆气，父子皆能武艺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飓风。有一大山石，拥出如刀戟，隐隐多人状，去舟里许，祭讫而风返。占城国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枪，其主坐驯象郊迎。既见，疾入，卫卒两行，魋结趺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极弱，夜鼓以十更为率。

成化中，给事中冯义，与行人司副张瑾，赍敕印，封占城国王孙齐亚麻勿庵。多挟私货，图市利。至广东，闻齐亚麻勿庵已死，而其弟古来，遣哈那巴等来请封。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而安南已以伪敕立其国人曰提婆苔者权掌国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为王，得其赂黄金百余两。又经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纳伪敕于朝。礼部劾瑾专擅封立，当正典刑。命下锦衣卫狱鞫治，始得其状。法司比依大臣专擅选官罪，坐斩。时占城哈那巴在馆，礼部译问之，云：古来实王弟，齐亚麻勿庵之死，以病不以杀。而所谓提婆苔者，亦不知其为谁。乃命哈那巴等暂回广东，令有司以礼优待，俟提婆苔谢恩使至，并审其情伪别处之。瑾后亦减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来降诸将范文虎等与部下，何止数十万，踯躅海上，恐为后患，故驱之入岛。胜则辇海外奇珍贡我，不胜而死，尽除内患。这达子尽有算计，关白遣清正行长，与朝鲜为难，亦是此意。二酋决不敢归，亦何苦杀入中国来。中国人全然不晓，懦者为封贡之说，躁者欲尽兵力，跨海长征。

中国有甚兵力，学得倭子袭人？只备御为上，渐渐消耗他。

关白信急时，上封事者谓十万入广，十万入闽，十万入浙，十万入淮，十万入山东，十万入天津，将如何？余在家暗笑道：关白坐七十二州，尽自得意，要中国来什么？兽离穴即擒，彼难道全不思前算后，孟浪发六十万人渡海？几许人看家？当一个大人家，发出五只哨船，也自不易，入夜来便觉虚怯。中国大矣，分八枝兵攻，杨应龙费了多少气力，不谓日本便能大举。

或曰：海上儆急，难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提备。况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窃发，东西海面，不啻万里，在在事体不同，随方备御，顾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于孙恩、卢循，却未闻通倭。当是倭尚微细，孙、卢在海边骚扰，透入内地，受其残破。中国只御之于陆，不闻战于海洋。比据广州，便窥伺荆江、建业，为刘寄奴所灭。

倭一名韩中，以其邻三韩而国也。

倭寇之起，缘边海之民与海贼通，而势家又为之窝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有一妹，贼虏去，因与联婚往来，家遂巨富。考察闲住佥事某，放诞挟制，尤属无赖。甚至占官兵为防守，一方苦之，甚于盗贼。及朱秋厓开府巡视，行保甲法，破碎其谋，而谤言大兴。今承平六十年，恐复有袭此风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黄华，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战，死之。勇士者，栝人也，骁悍无比，皆衣楮甲，用铁搦，与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敌，欲少退择利，顾桥已断矣。盖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数百千人，尾勇士数人而行。勇士迫，则举搦反击，逐贼，贼走复来，如是者数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见者，莫不壮之。于是勇士乃从埭渡，埭崩，而栝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贼从上射之，宛转死矣，其后河上常闻鬼哭声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余从吴淞猝至上海，百计攻围。积十七日，内外援绝。贼窥西南隅地旷而僻，作竹梯三乘，高与城等，置两轮于左右端，乘四鼓时守者多倦寝，贼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余人。舁梯倚城墙，推轮而上。一贼蹑级将登，适守城乡绅徐鸣鸾，不寐心动，促诸生唐缉巡城。瞥见惊呼，城夫杨钿跃起，登女墙呐喊，贼从下以枪戳之，钿坠城外，压梯上，贼亦坠。城上炮石如雨，贼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决浦口堰，水高数尺，相随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贼弃营垒走，侦者往濠上，见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争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铠，持利器，头颅大如斗，口员而小，色黝黑，知为真倭。其精锐尽于此矣。是日，贼从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复回舟，从浦出海，自后虽有警报，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阳，李克斋遂为督抚。子见罗材，时上春官，年方二十余，适在署中。见攻围势急，援兵未至，白于父，匹马散服出门，召淮阳城内诸豪问计。发漕司库金，大陈庑下，明赏格，令诸豪缒出。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缒入给兵仗，夜半缒出，自将乘雨后奋击，大破之，斩首五千。诸将追蹙，尽歼之。克斋以此晋南大司马，见罗驰归，不显其功。沈晴峰在围中亲见，笔于书，当不诬也。

王长年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甚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舵

饱帆归，此时不可失也。”皆曰：“善。”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斫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别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虏，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喈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覆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舟渔。

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严，佥民兵，勇士与焉。时乌程尹张公讳冕，有胆气，部勒东出御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随之。忽有十余倭突出，张窘甚，勇士奋而前，挥张使去，竟死之。张寻得其尸，旁有死倭六人，其首已为土人刎去得赏，盖皆勇士所杀也。为葬于岘山之麓。

倭官倭岛

关白，倭之官号，如中国兵部尚书之类。平秀吉者，始以贩鱼，醉卧树下。别酋信长为关白，出山畋猎，遇吉冲突，欲杀之。吉有口

辩，自诡曾遇异人，得免，收令养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树，称曰猴精。信长渐委用，合计夺二十余州。后信长为呵奇支所杀，吉讨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尽并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无为。壬辰破高丽，改天正二十年为文禄元年，自号大阁王，以所养子孙七郎为关白。

日本原六十八岛，各据其地，至平秀吉始统摄之。及老且病，子秀赖尚幼，托于妇父家康代摄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内二岛归赖。赖既成立，索其位于家康。不与，忿还其女，致争斗。赖兵败，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萨摩者。其位遂归于家康，传其子为武藏将军。倭俗简易，寸土属王。倭民住屋一编，阔七尺，岁输银三钱。耕田者，粟尽入官，只得枯稿，故其贫者甚于中国，往往为通倭人买为贼，每名只得八钱。其人轻生决死，饮食甚陋，多用汤，日只二餐，以苦蓼捣入米汁为醋。其地多大风，夏秋间风发，瓦屋皆震，人立欲飞。乍寒乍暖，气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即挟纩。九月以后即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终日围炉。妇人齿尽染黑，闺女亦然。以雪抛掷，孩子穿红绉纱，践于雪中，不惜。其酋长喜中国古书，不能读，不识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铜钱，只铸洪武通宝、永乐通宝。若自铸其国年号，则不能成。法有斩杀，无决配。倭人伤明人者斩，倭王见明人，即引入座。我奸民常假官，诈其金。留倭不归者，往往作非，争斗、赌盗无赖。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此辈亦无法取归，归亦为盗，只讲求安民之策可也。

东涌侦倭

万历四十四年，闽抚台黄与参遣义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舵手馆头施七回言：伯起同李进、叶贵、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馆

头开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横山，十八早至东涌。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见。遂上东涌山四望，止倭船一只泊山后南风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连，篷樯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碴隐处。伯起即将海道红票埋藏山上，并拗天妃判官手为证。忽见南碴船张帆来，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赶我也。"李进曰："今勿走，走则铳打立尽。"少顷，倭船至，通事同倭过船搜问："汝何船也？"齐应曰："讨海船。"通事问："见有兵船否？"应曰："无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说有兵船，他以五十金雇我来，我欲去，他不肯去。说有兵船，他方去也。"众曰："我说恐杀我。"通事曰："不怕，不怕。汝但开口作说话状，我为汝说。"又曰："汝既讨海人，为我取水。"众见倭坐我船中，不得已，为取水讫。彼首军忽过船，细视伯起，相其手，又视叶贵，三人遍相之，即摇首："汝不是讨海人。老实说！不说，杀汝！"众未应。倭以刀恐之者数，众栗栗相视。伯起知不免，大声曰："我说亦死，不说亦死，我等是军门海道差来，闻汝造船三百只，我军门海道，已备有战船五百只，汝来则战，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杀我也由汝，不杀亦由汝。汝杀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齐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矶，国王差往鸡笼，风既不便，归去恐得罪。欲将你首军一人，去回报国王免罪，决不害汝。"即问："谁是首军？"众指伯起。首军者，彼处老爹之称也。遂呼伯起过船，伯起奋而过曰："我今拚命报国矣。"即索网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军以番衣予之，不受，从叶贵等借衫递与之。倭首军陪伯起食饭，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带所掠船并我船，送至台山外。伯起为请放，即放各船归。倭船大可丈八，内有马四匹，铜铁满舱，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说："汝国人往我处，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礼待你；中国人见我来，便要杀。"说彼国简易，说中国即皱眉。倭亦能写字，以笔与伯起写，伯起不写。倭即写"日本人无情"。伯起取其笔，写"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写"无"字。七又言倭人与吾人，亦无甚异，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铳，眇视而声之，无刻不然。此差原系方舆，舆荐伯起自代，傅盛等三人，皆方舆所遣。三人归，而伯起不返，可怜！明年三月，以计绐

之，送归，得为海上裨将。

筹倭

御倭之策甚详，大要曰：御于海，使不得上岸，为最紧着。数其次，曰将、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卧而杀之；兄弟兵至，我立而与敌。兄弟兵者，谓渔船也。盖渔船不畏风涛，胆壮，能识风势、水势，第不敢带铳。若招募编队，给以工食，资以刀、铳，而不废其捕渔之业；又渔人中听其自推择为长，良有司约束，隶于兵道；获级之赏，一如官军；而所谓点闸、团操、迎送、朔望、祗候之类皆免，则人自乐从。故从来海上破倭，多得渔船之力。今登、莱、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绰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庙时，南倭北虏并急。其时竭天下之力御虏，南方急时所输于北者，不丝毫减。中间悉力拮据，终得荡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后，襄懋中谗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门，几至破家；有功秀才蒋洲、陈可愿，至谪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讳之，不敢出声。一切战功，惟有鹿门徐海一篇，而最难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间以诘其子孝若曰："尊公与襄懋情谊如何，乃不详录者何？"孝若蹙额曰："并此篇几削去，赖长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缚一草贼，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连篇累牍，震耀以求，必传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余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时文士为！余老矣，每每访求，不可得。间有谭者，年远未可信。近见唐凝庵先生《胡少保传》，极为详赡，喜甚，订录数款。惟王江泾之捷，的系张半洲经、李承庵天宠在事调度，襄懋方为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为益都知县，有贼曰草上飞虎，悍甚，众至数千，据矿为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谕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盗解散。择其可用者千人，编为义勇。会有诏，令巡抚曾铣募青齐兵入卫，遂以应焉，一不以扰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屡败。南兵书张经带部务总督军务，公为巡按。方至嘉禾，贼自武塘将逼城。公出酒百余瓮，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载以二小舟，授数健儿，赍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贼见逐之，健儿浮水遁。贼入舟，见冠服文牒，信为犒兵也。呼类欢饮且醉，复作饭食之，一时流血暴死者七八百。余贼知中计，遂相戒，勿食民间遗物。会雨骤至，又无所得食，淋漓饥困，毙者益众，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赵文华祭告海神，兼视军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时，倭据川沙洼柘林为巢。涉冬春，新倭复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众稍安。总兵俞大猷遣游击白泫等稍有斩获，文华因谓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进剿。至曹泾，遇倭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众。于是贼知狼兵不足畏，复肆掠如故。五月，张经蹙倭于王江泾，大破之。经素贵倨，以文华部民也，藐之，触怒。会倭寇苏州大掠，即奏经畏懦失机，玩寇殃民。上怒，逮经及巡抚李天宠问斩，以应天巡抚周琉代经。寻以琉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杨宜代超公，佥都御史代天宠。而先四月，公上疏，请宣谕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宁波，选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员蒋洲、陈可愿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系狱朱尚礼、胡节中并释，令各募二十人，辅洲等赍文以往。公密授计，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从山口、丰后二道宣谕。王直，故为舶主，原徽州人，因令养子毛洌率众，邀洲等至五岛，询以故。洲等奉计诱之，直佯言曰："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收家属，遂绝归路。今军门如是宽仁，我将归。然毋用人众也。今闻萨摩岛徐海等，大纠倭众，来春必犯浙、直。吾令毛洌、

叶宗满，伴送陈副使、朱尚礼先覆军门，吾与蒋先生宣谕毕日，亦同归顺。但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可愿偕毛冽，以仲冬闰月泊列港，至定海关。已而直剿杀海洋流贼数十级效功，以窥我意。公询得其情，奏闻，且厚犒之。赵文华遂请还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冽率倭兵百八十人，助卢参将捣舟山贼，斩首三十，余贼奔邵岙山，屯于山巅。公奉旨赉冽等金币，且令回谕直早归顺，冽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华、邵岳报徐海入犯消息，遂留为通事，阴厚遇之，意未尝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贼数百，自闽连江洪，突犯平阳、仙居等县，趣四明、奉化。合钱仓新至贼，深入上虞，转战千里，官军望风奔溃，海道孙弘轼驰檄告急。甲子，自率标兵渡钱江而东，合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会。丁卯，贼由上浦潜渡曹娥江，见官兵由对山出海塘，转山阴。壬申，公至江桥，遇贼夹河而行，从马上操小旗，语诸将曰：“使此贼见我旗指，不顾而西，胜负未可知；若观望迟疑，即可扑灭也。”贼见旗东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贼气夺矣！”麾兵渡河，贼惊，问谍者，知军门自至，遂不敢战。南走后梅村，急麾诸军围之，一昼夜。用火器力攻，贼负伤深匿，战益急。我兵登屋举火，烟焰大起，贼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与诸将冒雨立水田中，或劝之少避，不听。明日五鼓，贼乘雾突乡兵，我军四合奋击，俘斩二百五十九，余贼逸走钟村。平明，追及西岭，杀百贼。贼又遁，轻兵追之，少衄。复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斩六十级，余贼夜遁入海。先是，居民闻贼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无所。薄暮，入山巅小庵，饥甚，道人具酒饼以献。方数酌，哨者至，备询其故。已而问哨者食否，答曰：“枵腹两日矣。”公泪下，尽撤酒饼与之。道人进曰：“庵中仅有此，愿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军耳目也。不得食，必毙。宁忍饥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时陈东屯于陶宅，知公悉军而东，复袭败官军。杨宜剿新场倭，又败，罢之，以南侍郎王诰代。而先文华还京，言倭大势已定，余零散者，诸将剿之可立尽。既败，报踵至，上甚疑，以问严嵩。嵩支吾以对，文华大惧。而素与吏部尚书李默有违言，因讦默出题谤讪，欲败国事。

初罢杨宜，即当以宗宪代。而专愎自用，推举周琉，琉老悖，致残倭复炽。上大怒，收默下狱，止诰无行。升公兵部侍郎，兼佥都总督军务；升阮鹗代巡抚浙江。四月，鹗败于崇德，陷骁将宗礼等，走桐乡被围，公谕解之。文华兼副都复出督视，七月收徐海、陈东，详《鹿门集》。公授计把总张四维，雪夜渡舟山，出贼不意，大破歼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闽、广，改鹗抚福建，公兼两浙巡抚，不更设。王直忽驾舵舰，拥骁倭，突进舟山涔港住泊，以送蒋洲为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觇，而自提兵驻绍兴，且令画工图涔港形势。正还报，直语甚肆，谓必待奏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方图归顺，必不效徐海堕牢宠，作俘囚也。而画工所图形势甚险恶，四山哨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公览之，谬曰："此绝地也。"乃令直长子澄，述祖母意为书，道制府恩厚，促直早归顺，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启书，笑骂曰："儿呆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归，阖门骈首僇矣。"大忠与正等晓譬百端，直意稍动。遣王澈、叶宗满，随方大忠、蒋洲至军门输款。公因送监军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状于朝。公念澈乃直之养子，用事不还，直且疑而生变，因言于本固送还。将行，公故引之卧内，留共宿，而预为题稿，力乞贷直，并诸将请战书十余篇，置之案间。乃出，饮大醉还，因呼澈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床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寝，澈闻鼾声满室，窃起，翻案间，见疏稿。回顾公睡益熟，因录其疏，复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状，呼茶，且易枕席，而犹嘱嘱语："我为儿子辈苦心开生路，乃犹迟疑取死耶？"晨起，澈即于榻前告行。复好言慰之，阴檄文武诸将吏，联络棋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谍饵德阳诸酋长，购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犹豫，不知所出，澈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犹未决，澈等力劝之，乃留夏正为质，自挈妻孥稽颡制府。公大喜，摩顶曰："儿来何晚！"时长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礼、童华馆伴至杭，参谒监军。次日，即回军还杭，且述始末，闻于朝。又为书达当事，言兵机忌泄，如上意罪止于直则已，必欲尽其余党，乞密启上，万勿宣之明旨。时

倭贼诸奸多在直舟，公将以直为媒，渐致之，不烦甲兵，谈笑以靖祸本。监军疏先至，辄奉旨，悉剿余党矣。然公已逆虑其然，先遣朱尚礼往说诸小酋，释夏正及谕王澈、叶宗满来杭。澈等以候旨为辞，而密遣其骁锐吴九、项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华以告，公分遣将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狱。德阳走涔港，诸酋复叛，朱尚礼先闻，脱身走；夏正遂为所锢。公即移师宁波，调集诸将，水陆攻剿。贼坚壁不出，我师亦不得入。公曰："曩谓兵机不可泄，正虑今日。惟坐困，不忧不全胜也。"时及汛期，新倭续至。或抵普陀，逼乌沙门；或自峒嶕奔东北洋；或自洋中趋舟山，则水兵擒斩之。或犯乐清、金乡、梅头、临海、松门；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阳，四散流突，则陆兵擒斩之。其追至铁场山者，诸军冒险夺岭，三面奋击。贼从山后奔陷海涂中，长跪受刃，俘斩无遗。大都贼之骁悍，非徐海、陈东比。而我将士久战，胆力益壮，习知贼技，不足畏避。虽不无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无有得与直党合者。其党困甚，闻有贼在朱家尖，遣六百余人，自涔港奔沈家门援之。又从响礁门出碇礁，奔沈家门，皆为我师所邀，俱败入巢。公乃命朱尚礼以先所收抚倭人夷来廷、夷来住等驾艇，伏炮其中，冒为倭船招之。贼不疑，登舟，来廷等佯称还报，易八剌虎先行。炮从舵后发，舟为煨烬，水兵乘之，俘获二十二名，斩级二百五十，沉溺者无算。贼气日挫，因严督诸军，分番攻巢，杀伤甚众。诸贼积恨为夏正所诱，支解之。公闻，躬至海边，望祭恸哭，诸军皆为堕泪。贼自知势孤援绝，焚其余舟，将并力出海。官兵乘势焚栅厂，火光烛天。各贼夜奔柯梅候潮，官军击之，贼乘东仔小舟，遁出浦，水兵击沉其半，斩首九十有七。诸将复统苍船，追之俞山外洋，沉其四舟，生擒贼首汪印山、陈礼，计得脱者不及十一矣。是时，贼至江南者千余，水兵御之，不得登陆，遂扼之于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贼几七千，北枝据淮安之庙湾，南枝据扬州之如皋。公皆分兵助战，前后斩馘俱尽。三沙贼为官兵所困，不得骋，乃卸屋材为小舟以遁，飘至江北，亦歼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驳王直等罪状，下抚按三司详议，枭斩于市，妻子没官。叶宗满免死戍边。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

史，荫一子锦衣副千户。文武将吏，各加升赏。夏正死事，赠都指挥使，荫一子。与朱尚礼、童华、邵岳俱正千户。

先是，处贼万余，盗义乌矿。会令缺，丞尉率乡民逐之。贼易丞尉，列阵而出，戕乡民。民怒，奋力死斗，贼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贼悉战死。公闻之，喜曰："处贼称悍，乌民一战歼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傥新尹任事，浙可不征调而强矣。"会江阴赵大河宰义乌，谒制府，即语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继光与之偕，给饷甚厚。继光行，复语曰："江南所以不能战者，以未谙节制耳。吾每思仿六花阵法训练，尔喻之乎？"继光因献鸳鸯阵，公曰："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今所称南兵是也。有事调用，遂以为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请定节制礼仪视三边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悉从所请。闽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参将舟师来会。贼已满载，且闻浙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击洋中，犁沉贼舟四十有七，溺死者无数，获贼首严山老等百余名，洪泽珍亦焚巢遁。八闽解严，提督遂以饷乏，令舒兵备撤兵还。贼闻之，复纠众入寇，犯福宁、桐山，闽兵再败。公复发兵攻之，战于桐山、寿宁，追至枫亭，血战于仙游。前后俘斩几二千余，贼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讨倭屡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补。升赵炳然兵部侍郎，兼佥都，抚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辩，寻卒，上怜其功，免勘。

卷之三十一

鹤

杨子曰："鹤，羽族灵也，而变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变生焉。七年一小变，十六年再变，百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变极，而与圣人同隐显灵其至矣。"

陈州倅卢某畜二鹤甚驯，一创死，一哀鸣不食，卢勉饲之，乃就食。一旦，鸣绕卢侧，卢曰："尔欲去耶？有天可飞，有林可栖，不尔羁也。"鹤振翮云际，数四徊翔，乃去。卢老病无子，后三年，归卧黄蒲溪上。晚秋萧索，曳杖林间。忽有一鹤盘空，鸣声凄断，卢仰祝曰："若非我陈州侣耶？果尔，即当下。"鹤竟投入怀中，以喙牵衣，旋舞不释。卢抚之，泣曰："我老无血胤，形悲影吊。尔幸留者，当如孤山逋老，共此残年。"遂引之归，为写《溪塘泣鹤图》，中绘己像，置一鹤其旁。后卢殁，鹤亦不食死，家人瘗之墓左。

群鹊招鹳

某氏园亭中有古树，鹊巢其上，伏卵将雏。一日，二鹊徊翔屋上，悲鸣不已。顷之，有数鹊相向鸣，渐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数鹊对喙鸣，若相语状，飏去。少顷，一鹳横空来，阁阁有声，鹊亦尾其后。群鹊向而噪，若有所诉。鹳复作声，若允所请。瞥而上，捣巢衔一赤蛇吞之，群鹊喧舞，若庆且谢者。盖鹊招鹳搏蛇相救也。

徐司训觐，宅近启圣祠。纵奴射鹳，合邑之鹳，无不带箭者。一日，鹳衔火焚祠，有鹳数百，盘旋烈焰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喑哑。事在世宗初年。

燕巢

宋时，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广至三尺。燕雏既飞，忽一旦，野禽来集庭除，甚众，驱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凤雏，长三尺余，往西南飞去，诸禽皆骇散，其家亦隳。

鸟之属

鸟之孝者，名曰戴鹊。

众鸟雄大雌小，惟鸷反是。

众鸟三指向前，一指向后，鹦鹉两指向后。

取鸟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长，羽毛皆红，今之红鹦鹉或此类也。

乌鹊之掌，缩于腹下。

鸟之雌雄，别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云南百夷中产黄鹦鹉，永乐中常贡此，金文靖有《黄鹦鹉赋》。成化间，海南进红鹦鹉，朱衣翠裳，沈启南见而图焉。

隆、万间，缅甸有鸟，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鹅，其鸣似鹤，能飞，而不能远。其雏胎生，飞行则负雏于背。不践稼穑，不食生虫，

杀之，必见不祥。

北方有慈乌，状似大鸡。善啄物，见牛、马、橐驼脊间有疮，辄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焉。虏人呼为活罗。

秃鹜，似鹤而大，高八尺。善与人斗，尤好啖蛇。万历壬辰春，武宁山中有大鸟，高七八尺，似鹤而苍。顶秃无毛，其喙有觚棱七八痕。所在之处，无物不啖，鱼鸟为之一空，盖秃鹜也。

蜀中山谷间有一种百舌鸟，毛采翠碧，蜀人多蓄之，一名翠碧鸟。善效他禽语，凡数十种，非东方所谓百舌也。往往矜斗，至死不解。桂林有乌凤，如鹊而绀碧。鬃头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凤，鸣声清越，又能为百虫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泽州产石英处，有鸡如雉，体热无毛，腹下毛赤，飞翔不远，常食碎石英。

广西有山凤，状如鹅而凤喙，巢两江深林中。雌伏卵时，雄以木枝杂桃胶，封其巢，仅留一窍取食。子成即发封，不成，则窒其窍而杀之。又有大头凤，飞则羽声响若转轮，所止之处，百鸟不敢鸣。

皂雕，一产三卵，内有一卵为犬子，灰色短尾，随母景而走，所逐之禽，无不获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处，官司必穷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饲养，进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数茎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

海鹞神俊，善辟蛟螭，邺城镇将得而宝爱之。南陂蛟常为害，持鹞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尽。

新宁县有鸟，其大如鹄。其色苍，其鸣自呼曰独足、独足云。

东海有鸟，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虫豸，不害稻粱。其鸣如人啸声，昼伏夜翔。或时昼出，则群乌噪之。俗名触触，或曰山噪，疑即商羊也。

木客鸟，大如鹊，千百为群，飞集有度。俗呼其黄白色、有翼有绶、飞独高者为君长，居前正赤者为五伯，正黑者为铃下，缃色杂赤者为功曹，左胁有白带者为主簿，各有章色。庐郡东多有之。

越王鸟出新州，似鸢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为酒卮。此鸟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啖百草虫鱼，唯啖木叶。粪似薰陆香，可治杂疮。

《山经》言鹖鸟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见则大旱。万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鸟来集永宁寺屋上。高二尺许，燕雀从而群噪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无雨，田禾尽枯。

鹭，《萱录》号碧继翁，陆龟蒙号丝禽，《三辅黄图》号属玉，东坡诗号雪衣儿。所称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虽驯，至白露，必飞扬而去。

鸟鼠同穴，其鸟为鳙，其鼠为鼵。今咸阳有鸟鼠山，唐诗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贵阳省下多枭，各府亦如之，无一夕不闻枭声。成都学道署，柏树参天，上有枭巢，好事者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献一枭赏三十文，无日无献者。贵阳用鸟铳惊之，其声稍远。然铳声昔昔不绝，宦其地者，初至甚恶之，竟亦未必为殃。盖多则不足怪也。

紫荆山无翡翠，或移置其中，辄飞去。汴梁城内无萤火，无蝉声。太湖洞庭山无虎、无蛇、无雉。雁宕山无荆棘，有虎，不伤人。

史载昌邑王求长鸣鸡，夫鸡安得有长鸣者？《滇志》：云南镇沅州有鸡，形矮小，鸣无昼夜，与中国鸡声异，得非长鸣鸡耶？

汉时公膳，日食双鸡，庖人窃易之以鹜，因此知鸡贵而鹜贱。虽然，日食双鹜而易之鸡，不又曰鹜贵鸡贱耶？

工部徐谧，兴化县人。畜一天鹅，徐有往，鹅必从之。或入朝，则鹅盘旋云汉，候退朝乃飞下，人以鹅卜其去住。家有亭曰问鹅。又同县鲍氏雁媒，飞去年许矣。忽闻网中雁声，主人惊曰："此吾家老黑头来也。"合网得之，则见雁媒将群雏俱丽网中，不怖不惊，而足铜环宛然。

鸟田

《吴越春秋》：禹崩之后，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群鸟耘田。《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

白鹿

世庙末年，进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获而进者二，一齐云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产此，异矣。盖天生以应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浅深也。

万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马峪居民，获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围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献于县官，畜之凡二年。角将生，遂纵于玉柱峰之下。逾月中使来，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岁白，五百岁黄。"此一说也。今幼鹿而角渐露，可见又有奇生别种，不可以岁年论也。

张鲂，字叔鱼，江曲人，有学行。晋明帝时为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群游，因鲂所筑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献，诏征为尚书郎。夫白鹿称瑞，而至于群游，则又千古所少。

《晋史》中多载奇异小说，而独此不载，何耶？

异兽

永乐己亥秋，海外忽斯汉等国，各遣使来进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驼、高七尺。福鹿、似驼而花文可爱。灵羊、长角马哈兽、角长于身。五色鹦鹉。又交趾进白鸟、山凤、三尾龟。

狮彖

成化十九年，西域诸国，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来贡，有狮子，牝牡各一，雄姿诡状，世罕曾睹。《西汉书》谓狮子似虎，正黄有髯彤，尾端茸毛大如斗，与今所贡正同。而梵书谓有青绿色，及五色备者，盖不常有，或夸言也。《轩辕纪》：帝登黄山，于海得白泽神兽，能言语，达于万物之情。《穆天子传》：狻猊日行五百里。《尔雅》：狻猊类虓猫，食虎豹，世谓白泽狻猊。皆即狮子耳。

彖，豕类也，张腹而藏毕露者也。今人读彖曰毕，世而不知其义，可乎？

犬

李明道，丰城人，家富于赀。乘乱起兵，附徐寿辉，后附陈友谅。及见获于胡大海，太祖宥之，命为行省参政，令与曾万中等守吉安。两人不相能，明道复叛，附于友谅。及友谅败灭，明道复走归丰城，剪其须发，逃匿武宁山中。有茶客识之，缚送武昌。上数其反覆之罪，明道无以对，遂磔于鲇鱼口沙上。明道尝有所畜犬，为我军所

得，携至武昌。犬见明道被戮，嗥鸣踯躅不已，衔聚其肉，跑沙瘗之。上义此犬，因命敛葬明道。

秦邦者，家饶，好货殖。永乐初，年已四十，将往京师。卜之不利，妻许氏苦谏，不听。邦畜一白犬，相随出入，甚有灵性。是日解缆，犬忽呼号踯躅，跃入舟中，衔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张湾，有寇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从后舱跃出，啮一盗手几殒，众持刃来逐，犬赴水遁。贼既去，犬潜尾到家，默认其处，昼则觅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数月，人皆异之。未几，巡河御史吕希望至，见白犬号呼岸旁，状如泣诉，异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从。犬足爬地，果见邦尸，犬嗥叫尸旁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谋害，但不知凶人何在？犬能指其处乎？"犬摇首，遂行，命吏随之。里许，至一室，贼方会饮，犬径入啮之，吏缚贼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诉曰："某乃秦邦仆也。吾主被劫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尸即吾主也。"贼遂伏罪。其仆舁主柩还，犬亦随到家，昼夜跧伏柩侧，时或悲号。葬甫毕，犬触树而死。许氏义之，埋犬冢旁。许氏守节终身，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县人。少负侠气，夜猎，从骑四出，有畜犬，呜呜衔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随以归。明日，覆视其处，虎迹纵横。叹曰："犬，人畜也，犹知爱主。吾奉父母遗体，不自爱，可乎？"散其徒，读书。中年传家政于子，坚坐二十余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杀狗磔县四门，起于秦德公。盖狗别宾主，善守御，故以为禳，以辟盗贼。《月令》曰："犬者，金属。抑金以毕春气，使不为害，令万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国则否。

狗后有悬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记曰：士无故不杀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备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辄逾出，或窃邻肉以归，邻患之，诉于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钱。旦日启扉，犬已逃至，摇尾就儒作乞怜状。儒与犬约，自后勿复窃邻肉，则贷汝一死，仍以原钱归屠。犬即弥耳驯伏，投以骨，一嗅辄去，甘守糠覈，见者咸叹异云。

佘氏有老仆，畜一犬，甚猛。仆怪其啮人，每欲杀之，犬辄遁去，异日复还，啮人如故也。后竟杀之。犬忽凭仆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猎徒也，再世为秀才，今为犬，后身将复为人。我无罪，何妄杀我？始我匿竹中数日，谓汝意已解，故复来归，汝竟杀我，我何罪耶？"啼数日，寻愈，后亦无恙。

虎

昔有人北试，道经彭城，过乡落间，见一义虎桥，询诸父老，曰："昔有商于齐鲁之墟者，夜归，迷失故道，误堕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视不加噬，昼则出取物食之，夜归若为之护者。月余，其人稍谙虎性，乃嘱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难。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见。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许诺状，伏地摇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跃而出，置诸道旁，顾而悲跳。分去后，历数载，商偶经此地，见诸猎缚一生虎归，将献之官。熟视，乃前虎也。虎见之，回睨，其人感泣，遂与众具道所以，亟出重赀赎之。众亦义其所为，相与释缚，纵深山之曲，后人于其地为桥，表焉。"

长兴臧进士邻人，薄暮为虎所啮，闻空中呼曰："业畜莫转牙！"背而行，如风雨声。天明，抛一大寺前，僧百余，曝朝曦补衲，问之，曰："天台方广寺也。"旁店，老妇人旁端立一子，可五六岁，见而招之曰："汝久饥，当以粥啖汝。"泣拜谢之，因谓曰："吾已

无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留，笑曰：“去此不知几千万里，家岂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妇沉吟曰：“当令吾子送归。”第命合眼，随而行，风雨声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见。时夜半月明，识其家，扣门，妻子兄弟皆以为鬼，不敢应。比明，人也，乃抱而恸哭，庆更生。时离家已念余日矣。其人至今尚存。

处州蒋姓者，善杀虎，人问其故，答曰：“百兽难杀，惟虎易杀。盖它兽见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见人，负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扑人而食之。吾得铁叉，对虎中立，二人执枪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接其项，二枪夹进，折而仆之无难者。使其见人即走，吾乌能尽得志！”可为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贪得者，殆此之类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县有虎自梁山而来，逾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颠，耽耽下视，咆哮甚厉。知县张纶，用壮民李万等搏杀焉。

小说中，力士尤昌四杀虎，以铁枪为弱，削坚竹，炙以油，未毕而虎至，两手执其膊，一手擎定，一手取竹刺杀之。其说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营军三百尾之，出钱塘门，将官多力者持枪进，辄被拉断。一医生见而笑之，众因就问请计。医士取枪叠试，皆曰：“软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奋臂覆转，虎亦随转，就毙。盖难不在刺，而在转。转时铁枪都折，折则虎奋犹能脱枪伤人。惟竹劲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医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声攫拿势者，一人以铁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扑，中口，二人持棍击其腰，可以立毙。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见人缓急，因之行止，又不作声势，此殆有神，未可易视。盖虎性燥烈，声势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逦无所恋，不作声势，固自难制。”少年在处州山中曾见其一猎士，数百人随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跃，啮其项，弃之，直冲而驰，仆地者十余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阴人，家贫，不甚知书，而孝友出天性。与兄文，刈薪项里岭。日未午，一虎从丛篆中出，噬文，牙贯肩项。恩急顾，得一木棓，趋击虎数十下，持不可夺。则蹑文足，自后擲之，虎乃释文走。恩度必复来，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尸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于虎何仇，虎杀吾兄。天尚相与杀此虎，复兄仇。"少选，虎迂行，负上势，奔突而下。恩侧身承势，横扼而挤之，虎辄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数四。邻族闻者，或匿林薄间，呼恩弃尸自脱。恩厉声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无挠我。今日断无弃兄理，我不与虎俱生矣！"虎欲骋不得，复奔突如前。垂至，则人立不动，亦若出奇设疑，意在乘间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适中其鼻，虎创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犹数回视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舆尸以归。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时，人有以义士誉之者，恩怆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众人誉，吾独何心哉！"邑大夫萧鸣凤，传其事而为之赞。

何兆三，山阴人。弟出采薪，虎突至，衔其首，兆三呼号奔救，以篆击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为樵十余年，稍有所储，兆三曰："我老矣，当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妇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冻饿，亦无悔云。

曹小娥，黄岩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邻居二十人，采笋陆婆坑。范为虎所得，众悉惊溃，娥执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瞀瞀然命之去，娥叫执愈疾。亟行数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视。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会救者至，以布衾裹归。母死而尸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黄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黄岩人，时年十五。一日，随父与其邻樵于山，父前与虎遇，邻人惧，亟升木避之。女见父陷虎口，噭号直前，执薪鞭虎，且鞭且泣。逾十步，虎弃其父而啖之。

余杭方祥，买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既毕事，朱复诬谓未受直，与其徒三人，邀议于山舍。方弗校，即更与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负若，出门即死于虎；若负吾，当亦如之。”朱出门，上马，已觉体战栗。转顾，虎突来，攫其骑，咥其臀。方奋呼，举火燎虎，虎乃释去。朱以缊著厚，得不死，乃自讼而语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过潘版桥，桥布木，狭而修，下瞰湍流甚险。行将半，见彼岸缟衣伟男子，大言：“梁断矣，勿过！”因即返，候明，桴而渡，视梁果断。霜路无伟人迹，意村叟也。访谢之，通村无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过，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梦有豹，掉尾来啮，恶之，令豹房绝食，俱饿死。兽亦遭厄，至惊动圣天子也。

牛

齐河县洪店有盗杀人于王臻户前，众执臻，已诬服久矣。知县赵清过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鸣，若有所诉。清曰：“谁氏之牛？”众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辩释臻父子。后鞫大盗王山，得其杀人状，齐河人称神明，作《义牛记》。清，代州人，成化癸卯乡荐。

生善道

平阳县初筑垂杨埭，屡筑屡圮。官用巫者言，将以牛祭。时有了兴法师在万泉乡，牛径衔刀奔至师前，逐者踵至。师止其杀，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师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练泥乎？”牛俯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师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瘗之，有香气触人，十余日不散。

两牧犊相卫

《桯史》：有牧犊相卫，得免虎患。太祖御制文集，称滁阳亦有此事。唐时，刘彙为歙州刺史，野媪将为虎噬，幼女号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视牛者以耳，病则耳燥，安则温润而泽。《诗》云“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是也。旧又云：牛相，壁堂欲阔，膺廷欲广，豪筋欲就，隽骨欲垂，插颈欲高，排胁欲密。尾不用至地，头不用多肉。角欲得细，身欲得圆，眼欲得大。口方易饲，鼻广易牵。倚欲如绊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悬蹄欲如八字。乱睫好触，龙颈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寿，常有似鸣有黄。《嘉泰志》：中州㸦潼取酥酪，以雍酥为冠。晋王武子指羊酪示陆士衡云：“卿江东何以敌此？”疑当时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门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为业。巡城杨御史四知榜禁之，众皆鼓噪。诸大臣知状，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盖禁杀牛，自美事，而京师不可行，想各边亦当然。

韩滉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犯令者诛及邻伍。滉特禁屠，以盗贼为名，可重其罚，此机变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黄梅人。尝令金华，有丐者作猴戏乞钱，遂饱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羡之，因醉丐者以酒，诱至破窑内，椎杀之。绳其猴从己，亦作戏乞钱。而汪呼导声至，猴忽啮绳断，脱走车前，作诉冤状。即令人随之，至破窑内，得尸。又令人行捕，得后丐者，鞫问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尸，烈焰始发，猴又号鸣，赴火抱尸，共为煨烬。

猫

姑苏齐门外陆墓，一小民负官租，出避，家独一猫，催租者持去，卖之阊门铺商。忽小民过其地，跃入怀，为铺中所夺，辄悲鸣顾视不已。至夜，衔一绫帨，内有金五两余，投之而去。

豕

万历初，浒墅关王序三家养一豕，忽衔主衣裾行，异之。随所往，以嘴掀土，出瘗金千两，家遂大饶。自是饲豕以饭，澡以泉，衣锦席毡，凡十年，大可比牛。远近皆来观，称其家金为豕金。

兽之属

凡兽，自虎、豺而外，久驰，则血耗而肉不佳，鹿为尤甚。

山中夜静时，无杂兽之声，则必有虎。虎去月余，而后兽稍有至

者。山之居人，以此为验。

貀似虎而白，无前两足者。

马八尺为騸，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豟，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鶤。此皆就绝大而高者名也。

梅圣俞有马，曰铁獭。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马，曰铁象。

虎、豹一跃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虽追及围守，亦不可擒。盖毛深而滑，受射，若飞沙著冰柱，纷纷堕地，人既难近，枪戟亦无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县有熊，飞过县治，获之。此可证飞熊之说。

狨似猿猱而长尾，尾色红，去来林间如飞，能食猿猱。猿猱每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狨择其肥者啖之。

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曰野皤，黄发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已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遇男子必负去，求合。或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剖视，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

云贵深山中产一种兽，形类猕猴而白毛，巢于高树之上，其子孙以次巢下枝。老者鲜出，唯居下者出觅果物，传致其上。老者已食，众乃敢食，名曰宗彝。《尚书》传所谓虎蜼也。又有神鹿，生而两头，能食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用以制弓，尤健劲。

辽东有驼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声，致而取之。

凉州狗大如驴。汉乐浪郡有果下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与鹿交，故多角。郭青螺在蜀得二只，临行，以送周友山大参。周名思敬。

猿，山家谓之鞠侯，皮、陆俱有诗，见《山川志》。猿好践园蔬，所过狼籍，山间豆、麦、胡麻、莱菔、蔬果、竹萌之类，多被残。天衣寺僧法聪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为细缝，使不得脱。纵之使去，老猴喜得脱逃，跳趋其群，群望而畏之，皆舍去。老猴趋之愈急，相逐，日行数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乌圆。其目睛，旦暮皆圆，子午时即敛如线。鼻极冷，惟夏至一日暖。盖阴类，其应若此。

獐无胆，兔无脾，鳖以眼听。

似马而小者曰驴，驴与马相牝牡而生者曰骡，尤粗健，能负物致远。

唐弘道初，凉州仓有鼠长二尺余，为猫所啮。群鼠数百，少选，聚万余鼠，州发人击之，乃散。

龙

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本朝永乐间，大获龙骨，吴江史鉴为之志云。

龙坟，在今秀水县复礼乡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龙骨而未识也。永乐间，有一渔者始识之，因潜持

出，以售于苏州南濠徐氏药肆中，岁以为常。一日，徐问有龙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遗徐。有朱永年过徐肆中，见之，惊问：“得之何所？”曰：“适有人来售。”朱问：“其人去远近？”曰：“未远。”因急追及之。盖是时有左珰号李黄子者，方受命求采珍异，朱以买办户，出入珰所，欲以为奇货也。遂偕其人告于珰，珰檄郡县，调夫船，具畚锸，躬往掘之。初入，见有状如浮屠氏所谓金刚神者数辈，俨然如生。众方骇异，及见风，随化尽，惟余骨尔，遂得龙骨、角、齿、牙，凡数十觚，献于朝。窃取者不与焉。时方贵龙角带，自非诸王勋戚不能得，一銙直十余金。及是，价为之顿贱。秀水在当时犹为嘉兴，宣德间始分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亩许，不加粪治，而收获倍于他田。岁每大风雨，则拔木发屋，而禾稼反无损，耕者犹时时得龙骨田中。意当时已尽取，不应有遗，岂其地为龙所窟，而潜蜕其中欤？至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书？历考《吴越春秋》、《吴郡志》、《苏州志》，无所经见，不敢强为之说。

刘洞微善画龙。一日，夫妇造门，曰：“龙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轻自下笔？”洞微怅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请其状。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烨烨。雌者角靡凹平，目浅鼻直，鬐圆鳞薄，尾壮于腹。”洞微曰：“尔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即是也。”化为二龙飞去。

陈容，字公所，长乐人，端平二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画龙，世称所翁龙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即位，江中有黑龙负舟，人以为瑞。梁武陵王纪自成都率兵下峡，亦有此异。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无雨，骤长六尺，咸以天赞为贺。未几败死，文帝亦终死于元凶之手。瑞乃为祸如此。要知黑龙非瑞，必如大禹神圣，黄龙负舟，乃始为奇耳。然禹视如蝘蜓，原不以为瑞也。

温州府乐清县岭店驿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闭户不敢出。其日，必有风雨，满街积有虾、蟹。相传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龙神见而悦之，化为男，与交，遂有娠。后生二小龙，剖腹而出，龙神即摄女尸，葬于山顶。盖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龙以其日至，若祭墓然，时刻不爽。

嘉靖初，扬州石坝集民家，夜尝有物窃瓮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将秣马远行。忽见中霤火光烨烨，欲腾而上。主人急以田器击之，铿然坠地有声，视之，金龙，首大于五斗釜。乃惊愕，急以布数十裹而瘗之。祷神毕，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铜钱。其家今富，四纪无过，称金龙邵氏。

嘉靖七年，宝应知县闻人诠虑时旸为患，奏开月河，试筑记工，方类地祇，二龙戏水，鳞角毕露。时四面皆大雨，独不及工所，人咸异之。

广西左州模村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即幽暗，中有野龙潜伏。村妇欲见龙者，则盛饰入岩，唱土歌以动之，龙乃出，蟠村妇怀中，良久乃去。士人游观，则龙伏不出。

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坏禾稼，人多远徙。开元中，南阳张嵩为都护，召吏讯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漂浪腾水，望祀河浒。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侧。及至河上，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出。俄然升岸，渐近渐缩，至于几筵，才长数尺。嵩发一矢，众矢并集，龙遂死焉。上壮其果断，诏断龙舌，函以赐嵩子孙，且承袭沙州刺史。

隆庆壬申，睢宁大雨，河溢。有五龙见云中，雷火霹雳。乡人言是日有龙为蛛网所挂，不得脱。须臾，火龙焚其网，龙乃脱去，蛛死

山中，丝网尚弥山谷，或截取为马鞭。

《长阿含经》云："真龙十二种，始不为金翅鸟所食。此鸟头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势力，投龙宫中，搏诸龙啖之。"其说荒唐不可信。考南齐太子长懋与宗人西昌侯萧鸾意好不协，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当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卧小殿中，梦见金翅鸟飞下，搏食小龙无数。后鸾专政篡位，太子子孙无遗焉。鸾每先一夕焚香，呜咽流涕，则次日诸王必有诛杀。大约煮药以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鸟乃变为帝王。于族类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呜咽流涕，则心固未尝死也。总之，自为子孙计，忍而至此。要之，终不得免，冤冤报复，作业何所底止！岂乘除固然，然亦枉用势力矣。

天地间水下注，气上升，神龙出没其间，为之宣泄，皆有神焉。故所在龙池、潭、洞、穴，处处有之。有神龙，则必有毒龙、怪龙。五台山下有池约二亩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养之法，若杀，便增出许多事来。

龙凤名状

鹿角、牛耳、驼首、鬼目、蛇项、蜃腹、鱼鳞、虎掌、鹰爪，龙之状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之状也；麕首、牛尾、狼头、马足、圜蹄、肉角、麟之状也。有角为虬龙，无角为螭龙，有鳞为蛟龙，有翼为应龙。凤之青曰鹮，赤曰鹑，黄曰焉，白曰鹣，紫曰鷟。麟之青曰耸孤，赤曰炎驹，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黄曰麒麐。

龙之鳞，八十有一；鲤之鳞，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触，凤肉啄而不啄。鳣骨脆，貘骨实，蛟骨青，凤骨黑。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鱼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鳖之珠在足。蟒目圆，蛟眉

连，蜃鳞逆，蝮鼻反，狼肠直，鵲喙曲。羱羊之角重于肉，斫木之舌长于喙。犀体兼五种肉，象体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兽肉。

神龙所经，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麟之斗，日月食焉；鲸鱼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睒杀犀，疾雷及焉。

猪龙

濮阳郡有续生者，身长七、八尺，剪发留二、三寸，不著禅裤，破衫齐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疑之。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到诸处，凡戏场果皆有续生。天旱，续生入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夜中有人见北市电火，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电里。至晓，见续生拂灰而出，后不知所之。

龟

赵清献入蜀，携一琴、一鹤、一龟。今人都言琴、鹤，不言龟。

广东兴宁县金龟，见长丈余，金光四射，溯河而上，所过田陂皆坏。其年，嘉靖辛丑岁，大稔。

龟首俯者灵。

蛇

有大蛇穴禹门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树颠，垂首于河，伺食鱼鳖之类，已而复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复下食于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树端，牢不可脱。每其身一上下，则树为起伏，如弓张弛状。久之，树枝披折，蛇堕水中。数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贪其腥膻，不舍而堕邪？抑蛇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堕也？是蛇负其险毒，稔其贪婪，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树耳。使树不折，则其生死犹未可知；惟树折身堕，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贪其腥膻，不舍而死，固可为怙强贪不知止之戒。使蛇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谓害物必报之戒。

余家南浔东，去舍数百步，有旧窑，土人冯姓者得之。毁其基，中有蛇千余，俱纵之去。大者数围，长十丈，一角，往东行。未几，冯一子暴死。

万历丙戌，建昌乡民樵于山，逢一巨蛇，头端一角，六足如鸡距，见人不噬，亦不惊。民因呼群往视，亦不敢伤，徐徐入深林去。《华山记》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蟦，见则千里之内大旱。"戊子、己丑之灾，其兆已先见之矣。

蕲蛇，一名褰鼻蛇，诸蛇鼻向下，独此向上。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背有二十四方胜，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则反尾涤其腹，长尺余。

乳罗山县南三十里，相传一货郎过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内，脱壳为蛇。驯畜稍大，复置之故处，名其蛇曰乳罗。其后截道，噬人甚厉。众觅货郎，使禁之，货郎著刃于地，叮咛作念，蛇引颈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岭南人惯食蛇，云其味肥美。万历间，南海有诸生数十人，聚学宫，见大蛇自梁间坠地，取烹之。将熟，忽报学宪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进饮之，皆死灶旁。诸生归，大骇，埋其肉阶下。数日出一菌，甚嫩，学宫卒误食之，亦毙。余姚毛佥事患风疾，觅蕲蛇酒饮之，半月发脑疽，遂不起。晋中有人采菌于木，以为天花菜也，献之某侍御。食之尽一器，已入房卧。次日，不启门，役者倒门视之，仅有白骨在床，肉尽为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数围，焚之，烟触人鼻咸毙。或曰：鳖与蛇同气，凡三足、首无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产，食之溃体。潮州有人取一巨鳝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韩姓者，园产一梨，如斗大。适诸客会饮，剖食之，尽死。一生独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盘焉。东海林姓者，园产大瓜，客三人过，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异常者，皆有毒，匪直异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经》曰：从山上多三足鳖。《左传》曰：三足鳖谓之能，不可食也。山溪间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齿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来猎户见缺耳之虎，缺不过三人，则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鱼

葛原六，海门县人，魁梧豪侠。以布衣诣阙下，献鳓鱼百尾，时国初法严，众为危之。则笑曰：“尔不上食父母耶？君犹亲也，庸何伤。”及至，高皇帝大悦，问之曰：“鱼美何如？”蒲伏前，顿首对

曰："鱼美，但臣未进，不敢尝耳。"又大悦，命大臣赐酒食，仍选一尾还之，曰："劳汝，劳汝。"其后岁贡鱼九十九尾，著为令。

阖闾十年，有东夷人侵逼吴境，吴王大惊，令所司点军，王乃宴会亲行。平明，出城十里顿军，憩歇，今憩桥是也。王曰："进军。"所司奏食时已至，令临顿吴军宴设之处，今临顿是也。夷人闻王亲征，不敢敌，收军入海，据东洲沙上。吴亦入海逐之，据沙洲，相守一月。属时风涛，粮不得度，王焚香祷天。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色逼海而来，绕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捞漉，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夷人一鱼不获，遂献宝物，送降款，吴王亦以礼报之。仍将鱼腹、肠肚，以咸水淹之，送与夷人，因号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吴王回军会群臣，思海中所食鱼，问所余何在？所司奏云：并曝干。吴王索之，其味美，因书，"美"下著"鱼"，是为"鲞"字。今从□，非也。鱼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

其鱼似黄鱼而稍大，《本草》：和莼作羹，开胃益气。加盐，暴干食之，名为鲞。土人爱重，以为益人，虽产妇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鸣，夜视有光，头中有石如棋子。又野鸭头中有石，云是此鱼所化。

海鱼以三四月间散子，群拥而来，谓之黄鱼，因其色也。渔人以筒测之，其声如雷。初至者为头一水，势汹且猛，不可捕；须让过二水，方下网。簇起，泼以淡水，即定。举之如山，不能尽。水族之利，无大于此者。盖散子既有时，必近海多山，气稍暖，可倚以育。若在溟涬中无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而或谓内水冲出，故鱼至，未必然。

汉水中，鳊鱼甚美，常禁人捕，以槎头断水，因谓之槎头鳊。宋张敬儿为刺史，齐高帝求此鱼，敬儿作六橹船，置鱼而献曰："奉槎头缩项鳊一千八百头。"我郡有此鱼，以碧浪湖灰色者为上。盖深潜

土中，得气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远矣。

冰井鱼

卧冰得鱼，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思得鲫，方盛暑，不易致。子钓于井，得巨鳞。梅溪年十一，亲见，又奇矣。

神鱼

金山神鱼，每岁庙神诞日，有鱼名黑隘，大者如山，群引海族来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鱼跃出，遂雨。

进鲊

湖广进鱼鲊，始于成化七年镇守太监。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三万斤，用船十二只，皆布政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二只。神庙三十年，以进鲊粗恶，夺布政使程正谊官，则又属之有司。而数之加增，不必言矣。

杂物

有物如小龟，土色，杂灰土以居，蠕动而步速。好居柱础下或墙壁下，钻软土下入，畏鸡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时，穴土取验之，始见。三时散居。不知食何物，人传能食白蚁至尽。有李辅者，经抚州

金溪，宿饶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洁，乃遣从者净扫之。方设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状曰：“吾家新创室屋，不意岁被白蚁伤食，梁栋内空，无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置于础下灰土中。今数年来，白蚁皆尽，叩栋柱逢逢然，了无一蚁存。若令人扫地上，遇此物，幸为保全，勿伤之。”夫能食白蚁，必奇物也。亦虫类，大不盈寸，块然不动，能钻土而出，名曰蚁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盖宣庙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苏太守况钟被敕索千个，不许违误。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区，素多蚊虻。五、六月间，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邮，望见泰山，则蚊悉自舟中飞出，无留影者。相传吕祖有炼阳庵，在泰山之阳，或有仙气驱之，故如此，盖屡验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采蜜者不与焉。王莽时，九江连率贾萌守郡不降，有飞蜂附萌车，为汉兵所诛。晋陶侃表袁谦为高凉太守，未至百余里，浦中有蜂蔽日，下谦船，已而皆不利。近则南中黄侍郎，见第十二卷。

杨邃庵致政归，一日，游镇江北固山。偶见群蜂拥蜂王出游，遇鸷鸟攫蜂王杀之，群蜂环守不去，数日俱死之，邃庵瘗焉。表其封曰义蜂冢，亲作文祭之。未几，有蜂十余队，约可数万，绕公厅事，首皆内向，飞鸣良久始去。盖蜂王之族，感而来谢也。

蜗蜒，即今俗语所谓沿油也，一名托胎虫，能制蜈蚣。

蝌蚪

绍兴郡丞张公佐治擢金华守，去郡至一处，见蝌蚪无数，夹道鸣

噪，皆昂首若有诉，异之。下舆步视，而蝌蚪皆跳踯为前导，至田间，三尸叠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尸微动，汤灌之，逡巡间复活。曰：“我商也。道见二人肩两筐适市，皆蝌蚪也，意伤之。购以放生，二人复曰：‘此皆浅水，虽放，人必复获。前有清渊，乃放生池也。’我从之至此，不虞挥斧，遂被害。二仆随后尚远，有腰缠，必诱至此，并杀而夺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属其守石公昆玉。一讯皆吐实，抵死，腰缠归商。张，闽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恒，己未进士，自淳安调长兴，苏人请之，调常熟，父原苏州太守。长兴人又争之，得止。

物理

麻败酒，蟹败漆。金得伯劳之血则昏，铁得□鹈之膏则莹。石得鹊髓则化，银得雉粪则枯。风生兽得菖蒲则死，鳖得苋则活。蜈蚣得蜘蛛溺则腐，鸱鸮得桑椹则醉。猫得薄荷则醉，虎得狗则醉。橘得糯则烂，芙蕖得油则败。番蕉得铁则茂，金得翡翠则粉。犀得人气则破，人食矾石则死，蚕食之则不饥。鱼食巴豆则死，鼠食之则肥。萱草忘忧，合欢蠲忿。仓庚已妒，鵠鵌治魇，橐𦍒治畏。金刚石遇羚羊角则碎，水怪遇犀则不隐。石鼓遇桐材则鸣，龙漦遇烟煤则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坼地以筮。鸛禹步，□画印。獭祭圆，豺祭方。蛇蟠向壬，鹊巢面岁。燕伏戊巳，蝠伏庚申，虎奋冲破。仓庚知春分，伯劳知夏至。虔鸲知来，猩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识字。角端知四夷之语。象知地之虚实，橐驼知泉脉之所在。鱼伯识水旱之气，蜉蝣晓潜泉之地。鹊知风之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鹧鸪向日而飞，玄鳢向斗以游。兔恒向月而息，鹊髡于七夕。海扇见乎上巳，鹞鸣羸于孟冬。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数丸之虫，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风之鸡，当潮至而辄鸣。乌凤晓百虫之音，反舌解百鸟之语。风貍遇风则行空，橐驼遇疠风则埋其鼻。豚将风则

踊，鼍将雨则鸣，鹬将风则啼，商羊将雨则起舞。鸠暮鸣则雨，鸢朝鸣则风。蛤晕随潮以数其文，獭肝随月以生叶。

食品以鹅为重，故祖制：御史不许食鹅。今东南大家以鹅乃发气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许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

蚌无牝牡，为雀鸽所化，故久者生珠，专一于阴也。

卷之三十二

陈三将军

湖广兴国州，南接江西瑞昌县。陈友谅袭其地，改为路，封子陈三将军守之。国初平汉，其遗孽改姓柯氏，与部曲谈、吴、王三家通居。兴、瑞连界之所，子孙蕃衍，跋扈不轨，劫略占夺，逋负钱粮，莫敢如何。都御史赵贤题请立为兴瑞里，择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顽自如。又议立界首堡，以卫官统军弹压，狎视如婴儿。尝劫罗继万家，极惨毒；又劫罗继淳家，杀九人，反缚继淳兄弟，献瑞昌县，谓为阵获强盗，请赏。

谕贼

伍骖，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时汀贼方炽，公单骑趋上杭，询贼出没。时俘贼妇女，械系苦楚，悉纵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从贼，独家居。公选二老卒自随，造其家。教官猝见公至，拜且泣曰："家属皆为贼驱，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亲戚来，吾谕之。"因留宿。明日，自寨来者十数人，公谕以利害，仍给以帖，来归者万余人。乘势驱兵，破其强梗据寨者。镇守内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辞得免，还朝，卒。

正统中闽寇起。有老人言贼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抚而有。众疑惮，莫敢往。惟儒士周铸与千户龚遂奇毅然请行，率数骑入

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贼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为动，徐呼老人，谕以祸福。老人阖家叩头谢亡有，且设草具。周饮食，意气扬扬如平时。食竟，徐起就马，抵巢穴，尽降其众而还。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谢曰："某生长行伍，身经战者，亡虑十数。常自谓天下健儿，今日乃为儒者服矣。"盖初发难时，凡不从贼者皆死。老人先从贼，屡败，乃请降尔。又贼将张留孙，勇而健斗，自茂七起事死，伯孙继逆，尤倚仗之。周乃寓书留孙，告之逆顺，许其自新。使谍佯若误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伯孙竟败，被执，贼众遂散，闽地悉平。

县令讨贼

鄱阳刘公禄以进士为浙之平阳令，时矿贼杀吏僭号，重兵讨之不克。公请却兵，独任其责。有土民叶光，家蓄死士，能制贼。公抵其家谕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将登岸，公亲御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贯篙工手，贼骇遁去，而公初未尝习射也。后终工部主事。子洵，南宫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贼

成化二十一年，大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王永者亦杀人亡命，以骁勇善射，相结，行劫于固安、霸州诸处，从之者复数人。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锦衣指挥陈玺令正千户赵承章捕之，二人皆无谋，率众遽往，旗校二人为所杀。上怒，降承章为副千户，令玺等戴罪追捕；继又降玺职，命指挥同知刘良代领其事。谕中外悬赏购捕，二贼欲走出关，不

果。其党渐获，势亦孤，乃遁去，久之不获。后东厂太监罗祥缉知在河南，差千户王英往迹之。二贼匿新乡县人唐庆、唐恕家，庆、恕以报宁山卫指挥臧纶、知县王素，合兵擒之。适隰川王逊燎亦遣校尉王彪至，苦斗就擒，槛车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恶深重，非他盗比，磔于西市。

张茂者，文安县大盗也。家有高楼列屋，深墙窖室，招集亡命，刘宸、即刘六。刘宠、即刘七。齐彦名、李隆、李锐、杨虎、朱千户，皆其徒也。茂又纳赂，交通豹房诸近侍。太监张忠者，号北坟张，居与茂迩，茂结之为兄，因得遍赂马永成、于经、谷大用辈，遂出入禁中。尝侍上蹴鞠，倚是益无忌惮。庚午春夏间，河间参将袁彪数败茂及诸贼，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与茂东西坐，举酒属彪，字茂曰："此彦实，吾弟也，尔今后好相看，无相厄。"又举酒属茂曰："袁参将今日与尔有一面之好，尔今后无寇河间。"彪畏忠，不敢谁何。既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贼立功，有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伪作弹琵琶优人，入茂家，具知乡道。杲率骁勇者数十人，乘其不备，入擒之。斧折茂股，车载以归。余贼相率至京，谋出首逭罪。忠与永成为之请于上，且曰："必献银一万，乃赦之。"宠、宸计无所出，潜令杨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献。会虎焚官署，宠、宸知事败，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参将桑玉又受其赂，不肯尽力以攻。尝相遇于文安村中，宠、宸匿民家楼上，欲自刭，玉故缓之。有顷，齐彦名持大刀，胁官军，败衄者数十人。至楼下，彦名曰："呼！"诸败军皆呼。彦名曰："救至矣，无恐也。"宠、宸遂弯弓注矢以出，射殪数人，玉大败引还，时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马中锡奉命讨之，中锡家在故城，惧贼残其坟墓，乃为招抚之计。尝与贼会饮于桑园，时已有诏旨："刘六等不赦。"又悬赏格，募能擒斩者即与。中锡酒中云云，宸曰："无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辈矣。"中锡曰："无之。"宸乃出诏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师动静，悉先知之，以貂珰为之奥主也。自是数盗横行中原，杀人满野，村市为墟，久之方平。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蒋恭靖按畿内时，刘六自山东败后，潜归治垣屋，将谋自脱。公与巡抚李舫斋议招抚，遣固安典史谕降。刘六闻言，罗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连疏其事，乞赦不报。会坝上贼劫团营军器，太监张永疑为刘，发军围其家。敌杀指挥，官军围解，与乡里恸哭别去，祸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长治指挥家，追捕甚急。王，故钱宁腹心，告急于钱。遂迁舫斋为兵部侍郎，蒋亦得代去，刘始出柙，不可制。今人能说刘六事，而蒋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贼赵鐩等于市。鐩，即赵风子，少为文安学生，每大言自负。杨虎、刘惠等作乱，鐩与其弟鐇、镐以五百人从之于河间。虎死，立惠为首，惠即刘三也，僭号奉天征讨大元帅。鐩改名怀忠，称副元帅。有陈翰者，常从计画，称侍谋长史。又伪授其党以都督指挥等官，分为二十八营，统众至十三万，分掠州县。鐩说惠，尽返虎所为，禁焚掠屠戮。尝附奏言群奸在朝，浊乱海内，以古所闻，未有不亡者。请枭群奸首以谢天下，然后斩臣首以谢群奸。屡攻南阳不克，获舞阳僧德静者，诈指为唐王宫人所生，置诸营中，欲资以为名号。又攻泌阳，欲执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毁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鐩每叹曰："恨不得为天下诛此贼！"及兵败，鐩、翰与前后所获贾勉儿、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传诣阙下，诏皆处死，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上不听。寻以皮制鞍韉，上每骑乘出入。

刘六等攻河南，西平知县王佐，使义民贾得山督城中兵御之。得山骁勇，战三日夜，杀贼数百人。会城陷，得山与佐俱没于贼，一门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赠本县主簿，仍从祀王佐祠。

刘六过赵州，有炊儿年十八九岁，与母妹同居。贼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儿怒，乘不备，提刀尽杀之。

振武兵变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营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杀侍郎黄懋官。懋官，福建晋江人，乡举时，梦千余人持梃相向。官府尹。以严辩称，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结巢甚盛，谓为吉征。变之前数日，遍体皆栗，写一神牌祈禳，无故自焚。家人见一绯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众心，有数十卒哄于院门。亲戚多请自便，不听。然内惧，出其眷属匿抚台署中，而密以帖邀内厂何绶、督府徐鹏举、李廷竹、大司马张鏊、少司马李遂至。懋官出迎，诸卒随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饵之，不退，益大集。绶等皇恐，将往估计厅俟变。而懋官自后逾垣，体魁壮，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气息仅属。抵一民家罗姓者，口出语，不可辨。但曰："马石渚、方员外误我。"马为前尚书坤，方则名攸跻，赞其事者。第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迹懋官，得其处。时绶、鹏举等亦至，懋官牵鹏举衣，呼诸卒为爷，曰："发廪，发廪。"鹏举稍谕止之，骂曰："草包何为！"张鏊呼曰："幸为我贯懋官。"不听。数卒翻屋上木，飞瓦及鹏举冠。乃各弃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犹抱鹏举足，不肯舍。一侍者手拨之，乃脱。卒持梃乱下，其家僮卧腹上，受捶无数，面决眼突。梃及懋官身，一卒持铳击脑后，垂死。拽至大中桥，以绳裸悬坊上，纽不解结，每一县辄掷下。初犹作呻吟声，数掷，绝矣。刘世延后赎其尸，殡而归之。

郧阳兵变

万历十五年，李见罗材抚郧阳，改参将公署为书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参将方印已解任去，米万春继之，会于离城六十里之远河

铺。方有忿言，米激军士梅林、王所、熊伯万、何继，持传牌令旗与杜鹤等，鼓躁而入，毁学牌，抢掠，围逼军门。凡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军门外烧毁。又勒饷银四千二百两充赏。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飞柬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铳炮，过军门履任，释戎服晋见。仍勒上疏，归罪道府生员。疏必经米验过，追改者再，仍收城门锁钥，李隐忍从之。复阅操行赏，哨官杨世华云："乘此冒赏，近于劫库。"米佯怒而心是之，即讽军士，告加月粮，旧折三分，增至四分。适副使丁惟宁入城，一见米，即云："各官兵将拥汝为主帅。"米大怒，拥众喧乱。守备王鸣鹤仗剑大喝曰："杀副使是反，谁敢，谁敢！"丁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应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杀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讹言传数年不息。

黄梅盗

万历十六年三月，黄梅贼首梅堂、詹三汉、刘汝国（一曰刘少溪）、余孟新四人创首，凡七十余人，拥入蔡永季家抢掠。事闻抚按，蕲州守徐希明虑左右皆盗党，致居民能干曰潘案者，托以擒盗。案设计与吏目萧芬，于宿松县古车岭擒堂父子，并获刘汝国之妻，具知各盗踪迹。次年正月，烧停前驿，往来长溪山、二郎河等处，又往玉树观朱元三家，杀人，开仓放谷。复到宿松廖佳贤家，近二百人。楚抚约南操江合兵剿之，都司周弘谟进兵至竹麻尖，战败，州判陈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并进，贼焚营而逃，获陈策尸，身中二枪，逾旬余，面如生。太湖县乡兵张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刘汝国，余党悉平。

哱贼先兆

哱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绕者三匝，凌云而翔。

拜喜曰：“烟霄遐举，此其征乎？”及宁夏军乱，众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岁雀翔之日也，遂从之，据城称王，抗官军。未几，败灭。凡自来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应；草窃者，亦必有异，如吴曦所见，乃天夺其魄而送之死也。

盗儆讹传

嘉靖末，倭虏交儆，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处盗贼蜂起。河南人讹传倭至，凤泗又言开封府没于黄河。于是林虑县有贼，聚且数千；睢州亦有贼百余，突犯南关。比知前言非实，乃始解散。当时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绍熙时，河南邳徐间多妖民惑众，而陈靖宝者为之魁，虏立赏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衣食不给，叹于道曰：“使我捉得陈靖宝，便有官有钱。”逢一白衣人荷担，上系苇席，从后呼曰：“我识陈靖宝，恨独力不能胜耳。”蔡大惊，释担以问，白衣取苇席铺于破垣之侧，促坐共议。斯须顾蔡，厉声一喝，蔡为席卷起，腾入云霄，溯空而飞，直去八百里，堕于益都府庭下。府帅震骇，谓为巨妖，命武士执缚，荷械狱犴，穷讯所由，蔡不知置辞，而靖宝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韩佽在桂州时，有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尝行野外，见黄蛱蝶数十，因逐之，至一大树下，忽灭。掘之，得石函书数卷，遂成左道，百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将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紫气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天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小铜佛，大如麦，不可胜数。是年韩

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隐居华山罗敷水南。冬夜，有一女子来，容色绝代，谓超元曰："妾，南冢妖狐也。学道多年，遂成仙业。今者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伍坊箭下。来晚，猎徒过者，宜备酒食待之。彼必问所欲，即云亲爱有疾，思一猎狐。"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食，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问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突走，绕大冢走。作围围之，一箭而毙，持与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潜送穴中，以土封之。后七日，女子复来泣谢，因致药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青云出冢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专视如前云云。后胡客酬金价每两四十缗。

会稽有物方长，如一尺牍，飞空中，映日作金色，数鹰绕逐之。时系狱者名刘朝忠，见之，祝曰："如祥也，则堕此。"已而渐近，果堕狱中，则吴之草席也。禁卒持白于官，知县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厂之日，妖狐出见，朝房倾倒，贻士林之祸甚烈。后虽废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营谋复用，孝宗怜而许之，与王越同召。噫！恶根之难断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县民王良，学佛法于弥陀寺僧李金华，见人辄为好言劝谕之。忻州民李钺闻而悦之，愿为弟子。所谈皆虚幻事，从之者至数百人，遂谋不轨。相与言曰："吾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阻。若遇鞑虏通谋，令其犯边，因与官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于是良与钺撰妖言数十篇，谓皆梦中佛所授者，众皆跪拜争观。良曰："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鞑虏是也。必鞑虏犯边，方能了事。"良即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请犯边，当为内应。令何志海等

四人驰马负表，具旗号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庄，失道，为守墩者所获。良等知事败，即集众，欲攻崞县。适巡抚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县洪泉寨山间，啸聚剽掠，州县官招抚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会大雾，贼不为备。兵至，仓卒不能敌，皆奔窜，获良于五峰山。搜各山，获百二十三人，及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瑄会太监刘政，及参将王昇、御史吴裕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师，命法司会官廷鞫，得其情，悉斩之。瑄、政等各赐敕奖励。于是左都李秉等奏："锦衣卫镇抚司累问妖言罪人所追妖书图本，举皆妄诞不经之言，小民无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使乡民咸知此等书籍决无证验，传习者必有刑诛，不至再犯。"奏可。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纪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宫知贤变迁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七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太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历神工》、《九转王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云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璋紫绶经》、《玉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金历地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砂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经》、《轮经》、《智锁天关书》、《惑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三世阳历》、《玄元宝玉》、《镜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

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大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伍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地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李子龙，本侯姓，名得权，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儿，为狼山广寿寺僧，更名明果。稍长，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术士江朝，推其命，后当极贵。又遇道人田道真，传与妖书。有云陕西长安县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龙，有红光满室、白蛇盘绕之异。得权得其说，遂更名子龙。蓄发，往来真定间，交结不逞之徒。又有术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鸡凤凰交之语，得权以与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军匠杨道仙家。先是，道仙有伪朝章勘合并勾筹符印，散与内使鲍石、崔宏、长随郑忠、王鉴、常浩、左少监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权乃得夤缘出入内府。石、忠等皆为所诳，敬信之。时引至万岁山观望，羽林卫百户朱广素与石、忠相识，密言其事，广遂同小旗王原访得权，称有贵相，乃传于亮等。日久情稔往还，各遗以鞍马、服用等物。石尝报织染局内官韦寒设馔，每得入内府。石、忠称为上师，北面拜，得权不为礼。势日张大，为锦衣官校所发，执得权等下狱。将送都察院，出卫门，忽报曰："韦寒死矣。"鞫实，得权及道仙、广、石皆伏诛，余党俱发充军。已而，都给事中雷泽等言："得权、鲍石等内外交通，阴谋不轨，酝酿祸乱，死有余辜。乃止将得权等五名处死，余党王原等九名俱获宥免，刑罚太纵，恐无以谢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诛之。"上以事既行，不听。兵部言："锦衣官校孙贤等俱都指挥，袁彬提督能捕获妖贼，例应升赏。"诏命升彬俸一级，赏白银十两，彩段二表；襄、贤等各升一级。同时有陈广平，山东济宁州民，假以黄冠，私习兵法，遍历秦、汴、楚、蜀间。伪为星象、阵图惑人，交结不逞之徒，潜谋不轨。至南京，为都督府都事卜马翊诱获之，执至京，下都察院狱，鞫之，恐有隐匿，奏请差官勘实。上命太监汪直、

锦衣指挥陈玺会南京守备内外官，拘事干证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奸恶罪状，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间事也。时方士业已用事，故妖书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见于晋府宁河王宫中。或为神像，或为王侯，需索酒食。时时举火将焚宫，罗拜求请，妖叱嗟甚震，且曰："还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发，居第、冠服、器用皆烬，妖亦随绝。

王满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艳。正德初，尝与选入内，既而罢归，耻不肯适人。数感梦，谓必有万兴者来聘，乃许，其人贵不可言。一游僧出入智家，知其梦，间以语人。道士段鋹挟妖术，因潜易姓名，且赂僧，使谓智曰："尔家明日当有大贵人至。"明日，鋹至。问其姓名，与梦协，智家欢呼罗拜之，即妻以满堂。鋹乃出妖书，转相煽惑。乡民神其梦，从之者日益众。鋹恐事觉，携满堂逃山东。峄县儒生潘依道、孙爵策杖从之，时称臣主。鋹遂僭号，改元大顺平定，往来牛兰、神仙二山。久之，鋹为新城人所获，并得其妖书。抚按官以闻，诏释其诱从者，鋹及依道、爵皆斩于市。满堂有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寻入侍豹房，上晏驾，始复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赀而诞，方士集其门，谀曰当大贵。于是传播远近，集无赖子部署，又以照水法惑之，阴相结者近万人。乙酉秋，寇乾州，远近震动。立营铁炉庵，候诸部并发，不至，盖皆为邻县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悉缚斩之。

妖僧行果者，术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刘景寅、某员外、吴维新鼎信之。其法扃室，守以童子。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蝇声，语刘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见而骇呼，小人忽亡，刘遂僵仆，悸病而卒。维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绝叫："八仙至矣！"起，步趋若不跛者。俄闻空中语曰："将采凤膏龙髓续尔筋。"时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灶嗥，儿反接啼。会行果至，维新

骂曰："汝刳任氏二稚为幻，将诉杀汝矣。"果惊走，维新亦病悸，未几卒。两家亦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园造妖言惑众，入京师千户陈赟家，伪授赟安国公，杀其庶祖母刘善秀，及欲举首人曾广以灭口，东厂捕获，并赟俱伏诛。仍命行保甲法，榜谕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莲教有逆谋。其党执伪告身二卷，省粮药一包，首之，首揆徐存斋闻之兵部杨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传有飞刀、飞枪之法，无敢前者。徐之家人与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缚。

四十五年，马道人为妖，远近大哄。各户多悬"籃籟籟籟"四字以压之，三四月方息。

万历庚辰年，余馆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觉五里外汹汹人声，如捕贼者。稍冥，声益近而厉，如数千人水战状，大呼击撞。主人惧，以小舟遁去。余步墙外，火光四合，焰在树端，与人声震动天地，渐渐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术，不为动，夜半方熄。次日归家，知浔中亦尔，盖广袤且百里矣，此妖术所为。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纸人马，仅寸许，擒送官治之，后不复作。

雷峰塔相传镇青鱼、白蛇之妖。嘉靖时，塔烟抟羊角而上，便谓两妖吐毒，迫视之，聚虻耳。隆庆庚午孟夏，流福沟甃石忽动，抉起，见鳖如大车轮，红白色，龟头而三尾，作马鸣。屠者举悬肉钩曳投市鱼筒中，击之，锯牙啮人，市众聚观竟日。恶妨其业，磔焉。胡孝廉文宪竹园在金沙滩门东，有三足蟾，气冲人辄死。一日，园丁报蟾出，从牖窥之，皂色如覆釜，张口如丹漆盘盂，红光盈尺，金目烁烁。与龙舌嘴曳链之猴，满觉弄遮道之蟒，并蟾为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厕者，中其气立死，肤色如蜡。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笼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秽气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灵王，必先见翠蟾三足如芝，每跃入神袍袖而没。或曰，此月路

也。

黄鹤楼雄峙武昌，万历丁酉，一日，无故自火，延烧千家。黄鹤之矶，民淘眢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继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绳铃，急上我。”其人入，见前人死，旁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绛袍，持刃来逐之。其人大呼撼铃，起，骇几死，苏，为人言如是。闻之监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满。有狐从汉阳门入，阴雨，作人哭，寻之，无有。民间见龟、蛇大斗，后龟、蛇俱死。自此以后，水旱饥馑相仍逾年。税使至，破坏全楚，如虎傅翼，择人而食，为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计，其后民杀其党与几千人。明年，诸宗攫金之变起，杀一大臣，王子伏斧锁者数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岁罹患。宣德间，知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获石骷髅。复掘丈余，又得石刻“回风”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风之谣，今果应之。源字启泽，福建龙溪人，进士。

扬州掘港场，沙中露一船桅，几二丈许，相传为大业中征辽所遗。每阴雨，辄闻其下有鼓吹声。万历丁酉，守备翟绍先命军士发之。锸几及船，骤雨如注，旋为土塞，已，再发，又再塞。翟惧而止。近为雷击其桅粉碎，鼓吹声亦渐稀。又，李新泰有庄在立发河，近岁庄户浚河，深三尺许，得一船，舱甚大。随掘随陷入土，船形制特异，其长未可竟也。众共骇异，下土实之，不复敢窥。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连生四女者，皆溺之，瘗于寝室。最后溺一女，瘗已月余，忽见女手出地上，疑为猫犬所发，以土覆之。次日，两手皆见，又深瘗之。次日，两手两足皆见，乃怪而焚焉。近丙辰冬，龙游河南民妇有产得巨蛇者，蟠踞屋栋一昼夜，犹连声呼妈妈索乳，径投母怀。母惊而殒，蛇亦自毙。旁人讯之，则此妇先产七女，皆溺死。巨蛇之报，宜其及己。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与番僧谋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竞市之，献中官曰转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后所发墓无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载发墓，其罪皆死。况此辈取人髑髅，市于左道，以邀厚利。其视支解之罪，相去几何！宜即诛之。"锦衣卫仍严加缉捕。

丐贩

弘治中，山陕人孙腾霄等三十人，三五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诱之为佣，随其所至，令守舍，给炊爨。腾霄等游行市间，视有富商巨家，辄持货与之贸易。论直高卑，则以言激其怒，相殴骂，随号咷而去。夜则杀丐者，舁至其门，群哭之，扬言欲讼于官。其人惧，出财物求解，乃复舁去，焚之，名曰贩苦恼子，前后杀数十人。事闻，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为货殖，奸巧横出，所杀者至数十人，罪难轻贷。其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并枭首示众。"仍榜谕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为群，散各处，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责钱若干。夜则行淫，积财甚富。事发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间，众大哄。丐者适械过市，众捶杀之，乃散。

长至警报

万历丙午冬，余为南司业。长至，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

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余往聚宝门，报谒所亲，从者皆无人色。往返三十里，并不见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狱矣。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奏闻，一得旨，不时取决。是时，句容道上行人，长江中行舟，绝且三日矣。细访之，天叙，凤阳人，与其党三人，抬一小佛像，历各乡村缘，募得少钱米若鞋线之类，至南京，妄言有法术，能画地地陷，指天天开，且知人三生事，有纳钱者，来生为指挥等官。一妇人哭于陌上，呼而视之，曰："来生当为后妃。"遂携与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卫军某者颇黠，欲诱而取之，礼为师，请试其术，不可。固请，则曰："宜斋戒择日方可。"如是者数四。军逼之愈甚，计穷，乃谬曰："南中有奇变，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际大乱，相杀且尽，各宜躲过，何暇试法。"盖借此将乘间逸去也。军得其情，即告之操江丰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内守备太监邢隆、外守备抚宁侯朱某、尚书参赞孙某，俱会守备府。既内惧，且色动，并告者执之，攘以为功。丰城侯忿甚来争，拒不纳，更閟迹，张大其事，陈兵出入，谓"俄顷间发觉，定此大难，封侯不足道"。其实天叙等数人皆庸流下贱，余四十人，则南都菜佣、踏面人也。渐有觉者，藉藉耦语。时丁敬宇方为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知其详。既得旨，下法司，则丁为政。守备、参赞盛气来言："谋逆大夥不可纵。"丁素和煦，众恐有所怵，不能坚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轻重、祸福独当之，不以累诸公。诸公且毋动，某不难屈膝以谢。"皆愕不能对，而军士乘机胁诈者无算。诉者近千人，悉缄其词，致之参赞。乃改拟磔一人，斩一人，余悉充戍。时天叙已死，如法枭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时方霉雨，枷大中桥，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尸，俟满日方埋。丁闻亟往视，召锦衣若兵马官语曰："如此十日必尽死。朝廷开以生，而我辈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难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孙。"亟搭席盖，坐以蒲团，汤沐饮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时余已转谕德，自家北上，抵滁告归。密过南中，宿旧署，亲得其事，私记如此。

方士

宪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故一时妖党最盛，所在见告，并宫禁中亦不得安静。说者谓方士能役鬼，并挟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耳目也。一时气运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倾府库甘为之役，何况其他？因思我太祖信佛，归并寺院，虽征名僧，建醮追荐，而终不溺其说，别为崇重。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过。然旋即送归，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则因默祐之功，竭两朝物力表其巅。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开地辟，大圣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神宗皇帝，与两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颂经，督以内臣。又开经厂，颁赐诸名山殆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给路费，不由驿递达。和尚驻城外三年，虽御札亲问，答有“御汗一点，万世津梁”之语，然终不大加赏赐。又百计欲开戒坛，中贵人日夕怂恿，竟不许。而所谓张真人者，其术益衰，入朝建醮，只了进香故事。独持大柄，享国长久，圣谟渊远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来，惟平日父老相识者来扣，始一见，余无至者，至亦不见。僧道亦如之。然此辈浸淫日盛，踪迹诡秘。只据所闻僧某，来自江北，领其徒二十余人，所至倾动。自缙绅以下，无不纳交。即富翁素称悭吝者，亦迎至其家，谓之供养，资赠甚厚。僧有闭关一二年者，亦潜出谒见。凡见者，勿论男女大小，皆有所献。多者始得其解颐一言，执笔作数字，余颔之而已。凡收数千金归，此僧妖也。一道士来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带，亦领二十余徒，至门传呼，禹步而入。入即危坐，茶至，含而四噀，顾盼若有所见，若有所指挥，张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东首卧，仗

剑选数处，下橛加钉，议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为谢。其家疑惧而止，此道妖也。

妖党

近年妖徒，以余所见，庚子年，有徐州赵古元一事。余同年郭一阳光复，以参政饬兵，请于总督，调淮营三千虞变。总督则余师刘晋川先生东星也，调凡四十日，深以为非。郭闭门求归，而撤军之牌遽下。余典闽试还京，适在署中。郭见牌，恚甚，问计，余曰："将隐忍守此官乎？抑权宜稍全宪臣体貌也？总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气概耳。"郭曰："为我筹之。"曰："非徒筹之，且将为君断之。"命停牌毋发，亟出视事。谕将士已申文撤军，束装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时久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明日具威仪巡城，各庙拈香告庆，抵戏马台宴赏。方始悬牌，上下帖然。余至济宁，刘师已知状，迎问曰："子乃为郭参政军师耶？总督牌可擅停，且抹改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参政初欲击碎此牌，挂冠单骑出城去，幸门生劝解，乃得止。且此等举动，吾师实性急失体。宁本道请兵，已许已行，且久驻而不使之请撤，径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干事？"师喜，且拊曰："子可谓秀才进步者矣。"郭亦竟解官归。后起原秩为左辖，改抚辽东，劳瘁没于任，可惜！至癸卯妖书事发，若从归德之言，星星之火，勺水可灭。乃震惊宫府，扰动朝野，以一无赖子皦生光偿抵，真是可笑！此际月月报内库进奉之银，时时允内臣参劾之奏。宗室杀巡抚，刑戮于汤沐之乡；宰相被恶声，赶逐于端门之下。大水几压都城，大计几于留用，则祟乃移之朝廷矣。然犹曰乾纲独揽，未尽下移也。丙辰以后，一切纵横，都不忍言。而祟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遍移于山林。然则今之在在蠢动，以妖变告者，谁实积之、贻之也？古云：妖由人兴，此语到今，其根最远，其祸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

除，反使之弄唇舌，逞干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谤莫若自修，息争莫若无辩。"此二句，可与诸葛武侯"宁静淡泊"句并传。一则立身之法，一则处世之法。即尼父闻之，亦当首肯。盖皆深于易道，就中体贴出来。余谓守此四句，天下无难事，无变事。惟妖党盛行，当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风俗等语，又迂远，非救病急法。余谓莫要于择守令。守令得人，协以缙绅之贤者，一切镇以安静，状勿轻准，谷勿轻罚，民间自然宁帖。即有妖人，密密访而驱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难事。况人心不甚相远，彼见上官如此，乡士大夫又如此，即有不肖之心，自然潜消默夺。古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当精兵三万；良县官一人，可当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谓良县官一人，可当精兵十万，缙绅互相砥砺，亦在在之干城也。

吴建

瓯宁吴建之乱，初亦以幻术诱众，妄言世界将乱，令人照水，现出富贵冠服动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众益多，遂欲于谢屯举事。施欧两秀才发之，建宁道行府捕焉。或为之请曰："此斋徒耳，何能为？"遂释不问。建乃益聚众，恨两生，欲杀之。两生逃之顺昌，则迹之顺昌，顺昌戒严。当事者不得已，遣瓯令谕散建众。建以客礼见，谓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然吾众不可犯也。"令与从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其村，村有为巡检者多智，遣人谓建："焚村无益，幸听吾言，缓而兵。我醵诸富人，得数千金以犒，是实利也。且使各村闻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许之。巡检阴集乡兵以待。是时

官府方发兵捕建，兵观望不敢前。会江西有侠者，许以五十人投建，说建曰：“公众未练，未可用。吾为公练。”则分调其众于他所，乘间缢杀建而跳身走。建死，众乱，巡检乡兵适至，围杀之，投溪水几尽。其脱者又歼于顺昌，建祸始息。巡检超三级，侠竟逃其名去，莫知为谁。或曰：建，潘枢党也。其众虽歼，有脱而蔓世藏山海间者。今福宁之泰屿、兴化之某所、连江之徐台、长乐之种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诅君父，有非臣子所忍闻者。种墩马全十实衍其教，浸于闽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郑七也。其幻术与建类，令人尽卖其产业以供众，曰：“乱且至，彼蚩蚩者业，皆汝业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预绝其心，惟祀教主，号曰无为。昏夜则聚男女于密室，息烛而坐，不知其所为，至有误认袖服者。子耻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门尤甚。许七妻，李氏女也。初从其教，见其弟妇兄弟之女淫秽，耻之，吐其事。或曰：吴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尝谓：“入吾教，初有小难，后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迟则八月。”其众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闻捕，笑曰：“我且缚而去，簷而归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狱中，狱中人又信之。谓其众曰：“今难已过，无虑。”盖自投死地如此。大约太平已久，人情愈伪，千态万状，劫运承之，圣人亦救不得。

小匡

余暇日行旷野，不觉十余里。忽父执陆呐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庙中。翁素谨默，不轻发一语。忽谭及地方妖异事，慨曰：“司成公即隐，尚善论事。试问今为有司官者，当用何术可以致治，潜消此变？”余举数端，皆笑，不尽谓然。翁曰：“‘大道为公’四字，今不可见，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尽可做得。”余竦然问状，徐曰：“假如今各镇市中必有魁猾，领袖无赖子，开赌博，张骗局。僧道念佛，则挨入司香火；社节出会，则奋身醵金钱。甚至贩盐窝盐，

兴讹造言，无所不至。黠者又结衣冠人为助，杷柄在手，头绪甚多。流棍异说可疑之人，因而附丽。显为民害，暗酿乱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访得的确，指名捕至，数其罪，锢于狱，从中时加纵操，开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牵累其妻子，许以改过自新，使之颠倒出入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即轻释，则彼既有生望，又内顾重，自然震慑，不生他计，其党亦且潜伏惊散。每处将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后度其罪之轻重，方与发遣。根虽未除，焰自顿熄，地方便帖然有数年安静。总计前后五六年间一，任官平平过去，再无意外之儆，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极简当，极新发。抑自悟中得来乎？从读书中得来乎？”曰：“天下事那一件书中不有？那一件不自书中悟得？既读矣，有遇，有不遇一。遇矣，觉得另有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读，似都忘却，悟于何有？”时翁方谓野次之语，可以放胆，乃又有于垣之耳谓嘱余，有所中伤。翁复对余一笑，静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即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即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即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宁论大小耶？

跋

是编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月，积可三十余册。凡经史稗海诸书所载行于世者，都不敢录。然耄而忘，随汰随忘，又不可胜计。要以见意澹宕，自喜而已。生平原无文，又绝无著作。间举笔，并其稿失去，以为常。即此亦时有散佚，而存者尚多。会赴召，检出，节为三十二卷，付之梓。历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仅仅得此。子不云乎："博弈犹贤乎已。"夫圣人之所轻，后人之所习。曰手谈，曰坐隐，何等自在。余此好故自不减。奈老去，仅可终三局。一切紧关事皆愦愦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纪之语，不足传之事，积此不足有无之牍。虽于心思初无所费，可免枯木蛛丝之诮，要以少费纸墨，重为梨枣灾，又或者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岂非一生拙计，垂老而更甚者乎？方割裂时，如蜂采花，亦自有味；既成阅之，等于嚼蜡，又几欲毁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喜则茹之，厌则吐之。天下事皆如此，并付之流云逝水可矣。壬戌年九月，题于西郊之映月轩。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筠廊偶笔 二笔
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总目录

筠廊偶笔　二笔
在园杂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筠廊偶笔　二笔

[清] 宋荦　撰
蒋文仙　校点

校点说明

《筠廊偶笔》二卷，《筠廊二笔》二卷，清宋荦撰。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绵津山人、西陂。河南商丘人，大学士宋权之子。少年时从贾静子、侯朝宗游，立学园六子社。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后授为黄州通判，历任江西、江苏巡抚，政绩颇佳，得到康熙称赞。官至吏部尚书。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享年八十。宋荦擅长诗文，诗与王士祯齐名，也精于鉴赏。除《筠廊偶笔》、《筠廊二笔》外，还著有《西陂类稿》、《绵津山人诗集》、《沧浪小志》、《漫堂墨品》等。

据宋荦自撰年谱记载，他从小跟随父亲宦游各地，喜好搜集奇闻逸事。后出判黄州，虚己向学，与四方贤士大夫相交结，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间，增长了不少见识，这些经历都成为他日后撰写《筠廊偶笔》的材料。书中杂记宋荦平日耳目见闻之事，内容丰富，鬼怪奇闻，乡野趣事，野史考证，无不涉及。由于所记大多为身边之事，所以关涉宋荦朋友的事情较多，如卷下《贾静子传》，对于考证这些人的生平不失为很好的补充资料。《筠廊二笔》是宋荦晚年之作，体例与《偶笔》相类，内容上少了灵怪之事，多记晚明与前清贤哲之遗文轶事，尤富于史料价值。

《筠廊偶笔》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筠廊二笔》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有单刻本行世。现存宋荦《西陂类稿》、《绵津山人诗集》均收录《偶笔》和《二笔》。又有民国六年重刻本。此次校点，以《四库存目丛书》所收内府藏康熙间刻本为底本，校以《西

陂类稿》本、《绵津山人诗集》本及民国六年重刻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西陂类稿》本《偶笔》卷上“周栎园先生好墨”条所附《墨品》，各本俱无，兹据以补入。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筠廊偶笔　二笔
　　校点说明
　　筠廊偶笔序　陈维崧
　　筠廊偶笔序　宋炘
　　筠廊偶笔卷上
　　筠廊偶笔卷下
　　筠廊二笔序　陈廷敬
　　筠廊二笔卷上
　　筠廊二笔卷下
返回总目录

筠廊偶笔序

《筠廊偶笔》若干则，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撰。著事皆幽奇瑰丽，上补辎轩册府所未备，下亦可征得失、稽谣俗焉。语则遒峭整洁，不名一体，大约在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伯仲间，非余子能仿佛也。维崧性嗜典籍，即至丛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见夫虞初、诺皋者流，非算博士，即鬼董狐耳。既骫骳不足道，间有裨于国家大掌故。如《辍耕录》、《金陀粹编》诸书，则又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发之。甚矣，纪载之难也！向惟秋浦吴次尾先生《觚不觚录》议论绝有根据，近则汪钝庵户部《说铃》叙述不苟，点染复自斐然。吾目中所见说部，仅此二种，今又得牧仲是编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汉碣，纪事编年，考亭、涑水之褒讥，夹漈、贵与之荟蕞，其所大书特书不一书者，自后人视之，以为大非偶然之故也。至于珠囊既熸，玉册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为不偶也哉？今观宋子是书，核万物之源流，贯三才之同异，称名迩而寄意远，是书也，而讵偶然乎？嗛为“偶笔”，其犹宋子之谦辞也夫。阳羡陈维崧序。

筠廊偶笔序

筠廊者，余兄牧仲读书处也。此地旧有小室，四壁陡峻，竹石环绕，暑月每苦烝湿，人鲜至者。庚戌，余兄自楚黄归，读礼之暇，因撤去垣墙，易以梁构，而廊始成。剪其蒙茸，洗其苔藓，而怪石露，修竹显，对之翛翛有远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风雨，其上可以望云物。以其地多竹，故曰“筠廊”云。时方溽暑，门无客扰，余兄偃仰其下，凉风四至，爽如清秋。偶追思其生平所见所闻，笔而成帙，名曰《筠廊偶笔》。或志怪如《齐谐》，或滑稽如曼倩，或广征物类，或附载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子，宁可以裨官小史视之耶？弟炘谨序。

筠廊偶笔卷上

吾宋城南有幸山堂，宋高宗南渡驻跸之所。明崇祯中，沈氏浚池得片石如墨玉，有镌字数行，乃《淳化帖》九卷第一版，王献之书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冕《法帖谱系》载之颇详，其为襄州原刻无疑。董文敏尝欲以百金购之，主人益大珍惜，别刻一石以应求者。明末寇变，并瘗两石蔬圃中，后觅不可得。数年前，余见此石原拓一纸于友人处，精光炯炯，果异他本。

明正德时，河南产麒麟，贮邺郡库中。莱阳某公为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于家，余宗玉叔兄琬亲见之。方鳞黄色，光润如蜡珀，鳞四周五彩环绕如月华状，为从来传说所未及。

黄冈王太史泽弘题吴圣符世睿画册云：“世间凡事当略存画意。”

曹蜂仪持巽云：“闯贼陷京师，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与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楼下。时当暮春，雨中对酒联句，其人首倡云：‘风风雨雨送春归。’忽闻楼上续一句：‘无雨无风春亦归。’两人默然拱听，徐云：‘蜀鸟啼残花影瘦，吴蚕食罢柘阴稀。嘴边黄浅莺儿嫩，颔下红深燕子肥。独有道人归不得，杖头长挂一蓑衣。’两人登楼视之，绝无人踪，惟飞尘盈寸而已。”《列朝诗》亦载是作，与此小异。

顺治二年，余随先文康寓长安，见大内所藏龙盘贮一箧中，一角五爪，鳞甲如铁，长丈余，俨然所翁图画也。

黄冈王子云孝廉一翥，负狂名五十年。余判黄时，子云已七十余

矣。一日见市上小儿食粉餈，辄持一枚走郡守听事急呼，太守何公应珏抚其背曰：“此物大是中吃。”

杜诗云：“秦州城北寺，传是隗嚣宫。”家玉叔兄分巡秦州，时地震，城北寺裂开丈余，得古瓷一窖，年来散去殆尽，仅余碗二杯一。康熙癸卯冬，玉叔示予于长安。体质厚重，仿佛龙泉窑，古色陆离如汉玉，酌酒土香可爱。一碗面阔五寸，内外纯素。一碗差小，内波纹拱起，似吴道子画水。杯贮水可一合，有鱼四头，亦拱起，游泳宛然，真异物也。又玉叔于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内刻工部《秦州杂诗》，字皆从《陕帖》中钩出，各体具备，时人目为二绝。

吴门徐亦史籀《吾丘集》中载“马卵”、“大卵”二事最奇。

> 附《吾丘纪轶》：甲申七月，偶至崇明，闻北门外季家马生卵三枚，相传以为怪，因同王韬生往观之。大者如升，质色如雀卵，红白相间，重三斤，二小者斤许。考之书，盖凡兽皆有之，名曰“砟答”，治奇疾难名者，生牛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盖不关灾祥也。又先叔曾祖质庵公读书乙云山中，见所芟墓木积一室中有年矣，念木久生火，迁之以疏其气。至中间，忽有物坠下如臼，就观之，乃一卵也，坚白无瑕。周视窗楞大不逾寸，不知何物得入生此，窃意惟龙能变化，殆龙所生也。里中有悍者举入大锅煮熟，椎碎之，中黄白宛然，唯作硫黄气，后亦无他。

先文康公过蒲州，谒关侯庙，见一联云：“怒同文武，道即圣贤。”先公以对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梦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书送侯庙。

广济张长人仁熙于他处见集唐一联云：“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国衣冠拜冕旒。”亦佳。

明神宗时，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两猎户持铁叉随行。日暮向邮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来，两人致孝廉亭前树上，以

行縢系之，挺叉迎虎而斗，虎毙，一人足伤。方诣孝廉共慰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两人力尽死，孝廉于树上惊悸几绝。俄见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红发，眼金色，走如飞，直前啮三虎，三虎不敢动，皆死。各食脑少许，先死者嗅而不食。须臾至树下，望孝廉大叫，耸身一跃，忽堕崖下藤蔓中罥之，空曲不能脱。孝廉惶骇，自念待死甚愚，不如先杀之。遂下树取叉，一击而毙，持送县令张某。令取其皮为领，雪不沾衣，后为一直指索去。张之孙御医名其政者亲为余言。

雍丘刘文烈理顺传胪时，同乡兰阳梁康僖云构以御史侍班，印绶忽开花飞起，良久乃落。余过雍丘谒文烈公祠，见明怀宗所赐宫花鹤补，精致异常，云出自田妃手制。

董文敏云："李北海《云麾将军碑》有二本，世所传者为思训书，又有为昭道书者，然皆似王献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觐如都，谒相国柏乡魏公。公饮以荷兰酒，色红如琥珀，气类貂鼠，味醇美。又于坐间见小鹿一只，长二寸许，双角崭然，与大鹿无异。王阮亭云："余备员典客时，见荷兰贡小白牛四，大仅如犬，斑衣，有肉峰如橐驼。"

归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子。曩有宦其地者于溪中得大石如斗，内隐然有物，剖之得石鸳鸯雌者一枚。三年后，又渡此溪，随手取一石，与前石略相似，剖之则雄鸳鸯在焉，因琢双杯，宝用之。

米友石先生万钟，明万历中为六合令，好石，六合文石得名自公始。曩晤公子吉士先生寿都，言公珍藏六合石甚多。第一枚如柿而扁，彩翠错杂，千丝万缕，即锦绣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矶，月下把玩，失手堕江中，多方捞取不得。明年复系缆于其处，忽见江面五色光，萦回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师没水取出，果前石也。后此石与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

齐安聚宝山多怪石。明世庙中王梦泽廷陈之侄得红石如钱，上

有“万历通宝”四白字。余判黄时得十六枚，作《怪石赞》，为雪堂小品之一。

江南人于京师卖一锦、一罽。锦阔三尺，长百尺，色深红，文彩如画。罽长阔与锦等，红黄白碧各一段，大类今世剪绒，鲜丽夺目，价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简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大红火浣布一匹，亦长百尺，为邑令取去。

余从悯忠寺僧洞明处见唐人贯休画阿罗汉十六轴，最为奇古。衣履皆粗笔画成，细绘锦文，其内如毫发。洞明云：“世祖时吴人持此进御，值鼎湖之变，遂卖寺中，价七百。”武昌某氏藏吴道子《水墨普贤像》，骑白象，天王龙女持幢幡导从，衣皆流水纹，毛发飘动，令人肃然起敬，颇胜余家旧藏《钟馗小妹图》。阮亭云：“平阳普庵堂有吴道子画水陆百余轴，先兄西樵曾记其事。”

袁箨庵于令以《西楼传奇》得盛名，与人谈及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舆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箨庵狂喜几堕舆。

顺治三年七月二日，上出大内历代珍藏书画赐廷臣。先文康以大学士蒙赐。明年，临洺李台辰芳莎侍先文康夜饮，先公以谢表相委，李挥毫座上如风雨，脱稿时才二鼓耳，一时辇下侈为美谈。

附表：伏以奎壁星辉，摘抉尽图书之秘；风云道合，缄题生史册之光。扬言庆切弹冠，拜赐荣于锡衮。臣等云云。窃惟六书创始，象龟龙草木之形；九鼎告成，绘魑魅山林之变。自风吹去垢，感为占梦神经；而版筑披图，继有中兴盛事。周制：礼在瞽宗，书在上庠，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汉朝前有画室，后有云台。首重者孝子忠臣，次重者元勋循吏。讵意变唐宋为骚雅，君臣笑辞辇登床；浸假改右相为丹青，父子叹含丹吮粉。元魏皇舆失驭，移石经于兴和武定年间；萧梁职贡题诗，侈

金版于合浦交河境上。文武尽于斯夜，不堪重罹秦灾；变化或亦通灵，此后尤为顾悼。兰亭丝竹曾闻，久破陵苔；青冢琵琶饮恨，空归月露。扼腕僧虔秃笔，方从孝建图存；伤心昏德翎毛，竟致宣和内禅。盖牙签锦褾，止供玩好之资；而墨精笔华，莫救危亡之衅。覆车可鉴，纳牖宜宏。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虎水钟灵，龙刍得瑞。功成制定，当为政于天下之年；德盛教尊，合殷祭于明堂之数。九州既画，兜离咸识同文；四海攸同，休烈难施绘事。考上都始制文字，谷神游龙独创，则折衷于宋契之间；迨中原久诺声名，海陵立马登高，遂隐括乎江山之秀。二者原关大典，但争奇竞巧，镂冰虚掷，流阴历代，遂至滥觞，夸玄赏清谈，玩宝何殊丧志。此在诸臣末技，临摹为一节之长；未应大内深藏，委弃喂千年之蠹。爰宣三吏，下帘声在青云；并及群寮，拂褒神生墨雾。以班定赉，均如汉署分香；量力携归，不类贪人折股。清心盥读，如李斯篆，程邈隶，蔡邕飞，史游草，羲之楷，一室中泄雨崩云；极手编翻，即韩幹马，戴嵩牛，包鼎虎，黄荃兔，道子狮，尺幅内神工鬼斧。挥毫电掣，依稀落翮飞升；设色霞明，想见解衣礴裸。细勿蜂腰，巨无鹤膝，总由步三折于机先；夜观蚌泪，午视猫睛，亦可访万形于物始。密修小罅，无王涯重宝之装；作戒多藏，惩桓氏轻舟之陋。锡宠仍多蕴藉，珍于瑟瑟三盆；承恩欲进讴吟，孰负堂堂八斗。翰札峰颓岸绝，上动天台；潇湘木落霜高，畴回地轴。难窥海若，但有嵩呼。臣等数马神惊，图麟识短。君仁臣直，有公权正笔之心；忧盛危明，切郑侠传书之惧。比情思于鸩毒，临池洛水兴波；知稼穑为艰难，展卷豳风涤圃。将仰溯汉唐标埒，见古人谐声转注之心；岂暗求险易山川，为行兵拉朽摧枯之便。邛竹将遗尊老，礼不遗年；荔枝写赠乡人，廉宁耻陋。因蒙膏泽，并献刍荛。伏愿书虎同文，画龙莫好。仁流吴会，仿孙权宣示之章；惨极江州，抵曹翰言功之袱。滇黔拜檄，两阶干羽婆娑；海峤趋风，九译衣冠僻诡。无耽曲艺，在朝皆休休奠鼎之臣；加慎祥刑，当宁扩磊磊如天之庆。寰瀛乐业，烟霞并荐贤书；比屋堪封，民物重游画象。

寿齐紫极，宏章燕翼之勋；历过苍姬，永御光华之旦。

今上御极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诏使过洞庭。风雨中见一人长髯，蓝衣纱帽，气度闲雅，乘一物似马，半没水内。侍者持杖狰狞随其后，与波涛上下。舟中数十人共见之，相距才数武耳。逆风而行，良久迷离不见。其年八月，公返棹过齐安，与余杯酒间细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诏使，理或然也。

梁宋间取蚱蜢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红线数尺，蠕蠕而动，投之池中，俄顷化巨蛇，蜿蜒数丈，观者千余人。盖明崇祯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名甚异，见周栎园先生亮工集中。

顺治四年，燕赵鸡生四翼，人不敢食，鸡多自死。

余性喜射猎。十岁时随先文康于喜峰口飞骑逐黑白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判黄时率健卒出猎，一日得三虎。皆快举也。后连捕十余虎，黄州之害几除。

水晶枕一，长三尺，内桃花一枝。水晶马一，大如鼠，前足连小盆。盆即水中丞，内碧藻澄明可摘。又水晶马一，大相等，黑毛遍体，为镇纸。三物皆周栎园先生从闽中见之。

楚之黄安县野塘荷叶数百为暴风卷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叶不乱。

扬州水月庵杉木上俨然白衣大士像，鹦鹉、竹树、善财皆具。

周栎园先生好墨，作祭墨诗。广济张长人仁熙在余齐安署中，每早盥洗罢，辄取古研磨佳墨就而食之，口常黑。为余作《雪堂义墨说》（按即《雪堂墨品》）及《墨论》，皆佳。

附《墨品》：方正牛舌墨有“极品清烟”四字，论墨家多推方氏，几与小华道人等，殆世庙前人也。宋牧仲使君一日谓余曰：“吾藏墨有方正者。”余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发视果然。盖诸家推方氏以牛舌为最耳。　　邵青丘瓜墨有“青门遗”三字，亦世庙前人，此绝无仅有者矣。倍价购于舒氏。舒氏以余为知墨人也，而复售之。　　程君房寥天一，万历庚戌。余家世藏，经兵火仅存者。所谓有墨气无香气，与于鲁反者也。　　君房墨最玄元灵气，而有时寥天一反踞其上，盖所值工料偶胜耳，识者别之。　　程孟阳古松煤墨，阴有铭，阳有孟阳像。昔沈珪，嘉禾人。往来黄山，取古松煤，杂脂漆滓烧之，云按韦仲将法，孟阳本此。唐宋以来多松烟墨，少油烟墨，故苏子瞻得油烟墨而宝之。今油烟胜而松烟遂少，即有之，质轻善颓，昏糨耳。此独佳绝。孟阳者，松圆诗老程嘉燧也。钱牧斋《列朝诗集》中极推为嘉定高士，其墨固足传也。　　又松圆阁墨一截，上大书程孟阳字。　　程君房陈玄墨制极大。今存其碎余，坚光射人，如小儿目睛可爱。君房玄元灵气墨，阿胶墨，万历庚戌。薄甚，重不满钱余。其制一而厚者，余往往见之。包以绫文，画牡丹其上，始入匣中，匣亦异今时也。　　余端蒙墨精，不知何年制。有《墨精缘起》载明皇所见甚悉，极香，亦非近时物。　　汪仲嘉公孙合造李法墨，有“百年如石”、“一点如漆”二语。“李法”二字，近墨家多用之。　　汪仲嘉山灶轻烟复古墨，万历丙午。　　方于鲁青麟髓小墨，有“世宝”字，近程凤池，遂以“世宝”名第一墨。　　于鲁寥天一墨一截，青麟髓，为于鲁第一墨。余见其数十种，制各不一。有方者，正画一麟，多用熊胆，舐之甚苦。舌形者，横作龙形者，龙缠身而衔珠于其口者，有云于鲁超世之墨者。余有于鲁九玄三极墨，亦与君房墨并藏。兵火中先人手泽也，已赠使君矣。再索视之，云为好事者夺去，惜哉！按：于鲁初执事君房家，已自为墨，遂狎主齐盟不相下，至讼于官。尝以赝者应郡守古公重购，古公怒，请验于汪左司马，逮而笞之。邢子愿号知墨，每云于鲁规模色泽胜耳。左司马差愧

太玄董狐。或别有秘合，为司马出一瓣香，未可知也。要之，幼博君房侠于墨意，专在名。于鲁多为利，利则真赝杂出无疑矣。君房墨有次第而烟皆佳，至最下为妙品，亦足当上乘。此两氏之别乎？　　潘方凯开天容墨，万历庚戌，如韦轩宝藏。余旧有数种，方圆不同，皆漱金，亦检以赠使君。使君所自藏金退矣，殆藏之未得其道也。　　汪季常一茎草墨，万历庚戌。　　叶环源玉髓墨形小圆，阴书“环源”、阳书“玉髓”四字耳。又一种形方，上画奎像，亦精绝。董玄宰先生生平好用环源墨，环源遂大知名。　　吴幹古秋叶墨。　　吴玄象紫雪墨亦数种，有玄枵之精、原始之液、九转百炼、神明紫雪铭，兹所列乃栎社居士家藏者。紫雪形模皆质古，当熹庙时，百昌以富巨万贾祸，宜不惜物力为墨，其真者不在程、方下，近所拟乃俗甚。　　吴去尘墨一截，不知何制。去尘在启、祯时始为博古，新样品目至六十余种，炫耀光景，较之君房士羹而象箸，大抵效法世庙时邵格之所为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绝胜，其床头捉刀，遂复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使君。去尘，先孝廉执友也。向所藏颇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变使然耶！　　黄宾王龙文双脊墨，万历辛亥。有铭，自书放言居士，东林所称黄正宾者是也。亦与先君子游，犹见其扇上诗字。云“龙文双脊”，廷珪旧墨名也，放言仿之。　　紫云阁藏墨，上书“壬寅春制”。不知姓名，亦精甚。　　吴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监制。世传其天峰神物，佳。余见之，亦松烟之颓焉者。　　方澹玄非烟墨，万历癸丑。旧见其《墨说》，公安珂雪先生笔也。歙太常吴先生防兵于蕲，曾出以赠先孝廉，佳甚，今亡矣。此盖舒氏赠予者。　　吴乔年知止堂柔翰斋墨，万历戊午，圭形。　　詹云鹏金盘露墨，作落花流水制，漱金。舒小康以寿余，今赠使君。　　德藻堂水苍玉，上书“季园墨”。　　吴荩卿写经墨，小不盈寸，上书《心经》一卷，此等殊不异。近见叶柏叟辈亦仿此，所刻《心经》更楷。　　群玉册府大圆墨，不知何人制。　　朱一涵双渟化光墨，凤文漱金，铭曰：“日中黑帝澄玄渟，月中墨帝渟蜀金，是

曰双渟。双渟之精，淡漠无形，宰万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向余多藏之，顷亦难索。一涵时人耳，遂珍如此哉！汪美中一茎草墨，天启甲子。　　吴叔大天琛，仿古箸小墨。　　软剂天琛，仿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栗斋第一墨。其所仿雪堂义墨，皆以天琛行。　　涂伯经龙宾墨。吴鸿渐漱金青麟髓墨。　　吴鸿渐玄虬脂，桑林里第一墨。　　自朱一涵至此八墨，皆时制，所谓鄶以下无讥者也。然时墨中亦有绝佳者，如凤池、世宝、叶玄卿、太乙、玄灵、柏叟最上乘，不可胜数，亦当旁搜以资著书之用。若小华道人、中山翰史诸公，余间见之，然未易得也。　　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抡其佳者合为一品，名曰“雪堂义墨”。歙人吴叔大遂仿其意，作义墨三十六丸，虽不免时制，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犹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旧墨赠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并遗使君贮之，亦雪堂遗意也。又按：王朗守会稽，子肃随之东斋。忽夜有女子从地出，称玉女。晓别，赠墨一丸。肃方欲注《周易》，因此才思开悟。使君守黄五年，构东斋于雪堂之左，著书吟讽其中，今将毋楼诗往往称东斋者是也。亦与古人偶合，因附识之。康熙九年人日，书于藕湾精舍。

附《墨论》：宋牧仲使君问于张子曰：“墨有说乎？”张子曰：“然，有之。古称‘绛人陈玄’，文房艺一耳，然其道可大焉。由其道者可以隐，可以癖，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悟为文之理，可以教孝，可以佐礼，可以垂训于后裔而戒天下之侈也。《释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宋潘谷制墨精妙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求墨，不计多少与之。苏子瞻赠以诗曰：‘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谷殆韩伯休之流乎！陈惟达之墨与麝并藏一匣，十年而麝气不入，自作松香耳。盖肤理坚密，不受外薰，人如此者，何患世俗之靡耶？故曰可以隐。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时磨而小啜之。石昌言藏墨不许人磨。李公择见人

墨辄夺。苏子瞻蓄墨至七千梃，遇天气晴霁辄出品玩。而潘谷见秦少游所藏廷珪墨即下拜，曰：‘真李氏物，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此与杜左嵇锻嗜石而拜、好书而发冢以求、呕血以思者无异也，故曰可以癖。墨有经、有书、有史、有苑、有辩。有临帖之墨，有画墨，有楷书墨，有写经墨，而程氏《墨苑》自玄工舆图、人官物华、儒藏缁黄、建纬授词种种胪列，故曰可以博物。吴元中起草，令婢远山磨隃麋墨，文即佳，故曰可以文。奚超入新都，语刺史陶雅曰：‘始公岁取墨不过十梃，今数百梃未已也，何精焉？’以超之能，多则不精，故曰可以悟为文之理。初虞世，名士也。善医，好夺人藏墨，人至以‘男旱魃’名之。然每得佳墨，必以遗黄山谷，曰：‘山谷孝于其亲，吾最厚爱。’故曰可以教孝。‘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姓长生，孙子图边。’郑氏《昏礼谒文赞》也，故曰可以佐礼。洪觉范禅师云：‘司马温公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或以为言，公曰：‘吾欲子孙知吾用此物何为者也。’呜呼，司马公岂玩物丧志者耶？独垂训于后世如此。金章宗用苏合油烟墨，后人以黄金倍易无觅处。唐明皇好墨，墨精化为人，如蝇大，行砚间酬对言语。人主以好墨名，墨卒不可得。明皇墨精不过与梨园妖姬等，君如此，又何称焉。故曰可以戒侈。若夫地有墨山，天有墨泉，韦仲将制必以时，捣三万杵乃发坚光。王迪用远烟鹿角胶而自生龙麝，穷神尽思，妙不可追。此殆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牧仲使君好墨，与予有同嗜者，因举其大者以告之，作《墨论》。”

金陵禁中有五谷树，前朝缙绅往往见之。

少宰孙北海先生承泽家藏古玉剑一，鱼肠剑一，又小剑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剑以黄金嵌之，宜兴陈其年维崧有《看剑歌》。

附歌：秋星帘前大如斗，看剑斋中夜命酒。先生八十杯在手，酒酣跌宕无不有。须臾叱咤平头奴，踞捧三剑当阶趋。众宾目摄不敢动，列缺闪烁翔天吴。其一首锐不盈咫，款云吴季子之

子。其一屈曲如绕指，古之鱼肠毋乃是？其一煅炼非五兵，玉枪堕地啼琤琤。截犀刓兕不足怪，拂钟立断蒲牢鸣。吾闻洛阳街、铜驼里，中有三河轻侠子，醉余乱舞剑花紫，模糊照见春坊字，往往胸多不平事。先生老矣夫何求，一生自问无恩仇。胡为龙性驯不得，夜夜神物悬床头。先生大笑一拍手，剑色淋漓着胸走。头白摩挲万卷书，此书与剑吾老友。出如脱兔处静女，夜阑抚剑相尔汝，哀角一声断行旅。

麻城刘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黄时求其遗稿不可得，或曰为好事者窃去。叶慕庐云："王敬哉宗伯撰《于奕正传》。于生南行，将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略》奕正《略例述》云：'《帝京》编成，适与刘子薄游白下，朝游夕述，不揆固陋，将续著《南京景物略》，已属草矣。'则此稿当在于氏处。"

余家古竹圃生竖节竹，傍根数寸类鹅颈，截为小瓶。后七年，友人园中生竹极相肖，亦截为瓶，今俱在。

闽中朱竹，房山蓝鱼，曹州黄绿牡丹，与余家北生黄芙蓉，皆奇观也，然芙蓉止一见耳。近闻濮州刘刺史养绿鸠一双类鹦鹉，亦奇。

遵化温泉可熟物。其源涌出，投以钱，摇摇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遥望，气如白虹。余童年随先文康往游，见正德宫人题诗，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为人间洗冷肠"之句。

八月初，一妓从士人会饮，临风举酒，属诸公曰："如此云物高爽，可称诗天。"即日其妓声名顿起。

一年老令君大书县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视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钱"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

大同左卫玄帝庙铁炉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树，大如碗，四时青

翠，然根下火常不绝。

延陵陈颉仙士本，明怀宗时以中书奉诏入禁中，见中宫翼善冠嵌珠一颗，大于芡实，紫光灿烂如莲花，至晚则五彩缤纷如琉璃灯焰，即夜光也。东宫束发冠缨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盘，似铜青投火中，绿烟郁勃，不知何名。又见汉、唐、宋以来宝琴三百六十二张，皆有赞有铭，惜未录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盖气候使然也，前人无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宦蜀中，言火井初无所见，以火投之则赤焰腾腾直上，竟日不熄。以石盖之，少顷渐灭。又雨中野烧甚烈，尝且延数里，草木蓊蔚无恙，日当中则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玉叔兄及华亭周广庵寰、京口谭长益允谦游焦山，宿海云堂，观周鼎及宋真宗赐《焦处士敕》、杨文襄一清玉带，赋诗纪事，勒石“瘗鹤铭”之旁。鼎之始末，详王吏部西樵、仪部阮亭两诗中。

附西樵歌并序：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许，腹有铭，韩吏部如石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当分宜枋国时，某公官于朝，分宜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竟入严氏。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公，以祸由鼎作，谓鼎不祥，舍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载“山有周鼎一，而不详所自也”。作歌备掌故焉。　　海云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驳荦。龙文独许吾丘知，篆铭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陈仓，那数铜狄传西洛。韩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阁。云烟过眼已成墟，剑去珠还事堪愕。安得飞龙亦英主，玄修晚慕轩辕乐。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铉只用青词博。朝廷仍收养士报，杨沈蹇蹇如雕鹗。鼎铛有耳岂不闻，耻向回风作秋箨。萼山先生厮养耳，纷纷冠盖多酬酢。嵩家奴严年者，士大夫多与往还，呼为萼山先生。当时不鄙赵师[illegible]，于今谁怜贾秋

壑。从来铸鼎戒饕餮，此物胡为亦遭攫。山头尚有椒山诗，山顶有椒山先生《过焦山访唐应德》诗石刻。所云杨子，怀人渡扬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错。只字重于神禹金，犹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欲愧欧阳，廿载钤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欧阳氏见嵩势盛，曰："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培垒已拉冰山摧，有铁谁能铸此错。裴回三叹轩几旁，极目江天莽寥廓。

阮亭诗：晓入枯木堂，怪禽惊翩翻。清露滴松杪，下见古鼎蹲。宝光耀昆吾，中有飞廉魂。上文为雷回，下文为云纷。狞状饕餮伏，兵气蚩尤昏。辛壬与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彝，复惑虞蜼敦。尊从不可辨，牛豕谁能论。瑰怪压䜌鼎，谲诡旅纪甗。蛟龙杂蝌蚪，五指不敢扪。在胙想㬎㠯，识字惊蜒蜿。月黑鬼神泣，峡束波涛奔。籀书失趯趮，斯篆摧窺輒。《爰历》迈府令，《凡将》骇文园。史游久已没，皇象不复存。甄丰与董逌，抉剔穷本根。不遇博雅流，孰为洗烦冤。谅比岐阳狩，或同泗水沦。山僧与道右，感激声还吞。分宜昔枋国，气势倾昆仑。斯鼎出京口，上烛光䌛缊。役使万指众，负载千蹄犍。大哉宗庙器，讵屑豪贵门。威力镇禅窟，寂寞归祇洹。午夜鸣钟鱼，清昼啼林猿。阅人恒沙劫，如彼虱在裈。我昔访焦先，望气矜不言。五年隔扬子，无翮思腾骞。吾兄癖好古，八书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卧忘嚣喧。扁列析螺书，卷尾搜虿纹。作为奇伟辞，大海抟鹏鲲。春江壮风霆，响激云涛浑。三叹继高唱，海门上朝暾。

嘉禾曹秋岳先生溶尝至昭君墓，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蒙作黛色，古云"青冢"，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阏氏之墓"，为蒙古书，先生考绎最详，拓数纸归。

常熟窑变罗汉在方塔寺内，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顶上骨缝隐然，两齿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长安慈仁寺窑变观音以庄严妙丽胜，此以奇古胜。寺内青魈菩萨即睢阳张公巡，赤发蓝面，口衔巨蛇，如夜叉状。余视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为厉鬼杀贼，此

盖厉鬼像云。

楚江富池镇有吴王庙，祀甘将军宁也。宋时以神风助漕运封为王，灵显异常，舟过庙前必报祀。有鸦数百，飞集庙旁林木，往来迎舟数里，舞噪帆樯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喂之，百不一堕。其送舟亦然，云是“吴王神鸦”。洞庭君山亦有之，传为柳毅使者。阮亭云：“巫峡神女庙亦有神鸦送客，予曾见之。得食辄入峡半石洞中，不栖林木。”

大内有“寿亭侯印”，方一寸，瓦钮连环，四刻“寿亭侯印”朱文四字，翡翠灿然，旁有痕，似嵌宝玉取去者。先文康尝印取一纸宝玩之。此印流传不一，详《容斋四笔》中。

曩见水晶一块，内有物如粟，仿佛太极图，转侧视之，必上行如蜘蛛，虽千回不易。又高脚瓷碗一，外画西番莲，淡青色，内“永乐年制”篆书四暗字，日午始见。其边甚薄，以手摩之，依稀丝竹声，可以和歌，声闻里许，惜不久为贵官触破。慕庐云：“余家旧有缅磬一，以杉木离口半寸许绕市二三转，则有声自远而至，良久乃止，必铜性使然也。瓷经锻炼能出声，更奇矣。”

麻城刘百年淑颐善集唐，赠余诗云：“曾入甘泉侍武皇李郢，暂随红旆佐藩方韦庄。长承密旨归家少王建，出使星轺满路光钱起。谋略久参花府盛韦渠牟，风流三接令公香李颀。共言东阁招贤地孙逖，肯为诗篇问楚狂周贺。”又《郊行》云：“闻钟投野寺李端，看竹到贫家王维。”《春日闲居》云：“小男方嗜栗李商隐，稚女学擎茶李咸用。”《过毛来仪郊居》云：“四邻因野竹杨颜，一室向青山耿沣。”《学圃初成》云：“静时疑水近许浑，高处见山多元稹。”《游龟峰宿能仁寺》云：“怪石尽含千古秀罗邺，异花长占四时天沈传师。”《候槁木大师》云：“烟凝积水龙蛇蛰卢纶，锡响空山虎豹惊许浑。”《寄周示素》云：“万事无成空过日戎昱，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寄李子旻》云：“千回消息千回梦赵象，一度思量一度吟戎昱。”《晓霁即事》云：“蒲生岸脚青刀利韦庄，云锁峰头玉叶寒刘兼。”《坐中忆刘仲夏》云：“美人美酒长相逐

刘禹锡，犹恨樽前欠老刘白居易。”《过别业》云：“高杉自欲生龙脑陆龟蒙，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赠歌妓》云：“弦弦掩抑声声思白居易，字字清新句句奇韦庄。”此类甚多，其《四时词》尤妙。

附《四时词》：云母空窗晓烟薄温庭筠，池边雨过飘帷幕许浑。日长风暖柳青青贾至，银线千条度虚阁韩偓。卷帘巢燕羡双飞罗隐，芳草王孙归不归韦庄。曾寄锦书无限意刘兼，箧香消尽别时衣钱翊。右春。　　午醉醒来愁未醒张子野，烦襟乍触冰台冷韩偓。白莲知卧送清香皮日休，楼角渐移当路影白居易。临风兴叹落花频鱼玄机，又喜幽亭蕙草新杜牧。永日迢迢无一事韦庄，双双斗雀动阶尘元稹。右夏。　　水映轻苔犹隐绿马怀素，夜窗飒飒摇寒竹刘惠。井边疏影落高梧罗隐，鸟啄风筝弄珠玉元稹。觉来红树背银屏韦庄，露湿丛兰月满庭孙氏。扃闭朱门人不到鱼玄机，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右秋。　　城上暮云凝鼓角许浑，狐裘不暖锦衾薄岑参。楼寒院冷接平明李商隐，檐外霜华染罗幕陆龟蒙。烟生密竹早归雅郎士元，向镜轻匀衬脸霞韩偓。迟日未能消野雪皇甫冉，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右冬。

宁陵白日陨星，形类砚砖而粗，仿佛太学石鼓。陨时声如雷，入地数尺，掘出犹热甚，不能取也。抚军奏闻，赍送礼部。

京师琉璃厂有卖倒掖气者，刘公勇秋部体仁买得一枚于马上弄之，笑谓汪苕文民部琬曰：“此事可入弹章。”

侯大司徒恂南园芍药数万本，有名“丹山凤”者，花开一茎四朵。

余弟子昭为司勋郎，冢宰黄公机问曰：“淇园之竹自古称之。余数过其地，绝无一竹，何也？”子昭对曰：“淇竹自汉已无之矣。”公曰：“有据乎？”曰：“有。昔汉武时河决瓠子，令群臣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置决河，以薪柴少，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歌曰：‘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盖明验也。”公为叹服。

汴梁相国寺大雄殿相传建自北齐，明末没于河。顺治中抚军贾公重建，见梁木精坚，色深绿，遂易以他木，而取为长几，俨然青玉案也。又寺内旧有葡萄一株，没地下二十余年，近发生原处，蔓延数丈，结实累累，往来游人赋诗纪异者甚众。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传汉和帝时人。九女以父母无子，终身不嫁，死同穴。

曹蜂仪尝于天津道上日薄暮见一人，高尺许，金甲挟弓矢，骑小白马行野田中，叱之不见。

余于城武见一小儿四五岁，手足似螳螂，头高起作两歧，见人念“阿弥陀佛”，惟索钱无厌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炜见一儿六七岁，浴水中，势与谷道各二。后不知所终。

砀山刘贞甫造铜器精巧绝伦，尝为彭城万年少寿祺造准提。像高二寸许，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级浮图，每级四面，各佛一尊，法象庄严，无毫发遗憾，所谓神工鬼斧也。昔王梦泽称施生雨能于方寸之楮作小楷数千，点画不淆。于粒麻之上宛转书之，成五言诗一绝，即有炯眸，非极视专瞪、数拭屡翕蓄而后张，不可得其仿佛。诚文苑之绝技，生平所未睹也。以较贞甫，恐又有难易之别。贞甫曾为余造图章二，一龟钮，一天鸡钮，俱精妙可玩，后为人盗去。

万年少尝僧服行淮阴市上，有日者他出，万即其寓代为卜筮，得钱二千，留之而去。日者归，茫然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张公民表，先大父同年友也。负才磊落不偶，作书擅颜鲁公、黄山谷之长。天启中以公车至长安，崔呈秀持吴绫求书，公磨墨升余，大书“侍生张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几陷公不测，然公名自

此远矣。凡四方宾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温语，狂谈纵饮三日后始通姓名。

明正统丙辰状元周旋，弘治丙辰状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状元唐皋，万历甲戌状元孙继皋，科目、姓名皆相照应。近同安刘望龄先举本省乡试三十四名，后革去，顺治辛卯复举本省乡试三十四名。武进巢震林于顺治壬辰中会试一百六十二名，磨勘革去，复于乙未中会试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颍上人见地有奇光，发得古井函一石，上刻“兰亭黄庭”，前有“思古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临绢本”四楷字。复有“墨妙笔精”小印，印细而匀。疑是元人物，识者定为褚河南笔，因唐以诸臣临本颁赐天下学宫，事或然也。初拓不数张，纸恶而字甚完好，次拓纸墨皆精，“兰亭”类字遂尔残缺，最后为一俗令妄补，大可憎，且拓皆竹纸，草略殊甚，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纸者亦不易得，余游金斗时得一本，犹是次拓，固足宝也。

樵人于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济源某公，服之十年不尽。

广济刘千里醇骥吊何大复先生一联：“名齐北地空同子，家近南阳淮蔡碑。”佳句也。

嘉禾计甫草东游京师，戏谓人曰：“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闻之可发一噱。甫草与余为忘形交，尝从河北寄一书，甚佳。

附书：仆久在两河间依人，无一善状可为宋子道者，惟八月中在邺城遍寻谢茂秦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见小冢颓堕荒草中，为赋试吊之。求其子孙不可得，因固请邺中当事为封土三尺余，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石碣，志之曰“明诗人谢茂秦之墓”。此一事也。九月杪过顺德，日晡矣，仆夫望逆旅求憩甚亟。忽念归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厅记二篇，记中所称“时独步空庭，槐花

黄落，遍满阶砌，殊欢然自得”及“衙内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者，迄今不过百数十年，遗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遍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于郡署旁废圃中西向设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儿童观者皆大笑，以为病狂人，即仆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其后几不得眠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游，赖有此二事，庶几不虚此行，可为知己告。度宋子亦必以计生为可与言者也，幸为作纪事诗相赠。伫望，伫望，东再拜。王阮亭书后。二事皆可传。施愚山在济南时，拜沧溟先生墓下，重为立石，梦先生绯衣报谢。与此可以并传，勿谓前世人精神不相感也。

杨职方鄂州北杰使日南回，赠余香蜡一瓶，云是树上膏，可润妇人鬓发，殆即苏合油也。

马嵬坡有杨妃冢，冢生白石，可为粉，名“贵妃粉”。

康熙七年，京师正阳门挑浚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识，礼部出榜访问，并原印印其后，数十日无辨之者。少宰孙北海先生家居闻之，曰：“此元顺帝祈雨时所刻‘龙神印’也，各门俱有之。盖雨后即埋地下耳。”因取一书送礼部，上刻印文，注释甚详，一时叹为博物。

一闽人山居，门前忽现宫阙数重，巍焕插天，须臾不见，盖山市也。

合肥许太史孙荃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题曰：“此北宋人笔也，不知出谁氏之手。”余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号，众始叹服。后此事传至黄州司理王俟斋丝，犹未深信。一日宴客，听事悬一画，余从门外舆上辨为林良画，迨下舆视之，果然，即俟斋亦为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执蒲秋夜坐村中树下，忽风吹落叶由耳边飞过，公随手取一片就灯视之，乃古钱也。公子辅之忭道其事。

黄梅破额山，四祖大医禅师道场也。四祖生于隋大业间，至明嘉靖中肉身犹在。一日楚王梦四祖造访，云："我将去矣，幸为留一像。"醒而铸铜像，遣人送山中，过浴佛井，井水涌出，盖四祖初生时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为火焚矣。冯茂山为五祖大满禅师道场。肉身现在，自唐贞观至今未坏。破额有碧玉流、石渔矶诸胜，余尝两游之。冯茂则望而未至，云山顶白莲甚盛，为五祖手种，亦可异也。又《黄梅志》载邑有西流水三十余里，故历代以来笃生五祖十三仙云。王西樵云："莱子水皆西流，故余《忆莱诗》有'溪水尽西流'之句，金、元间丘、刘等七真皆生其地。"

渭南渔父于渭水中得秦阿房宫香奁一具，色如鹦哥羽毛。好事者争购之，近闻已入京师。

余从楚中见飞虎皮，两前足有皮尺许，向后张之如蝙蝠状。

周元亮先生云：黄山五里松架板其巅，车马往来如行路上。又闽中一溪，桃花最盛，舟行三十里尽在花片中。

先文康于京口市上见宋瓷碗，可容二升，索价甚高。先公戏之曰："此碗却无用处，盛茶大，盛酒小。"卖者异之，取以相赠。

同里安舜庭先生世凤童子时向郡守求试，郡守指路旁"此房实卖"四字令为破题，安云："旷安宅而弗居，求善价而沽诸。"郡守首拔之。

友人沈仁伯明仁于永平食石鱼甚肥美，云大才盈寸，产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麦鱼亦佳，形与麦粒无异，可糟食。西樵云："即墨县近劳山有溪，溪中产仙胎鱼，是溪边柳叶所化，长二寸许，形如柳叶也。"

华亭周宿来秋部茂源以恤刑驻节雪苑，有山人得罪别驾者，别驾

盛怒，欲加以刑，山人仓卒中托言“我秋部执友”，冀缓其责，实未尝谋面也。别驾诣秋部问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谅。”山人得无恙。一时推秋部为长者。秋部曰：“昔余乡钱鹤滩先生福传胪后名噪海内，一老学究冒称先生业师，教授旁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资颇丰。一日先生假归，道过旁邑，富翁代学究治具甚恭，曰：‘钱先生至矣必谒君，幸以贱子为言。’学究佯应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数十里于道旁，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托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难逭，特来请死。’先生备问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当有以处此。’学究潜归，怂恿富翁扫径以待。先生至，造学究门，执币请谒拜座下，委曲尽礼，曰：‘某远涉京邸，不获晨夕杖履，负罪良多，赖贤主人代为周旋，谊最高。’急请富翁出，再拜称谢。富翁狂喜，事学究倍加恭谨。先生之雅量高致传于今，百余年未衰也，区区向别驾脱山人，敢夸忠厚哉？”

宋郡高辛集有异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余，乡人与游者自高曾以来所见皆然。每夏月汲水饮人，逢人即呼曰：“吃水，吃水。”赤日中被裘无汗，即冬月卧雪中又汗流浃背也。人饮以酒，可一石不醉。

郑民部司直端于京邸午睡，见壁上人面如轮，须臾面化为穴，望之洞然，往来人马如织，俄传贵人经过，旌旗导从如王公。忽有青衣二人持简请民部公宴，简为“侍生胡某”，民部坚拒不可得，随之而往。至则当世名贤半在座间，民部问之不一答，独贵人意甚厚，献酬无失礼，云“慕公久，特请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惊怪，为夫人大呼而醒。后每向穴中望之，即昏然与贵人接见如初。意必为狐妖也，移居而绝。

麻城医士赵时雍生子，自言为同里故人刘泰宁。泰宁死燕市久矣，言魂魄南返，每为狂风吹回，遇大树可借以少避，故迟至三载始至里中转生耳。言前生事最悉，妻子相见流涕，为好语解之曰：“已

隔世矣，何用悲悼为耶？”后远近观者尝数十百人，时雍惧祸，以狗血喷之，遂不复言。黄州司理王俟斋与时雍善，问之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时已二十余，为诸生矣。

欧阳文忠公《泷冈阡碑》为龙神借观事甚奇，黄鲁直《檄龙文》云：“臣黄鲁直谨言：臣闻天子诏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趋朝，钦承皇上深宠，锡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辞以赠。修命石氏镌之，故刻《泷冈阡表世次碑》，乃雇舟载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阳湖，泊舟庐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带，来舟揖而言曰：‘闻公之文章盖世，水府愿借一观。’自谓龙也，请碑入水，遂不见焉。惟阴风怒号，淡月映空。修惊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谕直。时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谊命直为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宫震泽主者润济王阙下：福地阴阳，龙池岁月。星斗芒寒，受穹质于上界；云津变化，膺显号于人间。庙食吴中，官民均赖。兹有河神之玩法，敢将表石以沉沦。妙画雄文，自应呵护；琼章玉册，孰敢谁何？虽龙宫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彻，巽风震雷，骇虬奔鲸，地裂水竭，渊泉俱灭。既已各司其职，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骧首云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实汝之神。下地利也，渊源潭洞，养身遁性，坤绝妖尘，其德玄焉。禹舟之负，实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兹禁，万一株连，五龙尽灭。’书毕投檄湖中，忽空中语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骊龙往而送至永丰沙溪，敕赐文儒读书堂之南龙泉坑而交也。’文忠公归家扫墓，但见坑中云雾濛蔽，虹光烁空。往视一大龟负碑而出，倏忽不见，惟碑上龙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国公墓前，俾垂不朽。呜呼，文能动龙，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业，至矣，极矣。天下万世，谁不翕然而宗师之。时熙宁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黄鲁直谨识。”

黄州阳逻江上生黑鼠鱼尾，一戍卒得之，越二日死。又白鼠霜毛火眼，甚可爱，余数见之。

兰阳梁康僖公初名某，为孝廉时梦人告之曰：“公举进士名云

构，今名安得济？”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久列公名矣。”盖序有“虚檐云构”语也。公改名登第。尝梁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羽明因号芝三。

明末余亲见人面豆，豆黄色，须髯眉目如生，大是怪异。

余寓黄时自制笔用之。一黑帝矩，一写潇湘，一赋梅，一宣州使者，一五岳摇，名曰“东斋五色笔”。

衡州回雁峰因峰势取名耳，世传谬甚，胡循蜚贞开《游记》一篇辩之甚详。

附《记》略：世传“衡阳雁断”，其说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过；一曰江有毒，雁饮水死耳。浅人耳食，奉为信史，可笑也。衡高不过岱、华，其间未尝无雁。即峻不能度，岂无径可通？若水毒杀雁，则衡人之饮于江者靡有孑遗矣。且水既杀雁，亦当杀鱼，是真湘浦鱼沉已。盖衡之七十二峰，从洞庭叠翠南来，如飞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夭矫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风迅折，复起项领，羽翼翩翩欲动者，势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凡宴集辄至其地。顺治己丑九日，余与寮友采茱山阿。南望潇水微茫若带，忽闻空中嘹呖声横江西过，余笑谓左右曰：“雁今破例，遇峰何以不回？”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说为记，以质稗史之诬。

子昭弟过伊阙，见山上石佛数万，体皆不全，询之为狄梁公所毁。慕庐云：“此灵太后所凿也。”

应州木塔甚奇，冯讷生主政云骧有登塔诗一帙，序略曰：“塔建自辽，叠木为之，七级八面，高见数十里，朱栏碧瓦，玲珑飞竦。登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弹也。”

唐太原王知敬书《洛川长史贾公德政碑》，在修行寺东南角，极

峻利丰秀，至今路人识者驻马往观。见唐窦臮《述书赋》。余家旧拓一本出自大内，后有元翰林国史院印。

唐顾况《题石上藤》云："委曲结绳文，离披草书字。"黄山谷《题萧子云宅》云："风流扫地无寻处，只有寒藤学草书。"白乐天《池上绝句》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元张仲举词云："吴娃小艇应偷采，一道绿萍犹碎。"即此见古人措语必有所本也。

筠廊偶笔卷下

府谷李玉衡国瑾，古君子也。为国学典簿，贫不能买书，日取国学经史板摩挲读之，手爪尽黑。久而淹贯，为世名儒。尝与余共居萧寺，日惟炊俸米一饭，冬夜无火，与一老仆共被敝裘而坐，洵近世所罕闻也。著有《石花鱼赋》，甚佳。曾书一纸寄余，为友人携去。

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传真武折梅枝插桹树，誓曰："吾道若成，开花结实。"后果如其言。今树在五龙宫北。桹木梅实，杏形桃核，道士每岁采而蜜渍，充贡献焉。黄州郡丞张秀升登举前为其郡司李，收桹梅最多，曾以馈余，味甚甘美。

京师鹫峰寺在城隍庙南，有旃檀佛像。《帝京景物略》云："像为旃檀香木所造，鹄立上视，前瞻若俯，后瞻若仰，衣纹水波，骨法见衣表。左手舒而植，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张而肤合，三十二相中鹅王掌也。勇猛慈悲，精进自在，以意求之皆备。"按《瑞像记》云："释迦如来初为太子，诞七日，母摩耶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为母说法。优阗国王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目犍连尊者以神力摄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谛观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间，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佛为摩顶受偈曰：'我灭度千年，汝从震旦利人天。'像由是飞历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一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还燕京内殿五十四年，燕宫火，迎还圣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迁于

万安寺一百四十余年。以上元学士程钜夫记。复居庆寿寺一百二十余年，嘉靖戊戌庆寿寺灾，奉迎鹫峰，迄天启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计优阗造像当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二千六百一十余年。以上蜀僧绍乾续记。万历己未寺僧济舟在殿诵经，一士人礼拜墀下，僧睹仪观有异，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神呵护，我小神，不敢轻入。’语罢不见。”余康熙癸卯秋偕米紫来汉雯同往瞻拜，三日后奉太皇太后旨，请像入大内矣。

同里杨沧屿先生镐奉使高丽，得玛瑙桃一枚，上红点如丹砂者七，以锦袱裹之，袱上织成六字云：“此桃原现七星。”

黄安马医某治马如神，人有以病马来者，骨骼硉兀，左胁下肿起如斗。某云：“此马无病，偶饮水吞蛭耳。”以脚向肿处踢之，下蛭数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伤，遂住武昌江中龙蟠矶寺以避之。偶早起，见一虎蹲寺门外，遂惊堕矶下，虎随而啮之，立死。寺僧呼渔人共擒虎，虎从容乘流东下，正遇大船迎之而来，船上人投一布被盖虎头，以篙橹乱击杀之，捞取载去。

明神宗时日本僭称帝，由朝鲜入犯，杨沧屿先生奉命经理，战功甚著。旋被谗罢归，朝鲜人思之，为建祠立碑，赋诗歌咏其事。

附碑铭并诗：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修明，薄海内外，无有远迩，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负其险远，不奉声教。秀吉篡其君自立，专用暴力，虎吞诸岛为雄，既穷凶积悖，乃恫疑虚喝，靡所不为。岁辛卯，遣使致书，诩我虚实，将欲假途入犯，胁以逆语。我昭敬王据义斥绝，具奏驰闻。越明年，贼遂倾国而来。属久安备弛，民不知兵，猝遇狂寇，剪焉倾覆。皇帝以为小丑抗天纪，无故入人国，悖逆当诛；属国弱不支，守义罹祸当援；东民亦吾赤子，垫水火当救。乃命文武大臣发兵讨之。天

威远畅，海内震动。盖一蹴泯水而三都底定，诸路之贼次第逃遁，退据南边十余郡，筑巢窟、坚砦栅为久计，环寇之师数年不解。兵部以为不可究武，用沈惟敬计，宜诏许封。秀吉奉诏甚倨，丁酉益调兵渡海，袭破闲山，放兵四劫。奏闻，群议盈廷，久而靡定，皇帝赫怒雄断，命选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时辽东布政司参政杨公镐居忧将释位，廷议以为非公不可，有诏特起公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是年七月，公提偏师渡江到平壤，闻贼陷南原直上，先锋已迫畿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缮京城，固守毋动。即日兼程疾驰，军吏谏勿轻进，不听，遂于九月初三日入王京。与提督麻贵以下诸将上国都南山，张军乐，布号令，夜挑选精壮，募各营骁将，前往剪贼。又令二千骑为后援。公与我昭敬王渡铜雀津，审守御形便。初七日诸将遇贼于稷山，一战大捷，斩首累百级，麾杀先锋贼将。诸贼大挫，直走海边。巢幕行长屯顺天，清正据蔚山，东西列郡尽为贼屯。公遗书邢总督，定议先攻清以断贼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诸将拥兵而南，选兵凡四万，乃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数百，轻裘战巾，驰过鸟岭。赞成臣李德馨傧公迎自界上，至是随公常在军。到义城，公与德馨谋，先遣降贼吕余文潜入贼营，尽得其形势。是月二十日进到庆州，军声大振。风迅电掣，诸将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都元帅权慄率本国诸将官水陆兵一万余亦听公节制。二十二日，公遂进，阵贼垒十里外。少出兵诱贼，贼悉锐追之，公与麻提督督诸将合击，大败之。斩一千余级，获其勇将，僵尸布野。日暮，扎营休军。翌晓，公亲上阵薄战，炮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胜奋呼，海岳皆振。用飞炮火箭乱烧贼幕，遂拔伴鸱亭、太和江两栅，贼焚死者无算，尽获其器仗辎重，清正仅以身免，走保岛山，悉力死拒。城峭险，士皆蚁附仰攻。壁坚未易拔，公令各营分兵迭休，围守数匝，贼众渴馁多毙。清正闭壁不出，屡乞降求缓师。公虑其诈，不听，攻之益急，期歼尽乃已。贼每夜出樵汲，公令本国将金应瑞伺捕无遗类，日不可胜计。如是十三日，贼益穷蹙。军吏竞贺，谓清正就缚在即。会天寒大

雨，泥没膝，人堕指，士马多饥冻死。贼援大至，将绕出军后，公密察事机，麾诸将退，舍身自为殿。贼欲追蹑，公反骑突击，斩累十级，贼披靡不敢近，遂按兵还王京，休师蓄粮以图再举。军校有得罪于公者诉赞画主事丁应泰，应泰雅不善于公，因上奏劾之。国中大夫士咸合词颂公冤，我昭敬王据实驰奏，请留公。奏三上，冠盖络属于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义不苟其进退，乃命廷臣会勘而且听公还。戊戌夏，公罢归。公河南人，号沧屿。天资豪爽慷慨，有大节，临机料敌若执左契而决江河。军中肃然，不闻急走疾呼。公之还也，都中男妇老少莫不啼呼攀挽，为立石以思之。至于深山穷谷亦皆怃然相吊，若无所依。信乎，仁人之泽入人也深矣！虽天时不助，大功未完，而威振海上，老贼气死，此近古以来所未尝有也。贼中亦相歆叹。至画《天兵攻岛山图》，传看于日本，可见军容之盛、用兵之壮，能使敌人心畏而诚服。南边诸阵莫不鼓气张胆，恃以无恐，是其一战之功，实我东韩再造之基。不幸为人所构，遭诬而归，此东民之所以悲咤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敬王慕公深，命求公像于燕京，阅岁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购募益切，岁庚戌始得，遂为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龟书其事于右。臣承命悸恐，上阁门辞谢不获命，遂叙公东征事迹如左而系之以铭。铭曰：噫噫前岁，岛贼狂猘，乘我不戒。朵颐辽燕，逆锋滔天，目已无鲜。赫怒我皇，天伐用张，止乱存亡。胜之平壤，贼乃大创，皇威远畅。渠魁逋诛，窟彼南隅，再肆凶图。师老而疲，告功不时，贼反乘之。悉众四抢，尽锐北上，声生势长。公时受命，义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忉惧，望公来抚，若大旱雨。谓公于于，公疾其驱，风霆载途。谈笑危城，决败算成，胸万甲兵。蛇豕其奔，怵威退屯，国命再存。岛山之贼，曰宜先击，灭此朝食。麻、刘与李，三路元帅，桓桓虎视。公惟咸领，绣钺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齐举，落其角距，莫敢龃龉。亲冒矢石，火其二栅，血酾骸积。凶贼褫魄，乞命穷蹙，狐鼠窜伏。威振扶桑，势巩关防，我武维扬。功实在斯，将大有为，壤之者谁？公归不复，公绩益白，彼

谗罔极。天子曰咨，惟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节总戎，大纛崇崇。猗欤我公，再造吾东，伟烈英风。公之治军，不宽不烦，令肃恩敦。公之制敌，得人死力，忠义所激。公之束下，躬约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实生之，攀慕莫追。汉城之阳，有祠辉煌，公像在堂。白羽纶巾，立发嚼龈，含噫未伸。英姿飒爽，镇我保障，没世瞻想。勒此贞珉，事与名新，万古精神。崇禄大夫行礼曹判书兼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书筵春秋馆成均馆事世子左宾客李廷龟撰。

青社缠妖氛，沧溟沸腥血。假途类豕奔，问鼎非鼠窃。三都尽土崩，八路更幅裂。黎侯在泥露，晋臣负羁绁。越寝火方抱，齐俎肉且辍。告急谁怜楚，乞灵终救薛。天子按玉剑，将军佩金玦。三千组练明，十万貔貅列。鹤野烟尘昏，鸭水笳鼓咽。经理委戎务，畴咨简俊杰。禁中得颇牧，关西擅阀阅。华藻文星朗，清规白云洁。鹭车建牙旗，绣衣换墨绖。指日邓艾愁，饮冰叶公热。解纷奋高义，急病任大节。雄剑白猿术，阴符玄女诀。威声山岳动，妙算江河决。神兵集隼墉，穷寇守蚁垤。三匝月晕成，九攻云梯设。羊角徒触藩，螳背难拒辙。宵遁先邀厄，朝食姑待灭。只抵臧宫掌，何掉郦生舌。萧斧菌未诛，洪炉毛自爇。八水伫涛散，四垒期雾彻。天时虽失误，贼势已摧折。高名固所忌，大成还若缺。乐羊谤书盈，班超归思切。朝廷果洞烛，正直讵媒蘖。鲽域方愿留，鸿渚遽告别。柳营祖席开，玉帐云垒凸。仙踪凡界分，离想情源竭。诸公奉成规，新府遵旧臬。丑类感忠信，盟书戒诈谲。四裔化初渐，三韩耻既雪。卫国乃忘亡，宋祀赖不绝。君子辞猿鹤，万姓免鱼鳖。丹浦征何让，白登功可秩。画梁建生祠，黄绢记新碣。弦管奏雅颂，大斗祝耆耋。未睹霄汉姿，几叹光阴瞥。千金募典刑，什袭费提挈。六法巧安排，一点不蹇拙。粉壁垂宝轴，霜绡生彩缬。燕颔异表著，犀脑奇文结。缓带蔼神采，纶巾凛风烈。玄豹出雾壑，文凤戏丹穴。符德容宜敬，形义色岂涅。英盼讶回电，佳诲悦霏屑。今昔复去来，色相自相

迭。享祀供芬苾，瞻望争快悦。范相尚铸金，卫公犹挂铁。甘棠咏遗爱，大树思英哲。况此再造恩，难与一饭说。图报骨仍镂，省患心每噎。先王承謦欬，寡君增伫渴。泰运逢尧舜，勋业迈稷契。霓旌驻辽城，蛮种戢妖孽。惠泽兰芷浴，号令雷霆掣。荫芘固无外，往从恨有截。盛德欲模写，痴语困搜抉。司宪府大司宪李尔瞻撰。

明末蓟州难妇题诗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俯首漫凭几，难将旧日题。夫君镇紫塞，妾命落黄泥。风惨尘为粉，天寒革作衣。何日归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诗，必守边将帅之妻也。

一仆姓李，矮甚，先文康名之曰"射"。客曰："公殆用李广故事耶？"公笑曰："因此仆寸身耳。"客为失笑。

前朝大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爷"。

黄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说见《楚故》，老友张长人为予具说之如此。池为东坡遗迹，废且久。予判黄时重加疏凿，更建竹楼、雪堂于池旁，祀王、苏诸公，合名曰"宋贤祠"。祠成作记，陷雪堂壁，亦及此语。余寻以忧去，时当初春，池无蛙，竟未验其口何如也。

附祠记：仕宦而至黄者，每艳称子瞻雪堂、元之竹楼。子瞻故有洗墨池在黄，人罕知者。予判黄之二年，梅川张子长人过余，言曰："吾黄洊离兵燹以来，名胜悉委榛莽，墨池一洼亦就湮，独赵文敏手书三字犹存瓦砾中，使君得无意乎？"予闻大喜，命舆人移置东斋。又三年为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归，簿书多暇，念先贤故迹久就芜，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责也。始从坡里坊求墨池旧址，得之颓垣败础间。于是芟榛莽，剔朽壤，决淤涂，甃以文石，周以栏槛，俯视一匊，浏然泓然。池故无桥，今则跨池为桥，翼桥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复

矣，无堂曷祠？”乃建堂池东，祠子瞻，以张文潜、秦少游配。两先生固尝游黄，又苏门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余材，建楼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楼”。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楼非其地而仍之者，从名也，合之为“宋贤祠”。祠既成，移余书之复者置楼上，移余东斋花木自中州来者植池侧，而旁为数楹，招僧末子住其内以供朝夕。于是黄之人若忘其为旧有，而焕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未几张子复来，予与之周视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贤之赖有使君也！是乌可不记？”予唯唯，乃镌石置雪堂壁间以记月日。张子又语予：“昔尝读《楚故》，载东坡墨池蛙口食墨而黑。”予未之见也。

广济多云山，余两过其下，皆晴霁中望见轻云罩峰顶，信山之得名非虚也。岩间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许。山中人欲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钱大，泉顿枯。此理殊不可解，或疑于泉脉有伤云。

世传王介甫咏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吹得黄花满地金”之句，苏子瞻续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菊惟黄州落瓣，子瞻见之，始大愧服。按《黄州志》及诸书绝不载此事。余寓黄数载，种菊最多，亦不见黄花落地，后惟盆中紫菊才落数瓣耳，心窃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谱后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盖花瓣结密者不落，盛开之后浅黄者转白，而白色者渐转红，枯于枝上。花瓣扶疏者多落，盛开之后渐觉离披，遇风雨撼之则飘散满地矣。”又尝考之王介甫作《残菊》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永叔见之，戏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介甫闻之笑曰：“欧阳九不学之过也。岂不见《楚词》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东坡，欧公之门人也，其诗亦有“欲伴诗人赋落英”，与夫“却绕东篱赋落英”，亦《楚词》语耳。余谓欧、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剑，彼此相笑，岂非于草木之名犹未尽识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开芳馨之可爱者耳，若衰谢而后，岂复有可餐之味哉？或云《诗》之“访落”，

以“落”训“始”也，“落英”之“落”盖谓始开之花耳。然则介甫之引证殆亦未之思欤。按此则菊原有落、不落二种，赋诗相笑乃欧、王二公事，与子瞻无涉，更无黄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笃信不疑，纷纷引为口实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惟有黄州菊，博物荆公服子瞻”之句，岂非惑于俗说而未加考证之过耶？宾客相见，辄以此事来问，为辩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黄间起蛟以千百数，伤人甚众。有人从山上望之，但见黄黑牛乘流而过耳，然山谷居民无恙。望山巅波涛汹涌，如云烟蔽空，过则峰际穴隙叠叠，皆蛟所从出焉。又众人立桥上，见一牛没水中，微露双角，曰：“此牛何处漂来？”忽角动水涌，转瞬高数丈，石桥里许皆碎，伤十五六人。按《庐山志》言：“蛇雉蚯蚓之类，穴山而伏，三十年则化而为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数年一次。”盖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于蒯通墓旁营葬，梦通衣冠甚伟，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辈，何尺寸地不相让耶？”其人改葬，又梦通来谢。

世祖皇帝御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头鹿蹄者，盘旋阶墀如风，余亲见之。

先文康公于京师买碧璞如升，厮养卒见而笑之曰：“吾家厕中便有，何买为？”先公命向厕中取之，果得碧璞，长二尺，圆一尺有半。洗涤之，光莹动人，因置石床上为玉枕，题曰：“龟兹国有琥珀枕，枕之则十洲三岛五湖四海尽入梦中，此枕无乃是？”盖所居乃前朝中贵旧业，闯贼陷长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厕中尘埋也。

夏振叔《借山随笔》云：“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都人。幼自沙弥还俗，名黄来，鬻为姬氏牧羊奴。崇祯三年流入西川贼不沾泥营，渐为帅领。九年自号‘闯将’，统步骑千余归米脂，椎牛上冢而去。祖海，父守忠，坟俱在三峰子乱山中，距县城二百里，山势环

拱，气象狞狰。海乃其里人李成所葬。十五年成尚存时，幕府檄米脂令任丘边长白大绶掘坟剖棺，图以泄其杀气。长白购得成为乡道，至其所，久近墓凡二十有三，葬年既远，成亦不能别识，云葬时曾掘得空穴者三，其一有黑碗，因葬碗穴而填其二，仍置碗冢中，今但有黑碗者即海也。连掘十余冢，骨皆血润，至碗冢则骨黑如墨，头额生白毛六七寸许。左侧稍下即守忠冢，冢中盘白蛇一，长尺二寸，头角崭然，初见人，首昂起三寸，张口向日，复盘卧如故，意思安闲。守忠骨节间色如铜绿，生黄毛五六寸许。其余骨生毛者凡七八冢。长白有《虎口余生纪事》，叙说极详。枯骨生毛亦从来纪载所罕见者，遗毒海内，夫岂偶然？”

曹蜂仪，柴桑流亚也，人恒以狂生目之。曩别余返长安，豪饮数日，醉中持杯向余而言曰：“我自分必以酒死，死犹嗜酒，子得佳酒，幸北向祭我，我能从地下饮也。”余笑而应之，不数年果死。今每逢胜会，临风酾酒，或感叹泣下焉。

余族孙铨日暮骑驴行村中，见烟雾旋绕，鬼兵数千，拥一神将来。铨身入阵中，魂魄几堕，驴亦觳觫不前，须臾而过，如此者三。铨归，卧病月余。

京师一孝廉会试后夜候发榜，与友人掷骰子约曰：“六子皆红者中。”孝廉得五红，其一立盆边良久始落，亦红。又先世神主忽然摇动，合家闻叹息声，移时报孝廉中矣。

秦中会宁县沙中产金雉，食金满五钱则飞，不能远，土人往往逐得之。

《舆图考》载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鱼，一在黄州。嘉鱼乃周瑜破曹操处，苏子瞻以黄州赤鼻山为赤壁，谬也。噫，此说起而世人争诮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齐安晚秋诗》结句云“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则何以说乎？盖当年舳舻千里，旌旄蔽空，由黄州

至嘉鱼皆属争战之所，又乌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为火焚而赤乎？即以黄州之赤嶋为赤壁可也。此说久不定，余为辩之。

先文康抚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严禁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则天变于上。苟人不为恶，即饮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后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后大雨，人皆服公之达。

万年少托济宁僧郢子澄瀚求常州邹臣虎之麟画，画上题一偈云："画画者谁寄者谁？一为居士两为僧。江山笔墨浑闲事，何日同参最上乘。"又跋云："海内如万道人不可不为之画，传此画者又不可少郢子，故记此一段。"后臣虎、年少皆死，郢子道过雪苑亦死，此画遂为余有。噫，使臣虎而在，又未免呶呶多言矣。郢子能诗善书，其遗稿惜不存，偶记正月十七日别余往江南一绝甚佳，附录之。

附绝句：昨宵观罢上元灯，又欲寻山过秣陵。骑马乘船都不似，飘然谁识六朝僧。

贾静子先生病，余偕两弟及徐恭士往候。坐卧榻前，先生谈论如畴昔，犹举王守溪先生《制义》某篇某句可议，忽云："此时当与君等永诀矣！"急命子启夕发秀请客诣听事。先生易新衣，迁正寝，仰卧而逝。众人入哭，见先生手微动者三，若相谢云。先生生平多奇，详《侯朝宗方域传》中。

附《传》：贾生名开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羁，十四岁从其师学。师故儒者，喜绳墨，贾生慕司马相如之为人，学击剑鼓琴，嗜远游，师以弗类己诮之，贾生固谓："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责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与里中少年伍。间读书为文词，干谒当世，举茂才第一，是时贾生年二十余，益负才。不事生人产业，破家葬其妻。陈腾凤来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贾生充饩县官，贾生曰："我当不日为卿相，何至谋升斗。"却不就。日共郡

人张渭等约汗漫游，仿阮嗣宗纵饮六十日，白昼射箭，中夜击鼓。宋俗上元夜张灯饮酒，贾生率其徒服尨衣，驾鹿车，疾驰百余里，漏下三鼓抵睢阳。司氏者，睢阳巨族也。张银瓢容酒数斗，约能胜饮者持瓢去。群小皆醉卧，窘甚。贾生忽叱咤登阶，举满一饮即掷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宾骇散。久之贾生贫益甚，盛夏服裋褐不完，过市儿童随笑之，贾生浩歌不辍。会太原孙传庭调商丘令，知贾生，下车引见，日往谒，为计赀财，复田舍。阅数岁，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军书记。贾生察其异，趣不肯就。泽清跋扈，内挟权相，尝衣白衣从军，因事调护。乙酉，泽清自海道来降，贾生乃辞归里。凡七应举不第，作长歌云："自从廿载归魄余，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尽焚其素所读书，闭户揣摩十余年，驰骛于先达师说十余年，最后而冥坐穷思，与侯方域、徐作肃往复辨论又几十年，卒轨于正，天下以"纯儒"称之。既老，更追忆少游京洛，集所闻见述《帝都》、《君德》、《相术》三篇。走泰岱观日出处，述《山灵》、《地势》二篇。已，买舟金陵，泛吴越，归而星象、占纬、兵食、图籍各有论说。大概其学术行业恢奇漭濊，适于致用，然欲以辙迹求之，又不可得也。尝与侯方镇、方域为忘形之友，张渭、徐邻唐、吴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肃、宋荦为文酒之友，张翮、沈誉、释顶目、乘阔为方外之友，又自称为"野鹿居士"。侯方域曰："以余观贾生，所谓羊质善变，每变必趋上者耶？抑依隐曼世所称大人先生者欤？少年类邯郸侠，而后乃大雅卓尔。呜乎，彼终身守一众矣。倘非其与道屈伸，亦能知之哉？"

余同官黄州司马于北溟成龙由粤西来，赠余《元祐党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县，乃党人沈千曾孙沈䜣刻也。䜣跋云："元祐党籍，蔡氏当国实为之。徽庙遄悟，乃诏党人出籍。高宗中兴，复加褒赠，及录其子若孙。公道愈明，节义凛凛，所谓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其行实大概，则有国史在，有公议在。余官第六十三人，迺䜣

之曾大父也。后复官，终提点杭州集真观，赠奉政大夫。[韪]幸托名节后，敬以家藏碑本，镌诸玉融之真仙岩，以为臣子之劝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权知融川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古霅沈[韪]谨识。”又周元亮先生《书影》亦载此碑一则，附录之。

附《书影》：倪文正《题元祐党碑》云：“此碑自崇宁五年毁碎，遂稀传本，今获见之，犹钦宝箓矣。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也！’嗟乎，乌知后人之欲不毁之更甚于京乎？诸贤自涑水、眉山数十公外，凡二百余人，史无传者，不赖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余凡两见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后，宜无可拓，必当时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阮亭云：“《党人碑》阑入章惇、张商英辈，大为诸贤之玷，又不可不辨也。明代东林不尽君子，论世者亦当分别观之。晁氏《客语》云：‘绍圣初籍定元祐党，止数十人，世以为精选。后乃泛滥，人以得与为荣，而议者不以为当也。’”

万年少、张长人皆有小研铭。万云“万里千岁，方寸之内”。张云“是其微哉，眇乎小也，而眼光烁破四天下”。皆研铭之佳者。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过门乞食，云善治病。或问：“能治哑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请，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盏，咒之，倾一处，以簪搅成膏，渐结为丸，曰以水调服即能言，但须焚香谢天耳。孝廉以药授妹，服之顷刻能言，急觅道人，不见，举家向空拜谢，闻仙乐喧阗，冉冉而去。

王弇州先生旧藏宋板《汉书》，得之吴中陆太宰家。纸为罗纹笺，字类欧阳率更，是赵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纱帽，神采如生。弇州亦作一像于后。弇州殁，钱虞山先生谦益以千金得之，后转鬻于四明谢象三。虞山云：“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顺治间，此书归新乡某公，近已携往塞外矣。京山李维柱字本石，尝云：“若得文敏《汉书》，当每日焚香礼拜，死即殉葬。”噫，可称好

事者已。阮亭云："余乡张忠定公蓄宋椠《文选》，构宝选斋贮之，亦号萧斋。"

闽中洛阳桥圯有石刻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鄞人蔡锡，中明永乐癸卯乡试，仁庙授兵科给事中，升泉州太守。锡至欲修桥，桥跨海，工难施。锡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趋而前曰："我能赍檄往。"乞酒饮，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锡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兴工，潮旬余不至，工遂成。语载锡本传中，乃实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为传奇中妄语矣。锡官至都御史，以才廉闻。

夏邑彭西园先生尧谕博学有气调，以能诗著闻。明万历中游京师，于席上遇钟伯敬先生，时宾客甚众，未通情款。偶谈诗不合，辄奋拳击之，钟问为谁，彭曰："我西园公子彭尧谕也。"钟敛容谢之。

徐恭士作肃曰：右小品百许则，即事写来，波折自具，散散着笔，遒健天成，殆短长肥瘠，各有度与。奇事佳文，当急布之以供世赏。

叶慕庐封曰：何氏《语林》、焦氏《类林》皆补《世说》所未备，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见，记近事者有朱氏《涌幢小品》，颇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简而核，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编之可以传矣。

汪钝翁琬《读筠廊偶笔》诗曰："知君诚作者，游戏集毫端。糖蟹诚堪议，甘蕉亦可弹。解颐多异论，寓目得奇观。好述辎轩志，他时佐史官。"

筠廊二笔序

余老而失学，欲继炳烛之勤，而灵源翳塞，明童昏如。尝窃自笑吞纸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饱蠹，世即有之，吾弗能已。然以结习驱使不能自休，辄欲效海南宗人，晨夕陈五经拜之，冀以略识字于万一者，而匆匆尘坱中，亦不暇以为。以是之故，凡以文字见遗者多至累帙，少至尺幅寸笺，谨拜而受之，虽不能卒业，心窃敬爱向往焉。牧仲先生见示《筠廊二笔》，本天咫，极民彝，朝章国是，前言往行具焉。余独能读之终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学术为吏治，两开府于东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则益覃精古学，著书满家，《筠廊偶笔》其一也。今兹晋冢卿，总百官，任大事繁，而诵诗读书为文章益不衰，此余之所以尤爱敬而向往者也。先生方以圣主眷遇之隆，出其胸中万卷书，尽展底蕴，以赞襄太平无疆之大业，而余且游优卒岁于山巅水涯，得先生所为《筠廊》之三笔及四、五笔不已者，坐卧读之，抛午枕之书，饱残年之饭，乐而忘忧，不知其老之至也，则余所得于先生者不其多哉！康熙四十又五年四月十三日，泽州同学弟陈廷敬书。

筠廊二笔卷上

王文成题开先寺壁云：“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余每讽此诗，枨触不少。

金明昌有七印：一曰“内府葫芦印”，二曰“群玉秘珍”，三曰“明昌宝玩”，四曰“明昌御览”，五曰“御府宝绘”，六曰“明昌中秘”，七曰“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双龙印，有方圆二样，法书用圆，名画用方。宣和、明昌二帝题签，法书用墨，名画用泥金。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画前上白引缝间用乾卦圆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画卷尽处下方用“绍兴”二字印，墨迹不用卷上合缝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后仍用“绍兴”小玺。见秀水汪玉水砢玉《珊瑚网》。

曩于京师拟同阮亭尚书选古今二十五家诗，为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玄晖、陈伯玉、张子寿、王摩诘、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韦苏州、柳子厚、苏子瞻、黄鲁直、陆放翁、元遗山、高季迪、何大复、徐昌穀、高苏门、皇甫子安、子循、郑继之，惜未能卒业。

《晋书·徐邈传》云：“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宁书曰：‘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留心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足下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

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此论深得大体，余所服膺，然伺察之风不可开，而壅蔽之害亦宜去。必也公听并观，如舜之明目达聪，乃为善治耳。

先文康起家阳曲令，常云：“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虽雅谑，亦官箴也。

白乐天《有感》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请君大带上，把笔书此语。”俗称扬州养女者为养瘦马，当本诸此。

李崆峒、康对山身后皆遭发掘之惨。李墓在禹州大阳山，顺治间被发，为卢龙韩子新收葬。康墓在武功近郊，数年前亦被发。形已消化，而双目炯炯如生，与陈武帝须生白骨大相类。余有诗纪其事。

邵青门长蘅云：“咏物诗最难，即少陵咏物亦非至处。”余云咏物有二种：一种刻画，如画家李小将军，则李义山、郑谷、曹唐诸人是也；一种写意，工者颇多，要以少陵为正宗。必如青门言咏物非少陵至处，岂《房兵曹马》、《蕃剑》、《萤火》诸什犹有所不足乎？青门又云：“《画鹰》一首，句句是画鹰。杜之佳处不在此。所谓诗不必太贴切也。”余于此下一转语，当在切与不切之间。偶记元明人数诗，清丽可喜，附录于后。

虞道园《蛾眉豆种》：种豆南山忆故乡，蛾眉分种喜封囊。底须飞鹄能衔子，未许蹲鸱共瀹汤。玉碗茶香分瑟瑟，瑛盘樱颗间煌煌。燃箕煮釜催诗句，更约邻翁共佛床。

王秋磵《瓦甑》：老雨崩崖为尔开，野人携赠入芸斋。埏陶

有意存三代，奠献曾经备两阶。上拥圆吭蹲野鹤，中横皤腹怒池蛙。钓深免汝居危地，时插秋香慰老怀。　　《糟鱼》：霜刀截断玉腴芳，暖贮银罂酿粉浆。锦尾带赪传内品，金盘堆雪喜初尝。解酲未减黄柑美，隽味能欺紫蟹香。一箸厌馀成醉卧，梦横沧海听鸣榔。

江右董萝石《豆芽》：芜蒌亭后得褒封，金甲银钩夺化工。滤尽宿泉冰有骨，种成深盎土无功。秋涵素质琼丝脆，水泛残衣黛粒空。野蔌纷纷登俎豆，凭谁为荐玉玲珑。

万茂先《黄牡丹》：石栏行处乱闻香，红紫光中别有妆。侧面檀痕摇翡翠，重楼瓦色照鸳鸯。邓通鼓棹临花阵，豪客轻衫过粉墙。金带围开清赏后，广陵嘉事属姚黄。　　浅碧深红处处逢，青皇何意漏秋容。莺身近户光相照，蝶翅惊丸蜡自封。影伴穀城怜石瘦，愁连古碛觉沙浓。遥知九锡东风候，独立宣麻近九重。　　三千队里斗春晖，独洗闲妆见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着圣人衣。野花过蝶风深浅，斗酒听鹂色是非。为里为裳君莫问，六宫齐拜上皇妃。

丙辰、丁巳间，遇吴门薛东滨芬于长安，颇极文酒之乐，其《感怀和阮亭尚书》诸什，大有少陵风格。别去将三十年，访其踪迹不可得，即吴下亦无一人知者。

附诗：春风变原草，乡思入南湖。户罥虫丝网，田抛蟹舍租。展诗忆宗武，检帖寄官奴。愁听边笳入，谁堪揖竖儒。
近得归乡梦，端居读反骚。歌声调昔昔，亭子望劳劳。王濬西风利，哥舒北斗高。于时岂无事，懒癖耐爬搔。　　已判长种菜，焉用叹无车。七日立春后，两行挥泪书。星浮项籍剑，草误子云居。好在门前柳，青归绕碧渠。　　四校横徂处，萧条虎豹村。青袍来魏地，白练约花门。驻日衔新酒，寻河失故源。全应随梦蝶，半已化穷猿。

顺治朝平凉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刻唐张说《钱本草》，樊厚书，书类《圣教序》。一刻皮日休《座中铭》，书类颜鲁公《多宝帖》。《钱本草》云："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恶贤达，畏清廉。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至非理则味臭，及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铢，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溺志伤神，切须忌之。"《座中铭》云："恃道轻于人道，果不足贵。夸艺傲于俗艺，果能害己。怨宁失乎忘，惠宁失乎施，谦宁失乎过，敌宁失乎避。誉高不足乐，誉中必有毁。名高不足荣，名中必有议。不足防乎滥，有余戒之侈。无行纤巧机，无用奸欺智。夺权思己权，夺位思己位。谤人思己过，危人思己坠。藿食想饥夫，其食即饱矣。粗衣思冻民，其衣即温矣。何以拒佞人，无信己之美。何以处权门，无徇己之意。勿为仁义诈，勿作贞廉伪，勿为矫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众侮，一爱思百忌。伤是人之非，伤非己之是。在贫若思富，富者思季氏。在贱若思贵，贵者思宰嚭。稍盈念扑满，稍溢念欹器。吾道谅如斯，何忧复何耻。"

益都相国孙文定公廷铨有《与麴生绝交诗序》云："麴生者，市井人。族大蕃衍，居满天下，如青蝇集止，有人处则来如。闻其先兴于夏后氏时，尝因左右干夏后，将挟媚道以沉溺惑蛊王心，王觉而疏之，故五子之歌、妹邦之诰、宾筵之诗，皆咨咨致儆焉。至于春秋为祸弥笃，若齐庆氏、郑良宵氏、楚令尹子玉、邾夷射姑，追惟祸本，亦罔非厥辜。所不废绝者，以材近祝史，能事鬼神，又善为人居间侑客，可优俳畜耳。汉高帝微时，与其支孙遇武媪家欢甚，数顾之。及有天下，尝因朝集引入未央宫谒太上，太上为之怡颜，殿上皆称万岁，自是遂得出入禁中，不复呵止。孝惠帝时，齐悼惠王来朝坐帝上，太后怒甚，令于宫中伏甲刺王，赖帝觉之，未发逸去。城阳景王

时尚少，忿其如此，及为朱虚侯入宿卫，阳尊事生，为斩诸吕亡命一人，卒诛锄之，自后诸麴散在人间。知人阴事、为作刺客奸人者亦少瞿瞿焉。元狩以来，其待诏掖庭，及与朝士游者，猥杂多故，不可悉纪，盖尝扼于东方朔，踣于灌夫，憎于班伯，嘲弄于扬雄，而晋魏之际，人主尚通，流俗放诞，嵇阮诸贤扇其余风，与生处者皆昏酣废事，尔后益不可制，官方为益荒矣。惟往来陶家者朗朗有节，人不厌之。向余乡诸麴，或在平原，或在青州，自称督邮从事，闻之未接。后一遇之亲串间，主人或称其贤，固以属余，匆匆为一握手而去，然犹且惭颜敛眉，惘惘不自得也。顷之有故人自远方来，贫家无欢，以生名为好客，适停闾左，飞竹素招之不至，会姓名已达客所，从室人之谋，倒顿橐囊，得百钱为贽，复往招之，然后逡巡徐来，来又不尽欢。客觉其意，辞去不顾，余始意生岂养虚近利，意气非真，将由交浅意不展耶！既余经营四方，南北旗亭，时一交臂，虽情杂楚越，风味略同，惟在燕市傍金台居者，游最久。每佳日清凉则至，疲暑则不至。退食闲暇，高朋在坐则至，公庭吏人簿书填委则不至。顾苦性不择人，好行小惠，甚乃佻佻。舍上客不顾，与僮儓下走酬酢款语于垆间，偓偓屡舞，此尤狂且故态为可憎也。余在统均历一考也，贺者在门，又有两生承制牵羊布币而至者，客延与语，皆叹曰：‘天家使温茂有醇行君子人也，市气尽矣，惜晚得之。’嗟乎，自余投林卧疴，故旧凋零，扶衰破寂，不免以旧意望生，不谓挟持两端，每于众中遭其侮弄，使人目眩心烦不可向迩。春朝秋夕，触事恨人。昔人有云‘贞女不以家贫改节，石交不以失势陨怀’，如生所为，宁堪酬对，裴徊顾恋，受侮将多。作为此诗绝之云尔。”诗曰：“驳沓来何许，前席有麴生。参持清浊意，谬得贤圣名。举世悦滑泽，执手意易倾。初为礼法设，转与淫媟并。区区挟瓶智，修饰益骄盈。令人发狂疾，举动祸罗婴。昔我穷读日，憔悴世人轻。感君时一顾，风雨听鸡鸣。虽来不须臾，澹澹见交情。既蒙提携力，追我于上京。招邀群贵门，所至得逢迎。披服或金玉，旅进多琴筝。嘉宾四面会，亲之如弟兄。腾欢心所愿，意得智纵横。俯仰登光禄，翱翔入紫庭。一朝见天子，左顾列前楹。时余亦台府，公宴侍承明。龙舸昆池赏，鹰台九日登。君王赐颜色，

飞腾藉德馨。欢娱一以散，投老返柴荆。亲戚罗故园，桃李布南荣。常思嘉节会，为君调玉笙。宁知初意易，非复少年行。臭味变中肠，差池暗自惊。弦歌未及已，头岑意不宁。芳菲空满堂，与谁而目成。四座俱欢畅，衰鬓独惺惺。凭君侮老意，吹入断肠声。畴复堪潦倒，烂熳尽平生。逝当永离绝，行矣莫留停。”代答诗曰：“麴生避席对，主人一何愚。贱子虽薄劣，家世颇有馀。含醇修令德，仿佛类玄初。馨香从风发，颜色日敷腴。处为韫匵玉，行为待价沽。一为君子使，三入承明庐。荐璧鸣前导，招贤托后车。何以酬嘉德，丝绳絜玉壶。何以陪衎燕，炰鳖暨烹鱼。逢君腾达日，燕市顾当垆。黾勉自雕饰，因风托贱躯。盈盈席上待，冉冉府中趋。殷勤唯我有，斟酌自谁无。何意平原客，中道遇谗谀。瓶罍皆成耻，醉饱亦惟辜。群迷还自困，遗恨在狂且。百壶随显父，一石侍淳于。但恢江海量，吾焉为祸枢。请借席前地，再一试驰驱。高堂陈宝瑟，香阇泛金凫。君其凭轼坐，观我戏前除。越席遥赐爵，促坐对腾觚。曲调先心变，投琼当面呼。短长嘲陛楯，饥饱弄侏儒。悲者为之喜，惨者为之舒。霍然病良已，何必读素书。嘈嘈逐客令，作计太迂疏。坐客闻此言，雄辩惊四隅。麾之不能去，颦蹙将何如。沉吟复沉吟，请君瓮中居。”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上谕部院诸臣：“朕因天气炎热，特奉两宫避暑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特谕。”时臣荦官刑部郎中，躬逢其盛，谨稽首录此。

尝见一斧砚，铭曰：“立武以形，含英以理。李帷昼开，邺尘秋起。濡墨渟毫，壮心不已。”

南昌徐巨源世溥《友评》云：久客他山，不复聆佳人謦欬。今夏一入郭门，东西瞻盼，真如伧父，至于拱揖倔强，应对疏略，其所以

异于田舍翁者几希。自笑比之苏耽，幸不为市儿弹击耳。乍见仲韶，握谈竟日。既暑且雨，留滞街南，自觉可贱，幸子庄寓楼可坐，时来憩语，笔墨之事，无不共之，主人亦不以为厌也。因杂取诗话书品评所遇同人，为子庄一笑。十七日见仲韶以后，故友新交渐遇多矣，或见其诗与文者一并及之。　　朱仲韶本自僻奥，理性孤微，涉乱，貌悴而神益渊，乍见如卜肆中所画鬼谷子。初似顽拙，然愈传愈怪，古意终不可磨没也。　　康小范神气暄扬，于摧折后，刻自和光，如古器出土，为吴中好事者摩挲，锦袱檀函，但见光采，不复可寻斑剥。　　刘子山行步历落，肩膊沓拖，然自有士云初年风气。昔人谓嵇绍如鸡群野鹤，乐令曰："君独未见其父耳！"于子山亦云。　　周羽聪好奇，其质固自闲秀，如拗性女郎，厌恶时妆，别欲自出簪制髻式，殊不知体貌本佳，反为膏沐自撄劳累。　　杨依依诗画字画，举体皆轻，如初春丝絮蘸水舞风，初无着处。　　刘建公刻意矜尚，句咏点画，纤毫不苟，而不肯着璀璨处，如名妓入道，其淡泊矜饬皆非本色，可爱处乃在人人俱欲近之耳。　　邓君胤不事边幅，固自父风，尚有一种，如雨后树木欲晴未得时，秀色皆为尘雾所蔽。　　黎耆尔诗有陈伯玉之风，作字立意为险，如猛兽奇鬼，初非正则，然要是间气。昔刘玄德见孙伯符，从阼阶上行，步殆不能复前，此君其吾目中伯符与。　　饶林上细理缓性，自制义外毫发不以分力，如修炼道士，望月吸日，只想飞升，更无余事。朱居六风气奕奕，触事玲珑，棋如韩信木罂度井陉而不作背水计，画如韦伯将悬空书榜而了无怖色，支道林所谓爱其神骏者也。　　子庄如名山远峙，其中树木水石，寺观桥亭，色色有之，而初不自表见，游者至则随所欲求，一一得之。　　余不佞如折本旧贾，重入宝山，物物能辨而不能买，亦复无可售者，而旧时相好者作谑及闻者探奇，不知此人已一无所有，而只抠破衲败絮结缚处终日索宝。辛卯秋为子庄书，世溥。

　　徐巨源，真南州高士，所为文章，取适己意，若他人不过唱莲花落，意在乞钱而止耳，然未免口角太峻，遂得奇祸，其著作必传无疑也。记丁酉入三山，携巨源新稿见周栎园先生，先生阅

不两三叶，叹之再四，谓巨源生气已尽，恐不久人世。当时以为悬拟太过，及归途次建武，果得巨源恶信，此自周公法眼，知之在笔墨之外也。巨源老而穷，穷且不得其死，天既生之而更磨折顿挫以尽其意，不识生者何意。李商隐序李长吉，谓其抉溜性情，故不得寿得贵，则巨源之死宜矣。癸卯春正月廿四灯下偶检巨源旧稿，不胜怃然，同朱子庄共为叹息，黎士弘跋。

余到南州三载，求徐巨源文翰甚渴，自陈伯玑所刻《榆溪集》外，即片纸不可得。今岁春闻罗饭牛诵巨源赠诗云："青山已是无常主，更写青山卖与谁。"又云："记得扁舟初过访，草堂门外水齐天。"令人讽叹不已。兹又从朱子庄得巨源《友评》一卷，手书六百八十九字，文既散朗冷隽，字复本色。其引喻玲珑超脱，直是晋人风味。米海岳云："前贤征引迂远，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知此者可与读巨源此卷。辛未闰七月四日绵津山人荦跋。

徐巨源评友九人，合己得十则。句法疏宕，引喻处似嘲似谑，虽不必识其人，而其人之才与艺宛在目也。昔太史公作小赞一二语，逼肖其人，此评有之。第其中有刺谬者二。按《魏史》，韦诞字仲将，善楷书，明帝立凌霄观，误先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绲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既下头鬓皓然，是悬空书榜者，乃仲将非伯将也。又《世说》云，人有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未见其父耳！"今谓乐广语，亦非。虽然，巨源特信手行文，兴到笔落，岂暇屑屑考据，作村学究说故事耶。支道林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谢太傅曰："此九方歅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神骏。"予于巨源亦云。钱塘吴允嘉跋。

祥符周雪客在浚《晋稗》载二事，其一正统朝于忠肃谦巡抚太原，有《悯农》、《采桑妇》二诗，先文康于天启朝令阳曲，手书刻县治屏上，至今犹存。《悯农》云："无雨农怨嗟，有雨农辛苦。老

夫出门荷犁锄，村妇看家事缝补。可怜小女年十余，赤脚蓬头衣蓝缕。提筐朝去暮始归，青菜挑来半粘土。茅檐风急火难炊，旋爇山柴带根煮。夜归夫妇聊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将奈何，有口难论辛苦多，嗟尔县官当抚摩。”《采桑妇》云：“低树采桑易，高树采桑难。日出采桑去，日暮采桑还。归来喂叶上蚕薄，谁问花开与花落。二眠才起近三眠，此际只愁风雨恶。割鸡裂纸祀蚕神，蚕若成时忘苦辛。但愿公家租赋给，一丝不望上侬身。丁男幸免官府责，脂粉何须事颜色。收蚕犹未是闲时，却与儿夫勤稼穑。”其一阳曲县治有先文康诗版云：“黄口儿依母，卖儿完母钱。分明割己肉，何待别人怜。”此诗家集未载，敬为补入，知公诗文散佚者多矣。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关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驯，以示吾友冯子山公。山公走笔作《记》一篇，庶足与侯并不朽矣。

附《记》：天之生圣贤也，必钟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亲，咸思贻父母令名。予尝慨汉寿亭侯，生而忠贞，没为明神，庙貌遍宇内，血食绵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独阙轶无考，侯在天之灵必有㝵然隐痛者。予每遇河东博闻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读书塔庙。塔庙，侯故居也。昌昼梦侯授以“易碑”二大字，惊而寤，见浚井者得巨砖碎之，砖上有字，昌急合读，乃纪侯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关侯祖墓碑记》，记中载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训其子。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没庐墓三年，既免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赵宋时刘廷翰官贵，当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太宗为撰名，亲书赐之，载在《宋史》，以为美谈，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

氏载圹石，章章可考者，顾忍轶之哉？朱旦又言桃园结义之俗说宜辟，伏魔大帝之称号宜更，其论甚正。商丘宋公尝言壮缪恶谥，当易以嘉名，侯既杀身成仁矣，尚可以成败论乎！予并存斯言也，以俟议礼君子。钱塘冯景敬记。

古今事有相类者。北魏长孙子彦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笑自若，时以为逾于关侯。楚熊渠子夜见寝石以为虎也，射之没镞，及知其为石，再射之不入矣。此事已开李将军之先。又北周李远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镞入寸许，视之乃石。文帝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矣。"隋元胄，文帝托以腹心。当帝为周丞相，赵王招谋害帝，帝将酒肴诣王宅，王引帝入寝室，胄坐于户侧，王令其二子进瓜，因将刺帝。及酒酣，王欲生变，以佩刀子刺瓜，连啖帝，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王叱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抽刀入卫。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王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帝降阶迎之，胄耳语劝帝速去，帝不悟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复入座，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床趋而去，赵王将追帝，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赵王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及诛赵王，帝受禅，曰："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此事与鸿门樊将军何以异耶！

北魏李崇奉诏封蠕蠕，戎服武饰，志气奋扬，时年六十九，干力如少。又傅永年逾八十，盘马奋矟，常讳言老，每自称六十九。余今年政七十矣，念之惘然。

四明周屺公斯盛语余曰，曾于友人处见盂内水贮一螺，主人曰："此异物也。"另取水一盂，入盐少许，置螺其内，螺壳开，飞出

一蜂，高尺许，蜂尾一线缀壳内。飞舞良久，以螺还原盂，蜂遂缩入。其理殆不可解。

泰州宫紫阳伟镠中明崇祯癸未榜十八名，为诗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紫阳孙懋言中今癸未榜十八名，亦为诗四房李编修凤翥首卷。当懋言公车北上，梦祖与之履，喜曰："是绳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余分巡通永时，以公事过上谷，倡修杨忠愍遗祠，其四世孙聪福，以公《寿徐华亭文贞序稿》一纸见赠，文笔严正，具至大至刚之气，如其为人，书法亦大似文信国。装池宝弃，不啻鲁敦周彝。当时从聪福求阅《劾分宜疏稿》，以途中被窃对，惋惜数年。后，聪福之侄运条来吴，语及此事，运条曰，此疏实未失，今与《谏马市疏》并存祠中，其伯聪福所言，盖恐余留而不归耳。噫，奈何以鄙夫视我耶！快慰之余，因并纪之。

附文稿：君子之寿，当图不朽之真，而所以寿之者，贵有恳恳相勉，惓惓相成之义，琐琐年数之末，颂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寿者，不过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禀自然，固一定不易，年岁自积，于人之贤不肖无与焉。若以此为寿，则夫帘肆崛岩翁伯张里哆癞冥蠢怀残秉贼者，庞皓威蕤，不可胜数，且多不逾百年耳。过此以往，即绝景吞响，堙灭无闻，虽谓之不寿亦可也。惟夫修诸己者，道德卓荦，建诸用者，勋业赫耀，垂诸后者，典谟炜晔，则邈无纪极，可与天地相终始，夫是之谓不朽而寿之所以为真也。今夫言寿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为寿者，非谓其形体不毁已也，以覆载之德，生成之功，无声无臭之教，足以父母万物无穷耳，否则亦冥然翕聚之气，块然凝结之质而已，非所以悠久无疆亿载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寿于年者为寿，而不知寿于理者斯寿之真；知寿于身者为寿，而不知寿于天下者斯寿之大；知寿于目前者为寿，而不知寿于身后者斯寿之永。非深达始终之故，善权修短之算者，孰能论寿于命数之外，而不求寿于年数之间乎？恭惟我夫子，黄阁元老，黑头相公，以年言之

似尚未可以寿之者，然观诸所修为者，所建立者，所垂后者，半生积累，已足垂万年不朽。视世之昏耄罔生、无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绝也；亦犹萧艾夕枯之与松柏久茂也，荣辱之相背也，亦犹衣赭舆台之与危轩华衮也，已不可同年语，况由此而进焉。其所为不朽者，当益宏远峻懋，谓不可以寿之乎！昔丙午岁，二三子称寿于三槐堂，尝记夫子举爵为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寿。"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穷，言寿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寿之基也；功，寿之舆也；言，寿之华也。"即樽酒教令之间而不朽之道备矣。然三者见其始而未见其终，着其端而未究其极，则诚门弟子之深惧。继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节以悦俗固宠；次之果能以身殉国，事专报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论，主国是，排邪议，黜枝叶，有格非反经，垂教范世之益；终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变，不先贞后黩，蹈所谓似德贪功、尚口罔生之愆，则可以辉名昆鼎，勒伐金册。三者垂万年不朽，寿即享万年不穷，而琐琐年数之末，诚不足言矣。使或较龄算之短长，略行谊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视天下之治乱若秦越然，则已往之行隳于垂成，将来之年俱为虚假，斯不善自寿者之为，固知夫子必不尔为也。噫，夫子一身任天下之重，则所以图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终，天以天下之责付于夫子之身，则所以寿平格者不得不锡之以有永，又何俟门弟子琐琐劝勉颂祝之乎哉！

右明赠太常少卿谥忠愍椒山杨公所谡寿序，原稿一纸，乃以寿其师徐少湖者，文见集中。忠愍平时以浩然刚大、诚正义烈之气，发为文章，为心画，虽翰墨间有未工，犹当殁世宝若拱璧，况字与文俱清劲不苟，如其为人乎，真可与颜平原、文文山两公所作鼎峙并传者也。少湖系徐文贞公无疑，盖世庙时别无他徐为阁臣者，文贞入内阁，年尚未及六十，《序》云黑头相公是也。忠愍气节既自不朽，序中又以此期文贞，后来东楼伏法，皆出文

贞之力，辅相两朝，勋名烂然，是师是弟信乎其能不相负矣。稿藏于忠愍裔孙家，因感牧仲先生重葺椒山废祠之谊，携此为赠。闻又有忠愍劾分宜二十四大罪疏，其原稿装潢成卷，前贤题识甚夥，并携置驴背上，欲以示牧翁，中道不知为何人窃去，牧翁痛加惋惜。琬谓公英爽在天，至今存想其风采犹凛然若生，决不令此卷湮没尘埃中，盍姑少俟之。康熙二十七年端午日，长洲后学汪琬拜观并盥手敬题于卷尾，时年六十有五。

是卷虽无岁月款识，然忠愍之裔酬恩牧仲先生者，钝庵先生断以为寿华亭相稿。读其言，刚大之气塞天地，贯古今，信忠愍笔也。华亭与忠愍、琅琊皆尝胆吞肝东楼，而两先生又华亭门下士，琅琊寿华亭愤发于酌者之词，缅缅激昂，与忠愍相表里。而余又见楚郭文毅寿归德沈公八十序，述患难，列谗构，亦复如之。古人不屑松柏冈陵其师如此。忠愍稿载本集未及见，见于牧翁先生署中。忧危刻厉，如睹其心，至大节日月悬之不赘也。戊辰十月杪梅川后学张仁熙谨识，时年七十有九。

按东楼罪状成，或问于华亭，当入椒山一段否。华亭曰："不可。明主不为人臣受过，果若是，严公子诘朝骑款段出都门矣。"携印挟吏定律，俄顷而忠愍之气伸。其不入忠愍者，乃所以大慰忠愍者乎。两公炯炯□眸，相视莫逆。仁熙再识。

明世宗时杨忠愍劾分宜有十罪五奸疏，熹宗时杨忠烈劾魏珰有二十四大罪疏，两疏并垂国史，可与日月争光也。钝翁跋中误以二十四大罪疏属忠愍，当是一时讹笔，或老人健忘耶？漫堂夫子偶出示此卷，因为正之。康熙甲戌夏五毗陵邵长蘅。

淄川高念东先生珩官刑侍时，余为郎，受知于公，倡和恒至丙夜。公冲口而出，皆香山、放翁高致。其《琼花观诗》云："锦帆千里赴雷塘，小杜风流事亦荒。何处琼花归劫火，萧萧鸭脚满长廊。"又《京师清明》云："故园小圃又东风，杏子樱桃次第红。明日

春明门外路，清明消遣马蹄中。”又《冯易斋相国溥过松云庵见访》云：“户倚双藤禅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相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记冬夜于德州谢方山重辉寓斋，见公为五禽之戏，先脱去重裘，须臾赤身引颈，汗霪霪如雨下，座客为之惊叹。当其致政归，一时祖饯如云，汤潜庵斌适使竣还朝，追送国门外，语余曰：“仆生平以未识高公为恨，今亲其言论丰采，令人尘心都尽，抑何幸耶。”王尚书阮亭常述公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时，夏月独行郊外，于堤边柳阴中乘凉，一人车载瓦器抵堤下，屡拥不得上，招公挽其车，公欣然从之。适县尉张盖至，惊曰：“此高公，何乃尔？”公笑而去；一达官遣役来候公，公方与群儿浴河内，役亦就浴，呼公为洗背，问高侍郎家何在，一儿笑指公曰：“此即是。”役于水中跪谢，公亦于水中答之；一公赋诗兀坐斋中，一无赖子与公族人相角，走诉公，且以头撞公，家人奔赴劝之去，公徐问曰：“此为谁，所言何事？”盖公方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为何等耶。湘潭王山长岱送公还山诗甚佳。

附山长诗：晴郊风雨斩然新，端为临歧啸咏人。亭畔柳枝先带绿，陇头梅信已含春。有根慧业多生种，上声。无系轻装五岳身。不比堕驴犹恋世，逍遥真觉远埃尘。　　聚散如萍浑不期，行藏有道更何疑。宦情自是怀来少，公事非因欲了痴。撒手悬岩皆坦步，冲肠嬉笑总新诗。辩才无碍圆通在，岂仅犹龙柱下师。　　千古冠裳旧帝畿，几人谈笑咏歌归。抽簪便戴鹖冠子，解绶旋更大布衣。公行时着布袍。入蛰神蛟藏爪鬣，行空天马卸衔靮。等闲俟命能居易，不待行年始悟非。　　相依不厌话频频，为喜天机烂熳真。道广岂能无泛爱，机忘自可历风尘。文人结习由多识，上座机锋欲现身。笑指寒岩枯木语，三冬暖气又回春。

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二十卷，沦没已久，余曩得残帙八卷，付山阳丘迩求迥刻行，近复得乾道间盘谷倪仲傅旧本，所亡十二卷皆在，更属迩求续刻，称全书矣。按荆公此选，唐贤遗弃最多，殊不满人意。或疑此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犹人，此选出公

手订无疑，但未尽善耳。严沧浪《诗话》云：“荆公《百家诗选》，如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张燕公、张曲江、贾至、王维、独孤及、韦应物、孙逖、祖咏、刘脊虚、綦毋潜、刘长卿、李长吉，皆大名家，均未入选。李、杜、韩、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载。荆公当时似但据宋次道所有者选之。乃序言：‘观唐诗者观此足矣。’岂不诬哉！”近王阮亭尚书亦云：“三复荆公此选，不解其意义所在，以为古物宝惜之则可，以为佳选则未也。”

山东臬司厅事前一青石白纹，宛然七级浮图，曾为一署官窃去，司役追取，署官怒而掷之地，裂为两段，今仍安旧处。

同里沈文端公鲤为明神宗朝名相，居乡有万石家风，余藏公家书一通，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学，每一展阅，如闻晨钟，发人深省。王阮亭尚书已采入《续名臣言行录》，今载识于此。

附文端家书：本府粮厅魏公祖有书礼寄到京上，家下备贺礼并书送去。学道考试毕，速寄信来。王父母赐扁，曾央大哥往谢否？尔此后只以不相见为主，宁可礼上差些，勿要开了此端。出入公门，招惹是非，且受劳苦，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舆。家下凡百俭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贵的气象，不惟俗样，且不可长久。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那移不得。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张老先生一败涂地，只为其荣宠至极，而不能自抑，反张气焰，以致有此，可为明鉴。我今虽做热官，自处常在冷处，必不宜多积财货、广置田宅，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尔能体我此意，凡百学好，已知持满之道，只愁尔一向来做得门面大了，无富之实，有富之名，日后子孙不免受累。为今之计，要损些田土，减些受用，衣服勿大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留些福量，遗与后人，此至理也。留意！留意！秋夏粮要委定冯运，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舍与穷人绵袄一百个，趁早预备。亲戚中贫者孤寡者，此下

缺数行。既糊涂到此田地，你与之辩论何益？此后只任他胡说，任他疑惑，不必发一言，不必生闲气，暮年光景，顷刻可过，何苦如此，只图洒落为快也。文姐有娠，临生产时，寻一个省事的收生婆看。钟老速打发来罢，他有八十余老母。周务本急欲回去，王魁且留他跟我，九月间要随驾上陵。我求归之意已与申老先生说过，尚未见许，过日再图。沈埭近日颇知读书、讲书、作文与处家之事，都晓的些，可寄信与尹中峰宅上，说明年亲迎。栗庵不知几时起身，房已替他寻下。八月廿一日书。　　书中所云多至言格论，除随时一二事外，其余宜不时观览，自有益处。　　坊牌既不能止，随府县建在那处，只不可妨碍人家。既有自备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他的。　　吾年近九旬，官居极品，百凡与人应酬体貌，自宜简重，若上司与本处公祖父母礼必不可少者，不得不与相见，闲常枉顾只可以居乡辞谢之而已，仆仆往来，不无太亵。　　出门如见宾，入虚如有人。独立不愧影，独寝不愧衾。

右归德沈文端公家书一通，字字圣贤忠恕之旨，予方欲续《名臣言行录》，因从牧仲判院借归，手录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犹不免四明之忌、妖书之狱，震动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后学王士禛谨跋。

明神庙中缄退廉恪，尚有古遗风，文端翼翼拜牌，出于悱恻，岂伪哉！而四明构之，党议实始，究之妖书之狱久而愈白，过不在文端也。文端细行必谨，尝闻之牧仲先生。文端寿，族子聚祝，喜而哗，箸碗皆声。文端从容言："吾家不下宋栗庵，然亦有一事不及。"众骇问，文端曰："栗庵族食，碗箸无声耳。"众凛凛。今读先生家报，肃如万石风规，乃知从容一训亦家政之余也。先生又云年近九旬，官居极品，其言若此，如坐抑戒武公其上而恍惚遇之。康熙戊辰十月杪梅川后学张仁熙谨识，时年七十有九。

余康熙庚戌撰《筠廊偶笔》，载宋拓《淳化帖》第九卷事，中多缪误。后二十八年丁丑得原石，始为正之，刻跋其后。

附跋：宋郡南有幸山堂，为宋高宗驻跸之所，明崇祯中沈氏浚池得石一片，两面刻字，乃《淳化帖》九卷、第一二两版王献之书也，旁有“陈怀玉镌”四楷字，董文敏见而爱之，后寇乱失去。康熙丁丑，余侄𨱎偶掘地复得，拓以寄余，笔画遒劲，精采奕奕，为北宋刻无疑。按《阁帖》祖本用枣版，而陈简斋云：“太宗刻石，宠锡下方。”则《阁本》固有石刻也。南渡后摹刻者纷纷，曹士冕《法帖谱系》云：“襄州刻本第九卷《大令帖》，毁于王旻之变。”余曩撰《筠廊偶笔》，即以此石为襄州所失，不知旻变在理宗端平三年，以地以时，相去远甚。且既毁矣，安得复出？今为正之，别刻一石附帖后，俾𨱎永宝焉。

余曩以西江诗派论课士豫章，率昧于题旨，鲜当人意者。新建张吏部扶长泰来致政家居，耄年好学，撰《江西诗派图录》，首述吕居仁所定宗派，次总论，次小传，次与客问答，甚盛举也，暇日摘录于此。

黄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逛、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吕本中。　此浚仪王伯厚《小学绀珠》定本也。胡氏《苕溪渔隐》与《山堂肆考》有何颙而无高荷，且列洪朋于徐俯之后。《豫章志》有高荷、何颙而无何颙，吕本中复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传钞有误，今并记之。

附扶长《论略》：说者谓居仁作图，既推山谷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图中所载，或师老杜，或师储、韦，或师二苏，师承非一家也。诗派独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产于扬，或产于兖，或产于豫，或产于荆梁？似风土又不得而

限之矣。或谓三百五篇而后，作诗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渊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钵始传，似宗派尽于二十五人也。及考绍兴初晁仲石尝与范顾言、曾裘父同学诗于居仁，后湖居士苏养直歌诗清腴，盖江西之派别。坡公谓秦少章句法本黄子，夏均父亦称张彦实诗出江西诸人。范元实曾从山谷学诗，山谷又有赠晁无咎诗："执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数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与于后山之列，何也？吕公尝撰《紫薇诗话》，见诸篇什者，仅八九人而止，余悉无闻焉，抑又何也？闻公尚有《师友渊源》一书，惜未之见。大抵宗派一说，其来已久，实不昉自吕公也。严沧浪论诗体始于《风》、《雅》，建安而后，体固不一，逮宋有元祐体、江西体，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乃黄山谷、苏东坡、陈后山、刘后邨、戴石屏之诗，是诸家已开风气之先矣。居仁因而结社，一时坛埴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图以记之，讵必溯其人之师承，计其地之远近欤。观吕公自序，有云："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其崖略殆可睹矣。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风，以此命题，友人有过蓬户而下问者，聊书此意以答之。犹恐世远言湮，即举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详而不可得，乃纪厥爵里，遍览群籍，摭拾遗事，录其有关于宗派图者，人各立一小传，编次成帙，名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俾后之学诗者得以览焉。

蕲州顾黄公景星有《后哭曹石霞诗》，载石霞归柩事甚奇，可哀亦可敬也。

附诗并序：胤昌字石霞，麻城人，崇祯十二年乡试第一，十六年进士，授嘉定知县，不事吏治，左迁福建照磨，转入云南。顺治八年，潜归里，内院洪檄致军中，佯狂谩语，醉吐污洪茵，又以诗诮之，遣归，益放浪，托于佛仙。父某，前永昌府判，卒于官，顺治十七年云南始入版图，胤昌扶病奔丧，甫入境，有文氏四岁儿迎呼胤昌名，诵其闱牍曰："我汝师也，己卯主试章正

宸，我是也，与君同行矣。”无何儿殇。胤昌奉父母之丧，并挈明滇南督学黄冈何闳中柩，至昆明病剧卒。家人虑道远，寄置何柩，胤昌辁重不发。其弟曰：“兄为何公柩也邪。”舁何柩至，数步又止。其弟曰：“兄为何公先辈且客也。”前何柩乃发。予闻其事，作《后哭石霞诗》，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记。　　紫府韩苏未足疑，九泉杜郑尽交期。君亲恩重生难背，滇岭跳还死较迟。白马望中犹待友，黄泉归去亦寻师。孤臣墓志知谁托，即事还堪野史题。东坡见梦于莫养正为紫府押衙，韩魏公紫府真人也，石霞亦降乩云与章先生皆紫府判事，事毕当生山东云。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镇江府迅雷烈风，昼晦如夜，掣去漕船一只、民船二只，不知去向。月河镇地方，陨酒数十坛，平置河侧。四面山地方，掣去乡民庄建源房屋百间，瓦砾无存，伤死男妇无算。远见四龙斗于云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凄如冬。顾黄公有《龙蠙诗》。

附诗：虎头沉寒湫，乖龙驱不起。玄黄斗何事，去簸江海水。生灵与息壤，上帝爱莫比。谁怒钱塘君，作蠙万人死。连年淮泗溢，更苦黄河徙。幽豫连荆扬，赤地几千里。米粟民之天，所重非酒醴。汝龙寓何意，夺彼而与此。糟糉倘可醊，醉乡难与理。恐此复偶然，天心敢揆揣。

筠廊二笔卷下

范文肃公文程为本朝名相，开创规模，皆其翊赞。当王师入关之初，公首建大议，佐成国家无疆丕基。观其致诸王启，谆谆以任贤抚众、秋毫无犯为言，嘉谟谠论，非仰承文正公家学，曷克有此？吴门文正书院藏此启，余读而录之。

附启：乃者有明流氛，西踞水陆，南扼军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维天数使然，良由先皇帝忧勤肇造，及诸王大臣恪循丕业，夹辅冲皇，忠孝格乎苍穹，上帝潜焉眷佑，欲令摄政诸王建功立业而与之会也。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遭丧乱，困苦已极，黔首靡依，猥择令主，靡然就养，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亦止各为其身家耳，非为君效死也。兹其受祸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土地人民莫患勿得，患得而不为我有，盖以为明勍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焉。即明之君知我规恢，非复往辙，或亦言归于好，倘不此之务，非但徒焉劳师，适足为流寇资耳。值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敝敝焉与之争，非计之长也。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番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纵归附之，势不久留，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戒军旅，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恤厥无告，录厥贤能，

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熙然而向顺矣。可将各处官吏眷属，谓为捍患，质而移于我军。拔其德望素著者置诸班行，俾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试择其善者而酌行之，于是闻见以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是役也，或直趋北京，或相机进取，惟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地以西，择坚城一区，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云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文肃公翊运元臣，戡乱佐治，初建议入关，投启诸王，孜孜惟任贤抚众是亟，真谋国之谠言，开基之硕画。昔邓禹展策务悦民心，元龄运筹收采人物，遂使汉帜复昌，唐鼎克奠，以古况今，抑何符契！公之子刑部郎中承勋，出公原启，命元文书之，书已，为之赞曰："奕奕范公，忠智天植。仗节入关，攀鳞附翼。首建大谋，率先群力。飞檄中原，埽清九域。开国之勋，殿邦之绩。翊我先皇，光辅惟德。升庸宅揆，齐名周奭。卣鬯歌钟，自天申锡。至计良谟，寿以金石。子孙保之，亿年无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昆山后学徐元文谨跋。

文肃公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家之大业以成，万年之丕基以定。往读《容斋随笔》云，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足为不朽。东坡序范文正公文，盖论之矣。伊尹欲尧舜其君民，傅说三篇皎若星日，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于是为允蹈矣。淮阴请定三秦，下魏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会荥阳，无一言不酬。邓禹说光武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终济大业。耿弇计落落难合而事竟成，武侯劝先主跨有荆益，外观时变，及南方已定，则北定中原，已而尽行其说，功之未成则天也。房乔谒太宗为记室，即收人物致幕府，及为相号令典章尽出其手，数百年犹蒙其泽。王朴事周世宗，上《平边策》，图江北，臣桂广，平岷蜀，平并寇，世宗之功未集，而宋初扫平诸方，先后次第，皆不出朴所料。今读文肃公启，抑何与

昔贤吻合。而至于任贤抚众，不图子女玉帛，秋毫无犯，以怀归附，则煌煌仁义之师，伊傅之主亦不是过，又非汉唐以来诸臣所可及也。王道规模，儒者气象，其亦得之文正公之家法欤？公之子尚书公既出以示荧，不禁为之三叹，适承乏三朝国史总裁，敬识数语简末，将以质诸史馆诸君，而手书一通以归之公家。以尚书昆弟相继，起为名臣，亦如君陈克懋昭乃考之猷训也。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长洲后学韩荧谨跋。

兰阳王厈字仲连，崇祯辛未进士，除滋阳令。鲁庶宗寿镕犯法杀人，厈笞而械之，巡按御史以擅刑宗室劾奏，上怒逮系刑部狱，盖为令仅二十日耳。久之遣戍睢阳，厈从戍上书："臣始讯寿镕，镕方置酒高会，移时至，高趾阔步，而左右翔。臣忘死请陛下量侔覆载，忍杀人者举止如斯不？寿镕裂臣上王启，分赂诸宗，诸宗跳梁，臣乃杜门求去，滋阳民投状留臣，而御史谓臣激变，幸无变也。假不幸有愤诸宗之强梁，泄蓄怒以因众，臣忘死请陛下当谓谁实激之。臣被逮日，士民遮路痛哭，臣忘死请陛下岂宁成义纵所能得之百姓者。"书上不得达。厈未生时，鸣于母腹，少负异才，善谐谑，人畏其口，实坦中不留宿藏。年二十九佯狂病发，死自志其墓，以韩昌黎志、河南令张君之铭有合于己，即以铭己，士论哀之。周栎园侍郎刻其遗集。

平凉崆峒山广成洞有玄鹤二，风日晴朗，往往飞鸣岩壑中，近年添二子。

盘山佛灯，人多见之。每除夕，山之云罩寺、定光佛舍利塔，与蓟州独乐寺观音阁、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灯出，互相往来，漏尽各返原处，好事者恒裹粮候之。

近得沈文端相国瓦纽玉印一，刻"帝曰中州一士神宗玉音也"。同里先贤手泽在焉，良堪宝玩。

福清叶台山相国有白玉观音一，高尺余，朱唇黑发，天然异品。

又白玉带一，亦千金物，皆得之毛帅文龙。后观音供尼庵，毁于火，带为耿逆取去，相国五世孙凌云云。

宜兴故相妾转嫁平湖，携一宋制白玉太真睡像，秘藏枕函中六十余年，近已得善价，为武林贵官有矣。

曩于京师报国寺见杞县刘文烈理顺书，与马士英书并悬求售，金陵白仲调廷评梦鼐购刘书归，曰不令与奸邪同列。

杞县易知由单开阖县地粮若干，除明忠臣刘文烈祭田应免若干，余若干。荣哉文烈，愈见世祖表忠德意，高出千古矣。

景泰朝，吴门陈缉熙祭酒鉴收藏书画甚富，尤善临摹。常得褚模《禊帖》一卷，双钩入石，更拓数本，分缀宋人诸跋，谒当时馆阁诸大老，重为跋尾，付子孙藏弆。数年前客从徐州持褚模《兰亭》求售，余摩挲竟日，辨其非真，而米跋小行书佳绝，韩襄毅雍诸题俱真，良不可解。忽忆旧曾于《弇州四部稿》及文休承题跋中略悉其概，遂检出细加研究，知为陈祭酒狡狯伎俩无疑。以示诸赏鉴家，颇讶余为具正法眼藏也。按此陈氏本，休承以为唐摹，弇州以为米摹，褚迹无从辨之矣，节录王、文二跋，以备考。

王跋宋拓褚摹《禊帖》：英景间，吴中陈祭酒缉熙得此本，谒馆阁诸大老，跋凡十有三，双钩入石。余获石本后十余年而陈裔孙以墨本来售，仅余忠安等五跋，增元陈深十三跋于前，诘之则曰近以倭难窜身，失后数纸耳，陈深书尚未登石也。余时不甚了了，损三十千收之。逾月小间，较以石本，不及远甚。又逾年，检都元敬《书画见闻记》云："祭酒殁，此卷毁于火。"余闷闷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盖陈命工更临一本，而刻此字疑误。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数年始获此宋拓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尧臣手书，杜祁公、苏才翁印识，及米老题赞，与前本同异几二十许字，考之米老书史，无一不合，而光尧

秘记敷文鉴定又甚明确，始悟陈所得盖米本耳。陈本轻俊自肆，至米跋则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尔。意米老尝别为赝本以应人，又惧异时夺嫡，故稍错综之耶。此老白战博书画船，其自叙以王维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损橐装矣。能无作此狡狯变化也。余不足言，独怪陈以平生精力，与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详记其事，以叹夫真赏之不易得也。余赝本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笑曰："售之，第无损人三十千。"

文跋唐摹《禊帖》：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钩摹，遂拓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神龙本也。

《兰亭》自唐至南宋，临摹不下千种，而要以《定武》为第一。《定武》有五字损本，"湍"、"流"、"带"、"右"、"天"五字有损也。又"崇山"字中断六七八行为裂本，"亭"、"列"、"幽"、"盛"、"游"、"古"、"不"、"群"、"殊"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为《定武》肥本，"天"字小损者为《定武》瘦本。至绍兴元年刊《定武》，初拓，后有"宝"字大印及御制跋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张璪官邯郸，摹家藏《定武》本于石，为邯郸本。若五字不损，更有枣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殚述也。

周公谨常言《兰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辈选诗不入李杜之意。

槜李汪玉水《珊瑚网》云："鲁直所书《法语》，大如蒼卜华，后年月字至末，每行一字，字几并头菡萏，在宋白楮上，楮高尺余，长二丈，绝无接缝。想公欲毕此纸，故大挥足之耶。崇祯壬申冬，友人盛念修欲余嘉定盆树，姑以此卷相易。成林独树入画者约百本，盆

俱北定、钧州、龙泉东青瓷、宣德填白、嘉靖回青不一，石俱灵璧、将乐英昆种种，愚父子得之于练川陈情甫辈，供玩数十年矣。今拟北游，恐培灌失课，遂割爱易去，亦喜日夕对山谷老人墨彩也。”余闻明季都门高士崔青蚓子忠画人物奇古，人求之不可得。性好盆景、朱鱼，每灌花饲鱼，有一定晷刻。一日为执友邀至家，闭门不令归，出绢素求画，云：“子不画，我将留子三日，子之树萎鱼且死。”青蚓不得已，作画而别，较玉水所好不啻什百过之。

《珊瑚网》载千顷生所述《道山清话》云：“顷行役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间与之语，言皆无伦次。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其背乃蔡襄写《洛神赋》，已截为两段，其一涂污，已不可识。问其何所自得，曰：‘吾家败笼中物也。’问更有别纸可见否，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纸，大半是襄书简，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欣然见授。问其家世，曰：‘吾祖亦常为大官，吾父罢官归，死于此。吾时年幼，养于近村学究家。今从李姓，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顷时如此纸甚多，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矣。’会日已暮，乃归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涂，不及再往，至今为恨。”

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对，首镌行书云：“兀坐草玄，风后为奸。尔往镇之，世掌我编。敬仲铭，绍美制。”界围雕镂花鸟，极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饰汉玉昭文带，一粟米文，一卧蚕文，血蚀，殊古而莹润，面刻“草玄阁佳器”，故杨铁崖物也。

书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砾堆上作伎，即飞燕、玉环亦为减态，此祝京兆语也。

宋郑景望杂著中一则云：“余中岁少睡，展转一榻间，胸中既无纤物，颇觉心志和悦，神宇宁静，有不能名言者。时闻鼠啮，唧唧有声，亦是一乐事。当门老仆鼻息如雷，间亦为呓语，或悲或喜，或怒或歌，听之每启齿，意其亦必自以为得而余不得与也。”读此可以安

寝，新建陈士业弘绪采入《寒夜录》。

明万历朝御史张邦俊疏陈从祀、易名二大典，举同乡先达应从祀者一人，曰吕柟，应补谥者十四人，曰雍泰、魏学曾、盛讷、王用宾、马理、张琏、张抚、胡执礼、胡嘉谟、李梦阳、张原、裴绍宗、邹应龙、王维桢。三十五年礼部题请会议，举行奉旨易名关系国是，不厌详慎，其日久论定，及近年应否给谥者，俱开列实迹，从公会议具奏。四十四年礼部会议汇题，先后共举七十四人，留中不发。泰昌朝亦未举行。天启元年奉旨，前礼部题请应谥七十四人，既经会议允当，并此外节年恤典请谥十人，俱准赐谥，共得谥者八十四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宾、张琏、张抚、胡执礼、胡嘉谟、张原、裴绍宗、邹应龙、王维桢不与焉。斯举事历三朝，虽奉明旨，而知之者鲜。如马理、李梦阳之谥，即其后裔至今皆不知，南渡时尚有为梦阳请谥者。又如杨慎、陶望龄最有时名，亦莫能举其谥，他可知矣。今录得谥诸公于左，用广其传：

兵部尚书伍文定忠襄　南京刑部侍郎吴悌文庄　都察院佥都御史鲁穆端毅　都察院佥都御史杨继宗贞肃　石城所吏目邹智忠介　大理寺卿陈恪简肃　尚宝司少卿孟秋清宪　监察御史刘台毅思　兵部尚书毛伯温襄懋　吏部侍郎张元祯文裕　谕德张元忭文恭　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恭惠　太常寺少卿魏良弼忠简　吏部侍郎赵用贤文毅　刑部侍郎张翀忠简　巡抚大同都察院副都御史张文锦庄愍　兵部侍郎李盛春恭质　都察院副都御史魏允贞介肃　都察院副都御史郭惟贤恭定　工部尚书刘东星庄靖　礼部侍郎唐文献文恪　户部侍郎张养蒙毅敏　兵部侍郎许孚远恭简　户部主事周天佐忠愍　户科给事中杨允绳忠恪　锦衣卫经历沈炼忠愍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恭毅　南京吏部尚书曾同亨恭端　鸿胪寺卿张朝瑞靖恪　钦天监五官监候杨源忠怀　兵部尚书王遴恭肃　工部侍郎王汝训恭介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蔡国珍恭靖　礼部尚书冯琦文敏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李化龙襄毅　吏部侍

郎刘曰宁文简　礼部侍郎郭正域文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孙丕扬恭介　南京户部尚书雍泰端惠　南京吏部尚书毕锵恭介　南京刑部尚书赵参鲁端简　刑部尚书王之诰端襄　兵部尚书张佳胤襄宪　南京户部侍郎余懋学恭穆　南京光禄寺少卿马理忠宪　霍州学正曹端靖修　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李梦阳景文　给事中贺钦恭定　江西按察司佥事朱冠恭节　南京户部尚书谭太初庄懿　刑部右侍郎段民襄介　兵部尚书魏学曾恭襄　刑部侍郎朱鸿谟恭恪　南京刑部尚书魏时亮庄靖　左副都御史庞尚鹏惠敏　监察御史陈茂烈恭清　巡抚山西副都御史汪洪庄介　武选司郎中黄巩忠裕　南京吏部尚书汪宗伊恭惠　户部尚书林泮恭清　吏部右侍郎杨起元文懿　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　副都御史李中庄介　翰林院修撰杨慎文宪　南京吏部尚书裴应章恭靖　吏部左侍郎盛讷文定　礼部尚书曾朝节文恪　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文简　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颐康惠　南京刑部左侍郎何源靖惠　国子监祭酒陶望龄文简　南京工部尚书刘一儒庄介　国子监祭酒傅新德文恪　工部侍郎沈节甫端靖　太常寺少卿周怡恭节　南京吏部郎中庄□文节　刑部侍郎王宗沐襄裕　佥都御史张允济介穆　刑部侍郎李棠恭懿　户部侍郎董尧封恭敏　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恭节　礼部侍郎敖文祯文穆　吏部侍郎刘元震文庄　监察御史张铨忠烈。

临洺李副使芳蕴好玄学，年七十余，祈于黄粱梦吕仙祠，愿与纯阳一遇。他日至祠下，遇一道人，告以求见纯阳之诚，道人曰：“即使纯阳当前，君乌从知？且君亟欲求见何谓耶？”李曰：“欲使吾白髯转黑耳。”道人曰：“白者安能黑？倘遇纯阳，或可令复生黑髯耳。”以手掀李髯，摸其颔者三，一笑而别。数日白髯中忽生黑髯一簇，长寸许，光泽异常，李大悦，每掀髯示人曰：“吾真与纯阳遇矣。”

苏州半塘寺有元僧善继血书《华严经》一部，计八十一卷。所谓永明者，特征于吾宗金华文宪公母夫人之梦。文宪自称睹兹胜因，顿忆前事，则善继殆永明后身，而文宪又善继后身可知，此三世经所由

传也。余每至寺，即拜观一过。附录文宪《序赞》及余所说《偈》。

《序赞》：上人善继，严持梵行，欲求无上真如之道，尝自念言《华严》大经实中天调御第一时所说一乘顿教，最为尊胜，欲爇松为煤，入以香药，捣和成剂，以书此经。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煅汞为丹，承以空露，研润如法，以书此经，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观，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银廉薄如纸，复粉为泥，以书此经，而彼金若银者，虽曰重宝，外尘为体，初不自内。以是思惟，身外诸物，若胜若劣，若非胜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称此殊利。维我一身，内而心膂肺肝，外而毛发肤爪，资血以生，资血以成，资血以长，盗血以至，壮老暨死，是则诸血，众生甚爱，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舍者。我今誓发弘愿于世雄前，以所难舍而作佛事，从十指端刺出鲜丹，盛于清净器中，养以温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纯，蘸以霜毫，志心缮写满八十卷，尊阁半塘寿圣教寺。昔者乐法比丘，当无佛时，欲闻佛语，了不能得，乃信婆罗门言，以皮为纸，以骨为笔，以血为墨，愿书一偈，况今百千妙颂，十万正文，不止于一，纵捐躯命以报佛恩，无足为异，于血何吝！惟愿法界有情，或见或闻，证入杂华藏海已，即得六根清净；得六根清净已，即得自性清净；得自性清净已，即得四天下微尘刹土中，一切众生皆悉清净。无相居士，未出母胎，母梦异僧手写是经，来谓母曰："吾乃永明延寿，宜假一室以终此卷。"母梦觉已，居士即生。今逢胜因，顿忆前事，于是亲焫吾分妙香，香云轮囷，结为宝网，遍覆经上，乃复合爪向佛散华作礼而称赞曰：杂华净智海，九会之所说，一音所演唱，十处放光明，信解行证门，总摄无复余，如是具五周，如是辩六相，如是分十玄，妙义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华藏，无边香水海，教条有差别，性相了无碍，圆融与行布，非异亦非同，一可为无量，无量亦为一，重重无有尽，是为功德聚，如来最上乘。龙宫所秘藏，上人出身血，严饬书此经，于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

于一一界中，普现光明台；于一一台中，普成师子座；于一一座中，普见分身佛。如上无数佛，皆具大威德。眉间白毫光，遍满一切处，共宣大乘法，闻者应解脱。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见种种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无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阳春至，大地尽发生，诸根各萌芽，法能沾溉故。譬如梵志梦，一梦千劫事，不过刹那间，法能融摄故。譬如子忆母，未见心已至，形神皆两忘，法能无离故。譬如黄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坚，初不从外得，石性自圆满，法无修证故。能如斯见解，见经不见血，若加精进力，见佛不见经。及至成道已，见性不见佛，我性如虚空，了无能见者。无见中有见，全体即呈露。苟执于所见，亦非我本性，见见二俱泯，此为真见见。真见复何有，性本无物故。一心归命礼，祇夜以为赞。诸妙楼阁门，弹指一时启。无相居士金华宋濂拜赞。

《偈》：维元至正间，有比丘善继，精严持梵行，妙契无上道，愿写《华严经》，流布作佛事。将爇松为煤，捣和写此经，是具黑暗相，不可以为染。或煅汞为丹，研露写此经，虽然颇炫耀，亦能盲人目。或以金作泥，及泥银而写，纵宝实外尘，初非我所有。惟此指端血，为我所甚爱，乃今发弘愿，舍爱写此经。百千微妙颂，及十万正文，一一缮写竟，证入华藏海。无相宋居士，未出母胎时，母梦一异僧，手内持是经。云吾乃永明，假室终此卷，母觉居士生，大有因缘在。居士洪武初，过吴半塘寺，展阅悟前因，稽首而作赞。是名三世经，传闻遍远近，我今得拜观，心中大欢喜。昔苏子瞻氏，《四菩萨阁记》，舍人所难舍，用以作功德，我思不忍舍，孰过于此血。见血不见经，血与经为二；见经不见血，血即是经故。一身而三世，弹指之间耳。滴血遍大千，圆满靡缺陷。凡一切血属，尽得见如来。时西陂居士，口说此偈已，再拜还其经。

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第二甲第一人谢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陆公秀夫。忠节萃于一榜，洵为千古美谈。钱塘吴宝崖陈琰有《记》。

附《记》：康熙己卯春正月，孙子大白以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属余记，余怃然曰："自设科以来，登科录多矣，此以文信国公及第而重者也。"首简载宋宝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试策题一道，次列御试敕差，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复考官三人，添差复考官四人，初考检点试卷官一人，复考检点试卷官一人、为王应麟，对读官五人，封弥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进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当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准敕，依格赐进士期集钱一千二百贯，小录钱五百贯。七日谢阙。十三日，谒谢先圣、先师、兖国公、邹国公。廿九日，赐闻喜宴，降赐御诗于礼部贡院。七月一日，准省札，再给降题名小录钱一千七百贯。四日，拜黄甲，叙同年于礼部贡院。廿五日，立题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署第一名，余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至五甲叙次皆然。文天祥字宋瑞，小名云孙，小字从龙，年二十，治赋一举。本贯吉州庐陵县，父为户。时有以远祖为户者，有以祖父为户，或自为户者，南宋户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为谢枋得，字君直，小名钟，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赋兼《易》一举。本贯信州贵溪县，居弋阳儒林里，父为户。两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为陆秀夫，字君实、年十九，治赋一举，本贯淮安州盐城县长建里，父为户。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郑必复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杨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国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绝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万人矣。末简止载文公对策一道。总计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一人，宗正寺登科者三人。玉牒中有兄弟同榜者七人，与桿、与樀、与溥、与銛、与镇、嗣淐、嗣恩也。此外兄弟同榜者八人，张清之、咏

之，郑茂大、必复，赵若年、若琲、若琟、若□也。又兄弟同年进士二人，赵正元及兄寅龙，郑茂大及弟必陵也。至若一甲第九人王应凤为应麟之兄，其弟为复考检点试卷官，故无避嫌例。四甲第二百三十人赵必揆为忠定公汝愚之孙，系玉牒。由承议郎登科者，贤相有后，名公有兄，故并表之。其余由太学、上舍学、伦学、谕学录迪功郎、承节郎，或内舍奏名平校，或宗子省元，或某省省元、经魁、赋魁、公魁，皆特书。其治《易》、《诗》、《书》、《礼》、《春秋》而外，有治《周礼》者、有治赋者，有兼治一经者，每举必书，而治赋者居多，间有免举者。其年自十九以至六十余皆备书。嗟乎，当南宋之季，孱弱已极，不绝如线，而同榜名臣得此三人，岂非天意，挺生三人，萃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养士之报者哉。读文公策，天人性命，阐发无遗。愿其君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淑士节财弭寇之道，而又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皆救时之药石。至己未、癸亥伏阙两上书，不报而罢，天下大事去矣，虽谢、陆两公可为夹辅，其如国运何？往余阅绍兴十八年登科录，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为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只一人耳，且国运亦未至于此极也。今三公鼎足而峙，不惜以身蹈水火赴汤镬，为九鼎一丝之系，余阅未终卷，辄为三公叹息而不能已，矧身当其时者乎，因详记其始末而归之。

海忠介印以泥为之，略煅以火，文曰“掌风化之官”，观之，觉忠介严气正性肃然于前，凛不敢犯，见周侍郎栎园《印人传》。

余移节吴门，如皋冒辟疆襄年八十余，冬日遣子诸生丹书来谒，余留吟窝，清谈竟日。迨返命，辟疆问余丰度何似，丹书对曰：“谒宋公正当严寒，公着重裘，对之翛然自远，令人想见复社风流。”邵子湘闻而叹曰：“是父是子，良不愧名士之目。”

京师宣武门外永庆寺最为卑陋，独正殿一区门常闭，禅师文然居之。忘其名，师都人，戒律精严，住祖师殿中，昼夜禅诵不辍，饮食

给于邻叟。殿前白杨古柏各二，鸦巢叠叠，坏巢堕地，取以为薪。每风雪之夜，经行殿陛间，踏落叶瑟瑟有声。余国初从先文康官京师，寓寺比邻，时时过访。师年四十余，长耳高鼻，似画中罗汉，相见一揖外，闭目端坐而已。少顷炉中汤沸，起相饷一茶。再迟取厨中熟饭及萝卜少许，入小甑内蒸之，渐闻香气四达，复起与客共食，食罢仍闭目端坐。扣以禅理，笑云："不解何为禅理。"环视室中无他物，壁上贴一联云："石压笋斜出，岩垂花倒开。"后屡至都即造访，所见皆同。一日吴江计孝廉甫草东、粤东铁驷上人某属余道意，斋沐往叩，所见亦然，二子大叹服，以为东南禅窟未有也。师曾谒普陀，人问其途次所见，云："吾但见路与舟耳。"鼎革时三月后始知。康熙乙卯余再至都，师示寂已久，其年盖七十余矣，余有诗吊之。

附诗：古巷如空山，幽绝招提境。春风扣禅扉，斜日林间静。小别二十年，依然磬声冷。不见白头僧，闲阶踏松影。

王考功西樵士禄语子弟曰："吾常见旧家子某，薰衣剃面，种种极其华饰，而面目殊为可憎。陈其年维崧短而髯，不修边幅，吾对之只觉其妩媚可爱，盖以伊胸中有数千卷书耳。"

孙少宰退谷先生承泽常言东林书院甚悉，云有明盛时，各省俱有书院，自张江陵当国，始行严禁。江陵殁，复稍稍建置，一时著名者徽州、江右、关中、无锡而四。至天启中，京师始有首善书院，然人不知各处书院，而统谓之东林，又不知东林所自始，而但借东林二字，以为害诸君子之名目。盖东林乃无锡书院名也，宋杨龟山先生所建，后废为僧寺，顾泾阳先生自吏部罢归，购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与构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与高忠宪数公开讲其中。立为会约，一以考亭白鹿洞规为教，然躬与讲席者仅数人。时泾阳先生已辞光禄之召不赴，于新进立朝诸公漠无与也。适忠宪起为总宪，风裁大著，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魏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忠贤初不知东林为何地，东林之人为何人，辄曰东林杀我。既而杨、左诸公交章劾珰，珰益信诸人之言不虚也。于是有憾于诸君

子者，牵连罗织以逢逆珰之恶，锒铛大狱，惨动天地。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俱毁矣。余抚吴，重葺书院，厘正祀典，有《东林祀纪》。

附《祀纪》：江宁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为饬查事，案据无锡县呈报东林书院，现在配祀木主衔讳等情到院，据此为照，入祀诸儒共计七十余位，其中先后祔祀某某奉何批行，某某何时立主，某某因何得以与列，自应细查明白，逐一造报，册内未据开明。又查书院诸生钱肃润编《道南正学目录》四卷，列从祀八十余位，与该县呈送书册多有抵牾。如《目录》有曾樱、林宰、左光斗、李应昇、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姚希孟、陈仁锡、徐汧、杨廷枢十一位，又末卷有胡时忠、堵景濂、钱尔登三人，而书册并未开载。据书册有秦尔载、陈正卿、陈揆、秦重泰四人，而《目录》并无。又据称撤去刁包、恽日初二位木主，亦未声明是何缘故，应否遽撤。案查从祀如是之多，中间岂无冒滥，除原配位罗仲素从彦、胡德辉珵、喻玉泉樗、尤遂初袤、李小山祥、蒋实斋重珍，及邵二泉宝七位外，又天启间所定顾泾阳宪成、顾泾凡允成、钱启新一本、薛元台敷教、安我素希范、刘本儒元珍六位，又崇祯间所定高景逸攀龙、叶闲适茂才、陈筠塘幼学、吴素衣桂森、许静余世卿、邹经畲期桢六位，从祀已久，俱无容轻议外，其余自应一一确核。为此仰府官吏查照来文，即将道南祠现在祔祀木主，遵照檄内事理查明造具书册，该府仍逐一亲加确核，或系理学先儒，或系忠节名臣，或应照旧从祀，或应议祧，明白注册，详送以凭酌夺。东林祀典关系理学薪传，非比泛常，久知该府留心正学，宁严毋滥，勿徇勿偏，务惬公论。仍饬该县嗣后如有请祀，务须详候批示可否，毋得擅置木主，私送入祠。致干查究未便，书册、《目录》二本并发，牌行常州府查议去后，于康熙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据江南常州府知府于琨呈详前事，内开该卑府看得东林书院，本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与二三及门高贤讲道之地，向设道南一祠，追崇奉祀，以喻、尤、李、蒋、罗、

胡、邵七位先生配享，俱系龟山先生道统授受薪传嫡派，祔祀允宜。后之闻风兴起慕道来游者，必系私淑渊源，绍述有本，无忝龟山之正学，庶几从祀有因。不然，明季附会东林者甚多，虽砥行不乏名儒，立朝间多劲节，清忠粹学行表言坊者，指不胜屈，然考其生平，间有足迹未常一至讲堂，原与书院无预，身后岂能一一升祔为东林俎豆光耶？如二顾、钱、薛、安、刘六先生，以及陈、许、叶、高、吴、邹六先生，同前配祀喻、尤、李、蒋、罗、胡、邵七先生，共一十九位，既皆表表名贤，位列已久，诚如宪谕，无可拟议。其余史玉池先生等五十四位，或精忠贯日，或皎节凌霜，或品诣端醇，或著述渊富，已经祔祀在先，未便轻易议祧。应否仿循文庙位次，斟酌等杀，分别于堂庑之间，或只慎重于将来，毋再更张于既往，一经宪定，永远式瞻，妥先贤而息棼竞，有造于正学不浅也。至奉查书册未载曾樱、林宰二位，缘向奉祀于三公祠，尚未送列于道南祠内，故不具载。左光斗等一十二位因只具呈前抚宪汤，以内召遄行，未奉批示，故书册未载。又书册已载，目录未开，秦尔载、陈正卿、陈揆、秦重泰四位，因尔载为秦镛之父，已见镛传，陈正卿为陈幼学之子，陈揆为陈龙正之子，俱见幼学、龙正传，故不重载。秦重泰现补传在册，查系锡邑前升任吴令批送。又奉查刁包、恽日初二位，刁以尚论訾议激昂过烈，恽以潇洒不羁间常髡发披缁，逃禅方外，故时论稍抑，欲祀列于下层而实未尝撤也。除凛遵宪檄，严饬该县晓示，嗣后毋许擅置木主、私列祀典外，今将从前配祀先后月日，现在《目录》、书册已未载，及更定补祀各主事实考略，一一详开列册呈览，伏候宪鉴主裁等因到院，于初五日批仰照另檄行缴册留览，于九月初四日本都院牌行前事。案据该府呈详，东林书院配祀木主等情到院，据此为照，东林一席为龟山先生讲学地，从祀诸贤皆其薪传嫡派，必渊源之有自，斯俎豆之无惭，当日顾、高两先生所定慎重之意，犹可想见。不意迩来波流日颓，冒滥渐广，毋论私议擅增者固多阿徇，即经前次更正者亦非定评，甚至以道南之瓣香，为交游之情面，裨贩先贤，徇私阿好，

仰羞往喆，俯忝家声，噫，风斯下已！间复绎前院汤批词有云："启、祯诸君子，直节清修，谓之东林党人则可，而于书院无与。"旨哉斯言。又云："为今日计，当仿前人厘正忠定诸先生遗意而为之。"嗟乎！在今日若果加厘正议撤者，恐不止刁、恽两君矣。本都院自愧中州朴学，辞章小技，于斯道未常涉其藩篱，是以不敢遽为轩轾。据该府详称应仿文庙位次，斟酌等杀，分别于堂庑之间，只慎重于将来，毋更张于已往，所见甚正，持论亦恕。今拟于前十九位外增进马世奇素修先生一人，计共二十位，仿十哲例，配享堂上。盖以马素修先生世占籍于梁溪，亲北面于高、顾，迨乎从容死节，庶几日月争光，兼是三者，诸贤莫并，跻之配位，允愜公评。其虞薇山先生以下五十四位，仿先儒例，依时代次序，分列东西两庑，至于左、周诸公，大节已炳日星，原不藉东林重，余子仅仅称乡党善士者，又不足重，东林既未设有牌位，不必更添蛇足。自后毋得轻进一人以干清议，除详批发并出示晓谕外，合就饬行，为此牌仰该府官吏文到转行该县遵照更定位次，依序安设，并将前院汤批词，及本都院此檄楷书刻石，置诸讲堂壁间，仍即具文，报查随据。无锡县知县徐永言于是年十一月遵檄更定位次，勒石讲堂，并拓墨刻呈验附卷讫。

两庑从祀姓名开列如左：

元　虞薇山荐发

明　史玉池梦麟　孙淇澳慎行　余振衡玉节　张弦所梦时　华凤超允诚　陈几亭龙正　成宝慈勇　秦大音镛　周怀鲁孔教　李元冲复阳　冯少墟从吾　丁慎所元荐　欧阳宜诸东凤　刘念台宗周　王俭斋永图　华燕超允谋　杨大洪涟　缪西溪昌期　魏廓园大中　文湛持震孟黄石斋道周　金狷庵铉　吴霞舟钟峦　邹南皋元标　于景素孔兼　宿仁寰梦鲤　秦水庵尔载　华讱庵贞元　周仲驭镳　邹忠余期相　陈竝渔正卿　张泰岩云鸾　黄日斋广　秦澹缘重泰　贺亨阳时泰　熊祈公祚延　汪鹤屿康谣　蔡云怡懋德　胡慎三时忠　龚佩潜廷

祥　王轩箓家桢

国朝　孙苏门奇逢　顾庸庵枢　高汇旃世泰　陈子众揆　孙北海承泽　施旷如元徵　龚震西廷历　严佩之毅　刁蒙吉包　恽逊庵日初王敬哉崇简　汤潜庵斌

上海民李都妻卫氏，年百十五岁，康熙甲申十一月，余遵诏题请建坊。

李龙眠画人马恒在绢上，取法唐人，用笔刻画，惟毗陵庄氏所藏《五马图》卷，用澄心堂纸，白描微设色，简古超妙，独冠诸迹，详周公谨《云烟过眼录》及近日卞侍郎永誉《式古堂画考》。内“画杀满川花”事，洵为千古佳话。公谨云：“王逢原吉赋韩幹马，亦云传闻三马同日死，岂前是亦有此事乎？”披玩之余，录题跋如左。题缺一马，殆即满川花也。

附题跋：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骐骥院收于阗国进到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骐骥院收董毡进到锦膊骢，八岁，四尺六寸。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驷监、拣中秦马好头赤，九岁，四尺六寸。　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温溪心进照夜白。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叹息伯时当在台阁，仅为善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殊不汲汲也。”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昙所为识鞭影者也。黄鲁直书。　余元祐庚午岁，以方闻科应诏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鼐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谟笺题李伯时《天马图》，鲁直顾余曰：“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后十四年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鲁直亦除籍徙宜州，过予潇湘江上，与徐靖国、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云此公卷所亲见，余曰：“九丈当践前言记之。”鲁直云“只少

此一件罪过”。后二年鲁直死贬所。又二十七年余将漕二浙，当绍兴辛亥，至嘉禾，与梁仲谟、吴德素、张元览泛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图，开卷错愕，宛然畴昔，抚时念往，逾四十年，忧患余生，岿然独在，彷徨吊影，殆若异身也。因详叙本末，且以玉轴遗延仲，使重加装饰云。空青曾纡公卷书。

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经徐恭士点定，不敢存稿。一日灯下作《于谦论》，送恭士求阅，往返数次，恭士易“矣”字、“也”字数处，朝宗大叹服。时夜禁甚严，守栅者竟夜启闭不得眠，曰：“侯公子苦我乃尔。”此事余曾向汪钝翁、王阮亭言之，共为称快。钝翁常语人曰：“闻牧仲谈朝宗遗事，令人神往。”

庐山开先心壁道人超渊，每除夕将箧中藏弆书札检阅一过，云当与故人守岁。

吴人屠西爽善卜筮。康熙三十一年，江宁巡抚缺出，绅士卜此席属满属汉，西爽曰：“必是汉官，其科分当有一甲字。”迨余移节此间，偶于诗笺上用甲戌宋某印，众始惊服，后余屡问多不验。

金虎生西蕃托诺山，躯如鼠而虎头，毛色如沉香。性灵而悍，夜伺鴛鹅鸿雁宿时，钻入翅中，啮其项，怒飞而堕，则随之下而食之。潜形松枝，俟麋过跃而踞其两角之介，食其脑，麋触之不可得。盖征厄鲁特时所获，养之禁中者。　　塞外萤火如红灯，大如弹丸。有虫名云虎，赤鳞金色，吐气成彩云。　　飞狐毛深褐色，锐头，缺口，如兔，而耳差小，尾之长与身等，肉翅如鳖裙，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后二足五爪，腾起不过寻丈。以上见汪庶常紫苍灏《随銮出塞录》。

吴宝崖曰：“本朝杂纪诸书，推孙益都《南征纪略》、王新城《皇华纪闻》、宋商丘《筠廊偶笔》久已，鼎峙中原。今新城续刊《池北偶谈》，而商丘复有《筠廊二笔》，微言绪论，多发

人所未发，海内并称王宋二公，岂虚誉哉！”

吴荆山士玉曰：“《筠廊二笔》，萧然出尘，而名论间起，大耐研味，当在《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之间，此小品之必传者。”

李百药必恒曰：“小品以简韵胜，然亦有不得略者，或庄语，或微言。是编各极其妙，不衫不履，故自寝处有山泽间仪。”

在园杂志

[清] 刘廷玑　撰
吴法源　校点

校点说明

《在园杂志》四卷，作者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一号葛庄。清汉军镶红旗人，又自称辽海人。生卒年不详。康熙年间由荫生官出为浙江台州府通判，历任处州府知府、江西按察使，后降补分巡江南淮徐道。生平博学，好吟咏，年轻时所作即已得到王士禛的称赏，后更驰名一时。孔尚仁编《长留集》，取其诗作为首卷。他的诗文辞清浅，“一片性灵”（袁枚《随园诗话》），诗味隽永，尤以近体见长。内容以写景、酬赠为主，但也有少数涉及现实之作。除《在园杂志》外，还著有《葛庄诗钞》、《葛庄编年诗》等。

据书前自序，知《在园杂志》成书于作者晚年，杂记见闻，亦间有考证。作者在自序中借友人之语论云：此书所记，乃“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经济，其他文翰诗词、新闻俗谚，即日用寻常，无不考核精详，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诞，虽惊人魄，实解人颐。不同于《夷坚》、《虞初》凿空镂幻，悉皆耳所亲闻、目所亲见、身所亲历者，绝非铺张假借之辞”。其中有些记载，对研究民俗颇有助益，如骨董、测字、小曲、诗谜、酒令、戏谑、属对、烟草、博古、瓷器、泥塑、扇子、谚语、药方、走解（杂耍）、妇女缠足、帽制、服饰器用好尚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作者是一位诗人，故书中收录各类诗文较多，如集唐诗、武人诗、乩仙诗都占了很大篇幅，其他还有门神诗、豆腐诗、九言诗、鬼诗、挝鼓诗等等，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记录了大量有关清初戏曲小说的材料。作者与清初一些大戏曲家如孔尚仁、尤侗等交游密切，因而其记载也颇为详尽而可信，如魏良辅、梁辰鱼对昆腔的改革、李渔的作品及其生平行事、曹寅的

《虎口余生》、《后琵琶记》等戏曲作品及其特点，甚而昆曲的宾白、舞法、曲调、优孟衣冠等，皆可为戏曲研究提供参考。其他记载如四大奇书及其批注、各种通俗小说及其续作等，亦可为研究小说史者所采用。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赐砚堂丛书未刻稿（二卷）、申报馆丛书余集本（四卷）、辽海丛书本（四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清康熙刻本（四卷）。此次校点，以清康熙刻本为底本，参校清光绪中申报馆仿聚珍排印本、辽海书社排印本，斟酌取舍，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录

在园杂志
校点说明
序　孔尚任
序　刘廷玑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跋
返回总目录

序

古今风尚，各擅一代，如清谈著于晋，小说著于唐，虽稗野之语，多有裨于正史。近代谈部说家有栎园《书影》，钝翁《说铃》，西陂《筠廊偶笔》，悔庵《艮斋杂说》，渔洋之《居易录》、《池北偶谈》、《分甘余话》诸种。短则微言隽永，长则骈辞瞻丽，皆窃义于晋、唐之残编，固有所本也。予欲汇成《稗海》，为万年太平头白汗青之助。但削牍浩繁，疲精费日，久萦于怀，亦非细事矣。今游淮南，又读《在园杂志》。或纪官制，或载人物，或训雅释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坚》、《诺皋》幻诞诙谐之事，莫不游衍笔端，核而典，畅而韵，有似宋人苏、黄小品。盖晋、唐之后又一机轴也。曾南丰曰："所谓良史者，有四长焉：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难知之意，其义足以发难显之情。"今观《杂志》，四长已备。孰谓小品不足以胪列金匮石室，为操觚班、马所取材也？虽然，古之秉史笔者，其体严，其书直。若野史、杂记，又多恩怨好恶之口。今在园所著，潇洒历落，于人无嫌，于世无忌，读之者油然以适，跃然欲舞，且悉化其谿刻凌厉之气，不知何所本而能变史笔为写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灯三复，乃知在园先生，今之贤大夫而以诗名者，温柔敦厚出于习性。退食之余，偶忆旧闻，或有新见，书以示子孙，拈与宾客浮白轩渠，其作史之笔仍然作诗之笔也。古以太史采风，今以乐府演史，史与诗盖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

序

余少习举子业，键户咿唔，其于五车二酉未能寓目。及壮，以门荫通籍服官，终日满眼风尘，劳形案牍，更无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迹未能半天下，故耳所闻、目所见、身所亲历之事无多。今值河工久庆安澜，得于退食余闲焚香静坐，或与二三宾友煮茗清谈。偶有记忆，辄书一纸投箧中，积渐成帙。一日启与孙辈指说，客有见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书立说，或穷天文地理，务为高远；或搜诸子百家，以显秘奥；其次亦有所托，以寄恩怨而存讽刺。余则无是，何梓为？"客曰："乾坤经史，昔人言之详矣。若恩怨，私情也；讽刺，微词也；古来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谤，皆无足取。是帙正以陈言务去，无恩怨，无讽刺，方使阅者怡情益智。何况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经济，其他文翰诗词、新闻俗谚，即日用寻常，无不考核精详，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诞，虽惊人魄，实解人颐，不同于《夷坚》、《虞初》凿空镂幻，悉皆耳所亲闻、目所亲见、身所亲历者，绝非铺张假借之辞。梓而问世，自可法而可传耳。"遂强付剞劂。余因纪其言以弁简端。康熙乙未春初，辽海刘廷玑自识。

卷一

岁甲午，圣寿六旬有一，是为本命元辰，普天瑞应，不胜详敷。四海内寿臻百龄，奏请建坊以表熙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抚满公保具题德化县老人百岁，镇守宁古塔将军孟公俄洛具题李三年百有三岁，直隶巡抚赵公弘燮具题文安县原任副将马自新妻徐氏百岁，江南巡抚张公伯行具题山阳县张氏百岁，湖广巡抚刘公殿衡具题江夏县欧阳氏百岁，陕西巡抚永公泰具题醴泉县丘氏百岁，咸于甲午同登期颐，是寿域弘开之征也。又山东巡抚蒋公陈锡具题李氏一产四男，若一产三男者甚多，是户口广裕之征也。再浙闽总督范公时崇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食馔，内有朱红色大米饭一种。传旨云："此本无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迥异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广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又有白色黏米，系树上天生一株，软滑似黍，不胶齿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间不独未见，抑且未闻。是草木休应之征也。咸据邸抄，未敢臆说。

汉军乡、会试屡行屡停。国初甲午准乡试，癸卯覆试，解元为镶红旗姚启圣。己酉、庚戌后，三科乡、会俱行。丁巳，以用兵复停。自庚午、辛未复行至今。癸巳，万寿六旬，特开万寿科乡、会试。汉军广额，复准监生等应武乡试。从前壬辰状元麻勒吉、乙未状元图尔宸，俱满洲试满文。近则满汉一体，文武兼收矣。

本朝汉军、汉人，一体简用，内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属小京官，汉军不占汉人员缺。康熙五十年间，汉军补汉缺者，大学士萧永藻、吏部尚书桑格、兵部尚书孙徵灏、刑部尚书郭世隆，侍郎、学士

暨司道内升之京堂共二十七人，在外督抚共八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本朝文武并重，有以尚书补授都统，以侍郎补授副都统者；有以都统补授大学士，以公补授尚书，以副都统补授侍郎者。至于郎中、员外佐领世职，有时以武迁文，有时以文迁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抚升副都统者有之，而武升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将军金公世容升闽浙总督，提督梁公鼐亦升闽浙总督，提督赵公弘灿升两广总督。南巡时，张禹岩圣铎以阿思哈尼哈番特授淮扬佥事，故余赠诗有“丞相亦曾为太尉，监司适合简将军”之句。再，汉人未有补旗缺者，近陕西总兵官、汉人何天培补镶白旗汉军副都统，温州总兵官李华、平阳总兵官王应虎，皆汉人，俱升补福建驻防汉军副都统。提镇以文改者，张大理卿云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仪改湖广总兵官。圣朝简用，总以得人为要，固无分文武、内外及旗汉也。

张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淮扬道佥事张禹岩圣铎之长公也，已成丙戌文进士，因父故应袭世职，遂授为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效力河工，承袭后仍赴河工。引见时，上念其父河上劳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赋诗、背诵古文，颇惬圣意，颁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朱子全书》，共四十三套。以武臣而上蒙赐书，且如许之多，亦从来未有之异数也。

布政使升巡抚，衔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兵部衔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屡推巡抚，蒙世祖皇帝特谕：“江南财赋重地，且叫他多管几年。”及推福建巡抚，奉旨：“刘汉祚久应巡抚，今已迟矣，着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职衔，二品服俸。”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予随皖抚军六家叔扈从。蒙圣恩垂问先大父闽抚右司马旧事，六家叔一一自从龙历任奏对详明。又问：“子孙居官几人？”予即膝行而前，跪于后，六家叔指名奏上。天颜有喜，赐御书“拊循江表”、“旧德贻谋”二额。谢恩毕，恭捧而出。

陈相国廷敬、查学士昇见之，因谓曰：“‘拊循江表’，赐中丞公也；‘旧德贻谋’，此赐观察耳。”予方悟赐二额之意。因将“旧德贻谋”悬于京师西华厂之赐第，恭纪七律二章。悬额之日，都统李公林盛在座，指示曰：“圣意不独奖励观察，今观察七孙渐次成立，天恩期许者至矣。真异数也。”诗载《葛庄分体》。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读书，秋冬射猎；傅奕之上马击贼，下马草露布；郤縠之说礼乐、敦诗书；祭遵之雅歌投壶；王阳明之较射，三发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见者。若习武者目不识丁，习文者力无缚鸡，未免偏废矣。本朝汉军文试先较弓马，武试俱考策论，监生准武乡试，武举准文会试。立法最善，自然奇才并出，而国家收得人之庆矣。

皇上祀祈谷坛，见卿贰及御史顶上嵌东珠，因其僭越，下部议。嗣后，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级者，顶带不准过五品；五品、六品不准过四品；三品、四品不准过二品；二品不准过一品。盖一品顶嵌东珠，二品大学士、尚书亦嵌东珠，三品红顶，四品蓝顶，各有等威，不准过也。今予降补佥事，实系五品，莅任后奉旨补给前江西按察使，诰命授通议大夫，故用三品顶带、坐褥，非敢僭也。

东坡云：“谪居黄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闻骡驮铎声，意亦欣然。”铎声何足欣？盖久不闻而今得闻也。昌黎诗：“照壁喜见蝎。”蝎无可喜，盖久不见而今得见也。予由浙东观察副使奉命引见，渡黄河，至王家营，见草棚下挂“油炸鬼”数枚。制以盐水合面，扭作两肢如粗绳，长五六寸，于热油中炸成黄色，味颇佳，俗名“油炸鬼”。予即于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无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马仪从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离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见河北风味，不觉狂喜不能自持，似与韩、苏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斋署一联曰：“所到处随弯就弯，君其恕我；者些时倚老卖老，臣不如人。”细按之，不脱人我相，且有火气，不若督河右司马

赵公世显座右书“只如此已为过分，待怎么才是称心”。“如此”二字，有许多现在之富贵安乐在内；“怎么”二字，有许多无益之侈心妄想在内。二语殊觉谦退知足，无穷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过宿迁民家，茅舍土阶，花木参差，径颇幽僻。主人叶姓，由博士弟子员而入太学者，人亦不俗。小园梨花最胜，纷纭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红艳绝伦。因忆老人纳妾一绝：“二八佳人九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帏里，一树梨花压海棠。”不禁为之失笑。草堂中悬林良画，旁列一联“倚槛云来往，开帘花送迎”，系查声山学士昇所书。一见姓名，如逢故友。声山于武林订交二十余年，今已下世，又不禁为之伤感矣。

江南、陕西、湖广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称，故设两巡抚分隶其事，所属司道亦分为二。惟先祖为江南布政使司，则十四府四州俱属一司。先祖历任九年，任满后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为慎重，非奉特旨还与他谥，不得与焉。阮亭先生详考开国以来谥法，附载张山来潮《昭代丛书》，意盖有在也。后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大典，友人及门私谥曰“文介先生”，以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国子司成从龙入关，改河间太守，历八闽开府，予告家居，卒后亦未与大典，同乡老友周侍郎亮工、受业门人马中丞祐、柯吏部鼎、达比部岱私谥“文肃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说。三司者，都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贰为左参政、右参政、左参议、右参议；按司佐贰为副使、佥事。都司管各卫操军、屯田，存寓兵于农之意，多以侯伯领之，故为三司之首。布、按驻札省会，参议、参政分守外郡，在省则管粮储、钱法等事；副使、佥事分巡外郡，在省则管驿站、学政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驭轻，分八旗屯住京师，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佥丁运粮、催征卫课而已，迁转不过一游击衔，各道嫌其冗杂，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权归一，操纵甚便，是

三司止两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设知府一员，同知一员，通判一员或二员，推官一员，幕僚则经历、照磨、知事、检校。知府统理一府各属州县诸务。同知则同知一府之事。通判专用朱墨笔佥判文牒，间有分管粮储、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专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领各吏办理诸务。印封耳房库内，出入不由私衙。堂左为经历司，有印官名经历，事事必由经历，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员佐之；堂右为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检校一员佐之。后渐不由旧制，率多分管，如清军、驿传、河防、江防、海防、捕盗、马政、巡盐、运粮、水利之类。丞、判各司其事，各有处分。推官专司刑名，兼管查盘。印则知府封掌，佐贰不敢过问。

国初少沿明制，近则推官奉裁，刑名总归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粮、解饷以及杂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员，但存经照，间有知检者，印归堂上，官亦虚设，亦不过听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尝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权归于一，不许掣肘之尽善也。

抚军张公伯行，乙丑进士，需次中翰。初任题授山东济宁佥事，升江南按察使，特旨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释褐后三迁而至开府，亦奇遇也。

宫保黄公大来，在督师李大司马之芳军前历著战功，加左都督职衔。初任即授宁波总兵官，卒赠太子太保。

浙闽总制、大司马瑞图刘公兆麒，先任湖北抚军，其时中丞殿衡尚为公子，读书楚署，及后历任湖北抚军。父子前后开府同在一地，已属可传佳话，后闻制府讣，暂归读礼，服阕，再补仍抚湖北，是趋庭游宦三驻楚焉。又中丞先由陕西大参升江苏藩司，其时署理藩篆者则苏松粮道乃兄殿邦也。二公为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隶旗，故旗籍，

而少参则宝坻民籍也。以嫡亲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余，彼此俱用文移往来，亦一仅见者。中丞之公子嵩龄与其师夏慎枢同中顺天乡试，刘于癸巳，夏于壬辰，俱成进士，又馆选同为翰林，岂非可传之盛事哉？

李梯云检讨天祥云："永年张五美生于嘉靖甲寅，中于万历乙酉乡试。其子鸿基生于万历甲寅，中于顺治乙酉乡试。"

翰林学差典试赴湖广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眼吴永年昺、甲戌榜眼顾书宣图河、丁丑榜眼严宝成虞惇俱卒于楚。京师烂熳胡同亦不利于榜眼，居停而卒于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荆川嗣韩、丙戌榜眼吕无党葆中。

于勤襄公成龙以大司马、大中丞总督河道。公文武全才，经济勋业，赫然一时。大驾西征时，公总统督运，军储充裕，圣心宠眷，功勒旂常，朝野倚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长，所谓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公赴河工，题带人多不谙河务，乃以顺天府丞徐公廷玺副之，两不相下，议论参差，权难画一。公以勤劳致疾，不终事而卒于官，时论惜之。上念东南民生运道，特简遂宁先生加宫保大司马治河，而副总河报罢。先生辛勤况瘁，事事仰遵指授，历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泽国，今变桑麻矣。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并未入江，明永乐间罢海运，命陈平江伯瑄开通运道，由江南、山东、直隶直达京师。淮泗之水，以三分济运入江，七分敌黄入海，此老生常谈所云"以河治河，不独去其害，而且资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驯先生《河防》一书，其中亦有词不能达意处。在治河诸公，无不知蓄清刷黄为要，然此四字有无穷经济、无穷学问，非细心体认、因时应变者不能也。天府金钱糜费固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历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中关键。余随遂宁先生数年，见其不避风雨，相度形势，可谓精详之甚，犹虚心访问，择善而从。同事者淮扬李佥事梅、湖南刘少参光业先为桃源同知者、接任之桃源孙同知调鼐，皆蒙遂宁先生驱遣，颇为历练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辈随右司马、中丞赵公恪守成规，保固无虞，虽遵圣主指授，感河伯效灵，而遂宁先生垂创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誉升任福建抚军，初莅，八闽制府兴公永朝同将军、都统诸公皆郊迎，相见欢洽。既别，卞公减骀从，乘四舆，仍用藩司仪注，持升任布政使手摺，坐官听候见。制府谢不敢当。盖浙、闽二省皆制府所统辖，其先为属吏也。公谦退自下，时论以为得体，故益称和衷焉。先时，有藩司某内升通政司，闻报即用大银台仪注，鸣锣开道，往拜抚军，乘舆直入仪门。抚军笑而优礼之。随亲盘司库，题参亏空甚多，不独落职，几毙狱中。又河南一副将，当新定文武相见仪注时往谒抚军，公然鸣锣直入辕门，至仪门下马。抚军不加拒绝，即待以新仪注之礼。及散饷届期，乃令监放官备加搜剔，凡私占影射俱开虚冒兵饷，题参正法。斯二事，虽抚军器小，而亦可为无礼肆纵者戒也。予昔待罪西江，稔抚州太守张伯琮之才守，遂荐举卓异。张君感余知己，愿执弟子礼。今已升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迁监司，然时通书问，犹用手摺称门人，则过于谦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须和平。倘一偏执，则处事不能周详，人情难以通达，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正健家居，奉特旨督学江南，时先君以遗爱未泯，士民感颂不忘，请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学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传。余公严厉，不独不可干之以私，即往来书函亦难轻投。予自念今皇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读书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禀揭，直投上请，即使攖怒达诸九重，为亲受过自甘不辞。乃余公竟答一函，不但如我所请，而且词语谦逊，始知真清正者未有不和平者也。昔先祖闽抚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尸户祝，吁前督学请祀名宦，乃托词“历年久远，无从稽考”。揆其意，非出固执即存私念，且不喜扬人之善。此等品行，较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适翠华南巡，叨赐御书“旧德贻谋”。“旧德”者，先祖之勋业也。督学闻之，索前案，即促举行。然祖父前后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宁，先君崇祀宁国，均隆典礼，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职掌之事权最重者。有名极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极琐细烦冗者。有名虽武职而专司地方事务，名若

文职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闻似非显职，然古制已有门下侍郎、凤阁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亚尚书六卿一阶，在外则为总督，何其隆也。典史，一县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内阁、翰林院、詹事府，谁曰不宜？乃品则未入流，所管皆民间细事，多吏员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属有兵马司指挥、副指挥，所管皆命盗、词讼诸事，全与兵马指挥之名不合。銮仪、卫治仪、正王府典仪，其名亦似文职，而所司卤簿弓马之事，升转俱属武阶，相沿既久，皆习焉不察矣。

定制，官民凉帽俱戴纬缨，惟雨天戴犛缨。今戴犛缨者众，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费耳。

朝衣、公服俱用补子，绣仙鹤、锦鸡之类，分品级大小，即以鸟纪官之义。常见福清叶相国向高集内有“钦赐大红纻丝斗牛背胸一袭”。背胸或即补子也，如妇人之首饰曰头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则“补子”二字何所取义？

衣服上所织四爪者谓之蟒，民间通用五爪者谓之龙，非奉钦赐暨诸王赏赉不得擅用，此定例也。又红绒结顶之帽、四面开衩之袍，俱不得自制。近见五爪龙、四衩袍穿者颇多，人少为注目，即曰某王所赐，无从稽考，听之而已。

古冠绥纓，即项下绊带也。有明纱帽头巾各制，贵贱悬殊，见诸画像，传之梨园，乃俱不用带。今则草凉帽如箬笠，皮暖帽如毡笠，上加红纓，而于帽檐下俱缀以带绊，犹追古制。古人结袜用带，太白乐府“燕南壮士吴门豪”一首名《结袜子》，张释之为王生结袜。今则冬以布装棉，夏以葛装麻，甚且侈以绫锦纱缎，多不用带结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陕西以羊绒织成者谓之姑绒，制绵衣，取其暖也，今则制为单袍。纱取其轻，暑服也，今则制为绵袍绵褂。比比皆然，习以为常。

谚云“有裹者无裹，无裹者有裹”，意指此乎？绒，俗字，本氄字，音冗。

缎与鞴同多贯切，音段，履之后帖也。今厚缯通名曰缎，有五丝、八丝、内造、汉府、官素、平花、帽缎、闪缎、倭缎各种，花纹颜色随时变幻，亦穷工极巧矣。前代惟绫锦、绸罗、刻丝、衲纱之类，至于缎，不独未见，亦未闻也。近由东洋入中国者，更有羽缎、羽纱、哔叽缎、哆啰呢，据云可为雨具，试之终逊油衣，其价甚昂，亦前代所未闻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亵裘。大裘用黑羔皮为之，王者祀天之服。缁衣羔裘，朝觐用之。《郑风》云“羔裘豹饰”，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独不以豹饰，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间或服之，惟领与袖或饰貂，或饰狐，或饰银鼠之类。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尽人而裘矣。当年孟尝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马皮”。又集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俗名“乌云豹”，甚暖。其腿里一块黄黑杂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叶子”，亦暖。至于全白狐皮，则粗冗不堪。又有玄狐一种，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制为帽，上赐居多。若口外严寒出差者，亦准为帽，虽名玄狐，其实苍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国贡唐太宗玄狐裘，今亦难得。苏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贵重貂裘，近日稍丰裕者即衣之，定例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锦裘，汉武帝之吉光裘，程据之雉头裘，张昌宗之集翠裘，南昌国进浮光裘，司马相如之鹔鹴裘，度安之紫绨裘，止存其名，不知为何物矣。更有猞猁狲一种，轻暖华美，貂裘之外无出其右，所谓“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卫制为朝衣，诸王制为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种，最宜于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迩来颇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银鼠，康熙初年尚少，其价甚昂，近不独多，而且贱矣。又以獭皮为深衣，可御雪，可当衾裯，粗而重，贱者之服，亦亵裘类也。缁衣羔裘，黄衣狐裘，取其表里如一。“羔裘玄冠不以吊”，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

黑者，而今则纯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当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银鼠耶？”为之一笑。羊皮贵羔而贱老，人皆知之，独口外则不然。有皮软而毛长者，俗名“麦穗子”，言其毛长如麦穗也，口外风高，非此不足以御之。虽公卿贵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压风也。内地亦有此种，不如口外者佳。

腰带古以革为之，名曰鞶带，又谓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后世用丝带，以玉、犀镶嵌，束于丝带之上，即玉带、犀带也。本朝按品级有嵌宝石之玉，以及金银、玳瑁、明羊角、乌角之类。另制成镮，以软丝带贯之，天潢束黄丝带，觉罗束红丝带，有特赐黄带者。公卿以下多束蓝丝、青丝带，间有石青油绿织金者，无甚关系。守制者则束白布带。皆所以分尊卑、别等威也。带镮先用左右二块，系以汗巾、刀觿、荷包等类，即古人无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夹袋也，专为收藏字帖之用。后增前后二块，不过饰观而已。又单用腹前一块，带不用长穗垂下，以铜铁镀镂金银或牙骨、角石之类，制成二块，扣而为一。此惟于春夏之亵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壮军威、分近侍也。《分甘余话》所载，本朝侍卫皆于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晕之多寡为品之等级，武臣提督及总兵官亦有赐者，后文臣督抚亦或蒙赐，得之者以为幸。是已，然总未分晰详明。《大清会典》所定，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缀蓝翎；镇国公、辅国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缀蓝翎；内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卫入内大臣、额驸、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前锋参领、护军参领、诸王府长史、一等护卫戴一眼孔雀翎，根缀蓝翎；贝勒府司仪长、王府贝勒府二等三等护卫、贝子公府护卫及护军校俱戴染蓝翎，内外额驸俱不许戴；诸王府散骑郎有阿达哈哈番以上世职许戴一眼孔雀翎，根缀蓝翎，其余虽加级不准戴；再查各省驻防之将军、副都统并督抚、提镇蒙赐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帽制，凉帽以德勒苏草细织成面者为上等，次等用白草，内

以片金或大红缎绸、各色纱缎为里，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红绒线纬缨，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雨用藤织成胎，上覆以茜红西牛尾拣毛为缨，而皆名曰“纬笠”。有用藤竹麦秸织成，有檐出外周围者，名曰“台笠”，此贱者所戴以遮日色者。考帽自汉以来已有之，邓通之黄帽、管宁之皂帽、李晟之绣帽、沈庆之狐皮帽，即今之暖帽也。今之暖帽以貂为贵，次有染银鼠、染黄鼠以为帽檐者，贵贱皆戴。至于玄狐则有阶级矣，若长孙无忌之浑脱以乌羊毛为之。羌服之席帽，晋人之白接□，皆以羊毛为之，即今之毡笠、毡帽也，式虽不一，而帽之名则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虽小事，却有分别：看字画，经纪不如士夫；看铜玉器，士夫不如经纪。”此语诚然，今以二事验之。昔经纪持字画数轴求售，内一轴为米元章书。经纪极赞其真，即坐客亦共诩不置。予哂之，众哗曰：“无论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笔也。”予曰：“诸君未审耳。此轴所书之诗，乃国初广平申凫盟涵光《铜雀怀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绕寒云，野雉昏鸦魏武坟。不信繁华成白草，可怜歌舞嘱红裙。西园乱石来三国，古瓦遗书认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谁说汉将军。’”检申集示之，愕然。此经纪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张公勐之侄见贻铜器一具，赠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为镇纸用。偶来一经纪，把玩不释，询其何以，曰：“此压绣也，宫中用以压彩刺绣耳。予昔以此物货某中丞，得重价。此毋是耶？”予颔之。此士夫不如经纪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画之佳者，虽黑暗处闻其气味，摹其绢素，即知真赝，不必细看”，此语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爱赵字。式古堂所云：“苏黄米蔡，在宋则为大家，以晋人视之，犹是雕虫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辈，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余家藏颇多，自处郡回禄后尽成灰烬。其后再为搜求，止得前、后《赤壁赋》二幅、《千字文》一卷。两赋于南巡时在扬州行宫进呈，天颜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陈子文太守弈禧临

摹不忍释手，跋后百余字。

附陈子文跋　昨在黔中题文敏《假山诗》，谢不敢而不能，展观形秽，至今犹愧。戊子十一月朔，葛庄观察出示此卷属题，谢不敢而又不能，遂附鄙语于后。考文敏书《千字文》真、行、草各体甚多，亦有见于《停云》及《国朝法书》者。又六体真迹，今在曹待诏秋浦处，蒙赐自内府。荒陋失学，宝墨琳琅，皆得流览。今日复玩妙迹，结撰之精，运用之变，且有出所见之数本。此与肃府旧刻笔意相似，反复寻味，海内之至宝也。或曰“赝者双钩”，此怀元章狡狯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记　松雪墨迹，予旧多收藏，惜处署祝融之后灰烬无遗，为生平恨事。今阅此卷，回忆种种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赋中语称其“瓌姿艳逸”，王孟津跋云“鸾飞蛟舞，得二王机神”，鄙意揣摩，犹觉彼肥媚而此遒劲也。昆阳为东瓯末邑，此卷流传民间，湮没已久，未经名人题跋。或曰：“为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观察浙东时于无意中购之，如获拱璧，日夕临玩，觉神采奕奕，直追先晋，不禁眉宇飞动。固予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韦之佥事其佩留心绘事，能以指头作画，别开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温处观察任，道出袁浦，余以匹绫长二丈许必索画尽。韦之笑，呼童子研墨盈池，以指蘸墨，云飞风动，转瞬而成，山石木树、水藻残荷、禽鸟鱼蟹，穷工尽致，真绝技也。后海宁陈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见过。子文书法，无出其右者。余以画索题，子文走笔即书。高画陈书，洵称二妙。又系原属本支，无双绝艺乃出一家，诚熙朝之宝物也。今子文已下世矣，可胜浩叹！

附陈子文跋　历代以来名家既多以指为之，自我弟韦之使君始，人物、花木、禽兽、草虫，不假思索，骈指点黟，顷刻数十幅，随意飞动，无不绝人。万象罗于心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

化特钟异人也。在京师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横浦，过淮堧，葛庄观察索跋。公诗妙擅海内，涵汇渟蓄，无所不有，发之吟咏，自足尽其变，何待小言之戋戋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同县同姓，因以兄弟称，长枕大被，不异骨肉也。兄性聪慧纤巧，迥异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会诸家，独成一体，殊有别致。画则挥洒数笔，生动酷肖。诗不多，亦不存稿。曾记《邯郸道上》一绝："风雨邯郸道，纷纷利与名。黄粱知大梦，千古一卢生。"至制作之巧、赏鉴之精，可称绝伦。自制清烟一种，商丘太宰以为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王阁序》一篇、《心经》一部，字画崭然。在内庭供奉时，呈样磁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内庭制作，多出其手。太皇、太后加徽号"龙宝"暨"皇贵妃宝"，余亲见其拨蜡送礼部，非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见之物。未几，卒于京。皇上遣内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卫送柩出章仪门，赐金驰驿，为一时光宠。所惜无子，制作不传，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而总不知出自刘伴阮者。空费一生心思，呕血而终，乃不得与"东坡肉"、"眉公饼"并传于世，悲夫！

有人持玉杯质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为赏鉴，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杯则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伪造者？"为之一笑。后据杨次也太守云：乃祖雍建为少司马时曾见之，气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当于日下观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细看，杯内雪片纷纷如飘拂状，以是知真赝有别而命名不虚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余，山峰透露，对面可以见人。山腰白石一段，视之如云，白石内又有青石一条，如龙形，头角宛然。因摹入纸幅，名《青龙白云图》，悬玩不置。又有蜜结伽楠，长二尺，厚一尺，温润芬馨，迥异众香。雕成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遗，试之果然。后俱为逃奴窃去。范谈一侍讲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书

房，见高丽国进人参四枝，盛以漆匣，精工华丽。少顷内侍收进，遇熊相国赐履，稍为启视，出语曰：‘其形似人，所谓人参也，扁鹊之语诚为不谬。’天颜有喜，谕云：‘四十年来止见此四枝耳。’”

方竹产于天台山，古人取以为杖，雅甚。相国王公掞督学两浙时，试题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马摄府事走笔应之，王公谬为许可。诗载《分体》中。

镌图章以青田石为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为第一，他产不及也。石俱在溪中，戽干溪水乃得石块，质颇燥硬，止可琢瓶尊杯斝之类。所谓洞者，又在水石之内，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灯光石者，尤为不易。予待罪括州时曾鸠工采取，数月无一佳洞。或曰：“皆为匠人窃去。”但地方多一土产即多一累，恐贤有司亦不乐有之也。

余得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兖州魏老人医治，早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药料，惟上药密不示人。上药之法甚妙，用鹅翎管，药实其中，管后一孔如针大，由后挤药如一线直入管中，盖之以膏，七日而愈。

野葶荠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点眼，去翳甚效。

戊午停科后，余遂弃举子业，同学者尚有三人，查荆州嗣韩、沈古培心杨、钱玉友良择仍读书寒家之无倦轩。荆州素怯弱，余尝劝慰曰：“子病至此，尚五夜咿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曾梦神人示之以诗，有‘五色云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恋恋，冀其一验耳。”后果以五经乡荐榜眼及第。古培，平湖人，北闱不第，就试浙省，体肥畏热，坐轿号中不能堪，出场即卒于龙门外。余适兼摄杭篆，为之经理其丧。玉友累科不第，留羁京师。余佐台郡时，答书犹有句云：“人从杨柳烟中去，书自桃花洞口来。”嗣后音问遂绝。余以引见赴京，遇查声山学士，云久已削发为僧矣。

秋闱省试，内外帘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十昼夜，诸务

冗杂。外帘之监临、提调、监试群公，无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舛讹，惟赏月后稍安适也。头场毕，内帘主考率同考官传点催卷，然一时誊录不及，盖彼在内空闲也。过中秋，频频解卷，内帘渐次冗忙，而外帘又闲矣，惟清晨开龙门、各属谒见、收发文牒，此外一无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颇觉日长似岁。己卯监试浙闱，中式诸君以余稍知文墨，修通家之谊甚恭，如查德尹嗣瑮、高巽亭舆、许莘野田、盛紫翰弘邃。在诸君雅意堪嘉，而余则谦退未遑也。

彭泽刘参政晓，未遇时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祈梦于少保庙，梦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诸掌中。醒来大恸，以为他日必乞食也。后赴广西傅将军军前，招抚有功，议叙补授浙江粮道，始悟少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粮储也。

广平秀才马振古，老不应试。其子初入泮，望中甚切，除夕卜灶镜听，俗所谓“瓢儿卦”也。出见妇人，亟问曰：“我于何年得中？”答曰：“驴子骑人那一年。”意以为必无之事也。一日郊行，见驴生驹，其主负驹而归，喜曰：“此非驴子骑人耶？”即售田治装，趋赴秋闱。振古闻子售田，以为必偿赌负，特借应试之名耳，怒甚，欲追而责之。渐至良乡，同试者劝止，且曰：“今文宗大收，君老手宿学，曷亦一试棘闱乎？”振古笑而从之。是科父子同榜，真奇验矣。诸同榜者称振古为“年伯”，谓其子为“同年”也，其子亦称诸同榜者为“年伯”，谓其父为“同年”也。一夕宴集，有友笑谓曰：“今科乔梓，定同连捷。傥仅捷一，所愿在谁？”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儿尚幼。”众为哄堂。

测字起于观梅，虽易数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达九重者，如宋谢石辈自不多遘。近今卜肆亦复谈言偶中，休咎立应如响，姑识见闻所及者数则，更足起发后人。有书“字”字请测者，一审视即拱让曰：“是一位现任宰官，在内则都察院，外则按察使。盖上为‘宪’字头也，但下‘子’字属地支之初，是新迁转耳。恭喜必得！”又问地方何如，答曰：“总在好的一边，以‘子’字为‘好’字之半也。”临别，其亲私问

曰：“亦有不利者乎？”答曰：“‘子’为‘一了’，只恐此任不能迁转。”既而信然。一人书“文”字问讼事，测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当解矣。”问何日可解，测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测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问何以知六日也，测者解曰：“以十五加六为廿一日，‘昔’旁加‘文’为‘散’，是以知之。”入夜，人来请测，不及书字，时已戌时，即口占“戌”字以请。问何占，曰：“欲有谋耳。”测曰：“不可直向彼言，须转一湾，其谋可遂。”盖“戌”字一点转湾即为“成”字也。一人失马来，书“奇”字，测曰：“必不得矣。”以为无“马”在旁则“骑”不成，但立可耳。乡试后，一生书“花”字决去取，测曰：“必中无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报矣。”以“花”字分为立人廿七也。归寓果然。其人嗣后复书“一”字问终身，测曰：“廿年内官可至五品。”问有几子，测曰：“三子。”问寿几何，测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细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复加二竖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则不用一横，故寿至七十以外即止耳。一太守书“識”字请测，测曰：“文头武脚，若非决狱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属乌台兰垣之喉舌近臣。”应曰：“知府。”以“識”字与“職”字相类，故知为官；而落笔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今任几年？”应曰：“已任五年。”曰：“满六年便丁父艰。”以中有小“六”字，“一”字为“丁”字之头，日为父象，故知其丁父艰也。戈属武，但服阕之日不补文官而补武官，殊不可解。后果丁艰，起复，适世职缺人，乃补阿达哈哈番，奇验如神。但测字须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气，稍加转念即落后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结盟，盖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甚亲，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结交行》，有“嗟此纷纷假弟兄，五伦忘却真朋友”之句。忆为处州太守时，僚友八人既集，飞马相招，至则诸君坐次序齿不序爵，心窃异之。年最长者扬言曰：“今日之会欲结异姓兄弟耳，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险，一拂其意则不合时宜，勉强从之，至今犹悔也。

仕途中交际必委用家人，然最有关系。盖伊给事左右，窥伺意旨，容易作弊为奸。其于事务，金帛固所不免，未闻于诗文投赠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谒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庄诗集》呈教。先生一见，极口称赏，自许作序见贻。越月往领，阍人辞以未就。适先生以宫詹奉命秩祀南海，私计先生王事匆迫，必无暇及此，不知其脱稿已久而家人辈匿为奇货，横索多金。予与先生文字交，若贿而得之，不几污先生之清白乎？迨祀毕先生回都，踵门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觉草草。"予谢："尚未颁发。"先生怒诘家人，随检前序见付。别后闻即重惩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过荒斋，见几上删订诗草内《二疏故里》一绝，自批"删"字。先生云："此真唐音也，何以删为？七绝易于尖新，最难浑成，如此作句调和雅，意味深长，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诗云："旷怀真足古今师，七十人当致仕时。更为子孙谋远大，不将养老赐金遗。"

予祖籍开封，历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郑六弟又仲远来，相候起居毕，即讯家中安吉近况。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传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旧。又弟妇久病经闭，形容枯槁，殆不可活。闻有荥阳张广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诊视，命服丸药，渐至平复，肌肉再生，可称'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楼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积于上，不意为不良者窥探，纠党二十余人，持械燃炬排闯而入，直趋楼所。家人咸惊避，惟听其去取而已。群盗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扑灭，尽行狼狈而出，兽奔鸟散。岂祖宗之灵为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护驱逐耶？俱不可知，独恨不能向盗者一问何所见而踉跄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记于后。

治发背方　用头发不拘男妇者一把，入真麻油一碗，将头发熬化，令病人饮之，则毒气渐消，不致伤生。

治女子经闭、形容枯槁　何首乌、半斤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晒

为末，用人乳浸，不计次数，晒得一斤重。怀熟地、四两。红花、五钱，酒洗。鹿茸、五钱，酥油炙。当归，四两。共为末，用拣麦冬六斤熬膏，入炼蜜少许，和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钱，渐加至五钱。

新郑高相国文襄公拱，其兄南直操江巡抚捷，乡人皆称为“都堂”，生来状貌迥异常人，而举动行事有堪绝倒者。自幼即遍体生毛，年十八，髭须满颊。就童子试，文宗见之，笑曰：“汝可归家抱孙矣。”答云：“童生年实弱冠，不幸须髯如戟，此父母遗体耳，奈之何哉？”试既不售，归家遂去髭须，戴小帽，着大红袍，骑马遍历街市，使家人前导，令直呼曰：“不进学的高大胡子，欲学状元游街，岂不可羞！岂不可耻！”从此奋志。夏日就池边苇窠旁读书，蚊蜢小虫遍体，家人辈见之，劝其少息，为之频加拂拭。乃曰：“毋拂为也。此不上进之贱皮肤，正该蚊蜢作践耳。”勤学苦志，遂连捷南宫，历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抚。莅任后，适大盗反狱，闻报即赤体率抚标官将兵卒往捕，群盗敛手受缚。讯之何以不斗就擒，盗曰：“见一天神，遍体如丝悬挂，火焰光生，心胆俱碎，是以不敢动手耳。”盖抚军遍身赤毛，每夜卧则红光罩体，家人窃窥见一大猪鼾睡于旁，巫者以为室火猪降生。语近荒唐，岂其然乎？明时官制，操江例当巡视各郡，所至行台，每责巡捕官。巡捕官患之，贿请于用事之家人，曰：“无他，因食不饱耳。”教以当如是则可邀免。既驻宿，即如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复令人抬极熟猪首一盘、馒首馎饪数十枚、烧酒巨瓶皆极热，从抚军前过。闻其馨香，即问曰：“此何为者？”禀曰：“犒从。”抚军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爷，反赏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拈而食，大杯倾酒，顷刻俱尽。方就筵而坐，诸凡添换不遗余沥，乃不复责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敌十人。一日，属下新任知县禀谒，少年进士，服饰华美。见其所戴纱帽外织马尾，内炫金丝，光彩耀目，怒诘之：“此帽何来？”答曰：“京师新兴。”大怒曰：“我也与你个新兴！”命隶役杖之。知县窘甚，再三恳求，免冠谢过方免。知县忍而衔之，未几行，取台中特疏列款揭参。时弟文襄公

当国，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请休，庶可保全。抚军见弟手书，怒谓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难道他要做官，便不许我做官么？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还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执，文襄无奈曲全，令归林下。罢职后，日惟与一老友象戏以自娱。一日，忽入内久不出，老友馁甚，又不可归，告之家人。家人禀曰：“某相公饥甚欲归耳。不然，当吃午饭矣。”叱曰：“吃甚午饭，你叫他去吃那当头炮！”盖自忿屡局败北也。其可发笑者甚多，六弟又仲为言数则，因志之。寒家新郑一支与高府屡世姻娅，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试博学鸿才，最为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谕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遵行。特谕。”嗣内外荐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先行赐宴，后方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试于弘仁阁下。试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御览。读卷者，李高阳相国霨、杜宝坻相国立德、冯益都相国溥、叶掌院学士方蔼。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敕部议授职衔。部议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其未仕进士、举人俱给以中书之衔，其贡监、生员、布衣俱给与翰林院待诏，俱令修史，其未试年老者均给司经局正字。圣恩高厚，再敕部议。部覆奉旨，邵吴远授为侍读；汤斌、李来泰、施闰章、吴元龙授为侍讲；彭孙遹、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陆棻、钱中谐、袁佑、汪琬、沈珩、米汉雯、黄与坚、李铠、沈筠、周庆曾、方象瑛、钱金甫、曹禾授为编

修，倪灿、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冯勗、汪楫、朱彝尊、丘象随、潘耒、徐钦、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李澄中、庞垲、毛奇龄、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黎骞、高咏、龙燮、严绳孙授为检讨，俱入翰林；其年迈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钟仁、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俱授内阁中书舍人。猗欤，休哉！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彰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而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其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蜚谗，一时呼为“野翰林”，其讥以诗曰：“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阳相国霨、宝坻相国立德。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蒙懂遭龙吓，掌院学士方蔼。冯妇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国溥。宿构零骈《衡玉赋》，失粘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又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灶前生李，周吴阵亡”。笑谈更属轻薄，故不附入。

附李检讨《奏疏》　奏为微臣母老多病，独子万难远离，泣血陈情，吁恩归养事。臣窃惟幼学而壮行者，人臣之盛节；辞荣而乞养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贤虽有国之经，而教孝实人伦之本。伏蒙皇上敕谕内外诸臣保举学行兼优之人，比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项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张云翼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尘荐牍，获奉俞旨，吏部遵行，陕西督抚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撞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须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侍，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谓咨内三人，其中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窃思己病或可伪言，亲老岂容假借？臣虽极愚不肖，讵忍藉口所生指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迟暮之年不幸

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子所不忍言者，则毛义之捧檄不逮其亲，温峤之绝裾自忘其母，风木之悲何及，瓶罍之耻奚偿？即臣永为名教罪人，亏子职而负圣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两宫，聿隆孝治，细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锡类之仁，推于士庶，宁忍孑然母子饮泣向隅，夺其乌鸟私情，置之仕路？盖阁臣去臣最远，故以虚誉采臣，而不知臣之有老亲也。臣云翼与臣皆秦人，虽所居里闬非远，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顿支离至于此极也。即部臣推诿之语，概指三人而言，非谓臣当必舍其亲而不之顾也。且臣虽谫陋，而同时荐臣者皆朝廷大臣，其于君亲出处之义闻之熟矣，如臣猎名违母，则其始进已乖，不惟渎敎天伦，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疚，躁进贻讥，则于荐臣诸臣，亦为有腼面目。去岁台司、郡邑络绎遣人催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莫应，号泣就途，志绪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在前，寝食俱忘，肝肠迸裂，其不可渎官常而干禄位也明矣。况皇上至圣至仁，以尧舜之道治天下，敦伦厚俗，远迈前朝，而臣甘违离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来，屡次具呈具疏，九重严邃，情壅上闻，随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试。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检讨，与臣同官纂修《明史》。闻命悚惶，忝窃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达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归？但臣于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数接家信，云臣母自臣远离膝下，哀痛弥侵，昼夜思臣，流涕无已，双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图报君，俯迫谂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阙庭，进退维谷。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题，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门无以次人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愿皇上特沛恩慈，许臣遄归，扶养其母，叨沐圣泽，以终天年。臣母残病余生，统由再造，不惟臣母子衔环镂骨，誓竭毕

生，而报国方长，策名有日，益图力酬知遇，务展涓埃矣。

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沈宫詹绎堂先生评曰："聪明过于学问。"洵知言也。但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然所辑诗韵颇佳，其《一家言》所载诗词及史断等类，亦别具手眼。

闯贼李自成，人皆知因祖坟被掘泄气而败，然知掘坟者为米脂令边长白大绶，而不知设计用智皆门子贾焕成之也。虽长白自纪《虎口余生》亦多隐约其词，未若长白之侄、淮南边别驾声威向予言之历历如绘。当闯贼猖獗时，其兄李自祥改姓张自祥，仍为县役，其意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视事，有一人赴诉卖蒜为兵所抢，令命至堂穷讯。其人匍匐膝前，阳作哀诉，阴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带至后堂。卖蒜者请屏左右，乃脱帽裂缝出封函，曰："吾实内监，此密旨也。"令拜读，乃命掘闯贼祖坟之诏旨。随挥之出，升堂伪偿其值而遣之。然闯贼祖坟实难寻问，又系密旨，不敢声张。其时闯贼逆焰已炽，令忧形于色，寝食俱废。门子贾焕，令素所亲信者，乘间请曰："窃见日来形色举止大异往常，是有大忧郁而不能解者。曷不见告，或可效犬马乎？"令察其言词恳笃，且自念舍此无可告者，遂详吐前事。焕曰："事未可骤图也。今在官捕快张自祥者，本李姓，闯贼亲兄。而县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结盟兄弟，共约贼兵一至即为内应，焕实二十人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须与自祥结纳，可徐察之。"诘旦，传祥入内宅，笑问曰："尔本姓李，何以易张？"彼方置辩，焕出，谓曰："吾已细陈底里，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时事已不可为，天意有在。尔辈皆应时豪杰，予身家方赖保全，何必相瞒？"遂偕焕结拜，出则官役，入则弟兄。久之，乘醉托言素晓堪舆，叩其墓所形势。自祥乃以出猎为名邀之同往，尽知其所在。越数

日，闻贼兵将犯潼关，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军前，吾俟入关后即至。尽遣其所好十余人以附行，卫其辎重。祥去，令偕焕并家人潜往伐墓。墓上有大树一株，紫藤垂满，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以巨斧砍断其藤。棺开，有小白蛇一，头角已成龙形，止一眼，其身尚未变遍。尸皆长黄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润如生。随并蛇斫碎而焚之，扬灰讫。考剖棺之日，适闯贼兵败河南，一目为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应之速耶！墓掘毕，觅焕不得，令甚惊惧。多日焕至，令询何往，焕曰："恐自祥有疑复回，则当另图他计。某特送出潼关，令彼心安，乃敢归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闯贼新败，纵有报闻，力不暇及，公已为朝廷立此大功，可谓不负君命，胡不挂印归山乎？"嗟乎！焕一贱役小人耳，何用心谆挚乃尔耶！令遂弃官，焕亦他遁。越数年，长白闲住京师之绒线胡同，忽有一僧，白发苍颜，诣门求见县令。边公有侄亦新选县令，出见之。僧曰："非也。欲见前任米脂公耳。"长白出，僧即跪哭。长白讶其为谁，僧曰："公忘贾焕耶？"乃相持而泣。因向侄追述前事，曰："主与吾岂非明朝暗里之忠臣乎？后世其谁知之？"长白固留不可，与之金不受，为制衣装，一痛而别，不知所终。有明失国，一丐者题诗于壁云："三百年来养士朝，一朝丧乱竟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传。甲寅闽变，浙东温州总兵官祖某潜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资福山之大观亭，集众官议饷。巡道陈公丹赤、永嘉令马公琎皆在坐。逆将厉声挑衅云："兵饷不前，士尽饥馁，抄陈道家足以给饷。"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义者，挺身前曰："尔欲抄吾道主家，岂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将大喝："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尔享高官厚禄，早已顺贼，一心惟知有贼也！"逆将愈怒，挥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后邑人立祠祀两公，庑下设林义像，被皂服，两目瞠视，至今凛凛有生气。余观察温、处，拜陈忠毅公祠，赋七言诗五章，其二、三云："东瓯观察拥专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帅逆谋先士卒，谓祖总兵。贤侯同志又书生。永嘉令马公讳琎，陕西孝廉，同遇难，加赠大参。大观亭暗天无色，资福山摇地有声。俱公被害处，今于此處建祠。曾几何

时归一死，留芳遗臭两传名。”“朝廷何负汝干城，早竖降旗引寇兵。达士报君能尽节，小人为主不偷生。夜不收林义扶公大骂，同时被害。璧分尺寸同贞性，钟用洪纤总发声。海内群公谁作传，双忠名后附伊名。”盖纪其实也。余载《葛庄分体》中。之三人者，下役也。彼门子、丐者、夜不收非素娴诗书礼义之人，而其忠君报主之心，或见于事功，或托诸题咏，或慷慨杀身，名虽不彰，至其成仁则一。以亲反颜事仇、偷息人世，其相去为何如也！当时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宁，改为应天府，称直隶。及永乐迁都北平，改为北京，曰顺天府，江宁改为南京，曰应天府，称顺天为北直隶，应天为南直隶。本朝定鼎顺天，仍其旧称。盖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院，群臣以洪武旧都命名也。今版图已无南北之分，应天既改江宁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既无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顺天应称京师、京都为是。无奈道路传呼，日讹一日，即士大夫亦习焉不察，可为谬误之甚。

凤阳为有明始兴之地，凡府属士著之人向人自称，不曰“敝乡”、“敝处”、“敝府”，而曰“贵乡”、“贵处”、“贵府”，更不少为谦逊。今渐已无矣。

辽东人自署多称“三韩”，非也。《晋书》：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为高丽，辰韩为扶余，弁韩为新罗，皆东方外国。《汉传》亦谓：“三韩各在山海间，地方各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即古之辰国也。”又唐太常张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诗讽之，首云：“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考蓬莱、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东海中央，四面相去正等，方丈计五千里。盖方丈、昆仑，秦皇、汉武求仙处也。诗意以为秦皇之求方丈，汉武之穷昆仑，皆阔绝不可致之事，岂如张卿奉使求符，往而遂获乎？可见“三韩外”云者，指极远边地为言，而辽东乃汉、晋时内地，乌得以“三韩”称之。

卷二

宋漫堂太宰荦《筠廊偶笔》载曹蜂仪云：闯贼陷京师，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与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楼下。时当暮春，雨中对酒联句。首唱云："风风雨雨送春归"，忽闻楼上续一句："无雨无风春亦归。"两人默然拱听。徐云："蜀鸟啼残花影瘦，吴蚕食罢柘阴稀。嘴边黄浅莺儿嫩，颔下红深燕子肥。独有道人归不得，杖头常挂一蓑衣。"两人登楼视之，绝无人踪，惟飞尘盈寸而已。《列朝诗》亦载是诗，与此小异。再稽《历朝诗》，云："正德间，五羊赵克宽为建安学谕，尝与朋辈郊游，作《送春诗》，俱用'风'、'雨'字。旁有丐者，负莎衣，立和一首，问之不答而去。诗云：'怨风怨雨总皆非，风雨不来春也归。蜀魄啼残椿树老，吴蚕吃了柘阴稀。墙头红烂梅争熟，口角黄干燕学飞。自是欲归归未得，肩头犹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当以《列朝》为是。律诗无一韵叠用二句之体。"花影瘦"、"莺儿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样切脚，尤犯诗病。既已为鬼，何事独称道人，且欲何归乎？结处散漫，全无着落，不若《列朝诗》所存有源有委，句调高老，诗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唐最难对偶工切，语意联贯。惟朱竹垞彝尊《诗综》内所载者佳句甚多，如：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　去日渐多来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　桂岭瘴来云似墨，蜀江风淡水如罗。　风尘荏苒音书绝，人物萧条市井空。　眼前好恶那能定，梦里输赢总不真。　千里关山千里梦，一番风雨一番啼。　惨惨凄凄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　佳节每从愁里过，远书忽向病中开。　举世尽从愁里老，暮年初信梦中忙。　故国山川皆梦寐，

昔年亲友半雕零。　　嗜酒何妨陶靖节，能诗重见谢玄晖。　　坐牵蕉叶题诗句，醉折花枝当酒筹。　　过桥树叶村边合，隔岸柴门竹里开。　　鸟啼云窦仙岩静，树入天台石路新。　　杨柳亭台凝晚翠，芙蓉帐幕扇秋红。　　天上吹笙王子晋，云边度曲许飞琼。　　石窗花落春归处，山店灯残梦到时。　　好梦肯随蝴蝶去，离魂暗逐杜鹃飞。　　红树暗藏殷浩宅，青山空绕仲宣楼。　　碧落有情空怅望，春山无伴独相求。　　碧落有情空怅望，白云何处更相期。　　啼鸟歇时山寂寂，寒鸦飞尽水悠悠。　　归鸟各寻芳树去，寒潮惟带夕阳还。　　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梁间燕子闻长叹，楼上花枝笑独眠。　　自愿勤劳甘百战，莫将成败论三分。　　世态炎凉随节序，人情反复似波澜。　　五千里外三年客，一寸心中万斛愁。　　鸟下绿芜秦苑夕，云凝碧树汉宫秋。　　衰草斜阳江上路，渔歌樵唱水边村。　　朝云暮雨连天暗，野草闲花满地愁。　　兰亭旧路曾相识，子夜新歌遂不传。　　天长地久有时尽，物在人亡无见期。　　自叹马卿常带病，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树桃花万年药，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谁堪托，伯道无儿最可怜。　　千里云山何处好，十年书剑总堪悲。　　波生野水雁初落，风静寒塘花正开。　　独坐黄昏谁是伴，每逢佳节倍思亲。　　共说陈琳工奏记，焉知李广不封侯。　　萧何只解追韩信，贾谊何须吊屈平。　　料得也应怜宋玉，不知何处吊湘君。　　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　　阁中帝子今何在，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阁临江渚，汉主离宫接露台。　　壶觞须就陶彭泽，勋业终归马伏波。以上皆极自然，放翁所云“火龙黼黻手”，非補缀百家衣者比也。近复有集陶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合。

门神诗甚多，如“纷纷后辈催前辈，济济新官换旧官”之类。惟唐实君考功孙华一联云：“将军自昔名当户，自注：李广孙名。丞相于今亦抱关。自注：出《萧望之传》。”精切博雅，一时传诵。

豆腐诗，惟查编修夏重慎行有“顾名原合腐儒餐”之句甚佳。又一

日入侍，上幸海子捕鱼赐群臣，命赋谢恩诗。编修结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词意称旨。忽奉内传"烟波钓徒查翰林"，盖同时有声山学士，故以诗分别之。足见圣心嘉尚，一时以为幸，可与"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同一佳话。

孟翰林端士亮揆，先聘张守戎之女。张官云南，兵戈阻隔，音问不通，及孟贵，遂结婚世族。未期年，滇省荡平，先聘复至，不能却谢，乃分宅而居。张美而端，善文翰，尤工诗。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贵显，孟厚世族而薄单寒，张氏所居，屡月仅一至焉。张赋《秋闺怨》八首，内云："落落秋风班女扇，团团明月窦家机。"其诗遍传，孟不少悔。忽传旨孟亮揆行止不端，着革职。一时快之。

朝鲜使臣至京贺万寿，有一联云："河清适际千年一，嵩寿齐呼万岁三。"莫谓异国遂无奇才。

朝鲜女郎许景樊，八岁赋《广寒宫》、《玉楼上梁文》。此又外属之女神童也。惜其文不传。尤侍讲展成侗戏为补之，见《西堂杂俎》。

明末一大老教子弟勿作古诗，恐坏人心术。或闻笑曰："沈休文始创四声，当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处渊明。"余以为陶靖节当年尚未有近体耳，至李唐诗人无近体者甚多，岂尽小人耶？近世又鄙近体，云："开手便作七言律，其人可知矣。"则君子小人又何称焉？

九言诗起于高贵乡公，不独作者甚少，知者、见者亦少。杨升庵《梅花》一律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错恨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不过存此一格，恐难得佳也。

古人才深似海，胆大于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见奇，为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东西南北人"，用夫子

成语犹可也。若古诗“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鱼戏荷叶南，鱼戏荷叶北”，四句止更四方，并不叶韵。杜少陵“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四句一韵。韩昌黎“鸦鸱雕鹰雉鹄鹖”，连用七鸟名。罗昭谏“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用七数目。更有连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极鄙极俗之语，化为出风入雅之句，为可怪也。然惟古人为之，今人则不可耳。

“雪压长林万木低，经旬不共野人期。蹇驴借得如黄犊，犹怕山桥未敢骑”。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贴桃源村舍壁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诗，俱未可定。惜予读书不多，即多亦弗能记忆耳。一见赏心，何其静雅谨慎之至也。

漂母祠题句颇多，一望皆黄茅白苇，无足取者。惟有一绝：“我携千金来，但买淮阴酒。平生耻受恩，长揖谢漂母。”词意超脱，不与众同，但不落姓名。或曰：“此海宁陈素庵诗，为人抄袭耳。”

《论语》内无“此”字，四书、五经无“真”字，曾经细查，洵然。

崽音宰，北人呼小儿之不慧者。楚湘、沅间凡言是子者，亦谓之崽。囝，通用俗字也。

璺音问，原本玉破有纹者曰璺，今凡器破而未离者皆用此字。

諙音诈，上声，与诸字有别。申敬中云：“万历间，京师有四川卫官諙宠，唱名时呼‘诸宠’，不应。唱毕独留，问何姓名，对曰：‘諙宠。’”此姓罕见，存以备考。

戤音盖，以田地租人收种，年满仍退者。

庹音托，丈量物件，两手舒平为一庹。今河工多用之。而此字与“戤”字，《正字通》、《字汇》皆不收。

尤展成侍讲才学典丽，著述传诵海内。世祖章皇帝见其《西厢》

时艺，大加称赏，趣召入而先帝升遐矣。康熙己未试博学宏词，入翰林。然每自伤未由科目，故于诗文常寓志云："汉以策制科，而班、马、扬雄不遇；唐以诗取士，而李、杜、浩然见遗。"又《题钟馗像》云："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已矣。"又《李白登科记》云："你曾见那个状元会题诗来？"是虽一时感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卿门生地乎？"文人落笔当从忠厚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矣。

有督学江南者，待幕友薄甚。群诮之，乃集四书句缩脚为诗云："抛却刑于寡，来看未丧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请问其。"结句未就，群哄而笑。适东君至，讯知其由，乃续曰："且过子游子，弃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韵，通押虚字，亦奇构也，结句更出意表。少时过淮阴，盐城县丞何素之之泗为余言蔡昆阳状元启僧二事：一，蔡公车投刺山阳令，盖同年而先仕者。批其刺，令阍者查明。蔡拂然北上，殿试及第。令以厚币请罪，蔡却之，答以诗曰："一肩行李上长安，此日应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好向榜头看。"一，蔡狎一妓，临别赋《罗江怨》调："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营营，几番搅扰心难定。欲待要、倚翠偎红，舍不得黄卷青灯、玉堂金马人钦敬。欲待要、附凤攀龙，舍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帐里恩情重。怎能勾两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知果否。

平凉太守杨次也守知，其先为邳睢河官，相与辨论古今，改正诗文，虽僚友若窗友也。贱辰二月十六日，赠诗有云："月当既望光才满，春过平分气始和。"可谓清切之甚。一日，约效力诸君游依绿园，分韵赋诗。余有句："胜地风云诸子会，名园松柏老夫来。"次也向诸君曰："只觉刘公诗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偶于友人案头见拙刻《葛庄集》，朱批："此亦出入香山、剑南间而未纯者。"曲阜孔东塘尚任乃曰："宋人之句，唐人之调。"余则何敢。惟朱中立评苏允吉大司马诗曰"格不高而气逸，调不古而情真"二

句，吾所深服。余有《酉时立春作》，内一句云：“春向斜阳尽处来。”丹徒夏庶常慎枢云：“此士人称公为‘春阳先生’也。”

关夫子殿额多用“志在春秋”。郿州刘广文峒自嘲曰：“此四字似可移书苜蓿斋中，专为吾辈而设。吾无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志在春秋也。”闻者绝倒。又有谑广文一联：“耀武扬威，带裤打门斗五板；穷奢极欲，连篮买豆腐三斤。”“带裤”、“连篮”，更觉形容过甚。山阳司训陈求夏履端，乃其年检讨维崧之子也，十年来微禄不足以糊口，时卖文以资不给。先，其年有《箧衍集》，选予诗若干，付梓，竟尔遗落。询之求夏，曰：“此集刻于先人身后，为人窜易，稽其原本，不独公诗未登，今现存未刻者尚多过半。拟刻《箧衍续集》以成先志，苦于俸薄不足以供剞劂，奈何！”

门人常近辰建极，天资聪敏，力学工诗。余以一札勉之，覆书云：“捧诵手谕，宛如侍立左右，亲聆教言。但建极自受业门墙，矢心惕厉，惟恐入于小成，有辜大教。无如天分低微，终难上达。又兼三四年来浮萍断梗，讲论无人，未免自以为是，所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者矣。昨细读批示拙作，如梦初醒。今后更当多读、多作、多改，细心体察，不但不敢有负指教，亦断不肯自安于卑近也。”披阅之下，足见其服膺好学，深可嘉尚。当此年力富强时能虚怀如此，其后又何量焉。

附原书　仆与足下订交有年，会必谈诗，别必寄诗。外人见之，莫不曰：“此二诗人也。”然足下数年前之诗与今日之诗无异，殊为惜之。何也？写景不过陈陈相因，几字数言而已，写情不过碌碌无奇，肤词习句而已。求炼一超脱之意，出一惊人之语，成一俊逸之篇，不易得也。如此虽再过十年，再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见《吊孙》七古一篇，可称杰作，以为手笔开展，自有进境。孰知此后仍寥寥焉。以足下英敏之资，灵秀之笔，何忍安于卑近？然非读古学古不可也。老生常谈，辄曰《选》体、汉魏、六朝、初盛。此岂易言哉？不过好高务远者之夸示于人耳。

扼要之法，但取与我性情相近者，如唐之钱、刘、香山，宋之后村、石湖、剑南，明之季迪、茶陵，推而广之，如宋之永嘉四灵，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前后七子，选其集中之最者，熟读而玩味之，揣摩而讨论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当采择而涉猎之。痛谢熟径，尽去窠巢。三五月后，郁勃而出，奋笔疾书，眼前意中，自然清真，当必有过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于云泉、花月、觞咏、狂愁之外。我能化腐为新，点铁成金，即足名家，兼能传世耳。此足下对症之药也。

燕赵道上有石碑，勒“子路宿处”，土人名其地曰“石门”。拙作有“僻地得先贤，一宿传千古”之句。据圣裔博士孔东塘云，石门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由之地。子路，卞人。卞城在石门东南四十里。子路之齐、之鲁，道经石门，故宿焉。观晨门之问、子路之对，皆乡邻语，故知非他国之石门也。天下石门有十余处，或山名，或地名，独此石门乃齐郑盟会之所，见于《春秋》，为最古也。

孔东塘向余云：“石门山峰秀拔，林木郁葱。杜工部《陪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云：‘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欲于此处建一秋水亭，君当任之。”余随庀材鸠工，以成此役，与春山馆相对。春山馆者，在山之南麓，即张氏隐居也。张氏字叔明，鲁国诸生，为“竹溪六逸”之一。杜子美访之，有“春山无伴独相求”之句。“秋水”、“春山”，可称绝对。

附东塘书　石门山者，诗人社集之所也。夫子开其端，李杜承其绪。而我两人遥遥相对，一席不散，岂可滥入邪派，混我吟坛。修葺之举，似不宜更让他人也。记石门胜迹甚夥，惟秋水亭为全山冠冕，工宜亟举。况山中建造不须高大，在有力者为之，如编一鹤笼耳。竹木选就，凿枘合成，一水盈盈，载至兖郡，距山才七十五里耳。弃舟登车，至彼合架，不日之工，新亭成矣。开名山之生面，成敝里之奇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孰得而泯没

也。独念我两人年逾周甲，事须早就，不但乘时可为，亦须亲眼见之，亲身享之。弟经营四十年，仅能种树千章，并未加一绹一茅。今得先生慨然任秋水亭之役，其余春山馆、晚兴楼，何敢重烦物力。但续续商略，或有机会。料得天下贤者，必无一部《葛庄集》镇此石门者。相须殷，相遇疏，固其宜耳。

附孔东塘《建秋水亭记》　石门山形如蟠龙，前有台曰颔珠，幽谷之水所由泻也。石骨多窍，水之渟者深不测，夏秋间常喷腥雾，疑有蛰龙，士人呼为“龙泓”，祷雨辄应。泓上石基平旷，能收全山之胜。唐杜子美陪刘九法曹、郑瑕丘宴集于此。后之游人，临水濯缨，多咏杜诗。惜无片石可扪，把茅可憩耳。予每来必步此基，慨焉永叹，穆然长思，欲构小亭而刻诗于壁，一以栖前哲之灵，一以迟后贤之驾。区画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郑簠书一“秋水亭”额，携之行箧，展玩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游淮南，得遇在园观察，语及石门之胜，且叹亭之未建而诗之未刻也。在园毅然曰：“此诗人事也。肯让予为，予何幸也！”即日选材命匠，不浃旬而亭与碑成矣。即日舟载北来，不浃旬而翼然临于龙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补之。予把酒落成，觉峰峦溪涧莫不趋赴此席，宾客丝竹无非凑泊此诗。所谓颔珠台者，有此亭与碑，非真龙颔之珠乎？异日者，在园先生莅我东土，过石门而览胜迹，予也追陪宴集，倡予和汝，必有名篇雅什辉映石门，当不似刘九法曹、郑瑕丘仅费华筵之一金，而甘以“秋水”八句让子美也。康熙乙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喜而记之。

见近日布衣寒士，专以傲慢荐绅为是。细考其抱负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真是井蛙观天。近日后生小子，专以指摘前辈为能。细扣其学问见识，全然指摘不着，真是蚍蜉撼树。此辈不独可笑，实可哀已。

吴人吕文兆熊，三十年旧交也。性情孤冷，举止怪僻。一夕席间，吕举一令，各诵鬼诗，如“下有百年人，长眠不觉晓”，“自怜长夜

客，泉路以为家”，“寒食何人奠一卮，骷髅戴土生春草”，“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惟对空山月”，“西山一梦何年觉，明月堂前不见人”之类。余后举明人焰口诗：“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偏射刀伤处。”吕拍案叫绝，以为驾长吉而上之。好尚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诞，而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年近古稀，足迹半天下，卒无所遇。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纂缉《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参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佟图南世京，才人而有气节者也。平昔以诗酒为缘，循循儒雅，绝无窘乏之状，即诗亦无寒乞语。不意一病不起。卒后无以为殓，惟敝衣数件、质票数纸而已。故余挽诗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开箱无长物，至死不言贫。”与杨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诗云：“士品最难穷里见，分灯从不借邻光。”太守感余诗内有“有名虽县令，其实乃诗人”之句，遂题曰“诗人佟图南之墓”。友人常定远为之勒珉。

余诗《将进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复一杯”句，刻成悔之。门人尹半檐颖慧曰：“古人诗有直用古人者：‘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句而太白直用之。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阴阴’，遂夺为己有。更有直用己句者：许仰晦‘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一见于《京口闲居寄两都亲友》，再见于《郊园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句者：如王新城先生《渔洋集》怀人诗‘道予问讯今何如’与‘道甫问讯今何如’，同直用少陵，不少嫌也。况所用太白成句非出色佳构，不过平率无奇者。若欲抄袭，何取乎此？”识者自当知之。

余诗“童去自埋生后火，饭来还掩读残书”，或谓直抄放翁。然陆句“呼童不应自生火，待饭未来还读书”，余变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主事鏼善诙谐，行二而麻。由外城入署，至椿树胡同，见

男妇斗殴，众拥难前。兀坐小轿中，成打油诗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哄起张家与李家。一脚飞来头有血，两拳挥去口无牙。缨冠往救亏三嫂，袖手旁观是二麻。乱挽青丝呼好打，明朝必定到官衙。”闻者无不绝倒。一时喧传都下，因达大内。后王转员外郎，引见时，侍卫诸君齐指曰：“此即袖手旁观之王二麻也。”

董甥起裕请问曰：“古人单词片语脍炙千古，如‘空梁落燕泥’、‘池塘生春草’、‘云中辨江树’、‘枫落吴江冷’、‘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类，此人人共知者。近见阮亭先生所称‘雨止修竹间，夜深流萤至’，果幽静绝伦。至‘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二句，反覆思索，不得其佳处，何也？”答曰：“新城天资学力非比常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韵高妙方可入眼。吾辈初学人自当循序渐进、登高自卑为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未能绚烂而先平淡，恐涉画虎不成之病。‘孤艇残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为英雄欺人语。”

明季一富户有二婿，一已为守备，一尚是儒生。富户轻生重备。后备历升副总兵，任边上。生联捷南宫，以御史差巡九边。过其境，副总披执郊迎，夜带兵马拥护。五鼓，副总亲为传报，禀请阅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

陈健夫于王诗名颇著，与检讨其年通谱，雅善。其年《箧衍集》选刻其诗。然才而僻，合己者胶漆，稍违趋向则冰炭矣。为诗宗杜，故近体多五言。性豪诗酒，不乐仕进，类晋人之放诞。使其检束身心，努力经济，功名正未可量。况汉军比诸汉人出身稍捷，而汉军同辈者仕多华胔，健夫虽遨游所至，延接甚欢，然垂三十年，终于韦布。甲午夏，过予袁浦，征歌文宴，把杯索扇，立成三绝，以赠小部之佳丽者。未几北返。近晤曲阜孔东塘，知其卒于东鲁，殡于友室，悲夫！

陕川总制、大司马孟公乔芳为开国元勋，亦清廉第一。世祖皇帝

念其功懋，给以世袭阿达哈哈番。其长君自幼丧明，圣恩准其承袭俸禄，照常支给。虽盲其目，能聪于耳，通文翰，善应对，且能诗。每于稠人坐中闻声即辨某人。一日遇诸涂，余于马上问起居，即答曰："刘世翁好，违教将两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会必问："近日有佳作否？试为诵之。"入耳心通，颇知句之美恶。其自著累累成帙，最得意者《写怀》五律二十首。犹记腹联云："一官惭报国，十载羡归田。"余亦清通。

施侍讲愚山先生闰章家居，先君任宛陵时甚为莫逆。戊午，先君见背。己未，先生以中堂交荐博学宏词，赴召入都。过余赐第，亲至先君神主前，拜毕痛哭。设座，对主谈曰："老公祖久别，不复相见矣。治弟本期终老林泉，公曾劝余出山，坚执未从。今一旦再入长安，究竟学何曾博，词何能宏？抚心滋愧，不独无面对公，未免为猿鹤所笑耳。谬承圣恩，叨授词林，实无报称，行将归矣，非负知我也。有《应召》二律，请为公诵之，可以鉴予心矣。"犹记一联云："黄阁怜知己，青山解笑人。"诵毕，以刻笺焚于主前。再拜，又哭，复拱曰："公郎少年，锐志于学，其诗清真，不落浮响。予敢不以前辈自居，相期有成乎。此即所以报公之万一也。"娓娓多言，正容恭敬，俨然生人面谈。童仆多窃笑之。然前辈于交情知己，死生不为少变，愈见古道焉。

边桂岩别驾声威，性癖挝鼓，尤妙《渔阳三弄》，今时无二手也。自言传诸旧内宦，然仅得大旨耳。至摹拟尽致，皆从心会。闻其初学时，起居坐卧、饮食寤寐，惟鼓是念。每常对客两手动摇作掺挝状，自亦不知也。与余同官袁浦，间一试之，穷数十刻之力方尽其妙。予为赋《挝鼓词》三十二韵。嗟乎！正平后千古传心，桂岩一人而已。桂岩亦忧失传，思得愿学者授之，而卒无一能师其艺者，真绝技也。

附《挝鼓词》《春光》一奏柳杏妍，《秋风》再奏叶盘旋。明皇自制《春光好》、《秋风高》二曲。孰能上夺天公权，临轩纵击鼓

渊渊。群音之长推鼓先，万物和气赖以宣。劈空制造感圣贤，后人沿习乐便便。寻常冬冬杂管弦，未若今日掺挝全。中庭饮罢撤绮筵，有客解衣耸双肩。接捶到手屡变迁，初犹散漫继缠绵。忽惊霹雳下遥天，金戈铁马捣中坚。须臾檐溜雨连连，众语嘈切满市廛。有如长林断续蝉，有如落盘珍珠联。并将双捶暂弃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后一通更轰阗，河流入海汇百川。耳根莫辨声万千，坠石一声方寂然。座客改容叹有缘，醉者以醒病者痊。渔阳绝技谁能专，淮阴别驾三韩边。愿君之寿如偓佺，不尔其后恐失传。别驾祖籍高丽。

天许楼宴集，诵古诗为下酒物，欲各搜从来武人之能诗者，或纪全篇，或采警句，亦吟坛胜事也。坐中陈求夏履端、杨次也守知、吴吉人蔼、尹半檐颖慧、梁简臣天眷、王若士肱、吴谦侯邦亨、陈朗行玒、纪异三曾撰、陆紫函大奇、费厚蕃锡琮、董甥起裕、大孙永𢿱、二孙永镆、三孙永锡，咸欣然而应。有独诵一首者，有连记一人数首者，有诵其警句或警联者，有能诵长篇偶忘一二句而他人补之者，有三四人共记一首，更有上下讹错，别后检查改正补到者，皆附录之。以时代叙先后，独明诗为最多。然一时兴会所至，亦不足以尽武人之诗也。梁曹景宗《华光殿宴联句余韵》：“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试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唐洪州将军《题屈原祠》：“行客漫斟三酎酒，大夫原是独醒人。”雁门郡王王智兴《徐州使院》：“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独我知。”宋左千牛上将军曹翰《内宴应制》：“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尝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团花旧战袍。”　岳武穆公飞《题齐山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送月明归。”　明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英诸孙也，有《联珠集》。《滇牙山》：“险瘴南来独滇牙，天分蛮獠与中华。万盘山绕一丝路，百丈峰开千叶花。毒雾瘴烟相映霭，鸟声人语共咿呀。停骖每劳征南士，莫听啼猿苦忆家。”《普安道中》：“竹暗藤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蹇

如人立，蛮语侏𠊱似鸟啼。花底雨晴飞蛱蝶，水边冬暖见虹霓。只应风味堪题处，三寸黄柑压树低。”《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征帆如箭鼓声齐，舟渡金沙更向西。石栈夜添蛮雨滑，晓江晴压瘴云低。水边乌鬼迎人起，竹里青猿望客啼。又隔滇阳几千里，桐花榕叶晚凄凄。”《军回》：“两行旌旆引鸣笳，万骑宵严不敢哗。隔岸水声冲石响，罩山云脚受风斜。孤村月落时闻犬，古塞春残不见花。归骑莫嫌征路滑，凉风吹雨洒尘沙。”《寄泾州守李宏》：“泾阳太守如相问，更比来时白发多。”《蝇》：“苦不自量何种类，玉阶金殿也飞来。”《梅子》：“莫倚调羹全待汝，世间还有皱眉人。”《塔顶》：“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冻蝇。”　　参将汤引勣《题壁》：“战酣日落阵云开，百骑难当万马来。血污游魂归不得，幽冥空筑望乡台。”　　戚武毅公继光《止止堂集》：《登石门驿新城眺望》：“万壑千山到此宽，城边极目望长安。平居自许捐躯易，遥制从来报国难。尚有二毛惊岁变，偶闻百舌送春寒。庙堂只恐开边衅，疏草空教午夜看。”《盘山绝顶》：“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卤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度梅岭》：“溪流百折绕青山，短发秋风夕照闲。身入玉门犹是梦，复从天末出梅关。”　　俞武襄公大猷《正气堂集》：《挽薛养呆》：“伐木风不还，今古几心知。我与君结契，相期弱冠时。平生一然诺，盛衰永不移。我善君相助，我过君相规。嗟君忽奄逝，一老不憖遗。昔为暂离别，今作长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谁。”　　万都督表号鹿园居士《玩鹿亭稿》：《悯黎吟》三之一：“虎兕□来犹可奔，狼师一来人无存。大征纵杀玉石焚，昔人雕剿只一村。雕剿功成赏不厚，大征荫子还荫孙。杀一不辜尚勿为，何况万骨多冤魂。”《山亭纳凉》：“一亭梧竹里，迥出市尘间。石径缘萝入，江峰对座闲。海云朝屡变，山鸟暮双还。别去衡茅下，思君懒闭关。”《宫女叹》：“莫向云屏羡阿娇，暂将清泪度春宵。带围自此拼长减，待得君王爱细腰。”刘指挥使锐《春台集》：《和徐东滨》：“何处幽栖好，城西有茂林。山来当户翠，竹长隔墙阴。哺子飞梁燕，窥鱼下水禽。闭门无

所事，赤日任流金。”　　余参将承恩《鹤池集》：《感兴》：“白日沉西陆，返景流东岑。端居屏尘翳，欣然理鸣琴。大雅佥不悦，驰情在郑音。违俗信靡合，安可同荒淫。达人宜止足，嘉遁我所谌。富贵苟非我，一唾麾千金。”《答草池约泛蓉溪》：“春来花鸟总关情，夜雨愁听不到明。怪杀主人犹病酒，晴江鼓柁放舟行。”《泛舟》：“芙蓉溪水三尺强，苍苍两岸花草香。若待长江新涨合，撑舟直上小茅堂。”《望忠州》：“高江落日片帆秋，岸上鱼罾次第收。无数峰峦云雾里，舟师指点认忠州。”张都督通《游西林庵》：“野寺萧条一径微，山僧相见语禅机。云深石洞玄猿伏，烟锁松林白鹤归。上界疏钟通碧落，边城鼓角送斜晖。浮生自觉浑无定，欲解鸣珂问钓矶。”　　周京营都督于德《平乌剌江》：“春搜马迹遍南荒，彝獠新降罢画疆。绝壑危岩通鸟道，飞旌叠鼓绕羊肠。黔泸东下归辰浦，箐砦西来接夜郎。王化远行铜柱外，炎州万里尽梯航。”　　张指挥元凯《伐檀集》：《春日游西苑》：“宣室临西苑，灵台对籍田。宫莺迷绿雨，厩马饮清川。柳引金堤直，松含玉殿圆。先皇受釐处，寂寞锁春烟。”《西苑宫词》：“九献不须歌旧曲，词臣昨已撰芝房。”“大官不进麒麟脯，御馔惟供五色芝。”“水旱恐烦祠后土，未央深处好祈年。”“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赐分宜白发臣。”“拜舞不同郊社礼，科仪一一圣人裁。”“进来白鹿高于马，驯扰金阶不畏人。”　　李千户元昭《岣嵝山房集》：《送周虚岩归吴》：“返棹岁将晏，离亭酒共斟。岛云寒没影，江日冻生阴。莫惜飘蓬迹，应伤折柳心。丘中别同调，聊复理鸣琴。”　　黄参将乔栋《听秀上人弹琴》：“高僧理鸣琴，古调盈人耳。涛生松下风，龙起钵中水。听罢犹泠然，月出疏篁里。”　　张右都督如兰《功狗集》：《吴门夜泊》：“帆影初抽落日斜，江桥风涌太湖沙。行人莫上苏台望，无复吴王苑里花。”　　狄参将从夏《月夜同刘天山作》：“孤馆寒灯夜，相看听晚笳。清宵醒客梦，明月落梅花。碧海潮声急，清霜雁影斜。不堪怜岁暮，况复是天涯。”　　袁守备应黻《郑司马入塞歌》：“十载筹边鬓欲秋，玉门生入未封侯。君王岂惜师中命，尚有山阴十六州。”　　奚百户汝嘉《旅怀》：“十日雨初霁，一年春已残。苔痕蚀径滑，草色酿阴寒。

昔悔从军易，今悲作客难。殊方有桃李，能得几回看。”　　陈百户鹤《海樵集》：《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坐久北风起，江声带远沙。客愁初到鬓，乡梦不离家。林静无残叶，灯寒有落花。怀君夜难寐，别绪转如麻。”《高邮赠龚山人》：“近苦江东水，转怜淮北居。入秋尝白稻，留客脍青鱼。树栅春收犊，穿潮夜灌渠。期君结乡社，同著养生书。”《泊京口望金山寺》：“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绕树开僧舍，缘空结梵楼。疏灯明水底，落月挂潮头。向晚禅钟起，风吹到客舟。”《题杨法部容闲阁》：“阁傍江城外，窗开云水间。只因尘境远，自觉主人闲。日落见归鸟，月明看远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还。”《写山水》：“夜来风雨恶，落叶打柴关。晓起敞溪阁，乱云犹在山。”《题画赠姜明府》：“暮云春树路千重，雪后看山到处同。夜永灯寒无过客，月明江色满楼中。”《送张伯淳还关中》：“怜君独棹渡黄河，西北山川入雍多。料得到家春未至，马蹄半在雪中过。”《送王谏北上》：“东去春潮到驿门，半江风雨近黄昏。由来知己难为别，不是殷勤恋酒尊。”《吹笛怀友》：“玉笛横吹入夜分，中天华月度流云。苕川两岸春风起，飞尽梅花不见君。”外摘佳句如：“近海潮通郡，连山瘴入楼。”“山川留别夜，风雪望乡人。”“孤月长随棹，寒潮自到门。”“绕庐松叶暗，穿竹水声齐。”“明月几家好，故人今夜俱。”“床下鸣蛩偏入夜，风前白苎不宜秋。”“风尘会面犹难卜，世事伤心只自知。”“细雨残灯歧路酒，清江红叶寺门舟。”“薄游两见雁归塞，多病却憎花满楼。”“高士远栖沧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场。”“山深倦鹊犹依树，风定飞萤忽上楼。”　　陈游击将军第《寄心集》：《岁暮客居呈焦弱侯》：“仲尼本周流，忽发归与叹。意在就六经，匪为思乡串。嗟我老无闻，托兴游汗漫。邈想古通人，反侧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嗜学自性成，羲易旦夕玩。近得从之谈，恍上中天观。诗书数千载，立语穷真赝。欣然遂忘家，何知有岁晏。”《邵武舟次》：“樵川泛轻舟，青山起当面。薄雾频往还，奇峰互隐见。滩滩若峻坂，下下如飞箭。秋容西楚同，人语南方变。茂树杂村烟，澄溪胜江练。始知溯洄艰，转喜随流便。对景持一杯，幔亭未足羡。”《禹碑行》：“岳麓神禹碑，何年镌刻之。真

迹虽莫窥，字体殊玮奇。俨如冠冕之独立，矫若凤鸟之来仪。或盼而连目，或耸而并肩。或展而双足，或握而两拳。神藏蕴蓄，意骋蹁跹。既非鸟迹之蹜蹜，亦非垂露之涓涓。篆隶八分，抑又邈焉。计历年之既久，何点画之新妍。岂鬼神之默护，故岁久而弥鲜。据译读之恍惚，未必当日之真传。余过长沙弗觉，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舆而迅步，遂冒雨而陟巅。喜胸襟之豁涤，独坐玩而弗旋。昔韩退之尝千搜而万索，至咨嗟而涕涟。予实迷途之未远，无亦此生之宿缘。”《山中蚤秋》：“春夏讵能几，凄凄白露还。秋容先到草，客意未离山。石鼠窥禾去，清蝉抱树闲。人生衣食外，焉用苦间关。”《江心寺除夜》：“偶过江心寺，何期又岁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吾庐。岸隔遥呼酒，厨寒剩煮鱼。客游随处好，鬓发任萧疏。”《客中立秋》：“蒸湿前朝雨，凄凉今夜风。秋声先蟋蟀，露气到梧桐。顿觉绨衣薄，尤怜旅橐空。潞河问舟楫，明月向吴中。”《闽关旅夜》：“已是吾乡土，离家尚十程。疏窗通野色，孤枕傍松声。摇落秋难赋，悲歌夜不平。仆夫催晓发，烧烛待鸡鸣。”《维扬谒文信公祠》：“万死艰难地，千秋伏腊新。山河终破国，天地已成仁。江橘南中像，岩松雪后春。徘徊歌正气，不觉泪沾巾。”《过蓟州》：“燕京八千里，复作蓟门行。剩有溪山兴，能忘沙塞情。朔风摧短草，寒月近长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贾生。”《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昔年飘泊入燕京，制府怜才意不轻。献策独过司马署，分符旋赴蓟州营。只夸相国知韩信，无复功臣妒贾生。秋草春风今日泪，不堪回首楚江城。”《元夕宿泉州洛阳桥》：“春风又渡洛阳桥，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园今夜月，满江灯火上寒潮。”《送戚都护》：“辕门遗爱满幽燕，不见烽烟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塞外烧荒行有云》：“年年至后罢防贼，出塞烧荒滦水北。枯根朽草纵火焚，来春突骑饥无食。”又云：“隆庆二载谭戚来，文武调和费心力。从前弊政顿扫除，台城兵器重修饬。迄今一十五年间，闾阎鸡犬获宁息。谭今已死戚复南，边境危疑虑叵测。患难易共安乐难，念之壮士摧颜色。论者不引今昔观，纷纷搜摘臣滋惑。”　　临淮侯李太保言恭《青运阁》、《贝叶斋》、《游燕》诸

集：《花朝》：“二月寒犹峭，燕山雪未消。春来无草色，病里又花朝。鸿雁乡书断，关河旅梦遥。武陵溪上约，今已负渔樵。”《赋得匡庐山》：“匡庐凌碧落，青磴与尘分。湖海远还见，雷霆低不闻。石门鸣宿雨，瀑布湿流云。独有山人屐，常随飞鸟群。”《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无限离愁匹马前，况多风雨断鸿边。板舆未得归潘岳，春草何堪送惠连。伏枕梦回沧海月，登临望极白云天。飘零若见高堂问，双鬓休言异昔年。”《李佥宪招饮黄鹤楼》：“胜地惭非作赋才，清尊今向大江开。当年黄鹤云中去，何处梅花笛里来。风卷潮声喧岛屿，日斜帆影上楼台。相逢俱是他乡客，衰草涔阳漫复哀。”《显灵宫》：“先帝祈灵太乙祠，重来空忆翠华旗。殿中香火仪犹具，海上仙人事转疑。客与方书闲指画，老来诗律旧心思。调高身健惭时辈，杰阁凭阑眼故迟。”　　沐定边伯昂《素轩集》：“流水小桥杨柳绿，落花微雨鹧鸪啼。”　　王总戎钺：“金缕且歌新乐府，铁衣休话旧军功。”

聂晋人先，吴人，才学颇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吕文兆狂士犹呼之曰“聂怪”，其为人可知矣。己巳游武林，选刻《西湖三太守诗》。太守为谁？魏苍石麟徵、苏小眉良嗣，以予三摄杭州，亦滥厕名其中。二公才人也，予何敢并列焉？晋人行时，予适病中，赋诗话别云：“拟共西湖放画船，锦塘秋水六桥烟。担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当我未痊。两地云山劳一梦，他时风雨忆今年。若逢同学人相问，酒胆诗肠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清原，毗陵旧家。素贫，攻苦力学，博极群书，不以窘迫自介，有拂意事处之淡如。曾祈梦于忠肃公祠，公延之上坐，礼甚恭，临别谓曰：“你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纂修《明史》。及后督学浙江，道出毗陵。先是，内家官侍御，其连襟则进士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宅，皆从左右门自为出入，独中翰至，则开中门迎送。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暇，何况中门？司空乃步行往谒，仍从侧门而入，侍御固请

不从。其中翰、侍御皆随从侧门入焉。其不以贵自骄如此。抵浙，拜忠肃公祠，既悟优礼之不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盖《明史》中《于传》出司空手笔也。丁卯典试山东，次日揭晓，元卷尚不惬意。隐几假寐，见一猴跳跃而前，司空遽以剑击之，猴入箱而没，大叫惊醒。同事者问之，遂详以告，乃自解曰：“猴者，猿也。猿、元同声。剑为金刀，明日为辰，今日卯日，毋乃姓刘者合中元乎？”启箱，果于落卷中检得刘瑛卷，大快心赏，遂定为元。榜出，山东省有知人之颂焉。

倪永清匡世选《诗最》四集，可为富矣。人各前一小传，后一小跋，意不重复，句不雷同，适如其人，洵一代高手也。惜其龙鱼溷淆，间亦有出于永清窜易以代成其名者。盖名士多穷，借此卖文自给。为贫所使，情亦可原。然迩来比比皆然，抑不独一永清也。永清闲情逸韵，有林下风，多髯，善饮，人以“倪髯”称之，倪亦自呼曰“髯”，与予交有年矣。戊子来浦上，相留盘桓者匝月。时表甥宛陵郡丞郭见斋遣人来迎，予送以诗曰：“华发苍髯古逸民，生平足迹半红尘。搜罗海内千秋叶，寄托杯中百岁身。帆挂大江风力劲，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好去相逢淡以亲。”未一年，忽闻作古人矣，不禁为之黯然。

壬辰冬大雪，友人数辈围炉小酌。客有惠以《说铃丛书》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汉》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不下数百家，皆文辞典雅。有纪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宫帏，上而天文，下而舆土，人物、岁时、禽鱼、花卉、边塞、外国、释道、神鬼、仙妖、怪异，或合或分，或详或略，或列传，或行纪，或举大纲，或陈琐细，或短章数语，或连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备，统曰“历朝小说”。读之可以索幽隐，考正误，助词藻之丽华，资谈锋之锐利，更可以畅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

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憺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

俗。若《玉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与《平妖传》之野，《封神传》之幻，《破梦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灯月圆》、《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劝惩，读者每至流荡，岂非不善读书之过哉？天下不善读书者百倍于善读书者。读而不善，不如不读。欲人不读，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礼臣钦奉上谕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而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渎乱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蛊心焉。败俗伤风，所系非细，应即通行严禁等。谕九卿议奏，通行直省各官，现在严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纶綍，臣下自当实力奉行，不独矫枉一时，洵可垂训万□焉。

舜之母曰握登，而瞽瞍以继室生象。

许由，字武叔。

庄周，字子休。

妲己，姓钟，名妲，字己。

田文，字孟。尝，邑名。

孟母，仉氏。音掌。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寿八十四岁。

嫪毐，姓刘，名伯庄。嫪毐音涝蔼。

汉太上皇名煓，字执嘉。煓音湍。

应制诗文内有应避字样，虽不必一概不用，亦须择其尤者避之。考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极、尽、归、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驾、遐、仙、死、病、苦、泯、没、灭、凶、祸、倾、颓、毁、偃、仆、坏、破、晦、刑、伤、孤、坠、隳、服、布、孝、短、夭、折、灾、困、危、乱、暴、虐、昏、迷、愚、老、迈、改、替、败、废、寝、杀、绝、忌、忧、切、患、衰、囚、枉、弃、丧、戾、空、陷、厄、艰、忽、除、扫、摈、缺、落、典、宪、法、奔、崩、摧、殄、陨、墓、槁、出、祭、奠、飨、享、鬼、狂、藏、怪、渐、愁、梦、幻、弊、疾、迁、尘、亢、蒙、隔、离、去、辞、追、考、板、荡、荒、古、迍、师、剥、革、暌、违、尸、叛、散、惨、怨、克、反、逆、害、戕、残、偏、枯、眇、灵、幽、沉、埋、挽、升、退、换、移、暗、了、休、罢、覆、吊、断、收、诛、厌、讳、恤、罪、辜、愆、土、别、逝、泉、陵。

卷三

词曲莫溯创始。近则考之《啸旨》，唐孙广谓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极真人，递至广成子、风后、啸父、务光、尧、舜、禹。其说甚诞。后晋孙登苏门一啸犹袭其传，登仙去，此道湮没，不复闻矣。虽有权舆正毕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传无授，究何益哉？迨风雅变为骚赋、乐府、五言、七言，诗体化为诗余及南北词曲，而填词家犹名其谱曰《啸余》，亦存饩羊之义耳。

旧弋阳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众人帮合，但较之昆腔则多带白，作曲以口滚唱为佳，而每段尾声仍自收结，不似今之后台众和作“哟哟啰啰”之声也。西江弋阳腔、海盐浙腔犹存古风，他处绝无矣。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且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哪腔、啰啰腔矣，愈趋愈卑，新奇叠出，终以昆腔为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园，故今名伶人为梨园子弟。然当时所歌以绝句为乐府，而音律分别，乃有〔清平调〕、〔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铃〕、〔忆王孙〕、〔伊州〕、〔凉州〕、〔阳关〕各种之异。欲深考辨别，杳不可得。〔清平〕一调当时作者甚多，惟青莲合拍。此中妙解，即询诸填词与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观《旗亭佳话歌》一绝句，而龟年、怀智辈以众器配之，六音皆叶，倾听之下，不知如何抑扬顿挫也。宋专事诗余，歌诗之道废。迨元作北曲，诗余遂为定场白之前引。明昆山魏良辅能喉转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山腔，梁伯龙填《浣纱记》付之。王元美诗所

云“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今之昆腔是已，即所谓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过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终独唱，众以白间之；若南曲则不独人可一出，甚有一出几人分唱者。至后龙子犹辈出，以南北间错，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娇〕一套，北〔醉花阴〕、南〔画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举。后更碎割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络索〕、〔挂梧桐〕之类，总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觉，习而安矣。然今日人尽薄填词为容易，而尊诗词为上乘。黄九烟周星云：“诗降为词，词降为曲，愈趋愈下，愈趋愈难。尝为之语曰：‘三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诗与词曾有是乎？’”

何元朗评施君美《幽闺》出高则诚《琵琶》之上，王元美目为好奇之过。臧晋叔谓《琵琶》〔梁州序〕、〔念奴娇〕二曲不类则诚口吻，当是后人窜入。王元美大不以为然，津津称许不置。晋叔笑曰：“是乌知所谓《幽闺》者哉？”以予持衡而论，《琵琶》自高于《幽闺》。譬之于诗，《琵琶》，杜陵也，《幽闺》，义山也。比之时艺，《琵琶》，程墨也；《幽闺》，房书也。《琵琶》语语至情，天真一片，曲调合拍，皆极自然，真是天衣无缝。至于才人点染，浅深浓淡，何事不能？岂〔梁州序〕、〔念奴娇〕二曲遂谓各一手笔乎？观少陵诗，何法不备，何态不呈，乌可以一家之管见测之哉？

前人云郑若庸《玉玦》、张伯起《红拂》以类书为传奇，屠长卿《昙花》终折无一曲，梁伯龙《浣纱》、梅禹金《玉合》道白终本无一散语，皆非是。如此论曲，似觉太苛，安见类书不可填词乎？兴会所至，托以见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则彩笔无生花之梦矣。况文章幻变，体裁由人，《公》、《穀》短奥，《史》、《汉》冗长，各出己意，何难自我作古？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也。《水浒》多用典故，未尝不与《荆》、《刘》、《杀》、《拜》四种白描者并传。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长北曲失之鄙，唯汤义仍庶几近之而失之疏。然三君已臻至妙，犹如此訾议，诚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渔《十

种》填词、洪昉思昇《长生殿》亦大手笔，各有妙处，但李之宾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后人作何评论也。

古舞法几亡，今梨园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继以双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乐，如法僧作焰口也。孔东塘曰："舞者声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则干羽揖让，武则戈盾进止。东阶西阶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声也。"古者童子舞勺，盖以手作拍应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儿唱连像也。若杂剧扮演，则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纱记》所演西子之舞犹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妆坐卧之容以应歌拍耳。至于外国旋魔等舞，各像其风俗文武之容，亦非离声歌而别有所为舞也。

优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绝不相似者，如"庆寿"之王母则凤冠霞珮，群仙则用蟒衣，"小逼"之卫律则补服，"大逼"之元帅亦用蟒衣，不可枚举。又如"追贤"之韩信，曲文内"一事无成两鬓斑，不觉得皓首苍颜，空熬得鬓斑斑"，至戏末赠金时犹不用须髯，何也？范少伯之"后访"，曲文内"羞杀我，一事无成两鬓星"，亦不用须髯，皆老梨园以讹传讹，失于检点之故也。至于副净、小丑宾白多用苏州乡谈，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恶之，极力诋毁，无奈习焉不察。然而副净、小丑原取发科打浑以博听者之一笑，苏州近地人皆通晓，用之可也；施于他省外郡，语音尚然不解，亦何发笑之有？且副净、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独用苏州乡谈，而生、旦、外、末从无用之者，何苏人自甘于为副净、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杂剧二百五十种，杨廉夫弹词有《仙游》、《梦游》、《侠游》、《冥游》等类，董解元弹词《西厢》，王实甫师其意作《北西厢传奇》。然董之弹词冗长太文，反不若王之传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诵也。大抵弹词元时最上，一代风气使然。今则竞胜传奇，纵有好弦索者，亦不足悦人耳目。

唐张祜《悖拿儿舞》诗云："春风南内百花时，道唱《梁州》急

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拿儿。”今有唢喇班，用小童以箸顶碗而转，升高复下，送葬之家亦有于前导作此戏者，想亦悖拿舞之遗意耶？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则始于〔挂枝儿〕，如贯华堂《西厢》所载：“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我的驴儿受了苦。”一变为〔劈破玉〕，再变为〔陈垂调〕，再变为〔黄鹂调〕。始而字少句短，今则累数百字矣。在北则始于〔边关调〕，盖因明时远戍西边之人所唱。其辞雄迈，其调悲壮，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气三千丈。百万雄兵腹内藏，要与皇家做个栋梁。男儿当自强，四海把名扬，姓名儿定标在凌烟阁上。”明诗云“三弦紧拨配边关”是也。今则尽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变为〔呀呀优〕。呀呀优者，〔夜夜游〕也，或亦声之余韵。〔呀呀哟〕，如〔倒扳桨〕、〔靛花开〕、〔跌落金钱〕，不一其类。又有〔节节高〕一种。〔节节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时有之。《武林旧事》所载元宵节乘肩小女是也。今则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种小曲，做连像，所驮之人以下应上，当旋即旋，当转即转，时其缓急而节凑之，想亦当时〔鹧鸪〕、〔柘枝〕之类也。今日诸舞失传，徒存其名，乌知后日之〔节节高〕不亦今日之〔鹧鸪〕、〔柘枝〕也哉？

廋词者，古所谓诗谜也，令人猜之以发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广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题曹娥碑曰“黄绢幼妇，外孙齏臼”，乃“绝妙好辞”四字，遂名曹娥格。后述其意作曰“单身机匠，难织龙袍”，乃“大红纱裙”四字，语句天然，顿觉后来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韵矣。

苏黄格，本东坡、山谷戏作命名，如“猫儿尾遇鼠则摇”，鼠通暑，遇暑则摇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围”，越通月，遇月而围乃风圈也。

问答格，问：“韩信何处拜将？”曰：“筑台。”筑台，烛台也。俗

谓之调侃，《西厢》词曲曾用之。

增减格，一汤字，谜二古人名：曾点、成汤。一道字，谜《四书》一句："修道以仁。"

像生格，画二隶对立堂下，谜《西厢》三句："一个儿这壁，一个儿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蒜辣格，皆鄙秽语也。

调声格，用诗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谜"东"字，次句谜"董"字，三句谜"冻"字，四句谜"读"字。

破损格，亦用诗四句。如谜废弓一张："争帝图王势已空，无靶。八千兵散楚歌声，无弦。乌江不是无船渡，无稍。羞向东吴再起兵。无面。"

大意包格，即各谜之长者。如谜桌子，云："观其面则方，察其色则赤而有光，量其身则仅二尺五寸以长，问诗书颇有分，问酒肉颇久尝，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镇乎雅俗，可以当台臣之职而高登乎庙堂。虽相君之面不过平平耳，而相其大体，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为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两旁。"如谜镜，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洁。若非坚执定，本来面目从何得。"

小意包格，即各谜之小者。如谜古人名，黄香："不是桂花是菊花，梅莲兰蕙不如他。"宫之奇："寂寂长门有异人。"刘伶："汉家子弟做梨园。"弈秋："清簟疏帘方坐隐，不知一叶下银床。"李师师："童子六七人，复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谁知还有二千五百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婴堂。"申详："准备文书报上司。"展禽："自起开笼放白鹇。"公孙杵臼："三世舂米营生，儿子不知去向。"谢安："落花满地无人扫，半夜敲门不吃惊。"米元章："民以食

为天，通场第一篇。”百里奚：“二十长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负诗囊。”张九龄：“学挽强弓未十年。”南霁云：“楚天雨后见明霞。”林逋：“甲乙之乡，可以逃亡。”白乐天：“囊中不费一文钱，赏尽清风与明月。”黄庭坚：“右军写《道德经》，字字如金石。”晁错：“眼底桃花惊半落，从前深悔念头差。”崔莺莺：“一派峰峦无限好，幽禽相对更频啼。”冯京：“两人并辔入皇都。”梁鸿：“河桥有鸟独高飞。”冯妇：“生在午年午月，如何不作男儿？”吕布：“梁鸿配孟光，不着绮罗裳。”山涛：“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岳飞：“挟泰山以超北海。”第五伦：“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后出昼。”又一诗谜四人者，《少年行》云：“绿柳阴中点绛红，杨朱。奔蹄叩角闹春风。司马牛。少年意气真堪托，季任。一诺何妨缟纻通。然友。”《隐居》云：“垂杨枝上漏春光，泄柳。归去来兮独擅长。晋文。从此尘劳方尽歇，长息。素丝白马为谁忙。绵驹。”《老农》云：“中男驱犊出前村，牧仲。长子摊钱送寺门。孟施舍。闲共儿曹相伴语，告子。今年齿落复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夹山格。夹海格。锦屏风。滑头禅。以上四格名“翻条子”。另有《管见》一书，以字三翻而成，译之殊无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发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灯谜本游戏小道，不过适兴而成。京师、淮扬于上元灯篷用纸条预先写成，悬一纸糊长棚，上粘各种，每格必具，名曰“灯社”，聚观多人，名曰“打灯虎”。凡难猜之格，其条下亦书打得者赠某物，如笔墨、息香、白扇之类。今此风已不炽矣。

酒令起于东汉，擒白波贼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宽夫诗话》：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天诗云：“闲征雅令穷经史。”然细考唐人酒令，如沈亚之、令狐楚、顾非熊、张祜、卢发、姚岩杰、方干、李主簿、李昇、徐融辈，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诙谐讥刺，或片言投合，便结契好，一语忤意，重至杀伤性命，轻亦损害功名，有乖佐欢、快人心之

旨，反为卷白波之争战杀伐矣。乌可乎！即宋东坡与客以《易》卦为令，犹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儿，不知是亥时是子时；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谰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纣名辛字受，伊尹名挚，屈原名平，曾皙名点，樊迟名须，刘季名邦，项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张九龄字寿，郑当时字庄；妇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涛、崔徽；美人连字名者，莺莺、好好、红红、赛赛之类。既有裨于风雅，复又与世无侮，取乐杯酒之间，何其适也。即“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李耳以李树为姓，生而知之”，“锄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绝无仅有，然可为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况才与不才者乎？犹记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诗云：“两夜五更三点尽，一堂二十四人欢。”乃举一令，各说子字，俱切一人，如瘸子、瞎子、秃子、聋子、叔子、婶子、兄子、妹子、蛮子、倭子、表子、鸨子之类，惟先圣、先贤、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许道，余无避忌。其时列座文武雅俗皆能应答如响，争奇角胜，至令将穷之际突出一意想不到者，举席大笑，诚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许乱及荤味，犯者倍罚，惟荤则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萝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阳羡茶、潞酒、浔酒、惠泉酒、易酒、沧酒、高邮皮酒、涞酒、福橘、青饼、关东鱼、建莲、太和烧、固始米、龙猪、台鲞、徽州山药、安肃菜、天目笋、广鸭、莱鸡、滁鲫、滦鲫、固鹅、镇江醋、川椒、胶枣、高邮蛋、西宁桃、宣栗、羌桃、松江莼、闽姜、金华火腿之类，不一而足，人皆称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东坡肉、眉公饼、杨妃乳、西施舌、诸葛菜、杜酒、张梨、耿饼、董糖、唐蹄、毕肚、娄包、伍蛋、罗酒，仅得十余种。题目稍难，应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欢快也。于此可见当合众心为乐，不当以才自恃，不独不能佐欢，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举座尽属文人，旗鼓相当，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强健，东南人多脆弱，地气使然，岂禽兽亦如是耶？余

守处八年，每民间送虎一只二只，远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闻某处某人为虎所伤。郡志有《日杀五虎记》，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尽遭营兵枪矢而毙。家人金寿曾于缙云县夜行，持红灯笼缓步山腰，远望若灯三四盏，就之颇近，方知为虎双目，惊倒山崖，人与红灯辗转滚下。两虎不知何物，咆哮一声，曳尾而奔。此不独力怯，更心虚矣。

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蓄不吠之犬。"庐陵罗景纶谓："不捕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不吠犹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则甚矣。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委心权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予按：徐州产鼠一种，较鼠形差小，遇猫则以嘴扭其鼻，猫伏不能动，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与枭獍同科。

壬午闱中监试，副者南赣徐副使栅，中秋后无事闲谈，赣州有小人国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为生，往来看者给以钱米。呼其假父曰"爹"，见官长即屈一膝曰"老爷安"，此假父教之者。声音类鸟雀，不甚了了，一应水火饮食之类，假父能辨之。据云泛海商人带至者，今十二年矣。时主考侍御刘豹南子章睨视良久，曰："一团阴气，信为外国人也。"

幼时闻前辈闲谈，蒙古中力大者无如把都鲁张。京师煤车一马前导，一骡驾辕，两马左右骖，盛行时，张于车后只手挽住，四骑步不能移。又与友人戏，友负檐柱而蹲，张拔檐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脚下。友苦口乞求，仍将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为稍动，张亦不面赤气喘。又与力之稍次者戏，张只手挽次者之腰带，张前曳，次后却，带忽中断，两人俱跌，为之大笑。王府前石狮子少有歪邪，张左右摆设如持一砖块然，使正而后已。

扈护卫坦从其至戚任所，携千金装归京师，为剽者觇知，四骑踪迹，或前或后，得隙便剽劫之。晚投客邸，店门相对，仅隔一街。护卫见四人诧异，心甚恐，谓其亲随王达官曰："彼非善类，将不利于

吾。”盖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诺！当善驱之。”乃持银巨锭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无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见其汹汹状，不敢不与。王以银付主人，剪逾时，不稍动。王笑曰：“何懦也！”以银入剪口，持向己胫骨上，两击而银开，眉不稍皱。四人吐舌，惊惧逸去。护卫闻汾阳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为豪者独霸，等闲不得出。护卫计赂其鸨母，私载之来。妓方与护卫饮狎，豪者窃知之，纠此方素能斗者十数人入其寓，欲生夺妓而辱护卫，声哄户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曰：“无恐。吾视若辈如拉朽耳！”出户，诸来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脚拨其下，众皆随脚而倒，尽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阖户而寝。妓谓护卫曰：“明晨必大兴复仇之举矣。”王笑而不答。诘旦，一妇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护卫之寓，曰：“昨者为谁，乃敢败吾诸弟子耶？”王视之，私行自忖：“此娘子军亦能复仇耶？”应声而出，曰：“惟某。”妇曰：“他不足怪，独此下一路乃吾家秘传，不轻示人，汝从何得之？汝师为谁？”王曰：“吾师某某。”妇闻大恸哭失声，既而曰：“此吾叔也。叔无嗣，恐失传，故传吾。昨诸弟子言其状，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与王约比势，观者如堵。走数十回环，手足作势，各不相下，点首称善，乃互拜结为异姓兄妹而别。

漕运总督屈公进美前为广西抚军，先君谪南宁司马时曾为属下。后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设猪首一、熟鹅一、馒首廿个，食完然后入席，诸客尚在拱让，而此公之十二器中已荡然无余矣。夜深复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缝。”更进鸡子三十枚始散。

提学刘副使公琬琰，时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见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陈列酒器，大小毕具，中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罂，非饮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见饮此巨觥也耶？谚云‘主不吃，客不饮’，吾请先自饮，以博诸君一粲。”立呼酒至，满此瓢，两手捧饮，座客皆立视。时优人正演《西厢》杂剧，亦惊骇停拍。未几，徐徐而尽，其扮红娘者所持折叠扇不觉坠地，吹合诸人咸

住箫管。公琬置瓢几上，无异未饮时。予曰：“君复能饮此瓢乎？”公琬曰：“吾今为主宴客，当留量相陪，乌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饮，明日尚能再饮，不作病酒状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茧不能千里，是乌得名千里马耶？饮酒亦若是耳。”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阳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开府国兴与浙江赵藩司良璧相似，俱旗籍人。西川王观察瑛与松江芮别驾钰相似，俱宝坻人。诸公与寒家俱有瓜葛，乍见颇觉恍惚，细认方知为某某。

先君与刘公斗、曹公邦同为部属，一日并马而行，曹向刘曰：“君马何其肥也，两股真如柳斗。”刘笑曰：“可恨他近来不食草料，只啃槽帮。”相与大笑，可为雅谑。刘后为浙闽总制，曹降阜城知县。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卫人美武公之诗也。戏谑上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为虐耳。宗黄老者尚清谈，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谑浪于风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后世，有君命臣相谑者。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令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缩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太宗笑曰：“询殊不畏皇后闻耶？”有以姓相谑者。尤延之为太常卿，杨诚斋为秘书监，一日尤诵一句属杨对，曰：“杨氏为我。”诚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戏同官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卢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狄字，犬旁火也。”卢曰：“犬边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身体形像相谑者。虞僧儒、许灵长、俞瞻白偶集，俞多髯，许秃头，时有“辣梨”之诮。许嘲俞曰：“胡子贩松毛，终朝卖嘴。”俞未及答，虞遽代应曰：“辣梨种芋艿，镇日埋头。”又两人一长一短，长嘲短曰：“居乌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从其小体，必也射乎？”短嘲长曰：“死之日无所取材，工师得大木，以为能胜其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举而委之于壑，鱼鳖不可胜食也。”有以名相谑者。方千里与张更生共饮，方举令戏曰：“古人是刘更生，今人是张更生，手执一卷《金刚经》，问尔是胎生卵生

湿生化生？”张答曰：“古人是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执一卷《刑法志》，问尔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书缩脚嘲人者。嘲阙唇曰：“多闻疑，多见殆，吾犹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盖。”嘲聋耳曰：“见在田，飞在天，时乘六以御天，确乎其不可拔，潜。”嘲一老翁绰号“土地”曰：“入其疆，辟，入其疆，芜，诸侯之宝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嘲一文士名“达”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经书成语，而末句尤奇。有僧俗相谑者。东坡戏佛印曰：“‘时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古人以鸟对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对学士。”有兄弟相谑者。韩浦、韩洎能为文，洎常轻浦曰：“吾兄为文，如绳枢草舍，聊蔽风雨而已。予之文，造五凤楼手也。”浦闻，作诗寄洎曰：“十样鸾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有兄妹相谑者。东坡嘲小妹云：“莲步未移香阁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妹答云：“满面不知口何处，忽听毛里一声雷。”有夫妇相戏者。秦少游乔妆戏小妹云：“愿小姐身如药树，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莲花，半文无舍。”此皆戏谑之善者也。明时竟有父子戏谑者。一父进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谒选得某郡别驾，父诫之曰：“尔素诙谐，利口伤人，今居官矣，须痛改焉。”子揖而对曰：“堂翁吩咐得极是，晚生领教。”是子戏其父矣。更有父为宰辅，子尚诸生，一日父至书馆，子他出，问馆童，知子为狭邪之游，乃书其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焚膏继晷，秀才秀才。”子归见之，即写一笺达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风，阴阳燮理，相公相公。”是子讽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长诸生，次孝廉。父与次弈，长从旁观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为之事。”长惭甚，弃家入山寺读书二年，亦膺乡荐。榜下，其父已卒。归来一痛后，抚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对坐下一盘棋也好？”是子诘其父矣。戏之与讽、与诘俱不可并，记之以为文人之戒。

明末浙东冯宦曾为某省抚军，予告家居，适遭国变，城破，登楼欲投缳尽节。其子及家人环绕而泣，遂偷生投顺。其后愧悔悲号，不

食，三月而卒。傥死于三月之前，岂不完名全节？此子陷亲于不义，可为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为广西方伯，同城孙延龄反，其妇孔四贞即定南王之女，逼李公使降。李公骂不绝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邵六再三劝阻，且曰："阳为从顺，以待天兵可也。"李公为其所愚。后孙、孔夫妇疑公两端，遂被害。此邵六陷主不义，真为可恨。所以大丈夫临大节，贵能自决，不为人所移。

广平冀公冶如锡，年五十无子。夫人妒而有才，素不孕，不惟不容纳妾，即婢子必择奇丑者。公冶无奈，亦甘心听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冶悉以所析家产并历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妇忻忻以为得计，更逆料兄嫂之无他也。初，公冶由司道内升京卿，便道抵家，将进都，治备仪物以足馈遗，属其弟检点，盖历任所得羡余久已续运于家矣。其弟与妇在室私语，夫人偶过窗外，闻弟妇詈其夫曰："礼物何须过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孙受享，又与老绝户何为？"夫人骇然，自言："老绝户一语，实伤我心。"泣暗下，隐而不发，趋公冶束装，先赴京卿任。行后，夫人乃诣村庄，遍觅女之丰厚强壮者得五人，亲送至京。公冶方与客叶戏，闻夫人至，大惊，叶半堕地。急见夫人，曰："胡为乎来？"夫人曰："吾为君送妾来也。此居湫隘，亟易之。"乃出金为税大宅而居。公冶喜出望外，不解其故，然亦不敢问也。夫人乃详审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寝，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岁，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几，历进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辞归，公冶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娱朝夕，吾携二子二女归家，且与二叔算帐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为"老绝户"一语也。抵家，悉以曩寄如珪产业、宦橐，按籍取赵。如珪夫妇方悔失言。后如珪三子皆殇，竟绝嗣，转得公冶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己酉乡试后，孝廉数人结伴公车，过陕境，内一少年留宿狭邪，以假银给之。次日北上，自觉于心不安。入闱，恍惚见妓，不终

场而罢。归途复经前处，邻人告曰：“自君行后，妓以银付鸨母。母识假银，怒而扑之，身无完肤。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为？’夜即投缳死矣。”孝廉闻之，不胜愧悔。后拣选县令，未任而殂，人以为薄幸之报云。

妓女无良，人尽知之。至其肆恶设骗，未闻有果报者。秦妓莺娇与一太学生狎，往来甚密。娇许盐商从良行有日矣，生尚未知。娇过生寓，绐曰：“有急需，贷君四两五钱，三日即偿，或荐寝或奉赵，决不愆期。”生即如数付之，不知娇之诓己也。越期不至，往询之，业已从商远扬，生付之一笑而已。年余，生夜梦娇衣红衣，腰系白巾，蹙容前拜曰：“来偿君债。”惊醒。天曙，家僮报曰：“栅中牛产一犊。”生心动，往视，犊浑身赤色，环腰白毛一线，生颔之。后生出游二年归，问犊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问价若干，曰：“四两五钱。”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传之远近，骇人听闻。可见设心诓谝，虽下贱如娼妓犹不可为，况其他乎？

某侍御乡居，一日赴友招，薄暮归家，遇市儿醉立中途，其从者令少避。市儿怒曰：“吾与若桑梓也，曷避为？”从者叱之。市儿大怒，秽言肆詈。侍御令舆者纡道速归，市儿随其舆，且行且詈。逮至门，侍御令阍者亟扃其户。市儿持瓦砾击门而詈，邻人见之，力劝始去。从者跪请于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请送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从者曰：“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岂无同名者乎？”一笑而罢。次日，遣其子若弟诣市儿家，曲致殷勤，为谢罪状。越日，复以酒肉遗之。未期年，市儿以殴人致罪，问死下狱，侍御复令人赍酒食于狱中视之。市儿大呼曰：“某公杀我！”狱吏及卒惊询其故。市儿曰：“曩者予以酒后犯公，公于是时以官法处我，我当知惧，惧而悔焉，岂有今日？公乃不加责，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惧哉，是以益肆无忌，殴人致死。则今日之死，谓非公之杀我而谁与？”噫！优容，盛德也。不加责而纵成其恶，则过矣。《传》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又曰“无庸，将自及”，

故《书》曰“克诛其心”也。此市儿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优容可也，优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文焜，以云贵总督进京陛见，时吴逆反情已露，特命回滇。过邯郸，先君为广平太守，接见。其四公子随行，甘公云：“闻公有四女贤淑，与此子结为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乱复命后议未迟也。”甘公谆恳再三，即取鱼袋中钦赐金镳一枝为定。先君归，向宾客曰：“此兵器也，乌可为聘？恐儿女俱非佳兆。”后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尽节于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见之明云。

二孙永镆随其父母暂寓涿鹿，有贵公子求亲佟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妇一见永镆，曰：“此真吾婿也。”不愿贵公子，即商之垓儿夫妇。垓云：“上有尊长，未敢自专，且如贵公子何？”一日，垓妇他往，过佟府，佟夫人拥之入，拉谓其女曰：“此尔姑也，亟拜见！”垓妇见佟女端庄幽静，爱之，遂驰报老母。老母曰：“此天缘，非人谋，正俗云‘爱亲作亲’者是也。”即烦亲友作合。今则夫妇和好，儿女成行矣。此事颇类传奇，附记之。

先外祖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马大中丞总制三边陕川，居官清正严明，一时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于刻。卒后，恩赐祭葬，荫一子入监。因乏嗣，有辜盛典，先后螟蛉二子，亦各无后，人以为奇。堪舆家言：“此必卜葬于绝地也。即如禅和家埋骨不吉，其门徒亦不能继，何况大人？”此说更属荒唐。然居官或刻，则有伤天和，亦所忌也。

张遂宁先生鹏翮，以宫保尚书总督河道，驻淮安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莲最盛，忽开并蒂数茎，莲房颇大。先生宴集僚属，赋诗写图以纪其事。时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与夫人结发齐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孙辈俱欢聚一堂，人以为佳兆云。先生为予荐师，其不称夫子而称先生者，先生教以当如是也。

遂宁先生平生极敬关夫子，极慕诸葛武侯之人品学问。《关帝集》有《志》、《书》二本，《武侯集》有《忠武志》八册，俱考订详明，可法可传。总河行署川堂后有厅事三楹，南面供奉关帝像，旁周将军持刀侍立。西面设几案，遂宁先生端坐办理公务。幕中无一友，一应案牍俱系亲裁。有时集寮属商略，稍有私曲，即拱手曰："关夫子在上监察无遗，岂敢徇隐？"间有以密语干渎者，即曰："周将军刀锋甚利，尔独不惧耶？"

江西观察韩敬一象起，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数朵，不减春时，惟叶不甚茂耳。同事诸公分韵赋诗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华而不能久，且暮年无子，人亦以为先兆云。

余守括州时，十二月下旬杂花作蕊，梅花盛开，《立春》诗有"插瓶花影一蜂过"之句。同人以为太蚤，岂知四方风气不同，无足为异。至温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鹃山凹如火，则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溪更为幽绝。小河曲邃，仅容两小舟并行，舟可五六人，一坐宾客，一载酒具茶灶。深极处香风习习，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盏茶瓯中飘入香雪，沁人齿颊，觉姑苏玄墓邓尉犹当让一头地也。种花人本为射利，而爱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能两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几何年矣。一红一白，枝干交互，屈曲盘错，亦莫辨其何树为红，何树为白。横枝如磴，可以登陟。予上至颠，则树顶广阔平衍，上设竹榻一具。予乃趺坐高卧，清味透人肌骨，别是一番境界，真香国也。

绣球一名雪球，一名玉团，旧皆木本大树。近以通洋，自洋载至中国者，名洋绣球，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黄色，成球始白，将败则紫，开最长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阴易活。

烟草名淡巴菰，见于《分甘余话》，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书》。产吕宋。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其妃死，国王哭之恸，夜梦

妃告曰：“冢生一卉，名曰烟草。”细言其状，采之焙干，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则可止悲，亦忘忧之类也。王如言采得，遂传其种。今则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国者名发丝，在闽者名建烟，最佳者名盖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马、佘塘、浦城、济宁干丝油丝，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兰花子拌入者名兰花烟。至各州县本地无名者甚多。始犹间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谚云“开门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种，以烟杂香物、花露研细末嗅入鼻中，可以驱寒冷，治头眩，开鼻塞，毋烦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广且众也。

门人尹半檐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宝石呈售者，太宰命别真赝。半檐取视，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宝石用舌，盖宝原从石出，尚具锋棱，其性带凉，舌舔便觉，不似假者之温而滑也。”予旋命取试，信然。又大家闺阁欲试珠之真假，贯之以线，真者一泻无停，假者颇涩，迟迟方下，以真者质重而假则质轻耳。志之亦可为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门外二十里诸葛庄南，土人名姥姥坟，乃明朝葬宫人处也。冢固累累，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谕祭翼圣夫人或赞圣夫人、奉圣夫人之类，文更典雅，皆出司礼监太监手笔，守坟老妪尚能言其所以。每于风雨之夜，或现形或作声，幽魂不散。余题诗有“莫怨当时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阳”之句。地震后碑俱倒仆，将来自化为乌有矣。

余守处郡，赴杭值季，时制府王公骘、廉使卞公永誉于十二月廿七日获海贼九十八名，即日审明入告。廉使传予同审。臬署即岳武穆王旧宅也，堂庑高峻威严。审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觉寒甚，出换猞狸狲厚裘。回视廉使坐南面，旁设余座，灯烛辉辉，侍立之人类皆狰狞猛恶，大声喝呼，闻之悚然。阶下之人各各战栗，枷锁之声恐人心胆。因叹曰：“所谓阴间森罗殿者，谁其见之哉？”会勘完，止坐为首六人，余以胁从宽之。后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于死中求活，三年

之久，庶于心无愧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间，高大轩厂，构自明季。余每于听讼后一更时独坐公案，默祝所审事件有冤否，已决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责备我，我坐此静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终寂然，余方退寝。

揆道堂西畔轰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旧物也。其下惟蜈蚣穴数处，然蜈蚣甚小，别无他异。

扬子江以北数百里平原，并无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阳县。考志书云“旧有地名山阳，因以名县”，然未详所以命名之故。询诸野老，参以己意，盖山以南为阳，县北有钵池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王子乔修仙处，地形较他处高数仞，非土非石，皆积砂所成，岂山阳以此得名耶？

洪泽湖心离堤三十里有洪泽村，秋深水落时，屋基石础隐隐犹在。东坡诗题《发洪泽中途遇风复还》，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陈瑄筑堤百里，环抱湖水，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济运，七分敌黄。每水涨时，堤里之水较堤外之地已高数丈。谚所云“日费斗金，不抵西风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有洪泽村矣。余初赴河工，总理高家堰，见长堤屹然巩固，宽八丈三尺，堤里俱层层石砌，纵有狂风巨浪，可保无虞也。

隋炀帝由河南幸扬州，开河行舟，今泗州之汴河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涧而雨，乃易名洪泽涧。《齐书》云“洪泽涧在淮阴镇之东”，淮阴镇即今之清江浦也。

予弃举子业，即耽吟咏，以逐年所得渐次成帙，名曰《葛庄编年诗》，盖存诗兼记事也。继以乐府、古风、五言七言律绝诸体，各从其类，加以删改，名曰《葛庄分类诗钞》，业已梓行。孔东塘南游返，相谓曰：“君诗分体耳，非分类也。不见李杜有分体、分类各集

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无及矣。

后场用表判，明时旧制也。本朝崇尚风雅，特谕阁臣议去判增诗，以五言六韵为合格。予私念天下才人如星罗棋布，知者固多，但恐穷陬僻壤后生小子辈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韵，即宋金元明作此格者寥寥无几，昭代亦不多见。检予生平不过五首，而题合试帖者仅一。因与同志诸子先取唐人之可为楷法者选辑，名曰《花豫楼五言六韵唐诗》，豫梓以行。《提要录》：“二月十五日为花朝。”予生后一日，故命名“花豫”。

老爷、奶奶之称，乃仕宦家儿女之呼其父母也。汤临川《还魂记》内《游园》一出，杜丽娘云：“这般景致，俺老爷奶奶再不题起。”近俗称诸神道亦曰老爷、奶奶，玄天上帝曰真武老爷，关夫子曰关老爷，岳武穆王曰岳老爷，黄河金龙四大王之神，称神曰大王老爷，称河曰老爷河，泰山碧霞元君则曰顶上奶奶，清口之惠济祠曰奶奶庙，他处凡元君行宫皆以奶奶庙称之。在乡人妇女之愚意，盖尊之如显宦，亲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称知县曰父母，称知府曰公祖，百姓称知县为大爷，知府为太爷，是县为父而府为祖也。等而上之，无可加矣，则为大老爷、太老爷。至于妇人之奶奶亦是通称，今且一概加称太太矣。等而上之，则为老太太、祖太太。明时巡按止称老爹，府县止称相公，命妇称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尽之矣。近总不闻此称，唯老爷太太竟成宦途通套，无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时巡抚称都爷，总兵称总爷，今一概大老爷。在督抚、提镇，国家大臣，受之允当，以下盐学、监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宁不汗颜乎？予每闻此，甚觉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众醉而独醒也。

商丘宋公记任丘边长白为米脂令时，幕府檄掘闯贼李自成祖父坟，墓中有枯骨血润、白毛黄毛、白蛇之异，与吾闻于边别驾者不同。长白自叙其事曰《虎口余生》，而曹银台子清寅演为填词五十余出，悉载明季北京之变及鼎革颠末，极其详备，一以壮本朝兵威之强

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义，一以暴闯贼行事之酷虐，一以恨从伪诸臣之卑污，游戏处皆示劝惩，以长白为始终，仍名曰《虎口余生》。构词排场清奇佳丽，亦大手笔也。复撰《后琵琶》一种，用证前《琵琶》之不经，故题词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观者着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为离合，备写中郎之应征而出，惊伤董死，并文姬被掳，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义敦友道，命曹彰以兵临塞外胁赎而归，旁入铜爵大宴，祢衡击鼓，仍以文姬原配团圆。皆真实典故，驾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涂粉墨。说者以银台同姓，故为遮饰，不知古今来之大奸大恶，岂无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动人兴感者？由其罪恶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齿。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恶固不胜诛，小善亦不忍灭，而于中有轻重区别之权焉。夫此一节，亦孟德笃念故友、怜才尚义豪举，银台表而出之，实寓劝惩微旨。虽恶如阿瞒而一善犹足改头换面，人胡不勉而为善哉？若前《琵琶》，则高东嘉撰于处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悬藜阁中。予守括苍，曾经其地，阁虽已圮而青山如故，不胜今昔词人之感。传言明太祖读《琵琶记》，极为称赏，但欲改易一二处，面语东嘉曰：“诚能改之，当赐以官。”东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见其品行之高。记中宾白宏博，可以见其学问之大；词曲真切，可以见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词家咸以《琵琶》为祖，《西厢》为宗，更无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赵五娘者，赵姓下第五为周氏；蔡邕者，取卖菜佣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诸姓名假借，何独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汉世尚无状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妇止两月者。况陈留距洛阳不远，焉有子登巍科、赘亲相府、官居议郎，不捷报于家并道路相传无一知之者？陈留，洛阳属邑，如此饥荒，即使不归，何难拯救，乃忍听父母馁死而耳无闻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种种疑窦，在东嘉或有别解，今后人曲为回护，终属牵强，恨不一起东嘉而问之。予题一绝云：“琵琶一曲写幽怀，自是千秋绝妙才。歌舞场中传故事，蔡邕真个状元来。”

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四大奇书，如《三国演义》名《三国志》，窃取陈寿史书之名；《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如《西游记》乃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后西游》虽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若《续西游》则诚狗尾矣。更有《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真堪喷饭耳。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则二书。一为李俊立国海岛，花荣、徐宁之子共佐成业，应高宗“却上金鳌背上行”之谶，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一为宋江转世杨幺，卢俊义转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谈，文词乖谬，尚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续书，每回首载《太上感应篇》，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谬妄语，颠倒失伦，大伤风化，况有前本奇书压卷，而妄思续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禅真逸史》一书，《禅真后史》二书。一为三教觉世，一为薛举托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终不脱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国》、《后七国》。而传奇各种，《西厢》有《后西厢》，《寻亲》有《后寻亲》，《浣纱》有《后浣纱》，《白兔》有《后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观》。凡此不胜枚举，姑以人所习见习闻者笔而志之。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义，小说之别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禁绝。

属对虽曰小技，然有绝不能对者，有对而勉强者。如“泥土地”对“铁金刚”，刚字从侧刀，非金傍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则绝不能对矣。“烟锁池塘柳”，对以“波炤锦堤梅”，殊无意味。“梅香春意动”，连符苍司马对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为柴，砍断劈开成四束”，何等真切，对以“阊门造屋，移多就少作双间”，何其谬也。又“荷盖水珠，柳线松针穿不过”，纯用假事，更难属对。惟“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因角听，毋乃不

足于耳欤”，巧合天然。偶过山阳学明伦堂，见一联云：“黄河水滚滚而来，文应如是；韩信兵多多益善，学亦宜然。”颇称爽贴。明嘉靖时以青词幸进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国炜醮坛一联，不独在诸青词之上，亦在相国青词之上。联云：“洛水元龟初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予守括苍时过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诚意伯刘伯温先生故家也。先生为明开国元勋，功业文章铭诸政府，昭之史册，传之艺苑，脍炙人口。虽天文历数之学，何尝不为寓意，然不专属乎此。自胡惟庸进谗，以谈洋司有天子气，谋为葬地，先生忧愤成疾。惟庸以医来，饮药，腹中积块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归，还乡月余而薨。后世专以鬼怪附会矣。乃谓先生未遇时得天书于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书一匣，书中语句多不得解，遍访无知者。幸遇周颠仙于山寺，拜为师，指示精习，始知天文地理、未来过去。其佐明兴国者，天书、颠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无不验。一日，太祖微行，适勋戚家造屋，正上中梁，过其门，见门后一人身服齐衰，状貌丑恶，一瞬而灭。太祖回问曰：“今日上梁，触犯凶星，是何人选择者？”刘伯温答曰：“是日虽犯丧门神煞，喜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惊。又一夕，宿民家，无物枕首，乃以量斗为枕，窃听邻家聚饮。忽一人出外小遗，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辈当仔细。‘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而起。又闻饮者群出言曰：“离斗口尚远，即当归位也。”太祖回告伯温，伯温曰：“臣观天象，亦如此。”遂下诏，不许民间私习天文。其事类此者颇多，太祖心久疑之，因惟庸之谗，外示保全，心益猜嫉。闻其死，乃遣人将其殓棺前锯一尺，意欲断其首也。及锯，乃是空棺，内贮《大明律》一部，而独揭“发冢”一条：“开棺见尸者斩。”盖伯温已先知之，故预造此长棺，空前一段，以待其锯也。遣人回奏，并以《律》呈。太祖见而惊叹曰：“《律》为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迩年，后裔贫

困异常，至本朝仅有诸生数人，昔年所赐田土山陇俱编入，与齐民一体办课矣。每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启者，必讹传曰："刘伯温当年留下藏埋，迨子孙穷困至急则发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过因其神异而附会之。予守括八载，知之甚悉。读太祖所赐手书诏旨，称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勋臣。凡此怪异，不一而足，皆齐东语也。予有《过青田怀先生》诗云："谁识西湖一片云，公尝游西湖，见异云起西北，众以为庆云，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气也！有王者起，吾当辅之。'万山堆里出元勋。当时共比明良会，后世偏将鬼怪闻。丞相无端穷地脉，胡惟庸以旧忿使人陷公欲谈洋司为墓地。先生有意秘天文。临终，以天文书授其子琏进上，且戒之曰：'勿令后人习也。'晚年不辟留侯谷，岂为明君异汉君？"

青田县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为《道书》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崖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试剑石。相传叶法善炼丹此山，以神剑纵横试斫之，石分为四，高百余尺，相距各三尺许，类截肪。予曾题一绝云："块然一石四分离，传说仙家伎俩奇。山路崎岖行不得，更烦此剑亦平之。"此诗竟逸其稿，《分体》、《编年》俱未登梓，偶检《括苍府志》得之，附记于此。

章奏、文移、告谕前列曰官衔，各随品级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复议北巡，实事游幸，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边"，命内阁草敕，杨廷和等上疏力陈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称疾不出。武宗手剑立命梁储曰："不草敕，齿此剑！"储免冠解衣带，伏地流涕曰："草敕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为官衔从无此尊崇者，然不过游戏耳，未尝实有其事。本朝相国图海督师秦中，予见其檄文及告谕衔云"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都统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图"，位列五等，皆系极品，亦可谓尊崇之至矣。

温处观察驻扎，定以温州府城。城之北有松台山，上有望阙亭，傍山下有宝纶阁，为前明赠太师张文忠孚敬之相府也。孚敬初名璁，以议礼迎合世宗，与桂萼、方献夫一同骤贵。璁更善伺人主意，不期

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升翰林学士，后遂登政府，赐名孚敬。今子孙虽式微，其府第犹存。家藏遗像二轴，予亲见之，一为张公坐像，戴纱帽而两翅尖锐，服大红绉丝仙鹤背胸，腰围玉带。一画世宗皇帝像，上坐，两旁各画太监十数人，窄袖软带，牵马而立。张公远来朝谒，戴长扁翅纱帽，如今戏中扮官长所戴者，服蟒衣、玉带、皂靴，全不似今戏中所戴丞相幞头，上面皆方而两翅扁方曲长以向上者。蟒衣系长领，非如戏上之圆领。予甚讶其不同，及见《草木子》所载“蝉冠朱衣，汉制也；幞头大袍，隋制也；今用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汉也。此则公裳。纱帽圆领，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襕衫，宋服也；巾环襈领，金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团领，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带，大团花紫罗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带，紫罗袍；六品七品用绯袍；八品九品用绿袍，皆以罗。流外授省札，则用檀褐，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阅此，想明时尚沿前制，未尽改欤？幞头始于后周，而画汉时之像竟有用幞头者，又不知何解也。

张璁以议礼干进，怙恩作奸，固非善类，然其改奉孔子为先师，易像为主，此千古卓识，最得大体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没之。

网巾之制，历代所无。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诚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一道士灯下用马尾结成小兜，太祖问为何物，对曰：“此网巾也。用裹头上，万发皆齐矣。”明日召道士，并取所结网巾，遂为定制。

吾友申符孟涵光、张越千彪、王紫诠瑛，其壮年名字皆具超达飞腾之气。符孟以世家门荫，越千以博学茂才，紫诠以部郎出守，历仕观察。及其后也，符孟不乐仕进，改字曰凫盟，号曰聪山；越千绝志场屋，改名曰澎，改字曰月阡，号曰曼持；紫诠罢职闲游，改名曰婴，改字曰紫玢，号曰能如。名与字音同体别，不独寄兴林麓，放情鱼鸟，而取号之义，实出有心玩世。逃禅入道，不复营营人事，非好骛高远，耽寂静也，盖亦无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游

仙，香山偕老道场，二公犹然，况三君乎？

尝言营造房屋时，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魇镇，则祸福不测。《野记》记莫姓家每夜分闻室中角力声不已，缘知为怪，屡禳弗验。他日转售拆毁，梁间有木刻二人裸体披发相角。又皋桥韩氏从事营造，丧服不绝者四十余年。后为风雨所败，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砖弁之，其意以为专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后生女多不贞，二三世皆然。一日脊敝而缉之，于椽间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亵，急去之，帷薄方始清白。所载明悉，历历如绘，予犹疑信相半。待罪处州太守时，其大堂五楹虽极轩敞壮丽，但造自嘉靖，未免年深，少有欹侧。窥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头敲响，以定其中空实。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击，乃开大穴，内藏木刻人，头耳目毕具，如碗口大。予不以为怪，亟投诸火。其时康熙三十一年岁壬申。予举卓异，随迁江西九江观察副使，代予者为刘起龙，今亦十余年矣，安然无恙。历考府志，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资而升者绝少。岂真营造时果为木工所魇镇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参正、五、九，其谓官长莅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说起于宋。宋以火德兴，盖火生于寅，正月为寅；旺于午，五月为午；墓于戌，九月为戌。谓此三月为灾月，当避也。予自筮仕以来，虽历任五迁，而摄篆署理不下十余次，凡一接印即赴视事，弗少迟延，不独不拘正、五、九月，抑并不选择日期，是以不为横惑胸中。然每见此三月亦有亲友莅任者，未见主何吉凶也。

谚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又云："太上老君不炼丹。"谓此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语》云：卫道夫闻前辈说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民庶不可用。予为解之，月忌之说太诞，君象之说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克之理随时变化，未有以此三日遂为万古不刊之典，不较年岁，不拘干支，不论节序，而一概论之也。予任浙东观察时，于十四日远接制府，归得疟疾，家人辈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文武官属

同行者甚众，岂人人尽患疟疾耶？”众亦失笑。

今称父曰严。《易·家人·彖》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则是母亦称严。今称母曰慈，而每称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则是父亦称慈。《尔雅》：“妇谓夫之弟曰叔。”《曲礼》：“叔嫂不通问。”后世亦有称夫之弟为小郎者，见于唐宣宗责万寿公主曰：“岂有小郎病不往视，乃观戏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嘱新妇。”谢道韫遣婢白献之为小郎解围。两家缔姻，相称曰亲家，见《唐·萧嵩传》，皆平声，今北方以亲字为去声。按卢纶《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则去声有所本矣。近又呼曰亲家公、亲家母。

江南督标、中军副将，衔大者升总戎。顺治间，一李副将升福建总戎，时先祖为江南方伯，约诸同僚公饯，让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升总镇，今非昔比矣，应如此坐。”李作局蹴不安状，曰：“老爷们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块锡。”众官为之捧腹。

四川一参戎升广东协将，到汛最迟，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迟迟至今？想因蜀道难行耶？”协将答曰：“家口众多就难行了，倒也论不得熟道儿生道儿。”

一守备由小军出身，见上官仍称“小的”。上官曰：“尔今官矣，犹如此称，殊不雅，可易之。”备曰：“将如何？”上官曰：“称卑职。”备切记之。一日，队伍中有年长者获罪于备，盖自恃为备之前辈，未免骄纵。备大怒曰：“卑职今是尔之本官，如此放肆，难道卑职不敢责尔耶？”众兵哄堂，益轻之。

材官健儿辈，每遇督抚、提镇赏赉优待，必曰“大老爷的恩典”。一游击年将望五始生一子，制府闻之，贺曰：“恭喜尔得一子矣！”游击急趋跪谢曰：“大老爷的恩典。”两旁听者笑几失声。可与南唐宫中赐洗儿果，有近臣谢表云：“猥蒙宠赐，深愧无功。”李主曰：“此事卿

安得有功？”此语同堪绝倒。

本朝初年，江宁叶某者曾任明末太守，有宗室触其怒，既难加刑，怒又莫解，乃使人曳于赤日中而曝之。鼎革后隐于医，时人戏赠一联云：“一败一成，郡守改为国手；九蒸九晒，天潢变作地黄。”其妾张介瑶能诗善画，先大父任江藩时，介瑶以扇献先大母，上画官舫，岸人曳纤，题云：“舟中人被利名牵，岸上人牵名利船。江水悠悠浑不断，问君辛苦到何年？”诗句超脱，但不似女子口吻耳。

卷四

壬子癸丑冬春间，有浙东单友游京师，能为扶乩之技。余适无事，延之书斋者数月。顷刻画沙诗词不下数百，颇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为时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仅存箧笥者数十首钞之。

李青莲

人生过隙，一夕千秋。徘徊诗酒，与子淹留。云分半榻，月到十洲。剪玉为韵，分金结俦。乘车戴笠，白鹤青牛。飞觞把臂，弄玉鸣鸠。能为道合，指尔良谋。

花睡

春来月落兴初浓，结蝶联莺点翠重。无语欲眠芳露冷，琼楼深锁态从容。

鸟梦

晚林归去抹遥天，高卧南枝隐碧烟。不许飞云惊睡觉，且将毛羽寄林泉。

望后一日，社集诸友，此夕吕纯阳、王方平、李青莲、云英、丁令威五仙赴坛。

回道人

弱水三千里，凭虚一问君。开樽休说剑，剪烛好论文。春意

含梅萼，风威锁冻云。从今与子约，慎莫暂相分。

乩批：马子拈韵与青莲多字

梅意书香韵自多，月来云静水无波。三千酒国随吾啸，九十春光奈尔何。有鹤欲眠天汉碧，将诗送恼海山歌。从来花里传经济，何必披云老薜萝。

许子拈韵与令威雄字

化鹤空将城郭朦，白云无续晚霞红。千秋事业梨花梦，百代笙歌梵宇钟。樽前有句情深浅，身外无尘任淡浓。放得脚跟天地阔，浮鸥沙鸟吊英雄。

刘子拈韵与云英余云：“欲得一诗余，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黛小。渔棹才来，惊醒溪边鸟。桃花红片春多少。流到人间仍未晓。　　阮郎不见壶天杳。宋玉多情，吟得回文巧。琼楼深闭埋芳草。对个婵娟情自好。

单子拈韵与方平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怜。汉苑春风后，秦疆烟草前。和歌酬浊世，把酒问青天。能以葫芦里，敲枰第几仙。

俚句呈青莲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华，敢将诗酒动仙槎。逍遥天上来青鸟，游戏人间走白沙。一语才成摇海岳，千瓢微醉卧烟霞。风流百世仍如许，愿掷凡夫枣似瓜。

和

寒云锁月镜飞花，瀛海尘寰过尔家。千叠玉箫吹紫凤，九还

金液炼丹砂。东君有意催春雨，北海开樽听暮笳。今古一宵诗酒客，归来长啸问胡麻。

青莲乩批：刘子进一大觥，联句可也，即以花豫楼为题。花豫者，二月十五为花朝，予生于十六，故名。

瑶池昨夜祝群芳，今日天台谪阮郎。月里参差铺锦绣，人间迤逦琢圭璋。鸟歌初度南飞曲，蝶板先敲宿雨香。青莲云："方是两日光景。"方平结："他日南宫仪凤翥，始知云影映清光。"云英云："方平结句不佳，改之。"笑吐玉壶春十二，一帘云影接蟾光。

青莲云："可称全璧。花豫楼从此不朽矣。再作一小引何如？"云英代之。

侬来上苑，时际嘉平。碧岫停云，红波挂月。萧楼人寂，冰壶夜寒。敲金戛玉，百叠千回。把觥吟风，千秋一日。问刘郎之凤馆，春半瑶台；啸阮籍之苏门，月中琼宇。祝花神于宿雨，介眉寿于芳晨。所谓借花生意，听鸟天机。梦游八极，群英引领春风；星映连朝，烟玉飘摇皓魄。故楼名花豫，人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福又批："今日有诸仙来，当备佳酿，各自留题。"

半亩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闲调蟾窟曲，静看茂陵春。壶里天原小，囊中剑有神。沙棠载琴鹤，终日卧渔津。

弄玉

寒事将了了，梅音有分晓。明月何多情，轻云忽淡扫。醉卧石床飞，高吟过蓬岛。流水抚松枝，凭虚逐归鸟。邂逅李端端，企仰苏小小。而以相思琴，报得同人好。极目眺平芜，青门尽芳草。愿寄长干行，绿云人未老。

王乔赋得爱月夜眠迟

夜将花起，云影翻流水。婵女多情情不已，伴风中待露里。西窗欲落，消魂无端。冰魄梅痕，这样清光。错过人生、几个黄昏。

谢灵运咏花睡、 鸟梦 ，调用《如梦令》 ，花睡限“梦”字，鸟梦限“睡”字。

春夜云深露重，醉倚雕栏乘兴。抱蝶气婵娟，笑尔孤零谁并。休动！休动！正做红妆好梦。　　花睡

归去哑哑队队，共觅华胥良会。枕月卧云巢，相抱松风鹤唳。惶愧，惶愧，博得南枝稳睡。　　鸟梦

青莲

乘月凭虚来，又为织女约。停梭相劝酒，星河代洗脚。我道玉衡邀，织女则不乐。昔日张骞槎，怪他匆匆过。青莲尔多才，有诗待子和。下我珊瑚床，悬我明珠络。与子结千秋，莫学牛郎薄。青莲笑不然，玉衡颇清脱。弄玉擅吹箫，开樽待同酌。吟咏即归来，与子慰寂寞。云汉白茫茫，婵娟青灼灼。愿得醉翁情，千秋为好合。愿得玉衡情，采兰赠芍药。听得鸟嘤嘤，慎莫气盘礴。诗胆破重霄，飞上通明阁。

张骞

云敛香消日影斜，春风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穿明月，万壑青萝锁绛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怀浩渺海同赊。自与赤松游汉苑，至今犹犯斗牛槎。

回道人

水云游遍乾坤小，花落花开人易老。闲来飞过洞庭秋，铁笛

一声天淡扫。

刘海蟾问：“世有戏蟾像，是大仙否？”批：“吾乃先朝宰相，得道后化一戏蟾疯子，笑游尘市，以度世人。”

几宵灯火结层氲，采药人归报属君。赤舄不穿忙跨鹤，黄冠倒戴细论文。花枝簇簇婵娟影，粉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联盟留好句，向卢高卧九皋云。

青莲乩批：共飞仙而把臂，同明月以传杯。不以联吟，罚依金谷。咏梅花联句四首。

六桥寒玉散空江，驴背春风酒一缸。嚼碎冰魂香片片，含痴皓魄影双双。香随蝶梦罗浮远，余云：“此句微妙不能联，愿罚三杯。”月入林莺琴韵降。李云：“对不过上句，大仙亦当罚以巨觥。”批：“呵呵。果然不佳，异日再改。”自是清芳余傲骨，不教桃李影横窗。青莲

二子起句了

俏立风前态自奇，撩人幽韵两三枝。半壑轻烟笼玉屑，一帘清影映瑶池。芳心古道甘凉薄，傲骨衷情学醉痴。卧石眠云慵不起，美人无力枕微支。

云长过此，即补梅花一首。

忠报东君孝报寒，灵根恬淡玉肌干。留芳百世人还易，立节千秋道所难。心彻冰壶霜雪冷，骨凌松雨水云宽。高吟醉卧江南曲，疑是孤舟晏兴阑。

又批：梅花诗，青莲续完可也。

淡玉凝妆拂碧枝，空濛山影笼寒迟。轻云剪雪团衣袂，冷月

裁诗醉竹篱。琴鹤多情聊韵耳，烟霜着意好吟之。春来无限芳菲事，独尔精神逗素姿。

青莲题钟馗嫁妹图赞

这是钟馗，果然古怪。骑着驴儿，看他自在。为甚么袅袅婷婷，又把青罗盖？小鬼头张彩摇旗，老进士簪花耸带。嫁得檀郎，定是才高德迈。决不学牛女银河，决不学镜台夙债。愿玉树相偎，红楼恩爱。咦！我晓得了，最怜你阿妹多情，怕杀你舅爷无赖。

咏灯花得烛字联句

一点芳心嗔蝶宿，刘海蟾倒喜飞蛾乱向花心触。青莲有春光无香露霏霏，玉蕊伴尔寒窗读。青莲枝叶无依月作根，风来摇落方知烛。海蟾

王方平渔樵野调

疏疏懒懒夜深。诗兴浅、短剑长歌，光阴可奈何。襟期诗酒，问天而搔首。笑傲烟霞，许我结丹砂。炼石归来月正华。冻云高拂凤凰车，到处是吾家。

白玉蟾游渔啖花影

一湾清水，沉醉风前蕊。清光掩映，波痕游鱼，争欲相吞。只知有色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鉴明。春意皆如此，水底飞来不已。

回道人

风风风雨，雪洒长空。世界妆成天外景，君家促我下瑶宫。计颂古今谁是伴，独留芳躅在崆峒。

云翘

云姨月黛小红儿，三个仙鬟去采芝。我欲梳头朝上帝，洞门不锁等多时。

刘晨次玉衡韵

天地虽留我，才华欲属君。客酣千日酒，鹤下半潭云。明镜英雄鉴，长河世业闻。等闲沧海梦，拂尘不堪论。

问：阮郎何在，当日桃源故事肯一见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东西。山川剩有春风在，留与诗人作笑题。

青莲

诗分严令酒为兵，战退寒威万籁清。灯火既留天上侣，襟怀岂是世闲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德高超九万程。记得清平歌未罢，满庭红玉带云生。

青莲：吾有一题，尔等联之，小窗鹤梦。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东方睡未醒。漫拂羽裳抟北溟，带来琴韵到南汀。松龛冷月酬孤啸，瓮牖寒云护晓星。渡海觉来看世界，一声烟雨九皋青。

花花草草，吊热闹之英雄；雨雨风风，醒伶仃之客梦。海筹十屋，桃核千春，到底归来，亦同泡影。神仙玉棺，轻风蝉脱，今夕何夕，与子徘徊。同分半榻寒云，共悟三生旧果。慎勿蹉跎岁月，顿负枕上羲皇，徒令婆心尔尔。

又次韵二首

风流不碍旧青衫，天上骊龙袖里探。道骨自随湖海大，雄风肯与世情含。孤踪野鹤何妨老，长啸苍梧漫尔惭。最是玉华春事茂，一帘琴韵诵江南。

风流不碍旧青衫，丹鼎盐梅袖里探。半榻闲云留鹤梦，一帘香雨润鸡含。文章老去犹生色，冠冕归来不用惭。试看宛陵山泽好，满天星斗映江南。

睡松

抱鹤卧长天，剪轻云，锁碧烟。虬龙夜夜随展转。吼风云醉眠，挺雄襟笑颠。任他沧海桑田变。最堪怜，蜉蝣朝菌，敢说岁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飞雪里花，一帘寒影映奇葩。罗浮梦逗千年月，汉苑魂消午夜槎。断岸香云长结侣，孤山明玉自为家。披襟已许冰霜劲，长啸松涛玩物华。

白月浮钟

蟾光如练絮瑶台，远韵拈云取次来。疏雨沉音敲断壑，淡烟传呗响莓苔。听残寒渚天犹老，唤醒空林梦亦回。想像婵娟歌未罢，蕊珠戛玉夜徘徊。

题燕台八景

一抹轻烟万缕霞，裁来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千重碧，鸟度斜阳九极赊。春想衣裳香露冷，风来帏幔暗罘斜。连朝暖疃何堪似，楚楚青螺衬绛纱。　　琼岛春云　青莲

静谷寒波挂碧峰，万山雨后一天红。飘摇欲卷旗旌午，汗漫

长飞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潭无影动游龙。丈夫极目争长啸，剑气铮铮贯九重。　　玉泉垂虹　云长

芙蓉池水碧于烟，秋梦偏长最可怜。红镜欲飞鸳黛懒，翠翘深锁凤台悬。相思镂月酬团扇，冷韵敲风泣暮蝉。放下水晶端正绮，轻描莲幕唤飞仙。　　太液澄波　云英

塞草沙风不胜春，万林晴霭上枫宸。东来已望层云薄，西去犹知远黛陈。看尽古今余壮气，磨来日月倍精神。自与凤城相对好，参差青影接嶙峋。　　蓟门烟树　刘晨

欲上关前眺玉都，岚烟不碍白云孤。层波汗漫天风碧，苍黛嶙峋王气扶。浓淡远铺千树锦，参差遥接百花图。何须羌笛悲春事，今古兴亡若是夫。　　居庸叠翠　萧史

洪涛西去镜孤飞，送老燕山客路危。杨柳断桥千里梦，莺花长店十年非。利名场上英雄锁，今古愁中岁月围。多少五陵豪贵客，苍然芦荻吊轻肥。　　卢沟晓月　王方平

郭隗功业几春秋，驻马斜阳燕水流。骏骨不枯声价重，雄襟未托意相投。云光远护秦关杳，剑气高飞帝阙浮。最是荆轲知己恨，天涯老去任虚舟。　　金台夕照　刘安

一壶天地一瓢诗，极目晴岚任所之。林暮欲明烟澹澹，峰回才转树差差。镜含绛玉人依鹤，天锁琼台月浸池。不避晴辉酬世眼，万巅招饮映琪枝。　　西山霁雪　刘海蟾

铜雀台怀古刘海蟾

汉家功业已萧萧，禾黍秋风历世朝。东去烟岚飞劫火，南来赤水拂鸣条。千年流瓦堪为砚，二月春风想阿娇。寄语机关名利客，空余芳草卧云霄。

空潭泛月青莲

烟霞知己木兰舟，相伴婵娟任去留。短棹穿来菱镜冷，长风摇破碧天秋。波光潋滟沉星斗，沙鸟空濛啄泡沤。一片清辉何所似，玉壶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气相孚。诸子不豪，吾侪亦寂。倾大斗以呼天，放长歌而寄傲。问婵娟消息，怜孤鹤之飞鸣；惜牛女殷勤，度寒梭而放浪。天知吾老，存诗骨于人间；酒纵君才，飞霓裳于阙下。平原愧兵火之情，秦汉埋是非之口。乐哉今日，尽属忘机；永矣他年，不堪重订。牛羊衰草，悲歧路之风烟；鸾凤箫台，看英雄之事业。但将肝胆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咛告诫，诸子何如？

斋中虽有数友，而成章之速令人应接不暇，因以一题难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乐，三句用琴棋书画，四句用风花雪月，即以风花雪月为韵，索绝句四首。方出题限韵而运乩如飞，顷刻立就，亦异事也。

海棠帘外露娇容春，含笑桃花半面红喜。一奏虞弦消永昼琴，不知庭院欲薰风风。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漫将蒲剑斩青蛇怒。槐阴深处楸枰午棋，敲落蔷薇一树花花。

淡烟衰柳残蝉咽秋，瘦马斜阳独悲切哀。一行雁字写长空书，不堪鬓上江湖雪雪。

阵阵朔风沙草白冬，浅斟画阁红炉热乐。卷帘闲看小江山画，梅梢挂个多情月月。

古乩仙诗传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见。兹十中存一，首首见奇，句句标新。抑且每命一题，言才脱口，业已运乩如飞，诗词序跋应手告

成矣。即使宿构抄誊，亦不应其速乃尔。虽神仙游戏，自异尘凡，然当萧史、弄玉、徐福时五言未创，淮南王、关夫子时何来近体？岂谢康乐亦解作〔如梦令〕耶？心窃疑之，恐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托以示幻，亦未可知。偶谒大司空朱公之弼，一见即询："君近何为？"答曰："闭户读书，为应试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读圣贤书，正大光明，必体气充裕，今君满面阴气，何也？"予惊惧，诺诺而退。遂毁其乩坛，止志其诗词之佳者。

赐第在西华厂南门，近东空地一区，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杨骚达子梯墙而视，火光荧然，以为财也，急告先君。初犹未信，后往视之，叱曰："此青磷也，何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后潜率其子逾墙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买棺盛之，移瘗野外，后遂寂然。先君出征闽中，贼平后入山搜捕余党，轻身前进，从人行李仍留营内。有俸饷银数百两，内元宝一，余俱小锭，藏瓮中。家人连二，每夜见一母鸡带雏数百飞立屋瓦之上。先君回军，前项散给兵丁，遂无所见。岂小人福薄，不能压此物耶？

先君在闽，闻先慈马太君丧，亦效世俗延僧诵佛书，于郊外放焰口。夜将半，见红灯前导，从者数骑冉冉而来，意谓必参领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飞马往迎，忽不见。

先四叔光耀为泾州牧，出城过一旅店门首，大旋风围绕不散，即下马入店。店主之妻蹑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盖，当有重报。"盖误认为衙役也。田二以告，愈疑之，遍搜内外，毫无形迹。忽闻灶下一声如爆竹然，其旁有干马通一堆，掘之得死尸、银百两、布百四十匹，是其谋财杀命者。其夫方在后园掘窖，盖欲于夜间掩埋其尸耳。战栗不能动，一询即服，夫妇伏诛。

陆佃云："鱼满三千六百，则蛟龙引之而飞，纳鳖守之，故鳖名'神守'。"鹅亦有能飞者。湖南李方伯畜鹅成百，一日连翅御风而飞，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几，方伯卒。又江南天长

县铜城镇，镇为吴王濞铸钱之地。有姚姓家巨万，畜鹅数百。鹅夜见人，群惊而鸣，其声哄然，有惊则觉。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盗守更。突然衔尾群飞如白鹭横空，众多不解。期月，奸人诬以助饷谋叛，伏诛，家产籍没。谚云“水净鹅飞”，几先见矣。

妹倩董副使绍孔昔任西安太守，为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归，挈一犬以行。抵黄河，行囊在船，候人满乃渡。偶腹痛欲泻，亟上岸，犬随往。有布袋里银五十两，解置地，戏向犬曰：“看好！”少顷，舟子以人满风顺连催登舟，帆已满张，一瞬而开矣。关中黄河水如建瓴，对渡二十里许方达。商入舟，方悔忘银与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纵往，安得前银尚在？遂归。越明年，渡河，复经前地，慨然曰：“银已无存，犬何归乎？”往寻，见狗皮覆地，检之，白骨一堆耳。商悯焉，掘地埋其骨，骨尽则前银尚在，盖犬守银不离，甘饿死覆尸银上耳。商泣瘗之，为立冢。谚云“宁畜有义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蠢仆窦三锄园，露一巨坛。三喜曰：“此财物也。”亟卖棉衣质银，买牲楮祭拜。及开坛，惟满坛白水，下有银一小锭，秤之适偿其办祭之数。

扬州之宝应县运河内有红船二，泊甚稳，忽被暴风飘起，一送向东岸野田内，一送向西泛光湖中。离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毕，起视所居房风飘云际如纸鸢状，而祖先前之香火仍荧荧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阅看河道形势，驻盱眙县之玻璃亭。数日大雨如注，稍霁，扬帆赴龟山淮渎庙。庙在水中，即大禹时命大将庚辰锁水怪无支祁处。返棹时风雨大作，雨点大如茶盂。见四龙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头角。止见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风，声势俱恶，历数十刻渐次消完，完时犹若有余波自上而下者。据土人云，年年有之，无足怪。王新城《渔洋集》亦载《纪异行》：“壬寅七年海东啸，崇川化作鼋鼍乡。今年雨雹杀禾稼，雉皋

民徙龙为殃。”注有“龙见如皋境内，挟巨舰飞空中”，则龙见亦寻常事也。

乡人有马生驹，驹已长可乘，母马又将受孕，乡人惜费，即欲以驹与交。百计道之，驹弗肯，虽畜类亦知伦理。其邻教以物蔽马与驹之目，驹不知，遂交。交毕，去其蔽物，驹见其母，咆哮奔跃，触树而死。里之长鸣于官，官曰：“尔愚民也！为省小费，爰丧其马。马不群母，尔知之乎？尔真禽兽之不如也！”重责之，令瘗其驹。康笔帖式曰：“诚然。口外马群以数千百计，然溷杂难辨，久而忘焉，亦不识孰为何马之驹，孰为何驹之母。偶为检查，见有驹而盲者、目病者。阿敦大曰：‘此必自群其母也。’”阿敦大，司马者之官名。

余昔守括苍兼摄杭郡，于藩库见一草楦麒麟皮，系牛产于萧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崭然，遍身鳞甲，鳞大于钱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纨扇而圆小，鳞甲砌满。又大石块分而为二，中有穴，光润滑泽，绝无斧凿痕。吏人曰：“此空青壳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无瞽目”，果其然乎？

广平赵进士昌龄云：明崇祯末年，京师一痴汉能变美人。初延痴汉于家，使之醉饱，卧于室内，遮藏甚密，不许人见，设镜台衣服之类。少顷，装成绝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设香烛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箓，不食人间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觉昏闷。一日，诸恶少置数大爆竹于香炉内，香尽，竹响如霹雳声，出其不意。美人大惊，卸去衣饰，乃现真形如犬大猕猴，跳跃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爱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视痴汉，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梦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为江南方伯时，衙署即明朝徐国公达故宅也。旁有瞻园，山洞、池馆无一不备。一日，有长随马化者，膂力过人，心粗胆壮，向池边闲步。时已薄暮，见一女子，色殊艳丽，先则反接徘徊，后即倚栏小憩。马心异之，因思主翁眷属尽系满妆，今此汉妆，必怪物

也。趋向前，双手关抱。彼惊，一跃，马已昏倒在地。少顷，马之寓处飞沙走石，门窗几榻为之荡然。有时饭熟，釜内尽是马矢，有时家人溺器无一存者，有时清晨夫妇衣帽俱不见，寻至粪窖中，悉被污秽。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无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为筹画，取黄纸书词状，令马于城隍庙焚之，如此三。夕闻人马金戈之声纷驰屋上，次蚤于院内得一死狐皮而无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闻窗外哭泣声，心恶之，移出署外，卧病一月方痊。

东昌曹宅与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颇富。其致富之由，后人历历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谒，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别号餐霞老人，称曹为善人，欲借宅同居。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许。"白曰："不须房屋，止尔东园草垛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尘内有声，不复见形，曰："吾已挈眷属迁至尊府矣，幸勿令闲人往来，群犬更须驱遣，勿使擅至东园。"曹欲设席以尽居停，白曰："何烦重费主人耶？止鸡子数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日晨，主妇见灶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惊之，踉跄而去。少顷，承尘内云："今日甚觉无颜，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见，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会饮亲友。白曰："吾当游戏为诸君侑觞，可乎？"曹曰："善。"遂令门窗俱闭，灯火尽灭，诸人于窗隙中见一物如鹅卵大，光灿照耀，吐上半空，仍复吞入。吐则亮，吞则黑，如此者十余次。座客曰："此即所谓媚珠也。"曹偶向白戏曰："老人来去无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辈修炼多年，上则成仙，次则望得人身。若行损人利己之事，有犯天条，祸且不测。但主人肯听吾言，致富亦易易耳。"嗣后每向曹曰，某粮米当屯，某豆谷当积，后果腾贵，获利无算；某药物应贩，某币帛应置，某夏当旱，某秋当涝，每得风气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当于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资移去为上。"曹从之。又曰："我亦当挈眷向山中去矣。"迟一月，匆匆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后流寇果至，焚掠无遗，其旧宅尽为灰烬矣。

阴曹所差遣曰"疾脚"，犹阳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阳世生人应役阴

司者曰“走无常”。第不解阴司何以多用生人，岂阴司事务浩繁，偶不足用欤？抑借生人以显其灵异欤？若以理考，尽属幻渺，而又言之确有可据，关系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疑贰于其间者。如浚县李某，其岳曾为司李，相离四百余里。李之邻有为疾脚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无病，何至暴死？”疾脚曰：“彼于楼上梳头刚毕，被吾脑后一击，即吐血掊地气绝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问判司：‘彼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诀，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莅任后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为正妻，公然摆列执事，受属官之跪拜，以微贱而僭上越分，是以损寿暴亡耳。’”李曰：“此事诚有之。”四日后讣至，讯死状，与疾脚之言吻合。

走解本军营演习便捷之法，晋曰“猨骑”，明曰“走骠骑”，皆于马上呈艺，上下左右，超腾蹻捷。近则男子较少，咸以妇女习之，为射利之场、奸污之技矣。须演马极熟，马疾如飞，妇女乃于鞍上逞弄解数，有名“秦王大撇马”、“小撇马”、“单鞭势”、“左右插花”、“蹬里藏身”、“童子拜观音”、“秦王大立碑”之类。或马首，或马尾，坐卧偃仰，变态百出。抑且倒竖踢星，名“朝天一炷香”；疾驰不稍欹侧，两马对面相交，能于马上互换相坐，统曰“走马卖解”，俗所谓“卦子”也。又有戏幻之术，器物可以隐藏，饮食可以取致，见者无不讶异。若《西京赋》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传，近今所见，不过手法快便，眩乱人目而已。诚若《帝京景物略》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为戏者，教习极熟，登场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驰马，近惟丐者为之。更有妇女走索者，梁名高缸。伎以两木架大绳，相去数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从一头上，对舞而前。手持一竿，缚米囊于两头以权轻重之平，前却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倾。又有妇女仰卧，以两足承巨缸，颠播上下，无不如意；或立一幼女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复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层递攀上复下，故作倾跌状，观者

惊骇，卒安然无恙。至于三槌打鼓，手转三刀，以头承丸，又其余事矣。凡此皆失业贫民不得已而为之，借以聚众酿钱以资衣食，然奸盗诈伪亦从此生。当作戏术时，虽众目环视，在在眩乱，何难乘机一作掏摸伎俩乎？至走索卖解者流，身轻足疾、飞檐走壁之技固所优为，因系妇女，或宦衙演戏，大户传唤，深闺内宅，皆能得入，窥探门户出入之路，日所经行，夜如熟径矣。何况鞍马之上便捷轻利，抢夺剽掠无不可为，亦谁得而御之？余观察西江时，有走索者以男装女，自幼弓足、留发、穿耳，无赖挟之往来，甚为叵测。余访拿重处，递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陕西提督潘育龙因陈四等一案题奉谕旨，将走马卖解踩索之人尽行查拿安插，并定文武失察处分之例甚严，而游手之徒并为敛迹矣。

附陕西提都潘原疏　窃照陈四等率领妻子游走于外，凭其走马卖解踩索算卦为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类，惟山陕两省此辈尤多。其父祖子孙，辈辈相习，以为生活之计，不务耕织，游手好闲，寡廉丧耻之顽民也。臣窃思，以为除匪类须穷源除根。今臣所属各营已经陆续拿获卦子二十八起，合计男妇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并马骡牛驴猪羊共六百一十匹头只，俱移咨督抚，交送有司审理在案。但虑秦省各府州县犹有卦子尚多，若尽行拿获，未有行凶恶迹；若不行查拿，恐将来此辈难保不行走于外。现今遵奉查拿，若不行安插，恐此辈畏罪潜逃他方，聚众成群，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难宥，岂不有负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见，莫若通行各省督抚，责令各府州县卫所在于乡村堡寨细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妇痛改不善之艺，或就编入现住地方里甲为民，或拨给绝户田地，抑或令开垦荒地，将现有骡马牲畜变为牛种，载入赋役册内，按季取乡约、地方、里长、邻佑甘结存查。如再有违禁出外游走，令里长、邻佑、乡约、地方举报，地方官严加重处。如本地方官不行严查，纵容此辈行走，被别处地方文武官员拿获，议定处分，载入例内。如是则渐皆化为务本之良民矣。

“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裙棉裤子，膀胀！那里有佳人新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臜！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开筵便是烧刀子，难当！那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髻高尺二，村娘！那里有雾髻云鬟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坑！那里有鸳鸯夜宿芙蓉帐。五钱一两戥头昂，便忘！那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右金陵陈大声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几层薄板为家业，穷蛮！那里有鸡犬桑麻二顷田。出门便坐竹兜子，斜颠！那里有公子王孙压绣鞍。惰民婆子村庄悄，情牵！那里有十二红楼人似仙。黄橙梅子充佳味，牙酸！那里有云枣哀梨蜜比甜。竹篱茅舍几多高，一钻！那里有甲第连云粉画垣。八搭草鞋精脚上，难穿！那里有门迎珠履客三千。低头不敢偷睛看，皇天！那里有赵女燕姬玉笋尖。广法苏马弄机关，骗钱！那里有千金一掷胆如天”。右顺德乔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声也。《南嘲》虽少蕴藉，然不过讪笑翠馆红楼中粗鄙之甚者耳，词旨分明，原无涉于北方人士，引诗既雅，亦足解颐。《北嘲》则肆声谩骂，尽人为仇，俨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于不问，不独有伤忠厚，且词意上下不能贯串，殊无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则，不知出自何人，以南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较量，权得其平，如此之某某也配得过彼之某某，此之这般也配得过彼之那般，俚句聱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词不足存，故未附入。

南北谚有“冬至数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犹《月令》中一月六候，以验节气寒暖也。四方之说各异。若夏至后止分初伏、中伏、末伏，并无数九之说。偶阅明人田汝成《委巷丛谈》，杭人夏至后亦有数九，谚语云：“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各处节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磁器始于柴世宗，迄今将近千年，徒传“柴窑片”之名，所谓“雨过

天青”者，已不可问矣。嗣后惟官、哥、汝、定，其价甚昂，间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窑，五彩暗花而体薄者，鸡缸一对，价值百金，亦难轻购，本无多也。再之宣窑最佳，一时称盛，而真者固少，以其嘉、万之间，本朝便仿本朝，极易溷淆。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粽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讯知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磁器之在国朝，洵足凌驾成、宣，可与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窑，亦不多让。至于磁床、磁灯，又近日之新兴也。

服饰器用有一时之好尚，即戏弄小物，亦因时制宜而穷工极巧者。明时内官家以斗促织为能事，其养促织之盆稍小于斗促织之盆，一盆皆价值十数金。又喜畜猫，各编以美名，如纯白者名“一块玉”，身黑而腹白者名“乌云罩雪”，黄尾白身者名“金钩挂玉瓶”之类，甚有染色大红者。其饲猫之器皿用上号铜质制造，今宣垆内有名“猫食盆”者是也，价更重于促织小盆。即养画眉翎毛笼内所用食水小磁罐，亦价值数金。近今惟尚斗鹌鹑，鹌鹑口袋有用旧锦蟒缎、妆花刻丝猩毡、哆啰呢，而结口之束子有汉玉、碧玉、玛瑙、砗磲、琥珀、珐琅、金银、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复式样更新，光彩炫耀。迩来更尚鼻烟，其装鼻烟者名曰“鼻烟壶”，有用玉玛瑙、水晶、珊瑚、玻璃、缕金、珐琅、象牙、伽楠各种，雕镂纤奇，款式各别，千奇百怪，价不一等。物虽极小，而好事者愿倍其价购之以自炫。然转眼间所好更变，又不知何如矣。

昔陕西有以汤驴作方物远贻馈人者，据云味最佳美。考其制法，

备极惨酷：先以厚板铺地稍高，多钉坚实，而凿四眼，仿驴身、驴蹄之大小。拉驴上板，纳四蹄于眼中，不容稍为展转。乃以多沸热汤浇之，自头至尾，遍体淋漓，以毛尽脱为度，竟成雪白一驴，而命已绝，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恸楚为何如耶？继为取出开膛，剖去肠脏，分割其肉，量大小成块，悬之风处风干。犹嫌其肉太松，将肉用芦篾上下夹好，置诸通衢，任车马往来践踏，久之方行收好。不啻珍错之藏，非大筵席不轻用，本地极贵重之，故远致方物也。又天津卫有小鸟，黑爪，故名“铁脚”，烹炒为下酒物，味鲜爽口。其鸟群飞，以网罗之，一网可得若干。其捋毛之法则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炽红，将鸟从网倾入，以物覆之，彼于内乱飞相触，热气交加，互相扑打，毛自尽脱，不假人力，诚火攻也。又前朝内监性嗜鹅掌，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砖砌火坑，烧之近赤，置鹅于上。砖热，鹅立脚不住，自行蹀躞，一身血脉尽注于掌，其掌愈蹀愈厚，鹅受炙不过而死。适于口，忍于心矣。僧谦光曾云：“老僧无他愿，鹅增四脚、鳖著两裙足矣。”迩者江淮僧人嗜鳖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温，置鳖于内，将锅盖预凿数孔如所置鳖之数，盖定以重物压之。然后以薪燃灶，令水渐次而热。鳖觉水热，沿盖得孔，以头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酱油、酒、醋调和匀好，乘其热极口张，以匙挑而灌之，五味尽入腑脏，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惨异苦。僧见其状，向之合掌曰：“阿弥陀佛。再忍片时，便不痛矣。”真所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谁不欲之？即孔子圣人犹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亦未尝教人甘为粗粝腐儒餐也。近日有全羊设馔者，以羊之全身制为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汤点皆用羊。又有以全鹅二三只制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汤点亦皆用鹅，不杂他物，可谓穷工极巧矣。然不过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驴鳖之甚者。即何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赵嵒一饮食必费万钱，何赵一日之供以费钱二万为限，亦不过备四方之珍异耳，何尝著其酷烈杀生哉？但食品丰俭，各随人之性情。晏婴为相，尚食脱粟；公孙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犹脱粟布被，世皆贤之。万钱之奉，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纵恣者，欲食牛羊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杀，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

何心也！裴晋公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设色相，是真学问。国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陕西，访知汤驴一事，严饬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风稍戢。至鹅掌、铁脚、炰鳖、生割之惨，间有为之者，安得复见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绝乎？

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美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绍兴酸，金华浊酢，均非佳酝。唯四美瓶头与涞酒兑半相和，则美甚矣。但其价过昂，杖头每苦不足。若煮涞清雪相和，名曰“兑酒”，京师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让也。虽有易水、沧州竹叶青、梨花春等类，总不如涞水苦冽。予在淮南，每岁于粮艘回空，附寄十余坛而来，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过夏。盖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则畏南方之热也。淮安有腊黄、苦蒿，镇江有百花，德州有罗酒，俱可用。近来浙西粮艘北上，多带浔酒，陈者果佳。宿迁之砂仁、豆酒、薏苡，陈者亦佳。若扬州古称“十千一斗金盘露”，而扬州不闻产酒，想谓属邑高邮之五加皮、木瓜、蕲蓥，泰州之秋露白、宝应之乔家白耳。至于邳、徐一带，俱是稀熬，较烧酒醨而薄，饮者谓淡而无味曰“稀”，无可奈何曰“熬”。相传起自希夷，第恐华山处士必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潞酒，亦曰“人参酒”，在西边亦平常无奇，至南方则醇美，所云“胭脂红滴潞州鲜”，人多艳称之，岂真物离乡贵耶？近日玻璃瓶盛红毛酒多入中国，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于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体未可轻饮。在各地方，土人俱能制造，如刁酒、洛酒、汾酒、羊羔酒之类，止宜本处，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约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黄河水，亦曰“昆仑觞”。倘能多加曲米，陈窖数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质太薄太新，如东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齑浆”者，则无可奈何矣。

陕西有以坛盛酿酒干料，留小穴，旋加滚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识其所名二字当作何写，询之范侍讲谈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韩湘云解造逡巡酒，此岂是耶？”侍讲曰：“是酒渭以北名曰‘罐

子’，渭以南名曰‘坛子’，又曰‘花坛’，京师名曰‘嚼妈’，未闻有所谓‘逡巡’者。然其名甚雅，吾当归告乡人，请以‘逡巡’易之。”究竟“嚼妈”二字，不得命名之义，终难求解。座有俗人，强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儿呼其母曰‘妈妈’，呼其母之乳亦曰‘妈妈’，小儿吸乳母之乳曰‘吃嚼嚼’，亦曰‘咂妈妈’。此酒用管吸之，如小儿之嚼妈也。”举坐绝倒。嚼，俗作咂。妈，读平声。

历载“酉不会客”，会者，宴会也。杜康卒于酉日，酒为杜造，故是日不忍饮酒。

明宫中小葫芦耳坠乃真葫芦结就者，取其轻也。内监于葫芦初有形时，即用金银打成两半边小葫芦形，将葫芦夹住缚好，不许长大，俟其结老，取其端正者以珠翠饰之，上奉嫔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难得，所以为贵也。

有奸人取乌贼鱼墨汁为伪券以脱骗人者，经年墨消，但较之真墨，其色淡而无彩。昔有人以无可奈何事必欲一谒权要，又知权要之必败，恐投柬刺于其家，日后查取株连。客进龟尿写字之法，遂书刺进见。及权要事败，检之则楮朽无迹矣。二事相类。

与老圃闲语树艺之法，圃曰：“凡种茄欲其子繁，俟花时摘叶，布于通路，以灰规之，人践叶灰则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种匏瓠，其苗一经牛践则子便苦。又杏树结子不繁，以处女所系之裙围之，则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闽中诸花树种类繁多，独杏树绝少，见《闽部疏》。

妇人弓足，上古未闻。《墨庄漫录》云“书传皆无所自”，故诗云“玉柱插银河”，又云“两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莲之名，始于齐东昏侯为潘妃凿金为莲花贴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即各诗中形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脸桃腮、柳眉樱口、雾鬓云鬟、冰肌雪腕，并未言及宫鞋三寸、新月半弯。惟《道山新闻》

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命窅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窅娘作也。是妇人缠足自五代以来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鸳绣金莲小”，后世皆效之矣。旧时妇人皆穿袜，即窅娘亦著素袜而舞。袜制与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自缠足之后，女子所穿有弓鞋、绣鞋、凤头鞋，而于鞋之后跟，铲木圆小，垫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著地愈显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袜，易以无底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袜”，以罩其上。盖妇人多以布缠足，而上口未免参差不齐，故须以褶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则用软底。今称褶衣，即膝裤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间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咏之。予有句云：“灯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虽一时狂兴，后亟为删去。

雨点著水最易起泡，旋起旋灭，所谓梦幻泡影者是也。小儿作戏，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汤”，入松香，量灰汤之多少而入。用篾扎成小圈，安于直篾上，调松香和汤极细而稠，以圈蘸汤向空一绕，则成元泡如琉璃状，大而碗口，中而如拳、如茶盂，更有极小者，随风荡漾，顷刻方灭。若汤经日晒而浓，则一绕可成十余泡，宜从楼上台上高处多人绕放，轻飘错落，殊令人眼花撩乱也。

俗云“南桥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时太监创建，有一寺费至数万者，穷工极巧，而在顺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监斋僧，在平常习套，不过蔬食果饼而已，而太监辈甚有用腥肴，潜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远近构寻娼妓多人，量道里远近，以苇席为圈棚，纳妓于中，任诸僧人淫媾，名曰“大布施”，岂非亘古奇闻耶？毋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闻之先外祖母云，吾家仓房甚多，其极边一间封闭藏贮者一年有余。一日开仓易米，见梁上一人，头垂向下，赤身倒挂。审视之，半截藏于梁内。大惊，呼众入看，则彼紧闭双眼，及人稍出避，彼又开眼看人，两臂在外，两手尚在梁内。举家仓惶，里邻咸睹，以为怪无

疑矣。聚观，闾巷填塞。众不敢隐，鸣诸长官。官遣巡检带弓兵携械至，先试以枪刺之，声如婴儿，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积遍地，血下数斗，首及两臂、胸、背全无寸骨，尽血肉也。旋命将仓房拆毁，斧碎其梁。梁已内空，皆盛血块而已。家人在旁白巡检曰："昔造此房时，一匠举斧误伤他匠，足面几断，血流不止，尽淌此梁木上，木原有瘿，血注瘿内。彼时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后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犹幸发之尚早，倘下截尽变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两足者曰禽，俗呼为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兽，俗呼为圆毛畜生是也。禽卵生，兽胎生，胎生者九窍，卵生者八窍。卵而陆生者，目能开闭；卵而湿生者，眼无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开闭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开闭自下而上。惟鹦鹉两睑俱动如人目。胎生九窍，与人相同。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人则女丽而艳，禽则雄彩而文，兽则不甚相较也。《家语》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故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为鹿，故鹿六月生。诸禽兽无蛰。禽惟黄莺、紫燕，兽惟黄鼠、诸熊，蛰与虫同。阴鸟之飞也，头缩而足伸；阳鸟之飞也，头伸而足缩。马蹄圆为阳，牛蹄拆为阴。马之卧也，起自前足；牛之卧也，起自后足。是阴阳、禽兽之各别也。然《月令》"雀入大水为蛤"，是禽化为甲虫也；"田鼠化为鴽"，是兽类化为禽也；"鹰化为鸠"，是禽化禽，强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妇化鼋、马生人取名马异，此又禽兽、阴阳、人物之变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于兽，俗云："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

鹤之膝后曲，雀之足双行。

有羊产羔人首羊身者，众以为异，达之朝。朝臣曰："此无足为怪，不过牧童春兴耳。"予曾见鸡有四足两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异常，生时猪母几死。此亦无足怪者，不过重胎，与双黄

蛋之类已耳。

治喉闭，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调灌，去胶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胆少许，净水略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泪痒，则加生姜汁些少，以铜箸点之，绝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觉壅塞，一时无药，以纸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喷嚏数次，可散热毒。

凡风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极妙，新粪尤佳，诸药不及此。治发背，用干人粪，阴阳瓦焙存性，研细，用醋调敷肿处即消。

病痔者，用苦蒙菜或鲜者或干者煮汤，以熟烂为度，和汤置器中，阁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汤可下手，撩苦蒙频频澡洗，汤冷即止。日洗数次，数日即愈。蒙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鱼尾，有两翼，性通灵，不睡，故取作巡警将军之号。

群鸟养羞。羞者，食也。养羞者，藏之以备冬月之养也。

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

两腋狐气名"愠羝"。

骰子亦名"琼旻"。音测，亦音塞，俗呼塞儿。

义嘴笛，唢呐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则另具，故曰义嘴，即今假子称义子之意。弹筝用银甲，或以象牙、玳瑁为之，总名义甲。

自西洋人入中华，其制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独见所未见，亦并闻所未闻。如风琴、日规、水轮、自鸣钟、千里眼、顺风耳、显微

镜、雀笼之音乐、聚散之画像等类，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适用者，莫如眼镜。上古未闻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雾中看，唯听之而已。自有眼镜，令昏者视之明，小者视之大，远者视之近，虽老年之人，尚可灯下蝇头，且制时能按其年岁以十二时相配合，则更奇矣。黑晶者价昂难得，白晶者亦贵，惟白玻璃之佳者不过数星，今上下贵贱男女无不可用，真宝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寻常之外，远近高低、大小多寡，顷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所未有者也。

溺器名虎子。亵器原谓之兽子，古贵嫔家制以铜形，鬣尾皆具，而背为大穴，用距之以便溺。兽子为马形，取登距时如跨马之状，意便于坐，备雅观也。今溺器多用铜、锡，若亵器尽以木为之，名为马子，或本乎兽子而变通之耶？

淮南司马吴孝阶顺以吕纪翎毛大画见遗。细玩，果系锦衣真迹。题曰“五伦图”，上画太阳一轮，中立五彩鸣凤，取《毛诗》“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意，盖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阴之下写二鹤，取《中孚》爻词“鹤鸣子和”之意。至于嘤鸣之鸟以兴友朋，戢翼鸳鸯以兴夫妇，在原脊令以兴兄弟，亦皆见于《诗》，人所共晓。以丹青小技而拟极正大之题，故可珍而可重也。

画像繇来久矣。笔墨之妙，所谓“传神在阿堵中”，未闻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盖神鬼尽属虚幻，谁见其真？谁辨其伪？近有高手，能以团泥极熟，对人手捏而成，与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苍黄、须发痣点、瘢痕光麻，无不酷肖，俨然如生，觉画工笔墨仍有未到之处。相传其法起于虎丘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梦吕真人教之者，讹不可考。姑苏、维扬皆有其人。寻常者每像数星，身体皆活动者倍之。若宰官则因人而施，所谓君子自重也。阅数年，仍可增换。此从前所未见者，见之方三十余年耳。

昔人所持惟纨扇最古，宫中名为合欢扇，班婕妤歌曰：“新制齐

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后呼白团扇，王珉嫂婢歌曰：“团扇复团扇，许君自障面。”诸葛武侯纶巾白羽扇，指挥三军。谢安为乡人捉蒲葵扇，唐诗云：“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若今人所用，多金白纸扇矣。其扇本名摺叠，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摺叠、展则撒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其始不过竹骨、茧纸、薄面而已。迨后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进御，一面命待诏书写端楷，一面命画苑绘画工致，预于五月一日进呈，以备午日颁赐嫔妃、宫女。其钉铰眼钱皆用精金，每扇价值五金。至本朝三百余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棕竹者、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香者。扇头钉铰眼钱，有镶嵌象牙、金银、玳瑁、玛瑙、蜜蜡、各种异香者；且有空圆钉铰，内藏极小骰子者，刻各种花样，备极奇巧；甚有仿拟燕尾；更有藏钉铰于内，而外无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纸三矾者，有五色缤纷者，有糊香涂面者，有捶金者，洒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轻细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涂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纱为面，可以隔扇窥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开，制为三面，暗藏其中画横陈像者曰三面扇。有制样各别、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黄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阳扇。而相传最久远者，无如杭州之芳风馆。其家世以售扇为业，遂致素封。城内构一别墅，花木竹石，颇极清幽。予兼摄杭州府篆时曾过其园，题以诗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间。池成凹处雨，石叠意中山。为惜三春老，来偷半日闲。凭栏待飞鸟，薄暮亦知还。”座间询及主人制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传已几世矣。数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润苍细，洵旧物也。据云今亦不能仿造，即强造亦不佳矣。此予生平一见者。若古之纨扇、羽扇、蒲葵扇，亦间有用之者，不甚多也。

扇有摺叠，因而有坠。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结、迦南为第一，其次则宋做旧玉之小者；即虎斑、金丝、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

珀、蜜蜡之类，品斯下矣。近有以合香、桂花制成，及玉枢、丹紫、金锭，其价颇廉，尽堪适用。”

《琅嬛记》云：砚神曰淬妃。考砚之制，古今不一，而唐人呼曰砚瓦，盖谓砚形凸起如瓦，非以瓦为砚也。用久则平，又久则凹矣。剑南诗：“古砚微凹聚墨多。”今人呼砚曰砚台，亦曰砚瓦。

阳支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犬，足趾皆单；阴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鸡、亥猪，足趾皆双；惟蛇巳则无足耳。

跋

忆辛酉壬戌间，履端随先君子检讨公官京师时，观察公方仿佛陆生入洛之岁、仲华拜衮之年，常过邸舍与先君子论诗，称忘年交。记先君子曾语履端曰：“当今诗人接踵新城、商丘者，必以刘中翰在园为最。”谨识不敢忘。今未刻《箧衍集》中，先君子手钞葛庄诸诗尚在。履端自壬午冬备员山阳校官，职卑务闲，时追随观察公学诗。回想当年京邸趋庭绪语，忽忽若前日事。观察公喜著书，一日，出《在园杂志》示履端，曰：“《杂志》上下卷，不过就余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身之所阅历随笔志之，积久成帙，非有成见，作文字观，窃附《兔园册子》，藉供水天闲话已耳。”履端受而读之，不禁悚然曰：“是书也，核事物之原流，贯天人之同异，称名迩，寄意远，可以发人忠孝之思，动人劝惩之志，令人随事谨饬，不敢放佚。取其绪余，亦足以资多识、助谈柄，岂如《虞初》、《诺皋》，仅同丛言脞史、一二津逮及之也哉？”尝考唐时虞世南钞经史百家之书曰《北堂书钞》；白乐天取凡书精语，各以门目类粹，名为《六帖》；《后六帖》者，宋知抚州孔傅所纂，以续乐天之后，傅袭封“衍圣公”。履端又尝读观察公《年谱》。公少工举子业，值旗籍停科，以门荫需次通籍，历仕三十余年。虽膺簪黻而铅椠随身，藩溷侧理，不殊儒素，以故大而军国典要，细而虫鱼琐碎，靡不留心手辑。乙未春，孔东塘先生从曲阜来淮，与观察公剪烛联吟。暇读《杂志》，先生轩渠拍手，为公作序，自言亦有《稗海》汇辑，卷帙浩繁，渐次成书，如孔傅所纂。今《在园杂志》堪比《六帖》，并驾《北堂》。近日《渔洋集》中有《分甘余话》，西陂卷内有《筠廊偶笔》，俱脍炙人口。《在园

杂志》洵足肩随二书，称鼎足焉。则齐驱王、宋者，又不独葛庄诗也。乙未立秋后三日，陈履端百拜敬跋于袁浦学舍。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竹叶亭杂记
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总目录

竹叶亭杂记
今世说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同原版纸书

竹叶亭杂记

[清] 姚元之　撰
曹光甫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录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五十一则
卷二 四十五则
卷三 五十六则
卷四 十八则
卷五 四十三则
卷六 十九则
卷七 三十九则
卷八 四十一则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姚元之，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其生年有两说，一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一作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于咸丰二年（1852）。安徽桐城人，家乡近浮山，老屋数楹，内有竹叶亭，因以自号，兼以名书。举嘉庆十年（1805）进士，殿试朝考，其试卷被钦定取为第一，有《纪恩诗》，末云："新莺出谷翎犹弱，惭愧人称第一声。"授翰林院编修，后入直南书房，擢侍讲。道光十三年（1833）授工部侍郎，后调户部、礼部。在将近四十年仕宦生涯中，曾三度主持陕甘、顺天、江西乡试，两任河南、浙江学政，娴熟科场掌故。官至左都御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致仕。

元之幼时从学于族祖姚鼐，其后文章尔雅，书画并工。行草笔法精妙，尤擅白描人物。画作传有乔松图、花果图、蔬香图存世。另著有《竹叶亭纪诗稿》，未见刊行。其今仅见之流传著作为《竹叶亭杂记》。

《竹叶亭杂记》八卷，三百十二则，大要为朝章国故与前贤遗事、四方或域外民俗风情以及花果禽鱼等物理小识，内容博而杂，披沙拣金，也时见精采。卷一所记嘉庆十七年皇帝幸南苑阅兵的繁褥仪礼与盛大场面、嘉庆登遐后梓宫自热河奉移入京大出丧的空前规模，都是了解清廷有关大典的翔实可贵史料。卷二湖南布政使郑源琦伏法一则，画出乾嘉"盛世"官场的腐败与贪酷，令人怵目惊心。弹劾奏章中"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贼匪不过癣疥之疾，吏治实为心腹之患"的陈述与论断，也颇具警世意味。卷三对都中天主堂南

堂郎士宁巨幅“线法画”的精妙描述，回俗未成丁者的“割礼”，蒙古外藩上层人物“葬礼”的简易，西藏“人家门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势”，澳门早期红毛（荷兰）殖民者迥异于国人的宅居、仪礼、妆饰、饮食、园林、岗哨及狱讼等，在在使人增广见闻。其他各卷如纪晓岚铁齿铜牙式的嗜肉，平谷县“若旋舞之状”的黑云大风（实为龙卷风）的准确记载，以及卖猫之契、牡丹之谱、养鱼之法，都是很有趣味的珍贵材料。作为一种有史料价值的笔记，可取者尚多，此仅止于举隅。

本书以光绪十九年姚元之从孙姚穀整理及序、姚虞卿刻本标点，并未发现有他本可校。书中有些文字阻隔难通，因姚穀已云“原抄间有脱误，谨从阙疑”，故一仍其旧。明显的避讳字及衍脱错漏，则径加改正，不出校记。疏误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曹光甫

2001.3.30

序

先伯祖阁学公博极群书，而无撰述。官京朝数十年，每就见闻所及，成《竹叶亭杂记》十万余言。一时士大夫相与传录，福州梁莅林中丞采入《归田琐记》尤多。咸丰壬子，公捐宾客，图书散佚，手泽仅存。先君珍藏箧衍，欲付刊传世，间关兵事，卒未暇为。长沙周自庵侍郎取录副本，谋代梓，亦因循未就也。穀以粗官供差畿南，公余多暇，乃发旧藏编校。凡国家掌故，四方风俗，前贤遗事，下及物理小识，各以类次，共成八卷。《归田琐记》采择，多属因果，不关事实，不复更载。仲弟虞卿时权京邑，遂捐俸付诸手民，用成先志。经始于癸巳四月，四阅月竣工。原抄间有脱误，谨从阙疑云。从孙穀谨识。

卷一

圣祖仁皇帝之登极也，甫八龄，其时大臣鳌拜当国，势焰甚张，且以帝幼，肆行无忌。帝在内，日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以为戏。布库，国语也，相斗赌力。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内，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立执鳌拜，遂伏诛。以权势薰灼之鳌拜，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权奸不觉耳。使当日令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无事，神明天纵，固非凡人所能测也。

高宗朝，满洲蒙古王大臣有由上命名者。丰绅济伦本名济伦，丰绅二字，上所加也。丰绅，清语，有福泽之谓也。御前行走科尔沁王鄂勒哲依忒木尔额尔克巴拜，亦系上所名。鄂勒哲依蒙古语，有福之谓也。哲依二字，急读音近追，上声。忒木尔有寿也。额尔克铁也。巴拜宝贝也。音读若罢摆。王为大长公主长子，上爱之，幼时期其有福有寿，结实如铁，而又珍之若宝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坤宁宫祀灶，其正炕上设鼓板。后先至。高庙驾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等听唱毕，即焚钱粮，驾还宫。盖圣人偶当游戏，亦寓求贤之意，不知何独于祀灶时唱之。此仪睿皇则不唱，鼓板亦不设矣，盖非国初旧仪也。徐君善庆言。

嘉庆戊寅九月十六日，圣驾自盛京旋跸。侍卫庆善时年二十二，先期启行，私至阳驿，向庄头索租。阳驿去盛京四百余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征，敏乃教之捏病请假。特旨用内廷发出，板责庆善六十，发往伊犁；责敏征四十，发往吉林。仰见家法之严，不以宗室少贷也。

初，圣驾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启銮，九月回跸。以青龙桥为水冲塌，直隶方来青制军，受畴请展期，改于二十八日启銮，十月初四日回跸。至盛京礼毕，诹吉九月初七日旋跸。乃以阴雨，改于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岁万寿庆节，驻跸兴隆寺。随扈王大臣官员均于行在行礼。其在京王大臣，有旨概不许差人至行在呈递如意贡品，其轮赴行在接驾谢恩者，亦不许携带如意呈递。十月六日，开乾清门。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在门外行庆贺礼。万寿圣节例不进本。戊寅圣驾驻跸兴隆寺，办事处奉旨传知各衙门，应行呈奏事件仍由报呈递，不可因恭遇圣节以致耽延。圣人之勤如此。

今上即位初，御史多有条陈弹奏时事者，下军机大臣及部议时，上多裁去衔名及折尾年月。或条陈数事，只议一事，则裁去前后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圣主矜恤言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长铣陈奏一折，闻有十事。上裁出核赋课、平刑法、广教化三条，下大臣会议，余俱留中，不知何事也。

上即位，内府循例备御用砚四十方，砚皆镌“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备过多，闲置足惜，因命分赐诸臣。英协揆师得其三焉。圣人之俭如此。

御用笔，向皆选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进，笔管皆镌“天章”、“云汉”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协揆时为户部尚书。以外间习用者进试之，取纯羊毫、兼毫二种，命仿此制造。复以管上镌字每多虚饰，命以后各视其笔，但镌“纯羊毫”、“兼毫”字而已。

内廷召见，年老大臣颇以升阶登降为苦。道光八年，有“嗣后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岁者，准由内右门出入”之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念前旨于带领引见诸老臣未经分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养心殿带领引见，一体由内右门出入。体恤老臣之恩如此。

圆明园召见，向在勤政殿。三楹槅扇洞开，殿中有横槅分前后焉。殿东有套间曰东书房，无前廊。夏日召见在殿中，春秋则在书房。书房门向东，前加牌杈，臣工等由东首台阶上，进殿过横槅，转牌杈，向南稍东，即南向跪，则面圣矣。此地不大，盖截书房北段为小间。北墙有槅扇门，驾由此出入，是以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将书房添前廊，南向开门，北安窗，炕倚窗，设御座炕之西头。东南向窗间设大玻璃，以防苑外人窃听，圣人防闲之严如此。臣工由殿外南向之门入见，自戊戌正月始也。

御门日遇忌辰，刑部不进本，例也。韩桂林司寇尉在署时，问同列曰："是日无本，我辈仍照旧随班上殿否？"众皆不记忆，呼本房笔帖式问之，以其专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笔帖式但对以总理捧本入殿，众堂官俱随上殿。再问，复如是对焉。

御门，吉庆事也，故向无左迁者。每岁入春，初次例不进刑部本，为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御门，同年朱大京兆为弼调补府丞。盖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上以对品故调之，然府丞差二级矣。后有日者张云征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属推。张云："本年官运大不利，不见风波，亦当镌两级。"盖其命定如此。然御门降官，向所少有也。

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上看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上右顾以视其中否。岁己亥，将桥拆平，鹄于桥南，对上设焉。射者立桥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扰，其果以是欤？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每岁赐诸臣观剧于此。高庙时，每新岁，园中设有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肆中采择交

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卖去者给值，存者归物。各大臣至园，许竞相购买之。各执事官退出后，日将晡，内宫亦至其肆市物焉。其执事等官，俱得集于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馆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俟驾过店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账，掌柜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纷并起，以为新年游观之乐。至燕九日始辍。盖以九重欲周知民间风景之意也。造办处笔帖式徐君善庆每岁入直，言之最详。晚间仍备嘎嘎灯焉，嘉庆四年，此例停止。

庆隆舞，每岁除夕用之。以竹作马头，马尾彩绘饰之，如戏中假马者。一人踊高趫，骑假马。一人涂面，身着黑皮，作野兽状，奋力跳跃。高趫者弯弓射。旁有持红油簸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趫者逐此兽而射之，兽应弦毙。人谓之射妈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谓此即古大傩之意，非也。闻之盛京尹泰云，达呼尔居黑龙江之地，从古未归王化。彼地有一种兽，不知何名，喜啮马腿。达呼尔畏之，倍于虎，不敢安居。国初时曾至彼地，因着高趫骑假马，竟射杀此兽。达呼尔以为神也，乃归诚焉。因作是舞。

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即烟火盒子。大架高悬，一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惟其时余观之朝阳满地，不见灯光矣。后停止。

王建《宫词》：“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居易录》云：“今外国犹传其制。”引郑麟趾《高丽史》云，教坊奏王母队歌舞，一队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万岁”，或“天下太平”，此其遗意云云。今圆明园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烟火，转龙灯。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横一竿，状如丁字。横竿两头系两红灯，按队盘旋，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少顷，则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当亦前人遗意耶？

旧库内陈物堆积，有明代物，年久无用，发崇文门变价。内有朝靴，以彩绘锦缎攒集而成，似缂丝。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为云气，五色迷离，如庙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缂丝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时著此耳。岂明制当如此耶？俟再考。

年节王大臣呈进如意，取兆吉祥之义也，自雍正年间举行。嘉庆元年，贝勒、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统，俱纷纷呈进两分。于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万寿及庆节，唯宗室、亲王、郡王、满汉大学士、尚书，始准呈进，其余一概不准。外省盐关织造，向有年例办进备赏等物，亦止准备进一分。时苏司空楞额为两淮盐政，于例进风猪肉一百块、皮糖八匣，加倍进呈，掷还一半，仍处分之。而如意之例，后又减去庆节一次。至己未，则并王公大臣、督抚等呈进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时宪书写本，名曰上书。首页节气，次页次年神方位，三页列二十花甲子，四页列六合，末二页纪年，与外本同。每日于五行下注明阴阳。于除危后添注“宝”、“义”、“专”、“制”、“伐”五字，五行生克之谓也。上生下为宝，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为义，如辛丑土生金。上下同宫为专，如戊戌同属土。上克下为制，如庚寅金克木。下克上为伐，如壬辰土克水之类。其义不过阴阳刚柔之理耳，于用事宜忌无关。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恶煞。每日宜忌及款识，俱与颁行本不同。今列其式于左，亦多识之一端也。

上弦 某时某刻

某某日甲子水阳

义　开　角

吉神 岁德 月恩 生气 益后 兵福 玉宇 天巫 金匮 相日 宝光 五富 天后 阴神 东风解冻

月德 四相 不将 青龙 要安 吉期 福德 天恩 三合 临日喜 天时阳 司命

母时 续天 天赦 五合 兵仪 六德合 天敬 福时 候

仓阳 世赦 合宝 天医 安德 生

天兵 明堂 三日 官日 守日 金堂 日德合 普天 驯马 圣心

宜祭祀祈福求嗣上册进表章颁诏覃恩肆赦施恩封拜诏命公卿招贤举正直施恩惠恤赏赐庆刑狱缓枉官赴任临政亲民制裁市砌碓安井梁上柱竖士开渠穿手足甲求医疗孤寡布政事行惠爱雪冤贺宴会入学行幸遣使上结婚姻纳采问名嫁娶般移解除沐浴营建宫室缮城郭兴造动纳财立券交易修置产室整头整容剃畜牧养纳栽种扫舍宇平治道涂行幸进人口经络捕捉病针刺

书高一尺二寸，宽约七寸。每四页为一月，每日分四层。写阴阳字用朱书，吉神一层全用朱书。每日推其所应有之吉神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气，一月注节。“节”、“气”、“候”三字朱书。某节某气亦朱书，墨注某时某刻。其某候则墨书。如其日应注日出日入时刻，则朱书于吉神之后，分作两行。又墨书昼若干刻，夜若干刻，于日出日入之后，分作两行。若是日应书躔及某将，亦注于吉神之后。朱书“此日”二字，下云某时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宫，为某月将。“某月将”三字，复朱书。

其每日所宜，“宜”字朱书。其宜用何时，亦双行注于下，与颁行本同，但朱书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则墨书矣。但其日注宜，则不注不宜；注不宜，则不注宜。宜与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则书于上格日辰之右。朱书“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时刻。遇日干与皇上景命同者，则亦朱书。

祈年之礼，见于《周官》。日用上辛，见于《月令》注。王肃云：周以正月祭天以祈谷。《春秋传》曰“启蛰而郊”，则祈谷也。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汉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唐贞观礼：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以祈谷。郊之用辛，代有明议。然于春前春后，其义未昭。齐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王俭启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谷，礼院言元日朝会、寿圣节多与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真宗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则用立春后辛日。寻南齐王俭之议，不以后春为非；推治平礼院之言，必以上辛为是。有明祀典多旷。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谷，嘉靖十年以启蛰日祈谷，盖亦无定制也。历代以来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陈，迄无一例。我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尚未立春，议改下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礼不应在春前，议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用次辛。嘉庆己未九月，上以孟春祈谷为本年预兆农祥，若在春前，于乘阳之义未当，始以立春为度，著为令。如春在腊月，而上辛亦在年内，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礼，则改用次辛。如春在年内，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于岁除新岁之日出城宿坛，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世祖忌辰，祇承之义统于一尊，不以展期，惟礼成回宫，乐设而不作。若遇元旦斋戒，则停止朝正，于祈谷次日补行受贺。禋祀大义，至我朝始正。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贺，以元旦为斋戒期也。

地坛于乾隆十七年初建斋宫。□□年高宗宿斋，从官多受暍者，以后夏至俱斋宿宫内，祭日至坛。嘉庆庚申礼官以旧仪请，上以是岁升配礼须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宫，因于雍和宫斋宿。睿皇揆义定礼，精详周备如此。

嘉庆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皇帝幸南苑大阅，盛典也。先期会议所有仪注，录于左。

办理阅兵大臣事务管理都统事务和硕庄亲王臣绵课等，为恭进大阅仪注事：臣等公同会议，明年三月二十日皇上阅兵之日，请将马上仪仗在行宫门外排列。设黄幄于南苑晾鹰台，幄后设圆幄，恭候皇上躬御甲胄。列阵时，八旗号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黄幄两旁，以前銮仪卫排列蒙古画角二对，次排亲军画角，又次八旗海螺。护军乘马从两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传宣官俱穿马褂战裙，在台下两旁乘马排立。大门侍卫每翼各派六员，亦令穿马褂战裙乘马，在传官之前近台排立。领侍卫内大臣等于新满洲、索伦、蒙古侍卫内，派马上娴习者三十员，不使擐甲，令乘马在传宣侍卫之末按翼排列，备控轶马。令警跸官兵在台下两旁雁翅排列。将阵内设立正黄旗汉军信炮，于镶黄、正黄二旗之间排列。汉军八旗鹿角在阵前首纛下排列。鸟枪兵在鹿角后排列。汉军炮位在鹿角两旁排列。护炮鸟枪藤牌在炮位之后排列。汉军炮位之次，内火器营炮位，鸟枪护军炮手画分两翼，间隔排列。头队八旗，前锋护军在火器营之后按翼分旗排列。次队骁骑，亦按翼分旗在头队之后排列。翼队交冲官兵，请照乾隆四十二年，将左翼之健锐营、右翼之外火器营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员名，乘马向前雁翅排列。翼队骁骑在交冲兵后，按旗雁翅排列。镶黄旗汉军信炮，在行宫门前稍远之处排列。办理阅兵事务之王大臣等，擐甲在晾鹰台排列。接驾阅操之前，兵部大臣具奏。圣驾将出行宫，门前所设信炮施放三次。驾出之后，作铙歌大乐，奏《壮军容》之章。马上仪仗导引皇上升晾鹰台圆幄，躬擐甲胄。扈从、王大臣、侍卫等，亦轮流甲胄。擐甲毕，前引大臣、兵部大臣导引皇上御黄幄升座。部院大

臣等咸蟒袍补褂前进，在黄幄前两旁排列。豹尾班两旁之次，散秩大臣、三旗侍卫等量其地方，按翼驻立。豹尾班之后建立黄龙大纛，酌派侍卫等于两边驻立，断后管辖。众既排定，恭献御茶。皇上用茶时，众皆跪叩。献，进茶侍卫退，赐众饮茶。照例派捧茶侍卫等，咸服蟒袍补褂。

赐茶毕，兵部大臣等进前跪，奏请鸣角。黄幄前蒙古画角先鸣，次亲军海螺、传令海螺以次递鸣。声至鹿角前，鹿角海螺、前锋护军海螺接鸣。后蒙古画角、亲军海螺止鸣。传令海螺退回台下，两边排列阵内。视传令退后，将正黄旗汉军信炮施放三次，举鹿角。兵闻击鼓而进，鸣金而止，麾红旗则枪炮齐发。如此九进。至第十进，连环枪炮齐发。连环枪炮发毕，鹿角分开八门，八旗藤牌兵丁由鹿角出，排班驻立，各随金鼓而舞。藤牌舞毕，退回。八旗汉军鸟枪、满洲火器营鸟枪兵亦由鹿角出，各按汛地排立整齐，施放进步连环枪。头队前锋护军各旗结队由鹿角出，以待施放进步连环枪毕，次队亦随同前进。两翼交冲官兵亦即催马前进，左翼于镶白旗号纛、右翼于镶红旗号纛之下，伺候进步连环枪毕。退回时，头队前锋护军一齐鸣螺呐喊前进，各按汛地排立。交冲官兵即催马呐喊交冲。交冲毕，殿后前锋护军各至本旗号纛下排立。殿后兵进后，枪炮鹿角兵、前锋护军队各旗，结队鸣螺撤回。撤后，殿后兵结队鸣螺撤回入阵，仍在原排列处整齐排列。兵退至原排列处立定，兵部大臣等奏大阅礼成，请皇上御圆幄，释甲胄。扈从、王大臣、侍卫等随释甲。驾还行宫，作铙歌清乐，奏《鬯皇威》之章。俟皇上入行宫后，正白旗汉军施放信炮三次。阅兵大臣官员等各回营释甲，带领该官兵各按队伍，沿途严行管束，陆续进城。

查旧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营、护军营、内火器营，共安营三十四座。此次既加增健锐营、外火器营交冲，臣等请于左翼之末增健锐营一座，右翼之末增外火器营一座，共安营三十六座。明年开印后，臣等将派出操阅之大臣官兵，带往仰山洼多演数次，仍带往

南苑操演数次，以备大阅。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

又为查阅队伍仪注事：臣等会议，得三月二十日皇上大阅之期，大臣官员兵丁等将队伍排齐，兵部大臣奏闻。驾出行宫，升晾鹰台圆幄，躬亲甲胄。随从、王大臣、侍卫等亦擐甲胄。俟擐甲毕，御前大臣奏闻，驾自晾鹰台乘骑，由中路行至左翼鹿角之末，正蓝旗汉军鹿角开门，入队伍，在鹿角之后、汉军兵丁之间查阅。至右翼鹿角之末，镶蓝旗汉军鹿角开门，出队伍，仍由中路升晾鹰台。查阅队伍时，前引大臣、兵部大臣等导引，随从大臣、阅兵王大臣等随行，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皆随行。其次豹尾枪随行，豹尾枪后金龙大纛随行，三旗侍卫等按次随行。派出带队大臣等各在所带队伍汛地乘骑驻立。部院大臣等是日皆蟒袍补服，在晾鹰台排列。皇上查阅队伍毕，临晾鹰台黄幄，升御座进茶。及大众赐茶毕，兵部大臣跪奏请鸣螺演阵。恭绘阵图，一并恭呈。嘉庆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奏。

国朝丧制，皇帝二十七日而除。高宗当世宗升遐之日，欲行三年之丧，诸臣引据经义陈恳，乃持服百日。嘉庆四年，仁宗欲持服三年，王大臣以大礼服制着有定制，再四请循旧制，始勉从所请，缟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嘉庆二年二月七日，孝淑睿皇后之丧，时以礼统于尊，辍朝五日。睿皇素服七日，遇奠辍摘缨。所有王公大臣及官员兵民人等，俱只素服七日，不摘缨，照常剃发。睿皇仍谕：辍朝期内，各衙门章疏及引见等事照常呈递。其七日内，圆明园值宿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见人员，俱常服不挂朝珠。此礼之变也。盖礼以义起，当日睿皇尊养之孝思，高宗慈爱之周至，具见和、福二折中，实千古未有之盛事也。折并附录。

奴才和珅、福长安跪奏：窃奴才福长安于召见军机大臣方才赶到，随同进见。当将此七日内皇上不过乾清宫中一路，如诣吉安所时，俱出入苍震门，不由花园门行走。在永思殿更换素服，凡随从人等俱在景山东门换服。于回宫时仍换常服，皇帝在宫时亦仍换常服。于十三日目送奉移后，皇帝回园时，不

由出入贤良门行走，从西门竟至长春仙馆。于次日早晨，方恭请圣安，详晰面奏。太上皇圣意甚慰，以为皇帝心思周密。又恐皇帝过于哀悼，复蒙垂询，亦经奴才等具奏皇帝总以孝奉为务，甚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

又奏：昨日奴才福长安于未刻回圆明园，当同军机大臣进见，奏称皇帝遵奉敕旨，于十六日回园，即到长春仙馆，并以若照常例请安，犹觉稍有未惬，拟于十七日在生秋亭恭请圣安，较为妥协。太上皇以皇帝所想尤属周到，圣意甚悦，以为必应如此。又蒙垂询："皇帝日内尚不至过悲否？"当日即回奏："皇帝以礼抑情，并不过于感怆。今日因阅看景安、秦承恩奏到扑灭淅川光头山教匪二折，转深慰悦。"太上皇以皇帝极尽孝道，斟酌事理，思虑详密，又以国事为重，圣意尤为欣喜。理合奏闻，仰慰宸廑。谨奏。嘉庆二年二月十一日。

再本日进见时，太上皇又将昨日垂询一切详细询及，奴才等如前覆奏。又问："皇帝近日面貌稍觉瘦否？"当即覆奏："御容如常。"复问及在宫内服色，又经覆奏："皇帝因奉养太上皇，诸取吉祥，不独御用系属常服，即凡随从太监等，皆蒙谕令穿天青褂子。"太上皇以皇上专隆尊养，纯孝若此，实为前代所未有，圣心愉悦之至。

礼为天子斩衰。国朝丧仪，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毛边，夏则凉帽去缨，冬则暖帽去缨。届期除服，易青袍，百日而止。衣更青，则冠用缨。惟恭理丧仪及殡前守卫执事人员，及派出穿孝之王大臣，始百日除服。嘉庆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戌刻，仁宗龙驭上宾。八月十二日，梓宫由避暑山庄启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丧已届二十七日，遽行除服，臣子之心有所不安。且几筵前举行祭典，理应丧服。留京王大臣始奏请以大祭礼后除服。其各衙门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日内用蓝印，及每日陈设法驾卤簿例于满月礼后停止者，均改至大祭礼后。钦天监择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大行皇帝梓宫自热河奉移入京，工部奏例用一百二十八人大杠一分。沿途十宿。每宿分六十班，每班需用押杠官四员。自少卿科道以下主事以上，公侯伯以下参领云骑尉以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八旗参领、副参领、上三旗头等侍卫、下五旗王府长史内移取能事者，每班四员照管。三十八人幡杠一分，沿途分三十班，每班派部员官四员、包衣官四员管辖。

沿途十宿芦殿地址、里数：热河丽正门起，过广仁岭。十二日喀拉河屯，四十里。　十三日平家营，二十九里。　十四日常山峪，三十九里。　十五日两间房，三十八里，过青石梁。　十六日巴克什营，二十九里。　十七日瑶亭，五十里。　十八日密云，六十八里，过古北口。　十九日怀柔，四十四里。　二十日蔺沟，四十九里。　二十一日清河北，三十九里。　二十二日东华门，三十四里。

八月二十三日辰正，大行皇帝梓宫入安定门。皇帝先一时进城，由神武门入见太后，仍出安定门跪迎。俟过，复驰至内东华门外跪迎，步行随入宫。梓宫入东华门，至箭亭换小杠，然后入景运门，至乾清宫。百官齐集景运门外。二十三日行殷祭礼。自是日至九月十六日，每日三次齐集举哀，早以辰初三刻，午以午正一刻，晡以申初三刻。当梓宫入城时，臣民跪迎者无不同深悲戚，仁宗深仁厚泽感人之深，于斯益见。皇帝哀恸，直令人不忍仰视。我朝以孝治天下，实从古所未有也。

嘉庆庚辰，重九日辰刻朝奠后，颁赏诸王大臣，遗念至侍郎而止。吴蔼人信中讲学得与，南书房翰林也。朱韫斋士彦以阁学，顾晴芬皋以詹事，徐少鹤颋以少詹，陈伟堂官俊以侍读，戚蓉塘人镜以检讨，俱得邀赏，以上书房翰林也。每人袍一、褂一、和包三、靴一双。诸侍郎所得无靴，别内廷也。时陈侍读督学山西，顾詹事为之代领。旧例惟南斋得与，此次上书房亦始有之。

皇帝即位恩诏：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俱得荫子。一品者荫五品，二品者荫六品。朱韫斋詹事士彦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擢内阁学士。是日仁宗疾渐，本下字迹已近模糊，盖即获麟之笔也。韫斋子乃得五品之荫。是时陈荔峰阁学于围前告假归葬，送驾后始行。至山东临清，闻龙驭上宾，奔回，而所有荫子加级之恩，均不能邀。陈之出缺，朱之升缺，殆皆有数也。韫斋同日升擢者，顾晴芬少詹皋得詹事，奎玉庭少詹照得满詹事。韫斋、荔峰，皆余乡试同年。

臣工奏折，凡经有朱笔，虽一圈点，俱呈缴，不独有朱批而后缴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缴一次，或任满汇缴，则无定制。缴进之件，俱存于红本处。遇纂修实录时，奏明请出，事毕仍交红本处奉藏。嘉庆十二年，以列圣以来积渐既多，始移藏于太和殿东夹室内。其馆中请出者，于应缴时即由本馆恭送夹室，不复缴进矣。

御前行走与御前侍卫同官而有别。外藩蒙古王公及贝勒、贝子、八分公则称行走，满洲则称侍卫。侍卫有缺，行走无额缺也。

嘉庆初，以军机办理枢务之地，理宜严密。时部员多以回事画稿为名，拥挤窗外探听。于是派科道一人，每日轮至隆宗门内北首内务府值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后方得退直。自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得至军机与军机大臣谈论。军机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复裁撤。

军机处向无亲王与行走者，嘉庆四年成亲王与焉。自正月至十月二十二日即出，暂时之例也。

军机章京从前未定额数。和相在朝时，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嘉庆四年正月，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缺由内阁、六部、理藩院堂官于司员、中书、笔帖式内，选择品方年富字画端楷者，送军机带领引见。二月三十日军机以保送人员引见，长龄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绵等二十人记名，按次补用。其奉旨记名按缺挨

补，即自是年始。

军机挑取章京，旧只内阁保送中书，继而亦有六部司员。工部虽保送，而司员邀用者独少，盖以衙门次序在后故也。丙寅岁始奏请考试。军机大臣挑取若干员带领引见，奉旨用者挨补。若带领十人，用者不过六七也。此次取二十人，同年童萼君工部槐第一，题为《勤政殿疏》。童有句云："所其无逸，弼丕基于亿年万年；彰厥有常，思赞襄于一日二日。"军机章京之有考试，自此次始。至道光辛巳，愿送者日多，各堂官无如何，始有本衙门自试之例，试取者方得送内阁。及刑部试时，更限以三刻交卷，字须三百，迟者不阅，而例愈严矣。

军机章京向令大臣子弟回避，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始有一体保送之例。

翰林无充军机章京者。若由举人中书充章京，一改庶常，便出军机。戴文端由中书充章京，改修撰，奉高庙特旨仍留章京。至侍讲学士时，始特赏三品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翰林之充军机章京，惟戴文端一人而已。

翰林开坊，中允以上则进本，赞善、司业则带领俸深之前二十名引见。二十名内有出差者，但于折中叙明而不用绿头牌，以其人不在引见之列也。辛巳冬十一月，命以后引见，赞善凡出差者一例进绿头牌，自是月始。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引见，赞善易石坪元善以第一得之。时易充会试同考官，在棘闱中，人未见而邀擢，以进绿头签也。

内阁中书向以得稽察房为要津，盖其时非由稽察房不能得侍读也。终南捷径，人竞争之。自戴文端公入阁，挑协办、侍读俱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为无足重轻之地矣。

巡城御史轮住海甸，自嘉庆十九年始也。是年因逆匪林清余党未尽，稽察保甲、抽对门牌不符，令巡视西北两城御史，自正月至十月

轮班在海甸各驻半月。至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有条奏巡城御史驻园恐误公事，始议准裁撤。

三库绸缎、颜料、银库。向归江南道满汉御史轮往查察。嘉庆二十年十月，始每库派御史一员监放，以专责成，一年更换。从浙江道御史柏清额之请也。二十一年十月复添三员，定为每库满汉各一员。每当应更替时，本堂带领引见，简用六人，回署当堂掣签分库。岁戊戌引见时，上即派定，不掣签矣。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检此房，瓶贮甚伙，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类。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动。又有狗宝、鳖宝、蜘蛛宝、狮子宝、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宝黑如药丸，巨若小胡桃，其蛛当不细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药膏；曰噶中得者，制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监造列单，交造办处进呈。上分赐诸臣，余交造办处。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药。此次交造办处而露房遂空，旧档册悉焚，于是露房之称始改矣。

端门楼旧贮腰刀、撒袋一万八千分，梅针箭十八万枝，为乾隆四十六年从给事阿那布之奏，照大阅合操时用盔甲一万八千余副之数备制收存者。八旗各营用则领取，毕则交回。嘉庆庚申二月，西司空成复请官造八旗兵应用箭枝、撒袋、腰刀等件，据称此项器械向系兵丁自备，并无照验之例，官既不加督责，兵丁乃多不整齐。大学士等议八旗应照点验军器之亲军、前锋、护军披甲等共六万三千有余，若每名官给梅针箭六十枝或八十枝、撒袋一副、腰刀一把，为数过多，不特需费浩繁，亦无公所存贮；若令兵丁自贮，更易滋弊。定亲王因言门楼收贮事，遂如旧例。西司空之为此奏，盖不知旧行事例也。又请择健锐营惯使腰刀技艺者，分拨各营教之使刀之法。寻驳日，腰刀为行兵要件，自当随时练习。于别营挑选，未免纷烦，应毋庸议。

步军统领即古之执金吾也，今俗称为九门提督，旧秩三品。后侍

郎、尚书、大学士、亲王皆兼为之。嘉庆己未六月二日，皇后关防出神武门，有恒谨者不之避，兵部罪步军统领不能稽察。时定亲王绵恩摄此职，上以布彦达赉代之，定秩从一品。更仿绿营提督总兵之例，设左右翼总兵各一员，秩正二品。其巡捕五营，将中营作为提标，副将作为提督，中军管圆明园一带五汛。南左二营参将以下并所辖之十汛，归左翼总兵管；北右二营参将以下并所辖之八汛，归右翼总兵管。是年十月，定总兵每人在南城外轮住半月。以顺城门外十间房郑源焘抄产官房为公所。六年改左翼总兵驻扎城外，右翼总兵驻扎圆明园。先是副将驻圆明园，自总兵驻园，副将则移驻树村。

总兵驻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令明年诣园后，步军统领与左右翼均轮替在园驻班，正阳门外仍照旧轮流驻扎。

部院各衙门用印，各有监印之员，防窃漏也。外官则多交签押司其事。嘉庆己未，有县丞职衔程卿延假名程炎，以湖广总督印封书函投安徽巡抚衙门，内开“转准勒保、福宁来信，川省军粮嘱于楚省代买二十万石。除湖广采办十万石外，余令候补知县程炎前赴江南、江西采买奏明，即于九江、芜湖、浒墅三关，各拨银五万两发交”云云。后讯出程卿延父程焜官湖北咸宁令，曾在毕制军沅行署司理笔墨，存有预印空封之故。可知铨盖印信时监视不实，则有此弊，可不慎诸！

奉天等处向有派员巡查之例，每届五年巡查一次。奉天则京卿往，吉林、黑龙江则盛京侍郎往。其盛京各寝陵宫殿，嘉庆十年有旨，令盛京将军同工部随时修整。届二年，军机奏请派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暨大学士、六部尚书数人往查。二十三年始停此例。以后俱特旨派员以定立年限，恐作弊者得以先期掩饰也。

吉林将军、副都统及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副都统等，每岁庆贺年节必有表文。文曰：“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贺。伏以德纯乾元，首正六龙之位；建用皇极，肇开五福之先。恭维皇帝

陛下率育苍生，诞膺景命。萝图席瑞，共球集而万国来同；黼扆凝禧，陬澨恬而八方和会。太平有象，庆祚无疆。臣等恭遇熙朝，欣逢圣诞。伏愿玉烛常调，溥时雍于九牧；金瓯永固，绵泰运于万年。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欢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

四月内进油炸白肚鳟鱼肉钉十坛。七月进窝雏鹰鹞各九只。十月进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岔肉五十块、晒干鹿脊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月内由围场先进鲜味二年野猪一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七十盘、野鸡七十只、树鸡十五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一月进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二口、鹿尾三百盘、野鸡五百只、树鸡三十只、鲟鳇鱼三尾、翘头白鱼一百尾、鲫鱼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铃铛米一斛、山查十坛、梨八坛、林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柳木枪鞘八根、柳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枪鞘八根、枢梨木虎枪杆三十根、桦木箭杆二百根、椴木箭杆二百根、白桦木箭杆二百根、杨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芦花鹰白色鹰俱无额数、窝集狗五条、系奉旨之年赍进。贺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张、隔一年赍送，进御览。紫桦皮二百张、上用紫桦皮一千四百张、白桦皮改为紫桦皮一千四百张、隔一年进御览。官紫桦皮二千张。又交下五旗官紫桦皮一万二千张、白桦皮三千张、暖木皮四百五十斤、莝草四百五十斤。又交下五旗每旗暖木皮各五十斤、莝草各五十斤。以上俱赍送武备院查收。接驾及恭贺万寿进贡物产：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黄狐、貉、梅花鹿、角鹿、鹿羔、狍、狍羔、獐、虎、熊、玄狐皮、倭刀皮、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雕鹳翎、海

参、白肚鳟鱼肉钉、烤干白肚鳟鱼肚囊肉、油炸鲟鳇鱼肉钉、以鱼油炸鱼，国语名黑伙。烤干细鳞鱼肚囊肉、草根鱼、鳑头鱼、鲤鱼、花鲊鱼、鱼油、晒干鹿尾、晒干鹿舌、鹿后腿肉、小黄米、炕稗子米、高粮米粉面、玉秫米粉面、小黄米粉面、荞麦糁、小米粉面、稗子米粉面、和的水馇饽饽、搓条饽饽、豆面剪子股饽饽、打糕肉夹搓条饽饽、炸饺子饽饽、打糕饽饽、撒糕饽饽、豆面饽饽、豆靥糕饽饽、蜂糕饽饽、叶子饽饽、水馇子饽饽、鱼儿饽饽、野鸡蛋、葡萄、杜李、羊桃、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山韭菜、贯众菜、藜蒿菜、枪头菜、河白菜、黄花菜、红花菜、蕨菜、芹菜、丛生磨菇、鹅掌菜。

高丽例贡。崇德八年九月，文皇帝遣谕朝鲜王曰："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岁贡方物，悉出于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将岁贡绿绵绸二百五十匹、红绵绸二百五十匹，各减五十匹；白绵绸一千五百匹，减五百匹；细纻丝四百匹，减三百匹；粗布七千二百匹，减二百匹。上等腰刀二十六口，减六口；五爪龙席四领，减二领；杂色花席四十领，减二十领；其余仍旧。"顺治元年十一月，额进纻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绵绸二千匹，减一千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减四百匹；粗布七千匹，减二千匹；顺刀二十把，减十把；刀二十把，减十把；余如旧。自列祖恤藩以来，盖屡减矣。

朝鲜国遣使年贡，有例赏，由礼部具奏。新正宴紫光阁，又例有加赏。及该使臣在圆明园献诗，复有加赏。国王及使臣物件，俱由军机具奏，在"山高水长"颁给。

赏国王物件：

龙缎二匹、福字笺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绢笺四卷、墨四匣、笔四匣、砚二方、玻璃器四件。

赏献诗使臣物件：

大缎各一匹、笔各二匣、墨各二匣、笺纸各二卷。

紫光阁筵宴加赏物件：

正使锦各三匹、漳绒各三匹、大卷八丝缎各四匹、大卷五丝缎各四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副使锦各二匹、漳绒各二匹、大卷八丝缎各三匹、大卷五丝缎各三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

嘉庆丙辰，缅甸王以恭逢国庆，遣使叩关朝贡。云南勒总督保以该使臣上年进京叩祝甫回，将原赍表文贡物令来使带回。上以该国地居炎徼，遣使远来，致徒劳跋涉，向化未伸，因命军机代拟巡抚江兰檄谕开导之。檄曰："云南巡抚为檄知事：照得该国王以今岁恭逢国庆，遣令头目人等叩关赍到表文贡物，恳求朝贡进京。经总督部堂勒以该国贡使甫经回国，将此次原赍表文仍交来使带回，令该国王俟嘉庆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鉴该国王抒忱效顺，实出至诚，而总督部堂勒新任云、贵，不能仰体大皇帝怀柔至意，率将赍到表文贡物仍令来使带回，办理错谬。已钦奉谕旨，将勒保革去总督，并交部严加治罪。仍命将办理错误原由传谕该国王知悉。至该国使臣业经遣回，若又令进京朝贡，长途跋涉，未免来往烦劳。特令本抚谕知该国王，应俟嘉庆五年，太上皇帝九旬万万寿，再遣使来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并特赏该国王绣蟒袍料一件、织金蟒缎一匹、大红片金一匹、大红妆缎一匹，以昭恩赍而示体恤。为此知会该国王敬谨遵照祗领，须至檄者。"

喀什噶尔伯克等年班进京，定例每伯克一名，准带跟役一人。其行李斤两，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贝勒六千斤，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斤两较多，跟役名

数较少，回子等每于例外多带跟役，于是驿站被滋扰矣。嘉庆二年闰六月，大学士议回子公及伯克子弟行李尚不甚多，照例准带。其回子王、贝勒各减行李二千斤，贝子至五品伯克各减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减三百斤。有于例外多携跟役者，多一人则再减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则减四百，以次递核。时长牧庵相国麟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从其请也。

哈密所属塔尔纳沁、蔡巴什湖两处设屯田，例额有种地遣犯一百八十名，随兵耕种。乾隆三十八年，陕甘勒制军尔谨以遣犯陆续拨完，各省改发新疆人犯，俱拟乌鲁木齐安置，哈密并无续发之犯。因请于发遣伊犁二处人犯经过哈密时，择其年力精壮、堪任力作者，截留备补。五年期满，其原拟为奴者，仍发原配为奴，原拟种地当差者，仍发原配种地当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轻之人，重者不准。五十八年屯田缺额，遂于加重改发新疆为奴人犯内，择其情轻者截留。后以发遣新疆情轻人少，不敷耕作，遂议除洋盗被胁服役发往回疆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内有年力精壮者，暂准截留补额，俟有情轻者到哈密，再将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拟发落。从僧公保住之请也。

卷二

开坊翰林大考三等，非降职即改官。壬申二月六日大考，黄左田庶子钺考列三等第二十七名，同年瞿子皋赞善昂三等二十六名，恐惧见于颜色。旨下，黄庶子以上俱照旧供职。瞿得无虞。沈侍讲学厚、张□□师泌皆以三等未改官。宁庶子右斋亦改员外。时桂香东侍郎掌院事，以宁为庶子系正五品，始奏请改郎中。此次一等四名：徐少鹤编修颋以第一授侍读学士，陈荔峰编修嵩庆以第二授侍讲学士，顾南雅编修莼以第三名授侍读，余以第四授侍讲。彭春农编修以二等一名授左赞善。戊寅二月十三日翰詹大考，瞿子皋以庶子考列三等，仍符上次名数，官阶则与黄同，乃改郎中。福建杨蓉峰侍讲以三等九名，衡山聂镜圃洗马以三等二十名，俱改郎中。同年彭宝臣修撰以侍讲考三等三十名，改员外。扬州程漱泉宫赞寿、龄以三等三十四名，改主事。此次一等五名：潘云阁编修锡恩以第一，授侍读。顾耕石编修元熙以第二，同年钱金粟编修林以第四，俱授侍讲。吴蔼人修撰信中以第三，授庶子。许莱山编修邦光以第五，授赞善。白小山学士考三等第五，未改。信乎其有数也。修撰之改部，则彭宝臣一人而已。

校勘馆书，本当加慎。逢徽号抬头处，尤为紧要。余壬申岁充武英殿提调，以刊本错误降职，同事及校对褫遣有差。

戊寅顺天乡试，场中号口贴科场条例，高宗庙号“宗”字误写“祖”字，姚上舍宴指其误，监临始知之。查系旧刷条例之错，具折参奏。旧提调官礼部孔郎中昭虔褫职。纂修员外郎常德、黄维烈、达麟，主事喻元准、尹济源，前郎中蔡銮扬，前员外萨迎阿，以颁发条例时随同画稿；校对主事程畬采、梁章鉅，以所校黄绫本不误，只此

本因供事未曾送校，俱降一级留任。旧堂官戴协揆革职留任。穆少寇克登布、姚少农文田，降四级留任。多侍郎山以头等侍卫前往哈密作为办事大臣。宝大理兴降二级，以三等侍卫前往吐鲁番作为领队大臣。周府丞钺以专办科场降三级调用。监临善侍郎、庆韩京兆鼎晋，以自行觉察免议。

典京兆试向来三人四人不等，嘉庆戊辰只二人。英煦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睿庙谕云："凡事皆有一定。乡科本拟命尔主试，其时忽忘，令赴沈阳。他无可胜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主试本亦三人，届时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先生之出差，盖亦冥册中是科无先生名也。师生岂偶然哉？

壬午顺天乡试，旗生中有两锡麟，一官卷，一民卷。弥封所误以官卷包入民卷，中式及填榜系官卷。是科官卷额中三名，今且溢额，乃以中式第九十一名之旗官一卷去之。去一官卷则民卷缺额一名，匆遽以落卷补之。俄顷之间一得一失，岂非数哉？

辛卯顺天乡试，德远村副宪之弟以本旗送考册未列官卷，秀楚翘侍郎之子以弥封官错入民卷，俱以民卷中式。是科旗官应中四名，今中六名，亦数应如此而巧为此错也。

顺天乡试，例于九月朔呈进中式前十卷。辛卯，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为第一，发卷出。奏事太监曹某奏："顺天榜向以顺天省人为第一。"上乃易还之。顺天乡试及会试同考荐卷，向不许夹批语。壬午九月有旨，令以后考官荐卷加批，从王御史松年之请也。

新进士殿甲后朝考最重，盖庶常之得否，只争朝考入选与否耳。其入选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选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选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则一部两即用。其不入选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选，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选者亦得

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约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拟定名次进呈。上抑第一名王煜为第三，抑第四名陈宪曾置于末，第五名陈嘉树为四十九名，余皆前后更易。家弟柬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许冠瀛为第一。复于不入选者钦取七人。第二名杨上容即初不入选者也。及引见时，上但视其人之可否而已，不论朝考入选与否也。朝考入选而年轻者授庶吉士，其有须者俱即用知县，盖以其岁长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只张少寇映汉之侄一人有须耳。其朝考不入选而年最幼者，以部属用。上洞悉各部人员拥挤，补缺实难，以年轻者足以学习需补也。是科用部属者十七人，用知县者一百五十二人。虽三甲末俱邀录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职官者，向俱尽先补用，此次俱归班。蒙古郭络硕瑚以候补主事归班，直隶殿试二甲、朝考入选之徐青照以捐纳同知衔充馆上誊录归班，河南第一名王庭兰以候补中书归班。壬午科广东朝考入选者惟张进士维屏一人。张素善诗，殿试得二甲，朝考入选，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见，张以知县用。曾君望颜殿试三甲，朝考未入选，乃得庶常。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张盖亦为须累矣。

试差未回即授学政，每科间有之，然不多得。壬午岁除直隶督学毛伯雨式�canon，浙江杜石樵堮，江西周式方系英调江苏，广东白小山鎔、云南陈午桥鸿例应留任外，李芝龄阁学宗昉以江西正考为江西学政，沈定甫读学维鐈以福建正考为福建学政，张海山编修岳崧以四川正考为陕甘学政，祝蘅畦编修庆蕃以江西副考为广西学政，沈编修巍皆以四川副考为湖南学政，李卷卿编修浩以某省正考为湖北学政，余同年何仙槎祭酒凌汉以山东正考为山东学政，门生吴梅梁御史杰以陕甘正考为四川学政。考官留学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由内简者四人而已。程春庐理少同文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吴巢松编修慈鹤授河南学政，同年徐少鹤阁学颋授安徽学政，邹礼耕侍讲植行授山西学政。诸君中李芝龄阁学春闱充副总裁，祝蘅畦、李卷卿两编修春闱充同考官，一岁三差，尤为盛事。

徐少鹤阁学于嘉庆壬申任安徽学政，此次复至安徽。癸酉、乙酉两度拔贡皆出其门，亦艺林佳话。

学政莫利于广东。己卯，傅石坡光少同年棠将终任而卒。继之者为顾根宝侍读元熙，未终任亦卒。再继者为朱编修阶吉，到任数月又卒。于是将为不利之地矣。壬午四月朱编修缺出，以伍石生编修长华补之。六月伍改授广西右江道，以白小山少詹鎔补之，其时伍莅任，甫按部南雄未毕事也。传说学政衙门与运司衙门相接，运司素不利。有道士为之树天灯杆，自此杆立，运司每升而学政乃不利。三年之中四易学政。其前相继死者三人，伍到任复不及一月而去。果有关于风水欤？

广东朱督学阶吉，汪笔山方伯之甥也。其未得学政之前，梦一人告之曰："君之禄位，与君舅氏相若也。"汪时为广东方伯，窃意异日或亦任岭南方伯耶。未几汪卒于任，朱忆前梦，殊恶之。不数月，乃有督学之命，莅任数月即卒。朱以编修从未衡文，骤得广东督学，孰知乃其死所也。与其舅官职虽不同，而同卒于广东，亦可谓妖梦是践矣。

程鹤樵中丞国仁以御史督学广东，任满晋卿阶。后出为山东、甘肃方伯，洊擢山东巡抚，以事左迁部郎。辛巳起为广东方伯。壬午夏调江宁方伯。其时广东朱督学新没，伍石生编修方出京，上以新任到广东需时，岁届大比，多士观光志切，因命程权督学。簿书堆里抽身衡文。星家尝有文星顶度之说，其或然耶？

毛伯雨少宗伯式郇其先德名辉祖，曾在上书房行走。毛以嘉庆己未与毛灵舒阁学同举进士，及散馆，阁学留馆，宗伯改部。阁学擢詹事时，睿皇谓董文恭公曰："毛师傅之子亦官詹事矣。"董乃以新授詹事某为浙江人，前上书房行走某为山东人，其子某与新詹事同榜进士，现官吏部郎对。未几，宗伯遂擢京堂。灵舒阁学虽曰因人致福，岂非命哉！

关镜轩侍郎善画，内廷画事尝与笔焉，高宗宠赉甚优。时戴文端公以四品京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日高庙召见，语及画事，文端以不知对。诘之，则对曰："善画者，关槐也。"人始知关之叠受恩施，皆上之所以予戴也。朱文正公之为掌院学士也，睿皇尝问以衙门中有学问最优者否。文正误以为内阁衙门，乃以叶云素舍人继雯对，又适忘其名，辄以字对。叶时为中书，充军机章京。余同年叶芸潭绍本时为编修，一日忽有督学福建之命。入谢，上问其官中书几年，充章京几年，典试几次，同考几次。时翰林中书叶姓只一人，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闽已过岁试，例得留任，在闽凡五年。云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职，遂不得补官。一幸得，一终不得，皆其命也。人谓君相造命之说未确，余曰此足见君相之造命也。

同年徐少鹤颋，壬申以学士督学安徽，癸酉一榜拔贡出其门。壬午后以阁学督学安徽，乙酉人才又罗而致之门下。同人羡之。到任逾年而卒，癸未十月三日卒。特旨加侍郎衔，其子赐举人。徐曾供职上书房，亦异数也。九月圣驾谒西陵，迂道临朱文正公墓，赐其曾孙举人。圣人眷念书房旧臣，恩礼之隆如此。

道光辛巳，陈午桥御史鸿充河南正考官，余同年尹竹农济源为之副。时尹官礼部郎中。嗣陈擢给谏，尹改御史。壬午夏，尹有督学云南之命。次日召对，上询知上年以御史充河南正考者乃陈鸿也，改命陈视学云南，尹仍守原官。以尹视陈，固各有幸有不幸也。尹以是年八月出为建宁太守，后仕至巡抚。陈止终于通政参议。

旧例，乡、会试于听宣之日，各赴午门前。先时内阁拆本传出某某为考官，某某为同考官。其得差者咸集朝房，更换朝服，俟宣旨时出，行三跪九叩礼。礼毕，乡试赴顺天府上马宴，会试赴礼部宴。宴毕，各取金花、表里、杯盘等件，再赴贡院。竟亦间有不赴午门在家听信，得信后再赶赴行礼，盖得信距行礼时尚有数刻，不致误也。房考多不赴宴，于行礼毕竟奔入闱。其表里等件属亲友领收，或托衙门中友代送至家。其不肯赴宴者，盖以第三房为孙前辈辰东不利之屋，

尝见鬼害人，恐后到则闱中房舍为人占满，只余第三房与之，故由行礼后竟奔入闱，为先占屋舍也。嘉庆□□年，凡听宣者始有投递职名之例，有不到者，御史指名参奏。二十四年己卯，因袁金溪给谏铣奏，其本始不发阁，届期派乾清门侍卫二员赍至午门前拆封宣读。得差者不用更换朝服，即于宣毕行三跪九叩礼，即行入闱。所有上马宴停止。其应得表里等件，乡试由顺天府、会试由礼部派员赍至午门前，按名给赏。其欲先行占屋者，亦争车骡迟速而已。

新进士胪唱鼎甲，跪听宣诏毕，鸿胪寺鸣赞官赞礼，然后行礼。先期鸿胪官必教演娴熟。嘉庆壬戌，殿撰吴棣华先生廷琛闻读诏声，以为赞礼也，乃行礼。读声不已，乃起跪叩首无算。时陈春溆师官副都御史，劾其失仪，乃议处鸿胪官教演不善者。折中有“尼雅枯鲁”之为“跪”也，“亨奇那”之为“叩首”也，“伊哩”之为“起立”也等句，人佳其有文调。

会试中额，向无一定。乾隆元年丙辰科会试取中二百八十五名，较节年中额多至一倍。乾隆末额渐少。嘉庆元年丙辰科会试取中一百四十八名，较节年中额加增三十一名。

乾隆丙辰科：

满洲蒙古取中十名	汉军取中四名
直隶取中三十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东取中二十名	山西取中十六名
河南取中十八名	陕西取中十二名
江南取中三十八名	浙江取中三十六名
江西取中二十一名	湖北取中十四名

湖南取中八名　　福建取中二十名

广东取中十四名　　广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六名　　贵州取中六名

云南取中八名

嘉庆丙辰科：

满洲取中四名　　蒙古取中一名

汉军取中二名　　直隶取中十六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东取中十一名

山西取中七名　　河南取中七名

陕西取中五名　　江苏取中十五名

安徽取中十五名　　浙江取中十六名

江西取中十五名　　湖北取中五名

湖南取中五名　　福建取中七名

广东取中七名　　广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五名　　贵州取中三名

云南取中四名

嘉庆朝乡、会试主考、总裁从无联得衡文之差者。戊寅乡试，王宗伯引之充浙江正考官，己卯复充会试副总裁。乡、会联次衡文，惟王宗伯一人，亦异数也。

国朝满、蒙由词林入阁者，道光以前只尹文端继善一人，可谓难矣。座师英协揆未得即真。至同年穆鹤舫相国拜命，同谱荣之。英师贺诗有曰："岂为门墙私志喜，喜君直接尹文端。"今川督宝献山同年不由协揆即拜命入纶扉。同年中一时有两人为满、蒙翰林所难得之人，可为大幸。

嘉庆戊辰，庶常散馆，崇同年绶改三等侍卫。以庶常改武职，从未之有。同时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文公宁为广侍郎兴所讦，降编修。都中有一联云："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武互易，天然对偶。

沈舍人钦霖典试湖南，其家人因索蚊帐戳伤内监试，沈以失察褫职。嗣以会典馆效力，赐举人，又以会典告成，开复中书。因由举人开复原官，不准作进士出身。其时为之奏请之堂官，俱以不即斥驳处分云。

庶常散馆改归原班，自嘉庆辛酉科始。甲戌，庶常散馆无归班者，同年彭春农学士之兄邦畯以主事用，云南蓝公瑛以知县用，军机已述旨进呈。乃特改彭为知县，蓝归原班。是科归班者，蓝瑛一人而已。

故事：新进士朝考，阅卷大臣取足名数，拟定名次进呈。乙丑四月二十七日朝考，上特命选择十卷呈览，钦定前五名，大臣所阅自第六名拟定。顷复传旨，试卷中有诗意、末句切东巡者，自当选入阅卷。诸公即以此卷置第一呈入，钦定为第一，即臣元之卷也。其余四人，上于九卷中选取，亲加次第焉。是日午刻雨，圣心大喜，令军机、南斋大臣暂缓退直。俟试卷去取毕，发出此五卷，令诸大臣阅看，因具奏颂睿鉴焉。小臣何幸，仰蒙旷典，作纪恩诗，末有云："新莺出谷翎犹弱，惭愧人称第一声。"盖不胜幸且愧矣。第二为徐星伯松，后以编修督学湖南，落职遣戍，复起为中书，迁礼部郎、御史，出为榆林守。第三为孙平叔尔准，后以编修出守汀州，擢安徽

巡抚、浙闽总督，谥文靖。第四为童望轩潢，以庶吉士改礼部主事，数年病卒。第五为陈萸坪俊干，以庶吉士改户部，出守肇庆。

乾隆间考试差入选者注榜揭示，然得差者多不问榜上之有无名也。嘉庆间考者交传讫，不揭浮签，浮签由内揭去。次日发派大臣阅卷，取者总定甲乙呈览，不拆弥封，取否均不知也。有典试者，或召见时，上语之名次，或语军机大臣，然后得知。余戊辰科充陕西正考官，名列第八，副考官程家督第十一。其江南副考，前科皆以考取第一者为之。是科上有第一系安徽人不能充江南考官之谕，盖太湖李编修振翥也。后李得浙江副考，以是知之。及庚午，上欲使未邀恩者均得衡文之荣，凡曾充考官及同考者俱不复用。然辛未会试，同考江西夏生圃给谏修恕、山东张秋圃侍御源长、湖北刘筠圃给谏彬士，均邀复用。盖名单久定，届时有外出者，有已故者，临期更易，偶未细核耳。癸酉以后，考差则派出阅卷诸臣，各以去取标记进呈，不复总定甲乙，以御史某之奏也。考差向用文二篇，试帖诗一首，己卯裁四书文一篇，改《易经》文一篇。后即以此为例。

嘉庆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命典试陕、甘，程小鹤同年家督为副。小鹤尊人鹤樵先生国仁，上年丁卯科充陕西正考官，父子连科典试一省，亦佳话也。榜发，有张树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场不合例而黜。鹤樵先生爱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为加评语以志惋惜。及次年，乃得第。盖张不当出鹤樵先生门，必待小鹤而后举。信乎科名其有数也。榜发来谒，语毕汕然。

关中乡试，有聿右字号，专为甘州、西宁设也；有聿左字号，则合关内之叙州，关外之安肃、镇西、迪化统计之也。每试，聿左、右各轮一科，科中一卷。嘉庆戊辰余典试时，聿左七十三卷中取一卷，以迪化至长安计官路及万，而中额如此其少，未免过苦。其时抚陕者为同里方葆岩制军维甸，余向商之，甚欣然，拟便奏请增额。无何，方擢浙闽总督去，事乃寝。嘉庆己卯，增设聿中一号，分叙州、玉门、敦煌归之。从长制军龄请也。一额之增迟以一纪，殆有数耶！

甘省文风初惟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昔时宁夏与凉州别一丁字号，取中二人，凉州人以为苦，具呈愿归大号，屡不准。至乾隆戊子，凉州始得归大号应试。至此，每科凉州获售者不仅一人矣。又有木字号，为榆林设也，宁夏归之。然宁夏以一科归木字号取中，一科归大号取中，不专守木字号也。

贵州学政向无棚规，取进童生历有红案银两。嘉庆四年二月有人条奏，奉旨询之任满谈学使组绶属实，上谕曰："各省学政棚规系陋习相沿，非私卖秀才可比。若将棚规红案银两概予裁革，则学政办公竭蹶，岂转令其营私纳贿耶？况各省地方官所得，各项陋规不一而足，尚难一一禁止，乃独于读书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者遇事搜求，亦殊属无谓。惟此项红案，只应令新进童生量力交送，实无力者即当量为减免。傥于规外复加多索，则必重治其罪。"圣人准情立制如此。其人盖弹前学政陈伯恭先生崇本而类及之也。其时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次年上以贵州地瘠，恐日久复旧，遂裁革，增学政养廉五百两。贵州学政向为美官，今不然矣。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年间行之，后亦渐止。嘉庆四年，上以监司大员职任巡查，视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准各省道员照藩臬两司例密折封奏之谕，三月十日也。各省教授向系从九品，教谕、学正、训导均未入流。其加教授为从七品，教谕、学正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始也。

乾隆末年，宫内太监时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盖缘王公大臣所用过多，向无定额，太监多投充私宅。嘉庆四年始定额数：亲王准用七品首领一名，太监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领一名，太监三十名。贝勒准用二十名。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额驸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终报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终报都察院查核。俱各汇奏。

道光元年十月，内务府检查内库绸缎等项存者若干件，奏请发交外库备用。上乃命悉数分赐大学士、九卿及翰詹科道。于是以官职高卑为差等。余官编修，分得天青江绸一端、回子锦一匹，小臣不胜庆幸之至。腊月充实录馆纂修，复有瓷器之赐，时余以奉使沈阳，不与焉。二年八月八日，馆臣又有水果四盒之赐，余分得苹婆脯三枚。此次较对亦得分食，麟侍讲见亭庆不取果，而以盒与之。

近京师宴客，器皿精致，不独外省所未见，即京师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来，多出于内府。嘉庆十□年，瓷器库以库贮充斥，请发出变价。□□年再发一次。于是旧瓷悉出，间有明代者。其式样之工，颜色之鲜，质地之美，往时外人偶得一具，必将珍为古玩，今乃为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备至十数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兹。

岁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长安街。一象病而卧地，少顷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复转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乃毙。向北而拜，盖谢恩也；向西而拜，盖不忘所生之地也。象亦可谓灵物哉。

凡宝物皆有精气。宣和玉杯之将败，有白光从阁上冉冉去；明时铜鼎之将毁，静夜长鸣如虬吟。《韵石斋笔谈》载之，固不独宝剑之气见于丰城也。余为举子时，谢赐衣恩，五更往右上门。时冬夜寒甚，天色尚早，因入护军直宿之室小憩。有老骁骑校话及嘉庆二年十月廿一日乾清宫灾时，伊在殿屋上救火，初见白烟一缕起自殿脊，直上高约一二尺。烟中即现一冠带人，高亦不过尺许，愈上愈小。顷闻裂帛一声，化为黑烟而散。自是或现女子身，或现道士身，或现书生身，或现盔甲身，高者尺许，短者数寸，不一而足，及殿脊火出乃止。盖皆殿中珠宝精也，为火所焚，真精上出，火爇迸裂，故闻裂帛之声。黑烟一散，下亦煨烬矣。

和珅查抄议罪后，分其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丰绅殷德尚十

公主。半为庆亲王府。时尚为郡王。及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慇绵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皆和家故物也。此项亲王尚不应有，而和乃有之，庆亲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较大内稍小，镫则较内为精致。因分设于紫禁。今景运、隆宗两门外，凡所陈设铁缸及白石座细铜丝罩之路镫，皆其物也。

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相国之子额驸丰绅殷德。主未嫁时，呼和相国为丈人。一日高宗携主游同乐园之买卖街，和时入直在焉。高宗见售估衣者有大红夹衣一领，因谓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主呼和为丈人，不知其故。闻主少时衣冠作男子状，或因戏为此称耶？

各关征税，国初定有正额。后货盛商多，遂有赢余，而司权者竞苛取以求胜，于是赢余一项，更有比较上三届最多年分之例。见好者固日渐加增，缺数者亦时多赔累。上洞悉其弊，嘉庆己未三月分别核减，著为定额。其三年比较之例永停。而是年有德御史新以山海关减数较每年所解少至二万五千余两，请再增二万两，其余仿此酌增。上掷还原折，切谕其非。然自减后，九江关犹亏缺二十六万余两。任观察兰佑革任。后其任者遂于木料过时多报其数，厚征以补其缺。国家之税量货而征，加则不可，于是以少为多，商虽怨而无如之何。余过九江关，船户言此船向报税银五两，今当七两有余。盖本一丈者量为一丈数尺，以此取盈焉。

嘉庆四年核减工关赢余数目：

辰关三千八百两　武元城二两

临清关三千八百两　宿迁关七千八百两

芜湖关四万七千两　龙江关五万五千两

荆关一万三千两　通永道三千九百两

渝关、由闸关、南新关、潘桃口、潘家口、古北口、杀虎口，以上

木税，正额之外向无盈余。

嘉庆四年核减户关赢余数目：

太平关七万五千五百两额税四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两零

粤海关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

九江关三十六万七千两

淮安关十三万一千两

海关庙湾口三千八百四十两

闽海关一十一万三千两

芜湖关十二万两

扬州关七万一千两

浒墅关二十五万两

西新关八万八千两

凤阳关一万七千两

江海关四万二千两

赣关三万八千两

北新关六万五千两额税银十万七千六百六十九两

浙海关四万四千两

天津关二万两

临清关一万一千两

坐粮厅六千两

崇文门盈余十七万三千二百两

左翼盈余一万八千两

右翼盈余七千三百二十两

夔关十一万两

武昌关一万二千两

归化城一千六百两

梧州厂七千五百两

浔州厂五千二百两

打箭炉向无例额，照例尽收尽解。

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两零

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一十四两零

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两零

乾隆朝江南地方黄河漫口次数：

乾隆七年七月铜山县石林口等处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龙。

乾隆十年七月阜宁县陈家浦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县豆班集漫口，本年七月合龙。

乾隆十八年八月张家马路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龙。

乾隆十九年八月孙家集漫口，二十一年十月合龙。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韩家堂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陈家道口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老坝口漫口，本年九月合龙。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睢宁县郭家渡漫口，本年九月合龙。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魏家庄漫口，本年八月合龙。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李家庄等处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河南地方黄河漫口次数：

乾隆十六年六月阳武十三堡漫口，十七年正月合龙。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杨桥等处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龙。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仪封等处漫口，四十五年二月合龙。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考城五堡、芝麻庄等处漫口，本年八月合龙。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张家油房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龙。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焦桥漫口，本年本月合龙。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青龙岗漫口，四十八年三月合龙。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龙。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睢州十三堡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顺治间，林司农起龙条奏军营绿旗兵制，略曰：有制之师兵虽少，以一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贵，兵愈弱，而国贫。今天下绿旗营兵几六十万，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是六十万之多，仍不足当数万之用。推原其故，总缘将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甚有地方铺户命子侄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饷则归之本管。又马兵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至驿递缺马，亦借营兵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项，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又春秋两操之法，竟不举行，将不知分合奇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法。徒空国帑而竭民膏，虽有百万之众，亦属何益。然其大病有二：一则营兵原以戡乱，今乃责之捕盗。一则出饷养兵，原以备战守之用。今则加以克扣，兵丁所得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发，贫乏之兵何以自支。今总计天下绿旗兵共六十万，诚抽得二十万精兵，养以四十万兵饷，饷厚兵精，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云云。足见营伍废弛大概。然以兵为伴当，器械钝敝之弊，今亦不免。古北口提督衙门兵马册档内有轿夫十八名，皆战兵充役，为阿公迪斯所奏。山西之兵以将领令之服役过严，遂怀恨，砍伤本管参将王栋，为倭公什布所奏。岂旧习相沿，未可除耶？余于乾隆甲寅、乙卯随任六安，有德参将海者莅任，合兵演习枪箭，无一日或辍。每晨曦欲吐，而教场之枪声已发矣。兵初苦之，既复甚感，盖月饷可得足平也。六安营兵素多事，至是地方安帖。盖整顿与废弛，惟在其人也。德，满洲人。

郑方伯源琦之伏法也，或谓侍郎罗国俊劾之。余于史馆曾见弹章，衔名由内裁去。略曰：如湖南布政司郑源琦者，凡选授州县官到省，伊即谕以现有某人署理，暂不必去，俟有好缺，以尔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资斧告匮，衣食不供。闻有缺出，该员请示，伊始面

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细询其故，需用多金，名为买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该员财尽力穷，计无所出，则先晓谕州县书吏、衙役人等，务即来省伺候。书役早知其故，即携重资而来为之干办。及到任时，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于衙役，以讼事入乡，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由此而入族保、词证各宅，逐一搜求，均须开发。迨到案时，不即审结，铺堂、散班之费，莫可限量。盖各有所挟，积渐之势使然也。是以贼盗蜂起，不敢申报，报则枉费银两，不为缉获，获即受贿放去，毫无裨益。谚云："被盗经官重被盗。"凡此，皆由署事官员贻害之所致也。盖不见机取利，则瓜代者又至矣。内有一二自好者，任其摆弄，不肯曲从。如长沙府属之湘乡县知县张博，实授已七年，在任不满四月。湘潭县知县卫际可，实授已五载，至今并未到任。大率好缺皆然，不胜枚举。巡抚姜晟近在同城，岂无闻见，只以其纳贿和珅，莫可谁何。盖自守则有余，而振刷则不足也。且闻郑源琦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昨岁九月，因婚嫁将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凡此靡费，皆民膏脂。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贫，贫者益苦矣。臣不忍坐视一方赤子日填沟壑，冒昧直陈，不敢隐讳，亦不敢虚饰云云。此折颇简切。是以王三槐之乱则曰"官逼民反"。由此观之，倚仗权门，鱼肉百姓，正不独一郑源琦也。

其时云南尹阁学庄图召至京，即以整饬吏治入奏，略曰：现今所急者川省军务，尤莫急于各省吏治。吏治日见澄清，贼匪自然消灭，贼匪不过癣疥之疾，而吏治实为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调剂，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诫谕所能耸其听也。臣以为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则弊终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则病终无由治。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

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云云。语极明快。后半则请清查陋规，以乾隆三十年前旧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后续加者去之。谓与其任凭隐瞒，以酿无穷之弊；何如明为指破，以施调剂之恩耳。

盐法之弊，盐价愈增而弊愈甚。江南私盐充斥，固由私枭，亦半由粮艘盐船之夹带。戊寅岁，江、广缉私颇力。孙寄圃制军奏言："与其巡查于私盐上船之后，不若严缉于未经上船之先。江安回空漕船收买芦盐，入山东境即行随路售卖。其至江、广者，则由淮南、淮北场灶之透漏，淮北则海州、沭阳一带，由□□集运，至北运河上船。淮南则宝应、高邮、甘泉境内，由六闸、凤皇、壁虎等桥上船。乃北运河一带，责成河标右营游击；淮南一带，责成扬州营游击，均协同文员按所拨巡。仍由运司筹给员弁兵役薪水饭食、雇坐船只、灯烛等项之用。其江、广盐船夹带，则责成奇兵营游击，协同文员巡视黄速港、老虎头等处，禁其私运上船。"其法似严而私盐如故。良以私枭俱为亡命，巡查者莫可谁何。而盐船之夹带名为官物，监掣处或守旧规，遂致偷漏。粮船之回空催趱者，或恐迟误，极力趱行，不暇盘诘。即如吾邑之官盐每斤五十八文，私盐每斤四十二文。私销公然于江岸售卖，百姓利之，官不能问。他郡当亦同然。甚有本为官盐，名为私枭。河南项城食芦盐，上蔡食淮盐，上蔡与项城接壤。芦盐价半而色白，其盐真；淮盐价倍而色黑，其盐杂。上蔡之人即于项城买盐，是官盐也，然一入蔡境，则为私贩。故项城盐每岁畅销，上蔡令每年处分。红胡等辈俱以私贩而起。然必上蔡以南不准买芦盐，不但价贵，民自不肯，且一年即有半年淡食，民亦不能。明万历间，黄河以南盐价腾踊，私贩甚众，各执利器，往来自如，官军莫敢谁何。御史李戴奏曰："私盐之众，由官盐之不行。官盐之所以不

行者，商人因脚价重，不搀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官盐价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盐日众。”可知盐法之弊，今昔一辙。是安得贤有司筹一善良之策息事足民，行之永久而无弊也。

嘉庆十年四月十五日，山东全中丞保代奏江西监生况元礼条陈时务策一折，上以况元礼所陈五款皆系条列时事利弊，其中不但无违碍字句，且有可采之处，尚堪嘉许。着全保赏之银百两，缎二匹，令其自行回籍。圣德渊涵，不遗葑菲，而元礼慷慨直陈，亦有足传者。特录全公原奏及所上全公书，以贻当事观鉴焉。

署山东巡抚臣全保奏：本月初五日，有江西监生况元礼赴臣衙门呈送封章条陈，恳乞代进，并禀称因中途马毙，不得叩阙等情。查该监生年已七十，诘其因何越分言事，是否意图干进。据云皇上求治若渴，广开言路，草茅下贱不过藉达愚诚。且年已衰老，实无希幸之心等语。臣查禀内所列五条款目皆系时事，即据弥封呈请代奏，不敢壅于上闻。兹将封策原禀，一并恭呈御览。

况元礼上山东全抚宪代奏禀：为挟策入都，中途马毙，不得叩阙恭进，乞代转奏。钦惟我皇上临御大宝，求治若渴，不弃刍荛，多方容纳，惟恐言路阻塞。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感激思奋，欲以自献。生家处江右，念切日边，斋沐祓濯，谨就时务切要者五事：一曰足兵。二曰理财。三曰靖洋。抄附乾隆五十八年上广东长总督海盗条议。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后当图久远之计。即此五者汇成一策，敬谨缮写装潢。本拟驰赴都门叩阙恭进，奈事有相左，遇不从心。以三月十五日在王家营雇车起旱行，至红花埠遇雨泥泞，边马倒毙一头。次日至李家庄，辕马又毙。三马毙二，原车不能前进，一路短盘至济，资斧告罄，进退维谷。窃念生所言者均属关系国家现在切要之图，自嘉庆四年蒙皇上广开言路以来，七年之内曾无一人言及。若以马毙之故辄废半途，无由上达天听，在生固不足惜，诚恐上辜圣主天恩破格求言之典，而薄天下之无人耳。山东接壤畿辅，大人体国公忠，是敢特叩崇阶，恳乞代为转奏。生谨当待罪宪辕，恭候皇上命

下，不胜战栗之至。原策甚长，未录。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同年程次坡御史条陈川省积弊，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此川省之弊蠹，正恐不独川省为然也。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在能使亲民者极力整剔而已。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奸者有所忌惮而已。上能整剔，下有忌惮，其弊久而自除。吾愿凡膺民社之责者，人人如鲁典史之存心，则善矣。典史忘其名。

程御史折又云：川省吏治日趋严酷，州县多造非刑，有绷杆、钩杆、站笼等名，此类当与吾乡鹦哥架、美人妆相等。地方官待胥役则付之宽典，治愚民则绳以峻法，几何不轻重倒置耶？古来“贪酷”二字连缀而言，贪则鲜有不酷，酷则鲜有不贪者，盖酷正所以济其贪也。作法于凉，古人深戒。

有人持手卷一轴求售者，白绫行书，为明主事杨眉伯自书旧劾太监题本一件。云：署管街道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杨所修题为内员擅殴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赐乾断以申体统事：窃照朝廷设官分职，各有职掌，孰敢紊而孰敢拒者？职奉部札署管街道，兢业自持，每以蚊负是惧。恭炤五月初三日夏至，圣驾大祭地于方泽，凡经繇处所，一切棑棚、接檐、榥杆，例应拆去，以肃观瞻，业已行令各坊拆卸去。后又于本月二十日，该司礼监掌印太监褚宪章差内使秦、陈二员，同会极门李旗尉到职公署，传将一应榥杆、棑棚、接檐，务要尽行拆卸等因，奉此遵又檄行各坊。尤恐奉行不力，职亲赴地方公同拆卸。即出严示，如有下役需索户人分文者，许即喊禀，以凭究赃，题参正罪。张挂通衢晓谕外。臣见都会之下居处鳞集，非公侯贵戚，即绅士内

臣，凡遇郊祀经繇处所，一应排接等项依限拆卸，并无抗违，所以遵朝廷之功令也。

乃有方泽坛泰拆街牌坊对面，侵占官街高架脊棚一座，用黄纸大书“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字样。臣诣视之，并无上用钱粮，实开张烧酒杂货店也。及再讯系何人户，突有内官一员挺身出，辱问系何官，乃称司设监管理官陆永受也。其棚实系圣驾往回迎面御览之处，万一上问，咎将谁诿。职宛言相劝，仍责开铺户赵二立行拆卸。今本月二十六日，本部尚书刘遵宪、侍郎李觉斯、营缮司郎中夏士誉、都水司郎中韩友范、监督郎中何敦伯、监督员外侯效忠、太常寺少卿提乔、署工科印务左给事中尹洗、巡视城工工科给事中李如璧、巡视厂库四川道监察御史叶初春、内官监总理工程太监苏我民等公，阅方泽坛工。而陆永受统内官十余员，并党恶王识货等，怀拆卸脊棚之恨，率领多人攒臣詈殴，扯碎公服，将跟随皂役乱行毒打。又捉班役董科，在于祭坛禁地擅行重责二十二板，几毙，现锁羁铺。即众臣对面，莫敢谁何。臣思拆卸一事，原所以净街道、肃观瞻而光大典也。内臣陆永受等不遵功令，即行拆卸，反蔑祖制，詈殴部官，敢于祭坛重地擅自行刑，事出异变。夫臣子气节，祖宗将万年以培养之，皇上将百计以振育之，安忍挫辱之至，于此极也。其原棚所贴黄纸并本官陆永受亲书职名，不敢擅进御览，除送司理监照验外伏，乞敕下该衙门，将陆永受等及党恶王识货等一并严提究治施行。缘系内员擅殴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赐乾断以申体统事，谨题请旨。五月初二日奉圣旨：“陆永受等、王识货等，著司理监问明具奏。”该司理监典簿何景立覆，奉圣旨：“典理街道宜清。陆永受擅行辱官责役，殊属不谙，着降三级，打二十，照旧。王识货等着释放。徐之麟等姑免究。该衙门知道。”崇祯十五年八月日，偶自公无事，忆及长安往迹，不觉怆然书之，用志圣恩之难忘也。杨印所修，眉伯甫。胜朝阉寺肆无忌惮，于此可见。

卷三

跳神，满洲之大礼也。无论富贵士宦，其内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无字。亦有用木龛者，室之中西壁一龛，北壁一龛。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则以南方为上。龛设于南，龛下有悬帘帏者，俱以黄云缎为之。有不以帘帏者。北龛上设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龛上设一杌，杌下有木三。春秋择日致祭，谓之跳神。其木则香盘也。祭时以香末洒于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为祭祖。尝与嵩观察龄、伊孝廉克善详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为正龛，西为旁龛；东向则以西壁为正龛，南为旁龛。不知所谓旁龛，正其极尊之处。始悟《礼》所谓以西方为上、南方为上，与此正合。极尊处所奉之神，首为观世音菩萨，次为伏魔大帝，次为土地，是以用香盘三也。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中壁所设，一为国朝朱果发祥仙女，一为明万历帝之太后，关东旧语称为“万历妈妈”。盖其时明兵正盛，我祖议和，朝臣执不肯行，独太后坚意许可，为感而祀之。国家仁厚之心，亦云极矣。余则本家之祖也。其礼，前期斋戒。祭用豕，必择其毛纯黑无一杂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于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毕，以酒浇入豕耳，豕动则吉。若豕不动，则复叩祝曰：“齐盛不洁与？斋戒不虔与？或将有不吉？或牲毛未纯与？”下至细事，一一默祝，以牲动为限。盖所因为何，祝至何语而牲动矣，其牲即于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胁、肺、心，排列于俎，各取少许切为丁，置大铜碗中，名“阿吗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献礼。主祭者前，次以行辈排列，妇

女后之。免冠，叩首有声。礼毕，即神前尝所供阿吗尊肉，盖受胙意也。至晚复献牲如晨礼，撤灯而祭，其肉名“避灯肉”。其礼，祭神之肉不得出门，其骨与狗。狗所余骨，则夜中密弃之街，看街者即为埋之，亦有焚为灰而埋者。惟避灯肉则以送亲友云。旧礼，舍外一见祭室灶烟起，不论相识与否，群至贺，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后渐以主人力不足供众，遂择请亲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铺以油纸，客围坐，主家仆片肉于锡盘飨客，亦设白酒。是日则谓吃肉，吃片肉也。次日则谓吃小肉饭，肉丝冒以汤也。其所谓阿吗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谓此不可令客食也。然亦有与客食者。盖主家人多，当其自尝尚不足，故不能食客；若主家人少，自尝有余，又恐弃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与客也。客食毕不谢，唯初见时道贺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长丈许，杆上有锡斗，形如浅碗。祭之次日，献牲祭于杆前，谓之祭天。旧有祝文，首句云：“阿布开端机。”国语“阿布开”，天也；“端机”，听也。谓曰天听著。下文为某某设祭云云。今多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觉其文首句词气阔大，其祝时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择于某月日献牲设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妇人则不与。其锡斗中切猪肠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饲乌。盖我祖为明兵追至，匿于野，群乌覆之。追者以为乌止处必无人，用是得脱，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鹯从未敢下，是一奇也。锡斗之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横衔之。至再祭时，则以新易旧而火之。

祭之第三日换锁。换锁者，换童男女脖上所带之旧锁也。其锁以线为之。旧礼，生人后乞线于亲戚家，为之作锁。今不复乞线，但自买线为之。线用蓝白二色，亦有用红黄者。聚为粗线作圈，线头合处结一疙疸，结处剪小绸三块缝其上。旧例，上次祭时所带，必至下次祭时始换之。今多只带三日即取而藏之。下次祭时再带之以俟换。其换锁之仪，用箭一枝，搭扣处系以细麻及新锁。院中神杆旁别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剪白纸作垂绥二以系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钉，用黄绒绳一条，其绳极长，一端挂于钉上，一端牵于门外，系之

柳枝上。令带锁者群聚围座一处。主祭者持箭，以麻缕新锁绕于香烟上，然后取一细缕搏于带锁者之怀。置已遍，复绕于烟，每绕一度，怀麻缕一度。如是者三，然后换新锁。其旧锁即系于所牵之黄绳上。自国初以来，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坏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时每挂一黄布袋，即用以贮黄绳者也。当祭时开袋取绳，祭毕仍贮之，悬于神前。其带锁，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归后，始止。每换锁时，有祭品一席，撤供即置于带锁者围座处，群争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归者，虽年二十余亦行此礼，亦与群儿攫食，盖受福之意也。

满洲跳神，有一等人专习跳舞、讽诵祝文者，名曰“萨吗”亦满洲人。跳神之家先期具简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设供献黑豕毕，萨吗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即太平鼓），摇首摆腰，跳舞击鼓，铃声鼓声，一时俱起。鼓每抑扬击之，三击为一节，其节似街上童儿之戏者。萨吗诵祝文，旋诵旋跳。其三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兰梭林端机”，译言三位听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孙扎梭林端机”，译言五位听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择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别有手鼓、架鼓，俱系主家自击，紧缓一以萨吗鼓声为应。萨吗诵祝至紧处，则若颠若狂，若以为神之将来也。诵愈疾，跳愈甚，铃鼓愈急，众鼓轰然矣。少顷祝将毕，萨吗复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凭其体也，却行作后仆状。主家预设椅，对神置，扶萨吗坐于椅。复作闭气状，主人于时叩神前，持杯酒灌豕耳。豕挣跃作声，主家乃阖族喜，曰：“神圣领受矣。”乃密为萨吗去鼓、脱帽、解铃，不令铃鼓少有响声。萨吗良久乃苏，开目则闯然作惊状，以为己之对神坐之无礼也，急叩谢神。徐起，贺主家。礼毕，众乃受福。萨吗，即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即婆娑乐神之意。帽上插翎，盖即鹭羽鹭翎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二十年前余尝见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萨吗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礼之省也。

汤山之东三家店有一破庙，外有碑卧焉。为赵子昂书，大楷，颇

近颜鲁公。宝五峰冠军奎手拓数字，惜无人护持也。

木兰为较猎之所，又谓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着鹿皮，衣鹿角冠，夜半于旷山中吹哨作牡鹿声，则牝鹿衔芝以哺之。盖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于死，死则牝鹿衔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驾临，以行秋猕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倾圮已久，内有字曰“敬德监造”，乃元时物也。五峰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状。其左者，上一小额，曰“孝敬之墓”。以过路，未将榻出。右者，门半开，露半身小儿。

大觉寺在圆明园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犹擅泉竹之胜。斌笠耕太仆尝游憩焉。次日晨起，欲穷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栈，其山甚高。山顶有玉皇庙，惟一老内监卢姓，养静其中。每日下山，樵汲自给。山有洞，洞口石明净，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山上皆砖砌若城。山顶有真武殿一间，其门内尘封，乃返。告之方丈慧彻，慧彻戒莫再往。问其故，告曰：“二栈之内监颇有道行。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诵经如故。久之，不为动，女乃言曰：‘本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净石，即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颇坚，不能害，自后约为谈友，可乎？’内监许诺。女出入必风。于是日至城中，有所见闻，归必以告。因言：‘但不能进内城，正阳门有关圣守之。各城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处有蟒妖，不可轻至也。”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园一区，本傅东山部郎园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园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广大之。后归于胥叟相国师，师乃修葺名之。

京城贡院内有一白蛇，出则不利于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孙辰东没于其中。孙盖非考终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于亲友同为房考者约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乡试，杨编修希铨与某以此舍为会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墙忽倾倒，如人力推者然。惧而出，不

敢食于此，而家人及乡厨场中谓乡官厨为乡厨。遂以为厕。一日有青蛇一自户下出，了不畏人。众趋视，则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盂，长六七尺，蟠于舍中，昂首视人，群惧而奔。不数日，同考广东崔舍人槐没于闱中，贵州某病亦几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则又不仅一白蛇矣。

孙没于第三房，后颇为厉，拆而改葺，亦复未安。自其子河间太守宪绪释褐后，稍稍安静。某科宪绪以充同考官，众留此屋与之。孙已携香楮入闱，至舍设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己巳会试，同年邵编修葆钟充同考，不知此舍为孙之屋也，居之。试事毕，亦无他异。揭晓前一日，同人有贺之者，询得其由，是夕寒热大作，填榜时竟不能升堂。出闱半月而没。甲戌春闱，孙少兰侍御入闱最后，惟余此舍。少兰乃约与余同居。问之辛未同考，已无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废。今复有崔舍人之事，又将废一屋舍矣。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毁于火。其在蚕池口者曰北堂。在东堂子胡同曰东堂。在宣武门内东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内有郎士宁线法画二张，张于厅事东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闭一目以觑东壁，则曲房洞敞，珠帘尽卷，南窗半启，日光在地，牙签玉轴，森然满架。有多宝阁焉，古玩纷陈，陆离高下。北偏设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于中，灿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发。壁上所张字幅篆联，一一陈列。穿房而东有大院落，北首长廊连属，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润。又东则隐然有屋焉，屏门犹未启也。低首视曲房外，二犬方戏于地矣。再立东壁下以觑西壁，又见外堂三间。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离。堂柱上悬大镜三。其堂北墙，树以槅扇。东西两案，案铺红锦，一置自鸣钟，一置仪器。案之间设两椅。柱上有灯盘四，银烛矗其上。仰视承尘，雕木作花，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状。俯视其地，光明如镜，方砖一一可数。砖之中路白色一条，则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内，寝室两重门户，帘栊窅然深静。室内几案，遥而望之，饬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则

犹然壁也。线法古无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见也，特记之。

尺五庄在南西门外里许，都人士夏日游玩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娱宾。其西北为柏家花园，有长河，可以泛舟。有高楼，可以远眺。茂林修竹，曲榭亭台，都中一胜境也。尺五庄乃其附庸耳。其初俱为王氏之园，继为果亲王府所有，后乃归之柏氏。柏氏不恤其村人，嘉庆六年大水，近园饥民竞相蹂躏，高楼则拆毁之，大木则斧戕之，林竹池荷鞠为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于明氏，尺五庄则分鬻于多氏。明太守者丰于财，乃购料庀材，欲复其旧而更壮之。费资万余，材甫粗备，未及修而没。其家乃转售其材于匠氏，半造者亦毁而售其材，荒烟蔓草中，但余一片长河而已。尺五庄亦转为特廉访所有。廉访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宁，洊擢为陕西廉访。廉访之购斯庄也，将以娱老。未几卒，公子乃于此地营窀穸焉。转眼沧桑，可胜感叹。庄外余一亭，沿河构屋数间，周曲设以苇篱。有售酒食者，以供游人饮歠。城市庄严，到此饶有野趣，都人称“小有余坊”焉。

余少读《书经》“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余岁，稍解文意。以为黄河虽大，焉能怀襄山陵以至滔天也，当系史臣故甚其词耳。后督学中州，按部陕州罢，亲至三门以观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两面皆山，中夹一河，宽可数十丈，溯腾澎湃。至三十里将尽之处，忽有一山如堵墙，横截其中。禹将此山凿三洞，如城门而大，中为神门，右为人门，左为鬼门。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当未凿门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势不得不漫左右两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滔天”不能也。今神门船不敢过，人门亦不可进，盖门旁有矶，稍不得法，则船必触矶而败。往来者惟鬼门耳。第当其时禹如何而凿，此其所以为神功也。立三门山上遥望之，可里许，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势甚猛悍，至此触石柱分流而下，其势稍杀。此即所谓砥柱也。又东则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夹河，势不得逞，是以亘古无溃决之患。下此则

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后殿西壁前设供桌，供一石，高几二尺强，上下宽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实不平也。石质似净，黄黑实不净也。即之，一粗石，了无异处。向之后退至五六尺外，渐有人形。至丈余，则俨然一活达摩坐镜中矣。谛视，腮边短髭若有动意，与世所画无纤毫差。盖传者实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驾幸嵩山，欲观祖师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因请以呈览焉。精气所存，终古不减，此余所亲见者。

由陕州至三门，循山边而过。中有一段，差役、舆夫齐声呐喊而疾趋，盖山上时有人抛石，实则无一人也。不喊则必被击，大喊则少停。余过此，回首视之，石复缓缓由山飞下，如有人抛之者。抛石积河边，日积月累，当亦成小山，而河边固无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读《左传》，于秦之孟明颇重其人，重其能奋志终取晋邑也。后人亦未有议之者。当其出师时，蹇叔哭送其子，谓晋人御师必于崤。果败于崤。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为之惜。后考崤有二，东崤在今永宁北六十里，西崤在今陕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谓故道今峡石驿是。余亲至其地，询知古道在张茅，去峡石五里。因策骑至张茅，见山川险巇，望之生畏。盖王莽以其地险，乃开今峡石之道。今峡石之路犹不能并轨而驱，则当日崤、函之险阻可想而知。晋自灭虢，据崤、函之固，有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东顾，秦安能越此而东逞哉？于此乃知孟明非将才矣。为大将者必知天时，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马只轮不返，其为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东渡河，以道计之，当过虢之桑田，今阌乡。入桃林塞，今灵宝。越下阳、今陕州。虢珪、今渑池。周墙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历滑国、今偃师。巩、今巩县。成皋、今汜水。郤，今密县。又西而后入郑，今新郑。孤军深入，兵家所忌。无论其必不可得，即使得郑，将谁属哉？不得已灭滑而还，终亦为晋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应愦愦至此。盖缪公之纳晋公，久欲图其割地，借以为东图耳。迨晋

诸臣不与，乃欲乘其丧不及备，以掩而通东出之，谋为异日东辙计也。观其自华阴出关，经历二崤，绕周之辕辕今巩县、伊阙今嵩县，而后至今河南之偃师，行嵚岩深谷中二千余里，被弦高破其机关，乃灭滑还，其计原有在也。不料晋诸臣皆奸雄，早已窥破，岂肯令其越崤、函以东一步耶？是以虽败而缪公不肯罪之，此行盖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险侥幸，罪亦无辞耳。读书论世，其时其地其事不了了于胸中，未可轻易雌黄也。

山西平陆县，春秋虞国也。河南陕州，春秋虢国也。今陕州至平陆，不过五里。由大阳渡渡河而行，虽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陕非，由平陆不得达，自春秋至今二千余年，此道不易。晋欲取虢，舍虞即无由通，借之道以灭虢归，不灭虞，是终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论何人亦当明之，而虞公竟宴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庆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华阴县。将欲游华，细雨不辍，虔心默祝。早饭罢，忽然开朗。县尹遣人告曰："天助游兴。少俟路出，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当具匹帛、布履、山舆以待。"及晡时，与小鹤同年乘马出郭，对岳前行。危峰插天，秋树红黄相间，日光射影，如画里行也。过古云台，庙宇宏壮，惜倾圮已甚。又转而过十方院，绿竹夹径，清泉细流，其声琅琅然，则至玉泉院也。泉自山岭而下，清澈毛发，饮数瓯，味甘洌，沁入心脾。院有亭，亭下大石镌"山孙"二字，人因称曰山孙亭。字方二尺余，体似隶，笔法苍古，不知何时书也。有石洞，卑而狭，传内藏希夷遗骨。上有小碑，署"希夷遗冢"四字。有石屋，内塑希夷睡像。联为蒋爰亭侍郎撰，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开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尘。"额则侍郎先德霁园侍郎书也。有石船，传是希夷卧处。船上楼房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数行，一云"五岳当先"，一云"五岳朝天"，一云"三峰插秀"，一云"蓬莱仙景"。字法颇端凝，皆万历年人书。有一院，颜曰"小有洞天"。堂上塑历来入华登仙者，中一座像稍大，则老子也。四围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双髻者，有老者、少者，有

宫人，有公主。每座后皆木牌书仙之姓氏出身，及飞升脱化颠末。又有堂五间，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粮储素观察讷为女公子崇兰坡、同年绶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属殊雅，急欲知华山景状，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经历矣。

二十三日，天明即朝食，县尹已具匹帛及山舆至。遂易布履，曳袍裾，四人辇山舆俗名爬山虎。民壮二，左右掖，纤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随焉。经张超谷，绕河而进，河声活活。山石丛立如戟，行其上，数折至三里龛。山中有小庵，即龛也，言行已三里矣。过王猛台，有擘窠字三镌于石壁。遥望岳路，惴惴然如不属。前进尽台，则地脉与岳连，而其山固独成一峰，绝不相与也。又进为五里关。关前大石上镌“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无算。石粗年久，茫不能辨。过此一山壁立，中划数丈，宽尺许。道人告曰：“此希夷峡也。闻峡中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阔腹弇口。其旁旧有希夷庙，今亡矣。”又里许，为小上方、大上方，皆于石壁凿小窠，仅容趾，旧时有铁锁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台，非人迹所到矣。对上方者为毛女峰，山领有毛女洞。再进而山腰，有台有洞。道士指云：“旧有女乘白鹿飞升，为白鹿岩。”也历十八盘，舆不能进，以匹帛系腰旋螺曳而前。古树青葱，远连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摇摇，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计。越二里许，及回心岭。有回心石二，一为何仙书：其一字绝大，而“回”作“迴”，则不知谁何书也。石壁大刻“孝子回头”及“当思父母”字，又一壁大书“英雄进步”四字。壁之上镌有诗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临。峰石落雁留边雁，石号回心倦客心。玉女池中云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烟霞满目仙踪渺，惟有黄莺托好音。”盖国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铁锁垂若长绳，则所谓“千尺幢”也。将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飞，冻云四布，山峰碇磉，黯然无色，向闻瀑布，仅于云隙窥见片白。于是游兴嗒然，慨叹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风作箫声，木叶乱下，寒气逼人毛发。道人曰：“岁逢闰九月，下旬即往时十月之杪，土人当此时相戒不行。即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莲花峰也，将何宿焉？岂非山灵之

默佑星节乎？”遂与道人别，舆而归，夜柝已相属于道矣。道人娄姓，乡人呼娄师。谢芗泉仪部曾作《登太华记》，视明李攀龙所作为详。然于入山之前路犹略，且以上方有希夷峡，叙述舛错，故为详记补之。

蒲州文昌阁三层，内皆砖级盘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过寺坡底寺即普救寺也，登其顶，面中条山，横瞰黄河，长沙如练。秋气暮澄，遥望白云若烟笼寒水，则太华矣。可称西道胜境。阁曰桂籍阁，四围嵌小碑，刻明历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盖亦武榜之雁塔也。阁之三层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帝之妃及圣女、圣子、圣孙，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号。中层木主书曰“圣父显应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储真延庆天尊”、“圣母昭德积庆慈懿恭惠妃嗣祥储庆元君”。其上下封号，惜皆不记忆。阁创何时，亦未及细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人杨瞻初欲卜藏室于此。术者言此为蒲中风水第一，主科甲仕宦。瞻曰：‘吾家何以当此？愿公之。’州人因建阁其上。”云云。阁中碑像俱未之载。据言阁建于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来科第，岂成化以后追记耶？

普救寺与文昌阁隔坡。《志》云“寺有窣堵波，合砖成之。于地击石，有声若吠蛤”。过其地，因观焉。寺甚古而不宏阔，志所谓“明初并广化、旌勋、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盖皆倾圮无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层，当即《西厢记》所云“日午当天塔影圆”也。塔前丈余地，有微凹，塔后亦然，盖瓦石击久所致。试以石击凹处，有声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应响也，遂以为塔中有大虾蟆精矣。然击前地则声在塔底，击后地则声在塔顶，前后上下所应不同，理未可解。寺建于隋代，塔修于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罗尼经，盖宋时亦重修之。小儿辈欲闻虾蟆声，日以瓦石击塔，经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时名西永清院。五代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

之名五代始有。《西厢记》作于金章宗时董解元，故称普救。何以元稹作《会真记》已有“普救”之名？

夷齐庙在首阳山，《水经注》所谓雷首山，一曰独头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邱阜，俗谓之夷齐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晋书·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齐隐其阳，所谓首阳山。”《太平寰宇记》云：“首阳即雷首之南阜。”余至河东，问其山去官道不远，因往谒。蹊径荒僻，庙宇朴古，惟一道士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左廊壁间一石镌昌黎《伯夷颂》，为皇统己巳上党赵汉卿书，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隶书，两面刻，乃开元十三年梁昇卿书，字法在《御史台精舍铭》上。前堂数碑，惟一大篆书可观，盖学李阳冰者。殿西大冢二，中立一石，大字草书“首阳山古贤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剥落，不知为何代书。字之空处镌篆字数行，乃明嘉靖间人，盖后人所记耳。墓之对面有一碑，黄庭坚书，文勋篆额。山谷此书绝佳。以僻远无人到，碑亦鲜拓者，故唐宋碑石皆完好，无剥蚀之病。然亦幸其无人知，为能完洁也。按《蒲州府志》载有颜鲁公碑，丁约立石，惜匆遽未得遍审。若昌黎《颂》则书于皇统己巳，为金熙宗之十四年，当宋高宗之绍兴十九年，《志》乃以为唐碑，则误矣。

索伦索音近箓。风气刚劲，故兵以索伦为强。其出师归有愿留京者，听之，月给粮银四两。然此中不尽索伦也，有达呼尔在焉。达呼尔者，本居黑龙江之地，自为一部落，与索伦杂处，其习俗极鄙。其行辈有得官者，则以叔视之，不必一族也。官进一阶，则以叔祖视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则称之以兄弟焉。级若或过之，则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即反其礼以待之，有不然者则相戾矣。此达呼尔之习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伦。

黑津乃“徽钦”二字讹音也，在三姓东三千里外散处，至东海边。以鱼为生，即以鱼皮为衣，故曰“鱼皮笪子”，或谓“黑津笪子”，或

谓“徽钦笪子”，名异而实同也。所食之鱼曰达布哈鱼，牙最利，食小鱼，类内地之乌鱼。或以为干，或以为面，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则人知其有亲也。食时狗蹲于左右，骨出即以饲狗。狗有时急欲食，则攫于其口边。其人爱蟒衣，悬而不着。得蟒衣则张于所居，多者以为富。其水曰戊子江，盖海汊也。冬时水冻，坐扒犁驾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狗之领而行者曰狗头，狗头一可直银四五十两。盖行时头狗前行，知有虎豹则回，其知也以闻气而知也，人视以为备，故贵之。余内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讷巡检，知之最详，为余言之。

沟民者杂处于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别种也。盖皆汉民掘人参者及内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为之长，群听令焉。老大哥者不计齿，其人公正，为众所服，则众奉而尊之。条教严明，众不敢犯。其刑有四。有斗杀者，大哥号于众，宰牛设酒生祭之。问其人死所，愿水，则以大石系而投之海；愿火，则围木致其人于中而焚之；愿坐签子，则攀杨枝削其梢，插其人谷道中而撒之，杨枝上挑，人之肠出矣；愿埋，则穴土而坑之。以是，无敢轻犯法者。

三姓中有民觉罗，国初之黑津秀而黠者来投，因编入旗。其人以国家有民公之封，自以为宋后，因自名为民觉罗。

吉林多雨，盖其地多山，重岚酿湿，密雾蒸阴，晴暄和朗之天岁不得多见也。伯都讷多风，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飞空，砰轰若千军万马之奔，汹涌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慑心悸。四月以后则止。三姓多雪，雪时无花无片，如四两半斤之絮团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谚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讷风。”

宁古塔与高丽以江为界，曰高丽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丽者水黑，近宁古塔者则清，水色两分，盖天之所以界内外也。江边采薪者，每见必相詈，隔水而诅，习为风气。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处皆土城，无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讷巡司，于乡村近围场处，每晨起常见对面城郭鲜明，女墙排列，楼阁烟村互相掩映，城上行人往来，或骑而过，或倚而望，居然蜃楼海市，一大观也。彼地人不识女墙，竟有不知其为城郭者。初见时觉相距不过三四里许，急令人踪迹之，出三十里仍无所见。每见必以清晨，日出则灭，土人谓之现城。盖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气所结，时或现形。如洪泽湖边人，犹见泗州城郭楼台，即其证也。是地旧去黄龙府不远，或辽金旧有州县欤？

叶尔羌，西域一大都会也。其办事大臣公署，即小和卓木之花园。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长桥，高下曲直，可达亭前。居室临水，有艇子舣于水旁，开门即可泛舟。其地恒燠，夹水长堤，花木若春，垂杨两岸，掩映水碧。西域无杨，惟此园独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办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集唐诗“白首即今行万里”、“皇恩只许住三年”二语为联，属徐星伯同年为之书。

徐星伯言福公喜为诗，曾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伊犁西南边外有特穆尔图淖尔，旁多古翁仲。福公巡边至其处，作诗云：“斜阳寄语双翁仲，不是前朝旧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录》云：“陈给事说过喀鲁三百里喀尔喀、车臣部落界，即南望北斗矣。”余尝以问同年，那太仆偶堂丹珠前任内阁学士，言此说未确，至彼地望斗，觉七星相距空处，较都中所见加宽耳。同年宝献山相国兴云：“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觉近，故望星之空处觉宽。”宝时自吐鲁番来，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气，乃是小星。吐鲁番较京师高一百五十余里，去天较京师将近一度，塔尔巴哈台其地较京师高一百□□里，故望星如此。其说似可信。

《夏小正》曰“汉案户”，谓天河也。献山言吐鲁番于六月望河，乃当东厢屋脊，盖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即见月。

叶尔羌、和阗皆产玉，和阗为多，然入贡则由叶尔羌大臣奏进。其商、回之售卖，初无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朴请间年一次官为开采，于是定例，玉禁始严。凡私赴新疆偷贩玉石，即照窃盗律计赃论罪。又办事大臣期公成额、阿公扬阿等先后请于密尔岱及巴尔楚克地方各添设卡伦一处，以防回民私采及商民夹带之弊。又请将采剩河玉卖与兵丁，俾转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后，玉器遂为无价宝矣。尝见双冠军构玉烟壶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两。又冷姓商携玉碗四口，径五寸，索直五千两。及己未春弛玉禁，其从前因贩玉获罪者，俱核释。兵丁转售之例，及密尔岱、巴尔楚克卡伦，俱议裁。先是叶尔羌奏进大玉，至是令即于所至之处弃之，因弃于乌沙克塔克台焉。惟商贩应税者，于起票进关时注明若干，每月造册，移付嘉峪关税员查核。于是玉大贱。年余犹见前索价五千之四碗，只须八十两矣。

和阗产玉之地有五：曰玉陇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树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陇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东西夹和阗城而下。和阗古于阗，《汉书》所谓“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译言玉，“哈喇”译言黑也，故玉色黯。东曰玉陇哈什河。“玉陇”译言察视之辞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庆间充贡之地皆罢采，岁唯取玉于此河。其叶尔羌之玉，则采于泽普勒善阿。采恒以秋分后为期，河水深才没腰，然常浑浊。秋分时祭以羊，以血沥于河，越数日水辄清。盖秋气澄而水清，彼人遂以为羊血神矣。至日叶尔羌帮办莅采于河，设毡帐于河上视之。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试得之，则拾以出水，河上鸣金为号。一鸣金，官即记于册，按册以稽其所得。采半月乃罢。此所谓玉子也。近年产亦稀。回民应贡，出资购以献矣。叶尔羌西南曰密尔岱者，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上产玉，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采大器，回人必乘耗牛，挟大钉巨绳以上。纳钉悬绳，然后凿玉。及将坠，系以巨绳徐徐而下，盖山峻，恐玉之卒然坠地裂也。今斧凿碎玉堆积，随时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盖石之似玉者。《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璆琳琅玕焉。”密尔岱是其地矣。记之

可补《尔雅》注。

乌沙克塔克台所弃玉三，即密尔岱所产也。徐星伯同年行经其处，大者万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处。初覆以屋，年久屋圮，玉之面南者俱为风日所燥，剥落起皮。闻辇此大玉时，用马数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棰交下。积沙盈尺，轴动辄胶，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数里。奇公丰额奏回民闻弃此玉，无不欢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贝勒及胡图克图死，皆遣官致祭，或赐奠。致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礼。赐奠者，星使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赐奠之礼隆于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觌，羊几头，马几匹，驼几只，或佐以银。星使反其银与驼，或取一二羊焉，或取一二马焉，如是而已，贫者犹不能也。嘉庆己巳土尔扈特汗死遣子爵策侍卫楞往喀喇沙尔赐奠。汗之夫人，七额驸拉旺多尔济之侄女也。策侍卫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热。其地有古庙，只三楹，汗之柩置于外廊之地，其简略如此。策奠毕回，夫人遣其官等数人馈以小哈哒一、哈哒者，薄绢也，红黄二色。蒙古买以敬佛，为贵物焉。大者长丈余，小者数尺。小鸟枪一、元宝二。策受哈哒，反银物，仍以哈哒答之。受哈哒者，必转答以哈哒。其人固请留其枪，不获已将留之，先取以观。其人乃曰："枪门实有损，此地无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还。某问其仪，具以告。某笑曰："犹是小鸟枪也。昔以馈我，我不受。"今为袭封，复持往伊犁献松将军，松将军又不受。一损缺无用物耳，乃为至宝，是则可悯已。

恰克图，读若去声。我国与俄罗斯交界之所，库伦大臣所辖也。库伦，土谢汗地，商民皆居毳帐，大臣衙门壁瓦则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尔，设监督焉，彼亦遣人于恰噶尔总其事。以我之茶叶、大黄、磁、线等物，易彼之哦噔□、灰鼠、海龙等物。恰噶尔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岭。然俄罗斯地渐洼下，故其国气候恒燠若矣。我之货往，客商由张家口出票，至库伦换票，到彼缴票。库伦者，圈子之谓也。库

读若平声。今有喇嘛圈子，圈内皆喇嘛；买卖圈子，圈内皆买卖人。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了然，盖其镜已见于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卫楞言之。

耐损，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岁以下，势前必小割一刀，名曰耐损。其礼，择日请阿吽阿吽者，老师傅也。至其家为割之。亲友咸贺，有以礼物馈遗者。富家仍置酒馔，留贺者饮食。此礼不可解。李鼎和为余言之。李，临清人，言其乡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临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当访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见过，出小铜佛示余，言乌鲁木齐所属之济木萨保惠城为唐北庭都护地，保惠城北五里有旧城基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钱皆开元钱、铜器，而铜佛尤夥，大小不一。近时牟利者置窝棚于其地，掘而货之，然取之不竭。多余山侍郎庆归携铜佛数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约二寸，厚约二分，为韦陀状。下有座似莲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圆柱，似冠上顶柱，盖用以安插者也。佛脑后有铜鼻一，直孔穿，盖用以备绾系也。又有一铜匕，长约七寸，绿坟起如粘翠，厚将及分，葱然可爱。皆唐物也。

同年徐星伯学使自伊犁归，携一小圆钱盒相示。大如拇，上镂银文绝细，远观俨若萆麻子状。下有键，所以管开阖者。上有钮，若洋表之环。辟之，盖之里色赭，底之里色银。其中有翠色小雀，红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针，但雀之首西向。云为回子阿浑所佩者。回俗每日以未以后五时向西礼拜，盖其祖国在西，故礼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浑之最尊者方得佩之，盖出于藏地，即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过叶尔羌时，遇克什米尔部人货得之。其名曰克辟勒拉默，回之祖国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时普洒其种。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则分陇拔而弃之，陇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长至四五

寸，则腰割而弃之，存者再发，收可十倍，盖地气之壮也。其俗人家门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势，以屋之大小为物之大小，未有无此物者。大招则大可数尺矣。女子每日必涂面，如戏中铁勒奴，盖以喇嘛多，恐其见色不诚耳。鄂云浦中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

叶庶常桂云：晋宁州当国初尚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后，科名遂绝。后越六十年，始间有获第者。今乃稍盛。盖此山崩其半，自崩后山势向外，形家说地气六十年一转，今盖其转机也。风水之说，其信然欤？

硇砂出库车。徐星伯云其山无名，在唐呼为大鹊山。其山极热，夜望之如列灯，取砂者春夏不敢近。虽极冷时，人去衣着一皮包，露两目，入洞凿之。然不过一两时即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时也。其砂着石上红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块，每石十数斤，不过有砂一二厘许。携此者用瓦坛盛石，密封其口，坛不可满，盖火气特重，满则热甚，砂走也。然受风亦走，受潮湿亦走。贾人携此，每行十数日，遇天气晴明无风时，揭其封以出火气。星伯过库车时，曾携数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则石皆化成黄粉，而砂已不见矣。故携此甚难，即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块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以及远。内地所谓硇砂，类即此耳。

镪水以真硇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烂铜铁。星伯同年寓伊犁时，适有一旧铁香炉，戏取蜡油画一龙，题数字于上，置水中。一宿，炉上铁销熔一二分，而蜡油所画则凸起不动，龙与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镜。携至京，观者以为刀法之平，非秦、汉以后人所能，断其为秦、汉器。可知鉴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恒产于关外戈壁中，其地无水尽沙，所谓旱海也。惟粗石有之。沈县令仁树初官甘肃徽县及两当杂职，其地为蒙古年班入京孔

道。一岁蒙古包过，蒙古所携物，俱以大皮贮为包。里下马家儿从，凡官差用里下之马，其家必以人从。蒙古押包者前行，过一处下骑，见若蹲地者，见其手若释子之捻诀者，见若抬地上物涂目者。马家儿从后观之，了然也，而不知所以。追及之，骑者去，视其地无有物也。谛寻之，见沙中有小石剖为二，就审之，剖处皆有窝，有滴水贮窝中，意前骑者之涂目必是水也，亦醮而涂其目，水尽乃行。及夕问之，前下骑者莫肯告。复自言其涂目事，前骑者惊曰："尔何来得此造化耶！"明日骑者行，从马者以其马归，无他异也。久之，里中有聚赌押宝者，此子至即见其盒中物，或青龙，或白虎，若置于前无障碍者，因大笑众人之皆盲也。众随之辄中，宝主患之。异日有出宝者，此子至，无不中。宝主因相约贿之，乞勿至，至亦勿言。于是衣服饮食，不谋而裕如矣。一日众饮之，询其术，秘不言。又极饮之醉，苦询之，始具道其故。众共谋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杀之，遂成狱。沈备得其详。余忘其为两当、为徽县矣，此子亦忘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乌鲁木齐开铅厂，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厂官闻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无余。天生异宝，每误弃于无知者之手，亦何可恨。

西域贾人能识宝，以有鳖宝也。徐星伯之仆李保儿者，旧从广东观察朱尔赓额在伊犁，曾见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鳖宝，与之约，相随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与之约，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约明即以小刀划臂，纳之臂中，自此即能识宝。过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识宝者，非生而异人，亦非别有幻术也。

爨，国名，白蛮也。字书多不载，盖《广韵》"爨"字下只注为姓，未注为国名，故相承遗漏耳。按《隋书·苏孝慈传》：兄子沙罗捡校利州总管事，从史万岁击西爨，累战有功，进位大将军。《册府元龟》载孝慈开皇中简授利州总管事，盖以沙罗误作孝慈。又《梁睿传》：睿请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辍耕录》载宋戏曲

院本有“五花爨弄”。院本五人，一曰副净，一曰副末，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于是诸杂院爨有“人参脑子爨”、“断朱温爨”、“变二郎爨”等名。其地在汉为牂牁地。云南新出《爨龙颜碑》，南北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书之以补“爨”字注之漏。

国学内有俄罗斯学。康熙间许俄罗斯通中国，始遣其子弟入学，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于其国，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嘉庆己巳，忽寄书一本，皆汉字。其书卷前二页有圆图，如太极状，图内黑白杂错，若画云气者。其解以为阴阳二气，有此二气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为配，是生天主。反复辨论，大意似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书奏，仁宗令察其书所自来，得其刻板毁之。案俄罗斯，古丁零国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国教宗耶苏。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尚书、拏公二神。按尚书姓陈，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试第一，官参知政事，《宋史》有传。明永乐中，以救护海舟，封水部尚书。拏公，闽之拏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书生。因晨起，恍惚见二竖投蛇蝎于井，因阻止汲者，自饮井水以救一乡，因而成神。五代时即著灵异。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云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隶版图，而为南掌老挝所奴隶，每蹂躏索馈献。有喀鱼拉者为尤甚。宣慰司初尚富，今已雕敝，则不胜其扰，而喀鱼拉之来更频。思茅同知辖是境也，能为之逐喀鱼拉即为称职。盖南掌诸国皆瘠而穷，又为缅甸附庸，意者供亿不足，不免旁索。嘉庆己卯，南掌入贡，其从者所过，虽办差之草帘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粤多蛊，有以药成者，有自生者。熊编修常锜典试云南，偶与内监试某观察谈及，某曰：“此易见耳。”翼日告曰：“蛊起矣。”熊出室望之，如放洋灯者然。某曰：“贵人指之则落。星使何不试

之？”熊指之，果坠。熊曰：“观察亦贵矣，何独属我？”某曰：“非钦使，不应也。省中惟巡抚、学政乃可耳。考官天使，故请试之。”此理殊不可解。

云、贵边境常有瘟气。气之至也，鼠必先灾，鼠灾必吐血而死。人家或见梁上鼠奔突堕地吐血者，其人即奔，莫回顾。出门或横走，或直驰，竭其力奔数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即死。此气之灾，时或一条，时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数十百家，竟有中间数十家一空，而村两头完然者。初闻此灾不祸有功名之人，凡生监皆可免。近今生监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后，不通中国。明有刁线歹，始通贡。雍正七年，遣头目叭猛花贡象。乾隆十年，以该国窎远，定为十年一贡。五十九年，始赐敕印。彼时国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国将其敕印收缴，其国乃为其胞兄召蛇荣代理。嘉庆十八年，召温猛死于越南之南雅，其国遂为蛇荣子召蟒塔度脂所有。每贡，用蒲叶金字表文。其贡使称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声。不知其字，聊记其音耳。从者称曰“后生”。曰大怕者，盖其贵者尊称也。大怕衣红袍帽，则若官轿前刽子手之式。其内衣布，紧缠其身。亦着靴。闻在其地则赤足，且不着裤也。后生或衣蓝布袍，或葛布，不带领，暑日亦戴骚鼠帽，其状不文。大怕之服当亦如此。今所服者，盖入云南境后，地方取戏中衣帽使着之，非其国服也。

安南国，嘉庆九年锡号越南，古交趾也。其随贡使来者衣红短袄，束绿带，以蓝布缠头出两角，若戏中之扮渔婆者。贡使则宽袍纱帽，帽上加一凿花铜片，若女子之翠围。其地东南界云南。人无尊卑，皆赤足。见有以绳作络，人坐络中扛而行，则其长官出也。俨若中国之抬猪者矣。

广东香山属有地曰澳门，为通夷舶之所。其地隔海，广东人及客

广者多未至其地，余尝往游之。夷屋鳞次，番鬼杂遝，俨然一外国也。明代许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数倍矣。其人皆楼居，高楼峻宇。窗扇悉以玻璃，轩敞宏深，令人意爽。楼下多如城之瓮洞，贱者处之。其屋用白石攒灰垩之，宛如白粉，洁净可玩。其俗，有尊客至，当家老翁出迎，礼以脱帽为恭，以妇女出见为敬，男子无少长则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设大横案，铺以白布，列果品茶酒于其上。近门处为尊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妇坐于案之横头。女子环案坐，客西向则坐于客右，东向则坐于客左。案前各置瓷盘，盘内置刀一、叉一，叠白布于上，布即饭单也。饮以熬茶，和以白糖，一女斟茶，则一女调糖，令鬼奴按客座以进。食果，则女子切片置盘内，鬼奴递送客前，取客前之盘返于主人，别置他果，往复传送。酒贮以玻璃罂，红黄白各色俱备。杯亦玻璃，大小罗列，以酒之贵贱分杯之大小。饮时则主翁自酌，鬼奴传送，客饮愈多、食愈多，则主人愈乐。妇人妆束悉与洋画同。其髻式与内地无异，但无尾耳。囟前留垂发长二寸许，被于额上，如内地未嫁女子之看毛发，卷如画狮，即：《诗》所谓“卷发如虺”也。生于其国者发浅绛色，而目光绿，生于澳门者与内地同。浅绛者天然卷毛，黑者则盘束而成矣。女之大者，两肩被以水红绸及乳，如云肩而无瓣。闻富者仍加金绣，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于衣外。女之幼者，垂以裤脚，布之细如蝉翼。有咇咄花园者，园中以铜丝结网蒙之。内有大树一株，小树数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树枝，蓄各种鸟，红黄白绿，五色灿然。鸟之上下飞鸣，宛如在园林中也。或巢于树，或巢于山间水旁，或巢于檐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鸟巢。又有曰八角巢者，别一家之园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园中曲道逶迤，竹树葱蒨，与唐人园亭无异番夷称内地人为唐人，惟屋宇不同。园蓄鸡一，大若小驴，额上有肉角，食火，即火鸡也。番人之有职者，所居墙外有黑鬼持火枪守之，隔数十步立一人。衣以纯黑，似戏中所扮猪八戒者，其冠亦似戏中孙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条，宽二寸，左右交缠，用以兜枪。其人以左手插于皮条内握枪柄，枪直竖于左乳前。火枪之旁复有铁枪。枪虽两用，重笨已极矣。持枪者直立不动，宛同木偶人。过其旁，但一目觑，颈

不转也。近旁有脱帽卧地者三四，盖即循环替代者也。此乃番国之官兵也。其富而无职者，门前立红衣人，如戏中之刽子手，帽亦似孙行者而斜其一边，执藤鞭以守门焉。

其俗有词讼事呈于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诉状下于被控者，被控者复呈诉。如此三四，𨍏𨍏难明，则聚讼者与被讼者于庭列坐于地以质之。屈伸莫定，则以经册列地，或翻之，或践之，理曲者不敢践，则负矣。其国制和尚为尊。有犯罪者请于和尚，和尚命之杀则杀，命之宥则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于尼，尼若不然，则不行矣。妇女与人有私，遇礼拜时必跪白于和尚前，盖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妇人最重者两乳，惟本夫得抚摩之。若与唐人私，和尚问以曾否抚乳。如曾抚及，即戒以下次不可，当即忏悔，其妇亦唯唯而退。女之欲为尼者，先闭于寺楼，惟留一穴通饮食。于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问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坚受？"如不能受者，即令回家。愿苦者，再闭一年，复问之。立志坚定，即终身闭于此楼，永不与人见。殆佛家所谓真苦修行者，故其尊莫与比并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与外妇私，其妇约束极严。而妇人随所爱私之，其夫不敢过问。若其夫偶回本国，往来须时，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过宿。若逾多日不至，妇则寻至，责以疏阔。其夫归，问友之往来疏密，密者即为好友，疏则不与之交矣。习俗所尚，全与礼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别华夷也。

番妇见客，又有相抱之礼。客至，妇先告其夫将欲行抱礼，夫可之，乃请于客，客亦允，妇出见。乃以两手搴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后抱其腰。此为极亲近之礼也。

番国官职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牍，职有六等。武多世职。凡没于王事者，即以其子袭其官。其住澳门之大班，多其国之贵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细按其五脏，某脏受病，一一为图注明，归白其国主。尸则葬于澳门。其墓似浮图，与僧家葬礼无异。其非贵人之没于澳门者，死即埋，久之，则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

者。

闻番人言，红毛国中水火皆有专家，只许一家卖火，一家卖水，无二肆也。人家夜不举火，至晚鬻火者能令室中自明，无俟燃烛也。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即自至，无俟担桶也。夷人多巧工，此语或不虚也。

夷船只许进澳门，易小舟进黄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问之，答以遭风，将整篷索而后去。越数日，篷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禀于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状以诉，不由其大班转禀。阮制府令责其大班，以该船既不应到所不当到之地，乃又不诉所应当诉之人，何该国漫无统属至此。大班乃实诉其船系为提取军饷六十万而来，非数日所能卒办，俟饷齐即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盖红毛时为雁雕战败而提饷也。红毛善水战，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陆，以强弩毒矢射之，大丧其师。红毛近渐强横，遭此损折，是亦天挫其锋也。

卷四

太学石经凡一百九十碑，为江南拙老人蒋衡书，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冬，上欲勒石经于太学，初命彭文勤公元瑞司校雠，金司空简司工。五十九年，上启跸幸避暑山庄，以文勤不随扈，命每晨携笔砚至乾清宫，遍校内府所弃宋刻各本，金司空备食。文勤因得观人间罕见之本，考其同异，著为一书，名曰《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凡蒋书不合于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后衔，臣以末学，金又高丽人，恐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国珅、王文端杰为总裁，董文恭诰、刘文清墉及金司空、彭文勤为副，金司空士松、沈司农初、阮制军元、瑚太宰图礼、那太宰彦成随同校勘。独文勤得邀宫衔，并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勒《考文提要》于后。和相国嫉焉，大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文勤重罪。高庙谕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计不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分训诂、偏旁、谐声三门，以为己作也以进。又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高庙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文勤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庆八年，文勤奏请详加察核。仁宗命董文恭、纪文达、朱文正、戴文端、那冢宰查对，但将碑字之草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阮制军之抚浙江也，始以《考文提要》属门下士许进士绍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荟萃宋本之善者。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宋本俱烬。今乃借是书以存其大概，岂非深幸耶。碑无故被一夜之灾，抑又何也？蒋衡江苏金坛恩贡生，乾隆五年以手书《十三经》进，赐国子监学正。衡为人作书，每自称曰"江南写《十三经》拙老人蒋衡"。后更名振

生。

《骈字类编》书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据为奇货。嘉庆甲戌夏，武英殿奏请清查板片书籍，时同年谢峻生编修为提调官。查至南薰殿，见炉坑内烧火炕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炉坑有物贮焉。命启之，板片堆积，审之，则《骈字类编》板也。核校短二千页，因奏请刻板千补之。板两面刻字，故只用千板。今此书发卖，士子俱得见之矣。

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贮板片之所。谢峻生云：查书时窗台上有黄袱包贮一物，拂尘展视，得书十二本，盖兵书也。无名目。书中画图，按图解说，如白虹贯日、恶风震雷之类，天见何象则何如应。画有断尸横陈、将军缺首等像。图皆着色画，见之可怖。解俱称“朱子曰”。恐系秘本，不敢细读，因进御览。奉旨仍谨藏于殿中。案兵家书有图者惟《虎钤经》，撮天时人事之变，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备举其占，有飞鹗、长虹、八卦、四阵诸图。经为宋许洞撰。又《握机经》，于衡冲风云诸阵皆绘有图，为明曹允儒撰。此称朱子，则不知何书，疑为伪托紫阳者也。其变价之书，峻生购得《通志堂经解》，白纸本，虽缺少《三礼图》，而其本绝佳。书内有谦牧堂印，犹是内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于宋。沈括《笔谈》云：“宋庆历中，毕昇为活字板，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板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广《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余。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驯，赐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国语，于其人姓名多讹舛错谬。高宗《御定三合音训》，先拟依其国语改定，如脱脱当为托克托，阿里不哥当为额哷布格，帖木儿当为特穆尔之类，其名始正。惜自国子监取

三史板交武英殿，久未举行。善读者取《音训》查对，即了然矣。赵瓯北纂《廿二史札记》，将《音训》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敕改，军机章京又率意翻换，如额哷布格更为阿里克布克，和尔果斯更为和尔和逊，此类不可胜数，阅者几不能识为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复盖海”句，是总金州、复州、盖平、海城四县而言也，纂者改为“金复哈噶”，盖误以“盖海”为人名也。又《睿宗传》“饮酒欢甚，顾谓左右曰”，纂者以“甚顾”二字改为“萨赖”，盖“甚顾”二字刷本略有模糊，遂误以两字为人名。若此之类甚多，且挖改原书，不久必有脱落之弊。后奉旨校正，常州吴伯兴宗丞孝铭时官水部郎，分得列传，与余话及。足知纂书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广东省城内双门底拱北楼上有铜壶滴漏，其时最准。三层，大小五桶皆以铜为之。桶旁镌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以后另行小字，云“作头洗运行。作头杜子盛。南海县该吏陈用和、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阴阳提领简德转监铸。承务郎广州路南海县尹兼劝农事周胜宝提调监铸。广州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常天锡。广州路总管知事宋君敬。承直郎广州路总管推官王亨。承德郎广州路总管府推官王思聪。广州路总管府判官扎忽。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令史常文广。承宣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都事王巨威。承务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都事杨复。承宣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穆齐候。承宣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捏古佝。中顺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王从政。奉议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拜降。怀远大将军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阿剌不花。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怙里。资善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马速忽”。此壶至今五百余年，尚能不差时刻，犹可见古人之制作也。阮芸台制府仿其式，以锡为壶，置于厅事之旁，时刻俱不能准。盖工人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锡不能如铜之坚，故易坏耳。

文王鼎，《宣和博古图》载鼎铭七字，曰“鲁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钟鼎款识》载鲁公鼎铭同，盖即《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绍书

《韵石斋笔谈》记李修吾节镇淮阴，遣中翰黄黄石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嵇少峰家，后记此鼎之转徙甚详。刘公戢《七颂堂议小录》云：文王鼎所见凡二，冯涿鹿、孙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孙氏翡翠尤胜云云。此中或即有修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安得有如许文王鼎哉？修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轻重大小，《笔谈》已言其与《宣和》所藏迥异。诚如所谓“飞凫家见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为文王鼎，恐不免见牛呼戴，见马呼韩”矣。

《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书中有宋孙莘老《春秋经解》十五卷，而目录中无之。山东朱鸢湖在武英殿提调时得是本，以外间无此书，用活字板印之，盖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时校是本者为秦编修敦甫恩复。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当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据其所见，为目中所无者尚不止此。岂是书有续刻欤？

《复斋钟鼎款识册》，南宋秦氏熺物也。熺为桧子，其门客董良吏为之摹绘成册。今归扬州阮制军元，刊本传世。此册自宋流传，展转至明，项氏以银二百得之。又展转至扬州，秦编修敦甫欲仍以银二百购之，其人不售。有陆氏者增银二十，乃归陆氏。陆后携至杭州，时阮抚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购之数取之，不可。西湖多御碑，一日陆忽于碑旁镌“内阁中书臣陆某敬观”，守土者以陆大不敬，将置狱。阮以书生无知，乃为解释。陆感德之，献是册以谢，遂归阮。夫熺之为人不足重，而其所宝之器其犹存人间与否，亦未可知，而乃借是图以至于今，使人按图知古，则敝楮胜于吉金多矣。岂其中亦有神物护持之欤？

杨妹子善画，《图绘宝鉴》载其画有《赵清献琴鹤图》，特佳。但云不知其名。或曰是清献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献公媳也，总不可考。案姜二酉《韵石斋笔谈》：乃宋宁宗恭圣皇后妹也。

姓杨氏，且为南宋人，与清献姓既不同，而年代复远。或人所云，舛误甚矣。《笔谈》又云：凡御府马远画，多命题咏。曾见马远《松院鸣琴》小幅，杨娃题其左方云：“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无味，不比郑声淫。　　松院静，竹楼深，夜沉沉。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会幽心？”调寄《诉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画幅属题。画远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郁，松下一人鸣琴。款署马远名。虽赝物，而颇有韵致。幅边多题咏。余乃为一绝云：“宛然如对晚风清，松院沉沉夜月明。但少题词杨妹子，轻吟一阕《诉衷情》。”

古人收藏名迹，多钤以私印记识。赏鉴家一经品题，后人多借以珍重。即贾似道之奸恶，世反以有长字印及秋壑图章、半山堂等印为可宝。项子京搜罗名品，固一世之豪，其传于今者私印累累，殊不伤雅，而《韵石斋笔谈》遽以石卫尉黥美人譬之。其载价于楮尾，亦欲后人不轻视耳，乃谓与贾竖甲乙账簿无异。未免恶詈。是则毛西河一流习气矣。

诗以道性灵，故往往有谶语。《齐·五行志》曰：“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谛’，后果有和帝禅位。”又曰：“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诸王宰相相继薨徂，二宫晏驾。”唐骆宾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人谓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逃死，此其谶也。崔曙《试明堂火珠》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存一女，名星星。元张之翰除松江知府，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即卒。六安陈鳌中嘉庆丙辰科进士，覆试第一。时题为《首夏犹清和》，陈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剩几分。”丙辰以前数科，凡覆试第一多得状元，人俱以状头期之。乃不数日即卒，竟未与殿试。又曾见吴云庄上舍持一扇为毕某诗忘其名，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烟”之句。余曰：“此人恐有水厄。”越岁，云庄为言前见扇头作诗人已死于水矣。无心出之，往往有应，盖

亦机之先见者欤？

宋曹士冕作《法帖谱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鲍士恭家有藏本，人亦希见。余尝于《永乐大典》中写出之。其论《淳化帖》之支派甚详。内有《澧阳帖》云“旧有法帖石本，其后散失，仅存者右军数帖而已。或云《武陵帖》盖以澧阳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澧阳刻石之原委未明。于《鼎帖》云“武陵郡斋板本较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数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读书志》有《武陵法帖》二十二卷，王若谷以秘阁法帖合潭、绛、临江、汝、海诸帖参校有无，补其遗逸，成是书。鼎中张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益最多，或言武陵以澧阳本重刻，则澧阳自较诸帖为多矣。又系石本，当即张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见此帖，距曹氏作《谱系》时三十余年。或士冕未见全帖，未能详考耶？书之以补曹氏之未备。

宋李庄简公光致胡忠简公书云：“见公汉隶甚奇古。今汉碑绝难得，不知左右何从而学之，乃超胜如是？仆有《转物庵碑》，乃‘邹’、‘德’、‘久’书不甚佳，得暇为作此三字，甚幸。”据此帖，足见南宋得汉隶之难如此。洪、赵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则其购求之艰，用心之苦，为何如也。后世乃犹欲持一帖之漏以訾议之耶。

岁辛未，见蔡盐场大使传声购朱文公手书注《鲁论先进第十一篇》，犹是未定草稿也。竹纸墨格。以今本较之，其涂改及不同处不过数十字。曾逐字开写一纸收存，今不见矣。书法极苍秀可爱。然以所改字读之，亦无大紧要。或明代善书者伪托之耳。

《存复斋集》载有《跋司马温公于范忠宣手帖上书通鉴稿》，跋云“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也，故公不得不手书之”云云。今读《通鉴》，于是年事简明详尽，令人了然可见。先辈不知费几许心血，往复审正而后脱稿也。《存复斋集》，元朱德润撰。字泽民，睢阳人，流寓吴中。延祐末以荐授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授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

虞伯生序惜以画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志，谓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风。其《雪腊赋》称“天子大搜于柳林，召小臣朱德润图而赋之”，是善画矣。今罕有传者。按德润移疾归，至正十二年起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官参军事，摄守长兴。集题“征东儒学提举”，案集中文止于至正十一年，是集盖成于未起官以前也。

尝见墨笔细竹一副，画为道升，题为子昂，殆伪造者仿本也，故不入录。题曰：“文湖州咏竹，一字至十字成诗。竹，竹。森寒，结绿。湘江滨，渭水曲。帷幔翠戟，戈矛苍玉。虚心异众草，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坡，呼凤侣鸣神谷。月娥巾帔净丹丹，风友笙竽清簌簌。林间饮酒瘦影摇尊，石上围棋轻阴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悦椒兰，陶先生归来但存松菊。若论檀栾之操无敌于君，欲图潇洒之姿莫贤于仆。”《历代题画诗类》及《广群芳谱》俱未选，故录之。

卢村砚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质而龟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试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试陕州，见士子有用此者，问之云殊不易得，有不发墨者伪也。然不能言其详。山长冯梦花绶，浙人也，在陕久，见而问之，乃为余具道所考。时当冬寒，且言遇寒不冻，验之果然。

冯有长诗一章，前有序，叙述甚详，记以备考。序云：“村在陕州城南三十里，传有隐士卢景者好造瓦砚，砚成，悉瘗之崖壁间，村以是得名。然莫详其时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砚窑故址犹在。人于得砚处时见开元古钱，因疑砚为唐时物云。砚之大者径尺，小者三四寸。形制如箕、如瓢、如龟鳖之甲，下有两足或四足。质似粗而甚薄，然坚致密栗不可磨削，性发墨而不渗。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冻。或谓其古澄泥类也。砚之在村随处皆有，乃入土辄数丈，上多居人屋庐，禁人发掘。必俟其旁崖崩裂，始争锄土出之，又往往为沙石压损，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于州城偶得之，因记以诗：铿然片瓦坚于铁，大或如瓢轻如叶。陕人贻我向我言，此为古砚岁千百。父老相传作砚人，姓卢名景多高节。平生造砚不卖

钱，窖之土内如埋壁。至今时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没。废窑毁败子孙亡，村以卢唤未曾易。窑外村前百丈崖，田夫往往挥锄掘。掘时常见开元钱，粘泥附砚相狼藉。以钱证砚砚可知，当是唐时人手泽。吾闻卢纶尉阌乡，又闻卢奂守二虢。岂其后人隐是村，借端犹奋文人烈。不然寻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时澄泥出虢州，更传石琢稠桑驿。唐人砚谱竟宝之，胜于龙尾斧柯石。二者年来早失传，搜罗不得人争惜。此砚当时不著名，胡为历劫难磨灭。尾圆头锐腹低凹，一池似月环其额。案头昂首类于蟾，裙边舒足跛同鳖。偶尔金壶勺水倾，积旬曾未虞枯竭。研之三匣墨如云，一泓终日凝灵液。瓦当铜雀世纷纷，孰优孰劣无能别。词人宝爱过琳腰，银笺珊管勋同策。吁嗟乎！作字张芝尚有池，吟诗魏野常留宅。足与黄流抵柱共千秋，谁知更有区区陶瓦称奇绝。”

卷五

董相国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军机三十余年，见人从无疾声厉色，礼貌之周到，虽于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则性气殊急。出门能谦恭数十年如一日，实亦人所难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闭塞，气不得通。每当严冬入西华门，扑面风来，则张口迎之。或风甚气逆，则小立暂喘。老年得上气疾，至冬恒剧，盖亦由鼻息之不能转运也。

座师朱相国文正公晚年恒闭目养静，门生故旧至，公倚桌坐，以杖支颐。杖头置青绢一幅，盖以拭目也。与客谈亦不睁目。语喜诙谐。翰林院土地相传为昌黎文公，故有文公祠。公以为代文公者为吴殿撰鸿。一日丁祭毕，舁轿过文公祠，公自轿中回首作拱介，大声曰："老前辈有请矣。"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自以为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因号盘陀老人。有请乩者谓公系文昌二世储君，名渊石，故字石君。奏请加梓橦封号，行九拜礼。卒之日，卧处一布被布褥而已。上亲赐奠，驾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诗，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谈钱"。传曰"知臣莫若君"，信哉。

青乌之术似不可信，然亦有可据者，盖亦在其术之精与否也。朱文正公其先浙人，曾祖客于京，业锻。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迍邅已甚。居与朱翁邻，每出入扃户，则属朱翁为视焉。居数岁，怏怏将归，谓朱翁曰："承翁爱已久，愧无以报德。意中卜得佳城二三处，翁能移殡此乎？"翁谢以无力置地。术士言："此地价不昂，我力

尚能买以赠翁也。”因以千文买芦沟西镇冈塔前地一区，为植榆一株，谓曰：“他年移殡来，树下即穴也。前后左右视此树均即葬，后嗣当大贵。然须坚嘱后人，若贵，切无以土冢不华，别加土山与石坊、享堂等物也。”公尝为余外舅言如此。故公虽入阁，惟土坟一邱、树二三十株而已。公殁后，公之侄山东方伯锡爵于坟后培以小土山，中央画一红日。居无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孙观察涂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职责戍，侄孙某守常州府亦降职，比部某病废。累世簪缨，顿嗟零落。余为公曾孙道其颠末，归不告家人，竟至墓所将土山毁去之，乃举于乡，由教习得县尹。公后起乃有人矣。谁谓术士之言尽不可信耶！

静海励氏，大姓也，四世翰林，为直隶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寇。文恭公杜讷少嗣于杜家，故姓杜。后欲归宗，不知其姓，仁皇帝特赐姓励。故虽为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仪，其子也。少司寇宗万，其孙也。曾孙翰林守谦字子大，尝以腊月宴客，择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帘幛风，围炉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边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垆，客热甚，加以酒，愈热，客皆脱裘而饮。宴罢欲去，纷然觅裘俱不见。喧咤间，主人出他裘一一衣客，且人与质票一纸，谢曰：“岁事迫人，无可为计。诸君貂裘，俱已借入质库矣。”客无如何，唯唯而散。一时传为佳话。

仕宦之通塞，实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宁汪薰亭阁学滋畹，凡日者皆言官不过同知，困顿场屋，始就盐场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选，自分风尘梦，不作大罗天上客矣。候选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阁学平生喜斗马吊，一日欢会，继之以夜。次日为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选，懊恨无及。不得已，入闱应试。是科获售，联捷成进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内阁学士。使同室者一为投供，则早已执手版听鼓辕门矣。然平生不知几经精子平者推算，竟无一许其为木天人也。亦异矣哉。或曰凡乡居无日规，即有之，或遇阴晦，则诞生之时

多由意度，盖时辰不得真也。理或然欤？

芜湖黄左田司空钺，乾隆庚戌进士，授主事，怏怏而归。设帐江左，自分终老湖山矣。嘉庆己未，朱文正公入京，招之来，荐为内廷供奉。定例，南书房非翰林不能行走。黄乃以候补主事入直懋勤殿。每日入直，例南斋供奉，由乾清门出入。懋勤殿供奉，只带领匠役由石门入。黄以年近六十，且多病，恒有浩然之志。岁甲子驾幸翰林院，黄格于例不得与。上以黄当差有年，特赐翰林。又以其顶戴六品，若与编修头衔，有似降等，因授对品翰林。以一未经补缺之主事，卒尔得开方翰林，实异数也。由此典试、督学、总裁，不及十五年官一品。庚辰八月入直枢密，老福正未可量也。当候补户部主事时，上念其贫，命户部尚书、侍郎每岁助银五百两。尤为异数。

满洲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数年必至阁学、侍郎，若至十余年则不多有。蒙古法学士梧门先生，名式善，能诗，性情洒落，有飘然出世之态。以□□科翰林起家，□□年不过四品。然每及四品辄蹶，今已屡蹶屡起矣。先生喜与文士游，所居为李西涯之故居。苏斋翁阁学颜其西室曰“诗龛”，人因称为诗龛先生。晚喜食山药，又名其斋曰“玉延秋馆”。性不能饮，然有看花饮酒之约，虽风雨必至。又爱画，朱青上、素人、野云时往来其门，号“三朱”。尝要三朱作《诗龛图》，青上写太湖石，素人、野云分司竹树亭榭焉。诗画之会，一时称胜。尝蓄王麓台山水小卷，前为南斋诸公题咏，因凡入南斋者，俱请之题。己巳余供奉南斋，亦与名楮尾焉。暮年好学益笃，卒以学士终。壬申冬，召余与孙平叔尔准至其家，告曰：“有事属二君，二君其为吾祭文墓铭乎。”神色沮丧。居无何，果卒。先生壮而无子，夫人病痿者已若干年。买妾久不育，一岁有娠，先生梦窗前桂花大开，然实无有桂也。喜而醒，则家人叩扉报公子诞生矣，因名曰桂馨。未弱冠成进士。先是未第时，求婚于英大冢宰煦斋先生。吾乡方葆岩制军精子平，冢宰以桂属之推。制军极赞成之。桂以进士授中书，群谓先生平生学问为文人领袖，公子将光大以食其报也。不三岁亦病瘵卒，复无

嗣，天道不可知也。犹记诗龛一联十六字，钱梅溪隶书，云："言论大苏，性情小谢；襟怀北海，风度西涯。"可作先生像赞。

俗言凡大贵者多有异人处，此语或然。曹文恪宗伯秀先卧被仅四尺余，只覆胸腹而已，赤两足置于被外，虽甚寒亦然。刘文清相国卧被甚长，睡时将被折为筒，叠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被中，并将上半反叠如包裹状，虽酷暑亦然。是亦罕闻之事。

五来之说，凿然有之。纪文达公殆自精灵中来也。人传公为火精转世。此精女身也，自后五代时即有之。每出见，则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群以铜器逐之。一日复出，则入纪家，家人争逐，则见其径入内室。正哗然间，内报小公子生矣。公生时耳上有穿痕，至老犹宛然如曾施钳环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缠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人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又性喜动，在家无事不肯坐片时也。又传公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后蟒即不见。说甚不一，或谓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验之，传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尚一食之，米则未也。饭时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宴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举箸而已。英煦斋先生尝见其仆奉火肉一器，约三斤许，公旋话旋啖，须臾而尽，则饭事毕矣。此故则人所不解。

纪文达又善吃烟。其烟管甚巨，烟锅绝大，可盛烟三四两。盛一次可自圆明园至家吸不尽也。都中人称为"纪大锅"。

刘相国文清公卒之岁，腊月二十一日封篆，公坐内阁堂上，座后有一白猫卧于褥，体态甚伟。当其未坐时，固无猫也。此物自何来，人亦不知。堂上中书、供事等群见之而不敢言。公退，猫亦遂不见。二十四日早公卒。或谓所卧之猫盖狐也。

蕴大司空布家中窗户俱用竹帘，虽隆冬亦无用毡布者，盖其性嗜

轩敞，不使眼界闭一室也。冬日退朝，只衣绵袍，凝寒亦不着皮裘。卧时以被平覆于身，四围俱不折拂。其睡亦无定所，一夜尝易数处。此亦禀性独异者。有老媪尝役于其家，出则为人言之。余见施吉士銮坡隆冬亦不着裘，即皮帽、皮领亦不着，其事略相似。

前辈善啖者，首推曹大宗伯文恪公，次则达香圃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折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折。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叉，皆以遗文恪，轿仓为之满。文恪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已尽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于吃肉”之句，道其实也。香圃宗伯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是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

座师长沙刘文恪公诞生时，是夕村人见灯火烛路，挑者、抬者、车推者络绎前来，约半里许。即之，则皆酒也。意村中无此大肆可容贮者。俟其过，尾之而行，望至刘宅门首蜂拥而入。众趋视，寂无一人，门固扃也。正惊愕间，门内有喜声，报生男矣。公平生饮最豪，可三昼夜不辍杯，终亦不醉。同饮有一日半日潜逃者，公皆称为吃短命酒。宋周益公生时，家人闻厨室有人言曰：“酱至矣，葱犹不至，奈何？”益公生平不食葱。俗有食禄不曾带来之说，信哉！

刘文恪公传是钟离祖师后身，故公即以仙之名及字为名与字，而面圆、色红、须微，常带笑容，与世所画八仙中之钟离仙宛肖。公少时家贫，为文不能延良师。家有乩，每课文求乩仙，笔削督责颇严。一日文偶冗长，仙谓不宜，公乃短章，仙怒，因不阅，悔谢乃免。及成名始去。五来原有自仙来者，而乃有仙为师，亦奇矣。

戴可亭师相于任四川学政时得疾，似怯症。成都将军视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请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谓与其有缘，病可治。因与对坐五日，教以纳吸之法，由是强健。道光乙未，余典试西江，揭晓之次晨，甫撤棘而师相至。是年正九十寿，精神步履如六十许人，惟重听耳。余问及饮食，师言每日早饭时食稀粥，多半茶碗。晚餐时食人乳，一浅碗。余曰："即此饱耶？"师拍案大声曰："人须吃饱耶？"年九十六卒。闻师饮食如此已多年，盖峨嵋道士传有秘法也。

桂文敏公芳以少农军机大臣奉命赴鞠案，中途授漕督，因旋旆莅任。行至荆州患病。桂之祖总督两湖，没于楚。父恒官湖北督粮观察，又没于楚。都人闻公病，皆危之，以其先不利于楚也。桂在京时与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过访未曾登堂。病时，曹梦桂来访，坐厅事告云："吾已物化矣。惟吾祖吾父俱不利于楚，是何故也？"曹曰："君尊人岂官楚乎？"桂曰："前吾家书烦君携寄，乃忘之耶？"言已复曰："吾今约君往履安寺，彼地绝佳，可乐矣。"曹不欲往。桂起坐牵其衣，曹坚退。桂曰："可相待二十年。"曹惊寤。次日桂凶闻至，曹追忆寄书事，乃其典试湖北时，桂曾倩寄家书，不诬也。桂二世官楚俱不利，乃至过楚亦不利。三世厄于楚，此中岂有因果欤？文正没时恰符二十年。

座师英煦斋先生庚辰四月十四日五十寿，仁宗锡以诗章，并有文绮、荷囊等物。谢折有云："惟国家际周甲延禧之盛会，泽必同沾；而臣工无五旬拜赐之前闻，施真逾格。"是年为六旬万寿之次年，旧典亦无赐臣工五十寿者，盖旷典也。时先生为冢宰兼步军统领，故折中又有"统七校而周巡，俾先宿卫；首六官而步治，忝正卿阶"之句，亦可谓极一时之荣。

奎玉庭照甲戌授庶吉士。先是，令弟奎芝圃耀以辛未庶常授编修，煦斋先生作《示儿诗》，有"应呼乃弟为前辈，敢向而翁认晚生"句，一时荣之。德文庄公以乾隆翰林起家，官至大宗伯，先生为

乾隆癸丑翰林。玉庭昆仲，后先继美，为满洲科第第一人家。成亲王为书一匾，曰“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今玉庭长公子锡祉，又以乙未科编修擢司业。四世翰林，诚玉堂嘉话也。

煦斋先生未婚时，和相欲妻之，德文庄公，辞焉。和衔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馆，和密令监试者索诗稿，记其句，将欲黜之。是日有索稿者，先生辄与之。及缮写，别为一诗登卷。次日，阅卷遍索先生之卷而不得。是科满洲留馆只先生一人，和由是益怏怏。故文庄公扬历中外垂四十年，卒不得一谥。嘉庆年始追锡易名之典焉。人皆服文庄之识远，先生应事之捷也。

郑侍御敏行未释褐时，梦几上列大印一，四角无数小印围之。解者以为异日必掌封疆，小印乃属吏象也。乙丑，郑以言事左迁礼部主事，补仪制司管铸印局，始恍然前梦已验，官止此矣。因乞归。

长牧庵相国麟抚山东时，每岁临清关有解巡抚公费若干两，相国欲奏归公。其长公子怀亦亭云麾新，方十余岁，以为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项，不足为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将，必仍旧贯，是令司关者倍出之矣。”不听，果如公子言。相国亦稍悔所见之不远也。及为喀什噶尔辨事大臣也，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赋税较之准噶尔时有减无增，回民悦服。其喀什噶尔回民内有伯德尔格一种，素皆贩运营生，绝无恒产。岁例税金十两，金丝缎二匹。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萨者于正贡外索普尔钱二十千文，辨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将此钱作为正赋。相国具奏以为既非赋课旧有，应革。又伯德尔格初只八十余户，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余户。辨事大臣玛兴阿议增贡金四十两。相国以为无论中外百姓，回民生计日繁，则生计日难，从无计户增赋之例，应裁。又喀什噶尔看管果园回民，岁进葡萄一千斤。办事大臣永贵议以徒劳台站，只收二百斤，余八百斤，每斤作钱十文折价存库。相国以事虽细微，体制不合，宜免。此节殊得绥番之体。

松相国督两广时，余堂叔兰宸运同时丁内艰，在其幕府。一日相

国宴客，邀之同座。食间关部遣纪白事，相国命之入。其人见相国宴客，肴馔必丰，因属目焉。相国见之，意其人之垂涎也，曰："汝爱食吾肴乎？"取二簋与之。相国之小仆诧其事，自座后翘足而望。相国回首见之，意小仆亦垂涎也，曰："汝亦爱食此肴乎？"复取二簋与之，存其余以食客。客颇怏怏，族叔亦为之惶然，相国不之顾也。尽醉而罢。松相国除吏部尚书，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相国乘一马，喇嘛之使人乘一骡，易骑而行，自涿连宵至圆明园。其家人戚友迎于长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园已四更，扣军机章京直庐之门，呼叶公起为具折。叶公者，户部郎中叶公继雯也。是日叶公非入直期，其同事重松相国之为人，亦不敢辞。而相国亦不问其姓名，即以叶称之而已。次日面圣，即呈讲《大学》首章，以为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出借勒相国肩舆，候客家人始闻相国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相国顾谓长公子曰："此谁家戚谊也？"长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国乃恍然问曰："汝今亦老矣。"其为人旷达如此。

人之癖好，实有不可解者。米南宫有石癖，赵魏公有马癖。卢氏莫宗伯清友先生，名瞻绿，别号韵亭，有扇癖。不论冬夏，居则几上、架上、榻上、座上，无非扇也。喜为诗，又喜画。有能画者，必属之画扇。画竟，即题诗，且一题再题，多至十数题，无不叠韵，俱细书于扇头。画有空处，则补以诗焉。画之优劣亦无去取，但借以题诗耳。先生兼管顺天府尹时，以在私室审断公事左迁，以太仆正卿终寿。先生爱客，家人善制捶鸡及烧卖，都中有"莫家捶鸡"、"莫家烧卖"之称。善画兰，亦不择笔，随兴画之，淋漓飞动，在天池、板桥之间。

莫清友先生又喜论时文，愈老而文思愈勃勃，然未尝落笔也。丁卯除夕，家人设酒果度岁，先生忽欲作文，顷刻而成。元旦朝贺回，已缮清本，邀余至其家读之。题为《式负版者》，兴致酣畅，书卷富有，如墨卷中当行之作。先生为进士至此已廿余年，全无荒芜之意，

亦人所难能也。因命其长孙熟读以为揣摩，长孙受之而未读。是年河南乡试即此题，其长孙入场，悔之莫及矣。以是科命题，而先生于除夕忽作此题文，亦似冥冥中莫或使之，非偶然也。而其孙竟不读文，且不得一荐，此理殊不可解。

雪庵和尚喜书《八大人觉经》，用笔俊劲，深得鲁公三昧。明万历辛卯夏，包副宪柽镌石。曾见其为弟子惠福书者。其传于世者不知尚有几本。宝五峰冠军奎藏有墨迹一卷，字较包刻觉稍小，诚所谓铁画银钩，无纤毫败笔。是卷闻铁冶亭先生总督两江时曾勒石，未之见也。五峰没，以之殉葬，真迹不复在人间矣。固不独茧纸之入昭陵也。按雪庵名普光，字元晖，号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间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元悟大师。《图绘宝鉴》但载其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而不知其能书也。

扬州梅蕴生孝廉植之，绩学士也，能诗。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家人睡静后，独坐而弹。一夕曲未终，见窗纸无故自破，觉有穴窗窃听者。俄而花香扑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听琴，吾为尔弹。吾顾不愿见尔也。"急灭其灯，曲终乃寝。自是每鼓琴，窗外必有窸窣声。间亦有鬼至，满室如臭沟之味，乃曰："此味殊不可酎。"乃不弹。鬼亦去。昔师旷奏于郭门，空天鹤至；敬伯弹于洲渚，刘女魂来。妙音感通，琴其最也。梅君之琴，盖妙矣，而深夜无人，鬼来不怖，其胆亦不可及也。

扬州朱素人名本，行四，善画，尤工花卉，一时能品也。嘉庆壬戌、癸亥间，曾作炕上小屏十二幅，为莫韵亭大京兆寿。花果翎毛虫鱼，无不一一飞动。余尝仿之。幅末未署款，亦无年月。道光辛巳，商山司马由济宁缄寄属题，余为志其颠末云："画屏十二幅，扬州朱素人本为韵亭宗伯夫子寿，计已二十余年矣。商山官任城检点旧藏，重付装潢，邮寄京师，属元题识。素人精绘事，称能品。兹画笔墨淋漓，尤为杰作。元时学涂抹，尝集于三花树斋，月余不见夫子，必招致之。至则笔研纵横，杯盘狼藉，甚胜事也。今夫子骑箕天上，素人

埋骨青山，抚今思昔，能不慨然。辄书数言，不胜车过腹痛之感。”题毕，以无便未寄。壬午五月，书来索取，重缀两绝于后：“汝上迢迢远寄将，摩挲旧迹益神伤。如今画手看前辈，嵩岳高高江水长。”“重展遗缣向暮天，当年雅集已云烟。房公老去廷兰死，零落人间有郑虔。”笔墨韵事，特记之。

古今孤介之性，惟能诗画者为多，而画家尤甚。倪迂、萧尺木辈，性不能与人同也。盖邱壑幽邃、花竹清闲之气蕴酿已深，故画品愈高，而其性愈僻。朱昂之者，常州人，字青上，一字青立。善山水，酷近大痴。两目上视，盖观摩古画久而习成也。其姊之夫官锦县，招之，朱前往。道过都中，留月余，落落不与人往来。其同里孟丽堂，名觐乙，善花卉，得恽家三昧，而独以幽胜。时不得馆，余邀之同居。朱与孟少同窗且相善也，来视孟，余因得识之。朱长余十二岁，而以余生于申，渠亦生于申，又所生月日时皆同。又名若字，又与余参差同其半。而又独重余之为人，遂相友善。然每过余，但饮茶耳。若饥，则出袖中巾，取数钱令仆人购饼以食。余欲备，则去。一日来别，余言：“祖道古人不废，余尚可食客乎？”乃约日制春菘一器，煮肉二斤，饱食之。及出关至锦，以官署不胜聒聒，遂亡去。其戚踪迹得之，已逃禅矣，拘之回，送归吴。其性之孤僻如此。丽堂善啖，无室家儿女，一身孑然。居京十余年，亦不与人结纳。目短视，作画时常以笔醮色，每误醮水，则以水涂之。及纸干，但存魂而已。与其人善，落笔则必精心于高古一派；以其人俗，则作俗画与之。然其所谓俗者，每得佳画；所谓高古者，半水半墨，若在烟云缥缈间矣。若不喜其人，则以其纸作画而他赠焉。其性之幽僻又如此。

人有生同年月日时而命绝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与盛京成司马书同年月日时生，汪进士第，成仅一举。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则四品。成官侍郎，汪则三品。官阶每成大一级。今汪官尚书，而成犹侍郎，其爵位犹不甚相远。所可异者，二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则罕闻事

也。其曩时丁内外艰，年岁亦略相同。

张姬，盱眙汪孟棠观察云任爱姬也，早卒。汪固深于情者，思之殊切，都中友以“茧子”呼之，谓其多情缠绵若茧也。汪即别号茧兹。家伯山太守为姬作传，汪归舟咏长律三十首，曰《秋舫吟》。官番禺时，新安汪玉宾浦、顾子绍远承、陈务之务滋摘其句为图三十幅，笔墨高秀，各极意致，殊足供案头清玩。汪诗亦缠绵如其人。如：“比翼禽栖连理枝，长教相守不相离。也知此愿非虚语，未必他生有见时。供养昙花新画本，迷离灯火旧题词。怪他牛女空灵爽，肠断秋河月半规。”“幽明消息渺愁予，手把清尊问碧虚。无地可埋人世恨，何由能达夜台书。苦心领略瓜应似，薄命思量絮不如。少小便教飘泊甚，双眉曾未一朝舒。”“剧怜娇鸟冒风沙，缯缴声中逼岁华。万里依人何竟死，一生多难久无家。秋潮旅榇随萍梗，暮雨灵旗下荻花。千种相思无限恨，乱抛笔砚毁琵琶。”“倩女归来信有灵，夜深时见火青荧。雁惊残月呼前浦，鬼语荒芦聚远汀。山与云昏天黯黯，树如人立影亭亭。船头吟罢招魂句，秋水微茫数点萤。”读之令人心恻，惜幅长不能备载。其好句如：“征实事留今日想，凭虚心写旧时容。”“却看曙后灯犹热，不道春前草竟枯。”“记得西南园畔路，四无人处哭棠梨。”“信有词堪誓天地，须知恩不在形骸。”“梦到醒来嫌太短，花从落后想初开。”“摘花露重红侵袖，斗草烟浓绿满裙。”“针榭笑声闻得蟢，菊屏清韵佐持螯。”“帘每放迟归燕子，窗常开早饲鹦哥。”“一秋拚向西风哭，酬尔当年泪万行。”“怪底此身如薤露，不堪回首望芦沟。”“旧事只余鸿雪印，春心分付絮泥沾。”皆清俊可人，为略记之。其画三十幅，汪居十七，如“双眉曾未一朝舒”、“珠帕求诗蘸泪痕”、“摘花露重红侵袖”、“题纨小令字能抄”、“二月风寒掩病帏”、“芙蓉凉露泣秋江”、“蓬窗灯影自低徊”、“乌栖风柏满天霜”、“为种春花瘗绣衾”，顾之“千林杂叶声争响”、“不堪回首望芦沟”，陈之“春心分付絮泥沾”、“商略移蕉伴曲栏”等幅，尤为雅致。

同年吴中翰兰雪嵩梁旧官国子博士，善诗。有姬名绿春，姓岳

氏，山西文水县人也，善墨兰。余丁卯夏避雨兰雪斋中，兰雪命姬出见，对客挥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归吴，十九而夭，兰雪伤之。姬生时最喜梅，家有梅将花，尝曰："梅不但花可爱，影亦可爱也。"及花开而姬卒。兰雪乃作《梅影》诗："临水柴门久不开，寒香寞寞委荒苔。独怜一树梅花影，曾上仙人缟袂来。"兰雪时有母丧，姬亦服素。诗具一往情深之概。法时龛学士读之，曰可称"梅影中书"。岁辛巳，余使沈阳，《岁暮怀人》诗有《赠兰雪》一首，即用此称。诗云："清思都在饮茶初兰雪善饮茶，今日诗家合让渠。欲识莲花旧博士，即今梅影老中书。"

琉球国遣官生入监读书，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嘉庆十年，其子弟来，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十四年己巳还国，过山东，蒋别驾第护送之。其子弟有赠蒋诗者，有诗草，即今传海国"笔花何止属江郎"之句，工秀可诵。兰雪衣钵传之海外矣。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韵事也。

琉球人作书，大率皆学《十七帖》，惟子弟遣入学者，始学作楷。其书札与中华无异，但以"阁下"字易称曰"门屏"耳。官制，宰相曰"法司"，王族子弟之俊秀者曰"若秀"。其国以得兰雪诗为珍宝。尝得诗，借子弟寄礼物谢之，刀、扇、雪酒、花布、蕉布、铜壶、护寿、□□八种。护寿者，纸也。□□□，烟也。得吴姬墨兰，亦酬以八种，刀以团扇易之。

僧慧朗者，九江人，能诗。有句云："云浓暗湿游山屐，雨细斜侵听水人。"人以为可为兰雪之徒，因师焉。兰雪赠之诗，有"九峰云里一诗僧"之句。

浙江钮殿撰福保，戊戌进士。余督学浙中，按部湖州。岁试，乌程廪增附与试者三十一人。余视点册，其祖与陈大士同名三十一人，

皆同祖兄弟也。因问广文何以如此之盛。广文答曰："除已登科出仕者，本年大魁及拔贡入都朝考皆同祖者。"因问究有若干人。答曰八十余。其祖生子八人。子之子或十余，或八九，或七八不等。余赞叹久之。广文曰："其兄弟至多，皆读书，无习匪者。"此尤世间所难有者也。钮氏之德益厚矣。余新取入学福登，亦际泰孙。

汪司马官同知时，车行堤上，忽风雨雷电大作，避大柳树下。及霁，下车欲溲，回首猛见车窗内坐一人挥扇，童子侍。揭帘视之，则现影车窗玻璃中，由是不散。家以为异，取而供之，历二十余年。家中儿童作弓矢戏，适破之，玻璃不全而影不散。余通家张石卿侍读亮基，其甥也，持此示余。平视之，一残缺玻璃片耳。向阳斜视之，一仙坐其中，仪容甚伟，面微红，双眸炯炯，白须甚长，发上着红色道冠，衣紫，伸右臂执羽扇，俨然镜中人也。所侍童子衣缺其半。平视之，仍一无所见。达摩像见于面壁之石，盖九年精气所积。此则雷雨片时，虽有仙灵避劫者，何精气数十年不散。亦可异也。

同年朱虹舫阁学方增留心堪舆之学，自谓新得蒋大鸿秘传，非寻常青乌家所能道。有钱君者年未三十，以青乌术自命。庚寅夏，侨寓宣武门外大街，徐星伯同年与往还。钱寓之对门某店有高竿，徐问："此竿当门无碍乎？"钱曰："有此大佳。我为是移寓来也。"徐以虹舫为问，钱曰："颇闻其人，尚未入室。"一日朱过徐，徐因言钱居不远，朱即倩徐同往候之。与语大悦，相谓今海内言是学者，殆莫我两人若也。朱卜宅兵马司中街，修理既协，移居焉。十月钱卒。十一月朱卒。卜吉得凶甚矣。学问无穷，人固不可自信也。

朱阁学官翰林时，寓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初有子，三人一日出城，行至大街，忽有旋风起于车前，尘灰腾沸，不能见人，乃旋车回。未几，其夫人及子相继而没。阁学固好行善事者，皆不解其故。然行善愈力。岁庚寅冬有疾，阁学素知医，每煎药熬大黄浓汁为汤，众劝之不顾。服大黄十六斤，腹泻不起。时其如夫人有娠方八月，余为联挽之云："上苍有灵，八月定教昌厥后；大黄为厉，九泉应悔自

知医。”道其实也。

斌廉访笠耕说某家宴客，客有以世族相夸耀者，继而相谑，继而挥拳，斌为解之乃释。吴中翰兰雪说吾乡刘孟涂开在江西与同学数人论道统，中有两人论不合，继而相詈，继而挥拳。因忆翁覃溪、钱蓉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或谓论诗不合而至于搏，犹不失前辈风流，若论道统、夸世族至于相搏，殆未可以风流目之也。

许秋岩漕督兆椿由贵抚迁漕运总督，过楚中，有一县令方擢武冈刺史，与许初无往来，而锐于酬应，作禀贺许。禀中“漕”字俱写作“糟”字，许乃于禀后判一诗还之。诗曰：“生平不作醉乡侯，况奉新纶速置邮。岂可尚书加曲部，何妨邑宰作糟丘。读书字应分鱼鲁，过客风原各马牛。闻道名区已迁转，武冈是否五缸州。”

庆云崔孝廉旭，字晓林，号念堂，嘉庆庚申科与余同为张船山先生门下士。善诗。困于礼闱已二十年矣。己卯春榜后不归，教读都中以待庚辰之试也。复下第，八月将归。其先德事母孝，冬夜自起煮豆粥进母。念堂为作《寒宵煮豆图》，求文士题咏，因亦属余。余题云：“花落棠梨春树枝，百年鱼菽不堪思。与君共有陔南泪，未忍题君煮豆诗。”念堂刻诗集二册，又为题词。余赋七言断句二篇：“潦倒西风落木多，一杯相属且高歌。清词合共香山老，双屐龙门载酒过。”“吾师一去吴江冷，零落遗编付剡藤。传得佛驮铁如意，人人争识雁门僧。”船山先生守莱州，乞养归蜀，过吴门，因暂留。岁甲戌春，遂卒于吴门。夫人以丧归，零丁飘泊，惟三女依母存焉。石琢堂廉访蕴玉为同年生，为刻其遗稿二十卷。念堂为诗深得师传，故次篇云然。题毕不禁南丰之感。其少君又刻《补遗》六卷。

旧友杨秀才天玉，丙子秋赴金陵。录科前一岁，丁本生母忧，是时降服已阕，而学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试，附船而归。及燕子矶风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没于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

视。潜山柳舍人际清，寒士也，时为诸生赴金陵应试，适见之，泊舟悬赏，以募救者。获起七人，杨公与焉。柳为之解衣赠路资。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试资已罄。竭蹶至金陵，称贷以毕试事。是科获隽，连捷成进士，授中书。柳之释褐在救人之后，未始非阴骘有以致之也。

江宁吴葆恬者业医，住细柳巷。一日门首闲眺，翘一足于户外。俄顷间声音袅娜，举动娉婷，宛一女子矣。自言："我明代某家女，避乱落烟花队中，悒郁投水死。适过此，吴某不应以足阻我，故祸之。"百计禳解不去。越十数日，乃曰："管先生善为文，知与管善，能丐管先生为作传，当即去。"因乞于管，不可。坚请之，曰："生平不为若辈作传。"终不可，鬼亦不去。时值乡试，有徽人某者亦善医，能以针刺鬼。乞治之，乃针吴右手鬼窠少商穴，鬼痛楚作声。再针而鬼逃矣。管先生名同，字异之，嘉庆孝廉，从家惜翁为古文。其不为女妓为文，宜也。但此女能死，亦可嘉悯，坚请不许，抑亦甚矣。

朱孝廉云锦客扬州，雇一庖人王姓，自言幼时随其师役于山西王中丞亶望署中。王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取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都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坛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得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卷六

吾乡张暎沙先生若瀛初官热河巡检，高庙巡幸日，张治道涂。有内监过不礼于张，张杖之，高庙嘉其有胆，擢县令，洊升南路同知。其生平爽直有如此者。归田后于西郭外创一园，名逸园。欲速成，然烛施工，楼台墙屋，草草而已。有言其不坚者，答曰："我之年几许矣，此足娱我，遑问我后耶？"园额跋云："平地起楼台，楼台起平地。平地兮楼台，楼台兮平地。"此四语甚有意味，足发人猛省。生平喜作诗，不甚求工，谐谑语颇多趣致。尝记其嘲大鼻五律末联云："江南一喷嚏，江北雨濛濛。"嘲矮人末联云："阳沟三寸水，呼唤渡船来。"嘲面黑末联云："有时眠漆凳，秋水共长天。"传闻此二句系后人改易。令人绝倒。

暎沙先生，总宪公弟也。总宪八十生辰，先生以杖为寿，仍系以诗云："郑重提携此一枝，枯藤亦有化龙时。须知手足关情重，莫待颠危始执持。"读此诗者，孝弟之心可油然生矣。

外祖贵西观察柟轩张公，乾隆乙酉科江南乡试，题为"乡人傩"一节，文已入彀。副考欲作元，而正考阅得吴珏一卷，欲以此卷次之。副考不肯，曰："留为下科中元可也。"竟不获售。后以戊子科"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题发解。前一岁十月，有怀宁江君梦试此题，文成不得意，辄毁之。再作再毁。及三作，苦思竟不能成。有一老人云："何自苦乃尔，欲见解元文乎？"以稿示之。请再读，许之，因默记之。醒则急挑灯录稿，熟读之。久渐有知其事而索观者，江恐人之见之也，乃焚其稿。及入场时，聊背诵则不能成篇，入龙门则并题而忘之矣。及题下，果然。同号者皆欣然作文，江犹思之若痴。人多交

卷，乃草草而纳。一出龙门，元文乃依然烂熟于胸中也。十六日归舟，夜泊采石。月下柟轩公坐船头朗诵其文，江散步江边，闻声辄跃入船中，大叫曰："为解元贺。"公愕然。江背诵一字无差，因道其梦。榜发果然。岂冥中前一岁已有元墨耶？又何以先露其机耶？若前副考，可谓能识文矣。

侄婿张子畏寅于书摊上见抄录奏稿一本，皆乾隆九年京察自陈题本也。首即其家晴岚先生，后为漕督顾琮、苏抚陈大受、甘抚黄廷桂、浙抚常安、晋抚阿里衮、川陕督庆复、江督尹继善、福抚周学健，共九件。今录晴岚先生一通，以存旧式。且先生出身履历，吾乡后辈恐不备知，录之更以昭吾乡之盛事焉。奏云："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张若霭，奏为遵例，自陈不职，恳赐罢斥，以肃察典事。准吏部咨开，自乾隆六年起至乾隆九年京察届期，在京部院等衙门三品以上满汉官员，于乾隆九年三月，令其将三年事迹过愆据实自陈等因。窃臣年三十二岁，由臣父张廷玉吏部左侍郎任内荫二品官生。雍正八年十月，内奉世宗宪皇帝恩旨：'张廷玉着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仍加二级。'又奉旨：'世职准长子张若蔼承袭，仍准入场。应得恩荫，照例移给次子张若澄。钦此。'中雍正十年壬子科举人，中十一年癸丑科进士，殿试第二甲一名。奉旨：'今日诸臣进殿试卷，朕阅至第五卷，字画端楷，策内"公忠体国"一条，颇得古大臣之风，因拔至一甲三名。诸臣皆称为允当。及拆号，乃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蔼，朕心深为喜悦。盖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为国家宣力。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终始不逾。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蔼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因遣人往谕张廷玉，使知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张廷玉再三恳辞，以为普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张若蔼登一甲三名，与寒士争先，于心有未安。傥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之至。朕以伊家忠荩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跪奏

云：“皇上至公，诸臣亦无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长，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荣未备，只算臣情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陈奏之时情词恳至，朕不得不勉从其请，着将张若蔼改为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沈文镐改为一甲三名，以表大臣谦谨之诚，并昭国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张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共知之。’五月内奉旨：‘张若蔼原取中鼎甲，着照鼎甲例授为翰林院编修。’旋奉旨：‘张若蔼着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六月内奉旨：‘署日讲起居注官。’凡此数年以来忝叨恩荫，滥列词曹，珥笔彤廷，趋承讲幄，叠膺赏赉，备沐慈仁，深惭教育之恩，未效驽骀之力。雍正十三年皇上龙飞御极，臣父以总理事务又荷恩纶，赏给世袭头等轻车都尉。嗣经部议，归并为三等子，仍令张若蔼承袭。奉旨：‘依议。钦此。’九月二十一日奉旨：‘张若蔼在南书房行走。’乾隆元年六月奉旨：‘张若蔼着以原衔充日讲起居注官。钦此。’二年五月，乾清宫御试，蒙恩取置第五名，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二月以臣父总理事务告满辞退，蒙恩赏给骑都尉。奉旨：‘大学士张廷玉在内廷行走多年，辅弼赞襄，勤劳懋著。朕之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一切恩眷均属一体。今大学士鄂尔泰因赏给骑都尉，由一等子照例授为三等伯，张廷玉亦着加恩，由三等子从优授为三等伯，仍着伊子张若蔼承袭。钦此。’四年二月奉旨：‘张若蔼着补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五年闰六月初一日丁生母忧，七年十月初一日起服，旋奉旨：‘张若蔼着仍在南书房行走。’又奉旨：‘兼在懋勤殿行走。’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大学士张廷玉系格外加恩。彼时伊奏请给伊子张若蔼承袭之处不合，今着带于本身，伊子张若蔼不必承袭。钦此。’八年三月补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四月正大光明殿御试，钦取二等第三名。闰四月升授通政使司右通政使。七月蒙恩特授光禄寺卿。乾隆九年三月初三日蒙恩补授通政使司通政使。伏念臣一介庸愚，遭逢圣代。荷两朝之恩遇，浃体沦肌；际累世之昌隆，戴高履厚。朝朝视草，虚糜廪禄于西清；岁岁簪毫，深愧旷瘝于东观。觐龙光于咫尺，身愈近而惶悚弥深；瞻秘殿以趋跄，职既亏而竭蹶尤甚。纳四门之敷奏，常期早达云

霄；沛万姓之恩膏，犹恐稍迟雨露。寸衷莫补，徒奉丝言纶诏之颁；半管难窥，谬厕玉管瑶签之列。兹当庶绩澄清之日，益显微臣陨越之愆。伏乞皇上俯鉴愚忱，即赐罢斥。庶不职惩而官方以励，大典肃而臣分得安矣。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钦奉谕旨：‘凡大臣自陈乞罢者，令各举德行才能堪以自代之人随疏奏闻。钦此。’窃臣看得太仆寺少卿陈其凝为人朴实，办事明练，堪以代臣之职。谨据臣所见举以自代，伏惟圣主垂鉴。为此具本。谨奏。”

吾乡左上舍兆薇，忠毅公裔孙也，寓金陵。一日游洞神宫，见数辈请乩，皆金陵人，因观之。乩忽书一绝云：“先辈风规旧识荆，讲堂犹记勒钟铭。东林君子攻西厂，明德于今有后昆。”又书“明礼部主事陈礼”，众不知所谓。诗盖为左君而书也。以生平钦识之人，忽见其孙，不觉欣喜而发耳。人神同一性情哉。

吾乡钱明经忘其名，善诗赋，每岁督学科岁试诗古，钱必冠军。一岁题为《天柱赋》，钱入场时饮酒过多，竟大醉，入号辄酣睡。同试者疾其每试居首，不肯呼之使醒。有纳卷者过其旁乃告之，钱始瞢然，已无及矣。卒尔问题，书七言绝句一首，诗云：“我来扬子江头望，一片白云数点山。安得置身天柱顶，倒看日月走人间。”

学使得卷评云：“此人胸中不知吞几云梦。”仍取第一。

丁上舍廷枢云：士子应金陵省试，舟行回家者当过天门山，即梁山，在芜湖北。舟中有将获隽者，其舟尾必有水蛇数头衔而过水口，试者以为验。相传天门山口不容蛇虺径入，蛇每欲入，必随有贵气者乃得入。人之贵贱蛇亦能知，异哉！

枞杨有张姓行十九者，以渔为业，人皆以张十九呼之。一日渔于三江口，得一鲤甚巨，邀众舁之，约几二百斤。鲤腹有文，宛然朱书。谛视之，文曰：“生在黄天荡，死在三江口。江湖八十年，付与张十九。”此鲤巨如此，乃不得化龙，为张十九所网，岂有宿孽耶，

抑定数耶？张亦由是改其业。

乙卯二月余在籍。一日喧传涤岑前明遗老陈先生焯旧宅园名也，有大树自鸣，闻者甚众，至晚观者亦众。以爆驱之，声少歇，少顷复鸣，如此数夜。其声若人长吟，乍高乍低，不知何怪。言者俱以为不祥，后亦无他异。有老人云："鸮鸟生子后即不飞，俟其子啄其肉以自哺。啄时即哀鸣，数日食尽，则止。"有人搜树视之，果然。可知少见多怪，天下事往往如是也。

吾邑科甲仕宦在江北称盛，然科第中独缺状元、探花。嘉庆甲戌，龙汝言始得状头。乡人向有"沙塞三江口，桐城状元有"之谚，此三江口在枞阳，为桐邑地。十余年来江口果长沙滩，验矣。然有之不能留，岂其地仍有不宜耶？

嘉庆壬申大考以前，孙少兰侍御梦其外祖张橿亭先生以笔二管属以赠余，告曰："此晴岚阁学若蔼之笔也。"不解其故。及余考列一等四名，擢侍讲，乃忆晴岚先生以大考一等第五升侍讲，梦笔盖预兆也。及戊寅大考，或谓晴岚先生平生大考二次，一次升侍讲，二次以二等洊升，不复与考矣。笔两枝，盖其两考所用者。此次殆应以二等洊升耶？试毕，余列三等十一名，以为梦笔但为侍讲兆耳。至道光甲申，余考列二等，由此洊升，不复与考，始悟赠笔两枝之验。橿亭先生虽为余外祖行，而未曾一面。鬼神先知，巧为预兆如此，数岂可不信哉。然天下往往必有预示其兆者，其理究不可解。

吾邑有大贵者，枞阳江口必有大鼋入河向县而拜，渔人每知之，伺以为验。张勤恪公若渟之受擢也，鼋入河拜。甲戌前一岁又入河而拜，次年龙殿撰汝言大魁天下。又张氏五亩园有大皂荚一株，不轻结荚，每结一荚，则张氏应科者必得第一人。结一小荚，必得一副车。外祖贵西观察柟轩公以戊子发解，是年树结荚一丛，计七枚。每至科场，张氏以此为验。吾家有贵者，前一岁除夕，戴安山即大凹山。祖坟必有火光。见者以为火也，即之则无。叔祖铁松中丞巡抚江西时，

前一年除夕，火光见。癸酉又见，则余甲戌充会试同考官，五月即督学中州。乡中人云："墓下子姓每获第，亦常见火，但大小有不同耳。"又余老屋竹叶亭后即王渔洋诗："岁晚龙眠路，曾通竹叶亭。"有大皂荚一树，每结一荚，则老屋内必死一人。凡有死伤，以此为验。此树今为火烬，无复可验。同一皂荚，张氏以为瑞，吾家以为妖，此理殊不可解。

吾乡浮山，胜地也。劳在兹澂尝图其胜境十六幅为一册，绢本着色山水。李古塘蒙各题一绝，仍各系以跋。不知此物何以流转入都。岁辛巳，有持以求售者，乡人故物，意欲留之，适以乏资还之。劳在兹此册笔墨欠深厚，未足为珍。而古塘题句殊清雅可喜，且为乡中胜地题咏，邑乘久不修，他日艺文恐其无征，特为录之，以备异日修志者一助耳。

《华严寺》云："近倚峰阴接水光，林间楼阁照斜阳。紫衣旧赐恩犹在，山鬼闻钟拜御香。"寺有神宗朝御赐藏经紫衣犹存，新建一楼贮之。

《宝藏岩》云："洞门云气冷飘萧，闲处堪容挂一瓢。我欲餐霞煮白石，丹梯有路指青霄。"由宝藏岩上凌霄岩，甚险，非扪石扱壁不能到。

《妙高峰》云："何当搔首问青天，呼吸将通帝坐前。下界烟波如此阔，不知经几变桑田。"妙高峰乃兹山之最高处。

《醉翁岩》云："垂檐覆户石流苏，听罢谈禅酒一壶。向道环滁山色好，玲珑得似此中无？"岩石醉翁，以欧阳文忠公得名。

《金谷岩》云："树势蒙茏石势欹，金身似见住山时。参来文字禅何用，幻出千寻无字碑。"岩内奉丈六金身，岩顶一石名无字碑。

《紫霞关》云："十丈垂虹一径盘，俯临绝壑仰层峦。扪萝更踏

苍松顶，江上青峰为探看。”援关而上为首楞岩，钟景陵题云：“望长流若带，九华若笋。”

《天然桥》云：“石梁并驾若龙游，霞重岚深水漫流。偶遇樵人笑相问，前途可许到瀛洲。”双石跨硐，下覆如屋，上通人行。一名游龙枏。

《会圣岩》云：“丹岩苍壁列层层，九带曾参最上乘。要识禅机何处是，洞中清磬塔前灯。”开山远录公塔院所在，建九带堂于其上。一名会胜者，岩洞之多，此处为胜焉。

《浩笑廊》云：“豁然中朗杳然深，到此应忘入世心。高唱惟存诗一句，乾坤怪处少人寻。”浩笑廊一名陆子岩，一名蜿蜒窦。游人题咏满壁，惟雷半兼“乾坤怪未了”之句传耳。

《石龙峰》云：“夭矫争看出翠微，松涛声里势如飞。漫惊风雨腾空去，留与游人一振衣。”峰在会胜岩之前，丹井、金鸡、朝阳、晚翠诸岩俱在望。

《莲花石》云：“几瓣嫣然着雨开，丹砂千岁养成胎。若非天女空中散，即是昙摩海上来。”关口至山顶皆石，中有红瓣如莲，大数尺许，雨后尤鲜明可玩。

《连云峡》云：“流丹滴翠耸崔嵬，似补青天炼几回。燕子只疑蓬岛近，衔泥飞上讲经台。”与海岛、佛母诸岩相连，岩中巢燕最多。

《棋盘石》上云：“黑白徒争方罫中，千秋一局暮云笼。知音若解来听法，片石如逢远录公。”相传远录公为欧阳公因棋说法于此。

《张公岩》云：“昔人出世爱求仙，药臼丹炉尚宛然。可惜不留黄鹤在，借骑相访万峰颠。”宋有张野夫修真于此，如海岛岩亦有吕纯阳遗迹。

《观音岩》云："绝险原无路可攀，凿开石窦即禅关。普陀莫叹风涛隔，只隔桃花水一湾。"一名啸月岩。过桃花涧而入石关，下俯桃花洞。

《樯山》云："望中蜃市浸潮痕，缥缈方壶半岛心。只恐神鞭鞭石去，独留一柱作云根。"浮山临湖，自湖上望之，如浮舟回抱此山，取义曰樯。下即小峡，亦曰缆山焉。

天池同学招游浮山，劳子既作一十六图，余因各系以绝句。诗成已久，于甲戌春天池始见之，遂委书博笑。不知何时续此胜游也。弟李蕙并识。

小绒线胡同某家有旧书两架，急欲售。余闻之往，以钱五十千得《管子》、《庄子》、《初印》、《韵府》及《类函》、《事文类聚》、《文臣注文选》、元刻《楚词》、《北堂书钞》、《四库总目》等书。但其直咄嗟而办，殊不易易，因借张表弟相如衣裘，质以予之。问主人何故卖书，答云："赎当耳。"卖书赎当，借当买书，亦可留为异日佳话。

先七世祖开化公讳文燮，字经三，号羹湖，又号听翁。博通今古，工文辞书画，称名家。中顺治甲午举人、己亥进士，与王渔洋先生善。先生《居易录》称公诗画皆有名。年六十余，忽病不识字，即其姓名亦不自知，医不知为何症也。竟以是终。公生于明天启丁卯，卒于康熙壬申，年六十有六。公之得此奇症也，家乘无传，则公之遗事为子孙之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几矣。可胜慨哉！

"归庵"，先曾王父曹州公自颜其柩也，且作记。公在塞外六年，辛苦艰难，怡然自若。读是记而旷达之怀，百年如见矣。检旧笥得稿，因书之以留佳话。

记曰：姚介石名兴滇，桐城巨族，曹州太守。乾隆己巳有军台之役。军台者，准噶尔蠢动，设置塞北之邮递也。自张家口出关，至鄂

尔坤新城，共二十九台，长亘三千余里，委蛇曲折。台丁就水草迁徙不常，其实不止此也。每台处蒙古十七家于其间，每年出资以养之。介石派坐二十二台，逾瀚海西北更十余程，地名桃李。树木不生，鸟兽绝迹，悲风昼夜呼号，飞沙朝夕霾雾。饮惟酪，食惟膻，毳幕荒凉，孤身寥寂，冰山雪窖，酷冷奇寒。介石居常以命数自安处之，尚觉坦然。惟是其俗人物故后弃于荒野，听犬狼食之。如食之速，则以为魂魄登仙；不食，则谓成鬼道矣，人皆畏之。即富厚之家，亦不数日，血肉未干，即火而弃之。葬事固未之闻，棺木从不之识。介石以清白之躯既贫且老，既老且病，托迹穹庐，草霜风烛，未可定也。固不敢以父母遗体饲犬狼，即委之灰烬，亦所不忍。闻北千里外尔登兆，其地阡木稍可，因托人购之，木价二两八钱，运价八两。傥命数已定，全尸而南，不亦幸欤！语云“生寄死归”，故颜其前曰“归庵”，题之曰“姚介石之柩”。侥幸生还，作将来一段佳话，未为不可。或谓之痴，或谓之达，不问也。时乾隆十五年庚午，介石年五十有六，“归庵”成，因为之记。并附以诗：“死归生寄两茫茫，不识他乡与故乡。五十六年都是幻，于今撇却臭皮囊。”庚午九月十九日介石自记并书。

《塞外竹枝词》注云：“基城主人俚调。”先曹州公戏作也。自识云：“卢抱孙《出塞集》有《竹枝词》十三首，工妙异常，惜不尽夷民情事，故补写之，其已道者不及也。续貂之诮所不计云。”

到此宁教心不灰，非风即雪更尘埃。毡帷几处山坳里，一似生人在夜台。夷民所处尽蒙古包，多在山坳中，以避风雪。上尖下圆，顶微平，围以白毡，浑似墓冢。

席地铺将几片毡，羊羔牛犊系当前。中央不是寻常火，冬夏无分马粪燃。以毡铺地，坐卧皆在其中。中央设粪火一炉，以便炊爨。牛犊羊羔亦系于侧。

鲜品何由到大荒，夕飧一碗米稀汤。频年酥迭差生活，差读钗。

虽具人身实可伤。夷地菜蔬一无所有，以牛羊驼乳为食，呼奶茶为酥迭差。富厚者傍晚煮粟米稀汤一餐。长年如此，诚可怜也。

酿成马乳不须沽，上品波罗鞑辣酥。剧饮何尝分昼夜，从教醉倒在泥涂。以马乳酿酒，每饮必烂醉而后已。其波罗鞑辣酥甚佳。

家家来牧叱牛羊，几处山头下夕阳。鄂博遥看知远近，如飞一骑马蹄忙。夷人每出必骑，骑必驰骋。垒小石于山巅为之鄂博，以志远近。

偶尔惊闻忒默鸣，呜呜咽咽作哀声。凄凉境界伤心泪，铁石肝肠亦动情。呼驼为忒默。拘其羔以食乳，母驼号（平声）羔，悲凉凄恻，惨不可听。闻昔有坐台者闻此声，不觉痛哭，问其故，云："我母在家，亦如是想我矣。"孝子哉！惜失其讳。

焉知地狱与天堂，一定身尸饲犬狼。曾是众生都不若，尚教麻海落人肠。夷人死后，必弃置旷野以饲犬狼。食之速者谓登仙。不食则谓成鬼，人皆畏之。肉名麻海。

入门摩六各先施，卜而汗尊西北陲。几卷灵文勤捧诵，慈云妄想见牟尼。夷俗敬佛，以西北隅为尊。入门必叩首。呼佛为卜而汗，叩首谓摩六各。

男女咸钦是喇嘛，恪恭五体拜袈裟。顶心一掌殊骄贵，佛在何方莫认差。见喇嘛必五体投地，如拜佛然。拜毕，将头就其侧，喇嘛则以手扑其顶，男女皆然。谓其五指有五尊佛在，荒唐妄诞如此。

见面扪都礼数恭，差乌才罢又斟钟。瓜田李下寻常事，幕内公然温榻浓。夷人相见云"扪都"，问好之词也。睡谓"温榻"。投宿者毋论识与不识，同处一幕。

毕世何曾见沐汤，肌肤垢污齿牙黄。焉支枉自夸颜色，那得消魂别有香。男女自出胎一洗，终身不知沐浴。

装饰珊瑚辫发垂，羊裘狐帽赛男儿。弓鞋笑说金莲步，手制新靴嵌绿皮。男妇骤难分别。妇女不束腰带，穿耳，辫发饰以珊瑚。

对人也解作娇羞，口肯连声不转头。临上马时才一笑，故翻纤手掩双眸。呼闺女为口肯，皆善骑。

见惯夷妆别样新，一般袅娜小腰身。归时莫教双鬟侍，惟恐钗裙诧异人。

远出龙沙已二年，几回搔首向南天。不须更作蓬莱想，但到中华便是仙。

后又识云："予不识夷文，无从翻译。篇中夷语，不过就其音而书之，字之确否，不得而考也。"元之按：蒙古语奶茶当为"酥台差"，差音近钗。差即茶也，台训有，言茶中有酥也。呼驼为"忒默"。默音近摩。肉当为"礽哈"。佛当为"布尔汗"。汗音近上声。叩首当为"摩尔郭"。问好为"扪都"。扪音去声。睡为"温塔"。温音近去声。塔音近他字，上声。闺女当为"叩肯"。

先端恪公官刑部尚书时作一联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北平黄叔琳锓版悬于普济堂。又吾乡张文端公书室一联云："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粤西陈榕门相国一联云："惜食惜衣，岂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仕宦者果能胸中生意常满，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己必无贪酷钻营等事。贫穷者果能胸中生意常满，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己，必无邪辟奸诈之行。以之劝天下，教子孙，数语用之不尽，固不独可作座右铭也。

江西临川驿壁间，有女子题诗云："无端驱马向南天，回首吴山隔暮烟。一点乡心飞雁外，五更归梦落灯前。晓风残月三千里，水绿蘋香二十年。愁绝明朝听杜宇，又随芳草过临川。"清俊绮丽，书法亦明秀，一时传颂。款署曰"姑苏女史虞桐凤"。群以不知其人为惜。

余亦初爱其句。家辰沅观察莲溪先生兴洁能诗赋，引见入都，为诵之，先生笑而不言。后乃知即所作也。书者为同邑顾含章坤。顾书学董，以秀媚胜，兹特效女子用笔，加柔妩焉。先生以桐城人侨居姑苏，时官凤凰厅司马，撮合恰如女子之名。虞姓乃隐姚氏也。可知凡驿壁旅店女子题诗，如“镶红旗下说明珠”之类，皆文人一时游戏嫁名为之耳，未可信为真也。

虎如族祖敔尝过直隶开州，于郭外壁间题《柳梢青》词一阕云：“秋老吟鞍。开州郭外，有客停骖。乡梦重重，离愁一一，歧路三三。　　晚风乱扑征衫。对凉月、床空夜阑。昨夕山东，今朝蓟北，明日河南。”天然恰当，其地正合有此一词。

卷七

辛未七月彗星见，长五尺余。问之钦天监，以为含誉星。唐懿宗咸通五年彗星见，司天奏以为含誉瑞星，宣示中外。《居易录》载康熙中彗星见，给事中粘本盛上言以为含誉星。案《晋书·天文志》：“彗星三日含誉，光耀似彗，喜则含誉射。”唐司天盖又以彗似含誉而名之矣。《志》又曰：“妖星，一曰彗星。”“见则兵起，大水。”此次星以七月五日戌初后见于中台，属柳宿，至牛宫约百日，至天汉中。案是星行纬度顺天市垣，历星张、翼、轸、角、亢、氐、房、心、尾、箕，至牛、斗间方隐，故行百日。《史记·天官书》曰：“柳、七星、张，三河。”谓分野也。《晋·天文志》曰：“自柳七度至张十六度，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又曰：“河内入张九度。”《汉·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岁癸酉九月，滑县有李文臣、牛亮臣之乱。是年睢州上泛，河决，宁陵一带俱为泽国。考占验《书》有“血及庙门”句庙门谓太庙门也，林清之乱，紫禁城内杀人，太庙后墙血及矣。

《周礼》疏引《春秋纬》、《运斗枢》、《文耀钩》并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纬书之说，后世多疑不经。道光壬寅，㖞夷有欲来天津之谣。都人有设乩卜问者，太岁真人丁迈降坛，判云：“殷天君即过此，当邀之。”有顷神降，问者问神何往。判云：“将往天津会议。五帝轮递值年，一帝管五百岁。今时为赤熛怒帝值年。若有大事，仍集五帝会议。兹灵威仰诸帝尚未到，天机不可泄也。”然则纬书可尽目为伪托欤？

《说文》：“盦，覆盖也。从皿，酓声。乌含切。”《玉篇》“于含切”。《广韵》属二十二覃谙字下，乌含切。按《说文》注作“合”，是乃“含”字之误，盖宋本刻工之错。汲古阁仿宋大字本、额约斋仿宋小字本俱不敢擅改也。今人遂以“盦”字有平仄二音，非也。

有一友宴客，席间客话及赠马事，在坐一少年卒然问曰：“母马耶？父马耶？”满坐匿笑。主人解之曰：“马有以母称者，即可以父母称。”翼日友言于余，因捡《史记·平准书》：“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注汉书音义》曰：“皆乘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啮，故斥出不得会同。”又《史记·秦纪》徐广曰：“秦地有父马生驹。”“父马”二字甚典雅。

娃娃，《说文》：“吴越之间谓好曰娃。”今通称幼孩为娃娃。雇工王姓名秋儿，年二十许矣。女仆高媪旧与之同村居，一日称秋儿为娃娃，举室哄然。晚间询之，据段媪云：北方谓人在某地生者，则曰某地娃娃。如京里生，则称京里娃娃；屯里生，则称某屯里娃娃。谓秋儿为娃娃者，盖追言其所生之地也。说颇有理。若陕西人直称年三四十许者亦曰娃娃。书此以备方言一则。

吾乡俗称日至未刻为日偏西，当是日平西之讹耳。日平西，高丽诗人曾用之。李齐贤诗曰：“木头雕作小唐鸡，箸子粘来壁上栖。此鸟胶胶执时节，慈颜始是日平西。”

唐鸡，据高丽诗，当是鸟名。京中有人家门首贴一联云：“灶下已无新晋马；釜中犹有旧唐鸡。”自与高丽诗有别。闻晋马、唐鸡二物，翁阁学、纪文达皆不识为何典，未查出。

古诗：“遗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高句骊溟州有女子与书生约为婚姻，父母欲别纳婿，女子以帛书属鱼。书生烹鱼得书，遂往谐约焉。此亦鱼中寄书之一证。

饽饽，古之饼锣也。《玉篇》：“饼锣，饼属。”《广韵》：“饵

也。”《资暇录》：“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因名。今字从食，非也。”《升庵外集》：“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按今京中书为“饽饽”，有“硬面饽饽”、“发面饽饽”、“杠子饽饽”、“笪子饽饽”、“实子儿饽饽”等名。又新岁用水煮食若南人所谓饺子者，曰“煮饽饽”。《名义考》：“京师人谓饼曰麿麿，当为母母。《礼》八珍淳母，煎醢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按今饽饽制法与淳母绝不相似，即煮饽饽亦无须加黍沃膏，《名义考》之说误矣。饽，《玉篇》蒲没切，面饽。《广韵》同。北人呼入声字音近平，如呼“粥”为“周”之类，“饽饽”特转音为“波波”耳。《名义考》谓为麿麿。《玉篇》：“麿，莫波切。麿，食也。出《异字苑》。”《广韵》莫婆切，列“摩”字下。是即升庵所谓“磨磨”也。今河南呼为“磨磨”，字当作“麿”。京中呼为“波波”，字当作“饽”。以母字解者远甚。

俗说“三不知”，意料不到之辞也，但不知所本。伯山族弟云：《左传》“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俗说当本此。

俗说“强盗不入五女之门”。汉光禄勋陈蕃谏桓帝曰：“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俗说由来久矣。

京中俗语谓何时曰“多早晚”早字俗言读音近盏。《隋书·艺术传》：“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族弟伯山曰：“然则此语盖由来已久。”

山东李鼎和曾得屏贼盗咒语，羁旅路宿颇可预防。咒曰：“七七四十九，贼盗满处走。伽蓝把住门，处处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学此咒，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人见之。

玉田刘方来言：“辛未七月天津大风暴雨，雷电砰轰自德州西

来，若逐物者。至柴炭厂霹雳震地，厂中大火，雷电复东去，至海岸而止。似有物被追，避匿柴炭厂中，雷一击不中，物复东逃入海，追至海岸被获也。烈风迅雷中粮艘伤桅数百，或半折，或拔去，或中裂，焚烧无算。及霁，海岸有大鱼一，长十数丈，脊高过人。有蜘蛛一，大如叵罗，剔去两目。”余闻秦州人言龙获重谴，必抉去两目而死。秦州出龙骨，常有堕龙，人皆见之。此二物盖获天谴。大鱼疑即龙也。

《居易录》载：“康熙三十八年青州修葺府学，学训某多侵渔。一日得狂疾，大呼‘子路击之’。宛转数日竟死。”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子路为圣门御侮之贤，数千年后犹猛烈疾恶如此。

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余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

戊寅七月九日晡时，平谷县大风。有黑云起于天望山，若旋舞之状，自山而西，复折而东。过西阁村，屋皆倒，拔其椽盘空而舞，屋瓦翩翩如燕子。其风直至独漉河边，陷地作坑，宽三亩余，黑水注焉。或曰龙为之，或曰蛟为之。余谓蛟龙行必以风雨，而蛟之起未有不被水者。是日但见黑云挟风而奔，无雨无水，不知何怪。殆非蛟龙也。

三河县姜福山甘泉寺，俗传唐太宗征高丽借兵于寺僧，僧不与，军回围寺。寺前有两石狗，太宗夜闻狗吠，挽弓射之，一发没镞。今寺前有石狗一，身有箭瘢，年久镞亡，铁锈处犹宛然可验。其一狗逃去，今在狗儿府，村名。身没地中，首出地外。传说有人掘之，其身仍随土而下，究只一首露于土上。二说香河张汝俊拔贡为余言之。

宣武门内武公卫胡同，桂杏农观察菖卜居焉。宅西有园，曲榭方亭之前凿小池，砌石为小山。有一石矻然苍古，为群石冠，苔藓蒙密。摩挲石阴，得“万历三十年三月起堆垒山子高倪修造”十六字。杏农属余书小额详记之。

今之象棋与古不同。晁无咎《象戏序》云：“盖纵横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耳。”今棋仍三十二，而纵只十路，横只九路。以车、马、象、士按之，横九路已足，余二路正不知如何位置。岂炮亦与车马同路耶？牛僧孺《玄怪录》：“汝南岑顺于吕氏故宅夜闻鼙鼓声，介胄人报曰：‘金象将军传语与天那贼会战。’顺明烛以观之。夜半后东壁鼠穴化为城门，有两军列阵相对。部伍既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须臾炮石乱下。因发掘东壁，乃古冢，有象戏局，车、马具焉。”据此，马则斜行三路，车直进不回，与今马只斜行二路、纵横回转无定者相异。此今与唐、宋不同者也。而胡应麟《笔丛》引《玄怪录》岑顺事云：“马斜行三路，正与今同。”则明时马犹斜行三路，今则又不同矣。

德胜门内积水潭龙王庙曰汇通寺，乃乾隆间敕修者。叠土成山，砌石蜿蜒有致。庙之后有一石，相传为落星，遍身如云头卷成者。叩之声如铜，质坚而有白点。询之定如和尚，云：“非落星，因其身有白点，故谓之星星石耳。”庙前河地杂种芰荷，大可游憩，亦一小胜也。

西郭八里庄慈寿寺内有一太湖石，高四尺余，瘦、露、秀三者俱备矣。

宝西园比部得一太湖石，坚白如玉，两峰净峭，高三尺余。为同寅舒灵阿借去玩供，即携归西安驻防矣。舒君行四，于浙江臬司任乞病引归西安。

近见兰林泉得一烟壶，乃玳瑁玛瑙。一面有背面钟馗，神致勃勃。一面有鱼一、虾一。无少人力，不事牵强，亦佳玩也。

南苑新宫门外二铁狮，极有神致。上有“除邪辟恶，镇宅大吉”，后有一花押，不可识。前有皇祐十年月日，又前有彰德安阳县铜冶镇及冶工姓名四五人，古气磅礴。座之四面，一面即字款，其三面皆阳文，荷花水草，亦极有致。疑是金辇宋物也。

京城骡车近多踵事增华，即买卖车之站口、跑海者，里帏亦有绸绫，窗亦有玻璃矣。市中制车供人雇用曰“买卖车”。终日置胡同口得价方行曰“站口”。东西奔走莫定曰“跑海”。额约斋司农云：“乾隆初只有驴车。其先德农中丞起初在部当差时，犹只驴车。惟刘文正有一白马车，人见白马车即知刘中堂来矣。”自川运例开，骡车始出，其时名骡车为“川运车”。适读吾乡刘海峰征君《赠姚道冲归里》诗，有“骡车日日穿胡同”句。道冲为余叔高祖，名孔锌，以雍正戊申保举人才来京。然则骡车雍正时已有之矣。大兴金春甫克谐云：“乾隆三十年后，京中惟马车渐多，骡车尚罕见。”盖前此或有，自川运始盛行也。车之有旁门，则纪文达始创也。车旁开门碍于转轴，于是将轮移后，始有后挡之制。

王渔洋《居易录》载甘肃民间名字率多四字，如“马毛向上”之类。近见黔中一役卒名“沙卧赤鸡”，亦奇。

《池北偶谈》载宋郎中师祁工书，遘风疾，左手把笔，其工不减于旧。又引《老学庵笔记》载陆元长、宗室不微、梁子辅皆左手作字，赵广左手画观音大士云云。余同年光州吴黼庭玉堂，壬戌进士，乙丑补殿试，考试试差皆左手书，奏折小字更奇。按杜子美晚枯右臂，有“悠悠伏枕左书空”句。明范叔成字元白，以左臂画花鸟山水得名。陈湘以左臂画山水人物得名。吾乡陈遐伯为贼伤右腕，书画皆用左，钱田间《过遐伯》诗云：“丹青一只手，智慧再来身。”

天之生物，虽五方之地燥湿不同，未有不以得雨为膏泽者。西域则畏雨，盖得风则穰，得雨则歉也。其俗男女遇于途，有相识者必以接吻为敬，湔然作声，更以声大为能。星伯同年见之，不禁大笑。天地既异，固无怪其习俗也。

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溢，自江西以下，沿江州县被灾。贵州则有蛟患。吾乡亦蛟水并发，东南乡宛在水中。大水时一女子避未及，水几没腰。有一人急援手救之，女子乃呼号大哭曰："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将同被灾者菜刀自断其臂，仍赴水而死。惜不知姓氏。恐天下穷而贞者，似此湮没不少也。

又有被荒女子年未及笄，与幼弟乞食于村馆中。适先生外出，借笔题云："沿门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欲赋归来归不得，临流怅望涕滂沱。"题毕挥泪而去。先生归见诗，询诸弟子，追之不及。次日，闻人报有女子同幼男死于河中。惜未知姓氏。

日者王璞庵，行三，山西大同人。生不茹荤。童时读书古寺，九岁略识文意，见道书喜之，顿有出世之志。十二岁逃入宣化府之华阳山，虑家人觅之也，力避于人迹不到处，欲寻洞穴栖止。山有五洞，俱有人在焉。先一洞，其人甚癯，无衣，惟下体被以树叶。言皆鸟音，不能辨，以树枝画地作字相问答。盖康熙间参将学道入山者，忘其名。别一洞，其人猬须可怖，语言不通。问之，则画地告以雍正间某盗逃入此者。其三洞，人见之皆不礼，问之不应。山中无食，只食松毛。有一种果，味似杏，必先食此果，而后食松，则有味，否则不可下咽。风雨至，则癯者令避入其洞，晴则卧洞外。一日游山后，为家人寻见，强之归。其所见之人，盖皆百余岁矣。深山之中殆常有之，不独华山为然也。

渔洋载觉隐吃饭事，尝疑其传闻有误。甲申正月二十日，圆明园引见赞善归，过胡默轩九思家，见一人持一画卷求售，系垈公画，觉隐书，成邸物也。上有大同山翁凝始子题云："畤垈公能诗善画，不

知何许人。或隐或显，当是避世之士。与觉隐同心同德，觉隐到处，此公亦到。觉隐本不能画，画皆垈仙之笔，然有觉隐题，垈仙方肯着笔。却有一件奇特处，觉隐吃饭，此公不举箸，只静坐。及乎饭毕起身，垈仙亦饱，鼓腹而歌，若垈仙吃饭觉隐亦饱。时人莫测其旨，因书以志之。”据此，则渔洋非寓言。然亦奇矣。此卷成邸题字两行，亦言初以渔洋为疑，后乃信之。

李进士薛，河南遂平人。生未及岁，乳母抱之立门外闲望。有肩菜者过，李卒然问曰：“汝非某某乎，何以至此？”乳母惊仆，以为妖也。自是乃不言。三岁认字读书，过目不忘。其家皆以远大期之。自知前生姓薛，因名曰薛。六岁时，本家昆仲就别塾读书为文。一日塾师改课文，小讲甫就，有事他出，置文于案。众徒亦争出游戏，掩门而已。晚塾师归，见文已改完，并师所改小讲亦有更易之句。师大骇，问之众徒，别无客至，意东家亦无是人也。越日又改课文，故置于案，托言有事又出，潜于外伺之。午间回，见门开，闯然径入，见薛方蹲于师座，执笔点窜未辍也。师乃惊服。古人诗云：“书到今生读已迟。”信不诬也。李中乾隆丙戌科进士，惜乎不寿，盖根基未深也。

人病有怪症，古籍常载之。戊寅九月，有一人大解移时，粪不得尽，久之始毕。自疑粪不得如此之多，回视，见出一虫，状似蛔。以竿挑之，长几丈余，惊骇成疾。邀余内表弟胡伯礽治之，诊视本无病，乃以惊得病也。医之半月始愈。其虫胡亦不识，即云是蛔。窃疑人腹亦不得容如此之大虫也。后与苏舍人都礼话及，苏自言曾得此病，但觉胸腹闷胀欲解，及解时有虫出，移晷不得尽。呼人曳之，虫粗如拇指，长丈，头扁而黑睛。曳出后亦无异。苏亦知医，不能指其名也。

人生邀福之心过甚，则事之断无是理者亦据信而不疑。青乌之说不可废，然一为所惑，则必终为所愚。京中有赵八疯子者，创为医地之说。尝为武清一曾任县令者卜地，告之曰：“适得吉壤，在某村某

家之灶下。去其屋，则得吉。”某令遂别构地造屋，迁其人而购其室。及毁灶，赵又熟视曰：“此地惜为灶所泄，地力弱矣。”某令曰：“为之奈何？”曰：“医之自能复元。药当用人参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余药我自为合之。”某令如其教，备参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药，又告曰：“三日后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遥见此地有火光浮起，则元气大复矣。”乃潜施火药于地外，阴令人潜往，约以某夜远见有笼烛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笼烛往视。漏三下，曰：“是其时矣。”遂往。遥望其地，果有火光迸发，乍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气之复，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为药物故，家资已消耗过半。赵售其参桂，家称小康。无何，赵子俱亡，赵亦得奇疾，身如死，但能饮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参桂之资亦归于尽。身受其报，天道当然。而为所愚者，绝不思理之有无，又愚之愚者也。

有瞽者，习大拘灶之术。每至人家，辄知其家之事，借以自神其阳宅阴地之学。有人召之者，入其门，以手摩挲门户，便言其家祖坟何向，去家远近若干，某某时当见某事，某某人当有某疾。毫厘不差，人以为神。若召之卜地，乃预令其徒潜往熟视以告。及至其所，略踹数步，便言此地某山某向某龙入首，祖山或廉贞，或贪狼，俱能言之。因告其人曰：“以此地论，当是大吉。但随我所指观之，左当有何等山何等坡，作龙是否；右当有何等山何等坡，作虎是否；水当何等去，朝当何等峰，下关当何等高低是否，是则真吉矣。”其人见一一与所言合，亦不禁大喜。因请点穴择期，深信不疑矣。尝为某家择日下葬，告曰：“是日特奇，至时当有凤凰过此。尔辈伺之，凤一至，是即葬时矣。”乃预以钱三百买白雄鸡一，即令鬻鸡者抱鸡于某时向某处葬地走过，鸡仍付之。至时，问：“有凤来否？凤当白色。当谨视之无忽。”少顷，鬻者抱鸡来。人咸曰：“不见凤，唯有白雄鸡来。”乃喜曰：“鸡即凤之类，天下谁见有真凤耶？吉时至，当速葬。”葬者亦心喜，以为特奇也，而不知堕其术中矣。

天津盐商某患一奇症，胸膈间有一物梗闷。久之，知有一小人在膈，能言语，惟病者自听之，旁人不之闻也。小人若言欲食何物，即须与之食。如有食物至，小人言不食，即不能下咽。病者苦之，百治罔效。闻某善医，邀治之。令取大蛛网数十枚，层叠贴于胸前背中，仍敷以药。无何，小人在内呼捆缚甚楚，蛛网亦渐入皮内。医者言此小人若能生出之，是一至宝。欲生出之，病者觉腹胀不可忍，乃以药化之。及化下，身体俱无，惟存其首，长寸余，宛然一姣好童子矣。《辍耕录》载都下儿患头痛，有回回医官用刃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出。盖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人死后回煞之说，南方谓之回煞，京城谓之出殃。常云麾言地安门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阴阳生检出殃日。生检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异于寻常，当为厉，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祟，唯有某鸦番乌克神即看街兵之称。胆大能敌，当邀至家以御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访某鸦番乌克神，邀之酒食。食毕，告以故。某亦素负其胆，不肯辞。至夜闻棺盖作声，视之盖已离，棺中人欲起矣。急跃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鸡鸣，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问夜来情景，某不言，但以无事答之而归。其家复以无事告阴阳生。生愕然曰："是吾误检日也。其究殃之归，正在今日耳。然其厉不可言状矣。欲御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复至某处，求其再来。某心却却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敌，姑应之而心自疑虑。偶至街前，见一测字者，卒然间曰："尔有何心事？当告我，可为筹之。"某怪其无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测字者曰："鬼甚厉，而将不敌。我有爆竹三枚相赠，但至事急时放一枚，三放可无事矣。然不可在屋中，当登屋以俟。"某至，如测字者所指。及半夜，棺盖裂声甚猛，果不似前夜。盖方裂尸已出，四望无人，即出院中。复四望，见某在屋上，跃而登。将及矣，某放一爆，应身倒。少顷复起，如是者三。爆尽而鸡鸣，尸不复起矣。其家人至，备悉其状，舁尸复殡。往告阴阳生家，入门生已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气犹未散也。其人大骇。复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杀之，且亦神其术。欲图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

之毒，冥冥自不能恕，其为人所伤，固天道宜然。此等术士之能为祸，亦复可惧。测字者不问先知，是亦可疑者也。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喜看《三国志》影戏，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骂吕布》之目。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此又熟读《演义》而更加愦愦者矣。"玛法"，国语呼祖之称。

卷八

“安倭何”，国语木变石也。木之变石，惟松则然，关东多有之，非奇物也。《隙光亭杂识》引《墨客挥犀》云：“泰山有柏木一枝，长数尺，半化为石。”又《录异记》：“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今尝见人蓄松化石为玩，可验其说非诬。盖古人不知此物，故以为异。揆恺功虽见，殆亦不知此物之多耳。案此石惟松能化，《墨客挥犀》之所谓柏，恐亦松之误矣。关东人取此石制为佩刀形，安以柄，用以磨错铁刀如泥，古所未闻也。今不惟木能变石，草亦有之。草结即上水石也。孙少兰给谏案头蓄一石，如画家合解索、披麻皱，而文细过之。高可尺许，皆数千百草根团结成者。盖枯草芟夷后，其根水流一处，日久凝结，名曰草结。言惟凤陵中有之，不可多得。案此石三门等处亦有售者，出自黄河中。草根绝细，水沫之形俱在，盖亦如水精之结而成石也。名曰上水石。文秀可玩，其质亦轻，但性脆耳。惟出之凤陵之语殊未确。

同年谢峻生崧，言其家旧藏宣纸若干卷，约高八尺，苦无长箧贮之。有卖柏木者，命工作为箱，香润可爱。数月启视，纸皆黄白驳斑。乃知柏木走油，纸俱印透，竟无一幅完好者。记以告人，一切箧笥，当慎辨柏木也。

华山出小松，长二三寸。登华者，西峰道人以此为土物馈遗。以净瓯盛水置其中，则青葱可爱。行则夹置纸本，经年累月虽干不瘁，见水仍活。名华山松，其实则苔也。

《曹南牡丹谱》，沾化可园主人苏毓眉竹浦氏著。余家书笥中有抄本，可与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薛凤翔《亳州牡丹记》并称。

惜但有其名而无其状，然曹南之胜已可想见。今为录之。

其谱曰：牡丹，秦汉以前无考。自谢康乐始，唐开元中始盛于长安。每至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逮宋洛阳之花，又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五杂俎》载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康熙戊申岁，余司铎南华。己酉三月，牡丹盛开，余乘款段遍游名园。虽屡遭兵燹，花木凋残，不及往时之繁，然而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因次其名，以列于左。

牡丹花目

建红　夺翠　花王　秦红　蜀江锦　万花主　一簇锦　丹凤羽　出赛妆　无双燕　珊瑚映日　姿貌绝伦

以上皆绛红色。绛红之中，各有姿态，艳冶不同。

宋红　井边红　百花妒　鳌头红　洛妃妆

以上皆倩红色。

第一娇　万花首　锦帐芙蓉　山水芙蓉　万花夺锦

以上皆粉红色。

焦白　建白　尖白　冰轮　三奇　素花魁　寒潭月　玉玺凝辉　天香湛露　满轮素月　绿珠粉

以上皆素白色。

铜雀春　独占先春

以上皆银红色。

墨紫茄色　烟笼紫玉盘　王家红　墨紫映金

以上皆墨紫色。

栗玉香　金轮　瓜瓤黄　擎云黄

以上皆黄色。

豆绿　新绿　红线界玉

以上皆绿色。

瑶池春　藕丝金缠　斗珠　蕊珠　汉宫春

以上皆间色。

胭脂点玉　国色无双　春闺争艳　胡红　惠红　枝红　金玉锡　软玉温香　海天霞灿　杨妃春睡　龙白　紫云仙　磬玉仙　掌花案　状元红　伊红　雪塌　乌姬粉　平头粉　金玉交辉　映水洁　临　何园白　娇容三变　花红剪绒　紫霞仙　亮采红

以上诸品各色不同。

又尝见斌笠畊太仆藏江纬画内园牡丹二册。白者有鹤裘、鲛绢、白龙乘、瓣中微有淡红之意。霞举、瓣中亦觉微红，而每瓣若拖长穗。黄者有卿云黄、檀心晕、花白而攒心处微黄。黄金买笑、淡黄。罗浮香。绿者有么凤。瓣多折纹，宛如罂粟。粉红者有当炉面、十日观。心如卷云。银红者有火枣红。色如木槿。赭色有国色无双。绛红者有胜国香、楮云。红藕合者有天台奇艳。花口尖瓣数片，心中瓣细长数寸，卷伸摇曳若风带然。淡藕合有剑气蕊宫仙。花瓣外白。紫者有玛瑙盘、墨晕、花深紫近墨。紫贝。花深紫，心拖黄穗。大红者有胜扶桑、瓣多卷。赧虬素春红。命名或一时各异，然花多异品，习所罕见。册前有江自记一幅，记后一诗。记云："牡丹自李唐来爱者甚众。舒元舆云：'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种，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中日日浸盛，至今传其种类，四海皆知所尚。惟江南亳州、山左曹州土水相宜，蕃衍者较异于当年。予夙慕之，每以不得见为恨。甲戌春，因上构采新异种类必先绘图以献，次选其本移栽内廷。予借以从事，历春而秋，得遍涉诸园。及事竣，省其栽培之法，复别其种类，植之小圃。又经年而辨其色朵枝叶之不同，洵知水陆草木之花，无更有齐其美者。予亦不愿自私其独

得，爰谱之，以公诸海内名公画家采择焉，未必无小补耳。五月初四日辰时，在畅春园进呈写生牡丹二十八种册子，恭承御览顾问。口占记事：‘文章半世无知遇，赖有丹青供圣明。惜未绘图呈菜色，敢题花句效清平。’老迂江纬。”钤江纬之印白文，天章朱文。余题其后云：“老迂此册用笔兼洋法，而着色鲜艳，花叶如生，真能品也。册本二十八幅，今失其四，为可惜耳。”兹书于《曹南谱》后，以见牡丹之盛。然闻甘肃和州此花最佳，传者绝少，又不知何如也。

金银花一名鸳鸯草。《隙光亭杂记》引《墨庄漫录》云：“治中菌毒，取鸳鸯草生啖。”即金银花也。鸳鸯草可对蝴蝶花。

琉球谓马兰花为水翁花，罗汉松为樫木，冬青为福木，万寿菊为禅菊。盖未识古来草木之名，以意名之耳。抑或彼国俗称如此？记之可供诗人采用。

胡桐泪，《本草》：“此物出西域。”自叶尔羌至阿克苏千余里，所在皆有之。其本质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回人谓薪曰“活同”不知其字，其音如是耳，故指此木曰“活同”。中国人不知其故，因以胡桐名之，实非桐类也。其根下初生条叶如细柳，及长则类银杏。孟康注谓有二种叶，是也。其丛生之地有曰“胡桐窠”，修志者不解其地，以为树不应称窠，即改为“鹉鸲窠”，注曰“鸟名”，大误矣。徐星伯云：“其泪似松香之珠粘于木上，取其珠则板片即随手下。”其腐如此。五台回人售此最多，大小成片。有作伪者取其木，用根下沙粘其上以充之。此堿也，非泪也，当辨之。

养花法

兰

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此花最喜鱼腥水。凡浇灌不可过频，频则根烂，水在根下一过而已。蚁最喜食其根，须用油骨引去之，或用闽中鲎尾曰鲎帆插于土中，亦去

蚁。土底不可太紧，紧则不能发畅，且不易过水。

牡丹

牡丹最喜肥，种时根下宜以猪羊肠胃铺之，则开花鲜茂。根总宜于暖。又名鼠姑，根下时埋死鼠则茂。

梅花

花开后必生叶，叶乃另生之枝。须即将开过花之旧枝剪去，俟新枝长至六七寸时，又将尖掐去，至冬方能有花，且夏不落叶。若任其长发，则至夏必落叶，即焦枯死矣。花总生于叶之根，夏之一叶，即冬之一花也。夏五六月之曝日，宜早辰不宜中晚，切忌。

碧桃

盆中碧桃开花后，亦将其残枝剪去，留新芽。清明时移栽土地，霜降前入盆，迟数日再入室。新条亦须掐尖方能有花。

荷花

种藕断不开花。须择其细如指而长者，乃花根也。种之，不用河水河泥亦能开花。市肆卖者皆藕也，非生花之物，止足供蔬而已。

宝五峰云：善缘庵在海甸，有象棋三十二子，石体坚硬。有黑地白纹者，有白地黑纹者，皆作冰裂纹。每匡中有菊花一朵，颇堪清供。

圆明园西北红石山麓，旧有兰若宝藏寺，产菊花石。石性粗松不佳，其纹俨然菊花，故名。斜侧反正悉备，亦有致趣，惜其不堪把玩耳。

西路乌什一带出花石，各色俱有，其纹皆有鸟兽人物之形，且有须眉毫末俱足者。铁冶亭宗伯夫人号如亭，得一石紫质而白纹，上一“如”字，小篆文，下有一茅亭。不事牵强，居然成其闺号，此尤奇也。予亲见之。

五峰又言令兄西园北部郎于西郊拾一石，上有观音大士像，眉目手足端然可见。

玛瑙花纹颇有成形者。博垣斋冠军有一烟壶，上有螃蟹一支，螯足具备。

紫英石中有水者颇多。宝西园北部郎有一金鱼，中有水二滴，如鱼之脑。其令弟五峰冠军有一扇坠，中亦有水二珠，如谷米大，摇之可动。

苏仙公土桃出湖南郴州。苏仙公祠，即东汉时苏耽也。祠旁往往掘得土球，状如桃核，大如橄榄而扁。其质似土之结成，而又似沙之凝固，文亦若桃核之文。摇之，空其中，有物作响。亦有伪者。惟以摇之作响若空青者为真矣。星伯云可以治目。

岭南果品其类甚多，新会橙为最佳，荔支次之，黄皮果又次之。余至广时已中夏，尚有藏新会橙者，食之果佳。荔支正熟，以挂绿者为尤美。闻有名糯米糍者更美，未之食也。此外余遍尝之，味皆不善。惟彭婆一种，蒸食之，去皮五层，肉如新栗，其味亦似，且有新栗之嫩者。问之久客岭南者，皆未之食。盖以其形异而忽之也。此果形如肥皂荚，色亦如之。擘开色深红，如俗所谓癞蒲桃者，子亦如皂子而稍大，其色正黑。皮屡去乃见肉。是岭南之佳品也。或以为称苹婆，此果非苹果而亦称苹婆。

扬州洪氏园中蓄一鸟，似鹤而大，高三尺许，色纯白，喙长尺许而青。腭下至颈有皮下垂，宛同牛嗉。日饲小鱼四五斤。守园者称为海鹅。殆即《尔雅图》所绘鹈鹕者，注“俗谓之痴鸟”。

雄鸡生卵，南方人家以为不祥。余馆于长相国家，一日大徒持一鸡子示余，曰：“此后院雄鸡卵也。”甚讶之。及见居停怀亦亭云麾了无异色，因问之。居停曰：“此卵可卖京钱数百。喇吗每岁供佛，必用此几十枚。”余讶每年焉得有如许之多。居停乃言其法：“将雄鸡圈入笼内，四外多放雌鸡，雄者急不得出，终日躁跳。不使饮水，三日则必下卵矣。故喇吗所用不能穷竭。但此卵有青无黄。”翌日小徒于书室中破之，果无黄者。乃知见骆驼［言］马肿背，少见必多怪也。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载阿公迪斯言雄鸡生卵之法，正与此同。而所言大如指顶，并治目疾，则异。岂大小偶不同欤？治目疾则未考。

徐星伯同年言伊犁道中见一鼠如常鼠，见人则拱而立。《诗》所谓“相鼠”也。晋公昌镇伊犁时蓄鼠数种，惜未能考其名矣。《禹贡》“鸟鼠山”，郭景纯注谓在陇西首阳县，今甘肃兰州渭源县是也。一名青雀山。《尔雅》云：“其鸟为鵌。其鼠为鼵。”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鵕而小，黄黑色。”星伯同年言赛喇木淖尔岸最多，皆穴地而窟。天将明，鸟先出翱翔。形如喜鹊而小，绿身长尾。鼠如常鼠，蹲穴口顾望，渐走平地。鸟张翅登鼠背，一鼠负一鹊。夏气生凉，野地平阔，往来互驰，半时许方散。然则不仅渭源有之矣。形与注亦少异。

徐星伯同年言：龙观察万育在陕省办理三省教匪时，坐屋内，闻空中有飞声，院中适有掷地声，出视。见地上堆一物，高几二尺许，方圆亦径尺许，热气尚蒸蒸腾上也。怪之。其同事某云：“顷见一大鸟飞过，遂有物掷地上，盖所遗粪也。”此鸟不知何名。龙在乌鲁木齐亲为星伯言之。

陕西顾县令沂尝蓄一虎，与之同寝处。升堂判事，虎则蹲于侧。或偶露跋扈之态，顾则抚其首曰：“虎儿毋若尔。”虎则俯首帖耳，然堂以下差役及讼者无不战栗。讼以是稀。顾即以是使无讼焉。厩有惊马，莫敢谁何。顾恃其多力，前制之，胸为所伤。归室，袒示虎，虎为之舐伤处不辍，两日即愈。秦中丞承恩抚陕，其太夫人闻之，欲见

虎，秦以告顾。顾乃吉服牵虎往，市人大惊趋避。入辕门，驰报太夫人。门甫启，太夫人遥望见之，亦骇然避。抚军但大声曰："好虎，好虎，请速回。"越时，顾以事公出，势不得与虎偕，留之书室，令一仆饲之，婉慰而别。家人终不免戒心，不与之食，俟其力微，戕之。顾归，虎已死，悲不能已，葬之。有言及者，犹感伤不置。旋亦辞官去云。古者豢龙有法，岂顾亦有法以豢虎欤？《列子》言梁鸯养虎，顾岂其人耶？虎之于顾若家人然，是亦异闻矣。同年徐星伯学使松言之。

王春亭刺史言：多余山侍郎庆之戚某以善骑称。尝买一马，乘之出广渠门。甫出城，有远来大车一辆，此马瞥见，长号一声，即横于车前。群马闻声惶悚，俱不敢进。是马屹然而立，某不知所为。仆人某者，知其故，即解衣物遥掷与其主人。主人接之。马知骑者已得物也，乃飞奔而去，迅不可遏。遇深沟短壁一跃过之，遇推小车者亦一跃过之，落荒而驰。至于旷野无居人之所，两蹄前跪俯伏不动，若敛迹避人之状，某乃得下。询诸仆，始知其为响马也。盖盗劫人财如此，马亦习与性成矣。是亦格物一事。

禁宰耕牛，地方官之一责也。北地日宰数十百，亦不之禁。或言此系菜牛，别为一种。余以为未尝使之耕耳，若耕，未见不可也。张上舍大宗言客甘肃时曾以问人，据言耕牛脊有驾木之骨，菜牛则无，故不可耕也。

苇仙喜猎，云猎狼不可造次。凡狼独行者可施枪，若两狼行则当击其后。盖狼行，雄者在前，雌者在后。若雄者被害，雌者必登高处以瞭，见人即前舍命以斗，枪或施药不及，必为所伤。若雌者被击，则雄者即逸矣。若三狼，亦止击其后者。狼之行恒以三足，其一爪曲以护其喙。狼喙最畏人击，故以爪护之，所以御击也。狼若中枪，长号之声如鬼加厉，最不可闻。又狼性随烟，鸟枪火出，烟必回退，狼中枪者即随枪烟回扑。猎者于施枪后随蹬于地，转首向后，右手拔短刀持向左耳前，以备狼之回扑以刺之也。若其时有风，枪烟不能回

退，必先直上空中而后散。狼中枪亦必上跃与烟齐，而后坠地以毙也。狼性亦最狠矣，然犹能死其雄，人之谋其天者，视之何如也。

都城市中有戏海豹者，围以布幔，索钱三文乃许入视。其物实鱼而狗头，喙若虎，四足类鳖，黑质黄斑若豹皮，长三尺余，其嘘如吼。与之食物，能以前两足据桶，出水而夺之，状甚狞狰。戏者谓之海豹。按《山海经》："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其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说文》有鮨、鮪。郝兰皋农部谓极似今海狗，登州海中有之，岂即腽肭耶？

麈即今之四不像也，似鹿非鹿，似狍非狍。其角可为决，时所称堪达罕平声。也。此兽角根如掌，中如腐朽，色黯黑，以之为决，周围黑道匀透者为贵，然百不得一。其皮可为半臂，衣之愈久则愈厚，愈久亦愈软。若为油水所污，俟其干揉之，仍复如故。凡皮见水则硬，衣此者若嫌其污，可加浣濯焉。闻此衣油垢既甚，可御火，枪刀不利，卒尔亦不能刺也。关东兵卒多衣之。

徐星伯言阜康县至绥来县相距五六百里，有一白鹿大如马，往来各城，或亦至衙署。见则人喜。所过城市竞以刍秣饲之，多不食，食则其人必福。所入之署，官必有喜。长文襄自伊犁将军升任陕甘总督，经阜康，鹿立于公馆门外。次日启行复至。间数年，文襄以平张格尔封威勇公。

天启好猫，猫儿房所饲十五成群，牡者人称某小厮，牝者称某丫头。或加职衔，则称某老爷，比中宫例关赏。见陈悰《天启宫词》。《筠廊偶笔》所载尚不详。

元人卖猫有契。《永乐大典》载其契云："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镇民间。行契是甲卖，与邻居人看，三面断价钱，随契已交还。买主愿如石崇富，寿如彭祖福高迁。仓禾自此巡无怠，鼠残从兹捕不闲。不害愿牲等六畜，不得偷

盗食诸般。日日在家宅守物，莫走东去与西边。如有故违走外去，堂前引过受笞鞭。年月日契。”

太常寺有仙蝶，褐衣色，一稍大，一稍小。有一翅微缺，人以老道称之。偶见飞来，或出手祝之曰：“老道，我辈欲得见颜色，请少住。”蝶即飞落手中。若人有戏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庄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甚久，蝶常往来于院中。文庄殁后，蝶忽来殡前旋绕，意若来吊，依依不置，良久乃去。盖文庄生平公正，足以感之。然亦见蝶之通灵也。

格物之学，无穷尽也。平阴朱苇仙云：蛇之交，恒以清明为候。至时麕至，动以千百。雌蛇盘屈，雄者以大小层叠于上，叠至五六，以极小者为顶，如砌塔然。移时乃解。雌者去，别一雌蛇随即其地盘屈，反其尾以向上，雄者复层叠焉。午前如是。若午后，则雄蛇之极小者在下，复以次层叠，雌者居上，如塔倒置。山东名曰蛇雾。蛇雾之日，周围数十里内之蛇皆至一处，或一亩两亩之地皆满。所交之地每年必于是地，过此则无。或言地卑湿则然，或言地暖处则然。交时见人不畏，击之亦不动。或以竿挑之，则委地如死。交必天大雾之日，盖亦阴气所感也。

草中有蛰草，闻之久矣，而未得其详。朱苇仙言之颇悉。此草高寸许，叶微似艾，八楞三尖，有毛。每霜后草枯，而此独鲜。恒于立冬时放花。花着于叶之近本处，如石竹而小，黄色，心似菊，有红色一线围之。花时凡蜈蚣、蝎虺诸虫纷趋，旋绕三四匝，恬其叶而去。最后则蛇至，且食其花及叶与茎而去，去则蛰矣。诸虫之来先于蛇，次春出亦在蛇先。蛇最后蛰，故出亦在后。蛇之行屈曲，及食此花，行不百曲即止，昂首若噎。少顷复行，行复如是。至可蛰处，以首着地，而后盘屈不动焉。百虫不嗅此花，不能蛰也。茌平有王氏妇，一日拾薪于野，归觉头晕，但昏睡。医诊视无病。不食亦不起，如是者两月余。立春后渐醒，惊蛰忽起，病恍然失。家人问故，乃言拾薪时见有鲜草开花，虫竞来嗅花，因亦摘食之。有顷但觉头晕，其沉睡初

不自知也。此草或云即俗所谓透骨草。努牙时，近根四围之草皆外向。此草出及一寸，中心放一花，花中白心一线独抽，即挺茎也。春着红花，秋后芟夷既尽，交冬陈根勃发。是谓蛰草，则未之审也。

甘肃徽县多虾蟆精。往往晴天陡作黑云，遂雨雹，禾稼人畜甚或被伤，土人谓之白雨。其地每见云起，辄以枪击之，轰声群振，云亦时散。平时有入山者，见山谷间虾蟆无数，不论大小口俱衔冰。皋兰沈大尹仁树为徽县少府时，有阵云起，众枪齐发，云中堕一皂靴，送置城隍庙。翌日失所在。沈之侄亲为星伯同年言之。盖虾蟆阴类，阴气所积，时或为灾，北地亦常有之。此精乃喜着皂靴，殊可怪也。

嘉庆己卯秋，河南省黄河决兰阳口，郑州、延津，水皆围城。河流向由仪封而下。未决时，人见仪封有黑气一道横亘于河，如是者一日余。黑气中见有大手，河水遂不下流，乃由旁决。此黑气与大手，不知是何异矣。先是春夏间，郑州城壕遍地皆蛙，大小层累连衔，几无隙地。毙于履，毙于车者，不可胜计。何由而来，何自而去，皆莫能晓。及秋，遂有河决之患。蛙，阴类也，常止于洼，大水则不能容。先见，是为大水异常之兆。次年密县城壕亦如此，殆有胜焉，人皆惊恐，而卒不验。此理不可知也。又己卯夏汜水决，先是春间有一足鸟，大如鸡，鸣集县之文庙桐树上。人以为商羊见，主大水。汜水县果有水患。次年密县之超化寨有虫鸣，其音如云“二丈五”。适其时城壕蛙见，俱以为水来当深二丈五矣。卒复无事。然此虫究不知为何虫也。

江苏宝山滨海。海旧去城三十里，今已至城边。嘉庆丁巳岁秋月，天大雷电，风雨一昼夜不止。海水暴涨，水自城头下，城门俱闭。次午始晴明，城中人咸至海塘闲观，见大鱼五，或身首截分为二，或从腰断，或头截其半，刀痕甚齐。其鱼首多类牛头，非常鱼之状。一首重至千斤，当是海中怪也。然大雷电相搏一昼夜，神力几不得胜，此怪亦非常矣。家弟辈俱见之。

龟，《说文》：“旧也。”介虫之长，四灵之一。其为物也寿，故古人多以命名。宋代尚有之。不知何时以为恶物，相避不以为名与字。嘉庆己巳，朝鲜国遣陪臣韩用龟进表。以龟命名，犹存古意。

陕中金钱龟，产于郭汾阳家庙莲花池中。小者如拇指，愈小愈珍，小者直钱百余。余购得数枚，裹以纸，置行笥中。越数日取出透风，少饮以水，仍包置笥中，可远行也。《山堂肆考》：“苏州城南有道士养一龟，状如钱，置合中，时使出戏衣褶间。”殆即此也。

王渔洋《居易录》云：“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戏占绝句云：‘滦鲫黄羊满玉盘，菜鸡紫蠏等闲看。’”在渔洋时已觉奢靡甚矣。近日筵席必用填鸭，一鸭值银一两有余。鱼翅必用镇江肉翅，其上者斤直二两有余。鳇鱼脆骨白者斤直二三两。一席之需，竟有倍于何曾日食所费矣。踵事增华，亦可惧也。

鳇鱼脆骨，鳇鱼头也，出黑龙江。余使沈阳，闻其土人云：“嘉庆十年前此物甚贱，一鱼头大者须一车载之，不过售钱五百。自京中以此骨为美品，鱼头遂不肯售，竟相晾晒发卖，每一斤亦须银八九钱矣。”曾记莫少空清友先生宴客设此味，座中有其乡人以为凉粉也。翼日见先生，问曰：“前日食君家所制凉粉特佳，曾令人学制，总不能及。不知何以有此味也？”闻者笑其村蠢，余殊嘉其朴诚。

《尔雅》：“鳊，大虾。”李和叔林元《使琉球记》云：“龙头虾长尺余，绛甲朱髯，血睛火鬣，类世所画龙头。”徐葆光《传信录》云：“一名鳊。”《尔雅》注：“鳊，大虾也。”无龙头之说。

鱼之飞必自衔其尾。畜鱼者运蹇，则其鱼自飞入他人之池。吾乡松山湖多鱼，畜鱼者甚夥。张孝廉介纯尝于冬至月游湖边，倏忽间似有风起，俄而水中泼刺声。守鱼者哭，问之，曰：“时当冬深，鱼皆潜伏水底。今忽有声，鱼将飞矣。”顷见鱼皆自衔其尾，圆若环，密如飞蝗，投于他池，须臾而尽。鱼岂能飞，盖有使之者。

宝冠军使奎，字五峰，号文垣，记养鱼之法，颇有足采者，录之：

龙睛鱼　此种黑如墨，至尺余不变者为上，谓之墨龙睛。其有纯白、纯红、纯翠者，又有大片红花者、细碎红点者、虎皮者、红白翠黑杂花者，变幻花样，不能细述。文人每就其花色名之。总以身粗而匀，尾大而正，睛齐而称，体正而圆，口团而阔，要其于水中起落游动稳重平正，无俯仰奔窜之状，令观者神闲意静，乃为上品。又有一种蛋龙睛，乃蛋鱼串种也。

蛋鱼　此种无脊刺，圆如鸭子。其颜色花斑均如龙睛，唯无墨色，睛不外突耳。身材头尾所尚如前。　又有一种于头上生肉，指余厚，致两眼内陷者，尤为玩家所尚。此种纯白而红其首肉为上色，共名之曰狮子头。鱼逾老，其首肉逾高大。此种有于背上生一刺，或有一泡如金者，乃为文鱼所串之故，不足贵也。

文鱼　此种颜色花斑亦如前，亦无墨色者。身体头尾俱如龙睛，而两眼不外突耳。年久亦能生狮子头，所尚如前。有脊刺短者、缺者、不连者，乃蛋鱼所串耳。　此三种另有洋种，无鳞，花斑细碎，尾又软硬二种。

世多草鱼，花色皆同此，而身细长，尾小。佳者以红鱼尾有金管，白鱼尾根有银管者为尚。亦无墨色者。名曰金鱼。

又有赤鲤、金鲫，皆食鱼所变，无三四尾者，皆直尾也。不过园池中蓄以点缀而已。养法亦如各种，亦能生子得鱼。此三种另有洋种，无鳞而花斑细碎，其尾又有软硬二种。

养鱼断不可用甜水。近河则用河水，不然即用极苦涩井水，取其不生虱。新泉水尤佳。

鱼水绿乃活，不可换。其色红或黄，必须换。

凡换水，必先备水一缸，晒之。晒两三日，乃可入鱼，鱼最忌新冷水也。　水频换则鱼褪色。

大缸一口，养大鱼五六寸者二三对足矣。多则闹热挤触不

安，必致损坏。

鱼喂虫必须清早，至晚令其食尽。如有未尽者及缸底死虫，晚间打净。夜间水静则鱼安，不然亦致鱼死之道。再沙虫中亦有别种恶虫，亦须略择。

子鱼初生，以鸡子煮熟，拧其黄于布上，摆于水中，子自知食之。及三四分大，不能食大虫，乃将虫置细绢罗内，于水面节之，有小虫漏下者，与之食。至五六分大，则居然食虫矣。

鱼子出净之后，至能于水中游行时，须轻将闸草提于他器内，以水投之。有鱼仍取回原缸。水定后，缸内有虫如虾而扁口如蜈蚣，最能啮小鱼，宜拣净，不然则尽为所害矣。

鱼缸养鱼，总须明官窑缸，虽破百片，亦可锯补。瓦亦用明官窑缸瓦。外用铁屑泥之，则不漏矣。

晒子须用红沙浅缸，取其晒到底耳。

鱼遍身起泡如水晶，乃天热水坏。以新凉水激之，不然即溃烂死矣。

鱼瘦暗不欢，乃病也。即以盐擦其遍身，另盆养之，使吐黑涎即愈。盐纳入两腮，亦佳。

鱼虱如臭虱，而白色透如虾色，一着身断不可落，能使鱼死，必须捞出。以盐擦之，亦佳。

鱼子不可过晒，过晒则化。不晒亦不能出。故须树阴，或覆以筛之，亦可。三日必出鱼矣。

凡鱼生子，总在谷雨前后，视其沿堤赶咬，乃其候也。即将闸草缚小石坠于缸内，任其穿过，即有子粘草上，亟取出，纳别水缸内。若不取，恐为公鱼所食。其赶毕一次后，隔十余日一次，看其赶即须放草接子矣。水近缸沿，则每被鸽子连鱼饮去，故水不宜过深。子初出如蚁，不可见，伏于缸上或草上。出鱼后三五日内，不可乱动其水，恐有伤于尾也。

冬收缸入向阳无油烟屋内。鱼不食亦不生子，其水总不必换。俟春半时，出屋换水。其屋冬亦须火，不使冰过冻而已。

亦不宜太暖。每岁于霜降收入，春分时出屋，然亦须看天时冷暖耳。出屋后仍有数夜见冰，亦由是见天时也。

或云鱼不可晒，或云鱼必须晒，又云可晒不晒。予见养鱼者未尝不晒，究不知何以为凭也。姑记此以待试。然予家鱼每过晒则生水泡满身，或予之缸新有火乎？俟得良法再记。

鱼热则浮，冷则沉。然春秋朝日每亦停水面曝阳，则非热也。

鱼之雌雄最难辨。有云脊刺长为雌，脊刺短为雄者。有云前两分水有疙疸粗硬涩手者为雄，否为雌者。又有云前两分水大者为雄，小者为雌者。又有云侭后尾下分水双者为雌，单为雄者。皆不足凭之论也。其雄、雌动作、气质究有阴阳之分，近尾下腹大而垂者为雌，小而收者为雄；粗者为雌，细者为雄。此秘法也。其余诸法，皆愚人之论耳。诸体未备时，其种类亦不易识。惟视其色，黑为龙睛，青为文鱼、蛋鱼，极易辨也。

缸底鱼矢，须用汲筒汲出。若水至晚太热，缘晒甚也，须用生凉水添之。

鱼生子若人不知，则粘于缸上，有落底者，则自食之矣。若早见缸上有子，即换缸。不然，则可一日不喂虫。伏秋间，虽有子亦不能甚长，不能出息也。

秋日不可过换水，天寒不可多下虫，寒则鱼不甚食。然秋中喂大鱼，则来年子早而壮。

鱼子出后，水极清不必换。本水养之，鱼乃不伤元气。

有养鱼不换新水者，即换，亦于本缸内水彻旧添新。此法鱼最弱，市语谓之水头软。若即从旧缸移入新水者，谓之水头硬云。此法所养之鱼强壮。

鱼尾根札者难于过冬，绺尾者易养，此论最验。

冬入室时水不能晒，即用生水，次日移入，然须于院中见冰后入屋。

惊蛰时即可出屋，若天寒亦可迟几日。春分前后亦不必晒

水。天寒井底暖，新水不冷，若晒，则反冷矣。

又法，养鱼先要讲究水之活，鱼得长生矣。如居家吃水缸内投以食，鱼其能经久存活者，以其每日去旧更新，非取水之故也。盖新水入缸三日必浑，三日后澄清，四日水性侧立，方可下鱼。下鱼之后，春末犹寒，隔一日撤换新水一次。交夏之后，一日撤换一次。撤换之法，先用倒流吸筒吸出缸底泥滓，添入新汲井水，不用甜水、河水。如盛五担水之缸，每日撤换一担，视缸之大小，以此类推。有鱼之水，七日必浑。浑则当移鱼他缸，刷净原缸，全换新水，晒过三四日之水再入鱼。入鱼之后，照旧撤换。一交秋令，水自澄清，无俟添换矣。缸内不放闸草，一恐鱼虫藏匿，致鱼不得食；二恐草烂水臭，以致鱼生虱蚁之患。谷雨前后便可喂虫，一交九月节，鱼自不食矣。至鱼无故浮水面，口出水上空吸吐泡者，乃是受热之故，速添新汲凉水以解之。若鱼沉缸底懒动，是受寒之故，速捞入浅水内晒之。鱼或歪倒浮游，或如死水中，及动之腮仍能张翕，急取出以盐擦之，另盆养之，犹可得活。俟其涎沫吐净，方可置原缸内。

冬鱼出房不可太早。于清明前后置于向阳之处，用木板盖覆。天若和暖，一日撤板一块，渐次撤去。若骤然不盖，夜间寒霜侵入，鱼必受伤。

夏月伏暑之时，必当半遮半露，不可使鱼受热毒。雨水性沉，日色蒸晒，必致发变。着雨后一俟晴明，即用倒流吸桶撤净缸底雨水，则无害矣。若降雨之先将缸添满，或缸有水孔随落随流，雨水不能到底，则不必撤之矣。

冬月蓄鱼之法，不须喂虫，亦不必晒水添撤。只要视水有浑色，便取新水换之，以纯阳之性在地下，井水性暖故也。置放处不可令缸底实贴坑上，须用矮架托之。亦不可过暖，即水面有薄冰亦无妨。缸口用纸封之，不致于落灰尘，更省遮盖也。

喂鱼之法，须将捞来红虫用清水漂净，否则虫之臭水入

缸，净水为之败坏矣。喂鱼虫不拘时候。日不可留余虫也，夜恐虫浮水面，鱼不得受甘露之益。若一时不得鱼虫，或用鸡鸭血和白面，晒干为细虫，喂之；或用晒干鱼虫及淡金钩虾米为末饲之，皆可。

分鱼秧之法，先用洗净揉软棕片一块，择闸草四五束，去根，以绳线缚之，系以石块，坠草于其水中间，不可散放。后看牝鱼跳跃急烈，有欲摆子之势，即取放水浅缸内。入公鱼二尾，恐一公鱼追赶不力。俟母鱼沉底懒于游泳，便是已摆子之候，即将公鱼取出，迟恐为其吞食鱼子。缸须置向阳之处，切忌雨水。听其自变，不过七八日，便能生动如蚂蚁蝇蛆之状，生长最速。俟其化成鱼鲩，先以小米糊晾冷，用竹片挑挂草上，任其寻食，并用粗夏布口袋盛虫入水中，任其吞啄，即透出小白虫。三四日后，虽能赶食散虫，亦须先择白色小虫饲之。即可食红大虫时，亦不可喂之过饱，恐懒鱼腹胀致毙也。沙虫之极小者名曰面食，白色，在水皮上如面之浮，不能分其粒数。初生小鱼食之甚佳，且易长而坚壮。

小鱼长至半寸许即宜分缸，每缸不过百头。至寸余，则每缸三十足矣，多则挤热而死，竟至一头不留。渐长渐分，至二寸余大，则一缸四五六对；至三寸，则一缸不过四头六头而已。然养缸如此。若庭院赏玩，则一缸一对，至多二对，始足以尽其游泳之趣，而观者亦可心静神逸也。

鱼不可乱养，必须分隔清楚。如黑龙睛不可见红鱼，见则易变翠。鱼尤须分避黑、白、红三色串鲩。花鱼亦然。红鱼见各色鱼，则亦串花矣。蛋鱼、纹鱼、龙睛尤不可同缸。各色分缸，各种异地，亦令人观玩有致。

子出鱼后，夜夜须将缸盖起，次日日出后开之。否则每至冻死，一缸为之一空。

今　世　说

[清]王　晫　撰
陈大康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录

校点说明
今世说序（冯　景）
今世说序（丁　澎）
今世说序（毛际可）
今世说序（严允肇）
自序
今世说评林
今世说例言
卷一
　德行
卷二
　言语
　政事
卷三
　文学
　方正
卷四
　雅量
　识鉴
　赏誉
卷五
　品藻
　规箴
　捷悟
　夙惠
卷六

豪爽
容止
企羡
伤逝
卷七
栖逸
贤媛
术解
巧艺
宠礼
任诞
卷八
简傲
排调
轻诋
假谲
汰侈
忿狷
尤悔
惑溺
跋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自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以来，后世各朝不断有仿效之作出现，以至于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世说”系列，清初王晫的《今世说》即是其中的一种。

王晫是清初杭州一带较有名望的布衣文人，《杭州府志》中载有他的小传：

> 王晫原名棐，字丹麓，仁和人。年十三补学官弟子。天质茂美，笔疏气秀，毛奇龄称其诗自然温厚，不徒以音节入古见长。遭外艰，丧葬遵古制，衔恤陨涕，风雪中重趼远涉，遍告当世巨公长者，乞为志传，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读而悲之。晫好方人，持论风旨，为《今世说》。所居曰霞举堂。

在《国朝杭郡诗辑》卷六中也有王晫的小传，内容与《府志》所载相类，不过又扩增了“四方士夫过武林者必造霞举堂，故座客常满”，“家既落，犹喜刻书，客至，质衣命酒，四十后益困”等描述。

在“世说”系列中，诸作多是从先前的各种正史稗说中采撷素材，然后按《世说新语》的体例作归类编排与改写润色，可是《今世说》的载录却如毛际可在卷首序中所言，是“止以四十年来睹记所及”。严允肇在该书序中进一步介绍说：“自清兴以来，名臣硕辅，下逮岩穴之士、草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纪述者，靡不旁搜广辑，因文析类，以成一家言。”内容与时代同步，这是该书的重要特色，王晫确定书名时在“世说”前冠以“今”字，其意盖在于此。

《今世说》共含四百五十条，涉及清初名流近四百人，它有助于

我们了解当时文坛的状况、士人的风貌，以及明清鼎革后士林的心态。不过，此书所载士人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江浙两省所占的比例竟高达十之七，这还不包括在江浙做官或寓居者；在江浙人士中，又以浙江为主，而且是集中在王晫本人所居住的杭州一带。可以说，这本书的记载实际上是以当时的“西泠十子”为中心，然后扩及其交游。更令人惊异的是，王晫将自己也载录入册，他自称是其友“节取一二，强列集中”，但条数却甚多，与陆圻并列第一，而且赞誉又极高，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载入己事，尤乖体例”。

《今世说》的体例一如《世说新语》，但它只列三十门，略去了“自新”、“黜免”、“俭啬”、“谗险”、“纰漏”与“仇隙”六门，而含贬义色彩的“汰侈”、“尤悔”与“假谲”三门，也分别只有一、二、三条。这只能用王晫的有意回避来解释。描写当世的人与事，要有无畏的勇气才能秉笔直书，在鼎革之变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而王晫显然是顾虑重重。因此，《今世说》对今日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时代与作者的种种局限，它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

《今世说》原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二年（1852）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时收入此书，从此《今世说》在世上流传较为广泛。后来《清代笔记丛刊》、《笔记小说大观》与《丛书集成》初编本所收的《今世说》均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这次标点整理，仍据以作为底本。书中明显刊印错讹，径予改正，不出校记。

今世说序

古无今，今无人，则其说已。若言足传人，人足重世，何让古人，使今独阒寂哉？或曰：“国有史，其大也传。”曰：“否。大者传其人，细者传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见日，识全日矣。则夫一言一行，传其人之神，何以异是？”王先生丹麓，读书不下古人，结交必上今人。予读其所著书，皆自成一世，谓非今人能说。亡何而《今世说》又成，见其包举群彦，言关至极，简秀韶润，胸无宿物，俊不伤道，而巧不累理。呜呼！直《世说》耳，何今之见哉？夫一世所传，不过数人，人率不过数语。今俊顾厨及，转多于昔，善谈名理，争胜于旧。此固秀良辈出，神锋太俊然耶？乃吾独多王先生之殚见洽闻，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阙其谗险、仇隙数则，即其说不全，补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闼撤瓦，以延光明，将疑无全日哉？知此，即简傲、汰侈、惑溺，善读书者犹将阙之，而补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于篇。同郡冯景香远撰。

今世说序

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宏长风流，隽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彦，裙屐少年，皆喜观而乐道之。其后有琅玡《补》、华亭《语林》、温陵《初潭》、秣陵《类林》，其书咸有可观，然以视《世说》有间。其故何也？盖刘去晋未远，竹林余韵、王谢遗风，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笔简而该，其命意隽以永，去其稂莠，掇其菁英，诚史家之支子，而艺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数十年以来见闻所及，辑为一书，取精多而用力勤，几与《世说》并时矣。譬之饮食，大官之脔，有时厌饫，楂梨橘柚，则齿颊生津。矧所采辑，皆一时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对。昔人命千里之驾，作永夕之谭，今得于寸楮遇之，讵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剑尊闻》，而吾友陆景宣著《口谱》，徐武令著《广群辅录》，丹麓此书，真堪媲美。见我武林之学，必原本古人，非妄为作者也。故不辞而为之序。同邑丁澎药园撰。

今世说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两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于墓碣、家乘所传，浮夸失实，删订为烦，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说》见示。诵之，清风袭人，耳目为之一易。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所谓颊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负异才，所著《霞举堂集》流布艺林，而是书自谓非海内第一流不登，且又迟之又久而后成。撰辑既专，品骘弥当，如德行、言语诸科，固当奉为指南；即忿狷、惑溺，迹涉风刺，要无伤于大雅，纵使其人自为读之，亦复粲然颐解。至于赠言，同人亦间采一二，为丹麓写照焉。大率与临川所撰相为伯仲，比诸元朗驾而上之。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而元朗自西汉以逮金元，上下数千百载，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处穷巷，斟酌损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来睹记所及而工妙如此，则其难易固相倍蓰矣。昔典五（应作“午”）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综核名实，不尚虚无。集中单词只简，清英渊雅，适可为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无其过。读是书者，亦可以论世云。遂安毛际可会侯撰。

今世说序

夫学者屈首受书，一闻古人之名，辄俯焉叹阻，所恨生不与之同时，不获聆其绪言，睹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行载在简编者，可考而知也。试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岳之气，蕴降郁积，岂无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岂无有乘时挺生，卓荦魁杰，能创古人所未见者哉？而循诵习传之辈，以为今人也，而概忽诸。此其人纵令生与古人同时，日聆其绪言，睹其行事，亦漠然不相接，以终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学赡而行修，潜心经世大业，一时贤豪长者多慕与之游。所著诗歌、古文，宏深奥衍，不啻富金匮而续青箱矣。已复手订《今世说》一书，盖祖刘氏所作《世说新语》而稍节其条目。予受而读之，自清兴以来名臣硕辅，下逮岩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纪述者，靡不旁搜广辑，因文析类，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诸序记杂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缀一词，其详慎不惮烦如是。丹麓又言："临川当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而征信亦易。吾之为此，以今人述今人，见闻多所阙遗。书未成而訾謷者纷起，吾甚悔其拙也。"予曰："不然。临川之书叙列晋人者居多，而上逮于东汉、三国诸君子。夫晋人尚清谈，一时名流慕效，相与蔑弃礼教，脱略形骸，以为旷达。其流祸至于中原板荡，神州陆沉，论世者于此为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日远，士大夫鉴于先代末流之弊，骎骎乎抑远浮华，敦尚实行，此亦转移风会之一善机也。是编所载，多忠孝廉节之概，经纬权变之宜，其大者实有裨于国家，有功于名教。至于风雅澹词、山林逸事，足以启后学之才思、资艺林之渊薮者，无不表而出之。虽其人之生平不尽此数语，即是编亦不足以尽当世之贤豪，而条疏节取之下，使人人解颐欣赏，如入宝山，如游都市，其为益也，不既多乎？且夫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又乌知过此以往，不有好学深思者起而酷

嗜此书，加之博稽详核，以备一代人文之盛，而后乃知丹麓倡始之功为不可泯也，岂得谓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轩轾于其间哉？”予故因丹麓之请而为序之者如此。归安严允肇修人撰。

自序

自经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几千万计，而其书或传或不传，即幸而传矣，人或有见有不见。独《世说新语》一书，纂于南宋，多摭晋事而兼及于汉魏，垂千百年，学士大夫家无不玩而习之者。虽临川王之综叙清远自高，亦以生当其时，崇尚清流，词旨故可观也。至于今读其书，味其片语，犹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亲其际，与为酬酢。假得王、谢、桓、刘群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旷抑何如耶？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纪之。稿凡数易，历久乃成。或疑名贤生平大节固多，岂独藉此一端而传？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颊上之毫、睛中之点，传神正在阿堵。予度后之人得睹是编，或亦如今之读临川书者，心旷神怡未可知也。虽然，临川取汉末魏晋数百年之事，网罗编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数十年中所见所闻与之颉颃，世有览者，毋亦笑予之心劳而日拙也夫。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晫题于墙东草堂。

今世说评林

洪晖吉曰：自刘义庆创为《世说新语》，而刘肃仿之为《唐世说》，何良俊广之为《语林》，李绍文复成《皇明世说》。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论风旨尚无有编辑成书者。丹麓王子殚见洽闻，凡数十年中之轶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体制，直欲远攀《新语》，近抗《语林》，何止压倒唐、明《世说》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语必取其最隽，不须复道。即摭拾之广，似非积数十年之用意未易得此。予尝语人云："入杭若不赏识丹麓，必非佳士；或不为丹麓所赏识，亦非佳士也。"读此尤信。

顾且庵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奥，艺林得其片玉，莫不奉为拱璧。兹复成《今世说》一编，言近旨远，真得晋贤风味。予每叹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于前，漠焉如不相关，曾不思所以斡旋补救之。丹麓独能于冷语佚事随所睹记，皆逼露其精神，诚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见动止、语默之细，皆足为读书穷理之助，学者其容忽诸？

薛依南曰：世间无可食，亦无可说，此季充语也。世间岂无可说者，盖不屑为说也，其傲已甚。夫说自在世，我不能强为噤，犹之不能越为代也，以说还说焉可。古《世说》如是也，今《世说》亦如是。存而不论，案而不断。若曰记事论世，自史氏职，我不能越为代也，敢曰无可说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说还说也。丹麓王子可谓恭矣。

张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遗记》，摭拾魏晋遗事，以姚馥金荃、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尚书家清、徐中丞至孝为开卷第一，高于东阳崖谷人远矣。

叶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虽单辞癖事，足以传人。晋王右军功业文章不入《世说》，而独称其工书，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书，传人之志也，惟其单癖，于是乎不朽。

毛稚黄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说》，所载大半同时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遗，至若或负重名，或已鼎贵，而丹麓辄取片语微事写之，乃转觉其栩栩然，行间字里，幽隐毕现。画家六法以气韵生动为最难，此卷之墨妙极矣。虽然，丹麓固欲以奖美传其人，然按其标部，由渐而至末，佳处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犹未免是病者。连城之璧，光气如虹，有微颣焉，则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读书耳。

吴庆百曰：刘氏《世说》，语本麈尾松枝所成，盖何平叔清谈之余，后之窜入者大不类。本书以彼片言单辞，另存炉锤，足甘口吻，非凡响能及耳。丹麓雅人，颉颃二晋，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与梁氏《玉堂录》、汪氏《说铃》同行，鼎峙文苑矣。

黄主一曰：丹麓先生键户著书，花木竹石，位置幽闲。四方名流过武林者，必愿交先生，先生即其著述，采其可纪者，依刘义庆例，集为《今世说》。一时才人学士，风流逸韵，具见是焉。交游道替，旅进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为性命，凡纤芥之长，不啻口出，并为传之。其乐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临川王《世说》多采汉魏两晋逸事，风流绵邈，至今传之不衰。丹麓王子继而为《今世说》，穷搜广辑，较之古昔为尤难，然其博稽雅赡，不减临川。此书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语林》，直可覆酱矣。

郑官五曰：《世说新语》多载王氏事，而太仓二王先生又删定而批释之，何王氏之多贤也。兹编纵横采掇而远识拔俗，与前代诸编指趣则一，岂惟一世，虽千百世其若贯矣。一以为谈助，一以为要略，非青箱缄中，安得有此。

周敷文曰：《今世说》言简而味长，耐人寻绎，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胜地。其书故在《语林》、《初潭》以上。

叔惊澜曰：《世说新语》三十六条目，今阙其六，或疑不及临川王。不知《南陔》《白华》，未尝有诗；夏五虢公，何妨或缺。况舍短取长，愈见立心深厚。手是编者，毋谓松溪、临川，古今人不相及也。

今世说例言

一、是集名贤，断自本朝为准。间有文章事业显于胜国而卒于本朝者，要不可不谓今之人也，亦为采入。

一、《世说》例多异称，钝资难于记忆。是集名贤，或字或号，止载其最著者，虽至数见，俱各从同，以便披览。

一、是集条目，俱遵《世说》原编，惟自新、黜免、俭啬、谗险、纰漏、仇隙诸事，不敢漫列。引长盖短，理所固然。乃若补为全目，以成完书，愿俟后之君子。

一、是集所列条目，只据刻本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入德行；可入文学，则入文学，余皆仿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论列不当者，请勿读是书。

一、是集事实，俱从刻本中择其言尤雅者，然后收录。若未见刻本，虽有见闻，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孝标之注《世说》，博引旁综，所采书目，几至一二百种。近日无书可考，时贤履历，征据尤难。是集注内所载爵里以及生平大略，俱不敢惮烦，广为搜辑。若遍觅不得，宁使阙如，以俟后补。

一、昭代右文，名贤辈出，嘉言懿行固不胜收，而是书止据所见诸集辑成，览者无罪其不广也。凡我远近诸名家，倘以全集见贻，自当细搜续辑，汇订《今世说补》一书。务期蚤寄邮筒，庶免遗漏之虑。

一、物力艰难，剞劂之资全赖好事。倘有高贤倾囊解橐，以助枣梨，则阐幽表微，为德不浅。

一、汪钝翁太史《说铃》一书，词旨隽永，妙并临川。偶从吴江得见刻本，停舟借录，约数十条。意在宏畅宗风，遂忘掠美之嫌。

一、陆子丽京向著《西陵新语》，因暮年寄迹方外，未有全书。令嗣冠周手授稿本，是集采拾颇多，要非无据。

一、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会侯、朱处士若始一见是书，遂相欣赏。品题之下，间有权衡。要归至当，受益良多。

一、丁仪部药园、孙子宇台、张子祖望、毛子稚黄、陆子荩思、诸子虎男各出案头新书，慨然借录。淘金入冶，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方渭仁太史贻书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归来，佐成快举。今急欲出书，请政当世，不能久待，殊为歉然。然来书有云："事取其核，义取其公，辞取其驯雅。"三复佳言，故当不负良友。

一、是书原与同人互相参订。集中所载先君实行二条，皆同人从志传采入，故名字称谓，一从本文，非晫敢附于临文不讳之义也。至晫平生，本无足录。向承四方诸先生赠言，颇多奖借，同人即为节取一二，强列集中，实增愧恧。

卷一

德行

梁苍岩教子弟，家法醇谨，虽步履折旋进退，必合规矩。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览。然必使涉猎诗词，曰："所以发其兴观群怨，俾识古人美人香草，皆有所寄托也。"

梁名清标，字玉立，北直真定人。癸未进士，历官尚书。笃学不倦，每退食即帘阁静坐，啸咏自娱。

孙钟元甫逾弱冠，丁内外艰，率昆弟苫块倚庐，阅六载如一日。居恒不为崭绝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欢然诚信相接，如坐人春风中。

孙名奇逢，直隶永城人。年十七举于乡，既乃屏弃不事，潜心濂洛诸儒之绪。家庭雍睦，如见三代气象。避地苏门，累征不起。从游日众，所居渐成邑聚。

徐敬庵少负至性。父死豫章，蒲伏数千里求遗骸。间关险阻，猛虎在前，初不色动。感父见梦，得死处，卒负骨以归。

徐名旭龄，字元文，浙江钱塘人。读书刻责毅然，以古人自待。登乙未进士，历官大中丞。

胡励斋父患脾疾，日夜侍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下至中裙厕牏，皆自涤之。及卒，三日勺水不入口，一恸吐血数升。遂以哀毁

成疾，寻亦不禄。室无妾媵，橐无旨蓄，士论惜之。

胡名亶，字保林，浙江仁和人。己丑进士，历官右通政。性谦下，不以行能骄人。厚重不佻，终身无疾言遽色。

魏天民教子敬重师傅，饮食必亲视，束脩金必至精者。尝曰："人冀子孙贤而不敬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也。"

魏名兆凤，字圣期，江西宁都人。为人忠孝，岳岳多大节。

严颢亭以宏奖人伦为己任。凡词场艺苑，苟擅一长，必倾心倒屣，不惜齿牙为游扬。时论其名，在三君八俊间。

严名沆，字子餐，浙江余杭人。乙未进士，历官少司农。性坦易，接人处事，洞然无隐情。其牧己谦冲退约，虽践九列，抑然如寒士。平时不至有声色加人，虽家人妇子有过，微言相警，取善改而已。

黄庭表性落落，惟与人交，当生死患难，不肯转目相背负。

黄名与坚，江南太仓人。童年颖悟，诗一目、文二三目即记忆。三岁能识字，五岁能诵诗。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携出入，辄为蒙师所禁抑。十四岁慨然有志于古学，欲遍读周秦以下书。甫三年，读周末诸子六朝以上者几尽。己亥成进士，后又中博学宏词科，官翰林。

方稚官孝友性成，事父少傅公，服勤尽养。少傅尝曰："是子先意承顺，不愧古养志者已。"少傅遇变闽中，乃尽粥田庐，迎柩以归。少弟稚稷，偶随之吴门，遘寒疾，舌苔厚几寸许。稚官以帛裹指拭口中，四十日始愈，指为溃烂。

方名成郯，浙江遂安人。少时梦入一山寺，有语之者

曰："子宿世为僧，名本祚。"因自号本祚居士。祖直完，令寿宁，以循良著。父书田，历官东阁大学士。身为世胄，弱冠饩郡庠，初不以贵介自矜。及子象瑛成进士，亦澹约如平时。手录格言，以崇澹泊、远权势为鉴诫。

黄仙裳幼赴童子试，为州守陈澹仙所知。后陈官给事中，以事系狱，贫甚。黄售其负郭田，得百金，尽以赠陈，与之同卧起囹圄中。陈后得释，两人同出白门而去。陈殁后，黄赴桐乡往吊之。至之日，正陈忌辰，举声哀号，感动行路。

黄名云，江南泰州人。长身玉立，能诗文，善谈论。负气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辄谩骂之。人多目以为狂，不敢近。

陈名素，字函白。浙江桐乡人，甲戌进士。

泰州守田雪龛居官廉，黄仙裳与周旋，绝不干以私。后田落职，在州不得去。黄自汝宁归，囊中仅有二十金，乃先至田寓，分其半以赠。后语人曰："是日吾先至家，则家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赠田矣。"

黄客汝宁，太守美公为黄旧好，赠贻极厚。时有别驾郑君，所知客多不能成行。黄一日遍召客，置酒高会。酒酣，以太守赠金尽散诸客而去，故归时止存二十金，其贫如故。人多笑之，黄不以屑意也。

田名作泽，字小宛，河南商邱人。

周栎园在闽，有赵十五、陈叔度皆工诗，没不能葬。周出俸金，葬之西郊，题曰：词人赵十五、陈叔度墓。寥落无所之之士，时渍酒其下。

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一称栎下先生，河南祥符人。中庚辰进士，累官少司农。方颐丰下，目光如电，材器挥霍。善经济，喜议论，疾龌龊拘文吏。当大疑难，刿断生杀，

神气安闲，无不迎刃而解。性严岸，居官不肯假借官里人。顾好嘉与后进。尝置一簿，坐上与客言海内人才某某，辄疏记之。宦辙所至，山陬海澨有以读书能为文名者，必枉车骑过之；有可致者，即为拂席开阁。或又令进其所知，使耳目间不遗一士然后快。得一善，力抽扬之，惟恐不及。虽少年一才一艺，不惜齿牙出其名字。老生贫交，相依如兄弟。有著作不显著者，务表章之，不遗余力。尤嗜绘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从容谈说古今图史书画、方名彝器，皆条分节解，尽其指趣。客退，则手一卷，灯荧荧然，至夜分归寝，以为常。著述多至数十种。

赵名璧，陈名鸿，俱福建侯官人。

毛大可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毛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

毛名奇龄，一名甡，字齐于，浙江萧山人。官翰林。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与人坦然无所忤，贤者多爱其才，昵就之。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悦。又能吹箫度曲。

计甫草客邺城，遍询谢茂秦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见小冢颓堕荒草中，为赋诗吊之。求其子孙不可得，因固请邺中当事，为封土三尺余，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志之，曰："明诗人谢茂秦墓。"

计名东，江南吴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计，勃勃有飞扬之气。负经世才，常自比王猛、马周。

王介人与郡司李严方公善。王无子，严赠之妾。妾故有夫，兵驱散后，访至王所。王哀怜，立还妾，重妻其夫。

王名翃，浙江嘉兴人。少失学，《论》、《孟》不卒读，

识字而已。弱冠偶览《琵琶》传奇，欣然会意，曰：“此无难，吾亦能之。”即据案唔唔学填词，竟合调。自后学不少懈，乃工词曲，又进工诗。家故贫，自攻诗，贫益甚。居室如斗大，一长须候门，婢汲浆，妇执爨给饔飧。王树膝苦吟，落落不问家人产。好奇计，多大言。遇知己，岸帻抵掌，谈论不休。

严名正矩，一称絜庵，湖广孝感人。癸未进士，历官侍郎。霞奔玉暎，关六钤推为绝席之雄。

荆元初为丹阳巨族，族之人推元初为祠正。每春秋时享，庀俎豆，省牲牵，率群从子姓执笾祼献，不以年至为让，不以寒暑为解。祀毕，手料简酒肉，序列长幼。饮三行，顾视同坐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数犯法，不可以无教令。”乃书二簿，明征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责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应擿罚。”虽甚顽梗，若挞于市，无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一郡之人，咸称其宗法。

荆名文端，字肃之，江南丹阳人。尝官鸿胪，辄去职家居。以孝悌闻。先人资产，推其上腴以与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荆成就之，讫于举进士。为人强力任事，醇谨笃诚。性方严，寡言笑，不妄交与，好面折人之过，其中宽然长者也。轻财好施，见孤嫠穷饿者，倾囊橐毁质剂，无几微德色。君子谓其处己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肃而宽，其事先也敬而有礼。后以子廷实贵，封兵部主事。

毛太素督修秋租，田户以稗湿充数，太素置不复问。或诘之，乃恻然曰：“田户力田作苦，尚不能饱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岁祲，颇不能自给，勿顾也。

毛名之履，字尔旋，浙江遂安人。嗜学，积书数千卷，丹黄皆遍。为文奇肆自恣，不名一体。应举几得复失，遂绝意仕进，日课子为文。其子际可，年十九赴省试。太素叹曰：“孺

子文，他日必能荣世。然以汝文为佳，则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辙从我，恐误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复阅汝文矣。”际可中戊戌进士，果以文称于天下。

王慕吉丧父，负土成坟，居庐不出。服阕，食贫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处之岿然，不以一言较臧否。

王名范，字君鉴，一字心矩，四川成都人。肆力经史，工诗古文词。辛未成进士，筮丹阳县令。治漕有功，擢御史，会遭母艰。时已大乱，遂移家入吴。丹阳之人闻其至，争愿割田宅授之，谢弗受。东阡西陌，与父老过存，见者初不知为旧令也。子担四，名于蕃，官司李。

田鬯渊少时，名善属文。陈黄门谓夏考功：“此子才气卓荦，他日必成伟器。”后黄门殁，子幼贫，墓傍荒田数十亩。鬯渊代内官租二十年，复与友人梓其遗集。谓客曰：“无以偿黄门大德，生平每以为愧。”

田名茂遇，江南华亭人，戊子孝廉。才辨器识，绝出流辈。读书穿穴经传，落笔为诗歌古文，衮衮不能自休。与人交好，倾身为之，尽穷达盛衰，誓不得而移也。

田鬯渊妻孥终岁布衣粝食，客到治具甚盛，留累月不厌。后进生以诗文就正，有小好，必极口称许。世谓鬯渊家贫而能好客，才富而能好善。

萧孟昉性慷慨，不吝施予。尝蠲田谷数千石，具饔飧以活狱囚。又为逋赋者完室家，赎子女。其好义如此。

萧名伯升，江西太和人。豪迭自喜，意气卓荦，交游满天下。

沈临秋为节母求海内诗文，得数百篇，置箧中，遇盗失之。沈号

哭道中，七日不去。时佘山寺老僧晨起，见供桌有一卷书，封识甚密，署曰："烦上人亲致沈孝子。"沈遂得之。

沈名泓，江南华亭人，癸未进士。

王瑞虹初聚族居长版巷。一夕，盗入其室，无所获，遂纵火。时火猝起，人又畏盗，皆屏迹不敢前。祖母沈年髦不能避，陷烟焰中，径路且绝。王挺身投焰负之出，毛发为焦，两得无恙，人咸异之。

王名湛，字澄之，浙江钱塘人。少负至性，端重不佻。及壮，状貌奇伟，长七尺有余，双眸炯然，美髯如画。平生自奉甚约，宾客过从，则牵衣投辖，穷日夕不厌。一以坦衷待人，出言洞见肝膈。尝面折人过，人不加恨而多敬畏之。有告之以过，亦必欣然改容谢。与人期，终始不爽。视人事如己事，为之规画经理，必竭其智力而后止。

包惊几笃于友谊，与吴东湖善，吴卒，抚其家甚至。后方嫁女，闻吴女将适人，贫不能理装，即以其女之奁具赠之，己女后一载始嫁。时论称之。

包名捷，江南吴江人。有才名，与弟振同举壬午南闱，时称"二包"。子咸亦举壬子孝廉。

毛继斋尝过一责家，其人设食坐毛，身出外酤。顷之，妇薄帷与毛通语，毛惊而去，遂弃债不复往。

毛名应镐，字叔成，浙江杭州人。

姜子翥被难系狱，顾与治力营救不能出。除夕，遣甥梁尔砺同囚守岁。久始得雪。

顾名梦游，江南江宁人。性严介，耻干进，困省试数十年。以次举明经，应得仕，弃去，故交显者数强起，卒以病

辞。任侠恤死友，尝与莆田宋比玉善。比玉殁十余年，与治走闽哭，伐石表墓。南州苏武子工古文，殁，与治镌之板行世，武子以有闻。北平于司直好奇结客，游秦淮，死无恤者。与治含殓理丧，即又板其文传司直。费考功笔山罢官，贫不归石阡，分宅居之。殁，葬顾氏茔傍，岁时祭。始，笔山令福清，稿佚，远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释臏公难，几株及。臏公寂，搜其辽左杂咏存之。其高致类此。梁亦慷慨有至性，多类与治。

姜名鹤侪，江南镇江人。

陆丽京学既渊茂，立志以忠诚自勖。有人属书邮寄者，务令必达，且终身未尝私扣一函。时人比之阮长之不侮暗室。

陆名圻，一字景宣，浙江杭州人。文行彪炳一时。事亲至孝，居丧执礼，人拟之高子皋。

赵希乾年十七，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则叩肠而截之。母子俱无恙。其后胸肉合，肠不得入，粪秽从胸间出，谷道遂闭。饮食男女如平人。

赵江西南丰人。至性纯笃，粥粥如不出诸口。举乙酉明经，以母老不仕，隐于星技。

李叔范初读书，及兄叔则补诸生，有名，叔范遂让长兄，使专治经史，而身任经营内外。已承父命使分产，叔范意逡巡不忍答，辄曰："有长兄在，凡田宅俱请受其下者。"叔则亦曰："吾家一区一廛，并吾弟所益，吾当受其下者。"兄弟交让不置，里中闻者竞嗟叹，至以名呼曰："李氏兄可为楷，弟可为模。"一时传为嘉言。

叔则名士楷，叔范名士模，浙江鄞县人。

沈去矜为人孝友。父殁，毁瘠呕血。东乡盗起，焚其堂。堂本分

居属两兄，既烬，去矜即割己宅居之。久之，两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贫苦，僦屋，固留以让兄。

沈名谦，浙江仁和人。少颖慧，六岁能辨四声。益长笃学，尤好为诗古文。尝自言著作须手定自刻，庶保垂远，若以俟子孙，恐故纸斤不足当二分直也。僻处杭之东偏，声名籍籍，吴越齐楚之士过鼓村，车辙恒满。

孙无言居广陵，以能诗闻。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莫不折节下之。其少旧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南州王于一客死武林，无言为之奔告故人，经营其丧，纪其妻子，俾归葬于南昌。

孙名默，江南休宁人。性潇洒绝俗，志欲归隐黄山，累年未遂。四方贤士大夫作诗文送者，以千百计。

唐容斋有母丧，会贼入邑中，杀长吏，吴人死者相枕籍。唐缞麻苴杖，卧于丧侧。贼逐之，环棺三匝，且泣且骂。贼以刀斫唐，弗中，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断。贼相顾惊怪，稍稍引去。自是遂相诫，无敢入唐孝子门。

唐幼而好学，顾有清羸之疾，父怜之，诫勿过自苦。唐不敢伤父意，乃夜引灯帐中，卧览而默疏之。质明视裀席间，血丝如络。文以大家为宗，每一篇出，见者以为王唐复起。治家尚俭，食无兼豆，而雅好宾客，舄屐到门，欢然握手，袒裼呼卢，参横月落。与人交不轻然诺。人有婚丧之请，未尝以无为解。有古侠烈丈夫之风。

陈际叔葬父拮据营办，颇竭资财。发穴得旧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亲灵未妥也。"仍厚礼葬师而遣之。

陈名廷会，一字瞻云，浙江杭州人。生有至性，居父丧断

去酒肉，傈然骨立。乃以贫教授河渚间，旦夕哀号，涕零枕席。闻者为之酸感。

姜桐音历世仕宦而无籯笥，然性喜中友之急。山阴徐伯调家被贼，贼质其子男而要之赎。徐不能，姜卸妇头上妆赎之。

姜名廷梧，浙江会稽人，大司农一洪仲子。幼给捷，行文不起草，口所诵即成句，论者谓其诗类何景明，近为诗者莫过也。妇祁氏，名弢英，忠敏公长女。贤有文章，每与姜倡和。或姜远游，则必诒诗相问讯。有《静好集》。

徐名缄喜。出游所至，饬厨传，争相为欢。四方请教，日益辐辏。第简傲，未能委曲随世低昂。韦布轩冕，相形转骄，每见之诗文，以寓忼忾，以故人多媚之，间有困者。

沈甸华闻人有过，辄自警曰："吾得毋有是。"亦以此训其子弟。又尝言："人多读书则识进，且能自见瑕疵，故终身都无足处。"

沈名兰先，浙江钱塘人。

王丹麓遭外艰，丧葬尽礼。衔恤霣涕，风雪中重趼远涉，遍告当世巨公，乞为志传，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读而悲之。

王名晫，一字木庵，浙江钱塘人。好坐溪上听松，自称松溪子，见者称为松溪主人。喜读书，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遇同好，辄谈论移日，或至信宿不厌，其他虽相对，终日卒不妄交一言，匪类故多恨之。平生重然诺，与人期，或允所请，不爽时刻。性不耐饮，复善愁，凡在六合之内，或有才士涂穷、佳人失所，每闻其事，辄为於邑，甚至累日减飧，终身不见有喜色。

孙幼闇少贫，训童子学，拳拳忘劳。有不率教，则挞之，亦自悔骂流涕。朱近修叹曰："孙郎审有气人。"遂相携遍交邑之诸名士，由

是著名。

孙名宏，浙江海宁人。幼孤贫，奉母氏依外家张，遂名张孙宏。貌古质弱，性落拓。喜饮酒弈棋，醉后叫呼，胸气益急。里社高会，邀之饮且弈。诸名士知其好胜，故困之。饮弈连负，闷闷不能发舒，抱木柱摩其腹，诸名士相揶揄以为乐。壬午举于乡，已就选得宣平教谕，未几卒于官。

朱名一是，一称欠庵，浙江海宁人，壬午孝廉。才以无所不有为大，文以随感而肖为工。抱经纶之宏略，少不见用于时。中岁辄自放废，与方外缁衲为侣，徒以著作送老，当世惜之。

吕翼令在白下，闻父丧，踉跄就道，冲雪兼程，遂废眠食。比归，一恸几殒，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强起，书《蓼莪》诗悬之座侧，三复流涕。论者谓吕不废《蓼莪》，正与王裒事异而情实同。

吕名律，浙江仁和人。事父母笃孝，年已强壮，孺慕不衰。执亲丧一遵礼制，寝处苫块，蔬食三年，亲朋好会，概辞勿与。每遇忌辰，身服缟素，不御酒肉，不苟言笑，涕泪终日。

袁重其状貌癯然，能读书识字，好以礼义自维，不苟言笑。与四方贤士大夫交，言而有信。乡里交叹为善人。

袁名骏，江南吴县人。三岁而孤，母苦节垂六十年。骏日走四方，乞当世贤士大夫诗文以颂母。每归，庄诵母傍，声出金石。岁葺一卷装褫之，积五十余轴。陈征君眉公首题其帧，曰《霜哺篇》，海虞钱宗伯亦为作《识字行》一章，其词曰："母能识节字，儿能识孝字。人生识字只两个，何用三仓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无不知有袁孝子者。

包饮和授书里闬，身无私钱。比岁怀授书金踞其父，惭献之。独

一岁跽，赧然不起。良久曰：“儿于中擅取数缗矣。”侦之，周甲贫也。又一岁复然，易书也。其谨如此。

包名秉德，一字即山，浙江萧山人。著述自豪，出处不苟。尝与同邑崇儒里沈七禹锡、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东里毛甡为四友。

闵象南老好观书，年七十余，每夜漏下二三十筹，手不释卷。尝自抄录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训子孙。所坐卧小室，人每劝撤材新之。象南曰：“视吾不蔽风雨时何如？且久与之习，如故人不忍弃也。”

闵名世璋，江南歙县人。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尽葬之。尝渡江谒九华山，见下河饥民蜂屯江口，乃税驾避风馆，买米三日，赈之而去。又王喜凤被诬，逮于法，以十二岁女质人，金如其岁，营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独生矣。”象南捐十二金赎还之，母女皆获全。其他懿行，详魏冰叔《善德纪闻录》。

卷二

言语

蒋虎臣与王阮亭谈，所谓遇钟离意，謦欬俱成丹砂。

蒋名超，江南金坛人。丁亥进士，官翰林。风流儒雅，宋既庭称其修洁如处子，澹荡如道人，恬退如后门寒素。

王名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人。生有异质，弱不好弄。日诵习数千言，语必惊人。举乙未进士，官户部。上廉其才，改授翰林。

魏环极言："薄于朋友者，薄亲戚之渐也；薄于乡党者，薄宗族之渐也。"

魏名象枢，一称庸斋，山西蔚州人。丙戌进士，官都宪。性至孝，持正清梃。以言事忤旨，左迁光禄丞，补官即请终养。都亭帐饮，丁祠部以诗送之。乞黄精数斗以贻母。里居后不复通书朝士。或以著述寓汪钝翁，惟用方幅楮，题姓名其上而已。其耿介如此。寻复召用，历官尚书。

周栎园偕冯伯宗过剑津西山，有竹数顷，丹如火齐。笑曰："乃知此君亦戏着绯。"

施愚山语所亲曰："我辈既知学道，自无大戾名教。但终日不见己过，便绝圣贤之路；终日喜言人过，便伤天地之和。"

施名闰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己丑进士，官侍讲。性本忠爱，义笃友朋。操履孤远，学有本原，力以名教为己任。尝讲学湖西，群父老子弟环而听者辄数千人。闻孝弟忠信礼让之言，往往至于泣下。当世推论文章理学，莫不以宛陵为归。

客指燕地蒲桃，问汪钝翁："吴中何以敌此？"汪答曰："橘柚秋黄，杨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横流，何况身亲剖摘。"

汪名琬，字苕文，江南长洲人。读书励志行，内自重，有守。又善强记，过目终身不忘。举乙未进士，官户部。浮沈郎署，位不副志，发为著作，原本经术。晚筑室尧峰之麓，幅巾杖履，与山樵野叟行歌互答，当道大吏求一见不可得也。尝语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无本末，读书不可无师承，立论不可无依据。"会诏举博学宏词，公卿交荐，遂考授翰林。

宋荔裳、王西樵、曹顾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酣饮达旦。曹曰："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镫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宋名琬，字玉叔，山东莱阳人。丁亥进士，历官廉使。所至辄有能声。数遭困厄，意气自如，挥毫高视，不觉更有旁人。

王名士禄，字子底，山东新城人。壬辰进士，官司勋。眉宇朗秀，襟怀伉爽，为人望所属。撰《然脂集》，揽撷古今闺秀文章，至百六十卷。又撰闺中遗事为《朱鸟逸史》六十余卷。

曹名尔堪，字子顾，浙江嘉善人。十岁能属文，十二岁善诗词，时人拟之圣童。壬辰登进士第，累官侍讲学士。淹博多识掌故，又工强记。所过山川厄塞，无不指画形势。士大夫一与之游，积久不忘。无贵贱，具能识其名氏、爵里、家世，无毫发误，即虞世南之称行秘书，李守素之号人物志，无以过

之。为文敏给博丽，兼长众体。阁试两称最，同馆皆逊服之。

徐竹逸丧子，客有议之者，曰："徐君必有隐恶，故罚及其子。"竹逸闻之曰："昔仲尼有何隐恶，而伯鱼殀乎？"客闻而谢之。

徐名喈凤，江南宜兴人。戊戌进士，官司李。少负轶才，凌厉矫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与人交，谆诚恳款，动出肺腑相示。

沪上校书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饮席必来典觞，且能使意之所属，曲为照顾，令不苦饮。张宏轩尝曰："如玉烟者，可称倾城悦名士矣。"

张名锡怿，字悦九，江南华亭人。乙未进士，官刺史。

毛大可自言："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无宋人论习；二无负郭田，作衣租食税男儿；三不为继子，慈孝两隔。"

王瑞虹杜门谢客，不与外事。好阅《通鉴纲目》诸书，熟悉古今成败利害。尝诲其子晫曰："丈夫处世，固不当为贤士大夫所弃，亦不当为庸众人所容。"时叹为名言。

卫澹足云："与丹麓处，如澹对黄花，使人幽赏。"

卫名贞元，山西阳城人。丙戌进士，官御史。

毛会侯自言："一夕得霞举堂诸刻，如馋猿探果，不能自定。"

毛名际可，一字鹤舫。负才隽异，淹雅博闻，胸次潇洒，虚怀善下。文极工妙，有刻意弹射者，辄欲下拜。至与友朋往还，必以无所规益相督。宦辙所至著声绩，为群吏冠。

霞举堂，王丹麓读书处也。刻有《南窗文略》八卷、《松溪漫兴》十卷、《峡流词》三卷、尺牍二卷、杂著十种、《木

庵外编》二种、《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赠言》两集、《文津》二卷。

徐仲光曰："吾侪如鸟中子规，自是天地间愁种。"

徐名芳，江西南城人，庚辰进士。

袁蓥庵云："名誉，人之贼也；安逸，道之贼也；聪明，诗之贼也；爽快，文之贼也。"

袁名于令，字令昭，江南吴县人。官荆州守。

王于一问杜于皇："穷愁何似往日？"杜云："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太仆止敬子也。遭乱居广陵，穷愁著书，力追大雅，海内能文之士，群翕然推之。客死西湖，篇帙散失，大梁周司农为辑其遗稿，刻行于世。书法亦遒劲，有晋人风度。

杜名濬，一称茶村，湖广黄冈人。

杜于皇刻己集，才及数篇，手之而笑。或问何笑，杜曰："昔范詹事自赞其《后汉书》为天下奇作，吾尝笑之。今吾意中之言，仿佛詹事。吾恐后之人又将笑吾，是以先自笑也。"

申凫盟曰："静坐自无妄为，读书即是立德。"

申名涵光，一字和孟，直隶永年人。父端愍公尽节，后以理学训其两弟，皆能立身扬名。观仲名涵煜，随叔名涵晖。

宁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苏氏。魏笑谢曰："人各自成其我，虽兄弟至亲，不期相类。何事高拟，以辱古人。"

魏氏三子皆征君天民子，长曰祥，一名际瑞，字善伯，是

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礼，字和公，是为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为师，兄弟相为朋友。四方及乡里之贤者，三子莫不折节请受其益，或讲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穷圣贤之理义，或谈论诗赋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伯子、季子，阅历十二国，所经恒数万里，其于世务人情，多所谙识。叔、季二子，所交奇伟蕴抱之士，视伯子为至多。各有文集十数卷行世。

涂子山守贫不务苟得，所与游少当意者，以是得狂名。魏冰叔叹曰："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

涂名酉，江西新城人。好为诗古文辞，有名于时。为人短小，胸无鳞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义与人争鱼鲁，则疾声摇头不自止。当无聊时，往往高诵其得意句，醉则抵掌掀髯，搔耳顿足，隐然有不可一世之意。

宋去损精八分书，高云客以为学从祖比玉。宋云："仆固不厌家鸡，然何至舍古模今。"

宋名祖谦，比玉名珏，福建莆田人。

高名兆，福建侯官人。淑身修行，抗志怀古。淮南陶季深称其萧然穷巷，俗士曾不得至其门；五父之衢，亦无能寻其履綦之迹。

吴介兹客山阴，时念林铁崖去住未定，但觉千岩竞愁，万壑争泪。

吴名晋，江南江宁人。

林名嗣环，福建晋江人。己丑进士，官观察。倡议屯田，为武臣所中被逮。久得雪，寓居湖上，以著述自娱，无归志，卒以客死。

或问陆丽京："诸贤雅负经世，吴司李治姑苏，何以都不称？"陆云："平子事迹不逮，无损名士。"

吴锦雯，官苏州司李。

陆丽京尝遘危疾，宛转床笫间，犹喜滑稽。一夕向陈际叔曰："奈何岁在龙蛇？"陈慰之曰："正恐吴中高士。"陆后竟起。

或问计甫草："暇日何以自娱？"计云："赋诗弹棋，俱增恶业。但能日诵《楞严经》两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鹿庵好客，虽处忧劳况瘁中，遇良友至则大喜。尝谓人曰："友者，俭岁之粱肉，寒年之纤纩也。"

林名璐，字玉逵，浙江钱塘人。峻洁自好，环堵萧然，笃学工文章。时或中酒，兴来辄瞪目箕踞，议论排突，不复知有坐人。

毛稚黄负才善病，六载起处不离床榻。人以为忧，毛自若，曰："病味颇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

毛名先舒，一名骙，字驰黄，浙江仁和人。澹泊宁静，不求闻达。以古学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称之。

毛稚黄欲卖田刻集，意犹未决。诸虎男曰："产去则免役，纸贵可以操赢，是有两得无两失也。"毛笑颔之。

诸名匡鼎，为骏男弟，浙江钱塘人。并有令闻，时人方之机云、轼辙。

许彝千尝登语溪大桥，目城中青枫历历，叹曰："此树不知历几兴亡。"

许名先甲，浙江杭州人。

陆荩思云："子弟能读书，不患不佳。不宜专习帖括，若者虽荣，终非俊物。"

陆名进，浙江仁和人。才情敏给，议论风生。同人宴会，荩思不与，举坐为之不欢。

徐敬舆尝误"金尽裘敝"为"裘尽金敝"，座客笑之，徐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非'裘尽'乎？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非'金敝'乎？"客无以难。

徐名敬直，浙江仁和人。

沈稽中父君化，有怨家诣军门，诬以大逆。遣吏捕。时方治反狱，诛杀日数十百人。吏到门，举家惶惧。稽中挺身出曰："我即君化也。"讯时颜状不变，词理条畅，竟得释。君化叹曰："儿之身，我生之。自今日以往，我之身，乃儿生之。"

稽中名儒，江南青浦人。论《尚书》甚精，有《尚书说》行世。

政事

王阮亭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皇，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譽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坐客见而诧曰："王公真天才也。"

龚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时政得失。迨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至辍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后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动色力争，至再三不厌。

龚名鼎孳，字孝升。生时庭产紫芝，因号芝麓。江南合肥

人。甲戌进士，历官大宗伯。天材宏肆，数千言可立就，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为孝陵所识赏，尝在禁中叹曰："龚某真才子也。"酒余，好即席限韵，击钵洒翰，工丽绝伦。尤好汲引善类，奖借后进，学者仰之如山斗。

周栎园按察入闽，时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钲鼓声动地。周指挥卤楯、蔺石、渠答，施设有序。手发大黄，应弦殪敌，长啸若神人。

史立庵为少宗伯，时同官议裁孝子节妇廪给，曰："彼自分内事，何与朝廷？"史曰："为子不孝，为妇不节，亦何与朝廷，必以法绳之耶？"议遂寝。

史名大成，字及超，浙江鄞县人。乙未状元及第，历官侍郎。性至孝，以母病陈情终养，为当事所格。曰："吾岂以一官易一日之养乎？"遂家居十年，例应削籍，后遇赦得免。

姜定庵为温州教，摄瑞安县事，适寇至。时寇轻瑞安，用少尝之。姜帅镇兵之守门者数十人，骤杀而出，贼遁。后又大至，姜乃敛民家酢瓿凡百余，丹纸泥其唇，以唇四向架陴间。贼望见瓿，惊以为列炮，不敢近。

姜名希辙，浙江会稽人。累叶承华，蚤驰骏誉。壬午举孝廉，历官京兆。为人敦朴达权，和易凝直，名业冠于一时。

林西仲出理徽州，时有府吏专宠稔恶。林廉得其迹，逮至欲杖毙之。吏呼曰："小人罪固当死，但以不能改过迁善，赍恨泉下耳。"遂释之。后吏以善称于时。及林罢去，泣于道左曰："非公之严，我竟以为恶生；非公之宽，我竟以为恶死。"闻者咸异其言。

林名云铭，福建闽县人。弱冠举于乡，戊戌成进士，理徽九载，多异政。奉裁归里，著作益饶。吴方涟侍御见所注《庄

子因》，叹为标旨清殊，迥绝群议。

顾且庵官侍御，弹劾不避权贵，然卒无妄言。尝曰："言而当，足以裨国是；言之不当，虽天子不以为罪。使异日轻谏官，非计。"一时朝野以为得人。

顾名豹文，字季蔚，浙江钱塘人，乙未进士。

相州许酉山作盐官令，政尚清峻。修教令，饬廉隅，禁顽暴，民不敢犯。邑固滨海，一日惊传海水且大上，居人汹怖反走。许下禁令，刑白马于神，为文诅之。及祊，怒潮退舍四十里，沙碛复为平壤。

许名三礼，河南安阳人。辛丑进士，知海宁。

嵇叔子治杭州，事无巨细，皆委曲周详，夜以继日，不以为劳。郡有好古乐道之士，必折柬招之。不至，虽在蓬荜，亲造访焉。

嵇名宗孟，江南山阳人，丙子孝廉。美须髯，眉间一尺。居官清介。张鞠存吏部尝过署中，见其四壁萧然，数椽不蔽风雨，案牍笔墨与泥涂相揉杂，却鲊悬鱼，一埤交谪，殆有中人之产所不能堪者。

周釜山守栝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遗犀一簏，不忍取，白府以归遗者。

周名茂源，字宿来，江南华亭人。己丑进士，官比部郎。比部为王、李诸公旧游，当时所称白云楼诗，即其地也。周与同官宋直方、施愚山时相过从，饮酒赋诗为乐，虽大风雪弗辍。一时都下盛传，谓复见先辈风流。出守栝州，为治不尚威严，栝人歌思之。

胡励斋以词臣备兵常镇。时镇多黠盗，每擒治一人，辄株连百余

家。捕使按籍钩索，胡毅然争曰：“鼠辈特欲缓须臾死，害及无辜，庸可信乎？”使者数至，数不与，复正色曰：“杀人媚人，吾不为也。何惜一官，为数百人请命耶！”卒力白之。

毛会侯宰城固，多异政。邑人梁樟为折尾虎所攫，毛为文祷于神，果获之。人谓不减昌黎驱鳄。

荆泾野令归安，内行修洁，辅以精敏。羡余无所取，请托无所受。举邑中数十年之敝政，一举而更张之。有数掾吏干没为奸，荆廉得实，立收案致法。士民戴若父母。

荆名彦，起家进士，陕西泾阳人。

郭鸣上筮仕，授昆山县令。县故剧难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县五百里，吏人十数辈迎于道。乃诈称疾不起，自怀部牒，间道行一昼夜，抵县。守县吏方会饮堂庑，见一老书生，仪状朴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视其手中所持若文书状，迫视之，则部给昆山知县牒也。大惊，互相推挤，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驰归。适至，共叩头请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谕之曰：“若所为，我尽知之。今为若计，欲舞文乱法、快意一时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饱食暖衣与妻子处乎？”皆曰：“欲饱暖守妻子耳。”曰：“果尔，我今贷若罪。后有犯者，杀无赦。”吏皆涕泣悔悟，终郭任无犯法者。

郭名文雄，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诸生贡入京师，得授是官。寻卒，吏民聚哭于庭，阖县皆罢市往吊。发其橐，敝衣数事而已。无子，丧不能归，县人共买地葬于马鞍山，更立祠其旁，岁时祀焉。葬之日，他邑来会者数万人，吏民哭之如其私亲。

李公望为广陵训导，郡中知名士，必亲造焉。尝曰：“昔陈仲举迁豫章，至便问徐孺子所在。吾每想慕其风，惜广文寒毡，不足道

也。”

李名公渭，江南兴化人。郡守萧五云喜其才，称为昭阳博士。

董巽峰令襄阳，期年，政教大洽，襄民甚戴之。会王师征湖南，先后且数万，至刍粮勿备，诸大吏以为忧。董独匹马入乡，告百姓以故。百姓转相传告曰：“事且急，奈何累我父母为。”遂大供车牛，小供刍豆，挽负不绝于道，三日而毕，军输以饶。诸大吏惊服以为能。

董名上治，字智甫，江南武进人。丁亥进士，累官水部。少以理学经济自任，得伊川、考亭窾卻；旁赡子史说集，凡天文地利河渠兵战诸书尽习之。为人踆踆谨退，不言躬行，风范凛然。

许彝千司训桐乡，时值盗警，城无守御，邑令惶怖。许曰：“是可先声夺之。”命邑中火炬齐发，金鼓震撼。盗以有备，骇去。邑令叹曰：“公此举虽古曳柴增炬、剪楮削木，何以过是。”

卷三

文学

王敬哉为礼部尚书，犹好学。寒宵拥炉篝灯，咿唔不辍。诸公子环坐，听其绪论，退而笔之，为《冬夜语儿笺记》。时人见其书，以为其体制核而赅，其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为天下后世法。

王名崇简，直隶宛平人。癸未进士。善自谦下，崇厉名教，奖引后学，孜孜若弗及。

王阮亭于役淮阴，泊舟秦邮湖。风雪凝冱，凄然动心，秉烛作《岁暮怀人》诗六十首。夜漏未半，属草都就。词旨清丽，间出奇峭语。茶村杜处士语人曰："使君才藻如许，当是天人。"

程昆仑登焦山，披草搜瘗鹤铭遗迹。为冲波撼击，缺蚀不完。别购善本，磨悬崖而刻之。拉阮亭同游，相视叫绝。凭高吊古，各赋一章纪其事。江干之人艳称之。

程名康庄，山西武乡人，大司空凤庵孙也。名德博洽，为时辈所推。蒋虎臣尝评其文云："祢韩祖马，儿视樊元孙刘。"官镇江通守，一时称其廉平。

曹秋岳称李天生长律诗云："《风》、《雅》以来，仅有斯制。"

曹名溶，字鉴躬，浙江嘉兴人。丁丑进士，官侍郎。李名因笃，一称子德，陕西富平人。应荐博学宏词，考授

翰林，寻即辞去。

方渭仁少年负气自豪。里中时有文会，每当同人搦管拈题，苦吟面壁，方与毛会侯辄握手修篁怪石间，相与纵谈天下事，或诵近所为诗歌共质，间以谐谑，日向午犹不肯成一字。同人来相敦迫，方始振笔直书。涛怒云舒，不可端倪。

方名象瑛，浙江遂安人。性简重，天资颖异。年十余时，即能操笔成诗骚短赋，为乡国艳传，祖书田少傅尤钟爱。丁未成进士，益发愤读书，日与同好以文章相切劘，四方人士翕然宗之。会廷试博学宏词，选入翰林。

毛大可过海陵，至淮上。时吏部张鞠存父子嗜诗，有名园。中秋夜会客数十人，伎乐合作，鼓吹竟夕。毛倚醉扣盘，赋《明河》篇，凡六百余言。及旦，淮上诸家传写殆遍。宣城施愚山还自京师，见之，目为才子。

张名新标，江南山阳人。己丑进士，官吏部。

宗定九称汪舟次文："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宗名元鼎，一称梅岑，江南江都人。恭谨朴雅，与人交，终始无失。学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闻僻事，罔不手钞心识。家苦贫，课一二老仆耕废田，舂而食，析而爨。著书自娱，足不入州府。

汪名楫，一称悔斋，江南休宁人。性伉直，意气伟然。通达治乱，富于学问，文章翰墨妙天下，名公卿咸折节愿交。己未召试，官翰林。

吴志伊酷耽文籍，综博无遗。尝与吴锦雯会饮马鸣九许。锦雯问"鄦"、"殴"二字何读，志伊曰："殴、也同，本秦权古文；鄦、许同，本《说文长笺》。"锦雯叹服。

吴名任臣，浙江仁和人。志行端悫，博学而思深。兼精天官奇壬之术，射事多中，时人比之管郭。荐举博学宏词，考授翰林。

锦雯名百朋，浙江杭州人。少奇敏，读书五六行并下，操笔为文，数千言立就，未尝起草。壬午举于乡，久乃谒选。两为司李，都有异政；改令南和，尤得民心。病没于官，百姓如丧考妣，哭奠者比肩接踵，纸钱腾价，一县尽空。东西各建祠祀之。儿童亦叠瓦砾为小屋祠吴公云。

御儿朱韫斯误娶同姓，后十年觉得，欲去其妇。友人曹射侯、陆丽京怜其雅非同望，轻致唾井，作书劝之，因疏古名儒取同姓事。会吴志伊后至，曰："王沈与王基联姻，刘畴与刘嘏为婚，世人无讥，缘非同原也。"一时服其敏核。

曹名序，浙江石门人。

吴锦雯博物洽闻，贯串经史。尝与徐世臣辈创为恢丽瑰玮之文，天下诵之，号为"西陵体"。陆丽京目之曰："天下经纶徐世臣，天下青云吴锦雯。"

徐名继恩，浙江仁和人。少擢茂才异等，举明经。遭乱不仕，隐于竺乾山中，更名净挺，字俍亭。天性英爽，不耐忧烦。尝谓："人非金石，立见销亡。不若逃形全真，肆志方外。"

顾景范著《方舆纪要》成，吴抚军先刻其五卷行世。孙宇台谓其书"若长河亘天，珠囊照地。古今兴亡，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真人间所未有"。

顾名祖禹，江南无锡人。沈敏有大略，为人奇贫而廉介。宽厚朴挚，不求名于时，独耽著述。凡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辑为是书，约一百二十卷。论

者谓《九州记》、《一统志》诸书不能及也。

吴名兴祚，字伯成，浙江山阴人。慷慨有才略。为无锡令，政声卓绝。由闽臬至闽抚军。

孙名治，一称鉴庵，浙江仁和人。隐居教授，为人伦所宗。

周栎园观察维扬，簿书稍暇，手一编不辍。即参拜大僚，酬访宾客，坐舆幕中，往来市肆杂沓，日以十数卷自随。归语友人，辄能举其详曲。虽甚久远，偶晰一字之疑，引据证明，必指其出何书载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简牍。当命掌记依检，应手而出，不差累黍。

周栎园少时，读书恒以夜，自更初至达旦，方一偃息。日则游行登览。常谓人曰："云影天光，皆足乱人心志。作此等功业，须是一隙不露，乃可静悟。"

钱牧斋目沈留侯《艺林汇考》为经籍之禁御，文章之圃田。

钱名谦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庚戌进士，历官尚书。目下十行，老而好学，每手一编，终日不倦。暑月夜读苦蚊，辄以足置两瓮中。

沈名自南，一字恒斋，江南吴江人。珪璋特达，博通今古。登壬辰进士，为山东蓬莱令。

杨以斋性乐闲适，不近嚣埃。每读《庄子》，辄以为能移我情。

杨名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乙未进士，历官贵州抚军。

宋既庭谒龚芝麓于京师，一见欢甚。酒阑灯灺，相与分韵赋诗。龚才思敏捷，落笔如飞，望之若神仙中人。

宋名实颖，江南吴县人。醇静寡欲，动止皆有常则。才名蚤著，三十举孝廉，以公车至京师，辄摄衣据诸贵人上坐，意

气岸然，绝无所顾让。自名公卿讫四方游士慕之者，无不日夜持谒到门，以望见颜色为幸。

曹顾庵登南宫上第，宰相爱其门地才华，亟欲致之馆阁，于时安丘、孟县两馆师，皆极天下之望，恒倾心下之。顾庵以文词翱翔诸公游士之间，每一挥毫，霞明玉映，诸翰林皆自以为不及也。

王烟客插架千卷，皆丹黄勘雠。每当宾朋杂坐，举史传中一事，辄援据出入，穿穴旧闻。

王名时敏，江南太仓人，官奉常。

分湖叶元礼为钟广汉征诔文，援笔作引，颇属哀艳。李武曾曰："读此如闻急风凄雨，令人益增邻笛之悲。"

叶名舒崇，江南吴江人，丙辰进士。
钟名渊映，浙江嘉善人。
李名良年，浙江嘉兴人。

林西仲少嗜学，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汤请浴，率和衣入盆，衣尽湿始觉。里人皆呼为书痴。

陈椒峰读书至夜分，两眸欲阖如线，辄用艾灼臂。久之成痂，每一顾，益自奋不敢怠。

陈名玉璂，字赓明，江南武进人。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礼乐、河渠赋役诸大事，莫不讲求烂熟，言之娓娓。宾客辐辏，应酬旁午，以至弹琴、投壶嬉戏之乐，靡所不为。偶有所触，发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比于刘穆之云。举丁未进士，官中书。

吴汉槎最耽书，一目数行，然短于视，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同学以此验其勤惰。

吴名兆骞，江南吴江人。性傲岸，不为同里所喜。其友或规之，吴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简贵者。”

王西樵目钱础日诗，高朗者譬诸星纬，浩瀚者乃若江河。有目共见，终古如新。

钱名肃润，江南无锡人。学博行方，严取予，重然诺。家居孝友，落落有古人之节。闭户传经，门下皆知名士。雅好述作，博综今古。柏乡魏相国推其理学为邹鲁干城，其论史诸文以为陈君举、何去非咸未逮也。

纪伯紫言：“人生有三大事：性命、经济、文章。柏乡一身嶷然，直任之矣。”

纪名映钟，一称戆叟，江南江宁人。

魏贞庵名裔介，字石生，一称昆林，直隶柏乡人。丙戌进士，历官太傅。

嵇叔子为李太虚作《阆园影赋》，累累数千言，编珠贯玉，地负海涵，刻画都尽。李携示赵洞门、李叔则，各舌挢不下。

李名明睿，江西南昌人。壬戌进士，历官尚书。

赵名开心，湖广长沙人。甲戌进士，历官尚书。

徐野君嗜山水，游辄有记。尝以示吕翼令，吕曰：“数日目力之劳，省却古人多少笋舆蜡屐。”

徐名士俊，浙江杭州人。少奇敏，于书无所不读。发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古文词。与人交，如坐春风、饮醇酒。有问字者，倾心教之。有一长可录者，不惜齿牙奖成之，故所至逢迎恐后，争礼为上宾。日有课程，虽老勿替。读书无论卷叶多寡，必自首至末，以览竟为率。五经岁读一过，有徐广之风。曾遇异人鲁云阳，授以导引法，年近八十，苍髯

丹唇，颜面鲜泽如婴儿。

邹程邨语言妙天下，小词单文，令人色飞神艳。

邹名祗谟，字讦士，江南武进人，戊戌进士。天资颖异，过目靡所遗忘。上自经籍子史，下逮艺文杂著，旁及天文宗教百家之书，细至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谱，无不悉记。至性沈挚，意气真笃，与人交，久要不忘。

邹程邨读书如汉主校猎，不至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不止。

恽正叔与邹程邨同客湖上，邹向恽诵王丹麓不去口。后恽数过王，见其兀坐一室，时时握管掺纂，志在千古。归与邹言，交叹为奇士。

恽名格，一名寿平，江南武进人。工诗文，通书法，画尤绝伦。

王丹麓博学擅才藻，一时名声满江左。居北郭，为往来舟车之冲。四方士大夫过武林者，必先造其庐，问字纳交，停轭不忍去。

方渭仁尝称松溪子为人："著述名海内，而非圣之言不陈。交游尽天下名流，未尝向俗客一通姓字。"

来元成遇未见之书，虽至典衣购之不吝。夜阅昼录，必速终卷而后快。

来名集之，浙江萧山人。生有异质，过目成诵。庚辰成进士，给事琐闼。谢政后，日手一编，探索讨论。得则豁然开朗，眉宇飞动；不得则愤闷累日，寝食俱废。每有谈议，举一事必批根导源，穷诘流末，条条然如说家人事，如按验官府文牍，如自诉肌膜所疴痒，如数壮贝，听者辄为爽然。

黄太冲家多藏书，装本厚二寸，洒墨涂乙，参互散乱，人求不得，太冲独省记之。季弟泽望，丹黄工致，篇幅精整。讫一书，更一书品第，循环不辍。

太冲名宗羲，一称梨洲，浙江余姚人。父忠端公死奄祸，太冲上书讼冤，声振国门。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夜身拥缊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常至丙夜。所学上本五经，旁罗百氏，俱能采精猎微，得其本末。

泽望，名宗会。善饮，磁杯瓦樽置几右，佐以盐豉。读书每数百行，仰一杯，自朝及夕，颧颊薰润。薄暮，陶然步阡陌，吟啸为常。

高云客少遭丧乱，自江左还旧乡，补衣蔬食，块处蓬室中。采搜隐逸，辑为《高士续传》。鉴别精严，论者谓其才识不让士安。

《高士续传》起晋至明，凡得一百四十三人。

兴化宗子发、陆悬圃以高节能文章名于江北，四方士称曰“宗陆”。

宗名元豫。持高节，独行古道，虚怀善下人。

陆名廷抡。魏冰叔称其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与其为人相似。

贾静子负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绳墨。常自许得为宰相，当一年平寇，三年可尽撤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为病狂。乃感愤著《八阵图》数千言。

贾名开宗，河南商丘人，自称野鹿居士。少落拓不羁，慕司马相如之为人，学击剑、鼓琴，嗜远游。已读书为文词，力学好问，数十年卒轨于正，天下以纯儒目之。

王于一自谓读书三十年，方悟“惭愧”二字。

董文友道黄云孙文，如王谢家富贵子弟，便极奢华，无裘马纨袴气；又如渴虹饮水，霜隼摩天，变幻夭矫，令人睫惊。

董名以宁，江南武进人。少负才望，豪迈感慨，不可一世。然当其恤交游，急然诺，辄复缠绵婉笃，比于胶漆。博览强识，著书满家，执经问难，弟子恒数百人。

黄名永一，字艾庵，江南太仓人，乙未进士。孝友深挚，交情剀切，和神善气，日坐人于春风。生平无疾言遽色，毁誉不经其心。名满天下，而守如处子。

毛季莲舟抵小孤山，逆澜荡楫，柔不可上。索渔人舴艋，随波心沉入，已乃登，作赋一篇。还示吴庆百，吴读竟，叹曰：“新颖动人，但觉洪涛舂激胸臆。”

毛名远公，浙江萧山人，丁巳孝廉。

吴名农祥，浙江钱塘人。负轶才，世推莫匹。

江子九郊居，尝制百签，写古人于签面。风日晴好，辄煮茶焚香，随取签中人，相与罄彼我而评论之，竟日而罢，名曰“云社”。

江名思令，浙江仁和人。慷慨负志略，辛酉举于乡，官黔阳令。乱后绝意仕进，徙居北墅。荒野寥落，孤介自高，富贵人不敢辄有所遗，即遗之多不受。

陆儇胡自许俪语，为海内少双。

陆名繁弨，一字拒石，浙江仁和人，大行鲲庭子。

安静子读书，如浪子入烟花场中，不知流荡何所。

安名致远，山东寿光人。

安静子称栎园诗："情浮其貌，意胜于法，远想长思，径致独绝。"

吴介兹云："读吴埜人诗，如入冰雪窖，使人冷畏。"

埜人名嘉纪，字宾贤，江南泰州人。

朱若始读史，尤爱《史记》、《汉书》，壮岁乃专攻《汉书》，曰："太史公如神龙变化不测，孟坚文整齐典赡，故可学而至。"

朱名溶，江南华亭人。

钱葆酚总角即好倚声，酒肆粉墙、倡家团扇，每因兴会，辄有斜行。

钱名芳标，江南华亭人，丙午孝廉。

徐子能和《牡丹》诗，得百余首，贯花结鬘，香粉散落。吴人传写，为之手馥。

徐名增，江南吴县人。

包饮和读书有常候，比读必过丙夜。常授书友人宅，其宅高楼当城隅，贩佣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妇睡醒，听包度纸声并竹中鸱，辄曰："鸱未呼，包二先生尚拽书，起徐徐。"后贩妇闻包死，出涕。

徐武合喜著书，苦无由得钱易楮翰，常于破几上起草，束麻濡煤作字。

徐名汾，浙江仁和人，一称管涔子，一称京山人，一称炎州学者，一称笑痴，一称髯徐。少秉异资，九岁通《鲁论》、《易象》，十三熟六经、《左》、《国》，十五诵《文选》、秦汉百家书，善骚赋。十八专工诗古文辞。

方正

李映碧童时读日记故事，见汉湖阳公主坐屏后像，辄举笔抹其面。师怪问，对曰：“事谐则移天，即不谐亦移心，吾实耻之。”

李名清，一字心水，江南兴化人。辛未进士，历官廷尉。尝列刑垣，数上章论祥刑。狱中人见疏，无不感涕。粘其疏语于狱街之壁，时共读之，合掌诵佛以过。后以风节著称。

蒋慎斋至性过人，类多密行。虽斋居独处，皎然不欺。

蒋名永修，一字日怀，江南宜兴人。丁亥进士，官学使。

王迈人居官强项不屈，任意为其难，八年不通京师一字。所迁皆极边，即单车就道，不惕利害。家计萧条，几不能朝夕，亦不问也。

王名庭，字言远，浙江嘉兴人。少贫，举孝廉十四年，贫日甚。杜门局守，无杂营分好，日事诗古文，笑叹歌咏，留连不去。中己丑进士，累官参政。

何蕤音官侍御，与张祖望友善。人短之曰：“此君遗落世事，傲慢难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

何名元英，浙江秀水人，乙未进士。

张名纲孙，一名丹，字秦亭，浙江仁和人。美须髯，长尺余，手足胸背有毫寸许，夏月好坦腹卧大树下。视富贵若不介意，性恬淡，不乐交游。好诗赋古文辞，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险阻。每得意，长啸而返。

徐羽仪九岁善属文，即见知邑令，益自攻苦。同舍生或窥园，徐正色以谏。生侮之曰：“童子何知。”徐自恨诚不足格友，为之不食。同舍乃惭谢。

徐名一鸿，江西怀玉人。生而早慧，容状魁奇，经明行修，不枉道以逢世。恒自叹曰：“吾读书，独不得明道为忧耳，何慕富贵。富贵能福人，亦能祸人。”尝应举，渡鄱阳湖。风变舟覆，遇救得免，同舟半皆溺死。徐觅其尸，衣冠殓埋，又为文以祭之，方去。

胡励斋纳言归里，居恒端坐一室，左史右图而外，若声色货利征逐游观之乐，去之若浼。菽粟布被，无异为诸生时。

励斋聪明强记，于书无所不读，读已，终身不忘。既杜门谢客，惟以古为欢。自经史子集，以及老氏浮屠、天官形家、医卜字义、音韵歌曲，无不手自裁定，勒为成书。

陆丽京持己端洁。尝教授临平沈氏，有伎为主人所索，就匿陆帐中。陆危坐读书，就帐外书“瓜田李下”四字。去矜披帷见之，颇相钦叹。

豫章陈伯玑避乱移家，与刘远公流寓芜江。杜门穷巷，雅志坐啸，不轻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为词者，陈曰：“吾宁爱吾琴耳。”因署“爱琴”于旅次，并名其诗。

陈名允衡，江西建昌人。幼负俊名，才雄等辈。父立宇直声动天下，风采凝峻，有山斗之目。

柴虎臣生平拙于逢人，少营干，疏懒率素。于侪偶间好面折平议，顾胸无俯仰，人亦谅之。

柴名绍炳，一称省轩，一称翼望山人，浙江仁和人。生而奇敏，少喜文词，驰骛声闻。中年悔之，有意求道，以朴实恬澹为归。天质素羸，躯短小，肤色不华，而肝膈之要，无殊于大廷屋漏。与人言，未尝不勉以为善。动娴礼则，准于贤圣，居然有闽洛之风。

翁仲谦性孤介，不与俗谐。家酷贫，值岁俭，不能糊口，终日啜水而已。邻近或有招之食者，谢不赴也。尝曰："耐饥易，耐俗子难。"惟徐介白、顾茂伦饷之方受。后病卒，茂伦卖古琴殓之。

翁名逊，一字研石，江南吴江人。能诗善书画，不入格而有高趣。介洁方正，虽贵游至其门，弗见也。

徐名白，吴江人。朱长孺称其嵚崎历落，格韵在东野、阆仙之间。

顾名有孝，吴江人。志气迈往，身长七尺余。妙擅经术，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几无所遗力，故人士皆归之。

孙豹人应召入都，初以老病辞，不许。既将还籍，复有年老授衔之命。吏部集验于庭，孙独卧不往。旋受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见其须眉皆白，引之使前，曰："君老矣。"孙直对曰："未也，我年四十时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试，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为老，何也？"众皆目笑其愚，孙固自若。

孙名枝蔚，陕西三原人。身长八尺，声如洪钟，庞眉广颡，以诗文名天下。

卷四

雅量

缪念斋初擢廷对第一，其意挹挹益下人，自奉益菲薄，歆然若有不足于怀者。计甫草见之叹曰："念斋之志行远矣。"

缪名彤，字歌起，江南吴县人。丁未状元及第，授官修撰。

汪蛟门居百尺梧桐阁，隐囊麈尾，颂酒弹棋，兴致萧远，飘飘欲仙。

汪名懋麟，字季甪，江南江都人。丁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事亲孝，事兄恭，择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澹荡而高明。

高念东家般阳，每风日晴和，自跨一驴出。遇嘉石浓阴，即系驴而卧。见者不知其为贵人也。

高名珩，字葱珮，山东蒙阴人。性方严，骨清神佚，气静情疏。少年登第，筮仕馆阁，历任大僚。屡奉简命，出入中外三十余年，所在声名赫奕。然不以富贵贫贱动其心，士大夫高之。

王匡庐不恒为诗，每遇林皋清旷，襟抱悠然，辄复有作。诸子或请编录，王谕之曰："吾写怀送抱，如弦之有音。所怀既往，则弦停

音寂，何庸留此枝赘为耶？”

王名与敕，山东新城人。

丁药园初至靖安，卜筑东冈，躬自饭牛，与牧竖同卧起。暇则乘牛车行游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诵自若。

丁名澎，字飞涛，浙江仁和人。乙未进士，官法曹。无事日作诗，与宋观察荔裳、施大参愚山、严黄门颢亭辈称燕台七子，名满京师。时上方册立□□，念无娴典礼者，调入东省，兼主客。贡使至，译问主客为谁，廉知丁。持紫貂银鼠、美玉象犀，从吏人易其诗归国，长安缙绅以为荣。谪居五载，略无迁谪状，躬耕自乐，洒然有箕山之风。

方穉官天怀坦易，饮酒数斗不乱。每良辰令节，携故人诣狮山，剧饮欢呼，旷然自放。闲独行道中，诸田父相谓曰：“村酿新熟，翁能从吾饮乎？但苦无佐酒具。”方亟归，左提鱼，右持盖，行烈日中，就其家酣醉，达旦始罢。

周栎园雪夜坐，念室中狱事正急，铁衣周罗户外。方与黄山吴冠五共为诗，漏下数十刻不止。尝对卧薄板上，已解衣卧，忽联句成，两人拥败絮，从口吻中湿不律，露臂争书。薄板跃起，短烛扑灭，一笑而止。

周又尝坐狱，堂下健卒狰狞立，锒铛累累，呼謈声如沸。手拳据地，顾伍伯乞纸笔，作《送客游大梁》诗三十三绝句。投笔起对簿，诗语皆惊人。

吴名宗信，江南休宁人。

鼎革初，兵戈四起，人皆裹粮避山谷间。徐竹逸与弟竹虚独守敝庐，昼则力田，夜不废读，俨如太平之世。其避兵他处者，率多受警归。竹逸语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动，于今益信。”

董苍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风大作，波翻浪涌，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仆震慑无人色，董怛然危坐，赋二诗投湖中，竟得无恙。数时辄行三百余里，见者疑有神助。

董名俞，一称樗亭，江南华亭人，邃初少宰孙也。童时喜读古人诗，略上口，即能为声偶之言。父师见而叱之，乃吟咏自如，不少夺。庚子举孝廉，与兄进士阆石并以才名显。后坐公事摧挫，不得用于世。卜筑南村，方塘小榭，竹翠花深，灌园锄菜，歌啸自得。虽突烟常冷，意豁如也。

徐羽仪读书灵鹫山，夜陟北峰望月。有虎怒啸，山谷震动。或劝之避，徐笑曰："虎虽猛兽，焉能啮人？人惟畏虎，虎故啮之。"意气自若。

明末兵乱，有大猾招集散亡，寇浙东西。素与沈康臣有隙，悬赏购沈急。沈毅然儒衣冠往见，曰："某来矣。杀一书生，何购为？"猾奇之，大笑纵饮而释。

沈名胤范，一称肯斋，浙江山阴人。丁未进士，官比部。好学善读书，尤以诗闻。

徐野君性坦易，不与人忤。每遇能文章者，与言文章；晓音律者，与言音律；善琴弈丹青诸艺者，与言琴弈丹青诸艺。常独行村落、山颠、水涯，值村翁溪叟、樵牧童竖，亦与谈说，周旋终日无倦色。

吴锡孺闾失火，时夜阑，延烧将入宅。吴起视，从容还内，取朝衣冠带，整束而出。光焰烛天中，鞠躬四顿首，火随熄。

吴名晋剡，江南宜兴人。壬辰进士，官司李。

朱子殷瓶无宿舂，歌呼笑傲不改其乐。宋既庭称为积学辩才，今日之楼君卿也。

朱名辂，浙江嘉善人。

王丹麓意思深远，常有以自下。与人言，未尝先一语。名士宴集，故未尝不在，竟日冲然，若不知其在座者。

吴六益负郭而居，堂曰“梅花书屋”，清溪乔木，映带前后。每当横潦载涂，阶下水深至骭。车马到门，罕得见。吴读书其中，意泊如也。

吴名懋谦，江南华亭人。

邹程邨为晋陵甲族。会有蜚语中之者，一日散万金立尽。邹四顾壁立，举酒自慰曰：“田园无存，幸吾宾客尚在耳。”

诸骏男尝同姜真源过金山，飓风大作，舟直触郭璞墓石。时真源在别舟，意诸必大惶怖。诸方吟啸自若，作《过金山》诗。

诸名九鼎，一名昙，字铁闇，浙江钱塘人。才巨而学赡，贯穿经史百家之言。为人英伟倜傥，有不可一世之概。

姜名图南，字汇思，浙江仁和人，官御史。

吴郡叶林屋以选诗游四方，其弟尚从行。每同宿，共一布被。客云居山，夏月无帐，窗外聚蚊薨薨，至旦，卒无一飞入室中。其友朱若始过宿，尝之信，乃赋《能弟》诗赠焉。

叶名闇，江南苏州人，寓居金陵。工诗文，好游。尚字岂僧，以画名。

李郑生游学白鹿洞，数年不归，独居攻苦。夜半孤灯，忽见绯衣满室，不之动，吟诵自如。

李名梦兰，□□修湖人。家贫，喜读书。弱冠举孝廉，公车不第，策骞南归，务益砥砺读书。农时率一仆，躬耕自给。间

入城，秃衫椎结行于市，人不知其为名孝廉也。善弈能诗，工书法，人多求之，日不暇给。所见绯衣，或疑濂溪、晦庵诸公降鉴云。

黄大宗游楚，尝月夜破浪江行，为戍卒所追。扣舷吟啸，神思自若。

黄名之翰，江南山阳人，是兵部兰岩子。多才好游，跌宕自喜。性尚然诺，笃气谊。与贫士交，解衣推食无倦容。

识鉴

丁药园知中州贡举，闱中搜采玮异，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澜简质，度其人已老，请置于乙。丁曰："才与胆峙，岂老生所办，必年少知名，终为大器。"榜发，乃庐阳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语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谊服天下。

李号容斋，河南永城人。戊戌进士。历官侍郎。著述自豪，读书不辍。好贤下士，海内仰为人宗。

王匡庐家居教诸子弟，绝不以时义程督之，诗歌古文，各徇其意。亲串中或讽曰："诸郎君幸蚤露头角，何不令锐力场屋，顾为尔耶？"王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猎侍郎，讵是宁馨物。"

周栎园被谗，诣诏狱，几死。狱且成，时父赤之家金陵。客为之忧，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无一念足死吾子。吾子又类我，于理不死，行当雪耳。且义命有在，吾即日夜忧之，岂能遂脱吾子。"卒与客饮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竟如其言。

赤之名文炜。素行屹立，人称为如山先生。周曰："吾如

山哉？吾乃坦然者耳。”因以自号。少以文自豪，尤喜宾客，尝数致千金，为人缓急立尽。初官诸暨簿，寻忤令，左迁王府官属。会母丧过哀，竟以病弃官，教子成名进士。于所居为“昔有园”，与向时宾客，觞咏其中，谓之秦淮钓侣。又豫置一棺，当风日晴好，被酒入卧，命诸孙群绕呼之；或掷梨枣出，使竞相奔拾，以为笑乐，更自撰为墓志铭。

邵薪传言：“向子平未是达。既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便应知死贤于生。”

邵名灯，江南常熟人。壬辰进士，官刑部。

赵洞门为御史大夫，车马辐辏，望尘者接踵于道。及罢归，出国门送者才三数人。寻召还，前去者复来如初。时吴藎次独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观。赵每目送之，顾谓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后，终当赖此人力。”未几，友沂早世，赵亦以痛子殁于客邸，两孙孤立。藎次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字以爱女。一时咸叹赵为知人。

吴名绮，江南歙县人，官湖州守。为治简静，放衙散帙，萧然洛诵，绳床棐几，灯火青荧，吏人从屏户窥之，不辨其为二千石也。喜与宾客游，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卒以是罢官。

友沂名而忭，长于诗赋，官中书舍人。

吴汉槎少时，简傲不拘礼法。在塾中见人所脱巾冠，辄窃取溺之。其师计青鳞大加捶楚。后见吴所作《胆赋》，乃嗟赏曰：“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至丁酉科场事起，众谓计知言。

计名名，江南吴江人。

林视公自为生藏，每佳日命仆夫荷蠡，携一卷诗，日造饮其所。人过问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爱此寂居。游云翩翩，古今无期。”闻者谓有刘参军、陶彭泽之风。

林名岳隆，浙江鄞县人，侍御祖述子。有文名。兄弟四人，兄名栋隆，官少宰；弟曰万叶，能诗，工乐府。

有客荐相者陈生于毛稚黄，谓其术比许负。毛曰："贫贱吾所自有，富贵本非所望，夭寿不贰，修身俟之。仆自相审矣，政无烦此公饶舌。"

赏誉

宋荔裳标格意气，风流文采，并足推倒一世。尤悔庵目为东海伟人。

尤名侗，字展成，江南长洲人。文辞超轶，经术醇深。弱冠名播天下，所交皆人伦英杰。初仕永平司李，后以博学宏词科，特授翰林，朝野荣之。

汪钝翁目王阮亭："风姿玉举，逸藻云飞。"

王阮亭和《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语。长安以此遂有"王桐花"之目。

王词又有"春水平帆绿"，"梦里江南绿"，"新妇矶头烟水绿"。邹程邨叹曰："昔应子和名'三红秀才'，今更不当称'三绿'耶？"

吴默岩谓："读王阮亭《七题名》，如乘骐骥，处处制以衔勒，而逸气自在。"

吴名国对，江南全椒人。戊戌进士，官翰林。

李坦园目毛会侯："文精炼有法度，不为枝叶之词。"

李名霨，直隶高阳人。丙戌进士，官大学士。德器渊粹，退食后手不释卷，诗文为海内所宗。

卢西宁少有异秉，断乳后不食他物，昼夜饮酒三五升，一吸辄尽。家人谓之酒仙。

卢名琦，字景韩，浙江仁和人。生三岁，未尝闻啼声。迨五岁能语，遂与兄同就外傅，读书往往不肯让其兄。东方甫曙，每伺兄未起，辄先至塾中，复所肄书。年十二，应省试，人多有物色之者。中丁未进士，历官侍讲学士。

孙怍庭称唐济武诗："刻炼之工，山颦水笑。"

孙名光祀，山东济南人。乙未进士，历官侍郎。

唐名梦赉，山东淄川人。生时父梦神人授以傅说，故命是名。少负异姿，比长，卓有匡济之略。己丑成进士，官翰林。言论丰采，雄视一世，举朝咸以公辅目之。

张禹木守会稽，言论谠直。顾且庵目为"暑月怀冰，凛凛有霜气"。

张名三异，湖广汉阳人，己丑进士。为政多奇绩，有古良吏之风。

周栎园称金冶王："抗厉希古，不可一世。"

金名鼎，江南镇江人。治制举业，不屑屑进取。好为古文辞，人有购之者，面授之如宿构。性不妄交，其在白门，惟周栎园、吴众香、盛此公相往来。他客值之，瞪目直视，卒不交一语。

强与语，辄遭诟厉。世以此怪之。

许有介称周栎园："秋月澹面，春风扇人。"

许名友，福建侯官人。

储同人称周立五："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其学足以正天下之诐，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

储名欣，江南宜兴人。

周名启隽，江南宜兴人。弱冠时，颧未高，两颐逼而秃，面有槁色。乡人窃笑者曰："此黄冠相耳。"周闻之，若弗闻也。年三十二，犹困童子试。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仓桥侧，梦中见一雉冠绛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头，须髯如戟。至榻前，易头去，以手所提头函其颈。周大惊，持父足疾呼。及举手摩之，头如故，凛凛者累日。未几，颧渐高，两颐骨渐丰，须鬑鬑然日益长。越年余，又梦一白须老者，冠缁冠，执长尾麈，随一金甲人。语曰："吾来易而腹。"语讫，金甲人抽所佩刀启周腹，出涤其脏腑而复纳之。既纳，以方竹笠覆腹上，复取钉椎，钉四角。周梦中闻响声丁丁，而怪其无痛也。钉毕，白须老者挥麈拂而祝曰："清虚似镜，原本无尘。忽钉与笠，豁然有声。"周寤，自是文学日进。历试两闱皆获售，历官侍讲学士。

朱长孺见徐电发，叹其天才骏发。语顾茂伦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当激赏其才，邀致为上客耳。"

朱名鹤龄，江南吴江人。贯穿六籍，折衷百氏，著书满家，群推学海。

徐名釚，江南吴江人。英姿玉立，倜傥有大志。好古博学，通经济。弱冠才名蔚起，摇笔数千言，倚待立就。应荐博学宏词，考授翰林。

毛大可称顾茂伦："人伦之雅鉴，品目之善裁。"

毛稚黄道：“吾家大可，生负异才，挺然埃壒之表。其俯视乡之人，犹雕鹗之絷而就鸡群也。”

朱近修称丁药园：“风义高举，雄视艺林。天为加绚，地为加藻。”

张祖望目陈其年：“其行敦笃而立诚，其材灏瀚而精英，其气盘礴而淑灵。”

陈名维崧，江南宜兴人。美髭髯，气冲而盛，神睟以和。才情志意，如江河之浩浩，莫可砥竭。己未召试，官翰林。

王丹麓称张祖望赋：“卢柟以上，张衡以下，潘岳、郭璞之俦。”

吴锦雯称萧尺木：“亮节高致，博雅之宗。”

萧名云从，江南芜湖人。

吴锦雯目朱人远：“渥洼龙种，丹穴凤雏。”

朱名尔迈，浙江海宁人。

梁仲木至武林，一见孙宇台，便披衿契。谓人曰：“若孙子者，所谓云中白鹤，邴根矩、刘士光之俦也。”

梁名以柟，直隶宛平人。任侠仗义，博览洽闻。与弟以樟并有高名，江淮人士皆宗之。

有人问孙宇台曰：“朱朗诣仗气绝俗，挥斥一切，何以不罹祸患？”曰：“朗诣不矫矫立崖异，故能居磨涅之中，而无淄磷之损。蝉蜕尘垢，非凡识所及。”

朱名士稚，浙江山阴人，金庭相国之孙。为人慷慨，不负然诺。贯穿掌故，有良史之才。

西陵诸名士风雅都长，虎臣、稚黄、去矜尤精韵学。虎臣作《古韵通》，去矜作《东江词韵》，稚黄作《南曲正韵》。丽京叹曰：“恨孙愐、周德清曾无先觉。”

陆丽京度曲四剧，薄游武塘，钱仲芳大集宾客，即令吴伶演唱。新声艳发，丝竹转清，四座之间，魂摇意深。

宗定九称张子羽：“丰度标举，屐齿皆韵。”

张名翀，一字图南，江南江都人。流寓白门，以画名于时。性澹简，有尘外趣。客过访，茶瓜间进，辄留连竟日。

龚半千称屈翁山：“龙章凤姿，辉映南海。”

龚名贤，一称柴丈，江南江宁人。
屈名大均，广东南海人。

诸骏男幼有文藻，警敏不凡。其舅祖尝赏之曰：“子居马市，故自龙驹。”

诸骏男道：“我家阿虎，洵是虎痴。”

诸骏男云：“王丹麓精鉴朗识，如冰壶映物，无不澄澈。”

王丹麓为陆荩思妹婿，两人刻意耽述作。时人为之语曰：“王丹麓寤寐千秋，陆荩思神明万古。”

徐武令云：“读丹麓片言只字，如啖梅腊，可以香口。”

李杲堂尝言：“说经无双，名擅八龙，昔有慈明，今见充宗。”

李名邺嗣，浙江鄞县人。风骨不凡，年十二三能诗，即有秀句。父□，官仪部。及殉难，丧从省至，放声一哭，遂绝意人世，穿窜草石。

充宗姓万，名斯大，浙江鄞县人。

世目许九日：“天才隽拔，风格雄峭。”

许名旭，江南太仓人。

孙介夫称严修人：“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止水，其虚下如谷。”

孙名金砺，浙江慈溪人。

严名允肇，浙江归安人。七岁受经，十岁能文，十一游庠序，十五六百家诸子，淹贯略尽。二十三举孝廉，二十四成进士。既生长华胄，又早得名，好学不倦，著述益工。官邑令。

吴门之有永叔兄弟，犹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陆。时人号称双珠。

永叔姓卫，名泳，一称懒仙，江南苏州人。落落穆穆，端介自守，群推笃行之士。

宋去损云：“方叔归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来，举体皆香。”

方叔周姓，婴名，福建莆田人。

许彝千少便岐嶷，总角风气更进。尝诣从祖原孝，原孝索冠见之。左右曰：“孙见祖，何复著此？”原孝曰：“此子是许氏南来之秀。”

张岵思美才称尚，马图求比之参军谢宝、逸少王珍。

张名新杼，马名骏，并江南山阳人，同举己酉孝廉。

钟百里称陈蝶庵：“才酒俱壮，殊足念。”

钟名震阳，江南宣城人。

陈名周政，字子鹃，四川营山人。

陈吴兴尝言："浙东之有吴赐如，犹西华有青柯坪，黄河有碣石，蜀江有滟澦堆也。盖有削夷为阻之功，真文苑之御侮。"

吴名之器，浙江义乌人，壬午孝廉。

卷五

品藻

宋既庭与宗弟畴三俱以孝廉知名，时称“大宋小宋”。或问汪钝翁：“大宋何如人？”汪言：“阮思旷都，不及真长、逸少，而能撮有诸人之胜。”

畴三名德宏，江南长洲人，辛卯孝廉。

或问计甫草：“侯二、宋三，可方古何人？”计戏为题目曰：“研德如张子布，畴三如鲁子敬。”

侯名元泓，江南嘉定人。

陈其年与汪钝翁论六朝之文，词雄旨洽，钩入深微，多出诸贤寻赏之外。时冒朴庵在坐，倾听不置。陈遽掀髯谓汪曰：“与子纳交十年，今夕始称知己。”

冒名襄，一称辟疆，江南如皋人。孝友易直，能文章，善结纳，知名天下。

胡旅堂与龚总宪书云：“研德、畴三，吴门之两玉树，门下见之，定把臂入林。半千自是我辈人，气不谐俗，非时贤所识。过芜城时，试留盘礴，知其萧远耳。”

胡名介，字彦远，浙江杭州人。少有高志，立名节，寡杂

交。遨游公卿间，名誉甚盛。

毛大可目史纳斋：“雍睦居家，事父怡愉，不间嘻嗃，有似陈季方；把臂堪托以妻孥，似朱生；见利思义，不因人炎热，似梁伯鸾；嗜酒疏脱，每一饮必陶然尽醉，而诸务不失简则，有似张黄门；训诸经百氏，钩深致远，可使担囊负笈、执经问字者不绝门舍，虽倾筐倒箧，随叩随应，犹然鼠壤有余物，似马季长。”

史名廷柏，浙江萧山人。弱年蜚声文林，豪荡驱遣，领袖东南。凡人士宴会，有所谱记，不得史名不就。

王西樵尝称：“林铁崖异人者三：须眉奇古，略如李伯时所画罗汉相，则异在容貌；下笔落落，能为峄屼俶诡之词，出入于孙樵、刘蜕之间，则异在文笔；每当宴会，竹肉间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际，时而意得忘言，如释迦拈花，达摩面壁，时快论斗发，又如春雷奋蛰，奇鬼搏人，则异在性情言语。”

曹子顾、子闲兄弟，人目为云礽王谢，风貌阮何。

子闲名尔坊。意思萧散，不与外物相关。尤悔庵尝以“外朗内润”目之。三十六岁早卒。其子彝士，英姿好学，词翰并优。中己未进士，官翰林。

曹顾庵目王丹麓《遂生集》为鹭苑杠梁，《文津》为艺林饦脯。

万履安有子八人、长孙贞一，并称令器。李杲堂尝论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贞一；至若学通古今，无所不辨，则吾不如季埜。”

姚江黄太冲每言，浙东门风之盛，莫过万氏。履安名泰，一称悔庵。生有异禀，美风仪，进止不失尺寸。举丙子孝廉，乱后遂隐居不仕，文行为天下模楷。李杲堂论其风格，比之东

汉郭有道、黄徵君云。

公择名斯选。颜色充豫，内腴外丰，被服雍容，出言款款有序。

悔庵书法最斐亹，诸子中惟允诚得其传。允诚名斯备。欲言理学，则就公择；欲论经学，则就充宗；欲从衡今古，则就季埜。季埜，名斯同。

贞一名言，生而不凡。乃祖尝言："是儿魁梧，当不负吾门。"比长，性嗜学，好为古文家言，每下笔，独出冠时。黄太冲数称其文，为有戴剡源、归震川风味。

明州有鉴湖社，仿场屋之例，糊名易书。以杲堂为主考，甲乙楼上，少长毕集楼下候之。一联被赏，门士胪传，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赉。

世称庄澹庵所至，如墨濡素练，便出云烟。

庄名问生，江南武进人。丁亥，兄弟同举礼闱，时年最少，入直史馆，称双璧人。澹庵能自倾下，所至无问识与不识，折节论交。诗文书画，脱手淋漓，士林争宝惜之。

黄俞邰目周栎园："吏事精能，抚戢残暴，则如张乖崖；其屡更槃错，乃别利器，则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领袖后进，则如欧阳永叔；其博学多闻，穷搜远览，则如张茂先；其风流宏长，座客恒满，则如孔北海；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其敦笃友朋，信心不欺，则如朱文季；其孺慕终身，友爱无间，则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试用不尽，则如范希文；而遭谗被谤，坎壈挫折，又如苏长公。"

黄名虞稷，福建晋江人。

王丹麓蚤年高隐，甚负才望，赵千门亟称之，比为天地私蓄。

赵名钥，山东莱阳人，戊戌进士，官司李。

黎媿曾文章雄视海内，徐巨源尝曰："汉阳李文孙，长汀黎媿曾。"

黎名士宏，福建长汀人。
徐名世溥，江西新建人。
李名昌祚，字来园，湖广汉阳人。壬辰进士，官廷尉。

董文友尝言：予与讦士非惟文章道同，觉性情俱与我近。

陆丽京目徐世臣："励志箕山，斐然述作，方之西园伟长，非特不愧。"

陆丽京年德转升，往往领袖群彦，然虚怀冲挹，不自满假。或问："卿自比稚黄、志伊如何？"陆曰："志伊学海，稚黄雅宗，故当不及。"

陆丽京与陈际叔、孙宇台齐名友善。一日，联袂出北郊，道旁观者窃叹曰："此三人定尔殊常，何乃神理都肖。"

陆丽京云："西陵俪语，家有灵蛇。若儇胡秀如春采，仲昭绚若朝霞，故当并推。"

仲昭姓王，名嗣槐，浙江钱塘人。慷慨善谈论，于书无所不窥。文词瑰丽，尤工为赋。己未召试，特授内阁中书。

毛稚黄尝言："西陵有三绝：林玉逵文搏挥神光，云行雨步；陆儇胡骈体行控送于绝丽，能使妙义回环而来；张祖望诗苍漭顿挫，如大漠风莽莽无极。"

陆拒石年十五作《春郊赋》，词藻流美，笔不停缀。丽京云："王筠《芍药》逊其敏，正平《鹦鹉》让其工。"

恽正叔过毛稚黄饮，谓毛曰：“曩未识骏男，然得阿虎，令人有雄举之思。虎固当胜耶？”毛曰：“骏神锋豪上，虎亦俊快，正如蒲梢骐骥，并驱康庄，未知谁先后耳。”

毛稚黄过夹城陆氏，出语人曰：“吾始交荩思，倜傥英澈，器为国宝。登其堂，仲季出揖，高仲骨削，神蔼睟然；升璜鸾耸骥逸，卓卓欲度诸兄。已，茂林公扶杖出，肃然穆然，使人瞻之，不见所届。”

茂林名之遇，字际明，浙江钱塘人。抱材不偶，学使者辟为越州教授，非其志也。山巅水涯，晚而自放。所与游者，惟处士徐野君、雪厂道人、余体崖道士，余人罕睹其面。烟波上下，裙屐萧闲，望见者以为古狂狷者流。

高仲名售，善书。

升璜名隽，能诗，工篆刻。

罗随园尝言：“老而好学，有德有言，吾敬张君祖望；博闻强记，不妄许可，吾敬毛君稚黄；雕龙绣虎，与物无竞，吾敬丁君素涵；闭户著书，朗有卓识，吾敬李君东琪；汪洋千顷，能以度胜，吾敬沈君开先；情辞斐亹，波澜老成，吾敬孙君宇台。”

罗名贤，字倍千，陕西华州人。七世官郎署，代有闻人，为关中贵族之冠。七岁侍客饮，客属对曰：“山头玉井莲。”即应声曰：“天上金盘露。”客异之。比长，益好吟咏。尝至京师，名重公卿。参军臬幕，无事日与西陵耆旧放情诗酒。久不得调，益歌啸自如。有子名甡，年十四，嗜文章有父风。

丁名渖，沈名峻曾，浙江仁和人。

李名式玉，钱塘人。

规箴

王阮亭性和易宽简，好奖引气类。然人以诗文投谒者，必与尽言其失得，不稍宽假。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学，名沸大江南北，户外屦常满。父意歉之，诫曰："吾不愿尔曹为名士，名如翦彩镂棘，实不存也。尔曹与人交，以其文，无宁以其行。郭泰之异茅容，庾衮之敬褚德，岂为名高哉？尔曹慎之。"

汪父名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无异人，惟"不欺"二字，反复无愧耳。尝筑友善庵，出米数百石赈饥，身与妻子粗粝自如。乱后家中落，乃整饬余绪，每得金，即赎屯营妇女归其家。又埋胔掩骼，二十年内，椟櫝千余。

蕲州顾赤方出其诗与施愚山相雠校，尝握手笑曰："吾侪本相好，攻瑕索垢，当猛鸷如寇仇，毋留纤尘为后人口实。"时叹为名言。

顾名景星，湖广蕲州人。

文与也作画，颇得待诏家法，然多率尔之笔。汪钝翁规之曰："此事定须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奈何颓唐落墨，便布人间？"

文名点，江南吴县人。

邹子先、赵砥之并居吴江之西郊。乱后，邑人多谢去子衿。俄学使者来，传相告言，不出且遣戍。赵颇心动，邹正色曰："我辈但当论是非，不当计利害。"于是遂止。赵每为人言："微邹君，几丧吾守。"

邹名甲芳，赵名瀚，并江南吴江人。时论邹之刚决不挠，赵之服义推美。君子两贤之。

捷悟

乔文衣夜半过午门前，万籁俱寂，猛思日中百亿生灵，今归何处？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乔名钵，直隶内丘人，官司城。

安西估魏丙贸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宿醉卧。风雨大作，失橐金三百两。时上海令为任待庵，素善谳，至是狱不能定。因诣城隍庙祷于神，请以实告，乃留捕随往者，使待命于神寝宫。捕梦寝宫有幼妇出，右手抱细女，左手挈衣与之。及接视，则裙襕也。归以告令，令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赐衣而得裙襕，则非衣也。非衣者'裴'也。岂有裴姓其人者耶？"捕叩头曰："似也。闾左有裴爱，无赖不事家人产。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于其舍。即欲得裴姓，此当是。"令曰："然。然则其抱细女者抑可知矣。夫细女，爱女耳。吾闻纳音之数，阳姓从左。今左非衣而右爱女，其为'裴爱'无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实。

任名辰旦，字千之，浙江萧山人，丁未进士。

计甫草雪后攀铁索造日观峰，不见日出，于峰之旁见丰碑矻立，大书"礼为人子，不登高，不临深"数言。计再拜稽首其下，即杖策下山，不复登。

陆丽京诵读明敏，善思误书。尝阅《韩非子》，至"一从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后令他人覆射，无一合者，惟弟左堿中之。

左堿名垐，神骨轩朗，词令宏通。

胡循蜚官湘东司李，时定南王驻师于衡。一日，召胡至帐下，

曰："军中有马数千，需栎五百具，命若三日为期，过期斩。"胡出已暮，至江壖，适有人跣足立星露中，顾谓："非司李胡公耶，何为至此？"胡告之故。曰："小人家于江，有渔艇百余，破其一，可得栎五六具，请后二日以报。"五百具鳞次江上，胡进之王，王大悦。

胡名贞开，一称瑟庵，浙江杭州人。生数岁，祖襟寰中丞见其超迈不群，授以书，数行并下。性喜任侠，旁通艺流诸术。每雄谈，四座为辟易。己卯举于乡。会流寇猖獗，诏下大司马：乡贡中式后，别试骑射。一日，有司集坛下较射，多鞠躬谢不敏。胡独出，一跃上马，弯劲弓，抽矢三发，皆中的，遂擢异等。及遭鼎革，自甘放废。开府张公物色之，辟至军门，备参谋，寻授湘东司李。有惠政，未几告归。畜声伎，与人言，杂诙谐调笑，自称耳空居士。工书，爱画石，为文绝类苏长公。才大用小，有志不就，时论惜之。

夙惠

徐电发蚤岁诏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无题》诗，有"残月无情入小楼"之句，长老咸嗟异之。

魏昭士生甫二十余月，母口授《归去来辞》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辄能背诵。诸父尝抱持，诱以果饼，使歌之。声悠扬可听，相诧为英物。

魏名世效，江西宁都人，是和公子。性狷急，勇于事。仲父冰叔尝称其为文，锋锐所至，往往有没羽之力。

沈汉仪总角时，尝从父公趾游苑中。公趾曰："名卉不乏，何以渊明爱菊？"对曰："淡而能久也。"父叹曰："此儿出语可人。"

汉仪名家恒，一字巨山，浙江建德人。

沈孚先十岁著《大臣论》，稍长，尚风节。尝读《汉书·党锢传》，至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杰，不得与党人，上书自讼，沈足笔填其下曰："时萧山沈功宗，以童子同将军上书。"其慷慨如此。

沈名功宗，浙江萧山人。工诗，善书法。遇缣素，必移易书满。好谈，每夜分列广毡，置蜡槃其中，箕坐与客谈，达曙不寐。

许彝千是许勉无子。勉无读书，竟夜不辍。许每卧听父读书，旦辄默诵。父叹曰："儿卧时乃过我醒时。"

卓有枚七岁出就塾师，使读《论语》。有枚尝置一本掩所读书下，时窃观。塾师发视，则司马公《通鉴》也。师以此奇之。

有枚，工部去病少子也，浙江仁和人。生有异禀，父比诸枚少孺，因名曰"人皋"。负经世才，著有古文集行世。

虞景铭十岁即善属文，尝薄柳州《乞巧》，更作《辞巧》文，识者知其远到。

虞名黄昊，浙江石门人，丙午孝廉。

吴威卿七岁，尝侍客坐。客论诗无"孤"、"独"连文者，吴应声答曰："'孤云独去闲'非佳耶？"一坐惊叹。

吴名鹰，锦雯子。

章言在幼从塾师学。师出，有友访之，比归，群儿告以故，而忘其姓氏。师怒呵群儿，章曰："毋怒也，我犹能约略记之。"因以笔状其颧额须眉，栩栩然也。师见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

然。

章名谷，一称古愚。居北郭圣堂桥，其地古名散花滩，因又称散花主人。少时瞳神如秋水，肤色如玉，人多比之为卫洗马。尝抵豫章，买舟归浙。有美姬附舟尾，见章貌而悦之，数以足挑章。章起，默自念曰："我违父母膝下久，今此江有神，倘一涉污邪，致干神谴，葬于鱼腹，即何日得复见父母乎？"不觉泣下。遂整衣冠，危坐达旦。善八分隶体，画尤工绝，为时所称。

赵禹功九岁，父游学归，大雪不能举火，出古画一幅，命禹功诣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怅然。禹功闭户，乃吟诗曰："吾家有古画，其价重连城。不易街头米，归来雪满罂。"父闻之笑曰："有子如此，饥亦何憾。"

赵名甸，浙江山阴人。母性严，小不豫，跽请备至。尝出妻数月，感悟始返。里中称赵孝子。

宗定九子举儿，年五岁，曾同诸儿戏于庭。一儿指月中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树？"举儿曰："汝谓月中桂树为奇，彼天地间之有树，当亦奇耶？"

举儿，名学诗。貌甚清贵，善言辞，喜读书，性和雅，能体父母意。父定九谓其识见动作，俱不似稚子所为。六岁即殇，父甚哀之。

王丹麓座客常满。有客谓孔子无须，众诘其说。客曰："本《孔丛子》，子思告齐君曰：'先君生无须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故知今像多须，误也。"时丹麓子鼎六岁，在侧应声曰："然则孔子亦无眉耶？"客语塞。

鼎，字用和。器度端重，聪慧性成。喜读书，讲习便能了

了，行文亦时露新颖。八岁学吟诗，有“无情风雨过，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谈及红颜薄命者，则与《大学集注》中“夭夭少好貌”一语为证，以为“夭”字读作上声。即“殇”义也。十二岁即殇，识者谓其谶云。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当雪夕，闭户谨风。时幼子小能五岁，坐著膝上，曰：“大人寒，故畏风，抑知风亦畏寒。”王问故，答曰：“风不畏寒，何由喜扑人怀？”

小能，是丹麓第五子。资性聪敏，容貌端妍，孝事父母，迥异凡儿。四五岁时，苍头负经市上，见者莫不啧啧称羡，甚欲连手萦之。

卷六

豪爽

世祖章皇帝尝猎，过滹沱河，宋牧仲从行。时天大寒，河冰阔二丈余。宋扬鞭大呼，一跃而渡，上壮之。

宋名荦，河南商丘人。年未二十，博学能文章，诗歌笔翰动天下。望而即之，温其如玉。出判黄州，虚己向学，与四方贤士大夫相交结，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间。

王阮亭为同考，至白门，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将尽，始抵燕子矶。王兴发欲登，会天雨新霁，林木萧飒，江涛喷涌，与山谷相应答。从者顾视色动。王径呼束苣以往，题数诗于石壁，从容屣步而还。翼日，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

施愚山倡学湖西，问道者车接毂。萧孟昉为之供扉屦，饰厨传，胜流歙集，宾至如归。

吴六益访汪钝翁邸舍，每被酒，自诵其所作《游五岳》诗，音响琅琅，若出金石。觉尔时意致遒上，不可复及。

汪然明教其子成名，即放浪湖山，青帘白舫，选伎征歌，日与二三知己倾尊赋诗，以为笑乐。望见者谓："前则子瞻，后惟廉夫，差堪仿佛其概。"

汪名汝谦，江南歙县人，居武林。虞山钱宗伯尝称其量博

而智渊，几沉而才老。热肠侠骨，囊橐一世之志。气如洑流渍泉，触地涌出。子玉立，举明经。继昌，己丑进士，官观察。

周栎园性嗜饮，喜客。客日满坐，坐必设酒。谈谐辨难，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觞政拇阵，迭出新意，务极客欢而去。

熊雪堂令汝阴，时庐州被围，邻郡侦探至城下，熊从堺堄间磨盾鼻作答。一手双挟朱墨二笔，运腕如飞，一往勃勃，真觉骨嶷气涌。

熊名文举，字公远，江西南昌人。辛未进士，历官侍郎。

吴庆百应荐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莲尝偕叔大可过吴寓，辄据柳床，自吟所为宴集及登临诸作，大声撼四壁。吴顾大可："君家阿咸，正复不减，将不使卿单行。"

义兴大饥，当事集绅士议赈。绅士曰："赈饥是极难事，毋轻议也。"徐竹逸曰："天下难事，我辈不为，谁为之者？"条陈数则，活数万人。

李如縠官武昌郡守，荆州曹叔方以所编乐府投之。会李坐黄堂上，立取《梁州序》，亲自度曲，以扇代拍。时隶役百十辈皆屏息而听，寂若无人。歌罢，即出千金赠曹。

曹名国榘，湖广江陵人。

申凫盟偕杨犹龙、殷伯岩行丛薄中。林叶飒然，疑有虎。杨据片石，负杖叱咤，万壑雷鸣，同行为之神王。

杨名思圣，直隶钜鹿人。丙戌进士，历官侍读。天才隽妙，风神卓绝。工诗，擅书法。性慎许可，闲秤量人物，时有贵显以坛埠自命者，辄不肯屈一指，闻者恚之。

殷名岳，直隶鸡泽人，官睢宁令。

侯朝宗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次尾、夏彝仲醉登金山，指评当世人物，临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瑜、王猛。

侯名方域，河南商丘人。幼博学，随父司徒官京师，习知中朝事。尝叹曰："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去游金陵，为一时所引重。论者谓其诗追少陵，古文出入韩欧。

吴藺次萧散自得，陶然于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于山颠水涯。每醉辄歌吟笑乐，诙调终夜。酒痕淋漓，头伏几案，与之游者至忘寝食。

宋俗，上元夜张灯饮酒。睢阳司氏，巨族也，张银瓢，容酒数斗，约能胜饮者，持瓢去。群少皆醉卧，窘甚。时漏下三鼓，会贾静子服尨衣、驾鹿车，自百里外至。忽叱咤登阶，举满一饮，即掷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宾骇散。

云间田鬎渊、董苍水两孝廉素称好客，四方士大夫接踵而至。一日，集圃如草堂，赴者五十余人。两孝廉相继迎入，未与谈，即呼常从具衍箧出纸笔，分题阄韵而赋之。有顷，赋已会食，命厨割腥，酒炙交至。酒中各唱所业，尽欢而罢。

计甫草自海陵归，渡江，会大风雨雪，舟不得发。同行者皆垂首叹惋。计坐舵楼下，手王阮亭诗读之。至《论郑少谷》绝句，哭失声。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

李砺园性好游，每兴发，虽爱子牵衣割裾不暇顾，他事益漫不訾省。踪迹几遍天下，所至名胜，辄为文以记之。

李名淦，字季子，江南兴化人。博学好古，少负才名，丰标落落然。与之言，纵横古今，悬河注泻，秀杰之气见于须眉。性僻山水，每游必穷巅崖隈澳，凡豺虎所嗥、蛇豕所窟、

渔樵不能至者，必身历之而后快。

淮海杜湘草过武林，冒雪游西湖，乐甚。次日适王丹麓使至，遂以相闻，据案作书。忽传方伯、监司联车到门，并谢不见。士论高之。

杜名首昌，江南山阳人。书法文词，卓绝一时。

吴锦雯游寓兰陵，酒徒剑客及弄阮咸、拨箜篌者满座上。曰："解缊袍贳酒。"酒酣，对客挥毫，烟云满纸。

锦雯生具异表，身长七尺余，目青睛，须髯甚紫，怒则戟张。胸有毫数茎，长三寸。为人少言不泄，及遇事不平，辄侃侃不畏强御，至推座骂起。与人交，舒鬲要，负气好侠，急友患难，盖强直敢任，其天性也。

孙介夫遇王惟夏于邗关，执手道故。王固善饮，与入酒舍，洗盏而酌，浮满数十尽。初，坐客哄甚，闻两人声夺耳，皆瞪眸迎视，气为不吐。

王名昊，江南太仓人。善诗歌古文词乐府。吴梅村叹其才为天下无双。

陈兴霸喜谈兵论剑，抵掌天下事。酒后耳热，辄骂古伪豪杰，不中一文钱。

陈名孝威，江西临川人，大士仲子。

毛稚黄言："丈夫既有此六尺身，何可不令千古。"

丁野鹤官椒丘广文，忽念京师旧游，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岩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

丁名耀亢，山东诸城人。襟期旷朗，读书好奇节。高谈惊坐，目无古人。

吴舒凫托怀豪逸，情与兴俱。

吴名仪一，浙江钱塘人。髫年入太学，名满都下。二十为人师，经史子集，一览成诵。古文法欧阳永叔、王荆公，诗宗杜子美。性善饮，饮醉值市井子，辄谩骂之。姜定庵京兆重其才，延之幕中。历边塞，诗文益工。

谢昼也好施，数千金都缘手尽，复假贷以费。京师谓之“穷孟尝”。

谢名晟，浙江山阴人。尝登大观台观钱塘江潮，忽思年五十无成，大恸，见者皆怪笑之。

杨序玉园居，器具精良，非世所恒有。客至命酒，珍错叠陈。少醉，即欲赋诗，或召冶童歌，自吹箫以和之。

杨名方荣，一字东起，江南武进人。父以进士起家，累官中丞。家多伎乐，率善歌舞，治园圃亭池之属。为里中冠。杨生既习知歌舞处，凡吹箫击鼓、鸣筝度曲，俱幼眇自喜。又美姿容，时比之潘、卫，以望见为幸，每一出游，至倾市观，顾好为文章，能学歌诗、猎传记。虽善谈笑，不为嫚戏。后赴省试，罢归，愈发愤力学。凡昔日所往还者，率谢绝不为通，曰：“使吾读书三载，即不如古人，何至若妄庸人，徒逐若辈以为豪耶。”未几，以病卒，年止二十有七，诸从游者无不流涕。

王水云常与茅子鸿偕渡大江，风涛汹涌，王掀髯称快曰：“吾胸中郁勃之气，对此稍舒。”茅亦为之放胆。

王名舟瑶，字白虹，浙江余杭人。忼爽负气，不习软媚。

贫时得钱不甚惜，多与贤豪结欢。壬午举孝廉。既久，不得志，始摧抑为令，除授兴安。又为信之瘠邑。城中才数百家。为之期月，坐啸无所事。乞免官，不许。尝抱膝瞋目曰："作吏顾如此乎？"发为诗，多幽忧峭激，类侘傺失志之人。楚黄曹石霞尝言："每读水云集，风雨欲来，声泪交下。"

茅名兆儒，一字雪鸿，浙江钱塘人。孤介自持，情深一往。诗词书画，涉笔辄工。

容止

梁苍岩襟期潇洒，意度廓落，大类坡仙。

彭禹峰长身修髯，声若洪钟，一饮能举数升，一食能尽一彘肩。汪钝翁目为拨乱之异才。

彭名而述，字子箋，河南邓州人。奇伟卓荦，气盖一世。庚辰进士，历官参政。

张敉庵姿容瑰伟，饮啖日可三升，兴至蒲博争道。独酌引满，呼小僮挝鼓奏伎。奋袖激昂，大噱不止。

张名王治，字无近，江南太仓人。涉猎强记，雅擅绝才。中丁亥进士，官黄门。初，敉庵兄西铭以经术负盛名，其负笈从游，巷舍为满，挥洗辍餐，倒屣莫及。敉庵倾身容接，人人各尽其意。时论西铭之有敉庵，犹士衡之有云，孟阳之有协也。

黄大宗状貌奇伟，王昊庐见之，叹曰："风神超逸，卓有父风。"

王名泽宏，字涓来，湖广黄冈人。少负异姿，才十余岁，下笔娓娓千言。乙未成进士，官少詹。李文孙称其温然为君

子。

周芮公冲怀贞淡，与之晤对，如揖广成，如瞻水镜。

周名廷铣，字元立，福建晋江人，戊辰进士。僻耽吟咏，尤好与骚人衲客相酬唱。

丁文博眉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丁名彦，浙江嘉善人。己丑进士，官水部。

吴六益目钱础曰："神姿崖异，有壁立万仞之概。"

闵伯宗性简默，意致萧远，殊不大快人意。久与居处，觉欣然如饮醇醪。

闵名派鲁，一称曹夕，河南祥符人，官溧水令。善诗，雅旷绝伦，为后来之秀。

嵇叔子目王丹麓："神致萧散，超然物外。"

程穆倩眉宇深古，视下而念沉。处治不媒进，处乱不程方。

程名邃，江南歙县人。能诗善书画，尤工篆刻。萧森老苍，迢然有异。

李戒庵美风仪，尝于上元夜着绛衣，与郡中名士集贺监祠。乘月上湖桥，长啸十洲，人遥望俱谓神仙。

李名文纯，字姬伯，浙江鄞县人。父栩，官西川提举，知合州。戒庵少善读书，老而不衰。诗古文词，各臻其妙。与人言古今成败，烂若披掌，听者忘倦。至所读书，无不经手钞。平居静守一几，流汗粘席，寒风裂窗，笔墨未尝少闲。

丁大声躯材拔起，意识豪略，咳如挺钟，言同奔河。

丁名克振，浙江萧山人。用经术艺文，著于乡邑。其因人缓急，又多概节，有鲁连之风。

柏嶷山过涉园，魏青城称其高风秀骨，英采惠姿，照映泉石。

柏名立本，江南华亭人。年未及冠，画理精妙，已入宋元之室。

魏名学渠，字子存，浙江嘉善人。戊子孝廉，官少参。

韦六象神朗貌癯，衣布不肉食。长夜拥絮被，危坐不寐，读书至旦为常。高简淡泊，仿佛如枯岩禅客。与人言，肺腑倾尽。不事表襮，尘俗人望之，颓然自远。

韦名人凤，浙江武康人。与兄剑威并能文章，尚气节。

吴锦雯、张祖望并有修髯。夏日尝促膝吟咏，意思萧旷。毛稚黄戏以诗云："吴公美髯不易得，张也于思亦自奇。长日吟诗相对坐，南风吹动万茎丝。"相与大笑。

沈去矜形弱不胜衣，而骨性刚挺。平时与人语，气才属。及发辩议，则电闪霆激，摧屈一坐。

徐武令为人朴讷，辞艰于口，平居辄好书写，不知棋局。每自比方葛洪。

介公风仪萧散，寡言笑，体羸若不胜，而神鉴渊然。每与一时诸名士接，但以目会，四坐尽通，退相品题，不失分寸。

介公名元灯，字明介，天童寺西堂。

企羡

徐立斋扈跸南海，世祖亲控玉虬，一日顾问尤悔庵者三，每览《西堂杂俎》，称为才子。时有以读《离骚》、乐府献者，上益读而善之，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比之《清平调》云。

徐名元文，字公肃，江南昆山人。己亥状元及第，官总宪。

徐健庵负俊才，好交乐善，于士类尤极推奖。宇内之人群归之，如百川之赴巨海。

徐名乾学，字原一。庚戌探花及第，官赞善。与弟果亭、立斋并以文章显名，当世时号“三徐”。学博才雄，与之游，恂恂谦谨，言论所及，为艺林所宗。

新城王西樵阮亭每过邮亭、野店，辄题诗壁上。诗既惊人，使笔斗大，龙拿虎攫。尤悔庵道经燕齐见之，解鞍造食，坐对移晷不能去。

彭羡门惊才绝艳，词家推为独步。王阮亭称其吹气如兰，每当十郎，辄自愧伧父。

彭名孙遹，字骏孙，浙江海盐人。己亥进士，御试博学宏词第一，官翰林。

王阮亭宦广陵。一夕雪甚，漏且三十下，风籁窈窕，街鼓寂然。灯下简箧中故书，得吴宾贤诗，且读且叹，遂泚笔为序。明日，走急足驰二百里寄之。吴感其意，为刺舟来郡城，相见欢甚。

汪钝翁初未游西山，逢人辄相咨询。或曰：“西山虽复崇深，意谓不如东南诸郡清潭镜澄，层峰屏峙，一花一石，相对饶有胜情。”

广平申和孟不欲轻通贵交，惟致书汪钝翁，微讯王吏部近状。汪报之曰：“吏部萧疏简远，不失故武，诚吾党第一流也。”

申凫盟道：“未晤栎园，未睹沧海，自是生平两阙。”

周栎园以少司农出为督粮使，使江淮间。四方之士慕之者争愿见司农，舟车辐辏，道路为隘。

周栎园贻胡元润诗卷，辅以朋尊。胡展帙长哦，启罂浮白，不知秋风吹堕白日。

胡名玉昆，江南江宁人。

李方山客南昌，有传宋荔裳已死者，特为诗吊之，与宋初未识也。后至武林，闻宋尚无恙，李喜甚，借友人马疾驰相视，且出诗读之，两人因与泣下沾襟。已，命酒狂饮极欢，策马而去。

李名日景，山东淄川人。

王丹麓居穷巷，门除肃然。顾且庵过，每促席移晷。尝语人曰：“见丹麓如把秋英，清芬袭人；如循古涧，仰峭壁，骤难梯接。”

计甫草过顺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归震川昔佐此郡，有厅记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遗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废圃中，西向设瓣香，流涕再拜而去。

盛此公尝愿此生得一少年，如张绪、卫玠、王子晋，能饮一斗不醉；得一老缁、老黄，能痛饮酒，记天宝遗事；得一迟暮佳人，能歌《离骚》，舞三尺剑，醉读《南华·秋水篇》。

盛名于斯，一名箋，字铿侯，江南南陵人。

王山史与李天生初未相识，一日，邂逅长安茶肆，隔席遥接，各以意拟名姓。及询之，皆不谬，遂与定交。

王名宏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学粹天人性命，克绍濂雒关闽之绪。

陆丽京酷推陈际叔文，典册类相如。陆撰沈献廷祝文，稚黄不觉，谓为陈作，陆有欣色。

沈名士逸，浙江仁和人。

陆丽京、梯霞昆弟聚处，尝空瓦屋三间，张效青、步青就居于陆。诸骏男过张曰："昔张陆同居雒下，今复有醴泉交让之叹。"

梯霞名堦，高文异采，与兄丽京、鲲庭，竞爽一时，时号"三陆"。

效青名埈，浙江仁和人。

步青名坛，效青弟也，庚子孝廉。

胡彦远高自栖托，神理隽迈。尝隐河渚，近止城北。芳树池塘，环接户外。诸骏男每过谈弥日，归语人曰："尝谓永兴南穴、汲郡北山缅邈，不谓近在咫尺。"

闽中丘则飞以卖靛为业，游于山水之间，喜吟咏。集成，求云间张洮侯作序。过虔州关，以诗谒榷使者。见张序，云："诗能张洮侯作序，岂寻常商贾耶？"辄免其税。

张名彦之，一名悫，为王屋孙，江南华亭人。卓荦知大节，深沉好书。诗歌与董黄齐名。尤喜自负，使酒善侵人，然实无他肠，人以是原之。

伤逝

曹顾庵侍从说诗，数受世祖恩眷。攀髯余痛，常结胸臆。每听猿

啸鹃啼，便欲怆然霣涕。

汪梅坡早年子女不育，哭之甚哀。每一念至，辄疑身是眼泪结成。

汪名鹤孙，字雯远，浙江钱塘人。神情飞动，识解过人，钱虞山目为间钟之才。癸丑进士，官翰林。

林铁崖持节驻珠厓，其地故多飓风，风起拔山飞树。林尝袒立中庭，仰天祝曰："好将某吹送到泉郡开元寺内，挂东西千丈二石塔上，然后呼僧絙引而下，得见吾父母，拊棺一恸，幸甚。"

王异公赋《十二哀》诗，追数旧游。目规口叹，流漓挥洒，各竭思尽致，能令读者摧恻。

王名撰，江南太仓人。古怀落落，生平不妄交，交必终身以之。

缪于野谓钟广汉："若不夭，则神怀散朗，学义淹长，在后进中，吾未见其匹也。"

缪名永谋，浙江嘉善人。

陈纬云云："邹、董相继零落，兰陵旧游，酒旗歌板，故地阑风长雨，不可复寻。"言之凄然，不待过黄公酒垆而始恸矣。

陈名维岳，其年弟也，江南宜兴人。

陆丽京与沈骏明素无深好，闻沈负才蚤世，乘醉达其家，哭之失声。从子儇胡，不轻与人定交者，亦一哀出涕。

沈名炳，浙江钱塘人。

赵山子既殁，有人议其短长。吴闻玮掷杯谩骂曰："斯人不死，

鼠子敢尔。”

赵名云，江南吴江人，癸卯孝廉。

吴名锵，一字玉川，吴江人。好游，喜为诗，每遇名流胜集，言论娓娓可听。娶庞氏，字惠缦。亦工词翰，流传艺林。嫁时奁具颇厚，以吴不问生产，倾奁佐之。情安澹泊，晨昏或不给，倡和自如。

诸骏男过广陵，叹曰：“小有之风流顿尽，于一之宿草久衰，柴丈遁迹于白门，梅岑栖踪于远郭。故人云驰雨散，念此能不伤怀。”

小有姓李，名盘，一名长科，江南兴化人。

计甫草有才子准，早夭，哭之哀，为作思子亭。

准字念祖，幼慧能文章，独好儒先之学。甫草为聘宋既庭女，女名景昭，年十三，闻夫死，守贞居小楼十年不下。微闻亲戚有欲夺其志者，辄不食，凡二十日，呕血至尽死。

王丹麓有三子，幼子小能最钟爱。六岁蚤殇，王大哀恸。或为太过，王曰：“佳者不存，存者又不能佳。吾目未丧，方自愧不及情，君乃为太过耶？”言罢，复益欷歔。

卷七

栖逸

孙钟元居苏门夏峰村，清泉嘉树，映带茅衡，一觞一咏，翛然物外。李工部以为先生本非隐者，其少时豪侠之气，尚自棱棱爽露。

李名震生，号慎庵，江西安福人。乙未进士。

徐伯调处梅市，扁舟箬笠，弋钓自娱，落落与世俗鲜有所谐。会宋荔裳分守绍兴，宣城施愚山寓书于宋曰："山阴有徐缄者，渭之亚也。"宋遣人招之，久不至。比宋罢官客湖上，徐乃时时来，相与盱衡抵掌，抗言今昔。意所不合，虽尊贵甚有气势，口期期不服。

宋射陵奉母不乐仕宦，退隐射阳之滨，自号"耕海潜夫"，名其圃曰"蔬枰"。

宋名曹，字邠臣，江南盐城人。工为诗，尤精书法。海昌朱近修称其古道照人，足以师表海内。

宗定九性不喜烦，与人对终日即病，饮酌数夕亦然。或值势利毁誉之场，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移家乡僻闲居，未尝至柴门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门，不则数月兀坐草堂而已。

定九处东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时时落污几席，乃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复征《洗燕泥》诗。酷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时人谓之宗郎梅。

王酉山解井陉之绶，高卧海曲。清流映带，乔木郁盘，乃纶竿箬笠，酿黍种树，间与田夫野畯较阴晴、课蟹稻以为乐。

王名章，山东莱阳人。丁亥进士，官邑令。

魏善伯晓闻鸟语，知是天晴。起来独立，自谓至乐。

魏和公登华山绝顶，日月从两耳升降，视黄河如袜带委地下，燕、赵、秦、豫，隐隐见黑子。俯仰天地，悲从中来，有入山披发，长往不返之意。

和公素持高义，重然诺，好俶傥画策。林确斋以为有太史慈之风。

龚柴丈隐居清凉山曲，有园半亩，种名花异卉，水周堂下，鸟弄林端。日长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

郭去问隐居绵亭山中，三十年织帘读书，不求仕进。时比晋刘骐之。

郭名鼎京，福建福清人。书法最工，兼擅绘事。宋去损尝云："每展郭画，便思放杖投足。"

邱维正隐武原秦驻山，舍茅篱槿，身率妻、子，力作以食。恒业樵，间钓弋、小贩，暇说诗书，教二子孝弟。不见衣冠客，田夫牧竖相尔汝欢甚。素与朱近修善，朱乘间访之。邱方负薪，熟视曰："何惫也。"出饭一盂，菜秅对食，喋喋竟日，不离樵事。朱曰："能出山信宿草堂中乎？"不答，抱稚孙以嬉，久之曰："十年欲游洞庭山，无一贯钱而止。"朱遂去。

邱名上仪，江南武进人。少攻举子业，好奇计，后去而应武试，遂成进士，累官参将。每之官，肩袱被一囊，去来不名俸外一钱。莅嘉湖，濒海贼蜂起，慑其威，浙以西咸帖服。守

士吏毒民，邱峻节风之。士民守参府门百人贺之，不内。树丰碑，署“天下第一清官”，过其下，辄拜而去。

沈去矜家临平东乡，尝谓张祖望曰：“居山食贫，亦能不改其乐。恨无黔娄之妇，颖士之奴。”

罗瑕公云：“楼居受用天气，看春夏过接处，光景绝微。”

罗名孚尹，江南上元卫人。

申自然居无定所，野店僧寮，匡床布被之外，更无长物。间走荒台木末，哭其所知，谓人曰：“终当以哀死，化为杜宇，扰人魂梦耳。”

申名浦，江南华亭人，以画名于时。黄太冲尝言：“自然好哭似皋羽，无家似思肖。”

贤媛

李孝贞事父，终身不嫁，闾巷闻而化之。诸妇女有争言诟谇相恐吓，戒毋令孝贞知。时复为之语曰：“生女慎勿嗔，养父不嫁有孝贞。”

孝贞，字凤，秀州李梦康女也。梦康士而贫，夕不再炊，女织纪以佐饔尸。父疾，祷于天，有鸟衔果蓏，堕药拌中，尝而进之，脱然愈。里中世族争欲聘孝贞，孝贞益不自安。一日，请于父，曰：“女孰贤？”佯曰：“善事舅姑耳。”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亲以为贤乎？”竟不可夺。

汪魏美乱后隐居不出，其内姻欲强之试礼部，出千金视汪妻曰：“能劝夫子驾则畀汝。”对曰：“夫子不可劝，吾亦不爱此金。”其

人惭而止。

汪名泯，浙江钱塘人。年二十二举孝廉，甘贫不仕。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与人落落，性不好声华，时人号曰“汪冷”。当事或割俸金为寿，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百金拒弗许。妻钱氏，字瑟瑟，南昌守武山女。初成婚，汪谓曰：“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绮绣之饰毋庸也。”钱即尽去服饰，屏侍婢，以疏布亲操作。

杜于皇母性方严，生平不肯见画师。一日，于皇遇善手曾鲸，喜以白母，且云：“鲸老矣，写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有妇人呈头露面，与男子注目熟视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礼，男女有别，何尝云老者不在此例耶？”

宗定九少时奉母陈家居。值岁凶，啼饥号寒，初不向宗族借贷。母曰：“饿死事小，遣十岁童子汗颜面以求人，使从此不知有廉耻，品行事大。”于时以为名言。

陈，江都人，州守九室第三女也，归太学宗景岩。少娴家教，读《五经》、《周礼》、《孝经》、《女孝经》诸书，兼通《通鉴》二十一代史。有《训子诗》六章，盛传于世。

吴岩子吐辞温文，出入经史，与人相对，如士大夫。

吴，青山人，为卞楚玉配。以诗名，工书法，晚更好道。得奇疾，疾作则右手自运动，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笔书纸上，悉成玄理，疾止不复记忆，凡二年而愈。白发朱颜，奕然有丹砂之色。长女元文工诗辞，次女德基善画，并贤能好读书，精笔札，先后事刘孝廉竣度。竣度以贤豪名广陵。

丁季渊继妇张夫人，亲丧三年不脱衰。以亲染风疾，终身不言

风。尝作《讨李贼檄》，顾和知以为孔璋让其英蕤，宾王失其峻烈。

顾名若璞，浙江钱塘人，上林署丞顾友白女，学使黄寓庸长子、文学东生妇。生具夙慧，尤好读史。上自班马，以迄列朝典故，能陈说，或论著其大旨。又以其余力自肆于诗古文，每夜分执卷讽咏良苦，曰："使吾得壹意读书，即不能补班十志，或可咏雪谢庭。"尝于食顷作《七夕》诗三十七首，一时叹其敏妙。文章节行为武林闺秀之冠。

术解

胡励斋博综群书，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蚀，星辰躔度，推测毫发无遗。在长安与监中西洋专家反覆辨论，群皆叹服。

胡著有《中星谱》、《周天现界图》、《步天歌》行世。

龙舒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黄钱一，命筮之。方曰："金体四文，既圆且方，流布天下，钱文为光。"竟中钱，坐客莫不欢悦。

方名其义，江南桐城人。天才横溢，不让其兄。力矫健，能腾身屋上，履如平地，时推为兼才。兄密之，优于天官易数，亦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远绝。

吴志伊亦精乐律，曾于市上见编钟一枚，叩之曰："此大吕钟也。"后涤视款识云："古大吕之钟。"

陆丽京、孙宇台并精京氏学。于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丽京决晴，宇台断雨。次早，曈昽日出，晚即滂沱雨来，人咸异之。

孙宇台既精易课，兼善潜虚。尝与陆丽京同在临平沈去矜座，陆举"之"字问孙云："今日当得几客？"孙应声云："'之'文十一也。"已而

果验。

海昌范文园工相术。邑中有隙地，或塑太岁，范以为威仪具足，应享巍峨。未几，遂成巨刹。又指禾中千佛阁，肖型惨戚，当厄于火，已而果灾。

范名骕，文白弟也，浙江海宁人。事亲孝，与兄弟友恭，于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与，拯济人之艰危。尝梦神人付以右髻，自称“右髻道人”，遂精相术，语多奇中。入京师，一日骤名动公卿。

巧艺

毛大可善歌，沈康臣吹洞箫和之，能曲折倚其声。

沈工书法，王柳颜欧，钩画摹脱，尽变极神。旁通篆籀，偶刻石为印记，士林宝之。

万年少自诗文画之外，琴棋剑器、百工技艺，细而女红刺绣，粗而革工缝纫，无不通晓。唐叔升叹谓：“我辈十指虽具，乃如悬槌。若是何种慧性，一能至此。”

万名寿祺，江南淮安人，己卯孝廉。
唐名堂，江西金溪人。

顾樵水诗篇秀绝，画亦属能品。尝作《秋林图》赠吴梅村，吴叹曰：“对此尺幅，使人幽思顿生。”

顾名樵，江南吴江人。
吴名伟业，字骏公，江南太仓人。举辛未会试第一，历官司成。

洞庭叶林屋少尝学翁家枪，每投石超距，以验其法。会有贼舰泊太湖，欲上山肆掠。叶倡率乡勇却之，一时称其绝伎。

王筠侣工绘事，不屑屑师古。所画山水、楼观、人物、草木、虫鱼，萧远闲旷，间出古人之上，人争贵之。性任诞不羁，非其所悦，虽权贵人迫之不轻作。

王名崇节，直隶宛平人，大宗伯敬哉母弟。生五岁而孤，多病，习懒慢，不喜为章句学。学击剑走马，举武科，为兴州卫千总。久之不乐，弃去，放浪家居，益肆力为画。宗伯素友爱，筠侣未尝倚门地请谒，足不至公卿门。或乏食，不肯向其兄及从子辈索一钱，甘心贫约，以绘事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画者满户外，必先偿直后欣然命笔。梁大司农见之，称为绝艺，厚酬以缯帛，辞不受，曰："崇节贫，安用帛为？"更易金如其常直，强之乃受。其廉于取又如此。朝廷闻其名，召见中和殿。筠侣伟丰仪，须长数尺。上命起立，视良久，令供奉画苑。时年六十余，以足疾引退。从子司空，为筑室娱老，遂不出。未几病卒，画益贵。生平不饮酒，喜妇人，得金即持往狭邪立尽。初私一妇，其夫觉，挞之创甚，妇自经。一夕坐室中，见妇忽至，似有所语。筠侣大惊愦，家人于帘间见妇裙影，随之入，遂不见。亦异事也。

蔡子珮具绝人之姿，不恃攻苦，辄能为文章、词赋、歌咏、论议，即下及书数绘画、博塞游娱之细，无不意志所至，手目毕达。

蔡名瑢，浙江萧山人。

毛稚黄小姬瘵势渐欲肉骨，沈去矜以一刀圭愈之。毛大惊，叹曰："曾闻敌二竖过于五丁，东阳顾影，腰带几何，竟具神力乃尔。"

沈文人工绘事，兼善音律，间为小词，直窥稼轩之奥。其秾情逸韵，周勒山谓"蕙草雪消，不足方也"。

沈名永令，江南吴江人，官龙门令。

胡循蜚下第南还，至汶阳之西，遥望黄埃起处，一矢骤至。少顷，贼披介胄奔耀日中，同行者尽蒲伏。胡跃怒马从众中出，拓弓大呼，连击数贼，贼披靡走。胡徐过市，下马解衣踞胡床，乘风绿槐树下。久之，同行者始至，惊曰："神人也！"

钱塘蓝田叔工写生，陈章侯请蓝法传染。已而轻蓝，蓝亦自以不逮陈，终其身不写生，曰："此天授也。"

陈名洪绶，好画莲，自称老莲，浙江会稽人。数岁见李公麟画孔门弟子勒本，能指其误处。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后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窭儒画，窭儒藉陈画给空。豪家索之，千缗勿得也。尝为诸生，学使索之，亦勿得。顾生平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之。崇祯末命供奉，不拜，寻以兵罢。所写博古牌为新安黄子立摩刻，陈死后，子立昼见陈至，因命妻子办衣敛曰："陈公画地狱变相成，呼我摩刻。"遂死。

张闲鹤性简旷，嗜饮多少进辄醉，醉辄喜画兰，勃勃有生气。陆子黄尝得所画，悬之素壁，忽发香满室中。陆异之，因额其处曰"兰堂"。

张名道岸，字悬渡，浙江湖州人。"苕南四隐"，张其一也。

祝培之年已七十，能于径寸牙牌上书《桃源记》。细发为行，微尘遮字，更留其下为作图。周栎园见之叹曰："使刘子骥遇此，定应畏其局促，攒眉而去，岂复生问津想。"

周又尝称济南胡春以鹅管作箫笛，有穿云裂石声。

宠礼

世祖御极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卫。时商丘宋文康公长子牧仲，年甫十四，仪观俊伟，冠侍从冠，蟒衣裤褶，带刀侍上左右。上爱重之，每赐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对食逊避，私出带间斜幅，裹饼饵枣栗，将怀之。上怪问，牧仲前跽谢曰："臣有祖母老，甚爱臣，臣怀以献，荣上之赐也。"上喜，自是每赐食，必尽敕以归。

琉球中山王请封，上慎于择使，下部议，须通经术、善诏命者。廷臣会推翰林汪楫以充正使。汪才质端伟，专对具宜。入见，上大悦，赐一品服，玺书金册，临轩遣之。汪自国门驾八驺，天仗前导，龙旆飞扬，都亭张设，不绝于路。朝士赋诗送者数百人。

康熙二十年，琉球国世子尚贞遣陪臣来请袭封。上嘉其恭谨守礼，许之，故有是命。

金沙史远公精画事，镇国公延之阁中，属以缣素。时方初暑，史濡毫脱冠于案。公来纵观，戒令勿起。史遂忘冠，坐为应对。蒋驭鹿从旁笑曰："山野之士，疏放自然。若史某者，真所谓'脱帽露顶王公前'矣。"公笑应曰："君不见'挥毫落纸如云烟'耶？"

公精白纯谨，乐善小心，愿以汉东平自期。闲居雅好诗文，兼事翰墨。礼贤下士，气度渊宏，无有涯际。

史名鉴宗，江南金坛人。颀而长，美髭髯，高颧浓眉，睛光射人，心灵敏多艺能。能诗善弈，工字学，兼精丹碧。凡智巧事人不能解者，一见辄悟悉无疑。辛卯举孝廉，慷慨有大志。浮沉学舍，为生徒师，郁郁不得志而死。

蒋名铣，一字玉渊，江南武进人。镇国公开府奉天，礼聘天下名士，驭鹿首应其选。毛稚黄云："驭鹿无干而好游，忘名而喜友。"

任诞

金穀似诗歌颇有唐调。汪钝翁北游时，金来话别。值宾客盈坐，金都不叙语，竟出其所作送别长歌，朗吟一遍，捧腹谓汪曰：“此诗何如高达夫？”举坐默然，汪颔之而已。

金名式祖，江南吴县人。

刘公勇性旷达，尝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论识与不识，必牵挽使饮。有不能胜者，必强灌之，至醉呕乃已。

刘名体仁，江南颍川卫人。乙未进士，官吏部。

姜学在尝袱被挟一童子，附估人舟，往登洞庭东山。山中多富人，绝不与通刺。相羊僧寺中，见一丐者题壁绝句，异而物色得之，延置上座，与之共饮食。丐者不知何许人，顾握姜手曰：“若真知我者。”姜遂大喜。

姜名实节，山东莱阳人，为黄门贞毅先生仲子。少不事举子业，独习为五七言诗。善鉴别书画，及周秦以来器物。遇其所欲得，虽卬价以售，不吝也。侨寓吴门，所居位置洁清。日邀致诸名士赋诗饮酒，尽出其所蓄书画器物，摩挲赏玩移日，抵掌不倦。绝无贵公子骄倨态，虽吴中好事者，亦相顾以为不如也。丐者与姜论诗，稍久辄乱以他语。僧或侮易之，丐者起批僧颊，竟去不顾。他日姜又访求丐者于途。人或诮姜交非其类，姜益大喜。录其数诗归，携以诧汪户部钝翁。汪读其诗，多恍惚物外语，因谓微独丐者异人，即公子亦异人也。

梁公狄初与豫章王于一交，两人相论诗，每篇成，不即示草，率相携至荒台古寺、车马不经处，始出诗共读，狂呼惊拜，或至恸哭而后返。

梁名以樟，一称鹪林，直隶宛平人。庚辰进士，官太康令。每在酒坐，主客献酬，独据席，出袖中白板扇字，高声三读，不觉四坐有人。

陆丽京与徐孝先分虽甥舅，契若金兰。尝剧醉共被卧，徐咍台中大吐。早起不觉，但见床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艼耶？"陆亦不能辨。

徐名介，浙江仁和人。

陆丽京云："荀奉倩取妇，遗才存色，此是至言，非关兴到。假令左思、张载，可与同笔研，宁可共枕席耶？"

柏斯民性僻山水，尝寓西湖。一日，冒雨执伞，独上北高峰顶。引领四望，衫履淋漓，见者咸笑为痴，柏意愈自得。

柏名古，一字雪耘，江南华亭人。蓬蒿满径，箪瓢屡空。工古文、诗词、书法，旷然有千古之志。

沈汉仪家贫好客，每遇良友，辄慷慨沉饮。或劝以稍事生业，对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

丁野鹤在椒丘，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树高哦。得佳句，呼酒，秃发酣叫，旁若无人。间以示椒丘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床，蒙被而睡。

王丹麓不好棋，每见客手谈，辄乱其局，或竟掳子纳奁中，曰："日朗天清，奈何为此鬼阵？"

王介人善故金吾张道濬。一日，张会贵客，并邀王。酒行举乐，客皆正襟坐，王直入，解发跣两足，踞上席。客大惊，目视王，王言笑自若。

诸虎男常云：“酒可千日不饮，不可一日不醉。”

沈子均从朱近修游妙峰庵，遥望栖凤灾。栖凤，故沈所居。人为沈吊，沈曰：“可贺也。”诘其故，曰：“家所有惟身耳，我已携家妙峰来矣，庸何吊？”竟不归。

沈，浙江奉化人。少时饶生产，任侠赠人，遂中落。又喜饮酒，醉或眠井中不肯起。善诙谐，娓娓竟日不倦。亦工唱曲。偶从莼湖归，唱于途，有人蹑武至其家。怪问曰：“客何来？”应曰：“欲走奉化，听公曲，迷失路耳。”沈以为知音，止宿设醴，成宾主礼而去。

卷八

简傲

汪钝翁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虽百贲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称于当世人物之众，不能数人。

汪钝翁颇自患懒放，兼以此规王西樵。王莞尔曰："长安车马喧阗，若无吾党一二孤寂者点缀其间，便成缺陷。"

周栎园好客，然不耐俗士。有过从者，周便率意与谈，尽辄望其去；坐少久辄露不快色；去又辄忘其姓字。

谢石臞判常州，日持一卷书坐厅事。有吏抱牍至，辄挥之。乡先达请燕见者，亦往往谢去。顾喜与诸生论古今，以文章争胜负。人目之为傲吏，辄欣然有喜色。

谢名良琦，字仲韩，一称献庵，广西全州人，壬午孝廉。

陈散木性狷介，不为苟容。素健辨论，遇客或不合，抗首立拄之不少迁随。或憾焉，散木闻而曰："我之所嫉，怒我固然。即尔见喜，正复何益。"

陈名世祥，字善百，直隶通州人。才勇气锐，落落寡合，与同好坚则金石，意所不属，望望然去之。性嗜饮，善治觞政。生平博览强记，每与座客会，隶事肆应不竭。弱冠举于乡，久乃得官新安令，终以不肯折腰解组。归益独行其意，托

兴于诗词。雅好游名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岁月，家人生产不问也。

王山长尝让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岂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闲无用，但得一觉好睡，总有司马迁、韩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访也。"

王名岱，湖广湘潭人。能诗文，兼工书画。嵚崎磊落，以气节自命。发甫燥，名满海内。己卯孝廉，官学博。

燕人梁公狄瘠立嵚崎，远客万里。初至鄞，客于梵舍，兀然坐一藜榻。有客造户谒，入不延。里中荐绅闻梁至，置酒相迎。梁强一过，见席中客有非类，即命人取水洗两目良久，立上车去。

徐大文将游豫章，其友吴庆百、林玉逵送之。时徐年少慷慨，涉江遥指笑曰："吾过洪都，惜子安已没，无可与言诗者。客或乞吾书，正恐麻姑碑板，羞见吾耳。"

徐名林鸿，一字宝名，浙江海宁人。少时即名播江左。数好游，所至公卿大夫及贤豪长者，争愿交欢。

来成夫授书江园，与其徒同邑沈功宗、山阴傅宗夜秉烛，藉广毡箕坐，纵谈古今兴丧得失，及汉魏以来理学艺文人物，彻三昼夜。及遇轩冕与不当意，端视缄嘿，虽终日不出一语。问之，间亦不对。故相值者多卜来语嘿以示臧否，至为语云："言勿言，视来蕃。"盖重之焉。

来名蕃，浙江萧山人。负夙颖，十岁出试辄冠军。兼精六书，能作古文鱼籀大小篆殳隶八分，第不轻为人写。好立名节，每道东汉人物，人有以东汉人物相拟则喜。来本甲族，蕃独居贫空，敝衣褛裂，所储图史外，惟瓶盎十余，实米盐纫絮于其中。每出行，书衣笔帙手自持抱，至有挂两肘累累蔽以博

袖，俨五石匏者。尝大雪，忽忆毛甡远游，覆笠登香炉峰。四顾苍茫，吟所制《八君咏》诗，恸哭乃归。

商丘徐恭士榜其门曰："问君何所长。"客至，必指此问之。有一艺者，即与盘桓竟日；或都无可采，辄踞坐挥手曰："客休矣！"

徐名作肃，河南商丘人。

董文友少时气勇神踔，视天下人无可交者。每朋聚翕热，手挥而已，如不相识。及合坐，捉笔为文，独写数千言不休。文成，坐客不解一语，辄瞠目相视，人咸目摄之。

沈君善性不喜俗，尝持不语戒，手悬一牌，上镌"不语戒"三字。有贵人访之，曲致殷勤，君善瞠目直视，出牌示之，不交一语。贵人去，适周安期、顾茂伦及其弟留侯来，相与倾倒，雄辩四出。或讥其太过，君善指其口曰："天生我口，不解与伧语；见快人不与语，又安用我口耶？"

沈名自继，江南吴江人，副使琉之子。与弟自徵、自炳、自驷、自然、自南、自东、妹宛君俱有才名，诗文盛行于世。

周名永年，吴江人。少负才名，制义诗文，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风流宏长。禅宫讲席，西园北里，参承错互，诗酒淋漓，莫不分身肆应，献酬曲中。海内咸以通人目之。

留侯性简亢。尝谒大吏，雅闻沈名，以所作诗文示之。沈览毕，盛称其居官。大吏曰："以诗文示子，子称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勤于政事，那有闲心检点及此。"大吏甚衔之。

排调

客问汪钝翁：“何意沉酣故籍中？”汪徐应曰：“身之好书，政如君侯之好博弈。”

彭羡门在广陵，见沈去矜、董文友词，笑谓邹程邨曰：“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

刘公勇弃官入苏门，依孙钟元，尝筑堂孙所居侧。久之，厌其萧寂，弃所携一琴于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仪曹作《留琴堂》诗，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闲。”闻者便为绝倒。

叶元礼素病羸，然颇不耐杜门。客有忧之者，或笑曰：“猿狙之性，动而弥寿。”

有人语杜于皇：“某一介不与，却未一介不取，可谓一边伊尹。”杜应之曰：“某无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岂非半截周公。”

宋禹域短而多髯，尝同沈汉仪宴集。沈曰：“吾为监史，当以两官畀一人。”因指宋曰：“汝以参军兼主簿。”众客皆笑。

宋名嗣京，一称定山，浙江仁和人。丁未进士，官邑令。

计甫草故贫士，尝置一妾，晨夕设食，惟粗粝而已。妻张夫人谑曰：“古闻‘糟糠之妇’，不闻‘糟糠之妾’，如何？”

旧有相国堂联：“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或议首句不佳，徐野君曰：“彼小人常戚戚者，震雷常在匕箸间，那能放开肚皮吃饭。”

陆丽京饮陈际叔家，半坐欲起，谓主人曰：“陈家惟卜昼耳。”际叔弟鲁季对曰：“君不闻孟公投辖耶？”陆更入座。

毛大可、会侯同诣李湘北，李笑曰：“不谓今日初见‘二毛’。”

徐世臣与陆丽京同舟下临平，诙笑百端，竟日相持。时潘新弹及

陆弟左墒俱从壁上观，但觉入其元中，不能定其胜负。

潘名沐，浙江仁和人。癸丑进士，官翰林。

王丹麓年逾四十，益复困顿。妇戏语曰：“同学少年皆不贱，奈何夫子独长贫？”王曰：“昊庐少詹有言：‘贫者，上天所设以待学者之清俸。’金陵吴介兹亦言：‘天以贫德人。’今处俦类之中，天幸德我，特颁清俸，义难独享，愿以共卿。”妇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满耳。”

妇姓邹，文学公遴女。十六归王，布裙操作。客至，供馔惟谨。一日，王欲留客，适无钱，大为跼蹐。入谋诸妇，妇故难之曰：“身所有只此发耳，惟君所裁。”王曰：“卿未尝倩笔画眉，顾乃假手截发耶？”妇笑拔簪付之。

轻诋

周栎园见士人日事奔竞，辄曰：“是以日游神兼骑望火马者。”

宋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有一人号为“望火马”，又一人号为“日游神”。

蒋绚臣与周栎园论诗云：“时选虽恶，然亦有足采者。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可也。”周云：“但恐尽是臭泥，无莲花在。”

蒋名玢，一字用弢，福建闽县人。

王阮亭自淮上还，青帘画舫，乘风南下，与汪钝翁相值秦邮湖，遥语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罂而已。汪以道远稍难之，王攒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程周量尝抚慈仁寺松叹曰：“长安诸贤，率皆未登庾岭，故使诸

松浪得盛名。”

程名可则，一称石臞，广东南海人。举壬辰会试第一，官桂林守。

大觉禅师云：“吾心眼颇平等，然因指见箕尾，甚喜观水中荇藻，亦喜纵目空碧，亦喜独对清狂。不慧人刀刁鱼鲁，殊不耐。”

师名通琳，字玉林，江南江阴人。世祖拜为宏觉国师。

陈士业尝论当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见者，屈指不过二十辈。其余率多樊英、殷浩，闻其姓字，或亦赫然，与之狎处，往往使人自咎其倾注之过。

陈名宏绪，江西新建人，清襄公道亨子。赋性警敏，少而好学。集书万卷，日与四方知名士讲习其中，家以是落，岸然不顾。

吴人有为《正钱录》者，攻摘虞山不遗余力。计甫草戏语客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峰之侧。恐得重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客跃起大骂。吴梅村闻之，颇是计言。

周雪客尝品白岳如五都之市，虽珍异错目，一览辄尽。

周名在浚，栎园长子。

陆丽京长于引古，毛稚黄善于标新。毛读陆文，每曰：“苦成语多。”

张祖望弟祖静、祖定俱能诗，祖静微逊。孙宇台尝读其诗，赏之曰：“人言张氏兄弟如腰鼓，夫岂其然。”

祖静名麒孙，祖定名振孙。

地师沈六如过王丹麓，指庭前不宜种树，谓“口”字著“木”是“困”形，不佳。王曰：“诚然。吾贤亦未宜立此。‘口’字著‘人’岂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假谲

周釜山少以诗名海内。后与宋荔裳同为郎，遂相与往来赋诗，每一篇出，群逊谢勿及。周有子鹰垂方年少，间尝诳客，以其诗杂釜山集中，读者竟无以辨。既而知之，辄惊顾叹服。鹰垂由是知名。

鹰垂名纶田。髯渊尝言：“釜山少工徐庾家言，鹰垂又复蜚声掞藻，后先掩映，真庾家之有子山，徐氏之有孝穆也。”

云间诸乾一、董苍水于重阳后作神山之会，即彭仙人栖神处也。时娄东吴梅村在坐，连遣觅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沪上张宏轩刺史来赴。投刺后，吴命以己车迎入，使者传覆需两车，人颇讶之。及至，则挟一衣冠少年，光艳暗射，若薄云笼月。人各却步，且不敢询姓氏。及移烛烛之，则倩扶也，一座哗然。

诸名嗣郢，一称勿庵，江南青浦人。辛丑进士。

侯辅之少遭家难，避居嘉兴。捕者突至，逮系登舟。侯默然，手执《周易》熟视之，倦则依榜人卧。捕者以为痴，且以纨袴少年易制也。将抵会城，各简视行李，或登陆，意益懈。侯睨视两岸桑翳然无际，突起窜身坐桑林中。捕者眙愕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中，侯望见火光所指，即疾避之。微行近白门，遇诘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脱于难。

侯名忭，河南商丘人，太常卿执蒲季子，大司徒恂、大司

成恪皆同父兄也。两兄蚤贵，兄子方镇、方夏、方岳、方巖、方域皆以才名，交满天下，家门赫奕莫与比。辅之和雅修饬，检身若寒素，不为贵介骄蹇之态。阖户读书，孝友恭逊，两兄亦爱怜之。顺治间贡入京师，文日有名。人劝之仕，不应。深居简出，拥书自娱，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乐不形于色。平生寡嗜好，独好饮酒，每饮必醉，醉亦不乱。性不喜广交，独于兄子方岳相爱，暨同里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宋荦等数人为文酒之友，意泊如也。

汰侈

翁逢春游临安，辇橐中金二千于寓庑下。一日被酒归，蹴金伤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尽，不复称侠。"遂遍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艳倡之属，期诘旦集湖上。是日舣舫西泠桥，合数十百人，置酒高会，所赠遗缠头无算。抵暮问守奴余金几何，则已告尽矣。

翁世居洞庭之东山，官舍人。

忿狷

刘伯宗下第，孙阿汇叹曰："九华奇秀，不入《江上名山志》；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贡》、《水经》。山川有知，宁不感愤。"

孙名汧如，江南六合人。

黄九烟落落高踪，时人恶其冷。邓孝威曰："今已无伯通之庑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须移家渡江，向九龙峰依阿垣，最为长策。"

黄名周星，江南江宁人。庚辰进士，官户部。以文章名节自任，兼擅篆籀，工图章。性肮脏难合，虽处困穷，不改其操，君子高之。

邓名汉仪，江南泰州人。

冯幼将与张栎园书云："沦落既久，耳目都惯。尘沙扑面，只似春风，毒雾侵人，亦如沆瀣。"

冯名肇杞，浙江会稽人。

王仲昭性简脱与俗忤。年过壮盛，郁抑不得行其志，日偕友人散发袒裸，浮拍糟丘。意极兴酣，嘻笑怒骂，不复知人间事。

夏乐只慷慨任侠，好与贫士游。客至辄命酒，不给则解敝衣贳之。有障扇过门者，便欲塞户。偶有所感，乃首戴瓦盎，哭于西陵桥上，曰："新乎，新乎！"

夏名基，江南徽州人。侨寓湖滨，能诗工书画，旷然有高世之志。

尤悔

王西樵里居时屡空见迫，卒岁鲜欢。尝雪后出为人家送葬，从驴子背上作《西樵山人传》一篇，称心而言，自谓实录一出，心迹乖反，遂使此文不复可传，每为叹绝。

袁重其将出游，母为脱轻容衣浣澣，更纪以衣子。袁衷之，裼以褒衣，久之脆。时就客饮，有镊工为之按摩，误为所裂。初不觉，归寝解外服，露母前所改衣，褵褷不可卸。大惊，捧衣长号，悔痛终身不能释。

惑溺

张幼量行长白山中，见有巨黄石甚佳，以牛三百头拽至园亭。每语人曰：“此石绝似大痴画中物。”又尝爱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节宛然，抚玩不去手。

张名万斛，山东邹平人。

新城二王好为香奁体，或以绮语为言，西樵云：“不过使我于宣尼庑下，俎豆无分耳。”

陈其年尝作词怀二王，有云“名士终朝能妄语”。阮亭读至此，笑曰：“家兄与下官，不敢多让。”

朱锡鬯诗才隽逸，文尤跌荡可观，然性好饮酒。尝与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

朱名彝尊，浙江秀水人。荐举博学宏词，考授翰林。
高名佑钀，浙江秀水人。

周栎园官闽，每求江瑶柱，辄令蜑人取诸梅花厂石间。其甲上纹如瓦楞，映日视之，与绿玉相类，彩色灿漫，晃人眸子。周语人曰：“即此肤理，便足鞭挞海族，惜其生育遐陬，不登玉食耳。”

杨香山客扬州，有鬻鹤者，倾橐为易二双载归，嘲笑并至。杨曰：“予门可罗雀，对之如得良友；老乏丁男，抚之如倚玉树。寂处无丝竹之娱，屡空有交谪之感，戛然一鸣，悦心盈耳，忧郁可捐。”因赋诗十章，为友诵之。

杨名体元，直隶大兴人。官郡司马。

邵僧弥性舒缓，有洁癖。整拂巾屐，经营几砚，皆人世所不急，乃为之烦数纤悉。僮仆患苦，妻子窃骂，终其身不为改。

邵名弥，江南长洲人。清羸颀秀，好学多才艺。于诗宗陶、韦，于画仿宋元，于草书出入大小米，楷法逼虞、褚，称绝工。半生挥洒，小帧尺幅，人皆藏弆以为重，或购之累数十金。乃用以搜金石，访蜼彝及图章玩好诸物，此外萧然无办。题所居曰“颐堂”，置一榻其中，以药炉茗具自娱。宾客到门，謦欬雅步，移时始出。与人饮，不半升颓然就睡，虽坐有重客弗顾。中年得小消疾，览方书多禁忌，和揉燥湿，饮啖多寡，不能适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

王于一晚岁客湖上，狎一妓，颇粗陋。或嘲之，王笑曰：“近代美人尚肥。”

徐野君性洒落，不与人事，独好观俳优戏，以为骚人逸士兴会所至，非此类不足称知己。

吴介兹食文官果，每一含咀，不忍直下。尝语王隆吉曰：“香甘雪嫩，令人辄有奴视杨梅、鸡豆之想。”

王名廷栋，江南仪真人。壬子孝廉。

李启美嗜古学，抱疴十月，犹聚书床头读之。将革，叹曰：“吾死矣，独念茫茫泉路，能读书否；悠悠来生，解读书否？”不胜于邑。

李名潜，一名洵，字士美，江南兴化人。

辛先民客居吟叹，闻有人招饮，直欲捐性命徇之。或谏其不节，辛笑曰：“奈五脏神愿驰驱何？”

辛名民，一名霜翊，字严公，直隶宛平人。壬午孝廉，官

司理。

徐伯调好炼冲举，餐气啜液。尝自厌毛发不洁，作《游仙》诗以自喻。

洪润孙以博雅擅名，乃有洁癖。每沫面，辄自旦达午不休。陆丽京、儇胡共往看之，洪尔时神气傲迈，旁若无人。

洪名景融，浙江钱塘人。

查醉白继妇陆，陆故名家子。性敏，又善诗，嫌婉酬唱，相得益欢。陆亡，查哀痛咯血升许，已复为悼亡诗百首，多酬陆韵。怅怅若有失，逾年竟死。

查名继昌，浙江海宁人。七岁善吟诗，十三游庠序。美风仪。郡邑试士，或里社高会，诸少年咸集。查至，词说慷慨，顾盼炜如，一坐惊叹，无不愿交查者。工临池，能辨古彝器及唐宋诸家翰墨图绘。又学射学弈，虽不工，亦自负。

王丹麓喜方术。一日检书，得同梦方。时念张广平处京师，特千里致书，相期试梦。闻者笑之。

张名元时，浙江杭州人。少时与弟辞奇同执经应嗣寅之门，应便深赏。尝作诗与广平云："子既张目无不识，弟亦下笔如有神。儿如亚子真可畏，元方季方安拟伦。"后果以诗文声冠一时。

王丹麓家既落，顾时喜刻书。客至，质衣命酒。其诗曰："平生好宾客，资用苦不周。有怀莫可告，室人且见尤。"施愚山诵之，辄失笑曰："盖有类予者。"

全诗具载《松溪漫兴》。

跋

右《今世说》八卷，国朝王晫撰。案晫字丹麓，仁和人。是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以纪国初诸老遗闻轶事，并自为之注，岂欲兼刘孝标为一手耶？《四库提要》著录附存目中，讥其载入己事尤乖体例，固深中其失。丹麓又尝撰《遂生集》并杂著十种，曰《龙经》、曰《孤子吟》、曰《松溪子》、曰《连珠》、曰《寓言》、曰《看花述异记》、曰《行役日记》、曰《快说续记》、曰《禽言》、曰《北墅竹枝词》。又尝辑《檀几丛书》，以所撰《草堂十六宜课》、《婢约》、《报谒例言》、《谄卦》四种厕于其间。又张山来所刻《昭代丛书》，亦收其所撰《快说续记》、《酒社刍言》、《兵仗记》、《龙经》、《石友赞》各种。《提要》均著录附存目中。又尝撰《文津》，而《提要》云未见，且讥是书所称曹顾庵目《遂生集》为“鹫苑杠梁”，《文津》为“艺林钵脯”，若《遂生集》实了不异人云云。盖丹麓实游扬声气，以博取盛名，而文笔乃纤仄婉媚，殊乏雅裁。是书惟兼采众长，虽间仍故步，犹近方家举止。且我朝开国之初，人才尤推极盛，流风余韵，高不可攀，狂匪张融，望古遥集。顾勒为一书者殊鲜，恐渐致湮没。此虽编珰截贝，断素零缣，所谓尝鼎一脔，亦知其味。特重刊之，俾知人论世者略有考焉。咸丰壬子春分后十日，南海伍崇曜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虞初新志》二十卷，清初张潮辑。张潮（1650—？），字山来，号心斋，歙县（今属安徽）人。以岁贡考选，授翰林院孔目，在任时，综合辑录清初各家著述为《昭代丛书》。另外尚辑有《虞初新志》、《檀几丛书》（与王晫同辑），著有《心斋杂俎》、《心斋诗钞》、《花影词》等。

虞初原是西汉武帝时人，曾据《周书》改写为小说性质的《周说》九百多篇，其名遂被后人当作小说的代称。明代有人辑集南北朝至唐代的传奇小说三十一篇，取名《虞初志》，张潮有感于该书收辑范围太窄，便广收当时八十多家共两百二十多篇作品，辑成本书，取名《虞初新志》。从文体看，该书的主体部分是传记小说，又收了一些游记散文。所收作品的作者，多为清初名家，文章寓意深刻，文笔老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以至出现《虞初续志》、《虞初志补》、《广虞初志》等诸多续书，形成了一个系列。

据作者自序，本书的辑集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经过十几年时间，方告完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到乾隆庚辰（1760），诒清堂予以重刊，重刊时又增收五篇作品。咸丰元年（1851）娜嬛山馆又将它重梓刊行。现在流行较多的，是民国时进步书局刊刻的《笔记小说大观》石印本。今以娜嬛山馆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刻本标点分段，凡底本错讹，皆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

自叙

古今小说家言，指不胜偻，大都饾饤人物，补缀欣戚。累牍连篇，非不详赡，然优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传其真。强笑不欢，强哭不戚，乌足令耽奇揽异之士心开神释、色飞眉舞哉！况天壤间灏气卷舒，鼓荡激薄，变态万状，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无，古之所无，忽为今之所有，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此《虞初》一书，汤临川称为小说家之“珍珠船”，点校之以传世，洵有取尔也。独是原本所撰述，尽摭唐人轶事，唐以后无闻焉，临川续之，合为十二卷。其间调笑滑稽，离奇诡异，无不引人着胜，究亦简帙无多，搜采未广，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后志》之辑，需之岁月，始可成书，先以《虞初新志》授梓问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夫岂强笑不欢，强哭不戚，饾饤补缀之稗官小说，可同日语哉！学士大夫酬应之余，伊吾之暇，取是篇而浏览之，匪惟涤烦祛倦，抑且纵横俯仰，开拓心胸，具达观而发旷怀也已。康熙癸亥新秋，心斋张潮撰。

凡例十则

文人锐志钻研，无非经传子史；学士驰情渔猎，多属世说稗官。虽短咏长歌，允称游戏；即填词杂剧，备极滑稽。未免数见而不鲜，抑亦常谈而多复。兹集效《虞初》之选辑，仿若士之点评。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庶几旧调翻新，敢谓后来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载选者姓名；汤临川《续编》，未传作者氏号，俱为憾事。或属阙文载考，宛委余编。虞初为汉武帝时小吏，衣黄乘辎，采访天下异闻，以是名书。亦犹志怪之帙，即《齐谐》以为名；集异之书，本《夷坚》而著号。

一切选家，必以作者年代为准；百凡评次，鲜以其事时世为衡。如《史记》追溯三代以前，而《选》文止称一字，曰“汉”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属前时，而纪事之人，实生当代，自应入选，讵可或遗。

一事而两见者，叙事固无异同，行文必有详略。如《大铁椎传》，一见于宁都魏叔子，一见于新安王不庵，二公之文，真如赵璧隋珠，不相上下。顾魏详而王略，则登魏而逸王，只期便于览观，非敢意为轩轾。

赖古堂《藏弆》、《结邻》诸选，汇其人之文，专系于姓名之下；蜩寄斋《尺牍》、《新语》三编，别其文之类，分叙于卷页之中。固云整整齐齐，未觉疏疏落落。今兹选错综无次，庶不涉于拘牵；且其事荒诞不经，无庸分夫门类。读书之暇，展卷尽可怡神；倦息之余，披翻自能豁目。

序爵序齿，从来选政所无；或后或先，总以邮筒为次。不能虚简以待，亦难缩地以求。随到随评，即付剞劂之手；投函投刺，勿烦酬

酢之劳。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称尔尔。

文自昭明而后，始有《选》名；《书》从匡、郑以来，渐多笺释。盖由流连欣赏，随手腕以加评；抑且阐发揄扬，并胸怀而迸露。兹集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幸逢秘本，不惮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第愧搜罗未广，尤惭采辑无多。凡有新篇，速祈惠教。并望乞邻而与，无妨举尔所知。

是集只期表彰轶事，传布奇文；非欲借径沽名，居奇射利。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自当任剞劂之费，不望惠梨枣之资。免致浮沉，早邮珠玉。

海内名家，尚多未传之作；坊间定本，俱为数见之书。幽人素嗜探奇，尤耽考异。此选之外，尚有嗣选《古世说》、《古文尤雅》、《古文辞法传集》、《布粟集》、《壮游便览》诸书，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缪盩，幸赐教言。

心斋主人识于广陵之诒清堂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自叙
凡例十则
卷一
姜贞毅先生传　魏禧冰叔
大铁椎传　魏禧冰叔
徐霞客传　王思任季重
秋声诗自序　林嗣环铁崖
盛此公传　周亮工减斋
汤琵琶传　王猷定于一
小青传　佚名
义猴传　宋曹射陵
卷二
柳敬亭传　吴伟业梅村
汪十四传　徐士俊野君
武风子传　方亨咸邵村
记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瑶宫花史小传　尤侗展成
九牛坝观抵戏记　彭士望达生
卷三
马伶传　侯方域朝宗
顾玉川传　曹禾峨嵋
冒姬董小宛传　张明弼公亮
卖酒者传　魏禧冰叔
一瓢子传　严首昇平子
宋连璧传　李焕章象先

卷四
义虎记　王猷定于一
丁药园外传　林璐鹿庵
寄畅园闻歌记　余怀澹心
陈小怜传　杜濬十泉
卖花老人传　宗元鼎定九
神钺记　徐芳仲光
焚琴子传　顾彩天石
四氏子传　张明弼琴牧
卷五
柳夫人小传　徐芳仲光
换心记　徐芳仲光
秦淮健儿传　李渔笠翁
山东四女祠记　黄始静御
鲁颠传　朱一是近修
林四娘记　林云铭西仲
乞者王翁传　徐芳仲光
雷州盗记　徐芳仲光
花隐道人传　失名
卷六
张南垣传　吴伟业骏公
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　方苞望溪
郭老仆墓志铭　侯方域朝宗
五人传　吴肃公晴岩
箫洞虚小传　傅占衡
鬼孝子传　宋曹射陵
黄履庄小传　戴榕文昭
卷七
书戚三郎事　周亮工减斋
象记　林璐鹿庵

纪周侍御事　陆次云云士
姚江神灯记　朱一是近修
记盗　杨衡选圣藻
化虎记　徐芳仲光
义犬记　徐芳仲光
奇女子传　徐芳仲光
曲全节义疏　阿毕阮
卷八
江石芸传　吴良枢璿在
耕云子传　洪嘉植去芜
吴孝子传　魏禧冰叔
李一足传　王猷定于一
孝贼传　王猷定于一
王翠翘传　余怀澹心
戴文进传画苑三高士传之一　毛先舒稚黄
髯樵传　顾彩天石
赵希乾传　甘表中素
万夫雄打虎传　张雒南村
卷九
剑侠传　王士祯阮亭
皇华纪闻　王士祯阮亭
毛女传　陈鼎定九
宝婺生传　陆次云云士
王义士传　陈鼎定九
纪陆子容事　王晫丹麓
雌雌儿传　陈鼎定九
再来诗谶记　沙张白定峰
卷十
筠廊偶笔　宋荦牧仲
金忠洁公传　董以宁文友

核舟记　魏学洢子敬
沈孚中传　陆次云云士
爱铁道人传　陈鼎定九
北墅奇书　陆次云云士
鬼母传　李清映碧
狗皮道士传　陈鼎定九
烈狐传　陈鼎定九
卷十一
过百龄传　秦松龄留仙
八大山人传　陈鼎定九
圆圆传　陆次云云士
啸翁传　陈鼎定九
客窗涉笔　失名
闻见卮言　顾珵美
樵书　来集之元成
钱塘于生三世事记　陈玉雒椒峰
活死人传　陈鼎定九
义牛传　陈鼎定九
卷十二
邵士梅传　陆鸣珂次山
彭望祖传　陈鼎定九
程弱文传　罗坤宏载
薛衣道人传　陈鼎定九
刘医记　陈玉璂椒峰
湖壖杂记　陆次云云士
看花述异记　王晫丹麓
孝犬传　陈鼎定九
卷十三
曼殊别志书鏄　毛奇龄大可
补张灵崔莹合传　黄周星九烟

陈老莲别传　毛奇龄大可
桑山人传　毛奇龄大可
李姬传　侯方域朝宗
记缢鬼　王明德今樵
卷十四
平苗神异记　王谦□斋
纪老生妄讼　吴陈琰宝崖
会仙记　徐喈凤竹逸
太恨生传　徐瑶天璧
瘗水盏子志石铭　毛奇龄大可
姗姗传　黄永云孙
卷十五
记同梦　钱宜在中
述怪记　缪彤歌起
哑孝子传　王洁汲公
孝丐传　王晫丹麓
乩仙记　洪若皋虞邻
中泠泉记　潘介幼石
髯参军传　徐瑶天璧
李丐传　毛际可鹤舫
书钿阁女子图章前　周亮工减斋
书王安节王宓草印谱前　周亮工减斋
书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减斋
卷十六
因树屋书影　周亮工减斋
记桃核念珠　高士奇澹人
核工记　宋起凤紫庭
张南邨先生传　先著迂甫
刘酒传　周亮工减斋
记古铁条　詹钟玉去矜

唐仲言传　周亮工减斋
李公起传　周亮工减斋
书郑仰田事　钱谦益牧斋
记吴六奇将军事　钮琇玉樵
卷十七
纪袁枢遇仙始末　毛际可会侯
闵孝子传　吴晋介兹
人觚　钮琇玉樵
事觚　钮琇玉樵
物觚　钮琇玉樵
名捕传　姚□□伯祥
南游记　孙嘉淦锡公
卷十八
圣师录　王言慎旃
海天行记　钮琇玉樵
卷十九
七奇图说　南怀仁
讱庵偶笔　汪□□□□
柳轩丛谈　失名
啸虹笔记　丘炜萲菽园
燕觚　钮琇玉樵
豫觚　钮琇玉樵
秦觚　钮琇玉樵
吴觚　钮琇玉樵
卷二十
三侬赘人广自序　汪价三侬
板桥杂记　余怀澹心
总跋
返回总目录

卷一

姜贞毅先生传

魏禧冰叔

公名埰，姓姜氏，字如农，山东莱阳人也。高祖淮，以御寇功拜怀远将军。父泻里，诸生，崇祯癸未，北兵破莱阳，泻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妇一女，皆殉节。事闻，赠泻里光禄寺卿，予祭葬，谥忠肃。

公之将生也，王母李感异梦，其生衣胞皆白色。三岁失乳，母杨太孺人置水酒床头，夜起饮之，一瓿立尽。万历乙卯，山东大饥，盗蜂起，公时九岁，与兄圻夜读，书声咿唔不绝。盗及门，叹息去。年二十，补诸生第一。明年乡试，经义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摈之。崇祯庚午，举于乡，往见中表李笃培。李负清正名，谓公曰："子富贵何足异，士大夫立身，要当为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举进士，出倪文正元璐门，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知密云县。未行，改仪征县。

公为政廉仁，十年无所取于民，不受竿牍。客至，去，题其馆壁曰："爱民如子，嫉客若仇。"尝捐俸请托，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请革过闸粮船牵夫，著为令。旧例，掣盐封引，仪征令皆有赂，公独绝之，商人感激，为代备修河银一万两。下车日，廉得大憝董奇、董九功等，置于法，窝访之，害遂除。袁公继咸备兵扬州，见，下堂揖之曰："吾间行真州，见先生听断，不觉心折矣。"辛巳，改礼部仪制司主事。明年，巡抚南直隶朱公大典，疏表公贤劳，上谕一体考选，因目阁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过也。"三月，

上御弘政门召见，应对称旨，擢礼科给事中，赐糕果汤饼。公既拜官，五月中，条上三十疏，上每采纳。十一月，东方告急，公受诏分守德胜门，自元勋以下，惮公不敢归休沐。

时宰相大贪婪，都御史刘公宗周有《长安黄金贵》之疏，宰相惧，卸其罪于言官。又欲引用逆辅□□相表里，为奸恶，公上疏极论“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刘三聘疏荐□□事，触首辅怒。又有“上谕代人规卸，为人出缺，陛下果何见而云然”，及“二十四气蜚语腾闻清禁，此必大奸巨憝恶言官不利于己”等语。上大怒，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极门，召见群臣，谓“埰欺肆，敢于诘问朕何所见。二十四气之说，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职，锦衣卫拿送北镇抚司打问”。时行人司副熊开元面劾首辅，既以补牍语不相应，同时下狱，几死，后并得赦。

初，公下北镇抚司狱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积，公僵卧土室，无襆被，身婴三木，血流贯械，九卿台省屡疏救，不报。（阙二十二字）例凡一桫敲五十，一夹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备刑，谳狱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报上。公以诸人皆正人，恐祸不已，忍死弗肯列。气垂绝，唯以指染口血书死字。卧阶下，半日稍苏，清弘令尉灌酒一杯，使毕谳，公终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谓考击缓，情实未当，诘责卫司官，令再讯。一桫一夹，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谕一小纸曰：“姜埰、熊开元即取毕命，只云病故。”卫臣骆养性具奏，有曰：“即二臣当死，陛下何不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罚。若生杀出臣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又密言于诸大臣，而都御史刘宗周上殿力争，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执拗，非对君礼，将下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职，放归田。佥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愿以身代宗周。上怒，以为雷同罔上，夺职谪籍。而兵部侍郎马公元飚、都给事吴公麟徵，开陈大指，婉辞规劝，上心为少移。旋出密旨谕卫司“缴昨旨毋行”，于是公及开元始得移刑部狱矣。刑部尚书徐公石麟拟附近充军，上怒，公、开元各杖一百。

是日，特遣大珰曹化淳、王德化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弟垓，时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饮之。名医吕邦相夜视公曰："杖青痕过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创处，七日而痛，为君贺矣。"半月，去败肉斗许，乃苏。邦相曾活黄公道周廷杖，京师号"君子医"也。大珰复命，上曰："二臣顾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尧、舜，臣得为关龙逢、比干足矣。"上曰："两人舌强犹尔！"明年春，莱阳破，公父死于难，垓请身系狱，而释埰归治丧，不许。台省亦交章请释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狱，公暂出，上召见刑部，以墨笔乂埰、开元名曰："此两大恶，奈何释之！"于是再入狱。十二月，首辅伏诛，有新参请释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岂为罪辅哉？"不许。

甲申正月，闯贼猖獗，阁臣李建泰奉命督师山西，上御正阳门，行推毂礼。建泰请释埰、开元，上报"可"，谪公戍宣州卫。公过故乡，哭光禄公。闻京师陷，上殉社稷，公恸哭南之戍所。未至，弘光即位，赦，公遂留吴门不肯归。会马士英、阮大铖用事，大铖往被垓劾，必杀公兄弟，复窜走。丁亥，避地徽州，绝食，樵子宋心老时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数十里，走吴孝廉家得一饱。祝发黄山丞相园，而自号敬亭山人，盖不敢忘先帝不杀恩也。后还吴门，终僧服，不与世人接。二子安节、实节，才，亦不令进取。戊子，奉母归莱阳，母疾甚，公默祷，愿减算延母。山东巡抚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坠马以折股，召疡医，竹篾舁之，使者归报。公夜驰还江南，自号宣州老兵。尝欲结庐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谓曰："吾受命谪戍，今遭世变，流离异乡，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于中心。吾当待尽宣州，以终吾志。"越数日，则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箦歌》一章，呕血数升而殁，时年六十有七。遗命碑碣神主不题故官；棺用薄材，不营佛事。二子皆遵行

之。

葬敬亭日，远近吊者如市，同人私谥曰贞毅先生。公隐居后，多著述，自选所为诗文，刻《敬亭集》，藏于家，绝不示人。传甲申以来殉节诸贤曰《正气集》，自题己亥后诗文曰《馈饩集》，又著《纪事摘缪》，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赠禧序及《见怀》诸诗，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写寄禧山中也。予客吴门，数信宿公，每阴雨，公股足骨发痛，步趾微跛踦。哀哉！北镇抚司狱廷杖立枷诸制，此秦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胜道哉！宣城沈寿民曰：《谥法》秉德不回曰孝，经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归之，可以为孝矣。宜谥曰贞孝。

金棕亭曰：余游黄山，访先生祝发处，山僧犹藏手迹数纸。诗格豪放，字画遒劲，真希世宝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压卷，足令全书皆生赤水珠光。

大铁椎传

魏禧冰叔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链，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

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雠我，久居此，祸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勿声，令贼知汝也。”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见地尘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魏禧论曰：子房得沧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与？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与？抑用之自有时与？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张山来曰：篇中点睛，在三称“吾去矣”句。至其历落入古处，如名手画龙，有东云见鳞西云见爪之妙。

徐霞客传

王思任季重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阴梧塍里人也。高祖经，与唐寅同举，除名，寅常以倪云林画卷偿博进三千，手迹犹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

情郁然，兀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徭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飏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岁三时出游，秋冬觐省，以为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阳羡、京口、金陵、吴兴、武林，浙西径山、天目，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带间物耳。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仅一至者。其行也，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援下上，悬度绠汲，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王孙、貜父为伴侣。儚儚粥粥，口不能道词。与之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则划然心开。居平未尝鞶帨为古文辞，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华之士，无以加也。游雁宕还，过陈木叔小寒山，木叔问："曾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唯唯。质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间道，扪萝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绝磴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复上二十余里，其颠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围绕而宿，三宿而始下。"其与人争奇逐胜，欲赌身命，皆此类也。

已而游黄山、白岳、九华、匡庐，入闽，登武夷，泛九鲤湖，入楚，谒玄岳，北游齐鲁、燕冀、嵩雒，上华山，下青柯坪，心动趣归，则其母正属疾，啮指相望也。母丧服阕，益放志远游。访黄石斋于闽，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登罗浮，谒曹溪，归而追石斋于黄山，往复万里，如步武耳。由终南背走峨眉，从野人采药，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属奢酋阻兵，乃返，只身戴釜，访恒山于塞外，尽历九边扼塞。归过予山中，剧谈四游四极，九州九府，经纬分合，历历如指掌。谓昔人志星官舆地，多承袭傅会，《江》、《河》二经，山川两戒，自纪载来，多囿于中国一隅。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穷流沙而后返。小舟如叶，大雨淋湿，要之登陆，不肯，曰："譬如涧泉暴注，撞击肩背，良足快耳。"

丙子九月，辞家西迈，僧静闻愿登鸡足，礼迦叶，请从焉。遇盗

于湘江，闻被创死，函其骨，负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穷七十二峰，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极于松潘。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犁牛徼外。由金沙南泛澜沧，由澜沧北寻盘江，大约在西南诸夷竟，而贵竹滇南之观，亦几尽矣。过丽江，憩点苍、鸡足，瘗静闻骨于迦叶道场，从宿愿也。由鸡足而西，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外方黄金宝塔。又数千里，至西番，参大宝法王。鸣沙以外，咸称夷国，如述庐阿耨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称沙河阻远，望人马积骨为标识，鬼魅热风，无得免者。玄奘法师受诸魔折，具载本传。霞客信宿往返，如适莽苍。还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并以《溯江纪源》一编寓予。言《禹贡》岷山导江，乃泛滥中国之始，非发源也。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又辨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于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书数万言，皆订补《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

霞客还滇南，足不良行，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毕。丽江木太守，偕雒粮，具笋舆以归，病甚，语问疾者曰："汉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予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予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返。具述石斋颂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权记三峰事，有王元冲者，访南坡僧义海，约登莲花峰，其峰届山趾，计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篝烟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晓，岳色清明，伫立数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峰之顶。归二旬而元冲至，取

玉井莲落叶数瓣，及池边铁船寸许遗海，负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谓之曰：“兹山削成，自非驭风冯云，无有去理。”元冲曰：“贤人勿谓天不可登，但虑无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张骞诸人自命，以元冲拟之，并为三清之奇士，殆庶几乎？霞客纪游之书，高可隐几，余属其从兄仲昭雠勘而存之，当为古今游记之最。

霞客死时，年五十有六。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亦履丁云。

张山来曰：叙次生动，觉奇人奇情，跃跃纸上。快读一过，恍如置身蓬莱三岛，不必更读霞客游记矣。

秋声诗自序

林嗣环铁崖

彻呆子当正秋之日，雒门简出，毡有针，壁有衷甲，苦无可排解者。然每听谣诼之来，则濡墨吮笔而为诗，诗成，以《秋声》名篇。适有数客至，不问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举似何声最佳。一客曰：“机声、儿子读书声佳耳。”予曰：“何言之庄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驺声、堂后笙歌声，何如？”予曰：“何言之华也。”又一客曰：“姑妇楸枰声最佳。”曰：“何言之玄也。”

一客独嘿嘿，乃取大杯满酌而前曰：“先生喜闻人所未闻，仆请数言为先生抚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团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二下，满堂寂然，无敢哗者。遥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

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嘿叹，以为妙绝也。既而夫上床寝，妇又呼大儿溺，毕，都上床寝，小儿亦渐欲睡。夫鼾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之声，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狗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谓善画声矣。”遂录其语，以为《秋声序》。

张山来曰：绝世奇技，复得此奇文以传之，读竟，辄浮大白。

盛此公传

周亮工减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赀，先世有义声，屋以内多藏书，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数龄，即能读等身书，有声邑里。长肆力为古文词，虽不中有司尺度，而声称籍甚。然是时此公但闭户读书，固不出与人见也。会其尊人捐馆舍，乃抗傸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为无足语，去而之秣陵，欲尽交东南士，东南士亦愿交此公。此公以为世且乱，吾当见天子，慷慨言当世事，彼经生何足语。会求其人于屠狗间，于是益散金结客，遂为广陵儿所诒。是时边

事急，广陵儿讽此公出家赀备公家缓急，此公故慷慨，欲见天子言当世事，乃为所中。久之，事卒不济，而金垂尽，嗒然与世无所合。退而返里雒，里雒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复事事，产益落。所为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傺无聊，多饮酒，与妇人近，不数年，病矣。少愈，右臂诎伸不已，若指遂不诎伸。此公故工书，丐其书者，辄以左手濡墨，纳右指窍中，见者以为苦，顾其书则益工，时为人据石擘窠书。好为诗，酒后呜呜吟不已。间至秣陵，遴制举义行之，非其志也。

岁在辛未，予自大梁来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诗，语亮曰："此间有盛此公，工为诗，儿识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独异予，以为恨不十载前识。明年，此公目病，数明晦，或不能视。予窃忧之，讽其勿读书饮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会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别予归，意怆然，若不复与予见者。予私以为予当复见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复见耶？此公归，吾师静原相公方督学江以北，耳其名，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于是邑令盲试之，旅诸士进于郡大夫，郡大夫复盲试之，旅诸士进于公，公大奇之，乃得补博士弟子员。嗟夫，此公盲矣，犹不忘视。屈其二十年锐往之气，俯而与邑之黄口儿扶掖彳亍，旅进旅退，争有司阶前盈尺地而不惭，岂不悲哉，岂不悲哉！试后，犹寄语予曰："盲儿无以慰老亲，子毋嗤。"予为悲恸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过严，士即负奇材，抱异质，魁奇特起，不俯首就有司尺度，他途无由进。又慨夫吾师静原相公，能于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既盲之士犹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阶前盈尺地，与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张太祝望之当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岂不甚盛举哉！

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闻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愤激，家益窘乏，无从得医药，于是遂长盲矣，然呜呜吟如往昔。丐其书者，以笔濡墨纳右指窍中，如其不盲时。此公以手扪幅，兔起鹘落，神采奕奕，视不盲时有加，环观者自愧其双眸炯炯也。益好读书，危坐绳

床，听他人诵，更番不令休，入耳辄记忆不遗。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汩汩，凡数人不能供笔札。尝以书寄予大梁，至数千言，言："子当不长贫贱，他日拥节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当登我堂，拜我老母，为我书石曰：盛此公埋骨处。予愿足矣。他则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书，忽忽如失者数日，知此公将不永矣。不数日，凶问至，予为位哭之。会予成进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买舟省盛母，会乱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归，为予言盛母年且开八袠，妻倍孝谨，故无子，一女先盛没，一老仆，樵以供两孀妇，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败屋数楹，不蔽风雨，行道见之咨嗟，而为之友者吊唁阙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极耶？予解橐金，复促掾往，赎其田之易与族人者，佐盛母雒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书"盛此公埋骨处"，从其生时请也。西蜀蝶庵陈公时守宛陵，公在大梁，盖常闻予数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属公，公乃檄令视盛母无恙，手书"盛此公读书处"为额，悬其常危坐绳床侧。复允予请，以其行谊补郡乘。其读书之屋，盖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殁，不能待盛妻也。予归其值，祀此公于中，俾其老仆守之。

此公好为古文词，盲而死，无子弟为之收拾，故多散乱。其所著，如《毛诗名物考》三十卷，《休庵杂钞》十卷，《历法》二卷，《舆地考》十卷，《群书考索》十二卷，今所传者，独《名物考》耳，他皆不传。予遣掾就其家钞遗书，盛母泣而曰："儿著书咸为人窃去，惟存诗若干卷。老年人坐则悬之肘，卧则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沟壑者，怜吾儿并数寸之书亦不传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为之次第寿之梓。

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显；好弯弓驰驱，而不以将名；行谊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征；工为诗，而不以诗辟。黄金既尽，日徒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筦簟未占，嗣续中绝，老母寡妻，形影相吊。生平故旧，不为存问，遗书狼藉，行谊莫传。徒存此数卷之诗，

悬命于七十余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读其诗，以为其才且尽于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极耶！夫士既不能块然独处，则不得不出而与人交；与人交不受其益，徒为所害如此。此虽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为庸流俾长守富贵，少为姱节奇行者，必阴摧折之，从来久矣，予又何憾于广陵儿哉！此公初名篾，今《尺牍》中所传盛篾侯是也。

张山来曰：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

汤琵琶传

王猷定于一

汤应曾，邳州人，善弹琵琶，故人呼为“汤琵琶”云。贫无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树，构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其母问曰：“儿何悲？”应曾曰：“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世庙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着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应曾由是著名大梁间。所至狭邪争慕其声，咸狎昵之，然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后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随历嘉峪、张掖、酒泉诸地，每猎及阅士，令弹塞上之曲。戏下颜骨打者，善战阵，其临敌，令为壮士声，乃上马杀贼。

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觱篥声，闻者莫不陨涕。及旦，一邻妇诣楼

上曰："君岂有所感乎？何声之悲也？妾孀居十载，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箕帚为君妇。"应曾曰："若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襄王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篝中跳入篷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

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待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耳目聋瞽，鼻漏，人不可迩。召之者，隔以屏障，听其声而已。所弹古调百十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而尤得意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应曾年六十余，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见而怜之，载其母同至桃源，后不知所终。

轸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汤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则其情必不深，乌能传于后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复见君曩者衣宫锦之盛矣。明年复访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争贱之，予肃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鲜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后，将投身黄河死矣。"予凄然，许君立传。越五年，乃克为之。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

张山来曰：韩昌黎《颖师琴》诗，欧阳子谓其是听琵琶，予初疑之，盖以琵琶未必能如诗中所云之妙也。今读此文，觉尔汝

轩昂，顷刻变换，浔阳江口，尚逊一筹耳。

小青传

佚名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广陵，与生同姓，故讳之，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颖异，十岁，遇一老尼授《心经》，一再过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儿蚤慧福薄，愿乞作弟子。即不尔，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尔。"家人以为妄，嗤之。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江都固佳丽地，或诸闺彦云集，茗战手语，众偶纷然，姬随变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虽素娴仪则，而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其天性也。

年十六，归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唼，憨跳不韵，妇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解。一日，随游天竺，妇问曰："吾闻西方佛无量，而世多专礼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妇知讽己，笑曰："吾当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别业，诫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闲地，必密伺短长，借莫须有事鱼肉我。"以故深自敛戢。妇或出游，呼与同舟，遇两堤之驰骑挟弹游冶少年，诸女伴指点谑跃，倏东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妇之戚属某夫人者，才而贤，常就姬学弈，绝爱怜之，因数取巨觞觞妇，雒妇已醉，徐语姬曰："船有楼，汝伴我一登。"比登楼，远眺久之，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耶？"姬曰："贾平章剑锋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误矣。平章剑钝，女平章乃利害耳。"顷之，从容讽曰："子既娴仪则，又多技能，而风流绰约复尔，岂当堕罗刹国中？吾虽非女侠，力能脱子火坑。顷言章台柳，子非会心人耶？天下岂少韩君乎？且彼纵善遇子，子终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姬曰："夫人休

矣。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业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为，徒供群口画描耳。”夫人叹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强。虽然，子亦宜自爱。彼或好言饮食汝，乃更可虑，即旦夕所须，第告我无害。”因相顾泣下沾衣，徐拭泪还座，寻别去。夫人每向宗戚语及之，无不咨嗟叹息云。

姬自后幽愤凄恻，俱托之诗或小词，而夫人后亦旋宦远方，姬益寥阒，遂感疾。妇命医来，仍遣婢捧药至，姬佯感谢，婢出，掷药床头，叹曰：“吾即不愿生，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岂以一杯鸩断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绝，日饮梨汁盏许。益明妆冶服，拥襆欹坐，或呼琵琶妇唱盲词以遣，虽数晕数醒，终不蓬首偃卧也。忽一日，语老妪曰：“可传语冤业郎，觅一良画师来。”师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似矣，未尽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图，曰：“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也。若见我而目端手庄，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笔于旁，而自与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简图书，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久之，复命写图。图成，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师去，即取图供榻前，爇名香，设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雨潸潸下，一恸而绝。时万历壬子岁也，年才十八耳。

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云，琼蕊优昙，人间一现。欲求如杜丽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

日向暮，生始踉跄来披帷，见容光藻逸，衣袂鲜好，如生前无病时，忽长号顿足，呕血升余。徐简得诗一卷，遗像一幅，又一缄寄某夫人。启视之，叙致惋痛，后书一绝句，生痛呼曰：“吾负汝！吾负汝！”妇闻恚甚，趋索图，乃匿第三图，伪以第一图进。立焚之，又索诗，诗至亦焚之，《广陵散》从兹绝矣。悲夫！楚焰诚烈，何不以纪信诳之？则罪不在妇，又在生耳。及再简草稿，业散失尽。而姬临卒时，取花钿数事，赠妪之小女，衬以二纸，正其诗稿。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

古诗云：“雪意阁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头。米颠颠笔落窗外，松岚秀处当我楼。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绪谁能晓？炉烟渐瘦剪声小，又是孤鸿唳悄悄。”

绝句云：“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西陵芳草骑辚辚，内使传来唤踏春。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何处双禽集画阑，朱朱翠翠似青鸾。如今几个怜文彩，也向秋风斗羽翰。”“脉脉溶溶滟滟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珠众伎收。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见说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

其《天仙子》词云：“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别别清凉界。　　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捻裙双带。”

与某夫人书云：“元元叩首沥血致启夫人台座下：关头祖帐，迥隔人天，官舍良辰，当非寂度。驰情感往，瞻睇慈云，分燠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娣娣姨姨无恙。犹忆南楼元夜，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娆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娣？’于时角彩寻欢，缠绵彻曙，宁复知风流云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断梗南楼，狺语哮声，日焉三至。渐乃微词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菩心，饿狸悲鼠，此直供其换马，不即辱以当垆。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兰因絮果，现业谁深？若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

胎，荷丝难杀，又未易言此也。乃至远笛哀秋，孤灯听雨，雨残笛歇，谡谡松声，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然，见粒而呕。错情易意，悦憎不驯，老母娣弟，天涯问绝。嗟乎！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憾促欢淹，无乃非达。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啬彼，理讵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至其沦忽，亦非自今。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飞蝶，乃谓之死哉！或轩车南返，驻节维扬，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终垂悯。畴昔珍赠，悉令见殉，宝钿绣衣，福星所赐，可以超轮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忧无伴。附呈一绝，亦是鸟语鸣哀。其诗集小像，托陈媪好藏，觅便驰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下，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仿生平于响像，见空帏之寂飏。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异路，永从此辞！玉腕朱颜，行就尘土，兴思及此，恸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后附绝句云：“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惟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

张山来曰：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

又曰：小青事，或谓原无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读吴□《紫云歌》，其小序云：“冯紫云，为维扬小青女弟，归会稽马髦伯。”则又似实有其人矣。即此传亦不知谁氏手笔，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阙疑焉。

义猴传

宋曹射陵

建南杨子石袍告予曰：吴越间有鬈髯丐子，编茅为舍，居于南

坡。尝畜一猴，教以盘铃傀儡，演于市以济朝夕。每得食，与猴共，虽严寒暑雨，亦与猴俱，相依为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余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长跪道旁，乞食养之，久而不变。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绕，如人子蹿踊状。哀毕，复长跪道旁，凄声俯首，引掌乞钱。不终日，得钱数贯，悉以绳钱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与棺，仍不去，伺担者辄牵其衣裾，担者为舁棺至南坡，殓丐子埋之，猴复于道旁乞食以祭。祭毕，遍拾野之枯薪，廪于墓侧，取向时傀儡置其上焚之，乃长啼数声，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惊叹而感其义，爰作义猴冢。

张山来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读《徐阿寄传》。

卷二

柳敬亭传

吴伟业梅村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曹姓。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缘手尽。有老人，日为醵百钱，从寄食。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著。

或问生何师，生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莫君言之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期月而后请莫君。莫君曰："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说几矣。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见惊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

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者相结，人人昵就生。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敖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名好士；相国何文端，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竟亲见之乎。"生闻其语慨然，属与吴人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生以谈，三人者，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

未几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弘域，于生为故人。宁南尝奏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辨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居数日，左沉吟不乐，熟视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将军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将军不敢以专也。"生请衔命矣，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斩数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为文檄，不甚中窾会。生故不知书，口画便宜辄合。左起卒伍，少孤贫，与母相失，请䘏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闻天子赐姓事乎？此吾说书中故实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为知古今、识大体矣。阮司马怀宁，生旧识也，与左郄，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指，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左丧过龙江关，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则其爱将陈秀也。秀尝有急，生活之，具为予言救秀状。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楷梧，乃设之以事曰："今日饮酒不乐，君侯有奇物玩

好，请一观，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画己像二，其一《关陇破贼图》也。览镜自照，叹曰：“良玉，天下健儿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贼后，将入山，此图所以志也。”见衲而杖者数童子，从其负瓢笠，且近，则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为谁，左语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负恩当死，顾君侯以亲信，即入山且令相从，而杀之，即此图为不全矣。”左颔之，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

初，生从武昌归，以客将新道军所来，朝贵皆倾动，顾自安旧节，起居故人无所改。逮江上之变，生所携及留军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或问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此。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乃复来吴中，每被酒，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既在军中久，其所谈益习，而无聊不平之气无所用，益发之于书，故晚节尤进云。

旧史氏曰：予从金陵识柳生，同时有杨生季蘅，故医也，亦客于左，奏摄武昌守，拜为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杨今去官，仍故业，在南中亦纵横士，与予善。

张山来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间，与柳生同饮。予初不识柳生，询之同侪，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谓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惜未聆其说稗官家言为恨。今读此传，可以想见其掀髯鼓掌时也。

汪十四传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详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骑射，有燕赵之风。时游西蜀，蜀中山川险阻，多相聚为盗，凡经商往来于兹

者，辄被劫掠。闻汪十四名，咸罗拜马前，愿作护身符。汪许之，遂与数百人俱，拥骑而行。闻山上嚆矢声，汪即弯弓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堕折，以故绿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贾尽得数倍利。而白梃之徒，日益贫困，心忮之，而莫可谁何也。

无几时，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因决计归。归则以田园自娱，绝不问户外事。而曩时往来川中者，尽被剽掠，山径不通，乃踉跄走新安，罗拜于门外曰："愿乞壮士重过西川，使我辈弱者可强，贫者可富，俾啸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壮士其许之乎？"是时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许之曰："诺。"大笑出门，挟弓矢连骑而去。于是重山叠岭之间，复有汪之马迹焉。绿林闻之，咸惊悸，谋所以胜汪者，告诸山川雷雨之神，当以汪十四之头陈列鼎俎。乃选骁骑数人，如商客装，杂于诸商之队而行。近贼巢，箭声飒沓来，汪正弯弓发矢，而后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际一挥，弦断矢落，汪忙迫无计，遂就擒。

擒入山寨中，见贼党咸持金称贺，然犹意在往劫汪之护行者。暂置汪于空室，絷其手足，不得动，俟日晡取汪十四头，陈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见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诚豪杰，何就缚至此？"汪且愤且怜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则救之，娘子军不足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后，汝则如饥鹰怒龙，夭矫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转娇啼，作帐下之鬼，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无策甚矣。吾行百万军中，空空如下天状，况区区贼奴，何足当吾前锋哉？"因相对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断其缚而出之。汪不遑起谢，见舍旁有刀剑弓矢，悉挟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间行数百步，遇一骑甚骏，遂并坐其上。贼人闻之，疾驱而前，汪厉声曰："来，来，吾射汝！"应弦而倒。连发数十矢，应弦倒者凡数十人。贼人终已无可奈何，纵之去。汪从马上问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为兰省给事中，现居京国，今

年携眷属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诸婢子尽杀，独留妾一人，凌逼蹂践，不堪言状。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见严君，可以无恨。又私念世间或有大豪杰，能拔人虎穴者，故踌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严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赐。京华虽辽远，当担簦杖策卫汝以行。”于是陆行从车，水行从舟，奔走数千里，同起居饮食者非一日，略无相狎之意。竟以女归其尊人，即从京国返新安终老焉。

老且死，里人壮其生平奇节，立庙以祀，称为汪十四相公庙。有祷辄应，春秋歌舞以乐之，血食至今不衰。

张山来曰：吾乡有此异人，大足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

武风子传

方亨咸邵村

武风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军功官于卫，恬以胄子，少学书，已弃弗学。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箪瓢屡空，晏如也。凡游艺杂技，过目即知之。滇多产细竹，坚实可为箸，武生以火绘其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夺鬼工，人奇之。每得其双筹，争购钱数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贫者，因以为利，生顾未尝售也。颇自矜重，一箸成，辄把玩不释，保护如头目。或醉后痛哭悉焚之，醒复悔，悔而复作，然靳不轻与人。好事者每雒其谋醉时，置酒招之，造必尽欢。酒酣，以火与箸杂陈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顷刻完数十筹，挥手不顾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属，则怒，拂衣出，终身不与之见。或遇贫士及释道者流，告以困穷，辄忻然为之，虽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夫或相馈遗，皆以武生箸为重。王公大人游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

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尝以风子名。丁亥之岁，流贼从蜀败奔，假号于滇，滇士民慑于威，披靡以从。生独匿深箐中不出。贼于民间见其箸，异之，遍召不得，因悬赏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图富贵？”生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侦者闻于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喑无一语。贼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设醇醪于右以诱之，不应；陈刀锯以恐之，亦不应。贼怒，挥斩之。缚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终无一语。时贼帅有侍侧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钺？曷纵之，徐徐当自逞其技也。”释之，而生自此病矣。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与处，人遂皆呼“武风子，武风子”云。

及王师定滇，风子病少差，亦稍稍为人作箸以谋醉。人重之逾常时。安定守某者，受贵人属，召为之，不应。守怒，挞之于庭，血流体溃，终不应。自此风子之踪迹无定矣。或琳宫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数日留，留必作数十箸以谋醉。然出入无时，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尝见其箸作《淩烟阁功臣图》者，箸粗仅及绳，而旌旗铠仗，侍从卫列，无不毕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发，道子传神，莫或过之。其画细如丝，深绀色，入竹分余如镂。

武定太守顾舆山为余言，其作箸时，削炭如笔数十，置烈火中，酒满壶于旁。伺炭末红若锥，左执箸，右执炭，肃肃有声，如蚕食叶，快若风雨。且饮且作，壶干即止。益之复作，饮不用杯杓，以口就壶。不择酒，期醉，醉则伏火而卧。或哭或歌，或说《论语》经书，多奇解。及醒而问之，则他呓语以对。或正作时，酒未尽，忽不知其所往，逾数十日或数月复来，复卒成之。其状貌如中人，年近六十余，拜揖跪起无异。惟与之语，则风子矣。舆山曾作《武异人歌》赠之，故时往还也。但所绘故事，多稗官杂剧，有规以不雅驯者，笑而不答，亦终不易。或曰：“非病风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欤？不然，何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风子传》。

张山来曰：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邵村先生与先君同年，余幼

时曾一聆謦咳。癸亥冬，瓜洲梁子存斋以此传录寄。未几而何省斋年伯又以刻本邮示。益信奇文欣赏，自有同心也。

记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蜀中刘文季为余言，昔献贼中有所谓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续已断之肢与骨，贼众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掳时，将杀之，贼掳人，不即杀，审其人，凡一技一艺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获免，贼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涤大釜沃水，析屋为薪燎之，水沸，沸凡数，以一榜左右搅成膏。贼众骇，争相传，献贼闻谓妖人，又将杀之。塑匠曰：“愿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杀异士？”献贼异而问之，曰：“臣有异术，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创者，臣能顷刻完好。”献贼即榜一人，试之立验。献贼残忍，日杀人劓刖人，至笞掠无算。笞凡数百，血肉糜溃，气息仅属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无不生，且立刻杖而行。军中争趋之，馈遗饮食无虚日，以是衣食囊橐渐充矣。

献贼有爱将某者，攻城，为飞炮所中去其颏，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与耳。”即生割一人颏，按之，傅以膏，一日而苏，饮啖如未割也。时孙可望在贼为监军，夜被酒，杀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问曰：“监军夜来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监军果念其人乎？吾当回马觅之。”可望曰：“唉，起营时尸不知何在，想为犬豕啖矣，何从觅？”塑匠曰：“监军若令我觅，何物犬豕，敢啖贵人乎？”可望曰：“鼠子绐我，汝欲逃耶？我当遣介士押汝觅。”塑匠笑曰：“何处觅？觅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戏我？”塑匠指道旁舁一毡橐曰：“何需觅？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舁之？”塑匠笑谓：“监军曷启之？”可望下马解毡，则星眸

宛转，厌厌如带雨梨花，帐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军皆惊。闻于献贼，献曰："此神仙也，当封之。"口封恐众未知，时营大泽中，下令军中，人备一几，以次日集广原。是时贼数十万，令以数十万几累之，择累之最高者，谓"拜仙台"。于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纶巾，方履丝绦。塑匠身高六尺，广颡阔面，大有须，望之如世所绘社神者然。命之升台，台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献贼令军士各持弓矢，引满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栗惶惧，而万矢拟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献贼令三军释弓矢，罗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于时声震天地，自此不复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

老神仙亦自此不轻试其术。有渠贼某者，战败伤足，胫骨已折，所不断者，皮仅寸耳，求老神仙治，辞以不易。某哀号宛转，盛陈金帛以请。老神仙挥之曰："此身外物，吾无需。虽然，吾不忍将军之创也。吾无子，将军能养我乎？"某指天而誓，愿终身父事之。老神仙从容解所佩囊，出小锯，锯断其足上下各寸许，取生人胫，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药，不数日而愈。自此贼中凡求其药者，皆不敢侈馈遗，争投身为养子矣。

献贼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书画，脚不甚纤，因名。凡贼中移会侦发文字皆所掌，献贼嬖之。燕处有所思，老脚见其独坐，私往侍之。贼不知为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击之，中其腰，折骨，刳腹出肠而死。献贼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献贼骂曰："老狡，监军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当杀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时日乃可。"献贼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请期三七，比以酒合药灌之一匕，喉间即格格有声。老神仙贺曰："可救矣，七日当复。"因取水润其肠，纳腹中，引针缝之，傅以药，夹以木板，约以绳，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时。

及献贼死，贼众溃，从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仙者，卫之来滇。永历至，贼众多为伪王侯，老神仙啸傲王侯间，拥厚赀，辟室城

东隅，累石成山，凿井为池，旁植花木，蓄朱鱼数百头。客至，浮白呼鱼出水以娱。醉则高歌而卧，不顾也。迄永历奔缅甸，老神仙从之行。及腾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诉。

一日，谓文季云："吾老矣，将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异术素靳不与人，致绝其传，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师授我时，有戒也。"因讯其所授之由，曰："某陈姓，河南邓州人，名家子。少尝入乡塾，性不乐章句，塾侧有塑神佛者，时就与嬉，塾师时扑责之。归而父母复责以不学，不能耐，遂出亡怅怅无所适，因祷于关帝，得一签云：'他日王侯却并肩。'自顾一丧家子，何得并肩王侯哉？然神不诬我，与王侯并肩者惟仙人，素闻终南山多隐仙，愿往从之。穷登涉，忍饥寒，遍访无可从者。一日至山后，遥望绝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巉岩，达于洞。见一道者坐石上，翛然异凡人。余幸曰：此吾师也。因长跪以请。道者不顾，拂袖归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师食尔。'状如糕，色白，方仅二寸，味甘如饴。食之，遂不复饥。余窃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问余曰：'痴子，汝欲何为？'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为？'余自念无所归，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诚，有书一卷，授汝资一生衣食，好为之，勿轻泄。泄则雷击也。速去，毋久留，徒饱虎狼耳。'余得书惊喜，仓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页。道延安，人争传某巡抚者有爱女，戏秋千伤足，骨出于外，医莫能疗。募能疗者，金二百，骡一匹。余往应募，依方试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骡归。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时贼已起，谓余必从不义，首于官，将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无辜，出狱，讯其故，因出书。余父闻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复解喻不信，并陈书以实。余父愈怒，裂书火之，族兄从火中夺得，仅四页，余急怀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烬余之四页耳。年久，其四页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无何，以疾死。

呜呼！不龟手药，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洴澼絖，顾所用异耳。向使老神仙能体父志，不陷于贼，挟此术游当世，卢扁、华佗不得专美于前矣。惜其狃于货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终以贼死。虽然，人之遇仙与不遇仙，惟视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书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尝见稗官所志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贼戮其身，事颇类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即秘其传可也，何往往传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终南道者亦未必真仙，闻其膏乃以处子阴户油炼之，火光满室，焰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岂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虫鱼，致迟上升十年。况杀人以救人，不独一人，且数百人，是老神仙者，则亦始终一贼而已。

张山来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传世，则禁方徒虚设耳。若以杀人救人为过，何不去此种类，而止存金石草木之药乎？乃计不出此，而往往传非其人以致遗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瑶宫花史小传

尤侗展成

岁癸未，予读书王氏如武园，偶为扶鸾之戏，得遇瑶宫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儿，明初山阳富家女也。年十六，独在花下摘花，为一书生所调，父母怒而谪之，遂赴水死。王母怜其幼敏，录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孙过庭告予云。初降坛作诗云：“片片落英飞羽客，翩翩独向风前立。缓行徐过小桥东，只恐春衫香汗湿。”其标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诞风流，既为情死，眉黛间常有恨色。性善谐谑，既与予狎昵，嘲戏百出，一座哄堂。间以微词挑之，辄不对。或乱以他语，久而怃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尝与予联句云：“树头落叶舞天衣，萧瑟风篁吟露晞。青火半销残月继，黄钟初罢晓星稀。新寒剪到罗帷急，愁泪弹来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梦，巫

山携得片云归。”自后相对，多作断肠哀怨之语。

予戏以尺素贻之，是夜遂梦花史冉冉而来，年可十八九，头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钿朵，着金缕单丝锦縠，银泥五晕罗裙，鸳鸯袜，五色云霞履，妆束雅澹，神姿艳发，顾盼妩媚，不可描画。搴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为一物填压，又似鬼手来捉人臂，惊呼而觉。但见残缸明灭，纸窗风声条条，若有弹指而泣者。诘朝问之，云：“吾夜间到君床头两次，君为五脏神所守，觉则退耳。”予问：“五脏神谁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脏魂魄，有神内守。有缘者神与之亲，无缘者神不与之亲。吾与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无一笑缘何？”因泣下欷歔。

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儿也，与幼婢小红，皆端丽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与君为邻。两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柬，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断，愿结未来缘。’君举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续前盟矣。”遂请于王母，许于甲申二月，降生赵地，赐以玉珰一事，翠凤履一双。花史赋《鹧鸪天》词送之云：“整束簪环下碧霄，教人肠断念奴娇。曲房空剩残香粉，独对潇湘忆翠翘。　　寻别话，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红桥。从今不伴烟霞客，爱向风前斗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风露暮凌霄，不羡金闺贮阿娇。却恨柳丝牵月线，强移花色点云翘。　　情犹恋，意如醪，依依不舍旧蓝桥。东君可许归相伴，暂向尘封学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复如前日欢洽矣。王母闻其以腴词赠答，切责之，命游神巡察，不许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儿独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之疑也。”自尔踪迹遂绝。

予尝览《杜兰香传》，乃湘江三岁女子，为阿母青童携去，后驾钿车诣包山张硕，言本为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此与楚江事绝类，而予沦落不偶，无室家之乐，幽婚如梦，忽忽忘之。然每策骞往来邯郸道上，秦楼日出，游女如云，恍然若有所遇，卒无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岂仙人固好食言耶？

抑予尘心未尽，负此蹇修也？

花史诗词甚多，其最著者，《太华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诸侣游太华山，乐甚，命予两人作长歌记之。予走笔急就，而花史诗故作虫书，亦狡狯伎俩也，真人笑而译之。其辞曰："登峰当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灵劈屃崒为掌，云气时流十指间。苍龙玉马随风步，黄冠鹤羽皆童颜。半壁飞泉珠雨散，水天相对乘时闲。尔乃坐青莲，游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烟。团团握麈成清谈，铁笛一声江天寒。玉女乘鸾相接引，葡萄火枣列嘉筵。歌一曲，乐万年，进一酌，成百篇。松风枕上听流泉，陶然醉倒不知还。呼吸三光应列斗，巍峨两山一划剖。少阴令德合秋成，气含金爽据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别馆称中阜。何若凌虚此一游，凭风羽化飞飞走。视昔登颠发狂号，垂书作别真堪呕。仙兮仙兮不可及，仿佛斯游不竟口。我向琼宫索记书，大文千言若蝌蚪。"

展子曰：汉史记帐中神君，不见其形，但闻其语而已。至乩仙，并其语不可得闻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尝许予现形，一夕月明竹下，有云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测之哉？花史每呼予为展子。

张山来曰：世间唯乩仙一事，最为难解。以为真仙，则不当为人所召；以为非仙，则诗句敏而且工，字迹亦多别致。或者慧业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间笔墨以消遣光阴耳。古人云："宁为才鬼，尤胜顽仙。"则谓才鬼为仙，亦无不可。

九牛坝观抵戏记

彭士望达生

树庐叟负幽忧之疾，于九牛坝茅斋之下。戊午闰月除日，有为角

抵之戏者，踵门告曰：“其亦有以娱公。”叟笑而颔之。因设场于溪树之下，密云未雨，风木泠然，阴而不燥，于是邻幼生周氏之族之宾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犊，行担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释而聚观焉。

初则累重案，一妇人仰卧其上，竖双足，承八岁儿，反复卧起，或鹄立合掌拜跪，又或两肩接足，儿之足亦仰竖，伸缩自如。间又一足承儿，儿拳曲如莲花出水状。其下则二男子，一妇，一女童与一老妇。鸣金鼓，俚歌，杂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妇登场如前卧，竖承一案，旋转周四角，更反侧背面承之。儿复立案上，拜起如前仪。儿下，则又承一木槌。槌长尺有半，径半之，两足员转，或竖抛之而复承之。妇既罢，一男子登焉。足仍竖承一梯，可五级，儿上至绝顶，复倒竖穿级而下。叟闵其劳，令暂息，饮之酒。

其人更移场他处，择草浅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为桥，距地八尺许。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挥扇杂歌笑，阔步坦坦，时或跳跃，后更舞大刀，回翔中节。此戏吾乡暨江左时有之，更有高丈余者，但步不能舞。最后设软索，高丈许，长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两头载石如持衡，行至索尽处辄倒步。或仰卧，或一足立，或伛行，或负竿行如担，或时坠挂，复跃起。下鼓歌和之，说白俱有名目，为时最久，可十许刻。女下，妇索帕，蒙双目为瞽者，番跃而登，作盲状，东西探步，时跌若坠，复摇晃似战惧，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盖其衡也。方登场时，观者见其险，咸为股栗，毛发竖，目眩晕，惴惴然惟恐其倾坠。

叟视场上人皆暇整，从容而静，八岁儿亦斋栗如先辈，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诚之所至，而专用之于习，惨淡攻苦，屡蹉跌而不迁。审其机以应其势，以得其致力之所在。习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举天下之至险阻者，皆为简易，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盖以志凝其气，气动其天，非卤莽灭裂之所能效。此其意庄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仪、秦亦知之，

且习之以人国戏，私富贵以自贼其身与名。庄所称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痀偻之承蜩，纪省子之养鸡。推之伯昏瞀人，临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吕梁丈人出没于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间，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视观者，久亦忘其为险，无异康庄大道中与之俱化。甚矣！习之能移人也。

其人为叟言：祖自河南来零陵，传业者三世，徒百余人。家有薄田，颇苦赋役，携其妇与妇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婴孩，糊其口于四方，赢则以供田赋。所至江浙、两粤、滇黔、口外绝徼之地，皆步担，器具不外贷。谙草木之性，捃摭续食，亦以哺其儿。叟视其人，衣敝缊，飘泊羁穷，陶然有自乐之色。群居甚和适，男女五六岁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给。以道路为家，以戏为田，传授为世业。其肌体为寒暑风雨冰雪之所顽，智意为跋涉艰远人情之所儆怵摩厉，男妇老稚皆顽钝，儇敏机利，捷于猿猱，而其性旷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

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处于优笑巫觋之间，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并实，无偏颇也。彼固自以为戏，所游历几千万里，高明巨丽之家，以迄三家一哄之村市，亦无不以戏视之。叟独以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洴澼絖，亦安所得以试其不龟手之药？托空言以记之。固哉，王介甫谓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鸡鸣狗盗耳。吕惠卿辈之谄谩，曾鸡鸣狗盗之不若。鸡鸣狗盗之出其门，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尝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浆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马之骨，而遂以报齐怨。宋亦有张元、吴昊，虽韩、范不能用，以资西夏，宁无复以叟为戏言也？悲夫！

张山来曰：此技即俗所谓踹索者。予尝谓此等人必能作贼，有守土之责者，宜禁止之。纵不欲绝其衣食之路，或毋许入城，听于乡间搬演可耳。

前段叙事简净，后段议论奇辟，自是佳文。

卷三

马伶传

侯方域朝宗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游雨华台者，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着。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马伶名锦，字云

将。其先西域人，当时犹称马回回云。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某，见某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呜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尔。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张山来曰：予素不解弈，不解歌，自恨甚拙，因从学于人，虽不能工，然亦自觉有入门处。乃知艺无学而不成者，观马伶事益信。

顾玉川传

曹禾峨嵋

顾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东鄙杨舍人。深目戟髯，类羽人剑客。少遇异人授神行术，三日夜达京师，六日而返。父母怪问之，玉川语之故，袖葡萄、苹果以献。由是里中传以为神。性任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儿童聚观。常衣纸衣，行则瑟瑟有声，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时蓬跣行歌道中，或时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悬葫芦，大于身而高于顶，遇风则与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尝假舟楫，跨葫芦，以杖导水，上下水面，望之如游云气中。与人言，多方外骇异不根之说，人亦无从诘之。独其顷忽间往返数百里，音问不爽，道路行旅，历历咸见，此足奇也。

明启、祯交，玉川子每游京师，月必一二过，尤厚虞山钱宗伯谦益。宗伯传胪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归，归五日而邮报至。邮中诸少年，疾驰七日夜，始抵钱氏室，则已泥金焕然，无所获。宗伯言于诸公卿，闻其风者，以识面为幸。

一日，远游归，骑白牛，披孔翠裘，戴檞笠如车轮，手棕榈扇，

后随一橐驼，背置大葫芦，其旁悬罂缶，累累然种所得奇花草，菁葱鲜洁，如山岳自行。邑之人初未识橐驼，拥观以为怪。时学使者方较试，六郡士咸集，群指顾䁖眙，忽一人昂然从众中出，纸衣纸冠皆皂色，与玉川相对鼓掌笑，遂挽橐驼上，抱葫芦以行，如凶礼中方相然。识者曰："此梁溪邹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与游多类此。

玉川常乘橐驼，往来旁郡县，至毗陵驿，橐驼坠于野厕，百计挽之不能出，乃毁岸出之，而橐驼死矣。后访道入华山，不知所终。或谓玉川实病死于家，诫其子孙讳之云。

张山来曰：余读《水浒传》，窃慕神行太保戴宗之术。又以为尚不及缩地法，私尝疑之，谓为文人游戏笔墨，未必实有其术。今读此，则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见耳。

冒姬董小宛传

张明弼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秦淮乐籍中奇女也。七八岁，母陈氏教以书翰，辄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艳发，窈窕婵娟，无出其右。至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顾其性好静，每至幽林远壑，多依恋不能去。若夫男女阗集，喧笑并作，则心厌色沮，亟去之。居恒揽镜，自语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诎首庸人妇，犹当叹采凤随鸦，况作飘花零叶乎？"

时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贵显，年十四，即与云间董太傅、陈徵君相倡和。弱冠，与余暨陈则梁四五人，刑牲称雁序于旧都。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余常以诗赠之，目为东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辟疆顾高自标置，每遇狭斜掷心卖眼，皆土苴视之。

己卯，应制来秦淮。吴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啧啧小宛名，辟疆曰：“未经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时时从名流宴集间，闻人说冒子，则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者也。”则亦胸坎贮之。比辟疆同密之屡访，姬则厌秦淮嚣，徙之金阊。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宪东粤，遂留吴门。闻姬住半塘，再访之，多不值。时姬又患嚣，非受縻于炎炙，则必逃之雌鼯之径。

一日，姬方日醉睡，闻冒子在门，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见于曲栏花下。主宾双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户。已而四目瞪视，不发一言，盖辟疆心筹，谓此入眼第一，可系红丝。而宛君则内语曰：吾静观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处也。但即欲自归，恐太遽，遂如梦值故欢旧戚，两意融液，莫可举似。但连声顾其母曰：“异人，异人！”辟疆旋以三吴坛坫争相属，凌蘧而别。阅屡岁，岁一至吴门，则姬自西湖远游于黄山白岳间者，将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吴门有某姬，亦倾盖输心，遂订密约。然以省觐往衡岳，不果。

辛巳夏，献贼突破襄樊，特调衡永兵备使者监左镇军。时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书万言干政府言路，历陈尊人刚介不阿，逢怒同乡同年状，倾动朝堂。至壬午春，复得调，辟疆喜甚，疾过吴门，践某姬约。至则前此一旬，已为窦、霍豪家不惜万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郁壹，无所寄托。偶月夜，荡叶舟，随所飘泊，至桐桥内，见小楼如画，阒闭立水涯，无意询岸边人，则云：“此秦淮董姬，自黄山归，丧母，抱危病，镝户二旬余矣。”辟疆闻之，惊喜欲狂，坚叩其门，始得入。

比登楼，则灯炩无光，药铛狼藉，启帷见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见辟疆，倦眸审视，泪如雨下，述痛母怀君状，犹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怀久矣。夫物未有孤产而无耦者，如顿牟之草，磁石之铁，气有潜感，数亦有冥会。今吾不见子，则神废；一见子，则神

立。二十日来，勺粒不沾，医药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当于我，我岂无当于君？愿以此刻委终身于君，君万勿辞。”辟疆沉吟曰：“天下固无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从知余，又何从知余闺阁中贤否，乃轻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当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请辞去。”

至次日，姬靓妆鲜衣，束行李，屡趣登舟，誓不复返。姬时有父，多嗜好，又荡费无度，恃姬负一时冠绝名，遂负逋数千金，咸无如姬何也。自此渡浒墅，游惠山，历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着西洋布退红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与辟疆观竞渡于江山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谓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辞，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虽离虎穴，未定归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当，子盍归待之？”姬乃大喜曰：“余归，长斋谢客，茗碗炉香，听子好音。”遂别。自是杜门茹素，虽有窦、霍相檄，佻健横侮，皆假贷赂贿以蝉脱之。短缄细札，责诺寻盟，无月不数至。

迫至八月初，姬复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入苇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复停舟郭外，候辟疆闹事毕始见之。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新剧《燕子笺》。时秦淮女郎满座，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榜发，辟疆复中副车，而宪副公不赴新调，请告适归。且姬索逋者益众，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劝之归，而以黄衫押衙托同盟某刺史。刺史莽，众哗，挟姬匿之几败事。虞山钱牧斋先生，维时不惟一代龙门，实风流教主也。素期许辟疆甚远，而又爱姬之俊识。闻之，特至半塘，令柳姬与姬为伴，亲为规画，债家意满。时又有大帅以千金为姬与辟疆寿，而刘大行复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远近与姬饯别于虎嘐，买舟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时，闻夫人贤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诺已久矣。

姬入门后，智慧络绎，上下内外大小，罔不妥悦。与辟疆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研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无，人所莫办，仓猝之间，靡不立就。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申、酉崩坼，辟疆避难渡江，与举家遁浙之盐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则愿以身后，"宁使贼得我则释君，君其问我于泉府耳"。中间智计百出，保全实多。后辟疆虽不死于兵，而濒死于病。姬凡侍药不间寝食者，必百昼夜。事平，始得同归故里。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以劳瘁病卒。其致病之繇，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详辟疆《忆语哀辞》中。不惟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阁笔也。

琴牧子曰：姬殁，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谓父母存，不许人以死，况裀席间物乎？及读辟疆《哀词》，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语也。夫饥色如饥食焉。饥食者，获一饱，虽珍羞亦厌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厌，何也？饥德非饥色也。栖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虽然，历之风波疾厄盗贼之际而不变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庵忆语》选十五则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坚欲从渡江归里，余辞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盘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呼询之，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浙回官舫长年也。劳以鹅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盂盛樱珠数升，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时，至今谭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

余数年来，欲裒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付姬收贮。至编年论人，准之《唐书》。姬终日佐余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读楚词，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等身之书，周回座右。午夜衾枕间，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今秘阁尘封，余不忍启，将来此志，谁克与终？付之一叹而已。

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曰《奁艳》。其书之瑰异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顶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藻，下及禽鱼鸟兽，即草木之无情者，稍涉有情，皆归香丽。今细字红笺，类分条悉，俱在奁中。客春顾夫人远向姬借阅此书，与龚奉常极赞其妙，促绣梓之。余即当忍痛为之校雠鸠工，以终姬志。

姬于吴门，曾学画未成，能作小丛寒树，笔墨楚楚。时于几砚上辄自图写，故于古今绘事，别有殊好。偶得长卷小轴，与笥中旧珍，时时展玩不置。流离时，宁委奁具，而以书画捆载自随。末后尽裁装潢，独存纸绢，犹不得免焉。则书画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于余同。性又同嗜片岕，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

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鑋”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宫香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以沉香着火上，烟扑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即着怀袖，皆带焦腥。沉香有坚致而纹横者，谓之横隔沉，即四种沉香内革沉横纹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结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莱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见烟，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外此则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内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与姬手制百丸，诚闺中异品。然爇时亦以不见烟为佳，非姬细心秀致，不能领略到此。

黄熟出诸番，而真腊为上。皮坚者为黄熟，桶气佳而通黑者，为夹栈黄熟。近南粤东莞茶园村土人种黄熟，如江南之艺茶。树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吴门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松朽尽削，油尖铁面尽出。余与姬客半塘时，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价数购之。块者净润，长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结处，随纹缕出黄云紫绣，半杂鹧鸪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帏四垂，骱□重叠，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设参差台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郁勃氤氲，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薰笼、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蚤夜出入，皆烂熳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秾艳肥红，则非其所赏也。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画。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吾书谢庄《月赋》，古人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华露影，无福消受。与子长历四序，娟秀浣洁。领略幽香，仙路禅关，于此静得矣。"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矫者为秋海棠露，海棠无香，此独露凝香发，又俗名断肠草，以为不食，而味美独冠诸花。次则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橼，去白缕丝，色味更胜。酒后出数十种，五色浮动白瓷中，解酲消渴，金茎仙掌，难与争衡也。

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

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蝐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食。菌脯如鸡塿，腐汤如牛乳。姬细考之食谱，四方郇厨中，一种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瓤一丝，漉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洁。坐炉边静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浓淡为数种，此尤异色异味也。

张山来曰：予雉皋别业，与辟疆相邻。辟疆常为予言宛君事甚悉，复以《忆语》见示。予深羡辟疆奇福如许。癸亥秋，又以家公亮传来，谆属入选。快读一过，乃知慧业文人，固应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缔如此奇缘，能无浩叹！

卖酒者传

魏禧冰叔

万安县有卖酒者，以善酿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量酌之，曰："毋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由是远近称长者。里有事醵饮者，必会其肆。

里中有数聚饮，平事不得决者，相对咨嗟，多墨色，卖酒者问曰："诸君何为数聚饮，平事不得决，相咨嗟也？"聚饮者曰："吾侪保甲贷乙金，甲逾期不肯偿，将讼，讼则破家，事连吾侪，数姓人不得

休矣。”卖酒者曰：“几何数？”曰：“子母四百金。”卖酒者曰：“何忧为？”立出四百金偿之，不责券。乙得金欣然，以为甲终不负己也。四年，甲乃仅偿卖酒者四百金。

客有橐重赀于途，甚雪，不能行。闻卖酒者长者，趋寄宿。雪连日，卖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赢钱买酒肉相饮啖。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不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雪霁，客偿博所负行，卖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钱买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将不肯大饮啖。”尽取所偿负还之。

术者谈五行，立决人死，疏先后宜死者六人矣。卖酒者将及期，置酒，召所买田舍主毕至，曰：“吾往买若田宅，若中心愿之乎？价毋亏乎？”欲赎者视券，价不足者，追偿以金。又召诸子贷者曰：“汝贷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偿者损其息，贫者立券还之，曰：“毋使我子孙患苦汝也。”及期，卖酒者大会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卖酒者颜色阳阳如平时，戚友相候视，至夜分，乃散去。其后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卖酒者活更七年。

魏子曰：吾闻卖酒者好博，无事则与其三子终日博，喧争无家人礼。或问之，曰：“儿辈嬉，否则博他人家，败吾产矣。”嗟乎！卖酒者匪惟长者，抑亦智士哉！卖酒者姓郭名节，他善事颇众，予闻之欧阳介庵云。

张山来曰：自古异人多隐于屠沽中，卖酒者时值太平，故以长者名耳。叔子谓匪惟长者，抑亦智士，诚具眼也。

一瓢子传

严首昇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画龙。敝衣蓬跣，担筇竹杖，挂一瓢，游鄂渚间。行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诟以为乐。顾其神明映彻，怪准奇颜，髯疏疏起，吐语作洪钟声。有时衣新绛衣，从人假驺马，拥大盖，往来市中，观者如堵。

隆庆丁卯，居澧阳，年可七十，澧人异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画，不能得。一日，饮龚孝廉园中，颓然以醉，直视沉吟久之。座中顾曰："此一瓢子画势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龙子，更卸衣衫，裸而起舞，顾谓座客："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儿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涂泼，烟雾迷空，座中凛凛生寒气，飞潜见伏，随势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问其故，笑而不答。有饮一瓢子酒，年余不能得其画者，久之，画一人科头赤脚，踞地而遗，节骨隐起，作努力状，以赠之，其善谑如此。信口辄成诗，间有异语，多奇中，澧人渐敬之。竞馈问，皆受而弃之。华阳庄靖王请改馆，一瓢子不可。所居无定处，一日，宿文昌祠中，礼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压其脑，乃遗书庄靖："请速营黄肠，吾将老焉。"王如言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过市，拱手大呼，与人言别，周遍街巷。迁郊外普贤庵，命众曰："可覆我。"众不敢覆，视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举之甚轻，如空棺然。澧人为题石于澧水桥头，署"画龙道人一瓢子之墓"。盖隆庆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读书不得志，弃去走海上，从军征倭寇，有功，至裨将。后失律，匿于群盗，出没吴楚间。乃以赀市妓十余人，卖酒淮扬，所得市门赀悉以自奉，诸妓更代侍之，日拥歌舞，具饮食以自豪，凡十余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间，终于澧。

附游一瓢传

陈周二游

启、祯之时，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结履穿，臭秽不可迩。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风雨中辄醉卧道上。其言在

可解不可解之间，或验或不必验，无甚异于人，人亦不之异。以其游食，谓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谓之游一瓢也。尝醉中大言曰："我善画龙。"人或以纸试之，磨墨满瓢，狂噀着纸，又以破袖渍墨浓涂，张纸空中。俟墨干时，烟云吞吐，鳞甲生动，有飞腾破壁之势，得者至今宝之。偶华阳王过市，前驱诃斥不起，王曰："得全于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舆致宫中，供养致敬。一日，忽举手谢王曰："吾禄食已尽，后事累王矣。"奄然长逝，王以两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载后，有自都门来者，见游在都，附书于王，果一瓢手迹，王异之。发其缸，空如也，因叹神仙之游戏人间，而人不之识也。独拙和尚，澧州人，目击其异，并识其诗四绝。一曰："磨快锄头挖苦参，不知山下白云深。多年寂寞无烟火，细嚼梅花当点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来城市看妆楼。东风不管人贫贱，一样飞花到白头。"三曰："破寺无僧好挂瓢，闲时歌舞醉吹箫。黄昏月落秋江里，没个人来问寂寥。"四曰："门外何人唤老游，老游无事听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黄叶飞来怕打头。"

张山来曰：予于《文瀫》中见严作，选后而濑江陈子二游复以是作见寄，所纪事大同小异，因并录之，以彰瑜亮云。

宋连璧传

李焕章象先

宋连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诸家率淳谨，璧独以侠行惊里中。性至孝，父鸿胪丞，晚得异疾，日脐出绿汁数合，医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谓璧曰："是非脔乳熊，莫能疗也。顾山左何从得，君其听之而已。"璧叱曰："是岂天上物耶？"乃徒步入秦中，深山遇虎，几啑璧。会猎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箐伏莽，灌

木丛祠，踪迹熊穴。窥熊出，潜刃其乳二，怀之出。熊至，璧仓皇惊堕崖谷下，伤两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废庙中，疑户外有拖屐声至，璧曰："援远人命，援远人命。"屐声入，取袖中草捏之即爇，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骇："师何至是？"道士曰："待尔久矣。"乃以药傅璧足，辄能立。道士授一书，皆符咒，曰："尔善用，后四十年，与尔会鸠兹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后数年，父以他病殁，璧愈厌弃世俗，欲为五岳游。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遗书，能隐形，驱风雷雨，又剪纸为人马甲盾器械。

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祸家又以侍御匿妖妄报，缇骑至，缚侍御与璧。槛车至河西务，璧曰："烦诸公致词中贵，我野人，不习豪家，欲他往。"诸缇骑急视之，槛车寂无人矣。璧与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归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则焚之。是时璧变姓名为张思任，于是朝廷捕亡者张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潜某宗伯家，遇之厚。时权要与宗伯隙，璧曰："国贼也。"乃走长安，上书劾权要险狠倾善类，为逆阉复仇，宜下司寇请室。上大怒，执之，就斩西市。桎梏忽脱地，寂无人矣。是时，璧又变姓名为李抱真，于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

璧辄忆前道人约，至鸠兹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载。一日，人大呼墙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连璧、张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骇无措，其人已排闼入，则昔所与别道人也。责之曰："以尔夙有道契，故售之书，尔奈何与党锢事，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迟三年始至。"璧顿首谢，愿自此与师永绝世缘，不复恋妻孥矣。道人曰："不可。尔还里，当再与家人见。"璧遂携药囊抵家，其妻已丧久。儿梦瑞，璧去方周岁，见不复认。则栖一庙中，曰："我张思任，后改李抱真，与兹村有缘，故来。"璧同母弟珠，当捕张、李时，亦疑其为兄，终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动，趣之，急启扉，兄弟各相识，因抚其子，具告所以，留数日去。

张山来曰：宋连璧虽不当误道人所期，然排解党锢处，亦足

见其豪侠。

卷四

义虎记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余客会稽，集宋公荔裳之署斋。有客谈虎，公因言其同乡明经孙某，嘉靖时为山西孝义知县，见义虎甚奇，属余作记。

县郭外高唐、孤岐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丛箐中，忽失足堕虎穴，两小虎卧穴内。穴如覆釜，三面石齿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许，藓落如溜，为虎径。樵踊而蹶者数，傍徨绕壁，泣待死。日落风生，虎啸逾壁入，口衔生麋，分饲两小虎。见樵蹲伏，张爪奋搏，俄巡视若有思者，反以残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饱，朝必及。昧爽，虎跃而出。停午，复衔一麂来，饲其子，仍投馂与樵。樵馁甚，取啖，渴，自饮其溺。如是者弥月，浸与虎狎。一日，小虎渐壮，虎负之出，樵急仰天大号："大王救我！"须臾，虎复入，拳双足俯首就樵，樵骑虎，腾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阴崖灌莽，禽鸟声绝，风猎猎从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顾，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惧不免他患，幸终活我，导我中衢，我死不忘报也。"虎颔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视樵。樵复告曰："小人西关穷民也，今去将不复见，归当畜一豚，候大王西关三里外邮亭之下，某日时过飨，无忘吾言。"虎点头，樵泣，虎亦泣。

迨归，家人惊讯，樵语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见樵，竟入西关。居民见之，呼猎者闭关栅，矛梃铳弩毕集，约生擒以献邑宰。樵奔救告众曰："虎与我有大恩，愿公等勿伤。"众竟擒诣县。樵击鼓大呼，官怒诘，樵具告前事。不信，樵

曰：“请验之，如诳，愿受笞。”官亲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点头。“大王以赴约入关耶？”复点头。“我为大王请命，若不得，愿以死从大王。”言未讫，虎泪堕地如雨，观者数千人，莫不叹息。官大骇，趋释之。驱至亭下，投以豚，矫尾大嚼，顾樵而去。后名其亭曰“义虎亭”。

王子曰：余闻唐时有邑人郑兴者，以孝义闻，遂以名其县。今亭复以虎名，然则山川之气，固独钟于此邑欤？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狱猛兽，闻义虎之说，其亦知所愧哉！

张山来曰：人往往以虎为凶暴之兽，今观此记，乃知世间尚有义虎。人而不如，此余所以有《义虎行》之作也。

丁药园外传

林璐鹿庵

丁药园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饮酒，而药园顾嗜酒，饮至一石，貌益庄，言愈谨，人咸异之。诗赋古文辞，自少年未达时，即名播江左。其后仲弟景鸿，季弟渫，皆以诗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奁艳句，四方闺秀，尤喜诵药园诗。家有揽云楼，三丁读书处也。客乍登楼，药园伏案上，疑昼寝，迫而视之，方观书，目去纸才一寸。骤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仪凡几辈？”药园戏持杖逐客，客匿屏后，误逐其仆，药园妇闻之大笑。一夕，娶小妇，药园逼视光丽，心喜甚，出与客赋定情诗。夜半披帏，芗泽袭人，小妇卒无语。诘旦视之，爨下婢也，知为妇所绐，药园又大笑。

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诗，久诵药园诗，誓曰：“主人令吾自择配，愿得如丁君足矣。”阳羡吴参军，与丁世讲也，诡以药园意请约

姬，姬许之。丁有侍儿，小字冬青，主讴，善鼓琴，主妇不悦，将遣，府吏纳千金聘之。世方企羡两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为幕府绐入掖庭，缘已矣。"方扣舷堕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对泣不止。护骑以告，药园废寝食者累月。然药园数得孺子妾，犹鞅望主妇贤，家人多不直丁君。药园居法曹，无事，日作诗，与宋观察荔裳、施大参愚山、严黄门灏亭，称"燕台七子"，诗名满京师。吏人窃其牍换鹅炙，灶下养思染指，不获。明日讼于庭，药园复赐吏人鹅炙。时药园官京师，犹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匕箸，药园短视，吏人以告，获免。上方册立西宫，念无娴典礼者，调入东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属国也。贡使至，译问："主客为谁？"廉知公，持紫貂、银鼠、美玉、象犀，从吏人易公诗归国，长安缙绅以为荣。晨入东省，侍郎李公奭棠从东出，药园从中入，瞠目相视。侍郎遣驺卒问讯，药园趋谢，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视，奚谢为？"药园退而笑曰："吾短视与诗名等。"谪居东，崎岖三千里，邮亭驿壁，读迁客诗，大喜，孺子妾问曰："得非闻赐环诏耶？"药园曰："上圣明，赐我游汤沐邑，出关迁客皆才子，此行不患无友。"久之，粮尽，馁而啼，孺子妾慰劳曰："卿有友，必箪食迎若。"药园笑曰："恐如卿言，当先以酒疗吾渴。"

初至靖安，卜筑东冈，躬自饭牛，与牧竖同卧起。然暇辄为诗，诗益温厚，无迁谪态。国子藩公闻其名，欲枉见药园，迟不往。一日，乘牛车入城，药园车上执《周易》，骤遇藩公节，低头读《易》不及避。藩公归，语陆子渊曰："吾今日得遇药园先生矣。"子渊问故，藩公曰："此间安有车上读书傲然不顾若此人者乎？必药园无疑也。"嗣此西园飞盖，必延药园，饮酒赋诗，礼为上客。然药园亦困甚。塞上风刺入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尽白，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苏不至，五日不爨。取芦粟、小米，和雪啮之。然孺子妾辄生子。当尔时，坐茆屋下，日照户，如渥醇酒，然畏风不能视日。日晡，山鬼夜啼，饥鼯声咽，忽闻叩门客，翩然有喜。从隙中窥之，虎方以尾

击户，药园危坐自若。居东凡五迁，家日贫，诗日富，登临眺览，供其笔墨，作《归思轩记》以寓意。友人林璐闻之曰：“卿归矣。曩者邯郸道上吕仙祠，即卢生受枕处也。仕宦过者，疾驱去以避不祥。卿衔命过其下，停车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团不起。卿异之，索笔题壁，曰‘向翁乞取还乡梦，留得凌云化鹤飞’之句，得非诗谶耶？”贻书报药园，惘然悟。又一年始归，果如林生言。

张山来曰：叙琐屑事，须眉活现，是颊上添毫手也。

寄畅园闻歌记

余怀澹心

吴门徐生君见，以度曲名闻四方。与余善，著《南曲谱》，索余序，余为之序。有曰：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云。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泪。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良辅之言曰：“学曲者移宫换吕，此熟后事也。初戒杂，毋务多，迎头拍字，彻板随腔，毋或后先之。长宜圆劲，短宜遒，然毋剽。五音依于四声，毋或矫也，毋艳。”又曰：“开口难，出字难，过腔难，高不难低难，有腔不难无腔难。”又曰：“歇难，阁难。”此不传之秘也，良辅尽泄之。而同时娄东人张小泉，海虞人周梦山，竞相附和，惟梁溪人潘荆南独精其技，至今云仍不绝于梁溪矣。合曲必用箫管，而吴人则有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毗陵人则有谢林泉，工擫管，以管从曲，皆与良辅游。而梁溪人陈梦萱、顾渭滨、吕起渭辈，并以箫管擅名。盖度曲之工，始于玉峰，盛于梁溪者，殆将百年矣。此道不绝如线，而徐生蹶起吴门，搴魏赤帜易汉帜，恨良辅不见徐生，不恨徐生不见良辅也。

徐生年六十余，而喉若雏莺静女，松间石上，按拍一歌，缥缈迟回，吐纳浏亮，飞鸟遏音，游鱼出听，文人骚客，为之惝怳，为之神伤，妙哉，技至此乎！

一日，徐生语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复作少年狡狯事。得吾之传者，乃在梁溪。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龙、二泉间，不可不见此人。"闻此由，余心识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经梁溪，适颍州刘考功公勇，拥大航西门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吴明府伯成、秦宪使补念、顾孝廉修远，及其子文学天石、朱公子子葆、刘处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则挟歌者六七人，乘画舫，抱乐器，凌波而至，会于寄畅之园。于时天际秋冬，木叶微脱，循长廊而观止水，倚峭壁以听响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纻衣，蹁五丝履，恂恂如书生，绰约若处子。列坐文石，或弹或吹，须臾歌喉乍转，累累如贯珠，行云不流，万籁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岂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敛袖低眉，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弦，十翻箫鼓，则授之李生。李生亦吴人，是夕分韵赋诗，三更乃罢酒。次日复宴集宪使家，六七人又偕来各奏技，余作歌贻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谬。良辅之道，终盛于梁溪。而留仙父子，风流跌宕，照映九龙、二泉间者，与山俱高与水俱清也。是为记。

张山来曰：吴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竞所长，唯最后一人为最善。听者止数人，不独忘言，并不容赞，予神往久矣。今读此记，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陈小怜传

杜濬十泉

陈小怜，郯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乱，失所，落狭斜。有贵公子昵之，购以千金，贮之别室，作小妻，相好者弥年。大妇知之，恚

甚，磨砺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议遣，居间者以为奇货，遂将小怜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斜狭也。小怜姿慧不凡，遂倾动都人士，声价翔贵，虽达官富人，有华筵上客，欲得小怜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殷勤，为期旬日之后，然后得其一至。时燕聚四方之士，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结束济楚，媚态百出，自谓必得当于小怜，小怜弗睇也。

而钱唐知名士范性华者，老成人也，馆于燕。一日，以赴某公宴，遘小怜，虽颇异其姿，然平淡遇之耳。范时年五十余，人地固自轩轩，顾貌已苍然，意不在佻达。而小怜一见，独为之心醉，注目视范。自入座以至酒阑，目不他视。凡范起则视其起，范步则视其步，范复就座则视其就座，往则目送，旋则目迎，己或时起，数步之外，必回头视范，如恐失之。小怜固素谨，忽如此，举坐咸诧异，范反为之跼蹐不自得，笑而左右顾，而小怜自如也。将别，则详问范姓字，归而朝夕诵之。有潘生者，往来于其家，又素识范，谓小怜曰："尔念范君如此，盍往访之？"小怜正色曰："吾既已心许范君终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犹恐其难致，试走伻探之。值小怜是日有巨公之约，肩舆在门矣。立改其所向，语其妪曰："某公之约，一惟汝多方辞绝之，我赴范君召，不顾矣。"

小怜至范所，语次，谓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间注目视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怜曰："吾见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时小怜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从良固甚善，然当择年相若者，吾岂若偶耶？"小怜应曰："君误矣。三十年以内所生之人，岂有可与论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尝读书，粗通朱子《纲目》。范初无意，至是固已心动矣。因留连旬朔，相与定盟，然后去。而小怜所与一时宦，方与范相忌，闻之，雅不能平，辄计致小怜曲室中，出而扃其户以困之。小怜顾室中，有髹几长丈余，遂泚笔于几上，书"范性华"三字几千百满之。时宦归而睹几上字，色

变不能言。

燕中尝作盛会，广召宾友及狎客妓女皆与。酒酣，客为觞政，下令人各引满。既酌，自言其心上人为某，不实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怜，或戏之曰："尔心上人多矣，莫适言谁也。"小怜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满酌，一饮绝沥，覆觞大呼曰："范性华！"举座相顾，以为此子无所引避矣，其笃挚至于此。然久之无成事，范于是仰天叹曰："醇政独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举一女子，而忍负之也？且小怜与吾约者，极不难耳。督过愆期，至于舌敝。金台之下，识范性华者多矣，而将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为？"乃为诗自伤云："只愁世少黄衫客，李益终为薄幸人。"信乎，其为薄幸人矣。小怜以河清难俟，竟为有势者强劫以去，犹留书与范云："非妾负君，妾终不负君也。"噫！是可悲矣。

先是，小怜每数日不晤范，辄废眠食；及范至，则又庄语相勉以大义。且曰："出处一不慎，则君之词翰，俱可惜矣。"闻者以为此非巷中人语。又力劝范迎其室人来燕中，曰："小怜异日得事君子，固甘为之副。"范用其言，既而得与室人病诀，厚为之殡，祭吊成礼，小怜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无山人赞曰：昔晋羊皇后丑诋故夫以媚刘聪，其死也，化为千百亿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陈小怜何人？独不以故夫为讳。而吾友范性华，以似其故夫见许，岂羊皇后之教反不行于女子乎？噫！是为立传。

张山来曰：层次转折，无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语，一见不复再见，是文之有品者。

卖花老人传

宗元鼎定九

卖花老人者，不知何许人。家住维扬琼花观后，茅屋三间，旁有小阁，室中茗碗丹灶，经案绳床，皆楚楚明洁。柴门内方广二亩，以种草花为业。家尝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广陵人邵平种也。所种芍药、玫瑰、虞美人、莺粟、洛阳、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钱、剪春罗、剪秋罗、朱兰、蓝菊、白秋海棠、雁来红，共十数种。朝晨担花向红桥坐卖，遇文人墨客，即赠花换诗而归。或遇俗子购之，必数倍其价，得钱沽酒痛醉，余者即散诸乞儿，市人笑为花颠。尝九日渡江，经旬不归。人问之，答曰："吾访故人殷七七于铁瓮城中耳。"袖中出杜鹃花一枝，红芬可爱。所往来者，有笔道人、珏道人，围棋烹茗为乐。珏道人，疑即唐广陵人李珏，以贩籴为业成仙者；笔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颜笔仙耳。昔琼花观中，有黄冠持画一轴献帅守，字皆云章鸟篆不可识。使人尾之，乃入观后井中玉勾洞天深处。相传老人，或为童子，或为黄鹤，千年于兹矣，识者谓即黄冠后身云。

张山来曰：逸趣横溢，澹宕多姿。

神钺记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乡有不孝子王某，父早丧，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拥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即恣口谇骂。生一子，甫数月，母抱之，视釜沸候。儿忽腾跳堕釜中，母知不救，即潜窜。不孝子闻儿叫，起视已死，乃大恨曰："媪杀我子！"扪厨得刀，遂出。离家百武，有关帝庙，母见不孝子至，闪入庙，伏神座下。不孝子拈刀入，忽帝旁周将军像从座跃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项。庙祝闻刀声铮然，趋出，则不孝子流血满地，而周将军一足尚在门限外未入。呼问老母，具述其事，盖几不免而神救之也。自

是远近喧传其庙周将军灵爽，竟以金重装其像，足仍门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乡者，日裹粮走谒。予过玉山，居停叶七十为道其异。夫帝庙，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铁钺也；木偶之将军，非有血气知觉指臂运动也。然异变所激，则金可使飞，土可使跃，块然之手足可使逾阈而搏。假令神不馘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视子之刳刃其母而不之救，无为贵神矣。然必无是也。即使更入他庙，神之铁亦皆能跳而馘之也。苏子瞻云：掘井得泉，水非专在于是。而世不察，或疑为诞，或以为像之灵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窥管刻剑而不达于感应之义者也。数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孙堕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径石罅中，诱其母归过之。索椎，手既入，石辄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声罪，宛转石间，数日死。以理言，石岂开阖啮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触皆为难矣。

张山来曰：阅至不孝子弑逆处，令人发指眦裂；读至神钺砍颈处，令人拍案称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为未必即有报应耳，则曷不取是篇而读之也？

又曰：吾乡有一人，负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犹谓未足。又欲挟强而贷，至戚不能缄默，因诉其族人，此人遂大诟，遽逼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虽未如其言，而此言则亦难逭于神钺者矣。吾愿世之为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贻伊戚也。

焚琴子传

顾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闽之诸生也。为人磊落不羁，伤心善哭，类古之唐衢、谢翱，而才情过之。为诗文，下笔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乡试，文已为主司所赏，及观五策，指陈时事太过，至斥耿氏，

以为包藏叛志，主司乃惧不敢录，遂下第。生遂弃诸生不为，登鼓山所谓天风海涛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声曰：“今天下将有变，得如余者数辈，委以兵农财赋诸大政，犹可镇定。顾乃郁郁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儿曹口臭者登廊庙而食肉，诚何为哉，诚何为哉！余且烧其诗书，绝笔不为文矣。”既而三藩继叛，闽亦疲于兵革，悉如生所料云。

生既不得志，出游于潮，过潮刺史韩文公庙，读其逐鳄文，哭之。又历韶、惠、广、雷诸郡，悲岭海之烟瘴，思寇莱公谪雷时，枯竹生笋，蜡泪成堆，风流如在也，则又哭之哀。听鹧鸪作行不得哥哥声，则抗音而哭以乱其鸣。久之，学琴于惠州僧上振，得其音节之妙，遂归，变姓名，以琴游八闽。王公大人争延致而听其琴，有愿从而学者，虽善，然终莫能及也。久之，有将军自满洲来，驻防闽省，嗜琴，厚礼延生，使鼓琴于幕下。将军据上坐，而置一座于旁，命生坐。生怒目视将军曰：“吾博通万卷书，而明公惟知马上用剑槊，吾岂为若门下士耶？奈何不以宾礼见而屈于旁，吾不能鼓琴矣。”奋衣径出，不顾。将军惭，下与抗礼谢罪，强留之，乃踞上坐为一鼓琴。将军称善，左右无不竦听。然其声凄怆噍杀，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雍雍如鸾凤鸣，今枝上无螳螂捕蝉，而弦中忽变西北肃杀声，何也？岂军中殆将有警耶？”抚琴毕，三军之士皆为嗟叹，有流涕者。生尽醉，痛哭上马而去。将军赠之金，不受。后此军沦于海澄焉。

久之，闽人目生为琴师，虽江浙间颇多闻其名者，然当道不以礼遇，招亦不往，往亦不为久留。常酒后耳热，摔琴于地，引满大卮，放言高论，惊其座宾，谈古今得失，虽老师宿儒深通经济者，不能难也。其最爱童子曰金兰，亦善琴，独得生传，常负奚囊从生游数千里外。生诗成，金兰辄缮录之盈帙。客访生不遇，金兰代为款接，以生惊人句示人，由是人颇异之，以为抱负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隐于琴。然当事卒莫有荐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笃于伉俪，妇陈氏，少生十

岁，亦颇知书嗜音。生尝入为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鬓影萧疏，顾而乐之，以为闺房清课，亦人生韵事。忽一日，谓其妇曰："吾向闻红颜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岁行在卯当死，岂汝亦天上人，不久当去耶？"因感慨悲伤，为弹别鹄离鸾之曲。曰："琴音和，吾与汝尚无恙。然第七弦无故忽绝，少而慧者当之。"居数日，金兰死，生抚尸一哭，不胜其悲。吐血数斗，曰："吾死后，《广陵散》绝矣。"遂焚其琴，不复鼓也，因自号"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竟卒，闻其妇先亡一岁云。

顾子曰：焚琴子之事，余盖闻之漳州陈别驾云。别驾为余言最详，因嘱余亟为立传，殆古之有心人也。观生之少而肆于文，文不得志而游，一寄于琴，再寄于哭，卒之无有识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伤于情而碎于琴也。然生流风余韵，宛在丹山碧水之间，迄今登鼓山之亭，如闻其哭焉，生其化鹤而来归乎？松风夜弦，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张山来曰：予尝观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鸣。心窃议之，以为若辈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树立，仅与肉食者等耳。今观焚琴子能预识耿氏于未叛之先，则其器识，诚有度越寻常者，未可谓此中无人也。

四氏子传

张明弼琴牧

四氏子，万历初吴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为名焉。氏子家虽贫，亦产清门，凡缨缓之徒，初皆与游，顾其体中痴黠各半，亦复各时。方其黠也，能作诗文，自作自书自讽，声满四邻，若出金石；及其痴也，天地变，黑白贸，亲疏怨德皆相反，妻孥无协志者。其父痛谕之，不从，则挝之，氏子亦报挝焉。久之，恒挝其

父，既而著为论曰：“父子主亲，父若挞子，当其举手之时，亲谊已绝，子安得不报挞？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汤、武诛之，可以称圣；父有罪，子挞之，容得不号贤乎？”又立论古今无真名人，但能诃诋人则名归之。孟子诋杨、墨，庄周诋孔子，韩愈诋佛，岂好诋人哉，自为名焉耳。故氏子遇当世大儒，其声名经旸谷、达濛汜者，皆极力詆诟之。且作嗔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见至有受其大诟者。氏子既挝父母，詈兄嫂，诋谌当世之岳立者，国人皆鄙之，渐不与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赀食之，氏子未厌，有所如皆枳棘，则益卞急自恣，弃书不读，但好《世说》、《水浒》。

尝有人扣其门，氏子则怒曰：“谁敢扣若爷门耶？”曰：“我也。”曰：“谁为我？我为谁？”急取大棒击其胫。出行，见人有俯首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则相搏。见仰首者，曰：“骄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辄挂阂。既乃以所搏人自嫁于众曰：“彼为彼妻之厚我也，而仇我。虽然，岂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饰，诳我者也。”轻薄者竞传之。剧言苦语，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洁门。其妻，中庸人也，稍劝之，氏子则手格之曰：“吾厚其妻，尔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长，皆心诽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诡也，则家相告曰：“慎毋与四氏子游。有与立谈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秽豕也。昔有犬豕卧偃厕中，见狮子过，则负溲溺以侮之，狮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负秽来，谨避之而已，勿与角也。”于是氏子居都会中，若空庐，行巷市间，惟逢鸡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则念《世说》中祖珽获髻上叵罗，袖中金叠，因遇物即怀之。人或率众追夺，指名于千百人之前，他人丑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筑栅之事，终岁召人，人无肯与同役者。

如此十余年，颇自悔。其所亲因从容语之曰：“若为儒，而挝父母，何也？”曰：“吾与父母戏耳，何尝尽力挞之哉？且悔挝之，必沽

酒以释之。”“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戏耳。且子视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迹者，吾当罪。”“子之尽绝六亲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戏耳。乃吾六亲百朋，无一达人，见我辄物而不化。彼绝我，我宁绝彼耶？”其人曰：“子每诋通人达士以为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尽戏也。吾戏言江水不如吾沼，江与沼不移位，岂非戏耶？”其人曰：“若之戏则尽然矣。今日者，名败身辱，父兄不以为子弟，交游不以为朋友，处环堵之室，上漏下湿，烟断粮绝，子何不尽以戏周旋之，顾怨尤侘傺乃尔耶？”氏子默然无以应。无何，其长子某，少亦韶令，将弱忽得狂疾，终日喃喃詈人，然听其所詈，则皆其父也。其父至，则枚数其罪而挞之。氏子号叫，不得免。或言惨于氏子父被挞时，氏子乃械子囚诸室，则以一木为其父，诘之曰：“父母可挝乎？”又代应之曰：“不可。”曰：“是宜挞。”日挞至百数，其余罪皆然。数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犹及识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莹然，若攫食之鸱。颐颊矜张，若索斗之鸡。其气如含瓦砾，抱荆棘，有触即摘射。邑人谓其顽鬙不友，似浑敦；不可教诲，不知话言，似梼杌；恶言诬善，贪冒货贿，又似穷奇、饕餮。以为兼有四氏之长，故目为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为皆戏耳。”虽然，四氏子戏，其子数木之罪而日挞之，岂亦戏狂耶？或以戏谏耶？今死矣，亦可云戏死耶？夫其父则狂，而反号其子为狂；其子父木而挞之则戏，而其父反以诸罪为戏，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愦愦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与手，作天之口与手而日数之，日挞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则诚戏耳，四氏子乌乎戏？

张山来曰：世岂真有若人耶？然观“吾犹及识之”云云，则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诚近于戏，当亦未尝不悔之耳。后乃假手其子以巧报之，则彼苍之文过也。

卷五

柳夫人小传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钱牧斋宗伯爱姬也。慧倩工词翰，在章台日，色艺冠绝一时，才隽奔走枇杷花下，车马如烟，以一厕扫眉才子列为重。或投竿衒饵，效玉皇书仙之句，纸衔尾属，柳视之蔑如也。即空吴越无当者，独心许虞山，曰："隆准公即未夐绝古今，亦一代颠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游蓬岛，宴桃溪，不如一见温仲圭。吾可当世失此人乎？"遂因缘委币。柳既归宗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至，风追电蹑，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走鬟报赐，宗伯毕力尽气，经营惨淡，思压其上。比出相视，亦正得匹敌也。宗伯气骨苍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艳秀发，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时亦逊之。于时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云。宗伯于柳不字，凡有题识，多署柳君，吴中人宠柳之遇，称之直曰柳夫人。

宗伯生平善逋，晚岁多难，益就窭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乡里豪黠颇心易之，又嗛宗伯公墙宇孤峻，结侣伺衅。丙午某月，宗伯公即世，有众骤起，以责逋为口实，噪而环宗伯门，搪撞诟谇，极于虣辱，孝廉魂魄丧失，莫知所出。柳夫人于宗伯易箦日，已蓄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当之。"好语诸恶少："尚书宁尽负若曹金？即负，固尚书事，无与诸儿女。身在，第少需之。"诸恶少闻柳夫人语，谓得所欲，锋稍戢，然环如故。柳中夜刺血书讼牍，遣急足诣郡邑告难，而自取缕帛结项死尚书侧。旦日，郡邑得牍，又闻柳夫人死，遣隶四

出，捕诸恶少，问杀人罪。皆雉窜兔脱，不敢复履界地，构尽得释。孝廉君德而哀之，为用匹礼，与尚书公并殡某所。吴人士嘉其志烈，争作诗诔美之，至累帙云。

东海生曰：柳夫人可谓不负虞山矣哉！或谓情之所钟，生怜死捐，缠绵毕命，若连理枝、雉朝飞、双鸳鸯之属，时有之矣。然柳于虞山岂其伦耶？夫七尺腐躯，归于等尽，而掷之当侯嬴以存弱赵，杵臼以立藐孤，秀实以缓奉天之危，纪信以脱荥阳之难，或轻于鸿羽，或重于泰山，各视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组下报尚书，而纾其身后之祸，可不谓重与？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闻择所从；耆卿月仙，齐丘散花女，得所从矣，而节无闻。韩香、幼玉、张红红、罗爱爱之流，节可录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张尚书燕子一楼，然红粉成灰，尚在白杨可柱之后。夫玉容黄土之不惜，而顾以从死之名为地下虑，荒矣。微曰舍人，泉台下随，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寻之操，或以一念隳；生平之疵，或以晚节覆。遂志赴义，争乎一决，柳夫人存不必称，而没以馨，委蜕如遗，岂不壮哉！

张山来曰：前半如柳萦花笑，后半如笳响剑鸣，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换心记

徐芳仲光

万历中，徽州进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饶赀，而不谐于族。其足两腓，瘦削无肉，或笑之曰：“此相当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进士公，教之读书，性奇僿，咿唔十数载寻常书卷，都不能辨句读。或益嘲笑之曰：“是儿富贵，行当逼人。”翁闻益恚。有远族侄某，负文名，翁厚币延致，使师之，曰：“此子可教则教，必不可，当质语

予，无为久羁。”侄受命，训牖百方，而懵如故。岁暮辞去，曰：“某力竭矣。且叔产固丰，而弟即鲁，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强？”翁曰：“然。”退而嗔语妇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饯师，而私觅大梃，靠壁间，若有所待。盖公恨进士辱己，意且扑杀之，而以产施僧寺，作终老计。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进士窃语，使他避。进士甫新娶，是夜合户筹议：欲留，恐祸不测；欲去，无所之。则夫妇相持大哭，不觉夜半，倦极假寐。见有金甲神拥巨斧，排闼入，捽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别取一心纳之，大惊而寤。

次日，翁延侄饮为别。翁先返，进士前送，至数里，最后，牵衣流涕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师何忍某之归而就死？”师矍然曰：“安得此达者言？”进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时颇觉胸次开朗，愿更从师卒业。”因述夜来梦，师叩以所授书，辄能记诵，乃大骇，亟与俱返。翁闻剥啄声，掣梃门俟，已闻师返，则延入。师具以途中所闻告，翁以为谬。试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颖大著，不数岁，补邑诸生；又数岁，联捷成进士。报至之日，翁坐胡床，大笑曰：“乃公自是免于乞矣。”因张口哑哑而逝。族子某为郡从事，庚辰与予遇山左道中，缕述之。古今未闻有换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诚所激，人穷而神应之。进士之奇颖，进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谓德慧存乎疢疾者也。

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换者多矣，安得一一捽其胸剖之，易其残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奸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给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纳之，而因易之哉？

张山来曰：有形之心不能换，无形之心未尝不可换。人果肯换其无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换之耶？则谓进士公为自换其心也可。

秦淮健儿传

李渔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间有一儿，貌魁梧，色黝异，生数月便不乳，与大人同饮啜。周岁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长有膂力，善拳击，尝以一掌毙一犬，人遂呼为健儿。健儿与群儿斗，莫不辟易。群儿结数十辈攻之，健儿纵拳四挥，或啼或号，各抱头归，诉其父兄，父兄来叱曰："谁家豚犬，敢与老子相触耶？"健儿曰："焉敢相触，为长者服步武之劳，则可耳。"乃至父兄前，以两手擎父兄，两胫去地二尺许，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颠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乡人哄焉。

健儿性善动，不喜读书，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师夏楚之，则夺朴裂眦曰："功名应赤手致，焉用琐琐章句为？"师出，即与同塾诸儿斗，诸儿无完肤。又时盗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饮，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为人牧羊，每窃羊换饮，诈言多歧亡，主人怒，复见摈。时已弱冠矣。闻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时也。"即去海上从军，从小校擢功至裨将。与僚友饮，酒酣斗，力毙之，罪当死，遂弃官，逃之泗，易姓名，隐于庖丁。民家有犊，丙夜往盗之，牵出，必剧呼曰："君家牛我骑去矣。"呼竟，倒骑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风，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适市物色之，健儿曰："昨过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后取，道也。奚其盗？"索之，则牛已脯矣，无可凭。市中恶少，推为盟主，昼纵六博，夜游狭斜，自恃日甚。尝叹曰："世人皆不足敌，但恨生千载后，不得与拔山举鼎之雄一较胜负耳。"

邑使者禁屠牛，健儿无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扬间售之，得三十金。将归，饮旅馆中，解金置案头。酒家翁见之，谓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儿掷杯砍案曰："吾纵横天下三

十年，未逢敌手。有能取得腰间物者，当叩首降之。”时有少年数人，醵于左席，闻之错愕，起问姓名里居，健儿曰：“某姓名不传，向尝竖功于边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诸英难。”少年问：“能敌几何辈？”健儿曰：“遇万万敌，遇千千敌。计人而敌，斯下矣。”诸少年益错愕。健儿饮毕，束装上马，不二三里，一骑追之，甚迅，健儿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则一后生，健儿遂不介意。后生问：“何之？”健儿曰：“归泗。”后生曰：“予小子亦泗人，归途迷失，望长者指南之。”于是健儿前驱，马上谈笑颇相得。健儿谓后生曰：“子服弓矢，善决拾乎？”后生曰：“习矣，而未闲。”健儿援弓试之，力尽而弓不及彀，弃之，曰：“此物无用，佩之奚为？”后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无用耳。”乃引自试，时有鹭唳空，后生一发饮羽，鹭坠马前，健儿异之。后生曰：“君腰短刀，必善击刺。”健儿曰：“然。我所长不在彼，在此。”脱以相示。后生视而剧曰：“此割鸡屠狗物，将焉用之？”以两手一折，刀曲如钩；复以两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儿失色，筹腰间物非复我有矣。虽与偕行，而股栗之状，渐不自持。后生转以温言慰之。复前数里，四顾无人，后生纵声一喝，健儿坠马。后生先斩其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马！”健儿匍伏请所欲。后生曰：“无用物，盍解腰缠来献！”健儿解囊输之，顿首乞命。后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犹草莱，何足诛锄！”拨马寻故道去。健儿神气沮丧，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长物，但半世英雄，败于乳臭儿之手，何颜复见诸弟兄？遂不归泗，向一村墅，结庐卖酒聊生。每思往事，辄恧恧欲死。

一日，春风淡荡，有数少年索饮，裘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气豪纵，又似长安游侠儿。击案狂歌，旁若无人，且曰：“涤器翁似不俗，当偕之。”遂拉健儿入座。健儿视九人皆弱冠，唯一总角者，貌白皙若处子，等闲不发一言，一言则九人倾听。坐则右之，饮则先之。健儿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尝谋面，睇视之，则向斩马劫财之人也。谓健儿曰：“东君尚识故人耶？”健儿不敢应。后生曰：“畴昔途中，解腰缠赠我者，非子而谁？我侪岂攘攫者流，特于邮旁肆中

闻子大言恐世，故来与子雌雄。不意竟输我一筹，今来归赵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头，曰：“此母也，于今一年，子当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儿不敢受。旁一后生拔剑努目曰：“物为人攫而不能复，还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为！”健儿惧，急内袖中，乃治鸡黍为欢。诸后生不肯留，归金者曰：“翁亦可怜矣，峻拒之则难堪。”众乃止。时爨下薪穷，健儿欲乞诸邻，后生指屋旁枯株谓之曰：“盍载斧斤？”健儿曰：“正苦无斧斤耳。”后生踌躇久之曰：“此事须让十弟，我九人无能为也。”总角者以两手抱株，左右数挠，株已卧矣，遂拔剑砍旁柯燃之。酒至无算，乃辞去，竟不知其何许人。健儿自是绝不与人较力，人殴之则袖手不报。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儿则以衰朽谢之。后得以天年终，不可谓非后生力也。

张山来曰：尝见稗官中，有《赵东山夸技顺城门》，其事与此相类。甚矣，毋谓秦无人也。

山东四女祠记

黄始静御

丙辰十月，出都门，畏陆行之劳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将至黄河崖，过一村，风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镇也。”初未详四女何以名。泊少间，风息，卧舟中闷甚，起行崖岸间。一望荒沙，市人皆闭户，无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无人焉者。入门，阒如也。庭一碑，藤藓网布，碑前古树，半无枝叶，秃而龙身。右转得一径，进则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庞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发高髻，咸非近世饰。独两旁侍坐者四人，虽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齿，皎若好女子，心颇疑之，无从询其说。乃扪藤剥藓，拭其文读之，盖明成化年碑也。

碑载汉景帝时，地有傅姓长者，好善，年五十，无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礼。寿日觞父，父曰："吾五十无子，奚寿为？"四女愀然曰："父期于子者，为终养计也。儿即女，亦可代子职，养父母，父母其勿忧。"明日，俱改男子装。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亲。时佛未入中国，惟读五经、百家、周秦以上书，博览奥义如大儒。间则行善事，德化洽于乡里。庭前古柏树，叶生龙爪，树身生鳞，金色灿然，乡里咸骇异，以为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乐降于庭，树化为龙，载翁媪及四女上升而去。里人感之，遂为建祠。今所树趾遗迹也。呜呼！自汉景帝迄今，不知千几百年。及遍考东国舆图纪载，都无所谓四女祠者。而孝感之报，徒得之于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轶事，其湮没不传者概不乏云。

张山来曰：昔汉缇萦上书赎父罪，因除肉刑；此只一人耳，不难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尤为仅见也。

鲁颠传

朱一是近修

颠不知何里人，独行吴越间。体上裸，披单大襆。襆中圆一孔，下体着絮厚裩，污重染，不易也。鬓飞蓬，足跣而跳。手一龟，龟习颠，颠俯首则龟昂，鼻息相接以为常。颠所过，群儿什百怪随之。颠即踞地展襆，头出中孔，伸缩像龟行，群儿狎且笑。又坦腹命群儿拳，腹坚，群儿争拳之，痛，更击以石，石碎，腹橐橐然。颠喜酒，酒鼻饮，群儿愿观颠鼻饮，多就家索酒酒颠也。夜倒悬桥梁或城女墙卧，鼾鼾焉。横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颠归，问吐纳水火之术，不答，惟日戏群儿如故。颠食尽一器，徐故予大器，无问多寡，食辄尽。又故以肥腻、冷水诸不可口物内器，无问多寡予颠，颠亦食辄尽。问颠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窥之，见颠方呼呼然，俯水

面饮前浴人垢，不更去己垢也。夜无桥梁城女墙，则悬足架上，垂首卧。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颠起，入问之，颠语庄，微及日用细碎，卒不答吐纳水火事。在吴越十余年，人皆识之。一日过华亭，太守方岳贡，出见市儿数百，哗曰："颠来，颠来！"怪问颠，不答。再问，再不答。以为惑民，系且杖，杖下而颠死矣。后有人入杭之西山，复见颠曳杖躄躄行。朱子曰："颠，吾知其不死。"

张山来曰：世人谓颠为颠，吾知颠必以世人为颠，则谓颠非倒卧而世人为倒卧，亦无不可。

林四娘记

林云铭西仲

晋江陈公宝钥，号绿厓。康熙二年，任山东青州道佥事。夜辄闻传桶有敲击声，问之，则寂无应者。其仆不胜扰，持枪往伺，欲刺之。是夜，但闻怒詈声。已而推中门突入，则见有鬼青面獠牙，赤体挺立，头及屋檐。仆震骇，失枪仆地。陈急出诃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闻尊仆欲见刺，特来受枪耳。"陈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计何疏也？"陈愈怒。迟明，调标兵二十名守门。抵夜，鬼却从墙角出，长仅三尺许，头大如轮，口张如箕，双眸开合有光，嬰跚于地，冷气袭人。兵大呼发炮矢，炮火不燃；检𢿱中矢，又无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众兵头面掠过，亦不之伤，兵惧奔溃。陈又延神巫作法驱遣，夜宿署中。时腊月严寒，陈甫就寝，鬼直诣巫卧所，攫去衾毡衣裤。巫窘急呼救，陈不得已，出为哀祈。鬼笑曰："闻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掷还所攫。次日，神巫惭惧，辞去。自后署中飞炮掷瓦，晨昏不宁。或见墙覆栋崩，急避之，仍无他故。陈患焉。

嗣余有同年友刘望龄赴都，取道青州，询知其故，谓陈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阳则有阴。若不急于驱遣，亦未扰扰至此。”语未竟，鬼出谢之。刘视其狞恶可畏，劝令改易颜面。鬼即辞入暗室中，少选复出，则一国色丽人，云鬟靓妆，袅袅婷婷而至。衣皆鲛绡雾縠，亦无缝缀之迹。香气飘扬，莫可名状。自称为林四娘，有一仆名实道，一婢名东姑，皆有影无形，惟四娘则与生人了无异相也。陈日与欢饮赋诗，亲狎备至，惟不及乱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狱，则为廉访始末，陈一讯皆服。观风试士，衡文甲乙悉当，名誉大振。先是，陈需次燕邸，贷京商二千缗，商急索，不能应，议偿其半，不允。四娘出责之曰：“陈公岂负债者？顾一时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图利败检，于汝安乎？我鬼也，不从吾言，力能祸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丽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当知我在京庐舍职业。”四娘曰：“庐舍职业，何难详道？汝近日于某处行一负心之事，说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骇，辞去。陈密叩商所为，终不泄。其隐人之恶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诗，多感慨凄楚之音，人不忍读。凡吾闽有访陈者，必与狎饮，临别辄赠诗。其中廋词，日后多验。有一士人悦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无礼！”喝令杖责，士人欻然仆地，号痛求哀，两臀杖痕周匝。举坐为之请，乃呼婢东姑持药饮之，了无痛苦，仍与欢饮如初。

陈叩其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祯年间，父为江宁府库官，逋帑下狱，我与表兄某悉力营救，同卧起半载，实无私情。父出狱，而疑不释。我因投缳以明无他，烈魂不散耳。与君有桑梓之谊而来，非偶然也。”计在署十有八月而别，别后陈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陈补任江南驿传道，为余述其事，属记之。

林子曰：《左氏传》言涉鬼神，后儒病其诬。余窃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余年中，岂无一二人出于见闻所不及乎？今陈公绿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语者。且吾乡士人，往往有亲见之者。王龙溪云：神怪之事，圣人不语。力与乱明明是有，怪与神岂得云无？鬼能见形预人

事，不可谓非神怪矣。然强魄暂留人间，终归变灭，不能久存。是在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无，皆惑也。此圣人所以不语也夫。

张山来曰：先君明季时客楚抚军署中，宾客杂遝，室无空虚。旁有园，扃鐍甚固。先君谓众客曰："曷不迁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内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询其状，乃知前抚军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际清风明月，辄见形于回廊曲槛间，徘徊徙倚，如不胜情。人惧其为祟，故常扃之。先君大喜曰："审若是，是固我所祷祀而求者也。"遂请独居其内，日以二小童给侍，夜则遣去，冀有所遇，而卒无所见闻。事载《天山楼随笔》。今林四娘独能变现若此，则又何也？岂必无罪而冤死者乃能为厉耶？

乞者王翁传

徐芳仲光

洒口王氏，谯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尝行乞至拏口陈长者家，日尚早，小憩门首，有顷户启，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倾洒去。有声铿然，随水堕地，视之，金钏也。翁大喜，复念此钏必主妇洗妆置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妇索钏不得，而疑鬟盗，或挞之急，且有变。吾贫人，横得重资，未必能享；而贻鬟累，以至不测，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闻户内喧声，似有所诃责。斯须，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掷。翁急前，持抱问故。鬟掷愈力，曰："主妇失钏，而枉予盗。予何处得钏？与挞死，宁溺死！"翁曰："然。钏在，毋恐。"乃出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鬟入报，主妇以为谩，遣僮出问翁，具以实对。事闻长者，长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壮男子也。因问："若能为我任奔走乎？"对曰："幸甚。"于

是使司门户稽察，辄胜任。则又使出入市买，征责租课，又辄称。长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庄佃某所。翁益殚竭心力，以谨恪报。长者知翁可任，益亲爱，待以家人礼。诸钱谷会计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渐裕，而所娶鬟生数子，皆颖敏，既长，使之分道商贩，遂大富，致产巨万。翁乃谢陈氏事，携鬟与子归洒口，为素封家。享年耄耋，孙曾辈读书为诸生者十余人，翁皆及亲见之。今门第人文之盛，与陈颉云。

噫！一乞人得金镮值数十金，可以饱矣，返之奚为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计主妇之重责鬟，鬟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脱其祸，仁也；救鬟得鬟，而免于乞，智也。使翁匿镮而往，十数金止矣，卒岁之奉耳，视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户外时，岂尝计及此哉？而报随之。谓天之无心，又安可也？今之读书明礼义，据地豪盛，长喙铦距，择弱肉而食之，至于冤楚死丧，宛转当前而不顾者，盖有之矣。况彼遗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于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贤，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贫至于乞，此其子孙之所深讳，而子暴之，无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传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贵。名与贵不关其所遭，关其人之贤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贤，王氏子孙当世世师之，又奚讳乎？师其廉仁且智者，以穷则守身，而达则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宁足讳也。彼行之不道，虽荣显贵势，若操、莽、惇、卞、杞、桧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为，而其子孙所羞以为祖父者也。"

张山来曰：东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然则可以陪乞儿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盖乞人一种，非至愚无用之流，即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为倡优隶卒，不肯为机械以攫人财，不得不出于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则又为此中翘楚矣。

雷州盗记

徐芳仲光

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诘朝，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噫！是盗矣。"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谒，监司饮之酒，出其子质，不辨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捽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云。

东陵生闻而叹曰："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贤也，将间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赀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东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张山来曰：以国法论之，此群盗咸杀无赦。以民情论之，则或尽歼群从，而宽其为守之一人，差足以报其治状耳。若今之大夫，虽不罹国法，而未尝不被杀于庶民之心中也。

花隐道人传

失名

道人姓高氏，名眩，字公旦。其先晋人也，商于扬，家焉。至道人，贫矣，徙商而读。顾读异书，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断古今事。见世窃儒冠目瞶瞶然者，弃去，羞与伍。慕朱家、郭解为人，尚侠轻财，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蹶张，则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时援手。故扬人倾心，四方贤豪来者，闻道人名，多结欢焉。甲申，知乱将作，移家避南徐。时阉帅鳞集江上，争罗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为，蠖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扬中兵祸惨，民鸟兽散，道人独先众入城访亲知，吊死扶伤，阴行善多。然道人是时感念深矣。自以遭时变乱，年壮志摧，流离困折，无复风尘驰骤之思。乃筑室黄子湖中，弃其鲜肥素习，衣大布衣，箨冠草履，曳杖篱落间，挽渔父牧儿与饮，饮辄醉，放歌湖滨，湖水为沸扬，似鸣不平者。

未几，岁大涝，居沉于水，道人曰："未闻巢父买山而隐，独支遁见讥耶？古之大隐，有隐市者，吾何为不然？"爰走扬城东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锸拨瓦砾，结庐数楹，一几一榻，张琴列古书画，携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乐也。宅旁筑匡墙，围地数亩，植菊五百本。一仆长须赤脚，善橐驼之术，道人率之艺植灌溉。夏日当午，虫有长颈乌喙寇菊颠者，秋有白皙如蚕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为渠魁，他虫种种咸治无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护朝夕，故菊茂于常。始自蓓蕾以及烂漫，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叠也如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玄酒，其香如蕕蔔。道人洞开其门，门如市；虚辟其堂，堂如肆。往来如织，观者如堵，不见主人，见其扁额曰"花隐"，咸谓之花隐道人，若忘其昔之为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诮之曰："子隐于花，则善矣。然花隐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见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张山来曰：从来隐于花者，类多高人韵士，而菊则尤与隐者

相宜。妙在全不蹈袭渊明只字，所以为高。

卷六

张南垣传

吴伟业骏公

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少学画，好写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垒石。故他艺不甚著，其垒石最工。在他人为之，莫能及也。百余年来，为此技者，类学崭岩嵌特。好事之家，罗取一二异石，标之曰峰，皆从他邑辇至。决城圃，坏道路，人牛喘汗，仅而得至。络以巨缠，锢以铁汁，刑牲下拜，劖颜刻字，钩填空青，穹窿岩岩，若在乔岳，其难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鸟道，游之者钩巾棘履，拾级数折，伛偻入深洞，扪壁投罅，瞪盼骇栗。南垣过而笑曰："是岂知为山者耶？今夫群峰造天，深岩蔽日，此夫造物神灵之所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辄跨数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沟，尤而效之，何异市人抟土以欺儿童哉？惟夫平冈小坂，陵阜陂陁，板筑之功，可计日以就。然后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而人或见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为狮蹲，为兽攫，口鼻含呀，牙错距跃，决林莽，犯轩楹而不去，若似乎处大山之麓，截溪断谷，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回沙；邃闼雕楹，改为青扉白屋。树取其不凋者，松杉桧栝，杂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尧峰，随宜布置。有林泉之美，无登顿之劳，不亦可乎？"华亭董宗伯玄宰、陈徵君仲醇，亟称之曰："江南诸山，土中戴石。"黄一峰、吴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画脉者也。"群公交书走币，岁无虑数十家。有不能应者，用以为大恨。顾一见君，惊喜欢笑如初。

君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举里巷谐媟，以为抚掌之资。或陈

语旧闻，反以此受人调弄，亦不顾也。与人交，好谈人之善，不择高下，能安异同。以此游于江南诸郡者，五十余年。自华亭、秀州外，于白门，于金沙，于海虞，于娄东，于鹿城，所过必数月。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经营粉本，高下浓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树木未添，岩壑已具，随皴随改，烟云渲染，补入无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设。窗棂几榻，不事雕饰，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结构。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骫骳曲随，后有过者，辄叹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

君为此技既久，土石草树，咸能识其性情。每创手之日，乱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踌躇四顾，正势侧峰，横支竖理，皆默识在心，借成众手。常高坐一室，与客谈笑，呼役夫曰："某树下某石，可置某处。"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甚至施竿结顶，悬而下缒，尺寸勿爽，观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学其术者，以为曲折变化，此君生平之所长。尽其心力以求仿佛，初见或似，久观辄非。而君独规模大势，使人于数日之内，寻丈之间，落落难合。及其既就，则天堕地出，得未曾有。曾于友人斋前，作荆关老笔，对跱平碱，已过五寻，不作一折。忽于其颠，将数石盘互得势，则全体飞动，苍然不群。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盖以此也。

君有四子，能传父术。晚岁辞涿鹿相国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于鸳湖之侧，结庐三楹。余过之，谓余曰："自吾以此术游江以南也，数十年来，名园别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荡于兵火，没于荆榛，奇花异石，他人辇取以去，吾仍为之营置者，辄数见焉。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余曰：柳宗元为《梓人传》，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今观张君之术，虽庖丁解牛，公输刻鹄，无以复过。其艺而合于道者欤？君子不作无益，穿池筑台，春秋所戒。而王公贵人，歌舞般乐，侈欲伤财，独此为耳目之观，稍有合

于清净。且张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学愚公之术而变焉者也，其可传也已。作《张南垣传》。

张山来曰：叠山垒石，另有一种学问。其胸中丘壑，较之画家为难。盖画则远近高卑，疏密险易，可以自主。此则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当弃其有余，物少不必补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贫富，随主人之性情，犹必藉群工之手，是以难耳。况画家所长，不在蹊径，而在笔墨。予尝以画上之景作实境观，殊有不堪游览者，犹之诗中烟雨穷愁字面，在诗虽为佳句，而当之者殊苦也。若园亭之胜，则止赖布景得宜，不能乞灵于他物，岂画家可比乎？

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岑，尝言归安茅止生，习于高阳孙少师道公。天启二年，以大学士经略蓟辽，置酒别亲宾，会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为国庆。而今重有忧，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备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虽毁身家，责难逭，况俭觳乎？吾见客食皆精，而公独饭粗，饰小名以镇物，非所以负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谢曰："先生诲我甚当，然非敢以为名也。好衣甘食，吾为秀才时固不厌。自成进士，释褐而归，念此身已不为己有，而朝廷多故，边关日骇，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饥劳，不能以身率众。自是不敢适口体，强自勖厉，以至于今，十有九年矣。"

呜呼！公之气折逆奄，明周万事，合智谋忠勇之士以尽其材，用危困疮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贤中，犹有伦比。至于诚能动物，所纠所斥，退无怨言，叛将远人，咸喻其志。而革心无贰，则自汉诸葛武侯而后，规模气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忧民体国之实心，

自然而忾乎天下者，非躬豪杰之才，而概乎有闻于圣人之道，孰能与于此！然惟二三执政，与中枢边境，事同一体之人，实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鱼。媢嫉之臣，乃不若豚鱼之可格，可不惧哉！

黄冈杜苍略先生，客金陵，习明季诸前辈遗事。尝言崇祯某年，余中丞集生与谭友夏结社金陵。适石斋黄公来游，与订交，意颇洽。黄公造次必于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黄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徐曰："无用尔。"侧身向内，息数十调，即酣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旁公。俄顷，公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及明亡，公絷于金陵。在狱日，诵《尚书》、《周易》，数月，貌加丰。正命之前夕，有老仆持针线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终事也。"公曰："吾正而毙，是为考终，汝何哀？"故人持酒肉与诀，饮啖如平时。酣寝达旦，起盥漱更衣，谓仆某曰："曩某以卷索书，吾既许之，言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顾氏自接公，时自怼，无何，归某官。李自成破京师，谓其夫能死，我先就缢，夫不能用。语在缙绅间，一时以为美谈焉。

金棕亭曰：甘食悦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两公淡嗜好之性，出于自然，故为千古第一流人物。觉闵仲叔之不受猪肝，颜叔子之蒸尽掐屋，尚未免为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迁，今连缀二事，亦宛然龙门合传之体。

郭老仆墓志铭

侯方域朝宗

郭老仆，死而葬于城北之金家桥。其主人为志其墓而铭之曰：老仆名尚，十八岁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应秀才试，以及举孝廉，登进士第，老仆皆身从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凉之塞，南按黔方，北尽黄花居庸边镇上，老仆又皆从。司徒公尝道经华山，攀崖悬洞而陟其巅，老仆则手挽铁索从焉。华山老道士，年百八十岁矣，谓司徒公曰："公，贵人也。然生平丰于功业，啬于福用。当腰围玉而陪天子饭，此后一月难作。凡有五大难，过此可耄耋。此仆当济公于难者也，幸善视之。"然老仆殊不事事。司徒公尝遣视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则老仆自携琵琶，与一妇人饮于鹿邑之城门楼。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师，老仆固请从。至则日酣饮于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仆暮归，醉而尽忘之。司徒公怒而骂，老仆则倚壁而鼾，鼾声与司徒公之骂声更相间也。积二岁余以为常。

司徒公为乌程相所构，下狱顾谓诸仆曰："尔辈皆衣食我，今谁当从乎？"老仆涕泣拜于堂下。司徒公熟视曰："嘻！尔岂其人耶？"老仆前曰："主人盛时，安所事老仆？老仆亦酣醉耳。今老仆且先犬马死，主人又患难，岂尚不尽心力？主人不忆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饮酒，亦不与其家相通，从司徒公于狱者七年。乌程相与韩城相，相继秉政，皆苛深，托诸缇校讶察往事。士大夫亲朋奴仆，往往避匿去。老仆尝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

初，燕女有姚氏者，数嫁不终，饶于财，每曰："我当嫁官人耳。"老仆乃伪为官人。娶之日，取其财易酒食，交欢诸缇校者，故得始终不及于难。后姚氏察知其伪，大哭，骂老仆，以手提其耳，啮其面，面上痕常满。及司徒公出视师，乃以老仆为军官，冠将军冠，

服将军服，以见姚氏。姚氏则大喜。老仆入谢司徒公曰：“老仆嗜饮酒，今七年不饮酒，此后愿日夜倍饮酒以偿之。”久之，饮酒积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仆有四子，其次尝犯军法当死，诸大帅卜从善等，罗拜司徒公曰：“非愿公绌法，乃军中欲请之以劝忠义也。”当是时，郭老仆之名播两河云。

铭曰：汝士大夫之师，而乃居于奴。奴乎奴乎，奴尚则有，士大夫卒无。

张山来曰：老仆之奇，不在后之戒酒，而在前之饮酒。盖戒酒犹属忠义之士所能，若饮酒则大有学问在。苟非日饮亡何，则当司徒盛时，其播恶造业，当不一而足矣。

五人传

吴肃公晴岩

天启朝，逆珰魏忠贤扇虐，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愤彻闾里，匹夫匹妇，发竖心伤。然未有公然发愤抗中贵，殴缇骑，不恤其身家之殒，惟义之殉，若苏民之于吏部周公顺昌者也。尝读《颂天胪笔》，及询之吴父老，未尝不击节慨慕之云。

初，吏部负人望，谒告家居，时切齿朝事，令不便于民者，辄言之当事，苏人德之。会都谏魏公大中被逮，所过州邑莫敢通，吏部轻舠候吴门，相持恸哭，骂忠贤不去口。为约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珰闻之怒。珰所私御史倪文焕，劾吏部党奸人，削籍，苏固已人人自慑矣。天启六年，织造中使李实，以忠贤旨，复坐讲学聚徒，与都御史高公攀龙、御史周公宗建、谕德缪公昌期、御史黄公尊素、李公应昇，俱逮治。诏使至苏，吏部慷慨自若，而苏民无少长皆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颜佩韦，曰马杰，曰沈扬，曰杨念如，曰周

文元。佩韦贾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从父兄贾，而独以任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骇罢肆。而诏使张应龙、文之炳者，虐于民，民益怒，顾莫敢先发。佩韦于是爇香行泣于市，周城而呼曰：“有为吏部直者来。”市中或议，或询，或泣，或切齿詈，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赆，或趣装走京师，挝登闻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诏，诸生王节、杨廷枢、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窃计曰：“人心怒矣，吾徒当为谒两台，以释众怒。”又谓：“父老毋过激，激只益重吏部祸。”父老皆曰：“诺。”乃相与诣西署，将请于巡抚都御史。巡抚者毛一鹭，珰私人也。

是日，吏部囚服，同吴令陈文瑞由县至西署，佩韦率众随之，而马杰亦已先击柝呼市中，从者合万余人。会天雨，阴惨昼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躏，泥淖没胫骭。吏部舁肩舆，众争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劳苦诸父老，佩韦等大哭，声震数里。移时抵西署，署设帏幕仪仗，应龙与诸缇骑立庭上，气张甚。最下陈锒铛钮镣诸具，众目属哽咽。节、震亨等前白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珰就逮，祸且不测。百姓怨痛，无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请释之，以慰民乎？”一鹭曰：“奈圣怒何？”诸生曰：“今日之事，实东厂矫诏。且吏部无辜，徒以口舌贾祸。明公剀切上陈，幸而得请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请，而直道犹存天壤，明公所获多矣。”一鹭张周无以对，而缇骑以目相视耳语，谓“若辈何为者”，讶一鹭不以法绳之。而杨念如、沈扬两人者，攘臂直前，诉且泣曰：“必得请乃已。”念如故阊门鬻衣人，扬故牙侩，皆不习吏部，并不习佩韦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缇骑怒叱之。忽众中闻大声骂忠贤“逆贼逆贼”，则马杰也。缇骑大惊曰：“鼠辈敢尔，速断尔颈矣。”遂手锒铛，掷阶砉然，呼曰：“囚安在？速槛报东厂！”佩韦等曰：“旨出朝廷，顾出东厂耶？”乃大哗。而吏部舆人周文元者，先是闻吏部逮，号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跃出直前夺械，缇骑笞之，伤其额。文元愤，众亦俱愤，遂起击之炳。之炳跳，众群拥而登，栏楣俱折，脱屐掷堂上，若矢石落。自缇骑出京

师，久骄横，所至凌轹，郡邑长唯唯俟命，苏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跄走。一匿署阁，缘桷，桷动惊而堕，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以屐，脑裂而毙。其匿厕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一鹭、吉皆走匿。王节等知事败，而当众气方张之时，即欲前谕止不可得。诸父老练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缇骑之逮御史黄公尊素者，适舟次胥江，掠于郛，执市人挞之。郛人闻城中之殴缇骑也，亦殴之，焚其舟，挤水中。

次日雨霁，乡大夫素服谒两台，策所以敉地方。而一鹭则夜已密书飞骑白东厂，且草疏告变矣。檄下县曰："谁为柝声聚众者？谁为爇香号泣者？谁为骁雄贾勇，党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诛无赦。"始，众以吏部故，用义气相感发，五人一呼，千百为群。闻捕诛，稍稍惧，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颜佩韦，我马杰，我沈扬，我杨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系。曰："吾侪小人，从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诏狱，五人亦斩于吴市，谈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风雨，太湖水溢。而广陵人则言文焕家居昼坐，忽忽见五人，严装仗剑，旌旆导吏部来。忽不见，庭井石阑，飞起舞空中，良久乃堕，声轰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贤伏诛，吏部子茂兰刺血上冤状，诏恤吏部，诛文焕。苏士大夫即所夷珰祠废址，裒五人身首，合葬而竖石表之，至今称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祸，古有弑君覆国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焰所愒，俾率土靡然，廉耻道丧，振古为极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则肆诸市朝何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无亦以人道之所存，不于彼而于此欤？

张山来曰：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读竟，浮一大白。

箫洞虚小传

傅占衡

今箫非箫也，盖古尺八，近予临川车袞，擅其巧，今世称洞虚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龙文。幼涉学，凡艺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属皆善，而最善者，窍尺八也。自言年七岁，弄俗箫成声，辄恶其声。十岁时得吴市箫吹之，亦不厌己意。然好弥甚，至妨语食。剡刳刻镂，大变旧法。昼则操造水滨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苍蒨中。当月野霜庭，鸟睡虫醒之际，启塞抑按，未尝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床，骂前人聋钝，不闻此妙矣。顷之，其乡人持一管万里外，遇解音客，购之万钱双绢。自是洞虚子箫闻天下。顾产僻左，足不到吴越歌舞场，客居十指不给。其后俗箫稍稍窃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虚，乱吴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虚子家，故贫自若也。时澹荡以酒人客高门雅士间，语次骂坐，众欲殴之；已而闻箫声，满坐皆欢，又相与洗盏更酌，盖其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虚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许人也。

其箫表里濯治，得仪制之妙，无瑕声，无累气。饰以行草秀句，山水渔钓，宫观烟树，人物花鸟虫豸杂工，写描勒入神，而其独得之妙，在选竹。竹至千尺取十一，盖有柯亭爨下遗识乎？啸咏之顷，辄以斤锯自随，园公林监或訾病之，好事者赏其僻，不问也。予尝得二焉：其一潇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间题咏，毫发可数；其一十八尊者图，李龙眠笔，苏子瞻赞，秦太虚记皆具。尝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谓："子是艺，如北方佳人，绝世独立，余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虚箫，宁称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别作一枝遗予。彤以一丘一壑，一觞一咏，而题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赋，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箫之寿计年计十，人之寿计十计百。先生作传，洞虚之寿不可计，敢请。"予笑诺之。因访其利病最要处，袞乃曰："箫孔下出贯纶者两，宜差后而斜睨，勿居中而径往。"予爱其聪巧绝伦，戏为《箫洞虚传》传之。嗟夫！恐亦如流马木牛，尺寸具诸葛书中，人不能用也。

张山来曰：此日之箫，其贯纶处，皆近后而斜睨，无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车君耶？

又曰：黄九烟先生为予言："韩翁能吹铁箫，冠服诡异：时而衣大袖红衫，如豪富公子；时而破衲褴褛，如贫乞儿。"予闻而异之，因访焉。面城而居，败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窍，长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许者，书《箫谱》，约三四十字，堆满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营伍中人，语操北音。予请聆其技，乃出铁箫者三，其二制与常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无参差也。其一约长二尺余，口吹。余因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论长短，皆可吹，但须因材剜窍耳。予《箫谱》止四五句，熟之，则诸曲皆可合也。尚有铁琴一，今在真州，未携来，不能为君奏矣。学予技，颇能已病。抚军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箫而愈；制府某患齿病，予授以吹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复为余言："今医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烈，恐反增疾。予则纯以霸道治之，是药皆取其魂而去其质，仅轻清之气耳。"予因知翁未尝读书，误谓霸为王，谓王为霸也。因读《箫洞虚传》，附记于此。

鬼孝子传

宋曹射陵

海宁陆冰修述闽中高云客之言曰：其乡有鬼孝子者，生七八岁，父亡于外，家无宿粮，孝子即能以力养其母，俾母安其室而无他志。将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无所依。有邻人某者，将娶之，谓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无三尺之童，且无衣无食矣，若其何以自终乎？予欲与若偕老，若其许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将许之。孝子是夜忽声作于室，

呜呜然环榻而告母曰："儿虽死，儿心未死也。儿与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邻人欲夺吾母，母遂将从之乎？"母惊哭曰："失身岂吾素志？始汝父死，赖有汝；汝死，吾复何赖？汝为我谋，我何以生？"孝子曰："儿之生，曾以力养吾母，亦曾以余力聘某氏女。儿不幸早丧，母无所依，某当归吾聘资为母生计。"母曰："如不应何？"孝子曰："儿当语之。"是夜，果见异于某家，某倍偿前资，以归其母，母以是自给。三年许，资尽，母复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儿生能以力养吾母，死亦能以力养吾母。"母曰："吾儿鬼矣，乌能复以力养？"孝子曰："母当市中，语担者曰：尔倍平日所担，吾儿当佐汝。"母果入市语担者，担者曰："若儿死矣，乌能佐吾担？"其母曰："请试之。"担者果增以倍，孝子阴佐之，担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获钱谷，归半于其母，孝子日佐之无间，母以是自给至老。

呜呼！孝子当父死后，能尽孺慕之孝以养其母，俾母安其室而无他志，迨身死后，复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获全生平之节，而且以死力佐担养母，以至于老。岂非孝子之为德，非死之所能间乎！爰记其事而传之。

张山来曰：予尝谓鬼胜于人，以人不能为鬼之事，而鬼能为人之事也。然世之赍志以殁者，不能凭依于人以为厉，岂真如子产所云：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为鬼道中开一法门矣。

黄履庄小传

戴榕文昭

黄子履庄，予姑表行也。少聪颖，读书不数过，即能背诵。尤喜出新意，作诸技巧。七八岁时，尝背塾师，暗窃匠氏刀锥，凿木人长寸许，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动，观者异以为神。十岁外，先姑

父弃世，来广陵，与予同居。因闻泰西几何比例轮捩机轴之学，而其巧因以益进。尝作小物自怡，见者多竞出重价求购。体素病，不耐人事，恶剧嬲，因竟不作。于是所制始不可多得，所制亦多，予不能悉记。犹记其作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许，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门侧，卷卧如常，惟人入户，触机则立吠不止，吠之声与真无二，虽黠者不能辨其为真与伪也。作木鸟，置竹笼中，能自跳舞飞鸣，鸣如画眉，凄越可听。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从下上射如线，高五六尺，移时不断。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载。

有怪其奇者，疑必有异书，或有异传，而予与处者最久且狎，绝不见其书。叩其从来，亦竟无师传。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动者如天，静者如地，灵明者如人，赜者如万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为源，而且为之主宰，如画之有师，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为至奇。"予惊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黄子之奇，固自有其独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学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动，必有所以动者；地非自静，必有所以静者。黄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

黄子性简默，喜思，与予处，予尝纷然谈说，而黄子则独坐静思。观其初思求入，亦戛戛似难；既而思得，则笑舞从之。如一思碍而不得，必拥衾达旦，务得而后已焉。黄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则性出也。黄子生丙申，于今二十八岁，其年月日时，与予生期毫发无异，亦奇也。因附书之。

附奇器目略

一、验器。　冷热燥湿，皆以肤验，而不可以目验者，今则以目验之。

验冷热器。　此器能诊试虚实，分别气候，证诸药之性情，

其用甚广，另有专书。

验燥湿器。　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

一、诸镜。　德之崇卑，惟友见之；面之媸妍，惟镜见之。镜之用，止于见己，而亦可以见物，故作诸镜以广之。

千里镜。　大小不等。

取火镜。　向太阳取火。

临画镜。

取水镜。　向太阴取水。

显微镜。

多物镜。

瑞光镜。　制法大小不等，大者径五六尺，夜以灯照之，光射数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遍体生温，如在太阳之下。

一、诸画。　画以饰观，或平面而见为深远，或一面而见为多面，皆画之变也。

远视画。

旁视画。

镜中画。

管窥镜画。　全不似画，以管窥之，则生动如真。

上下画。　一画上下观之，则成二画。

三面画。　一画三面观之，则成三画。

一、玩器　器虽玩而理则诚，夫玩以理出，君子亦无废乎玩矣。

自动戏。　内音乐俱备，不烦人力，而节奏自然。

真画。　人物鸟兽，皆能自动，与真无二。

灯衢。　作小屋一间，内悬灯数盏，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烟稠杂，灯火连绵，一望数里。

自行驱暑扇。　不烦人力，而一室皆风。

木人掌扇。

一、水法。　农必借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为诸玩，作水器。

龙尾车。　一人能转多车，灌田最便。

一线泉。　制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复下，如柳枝然。

山鸟鸣。　声如山鸟。

鸾凤吟。　声如鸾凤。

报时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中所列诸器，有非寻常斤釜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图规矩。

就小画大规矩。

就大画小规矩。

画八角六角规矩。

造诸镜规矩。

造法条器。

张山来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华，岂天地灵秀之气，独钟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吴子师邵，皆能通乎其术。今又有黄子履庄，可见华人之巧，未尝或让于彼。只因不欲以技艺成名，且复竭其心思于富贵利达，不能旁及诸技，是以巧思逊泰西一筹耳。

原本奇器目略颇详，兹偶录数条，以见一斑云。

卷七

书戚三郎事

周亮工减斋

江阴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与妇王，笃伉俪，夫妇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龄。家所向惟关帝君祠，戚夫妇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肃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执，举戚足带纠其臂，数被创，拥至通衢，见妻为他兵拽去，戚呼号救之，复被创，前后凡十三创，首亦被刃。推拥过帝祠，不胜步矣，倒地上。兵见其气息仅属，舍之去。戚心独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难死，帝显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觉祠中有异，纠臂带忽裂，裂声如弓弦，作霹雳鸣。戚臂左受创，纠缚既断，因得以右扶首。首将堕，喉固未绝，因宛转正之，心朗朗，念帝显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数过戚，见血痕模糊，谓死矣，不复顾。久之，有老翁、妪趋视戚，怜之曰："三郎垂毙矣，盍掖之归？"戚虽愦然，心识其为比邻钱翁、沈妪也。顷之，两人续以姜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复至。戚首为血糨，乃因之固，渐能起。举视室中，无一存者。五龄儿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邻钱翁、沈妪也。戚恐甚，久之，悟两人殆肃帝命以援予者。因强起，跋躄过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状，首又若将离者。乃依槛祝曰："身赖帝活，惟帝终有以庇予。"因念翁、妪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为槥，第安所得匠？忆众为帝治寝宫，城围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见三匠倚户语，戚告以故，咸随戚归。戚指示木所在，匠遽为操作。戚匍匐乞米以为食，久之不得，仅从空室得冬炒半囊归。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槥，戚念："约为二而五之，去

又不俟予归耶？”趋帝宫，窅无人，三尸仆户内外，固三匠也。戚惊惧。是时兵远去，人渐归，乃倩所识，以槥厝翁、妪及匠，而瘗之隙地。

戚数得帝佑，神理亦渐旺，复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肃告帝，谓：“帝恩我无极，第妻无由见，帝其以梦示。”归而梦帝驱之曰：“疾去数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终不可见矣。”辨明，力疾负子行至津亭。见有舣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为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掳而南，吾将操舴艋往，独不可往。度邑中失侣者多，应有往者，故迟之。”戚曰：“帝示我矣。予为此子觅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梦。成亦手额曰：“帝祐君，合浦珠自当还。吾即不德，借君庇以分神贶，浮萍断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讫，相与泣数行下。忧患易感，意气殊相得也。

抵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达之衢曰：“江阴戚三郎觅妻王，能为驿骑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见戚所揭示，往见戚曰：“予我金，告尔妻所在。”戚虽揭示，谬语耳，固无从得金。语某曰：“我实无金，期一见妇耳。”某叹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妇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为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实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闻成语，凄然悯之曰：“即告尔妻所在，不得尔金，易耳。顾无金，彼武人，赤手返尔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与成彷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书。”某曰：“机在是矣。某公者，矢愿于报恩塔下，倩人书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觅人。子诚善书，计可得数金，事或可图欤？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属成。见某公，以情告。试以书，书诚工。某公既善其书，又悯其遇，施十金。某踉跄携戚至某标郝总旗所，郝他出，郝妇曰：“谁耶？”戚告以故。妇曰：“诚有江阴王氏者，予我金，我与尔妇。”戚喜妇无多索，跪献金，妇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顾曰：“何为者？”戚与某咸惊噪，妇愕然曰：“何为者，乃诬我得金？室固无尔妇，安得尔金？”命阍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与且

去。成方与戚子望其与妻俱归，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妇，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与我俱。”

明日，戚携子偕成往，匄訇于门，郝方立球场弄鹰。召入，成瞪目欲裂，譈而前：“吾成三，是为吾友戚三。戚妇在公所，昨携金赎妇，公夫人得金，乃不与妇。吾与戚邑陷家破，与妇失去，死丝粟耳。无家死，失妇死，失金亦死。公不与戚妇，十步之内，以颈血相溅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杀。郝怒张，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妇何从昧尔金？勿自杀，吾入询。诚有是，吾不以为妇矣。”乃急入。久之，闻谵谟声，已复闻郝挞妇，戚与成咸跪呼于外曰：“勿挞夫人，但愿还妇足矣。”食顷，郝出，气结，掷金于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妇，不急金。且金归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义不为也。”争之益力。郝曰：“义哉！子为友，乃以死争。计戚所持金，乌足赎妇？然吾高子行，何计金？当以妇归子友。”因呼妇出。戚方注目不瞬，谓妻且至，望不类。少近，则成与妇相抱痛哭，妇盖成妻也。

先是，成妻之被掳而南也，过邸舍书壁曰：“我江阴成三郎妻王氏，为某标郝掳，见者幸以语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独存“戊”。某第见戚所揭示，故遽报之戚云。郝见妇反属成，讶曰：“异哉！子以死争友而顾乃自争？天下嗜义者，独为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妇归我，我何去？去则戚之金不返，我诚我争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于力，妇善针黹，公诚能录小人夫妇，愿得二十金予戚，听其觅妇。小人即除马通，妇括爨下，甘心也。”郝曰：“义哉！然吾无所需子。有张将军者，方觅役，曷为子言之？”郝即趋张所，戚亦随成往。

张见成，许纳，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于义，售夫妇身，期全吾夫妇耳。顾吾妇何在？得金安往？”相与絮泣。张曰：“尔姑携金去，得间，当具以语我，当为觅之。”戚见张位都赫，往来甚夥，意显者苟留意，忧不得妻耶？乃叩

首曰："予向赍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义不敢受。然成缘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侪落魄，得金即随手逸，金尽，妇终不可得，且负两公义。曷以金留公所，公但为我觅妻，妻得，成之心尽，我即倍费成金，无愧于成矣。"张颔之。纳金，令"尔亦觅所在来语予，毋独恃予"。

阅二日，成方除马通，过坏墙，闭诸妇人，多操乡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脱在是，谁复知者？"乃亦语乡里音过曰："戚三郎属予寻妇，今安所得耶？"妇聆之，迫于监者，不敢答。晚如厕，遗片纸墙隙，复操乡里音曰："此纸纳之隙，留以备明日。"成遥闻之，觉有异，俟人定，趋取纸，细书"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语我夫"。成得之，大惊喜，急闻之戚。戚乃携子，先恳之郝，郝与俱来，戚直前跪曰："连觅妻所在，闻即在府中，愿悯之。"张即询："所系妇，首王氏，即戚妇耶？"呼之出，真戚妇也。戚见妇，惊悸错愕，未敢往就，摇摇不知悲。其子见母出，突奔母怀，仰视大痛。妇亦俯捧儿，哭失声。戚至是始血泪迸落。戚、成跪张前，戚妇亦遥跪听命。张曰："是诚尔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为首，约值五十金。半犹不足，望得妇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将军悯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复告以梦，期以动张。张曰："众无一赎，始赎即减定值，何以示来者？"坚不许。戚曰："成售夫妇身，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妇哭，而戚子又趦趄往来，哭于父母旁。郝哭，张之厮养哭，张姬妾环屏内者亦哭。久之，张亦涔涔泪下矣。

哭声鼎沸间，张突跃起曰："止，止！吾还汝妇，不须金也。城陷家破，尔诚无所得金。且尔数被创弗死，非帝祐不至是。尔诚善者，吾还尔妇，不须金也。成以尔故售身于吾，尔夫妇还而成留，成即不怨尔，尔何以谢成？吾既还尔妇，兼还尔友夫妇。尔夫妇其与尔友夫妇俱还，此二十金，即为尔辈道里需，不须金也，吾还尔妇。然我有言，尔亦毋我逆：尔之子，秀而慧，我怜之，盍以子我？我耄

矣，无嗣。诚子我，我不奴视子，不隔膜视子也。”戚急遽未有以应，妇忽趋前，唾耳语戚。久之，复扬谓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将军生全两家夫妇，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将军喜，急前抱儿，儿亦昵将军，不复甚恋父母。将军益喜，呼戚夫妇坐，待以亲串礼，举儿入室，遍拜所亲。已复剑儿出，衣冠焕奕。宾从以下皆罗拜，庆将军有子。戚与成两家谢将军去。计戚初见张将军日，实帝所示十四日内也，人咸以为戚虔于帝之报云。

戚归，既安其室，复过某公，为书经塔下者三阅月，因得往来视儿，将军亦多所赠。久之，将军病卒，将军拥高赀，族子利之，咸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类也，怂臾其归，戚子亦因之便去。诸母恶族子，竟以所有与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为江阴巨室。成亦依戚终其身。子归后，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为诗文以纪之，戚尽镌于祠右。

张山来曰：关帝能宛转默佑戚郎，则曷不于其妇被掳时，显示神威耶？岂数当有难，有不可免者耶？又岂必待诉祷而后应耶？然终不可谓非帝佑也。

象记

林璐鹿庵

国家大朝会，陈设卤簿。驯象所引象列门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钟鸣鞭响，群象鼻相交，无一人敢阑入者。朝散，各以先后归。有罪则宣敕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从来远矣。黔中人昔为余言，守土者以期贡象，必入山告语之曰：“朝廷诏汝备禁卫，将授官于汝。”象俯贴足，如许诺状。即驯而行，无能捕捉也。思陵时，将贡象，先期语之，一象许诺。会明亡，不果进。皇朝定鼎，征贡象，象数头诺而来前，一象呼之不至，迟数日，翩然来取其牝，盖山中偶

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当来，乃先期语之曰：“今天子神圣，薄海内外，知天命有归，带甲者率先以军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异类，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来，竟复去，守土者异之，设大炮于衢，语之曰：“汝爱妻，数数来，汝再逸去，当死炮下。”象闻之，徐行伏炮台下，若待以举炮者。

呜呼，异矣！夫人未有不爱其妻者，爱妻并爱吾身，谁能以其所爱，易其所至爱。而今见之于一象，呜呼，异矣！闻其言，退而为之记。

张山来曰：闻象房群象，皆行清礼，三跪九叩首，独一老象不能，犹作汉人跪拜云。因录此文，附记于此。

世人画象，虽庞大而带妩媚。及观真象，殊属笨伯。尤恨其皮色秽浊，不似有识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于观象亦云。

纪周侍御事

陆次云云士

明天启时，御史周公宗建屡疏击魏阉，夺职被逮，棰楚至不能出声，许显纯向公厉声曰：“此时复能詈魏上公不识一丁否？”卒毙于狱。六月沉狱，七月还尸。家中讣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许以一金雇舟。问其姓氏，自何所来，曰：“我周季侯，自京师来。”又问吴中被逮诸公状，颦蹙曰：“俱死矣。”又问魏监，曰：“伊罪恶贯盈，不久显戮矣。”至吴江，入门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喧闹间，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梦侍御还家，备言死状。且云：上帝鉴其忠直，俾为神吴郡。舟子许其一金，为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

与之，举家环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载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领而去。

姚江神灯记

朱一是近修

往余闻姚江有神灯，以为诞，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间始见，东郊岳庙为盛。余候其时，携同辈往，数数不获遇。庙僧曰：“天骤热，将雨，遇矣。”余又候热往，日暝抵庙，登山巅玉皇殿，凭高俯眺。忽见二灯冉冉从庙出，若悬予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见，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渐稠密，百千万亿，熠耀往来，不可纪极矣。有一灯独行者；有并携二灯者；有百什灯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卤簿前导者；有若二队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语而别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灯憩坐者；有穿林踏险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踌躇，登岸则速者。其光或颓若有所幪，或光动若庭燎，或灭，或复明，或数灯合为一，或一分为数，或迎风疾行，焰反向而炽，或徐行则敛，或驻则渐微，或排列一线，若星桥灯市，或独燃幽处，若寒窗爇灯，荧荧然，或高在山半，若悬竿，或出江间丛苇中，若渔火，或远，或近，在数十步内。熟视灯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闻语声，而实无语。余见灯聚处，使人疾趋视，则无有，其人回视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觉也。至初更钟鸣，则尽灭。

呜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见，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贯古今，无乎不在，而必姚江，必东郊，必四三月，必热将雨始见，是岂神耶？夫儒者探赜索隐，采传闻，览怪志，其疑惑聚讼宜也。余目所经见，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为博物君子，不其难耶？抑诚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则神矣。余故详述焉，以质世之

多闻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为年友湛侯子君进，及密、沈、叶三君，俞秀才咫颜，余门下士。

张山来曰：吾乡有灵金山，每岁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诸鬼，鬼火群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韩国公李善长读书山中时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识。道士别镌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旧板刷文重读，磷火复炽。迄今每遇醮坛，则新旧二檄并焚云。可见鬼神一道，与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灯，非妄言也。

记盗

杨衡选圣藻

有穿窬之盗，有豪侠之盗，有斩关辟门、贪婪无厌、冒死不顾之盗，从未有从容坐论、杯酒欢笑如名士之盗者。盖盗者，迫于饥寒，或为雠恶报怨，不得已而为之。盗而名士，盗亦奇矣。

南城萧明彝先生，家世为显官，厚其赀，庾于田。时当秋获，挈其爱妾，刈于乡之别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启其户，连进十数辈，曰："萧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为先生着衣裳，进冠履，若执僮仆役，甚谨。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际，不可使窥外事，请键其室。"迎先生至外厅，设坐，面南向，爇烛其下，曰："某读先生今古文，可一一为先生诵之。最佳者无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转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尝于某显曹处私伺先生宴，连饮十五犀觥，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记，惟先生文为绝笔。"左右有恐吓先生者，其盗魁力止之，曰："此萧先生，不可以常态惊也。"索酒肴相啖食，先生为之陈庖厨。饮酣，曰："某等闻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费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偿吾愿。"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谷价，惜来迟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仅羹酒之需，不过二十七金，人参

八两，玉带一围而已。愿持赠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盗魁曰：“此先生真实语也，不须疑。”启其箧，如数。夜将半，先生倦，且恐，盗魁曰：“先生倦乎？吾为先生起舞。”解长服，甲铠绣鲜，金光灿耀夺人目。拔双剑，起舞厅中，往来近先生鼻端。迹其状，如项庄鸿门意在沛公时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盗益重先生。自启户论文，始终敬礼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顾夜黑，持灯周书幌曰：“此窗棂宜向某处上下，此楼宜对某方，所惜鸠工时少经营耳。”登楼，窥先生藏书，见《名臣奏议》、《忠臣谱》二集，曰：“吾愿得此。”笔筒中旧置网巾二副，纳之袖中。字画多时贤为者，曰：“乌用此玷辱书斋？”择其不佳者毁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笔，曰：“此不可多觏者。”罗君某，写有小楷扇一柄，藏笔床侧，曰：“吾与此公有旧好，宜珍之。”亦携之去。将出门，邀先生送，先生强留曰：“若辈皆少年豪侠，待至明日归，取四百金相遗何如？”盗魁曰：“世从无其事，余何能待。”请姓名，不答，曰：“后会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壮，当与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许，见木舟二，泊溪口，尽登，摇橹而去，语作吴下音。嗟乎！盗而如是，可以常盗目之哉？吾恐盗虚声者，灭礼义，弃诗书，反不若是之深于文也，谓之曰名士之盗。

张山来曰：有盗如此，即开门揖之，似亦无不可者。虽然，天下岂少此辈哉！独恨蹈其实而讳其名，且所欲无餍，固不若此辈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记

徐芳仲光

年来予乡多虎，啮人甚众，及行脚历闽、楚、晋、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镝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厉魄激郁而化。是二者，

疑皆有之，而无如危子允臧所述黄翁事尤异。

黄翁者，密溪人，去谯城十余里，生三子，俱壮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数日。一夕，邻子谓翁曰："田芜弗治，倘无意乎？"翁曰："儿曹日躬耒耜，奚芜也？"邻子曰："未也。"翁心怪。诘旦，三子出，翁密尾，侦其所往。则见入山林中，祛衣挂树，随变为虎，哮跃四出。翁大恐，奔归，窃告邻子，拒户匿处。迨夜，三子归，呼门良久，不应。邻子谕之曰："若翁不尔子矣。"问其故，以所见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驱，不自由也。"因呜咽呼翁曰："罔极之恩，宁不思报！无如父名早在劫中，儿辈数日远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尔逗露，不可复止。然某所衣领中有小册，幸为简付。不然，父固不利，儿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烛觅衣领中，果得小册，皆是谯郡应伤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开门，当自有策。"翁勉听，三子受册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当蒙厚衣数重，勿结带，加黄纸其上，匍伏虔祷，儿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从后跃过，各衔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复返。翁至今犹在。

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微辈，即皆易皮换面而去，未有溷处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既以伤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册中，尤极难处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尽以全之，可谓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体，居然皆人，而君父当前，竟不相识者。岂既已虎矣，而犹有恩之不可负哉？虽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册中，岂司此者偶忘之乎？又岂年来气数之变，虽负恩之大，至于戕贼其父，帝亦恣其所为而不甚问也耶？则非予之所敢知也。

张山来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计甚拙。设代者当死于虎，则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设彼不当死于虎，而三子枉法以杀之，则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将若之何！

义犬记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贾还，策一卫，橐金可五六百。偶过中牟县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哑，若望救者。客买放之，少年窥客装重，潜蹑至僻处，以梃搏杀之，曳至小桥水中，盖以沙苇，负橐去。犬见客死，阴尾少年至其家，识之，却诣县中。适县令升座，衙班甚肃，犬直前据地叫号，若哭若诉，驱之不去。令曰："尔何冤？吾遣吏随尔。"犬导隶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隶掀苇得尸，还报，顾无从得贼，犬亦复至，号掷如故。令曰："若能知贼乎？我且遣隶随尔。"犬又出，令又遣数隶尾去，行二十余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啮其臂，衣碎血濡，隶因绁之到县，具供杀客状。问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归库。犬复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属？犬吠，将无是乎？"乃复遣隶直往太原，此犬亦随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无恙，大感恸。客有子，束装偕隶至，贼已瘐死狱中。令乃取橐验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榇偕返，还往数千里，旅食肆宿，与人无异。

论曰：夫人赴幾在智，观变在忍。祸起仓卒，张皇震慑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义赴难，而规画疏略，志虽诚而谋卒无济，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难。使犬当少年戕客之时，奋其齿牙以与贼角，糜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无补。衔哀茹痛，疾走控吁，而于贼之窟宅未能晓识，纵令当事怜而听我，荒畦漫野，于何索之？冤虽达，贼不可得也。惟明有报贼之心，而不骤起以骇之，知县之可诉，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蹑以识其处，贼已在吾目中，而后走诉之，已落吾彀中，而后奋怒于一啮，而雠可得，金可还，太原之问可

通，而客之榇可以归矣。其经营细稳，不必痛之遽伸，而务其忠之克济，是荆轲、聂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让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岂独狺讼公庭，旅走数千里外之奇且壮哉！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办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而胜人也。

张山来曰：义犬事不一而足，特录此篇者，以其事为尤奇也。

又曰：犬固义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设墨吏当之，此金尚能归客之子乎？

奇女子传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丰城杨氏女，归李氏子为妇。谭兵围南昌，游骑四出，掠丁男实军，妇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东人，故有妻，妇曲意事之，甚见昵，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渐落，从军去。妇诡语妻曰："生事萧条，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妇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遗赀良厚，当播越时，曾以金珠数斛潜瘗密室。今夫死妾掳，栋宇皆烬，此中重宝，瓦石同没。使得徙而之此，妾与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艳之曰："果尔，盍遣人发之？"妇曰："此妾手营，无人识也。"嗟惜而罢。他日，妻又问，妇曰："妾固筹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妇人，安能远出？必易服，往还且数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掷？"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抚之。"妇故绻恋不肯，妻恿愈力，乃择日释笄薙辫，靴裤腰弓刀，从两健儿，跃马而南，渡章江，去家数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饮两健儿皆醉，夜潜起骈馘之，驰骑至里，以马策挝家门大叫。夫从牖罅雒视，见是少年将军，不敢出。里老数辈，稍前谒问，妇曰："别有勾当，不关公等。"门启，妇

歇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厉。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伛偻前谒，伏地不敢起。妇曰："颇识吾否？"夫对曰："万死不能识将军。"妇曰："试认之。"夫谢不敢。侧目微睇，惘然失措。妇叹曰："真不识矣。"于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杨氏妇也。"具述其易装巧脱状，一时喧动里中，亲识更阗门，贺李氏子再得妇。事闻邑令，为给牒奖许。绅士之贤者，多妇义略，相率为诗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论曰：《易》有之，妇人之义，从一而终。邮亭之妇，以引腕小嫌，举刀自断其臂，其肯隐忍驱掠，为厮养生子乎？女行如此，节不足称矣。然人之情，于近则昵之，所远则益疏而掷之。妇巾帼婉弱，异地飘堕，以数千里雨绝星分，势无回合，乃能谲谋幻出，弭耳豢槛之中，飏翮绦笼之外，弄愚妇如转丸，剪凶雏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壮男子不办者矣。彼台柳之假手虞候，乐昌之乞怜半镜，奄奄气色，视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谓之奇不可也。往盱郡之变，里中有长年，为卒絷驾一舟，舟所载掠得妇十数人，膏首袨服，笑语吃吃，无有几微惨悴见颜面者。长年退而叹息。而某村少妇归一弁，夫闻，百计营入，以重金求赎。妇见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骇走，几于不免。盖情迁腹变，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雠其夫不肯一顾者岂少乎？抑如柳先生所传河间妇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无乃忍乎？东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无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见矣。厮养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为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艳其妻，想奇；巾帼而介胄，胆奇；夜醉馘两健儿，手奇；抵家不遽识夫，踞而骇之，而后哭之，始终结撰，亦无不奇。然尤更奇于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欤！

张山来曰：拙庵之论备矣，尤妙在小校从军去后，始露其谋。设非然者，则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节义疏

阿毕阮

巡视南城监察御史阿□□、毕□□、阮尔询等，题为曲全节义，以敦风化事。该臣等看得王知礼，即正法牵连叛犯李范同之子李殿机也。其母张氏，给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机年甫三岁，随母抚养，因入后父王姓，后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经銮仪卫革退。于廿三年，将身卖与镶红旗佛尔海佐领下厄尔库家。据幼聘王氏供称，年三十四岁，伊叔伊兄逼嫁，决志不从，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妇人从一之义，匍匐千余里外，以图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据厄尔库之供，我虽一穷巴牙拉，无人供役，价买李殿机，因只身不便使唤，复买婢萧氏，配为夫妇。今重王氏节义，不取伊仆身价，情愿断出，不忍拆李殿机已配之妇，并许与萧氏同归。前后二婚，悉候发落。轻财好义，此巴牙拉真有义士风也！据范一魁虽供，年六十二岁，但以异姓人，携一女子远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唤稳婆更番验过，已得真实。据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怜王氏立志寻夫，不顾是非成败，护持完节，似亦人情所难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风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怀贞，匹夫向义，共成一段奇缘。播之海内，传之千万世，见贞节之风，超出于寻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与旗人原有定例，何敢于例外妄奏。但王氏贞心守节，冒死寻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无从着落，情似可悯。虽据厄尔库之供，情愿断出听其完聚，然又非现行之例。臣等再四踌躇，因事关风化，仰体我皇上尧舜，不忍一夫一妇不得其所至意，故备述其情事本末，合词上闻，格外之仁，均候圣断，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敕部议覆施行。

张山来曰：此事已经部覆，如其所请矣。王氏守志寻夫，固为难得；而巴牙拉厄君听其与萧氏同归，不索身价，尤属义举，予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诗中有闺秀三人联句，前列名处，合称光威裒。今此疏三君联名，因仿其例称阿毕阮云。

卷八

江石芸传

吴良枢璿在

江石芸，吴山桃花厓女子也。幼习经史，穷元会运世之数。及长，好兵法，铸剑诛妖，摄人万里外。一日，过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书，尽通其义，人读之，莫能晓也。以时无知者，遂隐于吴山种桃花，无根，花四时常开，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当日午而明。或曰：此龙宫女子也。有宝珠，其光夺日入月，因聚群盗劫之，其珠不可见。石芸曰："珠固在，若乌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将失其珠，乌能得我珠。唯自宝其珠以无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黄夫人者，与之善。黄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骑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头，卧桃花下，鼻无绳，常出入自如，人以为黄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与夫人亦不知也。于时构茅屋厓下，读《易》终日，不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注》，有为之序者曰：不知何许人也。予尝见石芸，观其所著书，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许人也。

张山来曰：补天立极，应归女娲氏。其光夺日入月，则丹成矣。驱烟染墨，设想着语，皆不在人间，宜世人之不知也。

又曰：洪子去芜，授我《强意堂稿》，美不胜收，仅登其一，余者自当借光梓入《阐幽集》中，以成大观也。

耕云子传

洪嘉植去芜

耕云子，秦人也，隐于楚江之西。尝有人见其登匡庐顶，携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见月出，则抚掌大叫啸，麋鹿不辟，从之行，见之者皆谓神仙人也。身长七尺，长髯而修下，双瞳子炯炯如流电光。人问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饷则大笑尽饮，去亦不谢，卒有人终饷之不懈。人疾病过其前者，则止之语其故，治以药草，遂愈。酬以钱，不受，曰："吾非医者，恶用此？"其行事多如此类。然其不能与人以可见者，人遂不能知也。尝入市，众哗之，谓其异人，趋而前，则不为礼，各相视无语，则又两手爬搔，眼顾五老峰云起，移时去。或曰："耕云子非秦人也。"耕云子曰："秦无人也。"或曰："耕云子，有道人也。龙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来，其隐君子邪？"洪子曰：古无神仙，无异人，天下有道，将安其身于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与天下之士日相见哉？顾天有不可逆者，而终皭然长往矣。凤集于棘，鸦雀调之，神龙潜乎深渊，终能雨此九土也。

张山来曰：古无神仙，非无神仙也，耕田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无异人，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然则神仙异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读此可以知世变矣。

吴孝子传

魏禧冰叔

孝子姓吴，名绍宗，字二璧，建昌新城县人。世居梅溪里，性聪敏，幼善属文。万历丙午，督学骆公日升拔置诸生第一，时年二十。屡试辄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痹不能起，前后血并下，医药十余年无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无所出，乃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书疏，将谒太华山，自投舍身崖下代父死。太

华山者，抚州崇仁县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传神最灵异。诸来谒者，有罪辄被祸不得上，甚则有灵官击杀之，同行人闻鞭声铮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隐恶事。而神殿左有悬崖陡绝，曰舍身崖，人情极不欲有生者，则掷身投之，头足尽破折死。

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独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逊吾寮。同寮宿者，南昌乡先生二人，同郡邑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祷焚疏既，同寮人相邀游著棋峰，路经舍身崖。孝子于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惊绝，不知所为，一时传骇，聚观者千人。道士使人买棺往就殡，自山顶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众人曰："谁言吴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头，方巾道服如故。"众群走殿上视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坠，开目视，足下有白云起，又遥望见石门，门上一大"孝"字，俄而见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侧石有仙篆九十二画，汝谨记之。归书纸食汝父，不独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疟驱瘟咒并诸篆。孝子叩头谢毕，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梦中也。"

孝子既定，疾走归，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则父垂绝，不能言。孝子急书九十二画篆焚服之，室中人皆闻香气。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药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复六百里，不饮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强善饭，以诗酒自娱，年九十二，耳目清明，无疾终焉。由是孝子名闻远近。邑大冢宰涂公国鼎与为同道友，进士黄端伯、过周谋，举人黄名卿、涂伯昌，贡士璩光孚，皆拜为弟子。孝子当国变时，避乱泰宁，以病卒诸生廖愈达家。愈达，予所传三烈妇夫也。愈达来新城，主孝子子吴长祚，予故并得交。一日而见孝子之子、烈妇之夫，为荣幸焉。愈达言："孝子生平好名义，轻财，往往出钱物为人解讼斗。既感神应，益自修。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药为名。"

魏禧论曰：闻孝子常诣太华山，登座附神耳语，为人祈祷，颇不

经，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东出四十里，为南丰县，县贡士赵希乾者，与禧交，母尝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则叩肠而截之，母子俱无恙。其后胸肉合，肠不得入，粪秽从胸间出，而谷道遂闭，饮食男女如平人。假谓非有神助，其谁然哉，其谁然哉！

张山来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画篆以及痢疟诸篆，殆即其道耶？然吾以为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验。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难信者矣。

李一足传

王猷定于一

李一足，名夔，未详其家世。有母及姊与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妇人，好读书，尤精于《易》，旁及星历医卜之术。出尝驾牛车，车中置一柜，藏所著诸书，逍遥山水间，所至人争异之。天启丁卯，至大梁，与鄢陵韩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为诸生，贫甚，称贷于里豪，及期无以偿，致被殴死。时一足尚幼，其母衔冤十余年，姊适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长号，以头抢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顾，奋身而出，断一梃为二，与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奋击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归告其母，母曰："仇报，祸将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别去。时姊夫为令于兖，往从之。会姊夫出，姊见之，惊曰："闻汝击仇，仇复活，今遍迹汝，其远避之！"为治装，赠以马。一足益恚恨，乃镌其梃曰："没棱难砍仇人头。"遂单骑走青齐海上。见渔舟数百泊市米，一足求载以济，遂舍骑登舟。渡海，至一岛，名高家沟。其地延袤数十里，五谷鲜少，居民数百户，皆蛋籍。风土淳朴，喜文字，无从得师。见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学焉。其地

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钱诣师，师书一字于掌以教之，则童子揖而退，明日复来。居数年，积钱盈室，辞去，附舟还青州，走狭邪。不数日，钱尽散，终不及私。由辽西过三关，越晋，历甘凉，登华岳，入于楚，抵黔桂，复历闽海吴越间，各为诗文纪游，二十载，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没，登其墓大哭，数日不休。自以足迹遍天下，恨未入蜀。会鄢陵刘观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峡，游白帝、绵梓诸山，著《依刘集》一卷。其弟自母丧，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书，属韩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韩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屦，貌与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张太羹也，兄书已得达。"言讫不见。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诸郡，韩氏兄弟避乱至泗上，见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须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谈笑竟日。数言天下事不可为，问所之，曰："往劳山访徐元直。"韩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风雨时披发鼓琴，人时见之，此三国时徐庶也。"约诘朝复来，竟不果。甲申后，闻一足化去。先一日，遍辞戚友，告以远行。是日，鼻垂玉箸尺许，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书》一部。后数月，济人有在京师者，见之正阳门外。又有见于赵州桥下，持梃观水，伫立若有思者。韩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张山来曰：观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侠客，亦文人，亦隐者，亦术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贼传

王猷定于一

贼不详其姓名，相传为如皋人。贫不能养母，遂作贼。久之，为捕者所获，数受笞有司。贼号曰："小人有母无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怜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邻寺一棺寄庑下，是日，召党具酒食，邀寺中老阇黎痛饮，伺其醉，舁棺中野，负其母尸葬焉。比

反，阍黎尚酣卧也。贼大叫叩头乞免，阍黎惊，不知所谓。起视庑下物，亡矣。亡何，强释之，厥后不复作贼。

张山来曰：有孝子如此，而听其贫，至于作贼，是谁之过欤？

王翠翘传

余怀澹心

余读《吴越春秋》，观西施沼吴，而又从范蠡以归于湖，窃谓妇人受人之托，以艳色亡人之国，而不以死殉之，虽不负心，亦负恩矣。若王翠翘之于徐海，则公私兼尽，亦异于西施者哉！嗟乎！翠翘故娼家，辱人贱行，而所为耿耿若此，须眉男子，愧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缀次其行事，以为之传。传曰：

王翠翘，临淄人。幼鬻于倡，冒姓马，假母呼为翘儿。美姿首，性聪慧，携来江南，教之《吴歈》歌，则善《吴歈》歌，教之弹胡琵琶，则善弹胡琵琶。吹箫度曲，音吐清越，执板扬声，往往倾其座客。平康里中，翘儿名藉甚。然翘儿雅淡，顾沾沾自喜，颇不工涂抹倚门术。遇大腹贾及伧父之多金者，则目笑之，不予一盼睐温语。以是假母日忿而笞骂。会有少年私翘儿金者，以计脱假母，而自徙居嘉兴，更名王翠翘云。

当是时，歙人罗龙文，饶于财，侠游结宾客，与翠翘交欢最久，兼昵小妓绿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贫无赖，方为博徒所窘，独身跳翠翘家，伏匿不敢昼见人。龙文以其壮士，倾身结友，接臂痛饮，推所昵绿珠与之荐寝，海亦不辞。酒酣耳热，攘袂持杯，附龙文耳语曰：“此一片土非吾辈得意场，丈夫安能郁郁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从此逝矣。他日苟富贵，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数日别

去。

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谓明山和尚者是也。居无何，海入倭，为舶主，拥雄兵海上，数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围巡抚阮鹗于桐乡，翠翘、绿珠皆被掳。海一见惊喜，命翠翘弹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宠幸，号为夫人，斥诸姬罗拜。翠翘既已骄爱无比，凡军机密画，惟翠翘与闻。乃翠翘阳为亲昵，阴实幸其覆败，冀归国，以老泪渍渍常承睫洗面也。会总督胡宗宪开府浙江，善用兵，多计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叶、陈东，而离散王直之党。乃遣华老人赍檄招降，海怒，缚华老人，将斩之。翠翘语海曰："今日之事，生杀在君，降不降何与来使？"海乃释其缚，畀金而遣之。老人归，告宗宪曰："贼气方锐，未可图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视，有外心，或可藉以歼贼耳。"而罗龙文者，微闻是语，自喜与翠翘旧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阴徐渭以见于宗宪。宗宪以乡曲故，降阶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贵乎？吾今用君矣。"与语大说，遂受指诣海营。摄旧日任侠衣冠，投刺谒海。

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龙文手曰："足下远涉江湖，为胡公作说客耶？"龙文笑曰："非为胡公作说客，乃为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纳款，故人不乘此时解甲释兵，他日必且为虏。"海愕然曰："姑置之，且与故人饮酒。"锦绣音乐，备极豪侈，僩然自以为大丈夫得志于时之所为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绿珠者见龙文，龙文改容礼之，极宴语不及私。翠翘素习龙文豪侠，则劝海遣人同诣督府输款，解桐乡围。宗宪喜，从龙文计，益市金珠宝玉，阴赂翠翘，翠翘益心动，日夜说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计，缚麻叶，缚陈东，约降于宗宪。

至桐乡城，甲胄而入。是时赵文华、阮鹗，与宗宪列坐堂皇。海叩首谢罪，又谢宗宪。宗宪下堂摩其顶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复反！"厚劳而出。海既出，见官兵大集，颇自疑，宗宪犹怜海，不欲杀降，而文华迫之。宗宪乃下令，命总兵俞大猷整师而进。会大风，

纵火，诸军鼓噪乘之，贼大溃，歼焉。海仓皇投水，引出，斩其首，而生致翠翘于军门。

宗宪大飨参佐，命翠翘歌《吴歈》歌，遍行酒。诸参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觞，为宗宪寿。宗宪被酒大醉，瞀乱，亦横槊障袖，与翘儿戏。席乱，罢酒。次日，宗宪颇愧悔醉时事，而以翠翘赐所调永顺酋长。

翠翘既随永顺酋长，去之钱唐江中，恒悒悒捶床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毙一酋又属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长号，大恸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翘以一死报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罗龙文者，世称小华道人，善制烟墨者也。始以游说阴赂翠翘，诱致徐海休兵，可谓智士。然其后依附权势，与严世蕃同斩西市，则视翠翘之死，犹鸿毛之于泰山也。人当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张山来曰：胡公之于翠翘，不以赐小华，而以赐酋长，诚何心乎？观翠翘生致之后，不能即死，居然行酒于诸参佐前，则其意有所属，从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当非报明山也。

戴文进传画苑三高士传之一

毛先舒稚黄

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进字文进，钱唐人也。宣宗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进《秋江独钓图》，画人红袍垂钓水次。画惟红不易著，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宗阅之，廷循从旁跪

曰："进画极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钓鱼？"宣宗颔之，遂麾去余幅不视。故进住京师，颇穷乏。先是，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镕金者，观之，即进所造，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缣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然进数奇，虽得待诏，亦辘轳亡大遇。其画疏而能密，着笔淡远，其画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钦进锻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

赞曰：立志探悬，鬼神所赞。孰是殚精，而屑近玩。戴君操捶，锻金为生。感慨徙业，卒成高名。盖人极而天呈矣夫。

张山来曰：明画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予独嫌其略带匠气，顾不若戴文进为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则尤不可及也。

髯樵传

顾彩天石

明季吴县洞庭山，乡有樵子者，貌髯而伟，姓名不著。绝有力，每暮夜樵采，独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负百斤而止，髯独负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价。人或讶问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负，力不赡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贱其值。且值贱，则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颇异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书，然好听人谈古今事，常激于义，出言辨是非，儒者无以难。尝荷薪至演剧所，观《精忠传》所谓秦桧者出，髯怒，飞跃上台，摔桧殴流血几毙。众咸惊救，髯曰："若为丞相，

奸似此，不殴杀何待！”众曰：“此戏也，非真桧。”髯曰：“吾亦知戏，故殴。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刚疾恶类如此。

髯有兄进香茅山，堕崖折胸死。或传其暮夜饮酒不诚，被王灵官鞭杀者。髯怒，走一日夜，诣茅山，饮大醉，数王灵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师，来进香，固有善心，饮酒小过，无死状，汝辄杀之，不仁，罪一；祖师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残忍，不遵祖师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来，小被酒，汝辄杀之，吾来不酬香，昨实大饮，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杀，无勇，罪三。汝宜毁撤，曷为横鞭瞋目，坐踞于此！”欲夺鞭碎像，众譬遣之，乃止。负兄骨归葬焉。

洞庭有孤子陈学奇，聘邹氏女为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夺妹志，献苏宦某为妾。学奇泣诉于官，官畏宦势，无如何也。学奇讼女兄，宦并庇兄不得伸，学奇窘甚。一日，值髯于途，告之故，且曰：“若素义激，能为我筹此乎？”髯许诺：“然需时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学奇感泣。髯去，鬻身为显者舆仆，显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爱之，得出入内闼。邹女果为其第三妾，髯得间，以陈情告，女泣如雨，诉失身状，愿公为昆仑。髯曰：“毋迫。”一日，显者夫人率群媵游天平山，显者不能禁。髯嘿贺曰：“计行矣。”于是密具舟河干，众妾登舆，髯舁第三舆，乃邹氏也。出门，绐其副，迂道疾行，至河干，谓女曰：“登舟。”舟遽开，帆疾如驶。群仆骇变，号呼来追。髯拳三人仆地，不能出声。徐去，则女舟已至陈门矣。学奇得室忻感，谓古押衙不是过也。髯谓学奇：“亟宜鸣之官以得妻状。”官始不直显者，至是称快，询知义由于髯，赐帛酒花彩以荣之。显者惭，杜门若不闻者。自是义樵名益著，年五十余矣。

甲申，闯贼破京城，崇祯帝凶问至。或传于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龙廷矣。”髯不信，历问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愤曰：“吾生年七八岁时，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贼何为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满朝，无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复为贼百姓也。”乃大呼天者

三，投具区以死。死之日，义声振吴下云。

顾子曰：义哉，髯也！见义必为，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戛戛难之，况樵子乎？髯无姓名，吾师吴颂筠曾为立传，传未悉，予又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势利忘君亲者，观髯梗概，亦可以知所儆乎？

张山来曰：观剧忿怒杀人，所闻者非止一事。此樵奇处在后数段，劫邹女尤见作用。至自投具区以死，真可谓得其所矣。

赵希乾传

甘表中素

赵希乾，南丰东门人，幼丧父，以织布为业。年十七，母抱病月余，日夜祈祷身代，不少愈。往问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测素验，言母命无生理。又往卜于市，占者复言不吉。希乾踟蹰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恶其烦数，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无乃割心救之耶？"希乾归，侍母左右，见病益危笃。时日光斜射床席，形影孑立，寂寂旁无一人。希乾忽起去，笥中得剃发小刀，立于窗外剖胸，深寸许，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风声震飒，门户胥动，以为有人至。四顾周章，急取得肠，抽出，割数寸，盖人惊则心上忡，肠盘旋满胸腹云。希乾置肠于釜上，昏仆就室而卧。顷刻，母姑来视病，见釜上物，以为希乾股肉也，烹而进之母。再视希乾，则血淋漓心腹间，不能出声，始知希乾为割心矣。城邑喧然传其事，闻于令，令亲往视之，命内外医调治母子病。不数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渐次进饮食，胸前肠出不得纳。每日子午间，粪滴沥下。月余后，希乾起无恙，终身矢从胸上出。赵氏故宋裔，为南丰巨族，宗党以为奇孝，供赡其母子，而更教之读书。学使者侯峒曾闻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员。崇祯壬午，以恩诏天下学，选一人贡于成均。学使者吴石渠，

既考试毕，进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为先。赵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寻常论。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应入选，今欲诸生让贡希乾，以示奖劝。”诸生咸顿首悦服，于是以希乾选补壬午恩贡。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变，希乾避乱山中，将母不遑，遂卖卜，奔走于四方，以养其母。又十余年，母寿八十余而卒。

予自幼时常见希乾过先君谈，饮食起居如常人。面黎黝，高准方耳，睛光满眸子，颀然而长，多浑朴之风。与之立久，胸间时闻秽气。予年十岁，先君请希乾入书室，命表肃揖再拜，求解衣开胸视之：两乳正中间，肠突出寸许，色鲜红如血，以丝带系竹筒悬于颈，乘其肠粪出，洗换竹筒，日必再三换，常时滴黄水不绝，盖已三十余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毁伤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诚，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岂不可嘉哉！汤公惕庵，最恶言希乾事。予则以为应出特典，一加旌赏。盖事不可法而可传，使知孝行所感，虽剖胸断肠而不死，岂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谁能不旌之！然旌而不传，不若不旌而传也。安得龙门之书以施于后世哉！呜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没而名不传者，又何多也，悲夫！

张山来曰：予友王不庵，曾为予言孝子事。惜属口述，不获载之简编。今甘子中素以斯传见示，乃知事之度越寻常者，终不能泯其姓字也。

万夫雄打虎传

张雒南村

泾川有万姓字夫雄者，少负膂力以拳勇称，初亦未尝事田猎也。一日，与夙所莫逆尔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

范以去。范号曰：“万夫雄救我，救我！”万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树拔之，怒持树往追。经里许，震天一呼，虎为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脱。因梃击虎，中其项，虎负，狰狞欲迎斗，然项痛，竟不能举。万乘势一再击之，虎毙矣。母虎暨虎子相寻至，万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奋鼓生平之勇，纵送格扑，而二虎复相继而毙于其手。

嗟乎！万夫雄，一乡野鄙人耳，素不识诗书为何物，亦不识交道为何事。而仓卒间不忍负异姓兄弟之意，卒毙三虎以救其友。其义岂不甚伟，万夫雄亦诚烈丈夫哉！余尝见世之聚首而处者，交同手足之亲，谊比金石之固，设有缓急，即蜂虿微毒，不致贻祸杀人。当其纷纷未定之时，虽夙昔周旋，密迩徒辈，靡不潜迹匿形，鸟飞云散，悄然而不一顾焉。其视万夫雄为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毙三虎，颇似不经，殆属乌有子虚之谈。噫！诚有之矣。家九宣从泾川来，为余述其事最奇，亦曾亲见其人，短小精悍。与之语，意气慷慨，须眉状貌，殊磊砢不凡，飞扬跋扈，犹可想望其打虎时英风至今飒飒云。盖义愤所激，至勇生焉，即万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从古忠孝节义，蹈水赴火，为人之所不能为，并为人之所不敢为，往往以蚩愚诚朴而得之，万夫雄有焉。

南村野史曰：余友苍略氏，闻其事而异之，太息曰：士亦视所托身为贵耳。得交万夫雄，其人虽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无义烈男子以为之友哉！

张山来曰：孔子论宁武子，谓其愚不可及。匪独愚忠愚孝，凡事之度越寻常者，大抵多近于愚耳。一结最妙。

又曰：今之义气满洲，类能生搏虎豹，使万夫雄而在，当必与干城之选矣。

卷九

剑侠传

王士祯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蹑其踪迹，疑剑侠也。"

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里许，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着红帻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廨三间，东向，床榻甚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无妨。"久之，持朱封镝山门而入，役相戒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谋拒之，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帻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须吾自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挟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作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率一黑卫出，取剑臂之，跨卫向南山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

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帩头人也，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空无人矣。尼高髻盛装，衣锦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俱来，不知何许人。常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某中丞巡抚上江。一日，遣吏赍金数千赴京师，途宿古庙中，扃镝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门钥宛然，怪之，归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责偿官，吏告曰："偿固不敢辞，但事甚疑怪。请予假一月，往踪迹之，愿以妻子为质。"中丞许之。比至失金处，询访久之，无所见，将归矣。忽于市中遇瞽叟，胸悬一牌云："善决大疑。"漫问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迹，可觅露车乘我，君第随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几百里，无复村疃。至三日，逾亭午，抵一大市镇，叟曰："至矣。君但入，当自得消息。"不得已，第从其言。比入市，则肩摩毂击，万瓦鳞次。忽一人来问曰："君非此间人，奚至此？"告以故，与俱至市口。觅瞽叟，已失所在。乃与曲折行数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历阶及堂，寂无人，戒令少待。顷之，传呼令入，至后堂，堂中惟设一榻，有伟男子科跣坐其上。发长及骭，童子数人，执扇拂左右侍。拜跪讫，男子询来意，具对，男子颐指语童子曰："可将来。"即有少年数辈，扛金至，封识宛然。曰："宁欲得金乎？"吏叩头曰："幸甚，不敢请也。"男子曰："乍来此，且好安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门而去。馈之食，极丰腆。是夜，月明如昼，启后户视之，见粉壁上累累有物。审视之，皆人耳鼻也。大惊，然无隙可逸去，彷徨达晓。前人忽来传呼，复至后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谓曰："金不可得矣，然当予子一纸书。"辄据案作书，掷之，挥出，前人复导至市口，惝恍疑梦中。急觅路归，见中丞，历述前事，叱其妄，出书呈之。中丞启缄，忽色变而入。移时传令吏归舍，释妻子，豁其赔偿，吏大喜过望。久之，乃知书中大略斥中丞贪纵，谓勿责吏偿金，否则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觉，发截三寸，宁忘之

乎？问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剑侠也。日照李洗马应鹰云。

张山来曰：予尝遇中山狼，恨今世无剑侠，一往诉之，读此乃知尚有异人，第不识于我有缘否也。

皇华纪闻

王士祯阮亭

天顺间，恩县人赵云，性至孝，母刘病笃，闻怀庆府济源庙神，有灵药，诚求可得，云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绢囊，内盛绛桃花片，约二升许，持归煎汤奉母，疾果愈。其余愈疾又十余人。

白马营在恩县西十五里，夏秋之际，清晨辄现城郭人物，林木郁葱，日出乃不见。茌平马令村亦有此异。盖山市海市之属，陆地亦有之。

赖塔拉把土鲁，满洲人，素以勇称。尝从征浙闽，一日，浴于溪，水底有物，槎丫如古木，因呼侪辈缚以绳，共引出之，则一龙首，须鬣宛然，缚者乃其角。众皆惊走，赖神色不变，徐入水手解其缚。少顷，雷雨晦冥，龙腾空而去，众皆无恙，人更称为缚龙把土鲁。把土鲁，勇也，元时把土鲁必出上赐，本朝亦然。

张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炉岩。好仙术，常画地为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卧处往往有云气。后不知所终。

朝城陈给事赞化，崇祯间为桐城令。偶有馈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鸡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凤，不数日，寖大，时去时来。其伏卵之鸡，重至三十斤，毛变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岁得道书，能役鬼神。后祷雨皖城，有道人

亦祷雨池口。池口云起，文正招云过皖，道人曰：“皖有异人。”即棹片席渡江访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咨论竟日。临别，道人以三指附文正背。有顷，背痛，则有三铜钉入骨。文正急用瓮自覆，围火炼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启，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试启之，钉已出三寸许。文正叹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潜山人。少遇异人，授符箓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乱墩山，硗确无水，公冕每取手巾沥水，町畦盈溢。会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来烈日良苦，吾书符汝掌中，当得片云覆头，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开视，则疾风雷电骤作，乃大惊，礼致之。常行路迷津，问芸者不答。公冕取柳叶布田，尽化为鱼，芸者竞取之，至禾皆被践踏。及登岸视之，乃柳叶耳。

崇祯癸未，潜山县溪河中，结冰如钱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华寺六祖钵，非金非石，魏庄渠督学广东，遍毁佛寺，至曹溪，索钵掷地，碎之为二，每片各有一字，视之，乃“委鬼”也。庄渠异之，寺因得不毁。

崇祯中，有彭举人某，病中梦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状如王者。闻胥吏传呼魏校一案，须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问何以毁曹溪钵，答言：“吾为孔子之徒。官督学校，在广东所毁淫祠几千百所，岂但一钵？”神云：“闻钵破中有‘魏’字，如此神异，乌可以为异端而毁之？”答言：“魏是予姓，既数已前定，虽欲不毁，其可得耶？”神语塞，揖之而出。彭病痊，为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许人。年十余，投阳江北贯中为人牧竖。每出牧，以箫管一枚自随。牛有逸者，取箫画地，牛不敢出。晚归，辄束箫高篁中，篁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

午每坐啸其上。忽一日谓其徒曰：“吾当以来日上升。”明日往视，与石俱不见。事在万历初年。

崇祯丙子秋，广州城东二十里北亭洲田间，有雷出地，奋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声。内一雄鸡其中，逾夜鸡鸣无恙。乃发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数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金蚕珠贝，旁有镜一，光烛穴中；宝砚一，砚池中有玉鱼，能游泳。他异物不可指识者甚众。梁携归，光动四邻，邻人觉而争往，遂白之官。有司亲临发之，隧道如城，高五尺余，深三丈，中有碑，乃伪汉刘□冢也。文曰：“维大有十五年，岁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寝。粤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迁神于康陵，礼也。”文多阙不尽载。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赐紫金鱼袋臣卢应初撰并书。按《五国故事》，□天福壬寅岁四月，避暑甘泉宫，未几殂。《通鉴》及《十国春秋》皆作三月。据碑，当以《五国故事》为正。《十国春秋》又云：康陵在兴王府城东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铁锢之，坚不可启。光天乃□子玢年号。玢立仅二年，为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为应乾元年。按，光天无五年，《十国春秋》称殇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与碑皆不合。又考伪汉诸臣列传，止有卢膺仕岩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时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无应初名，识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归禅师集·六和尚小传》云：吴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时读书灯下，水中盂内跃出一僧，长三寸许，绕案而行，且言。震崆惊问之，曰：“吾能知人终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试言我终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报耳。”曰：“何以教我？”曰：“当早回首，无忘来处。”因忽不见。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开。一生功名，片语不爽。

韶人黄思德《纪事》云：韶城西南楼，有关帝庙。顺治丙申五月

二十日未时，思德游芙蓉山归。从舟中见楼上毫光炫曜，关帝披金甲，蓝纱巾，立楼牖面北，少顷面转西，移时而没，两岸居人皆见之，且惊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时复现。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时复现。或黄盖，或二将随侍。见者不啻千万人。因镌碑勒像，以志灵异。此事余在京师，闻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详如此。

张山来曰：《皇华纪闻》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时所笔记也。余窃僭取异事数条，盖欲与拙选相类云尔。倘读者欲观全豹，则自有原书在。

毛女传

陈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县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归士宏，阅三岁而无子，乃往祷少室。行二十里，度绝岭，方舍车而徒，以休舆夫。忽猛兽横逸，平氏惊坠深谷，士宏四顾，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恸而归。召沙门梵诵，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张义，向竖任家，往樵山中，猝闻幽篁深箐间，婉婉呼张义者，义大骇。回顾见一毛女，通体垂黄毫，长六七寸许，因咋舌不敢语。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识耶？”义惊曰：“大嫂固无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坠，缘藤得无损。既而饥甚，见交柯女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涩，不可口。三日后，则甘香满颊。三月乃生毫，半载则身轻如叶，任腾踔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则来饮耳，不意得与汝相见。”义具道任生哀慕状，毛女曰：“我已趯然轻举，与鸾鹤为伍，其乐何如，肯复向樊笼哉？为我谢任生，早续姻盟，以丰后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跃而往。义亟报任生，任生大喜，即偕义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

曰：“谁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寝，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动，乃允之，遂舆归。初饮食，腹微痛，逾时而定。半月，毛尽脱，依然佳丽也。自是情好益笃。生子女数人，历四十余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为也。使平氏当饮水时，不呼张义，则凌踔碧虚之上，一死生而无极矣，何至埋身黄壤哉！甚矣，情丝之难割也。

张山来曰：使我为任生，则随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饵女贞实，共作仙家眷属，何乐如之！计不出此，何也？

宝婺生传

陆次云云士

宝婺生，忘其名。顺治初，我师破金华，宝婺生夫妇相散失，生卧积尸中得免死，妇行不知所向，为健儿所获。无何，健儿移师驻华亭，生觅耗于华亭，不可得。困乏无聊，坐叹于旅馆之侧。旅馆主人鉴其貌，怜而问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识字乎？”曰：“识。”“习会计乎”？曰：“习。”主人曰：“盍留我馆中，勸若事而徐访尔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诚幸甚。”生入馆，悉代主人劳，主人逸甚，而业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发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趋而来。至馆饭，饭毕，酬值，急遽趋而去。生视其有所遗，启之，灿然白镪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复急遽趋而来，汗渍衣，息喘喘，详视几地，茫然也。生问之，曰：“觅遗金。”生曰：“遗几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营中往娶妇，失之矣，将奈何？”生曰：“金固在，还之于子，无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谢去。越数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还金，事谐矣。某日当婚，此婚君所赐也，敬请主人与君饮卮酒。”生固辞。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

见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

日未晡，生闲步溪头，遥见一叶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云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载新妇至，生偶举目视妇，俨然故妻也。妇偶举目视生，俨然故夫也。于是生一恸而偃于碧草之上，妇一恸而伏于孤篷之中。舟及门，促妇起，不能起也。问其故，曰："适见一人如故夫，故伤悼欲绝耳。"问其人何若，妇言其仪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妇者急觅生，见生悲卧不能起，问其故，不肯言。固问之，曰："适见一人。"语未毕，哽咽不能续。娶妇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妇即君妇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还金而赎妇，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无悲，吾感君义，敢不以此为报乎？"生难之，娶妇者请其主人以为主。主人曰："还金者，义士也；还妇者，义不在还金下。娶妇而失妇，不可也。吾有女，当妻还妇者。所娶妇，当返还金者。"闻者咸以为善而两从之，更推主人之义，与二义士相鼎立。

陆子曰：余读愚山学士《兔丝女萝》之篇，见有商山人失妇，为健儿妻，健儿亦失妻，为商山人妇。征途相遇，各易以归者，叹其奇绝。而宝婺之遇更奇。乱离之际，镜破珠沉，不胜数矣。而健儿以不吝，使商山人认妇而得妻。彼还金者，亦犹是也。天乎？人乎？虽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为不在天也。

张山来曰：篇中有极难措语处，须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义士传

陈鼎定九

王义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县隶也。虽隶，能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甲申国亡后，同邑布衣许元博德溥，不肯剃发，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弃之市，妻当徙。王适值解，高德溥之义，欲脱其妻而无

术，乃终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问曰：“君何为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为彷徨如此耶？”曰：“非尔妇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为妇人也而忽之，子第语我，我能为子筹之。”王语之故。妻曰：“子高德溥义而欲脱其妻，此豪杰之举也。诚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顾安得其人哉？”妻曰：“吾当成子之义，愿代以行。”王曰：“然乎？戏耶？”妻曰：“诚然耳，何戏之有。”王乃伏地顿首以谢。随以告德溥妻，使匿于母家，而王夫妇即就道。每经郡县驿舍就验时，俨然官役解罪妇也。历数千里，抵徙所，风霜艰苦，甘之不厌。于是皋人感之，敛金赎归，夫妇终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只知侮文弄法以求温饱，何尝知有忠义也！王胥竟能脱义士之妻，而其妇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盖亦千古而仅见者矣。

张山来曰：婴、臼犹赵氏客也，此妇竟远过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纪陆子容事

王晫丹麓

钱塘陆子容，名韬，一名自震。少负异姿，喜读书，经传史记，背诵如流。邑侯梁公试童子，以古文诗词拔取第一。廉其贫，解金赠之，子容尽以买书，昼夜读，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寻，随有论撰。疾愈笃，遂死。其师张祖望哭以诗曰：“荒园寂寞绿苔生，肠断当年陆士衡。春鸟不知人已去，棠梨树上两三声。”子容有内兄某者，素不习诗，读张诗而哀之，欲和不能，辗转床笫间。倦就寝，忽见子容相谓曰：“君和张先生诗未得耶？予已和成，为君诵之：谁向蓬门问死生，诸公枉道驾车衡。我游泉路无他乐，惟听萧萧松柏声。”某遽惊寤，寂无所见。时银缸半

灭，惟有月映缌帷而已。诘旦，以诗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诗流涕曰：“声情凄郁，何其诗之神似子容也？”传写人间，和者几数百人。予亦有诗云：“一读遗编百感生，文章无价漫权衡。子期去后知音少，肠断高山流水声。”好事者辑而存之，近得卒业，因叹结习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异路，纵甚所亲爱，亦皆弃之如遗。而独于诗文之际，往往欲自见其长，有不能尽泯者，岂非心之所结，虽生死亦莫为之隔耶？吾知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子容终不乐以才鬼自鸣于时矣，因纪之。

张山来曰：语有之：宁为才鬼，犹胜顽仙。然才鬼附乩作诗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则于梦中和韵，尤为奇也。

雌雌儿传

陈鼎定九

雌雌儿者，不知何许人，亦未详其姓氏，自言崇祯时孝廉也。未几为道士，往来江阴、无锡间，与予里黄介子先生善。每过其家，必袖一刺，大书“年家眷弟雌雌儿顿首再拜”投入，相见必交拜，别去必顿首。衲衣外别无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钱围，长五寸而已。后游云间，云间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余楹，雌雌儿往僦之，如数与之值。既入，键其户，独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盖倾之，如芥子状者，跃于地不止。须臾，尽化椅桌帷帐器皿，无不具。既而复取一筒倾之，如芥子者复跃于地，须臾，谷粟饮食牛羊鸡犬无不具。又以一筒倾之，则僮仆婢妪妻妾男妇数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顷刻如大富贵家。诸氏从门隙窥之，大惊，以为怪。于是雌雌儿乘车马，拥仆从，交游通国。居久之，诸氏以为妖，使人辞焉。雌雌儿尽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类，纳诸筒内，飘然长往，不知所终。

外史氏曰：黄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群玉，与松江倪永清为予言，雌雌儿，高士也，以幻术避世，而世卒不容，屡遭斥逐，终遁深山。呜呼！士生乱世，道亦穷矣。

张山来曰：昔阳羡诸生以眷属什器饮食纳口中，今雌雌儿以眷属什器饮食纳竹筒中，似逊阳羡书生一筹。然书生眷属有外夫，而雌雌儿则无之，是雌雌儿又胜于阳羡书生也。

再来诗谶记

沙张白定峰

弘治中，闽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学善文，屡举不第，性迂介，贫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读书，佣耕自给。年七十，郁郁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题诗其后，嘱其妻善藏之，遂卒。贫无以敛，门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敛之。内某生者，家富，尤笃于谊，偕同学涕泣执丧，瘗之而后去，又时时周恤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发解，十六捷南宫，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闽试，拔士公明，风檐操笔为程式之文，文不加点，八闽传诵焉。九月之望，值公诞辰，抚按监司，莫不具觞为寿。以翰苑之重，衔命典试，礼仪宾主，盛绝一时，都人士莫不歆艳，目为神仙中人。荐绅先达，亦相顾而愧弗如。盖不难其遇，难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晋接无间，避归使舟，闭舱酣寝，戒舟人尽却贺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纱窗，晶皎如昼，顾瞻岸崖，清兴忽发。遂潜易衣帻，呼一小竖自随，乘月信步，不觉数里。所见山川林壑，恍若旧游，意颇讶之。俄闻哭声甚哀，出自村舍，公闻之，凄然心动，寻声踪迹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数椽，了无篱落。命小竖排闼入视，则有老妪，年且八旬，头鬓皓白，然一纸灯，设野蔬麦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词旨悲惋。公揖而问妪：“夫人何为者，过哀乃尔？”妪挥涕而谢，掇一破绳

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拟昼祭亡夫，而儿子远出，迟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觅杯酒为奠不可得，用是感伤，顿违夜哭之戒，知不免为君子所讥耳。"公曰："贤夫何人？没来几载？祭既无具，曷不姑俟质明乎？"妪曰："妾夫侯官老儒，才丰命啬，没于弘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俪情深，虽乏椒浆，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闻之愕然，盖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岁计之，适二十一。睹妪容貌憔悴，而吐词温雅，有儒家风，且惊且怜之。因问曰："贤夫既是硕儒，必富著述，遗编存者，可得见乎？"妪闻而泫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见其精勤嗜学，无间寒暑。瓶无粟，突无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栋汗牛，制义文字，别为一编。六十以后，每取而读之，未尝不抚几太息，泣下数行。妾恐伤其意，每箧藏之，不使得见。将死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将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嘱妾曰：'一世苦心，难付秦炬。当藏吾棺中，以为殉耳。'言已欷歔久之。易箦之夕，又向妾索观，题诗其后，而语妾曰：'好藏之，当有识者。'既而笑曰：'文义高深，非吾再来，安识其中神妙乎？吾生无愧怍，死而食报，易世而后，大兴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气也。'言已，大笑而绝，迄今二十年。唯门生数辈，抄而读之，他未有过而问者也。"

公闻，急索观之，开卷第一艺，则发解首墨也。从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骇然。细加翻阅，则自应试游庠，决科会试，一切试卷墨裁，论表策判，以至廷试策、馆选论，皆在集中。闽闱五程，亦皆集中语也。最后有一诗，盖临终绝笔，其诗曰："拙守穷庐七十春，重来不复老儒身。烦君尽展生平志，还向遗编悟夙因。"公读之，恍然大悟，点首浩叹，仰视破屋颓垣，真同故居。因问妪曰："向有卧榻，今则安在？"妪以灯引公入，则朽箦敝衾，尘土坌满。妪拥破席，卧草荐中。公对之，叹息泣下。妪亦骇然，问："公君子，对贫居而饮泣，岂于先夫有师友渊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贤夫所谓再来人，即我是也。今日之会，岂繫非天？"妪曰："先夫之亡，妾柔肠寸断，因闻再来之语，私啮尸股，刺指血涂之，以图后验。君子岂有

此征乎？”公解靴出股，齿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妪大啼泣，公亦悲不自胜。徐慰妪：“夫人无忧，贤夫读书七十年，老不食报，而取偿于吾，吾之逸，贤夫之劳贻之也。苟昧夙因，即年少登瀛，皆侥幸耳。吾当大兴前生之门，以酬夙愿，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奋，不徒为夫人温饱计也。”妪收泪而谢。公又问：“令子焉往？”妪曰：“先夫没后，妾母子无以自存。幸及门数生，犹敦古道，每当忌日，必遣恤祭。今某生甫登贤书，未暇躬至，故遣儿子诣之，不识何以不至？”公问某生姓名，则是科所拔解元某也。余四五人，亦皆新贵。公又慨然久之。

既而东方渐明，妪子已至，后有苍头负酒米钱物，相随而来。其子蓬鬓布衣，一田家庄夫耳。妪命与公相见，询其何以归迟。子言：“某解元以座师寿诞，率同年称觞，衙署舟次，两不获见，彼候师而我候彼，是以归迟。”公顾负米者曰：“若某解元仆耶？”曰：“然。”曰：“归语汝主，速来会此。”其仆星驰而去。妪语其子以再来故，子欲以父礼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数辈来，闻公语，皆顿首曰：“两世师弟，古未闻也。”未几，县令来，又未几，太守至。公对多官备述所以，无不愕然称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树焉。大集姻族，咸有馈赠。其于妪母子有恩者，倍酬之。为妪子买田宅奴婢，倾赀赈给之。自抚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赠。妪母子遂为富人，又为其子娶妇。数日间，传遍八闽，自江以南，悉播为美谈。老生宿儒闻之，有泣下者。公以归期急，不及久留，辞妪母子去，终其身往返不绝焉。后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与为婚姻，五子读书，三登甲第，最少者犹以乡贡起家，起至二千石，科名绵绵，为闽中鼎族云。

张山来曰：前生处约，而今生处乐，实所不必，以其于前生毫无所益也。若尽能如此公，则无复有遗憾矣。

卷十

筠廊偶笔

宋荦牧仲

今上御极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诏使过洞庭，风雨中见一人，长髯，蓝衣，纱帽，气度闲雅，乘一物似马，半没水内。侍者持杖，狰狞随其后，与波涛上下。舟中数十人共见之，相距才数武耳。逆风而行，良久，迷离不见。其年八月，公返棹过齐安，与余杯酒间细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诏使。理或然也。

楚之黄安县，野塘荷叶数百，为暴风卷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叶不乱。

扬州水月庵杉木上，俨然白衣大士像，鹦鹉、竹树、善财皆具。

余于武城见一小儿，四五岁，手足似螳螂，头高起作两歧，见人念“阿弥陀佛”，惟索钱无厌耳。

考感夏孝廉振叔炜，见一儿六七岁，浴水中，势与谷道各二。后不知所终。

樵人于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济源某公，服之十年不尽。

一闽人山居，门前忽现宫阙数重，巍焕插天，须臾不见，盖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过门乞食，云善治病。或问能治哑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请。道人命取水、油各一

盏咒之，倾一处，以簪搅成膏，渐结为丸。曰："以水调服，即能言，但须焚香谢天耳。"孝廉以药授妹服之，顷刻能言。急觅道人不见，举家向空拜谢，闻仙乐喧阗，冉冉而去。

闽中洛阳桥圮，有石刻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鄞人蔡锡中明永乐癸卯乡试，仁庙授兵科给事中，升泉州太守。锡至，欲修桥，桥跨海，工难施，锡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趋而前曰："我能赍檄往。"乞酒饮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锡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兴工，潮旬余不至，工遂成。语载锡本传中，乃实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为传奇中妄语矣。锡官至都御史，以才廉闻。

张山来曰：宋先生，予父执也。抚吴时，以大集暨此帙见赠，获之不啻拱璧，敬采异事数条载入选中，盖仿前人节录《搜神记》、《续齐谐记》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洁公传

董以宁文友

金铉，字伯玉，武进之剡村人也。因殉节，谥忠洁，人称金忠洁云。初以顺天籍领解，成进士，时年十九。不习吏，请改教授。其大父户部主事汝升，旧多藏书，乃与弟锦日夜读之。继擢国子监博士，迁工部主事。先是时，明怀宗已诛魏忠贤，而太监张彝宪等旋用事，至是而贼李自成兵始炽。添内饷，命彝宪总理户工钱粮，建别署。忠洁曰："此天下存亡之机也，奈何诛忠贤，复任一忠贤？且我为工曹，必将属视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宪既有独踞之庭，必强二部郎官匍匐进谒，挫士节，辱朝廷。疏上不报，而总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谒尚书仪注见，复上疏固争之，旨谕"职事相关，自当礼见，余不必通谒"，金铉亦不得激陈。彝宪意甚得，与其党议接侍郎官礼。

或曰：“视尚书当稍倨。”宪曰：“吾当稍恭，而待金铉倨耳。”金遂集诸郎官倡议曰：“职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宪堂，即属彝宪假子，毋许入孔子庙，当提吾靴掷肿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诸郎官诣尚书，各请以公事出。至期，彝宪坐堂皇，黄衫缇衣，倡赞毕，但见吏，不见郎官，曰：“诣尚书始来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铉，不即来，待晚乎？”命小竖窃伺门外，望扇导来即报。已而，马蹄前后过之，无一人入者，乃大惭愤，借验放十六门火器，诬指十八位无火门，劾以故误军机，曰：“必杀铉。”会尚书争之力，仅削籍归。家居益与弟锜尽读所藏书，尤善《易》学。而父汀州太守显、母恭人章，更时时慰勉之。至父死，服阕，复起为兵部车驾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时崇祯十七年二月也。

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镇方有太监杜勳监视，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虑在京城。抚臣朱之冯忠勇足恃，恐受内臣之掣，请亟撤之，并撤居庸关监视。”不听。至三月，果闻杜勳以宣府迎贼，朱死之，因哭语弟锜：“目今我哭朱公，数日后汝曹旋哭我也。”及贼至居庸关，太监杜之秩果复迎降，遂进薄彰义门城下。杜勳缒城上，入见大内，惟张皇贼势以逼帝。遍语诸珰，谓“吾党富贵自在”云。忠洁则仓皇点禁兵，归谋匿母。因哭告母曰：“铉守皇城，城亡当与偕亡，今日从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谓汝读书知大义，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妇，与汝偕勉之，汝魂归，可会我于井矣。”趣之出，又命仆追往，以朝衣随之。见贼入京城，杀监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进人，字芳洲，与忠洁素厚。方为之欷歔数声，见市中宫人遍至，言贼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趋入宫，又传闻提督京城太监王承恩从死，曰：“微独吾乡王御史也，若辈中尚有一人知大义者，我乃后之，不已为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时有吕胖者，亦内监也，傈然而至，两手反接，而睨视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辈于人面，岂渠能死，吾独不能死哉？渠生欲远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仆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铉也。既信于王公，又能激吕监死，吾安可以诳铉？”急

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随之下，遂与俱死。锁归，收葬毕，焚其书而长恸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时会相见而相依乎！"哀号数日，又死井中。其后清兵至，家人请入皇城，求得忠洁尸，已与吕监骨相杂，不可分敛。而皇城又不得入榇，竟合两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丧归里。

张山来曰：明末死于忠义者，较前代为独盛，特存此一编，以当清夜闻钟，发人深省。

核舟记

魏学洢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

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技亦灵怪矣哉！《庄》、《列》所载，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麋了然者？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繇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嘻！技亦灵怪矣哉！"

张山来曰：眼镜中有所谓显微镜者，一虱之细，视之大如枣栗。由此推之，则一核未尝不可视为东瓜矣。

沈孚中传

陆次云云士

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节，越礼惊众。作填词，夺元人席。好纵酒，日走马苏、白两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祯某年，当九日，携酒持螯，独上巾子峰头，高吟浮白。有僧濡笔窃记其一联云："有情花笑无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为之叫绝。拉归精舍，痛饮达旦，家人觅至，曰："今邑试，郎君何不介意耶？"嵊方醉眯未开，履无详步。扶入试院，则已几席纵横，置足无地。嵊乃积墨广砚，立身高级，大书《登高词》于粉壁之上。其首阕曰："万峰顶上，险韵独拈糕。撑傲骨，与秋鏖。天涯谁是酒同僚。面皮虽老，尽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难道他辟英雄一纸贤书，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条。"题毕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贤契矣。"李视之，则令也，潜视其后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云间名士，不屑为俗吏态者。把嵊臂曰："昔贺监遇李白，为解金龟当酒。我虽远逊知章，君才何异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题，与君共填散曲，志奇遇乎？"嵊曰："善。"令未成而嵊稿脱，更复击节，擢之冠军。荐之学使者，补弟子员，声誉大起。嗣是非令醉嵊，即嵊醉令。

交谊既狎，略师生而尔汝，更冠易服，戏乐不羁。嵊弟有讼，对簿于令，令佯为研鞫，嵊跃出厅事，大呼曰：“错矣，错矣！”令拂袖起。事闻直指，以白简斥令，令恬然勿怨也。

明鼎既移，阁部马士英卷其残旅，遁迹西陵。嵊往谈兵，士英伪为壮语云：“当背城决胜。”嵊驰归语里人曰：“此地顷为战场矣。”里人群哗曰：“丞相宵奔，将军夜遁，谁能任战，欲殃吾民。”争击毙嵊，烧其著书。所存者，独《息宰河》、《绾春园》传奇二种，《绾春园》尤为词场称艳云。

陆次云曰：余童子时，尝从道中见孚中策骑过，有河朔少年风。及长，读其词而叹其死。语云：凡人之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者。孚中之死，鸿毛耶？泰山耶？吾乌能论定之。

张山来曰：文人不谙世务，是以为世所轻。稍不得意，辄作不平鸣。若止观其文，诚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难也！

爱铁道人传

陈鼎定九

爱铁道人，逸其姓名，云南人也。少时曾为郡诸生，明亡，即弃家为道士。冬夏无衣裈，惟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时皆暖，虽腊月有鳞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见铁辄喜，必膜拜。向人乞之。头项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悬败铁，行路则铮铮然如披铠，自号曰“爱铁道人”。久之，言人祸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号曰“爱铁神仙”。嗜饮，市人争醉以酒，妇人持酒与，则倾泼不饮。或诘之，则厉声曰：“若不闻孟圣人云：男女不亲授受乎？”于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远数十百里，来问吉凶。时道人寄迹破庙，日环绕门者数百人，道人大怒，

骂曰："我何神仙？我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辈来问我？"即擎秽撒之，众乃散。与蜀中铜袍道人张闲善，铜袍者，联铜片为衣而服之者也，故号曰"铜袍道人"。尝携杖头钱，与爱铁饮于市，醉则歌呜呜，大恸而后休。甲寅乱，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铁为衣，以铜为袍，岂炫异以骇人耳目耶？抑道家别有所属，而寓意于铜铁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张山来曰：既有铁，便应有铜。爱金银者为贪夫，则爱铜铁者自是异人矣。

北墅奇书

陆次云云士

顺治时，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乡试，有两生密询试题，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艺中人也，无庸卜。"题出，乃《志于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会试，又有以场题问者，李曰："五后四可。"场中首题，乃《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果五后字，二题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题乃《易其田畴》二节，果四可字。灵异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张山来曰：先君视学山左时，李神仙来谒，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随手取书一册，复令信手揭开，随于袖中取出字纸一条，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贵人送礼至。"及次日，衍圣公以叵罗见赠，后不知所之矣。

陈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扬州，吴江相国金岂凡召之。先令遍相诸人，多验。后及公，陈遍摸之云："此穷相，不足道。"公不语。旁人曰："子无误言。"陈复遍摸，辄摇首曰："不差。"公复不语。陈摸

至公眼，遽跪曰：“此龙眼，当大贵。”众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赠以金，复为延誉。盖公未生时，父翁祷于神庙，甚虔，夜梦神许赐以一子，视之，即寺旁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无矣。神复曰：“汝勿虑，当易其眼。”取殿庑龙眼纳之。未几生公，故公以为神也。

张山来曰：审若是，则富贵之后身仍为富贵，乞丐之后身仍不免贫贱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维扬时，陈我白已大富，不复为人揣骨，故无从一询休咎。闻其颇精于弈，目虽瞽，人不能欺之，尤为奇也。

河南刘理顺，乡荐久不第。读书二郎庙中，闻哭声甚哀，问之，乃妇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归，母贫且老，欲嫁媳以图两活。得远商银十二两，将携去，姑媳不忍别，故悲耳。刘闻之，急呼其仆曰：“取家中银十二两来。”仆曰：“家中乏用，止有纳粮银在，明早当投柜矣。”刘曰：“汝且取来，官银再设处可也。”因代为其子作一书，称“离家七年，已获五百余金，十日后便归矣，先寄银十二两”等语。觅人送其家。姑媳得银及书，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银去。越十日，其子果归，所得之银及所行之事，与书中适符。母以问子，子骇甚，但曰：“此神人怜我也，惟每日拜谢天地而已。”刘公是年会试，庙祝见二郎神亲送之，中崇祯甲戌状元。其子后于庙中见公题咏，乃知书银出自公手，举家往谢，公竟不认，尤不可及也。

蓟门有人，新置茧袍一领，衣之过芦沟桥。值推车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顾，绝无一语。推车者跪而请曰：“小人误碎君服，贫不能偿，乞赐痛责以惩过。”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责尔何为？”拂袖竟去。推车者归，忽颠狂曰：“吾冤不能报矣。”邻人聚观，诘问其故，曰：“衣茧袍者为某，与我仇积前生，今日我数当尽，碎其衣，欲致其击我，我则随击而毙，使彼受法抵偿，而无如其不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于前世，尚负我五金，乞邻翁为我语彼，持此金来，资我殡事，我则与彼释此冤矣。”邻人走访，详语其

人。其人大惊，拜推车汉于破炕之下。推车汉历叙前因，碎衣者浃汗，叩求上五金偿夙负。复上五金，曰："以此为君祈福，修佛事。"推车汉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顺治戊戌进士汤聘，为诸生时，家贫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东岳，聘哀吁曰："老母在堂，无人侍养，望帝怜之。"岳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严，难徇汝意。"聘扳案哀号。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圣人裁夺。"鬼卒押至宣圣处，曰："生死隶东岳，功名隶文昌，我不与焉。"回遇大士，哀诉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数日，尸腐奈何？"大士命善财取牟尼泥完其尸。善财取泥，若栴檀香，同至其家，尸果腐烂。一灯荧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无以殓。善财以泥围尸，臭秽顿息，遂有生气，魂归其中，身即蠕动，张目见母，呜咽不禁。母惊狂叫，邻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备言再生之故。曰："男本无功名，命限已尽，求报亲恩，大士命男持戒，许男成进士，但命无禄位，戒以勿仕。"后聘及第，长斋绣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于官，岂违勿仕之戒欤？

张山来曰：大士慨发慈悲，吾夫子独不为裁夺者，以死数日而复生，是为索隐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为耳。

顺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于崇祯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经略到省，单骑往谒，中途所乘马无病而死。蜀道难行，计无所出。忽有少年对马言曰："我当变马与公乘之。"左右以为奸人，拥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释之。"少年出门去，而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辕门，甫下马而复倒矣。公入谒，事毕，乘肩舆归。方行，见一老者牵一人至，喊云"救命"。视其人，即少年也。老者云："适见公乘马死，小人随藏身山穴，变马负公，出马腹而寻身，不意宅舍竟为此人所占，伏乞敕彼更换，各还故有。"公语少年，少年云："此系难得之物，愿受官刑，断不还矣。"公欲绳之以法，而无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强，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劝老者："尔有此手段，不若另

觅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为某留心，某当从命。”少年拜谢去，老者亦随公回署。越半载，一日，向公云：“公书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盖，使移置郊外，当拜公佳舍之惠。”公许之。明早升堂，问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无子，虽生必命出家，不则生而复死。”吏曰：“与其死隔，宁使生离。”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谢去。公归语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随公出郭。吏夫妇已先迎候，观者万众。见老者扶尸起，脱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随脱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卧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谢汪公。吏夫妇呼之，绝不应，亦惟有向之拜谢而已。吏夫妇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妆，虽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尽神仙之语。谓公云：“时事不可问，宜急隐。”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后再促公，公言如故。因叹云：“固有定数，不可强也。”遂辞去。明年寇大警，公卒于官。裘武宋口述。

明末，关东有为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无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张远者，长髯倾黑之人也。宛、远俱抱病，宛先三日死，远后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张合死，李犹未也，放转生。”鬼卒曰：“李舍坏矣。”冥官曰：“即借张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远体而去。尸忽起，远之父惊喜曰：“儿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动矣。”宛张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尔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趋李宅。李阖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无髭，而尔多髯，大异矣，何诡说耶？”宛曰：“此张远之躯，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声乎？”其家人曰：“声果宛声也。”张之父子追至，亦曰：“声诚非远声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纳也。宛曰：“不信，试取我器具来。”须臾，剖玉磨滤，为璧为珪，事事俱宛之素艺，远所不能者。于是信其果为宛也。张不能强之归，李不复驱之去。此王艾衲游边云亲见其事者。

张山来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虽与受贿者不同，然亦恐宜

挂弹章也。不识李宛之妻肯与之同宿否？以白皙无髭之婿，而忽易以长髯倾黑之夫，能无怏怏？即张远之妇，见其夫复生，而为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传

李清映碧

鬼母者，某贾人妻也。同贾人客某所，既妊暴殒，以长路迢远，暂瘗隙地，未迎归。适肆有鬻饼者，每闻鸡起，即见一妇人把钱俟，轻步纤音，意态皇皇，盖无日不与星月侔者。店人问故，妇人怆然曰："吾夫去身单，又无乳，每饥儿啼，夜辄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儿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昼投钱于笥，暮必获纸钱一，疑焉。或曰："是鬼物无疑。夫纸爇于火者，入水必浮，其体轻也。明旦盍取所持钱，悉面投水瓮，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独妇钱浮耳。怪而踪迹其后，飘飘扬扬，迅若飞鸟。忽近小冢数十步，奄然没。店人毛发森竖，喘不续吁。亟走鸣之官，起柩视，衣骨烬矣，独见儿生。儿初见人时，犹手持饼啖，了无怖畏。及观者猬集，语嘈嘈然，方惊啼，或左顾作投怀状，或右顾作攀衣势，盖犹认死母为生母，而呱呱若觅所依也。伤哉，儿乎！人苦别生，儿苦别死。官怜之，觅急乳母饲。驰召其父，父到，抚儿哭曰："似而母。"是夜儿梦中趯趯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呜呜抱持者。明旦，视儿衣半濡，宛然未燥，诀痕也。父伤感不已，携儿归。后儿长，贸易江湖间，言笑饮食，与人不异。惟性轻跳，能于平地跃起，若凌虚然，说者犹谓得幽气云。儿孝，或询幽产始末，则走号旷野，目尽肿。

张山来曰：余向讶既已为鬼，亦安事楮镪为？今观此母，则其有需于此，无足怪矣。

狗皮道士传

陈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许人，亦未详其姓氏。明末，尝冠道冠，蹑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辄作犬吠声，酷相类。家犬闻之，以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辄与对吠不休。邻犬闻之，亦以为真犬也，辄群集绕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啸声，群犬皆辟易。每独居破庙，至深夜，辄作一犬吠形声。少顷，作众犬吠声，俨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国之犬皆吠，而达乎四境矣。岁余，献贼入寇，道士突至贼马前数十步，大作犬吠声。献贼怒，令群贼策马逐杀之。道士故徐徐行，贼数策马，马不前。献贼益怒，令飞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献贼益大怒，以为妖，亲策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还中贼马，马毙，献贼大骇，乃已。他日献贼僭尊号，元旦朝贼百官，忽见道士披狗皮，列班行，执笏作犬吠声。献贼大怒，令群贼缚之。道士乃大作犬吠声，盈庭如数千百犬争吠状，声彻四外，合城之犬，闻声从而和吠之，声震天地。献贼大声呼，众皆不闻，为犬声乱也。献贼大惊而退，既退，犬声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则疑信相半。今观狗皮道士之所为，岂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献贼如襁褓小儿哉？

张山来曰：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传

陈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状，年可六七十。诣昆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谢以无屋，老人曰："君第诺我，勿论屋有无也。"葛异而诺之。老人即与葛约曰："我异类也，与君家有夙世缘，故相依耳。徙来，请诫从者勿相扰，则佩君高谊矣。"葛曰："谨奉教。"乃去。越数日，老人投刺进谒曰："徙来矣。"既至，从者数十人，皆衣裳楚楚，陈币悉珠玉锦绣，值数千缗。葛辞之，老人固让，葛然后纳其币。及去，达圃扉，即不见，葛愈异之。使人私雒之，见圃内皆高堂大厦，画栋雕题，俨然缙绅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幄之富，极人间之异。葛有子，方弱冠，风流都雅倾一邑。偶过其居，见一丽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轻盈欲语。归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请。老人曰："恐吾辈异类，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请之，乃许，择吉迎之，奁赠以万计。既归，夫妇笃好，事舅姑甚孝。未几，国变，乱兵入其家，见妇艳，欲污之。妇大骂，夺刀自刭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兽也，以淫媚人，死于狐者，不知其几矣。乃是狐竟能以节死，呜呼！可与贞白女子争烈矣。

张山来曰：曩于友人处见小书一帙，皆纪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则未之前闻。今得此文，可为淫兽增光矣。葛翁肯与联姻，亦非寻常可及，狐之以烈报之固宜。

卷十一

过百龄传

锡山　秦松龄留仙

锡固多佳山水，间生瑰闳奇特之士，常以道艺为世称述。若倪征君云林以画，华学士鸿山以诗，王佥事仲山以书，乃今过处士百龄者，则以弈。其为道不同，而其声称足以动当世，则一也。

百龄名文年，为邑名家子，生而颖慧，好读书。十一岁时，见人弈，则知虚实先后，进击退守之法，曰："是无难也。"与人弈，弈辄胜。于是闾党间，无不奇百龄者。时福唐叶阁学台山先生，弈品居第二，过锡山，求可与敌者。诸乡先生以百龄应召，至则尚童子也，叶公已奇之。及与弈，叶公辄负。诸乡先生耳语百龄曰："叶公显者，若当阳负，何屡胜？"百龄色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耻焉。况叶公贤者也，岂以此罪童子耶？"叶公果益器之，欲与俱北，以学未竟辞。自是百龄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殚精于弈，不几年，学成，曰："可以应当世矣。"

会京师诸公卿闻其名，有以书邀致者，遂至京师。有国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间，见百龄年少，意轻之。一日，诸公卿会饮，林君谓百龄曰："吾与若同游京师，未尝一争道角技，即诸先生，何所用吾与若耶？今愿毕其所长，博诸先生欢。"诸公卿皆曰："诺。"遂争出注，约百缗。百龄固谢不敢，林君益骄，益强之，遂对弈。枰未半，林君面颈发赤热，而百龄信手以应，旁若无人。凡三战，林君三北，诸公卿哗然曰："林君向固称霸，今得过生，乃夺之矣。"复皆大笑。于是百龄棋品遂第一，名噪京师。当是时，居停主某锦衣者，以事系

狱，或谓百龄曰：“君为锦衣客，须谨避，不然，祸将及。”百龄毅然曰：“锦衣遇我厚，今有难而去之，不义。且吾与之交，未尝干以私，祸必不及。”时同客锦衣者悉被系，百龄竟免。

已天下多故，百龄不欲久留，遂归隐锡山，日与一二酒徒，狂啸纵饮，不屑屑与人弈，独征逐角戏以为乐。百龄素贫，出游辄得数百金，辄尽之博簺，其戚党谯诃百龄，百龄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赀，俱以弈耳。得之弈，失之博，夫复何憾？且人生贵适志，区区逐利者何为？”

噫！若百龄者，可谓奇矣。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

张山来曰：善弈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啬于寿，今过君独历四十余载，岂其命名为之兆耶？

八大山人传

陈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宁藩宗室，号人屋，人屋者，广厦万间之意也。性孤介，颖异绝伦，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尝写菡萏一枝，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张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常满室。又画龙丈幅间，蜿蜒升降，欲飞欲动，若使叶公见之，亦必大叫惊走也。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父某，亦工书画，名噪江右，然喑哑不能言。甲申国亡，父随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如是十余年，遂弃家为僧，自号曰雪个。未几病颠，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

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颠止。岁余，病间，更号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可不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数年，妻子俱死。或谓之曰："斩先人祀，非所以为人后也。子无畏乎？"个山驴遂慨然蓄发谋妻子，号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山人既嗜酒，无他好，人爱其笔墨，多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泼墨广幅间。或洒以敝帚，涂以败冠，盈纸肮脏，不可以目。然后捉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入妙。如爱书，则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醒时，欲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其颠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颠也乎哉？何其笔墨雄豪也？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至于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问其乡人，皆曰得之醉后。呜呼！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

张山来曰：予闻山人在江右，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或二三日不放归，山人辄遗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纵之归。后某抚军驰柬相邀，固辞不往。或问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较？遗矢得归可矣。今某公，固风雅者也，不就见而召我，我岂可往见哉？"又闻其于便面上，大书一"哑"字。或其人不可与语，则举哑字示之。其画上所钤印，状如屐。予最爱其画，恨相去远，不能得也。

圆圆传

陆次云云士

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

癸未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赍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炽，怀宗宵旰忧之，废寝食，妃谋所以解帝忧者于父。畹进圆圆，圆圆扫眉而入，冀邀一顾，帝穆然也，旋命之归畹第。时闯师将迫畿辅矣，帝急召三桂对平台，锡蟒玉，赐上方，托重寄命，守山海关。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而寇深矣，长安富贵家胥皇皇，畹忧甚，语圆圆。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不缔交于吴将军，庶缓急有借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缱绻，不暇也。"圆圆曰："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鉴于石尉，不借人看，设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耶？盍以此请，当必来，无却顾。"畹然之。遂躬迓吴观家乐，吴欲之而故却也，强而可。至则戎服临筵，俨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陈列益盛，礼益恭。酒甫行，吴即欲去，畹屡易席，至邃室，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娇，三桂不觉其神移心荡也。遽命解戎服，易轻裘，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耶？洵足倾人城矣。公宁勿畏而拥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圆圆行酒。圆圆至席，吴语曰："卿乐甚。"圆圆小语曰："红拂尚不乐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吴颔之。酣饮间，警报踵至，吴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保公家先于保国也。"畹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畹，择细马驮之去，畹爽然无如何也。

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督理御营名骧者，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闯贼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李自成据宫掖，宫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询内监曰："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耶？"内监曰："先帝屏声色，鲜佳丽。有一圆圆者，绝世所希，田畹进帝，而帝却之。今闻畹赠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吴骧第中矣。"是时骧方降闯，闯即向骧索圆圆，且籍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子也。骧俱从命，进圆圆。自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己

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顾圆圆曰："此乐何如？"圆圆曰："此曲只应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随遣使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三桂得父书，欣然受命矣。

而一侦者至，询之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为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者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砍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略曰："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主晏驾，不胜眦裂。犹意吾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随效秦庭之泣，乞王师以剿巨寇，先败之于一片石。

自成怒，戮吴骧，并其家人三十余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褰裳跨征骑。"自成乃凝思，圆圆曰："妾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于是弃圆圆，载辎重，狼狈西行。是时也，闯胆已落，一鼓可灭。三桂复京师，急觅圆圆，既得，相与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圆圆为闯致说，自以为法戒追穷，听其纵逸而不复问矣。

旋受王封，建苏台，营郿邬于滇南，而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酒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圆圆即捧觞为寿，以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吴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传曰多出于同梦之谋，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学申胥，以复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师之故，盖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后尊荣南面，三十余年，又复

浪沸潢池，致劳挞伐，跋扈艳妻，同归歼灭，何足以偿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陆次云曰：语云：无征不信。圆圆之说，有征乎？曰：有。征诸吴梅村祭酒伟业之诗矣。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当其盛时，祭酒能显斥其非，却其赂遗而不顾，于甲寅之乱，似早有以见其微者。呜呼！梅村非诗史之董狐也哉！

张山来曰：吴三桂未叛时，予读祭酒《圆圆曲》，不解所谓。甲寅后，友人因为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见之明。今读此传，益知《圆圆曲》之妙也。

又曰：唐陈鸿作《长恨传》，白居易因谱为歌。今云士乃因歌作传，详略之际，较之前人稍难，诚足辉映后先矣。

啸翁传

陈鼎定九

啸翁者，歙州长啸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啸，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为啸翁也。啸翁尝于清夜独登高峰颠，豁然长啸，山鸣谷应，林木震动，禽鸟惊飞，虎豹骇走，山中人已寐者，梦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惧，疑为山崩地震，皆彷徨罔敢寝。达旦，群相惊问，乃知为啸翁发啸也。啸翁之啸，幼传自啸仙，能作鸾鹤凤凰鸣，每一发声，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老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黿鼍多迎涛以拜。他日，与黄鹤山樵、天都瞎汉、潇湘渔父、虎头将军十数辈，登平山六一楼，拉啸翁啸，啸翁以齿落固辞，强而后可。初发声，如空山铁笛，音韵悠扬。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少顷移声向东，则风从西来，蒿莱尽伏，排闼击户，危楼

欲动。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阎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又若两军相角，短兵长剑紧接之势。久之，则屋瓦欲飞，林木将拔也。于时炷香烬而啸翁气竭，昏仆于地，众客大惊，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苏。归而月印前溪矣。啸翁能医，工画，善歌，垂八十，声犹绕梁云。

外氏史曰：古善啸者称孙登，嗣后寥寥，不见书传。迨至我朝称善啸者，洛下王、昭阳李而已。然予尝一闻之矣，第未知与苏门同一音响否？昨闻啸翁之啸，则有变风云动山岳之势，大非洛下者可几及也。岂啸翁之啸，直接苏门者耶？

张山来曰：予遇啸翁，欲闻其啸，翁以齿豁辞。不意其在平山发如许高兴，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笔

失名

康熙间，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后一室，夜多鬼，店主键其门。时有优人至其家，人无宿处，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净者云："无惧，吾能服之。"众饮酒，半醉，各归寝。扮净者，取笔涂赤面，着袍靴，装关公；丑涂墨面，持刀装周仓；小生白面，持印作关平，左右立。关正坐，点烛若看兵书状。顷之，炕后一少妇出，前跪呼冤。装关公者，心慑不能言。扮周仓者，厉声问："有何冤？可诉上。"妇指炕者再。周又厉声云："汝且去，明日当伸若冤。"妇拜谢，忽隐去。至明日，三人启炕砖视之，下果有一尸。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迁去，某赁之。其邻右云：屋主向有一妾，后不复见，殆冤死耶？"众云："今夜必复至，当细询之。"至夜，三人仍装像于室，众伏户外伺之。初更，妇人又自炕后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为真关君，特与诉冤，汝辈何能了吾事！"乃披发吐舌灭灯而

去。众大惊，三人不敢复入室。

张山来曰：此鬼谬矣。即非真关君，宁不可借其力以鸣于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讳元积者，顺治辛丑进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诞生时，与同辈三人，皆沙门中道履坚粹者。冥主赐以进贤冠，绣紫衣，礼而遣之。至一桥，有以杯茗进，同辈饮之，某独疑而置之，遂别去。某困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紫绣来，阎老非谑我者。"后登进士，谢恩之日，班次中遇两同年，面目宛然当日两僧与偕来者。询之两君，则皆惘然，想即桥上杯茗为之蔽也。

崇祯末，张献忠屠戮楚中。麻城人为贼所杀，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东归，每至途中，辄为风吹转，夜行三载，终不得归。于是闻风声，即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复回。将至故邑，城门尚闭，于岳庙后少憩。见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岳帝云："与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违。"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于某日，见一冻人，买一草束烘之得活，是当得子。"帝云："可将坐庙旁人与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众笑云："汝是人，何畏风夜行耶？"是人始悟已为鬼。至殿上，又云："某即投胎，不愿之梅某家。向识其人，何可为若儿？"判官云："但往为若儿，有好处。"是人记所言，数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妇产一儿，即能言，家人以为怪。欲杀之，儿述前生，并托生事，梅惊异，于是力行善，抚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张山来曰：方岳帝未奉天曹命时，梅某妇已有孕矣。岂预知有投胎者耶？此与回生者胸前微温，同一不可解也。

闻见卮言

顾珵美

顺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书乩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开榜，解元乃鍾朗也。盖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游戏耳。然金君于次科亦即中式。

晋时，义兴善卷寺，雷震其柱，题字凡三：一字诗米汉，一曰射钧记，一曰谢君之。皆大书，可径尺，非篆非隶，深入木理。正统间，周文襄公命试削之，字随削而入，乡人摹拓，云佩之可以愈疟。宋祥符间，岳州玉贞观雷书一柱曰：谢大仙人。问乩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顺治间，福州饥，昼锦坊有卖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书尸上。其文曰：“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无人识者。人题之于万寿塔壁，夜有蜘蛛垂丝于字之中，直贯而下，视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诛不爽矣。

张山来曰：予曩在鸠兹市上，曾见破书一帙，所记皆雷事，其中雷书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购也。由今思之，仍当以数十文买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樵书

来集之元成

樵川吴生，善请仙。顺治丁酉，督学岁试将及，数子问场中题，书曰：“尹字带儿孙，一旦不离心。”复问次题出经题否？曰：“否，否，否。”比入试，首题是“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儿孙”，君子也；“一旦心”，恒字也。次题“乐正子强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时有武学生，亦问试题，书四语曰：“二人并肩，不缺一边，立见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试，论题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并肩”，天也；“不缺一边”，下也；“立见其可”，

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语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阴袁显襄叩乩仙，问场中题目，批云：“不可语。”曰：“然则终无一言耶？”曰：“题目即在‘不可语’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题乃“知之者”一节，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语上一章之上，袁遂获隽。

青州番民杂处，多㑹术，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过其地，记室二人，从游其地，寓于客邸。一人与妇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与妇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踯躅于庭，丞知，逮其人，始邀归作法，而足如故。

张山来曰：淫其妇而仅易其足，可谓罪重而罚轻矣。

钱塘于生三世事记

陈玉雒椒峰

钱塘于生某，忠肃公裔孙也。笃行，不妄言，虽盛暑不解衣带，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庆寺僧寮，同学蔡生者排户逼视，见其两腋间，肌寸许，左豕右蛇，豕鬣而蟈，蛇鳞鳞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业也，于今犹不忘。予初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极梃刃汤火，神识终不去。已为蟒蛇，在岩穴下，自顾狞恶，时掩藏而口苦饥，百虫啐腥，附于甲，立啖尽，已念业益重。间日食一大禽，又念杀生无已时。誓日饮水，又念毒涎入水杀鱼蚌，误饮人杀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见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当拔汝为人。’”言罢，生又泣曰：“予未尝以告妻子，今亦无用自匿矣。”蔡闻言悚然，因语于李九来，笔之书。

陈子曰：轮回果报，为浮屠家说，予不乐道。阅《太平广记》诸书，载此类甚多，亦不之信。今九来亲得之其友，可无疑。嗟乎！物类以不嗜杀而得为人，人嗜杀将不得复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坛某巨公死，距百里许，农家适产牛，见腹下殊毛，若书某公姓名。众骇语，闻其子，鬻归，闭之别室，以终其年。予闻之巨公姻党，亦无足疑。夫天下之为乱臣贼子者多矣，岂能尽执其人而刀锯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报，使计穷力竭，贿赂无所施，干请无所用，人亦何惮而不为乱臣贼子。故冥报者，所以济国法之穷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狱论》，其说实有裨于世道人心，当书此文质之。

张山来曰：余曾作《轮回说》，谓人为异类，世苟不知，便不足以为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传

陈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实，家素封。明亡，散家财，弃妻子，入终南学仙，十年得其道。遂遨游四海，既而止妙高峰，从阎老人结庐炼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余人，推荆溪陈留王为首，能驾云往来，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间行。尝缚虎为骑，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责之曰：“所贵乎道者，清净无为也，无为而至于无声，方臻众妙之门。故曰：有声之声，延及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为也。有为则骇世惑俗，岂清净道哉？”于是陈留王乃尽弃其术，掩关息坐，三年，然后请见。活死人大悦，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群弟子，告曰：“吾闻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将隐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来呼我可耳”。既埋，群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声应。三年，呼之不

应矣，群弟子乃树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为骇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骇世惑俗，何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应之三年之久耶？岂夫子所谓索隐行怪者，即世之所谓神仙耶？

张山来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应，此当是其弟子辈故为此言，以骇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义牛传

陈鼎定九

义牛者，宜兴桐棺山农人吴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亩，虽饥甚，不食田中苗。吴宝之，令其十三岁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随牛所之。牛方食草涧边，忽一虎从牛后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转向虎，徐行啮草。希年惧，伏牛背不敢动。虎见牛来，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儿也。牛将迫虎，即遽奔以前，猛力触虎。虎方垂涎牛背儿，不及避，蹼而仰偃隘涧中，不能辗。水壅浸虎首，虎毙。希年驱牛返，白父，集众舁虎归，烹之。

他日，孝先与邻人王佛生争水，佛生富而暴，素为乡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殴死孝先，希年讼于官。佛生重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毙杖下，无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号哭于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借汝，吾儿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于仇人矣，皇天后土，谁为我雪恨耶？”牛闻之，大怒，抖搜长鸣，飞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欢饮，牛直登其堂，竟抵佛生，佛生毙；复抵二子，二子毙。客有持杆与牛斗者，皆伤。邻里趋白令，令闻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仇不能报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为吴氏报两世杀身仇。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闻之怖死也。

张山来曰：牛之为物，虽巍然一躯，然观其状，大抵顽而不灵。今此牛独能为主报两世之仇，复怖死一贪墨吏，殆所谓“犁牛之子骍且角”者也。

卷十二

邵士梅传

陆鸣珂次山

邵士梅，号峄晖，山东济宁州人也。其前身为高小槐，本高家庄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间一钱。病革时，见二青衣人，如公差状，令谨闭其目，挟与俱行，行甚捷，惟闻耳边风涛声。少顷，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顿开，第见二妪侍房帷间，则已托生在邵门矣。口不能言，心辄自念，觉目中所见，栋宇器物，骤然改观。即手足发肤，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岁能言时，辄云“欲上高家庄、高家庄”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儿妄矣。高家庄安在？”及出就外傅，间以语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复言。

己亥成进士，改授登州郡博。适奉台檄，署篆栖霞，道经高家庄，市井室庐，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问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历年所矣。”及询其殁时月日，与士梅生辰无异，遂告之故。觅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适人，相距里许。呼与语，语及少时膝下事，甚了了。并访里中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黄发，年九十余矣。相见道故旧，欢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从此冰消。乃赋诗云：“两世顿开生死路，一身会作古今人。”遂捐赀置产，厚恤其家。后俸满量移，作令吴江。吴中人士，盛传其事。

余初未之信也，适登州明经李曰白，为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过访。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峄晖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闻。”因述邵在登时，尝以语同官李簠，簠以语曰白者，缕悉

如此。余稍铨次其语，为立小传。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积，尚能死无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云间野史陆鸣珂撰，时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张山来曰：观里正之善者，其福报如此。其恶者，来生从可知矣。

彭望祖传

陈鼎定九

彭望祖，名远，江西人。幼端方沉静，寡言笑。弱冠举诸生，从师读书西山草庵中。冬月，有道士衣单麻衣，冒大雪来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怜之，日分饮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谢曰："吾受郎君惠厚矣，无以报。"出丹书三卷授之，曰："读之可证飞仙。"遂去，不复见。望祖得其书，熟读之。明亡，弃举子业，来游江南。顺治中，京口明经张行贞，延为孺子句读师，宾主甚相欢。他日饮青梅下，行贞盛言闽粤鲜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无难致也。"行贞曰："噫！先生何云不难哉？固无论山川险阻，第相去数千里，即使策骏马乘传，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贞入，望祖命童子洒扫书舍，庀香具法坛，戒童子先寝。童子慧，怪之，假寐窃起窥。望祖于箧中取草龙一具，祭于坛。须臾，龙忽蠕然，鳞甲爪牙皆动，望祖乘之腾去，不半夜归矣。龙两角挂累累，皆鲜荔也。乃撤坛，收草龙置箧中，而东方已白。呼童子起，进之，行贞大骇，诘童子，童子具以告。于是行贞知望祖有神术，谨事之。岁余，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龙，收行旅琴剑书箧挂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终。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术也。往往以幻术游戏人间，第无缘值之耳。或曰：望祖特术士耳，非神仙也。虽然，数千里，不半夜而往

还，即谓之神仙也亦宜。

张山来曰：余尝羡左慈于盂中钓松江四鳃鲈鱼，今望祖尚有借于草龙，犹觉逊一筹也。

程弱文传

罗坤宏载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梦吞花叶而生，幼极颖慧，九岁即好弄翰墨，工诗文，日摹《曹娥》、《麻姑》诸帖，书法尤称精楷。性复喜植花，更爱花叶，能于如钱莲叶，熨制为笺，书《心经》一卷。及笄，适里人方元白，伉俪甚欢。元白偕友人吴某，作客广陵，弱文忧形颜色，不能自已，尝作诗文，缄寄元白。元白开缄，辄闭户欷歔，怅惋累日。一日，平头复持缄至，友人伺其出，私启视之，乃制新柳叶二片，翠碧如生，各书绝句一首。其一曰："杨柳叶青青，上有相思纹。与君隔千里，因风犹见君。"其二曰："柳叶青复黄，君子重颜色。一朝风露寒，弃捐安可测。"又有《染说》一篇，《原愁》一则寄元白，文情绵恻，媚楚动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数卷，歙人有传之者。元白伤悼过情，终不复娶，亦不复作客，遂入天台山为名僧焉。

张山来曰：吾邑有此闺秀，当访购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传

陈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尧民，洛阳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弃

制艺，为医，自号薛衣道人，得仙传疡医，凡诸恶疮，傅其药少许即愈。人或有断胫折臂者，请治之，无不完。若刳腹洗肠，破脑濯髓，则如华佗之神。里有被贼断头者，头已殊，其子知其神，谓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为我请来！"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颈不连项矣，彼即有返魂丹，乌能合既离之形骸哉？"其子固强之而后行。既至，尧民抚其胸曰："头虽断，身尚有暖气。暖气者，生气也。有生气，则尚可以治。"急以银针纫其头于项，既合，涂以末药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顷，煎人参汤，杂他药，启其齿灌之。须臾，则鼻微有息矣。复以热酒灌之，逾一昼夜，则出声矣。又一昼夜，则呼其子而语矣。乃进以糜粥，又一昼夜，则可举手足矣。七日而创合，半月而如故，举家拜谢，愿以产之半酬之，尧民不受。后入终南山修道，不知所终。无子，其术不传。

外史氏曰：世称华佗为神医，能破脑剜臂，然未闻其能活既杀之人也，乃尧民能之，不几远过于佗耶？孰谓后世无畸人哉？

张山来曰：理之所必无，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广异闻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当以师事之。

刘医记

陈玉璂椒峰

刘云山，万历间医也，然当时其术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陈子闻之曰：异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恶疾，垂毙，其家已环而哭之。有一医突至，曰：'我刘云山也。'视毕而病者愈。赠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于毗陵城之司徒庙巷。'逾月，巨室子果至，觅云山，巷之老人曰：'子谬矣，云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云山生时信鬼神，曾梦授斯庙之神，募钱尚书地以广

其祠宇，因自为像于神旁，其形容尚可识也。巨室子跃入，惊顾骇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观者、拜者、祭祷者，奔走无虚日，亦复有验。”

陈子闻之曰：异哉，理可信哉！虽然，使云山之术得展于生时，吾固知云山之志可毕也。乃负其术而不遇其时，此云山之所以至死而犹不肯泯没者乎？虽其事近于荒唐怪异，君子亦当悯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记。

张山来曰：艺术果精，其为神也固宜。

湖壖杂记

陆次云云士

净慈寺罗汉，其始止十八尊，吴越王梦十八巨人，而范其像。南宋时，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异态，无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齿，随意数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罗汉之异，不止一端。烟霞洞后石壁，有石罗汉六尊，亦见梦于吴越王，乞完聚同气，王为补刻其一十二。又愿云《现果录》，载明时休宁赵贾，出海病疽，同舟者弃之穷岛。赵甦，匍匐至一大寺，见有异僧，问彼沙弥，知为罗汉。贾向一僧求其送归，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掷贾室中，飘然竟去。贾还，捐资造建初寺，画神僧之事于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仓有一巨姓，老年无子，斋十万八千僧讫，有十八异僧，复来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书，书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来，谓言斋罢莫徘徊。善根虽种无余泽，连理枝头花未开。”随书随成金字。家僮惊报，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顶礼诗几，积诚一载。忽见“未”字转动，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净寺一僧尝昼寝，梦伽蓝语之曰：“有张姓新贵人至矣，急迎之！”僧惊寤，旋往山门物色，见一书生，倚松太息。僧询之曰：“君得无张姓某名乎？”书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贵人盍过我？”书生急谢曰：“公勿误，我乃不取科举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诸试俱毕，无计观场，过此排闷，安得为新贵人耶？”僧曰：“君之为新贵人，神告之矣。未录科，易事耳，吾为尔续取。”书生曰：“续取须金。”僧曰：“吾为若输金。”书生曰：“吾观场无费，不如休也。”僧曰：“吾为若措费，第得科名后无相忘足矣。”书生曰：“斯何敢？”僧续名为投卷、市参、授餐、僦寓，场事毕，又为卜筮于伽蓝，得大吉，益喜跃。榜将发，拉书生曰：“君候放榜，当必在我舍。”书生曰：“公无虑，我舍公，将安归？”于是轰饮彻夜。将旦，僧先入城观揭榜，果见姓名高列矣。驰归拉生赴宴，至则再视，视上名虽是而籍则非，相顾错愕，生甚惭而僧甚悔，各不复顾，分道叹息而去。

张山来曰：此当是寺僧平时势利炎凉，故伽蓝恶而戏之耳。

高丽寺者，高丽国王为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时，国王尝祈嗣于佛，得一子，昼夜啼，惟闻木鱼声则暂止。有声自空中来，或远或迩，王命寻声所自起，愈寻愈遥，渡海而南，倾耳清听，得之于武林镜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静宣贝叶，击鱼按节，梵韵清扬，使者敬礼僧前，请涉朝鲜以疗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间湛然有‘佛无灵’字，佛之所赐，而题识谓之无灵，此何说欤？”僧曰：“异哉，为尔往视。”渡海见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礼，世子笑而颔之。王异之，问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师也。吾师曾为比丘矣，其先盖舆夫也。肩舆得金，自给之外，每以余资投井底。积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于湖上，遂为释。吾钦其德为之徒，乃师一年跛，明年盲，三年为雷击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笔题‘佛无灵’字于其臂。孰意其生于此欤？”王曰：“审如是乎？佛有灵矣。彼种种者，安知非夙生之孽，并报一世，而后偿其善果乎？”因为建寺于

其旧地，颜曰“高丽”，且进金塔以表奇。因志失载，碑不存矣。余纪其略以贻主僧，今寺惟无殿梁尚在，人比之鲁灵光云。

张山来曰：使其徒不于臂间书“佛无灵”三字，则佛竟无灵矣。

三茅观，踞吴山之最胜。按《茅山志》，记茅君示现，以云气为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于观前见一幻影，与此说符，是灵奇不独茅山矣。观中张三丰曾来寄迹，故于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阁。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质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侧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龙蛰法，而呼吸有声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万历时，有凌姓医者，事仙最虔，每以针术施人，而不孳孳于利者。过观中，见群乞儿席地会饮，候值隆冬，同云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异而视之。丐者授以一脔，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盏，凌曰：“吾不饮。”问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强之，我辈醉，宜归矣。”飘然而散。所遗在地数荷叶，鲜翠如盘，似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叶尽脱时，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贻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袭。每行针，先以针针叶上，疗疾即愈。人拟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针名世。

一亩田，在武林门内，有谁庵者，僧静然主之。静然晨夕焚修，诵经不怠。于顺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呗，有鼠窥于梁，嗣后每叩鱼声，其鼠即至。渐乃由梁及户，由户及几，僧呼：“鼠子，尔来听经耶？”鼠即点首，蹲伏《金经》之右，经止，乃徐徐去，率以为常，如是逾年。一日者，复来听经，经毕，向僧如作礼状。礼毕，寂然不动，僧抚之曰：“尔圆寂耶？”已涅槃矣。越数日，体坚如石，有栴檀香。僧为制一小龛，塔而瘞之，如浮屠礼。

张山来曰：余亦曾于讲院听经，竟不解所谓。而妇人女子，见其作点首会意状，殊不可解。然异类往往能之，则妇人女子，听经会意，又不足奇矣。

吴山之最胜者，曰紫阳山。径曲奥，石玲珑，洞幽阗，水潺湲，岩秀刻，故米芾书其石曰“吴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间，有丁野鹤者，全真其处。山麓有善姓，恒斋丁。一日，丁受斋，不即去。忽有无赖子数辈，掖一垂毙乞儿，投其家，众急走。无何，乞儿毙矣。善姓遑急，丁曰：“无恐，盍闭我于静室？闻弹指声，方出。”俄而，无赖之众复轰然集矣，声以毙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资，而毙者倏然自地起，趋出户，众呼之不应，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归于无赖之家，复告毙。众错愕，急散去。而丁弹指出室中，谢善姓，不复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几，召其妻王守素，付偈与别曰：“懒散六十年，妙用无人识。顺逆两俱忘，虚空镇长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尸，遗蜕尚在，不异生平。其妻后亦证道云。

张山来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遍满人间也？

崇祯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宝巷。携一朱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龙，其大如指，长逾三寸，光似淡金，鳞角爪牙，无一不备。循枝盘绕，气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从出。时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释典，名潞佛子。工书善画，尤精于兰，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制为潞琴，前委两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颇蓄异物，有沸水石，有竹节盆，其大如轮。有纯阳像，乃仙笔也，风右则须飘而左，风左则须飘而右。有舍利一颗，晦夜放光，视其燥湿，可占晴雨。有四面观音一尊，得之大鳖腹中者。王之绣佛长斋，从剖鳖得佛像始，而后陵谷变迁，不知其乌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狮池，甚深广。顺治八年季冬，群儿绕栏嬉戏，忽见赤蟹浮于池上，共讶严寒焉得有此？遂钩取之。有囊吞钩而起，举之甚重，视之，一肢解人也。急报藩伯，藩伯陈姓，曰：“蟹具八足，此间岂有行八之人，与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远，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则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妇，与丁八有私，而匠复数日不见，邻人疑而举之。捕匠妇，一讯而伏，诚与丁八成谋，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将偕奔而未迨也。狱成，究不

得八。藩伯旋开府粤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随开府者一童子，忽执一僧曰："杀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开府曰："若安识之？"童子曰："余邻也，虽变服而貌不可变。"童子盖浙人，而挈之以适粤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穷凶冤债，虽髡发万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独推五云。惟高斯寒，故宋时山僧，每在腊前进雪。崇祯癸未，时当重九，有数书生约登此山，以作龙山之会。贾勇而上，休息庙中。为时正早，庙祀五通之神，一生戏拈神筊卜曰："我辈今日得入城否？"筊语答以不能。书生睨视阶晷，大笑曰："何神之有灵？刻尚未午，而云我辈不得归家耶？"随步下，至一溪头，见双鲫游泳，迥异凡鱼。书生共下捕之，或远或近，或潜或跃，或入手中，泼刺又去。书生以必得为期，脱衣作网，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贯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东山，禁门扃钥矣。因命童子烹鱼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谓："鱼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踊跃，有碎釜声。书生急往视之，俨然鱼也，取出，乃木筊耳。因共惊悔，翌日归筊庙中，以牲醴祷神而去。

超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顺治十八年冬月，有僧闻虎啸，欲拽杖往伏之，竟为所噬。其徒延虎师捕虎，师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当获七虎。每获一虎，乡人赠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鸣以相诱，煮青螺斗许，遍撒山隅。虎至，伥鬼导之，伥见螺，贪剔螺肉，忘为虎护。虎遂孤行，即误入阱，虎师遂束之以归。盖僧之徒，隔山遥望，所见如此。越月师云："今日当获第七虎矣。"乡人益以金为赠。师怀金纵步往视，虎在阱中，大吼一声，猛如霹雳。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衔师一足，中裂其体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与师仇，而卒为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为利欤？吁嗟！虎师知虎之死于阱中，不知己亦殉于阱外也。

张山来曰：人为虎所食，其鬼为伥，理应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为之用，何耶？吾乡素多虎，猎师亦必以饵诱伥，然未闻其为虎所害也。

看花述异记

王晫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园，茂才衡玉之别业也。茂才性爱花，自号花遁，园故多植古桂、老梅、玉兰、海棠、木芙蓉之属，而牡丹尤盛。叠石为山，高下互映，开时荧荧如列星，又如日中张五色锦，光彩夺目，远近士女游观者，日以百数。

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观，徘徊其下，日暮不忍归。主人留饮，饮竟，月已上东墙矣。主人别去，予就宿廊侧，静夜独坐。清风徐来，起步阶前，花影零乱，芳香袭人衣裾，几不复知身在人世。俄见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惊问，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黄令征，以善种花，谓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随问夫人隶何事？曰：“隶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数之多寡，色之青白红紫，莫不于此赋形焉。”“然则何为见重也？”曰：“君至当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随之去。移步从太湖石后，便非复向路，清溪夹岸，茂林蓊郁。沿溪行里许，但觉烟雾溟濛，芳菲满目，人间四季花，同时开放略尽。稍前一树，高丈余，花极烂漫，有三女子红裳艳丽，偕游树下，见客亦不避。予叹息良久，花姑曰：“此鹤林寺杜鹃也，自殷七七催开后，即移植此。”又行数里，一望皆梅，红白相间，绿萼倍之。当盛处，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内有一美人，淡妆雅度，徙倚花侧，予流盼移时，几不能举步。花姑曰：“奈何尔？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犹是上皇手书。幸妃性柔缓，不尔，恐获罪。”予笑谢乃已。

行至一山，岩壑争秀，花卉殆与常异。听枝上鸟语，如鼓笙簧。渐见朱甍碧瓦，殿阁参差，两度石桥，乃抵其处。相厥栋宇，侈于王者。旁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医院，予大惊讶，问花姑曰："此处亦须太医耶？"花姑笑曰："乃苏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为花太医。""其左曰太师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单父，善吟诗，亦能种植。艺牡丹，术凡变易千种，人不能测。上皇尝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两，内人皆呼花师，故至今仍其称。"入门由西街行百步余，侧有小苑，画槛雕栏。予遽欲进内，花姑虑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强之方许。及阶，见一花合蒂，浓艳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时复取嗅之，腰肢纤惰，多憨态，予不敢熟视。花姑曰："君识是花否？"予曰："不识也。"曰："此产嵩山坞中，人不知名，采者异之，以贡炀帝。会车驾适至，爰赐名迎辇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则所见美女，其司花女袁宝儿耶？"花姑曰："然。"遂出，复由中道过大殿。殿角遇二少妇，皆靓妆，迎且笑曰："来何暮也？"花姑亟问夫人何在？曰："在内殿，观诸美人歌舞，奏乐为乐。客既至，当入报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诸美人可得窃窥乎？"二妇笑曰："可。"谓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乐毕相延也。"去后，予乃问花姑："二妇为谁？"曰："二妇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绿丝，衣绯者曰醉桃，花经两人手，无不活，夫人以是录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帘外，见丝竹杂陈，声容备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觉丝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予闻之，不胜惊叹。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谓歌值千金，正斯人也。"

语未毕，闻帘内宣"王生入"，予敛容整衣而进。望殿上夫人，丰仪绰约，衣绛绡衣，冠翠翘冠，珠珰玉珮，如后妃状。侍女数十辈，亦皆妖丽绝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见诸美女乎？"予谢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见此，缘殊不浅。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卫夫人楷书一通，置诸座

右。”予益逊谢。旋命坐，进百花膏。夫人顾左右曰：“王生远至，汝辈何以乐嘉宾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请曰：“妾愿抚琴。”一声才动，四座无言。泠泠然抚遍七弦，直令万木澄幽，江月为白。夫人称善，曰：“昔于頔尝令客弹琴，其嫂审声叹曰：三分中，一分筝，二分琵琶，绝无琴韵。今听卢女弹，一弦能清一心，不数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闻呼太真，私意当日称为解语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于此。乃见一人，纤腰修眸，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容色绝丽，抱琵琶奏之。音韵凄清，飘出云外。予复请挡筝，夫人笑曰：“近来惟此乐传得美人情，君独请此，情见乎辞矣。”顾诸女辈曰：“谁擅此技？”皆曰：“第一筝手，无如薛琼琼。”寻有一女，着淡红衫子，系砑罗裙，手捧一器，上圆，下平，中空，弦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筝也。”顷乃调宫商于促柱，转妙音于繁弦，始忆崔怀宝诗，良非虚语。曲才终，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圆者，其形象月，弹之，其声合琴，音韵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顾是女，手纹隐处如红线。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红线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即红线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浑忘却汝，汝有绝技，何不令嘉客得闻？”予起视，见一美人，含情不语，娇倚屏间。闻夫人语，微笑，予遂问夫人：“是女云谁？”夫人曰：“此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也。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歌。哀声入云，闻者莫不动容。”已持一器，体曲而长，二十三弦，抱于怀中，两齐奏之，果如夫人言。

俄有一女跨丹凤至，诸女辈咸曰：“吹箫女来矣。”女谓夫人曰：“闻夫人延客，弄玉愿献新声。”夫人请使吹之，一声而清风生，再吹而彩云起，三吹而凤凰翔，便冉冉乘云而去，耳畔犹闻呜呜声。细察之，已非箫矣。别一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媚，横吹玉笛，极要眇可听。夫人曰：“谁人私弄笛？”诸女辈报曰：“石家儿绿珠。”夫人命亟出见客，女伴数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国色，乃曰：“儿亦善笛，何必尔也？”绿珠闻之，怒曰：“阿纪敢与我较长短耶？我终身事季伦，不似汝谢仁祖殁，遂嫁郗昙，不以汗颜，翻逞微

技。”是女羞愤无一言，夫人不怿，命止乐。忽有啭喉一歌，声出于朝霞之上，执板当席，顾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闻念奴歌，今益足畅人怀。”念奴曰：“妾何足言，使丽娟发声，妾成伧父矣。”夫人指曰：“丽娟体弱不胜衣，恐不耐歌。”予见其年仅十四五，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举步珊珊，疑骨节自鸣。乃曰：“对嘉宾，岂能辞丑。”因唱《回风曲》，庭叶翻落如秋，予但唤奈何而已。丽娟曰：“君尚未见绛树也，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每欲效之，竟不测其术。”夫人曰：“绛树术虽异，恐无能胜子。吾且欲与王生观绛树舞。”乃见飞舞回旋，有凌云态，信妙舞莫巧于绛树也。绛树谓丽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学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汉武尝以吸花丝锦赐丽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时故以袖拂落花，满身都着，谓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为王生演之？”丽娟复起舞，舞态愈媚，第恐临风吹去。忽闻鸡鸣，予起别，夫人曰：“后会尚有期，慎自爱。”仍命花姑送予行。视诸美人，皆有恋恋不忍别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从也。

花姑引予从间道出，路颇崎岖，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见晓星欲落，斜月横窗，花影翻阶，翻然若顾予而笑。露坐石上，忆所见闻，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类是，故记之，时康熙戊申三月。

袁箨庵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无情，则不真；有情无才，则不畅。读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绝妙注疏也。将千古艳魂，和盘托出，笑语如生。不数文成将军之于李夫人，临邛道士之于杨玉环矣。

徐竹逸曰：逸兴如落花依草，可补《虞初志》、《艳异编》之所未备。文心九曲，几欲占尽风流。

张山来曰：予尝谓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定饶逸趣；以

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别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应有此奇遇。

又曰：向读《艳异》诸书，见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缘，心窃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读此记，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传

陈鼎定九

孝犬，广东东莞县隐士陈恭隐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骅，四足皆黑。恭隐痛父死国难，矢志不进取，隐居山中，以吟饮自纵，不与时人通。此犬随恭隐，未尝须臾离。每出则犬先行数百步，若以为导者。遇豺狼蛇虎，则亟返，啮恭隐衣袂，曳之还，若不使前者，恭隐悟，即旋。犬又随后，离数十步，作大声嗥，若以为卫者，以是为常。夜则于庐舍前后巡且吠，达旦不少休。数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既长，恭隐分赠前后左右邻家畜，皆能司门户不怠。初分之岁余，母犬日往各家，视乳犬一周，若训之勤者。有食，乳犬辄让母犬食。乳犬既壮，母犬即不往视，而乳犬每早辄齐来恭隐家视母犬。又数年，母犬病癞，瘦将死，乳犬日齐来，争与母犬舐癞，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辄齐来，绕母犬摇尾，若为母犬贺岁状。后母犬死，五乳犬皆哀号不止，恭隐悯之瘗之后山。五乳犬每早辄齐往瘗处号，如是者数年不辍。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养父母，辄自诩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其难者敬耳。睹兹五犬之殷殷其母，敬矣哉！呜呼！世之人不若者众矣。

张山来曰：义犬事甚多，不胜其载，今此犬独以孝闻，故特存之。

卷十三

曼殊别志书鎛

毛奇龄大可

曼殊，丰台卖花翁女。陈检讨维崧序云："疏篱织处，青门种树之翁；纤笼携来，缟袂卖花之妪。"汪主事懋麟诗云："荒村侍婢卖花回，补屋牵萝晓镜开。怪底红颜如芍药，妾家生小住丰台。"汪春坊楫诗云："春到长安芍药开，寻花曾一到丰台。自从解语归金谷，不是花时客也来。"张学士英诗云："闻说丰台住小姑，百环新髻世应无。又添一段游人话，芍药开时说曼殊。"生时，母梦邻妪以白花一当，一根也。寄使卖。其前邻，奶奶庙也；后邻钱氏，疑昔者乃钱氏妪，因名阿钱。周赞善清原《续长恨歌》云："张家小女名阿钱，种花家住丰台侧。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

阿钱慧甚，能效百鸟音，京城贩儿推货车行叫卖，喓嘟不可辨，阿钱遥闻便知之。十岁，前村学针线，把剪即能刻花种人兽，不构谱，俨熟习者。客有以千钱购蕃绣幡灯于前村家，阿钱方学绣，立应之去。既长，色白，目有曼光，十指类削玉，黝髡委地可鉴。《续长恨歌》云："十枝春笋扶钗出，一寸横波入鬓流。银蒜双双垂彩索，晓日曈昽射妆阁。"张编修廷瓒书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宝髻倚银屏。菱花掩后香云散，肠断春山一样青。"才拢头，作十种名，最上以髡弗绾作连环百结蟠顶前，名百环髻。《留视图》自序云："饰予生平所梳百环髻。"王舍人嗣槐诗云："东风吹罗衣，空园自摇曳。采将千种花，拢作百环髻。"《续长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环云髻早宜春。"方编修象瑛诗云："自制新妆号百环，春风摇漾画图间。无端梦逐空王去，凄绝丰台旧日山。"张中书睿诗云："百结云鬟别样妆，曼殊花放下巫阳。只今留视图犹在，减却生时一段香。"乔侍读诗云："百环髻就玉为神，别有秾华领好春。斜傍青山长不扫，有谁堪作画眉人。"顾性贞静，十二，从庙归，路人观者啧啧称好，姑则大愠，归不再出。

予来京师，益都夫子为予谋买妾，有以阿钱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视，不许。吴文学阐思诗云："争似丰台解语花，脸波春色衬朝霞。盈盈碧玉年娇小，不爱青齐宰相家。"乔侍读诗云："村庄无复往东墙，但对名花引兴长。莫道小家刘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先是，阿钱病，西山尼师过其门，咨嗟曰："阿钱不年，不宜为人妻。"或曰："为小妻即免。"遂决计作妾。然往请者，率骄贵，深不自愿。及二世兄往，谓犹是相公家也。越数日，予亲往，询余甚喜，且有谬誉予善文者。李检讨澄中《曼殊》诗云："守身坚择对，偃蹇已数夫。不惜充下陈，但愿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赋迈《三都》。"《续长恨歌》云："纷纭粱肉皆尘土，不愿将身入朱户。兰生空谷人自知，啧啧张家有贤女。毛君一赋奏凌云，柱下才名天下闻。"龙检讨燮诗云："湘湖词客毛先生，日昨棒檄来燕京。《子虚赋》献官侍从，闺中儿女皆知名。"李中允铠诗云："毛子銮坡彦，文笔五色鲜。造访出花下，惊鸿何翩翩。岂有十斛珠，乃订三生缘。盈盈赋丽情，慕义良独难。"

是夜，予梦大士，取盎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为插戴。《续长恨歌》云："疏篱野径多闲暇，落花无人碧窗夜。天然芳洁不由人，优钵昙花是化身。"胡文学渭生诗云："媒氏新传玉帐音，定情何用百黄金。帘前一见如相识，为插莲花玳瑁簪。"邱学士象升诗云："昨夜优昙带露开，簪花迤逦到丰台。湘帘一控春如海，万朵花光入座来。"其母兄与其母，疑予年大又贫，且相传妇妒，欲悔之，阿钱不然。陈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环堵之家；仲路居官，不离缊袍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极矜严；吴国夫人，理多贵倨。王茂弘将膺九锡，时来悠谬之谈；刘孝标永憾三同，属有纷纭之论。而乃情坚一诺，面许三生。"《续长恨歌》云："相国冯公重古风，为访名姝到韦曲。韦曲春花烂漫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传妇妒几中止，官贫复恐离乡里。阿钱却喜嫁才人，委身情愿同生死。"刘文学锡旦诗云："梦授一枝和露种，肯教连理被云遮。"

及娶，检讨陈君就予饮，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诗云："昨宵梦乞杨枝露，从此更名号曼殊。"陈序云："仆于阮妇之新婚，曾学刘桢之平视。屏前乍见，遽讶天人；烛下潜窥，已惊绝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屡为爱妾以征名。以姬夙悟静因，亲耽禅喜。遂傍稽夫梵夹，肇锡之以曼殊。"姜州丞启诗云："曼陀花散到人间，色相端然菩萨鬘。"蔡修撰升"元月上纱窗"《夜乌啼》词云："檀心蕙质玉亭亭。解语识迦陵。慈云一滴杨枝露，订三生。却向天花落处认前身。"《续长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驺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为征名，曼殊本在西来处。"

曼殊既归，执挚即贽。愿从学。取书观，有悟。才把笔，即能画

字，其字每类予，见者辄谓予假为之。任黄门辰旦传云："检讨善诗文，能书，晓音律。曼殊心习焉，辄似检讨。"方编修诗云："夫子江东早擅名，学书学字尽聪明。"吴文学陈琰诗云："学书不学卫夫人，别有簪花体格新。争怪拈毫似夫婿，燕钗作贽仿来真。"施侍读闰章诗云："夫人才把笔，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处不可似。"朱供奉叶儿乐府云："檀板能歌绝妙词，银钩学写相思字。"尝为予书刺，早起呵冻，连作十余刺，心痛遽罢。陈序云："于是杂弄简编，闲亲文史。画眉楼畔，即是书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学新声于弦上，询难字于枕间。硬黄纸滑，窃书夫子之衔；缥碧钗轻，戏作门生之贽。"张检讨鸿烈诗云："瞥见仙姝漫七年，每闻素腕写鸾笺。"潘检讨耒诗云："学得簪花字体新，蛮笺十幅簇芳茵。修成外传多情思，为有灯前拥髻人。"予有《曼殊病》诗云："黛椀谁书刺，银床想挈壶。曼陀花一朵，看向日边枯。"

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后歌，每歌必请予复之，三复则已能矣。按刌度节，丝黍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园》词。梁司农夫子《桂枝香》曲开句："赏心乐事，祝家园里。"冯太傅夫子长歌云："从来绣阁惜娉婷，红牙欲按声转停。闻君雅擅周郎顾，妾若歌时君细听。"《续长恨歌》云："学书便仿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时。"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顿扫。酒阑一唱祝家词，温柔乡里真堪老。冰弦檀板两怡然，花底征歌月底眠。"田编修需诗云："百绾云鬟巧样成，淡黄裙子称身轻。清歌按板偏能会，不数红红记豆名。"胡文学诗云："新翻《子夜》与《前溪》，顾曲周郎总不迷。一唱黄鸡娇欲绝，箫声同彻凤楼西。"王光禄三杰诗云："歌残金缕不胜悲，记得南园卧病时。夜起与郎花下坐，含颦一唱祝家词。"曼殊自为诗云："阶草衔虚槛，亭榴接断垣。酒阑携锦瑟，请唱祝家园。"

第苦无弹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听数曲，谛视其拢拈刮拨，遂能弹。朱供奉《洞庭秋色》词云："想暗通心曲，朱丝弦里；尽携书卷，玉镜台前。"尤检讨侗《新样四时花》曲云："罗敷赵瑟侬家占，《子夜》吴歌近日谙。"袁编修佑诗云："郎自艳吴曲，侬自缓秦筝。双栖梁上燕，解语弄春声。"冯检讨勖诗云："细抛红豆谱相思，肠断金槽一缕丝。谁道梁尘惊散后，酒阑犹唱祝家词。"吴别驾融诗云："渌水春来艳，金槽夜自弹。市楼盲女在，莫作段师看。"

顾得奇疾，初书刺心痛，谓脘寒也。既谓伤肝，输东风，木扬，春作而秋止。又既谓中懑，有瘕癖在胃旁，气积不行，历数载审候，终不得其要领。每疾作，遍体若炆，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负之行；又不足，缒筐而坐之，东西推挽，若秋千然。任黄门传云："然有奇疾，疾剧，则必约彩为兜，有若花篮，坐其中，悬诸空际，左旋右转，乃少可，

特终不可治。尝遍搜方术，不治，遂立愿舍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召绘者图之，名曰《留视图》云。已而，竟不可治。”陆文学宏定诗云：“病倚篮舆挹翠霞，后庭编径曲栏斜。彩兜行遍虽无迹，犹长金莲处处花。”

尝梦邻庙奶奶唤归去。一日携儿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挤眼，汝当随我行。”其儿曰：“家去罢，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为偶人，饰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环髻，流涕送庙间。赵编修执信诗云：“淡红香白好容颜，宝髻堆云作百鬟。唤作佛花元自误，如今争肯住人间。”吴文学陈琰诗云：“阿钱生小态婵娟，多病皈依绣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阳天。”又云：“妖梦频随阿母回，香檀分影礼莲台。百鬟巧髻亲留视，画里真真唤不来。”沈文学季友诗云：“雕香分送泪模糊，六尺生绡便作图。认取白衣龛外立，前身应是小龙姑。”予《送偶人》诗云：“且送青娥去，言随阿母归。荷花开作面，菊叶剪为衣。泪尽中途别，魂离何处依。他时香案下，相待莫相违。”曼殊自为诗云：“百计延医病转深，暂回阿母案旁身。此身久已魂离壳，莫道含颦又一人。”

乃复图其形，名《留视图》，而题诗焉。梁司农夫子诗云：“百朵云光绾髻斜，焚香小坐澹铅华。画图展向春风里，好护丰台第一花。”任黄门诗云：“舍身现在礼慈云，月月纤腰减半分。何事画工还染色，澹红衣褶藕丝纹。”沈明府皞日诗云：“弹窝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风数尺绫。一自檀雕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灯。”阮庶常尔询诗云：“新镂香檀旧梦频，碧绡留供佛前身。由来仙骨原无二，不信双毫写玉人。”汪春坊霦诗云：“宝篆依微绣佛前，香台欹坐髻鬟偏。梦魂缥缈知何处，只在莲花秋水边。”高征士兆诗云：“百结云鬟委陌尘，一函玉骨瘗江滨。可怜遗落春风影，挂向花前还妒人。”郑骠骑勋诗云：“细雨难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云赊。可怜粉黛空留视，肠断当时油壁车。”

初，予妇将至，徙居南西门坟园，虑不容也。益都夫子怜其穷，强予开阁，而曼殊难之。其后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复活。《曼殊回生记》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邮葛先生治之，复苏。”李检讨《曼殊》诗云：“食贫二三载，两情如斯须。何意南来者，事变出不虞。举家色惨凄，丞相谓曼殊：‘毛郎生迟暮，官贫徒区区。改图便尔为，作计莫太迂。’曼殊一无语，泪落红罗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复揶揄。郎意久异同，计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负义信，恸哭声呜呜。气结肠欲断，死生在须臾。仓皇觅良医，强起事跏趺。药饵徐徐下，数日魂始苏。”李中允诗云：“踟蹰贮别馆，咫尺明河悬。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传。谓当羽翼乖，听续鸳鸯弦。闻言一悲愤，气绝如丝联。已乃泣吞声，仰首呼苍天。”《续长恨歌》云：“食贫三岁恩情重，恩情只道长相共。桓家郡主蓦地来，惊散鸳鸯夜深梦。深情无赖金门客，愁煞飘风荡魂魄。仓卒坟

园贮阿娇，将使犊车无处觅。那料流光迅如电，好信不来飞语遍。野花村落白杨郊，安得仙郎日相见。含情一恸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间。葛翁投药虽扶起，那得桃花还结子。画图试展旧时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孟监州远记云：“其初归也，则不以迟暮为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为幸。其濒危也，群言纷构，犹矢若金石，惟愿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讲孙遹诗云：“优钵从来不染尘，无端号作断肠春。凭谁地下三弹指，唤起迦文坐畔人。”张文学暗然诗云：“曾说南园卧病时，金槽犹拨祝家词。新声不向丰台度，付与啼莺恋旧枝。”曹学士禾诗云：“芍药初开骤委泥，丰台犹见草萋萋。甘心远葬西施里，苦恋贫官与忌妻。”杨文学卧续张夫人《拜新月》词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后，残眉未扫时。”

至是病转剧，尝曰：“令吾小可者，吾当为尼忏除之。”李中允诗云：“古今伤心人，慷慨以永叹。庶几法王力，遣此长恨端。灼灼青莲花，阿母梦所搴。因之绮罗中，爱参清静禅。”《续长恨歌》云：“从此香奁日日扃，长斋顶礼愿难成。彩兜虚约香尘满，伏枕空房小胆惊。”既而谓予曰：“向阿三病时予从子阿三死京师。予借其园居，邀君日来以为幸。今君将南行，而予以病残留尼寺中，其能来乎？”泣曰：“他日君归者，吾请以尼随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发死。曼殊之死，京朝争作挽吊，自梁司农夫子，暨张、曹诸学士下，诗词文赋，不可胜纪。又有作鼓子词，同韵唱和成帙。如云间李秾、李榛、顾士元、马左、西泠何源长，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达志、金振甲、马会嘉、王麟游、陶簠、刘义林诸君，至同馆生，有托碧虚仙史，作《盎中花》杂剧者，皆汇载别集。

死时羸甚，及敛，面有生色，坐而衣，骨节缓泽如平时。任黄门诗云：“垂帘无力倚阑干，怕见庭花易早残。偏怪瓦棺将掩处，海棠犹作睡时看。”初，陈检讨孺人死，索予为墓铭，而贻予以绢。绢浅黄色，为制裙而喜，嘱曰：“假使贻绢有桃晕红者，当复制一裙。”越四年，无有贻者。既敛，乃卖金槽，裁一裙纳柳棺中。《续长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处，矫首空濛隔烟雾。金槽卖却剪红裙，大叫曼殊将不去。”高征士诗云：“罗裙浅澹剪鹅黄，一束纤腰白玉床。长恨无人十洲外，飞行为觅返魂香。”吴文学诗云：“减尽纤腰胜小蛮，淡黄裙子带围宽。可怜红绢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张山来曰：予亦复有长恨，间为诗五十首，名《清泪痕》，同人皆有赠挽诗歌。今读此，不觉触予旧恨也。

补张灵崔莹合传

黄周星九烟

余少时阅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尝与祝枝山、张梦晋大雪中效乞儿唱《莲花》，得钱沽酒，痛饮野寺中。曰："此乐惜不令太白见之。"心窃异焉。然不知梦晋为何许人也？顷阅稗乘中，有一编曰《十美图》，乃详载张梦晋、崔素琼事，不觉惊喜叫跳。已而潸然而泣，此真古今来才子佳人之轶事也，不可以不传，遂为之传。

张梦晋，名灵，盖正德时吴县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贫，而灵独蚤慧。当舞勺时，父命灵出应童子试，辄以冠军补弟子员。灵心顾不乐，以为才人何苦为章缝束缚，遂绝意不欲复应试，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轻交与，惟与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灵既年长，不娶，六如试叩之，灵笑曰："君岂有中意人，足当吾耦者耶？"六如曰："无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灵曰："固然。今岂有其人哉！求之数千年中，可当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与崔莺莺耳。吾唯不才，然自谪仙而外，似不敢多让。若双文，惜下嫁郑恒，正未知果识张君瑞否？"六如曰："谨受教。吾自今请为君访之，期得双文以报命，可乎？"遂大笑别去。

一日，灵独坐读《刘伶传》，命童子进酒，屡读屡叫绝，辄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跽进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与祝京兆宴集虎丘，公何不挟此编一往索醉耶？"灵大喜，即行。然不欲为不速客，乃屏弃衣冠，科跣双髻，衣鹑结，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讴吟道情词，行乞而前抵虎丘，见贵游蚁聚，绮席喧阗，灵每过一处，辄执书向客曰："刘伶告饮。"客见其美丈夫，不类丐者，竞以酒馔贻之。有数贾人，方酌酒赋诗，灵至前，请属和，贾人笑之。其诗中有苍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问灵。灵曰："松竹兔

鹿，谁不知耶？”贾人始骇，令赓诗，灵即立挥百绝而去。遥见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数辈，共集可中亭，亦趋前执书告饮。六如早已知为灵，见其佯狂游戏，戒座客阳为不识者以观之。语灵曰：“尔丐子持书行乞，想能赋诗，试题悟石轩一绝句，如佳，即赐尔卮酒；否则当叩尔胫。”灵曰：“易耳。”童子遂进毫楮，灵即书云：“胜迹天成说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诗岂让生公法，顽石如何不点头。”遂并毫楮掷地曰：“佳哉，掷地金声也。”六如览之，大笑，因呼与共饮。时观者如堵，莫不相顾惊怪。灵既醉，即拂衣起，仍执书向悟石轩长揖曰：“刘伶谢饮。”遂不别座客径去。六如谓枝山曰：“今日我辈此举，不减晋人风流，宜写一帧，为《张灵行乞图》，吾任绘事而公题跋之，亦千秋佳话也。”即舐笔伸纸，俄顷图成，枝山题数语其后。座客争传玩叹赏。

忽一翁缟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仆企慕有年，何幸识韩！”六如逊谢，徐叩之，则南昌明经崔文博，以海虞广文告归者也。翁得图谛观，不忍释手，因讯适行乞者为谁？六如曰：“敝里才子张灵也。”翁曰：“诚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图归。将返舟，见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盖翁有女素琼者，名莹，才貌俱绝世。以新丧母，随翁扶榇归。先舣舟岸侧时，闻人声喧沸，乍启槛窥之，则见一丐者，状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视槛中，忽登舟长跪，自陈“张灵求见”，屡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强挽之，始去，故莹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图示莹，且备述其故。莹始知行乞者为张灵，叹曰：“此乃真风流才子也。”取图藏笥中。翁拟以明日往谒唐、祝二君，因访灵，忽抱疴数日不起，为榜人所促，遽返豫章。

灵既于舟次见莹，以为绝代佳人，世难再得，遂日走虎丘侦之，久之杳然。属靳人方志，来校士，志既深恶古文词，而又闻灵跅弛不羁，竟褫其诸生，灵闻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缝束缚，今幸免矣。顾一褫何虑再褫，且彼能褫吾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

过六如家。见车骑填门，胥尉盈座，则江右宁藩宸濠，遣使来迎者也。

六如拟赴其招，灵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为我多方访之，冀得当以报我，此开天辟地第一吃紧事也，幸无忽忘。"六如曰："诺。"即偕藩使过豫章。时宸濠久蓄异谋，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贤虚誉，一慕六如诗画兼长，欲倩其作《十美图》，献之九重。其时宫中已觅得九人，尚虚其一，六如请先写之，遂为写九美，而各缀七绝一章于后。九美者，广陵汤之谒，字雨君，善画。姑苏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书，金陵钱韶，凤生，善歌。江陵熊御，小冯，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筝，洛阳花萼，未芳，善笙。钱唐柳春阳，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箫。也。图咏既成，进之濠，濠大悦，乃盛设特宴六如，而别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惍人也。酒次，请观《九美图》，因进曰："十美歉一，殊属缺陷。某愿举一人以充其数，诘朝，请持图来献。"比持图以献，即崔莹也。濠见之曰："此真国色矣。"即属季生往说之。

先是，崔翁家居时，莹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莹匹，悉拒不纳。既从虎丘得张灵，遂雅属意灵。不意疾作遽归，思复往吴中，托六如主其事。适季生旋里丧耦，熟闻莹名，预遣女画师潜绘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谋诸莹，莹固不许。于是季生衔之，因假手于濠以泄私忿。时濠威殊张甚，翁再三力辞，不得，莹窘激欲自裁，翁复多方护之，莹叹曰："命也，已矣，夫复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图》，自题诗其上云："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入宫只恐无红叶，临别题诗当会真。"举以授翁曰："愿持此复张郎，俾知世间有情痴女子如崔素琼者，亦不虚其为一生才子也。"遂恸哭入宫。濠得之喜甚，复倩六如图咏，以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献者，摹得一纸藏之。莹既知六如在宫中，乘间密致一缄，以述己意。六如得缄，乃大惊惋，始知此女即灵所托访者，"今事既不谐，复为绘图进献，岂非千古罪人？将来何面目见良友"？因急诣崔翁，索得

《行乞图》返宫，将相机维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无已，又见濠逆迹渐著，急欲辞归，苦为濠羁縻，乃发狂，号呼颠掷，溲秽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归。杜门月余乃起。过张灵时，灵已颓然卧病矣。

盖灵自别六如后，邑邑亡憀，日纵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独走虎丘千人石畔，见优伶演剧，灵伫视良久。忽大叫曰："尔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晋吹笙跨鹤。"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鹤飞。捶之不起，童子怒，掀灵于地。灵起曰："鹤不肯飞，吾今既不得为天仙，惟当作水仙耳。"遂跃入剑池中，众急救之出，则面额俱损，且伤股，不能行，人送归其家。自此委顿枕席，日日在醉梦中。至是忽闻六如至，乃从榻间跃起，急叩豫章佳人状。六如出所摹《素琼图》示之。灵一见，诧为天人，急捧置案间，顶礼跪拜，自陈"才子张灵拜谒"云云。已闻莹已入宫，乃抚图痛哭。六如复出莹所题《行乞图》示之，灵读罢，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琼"，随踣地呕血不止。家人拥至榻间，病愈甚。三日后，邀六如与诀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后，乞以此图殉葬。"索笔书片纸云："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遂掷笔而逝。六如哭之恸，乃葬灵于玄墓山之麓，而以图殉焉。检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诗草及《行乞图》以归。时莹已率十美抵都，因驾幸榆林。久之，未得进御，而宸濠已举兵反，为王守仁所败，旋即就擒。驾还时，以十美为逆藩所献，悉遣归母家，听其适人。于是莹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馆舍，有老仆崔恩殡之，莹哀痛至甚。然茕孑无依，葬父已毕，遂挈装径抵吴门，命崔恩邀六如相见于舟次。

莹首讯张灵近状，六如怆然收涕曰："辱姊钟情远顾，奈此君福薄，今已为情鬼矣。"莹闻之，呜咽失声。询知灵葬于玄墓，约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携灵诗草及《行乞图》至，与莹各拏舟，抵灵墓所。莹衣缞绖，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悬《行乞图》于墓前，陈设祭

仪，坐石台上，徐取灵诗草读之。每读一章，辄酹酒一卮，大呼张灵才子。一呼一哭，哭罢又读，往复不休。六如不忍闻，掩泪归舟。而崔恩伫立已久，劝慰无从，亦起去，徘徊丘垄间。及返，则莹已自经于台畔。恩大惊，走告六如，六如趋视，见莹已死，叹息跪拜曰："大难，大难！我唐寅今日得见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将易服敛之。而莹通体衫襦，皆细缀严密无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诗草及《行乞图》，并置棺中为殉。启灵圹与莹同穴，而植碑题其上云："明才子张梦晋、佳人崔素琼合葬之墓。"时倾城士人哄传感叹，无贵贱贤愚，争来吊诔，络绎喧豗，云蒸雨集，哀声动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灵、莹，检莹所遗橐中装，为置墓田，营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扫之役。呜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灵、莹之事毕，而六如之事亦毕矣。

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旁，辗转不寐。启窗纵目，则万树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怅然叹曰："梦晋一生狂放，沦落不偶，今得与崔美人合葬此间，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负矣。但将来未知谁葬我唐寅耳。"不觉欷歔泣下。忽遥闻有人朗吟云："花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则张灵也。六如讶曰："君死已久，安得来此吟高季迪诗？"灵笑曰："君以我为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为一世才子，死后岂若他人泯没耶？今乘此花满山中，高士偃卧时来造访耳。"复举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来乎？"六如回顾，有美人姗姗来前，则崔莹也。于是两人携手整襟，向六如拜谢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闻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诗，乃千古绝唱，何物张灵，妄称才子，改雪为花？定须饱我老拳。"六如转瞬之间，灵、莹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当捶此改诗之贼才子。"捽六如欲殴之，六如惊寤，则半窗明月，阒其无人。六如怃然，始信真才子与真佳人，盖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张灵崔莹合传》，以纪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尝见此传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补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盖吾阅《十美图》编，而后知世间真有才子佳人也。从来稗官家言，大抵真赝参半。若梦晋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琼之事，无从考证。虽然，有其事何必无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为而发乎？独怪梦晋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论才子佳人，则专以太白与莺莺当之。夫太白诚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当以文君为第一。而梦晋顾舍彼取此，厥后果遇素琼，毋乃思崔得崔，适符其谶耶？至于张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而慷慨从容，等泰山于鸿毛，徒以才色相怜之故。推此志也，凛凛生气，日月争光，又远出琴心犊鼻之上矣。而或者犹追恨于梦晋之蚤死，以为梦晋若不死，则素琼遣归之日，正崔、张好合之年，后此或白头唱和，兰玉盈阶，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张山来曰：梦晋若不蚤死，无以成素琼殉死之奇，此正崔、张得意处也。

陈老莲别传

毛奇龄大可

洪绶，好画莲，自称老莲。数岁，见李公麟画《孔门弟子》勒本，能指其误处。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初法传染时，钱塘蓝瑛工写生，莲请瑛法传染，已而轻瑛，瑛亦自以不逮莲，终其身不写生。曰："此天授也。"莲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窭儒画，窭儒借莲画给空，豪家索之，千缗勿得也。尝为诸生，督学使索之，亦勿得。顾生平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云。崇祯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寻以兵罢。监国中，待诏，王师下浙东，大将军抚军固山，从围城中搜得莲，大喜，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久

之，请汇所为画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饮，夜抱画寝。及伺之，遁矣。朝鲜、兀良哈、日本、撒马儿罕、乌思藏购莲画，重其直，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甬东袁鹍贫，为洋船典簿记，藏莲画两幅截竹中。将归，贻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传模笔也。

莲尝模周长史画，至再三，犹不欲已。人指所模画谓之曰："此画已过周，而犹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未尽也。长史本至能，而若无能，此难能也。吾试以为文言之：今夫为文者，非持论，即摭事耳。以议属文，以文属事，虽备经营，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衔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间。舍夫论与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则当，如是则不当，而文亡矣。故夫画，气韵兼力，沨沨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绰捉勒，随境堑错，汉魏文也；驱遣于法度之中，钉前燕后，陵轹矜轶，抟裂顿斫，作气满前，八家也。故画有入神家，有名家，有当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离乎作家，以负此嗛也。"其论如此。

莲画以天胜，然各有法。骨法法吴生，用笔法郑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傅染法管仲姬，古皇圣贤、孔门弟子法李公麟，观音疏笔法吴生，细公麟，诸天罗汉菩萨、神馗鬼□法张骠骑，衣冠士法阎右相，士女法周长史昉，几幛、尊卣、瓶罂什器、戎衣、穹庐、番马、骆驼、羊犬法赵承旨，钩勒竹法刘泾，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黄检校钱选，鸟睛花须点漆凸厚法宣和，蜂蝉、蛱蝶、蛴螬、螗螂、蜾蠃法宣和，亦杂法崔徐黄父子，莲法于莲。于青年以莲称。

章侯《博古牌》，为新安黄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后，子立昼见章侯至，遂命妻子办衣敛，曰："陈公画《地狱变相》成，呼我摩刻。"然则莲画之贵，岂独人间耶？原评

张山来曰：陈章侯《水浒牌》，近年如画灯，如席上小屏

风，皆取为稿本。其为益于世者甚多，则其食报于将来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传

毛奇龄大可

山人许氏，汴人，少举茂才。崇祯中，尝献《剿贼三策》于阁部督师杨君，不用。既而为东平侯刘泽清幕客，与泽清语不合，辞去。乡人怨家，发其隐事于王师之镇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号桑山人。山人乃与嵩阳曹道士游，夜坐耳鸣，丝竹徐发，若有物拔其顶，耸身丈余，骨节皆通。尝卖药嵩山庙市，以水酌喑者能言。许州小男为狐所苦，呼狐斩之。既还汴，怨家见曰："此许澄茂才也。"帅捕十许人迹至，山人乃独身指挥，尽缚诸捕者，揖怨家去谢之，而身游衡阳不返云。

张山来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传

侯方域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张山来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传奇，谱此事，惜未及《琵琶》词，岂以其词不雅驯，故略之耶？

记缢鬼

王明德今樵

凡系有人缢死，其宅内及缢死之处，往往有相从而缢，及缢之非一人者，俗谓之"讨替身"。谓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种渺茫幻妄、惑世诬民之谈，岂君子所乐闻？然书谓子不语怪，夫于怪仅曰不语，则是怪亦世所尝有，非云世绝无怪也。

吾乡有张姓者，其家仅足自食，夫先卧，妇则仍工女红。偷儿乘夜逾垣往窃，未敢竟入，伺于窗外，见床侧一鬼妇，向本妇先嬉后

泣，拜跪再三，本妇睨视数次，忽长叹，潸然泪下。偷儿心惊，专心伺之。妇即自理绢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状。鬼妇更复再拜祈求。本妇方行自缢，偷儿急甚，大声疾呼，其夫鼾呼若不闻，偷儿无法以救。适檐下有竹竿，取从窗棂中撺击鬼妇，其夫方觉。偷儿呼令急为开门，相助解救。在此妇固不自解觅死为何事，其夫亦不问呼门为何人，而偷儿亦自忘乎其为偷儿矣。事后，各道其详，因发床侧之壁视之。其中梁畔，实有先年自缢绳头尚存，虽云朽烂非真，而其形其迹，则仍宛然。由此以观，则凡世俗所传，亦未尽属无根之谈、荒唐之论矣。

据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颇有行之而验者。法于自缢之人，尚在悬挂未解时，即于所悬身下暗为记明，于方行解下时，或即用铁器，或即用大石，镇而压之。然后于所镇四面，深为挖取，将所镇土中层层拨视，或三五寸，或尺许，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鸡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内。取而或弃或焚，则可辟除将来，不致有再缢之事。实为屡试屡验，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时即挖则得之，浅而易，迟则深而难，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虽云幻妄无稽，不知何以行之实有可据，得毋如圣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欤？愚故从而笔之，即或行之未验，聊以解愚夫愚妇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缢之一预道也。

张山来曰：世间自尽之鬼，如投河自缢自刎之类，俗谓其必讨替身，予素不之信。审若此，则此等鬼必有定额，不容增减耶？真不可解。

卷十四

平苗神异记

王谦□斋

城步，非邑也，故属湖广宝庆之武冈州。设官城步巡检司，苗民杂处，民不及什一。数岁辄窃发，守土将吏不能胜，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万倡乱，巡抚阎公讨平之。疏请建县治，用资弹压，爰割武冈之绥宁二里半隶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环其外。为宰者闻父老谈旧事，目瞪股栗，若不终日。城雉不盈百，东西南列三门。北门故有汉前将军关帝祠，岿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祷求必应，然未尝现身示异也。

余以康熙庚申谒选，得是邑宰，亲故饯别者，为余危。余笑谢之。初莅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粤西全州西延峒苗杨应龙，啸聚苗傜一千七百余党，将侵城步。杀人祭旗，誓以七夕决胜，谓“孤城无备，可谈笑取”。先是，余逆揣变作，阴募敢死士三百人，练习有法。及侦得实，单骑相地势，秘授计。阅七日，贼直薄城下，望见旌旗刀戟皆严整，相顾错愕，如出神算，不复有斗志。余属典史徐士奇、把总王明，守北面，练总杨应和守南城，抚苗陈天武守西城，余独当东面，扼其冲。率精锐出城，乘贼暮气，深入其阻。应龙仓猝失措，有左道用符演咒法，无一效，皆手戮之。余党胆落奔溃，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余人。渠魁应龙，故马宝部下裨将；助贼为妖者，黄羊山道士周大圣也。及讯贼，曷不奔窜，而屈首受擒。佥曰：“方将遁，恍惚有赤面长髯大将，乘白马自天而下，指挥神兵，八面旋绕不得脱。”余始惊异，旋问我军，所见无异辞。日既晡，振旅归，亟登城谒帝。仰见帝面汗浃如

雨，如甫释甲状，益加悚惕，叩首谢。自惟凉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胜邪，诚可回天，今兹平苗斩妖，不请一兵，不伤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据天功哉？爰是新庙貌，肃几筵，远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传》及诗歌传奇纪事，谓百年来所未有，苗患遂不复作。今又二十余稔矣。每岁七夕，余必斋肃祀帝，无忘厥功。独怪帝乘马故赤色，此独白，或疑马援尝伏五溪蛮，得毋伏波将军来耶？余谓不然。神像既汗浃示灵爽矣，余非疑乘马者非帝也，疑帝之马何以白也，姑阙疑以俟考。

附吴宝崖曰：按明初某勋戚家，畜一白马，肥且健。一夕，关帝梦示云："某省寇乱，欲假而马助兵。"旦起视厩中马，僵卧不起，盖摄其神往矣。迨奏凯，勋戚益敬服，京师人异之，因建白马庙奉帝。自是帝现身显灵，捍倭破贼，辄骑白马以为常。今大司马遂宁张公尝云尔。则城步平苗神异，信哉为帝无疑也。特旧传帝驭赤兔马，一日千里，岂一蹶不复振耶？抑久用而瘠，用人间马协力耶？附识以资传闻之异云。

附纪香木作像

吴陈琰宝崖

观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乱，感关帝神兵之助，将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涨，浮一香木于张家冲殊胜庵前。僧法彻见而异之，谓若有神运，当留镇山门。士民请于公，作像奉之，公为碑文以纪。愚按先辈黄贞父云：江南文德桥，有香楠木一株，长五丈许，浮秦淮而下，诸生徐嘉宾梦神告曰：是乃聚宝门外关庙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义像。二事何后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则灵。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气，为弹压溪蛮百世不复萌乱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梦，则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类然矣。矧倚恃权要、窃据神物，如周宣王鼎为严嵩祟者，可胜道哉！

张山来曰：今壬午岁，苗民投诚剃发，慑伏于圣天子之威灵，直当与虞帝之舞干羽而格有苗者辉映后先，读此记而益信。

纪老生妄讼

吴陈琰宝崖

永年马兆煃，中崇祯庚辰进士，癸未殿试，本朝由行人考选，巡按湖北。有郧阳老生某，投牒云："运将鼎革，不闻汉寿关公扶我国祚，请下令讯之。"马可其请，遽发郧阳司理某亲鞫。司理奉令惟谨，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从，谒关庙叩首谢过。起见香炉侧白镪一锭，始未尝见也，乃悟神亦如人世赏劳然者。旋复司理悬牌某日听鞫。届期，老生果至。空际忽有旋风自城南来，突现帝像，衣冠皆与今世同，隐示气数难回，帝亦从时制也。现身未久，驾空而去。司理及胥吏惊怖欲绝，老生已昏仆，七窍流血死。愚哉，老生！懵天运而咎神，神其能宥乎？若巡方贸然许，司理贸然行，胥役贸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现身说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渎者可鉴矣。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观察公犹及见之。

张山来曰：若巡方不贸然许，司理不贸然行，胥役不贸然往，亦不能显此灵异。

会仙记

徐喈凤竹逸

会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则仙之矣。非会其面也，闻其言如会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来之祸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会其面也？不见其形，得闻其声，有问必答，

语皆切中，非如会其面乎？

壬戌春正月，扶风桥许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亲。去城二里许，遇两美女，视之而笑。许生素谨朴，不动念。是夕宿亲袁氏家，卧小楼上。灯灭，忽闻剥啄声，问之则称“奴家”。许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门，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烛出，一无所见。坐逾时许，辞主人。主人退，复作声，述许家平日事详而确。且说：“奴与生有夫妇缘，故来相访。”许益疑而畏之，假寐不与言。遂倚楼唱时曲数阕，达旦而去。阅十日，生自外入卧室，见前途遇美女，艳服坐其床，旁一美婢侍，许生怪之。细询其来历，自言：“姓胡，字淑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宫，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悦，订来世为夫妇。不意奴堕狐胎，生转数世，不相值。今奴修炼将成，乘生娘子归宁，了此夙缘，毋疑我也。”

生以告其祖汉昭，汉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余，闻而怪之。急入室，无所见，但闻妇人声，以“太公”呼之：“请坐，受奴家拜。”汉昭心知是妖，而无法祛之，夜伴生寝。淑贞执妇道甚谨，与汉昭叙谈，引经据古，无一俚语。以汉昭在，未尝与生狎。比晓，里人知之，竞来讯诘。淑贞因人而语，与子言孝，与弟言悌，与姑言慈，与妇言顺，一如大儒之言。间有以故事相难者，淑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难者反为所穷。于是汉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妇缘。其初至也有诗，定情也有词，风流芳艳，允为情种。乃许氏戚族，咸为生虑，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挥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贞曰：“吾为情来，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诸？”吟怨别诗而去，去遂不复来。然侍女素娥时通音问，取履式制履，精致胜于常妇。口诵淑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涎其美，以手戏之，素娥严辞拒，不似人间婢子之易挑者。自后素娥来，必偕秋鸿，有时偕数婢来，曰春燕，曰一枝红，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闻之而魄动。

癸亥五月，淑贞遣秋鸿迎生去，生难之，秋鸿曰：“闭目附吾肩，可顷刻至。”生如其言，耳闻风浪声，目不敢开。少顷，秋鸿

曰："至矣。"生开眼视，石壁削立。秋鸿以扇拂壁，豁大门，肃生入。内皆精舍，女乐两行，鼓吹音，妙不可状。淑贞一姊一妹，俱出见，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产，十阅月矣。以其生绿阴下，因名绿阴。"生接置膝上，女即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鲜华，都非尘世所有。淑贞随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诵佛，与生并坐而不与同寝。留四日，淑贞曰："官人宜归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测，奈何？"即遣秋鸿送生归。归而妇已泣河干矣。临别，手制葛衣葛裤赠生，归而视之，颇与闽葛类。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较前略近。生问何地，素娥曰："前黄山，今铜峰也。"素娥、秋鸿辈时到生家，为之理家事，虽琐屑必当。

许生，余之内甥也，向余述其详。余疑之而亦羡之，属生致素娥，求一会以问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诺。当以甲子正月十二日为期。"届期，余放小舠往，生设酒馔，畅饮毕。余曰："仙莫爽约乎？"汉昭曰："必不爽，请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鬟来矣。"老相公，称汉昭也。余披衣起，问之曰："来者素娥姐乎？"应曰："是徐相公，请安卧，不消起来。我小姐有诗赠徐相公、周夫人。"诵诗云云，初闻不尽晓。问之，又诵一遍，曰："小姐更有诗，专赠徐相公的。"诵诗云云。余曰："亦未尽晓。"又诵一遍，尚有未晓处。问之，一一说明。既而曰："相公寿有九旬，晚景都佳。"余问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医生，误用药伤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舆，误看地，绝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积德要紧。"时同候会者，周子云槎、仇子长文、陆子求声，各有所问，皆就事直答，不作影响语。语久辞去。濒行曰："吾妹秋鸿，即送香水来饮。"顷之，空中忽报曰："秋鸿送香水在此。"移灯照之，果有一壶在几。手抚壶，壶热如新瀹茶。秋鸿自言："须请许二官来斟。"呼许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气馨味甘，仙家所谓琼浆者非乎？闻有步屧声，推门入，口唱曲，袅袅不绝，出即告去。余留之曰："秋鸿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辈共听好音乎？"秋鸿应声而唱，虽不辨其为何曲，而

曼声缥缈，闻者莫不神飞。曲终，飘然去。余录其诗示同人，同人属而和，得诗词若干首，汇录之，颜曰《仙音集》。

噫嘻！子不语怪，恐惑人也。若淑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与许生见，他人未有见者。来也无影，去也无迹，窗户不启，倏而坐人之床。以为怪，则真怪也。然始以情，继以义，所言者中庸之道，所习者人事之常，投以诗词，辄次韵和答。以为非怪，则真非怪也。盖胡者，狐也；美姿容，笃因缘者，淑也；匿其貌，不与他人见者，贞也。狐而近于仙也。夫古人登岳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会。今余于咫尺间亲为问答，饮香水，聆妙曲，直以为会仙可矣。第其女绿阴，许生所生，非狐矣，后必有出世之时。余果寿，尚得见之否乎？

张山来曰：狐而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礼义者，则其学也。吾不知其以谁氏为师？

太恨生传

徐瑶天璧

太恨生，东海佳公子也，与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学，折节读书，当代名流，咸倾其才调。丰神俊迈，性孤洁寡欲，未尝渔非礼色。娶元女夫人，婉嫕贞淑，生相敬如宾。夫人尝谓生曰："吾夙耽清净，苦厌凡缘。膝下芝兰，幸蚤林立，生平志愿已足。当觅一窈窕，备君小星。吾即守木叉戒，绣佛长斋，不复烦君画眉矣。"生曰："自卿为余家妇，门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岂忍令卿诵《白头吟》耶？虽然，卿业有命，余宁矫情？第选妾须德才色皆备乃善。正恐书生命薄，难获奇缘，有辜卿意耳。"

先是，太原某，世为洞庭山人，以贫故，赁其妻为生子保媪。未

几某死，遗一女无依，寄养豪右某家。某家妇悍，名曰养女，实婢畜之。女受困百端，无生理，媪恚甚，往争曰：“向固以吾女为若女，而女困辱至此，于义已绝，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听媪挈归生家，年十六矣。女虽支离憔悴，而柔婉之态，楚楚动人。夫人一见绝怜之，亲为薰沐，教以女红，无不精致。时戊辰冬，生自茂苑归，问所从来，夫人语之故，因谓生曰：“曩欲为君置妾，而难其选。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赐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见女贤，密谕媪，欲为生成之。会生仍往茂苑，寻丁外艰，事遂寝。居半载，夫人乘间谓女曰：“吾视汝德性贞醇，体度庄雅，虽名闺淑媛，无以过之，岂宜为庸人妇？吾郎君才品风流，真堪婿汝，当以赤绳系汝两人。幸事获济，即妹视汝，汝盍早自决计。”

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惸惸母子，困苦伶仃，来托宇下。夫人遇妾，谊逾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为报。生死祸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轻一诺者，诚虑人心叵测，事变难知，三生缘浅，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与郎君约，郎君家世清华，先业未竟，当勉图光大，努力青云。慎无以儿女情长，令英雄气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欢养志，端在郎君。讵可牵惹闲情，致乖色养，一也。郎君与夫人，鸡鸣戒旦，鸿案相庄，万一割爱分宠，遗刺绿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阕，大节攸关。妾当珍此女儿身，俟除服后，上启高堂，明成嘉礼。倘稍逞情缘，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谓郎君何？三也。诚如妾言，妾无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爱。”因具以告生。生惊喜曰：“安得此大学问语，谨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当也。

大率女之为人，性殊灵警，而严于举止，情极肫恻，而简于言笑。居常女伴相征逐，女独靓妆凝神，萧然自远，终日坐阁中，专理刺绣。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间遇生，辄遥引。以故终岁同处室中，绝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语，倩夫人为介。女难之，夫人固请曰：“郎君无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对耳。”至则

俨容端坐，双目瞪视而已。然生亦以远嫌，不敢数请相见。即女见生，必邀夫人与俱，乍语乍默，若近若远。间或并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陈慰勉之辞，半吐愁思之句，虽情好愈挚，而燕昵俱忘，历三年不及于乱。夫人每从旁戏曰："汝两人内密外疏，何乃无风月情？"生卧室与女妆阁虽隔绝，而室密迩，生中夜朗吟，与女刀尺声，时相答也。女尝谓生："郎君惊才逸韵，妾如获侍巾帻，永伴文人，素愿已惬。第自恨未娴翰墨，他日香奁中，弗克供捧砚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识字耶？结缡之后，汝备弟子礼，奉余为师，灯前月下，授汝《女论语》、《孝经》及古诗词，何如？"女点首曰："尚须教我《法华》、《多心》诸经也。"随口授《关雎》数章，并解说意义，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随夫人过书斋，视几砚上尘拂拭之，图籍纵横者整齐之。庭花色悴，则汲水灌之。性爱焚香，竟体芬郁袭人。雅好淡素妆，荆钗裙布，必整必洁，泊如也。生每遗以香钿诸物，必坚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制一锦囊，不可，强之，则云："俟两年后为郎制之。"其谨慎识大体如此。

始女寄养某家时，嫉女殊甚。至是闻女美且贤，乃大悔，遂改养女为养媳，诱媪兄及侄，坐侄主婚，而以媒氏属媪甥，更为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妇也，而生实图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挟为奇货，于媪前作楚歌，而阴告某家，且授之计。生素以名义自持，又见肘腋间多媒孽之者，犹豫未决。会以事远出，某家闻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为聘，给媪兄劫媪使受，约某日来娶。生归，益错愕，不知所为。夜同夫人谓女曰："吾向以汝为囊中物，今变起不测，势难复挽，奈何？"女曰："妾计决矣。倘事势穷促，以死继之。否则，祝发空门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轻言死哉？余与汝缠绵情境，三载于兹，居恒晤对，俨若宾师。情固难抛，义则可判。今奸人逐影寻声，将甘心于汝。万一以余故轻生，外间耳食，其以汝为何如人？杀身不足以雪恨，只增余悲耳。且汝纵弗自惜，独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于计较可，瓣香供佛，余当一以资汝。然汝凄凉禅

榻，断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欷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长号，生频呼之，不复应。时壬申正月十二夜也。

先是，女密藏鸩与剪于衽，为女伴所觉，搜去之。至是乃手制女僧冠服，促媪于试灯夕，偕入尼庵。临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舍，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视，生但目送而已。虞辞楚帐，嫱离汉庭，不足喻其悲也。庵内老尼诘其事，不肯为女剃度。哀恳再三，终不许。而某家侦知之，惧有变，急倩媪妯娌趋庵中，防护甚严。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儿至此，命也夫！”为传语，语未毕，气结不能出声。媪急抱持之曰：“儿欲何言？”女欲言，复大哭晕绝，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儿与郎君，迹若路人，分逾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办一死以报郎君，今流离转辗，计无复之，求死不得，求为尼又不得。命之穷也，一至于斯，天实为之！其又何尤？儿为郎君，涩眼全枯，惊魂久散。顾念死出无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业案耳。今与郎君恩断义绝矣。天荒地老，永无见期。好谢夫人，善慰郎君，勿复以儿为念，即视儿作已死观可耳。”言讫，母子相抱大恸，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适至，蜂拥入庵，挟女而去。

生自与女诀别后，心摇意乱，忽忽如有失。及媪归，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触目神伤。夫人忧之，且慰且让曰：“吾本欲为君缔此良因，不图变出非常，累君至是。虽然，君自与女无缘耳。君向不早为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机。迨奸人计赚时，以君之力，犹足与争，挺身而前，未必无济。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岂少良女子，而独沾沾于是为？”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杂情奴态，暮翠朝红。自见女后，毕世悃忱，无端倾倒。试问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见犹怜，有如此女者乎？两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娈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鲁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怀不乱者，亦冀正始要终，各明本怀耳。事幸垂成，一朝云散，若以丹诚所感，虽灭顶捐躯，亦复奚恤？顾乃

咽泪吞声，甘为奸人所卖，诚欲以礼相终始也。鼠牙雀角，适足增羞。抑岂令卖菜佣持我短长乎？今而后，余终当以情死耳。血殷肠裂，骨化形销，此恨绵绵，宁有穷极！卿勿复生别念，纵使贤如络秀，丽若绿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赖，或竟日枯坐，或彻夜悲歌，积久遂成心疾。

余见且伤之，为作《咄咄吟》一卷，《情忏词》一卷，以广其意。且生与女相爱怜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遗恨千古，乌容秘而不传？而不知者，反以女为生口实，因详述之，以告天上人间，千秋万世之情痴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观生与女，发乎情，止乎礼义，岂寻常儿女子所得拟乎？当其适然相遭，理既允当，于势又便，况有阃内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岂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终耶？不然，生与女命实不犹耶？然迹其后先言行，女非有意负生者，形禁势格，变至无如何耳。而生也宁守经，毋达权，事固弗易为流俗道。悲夫！语云：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礼相闲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张山来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经之心为何心？不惟有负此女，抑且负元女夫人矣。

瘗水盏子志石铭

毛奇龄大可

水盏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制。相传隋万宝常，析钟律，能叩食器应弦，后人即以水盏入乐。或曰：古有编磬，与水盏同，古金以钟，不以钲，今以钲易金，云钲即编钟也。编钟一变而为方响，再变为钲。水盏子虽不必以瓦，然由变而推，则易

石以瓦，或亦非无然者与？《陈诗》云：“坎其击缶。”《史记》秦王为赵王击瓦缶，而庄周子乃鼓盆而歌。虽或以节音，非以倚音，专声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犹瓦为之。明兴平伯从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为《幽州歌》，筝师挡筝在旁，能曲折倚其声。姑苏乐工谋易以铁，不成，乃购食器之能声者。得内府监制成化法器若干，则水浅深分下上清浊，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强名曰水盏子。顺治乙酉，王师陷安平，江都随破，家人之在文楼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阴城，托镇淮将军食。食顷，怀二盏出，供奉器也。中掝水级，叩之泠泠然，语其事而三叹。镇淮将军命瘗之淮城东唐程将军咬金墓侧，如瘗住子者。而使予志于石，其文曰：

编竹为箫，编石成罄。方响不传，水盏可听。破十六叶，更为八瓷。中流深浅，高下因之。玉邸渐安，犀槌自拈。戛即函胡，挑将宛转。试斟渌酒，遥倚素曲。半袖萦锦，五指琢玉。既越蕤板，亦迈征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动。吹角出阵，鸣笳在疆。北鄙好杀，南风不扬。乌啼失林，雹裂震地。官渡战亡，安西军溃。已夺都尉，将邀昭妃。锦车翠幕，驱驰何为。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鲜有妇，堕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畅。彼美善怀，与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响绝。残金断丝，方寸不灭。爰归黄土，仍歌青台。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华之琯，藏于幽陇。元康阮咸，乃闷古冢。鼓缶无路，招魂有词。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张山来曰：八音中惟土无新制，予尝欲以瓷器补之。今读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姗姗传

黄永云孙

姗姗者，字小姗，周姓，戴溪黄夫人侍儿也。母梦吞素珠一粒，觉而娠，群辈卜之，宜男，及姗姗生，咸贺之曰："是虽女也，当有福慧。"数岁戏于庭，适夫人敕银工制钗，曰："如一封书式。"姗姗应声曰："一封书到便兴师。"夫人为之发粲，自是极怜爱之。亲为剪发裹足，令从女塾学，得近笔墨。稍长，课之绣，金针鸳谱，一见精绝。禀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洁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诸同伴近之。昼则旁习女红，夜则随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既退，但闭阁寝坐，终不闻语声，其静心类如此。

丁亥，姗姗年十五，夫人将为之字。而孝廉黄永云孙者，时以下第归里。云孙故倦游，然门外多长者车辙，问奇屦满，擘笺调墨，日不暇给，思得丽姝为记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贤，相与谋之曰："是欲副余，天下岂有樊素、朝云其人者乎？即有之，当以礼聘。"而云孙负相如之渴，所好又特异，每曰："丰肌肥婢，佣奴配耳。昭阳第一安在？吾宁筑避风台俟之。"以故薄游于广陵、姑苏之间，几于红粉成阵，而卒无所遇。一日，为黄夫人六袠初度，云孙以族之犹子，从而捧觞焉。姗姗侍夫人出，常妆便服，迟迟来前。鬓云肤雪，柔若无骨，而姿态闲逸，娟娟楚楚，如不胜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云孙瞥见心荡，私自念曰："其道在迩，求之则远。彼美人者，真国色无双矣。"时亲族毕集，群进而寿。姗姗延伫既久，云孙得数数目之，姗姗面颊发赤，为一流盼而已。礼毕，遽随夫人入，云孙怅然别去，赋《浣溪纱》一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备小星之选，固拒不许。云孙书空无聊，计无所出。乃夫人之长君来玉，次君雪茵，固善云孙，力为之请。夫人曰："吾以掌上抚之，极不忍使为人作妾。"必欲为云孙请者，有姗姗在，命家妪以其私询之，姗姗不言。妪曰："是前称寿者，恂恂少年，吾闻其才名冠江南，捧砚司花，犹胜党将军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当也。唯夫人命，可乎？"姗姗首肯。先是，里中贵子弟，为夫人内姻者，咸愿以金屋贮姗姗，姗姗闻之，辄大恚。至是闻妪言，为一破

颜，以是知其心许云孙矣。既报可，云孙大喜过望，湘夫人出私资聘之。

是时适当顺治戊子十月，诸应春官试者悉北上，云孙将诹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驾，不得已，治装将去，而闻姗姗忽遘疾，云孙为留竟月，延医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传夫人语曰："儿疾在我，云孙岂以一女子病，而辍试事？"越夕，仆夫趣行，其友许圣本等，饯之郊外。云孙赋《减字木兰花》一阕志别，曰："东君有意，知许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风一夜霜。　　凄然相对，花底温存花欲泪。残月如弓，几剪灯花又晓钟。"遂去。而姗姗病益剧，医来，犹强起栉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犹举首盼泥金也。既又闻云孙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谕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姗姗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于兹，无禄早世，不得长侍阿母，夫复何言！"夫人固问之曰："岂有思于云孙耶？"姗姗长吁瞪目，顾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顿首曰："郎君天下才，眷我厚，今试北，非战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梦持檄召我，冉冉登云而去，意者在瑶池紫府之间。为我谢郎君，生死异路，从此辞矣。"抚枕泪落如雨，自后不复进药，数日竟死。

死之三日，云孙抵家，湘夫人泪光莹莹然犹在目也。云孙曰："将无妾面羞郎，来时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语若。"叹曰："吁！姗姗死矣。"云孙既内伤姗姗，居平忽忽不乐，幽思隐恸，时结于怀。尝以一杯临风告于灵曰："吾将入海，乞不死药返魂香以起之。则三神山有大风，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术，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无誓可忆。佳人难再得，当复奈何！"然其后姗姗亦数入梦，是耶，非耶，不可向迩。

于鳞《李夫人歌》云："纷被被其徘徊，包红颜其弗明。"两语俱神似。或云：姗姗从夫人虔修彼法，先以净体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则月下风前，呼之或出《牡丹亭》

一书，不得尽谓汤若士寓言也。姗姗既死三阅月，同里墨庄书史为之传。

论曰：余闻姗姗遗事甚详，其吴娃、紫玉之流与？或曰：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此负情侬之言，不足为云孙道也。云孙登堂乍逅，未得再顾，而钟情特甚，岂冶色是溺，盖亦叹为才难者乎？史称阮嗣宗醉眠邻女垆侧，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谓好色不淫，云孙近之矣。

张山来曰：才媛遭妒妇，吾甚恨之。今黄夫人贤德如是，而姗姗不克永年，岂彼苍亦妒之耶？

卷十五

记同梦

闺秀　钱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还魂记》成，儿子校雠讹字，献岁毕业。元夜月上，置净几于庭，装褫一册，供之上方。设杜小姐位，折红梅一枝，贮胆瓶中，然灯陈酒果为奠。夫子听然笑曰："无乃大痴，观若士自题，则丽娘其假托之名也。且无其人，奚以奠为？"予曰："虽然，大块之气寄于灵者，一石也物或冯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赋巫女，其初未必非假托也，后成丛词。丽娘之有无，吾与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过矣。"夜分就寝。未几，夫子闻予叹息声，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适梦与尔同至一园，仿佛如所谓红梅观者。亭前牡丹盛开，五色间错，无非异种。俄而一美人从亭后出，艳色眩人，花光尽为之夺。意中私揣，是得非杜丽娘乎？汝叩其名氏居处，皆不应，回身摘青梅一丸拈之。尔又问若果杜丽娘乎？亦不应，衔笑而已。须臾，大风起，吹牡丹花，满空飞搅，余无所见，汝浩叹不已，予遂惊寤。"所述梦盖与予梦同，因共诧为奇异。夫子曰："昔阮瞻论无鬼而鬼见，然则丽娘之果有其人也，应汝言矣。"听丽谯纯如打五鼓，向壁停灯未灭，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扫讫，亟索楮笔纪其事。时灯影微红，朝暾已射东牖。夫子曰："与汝同梦，是非无因。丽娘故见此貌，得无欲流传人世邪？汝从李小姑学，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图之？"予谓："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强促握管，写成，并次记中韵，系以诗。诗云："暂遇天姿岂偶然，濡毫摹写当留仙。从今解识春风面，肠断罗浮晓梦边。"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诗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

问飞来何处仙。闲弄青梅无一语，恼人残梦落花边。”将属同志者咸和焉。

张山来曰：闺秀顾启姬评云：“丽娘见形于梦，疑是作者化身。”此语可云妙悟。至二人同梦，则尤奇之奇也。吴山吴子以三妇合评《牡丹亭》见寄于予，予爱其三评，无一不佳，直可与若士并传。姑录其记同梦以志异。

述怪记

缪彤歌起

予同官蒋扶三言：工部郎中郑司直，寓中有物怪凭戾，居多不宁。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从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亲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数日，司直病作，倏见一物，头大如斗，在壁间，司直以手击之，随手入壁亦随手出。司直曰：“吾目眩也。”犹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卧。忽有两青衣登司直床曰：“王将至。”未几，闻户外传呼甚厉，云故御史某来，人马齐拥而入。二青衣始若惧，继作馈送状，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顷，王至，司直伏枕上，见男女大小出迎驾，旌旗闪烁，驺从呼拥，从外而入。壁上若有阶级，人马层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轩轩而至。歌童舞女数十辈，次第奏乐，珍馐罗列，宾客酬酢，王亲自灌洗举觞。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辞让间，忽传玉帝旨，敕王入临武闱。王受旨，拜跪如仪。左右拥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币馈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长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请曰：“愿拜君赐。”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赐汝？”青衣请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实逼处此，愿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诺。”又问曰：“汝王入武闱，我当为武闱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与。”遂谢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数日，司直病

愈。兵部题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与。司直名端，己亥进士，北直枣强人，今为黔中学使者。予闻扶三言如此，异日质之司直，曰：“良然。”故记之。

张山来曰：王以二币奉司直，而青衣索之，岂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规也耶？

哑孝子传

王洁汲公

崔长生，邳州人，生而喑，性至孝，人呼为哑孝子云。孝子既哑，手复挛，佣工养其父母，出入必面。岁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怜之，予以糟糠糁糈，受而纳诸箪。自掘野草，剥木皮以食，归则扶其跛父病母于茅檐，尽倾箪中物欢然进，箪日不空，父母竟赖以不死。途见字迹必拾，朔望拜毁于先圣棂星门下，而敛其烬于黄河。一日，于故纸中得遗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彘饲之，茁壮蕃息，遂为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孙侯贤，卒于官，归葬，交游一无至，孝子独拜灵辆，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殁，哭之恸，三日不食，舁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终。

洧盘外史曰：予闻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梦舆盖者至门，而孝子终贫贱，喑复挛，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贵而无复加矣。今士大夫日诵诗书，称说仁义，而晨昏内省，不知于哑孝子何如也？呜呼！可胜叹哉？

张山来曰：一赞深得史公遗法。

孝丐传

王晫丹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时，尝行乞于吴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贮之筒篚中，见者以为异。久之，诘其故，曰：“吾有母在，将以遗之耳。”好事者欲穷其说，迹之行。行里许，至岸旁，竹树扶疏，一敝舟系柳阴下。舟故敝，颇洁，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贮饮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陈食倾酒，跽奉母前。伺母举杯，乃起唱歌，为儿戏以娱母。观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尽，然后他求。一日，乞道上，无所得，惫甚。有沈隐君孟渊者，哀而与之食，且少周之。丐宁忍饿，终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数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终。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许，长洲祝允明纪其事。

论曰：世衰道微，人于所昵爱，宴饮务极华侈，尊贵在前，斗酒为寿，伛偻罄折，每伺其颜色以为喜惧。至于于父母，则泊然也。间有自谓能养，或亦等于犬马，且多不顾父母之养者，以视斯丐何如耶？

张山来曰：古之老莱子，以戏彩娱其亲，今观孝丐所为，知古今人不甚相远。

乩仙记

洪若皋虞邻

乩或作卟，与稽同，卜以问疑也。后人以仙降为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谓箕仙，又谓之扶鸾云。凡乩仙，多自称吕祖。按吕祖名岩，字洞宾，沔州人，唐礼部侍郎渭之孙。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去游庐山，遇异人，得长生诀，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赋诗，喜与读书子言科场事，甚验。予邑有诸生，姓张名报韩，字元振，善请吕祖，云传自金坛贵游子，而咒乃吕祖亲授。持咒极熟，随意写符请之，无不立

应。同时有庠生朱日昌、董万宪、王人玉，暨予兄涞，咸传符咒，称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赋诗，喜饮酒行令索句，输者罚巨觥，或罚跪。月三八，命题作文。郡城有白云山，文毕，仙命送置山中某岩穴处。次日往携，咸仙亲笔所评者。凡有所遗赠，悉批示取于某岩某穴中。仙弟子各赠以自写吕纯阳小像一幅，悬奉于家。

一日，于白云山书院楼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辈饿乎？"群曰："然。"曰："予为汝悲乞之。"停乩数刻，复批曰："可于窗前取而分啖之。"视之，盖竹箬盘贮松花饼数十枚也。叩其由来，曰："予适向天台国清寺僧处乞与之耳。"群食之，腹殊饱畅。复一日，各予以葫芦一，仙桃数枚。其葫芦皆五色彩绸拈成者，内衔赤城山朱砂数粒，桃亦不甚大，味与凡桃等。久之，请于予家楼上。凡请仙，必须楼，所谓"仙人好楼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楼礼谒，批云："此子可教。"随命予名若皋。凡为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会文，题"不忮不求"至"何足以臧"。艺完，命送置于白云山土地香炉下。次早往领，独取予文，圈点叠加，备极褒美。其朱紫色，其笔如悬针倒薤，字法绝似螳螂张膝，蜻蜓点水，不类人间所为。末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验"。予绝不之信。

先君极敬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楼礼四拜，饮酒必令尽欢而散。是时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乡，染时疫归，发热三日，不汗，六日热甚发谵，医人咸却走，计无所施。或言祈之仙，符方发，扶乩，乩跃入地，再持起，纵横乱击，持者手破流血，沙盘皆碎裂。予辈俯伏哀求，方大批云："尔父病亟，何不早请我？"予辈复俯伏谢过，随批云："急取梯来。向楼檐某行瓦中，取予药方下。"即如言取下黄纸一卷，药方一道，灵符三道，皆紫朱所书，与前批评文章笔迹无异。其药件皆人所常服者，随令抄誊，赴坊取药。原方焚之，复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捣碎和之，焚三灵符于其内，饮父。嘱饮后，手持木杵，向床中四旁击之。予辈捧水至床前，父素信仙，一吸而尽。复如言，持杵左右前后击。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视之，果大汗如

雨。随命服汤药，既服，复停乩以待曰：“睡乎？”视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顷，举乩曰：“睡觉乎？”视之，复曰：“睡已觉。”曰：“急进粥，尔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尔家，因供碧桃仙于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无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时，一似未尝病者。他日设酒食酬谢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几，仙赠父小像，墨迹甚淡。视之如影，然酷肖父状。上书“九天紫府纯阳道人赠”。其词曰：“灵雨飘衣，清歌满谷。鹤之餐云，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莱客，为人间谪仙耶？今少炙其貌，深测其衷，若难以形容，只谱片词，为君售也。”赞曰：“脸臞而衷腴，所举又若拘。其语言落华而务实，至接物宏以宽。温温安安，浑浑漫漫。继繁兰桂，鸿渐于磐。近天子之龙飞，庆上国光辉。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弦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课古诗书。称泗杏之通儒，盛哉猗与。”父什袭之不轻亵。

迨沧桑之会，张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继亡，仙久不请。顺治戊子，予登贤书，壬辰会试，予兄复请。问予捷南宫与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灵显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并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邻何公纮度、陈公璜中式。盖析何与陈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会试，复问如前。批诗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发远为期。君家福分非轻浅，先报琼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隽南宫。兄辈又请问予殿试某甲，则批一“里”字。再问，则云：“二十二十又二里。”及闻报，则二甲四十二名也。盖“里”字移两画于上成二甲。更逆数是年三月某日揭晓之期，以验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诚足奇哉！

予思乩仙灵验者亦多矣，未有亲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芦、仙桃、小像之类，藏之岩穴中，无论已。若窗前松饼、檐上药方，有人挟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飞至乎？且评阅文章，其笔墨奚自而来也？岂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笔仙墨仙，类工于笔墨，有资于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则天上安得无笔墨？况吕祖游湘潭鄂岳间，多卖纸墨于

市以混迹。纸墨有，则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则诚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间，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虽如此，然予闻食仙桃者，可百岁而上之。张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周甲子，则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终不能辨，姑记之以俟后之辨之者。

张山来曰：吕祖能诗，能书，能饮，能行觞政，皆所优为。独是八股一道，不识何以亦能评阅？岂一能则无所不能耶？

中泠泉记

潘介幼石

中泠，伯刍所谓第一泉也。昔人游金山，吸中泠，胸腋皆有仙气，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将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润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云表，飞阁流丹，夕阳映紫，踌躇不肯舣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觅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听涛声噌吰，激石哮吼，迤逦从石磴陟第二层，穿茶肆中数圻，得见世所谓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龙蟠井阑，鳞甲飞动，寺僧争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吴人谓钱神诞，争诣寺中为寿。摩肩连衽，不下数万人。茶坊满，不纳客，凡三往，得伺便饮数瓯。细啜之，味与江水无异。予心窃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险，穷尽金山之胜。力疲小憩，仰观石上，苍苔剥蚀中，依稀数行，磨刷认之，乃知古人所品，别在郭璞墓间。其法于子午二辰，用铜瓶长绠入石窟中，寻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浅深先后，少不如法，即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浃背。然亦无从得铜瓶长绠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饮之也。郭公爪发，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涛巨浪中，乱石嶙峋，森森若奇鬼异兽，去金山数武，而徘徊踯躅，空复望洋，盖杳乎不可即矣。日暮归舟，悒怏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谈禅，坡公解带，尔时酒瓮

茶铛，皆挟中泠香气，奈何不获亲见之也。

越数日，舟自澄江还，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声。索视之，则水葫芦也。朱中黄外，径五寸许，高不盈尺，傍三耳，铜纽连环，亘丈余，三分入环，耳中一缕，勾盖上铜圈，上下随绠机转动，铜丸一枚，系葫芦旁，其一绾盖上。怪问之，秘不告人。良久谓余曰："能从我乎？愿分中泠一斛。"予跃然起，拱手敬谢。遂别诸子，从道人上夜行船。两日抵润州，则谯鼓鸣矣。是夕上元节，雨后迟月出不见。然天光初霁，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携手彳亍，蹑江心石五六步，石窍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葫芦沉石窟中，铜丸傍镇，葫芦横侧。下约丈许，道人发绠上机，则铜丸中镇，葫芦仰盛。又发第二机，则盖下覆之，笋阖若胶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铜绠。启视之，水盎然满。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铛。须臾沸起，就道人瘿瓢微吸之，但觉清香一片，从齿颊间沁入心胃。二三盏后，则薰风满两腋，顿觉尘襟涤净，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诚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灵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为山，穴而为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层叠之下。而顾令屠狗卖浆、菜佣伧父，皆得领兹山，味兹泉，则人人皆有仙气矣。今古以来，真才埋没，赝鼎争传，独中泠泉也乎哉？

次日辰刻，道人别去。予亦发棹渡江，而邻舟一贵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张，其先盖闽人云。

张山来曰：吾乡赵桓夫先生，谓金山江心水，与郭璞墓无异。因以两巨舟相并，中离二尺许，以大木横垣其上，中亦空二尺许，如井状。以有盖锡罂一，上系大长绳，别一小长绳系其盖。绳之长，凡若干丈。缒于井，绳尽，先曳小绳起其盖，而水已满罂。徐曳大绳，则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制，当更佳也。

髯参军传

徐瑶天璧

蒋翁性好酒，家贫无所得酒，辄过余索饮。闲说少时所见闻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参军尤奇，作《髯参军传》。

明思宗时，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与蒋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参军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国门，从京师持三千金归。道遇一僧，状狰狞，所肩行李，铁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会抵一旅舍，公子先驱入，止右厢，僧继至，就右厢炕上卧。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从京师来，囊中必有金，不则，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动，仓皇失措。主人劝公子勿恋金饮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长八尺余，腰大十围，须尽赤，激张如蝟，即座上掷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声。公子益惊怖，股栗欲仆。髯微顾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喑，主人乃为述持金遇僧状。髯曰："僧今安在？"则指右厢卧炕上者。顾公子无动，直提刀排闼入，骂曰："钝贼！胡不拾粪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铁扁拐，屈之成环，掷炕上曰："若直此，听若取客金；不直，则亟引项就刃。"僧僵卧不动。良久，始匍匐下地请死。顾视扁拐成环，泣下，请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为若直之。去，无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从门外观，已复趋前罗拜，请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寝。旦日，请护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扬州，谓公子曰："君今但去无患，吾行矣。"公子叩头谢曰："某受客大恩，无以报，愿进三百金为寿。且从此抵某家，计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阵，今只身来，为幕府标官。设贪金，岂止三百哉？吾凭限迫，不能从，或缘公事过江，则访君，幸为我具面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与别。

居数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饥甚！"公子亟进面、生彘、酒如

前约。髯立饮酒至尽，即所佩刀，刺杀生彘，而手自揉面作饼，且炙且啖，尽其半。公子曰：“参军力可拔山，度举几百钧？”髯曰：“吾亦不自料举几百钧。虽然，请试之。”乃站庭槛上，而令数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动。曰：“未尽也。”复竖二指，中开一寸，以绳绕一匝，数健儿迸力曳两头，倔强如铁，不能动半分。于是公子进曰：“今天下盗贼蜂起，朝廷亟用兵，以参军威武，杀贼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师也，吾驰一纸书，旦夕且挂大将军印，乌用隶人麾下为？”髯仰天大笑，徐谓公子曰：“君顾某相国门下士耶？吾行矣。”

论曰：蒋翁所称髯参军，殆真奇杰非常之士矣乎？当思宗时，如参军者，自不乏人。诚得十数辈为大将，建义旗，进止自如，贼固不足平。乃当日握重兵者，率皆选软凡庸，退茶不前，何无一人类参军也。即有一二摧锋陷阵之士，而朝廷之上，顾束缚之，不克以功名终。坐使天下流离，辗转以至于亡。呜呼！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张山来曰：唐铸万先生评云：句句为髯写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国，此绝顶识力也。此评已尽此文之胜，予不必再措一辞矣。

李丐传

毛际可鹤舫

李丐，江西人，邑里名字无可考。往来江汉三十载，常如五十许人。随身一瓢，外无长物。每乞牛肉彘膏，并捕鼠生啖之，余纳诸败袄中，盛暑色味不变。遇纸笔即书，语无伦次，或杂一二字如符箓，余间以意测之，始成诗。人与之语，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强邀之署中，留数日，辞出。郡丞与以轻葛文舄，插花满头，徜徉过市，儿童竞夺之，辄抱头匿笑，不予。未几，葛敝，缕缕风雪中自若。或

曰：李丐向为诸生有声，屡试不第，有所托而逃。然读其诗，似深山高衲，不与阳狂玩世者比。终不测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为余书扇，相对竟日，卒无他语。

诗附录

瀑泉今古说庐台，顿向云居绝顶来。潭逼五龙时怒吼，势摧三峡更喧豗。横奔月窟千堆雪，倒泻银河万道雷。锁断鸥峰悬白练，遥看珠网挂层台。

潋滟湖光数顷浮，谁知曲涌万峰头。豁开古殿当前月，散作空山不尽流。金璧影摇冰镜里，鱼龙深在广寒秋。一轮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风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长虹，碧落无门却许通。曾是御风人去后，故留鸟道碍虚空。

银台金殿影交加，处处晴光映宝华。家业现成归便得，才生疑虑隔天涯。

披云坐月太奢华，旋汲清泉吃苦茶。无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断又归家。

罗列香花百宝台，台中泥塑佛如来。重重妙影随机现，都在众生心地开。

千崖雨湿松添老，一味秋声菊转新。莫谓山中无甲子，素珠粒粒纪时辰。

崚嶒高石寺门横，面面波光一派清。鳌背凿开罗汉寺，龙鳞幻出梵大城。

张山来曰：昔之异人，隐于屠钓；今之异人，隐于乞丐。自

后遇若辈中有稍异者，便当物色之。李丐诗不止于此，今姑择其尤者录之。

书钿阁女子图章前

周亮工减斋

钿阁韩约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归千秋，即能识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尝见千秋作图章，初为治石，石经其手，辄莹如玉。次学篆，已遂能镌，颇得梁氏传。然自怜弱腕，不恒为人作。一章非历岁月，不能得。性惟喜镌佳冻，以石之小逊于冻者往，辄曰："欲侬凿山骨耶？生幸不顽，奈何作此恶谑？"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压腕，儿家讵胜此耶？无已，有家公在。"然得钿阁小小章，觉它巨锓，徒障人双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数章，粉影脂香，犹缭绕小篆间，颇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应千秋命，为钿阁题小照，钿阁喜，以一章报之，今并入谱，然终不满十也。优钵罗花，偶一示现足矣，夫何憾！与钿阁同时者，为王修微、杨宛叔、柳如是，皆以诗称。然实倚所归名流巨公，以取声闻。钿阁，弱女子耳，仅工图章，所归又老寒士，无足为重。而得钿阁小小图章者，至今尚宝如散金碎璧，则钿阁亦竟以此传矣。

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传人如此哉！予旧藏晶、玉、犀、冻诸章，恒满数十函，时时翻动，惟亡姬某能一一归原所。命他人，竟日参差矣。后尽归之他氏，在长安，作忆图章诗："得款频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忆盘螭。冻老甜留雪，冰奇腻筑脂。红儿参错好，慧意足人思。"见钿阁诸章，痛亡姬如初没也。

张山来曰：我若为梁千秋，止令钿阁镌颠倒鸳鸯，不复为他篆矣。

书王安节王宓草印谱前

周亮工减斋

王安节槩，其先槜李人，久占籍白下，与弟宓草蓍，同受教于尊公左车先生。左车好奇，以丐名之，字曰东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节。幼癯弱，壮乃须眉如戟，负颖异质。诗古文词，及制举业，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与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无不多方就见之。安节以其诗文之余，旁及绘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属，动笔辄有味外之味。曾为余两作《礼塔图》，两作《浴图佛》，状貌皆奇古，略无近人秀媚之态，真足嘉赏。画成，辄自题识。予每谓人："安节甫二十余，分其才艺，便可了数辈。使更十年，世人不说徐青藤矣。"图章直追秦汉人，亦肯为予作，今铨次于后。

予友方尔止，一女，不轻字人，觅婿于江南。久之奇安节，遂以女妻之。尔止负一代名，不妄许可，至一见安节，即以女妻之，安节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无近今余习，亦次于后。宓草不亚安节，绘事遂欲与兄并驱。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难为兄弟也。"安节王母与两尊人及安节，皆落地不任荦，独宓草微能食干鲢，人称其为一门佛子云。

张山来曰：安节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仅识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当不让端复专得之耳。

书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减斋

姜次生正学，浙兰溪人，性孤介，然于物无所忤，食饩于邑。甲申后，弃去，一纵于酒，酒外惟寄意图章。得酒辄醉，醉辄呜呜歌元人《会稽太守词》。又好于长桥上鼓腹歌，众环听，生目不见，向人声乃益高。每醉辄歌，歌文必《会稽太守词》，不屑他调也。方邵村侍御为丽水令，生来见，谓侍御曰："公嗜图章，我制固佳，愿为公制数章。正学生平不知干谒，但嗜饮耳。公醉我，我为公制印。公意得，正学意得矣。"侍御乃与饮，醉即歌《会稽太守词》。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酿，亦为生罄矣。一夕，漏下数十刻，署中尽熟寐。忽剥啄甚，侍御惊起，以为寇且发，不则御史台霹雳符也。惊起询，则报曰："姜生见。"侍御遣人谢曰："夜分矣，请以昧爽。"生匆訇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传闻意外也，急趋迎之，执手问故，曰："我适为公成一印，殊自满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见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视之，侍御乃大笑，复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饮，辨明而去，去又于桥上歌《会稽太守词》。桥侧饼师腐家起独早，竟来听之，谓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

生无妻，无子女，常自言曰："曲蘖吾乡里，吾印必传，吾之嗣续也，吾何忧？"别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为印示余，予入之谱，复檃栝楼冈太史述生事，录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觉酒气拂拂从石间出，生歌《会稽太守词》声，犹恍惚吾耳根目际也。"

张山来曰：仆不识姜君，然读此传时，亦觉耳中如听歌《会稽太守词》，酒气拂拂从歌声中出也。

卷十六

因树屋书影

周亮工减斋

德州程正夫言：顺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风厉甚，恩县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广四丈，高二丈许，峰峦秀拔，溪壑回环，一磴委蛇相通。观者远近裹粮，至日千余人，祷祠焉。遍考诸书，古无此异，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县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冻为冰柱。高五丈，围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数日后，流贼过文安，民避入冰穴，赖以全活者甚众，正如此类。

小品中载有荐艺士于显贵者，其人固平易，显贵虽礼之，然未尝问其所长。濒行，其人曰："辱公爱，有小技，愿献于公。"乃索素纸，为围棋盘，信手界画，无毫发谬，显贵惊叹。正统间，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灯下书蝇头字，界画乌阑，不折纸为范，毫发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诏。同人闻其名，心未之服，咸求愿见笔法。伯益命粘纸各数张，作二图。其一纸纵横各作十九画，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圆圈，成一射帖。其笔之粗细，间架疏密，无毫发之失。诸人叹服，再拜而去。古今绝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张山来曰：皖城石天外，曾为余言：有某大僚，荐一人于某有司，数日未献一技。忽一日，辞去，主人饯之。此人曰："某有薄技，愿献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观之可乎？"主人始惊愕，随邀众宾客至。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众大笑，因询："能吃几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斤，客吸之尽，

初无所吐，众已奇之矣。又问：“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尽：“请众客观吾技。”徐徐自口中喷前所吸烟，或为山水楼阁，或为人物，或为花木禽兽，如蜃楼海市，莫可名状。众客咸以为得未曾有，劝主人厚赠之。由此观之，诚未可轻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间，有一鹦鹉，见长老寿普来，忽鸣曰：“望慈悲。”长老曰：“小畜，谁教尔能言？”鹦鹉自后不复声。麻纵之，径赴僧侧，啾啁致谢。僧曰：“宜高飞，免再堕。”又求指示，僧令诵佛经。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儿来谢曰：“吾麻氏鹦鹉也，荷方便，今在萧家作男子矣。”验之，胁下尚有翅毛。

有宦闽者，携双鹦鹉归江右，两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赠陈子右蔚，韩子人谷亦得其一。陈、韩固亲串，过从无间，鹦鹉时互相问“哥哥好”。未几，陈子斋中有异物搏鹦鹉死，陈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瘗之，又语人谷，赋诗吊之。诗成，人谷特告其家羽，辄腾踯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伤惋不胜，遂不食，越日亦蜕去。二子广乞名词，为之志述。江右三吴诸词人皆有作，因汇为一集，颜曰《羽声合刻》。邓子左之为之序，序亦凄恻肆动，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货店市肆，养鹦鹉甚慧；东关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两店携二鸟相较，鹦鹉歌一诗，料哥随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与言，不答一字。人问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胜我，开口便为所窃矣。”臬司有爱子病笃，购以娱之，贾人笼之以献，鹦鹉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货店中鸟，不识台司衙内尊。最是伤心怀旧主，难将巧语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归，乃返之山货店，垂颈气尽。万历年间事也。

张山来曰：向闻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鹦鹉于无人时向僧曰：“西来意，你教我个出笼计。”僧应之云：“出笼计，除非是两脚笔直，双眼紧闭。”少顷，鹦鹉足直目闭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绦瘗之。解后，鹦鹉忽飞去，向僧谢曰：“西来意，多谢你个

出笼计。”附记于此。

剑侠见于古传纪中甚夥，近不但无其人，且未闻其事。惟闻宋辕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术，曾遇异人于淮上，席间谈剑术。其人曰：“世人胆怯，见鬼神辄惊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术？”宋曰：“特未见耳，乌足畏？”其人忽指坐后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顾之，座后辄有神，靛面赤髭，狰狞怪异，如世所塑灵官像。宋惊惧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陈州宋镜予光禄尊人圃田公讳一韩，神庙时，在兵垣劾李宁远，疏至一二十上。宁远百计解之，卒不从。一夕，公独卧书室中，晨起，见室内几案盘盂、巾舄衣带，下至虎子之属，无不中分为二，痕无偏缺，有若生成，而户扃如故，夜中亦无少声息。公知宁远所为，即移疾归。光禄时侍养京邸，盖亲见之。乃知世不乏异术，特未之逢耳。蜀许寂好剑术，有二僧语之曰：“此侠也，愿公无学。”神仙清净，事异于此。诸侠皆鬼，为阴物，妇人僧尼皆学之。此言近理，世之好异者当知之。

张山来曰：若我遇其人，当即恳靛面赤髭者为我泄愤矣，尚何所畏耶？

张瑶星语予：辛未秋，予觐先大夫于东牟，遇道人马绣头者，亦异人也。道人修髯伟干，黄发覆顶，舒之可长丈许，不栉不沐，而略无垢秽。自言生于正统甲子，至是约百八十余岁矣。行素女术，所至淫妪鸨姆，多从之游。时孙公元化开府于登，闻而恶之。呼至，将加责焉。道人曰：“公秉钺一方，选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厉声曰：“予选士以备用耳，若拥肿何所用？”道人曰：“万有一备指使，可乎？”时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问所须，曰：“须桌数百张，结坛于郊，公等竭诚，惟我命是从。稍龃龉者，不效矣。”公曰：“姑试之，不效，乃公不尔恕也！”命治坛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则索烧酒一斗，并犬一器，啖之尽，乃登坛。命公等长跪坛下，时方溽暑，万里无纤云。道人东向而嘘，则有片云从其嘘处起；复东向而呼，则微风应之。少焉，浓云四布，

雷电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卧坛上，鼾声与雷声响答互应。地上水可二尺，诸公长跪泥淖中不敢动。历三时许，道人乃寤曰：“雨足乎？”众欢呼曰：“足矣。”道人挥手一喝，而雨止云散，烈日如故。孙公踉跄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骑从以归，归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约廿余人，每夕必列席共饮，饮必招道人与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劝之食，则命取大罂，尽投诸肴核其中，以水沃之，一举而尽。复劝之食，则命取他席上肴核投罂中，尽之如初。乃至尽庖厨中数十人之馔，悉投悉尽。或戏曰：“能复食乎？”曰：“可。”则取席上诸桯盂碗盘之类，十五累之，举而大嚼，如嚼冰雪，齿声楚楚可听也。先大夫治兵庙岛，拉与俱，宿署楼上，楼滨海。时严冬，海上无日不雪，雪即数尺，人争塞向墐户，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卧。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额上汗犹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盘薄游泳，如弄潮儿。及登岸，遍身热气如蒸，而衣不少濡湿也。既而往游东江，东江帅为刘兴治，道人至，则聚诸淫妪，如在登时。兴治闻之怒，呼而责之，将绳以法。道人曰：“公尸居余气，乃相吓耶？公何能杀我，人将杀公耳。”兴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杀公者也，俟城石转身，则其时矣。”兴治命责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兴治无如何也。道人出，语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见有一木，大数围，知是土人物，从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刳凿，才可容足，辄坐其中，乱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终。其后兴治以贪残失士心，改筑岛城，城石尽转，而兴治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后，辄抚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则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从我游，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几何？”曰：“尽明岁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与岛中诸将士轰饮次，忽西向而恸曰：“可惜张公，今日死矣。”盖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后之言，盖托讽耳。予尝谓道人啸命风雷如反掌，预识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观变场，绝寒暑饥饱如化人，而独不避秽行，与淫妪游。且比及顽童，曰：“中有真阴，可采补也。”此大悖谬，岂世上自有此一种，如《楞严》所称十种仙，或唐

人所称通天狐属耶？抑天上群仙，亦如人间显宦，不尽皆立品行，纫荪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阍而问之？

曲周陈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妇，自父家还，明日偕卧不复起。家人呼之不应，抉户而入，烟扑鼻如硫黄。就床视之，衾半焦，火烁之，有孔，二体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虚舟曰：焚砂石为龙火，焚金铁为佛火，焚人之火，是为欲火。佛言淫习交接，发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意其研磨之极，欲火炽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笫庐舍者，火生于欲，异于常火，亦如龙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铁耳。（陈公讳于阶。）

张山来曰：旧小说中，已有吞绣鞋、焚袄庙事矣。

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发，焚其须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见火无邪正，皆足为害也。此道人余曾见之。

亳州孙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称。生时有首有身，身上具肩，无臂手；身下具尻，无腿足，如截瓜然。其父无子，以其男体，姑育之。长而家益富。坐卧启处，饮食男女，一切需人为用。见宾客，皆人抱以出，立则竖而倚之门屏间，失倚则仆地。衣具袖为观美，领不绑缬，则前后转徙无定在。裙、袜、履，生平未曾设。生三子，长公登进士，次幼为诸生，今且贻封矣。此等世虽生不育，育亦贫且贱，而孙君独富贵，造化固不可测欤？

张山来曰：此君之父，因无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识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盐有优者金凤，少以色幸于严东楼。东楼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也。严败，金亦衰老，食贫里中。比有所谓《鸣凤记》，金复涂粉墨，身扮东楼矣。近阮怀宁自为剧，命家优演之。怀宁死，优儿散于他室。李优者，但有客命为怀宁所撰诸剧，辄辞不能，复约其同辈

勿复演。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触起，尚免不得人说。每一演其撰剧，座客笑骂百端，使人懊恼竟日，不如辞以不能为善也。”此优胜金优远矣。不知怀宁地下何以见此优？

闽人李春明者，为人长厚，闻有谈人暧昧事，辄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内奇痒，召工取之，内黄金二分，易银一钱四分，市谷一斛，内有大珠二颗，最圆美，市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谷甚贱，夜就寝，梦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谷。”寤而省曰：“神意得无使我积谷乎？”乃出金市谷，入三千石。次年，谷价腾贵，发粜得四千余金，家日起，至十数万，人以为厚德之报。大抵谈人闺阃，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诚有之，与我何与？无而言之，则为诬善矣。斯事有无不必论，后生固当以为法矣。

江州黎媿曾为余言：广州民有以善射声名者，常挟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惊避入野祠，雷随入，礵磾绕身者三匝，然终不为害。民跪而祈曰：“民诚罪，遽击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声渐引去。已复至，复出，如是者再，若将导之去者，终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将用我矣。”遂不霆，逐雷声行。抵山下，见雷方吐火施鞭，奋击巨树。一朱衣女子，突从树中出，雷遽远树数舍。红衣下，雷复至；红衣出，则雷又远去。格斗久之，终不成击。民乃引毒矢伺红衣出，贯之，霹雳大作，遽拔其树。民归，入其室，家人竞言：“雷方入屋，震人几死，幸家无恙，惟釜翻，露朱书数字于底，不可识。”有黄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寿一纪”八字也。山中人言，树平时无他异，亦终不知女子为何妖。按唐小说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树中出，久之渐上，有数点绯雨飞下，云是帝命诛飞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类耶？

张山来曰：减斋先生与先君子为莫逆交，予少时获睹《书影》。甲寅之变，书皆不存，今燕客先生来扬佐郡，余复恳得是书，不啻与父执相对也。

记桃核念珠

高士奇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龛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猱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绨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

向见崔铣郎中有《王氏笔管记》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中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事复刻《从军行》诗二句，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之语。又《辍耕录》载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求之二百余年，无复此一人。今余所见念珠，雕镂之巧，若更胜于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长洲周汝瑚言，吴中人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饱，故习兹艺者亦渐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担负锄、舆人御夫之流，惫然无知，惟以其力日役于人，既足养其父母妻子，复有余钱，夜聚徒侣，饮酒呼卢以为笑乐。今子所云巧者，尽其心神目力，历寒暑岁月，犹未免于饥馁。是其巧为甚拙，而拙者似反胜于巧也。因以珊瑚木难饰而囊诸古锦，更书答汝瑚之语，以戒后之恃其巧者。

张山来曰：末段议论，足醒巧人之梦。特恐此论一出，巧物不复可得见矣，奈何！

核工记

宋起凤紫庭

季弟获桃坠一枚，五分许，横广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历历可数。城颠具层楼，楼门洞敞，中有人，类司更卒，执桴鼓，若寒冻不胜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隐蔽三章，松下凿双户，可开阖。户内一僧，侧首倾听，户虚掩如应门，洞开如延纳状。左右度之，无不宜。松外东来一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对林一小陀，似闻足音仆仆前。核侧出浮屠七级，距滩半黍，近滩维一舟，蓬窗短舷间，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渐寤然。舟尾一小童，拥炉嘘火，盖供客茗饮也。舣舟处当寺阴，高阜钟阁踞焉。叩钟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兴乃尔。山顶月晦半规，杂疏星数点。下则波纹涨起，作潮来候，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语云：纳须弥于芥子，殆谓是与？然闻之，尺绡绣经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惧矣。先王著《考工》，盖早辨之焉。

张山来曰：宋人以象为楮叶，杂之真叶中，不能辨审。若是，则曷不摘真楮叶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绝伦，人皆以其核也而宝之，庶不虚负此巧耳。

张南邨先生传

先著迁甫

张南邨，名雒字僧持。父兴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达材弟子。南邨幼为诗，出语每不犹人。父友纪竺远，一见其诗，称之曰“气清”，再则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属之曰：“子必将以诗名江左矣。”入应天学，用才名交游贤俊，治古文辞，专力于诗。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纳荤血，初犹食蟹。年八岁，父将携之见博山禅师，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见之，警曰：“儿将见博师，可食此乎？”南邨闻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断除。杖人在天界，南邨亲近最久。东南古锥宿德，礼谒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虀盂粥钵，宛然头陀，踪迹恒在僧寺中，或经年累月不返。少学《易》于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从之武林。西泠其所熟游，故吴越往来尤数。而苕霅间故人闻其至，每争延之。癖好山水，不惮险远，必往游。其游有章程要领，或独游。或携一童子，涂遇樵人禅客，即为伴侣。穷幽造深，饮泉摘果，即忘饥渴。于五岳则陟嵩、岱，犹以不能遍历衡、华为恨。若武夷、匡庐、九子、黄山、天台、雁荡诸山，所至削木栉为记，采树叶题诗，以为常。

南邨为人，坦夷近情，不为矫激之言，不为崖异之行，取受从心，否塞任运，尤不以礼数恩义责望人。与人处，尤能寡怨忘隙，乍见或轻忽之，稍久必亲而敬焉。有屋数椽，不蔽风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襆，游士大夫间，举止迂野可爱。形体短小，虽老，精神可敌壮夫。遇良宴会，能通夜不眠，啸咏达旦。不择地而处，不择食而食，不择榻而寝，投足之所，即甚湫隘嚣杂，他人扫除未竟，视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过盐豉菽乳，就枕即熟睡，无辗转不寐之时。盖胸无机事，不以美恶撄心，能致然耳。尝远游，遇胠箧者再，中途几不能成归。人或怪其无恨色，曰：“失者偿之义也，又何问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远，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缓步而归，其性情安雅如此。

群居未尝与人争，至论诗辄相持不下。宋诗行，虽贵卿巨子前，亦厉词折之。其论诗，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号，不涉怨诽。其宗

旨也，自以襄阳、摩诘为师，于古歌行换韵大篇，暨古体千数百言，铺陈开阖，局力宏富者，乃不谓善。自少至老，主此论不变。虽所见未尽然，亦可谓笃于自守者矣。南邨称诗五十年，远近之人，亦以诗归之。生乡名人王穆如、顾与治之后，与同时诸人并立可指数，终竟如纪叟之言。

岁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寻愈。至冬复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诗，可不坠其声。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迩，相得甚欢。酒阑灯烬，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后为托，今不可作矣。世复安得和易素心，风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赞曰：策杖而去，裹粮而游，遇少倦而且休，至佳处而辄留。把酒而歌，执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无古今。不忤于世，不剜于天，可独可群，亦儒亦禅。束身止一棺，而遗文乃有千数百篇。称之为诗人，奚愧焉？

张山来曰：予慕南邨久，一旦迁甫为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读此，不胜人琴之感。

刘酒传

周亮工减斋

刘酒汴人，无名字，自呼曰酒，人称曰刘酒云。画人物，有清劲之致，酒后运笔，尤觉神来。人以为张平山后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画，皆书一“酒”字款，其似行书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笔也。尝为上雒郡王作画，王善之，曰：“张平山后一人。”酒意嗔，急索画曰：“尚未款。”乃卷入旁室，纵笔书百十大“酒”字于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驱之出，酒固怡然。酒于醉睡之外，惟解画，他一无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见书此数句，爱而录之，云：人间有漏

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酒索予颜其草堂，予书曰“略似庵”，以坡公所录前四句，去醉睡字为联。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与余交最久，无妻子，每谓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杯大饮，忽然脱去，开口而笑，杯犹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为买棺殓之。

张山来曰：刘酒自画之外，无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画必醉仙也。

记古铁条

詹钟玉去矜

京师穷市上，有古铁条，垂三尺许，阔二寸有奇，形若革带之半，中虚而外绣涩，两面鼓钉隐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钱数十文，人皆不顾去。积年余，有高丽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问此铁价几何？鬻铁者谬云：“钱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决，即诡对曰：“此固吾邻人物，俟吾询主者。”顷之，使客复来，鬻者曰：“向几误，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无难色。其人则又为大言曰：“公等误矣，吾曹市语，举大数以为言，五金盖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诚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铁者私念：“一废铁夹条，增价五十金，借令失此售主，并乞数十文钱，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无后言。公幸告我，此为何名？”使客请先定要约，而后告子。

时观者渐众，使客乃举五十金畀鬻铁者，而以若带者付其徒乘马疾驰去，度其去远，始告众曰：“此名定水带。昔神禹治水时，得此带九，以定九区，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携归吾国，价累巨万，岂止五十金而已哉？”又问：“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国航海，每苦海水咸，不可饮。一投水带其中，虽咸滷立化甘泉，可无病汲，是以

足珍耳。”市有好事随至高丽馆，请试验之，遂命汲苦水数石，杂盐搅之，投以水带，水沸作鱼眼数十。少顷，掬水饮之，甘冽乃胜山泉，遂各叹服而去。鬻铁者言：“闯陷京师时，得自老中贵。”盖先朝大内物也。

嗟嗟！自经变故以来，凡天府奇珍异宝，流散人间，泯泯无闻者，何可胜数！独是带为高丽使所赏识，顿增声价百倍，不胫而走海外。物之显晦，固自有时哉？

张山来曰：既是神禹时物，不识高丽使人何以知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传

周亮工减斋

唐仲言，名汝询，华亭人，世业儒。仲言生五岁而瞽，未瞽即能识字，读《孝经》成诵。及瞽，但默坐，听诸兄呫哔而暗识之，积久遂淹贯。婚冠既毕，益令昆弟辈取六经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颠末原委，默自诠次，纯颛瑜瑕，剖别精核。盖从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画心通，罔有遗堕矣。于是遂善属文，尤工于诗。海内人士，踵门造谒，仲言每一晋接，历久不忘。与之商榷今古，继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顷。而音吐铿然，使听者忘疲。子侄门徒辈，从旁抄录，一字亥豕，辄自觉察，不可欺也。貌甚寝而心极灵，常解唐诗，其所掇拾古文，以为笺注者，自习见以及秘异，溯流从源，搜罗略尽。然必先经后史，不少紊淆。虽诗赋之属，所援引亦从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汉并用，则必博采秦人，不以汉先。详赡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编蓬集》、《姑篾集》及《唐诗解》，共若干卷行于世。钱虞山云：“唐较杜诗，时有新义。如解沟壑疏放句，云出于《向秀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放而旷，亦前人所未及也。”

张山来曰：古之瞽者，如师旷之徒，类多神解。或以为啬于目故专于心，想亦理当然耳。

予向旅寓京师，居停主人双眸炯炯，同寓两人，其一为瞽者，其一眇一目，因号独眼龙。苟询以京师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无不知，独眼龙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仅识十之四五而已。附记于此，以供谈柄。

李公起传

周亮工减斋

李公起，名峻，鄞县人。父子静，官侍御，出按辽阳，卒于任。公起墮地而聋，虽聋，岐嶷孝弟。发及额，侍御公讣至，号恸无昼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浆不入口，乃更哑。免丧，始尽取先世藏书纵读之，手自校雠。虽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聋，而问难辨证之路永绝，凡有疑义，俱于经史中嘿自剖析，无有罔殆。性好客，邮筒走天下，四方学士大夫亦乐趋之。宾主以案，相通以笔。有问奇者，则载纸往。粗及农桑，微如佛老。迨国家所有旗常典故，户口边疆，叩之必应，咸尽精核。或既书与客，又自寻绎，幽奇毕呈，而终无遗佚，转更遐畅矣。晚年尤好种植，奇花异卉，常满阶庭。舍旁有斐园、竹波轩、青罗阁诸胜，咸与客游处。性既宁淡，好学之外，嗜欲益清，反觉口耳为烦也。行世有《盟鸥集》、《郢雪编》、《永誉录》、《研史》，凡若干卷。

张山来曰：以一人而兼聋哑二病，乃能淹博贯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

使此君与唐仲言相遇，则两无所见其奇矣。

书郑仰田事

钱谦益牧斋

郑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鲁，不解治生，其父母贱恶之。逃之岭南，为寺僧种菜。寺僧饭僧及作务人，仰田面黧黑，补衣百结，居下坐，自顾踧踖无所容。有老僧长眉皓发，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无所归，号哭于野外。老僧迎谓曰："吾迟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诀，月余，遂能识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诸家之术，无所不通晓。其行于世，以观梅拆字为端，久而与之游，能知人心曲隐微，及人事世运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

天启初，将卜相，南乐指"全"字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画，当相四人。"问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画为土，当有姓带土者；省四画为丁，当有姓丁者；省两画纵横为木，当有名属木者；以所省之文全归之，当有名全者。"南乐曰："木非林尚书乎？"曰："独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贵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晋江李焻，与奄党吴淳夫有郗，指"吞"字以问。仰田曰："彼势能吞汝，非小敌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吴姓乎？""然则何如？"曰："吴以口为头，彼头已落地矣，汝何忧？"逾年而吴伏法。魏奄召仰田问数，仰田蓬头突鬓，踉跄而往。长揖就坐，奄指"囚"字以问，群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应曰："囚字国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谓人曰："囚则诚囚也，吾诡词以逃死耳。"之白门，奄势益炽，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昼奄卧屋梁下，梁上有断绠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几，奄果自缢。其射决奇中，不可悉数，宋谢石不足道也。

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征之难，自闽来视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长安，为余刺探狱缓急。余抵德州，复自长安徒步来报，年八十二矣。

行及奔马，两壮士尾之不能及。至郑州，风霾大作，脱鞋袜系之两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东壁楼，日未下舂，神色闲暇，鼻息呴呴然，谈笑大噱，至分夜而后寝。临行谓余："七月彼当去位，公之狱解矣。然必明年而后出，吾当以残腊过虞山，为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毋忧也。"余归，数往招之。己卯春，将襆被访余，忽谓家人曰："明日有群僧扣门乞食，具数人餐以待，吾亦相随往矣。"

质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须。群僧至，饮毕，入室端坐，奄然而逝。

仰田遇人，无贤愚贵贱，一揖之外，箕踞啸傲，终日不知有人。人遗之钱帛即受，否亦不计。每见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辄微言刺其隐，人亦不敢怨，惧其尽也。余尝谓仰田："公非术士，古之异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为异人。然则公亦异人也。"又尝语曰："吾重茧狂走，为公急难，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为知己者死，纵令斫吾头去，颈上只一穴耳。"临终，谓其子曰："三年后，往告虞山。更数年，寻我于虎丘寺之东。"仰田信人也，其言当不妄，书其语以俟之。

张山来曰：仰田以异人自负，惟牧斋知之，彼即有知己之感，然则异人亦好名乎？

记吴六奇将军事

钮琇玉樵

海宁查孝廉培继，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岁暮，命酒独酌。顷之，愁云四合，雪大如掌。因缓步至门，冀有乘兴佳客，相与赏玩。见一丐者，避雪庑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视良久，

心窃异之。因呼之入，坐而问曰：“我闻街市间，有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饥寒之色，人皆称为铁丐者，是汝耶？”曰：“是也。”问：“能饮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壶中余酒，倾瓯与饮，丐者举瓯立尽，孝廉大喜。复炽炭发醅，与之约曰：“汝以瓯饮，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尽三十余瓯，无醉容，而孝廉颓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内，丐逡巡出，仍宿庑下。达旦雪霁，孝廉酒醒，谓其家人曰：“我昨与铁丐对饮甚欢，观其衣极蓝缕，何以御此严寒？亟以我絮袍与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见致谢。

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暮春之初，偕侣携觞，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露肘跣足，昂首独行。复挈之归寺，询以旧袍何在？曰：“时当春杪，安用此为？已质钱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问曾读书识字否？丐曰：“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孝廉悚然心动，薰沐而衣履之。徐谂其姓氏里居，丐曰：“仆系出延陵，心仪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只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弈，遂致落拓江湖，流转至此。因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斯，敢以为污？不谓获遘明公，赏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仆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饭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吴生固海内奇杰也。我以酒友目吴生，失吴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与日夕痛饮，盘桓累月，赠以犀屦之资，遣归粤东。

六奇世居潮州，为吴观察道夫之后。略涉诗书，耽游卢雉，失业荡产，寄身邮卒。故于关河孔道，险阻形胜，无不谙熟。维时天下初定，王师由浙入广，舳舻相衔，旗旌钲鼓，喧耀数百里不绝。凡所过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间，路无行者。六奇独贸贸然来，逻兵执送麾下，因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传檄可定。奇有义结兄弟三十人，素号雄武，只以四海无主，拥众据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当阳，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苏之会，豪杰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札三十道，先往驰谕，散给群豪，近者迎降，远者响应，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运箸之谋，所投必合，扛

鼎之勇，无坚不破，征闽讨蜀，屡立奇功。数年之间，位至通省水陆提督。当六奇流落不偶时，自分以污贱终，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门，赠金萧寺，且有海内奇杰之誉，遂心喜自负，获以奋迹行伍，进秩元戎。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无若查孝廉者。"

康熙初，开府循州，即遣牙将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书币，邀致孝廉来粤。供帐舟舆，俱极腆备。将度梅岭，吴公子已迎候道左，执礼甚恭。楼船箫鼓，由胥江顺流而南，凡辖下文武僚属，无不愿见查先生，争先馈赠，箧绮囊珠，不可胜纪。去州城二十里，吴躬自出迎，八驺前驰，千兵后拥，导从仪卫，上拟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则蒲伏泥首，自称："昔年贱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临，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载，军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无不立应。义取之赀，几至巨万。其归也，复以三千金赠行，曰："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

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钺者，购得朱相国《史概》，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借列焉。未几，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园林极胜，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许，嵌空玲珑，若出鬼制。孝廉极所心赏，题曰"绉云"。阅旬往视，忽失此石，则已命载巨舰，送至孝廉家矣。涉江逾岭，费亦千缗。今孝廉既没，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岿然尚存。

张山来曰：闻吴将军乞食时，好以荻苇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馁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谓跫然足音矣。

卷十七

纪袁枢遇仙始末

毛际可会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钱塘庠生袁枢，字惠中，梦一长髯颁白者，自称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炼三载，可证仙籍，且戒其弗泄。既寤，即与同人言及之。次夕复入梦云："再泄吾言，当令汝哑。"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亩田，果见所梦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关外。枢以亲老固辞，道人投药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归，举家惶怖。中丞张公廉得之，知为观风所拔士，询其始末，枢具以笔对。怜其贫，捐俸十金与之。遂下有司捕获，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师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师移覆，外给治哑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传枢，亲赍公文，诣庙焚之。归即先吞一符，觉遍体烦惫，骨节有声。夜梦一人，手持城隍谕单，上书"廿六日子堂，传袁生员面谕"。至期，复梦其引入神署。烛光中，见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请真人矣。"少顷，见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宾坐，道人向枢曰："因汝有厄，故罚哑一年。"城隍曰："天师文内令其能言，若仍哑，何以覆命？"道人曰："既天师传命，不满一年，亦宜半载为期。然此后仍当慎言耳。"遂命之归。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师符内，嘱间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时，梦人令其发声，即语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载。赴戟门谢中丞，公曰："天师来札云，为汝建坛作法，炼一金甲神来，三日有验，今信然矣。"其事颇涉怪，为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谓城隍之神，与山川社稷坛等，岁时致祀，以示国家怀柔百神之意，不必实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对，与人世达官无异。又世外仙人，惝恍难

信，而枢亲见之于城市中，城隍目为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师爵秩相承，数千年来，自洙泗外，鲜与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书观之，则封号亦不为幸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灾，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师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枢语余云："方哑时，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笔书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东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时而殁，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诧异云。

张山来曰：天师有如此法力，其世袭也固宜。

闵孝子传

吴晋介兹

闵孝子者，湖州之南镇人，年四十余，种田为业。少未尝读书，性粗戆，不惬于族里。屋数间，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谨。父为老诸生，年七十又二，寻病，医药不效，日益笃，孝子忧之。族里咸劝孝子急治具，不听；妻亦劝，不听。一日，父病霍然，又数日，受杖履矣。慰问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谩语笑谢之。人以孝子粗戆，莫之毕究，其妻亦谓得秘药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卧床笫，呻吟不止，状甚苦。妻曰："若何为者？翁前病，诚当忧；今病且起，忧何为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复曰："若亦病耶？呻吟何为者？"孝子唯唯，复呻吟不止如故。妻以为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惧贻乃翁忧。

一日晨起，猝见其扪心难堪状。妻益疑，因伺其寐，发所扪处视之，见创大惊。促之曰："若何为者？"孝子不能隐，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闻人言，亲不可药救者，得子心片许，杂雒粥啖之，可救。某日因祷土神前，愿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饮时，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许，纳饮中以进，不意吾父果霍然也。当刺胸时，不甚楚。割毕，创即敛好，如未刺时。今始不复忍，宜

秘，若勿语。”其妻哀，且闻伤心，恐死，亟白之医。医错愕曰：“吁！是顾安所得药？”妻长跽泣请，医不可却，妄出药涂之去，言必死，妻亦以为必死，泣相向。诘朝，药忽迸落，创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诣医报谢。医复错愕曰：“吁！是顾安所得活？殆有异。”医即里中人，为遍闻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闻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为孝子旌门焉。旌门日，惟其父拱立闾左，郡邑大夫让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终粗戇人也，顾安从知接见郡邑大夫礼？甲辰春，予游姑苏，同舟人有从南镇来者，为予言若此，惜未详其名。

外史氏曰：割股疗亲，古不深许，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戇，能笃所亲，至不计其生。又旌门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谓粗戇哉？今世之不粗戇者，大率全躯保妻子，精于自为者也，拔一毛以利君亲，有所不为。若孝子者，可以风矣。

张山来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其闵孝子之谓耶？

人觚

钮琇玉樵

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试卷皆亲自批阅，阅则连长几于中堂，鳞摊诸卷于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数行。每得佳篇，辄浮大白，用志赏心之快；遇荒缪者则舞剑一回，以抒其郁。凡有隽才宿学，甄拔无遗。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

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我且饭子，徐为子筹之。”须臾，供枯鱼焦腐二簋，粟饭一盂。冯下箸有难色，熊曰：“晨选嘉肴，夕谋精粲，吴下书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当非所以待子。然丈夫处世，不应于饮食求工，能饱餐粗粝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冯啜饭匕余而已。熊起入内，良久始出，曰：“我有书一缄，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并无所答。而手挟一冬瓜为赠，瓜重数十斤，冯伛偻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胜。未及舟，即委瓜于地，鼓棹而去。

行数日，泊一巨镇，熊故人之居在焉。书投未几，主人即躬谒冯，延至其家，华筵奇炙，妙妓清歌，咄嗟而办。席罢，主人揖冯曰：“先生文章霞焕，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颈企踵，愿言觏止。今幸亲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纳履之缘也。但念吴头楚尾，云树为遥，荆柴陋宇，岂足羁长者车辙哉？敬备不腆，以犒从者，先生其毋辞。”冯不解其故，婉谢以别，则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后，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盖熊公固心爱犹龙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穷，则假途以厚济之；怨谤之集，则移书以潜消之。英豪举动，其不令人易测如此。

张山来曰：使我为龙子犹，则竟作求解《挂枝儿》矣。

泉州府同安之厦门，前朝中左所地也。顺治初，为海寇郑锦所据。壬辰，我师进剿，郑寇大俘子女而还。有骑士挟一妇人于马上，过同安东关，妇见道旁有井，绐骑士下马小遗，即跃入井。骑士窥井大怒，连发三矢，中妇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晓，忽于烟雾中，见一妇人，韶年丽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系淡黄裙，双趾纤细，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厦门难妇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东关道旁之井。闻君夙有高义，幸出我于井，拔箭敛尸，埋棺井侧，妾当随事默祐，以报君德。”薛应曰：“诺。”妇忽不见。是日，薛适有事于县，如意而出，因于东关往求井，妇宛然在焉。偶遇博场，薛欲验妇语，遂入场

下采，复获大胜。囊钱还家，与子弟话其事，即以钱买棺，约子弟同至井所，出妇尸，颜貌如生，为之拔箭，整衣履，殡而埋之。其地去井丈余，前临大道。又月余，薛梦妇拜谢而言曰："妾荷君之义，幸获安葬。妾身虽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阴府悯妾之节，命妾香火于此。君若为妾立尺五之庙，则妾之报君，当不止曩昔矣，惟君终始之。"薛觉而惊异。次日，舁运砖土，筑成小庙，并以瓣香酬赛，自后举家安顺，事事获济，远近竞相传说。不数年，绅士商民，各致钱镪，大起神宇，丹碧轮奂，而肖像于中，题其额曰"王义娘庙"。入庙庄诚，有祷辄应。遇衣冠不洁，或出秽亵语者，立致谴责。以是土人及往来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骈集，至今不衰。

张山来曰：节烈止为一家之事耳，阴府犹重之若此，矧为臣而殉国者乎？

事觚

钮琇玉樵

会稽东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经其下，见一大蛇如蟒，蜿蜒涧泥内。久之，涂附其身，樵人释担而观，涧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归，遂不能言，与人酬对，唯张手作状而已。如是者三年，复过前遇蛇处，阴云乍合，雷雨骤至，霹雳一声，有龙从洞中出腾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声者，正此物为之也！"于是能言如初。

张山来曰：白龙鱼服，自当致困。今此龙乃咎樵而哑之，殊非理也。

荆州马洋潭有黄姓者，朴老而鳏，独为乡塾师。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质，幼在塾随父读书。年十四，自绣白衣大士，悬之室中，礼供

甚虔。一夕，忽梦大士呼而语之曰：“汝父固乡里善人，数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遍抚其体，啖以红丸。甫下咽，觉有热气如火，从胸臆下达两股间，迷眩者七日。欻然而起，则已化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许字同里谭姓，因往告以此异。谭怒，诧其妄，鸣于官，质验果真，乃解婚。四方观者云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孙静庵适过其地，亦造门请见。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犹在耳也。孙有句云：“梦中变化真奇创，红颜忽作男儿相。卸却罗衫蝴蝶裙，博带宽衣相揖让。见人低首尚含羞，珠环小髻乌蛮样。”

张山来曰：男女幻化，史家谓之人妖。今观此，则正所以奖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爱姬曰红桃，美容止，善谈谑，尤擅名琵琶。北地闺闱，多娴此技，而红桃纤指娇喉，拢弦叶曲，其调与众绝异，故才一发声，闻者即知为于家琵琶也。崇祯末，闯寇所至蹂躏，河汾间罹祸尤酷。孝廉被执，闯帅将杀之。牛金星见其年韶质秀，且已登科，丐为子师而免。红桃亦于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从金星于军，数月后，馆之晋王府中。晋府初经兵燹，虽重楼叠阁，而栋折垣颓，金粉凋落，沼荒林败，竹柏倾欹。孝廉于最后之宫，置一榻焉。妖狐昼啸于庭，奇鬼宵窥于牖，诡形怪响，百态千声。孝廉斯时虽偷息人间，实同冥域，而心念红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逾一载，闯兵进逼京师，列营保定城北。序届残冬，云同霰集，孝廉与牛子共一行帐。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报，孝廉启帐小遗，四望皎然，隐隐闻琵琶声，触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潜行求之。越数十行帐，独一帐有灯，声从帐出。俯而谛听，是耳所素熟者，大恸一声，身仆深雪不能起。帐中人疑其奸细，捆缚入帐，识为金星西席，乃释而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间散去，已逾二载，愿见之私，虽寐不忘。今宵万籁俱寂，清调远闻，恍出吾姬之手，不胜悲痛。干触麾下疏狂之咎，尚期宥之。”帐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见，果红桃也。乃复行酒列炙，俾孝廉与姬欢饮达旦。明

日言于金星，以红桃归孝廉，仍遣二骑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扬州通判终。

张山来曰：孝廉之念旧，帐中人之还姬，均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于乡，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赵翁者，所居之村与李村相望，晨夕往来无间也。赵翁颇饶于赀，小筑数十楹，外周以垣，中分两院，而空其半，栏槛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从空屋中曳杖而出，自号豹仙，颜如童孺，衣冠甚古，长揖赵翁。偕入其室，则屏帏之丽，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顾视骇愕，豹仙曰："老夫生无氏族，居无井里，所至之地，安即为乡。昨从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访幽栖，曾无惬意。适见君有闲馆，绝远嚣尘，暂顿妾婢于此，当图留珠之报，用酬割宅之恩，幸无讶也。"言未既，美姬渐次出见。焚香于炉，沦茗于碗，更侍递进，光艳照座。豹仙笑指诸姬曰："此皆老夫养生之具矣。"赵翁告退。念其礼意既殷，谈论复雅，顿忘怪异，转与亲昵，暇则辄相过从。豹仙自言："得道汉时，市朝屡变，转瞬间不觉千有余岁。赖有狐氏八仙，从侍巾栉，红粉四班，命曰阴猎。逾月则遣一班于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兹。合同而化，运之以气，葆之以神。延生之术，实由于此。"赵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祸福，无不奇中，惊传乡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独不信。

一夕，痛饮极醉，直造豹所，大呼"妖兽"，数其惑众之罪。豹则蚤已避去，其室阒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赵翁隔院闻其声，亟往谆劝，令仆夫乘月扶归。明日，豹仙复见，赵翁曰："吾友无状，深获罪于老仙，醉人当恕，幸无较焉。"豹仙曰："此君天禄甚高，老夫辈法当退逊。计其年满三十，当魁天下；四十六岁，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隐事，实伤隐德，致干天罚。且性近鬼躁，功名虽显，不免淹阻，或至迁谪。若老夫则迹本萍浮，呼当马应，既被谴驱，无庸留滞矣。"辞别出门。有顷，过觇其居，鸟语在檐，落红满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赵以二隐事询李，李嘿而不悦，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

丑，蟠果状元及第，寻以事去官。

张山来曰：八狐媚人取精，则豹仙非豹，直老龟耳。李公有如许胆识，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纬真，素嗜方技，纵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经山东古庙。忽闻庙中大呼“徐纬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闻呼之如前，入庙遍视，并无一人，唯有一大铁钟覆地，语出钟内。徐问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语？且呼我望救耶？”钟内语曰：“上古猿公，黄石老曾从学剑，我即其裔也。以剑术之疏，误伤良善，蒙上帝谴责，囚此钟已百有余年。今限满当出，幸君开之。”徐曰：“我无千钧之力，岂能独发此钟？”钟内语曰：“不劳君手发也。君但去钟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钟体泥封，篆文苔绣，取石敲磨，有顷立尽。钟内语曰：“可矣。然须速走，稍迟半刻，不无与君有害。”徐遂跨驴疾行二三里，回望来处，云霾风暴，响若山崩。遥见大白猿，從空飛坠，叩首驴前，倏忽不见。

徐生南游半载，仍还都下。天街夜静，明月满户，闻剥啄声甚急。启户纳之，则年少书生，仪容妍雅，再拜称谢而曰：“余济南之钟囚也。赖君拯拔之恩，得超沉沦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还仙秩。感君厚德，没齿弗谖。念君志切鼎炉，学求图纬，今于天府琼笈窃得道书三卷授君，以申环珠之报。必于一夕篝灯毕抄，慎毋缓也。”出书置几，匆匆辞别。徐生展阅第一卷，其文如《论语》、《孝经》，曰：“平平无奇耳。”展阅第二卷，其文如《阴符》、《鸿烈》，曰：“此亦不足习也。”展阅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征风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于是。”遂亟录之。天甫向晓，而少年已至。窥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怿者，叹曰：“我所以报公者，岂谓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将相之才，第三卷术数之书耳。用之而善，仅以修业；用而不善，适以戕生。然缘止于此，当可奈何！”言未既，人与书俱失矣。徐原籍山阴，自获书后，尝以其术试于故乡。或捉月于怀，悬之暗室；或捏雷于掌，放之晴霄，以法为

戏，取薄酬而资旅食。一日，饮酒大醉，时值炎暑，袒而坐于门。适凉飚骤起，向空书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触风伯，于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继之，肤发焦枯，随以致毙。

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琼山诸生黄宾臣者，自言得奇门真传，有司往请之。宾臣结坛观山寺，披发仗剑，以目视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诘朝，烈日如故。有司诮其左道无验，宾臣于是由观山迁坛于发祥寺，登浮图第四层，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谓观者曰："明午必雨，但从东南来则吉，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来，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顶飞入。霹雳再震，宾臣颠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针，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无修道之真，妄习亵天之术，宜其干神怒，遭冥诛也。

张山来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适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谨耶？

顺治十年三月，龙溪老农黄中，与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东门买粪，泊船浦头。浦旁厕粪，黄所买也。父子饭毕，入厕担粪，见遗有腰袱一具，携以回船。解袱而观，内有白金六封。黄谓其子曰："此必上厕人所失者。富贵之人，必不亲自腰缠；若贫困之人，则此银即性命所系，安可妄取？我当待其人而还之。"小三大以为迂，争之不听，悻悻径回龙溪。黄以袱藏船尾，约篙坐待。良久，遥见一人狂奔而来，入厕周视，彷徨号恸，情状惨迫。黄呼问故，其人曰："我父为山贼妄指，现系州狱。昨造谒贵绅，达情州守，许以百二十金为酬。今鬻田宅，丐亲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许父保释，然后拮据全馈，事乃得解，故以银袱缠腰入州。因急欲如厕，解袱置板，心焦意乱，结衣而出，竟失此银。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讫，泪如雨下。黄细询银数与袱色俱符，慰之曰："银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惊喜过望，留一封谢

黄，黄曰：“使我有贪心，宁肯辞六受一？”挥手使去。是时船粪将满，而子久不至，遂独自刺船归。

行至中途，风雨骤作，舣棹荒村之侧。村岸为雨所冲洗，轰然而崩，露见一瓮，锡灌其口。黄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为储米器。然重不能胜，力举乃得至船。须臾，雨霁风和，月悬柳外，数声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两相怨詈。黄归扣户，皆不肯应。黄因诳云：“我有宝瓮在船，汝可出共举之。”子母惊起趋船，月光射瓮头如雪，手舁而上，凿锡倾瓮，果皆白镪，约有千金。黄愕然，悟蕉鹿之非梦矣。黄之邻，止隔苇墙，卧听黄夫妇切切私语，甚悉。明日，以擅发私藏首于官。龙溪宰执黄庭讯，黄一无所讳，直陈还银获银之由。宰曰：“为善者食其报，此天赐也，岂他人所得而问乎？”笞邻释黄，由是迁家入城，遂终享焉。

张山来曰：先王父亦有还金事，事载《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阴行善事，愧我辈不能继述，日趋贫困，唯有义命自安而已。

物觚

钮琇玉樵

岁当夏秋之交，上尝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驾至索尔哈济，有喇里达番头人，进彩鹞一架，青翅蝴蝶一双。上问此二物产于何地？头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鹞能擒虎，蝶能捕鸟。”天颜大喜，赐以金而遣之。又驻跸郭哈密图七立，有索和诺蛇哈密，献麟草一方，奏云：“此草产于鸣鹿山雷风岭，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结数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圣朝，不易呈瑞。”

姑苏金老，貌甚朴，而有刻棘镂尘之功。其最异者，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后奋。中则方仓四围，

左右各有花纹。短窗二，可能开阖。启窗而观，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为东坡。坐而倚窗外望，禅衣冠，坐对东坡，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师。几上纵横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铛，童子平头短襦，右手执扇，伛而飏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摇橹，外而柁篙篷缆之属，无不具也。舷槛檐幕之形，无不周也。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抚宋公家藏一器，左侧窗败，无有能修治者。闻金老名，赠银十饼，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制也。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张山来曰：气静而神完，非深于庄子者不能道。

山东文登县，僻在海隅。其濒海之地，于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间，居民互相惊告，以为鬼至。每日向夕，辄闭门墐户，如是两月，不得已而闻于县。县宰之仆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扰民，家不贴席，此吾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愿赐良马一匹，铦枪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请，忠即跨马挟枪，独至海滨。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见一蓝面鬼，身长一丈有余，耸角枝牙，毛肱鳞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鸡五只，浊酒十瓶，举觥独酌，运掌若扇。忠驰马直前，以枪拟其肉角，鬼惊窜入海。忠遂据其坐，裂鸡酾酒，神气益壮。少顷海水涌立，前鬼骑一怪兽，随波而出，舞刀迎斗。相持久之，忠乘间枪刺其腹，鬼遗刀而遁，忠拾刀还县。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贮县库。于是濒海之怪遂绝。

东粤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买一溺器，命童携归，置于卧床之侧。夜起小遗，而壶口闭塞，且举之颇重。就月视之，口内外皆黄蜡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见三寸小黑人，跳跃而出。顷刻间长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将杀丁妇。丁随于床头拔剑格斗，至鸡鸣时，黑人倏然而隐。次夕更余，复见灯下，丁仍挥剑逐去。越十余日，其邻余秀士之妻，告丁妇曰："我闻五仙庙法师善

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声詈曰：“我与丁妇有三世夙仇，诉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无遗，唯此女在耳。将尽杀以雪我冤，何与汝事，而令遣妖道驱我为？”悉碎其日用器物，愤愤出门，遂不复见。丁妇自是无恙。

张山来曰：报仇而隐于溺器中，亦可谓破釜沉舟。而卒不能报，徒迁怒于其邻，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两岁，西安洊饥，斗米千钱，道殣相望。渭南县民赵午，鬻其子女已尽，家有一母一妻，无所得食，担其釜甑，就粟湖广。赵以其母老而善饭，常生厌弃之意。其妇王氏，事姑至孝，随侍益谨。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谓妇曰：“老母步履艰难，汝负担先行，俟我挟之徐走。”妇是其言，遂于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妇问姑何在？午曰：“少顷即至矣。”妇怒曰：“龙钟老人，何以令其独走？”以担授午，仍回旧路觅姑。午掌掴其妇数十，携担竟去。妇回至一僻所，见其姑面缚于树，以土塞口，气将绝矣。妇亟解姑缚，揠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苏。伛偻负姑行二里许，其夫已为虎噬，投担委衣，残胔狼藉。妇视而啼曰：“天乎！赵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于虎，死于神也。”道旁闻者，无不叹息称妇之贤而快午之毙。是时商州守戴良佐，散赈龙驹寨。妇负姑行久，色状馁疲。适经寨下，戴守召询，得其详，厚赐以金，令妇还渭南养姑，感泣而归。

英德县含洸司，有猎人负弓弩射于山。适雷雨骤至，隐身蓊翳。遥见数武外老树上盘绕巨蛇，长十余丈，首大如瓮。迅雷轰轰，将迫蛇，蛇仰首吐火上冲，红光如彗，雷渐引去。少顷，雷声甚怒，复迫蛇，蛇复吐火敌雷。猎人恶其猛毒，彀弓发弩，中其尾，蛇首顿缩，霹雳大震，蛇遂击死，而猎人亦惊仆矣。闻空中有语之者曰：“无恐，当即苏也。”良久，清醒还家。家人见其背有朱书“代天除暴，延寿二纪”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间事。今距射蛇时，已二十余载。英德人言其雄健犹昔，盖天锡之龄，固未艾也。

余同学友王仔衡，言其亲某以红纸作筒，封银三钱，致贺婚家。婚家返银，拆筒展视，忽变为小虾蟆一头，眼若点朱，通体白如水精，莹洁空明，骨脏俱见。趯然从纸窝跃出，捕而藏之箧，晨夕玩弄，阅三日失去。广州陈弘泰，贷钱于人而征其息，其人将鬻虾蟆万头以偿，弘泰睹而心恻，命悉放之江中，遂与焚券。数月后，骑行夜归，路间有物，光焰闪烁，惊马不前。视之，乃尺许金虾蟆也，取以还家，自此益致饶裕。夫金银本无定质，变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为去留。天下之溺于富贵者，取之既非以义，守之又无其道，而欲据为子孙百世之业，不亦傎乎！

张山来曰：若虾蟆不复化去，则尤胜阿堵物也。

名捕传

姚□□伯祥

金坛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计至德州，见道旁有捕贼勾当，与州解相噪。问之，云放马贼昼劫上供银若干，追之则死贼手；不追，则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数行下。然贼马尘起处，犹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妇两骑从他道来，诸捕咸惊相庆曰："保定名捕至矣，当无忧也。"诸捕控名捕马，问何从来？言夫妇泰山进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妇人，以皂罗覆面，手抱一婴儿。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贼几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妇往足矣。"妇摇手："我不耐烦。"名捕嗔骂曰："懒媳妇，今日不出手，只会火坑上搏老公乎？"妇面发红，便下马抱儿与夫，更束马肚，结缚裙靴，攘臂，袖一刀，长三尺许，光若镜也。夫言："将我箭去。"妻曰："吾弹固自胜。"言未讫，身已在马上，绝尘而去。诸捕皆奔马随之。须臾，追及贼骑，妇人发声清亮，顺风呼贼曰："我保定名捕某妻，为此官钱，故来相索。宜急置，毋尝我丸也。"贼

言："丈夫平平，牝猪敢尔！"贼发五弓射妇，妇从马上以弹弓拨箭，箭悉落地，急发一弹杀一人，四人拔刀拟妇。妇接战，挥斥如意，复斫杀一人。三人惧，少却，妇更言曰："急置银，舁两尸去，俱死无益也。"三人下马乞命。置银，以二尸缚马上而逸。未几，诸捕至，舁银而还。此妇犹旖旎寻常，善刀藏之，下马遍拜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纵此三寇，要是裙襦伎俩耳。"州守为治酒宴劳，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于予，予为之记，所谓舌端有写生手也。"

张山来曰：名捕捕贼，尚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妇有此手段，真可敬也。

想见此妇火坑上搏老公时，必有异乎人者，一笑。

南游记

孙嘉淦锡公

游亦多术矣。昔禹乘四载，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国以行其道；太史公览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东封西狩以荡心；山人羽客，穷幽极远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贫而无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财，此游之大较也，余皆无当焉。盖余之少也，淡于名利，而中无所得，不能自适，每寄情于山水。既登第，授馆职，匏系都门，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归省。其秋，遂丁母艰，罔极未报，风木余悲，加以荆妻溘逝，稚子夭残，不能鼓缶，几致丧明。学不贞遇，为境所困，欲复寄踪山水之间，聊以不永怀而不永伤焉。《诗》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此之谓也。

庚子秋，束装策骞，东抵晋阳，系舟石室之山，悬瓮难老之泉。柳溪、汾晋之水，圆通、白云之观，浮沉其中者累月。东出故关，道

井陉，过真定，历清苑，观背水于获鹿，食麦饭于滹沱，望恒岳于曲阳，访金台于易水，仰伊祁于庆都，思轩辕于涿郡。已而北走军都，临居庸，登天寿，东浴汤泉，遂至渔阳。上崆峒，下玉田，涉卢龙，怀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辽西，三过风景，约略相同。时值冬暮，层冰峨峨，飞雪千里，丛林如束，阴风怒号，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因而决计南行，返都中治装。适吾友李子景莲不得志于礼闱，遂与之偕。

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则吾南游之始也。都中攘攘，缁尘如雾。出春明门，觉日白而天青。过卢沟桥，至琉璃河。卢沟者，桑干也；琉璃河者，圣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郦道元宅，注《水经》之所也。南至白沟，昔宋辽分界之处。南至雄县有湖，一望烟水弥漫，极浦桅帆，云中隐现，亦河北巨观也。过任丘，有颛顼氏之故城。南至于河间，九河故道，漫灭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卫，高交淇濡，皆经其境以入海。府首曰献县，昔河间献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条地，周亚夫封于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东至德州，入山东境。州城临运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卖浆，毛公、薛公以及东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庙内有颜鲁公碑，惜匆匆过，未见也。

东南至齐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极目平畴，至齐河始见山。齐河水清，抱县城如碧玉环，石桥跨之，两岸桃柳，新绿嫣红，临水映发，为徘徊桥上者移时。南四十里曰开山，遂入山。途中矫首欲望东岳，而适微雨，云山历乱，时于云外见高峰，以为是矣。曾不数里，又有高者。午后见一峰甚高，怪古突起，烟岚拥护，谓必是矣。已而川势东开，山形北转，远而望之，更有高者。盖余从泰山之北来，午前见背，午后见臂，至泰安州始当其面。而又值云封，故终日望而未之见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顶有娘娘庙，领官票而后得入。"票银人二钱，曰口税。夫东岳自有神，所谓娘娘者，始于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妇奔走求福，为民上者既不

能禁，又因以为利。不得已，亦领票。得票欲上，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穷日乃至其巅。兹向午已迟，且天阴，下晴上犹阴，下阴上必雨。雨湿风冷，请以异日。”

因而观城中之庙，庙去城之南门二百步许，而以北城为后垣。一城之中，庙居大半焉。阶墀多古柏，云汉武东封时所植。阶墀有碑，其文曰：“磅礴东海之西，中国之东，参穹灵秀，生同天地，形势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观沧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于敬则致，于礼则宜。自唐加神之封号，历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驭，海内鼎沸，生民涂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阴祐，削平暴乱，正位称职。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时统一人民，法当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仪。因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起寒微，畏不敢效。盖神与穹昊同始，灵镇一方，其来不知岁月几何。神之所以灵，人莫能测。其职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与焉！惧不敢加号，特以东岳之神名其名。依时祭神，惟神鉴之。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谓辞严义正矣。

庙中望山顶如屏风，中挂白练，问之，人曰：“南天门也。”因与景莲约，起二更，奋力急趋，鸡鸣至其巅，可观沧海日出也。如约起，遥见火光明灭，高与星乱。至则皆贫民，男女数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钱，教养失而民鲜耻，可慨已。山足曰红门，红门以后，路皆石阶，时闻阶旁潺潺有水声。四更至回马岭，阶级愈峻，如行壁上。鸡鸣至玉皇庙，谓至顶矣。导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缘涧水，度石桥，见两峰对立，中有瀑布。时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岚护石，松翠浮空，瀑流飞响，清心韵耳。磴道从西峰上，有碑，题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见两峰之顶，高插烟霄，心中窃拟谓此山巅也。攀登久之，回首遐眺，见松山顶在我足下，昨所望见诸峰，在松山下；齐鲁数千里之山，又在诸峰下，盖已飘飘凌云矣。不意峰回路转，更见高峰。天门之峰，无点土，亦无寸草，石脉长而廉隅四出，骈植叠累，皱若莲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练

者。盖吾从碑下望松山，似高于城中望天门。今于此地望天门，实高于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弥高”，其信然矣。磴列铁柱，中贯铁索，授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尽，反无所见。盖下望天门，乃其绝顶。

既至其上，又有高峰拥蔽焉。纡回攀跻，见所谓娘娘庙者，在秦观峰下。正殿五间，而三门皆有铜栅。门内金钱，积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铜碑，明末大珰所铸，余无可观。束庑檐下，石柱中断，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视有字，拂拭辨之，则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笔法高古秀劲，非汉晋人所能及。庙后石壁高十余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后上里许，登秦观峰，乃泰山之巅也。举头天外，俯视寰中，浩浩茫茫，四无涯际。东见青、营，负山阻海，北顾塞垣，横亘万里。河朔诸州，星罗棋布。循大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阳之阻隘，皆可指数。黄河由华阴走兖徐，湾环若衣带。嵩山二室，如两卷石。淮扬之间，一望平芜。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诬也。峰巅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检文，皆封于此。门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余而无字。日观在东，月观在西，高皆与秦观等。古迹名胜，不可遍睹。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观，如在天上。又下见朝阳洞，石穴幽邃。又下见水帘洞，流水蔽岩。下至山麓，见一巨人，与之并立，翘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顶。古者长狄在齐鲁之间，岂其遗种与？

次早，由泰安趋曲阜。曩在山上，视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线，环于城外，徂徕若堵，蹲于汶上。出泰安城，不见水与山也。行五十里，见大河广阔，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见崇山巍峨，乃徂徕也。相去百里，而俯视不过数武，其高可想矣。徂徕之西曰梁父，对峙若门。从门南出，平畴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千余里，其树蔽天，其草蔽地。至圣墓，有红墙环立。墙中草树愈密，修干丛薄，侧不容人。

而景色开明，初无幽阴之气。至圣墓，产蓍草，碑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间，颜曰“子贡庐墓处”。东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国公墓。墙东南有枯木，石栏护之，子贡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驻跸亭，人君谒墓更衣之所。门外有洙水桥，桥南高阜一带，辟其东南为门，门距曲阜城可二里。道旁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参天，皆数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门，路东有复圣庙，庙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则孔庙之东华门也。庙制如内廷宫殿，而柱以石为之。蛟龙盘旋，乃内廷所无。至圣与诸贤皆塑像，石刻至圣像有三。车服礼器，藏于衍圣公家，圣公入觐，不可得观。殿南有亭，颜曰“杏坛”。古杏数株，时值三月，杏花正开。坛南有先师手植桧，高三丈而无枝，文皆左纽。子贡之楷，虽不腐而色枯，此则生气勃发焉。大门内外丰碑无数，南有高楼，曰“奎文阁”。阁南门下，汉魏之碑十余，皆额尖而有圆孔。门外有水，上作五桥。桥南有门，门外有栅，自殿庭至栅内，苍松古柏，虬龙蟠屈，不可名状。泰安汉柏，又不足道矣。吾于是奋然兴也。夫孔子者，天所独生以教后世者也。考其生平，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中年出妻，晚年丧子。夫哀死而伤离，宁独异于人哉？今观“志学”一章，七十年内，日进月益，不以遇之穷而少辍其功。盖其自待厚，而所见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诗》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曲阜东南有九龙山，其南曰马鞍山。两山之间，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为邹县，县南有孟庙。庙左有宣献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县在邹南，地平旷，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峄山，始皇刻石其上。峄东有陶河，过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击秦后潜匿之所。又项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决水灌吕布于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尝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圯桥进履之所，而土人皆无知者。邳南落马湖，黄河所溢也。湖南曰宿迁，宋人迁宿于此。又南曰桃源，黄河之北岸也。河自出天门，走平陆，无高下阻激之所，而驰波跳沫，汹涌澎湃，其猛鸷迅疾，天性然也。南至

清江浦，黄河南曲，运河北曲，两河之间，不能一里。而运低于黄数十丈，河性冲突，设有不虞，淮阳其为鱼矣。淮安城西，有韩侯钓台，当淮阴未遇时，忍饥钓鱼城下，谁过而问之？及其云蒸龙变，向之落魄，皆为美谈。英雄成败有时，若此类湮没而不称者，可胜道哉！淮安南曰宝应，宝应南曰高邮。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邮以南，始见田畴。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长成茵，麦秀成浪，花剩余红，树凝浓绿，风景固殊焉。

南至于扬州，扬州自古繁华地，当南北水陆之冲，舟车辐辏，士女游冶，兼以盐商聚处，僭拟无度，流俗相效，竞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内无可观。隋宫迷楼，二十四桥之胜迹，今皆不存。琼花观内，止余故址。城北有天宁寺，谢东山之别业也。其西偏曰杏园，余尝寓杏园之僧舍，竹树蓊郁，池台清幽，想见王谢风流。杏园东曰虹桥，园亭罗列水次，游人棹酒船于其中。虹桥之北，则蜀岗也，欧阳文忠公建平山堂于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张又新作《煎茶水记》，谓扬子江中泠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阳寺井第四，扬州大明寺井第五，即此是也。东至于泰州，昔韩魏公知泰州，梦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犹颜曰“捧日”。南至于瓜州，遂渡江。扬子江阔而清，含虚混碧，上下澄鲜，金、焦在中，如踞镜面。金山四面皆楼阁，环绕层累，靓妆刻节，远望焦山，林木青苍。土人云：“焦山山裹寺，金山寺裹山。”惜余未上，于焦止见山，于金止见寺而已。

过江，由小河入山，至镇江府。镇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势禁，以临天堑，实南北必争之地。孙仲谋始都此，筑城名曰铁瓮，府城其遗也。南至于丹阳，闻有练湖而未见。东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吴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吴为淳朴。至丹阳西，见山绵亘百余里，至无锡曰九龙山。其南峰曰惠山，惠山之东曰锡山，峰峦皆秀丽。登惠山，饮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视无锡，群山拱峙，众水环流，名酒嘉鱼菱藕之薮，乐土也，昔泰伯择居于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败

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阳山，越败夫差之地也。阳山以南，群峰列峙，巍然而葱郁者，灵岩、穹隆、支硎、玄墓、上方诸山也。灵岩之东，树林阴翳，有秀出于树中者，虎丘也。虎丘南六七里，苏州城也。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然俗浮靡，人夸诈，百工士庶，殚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与？虎丘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岩下，有泉曰憨泉。泉侧有石，中裂若劈，试剑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铺数百步，千人坐也。四围奇峰，峭拔若削。北辟一壑，中有清池，剑池也。剑池之西，又辟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丘石井也。剑池之东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丘剑池”，颜鲁公书也。又刻“生公讲堂”，李阳冰篆也。登虎丘而四望，竹树拥村，菱荷覆水，浓阴沉绿，天地皆青。然赋税重，民不堪命焉。灵岩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巅有寺，馆娃宫之故址也。门据横石，内辟清池，殿西有岩，流泉四出回廊曲槛，周于岩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乐而忘反。绝顶石上，刻曰“琴台”。登琴台，临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众山于其中。水清色白，长风一吹，波与山同。七十二峰，乍隐乍现于银涛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内奇观也。

南出吴江，由蓝溪至浙东。嘉杭之间，其俗善蚕，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静女提笼，儿童晒网，风致清幽，与三吴之繁华又别矣。出蓝溪至塘栖，夹河左右，远望皆山，西南一带，尤高大而青苍者，则西湖上之诸峰也。南至武林门，棹舟竟入城内。出候潮门，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减扬子，而色与黄河同，则钱塘江也。钱塘西湖之胜，自幼耳熟。既见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游西湖者，陆轿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观，一入轿船，则不能见其大。且异境多在人踪罕至之处，轿与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万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峰紫翠，冠山为寺，架木作亭，楼台烟雨，绮丽清幽。向观画图，恐西湖不如画，今乃知画不足以尽西湖也。过松岭，渡长桥，至南屏。南屏之山，怪

石攒列，下有古寺，所谓“南屏晚钟”也。北曰雷峰，有塔高而色紫，所谓“雷峰夕照”也。西曰苏堤，从南抵北，作六桥以通舟，植梅柳于其上，所谓“苏堤春晓”也。堤西有园亭，引湖为沼以蓄鱼，所谓“花港观鱼”也。堤东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谓“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缭绕者，行宫也。其东直抵杭城者，白堤也。苏堤纵而白堤横，孤山介两堤之间焉。

其西有岳武穆庙，庙外铁铸秦桧夫妇，而其首为人击碎。尝读史至国家兴亡之际，不能无疑于天也。当武穆提兵北伐，山东河朔，豪杰响应，韩常内附，兀朮外奔，使其予秦桧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复神州而返二圣，至易易耳。而顾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易代而后，乃复祀武穆而击桧，岂天心悔过，而假手于人以盖前愆耶？抑天终不悔，而人奋其力与天争耶？人之言曰：“善恶之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今闻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说焉？使天下好善而恶恶，人之好恶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恶，既与人同，胡为误于其身，复误于其子孙，而终不悔耶？呜呼！此其故圣人知之矣。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君子长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长而君子消曰“否”。运之有否泰，数也，天之所不能违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则运不成。故万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恶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时之气运，福小人而祸君子者，天之数之变。万物之于天，犹子之于父，臣之于君也。龙逄、比干，其君不以为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为孝。孝子不敢非其亲，忠臣不敢怼其君，而于天又何怨焉。

庙西有坟，内有二冢，武穆王与其子云也。坟南亭台，临湖结构，朱栏碧槛，与绿水红莲相掩映，所谓“曲院风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顶有塔者，南高峰也；其遥与高同者，北高峰也。兹由岳坟而西，道出北高峰下，路旁皆山，苍松翠柏，蔽岫连云。林中徐步，忽见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涧，鸟语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山深入，见一村落，酒帘树间，茶棚竹下，路西有

坊，题曰“飞来峰”。过坊而西，乃见奇峰特峙，流水环周，洞在山腹，桥当洞口。度桥入洞，岩壑空幻，石骨玲珑，乳泉滴沥，积而成池。洞顶怪石，如古树倒垂，云霞横出，孔穴贯串，八达四通，或巨或细，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边岩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间者，往往与松竹争长。山侧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峰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环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落深秋。亭北有寺，扁曰“云林”，未暇入也。过寺而西，小园别墅，布置佳胜，纵目流览，忘其路之远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时仰望，不见天日，心中惊疑，不知误入何境。欲一借问，而深山无人。林间企望，见一僧度岭而去，因亦至其岭上。天风南来，微闻鼓乐之声，寻声觅路，忽见一片瓦砾，屋坏墙存，土焦石黑，路闻人语云：“天竺新遭回禄。”见此乃悟身在天竺峰也。当是时，日将暮，予见天竺寺既已烧残，又四围幽壑深林，不类人境，惧其为虎豹之窟穴，山魑木魅所往来。因返，复至飞来峰下，寻前所见村落而歇焉。次早，复至飞来峰，不入洞而登其巅，远望旭日出海，江潮涌金，晓雾成霞，山岚抹黛，景色变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飞去。昔韩世忠忤秦桧，解官携酒，日游西湖，建翠微亭于飞来峰上，惟斯人也，而后称斯山也。下飞来峰，复至冷泉亭。问所谓灵隐，乃知扁“云林”者，即是也。

时值四月八日，寺于此日斋僧，远近僧来者甚众。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讲经。其大和尚曰帝辉，年可九十余矣，巍然据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众。比丘与比丘尼咸在，其威仪俯仰皆娴谨，独惜所讲无所发明，即成书而诵之。其下不必尽闻，闻者不必尽解，徒听侍者拜云则拜，起云则起而已。呜呼！佛法入中国，千余年矣。愚民绝其父子之天性、饮食男女之大欲而为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于为僧？且此堂上堂下说法听法诸众，非不自知照本讽诵，随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为此者，盖有所不得已也。贫无所养，不能力作，因削发而为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妇，非为殿宇庄严戒律威仪以耸动之，不能发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济济而楚楚者，名为学佛，实为救饥计

也。井田久废，学校不兴，彼既无田可耕，又不闻圣人之道以为依归，穷而无所复入，其为僧，无足怪也。欧阳子曰：“佛法入中国，乘吾道之废缺而来。”韩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则亦庶乎其可也。

飞来峰之东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天竺，乃昨所睹烧残者。男女杂糅，犹在瓦砾场中烧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肃公之坟。阳明先生题其门曰：“赤手挽银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哭英雄。”于坟之南，南高峰也。峰南度一岭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岩洞。陶复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许，有水乐洞，两洞并列，一有水而一无。从无水者入，与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即入地，从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霞岭，极目皆山，幽深奇伟，更过于灵隐、天竺之间。问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数其名，累月不能穷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遍至也，而遂还。

次日，同年苏耕余载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遍观也，与之出清波门。城下多柳，而白堤多桥，所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也。循白堤，复至孤山，入行宫。行宫之制甚奇，复阁重廊，周回相通，凿石为基，削岩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幄。桥水磴山，至于后宫。殿在山上，含岩石于殿中，注清泉于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观毕具。左右高楼，近挹湖光，远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阙，而望十洲三岛之仙踪也。放鹤亭在行宫东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群。惜亭殊巨丽，不似当日处士风流。下亭，复登舟，绕孤山之背，至昭庆寺而还。于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轿与船之不能远到，而游西湖者未尽见西湖也。

留数日，遂渡江而东。钱塘江中，亦有两山，仿佛金、焦。遥望海门，屹然对峙。惜时非八月，不能观大潮。渡江至萧山，萧山有湘湖，产莼丝嘉鱼。旱则引湖水以溉田，潦泄于海。风景似西湖，而有用过之。萧山东则山阴道上矣。千岩万壑，大者奇伟，小者佳丽，山

下皆水，大溪小港，经纬绣错。东至白鹤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风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阴城，登卧龙山。出城至于鉴湖，昔明皇赐贺知章鉴湖一曲，后遂指此一曲为鉴湖。其实萧山、会稽、山阴三县之水，皆鉴湖也。尝登山而望之，三县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沧海所变。水在其中，渟满不流，而色清若镜，故曰鉴湖也。自鉴湖欲游吼山，鉴湖之水无波，故舟多夜行。梦中不知泊于何处，但闻雨声彻夜不绝。天明起视，初无雨，舟在巨潭，四围皆山，并无来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岩上，乳泉乱滴如檐溜。东峰有洞，水满其中。西峰怪石超出，长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饮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楼阁清幽，晓梦初醒，疑非尘世。舟人语曰：“此所谓曹溪。”东有洞者狮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楼阁者，石匮先生之书院也。登楼四望，见楼后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台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谓吼山也。下楼棹舟，由狮山之洞中，曲折行数百步而后出，如渔郎自桃源归也。吼山有空明庵，门前流水，门内清池，朱楼碧瓦，倒影池中。高岩峭壁，卓立楼后，瀑泉飞洒，常如骤雨，其奇不减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谒禹陵。禹陵之山，高圆若冢，众峰环拱，有如侍卫。陵侧有菲泉，泉东有庙，庙旁有窆石亭，相传葬禹时所用。石高五六尺，圆如柱，端有圆孔，似孔庙之汉碑。记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窆石似楹，盖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镇，南镇者，会稽山也。其最高者曰垆峰，其下有庙，为历代祭告之所。自南镇回舟，夜泊山阴城外，月几望矣。气霁云敛，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彻，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

黎明至于兰亭。今之兰亭，非昔之兰亭矣。择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书右军序于其上。亭前为石成渠，以为曲水，崎岖跼蹐，初无远致，且不可以流觞。左右各凿一池，以为是鹅池与墨池也。亭西里许，曰天章寺，而亦非旧矣。然此皆人为之者，故有废兴。若所谓“崇山峻岭，清流激湍”，则依然在。盖山阴之水不流，惟兰渚湍急，潺潺于茂林修竹之间，风致又别也。返城中，登蕺山，下有寺，

乃右军之旧第。其南有题扇桥，山上有书院，刘念台讲学于此。予棹舟在山阴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无水不清，回环往复，不辨西东。登蕺山乃了然，盖绍兴之西南皆山，而东北近海，吼山在东，兰亭在西，禹陵南镇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远望南镇之西，有高于南镇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于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书于宛委之山，曰禹穴。又会稽有阳明洞，道书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游人惮于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远幽深，神圣仙灵之遗迹，则惧而不果去。抑吾在绍兴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蕺山，皆望海，第见茫茫沙草而已，实未尝见水，吾犹怅然以山海之奇未尽探也。由绍兴复返杭州，登凤凰山，一名紫阳山，昔高宗南渡，广杭城，包此山于苑内，以为游观之所。左江右湖，登临彷徨，致足乐也。

自杭州溯浙江，至于富阳。富阳之山，雄壮似燕秦诸塞，而青翠过之。富阳以南，川势渐窄，两山对峙，一水中流，群山倒影，上下皆青。出橦梓关，势渐开，远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内拓，开一平原，石壁环峙，如天生城阙，则桐庐也。阻山临水，居民在山水之间，瓦青墙白，纤尘不染。其清华朗润，令人神恬。南至鸬鹚原，山势怪特，峰峦岔涌，密峙骈植，束江流如一线。入原口转而西，则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余寸土，两钓台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顶方，旁有子陵祠。凡钓台左右之山，其巅皆有流泉，锦峰缥缈，上入高青，怪石峥嵘，下临沉碧。瀑流喷薄，堕玉飞珠，涧水层波，调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观止矣。尝忆陶隐君语云："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峰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啼。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欲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当之。西至于严州，高山四塞，大水环周，可称天险。南入横溪，至于兰溪。自杭州至兰溪四百余里，冈峦绵亘，雄于富阳，清于桐庐，奇于富春，秀于兰溪。人在舟中，高视远眺，不能坐卧。偶值偃仰，两岸之山，次第从船窗中过，如画图徐展，舟行之乐，无逾于此。兰溪南曰金华，川势大开，极目平畴，远望崇山，烟

云缭绕，摩天碍日。传闻其上有朝真、冰壶、双龙之洞，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过龙游，至于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冈峦华簇，而滑瘦如削，烟岚高洁，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枫桂，云眠树间，山横云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隐之思。

西至玉山，复登舟，至于广信，为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横亘直竖，缘河罗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圆平直，各自为象。西至弋阳，有龟峰山，众峰直起如笋，有青山头，峰顶皆圆，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螓或颀，或光如僧，或鬟如妓。寺隐丛篁，泉出古洞，棕榈芭蕉，延满岩谷，奇险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贵溪，见天然桥，一石横两峰之巅，下空若洞，亦奇境也。闻贵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陆子静读书其上。尝曰："云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问之人而不知，知有龙虎山张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旷，南至瑞洪，遂入鄱阳。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见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见树，短草黄沙，烟水云天而已。湖水甚浊，波涛皆红。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阁。章江南来，渺瀰极目，彭蠡北汇，烟波万顷。东望平畴，天垂野阔，连峰千里，西列屏障。所谓"西山暮雨，南浦朝云"，"霞鹜齐飞，水天一色"，盖实录也。南昌阻风，泊舟于生米渡。次蚤渡江，几至不测。语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维扬登舟，过扬子，泛吴淞，涉钱塘，溯桐溪，经鄱阳，在舟数月，侥幸无恙，习而安焉。设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岂可哉？南至于丰城，观剑池。西入清江，至临江府。城东有阖皂山，昔张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过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

至芦溪乃陆走，过萍乡，复登舟。经醴陵，出渌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风俗，胜于三吴、两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所出麻枲、绵葛、松杉、鱼虾、米麦，不为奇技淫巧。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独好诈而健讼，则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两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疏猗靡，皆有蕙薄、丛兰之致。每当五岭

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风转蕙，皓月临枫，吟离骚《九歌》、《招魂》之句，如睹泽畔之憔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泽也，如闻湘灵山鬼之吟啸悲啼也。南至衡州，谒南岳。凡岳镇，非独形伟，其气盛也。向登泰山，郁郁葱葱，灵光焕发。渡江以来，名山无数，神采少减焉。兹见南岳，乃复如睹泰山。连峰争出，高不可止，复岭互藏，厚不可穷。石壁插青，流泉界白，气勃如蒸，岚深似黛。顶在云中，有若神龙。其首不见，而爪舒鳞跃，光怪陆离，火维地荒。天假神柄，应不诬也。衡山七十二峰，其最大者五：芙蓉、紫盖、石廪、天柱、祝融。南岳庙在祝融峰下，谒庙后，望五峰，其顶皆在云中。登舟南行数日，无时不矫首。古语云："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尝见其顶，始叹衡山之云之难开也。西次祁阳，见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于永州。自右江至衡阳，数千里间，土石多赤，一望红原绿草，碧树丹屋，烂若绘绚。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气一变。城下潇江，北合于湘。潇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记之。西入湘口，水愈清，两岸之石，玲珑奇峭，不可指数。所谓少人而多石，其信然与？

西至于全州，为粤西形胜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视，众山环拱，诸水会同。山下有光孝寺，无量寿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在塔内，予入而谛观之，不似也。南至于兴安，有阳海山。半山有分水岭，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岭而分，其北流者为湘江，南流者为漓江。一水而相离，故曰湘、漓也。志云：临贺、始安、桂阳、揭阳、大庾为五岭。《水经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县。然则兴安者，始安也。予自长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回舟；转入漓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岭之高可知矣。漓江初分，屈曲山间，别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录凿此。汉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于此置阬，阬犹关也。诸葛武侯续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后有伏龙山。山石多怪，玲珑槎枒，连峰叠嶂，皆如米颠袖中之物。伏龙以西，群峰乱峙，四布罗列，如平沙万幕，八门五花，江如游骑纵横其中。前有高峰曰马头

山，卓立俯视，如大将秉巨纛以出令也。南过灵川，至于桂林。

粤西高大中丞，予业师也。留署中过夏，时时跨马出游郊坰，负郭山水之胜皆见之。城中屹立者，曰独秀山。高数百丈，下有石室，顶通光耀。其东北曰伏波山，高峭与独秀等。岩中悬石，下垂如柱。其西有叠彩岩，石纹华丽，岩腹有洞，冷风日夜不休，曰风洞。迎风而入，曲折崎岖，渐觉光明。忽然高敞，身入楼阁，户牖轩豁，栏槛回环。开户一望，水天无际，山林窈冥。盖漓江从城北来，两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尽见也。兹入洞内，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异境。舟泛银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刘仙崖，石洞如屋，内刻张平叔《赠桂林白龙洞刘真人歌》，道铅汞术甚详。城西有七星岩，上有栖霞洞。石阶直下数百级，顶上水纹如波，中有鲤鱼，长丈余，头目鳞尾皆具。洞后深黑，秉炬进数百步，冷气迫人，同行者惧，遂偕出。闻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为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忽，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吾甚悔吾之未尽吾志而随人以止也。其东有龙隐洞，清流从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轮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内。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圆明如满月。志称滨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

兹行也，在桂林之日为久。傜、苗、土、僮，蚶蛇、山羊、锦鸡、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树，黄皮、白蜡之林，芭蕉之心，长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红射日，可谓见所未见。独其俗凶悍褊小，嗜利好杀。天地之灵，钟于物而不钟于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曩之至也，云峰吐火，稻穗涌波，荷蕊绽红，江流涨绿。署中偃仰，曾几何时，而稻禾全刈，木叶半黄，云白天晶，凉风萧瑟。回思江南暮春，莺飞草长，西湖梅雨，花落鸟

啼，有如隔世。王右军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亶其然矣。

过全州，复入湘山寺。有匾曰“再来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犹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过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来，蒸水北至，两江合处，一峰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读韩诗注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见，返舟问榜人，云：“洞在亭下，当事者封其路，游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岳，雾隐云封，终不能见其顶。江山之于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访而不值，何哉？北至于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于长沙城。东有云母山，《列仙传》云：星沙云母，服之长生者也。城北曰罗洋山，城南曰妙高峰。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岳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是也。其颠有道乡台，昔邹志完谪长沙，守臣温益逐之，雨夜渡湘宿于此。后张敬夫为之筑台，朱子题曰“道乡”，道乡者，志完之别号也。闻志完初谪时，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师，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独岭南能死人哉？”由今观之，向与志完同时在京师者，皆已湮没，而志完以谪特传，亦可以知所处矣。道乡台下有岳麓寺碑，李北海所书也。凡地之美恶，视乎其人，不择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过五岭，泛三湘，望九嶷，历百越，皆古迁客骚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游焉。瘴花善红，蛮鸟能语，水清石怪，皆有会心。比及长沙，山林雅旷，水土平良，已如更始余民，复睹司隶雍容，贾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郁以死。语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过橘洲，昔范质夫南谪，夫人每骂章惇：“过橘洲舟覆。”公自负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广。今过其地，想见其为人。

北至于湘阴，有黄陵庙，二妃之所溺也。其东有汨罗江，屈子之所沉也。过广陵，入洞庭，浩浩荡荡，四无涯涘。晚见红日落于水内，次早见炬火然灼水面，渐望渐高，乃明星也。吾游行天下，山吾皆以为卑，水吾皆以为狭。非果卑果狭也，目能穷其所至，则小之

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则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莫不小。苏子瞻曰：覆杯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其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犹杯水也，舟犹芥也，人犹蚁也。吾乌知蚁之附芥，不以为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为是海变桑田耶？四海虽广，应亦有涯。目力不至，则望洋而叹，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穷焉，即以洞庭为吾之海可也。

自湘阴泊于磊石，又泊于鹿角，又泊于井罔，皆在湖中。时近中秋，天朗气清，所谓“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者，吾见之焉。北至巴陵，岳阳楼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见君山秀出，其东曰扁山，又东曰九龟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鹤山，其侧有天岳岭，上有吕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庙。昔武穆克期八日，平杨么于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庙貌巍然，据湖山之胜。夫岳阳为纯阳三过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记，苏子美书，邵竦篆额。当其盛时，仙灵之所往来，贤士大夫所歌咏，今皆为荒榛蔓草颓垣，文墨之士无论矣。纯阳有仙术，亦不能留其所爱。武穆蹇蹇，雉罹于罗，徒以忠义之性，结于人心，而遗迹独存。然则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风五日，所谓“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者，吾又见之焉。

北出泾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汉沔，沃野千里，似燕赵两河之间，洋洋乎大国之风也。江南岸为临湘、嘉鱼、蒲圻之境，连延皆山。赤壁在嘉鱼，雄峙江浒，其上有祭风台，昔苏子瞻赋赤壁于黄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刘备居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当在武昌上游。又操败后走华容，今嘉鱼与华容近，而黄州绝远，然则周郎赤壁，断在嘉鱼无疑也。北至荆口，两山对峙，东曰惊矶，西曰大军。惊矶有达摩亭，乃折苇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沧浪，灵均遇渔父于此。沔口之北，西曰汉口，汉阳府也。东曰夏

口，武昌府也。墉山为城，堑江为池。武昌城内包三山，汉阳城内有两湖。黄鹤楼与晴川阁，距两城之上，相望也。汉阳城外有大别山，下有锁穴，乃孙吴锁江之处。予尝登大别之巅以望三楚，荆衡连镇，江汉朝宗，远水动蜀，高树浮秦，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其山川之雄壮，民物之繁华，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然沱、潜、汉、沔之间，潇、湘、沅、澧之际，江漂湖汇，民多水患。盗贼乘之，楚俗慓轻，鲜思积聚，山薮水洳，流民鸠处。其人率嵇窳，庞杂而难治，亦可虑也。北入孝感应山，山接九宗，泽连云梦，峰高野阔，气势沉雄。北出武胜关，崇山峻岭，连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拥穆陵，所谓“冥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于信阳。信阳古申国，东邻息，申、息者，楚之北门也。又东邻蔡，昔桓公侵蔡，蔡溃，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胜计。所谓“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无所用众”，非虚语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关，下汉川，则撤荆襄之藩篱；出三峡，下夷陵，则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国，亦地势然也。

北过确山，至遂平。有楂枒山。唐李观及吴元济战于此。北至西平，有溵水，昔光武败王寻于昆阳，多杀士卒，溵水不流，即此也。北至于叶县，为沈诸梁之封邑。其北有黄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问津处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颍、许之际，平畴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称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国，皆黄帝所尝游，首山其一也。昔黄帝问道于崆峒，遂游襄城。登具次，访大隗，崆峒在郏鄏，而具茨在新郑，与首山相望也。襄城郑汜地，周襄王出居于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阳城地也。临颍水，面箕山，负嵩岳，左成皋，右伊阙，崇山四塞，清流潆洄。其高平处，有周公测影台，巨石矻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长，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即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间。太室之巅，栉比若城垣；少室之峰，直起若台观。虽无岱宗、衡华之高奇，而气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

中正，端冕垂绅，以朝万国，不大声色，而德意自远。中岳庙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群峰围绕，界隔尘寰，水石清幽，灵区独辟。时值深秋，白云红叶，翠柏黄花，点缀岩岫，天然图画。岳阳、黄鹤，极江湖之浩渺；灵隐、少林，尽山岳之奇丽。睡常入梦，醒犹在目，非笔舌所能传也。在寺中问达摩遗迹，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处。"至今洞中犹有达摩影，而予未之见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师，道中见田横、许远之墓。北有缑山，子晋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见洛阳。昔孟坚《两都》、平子《二京》诸赋，道洛阳之形胜甚悉，而予未暇观，至今犹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县，孟县者，河阳也，周襄王狩于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内，尾抵薊辽，碣石、恒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云，崇冈碍日，路皆青石，镜光油滑，实天下之至险。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区，可以历指。秦晋蔽山，吴越阻水，青齐负海，燕赵沿边，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鲁、宋、卫、陈、郑、蔡、许、邓、宿、杞、邾、沈、虞、邢、虢，《春秋》所书诸国，以及夏、殷、东汉、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于此。总挽九州，阃阈华夏，土田肥美，物产茂实，所谓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阴阳之所会，风雨之所和也。过太行而北，则吾山西境矣。

总而计之，天下大势，水归二漕，山分三干。河出昆仑，江源岷蜀，始于西极，入于东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汉南入江，淮北入河。虽名四渎，犹之二也。太行九边，西接玉门，东抵朝鲜，是为北干；五岭衡巫，西接峨嵋，东抵会稽，是为南干；岷、嶓、华、嵩，是为中干。岱宗特起，不与嵩连，亦中干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晋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东方木也，故齐鲁、吴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闽粤，峰尖而土赤。粤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应之。江性宽缓，河流湍急。焦白鄱红，洞庭澄清，其大较也。

斯行也，四海滨其三，九州历其七，五岳睹其四，四渎见其全。

帝王之所都，圣贤之所处，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险塞，英雄之所争，古迹名胜，文人学士之所歌咏，多见之焉。独所谓魁奇磊落潜修独行之士，或伏处山巅水湄，溷迹渔樵负贩之中，而予概未之见，岂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虽遇之而不识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则于山见仁者之静，于水见知者之动。其突兀汹涌，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沦涟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温文也。然则谓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阴阳而已。独阴不生，独阳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广以南多水。文明发生，独此震旦之区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昆仑至东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块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吴而花开，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粤而食稻。粤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叶尽脱，归山右而雨雪载涂。转盼之间，四序还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暂也。心不自得，而求适于外，故风景胜而生乐；性不自定，而寄生于形，故时物过而生悲。乐宁有几，而悲无穷期焉，吾疑吾之自立于天地者无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参、原宪，终身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于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非虚言也。为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为形所拘，斯见闻有阻碍。果其心与物化，而性与天通，则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荣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烛照而数计焉。生风云于胸臆，呈海岳于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后闻，目触之而后见也。然则自兹以往，吾可以不游矣。然而吾乃无时不游也已。

张山来曰：浩浩落落，万有一千余言，就其登涉所至，随笔点染铺叙，绮丽芊绵，亦复激昂慷慨，适足以囊括宇宙，开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仅赏其模山范水已也。

卷十八

圣师录

王言慎旃

子舆氏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其存心。而禽兽之中，乃有麒麟、凤凰，不践生草，不食生虫，酋耳但食残暴之虎，獬豸惟触不直之人，乌能反哺，羊有跽乳，其存心皆可以为朝廷旌仁孝而扬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输稻，蜂轮值而卫王，唐明皇之象不肯为禄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为朱温起居，宋少帝之白鹇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莺哀其子而肠断，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鸽死殉其雄，郡佐之鹅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丘，盐城之湖有烈鸳，是物知有夫妇也；横空之鹳代鹊杀蛇，北平王氏之猫，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类也；陇山之鹦鹉思上皇，襄阳之燕殉王女，孙中舍之犬负米，姚生之马鸣冤，陈州之鹤伴老，鹤州之骡逸归，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饷堕坎之人，虎弭耳而舍抱哭之母，猓㹠性爱其类，杀其一而致百亡，鱼伤鬐触之儿，身亦触石而死，是物知有仁义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断角以殉，至放生之鳖，释命之鸡，俱能图报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鸣而诉王臻之诬杀，夹道蝌蚪，昂首而诉商仆之戕生，是物知贤守令也。然则物何异于人哉？微独无异，抑恐世之不若者众矣。家公向欲汇集一帙，为《圣师录》，本诸杨子“圣人师万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闲阅往籍，窃取其义而识之，博物君子得无责其不备耶？

白鹇

厓山之败，陆秀夫抱祥兴帝与俱赴水。时御舟一白鹇，奋击哀

鸣，与笼坠水中死。

鹤

陈州倅卢某，蓄二鹤，甚驯。一创死，一哀鸣不食，卢勉饲之，乃就食。一旦，鸣绕卢侧，卢曰："尔欲去，不尔羁也。"鹤振翮云际，数四徊翔乃去。卢老病无子，后三年，归卧黄蒲溪上。晚秋萧索，曳杖林间。忽有一鹤盘空，鸣声凄断，卢仰祝曰："若非我陈州侣耶？果尔，即当下。"鹤竟投入怀中，以喙牵衣，旋舞不释，遂引之归。后卢殁，鹤亦不食死，家人瘗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问，于金泰和乙丑，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脱网去。其脱网者，空中盘旋哀鸣，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赎得二雁，瘗汾水旁，垒石为识，号曰"雁丘"。

顾敬亭稼圃旁，有罗者得一雁，铩其羽，絷其足，立之汀畔以为媒。每见云中飞者，必昂首仰视。一日，其偶者见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颈哀鸣，血尽而死。

正德间有张姓者获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鸣，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头绞死于楼前，因名楼曰"双雁楼"。

王一槐教谕铜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为烟触而下，其家以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飞鸣屋顶，数日，亦堕而死。

燕

襄阳卫敬瑜早丧，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许，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户有燕巢，常双来去，后忽孤飞，女感之，谓曰："能如我乎？"因以缕志其足。明年复来，孤飞

如故，犹带前缕。女作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自尔春来秋去，凡六七年。后复来，女已死，燕绕舍哀鸣。人告之葬处，即飞就墓，哀鸣不食而死。人因瘗之于旁，号曰“燕冢”。

元贞二年，燕人柳汤佐家，双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蝎，其雄惊坠，猫食之，雌朝夕悲鸣，哺雏成翼而去。明年，雌独来，人视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则二壳耳，春秋去来，凡六载皆然。

夏氏子见梁间双燕，戏弹之，其雄死，雌者悲鸣逾时，自投于河，亦死，时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将雏，巢久忽毁。邻燕成群衔泥，去来如织，顷刻巢复成。明日，遂育数雏巢中，乃知事急燕来助力者。

鹦鹉

宋高宗时，陇山人进能言鹦鹉，高宗养之宫中。一日，问曰：“尔思乡否？”曰：“岂不思尔，思之何益？”帝遣中贵送还陇山。数年之后，使过其地，鹦鹉问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鹦鹉悲鸣不已。

关中商人，得能言鹦鹉于陇山，爱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狱，归时叹恨不已。鹦鹉曰：“郎在狱数日，已不堪；鹦鹉遭闭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后商同辈有过陇山者，鹦鹉必于林间问曰：“郎无恙否？幸寄声，幸寄声。”

李迈庵自记，自滇游回，有仆染瘴而死，仆携有二鹦鹉，流泪三日不休，亦死。

鹳

高邮有鹳，双栖于南楼之上，或弋其雄，雌独孤栖。旬余，有鹳

一班，偕一雄与共巢，若媒诱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飞去，孤者哀鸣不已。忽钻嘴入巢隙，悬足而死。时游者群客见之，无不嗟讶，称为烈鹳，而竟为诗歌吊之，复有烈鹳碑。

卫衙梓巢，鹳父死于弩。顷之，众拥一雄来，匹其母，母哀鸣百拒之。雄却尽啄杀其四雏，母益哀顿以死，群凶乃挟其雄逸去。

某氏园亭中，有古树，鹊巢其上，伏卵将雏。一日，二鹊徊翔屋上，悲鸣不已。顷之，有数鹊相向鸣，渐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数鹊对喙鸣，若相语状，飏去。少顷，一鹳横空来，阁阁有声，鹊亦尾其后。群鹊向而噪，若有所诉。鹳复作声，若允所请。瞥而上，捣巢，衔一赤蛇吞之，群鹊喧舞，若庆且谢者。盖鹊招鹳搏蛇相救也。

华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干扶疏，亭亭如盖，有双鹳结巢其颠。后雄被弹死，其雌孑然独处，日夕哀鸣，越数日，亦死。

泰州盐场僧寺，楼窗外树上，有鹳巢焉，雌鹳伏卵其间。村民伺雌觅食，潜以鹅卵易之，鹳不知也。久之，雏破卵出，则鹅也，雄鹳讶其不类，谓雌与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鸣不已。既而雄者飞去，少顷，诸鹳群集，视其雏，咸向雌而噪，雌者无以自明，以喙钻墙隙死。吴嘉纪野人作诗纪其事。

黄莺

有人取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积数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

鸳鸯

成化六年十月间，盐城天纵湖渔父，见鸳鸯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随棹飞鸣不去。渔父方启釜，即投沸汤中死。

鹊

大慈山之阳，有拱木，上有二鹊，各巢而生子。其母一为鸷鸟所搏，二子失母，其鸣啁啁。其一方哺子，见而怜之，赴而救之，即衔置一处，哺之若其子然。

鸽

江浙平章嶒嶒家，养二鸽，其雄毙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斗而死。谢子兰作《义鸽诗》吊之。

鹅

天宝末，德清沈朝家有鹅，育卵而肠出以死。其雏悲鸣不复食，啄败荐覆之。又衔刍草母前，若祭奠状，长吁数声而死。沈氏异而埋之，后人呼为孝鹅冢云。

汤邻初焕，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周，郡人馈以鹅，颈为盒担压折，折成之字，怜而畜之。后罢郡归，亲党又馈以鹅，乃缺一掌者，亦怜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乌郎”，雌曰“苍女”，呼其名，即应声至。行则让缺掌者先，食则让折颈者先。畜至三十余年，迨汤夫人殁，二鹅哀号数昼夜，绝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陈四，畜黑白二鹅，两窠相并，各哺数雏。一日黑者死，众雏失怙悲鸣。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雏与己雏同啄，晚必先领归窠，始引己雏入宿，人皆见而义之。

鸡

衢州里胥至贫民家督赋，民只有一哺鸡，拟烹之。胥恍忽见桑林间，有黄衣女子乞命，里胥惊恻。少间，见民持刀取哺鸡，意疑之，止勿杀。后再至，见鸡率群雏向前踊跃，有似相感之状。胥行百步遇虎，忽见鸡飞扑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尝教象拜舞。天宝之乱，禄山大宴其曹，出象绐之曰："此象自南海奔来，知吾有天命，虽异类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昂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敛足不肯舞。禄山怒，尽杀之。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元有驾象，明太祖登极，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明广西有象，封定南公。吴三桂入桂，欲将象解京，象昂首直触，象奴百计劝勉，终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伤，以火炮攻毙之。

鹿

银台侯广成家，放一鹿于尧峰。且数年，侯死，鹿跳踯断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怜而葬之，碣曰义鹿冢。

熊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内，见熊子数头。须臾，有大熊入，瞪视此人，人谓必害己。良久，大熊出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饥久，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狎习。每旦，熊母觅食还，辄分果，此人赖以支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出尽，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后汉人都区宝者，居父丧。邻人格虎，走趋其庐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邻人寻迹问，宝曰："虎岂可有念，而藏之乎？"后此虎送禽兽

至，若助祭然，宝由是知名。

上虞杨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为虎所逼，自计不能御，于是抱母，且号且行。虎见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随班起居，赐以绯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见全忠，径趋其所，跳跃奋击，遂令杀之。

吉州有捕猿，杀其母，以皮并其子卖之龙泉萧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遂毙。萧氏子为作《孝猿传》。

邓芝射中猿母，见猿子为拔箭，以木叶塞疮口，悲哀不已，为母吮血。芝遂投弩而叹曰："山兽犹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猎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门外。一日妪死，翁葬之。未几翁死，无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怜而葬之，咸称为义猴。

正德辛巳，有夫妇以弄猴为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号。其妇更招一丐者为夫，猴举首揶揄之。妇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为，鞭之辄奋叫。入夜，走主者之墓，抱土悲号，七日而死。

汪学使可受初尹金华，有丐者行山中，见群儿缚一小猴而虐之，丐者买而教之戏，日乞于市，得钱甚多。他丐忌且羡，因酒醉丐者，诱至空窑，椎杀于窑中。异日绳其猴，复使作戏，而汪公呵导声遽至，猴即啮断绳，突走公之前，作冤诉状。公遣人随而往，得尸窑中，亟捕他丐鞫问，伏法。阖邑骇而悼之，买棺焚丐者尸。烈焰方发，猴哀叫跃入，死矣。

牛

齐河县洪店，有盗杀人于王臻户前，众执臻，已诬服久矣。知县赵清过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鸣，若有所诉。清曰："谁氏之牛？"众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辩释臻父子。后鞫大盗王山，得其杀人状，齐河人称神明，作《义牛记》。

天长县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随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牵牛寻之，未百步，见虎据丛而食犬。虎见人至，弃犬趋人，戴已为虎搏矣。牛见主有难，忿然而前，虎又释人而应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张爪牙，牛以二角奔击，逾时，牛竟胜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抚镇贤统兵御倭，至临山，少憩树下。见屠儿将解一牛，一犊尚随乳，将利刃衔至车沟内，以蹄蹈没泥中，屠儿遍索不获。

犬

孙吴时，襄阳纪信纯一犬名乌龙，行住相随。一日，城外大醉，归家不及，卧草中。太守邓瑕出猎，纵火爇草，犬以口衔纯衣，不动。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湿身，来卧处周回，以身湿之，火至湿处即灭。犬困乏，致毙于侧，信纯获免。醒见犬死毛湿，观火踪迹，因而痛哭。闻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际，犬终不食。

太和中，杨生养狗，甚爱之。后生醉酒，行大泽，草中眠。时冬月野火起，风又猛，狗号呼，生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寻过去。他日又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过，怪之，往视，见生在井。生曰："君可出

我，当厚报君。”人曰：“以此狗相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向井，生知其意，乃语人，以狗相与，人乃出之，系狗而去。后五日，狗夜走归。

袁粲值萧道成将革命，自以身受顾托，谋起义，遂遇害。有儿方数岁，乳母携投粲门生狄灵庆，庆曰：“吾闻出郎君者厚赏。”乳母号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难归汝。若杀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见汝族灭也。”儿竟死。儿存时，尝骑一大㹀狗戏。死后年余，忽有狗入庆家，遇庆入庭，啮杀之，并其妻，即向所骑狗也。

饶州乐平民章华，元和初，尝养一犬，每樵采入山，犬必随。三年冬，比舍有王华者，同上山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跃出，搏王华，盘踞于地，然犹未伤。章华叫喝且走，虎遂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章被衔，突出跃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章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次，章稍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惫，伏不能起，一夕而毙。

唐禁军大校齐琼，家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囿，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奇叹久之，乃命箧牝犬归，以败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后齐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犬以御奸盗。及悬棺之夕，犬独来，足踣土成坳，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至毙。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惟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焉。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

曰："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啖，惟注眼视奴。然拍膝大呼曰："乌龙！"犬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

五代南唐时，江州陈氏，族七百口，畜犬百余，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诸犬不食。

上党人卢言，尝见一犬羸瘦将死，悯而收养。一日醉寝，而邻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又衔衣拽之。言惊起，火已爇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风县西有大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龛，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龛中。时大雪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竟以身蔽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龛中。犬皆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

杨光远叛于青州，有孙中舍居围城中，族在西州别墅。城闭久，食尽，举家愁叹，犬彷徨其侧，似有忧思。中舍因嘱曰："尔能为我至庄取米耶？"犬摇尾若应状。至夜，置一布囊，并简系犬背上，犬由水窦出。至庄鸣吠，居者开门，识其犬，取简视之，令负米还。如此数月，以至城开。孙氏阖门，赖以不馁，愈爱畜此犬。后数年毙，葬于别墅。至其孙彭年，语龙图赵师民，刻石表其墓，曰《灵犬志》。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县人。少负侠气，夜猎，从骑四出，有畜犬，呜呜衔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随以归。明日，复视其处，虎迹纵横。叹曰："犬，人畜也，犹知爱主，吾奉父母遗体，不自爱，可乎？"遂散其徒读书。

湖州颜氏，夫妇出佣，留五岁女守家，溺门前池内。家有畜犬，入水负至岸，复狂奔至佣主家作呼导状。颜惊骇归家，见女伏地，奄奄气息，急救乃苏。

滁州一寺僧，被盗杀死，徒往报官，畜犬尾其后。至一酒肆中，盗方群聚纵饮，犬忽奔噬盗足，众以为异，执之到官，讯服。

沈处士恒吉尝畜一金丝犬，长不过尺，甚驯，处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后三载，处士病，犬即不食。数日，处士卒，殓于正寝，犬盘旋而号，竟夕方罢。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侧，将葬，遂一触而毙。

刘钊，铁岭卫人，畜一犬，出入必从。钊常以马负薪山中，犬亦从。一日，犬忽独归向钊子国勋鸣跃不已，勋异之，随其所往，见钊为盗所杀，弃尸石间，取其马去；勋为营葬毕，人皆罢归。犬独守冢不去，日夜悲泣，泪湿草土，数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衔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鸣不绝。里人见而异之，共传为孝犬。

常州芮氏，家贫，日饲犬以糠秕。其邻为富室姚氏，犬多余食，所限仅一小竹篱。姚犬每向篱窦，低声摇尾，若招呼状。芮犬蟠曲卧地，惟昂首相应，绝不过食其余粒，如是以为常。

马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伪蜀渠阳邻山，有富民王行思，尝养一马，甚爱之，饲秣甚于他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自岸奔入骇浪接其主，苍茫之中，遽免沉溺。

毕再遇，兖州将家也。开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认其旗帜即避之。后居于霅，有战马号黑大虫，骏驵异常，独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铁缰羁之圉中。适遇岳祠迎神，闻金鼓声，意谓赴敌，马嘶，奋迅断缰而出。其家虑伤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归。因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

龙泉县有白马墓，即开国勋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马也。公以征陈友定，遇害，其马驰归门外，悲嘶殒绝。夫人义之，因葬焉，号为白马墓。

天顺中，吴之嘉定姚生，素心险异，尝构怨于母弟陆某。陆充粮长，乘马自本都夜归，姚候至中途无人，操刃伏于桥下。马亦觉之，至桥，踯躅不进，陆加鞭楚，马始进，而已杀桥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无知者。马逸归，对陆妻惊嘶不已，若有诉状。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灯尾马后，至一旷野，夫果死焉。妻又谓马曰："吾夫尸虽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马即前行，首撞姚门。见姚，啮之蹴之，其妻执以闻官，乃弃姚市。

孙办事家，有马生驹，甚奇。令牡交其母以传种，子母俱不肯，乃涂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躅以死，人号为烈马云。

流寇破河内，县尹丁运泰骂贼被磔。所乘马，贼骑以入县，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触墙死。

和硕亲王有良马，曰"克勒"，犹汉言"枣骝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长可丈有咫，耳际肉角寸许，腹下旋毛，若鳞甲然。翘骏倍常，识者谓是龙种，王甚爱之。王薨，马蹢躅哀鸣，未几随毙。

骡

明末张贼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宫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骡，踯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后樵苏者当阴雨暝晦时，于蜀宫故址，往往见白骡出没蔓草间。

张行人鹤洲，讼系西曹，以常所乘骡抵逋于人，骡悲鸣不食。一日，堕其新主，自逸归。王西樵吏部与张同患难，目击其事，感之，作《义骡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惊异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刲宰。及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屠遍索方觉，遂并释之，放生焉。

猫

唐时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饮于死母，母且死，其鸣咿咿，其一方乳己子，若闻之。起而听，走而救，衔其一置于其栖。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

姑苏齐门外陆墓，一小民负官租出避，家独一猫，催租者持去，卖之阊门铺商。忽小民过其地，跃入怀，为铺中所夺，辄悲鸣，顾视不已。至夜，衔一绫帨，内有金五两余，投之而去。

仁鱼

海中有仁鱼，尝负一小儿登岸，偶以鬐触伤儿，儿死，鱼不胜悲痛，亦触石死。

鳖

宋傅庆中，家得一大鳖，其婢不忍杀，放之沟中。年余，后婢有

病，将卒，夜有大鳖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黄德瓌家人烹鳖，将箸笠覆其釜。揭见鳖仰把其笠，背皆蒸烂，然头足犹能伸缩，家人愍之，潜放河泾间。后因患热，将殛，德瓌徙于河边屋中将养。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觉甚冷。及曙，能视，胸臆悉涂淤泥，其鳖在土间，三曳三顾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干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设簖于塘，取蟹入馔。一日，见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视之，一蟹八腕皆脱，不能行，二蟹舁以过簖。沈叹其义，遂命折簖，终身不复食蟹。

蝌蚪

绍兴郡丞张公佐治，擢金华守。去郡，至一处，见蝌蚪无数，夹道鸣噪，皆昂首若有诉。异之，下舆步视，而蝌蚪皆跳踯为前导，至田间，三尸叠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尸微动，汤灌之，逡巡间复活，曰："我商也，道见二人肩两筐适市，皆蝌蚪也，意伤之，购以放生。二人复曰：'此皆浅水，虽放，人必复获。前有清渊，乃放生池也。'我从之至此。不虞挥斧，遂被害。二仆随后尚远，有腰缠，必诱至此，并杀而夺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属其守石公昆玉，一讯皆吐实抵死，腰缠归商。

蜂

正德间，镇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拥王出游，遇鸷鸟攫杀之，群蜂环守不去，数日俱死。杨邃庵相公一清，令家伻瘗焉。表其上曰"义蜂"，亲作文祭之。

太仓张用良，素恶胡蜂螫人，见即扑杀之。尝见一飞虫，投于蛛网，蛛束缚之甚急。忽一蜂来螫蛛，蛛避，蜂数含水湿虫，久之得脱去。因感蜂义，自是不复杀蜂。

张山来曰：佛氏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今读此录，不其然欤？

海天行记

钮琇玉樵

海忠介公之孙述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溯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

崇祯壬午二月，扬帆出洋。行至薄暮，飓风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属，腾绕左右。舵师失色，随风飘至一处，昏霾莫辨何地。须臾，云开风定，遥见六七官人，高冠大带，拱立水次；侍从百辈，状貌丑怪，皆鱼鳞银甲，拥巨螯之剑，荷长须之戟，秉炬张灯，若有所伺。不觉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跃上舟环视曰："是可用已。"即问船主为谁，述祖不解其意，匆遽声诺。诘朝，呼述祖同入见王。约行三里许，夹道皎如玉山，无纤毫尘土。至一阙门，门有二黄龙守之。周遭垣墙，悉以水晶叠成，光明映彻，可鉴毛发。述祖私念曰："此殆龙宫也。"又逾门三重，方及大殿。其制与人间帝王之居相似，而辉煌巉巢，广设千人之馔，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红巾围两肉角，衣黄绣袍，髯长垂腹。众官进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见至。今有自来一舟，敢以闻。"王曰："旧例二舟陈设贡物，今少一，奈何？"众曰："贡期已迫，臣等细阅此舟，制度暗合浑仪，以达天衢，允宜利涉。且复宽大新洁，若将贡物摒挡，俟到王宫，以次陈设，似无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货凡人，涤以符水，

速行勿迟。”众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将人货尽押上岸，置之宫西琅玕池内。唯述祖不肯前，私问曰：“贡将焉往？”众曰：“贡上天耳。”述祖曰：“述祖虽炎陬贱民，而志切云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阍难叩。幸遘奇缘，亦愿随往。”众曰：“汝浊世凡人也，去则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时来。”述祖亟书以进，官与众言：“此人命有天禄，且系忠直之裔，姑许之。”

俄顷，舁贡物者数百人，络绎而至。赍贡官先以符水遍洒舟中，然后奉金叶表文，供之中楼。次有押贡官二员，将诸宝物安顿。述祖私窥贡单，内开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黄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颗，火齐珠二百颗，圆大一寸五分；鲛绡五百匹，灵梭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红靺鞨二十斛；玻璃镜一百具，圆广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浆一百器；五色石一万方。其他殊名异品，不能悉记。安顿已毕，大伐鼍鼓三通，乃始启行。逆风而上，两巨鱼夹舟若飞，白波摇漾，练静镜平，路无坦险，时无昼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书“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众指示述祖曰：“昔张骞乘槎，未能过此。今汝得远泛银潢，岂非盛事。”述祖俯首称谢。食顷之间，咸云：“南天关在望矣。”

既而及关，赍贡官、押贡官各整朝服，舁宝诸役，俱易赭色长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陈设。足之所履，皆软金地，间以瑶石嵌成异彩。仰视琼阙璇堂，绛楼碧阁，俱在飘渺之中，若近若远，不可测量。门下天卿四员，冕笏传旨：令赍贡官入昊天门，于神霄殿前进表行礼。述祖及众役叩首门外，惟闻乐音缭绕，香气氤氲，飘忽不断而已。随有星冠岳帔者二人，为接贡官，察收贡物，引押贡官亦入行礼毕。玉音宣问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语甚繁，不尽述。各赐宴于恬波馆，谢恩而出。

于是集众登舟，述祖假寐片时，恍忽不知几千万里，已还故处。因启领所押货物，与同行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

不可复归人寰。众伴在池，宜令一见。”则三十八人，俱化为鱼，唯首未变。述祖大恸，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谕之曰：“汝同行人，命应皆葬鱼腹，其得身为鱼，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贷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闽船过此，当俾汝归。”日给饮食如常。居久之，忽有报者曰：“闽船已到。”王召见，赐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偿造舟之价。”命小艇送附闽船，抵琼山还家，壬午之十二月也。

家人蚤闻覆溺之信，设主发丧。乍见述祖，惊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康熙丙子，粤僧方趾麟亲访述祖，具得其详。时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岁人。

张山来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读《太平广记》矣。

先君尝疑李贺《白玉楼记》，谓九州万国语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观此，则上天果与中华同矣。余谓长吉事属荒唐，今读此文，则是实有其事。但不识所谓“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贡单所列，为篆乎？为楷乎？为中国文字乎？为各国文字乎？真不可晓。

卷十九

七奇图说

南怀仁

上古制造弘工，纪载有七，所谓天下七奇者是也。巴必鸾城；铜人巨像；尖形高台；茅索禄王茔墓；供月祠庙；木星人形；法罗海岛高台。公乐场附；海舶附。

一、亚细亚洲巴必鸾城。瑟弥辣米德王后，创造京都城池。形势矩方，每方长五十里，周围计二百里。城门共一百处，门皆以净铜为之。城高十九丈，阔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楼上有园囿树木诸景，引接山水，涌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万人。

二、铜人巨像。乐德海岛铜铸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围抱，两足踏两石台，跨下高广，能容大舶经过。左手持灯，夜则点照，引海舶认识港口，以便丛泊。铜人内空，从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点灯，造工者每日千余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亚洲厄日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多禄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围四里。台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人。

四、亚细亚洲嘉略省茅索禄王茔墓。亚尔德弥细亚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茔墓。下层矩方，四面各有贵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圆拱，各宽七丈余。内有石梯至顶，顶上铜辇一乘，铜马二匹，茅索禄王像一尊。其奇异，一制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质料纯细，白石筑造。将毕，王后忆念其夫王，怅闷而殂。

五、亚细亚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庙。宏丽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宽二十一丈。内有细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约七丈。庙内多细石绝巧人像。庙外四面各有桥，以通四门。桥最宽阔，以细白石为之。正门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筑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欧逻巴洲亚嘉亚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亚，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坚大石，雕刻木星人形。身体弘大，工精细巧，安坐庙中。时有讥笑者语工师曰："设此宏大之躯起立，宁不冲破庙宇乎？"工师答曰："我已安置之，万不能起立。"

七、法罗海岛高台。厄日多国多禄茂王建造。崇隆无际，高台基址，起自丘山，以细白石筑成。顶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认识港涯丛泊。

古时七奇之外，欧逻巴洲意大理亚国罗玛府营建公乐场一埏。体势椭圆，周围楼房异式四层，高二十二丈余，俱以美石筑成。空场之径，七十六丈。楼房下有畜养种种猛兽诸穴。于公乐之时，即出猛兽，在场相斗。观者坐，团圆台级，层层相接，高出数丈，能容八万七千人座位。其间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碍。此场自一千六百年来，至今现存。

海舶百种不止，约有三等。小者仅容数十人，用以传书信，不以载物。其腹空虚，自上达下，惟留一孔，四围点水不漏。下镇以石，一遇风涛，不习水者，尽入舟腹，密闭其孔，涂以沥青，使水不进。操舟者缚其身于樯桅，任水飘荡，其腹空虚，永不沉溺。船底有镇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缚，万无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数百人，自小西洋以达广东，则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层，高约八丈。最下一层，镇以沙石千余石，使舶不倾侧震荡。二三层载货与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艰，须装千余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称是。上近地平板一层，中下人居之，或装细软切用等物。地平

板外，则虚百步，为扬帆习武游戏之地。前后各建屋四层，为尊贵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头尾。尾建水阁，可纳凉，以待贵者游息。舶两旁列大铳数十门，其铁弹有三十余斤重者。上下前后，有风帆十余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阔八丈，约需白布二千四百丈为之。铁锚重六千三百五十余斤，其缆绳周二尺五寸，重一万四千三百余斤。水手二三百人，将卒铳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有舶总管贵官一员，是西国国王所命，以掌一舶之事，有赏罚生杀之权。又有舶师三人，通天文二士。舶师专掌候风使帆，整理器用，吹号头，指使夫役，探试浅水礁石，以定趋避。通天文士专掌窥测天文，昼测日，夜测星，用海图量取度数，以识险易，知里道。又有官医，主一舶疾病。有市肆贸易食物。大舶不畏风浪，独畏山礁浅沙，又畏火，舶上火禁极严，千人之命攸系。其起程但候风色，不选择日时，亦未尝有大失。若多舶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舶后尾楼，夜点灯笼照视。灯笼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凑成。行海昼夜无停，有山岛可记者，指山岛行。至大洋中，万里无山岛，则用罗经以审方。审方之法，全在海图量取度数，即知舶行至某处，离某处若干里，了如指掌。

张山来曰：极西巧思独绝，然吾儒正以中庸为佳，无事矜奇斗巧也。

讱庵偶笔

新安　汪□□□□

孝感县一妇，不孝于姑，雷下击之，妇急以血裤蒙头，雷为所厌，欻然坠地，形如鹰而稍大。其家以香汤沐浴之，奉于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为作法事，一旦，风雨飞腾而去。此妇自以为得计，每出入必挟血片自随。一日，河边漂衣，天无纤云，忽闻雷

轰，妇已毙矣。

张山来曰：鬼神之属，类恶污秽，污秽之取恶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即不能运其威灵，诚不可解。我若为雷神，则以柳下惠尔焉凂我之度量，效皋陶执之而已之用法，并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县有人以假银买猪三十六头，又有他人以钱四百托买一头，同载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轰击，三十六头一时皆毙，独一头无恙，则用钱所买者也。卖猪人以假银买货，为人所执，讼之于县。县官诘之，供云："实系卖猪得来，非某假造。"官问："汝识其人乎？"曰："买猪人虽识其貌，不识其住处，而载猪之船，现在郎家桥。"于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获之，县官痛责枷示焉。

张山来曰：雷所击者，不孝与用铜为多，而光棍不与焉，则何也？吾非谓不孝与用铜不当击，只以光棍为更当击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胜击耶？

高怀中，业鳝面于扬州小东门，日杀鳝数千。一婢悯之，每夜分，窃缸中鳝，从后窗抛入河，如是积年。一日，面店被焚，婢踉跄逃出，为火所伤，困卧河滨，夜深睡去。比醒而痛减，火疮尽愈。视之，有河中污泥堆于疮处，而地有鳝行迹，始知向者所放生来救之也。按医书，河底泥能涂汤火伤。高感其异，遂为罢业。及拆锅，下有洞穴，生鳝数石盘其中，尽举而纵之河。

上海朱锦，初投潘尚书为家人，后其子游泮，入谢于公。潘曰："汝子已系朝廷士子，可以门生礼见，勿复作主仆观也。"即检其靠身文书还之。朱不胜感激曰："荷洪恩，须当报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贵已足，何赖于汝？"朱恳请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现今文庙圮坏，汝能修葺，贤于报我远矣。"朱即独力营缮，颇称华焕。此事已过百余年，人亦无有忆及之者。顺治己亥科，会元朱

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临卒时，文庙正梁年久朽坏，亦以是刻崩殒。视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锦也。始知会元乃其后身，事详《上海志》。又缙云郑赓唐，天启丁卯孝廉，亦以儒学为兵火所毁，躬自督造，晨夕不辍。其子惟飏、载飏，相继登进士。今人惟知崇饰寺观，以希冥福，而于幼所诵法之圣人，反秦越视之。抑知东家氏之灵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张山来曰：此事若论功，当以潘为首，而朱次之，岂为潘已富贵耶？至于不报前之朱锦，而报于百余年后之同名者，则又何也？

仪真孔姓者，于荒年购得孔氏家谱，遂诣县冒陈圣裔。时值变乱之余，圣胄散落，县为申请，得补奉祀生，遂于家安设圣位。然其人无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为妾；而己妻亦有淫行，乡里薄之。邻有塾师，夜梦一儒者乘车，上竖一旗，题曰“司马牛”，弟子从者甚众，皆头带包角巾。罩于髻上，方顶有带者。语塾师曰：“来日此处有事，汝当避之。”觉而骇甚，如言避去。至午后，火发，孔姓者从外奔归，见火势尚缓，亟入，欲攫其谱。甫进门内，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张山来曰：此事予犹及见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报耳。

柳轩丛谈

失名

婺源江君辅，幼工弈，称国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户，称江北某家延请角技，君辅襆被随之往。月余，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内，见某宦，诈云：“吾途穷，鬻吾子为归串。”既得金，立契，复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别，请从后门去，免吾子牵衣惨状也。”宦信

之，君辅方久坐堂上，讶无出肃客者。忽一鬙头婢肩水桶，目江大声曰：“尔新来仆，速出汲！”江惊异，厉声争之。宦从内出，持券示曰：“尔父卖尔去，复何云？”江曰：“异哉！君数千里遣使迎我手谈，乃为此不经语乎？谁为吾父？”出所著《弈谱》呈宦证之。宦大惊曰：“汝果能胜我，言即不谬。”甫对着，君辅连胜数局，宦爽然，深相礼貌。其地有国手，从无出其右，宦忽请对局，辅又连胜。宦大喜，待为上客。盘桓数月，作书叠荐好弈巨公处，获金数百归。

张山来曰：此当是某宦故作此狡狯耳。不然，卖子为仆，岂不睹面而遽成交耶？

啸虹笔记

丘炜萲菽园

篆学图书，多出于新安，为他郡所不及。如汪梦龙，休宁西门人，名涛，字山来，多膂力，人呼之梦龙将军。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无所不精。每写一家，从不致杂入一笔。大则一字方丈，小则径寸千言。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少时至楚中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见衣冠者十余辈，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径丈，曰岳阳楼。山来笑谓曰：“是可以墨书也，何艰于八法乃尔耶？”众惊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来以碎布蘸墨，书于匾上，顷刻成。守叹赏久之，因嘱山来落款于后，曰“海阳汪涛书”。至今楼虽屡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纶紫，北门人。纶紫篆书出宦光之上，隶书直追中郎，至于行楷，各尽其妙。

张山来曰：仆与汪君同字山来，彼于书法精妙乃尔，仆则十指如悬槌，深以为憾。岂灵秀之气，为彼所独得耶？犹忆为童子时，得一图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声共一楼”七字，一面刻“雪夜书千卷，花时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旁一刻“辛酉

秋日篆”五字又“汪涛”二字，一刻“山来”二字。今此石尚存箧中，向亦不知山来为谁，由今观之，真足发一笑也。

燕觚

钮琇玉樵

宣城高检讨遗山，言其族兄某，于崇祯中训蒙村庙，暑夕散徒，纳凉庭间。忽见庙殿青灯影影，因从窗楞窥之，内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两旁童子以次侍立，约十余人。深目巨鼻，貌极狰狞。高拍窗惊呼，殿内人从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师也，所训诸徒，皆三十年后公侯将相。上帝悯其目不识丁，欲使稍习文字，略知仁义。天下将乱，孑遗之民，不至被其卤莽啖噬也。吾身隐少微，适奉帝命来此，分方授业，暂假庙席，月余事毕矣。”语后入殿，息灯，寂无所见。

张山来曰：公侯将相中，尽有没字碑在，想未入村庙中读书耳。然皋、夔、稷、契所读何书？即不识字，未为不可，但徒为舞文辈地耳。

京城东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岁，忽曰：“我工部郎中郑濂妇也，何以在此？我欲归我家矣。”迹郑之居，与女家相去二里许，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户觅郑居，或时趋出巷外，其家辄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归益坚。不得已，以闻于郑。郑乃迎之，盖八龄矣。重堂邃室，皆若素游，直入踞床，南面而为妇言曰：“我之子与媳安在，不速出见？”众方匿笑旁睨，濂适自外来，起而曰：“我别夫子日久，岂遂不相识耶？”笼箧之庋，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点其处。郑郎中以事近怪，不逾宿而遣之。然闻者惊相传告，旋彻内庭。今上召询濂，濂不敢隐，因命续再世之婚。濂辞以“年齿甚悬，且臣之子已生孙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顺”。上曰：“天命之也。

待十三岁而婚，谁曰不宜？”濂奉旨届期成礼，伉俪如初。

张山来曰：不识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钮琇玉樵

永城有张生者，屡就童子试，不遇。读书芒砀山天齐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庑。见东帝座下判官，像貌伟丽，戏拊其背曰：“人间安得如公者，吾与论心订交乎？”是夕，生篝灯禅堂，披简孤坐。忽闻扣门声，且曰：“君所愿交者来矣。”启扃而迎，则昼所见判官也。始颇疑惧，继稍款洽。坐谈之顷，温语庄言，缅缅动听。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辄来，夜分乃去，率以为常。生久之与习，因自陈辙轲有年，莫测荣枯所诣，乞其搜示冥册。神颦蹙曰：“君无显秩，即一芹犹难撷也，奈何？”生不觉愤恸，坚请为之回斡。神徐曰：“当为君图之。”阅数夕，至曰：“已得之矣。山东某邑有与君同姓者，应于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暂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后神不复见，生亦归里。试果获售，悉如神言，浮沉黌宫十余载。忽梦神仓皇前诉曰：“吾因与君一日之契，潜窜衿录，已蒙帝谴，法当远戍，兹行与君永别耳。”生觉而惘然，未几，亦以试劣被黜。

张山来曰：神虽因生被谴，而爱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为乡学究，年逾五旬，闲居昼卧，梦二卒持帖到门云：“吾府延君教授，请速往。”挟之上马，不移时，至一府第，如达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阁焕丽，曲槛纡回，最后书室三楹。坐顷，两公子出拜，锦衣玉貌，皆执弟子礼，日夕讲课不辍。书室外院，地逼厅事，时闻传呼鞭笞之声，特不见主人为怪，且不晓是何官秩？请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见先生矣。”未几，

主人果出，冠带殊伟。晤语间，礼意款洽，学究因言：“晚辈承乏幕下，久且阅岁，不无故园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归。然自后当有佳处，幸勿复多言。”学究凄然不乐，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开宴，邀学究共席，辞以寒素不宜与先辈抗礼，强之乃行。厅事设有四筵，扫径良久，一僧肩舆而至，极驺从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据南面两筵，学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与二僧语，学究皆不解，酒果亦并非人间物。酒半，忽见一梯悬于堂檐，二僧出，蹑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学究从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堕地，则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语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约，不敢道前世事。生四岁，握笔为制义，评骘其父文，可否悉当。后登崇祯乙榜。顺治初，通判扬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旧相识，曰：“当时事犹能记忆耶？”一笑驰去。潜窥裕王状貌，即所见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为何如人。

窦四者，沈丘槐店窦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妇将逼娩期，梦黑丈夫颀而髯，谓之曰：“我欲暂托汝家，幸勿加害，当有以报。”次日之晡，产一龙，蜿蜒逾尺，鳞角俱备，项间有黄鬃如马鬣，拂拂而动。妇极惊怖，意欲斫除。忽飞蟠屋梁，因忆前梦，姑置豢焉。不三日，骤长数丈，夭矫游行，就乳则体仍缩小，如初生时。熟习日久，饲以鸡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亲往其家视之。

张山来曰：不知此龙何以报母？

秦觚

钮琇玉樵

崇祯末，蒲城人屈曼者，为县隶，性嗜酒。一日，持檄下乡，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时朗月如昼，见古槐树间有年少书生，乌巾绒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于火，以手承弄。曼踉跄而前，

遽向生手夺取吞咽，生怒争不已。既而曰：“假汝经年，仍当归我耳。”随失所在。曼吞珠后，觉体甚飘忽，举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会投文，距西安二百余里。食顷已到，并不见其跋涉之迹。试之他事皆然。众咸谓其得隐形术。适御史巡蒲，录诸讼牒，怨家重赂曼，径入堂掣牒，左右无见者。御史微觉阶前有半体人，案牒翻翻自动，心甚骇异。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体亦遂现，立命棰毙。曼埋逾夕，其地坟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状，盖书生取珠为之。

张山来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毙，想亦书生启御史之衷耳。

吴觚

钮琇玉樵

嘉兴东门外，有史痴者，娶妇甚美，遣之别嫁，佯狂行乞于市。所乞之家，货必倍售，以是遇其来，辄施以钱；或有过门不入者，虽招与之，掉头不顾也。蓬首，发如乱丝。冱寒时身衣草衫，以破絮缠两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声，以为乐。乞钱沽酒，饮辄醉，余钱置道旁墙隙中，云“有缘者任得之”。间与人言祸福，多奇验。有老妪素相识，忽诣之曰：“诘朝当有少钱助汝。”是夜，即于妪门端坐而逝。人闻其死，争致赙钱，妪果大获。既举棺，轻若无人，盖尸解矣。

余所交海内三髯，一为慈溪姜西溟，一为郃阳康孟谋，其一则阳羡生陈其年也。其年未遇时，游于广陵，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生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唯得冒母片言，方解

此厄。时已薄暮，乃趋赴母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　　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竟传人口，闻者无不绝倒。

张山来曰：闻髯在水绘园，每年索俸三百余金，辟疆讶其多。髯曰：“我不须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为紫云为杨枝也。

合肥宗伯所宠顾夫人，名媚，性爱貍奴。有字乌员者，日于花栏绣榻间，徘徊抚玩，珍重之意，逾于掌珠。饲以精粲嘉鱼，过餍而毙。夫人惋悒累日，至为辍膳。宗伯特以沉香斫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场三昼夜。

张山来曰：此猫享用太过，但不识工于捕鼠否？

卷二十

三侬赘人广自序

汪价三侬

余小时读书西圃，以林鸟为里舍。每展卷，自首讫尾，方理他册。不抽阅，不中辍，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饿，不栉发颓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时论，忽闻棂外呦呦鬼声，自思不敢为孽，伯有、彭生，断不我厉，我岂畏俱头恶刹者耶？燃火迹之，声出竹畦中。见一败叶为蛛丝所罥，风入窍中鸣，余始悟曰："向以为鬼而嗥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儿在焉，持杖逐之，见颀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横击偷之衣，纷然而坠，但无声息。遽以灯照，乃老苍头浣其故衣，悬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无实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无疑惧心。余尝为牧猪奴戏，凡宴集诩为豪举，辄得大采。又尝事狭斜游，每遇名姝，无乞介人缠头者，或反以橐金佽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轻侠亡赖，非大雅所乐闻，正当一尝恶趣，即解脱耳。一意敕断，更不复为。向应京兆试，数见刖于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惝怳悲惶，泪簌簌雨下。余则廓落宴笑，犹故吾也。甲申当国变，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群士大夫临于县庭，口呼大行，含辛以为泪，余独号踊，几不欲生。平日泪不轻挥，谓其近于妇人也。自丧二亲以来，中心抽割，惟此一恸。

余鲜兄弟，止仲子一人，早游芹水，会逢世乱，乃隐于市，端木货殖，亦何所讥。壶以内，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无异视。四子友爱，一如同产。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殒，蒙庄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顺天委运，礼以制哀而已。诸子善承吾教，亦喜诵古人书，亦竞为歌诗，亦嗜杯酌，亦精于弈，亦涉书林画

苑，亦好作四方游。余尝戏语曰：“诸如类我，不忝所生。颓老不遇，幸无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缝为圣门弟子，骎骎乎有进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萦老人之怀。

至若朋友，吾性命也。愿言结契，莫非俊人；率尔相遭，便如夙昔。脱口披肝膈之言，对面领诗书之气。有若志迹乖离，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后，同学吾友，仕粤东者死兵，合浦令陈宝臣，大埔令蒋文若，化州守曹蜚孟。粤西者死疾，兴安令王非台。宰峄者死罢误，峄县令吴丕能。帅河北者死颠连，河北左营游击沈元培。贡大廷者死于鬼于盗，侯公羊病而死祟，张正起为盗劫杀。仕兖仕苕仕汾者，皆以真朴不能突梯上官，并见黜落。兖州通判项莘友，武康令吴定远，平遥令朱兼两。以进士为吏部选人，沉废数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着进贤冠，为南面贵人，可谓荣矣。乃累累遭挫辱，终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虽不幸，犹得优游林水，泰然以韦布老，酒国诗城，长为三侬汤沐邑，此非天纵之耇民哉？

余一生遭罹，大抵平乐，间有奇厄，冥冥之中，默为提救。壬申，随先君宦楚。道经彭泽，江岸忽崩，樯柁尽折，舟压其下，料无生理。食顷，有声㒳然，舟浮水面。是岁家中不戒于火，藏书数万卷，悉成灰烬，归而典衣赁屋，复集数千卷。乙酉城陷，为乱兵所掠，仅存零帙，遍从书肆配合，其粗有头讫者，又得数百卷。辛卯，被一穷戚胠窃殆尽，于三四年中，节汤糜之费，又聚得数十卷。丁酉遇祸，皂隶入吾室，枵然乌有也，见几上书，捆之以去。因忆往昔平阳书乘，珍护甚严，惟恐饱蟫鼠之腹。乃于二十余年之内，一灾于火，二灾于兵，三灾于盗，四灾于皂隶，可胜叹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帅纵兵劫民舍，口呼缚儒冠者，破我闼而入，剿掠靡遗，余几被絷，越墙而仅免。己亥，入豫州，过老儿庄，群盗截劫，一魁曰：“彼书生者，行李可怜，不足供东道。”大笑扬鞭而去。

余于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荆州谒贺惠藩。道经玉泉山，有虎踞崖，仆夫骇走。虎跃入田，攫一鸡，掠余马尾越涧去。

庚子，游密之超化砦，饮于张鉴空山斋。红蕊侑酒，不觉狂醉，扶置马上，鼾然据鞍而行。闻从人欢噪声，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饮涧中，都无动色。甲辰，游富春山，登子陵钓处，因访桐君。见山凹绝巇，一白额虎坐雒溪流。余与众客方侧行岩下，虎张爪竖尾，欲来扑人。众客噤战俯地，余拱手语之曰："山君，山君，闻声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无妨我去路。仆所携三寸弱管耳，当挥斥成长律奉献。"虎点首者三，一啸跳入丛莽。与众客越宿樵子之庐，燃灯疾书五排六十韵。天方曙，以诗焚故处，祝之曰："一言相赠，余不爽约。君有英神，能无卬可乎？"是夜，梦虎头人来谢教，持鹿酒共酌。兴正酣，为役夫催起，乃惊失之。

余短于目，穷睫之力，不及寻丈。道途拱揖，不辨为谁。迨老而视不加眊，昏暮能审文字点画。灯下书红笺，能作细楷，以光常内敛也。相传文人目多眚，归咎读书，焚膏继晷，以致损明。此言近诬，殆由天分。宋学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职，冤矣。余诎于目，而耳倍聪。嘤嘤私语，虽远必闻。睡梦之中，有声即觉。四足者无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齿，殆是之谓乎？贱目眶大而睛露，有议其"蜂目不祥，鹰目为暴"者，此世俗之惑也。古有兽其形而人其心者，羲农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兽其心者，桀纣之长巨姣美而筋骨越劲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于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见苦劾。至如登山觅胜，扪萝跻险，命且不惜。不能守齿刚舌柔之说，好□齕刚物，未六十而雒然落其二。时逞舌锋，以言语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时不省，后乃悔之。吾年既迈，有客相见，必减我以年数，誉我以红颜，则其为衰惫，亦可知也。

余在蓉江，受异人术，能炼臂为铁，听力士仡如虎者，张拳击之，余臂无恙。至十数击，而彼拳痿雒，不能举矣。海昌查伊璜尝言有豪客者，铁臂与余无二，客本武林窭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舣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与同饮，酣叫尽欢。饮毕，悉以余馔赠之。后客仗剑从军，底定闽粤，以功帅于交广之间，锡有封爵。伊璜以《明

史》事挂累，客感酒食之惠，阴为营救，冤乃白。同一臂术耳，客以窭而侯，余特用之以戏，犹是孱书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发，为文以骂之。白发对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苍，又千年而白；龟，四灵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则白也者，物老而圣，斯足以当之。"余由是得老而娱，得白而喜。吾愿天下学道人，共闻斯语。

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与鞍辔不相谋。随李御史渡河，撤舆而马。御史振策逐余马而驰，余身若翥霄堮之外，目迷阴曀，耳轰怒涛。始而惊，既而爽，终而安焉。后此群骑并出，余马必先骛。崇祯末，习射于石冈之汝南书墅，弓张矢落，同学者以为笑。余愤欲胜之，味射义"志正体直，持而审固"之语，悬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进。以是知人不贵自然，贵勉然，性不可恃，而习有可通，大抵然矣。

余善饮而不善啖，饭可二缶，常食不能啖大脔，客之饕者，喜并余餐。侨朔方者数年，日食蒸饼、不托之属，生姜、鲜葱有同嗜焉。归而馔且兼人，反觉稻粱之寡味。五岁时，私闯酒室，垂首盎面，吸取浮醴，遂至沉顿。家人遍索，乃酣卧于瓶罍之侧。长而僭称大户，常时列宴，众客支离，狂花病叶，独沛国朱抡生，搴旗对垒，终夕不言散，时有"朱鸡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悦，间亦取憎侍者。计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与合肥龚伯通饮于怀庆之高台寺。同饮者，王蜀隐、沈云门；所饮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烧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灯细酌，自酉达卯，倾二罂无剩沥。饮时但觉甜美可人，无茗艼意。从者报曰："日高舂矣。"四人启户而视，触受风色，心目迷眩，一时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复，三公者，相对雒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邺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痴坐无憀。闻西郊演剧，观者甚众，趁步一往。台之旁，列肆酤酒，士商聚饮，不觉流涎。因选席而坐，傲然独酌。已而兴发，拉客中之豪者并醵，拇战不已，遂蔓及他席。大众轰饮，余玉山颓矣。彼此造次，未及叙姓氏，亦未识余邸舍，群起而掖

余，畀之野庙神幔之前。迨晓，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乐地，昔贤所云，时复戢之。

余不习铛杓，而洞于茶理。友人戴惕庵，为邑之陆羽，余时过领日铸，以消七碗之兴。及至杞子国，有马布庵者，又卢野之后劲也。一枪一旗，居然独步。尝戏语之："若与吾乡惕庵共品泉源，正未知谁当北面？"余于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当上奏天帝庭，酒星谪去补茶星。"此亦老侬谩言，非实尔也。性好食醋，失此则诸味不调。又好秋末蟹，夏初蚕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芰，姬文之昌歜。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语人："奈何以火烧五脏？请观筒中垢腻，将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忆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饮不待明朝；难产之妇，好合何须满月。嗜烟之酷，乃至同于酒色，何惑溺也？

余家常乏，独衣冠必鲜整。人目之，若雄于财者。然少而惜福，茧丝不以附内体。服之矜重，不轻为尘涴。即至褛裂，亦不轻掷。记曰："敝帷不弃，为埋马也。"尝记先大夫于余入泮时，制一西洋布袍，凡遇佳节良宴，则衣之几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劝余改作亵衣者，贾子曰："冠虽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赐，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庐，不过数楹，团聚家人，三世不易其旧。余日坐卧者，止于半舫，围塞书卷，栉比鳞次，容我头足一席地耳。俯仰之余，不见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构迢峣，霞垂云耸，余处之落落然，了无与也。公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大智之言，岂欺我哉！余爱楼居，及庋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湿。又爱短檐净几，其窗四辟，晨起披襟，爽受风日。如入暗室幽暧，便闷欲绝。又爱舟行，放桨芦洲蓼渚之间，率其宕往，有会心处，嗒尔忘归。余向不喜浴，虽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习之，乃觉除淹消瘕，体气荣畅。即冱寒，且乐就澡室焉。

余得天强固，不婴重疴，偶尔违和，亦不用药，医之以至清之酒，医之以至快之书。辛巳午月，贱体忽惫，头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汤饵，若染时疠者。适有饷余佳酿，呼至床头开看，芬香拉鼻，

急命温之，取太史公《荆轲传》，连饮连读，瞬息之间，拍案而起。古书难信，切不可以身试方。吾友贾静子，睢阳才人也。体有不适，欲行倒仓之法，余诤之曰："奈何于腹中演戏法？"不听。一服之后，下泄不止而毙。岂惟药石，即平时饮膳，皆可伤人。余尝于醉后饮养花宿水，不死；于相国寺僧舍误中鲜菌毒，不死，此小人幸免也。子美死于白酒牛脯，太白纵饮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诗人之魁也，皆以轻率自殒其生，可不慎哉！

壮时不免房帷之好，后乃以渐而淡。至为汗漫游，遂与色远。即燕赵歌姬，充列侑饮，从无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见客即拜，立而执役，主人加之诃叱，余命之入坐，诸执事悉令隶人司之，北人且谓介人坏其乡俗体貌。知命之年，便绝婉娈，友人俱诮其假，席间每引为笑资。李剩斋至谓五十断欲，不如捐馆作泉下人。彼长余四龄，竟以啖牛炙淫一妖妪而殂。夫精、气、神，人之三宝，而丹药之王也。先祖遇一异人授以龙虎吐纳之法，习练四十年。道成，夏月盖重衾卧炽日中，无纤汗。冬以大桶满贮凉水，没顶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顽无仙分，不之向学。然于玄牝要诀，颇熟闻之，大要以宝神啬精为主。世之愚伧，纵情雕伐，以致阳弱不起，乃求助于禽虫之末。蛤蚧，偶虫也，采之以为媚药；山獭，淫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术。何其戕真败道，贵兽而贱人也！且方士挟采阴之说，谓御女可得长生。则吾未见蛤蚧成丹，山獭尸解，海狗之白日冲举也。

记诵之外，无时不亲操诸务。盥漱泛扫，不以烦厮役。花则手灌之，草则手薅之，鱼鸟则手饲之。或杂伍渔樵，或混同佣乞，或时与童稚相嬲，掷弄觿雒以嬉。故年虽近髦，人以为有童心，举步轻趯，容色亦不衰，不似龙钟齿豁人。年来游兴不减，梦想时在湖濂岳麓，诸子惜余筋力，柅余车不得远行。在家闲极，有花即看，有酒即饮，有对弈者，即终日。老友相值，即解杖头以醵。缁流之上者，乐共余谈，余亦乐坐栴檀之室，谓之"清时小太平"。适与红裙会，方袍骨

董，不至以唐突取厌。赠邗水桂姬，有“休将量大欺红袖，但得情痴恕白头”之句，非乞怜语，佳人会生怜耳。孙子数人，与长者点定文字，粗为疏解。群小则牵绕衣裾，分枣栗与之，各餍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参差，聚而向老人计较，尤可爱也。

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为家。客两河者，前后十数年。始于察荒李御史幕，怀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与仲蒨二兄读书翕园。后为贾大中丞召修省志，别去。越三年，会吊宗伯之丧，黄门卫公先生正在读《礼》，留与崥山草堂，商榷今古。又为洛阳太守朱灿煌邀阅试卷，别去。介人之久于兹土者，实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刘御李，马首不能他指耳。时沈宫詹绎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为海内岳牧表。余驱车八郡，历收河岳之英，倦则以钧阳清署为归焉。其他逆旅主人，无不款昵如戚属。水行则戒榜人无妨缓棹，河上逍遥；陆行则常与执辔者试走，舍舆马而徒，恣其流览。余之所为通，余之所为介也。

余殚精音律，于古今离合之义，无不博综。吾邑陆君扬，弦索化工手也。从余考订音声，字有讹舛，悉为厘正。遂使八风二十四气，相为嘘吸，海内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与之游。其名直达禁掖，擘阮传人，乃以介人为导师，亦可异也。余尝作一想，取尼父《猗兰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谢安《洛生咏》，嵇康《广陵散》，袁山松《行路难》，李太白《乌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笛，高渐离击筑，祢衡挝《渔阳》鼓，君阳出而欹冠短袖，为之提掇其间，左顾右盼，意气激昂，拨清弦，发哀弄，人声天籁，云委雪飞，一洗梨园法曲之陋，顾不乐哉！

博塞之事，盛于魏晋。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斋、打叶子，为名流雅尚，相煽成风，浸淫海内，余不之效。只是黑白二子，比势覆局，木野狐之诮，恐亦在所不免。当余少贱，颇耽戏术。射覆藏钩，与夫顷刻花、逡巡酒之类，种种幻化，皆所熟谙。至于召请乩仙，尤极灵响。即非真仙，当亦才鬼。己卯应试失利，情怀惮怯，舞仙童以

释闷。令其搬演杂剧，穷姿尽态，有老梨园所不到者。一时传播，男妇聚观，拥塞堂庑，终日哄笑，匝月而不散，窗几悉遭挤毁。余深悔其贱，因逃匿于外以谢之。世俗无聊，动拈骰子以卜。乙亥试玉峰，同寓友人，竞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于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时，遘疾弥月，医药不能疗。余心焚灼，抱骰盆跽于中庭，祝曰："大人病果无患，幸赐吉征。"一掷而五子各色，独一子旋转不定，余默恳之，一跃而成顺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卢，明皇叱子成四，慈圣之侧立不仆，光献之盘旋三日，精诚所注，符应立呈。樗蒲有神，岂虚也哉！余与汉阳李云田偶过汴市，见有争钱而相搏者。云田曰："古人名钱曰刀，以其铦利能杀人也；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亦以示凶害也。"余曰："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执两戈以求贝谓之贱，执十戈以求贝则谓之贼而已矣。"云田曰："两戈一金，当更有精义，子试说之。"余曰："两戈不敌一金，钱真神物也。"云田曰："得一金而来两戈，岂不可危？"余曰："操两戈以求一金，亦复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贪者之必济以酷也。敬领两公高论，老夫快极，惜王介甫不得一证斯言。"

乙巳，从三衢假道至汾水，开化道中，资斧告匮，伥伥乎靡所骋。适遇一蒙馆，其馆师教读"心广体胖"，胖音为伴，余入语之曰："先生误矣，胖蒲官切，当读如盘。"馆师曰："门下精于翻切乎？愿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韵脚，中间过脉，如经坚丁颠诸诀，一一指授，呼调数四，令其师弟同余念诵，一堂之中，齐声唱和。初如小儿喤喤学语，舌本都强；少焉渐觉柔利；至数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协。主人闻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传。村塾蠢儿，肉橐衣楦，何幸得公提诲。请问公姓氏，今将何往？何为停车于此？"余实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难。"命家僮立取青钱文绮见饷，余拜受之，得以即时就道。余于字学，童而习之，音义略无讹舛，不谓浪游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韵》而得钱财，是亦学圃之美谈也。

二氏皆视世人为蠢俗，故一以冲举歆之，一以轮回惧之。余明于死生之故，不溺其说。然其标旨清微，振辞高妙，有足豁懵人之阂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万毕神术；释氏之三车要义，四谛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静地修玄，不在采芝咽液；高座说法，不在竖拂拈槌。将使上清羽客，鳖守丹垆，大善知识，都向篱门外瞌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虚中、唐举，世无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贵之格。公卿将相，早于年三四十内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闻其佞，逮至后来，往往不验。今阅七十甲子矣，黄粱熟矣，痴梦不复作矣。虽欲信之，又乌得而信之？又不信师巫之术。吾嘐多有女巫，召人先灵与人叙语。余幼随家人往，果于隔户隐隐有声。家人白日见鬼，哭而问讯，余恶之。从后闼密侦，见一人垂首瓮中作语，遂发其奸。余在河南，与李御史同谒嵩岳，见有所谓马子者，托神附体，俨坐堂檐，执绳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谒神座，竟拜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逻索，众皆惊窜，财如阜积。余恶之，令御史皆缚之至，众神叩头哀乞免死，声色移人。

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声，喜丝竹声，喜小儿烺烺诵书声，喜夜半舟人欸乃声。恶群鸦声，恶驺人喝道声，恶贾客筹算声，恶妇人詈声，恶男子咿嚘声，恶盲妇弹词声，恶刮锅底声。喜残夜月色，喜晓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妆真色，喜三白酒色。恶花柳败残色，恶热熟媚人色，恶贵人假面乔妆色。至余平日，有喜色，无愁苦色；有笑声，无嗟叹声。窃谓屈原之《九叹》，梁鸿之《九噫》，卢照邻之“四愁六恨”，贾谊之“长太息”，扬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逼仄，动与世忤。惜不与介人同时，为作旷荡无涯之语以广之。

余不识金钱之数，不知方物之值，不闻营殖之方，不设会计之籍。倘然而来者，倘然而去。室中忽盈忽虚，若与阿家翁无与焉。年七岁时，族伯亡，应余承祧，有宗人出而争嗣。郡司马某当谳，得宗人赇，袒之，余起告曰：“争为人后者，利其产耳。儿不愿如俗情奉

人宗祀。”遽辞以出。司马谓先君曰：“有是佳儿，宜不赖此。”其为志大财疏，自童龀已然矣。倾余行箧，从无十金之积。白镪青蚨，亦数来数往，但不恋清寒吾辈人。余曾坐皋比，收诸生脩脯。亦曾心织笔耕，卖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应采风之使，得受前茅上赏。不以事生产，不以食孱孱八口，床头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

余最僻古器，幸而购得，宝玩不已。倘或失去，经时怏怏，如忆故人。向在东都，所得当道之赆，悉置三代尊彝，真赝各半。橐负抵舍，家人意其赀重，启视之，确确然皆邙土中物也。余夸而家人笑，不久即星失。假使余囊金以归，要亦垂手尽，不能作临沮守钱翁。人言介人痴，不痴也。

向有三畏：畏盗，畏猘犬，畏笑面多机智人。不幸旋触党人怒，卒吹蜮沙，兴文字狱，执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谯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于斯，今犹是放宕其辞以自骋乎？”余曰：“马迁腐刑，居蚕室而著《史记》；陆平原临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书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请黥首刖足，继成《汉史》。此三贤者，介人之师也。子乌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恶报应之说曰：“子有何恶而遘此刑狱？”余曰：“盗跖为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寿；柳下惠操行修洁，以黜辱没其年；崇侯虎进炮烙以雒百姓，国灭不与其难；西伯修德行仁，囚于羑里；司马魋欲杀圣人，终柄宋国；仲尼贤过尧、舜，拘于匡，围于蒲，微服于宋。信如报应之语，则是盗跖、崇侯、司马之善报为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恶报为断如也。有是理乎？”

知己之恩，侔于生我。古人云：“士为知己者用。”又云：“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又云：“感恩则有之，知己则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难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发未燥，应童子试，甬东谢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驹也，困以盐车，恐未得千里腾逸。”此一知己。楚黄曹石霞先生令嘐，月两课士，余辄冠一军。迨解官，放浪西子湖与白

门诸山水间，连手吟唱，狂叫绝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灵先生，选邑士廿人，时校艺于衙斋，文必面阅，必戒诸少隽者，奉余为经师。辛卯之役，谓余必抡元。及报罢，仰天嚄唶，至于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轮先生李吴，三简首诸士，曰："时文中古文，盲腐二史，其鼻祖也，终恐不利时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莱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试士，拔余罪隶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群伧乃欲报之以杀，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阳薛行屋先生，人伦渊薮，坐余澹友轩，相与订千秋业。余断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辈行以交，诧为珠采玉英，希世之宝。此一知己。七闽黄石斋先生，讲学湖上，弟子数千人，蚁升庑下，《易正》一书，筌蹄爻象，妙契图先，独以授余曰："沧桑而变，惟此子不刊其书。谯周之得文立，藩卫门墙，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乡之文，久没云雾中，潜壶许子，与余力刷之，并草松陵，分题汉上，他无可与语者。尝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翩仙，姿才无辈，颇不近贵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读，读已又拜。相对清谈，无一语堕人间粉泽者。此一知己。有授伪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谋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将羽仪天下，必务杀之。"再击不中，叹曰："才士固不可杀。"爱我之口，无可准的。若辈方欲刳我以刃，而肯称为大家，呼为才士。此亦一知己。

李献吉，前朝之文人也，葬于崆峒山，冢已崩阤，几出狸首，颍人无过而问焉者。余语禹州史太守："张良洞旁黄石冢，聂政墓侧姊嫠坟，大抵荒唐，为士人耳食语。独明诗人李献吉墓，埋骨不过百年，没于丰草，碑识无存焉。为太守者，所当急为表治，以培风雅。"守即鸠工往葺。余亲为舆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诗人李梦阳之墓"。云间彭燕又，当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宁司李，才华震荡，不屑以肺石绳人。或议其有文才，无吏干。一日，来谒李御史于汴署，余从屏后觇之，见其内衷红褶，心为窃骇。

御史甚加礼遇，肃之坐，谈论甚洽。茶凡三点，燕又渐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横议，旁若无人，御史微哂无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见夫狂司李乎？"余曰："见之，才不检制，幸夫子怜而恕之。"御史曰："我无责乎尔，天下岂皆爱才者，恐终以是祸。"未几，巡方使者会稿至，御史谓余曰："彭司李挂弹章矣。款迹累累，罪且不测。"余切恳御史转旋，为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难之曰："直指驻节彰德，汴之去邺也远，疏发，追无及矣。"余为跽请，乃删其重大者数条，遣一干役，策飞骑诣直指所，追还原疏，更为改缮，燕又得从薄谴以归，余初不令燕又知也。

余方童丱，尝梦一人，纤细娟好，自称金銮否人，以绿沉笔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见借，今以奉还。"由是文思大进，放骋词涂，不可捉搦。患难后，于资善僧寮，曾昼梦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掷之地，余启之曰："岂以文受祸，不当更费隃糜耶？今后但为蹄涔杯水之文，不复为惊涛怒壑之文；但为软面滑口之文，不复为聱牙棘齿之文；但为依篱傍闼之文，不复为开疆凿嶂之文；但为女子镜奁娇昵之文，不复为丈夫棨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霁而去。及余提笔，匠心独诣，其为砰奇如故也。又梦朱衣人怒诃曰："违吾意旨，由汝虎视文林，但无望龙门烧尾。"余乃绝意金闺，日与曲生者为友。上追风人，下逮三唐吟老，遥相鼓吹。余壮盛时，力为时文，若科目可旦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与余有神契，欲收之夹袋，密相招，授以关节。余惊，覆之曰："科名为何物，可以暗汶获之？且余命多蹇剥，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无所逃命。若使一日诡遇，是与命拗也。人祸天谴，均有之矣。"当事怪恨，便与余绝。

老而力为古文。岁戊午，薛黄门卫公先生，谋之要津，欲以博学宏词荐，余上札启谢曰："价夙遭屯难，沉痼书城，雕虫琐事，不足名家。实乏史材，无容忝窃，宏博之称，非所据也。且也山糜野性，不乐冠裳，岂其濛汜余年，顿忘丘首。孝然窜河渚，仲蔚没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辞而后已。刑部伴阮刘公，结三十年中州缟

纻，近为侍从亲臣，出督芜关税，迎余栾江之署，饮酒赋诗。公于署前方池之上，构一新亭，镌御赐“松风水月”字为之额，朝夕瞻对，题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为之颂，系之以诗。复命日，拟以余才缓颊左右，余恳止之曰：“草泽寒蜩，久甘噤伏，岂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为默然，退语幕客曰：“此公老钝，命与才违。”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巨公，谬以富贵相贻，此世人诩为奇遇，蠖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顾麾而去之，若将凌焉。然则介人七尺，其为不翥之末翎、早飘之败叶也审矣。

向集自少至老所为诗古文辞，删九而存一。客见之，问余曰：“其中所称最快意之作，可得闻乎？”余曰：“流落散人，实多笔墨之乐，试为足下略言一二。”

李御史察荒两河，时驻节归德，余入谒，御史手授《丙申诗刻》一册，凡百有余首。余回寓，命从者焠灯酾酒，依韵和之，漏五下而卒业。黎明投入宪府，御史立邀进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敌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内。可为大快者，此其一。

河阳妓小红儿，性豪善饮，常倚其量以压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数升者奉之，红儿不辞，曰：“我善酒，尔善诗，尔成一诗，我尽一爵。今日试以诗酒一决楚汉。”余吟红饮，酣对数巡，红儿微有醺态。余乃一连叠咏，红不能支，跽而乞降。余纵之睡，自吟自饮，坐客各举杯称贺。可为大快者，此其二。

缪侍读念斋先生过嘐，有青楼何媛，以诗晋谒，备陈堕落苦状。侍讲心恻，呼其嬷尽偿所值，听其择人而字，无他染也。余作《种德记》以赠之。一夕，余病不能饮，而为酒纠，为之约法曰：“苟有犯，不能饮者，罚以酒。能饮者，罚以诗。”即以缪侍讲捐金与何媛落籍为题。众闻以诗赠缪，皆应曰：“诺。”一客曰：“奈何能饮而不罚之酒？”余曰：“若以酒罚能饮者，则是赏也，非罚也。”余乃随罚随吟，令小童录之。计所为诗，竟得免罚酒三十二瓯。侍讲笑曰：“昔

人宴集，诗不成者，罚依金谷酒数，未闻有不与饮而罚之诗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于风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负酒人之名，每罚即俯首受之，无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诗硬抵，公然强项不饮，众不敢哗。可为大快者，此其三。

戊子入乡闱，号舍中啾然有声，其鸣甚哀，余信为场屋文鬼，大声诵余向日《秋啸诗》曰：“三年龌龊逢逻卒，七义光芒吓主翁。”其声遂灭。有顾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为立传，人阅之，喜其描情绘意，有若写生，无不颐解。己酉，客上箬僧伽舍，邻寓有二生，披而读之，忽相抱痛哭，至于失声。余惊问之，彼亦负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为此态也，盖重有所伤也。我之诗，可以妥鬼精灵；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为大快者，此其四。

周少司农栎园先生，被蜚语中以闽事，穷极栲讯，终无赇证。时臬司李官以谳决失轻，比次逮问，与司农同系刑部，死者数人，滞于狱者八载。世祖忽念无辜，有贷死意，廷议改流宁古，将为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谕放令还乡。辛丑，偕王过客司李束藁南归，道经云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适邂逅，宋出上赐先相国古画同观，司农一一赏鉴毕，列坐开宴。余曰：“姑缓之，请再观今画。”取余所著《火山客谯》阅之，诸公叫读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帻尽欹。主人劝且饮，诸公曰：“得此奇文，愈读愈快，正如身入龙藏，争看宝贝，惟恐其尽，谁肯撤而去之？”竟阅达旦，不备宾礼。可为大快者，此其五。

覃怀沈云门，嵚崎异人，与余订金石交。艰得子嗣，颇制于内，不容置妾媵，秘一人于外宅，产一男，聪颖明俊，且八龄矣。托为里人儿，携至家，夫人见而惊异曰：“阿渠家生此九苞凤？”云门进启曰：“此即夫人子。”讯得其实，夫人大喜逾望，涓日为育麟之宴。亲朋制锦称庆，文皆属余捉刀。一为中书段玉美，一为给谏薛卫公，一为河北大将军鲍济宇，一为大总戎鲁璧山，一为怀庆太守彭悟山，一为张乾雅诸同学兄弟。一日之内，横笔挥霍，悉副其请，无一雷同门

面语。可为大快者，此其六。

庚子修《豫志》，午日，贾大中丞邀饮开府，谈次论及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优劣，互有异同。适襄城余令献襄酒三百器，陈列阶前，诸同事并启分贶。中丞笑曰："请诸公各草《葛王优劣论》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须分也。"诸同事闻言贾勇，各就席构思。余伸纸摇笔，不加点窜，俄顷而稿毕。中丞令余口诵，余音辞郎鬯铿戛，中丞为之击节叹赏，诸同事皆撤笔长嘘，自坏己作。余进揖谢赐，督军校四人儋酒于前，余拥之徐步而出。可为大快者，此其七。

尝见馆孩村腐，妄为诗文，多有口自吟诵，抃手点头，自鸣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痒，则不然矣。韩愈曰："小称意则人小怪，大称意则人大怪。"刘蜕曰："十为文不得十如意。"则求余所为最快意之作，当又绝少也。有议余文多游戏者，余曰："方朔之《客难》，假难以征辞；崔寔之《答讥》，因讥以寓兴；崔雒《达旨》，寄旨以纬思；韩愈之《释言》，凭言以摅志；扬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宾戏》，随戏以逞怀也。"客曰："子云拟经之徒，孟坚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颖，以笔墨为游戏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为犁牛，斥宰予为朽木，睹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规，闻言偃之弦歌，举割鸡以志喜。游戏之语，虽圣人有所不废，而况为圣人之徒者哉？"

少辨方言，作《侬雅》四卷。蒙难时，作《火山客谯》十五卷，《广禅喜》一卷。会有感喟，作《鼠吓》五卷。豫游最久，作《中州杂俎》二十四卷。同人问讯，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闲半舫，作《化化书》十二卷，《人林题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侬赘人诗文全集》，未定卷数。今虽衰雒，踵门而乞文者，必应之，如偿夙逋，不以为疲。后有作者，得吾书而秘之中郎之帐，听之；如李汉序韩文以行，寿之百世，听之。即不然，如张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酱瓿，亦听之。

张山来曰：文近万言，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允称妙构。

予素不识三侬，而令嗣柱东曾通缟纻，因索种种奇书，尚未惠读，不知何日方慰予怀也。

板桥杂记

余怀澹心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雏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宛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妓家仆婢称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称之曰“娘儿”，有客称客曰“姐夫”，客称假母曰“外婆”。

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满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捩笛挡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

长板桥在院墙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回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襟。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归。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捶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余作《秦淮灯船曲》，中有云："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又云："梦里春红十丈长，隔帘偷袭海南香。西霞飞出铜龙馆，几队蛾眉一样妆。"又云："神弦仙管玻璃杯，火龙蜿蜒波崔嵬。云连金阙天门迥，鹤舞银城雪窖开。"皆实录也。嗟乎！可复见乎？

教坊梨园，单传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遗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场演剧为耻，若知音密席，推奖再三，强而后可。歌喉扇影，一座尽倾。主之者大增气色，缠头助采，遽加十倍。至顿老琵琶，妥娘词曲，则只应天上，难得人间矣。

裙屐少年，油头半臂，至日亭午，则提篮挈榼，高声唱卖逼汗草、茉莉花，娇婢掩帘，摊钱争买，捉腕捺胸，纷纭笑谑。顷之，乌云拥雪，竟体芳香矣。盖此花苞于日中，开于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兰则大雅不群，宜于纱厨文榭，与佛手、木瓜，同其静好。酒兵茗战之余，微闻香泽，所谓"王者之香"、"湘君之佩"，岂淫葩妖草所可比缀乎？

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初破瓜者，谓之"梳栊"；已成人者，谓之"上头"。衣衫皆客为之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以其余物，自取用之。故假母

虽年高，亦盛妆艳服，光彩动人。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

曲中女郎，多亲生之女，故怜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拒绝勿与通，亦不顾也。从良落籍，属于祠部，亲母则取费不多，假母则勒索高价。谚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者，盖为假母言之也。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接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尽，亦遂欢寡而愁殷，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洁殊常。香囊云雒，名酒佳茶，饧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上品。外间人买者，不惜贵价，女郎赠遗，都无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楼集句》诗中所云“市声春浩浩，树色晚苍苍。饮伴更要送，归轩锦绣香”者是也。

虞山钱牧斋《金陵杂题绝句》中，有数首云：“淡粉轻烟佳丽名，开天营建记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灯火樊楼似汴京。”“一夜红笺许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旧时小院湘帘下，犹托鹦歌唤客声。”旧院马二娘，字晁采。“惜别留欢恨马蹄，勾阑月白夜乌啼。不知何与汪三事，趣我欢娱伴我归。”“别样风怀另酒肠，伴他薄幸耐他狂。天公要断烟花种，醉杀扬州萧伯梁。”“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零丁。南巡法曲谁人问，头白周郎掩泪听。”绍兴周禹锡，喜顿老琵琶。“旧曲新诗压教坊，缕衣垂白感湖湘。闲开闺集教孙女，身是前朝郑妥娘。”郑女英，小名妥娘，载《列朝诗选·闺集》诗中。新城王阮亭《秦淮杂诗》中有二首云：“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旧事南朝剧可怜，至今风俗斗婵娟。秦淮丝肉中宵发，玉律抛残作笛钿。”以上皆伤今吊古，感慨流连之作，可佐南曲

谈资者，录之以当哀丝急管。黄涪翁云：“解作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画壁也。以上纪雅游。

八琼逸客曰：此记须用冷金笺，画乌丝栏，写《洛神赋》小楷，装以云鸾缥带，贮之蛟龙箧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风清月白，红豆花间，开看之可也。

余生万历末年，其与四方宾客交游，及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书记者，乃在崇祯庚辛以后。曲中名妓，如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者，皆不得而见之矣。则据余所见而编次之，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国城，犹为李师师立传，盖恐佳人之湮没不传，作此情痴狡狯耳。“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鄣袖习气。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余遇之迟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余曰：“此许和子《永新歌》也，谁为韦青将军者乎？”因赠之以诗曰：“红红记曲采春歌，我亦闻歌唤奈何。谁唱江南断肠句，青衫白发影婆娑。”春亦得诗而泣，后不知其所终。嗣有尹文者，色丰而姣，荡逸飞扬，顾盼自喜，颇超于流辈。太守张维则昵宠之，惟其所欲，甚欢。欲置为侧室，文未之许。属友人强之，文笑曰：“是不难，嫁彼三年，断送之矣。”卒归张，未几文死。张后十数年乃亡，仕至监司，负才华任侠，轻财结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闻琴歌声，则勃勃欲动。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

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于时流寇讧江北，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羡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后易名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贞美之印”。余戏之曰：“美则有之，贞则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儿者，何出此言！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如夏姬、河间妇也。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宾，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与之合也。儿之不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敛容谢之曰：“吾失言，吾过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才有余，白皙发覆额，眉目如画，余心爱之。媚亦知余爱，娇啼婉转，作掌中舞。十娘曰：“吾当为汝媒。”岁壬午，入棘闱，媚日以金钱投琼，卜余中否。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鼎革后，秦州刺史陈澹仙，寓雒桂园，拥一姬，曰姓李，余披帏见之，媚也。各黯然掩袂，问十娘，曰：“从良矣。”问其居，曰：“在秦淮水阁。”问其家，曰：“已废为菜圃。”问其老梅与梧竹无恙乎？曰：“已摧为薪矣。”问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赠以诗曰：“流落江湖已十年，云鬟犹卜旧金钱。雪衣飞去仙哥老，休抱琵琶过别船。”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曰武公。然好狭邪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叫“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江上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

聪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不从，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夫之气。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侍儿曳罗绮者十余人。置酒高会，则合弹琵琶筝瑟，或狎客沈元、张卯、张奎数辈，吹洞箫，唱时曲。酒半，打十番鼓，曜灵西匿，继以华灯。罗帏从风，不知喔喔鸡鸣，东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没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岂效龊龊倚门市娼，与人较钱帛哉！"以此得"侠妓"声于莫愁、桃叶间。后归新安吴天行。天行巨富，赀产百万，体羸，素善病，后房丽姝甚众，疲于奔命，大娘郁郁不乐。曩所欢胥生者，赂仆婢通音耗。渐托疾，荐胥生能医，生得入见大娘。大娘以金珠银贝纳药笼中以出，与生订终身约。后天行死，卒归胥生。胥生本贫士，家徒四壁立，获吴氏资，渐殷富。与大娘饮酒食肉相娱乐，教女妓数人歌舞。生复以乐死，大娘老矣，流落阛阓，仍以教女娃歌舞为活。余犹及见之，徐娘虽老，尚有风情，话念旧游，潸焉出涕，真如华清宫女说开元天宝遗事也。昔杜牧之于洛阳城东，重睹张好好，感旧论怀，题诗以赠，有云："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出座隅。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正为今日而说。余即出素扇以贻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哀动邻壁。

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笺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余常戏之曰："此非眉楼，乃迷楼也。"人遂以"迷楼"称之。当是时，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乐。而尤艳顾家厨食品，差拟郇公、李太尉，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日。然艳之者虽多，妒之者亦不

少。适浙来一伧父，与一词客争宠，合江右某孝廉互谋，使酒骂座，讼之仪司，诬以盗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时义愤填膺，作檄讨罪，有云“某某本非风流佳客，谬称浪子端王。以文鸳彩凤之区，排封豕长蛇之阵；用诱秦诓楚之计，作摧兰折玉之谋。种夙世之孽冤，煞一时之风景”云云。伧父之叔为南少司马，见檄，斥伧父东归，讼乃解。眉娘甚德余，于桐城方瞿庵堂中，愿登场演剧为余寿。从此摧幢息机，矢脱风尘矣。未几，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眉娘佐之，益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客有求尚书诗文，及乞画兰者，缣笺动盈箧笥，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岁丁酉，尚书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燕。李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遛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敛时现老僧相，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改姓徐氏，世又称徐夫人。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莲。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辄了了。少长，顾影自怜，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仍归吴门。丧母抱病，赁居以栖。随如皋冒辟疆，过惠山，历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绝顶，观大江竞渡以归。后卒为辟疆侧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瘵死。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辞甚多，惟吴梅村宫尹十绝，可传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无价玉无瑕，小字贪看问妾家。寻到白堤呼出见，月明残雪映梅花。”又

云：“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按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又云：“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苍黄过渡头。钿盒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又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卞赛，一曰赛赛，后为女道士，自号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年十八，游吴门，居虎丘。湘帘雒几，地无纤尘。见客初不甚酬对，若遇佳宾，则谐谑间作，谈词如云，一座倾倒。寻归秦淮，遇乱，复游吴门，吴梅村学士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之。中所云“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渚船。剪就黄雒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者，正此时也。在吴作道人装，然亦间有所主。侍儿柔柔，承奉砚席如弟子，指挥如意，亦静好女子也。逾两年，渡浙江，归于东中一诸侯。不满意，进柔柔当夕，乞身下发。后归吴，依良医郑保御，筑别馆以居。长斋绣佛，持戒律甚严。刺舌血书《法华经》，以报保御。又十余年而卒，葬于惠山祇陀庵锦树林。

玉京有妹曰敏，颀而白，如玉肪，风情绰约，人见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画兰鼓琴，对客为鼓一再行，即推琴敛手，面发赧。乞画兰，亦止写篆竹枝兰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纵横枝叶，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见长，一以少为贵，各极其妙，识者并珍之。携来吴门，一时争艳，户外屦恒满，乃心厌市嚣，归申进士维久。维久宰相孙，性豪举，好宾客，诗文名海内，海内贤豪，多与之游。得敏益自喜，为闺中良友。亡何，维久病且殁，家中替。后嫁一贵官颍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双玉，廉静，寡所嗜好，一切衣饰歌管、艳靡纷华之物，皆屏弃之。惟阖户焚香瀹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已。性喜画山水，摹仿大痴、顾宝幢，槎枒老树，远山绝雒，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

顿文，字小文，琵琶顿老孙女也。性聪慧，略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雒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学。学鼓琴，雅歌《三叠》，清泠泠然，神与之浃，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于乱世，顿老赖以存活，不能早脱乐籍。赁屋青溪里，荜门圭窦，风月凄凉，屡为健儿伧父所厄。最后为李姓者挟持，牵连入狱，虽缘情得保，犹守以牛头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间营救，偕往访之。风鬟雾鬓，憔悴可怜，犹援琴而鼓，弹别凤离鸾之曲，如猿吟鹃啼，不忍闻也。余说内卿许公，属其门生直指使者纵之。后还故居，吴郡王子其长，主张燕筑家，与琴心比邻，两相慕悦。王子故轻侠，倾金钱，赈其贫悴，将携归，置别室。突遘奇祸，收者至，见琴心诧曰：“此真祸水也。”悯其非辜，驱之去。独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后终归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艳，丰而逸，骨体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箫、度曲。长面修容，留仙裙，石华广袖，衣被灿然。后携其妹曰嫩者，游吴郡，卜居半塘。一时名噪，人皆以“二赵”、“二乔”目之。惜也才以疮发，剜其半面，嫩归吒利，郁郁死。

马娇，字婉容，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娇”之一字也。知音识曲，妙合宫商，老技师推为独步，然终以误堕烟花为恨。思择人而事，不敢以身许人，卒归贵阳杨龙友。龙友名文骢，以诗画擅名，华亭董文敏亟赏之。先是，闽中郭圣仆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圣仆殁，龙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书画，瓶研几杖，诸玩好古器。复拥婉容，终日摩挲笑语为乐。甲申之变，贵阳马士英册立福王，自为首辅，援引怀宁阮大铖，构党煽权，挠乱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烧两家居第，以龙友乡戚有连，亦被烈炬，顷刻灰烬。时龙友巡抚苏松，尽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终。龙友父子殉难闽峤，母丐归金陵，依家仆以终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马嫩者，轻盈飘逸，自命风流。真州盐贾用千金购得，奉溧阳陈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奁具赠豫章陈

伯玑，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然其迈往不屑之韵，凌霄拔俗之姿，则非篱壁间物也。当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鞮汗山入狭谷，往往败北生降矣。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有云：“佳侠含光。”余题四字颜其室。乱后不知从何人以去。或曰：归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颇著美名，余未之见，然闻其纤妍俏洁，涉猎文艺，粉掏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也。归昭阳李太仆，太仆遇祸家灭。

王小大，生而韶秀，为人圆滑便捷，善周旋，广筵长席，人劝一觞，皆膝席欢受。又工于酒，纠觥录事，无毫发谬误。能为酒客解纷释怨，时人谓之“和气汤”。扬州顾尔迈，字不盈，镇远侯介弟也。挟戚里之富，往来平康，悦小大，贮之河庭，时时召客大饮，效陈孟公、高季式，授女将军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极饮沾醉。有醉而逸者，锁门脱履，卧地上，至日中乃醒。时吴桥范文贞公，官南大司马，不盈为揖客，出入辕戟，有古任侠风。书画与郑超宗齐名。

张元，清瘦轻佻，临风飘举。齿少长，在少年场中，纤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为“张小脚”。

刘元，齿亦不少，而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筵。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转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

崔科，后起之秀，目未见前辈典型，然有一种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顾影自怜，矜其容色，高其声价，不屑一切，卒为一词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绝色，与小宛姐妹行，艳冶之名，亦相颉颃。钟山张紫淀，作《悼小宛》诗，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国，余见两双成。春

与年同艳，花推月主盟。蛾眉无后辈，蝶梦是前生。寂寂皆黄土，香风付管城。”

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婉转，调笑无双，人名之为“香扇坠”。余有诗赠之曰：“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武塘魏子一为书于粉壁，贵阳杨龙友写崇兰诡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以为荣。

珠市在内桥旁，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以余所见王月诸姬，并着迷香、神鸡之胜，又何羡红红、举举之名乎？恐遂湮没无闻，使媚骨芳魂，与草木同腐，故附书于卷尾，以备金陵轶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长即月，次节，次满，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饰，颀身玉立，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桐城孙武公昵之，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于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余诗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绣之于帨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恋，欲置为侧室。会有贵阳蔡香君名如蘅，强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夺以归。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后为安庐兵备道，携月赴任，宠专房。崇祯十五年五月，大盗张献忠破庐州府，知府郑履祥死节，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函置于盘，以享群贼。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节，有姿色，先归顾不盈，后归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虽为姬侍，有荆钗裙布风。妹满，幼小好戏弄，窈窕轻盈，作娇娃之

态。保国公买置后房，与寇白门不合，复还秦淮。

寇湄，字白门，钱牧斋诗云：“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则寇家多佳丽，白门其一也。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十八九时，为保国公购之，贮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谢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师陷，保国公生降，家口没入官。白门以千金予保国赎身，匹马短衣，从一婢而归。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既从扬州某孝廉，不得志，复还金陵。老矣，犹日与诸少年伍，卧病时，召所欢韩生来，绸缪悲泣，欲留之同寝。韩生以他故辞，执手不忍别。至夜，闻韩生在婢房笑语，奋身起唤婢，自棰数十，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欲啮其肉。病甚剧，医药罔效，遂死。蒙叟《金陵杂题》有云：“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以上纪丽品。）

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伎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心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一声《河满》，人何以堪？归见梨涡，谁能遣此？然而流连忘返，醉饱无时，卿卿虽爱卿卿，一误岂容再误。遂尔丧失平生之守，见斥礼法之士。岂非黑风之飘堕，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编辑斯编，虽曰传芳，实为垂戒。王右军云“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

瓜州萧伯梁，豪华任侠，倾财结客，好游狭斜。久住曲中，投辖轰饮，俾昼作夜，多拥名姬，簪花击鼓为乐，钱宗伯诗所云“天公要断烟花种，醉杀扬州萧伯梁”者是也。

嘉兴姚壮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

是，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

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张卯尤滑稽婉腻，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头上鬃帽，掷之于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张魁，字修我，吴郡人，少美姿首，与徐公子有断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来访之，阍者拒，口出亵语，且诟厉，公子闻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欢好无似。移家桃叶渡口，与旧院为邻，诸名妓家，往来相熟。笼中鹦鹉见之，叫曰："张魁官来，阿弥陀佛。"魁善吹箫度曲，打马投壶，往往胜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楼馆，插瓶花，爇炉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仆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厌焉。后魁面生白点风，眉楼客戏榜于门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张魁，不许复入。"魁惭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复至眉楼，曰："花面定何如？"乱后还吴，吴新进少年，搔头弄姿，持箫捩管，以柔曼悦人者。见魁辄揶揄之，肆为诋诃，以此重穷困。龚宗伯奉使粤东，怜而赈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贩岕茶，得息颇厚，家稍稍丰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贱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饭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孙春阳家通宵椽烛，不可开眼。钱财到手辄尽，坐此不名一钱。"时人共非笑之，弗顾也。年过六十，以贩茶卖芙蓉露为业。庚寅辛卯之际，余游吴，寓周氏水阁，魁犹清晨来插瓶花，爇炉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时。酒酣烛跋，说青溪旧事，不觉流涕。丁酉，再过金陵，歌台舞榭，化为瓦砾之场。犹于破板桥边，一吹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启户出曰："此张魁官箫声也。"为呜咽久之。及数年，卒以穷死。

岁丙子，金沙张公亮、吕霖生，盐官陈则梁，漳浦刘渔仲，雉皋冒辟疆，盟于眉楼。则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

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介弟也。家赀巨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月，置宴河房，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木瓜佛手，堆积如山；茉莉珠兰，芳香似雪。夜以继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时，加中府都督，前驱班列，呵导入朝，愈荣显矣。乙酉鼎革，籍没田产，遂无立足。群姬雨散，一身孑然，与佣丐为伍。乃至为人代杖，其居第易为兵道衙门。一日，与当刑人约定杖数，计偿若干。受杖时，其数过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宪林公骇问左右，有哀王孙者，跪而对曰：“此魏国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穷苦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厅，不觉伤心呼号耳。”林公怜而释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钦产可清还者，本道当为查给，以终余生。”青君跪谢曰：“花园是某自造，非钦产也。”林公唯唯，厚赠遗之，查还其园，卖花石货柱础以自活。吾观《南史》所记，东昏宫妃，卖蜡烛为业，杜少陵诗云：“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呜呼，岂虚也哉！

同人社集松风阁，雪衣、眉生皆在。饮罢，联骑入城，红妆翠袖，跃马扬鞭，观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继之扮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卢，朱维章扮武大郎，皆妙绝一世。丁、张二老，亦寿九十余。钱虞山《题三老图》诗，末句云：“秦淮烟月经游处，华表归来白鹤知。”不胜黄公酒垆之叹。

无锡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履，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初场毕，击大司马门鼓，送试卷，大合乐于妓家，高声自诵其文，妓皆称快。或时阑入梨园，氍毹上为参军鹘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于树下，乃姓柳。善说书，游于金陵，吴桥范司马、桐城何相国，引为上客。常往来南

曲，与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曲，敬亭以弹词。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盖优孟、东方曼倩之流也。后入左宁南幕府，出入兵间。宁南亡败，又游松江马提督军中。郁郁不得志，年已八十余矣。间遇余侨寓宜睡轩，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

莱阳姜如须，游于李十娘家，渔于色，匿不出户。方密之、孙克咸，并能屏风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连袂间行，经过赵李。垂帘闭户，夜入定矣。两君一跃登屋，直至卧房，排闼哄张，势如贼盗。如须下床，跪称“大王乞命，毋伤十娘”。两君掷刀大笑曰：“三郎郎当，三郎郎当。”复呼酒极饮，尽醉而散。盖如须行三。如须高才旷代，偶效樊川，略同谢傅。秋风团扇，寄兴扫眉，非沉溺烟花之比。聊记一则，以存流风余韵云尔。

陈则梁，人奇文奇，举体皆奇。尝致书眉楼，劝其早脱风尘，速寻道伴。言词切至，眉楼遂择主而事。诚以惊弓之鸟，遽为透网之鳞也。扫眉才子，慧业文人，时节因缘，不得不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若在曲中，则处处有之，时时有之。予作《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景本无多，只在晓风残月下。”思之只益伤神，见之不堪回首矣。沈公宪以串戏擅长，同时推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异曲同工，游戏三昧。江总持、柳耆卿，依稀再见，非如吕敬迁、李仙鹤也。

乐户有妻有妾，防闲最严，谨守贞洁，不与人客交语。人客强见之，一揖之外，翻身入帘也。乱后，有旧院大街顾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为名妓。忽为匪类所持，暴系吴郡狱中。余与刘海门梦锡兄弟，及姚翼侯、张鞫存极力拯之，致书司李李蠖庵，仅而得免。然亦如严幼芳、刘雒惜，备受笞楚决杖矣。三娘长身玉色，倭堕如云，量洪善饮，饮至百觥不醉。时辛丑中秋之际，庭兰盛开，置酒高会。黄兰丛及玉峰女士冯静容偕来，居停主人金叔侃，尽倾家酿，分曹角胜，轰饮如雷，如项羽、章邯巨鹿之战，诸侯皆作壁上观。饮至

天明，诸君皆大吐，静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横卧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犹不眠倚桂树也。兰丛贾其余勇，尚与翼侯豁拳，各尽三四大斗而别。嗟乎！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贞丽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与阳羡陈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与雪苑侯朝宗善。阉党阮大铖欲纳交于朝宗，香力谏止，不与通。朝宗去后，有故开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辞曰："妾不敢负侯公子也。"卒不往。盖前此大铖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定生大为锦衣冯可宗所辱，云间才子夏灵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钱漱广，末段云："二十年来事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那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燕飞。风弦不动新歌扇，露井横飘旧舞衣。花草朱门空后阁，琵琶青冢恨明妃。独有青楼旧相识，蛾眉零落头新白。梦断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调留云迹。院本伤心正德词，乐府销魂教坊籍。为唱当时《乌夜啼》，青衫泪满江南客。"观此可以尽曲中之变矣。悲夫！（以上纪轶事。）

附录盒子会

沈周作《盒子会辞》，其序云：南京旧院，有色艺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灯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赋此以识京城乐事也。辞云：平乐灯宵闹如沸，灯火烘春笑声内。盒奁来往斗芳邻，手帕绸缪通姊妹。东家西家百络盛，装肴饤核春满檠。豹胎间挟鳇冰脆，乌榄分橇椰玉生。不论多同较奇有，品里输无例陪酒。呈丝逞竹会心欢，褒钞稗金走情友。哄堂一月自春风，酒香人语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户，亦有愁人隔墙住。

总跋

予辑是书竟，不禁喟然而叹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读者亦何乐闻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岁误堕坑阱中，而肺腑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贯之，犹时时相嘬啮。既无有有道丈人相助举手，又不获遇聂隐娘辈一泣诉之，惟暂学羼提波罗蜜，俟之身后而已。于斯时也，苟非得一二奇书，消磨岁月，其殆将何以处此乎？然则予第假读书一途以度此穷愁，非敢曰惟穷愁始能从事于铅椠也。夫穷愁之际，尚欲借书而释，况乎居安处顺，心有余闲，几净窗明，焚香静读，其乐为何如乎！因附记于此，俾世之读我书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悯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张潮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坚瓠集

一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坚瓠甲集引
弁语
序
甲集卷之一
灯谜诗
琉璃河馆壁诗
渔父图
鸜鹆妃
黑妓
乌江庙
十八学士图
题昭君图
长吴两令录科
咏手
纤手
美人足
曹西士词
广文谑词
棋落水
月洲善诗
药名诗词
秦李两巡按
明世宗
金陵女子
遗溺

十二事诗
染指尖
拜年
千秋
斗百草
踢球
李后主书扇
牵郎郎
扬威侯敕
释老侮孔子图
菊花诗
僧衣
讥吕文焕
念四词
鹊桥仙
武陵难女
阮石咏妓
水晶宫
吴门风俗
平江妓
重九词
尹奚谣
洗儿
吴履斋词
鸡鸣诗
贾秋壑诗
白纸诗
芦花被
菊枕
纸帐

枕易
元遗山妹
谣言
嘲老人娶少妇
七件俱无
风花雪月
贺生第三子词
贺生第四子
恶角索韵
甲集卷之二
文文山弟子
聂碧窗诗
悯农词
巧对
回回偈
梦草图
郭冯相类
送灶诗
瞿存斋诗
祝寿
回回
碑词
销金锅
水仙子词
村妇道旁便旋
王西楼词
咏妓
贺婢生子启
应履平
海刚峰

十二辰诗
王十李三
勉甥
宗人入学
觞则
乩对
一对减死
陈玉父
嘲新贵
九月桃花
驿丞登第
诗赠教授
江东太守
朱原虚
诗止飞税
张翼德庙
寄夫诗
孝宗对语
李西涯
诗讥左珰
雍世隆
陈白沙诗
李程宠遇
雨帝谣
石羊鸣
于谦妾王振儿
朱静庵
铨部
改琵琶曲
壁诗四绝

讥奉使
吴敏德诗
刘侍郎谑词
杨文贞咏梅
假诗投刺
夏公大度
姚少师
刘伯川识鉴
盛允高
讽观竞渡
驼峰熊掌
咏桃
乌啄蝗歌
雁诗赐第
书生夜巡
孔门七十二贤
小试冒籍
水香劝盏
贺丧妻
洗马
周德华
春归
道河亭诗
青桐词
崔唐臣
神童诗
聂夷中诗
种芝麻
袁伯修
甲集卷之三

吕仲实诗
题纸鸢
水云乡
藕隐花藏
澹山狐
猕猴世情
誓俭草
姚学士
会稽女子
郑元和行乞图
白仁甫词
锣鼓诗
辇下曲
谥文正
代少年书
阿痃痃
阳明前身
郭清狂
卓吾侍者
宸濠娄妃
敖东谷
甘矮梅
诗赠盗
盗窃书
黄金对联
倭房公
晚达
辛未状元谜
题何吉阳轴
曾偶然

蝗虫感德
刘宠庙
米虫
常州守谣
聂豹郑洛书
侣钟强珍
陆陈谑语
毛边的对
沈陈姓对
分茶
十七字诗
改苏诗
黄雪球
杨复诗
贩盐
量田
钱鹤滩
缩脚诗
成语赋谑
乂名
杨夫人诗祖山谷
隐天干地支
卯娘
坠马
唐安寺楼
南内宫人
错写琵琶
五色诗
五色赋
甲集卷之四

除夕元旦词
酱油豆腐干
点酥娘
咏械
携妓谒僧
四时词
题雪美人
传神
东窗事犯
刘婆惜
唐云叟
寇杨对
王刘对
催妆词
扬州琼花
卓稼翁词
五角六张
大小孤山
当厅面试
郑宪题诗
嘲娶重婚妇
舜禹诗
酒旗
崔氏酒垆
李翰批诏
续诗赐第
沈詹事妾
状元词误
有教无类赋
退红

录事
四禽言诗
贾秋壑
秦会之
韩平原
杜荀鹤
咏雪讥贾似道
郑畋
长安举子
御沟柳
周孔醒醉
骂孟诗
三天
判子诗
乩诗改红白
乩仙题蕉
元末僧诗
人影诗词
题驿亭诗
秋胡
陈全词
魏野
杨璞
黄莺
生公
张太子
题诗纸鸢
蜀僧渔翁诗
保俶塔
诗讥夏刘周

词诬欧阳文忠
诗诬范文正
鹄粮
繁知一
金将平南词
四雨
四雪
岩栖草堂
坚瓠乙集序
乙集卷之一
寒拾问答
各省地讳
楚中二督学
陈全
咏泄气
卖闲
诗嘲广文
耳聋诗
俗语歇后
清客门对
买盐吃醋
对句
玉堂争闹
嘲医
抱佛脚
用旧句
嘲方于鲁
旧律易字
欧公诗戏
唐解元诗

吏对
火迫酇侯
爇熟颜回
印章
黄历给事
东坡慕乐天
训别字
文笑
祝石林
俗谶
同东集
劣诗
诗规性急
题鸠鹊
惧内有理
解大绅
欧阳酒令
麻胡
三笑事
歇后诗
破瓜无元
张赵两相
杨南峰浴
王婆醋钵
诸理斋诗
盘门诗伯
辊卦
吝卦
骗卦
寿卦

蟹卦
内黄侯
圆膏尖螯
蟹诗
芙蓉词
水上打一棒
赋诗得释
落霞
华清宫诗
角妓垂螺
诗家喻愁
石独山单
诗咏溺妇
题松
朱文公词
乙集卷之二
初日诗
赋新月
嫦娥
结璘
牵牛织女
织女祠
鹊桥仙词
孟婆
石尤风
夜半钟
鼓转六更
王探花判
水底月诗
陆放翁词

冯当世诗
吕文穆
韩魏公
张元
求闲
处闲散
偷闲
欧阳伯乐
蜂丈人
此翁又出
翟几木片
击门锥
王吉妇
布袋和尚
文若诗
童谣
异僧
般若庵诗
驿童对
黄蔡叶
吊张士诚诗
老头儿
雪词
满江红
彭友信
大明皇帝
大明一统
兄弟应兆
刘诚意题箸
倒骑驴

安亭万二
岘山徐九
僧谦牧
赵双砚
象简龙衣
铁铉女
中秋不见月
完颜亮词
呆子
银豆谣
九仙梦对
阳鲧
徐白云
名帖字大
老僧干谒
十里荷花
史弥远词
小僧诗阻
程郑二生
乙集卷之三
李空同对
张翼德对
靖节尧夫
苏东坡判
岳武穆词
琐囊书词
赶蝶
独韵词
八音诗
三溪诗词

九九谚语
舞字
韩朝集
草堂蛛网
题鹁鸽
题诗劝酒
学吏试诗
曹操疑冢
拆剿寇字
捶碎黄鹤楼
昔昔盐
逸诗词
牧牛图诗
不礼故人
高季迪题诗
艳雪
岳武穆遗诗
瓜田李下
覆水不收
蒙汗药
苜蓿烽
孪生启
平泉庄
白发红颜
棋诗
池底铺锦
山歌
风雨向三娘
信天翁
无定河

改名
陈眉公
行香子
钱塘怀古
诗示关津
曲子相公
辛幼安词
劝世歌
诗赠盗
驾虎伤人
头脑酒
捉迷藏
郎当曲
尼悟道
题诗得渡
画马食禾
岳蒙泉诗
镂臂
秤翁戏具诗
咏戏具
和咏戏具
乙集卷之四
箕仙诗句
箫杖
梅杖
羊羹
杨妃菊
绣养娘
吴门上元
聂碧窗

地仙丹
梅开一花
樱桃一实
童子能诗
邓文龙
伐松
歌词侑酒
鬼门关
刺夏贵
杜氏妇
嘲翟姓
杜善甫
吃死饭
武庙微行
版肠
淡酒
猪无糟
赵葫芦
嘲近视
王少卿
皇甫氏
婢仆诗
题像
四十翁
嘲秃指
烹鸡诵
偷狗赋
打秋丰
锯匠诗
龙宫海藏

采蟾酥
金陵十六楼
商文毅对
阿丑
智公得路
讥张江陵
张江陵对句
讥教授
僧妓相讥
以姓为联
丘文庄对句
龙听以角
诗规铁崖
巾诗
一钱觅酒
裁缝冠带
钻弥远
庶吉士
韩侂胄
五经题
头场题
善天文
鼻头
僧腊
五大夫
吴祀范蠡不当
齐己
洞庭渔人
镜殿
题诗僧庵

虎歌
刘菊庄
坚瓠丙集序
赵序
丙集卷之一
戒石铭
土产
鸱鸮蚯蚓
啖评
太平皇帝
爱妾换马
妾易带
红叶题诗
陶穀词
妇人朱粉
髻异
上头
月事
缠足
金钗十二
细腰
袜
裈裤
空定慧箴
刀笔辨
画作妆奁
弄瓦诗
典淮郡谢启
卓沃诗
陆世明

顾成章俚语
枷诗
秽韵雪偈
尼嫁士人
诗嘲朝臣
龙华会
井珠
七字吟
岁朝词
上巡按诗
观灯对
奇对
人中龙
惊怖越席
讽夏严谚语
游仙梦
速死托生
割股放生
嫁妇休妻
妇人诗词
和靖七世孙
咏月
判妓
半边月
和靖墓
感慨诗
纸莲船
城隍墙上画
改神童诗
卞三韭

如梦
盗水供状
刺观竞渡
诗嘲执政
五经笥
丙集卷之二
忍字箴
文章九命
药渣
裘万顷
嘲李杨二相
奸盗以诗免
五岁能文
冰雪蛆
游春黄胖
咏王弇州园
嘲赀衔传奉
钱鹤滩
爆孛娄诗
夏都宪诗
严分宜幼颖
喷嚏
竹夫人
真西山生祠
弄猴丐
老婆牙
寻常百姓
单于问家世词
巫山云雨
失金钗

旧舞衣

阎罗见缺

到京探事

腊梨赋

蒸猪头

杨仲举

三声

纩衣诗

战袍金锁

咏松石

多少箴

冯千秋

梦征

悼内诗

作诗寄子

阁老天官

桑寄生传

蜂螫诗

药名尺牍

狎娼

陈谢交嘲

麻嗏直笼桶

邵康节

常省元题契

魏野诗呈王寇

张公吃酒李公醉

月夜招邻僧闲话

谷谷谷

酬嘲

使宅鱼

金鲤赋诗
浪花诗
诗僧噩梦堂
悼陆全卿
妇散重婚
蔺节妇
凉伞诗
丙集卷之三
老蛇皮
猪嘴关
用琵琶语
售宅赋别
改题六如画扇
东坡戏妹
题黄鹤楼
对语
祝词
前辈风致
煮粥诗
化须疏
须虱颂
恒言
拾遗品题
周秀才
茄字
七夕古今无假
挽陈文诗
诗有感发
狂客索酒
醉客赋诗

题汉高祖庙
窗糊张睢阳传
摩爷夫人
题昭君图
夫妻互羡
延和阁
豆腐
独眼龙
白县尹题壁
屈原曾子
颜子告状
闵子骞辞费
鹤判
顾令却钱
戏吴主事
嫁女题石牛
唐祝募缘
桃石相嘲
梅花下火文
十二辰诗
葱汤麦饭
玉皇绦环
删太白诗字
诗社
剪刀诗
熨斗诗
钓鳌客
千字文题
拙字
题扇拒客

汪海云
朱斗儿
硬如铁
戴石屏
武庙幸徐霖第
水利
险韵诗
沈宜谦
衣巾生员
造楼观塔灯
丙集卷之四
茶瓶汤候
戏嘲茶马
飞吟亭诗
牛诗
咏美人指甲
紫姑咏手
苏绣鞋
老态诗
衡山图记
惠利夫人
东坡巾
集唐嘲续娶
天竺观音
左国玑
虞伯生词
妓出家
刺伯颜词
咏瞽者
帅才相量

诗疑吕仙
净浴
吊伯颜诗
王昭仪
徐君宝妻
尼觉清诗
胡御史张少傅
楮衾
食蕈
邓氏诗
玄兔
海外全书
吊四状元诗
胡王咏女史
史公谨
品梅
佛龛弊纸诗
储静夫对
朝云
题卧雪图
张仙
赵墓严台
吊唐荆川
神仙粥
霍洞
和尚对
张三影
吴伯通
马湘兰
蜜翁翁

老儒被辱
孙凤洲诗
打夹帐
杨清刘浊
乩咏蚕茧
却金堂四箴
胡澹庵
尹蓬头
虾助诗
河满子
龟鳖
匍匐图
坚瓠丁集序
序
丁集卷之一
心相
宅相
风水
白黑豆
托故移寓
改戒石铭
吴氏女
红友
吃语诗
四喜添字
野叟献诗
贾巡按惩恶
李西涯失朝
进药
药山净瓶

诗呈冢宰
卖痴呆
打得好
钱婆留
黄花女儿
美人八咏
秋日宫词
关汉卿春情
殿帅救火
张小舍
曾纯甫词
骊山碑字
滕屠郑酤
皛毳饭
太冬烘
徐文贞谕仆
华容令
嘲肥矬
金佛还寺
诗丐
楼米
神对
老妓题诗
剑池石扉
鬼诗
乩仙题词
坠马伤足
妻妾争宠
抱琴访友
古琴化女

东坡词
纽扣诗
题路程图
丐面掌痕
承发房诗
偿金获报
貍啮鸡
和盗诗
游客酬缣
水灯
扬州
刘长生石像
三黜说
蔡筝娘
长孙欧阳相嘲
红线
丁集卷之二
风雪谈经
前身和尚
守岁词
蛙谜
得穷鬼力
杀人手段
昭陵夫人诗
巴家富
题太白墓
铁袈裟赞
谢氏妇
孟淑卿
雷震李林甫

五女歌
戏目诗
结草障面
膻根
各赋一物
傅公谋词
诗嘲杨文贞
闽谈
沈石田对
左布政对
筑长城
梦作靴铭
冤家
俏冤家
漂母图诗
地理
一丈红
占米
诗非女子所宜
措大
妓笑贫士
御书钱
吟诗止娶
罢耍词
舟人请仙
邺侯尚仙
紫姑咏笔
黄鹤楼诗
咏残荷
王越诗

水仙子词
清江引
答夷使对
白水漈
黄巢诗
赋善使事
徇情榜诗
破蚊阵露布
易彦章妻词
蔡京恩宠
天子请客
女状元
咏纤夫
颠不刺
孙汝权
琵琶记辨
西施
着膊着肚
丁集卷之三
蓬山不远
大谏同名
隶人扞刃
游嵩顶
木中诗
桑犬等诗
赤壁诗
鸦卜
岩老好睡
搭题
秀才甲天下

睡诀
贵人十反
子美无诗
花十友
花客
援引士类
神泪
岳王墓
诗鬼
鸽鹅止妒
跨灶
叶琼章授记
嗜饮
儿继
金带围
黄杨
女香草
赋清庵
和象棋诗
红木樨
怕考判
市名
石敢当
僧还俗
长洲酷令
梁令批词
诗讽僧
吕徽之
拆嘉靖字
蚕食叶成字

原棋
五贯九百俸
双庙词
劝学词
三字诗
除夕遗俗
通判
先儒成语
广文嘲语
先生提举
陆伯阳
郑玄婢
王三六四
钱马相嘲
号寒虫
儿回来
禽言
寄衣侑诗
钟馗示梦
雒于仁四箴
丁集卷之四
嘉禾行
题书橱
行乐歌
郑所南
焚书坑
七贤过关图
退圃
旗亭小饮
桃暗李明

赵子昂
落叶
五岳山人
唐六如
聂寿卿
半夜鸡
终南别业
垢仙
钱振之无题诗
夜雨词
安南国人
神童诗
侍婢续诗
周文襄赈饥
吟诗高士
岁交黄莺儿
王雨舟宫词
应制词
上糖多令
索宠姬
张芸叟
王仲泽
寄文恪诗
依样葫芦
提学来口号
咏田字
批夺山牍
玉箫宫词
白挥月题壁
张璧娘

绝粮无裤
网巾
讥袁柳庄
讥赵师睿
题祠堂
曾屈相谑
梦携酒楼
雪和尚
题纯阳像
李陆相戏
犯夜赋诗
祝沈对
成化对
古人对
四时四方
典史对
杨一清
何燕泉
刘招山词
心字香
一子三教
日影诗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校点说明

《坚瓠集》六十六卷（甲集至癸集各四卷，续集四卷，广集、补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清褚人获编撰。

褚人获，字学稼，又字稼轩，号石农、没事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据本书己集沈宗敬序，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作者60岁，知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本书编讫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已69岁。褚人获生于历代书香之家，祖、父皆饱学宿儒，叔祖九皋，万历八年进士。他博闻广识，尤谙稗官野史，雅好著述，所交皆俊彦，如为《坚瓠集》作序的毛宗岗、毛际可、顾贞观、洪升、尤侗、张潮等，皆一时名士。除编有本书外，尚刊行、评点小说《隋唐演义》，著有《退佳琐录》、《读史随笔》、《鼎甲考》等。

《坚瓠集》取名源于《庄子·逍遥游》中“五石瓠”事，自谦所撰空廓无用。书经作者积十余年采撷而成，上至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下至里谣杂说、志怪风俗，无不包容；往往以类排比，于记事外间引前人考证，杂以己见。全书大致摘录前人著述而成，于明代事特多，又杂以亲历亲闻近事。文笔生动，叙事有序，不惟可供谈助，亦足资考证。惟编辑历年久长，陆续刊行，多有一事数见，略显繁芜。

《坚瓠集》始刊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存世有康熙年间所刊巾箱本、道光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及民国十五年（1926）柏香书屋校勘本。这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为底本，校以柏香书屋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参校。三本差异较大。现存康熙本亦非原刊结集，而是全集编完后，利用原板刷

印，多有挖改，并移若干分集序作总序。全集除首集外，书名多作“续集”，而在板心标“乙集”、“丙集”等，署名或作“长洲石农褚人获学稼纂辑”，“长洲后进好事儒者褚稼轩辑”，或题“甬上留香阁主人较刊”。柏香书屋本前十集依天干排列，《笔记小说大观》本前十集依数序排列。将三本比勘，柏香书屋本各集序与康熙本出入较大，除增出7篇外，次序亦不同，如康熙本丙集毛宗岗序，见柏香书屋本庚集；丁集毛际可序见柏香书屋本壬集；条目文字，二本基本相同，偶有数条此有彼无。《笔记小说大观》本之序文与康熙本基本相同，文字、条目编排却大异，甚至相差有半卷之多，如康熙本庚集卷四大部分内容见《笔记小说大观》本戊集卷四。有鉴于此，这次整理，除删去康熙本总序归入原分集序外，基本保存原貌，并据柏香书屋本补入若干序文及个别条目，而在补文后加注说明。康熙本误字，则据他本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坚瓠甲集引

“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受用尽此二语，要之以无用为用，乃得受用。试想古今人士，宵旦营营，其身心作何着落，清夜思之，未有不哑然笑者。余平居碌碌，无所短长。二十年前方在少壮，已不敢萌分外一念，今则百岁强半，如白驹之过隙，忧从中来，悔恨交集，辄藉卷帙以自遣。其间轶事窾语，偶有所触，不啻后先觌面，目击耳提，又如良朋聚首，挥麈衔杯，谈言微中，归则笔之，以志不忘。凡有裨王化、关名教，事之可劝可惩者，在所必录。以及邮亭歌咏之章，闾阎谐谑之语，间亦记载而不弃。不序岁时之今古，不列朝代之后先，藏之笥箧，久遂成帙。尝于穷窘中见异书，必多方购之，人或目余为好事，亦所不辞。友人彭秤翁赠余“后进好事儒者”图记，以先博士望余也。嗟乎，余敢好事哉！私幸于百忙中得一刻少闲，便可驱策毫墨，以此自足。噫嘻！甘瓠可食，康瓠可宝。五石之瓠可容，惟坚瓠无可用，故取以名编。虽不足比鸡肋、鼠璞，而其无所适用则一也。秤翁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为用也。稼轩惟不用于时，不惜以此编为世用。”余深愧此言。第为坊人付之剞劂，譬之雪鸿云雁不足留存，而春鸟秋虫任其鸣聒。若谓兰菊异芬，箕毕殊好，此詹詹者或为海内同志所赏，余将尽出所录以公同志，亦冀诸君子各出其所藏韵语轶事，邮寄寒门，用光拙刻，则又鄙人所深愿也。呵冻漫书，以资览者一噱云。时康熙庚午蜡月望日，长洲石农褚人获学稼氏题。

弁语

余夙好理学家言，而今之言理学者攻讦而已，心弗善也。又好读史论，可使古人若见于当世，而今之论史者褊刻而已，心又弗善也。何也？以其非易心平气以出之者也。闲居无事，不能离书卷，于二者外求其解颐益智、适意陶情者，莫如临川《世说》为宜，因类求之，殆无不遍览。近得褚子稼轩《坚瓠集》而益快也。《世说》史法之变，斯集稗雅之遗，而其不诡于正则一，其可以解颐益智、适意陶情又罔不一，自稗编裨钞后续成异书一种矣。余斋前广庭，夏苦酷日，谋所以荫之。或请树桃李，嫌其争妍竞丽也。或请树桐梓，嫌其不可旦夕计也。适贻有瓠种，命童植之。客诮曰："如村俗何？"予谓："庄子曾树之，吾何不然？"及成荫，客转诮为羡，结实累累，见而索者不替。夫瓠，稗之流亚也，然而无争竞心，可为旦夕计，余之树之也固宜。吾瓠实而褚子之纂适成，因述之以弁其端。余将岁树其瓠，褚子其岁纂一集以遗，余将日把玩于瓠架之下，以易吾心，以平吾气。近人言学论史诸书，且置高阁矣。同学弟蔡方炳识。

序

语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夫瓠，腰舟也，佩服之以济川涉险，保无颠覆没溺之患。世界有四大，地水火风，水居其一，瀸涌昭化，厚气感泽，其为德甚大。然而至变亦莫水。若发源昆仑，分游九流，趋为四海，支派百川，一有壅滞，因而溃决，则惊波沸厉，望沫扬奔，岳立雷骇，泛溢昏垫，害被无极。自古及今，其能往返游泳于中无人而不自得者，虽三教圣人，指亦不多屈也。上溯尧让舜禅，而后老子出函谷，泰伯逃荆蛮，列寇御风，漆园逍遥，迦叶拈花，达磨折苇，吕祖朗吟而飞，长房挈壶而隐，范少伯之五湖，张子房从赤松，是皆挟腰舟以行其道者。至若尼山宣圣，仕止久速惟其时，进退存亡不失正，欲居夷思浮海，临川叹逝，不胶不汩，独得佩瓠之义，流行化导于千秋万世者也。稼轩褚先生钩索古今诸说部不下千百家，心织笔耕，积岁书成，名以“坚瓠”，旨深哉！其表纲常节义、道德理学，则须弥香水、洪波巨涛、中流砥柱也。若探奇志怪，抉异阐幽，则瞿塘滟澦、喷瀑悬崖也。其花间绮丽，睍睆关情，又如锦江风暖、洛水波恬也。以诙谐醒世，热喝冷呼，是严滩、吕梁迅流激荡、云泄电滂也。至于巴歈里谚、樵唱渔讴，兼收并采，岂河海不择细流耶？余将拍浮其中。然蝘饮蠡测，徒兴望洋之叹。猛思世浮世也，人浮人也，少陵云“乾坤日夜浮”，不浮何以旋转流动、运行不息乎？因阅《广舆图》，益信斯言之不谬。天河之水从星宿海出，海形如瓠，固知天地亦佩服此坚瓠，得以万古常存而不敝，何况行生其间者哉？瓠之为用大矣，广矣！请以是质正于稼翁。翁曰：“子说得吾髓，当弁之卷首。”通家小弟李炳暀庵氏撰。

甲集卷之一

灯谜诗

遂安毛鹤舫先生际可赋灯谜诗十二首，每首隐四人，俱在一部书内，经生共读者。清夺晋人，覆发汉主，取当老参禅，留作韵事谱。附释于下，未识然否。《圣瑞图》云："美玉无瑕辑瑞同白圭，岐丰佳气庆云中周霄。从天产下鳞虫长龙子，两道祥光一色红丹朱。"《太平乐》云："虎旅归来已罢兵毕战，关梁无禁任遥征许行。九重天子称仁圣王良，异兽趋朝负辇行象。"《王会图》云："节届阳和万汇苏景春，降藩归化效前驱王顺。北门锁钥推良佐司城贞子，绝域从今按版图貉稽。"《嘲一家低棋》云："满院棋声暑气收奕秋，乃翁局败少机谋公输子。君家季父还犹豫子叔疑，为语儿童且自休子莫。"《金兰会》云："绿柳阴中点绛红杨朱，良材胜任栋方隆杞梁。少年意气真堪托季任，一诺何妨缟纻通然友。"《高隐》云："垂杨枝上漏春光泄柳，归去来辞独擅长晋文。圣主南山容雾隐王豹，素丝白马为谁忙绵驹。"《家庆》云："旧识传家有隽才陈良，长男济困散家财孟施舍。更传迟暮添丁好晏子，疑是箧镪改姓来彭更。"《宫词》云："春日问花花解语桃应，良缘欲就转横波成觋。东邻相对怜娇小西子，争比椒房绝艳何宫之奇。"《山行》云："岩峣西岳接西京华周，天际冥鸿物外清飞廉。莫道路遥频顾仆百里奚，衰年负荷叹劳生戴不胜。"《嘲村学究》云："身长九尺皓须眉高叟，俯首常如持满时戴盈之。村塾全然无约束师旷，任儿携幼浴清池子濯孺子。"《宫怨》云："夜永鸡鸣漏未收景丑，官家沉醉百无忧王欢。蛾眉一色谁相让颜般，南院光辉相对幽北宫黝。"《老农》云："中男驱犊出前村牧仲，须避南山百兽尊阳虎。更与诸见相共

语告子，年来齿落复生根易牙。”

琉璃河馆壁诗

顺治初，有长沙女子王素音题良乡琉璃河馆壁诗，并序：“妾生长江南，摧颓冀北。豺狼当道，强从毳帐偷生；鸟鼠同居，何啻将军负腹。悲难自遣，事已如斯。因夜梦之迷离，寄朝吟之哀怨。嗟乎！高楼坠红粉，固自惭石崇院内之姝；匕首耀青霜，当誓作兀术帐中之妇。天下好事君子，其有见而怜予乎？许虞候可作，沙吒利终须断头陷胸；昆仑客重生，红绡妓不难冲垣破壁。是所愿也，敢薄世上少奇男；窃望图之，应有侠心怜弱质。”“愁中得梦失长途，女伴相携听鹧鸪。却是数声吹去角，醒来依旧酒家胡。”“朝来马上泪沾巾，薄命轻如一缕尘。青冢莫生殊域恨，明妃犹是为和亲。”“多慧多魔欲问天，此身已判人黄泉。可怜魂魄无归处，应向枝头化杜鹃。”和者甚众。苍书叔父次韵哀之云：“楚山行尽总征途，谁向黄陵唱鹧鸪。烟火不禁愁日暮，江乡还忆煮雕胡。”“红泪模糊白练巾，封侯夫婿陌头尘。弓刀队里羊裘畔，只共题愁笔墨亲。”新城王阮亭士禛赠之以词，调寄《减字木兰花》：“离愁满眼，日落长沙秋色远。湘竹湘花，肠断南云是妾家。　　掩啼空驿，魂化杜鹃无气力。乡思难裁，楚女楼空楚雁来。”

渔父图

管仲姬《题渔父图》云：“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凤归去休。”赵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鸜鸲妃

秦少游有所宠色黑，黄山谷戏以诗云：“谁馈百劳鸜鸲妃。”按朱彦时《黑儿赋》云：“怒如鸜鸲斗，乐似鸬鹚喜。”黄诗祖之。夫丹唇皓腕，佳人本色，乃晋惠之南风，刘钹之媚猪，都以玄质争妍，狐妖椒掖，岂所谓“承恩不在貌”与？

黑妓

唐崔涯嘲妓李端端诗云：“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囱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得诗忧心如病，乃拜迎道左，战栗祈哀。涯改绝句粉饰之云：“觅得黄骝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居豪大贾，竞臻其户。或谑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词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广陵富贾，亦以黑著。郭丸封调《黄莺儿》嘲之曰：“水墨李三娘，黑旋风兄妹行。张飞昔日同鸳帐。才别霸王，又接周仓，钟馗也在门前闯。尉迟帮，温将军卖俏，勾搭了灶君王。”又嘲黑妇诗云：“黑有几般黑，惟君黑得全。熟藕为双臂，烧梨作两拳。泪流如墨沈，放屁似窑烟。夜眠漆凳上，秋水共长天。”

乌江庙

乌江有项羽庙，颇灵异，舟楫往来必焚纸钱祭享，否则获咎。有一狂士历舟前进，风涛果作。士怒，返舟登庙，题一绝于壁曰：“君

不君兮臣不臣，嗟今空自作威灵。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金钱值几文。”题毕舟行，竟无他故。邀祀之患，因而遂息。后有滑稽者代项王答诗云：“楚不楚兮汉不汉，于今立庙江之畔。平分天下虽嫌少，一陌纸钱必要算。”

十八学士图

一人以十八学士卷献豪贵，甚赏之，许以百金。及阅画中人止得十七，却还之。其人持卷泣于途，遇白玉蟾，问以故。玉蟾举笔题其上曰：“台阁峥嵘倚碧空，登瀛学士久遗踪。丹青想出忠良手，不画当年许敬宗。”诗字皆佳，仍获百金。

题昭君图

下第举子《题昭君图》云：“一自蛾眉别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黄金买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又昆山郑文康送下第生诗有“王嫱本是倾城色，爱惜黄金自误身”之句。

长吴两令录科

崇祯间，长洲令唐九经、吴县令牛若麟录科，唐取陆某，牛取章某为案首。两人皆有才学，而家世不清白。好事者作诗曰：“獐边是鹿鹿边獐，俱是田中白大郎。堪笑唐牛两知县，却从眼下取文章。”

咏手

《草木子》载士人咏手诗云：“一唾功名在目前，岂期搏虎奋空拳。文章误我终投笔，志气凌云肯执鞭？沧海钓鳌定有日，碧霄攀凤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与君王解倒悬。”

纤手

《雪涛集》载：沈彦博少时调邻女，执其手，为女父所讼。县令问曰：“汝能诗否？”答曰：“能。”遂命题女手，彦博即吟云：“曾向花丛拣俏枝，宛如春笋露参差。金钗欲溜撩轻鬓，宝镜重临扫淡眉。双送秋千扶索处，半掀罗袖赌阄时。绿窗独抚丝桐操，无限春愁下指迟。”令见诗大赏，劝父以女归之。次年，彦博遂登科。

美人足

真定梁苍岩清标有《沁园春》词咏美人足云：“锦束温香，罗藏暖玉，行来欲仙。偏帘栊小步，风吹倒褪；池塘淡伫，苔点轻弹。芳径无声，纤尘不动，荡漾湘裙月一弯。秋千罢，将跟儿慢拽，笑倚郎肩。　　登楼更怕春寒，好爱惜相偎把握间。想娇憨欲睡，重缠绣带；蒙腾未起，半落红莲。笋指留痕，凌波助态，款款低徊密意传。描新样，似寒梅瘦影，掩映窗前。”华亭董苍水俞亦有《画堂春》词云：“凤头低露画裙边，绣帮三寸花鲜。凌波何幸遇婵娟，瓣瓣生莲。　　怪杀夜来狂甚，温香一捻堪怜。玉跌褪尽软行缠，被底灯前。”

曹西士词

康熙壬子冬，在德州旅店中见壁上一词云：“春闱期近也，望帝乡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　　争气扶持吾去，博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弓样鞋，夜间伴你。”不知为何人所作。后读顾元庆《檐曝偶谈》，知为曹东亩赴省陆行良苦，自慰其足而作。按东亩名豳，字西士，宋嘉熙时人。词名《红窗迥》。

广文谑词

《雪涛集》载：西安一广文，性介善谑，罢官家居，赖门徒举火。乃自作《清江引》谑词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恼得我心焦燥。跫蹬的一声，尽力子骇一跳。原来把一股脊梁筋穷断了。”秦藩中贵闻之，转闻于王，王喜召见，赐之百金。

棋落水

一人谈王阳明幼时好棋，母日规之不止，遂将棋抛于水。阳明因作诗云：“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人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月洲善诗

吴僧月洲善诗，喜声色。沈石田绐以名妓，招之即来，而实无有。月洲遂题《菜边蝴蝶图》云：“桃花结子菜生苔，细雨蛙声出草莱。一段春光都不见，却教蝴蝶误飞来。”

药名诗词

陈亚好用药名为诗，知祥符县，亲故多干托借车牛，因作诗曰：“地名京界足亲知荆芥，托借寻常无歇时全蝎。但看车前牛领上车前子，十家皮没五家皮五加皮。”他如“风雨前湖近前胡，轩窗半夏凉半夏”，“棋为腊寒呵子下呵子，衣嫌春暖缩纱裁缩砂”。《咏白发》云：“若是道人头不白道人头，老君当日合乌头乌头。”《赠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最脍炙人口。亚言药名于诗无不可用，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何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措大。

云间周冰持稚廉有调寄《夏初·临闺怨》云：“竹叶低斟，相思无限，车前细问归期。织女牵牛，天河水界东西。比如寄生天上，胜孤身独活空闺。人言郎去，合欢不远，半夏当归。　　徘徊郁金堂北，玳瑁床西。香消龙麝，窗饰文犀。藁本拈来，缃囊故纸留题。五味慵调，恹恹病没药难医。从容待乌头变黑，枯柳生稊。”

秦李两巡按

顺治庚寅、辛卯间，秦公世祯巡按江南，多所除剔，有铁面之称。继之者李成纪，安静无为，惟日饮醇而已，人目之曰糟团。有改崔护“人面桃花”句粘于墙云：“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两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

明世宗

明世宗自号天河钓叟，命群臣赋诗。李文定公春芳应制诗云：“虹竿百尺倚潢流，独泛仙槎犯斗牛。光拱众星为玉饵，象垂新月作银钩。撒开烟水三千丈，坐老乾坤亿万秋。相遇玉皇如有问，丝纶今属大明收。”独为称旨。

金陵女子

金陵一女新寡，丰姿艳冶，性敏善诗。豫章贾人以厚赀娶归，其卧室傍邻楼，邻士以簪刺破窗纱，投以诗云：“金簪刺破碧纱窗，勾引春风一线长。蝼蚁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东墙。”女得诗大怒，亦作诗裹以瓦砾掷之，云：“失翅青鸾似困鸡，偶随孤鹤到江西。春风桃李空嗟怨，秋水芙蓉强护持。仙子自居蓬岛境，渔郎休问武陵矶。金铃挂在花枝上，不许流莺声乱啼。”

遗溺

有新妇夜遗其溺者，一人为诗嘲之曰：“丹青不用自成龙，梦里频频告出恭。智伯有头无可用，沛公如厕不相从。非关云雨巫山湿，若决江河大地通。枕畔忽惊郎唤醒，方知身在水晶宫。”

《闻见卮言》云：有人娶妇，登堂交拜时，红毡之上忽然遗溺，遂送还母家，终无问及此女者。然貌美而端，从无遗溺病。一士闻之，娶以为妇，联捷两榜，二十余年官至大学士，封一品夫人。万历初年，举大婚礼，例用夫妇原配全而无侧室者为主婚，乃召此妇典大礼。在宫之夕小遗，时宫婢进七宝珊瑚溺器，恍忆昔年拜堂遗溺仿佛见此器也。

十二事诗

士子十二人送侍郎杨察赴召，察赋诗云：“十二天之数，今宵坐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连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叶力济苍生。”

染指尖

《名物通》载染指尖诗云：“金凤花开血色鲜，佳人染得指尖丹。弹筝乱落桃花片，把酒轻浮玳瑁斑。拂镜火星流夜月，画眉红雨逐春山。有时谩托香腮想，疑是胭脂点玉颜。”

云间叶砚孙寻源亦有《醉蓬莱》词云：“步桐阴苔砌，凤子舒英，般痕狼藉。玉盒盛来，向银盆碎磔。漫捣玄霜，似敲素练，酿出胭脂液。点点轻濡，纤纤频染，珊瑚晕赤。　　日午琵琶，夜深弦索，流水声中，小红飞积。莫笑妆浓，胜绿眉黄额。腻粉偷匀，香腮斜托，花片鱼鳞迹。臂上守宫，袖边绀唾，一般怜惜。”

拜年

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简，有称呼。康熙中则易红单，书某人拜贺。素无往还，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大是可憎。犹记文衡山一绝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千秋

罥索，秋千也，见《涅槃经》。儛绲，今之软索，见《三国志》。秋千云自齐桓公伐山戎传其戏人中国，今燕齐之间清明前后此戏盛行。《文苑英华》载高无际《鞦韆赋》序云："汉武帝后庭戏，本云千秋，祝寿之词也，语讹转为秋千，字讹传为鞦韆。"杨升庵《词品》有"秋千两绣旗"句。明董遐周《春情》诗云："杂佩明珰竟可怜，春风渐短画楼前。千秋戏罢莺同坐，百草赢来柳共眠。"差堪正误。

斗百草

斗百草见隋炀帝曲名。《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斗百草之戏。唐郑谷诗云："何如斗百草，赌取凤凰钗。"宋王安石诗云："春深庭院闭苍苔，花影无人自上阶。共向园中寻百草，归来花下赌金钗。"

蹋球

球名踏踘，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蹙蹋而戏，见《霍去病传》。注云："穿域蹋踘。"盛于唐，"三郎沉醉打球回"，可见。其制以革为圜囊，实以毛发，后则鼓之以气。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中山诗话》载柳三复擅是技，述曰："背装花屈膝，白打大廉斯。进前行两步，跷后立多时。"柳欲见晋公无由，会公蹴球后园，球偶迸出，柳挟取之，因怀所业，戴球以见公，出书再拜者三。每拜，球起复于背旅幞头间。公奇之，延于门下。又《太平清话》载，明初彭氏云秀以女清芬挟是技游江湖，人叩之，谓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赠以《衮弄行》。

李后主书扇

江南李后主常于黄罗扇上书赐宫人庆奴诗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

牵郎郎

儿童扯衣裾相戏，唱曰："牵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儿不着地。"初意儿童相戏之词。后见《询芸录》，知为祝生男也。牵者郎郎，拽者弟弟，多男子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扯衣裾，禳之以衣裳。不着地，禳之以寝床。无非男也。古人虽儿童相戏，亦有至理。

扬威侯敕

《怡庵杂录》载：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皇帝敕曰："国以民为本，民实比于干城；民以食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穑，周人画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圣相承，迨兹奕叶。朕嗣鸿基，夙夜惕若。迩年以来，飞蝗犯禁，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元恣怨，末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浙西制置使刘锜，今特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尔其甸抚，庶血食一方。故敕。"

释老侮孔子图

宋理宗朝巨珰有侮吾夫子者，令马远画释迦中坐，老子侧立，孔子问礼于前，俾江子远古心赞之。子远立成曰：“释迦跌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绝倒在地。”明张筱庵和初登第，施状元宗铭槃出《释老侮孔子图》，筱庵口占云：“释老猖狂侮大儒，书生为尔发长吁。不知过宋围匡日，还似于今画里无。”“拂须挥鼻彼何人，放诞能无愧此身。名教万年齐日月，须知鲁国一儒真。”

菊花诗

《贵耳集》载：黄巢五岁时，父翁吟菊花诗，翁思未就，巢信口吟曰：“堪与百花为总领，自然天赐赭衣黄。”父怪，欲击之。翁曰：“孙能诗，令再赋一篇。”巢应声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翁大异之。《清暇录》又载巢下第作菊花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二诗已见跋扈之意，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七修类稿》载，明高皇亦有菊花诗云：“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似亦祖巢之意。巢之反果在于秋，而明兵败士诚、克大都皆在八九月，但满城戴金甲，不过扰乱一番，而穿就黄金甲岂非黄袍加身之象？此所以为巢之败而高皇之成也。

僧衣

僧旧着黑衣，元文宗宠爱欣笑隐，赐以黄衣，其徒后皆衣黄。萨天锡《赠欣笑隐》诗云：“客遇钟鸣饭，僧披御赐衣。”正谓此也。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珈僧赴应僧衣葱白。

欧阳原元《题僧墨菊》诗云：“苾芸元是黑衣郎，当代深仁始赐

黄。今曰黄花翻泼墨，本来面目见馨香。”

讥吕文焕

吕文焕游浔阳琵琶亭，龙麟洲见之。文焕令赋诗，麟洲朗吟曰：“老大娥眉别所天，忍将离怨写哀弦。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文焕见之大怒。盖讥其负宋而降元也。

念四词

《能改斋漫录》载：政和间一士游妓崔念四之馆，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词云：“识个人人，恰正年年欢会。似赌赛，六只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画楼十二。倚画楼兮又还重倚。　　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拼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又《耳谈》载，成化中南京院妓柳南金，才色绝伦，与华容举子黎民牧交厚。送民牧会试诗云：“淮浦清清淮水浑，安排楼橹送君行。明年二月莺花发，君听传胪妾倚门。”又自赋小词云：“小妾年方二纪，檀板重敲十二。栏干倚遍步重移，两度巫山云雨。二十八宿手中轮，数不到星张翼轸。”时南金年二十四，故词皆寓意。是年遂卒，竟成语谶。

鹊桥仙

东莞方彦卿名俊，敏才博学，诗文走笔立成。天顺癸未，同黄廷美瑜会试，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贺廷美悬弧，邀赏花灯，劈糟蟹荐酒，戏赋词云：“草头八足，一团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

灯预赏为先生，生日是正月初六。　　今宵过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赐福。福如东海寿南山，愿岁岁春杯盈绿。”盖借蟹寓黄瑜姓名也。又新安方秋崖除夕小尽生日，词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个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　　春盘缕翠，春江摇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边试问是耶非，笑今夕不知何夕。”二词调寄《鹊桥仙》，韵用日数者，皆本七夕八煞之词。

武陵难女

壬子夏五，予北上，夜宿雄县旅店，见壁间武陵十五龄难女三诗，和者甚众，择其佳者录之。年久散失，昨检败笥，原韵尚存，纸尾并存和者越人傅庸庵名，而诗已不全矣。“生小盈盈翡翠中，那堪多难泣途穷。不禁弱质成囚系，衣自瓔珊首自蓬”。“垂垂绀发未瓜期，锦帐罗帏梦已稀。魂化杜鹃应有日，壁间先写断肠诗”。“一丝残息自淹淹，泪落衣裳血色鲜。谩托秃毫空写怨，有心人见定相怜”。

阮石咏妓

《豹隐纪谈》载：阮郎中赠妓词云：“东风捻就腰肢纤细，系的粉裙儿不起。从来只惯掌中看，忍教在烛花影里。　　更阑应是酒红微褪，暗蹙损眉儿娇翠。夜深着辆小鞋儿，靠那个屏风立地。”又石次仲咏妓趋庭陈状词云：“醉红宿翠，髻鼱乌云坠。管是夜来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　　春风弱柳腰肢，阶前小立多时。恰恨一番风雨，想应湿透鞋儿。”

水晶宫

吴兴之水晶宫，不载图经，宋刺史杨次公《九月十五夜》绝句云：“江南地暖少严风，九月炎凉正得中。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后林子中闻滕元发得湖州，以诗贺何洵直邦彦曰：“清风楼下两溪春，三十余年一梦新。欲识玉皇香案吏，水晶宫主谪仙人。”赵子昂有“水晶宫道人”印，周草窗以“玛瑙寺行者”对之，赵遂不用此印。

吴门风俗

吴门风俗多重冬至节，谓曰肥冬瘦年，互送物件。宋颜度有诗曰：“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钱尽处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

平江妓

宋嘉定间平江妓送太守词云：“春色原无主。荷东君着意看承，等闲分付。多少无情风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妒。算燕雀眼前无数。纵使帘栊能爱护，到如今已是成迟暮。芳草碧，遮归路。　　看看做到难言处。怕仙郎轻薄旌旗，易歌襦裤。月满西楼弦索静，云蔽昆城阆府。便恁地一帆轻举。独倚阑干愁拍碎，惨玉容泪眼如经雨。去与住，两难诉。”

重九词

宋康伯可与之因重九风雨谑词云：“重阳日，四面雨垂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路上水平脐，渰浸到东篱。　　茱萸胖，黄菊湿滋

滋。落帽孟嘉寻箬笠，漉巾陶令买蓑衣，都道不如归。”

苏人好游，袁中郎宏道诗云：“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

尹奚谣

顺治中，吾乡有尹姓者，开罪于友，士子作尹字谣以嘲之云：“伊无人，羊口是其群。斩头笋，灭口君，缩尾便成丑，直脚半开门。一根长轿扛，扛个冷尸灵。”比唐人“丑虽有足，甲不全身”之句，更为刺骨。同时有咏奚姓者七字吟云：“奚，嬖奚，此物奚，虽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则与禽兽奚。”

洗儿

苏东坡《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明杨月湖廉反其意曰：“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那怕过东坡。”虽出于游戏，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

吴履斋词

吴履斋潜《贺新郎》词云：“可意人如玉。小帘栊轻匀淡抹，道家妆束。长恨春归无寻处，全在波明黛绿。看冶叶倡条浑俗。比似江梅清有韵，更临风对月斜依竹。看不足，咏不足。　　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轻寒夜永花睡，半欹残烛。缥缈九霞光里梦，香在衣裳剩馥。又只恐铜壶声促。试问送人归去后，一奁花影垂金粟。肠易断，情难

续。”

鸡鸣诗

《豹隐纪谈》载：自来县尉下乡扰人，虽监司郡守不能禁止。有效古风雅体作《鸡鸣》诗曰：“《鸡鸣》，刺县尉下乡也。鸡鸣喈喈，鸭鸣呷呷。县尉下乡，有献则纳。鸡鸣于埘，鸭鸣于池。县尉下乡，靡有孑遗。鸡既烹矣，鸭既羹矣。锣鼓鸣矣，县尉行矣。《鸡鸣》三章，章四句。”

贾秋壑诗

贾秋壑甲戌寒食作一绝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明年谪死。

白纸诗

《崖下放言》载：士郭晖远羁京国，寄妻音问，误封白纸。妻得之，乃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

芦花被

贯酸斋名云石，以乐府得名。同时有徐某，号甜斋，亦擅词曲，时号“酸甜乐府”。酸斋尝见渔父织芦花被，欲以绸易之。渔父曰：“不

必绸，愿得一诗。”因作诗云：“采得芦花不浣尘，翠蓑聊复借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诗成，渔父以被赠之。丘彦能绘为图，贡泰甫、吴子立辈皆有诗。

菊枕

黄晋卿溍以菊为枕，赋诗云：“东篱采采数枝霜，包裹西风人梦凉。半夜归心三径远，一襄秋水四屏香。床头未觉黄金尽，镜底难教白发长。几度醉来消不得，卧收清气人诗肠。”

纸帐

五代李观象为周行逢节度使，因行逢严酷，恐及祸，乃寝纸帐，卧纸被。《名物通》载《纸帐》诗云：“清悬四面剡溪霜，高卧梅花月半床。玺瓮有天春不老，瑶台无夜雪生香。觉来虚白神光发，睡去清闲好梦长。一枕总无尘土气，何妨留我白云乡。”

枕易

天台黄庚试《枕易》诗：“古鼎烟销倦点朱，翛然高卧夜寒初。四檐寂寂半床梦，两鬓萧萧一卷书。日月冥心知代谢，阴阳回首验盈虚。起来万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庐。”考官李侍郎应祈极赏之。

元遗山妹

元遗山有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遗山，遗山辞以可否在妹。张喜自往，觇其所向。至则方自补天花板，辄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元氏应声曰："补天手段暂弛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

谣言

至正丁丑，民间讹言采童男女，自中原至江南，年十二三已上，便为婚嫁。吴僧柏子庭为诗戏之曰："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集句曰："翡翠屏风烛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须睡，明日池塘是绿阴。"隆庆戊辰，有私阉火者张朝从大江南渡，假传奉旨选宫女，浙直一路，不问良贱富贵，一语成婚，舆从傧相，无从雇倩，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诗云："抵关内使未为真，何必三杯便做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吓得姮娥要嫁人。"又讹言并选寡妇伴送人京，于是孀居者无老少皆从人。又有人为诗曰："大男小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到头。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嘲老人娶少妇

浙中有年六十三娶十六岁女为继室者，人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当。红绡帐里求欢处，一朵梨花压海棠。"《陈后山诗话》亦载绝句云："偎他门户傍他墙，年去年来来去忙。采取百花成蜜后，为他人作嫁衣裳。"

王雅宜七十娶妾，许高阳嘲之曰："七十做新郎，残花人洞房。聚犹秋燕子，健亦病鸳鸯。戏水全无力，御泥不上梁。空烦神女意，为雨傍高唐。"

七件俱无

元周德清号挺斋，有《折桂令》云：“倚篷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桂攀花。”明余姚王德章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多在别人家。寄语老妻休聒噪，后园踏雪看梅花。”

风花雪月

杨升庵有风花雪月诗，自一字至七字，以题为韵，昉于白香山，即宋人所谓“一七令”也。《沧浪诗话》云：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姚文初先生效其体以示沈匡厓老伯，匡厓答之，并嘱予和焉：“风。偃草，飘蓬。过竹院，拂兰丛。柳堤摇绿，花径飞红。青缸残焰灭，碧幌嫩凉通。漆园篇中芋籁，兰台赋里雌雄。无影回随仙客驭，有情还与故人同。”“花。摘锦，铺霞。邀蝶队，聚蜂衙。珠璎姹女，宝髻宫娃。风前香掩冉，月底影交加。绿水名园几簇，青楼大道千家。谢傅金屏成坐笑，陈朝琼树不须夸。”“雪。凝明，澄彻。飞玉尘，布琼屑。苍云暮同，岩风晓别。深山樵径封，远水渔舟绝。南枝忽报花开，北户俄惊竹折。万树有花春不红，九天无月夜长白。”“月。霜凝，冰洁。三五圆，二八缺。玉作乾坤，银为宫阙。如镜复如钩，似环仍似玦。兰闺少妇添愁，榆寒征人怨别。汉家今夕影娥池，穆穆金波歌未阕。”升庵　“风。气散，力雄。静生动，虚中通。虞歌解阜，列御行空。陈诗采列国，说卦巽为宫。四大无形无色，高窍自西自东。明月温凉皆伴侣，马牛向背不相同。”“花。土贡，天葩。红白面，富贵家。艳阳时至，园林景赊。金谷明光锦，晴蜂午放衙。后主宫中夺彩，江郎笔底如霞。优昙佛国时时现，鹿女青

莲步步夸。”“雪。冰缫，玉屑。柳絮飞，形盐撒。天女散花，粉霜层叠。蔡州擒贼夜，蓝关冻马冽。词赋阳春同调，忠良朔漠苦啮。最爱千山变白地，寒梅早结同心诀。”“月。晶宫，贝阙。夺夜光，照绨发。素娥临镜，瑶台通谒。刀头白玉池，露下凌波袜。无双灵魄循环，三五前后出没。标指一轮团扇影，赏心金斗何时歇。”文初 “风。有自，无踪。窗几上，沆□中。御泠行列，破浪乘宗。不平鸣涧谷，无意人帘栊。二十四番花信，一十五国诗同。结夏每思华阳馆，援琴习习来长松。藏夏。”“花。繁卉，奇葩。催开鼓，点落笳。妆浓燕掠，房馥蜂哗。林间散香雨，水上拍红霞。去岁韶华抛撇，今春新好横斜。洛阳姚魏名仙种，兰谱偏传处士家。藏春。”“雪。撒盐，飞屑。方成珪，圆成玦。赋抽秘思，啮树奇节。马疾银杯翻，轮碾长练叠。一曲阳春寡和，百壶寒谷生热。老人旧日曾年少，手捧琼瑶几龟裂。藏冬。”“月。如依，可啜。三五盈，三五灭。天上高寒，秋中皎洁。镜悬夺象纬，银泻烂宫阙。搔首几问青天，泥饮任生白发。荡荡明河洗我心，题诗起无影疏越。藏秋。”匡崖“风。气畅，景融。起青蘋，吼花丛。叶翻见白，烛影摇红。且莫分南北，郑弘若耶溪事。贵贱别雌雄。太液池边欲避，马当山下曾逢。孟婆若肯行方便，红叶从教顷刻通。”“花。秋实，春华。剪彩施，羯鼓挝。牧童遥指，渔父传夸。点额矜妆艳，飞筵缀坐赊。玉树重重行列，金莲步步交加。洛阳红紫人争羡，吾爱东篱处士家。”“雪。阴凝，寒结。银树花，玉尘屑。河阴赤异，广延青别。寒犬吠空庭，冻狐迷旧穴。骑驴诗客添思，破虏孤臣堪啮。段颎破羌，割肉啮雪四十余日。见《后汉书》。飘飖六出天公赐，点缀书窗读不辍。”“月。望盈，弦缺。玉作宫，银为窟。画阁夜吟，征车晓发。魄满桂初圆，轮亏兔半没。渔舟帆影横斜，牛背笛声疏越。登楼老子兴无穷，邀饮深杯拼百罚。”稼轩

贺生第三子词

金进士王特起，字正之，善小词。常制《喜迁莺》词贺人生第三子曰：“古今三绝，惟郑国三良，汉家三杰。三俊才名，三儒文学，更有三君清节。争似一门三秀，三子三孙奇特。人总道，赛蜀郡三苏，河东三薛。　　庆愜。况正是三月风光，杯好倾三百。子并三贤，孙齐三少，俱笃三余事业。文既三冬足用，名即三元高揭。亲俱庆，看宠加三命，礼膺三接。”

贺生第四子

三山林亨大修撰得第四男，李西涯用旧韵贺之云：“莫谓三山道路赊，人间仙果不论瓜。筵前会客犀钱散，醉里题诗蜡炬斜。三凤岂须夸薛氏，八龙今已半荀家。他时细说熊罴梦，夜榻流连到几茶。”

恶角索韵

一人生子，众贺之，中有能诗者，众以“恶、角、索”字为韵求诗，皆非吉语也。其人赋曰：“昨夜天庭雷雨恶，蛟龙绊断黄金索。六丁六甲无处寻，却在君家献头角。”主人大喜。

甲集卷之二

文文山弟子

文文溪璧，文山胞弟也，仕宋为惠州知州。宋亡降元，有讥之者曰：“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又《辍耕录》载，至元间，文山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士子作诗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然考文山次子佛生、环生皆被执道死，惟长子道生奔循州，次年八月复亡，家属皆尽，遗命以璧子升为后。《七修类稿》亦载文山寄璧诗，有“亲丧君所尽，犹子是吾儿”之句，为教授者或其人与？

聂碧窗诗

聂碧窗道士哀被掳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固姑，胡妇髻名。

悯农词

康熙丙寅冬，于栈壁上见一词云：“春驱黄犊，夏耘烈日肌肤暴。亢阳争水如珠玉。逐鸟防鸡，收获多劳碌。　　送到仓场嫌水

谷，筛搧狼藉淋尖斛。谁知农苦藏心腹。希发慈悲，还汝儿孙福。”调寄《一斛珠》。使凌虐佃户者见之，亦当怃然。谚云：“少收几粒，多收几年。”凡为业主宜书此词于租簿之首。

巧对

有三女而通于一人者，色美而才，事发，到官，出一对云：“三女为姦，二女皆从长女起。”一女对云：“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惩之。又无锡人作平湖令，有才名而簠簋不饬。巡方将劾之，怜其才，出一联云：“平湖湖餍餍平湖，未餍所欲。”令对云：“无锡锡山山无锡，空得其名。”得以免劾。又一生以潮银市物相争，适郡守过，闻知，出对云：“使假银，买真货，弄假成真。”生应声云：“遇凶徒，见吉星，逢凶化吉。”守即释之。三对皆得之猝办，有祈哀剖辩之意。天赋贪淫之才，所谓人皆欲杀，我意独怜者也。

回回偈

《尧山堂外纪》载：柳含春，明州女子也。患病祷于延庆寺而愈，躬往谢。一少年僧窥柳氏姿，以其姓作回回偈，诵于神前曰：“江南柳，嫩绿未成阴。枝小未堪攀折取，黄鹂飞上力难禁，留与待春深。”僧意女莫喻，而柳闻之恚甚，归告于父。时方国珍据明州，父因讼于国珍。国珍拘僧至，询其姓名，对曰：“姓竺，名月华。”国珍乃召匠作犬竹笼，状若猪篰，将纳僧以沉诸江，且语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东流。”吟曰：“江南竹，巧匠作为笼。留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僧曰：“死则死耳，容再一言。”国珍许之。僧曰：“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照东流。”国珍知其以名为答，笑而

宥之，且令蓄发，以柳氏配焉。《闲中今古录》以此为国珍女事，云国珍内附后，此女配黔国公之子，在云南。宣德间，浙人仕云南者以乡里故得见之。

梦草图

唐六如画《梦草图》，题诗云："池塘春涨碧溶溶，醉卧沙尘浅草中。一梦熟时鸥作伴，锦衾何必抱轻红。"按轻红，崔氏青衣。崔与柳生厚，死犹冥合，轻红从焉。又曹惠得木偶，夜而见梦，自称轻素。

郭冯相类

郭汾阳与冯道亦有相类者。郭以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冯以太师、中书令、瀛王，年俱八十余卒。有女俱配龙王，皆许之而死，塑像于庙事亦同。有人题冯女庙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龙。"可供一笑。

送灶诗

罗隐《送灶》诗云："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当今之选，非钱不行，自唐已然，岂独今日。王季重有《无不可买谣》："上好黄钱，童生买起到状元。绝大元宝，童生买起到阁老。"即此可以觇时矣。

瞿存斋诗

明初瞿存斋宗吉诗云：“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语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祝寿

《还带记》，嘉定沈练塘所作，以寿杨一清者也。曲中有“昔掌天曹，今为地主”等语，杨大喜之。又贵溪陶集分教扬州，画葡萄一幅，题诗云：“万斛骊珠带雨鲜，摘来浸酒荐春筵。枝头剩有千千颗，一颗期公寿一年。”杨亦大喜。

回回

回回教门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圣。其言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

碑词

洛阳大内掘得一碑，有词名《后庭宴》：“千里故乡，十年华屋，乱魂飞过屏山簇。眼垂眉褪不胜春，菱花知我消香玉。　　双双燕子归来，应解笑人幽独。断歌零舞，遗恨清江曲。万树绿低迷，一庭红扑簌。”

销金锅

西湖之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目为销金锅。元上饶熊进德作《竹枝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明仁和张子兴杰亦有诗云：“谁为鸿濛凿此陂，涌金门外即瑶池。平沙水月三千顷，画舫笙歌十二时。今古有诗难绝唱，乾坤无地可争奇。溶溶漾漾年年绿，销尽黄金总不知。”

水仙子词

张明善作《水仙子》讥时云：“铺唇苫眼早三公，裸袖拉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都来总是哄。　　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村妇道旁便旋

王威宁越善词曲，尝于行师时见村妇便旋道旁，因作《塞鸿秋》曲云：“绿杨深锁谁家院？见一女娇娥急走行方便。转过粉墙东就地金莲，清泉一股流银线。冲破绿苔痕，满地珍珠溅。不想墙儿外马儿上人瞧见。”一作陈全词。

王西楼词

王西楼磐喜愠不形于色，其家尝走失鸡，西楼戏作《满庭芳》

云：“平生淡泊，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

咏妓

弘治间，吴桥令王魁免官家居，以词曲自乐。有妓为人伤目，睫下有青痕，戏作《沉醉东风》曰：“莫不是捧砚时太白墨洒，莫不是画眉时张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钿瑕。莫不是蜻蜓飞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时坠下马。”

贺婢生子启

陆伯麟有婢育子，陆象翁以启戏之曰：“犯帘前禁，寻灶下盟。玉虽种于蓝田，珠将还于合浦。移夜半鸬鹚之步，几度惊惶；得天上麒麟之儿，这回喝采。既可续诗书礼乐之脉，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

应履平

明应履平为德化令，满考，吏部试论，文优而貌不扬，不得列上，乃题诗部门曰：“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浆得硬绷绷。”不书姓名。吏呈冢宰，曰：“此必应知县也。”遂升考功。

海刚峰

海刚峰瑞为应天巡抚，蔡春台国熙为兵备，意主搏击豪强，因而刁风四起。有投匿名状者曰："告状人柳跖，告为势吞血产事。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世代声势，发掘许由坟冢，被恶来告发。恶又贿求嬖臣鲁仲连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恶兄柳下惠捉某箍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极刑，逼献首阳薇田三百余亩，有契无交。崇侯虎见证。窃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马羞辱，何况区区蝼蚁，激切上告。"海公见状，颇悔前事，讼党少解。

十二辰诗

《尧山堂》载：成化丙午，嘉兴巫者召仙降笔，问时事，以十二辰为诗云："劝君莫状相鼠诗，劝君莫歌饭牛词。骑虎之势不得下，狡兔三窟将焉之。神龙未遇囚浅水，虺蛇鳅鳝争雄雌。千金骏马买死骨，神羊触邪安所施。沐猴犹作供奉官，斗鸡亦是五百儿。吁嗟獟犬下陛走，牧猪奴戏令人嗤。"次年宪庙升遐。

王十李三

正统己未，廷试榜出，华亭钱原博溥仿宋人王十李三之诗自诵曰："举头暂且窥张大，伸脚犹能踏小张。"或以为近于忿，易之曰："头上小张才踏过，举头又见大张来。"盖会试昆山张敬之穆第二，溥第三，廷试第二甲张节之和第一，溥第二，而穆则和之母兄也。

勉甥

明钱昕初习举子业，从张节之游。其外祖吴思庵讷作诗遗之曰：“阿昕近喜习科场，百里从师日夜忙。老我曾闻前辈说，一凭阴骘二文章。”后登正统己丑进士，仕知府。

宗人入学

《涌幢小品》载：明朝宗室日多，禄米日减，自将军而下，有文学者得应试为秀才，趋者甚众。士子为诗嘲曰：“愿将纱帽换儒巾，解带系绦稳称身。老爷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结秀才亲。”一王子口占报云：“纱帽儒巾气类同，系绦脱带挂玲珑。娘娘原抱老爷睡，喜得天潢有相公。”闻者绝倒。

觞则

张庄简悦致政归田，杜门不出。见风俗奢靡，益崇节俭。书揭屏间曰：“客至留馔，俭约适情。淆随有而设，酒随量而倾。虽新亲不抬饭，虽大宾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将免烦劳以安生。”

乩对

唐伯虎召乩仙，令对“雪消狮子瘦”，乩即书云“月满兔儿肥”。又令对“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又书云“五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时刑部郎中黄暐亦令仙对“羊脂白玉天”，乩云：“当出丁家巷

田夫口中。”黄明日往试之，见一耕者锄土，问此何土，耕者曰：“此鳝血黄泥土耳。”众始信其仙。

一对减死

《驹阴冗记》载：韩襄毅雍巡按江西，方鞫死狱，忽诵句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对。一囚冒死请对，韩曰：“能对贷汝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称善，果为减死。或谓不若“空中拥雾雾成云，云腾致雨”更顺，但“见日”意于囚为当。

陈玉父

弘治间，海宁陈玉善画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读书，坐闭一室，昼夜不息者五年，遂能诗。《题贾似道湖山图》云：“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嘲新贵

《中洲野录》载：乐平彭绥之福守泰州，以直道忤部使者归。适友人新登第，绥之具酌邀之，以微雨屡速不至，乃遗以诗云：“倘来名利若浮尘，何事痴儿太认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阴雪夜是何人？”时传诵之。

九月桃花

闽高廷坚瑶令番禺日，镇守府红桃九月盛开，三司诸公皆有吟咏，索题于高。高题诗云：“九月雷声振海涯，绛桃开遍五侯家。殷勤报与寒梅道，莫逐东风浪放花。”

驿丞登第

《百可漫志》载：成化间张驿丞某山东乡试中式，督学毕瑜赠之诗曰：“一官耻不与清流，退食遗编自校雠。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脱却樊笼人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考《登科录》，成化戊戌进士谭、溥，四川泸州人，系山东蕉县驿驿丞登第。诗有西蜀句，为溥无疑。《百可》为张驿丞，误。前正统辛酉，丰城郑温以松陵驿丞南畿中式，登壬戌进士。《登科录》及《吴江志》可证。

诗赠教授

弘治中，有老儒以贡授教职。翰林某题白头翁送之云：“幽谷多年滞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头空白，看取春花雨后残。”

江东太守

《绿雪斋杂言》载：江东某太守文雅政声颇得时誉，遣吏携金赂刘瑾求速转，祷于紫姑仙。仙降笔曰：“几树棠阴种未成，使君何事苦经营。雷霆怒击冰山碎，只恐钱神也不灵。”苞苴人而瑾果败，太守以钻刺落职。

朱原虚

明江州朱原虚有诗名，父亡时，二弟俱幼，原虚匿父所遗绫锦十余箧。二弟流离居外。一日原虚召仙，即降笔曰：“何处西风夜卷霜，雁行中断各悲凉。吴绫越锦藏私箧，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虚得诗皇恐，召二弟分其赀，劝勉之，后俱登科。

诗止飞税

乐平值大造税册，彭绥之子属司书者飞税他户。绥之知之，延司书饮，戏吟诗曰：“洛阳城中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司书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绥之曰：“既不飞上天飞人地，不过飞人百姓家，何忍为此？”乃为诗谢之曰：“洪水推沙塞两涯，推来推去只交加。谁知二世宫中鹿，走过刘家又李家。”司书感其意，飞税乃止。

张翼德庙

荆州张翼德庙题咏甚多，当涂杨观作人颇传诵，其后四句云：“山势西回终护汉，江声东去尚吞吴。营星不陨将军在，未必中原不可图。”特有思致。

寄夫诗

成化中，奉新女子萧凤质因夫游学郡城，属小疾，为诗以寄。有

云："闻不安，恨东西相隔，妾职有所不能尽，徒涕泣怀念而已。小诗慰勉：欲把相思远寄君，恐教牵动读书心。闲花野草休关念，养取葵心向紫宸。"又《闲居笔记》载，一士居太学，其妻寄鞋袜并诗云："细袜弓鞋别样新，殷勤寄与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谩惹尘。"可谓相勖以正者矣。

孝宗对语

明孝宗体稍不佳，即诵诗曰："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原是病生时。"尝因重九，出一对曰："今朝重九，九重又过一重阳。"未有能对者。

李西涯

李西涯东阳柄政，无救世乱。扬州陆沧浪以诗讥之曰："文章声价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未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盖以鹧鸪声道"行不得也哥哥"，子规声道"不如归去"。湘江者，西涯故乡也。西涯卒不能舍。轻薄者画一丑恶老妪骑牛吹笛，题曰："李西涯相业。"或以告西涯，西涯自题一绝云："杨妃血溅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笛中吹出太平歌。"《尧山堂》谓此诗沈石田题《秃妪牧牛图》，未知孰是。

诗讥左珰

成化中，程信参赞南都，左珰安宁时为守备，燕程，设席中为己坐，而以程位其下。信戏为一绝云："主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

不祥。若使周公来守备，定应屋上放交床。”安见诗，遂分宾主。

雍世隆

雍世隆泰巡盐两淮，见灶丁贫而鳏者几二千人，比及二年，俱与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客边简橐浑无砚，海上遗民尽有家。”又曰：“了却四千男女愿，春风解缆去朝天。”后以忤刘瑾致仕。

陈白沙诗

世以陈白沙诗不人法，而《麓堂诗话》载其题崖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岳王宫。”以为深知音律者。又《白沙外传》中尽有好句，如“仲尼不作周公梦，天下谁嗟吾道衰”。又“一春花鸟篇章废，万里云霄羽翼孤”。又“出墙老竹青千个，泛浦春鸥自一双”。又“竹径旁通沽酒市，桃花乱点钓渔船”。此等句何常不佳。

李程宠遇

李东阳四岁能作大字，景皇召见，抱置膝，赐上林珍果。六岁时，程敏政以神童同受英宗召见，过宫门不能度，上曰：“书生脚短。”李曰：“天子门高。”时御羞有蟹，上曰：“螃蟹一身甲胄。”程曰：“凤凰遍体文章。”李曰：“蜘蛛满腹经纶。”上又曰：“鹏翅高飞，压风云于万里。”程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曰：“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上悦，曰：“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命皆廪

于翰院。

雨帝谣

正统末，京师旱，街上小儿为土龙祈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成群噪呼，不知所起。未几，有监国即位之事，继又有复辟之举。谓雨帝者，与弟也。城隍土地，谓郕王有此土地也。雨再来，还土地，谓驾旋而复辟也。

石羊鸣

《西樵野记》载：徐武功有贞谪金齿，过一寺，见老僧治果茗远迎。武功讶而问之，僧曰：“吾寺有石羊，每异人至则鸣。宋时一鸣，苏相至。昨夕复鸣，而公适至，故治果茗以进。”

于谦妾王振儿

兵部侍郎项文曜媚附于肃愍公，每朝待漏必附于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离，时目为于谦妾。《菽园杂记》载，户部侍郎王祐，貌美无须，谄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问祐曰：“王侍郎何故无须？”祐曰：“老爷无须，儿子岂敢有须？”闻者绝倒。

朱静庵

成化间，海宁朱静庵，教谕周汝航济之妻，能诗。其《咏明妃》

曰：“玉容憔悴向胡天，为惜黄金误少年。堪笑君王重声色，丹青不画梦中贤。”《咏虞姬》云：“贞魂化作原头草，不逐东风人汉郊。”词气烈烈。钱蒙叟曰：“刘长卿谓李季兰为女中诗豪，余于静庵亦云。”

铨部

吏部曰铨部。嘉靖末创立掣签之法，则改为签部可矣。伍蓉庵《林居漫录》载一诗云：“冢卿无计定官衡，枯竹拈来却有灵。若使要津关节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改琵琶曲

崇祯壬午，南畿榜发，物议沸腾，有《告庙文》，四六精工，哄传一时。又改《琵琶记》二曲，《绣带儿》云：“费金钱稳取图甘旨，又落得夸儿耀妻。终不见范丹寒贱，有一个应举及第。须知功名富贵钱所与，钱若与不求而至。营生是把文章掷取，天须鉴我，我秀才不富的情罪。”《太师引》云：“身将老，观场有几？得志正当今日，终不然为着满把牙签，却落后一领荷衣。真痴。此番荣贵虽可拟，怕钱少买不得荣贵秋闱里。纷纷的多是富儒，堪笑那没家私的也去求试。”顺治丁酉，方犹钱开宗典试江南，首题为“贫而无谄”章，榜发后，亦有《黄莺儿》云：“命意在题中。贱贫儿，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未通，琢磨欠功，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多财子贡，货殖是家风。”又诗云：“孔方主试副钱神，题义先分富与贫。定价七千方立契，经房十五不论文。金陵自古成金穴，白下从今聚白丁。最讶丁酉兼壬子，博得财星始发身。”

壁诗四绝

敖东谷英一日山行，午饭农家，见壁上四绝句，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诗也：“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人间凶与吉，不在鸟音中。一”“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二”“翠死因毛贵，龟亡为壳灵。不如无用物，安乐过平生。三”“雀啄复四顾，燕寝无二心。量大福亦大，机深祸亦深。四”

讥奉使

《农田余话》载：至正乙酉，遣廷臣为诸道黜陟使，察官吏，赈贫乏，褒善良，礼高年。奉遣者惟以敛取民财为事，民大失望，作诗曰：“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又：“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吴敏德诗

吴文恪讷由医士荐举，仕至副都御史。其按贵州还，有司以黄金百两馈公，追送至夔州。公不发封反之，题诗其上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刘侍郎谑词

滁州刘廉夫清少为州学生，当丁祭毕，见诸生争取祭物，乃戏为弹文曰：“天将晓，祭祀了，只听得两廊下闹炒炒。争胙肉的你精我

肥，争馒头的你大我小。颜渊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不曾见这伙饿殍。”近日有仿其意咏武生云：“也戴银雀帽，也穿粉底皂。也要着襕衫，也去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游夏文学徒，惊骇非同调。子路好勇者，怒目高声叫：我若行三军，着他铡草料。”

杨文贞咏梅

宣、正间，三杨皆秉枢轴，溥、荣由进士，士奇以荐举致相位。一日会席间以松竹梅为题，分赋一诗。文敏、文定题毕，各书赐进士某。文贞知其诮己，乃奋笔题梅诗曰：“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回头试问松与竹，也有调羹手段无？”二公笑而谢之。

假诗投刺

胡文穆广与杨文贞善，约致政归，拿舟往来。广病笃，文贞犹在朝。时人投诗，假杨作云：“汉朝胡广号中庸，今日中庸又见公。堪笑古今两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广得诗惭愤而卒。按宋陈贾劾朱文公，人谓之曰：“姬周大圣犹遭谤，伊洛名贤亦被讥。堪笑古今两陈贾，如何专把圣贤非。”前诗盖祖此。

夏公大度

夏忠靖原吉宽中大度，有赐砚，仆以冬月炙冰，损破，谕而释之。又驿夫偶焚公只袜，亦笑而不问。尝咏螭首云：“非龙非虎亦非罴，头角皆因造化为。不向草茅夸气象，却于廊庙著威仪。昂昂饱历

风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语群飞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

姚少师

姚少师领敕往蜀云台观悬旛，至苏，暂驻寒山寺。偶在松下散饭，曳履独行。会吴邑曹三尹喝道来，少师行如故。尹怒执而笞之，少师受笞不自道。人有识之者，曰：“此姚少师也。”曹恐，伏地请罪。少师作诗曰：“出使南来坐画船，袈裟犹带御炉烟。无端撞着曹三尹，二十皮鞭了宿缘。”

刘伯川识鉴

泰和刘伯川善观人，杨士奇、陈孟洁以故人子往候之，因留款。雪霁酒酣，命各赋诗言志。孟洁云：“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士奇云：“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笑曰：“陈子十年勤苦，仅博红楼一看，当为风流进士。杨子虽寒，当大用。”后孟洁以永乐丙戌登第，以庶常终，东里以荐举至少师。如伯川言。

盛允高

正统中，吴中盛允高□初为御史，有声，旋以奏事被谪广西古田典史，未几升四川罗山知县，皆有山水之胜，为诗曰：“性懒才疏官亦拙，天然处处有青山。铨司颇信为知己，一度迁移一度闲。”有怨而不怒之意。

讽观竞渡

鄱阳高举任御史罢归，谢绝人事。一日，掉小舟至城下，值郡守饮月波楼观竞渡。举微服箕坐舟中，守怒，逮至，令其供状。举书一绝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宣德又宾天。江山草木皆垂泪，太守如何看画船。"守询之，知为高侍御，惭而罢宴。

驼峰熊掌

吕震与解缙谈食中美味，吕曰："驼峰珍美，恨未之识。"解云："仆尝食之。"吕知其诳。他日从光禄得死象蹄胫，语解曰："昨有驼峰之赐，宜共飨焉。"解至大嚼。吕戏以诗曰："翰林有个解痴哥，光禄何曾宰骆驼。不是吕生来说谎，如何嚼得这般多。"相与大笑而别。

江绿萝《雪涛集》载：一师命"熊掌亦我所欲也"题，其徒文中云："朝而饔，朝此熊掌也；夕而飧，夕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从不曾得熊掌尝新，你却把作小菜吃。"为之绝倒。

咏桃

《古穰杂录》载：吴康斋《咏桃》诗："灵台清晓玉无瑕，独立东风玩物华。春趣夜来深几许，小桃又放两三花。"有"吾与点也"气象。

乌啄蝗歌

康熙壬子夏，吴中大旱，飞蝗蔽天，竹粟殆尽，蝗亦有为鸦鹊所食者。余家庭中椿树有乌巢，朝暮飞鸣，甚可憎恶，斯独喜其捕蝗。中有一无尾者，攫啄尤多。胡溯翁喜而作歌曰："昔人曾称鸦种麦，今日喜见鸦捕蝗。吴民征输困来久，况复连遭水旱殃。苗未插莳田未垦，催科已比五分粮。仰屋踌躇莫措手，忽闻蝗来西北方。老人昔年被灾沴，谈虎色变如虎伤。无稼可食且集树，绳绳振振滋骇惶。园竹岸芦到即罄，黄衣三使征梦祥。浙中消弭赖刺使，吾苏漫漫无短长。乌鸟哑哑高下翔，奋迅攫啄如鹰扬。承蜩之捷犹掇尔，就中尤羡秃尾狼。群乌相将饱枵腹，吴民或得疗饥肠。台上快睹等捷凯，拟草露布为张皇。白公大嘴可勿诮，竟当进号乌凤凰。瞻乌爰止在邻屋，爰之却弹将弓藏。"溯翁名汝源，少为弟子员，潦倒场屋，年八十有五卒。

雁诗赐第

宋王奇字汉谋，赣人，家贫，补县小史。令题雁诗一联于壁曰："只只衔芦背晓霜，昼随鸳鹭立寒塘。"奇密续之曰："晚来渔棹鹭飞去，书破遥天字一行。"令见而询之，大叹赏，使游学都下。真宗得其诗，召见，立赐及第，时称天子门生。

书生夜巡

范周字无外。方腊之乱，州民团结巡护，虽士流不免。周率诸生冠带夜行，题诗灯笼云："自古轻儒莫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书生作夜巡。"守将闻之，亟为罢去。

孔门七十二贤

北齐石动筩尝诣国学，问博士曰：“孔门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冠，几人未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筩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解之？”动筩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合之得七十二人也。”众皆大笑。

一说又问：“三千弟子后来作何结果？”答曰：“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

小试冒籍

华亭人冒籍上海小试，愤其不容，大书通衢云：“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贤与，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贤与，焉往而不三黜？”

水香劝盏

扈戴畏内，欲出则谒假于细君，细君滴水于地，水不干当归。若去远，则燃香掐至某所以为限。一日，因筵聚，方三行酒，扈色欲遁，众客觉之，哗曰：“扈君恐砌水隐影，香印过界耳。吾辈人撰新句一联，奉酒一杯，庶得早归不罚。”众以为善。一人捧瓯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扈饮尽。别云：“细弹防事水，短爇戒时香。”别云：“战兢思水约，匍匐赴香期。”别云：“出佩香三尺，归防水九章。”别云：“命系逡巡水，时牵决定香。”扈连饮六七巨觥，吐呕淋漓，既上马，群噪谓使人曰：“夫人若怪归迟，但道被水香劝酒留

住耳。”

贺丧妻

解缙常吊友人丧妻，人门曰“恭喜”，继曰：“四德俱无，七出咸备。呜呼哀哉，大吉大利。”盖学士夫人亦悍也。

洗马

刘定之升洗马，朝遇少司马王伟，王戏之曰：“太仆马多，洗马须一一洗之。”刘笑曰：“何止太仆，诸司马不洁，我亦当洗。”

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行次一驿，其丞不知为何官也，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一御史至，则公门人，跪而起居。丞恐，百态乞怜，公卒不较。

周德华

周德华，刘採春女也。春时喜踏青郊外，见杨柳垂垂，则采其枝结为同心，随流水放之。每放一枝，则歌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万首绝句》作贺知章诗。

春归

孟淑卿有《春归》诗云：“落尽棠梨水拍堤，凄凄芳草望中迷。无情最是枝头鸟，不管人愁只管啼。”

道河亭诗

穆陵道河亭上有题诗云：“谷雨初晴绿涨沟，落花流水共沉浮。东风莫扫榆钱去，为买残春更少留。”

青桐词

春来士女踏青郊外，有以错刀画词青桐树上云：“春光人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何事殷勤频借问，妾家止住杏花东。”

崔唐臣

《茗斋随笔》云：崔唐臣，闽人，与苏子容、吕晋叔同学相好，二公登第，崔遂罢举。后二公在官，偶乘马偕出，循汴岸，见一人停舟坐篷窗下，乃崔也。亟下马，询其别后况味，曰：“初检箧中有钱百贯，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河间；以半贩杂货取息以自给。虽云泛梗飘蓬，差愈应举觅官时也。”二公邀与同归，崔不可，但问官居坊曲所在，别去。明日二公出外归，见崔留一刺，再访之，舟已行矣。归复阅其刺，末幅有诗一绝云：“集贤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二公为之怃然。

神童诗

《神童诗》“一举登科日”句，乃宋陈林赠王俊民登科诗，时韩魏公亦赠诗云：“青云一第人皆有，白发双亲世所无。”时又有兄弟同榜者，有客赠诗曰：“彩衣膝下成行舞，丹桂庭前并干生。”

聂夷中诗

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夷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进士，为华阴尉。此诗最有深意。《学斋占毕》误以二月无丝，五月无谷为解。不知二月将事于蚕，五月正力于农，而赋税叠征，不得不称贷于有力者，及丝谷既登，则倍息以偿，是未丝而卖，未谷而粜矣。以辞害志，岂说诗者乎？

种芝麻

谚云：“长老种芝麻，未见得吃。”相传芝麻必夫妇同下种，独种无可得之理。长老无妻者也。犹忆唐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只不归。”

袁伯修

《珂雪斋随笔》载：袁伯修宗道为诸生时，梦身边悬一牙牌，上书“洗马”二字，后书“颜回”二字。年二十七，举南宫第一，官翰林，至三十二，颇疑惧。明年，以宫詹告归，生朝作《一枝花带折桂令》小曲以自寿云：“秋风高挂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窗饱吃南平饭，笑先生归忒晚。明朝已是三三。雕虫呵懒拈象管，野鹿呵难联鹭

班，隙驹呵且养龟年。嫩柳成园，修竹围庵。讲什么道非道梦中的老聃，说恁么空非空纸上的瞿昙。只消过了寻常甲子万万千千。”又八年，官至掌坊，卒于京。按伯修于词曲号当家，又有“付阿谁杨柳蛮腰，知何处桃花人面”之句。

甲集卷之三

吕仲实诗

《辍耕录》载：元中书左丞吕仲实思诚未遇时，晨炊不继，将携布袍贸米于人。室氏有难色，因作诗云：“典却青衫供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浇菜，囊底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果登第。《水东日记》又载，仲实《寄内》诗云：“自从上马苦思卿，一个穷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恼，大男小女好看承。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归计遂，连杯共饮话离情。”真切语不减元、白。

题纸鸢

宋侯元功蒙少游场屋，年三十一始得乡贡，人以其年长，忽不加敬。轻薄者画其形于纸鸢上，引线放之。元功见而大笑，作《临江仙》词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人高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后一举登第，徽宗时为宰执，谥文穆。

水云乡

《狮山掌录》云：宋有人江行得童女二人，自称兄妹。兄解捕鱼，妹专绣刺。居岁余，欲犯之，辄辞年幼。一日，女子题诗襦间云：“觅得如花女，朝朝依绣床。百花浑不爱，只是绣鸳鸯。”其兄曰：“依人为难，不如且去。”复题诗于壁曰：“终日绣鸳鸯，懒把蛾眉扫。且归水云乡，百年可偕老。”因化为双鸳飞去。

藕隐花藏

张确游白蘋洲，见二碧衣女子，携手吟云：“碧水色堪染，白莲香正浓。分飞俱有恨，此别几时逢。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何当假双翼，声影暂相从。”确逐之，化为翡翠飞去。

澹山狐

永州澹山岩岩有驯狐，凡贵客至则鸣。邹志完浩将至，而狐辄鸣，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鸣对。志完作诗曰：“我人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长鸣报老禅。”

猕猴世情

程伯淳颢游山，僧云晏元献南来，猕猴满野。伯淳戏题一绝云：“闻说猕猴最世情，相车来便满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见，始觉毛虫亦世情。”今之世情遍地皆毛虫矣。

誓俭草

元世祖思太祖创业艰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名曰誓俭草，盖使子孙知勤俭之节。至正间大司农达不花公作《宫词》，其一云："墨河万里金沙漠，世祀深思创业难。却望阑干护青草，丹墀留与子孙看。"

姚学士

元学士姚燧字希声，致政家居，年八十余。夏日沐浴，侍婢在侧，因私焉。婢前拜曰："主公年老，贱妾倘有娠，家人必见疑，愿赐识验。"学士捉其围肚题诗曰："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扫人。"学士卒后，此婢果生子，家人疑其外通，婢出诗，遂解。闻云间陆平泉事亦类此。

会稽女子

崇祯癸酉，新嘉驿壁有会稽女子题诗，并序云："予生长会稽，幼工书史。年方及笄，嫁与燕客。具林下之风致，事负腹之将军。加以河东狮子，日吼数声。今早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鞭棰乱下，辱等奴婢。气填胸臆，几不能起。嗟乎！红颜薄命，死何足惜，但恐湮没无闻，直与草木同腐。故忍死须臾，以泪和墨，题诗于壁。倘辎轩君子过此读之，悲予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矣。"诗云："杏红衫子半蒙尘，一盏残灯伴此身。恰似梨花经雨后，可怜零落不成春。""终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无意，留与风流作话头。""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冯犹龙和诗云："千秋红粉尽成尘，诗句犹留梦里身。恰似太真香袜在，行人指点马嵬春。""已嫁从夫怨阿谁，换花换马亦何悲。忍将无限闺中苦，博取诗名壁上垂。"

郑元和行乞图

元赵仲穆雍，文敏公之子，善书画。曾见其所画《郑元和行乞图》，首戴方巾，而以破绢裹其外，右手执简板，左持一篮，一罐碎于地。虽衣衫蓝缕，而人物风姿正自飘逸不群。上有诗云："郑子曾夸盖世才，风尘一堕甚张乖。歌残世上莲花落，误却天边桂子开。霜雪有情飘瓦罐，雨云无梦到阳台。试看身上千千结，尽是恩情博得来。"

白仁甫词

元白仁甫《劝酒·寄生草》词云："长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说尽陶潜是。"又有《沉醉东风·渔父》词云："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锣鼓诗

至正间，上下以墨为政，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时送迎廉访官司则用二声鼓、一声锣，起解强盗则用一声鼓、一声锣，轻薄者为诗云："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又有《醉太平》词一阕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罚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浪愚贤，哀哉可怜！"

辇下曲

庐陵张光弼昱作《辇下曲》，皆咏故元国俗。一云：“守内番僧日念吽，御厨酒肉按时供。组铃扇鼓诸天乐，知在龙宫第几重。”“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昼寻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前言胡僧乱宫闱，后言乱民间。钓轩俗云钓闼，僧房下钓闼而置妇女受戒于中也。

谥文正

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得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以刺之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代少年书

万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太学，狎一妓，情好甚笃，遂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严正，遗书切责之，必欲遣去，不则不复相见，且理之官。少年忧惧，不能措辞裁答因谓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读书，颇爱才，若得数千言一书以感动之，吾事济矣。才思蹇涩，求先生为草数纸，使此人不出帷，当效环草之报。”小修为作一书，淋漓数千言，隽气可喜，达之于兄。后月余，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至，云与弟未别数时，笔下便已如此。既有读书之志，即携新妇归，余不以一眚盖平生也。欲束装偕归。”因置酒为小修寿，令姬捧觞为歌一曲。友人

笑谓小修曰“相如作《长门赋》得千金，今子得此人歌一曲，胜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之江干，挥泪而别。其书曰：信来，得领严教，感激惭恧，不可胜言。自先人殁后，得吾兄提携，以有今日。某虽不才，沾雨露之润，借朱蓝之益，亦既有年。虽有童心，粗知名教。若夫逐野外之鸳鸯，忘堂上之鸿雁，听花间之曲，背霜涤之篪，即死不为也。但一时迷昧，忽忽如梦。今事定情牵，有不能顿遣者。缘斯人去年自离阳昌酒炉，即永居竹桥旅寓。不意人室之柳叶，遂成结子之桃花，怀娠已经四朔念乌衣之派不蕃，青箱之望尚窅。兄与弱弟，皆艰嗣息，设得一儿，蒸尝有托，如莫愁之产阿侯，胡婢之生遥集，亦为幸事。且近日维扬间有以红粉妖姬孕青云上客者，兄所目击。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莲花，粪土产芝菌。此其未能顿遣者一也。斯人虽在烟花，志坚松柏勉离旧巢，得过阿母。彼重失钱树，恨切肌骨，大骂分袂，恩断情绝设令再人故栈，颜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车之日，即毕命之时。昔严武与妓俱亡，追者继至，付之琴弦，后作祟不止。我虽不杀，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止有芳魂，小玉不仁，能为厉鬼。此其未能顿遣者二也。斯人自人门，改去钿蝉，谢下堕马，舞衣歌扇，付之尘土。缟衣綦巾，晨起操作。言不出户，苦不劳身。宛似良人，克相妇道。且夜勤刀尺以伴膏火，相勉伊吾以致云霄。此其未能顿遣者三也。邸中所藏虽无长物，尚有博山旧炉、雀尾遗鼎，砂翠斑烂之器，牙玉辉映之章。画则小李将军，书则海岳外史。皆令之收藏，司其管钥。设为德不终，将燕莺化为鹧鸪，恐付之祖龙，尽成灰烬。则先代所遗，皆为乌有。此其未能顿遣者四也。自吾兄严命一到，斯人即泣曰：“微豸小虫，亦知护子怜儿。妾虽烟花下贱，幸已有身。设欲逐我，俟分娩之日，为君家存此一脉，然后自觅白练，永赴黄垆。”弟闻之亦自伤心。夫即欲处之，亦须少缓。今兰玉几何，岂稻麻也哉而弁髦之乎？此其未能顿遣者五也。处此五不能顿遣之势，则弟之宜遣而不即遣也亦略有可原矣。至兄责弟以罪，罪何遽无。生平读古人书，见夫桃根、桃叶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钱共列稼轩之帐。白太傅之小蛮、樊素，苏学士之朝云、榴花，集中殊不自讳。误信古人，风流冶习，未能顿除，尤而效颦，此其罪一也。岁月

如流，未必吾与，开口而笑，宁有几时？一席多姿，妄同安石之癖；千金散尽，宁甘太白之贫。遂使班嗣之赐书仅存，陆贾之遗金渐罄，此其罪二也。古人又云：文有仗景生情，托物寄兴。丽人燃烛，远山磨墨。千古一道，弟每遇枯坐，文思不属，微闻香泽，倚马万言，出鬼人神，惊天动地。两仪发耀于行中，列星迸落于纸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月繁华，六朝金粉旧地。谢家调马之蹊，尚余芳草；王氏鼓楫之曲，仍有文波。土风俗习，偶而相洽。此其罪四也。近日文人，概多胜事。如某某皆少年冶游，目为荡子，一旦怀蛟变化，立致青云，岂留连烟月，即属尘土下士乎？弟不肖，谬有此见，此其罪五也。弟又有昧死一言：世间亦自英雄豪杰能为格外之事，财色小失，自当赦除。天下有事，正赖命世长才，曲谨小廉，岂能成事。当北宋与契丹为邻，大小七十余战，屡致败北，而能大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子妇之张齐贤也。澶渊之役，宋几不保，而能拥驾渡河，重造社稷者，乃溺爱蒨桃之寇莱公也。宋既南辕，金虏破竹而下，而能黄天荡上几制兀朮之死命者，乃娶妓女梁氏为妻之韩蕲王也。宋时止有此三大伟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始无非常之过。彼恂恂谨饬如张德远辈，终身无二色如王安石辈，何益于存亡之数？弟虽不才，设国家有事，寄之一面，尚能谈笑却虏，樽俎破敌。自信才略不后古人，不能自制于口，而轻作此语以示长者，此其罪六也。抑情忍欲，事本非易，故古人云“不迩声色”。今不幸迩之矣，迩之而能不溺，非圣贤不能。樊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流，流则通，而辟生焉。自古英雄，不能不牵情于帷幙。苏武于啮雪吞毡之时，而犹有胡妇之娶。瞿昙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即参玄上士，亦虞习气难除，尚借安般数息之禅，白骨流光之观，然后暂能驱遣。假使兄当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连，以死自誓，不出兄门，兄遽能以慧剑斩之乎？弟不能如下惠坐怀，头陀一宿，而坐堕落有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见吾兄哉！惟兄赦其七罪，察其不能顿遣之情，而解三面之网，令弟得遂私愿，同归旧居，绝意铅华，精心竹素，发二酉之藏，竟三余之秘，见子云之肠，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后，不唾取大物为一家光宠者，愿兄摈绝之，以为荡

子之戒。皇天后土，实闻斯语。人行匆匆，言辞无叙，幸惟原宥。

阿痊痊

吴俗小儿遇可羞事，必齐拍手叫“阿痊痊”，不知所起。《辍耕录》载：淮人寇江南，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喊“阿痊痊”以助军威。又《朝野佥载》：武后时南皮县丞郭胜静一作务胜，唤民妇托以缝补而奸之。夫至，缚胜静鞭之。主簿李懋往救，胜静羞讳其事，答云：“忍痛不得，阿痊痊；胜静不被打，阿痊痊。”则知其来已久。唐六如尝题《列仙传》云：“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痊痊。”

阳明前身

王阳明尝游僧寺，见一室封锁甚密，欲开视之，寺僧不可，云：“中有人定僧，闭门五十年矣。”阳明开视之，见龛中一僧，俨然如生，貌酷肖己。阳明曰：“此岂吾之前身乎？”既而见壁间一诗曰：“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神门不坏身。”阳明怅然久之，建塔以瘗而去。

郭清狂

清狂道人郭翊，画有天趣，诗有风刺。王阳明初以寻常画史待之，后见其画《雪樵图》，题诗云：“两束樵薪仅十钱，雪深泥滑自堪怜。市城谁念青山瘦，尽日厨头不断烟。”又画《牧牛晚归图》，题诗云：“雨脚风声满树头，随身蓑笠胜羊裘。柴门尤道牛归晚，江

上风波未泊舟。”阳明称赏，以宾礼优之。

卓吾侍者

李卓吾侍者怀林甚颖慧，病中作诗数首。袁小修《随笔》载其一绝云：“哀告太阳光，且莫急如梭。我有禅未参，念佛尚不多。”亦可念也。

宸濠娄妃

宸濠妃娄氏，性贤明，善吟咏。濠尝作《秋怀》诗，有“莫向西风问彭蠡，盘涡怒欲起蛟龙”之句，妃探知其意，尝泣谏之。濠令妃题樵图，乃樵回首与妇语。妃题曰：“妇唤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触事讽谏，濠知其意而不听。发难时，妃又作诗曰：“金鸡未报五更晓，宝马先嘶十里风。欲借三杯壮行色，酒家道在梦魂中。”及濠兵败成擒，妃赴水死。

敖东谷

敖东谷英壮岁蹴死皮工，逃人宁州。年久，妻议他适，迎妇者已在门，东谷突归，始散。或作诗云：“伤心鸳侣乍分行，鸿断鳞潜十五霜。归马不随今夜月，桃花应向别园芳。”东谷念家贫难娶，隐忍与居，生二子。正德辛巳登进士第，官留都，不挈以行，纳妾甚嬖焉。二子不教以诗书，及长，但事生产作业。《绿雪亭杂言》中尝病朱买臣事，盖亦有谓而发。

甘矮梅

江西甘矮梅，通五经，四方从学者甚众。一日，门人御史某来谒，甘与语久之，求退，甘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设饭，惟葱汤麦饭而已。语之曰："御史岂啖此者，第老夫易办耳。"因口占一诗云："葱汤麦饭丹田暖，麦饭葱汤亦可怜。试向城楼高处望，人家几处未炊烟。"

诗赠盗

吴中老儒沈文卿，家贫，以授徒为生。一夕寒不成寐，忽见穿窬至其家，觅物无所得。文卿从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虚劳下顾，聊以小诗奉赠。"口占云："风寒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走一遭。架上古诗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穿窬含笑而去。

盗窃书

有人借郎仁宝《诗林广记》、《楞严经》，其家为盗人，因犬吠而所窃无几。明日，仁宝访之，其人曰："并子之书失去矣。"仁宝作一诗云："西厢月黑夜沉沉，盗人君家犬吠纷。却把《诗林》经卷去，始知盗贼好斯文。"

黄金对联

丘南镇岳由亚卿左迁藩参，数厚遗江陵。尝以黄金制对联馈之，

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是亦大谏之名，欲相公时蒙记忆之意。江陵喜，将骤擢之，未几败，岳遂罢归。

倭房公

万历中，御史房寰督学南畿，以贿著。诸生改阿房宫为倭房公以讥之，云："沙汰毕，督学一。文运厄，倭房出。横行一十三府，扰乱天日。科举才罢而岁考，直抵丹阳，四府溶溶，祸人宫墙。起钱神楼，开财星阁。满载装回，狼吞乌啄。且逞威势，张牙露角。耽耽焉，逐逐焉，垂涎吐涡，真有似乎精魂失落。惯起风波，暴若祖龙；厥腹虚空，昧若河虹。目无眸子，谁识西东？日长沉醉，酒色融融。倏焉发怒，令人惨凄。一日之内，一人之身，而变诈不齐。百金补廪，镇江李孙；斗珠人泮，无锡周秦。亲家契友，为过财人。明烛荧荧，开文场也。兵快扰扰，伪搜检也。题目着腻，防曳白也。钤印横斜，暗记号也。出案俱惊，谓颠倒也。熟察详听，畴不知其所私也。孔方先容，虽媸亦妍。十目所视，而莫揜焉。有不可闻者，遗臭万年。此倭房之行藏，类市井之经营，不畏天地之精英。故于隔年，预托亲人，渡水涉山，访生儒之富者，而夤缘其间，不分玉石，真才销砾，怨气逦迤。道路闻之，莫不叹息。嗟乎！皇上之心，作养人才之心也。倭纵贪婪，亦当念国家。奈何取财尽锱铢，弃士如泥沙。使豪杰之士，一朝为失，色之庸夫；积学之儒，霎时同薄命之妇女。案首赃私，多于监生之粟粒；家书包举，浮于官店之帛缕。德清光棍，遍于直隶之城郭；子弟受赂，出于公庭之招语。使旁观之人，皆鄙贱而怨怒，倭房之心，方益骄固。谤海公，陷徐举。日本烈炬，延烧南土。呜呼！戕士类者倭房也，可杀也；护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杀也。嗟夫！使朝廷听正人则足以拒倭，倭不为督学之人，则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谁得而被祸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远播

之，是使野史而强于国史也。”

晚达

《鹤林玉露》载：绍兴中，黄公度榜探花陈敏修，唱名时高宗问：“年几何？”对曰：“七十有三。”问：“有几子？”对曰：“未娶。”遂诏宫人施氏嫁之。时人戏曰：“新人若问郎年纪，五十年前二十三。”又《清暇录》谓詹义登科后解嘲曰：“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新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杂志》谓闽人韩南，未知孰是。

辛未状元谜

隆庆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作诗谜于灯上云：“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众皆不解，惟苏州刘瑊一见能识之，乃“辛未状元”四字。瑊亦是科榜眼及第。

题何吉阳轴

何吉阳迁与黄某以学问友善。吉阳巡抚江西，过家，某青衫来谒，门者不即为通，因散步堂上，环视壁间悬轴，其首则严分宜笔也，遂索前刺书一绝云：“椒山已死虹塘谪，天下谁人是介翁？今日华堂诵诗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嘱门者投之，拂衣而去。吉阳得诗自惭，亟遣追之，舟去远矣。

曾偶然

泰和曾状元鹤龄，永乐辛丑会试，与浙江数举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议论蜂出，见曾简默，因共举书中疑义问之，逊谢不知，窃笑曰："夫夫也，偶然预荐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众皆下第，曾独首榜，乃寄以诗曰："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

蝗虫感德

王荆公罢相，出镇金陵，时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饯王于城外，刘贡父后至，追之不及，因书一绝以寄之云："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

刘宠庙

一钱太守刘宠庙在绍兴钱清镇，王叔能过庙下，赋诗曰："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也学先生拣大钱。"

米虫

淳祐间，车驾幸景灵宫，太学、宗学、武学诸生俱在礼部前迎驾。有作十七字诗云："驾幸景灵宫，诸生尽鞠躬。头乌身上白，米

虫。”讥其岁縻廪禄也。

张士诚有养士之誉，凡不得志于时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有为北乐府讥之云：“皂罗辫儿紧扎捎，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米虫儿到了。”

常州守谣

《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于取贿，而纠察郡吏使无所得。时人语曰：“太守摸鱼，六房晒网。”继愚者叶蓁，有廉操而律下不严，吏曹得行其诈。时又语曰：“外郎作鲊，太守拽罾。”言劳而无获也。

近来贪吏多与六房通气揽事，语曰：“六房结网，知县摸鱼。”

聂豹郑洛书

永丰聂豹、三山郑洛书为华亭、上海知县，同时有俊声，然议论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门侧，人报上海秋试罕中式者，豹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为落书。”郑应声曰：“华亭百姓当灾，皆因业豹。”人咸以为妙对。

侣钟强珍

都宪侣钟与通政强珍同席，强执壶，劝曰：“要你饮四钟。”侣应声曰：“你莫要强斟。”

陆陈谑语

陆文量容参政浙藩，与陈启东震饮，见其寡发，戏之曰：“陈教授数茎头发，无计可施。”启东曰：“陆大人满脸髭髯，何须如此。”陆大赏叹，笑曰：“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启东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相与抚掌竟日。

毛边的对

嘉靖间，御史毛汝砺伯温公宴时，承差斟酒大溢，毛曰：“承差差矣乎？”边廷实贡时为副使，应声曰：“副使使之也。”相与大笑。四字上下各异音，天然的对。

沈陈姓对

归安沈筠谿，少绝敏颖，弱冠补博士弟子。与弟偕出，时风雨暴作，遇陈方伯兄弟于邸。方伯戏曰：“大雨沈沈，二沈伸头难出。”沈即答曰：“狂风陈陈，两陈摇尾不开。”

分茶

明初某解元登第后，偕伴至妓馆。妓知其才名，欲试之，乃瀹茶止两瓯，仓皇谢过，即三分之以进，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某即应声曰：“一朝朝罢，行行行院之家。”诸书因解字皆作解春雨事。

十七字诗

正德中，有无赖子好作十七字诗，触目成咏。时天旱，太守祈雨未应，作诗嘲之；曰：“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诗耶？试再吟之，佳则释尔。”即以别号西坡命题。其人应声曰：“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两人较，差多。”太守大怒，责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太守坐以诽谤律，发配郧阳。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诗矣。发配在郧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盖舅乃眇一目者也。

改苏诗

东坡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有更之者曰：“无事此游戏，一日似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冯犹龙反其诗曰：“多事此劳扰，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凑不上一日。”

黄雪球

明无锡黄公禄，善方脉，而能诗。尝咏雪球云：“六花平地卷成球，不待云斤月斧修。万古太阴深合处，一团元气未开头。金盆忽送来瑶岛，银索难将挂彩楼。只恐明朝易消歇，长江滚滚逐东流。”人称为黄雪球。

杨复诗

南京大理少卿长兴杨复，在京甚贫，家畜一豕，日命童于玄武湖擩采萍藻为食。吴思庵时握都察院章，以其密迩厅事，拒之。杨戏作小诗送之云："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

贩盐

贾似道令人贩盐百艘至临安，太学生有诗云："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贾闻之，遂以士人付狱。

量田

理宗朝，欲举推排田亩之令，廷绅有言，未行。至贾似道当国，卒行之。时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成化初，邢宥为苏州守，以郡中久荒陂荡起税，民心颇怨。有投书刺之者曰："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共青天。渔舟若过闲洲渚，为报沙鸥莫浪眠。"一作杨贡事。

钱鹤滩

钱鹤滩福归田后，有客言江都张妓动人，鹤滩急治装访之，已归

盐贾矣。鹤滩往叩，贾重其才名，立曰请饮。鹤滩就酒语求见，贾出妓，衣裳缟素，皎若秋月。复令妓出白绫帕请留新句，鹤滩即题曰："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缩脚诗

旧有赋阙唇者云："多闻疑，多见殆，吾犹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盖四语皆出《四书》，俱隐阙字，而末句尤佳。吴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宁庵吏部亦用此体赋云："人疆辟，人疆芜，诸侯之宝，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吴有顾秀才名达者，不学而狂，同学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又明末长庠郁遇诸，背驼，一士作七字吟云："郁遇诸陈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于王之，孳孳为利者跖之。"并堪伯仲。

成语赋谑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煅工之女，为工所擒，不忍杀，以铁钳缺其左耳，纵之去。诸理斋作赋谑之，内一联云："君子将有为也，载寝之床。匠人斫而小之，言提其耳。"

会稽马殿幹有美姬善歌，时出佐酒。马死，有梁丞得之，亦侑觞。时陈无损酒酣属句，谑云："昔居殿幹之家，爰丧其马；今人邑丞之室，无逝我梁。"一座绝倒。

乂名

张乂人太学为斋长，其人渺小，动以苛礼律诸生。林叔弓作赋嘲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长；腹内虚空，乏刘叉一点之墨。”又诗云：“中分爻两段，风使十横斜。文上全无分，人前强出些。”

杨夫人诗祖山谷

王弇州击节杨夫人“曰归曰归”二语。《山谷外集》有一联云：“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阳。”《寄初和叔》诗中句也。弇州极诋宋诗，乃埋名士而誉笄祎，岂不令双井失笑。然“其雨怨朝阳”，已人步兵之咏；“曰归归未克”，复征大陆之唱；“美人娟娟隔湘水”，又少陵《寄韩谏议》诗：是皆古人所已言者也。

隐天干地支

曾见歌中隐天干十字，亦有巧思，戏录于左：“颠倒没来由，十事九不就。两人同出一人休，可意儿难开口。算佳期成了又还勾，巴不得一点在心头。莫向平康去小求。虽幸书来无一语，任人儿要丢，拼一发把弓鞋罢绣。”予亦戏隐地支名：“一日思君十二时，仔细思量，人儿无赖，便扭做私情也，非奴不才。夤夜怎挨，今夕撇奴不睬。记当年折柳，料此际已成柴。既蒙辱爱，怎把寸衷丢开。这卷书藏头露尾难猜，许多时候无言耐。把朱鞋抛撇懒铺排，畅好恩情容易败。拼一饮如泥睡醒来，看星儿稀暗灯还在。想姻缘成不到这半勾儿也，是命当该，不言了却相思债。”

卯娘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溶咏《青玉案》赠之云：“花间举乐何须忌，薄晓曈曈初丽。启户逢君娇不语，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柳东边去。　　镂成新玉刚为字，十二时中排第四。中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检点，春光已平，会取相迎意。”词皆寓卯字意。

坠马

孔子威坠马，曹秋岳咏《浪淘沙》词以戏之：“野岸石桥滨，雪色初匀。扬鞭一试紫骝新。记取黄沙沉戟地，不是花茵。　　持酒酹芳辰，年少腰身。罗衣低拂五陵尘。回首微闻，相痛惜楼上佳人。”

唐安寺楼

郑殷彝寓会稽唐安寺楼，见壁上题云：“琅琊王氏霞卿，光启三年阳春二月登于是阁。临轩轸恨，睹物增悲。虽观灿烂之华，殊觉凄凉之况。时有轻绡捧砚，小玉看题。诗曰：春来引步强寻游，恨睹烟霄簇寺楼。举目尽看停待景，双眉不觉自如钩。”

南内宫人

明毛舜臣被命洒扫南内回廊，粉壁多有宫人字迹留香，有媚兰仙子题云：“寒气逼人眠不得，钟声催月下斜廊。”字画婉丽，风情月思，令人惘然。

错写琵琶

有人送枇杷于沈石田，误写“琵琶”。石田答书曰：“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乃知司马挥泪于江干，明妃写怨于塞上，皆为一啖之需耳。嗣后觅之，当于杨柳晓风、梧桐夜雨之际也。”又屠赤水、莫廷韩过袁太冲家，见帖上写“琵琶一盒”，相与大笑。屠曰：“枇杷不是这琵琶。”袁曰：“只为当年识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一座绝倒。

刘熙《释名》云：“枇杷，乐器，本胡琴，马上所鼓。推手前曰批，却手后曰把。取鼓时以为名也。”《六书正讹》云：“后人借枇杷字为乐器，别作琵琶，非。”然使今人写琵琶为批把，亦必成笑话矣。

五色诗

唐雍裕之有四色诗，白云：“壶中冰始结，盘上露初圆。何意瑶池雪，欲夺鹤毛鲜。”青云：“道士牛已至，仙家鸟亦来。骨为神不朽，眼向故人开。”赤云：“劳魴莲渚内，汗马火旂间。平生血诚尽，不独左轮殷。”黑云：“已见池鱼墨，谁言突不黔。漆身恩未报，貂裘贫岂嫌。”又青云：“路辟天光远，春还月道临。草秾河畔色，槐结路旁阴。未映君王史，先标胄子襟。经明如可拾，自有致云心。”

裕之独不咏黄，戏为补之云：“中央推正色，雍子独无诗。菊栽陶令宅，鹅满右军池。万亩禾全熟，千山叶欲离。色丝称丽句，弥望尽茅茨。”“举子惊槐候，青灯伴岁华。但须饭已熟，定见桂开花。日射天门榜，时宣玉殿麻。书中自有屋，赭盖引前车。”庚午秋闱，儿侄辈复见，别书以慰之。

廖凝十岁咏白诗有“满汀鸥不散，一局黑全收”句，惜余句不传。

五色赋

唐寇豹、谢观同在崔裔孙门下，以词藻相尚。豹谓观曰：“君《白赋》有何佳语？”对曰：“晓人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豹唯唯。观曰：“仆已擅名海内，子才调多，何不作《赤赋》？”豹未搜思，即曰：“田单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纣之时，血流漂杵。”观大骇服。

杨升庵与友宴集，偶谈及此，一客效之，作《黑赋》云：“孙膑衔枚之际，半夜失踪；达摩面壁以来，九年闭目。”升庵赋黑云：“周庭之列毕苏，裳如蚁阵；陈阁之迎张孔，鬓似鸦翎。”

蒋春甫赋黑云：“骊䵷成群，云暗阴山之北；乌鸦作阵，风霾柏府之旁。洗砚而墨池浑，回车而松林暮。”一客赋青曰：“帝子之望巫阳，远山过雨；王孙之别南浦，芳草连天。”一客赋黄曰：“杜甫柴门之外，雨涨春流；卫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一客又赋赤云：“尧时十日并出，铄石流金；秦宫三月延烧，照天烛地。”升庵谓“月明千里”得白之神，火、血及“十日并出”、“秦宫延烧”皆非佳境。或改赋赤曰：“孙绰赋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标；杜牧咏江南春，千里莺啼而映绿。”徐奋鹏赋黄曰：“灵均之叹木叶，秋老洞庭；渊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泽。”一客因又赋紫云：“书生拾来，慢云是轻易如芥；真人拖去，且看其长练若霞。”又赋紫云：“仙人度关之日，瑞气如烟；圣主登极之时，祥云若盖。”笔洞山人赋绿云：“茂叔窗前，点缀濂溪光霁之景；唐子阶下，适增陋室荣华之观。”山人又赋碧云：“山色可栖，觉人间别有天地之奇；桃花堪种，□天上岂真雨露之私。”

甲集卷之四

除夕元旦词

《乾淳岁时记》载：杨守斋《除夕·一枝春》词云：“竹爆惊春，竞喧阗、夜起千门箫鼓。流苏帐暖，翠鼎缓腾香雾。停杯未举，奈刚要、送年新句。应自赏、歌字清圆，未夸上林莺语。　　从他岁穷日暮。纵闲愁怎减，刘郎风度。屠苏办了，迤逦柳忻梅妒。宫壶未晓，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细数。”又宋胡浩然《除夕送人我门来》词云：“荼垒安扉，灵馗挂户，神傩烈竹轰雷。动念流光，四序式周回。须知今岁今宵尽，似频觉明年明月催。向今夕是处，迎春送腊，罗绮筵开。　　今古遍同此夜，贤愚共添一岁，贵贱仍偕。互祝遐龄，山海固难摧。石崇豪富箋铿寿，更潘岳仪容子建才。仗东风齐着力，一齐吹送人我门来。”《七修类稿》载沈明德宣除夕、元旦《蝶恋花》二词，道尽中人以下之家风俗。《除夕》云：“锣鼓儿童声聒耳，傍早关门，挂起新帘子。炮杖满街惊耗鬼，松柴烧在乌盆里，写就神荼并郁垒。　　纸马送神，多着同兴纸。分岁酒阑扶醉起，关门一夜齐欢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晓，爆杖喧喧，须要开门早。新描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　　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钱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酱油豆腐干

顺治初，邻近有业腐干者之女，色黑而媚，风韵动人，人以“酱油豆腐干”目之。与邻家一赘婿情好无间。人又作《黄莺儿》曰：“爱你素中珍，紫棠容，白玉身。温柔细腻端方正，馨香可人。闻味动心，清茶美酒常相敬。但只恨，相逢布袋，包住了卿卿。”

点酥娘

苏东坡谪黄州时，王定国迁置岭南，后俱召还，东坡掌翰院。一日，定国置酒与坡饮，出宠人点酥娘侑尊。点酥素善谈笑，捷应对。坡曰：“岭南风物可煞不佳。”点酥曰：“此身安处是家乡。”坡深叹其语，为赋《定风波》一阕赠之，曰：“堪羡人间琢玉郎，故教天赋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逐雪飞，炎海起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笑中犹带玉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身安处是家乡。”点酥因此词名噪京师。

咏械

昔一女有诗才，因奸见郡守，守闻其名，将械示之，指械为题，命作一词，佳则宥汝。女赋《黄莺儿》云：“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　　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持赠与佳人。一作“独桌宴红裙”。”守大称赏，即释之。

携妓谒僧

苏东坡在钱塘，无日不游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仲殊，见之有

愠色。坡乃作《南柯子》词，使妓歌曰：“师唱谁家曲，宗门是阿谁？借公檀板与钳椎，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皱眉。莫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师闻之，踵韵和云：“舞解《清平乐》，而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椎，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　　已信身如梦，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结花迟，不向风前一笑待何时。”山谷见而赏之。

四时词

幼见《四时词》云：“我爱春，春光好。山嘴吐晴烟，墙头带芳草。黄鹂骂杏花，惹得游蜂闹。海棠零落牡丹愁，只恐韶华容易老。”“我爱夏，夏日长。玉战棋声脆，竹摇扇影凉。薰风宝奇货满路，芰荷香蝉在绿杨。深处噪也须回首，顾螳螂。”“我爱秋，秋思苦，篱菊忆陶潜，征鸿叫苏武。落叶覆苍苔，无风自起舞。纷纷社燕别东翁，旧巢还待来年补。”“我爱冬，冬日闲。煎茶溶雪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征夷曲，将军夜度关。若个渔翁堪人画，一蓑披得冻云还。”近见《遣愁集》中亦有词云：“小门深锁巧安排，没有尘埃，却有莓苔。东风昨夜送春来，才是梅开，又见桃开。”“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绿阴深处昼绵延，卷起湘帘，放出炉烟。”“一庭松竹间芭蕉，风不萧萧，雨便潇潇。桂花香里卧吹箫，且度今宵，莫问来朝。”“归来幽兴逼人清，雪满中庭，月满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经，便看茶经。”

题雪美人

妓燕采瑜才色双绝，因积雪闲坐，塑一雪美人为戏。一士过之，援笔题云：“谁把轻盈妙手，装成绝趣粉头。阑干稳坐不知羞，终日

开张笑口。　　偶遇多情交好，遍身香汗通流。可怜化去没人收，随着江儿水走。”采瑜见之，心为惨然，遂萌从良之愿。

传神

吴中有蒋思贤者，父子俱业传神。一日父子交写皆不像，或嘲之曰：“父写子真真未像，子传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

东窗事犯

《夷坚志》载：秦桧矫诏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狱，遣万侯卨锻炼，未服。一日，桧于东厢窗下画灰密谋，桧妻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难。”武穆遂死狱中。张宪、岳云弃市。金人酌酒相贺曰：“莫予毒也。”后桧挈家游西湖，忽得暴疾，见一人瞑目厉声曰：“汝误国害民，我已诉于天，当受铁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桧自此怏怏以死。未几，子熺亦亡。方士伏章见熺荷铁枷，因问：“太师何在？”熺泣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见桧与万侯卨俱荷铁枷囚铁笼中，备受诸苦。桧嘱方士曰：“烦传语夫人，东窗事犯矣。”后有考官归自荆湖，暴死旅舍，复苏，曰：“适看阴间断秦桧事。桧与卨争辩，桧受铁杖，押往某处受报矣。”但不载押衙何立事。《江湖杂记》载：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七修类稿》又载：元平阳孔文仲有《东窗事犯》乐府，杭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庐陵张光弼有

《蓑衣仙》诗。乐府、小说不能记忆，大约与世所传相似。诗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师差往东南第一峰构干。恍惚一人引至阴司，见桧对岳事，令归告夫人东窗事犯矣。复命后，即弃官学道，蜕骨今苏州玄妙观，蓑衣仙是也。"据此诸说，则当时实有是事，非止假说为武穆雪冤也。

刘婆惜

名妓刘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时贵多重之。时全普庵拨里字子仁，为赣州监郡，公余即与士夫酣饮赋诗，帽上尝喜簪花。一日，刘之广海，过赣，进谒。全时宾朋满座，头戴青梅一枝，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座客续之。众未及对，刘敛衽进曰："容妾措词乎？"全曰："可。"应声曰："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心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大称赏，纳为侧室。后兵兴，子仁死节，刘克守妇道而终。

唐云叟

唐云叟《寄霍山秦尊师》云："老鹤玄猿共采芝，有时长啸独游移。翠蛾红粉婵娟剑，杀尽世人人不知。"

寇杨对

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众未有对。会杨大年至，闻之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称善。

王刘对

王荆公一日谓刘贡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对乎？”贡父应声曰：“四诗风雅颂。”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设也。”

催妆词

宋探花王昂榜下择婿，时妇家需催妆词，昂作《好事近》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微花下，悟身非凡客。　　不须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共画章台春色。”

扬州琼花

扬州琼花，天下止一本，士大夫爱重，作亭花侧，扁曰“无双”。德祐乙亥，北师至，花遂不荣。赵棠国炎有绝句吊曰：“名擅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报东风。他年我若修花史，合传琼妃烈女中。”

卓稼翁词

三山卓田，字稼翁，尝赋词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杰多休。”

五角六张

《嬾真子录》云：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略曰：“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明皇也。五角六张，谓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遇张宿。此二日遇两宿，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亦不过三四日耳。

大小孤山

《退朝录》云：大小孤山以孤独为字，有庙江壖，乃为妇人状。龙图阁直学士陈简夫诗云：“山称孤独字，庙塑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时称佳句。

当厅面试

宋马光祖知京日，有士子奸人室女，事觉，到官。光祖以“逾墙搂处子”令赋诗，士人援笔曰：“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计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汉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光祖判云：“多情多爱，还了半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合当。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即于公堂合卺，撤黄堂舆从送归私室。

郑宪题诗

明长乐郑宪未第时，馆于大姓家。东家之亲以作宦自京还，主召饮，郑与焉。定位，首宦，郑次之。将登席，宦虚让郑，郑毅然就之，宦颇愠。酒数巡，宦指壁间画曰："先生高才，请各赋一绝。"郑即题《杨太真图》曰："龙颜回首顾红颜，醉卧东风上马难。不是侍儿扶不起，只因恩爱重如山。"图乃太真醉卧于地，二宦扶之不胜，明皇顾笑之状，故诗云然。次题《朱买臣采樵读书》，诗曰："一担荆薪一束书，且行且读乐何如？担头自有经纶策，堪笑糟糠妾妇愚。"又题《韩淮阴乞食漂母》，诗曰："乞丐当时事本虚，英雄未遇古谁无。临题恨杀丹青手，不画登坛拜将图。"一座称善，宦乃愧服。

嘲娶重婚妇

三山萧轸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以《柳梢青》词戏之云："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　　当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门买呆。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当差。"

舜禹诗

元祐中，大官有婚于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妆诗，傧者张仲素朗吟曰："舜耕余草木，禹凿旧山川。"坐有李程者，应声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酒旗

《韩非子》云：“宋人酤酒，悬帜甚高。”酒市有旗，始见于此。《唐韵》谓之帘，或谓之望子。《水浒传》有“无三不过望”语。宋窦华《酒谱》有《帘赋》，警句云：“无小无大，一尺之布可缝；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崔氏酒垆

五代时，有张逸人尝题崔氏酒垆云：“武陵城里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云游道士饮一斗，醉卧白云深洞口。”自是酤者愈众。

李翰批诏

李翰及第于和凝榜下，后与座主同任学士。会凝人相，翰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而去，留诗于榻曰：“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否？”

续诗赐第

宋徽宗幸来夫人阁，偶洒翰于扇曰：“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天思稍倦，顾内侍曰：“汝有能吟之客，令续之。”乃荐邻里太学某生。既宣人，内侍恭读宸制，生乞取旨，上曰：“朝来不喜餐，必恶阻也，当以此为词以续于扇。”生续曰：“人间有味都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上大喜。会将策士，生未奏名，径使造庭，赐以第焉。

沈詹事妾

宋沈詹事时以坐叶丞相论恢复贬筠州。沈方售一妾，携以俱行。处筠凡七年，既归，呼妾父母，以女归之，犹处子。时以比张忠定公咏。会稽潘方仲矩为安吉尉，赋诗云："昔年单骑向筠州，觅得歌姬共远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药，不风流处却风流。"

状元词误

《宜斋野乘》谓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鹧鸪天》词，第二句便云"花如罗绮柳如绵"，最无意义，疑是错误，当以第二句与第七句对换，义理方通。合云："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　　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有教无类赋

宋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第一。中警句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为言虽鄙俚，亦着题也。

退红

《老学庵笔记》云：唐有一种色，谓之退红。王建《牡丹》诗云：“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花间集》乐府：“床上小薰笼，昭州新退红。”盖退红若今之粉红。绍兴末，缣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谓之不肯红。

录事

政和中，苏叔党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叹谓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皆废。此犹存唐旧，可喜。”盖前辈谓妓曰酒纠，谓录事也。相蓝之东有录事巷，传为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

四禽言诗

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隽才，善吟咏，有《哀掳妇四禽言》诗，辞意婉切，读之可伤。“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路旁忽闻人采桑，恨不相与提轻筐。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家在浙江东畔住。离家一程远一程，饮食不同言语异。今之眷属皆寇仇，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脱了绣鞋脱罗袜。前营上马忙起行，后队搭驼疾催发。行来几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传令更可怪，落后行迟都砍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泪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掳，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妒，这行不是亲丈夫”。

元梁隆吉栋亦有《四禽言》诗，寓意亦远：“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迷烟树。天津桥畔叫一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脱却布袴，贫家能有几尺布。寒机织尽无得裁，可人不来廉叔度。脱却布

袴。”“提葫芦，近来酒贱频频沽。众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唤起醒三闾。提葫芦。”“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贾秋壑

贾似道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底知事去身宜去，岂料人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有自，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又：“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木棉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梦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落叶鸟鸣风。客来未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又汤西楼诗云：“檀板敲残陌上花，过墙荆棘满檐牙。指麾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破屋春归无主燕，荒池雨产在官蛙。木棉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有和之者云：“荣华富贵等浮花，膂力难胜国爪牙。汉世但知光拥立，唐朝谁识杞奸邪。绮罗化作春风蝶，弦管翻成夜雨蛙。纵有清光人去也，碧天难挹紫云车。”又有题其养乐园曰：“老壑曾居葛岭西，游人谁敢问苏堤。势将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师方噬脐。废圃更无人作主，败垣惟有客留题。算来只是孤山好，依旧梅花伴月低。”秋壑赐第在苏堤葛岭，养乐者，以其奉母而乐也。

秦会之

秦桧卒后，值开浚运河，人夫取泥堆积其第墙阴及门。有人题诗于门曰：“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阳图白发，却于郿坞贮黄金。笑谈便欲兴罗织，咫尺那知克照临。寂寞九原今已矣，空余泥泞积墙阴。”

韩平原

开禧末，韩侂胄罪逐，其第改为寺。太学生题二绝于壁曰：“掀天声势只冰山，广厦空余十万间。若使早知明哲计，肯将富贵博清闲。”又：“花柳依然弄晓风，才郎袖手去无踪。不知郿坞金多少，争似卢门席不重。”

杜荀鹤

梁祖英烈刚狠，人对之不寒而栗。一日，进士杜荀鹤见，再拜就坐。梁祖顾视阶下，谓左右曰：“似有雨点下。”令视之，实雨也。然天无片云，雨点甚大，沾阶檐有声。梁祖谓荀鹤曰：“秀才曾见无云而雨否？”荀鹤答言未曾见。梁祖笑曰：“无云而雨，谓之天泣。”命左右：“将纸笔来，请秀才题无云而雨诗。”荀鹤始对梁祖忧悸殊甚，复令赋诗，立成一绝，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怎表梁王造化功。”梁祖见之大喜，立召宾席共饮，极欢而散。

咏雪讥贾似道

《楮记室》载：贾似道当国，枢密文及翁有《百字令·咏雪》以讥之，云：“没巴没鼻，霎时间做出，漫天漫地。不问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张威势。识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　　却一作最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红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钱塘遗事》谓陈藏一作，以讥似道，词名

《念奴娇》。

郑畋

题马嵬坡者，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古词清，无逃此意。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此真辅国之句。

长安举子

唐长安举子六月后，落第者不出京，刹口过夏，借净坊庙院作文章，曰夏课。时语曰：“槐花黄，举子忙。”唐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噪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

御沟柳

宋真宗咏御沟柳，令宰相两省和进。陈执中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和者甚众，此诗为最。

周孔醒醉

《后汉》：周泽为太常，好清修，一日卧病斋宫，妻窥问所苦，泽以为干犯斋禁，大怒，取送诏狱。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太常

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南史》：孔顗明晓政事，判决无壅，众为之说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二十九日醒。”一则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晓事；一则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办事。二事正相反。

宋洪迈常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间一联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万六千场，容我生之长醉。”

骂孟诗

宋李太伯觏贤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太伯家酿亦熟，一士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又：“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太伯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闻又有送酒者，士人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诋佛。太伯览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酒被公饮尽，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此酒当留以自遣也。”闻者大笑。

三天

妇人再醮已非美事。有嫁二夫，其夫复死又再醮焉。士人以一绝嘲之云：“辞灵羹饭焚金钱，哭出先天与后天。明日洞房花烛夜，三天门下会神仙。”

判子诗

北京宣武门外归义寺，士大夫送行之地。嘉靖中，刑部郎中苏志皋饯客至寺，壁间有李镇所画《判子图》，乃脱靴为壶，令一鬼执而斟之，一鬼于判后窃饮。苏戏题诗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里觥筹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后事，酆都城外更如何。"时光禄少卿高东谷与苏善，夜梦绿衣使者揖曰："苏司寇嘲戏太重，求为解之。"高次日告于苏，苏告以归义之故，相笑而去。夜复梦绿衣曰："以公与苏司寇交厚，专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拉苏至归义，苏复题云："蟠桃频窃酒频倾，总是区区儿女情。莫道不知身后事，目光如电照幽冥。"是夕，高复梦绿衣来谢云。

乩诗改红白

有人召乩仙，请作梅花诗。仙遂书"玉质亭亭清且幽"，人云要红梅，仙又书云："着些颜色在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欲放牛。"又一人召乩题鸡冠花，乩即书云"鸡冠本是胭脂染"，人曰要白者，乩又书云："洗却胭脂似雪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

乩仙题蕉

有人召仙，以芭蕉一叶置袖中，请仙赋之。仙即书云："袖里深藏一叶青，知君有意侮神灵。今宵试听西窗雨，欠滴潇潇一二声。"

元末僧诗

《七修类稿》载元僧诗云："百丈岩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

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又：“残年节礼送纷纷，尽是豪门与富门。惟有老僧阶下雪，始终不见草鞋痕。”

人影诗词

明夏忠靖公原吉有《人影》诗云：“不言不语过平生，步步相随似有情。长向灯前同静坐，每于月下共闲行。昨朝离去天将暝，今日归来雨又晴。最是行藏堪爱处，显身须要待时明。”虽脍炙一时，然未免有粘皮带骨之诮。《词学筌蹄》载杨樵云《人影》词尤佳：“只道空花，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云。了然相对，又是梦纷纷。半面春风图画，黄金在难铸昭君。溪桥断，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难唤醒，三年抽藕，织得榴裙。甚徘徊窥镜，交翼鸾文。一片飞花来去，并刀快剪取晴纹。无情处，分明着眼，强半带春醺。”

题驿亭诗

昔有人题驿亭诗云：“帆力劈开千顷浪，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

秋胡

鲁人秋胡娶妻罗氏敷，五日而官于陈，三年而后归。见路旁有女子采桑，少而美，秋胡下车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见郎。吾有黄金百镒，愿期与子相将。”妇拒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妇出，即采桑女也。乃数胡之罪，投河而死。宋钱颖诗云：“郎恩叶薄妾冰清，郎有黄金妾不应。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谁信守孤灯。”

陈全词

陈全游金陵衎衎，多所题咏。一日，与妓何琼仙饮，见雄鸡交雌者，妓请咏之。全云：“汝灵禽，非蠢兽。风流事，谁不有？只好背地偷情，那许当场弄丑。若是依律问罪，应该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强论，杀来与我下酒。”又题睡鞋云：“新红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干净。灯前换晚妆，被底勾春兴。醉人儿几回轻薄醒。”又见一妓浴罢单裙行走，全即咏曰：“温泉起来忙护体，带湿裙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阴立。俏东风，俏东风有心儿轻揭起。”《买愁集》作曹秀娥词。

全尝病疟，恼恨不胜，乃制《叨叨令》以自写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幺哥，只被你闷杀人也幺哥，真的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魏野

宋处士魏野隐居不仕，尝自咏云：“有名闲富贵，无事散神仙。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真宗屡诏不起，谓使者曰：“九重丹诏，休教彩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复召。

杨璞

宋真宗东封，得隐者杨璞，因问：“卿临行有人赠诗否？”对曰：“有臣妻一绝云：更休落魄耽杯酒，莫遣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为之大笑。

黄莺

广陵妓黄莺有姿色，豪客填门。一日，有士子托宿，莺以其褴褛拒之。士乃题二绝于屏而去：“嫫姆西施共此身，可怜老少隔千春。他年鹤发鸡皮媪，今日红颜花貌人。”又：“花开花落两相欢，花与人还事一般。开在枝头防客折，落来地上倩谁看。”莺顿悟，即日束发为道士。

生公

梁异僧竺生于虎丘说法，聚石为徒，天花乱落如雨，顽石俱为点头。一夜闻鬼啸不绝，生公云：“尔何不为人去？长啸何为？”明晨见石上大书一绝云：“做鬼今经五百秋，也无欢乐也无愁。生公教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

张太子

浮梁有昭烈庙，祀唐张巡，旁设像曰张太子。永乐戊子，山东王斌为浮梁令。子英卜秋试，神降乩曰：“玉霄一点坠云端，难失佳人无一全。敲断金钗文不就，贵人头上请君看。”盖寓“王英高中”四字也。捷后方悟。又士人得异草，来问其名，神作诗曰：“苏武当年胆气雄，匈奴一箭射飞鸿。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盖名雁来红云。

题诗纸鸢

宋齐丘无子，晚年得子辄死，逾月犹哭。齐王景达勉之不止。优人李家明言能止之，乃作纸鸢，题诗曰：“欲兴唐祚革强吴，尽是先生起庙谟。一个孩儿拼不得，让皇百口复何辜？”以尹廷范之族吴氏，齐丘为谋也。乘风放之，故坠齐丘中庭。齐丘见之，哭乃止。

蜀僧渔翁诗

《草木子》载：贾似道当国时，一日游湖山，有蜀僧徘徊其侧。贾问：“汝何为？”对曰：“诗僧。”贾见湖中渔翁，遂命咏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声云：“篮里无鱼少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贾大器之。

保俶塔

《涌幢小品》云：杭州有保俶塔，因钱忠懿王俶人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称名者，尊天子也。后误为保叔，至有“保叔缘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疏。纵饶一派西湖水，难洗今朝叔塔污”之诗，今古流传，谁为杭之妇人洒此奇冤也。郎仁宝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录》以为保所塔，不知何据。

诗讥夏刘周

宋淮南阃帅夏贵，年七十九，降于元。而家僮洪福时知镇巢，悉力捍御。贵引元兵至城下，好语诱福，伏兵执之。福请南向死以明不背国。后四年，贵卒，有人赠诗云：“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问

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贵不特偷生，且负惭于福矣。

《尧山堂》载：刘三吾赐自尽后，高皇命取三吾画像，题其上曰：“此老已八十，何不七十九。白骨埋青山，千古名不朽。”又载：周伯琦见高皇，高皇问年若干，对曰：“七十五矣。”因赠诗云：“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万古名不朽。”三诗不应相同至此。

词诬欧阳文忠

王铚《默记》载：欧阳文忠公私通甥女，为此降官。而钱世昭私志又述公自作之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考甥女依公时方七岁，公岂便有此心？且词前一段乃与僧咏柳含春回回偈相似。郎仁宝亦云：此词后一拍全似他人咏公者，决非公所作。或钱世昭因《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诋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莱》以嘲公也。

诗诬范文正

《西溪丛语》载：范文正公守鄱阳，喜乐籍一幼妓，未几召还，作诗寄之。诗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东风管领来。”后以胭脂寄之，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寄相思，赠汝好颜色。”文子悱元发云：“文正决无此事。且诗亦鄙俚，当时妒娼者为之，西溪不察而遂笔之也。盖小人之谤君子，必污以财利声色，如李赞皇门徒之倾牛奇章，至代为《周秦行纪》，何况诗词哉！”

鹄粮

元张司令，忘其名，富而好礼，慕杨铁崖，往迎之。铁崖以其不知书，弗应。张乃延鲍恂为师受业焉。后迎铁崖，乃往。以妓芙蓉奉酒，酒名金盘露。铁崖题句云："芙蓉掌上金盘露。"妓应声曰："杨柳楼头铁笛风。"盖铁崖又号铁笛道人故也。铁崖抚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相得甚欢。后铁崖辞去，张出米满载送之，云是鹄粮。铁崖素爱鹄，不能却。随访顾阿瑛，召阿瑛之邻人贫乏者分给之。

繁知一

繁音婆。知一，蜀之巫山人。赠白乐天诗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过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辞。"乐天见之，邀繁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无竞、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诗。"竟不肯作。乐天之服善无我如此。

金将平南词

《齐东野语》载：金将纥石烈子仁，破宋刘之昂，上《平南词》云："虿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都护先还。"杨升庵作元将，似误。

四雨

宋陈善与林邦翰论诗，及四雨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虽佳，不免有脂粉气。不如‘朱帘暮卷西山雨’，多少豪杰。”陈谓乐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长吉“桃花乱落如红雨”似蒼蔔花，王荆公以为总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阇提花。邦翰抚掌曰：“吾子此论不独诗评，乃花谱也。”

四雪

郎仁宝谓李太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之“落梅香雪浣苍苔”、苏东坡之“海棠泥污胭脂雪”、杨廷秀之“雪花四出剪鹅黄”，是皆以花为雪，而雪且四色。予草堂庭中植此数花，故以四雪取名。后见独孤及之“渭城桃李千树雪”、陆龟蒙之“若得千株便雪宫”，是花雪又未可以四为限也。

岩栖草堂

有客过陈眉公岩栖草堂，问：“是何感慨而甘栖遁？”眉公拈古句答曰：“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问：“是何功课？”曰：“种花春扫雪，看篆夜焚香。”问：“是何利养？”曰：“砚田无恶岁，酒国有长春。”问：“是何往还？”曰：“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有客问眉公：“山中何景最奇？”眉公曰：“雨后露前，花朝雪夜。”又问：“何事最奇？”曰：“钓同鹤守，果熟猿收。”

坚瓠乙集序

《坚瓠集》二刻告成，以示秤翁。秤翁赧然曰：此非稼轩意也。稼轩笃学士也，拥书万卷，自拟南面百城，钵心史乘，购求如不及。博闻强记，不啻温公之每事必谘出处，子云之藩溷皆著笔札，同辈咸畏之。余家贫，不能得书，性懒又弗耐抄录，记诵一二，辄便遗忘。忽忽有所忆，口不得道，以质稼轩，琅琅成诵，不爽只字，洵可继行秘书矣。而古今人事，是非得失，历历在臆，阐幽表微，皆人所未发，又所称皮里阳秋也。平日所纂辑，每百页为一编，字必端楷，卷帙且数十，皆有关正学，足以羽翼名教，秘未寿梓，稼轩意若有待焉者。《坚瓠》所载，不过闲情剩馥，或前摭卮辞，或近标别韵，目存神赏，聊付管城，后先所得，何止八卷？因徇鸡林之请，不惜好事之目，以是知非稼轩意也。然幽人游子于月户芸窗、车声帆影间，袖出一编，用资谈柄，不诚下酒物哉？宜乎洛阳为之纸贵，不胫而走天下也。细微必录，感触最真，谈笑之间，大道斯寓。是编也，谐世醒世之用半焉。夫子言之矣：“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稼轩其深自信也夫。康熙辛未清和朔，秤翁彭榕序。

乙集卷之一

寒拾问答

寒山问曰：“有人打我骂我，辱我欺我，吓我骗我，凌虐我，以极不堪待我，如何处他？”拾得答曰：“只是避他耐他，忍他敬他，畏他让他，一味由他，不要理他，你且看他。”味拾得数语，非特唾面自干，直与“山鬼之伎俩有限，老僧之不闻不见无穷”同意。至末后“你且看他”一语，不止牢骚愤激，而天道好还之意默寓其中，可不戒哉！

各省地讳

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胯，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元时江南亦号腊鸡。福建曰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务。各以讳相嘲。成化中，司马陕西杨鼎与司寇福建林聪会坐，林戏曰：“胡儿十岁能窥豹。”以杨多须而年少。杨即曰：“癞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焦芳过李西涯邸，见檐曝干鱼，戏曰：“晓日斜穿学士头。”西涯曰：“秋风正灌先生耳。”以谚有“秋风灌驴耳”句也。廖鸣吾道南戏伦白山曰：“人心不足蛇吞象。”伦曰：“天理难忘獭祭鱼。”又蜀举子张士俨与广士某善，每见辄曰：“委蛇委蛇。”某应声曰：“硕鼠硕鼠。”又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夏言，言即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又严嵩生日，江西士绅致

贺。嵩长身耸立，诸绅俯身趋谒。高中玄旁睨而笑，嵩问故，中玄曰：“偶思韩昌黎诗‘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众亦哄堂大笑。

楚中二督学

嘉靖间，楚中督学吴小江，有爱少之癖，冠者多去其巾为垂髫应试。吴见其额上网痕，遂口占一诗曰：“昔日峨冠已伟然，今朝丱角且从权。时人不识予心苦，将谓偷闲学少年。”一时传诵，无不绝倒。其后钱塘金一作曾。省吾代之，所拔亦多弱冠。桃源一生闻其风，遂割去须髯人试，考居四等。及发落，省吾以四等人多，不欲尽加朴责，恕其齿长者而责少者，此生以无须被责。人嘲之曰：“昨日割须为便考，今朝受责加烦恼。儒巾纱帽不相当，有须无须皆不好。”

陈全

明金陵陈全，负俊才，性好烟花。持数千金游燕，皆费于平康市。一日，浪游误人禁地，为中贵所执，将畀巡城。全曰：“小人是陈全，祈公公见饶。”中贵素闻其名，乃曰：“闻陈全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释你。”全曰：“屁。”中贵曰：“此何说？”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贵笑不自制，因放之。

咏泄气

三水林观过年七岁，嬉游市中，以鬻诗自命。或戏令咏泄气

诗："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过之。"

卖闲

承天寺僧曰岫闲，刻《卖闲诗》索和。宪副李如穀滋先生以诗诃之曰："老秃何人敢说闲？八旬行脚古来传。磨砖碓米僧家事，施鸟添香度日缘。闲自已偷谁敢卖？卖干天谴定追还。痴呆可卖闲难卖，鬼斧神枪不汝怜。"

诗嘲广文

万历中，王广文号竹月，年迈，须齿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诗嘲之曰："竹月号三无，无耻齿之耻无。然而无有尔耳，则亦无有乎胡？"偶御史莅府，各县属候见于官署中，谈及斯诗，以为笑谑。及人谒，一令忽睹竹月于班行中，不觉失笑。御史疑令慢己，诘之，令因以实对，并举前诗。御史亦大笑。

耳聋诗

弘治初，杭庠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工于书画。董学吴原明因沈纳卷，取阅之，与之语，且重听，命赋耳聋诗，限谈字。因草书"耳聋"二字于牌。沈望见耳脚带长，以为打字，亟奔去。吏喻以作诗，遂口占云："红尘飞满旧青衫，贫病年来笑更兼。四十无闻聋亦顺，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蝉一任鸣方歇，穴蚁从教斗正酣。兀坐无言心似水，对人袖手倦清谈。"后以贡授安庆训导。

《雪涛谐史》：一人以《易》语赋耳聋云：“飞在天，见在田，亢有悔，确乎其不可拔潜。”

俗语歇后

吴中黄生相掀唇，人呼为小黄窍嘴。读书某寺中，一日寺僧进面，因热伤手忒地，黄作歇后语谑之曰：“光头滑，光头浪，光头练，光头勒。”谓“面汤拽忒”也。僧亦应声戏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张八。”盖隐“小黄窍嘴”四字。黄亦绝倒。

清客门对

一清客书门对曰：“心中无半点事，眼前有十二孙。”有人续其下曰：“心中无半点事，两年不曾完粮；眼前有十二孙，六个未经出痘。”见者绝倒。

买盐吃醋

万历中，湖广张孝廉某奸李屠儿之妻，方执手调笑，屠儿适归，锁闭其门，用杖击孝廉胫，哀求得脱。告屠儿于官，称往渠家买盐被殴。县令已悉前情，乃置一联于状尾云：“张孝廉买盐，自牖执其手；李屠儿吃醋，以杖叩其胫。”

对句

滇南赵某仕楚中为郡守，好出对句。一日，见坊役用命纸糊灯，遂出句云：“命纸糊灯笼，火星照命。”思之未得。至岁暮见老人高捧历日叩头献上，拍案大叫，遂对前句曰：“头巾顶历日，太岁当头。”老人认其怒己，叩首乞哀。守语其故，厚赏而出。

玉堂争闹

景泰间，修《续通鉴纲目》，督促翰苑各举所知。于是丁参议珵等皆被召，聂大年教授扶病人馆，退食私寓，经宿物故。章主事谫病，刘治中实老。刘宣化讥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时丁珵与宋尚宝怀尚气失色，忿詈馆中，陈缉熙鉴作一诗云：“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同辈有情难劝解，外郎无礼更传扬。不知班马韩苏辈，曾为修书闹几场。”

嘲医

世讥庸医者甚多，近见《谐史》一条云：一医治一肥汉而死，人曰：“我饶你不告状，但为我抬柩至墓所。”医人率妻子共抬，至中途，力不能举，乃吟诗云：“自祖相传历世医。”妻续云：“丈夫为事累连妻。”长子云：“可奈尸肥抬不动。”次子云：“如今只拣瘦人医。”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临，始用功读书，谓之抱佛脚。不解其故。后见《中山诗话》：王荆公嗜谐谑，一日，论沙门道，因曰：“投老欲依

僧。”客遽对曰：“急则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诗。”客曰：“‘急则抱佛脚’是俗谚。上去投、下去脚，岂非的对？”王大笑。则抱佛脚之说相传已久，而未知所本。及见宋张子正世南《宦游纪闻》云：云南之南有番国，俗尚释教，人犯罪应诛者，捕之急，趋往寺中，抱佛脚悔过，愿髡发为僧，以赎前罪，即贯之。谚云“间时不烧香，急则抱佛脚”，本此。

用旧句

杭有一妇，夫死未终七即嫁，被族人讼于官，浼金编修为解释。临审时，金以他事见令，佯问此妇何事，令曰：“丈夫身死未终七，嫁与对门王卖笔。”金曰：“月移花影上阑干，春色恼人眠不得。”令笑而从末减。

嘲方于鲁

徽人方于鲁，以造墨起家，多荐绅交。有长安贵人寄兰州绒于方，时已四月矣，方急为制衣，服之以夸示宾客。汪南溟作诗嘲之曰：“爱杀兰州□鞑绒，寄来春后趱裁缝。寒回死等桃花雪，热透生憎柳絮风。忽地出神寻细脚，有时得意挺高胸。寻常一样方于鲁，才着绒衣便不同。”

旧律易字

广东二贡士争名，至相殴。友人用旧律易字诮之曰：“南北斋生多发颠，春来争榜各纷然。网巾扯作黑蝴蝶，头发染成红杜鹃。日落

主童眠阁上，夜归朋友笑灯前。人生有打须当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欧公诗戏

刘原父晚年再娶，欧公作诗戏之云：“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原父得诗不悦。一日，欧公与王拱辰同在会间，原父戏曰：“有一学究训徒，徒诵《毛诗》至‘委蛇委蛇’，徒念从原字，学究怒而责之曰：‘蛇当读作姨，毋得再误。’明日，徒观乞儿弄蛇，饭后方来。先生怒其来迟，欲责，徒曰：‘遇弄姨者，从众观之。先弄大姨，后弄小姨，是以迟也。’”欧公亦为噱然。盖欧公与拱辰同为薛简肃公婿，欧公先娶王夫人，姊亡后再娶其妹，故拱辰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戏。按简肃公墓文，拱辰两为公婿，而《诗话》皆作欧公，未知何故。

唐解元诗

吴令命役于虎丘采茶，役多求不遂，谮僧，令笞僧三十，复枷之。僧求援于唐伯虎，伯虎不应。一日，偶过枷所，戏题枷上曰：“官差皂隶去收茶，只要纹银不肯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令见而询之，知为唐解元笔，笑而释之。

又，伯虎尝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以纸笔求画。伯虎遂画海蛳数十，题其上云：“海物何曾数着君，也随盘馔人公门。千呼万唤不肯出，直待临时敲窟臀。”《戒庵漫笔》作瞿炳旸作。

吏对

泰兴令胡瑶昵一门子，坐堂时见一吏挑之，与偶语，令怒，欲责治之。吏漫云：“渠是小人表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对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对，免责。”吏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对，笑而释之。

火迫酇侯

唐原休受朱泚伪官，自比萧何，人长安日，首收图籍，时人目之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某为将，自比诸葛，酒后辄咏“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之句，屏风、便面，一一书此。未几败于江上，仓皇涕泣而匿，时谓之尿汁诸葛。正堪作对。

爇熟颜回

《代醉编》：宋陈绎好为敦朴之状，时谓爇熟颜回。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对策言事，有痛哭太息语，执政恶而斥之。绎时翰林学士，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可对爇熟颜回。”

印章

天顺间，锦衣门达甚得上宠。有桂廷珪者为达门客，乃私镌印章曰“锦衣西席”。后有甘棠为洗马江朝宗婿，棠亦有“翰苑东床”印章。一时传赏，可为的对。

黄历给事

《林居漫录》：王涵峰守初入谏垣，例当建白，乃请行令各省直，少印黄历，每图止给里长一本，而图民就观焉，以省国用。同时某御史仿其意，请少印青由，每图止给里长一张，而图民并列焉，以节冗费。都人为之语曰：黄历给事，青由御史。

宋绍兴间，赵霈名鹅鸭谏议，见《昨非庵日纂》。成化中，胡汝宁号虾蟆给事。乌台青锁，何代无贤。

东坡慕乐天

洪容斋《随笔》：东坡慕乐天，因以为号。按《南宾志》，东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迹。樊汉柄诗曰："忠黄江上两东坡，二老遗风凛不磨。人得矜夸知地胜，天教流落为才多。"可证。

训别字

春日与友踏青郊外，闻一蒙师训"播鼗武"注"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持"误训"特"。友急叩馆门，连呼先生。蒙师惊愕问故，友曰："装子摇鼓柄好摇。"蒙师大惭，相与一笑而别。犹记有一师姓潘，训"只今惟有鹧鸪飞"，"鹧"误训作"庶"，人谓之潘庶鸪，以其兄号庶康也。

文笑

一童县试“蒲卢也”题，中云：“此一蒲卢也，俄而拱把，俄而合抱，俄而参天。”盖状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几时，蒲卢塞满天地间矣。”又先生训初学以记诵借用之法，其徒记“鲁卫之政兄弟也”文，谓“鲁之政即卫之政可也，谓卫之政即鲁之政可也”。后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遂借用此调，见者喷饭。曾见一士作“莫我知也夫”，为三叠法云：“我非凤也，人以我为德衰之凤，莫凤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为丧家之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为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嗟乎，好奇而不顾其安若此。《谭概》载“虽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见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简健，他日作“鲁人猎较”二句，破云：“鲁俗颓，圣人雷。”又嫌其崛且晦，须不长不短，点切题面字眼，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节，破云：“记圣人之鸟处，甲之出头而天之侧头者也。”一士作“二女果”题，中二股立柱云：“尧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又“闻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约莫一丈长，只好死吃饭。”闻者绝倒。

祝石林

给事祝石林曾为黄陂博士，人郡遇黄冈令刘星冈，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吾乡士人有‘大哉尧之为君’一节题，破云：‘以齐天之大圣，极天下之无状焉。’”祝曰：“吾乡亦有一破题，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处无可奈何之地，遇绝不相干之人。’”同官绝倒。明年祝登第，刘以考察去位。

俗谶

《谭概》：宋太学各斋，除夕设祭品，用枣子、荔枝、蓼花，取“早离了”之谶。南都乡试前一日，居亭主人必煮蹄为饷，取“熟题”之意。又无锡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试，亲友则赠笔及定胜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笔定糕粽”。又宗师岁考前一日，祷于关圣者必置笔与锭等子于神前，取“必定一等”之意。其祝文云：“伏愿瞌睡瞭高，犯规矩而不捉；糊涂学道，屁文章而乱圈。”更为可笑。

吾苏近有一笑话，因屁文章附录之。秀才与光棍、经纪三人会饮，各以所志行一令。经纪曰：“妄想心，妄想心，但愿西太湖，变子蜜淋噙，每斤卖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愿沈万三打杀子人，我要诈断渠脊梁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愿低试官射瞎子驴眼睛，拿我这样屁文章圈满子考第一名。”一时传以为笑。

同东集

《悦生堂随抄》：吴僧法海好作恶诗，萃成帙，刘从事为序云：“师虽习西方之教，颇同东鲁之风，因题曰‘同东集’。长于譬喻，动有风骚。昔唐小杜既为老杜之次，今师又在小杜之下。”

劣诗

《东谷赘言》：华阳有狂生，粗知押韵。一夕，乘酣访邻曲隐翁，见庭中月色如昼，梅花甚开，乃朗吟宋人诗曰：“窗前一样梅花月，添个诗人便不同。”盖自负也。主人亦诵宋人诗曰：“自从和靖先生死，见说梅花不要诗。”恐其作诗唐突梅花也。狂生忿其嘲己，肆诟而去。明日讼之县官，呼狂生试诗甚劣，笑谓狂生曰：“姑免问罪，发在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闻者绝倒。

诗规性急

《驹阴冗记》：定海太守沃泮，性褊急，宦路鲜合者。王襄敏越为诗规之云：“今日牧民当尚简，此行听讼贵行宽。黄堂正是三公路，莫负吾儒洗眼看。”泮终不能用。晚年家居，犹讦奏大臣过失，坐戍榆林，后宥还。

题鸠鹊

《雪涛谐史》：楚中一显者，常苦嫡庶不睦，哄声自内彻外。偶一词客来谒，值其内哄。显者欲借端乱其听，指所悬《鸠鹊图》请词客赋之。客因题曰：“鸠一声兮鹊一声，鸠呼风雨鹊呼晴。老天却也难张主，落雨不成晴不成。”相与大笑，内闻之亦解。

惧内有理

或论三纲之义，夫为妻纲，五行之道，阳伸阴诎，则夫宜无有畏于妻者。祝珵美曰：《太平广记》王经天门子云：“凡男命皆起于寅，寅纯木之精也。女命皆起于申，申纯金之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未有火而不畏水者也。况阳能发育主生，阴能收敛主杀，未有不乐生而畏死者也。”此惧内之理，鲜有知者。

解大绅

解缙尝从永乐游内苑，上登桥，问缙当作何语，对曰：“此谓一步高一步。”及下桥，又问之，对曰：“此谓后边又高似前边。”上大悦。一日，上谓缙曰：“卿知宫中夜来有喜乎？可作一诗。”缙乃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龙。”上遽曰：“是女儿。”缙即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又曰：“已死矣。”应曰：“料是世间留不住。”上笑曰：“已投之水矣。”应曰：“翻身跳人水晶宫。”上本欲诡言以困之，既得诗，深叹其敏。

欧阳酒令

欧阳公席间行令，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曰：“当此时徒已上罪亦做了。”

《七修类稿》：郎仁宝与群士会饮行令，以犯盗事为对。一曰：“发冢可对窝家。”继者曰：“白昼抢夺可对黑夜私奔。”众曰：“私奔非盗。”继者争对曰：“原其情非盗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对开天窗。”众又曰：“开天窗决非盗。”对者解曰：“今之敛人财而干公事者，克减其物，岂非盗乎？”开天窗即谚所谓分子头也。又一人曰：“尤有好者：三橹船可对四人轿。”众哄而笑。坐有四轿者不乐，郎曰：“贤愚不等。贤者当称四杰，人四科；不肖者可谓四兽，等四凶。岂曰盗焉？”众然之，而四轿之客亦乐。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夕，岳母诮之曰：“我女一菩萨，乃嫁麻胡。”成闻之，作诗曰：“一桩两好世间无，好女如何得好夫？高卷

珠帘明点烛，试教菩萨看麻胡。”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稳婆为人收生，反生子于产家，而医人因急症死于病家者。又蔡仓官权巡捕而为盗劫掠，一时畏盗，口称爷爷，盗以其平昔颇作威福，而故击之。好事者作一绝曰：“稳婆生子收生处，医士医人死病家。更有一桩堪笑事，捕官被盗叫爷爷。”

歇后诗

有时少湾者，延师颇不尽礼，致角口而去。或用吴语赋歇后诗嘲之曰：“少湾主人吉日良时，束修且是爷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犹如短剑长枪。三杯晚酌金生丽水，两碗晨餐周发商汤。年终算帐索咸席，《百家姓》有“索咸席赖”句。劈拍之声一顿相打。”

破瓜无元

《辍耕录》：一人娶妻已破瓜无元，袁可潜作《如梦令》赠之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张赵两相

南昌张位、兰溪赵志皋，皆与张江陵相左，由翰林出为州同。后

屡迁，俱于辛卯拜相。太仓王元驭当国，以诗戏之曰：“龙楼凤阁九重宫，新筑沙堤拜相公。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两州同。”

杨南峰浴

俗传三月三为浴佛日，今作四月八日。六月六为猫狗浴日。有客谒杨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杨以浴辞。客谓其傲，思以报之。杨乃于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辞以浴。杨戏题其壁曰：“君昔访我我洗浴，我今访君君亦浴。君访我时三月三，我访君时六月六。”

王婆醋钵

《辍耕录》：松江俞俊负气傲物，伯颜柄国，赋《清平乐》长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落落残星犹弄晓，豪杰消磨尽了。　　放开湖海襟怀，休教鸥鹭惊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闲容易安排。”为人所诉，几罹祸患。张士诚据有平江日，俊以贿通松江伪尹郑焕，署宰华亭。酷刑朘剥，邑民恨人骨髓。袁海叟作诗曰：“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正当时。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钵儿。”人皆不知醋钵之义，以问叟，叟曰：“昔有不轨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经过其下，适索朽尸堕，醋钵为其所碎。王婆年老无知，误谓死者所致，顾谓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皆绝倒。

诸理斋诗

凤林夏五名景侍，延师周四维训子，以不合，欲再延。妻

曰："何为又增人口？"夫不从，又延罗成吾。时诸理斋亦馆于夏，戏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维尚未去，如何又请罗。"又夏五甚短，妻极长，每同立，仅齐妻乳。理斋作歇后诗谑曰："夏五官人罔谈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时堂前德建名，刚刚撞着果珍李。"

盘门诗伯

万历初，盘门外兄弟二人张兰溪、张兰洲争以恶诗倡和，高自矜许。或作诗嘲之曰："盘门城外两诗伯，兰溪兰洲同一脉。胸中全无半卷书，纸上空污数行墨。浣花溪头杜少陵，浔阳江口李太白。二公阴灵犹未散，终日在天寻霹雳。有朝头上咶声能，吴语，犹言向一声也。打杀两个直娘贼。"

辊卦

元淮南潘子素纯尝作《辊卦》讥世之仕宦，以突梯滑稽而得显爵者。虽资一时之谑浪，不为无补于名教。卦辞曰："辊，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辊，亨，天地辊而四时行，日月辊而昼夜明，上下辊而万事成。辊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辊，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辊，出门无咎。象曰：出门便辊，又何咎也。六二，传于铁槥。象曰：传于铁槥，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终日辊辊，厉无咎。象曰：终日辊辊，虽危无咎也。九四，模棱吉。象曰：模棱之吉，以随时也。六五，神辊。象曰：六五神辊，老于事也。上六，或锡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辊受爵，亦不足敬也。"《辍耕录》谓此篇在宋末即有，或非潘所作。

吝卦

元平江蔡宗鲁卫作《吝卦》以讥守财虏曰：“吝，亨，利居闲，不利有所为。象曰：吝，鄙啬也。利居闲，无所求也，不利有所为，恐致祸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惜其贫也。悔亡无攸利，已终有望也。六二，听妇言至吝，不养其亲，不恤其弟，贞凶。象曰：听妇言，昵于私也。不养其亲，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义也。虽养弗时，亦致灾也。故贞凶。九三，极吝，吝其财，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财，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轻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虽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虽不有言终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务所欲，终以死亡，凶。朋来，吝于酒食，弗克欢，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淫也。务所欲，乐其顺从也。终以死亡，凶可知也。朋来，从其类也。吝于酒食，诚大谬也。虽弗克欢，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内，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内，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终无所成也。”

骗卦

元扶风马文璧琬，见人多华而不实，因作骗卦曰：“谝，贞亨，初吉终凶，利见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贞，正也，亨，通也。通于正言，谝或庶几也。终凶，谝不由初也。利见小人，犹同类也。不利于君子，人于邪也。象曰：丽口掉舌，谝。君子以求名干禄。初九，谝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谝，又谁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众听也。六三，来其谝，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谝，民取则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饰言如簧，以娱彼心，乃获南金。象曰：娱人获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终日高谝，

王用征安车以迎，终岁弗宁，后有凶。象曰：以谝受征，不羞也。终岁弗宁，只足烦劳也。后有凶，不副实也。上六，莽谝不已，四方欲杀之。象曰：莽谝众怒，杀之何过也。”谝卦切中时病，真得风刺之正。

寿卦

《挑灯集异》：嘉靖间，维扬富室卞菊亭，隐而寿者也。其祝辞连楹布壁，周卜村撰寿卦以寿之，卦曰：“寿，元亨，元永贞。君子吉，小人否。彖曰：寿颐动以豫，静而有恒，故寿。寿元亨，天下通也。元永贞，无咎，德相承也。君子吉，庆无穷也。小人否，不克终也。天地寿，故四时行而万物亨。圣人寿，则王道成而天下平。寿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引年，寿。君子以积躬累仁，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初一，寿于躬，酒食贞吉。无咎无誉。象曰：酒食无誉，乐以正也。次二，寿于室，小有庆，其乐衎衎，吉，悔亡。象曰：其乐衎衎，吉，室家庆也。次三，寿于庭，以其玄纁，吉。朋至斯孚，小人勿用。象曰：玄纁之吉，交以德也。小人勿用，其仪忒也。次四，寿于宗，不于其门，于其野，有攸往，无不利。象曰：于野之寿，道大光也。利有攸往，民所宗也。次五，寿于王国，锡汝保极，受兹介福，八荒攸同，元吉。象曰：寿于王国，以尊同也。锡汝保极，乃化中也。介福元吉，其宠隆也。次上，寿奕世无疆，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奕世无疆，何永寿也。吉无不利，自天佑之也。”

蟹卦

予性嗜蟹，拟隶蟹事以补傅肱《蟹谱》之遗，因作蟹卦曰：“蟹，亨，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蟹，

解也，顺以兑，剥而烹，故解也。利涉大川，终无尤也。至于八月有凶，其道穷也。象曰：蟹，泽上于地，君子以饮食宴乐。初六，用凭河，需于沙，出自穴，盈缶。象曰：需于沙，宜乎地也。盈缶，乃大得也。九二，蟹用牡，大壮，朋至斯孚，一握为笑，勿恤永吉。象曰：朋至斯孚，道大光也。六三，外刚内柔，包荒不遐遗，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应乎天也。九四，备物致用，君子有蟹，不速之客三人来，食之终吉。象曰：君子有蟹，志喜也。食之终吉，不素饱也。六五，月几望，利西南，不利东北。象曰：几望有损，乘天时也。不利东北，察地脉也。上六，观我朵颐，齐咨涕洟，君子吉，小人否。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君子吉，尚宾也。小人否，尚口乃穷也。”

内黄侯

内黄侯，蟹也。《诗人玉屑》载曾文清《谢路宪送蟹》诗：“从来叹赏内黄侯，风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蹒跚付汤鼎，不须辛苦上糟丘。”《清异录》：“蟹曰含黄伯。”

圆膏尖螯

《山家清供》：蟹生于江者黄而腥，生于湖者绀而馨，生于汉者苍而清。又曰：圆脐膏，尖脐螯。秋风高，圆者豪。请举手，不必刀。羹以蒿，尤可饕。因举山谷诗曰：“一腹金相玉质，两螯明月秋江。”所谓诗中之骚也。

蟹诗

《墨庄漫录》：毗陵士人常某为蟹诗云：“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盖讥朱勔父子，惜其全诗不载。又有“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之句。

芙蓉词

宋高竹屋名观国，字宾王，有《菩萨蛮·咏苏堤芙蓉》云：“红云半压秋波急，艳妆泣露娇啼色。佳梦人仙城，风流石曼卿。　　宫袍呼醉醒，休卷西风景。明月粉香残，六桥烟水寒。”世误为高季迪词，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词云：“如此红妆，不见春光。向菊前莲后才芳。雁来时节，寒沁罗裳。正一番风，一番雨，一番霜。　　兰舟不采，寂寞横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远，吴苑池荒。奈月朦朦，人杳杳，水茫茫。”论其优劣，后来居上。

水上打一棒

《七修类稿》：正统间，处州叶宗刘谋逆，杭点民兵，有生员之父亦在点中。生员往诉于府，府公不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犹言无用也。府公闻而不察，疑其詈语，唤回询之。生员告其故，遂曰：“汝能赋此，当免其役。”因赋诗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声惊破楚天秋。千条素练开还合，万颗明珠散复收。鸥鹭尽飞红蓼岸，鸳鸯齐起白蘋洲。想应此处无鱼钓，起网收纶别下钩。”守大赏，遂除其役。

赋诗得释

弘治间，余杭贡士符楫未第时，舟行过土豪之滩，乱其菱茭，被留，闻为秀才，请作诗。楫口占云：“侬是余杭符秀才，家间有事出乡来。撑船稚子虽无识，总是豪滩忒占开。”笑而释之。又汝水有放生池，官禁采捕。有士子垂钓于中，为逻者所获，送之有司，问知士人，试以诗。钓者口占曰：“投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赋新诗。如今刺史清过水，不是渔人下钓时。”礼而释之。

落霞

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古今奇文。《困学记闻》以为本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语。《丹铅录》又引《文选》褚渊碑“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隋长寿寺舍利碑》“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岩桂分丛”，勃语本此，何啻青出于蓝。《萤雪丛说》、《代醉编》皆以落霞为飞蛾，鹜野鸭也。鸭欲食飞蛾而相逐，故曰齐飞，若云霞又何云飞。郎仁宝以飞蛾为误，前解可笑。其云：“落霞乃鸟也，曾于内臣处见之，形如莺差大，遍体绯羽，飞则文采可观。”未知孰是。

华清宫诗

崔鲁《华清宫》诗四首，精练奇丽，远出李义山、杜牧之上，而散见于《唐音》及《品汇》，《渔隐丛话》、《长安古志》各载其一，杨升庵备录于《丹铅录》中：“门横金锁阒无人，落日秋声渭水滨。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一”“银河漾漾月辉辉，楼碍星边织女矶。横玉叫云天似水，满空霜霰不曾飞。二”“障掩金鸡蓄祸机，翠华西拂蜀云飞。珠帘一闭朝元阁，不见人归见燕归。三”“草遮回蹬绝鸣銮，云树深深碧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

四”

角妓垂螺

《丹铅录》：张子野词“垂螺定额，走上红裀初趁拍”，晏小山词“双螺未学同心绾，已占歌名，月白风清，长倚昭华笛里声”，又“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垂螺、双螺，盖当时角妓未破瓜时额饰。

诗家喻愁

诗人有以山水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颀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愁之多，尤为新奇。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石独山单

《八闽志》：莆田凤凰山有广化寺，宋翁点读书寺中，夜醉击钟，一人出呵之。点亦转诘，其人应曰：“能属对，吾语汝。”乃云：“拆破磊文三石独。”点曰：“分开出字两山单。”其人颔之曰：“正郎。”言讫不见。后点官至正郎。石独、山单，皆闽中花名也。

诗咏溺妇

《东谷赘言》：松溪戴珊督学南畿，偶舣舟苏之盘门，见少艾溺死水滨，命县官掩之，命诸生赋挽诗。蔡佃方弱冠，赋诗曰：“芙蓉零落倩谁收，飘泊孤城野水头。素手尚笼罗袖薄，清波难掩玉容羞。芜烟绿暗香魂杳，花雨红添血泪流。莫向盘关歌此曲，月明风细不禁愁。”戴大称赏，对教官惜之曰：“此生诗有音响而无气骨，吾恐冬华之木不实，早慧之子不寿。”明年佃果死。

题松

《东谷赘言》：处士某隐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物也。县尹立公署，命工伐之。处士研白书绝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今夜月明风露冷，误他云外鹤归来。”县尹读诗怅然，遂止其伐。

朱文公词

《满江红》词：“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　　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传为朱文公作。翁谔举以问，公曰：“乃一僧作。僧亦号晦庵云。”文公有《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那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

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尽五湖烟浪，秋天一夜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乙集卷之二

初日诗

宋艺祖微时，见客咏初日诗，即应声曰：“太阳初出光刺挞，《松窗暇录》作欲出未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盖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已兆于诗。后国史润色之，云“未离海峤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便觉卑弱。

赋新月

《后山诗话》：宋卢多逊当直，艺祖命赋新月，限用“些子儿”。诗曰：“太液池边玩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锦绣万花谷》载后二句，云“谁家镜匣参差盖，露出楞边些子儿”，尤觉善状。王禹偁当直，亦赋新月，限“敲稍交”韵，诗曰：“禁鼓楼头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稍。谁家宝镜初磨出，玉匣参差盖不交。”似仿多逊之意。不知二诗皆祖老杜“尘匣元开镜”之句。禹偁诗，《桐江诗话》作曹希蕴作。《七修类稿》：郎仁宝与王义中玩新月，语及二诗，义中赋一诗曰：“风外空传药杵敲，云边微见桂枝稍。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清新俊逸，不减前诗。

嫦娥

《吹剑录》：月与日并明，人所敬事。词人以嫦娥之说吟咏，极其亵狎，至云："一二初三四，蛾眉天上弯。待奴年十五，正面与君看。"按嫦娥奔月事见《归藏》。又《淮南子》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而奔月。"许慎注曰："嫦娥，羿妻也。逃月中，盖虚上夫人是也。"然嫦娥之说不经，《学斋占毕》谓即常仪占月之误。《周官》注云："仪、义二字，古皆音娥。"凤洲诗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隐嫦娥。"足破其谬。然昔有"当时射日弓犹在，何事无能近月宫"句，其说亦非始于凤洲矣。

结璘

《黄庭经》云："高奔日月上吾道，郁仪结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郁仪，奔日之仙。结璘，奔月之仙。"据此则奔月者不止一嫦娥矣，是月为逋逃薮也。袁郊诗云："嫦娥窃药出人间，藏在蟾宫不放还。后羿遍寻无觅处，谁知天上亦容奸。"又月中有仙人宋无忌，斫月桂者为吴刚，或为吴质。又《登真隐诀》曰："上真之道七，郁仪奔日文为最，结璘奔月文为次。盖郁仪者羲和也，结璘者嫦娥也。"据此则结璘乃嫦娥别名也。

牵牛织女

《述异记》：天河之东有美女，天帝女孙也。机杼劳役，织成云雾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帝怜之，嫁与河西牵牛，自后竟废织纴。帝怒，责归河东，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淮南子》曰："鸟鹊填桥而渡织女。"张衡云："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渡河之说，非止世俗之见也。

《荆楚岁时记》：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备礼，久

不还，被驱在营室。又云：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其声为黄姑。古乐府：“东飞百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太白诗：“黄姑织女星，相去不盈尺。”刘筠诗：“百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李后主又误以黄姑为织女，有“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句。按《史记》，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代醉编》谓河鼓十二星在牵牛北，非。牵牛七夕良会，使河鼓冒此虚名，能无遗憾。

织女祠

《中吴纪闻》：昆山县东地名黄姑，传牵牛织女降此地，织女以金蓖划河水，水涌溢，牵牛不得渡，因名为百沸河。乡人立祠祀之，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夫多避地东冈，范生题诗祠壁曰：“商飚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独存织女焉。

鹊桥仙词

《齐东野语》：宋庆之寓永嘉时，逢七夕，学徒醵饮。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为说。一士致仙扣试事，忽乩动，大书“文章伯降”。庆之怪焉，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词。”即以八煞为韵。忽运乩大书《鹊桥仙》一阕云：“鸾舆初驾，牛车齐发，听隐隐鹊桥咿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银□，馥郁香喷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沧海粟》载此词为宋徽宗附乩作，未知孰是。

孟婆

古称风神为孟婆。蒋捷词云："春雨如丝，绣出花枝红袅，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词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按北齐李騊駼聘陈，问陆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经》：帝女游于江，出人必以风雨自随。以其帝女，故称孟婆。"《丹铅总录》：江南七月间有大风甚于舶□，野人相传为孟婆发怒。

石尤风

石尤风，诗人多用之，不见其义。宋孝武《丁督护歌》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陈子昂《人峡阻风》云："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伦《送裴明州》云："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一作郎士元。《留卢泰卿》诗："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李义山诗："来风置石邮。"《江湖纪闻》：石氏女嫁为尤郎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不归，妻忆之病，临亡，长叹曰："凡有商旅远行者，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遇石尤风密书"吾为石娘唤取尤郎归，须放吾船行"十四字投水中，风即止。又《紫竹轩杂缀》：石尤，江中虫名。此虫出必有恶风雨，故曰石尤风。

夜半钟

唐张继《宿枫桥》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六一居士谓继此诗句则佳矣，奈夜半非鸣钟时。或云姑苏寺钟多鸣于半夜，或云惟承天寺至半夜则鸣，其他皆五更钟也。《庚溪诗话》云：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寺钟皆鸣。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后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白香山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温庭筠曰：“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皇甫冉《秋夜宿严维宅》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陈羽《梓州与温商夜别》：“隔水悠悠午夜钟。”则诗人皆言之，不独继也。他处亦皆半夜鸣钟，不独姑苏也。《南史》载齐丘仲孚少好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则夜半钟其来久矣。

鼓转六更

夜漏五五相递为二十五，唐李郢诗“二十五声秋点长”是也。至艺祖以建隆庚申受禅，问国祚修短于陈希夷，有“只怕五更头”之言。盖庚更同音也。艺祖命宫掖及州县更漏皆去五更二点，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点即转六更，谓之虾蟆更。严鼓鸣钟，禁门方开，百官随人。终宋之世皆然。杨诚斋有“天上归来有六更”，汪水云有“乱点传筹杀六更”之句。至理宗景定元年，历五庚申而宋亡，谓非五更头乎？元延祐九年庚申而顺帝生，顺帝实宋少帝赵□子，明兵人燕都遁去，时呼庚申君，刘尚宾《庚申帝大事记》可见，明高皇方号顺帝云。然则艺祖命转六更，亦与数暗符矣。

《开元遗事》云：宫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疑是设言耳。

王探花判

《醒睡编》：探花王刚中，为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张松茂与邻女

金媚兰私通，被获到官。王见帘前蛛网悬蝶，指谓张曰：“汝能赋此免罪。”张即曰：“只因赋性太颠狂，游遍花丛觅异香。今日误投罗网里，脱身还借探花郎。”王又指竹帘命金赋之，遂吟曰：“绿筠劈破条条直，红线相连眼眼奇。只为如花成片段，遂令失节致参差。”王称赏。见二人供状俱未议婚，即判云：“佳人才子两相宜，致福端由祸所基。判作夫妻永谐老，不劳钻穴隙相窥。”人目为王方便云。

水底月诗

曾于友人处见破书，中有《水底月》诗云：“皎洁明蟾夜气寒，清光上下两团圆。瑶池王母呈冰镜，水底神人献玉盘。一任浪掀流不去，几回龙戏欲吞难。叮咛醉客休来捉，曾误诗人溺素澜。”惜作者姓名不传。

陆放翁词

陆务观初娶唐氏，于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因出之，改适同郡宗子常。春日出游，相遇于沈氏园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放翁怅然，为赋《钗头凤》词题园壁云：“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鲛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氏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未几唐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

冯当世诗

冯当世京未第时，客余杭县，为官逋所拘，计窘无出，题诗所寓寺壁云：“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秋风。吁嗟天下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一胥魁范某见之，为白令，丐宽假。令疑胥受赇游说，胥曰：“冯秀才甚贫，安所得物赂某？昨见其所留诗，知他日必贵。”令索其诗观之，即笑而释其事。后京果三元及第。

吕文穆

吕蒙正父龟图多内宠，与其母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与温仲舒读书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有“拨尽寒炉一夜灰”之句。及蒙正登第，乃迎二亲，同堂异室奉养之。妻自姓宋，传奇谬以母姓为妻姓，《破窑》缘此附会也。惟噎瓜亭在府城南，蒙正微时拾遗瓜于此，后作相，建亭示不忘也。

《尧山堂外纪》：蒙正朝罢归衙，偶片雪沾衣，欲斩执役人夫。人因举拨灰诗讽之，乃已。又随事讽谏，尝题鸱吻云：“兽头原是一团泥，做尽辛勤人不知。如今抬在青云里，忘却当初窑内时。”

韩魏公

韩魏公琦镇中山，李清臣谒见，其侄报曰：“大叔方睡。”不即与通。清臣因题诗于壁曰：“公子乘闲卧碧□，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年吐哺无。”魏公见之，曰：“吾久欲见此生。”竟有东床之选。

又，士人赝作公书谒蔡君谟，蔡心疑之。然士颇豪迈，蔡与三千缗，作书并果物，遣四卒送于公。士因谒公，以其故请罪。公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复作书，令见夏太尉。子弟有

不然者，公曰：“士敢于为我书，又能动君谟之意，其才器亦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

张元

宋庆历间，华州进士张元累举不第，落魄不得志，负气倜傥。尝薄游塞上，观览山川，有经略西鄙意。元咏雪有“战退玉龙三百万，败残鳞甲满天飞”之句，其咏鹰诗有“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之句。欲谒范、韩二帅，耻自屈，乃刻诗石上，使人拽之市而自笑其后。二公闻而召见，踌躇未用。元乃间走西夏，结连囊霄，谋抗朝廷，连兵十余年，大为边患。后秦桧为相，一士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以白金五百金缴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补以官，复厚赠之。或问其故，桧曰：“有胆敢假桧书，若不以一官束缚之，则南走胡，北走越，为祸不浅。”桧此举加于韩、范一等矣。

求闲

《行营杂录》：有一士甚贫，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闻空中语曰：“帝悯汝诚，问汝所欲。”士曰：“某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水间以终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何可易得？若欲富贵则可。”是清乐天所靳惜，百倍于功名爵禄，而世之闲人反劳扰以求多事，不亦愚哉！故曰“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

处闲散

张士诚据平江，明兵围之。唐伯刚和人“泥”字韵云：“玉楼金屋愁如海，布袜青鞋醉似泥。”谓居权要者不如处闲散之乐。王元载亦诵一诗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锦帆游。人间无此荣华乐，无此荣华无此愁。”与唐诗相类。

偷闲

张伯起《谭辂》：天下有大盗，而跖其小者也。曹、马盗人天下，吕、黄盗人国，可谓能盗，其竟皆不免祸。至有欺世盗名者，所盗无形，宜若可免祸，而亦有报。盖名者造物所忌，不可以大位厚资盗之也。计世间惟一闲字可盗，语云“偷闲”，偷即盗之谓也。盗此庶几无祸。

有贵人游僧舍，酒酣诵唐人诗曰：“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僧闻之而笑。贵人问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

欧阳伯乐

《夷坚志》：宋吉州士子赴省，书前牌云“庐陵魁选，欧阳伯乐”。有人作诗诮之曰：“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

蜂丈人

《雪涛集》：明高皇微行至田舍，见一村翁，问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时，皆与高皇同。高皇曰：“尔有子乎？”曰：“无。”“有田产

乎？”曰：“无。”高皇曰：“然则何以自给？”曰：“吾养蜂耳。”曰：“尔蜂几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蜂桶敌之，此年月日时相合之符。又问：“尔于蜂岁割蜜几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来，蜜不难结，每月割之。秋以后花渐少，故菊花蜜不尽割，割十之三，留其七，听蜂自啖，为卒岁计。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钱帛米粟，量人为出，以糊其口。而蜂有余蜜，得不馁，明岁又复酿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饱。他养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尽割之无余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无蜜，皆莫我若也。”高皇叹曰：“民犹蜂也。上不务休养，竭泽取之，民安得不贫以死？民死而税安从出？是亦不留余蜜之类也。蜂丈人之言，可以为养民者法。”

此翁又出

《刘氏鸿书》：高皇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背向。常以夜出，暂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语，高皇潜听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内。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视玄象当在民舍中，头枕石、脚踹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无误耶？”高皇闻而异之，即以手足异位而寝。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误矣。此人头枕藉、脚踹石耳。”高皇闻之不觉汗浃于背，即夕还宫，购求两人不可得。是后微行稍稀矣。

翣几木片

《七修类稿》：高皇常微行，遇一监生，同饮于酒家。问其乡里，生曰：“四川重庆人。”高皇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声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高皇大喜。又举翣几

木片命赋诗，生吟曰：“寸木原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定向人间治不平。”高皇叹赏，探钱偿酒家而去。明日召生人，谓之曰：“汝欲登台端乎？”命为按察使。

击门锥

《龙兴记》：高皇赐刘诚意一金瓜，曰击门锥，有急则击之。一夕夜将半，以击宫门而人。高皇问之，曰：“睡不安，思上弈棋耳。”甫弈，俄报太仓灾，遽命驾往救。诚意止之，请先遣一内使充乘舆往，往则旋毙车中矣。高皇惊问，曰：“乾象有变，特来奏闻。”问何人为谋，曰：“早朝衣绯者是。”明晨西班中果有一臣衣绯，命缚之，即取袖中悬哨鸽欲放之，则鸽已死。盖以鸽为号起伏兵也。

王吉妇

《龙兴记》：高皇战偶失利，夜行宿于妓馆。明发，语姓名，题于壁间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横山倒出得了一，是为土之一。”皆不解。后生子，闻上登极，因录以闻。遂命工部造府封子为王，其妇不召见。盖言王吉妇得子为王也。

布袋和尚

洪武政尚严猛，天下股栗。一日，游一寺，令止从者。人内悄无一人，见壁间画一布袋和尚，墨痕犹新，旁题偈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盖以讽也。亟索其人不得。

文若诗

《双槐岁抄》：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题诗其上，曰："汴水东流过旧京，恢图妙算人皇明。暂携诸将停归骑，来看中原第一城。"诗作于元，而皇明之句已与国号相符矣。

童谣

至正乙酉，淮楚间童谣曰："富汉莫起楼，富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王国。"高皇于丁未年即吴王位，即羊儿年也。

异僧

洪武微时，于凤阳城中遇一游僧，手持小磬，号于众曰："击磬卖诗，声绝诗成。"高皇因指鸡卵为题，僧即吟云："一块无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满天星。"僧已先知圣主而假诗以为之兆也。

般若庵诗

洪武战江南日，投太平府般若庵，欲借一宿。僧异其状，辄问爵里姓名，因题诗寺壁曰："战退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只管叨叨问姓名。"后僧恐人见，垩去其诗。登极后，遣人视诗在否，众僧惶恐。有僧补一诗。使返以无对，命钥僧至，将杀之。僧曰："御诗后吾师有诗在焉。"问何诗，僧诵曰："御笔题诗不

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高皇喜，寺僧皆免究。

驿童对

洪武定江左，见驿中有七岁儿，问之，对曰：“臣故父当此役，今臣代父耳。”高皇曰：“能对乎？”曰：“能。”高皇曰：“七岁儿童当马驿。”儿应声曰：“万年天子坐龙廷。”高皇大悦，蠲其役而官之。

黄蔡叶

张士诚据吴时，其弟士信为相，专用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图事。三人皆迂阔不识大计，轻薄者因作十七字诗云：“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吴元年丁未秋，大将军徐达破苏州，三人皆伏诛，刳其肠而悬之，至成枯腊。

吊张士诚诗

杜东原琼《耕余录》有吊张士诚诗云：“天星夜落水犀军，又见吴台走鹿群。睥睨金汤空自固，仓皇珠玉竟俱焚。将军只合田横死，国士嗟无豫让闻。风雨年年寒食节，麦盂谁上太妃坟。”此盖当时有感于士诚者，但不载谁作。近阅《尧山堂》，此诗乃天台王泽作。

老头儿

洪武微行，闻一老妪呼上为老头儿，高皇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行，沉吟不已。时太傅他往，夫人震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负罪耶？”高皇曰：“非也，嫂毋恐。”令召五城兵马司总兵至，曰：“张九四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遂僇其里一空，而徙吴民居之。

雪词

张明善，元之遗老，能以诙谐讽人。张士德攘夺民地以广园囿，偶雪夜张宴，邀明善咏雪。明善题云：“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冻杀吴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士德大惭。

满江红

洪武居滁阳时，欲图集庆，与徐达间行至江口，欲买舟以觇江南虚实。值岁除，呼舟人无应者。有夫妇老人载一小舟，欣然纳之，曰：“天晚矣，明当早渡。”且进鸡酒，具黍为食。明辰发舟，老叟举棹，口中打号子曰：“圣天子六龙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高皇闻此吉语，与中山蹑足相庆。登极后访得之，无子，官其侄，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江中渡船谓之“满江红”云。

彭友信

彭友信，攸人，岁贡至京。一日，高皇微行，偶相值，忽见红霓，口占云：“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友信应声曰：“玉皇昨夜鸾舆出，万里长空驾彩桥。”高皇异之，相约明辰会于竹桥，

同早朝。翌辰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人，高皇曰：“有学有行，君子也。”以为北平布政司。

大明皇帝

《闲居笔记》：京师佛刹曰多宝。高皇游幸，见幢幡上尽书“多宝如来”。高皇曰：“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左右寂然无答。翰林学士江怀素请对，许之，对曰：“国号大明，更无大大明皇帝。”高皇称善，遂升吏部尚书，以彰其才。

大明一统

刘三吾侍高皇微行，人市小饮，无物下酒。高皇独吟曰：“小村店，三杯两盏，无有东西。”三吾未及对，店主对曰：“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高皇称其才。明日召至，欲官之。店主以元人辞不受仕。

兄弟应兆

明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贡人太学，夜梦人语曰：“七窍比干心。”如是数次。翌早言梦，兄弟不殊，未详其义。时五月竞渡，生儒出游，惟二生笃志不出。高皇偶微行至号舍，闻书声，大喜，见案上有藕一截，因出对曰：“一弯西子臂。”兄弟齐声对曰：“七窍比干心。”高皇称赏，命铨部以御史授之。

刘诚意题箸

《雪涛集》：刘诚意基初见高皇，与坐赐食，问曰：“先生能诗乎？”对曰：“吟诗儒生事也。”高皇因举斑竹箸为题，诚意应声曰：“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高皇攒眉曰：“秀才气味。”诚意曰：“汉家四百年天下，总属留侯一借间。”高皇大悦。

倒骑驴

蜀中一耆儒题《张果老倒骑驴图》诗云：“世间多少人，谁似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语虽浅，喻世甚切。

安亭万二

《客座新闻》：嘉定安亭万二，元之遗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自京师回，二问何所见闻。人曰：“皇帝有诗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二叹曰：“兆已见矣，不去难将及。”以其赀付干仆，买舟载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二获令终。

岘山徐九

《乌衣佳话》载：岘山徐富九，居积甚饶。一日，策马往州，见道上一蚯蚓甚长，色如血。富九心怪之，因马骤不能久视，犹回首伫望。见一妇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马候之，问而知其金簪也。因

叹曰：“精金变幻如此，见而不我得，而归于妇人，我时去矣，我祸速矣。”归以田产尽散族人及贫乏者，一身孑然如贫素。越三月，高皇知其富豪，遣使籍其家，则荡然一空，因获免，得以天年终。

僧谦牧

僧谦牧居小有山，道行着闻。高皇作诗召之曰：“寄语山中老秃牛，何劳苦苦恋东洲。南方有片闲田地，鞭打绳牵不转头。”谦牧不赴，答诗云：“老牛力尽已多年，顶破蹄穿只爱眠。震旦域中粮草足，主人何用苦加鞭。”高皇见诗叹赏，不复强仕。

赵双砚

临海赵某为中贵题《蚕妇图》云：“蚕未成丝叶已无，鬓云撩乱粉痕枯。官中罗绮轻如布，争得王孙见此图。”高皇见之诘问，以赵某对，即召知肇庆府，有廉声。及归，叹曰：“昔赵清献持一砚，今吾倍之。”遂持二砚归。人称赵双砚。

象简龙衣

高庙宾天，建文即位，燕、楚诸王恃叔父欲不拜。给事龚泰奏曰：“象简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衣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诸王从之。时传泰有启沃之才。《七修类稿》云：此乃宋太祖宴杜审言于福宁宫，乐人史金著之词。审言太祖母舅，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礼，虎节朝天；后宫伸骨肉之情，龙衣拂地”。骨肉二字，何不易甥舅尤妥。

铁铉女

钱蒙叟云：逊国诸书所载铁氏二女诗，谓司马就义，二女没人教坊，献诗于原问官，诗闻得赦，出嫁士人。余考长女诗乃吴人范凤鸣昌期题老妓卷作，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时杜用嘉琼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末句尤为不伦。愚按《立斋闲录》云：铉于壬午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发河池所编伍，父仲名年八十三，与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岁，发教坊。据此不但诗为好事者伪作，即二女亦伪传也。

中秋不见月

永乐中，中秋开宴赏月，月为云掩，召解缙赋诗，遂口占《风落梅》一阕云：“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拼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上览之大喜，同缙饮，复令赋长短句，中有“吾欲斩蜍蛙，磔玉兔，坐令天宇绝纤尘”等句。过夜半，月复明朗。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谓夺天手段也。”

完颜亮词

《夷坚志》：济南王和尚能诵完颜亮小词，其《咏雪·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小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花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其《中秋不见月·鹊桥仙》曰：“持杯不饮，停歌不唱，瞥见蟾宫出现。片云何处忽飞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愁眉怒目，星移斗转，懊恨剑锋不快。一挥挥断此阴霾，此夜看姮娥体态。”读其后篇，凶威可掬。

呆子

苏杭呼痴人为憧子，或又书獃、骇二字。考《玉篇》无獃、憧二字，独骇字音呆，《韵会》云："病也，痴也。"凡痴字皆作骇。《海篇》憧、獃二字作獃，同骇字。小儿谚云："獃，獃，獃，雨落走进屋里来。"又《演繁露》：郑獬字毅夫，守江陵，作《楚乐亭记》，有颂云："我是苏州监本獃，与爷祝寿献棺材。近来仿佛知人事，雨落还归屋里来。"则知谚语亦有来历。

银豆谣

景泰在位，颇好声色，尝以银豆金钱洒地，令宫人宦侍争拾，以供嬉笑。编修杨守陈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冶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人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宫跪拾多盈袖，金珰半堕罗衣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蛾红袖承春风。黄金作豆亲拾得，羊车不至愁烟空。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明主由来爱一颦，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此诗卓有古意，使辅臣高穀辈能以此谣上达宸聪，必有感动，移银豆之欢而为沟壑之悯，亦未可知。又《双槐岁抄》：景泰初，经筵讲毕，命中官撒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时高穀年老，俯仰不便，恒莫能得，一讲官拾以遗之。亵狎大臣，耗费国帑至此。

九仙梦对

《西樵野记》：南安傅黄门凯使外国，道经九仙祠，谒梦以验使事。梦孺子歌曰："青草流沙六六湾。"凯不解所以，默识之。比至馆燕殊隆，饮间，夷王请曰："黄河跃浪一作濯水。三三曲。愿天使对之。"凯念梦中语词意兼绝，即曰："青草流沙六六湾。"夷王惊服。盖中国黄河九曲，而夷域有流沙三十六湾。彼自谓知我华之胜，而吾乃悉彼疆界之详，用是悚詹。

阳鲒

《中洲野录》：乐平赵尹考满还任，士夫皆趋迎之，独彭福投以诗云："鄱阳才驻使君标，本欲趋迎懒折腰。莫怪野人疏礼节，好从扬昼说阳鲒。一作乔。"人皆莫喻。程念斋楷见之，笑曰："绥之讥我邑中人深矣。盖用宓子贱事也。"按《说苑》，子贱为单父宰，初人境，见有冠盖来迎者。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扬昼所谓阳鲒者至矣。"阳鲒鱼名，不钓而来，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唐文粹》：宓子贱庙碑云："岂意阳鲒，化而为鲂。"

徐白云

《祐山杂说》：祐山检古人佳句云："闲锄明月种梅花。"恨无可对。嘉靖甲辰，自太仓人觐，偕僚友坐吏部席舍中，以前句索对，对者数人，皆平平。最后张洪斋云："谩卷疏帘邀燕子。"清丽闲雅可爱，因揭之家园厅柱。后徐七桥见之，云："闲锄明月字意本虚，谩卷疏帘似太着实。"因对云："谩扫白云看鸟迹。"则超脱尘凡，殆有仙

气，因呼为徐白云。祐山名汝弼，平湖人。

名帖字大

御史与主事平行，文移谓之手本，御史署名颇大。时王伟为职方郎中，口占贻之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从先。百凡事体皆如此，费墨文房不值钱。"伟寻升兵部侍郎，有客往贺曰："大名属公矣。"伟又口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于今一纸糊涂帐，满眼松烟不识羞。"众相传为笑。

老僧干谒

鄱阳程文宪，少与仲隘斋、徐朝信读书于南天寺。后程筮仕镇江，僧持朝信所撰提缘疏并隘斋书谒，程勉赠之。程谢病归，隘斋仕维扬之兴化，僧亦往谒之。程寄一绝云："南天和尚雪盈头，远泛维扬一叶舟。带去润州抄化疏，也应添却隘斋愁。"不二年，朝信官东安，僧又欲往。程寄诗云："东安官舍冷如冰，杖锡秋风兴欲乘。疏是先生亲笔撰，不须懊恼恨山僧。"僧因病足不果行。无何，寺不戒于火。程又作诗云："绀宇缁宫尽扫除，如何回禄妒浮图。不知跛足髡头子，救得提缘疏也无？"闻者绝倒。

十里荷花

《鹤林玉露》：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怅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

史弥远词

建炎中，金人追高宗至舟山，登岸斫道隆观柱，柱忽流血，金人畏而遁去。高宗得免。史弥远题词观中曰：“试凭阑干春欲暮，桃花点点胭脂破。故乡凝望水云迷，数堆青玉髻，千顷碧琉璃。　　我本清都闲散客，蓬莱未是幽奇。明朝归去鹤齐飞，三山未缥缈，海运到天池。”

小僧诗阻

史弥远欲占育王寺地作坟，众僧俯首，莫敢谁何。有一小僧曰：“我能止之。”作偈云：“寺前一块地，尝有天子气。丞相要作坟，不知主何意。”使儿童遍地传诵，史意遂息。明霍韬欲营寺基为宅，浼县令逐僧。僧去，题于壁曰：“学士家移和尚寺，会元妻卧老僧房。”渭厓见之愧而止，所谓“我有笔如刀”，其二僧之谓与？

程郑二生

《涌幢小品》：湖湘程、郑二生，同窗友也。程先登第，授咸阳令。郑贫甚，贷钱访之。程遍出条约，禁乡人不与相见。郑乃浼人告乞数金作回路费，程亦不与，狼狈而归。后郑亦登第，除直隶公干。程适以事调获鹿丞，又被人告赃。郑前来按郡，程乃远迎叙旧，引苏章二天等语。郑笑而不答，留程宴。郑私嘱优人具言前事，优人因扮二虎，一虎衔一羊自食，旁一虎踞地视之，作欲食状。虎怒吼衔羊而去。少顷，饿虎获一鹿，前虎复来，欲分食之，争不与。一山神出，判之曰："昔日衔羊咸阳。不采揪，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掬尽湘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程知刺己，遂解印而归。

乙集卷之三

李空同对

李空同督学江右，一生偶有名梦阳者，唱名时，空同曰：“尔安得同我名？”出对试之，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对佳则释汝。”生应声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空同称善，置之前列。

张翼德对

张翼德显应蜀中，人所尊奉，专降童以报祸福。一日降童，一生以句请对，曰：“人是人，神是神，人岂能为神也？”迟久不答。生曰：“何不对？”童曰：“我本武夫，不谙文理。适到海中求苏老泉先生代对，值彼弈棋，但云：尔为尔，我为我，尔焉能凌我哉。”一时传为绝对。

靖节尧夫

庄定山诗“赠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赠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匹好南京。”闻者捧腹。

苏东坡判

灵隐寺僧了然恋妓李秀奴，刺字臂上云：“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后衣钵荡尽，秀奴绝之，了然怒，一击而毙。时东坡治郡，案其事，判以《踏莎行》词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即押市曹处斩。

岳武穆词

岳武穆精忠天植，恢复中原之志，屡见于词翰。其《满江红》词曰：“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文徵明尝和其词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读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齿秦桧，衡山此词始发其隐，即起高宗于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质之，恐亦无词以对。

琐囊书词

《买愁集》：《琐囊书》词云：“翩若惊鸿来洛浦，风流正遇陈

王。凌波罗袜步生香，不言惟有笑，多媚总无妆。回首高城人不见，一川烟树微茫。最难言处最难忘。”

赶蝶

传奇中有《清江引》歌云：“一个姐儿十六七，见一对蝴蝶戏。双肩靠粉墙，春笋弹珠泪。唤梅香赶他去别处去飞。”又：“转过雕阑正见他，斜倚定茶□架。佯羞整凤钗，不说昨宵话。笑吟吟掐将花片儿打。”

独韵词

卓珂月作《独韵词》云：“娘问为何不去，爹问为何不去。背地问檀郎，难道今朝真去。郎去，郎去，打叠离魂随去。”又：“今日问郎来么，明日问郎来么，向晚问还频有个梦儿来么。痴么，痴么，好梦可知真么。”

八音诗

《百可漫志》：闽林清避元不仕，变姓名隐居山寺。会府公某检册至，见清诘问，知其能诗，即以册号“八音”命之。应声曰：“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茅屋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府公惊羡，与之为友，政暇辄携酒过饮，唱和移日。偶论海滨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材硕德，惜未见之。”清不觉有感。府公曰：“子殆林清耶？”清曰：“若清者，公安得见之？”尽醉而罢。明日

即避去。府公再往访之，无从物色矣。永乐会元志，其孙也。

三溪诗词

《鹤林玉露》：李南金自号三溪冰雪翁，有良家女流落可叹，赠以词曰：“流落今如许，我亦三生杜牧，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泥土。人世事，总无据。　　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尽尊前今日意，休记绿窗眉妩。但春到、儿家庭户。幽恨一帘烟月晓，恐明年、雁亦无寻处。浑欲倩，莺留住。”凄婉顿挫，不减古作者。尤工于诗，有《江头吟》曰：“儿时盛气高于山，不信壮士有饥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风雨蚀尽征袍单。侧立昆奴面铁色，楚客不言未吹笛。关山有月无人声，自是江头渚花发。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围水天。杜鹃故态不识事，尽情叫人青枫烟。壮士未握边头槊，旄头如月几时落。如今世界不爱贤，看取青峰白云角。呜呼一歌兮歌已怨，壶中无酒可续咽。”

九九谚语

冬至后九九气候，田家谚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鬏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一作“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苍蝇垛屋椈。七九六十三，布衲担头担。一作“两边推”。八九七十二，猫狗眠窨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仙里麈谈》夏至后亦有谚云：“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一作“争向路头宿”。五九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人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

鸣促织。一作“家家打炭墼”。”《豹隐纪谈》作二俱范石湖语。

舞字

《乐府杂录》：舞有字舞，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壶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知舞字由来久矣。

韩朝集

明长洲韩朝集名逢祐，大宗伯世能子。尝学佛，航普陀山，早起见海天红光气，遂绝腥酒，黜姬滕，结庐洞庭西山之巅最僻处。嗣蓄发，复剪发，如是者再。后学道天台山，薄憩石梁，树叶蒙郁，山鸟飞鸣，怡然自谓有得也。而尘情未断，虽复头陀行径，犹挟公子贵介容。遇一樵夫负薪过石梁，故相触，朝集遽喝之，樵者口占一绝云：“有道之士君不识，满口婆娑哄度日。”时闻鸟声，云：“山禽唤汝不如归，归来依旧韩朝集。”听罢知非常人，急蹑从之，杳不可近矣。后卒蓄发，以任子仕杭州，饮食男女如初。

草堂蛛网

明沔阳鲁振之铎在翰林时，馆师试《草堂蛛网》题，诗云：“草堂蛛网挂虚檐，几度推窗似隔帘。破向虚风犹袅袅，补当明月正纤纤。燕知巧避浑无碍，蝶为狂飞或被粘。昨夜蚊虻不安枕，愿教疏处更重添。”振之诗皆庄整，此独秀爽可诵。

题鹁鸽

宋高宗好养鹁鸽，躬自飞放。有士人题诗云：“鹁鸽飞腾绕帝都，朝收暮放费工夫。何如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高宗见诗即召见，命补以官。

题诗劝酒

《鹤林玉露》：王梅溪十朋守泉日，会七邑宰，出一绝劝酒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真西山帅长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勉以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烦散作十分春。”诸宰皆感动。二诗有万物一体意，为民牧者宜书于座右，期无负九重爱民之意。

学吏试诗

安仁汤宝初为学吏，邑令洗汝实试诸生，学谕徐元稔预焉。一日洗集试县吏，徐命宝同试，洗命赋《烛花》诗，宝作绝句云：“泪滴银檠雨，光摇绮席春。一朝悬要路，普照四方人。”洗惊异，疑其假手，命和一章，宝即吟曰：“心爇皆因火，花开不待春。自惭今寂寞，长伴读书人。”洗大称赏，县吏皆阁笔。宝后官县尉。

曹操疑冢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辍耕录》：宋俞应符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陶南村以为此诗之斧钺，不知老瞒之骨岂真瘗七十二冢间？奸雄欺人，诗家又堕其云雾，恐老瞒之鬼揶揄矣。观元人起辇谷之葬，则老瞒之计岂若是浅哉！后有反其意者曰：“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得其旨矣。又《鹤林玉露》：漳河疑冢，北人岁为增封。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番酋为增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拆剿寇字

《祐山杂说》：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平湖，官兵失利。五月，复至，汤参将克宽领兵格战，邑人汹汹。祐山因拆二字作口号曰：“曲川地可耕，长刀砍低树。元来腹有文，军口三十去。”令儿辈合之。敏效年十五，曰：“得之矣，‘剿寇’二字也。”明日得报，汤大捷，斩倭三十级。

捶碎黄鹤楼

李太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之，遂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其后禅僧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旁一游僧亦举前二句而缀之曰：“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艺压当行。”元是借太白事设辞，非太白诗也。流传之久，信以为真。宋初有伪作太白《醉后答丁十八》诗，云“黄鹤高

楼已捶碎”一首，乐史编太白遗诗，遂收之。解学士《吊太白》诗云“也曾捶碎黄鹤楼，也曾踢翻鹦鹉洲”，直是优伶打诨之语，太白一何不幸耶？

昔昔盐

隋曲有《疏勒盐》，薛道衡有《昔昔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列子》：“昔昔梦为君。”昔即夜也。盐即曲之别名，梁乐府有《夜夜曲》。或云昔昔隋宫美人名。又关中人谓好为盐，故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又有《乌盐角》，江邻几《杂志》：始教坊人家市盐，得一曲谱于纸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乌盐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诗有“山歌聒耳乌盐角，村酒柔情玉练捶”之句。

逸诗词

《丹铅总录》：升庵见剑门关绝壁上有唐明皇诗云：“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诗《英华》及诸唐诗皆不载，故录之。又于临潼骊山之温汤见石刻元人一词曰：“三郎年少客，风流梦、绣领蛊瑶环。渐浴酒发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浆寒。况此际，曲江人不见，偃月事无端。羯鼓三声，打开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关。　　马嵬西去路，愁来无会处，但泪满关山。空有香囊遗恨，锦袜传看。玉笛声沉，楼头月下；金钗信杳，天上人间。几度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再过之，石已别刻矣。

牧牛图诗

宋姚镛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贡。为人豪隽，自号雪篷，令画工肖像骑牛于涧谷之间，索郡人赵东野题诗。东野题云：“骑牛无笠又无蓑，断陇横冈到处过。暖日和风不尝有，前村雨暗却如何。”盖规之也。后忤帅臣，卒贬衡阳。又明苏人刘完庵珏为佥事，将致政，有宪司索题《牧牛图》，完庵题曰：“牧子骑牛去若飞，免教风雨湿蓑衣。回头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归。”宪臣感悟，挂冠而去。

不礼故人

弘治间，浙江一方伯未第时，与某生交好甚笃，及仕江西，生远造之，初见款叙之外，送馆于石亭寺山房，略无盼念。生题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间，坐对江鸥去复还。一带西山青人眼，几人青眼似西山。”题毕即去。方伯得诗大惭，遣人追之不返。

高季迪题诗

《蓬轩吴纪》：临川饶介之在吴，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强而后往。命题倪云林《竹木图》，且以“木绿曲”为韵。季迪即吟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厚礼之，因劝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时年才十六。又二年，妇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仲建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翁曰：“是子求室也。”择日以女妻焉。

艳雪

韦应物《答徐秀才》诗云：“清诗舞艳雪，孤抱莹玄冰。”极其工致，而“艳雪”二字尤新。又《五弦行》云：“如伴流风萦艳雪，更逐落花飘御园。”又《燕乐行》云：“艳雪凌空散，舞罢起徘徊。”屡用艳雪字。或问杨升庵：“雪可言艳乎？”升庵曰：“曹子建《洛神赋》以流风回雪比美人之飘摇，雪自固有艳也。然雪之艳非韦不能道，如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外此则李贺诗‘竹香满幽寂，粉节涂生翠’。”

岳武穆遗诗

《池州府志》载岳武穆遗诗二章，皆《精忠录》所未收者。《题齐山翠微亭》云：“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题池口乐光亭》云：“爱此倚阑干，谁同寓目闲。轻阴弄晴日，秀色隐空山。岛树萧骚外，征帆杳霭间。予虽江上老，心羡白云关。”又《丹铅录》有《湖南僧寺》诗“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不减唐人。

瓜田李下

人知“瓜田李下”之句，不知全词，左克明载之《古乐府》，亦曰古词，又不载谁作。《七修》载其词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旁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云是陈思王作，而编子建集者又失中间四句，殊无血脉，被之

管弦，亦不成调也。

覆水不收

《光武本纪》云："反水不收。"《何进传》、《慕容超传》并云"覆水不收"。李太白诗"水覆难再收"，又"覆水再收岂满杯"。刘梦得诗"金盆已覆难收水"。皆用太公语。太公初娶马氏，读书不事产，马求去。太公封齐，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杯倾于地，令妇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合，覆水定应收。"《朱买臣传奇》泼水事借此。

蒙汗药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复有药解活。或以为妄。《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醉。疑即优钵罗花是也。《癸辛杂志》载：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卢，土人采之，磨酒饮人，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据诸书所载，则蒙汗药非妄。但《狮山掌录》又载：押不卢能起死回生，故阿禧主哀段功诗有"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岂押不卢有二种同名而异用者耶？抑本一种而记者有误耶？

苜蓿烽

《丹铅总录》：岑参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皆纪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无驿亭，又无山岭，止以烽

火为识。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葫芦河上狭下广，洄波甚急，不可渡，上置玉门关，即西域之襟喉也。

孪生启

李易安《贺人孪生启》：“无午未二时之分，有伯仲两秸之侣。既系臂而系足，实难弟而难兄。玉刻双璋，锦挑对褓。”注曰：“任文二子，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张伯稽、仲稽形状无二。白汲兄弟，母不能别，以彩绳一系臂，一系足。”见《文粹拾遗》。按《西京杂记》：殷王祖甲乙产二子，曰嚚，曰良。卯日生嚚，巳日生良。以卯、巳两日对午、未二时，更妙。稽音戛。

平泉庄

《抒情录》：李朱厓平泉庄佳景可爱，洛中士人诧于江遵，遵题诗曰：“平泉风景好高眠，水色烟花满目前。刚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怅岭南还。”江《过杨相宅》有诗云：“倚伏从来事不遥，无何平地起青霄。才到青霄却平地，门对古槐空寂寥。”

白发红颜

杜少陵诗云：“发短何劳白，颜衰肯更一作再。红。”尹武云：“愁发含霜白，衰颜寄酒红。”郑谷云：“衰鬓霜供白，愁颜酒借红。”白香山云：“鬓为愁先白，颜因醉后赧。”又：“霜侵残鬓无多黑，酒伴衰颜只暂红。”陈后山诗：“发短愁催白，颜衰酒映红。”语意相类，必有定其优劣。

棋诗

《唾玉集》：蔡州褒信县有一道人工棋，常饶人先，自为诗曰：“烂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池底铺锦

《开城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禁中老宫人云：“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云：“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

山歌

《水东日记》：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颇合宫徵，兼可警劝。如：“月子湾湾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多少漂零在外头。”与唐裴交泰《长门怨》“一种峨眉明月下，南宫歌吹北宫愁”，章孝标诗“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合辙。又：“南山头上鹁鸽啼，见说亲爷娶晚妻。爷娶晚妻犹自可，前娘儿女好孤悽。”

《水浒传》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与杜荀鹤《雪》诗“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风雨向三娘

万历中，桃源李瞻麓可蕃少负美才，好吟咏。邑中有某妇者，私于庠士何池东，何死又私李半野。半野方伯源野子，别筑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娇。瞻麓乃题一绝云："闻君高筑土砖房，好把桃符四面张。只恐池东心未死，夜深风雨向三娘。"里人见其儒服出游，故诗云然。

信天翁

信天翁，鸟名，滇中有之。其鸟食鱼而不能捕，俟鱼鹰所得偶坠者拾取之。明兰廷瑞诗云："荷钱荇带落江空，唼鲤含鲨浅草中。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廷瑞滇南杨林人，当有感而作。

《谢氏诗源》："人逢随客意，鸟听信天缘。"

无定河

陈陶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按无定河在今青涧县东六十里，南人黄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银水。《舆地记》：唐立银州，东北有无定河，即圊水也。后人因溃沙急流，深浅无定，故更今名。唐陈祐诗云："无定河边暮笛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函关归路千余里，一夕秋风白发生。"

无定河可对不到寺。峨眉山有不到寺，以险阻得名。

改名

宋郊改名庠，后移书叶清臣称同年。叶戏云：“清臣于宋郊榜第六人登第，遍阅小录无宋庠者，不知何人。”吏还具以告，庠乃书一绝云：“纸尾何劳问姓名，禁林依旧玷华簪。欲知《七略》称臣向，便是当年刘更生。”

陈眉公

陈眉公有《清平乐》词云：“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曹，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又有《初夏·减字浣溪沙》云：“梓树花香月半明，棹歌归去蟪蛄鸣。曲曲柳湾茅屋矮，挂鱼罾。　　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

行香子

《湖海搜奇》有《行香子》词，惜不载谁作。词云：“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粼粼、妆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　　懒散无拘，此乐何如。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屋清幽。野花绣地，草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笃，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钱塘怀古

《辍耕录》载：傅按察者，忘其名，尝作《钱塘怀古》词，调寄

《鸭头绿》云：“静中看，记昔日湖山隐隐，宛若虎踞龙蟠。下襄樊指挥湘汉，鞭云骑围绕江干。势不成三，时当混一，过唐之数不为难。陈桥驿，孤儿寡妇，久假当还。　　挂征帆龙舟催发，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晕碧，辇路悄诃喝声干。纵余得西湖风景，花柳亦凋残。去国三千，游仙一梦，依然天淡夕阳闲。昨宵也，一轮明月，还照临安。”

诗示关津

范文正公镇越，有户曹孙某卒，助以俸钱送归，作诗示关津吏曰：“十口相依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儿寡妇船。”

曲子相公

和凝少时好为曲子，《香奁集》，其所著词也，布于汴洛。及在政府，契丹称为曲子相公，凝患之，专人收拾焚毁不暇，遂嫁其名于韩偓，自为《游艺集》，云予有《香奁》、《籯金集》，不行于世，实自讳其名也。明夏文愍言善词曲，时号曲子相公。

辛幼安词

《鹤林玉露》：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花长恨花开早，何况乱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

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殊怨，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祸？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已。又有《寄丘宗卿》词云：“千古江山，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灯火，犹记扬州路。可怜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不？”此词尤隽壮可喜，惜集中不载。

劝世歌

徽州唐皋，少负才名，自许甚高。已而蹉跎不第，亦复肮脏。后年近知命，方魁天下，不负所志。尝作《劝世歌》云：“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少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更有炎凉与烦恼。朝里官多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了。官大钱多忧转多，落得自家头白早。中秋过了月不明，清明过了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及时忙把金尊倒。请君检点眼前人，一年几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旧坟，可怜寒食无人扫。”此歌浅而雅，明而不俗，畅于众志，通于众耳，令人疾读一过，名利心可以灰烬。

诗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风雨潇潇江上行，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是君。”可谓婉而切。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曰：“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诗之意祖此。又宋闽贼廖恩降后，官右班殿

直，尝供脚色云：“并无公私过犯。”时以为笑。元海寇郑广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尝为郡僚所轻，方坐论诗，广故作诗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又《丹铅录》：云南洱海接官厅与打劫湾相近，有达官命童生作对曰：“接官厅上接官。”一童生对曰：“打劫湾中打劫。”尤为可笑。

驾虎伤人

《祐山杂说》：嘉靖中，平湖农人陆大，朴野勤俭。忽有捕盗兵数人拥人其家，称贼攀指，拷掠追索，陆不胜苦，罄所有与之，犹不足，则卖田房为赎。遂告于监司，行县追问。陆素口讷，不能质对，谋于业主赵渐斋。赵赠以诗云：“自昔只闻人捕虎，于今驾虎遍伤人。何时得向龚黄说，除盗先除捕盗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泄，候质对时有不如意即出此。”陆如其言，遂得直，捕盗兵追赃发戍矣。

头脑酒

《涌幢小品》：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为姻家，吴初度，敖具衣冠过觞之。性豪饮大嚼，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欲敖对就方具酒，敖曰：“寒朝最爱头脑酒。”相与大笑，共饮极欢。

捉迷藏

儿童以绸扎眼相扑捉，谓之扎盲盲。《致虚阁杂俎》：唐明皇与玉真于月下，以锦帕裹目，在方丈之间互相捉戏。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轻捷，上每失之，宫人抚掌大笑。一夕，玉真于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与上戏，上屡捉屡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无数。已而笑曰："我比贵妃更胜也。"谓之捉迷藏。《过庭录》载题扇上小儿迷藏诗云："谁剪轻纨巧织丝，春深庭院作儿嬉。路郎有意嘲轻脱，只有迷藏不人诗。"今小儿以手蒙眼名按盲盲，即其遗意。

郎当曲

魏鹤山《天宝遗事》诗："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按明皇自蜀还，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笑且愧之。

尼悟道

子曰："道不远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有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题诗得渡

漳州周匡物以歌诗著名。元和中，徒步应举，至钱塘，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题诗公馆云：“南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上无钱过，又阻西陵两夜潮。”郡牧见之，乃罪津吏。漳人及第自匡物始。

画马食禾

《八闽志》：晋江有玉髻峰，下有画马石。余杭罗隐乞食山下，人侮之，隐乃画一马于石，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人石，人乃礼焉。隐乃画桩系马，夜遂不出。今其迹了然。俗传隐有异术，出语成谶。黄滔赠隐诗：“三征不起时贤议，九转终成道者言。”光启中，钱镠辟为钱塘令，隐惧而受命，因宴献口号曰：“一个祢衡留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后表授给事中，年八十余卒。

岳蒙泉诗

岳蒙泉正《咏陈桥兵变》：“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刚道帝无心。”又：“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使艺祖闻之，恐亦无词以对。

镂臂

《酉阳杂俎》：长安贫儿镂臂诗云：“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镂臂即所谓札青，唐宋间恶少竞刺其身，恣为不法。又蜀市人赵高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其背，见天王辄止。为横坊市李夷简擒而杖之，命打天王尽则

已。经旬日，高袒衣历门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钱”。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背亦刺天王像，每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又葛清札白香山诗，段成式与陈至呼观之，凡札三十余首，体无完肤，如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之类，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

秤翁戏具诗

彭秤翁名彤，字容臣，大参点平先生之季子。负奇不偶，时作篇章以自遣，得风人遗意。其《咏吴儿戏具》诗脍炙人口，今录于左。《咏跋弗倒》云：“虎丘游客泛归桡，傀儡累累两袖豪。时式正宜添假面，官方聊与着红袍。随人簸弄形如醉，镇日跏趺体更劳。叹息物情偏好异，俄然跋倒笑声高。”《咏支硎跳虎》云：“山君为名柿为质，哄动儿曹刻画粗。谩道撩须逢彼怒，果然履尾亦余呼。一朝可变思文炳，四顾无人且负嵎。世上画来多类狗，这回跳跃肖还无。”《咏纸鸢》云：“无多骨格幸轻身，结束乘风体制新。但见飞扬矜得势，岂知操纵只由人。凌霄行道昂头遍，落地旁观拍掌频。线索有时全没用，沟中败纸不堪论。”《咏唱喏灯》云：“拱揖茫茫暮夜勤，俨然强项学斯文。媚人岂惜花生脸，人世须牵线作群。曾记纸糊推阁老，但能火战即将军。而今吴市情千变，一听儿童自策勋。”《答稼轩咏棉花羊》云：“山店群羊排比立，俨然燕市两移情。难供郎主随时吃，漫学初平叱石成。笑我补牢身作牧，看他挟纩气如生。世间岂少耐弹者，明刘吉时称刘棉花，以其耐弹也。头角峥嵘正自荣。”《咏纸糊猫》云：“从来象物惟心造，假假真真貌得无。枵腹止堪容败纸，嘉名久已信狸奴。花阴覆案应须卧，骨鲠当前不任呼。爱尔也能惊腐鼠，夜深伴我读韩苏。”

咏戏具

辛未新正，雨雪交作，闷坐室中，间与孙辈嬉戏，见其所陈戏具灿然可观，聊咏一二，兼和秤翁，以资一噱。《咏嘉定竹田鸡》云：“田父群居在水湄，虾蟆之大者曰田父。笪笪刳腹且藏之。点朱奚藉神僧禁，白出翻成里句嗤。宋人有“蛀翻白出阁”句。拳勇岂能忘喜怒，声消孰与辨公私。最怜掌握供驱使，大异公孙井底时。”《咏火漆朱鱼》云：“通草为肤裹作鳞，良工制就锦鱼新。曾闻如毁伤颓尾，岂识潜渊是漆身。弹铗客卿空有叹，焚银学士自无伦。扬鬐漫为渔人羡，任尔垂竿不上纶。”《咏泥兔》云：“玉衡星曜久储精，明视今非日吐生。目赤似分芝草色，体玄疑吸墨池英。不营三窟甘株守，安得千毫助管城。难向月中还捣药，任他顾犬也无惊。”《咏无锡纸糊猫》云：“乌圆异种许谁如，粉墨传神意有余。共信颜名能捕鼠，也知忘食可无鱼。义同乳子交欢日，唐崔佑甫家猫鼠相乳。静似窥人对局初。二李当年应愧尔，唐李义申、南唐李德来俱号李猫。腹中畛域已全除。”《咏棉花羊》云：“曾闻西海田中种，兹见柔毛果化生。草食何妨将草缀，棉羊洽喜待棉成。输边自昔尝先牧，飨士于今那得羹。不触未须烧尾会，午桥妆点藉花茵。”《咏纸鸡》：或用泥木，不一其质。“心巧裁成称五德，粉糊废纸一番新。尚怀孟德空余肋，似困刘琨竟失晨。饮啄俱忘还索斗，羽毛粗具便堪珍。木牛竹马应同传，寄语儿曹次第陈。”“羽毛丰满费经营，雏凤姿容土木成。恬似守雌征素养，谊难烹伏愧交情。秦关过客夸啼曙，齐境遗民误养生。几上昂然如鹤立，韩退之诗“大鸡昂然来”。儿童不惜掌中擎。”《答秤翁跳虎》云：“时时跳跃逞微躯，四足羁縻势已孤。正觉爪牙无布置，不妨文采更模糊。装成皮质难蒙马，本乏威风且捋须。若解神君多异政，一回跧伏未为愚。”《咏跋弗倒》二律云：“傀儡纷纷列画栏，老人寓目亦盘桓。妆成腮项夸时样，顿易冠裳骇俗看。终日跏趺同衲子，一生摇摆类朝官。为人在昔非容易，卓立于今正自难。”“惟君赋性自谐

诙，粉饰形容纸作胎。才着彩衣难学仆，乍增面具便称魁。媚人只合团团战，劝酒翻宜得得来。莫道婴儿嬉戏物，纸糊阁老列三台。成化中有纸糊三阁老之谣。”《咏唱喏灯》二律云：“新年灯火日纷纷，唱喏名称自昔闻。未肯折腰夸县令，漫教空腹负将军。热肠应自惭多事，花脸从今独出群。伞盖鱼龙为伴侣，孩儿会上策功勋。”“灯火元宵识岁丰，勤勤拱揖悦儿童。赋形自昔推强项，变态于今尚直躬。岂为迁官全体热，《南史》张敬儿事。非关饮酒举身红。宵来还藉扶持力，长保功名慰老翁。”

和咏戏具

甲戌新正，朱望子先生咏纸鹅及泥牛鹿诸戏具诗见投，赋物肖形，风华典雅，不减梅村先生之咏物诗也：“肥身长项宛然成，舒雁堪加旧雅名。换字山阴宜道士，寄笼阳羡可书生。毛干似已眠沙暖，掌润如曾拨水清。纵使矫廉嫌鹅鹅，五历切。不教颦颟为闻声。纸鹅”“斑龙《本草》鹿名。装就牡兼麀，足角皮毛点染周。看去竟能成濯濯，听时偏只欠呦呦。安非秦失方争逐，闲似吴荒得纵游。间有描成苍白色，疑经岁月已千秋。泥鹿”“鸟犍造出肖偏奇，牝牡无分状总宜。润泽耳真同湿湿，峥嵘角亦类鬑鬑。牵难近水谁愁渴，饲不求刍那畏饥。宰相见来原不问，恰如无喘顺天时。泥牛”“群然浮映水中苔，圉圉惟难鼓颊腮。欲得长鲜朱染色，未妨久浸漆为胎。偶当抚掌惊宁没，纵使投竿引不来。尤羡严寒无所畏，由他冻合日烘开。火漆鱼”“羝羊白絮造偏精，真觉无情肖有情。元放神通身可变，初平奇幻石能成。低头竖角如将触，张口垂髯拟欲鸣。却笑儿童陈几案，弄时常似学苏卿。棉花羊”“竹根摹拟巧能通，刻作虾蟆制独工。痱□身刚随节密，彭亨腹恰就心空。镇书无力因非玉，注水难容奈异铜。携向妆台临宝镜，影还疑蚀广寒宫。竹蛙”“装造狸奴点缀劳，好将形色辨分毫。粘胶贴就金银眼，蘸笔描成黑白毛。健懒莫知因缩爪，雌雄难别

为藏尻。无情安望多灵异，须藉旁留却鼠刀。东坡有《却鼠刀铭》。纸猫”“嘴距毛衣巧饰精，翰音形状竟如生。看来宛有俱全德，听去殊无不恶声。置向闲窗谈未得，养虽如木斗难成。群儿戏弄非求媚，天宝坊中似有名。唐贾昌七岁为鸡坊五百小儿长。　纸鸡”“斫木装成渺小躯，漫将猛兽肖形模。停时弭耳如驯伏，动处张威似啸呼。收人箧中归洞穴，浮来水上渡江湖。儿曹玩弄宜矜诩，冯妇犹应逊吾徒。跳虎”“造成明视炯双眸，缺口长须事事周。射木似堪同命中，故事：三月十三为木兔，分朋射之较胜负。守株疑可待重投。犬逢欲掣牵来索，鹰见思离臂上鞲。珍重洞房常作供，长生如在月宫留。泥兔”“纸竹相资顷刻成，飞腾如鸟羡身轻。戾天旱麓诗同咏，削木公输技并精。筝响空中风正急，灯悬云际火偏明。升高但惜难为主，收放由人看雨晴。纸鸢”“纸灯儿戏上元游，仿佛人情可与俦。万事旁观惟袖手，一生自用不回头。热中那耻虚文丑，空腹谁怀寡学羞。倚仗他人牵线索，失时伎俩尽皆休。唱喏灯”“体态妆颠更弄娇，不分妍丑尽轻佻。欹斜似醉还翘举，旋转如狂更动摇。虚馁一腔文士腹，痴肥半截美人腰。虽然时尚供嬉戏，太盛还疑是世妖。拔弗倒”学稼《咏泥牛》云：“重见春回岁一更，儿童日驾土牛迎。粘胶团就身多骨，毛少骨多者有力。借粉描成色尚骅。诸葛木装殊觳𩜁，田单火战亦纵横。输他合土能凝立，驯伏无劳置榼衡。”《泥鹿》云：“丸泥为鹿角峥嵘，苍白皮毛□笔成。几案甡甡当并立，台端麌麌不闻鸣。无肠谁注洞天酒，有腹难吞旷野苹。在尔仙翁能作脯，道家以鹿为脯。鹿群还幸得全生。”《纸鹅》云：“长颈高冠性似痴，冶金斫木昔闻之。衍波纸名。粉掌红霞艳，侧理亦纸名。胶翎白雪姿。置表何从行在见，系书难达内庭知。蔡州夜半徒劳击，为报鹅群不饮池。”

乙集卷之四

箕仙诗句

《七修类稿》：金陵士某召仙，得诗云："风露凄凉雨过天，窗疏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红尘梦，注得《南华》四十篇。"又云："强胡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某请书名，则二人乃陈抟、岳飞也。偶同过此，用书数语。某又问："今秦桧亦托生否？"又书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后各留名。奸忠总在斯文断，焉有来生与后生。"又周吉甫晖《金陵琐事》亦载某请仙，仙降书是岳武穆，因问："将军恨秦桧否？"仙书诗一首，中联云："出师未捷班师急，相国反为敌国谋。"酷似武穆口语，惜其诗不全。

箫杖

《谰言长语》：余姚徐菊坡有《箫杖》诗："凿窍霜筠人手轻，知音未遇伴闲行。刻鸠赐老声还噎，随凤升山力可凭。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风花底为和笙。何当扶上云霄路，吹彻钧天合九成。"

梅杖

《山房随笔》：元学士阎子静复，后廉访浙西，有《梅杖》诗

云：“拣尽西湖万玉柯，春风人手重摩挲。较量龙竹能香否，比并鸠藤若奈何。声破梦寒霜满户，影随诗瘦月横波。只知功到调羹尽，不道扶颠力更多。”

羊羹

辛稼轩帅浙东时，朱晦庵、张南轩任仓宪。刘改之欲见，稼轩不纳。二公云：“某日公燕，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人。”既而改之如所教。门外果喧哗，稼轩问故，门者以告。稼轩怒，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时方进羊腰肾羹，稼轩命赋之。改之寒甚，乞卮酒，酒罢乞韵。饮酒手颤，余沥流于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尊酒伴风流。”稼轩大喜，命其尝此羹，终席而去。

又稼轩守京口时，大雪，帅僚佐登多景楼。刘改之敝衣曳履而前，稼轩令赋雪，以难字为韵。改之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贱无交访戴难。”自此莫逆云。

杨妃菊

汾州李恭山节，端平中，朱湛卢复之使北展觐八陵，引李与王仲偕南。李后任西椊，与正椊陈三屿松龙宴僚友于多景楼，赏杨妃菊，令诸妓各持纸笔，侍官众请诗。李后至，酒一行即起吟曰：“命委马嵬坡畔泥，惊魂飞上傲霜枝。西风落月东篱下，薄幸三郎知不知？”辞最清切，或至阁笔。

绣养娘

西山张椊芸窗有绣养娘者，命苍头递一罗帕与馆人刘启之童，偶遗之于地。芸窗见而责刘，即遣去。刘作诗谢张云：“夜深挝鼓醉红裙，半世侯门熟稔闻。自是东邻窥宋玉，非关司马挑文君。苍头误送香罗帕，簧舌翻成贝锦文。幸赖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稳过溪云。”

吴门上元

元吴僧本真号月湖半颠，赋吴门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誉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点尔膏脂。”微闻于郡守吴退庵，遂命住虎丘寺。

聂碧窗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尝为龙翔宫书记。北朝赦至，有诗云：“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四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立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巾。”观中有赵太祖真容，北来者见必拜。碧窗题其上云：“凤表龙姿俨若新，一回展卷一伤神。天颜亦怪君非虏，河北山东总旧臣。”

地仙丹

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

余呼之至，绐聂曰：“某有仆能弈，欲试数着不敢。”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云：“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梅开一花

卢梅坡庭梅开一花，咏诗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期踏白人南邦。冷将双眼窥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礬弟得兄呼最长，竹君取友叹无双。仍前月夜窗前看，一在枝头一在窗。”

樱桃一实

蒋漫堂与客燕坐，见庭中樱桃惟一实，共以为笑。忽有客来访，自言能诗，因命赋之。“烧丹道士药炉空，枉费先生九转功。一粒丹砂寻不见，晓来枝上弄春风”。众咸喜之。

童子能诗

吉州罗西林集刊近诗，一士囊诗及门，一童横卧门阑间，唤童良久乃起，曰：“将见汝主人求刊诗。”童曰：“请先与我一观，我以为可则为公达。”士怪之曰：“汝欲观我诗，必能吟，请赋一绝，当示汝。”童请题，士曰：“但以汝适来睡起搔首意为之。”童即吟曰：“夜梦清鸾上碧虚，不知身世是华胥。起来搔首浑无事，啼鸟一声春雨余。”士骇服，同人见西林，取其《菊》诗曰：“不逐春风桃李妍，秋风收拾短篱边。如何枝上金无数，不与渊明当酒钱。”士出而疑之，后知童乃罗之子也。

邓文龙

南康建昌县有神童山，每试童子百人，取其一。邓文龙年八岁，颖出诸童之右。太守方巨山岳欲祝为子，父谓之曰：“汝予所钟爱，太守固欲祝汝，将若何？”文龙曰：“第许之。”巨山一日招诸名士如冯紫山辈，文龙父子亦与焉。席上诸公只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末座。坐定，供茶，文龙故以托子堕地，诸公戏以失礼。文龙曰：“先生失衣，学生落托。”众为一笑。酒酣，巨山戏谓曰：“口红衣绿如鹦鹉。”文龙应声曰：“头白形乌似老鸦。”又令赋君子竹，咏曰：“潇洒子猷宅，平将风月分。两轩浑似竹，一日可无君。”众异之。后易名元观，十五领乡荐，登上第。

伐松

灵隐寺僧元肇号淮海，寺有古松大数十围，与月波亭相对。史弥远遣人伐松，淮海作诗云：“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惆怅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见鹤归来。”又穆陵在御，阎贵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于灵竺下伐松供屋材。淮海亦作诗曰：“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会移将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诗彻于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圮，势家窥其地营葬，淮海亦有诗刺之云：“一带空山已有年，不须惆怅起颓砖。道旁多少麒麟冢，转眼无人送纸钱。”豪家见之，亦不复取。

歌词侑酒

户曹之妻与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户曹任满将行，守招其夫

妇饮，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歌以侑酒：“抱琵琶，临别语，把酒泪如洗。似恁春时，仓卒去何意。牡丹恰则开园，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　　好无谓，复恐明日行呵，如何恋得你。一叶船儿，休要更沉醉。后来梅子青时，杨花飞絮，侧耳听、喜鹊声里。”守与妇俱堕泪，其夫不悟。

鬼门关

翟惠父《咏鬼门关》诗：“盘盘重险压三途，惨惨阴灵怖万夫。青海战魂来守钥，黄尘行客过张弧。西风古道悲羸马，落日荒山啸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掀歙。”惠父北人。

刺夏贵

有刺夏金吾贵诗云：“节楼高耸与云平，通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人谓北兵既至，许贵淮西一道与之养老，故戢兵不战。然贾似道退师，数十万众一鼓而溃，贵虽勇健，亦何为哉！

杜氏妇

元杜氏妇作《北征》诗云：“江淮幼女别乡闾，一似昭君远嫁胡。默默一身离故国，区区千里送征夫。慵拈箫管吹羌笛，懒系罗裙舞鹧鸪。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旧江都。”此等诗词，多有戏题驿亭以为美谈者。

嘲翟姓

陈云屋嘲翟姓云：“失足如何跃，无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为棹亦难行。”时翟某馆于水南杨氏，盖嘲其倚杨也。

杜善甫

元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时有掌兵官远戍于外，其妻宴客，鼓吹终夕。杜作诗云：“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声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重铁衣寒。”闻之怏怏。见《山房随笔》。

吃死饭

吴俗，治丧之家遍投讣音，吊客不尽相识，挨身陪宾者备极丑态，谓之丧桑虫，又曰吃死饭。盖闻人死即往兜揽经理其事，思得一饱也。数年前有孔姓者，面目尤属可憎，借诞辰名色传单敛分，有无名氏作诗四章赠之云：“尽日茫茫事送迎，摇头摆尾可怜生。家风误认丧平声。家狗，不道当年读去声。”谐语恰中，余惜忘之。或有吉事，则又色服趋跄，自谓喜虫，称呼亦妙。

武庙微行

明武庙微行，遇一妇人汲水，乃口占一词云：“汲水上南坡，红裙映碧波。虽然不似俺宫娥。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风骚

可喜。

版肠

宋学士濂过洛，或挽留之，不从，乃以步蹇藏去他所。公作诗云：“蹇驴掣断紫丝缰，却去南城趁草场。绕遍洛阳寻不见，西风一阵版肠香。”河南人詈贼曰版肠，故云。

淡酒

《云间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　　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莫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又《醒睡编》有诗云：“数升糯米浅悭量，饭熟全家大小尝。着意满倾三斛水，先头打起一壶浆。冷吞却似金生丽，热饮浑如周发商。昨夜强斟三五盏，几乎泻破肚中肠。”

猪无糟

王婆酿酒为业，一道士往来寓其家，每索酒辄与，饮数百壶不酬值，婆不与较。一日，道士谓婆曰：“予饮若酒，无钱相偿，请为若掘井。”井成泉涌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偿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应沽者，比夙酿更佳，得钱数万。逾三年，道士忽至，婆深谢之。道士问曰：“酒好否？”婆曰：“酒甚好，只猪无糟耳。”道士笑题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道猪无糟。”题

讫而去。自是井不复出酒矣。

赵葫芦

《夷坚志》：秀州赵公衡，天资滑稽，善与人款曲，无所不狎侮，因寡发，人目之为赵葫芦。时有作小词以谑之曰：“家门希差，养得一枚依样画。百事无能，只去篱边缠倒藤，几回水上轧。捺不翻，真个强，无处容他，只好炎天□音晒。作巴。”一时传诵，见者无不绝倒。

嘲近视

《笑林》：嘲近视诗云：“笑君两眼忒希奇，子立身边问是谁。屋满日光拿蛋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壁画磨穿鼻，为锁书厨夹住眉。更有一般堪笑处，吹灯烧了嘴唇皮。”

王少卿

鸿胪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扬，殊耸观听，而所读多吃误，其貌美髯而秃顶，朝士遂为诗以嘲之曰：“传制声无敌，宣章字有讹。后边头发少，前面口须多。”有问京师新事者，或诵此诗，其人遽曰：“此必王少卿也。”

皇甫氏

嘉靖中，吴中皇甫氏最贵盛，而治家素宽。杨南峰献寿图，题诗其上曰：“皇甫先生，老健精神。乌纱白发，龟鹤同龄。”皇甫公大喜，悬之堂。识者笑曰：“此詈公也。盖上列皇老乌龟四字。”公悟而去之。

婢仆诗

《北梦琐言》：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因出一奇，作《婢仆诗》五十首，行于公卿间。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忧。报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腹茶。无事莫教频人库，寻常闲物要些些。”余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师盛传，是年登第。与挑杖虚鞋事虽不同，用奇则一。

题像

四明丰南禺坊，性滑稽。里中致仕驿丞某绘像，具币求赞语。丰题其像曰：“才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弊。”丞喜，方以誉之太过，识者笑曰：“则其为人也，亦成驿丞矣。”又宁波令遣吏向丰索药方，丰乃书云：“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归为呈令，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吏请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语谓一伙滑吏耳。”

四十翁

庐陵欧阳重巡抚云南，以不给军粮夺职归。舟过馆驿，必题诗壁上，辞皆怨望。时年甫四十，称涯翁书。有无名氏书二绝于诗后云：“怨词随处满垣飞，闻道先生放逐归。四十称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来稀。”又：“醉翁千古号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齐名就充老，世间安有四旬翁。”

嘲秃指

元关汉卿作《醉扶归》嘲秃指云：“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尊。挡杀银筝字不真，搔痒天生钝。纵有相思泪痕，索把拳头揾。”

幼时曾闻俚句云：“十指磊□音雷堆。光鹿秃，有时爬背同毂辘。搔背器名毂辘子。齿牙轧物终难剔，理尽瑶琴不成曲。”

烹鸡诵

唐伯虎游僧舍，见雌鸡，请烹为供。僧曰：“公能作诵，当不靳也。”援笔书曰：“头上无冠，不报四时之晓；脚根欠距，难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飞，但张雌伏。汝生卵，卵复生子，种种无穷；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业障，必先割去本根。大众先取波罗香水，推去头面皮毛；次运菩萨慧刀，割去心肠污秽。咄！香水源源化为雾，镬汤滚滚成甘露。饮此甘露乘此雾，直人佛牙深处去，化生彼国极乐土。”僧笑曰：“鸡得死所无憾矣。”乃烹以侑酒。

偷狗赋

宋滕达道读书潜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诉于县，县命作《偷狗

赋》。其警句云：“撤梵宫之夜吠，充绛帐之晨羞。团饭引来，难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叹赏。

打秋丰

才太守宽谒抚院，一主事亦来谒。门适闭，才曰：“何不击木鱼自通？”主事不可。才戏曰：“座上木鱼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对檐前铁马打秋风。”主事大怒而去。俗以干人为打秋风，米元章帖作秋丰。

《雪涛谐史》：一客惯打抽丰，所遇郡县官辄以谀词动之。一日谒宜兴令，又谀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境内群虎亦皆远徙。”言未毕，役禀昨夜有虎伤人。令目客曰：“公说虎皆远徙，此言何自而来？”客曰：“这是过山虎，他讨些吃了就要去底。”令大笑而赠之。

锯匠诗

赵东山里中有二执友，其一因投荒过家，其一因磨勘需调，皆栖栖桑榆，犹恋鸡肋。一日，同访东山，见庭下有锯匠解木，因以命题。东山口占绝句曰：“一条黑路两人忙，旁晚相看鬓已霜。你去我来何日了，亏他扯拽过时光。”二人知讽己，相与感叹罢去。

龙宫海藏

正德中，某御史按浙观风，以《龙宫海藏》命题试士，且云：“记出处者东立，不记者西退。”东西各半。已而东立者所作不称意无赏，西退者作诗诮之曰：“东廊且莫笑西廊，我笑东廊枉自忙。

海藏龙宫无你分，大家随我度钱塘。”

采蟾酥

太医院有采蟾酥差，差时仪从甚都。某判院欲以炫耀其友，枉道过焉。友作诗嘲之曰：“白马红缨出禁城，喧天金鼓咏霓旌。穿林过莽多豪气，拿住虾蟆坏眼睛。”时人传以为笑。

金陵十六楼

《艺林学山》：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有“花月春江十四楼”句。盖洪武中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纷、梅妍、翠柳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盖时未禁缙绅用妓饮酒也。胡元瑞云：十四楼语足为诗料。《金陵琐事》云：金陵本十六楼，载十四楼而遗南市、北市二楼。今诸楼尽废，独南市楼尚存。鹿邑李叔通秦号仙源，洪武中进士，博学知天文，曾掌钦天监，遂人钦天监籍。有《集句诗》二卷，中有《咏金陵十六楼》诗。《南市楼》云：“纳纳乾坤大，南楼纵目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耆旧何人在，登临适自娱。皇恩涵远近，莫共酒杯疏。”《北市楼》云：“危楼高百尺，极目乱红妆。乐饮过三爵，遐观纳八荒。市声春浩浩，树色晓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集贤楼》云：“迢迢出半空，画列地图雄。鱼水千年庆，车书万国同。长歌尽落日，妙舞向春风。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乐民楼》云：“江城如画里，迢递起朱楼。白日催人老，青尊喜客留。百年从万事，一醉解千愁。帝德尧同大，洪恩被九州。”《讴歌楼》云：“西北高楼好，闲宜雨后过。凭阑红日早，回首白云多。广槛停箫鼓，深红净绮罗。千金不计意，醉坐合笙

歌。”《鼓腹楼》云：“翼翼四檐外，居人有万家。盘空斋屡荐，舞破日初斜。小酌知谁共，新诗取自夸。圣图天广大，烂醉慰年华。”《清江楼》云：“涵虚混太清，时转遏云声。湖雁双双起，渔舟个个轻。世情何远近，人事省将迎。谈笑逢耆老，终身愿太平。”《石城楼》云：“翠袖拂尘埃，烦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逸兴走风雷。鸿雁几时到，江湖万里开。文章成锦绣，临咏日盘回。”《来宾楼》云：“地拥金陵势，烟花象外幽。九天开秘祉，八极念怀柔。造化钟神秀，乾坤属远猷。吾皇垂拱治，不待治书求。”《重译楼》云：“使节犹频人，登临气尚雄。江山留胜迹，天地荷成功。干羽三苗格，车书万里同。圣朝多雨露，樽俎日相从。”《澹烟楼》云：“久坐惜芳尘，莺花不弃贫。关心悲地隔，有酒纵天真。不问黄金尽，应惭白发新。登临聊极目，紫陌万家春。”《轻粉楼》云：“郡楼闲纵目，风度锦屏开。玉腕揎红袖，琼卮泛绿醅。参差凌倒影，迢递绝浮埃。今日狂歌客，新诗且细裁。”《鹤鸣楼》云：“翠挹凭阑外，楼高不倦登。抑扬如有诉，凄切可堪听。白日移歌袖，青天扫画屏。古来形胜处，重到忆曾经。”《醉仙楼》云：“自得逍遥趣，乾坤独倚楼。天笼平野迥，江人大荒流。待弃人间事，来为物外游。蓬莱自有路，云雨梦悠悠。”《梅妍楼》云：“天地开华国，招邀屡有期。风烟归逸兴，钟鼓乐清时。对酒惜余景，逢人诵旧诗。平生无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楼》云：“白帻岸江皋，开筵近鸟巢。交疏青眼少，歌罢彩云消。落日明孤塔，青山见六朝。平生爱高兴，回首兴滔滔。”

商文毅对

天顺复辟后，益重文墨，与儒臣讲诵书义。偶人翰林院，见柯潜，因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何句可对，潜一时思索未就。英庙曰：“可与同官对来。”上退，潜出遇商文毅辂于午门外，问柯出何

宴，潜曰：“因皇上出句不对耳。”商曰：“何句？”潜举前言，商曰：“可对‘流连荒亡为诸侯忧’。”明日潜奏之，上称赏。

阿丑

成化中，汪直用事，势倾中外，阿附者立跻显荣，忤之者旋加黜夺。时有“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之诮。陈钺、王越谄媚尤甚。中官阿丑善诙谐，每于上前作院本，颇有东方谲谏之风，汪直之逐，与有力焉。一日于上前作醉人酗酒，一人曰巡城御史至，酗骂如故。自侍郎至尚书、内阁，酗如故。又曰驾至，其酗尤甚。最后曰汪太监来矣，醉者惊起。其人曰：“驾至不惧，而惧汪太监，何也？”曰：“天下之人但知有汪太监，安敢不惧？”上颔之。丑复作直持双钺趋跄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平日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陈钺、王越也。”又《震泽纪闻》：丑云：“天有两月。”一人击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两？”丑曰：“内有陈钺，外有王越，岂非两月乎？”由是直等窜斥殆尽。

智公得路

《林居漫录》：朝廷阙一清要官，政府问谁可任者，或以公论对。政府曰：“公论如今无用。”或以古道对，政府曰：“古道如今亦难行。”或以糊涂对，政府踌躇曰：“糊涂如今却去得。”最后有力者举智巧，政府喜曰：“尔举是也。其为人我雅知之，是常折腰舐痔、惟我颐指气使而莫予违者也。”遂以属铨司列启事中。命下之日，富贵利达之士弹冠相庆曰：“智公得路，吾辈行且同升矣。”

讥张江陵

《金陵琐事》：张江陵柄国，钤束科道官，不敢扬眉吐舌，略陈异己之论。时因编谑语云：科道缺官，文选郎中请于张江陵。张谓科道官最难得其人，即如孔门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文选云："德行如颜回，何如？"张曰："回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说如字，下同。未可用也。""文学如子夏，何如？"张曰："子夏人闻圣道而说，出见纷华美丽而说，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张曰："求也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张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尽可用也，尽可用也。"文选唯唯而退，因举不说者。

张江陵对句

顾东桥璘抚楚，张江陵仅十余岁，应童子试。东桥曰："童子能属对乎？"因曰："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张即曰："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东桥大喜，解腰间金带赠之，曰："他日贵过我也。"

讥教授

弘治末，泉州府学某教授，南海人，颇立崖岸。一日，设宴于明伦堂，搬演《西厢》杂剧。翌日，有无名子书一联于学门云："斯文不幸，明伦堂上除来南海先生；学校无光，教授馆中搬出《西厢》杂剧。"某出见之，赧然自愧，故态顿去。

僧妓相讥

苏东坡与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来，饮酒赓和。一日，佛印往苏家，见琴操卧于纱厨，因戏曰："碧纱帐里睡佳人，烟笼芍药。"琴操即对曰："青草池边洗和尚，水浸葫芦。"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对娘子，实出望外。"

以姓为联

惠安欧知县炎与泉学赵教谕某饮酒，知县将教谕姓氏为联云："趙先生饮酒，一走便消。"教谕亦将知县姓答云："欧大尹征粮，合区全欠。"

丘文庄对句

丘琼山幼从师于里宦之家塾，聪敏有声。宦儿颇不好纸笔，一日，师外适，宦儿亦归私第。丘肄业中堂，时天雨，坐席当瓦穴，漏滴丘肩。丘乃换彼儿席居于漏所，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儿具告其师，师曰："能偶对者即为理直。"因曰："点雨滴肩头。"丘应声曰："片云生足下。"师称善，宦儿愧不能对，哭告其父。父怒，召丘试以对曰："孰谓犬能欺得虎。"丘即对曰："焉知鱼不化为龙。"宦惊骇，知其非常人，好语慰归。

龙听以角

宋寿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耳？”对曰：“《山海经》云：龙听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曰‘蝉以腹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从角听，无乃不足于耳欤’。”

诗规铁崖

杨铁崖母梦金钩人怀而生，在胜国时以史笔自命。晚年避地松江之泖湖谢伯理家，蓄四妓，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乐，乘画舫恣意所之。有故人寓诗规之曰：“桃叶杨枝与杏花，吹箫鼓瑟奏琵琶。可怜一代杨夫子，化作江南散乐家。”铁崖见诗，稍稍自爱。后聂大年读其诗集，有诗云：“文章五采凤皇雏，酒债诗豪胆气粗。白发草玄杨子宅，红妆檀板谢家湖。金钩梦远天星堕，铁笛声寒海月孤。知尔有灵还不死，沧桑更变问麻姑。”此诗善能用事而叙其实，惜其集中不载。

巾诗

《七修类稿》：正德中，京都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至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价廉易办。郎仁宝作诗谑之云：“忽出街衢不耐看，今时人物古衣冠。望尘走俗人心厌，况又庸人戴一般。”其友孙体时一日戴巾访郎？恐郎诮之，涂中预构一绝。郎见而笑，孙曰：“予亦有诗。”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纱巾透柳风。不是风流学江左，年来塞马不生鬃。”二人相对而笑。

一钱觅酒

金陵陈子文藻号苍厓，家贫嗜酒。一日囊仅一钱，市酒饮之，作诗自嘲云：“苍厓先生屡绝粮，一钱犹自买琼浆。家人笑我多颠倒，不疗饥肠疗渴肠。”

裁缝冠带

有业缝衣者，以贿得奖冠带。顾霞山嘲之曰：“近来仕路太糊涂，强把裁缝作士夫。软翅一朝风荡破，分明两个剪刀箍。”

钻弥远

史丞相弥远用事，选者改官多出其门。一日制阃设宴，优人扮颜回、宰予。予问回曰：“汝改乎？”回曰：“回也不改。”因问：“汝何独改？”予曰：“钻遂改，汝何不钻？”回曰：“吾非不钻，但钻之弥坚耳。”予曰：“汝钻差矣，何不钻弥远？”

庶吉士

万历中，有以贿改庶吉士者，院中作寓言讥之曰：昔孔子为馆选座师，齐宣王馈兼金万镒，因簪笔而就试焉。卷呈，孔子曰：“王庶几改。”宰我食稻衣锦，私饷旧谷新谷，若于试日，倩游夏代笔，予直昼寝而已。已而送卷，孔子曰：“于予与改。”颜渊善言德行，乃曰钻之弥坚，不若既竭吾才，吾见其进也。试毕阅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日回请故，曰：“汝箪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何复望华选乎？”回因痛哭而死。

韩侂胄

韩侂胄恃扶日之功，兄弟专权，凡事自作威福，铨除皆不由内。会内宴，优人王公瑾曰：“今日选人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优人又为日者，选人问官禄之期，日者厉声曰：“要大官须到大寒，要小官须到小寒。”理宗亦为启齿。

五经题

弘治中，程学士敏政主试，为给事华□等所劾，谓以题私鬻唐寅、徐经等。值公宴，优人持鸡出，曰：“此鸡价值千金。”一人问曰：“何鸡而价高如此？”优人曰：“程学士家名为五更啼经题。也。”

头场题

万历丙午，蒋检讨、萧给事主浙试，一有力者以钱神买题中式。主试于锁闱日得罪杭郡公，郡公衔之，彻棘后，宴主试，预令优人刺之。其日演《荆钗记》，无从发挥。至承局寄书，李成问：“足下何来？”局答曰：“京城来。”成曰：“有新闻否？”曰：“关白内款矣。”成又问，局曰：“贡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猪。”成曰：“一猪何奇而贡之？”曰：“绝大。”成曰：“驴大乎？”曰：“不止。”“牛大乎？”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无过于此矣。”局曰：“大不可言。且无论其全体，只猪头、猪肠、猪蹄，你道易价若干？”成曰：“多少？”局曰：“只头场题亦卖千金。”成曰：“何人买得起？”局曰：“一收古董人家。”盖指中式者董姓耳。蒋、萧闻之颊赤，不欢而罢。

善天文

张循王浚性善货殖，伶为术人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天象。用浑天仪窥之，则见星不见人矣。如无浑天仪，可用一铜钱代之。”令窥帝，曰：“此帝星也。”窥秦桧，曰：“相星。”韩世忠曰：“将星。”至循王则曰：“不见星。”众骇，再令窥之，曰：“终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满座大笑。按张循王家多银，每千两铸一球，目为没奈何。

鼻头

吴下称奴为鼻头。嘉靖中，王氏仆吴一郎富而恣，以赀得官。尝乘四人轿赴姻家席，孝廉张伯起恶之。时有关白之警，伯起乃遽谓吴曰：“近闻邸报，关白已就擒矣。”吴欣然来问，伯起曰：“关白原是一怪，身长数十丈，腰大百围，截其头亦重数千斤，碎之而后能举也。”吴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个鼻头亦用四人抬之。”吴知其诮己，不终席而去。

僧腊

僧家言僧腊者，犹言年岁也。诗云“僧腊阶前树”是也。又言戒蜡者，内典云：西方结夏时以蜡为人，其轻重相等。解夏之后，以蜡人为验，轻重不差，则为定念而无妄想，否则血气耗散，必轻于蜡人。故为之戒蜡，非年岁之腊也。

五大夫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级者。按《史记》云“封其树为五大夫”，后人不解，谓松封大夫者五株。唐陆宣公《禁中松》诗云：“不羡五株封。”李义山《五松驿》诗云：“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惟《云谷杂记》引如曹参赐爵七大夫、迁五大夫为证，最为明白。

吴祀范蠡不当

吴江祀越范蠡、晋张翰、唐陆龟蒙为三高。或弹蠡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鄙君为乌喙，目己曰鸱夷。变姓名为陶朱，逐锥刀于都市。乃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地之上，岂应着不共戴天之仇。其视菰菜莼羹，敝屣名爵，笔床茶灶，短棹江湖者，岂容与之并驾临风，联镳钓雪耶？‘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刘清轩之见讥固深；‘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黄东浦之赐诮尤酷。所合褫其位，沉其躯，别议高尚充其祀。庶千载之流风益凛，三江之夜月增明。”元谢应芳上书饶介之，亦欲黜范蠡而以泰伯为主，配以仲雍、季札，张、陆二公列之从祀。其论甚善，惜饶未之行也。

齐己

僧齐己《听琴》诗云：“万物都寂寂，堪闻弹正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时徐东野有诗云：“我唐有僧号齐己，未出家时

宰相器。爰见梦中逢武丁，毁形自学无生理。”如《听琴》绝句，正宰相诗也。

洞庭渔人

卓彦恭尝过洞庭，月下有渔舟棹其旁。彦恭问有鱼否，渔人曰：“无鱼有诗。”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沧浪一老翁，芦花江水碧连空。世间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钓筒。”问其姓名，不答而去。

镜殿

《艺林伐山》：唐高宗造镜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镜，为白昼秘戏之需。帝一日独坐，刘仁轨人奏事，惊走下阶，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臣见四壁有数天子，不祥莫大焉。”帝命铲去，武后不悦。帝崩，后复建之。杨廉夫诗：“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漾渌波。”胡应麟云：“六郎谓昌宗，明空即曌字耳。”但镜殿隋炀帝所造，《迷楼记》：帝设铜屏四周殿上，白昼与宫人戏乐，纤毫皆人屏中。高宗时武曌用事，中外谓之二圣。仁轨盖假此以讽之也。

题诗僧庵

昔有人题诗山顶僧庵曰：“高山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龙半间。半夜龙飞行雨去，归来翻羡老僧闲。”明桃源陈朗溪题诗漳江寺曰：“吟遍三千洞，来眠四大床。白云钟鼓外，翻笑老僧忙。”二诗用意不同，然皆轻妙有味，不妨倒案。

虎歌

弘治初，钱塘安溪山多虎患，县令猎人捕之，一日而获三虎。令献于镇守，镇守以美言奖之，以为善政所致，而令实贪墨。时俞鸣玉珩善谑，作诗嘲之曰：“虎告相公听我歌，使君比我杀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北渡河。”

刘菊庄

杭刘士亨泰号菊庄，善诗。《七修类稿》载其二绝句，语亦警拔。《咏秋莺》云：“紫陌曾听驻马蹄，王孙金弹杏花西。秋声不似春声好，莫恋斜阳尽意啼。”盖讥不知止者。又《咏秋茄》云：“傍叶依花紫实圆，天生佳味压肥鲜。如何秋晚无人采，老在凉风白露边。”寓时无知己意。

坚瓠丙集序

稼轩先生多闻博学，能绍美乎其前人，故知稼轩者以后进好事儒者称之，予闻而然之。及观所编《坚瓠集》，凡其睹记所及古今人轶事与语言文字之可资谈柄者悉载焉，而劝戒之意即寓于中，使读者或时解颐抚掌，或时骇目惊心，乃益信此真儒者好事之所为也。夫人而非儒者惟恐其好事，而儒者则惟恐其不好事。盖为仕为学皆儒者事，不得仕则终于学而已，苟非好事，安能于学无遗事乎？乃先生则曰：吾非好事也。吾幸值太平无一事之时，聊借闲笔墨以销此闲日，故书成而取义于物之无用如坚瓠者以名其篇。噫！儒者之书岂无用之书？儒者岂无用之人？虽学优不仕，疑于匏系，然儒者自命即不见用于世，要当立言以垂不朽。稼轩著述甚富，有《续圣贤群辅录》及《鼎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区区十篇，犹末耳。且如瓠之为物，至老而坚，始适于用。今稼轩穷且益坚，必且老当益壮，是正世所宝为硕果者也，瓠云乎哉！请以斯言质诸知稼轩者。同学子庵毛宗岗序始氏漫题。

赵序

昔唐山人以瓢贮诗，诗成即塞瓢口，弃之江流，祝曰：“有能得我诗瓢者，知余一片苦心矣。”不审瓢在江流中，亦有得之而读其诗者乎？予自虞山解组，寓吴门，扫轨谢客，日焚香煮茗，开卷与圣贤相晤对。一日褚子学稼持《坚瓠集》见示，一再读之，如历万壑千岩，令人应接不暇。不觉喟然兴叹曰：学稼之瓠与山人之瓢同乎否耶？今人于圣经贤传、言理谈道之书，一见辄倦，再见即思睡矣。惟稗官野史，津津不厌。斯集略似稗官野史者流，其所记载上自古今人物之迹，下迄里巷诙谐之辞，兼收博采，洪纤毕举，皆有裨于世道人心，而无怪诞不经之说。倘能即一事而生悟，即一言而兴感，其引人为善之法，较捷于圣贤理道之训，则学稼之瓠，讵可与山人之瓢同语。予故谓瓢之弃不若瓠之坚也。是为序。（此篇据柏香书屋本补）

丙集卷之一

戒石铭

《戒石铭》始于蜀主孟昶颁令箴于州邑，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乙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有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至宋太宗择取"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颁行天下。至高宗绍兴间，复以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铭座右。明高皇则命立于甬道，面镌"公生明"三字，以为守令警戒。欧阳《集古录》云："戒碑起于唐明皇，特不见其词。"《贵耳集》云："泰陵哲宗书《戒石铭》赐郡国。"陈眉公作宋太祖立。郎仁宝《七修》云："元至元中，浙西别有四句：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土产

云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劳民伤财，载以馈人。明李邦伯独寓意于送行诗，有"相思莫遣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句。河南土产麻菰、线香，宦游者每取为馈。于肃愍公巡抚其地，绝无所取，有诗云："手帕麻菰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夫世之巧宦不无并土地括去者，些些土产，二公犹以为不可，则廉贪相去奚啻天渊。留刻德政、清风两袖，近惟江南巡抚

潜庵汤公斌足以当之。

鸱鸮蚯蚓

《水南翰记》：成化中，南京国子监有鸮鸣，祭酒周洪谟令监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为鸱鸮公。其后刘俊为祭酒，好食蚯蚓，监生名之曰蚯蚓子。

同时南京院妓吴娟，举止轻捷，人呼为蝴蝶儿，时以为对。

啖评

临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能文，风气遒上，尝戏为《啖评》，不减晋人排调，录之以资雅噱。评曰："涂若水如深渊大泽，初无虚满。刘文伯如膏霖八亩，徐疾相更。吴兑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刘雍嗜痂，不惜他人流血。李至昆如无当之管，万石难盈。刘武叔如初习苍鹰，一往奋击。周子会如饥马竞刍，蹄啮不驯，又如席间斗犬，直令四坐缩足。涂伯子如勇卒趋焚，头额无恙。张八和如人面疮，日食四两肉，虽费用不多，而求取可厌。周开甫如辉庖翟阍，恒处惠后，又如怯卒无级，收骨而已。李荩卿如千里马驶，有足无尘，又如羊角风起，巨野为墟，又如措大啖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腹脐似口，不能容受，又如进兵咸阳，但阻函谷。"

人谓健啖者腹中有肉磨。见《文身表异》。

太平皇帝

建平四年，妖贼王始聚于太山，自号太平皇帝，父同为太上皇，兄休为征东将军，太为征西将军。慕容德讨擒之，人谓之曰：“何为妖妄，自贻族灭？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尘在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如朕今日，复何聊赖。”其妻怒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始曰：“皇后，自古及今岂有不亡之国哉！”

爱妾换马

唐酒徒鲍生多蓄声妓，开成初，以梦兰、小倩随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骏马孔阜，同憩水阁，鲍置酒。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坐鲍生之右，扒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酣，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轩槛前。鲍抚掌大悦。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而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贴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正频，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人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藉，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指妾换马之筵乎？”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持杯望月，请赋其事，命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长须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琼之英，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倾城。香暖深闺，未厌桃夭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长须曰：“步及庭砌，立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骢，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颊，爱无异于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哉。买笑之恩既

尽，有类梦焉；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赋讫，芭蕉尽。韦生发箧取红笺跪献庑下，二公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若是？”骇问其名，则谢庄、江淹也。言讫不见。事见唐陈翰《异闻录》及《才鬼记》。但古乐府已有梁简文《爱妾换马辞》，注曰：“古辞，淮南王作。”则知非唐事矣。

又《诚斋杂记》：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马名曰鹊，其主所珍也。彰曰：“彰有美妾相换，惟君所择焉。”马主因指一姬，遂换之。后人作《爱妾换马诗》，奏之管弦。《文苑英华》有陈标诗曰：“粉阁香销华厩空，忍将行雨换追风。休嫌柳叶双眉绿，却爱桃花两耳红。侍宴永辞春色里，趋朝休立漏声中。恩劳未尽情先尽，暗泣长嘶两意同。”《七修》作张祐诗。

又《鸿书》：苏子瞻谪黄州，蒋运使饯之。子瞻命婢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子瞻曰：“欲还父母家。”蒋曰：“公行必须马，乞以马易春娘，可乎？”子瞻诺之。蒋题诗云：“不惜霜毛两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子瞻答诗曰：“春娘别去太匆匆，无限离情此夜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亦赋一绝云：“为人莫作妇人身，苦乐无端总属人。今日始知人贱畜，君前碎首又何嗔。”遂下阶触柱而死。三诗本纪不载。

妾易带

《南唐近事》：宰相严续多歌姬，给事中唐镐有通天犀带，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姬解带，较负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乃酌酒命美人歌一阕而别。严怅然遣之。

红叶题诗

《本事诗》：顾况在洛，闲游苑中，水上得大梧一叶，有诗云："一人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亦题一叶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一作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有客寻春苑中，又得叶上一诗，以示况云："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寻春次第行。"后况娶宫人韩氏，成婚后，于况书箧得前叶，惊曰："此妾所题也。向日妾亦于水中得一叶。"况索观之，即况所题者。时人相讶其异云。

又《云溪友议》：明皇时，贵妃宠盛，秦虢诸姨，往来禁中，宫人怨悴，有题红叶随沟水流出者。诗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枕一作接。流人。"为顾况所得。况亦题诗，即前四句，无后复出之事。内官得诗，因达圣聪，遣出宫人韩凤儿等甚多。

《山堂肆考》：唐僖宗时，诗人于祐晚步禁沟，拾一红叶，上有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嘱红叶，好去到人间。"祐亦题一叶，置沟上流，有"深宫叶上题红怨，付与清流欲寄谁"句，为宫女韩翠蘋所拾。后祐为丞相韓泳馆客，值帝放宫女三千人，泳闻翠蘋有才学，又同姓，作伐嫁祐。成礼后，翠蘋检笥见叶异之，各出所得相示。泳闻之，复为祐开宴，叙宾相庆，戏语祐曰："二人今日可谢媒矣。"翠蘋又咏一绝云："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得成鸾凤侣，方知红叶是良媒。"《云溪友议》又谓流水句，宣宗朝舍人卢渥事。

王性之铿《侍儿小名录》：贞元中，进士贾全虚黜于春官，偶临御沟，见一花流至，拾之，香馥颇异。旁连数叶，上有一诗，笔迹纤丽："一人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与接流人。"全虚得

之，企想其人，不能离沟上。卫吏疑而白之金吾，奏其事。德宗令人细询之，乃翠筠宫奉恩院王才人养女凤儿所书。诘其由，云："初从母学《文选》、《初学记》，及慕陈后主、孔贵嫔为诗。数日前临水折花，偶为宫思。今事露，宜死。"德宗为之恻然，召全虚授金吾卫兵曹，以凤儿赐之，并院资赐焉。

《北梦琐言》载：进士襄阳李茵偶游宫苑，见红叶御沟流出，上有题诗，即流水一首。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见红叶，惊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侍书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茵甚怏怏。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田某，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茵疾笃，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州相遇，实已自缢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

《玉溪编事》：蜀尚书侯继图未第时，登大慈寺楼，倚阑远望。忽木叶飘坠，上有诗云："拭泪一作翠。敛蛾眉，一作愁娥。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一作情。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继图藏之笥中。后与任氏为婚，偶吟前句，任曰："此妾昔日戏书梧桐叶上诗，从何见之？"继图检叶示任，任大异之。《谈薮》疑或一事而传者各异。《七修》备载其事，而不及贾全虚。顾、于、贾事同诗同，顾、于所娶宫人姓同，顾、贾宫人又同名凤儿，李茵疑即卢渥之事。若侯继图诗既不同，事亦各异，又未可以题叶而即以为一事也。

陶穀词

周世宗遣陶穀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李谷以书抵韩熙载云：“五柳公骄甚，宜为之备。”穀至，如其言。熙载云：“陶秀实非端介者。”乃遣歌姬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敝衣竹钗，拥帚洒扫。穀因與通，作《风光好》词赠之曰：“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再把鸾胶续断弦，是何年？”后李主宴陶于澄心堂，命巨杯酌陶，陶毅然不顾。徐出弱兰侑酒，命歌前词。穀闻之大沮，即日北归。

妇人朱粉

妇人修容不知起于何代，及观《诗》云“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则是涂面、油发、穿耳、带环，自古已然。《前汉·佞幸传》：藉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梁朝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男子且然，而况妇人乎？唐虢国夫人美质不施脂粉，少陵诗“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白香山有《时世妆》歌。时世妆出自宫中，传四方，惟崔枢夫人治家严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至后周禁天下妇人皆不得粉黛，惟黄眉墨妆而已。

《日札》载：美人妆面既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梁简文诗有“分装开浅靥，绕脸傅斜红”之句。

髻异

《晋志》：皇后则假髻步摇。注：“步摇，首饰也。”《前燕录》：燕代多冠步摇冠。《长恨歌》有“金步摇”。

《焦氏类林》载：贵妃以假鬓为首饰，曰义髻。唐僖宗时内人束发甚急，为囚髻。唐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为抛家髻。

《三梦记》：唐宫中髻名闹扫妆，形如焱风散鬈，盖盘鸦、堕马之类。唐人诗云："还梳闹扫学宫妆，独立闲庭纳夜凉。手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吾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吴梅村先生有《咏牡丹头·南乡子》云："高耸翠云寒，时世新妆唤牡丹。岂是玉楼春宴罢，金盘，头上花枝斗合欢。　　着意画烟鬟，用尽玄都墨几丸。不信洛阳千万种，争看，魏紫姚黄总一般。"近则括束甚紧，谓之懒梳妆。

上头

女子之笄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而娼家处女初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今俗谓之梳栊。

女子初破体曰破瓜。破瓜见《比红儿》诗话。

月事

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记》：济北王侍者韩女病月事不下，胗其肾脉，啬而不属，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愿进。《释名》云："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以丹注面的为识，令女史见之。"王粲《神女赋》："施玄的，结羽钗。"即上所云也。玄的，《艺文类聚》作华的。又王建《宫词》云："密奏君王知人月，唤人相伴洗裙裾。"人月二字尤新。

陈眉公《群碎录》云：绊娈，妇人有汗也。绊变，月事也。按绊变见《汉律》。

《妆楼记》：红潮，谓女子桃花癸水也。

缠足

缠足谓始于妲己。《古今事物考》谓：妲己，狐精也。一作雉精。犹未变足，以帛裹之，宫中效焉。其说甚诞。《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此书传皆无所载。六朝词人多体状美人容色之姣好，妆饰之华丽，无一言及缠足者。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皆不言其弓。惟《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令窅娘以帛绕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体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杨升庵谓起于六朝，引乐府《双行缠》词云："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张禺山云：《史记》有临淄女子弹弦缠足，则古已有之。曹子建《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晋书》：履有凤头、重台、分稍之制。唐诗有"便脱鸾靴出翠帷"句。李义山诗云："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杜牧之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诗云："醉袂几侵鱼子缬，彯缨长戛凤皇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唐人又有"慢移弓底绣罗鞋"之句。则缠足非始于五代明矣。

《七林》咏美人足饰云："文綦彩緤，缈袜罗滕。"緤足衣，滕足缠。

金钗十二

唐人诗多用金钗十二，如白香山酬牛思黯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齐肩比立，为钗十二行。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阳女儿名莫愁，头上金钗十二行。”是以一人带十二钗也。又《南史》载：齐周盘龙伐魏有功，高帝送金钗十二枚与其爱妾杜氏，手敕云：“饷周公阿杜。”此事甚佳，罕有用者。

细腰

《墨子》云：“楚灵王好细腰，其臣皆三饭为节。”《韩非子》云：“楚灵王好细腰，而国有饿死人。”《尹文子》云：“楚庄王好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刘禹锡《踏歌行》云：“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细腰一事而载三王，何祖孙所好之同耶？抑记者之误耶？

袜

袜，妇人胁服也。沈约诗：“额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隋炀帝诗：“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卢照邻诗：“娼家宝袜蛟龙被。”谢偃诗：“细风吹宝袜，轻露湿红纱。”意俗所谓抹胸也。崔豹《古今注》：“袜谓之腰彩。”引《左传》“袒服戏于朝”，近身衣也。腰彩疑即暖腰之类。

段成式云：“见说自能裁袙肚，不知谁更着帩头。”注：“袙肚，今之裹肚也。”

裈袴

裈即袴也。古人袴皆无裆，女人所用有裆者，其制起自汉昭帝时。上官皇后为霍光外孙，欲擅宠，有子，虽宫人使令皆为有裆之袴，多其带，令不得交通，名曰穷袴。乐府所云“爱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是也。今男女皆服之矣。

空定慧箴

明弘治己酉，顺天乡试，申明禁约，文章内不许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禅语。或仿郑五歇后体以自箴曰：“回也其庶乎屡，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见，今之所禁则国虚。当年夫子犯了，鄙夫问于我如。”“少之时，血气未，此下一字只合涂。君不见，今之所禁天下恶乎。当年曾子犯了，一人偾事一人国叶孤。”“言不及义好行小，此下一字浑不是。君不见，今之所禁虽有智，当年孟子犯了德术智。”

刀笔辨

《万花金谷》：长洲镌工马士龙，与钱塘佣书人郭天民同集吴叔华家，马长而郭幼，郭不之让，与争坐。马曰：“小子敢我抗耶？我闻刀笔吏，抑刀在前乎？笔在前乎？”郭曰：“老儿敢欺我耶？我有笔如刀，抑笔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笔，能奏刀乎？”马语塞，竟让郭坐。

画作妆奁

某善丹青，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举案齐眉图》一幅，题一诗，携其女以适其夫。诗云：“婚姻只见斗豪华，金屋银屏众口夸。转眼十年人事变，妆奁卖与别人家。”

弄瓦诗

无锡邹光大连年生女，俱召翟永龄饮。翟作诗云：“去岁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诗上覆邹光大，令正原来是瓦窑。”

典淮郡谢启

宋文本心典淮郡，景物萧条，谢贾似道启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卓沃诗

西蜀卓沃饱学而贫，家徒四壁。一日，有盗人其家，沃知，吟诗以示之曰：“夜静钟残月色昏，有劳带剑人寒门。诗书腹内余千卷，珠玉床头没半分。低语已惊黄犬吠，轻行不损绿苔痕。多情知我凄凉事，不及披衣起送君。”盗笑而去。后应四川乡试，至巫江搭船乏钞，稍子辱之，令宿于舟尾。沃以诗自悼曰：“搭船谁敢道心酸，稍尾中间一斗宽。缩颈睡时如凤宿，屈身坐处似龙蟠。九天雨下浑身湿，五夜风生透体寒。最是有钱真个好，官舱里面乐盘桓。”将登岸，稍子故意开之，竟跌水边，众笑之。沃又吟曰：“一到江边船便开，天公为我洗尘埃。时人莫笑衣衫湿，乍向龙门跳出来。”人试毕，及揭榜，以《春秋》中亚魁，春榜登进士第，授职云贵，过巫

江，舟子已早避矣。乃拘其母，禁之十日不出，复执其妻。次早投见，沃乃断之曰：“禁母十日，拘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往辱儒生，今违孝道。用申法律，以警将来。”遂杖而释之。

陆世明

长洲陆世明俊才藻思，声称藉甚。举于乡，赴南宫下第归，过临清钞关，错认为商，令纳税。陆即书一绝呈主事云：“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道君王不税愁。”主事见诗惊愧，亟迎人，款赠甚厚。又金陵一妓能诗，善鼓琴，以月琴自号。世明过其家，口占《点绛唇》赠之云：“三尺冰弦，夜深弹破青天窍。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　　云雨无缘，总是相思调。愁怀抱，嫦娥心照，诉与他知道。”

顾成章俚语

常熟顾成章善戏谑，能以俚句为诗。尝咏贫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会虀糟，日日虀糟要八刀。拆散一双生鸭对，分开十只小鸡淘。除灰豆亦论颗数，换粪油还逐滴□。只有喜神无用处，大家都把火来烧。”又咏人家不检束使女云：“两脚鏖糟拖破鞋，啰乖像甚细娘家。手中托饭沿街吃，背上驮儿着壁捱。隔户借盐尝讨碟，对门兜火弗担柴。除灰换粪没雕当，扯住油瓶撮撮筛。”此等皆吴音撮合者，可谓曲尽。

枷诗

陆厨之子因不避邑长，被责而枷之，臧晋叔为诗曰：“陆厨今岁苦多端，头向青松木里钻。日出乍看台少脚，夜行不怕井无栏。濛松细雨衣难湿，料峭东风颈不寒。更有一般堪叹处，人时容易出时难。”

秽韵雪偈

云栖四面皆山，积雪之后，真银色世界也。有禅者谓莲池师曰：“今居秽土求净邦，还许出秽语求净偈否？”师可之。因出韵云“狗丑韭酒纽”。师随出偈云：“万山无人纵腐狗，顽石高低尽遮丑。糁遍苔痕白似毡，压翻蒲叶青如韭。寒膏时煮竹炉茶，洁体不陪金帐酒。水晶城外一声梆，玉关顿地开银纽。”偈毕，禅众大悦。

尼嫁士人

《驹阴冗记》：饶州有尼嫁士人张生，乡人戴宗吉为诗贻之曰：“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赢得僧敲月下门。”闻者称快。

诗嘲朝臣

武昭伯曹钦，太监曹吉祥侄也。恃迎复功，升伯爵，虎而翼矣，凭意凌人，锦衣卫指挥逯杲与都御史寇深每事裁抑之。天顺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幸达官马亮闻变告恭顺侯吴瑾，瑾告怀宁伯孙镗，进本达上，得不启门。五鼓，钦已横杀于街，举火攻门。朝臣都避走，逯、寇二公首被杀僇，李阁老贤被执，频拟以刃，寻释之。索尚书王翱甚

急，王在一室，窘迫无措。主事朱文范长大有力，遽负王逸去，始得免。比天明，孙镗会兵战于四牌楼，至暮乃平，恭顺侯亦战死。京师时有诗云："曹奴此日发颠狂，寇逯诸公死亦当。学士叩头如吠犬，谓李贤。尚书锁项似牵羊。谓王翱。万安屈膝称三叔，恭顺当胸战一场。寄与满朝当道者，将何面目见吾皇。"后翱擢文范于要津，时呼为驮官人。

龙华会

四月八日，俗传为释迦生辰，各建龙华会。以小盆坐铜佛，浸以香水，而复以花亭，铙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浇佛，提唱偈诵，布施钱财。有高峰和尚偈曰："呱声未绝便称尊，搅得三千海岳昏。恶水一年浇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井珠

《辍耕录》云：人欲娶妻而不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挑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阙，谓之投河奔井。又云：奴仆初来时曰走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事情。

七字吟

顺治丁酉，南场乡试，吾乡有杨姓者获隽，因其头歪，人遂作七字吟以嘲之曰："侧，吹音痴。笛，听隔壁，思量弗出，颈里摸跳音

条。虱，圈棚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

岁朝词

吾乡熊元明先生讳秉鉴，戏作《岁朝词·黄莺儿》曰：“定去声。冻五样头，煨鸭蛋，噪煮韭，萝卜白鲞鸡来凑。糟鱼少头，瓜虀没油，围炉火燉生泔酒。饿吼吼，接道连碗，个个踏阳沟。”

上巡按诗

正德中，浙江有神童，年八岁，聪慧能诗。上巡按诗云：“几欲乌台见上官，心惊胆战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暖，一道风霜六月寒。俯仰文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冰盘。已知海上金鳌见，愿赐书生一钓竿。”

观灯对

永乐中，溧阳彭印山六岁以神童征至京师，上御奉天门外观灯，召彭，出对曰：“灯明月明，大明一统。”彭应声曰：“君乐臣乐，永乐万年。”上大奇之，赐予甚厚。

奇对

陆浚明粲幼善属对，一日，同陆象孙会客，两客对弈饮酒。客曰：“围棋赌酒，一着一酌。”客无以应。粲即曰：“坐漏观书，五更五

经。”又一客曰：“弹琴赋诗，七弦七言。”

人中龙

吾郡蒋焘，年十一为府学生，遇圣节，赴玄妙观习仪。巡按某见二鹤飞集三清殿，命焘云：“三清殿上栖双鹤。”焘应声曰：“五色云中驾六龙。”御史惊叹曰：“他日人中龙也。”

惊怖越席

蔡君谟招陈烈、李觏饮于望海亭，以歌妓侑酒。方举板一拍，烈惊怖越席，攀木逾垣而去。觏作诗嘲之，有“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之句。烈闻而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造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君谟览牒大笑。

讽夏严谚语

夏桂洲言、严介溪嵩方柄用时，互相倾轧，京师有谚曰：“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严介溪，不知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先后十余年，二人相继覆败，一符其言。又传贵溪临刑时大雨如注，西市水深三尺，应“雨淋头”之谚。

《涌幢小品》载：贵溪八字壬寅丁未丙寅壬辰。少时有江西星士王玉章推其造，批云：“如今还是一书生，位至三公决不轻。莫道老来无结果，君王还赠一车斤。”

游仙梦

司马温公为定武从事，同幕私幸官妓，公讳之。会僧庐公枉道潜窥，妓逾墙去，公戏之曰：“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房。惊回一觉扬州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速死托生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王问：“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预求以俟异日。”又王雱死，张安国披发借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某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嘲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

割股放生

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为寿。光禄卿巩申笼贮雀鸽，搢笏开笼，每一雀一鸽叩齿祝之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帅之妻病，虞候割股以献者。时嘲之曰：“虞候为夫人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

嫁妇休妻

《倦游录》：王荆公子雱为太常太祝，有心疾，娶妻庞氏，未尝相接，独居小楼焚香礼佛。荆公怜而嫁之。时工一作兵。部员外侯叔

献，荆公门人也，再娶槐氏而悍，侯死，荆公恐其虐前妻之子，奏而出归母家。京师谚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妇人诗词

《七修类稿》载：广信道中有杭妇金丽卿诗云：“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平生惯占清凉国，岂料人间有暑途。”又宝祐间，有余淑柔题《浪淘沙》于临川驿壁，云：“雨溜一本下有和字。风铃，滴滴丁丁，酿成一纸别离情。可惜当年陶学士，孤负邮亭。边雁带秋声，音信难凭，花须偷数卜归程。料得到家秋正晚，一作好。菊满寒城。”

和靖七世孙

林可山自称和靖七世孙。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姜石帚作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今之通谱，亦可谓瓜皮搭李皮矣。

咏月

《万花金谷》载张彖咏月诗亦有致：“欲赊美酒邀明月，又恐邻家索酒钱。归与妻儿斟酌定，闭门推出月边天。”

判妓

东坡摄署钱塘，有妓号九尾狐者，一日下状解籍。坡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援例求落籍，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闻者大笑。

半边月

建文帝初生，顶颅颇偏，高皇视之，心甚不悦。尝抚而名之曰“半边月儿”，每虑其不克终。或以诗对试之，一夕与懿文同侍高皇侧，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不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云：“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高皇览之不悦。未几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应其语。又一日，与文皇同在禁中观猎，马疾驰而过，高皇出句曰：“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云：“雨打羊毛一片毡。”文皇曰：“日照龙鳞万点金。”语虽俱工，而气象则让文皇矣。

和靖墓

宋林处士和靖隐居西湖之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朝廷锡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诗，清高莫比。后宦游于杭者，或妾或女，死多葬其地，故累累于林墓之前。后有士人题诗云：“太乙宫前处士家，于今换作宫人斜。想因孤屿人清绝，故使桃花照命耶。”

感慨诗

刘后村诗云：“刮膜良方值万金，国医曾费一生心。谁知鬒髻携

篮者，也有盲人问点针。”又高骈诗云：“炼汞烧银二十年，至今身在药炉边。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感叹不遇。

纸莲船

宸濠曾赏元宵，用纸造莲船一只，头设二狮子，口俱衔钱，旁列五道士，冠皆斜侧，一竿半清，至尾则否。遍游各街，问有晓其意者召来。一士见之云甚有意，召去问之，对曰：“好一白莲船，两司俱要钱。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濠喜留宴，赏元宝一个。盖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颇清故云。

城隍墙上画

洪武间，金陵有人画僧顶一冠，一道士顶十冠，鬅松其发，一断桥，甲士与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于城隍庙墙上。高皇闻之，敕教坊司参究其事。以奏云：“僧顶冠，有官无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乱。军民立桥边，过不得。”自后法网稍宽。盖以滑稽而谏者。

改神童诗

顺治中，吾乡一孝廉性落拓不检，为诸无赖事。一日，与僧争一娈童不胜，遂缚僧归，锁木墩上，为僧所讼，诬以叛逆，以木墩及串戏蟒衣为证。追捕至家，僧犹在室，负墩至官，下石者众，罪不可逭。时有改神童诗者曰：“一举墩头日，双僧未老时。蟒衣归库里，端的为男儿。”身列贤书，不知自好，以至此极，书之以示戒焉。

卞三韮

姚三韮本姓卞，博学善诗，馆于怀氏，有女常窥之，卞不顾。一日，晒履于庭，女作诗纳其中，卞得之，即托故辞归。怡杏翁作诗咏其事，有“一点贞心坚匪石，春风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诗，答书辨其无此事。其子谌及曾孙锡皆登进士，历显官，科第不绝云。

如梦

叶祖负隽声，尝曰：“世间有不分晓事。”吾因咏一联云：“醉来黑漆屏风上，草写卢仝《月蚀》诗。”后以多语去官，独西湖二三僧相善，为之祖饯。僧曰：“世事如梦而已。”叶曰：“如梦，如梦，和尚出门相送。”闻者绝倒。

盗水供状

有顽民因天旱盗决人水灌田，为主者执赴，供状曰：“右某因天时亢，律吕调，切虑禾苗宇宙洪。遂偷某田金生丽，致得其人寸阴是。念某不识始制文，今来甘认吊民伐，一听老爷忠则尽。”《山堂肆考》

刺观竞渡

弘治末，杨一清八岁，时自滇过巴陵，癯而疠，有岳二州甚器之，荐于太守，同观竞渡。守陋其状，抚其额叹曰：“苦哉，苦

哉！”令赋诗。一清赋云：“苦哉苦哉苦哉天，先皇宴驾未逾年。江山草木犹含泪，太守江边看渡船。”守见之甚愧，罢饮。时孝庙上宾未几，故云。

诗嘲执政

宋丘道源濬，天圣中进士，往往讥讽朝贵。尝嘲执政云：“枢密中书多出人，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请上罪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古有郇谟哭市，语言谐谑，曷足为罪。”

五经笥

《后汉书》：边韶字孝先，以文学知名，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

丙集卷之二

忍字箴

陈白沙宪章《忍字箴》曰："七情之发，惟怒为遽。众怒之加，唯忍为是。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其不忍，倾败立至。"缁川杨洪道亦著"六忍"，一曰忍触，二曰忍辱，三曰忍恶，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欲。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则一身安，戒之一家则一家安，推之以处人己之间，则所遇皆安，而悔尤俱寡矣。

文章九命

王凤洲有文章九命：一贫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窜，六刑辱，七夭折，八无终，九无后。各有引证。凤洲于丙寅岁以疮疡卧床褥者逾半载，几殆，殷都过而戏曰："当加十命矣。"盖谓恶疾也。因引伯牛、长卿等以足之。

药渣

明吾郡陆天池采，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

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裘万顷

裘万顷不乐仕进，以荐者召为司直。在朝赋诗云：“新筑书堂壁未干，马蹄催我上长安。儿时只道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难。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何如静坐茅檐下，翠竹苍梧仔细看。”遂乞归。

嘲李杨二相

正德中，有为诗嘲李西涯东阳、杨邃庵一清二相者，云：“堪叹涯翁与邃翁，两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异，诡谲奸邪大略同。考试卖题涯怎恕，选官受贿邃难容。皇天莫道无阴报，个个教他绝后宗。”巷议之口，亦可畏哉。

奸盗以诗免

弘正间，苏州月舟一作州。和尚犯奸，长洲知县某闻其能诗，以鹤为题，月舟援笔曰：“素身洁白顶圆朱，曾伴仙人人太虚。昨夜藕花池畔过，鸬鹚冤却我偷鱼。”县令阅诗释之。又一妇以夫盗牛事犯，上县令诗云：“洗面盆为镜，梳头水当油。妾身非织女，夫岂会牵牛？”县尹见诗，亦免其罪。

五岁能文

翰林崔来凤桐子五岁，甚聪慧，善属对。时有送桃枣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题，则许。"即曰："有食其内而弃其外者，有食其外而弃其内者。"一日谓父曰："以炕为题作一破。"父故效其体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眠烘二字不雅，我为父亲改作卧字、暖字。"

冰雪蛆

江邻幾《杂志》云：峨嵋雪蛆，大治内热。《戒庵漫笔》载：曹方湖弘为御史，刷卷四川，言万山深雪中出雪蛆，遣军士于四山高处悬望雪中蠕蠕而动者，则往取之，浑如小猪，无口足眼鼻，俨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亦不易得。《癸辛杂识》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此恐又是一种。

游春黄胖

《白獭髓》记开禧权臣因赐南园新成，会诸朝士，席间分题。有赋《游春黄胖》诗云："两脚梢空欲弄春，一人头上又安身。不知终人儿童手，筋骨翻为陌上尘。"传为朝士俞某所作。又《怡颜录》载：韩侂胄冬日游西湖，置宴南园，有献迎春黄胖者，命族子院判赋诗云："脚踏空虚手弄春，一人头上要安身。忽然线断儿童手，骨肉都为陌上尘。"事一而诗稍异，所记亦不同。《戒庵漫笔》载：丁晋公同夏英公看弄水碗，丁属夏赋诗，曰："舞拂跳珠复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

咏王弇州园

太仓王凤洲世贞弇园成，有题诗于壁以讽者曰：“丈夫垒石易，父祖积金难。未雪终天恨，翻成动地欢。峻岭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来路杳，拟作望云山。”盖凤洲乃翁思质忤因严嵩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或云此诗昆山王逢年作。

嘲赀衔传奉

常熟钱晔当尚书李石城杰在位时，以赀得职衔，求石城赠章。石城援笔大书曰：“来时尚着儒生服，归去俄乘使者车。唾手功名如此易，白头才子动长吁。”苏州某公亦有作云：“年少功名二十收，他年何碍不公侯。钓台昨夜因君舞，舞破蓑衣舞未休。”嘉靖初，下诏裁革传奉中书舍人，时有集杜诗嘲之曰：“马上谁家白面郎，初闻涕泪满衣裳。可怜怀抱向人尽，正想氲氤满眼香。近侍只今难浪迹，青春作伴好还乡。三年奔走空皮骨，愁日愁随一线长。”

钱鹤滩

钱鹤滩福以殿撰罢官家居，江阴梧塍徐氏以五百金为脯脡，延致家塾。徐二子已中乡科，居半载，仅改课三篇，日挟妓游燕。时邑令某雅好笔翰，一日邀钱为君山之游，预探齐韵中“堤脐低梯”艰韵，戒吏人藏阄，即席发之，欲以困钱。酒三行，请题大观亭。钱遂援笔赋云：“水势兼天山作堤，渚云烟树望中齐。直从巴峡才归壑，许大乾坤此结脐。胸次决开三极朗，目光摇动四垂低。欲骑日月穷无外，谁借先生万丈梯。”缙绅莫不叹赏。水南学士张公载之邑志中。一日，

徐赏牡丹，钱饮已潦倒，门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书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诗。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风第一枝。”又咏杨梅诗：“怪杀吴人不出乡，杨梅五月荐新尝。西州一斗葡萄酒，南越千头荔子浆。略着些酸醒酒困，了无点滓浣诗肠。渠家妃子如相见，添得红尘一倍忙。”曾闻鹤滩髻时从塾归家，有客赏菊，揖之，客出对曰：“赏菊客归，众手折残彭泽景。”即应曰：“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

又闻鹤滩六七岁即欲作文，师出“至则行矣”题，传其结句曰：“虚无人焉，止见鸡毛一堆而已。”师称赏，以为他日必能文。

爆孛娄诗

吴人岁除以糯谷爆孛娄，卜一岁之休咎。花多者吉。《戒庵漫笔》载一诗云：“东人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鬓斜。”

夏都宪诗

江阴夏都宪从寿，有《胆瓶纸梅花》诗曰：“谁把并刀信手裁，能于雪后见花魁。北人解夺天工巧，东阁浑教梦寤猜。羌笛有声吹不落，胆瓶无水浸常开。何当醉我空同酒，却诧江南驿使来。”李空同极赏之。

严分宜幼颖

江阴曹野塘忠，成化丁未进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时严介溪嵩方成童，曹识而拔之，且喜其与子弘同庚，遂令同治举业，宿食官舍。见严所握扇有鱼游景，构对语云："画扇画鱼鱼跃浪，扇动鱼游。"严即对以"绣鞋绣凤凤穿花，鞋行凤舞。"曹一夕思家，口占曰："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绵绵。"严应曰："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曹俱称赏。弘号方湖，亦中正德丁丑进士，严约讲兄弟礼，命子世蕃与方湖、子驹辈不得越齿而坐。柄政时，欲官白谷驹、云亭驾为中书舍人。二君时饮于相府，见世蕃与给事中无锡某者夜饮，强灌之，给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罚爵于给事之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遂拂衣归，得不及严氏党祸云。

喷嚏

今人喷嚏，必唾曰："好人说我常安乐，恶人说我齿牙落。"《终风》之诗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东坡有诗云："白发苍颜谁肯记，晚来频嚏为何人。"《随笔》亦载：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其来已久。闻唐玄宗友爱昆季，呼宁王为大哥，每与同食。食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上顾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喉错。"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则固以喷嚏为佳事矣。

竹夫人

李公甫谒真西山，留饮，指榻间竹夫人命题曰蕲春县君，姓竹氏，可封卫国夫人。公甫援笔立就，其中颂云："常居大厦之间，多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陈数条之风刺；摩顶放踵，无一节之瑕疵。"又末联云："呜呼！保抱携持，朕不忘午夜之寝；展转反侧，尔

尚形四方之风。”俱用《诗》、《书》全语，而“形四方之风”又见竹夫人之玲珑也。西山抚案击节。

东坡《寄柳子玉》云：“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又《送竹几与谢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盖俗谓竹几为竹夫人。张文潜有《竹夫人传》。东坡尝云：“为我周旋宁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难对。”平甫应声曰：“因郎憔悴却羞郎。”

黄山谷云：“竹几只为憩臂休膝，不足当夫人之称。”目为青奴。作诗云：“秾李四弦风扫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只要青奴一味凉。”秾李、昭华，贵人二女奴名。

真西山生祠

《鹤林玉露》：真西山帅长沙郡，人为立生祠。一夕，有书一律于壁间者，其辞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极添成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

弄猴丐

法雨大师有《弄猴丐》诗云：“翻身筋斗星飞快，甘自一生从乞丐。世间多少伶俐人，输他跳出圈子外。”李密庵先生模亦有诗云：“跳圈终日在圈边，出人无时总失便。乞子猴儿相觑处，一圈之外又重圈。”

老婆牙

徐渊子舍人善谐谑。丁少詹与妻有违言，弃家居茶寮，茹斋诵经，日买海物放生，久不归。妻求徐解之，徐许诺，见卖老婆牙者，买一篮饷丁，作词曰："茶寮山上一头陀，新来学得么？蝤蛑螃蟹与乌螺，知他放几多。　　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虽然无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归。

寻常百姓

宋杨德建号湖阴先生，有陈辅者频岁访之不遇，题一绝于门云："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日脚斜。身是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阴归，见诗吟赏久之，称于荆公。介甫笑曰："此正戏君为寻常百姓也。"湖阴大笑。

单于问家世词

苏东坡《送子由使契丹》诗末句云："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绍兴中，曹功显勋使金国，好事者戏作小词，其后阕曰："单于若问君家世，说与教知，便是红窗迥底儿。"谓功显之父元宠昔以此曲著名也。后大珰张去为之子安世，以阁门宣赞为副使，或改其语曰："便是中朝一汉儿。"盖京师人谓内侍养子不阉者为汉儿也。后知阁门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盐商孟客儿。"谓思恭之父为贩鹾巨贾也。

巫山云雨

裴庆余尝同李北门游船，舟师误以篙水溅侍女衣上，李怒，裴解

以诗云：“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小溅罗裙湿，知道巫山云雨归。”北门笑而释之。

失金钗

欧阳文忠公任河南时，染一妓。时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集宴后圃，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目视公，责妓云：“何来迟也？”妓曰：“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梅曰：“若得欧阳一词，当偿钗。”文忠即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动簟纹平。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坐客大笑，命妓满酌劝欧阳，令公库偿钗。

旧舞衣

严续乞韩熙载撰父神道碑，珍赠外辍一姬为润笔。文成，但叙谱系、品秩、葬赠之典。续封还，求其改窜。熙载竟以原赠吐之。姬登车，书一绝于泥金双带云：“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尊前旧舞衣。”熙载笑，不为动。

阎罗见缺

衢州王中甫介性轻率，每语言无伦，人谓有风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诗送之云：“东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幨，白蘋洲渚正沧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介甫。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

鲐。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介甫笑曰：“阎罗见缺，请速赴任。”

到京探事

任谷富经术，隐居于洛，以俟召命，而蒲轮未降，乃躬诣京访知己。有朝官戏赠曰：“云间应讶鹤书迟，身到京中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

腊梨赋

郑桐庵敷教先生《吾犹及》载：嘉定友人某作《腊梨赋》，亦有思致，可资谈笑。赋曰：“葫芦之质，油灰之色。盔头以摆锡为装，灯笼以梅花为式。纤绒轻软，如千匕之初生；紫气光盈，若点卯之乍忒。其骚也与胡子同称，其乖也与鹞鹰比德。官衔每自附于总兵，排行惯托名于五十。鲁智深。海鹤欲叫，岂无得意之秋；蝴蜂乱钉，正其被窘之刻。杀鸡尝自笑其刀钝，买油竟可赊以涂额。纷纷雪下，似花片之轻翻；焰焰红浮，若鬼火之腾出。何须对镜以临妆，不过盥洗而礼毕。乱曰：昼夜头光复面滑，做夫妻兮不结发。盐卤调来烟柜刮，疮未愈時先痛煞。悲夫！人间百病俱可医，切莫生来滴沥搭。”

幼时曾闻《腊梨歌》云：“似梅花不香，似雪花不烊。似琉璃挂不得厅堂上，似油灰卖不得修船匠。娘谓何，我底头好似酱黄模样。”

蒸猪头

郁履行《谑浪编》：王中令尝人一村寺，主僧大醉箕踞。王需蔬食，僧曰：“有肉无蔬。”馈蒸猪头甚美，王曰：“止能饭酒食耶？”僧曰：“能诗。”即令咏蒸豚，僧立就云：“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饤，白软真堪玉箸挑。莫把氈疑作羶。根来比并，氈根自合吃藤条。”王大喜，与号紫衣。

杨仲举

吾郡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雨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

三声

陆象山尝谓人家要有三声：读书声、孩儿声、纺织声。盖闻读书声觉圣贤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觉神融；闻孩儿声或泣或笑，自然籁动天鸣，觉后来哀乐情致，较此殊远；闻纺织声则勤俭生涯，一室儿女，觉有《豳风·七月》景象。最可厌者，妇女谇骂声也，恶也；饮酒喧呶声也，狂也；街巷笑谈声也，谲也；妖冶歌唱声也，淫也。与其闻此，不若聆犬声于夜静，听鸡声于晨鸣，令人有清旷之思。

纩衣诗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亲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

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结今生缘。”边人皆感泣。

《玄散堂诗话》：缝衣诗自太宗宫人、孟浩然后，鲜睹佳者。近谢幼睿一首最工，不啻青出于蓝也。诗曰：“懒向妆台理晓妆，为郎独自制衣裳。金针人处心俱痛，素线穿时恨共长。霜户敢辞纤手冷，芸窗思贴弱肌香。缝成不怪无鸿雁，赢得宵来覆妾床。”为一时传诵。

战袍金锁

唐僖宗出袍千领赐塞外吏士，神策军马直于袍絮中得金锁，并诗云：“玉烛制袍夜，金刀呵手裁。锁情寄千里，锁心终不开。”直闻，主将上奏，上以宫人赐得锁者。后帝幸蜀，马直前后捍御。

咏松石

秦时松封五大夫，李诚之咏云：“半依岩岫倚云端，独上亭亭耐岁寒。一事颇为清节累，秦时曾作大夫官。”陈朝石封三品，宋亦封石盘固侯，王介甫咏云：“草没苔侵弃道周，误恩三品竟何酬。国亡今日顽无耻，似为当年不与谋。”夫松石无知之物，一经名宠，不免讥弹，何士人而甘为权门鹰犬乎？

多少箴

《多少箴》甚有理致，不知何人所作。其词云：“少饮酒，多啜

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洗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善行，少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无。”

冯千秋

《闻见卮言》载：冯千秋，浙中名士。崇祯乙亥拔贡，颇以诗文擅长。家素封，因无子，买妾维扬，得小青，可谓佳人才子，两相遇合。后以妻之妒，置之别业，似亦处之得当。不意小青才隽而年殀，时人诗传、传奇、歌咏、赞叹，遂使人人有一小青在其意中。或以为小青无其人，寓言情字耳。而吴石渠炳之《疗妒羹》、朱价人京藩之《风流院》，易千秋为冯二官人冯致虚，直等之池同、颜麻子之流。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没，不亦冤哉！

梦征

金陵郑沙村河为秀才时，梦中得一绝句云：“城里青山城外楼，夜凉明月五更头。何时了却心头事，重把青蚨换酒筹。”后登嘉靖甲辰进士，授岳州府推官。到郡，见城里青山，城外楼阁，宛然梦中诗句景象，私心郁郁，未几卒于任。

悼内诗

于肃愍公悼夫人董氏诗十一首，中一诗云：“世缘情爱总成空，二十余年一梦中。疏广未能辞汉主，孟光先已弃梁鸿。灯昏罗幕通宵雨，花谢雕阑蓦地风。欲觅音容在何处，九原无路辨西东。”又昆山

张节之和，天顺间官浙江宪副，宠妾新亡，作诗悼之云：“桃叶歌残思不胜，西风吹泪结红冰。乐天老去风流减，子野归来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随云散事难凭。夜来书馆寒威重，谁送薰香半臂绫。”二作皆脍炙于世，后作尤胜。

作诗寄子

宋洪浩游太学十年不归，其父作诗寄浩曰：“太学何蕃且一归，十年甘旨误庭闱。休辞客路三千远，须念人生七十稀。腰下虽无季子印，箧中幸有老莱衣。归时定约春前后，免使高堂赋式微。”浩得诗即告归养。洪武中，钱塘吴慥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诗云：“剑阁凌云鸟道边，路难闻说上青天。山川万里身如寄，鸿雁三秋信不传。落叶打窗风似雨，孤灯背壁夜如年。老怀一掬钟情泪，几度沾衣独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忧还家。夫衔命千里，羁身官辙，犹曰“王事靡盬，不遑将母”，今有舍垂白之亲而远游干谒，使其亲倚庐陟屺，目穷心折者，则前诗可念也。

阁老天官

《桐下闲谈》载：嘉靖设朝，大学士严嵩、吏部尚书熊浃被召来迟，世庙因出对云：“阁老心高高似阁。”二臣惶悚伏地，不能对。世庙好言慰之，云：“朕为代对：天官胆大大如天。”

桑寄生传

常熟萧观澜韶，字凤仪，因同邑有桑某，所行不谨，作《桑寄生

传》以讥之，取药名成文，足称工巧。传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为人厚朴，少有远志，读书数百部。长而益智不凡，雌黄今古，谈辞如玉屑。状貌瑰异，龙骨而虎睛，膂力绝人。运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马。与刘寄奴为布衣交，刘即位，拜为将军，日含鸡舌侍左右，恩幸无比。荐其友周升、杜仲、马勃，上召见之，曰："公等所谓参苓芝朮，不可一日无者也。何相见之晚耶？"生即进曰："士以类合，犹磁石取针，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进贤，是犹求柴胡桔梗于菹泽也。"然颇好佛，与天竺黄道人、密陀僧交最善，从容言于上。上恶其异端，弗之用。木贼反，自号威灵仙，与辛夷、前胡相结连，犯天雄军。上谓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请折棰笞之。"上大喜，赐穿山甲、犀角带，问何时当归，对曰："不过半夏。"遂帅兵往。乘海马攻贼，大战百合，流血余数里。令士卒负大黄，发赤箭，贼不能当，遂走，绊于铁蒺藜，或践滑石而踬，悉追斩之。惟先降者独活，以延胡索系之而归，获无名异宝不可胜计。或曰："马援以薏苡兴谤，此不可留也。"俱籍献之。上迎劳生曰："卿平贼如剪草，孙吴不能过也。"因呼为国老而不名。生益贵，赏赐日积，钟乳三千两，胡椒八百斛，以真珠买红娘子为妾。红娘子者，有美色，发如蜀漆，颜如丹砂，体白而乳香，生绝爱之，以为牡丹芍药不能与之争妍也。上闻，赐以金银花、玳瑁簪，月给胭脂胡粉之费。一日，上见生体羸，谓曰："卿大腹顿减，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欲，节五味以自养。"且令放远其妾。生不得已，赠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风起，因取破故纸题诗以寄之曰："牵牛织女别经年，安得鸾胶续断弦。云母帐空人不见，水沉香冷月娟娟。""泽兰憔悴渚蒲黄，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倾竹叶，茱萸甘菊自重阳。"妾答之曰："菟丝曾附女萝枝，分手车前又几时。羞折黄花簪凤髻，懒将青黛扫蛾眉。丁香谩比愁肠结，豆蔻长含别泪垂。愿学云中双石燕，庭乌头白竟何迟。一作如。""天门冬日晓苍凉，落叶愁惊满地黄。清泪暗消轻粉面，凝尘间锁郁金裳。石连未嚼心先苦，红豆相看恨更长。镜里孤鸾甘遂死，引年何用觅昌阳。"生得诗，情不自胜，乃言于上，召之使还。然生既溺于欲，又不能防风寒所侵，寖以成

疾，面生青皮，两手如干姜，皤然白头翁也。上疏乞骸骨，王不留行，谕之曰：“吾曩者预知子之有今日矣。”赐神曲麴酒百斛，以皂角巾归第，养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出于秦大夫子桑，生盖桑白皮之后也。有名螵蛸者，亦其远族。生少孤茕，仅知母而不识父，卒能以才见于时，非所谓郄林之桂枝、沅江之鳖甲也与？其后耽于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于熊胆；美之如琅玕，而不知毒甚于乌蛇也。迷而不悟，卒以伤生。惜哉！

蜂螫诗

江道行夏日遭蜂螫之毒，检方无得，戏作药名诗曰：“蝉蜕连翘才半夏，柴胡逞毒肉从容。蒺藜刺若细辛箭，荆芥芒同大戟锋。独活急当归草果，苦生参还续断蜈蚣。破故纸同香白纸芷，从今防己更防蜂风。”

药名尺牍

吴妓詹爱云寄所欢周心恒书云：“槟榔一去，已过半夏，更不当归耶？盼望天南星，大腹皮忍冬藤矣。谁史君子，效寄生草，缠绕他枝，使故园芍药花无主耶？妾盼不见白芷书，茹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心恒答曰：“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苑，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况今木贼窃发，巴戟森森，岂不远志乎？姑待从容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曰苍耳子狠心哉！不至白头翁而亡，则不佞回乡时自有金银花相赠也。”

狎娼

谢希孟好狎娼，陆象山责之曰：“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居，独不愧名教乎？”希孟敬谢，请后不敢。他日复为娼建鸳鸯楼，象山又以为言，谢曰：“非特建楼，且为作记。”象山喜其文，不觉曰：“楼记云何？”谢即朗诵首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忽起归兴，娼追送江浒，涕泣恋恋。希孟毅然书一词与之云：“双桨浪花平，夹岸青山锁。你自归家我自归，说着如何过？　　我断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将你从前与我心，付与他人呵。”

陈谢交嘲

陈伯益面黑而狭，多髯，写真挂壁上。谢希孟见之，戏题云：“伯益之面，大无两指，髭髯不仁，侵扰乎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存无几。”希孟后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其名曰：“炊饼担头挑取去，白衣铺上喝将来。”伯益又写一真，衣皂道服，蹑僧鞋。希孟赞曰：“禅鞋俗人须鬓，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长天一色，落霞孤鹜齐飞。”见者绝倒。

麻嗒直笼桶

王荆公《百家诗选》载唐李涉《题宇秀才樱桃》诗云：“风流莫占少年家，白发殷勤最恋花。今日颠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嗒。”今人欲睡，眼将合睫而缝细者，曰麻嗒，即此二字。又物之拥肿者俗曰直笼上声。桶，诗作“笼统”。韦安居《梅涧诗话》记郑安晓

丞相未贵时，赋冬瓜诗云：“剪剪黄花秋后春，霜皮露叶护长身。生来笼统君休笑，腹内能容数百人。”又唐人张打油《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邵康节

邵康节曾有四不赴，谓官府公会、不相识会、大众广会、劝酒醉会。又有四不出，谓大寒、大暑、大雨、大风。有五乐，谓乐生中国、乐为男子、乐为士人、乐见太平、乐闻道义。有五喜，谓喜见善人、喜见好事、喜见美物、喜见嘉景、喜见大礼。有四幸，谓幸长年为寿域、幸丰年为乐国、幸清闲为福德、幸安康为福力。有三惑，谓年老不歇为一惑，安而不乐为二惑，闲而不清为三惑。

常省元题契

赵尚书家与常省元园相近，赵百计谋之，省元立契，作诗于后曰：“乾坤到处是吾亭，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闲人。兰亭禊事今非晋，桃洞神仙也笑秦。园是主人人是客，问君还有几年身。”尚书惭，归其券。

魏野诗呈王寇

宋王旦从东封回，过陕，魏野寄诗云：“圣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旦袖此诗求退。寇准自永兴被召，野亦以诗送之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准得诗不悦，后二年贬雷州，遂题前诗于窗，朝夕吟哦。

张公吃酒李公醉

郭景初夜出为醉人所诬，官召景初，诘其状。景初叹曰：“谚云：张公吃酒李公醉。”官即命作赋。景初云：“事有不可测，人当防未然。何张公之饮酒，乃李公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盘之乐；陇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官笑而释之。

月夜招邻僧闲话

《拊掌录》：许义方妻刘氏，端洁自许。义方出经年始归，语妻曰：“独处无聊，亦与邻里亲戚妪家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足未尝履阈。”义方咨叹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惟时作小诗以遣情耳。”义方欣然索诗稿观之，开卷第一题云：“月夜招邻僧闲话。”

谷谷谷

华原令崔思海口吃，与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尝语崔云：“弟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须即答。”旁人讶之，与杜私赌。杜将谷一把以示崔，问曰：“此是何物？”崔曰：“谷、谷、谷。”旁人大笑，输物与延业。

酬嘲

唐方干瘦而唇缺，好侮人。尝与主簿李某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一令曰：“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

安障。”李即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只见半臂著襕，未见口唇开袴。”又陈亚善滑稽，蔡君谟以其名戏之曰：“陈亚有心绝是恶。”陈即复曰：“蔡襄无口便成衰。”时人绝倒。侮人者定为人侮，可为轻噪之戒。

陈亚自为亚字谜曰：“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任生棱角。”

使宅鱼

钱武肃时，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有不及数者，必市以供，颇为民害。罗隐侍坐，壁间有《磻溪垂钓图》，武肃令隐咏之。隐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须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大笑，遂蠲其例。

金鲤赋诗

弘治中，衢州邹德明月夜泊舟太湖椒山下，吟诗二绝云：“一湖烟水绿如罗，蘋藻凉风起白波。何处扁舟归去急，满篷残雨夕阳多。”“浦口风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归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飞带落霞。”俄闻溪上笑语声，见一美女。德明趋岸，揖而问之，女曰：“妾生长于斯，今当良夕，偶尔游行。”德明曰：“舟中无客，肯过访否？”女即携手同行，对酌篷窗下。女以浪花为题请联一律，德明曰：“不欲天边带露栽，只凭风信几番催。”女曰：“一枝才见逶迤动，万朵俄惊顷刻开。”德明曰：“湓浦秋容和雨乱，镜湖春色逐人来。”女曰：“分明一幅西川锦，安得良工仔细裁。”诗成，鼓掌大笑。已而就寝，比明，女忽披襟投水中，视之，一金鲤悠然而游。

浪花诗

《夷坚志》：曹道冲售诗于京都，随所命题即就。群不逞欲苦之，乃求《浪花》绝句，且以“红”字为韵。曹谢不能，且语之曰：“菊坡王辅道学士能之。”群不逞曰：“彼在馆阁，吾侪小人岂容辄诣？”曹曰：“试赍佳纸笔往拜而求之。”于是相率修谒，下拜有请。王欣然捉笔书一绝云：“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读者叹服。

诗僧噩梦堂

陆俨山《诗话》：国初，越中诗人刘孟熙、唐处敬辈，一日觅舟，游集曹娥祠。余姚诗僧噩梦堂附舟他往，敝衣坐船尾。众不识梦堂，以其貌寝易之。已而分韵赋诗，殊不之顾。梦堂不觉技痒，乃请曰：“诸公间有落韵，毋吝见施。”客曰：“若亦能诗乎？”以“蕉”字与之。俄顷诗成，梦堂以浙音诵之曰：“平明饮罢促高标，一作捎。撑出五云门外桥。离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飘一作翻。晴雪杨花落，一作浪花舞。绿弄晚风蒲叶摇。西北阴沉天欲雨，卧听篷上学芭蕉。”此体宜浙音，且戏之。客询之，知为梦堂，众皆愧谢。

悼陆全卿

吴人悼冢宰陆全卿完坐宸濠党诗曰：“子规声里夕阳微，何事先生懒见几。云梦竟成韩信缚，鲈鱼空待季鹰归。功名到此分成败，史笔凭谁定是非。寂寂朱门春去也，杨花燕子任争飞。”或谓唐伯虎作。又传全卿受贿，复宸濠护卫，濠败，吴人口号曰：“五钱九分六钱

轻，陆全卿。做到天官弗肯行。受子宸濠三千两，合家老少上京城。”

妇散重婚

吴士姜子奇娶妇三载，值淮张据吴，明兵临城下。子奇挟妻出避，怆惶间因失其妻，为领官兵携归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数年，行乞至京。有高门一妇人，见之而泣，贻酒馔米囊，急使之去。子奇不敢仰视。翌日复乞于此，妇呼与语，又为主女所见，白母，令人追之。检其囊中，有金钗一支、书一封。因告其夫，启视之，则律诗一首云：“夫留吴越妻江东，三载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终向日，杨花无力暂随风。两行珠泪孤灯下，千里家一作江。山一梦中。每怅妾身罹此难，相逢愧把姓名通。一作有书谁寄子奇翁。”官兵见诗怜之，即遣还，仍给钱米，以资其归。

蔺节妇

《辍耕录》：陈友谅部将邓平章陷江西诸郡，丰城汪某以千金赂邓之帅某，求免剽戮。帅闻其妻蔺氏色美，反歼其家，独生蔺及四岁婴，将纳之。妇曰：“帅贵人也，妾事之无恨。但吾夫初丧，请持一月服，乃为帅妇未晚。”帅从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越数日，蔺俟二姬熟睡，乃先杀婴，啮指血书壁曰：“泾渭难分浊与清，此身不幸厄红巾。孤儿岂忍从他姓，烈妇何曾嫁两人。白刃自挥心似铁，黄泉欲到骨如银。荒村日落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惨神。”书毕自刎。邓闻之陈，陈罪帅而为蔺立庙。

凉伞诗

苏州一僧能诗，颇捷给善谑。当涂遇太守失避，守命赋《凉伞》诗，僧赋云：“众骨攒来一柄收，黄罗银顶覆诸侯。当时撑向马前去，真个有天没日头。”守闻之色愧。

丙集卷之三

老蛇皮

王介甫安石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亦欲求售耶？"介甫寻举进士，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猪嘴关

元祐间，王景亮与仕族无名子结为一社，纪事嘲谑，士大夫无问贤愚，一经品题，即为不雅，号曰猪嘴关。吕惠卿察访京东，气质清瘦，语言之际，喜以双手指画，社人呼为说法猴狲。又凑为七字曰："说法猴狲为察访。"久不能对。一日，邵篪因上殿气泄，出知东平。邵高鼻卷髯，社人名为凑氛狮子。乃作对曰："凑氛狮子作知州。"

用琵琶语

明华亭徐司空达斋陟，文贞公阶弟也。初官都下南归，张江陵为文贞门生，与诸公具酒饯之。临别而达斋醉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时还有张老来相送，来时不知张老死和存。"江陵衔之。

顾小川为徐文贞婿，谒松守方某，适有坐客问：“此位何人？”方云：“当朝宰相为岳丈。”

王元美为郎时，适有宴会，而严世蕃与焉。候久方至，众问来何迟，世蕃云：“偶患伤风耳。”元美笑云：“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众大笑。亦有为元美咋舌者。

金给谏士希本西域人，科中戏曰：“贤哉回也。”失偶再娶，又相贺曰：“这回好个风流婿。”四事皆用《琵琶记》语调谑，一时机锋到自难禁，未免贻轻诋之讥。

售宅赋别

有人卖宅将行，赋诗志别云：“只为青蚨不济身，故庐业已属东邻。可怜今夜犹为主，才到明朝便作宾。燕雀有情还恋旧，犬猫随我不知贫。殷勤嘱付门前柳，他日经过陌路人。”李戒庵云：“不知何人所作。先君屡为儿辈诵之，将有警也。”识以备遗。

改题六如画扇

唐六如寅为一狎客画扇，作水墨桃杏二枝，欲作新词题之。其人持去，为狂生书诗于上。六如见之怒甚，取笔泚墨淋漓一抹，诗画尽墨。时杨五川仪在侧，方弱冠，以水洗涤新墨，诗迹几灭，计不能尽去，乃因字删改，遂填补成《长相思》一调云：“桃花红，杏花红，两样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娇容。　　倚东风，笑东风，绿叶青枝共一丛。静爱碧烟笼。”六如甚加叹赏。

东坡戏妹

《女史》云：东坡有小妹善词赋，敏慧多辨。其额广而如凸，东坡尝戏之曰：“莲步未离香阁下，梅妆先露画屏前。”妹即答云：“欲扣齿牙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以东坡多须髯故也。《两山墨谈》所记相戏之语，又皆不同。坡戏妹曰：“脚音皎。踪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以其冲去声。额也。妹答坡云：“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以坡长面戏之。又云：苏小妹能诗，代婢作愁苦诗答秦少游。世传苏小妹为秦少游妻。《戒庵漫笔》云：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状云：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则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苏小妹也。

题黄鹤楼

顾东桥璘抚楚，三司请游黄鹤楼，先磨一石，饮后乞公留诗。东桥在舆中已得“云荒赤壁周瑜垒，江绕青山夏禹祠”一联，遂援笔书石上云：“黄鹤仙人身姓谁，空传崔颢旧题诗。云荒赤壁周瑜垒，江绕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空洒泪，高台歌舞几衔卮。天寒月白孤鸿远，徙倚阑干送目迟。”三司叹服，洗盏更酌。

对语

永乐中，夏忠靖公偕给事周大有苏松治水。一日，同宿天宁寺。给事早如厕，行甚急，夏戏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周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尝输尝输。”尝见陈刚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杨东里集有“人从门内闪，公向水边沿”。又闻有“红荷花，

白荷花，何荷花香；黑葚子，赤葚子，甚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一人诉于官云：“小人告大人。”官即令属对，应曰：“上士倍中士。”奇巧皆此类。

祝词

《鹤林玉露》：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杨诚斋时为宫僚，贺光宗诞辰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读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丁年见李陵书。

《三朝野史》载：四月八日，谢太后寿崇节，九日度宗乾会节。贾似道命司封郎中黄蜕作致语，中云：“圣母神子，万寿无疆，亦万寿无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前辈风致

杨东里士奇为相日，知陈司业敬宗自南京考满来京，将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赠黄封一壶，侑以诗云：“请询陈司业，几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无。道途多跋涉，尘土着髭须。下马须煎涤，呼儿送一壶。”颔联自有相臣体，而友谊之隆，尤蔼然见于词表。读此可想见前辈之风致。

煮粥诗

《戒庵漫笔》：《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

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诗亦淡而有味。

幼时曾闻《嘲薄粥》诗云：“薄粥稀稀碗底沉，鼻风吹起浪千层。有时一粒浮汤面，野渡无人舟自横。”附录一笑。（此条据柏香书屋本补）

化须疏

沈石田有《化须疏》手卷，卷中所称赵、姚、周三人，盖当时与公相善友也，非托词如子虚、乌有之类。前有小引：“兹有赵鸣玉，髡然无须，姚存道为之告助于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间，分取十鬣，补之不足，请沈君启南作疏以劝之。”疏曰：“伏以天阉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须需同音，今其可索；有无以义，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举。康乐着舍施之迹，崔谌传插种之方。惟小子十茎之敢分，岂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余以补也，宗道广及物之仁；乞诸邻而与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离离缘坡而饰我，当榾榾击地以拜君。对镜生欢，顿觉风标之异；临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轻拂于染羹，岂敢易拈于觅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谨疏。”

须虱颂

王介甫、王禹玉珪同侍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众大笑。

恒言

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鲳鱼、蝗鱼，庖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齿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垆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拾遗品题

唐拾遗魏光乘，性诙谐，好品题朝士。兵部尚书姚元之长大行急，目为赶一作探。蛇鹳鹤。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薇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鬓，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妈。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为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殿中御史某短而丑，目为烟薰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舍人杨伯一作仲。嗣躁率，目为热鏊上猢狲。目补阙袁辉为黄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余不能尽述。由此贬新州新兴县尉。

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张元一目为失辙方相。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望远，元一目为望柳骆驼。元一亦腹组脚短，项缩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

周秀才

《文酒清话》：东都周默未尝作东，一日请客，忽风雨交作。宋温戏曰："骄阳为戾已成灾，赖有开筵周秀才。莫道上天无感应，故教风雨一齐来。"

茄字

世人诞罔，自诩博洽，谈事则议论凿凿，或揭其谬，屡迁其说以文之，吴谚谓之假在行。朱复绎云：一蒙师在馆中，偶与客小饮，食茄子。其徒忽问曰："茄字如何写？"师愕然未语。一客曰："草字头着加字。"师认为家字，毅然曰："要晓得茄字原出在《易经》，非我求童蒙，茄，下同。童蒙求我。"客曰："非此家字。"师复认为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不云乎？'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茄苻之泽'。"客曰："亦非也。草头下一勾一撇着口字。"师将指画作勹口字，喟然曰："忘之矣。《礼记》开卷即云'临财毋苟茄，下同。得，临难毋苟免'。"客曰："草头下一勾一撇，不是这样写。"师又凝思，复认为刀口字，因厉声曰："汝读《诗经》，如何不晓得《诗经》上有《苕茄之华》乎？"客曰："又误矣。只是草头下一个力字，一个口字耳。"师猛然想作立字，摇首瞪目，顾其徒而言曰："可见凡人不特五经当熟，即二典亦须博通。我每晨持诵《金刚经》，见有这个茄字，所云'须菩茄，下同。提于意云何，佛告须菩提'。至《梁皇忏》则云'南无读如字。菩萨摩诃萨'。"相与哄堂大笑。曾见《谑浪编》载：尚书赵从善之子希苍，官绍兴日，庖人请判食单。欲食烧茄，问吏茄字。吏曰："草头下着加字。"即授笔书蒙字。时人笑曰："烧蒙。"则知以蒙作茄，亦不始此西席也。

又《砚田诗笑》：蒙师夏月偶思食茄，因吟云："时新茄子满园间，不与先生当一餐。"其徒归述于母，遂朝夕以茄为供。先生又苦之，续云："谁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难。"此句俗谚用之恰当，是皆可助尊俎间掀髯捧腹也。

七夕古今无假

宋时行都节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人局不准假。时相古村问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云：“七夕古今无假。查柳永《七夕·二郎神》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也。”时相唯唯。

挽陈文诗

罗一峰伦以疏论李文达贤夺情，谪市舶。未逾年，文达死。而当时为文达画策者，学士陈文也。文死，山阴薛御史纲挽之曰：“学士先生早盖棺，薤歌声里路人欢。填门客散名犹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旧时寒。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伦已复官。”

诗有感发

《昨非庵日纂》有《闻丐诗》云：“忽闻贫者乞声哀，风雨更深去复来。多少豪家方夜饮，贪欢未许暂停杯。”呜呼！富人一盘足供贫人数日粮者有矣，一宴足供穷人几岁食者有矣，念及此，何忍浪费。又寇莱公好歌，以绫帛赏歌者。侍儿蒨桃为诗呈公曰：“一曲声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又：“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恺切，引而伸之，不特惜物，兼可约己施贫矣。

狂客索酒

《玄亭闲话》：狂客过豪家索酒，适见有馈鱼蟹者未出。客曰：“孟尝门下，焉得无鱼；吏部盘中，定须有蟹。”一女奴速出，将母命答曰：“主人不杀，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为学士尝空。”

醉客赋诗

淳熙中，德兴张德象字德章，省场失利，就太学补试。与二友夜诣市访卜，因人肆沽酒，对月清饮。俄有客落拓造前，曰：“能与一杯否？”张见其已醉，取杯满酌置几上，戏之曰：“观吾丈姿貌不凡，能赋一诗，然后尽此乎？”客诺之，且请韵。张欲困以险韵，笑曰：“只用吞字。”客即高吟一绝云：“行尽蓬莱弱水源，今朝忍渴过昆仑。兴来莫问酒中圣，且把金杯和月吞。”举杯一吸而尽。众方惊叹，迹之已无见矣。

题汉高祖庙

张文定安道未第时，题汉高祖庙、歌风台二绝句云：“纵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耕。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又：“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甚有意思。

窗糊张睢阳传

有以张睢阳传糊窗者，一士见之，题一绝云：“坐守睢阳当豹关，江淮赖此得全安。至今青史虽零落，犹障窗风一面寒。”

摩爷夫人

《夷坚志》：王仲言有女为父母所怜爱，而所以恼其父者非一，人目为摩爷夫人。淳熙中，仲言为滁州来安令，一少年悖慢其兄，兄殴之至伤，诉于县。仲言诘其故，忽抚案大笑。吏卒皆莫能测，至久乃云：“三十年寻一对，今日始得之。”呼兄前，语之曰：“汝可谓岂弟君子，可与摩爷夫人作对。兄打弟，于法收罪亦轻，自今不得复尔。”即遣出。岂音恺，北俗称殴打为恺，故云。

题昭君图

唐王献《题昭君图》云：“莫怨宫人画丑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明江阴一士子亦题其图云：“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工应是汉忠臣。”二诗俱有意致。《戒庵漫笔》云：士子名时，成化时人，忘其姓。

夫妻互羡

宋曹侍郎咏妻厉硕人，始嫁曹秀才，与夫离异，乃更适咏。咏以秦桧姻党，骤擢显官。元夕张灯，曹秀才携母来观，见厉服用精丽，供侍尊严，叹谓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岂能留？”后桧殂，咏贬新州而亡。厉同二子归丧，二子不肖，荡产至不能给朝脯，僦居

亲旧。过故夫曹秀才家，门庭整洁，顾老婢曰：“我当时能安此，岂有今日？”因泣数行下。二十年间，夫妻更相悔羡若此。方咏盛时，戚属承附，独硕人之兄厉德斯不然，咏百端胁治，德斯卒不屈。及桧殂，遣介致诗于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洎咏贬新州，又以诗赠行云：“断尾雄鸡不畏牺，凭依掇祸复何疑。八千里路新烟瘴，归骨中原有几时。”莫谓风尘中无旷识也。

延和阁

高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香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毕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传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人以为诗谣。

豆腐

豆腐起于汉淮南王刘安，朱文公诗曰：“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元江阴孙司业大雅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赋诗云：“淮南信佳士，思仙筑高台。人老变童颜，鸿宝枕中开。异方营齐去声。味，数度见琦瑰。作羹传世人，令我忆蓬莱。茹荤厌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来南山，清漪浣浮埃。转身一旋磨，流膏人盆罍。大釜气浮浮，小眼汤洄洄。顷待晴浪翻，坐见雪华皑。青盐化液卤，绛蜡窜烟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适吾口，不畏老齿摧。蒸豚亦何为，人乳圣所哀。万钱同一饱，斯言匪俳诙。”苏雪溪平诗曰：“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个中

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

独眼龙

吴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较拳高下，最后者为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红赤，众以红字为韵赋诗。惟刘元声最胜，诗云：“赢得人称独眼龙，怪来青白总非同。怜他满座能行酒，也算当场一点红。”

白县尹题壁

元嘉兴白县尹某得代过姚庄，访僧胜福州。闲游市井，间见妇人女子皆浓妆艳饰，因问从行者，答云：“风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宠，下此则皆道人所有。”白遂戏题一绝于壁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勾惹道人衣。”胜见亟求去之，然已盛传矣。

屈原曾子

《鸿书》：有士人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懑，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学明矣，何所逃罪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尔。按屈姓俗皆呼如字，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音摘。使君尝研究否？”守惭而释之。

《姓谱》及《字汇》，屈并音橘。

颜子告状

明正德辛未，礼闱校士，以“德行颜渊”一节为题，试录刊破云：“以圣门之四科，而系以圣门之十哲。”下第之士于是指瑕寻隙，争相排讪。忽一日，通政受状，发行庶府，遇一纸，阅录大笑，其词曰：“告状人颜渊，年三十二岁，系春秋时鲁国人。父颜路，师仲尼，地位越一间，仅名亚圣。吾道见卓尔，限于如愚，六籍有征，千载无易。后世庙廷之议，深系名教之伦。一代颁行，盟定山河之带砺；诸子侍坐，分齐冠履之森严。从游固有七十三千，位号则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颜、曾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赐以后十人。配以耦圣而名，哲乃邻贤而著。庙议所在，优劣自明。岂期圣代求贤，礼闱试士。初场取义，题命四科；开榜程文，破列十哲。如渊庸陋素并曾、思，奈今主司降同求、我。昔不摈于孔席，何得罪于明儒？一时遇难亦相从，四配除名真难忍。伏乞转行仪部，洗我文羞，配哲不讹，纲常是赖。有此具告。”通政即封礼部堂司，僚寀见之，且笑且怒，无可谁何。一时传播，都下哗然。

闵子骞辞费

王季重思任《谑庵文饭》有《闵子骞辞费启》云：“宠命惊临，盛心感切。但大夫图治，必当择人；在下士陈力，方可就列。费为何地，莽伏公山；宰属何官，责深民社。而损素不读书，愚更子羔之上；乐从风浴，狂尤曾点之前。既乏求才，又非由果。若使操刀必割，定当鸣鼓而攻。况损自幼衣寒，骨谢温饱之福；平生食旧，眉颦改作之烦。愿共颜贫，常往来于陋巷；时调冉疾，待诊视于孔门。获遂其私，不知所报。倘蒙严谴，亦必奔逃。或且恕及巢由，则亦何难屠狄。敬附殷勤之使，以抒委曲之忱。圆便一言，方将百拜。”

鹤判

《文饭》：姻友陈仲公惠朱鱼数头，皆琼丙丹乙，贮之片壑，乔木清漪，容与唼喋，快甚。我亦鱼也，偶尔黑甜，长颈生突至，啖尽。日斜羁影，憾之。公将如棠，不见朱仪之熠赩；王立于沼，偶惊菁荇之纵横。急诘园丁，方知野鹤。此一鹤者，人谓败群。自标独立，包藏有祸。何称清迥，明心对客，无能传说，氈氋不舞。五亩之宅，只供蛤螺鳅鳝之餐；八口之家，难继稻粱蔬果之赋。久当削迹，瘗以焦山；只为寻声，还其晓月。岂其长恃弗悛，学阔有加。阑人清流，托狂毸于沐浴；衡穿华藻，害锦尾于临官。口甚苏张，攫金印如取寄；喙同勾践，吞文种以无余。恨切仇池，痛深丙穴。情当即行烹瀹，罪且不止樊笼。但念向未带牌，孤山失寻棹之教；今谋援缴，樵风无遗箭之宽。为我拔一毛，且寓摩顶之创；以杖叩其胫，勿婴断脰之悲。哠哠垂思，翘翘暂去。还顾出身，毋贻隐刺。

顾令却钱

吾郡顾澜居临顿里，受性介洁，不苟取予。宰山东淄川，人觐，父老为率邑民出数十缗以献。顾赋诗却之，云："笑舒双手去朝天，荣辱升沉听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赠，近来刘宠不收钱。"

戏吴主事

弘治中，刑部主事德清吴从岷江差还，复命，鸿胪寺官语之曰："正选通政，声音要洪大，起身不要背下。"至选日，吴果努力高声，又横走下御街。孝庙为之解颜。杨郎中茂仁作一对谑之云："高

叫数声，惊动两班文武；横行几步，笑回万乘君王。”

嫁女题石牛

正德中，江西士夫郭某有女善诗词。一日嫁女，过湖阻风于安仁铺。时都宪王守仁亦阻风于此，闲中以石牛为题，作一绝云：“安仁铺内倚阑干，遥望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终不快意。问其处有文人才子能续者赏之。郭女闻之，即续云：“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园荒尽至今闲。”时宸濠肆虐，百姓逃亡，田园多至荒芜者，故诗及之。守仁见诗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诗云：“怪石崔嵬号石牛，江边独立几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洗浑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难下嘴，长鞭仍打不回头。至今鼻上无绳束，天地为栏夜不收。”守仁称赏，命备彩币，送过湖完亲。

《挑灯集异》亦载石牛山诗云：“一拳怪石老山巅，头角峥嵘几百年。毛长紫苔因夜雨，身藏青草夕阳天。通宵望月何时喘，镇日看云自在眠。恼杀牧童鞭不起，数声长笛思凄然。”

唐祝募缘

唐子畏、祝希哲浪游维扬，极声妓之乐，赀用乏绝，两公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玄妙观募缘道士，诣台造请。盐使者大怒，咤之。两公对曰：“明公将以贫道为游食与？贫道所与交皆天下贤豪长者，即如吾吴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辈，咸折节为友。明公不弃，请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霁威，随命赋《牛眠石》诗。两公立就一律云：“嵯峨怪石倚云间唐，抛掷于今定几年祝。苔藓作毛因雨长唐，藤萝穿鼻任风牵祝。从来不食溪边草唐，自古难耕陇上田祝。怪杀牧童鞭不起唐，笛声斜倚夕阳烟祝。”御史得诗，笑曰：“诗则佳

矣，意欲何为？”两公曰：“明公轻财好施，天下莫不闻。今苏州玄妙观圮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即檄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两公得檄遂归，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谒二尹，诈为道士关说，得金。二尹如其数付之，乃悉召诸妓女及所与游者，畅饮月余，而金悉尽。异日盐使者莅吴，肃仪谒观，见庙貌倾圮如故，责住持。住持茫然无对。召长、吴二令责之，令答曰：“奉明公檄，适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云自维扬来，极道明公为此胜举，职即与金如数久矣。”盐使者怅然，心知两公，惜其才名，不问也。

桃石相嘲

石敢当仰视桃符而詈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桃符俯而应曰：“汝已半截人土，犹争高下乎？”石敢当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虽戏言，可发深省。

梅花下火文

《辍耕录》：周申父之翰寒夜拥炉爇火，见瓶内所插折枝梅花，冰冻而枯，因取投火中，戏作下火文云：“寒勒铜瓶冻未开，南枝春断不归来。这回不人梨云梦，却抱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炉中处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分庾岭。形若槁木，棱棱山泽之臞；肤如凝脂，凛凛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头上，岁寒居三友图中。玉堂茅舍总无心，金鼎商羹期结果。不料道人见挽，便离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华胥之国。玉骨拥炉烘不醒，冰魂剪纸命难招。纸帐夜长，犹作寻香之梦；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时。虽宋广平铁石心肠，忘情未得；使华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荼毗三

昧火。惜花君子，还道这一点香魂，今在何处。咦！炯然不逐东风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十二辰诗

倪维绥绾《群谈采余》：宋黄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诗，朱文公乃云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曰：“夜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时方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喔喔。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葱汤麦饭

朱晦庵访婿蔡沈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之，意谓简亵，不安。晦庵题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玉皇绦环

《金陵琐事》：守备太监刘琅，贪婪异常，造玉皇阁，延方士炼丹。一方士有瘦银法，琅有玉绦环，价值百镒，诳言丹成以谢玉皇，遂以法取去。时作诗嘲之云：“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巧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原不击绦环。”

删太白诗字

一富翁慕好客之名，而不甚设酒食。一日，诸词人杂坐，久之，惟具水浸藕两盘而已。诸人举手而尽。一客因诵“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惟有水晶盐”之句，云：“太白此诗若删去四字，便合今日雅会矣。”一客问宜去何四字，答云：“客到但知留，盘中惟有水。”众皆大笑。

诗社

有一人目不识丁，好邀人结诗社，具饮食甚菲，而又愆期。人作诗嘲之，有“纽穿肠肚诗难就，叫破喉咙酒不来”之句，道其实也。然诗社不犹愈于斗鸡、呼卢之场乎？似未可过诮也。

剪刀诗

《升庵诗话补遗》云：李古廉时勉《咏剪刀》诗：“吴绫剪处鱼吞浪，蜀锦裁时燕掠霞。深院响余一作传。春昼静，小楼工罢夕阳斜。”古廉之直节清声，而诗妩媚如此。

熨斗诗

《骖鸾录》钻锏，火斗也，俗名熨斗。明瞿宗吉有诗云：“有柄何曾挹酒浆，随时用舍属闺房。斡旋天上阳和气，平帖人间锦绣香。翠袖卷纱移玉钏，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还寄征夫去，印颗何时肘后黄。”

钓鳌客

唐张祜谒李绅，自谓“钓鳌客”。李怒曰：“既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宋王严光有才不达，亦号钓鳌客，巡游都邑，求麻铁之资以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姓名置箧中，曰：“下钓时取此等蒙汉为饵。”

千字文题

明韩襄毅雍巡抚江西，下车观风，绳检颇严。吉水诸生相与诮曰：“抚军不过《千字文》秀才，安得名邦观海耶？”韩闻之，即以《千字文》出题，策题“闰余成岁”，论题“律吕调阳”。其宿学仅得完篇，初学及肤浅错误者送学道严责。自此诸生悉遵约束。

南阳李文达公贤先任浙中学使，微行至余姚。有两生对弈，因曰：“宗师至，尚弈乎？”两生曰：“我何书不读，岂惮试？宗师能作百人名题目试我乎？”及试余姚，论题曰“用兵最精”，策题曰“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诸生茫然，齐起跪问。李曰：“《千字文》且不能记，百人名亦不省，何谓读书？知汝辈今科无一举人在内。”余姚科举极多，是科果无一人得隽者。

拙字

李郁一作都。为荆南从事，有亲识自京寄书，字体殊恶，李戏答以诗曰：“华缄千里寄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钟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爱

处，天行时气许教吞。”言其字堪作符箓也。闻之者无不绝倒。

题扇拒客

金陵林奴儿号秋香，成化年间妓，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兼善丹青，笔法清润。从良后，有旧知欲求一见，因画柳枝于扇，题诗云：“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人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汪海云

休宁汪肇号海云，善画山水人物，出人于戴文进、吴小仙。曾至南京，误附贼舟，值祭江神，约夜间劫一太守舟，欲汪备数。汪不逆其意，自陈善画，开厢取扇以示无物，人各画一扇赠之。及饮酒，用鼻吸饮，又为戏事以娱劝之。贼首不觉沉醉，遂误其事。次日因舍舟从陆。常自负作画不用朽，饮又不用口云。

朱斗儿

金陵妓朱斗儿，号素娥，与陈鲁南沂联诗，有“芙蓉明玉沼，杨柳暗银堤”之句，人多诵之。送所欢于江干，题绝句云：“扬子江头送玉郎，离思牵挽柳丝长。柳丝挽得吾郎住，再向江头种几行。”又托所欢买束腰，其人以书问尺寸，斗儿答之云：“既许红绫束，何须问短长。纤腰君抱过，寸尺自思量。”凤阳刘望岑尝访斗儿，斗儿不出，刘投一绝云：“曾是琼楼第一仙，旧陪鹤驾礼诸天。碧云缥缈罡风恶，吹落红尘四十年。”斗儿欣然见之。

硬如铁

佛印建方丈成，乞东坡颜额。东坡未暇，佛印自题曰“参禅谒”。东坡一日见之，戏续云“硬如铁”，佛印接云“谁得知”，东坡笑云“徒弟说”。鲁直在坐，绝倒。

戴石屏

元戴石屏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石屏既别妻遂赴水死。

武庙幸徐霖第

金陵徐子仁霖，诗才笔阵，丹青乐府，独擅一时。好游狭斜，娼家皆崇奉之。文衡山赠之诗，有“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之句。武庙南巡，以布衣召对，三幸其第。曾钓鱼于快园池中，失足落水，御衣尽湿，易衣复钓，得一金鱼，宦官高价争买之。园有宸幸堂、浴龙池，纪其实也。乃命召禁直，霖作诗纪之云：“久嗣《豳风》学老农，圣恩忽漫起疏慵。身离陆海三千里，目睹天门十二重。封禅无诗何献纳，清平有调尽遭逢。临流久洗巢由耳，也许来听长乐钟。”除夕应制，百韵立成，在帝左右，从容顾问，游从竟日夕，可谓不世之奇遇。辞官不拜，拂衣遂初，冥鸿高骞，弋人徒慕，

又历二十余年，竟以隐终。

水利

吴为泽国，湖荡水滨，编竹设簖，可专鱼蟹菱芡之利，惟有势力者可得之。西湖亦然。近见杭人谣曰：“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

险韵诗

刘玉俦瑊在南京读书时，携酒邀沈惟申重巽、盛仲交时泰同游清凉寺。上环翠阁，睹壁间诸诗。玉俦因以“徉狂张藏尪”为韵苦仲交，仲交走笔书壁上曰：“三人阁下共徜徉，此日风流压楚狂。读书不数郑监税，任侠那夸许少张。风生虎向谷旁吼，雾尽豹岂田中藏。从来陆云最文弱，休笑形貌多羸尪。”诗成，二人吐舌相视。押韵虽妥，但失粘耳。

沈宜谦

吾郡沈硕，字宜谦，号龙江，流寓南京学画，三年不下楼。工于临摹。一女嫁杨伯海，亦善写生，工折枝花。黄姬水题其《杏花》云：“燕飞修阁帘栊静，纨扇新题春思长。妙绘一经仙媛手，海棠生艳复生香。”伯海尝诵《枯木》一联云：“有枝撑晓月，无叶响秋风。”句颇清致，惜不载为谁作。

衣巾生员

金陵杨秀才穀字惟五，博学能诗。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穀往诉之。尹以衣巾生员为题，令其作诗，盖轻之也。穀援笔成诗，尹见其“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龙事已非”之句，遂免其役。

造楼观塔灯

徐子仁快园落成，锦衣黄美之携酒饮于园中。一友人曰：“此园正与长干浮图相对，惜为城隔。若起一楼对之，夜观塔灯，最是佳境。”美之曰：“是不难。”诘旦送银二百两与子仁造楼。美之乃太监黄锦之侄，锦保养孝宗最有功，及登极，赐赉甚厚，世所传《陈琳妆盒记》，乃其事也。

丙集卷之四

茶瓶汤候

《鹤林玉露》载：李南金《煮茶》诗云："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其论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因补以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煎茶初滚曰蟹眼，渐大曰鱼眼。故俗以未滚者为盲汤。

戏嘲茶马

龙图刘烨尝与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汤滚未，皆言已滚。筠曰："佥曰鲧哉！《书经》语。"烨曰："吾与点也。四书语。"一日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问马何迟，筠曰："只为五更三。"烨曰："何不七上八。"言马蹄即玷，该落步行。

飞吟亭诗

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钟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后有人题诗于亭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庐景纶酷爱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牛诗

李家明滑稽善讽，从后主登台，望牛山，见牛卧树阴下。后主曰："牛苦热矣。"家明上绝句云："曾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背斜阳嚼枯草，向来问喘更无人。"

咏美人指甲

宋刘改之造词赡逸，赋《沁园春》以咏美人指甲与足曰："销薄春冰，碾轻寒玉，渐长渐弯。见凤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学抚瑶琴，时时欲翦，更掬水鱼鳞波底寒。纤柔处，试摘花香满，镂枣成斑。　　时将粉泪偷弹。记绾玉、曾教柳传看。算恩情想着，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沉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闲。""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忆金莲移换，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邵清溪亨贞嗣其体调以咏眉目曰："巧斗弯环，纤凝妩媚，明装未收。似江亭晓玩，遥山拂翠，宫帘暮卷，新月横钩。扫黛嫌浓，涂铅讶浅，能画张郎不自由。伤春倦，为皱多无力，翻做娇羞。　　填来不满横秋。料着得、人间多少

愁。记鱼笺缄启，背人偷敛，雁钿胶并，运指轻揉。有喜先占，长颦难效，柳叶轻黄金在否。双尖锁，试临鸾一展，依旧风流。”“漆点填眶，凤稍侵鬓，天然俊生。记隔花瞥见，疏星炯炯，倚阑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窥帘，梦腾并枕，睥睨檀郎长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将成。　　困酣曾被莺惊。强临镜、挪挲犹未醒。忆帐中亲见，似嫌罗密，尊前相顾，翻怕灯明。醉后看承，歌阑斗美，几度孜孜频送情。难忘处，是鲛鲌搵透，别泪双零。”

紫姑咏手

《夷坚志》：吉州一士邀紫姑神作诗，适姜某女在侧，因请咏手，即书曰：“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慢，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回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花褥，一作罗袜。为忆相思放却针。”信笔而成，颇有雅致。

苏绣鞋

苏平字秉衡，号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景泰、天顺中，以诗文游江湖。咏《绣鞋》诗得名，人目为苏绣鞋。诗云：“几日深闺绣得成，着来便却可人情。半湾罗袜凌波小，两瓣金莲落地轻。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扫花偶湿苍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苏正字秉桢号云壑，其同胞昆仲也。

《悬笥琐探》云：邹御史亮作《三夸诗》，谓苏平、汤胤绩、刘溥。

老态诗

萧山魏文靖骥，正统初为司训，臞然若不胜衣。一日，席间袁柳庄相之曰：“公异日必至极品。”众皆掩口，自亦以袁为诮己。后以教导有功，升少卿，至吏部尚书。性好吟咏，不以工拙为计。有《老态诗》：“渐觉年来老病磨，两肩酸痛脊梁驼。耳聋眼暗牙根蛀，腿软腰疼鼻泪多。脏毒头风时又举，痔疮疝气不能和。更兼酒积微微发，三岁孩童长若何。”诗虽俚鄙，曲尽老态。至九十有八而卒。后见《杂录》载赵松雪《老态》一诗甚佳：“老态年来日日添，黑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藉过眉杖，食肉先寻剔齿签。右臂拘挛巾不裹，中肠惨戚泪常淹。移床独坐南窗下，畏冷思亲爱日檐。”

衡山图记

文衡山生年与灵均同，因取“唯庚寅吾以降”句为图书。有一守自北方来，闻知衡山善画，因问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画过之者乎？”或以唐伯虎对。又问伯虎何名，曰：“唐寅。”守即跃起曰：“文先生屈己尊人如此！”人问何故，曰：“吾见文先生图书曰唯唐寅吾以降。”闻者喷饭。

惠利夫人

《八闽志》：莘七娘，五代人，从夫征讨，夫没于明溪乡，七娘即居明溪，死后合葬于驿左。一夕，客假馆驿中，夜闻吟诗甚悲。达旦，客语邻，并书其词壁间。乡人构室墓前祀之，祷祀响应。寇至，乡人恳祷，即殄渠魁。端平间，调寨兵戍建康，告行时，闻庙中钲鼓喧腾。迨兵回，言是日与敌会战，有神兵阴助克之。于是上闻，赐庙额显应，封惠利夫人。文文山题诗曰：“百万貔貅扫犬羊，家山万里受封疆。男儿若不平强寇，死愧明溪莘七娘。”

东坡巾

明苏郡守胡可泉缵宗，与客登虎丘，见戴角巾者三人，往来自如。可泉召而问之，答曰生员。以奚冠命题，各试一破，皆塞责应命。因问其所冠者何冠，答曰东坡巾。可泉曰：“若等既知为东坡巾，然东坡何为用此巾？”三人相顾，无以对。客从旁解释，遣之。客亦不解，请其故。可泉曰：“昔东坡被论坐，囹圄中所戴首服，则常服不可也，公服不可也，乃制此巾以自别，后人遂名曰东坡巾。”是乃东坡之囚巾耳。今但慕其名而不究其义，适为可笑。

集唐嘲续娶

有老夫娶少妇，期年而殒。管子宁先生熙集句嘲之：“一朵梨花压海棠，有时颠倒着衣裳。风尘荏苒音书绝，天上人间两渺茫。”“一朵梨花压海棠，罗裙宜着绣鸳鸯。人生富贵须回首，魏国山河半夕阳。”“纤纤初月上鸦黄，一朵梨花压海棠。旧枕未容春梦断，为郎憔悴却羞郎。”“潘安惆怅满头霜，一朵梨花压海棠。去日渐多来日少，离人到此倍堪伤。”“似说春风梦一场，江流曲似九回肠。却将此日思前日，一朵梨花压海棠。”“万转千回懒下床，丁丁漏永夜何长。惊回一枕游仙梦，一朵梨花压海棠。”

余亦效颦，戏代少妇追思云：“一朵梨花压海棠，白头翁人少年场。主人非病常高卧，醉倒檐前白玉床。”“一朵梨花压海棠，芸窗思贴弱肌香。谁知白发龙钟者，云雨巫山枉断肠。”“数年尘面再新妆，一朵梨花压海棠。半夜灯前思旧事，满窗明月满帘霜。”“此日思君恨更长，空余涕泪两三行。夜深忽梦少年事，一朵梨花压海棠。”

天竺观音

宋孝宗时大旱，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或作诗云：“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宣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赵温叔雄由是免相。

左国玑

开封举人左国玑，李空同之舅。左有一妹嫁某，某不怜其妹，取妓以充后房。一日妓逃，左作诗嘲之云：“桃叶歌残事可伤，家池莫养野鸳鸯。闭门运目春容减，仍对无盐老孟光。”

虞伯生词

元柯敬仲九思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虞邵庵集赋《风人松》长短句寄之，云：“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一作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脍炙一时。

妓出家

《能改斋漫录》：唐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曰：“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欲翻

迷锦字，梵声初落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作陈彭年诗，误。又《辍耕录》：李当当，元教坊名妓，姿艺超出流辈。忽翻然有悟，遂着道士服。段吉甫天祐赠之以诗曰：“歌舞当今第一流，洗妆拭面一作今日。别青楼。便随南岳夫人去，不为苏州刺史留。璚馆月明箫凤下，绮窗云散镜鸾收。却嫌痴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

刺伯颜词

太师伯颜擅权戕杀士类，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绿》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午门之上。伯颜怒，令左右暗察得实，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僧舍，居数年，伯颜败，方人京。其曲曰：“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又：“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又名《清江引》。

咏瞽者

《草木子》：元哑御史春日与瞽者并马出游晋阳，因赠以诗云：“就鞍和袖绾丝缰，也逐王孙出晋阳。人笑但闻夸景物，风来应解识笙簧。马蹄响处无芳草，莺舌调时有绿杨。休道不知春色好，东风桃李一般香。”

帅才相量

元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席上各作《喜春来》词，伯颜云：“金鱼

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张九云：“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志秋，名满凤凰楼。”帅才相量，各言其志。

诗疑吕仙

虞伯生集幼年过苏门酒楼，题诗于壁，书连十八书。其诗曰：“耳目聪明一丈夫，飞行八极隘寰区。剑吹白雪妖邪灭，袖拂春风枯槁苏。气集酒酣双国士，情如花拥万天姝。如今一去无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时疑为吕洞宾所作，争传诵之。

又元白云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顶，一日偶出，滕玉霄访之不值，因题诗于壁曰：“西风短褐吹黄埃，何不从我游蓬莱？振衣长啸下山去，后夜月明骑鹤来。”竟不留名。白云见之，疑吕仙所题，朝野辐凑，宠赉山积。后知玉霄所题，白云厚赂之，戒以勿泄。

净浴

苏东坡有《净浴·如梦令》词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又云：“自净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本为人间一切。”

吊伯颜诗

《辍耕录》：后至元间，太师秦王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贬岭南，道江西，至隆兴卒，一作荐福寺。寄棺驿舍。有人题于壁

曰：“百千万定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又《草木子》亦载吊伯颜一诗云：“人臣位极更封王，欲逞聪明乱旧章。一死有谁为孝子，九泉无面见先皇。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同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盖尝出令北人欧打南人不许还报。

王昭仪

宋宫人王昭仪名清惠，字冲华。丙子北行，题《满江红》词于驿云：“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春风雨露，玉楼一作阶。金阙。名播椒兰一作兰簪。妃后里，欢承笑语一作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一作听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一作铜驼恨，何堪说。对河山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中原士人多诵之。昭仪后为女道士。

徐君宝妻

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掳至杭，主者数欲犯之，终以巧计脱。盖某有令姿，主者不欲遽逼之也。一旦得间，焚香再拜，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投池中以死。词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人，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尼觉清诗

湛甘泉与霍渭厓拆毁庵观淫祠，豹韬卫营中一庵亦在毁中。有尼觉清题诗于壁云：“慌忙收拾旧袈裟，检点行囊没一些。袖拂白云归洞口，肩挑明月绕天涯。可怜松顶新巢鹤，却负篱边旧种花。分付犬猫随我去，休教流落俗人家。”《尧山堂》作方献夫赐告里居，规僧房以益宅，僧作是诗。

胡御史张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学院胡明善待士惨刻，庠序甚怨。以私取房山所窠石为碑，事发，拟侵盗园林树木，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间，彗星见东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见。有旨令大臣自陈，张少傅孚敬遂致仕。或为句以纪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从地起；星行东井张孚敬，祸自天来。”又曰：“彗孛扫除无驻足，石碑压倒不翻身。”

楮衾

江西徐大山尹处州龙泉县，有一僧献一楮衾，并上以诗曰：“寒泉泻出剡溪藤，白胜秋霜冷若冰。愿比一廉清似水，梅花纸帐伴孤灯。”大山见之甚喜，因与之宴，令一婢隔壁而歌。僧闻其曲韵悠扬，因窥之，乃一老婢，天黥满面，丑不可状。因复作一诗云：“隔壁时闻一曲歌，浑疑七宝帐中花。瞥然一见翻成恨，元出卢仝处士家。”

食蕈

松阳诗人程渠南，滑稽士也。与僧觉隐《草木子》作信道元。同斋食蕈，觉隐请渠南赋蕈诗，应声作一绝句云："头子光光脚似丁，只宜豆腐与菠薐。释迦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觉隐闻之亦喷饭。

邓氏诗

明宜山邓氏能诗，嫁同邑吴某，以罪被逮赴省。邓寄以衣而侑以一绝云："欲寄寒衣上帝都，连宵裁剪眼模糊。可怜宽窄无人试，泪逐东风洒去途。"又《题画菊》云："良工妙手恁安排，笔底移来纸上裁。叶绿花黄长自媚，等闲不许蝶蜂来。"

玄兔

《治世正音》载：曾子启粲应制《玄兔》诗云："月华星彩毓珍奇，两度西来贡玉池。八窍尽含苍露湿，一身浑是黑云垂。吐生定是从玄圃，渴饮多应向墨池。顿首天阶欣快睹，宛同神禹赐圭时。"后见《巢睫集·玄兔》诗云："传闻三穴久储精，日啖玄霜异质成。八窍总含苍雾湿，一身斜彝黑云轻。行来青琐应难觅，立向瑶阶却尽惊。自是太平多瑞物，愿随毛颖咏干城。"前诗盖应制之时仓卒而赋，集中所载不惟点窜章句，而原韵亦更。前人云诗不厌改，有是夫！

海外全书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命方士徐福人海求仙。福将童男女各三千人，尽移宝玩书册，至海岛止而不归。始皇三十二年，始下焚书之令，则徐福所携之书皆未焚以前之全册也。五经应是孔子手定之书，史记应有子长未见之事，得睹此等全册，则汉儒诸家之争，晋魏诸人之讹，可以证之。汉成帝、隋炀帝、唐太宗、明高皇等重赏购书，何不搜求其地乎？海岛亦是人间，非如天上难至。嘉靖间，有人建言宜乘琉球日本封王之便，从东南诸外国求徐福所携书，其言不行，乃古今一大缺陷事也。

吊四状元诗

《辍耕录》载：平江驿有吊四状元诗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年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公平争似子威高。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元举王宗哲字，至正戊子科三元，时为湖广宪佥。兼善泰不花字，时为台州路达鲁花赤。公平李齐字，时为高邮府知府。子威李黼字，时为江州路总管。此四公者，或大亏臣节，或尽忠王事，或遇难而亡，故云若论其优劣则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也。

胡王咏女史

明初海宁胡虚白奎号斗南，能诗。《七修类稿》载其《题杨妃教鹦鹉念心经》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东窗白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鹦鹉念《心经》。"《题绿珠坠楼》云："花飞金谷彩云空，玉笛吹残步障风。枉费明珠三百斛，荆钗那及嫁梁鸿。"后正统间钱塘王兰野致道亦以诗鸣于时，尝题杨妃云："禁苑养骄儿，儿骄母命危。褒斜山路险，不似在宫时。"题绿珠云："主难因妾起，妾心安

肯违。身为金谷土，魂作彩云飞。”冲雅规刺，皆得风人余意。

虚白有《双孔笛》诗云：“混沌难分浊与清，凿开空翠太分明。有声本自无声出，二气还从一气生。碧海夜寒龙并语，瑶台月白凤谐鸣。依稀黄鹤楼中听，吹落梅花雪满城。”《咏萍》云：“重重叠叠砌鱼鳞，根蒂浑无半寸深。偏为太阳遮水面，不容明月印波心。千层浪打依然聚，几度风吹不肯沉。多少锦鳞藏叶底，教人无计下钩寻。”格律虽卑，亦亲切有蕴。

史公谨

太仓史公谨谨能诗，工绘事，赠吴羽士有“松下剪云缝鹤氅，花间摘露写鹅经”之句。《金陵琐事》载其诗甚多。弱冠从军滇阳，洪武末，有荐其才，授应天府推官。未几左迁湘阴县丞，遂流寓金陵，自号吴门野樵。长于寒林雪景，自题其画曰：“雨余山色翠如苔，树杪寒烟湿未开。童子无端扫红叶，隔林知有故人来。”

品梅

杨用修、王元美品题梅花诗皆取杜少陵“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李义山“玉鳞寂寂飞斜月，素手停停待夕阳”。此论一出，却令淡烟疏影之句顿尔减价。金陵黄吏部首卿甲有句云：“野客佩寒星欲堕，佳人钗暖日初融。”焦弱侯竑有句云：“花开暮雪人归后，香满寒庭月上时。”一似义山，一似少陵。

佛龛弊纸诗

金陵盛仲交时泰游祈泽寺，从佛龛中得弊纸，上书一律云：“研池满座落花香，墨透纤毫染汉章。静卧衲衣云似水，高悬纸帐月如霜。杯浮野渡鱼龙远，锡振空山虎豹藏。幸对炉烟坐终日，煮茶清话得徜徉。”后书：“友人褚侦呈雪庭法师座前清览，洪武辛亥暮春书于清隐小轩。”《金陵琐事》云侦字本中，惜不知何许人。

储静夫对

储静夫瓘弱冠游庠，不循矩度。学官示以句曰：“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储应声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学官谢之。成化癸卯举解元，甲辰会试亦第一。

朝云

东坡侍妾朝云，尝令就秦少游乞词，少游赠云：“霭霭迷春态，英英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东坡见而赏之。

题卧雪图

金陵金元善璇号松居，精于医，旁及绘事。曾写《袁安卧雪图》，兄元玉琮题云：“一片坚贞天地知，甘贫岂但雪中饥。平生耻作干人态，纵使晴天也不宜。”元玉亦善画梅，有逃禅老人笔意。其《煮茶》诗有“细浪卷风生蟹眼，怒涛翻月起龙腥”之句。

张仙

世所传张仙像，乃《蜀王孟昶挟弹图》也。昶美丰姿，喜猎，善弹。乾德三年蜀亡，花蕊夫人随辇人宋，后心尝忆昶，因自画昶像以祀。艺祖见而问之，答曰："此我蜀中张仙神也。《贤奕》作灌口二郎神。祀之令人有子。"历言其成仙后之神异。故宫中多奉以求子，传于民间。郎仁宝云："张仙名远霄，五代时游青城山得道者。苏老泉曾梦之，挟二弹以为诞子之兆。老泉奉之，果得轼、辙。有赞，见集中。"人但知花蕊假托，不知真有张仙也。

赵墓严台

宋赵清献公墓在衢州城东，有题诗于地之驿曰："千夫荷担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许多。不若扁舟径归去，休从清献墓前过。"严子陵钓台在富阳江之涯，有过台而咏者曰："君为利名隐，我为利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乘扁舟而过清献之墓，知为利名而夜过钓台，二人尚德之心深矣。

吊唐荆川

唐荆川顺之罢官后，家居著书，颇自特立。因赵甬江文华以逢合严介溪，遂得复职，升淮扬巡抚，殊失初心。乡人以诗吊之曰："海门潮涌清淮水，燕塞云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业等轻毛。避人焚草宁辞谏，策马先师不惮劳。莫讶今朝归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越中王龙溪送行诗云："与君廿载卧云林，忽报征书思不禁。登阁固知非昔日，出山终是负初心。青春照眼行应好，黄鸟求朋

意独深。默默囊琴且归去，古来流水几知音。”

神仙粥

神仙粥专治感冒、风寒、暑湿、头疼、骨痛并四时疫气流行等症。初得病两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半合，生姜五大片，河水二碗，于沙锅内煮一二滚，次人带须大葱白五七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盏人内和匀，乘热吃粥，或只吃粥汤，即于无风处睡，以出汗为度。此以糯米补养为君，姜葱发散为臣，一补一散，而又以酸醋敛之，甚有妙理，屡用屡验，非寻常发表之剂可比也。

霍洞

《昨非庵日纂》：霍洞尝宿田舍，见吏催科，诗云：“北风吹晴屋满霜，翁儿赤体悲无裳。闺中幼妇饥欲泣，忍饥取麻灯下缉。一身勿暇私自怜，鸣机轧轧明窗前。织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襕裙儿作裤。明朝官吏催租急，依然赤体当风立。”又值岁饥，洞见太守骑从出游，作诗云：“朝来五马去寻春，谁信家家甑有尘。枕席道旁宜细问，恐非芳草醉眠人。”守闻其诗，为之罢游。

和尚对

永乐时，尚书某题诗于寺，一僧和之。后尚书至寺诘究，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对，能对恕之。”云：“和尚和尚书诗，因诗言寺。”僧不能对，候解缙人朝求救。缙曰：“候我回朝。”代对云：“上将上将军位，以位立人。”和尚回对，尚书已知其必解学士句

也。

张三影

吴兴张先字子野，天圣八年进士，善诗词，人谓之张三中，盖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子野谓人曰：“我张三影也。诗有‘浮萍断处见山影’，词有‘帘幕卷花影’、‘堕絮轻无影’。”《后山诗话》载其事。《高斋诗话》以子野诗句有三影者最佳，改后二影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人目之为张三影。

又《石林诗话》云：子野能文章乐府，年八十五，犹蓄声妓。东坡作诗曰：“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七修》云：全篇俱用张姓故事。诗人谓张君瑞与崔莺莺事。汉成帝尝微行过阳阿主作乐，见赵飞燕而悦之。先是，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盖帝微行，尝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又曰：燕燕，张祐妾。《尧山堂》云：诗人谓张藉，公子谓张祐，柱下谓张苍，安昌谓张禹，但江南刺史注系刘禹锡。然全篇皆用张姓事，不应此句独用刘事。或坡公用隐僻事，未之详考耳。

同时又有张子野，亦名先，博州人，天圣三年进士，欧阳文忠公志其墓。

吴伯通

明西蜀吴伯通淳为浙省学道，取士专看工夫。时初学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群往御史台求试。御史复发吴，吴出题“黿鼍蛟龙

鱼鳖生焉”论题，乃一滚出来，文难措辞，而论又性理，终场者少，大为吴所辱。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选英才，督学无名告柏台。谁知又落吴公纲，鱼鳖黿鼍滚出来。”

马湘兰

金陵名妓马守真，字湘兰，以豪侠得名，能诗，有“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之句。有坐监举人请见，拒之。后中甲榜，授留都礼部主事。适有讼湘兰者，主事命拘之，众为居间，不听。既来见，怒曰：“人言马湘兰，徒虚名耳。”湘兰应曰：“惟其有昔日之虚名，所以有今日之实祸。”主事笑而释之。吴中王百穀稚登生日，湘兰造吴捧觞，诗酒唱和，穷山水之胜而返。湘兰死后，哀挽成帙。百穀有诗十二首，走金陵奠之。或谓张宾王榜曰：“闻君作湘兰祭文甚佳。”张曰：“我乃仿《赤壁赋》作者。”其人使诵之，张但举一语云：“此固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闻者绝倒。

蜜翁翁

《西堂记闻》云：“昨夜阴山贼吼风，帐中惊起黑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此诗颇为边人传诵。有张师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为蜜翁翁。会官塞上，一夕传敌犯边，师雄仓惶震恐，衣皮裘两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为土空，有人改前诗以嘲之曰：“昨夜阴山贼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人土空。”

老儒被辱

《戒庵漫笔》：东桥徐氏世敦礼让，后裔衰薄，有老儒邵梦严熊者，亦被其陵窜。邑人作诗唁之曰：“渔梁溪上水东之，鲁道于今一变齐。押阖场中多智伯，阳春调里少钟期。捐阶不是徐行日，仇饷浑非亟拜时。八十年来函丈老，月明无可一枝栖。”

孙凤洲诗

长沙有朝士某，还乡意气盈满，宾至则鼓吹喧阗。有执友书孙凤洲赠欧阳圭斋诗于扇以嘲之，诗云：“圭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回。若使他人居一作登。二品，门前箫鼓闹如雷。”朝士见诗大惭，即辍鼓吹。

打夹帐

凡交易事居间者索私赠为之后手，又名打夹帐。马仲良之骏督浒墅关，出羡余市田以赡学宫，其价稍厚。又捐俸禁灵岩山采石。一时居间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语嘲之曰：“子路与申枨同坐，子路讥枨曰：‘枨也，欲焉得刚。’枨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诉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枨。’用牌书打申枨字送子夏。适子夏丧明，认字不真，惊曰：‘谁人打甲帐？’”

杨清刘浊

成化中，汝宁杨太守甚清，附郭汝阳刘知县甚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妪夜绩，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将尽，女曰：“此一杯是杨太守也。”复斟一杯，曰：“此是刘太爷。”盖

酒初倾则清者在前，后则浊矣。闻者赋诗曰：“凭谁寄语临民者，莫作人间第二杯。”

《谈苑》云：有人问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

乩咏蚕茧

郡有邀紫姑神者，一士请咏蚕茧，乩即书云：“一窝春意自温纯，巧夺天工物象灵。抽吐丝纶三万丈，缠绵家国十千龄。始终有迹机云锦，端绪无穷补衮针。保障茧丝君自识，天花乱坠陋回文。”

却金堂四箴

张侗初鼐云：吾家却金堂旧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润饰之。箴曰：“士大夫当为子孙造福，不当为子孙求福。谨家规，崇俭朴，训耕读，积阴功，此造福也。广田宅，结姻援，争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长，求福者浓而短。士大夫当为此生惜名，不当为此生市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与，谨威仪，此惜名也。竞标榜，邀津贵，骛矫激，习模棱，此市名也。惜名者静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当为一身用财，不当为一家伤财。济宗党，广束修，救饥荒，助义举，此用财也。靡宫苑，教歌舞，奢宴会，聚宝玩，此伤财也。用财者损而盈，伤财者满而诎。士大夫当为天下养身，不当为天下惜身。省嗜欲，减思虑，戒忿怒，节饮食，此养身也。规利害，避劳怨，营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养身者啬而大，惜身者膻而细。”

胡澹庵

宋胡澹庵铨贬海外十年，北归日饮于湘潭胡氏园，喜侍姬黎倩，题诗一绝赠之，云："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乃知情欲移人，贤者不免。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以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一作梨姬。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尹蓬头

尹蓬头名从龙，华州人。囊有宋理宗时度牒。弘正间至金陵，成国朱公供养之甚虔，能出阳神，分身数处赴斋。朱公问尹曰："我欲一见洞宾吕祖，可乎？"尹曰："可。公于朔日出水西门外刘公庙拈香，当约洞宾来一会。"及拈香归，寂无所见。乃责尹以说谎，尹曰："公曾见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有之。"尹曰："道人枕瓶，两口相对，分明吕字也。公自不悟，那敢说谎？"复遣人四路觅之，皆云才去未远耳。一贵人闺女弱病，形容俱变，名医莫效。母愈怜爱之，邀尹视之，曰："有痨虫，尚可医。"贵人请用何药，曰："药力不能治，只消与我同宿一夜便好也。"贵人大怒，不许。后见女殊无生理，母又涕泣言之，贵人许可。尹令纸糊一室，不得留钱大一孔，设一榻，不用帐，令女去其袒衣，用手摩足心极热如火，抵女阴户，东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虫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将明，女报虫从口中飞出，尹起四顾，觅之不见，曰："从何处钻去？定要害一人也。"盖乳母不放心，因开一孔窥之，痨虫已人其腹矣。父母视之，女颜色已变。尹笑而去。后数月，女方择婿，而乳母已死矣。又一经纪家娶妇后，尹偶至，见妇急走，上前抱咬其颈。方咬两口，被舅姑隔开。尹且叹息曰："可恨只

咬断两股，尚有一股未断，奈何？”皆不解为何说。后夫妇反目，遂自缢，三股绳仅有一股未断，遂死。方服其先见云。府厂见尹仙迹太露，恐惑乱人心，押使归华州。监押军人云：“每押发皆有常例安家，今你料无银钱，妻子何以过活？”尹曰：“汝家所需不过柴米，有何难办乎？与你两符，一贴灶上，一贴米桶，用时自足也。”后果然。及华州归，要用柴米俱不能得矣。蓬头住华州铁鹤观中，骑铁鹤飞升。

虾助诗

虾助，海错也，一名水母，即海蜇。其形一片如轮菌，无目，凡行，虾必附之，故云虾助。元萨天锡作诗云：“层浪濡沫缀虾行，水母含秋孕地灵。海气冻成红玉脆，天风寒结紫云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琼缕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实老，误随潮汐落沧溟。”

河满子

朱盛度以久任泣于上前，遂参知政事。王博文仿度泣，亦自龙图学士为枢密。萧定基为殿中侍御，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满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闻外有《河满子》。”定基曰：“知之。时有谑曰：‘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目泪君前。’”闻者笑之。

龟鳖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记》，有“鸟兽鱼鳖咸若”，本夏事，误引为商。太学诸生为谑词哂其误。陈晦行草制，以“舜卜禹用，昆命元

龟”字，倪侍郎驳之，陈疏辨古今命相多用此语，陈遂擢台端，倪罢去。时嘲云：“舍人旧错商周鳖，御史新争舜禹龟。”时传以为笑。

匍匐图

福州陈烈，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莆田，烈往吊之，将至境，语门人曰：“《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襕鞟，偕二十诸生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人。妇人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李泰伯瓛画《匍匐图》，争相传玩。

坚瓠丁集序

稼轩褚先生以坚瓠名其书，且不敢自比于庄叟五石之瓠，以示其无用。然人徒知有用之为用，而不知无用之为用，极之而《大易》所谓“潜龙勿用”，道家所谓外其身而身存，皆由此推焉耳。先生负俊才，历落不偶，无志用世，遂覃思撰述，而于有明一代纂辑特备，至昭代六十余年，耳目所及，尤不遗余力焉。大旨主于维风教，示劝惩，博物洽闻，阐幽探赜，下逮闾巷歌谣、闺阁怀思之细，无不取之秘笈，先后问世。其所锓初集，即以余灯谜诗列之卷首，方自惭雕虫小技，有乖大雅。后相晤吴门，倾盖定交，随出全集，属序。予以碌碌未遑报命。今春复相遇于武林，把臂谈心者累日，因即草数言以应。嗟乎，天下之无用，孰有过于余者乎？少年浮沉宦海，垂老无成，比来有志名山之业，而卮言靡当，徒为覆瓿之藉，是所谓系而不食者，惟鄙陋足以当之，而以序先生之书，其亦犹有蓬之心也夫。遂安年家弟毛际可撰。

序

以《尧典》、《舜典》之语，《清庙》、《生民》之诗，日诵之而哦之，而茫然不知其义，无补于家塾，不如樵歌牧唱，里巷室家日用饮食之内，偶然一二笑谑诙谐，可作晨钟一声，黄鹂一唤，当下或省或觉。况乎天地大矣，足之所涉，目之所寄，何处锦囊无诗料酒材。使骚雅取其山川，童蒙拾其香草，倘交臂失之，不亦断送风花多少。吾友褚子稼轩所以有《坚瓠集》之刻一集不已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也。稼轩牢笼群彦，籍甚一时，虽名老墙东，而身仍砚北。吾尝与之上下今古，胸中博洽兼该，如薛稷之知集库，马怀素之知经库，沈佺期之知史库，武平一之知子库，一人而皆有之，乃旁及于稗官野乘，又如倚相之八索九丘，张华之千门万户，靡不足以助益。其才情之艳，顾余所自愧者。稼轩所集在刘氏《世说》、何氏《语林》之间，义庆幕府多贤为之佐吏，虽笔削自己，而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玠之徒，岂无赞扬润色。今稼轩书成，而余不能赞一词，其何以对稼轩乎哉？弁此聊志爱玩云。友弟刘蕃书于支硎草堂。

丁集卷之一

心相

《灼艾集》吴处厚论心相有三十六善，与《扪虱新话》所载互有不同，撮其异者附见于下。焚香读书一也，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阴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厌人乞觅八也，能改过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恶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马上去不回头十五也。十四也，无作好作恶十五也，不谈乱人不憎怒。十六也，不谭闺阃事不文过饰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扬善掩恶不欺善害恶。二十一也，急难中济人宽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二十四也，为事与众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诈讹含容之不多言妄语。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惭愧二十七也，语有序二十八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讦人方圆随时。三十二也，省约惜福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结果竭力救难。三十六也。全者福禄令终，不全祸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宅相

《戒庵漫笔》：空青先生《风水论》云：阳宅有三十六祥，居家

尚理义一也，子孙耕读二也，俭勤三也，无峻宇雕墙四也，六婆不人门五也，无俊仆六也，每闻纺织声七也，能睦邻族八也，早完官税九也，庭除洒扫十也，门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闺门严肃十二也，尊师重医十三也，宴客有节无长夜之饮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丧循礼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人庙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举动必禀命于家长二十一也，故旧穷亲在座二十二也，阍人谦婉二十三也，家僮无鲜衣恶习二十四也，不喜争讼二十五也，不信祷赛二十六也，不听妇人言二十七也，寝兴以时二十八也，不闻嘻笑骂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势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圆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远虑三十二也，务养元气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庄语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议、畏法度、畏阴骘三十六也。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孙保之，不则下手速修。所谓移门换向、趋吉避凶之真诀也。

风水

宋倪思父云："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壶山谦父赠地理师云："世人尽知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寻不见。我见富贵人家坟，往往葬时本贫贱。迨其富贵力可求，人事极时天理变。"前辈口占云："你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间，不须钱买无人见。"钱水部仁夫诗云："寻山本不为亲谋，大半多因富贵求。肯信人间好风水，山头不在在心头。"

白黑豆

《性理》：古人澄治思虑，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

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白豆多黑豆少，后来遂不复有黑豆，最后虽白豆亦无之矣。

托故移寓

太仓陆文量容，少美丰仪，天顺中应试金陵，馆人有女善吹箫，夜奔公寝。文量绐以疾，与期后夜，女退。文量作诗云：“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迟明托故迁去。是秋领乡荐。

改戒石铭

《韵语晨钟》：宋太宗书《戒石铭》示守令，后贪酷如故。有轻薄子附益之曰：“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着。上天难欺，且待临时。”

吴氏女

宋湖州吴氏女，美慧能诗，坐奸系狱。时王龟龄为守，命以“冬木雪消春日且至”为题，作《长相思》令，女援笔立就，曰：“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　　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龟龄赏叹而释之。

红友

《鹤林玉露》：常州宜兴县黄土村，东坡南迁北归，与单秀才闲步至其地。地主携酒来饷，曰："此红友也。"坡曰："人知有红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谓快活。"余尝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绶诚不如黄帽青箬，朱毂绣鞍诚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豢牛诚不如白酒黄鸡，玉户金铺诚不如松窗竹屋。无他，其天者全也。

吃语诗

《文海披沙》：东坡有吃语诗云："故居剑阁隔锦官，柑果姜桂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绠，侥觊敢揭钩金竿。已归耕稼供藁秸，公贵干蛊高巾冠。更改句格各謇吃，姑固狡狯加间关。"又《戏武昌王居士》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用挂经。蒿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一友举孝廉，口吃，唯流音念不正。一日雨中与徐兴公各赋绝句，为吃人念不得诗以遗之。余得二首云："绿柳龙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莲漏冷，两泪落刘郎。"又："梨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琉璃怜冷落，郎辇懒来留。"兴公得一首云："留恋兰陵令，淋漓两泪流。岭萝凉弄濑，路柳绿连楼。"

四喜添字

《涌幢小品》：旧有《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隆庆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馆选者，山阴王对南家屏相戏曰："四喜只五言，未足为喜，当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某公大笑曰："莫说，莫说，是'教官金榜挂名时'了。"闻者绝倒。万历壬辰科，闽县翁青阳正春以教官登第，赐第一甲第一名。同馆黄平倩汝良

戏曰：“四喜七言犹未了当，当于后再添三字。”众问之，曰：“第一句添‘带珠子’，第二句曰‘旧可儿’，第三句曰‘选驸马’，第四句曰‘中状元’。”翁闻亦解颐。

《醒睡编》：又有《失意诗》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公主面，下第举人心。”

野叟献诗

杨文懿守陈字维新，其先未有仕者，至文懿与弟守阯相继发解登第，守随、守隅暨子茂元、茂仁、茂义成进士，父子兄弟同朝七人，俱为显官，居第在县南镜川。有野叟献诗曰：“昔年曾向此中过，门巷幽深长薜萝。令祖先生方秉铎，贤孙学士未登科。将军曹氏坟连陇，卖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缓棹听弦歌。”文懿叹赏，谓叟曰：“君诗诚吾家传也，当珍示后人云。”

贾巡按惩恶

常熟贾宗锡巡按江西，群豪屏迹。后少懈，学士张元祯以诗投之，曰：“禹门三级浪滔天，处处渔翁罢钓船。昨日邻家邀我饮，盘中依旧有鱼鲜。”贾谢教，竟穷恶党。

李西涯失朝

李西涯居翰林时，会失朝有罚。翰林旧有语曰：“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西涯改只为失，续两句云：“更有运灰并运炭，贵人身上不曾饶。”

进药

嘉靖中，边警甚急，朱某方进长生药以希进用。或题诗驿壁云：“武将冒封文职死，都门牢闭九边开。满天驿路红尘起，又报朱郎进药来。”

无锡顾可学以两司考察罢归，乃从方士炼秋石，人京献之，云：“可却病延年。”时上方事长生之术，服之颇验。三四年间，超迁至礼部尚书。缙绅丑之，弗与交。惟分宜、华亭及羽流陶仲文等时时相聚，讲房中术而已。每行长安道上，氓隶辈竞观之，呼曰“顾尝尿来矣”。以音与“尚书”相似也。死谥荣僖，隆庆初削夺。

药山净瓶

《顶门针》：李翱仰慕药山，直造座前，药山端然不动。翱曰：“见面不如闻名。”拂衣便去。山召回云：“何得贵耳而贱目？”翱遂致拜，起问：“如何是道？”山上指天下指净瓶，问翱曰：“会么？”翱曰：“不会。”山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翱乃赠诗云：“炼得身心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横。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

诗呈冢宰

正德间，朝议欲起三原王冢宰宗贯恕，汝南强景明寄诗云：“八十耆年一品官，归来清节雪霜寒。虽然海内归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难。鸥鹭恐疑威凤起，风云长护老龙蟠。三公事业三槐传，留取完名久远看。”公得诗大悦，竟不起。年九十有三卒。

卖痴呆

苏州除夕小儿谣云：“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现买尽多送，要赊随我来。”又范至能《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叫呼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人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檐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

打得好

姚园客《露书》：易公守莆田，一以宽厚为政。有夫殴妇者，甲见其已甚，为不平，殴其夫。妇见甲殴其夫，还同夫殴甲。甲言：“为尔出气，反同殴我。”拉以见易。易批其词云：“福州剪子云南刀，广东茶铫苏州绦。”掷示两造，两造不解。易复取足之云：“打得好，打得好。”两造笑谢而去。

钱婆留

《湘山野录》：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镠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耶？”遂杀之，改其乡临安县为锦衣军，省茔垄，延父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钓游之所，尽蒙以锦绣，至树石或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相迎于道，镠下车亟拜，媪抚其背呼其小字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了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酺以饮乡人，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尊，百岁已上玉尊，时黄发饮玉者十余人。镠起执

爵，唱还乡曲以娱宾曰：“三郎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不晓其义。锣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唱山歌以见意，词曰：“尔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而别。

黄花女儿

吴士召乩仙，署曰黄花女儿。问其氏族，曰：“金阊王氏，生时与黄生欢好，一生爱插黄花，人呼黄花女儿。”问：“卿是夭逝耶？”曰：“年十五而殒。”问：“黄生安在？”曰：“相继亡矣。今与同寝处，若人间伉俪也。”众乞诗，遂题数语云：“忘不了对拢双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黄昏后，忘不了罗帐绸缪。忘不了纱窗风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懒下楼。”风流蕴藉，字有余香。

美人八咏

陈克明有美人八咏，《春梦》云：“梨花云绕锦香亭，蝴蝶春融软玉屏，花外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儿昏迷一半儿醒。”《春困》云：“锁窗人静日初醺，宝鼎香销火尚温，斜倚绣床深闭门。眼昏昏，一半儿微开一半儿盹。”《春妆》云：“自将杨柳品题人，笑拈花枝比较春，输与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儿胭脂一半儿粉。”《春愁》云：“厌听野鹊语雕檐，怕见杨花扑绣帘，拈起绣针还倒拈。两眉尖，一半儿微舒一半儿敛。”《春醉》云：“海棠红晕润初妍，杨柳纤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娇欲眠。粉郎前，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软。”《春绣》云：“绿窗时有唾茸粘，银甲频将彩线捋，绣到凤凰心

自嫌。按春纤，一半儿端详一半儿掩。”《春夜》云：“柳绵扑槛晚风轻，花影横窗淡月明，翠被麝兰薰梦醒。最关情，一半儿温和一半儿冷。”《春情》云：“自调花露染霜毫，一种春心无处描，欲写乌笺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儿连真一半儿草。”

秋日宫词

张小山《秋日宫词》云：“花边娇月静妆楼，叶底苍波冷翠沟，池上好风闲御舟。可怜秋，一半儿芙蓉一半儿柳。”《咏梅》云：“枝横翠竹暮寒生，花淡纱窗残月明，人倚画楼羌笛声。恼诗情，一半儿清香一半儿影。”

关汉卿春情

关汉卿《春情》词云：“云鬟雾鬓胜堆鸦，浅露金莲湿绛纱，不比等闲墙外花。骂你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耍。”“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耍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殿帅救火

《临安志》：宋临安绍定辛卯之火，太庙俱灰，而史弥远府独全。或作韩侂胄，误。盖殿帅冯时力为扑护耳。洪舜俞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则权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张小舍

张小舍居维亭，世为公家弭盗，故吴谚有“天弗怕，地弗怕，只怕维亭张小舍”之语。按张小舍名浩，字彦广，号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有贞撰张处士墓志，石田乞之也。

曾纯甫词

宋南渡后，汴京繁华鞠为烟草，曾纯甫奉使过汴，赋《金人捧露盘》词云：“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正御沟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　　到如今，余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但寒烟满目飞蓬。雕栏玉砌，空余三十六离宫。寒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

骊山碑字

骊山下逍遥别业，盖韦嗣所建，中宗尝幸之，赋诗勒石在焉。一夕忽失碑字，换墨题云：“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冷烟衰草，前朝宫阙。　　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名深利切。改变容颜，消磨今古，陇头残月。”

滕屠郑酤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二公性豪迈，不病其言。毅夫为相，偶送客出郊外，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作

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夷门客，却是屠酤解报恩。"

皛毳饭

《语林》：苏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之说，坡言是一碟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贡父大笑。久之，一作黄山谷。以简招坡吃皛饭，坡不复省忆，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惟萝卜、盐、饭而已，始悟贡父以三白为皛，援箸食之几尽而去。后数日，东坡亦召贡父食毳饭。贡父虽知其戏，但不知所设何物。及往，谈论过午，并不设食。贡父饥甚，索饭，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盖蜀音谓无曰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坡始命设馔，抵暮乃去。

太冬烘

郑侍郎薰主文衡，疑颜标是鲁公之后，即以标为状元。谢日问之，标曰："寒进无此。"始知误取。时嘲之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按冬烘是不了了之语，蜀人多称之。

《避暑录话》：崇宁末，安国同为郎，成都詹某为谏官，以安国尝建言移寺省，上章击之，略云："谨按某官，人材阖冗，临事冬烘。"以某蜀人也，安国性隐而口吃，每戟手跃于众曰："吾不辞谴逐，但冬烘为何等语？"于是传之益广，遂目为冬烘公。

徐文贞谕仆

徐文贞阶归里，适海刚峰、蔡春台莅吴，按其事。乡人多登门骂詈，文贞谕仆云：“慎勿报复，譬之犬啮人，人亦啮犬耶？”口占云：“昔年天子每称卿，今日烦君骂姓名。呼马呼牛俱是幻，黄花白酒且陶情。”

华容令

郁勋弱冠为华容令，素善谑，作诗曰：“华容知县是区区，三甲多因不读书。县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总上司。忙里无心吞冷饭，闲中有口嚼干鱼。前世业缘今世苦，华容知县是区区。”

嘲肥矬

吴明卿国伦二子皆肥而矬，并饶才致，喜谭谑。尝往谒汪伯玉道昆，辞归索赠言，伯玉知其好诙谐，乃口占云：“泰伯由来有后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双肥水特，拜风两个壮江豚。并肩尽教填深巷，独立还堪塞大门。”其弟自谓稍清于兄，乃启伯玉曰：“小侄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别？”伯玉应声曰：“正无结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悬知袅娜无君分，不必争长踮脚跟。”

金佛还寺

汴报国寺有金佛三尊，盖宋真宗所铸。后开封府主某人寺，至后

殿，见门扃钥，疑僧所私在内，令开，见佛像光芒闪烁，问知金身。越数月，唤僧借一尊到衙求嗣，僧不与。府主怒，吏陶某献计，假僧之门徒请僧。僧至半途，一人邀人内奉茶，有众拿下，知是娼妇家，送府下狱。陶说之，私将金佛一尊暗送释僧。僧于佛前断小指焚香拜祝，郁郁而死。府主后将佛漆身送回家，果得一男，乳名佛生，左手无小指。弥月，府主饮酒间，一笑而死。后男长成，聪慧，家遭火焚，一贫如洗。佛生遂出家，扛抬漆佛，沿门募化，亦不知其为金也。后至汴寺，僧梦佛还乡，次日佛生抬佛进寺。僧见像语其故，佛生见与二尊相同，遂终止寺中。

诗丐

《涌幢小品》：诗丐者，乐安人，李姓，名兴生。年六十七，患风痱，籧篨口箝，眼□手挛，欲食则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则画地作字，始达其意。然颇能诗。董时望未第时，遇丐，佥令献董诗，丐首肯，须臾成句云："雕鹗直翀霄汉远，龙泉高射斗牛光。清时早展为霖手，莫遣苍生望八荒。"成化甲辰，时望成进士，欲使养丐于官，辞以老母在，时望礼而厚遣之，为述其事。

弘光末，南京失守，一丐题诗武定桥上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投秦淮河而死。食禄偷生，有愧此丐多矣。

楼米

吴江一士扶乩，有神至，众未问而笑。乩曰："诸生何笑？"对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诸生能解谜否？"哄且笑曰："能做文章，何况于谜。"乩曰："有二字作一谜曰：长十八，短八十，八个女

儿低处立，混沌看来一个字，四面看来四个不。汝辈猜之。”众皆不解，乃曰：“我辈只会文字，何暇及谜？”乩曰：“尔说会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盖为首者近考名数如此。于是众咸拜问谜是何字，乩云乃“楼米”二字也。

神对

《涌幢小品》：刘珙少时谒梦于大乾惠应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上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对‘斜窗拗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以“曲巷勒回风”上，曰：“此神语也。”

老妓题诗

太平兴国寺牡丹盛开，冠盖骈集。僧舍有老妓题诗寺壁曰：“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闲唤满城人。残枝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见者称赏，遂复车马盈门。

剑池石扉

虎丘剑池云是阖闾埋玉处，一潭清冷，深不可测。宋绍定戊子忽干暵，中有石扉，游人见扉上二绝云：“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浸云根。老僧只恐山携去，日暮先教锁寺门。”“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阑干。年来世事消磨尽，只有青山依旧看。”

鬼诗

祝永清游湖湘间，泊舟沙际，夜闻哀吟。明日见沙上大书一律云：“长鲸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时吊屈平。千古不消鱼腹恨，一家谁识雁行冤。红妆少妇空临镜，白发慈亲尚倚门。最是五更凄绝处，一轮明月照双魂。”

乩仙题词

唐时举子不第，耻归故里，就居寺刹，谓之过夏。有人请乩仙，飞笔题词曰：“凄凉天气，凄凉院宇，凄凉时候。孤鸿叫斜月，寒灯伴残漏。落尽梧桐秋影瘦，鉴古画眉难就。重阳又近也，对黄花依旧。”后书“过夏子题”。此盖金台殒恨、玉楼赍志者也。

坠马伤足

李西涯谑邵半江珪坠马伤足云：“十年双足懒词场，我亦怜君坠后伤。历块敢夸千里骏，乘船翻笑四明狂。扶颠老仆空随路，学仆娇儿漫倚堂。应是崔家亭下鹭，独拳秋雨向寒塘。”

妻妾争宠

有妻妾争宠者，夫不能调和，乃独眠一室，命婢伴宿。中夜吟诗云：“两只船儿独自撑，一篙不到便相争。”下韵未续，婢忽叹气，夫遂得句云：“丫环叹气因何故，野渡无人舟自横。”

抱琴访友

雪庵和尚《题抱琴访友图》云：“三尺焦桐七线琴，迢迢远远访知音。”题未毕，一道人过，足云：“不知谁是知音者，弹破乾坤万古心。”

古琴化女

苏东坡宿灵隐山房，夜闻窗外有女子歌云：“音，音，音，你负心，真负心，辜负俺，到如今。记得当初低低唱，浅浅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抛我在古墙阴，秋风荒草白云深，断桥流水何处寻。凄凄切切，冷冷清清。”东坡推窗即之，见女子冉冉没于墙下。明日掘取，得古琴一张。

东坡词

苏东坡述怀有《行香子》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取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背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纽扣诗

解大绅见女人衣上用数重纽扣，作诗谑之曰：“一幅鲛绡剪素罗，美人体态胜姮娥。春心若肯牢关锁，纽扣何须用许多。”

题路程图

绍兴间，西湖白塔桥印卖朝京路经，或题诗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

丐面掌痕

成化间，湖州凌汉章针术神灵，擅名吴浙。曾于市中见一丐，形躯长大，貌凶恶，颊上天生一手掌痕，有十余丐从之。既去，汉章问于市人，市人曰：“此丐姓聂，父某为司务官。因早朝吏失携笏板，怒而掌其面，仆地死。后妻有娠。聂一日忽见前吏人门，径人其室，遂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心知之，始能言即有报仇之语。比长，日以杀父为事，虽谨防之，几被其弑者屡矣。不得已逃避他乡，不知所往。其子遂纵酒色，荡尽家业，至为丐。”汉章感其事，作诗记之曰：“平生不信有阴魂，丐面而今见掌痕。寄语世间君子道，莫教结怨种冤根。”

承发房诗

《碧里杂存》：余于礼部承发房见壁问一诗曰：“骨骼今年异，衣裳昔日殊。读书须努力，写字莫胡涂。白水翻三峡，青山出两都。吾衰竟何以，赖尔得相须。”不知何人作，亦无题，详味之，必蜀人有办事者寄子之诗也。虽杂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辨。

偿金获报

宋刘懋越乡授徒，岁暮归，道逢孕妇携儿欲赴水，询之，知为债所迫，因倾囊中七金与之。归而妻询之，亦无愠色，笤酒炙虾为膳。因口占云："虾小红炉炙，酒熟布裙笤。"岁旦开门，见续题云："门将金锁锁，帘挂玉钩钩。"居数日，有以吉壤告者，曰金钩挂玉帘形也。懋以葬母，遂生文简爚、文安炳。

明进贤舒翁以馆谷救途中投水妇，抵家无米，采苦菜食之。夜间闻神语云："今宵食苦菜，明年产状元。"果生芬，正德丁丑魁天下。

貍啮鸡

《碧里杂存》：吴康斋与弼以司成之子，家贫绨绺御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而怡然终身。尝有诗曰："淡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家蓄一鸡司晨，为貍所啮，作诗焚于土谷神祠曰："吾家住在碧峦山，养得雄鸡作凤看。却被野貍来啮去，恨无良犬可追还。甜株树下毛犹湿，苦竹丛头血未干。本欲将情诉上帝，题诗先告社公坛。"后一夕雷雨，天明，人见貍震死坛前。

和盗诗

《涌幢小品》：泰和邓学诗性至孝，元末，母子为盗所获。盗魁知其儒者且孝，哀之，与酒食，口占一诗，命之和，约和免死。盗诗曰："当此干戈际，负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儿，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邓和曰："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我母年七十，两脚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盗喜，道之出城，得远去。后以荐为教职考终。嗟嗟，此盗有人心，可令应举，或加纳授官，定为循良之吏。

游客酬缣

唐末徐寅博学能文，善诗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之。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读至此大喜，令军士诵之，敕一字酬一缣，赠绢五百余匹。全忠尝自言梦淮阴侯授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

水灯

俗传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谓之照冥。张伯雨集句云："共泛兰舟灯火闹，不知风露湿青冥。如今池底休铺锦，此夕槎头宜挂星。烂若金莲分夜炬，空于云母隔秋屏。却怜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灵。"明刘邦彦亦有诗云："金莲万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光射鱼龙离窟宅，影摇鸿雁乱汀洲。凌波未必通银浦，趁月偏怜近彩舟。忽忆少年清泛处，满身风露独凭楼。"

扬州

隋唐以后之扬州，秦汉以前之邯郸，皆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华之地。古语云"骑鹤上扬州"，以骑鹤为神仙事，而扬州又人间佳丽地也。前人诗云："一上维扬路觉遥，野塘烟柳认隋朝。美人南国生犹盛，芳草东风怨未消。"唐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澄平日，犹自笙歌彻夜闻。"徐凝

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杜牧《寄扬州韩判官》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刘长生石像

莱州有神仙洞，郡人刘长生学仙处也。有石像卧榻，面有小窍，水出不涸。郡人云：旧有太守刘某，见石像面有赘疣，因命工削平，后刘面生一疮如削状，祭之方愈，故创处常有水出。陈尚书洪谟诗曰：“面带微痕泪若流，可怜太守过为谋。仙家惯说能尸解，一石缘何念不休？”

三黜说

崇祯甲戌会元乃金坛李竹君青，时艾千子南英不第，自刻遗墨，赘以题解，并摘元卷中疵语，欲揭之礼部。主司闻之大恐，谋于吕匪庵一经先生，以任礼部郎，磨勘乃其职也。匪庵曰：“溧阳陈百史尚未出都，速将百金构其文，代刻元稿传送，此事可解。”主司如言刻成。千子见之心服，急毁前文，其事乃寝。竹君尝著《三黜说》：鲁之季，三家擅命，以士师为爪牙，吏非其亲昵不授，受是职者皆奴隶使也。每三家飞片纸则盥手擎顶，若奉尺一之君令于上，曰：“臣谁敢不奉诏者？”时士师有“有肉无骨”之诮，党强锄弱，怨声塞路。迨孔子摄相，特简柳下惠为士师。其初视事也，即榜语于门曰：“舍狐狸问豺狼。”或曰：“此专为三家发也。”于是三家党羽皆屏息不敢咳唾，日畏柳士师。而一时磔黠小民，又微窥士师风旨，专候权门短长为巷议。三家衔之，召同党谋之野曰：“柳士师为我害，奈何？有弹者吾予之金。”公伯寮胁肩谄笑，欣然以弹文献。问何为词，则指袒裼裸裎为词，谓士师民望也，亵官箴而狎比放诞，是教侮也，盍黜之？鲁

君犹豫，三家执奏，于是惠一黜。则有为辩者曰：“惠肃以居官，和以容众，何害？”三家曰：“一黜而惧，未可知也。姑复之。”惠执法如故。三家复集同类谋之朝曰：“柳士师仍为吾害，奈何？有弹者吾进之官。”叔孙武叔颐指气使，跃然以弹文进，问何为词，则执伊弟盗跖为词，谓士师所以戢盗也，弟干禁而兄居显要，是翼恶也，必黜之。鲁君狐疑，三家固争，于是惠二黜。则又有为辩者曰：“兄兄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曰：“再黜而悔，未可知也。姑复之。”惠执法又如初。三家悍焉，谓柳士师终为予毒也。已夫坐以袒裼裸裎，薄愆耳；牵以盗跖，驾祸耳。莫若以暧昧隐罪，使自辩与代辩俱穷。时家臣阳货鼓掌献计曰：“请以坐怀一事为案。”其弹文出诸袖中，则云夫士师将以禁奸也，乃以暮夜潜奔之女而居然坐怀，毋乃淫而莫须有乎？且安知非有约而投，以不乱自文也。闻是女先以许夫，因坐怀事离婚，畏其为士师也不举，黜之何如？斯时也，三家以重怨积怒，持说甚坚，而蔽贤媚恶之臧文仲辈复从旁执奏，于是鲁君龟勉下令，曰：“柳下惠淫夫也，永不复用。”噫，此一事也，其说暮夜，其人女子，使自辩代辩，俱以事属暧昧，终难措喙，三黜后禁锢终身矣。

蔡筝娘

《夷坚志》：南城陈不矜光道自桂林罢官归，过洞庭，梦彩衣童言，是洞中龙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后三年当有所遇。及期六月如商州，道经蓝田，宿于蓝桥驿。梦向童子执节而来曰：“仙子候君。”遂导以行峻崖峭壁，童以节扣石壁，闻铿然掣锁声。人内，栋宇华焕，金璧绚赫。进抵中堂，见一女方笄，姿态缥缈，隐几写书，顾客至，喜延对席，谈说如云。陈乘间调之曰：“独居闷乎？”笑曰：“神圣无闷。”既而置酒同饮。人间方酷暑，陈但觉清凉如深秋。因言：“吾本蔡员外女，名嬉，字清娘，小名次心，幼时善秦筝，母更字曰筝娘。君仙材也，得与君遇幸矣。”因出白玉牌授之，请

曰：“君既游物外，不可无纪。”陈操成十绝句曰：“玉貌青童洞里回，洞中仙子有书催。书词问我何多事，何不骖鸾早早来。一”“长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执因缘。云中隐隐开金锁，路人麻仙小有天。二”“海石榴花映绮窗，碧芙蓉朵亚银塘。青鸾不舞苍虬卧，满院春风白日长。三”“沉沉香雾映房栊，剪剪檐头尽日风。汗雨顿稀尘虑息，始知身在蕊珠宫。四”“老聃西逝即浮屠，莫怪窗间贝叶书。长哂杨妃仙格势，却教鹦鹉念真如。五”“常怪乐天长恨词，钗钿寄语大伤悲。于今始信蓬莱上，也忆人间有问时。六”“得到仙都白玉堂，氤氲香泽满衣裳。非龙非麝非沉水，疑是诸天异国香。七”“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与精神。假饶不许长年住，犹胜人间不遇人。八”“琼浆饮罢日西沉，瞬息观游抵万金。尘累满怀那住得，凤箫休作别离音。九”“玉水本流三岛上，蟠桃生在五云间。若非去处那真实，刘阮昏迷错往还。十”写毕，复饮，款洽终宵，曾不及乱。女命侍儿以箫度《离凤》之曲，曲终而寤。

长孙欧阳相嘲

《全唐诗话》：长孙无忌嘲欧阳询形状猥陋云：“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令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太宗笑曰：“询殊不畏皇后耶？”

红线

《全唐诗话》：红线，潞州节度薛嵩青衣，善弹阮咸琴，手纹隐起如红线，因以名之。一日红线辞去，冷朝阳为诗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销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东流。”

丁集卷之二

风雪谈经

《晁氏客语》：元祐间，吕原明侍讲大雪不罢讲，讲《孟子》有感哲庙一笑，喜为二绝云：“水晶宫殿玉花零，点缀宫槐卧素屏。特敕下帘延墨客，不因风雪废谈经。”“强记师承道古先，无穷新意出陈编。一言有补天颜动，全胜三军贺凯还。”

前身和尚

梅溪王十朋祖母之兄严阁黎，字伯威，博学能文，戒行修饬，有声江浙间。亡后托梦于十朋之祖，手集众花为球，字祖而遗之曰：“孝祖，君家令郎求此久矣。”是年十朋生。幼从学鹿岩，人曰：“昔严阁黎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此子眉目似之，他日必能文也。”后十朋果以文名世。尝作《天台石梁》诗曰：“石桥未到已先知，人眼端如人梦时。僧唤我为严首座，前身应写石桥碑。”

守岁词

《深雪偶谈》薛沂叔泳久客江湖，濒老怀归，客中作《守岁词》曰：“一盘消夜江南果，吃栗看书只清坐，罪过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苦，尽向今宵过。　　此身本是山中个，才出山来便带

差，手种青松应是大。缚茅深处，抱琴归去，又是明年话。”

蛙谜

《庐陵官下记》：唐曹著机辨，有客试之，因作蛙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应声曰：“在官地？在私地？”著亦作一谜曰：“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解，著曰：“我谜吞得你谜。”客大惭。

得穷鬼力

《鹤林玉露》：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扬子云作《法言》，蜀之富人载钱五十万求书名其间，子云以富无仁义，正如圈鹿栏牛，不肯妄载。李仲元、郑子真不持钱，子云书之，至今与日月争光。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夷、齐、李、郑亦所谓得穷鬼力者也。

杀人手段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贡之多闻，弄一车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约，寸铁杀人者也。

昭陵夫人诗

《紫薇杂记》：晁伯禹载之学问精确，尝作《昭陵夫人》诗云："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陵。"

巴家富

《岩下放言》：李学卿党长女适巴长卿，巴氏贫甚，处之恬然。其妹适富家邹氏，尝笑之。长女作诗云："谁道巴家窘，一作邹家富。巴家十倍邹。池中罗水马，阶下列蜗牛。燕麦储无数，榆钱散不收。夜来添骤富，新月挂银钩。"

题太白墓

《蓬轩吴记》：采石江头李太白墓在焉，往来诗人题咏不绝。有客诗一绝云："采石江边一抔土，李白诗名耀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般门前掉大斧。"

铁袈裟赞

《文海披沙》：灵岩有铁袈裟一具，形质奇古，有监司为赞数语，镌字其上，识者多为山灵懊恨。又《竹坡诗话》载：夔峡道中有杜少陵题诗，以天字为韵，榜之梁间，自唐至今无敢作者。一监司见而和韵，大书其侧，后人嘲之曰："想君吟咏挥毫日，四顾无人胆似

天。”以古准今，其揆一也。

谢氏妇

陆诒孙《说听》：泖湖谢氏，松江右室也。明初被籍没坐诛，妇某有殊色，给配象奴。妇绐奴曰：“待我祭亡夫乃从尔。”奴信之。妇携一物至武定桥哭奠，赋诗云：“不忍将身配象奴，自携麦饭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一剑清风满帝都。”遂伏剑死。

孟淑卿

《蓬轩吴记》：孟校官澄女字淑卿，色美能诗。尝过慧日庵访尼僧，书其亭曰：“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殊雅。其集多桑间之咏，不足取也。

《说听》载：淑卿《咏杨妃菊》云：“霓裳舞罢小腰肢，低首临风几许思。莫怪姿容太妖冶，半缘卯酒半胭脂。”《咏美人观莲图》云：“绿槐蝉静日偏长，懒爇金炉百合香。莫摘池中莲子看，个中多半是空房。”《春归》云：“落尽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无情最是枝头鸟，不管人愁只管啼。”

雷震李林甫

《涌幢小品》：永乐间，云南赵州雷击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罚他千劫在牛群。而今逃脱为夷士，霹雳来寻化作尘。”火烙字曰“李林甫”。

五女歌

河南许州离城东南四十里地名五女店，人居稠密，为往来孔道，仕商止宿之所。康熙戊辰秋，兰溪章立之礼过其地，因名询实，访之土人。相传昔有夫妇生五女而无男，五女渐长，父母欲以次许人，五女不从，齐告父母，愿侍父母终天，嫁亦未迟。及父母亡，五女殡葬周备，庐于墓侧者三载。服除，人嘉其孝行，争欲娶之。五女竟不字人，同日从容自缢。士人震悼，上闻，并筑五墓，分列亲墓之侧，号五女墩。惜不知五女为何代人，其父母何姓也。呜呼！五女以一介女流，性钟纯孝，因无兄弟，孺慕益坚，无心外嫁，不特以身依亲于生前，卒皆以身从亲于地下，求之须眉男子，尚不易遘，况闺帷弱植，能敦一本以终其身，宁非天地间一罕觏事哉！以其可以风世，故于景仰之余，作歌以扬之："人生天地间，父母最所重。但愧庸庸人，鲜能常敬奉。讵意弱息中，百世遗芳踪。同怀五姊妹，上下无弟兄。愿为代老儿，不愿为人妇。父母欲许人，婉语辞以故。云无弟与兄，膝下谁瞻顾。晨昏奉旨甘，左右不离步。待亲百年余，于归未云暮。五女金石心，懿性夙钟成。孝纯义更笃，五人如一人。亲存愿同事，亲没亦从亲。丧葬礼俱备，五女志已遂。相对各投缳，共随亲于隧。乡党皆震惊，佳名朝野闻。既为表其闾，复为筑其茔。君不见，许州城外五女墩，五墩旋绕二亲坟。此间黄土盖白璧，此中女魄胜男魂。又不见，往来多少须眉汉，几人孺慕终不变。闺中有此丈夫行，万年千载人争羡。"

戏目诗

《解人颐》有集戏目七言律诗四首云："瑞玉妆成翡翠钿，画中人去奈何天。焚香喜拜鸳鸯冢，投笔愁看燕子笺。一种情深万事足，

二奇缘浅想当然。白罗衫染双红泪，水浒桃花笑独眠。一”“红梨花发绾春园，拜月陈情只自言。喜庆有余惟异梦，怀香不断忆还魂。玉簪妆盒晨开匣，金锁幽闺晚闭门。弹罢琵琶检书读，翠屏山外四声猿。二”“百花亭上占花魁，女状元推女秀才。疗妒羹休烹白兔，岁寒松已映红梅。懒收钗钏金钿盒，闲解连环玉镜台。四节何时开口笑，绣襦还带泪痕裁。三”“检点南楼百宝箱，双珠犹在旧罗囊。君提宝剑清风寨，妾守荆钗洒雪堂。岭外惊鸿蕉帕系，池边跃鲤锦笺藏。西游塞上马陵道，东郭邯郸是故乡。四”辛未夏日，观女优演杂剧，亦集成四律：“软蓝桥畔钓鱼船，贳酒旗亭小洞天。河上盟言题扇赠，眉山秀句彩毫传。龙膏能续情灯影，狮吼无惊画舫缘。开放春桃遍地锦，渔家乐事永团圆。”“玉殿缘成天马媒，人中龙虎夺秋魁。珍珠衫映明珠树，碧玉串联双玉杯。宝鼎香浓红拂舞，银瓶酒满紫箫颓。风流院主风流配，罗帕题红莫浪猜。”“金雀酬恩义侠奇，登科双捷报亲知。全家庆赐珊瑚玦，双合欢弹琥珀匙。折桂欣逢三桂候，衔环喜值玉环期。锦衣归第满床笏，吉庆图中五福滋。”“金印双鱼腰下黄，宋人有腰下甚时黄及腰黄何日重之句。女开科第状元香。三星照户祥麟现，四喜临门鸣凤翔。题塔才名驰七国，埋轮功绩振三纲。儿孙福禄文章用，五代荣华百岁坊。”

结草障面

《独异志》：宇宙初开之时，止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与其妹上昆仑，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头悉合。其妹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人娶妇用内外方巾花髻如扇，象其事也。

膻根

《文海披沙》：唐薛昭纬遭黄巢乱，流离饥饿，遇旧识银工，延接饮馔甚丰。昭纬以诗谢之曰：“一碟膻根数十皴逡，盘中犹更有鲜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膻根，羊肉也。

各赋一物

吴郡张纯少有清才，与同郡张俨、朱异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曰：“今三贤屈顾，老鄙渴甚矣。为吾各赋一物，然后就坐。”纯曰：“骣裹以迅骤为工，鹰隼以轻疾为妙。何必积思，请自立成。”据大悦。纯赋席曰：“席为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俨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名书竹帛。”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射隼高墉。”

傅公谋词

傅公谋《水调歌头》词云：“草草三间屋，插槿旋添裁。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前村清冷，木落远山开。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　　唤家僮，开门看，有谁来。相逢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且添个月，有月且添个客，醉舞起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

诗嘲杨文贞

庐陵杨文贞士奇为相日，乡人有贡人胄监，候选久不授官者，恳文贞开仕路。文贞不允，遂放还待取。因作诗云："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回家及早养儿子，报了贤良方正来。"盖讥文贞缘是科致显也。《水东日记》云：翰林尹凤岐好作诗讽切时事，时应诏举贤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简太学年五十以上者悉放归，尹作是诗以讥之云。

闽谈

《石田杂记》：陈启东震谕学宁德，常作诗述闽人常谈云："蛮音鸪舌语胡涂，雨落番将祸断呼。谁信挞挑原是耍，怎知诈讲吴人称说谎也。却云诬。长公仔贬南瓜卖，李剉屋也。犹言李家也。门书老酒沽。昨听邻家骂新妇，声声明白唤狸奴。其骂声云貌貌，即猫叫声，如吴人云杜货也。"闽人闻之，亦为绝倒。

沈石田对

沈石田尝燕吴原博宅，与陈启东同席。启东强石田酒，石田不胜杯酌。启东云："如辞饮，须对句可准。"时解元贺恩字其荣首席，启东云："恩作解元，礼合贺其荣也。"次座为陈进士策字嘉谟，石田应声曰："策登进士，职当陈嘉谟焉。"为之哄堂。

左布政对

成化十七年，浙藩左大参赞人觐，出京时，梦一人出对云："参政布政，为黎庶之福星。"左问其姓氏，答曰："某苏州贺恩，前科解元

也。”左随对云：“解元会元，钟山灵之秀气。”至苏寻访贺其荣，一睹其容，俨如梦中所见云。

筑长城

《金罍子》：何燕泉谓杞殖字梁，春秋时齐人，去赵及秦筑长城时不啻数百年。而《列女传》及乐府注所谓城崩，乃杞都城，非长城也。秦、赵所筑长城，去杞都不啻数千里。唐僧贯休赋《杞梁妻》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乌乌。”二事打合成调，不知何据。予按贯休赋杞梁妻事虽无据，而误亦有因。秦筑长城以拒胡，齐亦尝筑长城以备楚。《括地志》云：“齐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太山北冈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玡台人海。”而《齐纪》以为齐宣王所筑，《竹书纪年》曰齐闵王筑。未知孰是。但既曰备楚，则楚之抗衡中国，宜莫盛于春秋。盖杞梁妻哭而崩者，疑即齐所筑之长城，颂洞相传，世遂以为秦之长城。诗家不考所出，又未审杞梁何时何地人，死于何事，遽以梁为死于秦长城之役耳。今辽东前屯卫中所芝麻湾有石人立海澨，若世所谓望夫石者，而世又相传以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于此。则影响附会，而形音逾远，逾失其本真者也。

梦作靴铭

苏东坡椊杭时，梦仁宗召人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为铭之，觉而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一作步武。所临云蒸霞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风绉，六铢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

殿，微闻环珮摇声。”

冤家

《苇航纪谈》：词人多用冤家，不知何所出。阅《烟花记》谓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所谓冤家者二也。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苦，所谓冤家者三也。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断，所谓冤家者四也。怜新弃旧，辜恩负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也。

《画墁录》：饶州彭汝砺，妻宁氏，熙宁中复纳宋养明。宋氏有姿色，彭委顺不暇，典九江，病革，索笔书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而后，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金文通息斋云：冤不簇不成眷属。可见六亲皆冤家聚会。今俗有《欢喜冤家》小说，始则两情眷恋，终或至于仇杀，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也。疾读一过，可当欲海晨钟。

俏冤家

《亦巢偶记》：俗呼薰猪耳为俏冤家，不知何所取意，里巷至今传之。一日予同一二友至虎丘游衍，久之思饮甚切，然所携杖头仅百文，因思猪耳价轻可口，令僮买之佐酒。久不至，一友忽歌时曲云：“俏冤家，何事还不到。”众大噱。

漂母图诗

杭城一士家，壁挂《漂母图》，上有二绝云：“千金报德未为奇，阿母何须便怒为。若使王孙知此意，肯教怏怏受诛夷。”“一饭常怀报德深，归来不负赠千金。岂知汉祖酬功日，不与王孙共此心。”二诗皆有深意。

地理

《尧山堂》：朱韦斋松，晦庵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尝招山人择地，问富贵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后生晦庵，果为大儒。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

一丈红

成化甲午，倭人人贡，见蜀葵花不识，因问国人，绐之曰：“此一丈红也。”倭人以纸状其花，题云：“花于木槿花相似，叶与芙蓉叶一般。五尺栏干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太守以其不诚于远人，杖而遣之。

占米

陶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稻，俗谓之糯米。《尔雅》注秫

谓黏粟也。《说文》：秫稷之黏者也。《本草图经》：丹黍，米黏者为秫。今人谓糯米曰占米，或从黏字省文耳。《鸿书》云：占城稻成实早而粒稍细。《闻见卮言》谓占米之名始于宋真宗祥符五年，江淮水田不登，闻占城国稻早耐旱，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得万斛，散于民间，故名占米。今又谓之元米，未知何故。

诗非女子所宜

《墨客挥犀》毗陵士子李某，一女年方十六，颇能诗，甚有佳句。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韵致，大非女子所宜。

措大

《资暇录》：世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说衣冠俨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难饮也。故又谓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贫居新郑之郊，以驴负醋，巡邑而卖。邑人指其醋驮而号之。新郑多衣冠所居，因总被斯号。又云郑有醋沟，其沟东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为四说皆非，醋宜作措，言其能举措大事也。因酸子误以为醋大耳。

妓笑贫士

《郡阁雅言》：崔公佐牧名郡，日宴宾僚。有一客巾屦不完，衣

破肘见，突筵而人。崔喜其来，令下牙筹，引满数觥，神色自若。妓骇其蓝缕，因大噱。客赋诗云：“破额幞头衫也穿，使君犹许对华筵。今朝幸倚文章守，遮莫青娥笑揭天。”崔令掩口，无嗤贤士。

御书钱

《侯鲭录》：前世钱文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崇宁大观御书钱，盖袭故事也。王元之禹偁谪商於，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吟诗止娶

陆诒孙《说听》：嘉兴女子朱静庵，父亦士人，为教谕周汝航济之妻，能诗，多佳句。父执某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图再娶，萌开阁之意。青衣过静庵泣诉其情，静庵曰：“吾能止之。”因题一绝于扇，令人持视父执云：“一夜西风满地霜，粗粗麻布胜无裳。春来若睹桃花面，莫负寒梅旧日香。”父执见诗，感其意，不复再娶。

罢耍词

元人有《叨叨令带风人松》词云：“罢罢耍耍，花花世界尽宽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泽腰，一碗饭受不得淮阴胯。种几亩邵平瓜，卜几文君平卦。快活心坎上无牵挂，耳边厢没嘈杂。世上人劳劳堪讶。你看那秦代长城替别人打，汉朝陵寝被偷儿扒，魏时铜雀台到于今没片瓦。哈哈。名利场，最兜搭。班定远玉门关枉白了青丝发，马新息

铜柱标抵不得明珠价。哈哈。更有一般堪诧：动不动说什么玉堂金马，虚费了文园笔札，只恐怕渴死了汉相如，空落下文君再寡。罢罢耍耍，到头来都是假。凭你事业伊周，文章董贾，少不得北邙山下。俺归去也，身不关陶唐虞夏，梦不想争王定霸。容膝的竹篱茅舍，忙手的琴棋书画，忘机的鸥鱼凫鸭，适口的淡饭粗茶。槛外蔷薇高架，庭前兰蕙初卸。俺也不聋不哑，肯把韶光虚谢。闲时节从负郭问桑麻，遇邻翁数花甲。哈哈。铁笛儿在牛角上挂，酒瓢儿在鱼竿上插，诗囊儿在驴背上跨。眼底事抛却了万万千千，杯中物直饮到七七八八，醉中日月真无价。哈哈。要罢就罢，浓睡在十里松阴下，一任黄鹂骂。”

舟人请仙

《蓬轩吴记》：有客行货金陵，舟人见客孤身，夜杀客而取其所有，遂富，弃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甫弱冠，荡费家业。父或训戒，反被殴詈。邻有术士，召仙甚验，舟人往拜，冀其修改。仙附乩书曰：“六月初三风雨恶，扬子江头一着错。汝儿便是搭船人，请君自把心头摸。”悚惧而退，不数日忧悸而死。

邺侯尚仙

《贾氏谈录》：李邺侯泌好仙，虽为辅相，颇有灵异之事。吴人顾况师事邺侯，得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西游长安，邺侯一见如故相识，遂待以殊礼。及邺侯卒，况感其知遇，作《海鸥咏》以寄怀，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诗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鸮奈尔何。”

紫姑咏笔

《齐东野语》载紫姑《咏笔》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颖缚尖圆。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闻扫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间雪茧涌春泉。当时定远成何事，轻掷毛锥恐未然。"《闲居笔记》：解学士缙亦有《咏笔》诗云："紫竹纤毫线扎成，如龙似虎伴书生。渴来玉砚池中饮，饱向花笺纸上行。写本告王臣宰惧，题书人庙鬼神惊。虽然不是龙泉剑，曾与君王定太平。"

黄鹤楼诗

《毗陵闲笔》：宋广安游景仁侣，南渡四贤相之一也。《楚志》传其《黄鹤楼》诗云："长江巨浪拍天浮，城郭参差万景收。汉水北吞云梦人，蜀江西带洞庭流。角声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两岸秋。黄鹤楼高人不见，却随鹦鹉过汀州。"

咏残荷

陈湖张浣心泠博学能诗。康熙丙辰，广德州学博沈韶九曾成汇集词客，出花草画册，拈幅题咏。浣心拈得残荷，检视画册乃荷叶黄落之状，浣心即席口占云："水冷风凄气已凉，荷衣秋老不闻香。采莲人散歌声寂，明月还来照野塘。"一座称善。

王越诗

《石田杂记》：威宁伯王越在大同，见边事渐生，醞祸未测，情悰不怿，乃作诗云：“来去去来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已知世事只如此，借问古人安在哉。绿酒有情留客醉，黄花无主为谁开。忠君报国心如火，一夜秋风尽作灰。”时有和之者云：“那有伊周事业来，耻随郭隗上金台。权谋术数何深也，局量规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过，一场富贵似花开。于今门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传闻天下，以为诛心之铁钺也。

水仙子词

《耳谈》：苏州张伯雨罢官归，作《水仙子》词云：“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解人颐》作杨南峰词。

清江引

明宋海翁登春诗有天趣，兼善小词。作《清江引》词云：“糯米酒儿鲜鱼鲊，还喜生姜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鸡儿骂。呼童儿点灯来花下耍。”晚年信口，渐人香山。

答夷使对

祝枝山《猥谈》：弘治中，一作成化。夷使人朝，以一偶语请馆伴对曰：“朝无相，边无将，玉帛一作气数。相将。”典客不能对，李西涯教以对曰：“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夷使愧服。

白水漈

《八闽志》：白水漈属上杭县，旧有题“白水漈头白屋，白鸡啼白昼”。未有对者。明潮阳林大钦修撰过此，问土得黄泥垅，因对曰：“黄泥垅口黄家，黄犬吠黄昏。”

黄巢诗

黄巢既遁，祝发为僧，名道价，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后住雪窦，人称雪窦禅师。开宝中卒，年八十余。《挥麈录》载其诗云：“三十年前山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楼看落晖。”《宾退录》云此乃元微之《赠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阑干望落晖。”

赋善使事

《萤雪丛说》：一士在场屋，赋“帝王之道出万全”，绝无故实。问一老生，答云：“一举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可用，要在人斡旋尔。”士谓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疑诳之，不用。后见一人使得最妙，说题目甚透，曰：“一举朔庭空，窦宪受成于汉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禀命于唐宗。”真所谓九转丹砂，点铁成金者也。

徇情榜诗

《明朝小史》：天顺初，会试考官多出权贵所荐，及揭晓，录文谬误，去取徇情，谤议汹汹，无名诗词，纷然杂出。有排律云：“圣主开科取俊良，主司迷谬更荒唐。薛瑄《性理》难包括，钱溥《春秋》没主张。吴节只知贪贿赂，孙贤全不晓文章。问仁既是无颜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当问罪，周公系井亦非常。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榜上有名谁不羡，至公堂作至私堂。”盖许道中之子及石亨之侄皆以私取，而录文则《论》题起“克己复礼为仁”去颜子，《孟》题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诗备言之。

破蚊阵露布

杨升庵戏作《破蚊阵露布》云：“非烟女将，行烛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阃令。破蚊阵于乙夜，收鸇捷于寅筹。不惮宵征，即陈露布。窃惟蜎化之孽，元非贞虫之群。似鸭似鹅，久贻害于羊罗鼠夹；如虎如豹，曾嫡虐于甓社湖名。淮津。血国三千，睫巢亿万。饥方柳絮，妄学阿香之声；饱类樱桃，僭拟炎官之色。胄系孑孑，敢偷郁郁佳名；捷实茸茸，擅据阁阁要地。扰仙游之梦，栩栩难成；妒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越女，颦哦撩乱锦窗；似柳张郎，挫精儤豹。直灵殿。投间抵隙，乘暗幸昏。啑玉肌而咬花貌，犹作娇鸣；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偿奸志。率其不逞，实繁有徒。恶冠蚤蜂，尝药之经恐漏；罪浮蛙蝈，待旦之术已穷。夙稽诛于金神，不蚤降于青女。某等扫除贱役，箕帚微能。躬纠鱼贯，手勘闵触。蠹。虽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钉须臾，嗤负山之何力；格戟少选，谅游台之岂还。俾文人怡神丙枕，无展转反侧之虞；偕女君合樹音社，梦神。子宫，叶熊罴蛇虺之兆。好音时遣薰风送，忻忭曷胜；捷书夜奏清昼同，驰闻敢后。”

易彦章妻词

易彦章以优校为前廊，久不归。其妻作《一翦梅》词寄之云：“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　　红日三竿懒下床，虚度韶光，瘦损容光。思量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又作《长相思》词云：“朝有时，暮有时，潮水犹知日两回。人生长别离。　　来有时，去有时，燕子犹知社后归。君行无尽期。”

蔡京恩宠

《碧湖杂记》：宣政间，保和殿西南庑有玉真轩，轩内有玉华阁，即安妃妆阁也。妃姓刘，进位贵妃，林灵素以左道得幸，谓徽宗为长生帝君，妃为九华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别置妃位，画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寝而觉有酒容。群臣惟蔡元长最承恩遇，赋诗殿壁云：“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侍宴于保和殿，令妃见京，先有诗曰：“雅兴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命京赓补成篇，京即题曰：“保和新殿丽秋晖，恩许尘凡到绣闱。”云云。须臾命京人轩，但见妃像。京诗又云：“玉真轩内暖如春，只见丹青未见人。月里嫦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已而至阁，妃出见京，劝酬至再，日暮而退。君门九重，乃令人臣纵步亵饮于其间，当时之恩幸可知，遂至釀成靖康之祸，可为万世君臣之戒。

京有保和殿、延福宫曲宴二记，纪其事也。

天子请客

王岐公珪在翰苑时，中秋月色清美，上召人对饮。夜漏三鼓，令左右宫嫔各取领巾、裙带、围扇、手帕求诗。内侍举牙床，以金镶水晶砚、珊瑚笔格、玉管笔于公前，公略不停缀，人人得其欢心，悉以呈。上曰："岂可虚辱，须与学士润笔。"各取头上珠花装公幞头，簪不尽者，悉纳公袖。月将西沉，命撤金莲烛，令内侍扶掖归院。都下盛传天子请客。明年中秋，公已参政，蔡确为学士，上讲故事，命宫嫔求诗。确奏才思短涩，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悦，云："这个学士何须钟爱。"

女状元

《玉溪编事》：五代王蜀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以诗上蜀相周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庠览诗召见，称乡贡进士，应对详敏，即命释之。后复献歌，荐摄府司户参军。明敏多才，胥吏畏服。庠欲妻以女，崇嘏以诗辞曰："一辞拾翠碧江涯，一作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见诗大惊，问其本末，乃黄使君之女，幼失恃怙，与老姥同居，元未从人。庠益仰其贞洁。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后莫知所终焉。《丹铅总录》作庠嫁之，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即崇嘏也。

咏纤夫

陆式斋容咏纤夫诗云："绿柳堤前雁鹜行，挽舟终日送官忙。舟中若载清官去，尽受辛勤也不妨。"此诗有关世道，宦者宜三复之。

李灌溪先生模亦有诗云："舟行阅纤夫，来往纷如织。先后忽相

逾，劳苦咸自力。交臂一已过，面目何曾识。如云信风驰，似鸟飞空急。但顾向前行，步步无踪迹。归家各稳坐，远近忘所历。若人能了此，一生参学毕。”

颠不剌

万历四年，张江陵当国，将南京内库高皇所藏宝玩尽取上京中。有颠不剌宝石一块，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见石光，所以为宝。此见《金陵琐事》。笺《西厢记》者以颠不剌为美好之称，不知何所据。

孙汝权

《南窗闲笔》云：钱玉莲，宋名妓，从孙汝权。某寺殿成，梁上题“信士孙汝权同妻钱玉莲喜舍”。

《听雨增记》：孙汝权乃宋朝名进士，有文集行世。玉莲则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权嗾之，理宗虽不听，而史氏子姓怨两人刺骨，遂作《荆钗记》，以玉莲为十朋妻，而汝权有夺配事，其实不根之谤也。明丘文庄公之少也，其父为求配于士官黎氏，黎诮之曰：“是儿岂吾快婿耶？”不许。公作《钟情丽集》，言黎女失身辜辂。辜辂，广人呼狗音。他日黎得之，以百金属书坊毁刻，而其本已遍传矣。

琵琶记辨

《大圆索隐》云：元高东嘉则诚与王四友善，四以显达改操，遂

弃其妻周氏，而坦腹于时相不华氏。东嘉挽救不得，作《琵琶记》以讽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贱尝为人佣菜也；赵五娘者，以姓传自赵至周而数适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记以琵琶名者，以其中有四王字也；张大公者，东嘉盖自寓也。又《考真细录》云：明高皇见《琵琶记》廉知为王四而作，遂执四置之法。

《说郛》载唐人小说：唐有蔡节度者，微时与牛相国僧孺之子繁同学，邂逅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既而牛能将顺于赵，赵亦无妨于牛，东嘉感其事而作此书。但则诚以元人而演唐事，何不直举其人，而故托之伯喈，以污蔑贤者耶？

按伯喈父名稜，字伯直，有清白行，谥贞定公。见《后汉》注，易名从简何意？

西施

西施一名夷光，越之美女，欲见者先输金钱一文。见《孟子》注疏。昔人文辞载西施事，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墨子》云：越破吴，沉西施于江。似当时已死矣。宋之问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邪。鸟惊人松网，鱼畏沉荷花。"似复还旧都矣。《越绝书》云：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杜牧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则西子甘心于随蠡矣。及观东坡诗："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又，以蠡窃西施而随蠡者非其本心也。高季迪诗："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是蠡另有一段苦心耳。

《丹铅总录》：《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

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堕后人于疑网。

着膊着肚

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错一字落第。适温彦博与杜如晦共坐，略诉不行，略曰："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容国士，皮外何须生节目。"彦博喜曰："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略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彦博曰："此意着博。"略曰："非但着膊，亦乃着肚。"彦博、如晦俱大欢，即与以官。

丁集卷之三

蓬山不远

宋仁宗朝，宋子京祁知成都，带修刻《唐书》。垂帘燃二椽烛，滕婢夹侍，和墨伸纸，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修唐史也。子京尝过御街，逢内家车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子京因赋《鹧鸪天》一曲，落句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千万重。"其词传达禁中，仁宗访知呼"小宋"者。后因与翰林语及宋词，祁惶恐，上曰："蓬山不远。"遂以赠之。

大谏同名

《宋史》载：韩侂胄有爱姬，小过被谴。钱塘令程松寿亟召女侩，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谨。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数日，侂胄意解，复召之，知为松寿所市，大怒。松寿亟上谒，献之曰："顷有郡守辞阙者将挟去外郡，某忝赤县，恐忤君颜，故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犹未平。姬既人，具言松寿谨待礼。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迁监察御史，逾进右谏议大夫。犹怏怏不满，更市一美人，名曰松寿献之。侂胄问曰："奈何与大谏同名？"答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侂胄怜之，即除同知枢密院事。

隶人扞刃

裴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为人所刺，隶人王义扞刃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之，仍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传奇称度为御史，请伐淮蔡，忤宰相李逢吉。逢吉夜遣人刺之，裴仆裴旺乃效陈婴代公死。不知何不用王义事。

游嵩顶

《玉海》：刘伯寿，洛阳九老中人，筑室嵩山下。每登嵩顶回，则于峻极中院记其岁月。捐馆之年记云：余今年若干，登顶七十四次。后王辅道与其孙之静共游，至峻极中院，作一绝云："烂红一点出浮沤，夜坐嵩峰顶上头。笑对松窗谈祖德，当年七十四回游。"

木中诗

《淅川县志》：金人伐宋时，伐香岩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诗云："栽松种柏兴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时。可惜香岩千载树，等闲零落岁寒枝。"时传以为奇异。

桑犬等诗

于忠肃公《题桑》云："一年一度伐条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甘寂寞，一作皆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唐末蒋密《咏桑》有"绮罗因片叶，桃李漫同时"句。于公又有《犬》诗云："护主有恩当食肉，却衔枯骨恼饥肠。于今多少闲狼虎，无益于民更食羊。"或云《犬》诗乃李古廉者。沈石田《咏蚕》云："衣被功深藏蠢动，碧筐

火暖起眠时。愿言努力加飧叶，二月吴民要卖丝。”马清痴愈《题蚕豆》云：“蚕忙时节豆离离，烂煮堪充老肚皮。却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结实济人饥。”此诗本宋王文康诗云：“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又王尚文《题棉花》云：“采得西风雪满篮，御寒功在倍春蚕。世间多少闲花草，无补于人也自惭。”无锡秦廷韶《题菜》云：“翠叶蒙茸塌地铺，晓炊初荐美如酥。世间此味人知少，乞报中州士大夫。”诸作皆非嘲风弄月之比，可献之采风者。

赤壁诗

《乌衣佳话》：杜公序庠号西湖醉老，以诗名永乐间。《过赤壁》诗云：“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舳舻。诸葛心中空有汉，曹瞒眼底已无吴。兵消炬影东风猛，梦断萧声夜月孤。过此不堪回首处，荒矶鸥鸟满烟芜。”一时人皆传诵，谓之杜赤壁。又虚斋曹翰卿诗云：“白石江头烈火红，千年遗事说东风。不知画史将何意，不画周郎画长公。”亦有意味。吴匏庵诗云：“西飞孤鹤记何详，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世昌绵竹道士，与东坡同游赤壁，所谓客有吹洞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几无闻矣。

鸦卜

《潜居录》：巴陵鸦不畏人，除夕妇女各取一鸦，以米果食之，明旦以五色缕系于鸦颈放之，祝其方向，卜一岁吉凶。其占甚多，大略云：“鸦子东，兴女红。鸦子西，喜事齐。鸦子南，利桑蚕。鸦子北，织作息。”甚验。又元旦梳头，先以栉理其毛羽，祝曰：“愿我妇

女，黥发髟髟。音彪，发长垂貌。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谓女髻为鸦髻。今俗误为丫髻。

岩老好睡

《百斛明珠》：南岳李岩老好睡，众人食罢下棋，岩老辄就枕。阅数局乃一展转，云：“我始一局，公几局矣。”东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盘，只着一色黑子。昔与边韶敌手，今被陈抟饶先。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全无一物。”永叔诗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世换，酒阑无奈客思家。”殆类是也。

搭题

顺治庚寅，郡守王光晋府试。时同知石映星摄长邑事，与之同试。出题，首题乃“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命吏书牌呈验。王见不写注字，曰：“这许多何不写？”石曰：“只要上下大字。”王曰：“只要大字，何不竟写一行？”石曰：“此是搭题。”王曰：“石老爷考童生，竟出蛮子家题目罢了，何必要出搭题？”众闻之绝倒。于是次题出“至于治国家”。

秀才甲天下

《见闻搜玉》：太学生相聚，各言土产以相嘲难。东鲁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关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当在华山下矣。”又：“何水？”曰：“东海。”曰：“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又属河

之委矣。”又：“秀才谁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与一笑，是称文谭。

睡诀

《鸿书》：“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陈抟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西山蔡季通有《睡诀》云：“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此古今未发之妙。然其语本《千金方》云：“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诀也。

贵人十反

《经钼堂》：贵人十反：夜当眠而饮宴；早当起而醉卧；心当逸而劳；身当劳而逸；吝束修不请师教子弟，而以大钱雇教声伎；药饵无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细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图画；器用不贵金银而贵铜瓷。

子美无诗

《天中记》：少陵居蜀数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艳而诗章独不一及。郑谷曰“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情为发扬”是已。迨宋世，赋海棠者甚多，往往用此为实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诗未工。”钱易云：“子美无情甚，都官着意频。”李定云：“不沾工部风骚力，犹沐勾芒造化权。”王荆公作梅花诗：“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苏东坡赠妓李琪诗：“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题。”亦点此意。又凌景阳一绝，末句云：“多谢许昌传雅释，蜀都曾

未识诗人。”为不道破而不解其无诗之由。盖子美父名闲，母名海棠，故其吟咏无闲字而不赋海棠，固深有意，宋人未之考耳。

花十友

《万花谷》：曾端伯《花十友·调笑令》云：芳友者兰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腊梅也，殊友者瑞香也，净友者莲也，禅友者蒼卜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岩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韵友者酴醾也。“仍有玉友，来奉佳宾”，谓酒也。

花客

《花谱》：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木樨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踯躅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木芙蓉为醉客，酴醾为才客，腊梅为寒客，琼花为仙客，素馨为韵客，丁香为情客，葵为忠客，含笑为佞客，杨花为狂客，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木槿为时客，安石榴为村客，鼓子花为田客，棠棣为俗客，曼陀为心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茉梨为远客，芍药为近客。

援引士类

《青琐诗话》：丞相吕夷简，一日有儒者张球献诗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爹有新诗上相公。”公见诗甚悦，因以俸钱百缗遗之，又为引导贵官门馆，得依栖之。又韩魏公镇真定时，有门客彭知方为酒使，逾垣宿妓室。门吏报

公，公不究，为《种竹》诗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乱出墙。”彭见诗愧甚，乃和公诗云：“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公特以百缗，遣一指使呼吏报都下市一女妓赠之。二公之援引士类如此。

神泪

《夷坚志》：和州士人杜默，累举不成名，性英傥不羁。因过乌江谒项王庙，被酒沾醉，才炷香拜讫，径升偶坐，据神颈，拊其首而恸，大声语曰：“大王有相亏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语毕又大恸，泪如迸泉。庙祝虑其获罪，强扶以下，掖之而出，犹回首嗟叹，不能自释。祝秉烛检视，神像亦垂泪未已。

岳王墓

岳王墓在西陵桥之右，墓上松柏枝皆南向。墓前有分尸桧，自根以上劈分为两，至稍全其生，中格以木，以示支解奸桧也。正统间，郡椠马伟为之。指挥李隆冶铁为桧及妻王氏、万俟卨三形，皆赤身反接跪墓前。万历中，巡道范涞又益铸张俊像，共四焉。游人拜墓后必以瓦砾敲掷之，咸溺其头，而抚摩王氏两乳，至精光可鉴。忠奸昧于一时，荣辱分于千载如此。李卓吾曰：“宜铸施全在旁作持刀杀桧状，更快。”

诗鬼

韦彦温少不羁，落魄京师。偶闲步，见一宅楼上有女子，靓妆丽服，倚阑凝伫而歌。彦温屡见之，稍玩，乃逾垣而人。见门户四辟，寂无人迹。遂登其西楼，但见积尘满几，上有一幅纸，字墨尚新，题一词曰："禁鼓初传时下打，虚过清风明月夜。眼如鱼目几时干，心似酒旗终日挂。　　银汉低垂星斗斜，院宇空寥灯烛卸。西楼潇洒有谁知，独自上来独自下。"彦温出，问其邻，皆云此屋多祟，无人敢居，将百余年矣。彦温爱其词调，乃名之曰《倚西楼》云。

鸽鹅止妒

《文苑》：梁武平齐，获侍儿十余辈，颇娱于目，为郄后所拘，愤恚将成疹。左右识其情者进言曰："臣尝读《山海经》，云以鸽鹅为膳，可以止妒。"梁武从之。郄茹之，后妒殆减半。帝神其事。左右复言曰："愿陛下广为羞储，以遍赐群臣，使不才者无妒于才，挟私者不妒其奉公，浊者不妒其清，贪者不妒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诏虞人广捕之。适崇佛戒杀，遂止。

跨灶

子过其父，俗为跨灶，解者纷纷。王朗《杂箴》云：家人有严君焉，井灶之谓也。吴崇贺人生子曰："寄语王浑防跨灶，阿戎清赏只须臾。"跨灶之说，竟无定论。及读《海客日谈》云：边徼中相马者言，马前蹄之上有两空处，名曰灶门。凡善走之马，前蹄之痕印地，则后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军中谓之跨过灶门。夫跨从足，后步过前似后人追及前人之意，以拟父子，于义为协。

叶琼章授记

吴江叶氏琼章，月府侍书女也。卒后从泐大师授记，师曰：“既愿皈依，必须审戒。我当一一审汝仙子。身三恶业，曾犯杀否？”对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尝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对云：“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对云：“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新绣鸟双双。”“口四恶业，曾妄言否？”对云：“自谓生前欢喜地，诡云今世辨才天。”“曾绮语否？”对曰：“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裁成幼妇诗。”“曾两舌否？”对云：“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诗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对云：“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对云：“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对云：“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对云：“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泐大师遂授记。

嗜饮

《夷门广牍》云：嗜饮者无早晚，无寒暑。乐固醉，愁亦如之。闲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无，醪醴善否，一不问。典当抽那，借贷赊荷，一不恤。日必饮，饮必醉，醉不厌病，贪不悔。俗号瓶盏病。遍揭《本草》，细检《素问》，只无此一种药。

儿继

今小儿乳哺时，值母有孕，辄眉心青黑，泄泻羸瘦，俗谓之记。按《尔雅翼》言：伯劳能疗继病。继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

如痞。《淮南鸿烈解》曰：男子植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盖情在腹中之子，故于所乳之子情不相与往来，所以病而不泽。此即继病。

金带围

《后山谈丛》：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牡丹中红瓣而黄腰者，号金带围。无种，有时而开，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发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当之。是时王岐公以高科为椠，王荆公以名士为属，皆在选，犹阙其一，花已欲放，公私念："今日有过客即使当之。"及暮报陈太博一作傅。升之来，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遂开宴，折花插赏。后四人皆为首相。

黄杨

世重黄杨，以其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于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为梳不积垢。

黄杨一年只长一寸，遇闰年退一寸。宋人闰月表："梧桐之叶十三，黄杨之厄一寸。"

予反其意云："敢期绿草逢春雨，惟冀黄杨长闰年。"

女香草

女香草甚繁绩，妇女佩之则香闻数里，男子佩之则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弃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迹之香甚，欲夺

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曰：“欲知女子强，转臭得成香。”《吕览》有海上逐臭之夫，疑即此事。

赋清庵

《楮记室》：有众饮清庵，翟钦甫至，众不之识，俾赋清庵。钦甫故为拙句云：“为问清庵何以清。”众大笑。及赋“霜天明月照蓬瀛”，众失色。连赋“广寒宫里琴三弄，白玉楼头笛一声。金井玉壶秋水冷，石田茅屋暮云平。夜来一枕游仙梦，十二瑶台独自行”。众询知为钦甫，愧谢，延之上坐。

和象棋诗

明仁庙在东宫时，尝观二内侍象弈，因命曾子棨赋诗云：“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遏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一作残。枰。”《琐缀录》载仁庙和诗云：“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路当知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词意宏伟，似胜曾诗。

红木樨

谢无逸《咏木樨花》诗曰：“白雪凝酥点嫩黄。”于武陵曰：“夜揉黄雪作秋光。”杨诚斋曰：“雪花四出剪鹅黄。”皆言白蕊黄香。《小尔雅》有《丹桂话腴》，载宋高宗时，象山史本家木樨忽变红色，因献

阙下。高宗图之扇面，作诗以赐从臣。诗云：“秋人幽岩桂影团，香深霏霏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七修》云：钱塘学中有大红木樨。《四明志》亦有大红木樨。志中载诗云：“月宫移就日宫栽，引得轻红人面来。好向烟霞承雨露，丹心一点为君开。”是诗《尧山堂》作明高皇诗，未知孰是。而《颜鲁公集》有谢人青桂花诗，尤为异事。

怕考判

督学将至，棚厂已具。有三秀才蕴药谋爇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王谑庵思任判理。具申：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谋而几就，不待教而可诛。万一延烧，罪将何赎？须臾乞缓，心实堪哀。闻考即以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各还初服，恰遂惊魂。

市名

市井之区，交易之地，其名各省不同。南方谓之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为义。互字似牙，因讹为牙。牙音似衙，又讹为衙。昌黎广州诗云：“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是也。北方谓之集。谓百货集于此也。声转亦谓之积。西蜀谓之疾，岂疾即集之误耶？或言欲其交易之疾速也。岭南谓之虚。柳子厚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送虚人。”王临川云：“花间人语趁朝虚。”黄山谷云：“荷叶裹盐同趁虚。”义或取夫市朝满而夕虚也。一曰虚而往，实而归也。或谓古虚墟通用。又有谓之亥者。南昌有常州亥，则因亥日为市。元微之谪通州，白香山诗云：“寅年篱下多逢虎，亥日沙头始卖鱼。”后人有《东市行》云：“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狼。”张籍云：“江村亥日常为市。”山谷亦有“鱼收亥日妻到市”之句。南中诸夷谓之场。每以丑卯酉

日为市，故曰牛场、兔场、鸡场云。

石敢当

人家门户当巷陌桥梁之冲，则立小石将军，或植石碑，镌字曰石敢当，以压禳之，不知起于何时。按石敢当见史游《急就章》，颜师古注曰："卫、郑、周、齐皆有石氏，其后因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此，其名始于西汉。《五代史》载：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与愍王议事，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椎侍晋祖以虞变，敢与左右格斗而死。今立门首以为保障，似取五代之石敢。其曰当者，或为惟石敢之勇可当其冲也。否或因《急就章》之石敢当也。刘元卿《贤弈》、陈眉公《群碎录》俱以石敢当为五代时人，则误矣。

僧还俗

杭州径山寺僧至慧，铢积既充，欲还俗，乃作诗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坛。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剃发满头寒。朱楼美酒应无分，红粉佳人不许看。死去定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

顺治间，苏郡某寺僧某积赀既厚，忽蓄发还俗。花烛之夕，其师俨然受礼。友人作《黄莺儿》嘲之曰："和尚讨家婆，脱褊衫，着绮罗。弥陀大笑金刚怒，撇了师徒，别了尼姑，绣房稳似禅床卧。喝兴波，堂前花烛，牵出老葫芦。"

长洲酷令

康熙初，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设立纸枷、纸半臂，使欠粮者衣而荷之，有损则加责罚。滑稽者改清明祭扫一诗黏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裩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时抚院朱国治奏销之后，辄以抗粮为名而扑责之。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百姓怨恨，为韩抚军所劾，羁栖听勘，死于花桥巷寓所。

梁令批词

长洲令梁月台廷桂，贤父母也。其治吾邑，锄强有力，催科有法，惜为嘉定命案镌级调任。曾见其批词黏县墙云：“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而予录之犹未免为好事也。

诗讽僧

江右聂大年教授于杭，时有二僧争住一院，聂招二僧饮酒，赠以诗云：“萧萧落日下荒基，古殿凄凉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风犹恋旧巢泥。”二僧惭愧，让院不争。

吕徽之

元吕徽之安贫乐道，隐居逃名，以耕渔自给。一日诣富家易谷种，大雪立门下，闻阁中有吟哦声。乃一人分韵得滕字，吟苦弗就。吕不觉失笑。众诘其故，吕曰：“我意欲举滕王蛱蝶事耳。”众始叹伏，以藤滕二字请吕足之，援笔书曰：“天上九龙施法水，人间二鼠

啮枯藤。鹭鹅声乱功收蔡，蝴蝶飞来妙过滕。”复请和昙字韵诗，随笔书云：“万里关河冻欲含，浑如天地尚函三。桥边驴子诗何恶，帐底羔羊酒正酣。竹委长身寒郭索，松埋短发老瞿昙。不如乘此擒元济，一洗江南草木惭。”书毕即去，问其姓字，亦不答。众惊讶曰：“尝闻吕处士名，欲一见而不能，先生岂其人耶？”曰：“我农家，安知吕处士。”与之谷，怒曰：“我岂取不义之财？”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后，路甚僻远，识其所而返。雪晴往访，惟草屋一间，家徒壁立。值吕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无衣，故坐其中。

拆嘉靖字

徐文贞阶拆咏嘉靖二字云：“士本朝堂一丈夫，口称万寿与三呼。一横直亘乾坤大，两竖斜飞社稷扶。加官加禄加爵位，立纲立纪立皇图。主人幸有千秋岁，明月当天照五湖。”

蚕食叶成字

《解人颐》有《咏蚕食叶成字》诗云：“绿云稠叠满懿筐，绣口纷纷争啖忙。近听余声追笔阵，细看剩迹绍书香。丝纶未吐先施巧，籀篆无心每见长。鸟迹蝌文人竞赏，几曾问字向蚕房。”

原棋

棋有三：围棋，《博物志》曰尧作以教丹朱。夫子曰：“不有博弈者乎？”而皮日休《原弈》则辩明始于战国。象棋，见于《太平御

览》，为周武王所创，然其名曰象戏，其字又有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棋。《幽怪录》载：唐岑顺于陕州，夜见车马步卒之移，掘地得金象局并子。故唐以后方显。又《说苑》：雍门周谓孟尝君下燕则斗象棋。是以象为棋势，而分阵相斗。象棋之名，战国时已有之。弹棋，始于刘向。因汉成帝恶蹴鞠之劳，作以献之。其制义备于柳子厚序棋，今不传，所传者前之二种。虽一艺之微，皆有妙存其间，穷其趣者，终日不能完一二局。所谓“虎穴得子人皆惊，静算江山千里近”之妙。他如东坡、荆公性非不敏，亦不能造其极。东坡有“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之语。《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将败，则随手敛之。尝作诗曰：“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

《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为棋子三百六十一枚。按李善注韦昭《博弈论》“枯棋三百”，引邯郸淳《艺经》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格，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为证。

五贯九百俸

《墨客挥犀》：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诗答之曰：“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未能免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以为养廉隅之本，不复五贯九百俸矣。

双庙词

宋文文山《题张巡许远双庙·沁园春》词云：“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纲常。骂贼

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刚。　　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轰轰烈烈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劝学词

余姚谢文正迁有《劝学词》云：“闻得人试不得意，怒发冲冠欲成疾。余姚虽有好良医，相顾终朝不能治。我昔曾经害一场，传得千金不易方。因便抄录寄同志，倘若得效无相忘。洙泗鲁论语，齐梁邹孟子，曾参大学章，孔伋中庸理，加上本经只六味，更添子史十七粒。龙虎石砚香麻油，休歙烟墨湖州笔。顿在明窗净几中，煎熬昼夜莫停功。切忌阴人来相扰，不妨君子过相从。慢慢嚼，细细服，过三冬，颜如玉。可以平步上青云，可以坐享千钟粟。遗得渣滓莫轻弃，留与儿孙再煎服。此方累试累有效，我愿知音勿轻忽。”

三字诗

《尧山堂》有刘伯温《思美人》三字诗曰：“雨欲来，风萧萧。披桂枝，拂陵苕。繁英陨，鲜叶飘。扬烟埃，靡招摇。激房帷，发绮绡。中发肤，憯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岧嶢。云中鸟，何翛翛。欲寄书，天路遥。东逝川，不可邀。芳兰花，日夜凋。掩瑶琴，闲玉箫。魂睘睘，心摇摇。望明月，歌且谣。聊逍遥，永今宵。”

除夕遗俗

汉时，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谓之火爆。烟焰烛天，炮音聒耳。家庭举宴，长幼咸集，谓之合家欢。终夜不睡，谓之守岁。燃灯室中，谓之照虚耗。是日各家封井，不复汲水，至正月三日始开。而诸行亦罢市，往来邀饮，不问贫富，俱竞市什物以庆嘉节。先饰门户，男子衣帽、妇女钗环之属，更造一新，亦遗俗也。家苍书叔有《沁园春》词云："残腊云除，暗数居诸，都为去尘。笑逃台债缓，佣工休息，且教劳客，暂作闲人。朮屑丸丹，松薪燎火，齑菜堆盘簇五辛。围炉坐，喜分携岁酒，乐在天伦。　　痴呆卖却谁曾讶，如愿何须敲唤频。更图形驱魅，旄旃示武，通灵祀灶，饧粔迎新。筒竹雷轰，瓶梅冻解，待漏千门万户春。苍龙驾，便明年明日，已报东巡。"

通判

有以知县转管粮通判者，一郎中作诗贺之云："最妙无如转判通，州官门报气何雄。班联喜得先推府，尊重何须羡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教官侍教且从容。更有一般堪羡处，下仓攒典列西东。"后郎中亦谪济南州判，先通判者官德州，其属吏也。方到任时，僚属满堂，即书此诗持轴贺之，及言其故，无不绝倒。

先儒成语

陆通明世居洞庭，有吴某客于山，往来颇狎。一日，陆内人临蓐，吴讯曰："曾弄璋未？"陆曰："昨暮生一女，已溺之矣。"吴嘲其讳曰："先生极明，此事欠通了。"陆讶之，吴曰："岂不闻溺爱者不明耶？"

广文嘲语

《解颐日抄》：广文先生之贫，自古记之。近日士风日趋于薄，有某学先生者，人馈之肉，乃瘟猪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礼，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尧舜其犹。”又有以铜银为贽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礼，不过五分。启封视之，尧舜与人。”或作破云：“教官之责门人也，言必称尧舜焉。”

先生提举

浙江花提举与鄞县学官颜某交往，后花升佥事，提举至鄞，以旧谊，戏出对云：“鸡卵与鸭卵同窠，鸡卵先生？鸭卵先生？”颜应声曰：“马儿与驴儿并走，马儿蹄举？驴儿蹄举？”

陆伯阳

潘沧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陆，字伯阳。”潘笑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民无得而称焉。六伯羊值甚的？”闻者大笑。

郑玄婢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怒一婢，曳着泥中，一婢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王三六四

王三名观，恃才放诞。陆子履行四，性慎默，于事无所可否。观尝以直方少之，然二人极相善。观尝寝疾，子履往候之。观以方帽包裹坐复帐中，子履笑曰：“体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谓王三惜命也。”观厉声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钱马相嘲

吴人马承学性好乘马，喜驰骤。同学钱同爱戏曰：“马承学学乘马，汲汲而来。”马即答曰：“钱同爱爱铜钱，孳孳为利。”

号寒虫

五台山有鸟名号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暑时，文采绚烂，常自鸣曰凤凰不如我。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𣪘，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噫！世人中无所守者，不甘淡泊乡里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便志得意满，及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摇尾乞怜，视号寒虫何异哉！白香山有诗曰：“得过且过，饮啄随时度朝暮。得陇望蜀徒尔为，未知是福还是祸。得过且过。”《新知录》作张东海词，误。

儿回来

汴洛深山中多异鸟，其声多类人言。一鸟名儿回来，鸣曰：“儿

回来，娘家炒麻谁知来。”士人以为昔有继母偏爱己子，以生麻子授之，以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嘱之曰：“植麻生者得归家。”二子不知也。幼子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由是其子误植熟麻子，不得归，母思之至死，化为此鸟，呼其子曰儿回来、儿回来。好事者记之以警世，亦如提葫芦、脱布裤之类。

禽言

闽郑蒲涧有《三禽言》诗云：“快快插禾，清明谷雨天气和。田中水满禾好插，转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插禾。”“子归，子归，胡不归？田园既芜屋成灰。迟迟吾行当诉谁？王门抱瑟不如抱竽吹。须发改，筋力衰。不归，不归，更何为？”“提葫芦，沽美酒，三百青铜何处有。桃花落尽杏花残，十分春色今无九。纵遇采樵人，勒马空回首。况又多年失孟光，一斗凭谁为藏久？忍听提壶休饮酒。”殊警策可诵。

元庐陵邓光荐剡号中斋，宋亡，以义行，尝赋《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江浦张瑄尝作《五禽言》诗，亦有意义：“行不得哥哥，君意自不定，妾心靡有他。黄花九折坂，山水险恶多。山险不容幰，水险舟覆波。君心类此妾奈何。行不得哥哥。”“子归，子归，高堂日将暮，故箧开彩衣。子不归，待何时？亲归子不归，欲养悔，何可追。”“姑恶，姑恶，新妇何曾自认错，人家有姑无此恶。姑生女，作人妇，姑不恶，妇则乐。”“提胡卢，提胡卢，不愁无酒卖，只虑无钱沽。但得有钱即沽酒，权贵门前懒趋走。君不见邻翁了却官家租，沽酒取乐一事无。”“唤起，唤起，黑甜不及黄奶美。五更莫恨鸡声速，日出高人睡方足。人子孝，不色难，鸡鸣起，来问安，先盥洗。”林马公卿亦

有《四禽言》诗，词亦可玩：“呱呱呱，百鸟相随妇与夫。嗟我天阴便逐去，谁忍天晴尽日呼。”“布谷，布谷，春风和，春雨足，此时不种那得熟。嗟我独催耕，群鸟亦啄粟。”“八风八火，八山看火，尝恐火来烧杀我。燕雀尔何愚，栋焚不知祸。”“瘦儿瘦儿，我自错，当怨谁？天长地远儿不归，啼声日夜无休期。吻中流血羽毛摧，人间后母不见之。”

寄衣侑诗

《辍耕录》：洞庭叶正甫，久客都门，其妻刘氏因寄寒衣，侑以诗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来得一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自觉和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长短只依先去一作旧时。样，不知肥瘦近如何。”

钟馗示梦

开元中，明皇讲武骊山，翠华还宫，因痞疾作，昼卧。梦一小鬼衣绛犊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悬一履，搢一笏扇，盗太真绣香囊及上玉笛绕殿奔戏。上叱问之，小鬼奏曰：“臣乃虚耗也。”上曰：“未闻虚耗之名。”小鬼奏曰：“虚者望空中盗人物如戏，耗者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俄一大鬼顶乌帽、衣蓝袍、系角带、着朝靴，径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后劈而啖之。上问之，奏曰：“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第，羞归故乡，触殿阶而死。奉旨赐绿袍以葬。感恩愿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痞疾顿瘳。乃诏画工吴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成图，上视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赐以百金。

雒于仁四箴

万历中，三原雒于仁弹上以酒色财气自蛊，神庙大怒，几罹不测。召元辅申瑶泉每事分辩，瑶泉委曲解救，得以免祸。后转大理寺评事，进酒色财气四箴。《酒箴》曰：“酒为曲蘖，昕昕不辍。心志内暗，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发诏典隆。晋师衔杯，糟丘成风。进药陛下，酴醾勿崇。”《色箴》曰：“艳彼妖冶，饮食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汉成宠姬，享年不久。进药陛下，内嬖勿厚。”《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不剩。公帑称赢，私家尘甑。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大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赂勿侵。”《气箴》曰：“逞彼忿怒，恣性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太平。大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憝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丁集卷之四

嘉禾行

《嘉禾行》，徐武子先生劝修先贤杨南峰遗冢而作。南峰名循吉，字君谦，成化甲辰进士，弱冠登科，年二十九而致仕。登甲榜者六十三年，八十有九而殁，葬于阊门外。洎乎后嗣湮没，丘垅荒芜。武子先生于先朝庚午辛未间倡议修之，不意鼎革之后，落于丐棍孙寿之手，毁域拔树，种菜浇秽，近且露其棺椁，行路伤心，而有力者不顾也。武子先生复欲起而修葺之，故作诗以告同志。云："当年偶踏嘉禾路，访友造门多不晤。皆云醵酒共登舟，去扫梅花道人墓。名流胜士无不然，如此一年还一度。我思道人诚足贤，迄今妙技尚争传。倘令有言兼有德，蒸尝丘垅犹周旋。吾吴君谦杨仪部，少登黄榜性嗜古。居曹矻矻惟读书，每当得意多狂舞。因是咸称主事颠，未满三旬归闭户。结庐支硎正南峰，经史浩瀚无不通。内典外典及稗乘，一一贯彻罗胸中。会求直言无可报，人所畏言偏人告。疏请复建文年号。武庙南巡试乐府，两番宣呼皆应诏。力辞官爵恳放归，贫困益深逾癖傲。缙绅达士皆慕名，望庐却步那敢造。落莫失意尤晚年，奇穷肮脏心还坚。自为生志发孤愤，平生怀抱聊披宣。将登九十乃辞世，著书种种留人间。吁嗟先生负奇癖，年犹未壮捐荣赫。立言立品不寻常，雅操孤高世难匹。景仰堪追旷逸风，岂徒一艺存陈迹。可怜遗冢仅存留，郭外荒凉土一抔。瓜菜圃人锄隧道，牛羊牧竖上坟丘。抛棺弃椁须臾事，男子有心宜好义。鄙夫目击为心伤，四十年前愿欲偿。修葺在崇祯庚午、辛未间，文相国题语如新，后以鼎革废。今日掉头无应者，漫问先生可姓杨。因思雅道嘉禾士，笔墨风流犹享祀。故冢安全数百

年，拜扫于今还未止。文行高贤在里中，漠然弃置乃如此。自是堪嗟鄙俗肠，若见禾人定羞死。咄嗟人瘦尚可肥，果然士俗不可医。冥报相贻应不爽，勿随世俗见嗔痴。”武子先生名树丕，吴县诸生，善八分书，年八十有八而卒。

题书橱

杨君谦致仕归，读书支硎山南华寺。闻有奇籍，多方图致，手自抄录。尝题书橱云：“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坚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货财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

行乐歌

《行乐歌》云：“春台冉冉围青竹，春夜沉沉秉华烛。鹦鹉杯未停，琵琶声已续。君当为曲海上歌，妾当独唱江南曲。江南曲，声未足。池中鸳鸯两两栖，江头凫鸭双双宿。劝君莫待鬓边华，劝君莫负杯中醁。君不见紫萝山上月如珠，锦石屏前人似玉。人生年少须尽欢，莫待形骸空结束。空结束，慢蹉跎。青山碧草容易过，白发茫茫君奈何。”

郑所南

宋既亡，郑所南改名思肖，隐居长洲之承天寺，终身不娶，时时向南恸哭，爰作《心史》，沉于寺之狼山房井中。历四百余年，至崇祯戊寅仲冬，僧浚眢井，而其书始出。铁函重匮，锢以垩灰，启之则楮墨犹新，有《咸淳》、《大义》、《中兴》等集，《久久书》及杂文。其《夏驾湖晚步》诗云："岂独吴王事可怜，人生回首总凄然。空嗟落日犹如梦，不记东风几换年。宝驾迹消前古地，菱歌声断晚来船。如今城郭多迁变，茅屋荒颓草积烟。"《春日登城》诗云："城头啼鸟隔花鸣，城外游人傍水行。遥认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春词》云："春气暄妍御夹纱，玉钗双袅绿云斜。倚阑看遍庭前树，尽是枝头结子花。"《怀友》云："今日尊前忽忆君，为怜秋事又平分。坐来凝睇西风久，过尽天边数片云。"《春日游承天寺》云："野梅香软雨初晴，来此闲听笑语声。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风岁岁阖闾城。"《闺怨》云："画眉夫婿客游梁，独理瑶琴山水长。莫上翠楼凭槛望，陌头无数碧垂杨。"《睡觉有怀》云："千古英雄人不见，一楼风雨梦初回。空中变化观龙见，世上凄凉误凤来。"又"凤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阳"等句，其感慨一寓之于诗。又有《隐居谣》曰："布衣暖，菜羹香，诗书滋味长。"

焚书坑

唐章碣《题焚书坑》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陆文量容诗云："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受兵书。"

七贤过关图

《七贤过关图》，姓名相传不一。元唐愚士诗云："七骑从容出

帝阍，蹇驴骢马杂山犉。瀛洲学士参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广川书传》谓七贤者李白、李颀、□之逊、孟浩然、綦毋潜、裴迪、司马承祯出关访王维。明初夏节暨姜南云：是开元间冬日，李白、李华、张说、张九龄、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遇雪，郑虔图之。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盖指此也。虞邵庵集题孟像诗有“风雪堂中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之句。郎仁宝《七修》谓三说皆非。且云春秋有七人，建安有七子，唐有七爱，宋有七老，未尝称贤也。惟晋竹林七人称贤耳。且王戎尝乘骡，山涛乘驴，刘伶乘鹿车，余则乘马，鹿车或误图为牛也。接□乌帽亦晋人所戴，唐则巾矣。元曹文贞伯启集有《七子图》诗云：“清谭飘逸事凌迟，七子高风世所师。公室倾危无砥柱，服牛乘马欲何之。”此一证也。陆俨山《玉堂漫笔》云：七贤疑即竹林七贤耳。屡有人持其画索题，观其所画衣冠骑从，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云即《论语》“作者七人”像也。录之以俟博识。

退圃

苏东坡为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咏，中有《退圃》诗一首云：“百丈休牵上濑船，一钩归钓缩头鳊。园中草木知无数，独有黄杨厄闰年。”其于退字略不发明，而休牵上濑、归钓缩头、黄杨厄闰，则曲尽退字之妙，此咏题之三昧也。

旗亭小饮

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有梨园伶官十余人会

宴，三人因避席隈隅，拥炉火以观。俄有妙妓四辈续至，奢华艳曳，旋奏乐，皆当时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不自定甲乙，今密观诸伶所讴，诗多人歌者为优。”俄一伶拊节而歌曰：“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又画壁曰：“一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巴人下俚词耳，阳春白雪俗物岂敢近哉！”指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诗，终身不敢与子辈争衡矣。”须臾双鬟发声，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撇歙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故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乞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桃暗李明

韩退之有诗云：“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白拣雪羞比，波浪翻空香无已。”诚斋诗序云：“桃李同时而退之诗云不见桃花，不可解。偶因晚眺，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

赵子昂

赵孟頫以宋室贤才，失身北仕，扬州春市琵琶别调矣。然而哀音离黍，故国凄凉，未尝不缠绵四韵中也。尝作《闻捣衣》诗云：“露

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总肥宛骕骦，琵琶曾没汉婵娟。人生俯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惘然。”又作《绝句》云：“春寒恻恻掩重门，金鸭香残火尚温。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梅花开尽雪飘零，杨柳青青春水生。一夜东风吹雁过，江南江北故乡情。”

落叶

《苕溪渔隐》载刘义《落叶》诗云：“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窝。满廊僧不厌，一个俗嫌多。”郑谷《咏柳》诗云：“半烟半雨溪头畔，间杏间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恨意，千丝万絮惹春风。”观此二诗，乃落叶及柳之谜语也。

五岳山人

钱塘田汝成记云：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戊戌，当试春官，予过吴门，谈西湖之胜，便辍装不北上，来游西湖，盘桓累月。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予常戏之曰：“子真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才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

唐六如

唐子畏寅一字伯虎，号六如，谓取佛氏之说。乃苏门公啸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龙，一如高柳蝉，一如巫峡猿，一如华丘鹤，一如潇湘雁。其说更脱洒有意趣。子畏既废弃，诗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又绝句云：“五陵鞍马少时年，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蓑烟。”《寿王少傅》诗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所用石记曰“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有《风流遁》一书，皆青楼中游戏语，惜不传。

《桐下听然》：华学士鸿山察舣舟吴门，见邻舟一人独设酒一壶，斟以巨觥，科头向之极骂。既而奋袂举觥作欲吸之状，辄攒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饮不能故也。鸿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肃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方洽，学士浮白属之，不觉尽一觞，因大笑极欢，日暮复大醉矣。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后人遂有佣书获配秋香之诬。袁中郎为之记，小说传奇遂成佳话。又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见可中亭有贵人分韵赋诗，乃衣蓝缕如乞儿倚柱而听，数刻未落一韵，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视而哂。贵人怒曰：“乞何为者？岂能诗耶？”对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须臾数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晓骑，几番春雨湿征衫”之句。掷笔索酒，酣饮而去。贵人惊异，以为遇仙，对人艳称之。后知之惭恚，卒有棘闱之谮。

聂寿卿

临川聂寿卿大年，工诗词，书兼率更、承旨两家，以荐授长洲仁和教官。一目重瞳，沈石田谓聂眇一目。长身紫髯，博通经史。秋闱考文，四省交聘，咸以病辞。景泰中，征修《通鉴纲目》，未人馆病卒。翰林诸公惜不获一见。时童大章在坐，素善滑稽，因曰：“不必

识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众为哄然。盖聂姓三耳而寿卿眇一目也。其《醉后跌起口占》有“老我不胜金谷罚，旁人应笑玉山颓”之句。有词曰：“杨柳小蛮腰，惯逐东风舞。学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妇。忙整玉搔头，春笋纤纤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懒为秋娘赋。”又：“粉泪湿鲛鲌，只恐郎情薄。梦到巫山第几峰，酒醒灯花落。　　数日尚春寒，未把罗衣着。眉黛含颦为阿谁，但悔从前错。”又：“花压鬓云低，风透罗衫薄。残梦瞢腾下翠楼，不觉金钗落。　　几许别离愁，犹自思量着。欲寄萧郎一纸书，又怕归鸿错。”

半夜鸡

唐人以半夜鸡鸣为不祥，来鹏《晓鸡》诗云：“黯黯严城罢鼓鼙，数声相续出寒栖。不嫌惊破纱窗梦，却怕为妖半夜啼。”但寒鸡半夜则啼，今止以黄昏及雌鸡啼为不祥。

终南别业

《碣石剩谈》：长安雍世隆泰别业去终南不一舍，甚有幽致。有寻访留题壁间者云：“中丞别业压秦川，非郭非村小洞天。树底好山当屋上，源头活水过门前。吟边风月诗三百，静里乾坤寿八千。只恐春雷天外震，等闲惊起老龙眠。”未几有诏起复，亦诗谶也。

垢仙

垢仙姓吴，吾苏市人也。生于万历甲申，二十以前，踪迹未定，

每行市中，群儿嬲之，呼为狗仙。乙巳始赤身矣。人与之食，有享有不享，与钱亦然。享者受者其家必有吉祥善事。先依朱姓，后依王姓。席地趺坐，昼夜拥炉，酷暑无汗，暗坐无蚊，体不沐而无秽气，发成结而无蜡虱。腊月浴冰孔中，夏日炽炭逼身，远近观者络绎不绝。两耳中通，左右洞瞩，日则缄默，夜闻笑语。邻人云虚室若有往来者。不饮酒而茹荤。半幅围腰以蔽下体，人欲以新者易之，弗愿也。虞山顾宦北上，梦人语曰："郡中顾家桥有异人，宜问其行藏。受公礼此行如意，否则且无脂辖也。"顾访之，见其蓬首垢面，改为垢仙，赠之不受，叩之不答，顾脉脉去。人都，遂罹珰祸。又有浙宦携二子偕一客来访，各以百钱为寿。仙低徊不视，强之仅取其子者各二十一枚，余皆峻却。宦与客怏怏而去。后则向人索钱矣。人皆曰："仙亦改其素乎？"或曰："此风会使然，彼不过游戏三昧耳。较之衣冠中白昼暮夜攫取无厌者，不仙凡哉！"而仙意不可，虽与之终不受也。顺治乙酉正月廿九日度世，年六十有二。金阊里人沈寄员名钟者笃信之，一日梦仙造其家，曰："吾今往。"醒而心动，越一日趋视，端坐尸解，颜色如生，觉口中有香气相袭。寄员不欲坏其真身，捐资买水银含殓，置龛坐之，倡率建庵以奉仙灵。今像在娄门内老君堂中。盖仙混迹人间，一旦厌五浊，恶世蝉蜕而去，岂因时移世换，顿超尘累凡缘乎？若寄员者可谓契合者也。

钱振之无题诗

钱振之尚濠有《无题》诗云："碧云飞处隔蓬莱，香径烟销种绿苔。梦里关山何日到，书中鸿雁几时来。团香和就相思泪，碾玉难成百艳胎。自是人间惆怅事，刘郎辛苦忆天台。""自来消息两茫然，画损雕阑掷破钱。秋雁书空还有泪，春蚕丝尽不禁眠。已无梧叶题长恨，空折梅花报可怜。一梦扬州成底事，挑灯谁话旧因缘。""悠悠鱼雁别经时，瘦尽江郎鬓里丝。天上有星临薄命，人间无药治相思。空

余旧恨歌桃叶，谁识新词唱柳枝。十二峰前多少意，倩风吹与玉人知。”“独立东风空自嗟，怅怅暗数昔年华。云鬟有恨终为石，萱草无欢不耐花。燕子自寻王谢垒，马蹄曾识茂陵家。苍茫望断归来路，一寸心中万里涯。”“凡材何计合姻缘，误人三山小有天。赋就西厢飞白凤，梦来神女鬮蓝田。看花和泪思长好，对月伤心说再圆。情绪近来言不得，夜深独自礼金仙。”“浪说欢情不可寻，星桥拆处采云深。窥奁影断鸾分镜，腻枕香消玉堕簪。一尺难挨回首路，千金莫买隔帘心。何年再展双翾翼，飞上红楼倚碧琴。”“浮沤聚散岂为期，零落花魂倦眼低。枕上三更销梦雨，灯前一折买愁诗。难将白雪调苏小，何用黄金铸牧之。二十四番风信急，雕梁春暗络尘丝。”“襄王曾伴楚江云，花使无端惜离群。鸾凤笙中唤小玉，鸳鸯冢上哭双文。泪丝堪织流黄绮，雁字谁书白练裙。王粲登楼浑是病，暮烟何处问湘君。”“肠断崔徽待月身，泪流清血自沾巾。娇多嗔爱情难测，忆久悲欢梦似真。萧史何年怜月姊，裴郎镇日酬冰人。惘然愁思浑无赖，一任桃花流水春。”“临镜朝来不欲看，情禅何日出邯郸。西陵歌断莺花小，南国香消佩带寒。好梦迷天皆薄幸，侯门如海只悲酸。蒹葭莫问长干路，江上烟生白露团。”“歌舞教成十载恩，今朝谁识旧王孙。五湖自载吴宫月，三峡空归蜀帝魂。芳草凄迷人事改，孤云明灭此心存。晓来染得相思字，半是芸香半泪痕。”

夜雨词

徐甜斋旅寄江湖，十年不归，尝作《夜雨》词云：“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万里忧，都到心头。”甜斋与贯酸斋同时齐名，世号酸甜乐府。

安南国人

《桐下听然》：万历辛亥，温州盘石卫获得夷船二只，凡一百二十人，称是安南国，皆环目黑齿，被发，衣袷无幅，言语支离不通，而文字不异中国。相见以搓手为敬，吹箬叶作声，有清韵。编竹为舟，胶以木叶，舟软如纸可掬。其序立似有尊卑，魁然而红毗卢者酋长也。初见人惟痛哭，既而引见上官，庭下偶笞他囚，相与惶骇股栗。官发置各僧寺十人为偶，以兵守之，未免饥困，水土不服，数日后有死者。酋长为诗云："微躯飘泊岂无家，只为蝇头一念差。昔日已曾朝北国，今朝焉得指南车。梦魂自信归乡国，骸骨谁怜没草沙。寄语妻儿休问卜，年年滴泪向中华。"上官见诗，稍怜之，为给廪饩。后因遣使封王，遂送归其国。

神童诗

宋鄞县汪洙，字德温，九岁善诗赋。牧鹅黉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周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时衣短褐以进，问曰："神童衫子何短耶？"应声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世以其诗诠补成集训蒙，为汪神童诗。后登元符三年进士，仕至观文殿大学士，谥文庄。子思温、思齐，孙大猷，皆至大学士。

侍婢续诗

宋赵葵尝避暑水亭，作诗云："水亭四面朱栏绕，簇簇游鱼戏萍

藻。六龙畏热不敢行，海水煎彻蓬莱岛。身眠七尺白虾须，头枕一枝红玛瑙。”诗未成，葵即睡去。侍婢续云：“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

周文襄赈饥

景泰五年，遣周文襄忱赈饥。周进本作二诗致朝士云：“萧萧匹马过长安，满目饥民不可看。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衔骸骨形将朽，鸦啄骷髅血未干。寄语当朝诸宰辅，铁人闻着也心酸。”“艰难百姓实堪悲，大小人民总受饥。五日不烧三日火，十家关闭九家篱。只鹅只换三升谷，斗米能求八岁儿。更有两般堪叹处，地无青草树无皮。”不减流民图，读之酸鼻。

吟诗高士

景泰中，吴郡大饥，有人题诗三清殿壁自缢，云：“我年七十遇三荒，惟有今年荒得荒。我今吊死三清殿，知道来年荒不荒。”至今观中大醮，必首荐吟诗高士云。

岁交黄莺儿

钱古民自号林屋道人，乙卯丙辰岁交，有《黄莺儿》词云：“除夜雨萧萧，掩双扉，叹寂寥。山肴野簌辛盘妙，把银烛高烧，把金尊满浇。殷殷忙礼毛锥道，祝来朝，砚田丰稔，大有胜今宵。”“爆竹响连宵，庆丰年，贺岁朝。桃符新换千门晓，玉缀梅稍，金舒柳条。宜春接福窗前报，石灰描，平安吉庆，添个大元宝。”

王雨舟宫词

《夷白斋诗话》：吴兴王雨舟济，人物高远，奉养雅洁，刻意诗词。其所著有《宫词》一卷、《水南词》一卷、《谷应集》、《铁老吟余》。其宫词尤蕴藉可喜，姑举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矣。其词云："驾幸长春二鼓时，提灯驰报疾如飞。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龙床布地衣。""昨夜闽中进荔枝，君王亲受幸龙池。先将并蒂盛金盒，密赐昭仪尽不知。""锦标夺得有谁争，跪向君王自报名。宣索宫花亲自插，连呼万岁两三声。"

应制词

宋有翰林直内宿，应制作宫娥新幸词："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　　锦茵舞彻凉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唤，六宫多少人愁。"后遂挂弹章，以词臣应制作狎语，不得人政府。景德中，早秋宴拱辰殿，酒酣宫人按舞，命中使诣翰林索新词。夏竦初授馆职，立进《喜迁莺》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深河汉截天流，宫殿锁清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上大喜，未几擢用。荣辱有命，信夫。

上糖多令

《山堂肆考》：宋史弥远尝作半闲亭，每治事毕即人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词，大称其意。其词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　　轩冕倘来闲，人生闲最

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

索宠姬

蔡元长南迁，中路有旨取其宠姬三人，以金人指名来索也。元长作诗赠别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无复尊前念老翁。”

张芸叟

熙宁初，王荆公以经义取士，元祐后用诗赋，绍圣初复罢之。政和中，着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张芸叟舜民赋诗曰：“少年辛苦校虫鱼，晚岁雕虫耻壮夫。自是诸生犹习气，果然紫诏尽驱除。酒间李杜方投笔，地下班扬亦引车。唯有少陵顽钝叟，静中吟捻白髭须。”

王仲泽

宋王仲泽以才选行人，与金议和。比再至扬州，有题诗驿亭讥其和事不成云：“来往二年无一事，青山也应笑行人。”仲泽亦为诗解嘲云：“二年奔走道途间，知被青山笑往还。只向江南南岸老，行人因更笑青山。”

寄文恪诗

沈启南居相城水乡，年八十余，病将危，相国王文恪公请告归，

次日即遣僮赍书往候，石田赋寄一绝云：“勇退归来说宰公，此机超出万人中。门前车马多如许，那有心情问病翁。”字墨惨淡，遂为绝笔。

依样葫芦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党因宣言穀宣力实多，艺祖曰：“翰林草制皆简前人旧本，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诗云：“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提学来口号

桑民怿悦口号云：“提学来，十字街头无秀才。提学去，满城群彦皆沉醉。青楼花映东坡巾，红灯夜照西厢记。”又敖静之云：“槐花黄，举子忙。闲时做下忙时用，管甚槐花黄不黄。”

咏田字

沈启南周咏田字云：“昔日田为富字足，今日田为累字头。拖下脚时成甲首，申出头来不自由。田安心上长思想，田在心中虑不休。当初只望田为福，谁料田多叠叠愁。”康熙初，吴中田产皆应其言。

批夺山牍

《韵语晨钟》：黄岩有显者，夺民山，民讼之。时高材为令，批其牍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万年心。鸿沟未必常为限，倏忽浮云变古今。踏遍青山山转峨，问山不语奈山何。若无山下累累冢，料得争山人更多。”

玉箫宫词

《双槐岁钞》：臞仙《宫词》云：“忽闻天外玉箫声，花底徐行独自听。三十六宫春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王司彩《宫词》云：“琼花移人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辽亮月明中。”时贤妃权氏，朝鲜人，善吹玉箫，永乐八年侍上北征，还至临城薨，谥恭献。

白挩月题壁

吴门女子白挩月，题任丘旅店壁云：“妾白挩月，号莲仿，家住半塘。幼失双亲，寄养他姓。姿容略异，慧业不同。非敢擅秀闺中，愿效清风林下。岂意我生不辰，所适非偶。日弹琴之相对，百限缠绵；时卷幔以言征，一诗哽咽。余爰题之驿亭，人各怜之黄土可耳。”诗曰：“吴宫春深怨别离，风尘惨淡双蛾眉。鹃啼月落寸肠断，香消芍药空垂垂。流黄未工机上织，生小殷勤弄文笔。新诗和泪写邮亭，珍重寒宵谁面壁。康熙丙辰三月廿日。”商丘宋牧仲荦北上过此，挑灯细读，感慨系之，因檃栝原诗，为《调笑令》用贻好事云：“面壁泪痕湿，想见含毫灯下立。风鬟雨鬓吴宫隔，芍药香消堪惜。明妃远嫁归何日，一曲琵琶凄恻。”康熙戊辰，宋公为江苏藩宪，有惠政，升任江西巡抚。

张璧娘

张璧娘，闽县良家女也。归某半载而夫卒。光丽艳逸，妖美绝伦，少年慕而挑之者，无不见摈。独爱林子真之才，而越礼焉。所居楼上又有复阁，使侍婢引子真匿复阁中，往来甚秘。子真移家临清，就父公署，璧娘怀想寄诗："黄消鹅子翠消鸦，簟拂层冰帐九华。裙缕褪来腰束素，钏金松尽臂缠纱。床前弱态眠新柳，枕上回鬟压落花。不信登墙人似玉，断肠空盼宋东家。"子真览诗，淹留未归，璧娘感想而殁。子真闻之，有《感旧》诗云："梅花历乱奈愁何，梦里朱楼掩泪过。记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人笛声多。"盖璧娘好音，尤善吹箫，尝潜诣子真乌石山房，倚梅花吹箫，故子真诗记其事。

绝粮无裤

义兴储遇一日过金沙邓孺孝，邓为言绝粮状，因口占自宽云："有口无粮不用愁，有粮无口正须忧。真人解得其中意，烦恼坑中好出头。"储曰："余旧年贫无裤，亦有口号云：'西风吹雨声索索，这只大腿没下落。朝来出榜在街头，借与有裤人家着。'"坐中多贫士，为之大笑。

网巾

贵池刘舆夫名廷銮，有《十二弃书》，其《咏网巾》云："结发前过十七春，凭兹弱冠说成人。蓬头宁敢加元冕，棋服曾看映角巾。万法羽衣称统一，大纲儒者著经纶。截流希解弥天网，散作烟波一钓缗。"

讥袁柳庄

宁波曹孝廉某题诗讥相士袁柳庄曰：“英雄老眼识英雄，我正怀疑欲问公。九尺曹交汤九尺，重瞳项羽舜重瞳。形容何乃一相似，功业如何两不同。须向此中明造化，莫将容易问穷通。”

讥赵师睾

宋太学生以诗讥赵师睾云：“堪笑明庭鸳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剥镬煮刀刲。”及侂胄败，或又赠之曰：“侍郎自号东墙，曾学犬吠村庄。今日不须摇尾，且寻土窟深藏。”

题祠堂

会稽郡治有贤牧堂，赵师睾帅浙东，使门吏陈词乞增己像，两司徇从之。朱万年题诗于祠壁曰：“师睾使众作祠堂，要学朱张与郑王。大鹏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曾屈相谑

崇祯甲戌科，屈伸、曾亨应二人各以其姓举古人相谑，曾曰：“屈到屈原，都为他屈天屈地。”屈曰：“曾点曾西，好似你曾祖曾孙。”

梦携酒楼

陈彦修有姬，一夕梦少年携上酒楼酣饮，少年执板歌以侑酒。觉犹记云：“人生开口笑难逢，富贵荣华总是空。惟有隋堤千树柳，滔滔依旧水流东。”

雪和尚

永乐中，京师大雪，军士于午门外将雪团一和尚。解缙见之，题诗曰：“此僧从未人娘胎，昨日天宫降下来。暂借午门投一宿，明朝日出往天台。”

题纯阳像

《说听》：王文恪公济之，年十二能诗，有以《吕纯阳渡海像》求题，文恪援笔书云：“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洋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其大志已见矣。

李陆相戏

陆式斋容在成化时，留滞郎署最久。其迁职方也，李西涯戏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为又人职方也？”式斋应声曰：“太史非附热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犯夜赋诗

宣德中，有浪游黄州者，以犯夜为太守究，因上诗曰：“舟泊芦花浅水渚，故人邀我饮金卮。因歌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城上将军原有禁，江南游子本无知。黄堂若问真消息，旧有声名在凤池。”问其姓氏，终不答。守礼而释之。是必建文中行遁诸臣也。

祝沈对

祝枝山同沈石田出行，见尼姑收稻自挑。祝云：“师姑田里挑禾上。和尚。”沈云：“美女堂前抱绣裁。秀才。”

成化对

成化初登极，一士考选中书，上命对云：“日又明，月又明，大明一统。”士应声云：“华也化，夷也化，成化万年。”上悦。

古人对

陈洽八岁时与父同行，见两舟一迟一速，父因命对云：“两船并行，橹速鲁肃。不如帆快。樊哙。”洽即云：“八音齐奏，笛清狄青。难比箫和。萧何。”

四时四方

有才士偶成一对云：“冬夜灯前，夏侯氏讲《春秋传》。”人未有对者。后请乩仙，以此问之，方对曰：“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

典史对

有两员吏候选典史，欲南者得北，欲北者得南，因相争。文选命对曰：“吏典争南北，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一典史对云：“相公要东西，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闻者绝倒。

杨一清

杨邃庵十二岁中举，至京，国公尚书同设席邀饮。尚书国公齐递酒两杯，因曰：“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杨曰：“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

何燕泉

何燕泉孟春幼时同父乘凉，父命对曰：“蛙鼓萤灯蚯蚓笛，荒堂夜夜元宵。”即对曰：“莺簧蝶拍鹧鸪词，香陌年年上巳。”

刘招山词

刘招山作《系裙腰》词云：“山儿矗矗水儿清，船儿似，叶儿轻。风儿更没人情。月儿明，厮合凑送人行。　　眼儿簌簌泪儿倾，

灯儿更，冷清清。遭逢雁儿又没前程。一声声，怎生得梦儿成。”

心字香

蒋捷有《一剪梅》词云：“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容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云帆卸浦桥，银字筝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按心字香，外国以花酿香作心字焚之。

一子三教

陈湖朱墅村陆天翼解升幼聪颖，其父以资窘，欲送为僧，母欲送为道士，天翼志欲为儒。有人出句试之曰：“一子难兼三教，儒释道，盍言尔志。”天翼即曰：“七篇能中五魁，解会状，必得其名。”遂潜心肄业，后人吴县学，有声庠序。

日影诗

《耳谈》载：黄岩王仁甫古直游京师，视乡人于刑狱被逮，并以置狱，甘侵辱，缄口不言，独暴立烈日中，不与众囚伍。刑曹主事李廷美异之，检其衣帽，得柯学士潜赠诗，因曰：“尔能诗乎？”使赋日影。须臾诗成，曰：“皓皓散阳晖，因物始成影。万象妍丑分，一见妖魑屏。瓦雀成驹驰，金乌异蝉冷。长夜照圜扉，冤累正延颈。”廷美见其诗，纵之归，长揖出狱，吏群而笑。古直名由此显。其诗亦可诵，较之曹景宗竞病句、陈思王萁豆诗，不啻过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坚瓠集

二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坚瓠戊集序
序
戊集卷之一
勉学歌
谕俗歌
谕俗箴
格言诗
邵许词
四留铭
卫邵格言
真味堂
易足斋
村妇艳诗
祈祷警句
世态炎凉
候潮诗
玉枕山诗
道月佛力
祈雨
题松雪画
刘改之诗词
赋诗去位
题卫辉驿壁
刘海蟾歌
张跃川绝句

柳毅井
吕真人
张君寿
孟鲤诗
银床
卖诗
毛伯温咏萍
洛阳花酒
赏花钓鱼
对句
怜马卒
吕翁梦
张梦晋
六岁应试
贫士征
民谣
弃旧恋新
三尸
角三弄
梦宫女戏球
遣妓诗
蝶粉蜂黄
戒好色
买妾行
赤壁
四威仪
隔壁笑
移棋相间
八不就诀
周藩宫词

刘庭信词
谷靡靡
哈打打
戏言召辱
赵秉文词
蛛网救蝶
火焚米商
老秀才
戊集卷之二
屠苏酒
蓝尾酒
彩燕人胜
风流帽
吴评
中涓产子女
参幕内人
不识一丁
桑落酒
红袖拂尘
曲水园
王卢溪送胡忠简
宣和御画
王义丰诗
大小寒
祁门客邸诗
淮阴庙
海陵诗词
刘观堂读赦诗
墨杖二铭
何处难忘酒

东坡属对
蚁蝶图
庆元公议
牧牛亭
李白竹枝词
味谏轩
蒋焘巧对
钱李谀王刘
施槃幼志
石僧
猪脬油囊
倭使诗
小先生
分合字对
洗鸟挑土
彩凤
一个波
酒三平
等一等
腐德
弈僧
琵琶妓
才妇择婿
十忙
道中栽李
致曲
愚蠢
永嘉相命
葡萄说
蚕有六德

李沅南
董生
嫁娶谑词
李氏女
诗讪
堠子诗
闭门弭灾
费鹅湖别筑
四休
叶唐夫
戊集卷之三
神仙太守
一个里长
中酒诗
沙河碑
努头放衙
陈石泉南归
燕京酒肆
琵琶辞
陈贤德遇仙
吴原博雪诗
萧何功
酒色
汪若水
半歌
高丽国
题驿舍
阳春曲
秋兴
曲巷垂杨

玉牌镌词
诗讥朱希真
解衣留镇山门
诗意相类
作文别妻
教谕赋诗
七人同舟诗
项羽庙
朱良育诗
姓名诗
口吃赞
打爷知州
石曼卿
姓名谜
曲牌名谜
药名谜
呼名相谑
京官用伞
眼赤腰黄
一队夷齐
造五凤楼
嘲薄肉
吴朱喜得对句
馆师叹
弹相国
杀风景
望湖亭绝句
张璁方犹
诞日优语
南风

石工能诗
寒山寺
雪将军
读书无油歌
莫愁湖
芒萝山
因诗免役
秋风
垂鱼钓鳖
言志
借大鹏
嘉善林知县
戊集卷之四
雪庵和尚
鼠须笔
翠微八绝
咏秋柳
讥种蔷薇
书规
裴晋公赠马
弓手儿
杜鹃
废纸秋葵诗
对花有感
得失有时
功名早暮
盛生奇遇
秋千
男女
书斋各友

乩仙咏橹
老翁兴叹
天风海涛
汤婆子
架上鹰
补湿字
逊秀才
隆庆寺塔
鬼唱
少林寺
可恃
苏黄论诗
千字文
白鸥园
盛孔咏雪
夏景
祛疟鬼咒
改海棠诗
榕城
题百舌
沈朗倩无题诗
一字不苟
罗江怨
千古恨
李公昴恨词
金锭
作对
诗句短长
抢食
辞小鸡诗

不脱俗
黑鸬鹚
采桑娘
草鞋词
批改嫁
酉斋
兰玻
比玉居
倒字诗
一字破
嘲妓
杨蟠无齿
黄上舍
远佞人
坚瓠己集序
序
序
己集卷之一
翰林风月
东坡带笠
春梦婆
董恢僦屋
锦城
西湖词
小甘罗
诗赠幼妓
题柳
朋字未正
逸少联句
解大绅诉宰

鼓嘲
闻蝉
员李幼颖
太公遇文王赞
头插花枝
高明善对
山中宰相
格天阁颂
封厨娘
烧猪肉
乩赠密兰沙
饶信经量
翠妃
袁长官女
金陵养闲
虞姬庙对
戏彩堂
长髯客
君山
题纸帐
却金亭
中流砥柱赞
艺祖属猪
汉书下酒
小孩儿
于飞乐
让墙基
山庄四乐
端明不爱钱
陆沧浪

谢蝴蝶
于少保口占
章刘友善
驿壁诗
滕王阁望湖亭
造洛阳桥
陶穀草制
未生保
闲忙令
赋犬
诗媒
小九
赵子昂词
佛印书壁
钱神论
李南金题像
张胡参禅
古今相较
黄陵庙诗
己集卷之二
清风明月
宴会老堂
身心俱闲
闲居同志
蒋子云宫词
范夫人
成句对语
咏老吏
天竺寺松
周公谨好睡

安荣美人行
邻舟行
买妾卧病
失婢诗
背面宫女
半截美人
赵十朋
赠长短句
临安谣
附学
措置失宜
青盖
吴仲和书壁
杨龟山庙
张章入相
朱张二海运
起复损誉
文留两相
周芝田
题风筝
讥射不中
项羽庙诗词
甘露祖风
题村壁
吴履斋拜相
贺移镇南昌启
集福庵
杨党题孔庙诗
冯兰题扇
箕仙不可频召

贞伯反嘲
吏娶娼
吏部三尚书
诗戒子孙
蔡京词谶
钵中片纸
林和靖书壁
涕泣女吴
作诗谬句
寻龙擒虎
给相门事
烟波钓叟
金国南迁
存诚诗
禳虎青词
道人书壁
祝词
赋灯
书门符
丧天真
幔亭仙
己集卷之三
少陵诗意
戛羹图
潮鸣寺
瑶华洞仙
徐武功
张翰知幾
望夫石
戒杀女歌

遣妾追送
淬铁
刑戒
烧梨赐泌
贤女庙
朱买臣庙
羞冢
董汤辞受
石曼卿诗
江心寺火
黄山谷弈棋
四杰
虞伯生像
七里滩壁间词
朱梦得静镇
乌衣国
戎昱送妓诗
田家乐
劝农诗
退隐
白香山罢郡诗
山中宰相
题陶渊明像
车马惊猜
温公词
广寒迁客
红香仙子
狐柳妖
刘山叟访女
花样不同

下第集句
人心难足
听谗诗
朝鲜国人
杨诚斋诗
无名诗
诗意相似
观潮
钉诗
四不出
登溷诗
万回万拜
王琪张亢
鸦且打凤
姓伍相弄
罗江鸡卵
池中飞来
儒匠
杨銮诗
残羊会客
众鸟欣有托
草明堂赦文
贫家壁
己集卷之四
宣宗诗谶
用舍有命
留赵村
徐神翁诗
赤脚大仙
元顺帝

日月并行
宋元帝像
续诗得官
四辅联诗
咏雪
黄衣人
醉学士歌
金陵殿基
勋臣谮语
门贴福字
象鼻岩
好汉把门
顺帝答诗
千里草
广业堂
僧附舟
家字从豕
江东签
豫题一诗
河北童谣
命不如他
建文云游
武庙凯歌
宣德对句
文班十玉
黄老白丁
兄弟友爱
东坡文字
王阳明幼颖
阳明遇仙

女鬼歌词
六尺五尺
长年三老
三姑六婆
吟诗被遣
写桂花
东道主
酒保
客作客支
鼻
丫头
女客
乖角
滞货
夫兄
布代
檀郎
乡里夫妻
弄参军
优伶子弟
恶客
骨董
偻□
好汉汉子
□苴
坚瓠庚集序
庚集卷之一
科名前定
大士判功名
似画似真

咏笔贾祸
簪白柰
吴阿懂
吟诗自宽
庸峭
撑犁孤涂
两意对
富贵语
驾霄亭
三保太监
梧竹轩
举朝皆妇人
海刚峰清苦
批执照
宦官重谏臣
丈夫化女子
诗吊伪太常
金人碎鼎
吊王安石墓
党人碑
梁师成附苏东坡
嘲晁以道
再配驵侩
曹州更楼
蝗识人
罗向随僧饭
佳对
范增石像
浣纱女
放生获隽

留石塔疏
乐平鹅塘
巫山神女
赠鲁生句
书斋题句
塔灯诗
谢郎中女
四知台
富翁语
王元之
孟子父母名姓
施宜生
书厨
文选苏文
鲁望腹稿
天妃签
张百杯
学钟学李
金陵图
林康惜别词
马子严闺思
杨妃妙舞图
田子艺召乩
醉翁图赞
挽衣共饮
诗贺兄嫂
牛秀才赋
静卧
庚集卷之二
蔡天启题画

三豪
吊妓苏哥
诗祸得释
九日题糕
取伤廉
魂归赋诗
传家清白
和香方
明目方
禽兽决录
大都供奉女
虞邵庵词
诗触御史
谢方石程课
懒云窝
洞花幽草
皆梦轩
对弈图
香奁八咏
鞋杯词
山歌翻词
立春清江引
林坡诗讽
邸间对
色难容易
风流学士
乩书四喜诗
赋诗赠妓
梅柳争春
行舟八咏

花影集
王雪村
桃花仕女
真个销魂
出题有碍
国学送胙
假髻篇
六同诗话
花朝
郎瑛题芙蓉
解大绅对
雪村召箕
咏愁
太初咏沙
元末红军
韩信有后
鼠妖
倭子能诗
周文安前身
三杰四杰
化建室疏
白练裙
周张文画厄
江湖巨盗
悼张士诚
诗却侍姬
活死人窝
王威宁诗词
中原音韵
神童咏担

海棠上杜工部书
庚集卷之三
烛花呈瑞
冷香联句
赋藕
于国宝词
画鹊
宣和词谶
黄衣少年
琵琶亭
龙祠题叶
金华神女
洞庭诗鬼
洛阳花神
老妓联句
持节和戎
落籍从良
春风柳絮
严陵祠
二宋落花诗
唐子西题梅
莫恼翁曲
题僧窗
同名诗
孙巨源恨词
中兴野人
鱼篮观音
卢秉题诗
梅词
梦游玉京

赏心亭
懿卿善笛
渔家傲
魏公清望
题诗占度
题诗斋宫
荐福碑
歌词感德
春月胜秋
赋假山
钱参政梦
体方奇遇
五月菊
九字诗
诗呈关吏
沈石田
咏酒
击鼓催花
韩汝节题松
韩汝庆词
濯足图
五指山
代试
无眼无头
俗谚题破
宋人戏破
仲默善破
江王对句
相国寺僧
软红尘

改观为寺
喇叭曲
十二时颂
庚集卷之四
题鸠
杨邃庵词
月色无私
丘琼山对
日月乾坤
鬼对
白鹊表诗
弈棋图
折枝木樨
染指甲
陆张相戏
梦拊石琴
陈也罢
程篁墩对
程李联句
题太真图
归省养病
飞来峰
金树儿
纸鸢词
徐孺子祠
三言诗
醉杨妃菊
燃絮代烛
洞宾淬镜
袖拂殿柱

陈启东对
唐守之对
绝句无对
对句
曲牌名诗
与妓下火文
与情妓书
佳人集曲名
梅嘉庆传
三友传
一枝梅
题西湖
依旧管
了不了语
判词
软金杯
醉经斋
驯鹤图
管宁濯足图
汉魏正闰
博浪沙
马嵬坡
竹衫
鼠须笔
刮字治病
郭从周善卜
老子出关图
拜石
守宫
狂吟

四皓弈棋图
泥窗
七姊妹
放鸭船
扬子云
坚瓠辛集序
辛集卷之一
物幻诗
物幻词
十空曲
咏针
缄默无事
遇吕纯阳
佛印见东坡
两朝甲子歌
尤悔庵词
改题见用
易题致富
三生公案图
张仲宗词
刘叔安词
借尸还魂
晨昏钟鼓
风水
白雄鸡
日午牡丹
高凤善卜
大光禄牌坊
莎衣真人
许志仁奇遇

茶肆短鬼
急力执伞
食置肉笑靥
非非子
瓶梅
扇板题诗
保和真人
礼闱唱酬
直言得罪
十遇词
阳关三叠
陶泉明
行情
何鼎
闽人抗宋
物异
鹦鹉
野宾
狨猺
犬
咏猫
猫捕鼠
酒狂
杨文忠对
游佛寺对
百日红万年青
刘贡父
白圻
董文玉
顾未斋

王汝玉
铁冠道人
一韵对
董通判对
云蓝纸
竹夫人词
墨词
幽欢词
灯花
辛集卷之二
饶州府学
车盘驿
壶山居士
蛮布弓衣
留余
炎凉异态
书怀
闲适
一团冰
白香山语
西湖词
汪彦章词
油污衣
止酒
反止酒
罪酒
清狂白痴
谕鸬鹚
五仄诗
代婉仪词

黄冠归故乡
谢叠山诗
碧芦
风情不薄
吴琚词
燕山驿壁
琵琶词
豪放贾祸
古人好尚
王陆无忌惮
鬼憎人学问
王梦泽
子厚小儿
李后主去国词
西湖胜景
张华
题壁
玉簪花
葛将军
刘东山
张右侯降乩
彭解元
复南顿田租
醒世词
泡灯
盲马售钱
除夕绝粮
游藏春坞
韩忠献喜雨诗
炀帝闻歌

大业童谣
臻蓬蓬
木生奇遇
奴根
破瓜
士籍书历
题倚屏美人
道开
听雨读离骚
索笺留带
三角亭
辛集卷之三
李无竞遇仙
睹蛙求学
小半斤谣
江斗奴
瞽识王教师
观物吟
娶九姨
傅大士
济颠赞
陈图南
徐仙
朱明
扑满
钓台
改姓
天目山
谢叠山却衣
李方山

杨妃上马娇图
洞庭闺怨
韩信岭
李昇咏灯
蠹鱼
踏灾行
总兵对
募修五脏庙疏
邻女吹笛
美女烧香
美人踢球
美人春睡
美人濯足
美女折花
美人骑马
女儿港诗
箕仙
伏波祠
对启佳句
杜鹃
辞职自遣
邵康节诗
杨妃罗袜
杨妃病齿
镊白发
阿呀歌
营寿藏
惠柔侍儿
咏豆瘢
感遇

铭心训
祭半齿
病齿
无梦诗
足说
朱文公足疾
社酒治聋
湘东一目
眼谜
忏目
染须发
罚饮
辛集卷之四
韩蕲王
武穆降乩
周益公
红玉杯
鲁文斐
关夫子祠
岳武穆祠
平山堂
姜尧章度曲
咏轿
鹦鹉作偈
醉翁亭
别妾
瘦马吟
双双燕
雪中干令
踏青词

琵琶亭
李理
法常嗜酒
天聋地哑
手心足心
黄鹤楼
释教
陆五台释冤狱
律令
蛉穷
偏提
上距下嘴
子母男女钱
觅句营生
苏东坡命相
瘴说
盛教授启
佛米赞
白樱桃
耻入乡贤
刘公旦
赭丹
炭颂
石炭麸炭
咏炭
猢狲王
毁淫祠
师娘
串字
会节先生

双木不如姚
诗索酒
佛郎机
禁缠足表
祭妒妇津神文
别妾词
跳月记
溪峒歌谣
方滋馈烛
陈谔诙谐
魏忠贤祠
改任福州
击旂始末
十孩儿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校点说明

《坚瓠集》六十六卷（甲集至癸集各四卷，续集四卷，广集、补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清褚人获编撰。

褚人获，字学稼，又字稼轩，号石农、没事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据本书己集沈宗敬序，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作者60岁，知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本书编讫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已69岁。褚人获生于历代书香之家，祖、父皆饱学宿儒，叔祖九皋，万历八年进士。他博闻广识，尤谙稗官野史，雅好著述，所交皆俊彦，如为《坚瓠集》作序的毛宗岗、毛际可、顾贞观、洪升、尤侗、张潮等，皆一时名士。除编有本书外，尚刊行、评点小说《隋唐演义》，著有《退佳琐录》、《读史随笔》、《鼎甲考》等。

《坚瓠集》取名源于《庄子·逍遥游》中“五石瓠”事，自谦所撰空廓无用。书经作者积十余年采撷而成，上至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下至里谣杂说、志怪风俗，无不包容；往往以类排比，于记事外间引前人考证，杂以己见。全书大致摘录前人著述而成，于明代事特多，又杂以亲历亲闻近事。文笔生动，叙事有序，不惟可供谈助，亦足资考证。惟编辑历年久长，陆续刊行，多有一事数见，略显繁芜。

《坚瓠集》始刊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存世有康熙年间所刊巾箱本、道光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及民国十五年（1926）柏香书屋校勘本。这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为底本，校以柏香书屋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参校。三本差异较大。现存康熙本亦非原刊结集，而是全集编完后，利用原板刷

印，多有挖改，并移若干分集序作总序。全集除首集外，书名多作“续集”，而在板心标“乙集”、“丙集”等，署名或作“长洲石农褚人获学稼纂辑”，“长洲后进好事儒者褚稼轩辑”，或题“甬上留香阁主人较刊”。柏香书屋本前十集依天干排列，《笔记小说大观》本前十集依数序排列。将三本比勘，柏香书屋本各集序与康熙本出入较大，除增出7篇外，次序亦不同，如康熙本丙集毛宗岗序，见柏香书屋本庚集；丁集毛际可序见柏香书屋本壬集；条目文字，二本基本相同，偶有数条此有彼无。《笔记小说大观》本之序文与康熙本基本相同，文字、条目编排却大异，甚至相差有半卷之多，如康熙本庚集卷四大部分内容见《笔记小说大观》本戊集卷四。有鉴于此，这次整理，除删去康熙本总序归入原分集序外，基本保存原貌，并据柏香书屋本补入若干序文及个别条目，而在补文后加注说明。康熙本误字，则据他本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坚瓠戊集序

间读文文肃公《吴中名贤小志》，其所向往与其所寄托迥然时俗之外，窃叹吾吴自明盛以来，学士大夫风流弘长，沾溉所及，不胜残膏剩馥之慕。今而得稼轩褚先生，先民之遗，庶犹有存焉者乎？稼轩素以文行为乡闾推重，觞咏多暇，读书等身，而生平写照，惟“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二语，殆欲参诸贤中恬雅一席。近纂《坚瓠》诸刻，或庄或谐，类能触目儆心，醒贪嗔而却愁疾，令阅几案间如对直谅多闻之友，其为裨益非浅浅也。因是而思稼轩之所向往与所寄托，诸贤且欣然愿相把臂入林者，而又何说钤书肆之足疑其汗漫云。锡山年家弟顾贞观拜识。

序

昔君家少孙于龙门著述多补遗之功，今其书并附龙门氏以传，然则褚氏固多善著书，稼轩乃其选也。稼轩淫于书，总括百家，驰骋千载，殆如古所谓崔之文林、梁之学府其人者，而雅善撰述，毛子越修称其有《续圣贤》、《群辅录》等著，悉秘不授梓，独出《坚瓠》小史公示同好，譬犹见豹一斑，未足以窥其全也。顾余受而读之，则已含今茹古，咀英嚼华，于书靡不取资，而绚烂之极，酷有裁制。陆机氏云："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抱朴子》又云："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二者稼轩之书备之矣。昔东京王仲任初著《论衡》，蔡伯喈以为度越诸子，恒资论说，诸儒亦慊购异书。今使持稼轩所著秘玩以为谈助，必有见之解颐而闻之绝倒者，其不出《论衡》下可知也。彼少孙续史，论者多所訾贬，读稼轩所著，以视古人，故当上之，岂独使见者叹褚先生复出而已哉！稼轩刻成五集，即属余为序。今始应其请。余固知不免疏懒之诮，至其集之所由名，则固有刘、蔡诸公之说在已。易亭杨无咎拜撰。（此篇据柏香书屋本补）

戊集卷之一

勉学歌

旧传《勉学歌》四章，惜不载谁作。其一云："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骢，笑我徒步真孤穷。读书一旦登枢要，前遮后拥如云从。昔时子身今富足，大纛高牙导前陆。始信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其二云："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读书一旦高及第，豪门争许成婚期。昔时孤房今花烛，孔雀屏开忻中目。始信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其三云："君不见南邻万顷业有余，笑我饥寒苦读书。读书一旦登云路，腰间紫袋悬金鱼。昔时箪瓢今粱肉，更是全家食天禄。始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其四云："君不见北邻飞宇耸云端，笑我屋漏门无关。读书一旦居相府，便有广厦千万间。昔时苇檐今梁木，画栋雕甍成突兀。始信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谕俗歌

鲁文恪公铎有《谕俗歌》云："祖也善，孙也善，该有善报全不见，请君莫与天打算。此翁记得只性缓，积善之家终长远。""祖也恶，孙也恶，该有恶报全不觉，请君莫与天激聒。此翁性缓不曾错，积恶之家终灭没。""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财多胆也大，天来大事也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无财胆也小，

些小生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谕俗箴

方正学孝孺有《谕俗》四箴，李密菴先生诗省补一箴，可翼明高皇六谕及圣谕十六条。“子孝宽父心，斯言诚为确。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虞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周公赋棠棣，田氏感紫荆。连枝复同气，妇言慎勿听”。“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乖戾灾祸应。举案必齐眉，如宾互相敬。牝鸡一晨鸣，三纲何由正”。“损友敬而远，益友宜相亲。所交在贤德，岂论富与贫。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如仇人”。“君臣义最重，莫逃天地间。手足卫腹心，一体恒相关。政荒事或怠，职旷官乃鳏。一饭主恩深，朝野总一般。方氏阙此箴，毋乃殷民顽。我为补其亡，万古重于山”。

格言诗

陈眉公格言诗云：“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午梦长。”又：“不为谋生不读书，数竿修竹是吾庐。近来学得长生诀，卖尽呆呆又卖痴。”又云：“留七分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

甑甑子教人养喜神，止庵子教人去杀机，能师二语，其福自厚。

邵许词

邵康节《听天吟》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许鲁斋词云："花谢花开，时去时来。福方慰眼，祸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足哀。得失在天，敬听天裁。"读此二诗，则躁进之心涣然冰释矣。

四留铭

《夷坚志》：王参政伯大号留耕，尝著《四留铭》于座右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贴于壁间。忽一日云雾四起，霞光烛天，遂失书所在。《浩然斋视听抄》作马碧梧语。

卫邵格言

卫伯玉有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吾人处世，能以情恕，以理遣，可以远祸怨，可以添福寿。"邵康节诗云："仁者难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争先径路机关恶，退后语言滋味长。爽口味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与其病至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李密菴作陈莹中示侄胜柔。此诗与伯玉之言，俱当书之座右。

真味堂

李屏山纯甫《题真味堂》云："问渠真味若为言，不著盐梅也自全。鼋鼎大夫徒染指，曲车公子枉流涎。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此老清馋何所似，宦情嚼蜡已多年。"

易足斋

王元老寂《题易足斋》云：“吾爱吾庐事事幽，此生随分得优游。穷冬夜话蒲团暖，长夏朝眠竹簟秋。一榻蠹书闲处看，两盂薄粥饱时休。红旗黄纸非吾事，未羡元龙百尺楼。”

村妇艳诗

泐大师现女人身说法者附乩作《村妇艳诗》云：“西施住尽黄金屋，泥壁蓬窗独剩侬。寄语梁间双燕子，天涯可有好房栊。”

祈祷警句

《碣石剩谈》：景泰间，徐州马兰斋彦芳为汝宁教，精举业，尤长于诗，一时登科第者多出其门。时太守殷文拗在郡，每遇旱涝，祈祷辄应。以诗贺者甚众，惟兰斋一联擅场，云：“祷雨雨随天外至，祈晴晴自望中开。”太守得诗大喜，谓其僚佐曰：“兰斋开字韵可谓压倒元白矣。”

世态炎凉

沈石田有《送归燕》诗云：“送归燕，送归燕，秋社于今又一遍。明年春社是来时，隔不半年仍复见。送归燕，送归燕，似把人家作邮传。来时不是慕富贵，去日曾非弃贫贱。口喃喃，尾涎涎，意与主人相眷恋。对语殷勤杨柳楼，双飞再四梧桐院。楼中院中有宾客，

主人日日开高宴。酒杯去手易肺肝，酒杯在手革颜面。若将燕子比人情，燕子年年情不变。”余向见其真迹题《杏花燕子》上，书画俱精。瞿稼轩《石田诗钞》不载。近见《碣石剩谈》，石田又有《新燕》篇云：“今年见新燕，犹似去年见。主人头发白转多，只有乌衣不曾变。年去年来来不差，分明记得主人家。柴门大开风满屋，飞出飞入寻杨花。君不见相国门前车马塞，一朝去相车马寂。车马寂，草萋萋，燕子还来梁上栖。”二诗总喻世态炎凉。钱功甫《石田集》暨瞿本俱不载。丘琼山有《感事》诗云：“白发年来也不公，春风亦与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寻常矮屋中。”戴石屏《诘燕篇》有：“春风期汝一相顾，对语茅檐慰岑寂。如何今年来，于我绝踪迹。一贪帘幕画堂间，便视吾庐为弃物。”弃旧恋新，古今同慨。

候潮诗

建文初，舟山王永颐字崇正，状貌魁梧。未第时，游钱塘，值御史朱某洎诸司观潮，嗔王弗避，拘至。王意思安闲，御史试以《候潮》诗，援笔立就。云：“大江东去接蓬莱，万里潮声两浙开。几度夜随明月上，有时风卷雪山颓。画船冲汛沙头立，白马凌空海上回。我欲乘槎访霄汉，清风不拟钓鱼台。”有佥宪犹怒，复试之，有“分明一派长江水，做出许多声势来”之句，御史笑而释之。

玉枕山诗

陈白沙应诏，道出南安，太守张弼大以白沙出山为非是，欲尼其行，白沙不可，制《玉台巾》诗，与汝弼往复，颇相讥讽。白沙作《玉枕山》诗云：“一枕秋横碧玉新，金鳌阁上见璘珣。使君得此全无用，卖与江门打睡人。”汝弼复之曰：“客囊羞涩客衣单，那有黄金

买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鸡鸣催入紫宸班。”白沙跋之曰：“东海白沙大家不睡，笑杀陈图南也。”详在《玉枕山诗话》中。

道月佛力

《金山志》载：岳武穆班师过金山寺，禅师道月劝之勿赴阙，武穆不听。道月遗以诗云：“风波亭下水滔滔，千万坚心把柁牢。只恐同行人意歹，将身推落在深涛。”武穆至临安，被贼桧诬陷，系大理狱，有亭扁曰风波，始悟诗意，悔不从其言。武穆卒，桧闻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方集众说法，何立伺之，道月忽说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日有。不为自家身，只为多开口。何立从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言讫，端坐而化。

祈雨

有太守祈雨于龙潭，得小雨而未甚应，作一绝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云开合有无中。神龙恐我羞归去，略洒些些表不空。”投诗潭中，大雨随足。

明末辛巳、壬午，吾苏亢旱，当事祈祷，不克默回天意，早霈甘霖。滑稽者作对云：“妖道恶僧，念退风云雷雨；贪官污吏，拜出日月斗星。”为一时传诵。

题松雪画

赵松雪孟頫以宋王孙仕元，后人每题其遗墨，以寓讥讽。如虞胜伯堪《题苕溪图》云：“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胜辋川。两岸一作

回首。青山红树下，一作多少地。岂无一亩种瓜田。”张来仪羽《题画兰》云：“盈盈叶上露，似欲向人啼。”周良石良《题竹枝》云：“中原日暮龙旂远，南国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烟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高季迪启《题画马》云：“一归天厩嗟空老，立仗元来用不鸣。”沈石田周云：“千金千里无人识，笑道胡儿买去骑。”又无名氏云：“前代王孙今阁老，只画天闲八尺龙。”是可慨已。松雪尝临宋徽宗草虫，自题云：“不假丹青笔，何人写远愁。露浓时菊晚，风紧候虫秋。”此可见松雪意也。杨孟载基次其韵以解云：“王孙老去尚风流，画里新诗写淡愁。莫道吴宫与梁苑，露蛩烟草一般秋。”又世祖命松雪作诗讽留梦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句，类唐太宗之评魏徵，正所以自状也。

《草木子》载：松雪子仲穆雍能作兰木竹石，道士张伯雨题其《墨兰》云：“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仲穆见而愧之，遂不作兰。

刘改之诗词

庐陵刘改之过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间。开禧乙丑过京口，岳珂为饷幕庾吏，因识焉。广汉章以初升之、东阳黄几叔机、敷原王安世遇、英伯迈皆寓是邦，暇日相与摭奇吊古，多见于诗。改之《咏多景楼》曰：“金焦两山相对起，不尽中流大江水。一楼坐断天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渐脱人间秋。关河景物异南北，神京不见双泪流。君不见王勃词华能盖世，当时未遇屠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阁中悲帝子。又不见李白才思真天人，时人不省为谪仙。一朝放迹金陵去，凤凰台上望长安。我今四海游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地无人独登览。楼高意远愁绪多，楼乎楼乎奈尔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词翰俱卓荦可喜。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

名，遣介招之，以事不及行，因仿辛体，赋《沁园春》词并缄往。其词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一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倡亹亹，语皆似辛，愈喜，垂别赇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改之归，竟荡于酒。如昆山，某氏爱之，女焉。未几卒。以初来守九江，以忧免，至金陵亦卒。

赋诗去位

马端肃文升与刘文靖健、李文正东阳、谢文正迁，同受孝庙顾命，不三月间，端肃飘然而去，赋诗曰：“朝罢归来恼一场，暗将心事诉穹苍。东风有意开桃李，鸿雁无心恋稻粱。天上阴云能蔽日，地间寒气已成霜。不如安乐窝中去，静听鹃声叫洛阳。”未几刘、谢相继去位，惟李独留柄政。

正德初，大臣议攻刘瑾，西涯俯首不语，盖与瑾厚也。后刘、谢同被斥回，西涯祖道噦吁，刘曰：“当日出一语，何用今日泣也。”又吕仲木栿被斥，陆全卿完亦祖道相送，陆曰：“公去矣，予亦将行。”吕曰：“如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相候。”刘言可谓刀剑，吕言可谓药石。

题卫辉驿壁

正德中，流贼赵风子与刘六七、齐彦名等倡乱内地。风子名鐩，霸州文安县学生，素有英声，推以为帅，各有名号，分二十八营以应

列宿，置二金旗，上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破鹿邑，有陈翰者自称主事，伪署军咨祭酒，后被擒，过卫辉驿，题诗于壁一作赵风子题。曰：“志气轩昂一作魏国英雄。今已休，伤心两眼泪横一作一场心事付东。流。秦庭无一作有。剑诛高鹿，一作马。汉室何一作无。人问丙牛。野鸟空啼千古恨，长江不尽一作难洗。百年愁。一作羞。西风动处一作吹散。多寥落，一作穷途客。一任魂飞到一作中夜游魂返。故丘。”又曰：“碌碌男儿懒做官，赤眉混战黑羊山。闲来夜月敲金镫，多少英雄破胆寒。”攻河南时，揭一榜，有“能擒伊主者赏及累世，敌大军者罪及三族”之语。解至京师，皆剥皮西市。

刘海蟾歌

《碣石剩谈》载：刘海蟾歌云：“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丱贯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纡朱怀紫金章贵，个个罗衣轻褂体。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儿女夫人并侍婢，被吾佯醉拨杯盘，击碎珊瑚真玉器。儿女嫌，夫人恶，忘却从前夜饮乐。来朝朝退怒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辞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刘名嘉，与哲同。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异人坐道旁，延入谈修真之术。二人默然，但索金钱一文、鸡卵十枚，掷于案，以鸡卵累金钱上。嘉傍视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嘉遂悟，纳印，入终南山学道而仙。其歌意甚明白。今画蓬头跣足嘻笑之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刘海戏蟾图》也，直以刘海为名。举世无有知其名者，录之以资博识。

张跃川绝句

《碣石剩谈》：张跃川名文渊，仕正郎，弘治间有名士也。诗文多不传，近得其四绝句云："低低壁落偓偓柱，小小厅堂窄窄门。广厦广庭非不爱，欲留约束与儿孙。""老去不嫌粳米粥，饥来常吃菜馄饨。好饭好羹非不爱，欲留淡泊与儿孙。""来音去信常关念，嫁女婚男不出村。远眷远亲非不爱，欲留近便与儿孙。""凿开石窦通泉脉，插种梅花入瓦盆。深紫深红非不爱，欲留清白与儿孙。"此作法于凉以俭训子孙之意，试一玩味，宁独张氏子孙所宜守哉！

柳毅井

洞庭东山有井，云是当年柳毅时所凿。周回橘树参差，月夜常见龙女与毅双双出游。天启辛酉，田子艺与王子同游，酒酣赋诗云："橘花垂荫碧阑干，此地曾经柳毅传。卿亦有书吾肯寄，辘轳肠断碧丝烟。"时林月渐明，隐隐见橘树中美人掩映，若隔烟雾，却前遥吟云："橘花如雪晓风清，迢递关山春梦惊。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旧时情。"

吕真人

吕真人一日游四明金鹅寺，顾方丈萧然，有童子出，吕问此何寥寥，童曰："莫道寥寥，虚空也不着。"吕嘉其言，题诗于壁云："方丈有门出不钥，见个山童露双脚。问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虚空也不着。闻此语，何欣欣，主人岂是寻常人。我来谒此不得见，渴心耿耿生埃尘。归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莱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楼时，雪晴海阔千峰晓。"

张君寿

张君寿浪游江湖，八月十四夜，皓月澄空，忽见上流一舟如雀，一老翁荡桨歌云：“郎提密网截江围，妾把长竿守钓矶。满载鲂鱼都换酒，轻烟细雨又空归。”君寿异之，刺舟与语。翁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时稀，潮去潮来自不知。除却醉眠无一事，东西南北任风吹。”

孟鲤诗

宋孟鲤有诗云：“匆匆杯酒又天涯，晴日墙东叫卖花。可惜同生不同死，漫随春色去谁家。”盖讥谢太后年已七十，不能死难，被掳北去而作也。

银床

《渔隐诗话》：嘉祐中，有渔人在江心网得片石，上有一绝云：“雨滴空阶晓，无心换夕香。井枯花落尽，一半在银床。”注：“银床，井栏也。”

卖诗

宋隆兴仇一作裘。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至一富家，方治棺，即以为题。书云：“梓人斫削象纹杉，作就神仙换骨函。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也心甘。”又妇人持白扇为题，仇方举笔，妇曰以红字为韵。遂书云：“常在佳人掌

握中，静时明月动时风。有时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点红。”一妇以芦雁笺纸求诗，即以纸为题，书云：“六七叶芦秋水里，两三个雁夕阳边。青天万里浑无碍，冲破寒潭一抹烟。”一妇方刺绣，以针为题，以羹字为韵，遂书云：“一寸钢针铁制成，绮罗丛里度平生。若教稚子敲成钓，钓得鲜鱼便作羹。”

毛伯温咏萍

嘉靖中，都御史毛伯温征安南，夷主咏萍以夸云：“锦鳞密密不容针，带叶连根定计深。常与白云争水面，岂容明月坠波心。千层浪打诚难破，万阵风颠永不沉。多少鱼龙藏里面，太公无计下钩寻。”与三焦胡虚白萍诗相似。伯温次韵和之云：“随田逐水冒秧针，到底原来种不深。空有根苗空有叶，敢生枝节敢生心。宁知聚处焉知散，但识浮时不识沉。大抵中天风色恶，扫归湖海竟无寻。”国主见诗大惊，知讽己，由是贡服。

昔有乩仙咏萍，请用梁字韵，云：“点点青青浮野塘，不容明月照沧浪。风吹雨逐沙泥上，燕子衔来绕画梁。”

洛阳花酒

《谈苑》：陈希元尧佐修《真宗实录》，特除知制诰。旧制，须召试，惟杨亿与尧佐不试而授，兄尧叟、弟尧咨皆举进士第一，时兄弟贵显，当世少比。希元退居郑圃，尤好诗赋，张士逊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遗之，希元答以诗曰：“有花无酒头慵举，有酒无花眼懒开。正向西园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

赏花钓鱼

《渑水燕谈》：杨文公亿初为光禄丞，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臣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何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亿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

宋制，赏花钓鱼，二馆惟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对句

《桐下听然》：有自榷盐提举转佥宪提学，戏为对云："提举升提学，先管盐后管醋。"无人能对。

旧有句云："雪铺满地，鸡犬踏成竹叶梅花。"康熙庚申岁，一年夹两春闰八月，人为句云："一岁二春双八月，两度中秋。"并无能对者。

"河内荷花，和尚采来何处戴；寺中柿子，士人摘去自家尝。"

康熙壬申，上元张绪彦茂典作一对云："月月有月，无如上元月上，银灯映月月增光；更更点更，孰若长至更长，玉漏传更更递永。"

怜马卒

鲁振之铎为举人时，远行遇雪，夜宿旅店，怜马卒寒苦，令卧衾下。因赋诗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皆言子，小异闾阎我却谁。事在世情皆可笑，恩从吾幼未难推。泥涂还借来朝力，伸缩相加莫漫疑。”

吕翁梦

吕翁祠在邯郸县北二十里黄粱店。李长沙诗云：“举世空中梦一场，功名无地不黄粱。凭君莫向痴人说，说与痴人梦转长。”端溪王崇庆诗云：“曾闻世有卢生梦，只恐人传梦未真。一笑乾坤终有歇，吕翁亦是梦中人。”家苍书叔亦有诗云：“白石清池仙观重，当年化度见遗踪。巾瓢散作云霞气，鸡犬曾为富贵容。磁枕暂休行客倦，黄粱未许宦情浓。人间大梦知多少，谁为浮生薄鼎钟。”又《题卢生石像》云：“梦里公侯醒后仙，卢生乐事独千年。从来公案谁翻却，到此雄心自惘然。一片香台留悟石，几家茅店起炊烟。风尘依旧邯郸道，那有云房更作缘。”毗陵吕相国宫和苍叔诗有“抚石睡酣呼不起，停车炊熟梦无从”之句，惜全首不能记忆。

张梦晋

张灵字梦晋，吴中名士也。早岁功名未偶，落魄不羁，寄情诗酒间。临终之前三日，作诗云：“一枚蝉蜕榻当中，命也难辞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满山寒雪一林松。”一日，又作诗云：“仿佛飞魂乱哭声，多情于此转多情。欲将众泪浇心火，何日张家再托生。”二诗

可以想见其风致。

六岁应试

《桐下听然》：云间莫如忠，六岁应试，主司讶其小，面试一破，以“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为题。莫应声云：“化隆于上而有僭非其礼者，俗美于下而有犯非其罪者。”主司叹赏。又以“子曰”二字为题，破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遂入泮。

贫士征

《桐下听然》：有贫士征增减十一则：愁日增意气日减，药方日增酒量日减，奔走日增交游日减，子女日增婢仆日减，索债人日增借债人日减，典票日增质物日减，妻孥怨恨日增亲友奖誉日减，方外交日增帷榻情日减，市儿牙侩之秽语日增登临赏玩之清缘日减，厌态日增佳思日减，慈悲心日增计较心日减。

民谣

嘉靖间，王联为县令，簠簋不饬，为部民所讼。时巡抚胡缵宗发兵备朱鸿渐鞫问，廉得其实，联毙于狱。时世庙幸楚，缵宗赋诗，有“穆王八骏空飞电，湘女娥英泪不磨”之句。联子仕痛父死狱，摘此为讥切朝政，因贺长至，混入午门，讦奏之。差锦衣校尉行提，鸿渐已致政归苏，四校尉驻坐行台，气焰可畏。民间谣云：“曾见不曾见，校尉坐书院。吓杀朱苦瓜，拿了朱鸿渐。常同知蹲做一堆，冷同知吓出热汗。”朱苦瓜即朱纨，时以郡宪遭谗得请归，闻校尉有捉拿

朱姓之说，疑其逮己，仰药自杀。常二府名时平，冷二府名珂，不知圣旨云何，且校尉烜赫，故皆惴惴，人遂因其姓以成嘲叹耳。科道交章申救，仕虽坐诬，而缵宗杖三十，削籍。

弃旧恋新

《诗》云："不思旧姻，求我新特。"《诗》刺弃旧恋新，下一特字，注云："特，匹也。"殊浑融。《闻见卮言》云：特者独身而来，不以礼嫁也。嫁女多有媵妾，谓之备礼，天子以至士庶皆有之，但多寡不等耳。男不备礼而娶，女不备礼而嫁，一时仓猝成婚，无随从贯鱼之附，则特耳。今三吴所号为撞正者也。俗谓之两头大。弃旧恋新薄态，不谓三百篇时已先见之。

三尸

道家言人身有尸虫三，谓之三彭。上尸彭踞，中尸彭踬，下尸彭蹻。每于庚申夜伺人昏睡，以其过恶陈于上帝，故学道者庚申夕不寐。三尸即谚所谓腹中回虫也。今人召乩仙所称回仙、回老、回道人者，即回虫，乩仙巫神赖此以知往也。道士程紫霄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诵此则尸虫为上帝耳目，似上帝亦信任左右矣。

角三弄

《三余赘笔》：谯楼画角之曲有三弄，相传为曹子建作。其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再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

又难。”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今角音呜呜者，皆难字之曳声耳。

梦宫女戏球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婉。醒记二阕云：“侍宴黄昏晓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旁人认绣球。”又：“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遣妓诗

司空曙《病中遣妓》诗：“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憔悴对花眠。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唐诗纪事》作韩滉诗，题云《听歌怅然自述》，“万事伤心对管弦，一身含泪向春烟”，后二句同。

蝶粉蜂黄

《道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蝶粉蜂黄浑退了”用此。说者以为宫妆，改退为褪，误。

戒好色

司空图诗：“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

窘，更忍乘危自着鞭。”吕纯阳诗：“精神卖与粉骷髅，却向人间觅秋石。”寒山诗：“人言是牡丹，佛说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陈眉公词：“红颜虽好，精气神三宝，都被野狐偷了。眉峰皱，腰肢袅，浓妆淡扫，弄得君枯槁。暗发一枝花箭，射英雄应弦倒。　　病魔缠扰，空去寻医祷，房术误人不少。这烦恼，自家讨。填精补脑，下手应须早。快把凡心打叠，访仙翁，学不老。”杨诚斋戏好色者曰：“阎罗未尝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诗词之意。但识得破时忍不过耳。

买妾行

汤沂乐沐释褐时见同年多娶妾者，作《买妾行》云：“东邻买妾费万钱，西邻亦不减十千。半为身衣置罗绮，半为首饰收花钿。归来妆束盛膏沐，夜夜欢声彻华屋。自言龙虎得同登，管取鸳鸯不孤宿。张姑李姊日来往，贯酒烹羔会亲党。不知荆布糟糠人，欲寄寒衣正补纫。”

赤壁

曹操入荆州，孙权遣周瑜与刘备并力逆操，遇于赤壁，操军大败。盖谓鄂州蒲圻县赤壁也。黄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战之地。东坡赋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盖亦疑之，故作长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谓之人道是，则心知其非矣。韩子苍知黄州日，闻贼起旁郡，作诗云：“齐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矶头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瞒走，小偷何敢下芦洲。”是直以齐安赤壁为周瑜所战之地，岂非因东坡之语耶？

山西霍州亦有赤壁。

四威仪

《闲居笔记》：有《山中四威仪》词，一云：“行不与人共行，出门两足云生。为看千峰吐翠，踏翻古渡月明。”其二云：“住不与人共住，茅屋松窗一副。庭前有鹤吟风，门外落花无数。”其三云：“坐不与人共坐，婆娑影儿两个。雪花扑面飞来，笑我北窗纸破。”其四云：“卧不与人共卧，葛被和云包裹。孤峰独宿无聊，明月梅花与我。”

隔壁笑

《挑灯集异》有《隔壁笑诀》：三人逢零七十稀。每三作一数，三数之余，或余一则作七十。余二则作一百四十，如无余不必论。五马沿盘廿一奇。一作五人折桂廿一枝。每五作一数，五数之余，或余一则作二十一，余二则作四十二，余仿此。七星约在元宵里。每七作一数，七数之余，或余一则作十五。一百零五定为除。盖前后总计积数若干，逢一百零五或二百十即除去，余所存数，即其手中所握之数也。

移棋相间

幼时见友人胡砺之将黑白棋子各三枚，左右分列，三移则黑白相间。余因问曰：“多亦可移乎？”砺之曰：“自三以至于十外皆可移，多一子则多一移。”余归试之，自三以至于十，果相间不乱。今已三十余年，偶雨窗复试，忘其大半，因绎数四始得就，恐岁久复忘，作歌以纪之曰：“三子从根起，二三望前移。”“四子根空一，从根还空位。

二三复旧所，末子向前备。”“五子前后各空一，黑白从中移向前。二三黑白还空位，根头二子自天然。”“六子从根各空一，四五二马向前行。五六二子归空位，二三黑白望空存。”“七子从根只空一，二移右起三四行。四子相连从中去，四移右数六七轮。五移邻子归空位，二三去兮末子登。”“八子从根各空一，五六左右交互换。五移六七向前轮，六移七八补缺断。二三黑白归空处，就是儿童也不乱。”“九子从根亦空一，二移左断四五通。三移六子从中去，四子相连亦去中。五移九十归空位，右一降兮左一逢，右一降兮左一逢。”“十根空一前补后，三移五六向前通。四移六七归空位，五移四子去其中。六移九十还旧处，壁邻二子补其空。八移五六向后去，二三归空末子逢。”

八不就诀

骨牌四副，《八不就诀》：“一天二地两人牌，二六长三五六来，三六四六五六六，一双蝶戏两和谐。拣出杂牌成四副，三十二扇各含胎。”后二句一作“四副共成八不就，杂牌八扇一齐捱”。

周藩宫词

武功牛左史恒《周藩宫词》，序云：“王宫词旧无人作，予游梁数载，据所闻于梁人者，拟作数首。非云孤辟，借以存秘事尔。”“春殿牙签万轴余，香匀风细绿窗虚。侍儿临罢诚斋帖，函出先呈女较书。”“萧萧修竹映池寒，分汲银瓶灌牡丹。报道花朝开内宴，竞持金剪绕朱栏。”“夜来行乐雁池头，侍女分行秉烛游。唱彻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栎下周元亮曰：“诗虽五章，可当《梦华录》数卷。”

刘庭信词

刘庭信有词云：“虾须帘卷紫铜钩，凤髓茶香碧玉瓯。龙涎香暖一作冷。泥金兽。绕雕阑，倚画楼，怕春归，绿惨红愁。雾濛濛丁香枝上，云淡淡桃花洞口，雨丝丝梅子墙头。”

谷靡靡

秦简夫号西溪老人，在上党公府，赋《谷靡靡》云：“谷靡靡，青割将来强半秕。急忙舂米送官仓，只恐秋风马尘起。官仓远在乔麦山，南梯直在青云间。梯危一上八九里，之字百折萦回环。凭谁说向监仓使，斛面莫教高一指。请君沿路看担夫，汗夥多于所担米。”

哈打打

吴中无赖为人代比较者，计笞数索钱，曰打钱。一人之妻稍积一二金，使银匠打造二簪，其工值亦曰打钱。无赖夸于妻曰：“我不打，尔那能打。”他日纵妻私于僧，俗谓之打和尚。事露，闻于官，并杖其夫。妻亦慰之曰：“我不打，尔那得打。”闻者大笑。无赖姓哈，人遂称为哈打打。

戏言召辱

《碣石剩谈》：永平乐工孟秋儿，善弹唱，为人滑稽。府学乡贤祠祭祀，一儒生指学中石碑龟头呼秋儿戏之曰：“兹非尔祖耶？”秋儿

即向石龟四拜，厉声曰：“我祖宗，祖宗尔负此大物在身，几时出得学门。”儒生惭愧无词。

赵秉文词

赵秉文《青杏儿》词云：“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任溪山好处寻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蛛网救蝶

《闲居笔记》有《蛛网救蝶》诗：“躯命尔诚急，网罗真不仁。忽惊花翅乱，宁顾粉妆新。解释一时幸，翩翻何处春。蛛蜘无意绪，残缺再经纶。”

火焚米商

《桐下听然》：万历己丑，新安商人自楚贩米至吴，值岁大旱，斗米百五十钱，计利已四倍，而意犹未惬。请道士降乩问米价，南极上帝附乩判云：“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又判：“着火部施行。”道士未出门，庾火发，商人之米无遗粒。连栋百余仓，分毫不毁。

老秀才

《葵轩琐记》：近有学师以事怒一青衿，鸣鼓升堂，数其罪，将施夏楚，辞气甚厉。青衿略不致辨，徐进曰：“老师来科必中状元。”师犹怒骂，问其故。青衿曰：“若不是状元，如何发挥老秀才？”师不觉掩口而退。

戊集卷之二

屠苏酒

《四民月令》：元日饮屠苏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起。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元旦从小起。"《时镜新书》：晋海西令问董勋曰："正旦饮酒先从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少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刘梦得、白乐天元日举酒赋诗，刘云："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有《岁假内命酒》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顾况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傥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成文干云："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方干云："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东坡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七修》作屠苏。《四时纂要》：屠苏，孙思邈庵名。《天中记》：屠，割也。苏，腐也。

蓝尾酒

《容斋四笔》引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又："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

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旁茅舍中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妪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蓝字多作啉婪，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连饮以慰之，故以啉为贪婪之意。《七修》云：蓝，淀电也。《说文》云：淀，滓垽也。滓垽者，浑浊也。据此则蓝尾酒乃酒之浊脚，如尽壶酒之类，故有尾字之义。知此则乐天之诗及少蕴所谓酒巡匝末俱通矣。

彩燕人胜

《岁时记》：立春日剪彩为燕以戴之。郑毅夫诗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始知春色上钗头。”又贴宜春于门，王沂公诗云：“北陆凝寒尽，千门淑气新。年年金殿里，宝字贴宜春。”又人日剪彩胜为人形，帖帐中及屏风上，戴头鬓或以相遗。《景龙文馆记》：唐中宗时，人日赐王公以下彩缕人胜，令群臣赋诗。

风流帽

《桐下听然》：冯南谷，吴门博徒，善诙谐。尝负博钱十万，丐贷豪门。时王元美在坐，戏以优人风流帽袭其首曰：“能诗当如所请。”冯即朗吟曰：“天下风流少，区区帽上多。鬓边齐拍手，恰似按笙歌。”元美欣然赠十金。一时座客为充囊而去。明日访之，室如洗矣。

按风流帽亦称不伦围，如束帛，两旁白翅不摇而自动。惟《白兔

记》李洪义、《八义记》乐人戴之。先大父言：张幼于门客某欲告贷于幼于，凂其兄伯起为言。幼于诺之，复曰：“以不伦为题，吟诗一首，能则与之。”伯起复于客，客求伯起代作前诗。明日客见幼于，伯起已在坐。客言其情，幼于初命题，客毫不思索，随口吟诗。幼于曰：“非汝所能。”几不与，伯起婉言，得如所请。

吴评

吾苏辖一州七县，旧有评语曰：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言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也。

中涓产子女

后汉荀文若父绲为文若娶中常侍唐衡女。中官有女固奇，而文若为中官倩尤涅而不淄。

又宋靖康之乱，有中涓挈一宫人南奔，侨寓平江，称夫妇，潜蓄美男，饰以钗袿，佯为婢而进之，与宫人产子，四岁中涓死，宫人嫠居，偕婢抚其子。他年宫人又产女，邻人闻于官，讯之吐实，以闻。上诏给配赐姓名宦成。宦成遂洗妆而衣冠为丈夫，其后更有二子，皆举进士。长者为奎章阁待制，父母荣封焉。待制常宴客，悬《三教图》，座客为对句云：“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赵秘书彦中对曰：“宫娥宦者官人，腰间各别。”举座匿笑。待制引满觞之曰：“可谓一网打尽矣。”

参幕内人

《桐下听然》：林文节镇并州，日与僚属唱和。参幕徐君内人能诗，每分韵，密遣人驰归。众方苦吟，内人诗已至矣。有《幕府客醉起舞和藜字》云："幕中舞客闻鸲鹆，帐下雄兵扫蒺藜。"又《送属官除监司》押僚字云："补衮自宜还旧物，绣衣先见冠同僚。"监司相国之后也，为一时赏冠。又陈述古女适李判官，题雁屏诗："沙淡芦欹曲水通，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自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又："曲屏谁画水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薄雨疏孤屿远，曾令清梦到高唐。"

不识一丁

《野客丛书》：今文人多用不识一丁字，祖《唐书》"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续世说》书此个字，盖个与丁相似，传写误尔。后观张翠微《考异》，亦谓个字。又观《蜀志》、《南史》皆有"所识不过十字"之语。《史通》谓王平所识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与丁字又相似。此与《淮南子》言宋景公荧惑徙三舍之谬同，《史记》谓三度。

桑落酒

桑落酒，相传九月九日作，水米曲皆以三十为准，熟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张伯起《谭辂》云：西羌有桑落河，出马乳酒，羌人兼葡萄压之。晋宣帝时常来献，九日赐百官饮之。则似桑落又地名，非时也。又见《杂记》载：河中桑落坊井，桑落时取其水酿酒甚佳。似又兼地与时矣。庾信《乞酒》诗："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又似出蒲州。

红袖拂尘

寇莱公典陕日，与魏野同游僧寺。莱公旧日留题处皆用碧纱笼之，野诗则尘蒙其上。时从行官妓之黠慧者，以红袖拂之。野顾莱公，笑咏曰："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但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

曲水园

曲水园有竹三十亩，为文潞公先得。贾文元题诗园壁云："画船载酒及芳辰，丞相园林潩亦水滨。虎节麟符抛不得，却将清景付闲人。"潞公见诗，即以地券归贾，贾亦不复再至。

王卢溪送胡忠简

岳珂《桯史》：胡忠简铨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直声振天壤，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独安福王卢溪廷珪字民瞻，以诗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他年公论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立柱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于是有以闻于朝者，桧怒，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既而桧死，寻许自便。孝宗初政，召对便殿，除官不受，再召再辞，年九十三卒。时朝士陈刚中、三山寓公张仲宗亦以作启与词为饯而得罪，桧之怒忠简，盖流贬不少置也。

王民瞻在辰阳谪所，郡守承风旨待以囚隶。桧死，随有自便之

命。守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题诗壁间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长安信息稀。二十年兴缙绅祸，一朝终失相公威。外人初说哥奴病，远道俄闻逐客归。当日弄权谁敢指，如今忆得姓依希。”盖志喜也。

宣和御画

康伯可与之在高宗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画扇，绘事卓绝，高宗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思。珰偶下直，窃携至家，而康适至，留之燕饮，漫出以示。康绐珰入取淆核，辄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叩头请死，上大怒，亟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

又王卢溪《题宣和殿双鹊图》曰：“玉镰宫扉三十六，谁识连昌满宫竹。内苑寒梅欲放春，龙池水暖鸳鸯浴。宣和殿后新雨晴，两鹊蜚来东向鸣。人间画工貌不成，君王笔下春风生。长安老人眼曾见，万岁山头翠华转。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观画图。”

明张来仪羽咏徽庙《折枝桂》云：“玉色官瓶出内家，天香浓浸月中葩。六宫总爱清凉好，不道金风卷翠华。”夏原吉《咏墨竹》云：“宝殿无心论治安，碧窗着意写琅玕。枝枝叶叶真潇洒，不道金人不爱看。”责其不能君也。又有《咏石榴》曰：“金风吹绽绛纱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犹喜树头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之意。

王义丰诗

德安王阮仕至抚州守，尝从张紫微学诗。紫微罢荆州，侍总偕之

游庐山。山南有万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书二诗曰：“老干参天一万枝，庐山佳处著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庄田本是昭陵赐，更着官船载御书。今日山僧无饭吃，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诗独怃然不满意曰：“先生气吞虹霓，今独少异之，何也？”紫微不复言，送之江津。别去才两旬，而得紫微河阴之讣，盖绝笔云。阮时亦有诗曰：“昭陵龙去奎文在，万岁灵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击节，自以为不及。既而复过是寺，又题其碑阴曰：“碧纱笼底墨才干，白玉楼中骨已寒。泪尽当时联骑客，黄花时节独来看。”阮诗亦纡余有味，号《义丰集》。

大小寒

庆元初韩平原侂胄为相，其弟仰胄为知阁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宴优人有为衣冠到选者，自叙履历材艺应得美官，而留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又为日者过其旁，遂邀使谈庚甲，问以得禄之期。日者推测曰：“君命甚高，但五星局中财帛官有耗破星，若欲通达，先到小寒，更望成事，必到大寒。”优盖以寒为韩，侍燕者皆缩颈匿笑。

祁门客邸诗

庆元己未，岳珂如中都，道徽之祁门。夜憩客邸，见壁间一诗曰：“蹇卫冲风怯晓寒，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味其语意，乃天族之试南宫者。所作旁有细书八字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而侂胄懵然不少悟，以至于败。

淮阴庙

楚州淮阴夹漕河而邑于泽国，诸聚邑尤为荒凉。开禧北征，岳珂舟过其下，登楚王信庙，堂庑倾圮，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左厢高堵有杨诚斋诗二首，字迹潦草，亦舛笔画，不知何人所书。珂以意揣之曰："来时月黑过淮阴，归路天花舞故城。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鸿沟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年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音节悲壮，遍壁间殆无继者。

海陵诗词

金完颜亮初封岐王，为平章政事，能书，好为诗词，语辄崛强，有不为人下之意。出使道驿，咏竹曰："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书壁述怀云："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过汝阴，复作诗曰："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鸟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一日，至卧内，见几上瓶中植岩桂，索笔赋云："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又尝作雪词。已见二集。中秋待月不至，赋《鹊桥仙》曰："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体态。"与《夷坚志》不同。味其词旨，已多圭角。又使画工图临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以归，眼然有垂涎杭

越之想。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题曰：“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明年起兵下两淮。临发，赐所制《喜迁莺》词曰：“旌麾初举，正骀骎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　　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暮。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桀骜之气，溢于词表。

刘观堂读赦诗

绍兴己未，金人归我侵疆，曲赦新复州县，赦文曰：“上穹开悔祸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朮读之，以为不归德其国，遂指为衅以起兵，复陷而有其地。后二年，和议成，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说敌也，以孽子熺及其党程克俊改其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轺，许构一作光宗庙讳惇。盟好。来存殁者万余里，慰契阔者十六年。礼备送终天，启固陵之吉壤；志伸就养日，承长乐之慈颜。”于是邮传至四方，遗黎读之有泣者。蜀人刘望之作诗曰：“一纸盟书换战尘，万方呼舞泪沾巾。崇陵访沈空遗恨，郢国怜怀尚有人。收拾金缯烦庙算，安排钟鼎诵宗臣。小儒何敢知机事，终望君王赦奉春。”时语禁未严，无以为讽者。望之有集，自号观堂。他书多谄秦，所谓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墨杖二铭

张紫岩浚谪居十五年，忧国耿耿，不替昕夕。适权奸新毙，时宰恃敌好而不固圉，紫岩居母丧，上疏论事，上以为狂，诏居零陵。作几间丸墨并常支筇竹枝二铭以寓意。《墨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归老。"而《逍遥杖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则焉用彼。"或录以示当路，怒以为讽己，将奏之，会病卒不果。后陈正献俊卿为孝庙诵之，摘杖铭书于御杖焉。

何处难忘酒

白乐天始为《何处难忘酒》诗，后人多效之。宋王景文质《雪斋集》隽放豪逸，岳珂《桯史》载其四篇，曰："何处难忘酒，荆蛮大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沧溟。豪杰将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大陆梁。腐儒空有郦，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宝，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与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父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石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岁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又王荆公《临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合时。深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真负鹿鸣诗。"二公同一题，而喑呜叱咤，一转于俎豆间，便觉闲雅不侔矣。

东坡属对

宋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往来，率以谈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苏东坡尝膺是选。辽使数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对

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久无有能对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始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尔谓我忘其一耶？谨闷两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庙之讳也。"使出不意，遂骇服。

张幼于对"六脉寸关尺"，吴文之对"一阵风雷雨"，亦妙。

蚁蝶图

黄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翾舞，罥于蛛丝而坠，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长，元长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会以讣奏，仅免。其在黔尝摘香山句为十诗，卒章曰："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一时网罗之味，盖可想见。

庆元公议

赵忠定汝愚为韩侂胄所逐，至衡州暴卒，公论哗然。日有悬书北阙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学生敖器之陶孙题壁云："左手旋乾右转坤，群公相扇动一作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一作不免。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都下竞传。平原知其出于器之，亦不之罪。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桧丘陇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杨诚斋过之，题诗壁间曰：“函关只有一穰侯，瀛馆宁无再帝丘。天极八重心未死，台星三点折方休。只看壁后新亭筑，恐作移音夷。中属国羞。今日牛羊上丘陇，不知丞相更嗔不。”自注其下曰：“秦暮年起大狱，必杀张德远浚、胡邦衡铨等五十余人。不知杀尽诸公将欲何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节似苏子卿，而晚谬。”岳珂云：“桧在金不久即逃归，挞辣实纵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李白竹枝词

绍圣二年，黄山谷以史事谪黔南，道间作《竹枝词》二篇题歌罗驿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书其后曰：“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驿，梦李白相见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子细，集中无有。’三诵而使之传焉。其辞曰：‘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狲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豫章集》所刊，自谓梦

中语也。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与？

味谏轩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黄山谷尝过之，延以饮，有小轩极华洁，槛外植余甘子数株，因乞名焉。山谷题曰味谏。后王子予以橄榄遗山谷，有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时盖徽祖始登极，国论稍还，是以有此句云。《桯史》。

蒋焘巧对

《挑灯集异》：我苏蒋焘幼聪慧，一日与父友武官者同游佛寺，指殿上佛出对曰："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焘对曰："一介书生，攀凤攀龙攀桂子。"出寺，武官部军牵焘衣问曰："适对何句？"焘曰："我对一个小军，偷狗偷猫偷芥菜。"其捷于调戏如此。一日，其祖携游佛殿，见焘跳下阶级，曰："三跳跳下地。"对曰："一飞飞上天。"又父客因坐久出对曰："冻雨洒窗，东二点西三点。"焘对曰："切糕一作瓜。分客，一作片。上七刀下八刀。"《解人颐》作杨一清对。

钱李谀王刘

王振死土木，钱学士溥为撰葬铭，称其忠烈。陆式斋诗云："王阉素称彗，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刘瑾作玄明宫，李阁老东阳为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诗云："峨碑照辉颂何

事。”一谀死后，一谀生时，同归谄附，其能免后世之诮乎？

施槃幼志

我苏洞庭施宗铭槃幼从父游淮扬，归舟泊河下送客，失足堕水，众掖登舟，乃长吟曰：“脚踏船头船便开，天公为我洗尘埃。诸君莫笑衣衫湿，才向龙门跳出来。”与《万花金谷》所载卓沃诗相似。

《鼎甲考》：槃少落拓自负，常咏蝴蝶云：“莫怪风前多落魄，三春应作探花郎。”年二十三大魁天下，皆以洛阳年少遇之。

石僧

绍兴间，刘大中以兵部尚书出守处州，俄召还。上问丽水石僧之状若何。盖风门山东下为石僧山，山有一石状类癯僧。大中以诗对曰：“云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独立几经春。有人问我西来意，默默无言总是真。”

猪脬油囊

靖难兵至淮，无舟可渡。有兵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纳气其中，环系腰间，泅水而渡，夺南舟以济北军。《挑灯集异》载：汶上人用油涂生牛皮作囊，纳身其中，止露眼鼻，虽深亦不溺，登涯则解如蝉蜕，衣履不沾，卷囊而去。

倭使诗

是高皇欲征倭国，彼遣使嗐哩嘛哈奉表乞降。上问彼国风俗，嗐哩嘛哈以诗答曰：“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笡新酒，金刀脍锦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贯之。

小先生

《菽园杂记》：山阴张倬，景泰初为昆山训导。年虽少，以聪敏闻。典史姜某尝戏倬曰：“二十三岁小先生。”倬应声云：“三五百斤肥典史。”

有黠僧对客云：“儒学虽正，不如释学之博。如僧人多能读儒书，儒者不能通释典也。本朝儒释兼通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呵之曰：“譬如饮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所食者人决不食之矣。”此僧默然不能辨。

分合字对

古对以文字分合者，如“锄麑触槐，甘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奴手为拏，已后莫拏奴手；人言是信，从今休信人言”，“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百年匹配，己酉两命相当”，皆佳。近又有“人曾作僧，人弗可以为佛；女卑为婢，女又可以为奴”，亦喜其占对之妙。

洗鸟挑土

御史职司风纪，中书舍人供奉丝纶，其任皆不薄也。成化戊戌，

徽州倪进贤出入阁老万安之门，得庶吉士。安病阴痿，进贤自誉善医，具药沈为洗之，因改御史。翼圣夫人之侄季通以门荫官中舍，济宁某与通同僚友善，尝归省，以箧寄通，所封镝甚固。夫人素谙世故，命启视之，同僚固辞，夫人不许，乃强启之，箧中旧衣数件，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诬我家耶？"命殴之。通跪请得免，乃命自担其箧去。时人为之语曰："洗鸟御史，挑土中书。"其辱败士风，同官为之丧气。

彩凤

成化中，言官言宫闱事受挫辱，自此噤不敢言。昆山徐生善写竹，游京师，吏科某请写竹于壁，欲题其上云"朝阳鸣凤"，或云恐被人议论，不若易以舞凤，或又以为不可，乃以彩凤题之。某从旁口占云："鸣也鸣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华彩服，摇摆过平生。"众为哄堂大笑。

一个波

莆田姚园客旅《露书》：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任所携资入金陵，因游曲中，作《秦淮诗》二十首，甚丽。又赠妓诗有"可怜十二峰头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戏改之云："可怜几两江西锞，买得秦淮一个波。"曲中谓不在行曰波老。

酒三平

吴兴沈太学某倅云间，令吏取酒三瓶，写作三平，吏曰："非此

平字。”沈即将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罢。”

等一等

成化丙戌，陈公甫宪章、庄孔旸昶、章德慰懋应试南宫。主试刘定之、万安相戒曰：“场中有此三人，不可草率。”及填榜，章、庄高列，独不见陈卷。时题为“老者安之”三句，亟觅至，则陈破云：“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同考者业批其旁云：“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见者哄堂。

又《明季遗编》：南直李宗师岁考某县诸生，命“斯民也”一节题，一生文中有云“一代一代又一代”，宗师批云：“二等二等再二等。”置之六等云。

腐德

余宗汉谓豆腐有十德：水者，柔德；干者，刚德；无处无之，广德；水土不服，食之即愈和德；一钱可买，俭德；徽州一两一碗，贵德；食乳有补，厚德；可去垢，清德；投之污则不成，圣德；建宁糟者，隐德。

弈僧

永嘉僧野雪以弈称。一日在许无念宅，与吴嗣仙对枰。嗣仙称第一手，沈思而后下一子。野雪殊不顾，对客闲谈，随后应敌，无不取胜。来子鱼赠以诗云：“蕉团坐隐静皈依，十九行中喻法微。慧眼欲生抛大劫，观心不定却斜飞。分先未许争先手，戒杀何堪露杀机。跳

出刀山投铁网，与师一笑解重围。”

琵琶妓

仲宗约□宗候、□子斗、姚园客至家，听其妓弹琵琶。比入座，美人娇宠，不肯出弹。园客口号曰：“许听琵琶不与听，佳人无分见眉青。”方属落句，子斗遽续之曰：“不如且就藤床卧，犹见襄王梦里形。”

才妇择婿

濮监丞妇邹赛真有才藻，工诗文。鹅湖费状元宏少随其父之太学，邹闻其奇，索见之，酒间试以对曰：“金杯春泛绿。”费应声云：“银烛夜摇红。”邹遂以女字之。其女亦能诗，为一品夫人。

十忙

金陵有十忙：祝石林世禄写字忙，何雪渔图书忙，魏考叔画画忙，汪尧卿代作忙，雪浪出家忙，马湘兰老妓忙，孟小儿行医忙，顾春桥合香忙，陆成叔讨债忙，程彦之无事忙。

金尚卿善仿祝无功书法，祝欲绳之，董玄宰其昌笑谓祝曰：“右军有灵，弟应下狱矣。”祝笑而释之。

道中栽李

程仲权在武昌昵一妓，谓妓欲嫁之。俞羡长不信，也试调之，妓亦心动。羡长因作诗寄仲权曰：“官道中间栽李树，一株开作两边花。”仲权心为之灰。

致曲

王渼陂九思好为词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经世文章。”渼陂答曰：“公独不闻其次致曲？”一作汪南溟。俱《露书》。

愚蠢

《桐下听然》：严文靖讷柄政时，留故人饭。其人椎鲁村俗，故作谦退之状，避席请曰：“须相公入内乃敢坐，某何人，敢当伴食宰相？”又一参幕索沈太史荐牍致御史，御史问太史近况，其人鞠躬对曰：“太史近来无所不为。”盖其意本欲言无一事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

永嘉相命

永嘉张萝峰孚敬初名璁，久困礼闱，谒选于天曹。道遇山阴萧静庵鸣凤，萧素善星学，时以比部郎罢归，张使推己造，萧观之，叹曰：“命不可凭，我今不复言矣。”张问故，萧曰：“据子之造，八年后当大拜，今尚作孝廉，那得骤至相位？且如我命宜三品，今以比部郎罢归，宁望起复耶？”然决以台辅期张，力阻其意。正德庚辰，张复入试毕，题诗席舍曰：“月色团团照举场，河光片片落天章。风云交

会人初散，星斗寒芒夜未央。敢向人心论用舍，直于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力犹能系纪纲。”是年果登第，后八年丁亥以议礼入相。因忆萧言，为起用，仕至方伯。

《涌幢小品》：光山王梦弼相为御史，有风力，屡劾钱宁、江彬，谪判高邮。素善相术，萝峰以落第候除，相一见奇之，谓曰：“子有异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贻之，劝勿就选。萝峰既贵，相已卒，上疏曰相以忠鲠蒙诬，宜恤。诏赠光禄少卿，谕祭。

葡萄说

岳季方正善画葡萄，尝作《葡萄说》云：其干臞者，廉也；节坚者，刚也；枝弱者，谦也；叶多而荫，仁也；蔓而不附，和也；实可啖，才也；味甘平无毒，入药力胜者，用也；屈伸以时，道也。其德之备如此。

蚕有六德

杨廉夫尝论蚕有六德：衣被天下生灵，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义也；身不辞汤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茧，色必尚黄素，智也；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复茧，神也。此六德也。

李沅南

万历中，桃源李沅南春熙八岁时骑竹马游市中，遇县丞问姓名，具举以对。丞曰：“尔能联句乎？”曰：“能。”丞曰：“书生骑马街心

走。”李曰：“举子乘龙天上来。”丞大异之。年十八举于乡，赴公车，别所爱姬代诗云：“宝马金鞭白玉鞍，藁砧明日上长安。夜深几点伤心泪，滴入红炉火亦寒。”嗜色病废，终万县令。

董生

董生十岁时，外祖熊博士举峰诞日，试对曰：“六十八翁，有数十人，子妇女婿并外孙，称觞庆寿，便拚一醉何妨。”董对曰：“百世一师，集三千士，颜曾闵冉及子夏，论道传经，继统万年无已。”又谢泉溪出对云：“车马象士并卒炮，都来护卫将军。”董云：“吏户刑工及礼兵，一齐辅弼圣主。”后果少年显达。

嫁娶谑词

康熙壬申仲冬，讹传采选绣女，邑中愚民纷然嫁娶，花轿盈街，鼓吹聒耳。犹忆唐明皇词云：“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休负好风光。”今事成俄倾，不无以倾城之貌而误适匪类。然年少有情则今古同揆也。滑稽生作《两同心》谑词云：“天使遥临，小民惶惑。年庚帖才出寒门，花灯轿已来香陌。趁今宵日吉时良，嫁个娇客。　　那管门楣非匹，便谐琴瑟。一枝花银烛摇红，三杯酒金尊凝碧。倩鳞鸿探问，梅香夜来消息。”“宪示森严，民疑莫释。乏妆奁借口匆忙，无聘礼乘时仓猝。感皇恩女嫁男婚，向平累毕。　　顿使皮箱净桶，价高什百。呼掌礼数遍追求，唤喜娘多方寻觅。看来年节届秋冬，稳婆忙迫。”

李氏女

洪武初，吴郡李氏女诗思敏捷，有集一卷，今不传。杨君谦《吴中故实》记载其警句曰：“桃花一簇开无主，终不留题崔护诗。”

诗讪

咸平中，洪州来鹄名振都下，然喜以诗讥讪当路，人恶之，卒不第。《金钱花》云：“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夏云》云：“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间处作奇峰。”《偶题》云：“可惜青天好雷电，只能驱趁懒蛟龙。”语亦颇韵。

堠子诗

刘子仪与夏英公同在翰林，子仪推为先达。章献临朝，子仪主文，在贡院闻英公为枢密副使，意颇不平，作《堠子》诗曰：“空呈厚貌临官道，更有人从捷径过。”

闭门弭灾

唐景龙中，洛下霖雨百余日，宰相令闭坊市北门以弭之，卒无效，滂沱益甚。人歌曰：“礼贤不解开东阁，燮理惟能闭北门。”

费鹅湖别筑

费鹅湖构别筑，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勤劳建造，有绛袍者题其柱曰：“我昔犹君昔，君今胜我今。盛衰皆有数，何必苦劳心。”

四休

孙景初昉号四休居士，云：“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黄山谷曰：“此安乐法也。”

叶唐夫

洪武中，叶唐夫筑茅屋于江村桥之松间，作诗云：“家住夕阳江上村，一湾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

戊集卷之三

神仙太守

成化中，华亭张东海弼为南安太守，律己爱物，大得民和。壮年休致，子皆成名，殊无一事累心。苏州别驾周德中目为神仙太守。汝弼草十绝以答之，见其无仙。又有长短句一篇，意尤高古。因录诗并歌云："归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头日夜眠。却怪门前来热客，马蹄踏破紫云烟。""古今何处有神仙，鹤驾鸾骖总浪传。莫信空同邹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欧阳自号无仙子，卓识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莱在何处，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东海先生归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两船书，被人笑道痴愚。书也书，寒不堪穿，饥不堪煮，收拾许多何用处？况而今白发苍颜，坐黄堂之署，乘五马之车，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将载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谁味真腴。枉说道，黄卷中时与圣贤相对语。"又《寄内》诗云："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一作甜。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虀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诗振》作聂大年诗。又《除夕》诗云："酒冷香消梦不成，道人殊觉岁峥嵘。老如旧历浑无用，坐恋残灯亦暂明。雪霰已应随腊去，梅花聊复与春争。向来筋力虚名尽，白发无愁也自生。"

一个里长

漳浦赵从谊知独山州，州极荒凉，因题柱曰："茅屋三间，坐由

我，卧由我；里长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中酒诗

《老学庵笔记》载：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懒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放翁以为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明浙中举子张子兴杰亦有《中酒》诗云：“一枕春寒拥翠裘，试呼侍女为扶头。身如司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旧隶步兵今作敌，故交从事却成仇。淹淹细忆宵来事，记得归时月满楼。”比太素所作更详切有味。

沙河碑

娄门东北三十里沙湖，湖北为塘，嶐然有碑，碑广四尺许，长四倍，四面如之，三面镌相视歌，歌有前后，皆筑塘时相劝劳之语也。今已剥落，不可辨。其东面记民谣曰：“远挑新土才希罕，露尽黄泥始罢休。两岸马槽斜见底，中间水线直通头。”弘治丁巳督理浙西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灏立石。

父老尝言，有舟行者利其同伴之资，杀而瘗其旁，戏谓碑曰：“你知我知，且勿语人。”碑忽应曰：“我不语，恐尔自语。”其人惊骇而去。后与一少年甚昵，复过其地，共憩碑阴，告少年曰：“是碑能作人言。”少年询其故，某以素昵，不觉倾吐。少年口应而心动，后偶乖隔，至相殴，诉之官，验视抵服。计少年之生即同伴死之日也。与《桐下听然》石虎事同。

努头放衙

文潞公彦博为榆次县令，题鼓楼云：“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绸被，努出头来早放衙。”世传宋太祖谓县令曰：“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

陈石泉南归

宋陈石泉南归，北人陈参政饯之，作《木兰花慢》云：“北归人未老，喜依旧，著南冠。正雪暗潢池，云迷芒砀，梦落邯郸。乡心日行万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多少秦烟陇雾，西湖洗征衫。　　燕山望不见，吴山回首一归难。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钧天紫薇何处问，瑶池八骏几时还。谁在天津桥上，杜鹃声里阑干。”

燕京酒肆

金人徙徽宗至燕京，行至平顺州，止驿舍。时以七夕，官中于驿作酒肆，纵人会饮。帝于室中见一胡妇携数女子，皆俊目艳丽，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劝客，所得钱物，率归胡妇，稍不及，辄以杖击之。少顷官遣吏赍酒饮帝，胡妇不知为帝也，亦遣一横笛女子入室，对帝呜咽不成曲。帝问女子曰：“吾与汝为乡人，汝东京谁氏女也？”女顾胡妇稍远，乃曰：“我百王宫魏王女孙也。先嫁钦慈太后侄孙，京城陷，被掳至此，卖与豪门作婢，遭主母诟挞，转鬻于此，俾在此日夕求酒食钱物，若不及即以棰楚随之。”言讫问帝曰：“官人亦是东京人，想亦被掳来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后此女流落至粘罕处，张纯孝在云中府于粘罕席上见之，不胜悲悼，作词云：“疏眉秀

盼，向春风，犹是宣和妆束。贵气盈盈姿态巧，举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横荡，事随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饮酒，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荣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绿。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琵琶辞

杨用修慎少时善琵琶，每自为新声度之。及第后，犹于暑月夜，绾两角髻，着单纱半臂，背负琵琶，共二三骚人，携尊酒席地坐西长安街上，酒酣和歌，撮拨到晓。适李西涯早朝过之，闻其声异常流，令人往讯，则云杨公子修撰也。西涯为之下车，用修举卮饮西涯曰：“朝尚早，愿为先生更弹。”弹罢而火城将熄，西涯入朝，用修亦易朝服而行。朝退进阁揖西涯及其尊人，西涯笑谓用修曰：“公子韵度，自足千古，何必躬亲丝竹，乃擅风华。”自是长安一片月，绝不闻用修琵琶声矣。

陈贤德遇仙

太仓陈贤德尝游荆湖间，过岳阳楼，有篮缕道人，貌甚猥琐，亦来就坐。贤德前揖之，相与瞻眺湖山，谈笑良久。适槛外一虫蠕行瓦上，道人指示曰：“此蜣螂虫也。”遂别去。后贤德东还，遇友人请仙，题诗云：“十年不见陈贤德，今日相逢鬓已霜。记得岳阳楼上别，两人携手说蜣螂。”客都不解，独贤德恍然下拜，具话其事，幸其遇仙而自恨不识耳。一作常熟陈朝相遇吕纯阳事。

吴原博雪诗

吴原博宽诗格尚浑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有《雪后入朝》诗云：“天门晴雪映朝冠，步涩频扶白玉阑。为语后人须把滑，正忧高处不胜寒。饥乌隔竹餐应尽，驯象当庭踏又残。莫向都人夸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爱君忧国、感时念物之情，蔼然可掬。至如古人随车缟素、灞桥驴背，自是闲话头。

萧何功

《韵语阳秋》：李义山诗云：“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廷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王元之诗云：“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愚为炎汉创业何为宗臣，高祖喻指踪之指尽之矣，他人岂容议耶？

酒色

酒有以绿为贵者，白乐天所谓“倾如竹叶盈尊绿”是也。有以黄为贵者，老杜所谓“鹅儿黄似酒”是也。有以白为贵者，乐天所谓“玉液黄金卮”是也。有以碧为贵者，少陵所谓“重碧酤新酒”是也。有以红为贵者，李长吉所谓“小糟夜滴珍珠红”是也。广中所酿酒谓之红酒，其色殆类胭脂。《酉阳杂俎》载贾塘家苍头能别水，常乘小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酿酒，经宿酒如绛，名为昆仑觞。是又红酒之尤者也。

汪若水

宋汪若水从三宫北去，留滞燕京。时有王清惠、张琼英，皆故宫人，善诗，相见辄涕泣。若水和清惠诗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迥少知己，碧玉调高空好音。万叶秋声孤馆梦，一窗寒月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萧萧入短襟。”后若水哀恳乞为黄冠，世皇许之，濒行，与故宫人十八人酾酒城隅，鼓琴叙别，不数声，哀音哽乱，泪下如雨。张琼英送之诗云：“客有黄金共璧怀，如何不肯赎奴回。今朝且尽穹庐酒，后夜相思无此杯。”

半歌

李密菴先生《歌振》有《半歌》云：“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高丽国

元丰初，高丽国遣使来朝，问其使，云：“国与契丹为邻，每因诛求不能堪。国主常诵《华严经》，祈生中国。一夕梦至京师，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乃为诗以记之曰：‘恶业因缘近契丹，一年

朝贡几多般。移来忽到中华里，可惜中宵滴漏残。’”

题驿舍

靖康之变，有题关中驿舍云：“鼙鼓轰轰声彻天，中原庐井半萧然。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光似昔年。”又：“渭平沙浅雁来栖，渭涨沙深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泪沾衣。”

阳春曲

白仁甫《阳春曲》云：“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赶应举，及第待如何？”又：“百忙里铰甚鞋儿样，寂寞罗帏冷串香。向前搂定可憎娘，止不过赶嫁妆，误了又何妨？”

秋兴

韩德温先生讳汝玉，予幼年受业师也。工书，尤善临摹。曾见贾人某求书曹操及苏子瞻古人诸名迹，装潢成卷，为泰兴巨公重价购去。昨检败笥，见先生《秋兴七绝》，已经四十余年，几残灭不可读。幸犹记忆，录之以志今昔之感云：“梧桐荫石绿生帘，正是池塘雨后天。读罢《南华》无一事，北窗支枕听秋蝉。一”“辞柯黄叶拥柴关，野老前溪载菊还。莫谓地幽人不到，一尊风雨话寒山。二”“一帘小雨绿如烟，茗熟欣逢未见篇。幽思只随池畔菊，寒香差胜落梅前。三”“云阳驿畔草萧萧，晓骑嘶风客路遥。残月多情犹送我，一村烟火又河桥。四”“偏爱时宜学母妆，贪簪茉莉鬓凝香。相逢亦有怜心者，

何独怜予更断肠。五”“舞衫歌扇动情多，称体新裁薄薄罗。更爱酒阑明月静，小窗低唱雪儿歌。六”“庭花冻合净无尘，梦里行云觉未真。何至相逢频掩袂，想因羞见意中人。七”

曲巷垂杨

吴耳渊，沈朗倩门人，有《杨柳词》云：“新调小马趁飞花，行到垂杨曲巷家。三扣玉扉人未起，忽闻鹦鹉唤烧茶。”又《贻所思》云：“曾骑竹马过君家，并坐牙床饮露茶。赠我金盆今尚在，何当重捣凤仙花。”

玉牌镌词

梁溪杨仲弘载一日游凤凰山，过宋大内，独步微吟，寻香问玉，泫然兴感。至披香阁址，拾得玉牌一事，上有镌词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得，和风搭在玉阑干。”杨为之怃然。

诗讥朱希真

《二老堂诗话》：洛阳朱希真，自靖康乱离，避迹山林。尝三召不起，高宗特补迪功郎。后赐出身，历浙东提刑，致仕居嘉禾。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胪寺少卿。或作诗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盖希真旧有《鹧鸪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

首，醉千场，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懒归去，且插梅花住洛阳。”最脍炙人口，诗故以此讥之。

按希真名敦儒，宋东都名士，有《西江月》词云：“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元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日日深杯且醉，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且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江菉萝《雪涛小书》云：朱希真小字秋娘，商人徐必用妻。二词列之闺秀诗评中，未知何据。

解衣留镇山门

松江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贞阶奉世庙钦赐蟒衣一袭付僧圆实，因赋一诗云：“单衣露冷宿昙华，误绾宫袍傍帝车。拈向山门君莫笑，细看还是旧袈裟。”万历丁酉，陆文定树声年八十有九，亦以衲衣一袭付慧日院，手书偈于衲之表云：“解组归来万虑捐，尽将身世付安禅。披来戒衲浑无事，不向歌姬为乞缘。”此二事与东坡解带留镇山门同一风流也。

诗意相类

《辍耕录》有诗云：“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又《唐诗节要》有诗云：“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多是盗根株。”二诗语意相类，后义尤佳。郎仁宝云：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意，欲易“不平原是难平者”。后首第二句不可除皆理，欲易“强盗才生大盗俱”，尤觉精采。

作文别妻

《辍耕录》：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病且革，顾谓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须自执薪还，肯作一转语乎？夫妾歌儿也，卿能集曲调于妾未死时，使预闻之，虽死无憾矣。”洪固滑稽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恭惟某人，秀钟谷水，声遏楚云。玉交枝坚一片心，锦缠道余二十载。遽成如梦令，休忆少年游。哭相思两手托空，意难忘一笔勾断。且道如何是一笔勾断？孝顺歌终无孝顺，逍遥乐永遂逍遥。”听毕，一笑而卒。

教谕赋诗

昔有举人任县学教谕，适察院按临，邑官各远迎，彼独后至。接见于郭外水次，按公心怪之，抵公署阅册曰：“汝以举人作教，故傲我耶？且试汝诗，宁称我意否。”乃以水次桩子为题，盖讥其为朽木也。教谕吟诗云：“独立污泥沙，今经几岁华。有心依古道，无意泛仙槎。春至萍为叶，风来浪作花。本来梁栋器，无奈用时差。”吟毕，按公称赏，明年果以教职会试，高占春榜。

七人同舟诗

宋徐遹秋闱中式，买舟抵都下。时同舟已集六人，乃陈、李、张、黄、周、苏姓也。徐遹亦登舟共济，陈姓者曰：“舟中之人凡七，请以七人同舟联一律。”周姓者起曰：“陈李张黄苏与周。”张姓者云：“更添徐子分相投。”陈姓者云：“竹林风月连三郡。”李姓者

云：“北宿光芒聚一舟。”苏姓者云：“作者应知同议论。”黄姓者云：“诤臣顿是合谋猷。”徐遹云：“胸中各有平津策，此去知谁作状头。”及次年春榜，徐遂状元及第。

项羽庙

项羽庙在内黄乌江道中，岁时土人过客祀焉。一士游其庙，瞻像吁嗟，惜其不得秦鹿，命殒青锋，因题诗于庙云：“楚水淋淋汉水波，楚山河属汉山河。范增有意空弹玦，项羽无谋为倒戈。子弟八千垓下散，佳人一曲帐中歌。今来欲问前朝事，莫也将军记得么？”诗成，大风西来，扬沙飘瓦，江涌汹涛，凛有喑哑叱咤之余威。士人曰：“项将军英爽其未泯与？何闻诗而遽怒也。”复吟一绝以慰之曰：“巍巍庙貌峙江滨，大将端为血食神。尊德不须怀旧恨，汉家今已属他人。”由是风恬浪息，天晶日皦如故。

朱良育诗

闽中陈侍御琳典南畿学政，甚得士心。正德间，以谏去国，诸生皆作诗送之，独朱良育诗最为传诵。其诗云：“春风露冕出郊原，落日停骖望国门。抗疏要谈天下事，谪官应过海南村。汤汤江汉羁人泪，纳纳乾坤圣主恩。历试古来名节士，为言身屈道尤尊。”识者以为不下李师中送唐御史也。

姓名诗

权德舆以古人姓名作诗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

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宦尊，每陈农亩利。家林顾岩巘，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蓑，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

陆子玄采《声隽》：或取嘉靖初年大臣名为诗云：“穆穆文孙交景运，端居乔宇抚清时。丝纶遥起山林俊，化雨重陶琰琬资。韶乐杨廷和舜吕，溪毛澄水荐先师。功如堕费宏谟远，寿比筏彭泽庆垂。共说天王守仁义，万年磐石瑶图维。”

口吃赞

《谈苑》：刘贡父攽性滑稽，喜嘲谑，与王彦祖汾同在馆中。汾病口吃，攽为之赞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未闻雄鸣，只有艾气。”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古之吃者也。

时马默为台官，弹攽轻薄，不当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

打爷知州

《谈苑》：王介知常州，刘贡父以语谑之，介曰：“贡父非岂弟君子乎？”贡父曰：“虽非岂弟君子，却是打爷知州。”常州风俗殴父，有桥名曰打爷桥。

石曼卿

《谈苑》：石曼卿中立初登第，有人讼科场，覆落数人，曼卿与焉。次日被黜者皆作三班借职，曼卿为诗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免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北南。”

姓名谜

《夷坚志》：元祐间，士大夫好事者取达官姓名为诗谜，如“长空雪霁见虹蜺，行尽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持玉简，秀才不肯著麻衣”，谓韩绛、冯京、王珪、曾布也。又云：“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谓仲长统、司马迁、谢安石、温彦博也。又《遁斋闲览》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似雪肤。走入绣帏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诗人也。又《解人颐》一诗谜云：“强爷胜祖有施为，凿壁偷光夜读书，缝线路中尝忆母，老翁终日倚门闾。”乃孙权、孔明、子思、太公望也。

曲牌名谜

《解人颐》有曲牌名诗谜三首：“别来怀恨积奴肠系人心，刺凤描鸾罢绣筐绣停针。欲写衷肠无片纸意不尽，慵妆蛾黛少张郎懒画眉。”“金屋婵娟影在东锦堂月，情人有约总成空误佳期。记得少年骑竹马耍孩儿，看看又是白头翁鲍老皤。”“花落残红遍地鲜铺地锦，沉吟抱怨未成眠哭相思。镜鸾尘掩频频倚傍妆台，盼恨良人各一天望远行。”

药名谜

《解人颐》有药名诗谜三首：“一幅花笺决不欺枳实，相烦寄与我亲儿附子。休图自己营生计独活，须念高堂白发稀知母。”“医生铺里尽皆空没药，修寄家书无笔踪白芷。船行水急帆休挂防风，雨过街头跌老翁滑石。”“江上乘骑赴早朝海马，不胜将军弃甲逃败酱。赤壁溪前栖过夜宿沙，晓来带露挂征袍砒霜。”

呼名相谑

《豫章漫抄》云：《琐缀录》所载侣钟、强珍二公以名相谑事，固有偶然者。弘治乙丑内阁试庶吉士，以春阴为题，下注不拘体。同年王钦佩韦作歌行，为诸老所赏。太仆少卿储柴墟瓘读其稿至警句云“朱阑十二昼沉沉，画栋泥融燕初乳”，柴墟击节叹赏曰：“绝似温、李。”予时在座，曰：“本是王韦。”为一绝倒。盖取摩诘、苏州以指其名也。又吉水徐舜和穆为侍读，以诞日邀诸吉士会饮，凡同年皆聚齿，若在座主家，则门生逊一席。舜和分考《易》房，时徐子容经、穆伯潜孔晖皆出其门。舜和以次行酒，大声曰：“徐、穆二生坐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为之一笑。

京官用伞

《卓异记》：明京官例不用伞，惟试官入场、状元归第乃用之。其后南京官稍稍用伞，虽跻高位，持两檐青伞而已。有南北两京官相戏，北曰：“输我腰间三寸白。”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头上两重青。”言出用伞也。又《玉堂漫笔》：刘瑜袭封诚意伯，有《华盖殿侍宴退朝》诗云：“团团褐罗伞，被服金文章。”则明南京官僚已用之矣。

《戒庵漫笔》：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

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盖朔望衙役齐集参谒，头踏舞蹈，谓之排衙。

眼赤腰黄

《谈苑》：宋制，翰林学士佩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两人，笏头带佩鱼，曰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则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一队夷齐

皇朝初定鼎，诸生有养高行遁者。顺治丙戌，再行乡试，其告病观望诸生，悉列名与考。滑稽者作诗刺之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闻者绝倒。

造五凤楼

《谭苑》：韩浦、韩洎兄弟皆有文辞，洎常轻浦，语人曰：“吾兄为文，譬如绳枢草舍，聊蔽风雨。予之为文，是造五凤楼手。”浦闻之，因亲知寄蜀笺题诗赠洎曰：“十样鸾笺出蜀州，寄来新自浣溪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

嘲薄肉

董思白至友馆中，值中膳，见肉甚薄，因作诗云：“主人之刀利如锋，主母之手轻且松。薄薄批来如纸同，轻轻装来无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风，飘飖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追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峰。”近又见一诗云：“薄薄批来浅浅铺，厨头娘子费工夫。等闲不敢开窗看，恐被风吹入太湖。”

吴朱喜得对句

吴处厚善属词，知汉阳军，谓鹦鹉州沔鄂佳处，欲赋诗未就。一日视事，纲吏告覆舟，吴问所在，吏曰：“在鸬鹚堰。”吴拊案大喜曰：“吾一年为鹦鹉洲寻一对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减。王梅运勾骨立有风味，朋从目为风流骸骨。崇宁癸未，朱彧在金陵，府集见官妓中有极瘦者，府尹朱世英谓彧曰：“亦识生色骷髅否？”彧欣然为王勾得对。

馆师叹

文衡山有《馆师叹》诗云：“暑往寒来春复秋，等闲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何时得遂男儿志，解散胸中万斛愁。”予向有《砚田诗笑》一帙，计七言律四十首，上卷二十首，俱用先生笑话集成，下卷二十首，描写馆中苦况，大有思致。惜为人窃去，仅记三律云：“先生虚话说难全，实景描来更可怜。马眼槅横丘乙己，梅花筋倒去求仙。二厘一管羊毛笔，五个三张面袋帘。铁硬紫朱稀烂墨，乱批习字点而圈。”“村馆从来说可伤，旧家风景更郎当。庭隅每泛浑尿桶，屏后常留宿浴汤。厚意凉拖一把扇，盛情白滚两条姜。岁终节物无多送，一块年糕又少糖。”“馆童顽劣实堪羞，捉七游河踢石球。灯挂倏移油累

帐，点心无剩碟忘收。窝茶乱塞尿骚被，添粥深抠黑指头。若更轻轻攒一记，是非搬坏不相留。”皆可喷饭，余惜忘之。近于友人案头见《嘲学究》三诗，又《诗笑》所未载，因录于左：“博得虚名叫相公，四时六节苦无穷。两盆臭菜朝朝罩，半注黄汤夜夜空。烧坏油灯无一足，跌残笔架缺三峰。补顶帐子陈年絮，冷暖常教睡不浓。”“一壶白水灌空心，六箸齐攒四菜盆。三春不见河鲀面，八月空闻黄蟹名。萝蔔旁边沾油腻，粉皮头上带荤腥。惟有一爿黄草布，朝晨揩面夜揩臀。”“劝人切莫做先生，满肚鏖糟气不平。一身羁绊如绳缚，两耳哜螬似雀鸣。质笨但嫌无教法，功多又说自聪明。更有一般堪恨处，束脩直欠到如今。”

弹相国

《林居漫录》：万历中，京师某中舍宴客，祇应中有善弹琵琶者。一客问曰：“若会弹何故事？”曰：“会弹《萧相国月下追韩信》。”又问，曰：“又会弹《赵相国雪夜迎宋祖》。”客复问，曰：“又会弹《秦相国东窗定计》。”客曰：“你如今莫弹了，若再弹恐又弹出一个相国来。”盖以刺晋江李九我廷机也。中舍遽起掩客口，而余客皆去。明制：会推大臣，凡干清议者不得列名。弹墨未干，枚卜已及，所以有歇后郑五之刺也。

杀风景

《西清诗话》：李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晒裩，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庆历中，晏元献罢相守颍，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赋诗云：“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监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

醪醑醉花前。”又元丰末，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蒋之奇夜谒公于蒋山，驺唱甚都，公取花下喝道语作诗戏之曰：“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自是“杀风景”之语颇传于世。

望湖亭绝句

吴俗好游，遇春花秋月，名山胜景赏玩必至，四方辎轩君子过其地者，无不游览。以故回廊粉壁，写怨抒怀，题咏殆遍。有善谑居士题楞伽山殿壁二绝云：“望湖亭在太湖西，多少游人胡乱题。我也胡题题一首，待他泥壁一齐泥。”又：“多时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二长。不是诗人长丈二，缘何放屁在高墙。”见者绝倒。

张璁方犹

《挑灯集异》：嘉靖初，张璁以议礼得君，赐名孚敬，时有不平者，乃以其姓名为隐语曰：“这长弓，心勿一，佐王不正。除非撇了头，夷三族，灭绝子孙，方泄万民之怨。亏了这篇歪文字，苟就了功名。”顺治丁酉，方犹典试江宁，贿赂公行，士子恨之，拆“方猶”二字，云“一万刀狗酋”。

诞日优语

苏郡侯诞日，所属一州六县牧尹皆称贺在座矣，惟崇明尹后至，值闭门不得入。彷徨无计，乃密召一优，谓之曰：“汝能使郡公延我入，必重赏。”优诺之，乃于筵前发科高吟曰：“黄堂太守不是人。”座

宾闻其所吟，俱失色。又一优问曰：“是什么？”答曰：“却是天上老寿星。”座宾皆解颐。优续吟曰：“今日八仙来庆会，眼前只少吕洞宾。”一优答之曰：“洞宾因在东海中采度索桃来献，故此来迟，如今已在门外了。”郡公闻而悟其意，亟启门延崇令入席，恰成八仙。郡公喜甚而厚赏之。盖崇明县治在海中，故优及之。

南风

《书》曰：“无比顽童。”《逸书》曰：“美男破老。”男色所从来远矣。逮汉昵邓通，嬖闳孺，极而思让帝位，拟立男后，其流祸未有不浸淫乱及于内者。沿至于今，闽广两越尤甚。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侍酒以为盛事，俗呼为南风。《碣石剩谈》：有士夫狎一童，与之寝处，捐五金投之。童弗悦也。或戏之曰：“此有成语，君未知耳。”士夫固问，或曰：“不闻右丞诗乎？恶说南风五两轻。”众为之绝倒。

石工能诗

一石工初不识字，后入山，遇异人授以术，便能作诗，随口应答。一人令以自身试作一诗，即答曰：“省事心常逸，无营机更忘。庸人多自扰，痴客为人忙。性癖交游少，疏狂兴趣长。日长无俗事，高枕乐羲皇。”适又有一人至，其人贫困不堪，令其即以为题。答曰：“最怪攒眉客，胸襟不放开。人生贵潇洒，天运任轮回。好景休孤负，黄金买不来。百年浑是梦，回首即尘埃。”

寒山寺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世多传诵。近孙仲益《过枫桥寺》诗云："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欹枕犹闻半夜钟。"亦可谓鼓动前人之意矣。

雪将军

《闲居笔记》：毛贵《咏雪将军》诗云："滕六来临拜将坛，五丁力士下云山。白头未得封侯印，皓首犹能御八蛮。月下冷披银锁甲，霜中独守玉门关。明朝应逐阳和散，留得英名万古传。"

读书无油歌

湛卢朱复之，冬夜读书无油，作歌云："君不见莱公酣歌彻清晓，银烛成堆烧不了。又不见齐奴帐下还佳人，平生爨蜡不爨薪。南园花蝶巧心计，只为渠浓照珠翠。生憎诗客太寒酸，略不分光到文字。欲学凿壁衡，邻灯夜不明。欲学囊萤车，十月霜无萤。人生穷达真有命，大钧不须问。起来摩挲莲座真人图，还有青藜老杖照人无。"

莫愁湖

莫愁湖在秣陵城中三山门外，有妓卢莫愁家此，故名。江波叠柳，翠黛堆云，风鬟月镜，仿佛在朝烟暮雨中。郑谷过此，题诗云："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帆来帆去江浩渺，花开花谢春悲凉。"

苎萝山

《山堂肆考》：郭素闻王轩游苎萝村，遇西子，亦从而游焉，留诗泉石间，寂无所遇。无名子作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却被斜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学王轩。"

因诗免役

唐筠州任涛，咸通进士，常侍李骘见其诗有"露洑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之句，特与免役。乡民讼之，骘判云："江西界内有诗似涛者，并与免役。"又辛元龙字庆甫，号松垣先生，有气节，以诗援任涛例求免税。丁太守判云："松垣笔力破沧溟，欲援任涛免税丁。一段风流好公案，锦江重写入围屏。"

秋风

常州靖江县本江阴之马驮沙也，明天顺间始设县。知县郭某题谒客所送扇转赠之云："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今人干谒者谓之打秋风，故云。

垂鱼钓鳌

《泊宅编》：关子容解为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扬。持服中过南徐，客次见一绯衣朝士倨坐，关揖而问之，朝士疑为攫徒，因谑关曰："太子洗马高垂鱼。"良久复询关，关答曰："某之官，皇帝骑牛低

钓鳖。”朝士骇曰：“是何官位？”关笑曰：“且俗与君对偶亲切尔。”

言志

有客各言其志，或欲多财宝，或欲为广陵刺史，或欲乘鸾上升。一人闻而笑曰：“我殆欲兼之也。惟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张晋侯言：昔一人应受生，谓转轮王曰：“要我为人，必依我愿方去。”王曰：“云何？”对曰：“父是尚书子状元，绕家千顷五升田。鱼池花果般般有，美妾娇妻个个贤。充栋金珠并米谷，盈箱罗绮及银钱。身居一品王侯位，安享荣华寿百年。”王曰：“有此好处，我自去了，何待于汝？”予曰：人生在世，总无实事，既作妄想，何不再求跨鹤升仙，方为万全。

借大鹏

庐山道士体貌魁伟，饮酒啖肉。一日有鹤憩止于庭，道士喜谓当赴上帝之召，乃控而乘之。拟欲飞升，奈羽仪清弱，不胜其载而毙。次日驯养者知，诉于官，薄责示惩。处士陈沆作诗嘲之曰：“啖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龙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

嘉善林知县

成化中，嘉善知县林某捶死一家十三人，郓城侣钟按浙，将穷治之。林厚赂镇守中官李文，使文宴侣以缓其事。侣知之，预令优人为滑稽语以拒之。因扮一官赏雪，作雪狮子，令藏阴处，以俟后赏。曰：“何处可藏？”一卒曰：“山阴可乎？”曰：“不可。”卒又曰：“江阴

可乎？”曰：“不可。”其官高声曰：“但藏在嘉善县可也。”卒云：“此地无阴，何以藏之？”官曰：“汝不见嘉善林知县打杀一家非死罪十三人不偿命，岂非有天无日头处？”一座皆惊，文亦不敢启齿。

戊集卷之四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亦不知何官。靖难时往来黔中，遇隐士杜景贤，留居白龙山之草庵。昕夕诵经，山中人不知书，谓诵佛经，不知其诵《易·乾卦》也。景贤恐有踪迹，又不欲拂其意，婉谓之曰："和尚释也，而诵儒乎？"和尚亦喻景贤意，遂置儒经不诵，诵《观音经》。又好观《楚辞》，时买楚骚乘小艇于中流读之，读一叶则沉一叶，读毕大叫恸哭。尝有诗云："年方十五去游方，终日修行学道忙。说我平生辛苦事，石人应下泪千行。""看了青灯梦不成，东风混雪落寒声。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死之日，其徒问曰："师死，宜铭何许人？"和尚瞪目曰："松阳。"问其姓名，终不答。卒后发其笥，止《百将传》一部、《大学衍义》一部，不知欲何为也。

或曰：和尚松阳郭希贤也。或又疑为连州郭节。《从亡随笔》及《拊膝录》雪庵事皆载《吴成学传》。成学浙江人，为翰林修撰，京师陷，削发为僧云。后进士窦翰题诗雪庵壁云："当初何不解渔樵，卜得龙门避世高。别有乾坤生昼夜，更无江海作波涛。持斋谅是惭周粟，说法惟闻诵楚骚。铁石心肠谁识得，岂知太史笔如刀。"可谓诗史。

鼠须笔

苏叔党《咏鼠须笔》云：“太仓失陈红，狡穴得余腐。既兴丞相叹，又发廷尉怒。磔肉喂饿猫，分髯杂霜兔。插架刀槊健，落纸龙蛇骛。物理未易诘，时来即所遇。穿墉何卑微，托此得佳誉。”

翠微八绝

僧冲邈有《翠微山居》八绝，超悟可诵。“闲来石上卧长松，百衲袈裟破又缝。今日不愁明日饭，生涯只在钵盂中”。“临溪草草结茅堂，静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却缘无事可思量”。“老老山僧不下阶，双眉恰似雪分开。世人若问枯松树，我作沙弥亲手栽”。“幼入空门绝是非，老来学道转精微。钵中贫富千家饭，身上寒暄一衲衣”。“一池荷叶衣无尽，数亩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茅檐静坐千山月，竹户闲栖一片云。莫送往来名利客，阶前踏破绿苔纹”。“炉中无火已多时，蚤起惟将一衲披。莫怪山僧尝冷淡，夜深懒去拾松枝”。“岂是栽松待伏苓，且图山色镇长青。他年行脚不将去，留与人间作画屏”。

咏秋柳

王与公咸《咏秋柳》云：“转眼风流半已摧，雨欺霜打暮江隈。小蛮腰瘦虽胜舞，张绪年衰岂见才。织断金衣眠不稳，吹残玉笛折堪哀。井梧莫道同摇落，曾拂龙舟汴水来。”“日暮萧萧傍荜门，窥人名色笑空存。天寒早散鸣蜩影，雨湿还留系马痕。白发对堪怜顾况，金城栽更泣桓温。故园园畔知何似，一见霜条一断魂。”

讥种蔷薇

贾岛狂狷行薄，执政恶之，故不与选。裴度于兴化建池亭，岛作诗讥之曰：“破却千家凿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谢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人恶其不逊。然此句可以警世，但不当施之裴晋公辈。

书规

《坚瓠集》成，呈教诸君子，顾笔堆见之曰：“好事还多事，索取应填门。”余曰：“古人有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况大不盈掌，难以覆醅，安用此巾箱中物为也。”已果索者日至，案头告罄，戏拈壁曰：“每集三十钱，纸张刷印钱。诸公欲观者，请解杖头钱。”此语稍闻于人，尚有未谅者，为人攫取，向我求偿，迫促甚于逋负，何所取办以供人之娱玩，复口占以告曰：“《坚瓠》虽小集，艰难刷印资。选词诚费力，采藻亦萦思。持物当相赠，太史帘或书卷或异闻轶事，堪入集中者。空言或见辞。从君笑鄙吝，老拙已安之。”昔袁石公有《觞政》，王谑庵有《奕律》，余即以此为《书规》，敢告同人，聊破悭囊，用资笑柄，庶彼此各发欢喜心，不致我攒眉而己亦觖望也。

裴晋公赠马

《全唐诗话》：白乐天求马于裴晋公度，裴赠以马，因戏云：“君若有心求逸足，吾还留意在名姝。”引妾换马之事。乐天答曰：“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

弓手儿

汪圣锡应辰本玉山县弓手儿，喻子材樗为尉，尝授诸子学，有兵言汪兵子可学，喻呼视之，状貌奇伟，出对试之曰：“马蹄踏破青青草。”汪应声曰：“龙爪拿开白白云。”喻大惊异，曰：“他日必为伟器。”遂留授之学，且以女字之。绍兴五年，年十八魁天下，后为吏部尚书。

为御书监时，食罢会茶，一同舍就枕不起，或戏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圣锡曰：“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合坐称善。

杜鹃

杜鹃禽名，又花名，即今山石榴、映山红、红踯躅，皆名杜鹃。成干诗云：“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王建《宫词》云：“大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花在江南殆与榛莽相似，在宫禁珍重如此。

废纸秋葵诗

辛未秋，偶至虎丘佛慧庵，路旁拾一字纸，上有《咏秋葵花在美人蕉侧》诗云：“还将娇色媚清秋，几朵轻盈也并头。体近美人应蓄妒，名非向日若含羞。朝开露浥新妆好，暮落风邀旧影留。最是花神轻薄处，故招双蝶惹人愁。”

对花有感

宋陶商翁弼有文武材，工诗。神宗时守钦、顺二州，途次叶县，睹千叶桃花，有诗云："三月宫桃满上林，一花千萼费春心。叶公城外襄河北，一树无人色更深。"又《对花有感》云："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若花枝。桃红李白蔷薇紫，问着东君知不知？"

得失有时

《萤雪丛说》：人之得失各自有时。一友试罢，闻望不着，遂欲舍书学剑。龙舒王先生奉一绝云："得则欣欣失则悲，桃红李白各随时。虽然属在东君手，问着东君也不知。"

功名早暮

吾犹及云：许子明士扬万历癸卯乡荐，与云间张以诚同年。张有子安磐，丁卯乡荐，称许为年伯。许辛未成进士，与安磐子世雍同年，又称安磐为年伯。堤边杨柳篱边菊，春色秋香各有时，功名蚤暮不同如此。

盛生奇遇

《桐下听然》：吴中盛生游侠青楼，一日闲行某庵。庵中老尼，生所善也。见生至，嘻笑不止，鼓掌谓生曰："两日作何好梦？令汝快活死。"生问故，尼曰："五日后可蚤来，幸秘勿泄。"生唯唯。至日

凌晨，遣人邀生，至则鸣钟鼓，礼佛号，僧尼麕聚，几无容足处。生不知其意，稍坐即趋出。尼目之曰：“且吃斋去。”生以尼意在求施，探金与之，尼捉生手而掐其指曰：“大不晓事。”生犹未喻，徜徘日暮，欲俟间遁出。尼揣知其意，挽入一小房，桌上明烛，酒肴丰美，令生坐，扃门而出，微从门外呼曰：“第啖酒，勿忧寂寞。”生遍视室中，设四榻，茵褥帷帐悉豪贵家物，每榻藝一炉香，气郁然。帐内先有三少年，各卧一榻，见生来，亦不惊异。生坐更余，闻笑语启钥，尼秉烛引四妇人来，皆冶妆淡服，见生而笑。生却避不敢前，尼引生袖付一少妇，睨生曰：“男子汉反作态！”相顾各大笑。三少年亦自帐内出，妇人各挟其一，就坐酌酒，浪谑欢洽。尼起曰：“老物且避。”诸妇亦笑而起，各拥少年入帐。盛生所主最少，尤妖艳，淫荡已极。四鼓，尼开帐进卮酒，门外舆从杂沓，灯火缤纷。各起整妆，少妇赠生金合子、玉鸳鸯，惜别登舆而去。生偃息至晓归家，竟不知谁家眷属。未几尼病死，无复后会。数年后，盛生疽发于项，叫号三日夜而死。

秋千

黔俗好秋千，灯夕尤盛。岁初即于通衢架木，维以巨索，高三四丈。月色喜微，妇女连臂踏歌，抛掷至晓。有立有坐，有两人对抱，飘裾荡影，眇然飞入云际。自十五至十七，三日之内，倾城塞途，不复相禁，视宿昔欢慕者，任意拥抱归，父母舅姑了不为异。至十八日，始各寻访归家，此日已后，即称奸矣。万历戊申，朱季美寓黔，见钟家妇稍出鸡群，四少年嬲之，五六日始还，致讼。旋有亲党劝息，词云：“元宵俗戏，不合十九夜放归。议四人合买黄牛一头，给前夫调理”等语。长吏笑而释之。真蛮俗也。

男女

女子十五至二十五，补阳和血美颜，色悦精神，节而行之，能成地仙。二十五至三十五，我施彼受，虽无裨亦无大损耗。四十已上能致疾。若天癸既绝，如枯枝吸水，不异鬼交，杀身而已。男子精血少如膏雨，壮如露零，枯嫩含滋，春芽吐润。老大如霜雪，使红颜萎黄凋谢耳。

书斋各友

白乐天以诗、酒、琴为三友，作诗云："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忻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江南李建勋榜竹轩曰四友，以琴为峄阳友，磬为泗滨友，《南华经》为心友，湘竹榻为梦友。张芝堦书斋七友，各有五言绝句，如意为直友，木榻为梦友，麈尾为谈友，剑为侠友，石磬为清友，琴为音友，酒铛为醉友。顾元庆有《山房十友谱》，各有赞语，石屏为端友，玉麈为谈友，鹭瓢为狎友，紫箫为节友，玉磬为清友，古陶器为陶友，湘竹榻为梦友，铁如意为直友，方竹杖为老友，银潢砚为默友。予草堂中亦有四友，书卷为益友，毛颖为健友，眼镜为明友，草花为趣友。莫逆于心，无时不接也。

乩仙咏橹

《齐东野语》载：乩仙咏橹云："寒崕雪压松枝折，斑斑剥尽青虬血。运斤巧匠斫削成，剑脊半开鱼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驾扁舟探禹穴。碧云不动晓山横，数声摇落江天月。"《闲居笔记》亦有

诗云：“谁倩公输巧作成，翩翩浑自逐风鹰。分开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驾来三尺短，棹头摇去五铢轻。不堪声作《伊州》调，客里闻来倍惨情。”《尧山堂》作吴中杨文理诗。

老翁兴叹

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一草庄，庄有一老，杖履迎宾，年已八十，自称韦思明。因与谈论诸家诗歌，次第及李涉诗。老人酷称善，汇征因吟云：“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一作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滕王阁上唱《伊州》，三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青山长在水长流。”老人凄然兴叹。汇征重咏《赠豪客》诗，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浪游江湖，为不平之事，及遇李博士，蒙柬此诗，因而敛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中心藏焉。远隐罗浮，经今一纪。李既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觞而酬，反袂而歌云：“风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何用相违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天风海涛

赵汝愚《题福州鼓山寺》诗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朱晦翁摘诗中“天风海涛”四字刻于石。

汤婆子

古人以暖足瓶为汤婆，黄山谷名以脚婆，戏作诗云：“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曾文清谓山谷改竹夫人为青奴，则脚婆当名锡奴，戏作一绝云：“雾帐桃笙昼寝余，此君那可一朝无。秋来冷落同班扇，岁晚温柔是锡奴。”单宇有诗云：“坎离陶铸布长安，不厌常情冷暖看。和气才蒸来足下，阳春便觉到人间。温柔异质通仙术，贞节同心傲岁寒。却胜少陵思广厦，能令贫士尽欢颜。”明吴匏庵宽有诗云：“笑汝皤然似一公，穷冬相伴胜房空。三缄口不思援上，九转肠应为热中。诗咏怀春同少女，礼云当夕称衰翁。平生知足浑无辱，不恨公孙布被蒙。”庚午冬夜寒甚，余亦戏成一律云：“倾倒灯前一醉哦，水交最喜所容多。床空聊结岁寒友，读罢欣逢春梦婆。早信括囊无口咎，未妨放脚引天和。青奴尔日休相妒，冷淡生涯奈若何。”

架上鹰

崔元略之子铉，为儿时随父访韩晋公滉，令咏架上鹰。铉曰：“天边心胆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宝历三年登第，久居廊庙，三拥节麾，封魏国公。

补湿字

有书少陵“林花着雨胭脂湿”诗于壁，湿字为蜗蜒所蚀。苏子瞻、黄山谷、秦少游、佛印见之，都不记湿字，各思一字补之。子瞻云润字，山谷云老字，少游云嫩字，佛印云落字。觅集观之，乃湿字也。湿字出于自然，而四字遂分生、老、病、死之说。诗言志，信夫！

逊秀才

吉水东山修禅师讲义深邃，一日有逊秀才来谒，玄谈霏娓，题咏轩轾，盖山猿听讲，日久得悟者也。《题解空寺》云：“古塔凌空玉笋高，斜阳半压水嘈嘈。老禅掩却残经坐，静听松声沸海涛。”《书方丈》云：“几曲风琴响暗泉，乱红飞坠碧龛前。白云深护高僧榻，不许人间俗客眠。”《送僧》云：“松翠侵衣屐印苔，杖藜几度此徘徊。山僧忘却山中好，去入红尘不再来。”《咏鹤》云：“远辞华表傍禅关，别却浮丘伴懒残。金磬数声秋日晚，双飞带得白云还。”《赠僧》云：“一瓶一钵一袈裟，几卷《楞严》到处家。坐稳蒲团忘出定，满身香雪坠昙华。”《落叶》云：“万片霜红照日鲜，飞来阶下覆苔砖。等闲不遣僧童扫，借与山中麋鹿眠。”《春景》云：“门径苔深客到稀，游丝低逐软红飞。松梢零落飘金粉，童子枝头晒衲衣。”《夏景》云：“风敲窗竹惊僧定，鸟触残花坠涧香。《圆觉》半函看已了，纫针自补旧衣裳。”《秋景》云：“几点归鸦几杵钟，纷纷凉月在孤峰。清霜独染千林树，明月漫山一片红。”《冬景》云：“十笏房清百衲温，名香长是夜深焚。道人爱看梅梢月，分付山童莫掩门。”

隆庆寺塔

吉州赵某尝于城外隆庆寺建塔十三层，规模壮丽，其聚敛以百万计。时有诗云：“仁山宝塔实崔嵬，那是君家把出来。百万贯钱民骨髓，十三层土祸胚胎。一堆空积无情木，万劫难销入己财。浪说天花谁得见，只闻平地一声雷。”咸淳庚午，塔为火所焚。文文山有诗，中一联云：“四城扶起吴胥眼，一柱燃成汉卓脐。”

鬼唱

《桐下听然》：获鹿曹中丞家有空舍，每风雨凄其之夕，辄见数十无头鬼出自舍中，雁行序立厅事，齐声而唱云：“沈灶细柳两建旗，田有一竿下有日。暮雨只争三四点，遥望江南海潮汐。”其声悲惨，唱讫复以次入舍。未几中丞与其子孝廉某皆物故，中外构难，家业荡为乌有。此数十人者，岂冤鬼耶？中丞初抚江南，再督河漕，或云“两建旗”也。前备兵苏松，驻札娄东，或所云“海潮汐”也。田有一竿为曶，合下日为曹字也。余俱不解。

少林寺

隋大业，天下乱，流贼万人将近少林寺。寺僧议散走，有火工老头陀云：“尔等勿忧，老僧一棒扫尽。”众笑其妄。头陀即持短棍冲贼锋，当之者辟易，皆远避不敢入寺。遂选少壮僧人百余，授棍法而去。盖紧那罗佛现身也。至今拳法犹称少林云。

可恃

恃贵则灭，恃富则败，恃势则蹶，恃力则危，恃聪明则塞，恃学问则荒，恃巧则疏，恃技则穷。天下无一可恃，惟贫贱可恃。故曰贫贱可以骄人，又曰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贫贱人能读书，能炼性，胥天下恃我矣。

苏黄论诗

东坡与小妹、黄山谷论诗，妹云：“轻风细柳，淡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联句。”坡云：“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妹云：“佳矣，未也。”黄云：“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妹云：“佳矣，犹未也。”坡云：“然则妹将何说？”云：“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二人抚掌称善。

千字文

梁武帝集王右军千字，使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为文，读之称善，赐金帛，即今《千字文》也。王凤洲称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唐进士周逖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颁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希烈问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碎旧文，一无添换。”陈又问：“翻碎尽乎？”逖曰：“尽。”陈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碎？”逖曰：“惟此二字依旧。”陈曰：“若如此，还未尽。”逖逡巡不敢对。明吾吴陈雨泉鎏作《於赫混沌续千字文》以便训蒙，但字多隐僻，语又艰涩，不能家喻户晓。文见《桐下听然》中。

白鸥园

夏桂州言白鸥园改赐陶真人，闽人胡龙江题云：“相公御赐是何年，又见真人筑墓田。行过邻家乞新火，竹篱茅舍只依然。”

盛孔咏雪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

语。”孔云：“斜拖阙角龙千尺，淡抹墙腰月半棱。”次仲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

夏景

王逐客作《夏景·雨中花》词云：“百尺清泉声陆续，映潇湘、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帘幕，小枕欹寒玉。　　试展鲛绡看画轴，见一片潇湘凝绿。待玉漏穿花，银河垂地，月上阑干曲。”《温叟诗话》云：“不用浮李沉瓜事，而天然有尘外凉思，非触热者所知。”

祛疟鬼咒

一日疟堙迦醢迦，二日疟坠帝药迦，三日疟怛唎帝药迦，四日疟者特托迦。不计数，不住口，持一昼夜，疟鬼远避一由旬。又云识人星可免疟。昔文潞公花押能愈疟，公女尝翦收以疗人。又人诵少陵“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句，疟亦顿愈。他如悬干蟹、门画狮，皆可愈疟，甚多。康熙初，予患疟十余日不止。一日正寒热交作，时族兄李君来问，将纸朱书数字折之，系于臂，渐觉轻可，嘱勿开看。至期仍系之，遂寂不作矣。后视之，上书“江西人讨木头钱，要紧，要紧”十一字而已。岂疟鬼不识字，遽以为天符律令而远遁云。

改海棠诗

宋郑刚中之镇蜀也，眷妓阎玉。忽民间遗火，延烧所居富春坊。

郑于火中获一旗，上有改东坡《海棠》诗云：“火星飞上富春坊，天恣风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郑一见曰：“必道山公子也。”

榕城

宋熙宁中，闽越地多植榕树。其木拥肿，不中绳墨。郡守程师孟命闽人多植之，自为诗曰：“三楼相望枕城隅，临去重栽木万枝。试问国人行住处，不知还忆使君无。”至今目为榕城。

题百舌

百舌，鸟名。闽郑镗题诗云：“生来学得百般声，长向枝头弄五更。只恐春随流水去，绿阴深处听蝉鸣。”闽郑鹏题云：“追逐黄莺上苑游，穿花度柳亦风流。于今已是朱明景，莫弄东风巧舌头。”二诗必有所刺而作。

沈朗倩无题诗

沈朗倩颢《无题》诗云：“海底尘生晓未扬，三珠春影拂扶桑。安期手摘鸡心果，萼绿鬟输鹿角浆。花死不随明月葬，燕来密与好风商。依稀梦冷仙姝庙，袜底微闻带露香。”寓闽海乌石山房，卧病累月，赋《落花》诗四章：“劝罢长星酒未空，避风台畔月朦胧。鹃啼恨血飞秦苑，蝶化饥魂出楚宫。钗影似摇新步障，衣香疑卷旧薰笼。丽娘背指秋千笑，照破胭脂井底红。一”“神女庙前春可怜，望夫台上杳如年。风刀急剪回文锦，月斧空修拾翠钿。倚破桃花逢半面，强抬

柳眼足三眠。红绡拭透相思泪，夜拨琵琶诉别船。二”“蕉鹿韶光恼梦牵，御风仙子几时还。胭脂愿葬长生地，风雨休啼薄命天。死不回头看汉主，去犹含泪缓胡鞭。谁将一滴浇青冢，啼杀枝头血杜鹃。三”“十里梨花绉粉烟，收将羯鼓卸头缠。彩云狼藉霓裳后，落月依稀宝瑟前。命薄莺莺难再嫁，身轻燕燕不重还。樱桃正写天公疏，私乞风光续少年。四”

一字不苟

高达夫适官两浙观察使，过杭之清风岭，即谢家东山景也。题诗云：“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厥后达夫阅稿，以月落时江水随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为半字。巡至台州事竣，复登僧舍，索笔改前诗，僧云：“前月有一官过，称此诗极佳，但一字不如半字，改易而去。”达夫惊问何人，僧曰：“义乌骆宾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但识见有迟速耳。

罗江怨

《罗江怨》词云：“里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黄昏画角歇，南楼报也，迟迟更漏初长夜。茅檐滴溜，松梢霁雪，纸窗不定风如射。墙头月又斜，床头灯又灭，红炉火冷心头热。”“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湖远树接，倚楼偎得阑干热。”“关山望转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离乡背井，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炎方风景别，京华书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尧山堂》云杨用修作。

千古恨

李涉至扬州，遍历诸寺，于城外草庵中遇一女子，风鬟雾鬓，泣拜道左，乃故刘员外全白爱姬宋态也。李问行止，曰：“飘泊耳。”李不胜悲悼，赠以诗云：“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惟有如今宋玉知。”“昭阳夜燕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态亦为之悲恸。李因泣下，叹曰：“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我与卿今日结成千古之恨矣。”

李公昴恨词

李公昴恨词云：“钗留去年约，恨易老娇莺，多误灵鹊。碧云杳杳天涯各，望不断芳草，絮香飘泊。回文强写字屡错，泪欲汪还阁。　　撩天去春脚，便采局谁欢，宝轸慵学。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闲吞却。猛拍阑干叹命薄，悔旧诺。”

金锭

《桐下听然》：洞庭东山金驼子，背曲如弓，人称为金锭。人家有吉事，必邀金锭到门，以为佳谶。遇吉日，远近争致之，得者为幸。驼一一至其家，莫不奉金钱馈酒食，欣然醉饱盈袖而归。数年家渐裕，有田二十余亩，故膏壤，里中有力某者久欲之而未遂，一旦为驼所得，意甚恨，阴中驼役讼，倾其囊，田归于有力者。而驼遂贫，即有庆贺事亦无人延致矣。他日伛偻田所，见而兴嗟，锄于田者旧佃客也，相与语，因及役讼，谋自里中某源委甚悉。驼愤然归，磨利刃，出入挟之，思以报。一日侦知某饮于姻家，夜候道旁檐下。更

余，驼忽念言：“渠自昧心，贫我命也，何事更作恶？”掷刀于河，返走，暗中触桥柱而踣。卧地久之，徐起，觉腰背间有异，至家扣门，其妻见而讶之曰：“尔何以颀然而亭亭然也。”惊笑闻于比邻，共走视，果无复拳局故态矣。远近传为异事，稍有周给之者，驼复小康。人问之，诡言得异方，深秘挟刃事。数月后，里中某忽至，馈遗殷勤，恳邀至家。初峻拒而请益力，不得已赴之。治具中堂，丰腆周洽，酒酣又延之别馆，把臂促膝而语。驼心疑之，不知何意。夜深欲别，方语曰：“自君蠲除痼疾，深自欣慰。仆不量，有恳于君，君其许我。”驼问所欲，某跪曰：“鄙人年逾五十，只一子七龄，生而娟美，嬉于灯下，足挂屏风而仆，遂背曲难伸。母日夜怜念，思所以疗之，非君神方莫可，如肯援手，当奉百金为寿。”驼仰天直视，不言者久之。某笑曰：“岂薄百金耶？不靳益也。”驼不觉慨然叹息，涕泗交颐。某怪问，驼乃罄吐详悉。计掷刀之时，正其子得疾之夜。某闻之恧然，且悚然亦泣，载驼之夫妇养于家，还其田。明年某复举一儿，而七龄者竟死。报施不爽如此。

作对

天启中，一巡按为逆珰造祠，楹柱题语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允文允武并日月以常新。”因录其词以献。忠贤读之不解，问左右何事说黄阁老。盖立极黄阁老名。左右曰：“某御史为爷作对。”忠贤艴然变色，取牍抵地曰：“多大御史敢与我作对？”趣召缇帅，左右为之解析，始喜。时海寇纵横，有渠魁至补陀，设斋一月，手题大士殿云：“自在自观观自在，如来如见见如来。”其对犹存，而御史之笔已归烈焰，且因媚而几获罪，曾寇盗之不若矣。悲夫！

诗句短长

《桐下闲谈》：唐子畏谓祝枝山云：“诗之二言始于黄帝《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三言始于《振鹭》之诗，四言始于《康衢》、《击壤》之谣，五言始于苏、李泣别之什，六言始于孺子《沧浪之歌》，七言始于汉武柏梁台之句，至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八言也。杜少陵‘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也。苏子瞻‘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也。”祝云：“四十九言始自何人？”唐云：“诗有四十九言耶？”祝曰：“有。《新燕篇》末句云：‘好像苏州城隍庙东大关帝庙内西廊下立着个提八十三斤铁柄大关刀黑面孔阿胡子周将军铁草鞋里伸出五个脚迹头。’”举座绝倒。

抢食

锡山华六麻者，善抢食。其兄长仁以诗嘲之云：“抢食无过华六麻，未曾坐席手先挝。横拖倒夹披坡卷，带汁连浆踢秃划。嚼快嘴边流白沫，吃光盆底露青花。隔盘骨骼多叉尽，闲坐无聊挖口丫。”华之抢食形容殆尽。而今之抢食者，几不能肖其状矣。

辞小鸡诗

绍兴王少翁者，为人素吝，将初出小鸡一只当年节礼馈先生。先生愧而不受，诗以致辞云：“昨日蒙君惠只鸡，可怜离母未多时。劝君莫把牛刀试，留取笼中作画眉。”

不脱俗

吏胥之子，人言文理粗通而不脱俗。父因试之，以月为题。其子吟曰：“凭甚文书来海外，一作离海峤。给何路引到天涯。更有一般违法处，夜深无故入人家。”其父怒曰：“果不脱俗。”又以庭前山茶为题，命其再咏。其子又吟云：“切照庭前一树茶，缘何违限不开花。信牌急仰东风去，火速明朝就发芽衙。”其父批云：“看得后诗愈加不法，深为发指，着尔速将诗内俗字一一开除，庶望有成。如敢仍前抗违，取究未便，慎之毋忽。”

黑鸬鹚

《秋水涉笔》：工部主事某奉差来苏烧砖，某内阁嘱求沈石田画。主事到苏，即出票拘之，石田到署，主事出红纸一张索画。石田盘膝坐地，磨浓墨，扯纸一半，团作一球，于砚上蘸墨，印下墨团三四，用笔勾作黑鸬鹚，题云：“青天一个大霹雳，千山万山无鸟迹。鸬鹚飞入破窑中，一身毛羽变成黑。”写毕遂拂袖而去。

采桑娘

《墨客挥犀》载：孔子去卫适陈一事，子贡、子路从，道逢采桑娘。夫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妇曰：“夫子行陈必绝粮。”夫子不答而徐行。妇复曰：“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及至陈，果绝粮。陈侯以九曲明珠俾孔子穿之不得，谓妇有先见，使子贡反而询之。至采桑所，妇无觅矣，但见桑间聚泥一，逾尺许，又聚泥三。子贡曰：“桑者木也，泥者土也，其杜姓耶？旁复有三，其三娘耶？”适樵者过，子贡问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芦塘荻渚绕华屋，瑶草疏花傍粉墙。行过小桥流水北，其间便是杜家庄。”子贡如其言，获见三娘，具述前事。妇莞尔而笑曰：“此无难。

涂丝以脂，系蚁以要使徐徐而度，如不肯过，薰之以烟。”子贡得其术，以告夫子。夫子如其言得穿九曲之珠。此虽齐东之语，然亦人所未闻。而妇与樵皆作韵语，七言诗何必始自柏梁也。

草鞋词

俞君宣《挑灯集异》有《鹧鸪天·咏草鞋》云：“少时青青老来黄，千枢万结得成双。甫能打就同心结，又被旁人说短长。　　云雨事，我承当，不曾移步到兰房。有朝一日肝肠断，弃旧怜新撇路旁。”

草鞋名绳菲，见《仪礼》。又名不借，汉文帝履不借以临朝，唐诗“游山双不借，取水一军持”，军持，僧家净瓶也。

批改嫁

《露书》：莆田一寡妇求批改嫁，太守易某问嫁谁，妇答嫁东邻裱褙陈二官。易戏批曰：“批改嫁，批改嫁，嫁与东邻陈二官。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嫁，嫁，嫁。”

酉斋

杨南峰为人聪刻，邻居有一铁匠，得财暴富，里中为之庆号，因请于杨。杨题云酉斋，人咸不解。或问何出，答曰：“横看是个风箱，竖看是个铁墩。”闻者绝倒。

有富翁乡居求南峰书门对，此翁之祖曾为人仆，南峰题云：“家

居绿水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上列“家人”二字，见者无不匿笑。

兰玻

《耳谭》：青州东门皮工王芬，家渐裕，弃去故业，里人谋为赠号。芬喜，张乐设宴，一黠少题曰兰玻。众问其义，曰：“兰多芬，故号兰；玻，从名也。”芬大喜，厚酬之。识者曰：“汝试徐思，依然东门王皮也。”

比玉居

《谭概》：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嬖之。沈伯玉过其家，见斋额颜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额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内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分合言之，乃王一屁古四字也。”王亦不觉失笑。

倒字诗

景泰中有一荫生作苏州监郡，不甚晓文义。一日呼翁仲为仲翁，或作倒字诗诮之曰：“翁仲将来作仲翁，也缘书读少夫工。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苏州作判通。”

一字破

《遣愁集》：明时一友才甚高，或戏曰：“君能作四五字破

否？”乃以“君命召”二句为题。应曰：“王请度之。”一座称善。或又云：“能复作一字破乎？”其人请题，适见一瘌痢过，即指示之。友应声曰：“鞹。”众不解，争究其说。友曰：“鞹，皮去毛者也。”

嘲妓

冯犹龙有《嘲妓·黄莺儿》一卷。其《嘲长妓》云：“仰面觑妖娆，出兰房，须曲腰。粉墙半露花容貌，也不是云妆髻高，也不是绣鞋底高，拜如折竹因风倒。好姣姣，太湖石畔，有个女曹交。”《嘲麻妓》云：“绣阁俏婵娟，恨朝朝，费粉钱。庞儿乱扑梨花片，千圈万圈，不方不圆，水沤满泛青波面。贴花钿，繁星拱照，点破镜中天。”

杨蟠无齿

王介甫喜言农田水利，有献议梁山泺可涸之以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无所归，以问刘贡父。贡父曰：“此事杨蟠无齿。”贡父退，介甫思其说而不得，呼子雱问此语何意。雱亦不解，召贡父问之。贡父笑曰：“此易晓耳。杨蟠杭人，善作诗，自号浩然居士，相公熟识之。今欲涸泺为田，须别穿一梁山泊置此水，恐此事浩然无涯也。”一时闻者绝倒。

黄上舍

宋理宗时，蔡公谟知某郡。黄上舍封状讼其妾以无子遣去，索元顾钱十千。蔡判云：“实封状子判何难，试问因何诉小蛮。只为凤毛

无所出，故论鹅眼不曾还。三年密意知多少，十索飞蚨亦等闲。寄语桃溪黄上舍，留些阴骘赴阎关。”

远佞人

王介甫初参大政，偶阅晏元献小词，因曰：“为相何须作词？”平甫曰：“偶然自喜而为，然顾其事业，亦不止此。”时吕惠卿为馆职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吕大惭。

坚瓠己集序

刘子政号博极群书，所奏《七略》，有杂、小说二家，而推原其出于古之议官、稗官。乃余考其篇目，杂昉于黄帝史孔甲、盘盂，而小说则有尧《务成》、汤《伊尹》、文《鬻子说》等篇，若张平子所称“虞初九百”，又其后焉者也。吾郡褚子稼轩，好古多闻强识之士也。所著《坚瓠集》，次第锓板，流传人间久矣。兹复有全集之刻，而乞其序于予。褚子为吾友苍书氏犹子，苍书言语妙天下，业与诸公序作者之意及所以命名者，扬榷无余蕴矣。余特取其有合于古之议官、稗官，以为将来志艺文者告焉，或亦野史亭之一助云。东海一老徐柯题于三千六百钓台。

序

余居陈湖之□□□□勤稼穑数年来，有徙业而种瓜者，环湖不下数百家，悉为□□□□□矣。郡中稼轩褚先生者，筑四雪草堂□□□□□□□之外，树奇石怪，花笑鸟啼，稼轩匡坐其间，搜括群书，采摭名言佳话，小赋单词，汇萃成集，名曰《坚瓠》。瓠者瓜之属也，稼轩为稼而又欲为圃乎？一似湖氓见异而迁也。然湖氓之瓜，劳力而致之，细民之事也。稼轩之瓠，劳心而得之，大人之事而君子之学也。《豳风》之咏农圃也，其曰“八月断壶”。壶，瓠也。昔费长房为汝南市掾，有老翁卖药悬壶于肆，市罢辄入壶中，长房因拜奉酒脯，翁乃与俱入壶中，壶中别有天地，故人竞称之曰壶中仙。今稼轩拥书万卷，不羡南面百城，翻阅不休，所辑益富，若遇可悲可感，时吐激扬之辞。老翁之灵丹可卖也，稼轩之美言可市也。稼轩朝夕以坚瓠为业，出入其中，历数载而不倦，亦当称为壶中仙乎？余客岁祝稼轩六十诗云：“一杖初携何处去，将游五岳觅仙乡。”今以其集言之，洞天福地，悉在草堂坚瓠中，不必策杖而游矣。康熙乙亥仲夏端五日，陈湖七十八叟张泠浣心氏拜撰。

序

岁甲戌夏五，余同年生孙太史松坪自吴门寓书于余，命作《冈陵图》，祝褚稼轩先生六十寿。且言近寓吴门，方咏摩诘“殷王解网罗”之句，曾不以为大快，而惟与二三知己，恣山水之登临，放歌上下，乃称快焉，然未若得交于稼轩先生为快甚也。盖先生以湖海之才，探酉山之秘，于书无所不窥，而独能不求闻达。所著书有数十卷行世，江左士咸识其品之高而学之富矣。松坪之遇先生，有古人倾盖之风，当松坪解职归里，虽夙昔知交士若将凫焉，而先生时过从，不避嫌也。迨事既白，其碌碌因人热者，不无世俗态，而先生独落落焉。松坪自此尤乐与先生游，遂侨寓于虎丘山寺。先生不时放棹，相与酌酒论诗，忘朝夕焉。松坪以为尤大快事。余虽素未识先生，然松坪之言岂妄哉？余访松坪于寓所，见其案头有《坚瓠集》若干卷，展读之，或庄或谑，可歌可泣，淳于髡之滑稽，东方曼倩之诙谐，庄生之放诞，腐迁之雄奇博大，殆兼之矣。余惊顾松坪曰：“安所得此异书耶？”松坪曰：“此即余曾属子绘图为寿褚稼轩先生所著书也。曩余与子献策金马门，共厕凤池之列，读天下奇书，识天下奇士，然如褚先生其人其书，类不数数见也。”余曰：“斯集也，在先生不过游戏为之，宁足为先生重。虽然，重先生安得不重斯集耶？”是为序。年家眷弟华亭沈宗敬拜撰。（以上两篇据柏香书屋本补）

己集卷之一

翰林风月

王梅溪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此欧阳公赠王介甫诗也。介甫不敢为退之，故答诗云："他日略曾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第介甫与退之优劣，必有能辨者。人谓欧阳公此诗移赠苏东坡，则赠者无失言，当者无愧色。

东坡带笠

苏子瞻在儋耳，闻黎子云城南载酒堂颇佳。一日访之，午后回，遇雨，从农家借笠着屐，路旁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以为异人。竹坡周少隐诗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应是牧羊奴。为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衣襦。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带笠图。"

春梦婆

《侯鲭录》：东坡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所歌者盖隐词也。馐妇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为春梦婆。一日坡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流

可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董恢僦屋

《山房随笔》至元戊寅、己卯间，江陵董恢居太原，任丁角酒税副使，僦屋以居。赋诗云：“白发苍苍一腐儒，行无辙迹住无庐。邓林万顷青青木，肯为鹪鹩借一枝。”“翠阁朱楼锁掩扉，寻常燕子不能归。落花吹泛东风面，绕遍芳檐无处依。”

锦城

孟蜀后主昶于罗城多种芙蓉花，开时四十里如铺锦绣，高下相照。张立作诗讽之曰：“四十里城花发时，锦囊高下照坤维。虽妆蜀国三秋景，难入豳风七月诗。”及后朝政乱，立又为诗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能以诗讽谏者矣。《群谈采余》作三国蜀后主，误。

《天中记》：后主昶于成都城上种芙蓉，花开如锦，因名锦官城。一曰江山明媚如锦也。或曰锦官如铜官、盐官之类。范至能镇成都，有《锦官集》，少陵诗“花重锦宫城”，集中凡四见，蜀本作“锦官城”。

西湖词

钱塘瞿宗吉祐，学博才赡，风致俊朗。作《西湖四时·望江南》词云：“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弦公子宴，水边罗绮丽人行，十里按歌声。”“西湖景，夏日正堪游。金勒马嘶垂柳岸，红妆人泛采莲

舟，惊起水中鸥。”“西湖景，秋日更宜观。桂子冈峦金粟富，芙蓉洲渚彩云间，爽气满前山。”“西湖景，冬日转清奇。赏雪楼台评酒价，观梅园圃订春期，共醉太平时。”

小甘罗

《群谈采余》：温州任道逊，年十岁，以善书贡入京。明英宗令书“龙凤”二字甚工，乃出对曰：“九重殿上书龙凤。”对曰：“百尺楼头望斗牛。”上喜，赐予甚厚。时朝臣某足成一诗云：“年比甘罗少二周，山川毓秀出温州。九重殿上书龙凤，百尺楼头望斗牛。金马玉堂身已贵，青灯黄卷业还修。他时大展经纶手，重沐恩波拜冕旒。”后仕至太常。

诗赠幼妓

崇安翁仲和迈幼聪敏博记，能文。年十二，邑宰欧阳竦以对试之云：“笋出钻钻天。”迈应声曰：“簟生钉钉地。”宰大器之。郡守元晦以其幼不甚礼焉，扣之曰：“小解元所读何书？”迈答曰：“无书不读。日下所讲者《诗》之《相鼠》耳。”知其讥己，疑其未能文也，逮宴复命十二岁小妓乞诗。迈即题云：“年未十三四，娇羞懒举头。尔心还似我，全未识风流。”守大称赏。

题柳

浦城练葆光亨甫，年八岁，侍伯父出游。葆光以手搔头，伯父戏之曰：“猴悲摸索头。”葆光应声曰：“虎怒纵横步。”又指道旁松

曰：“乔松夭矫龙蛇势。”葆光曰：“怪石巉岩虎豹形。”年十四，以所业见王安石，王喜之，呼为小友，表除崇文馆说书。从高遵裕西征，途中题诗云：“灵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军砍作薪。他日玉关归去后，将何攀折赠行人。”

朋字未正

唐玄宗封泰山，刘晏年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张说试之，曰：“国瑞也。”授太子正字。上戏之曰：“汝为正字，正得几字？”晏对曰：“余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晏坐贵妃膝上，亲为总髻，宫人遗花投果，公卿邀请旁午，名振一时。一日上御勤政楼，大张声乐。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命晏作诗，晏即吟曰：“楼头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上与妃及嫔御皆欢，因命牙笏纹袍赐之。

逸少联句

苏州刘逸少，年十一，文辞精敏，有老成体。其师潘阆携见长洲宰王元之、吴县宰罗思纯，二公召试之，与之联句，略不淹思。罗曰：“无风烟焰直。”刘曰：“有月竹阴寒。”罗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刘曰：“风递花香入酒樽。”王曰：“风雨江城暮。”刘曰：“波涛海寺秋。”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刘曰：“几度诗狂欲上天。”凡数十联，二公惊异，闻于朝，赐进士及第。

解大绅诉宰

解大绅缙七岁时，母孀居，苦于徭役。解具诉于县宰，并系以诗曰：“母在家中守父忧，却教儿子诉原由。他年谅有相逢日，好把春风判笔头。”宰疑假手于人，复令赋堂下小松，缙应声曰：“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宰大奇之，遂蠲其税。

按缙第后，高皇亲拔为庶吉士，日侍左右，特被宠眷。沈缙、袁泰辈忌之者众，高皇虑缙少涵养，将为众所倾，召其父至，谕之归，期以十年后来朝，当大用。乃知前诗好事者所为也。

鼓嘲

《南史》载：高爽题鼓嘲孙挹云：“身有八尺围，腹内无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

又神仙伊用昌夫妇咏鼓词云：“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谩。”

闻蝉

吴兴陆蒙老为晋陵宰，喜作诗。时州幕官有好谗谤同列者，一日同会，忽闻蝉声，幕官请陆咏之。陆即赋诗云：“绿阴深处汝行藏，风露从来是稻粱。莫向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其人愧悟。

员李幼颖

唐玄宗时，员俶年九岁，词辩注射，坐人皆惊。帝曰：“半千孙

固当然。”因问俶：“岂有类若者？”俶跪曰：“臣舅子李泌年七岁，有书万轴，览过不忘。”帝即召至。方与张说观弈，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略。”说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说呼为小友，因贺帝得奇童。年九岁，赋长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气多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歌成传写，人皆称赏。

太公遇文王赞

王勃少能文，词章盖世。文中子命题《太公遇文王赞》，勃曰：“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切近，犹得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头插花枝

孙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见郡侯。时值赏春，侯与座客簪花，因命周翰曰：“口吹杨柳成新曲。”翰曰：“头插花枝学后生。”侯笑曰：“何遽戏老夫。”

高明善对

瑞安高则诚明，少辩慧，善属对。年六岁，父会客，明从桌边窃食。客曰：“令郎捷对，敢请试之。”曰：“小儿不识道理，上桌偷

食。”明对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场出对。”客曰：“细颈壶头敢向腰间出嘴。”明曰：“平头锁子却从肚里生繻。”及长，下笔成章。

山中宰相

宁宗朝，韩侂胄以定策功进位太师，威权隆重，天子拱手而已。一日过南园山庄，赵师睾偕行。至东村别墅，桑麻掩映，鸡犬相闻，一牧童骑犊，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饭牛，林皋风月两悠悠。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师睾呵曰：“平章在此。”牧童笑曰：“但识山中宰相，安知朝内平章。”胄曰：“宰相何人？奈未识荆。”童曰：“公如欲见，枉驾草庐。”至则竹篱茅舍，石磴藤床，屏间有二诗云：“病国妨贤主势孤，生民无计乐樵苏。伪名枉玷朱元晦，谋逆空污赵汝愚。羊质虎皮千载耻，民膏血脉一时枯。若知不可同安乐，早买扁舟客五湖。”“定策微劳总是空，一时狐假虎威风。不知积下滔天罪，尚欲谋成盖世功。披露奸心愚幼主，彰闻恶德辱先公。玉津园内行天讨，怨血空流杜宇红。”胄勃然变色，方欲促驾，童曰：“主人至矣。”见一叟庞眉鹤发，深衣幅巾，扶筇而来，年可七八旬，态度闲雅，自称袁处士，揖胄进曰：“贵人光贲，有失祗迎，乞恕不恭。”揖逊而坐。胄徐曰：“屏间之诗何人所作？”处士答曰：“老朽写怀，不意见让于贵人也。”胄曰：“军国重事，谁敢私议？”处士笑曰：“太师挟振主之威，操不赏之权，群小盈朝，国事日非，土崩瓦解，可立而待，虽欲建恢复之功，诚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骚动矣。愚意势倒冰山，危如朝露，诚孔子所谓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太师其审图之。”胄面色如土。左右欲兵之，胄叹曰：“真谅士也。”扶而去之。后胄用师果无功效，未几祸作，为史弥远诛于玉津园。

格天阁颂

秦桧当国，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尤喜，即与改秩。

封厨娘

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儿扇坠，高宗识是十年前往四明误落于水，屡网不获，乃询于俊。俊对曰：“臣于清河坊铺家买得，说是候潮门陈宅厨娘破黄花鱼腹中得之。”高宗大悦，以为失物复得，二圣可还之兆，乃封厨娘。

烧猪肉

东坡喜食烧猪肉，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一日为人窃食，坡至无矣。戏作诗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又在黄冈时戏作食肉诗云：“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东坡以文滑稽。而《云仙散录》载黄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午，则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虽食肉亦用故事。

乩赠密兰沙

元至顺辛未间，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求仙，紫姑降笔云：“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水一作鹤。在天。”

饶信经量

理宗淳祐壬子，饶信行经量鄱阳，以邑庠置局。有题诗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尽是经量官。孔子回头顾孟子，是你说出许多般。”又有《沁园春》词云：“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何县何乡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　　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四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大地何须经理，万取千焉。”

度宗咸淳甲子，又复经量湖南等处，时有诗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纵教添一丈，也应不似旧封疆。”与首集讥贾似道诗相似。又有《一剪梅》词云：“宰相巍巍坐庙堂，说着经量，便要经量。那个臣僚上一章，头说经量，尾说经量。　　轻狂太守在吾邦，闻说经量，星夜经量。山东河北久抛荒，好去经量，胡不经量。”

翠妃

宸濠内宠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宫，衣紫；素妃者居素英宫，素妆；翠妃者居绿英宫，饰绿。翠能吟善书，尤被宠幸。宫四壁皆列巨鉴，光莹晶明，每与宴狎，鉴中诸影，妖媚百出。又于阳春书院叠石成山，掘地数十亩为大池，夏时芰荷芬馥，濠与诸妃尽日宴乐。宫娥

靓妆绡衣，浮小画艇歌《采莲曲》，沿池荡漾，时摘花果，进以侑酒。翠妃尝咏梅花云：“绣针刺破纸糊窗，引透寒梅一线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东墙。”甚为濠所赏。后事败，翠妃为一知县掠去。又有趣妃为舒国裳芬所得。

袁长官女

孙恪游洛中，睹大第，叩扉，有女子摘萱草，吟云：“彼见是忘忧，我见同萱草。青山与白云，方长我怀抱。”青衣曰故袁长官女，求适人。恪遂纳为室，治家有法，生二子。恪为南海经略判官，至端州峡山寺，袁氏欲至寺访旧识，若熟其道，径持碧玉环献僧曰：“此是院寺旧物。”斋罢有猿数十下高松，袁氏恻然题壁曰：“无端造化几湮沉，罔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遂化为老猿，跃树而去。恪惊异，询僧，僧悟为沙弥时养一猿，高力士爱其黠慧，以束帛易之，献上阳宫，安史之乱，不知所之。碧玉环乃胡人所施，系于猿项者。

金陵养闲

张忠定咏少时谒陈图南于华山，欲留同隐。图南曰：“他人不可留，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但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人家专待君救，岂可不赴？”赠以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喻。后更镇杭，疮发于顶，遂自请得金陵医治。

虞姬庙对

倪鸿宝元璐题上虞县虞姬庙对联云：“今尚祀虞，汉世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按光武时斥吕后而以文帝母薄太后配祀高帝。

戏彩堂

赵阅道抃致仕家居，子屼倅温州，迎以就养，作戏彩堂，阅道题诗堂中云：“我憩堂中乐可知，优游逾月意忘归。老莱不及吾儿少，且着朱衣胜彩衣。”

长髯客

嘉靖初，吴县殷秀才尝遇客道上，修髯过腹，余髭垂两颐拂唇而下者犹尺许。殷心念彼饮食作何状，遂前揖之，因叩姓名，邀入酒肆，设馔对酌。客出袖中小银钩络双耳而挂其须，食毕别去。殷特欲看其饮啖，初无意要结也。明年下第，自秣陵附商人舟南下，中流遇盗，皆跪伏不敢枝梧。盗忽问曰：“舟中是殷秀才否？”殷猝未应，睨视其人，即长髯客也。客大笑，握手请罪，邀入舟，供具甚丰。殷笑问：“银钩安在？”令二美女捧出，以金卮送酒，酬劝再三，谢殷曰：“此地不足久留，公行矣。”悉还其劫物，以十束藤为赠，即扬帆去。客德殷，复厚赠之。殷抵苏，发束内皆精金，盖劫他商物也。殷自是饶裕，入赀为郎，任光州丞。

君山

君山在澄江，春申君葬于此，故名。万历中，京山郝楚望敬为

宰，镌诗墓旁云：“有客画山赠我者，画出君山江之野。谓我狂歌似楚人，慷慨为问春申君。此山旧是君封邑，山色犹疑君在日。楚客登临忆楚山，丹青画出请君看。我笑不言心自语，世事何劳更仆数。昔我飘零卧空谷，一朝天子开黄屋。十年沦落老江干，白首空嗟行路难。百岁如今已强半，五十无闻我岂叹。由来富贵水东流，诒谋何必定封侯。笑君秘计托红粉，窃国无成身已刎。三千珠履安在哉，章华寥落只空台。只今黄山与黄水，貌君之名亦应悔。愿将此山与君分，山上我题诗，山下君埋坟。沧桑异日有升沉，我诗君骨总灰尘，千秋万岁后，谁辨我与君。”

题纸帐

永乐中胡克仁寿安为新昌令，以古灵先生教民之言谕乡耆里甲，俾知亲睦安分之道，率皆从化克仁。性清介，不事奢侈，在官惟粗衣粝食。尝题所眠纸帐云：“紫丝步障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

却金亭

正统间，福建都司王胜博学能文，廉介自持，出巡则赍食自随，人呼为菜王。一日，有千户奉白金不受，命造亭卫北，名却金。明年胜到亭，题曰：“每因性褊遭弹劾，四十年过不动心。匣内惟存三尺剑，囊中肯受四知金？平生节操何曾改，半点秋毫孰敢侵。今对此亭堪驻马，仰天无愧发长吟。”时海道副使李颙曰：“孔子忍渴盗泉之水，曾子回车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暮夜金不受，义也，何必求闻于人？”因题云：“怀金相送独能辞，高构华亭照路歧。不比当年胡刺史，胡威父。平生清节畏人知。”

中流砥柱赞

《中流砥柱赞》云：“此波不知东奔几千百里，此柱不知中立几千百世。非此波无以表此柱之壮，非此柱无以障此波之靡。其在人也，达而为抑洪水驱猛兽之大禹、周公，穷而为作《春秋》拒杨、墨之孔子、孟子，又达而为扫俗学挽正传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为二十四郡之斫舌渔阳，三百年之风沙燕市。呜呼！此其所以为中流砥柱也欤？”右赞见《西园杂记》中，语亦简炼可诵，惜不知何人所作。一云李西涯，一云杨邃庵，未知孰是。

艺祖属猪

周驸马张永德好延方士，尝有异人言：“天下将太平，真主已出。”永德问谁，答曰：“但睹紫黑色属猪人，宜善待之。”永德见艺祖勋位渐隆，识其英表，问其生年在亥，乃倾身亲附。宋初以旧恩礼貌，终艺祖世，莫之少替。潘紫南《题陈图南鼾睡图》云：“甲马营中紫气高，属猪人已着黄袍。此回天下都无事，可是山中睡得牢。”指此也。

汉书下酒

宋苏舜钦字子美，好饮酒，豪放不羁。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斗酒为率。公疑，密觇之。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帝，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卮。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卮。祁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

多也。”

小孩儿

陈峤字景山，暮年登第，还乡已耳顺矣。尝作《闲居》诗云：“小桥风月年年事，争奈潘安老去何。”后娶乡里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竞集赋催妆诗，咸有枯杨生稊之讽。峤自作云：“彭祖尚闻年八百，陈峤犹是小孩儿。”客皆绝倒。

于飞乐

钱某者，衣冠之后，年四十余无室。后成婚有期，作《于飞乐》词云：“年少疏狂，北里平康，十年占断风光。似一场春梦，饮散高阳。如今休也，醉眼独自凄惶。　　但古人有无钱断酒，临老剃度何妨。散花红，顶花帽，作个新郎。低头失笑，几回浪子从良。”

让墙基

蜀杨尚书玢致仕归长安，旧居为人侵占，子弟欲白于官，以白于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诗。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韵语晨钟》：舒国裳芬在翰林日，其子数寄书云邻人岁占墙址不休。芬览书题其尾云：“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寸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今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愤，遂弃其书。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与吾乡杨仲举事

同。事见三集。三公如此襟度，真八荒我闳，千古为侣，更何人已畛畦，足当一瞬。

山庄四乐

宋舒城李公麟作《山庄四乐》诗：“桃李花开春雨晴，声声布谷迎村鸣。家家场头酬酒觥，为告庄主东作兴，黄犊先破东南村。一”“火云蔽日当空浮，田头耨草汗欲流。绿竹人寂鸟声休，暂来歇午乘清幽，山妻送饷扇遮头。二”“黄云万里秋有成，村村酒熟家家迎。刲羊赛社人不醒，醉后鼓腹歌升平，欣然同乐满仓盈。三”“寒风十月雪欲飞，居人木榻添纸帏。地炉活火酒频煨，瓦杯不脱羊羔肥，醉来曲肱歌声微。四”

端明不爱钱

司马君实置独乐园，春际草木秀茂，许人往观。游人以钱与园丁吕直，谓之茶汤钱，积至千而纳于公。公曰：“吾岂少此耶？”直曰：“天地间只端明不爱钱。”于是创一井亭，以便行客，直亦不私其钱。

陆沧浪

扬州陆沧浪，狂士也，好作俚语。正德间从戎京师，有“杨果不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朱宁不宁”等语。宁知而执之，问曰：“汝作诗时曾吃醉否？”陆正色曰：“我实不醉。”宁竟释其罪，仅调边方而去。时有投陆诗云：“落魄当年老陆郎，智囊今已作诗囊。醉中又复

重来醉，狂里如何更着狂。逾海逾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检点亲经史，一榻清风旧草堂。”或云即朱所作，以复其讽己也。

谢蝴蝶

宋谢无逸工诗，吟蝴蝶二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佳句如：“飞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又：“江天春暖晚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又：“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古诗有“陌上斜飞去，花间到翅回”，李义山诗“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终不如谢意深远。后单菊坡有四绝云：“暖入名园万物芳，风情多半为春忙。偶然飞向花前过，惹得诗人讶窃香。”“粉翅双翻大有情，海棠庭院往来轻。当时只羡滕王巧，一段风流画不成。”“桃红李白一番新，对舞花前亦可人。绕过东来又西去，片时游遍满园春。”“从知嗜欲损天真，不道人间别有春。何似桃源千万树，却来相逐卖花人。”

于少保口占

《西园杂记》：于少保遇难之时，从容口占一诗云：“庄椿居士老婆娑，成就人间好事多。正统再更新岁月，大明重整旧山河。功超吕望扶周室，德迈张良散楚歌。长叹一声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章刘友善

章子厚与刘子先友善。子先守姑苏，以新酝洞庭春寄子厚，子厚答诗云：“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旧老臣。多谢姑苏贤太守，殷

勤分送洞庭春。”后契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问。子厚寄书言其相忘远引之意，子先以诗谢之曰：“故人天上有书来，责我疏愚唤不回。两处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尘泥自与云霄隔，驽马难追骕骦才。莫谓无心向门下，也曾终夕望三台。”子厚得书大喜，召为户部侍郎。

驿壁诗

梦笔驿乃江淹旧居，姚金声宏题一绝云：“一宵短梦惊流俗，千载高名挂里闾。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读一行书。”建州崇安分水驿一绝云：“江南三月已闻鹃，麦熟梅黄茧作绵。料得故园烟雨里，轻寒犹作养花天。”又镇江丹阳玉乳泉壁间一绝云：“驿马出门三月暮，杨花无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难渡，宿处先寻无杜鹃。”诗有风人遗意，惜不知作者姓氏也。

滕王阁望湖亭

宋僧晦幾《滕王阁》诗云：“槛外长江去不回，槛前杨柳后人栽。当时惟有西山在，曾见滕王歌舞来。”首句长江去不回，往事不可问矣。次句槛前杨柳亦后人所栽，三四句谓当时曾见滕王歌舞者，惟有西山在矣。含蓄无穷，感慨系之。又苏子瞻《望湖亭》诗云：“黑云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蓦地风来忽吹散，望湖亭下水连天。”阴阳变化，开阖于俄顷之间，其气雄语壮，所谓吞云梦者，后人所作皆不能及。

造洛阳桥

吕洞宾入峨眉山采药，著诗云：“太乙宫前是我家，诗书万卷作生涯。春风醉酒不归去，落尽碧桃无限花。”五百年后当遭雷厄，洞宾化青蛇隐于泉州蔡襄炉内。襄熔炉读书，一夕雷震，判官云：“雷部速退，无惊宰相。”天乃开霁，洞宾出揖曰：“蒙君福荫，谢以笔墨。”泉人尝讥襄曰：“雨打衰鸡形。”襄即曰：“脚下有龙鳞。五更高声叫，惊起世间人。”后登科，仁宗朝为学士，出守泉州。造洛阳桥，以洞宾笔墨为檄，使隶之海若而告之。隶叹曰：“茫茫远海，何所投檄？”买酒酣饮，醉卧海涯，潮落而醒，则檄已易封矣。襄启阅之，惟一醋字。襄曰：“神示我矣。廿一日酉时兴工乎？”至期潮水果三昼夜不进。其日正犯九良星，襄策马当之曰：“你是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下马，各自分前程。”遂兴作无忌。或上言擅开官库，襄谢恩诗云：“得饶人处且须饶，曾借龙王三日潮。十万贯钱常在世，我王恩在洛阳桥。”上许之。桥成时，人以诗颂之曰：“叠石为桥与路通，惠安之北晋江东。几时募化千家宝，一旦缘成万载功。五尺栏干遮巨浪，两头华表镇危峰。往来无限行人口，日月齐休诵蔡公。”

陶穀草制

《玉堂嘉话》载：陶穀草范质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调燮之司，一旦得变通之术。”质得之，泣诉艺祖，由是薄之。然袖中禅文亦变通之尤者，穀可谓明于责人而不知自责矣。瞿宗吉《香台集》有诗云：“受禅文成识变迁，闲情犹到煮茶边。可怜画尽葫芦样，不与鸾胶续断弦。”

未生保

正德壬申，流贼刘六辈大扰中原，直抵湖广，有司籍民兵捍御，率三丁抽一，名为骁勇，不盈其数，捶责里老将不成丁者填报。又不已，伪以虚名注册，曰未生保以塞责。各省皆然，楚城尤甚。金陵沈宝作诗曰："未生保，旧册新供查对了。宁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报。谁为里正谁屯老，过堂官怪成丁少。丁丁研审尽同名，此理看来有难晓。抱屈含啼向官道，但恨儿孙生不早。大半成丁犹襁褓，在腹名为未生保。膏血不充官一饱，春草殒霜还杀草。前年民户损七分，官廪何曾到流殍。"嗟乎！国家养兵，岁糜廪禄巨万万，至寇盗生发，则选民兵及调边军土军剿之，而总领者弗能钤制，任其劫掠屠戮，其害更甚于盗贼。今幸遇太平之世，又幸生苏杭福地，当力行善事，以报答天恩，免乱离之苦，幸甚。

闲忙令

宋真宗祥符中，命词臣撰《日本国祥光记》。当直者学不优，以张君房代笔，传宣甚急，而张适醉倒樊楼，促之不醒。紫薇大窘，杨大年、钱希白戏作《闲忙令》以诮之曰："世上何人号最闲，司监拂衣归华山。世上何人号最忙，紫薇失却张君房。"

赋犬

《蹇斋琐缀录》：坐客偶谈，有人好食犬，主人知其意，命赋犬诗，以盐字为韵。客立就云："几年辛苦伴齑盐，长夜巡行护短檐。恋恋见人浑识旧，依依向主肯趋炎。卧从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向山中擒狡兔，拔毫制笔与君拈。"主人喜，杀犬食之。

诗媒

赵德麟丧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诗云："白藕作花风已秋，不堪残睡更回头。晚云带雨归飞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赵见诗，遂求婚焉。人以为二十八字媒也。又明初王旬字子宣，尝作《宫词》云："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风一作云。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晚凉多。"仁和会元俞友仁见而悦之，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与德麟事同。《列朝诗选》作黄鹤山樵王蒙事。

小九

豫章洪玉父炎，黄山谷之甥，有侍儿小九，知书，能为玉父检阅，甚爱之。尝月夜携登滕王阁，玉父赋诗云："桃花乱打散花楼，南浦西山送客愁。为理《伊州》十二叠，缓歌声里看洪洲。"后因兵乱失之，玉父怅怅不已，又和前诗云："西江东畔见江楼，江月江风万斛愁。试问海潮应念我，为将双泪到南洲。"已而玉父复寻得之。

赵子昂词

赵松雪戏作小词赠管夫人云："我侬两个，忒煞多情。譬如将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呵，将他来一齐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重塑一个你，再捏一个我。那其间，那其间我的身子里有了你，你的身子里有了我。"

佛印书壁

东坡挟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戏命妓同卧。佛印醒而书壁云：“夜来酒醉上床眠，不觉琵琶在枕边。传语翰林苏学士，不曾弹动一条弦。”

钱神论

《杨升庵集》：晋惠帝之时，贿赂公行，鲁褒所为作《钱神论》也。余观类文，同时綦母民、成公绥皆有《钱神论》各一篇。民之论略曰：“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庚辛分土，诸国皆有，长沙越嶲，仆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伊世，大俦兹也。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享太牢，未足为饴。”绥之论略曰：“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惟钱是求。朱衣素带，当涂之士，执我之手，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鬼可使。”岂虚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钱也；可以使人者，权也。”盖亦同时之语。

袁中郎《读钱神论》诗：“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益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李密庵先生诗云：“孔方久已谐公论，孟姑新号自蒙古。舜跖而今总混名，子舆得时跨尼父。”

顾元庆《檐曝偶谈》云：鲁褒《钱神论》，世多以为然，鄙者至以兄呼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钱如事兄，其于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几何不相戕贼矣。稽其为用，直人役耳。不问艰险污秽、清浊是非，转化奸回，善如人意，盖奴仆之超绝者也。古人以不言为高，太多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群趋之而不止，若复彰以兄名，其害将不胜言。名曰孔奴，于理为当。

或问伍蓉庵云：“钱神亦有不灵时否？”蓉庵曰：“钱神是淫昏之鬼，遇贪邪则灵，遇廉正则死。死则不灵。”

李南金题像

宋李南金登第后，画师以冠裳写其真，自题诗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阔袖裹风烟。如今各样新妆束，典却清狂卖却颠。”

张胡参禅

《指归集》：宋状元张九成告归泉石，一日访参喜禅师，曰：“汝来何故？”九成曰：“打死心头火，特来参喜禅。”师以言探之曰：“缘何起得早，妻被别人眠。”九成怒曰：“无明真秃子，焉敢发此言。”师慰之曰：“轻轻扑一扇，炉中便起烟。”九成惭愧不已，遂去发为僧，号无垢子，大开禅宗。

《挑灯集异》载：明初白云禅师，丽水人，道行高妙。将军胡深尝造之，曰：“灭却心头火，特来参老禅。”白云续之曰：“将军来太早，妻伴别人眠。”深怒，欲刃之。白云曰：“心头火未灭，略拨即生烟。”深愧谢。白云曰：“若问前程事，古月下西川。”后深果败死。所云古月，指其姓也。与九成事同。

古今相较

《西园杂记》：今人于人之严肃难犯者，则称之曰包龙图。于人之清狷有守者，则称之曰赵清献。于人之秉礼嗜古者，则称之曰假司马温公，吾吴则曰朱文公。于人之唆来扇去、言行反覆者，则目之曰

汤思退，吾吴则曰伯䜣。于人之瞒心昧己、挟诈欺人者，则目之曰贾似道，吾吴则曰秦桧。夫人立身于千载之前，而好恶定于千载之后，可不知所自处哉！

黄陵庙诗

陆士规布衣工诗，秦桧喜之，尝挟桧书干临川守，馈遗不满意，升堂慢骂。守惧，以书白桧自解。桧怒陆，陆请见不出，然犹令小相见之，问陆近作。陆诵《黄陵庙》一绝云："东风吹草绿离离，路入黄陵古庙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乱山无主鹧鸪啼。"小相入诵之，桧吟咏再四，即命入见，待之如初。

己集卷之二

清风明月

《经锄杂志》：李太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东坡《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之意盖自太白诗句中来。夫风月不用钱买而取之无禁，太白、东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风明月之可乐者，世无几人。清风明月一岁之间亦无几日，即使人知此乐，或为俗务牵夺，或为病苦妨碍，虽欲赏之，有不能者。然则闲居无事，遇此清风明月，既不用钱买，又取之无禁，而不知以为乐，是自生障碍也。

宴会老堂

欧阳永叔致仕居颍，赵叔平概居睢阳，来访。时吕晦叔公著知颍，开宴，二公目为会老堂。永叔诗曰：“欲知盛席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过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欢时举白莫辞频。”《南史》传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有明月。永叔文章固优，造语精致如此。

闻吴匏庵与某某友善，同至韦苏州应物庙祈梦，梦韦公揖入中堂，见右扉开转，左扉上有句云：“金马玉堂三学士。”觉而大喜。后

匏庵联登会状，至礼部尚书。二人潦倒诸生，以为不验，复至韦公庙祈梦，梦至旧处，左扉已开，而右扉上有句云：“清风明月两闲人。”觉而始爽然自失。偶阅《群谈采余》，知此二句乃永叔诗。

身心俱闲

《群谈采余》：身闲可以养气，心闲可以养神，身心俱闲，与道合真。韩退之诗曰：“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陶渊明曰：“形迹凭化往，灵府独常闲。”朱晦翁曰：“深源定是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是闲一也，韩不如陶，陶不如朱。韩也放，陶也达；陶也虚，朱也实。罗念庵洪先曰：“影满棠梨日正长，筠帘风细紫兰香。午窗睡醒无他事，胎息闲中有秘方。”可谓通于闲之旨趣者。

闲居同志

《鹤林玉露》：自昔闲居之士，必有同志相与往还，故有以自乐。陶渊明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锦里，亦与南村朱山人往还，其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又：“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径，曲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则朱山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岁期。风流自簟荡，谑浪偏相宜。”范野人者亦可人之流也。

余谓五伦之中，惟友为莫逆，以志同则合，情暌则散，闲居无事，与二三知己，晨集清谈，焚香煮茗，或博或弈，小酌半醺，相送而别，其乐殆未可以他端易也。

蒋子云宫词

嘉靖临御久，简于视朝，日居西宫奉道。初用邵真人，继用陶真人，官皆极品。后妃而下，法服以从。蒋子云《宫词》云：“君王亲着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宝光。夜半碧坛星月冷，九天仙乐下鸾凰。”“离宫复道接蓬莱，云绕千峰五色开。香辇无尘珠箔卷，后宫遥望一作从。上陵回。”“小年选入蕊珠宫，紫阁玲珑十二重。日侍上真修法事，水晶盘捧玉芙蓉。”“碧殿瑶坛礼上清，桂花冲露浸银屏。双双玉女扶青案，跪启琅函讽道经。”

范夫人

《西园杂记》：新淦赣。范氏，早寡，读书能诗。杨东里过淦村塾，见案上对语，一联云：“墨落杯中，一片黑云浮琥珀；梳横枕上，半轮残月照琉璃。”问谁所对，学子不答。固诘之，乃曰：“家母。”东里惊异。后朝廷欲选女学师，时文贞在馆阁，因荐之，召入禁中数年。一日题《老妇牧牛图》云：“贵妃血溅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庙见之曰：“彼不乐居此矣。”封为夫人，厚赉而遣归。千古奇闻。明高皇平陈友谅，顿兵康山，军士乏食，有一老妪骑牛吹笛，倾家助米。高皇定鼎后，绘其图，题前诗赠之。《尧山堂》作沈石田《题牧牛图》，《雪涛集》作李西涯《自题相业图》，未知孰是。

成句对语

昔人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一则仲父，再则仲父”。偶阅《万姓统谱》：毛弘为给事中，慷慨激烈，奏疏无虚日。英宗厌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语，以对仲父句更为切当。弘字士广，鄞县人，天顺丁丑进士。

咏老吏

刘后村咏十老，谓老僧、老道、老农、老医、老巫、老吏、老妓、老儒、老将、老马也。《老吏》诗云：“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斗智固应雄鹜辈，论年亦合作狙公。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只恐阎罗难抹过，铁鞭他日鬼臀红。”此诗痛快，铁鞭打鬼臀，乃章子厚语，移以用之，老吏奸谲，亦足以寒其胆也。

天竺寺松

苏子瞻登天竺寺，佛印言窗前两松昨为大风吹折其一，老僧怅恨，成两句云：“龙枝已逐风来变，减却虚窗半夜凉。”子瞻续云：“天爱禅心圆似镜，故添明月伴清光。”

周公谨好睡

《癸辛杂识》：“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裴晋公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惛

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无夕阳”。陆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吴僧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已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荣阳诗也。“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余习懒成癖，每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辄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闻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言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非真知睡味者，未易语此。

安荣美人行

安荣坊李氏女者，少姣好，瞿宗吉尝属意焉。及长，委身为小吏妻。一日与宗吉邂逅于吴山，凄然感旧，邀宗吉归，置酒叙话。宗吉为《安荣美人行》云：“吴山山下安荣里，陋巷穷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谪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双鬟未合貌如莲。学画蛾眉挥彩笔，偷传写字卜金钱。相逢今在十年后，鬓发如云眼光溜。风吹绣带露罗鞋，酒泛银杯沾翠袖。自言文史旧曾知，写景题诗事事宜。但传秦女吹箫谱，不咏湘灵鼓瑟辞。暮雨朝云容易度，野鸭家鸡竟相妒。当时目诧苑中花，今日翻成道旁树。我闻此语重悲伤，对景徘徊欲断肠。渭城杨柳歌三叠，湓水琵琶泣数行。相见出门留后约，暮天惨惨东风恶。醉归感旧赋新诗，重与佳人嗟命薄。”

邻舟行

太仓沈君烈承应试南畿，夜宿江头，作《邻舟行》云：“扬子江头秋夜宿，人语喁喁眠不熟。知是邻舟促膝声，起凿篷窗漏红烛。烛下

摇摇一女郎，二八嗟浮二九傍。半臂薄施无裼袭，搔头斜堕不梳妆。上坐一妪口无齿，下坐一翁须半紫。妪似烟花旧主人，翁是江湖老商子。女郎侧面坐中边，乡音相通意不然。疑词欲答微挑发，残酒将拈又敛拳。衷肠吞吐声嘈杂，荻尾嘶风隔萍叶。依稀耳属半言清，宁及黄泉毋作妾。其他曲折不能猜，使我彷徨中夜来。天下梦缘随处妄，世间幽恨几人开。怜君未必君知觉，搅得无端痴泪落。鼓鸣解缆五更头，明夜沙滩月萧索。”

买妾卧病

宋有士人买妾，既而卧病，汪彦章以诗讥之曰：“但知琼树斗清新，不道三彭接有神。处仲未闻开阁事，维摩空对问禅人。封侯燕颔何妨瘦，伐性蛾眉却怕颦。从此空花扫除尽，定须嚼蜡向横陈。”“温柔乡里事还新，便拟尊前赋洛神。定向中年多作恶，非干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鹭烦君嫁，且学西施为我颦。争似农家无一事，从来婚嫁只朱陈。”

失婢诗

白乐天《失婢》诗云：“宅院小墙卑，坊门帖榜迟。旧恩惭自薄，前事悔难追。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惟有月明知。”诗止罪己，而不责婢为淫奔，用意良厚，末句尤深，所谓“想应只在秋江上”，盖本此。刘禹锡和云：“把镜朝犹在，添香夜不归。鸳鸯分瓦去，鹦鹉透笼飞。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便觉描写发露矣。

背面宫女

李伯时画背面宫女，韩子苍题诗云：“睡起昭阳暗淡妆，不知缘底背斜阳。若教转盼一回首，三十六宫无粉光。”此用东坡《续丽人行》中语意，然不及坡之伟丽也。

半截美人

唐子畏《题半截美人图》诗云：“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曾描。”“谁家妙笔写风流，写到风流意便休。想是当年相见处，杏花村里短墙头。”第一首《群谈采余》作解缙诗，“千般体态百般娇，不画全身画半腰”，下同。

赵十朋

王梅溪云：黄岩赵十朋，贤士也。有诗云：“四枚豚犬教知书，二顷良田尽有余。鲁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浑不问亲疏。”予亦有东皋二顷，两子闻诗、闻礼，皆学读书，客至则弈棋饮酒，遂用赵君诗意，成一绝云：“薄有田园种斗升，两儿传授读书灯。客来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赵十朋。”

赠长短句

贾似道当国，行公田、关子两法，民间苦之。钱塘叶太白李上书力诋，且献钞式以代关子。似道怒，黥流岭南。及似道漳州之谪，李

赦还，相值于途。李赠词讥之曰：“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时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与误？雷司户，崖司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雷、崖事，丁谓贬寇准雷州，后丁谓亦贬崖州。李仕元至中书左丞。

临安谣

嘉泰二年，临安谣曰：“满头青，都是假。这回来，不作耍。”其时女妆尚假玉，因以假为贾，喻似道专权，而景炎丙子之乱非复庚申之役也。后似道遭贬，人题壁讥之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吴循州谓履斋之贬，似道挤之也。

附学

旧制：学校生员，廪膳有额，增广无额，故名增广。明宣德四年，增广亦有额。至景泰元年，照旧无额。成化三年，又额。京师语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夔请于朝，因立附学焉。

措置失宜

靖康中，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如复春秋科，大学生免解，改舒王从祀之类，时人语曰：“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时病。

青盖

嘉定癸酉，臣僚奏请禁止都城青盖，两学俱用皂盖，而天府又复禁止。有外郡学士入都，不知所禁，被获，士人供状书一诗曰：“冠盖相望古所然，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盖，何不多多出赏钱。”州府礼而遣之。

吴仲和书壁

侯官吴仲和锵举成化甲辰进士，宰揭阳。流寇陷治，谪南海卫幕。时陈白沙唱道东南，仲和往叩之。适送一阃帅出，遂投刺，陈以其卫幕也，竟拒之。仲和大书厅壁云：“考亭亭下迹荒芜，野鸟庭中独自呼。欲向白沙问真处，越人曾笑楚人愚。”复见壁间悬《渔翁晒网图》，又题一绝云：“扁舟一叶抵天涯，罢钓归来晒晚霞。莫道水村儿女拙，也曾梳洗插金花。”书毕而去。白沙见诗怅恨，追之不及。

杨龟山庙

杨龟山庙祀在常州，有豪家欲夺其地者，郡守知之，行香日题诗壁间，豪家愧而寝焉。诗曰：“瓣香觅路拜龟山，独立斜阳未忍还。庙貌俨如生气在，断碑惟见藓痕班。道传伊洛名千古，迹寄毗陵屋半间。黄鸟不知谁是主，隔林犹自语间关。”

张章入相

景德五年张邓公士逊与章郇公得象同入相，张时年七十五，后数岁，西贼叛命，宝元、康定之间，措置乖方，物议交谪，张始引年，除太傅致仕，以小诗白郇公曰：“颓案当衙并命时，蒹葭衰朽倚璚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鸿入高冥凤在池。”廷臣咸和焉。当时有人改邓公诗云：“颓案当衙并命时，与君两个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鹘露啼。”闻者大哂。

朱张二海运

明初朱、张二万户以通海运功为高皇所宠，诏赐印，令自造用，富倍王室。及事败，死于京。有僧以诗吊之曰：“祸有胎兮福有基，谁人识破这危机。酒酣吴地花方笑，梦断燕山草正肥。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始知非。春风只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

《涌幢小品》：朱清、张瑄，太仓人，为元海运万户。后清、瑄以事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龙仍治海漕，给所没田宅。国初则朱寿、张赫，怀远人，亦以海运功封侯。何两人姓同、功同乃尔耶？

起复损誉

明初一少年，官翰林，左迁，竟浮沉中外。尝作诗云：“出门遇一妪，黑瘦如老鸦。自谓廿年前，面色欺桃花。”闻者怜之。嘉靖中，一词林以京考去官，养重山林者廿年。己未东南用兵，严嵩欲收人望，乃起用之。濒行，一士饯诗云：“已卸烟花二十年，蓬头跣足实堪怜。而今嫁作商人妇，又抱琵琶过别船。”后竟损名誉，世以殷深源比之，与《戒庵漫笔》吊唐荆川诗同意。

文留两相

三衢留中斋梦炎，理宗甲辰大魁。庐陵文文山天祥，理宗丙辰大魅。中斋作相，身享富贵三十年，仕元为尚书。文山初登第，丁父忧，仕途亦坎坷，乙亥义兵勤王，终以罔效，患难中倚之为重，虽名为相，黄扉之贵，万钟之奉，无有也。江西罗秋壶诗云："啮雪苏卿受苦辛，庾公甘作老朝臣。当年龙首黄扉客，同受皇恩一样人。"中斋闻之，将物色罗织，罗亟归而免。

周芝田

《山房随笔》：浙中周芝田，浪迹江湖，道冠野服，诗酒谐笑，略无拘检。时出小戏以悦人，不知其能琴与诗也。遇琴则弹一二曲，适兴则吟一二句，而不终篇。赋石上雨竹云："淋漓满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晓云。"又："草香花落后，云黑雨来时。"琴诗云："膝上横陈玉一枝，此音唯独此心知。夜深断送鹤先睡，弹到空山月落时。"

题风筝

唐高骈镇蜀，南诏侵暴，筑罗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跋扈。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诗以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旬日移镇渚宫。

讥射不中

唐宋国公萧瑀不能射，太宗命射，俱不着垛。欧阳询以诗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臂驭强弓。欲高反覆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多应是宋公。”后太宗见诗，谓萧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与询有隙。

项羽庙诗词

《群谈采余》：项羽庙失火，有人题诗云：“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关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遗庙毁，咸阳三月是何人？”又宋咸淳年间，南剑州曹鲁肃谒制帅李庭芝于淮，题诗项羽庙云：“盖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面泪澜潸。江东父老如相问，子弟八千无一还。”《谰言长语》：一士题《酹江月》词于项羽庙壁云：“鲍鱼腥断，楚将军、鞭虎驱龙而起。空费咸阳三月火，铸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阴陵道狭，月暗云如垒。楚歌哄发，山川都姓刘矣。　　悲泣呼醒虞姬，为伊死别，血刃飞花碎。霸业休休骓不逝，英气乌江流水。古庙颓垣，斜阳红树，遗恨鸦声里。兴亡休问，高陵秋草空翠。”一名《念奴娇》，一名《百字令》，语句雄壮，惜不知谁作。

甘露祖风

李卫公镇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赠僧以方竹杖。方竹出大宛，李所珍也。及李再至，问杖无恙否，僧欣然曰：“已规圆而漆之矣。”李叹惋弥日。后张表臣在沿江摄幕，暇与同僚游甘露寺，偶题《蓦山溪》词于壁云：“楼横北固，尽日恹恹雨。欸乃数声歌，但渺漠、江上烟树。寂寥风物，三五过元宵，寻柳眼觅花英，春色知何处。　　落梅呜咽，吹彻江城暮。脉脉数飞鸿，杳归期，东风凝伫。长安不见，烽起夕阳间，魂欲断，酒初醒，独下危楼去。”其僧俗且

聩，愀然谓同僚曰：“方泥一堵好壁，又被写污了。”张知之，戏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听如旧。”张曰：“恐尊目亦自来不认得物事，壁间之题，谩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风也。”闻者大笑。

题村壁

《山房随笔》：李邦美过句容村乡，见酒肆粉壁明洁，题云：“青裙白面闲挑菜，茅舍竹篱疏见梅。”未及后联，店翁怒曰：“此壁向为人涂污，我方新之，今尔又作俑也。”遂不书。有客续至，问翁，翁悔之。后李又过，翁请足成。李笑取笔书云：“春事隔年无信息，一声啼鸟唤将来。”往来观者皆爱之。

吴履斋拜相

姚橘洲尹临安时，吴履斋潜拜相，姚与诸客作启贺之，推敲起句。彭晋叟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理宗开庆之变，履斋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诗云：“来则非耶抑是耶，缘堤何必更行沙。瑟当调处难胶柱，棋到危时见作家。公论有谁能着脚，事机至此转聱牙。不如叠嶂双溪下，行对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贾似道，描画弹劾，贬循州而殂。饶州熊某以诗吊之曰：“近来西北有干戈，独立斜阳感慨多。雷为元城驱劫火，天胡丁谓活鲸波。九原难起先生问，万世其如公论何。道过雕峰休插竹，想逢宗老续长歌。”

贺移镇南昌启

元薛制机云：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用少陵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鸣鸾之舞。用王勃文。”

又有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望玉宇璚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觞一咏，会稽山阴修禊事。”又：“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

集福庵

苏城集福庵在尚书吴匏庵所居之北，知州施肤庵所居之西。弘治中，诏毁淫祠，有司欲为吴后圃。吴曰：“僧庵吾世邻也，不忍其毁，安忍为吾有耶？”有司复欲为施别业，施曰：“何不送匏庵而送予也？”有司述其言，施曰：“吾独不能为匏庵耶？”亦辞不受。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诏毁，知府伍畴中用价承佃，都御史毛贞甫亦用价佃之。一则曰近吾家也，一则曰地旧吾家施也，竟成讼，且毛、伍新联姻。时人追思往事，因为谣曰：“昔日吴与施，官送犹逊辞。今日毛与伍，讦告到官府。”噫！人心不古，世道日趋，四公相去，奚啻天渊！

杨党题孔庙诗

元杨焕然号关西夫子，题孔子庙云：“会见春风入杏坛，奎文阁上独凭阑。渊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坚。竹简不随秦火冷，楷林高倚鲁城寒。漂零踪迹千年后，无分东家记一箪。”金党怀英诗云：“鲁国遗踪随渺茫，独余林庙压城荒。梅梁分曙霞留影，松牖回春月转光。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不须更问传家久，泰

岱参天汾水长。”怀英承安间人，工篆书，尝书“杏坛”二字列于祖庭。

冯兰题扇

弘治中，学宪余姚冯兰与同年侍郎嘉禾屠勋相遇于钱唐，屠谈往时与陈《七修》作东。郎中讦奏事，云：“陈已死于军，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继而出弈图扇面索题，冯援笔曰：“白云堆里四公亭，亭下只遗空石枰。相逢莫自夸高手，一遍输来一遍赢。”屠默然。

箕仙不可频召

《七修类稿》：金陵士人顾某数召箕，一日得诗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云窗童子烧松火，待我鸾舆下碧霄。”请书名，又书二诗云：“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终舞，金钿早委马嵬坡。”“昔日长安一太真，君王一见笑倾城。洗儿故事今何在，只问蓬莱玉色人。”后累召累至，言情言貌，遂为所惑，恳一睹真形，以畅平生所慕。薄暮忽有妇人从空而下，生惧而惊走。明日方举念，妇人又至，无时宁息，遂丧厥心。后遇道人挽之远游，久而方绝。

贞伯反嘲

李西涯子名兆先，字贞伯，有一目数行之资，每厄于科场，主试者多注意寻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赍志而没，西涯绝嗣。《雪涛小书》云：兆先好声妓，西涯罪之，特书其精舍之门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继晷焚膏，一作诵诗读书。秀才，秀才。”贞伯见之，

即续书曰：“今日骤雨，明日狂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以此占之，宜其不贵而早夭也。

吏娶娼

吴门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彻旦。随犯事，决配九江，与妇泣别登舟。卢梅坡作诗云：“昨夜笙歌燕画楼，今朝忽泪送行舟。当初若嫁商人妇，无此江头一段愁。”

吏部三尚书

正德中，吏部三尚书张彩坐瑾党，陆完坐宸濠党，王瓊坐奸党乱政，皆论死谪戍。石文隐珤代晋溪，有匿名书帖吏部门曰：“莫做，莫做，莫贺，莫贺，十五年间，一连三个。”

诗戒子孙

扬州陈少卿亚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幅。致政闲居，有华亭唳鹤一双，怪石一株，奇峭可爱，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庭，为诗以戒子孙曰：“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后死未几，皆散落民间。

蔡京词谶

《宣和遗事》：蔡京卒前月余，作《西江月》词云：“八十衰年

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未几卒。可谓谶也。

钵中片纸

贾似道斋云游道人于西湖道堂。似道未至时，一妇人抱一子求斋，只候与一分持以与子，乃顿子于斋堂桌上，复入求斋。众虑似道将至，急取与之，而似道已至，众叱之去。妇人抱子趋避小阁，遗粪桌上，不暇揩拭，用钵盂盖覆。俟似道展拜后除之，举钵不起，妇人亦不见。众以白，似道命左右并力撤之，不可得，焚香设拜，钵乃举，得片纸，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绵州。”众勉其退闲，而不知绵州之义。后遭贬，为郑虎臣拉杀于漳州木绵庵。

林和靖书壁

林和靖书寿堂壁云：“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和靖尝傲视许洞，洞作诗嘲之曰：“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咳嗽老猕猴。豪民送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此诗妒贤嫉能，可谓谑之虐也，闻者足以戒云。

涕泣女吴

《林居漫录》：安肃郑范溪洛有女，国色也，选郎蒋遵箴请娶之，郑弗允。会郑求总督宣大，江陵许之，而蒋托故不推，乃强委禽焉，曰：“老先生欲掌北门之管，遵箴愿补东床之缺。”郑不得已从

之。于归之日，郑与夫人咸抱其女而泣。江陵闻之曰：“范溪可谓涕泣而女于吴。”闻者绝倒。

作诗谬句

元吾子行《闲居录》：晚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尘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须。策杖逋仙山下去，骚人正是兴来时。”或可为作者戒也。按子行名衍，鲁郡人，工篆隶，通音律。读《太玄经》，号贞白居士。

寻龙擒虎

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只禁猪羊，今请并禁鹅鸭。”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乎？闻虏中有龙虎大王，请以鹅鸭谏议当之。”明成化中，胡汝宁请禁食虾蟆，时号虾蟆给事，更堪作对也。

嘉定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行人。”太学生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给相门事

《林居漫录》：给事钱梦皋，四明相公沈一贯入幕宾也。一日饮相公酒，而山人某亦预焉。钱戏某曰：“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游人。”某即应云：“昔之给事，给黄门事。今之给事，给

相门事。”钱大惭。

烟波钓叟

张志和以渔为业，号烟波钓叟。东坡志和渔父诗曰：“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被一身青箬笠，斜风细雨不须归。”

金国南迁

金国南迁后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宁死于汴不肯迁。元遗山诗云：“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汴京死，金水河边好墓田。”

存诚诗

元晋陵蒋景裴洵尝诵存诚上人诗云：“别后尝游沧海东，忽携诗卷到山中。立谈数语飘然去，满径松花落午风。”

禳虎青词

宝祐甲寅，江东多虎，有司行祫禳之典。青词末联云：“虽曰寅年之足，或有数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盖古诗有“寅年足虎狼”句，传谓虎威如乙字，对属甚切。

道人书壁

常熟有暴富者，方交易买田，一道人来乞食。富者怒其扰聒，呵出之。道人书一绝于壁云：“多买庄田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

祝词

黄耕叟太史夫人诞日乃三月十四日，吴叔经祝寿词曰：“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或谓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犹欠一分”方见得十四日也。

赋灯

崇安宋子飞翔年七岁，刘子翚命赋灯诗，曰：“耿耿照幽房，荧荧鹤焰长。昔年江上女，曾到乞余光。”刘奇之。绍兴己未登进士。

书门符

昆山归元公庄元旦书门符，左曰“福寿”，注曰“南台御史大夫”，右曰“平安”，注曰“北平都督佥事”。

袁箨庵于令以荆州守罢归，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大书门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丧天真

《七修类稿》：刘知县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独行，遇诸途，予戏曰：“衣者身之章，毋乃亵乎？”刘曰：“子不知予当官时有不可对妻言者，此岂谓之无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觉悚然，敬其言之不欺。后见《乖崖集》有《寄陈抟》诗曰：“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西归夹路迎。应取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因忆张咏尚如此，则仕路之丧天真可知也。

幔亭仙

徐季暨弱冠有才华，倜傥好义，不能俯仰尘俗。尝游白门，会客长干寺。座有贵人，傲气凌人，一座皆寂。季心不能平，语稍侵之。客有善季者，目慑季，季益愤，见于色。酒半，客有语留侯事，贵人喑不发，季即席间草书《留侯世家》一通，笔势飞舞，无一字漏误。至椎击博浪沙，停笔引满，拟贵人。贵人瞠目，仰屋而嘻，默然者良久，念无以加于季，乃从容及长安大老。季笑曰：“是龌龊者，何足污吾耳。若欲以腐鼠吓也。”拂袖出门，不及呼其仆马。时冬雪初晴，月起林际，向月而步，衣履沾濡，遥望白烟一缕起丛薄。又里许，诣一高门，双扉未阖，碧衣童子独枕门外，若有所俟。见季而笑，导之入堂，上列烛皎皎。一叟拥炉看书，起迎劳季，命童子为季更湿衣，擘鹿脯，捧酒一螺，酒甘冽非常有。叟曰：“君子夜行良苦。”季称谢。叟曰：“圯上纳履事，亦解此意耶？”季悚然，不觉避席。叟即持向看书示季，正季所草书也。大骇拜伏，不敢仰视。叟掖之曰：“已识子心矣。第饮，毋多谭。”益进果核大嚼，叟挥铁如意，笑曰：“酒兴方酣，可无侑席？”以如意击所坐绳床，俄而香风袭人，素绡女子嫣然拜灯下，手执红梅一枝，妖冶真国色。酒数行，叟顾谓

季："佳客良夜，愿留霏玉。"以红梅为题，季应声曰："一自东风嫁海棠，全欺绛雪艳群芳。火齐夜照疏钟冷，锦瑟朝翻绣幕香。素质岂堪流血泪，纤肌故遣衬红裳。卷来衫袖燕支妒，惟有明霞映晓妆。"又绝句六首："芙蓉不耐九秋霜，菡萏趋炎怯晚妆。争似芳菲浣冰雪，忍教杜宇怨斜阳。""玉盏酡颜夜未央，染成殷腻晕檀郎。多情错认啼鹃泪，燃尽寒枝识暗香。""的的丹砂缀玉房，为要神女漱云浆。相逢月下惊娇艳，不是江妃旧日妆。""烧残绛蜡裛明光，午夜轻寒拥鹣鶼。不向晓风贪结子，愿将丹素对青皇。""棱棱玉骨倚长廊，照眼横斜月一方。闻道石家舒步障，珊瑚高处散清香。""玉辇承恩紫臂囊，自怜憨态拂银床。赐绯迎影开欢靥，不数姚家照殿黄。"诗成，杯酒未寒。叟掀髯称赏曰："寸晷立成，政自难得。第不免少年气耳。"令素绡按拍歌之，每歌一首，辄浮一大白。觥筹既深，笑语方洽，视庭中月痕如初时不移寸。谈及修炼，则笑而不答。逡巡欲叩姓名，叟輾然笑曰："徐子仙骨已具，但元精未充，愿以素绡奉侍君子。不闻霍将军之于宛若乎？"季作色怒曰："顷聆玄奥，实启迷衷。杯酒初衔，未倾肺腑，何至以淫亵相加？向以叟为玉府清都之上品，以今观之，直山魈野鬼伎俩耳。腰下恨少鱼肠，以案上如意碎君之首！"抵杯向地，声砿然，叟及屋宇俱无所见，身坐长林下，曙色熹微，啼鸟在树间而已。心惘然若梦，足纍然若曳，彷徨行里许，闻车马喧驰，则其家人也。喜而慰问，相失已三日，此地去白门一百八十里，为云阳道中矣。昨夜寻至句曲逆旅，有老叟寄缄，具言郎君在此，星驰而来，果相遇也。话叟形貌，即季所见。发其缄，题"丁丑期我于幔亭之山"。遂南归。二年复入都，道出云阳，季留意物色之。会直指使者过，车骑塞途，舁夫迂道行，见短垣红英耀眼，命停舆入，有红梅玉干扶疏，荫亩许。时春暮，桃花落尽，此独含滋吐色，芬芳馥郁。季心异之，徘徊其下，见废址隐隐，颓壁半存。一村老策蹇来，询之，言是黄石公废祠。于是骇然肃衣冠而拜于草间，襟袖渍泥，低徊不忍去。同行者促之，乃行。自是栖心玄旨，深自韬晦。同人每夜半闻季室中语琅琅，窃视异光满室，旦而叩之，笑不应。其秋下第归，不复以功名为念，放情诗酒。丁丑以病酒卒。或言尸解而托于酒也。没十

余年，闽人请仙，大书季姓名，言为仙官，治武夷之幔亭山。留诗十余首，有“寒流泻出松头月，晓鹤飞残岭上云”、“残棋屡换人间局，洒酒微添海上波”、“寂寂山腰间琥珀，年年洞口自桃花”等句。闽人游于吴，因道其事相契合。徐之苍头向随季行者，直走云阳，冀闻音响，杳无所见，红梅亦不知所在，痛哭而返。

己集卷之三

少陵诗意

《鹤林玉露》：杜少陵诗：“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骏马金鞍同一游，松床管簟与绣帷玉枕同一寝。知此则贫贱富贵可以一视矣。昔有仆嫌有妻之陋者，主人闻之，召仆至，以银杯、瓦盏各一酌酒饮仆，问曰：“酒佳乎？”对曰：“佳。”曰：“银杯者佳乎？瓦盏者佳乎？”对曰：“皆佳。”主人曰：“杯有精粗，酒无分别。汝既知此，则无嫌于汝妻之陋矣。”仆悟，遂安其室。少陵诗意正如此。

戛羹图

元人《题戛羹图》诗云：“妇人心计太奸深，冷饭残羹值万金。早识叔为天子贵，添盐添醋也甘心。”愚谓妇性悭吝，何足深责，而尘埃天子，物色实难。史称高帝豁达大度，顾以丘嫂羹尽辽釜之怨，而兄子信独不侯，太上皇以为言，始封为羹颉侯。皇帝带砺之词，而迁怒之迹存焉，独不畏太上皇缘此记分羹之语乎？

考《括地志》，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

潮鸣寺

《山堂肆考》：宋高宗作诗赐统制刘汉臣云：“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勒石潮鸣寺中。寺在杭州庆春门外，高宗南渡，驻骅寺中，闻江涛声，以为金兵追至，骇之，已而问知其故，遂赐潮鸣寺。

瑶华洞仙

洪武辛酉，福清林子羽鸿为将乐县训导，与客游玉华洞。酒酣，藉草而卧。梦入瑶华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轩。案有诗集，题曰“霞光”。女郎曰：“严君阶列地仙，职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诗，皆录集中，以备上帝御览。妾见君诗数十首，至‘一鸟镜天净，万花潭雨香’与‘檄雨古坛暝，礼星寒殿开’之句，尤严君所称赏也。”因挥翰赋诗，留连而觉。翌日避客，独游梦径，宛然石壁阻绝，潭深莫测。鸿书一诗投之，如炊黍许，见蜡笺浮出，上有诗云：“天葩小院敞银屏，鹊散天河逗客星。欲识别来幽意苦，晚峰长想黛眉青。”鸿览毕，讽咏不置，循所得笺乃一黄叶，字亦随灭矣。子羽有记甚详。则是张红桥而外，又有此奇遇也。

徐武功

徐天全有贞自金齿回，放情山水，日与耆俊游乐。其游灵岩山，作《水龙吟慢》云：“佳丽地是吾乡，看东山更比西山好。有罨画楼台，金碧岩扉，仿佛十洲三岛。却也有风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对云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宝镜里翠娥妆晓。

且登临，且谈笑，眼前世事几多堪吊。香径踪消，屧廊声杳，麋鹿还游未了。　　也莫管，吴越兴亡，为他烦恼。是非颠倒，叹宦海风波，几人归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尽开怀抱。又何须较短论长，此生心应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进余杯，便捱得到三更，乘月归仙棹。”词藻骏发，意气凌轹，至立朝经济，随试辄效，洵天才也。第於于忠肃事不能免于公议云。

张翰知幾

晋张翰仕齐王冏，不乐于官，一日见秋风忽起，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冷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归。宋王贽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谓翰度时不可为，飘然远去，非为鲈也。至东坡《三贤赞》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幾早，只为莼鲈也自贤。”其说又高一着矣。又尝见《蟫精隽》载一诗云：“黄犬东门事已非，华亭鹤唳漫思归。直须死后方回首，谁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区区求适志，他年往往见知幾。不须更说莼鲈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此过二诗而兼得之，惜不知谁作。

望夫石

湖广武昌山有石状如人，相传贞妇之夫远征，妻携其子登山望之，遂化为石。后人有诗曰：“一上青山便化身，巍然翘首望江滨。古来节妇皆销朽，独尔不为泉下尘。”王建诗云：“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刘禹锡诗云：“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

年初望时。”郭功甫诗云：“杜鹃啼血春林碧，妾有离愁思今昔。上尽高山第一峰，目乱魂飞化为石。化为石，可奈何，泪悬白露衣薜萝。千古万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蝉多。汉家天子点征役，良人荷戈归不得。此身未老将何从，不似山头化为石。”按望夫石在处有之，功甫一诗模写殆尽。

戒杀女歌

苏东坡与宋鄂州书云：“昨武昌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多鳏夫。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不忍，率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此风天下有数处，闽之建阳、崇安尤甚，虽富家亦养二女为极。莆田周石梁《戒杀女歌》云：“虎狼性至恶，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奈何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生男则收养，生女顾不举。我闻杀女时，其苦状难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咿嚶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残忍一至此！我因劝吾民，毋轻杀其女。荆钗与裙布，未必能贫汝。随分而嫁娶，男女两得所。此歌散民间，万姓当记取。”

遣妾追送

元丰初，金人议地界，丞相韩玉汝缜自枢密院承旨出分画，将行，与爱妾刘氏饮宴通夕，且作乐府词留别。翌日神宗密知，中批步军遣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测所因，久之方知自乐府发也。刘贡父玉汝姻党，寄诗戏之云：“骠姚不复顾家为，谁谓东山久不归。天听幸容携婉娈，皇华何啻有光辉。”玉汝之词由此亦盛传天下。

淬铁

宋欧阳程，永州府营道人。少为郡吏，郡后有池，常淬铁为戎器，名铁作池，植亭其旁。一日太守于吏牍间得副纸，记池亭之胜，有“寒影倒吞凌汉树，冷光高浴半天星”之句，问知为程诗，大惊异之，与之金，使归为学。登进士第，累官屯田员外郎。

刑戒

古语云：“教笞不可废于家，扑责不可弛于国。”奴仆有犯，除情重送官外，用小竹板扑之，勿脚踢乱打，而头目腰背要害之处，尤当禁忌。百姓有犯，除强盗人命外，用二号竹板责之，勿用夹棍极刑。如妇人不得已，止拶其手，勿决其臀。吕叔简有《刑戒》八章，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继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轻打：宗室莫轻打，官莫轻打，生员莫轻打，童生莫轻打，妇人莫轻打。”三曰：“五不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随远路勿就打，人跑来喘息勿就打。”四曰：“五且缓打：我怒且缓打，我醉且缓打，我病且缓打，我见不真且缓打，我不能处分且缓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拶莫又打，已夹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怜不打：严寒酷暑怜不打，佳节良辰怜不打，人方伤心怜不打。”七曰：“三应打不打：尊长该打与卑幼讼不打，百姓该打与衙役讼不打，工役铺行该打为修理衙门及买办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从下打，禁佐贰非刑打。”仁人之言，性暴者宜书座右。

烧梨赐泌

唐肃宗眷爱李泌，以泌绝粒，每烧梨以赐之。一日与诸王夜坐，自烧二梨与泌。诸王戏夺之，上止之曰：“先生不食谷，汝何为也？”既而诸王请联句，以为他年胜事。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岐王曰：“不食千钟粟，惟餐两颗梨。”请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贤女庙

宋安军贤女庙，蔡氏女也。父母初许适萧氏，萧贫，再许陈，又贫，复他许。女遂抱石投水死，乡人立庙祀之。淳祐间，刘贤题诗悼之曰：“赢得贤名万古称，痛怜此女太轻生。春风杨柳因谁舞，秋雨梧桐底事声。仿佛云鬟抛岸久，依稀月魄浸潭明。何如约我桃源去，免使双亲泪眼盈。”是夜梦女和其诗，觉而不能记忆矣。

朱买臣庙

严州寿昌县道旁有朱买臣庙，宋朱谦之题诗云：“贫贱难堪俗眼低，区区何事便云泥。会稽乞得无他念，只为归来诧故妻。”又：“采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见印章惊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羞冢

宋会稽郡守周卯题朱买臣妇羞冢云：“当年一弃会稽侯，野墓烟芜锁别愁。惆怅不逢郎衣锦，至今粉骨尚含羞。”又方孝孺题云：“青草塘边土一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宁嘱付人间妇，自结糟糠合到

头。”

董汤辞受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秦桧病笃，召参知政事董德元、佥枢密院事汤思退至卧室，属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德元虑桧以为自外不敢辞，思退以为期其死不敢受。帝闻思退不受，以为非桧党，遂信任之，至左仆射侍御史。故古乐府云：“相门深深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轻。二人辞受本同情，君王但赏辞金名。呜呼！一桧死，一桧生。君王孤立臣为朋，谁人更问胡邦衡。”时胡铨两论桧及思退主和误国之罪，言甚恺切。

石曼卿诗

《文公语录》云：石曼卿《题张氏园亭》云：“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邻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落日斜。”又《筹笔驿》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句极佳。曼卿为人豪放，胸次极高，而诗乃方严缜密如此。“乐意”二句，宋儒谓形得浩然之气。

江心寺火

张萝峰孚敬《吊江心寺火》诗云：“愁见中川皆赤土，却留双塔自摩空。眼前杀尽千年景，江上无消半夜风。幻化物情今日极，浮沉天地有时穷。咸阳宫殿都休问，金谷铜驼也棘中。”此作气象，自与凡

庸不同。

黄山谷弈棋

黄山谷《弈棋呈任公渐》诗云："偶因无事客休时，席上谈兵象两棋。心似蜘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东一目诚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方万里云："山谷前诗云：'坐隐不知岩月乐，手谈胜与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尽弈者用心忘身之态。至东坡则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优哉，聊复尔耳。'盖东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四杰

唐卢、骆、王、杨四大家，作者闻之敛手，然犹互相讥诮。如宾王"汉宫三十六，秦关一百二"，谓之算博士。盈川类取古人姓氏作句，号为点鬼簿。照邻多用金玉翡翠珠玑等字，谓之阳翟大贾。四杰作尚如此，况今未造其藩篱者哉？

虞伯生像

吴江虞拳家有邵庵三像，一素冠竹杖；一自书"邈乎千载"之赞；一《归休戴笠图》，自书四律。今《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皆不载。诗曰："浮云满空无所依，高冈独立来者稀。仙人冉冉遗松老，鸣鹿呦呦生草肥。伐木远闻何处谷，倾筐近得故时薇。山中欲雨雾先合，此日先生戴笠归。""南园多竹暑气微，游来结屋相因依。挂巾石壁昼雾湿，沐发池水朝阳晞。频年车马践霜雪，六月裳衣无绤绨

。邻翁问旧坐来久，此日先生戴笠归。”“老去悬车百虑灰，西风独爱菊花开。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诗成懒更裁。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观日出上蓬莱。赤松有约应相待，此日先生戴笠来。”“莫问乡人驷马车，此身全不要人扶。云霄一羽山头杜，风雨孤村海上苏。薄命长镵寻积雪，多情破帽落轻乌。莫围玉带垂朱绂，此是先生戴笠图。”

七里滩壁间词

朱文公云：顷年过七里滩，见壁间有胡明仲题词刻石，拈出子陵怀仁辅义之语，以励往来士大夫，为之摩挲太息。后舟过石不复存，或有恶闻而毁之也。独一老僧能诵其词，为予道之，俾书之册。词曰：“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插钓竿寒。肯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　　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驰驱一世，人物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未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或云此词实先生所作也。

朱梦得静镇

《耳新》：信州朱梦得宝符性耿介，有识量。崇祯戊辰，舟过小孤，风涛大作。汪千顷诵观世音垂救，令朱亦诵，梦得谢不应。及大孤，风十倍前，更雨雹。千顷以梦得箧中有《楞严》，宜升之高处。梦得以死生有数为言。顷之风定，整帆达御儿港，焚香向水谢，口占一绝云：“白头浪里此心闲，厌说存亡顷刻间。暗数平生才一遍，危舟已过大孤山。”

乌衣国

《渔隐丛话》：王、谢是二姓，王导、谢安之族，所居名乌衣巷。或引刘斧《摭遗》所载，唐王谢居金陵，以航海为业。一日遇风舟破，谢附一板抵一州，见翁媪，着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宫内，见王坐殿上。王怜其才，以女妻之。因问女曰："此何国？"女曰："乌衣国也。"经月余，谢思归，王设宴于宝墨殿以饯谢，命作诗，末句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不能与君生羽翼，亦可与君跨烟雾。"遂命取飞云轩，乃墨毡轿子，令谢入其中，闭目，少息至家，视之，见梁上双燕呢喃下视，乃悟所至燕子国也。至秋燕去，谢乃附诗系燕尾云："误到华胥国里来，主人终日独怜才。云轩一去无消息，泪洒春风几百回。"来春燕至，女答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只今暌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来春燕果不来。

戎昱送妓诗

戎昱刺浙郡，郡有妓美艳善歌，昱钟爱之。一日韩晋公召置籍中，昱作诗送之云："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鹂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三两声。"

田家乐

《闲居笔记》：有《田家乐词》一书，云沈石田作。其语虽俚，然有帝力何有于我之意，录之："田家快活没忧愁，门前稻子沓成楼。主人遇客先呼酒，童仆逢人便可留。雨落儿童拖草屦，晴乾嫂子

戴乌兜。有时一曲才堪听，月子弯弯照九洲。”“田家快活没嗟吁，数椽茅屋尽堪居。春养花蚕供衣服，夏日焚香检道书。秋畜黄鸡肥啄黍，冬舂白米有盈余。朋友欢招堪置酒，山肴野蔌也相宜。”“田家快乐真不俗，沉醉高歌自鼓腹。门前鸡犬乱纷纷，地上桑麻花碌碌。父慈子孝两心宽，兄友弟恭如手足。日高丈五睡正浓，占断人间天上福。”“我见黎农三两人，勾肩搭背嬉笑行。山歌拍手更相和，傍花随柳过前村。”“我见黎农快活因，自说村居不厌贫。自有宅边田数亩，不用低头俯仰人。虽无柏叶珍珠酒，也有浊醪三五斗。虽无海错美精肴，也有鱼虾供素口。虽无细果似榛松，也有荸荠共菱藕。虽无麻菰与香菌，也有疏菜与葱韭。虽无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妇相伴守。虽无银钱多积蓄，不少饭兮不少粥。虽无翠饰与金珠，也有寻常粗布服。煎鳑皮，强似肉，乐有余，自知足。不能琴，听弹孝行也赏心。不能棋，五花六直惯能移。不能书，牛契田繇写有余。不能画，印板故事满壁挂。花朝节，年年赏花花不缺，花前不放酒杯歇。桃花尽尽开，菜花香又来。风雨时高歌，酌酒掩柴扉。牧童骑犊过村西，风吹箬笠横，无腔笛韵清。月明夜，清光澹澹茅檐射，有肴无酒邻家借。无板曲高歌，猜拳豁一壶。雪落天，江上渔翁钓罢还，火箱煨热坐团团，片片飘来不觉寒。四时快活容易过，饥来吃饭困来眠。米自舂，酒自做，纺棉花，织大布。野菜馄饨似肉香，秧芽搭饼甜酒浆，炒豆松甜儿叫娘。有时车田跋小溪，乌背鲫鱼大小有。软骨新鲜真个肥，胜似鲥鱼与石首。杜洗麸，燻葫芦，煸苋菜，糟落苏。蚬子清汤煮淡齑，葱花细切炙田鸡。难比羔羊珍羞味，时常也得口头肥。自说村居无限好，自有地段种瓜枣。自种槐花染淡黄，自种红花染红袄。自有菜油能照读，自有豆麦能罨酱。自拉小园种细茶，不用掂斤与播两。邻家过，说家务，不愿小小贵，不愿大大富。自有船，尽可渡，自有牛，不用雇。且吃荤，莫吃素。黄脚鸡，锅里熩。添些盐，用些醋。买斤肉，掘笋和，煨芋艿，煎豆腐，沉沉吃到日将暮。深缸汤，软草铺，且留一宿到明朝，田家快乐真好过。”

劝农诗

谢良斋有《劝农诗》云："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旋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菜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值钱千万。"气象雍泰，时不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饥饿憔悴，如聂夷中所云，宁不恻然乎？

王元章《劝农诗》云："云拥旌旗出翠微，劝农五马去归迟。年年只把亲耕语，说与山光水色知。"余介翁和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遗法亦凌迟。欲耕多是无田者，试问使君知不知？"

退隐

《自警编》云：诗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以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践其言者。唐僧灵彻泰酬韦丹诗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白云秀云："住山人少说山多。"杜牧之云："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能有几人归。"口为怀山之言，行为媚灶之计，古人已然，何况今人哉！赵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若身事了则仕进之心益炽，愈无归期矣。王易简云："青山归去且得去，官职有来还自来。"是岂须臾忘情轩冕乎？张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为张所礼，献诗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张谢而留之。彼盖有激而云。《笔谈》言：有武人忽作诗云："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弃官归。此最勇决者。尝于驿壁间见题句云："人生待足何时足，未老得闲方是闲。"非深得其味者，不能言也。

白香山罢郡诗

白乐天《喜罢郡》诗云："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久困仕宦，方味此诗之趣，真乐天哉。

山中宰相

梁陶弘景隐居华阳，绝意仕宦，人称山中宰相。武帝往见，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但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后屡聘不出。惟画两牛于壁，一牛散于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鞭以杖驱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龟，岂可致之？"

题陶渊明像

元邓善之《题陶渊明像》云："诗中甲子《春秋》笔，篱下黄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频载酒，风光不似义熙时。"又贡泰父诗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几春秋。呼童点检门前柳，莫放飞花过石头。"明闽王典籍恭诗云："束带何须见督邮，宁辞五斗便归休。秋风几度黄花酒，醉看飞鸿过石头。"彭学士华诗云："解组归来雪鬓飘，呼儿滴露写前朝。丁宁莫取江头水，恐是金陵一夜潮。"沈石田诗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归去自嫌迟。寄奴小草连天绿，刚剩黄花一两篱。"五诗皆有韵致。

车马惊猜

王荆公辞相位，退居金陵，日游钟山，脱去世故。然其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既以丘壑存心，则任其外物去来，何惊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芥蒂也。如陶渊明则不然，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寄心于远，虽在人境，而车马不能喧之，心有芥蒂，则虽擅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也。

温公词

人传温公《西江月》词，流播已久。《群谈采余》又载《锦堂春》词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奈猛风过后，总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广寒迁客

顺治乙酉，杨维斗先生廷枢隐居光福，咏梅花十二韵，和者甚众。有女子自称广寒迁客，肩舆过门，亦投和章。急出询之，已远逝矣。其诗云：“栽遍山中不记年，却于松竹有深缘。寒香和月来窗外，疏影因风到水边。细雨微濛珠有泪，斜阳黯淡玉生烟。初无绿叶侵书幌，亦有红英入砚田。曾向罗浮寻旧约，会从姑射见余妍。千秋高洁凌瑶岛，一片空明漾碧川。玉貌瘦来骨更冷，冰魂断处梦初圆。

心期澹静孤嫠节，标格清癯处士禅。醉后漫将茶共嗅，吟余可与雪同咽。广寒桂树差堪侣，阆苑琼枝未是仙。楼上乍惊吹笛韵，囊中犹剩买花钱。呼童折向幽房去，纸帐三更照独眠。”先生以名解元隐迹山中，宜广寒仙子之下降也。

红香仙子

一士召仙，有女鬼自称红香仙子，附乩作词云：“淅零零，一座芭蕉老。静沉沉，一带纱窗杳。惨离离，一阵鸿声悄。思量往事，件件都非了。不甘心，小轴画蛾眉，虫也欺人，蛛网重相扰。　　展长天，难打相思稿。拂浓云，难觅传书鸟。辟重壤，难种忘忧草。酒杯频劝，怎禁宽肠少。早知道，痴意与痴心，总不相干，只是无情好。”

狐柳妖

狐能幻化，往往变为女子，艳容巧慧，情爱惑人。楚士汪明遇曾遇之，一日泣别，赠诗云：“铅华久御向人间，相对铅华更惨然。纵有青青今夜月，何因重照旧云鬟。”

柳妖赠别诗：“仲冬二八是良时，江上多缘与子期。今日临歧一杯酒，共君千里远相思。”

刘山叟访女

后唐庄宗刘后，少困兵乱，与父相失。后贵宠，其父山叟，负药筐诣宫门请见。时诸嫔御争以门第相高，后恐为己辱，乃曰：“我离

家时父已亡矣，安得有是？”命驱出之。庄宗常于宫中敝服携筐，装刘山叟访女以为戏。瞿宗吉诗云：“同光天子尚豪奢，后族多称富贵家。山叟不知人事改，摩娑老眼入京华。”

花样不同

卢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人附火吟曰：“学织锦绫工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若教宫锦行家见，把似文章笑杀他。”仝问之，答云：“旧隶宫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样不同，且东归也。”

下第集句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姮娥可借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到血流无用处，着朱骑马是何人。”又集绝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

人心难足

《葵轩琐记》：有《人心难足歌》云：“终日奔波只为饥，才教食足又思衣。衣食若还多充足，洞房衾冷便思妻。娶得妻来鸳被暖，奈何送老恐无儿。有妻有子双双乐，终日思量屋舍低。起得高楼并大厦，又无官职受人欺。县丞主簿皆嫌小，欲去朝中挂紫衣。人心似海何时满，奈被阎罗下帖追。”此言虽俚，实切人情。

听谗诗

世传《听谗》诗云："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德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不知何人所作，词意明切。

朝鲜国人

《卓异记》：朝鲜国人遇风飘至通州，有司馆于守御所，讯之，乃其国差出主试者。因作诗云："白浪滔滔水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风。此来若葬江鱼腹，万里孤臣一梦中。"又："迹殊溺海唐王勃，事异投江楚屈平。"后因进贡使之归国。

杨诚斋诗

"《河图》三画已剩却，《尧典》万言犹欠着。向来潜圣天何言，六经非渠一手作。杏坛花下拨不开，天公更遣麒麟催。乾坤造化登青竹，洙泗光芒付绿苔。堂上书生真苦相，蠹简嚼穿浑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后千万年作何样。华元夜登子反床，华镗晨趋孔子堂。当时浪说析骸骨，今日覃思雕肺肠。华君将身博冻馁，毛颖何罪终日忙。君不见，老农驱牛耕陇头，稻云割尽牛亦休。毛颖为君秃尽发，问君何时放渠歇，短檠青灯明复灭。"诗话云：华镗汉时秀才，作《六经解》，杨诚斋书长句于后，思致甚巧，末意黯然。

诚斋又有句云："书莫读，诗莫吟，读书两眼枯见骨，吟诗个字呕出心。人言读书乐，人言吟诗好。口吻长作秋虫声，只令君瘦令君

老。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雨听风都有味，健来即行倦即睡。”句老而佳。

无名诗

《群谈采余》载二诗云：“浩如烟海积如山，纸上陈人叫不还。白首书生无事业，一生精力费窗间。”“邻壁嘲啾诵学而，老人睡少听移时。他年慎勿如张禹，帝问床前谬不知。”二诗句意俱好。又古潭诗云：“诗书已后真多事，已矣洪蒙唤不回。荷蒉那知夫子意，夏苓曾笑伏羲来。先天一画无余卦，六籍千年有冷灰。岂是世间文字少，新编后传逐年开。”

诗意相似

晁以道与陈叔易俱隐嵩山，叔易被召，以道作诗寓意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上京华。故山岩壑应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绩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诗云：“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二诗相似。

观潮

昆山风俗以八月十八日为潮生日，合邑往东门观潮。弘治甲子，顾鼎臣观潮诗云：“海若鞭潮出海门，霆奔雪卷带灵氛。六鳌驾撼三山动，万马声传百谷闻。应谶更期人似玉，往观谁使女如云。傅岩舟楫真时用，康济功成日未曛。”乙丑大魁天下。

钉诗

丁大全面篮色，开庆己未因貂联董宋臣得相，不惬人望。江西缪万年作《钉》诗刺之云：“顽矿非铜钢样坚，寒坑才热便趋炎。千来捶打方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全凭钻引任教嫌。休言深久难抽拔，自有羊蹄与铁钳。”大全见之大怒，配缪化州。后大全窜新州，为监押者挤水死。

四不出

孔侍郎极朝回遇雨，避于一叟之庑下，延入厅事。叟乌衣纱巾，逢迎甚恭。因备酒馔，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也。”孔公不觉顿忘宦情。

登溷诗

《东轩笔记》：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题诗于石，有“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自点灯来”之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登溷诗乎？”

万回万拜

《姑苏笔记》：薛昂赋蔡京君臣庆会阁诗云：“建时可会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贾似道柄国时，浙漕朱浚每有札子禀事，必称浚万拜，时人谓之朱万拜。浚乃晦翁曾孙，后元

兵入建宁，浚被执不降，曰：“岂有晦翁孙而失节者乎？”遂自杀。

王琪张亢

《渑水燕谈录》：王琪、张亢同在晏元献幕，亢肥大，琪以太牢目之，琪瘦小，亢以弥猴目之。一日，有米纲至八百里村，水浅当剥载。亢往督，琪曰：“所谓八百里剥也。”亢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又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

鸦且打凤

《今是堂手录》：杜大中自行伍为相，与物无情，西人呼为杜大虫。虽妻有过，亦杖之。有爱妾才色俱美，大中笺表皆其所为。一日大中方寝，妾见几间纸笔颇佳，因书《临江仙》一阕，有“彩凤随鸦”之语。大中觉而见之，云：“鸦且打凤。”于是掌其面，至项折而毙。

姓伍相弄

《封氏闻见录》：杨伯博任山南县丞，其妻陆氏，名家女也。县令朱某，妇姓伍。偶诸官妇会席，既相见，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陆。”次问主簿夫人，答曰：“姓戚。”县令妇勃然入内，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朱闻之，入问其妇，妇曰：“赞府夫人云姓陆，主簿夫人姓云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余夫人赖我不问，若问必曰姓八姓九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岂相弄耶？”令妇复出主

宴。

罗江鸡卵

《儒林公议》：庆历中，宋禧为侍御史，性廉介，乏才干。时亲事官谋乱，夜入禁中，几致不测。既而擒获，上惊悸，原饬宿卫。禧上言请多市罗江獟狗置内，以备守御。人传以为笑，目为罗江御史。

《林居漫录》：桐江宋应昌有口才，好术数。巡抚东省时，倭寇朝鲜，警报旁午。宋檄登莱两府各收鸡卵数十万，俟倭乘舟来，我以卵掷之，舟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闻者传以为笑，目为鸡卵巡抚。内阁赵志皋独奇之，擢为少司马，总督征倭军务。是以国事为戏也。禧与应昌二事略同，恰又同姓，更奇。

池中飞来

《挥麈录》：毛泽民受知于曾子宣布，子宣南迁，泽民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镇润州，与泽民俱临川王氏婿，泽民倾心事之，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元度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泽民和之云："贪恋恩波未肯飞。"元度夫人闻之，笑云："岂非适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耶？"泽民大惭，不能举首。

儒匠

有木匠颇知通文，自称儒匠。常督工于道院，一道士戏曰："匠称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遽应曰："人号道人，饿鬼道，畜生道？"

杨銮诗

《西清诗话》：南唐杨銮性诙谐，戏作诗云：“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更深人静后，足来头上咬杨銮。”

残羊会客

《青箱杂记》：彭齐未第时，常谒南丰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廨，咥所畜羊，弃残而去。宰即以会客，彭亦预。翌日彭献诗谢曰：“昨日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过，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阁，留取头蹄待秀才。”南方谓押司录事为录公。览者绝倒。

众鸟欣有托

《中兴间气集》：唐名妓李秀兰，善滑稽，尝与诸贤会乌程开元寺。知河间府刘长卿有阴疾，谓疝气。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

草明堂赦文

《山堂肆考》：宋胡卫、卢举在翰林，草明堂赦文：“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传语胡卢二学士，不如依样画葫芦。”

贫家壁

《清异录》：临川李善宁之子十岁能即席赋诗，人以贫家壁试之，略不构思，吟曰：“椒气何从得，灯光凿处分。拖涎来藻饰，惟有篆愁君。”按蜗牛一名篆愁君。

己集卷之四

宣宗诗谶

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踪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观瀑布。黄蘖咏一联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下韵不接，宣宗续之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后竟践大位。然自宣宗以后，接懿僖之世，寓内不靖，其作波涛之语，岂非谶耶？

用舍有命

唐宣宗微行，卢渥遇于浐水逆旅。渥意贵人，敛身避之。帝呼与相见，自称进士卢渥，帝袖其诗卷而去。后对宰臣语及渥，令主司擢第。又贾岛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取岛诗卷览之。岛攘臂夺去，帝惭，遂除岛长江簿。温庭筠亦遇宣宗于逆旅，不识龙颜，傲然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参簿将之类？"帝曰："非也。"明日谪方城尉，制词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三人皆遇宣宗，而用舍不一，虽云自取，天实为之也。

《梦蕉诗话》：孟浩然从王维入翰林院，适玄宗至，见之，询其所作，诵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帝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后孟贯见周世宗，询其所作，诵曰："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

花。”世宗曰：“朕伐罪吊民，何谓有巢无主？”二子皆不蒙录用。王钦若少寒窘，依幕府，时章圣以寿王尹开封，晚过其家，见纸屏题诗一联云：“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甚爱之，曰：“此语落落有贵气。”遂召见与语，后擢致相位。

留赵村

隋炀帝时，术者言睢阳有王气，五百年当有天子兴。后帝遣麻叔谋开汴河，至睢阳，民献三千金，乞护此城。叔谋自睢阳西穿渠，南北回屈，东行过留赵村，连延而去。后五百年，宋艺祖以归德节度使起为天子，与留赵之名相符矣。

徐神翁诗

宋高宗在潜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礼敬之。神翁临别献诗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上金鳌背上行。”当时不解诗意。后避金人之难，将游于海，次章安镇，停舟滩上，以避晚潮。问舟人曰：“此何滩？”曰：“牡蛎滩。”遥见云木中有阁岿然，问居人曰：“此何阁？”曰：“金鳌阁。”高宗登焉，见壁间有神翁前诗在，墨迹犹新。

赤脚大仙

宋真宗无子，尝于宫中祝天求嗣。上帝以问诸真，唯赤脚大仙一笑。既而宫人李氏诞生仁宗，既生，哭不止。真宗揭榜通衢，有能止太子啼哭者厚赏之。有道士至阙，言能止儿啼。真宗召入，以手抚之

曰："莫叫，莫叫，何似当初莫笑。"哭遂止。少时在宫中所着鞋袜悉去之，禁中皆呼为赤脚仙人。初帝生时，李后榻下生灵芝四十二叶，后享国四十二年，民安物阜，天下称治。每于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景祐元年所赐诗末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国合如何。"山东李庭臣尝见琼管夷人有持锦臂鞲鬻于市者，上织诗一联，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赐进士诗也。庭臣以十金易之，作小屏几砚间云。

元顺帝

世传元顺帝为宋少帝□子，明宗乞为子，文宗崩得立。《水东日记》载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时承赐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扒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泣泪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元君降诏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忆昔宋祖受周禅，仁义绰有三代风。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隆。"观此则顺帝为瀛国子无疑。但此诗沈石田为虞集作，而郎仁宝、钱牧斋皆以为余应作，未知孰是。

日月并行

庚申君尝召术士问国祚修短，对云："国家千秋万岁，不必深虑，除是日月并行乃可忧耳。"至正戊申九月，高皇兵克通州，庚申君闻报，率后妃太子夜半开建德门北去，而元遂亡。日月并行，乃"明"字隐语也。

宋元帝像

永乐间袁尚宝忠彻侍上看历代帝皇像，看到宋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英武之主。"至真宗而下，则曰："诸像清癯，如今时太医样一般。一作"皆是秀才皇帝"。"看元世祖，曰："北人南相。"至元列帝像，曰："皆是吃绵羊肉郎主。"及顺帝像，则曰："此又如太医样，何也？"袁不能对，乃备述于《符台外集》。后赐老归田，得观史传。暨虞集"第十六飞龙"之诗，始知容貌之相类，果符文皇之言。

续诗得官

《西园杂记》：明高皇定鼎后，时微行以察民情。一日登某寺楼，值雨，倚槛赋诗曰："微微细雨洒斑竹，阵阵轻风吹落花。"吟数次，欲结之，久未就。一士在旁续之曰："独倚阑干闲眺望，乾坤都属帝王家。"高皇大喜，问其履历，对曰："某下第举人也。"回宫即敕吏部官以要职，以试官遗才，悉夺聘礼而罪之。

四辅联诗

高皇游西苑，命四辅官杜𢿱、龚𢿱、赵民望、李祐、吴源侍宴，相与联句。高皇首唱云："踞盘龙虎肇豪英。"杜云："五色卿云炫日明。"吴云："王气莹然垂景象。"龚云："民风乐尔见升平。"赵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云："宇宙千秋帝业成。"高皇复云："暗忆六朝兴替事。"杜云："祯祥来尽又加祯。"此见《西园杂记》。末句意不相属，当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业，接第七句，便有虞廷君臣交相责勉气象矣。

咏雪

高皇未尝读书，而操笔成章。野史载《雪》诗云：“腊前三日旷无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冻，张骞无处再乘槎。”其一统洪基兆此矣。又尝咏新雨云：“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遍九垓。槛外近聆新水响，遥空一碧见天开。”其维新之治，即此可见。

黄衣人

洪武三年，中书右丞王溥奏称，督采材木于建昌蛇古岩，见黄衣人歌曰：“龙盘虎踞势岧嶢，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余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万众耸听。请宣付史馆，以彰符瑞。高皇以为不足信，视天书封禅者远矣。

醉学士歌

高皇览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亲为赋，召群臣各撰赋以进。宋濂率同列铺叙成章，诣东阁投献。高皇亲览，评品高下。已而赐坐，敕大官进膳，内臣行觞。濂素寡饮，高皇强之至三觞，面如赬，神气遐漂，若行浮云中。高皇笑曰：“朕为卿赋醉歌。”侍御捧黄绫案，高皇挥洒如飞，成楚词一章曰：“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斝兮银浆。宋生微饮兮且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洪武八年八月七日甲午午时书。”复命濂自述一诗，濂既醉，勉缀五韵，字不成行列。高皇命编修朱佑重书，以遗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孙，见

一时君臣契合，共乐太平之盛。”濂拜谢。高皇更敕侍臣应制，赋《醉学士歌》者四人，考功监丞华克勤、给事中宋善、方徵、彭通闻，而续赋者五人，秦府长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编修王琏、张唯，典籍孙蕡云。

金陵殿基

高皇建都金陵，命刘诚意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桩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时金陵城告完，高皇与诚意视之，曰：“城高若此，谁能逾之？”诚意曰：“除非燕子能飞入耳。”其意盖谓燕王也。高皇又问诚意国祚短长，诚意曰：“国祚悠久，万子万孙方尽。”后泰昌万历子，天启、崇祯、弘光皆万历孙也，果符其谶。

勋臣谮语

海内既平，高皇向意文士，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勋臣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云：士诚小人也。”高皇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章，而祸起矣。

门贴福字

高皇尝于上元夜微行，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乐，乃画一妇赤脚怀西瓜，众哗然。高皇就观，心已谕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

脚也。”于是使人以福字私贴守分之门，明日召军士大戮其无福字者。盖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犹以福字贴门。

象鼻岩

天台陶中立凯陪便殿，高皇从容问居地形势，凯以象鼻岩对，且曰：“臣乡人张竹屋题云：‘曾入苍舒万斛舟，至今鼻准醮清流。君王玉辂催行驾，安得身闲伴白鸥。’”一日高皇御五凤楼，工部进吞船之技，群臣侍观，皆以见吞对。凯见独不然。高皇问之，凯曰：“臣惟见绕船走耳。”高皇疑之。凯后致仕，自称耐久道人。高皇曰：“何自贱也？”寻坐罪赐死。

好汉把门

《孤树裒谈》：南京孝陵城西，孙权墓在焉。当筑城时，有司奏欲去之，高皇曰：“孙权也是一好汉子，且留他来把门。”遂得不毁。

《戒庵漫笔》：凤阳皇陵初建时，量度界限，所司奏民家坟墓在旁者当外徙。高皇曰：“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如在陵域者，春秋祭扫，听民出入无禁。”

顺帝答诗

至正二十二年，顺帝一夕梦大豕决都城而覆，因禁军民蓄猪。比明兵至下林，顺帝召百官议战守计。忽有二狐自内殿出，顺帝叹息，即开建德门北去。驻应昌，高皇驰书开示祸福，顺帝因答诗云：“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旺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

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千里草

高皇初作孝陵于钟山之阳，因山多鹿，禁人捕猎，设孝陵卫于山下，置牧马千户所，盖取义鹿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虚典守之职。偶因微行至陵所，归途遇雨，憩于民家，问其姓名，曰：“董茂。”圣意遂注曰：“千里草，马鹿所宜。”即拜为千户，以典斯牧，子孙世掌所印，门墙每坏，官府为之修葺。

广业堂

大学之制，广业堂最在后，监生出入，走班在六堂诸生之后，遂有“朝朝满背日，夜夜一头霜”之嘲。后有解嘲者，大书于壁曰：“勋业重开靖远伯，甲科累出状元郎。尝闻圣祖遗言在，有福儿郎到此堂。”相传高皇至广业堂，见学制宏丽，叹曰：“有福儿郎，应得居此。”后居此堂者多得魁选，跻贵要。

僧附舟

刘诚意基至京朝谒，一僧求附舟。时方作表，有句未就，多所沉思。僧曰：“有何事在念？”基曰：“表中蹉跎岁月，六十有三，未有对。”僧随答曰：“何不言补报朝廷，万分无一。”刘惊起曰：“和尚非高峰乎？”笑语移日，别去。

家字从豕

高皇微行，见一民妇饲猪，上微笑。内竖误以上悦此妇，及入宫，孝慈问驾所经，内竖述其事，孝慈以金帛赐其夫，取妇侍上。上屡目之曰："此妇似曾见之。"孝慈曰："即前日某街饲猪者。妾以圣情所悦，故令入侍。"上笑曰："误矣！我见此妇饲猪，因悟古人制字之意。家字从宀、从豕，言无豕不成家也。不觉有契于心，故笑，非为此妇也。"厚赐遣归。

江东签

高皇初起兵渡江，偶尔桅折，见江东神庙石固，秦人。有木可伐，将伐之。庙祝言神签颇灵，可问之，高皇从其请，得签曰："世间万物皆有主，非义一毫君莫取。总然豪杰自天生，也须步步循规矩。"遂不伐。《明朝小史》云：高皇怒其不许，乃取其诀本送关圣掌之。至今关帝江东签比本签诀更灵。

豫题一诗

高皇欲文臣优礼武臣，一日将宴百官，豫题一诗，命武臣习之。至日，群臣应制作诗，而武臣遂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皆谢不能。

河北童谣

河北童谣云：“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洪武戊申六月，彰德路天宁寺塔忽变红色，自顶至踵，表里透彻，如锻铁初出于炉，有光，三日乃止。

命不如他

高皇至太学，厨人进茶称旨，诏赐冠带。一老生遂吟曰：“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上闻之，谓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建文云游

宣德壬子，建文云游至公安，宿萧寺佛堂之左。顷一道者来，与帝不接一语，止堂之右。复一道者来，睨帝而至西偏，见先来道者，因拊掌曰：“尔在此。”遂共坐。夜漏将三鼓，但闻语声，不知所言何事，言罢继之以泣。晨起俱去。帝悔未询其故，见地上遗纸有郭良、梁中节字。帝因作《萧寺黄冠夜泣》诗：“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黄冠不相识。结蒲炷杖坐西偏，低头不语意自闲。亡何一人复冠箨，发黄面皱多愁颜。拊掌遽惊还叹息，漏分但闻声唧唧。似怀万斛愁难倾，哀猿夜叫寒鸦泣。余肠萦结讵堪言，布衾湿透皆泪痕。晨兴往探询其苦，两公踪迹云无根。空余蟫断字数个，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冰冻笔花写不得。”

武庙凯歌

武宗尝自易名为寿，命所司给御马监太监天字一号牙牌与之。正德戊寅二月巡边，选文武官具阵词以迎，其文曰：“恭惟总督军务威

武大将军朱，负出类之奇才，抱超群之绝艺。以圣贤之德，专将相之权。时因小丑跳梁，遂率大军征讨。深思远虑，后殿前驱。阵方布于疆场，贼已落于陷阱。上以安乎社稷，下以慰乎臣民。操御之精，汤武与之同烈；战攻之妙，孙吴为之下风。福及当年，庆流后裔。班师有待，观示无疆。某等欲罄愚心，同呈俚语。词曰：晓来听得平胡报，工贾士农开口笑。一鞭倾倒虎狼巢，万骑踏平荆楚道。旌旗旋，边奏缴，凯歌回，光九庙。将军福力重如山，万国千邦人倚靠。”右调寄《玉楼春》。

宣德对句

永乐时，端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自皇孙诸王及四夷朝使，以次击射。太孙年十二，连发皆中。上喜，劳之曰：“今日华夷毕集，朕出一对，汝辈对之：万方玉帛风云会。”太孙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上大喜，赐予甚厚。

文班十玉

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盐山王翱、泰和王真并为吏书。时有“满朝皆少保，一部两尚书”之语。

旧制，文班玉带不过五条，六卿罕腰玉者。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诸元老，内阁则李少师东阳，焦芳、王鏊二少傅，六部则冢宰许进、司徒顾佐、宗伯李杰、司马刘宇、司寇屠勋、司空李镬、屠滽以吏书起复兼左都御史，皆赐玉带，文班遂至十玉。陆俨山云：“李、焦以吏书居内阁，许掌部事，屠兼左都，可谓‘六卿皆玉带，吏部四尚书’矣。”

黄老白丁

旧制，翰林院学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刘文靖健欲示德，因修会典成，一时升学士者十人。又礼部尚书一时有六人。谢迁以礼书居内阁，张升为礼书掌部事，元守真以礼书掌通政事，贾斌以礼书掌鸿胪事，崔志端以礼书掌太常事，并南京礼书王宗彝六人。崔起神乐观道士，京师语曰："礼部六尚书，一员黄老。"志端疑此语出自翰林，乃对曰："翰林十学士，五个白丁。"盖倪进贤等五人，成化戊戌，万安以私意选为庶吉士，在翰林未尝读书，馆课诗文，一出人手，以故人共嗤之。

兄弟友爱

唐陇西冯用和二子，长友仁，次友义，读书明理。友义，继室陈氏出也，兄弟睦若同母所生。陈氏分爱憎，屡肆长舌。一日谓用和曰："二子不知稼穑，可会治生？"用和召二子谕曰："仁贸易天涯，义董治家事。"仁卜日启行，乃吟一绝别弟云："十里河桥蔓草青，片帆瞬息短长亭。不禁又作天涯客，愁睹郊原有鹬鸽。"义亦吟云："手足分携肠断时，关山千里共相思。此行愿促归鞭早，莫待枝头叫子规。"仁经商数月归，见弟甚欢。自是连年营获，悉归父箧。母欲分爨，仁泣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何忍析居？"陈氏厉声曰："汝私藏不分，必欲困乏其弟也。"义泣谏不从。仁知不可夺，乃罄身逃去，题诗壁上云："呼号三谏信言难，义利分明一念间。莫谓求名沽世誉，清风千古首阳山。"义见诗呜咽，遍访无踪。数日，仁又寄一律云："义心既重利心轻，分异何乖手足情。糗饭自饴虞舜乐，采薇独守伯夷清。析居不忍从亲令，退逊甘当矫世名。贤弟晨昏勤定省，莫因流落念而兄。"义愈感伤，踵韵和云："势利鸿毛眼底轻，异居忍

背雁行情。薛包让德千年烈，太伯存仁万古清。弃礼乱伦趋薄俗，分门割户总浮名。悬悬早发归家念，并奏埙篪乐弟兄。”义思之至忘寝食，徒步寻觅，得于华山白云庵，见兄泣拜，百计劝解。仁曰：“父母恩同天地，吾负罪在逃，本非矫世，亦望亲心感悟耳。”始归。用和知二子义让，深咎陈氏。陈氏曰：“友仁恐发私藏，盍检点之？”用和搜其箧笥皆书卷，无他物也。用和悔悟，陈氏亦感化焉。

东坡文字

《镜古录》：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东坡文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乃阴纵之。

王阳明幼颖

王阳明守仁，字伯安，年十一时，过金山寺。海日与客酒酣赋诗未成，阳明从旁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使赋蔽月山房诗，随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益奇。

阳明遇仙

王伯安初授刑部主事，博学有文，好谈神仙。后改兵部，正德丁

卯，抗疏救言官戴铣等忤瑾，拜杖，谪贵州龙场驿丞。行至钱塘，憩胜果寺，梦使者持书二缄，启之，一书“沧浪之水清兮”二句，并伍员名；一画水上覆一舟，题屈平字。觉而未喻。越三日，有二军校至，言有旨赐汝死。伯安告校曰：“少缓须臾，留诗于世。”乃以纸展几上，题二律云：“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许国惭无补，死不忘亲恨有余。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一作知。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听涛声泣子胥。”“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满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惭。涓流归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亦谈。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更有告终词一篇，不录。二校缚至江边，投于水。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负之不溺，凡七昼夜，所见皆如梦中。舟偶及岸，见一老人率四卒来，云：“汝何致此？”解缚登岸，伯安拜谢，且问老人此是何处。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欲老人送至福建，老人曰：“此去福建尚远，当送君往广信。”乃命四卒舁之共往，不半日已至广信矣。诣一僧寺，僧闻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嘱僧先饭四卒，且请老人来。僧觅之皆不见，询之，知自岸至此，倾刻已千里，始信为神祐也。食罢，僧达郡邑，皆馆谷之，遂赴龙场。瑾败，升庐陵知县，仕至赣州巡抚，以讨宸濠功，封新建伯。

《西樵野记》云：伯安题诗毕，即赴水。俄二童子维掖以行，须臾至一洞口，卷珊瑚帘，有二叟对弈，驺从女乐及明珠白璧，皆平生所未睹。与叟对弈联句，浃旬而别。入武夷山，遇一道者，自称旧识，邀至中和堂主人处，盘桓数日。主人乃仙翁也，临行作诗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识荆，此来消息最先闻。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武夷山下经行处，好把清尊对夕曛。”

女鬼歌词

《吴中旧事》：雍熙寺中月夜常有妇人往来廊庑间，歌《浣溪纱》词，且哭且叹，闻者就之辄不见。好事者录其词云：“满目江山忆旧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长亭舣住木兰舟。　　好梦易随流水去，芳心空逐晓云愁。行人莫上望京楼。”士子慕容岩卿见之，惊曰：“此余亡妻所作，人无知者，君何从得之？”客告之故，岩卿悲叹曰：“此寺盖其旅榇所在也。”

六尺五尺

《焦氏笔乘》：《周礼》卿大夫之职，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韩诗外传》：国中二十行役。则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则《论语》托六尺之孤，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岁。

《春风堂随笔》：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古以二岁半为一尺，五尺是十二岁以上，十五岁则称六尺。与焦说小异。若晏婴身不满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岂成形体？当是极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长准今七尺五寸余。

长年三老

《宾退录》：陆放翁《入蜀记》载其父入沌，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问何谓长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长上声。按少陵诗“长年三老歌声里”及“长年三老遥怜汝”，则是唐已言之矣。

按蔡梦弼云：峡中以舟师为长年，柁工为三老。《鼠璞》云：海壖以篙师为长年。《今古诗话》：川陕以篙手为三老。《辍耕录》：

海舶中以司柁者曰大翁，总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今吴中谓之驾长。

三姑六婆

《辍耕录》：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按卦姑，今看水碗、龟乌龟算命之类。师婆，今师娘，即女巫也。药婆，今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但虔婆未知何所指。魏仲雪释《西厢》，亦不载。后见沈留侯年伯《称号篇》：方言谓贼为虔，虔婆犹言贼婆也。人家有此必为奸盗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不许入门。

吟诗被遣

洪武间，临安钱宰被征至京纂修《尚书》，会选《孟子》节文，暇日微吟曰："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志，睡到人间饭熟时。"察者以闻。明日文华殿燕毕，帝进诸儒，谕曰："昨日好诗，然曷尝嫌汝？何不用忧字？"宰等惊悚谢罪，未几皆遣还。

写桂花

瞿宗吉少不为父所知，乡人章彦复自福建检校回，瞿翁设鸡酒待之。宗吉年十四，自学舍归，彦复指鸡为题，宗吉应声云："处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声名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复称赏，手写桂花一枝，题诗其上："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

英英兰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赠之。瞿翁遂构传桂堂。

东道主

世称主人为东道者，盖本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以郑在秦之东也。又王僧辨讨侯景，晋州刺史鲁广达出境迎接，资奉军储，僧辨谓沈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又汉光武时，常山太守邓晨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从我，为我北道主人。”他日又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彭宠反，朱浮对光武曰：“大王倚彭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北史》：魏孝武谓成阳王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唐郑余庆为岭南节度，与罗让善。郑还朝荐让，让至谒郑，郑指让语座客曰：“此吾南道主人。”史传之间，独未闻西道主人之说耳。今人但知有东道主，而鲜知有北道、南道主者。

酒保

《鹖冠子》曰：“伊尹酒保，立为世师。”酒保之名，始见于此。亦犹韩非目伊尹为庖宰也。

客作客支

吾乡骂奴曰客作，曰客猪，初不省其义。读《西京杂记》：康衡勤学，邑有大姓，家富书籍，衡乃与客作，得书遍读之。又《魏略》：焦光饥则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乃知俗语所自。客

猪无所出，偶见山东州县册籍，土著人丁之外另有客支一项，谓客居附籍者。疑误而为客猪也。

鼻

《余氏辨林》：吴俗讳奴为鼻，解者曰："妆门面耳。"或曰：象鼻能触人，猪鼻善掘地，义取生事云。皆臆说也。按契丹骂汉儿作十里鼻，犹言奴仆也。目奴为鼻，当起于此。

丫头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丫头，言头上方梳双髻，未成人之时，即汉所谓偏髻茅。也。刘宾客诗："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为白香山小樊而作。花面者，未开脸也。

女客

《桐薪》：吴俗称妇人为女客，盖有自来。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

乖角

俗美听慧小儿曰乖角。《菽园杂记》：世称警悟有局干人曰乖角。于兵部奏内常用之，然未见所出。宋朱彧《可谈》载：都下市井

谓不循理者为乖角。《七修类稿》：乖角，不晓事意。引韩退之“亲朋顿乖角”为证。古与今意正相反，未识何故。

滞货

《阅耕余录》：俗谓不合时宜者曰滞货，出《世说》注：谢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者，安问其归资，曰：“岭南凋弊，惟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士庶竞慕，价增数倍。俗作迟货。

夫兄

《容斋三笔》：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奉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辅行。弟妇在家，许斋醮。及还家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用《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于是改兄伯字为兄公。《玉篇》妐字音中，注云：“夫之兄也。”然于训义不若前语。按《五代史补》：李涛弟澣娶妇窦氏，出参，涛答拜，澣曰：“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则是唐末已有此称。容斋谓书无所载，岂以稗官小说为不足征信耶？

妐字，《搜采异闻录》作公字。

布代

《潜居录》：冯布少时绝有才干，赘于孙氏。其外父有烦琐事，辄曰：“畀布代之。”至今吴中谓赘婿为布代。又《猗觉寮》：世称赘

婿为布袋，谓如身入布袋，气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女无子，恐世代自此而绝，不肯出嫁，招婿以补其世代。

俗又呼补代为野猫，谓衔妻而去也。疑作野冒，即补代之意。

檀郎

顾茂伦有孝曰："诗词中多用檀郎字，不知所谓。"解者曰："檀喻其香也。"后阅曾子谦益《李长吉诗注》云：潘安小字檀奴，故妇人呼所欢为檀郎。然未知何据。

乡里夫妻

俗语云："乡里夫妻，步步相随。"言乡不离里，如夫不离妻也。《西溪丛话》云：古人称妻曰乡里。沈休文《山阴柳家女》诗云："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乡里谓妻也。《南史·张彪传》："我不忍令乡里落他处。"

弄参军

《复斋漫录》：薛能赠吴姬诗："楼台重叠满天云，殷殷鸣鼍世上闻。此日杨花初一作飞。似雪，女儿弦管弄参军。"又本朝张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赵谏升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略曰："近制州县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政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与焉。若人见之，必指曰参军也。尝为其罪矣。至于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笑，况真为者乎？宜为人之轻视而狎侮也。"按段安节《乐府杂录》：戏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

惜其才，免罪，每宴乐，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掾。唐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年特授韶州司正参军。又五代王建时，王宗侃谪维州司户参军，曰："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俳优弄参军。"

《戏瑕》：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入掖庭，因隶乐工，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以为不可，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因话录》所载甚详，薛能诗可证，女优妆束矣。《辍耕录》直以参军为后世副净，云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善弄参军。然则戏中孤酸皆可名参军也，岂必副净为之哉！

优伶子弟

角戏有生、旦、净、丑之名者。《乐记》注谓俳优杂戏，如猕猴之状，乃知生，狌也，猩猩也。旦，狚也，猵狚也。《庄子》"猨猵狚以为雌。"净，狰也。《广韵》："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广韵》："犬，性骄。"谓俳优如四兽，所谓犹杂子女也。末，犹末厥之末。外，犹员外之外。

胡氏《笔丛》：凡传奇以戏为称，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悠谬而无根，其名欲颠倒而无实，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命以净也。凡此咸以颠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顺而婿卓也，相国之绝交而娶崔也，《荆钗》之诡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悠谬其事也。由胜国而迄国初一辙，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恶客

《留青日札》：黄山谷以不饮酒者为恶客，故云："破卯扶头把一杯，灯前风味唤仍回。高阳社里如相访，不用闲携恶客来。"元次山亦云："将船何处去，送客小回南。有时逢恶客，还家亦小酣。"盖以败人清兴故也。

《群碎录》：元结以不饮者为恶客，后以痛饮者为恶客。

骨董

《留青日札》：杂玩宝货肆曰骨董铺。《仇池笔记》：陆道士诗："投醪骨董羹锅内，掘窖盘游饭碗中。"盖罗浮颖老取饮食杂烹之，名骨董羹。《晦庵语类》作汨董，今称古董。

又称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甘泉赋》，有"骨懂虽短，伎艺能长"，则又当为骨懂矣。

偻□

楼罗，干事之称。苏鹗《演义》曰："人能楼榄罗绾谓之楼罗。"楼字从手，作搂。《尔雅》云："搂，聚也，义通。"但《酉阳杂俎》：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梢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楼罗之号。然梁元帝《风入松》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着。"一云："城头网张雀，楼罗会人着。"及《南史·项欢传》："蹲夷之仪，楼罗之辨。"则知楼罗之言非始于唐。又《谈苑》载：朱贞白诗有太楼罗。并用楼罗字。惟《五代史》：汉刘铢恶史弘肇、杨邠，于是李业谮二人于帝而杀之。铢喜谓业曰："君可谓偻□儿矣。"《鹤林玉露》：偻罗，俗言猾也。欧公《五代史》间书俗语，甚奇。

《湘烟录》：刘钵在国，春深，令官人斗花。凌晨开后苑，各任

采择。少顷敕还宫，锁花门，膳讫普集，角胜负于殿中。宦士抱关，宫人出入皆搜怀袖，置楼罗历以验姓名，法制甚严，时号花禁。负者献耍金耍银买燕。

好汉汉子

《询刍录》：汉武帝征伐匈奴二十余年，马畜孕重堕殒罢极，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为汉儿，又曰好汉。

《老学庵笔记》：今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其证也。

□苴

今人谓人作事不中道理者曰□苴。□，郎假切。苴，音鲊。《黄山谷集》"□苴泥不熟也"。中州人谓蜀人不循轨辙者曰川□苴。考韵书无□苴，有□□。□，卢下切，读作喇。□，除瓦切，音鲊。

坚瓠庚集序

余闻先生名，蓄于中而冀得一见者十有余年矣。先生不求闻达，于书无所不窥，而雅好著述。凡事有不经见可资谈笑者，往往笔之于书，时复自出己意，以褒贬论定之。范蔚宗所云“有事外远致”者，大率类此也。戊寅春，于友人案头得观先生所著《坚瓠集》，见所录忠孝廉节有关风化者，知先生秉性过人，乐善无穷也。见所录箴铭规戒有资家国者，知先生经济素优，抱负非常也。见所录风俗之好尚，里巷之传闻，知先生通达时务，搜讨靡遗也。见所录滑稽之雄辩，曼倩之诙谐，知先生襟怀旷达，光风霁月也。其他方言谚语，谑谈轶事，无不登载，以资赏识。夫先生之才富而学博如此，幸而见用，方将折衷历代之史，勒为一书，以与司马、班、范之徒齐驱并驾亦可无愧，乃仅闲居涉猎，随采随录，以消磨岁月，是可悲也。虽然，书而志怪，言涉浮夸，集号买愁，语亦靡曼，不若此书之令人忧者乐，怒者喜，迂者达，愚者慧，空疏者博雅，木讷者敏辩，是诚抱有用之才，积有用之学，著有用之书，而作者命名乃自托于濩落无庸者之所为。余将登先生之堂，聆先生之教，以慰十年之思而请解所以为坚瓠者。年家眷侄徐琛拜题。

庚集卷之一

科名前定

长洲令遂宁李如石先生讳实，贤父母也。甲申变后，隐于上清江，教授生徒，躬耕自给。村人管某子世俊，方弱冠，造先生受业焉。一日世俊对先生长公子静先生大笑，先生问故，世俊曰："我夜梦大哥中榜眼，我中状元，故笑。"先生大加劝勉。未几世俊死，以为前梦不验。顺治辛卯，子静举于乡。又十年辛丑成进士，廷试果第二，是科状元乃溧阳马世俊。既而管某来贺，先生言及前梦，管曰："亡子原系马姓，随母来者。"先生益异之。不三四年，而溧阳马公亦死。

大士判功名

郭青螺子章与刘淳寰同官闽中，为左右方伯。刘梦郭汾阳、李邺侯引谒观音大士，因问郭功名，大士命取黄绢一幅题云："仗钺终为夏地游，长城大解圣人忧。若期八座还京国，暂为冯唐渤海留。"刘云不解。大士复批云："问郭生自知之。"次日语郭，亦莫知也。郭寻督抚贵州。贵州属伪夏明王珍，非夏地游乎？后平播乱，解圣忧也。加右都，则官八座矣。又在贵州十年，岂非京国难期，龚遂留渤海之验哉？

似画似真

杨升庵幼时作《拟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昭苍苔之骨”，为父所赏。一日石斋同弟观画，问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升庵曰：“会心山水真如画，妙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咏笔贾祸

宋番阳张彦实、掌制诰杨原仲并居西掖，诰诏多彦实与之润色。草命余闲，戏成《毫笔》一绝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笔阵仍推兔作锋。未用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为诮己，大怒，诉于秦桧，桧讳言官弹之，彦实罢为宫祠。

簪白柰

宋宁德皇后从徽宗蒙尘，绍兴五年，讣音自北庭来，徽州守唐煇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万国衔冤，人尽簪乎白柰。”白柰见晋史，成帝时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宫织女死，为之着服。已而杜后崩。唐窦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诗，有“命妇羞蘋叶，都人插柰花”之句。陈词祖此。

吴阿懂

《菽园杂记》：懂，丁来切。注云：失志貌。苏州人谓无智术者

为呆，杭州人为之懂。同年钱塘吴时用俊美姿容，而不苟小节，杭人呼为吴阿懂。尝自云："我死大书一石于墓前，云大明吴阿懂时用之墓。若书官位便俗矣。"惜乎韵无懂字，人亦多不识。偶检《韵海》得此而记之。

吟诗自宽

元横山丘履常一中能文章，有声望，任江州倅，为阃帅汪紫源所知。一中闲居，薪米不继，戏作诗自宽云："仙都有敕到林泉，谁信祠官乏俸钱。陶醉犹能麾客去，颜饥何至乞人怜。鹿蕉已是今无梦，枸杞曾传昔有仙。饿死亦堪垂不朽，无缘个个珥貂蝉。"吴师道称其诗多清警可爱。

庸峭

齐魏间以人之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庸峭。韵书庸音逋，屋上平也。《集韵》：庸，屋不平也。今造屋形势曲折曰庸峭，俗转语为波峭。

《湘烟录》：魏收有庸峭难为之语，人多不解其义。文潞公以问苏子容，子容曰："向闻之宋元宪，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势耳。"乃用此事作诗为谢曰："自知伯起魏收字。难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撑犁孤涂

《湘素杂记》：欧阳永叔《代王状元谢启》："陆机阅史，尚靡识于撑犁；枚皋属文，徒自成于骫骳。音委皮。"沈元用启："读撑犁而

靡识，敢谓知书；问《祈招》而不知，尚惭寡学。”陆机不识撑犁事，不知载何书。《野客丛书》云：此见《玄晏春秋》曰：予读《匈奴传》，不识撑犁孤涂之事。有胡奴执灯，顾而问之，奴曰：“撑犁，天子也。匈奴号撑犁，犹汉人称天子也。”于是旷然发寤。其事并见《艺文类聚》、《类要》诸书。则是不识撑犁者乃皇甫谧，非陆机也。欧公谓陆机，必别有所据。

按杜氏《通典》云：匈奴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然则谓撑犁为天子者，犹未深考也。

两意对

苏东坡与小妹同食爆栗，妹谓坡曰：“栗破凤凰见。”言壳破黄见。坡思天下未尝无对，数日竟未能。佛印来访，问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对未能。”因举前事。佛印应声曰：“藕断鹭鸶飞。”言节断丝飞。佛印复曰：“正如无山得似巫山耸，此亦同音两意。”坡即对曰：“何叶能如荷叶圆。”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对山，最为的对。

富贵语

《归田录》云：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为善言富贵。江为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名花玉篆牌。’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元献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气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及“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之类，元献尝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此景否？”《后山诗话》云：白香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山堂

肆考》作石曼卿诗。又“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黄山谷谓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或以此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仍取元献“梨花”二句。至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富贵气象，形容尽矣。

驾霄亭

张功甫镃，循王诸孙，园池声妓，丽甲天下。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缸悬之半空，当风清月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管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首饰衣服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妓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词。酒竟而散。

三保太监

《七修类稿》：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郑和旧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碣石剩谈》云：三宝太监者，云南人也。相传下海时，一人忽癞，乃弃于岸侧。其人夜见大蛇下岸饮水，恐为所伤，削竹置所经处，蛇腹裂死。因饥斫树为柴，烹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则九鹭飞翔，遂藏之不焚，癞亦因食蛇而愈。蛇溃得珠数斛，中有夜明珠。后太监回，其人呼与共载，乃献夜明珠、九鹭香，并太监所得一宝，共为三宝云。

成化中，中官献议，欲遣使通西洋。旨下部查西洋水程，本兵项

忠遣吏检旧案于库中，三日无所得。时刘忠宣大夏为兵部司官，已先检得，藏其籍。会言官交章谏阻，事亦寝。

梧竹轩

瞿存斋《诗话》：丁鹤年《题凤浦方氏梧竹轩》云：“鸣凤当年此地过，至今梧竹满山阿。曾闻剪叶书周史，却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坛风静夜凉多。中郎去后知音少，共负奇才奈老何。”时作者已满卷，此诗一出，皆为敛衽。《远峰闻略》载此诗为龚天然作。

举朝皆妇人

海刚峰巡抚应天，矫激之过，令人不堪。言官劾之，刚峰辩疏有“举朝柔懦无为皆妇人”之语。李石麓春芳朝回，值扬州贡士某曾同笔砚者来访，石麓曰：“适见海刚峰疏，谓举朝皆妇人，我非一老妪乎？惶恐惶恐。”贡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气。”石麓默然者久之。

海刚峰清苦

海刚峰掌院留都，政尚严峻，大僚及郎丞无不股栗奉法。御史陈海楼用红票买米，减市半价，盖积弊然也，民怒而不敢言。值经纪家有秀才何敬卿，持其票击都察院鼓告状。刚峰集诸御史执高皇帝律，欲加惩治，赖诸御史恳求得免，仍责皂隶三十板，革其役，枷号于陈之衙前以辱之。海楼官箴有亏，恨之入骨。及刚峰死，宪副王用汲同海楼诸御史入视，见葛帏敝衾，检其宦囊，止俸金八两，葛布一端，

旧衣数件，其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楼乃曰：“回吾怨恨之心矣。”死之日，民为罢市。丧出江上，士民送者，两岸无隙地，沿途祭奠，数百里不绝。苏人朱良育吊以诗曰：“批鳞直夺比干志，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野夫亲见泪如倾。”

王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语谀之，岂能加于此评乎？

批执照

何敬卿既告陈海楼，又恐诸御史以他事中伤之，复诉于海刚峰，求批一执照。刚峰大笑曰：“御史视朝廷明旨尚为虚文，海刚峰一纸执照，有何用处？我见汝有些胆气，原来畏首畏尾，岂能做事？”遂叱去。

宦官重谏臣

嘉靖末年，南京皇城守门宦官高刚堂中帖春联云：“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高意重刚峰、念堂二公之能谏云。

丈夫化女子

隆庆二年，山西李良甫侨寓京师，元宵夜看灯，夜静，见一女子靓妆而来，侍儿提灯前导。良甫就戏之，偕至寓留宿，化为白鸽飞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肾囊退缩，化为妇人。王凤洲、徐声远有

诗以记其事，王云：“世事反覆那足数，山西丈夫作女子。朝生暮死不自知，雌伏雄飞定谁是。谢豹谁闻受朝谒，于菟亦会谈名理。至今龌龊不肯去，羞向人间唤丈夫。”徐云：“山西丈夫化女子，此事平常何足奇。仪衍从来是妾妇，须眉空自称男儿。司马仲达太畏蜀，奸雄甘受巾帼辱。丈夫意气不慷慨，任尔雄飞是雌伏。请看风俗太委靡，天下何人不女子。”

诗吊伪太常

《甲申忠逆志》：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闯贼李自成破京师，怀宗殉社稷。朝臣范质公景文、马素修世奇、倪鸿宝元璐等，及士民闻变死节者，罄竹难书。一时稽首贼廷，腼颜事仇者，亦指不胜屈。武林毕在公寓维扬，读《国变忠奸实录》诗，吊伪太常寺丞某曰：“痛愤山河半陆沉，争先从贼让词林。贪天欲醢豺狼肉，卖国甘摅犬马心。只此抗颜夸管仲，便应传首效王琳。堪羞步武牛丞相，伪相牛金星。断送腰缠十万金。”《国变录》云：黎志升为贼心腹，荐某可大拜。某即倡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意气沮丧。奉伪命祀泰山，驰驿过山东，闻天朝兵至，闯贼遁走，始变服还乡。又云：时某入礼闱，维扬之士有以资数万托其夤缘鼎甲，至是皆为闯贼所得，故诗亦及之。

金人碎鼎

王安石死后，门生子婿蔡氏父子相继得政，铸宝鼎，列元祐诸贤司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马光诸公为魑魅。及金人入汴，见铸鼎，怒而击碎之，卒致戎马南惊，赤县丘墟，虽后汉、晚唐，祸不若是烈也。宋子虚咏安石诗云：“投老归耕白下田，

青苗犹未罢民钱。半山春色多桃李，无奈花飞怨杜鹃。”刘文靖亦云：“当年一线系匏穿，直到横流破国年。草满金陵谁下种，天津桥上听啼鹃。”皆云宋祚之亡，由于安石。二诗含蓄不露，可谓诗史。

吊王安石墓

四明李照以诗吊王安石墓云：“天津桥上鹃声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韩国老缘谁去，汴宋基图自此摇。荒冢卧麟寒食后，东风不见纸钱飘。”

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首列文臣曾任执政司马光等二十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苏轼等四十九人，三列余官秦国等一百七十七人，四列武臣张巽等二十五人，五列内臣梁惟简等二十九人，后列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亲书一通立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州县厅事则蔡京笔也。时永嘉林灵素以方术幸，徽宗赐号金门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楼下，见碑稽首。徽宗怪问，灵素对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为诗曰：“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后因星变毁之。

梁师成附苏东坡

梁师成自言为苏轼所生，以翰墨为己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门下。时禁诵苏文，其碑文尺牍在人间者毁削殆尽。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而禁锢其文词？”帝怜之，自是轼之文乃稍出。

徽宗尝亲临宝箓宫醮筵，道士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对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始能上其章故也。”上问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对云：“所奏不可知，但此宿乃本朝苏轼也。”上大惊，遂弛其禁，且玩其文词墨刻。光尧太上皇崩，尽复轼官职，擢其孙符自小官至尚书。安知道士此言非师成授之意耶？

嘲晁以道

梁师成以翰墨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往往遭点污。晁以道说之亦附之。有人以诗嘲曰：“早赴朱张饭，随赓蔡子诗。此回休崛强，凡事且从宜。”

再配驵侩

《渔隐丛话》：赵明诚，清献公阅道抃子，妻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李格非之女，工诗词，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诚卒，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易安与綦汝厚启，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笑之。按《氏族大全》亦以明诚为清献子。观东坡《清献公神道碑》载二子曰屼、曰屺，并无明诚。叶文庄盛《水东日记》：明诚，赵挺之子。曹以宁安《谰言长语》：易安，赵挺之子德夫之内。《尧山堂》：抃谥清献，挺之亦谥清宪，故有此误。传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权要，或有此失节之妇。若为清献子妇，岂宜以桑榆晚景再适非类，为天下笑耶？

曹州更楼

成化中，吏部尚书许进巡按山东。时曹州知州某任久不升，愤而造楼于州前，名曰更楼，玩月饮酒所也。知州恃才，不得于学校，有生员王某因许观风来曹，遂讦知州之过，并言楼事。许因盘州库藏，致诘更楼，拆改为库楼，见有巨砖，上书："许吏部，许吏部，拆了更楼造楼库。气杀了某知州，喜杀了王知固。"因问何人所书，匠以当时有疯道人来写者，许愕然。后果为大冢宰，而王生员为固安知县，进子崧皋赞又为冢宰，岂非二吏部乎？

蝗识人

毛君玉国华为于潜令，有德政。苏子瞻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曰："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又曰："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蔽天黑。羡君对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

罗向随僧饭

唐庐州罗向少贫困，常投福泉寺随僧饭。二十年后持节归乡，题僧壁曰："二十年来此布衣，鹿鸣西上虎符归。故时宾从追前事，到处松杉长旧围。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鸥遥认隼旟飞。春风一宿琉璃殿，惟有泉声惬素机。"

佳对

东坡与子由夜雨对床，子由曰："尝见鬻术者云'课卖六爻，内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未易对之。"一日同出，坡见戏场有以棒呈戏者云："棒长八尺，随身四尺，离身四尺。"坡曰："此语正可还前日枕

上之对。”子由曰：“触机而发，诚佳对也。”

范增石像

天福中，有巧工来自霅川，见石浮于水，叹曰：“石岂能浮哉？必神使之然也。”夜梦一老人揖而告曰：“吾楚历阳侯范增也。大功不成，抑郁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能留意，必有以报。”工取石以为像，奉香火惟虔。烟随风飞，直至兰溪县，止于苎峰之巅。邦人归向，聚木石而成庙，题曰福祐。括苍王淮诗云：“关中失鹿人争逐，一去鸿门不可寻。千古英雄死遗恨，封侯庙食更何心。”

钱舜举咏范增云：“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尊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

陈刚中孚题其墓云：“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火笑咸阳。生平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二绝可谓诗史。

浣纱女

伍子胥父兄被杀，逃奔他国，遇女子浣纱问路，恐后人追之，告女子曰：“后有追者，慎勿言。”女即抱石自殒，令员勿疑。后人为之立庙。瞿宗吉诗云：“偶尔相逢试问途，此情彼意两俱无。何须草草捐身命，不念双亲体发肤。”

子胥至吴中，道乞食，遇女子于溧一作濑。水之上，长跪而进食。胥行反顾，女子已自投于水矣。李白云：“女子溧阳黄山里史氏女也。”

放生获隽

《林下诗谈》：贞元中，周存性喜放生，尝放一鲤鱼，因戏为诗极佳，陆贽称之。结句云："倘若成龙去，还施润物功。"后入试，试题为"白云向空尽"，诗既成，苦于无结，忽忆鲤鱼诗，因改"成"字为"从"字云："倘若从龙去，还施润物功。"主司大赏，遂得通籍。

留石塔疏

苏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东坡即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曰："大士何曾出世，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作无相，住亦随缘。戒公长老，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稽首，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声。"以文为戏，一时咸慕其风。

乐平鹅塘

乐平鹅塘在潭水滨，其地万山壁立，五水环聚，遇晚舟楫皆泊其前，如戈戟然。廖金精瑀有记云："龙尾扫天上，龙头水底眠。有人能葬此，山河属半边。"宋度宗时丞相马翔仲廷鸾卜以葬母，请乩仙，降笔云："我是鹅塘真土地，丞相请我来问地。识地之人未曾生，得地之人未了未。"翔仲犹欲留以自葬，神复书云："丞相好生多事，吾去矣。"翔仲遂不敢用其地。未了者，疑以未字上一画加了字则成李字

也，未者言识地得地者时尚未生也。

巫山神女

宋长汀吴若讷简言过巫山神女庙，题诗云：“惆怅巫娥事不平，当时一梦是空成。只因宋玉闲唇吻，流尽巴江洗不清。”是夜梦神女来谢。

蜀有请仙者，书巫山神女降。或戏问曰：“闻仙娥与楚襄王有情，是否？”仙书曰：“妾与襄王岂有情，襄王春兴梦魂轻。只缘宋玉多谗谤，流尽巫江洗不清。”

赠鲁生句

韩康公绛谢事后，自颍入京，看灯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如傅钦之、胡宽夫、钱穆父、苏子瞻、刘贡父、顾子敦辈，皆门生故吏，一时名德，出家妓十余人侍宴。有新宠鲁生者，舞罢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团扇从子瞻乞诗。子瞻书一绝云：“窗摇细浪鱼吹日，手弄黄花蝶透衣。不觉春风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归。”上句咏其姓，下句记其事。康公大喜。

书斋题句

宋崇安彭应期止自号漫者，所为诗皆清丽典雅，有《刻鹄集》。尝谒辛稼轩，值其昼寝，题一绝于书斋云：“棋子声干案接尘，午窗诗梦暖于春。清风不动阶前竹，谁道今朝有故人。”稼轩觉而遣人追之，去已远矣。

塔灯诗

元攸州冯海粟子振有文名，每临文时，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海粟酒酣耳热，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而毕。有《塔灯》诗云：“擎天一柱碍云低，破暗功同日月齐。半夜火龙翻地轴，八方星象下天梯。光摇滟澦沿珠蚌，影落沧溟照水犀。文焰逼人高万丈，倒提铁笔向空题。”

谢郎中女

谢郎中女能诗，嫁王元甫。元甫调官京师，送别云：“此去惟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岂是男儿泪染斑。”

四知台

杨震四知台在昌邑县，薛文清瑄题诗云：“人间无处不天公，却笑黄金馈夜中。千载四知台下过，马头犹自起清风。”

富翁语

东旸陈同父言：有一士贫而屡空，邻于富家，每羡其邻之乐，旦日肃衣冠谒而诘焉。富翁告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后，予当告子。”士人如言复谒，富翁设高几，坐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诘问其目，富翁曰：“即世儒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士人胡卢而退，辄掀髯

曰：“吾儒不为五者所制，当成何等人耶？”

王元之

王元之禹偁幼能文，五岁，太守赏白莲，倅言于守，召元之吟诗，云：“昨夜三更里，嫦娥坠玉簪。冯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佳人方素面，对镜理新妆。”守喜曰：“天授也。”七岁，毕文简为郡从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令作磨诗。元之即吟曰：“但存心里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借力，便是转身时。”以磨喻己也。文简大奇之，留与子弟讲学。偶有郡守席上出“鹦鹉能言难似凤”句，坐客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云：“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材也。”后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迨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

孟子父母名姓

王山史《山志》载：孟子之父孟孙激公宜。孟孙姓，激公字，宜名。或曰名激，字公宜。《仙里麈谈》载：孟子之母姓仉，音掌。齐后也。仉掌通用，晋有琅玡掌同，前凉有掌掾，宋有掌禹锡，修《本草》者即同。《太平清话》云：孟母并人，其地有三徙乡。《山志》又载孟子子名睪。按谱即孟仲子也。集注以孟仲子为孟子从昆弟，不知何据。

施宜生

建阳施必达名逵，少负才名。建炎年间，擢上第，为颍州教官。

秩满还家，值范汝为叛，据建阳，执逵胁写旗帜，遂陷贼党。韩世忠破贼，捕逵，以属吏得旨编隶河外。与妻泣诀，度无生还理，嘱其改适。妻悲不自胜，尽鬻奁具以给行囊。逵买一婢自随，纵与防送卒通。所至宿舍多市酒肉，共酣洽。既数日，度二卒不为备，且醉拥婢高卧，逵拔刃刺二卒及婢，乃易服变姓名，窜走淮滁间。朝廷设赏格图形购之甚亟，逵自髡为头陀，入界山寺。主僧异其状，试令供役，役惟谨。益察其非常人，深夜屏人叩之。逵未敢深言，僧怒曰："捕吏且至，深累老僧，欲为汝觅一生路，犹嗫嚅作儿女子态。行缚汝送官矣。"逵涕泣吐实，僧曰："子虽不言，吾已知之。吾卧内有密缄并一袱子，取来。"缄致虏中之某僧，袱内衣一袭、白金数两。逵感激拜谢，即夜走六七十里，昼则伏深草中，十余日乃达寺。僧见之甚喜，使掌经典。逵于暇日习举子业，易名宜生，举进士。金主亮临轩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宜生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入翰林，至中书舍人。绍兴庚辰，亮谋南犯，先遣宜生为贺正使。凭狐倨慢，意气研研。朝廷遣人为访故妻，复相完好。馆伴使尚书张焘屡为言首丘桑梓，略不介意，出橐中千金驰赠界山寺老僧。僧闻宜生入境，已避匿，留书劝宜生归顺。宜生览书笑而已。乃贮金为葺寺，临别顾为张曰："北风甚竞。"张因奏为备。《万姓统谱》以金科第列入宋下，误。

书厨

汉世目郑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晋杜预有《左氏》癖，人目之曰武库，言其胸中无所不有也。江祏目许懋为经史笥。梁世目任昉为五经笥。褚遂良目谷那律为九经库，又目虞世南为行秘书，皆美其淹识群书也。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惟读《老子》，迪每轻之，柳曰："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唐李善淹贯古

今，不能属辞，人号书篦。齐陆澄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不就，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似犹有讽焉。他如朱宜黄、李郛文学浩博，人号为书厨。福清郑格博闻强记，时亦号书厨。莆田李纲通诸史百家，人亦目为书厨。通州张大中，群经百氏，一览不忘，人目为黑漆书厨。邛州吴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人目为立地书厨。明武进陈济，六经子史无不究竟，时称为两脚书厨。南海唐奎遍览诸书，称唐书柜。或有过誉，要皆美词也。

文选苏文

宋初尚《文选》，士子专意此书，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见陆务观《老学庵笔记》。又云：“《文选》熟，秀才绿。”谓脱白着绿也。建炎以后，尚苏氏文章，而蜀尤甚，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鲁望腹稿

吾郡甫里白莲花寺，乃陆鲁望故宅。后有祠堂，塑像腹中皆其平生诗文稿。咸淳间，为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郡守倪普怒责之，而更塑其像。虽少雪天随之怒辱，而当时之腹稿惜无存矣。

天妃签

嘉靖乙酉夏，顺天固安高澄同友周应龙、王仲锦、高进小试于通州。偶游天妃庙，见有跪而求签者，周曰：“即以此决吾侪中否。”视之乃十六签，曰：“久困鸡窗下，于今始一鸣。不过三月内，虎榜看

联名。”是秋四人果同登。九月往谢，又卜春榜，签曰：“开花虽共日，结果自殊时。寄语乘槎客，危当为汝持。”己丑三人俱登第，仲锦除知州，进除知县，澄除行人，独应龙下第，以举人选太原通判。结果自殊。逾年，澄被使琉璃，皆以地险为忧，澄往返安宁，应后二句。

张百杯

建安张端公伯玉字公达，范文正公客也，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名重当世。有士人强记，自负饮酒鲜双，求朝士书牍为先容，持谒公达。公达启缄喜曰：“君果多闻，又能敌吾饮。吾老久无对，不意君肯辱命也。”共酌三十余，士人雄辩风生。又酌少许，辞以醉。公达笑曰：“量止此乎？老夫当为君满引矣。”遂自数十举，以手指四柜书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记忆者独此，君试探一卷，吾为子诵之。”士人即柜中偶探得《仪礼》，公达语士人试举首语，士人如其言，公达琅然背诵，不遗一字。士人骇服，再拜称谢。

学钟学李

《无拂集》：一士子求仙问功名，时钟伯敬、李九我在坐，仙书云：“学钟先生。”钟逊李曰：“大仙还是学李先生。”士以二人皆显宦，大喜。后士以贡为国子助教，未几贬州学正。乃知仙所云则学中先生、学里先生也。

金陵图

唐韦庄《金陵图》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谢叠山云：“台城，梁武饿死之地，国亡身灭，陵谷变迁，惟草木无情，只如前日。‘无情’、‘依旧’四字最妙。”端平中，北使王楫诗：“到处江山是战场，淮民依旧说耕桑。梅花不识兴亡恨，犹向东风笑夕阳。”讥本朝臣子不知边事之危急。景定间，北将胡谘议留江州诗：“寂寞武矶山上庙，萧条罗伏水中船。垂杨不管兴亡事，依旧青青两岸边。”亦讥本朝将相不知国家将亡，犹随时取乐，如平安无事时。皆从前诗变化来。

林康惜别词

林和靖有《惜别·长相思》词云：“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康伯可亦有词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怨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二词皆艳丽。

马子严闺思

建安马子严庄父博涉经史，工诗文，尤长于词。有《闺思·鹧鸪天》云：“睡鸭徘徊烟缕长，日高春困不成妆。步欹草色金莲润，捻断花须玉笋香。　　轻洛浦，笑巫阳，锦衣亲织寄檀郎。儿家闭户藏春色，戏蝶游蜂不敢狂。”

杨妃妙舞图

明苏郡徐用理庸《题杨妃妙舞图》云：“曲按《霓裳》舞翠盘，满身香汗怯衣单。凌波步小弓三寸，倾国貌娇花一团。杨柳欲眠风不定，海棠无力露初干。风流自古迷心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田子艺召乩

钱塘田子艺艺衡召乩，洞宾书《踏莎行》词云：“轻挥羽扇，平分湘水，烟雾泉石为佳侣。清风两袖胆气粗，洞庭飞过经千里。　　饱嚼瑶花，醉斟玉灩，乾坤收拾葫芦里。一声长啸海空秋，数着残棋山月起。”书罢，子艺请作《西湖赋》，运乩如飞，笔不停缀，有“攀碧落之两峰，卧白云于三竺。六桥流水鱼与俱，四贤堂寂鹿独宿”，真佳句也。客有戏之者曰：“仙姑何在？”书云：“阆苑蓬莱自可人，东山人驻几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汉青天月一轮。”子艺曰：“书藏何仙姑三字也。”乩又书曰：“至矣，至矣。”客又戏曰：“适见洞宾否？”乩忽怒突者久之，复书曰：“仙友从来有洞宾，尔今问我是何因？婉妗自许逢周穆，姜女谁知与乱臣。烈火真金应不铄，苍蝇白璧未尝磷。道心清静浑如水，不似凡间犬豕人。”按洞宾初名绍先，后名嵓，何仙姑广东增城人，为人饭妪，故肩掮笊篱。

子艺又尝召乩，一日降坛，势甚猛，书云：“威镇华夷，义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子艺曰：“公乃武安王耶？闻公之灵誓不入吴，何以至此？”书曰：“赤兔腾霜汗雨零，青龙偃月血风腥。晓来飞渡乌江上，始信天亡最有灵。”客皆愕然。盖不独公之英灵千古不昧，而非战之罪，隐然自寓于言表矣。

醉翁图赞

黄贞父汝亨《醉翁图赞》曰：“酒，好友，闭而眼，扪而口。潦倒

衣冠，模糊好丑。多不辞一石，少不辞五斗。提携域外乾坤，断送人间卯酉。破除万事总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盖东坡为无漏之仙，而吾呼之为独醒之友。”

挽衣共饮

《何氏语林》：张丞相商英字天觉，召自荆湖，适刘跛子与客饮市桥，闻车骑甚都，起观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饮，因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车蹄迎迓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时赏其俊爽。

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至洛阳范家园看花，为人噱谈有味。大范与二十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与十金，曰：“吃碗羹。”刘诗谢曰：“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

诗贺兄嫂

杨汝士以尚书出镇东川，白乐天是尚书妹婿，时以太子少傅分洛。乐天戏代内子作诗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登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汝士小字。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饶兄用，罨画罗裙任嫂裁。嫁得黔娄为夫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牛秀才赋

《吴中旧事》：孙实字若虚，少负俊声，壮游乡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孙之贫不甚加礼，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若虚因作《牛秀才赋》嘲云：“腰带垂绅，尚有田单之火；头巾触地，犹闻宁戚之

歌。致庄周太庙之嗟，来丙吉途中之问。”闻者争相传诵。

静卧

陈眉公曰：日月如惊丸，可谓浮生矣，惟静卧是小延年；人事如飞尘，可谓浮生矣，惟静卧是小自在；朝鱼暮肉，可谓腥秽矣，惟静卧是小斋戒；智战力争，可谓险恶矣，惟静卧是小三代。至于寝梦之中，见闻新，游览广，无足而行，不翼而飞，又是小冲举。

庚集卷之二

蔡天启题画

丹阳蔡天启肇性高俊，偶于尺素作平冈老木，极有清致，因授李伯时，令于余地加远水归雁，作扁舟以载，天启自题曰："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冈老木尚寒烟。付君余地安渔艇，乞我寒江听雨眠。"伯时懒不能竟，他日王彦舟取去，以示宗子戩，即取笔点染如诗中意。天启见之，爱其佳。后泛舟宿横塘，遇雨闭篷而卧，夜不能寐，闻归雁声，复为诗云："半野风烟入梦思，殷勤作画更题诗。扁舟卧听横塘雨，恰遇江南归雁时。"又见其《题三茅风雨图》云："笔间云气生毫末，纸上风声听有无。收得三茅风雨样，高堂六月是冰壶。"亦琅然可讽也。

三豪

石守道尝作《三豪诗》，谓石曼卿豪于诗，欧阳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默有送守道赴太学六字歌，其豪句云："头角惊杀虾蟹，学海波中老龙。爪距逐出狐兔，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条路出瓮口，几程身在云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着花梢半红。"默濮州人，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

吊妓苏哥

颍妓刘苏哥与悦己者密约相从，而其母禁之至苦，不胜郁悒。以盛春美景，邀同韵者联骑出城，登高冢相对恸哭，遂卒。晏元献戏题绝句吊之云："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一杯絮酒哭青春。"

诗祸得释

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晏叔原几道亦在数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管繁华得几时。"神宗见诗，即令释出。

九日题糕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九日食糕，有诗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糍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今绝唱。

取伤廉

绍兴初，临安学帑被盗，逻者夜搜沟中，所盗金在焉。时府学生黄某立于旁，遂录送府。录事参军强黻，引滕元发偷狗作赋故事，乞俾之试。府主张澄许之，以"取伤廉"为题，黄仓卒不能成文，强潜代为之。其一联云："门人窃屦，何伤孟子之贤；同舍诬金，始见直生之量。"张见之喜，遂置不问。

魂归赋诗

史弥远死已久，一夕闻叩门声曰：“丞相归。”举家骇匿，比入门，灯火彩舆，升堂即席，子妇皆出罗拜，讯慰平生，历历嘱家事。索纸笔题诗云：“冥路茫茫万里云，妻孥无复旧为群。早知泡影须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传家清白

宋陈蒙家世清白，有布衣持纸扇来谒，上诗云出韵不驻思。蒙以酸字为韵，令赋梅花诗，谒者辄应声曰：“影摇溪脚月犹冷，香满枝头雪未干。只为传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悦，留款而厚赠之。

和香方

范蔚宗晔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捺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及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惟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沉实易和，以自况也。

明目方

范武子宁尝患目痛，就张处度湛求方。处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东门伯以授左丘明。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相传此方用损读书一，减恶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筵，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亦能延年。”

禽兽决录

卞田居彬，宋高帝时为平越长史，险拔有才，而与人多忤，数年不得仕进。尝为枯鱼、蚤虱、蜗虫、虾蟆等赋以喻意。赋虾蟆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以比令仆也。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役使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羊淫狠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傲如此。

大都供奉女

《平江纪事》：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子杨彦采、陆升之载酒游莲塘。舟泊横塘桥下，月色明霁，酒各半酣，闻邻船有琵琶声，意其歌姬也，蹑而窥之。见灯下一姬，自弄弦索。二人往见，询其所由，曰：“妾大都乐籍供奉女也，以事至江南。”二人命取舟中肴核就灯同酌，求歌以侑觞，则曰：“妾近冒风失音，不能奉命。”强之乃曰：“近日游访西子陈迹，得古歌数首，敢奉清尘，凡一歌侑饮一觞。”歌曰：“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

窗白玉床。”又歌：“吴王旧国水烟空，香径无人兰叶红。春色似怜歌舞地，年年先发馆娃宫。”又：“馆娃宫外似苏台，郁郁芊芊草不开。无风日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过来。”又：“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西施不及烧残蜡，尤为君王泣数行。”又：“春入长洲草又生，鹧鸪飞起少年行。年深不辨娃宫处，夜夜苏台空月明。”又：“几多云树倚青冥，越焰烧来一片平。此地最应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匀生。”又：“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彦采曰：“歌韵悠柔，含悲耸怆，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国，妖艳之流，不足道也。愿更他曲。”姬更歌曰：“家国兴亡来有以，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彦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陈言，有何新声，倾耳一听。”又歌曰：“家是红罗亭上仙，谪来尘世已多年。君心既逐东流水，错把无缘当有缘。”歌竟，掀篷揽衣，跃入水中。彦采惊寤，升之醉眠脚后。翌日，事传吴下。

虞邵庵词

《辍耕录》：虞伯生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郭氏顺时秀，唱今乐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伯生爱其新奇，席上偶谈蜀汉事，因命纸笔，赋一曲云：“銮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与。”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者为尤难云。

诗触御史

嘉靖中，闽张嘉猷字献叔，嗜酒能诗，有晋人风致。其俊句如“独怜芳草别，共醉菊花杯”。“坐地流花气，征鞍拂柳丝”。俊雅可诵。为龙泉教谕，同乡王应箕巡按浙中，至处州，张欲王以出格之礼相待，而王倨甚，合府县学官而试之。张勉强就试，王以“秋江晚霁”命题，张落句云：“芙蓉最是无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阴。”王览之大怒，痛恨入骨。盖王未遇时，其母改节适人前溪，故张辱之也。张竟署最下考，左迁。

谢方石程课

谢方石铎在翰林学诗，自立程课，限一月为一体，如此月读古诗，凡官课及应答诸作皆古体也。李西涯尝为《崖山》诗，内一联谢意不满，西涯以为更无可易，谢笑曰：“观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后曰：“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谢笑曰：“微我子不到此。”西涯又为《端礼门》古乐府，谢以为末句未尽善，往复再四，最后乃曰：“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见。不见奸党碑，但见奸臣传。”谢不待词毕，跃然而起。

懒云窝

阿里西瑛，耀卿学士之子，有居号懒云窝，用《殿前欢》调歌以自述云：“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得清闲尽快活。日月如撺梭过，富贵比花开落。青春去也，不乐如何。”贯酸斋和云：“懒云窝，阳台谁与送巫娥。蟾光一任来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团坐。万里鹏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乔梦符、卫中立皆和之。

洞花幽草

洞花、幽草，贯酸斋二妾名。临终有辞世诗，张小山伯远字可久，为酸斋解嘲曰："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纻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兴飘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结因缘，被我瞒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圆。"

皆梦轩

陈汝嘉扁其所居轩曰皆梦，索陶九成宗仪题，为赋诗云："北窗高卧羲皇上，不比南柯太守衙。尘世蕉阴方覆鹿，山童竹叶自敲茶。黄粱旅邸空仙枕，春草池塘即谢家。万事转头同一幻，怪来筠管忽生花。"

又《谰言长语》：梦轩一联云："谢家兄弟池塘草，商室君臣鼎鼐梅。"

对弈图

赋比兴为诗之正体，古人多有作比诗者。元进士德兴董仲可《题明皇贵妃对弈图》云："内计纵横势已危，三郎何事不知机。只应一子参差久，费尽神谋为解围。"

香奁八咏

杨廉夫过杭，访瞿士衡。时士衡从侄宗吉尚少，廉夫示以所作《香奁八咏》，宗吉乃悉和之。其《花尘春迹》云：“燕尾点波微有晕，凤头踏月悄无声。”《黛眉颦色》云：“恨从张敞毫边起，春向梁鸿案上生。”《金钱卜欢》云：“织锦轩窗闻笑语，采蘋洲渚听愁吁。”《香颊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点点杨花不是春。”廉夫叹服曰：“此瞿家千里驹也。”

鞋杯词

瞿士衡饮杨廉夫以鞋杯，廉夫命宗吉咏之，即作《沁园春》词云：“一掬娇春，弓样新裁，莲步未移。笑书生量窄，爱渠尽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迟。酝酿朝云，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风味奇。何须去，向花尘留迹，月地偷期。　　风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辞。任凌波南浦，惟夸罗袜，赏花上苑，只劝金卮。罗帕高擎，银瓶低注，绝胜翠裙深掩时。华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谁知。”以呈，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侑觞。

山歌翻词

瞿宗吉听妓“月子弯弯”之歌，遂翻为词云：“帘卷水西楼，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云年少梦，休讴，且尽生前酒一瓯。　　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旧游。同是他乡沦落客，休愁，月子弯弯照几州。”

立春清江引

贯酸斋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坐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

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斋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满座叹服。

林坡诗讽

黎林坡真，明初名儒。尝以非罪谪戍辽左，同里马某与焉。黎蒙恩放回，而马独不与。马之兄一日盛席邀黎，侑觞之妓皆绝色，黎闻之不往，遗以诗曰：“锦瑟银筝白玉卮，赏音元自有钟期。可怜孤雁长城外，叫断南云总不知。”其兄得诗，为之堕泪罢宴。

邸间对

永乐中，江南一太学需选京师，见邸壁题云：“客眠孤馆，梦魂常到故乡来。”一日阁中传旨云：“人上断桥，形影不随流水去。有能对者赏。”生忽悟壁间之句，即以奏对，得授右秩。

色难容易

文皇尝谓解学士曰：“有一书句甚难其对，曰色难。”解应声曰：“容易。”文皇不悟，顾谓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对？”解曰：“适已对矣。”文皇始悟色对容、难对易，为之大笑。

风流学士

解学士访某驸马不值，公主闻其名，欲观之，隔帘使人留茶。解索笔题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公主怒其谑己，遂奏闻。文皇曰：“此风流学士，见他做甚？”

乩书四喜诗

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饰，召仙问之，则书“久旱逢甘雨”诗。求识其意，不答。请书名，乃书曰：“江阴周岐凤。”守不悦，以为鬼语不足凭。间为一学官言之，对曰：“此世俗所传《四喜诗》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女奴名四喜，得无是乎？”执而讯之，果为所窃，犹藏廨后灰中，乃悟其仙。

赋诗赠妓

江阴卞华伯荣未第时，过常熟，闻钱允晖晔诗名，往谒之。谓阍者曰：“可语汝主，诗人卞华伯相访。”钱讶何人自负如此，适宴客，有妓，令仆出语之曰：“赋赠妓诗一绝方接见。”仍以“艎降湘”为韵。卞不构思，一挥而就。诗曰：“琵琶斜抱出艅艎，貌与荷花两不降。今夜彩云何处宿，空留明月照潇湘。”允晖见诗叹服，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梅柳争春

仁和凌云翰字彦翀，元末领乡荐，明初任成都府学教授。尝作梅词《霜天晓角》一百首、柳词《柳梢青》一百首，号“梅柳争春”。见

人家昆季以阋墙析居者，作《沁园春》词以嘲之曰：“树上凌霄，堂前紫荆，秋来尚芳。奈牝鸡晨语，鹊鸽憔悴，妖狐昼啸，鸿雁分行。仁智非周，喜忧非舜，一旦天伦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伤。　　古今祸起专房，总一国犹然况一乡。家有妇人，岂无长舌，世无男子，谁有刚肠。树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语应非是义方。聊书此，要惩鉴戒，不在文章。”

行舟八咏

《尧山堂外纪》：杨文理，吴中纨绮子也。侈靡善吟，中岁贫甚，与杜公序友善。杜为攸令，杨欲往谒之，道里费趦趄久之。楚有商于吴者，难杨曰：“为我作舟行八咏，即载以往。”题曰篷、樯、篙、橹、锚、缆、舵、跳。杨一挥而就，其咏篷警句有“数叶饱风淮浦晚，一绳拖雨洞庭秋”。咏橹警句有“分开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楚商读之，跃然起敬，与之同往，且厚赠之。

花影集

马鹤窗浩澜著《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其《中秋·鹊桥仙》云：“不寒不暑，无风无雨，秋色平分佳节。桂花香散夜凉生，小楼上帘儿高揭。　　多愁多病，闲忧闲闷，绿鬓纷纷成雪。平生不作负恩人，惟负了今宵明月。”又《落花·满庭芳》云：“春老园林，雨余庭院，偏惹蝶骇莺猜。蔫红皱白，狼藉满苍苔。正是愁肠欲断，朱箔外，点点飘来。分明似，身轻飞燕，扶下避风台。　　当初珍重意，金钱竟买，玉砌新栽。更翠屏遮护，羯鼓催开。谁道天机绣锦，都化作，紫陌尘埃。纱窗里，有人怜惜，无语托香腮。”

王雪村

王雪村澄字天碧，幼攻诗，与马鹤窗为诗友，书有赵法。里甲报吏名于有司，拨授处州府架阁库役。一日题马一绝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劳。不知天厩外，谁是九方皋。”书府门罘罳间。守召而询曰：“汝曾为弟子员耶？”对以农民。守奇之，复试以“南山晴雪”题，雪村信笔呈云：“雪霁南山正坐衙，莹然相对两无瑕。瑞光晓布三千里，和气春生百万家。未可拥炉倾竹叶，且须呵笔咏梅花。丰年有象皆侯德，五袴歌谣遍海涯。”守大喜，遂集府佐诸子弟而馆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馆，见课簿有对云：“三个半钟钟半酒，一边双陆陆双星。”因击节叹曰：“有才如此，不获时位，岂非命乎？”日得亲幸，名闻士夫。逮役满归杭，杭运使闻而请代文移，视太守尤敬爱之。雪村坚辞以疾，日与文士往来于湖山云。

桃花仕女

《西樵野记》：景泰中，绍兴上舍葛棠，博学能文，性豪放，筑亭于圃，扁曰“风月平分”，旦夕浩歌，纵酒自适。壁挂《桃花仕女图》，棠戏曰：“诚得是女捧觞，岂吝千金？”夜饮半酣，见一姬进曰：“久识上舍词章之雅，日间重辱垂念，请歌诗以侑觞。”棠曰：“吾欲一杯一咏。”姬乃连咏百绝，棠沉醉而卧，晓视画上，不见仕女，少焉复在。棠异而裂之，因录所记忆者八首，余皆忘之矣。“梳成松髻出帘迟，折得桃花三两枝。欲插上头还在手，遍从人问可相宜”。“恹恹欹枕卷纱衾，玉腕斜笼一串金。梦里自家搔鬓发，索郎抽落凤凰簪”。“家住东吴白石矶，门前流水浣罗衣。朝来系着木兰棹，闲看鸳鸯作对飞”。“石头城外是江滩，滩上行舟多少难。潮信有时还又至，郎舟一去几时还”。“浔阳南上不通潮，却算游程岁月遥。明月

断魂清霭霭，玉人何处教吹箫”。“山桃花开红更红，朝朝愁雨又愁风。花开花谢难相见，懊恨无边总是空”。“西湖荷叶绿盈盈，露重风多荡漾轻。倒折荷枝丝不断，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绿云鬟，几许幽情欲话难。闻说春来倍惆怅，莫教长袖倚栏杆”。

真个销魂

故宋驸马杨震有十姬，皆绝色，名粉儿者尤胜。一日招詹天游玉宴，尽出诸姬佐觞。天游属意于粉儿，口占一词云：“淡淡青山两点春，娇羞一点口儿樱，一梭儿玉一窝云。　　白藕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个也销魂。”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销魂也。”

出题有碍

安福张石磐鳌山为南直提学，按试庐州，《孟子》题出“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后与宸濠往还，械系北上。庐江知县刘梦熊，其同年也，因前为属官，处非其礼，乘间嘲之曰：“公素有无君之心，得此非诬。”张讶之，刘曰：“公考庐州，出刺万乘之君可验矣。”张不觉愧屈。尝有诗云：“没马淤泥路转赊，看山好与湿云遮。僧房春尽浑无主，开遍庭前木槿花。”后事败，以为诗谶。

国学送胙

旧制，国学春秋二祭，各衙门胙肉皆国子生押送。正德中，崔来

凤桐以岁贡卒业南雍，值送太常寺，太常卿忽不相接，崔投以韵语曰：“吾闻千里能相见，一见如何反拒之。国子使非蘧玉使，太常辞岂孺悲辞。七科不第天留意，四十无闻我自知。不屑教中承教诲，退而修省是吾师。”太常卿得诗，亟延款之。

假髻篇

张东海弼作《假髻篇》，讽刺时事，词曰：“东家女儿发委地，日日高楼理高髻。西家女儿发垂肩，买妆假髻亦峨然。金钗宝钿围珠翠，眼底谁能辨真伪。夭桃窗下来春风，假髻美人先入宫。”当路衔之，出为南安太守。

六同诗话

王景明之南京，张东海赠之诗曰：“谷阳城外送离船，矫首南都思惘然。一语烦君三致意，同乡同志及同年。”冬官王伟以为未尽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问及都将此意传。”因著《六同诗话》。

花朝

花朝本二月十二日，杭俗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黄子常《卖花声》词曰：“人过天街，晓色担头红紫，满筠筐、浮花浪蕊。画楼睡醒，正眼横秋水，听新腔、一回催起。　　吟红叫白，报得蜂儿知未，隔东西、余音软美。迎门争买，早斜簪云髻，助春娇、粉香帘底。”乔梦符吉和词云：“侵晓园

丁，叫道嫩红娇紫，巧工夫、攒枝饾蕊。行歌伫立，洒洗妆新水，卷香风、看街帘起。　　深深巷陌，有个重门开未，忽惊他、寻春梦美。穿窗透阁，便凭伊唤取，惜花人、在谁眼底？”

郎瑛题芙蓉

嘉靖初，郎瑛将游南都，有事于学宫。适教谕叶相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诗则行。”指亭前芙蓉为题。瑛书一绝云：“名花不斗艳阳妆，自向儒宫傍晚凉。莫道秋容颜色淡，野梅凌雪有天香。”叶知有为，故曰：“我欲题折枝者。”瑛愤而口占曰：“天香国色美丰姿，只是西风飐坠枝。今日悲秋人见汝，有何奇句动吾师。”叶笑而放之。逾二年，其子索题芙蓉扇面，瑛感前事，书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风尘自古困儒生。当年错怪淮阴少，自是王孙未有名。”他日叶见之，谓瑛曰：“汝尚记忆前事耶？”因出酒命酌，痛饮而别。

解大绅对

南京金水河玉阑干诸胜概处，解大绅八岁时慨然有观光之意，胡子祺乃命对曰：“金水河边金线柳，金线柳穿金鱼口。”大绅应云：“玉阑干外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头。”众大奇之。

雪村召箕

王雪村善召箕仙，每吟咏有窘阻则叩仙续之。一日与马鹤窗泛湖，鹤窗因请召之，箕既动，鹤窗问仙何名，即书曰：“有事但问，问毕告名。”鹤窗曰：“有句云‘捧瑶觞，南国佳人一双玉手’，久未有

对。”箕即书云：“趺宝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箕运如飞，复成一律云：“此地曾经歌舞来，风流回首即尘埃。王孙芳草为谁绿，寒食梨花无主开。郎去排云叫阊阖，妾今行雨在阳台。衷情诉与辽东鹤，松柏西陵正可哀。”后书：“钱塘苏小小敬和鹤窗畴昔湖桥首唱。”已而寂然不动。二人称赏久之。

咏愁

洪武间，张彦伦有《咏愁》诗，警策可诵：“来何容易去何迟，半在胸中半在眉。门掩落花春去后，窗含残月酒醒时。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间无处不相随。”又成化中侯官林粹夫廷玉有《咏愁·塞鸿秋》词云：“妒离情辗转相迤逗，惹羁怀来往闲交构，对菱花怕照容颜瘦，数归鸿难展眉峰皱。秋风叶落时，夜雨灯昏候，那其间泪湿香罗袖。”

太初咏沙

郭功甫祥正在王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甫曰：“相公前敢称诗人，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请来相见。”既坐，功甫曰：“贤道能诗，只从相公请题。”是时有老兵以沙擦铜器，荆公曰：“可作沙诗。”太初不移刻间诵曰：“茫茫黄出塞，渺渺白铺汀。鸟过迹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阁笔。太初由此知名东南。

元末红军

中原红军初起，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

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其后毛贵等横行山东，侵犯畿甸，驾幸滦京，贼势猖獗，无异唐末。张仲举在都寄浙省参政周玉坡伯琦云：“天子临轩授钺频，东南无地不红巾。铁衣远道三军老，白骨中原万鬼新。豪士精灵虹贯日，仙家谈笑海扬尘。都将两眼凄凉泪，哭尽平生几故人。”

韩信有后

《樵书》载：广南有韦土官者，韩信之后也。当淮阴钟室难作之时，有客匿其孤求抚于萧相国，相国作书致南粤尉佗。佗素重信，又怜其冤，慨然受托，姓以韦者，去其韩之半也。孤后有武功，世长海壖，受铁券。萧相国与尉佗书至今尚勒鼎彝，昭然可考。

鼠妖

成化二年，长乐士人陈丰独坐山斋，见梁上二鼠相斗，忽坠地，为二老翁，长可五六寸，对坐剧饮，声如小儿。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劝酬，其歌曰：“天地小如喉，红轮自吞吐。多少世间人，都被红轮误。”酒既阑，乃合为一大鼠，向陈作拱揖状而去。又歌曰：“去，去，去，此间不是留侬处。侬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为我养男女。”

倭子能诗

万历甲戌三月，倭子三人随破船漂至登州。其一能诗，是日雨雪，登守就以为题，倭即书“一夜东风胜北风，鹅毛飞乱满长空。梨

花树上白加白，桃杏枝头红不红。莺问几时能出谷，燕愁何日化泥营。寒冰锁住秋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周文安前身

长宁周尧佐洪谟，正统甲子发解，赴公车，舟泊邗江，夜梦一人谓曰：“吾乃子前身也。前程万里，终身清要。”周问：“子何人？”曰：“吾友鹤山人也。姓丁，家维扬。”乙丑，周榜眼及第后官南京翰林，以诗谒维扬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王得诗甚讶，集郡中耆老询之，罗文节曰：“友鹤山人名鹤年，吾友丁宗启之父，官武昌，遂家焉。伯氏登进士者三人，友鹤独恬然布素，以诗名家。元末隐居，建文中没于成都。”王以复周，世以为异，如羊祜、房琯之事云。

三杰四杰

世知张良、萧何、韩信为三杰，而不知诸葛亮、关羽、张飞亦号三杰。唐丞相宋璟、张说、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赐《三杰诗》，时号三杰。宋程颢为鄠县簿，张正甫为武功簿，朱光庭为万年簿，关中号为三杰。明刘基、徐达、李善长亦号三杰。又谢员为临洮府吏，潘吉为西宁行太仆寺吏，皆善诗文，时解缙亦谪河州卫吏，关中因称吏中三杰。世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四杰，而不知宋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亦号四杰，明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亦号四杰。吴人张习曰：国初以高、杨、张、徐比唐之四杰，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终亦不相远。眉庵基、盈川令终如一，太史启之毙同于宾王。北郭贲虽不溺海，卒于狱户，而非首丘。来仪羽投

龙江，与照邻无异。死生有命，今古一辙。又北地李梦阳、济南边贡、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世亦称四杰。

化建室疏

明钱塘张天锡锡，居室为回禄所毁，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识，有云：“秃和尚只化凡夫，老痴儒惟求达士。曾闻晋将军为戴逵造室，颇极富饶；宋丞相为康节买居，务期宽广。何昔贤之好事，岂今日之无人。敢希轮奂之维新，聊冀土茨之苟合。使我春诵夏弦，胜彼朝钟暮鼓。贮清风明月于无穷，藏奇书异画以不朽。是所望也，惟善图之。”不数月而新室落成。

白练裙

南城郑应尼之文公车下第，薄游长干曲中。马湘兰负盛名，与王百穀诸公为文字饮，颇不礼应尼。应尼与吴非熊辈作《白练裙》杂剧，极为讥调，聚优唱演，召湘兰观之，微笑而已。时定襄傅司业某清严训士，召应尼跪庑下，出一编掷地，数之曰：“举子故当为轻蛱蝶耶？”收以夏楚。钱蒙叟云：应尼成进士，傅公为北祭酒，介予往谢过。崇祯末，余作长歌寄应尼，有“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酬湘兰墓”，应尼亦次韵却寄。

周张文画厄

周东村臣精绘事，严介溪为南吏部，索画多不能应，属抚臣行遣，几有银铛之厄，恳要人居间稍解，犹追至南京，作两月画，委顿

而归。孙滁阳为河南宪，怒张平山路不时见，至诱之入，拶其左指，以右手画钟馗。适左辖侯孙恳之，始解。张感左辖恩，殚力作四画酬之。文征仲在史馆，姚涞、杨惟聪丐画不以礼，文弗应，辄流言曰："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为？"三公皆因画厄，不特巧者拙奴而已。

江湖巨盗

《尧山堂外纪》：嘉靖甲辰，有方士居万安太平寺中，短发束铁圈，跛足，执拐以行，不言姓名，能画山水人物，类吴小仙。书《除夕》诗于壁曰："长竿火炬照田间，山寨归来兴未阑。稚子送穷惊爆竹，老妻学富出椒盘。江湖朋旧皆为鬼，乡里儿童半是官。少日壮心犹尚在，唾壶敲碎烛花残。"观诗意斯人固尝朋巨盗而亡命者也。

悼张士诚

明兵破姑苏，张士诚就擒。其妻刘氏率姬妾登齐云楼自焚，党与无死难者。有人赋绝句云："虎斗龙争既不能，鸡鸣狗盗亦何曾。陈平韩信皆归汉，只欠彭城老范增。"

诗却侍姬

元统三年，新喻傅与砺若金奉使安南，宿天使馆中。其国王以侍姬荐寝，与砺以诗却之曰："夜宿安南天使馆，玉人供帐烂相辉。宝香烬起风过席，银烛花偏月照帏。王母谩劳青鸟至，文箫先放彩鸾归。书生自是心如铁，莫遣行云乱湿衣。"

活死人窝

鄱阳道士胡道玄，以一舟往来洪之东湖，扁曰“活死人窝”。芜城成元章廷珪为赋诗曰：“一住行窝几十年，蓬头长日走如颠。海棠亭下重阳子，莲叶舟中太乙仙。无物可离虚壳外，有人能悟未生前。出门一笑无拘碍，云在东湖月在天。”虞伯生亦赋诗曰：“大海何曾着死人，纵饶得活也逡巡。中黄土底埋焦谷，太白星前扫幻尘。银汉槎头成恍惚，布帆船子弄精神。太平歌里无生灭，惟有胡笳拍拍真。”

王威宁诗词

王威宁越诗粗豪震荡，《雁门纪事》曰：“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丝蚕不种麻。百里全无桑柘树，三春那见杏桃花。檐前雨过皆成雪，塞上风来总是沙。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人谓曲尽大同风景。

威宁尤善词曲，偶遣怀作《朝天子》云：“烧萝卜下茶，宰鸳鸯剁鲊，到惹得旁人骂。人人骂我是老庄家，我就里乾坤大。万古千秋，一场闲话，说英雄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说我哈沓，我做个没用的神仙也罢。”

中原音韵

泰定甲子秋，高安周德清号挺斋，著《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青原萧存。存未几访西域友人琐复初非。同志罗宗信见饷，复初举觞，命讴者歌乐府《四块玉》，至“彩扇歌，青楼饮”，宗信止其音而言曰：“彩字对青字，而歌青字为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字声，必

欲扬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复初因驱红袖而自用调歌曰：“买笑金，缠头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纽死鹤，劈碎琴，不害碜。”德清闻歌大喜曰：“予作乐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觞，口占《折桂令》一阕曰：“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歌毕，相与痛饮而罢。

神童咏担

脱脱当国，有神童来谒，自言能诗。脱脱令赋担诗，即成绝句：“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盖讽之也。

海棠上杜工部书

新安张山来潮《心斋聊复集》中多游戏文章，其代海棠上杜工部书云：某顿首上书于工部执事：某闻之，暗芳疏影，悲见弃于三闾；国色天香，怅左迁于武后。词人动为扼腕，逸士每与颦眉。盖空山摇曳，芬芳虽至千秋；而名士品题，声价顿高十倍。故我辈素以得诗为幸，同侪皆以见赏称荣。恭惟执事，桂林一枝，槐庭三树。忠孝溢于篇章，共拟葵心之向日；词华贯于今古，群钦梅萼之先春。笔花烂熳，语必惊人。文彩纵横，才疑天落。人间异卉，多被揄扬；世上名葩，遍蒙题咏。独某未遭奖誉，有外栽培。对众品以无颜，向群芳而自愧。切念某蓬蒿陋质，蒲柳凡姿。无香致恨于渊材，晚聘见伤于黎举。然而春睡方酣，怜生帝子；晓妆正懒，爱出才人。新红涂抹，自矜花里神仙；香雾空濛，不愧曾家名友。春敷华而秋逞媚，敢云志在春秋；夜烧烛而日烘裳，不谓荣沾日夜。高低千点，赤焕若霞城；深

浅半开，红烂同云锦。袅袅垂丝，不类颠狂柳絮；亭亭贴梗，肯随轻薄桃花。闺郎对景，夕阳吟谢却之篇；思妇怀人，秋日堕断肠之泪。昌州独馥，羡他彩凤宿深枝；蜀地偏多，任尔畸人巢铁干。屡辱群公之赐咏，顿令弱植以生辉。虽执事不过一日之偶忘，而世人遂谓名公之见外。是以特操木笔，仰诉薇郎。伏乞询于刍荛，采其葑菲，赐以生花之笔，加以剪彩之工。则雨露均沾，不啻金钱厚赉；而袭藏益敬，敢惜薇露名香。某顿首谨上。

庚集卷之三

烛花呈瑞

绍兴间，洪景卢迈在临安试词科，三场毕，与五友同过抱剑街孙氏小楼。夜月如昼，临窗小酌，两烛结花灿然若连珠。孙娼黠慧，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洁，烛花呈祥。五君较艺兰省，高捷无疑，请各赋一词，为他日佳话。”何自明即操笔作《浣溪纱》一阕曰：“草草觅盘访玉人，灯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觅句更奇新。　　黛浅波娇情脉脉，云轻柳弱意真真。从今风月属闲人。”众传观叹赏，独恨末句失意。景卢续《临江仙》曰：“绮席留欢欢正洽，高楼佳气重重，钗头小篆菊花红，直须将喜事，来报主人公。　　桂月十分春正半，广寒宫殿葱葱。姮娥相对曲栏东，云梯知不远，平步蹑东风。”孙满酌一觥相劝曰：“学士必高中，此瑞殆为君设也。”已而景卢果奏名赐第，余皆不偶。

冷香联句

苏老泉一日家集，举香、冷二字一联为令，倡云：“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东坡云：“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颍滨云：“□□□□□□冷，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云：“叫月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

赋藕

胡致隆号萧滩居士，与黄山谷往来，坐上分题，胡得藕，遂赋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罗心胸。岂无有丝毫，上裨天子聪。而不自荐达，胡为乎泥中。沉疴正无赖，安得君从容。其子亦可怜，风味如乃翁。”

于国宝词

乾道、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壶，然多幸聚景。一日御舟经过断桥，旁有酒肆颇洁雅，中饰素屏，书《风入松》词于上。光尧停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对曰：“太学生于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尝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
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光尧笑曰：“此词甚好，但重携残酒，未免寒酸。”因改为“明日重扶残醉”，即日宣命解褐云。

画鹊

宣和初，何文缜㮚为中书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画双鹊赐之。韩子苍驹时为校书郎，赋诗二章曰：“君王妙画出神机，弱羽争巢并占时。想见春风鴗鹊观，一双飞上万年枝。”又：“舍人簪笔上蓬山，辇路春风从驾还。天上飞来两鸟鹊，为传喜色到人间。”

宣和词谶

宣和四年，预借元宵，有谑词云：“太平无事，四边宁静狼烟渺。国泰民安，谩说尧舜禹汤好。万民翘望彩都门，龙灯凤烛相照。只听得教坊杂剧，欢笑美人巧。　　宝箓宫前，咒水书符断妖。更梦近竹林深处，胜蓬岛。笙歌闹，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来到。只恐后月，阴晴未保。”中秋帝在苑中，赋晚景一联云：“日映晚霞金世界，月临天宇玉乾坤。”宰臣皆称贺。次年，金人犯顺，二帝北狩。

黄衣少年

明郑翰卿客西宁侯邸第，昼寝，梦一黄衣少年邀至左庑下共饮。呼一丽人至，靓妆绝代。少年自起舞，歌《春游》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孙未归。迟我良朋，东风吹衣。”丽人作迎风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老莺巧妇送春愁，几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从此懒登楼。”郑正欢适，少年曰：“文羌校尉来矣。”见一人绿袍危冠，踉跄而至，罢席而寤。起视庭中，牡丹一花，映日婉媚，一黄蝶翩翩未去，乃花神与少年耳。绿叶上一螳螂，长二寸许，则文羌校尉也。其年西宁薨，翰卿遄归。

琵琶亭

明吴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尝和萨天锡韵。题吴中二首，为时辈所称。洪武初避征辟，泛舟游襄汉。次九江，登琵琶亭，月下仿佛闻歌声，有司马青衫之感。明日复往，徙倚亭中。有丽人冉冉而来，呼韶同茵而坐，曰：“妾伪汉陈主婕妤郑婉娥也。年二十而死，

殡于亭侧。”命侍儿钿蝉设酒肴，歌《念奴娇》二阕，曰：“昨夕郎所闻也。”口占一律赠韶曰：“凤舰龙舟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黄芦晚日空残垒，碧草寒烟锁故宫。隧道鱼灯油欲烬，妆台鸾镜匣长封。凭君莫话兴亡事，泪湿胭脂损旧容。”韶答诗云：“结绮临春万户空，几番挥泪夕阳中。唐环不见新留袜，汉燕犹余旧守宫。别苑秋深黄叶坠，寝园春尽碧苔封。自惭不是牛僧孺，也向云阶拜玉容。”韶与留连半载，谈元末群雄兴废及伪汉宫中事，历历可记。临别以金条脱为赠。同游梁生作《琵琶佳遇歌》。

龙祠题叶

张士杰客寿阳，被酒历淮阳滨，入龙祠，见后帐龙女塑像甚美，取桐叶题诗云：“我是梦中传彩笔，书于叶上寄朝云。”投帐中，顷之，恍惚如闻帐内微吟云：“落帆且泊小沙滩，霜月无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为传风水到长安。”士杰沉醉既醒，孤坐庙门，忽睹一女奴谓之曰：“娘子传语，还君桐叶，勿复置念。”遂冉冉而没。

金华神女

汴梁吴某以事过钱塘，道出晋陵，舣舟望亭，月朗风清，危坐舷上。见有绯衣，披发持两炬自竹林间出，后一女子年十八九，冠凤玉冠，曳鲛鲌文锦之衣，颜色甚丽。吴见而惊，顷至岸侧，回叱绯衣者曰：“可去矣，无久留也。”于是灭炬而去。女子登舟，谓吴曰：“顷见绯衣者乎？此君之夙仇也。索君且数十年矣，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否则君当死其手。”生闻之益惊骇。女子笑曰：“君怯耶？吾盖金华神也。过去生中与君为姻好，窃知君将有不济，故相救耳。今事已矣，我亦当去君矣。”遂去，不复返顾。吴目送至林中，不见。将掩

关，忽见女子坐其后。吴大惊，女子曰：“知君怯，故相戏，安有数十年暌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入舟中，取酒共饮，语言谐谑，悉如常人。天将明，谓吴曰：“舟楫已有晓色，势不能久留，当与君子诀矣。后十年，君游华山日，多置脂粉于路隅梧桐下扬之，或可得一会也。”因索笔题诗一绝赠之曰：“罗袜香消九九秋，泪痕空对月明流。尘埃不见金华路，满目西风总是愁。”相与流涕，歔欷而去。

洞庭诗鬼

正德末，洞庭包山茹家园中有鬼能诗，自称终南山道人，俗呼为风流神。鬼与人饮酒，酬酢谐谑，无所不佳。其诗曰：“自入空山历岁华，几经叶落几经花。诸君问我原踪迹，太华峰头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东方月浸西。万里红尘浑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栖。”“暝烟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间石壁晴。多少楼台衔倒景，独容仙客看分明。”岁余别去。《留青别札》载诗甚多。

洛阳花神

洛阳李中书暎居郊外，流水溪桥，广植花卉。偶秋雨乍晴，轻凉袭袂，闲步门外，见双鬟冉冉而来，高髻靓妆，色甚殊艳，迎谓暎曰：“娘子传语郎君，特来相候。”俄而青衣持茵席帷帐陈设堂中，珠玉辉映，异香满室。暎愕然，忽绣车一乘，一美人年可十六七，丰姿绰约，降车入门，与暎相见。暎甚疑惧，美人遽命从者设馔陈杯皿，食物皆非人世所有。酒再行，语稍欢洽。暎因问女郎何来，美人笑不答。固请之，曰：“吾洛阳花神耳。谒紫宸妃归，见此地多名花，欲与君作半日清玩耳。当此雅叙，何惜一诗。”命双鬟进碧罗笺，暎即

赋曰：“花深竹坞傍幽蹊，叶上秋光湿露低。歌舞留人天半月，玉真何事楚云归。”美人咏曰：“金谯漏尽玉楼开，舞罢霓裳下楚台。更忆人间秋色好，五云缥缈一重来。”诗毕，美人顾暎叹曰：“良会未几，后期无日，人天路殊，暌隔何似。今兹一见，固是夙缘，无烦想念也。”遂命引烛升车，暎送至门，未数十步，车舆人物恍惚而没。暎玩其诗，出以示人，未尝不嗟惋云。

老妓联句

江阴卞郎中华伯荣，与嘉善姚御史绶皆正统中诗人，尝集古句联《老妓》诗云：“天涯归计欲如何，记得云间第一歌。气力已无心尚在，鬓毛白尽兴还多。池边命酒怜风雨，洞口经春长薜萝。留得旧时残锦在，往来星骑一相过。”

持节和戎

《汉书·西域传》：“冯夫人名嫽，汉宫人也。善史书，习政事。尝锦车持节和戎，外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杨升庵云：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无入篇咏者。惟刘孝威有“锦车劳远驾”句，骆宾王“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徐坚诗“云摇锦车节，月照角端弓”，仅一句一联而已。此事可画可歌，胜于咏明妃之失节、文姬之伤化多矣。

落籍从良

元祐中，苏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时林子中作守，郡有宴会，坐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东

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书牒后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时坠帻。落笔风生，籍籍声名满帝京。　　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盖句端有"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云。

春风柳絮

王荆公题江宁道中驿舍一联云："茅舍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王介见而鄙之，书其后云："金陵村里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贵诗。"荆公见之，亦不屑意，乃续之云："江晴日暖芦花起，恰似春风柳絮时。"末句盖讥介之轻狂也。

严陵祠

范文正公过严陵祠，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遂因而歌之。

二宋落花诗

宋郊、宋祁初未有名，夏竦谪守安州，二人以布衣游学，席上命作《落花》诗。公序赋云："一夜东风拂苑墙，归来何处剩凄凉。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泪脸补痕烦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南朝乐府休赓曲，桃叶桃根尽可伤。"子京赋云："坠叶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欲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沧海客归

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怜无意传双蝶，尽委花心与蜜房。”诗成，竦惊叹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须状元宰辅，小宋非所及，然亦登严近。”终皆如其言。

唐子西题梅

丹棱唐子西庚尝见桃李盛开而梅尚存数株，因作诗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深无处无颜色。不应尚有数株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当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年少争春风。”张无尽见之，大加称赏。

莫恼翁曲

王通叟观尝作《莫恼翁》曲云：“谷垂干穗豆垂角，两足平登不胜乐。乌巾紫领银须长，白酒满杯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凉，儿捋翁须孙撼床。莫恼翁，翁年已高百事慵。”

题僧窗

范尧夫纯仁帅陕府日，有属县令偶至村寺少憩，既饭，步行廊庑间，见一僧房雅洁，寂无人声，案有酒一瓢，令戏书一绝于窗纸云：“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坐罪，僧乃截取窗字黏于状前诉府，谓有银杯为厅吏所匿，今为施主迫取，伏乞追鞫。尧夫曰：“尔为僧法当饮乎？”乃杖而遣之。其失物令施主来申理，持其状付之火。后县令闻之，修书致谢，尧夫曰：“不记有此事。”乃还其书。

同名诗

王履道安中初为东坡门下士，颇有文名。后附蔡京，遂叛东坡。安中在京师见人家亭上题字，笔势洒落，不著姓而其名则安中也。王惊问何人所书，守者曰："此河朔何安中也。"王恐人莫之辨，戏书一诗于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辨小冠。益号文章因二李，翊书制诰有双韩。两玄各自分南北，付与时人子细看。"终篇皆用同名事。

孙巨源恨词

孙巨源洙在翰林日，与李端愿太尉往来尤数。会一日锁院，宣召者至其家，则出数十辈踪迹之，得于李氏第。时李新纳妾，能琵琶，孙饮不肯去，而迫于宣命，入院几二鼓矣。遂草三制罢，复作《菩萨蛮》词以记别恨，迟明遣示李。其词曰："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　　回头凝望处，那更廉纤雨。谩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

中兴野人

高宗南渡，有称中兴野人和东坡《念奴娇》词题吴江桥上。车驾巡师江表，过而睹之，诏物色其人，不复见矣。"炎精中否，叹人才委靡，都无英物。胡骑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　　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敌何劳灰灭。翠羽南巡，扣关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铠冷浸秋月"。

鱼篮观音

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渔家傲》词云：“深愿弘慈无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　　清冷露湿金襕坏，茜裙不把珠璎盖。特地掀来呈揑怪，牵人爱，还尽几多菩萨债。”

卢秉题诗

元丰初，卢秉为江南郡掾，题诗传舍云：“青衫白发病参军，旋粜黄粱置酒樽。但得有钱留客醉，也胜骑马傍人门。”王介甫见而称之，力荐于朝，数年登卿贰。

梅词

宋齐愈字退翁，徽宗一日召谓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词，须是不经人道语。”齐愈立进《眼儿媚》词曰：“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濛濛。　　人间不是藏春处，玉笛晓霜空。江南处处，黄垂密雨，绿涨薰风。”帝称善。次日谕近臣曰：“宋齐愈梅词非惟不经人道，且自开花说至结子黄熟，并天色言之，可谓尽之矣。”后建炎初，治僭逆罪，而齐愈实书张邦昌名以示众者，遂弃市。

梦游玉京

宋王尚书素，旦之子。一日欲作疏论事，方据几秉笔，忽瞑目，梦至一所，若琼瑶世界。殿上有绀服翠冠者，曰：“吾东门侍郎，公则西门侍郎。昔以奏牍玉帝，语伤鲠讦，暂谪人间。今公作奏论事，有大利害，更审之而后诤也。”公曰：“诺。”寤已三鼓矣。乃索笔书一绝于窗曰：“似至华胥国里来，云霞深处见楼台。月光冷射鸡鸣急，惊觉游仙梦一回。”晚岁复思玉京之梦，又赋诗曰：“虚碧中藏白玉京，梦魂飞入凤凰城。何时再步云霞外，皓齿青童已扫厅。”

赏心亭

丁晋公谓建赏心亭于金陵，以家藏《袁安卧雪图》张于其屏。图乃唐周昉笔，经十四守，无敢觊觎者。后为太守某窃去，以凡笔画芦雁易之。王君玉琪来作守，登临赋诗曰：“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

懿卿善笛

岭南太守闾丘公显居姑苏，东坡每过必留连。尝言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一日出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龙吟》赠云：“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剪，凤唇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少。　　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绮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江天晓。”

渔家傲

范希文经略西边日，作《渔家傲》乐府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其一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欧阳永叔见之，呼为穷塞主之词。及尚书王素守平凉，永叔亦作《渔家傲》词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且谓王尚书曰：“此真元帅事也。”

魏公清望

庆历末，韩魏公琦镇大名，郡有圃号众春。会岁饥，涉春未尝一游。陈薦在幕府，以诗请公云：“水底鱼龙思鼓吹，沙头鸥鹭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细民沟壑方援手，别馆莺花任送春。”在镇五年，政声流播天下，属以为相。

题诗占度

熙宁初，韩魏公罢相，留守北京，新进多凌慢之，公郁郁不得志。尝为诗云：“花去晓丛蜂蝶乱，雨余春圃桔槔闲。”时人服其微婉。公又尝言：“人生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在北门九日燕诸曹，有诗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黄花晚节香。”李彦平深敬此语，大书于壁。

题诗斋宫

宋制，太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珪为翰林学士，典内外制十八年，屡被遣，乃题诗于斋宫云：“邻鸡未唱晓骖催，又向灵台饮福杯。自笑治聋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来。”帝闻而怜之，遂拜参知政事。

荐福碑

饶州荐福山有唐欧阳询所书《荐福寺碑》，颜鲁公真卿尝覆以亭，后人因名鲁公亭。范希文镇鄱阳日，有书生献诗甚工，希文颇优礼之。书生自言天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重欧阳《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希文欲为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又曰：“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荐福碑。”苏东坡作《穷措大诗》，有“一夕雷轰荐福碑”句，本此。

歌词感德

皇祐中，吕申公夷简乞致仕，仁宗因问：“卿去谁可代者？”夷简以陈尧佐对，上遂召还大拜。尧佐极感荐引之德，作《踏莎行》词，携酒过之。申公因使之歌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申公闻歌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莫愁调鼎子无功。”

春月胜秋

苏子瞻既召还，除翰林承旨，数月以弟嫌请郡，复以旧职知颍州。七年正月，州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霁。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惨凄，春月色令人和悦。可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子瞻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召赵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花》云：“春庭月午，摇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赋假山

锁懋坚，其先本西域人，扈宋南渡，遂为杭人。代有诗名，懋坚尤善吟写。成化间游苕城，朱文理座间索赋其家假山，懋坚赋《沉醉东风》一阕云：“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为一时所称。

钱参政梦

成弘间，临海钱参政某为诸生时，尝梦月夜泛舟中流，赋诗一联曰：“夜色一篷月，江声两岸潮。”后二十年，自岭南谢事归，带月行舟，潮声初至，恍然如见往时梦中之景。感叹人生行止，似不偶然，因惨然不乐，至五鼓不疾而终。

体方奇遇

陈体方以诗名吴中，有妓黄秀云好诗，谬谓陈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贫，肯为诗百首赠我以为聘资乎？”体方信之，为赋至六十余篇，情致清婉，传诵词林。秀云性黠慧，利于得诗，本无意于体方也。人笑其老耄被绐，而体方欣然以为奇遇。

五月菊

康熙壬申夏，黄菊盛开，传为洋菊。考《容斋随笔》载：桐城朱新仲翌《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　　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高卧羲皇。”《尧山堂》作张小山词。又《诗益嘉话》载赵伯琳诗：“为嫌陶令醉，来伴屈原醒。”陈白沙集有《正月菊》二绝、《五月菊》三绝，《农丈人集》有《六月菊》诗，云惟杭新城有之。考之《菊谱》，不独新城有也。

九字诗

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诗》云：“昨夜西风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寺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卢赞元有《酴醾花》诗云：“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酴醾洗妆素颊相追陪。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堪友横斜照水先搀梅。”两诗非不佳，然自一画以至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极矣，又复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于无穷，如吴中之急口、山歌而后已，故录之以为文胜之戒。

诗呈关吏

武进顾霞山明坐事亡命，过浒墅关，关吏呵止之。顾献诗曰：“落魄江湖过浒头，潇潇行李一扁舟。撑肠拄腹三千卷，尽欲输君助国谋。”主事见诗亟延接之，厚赠而去。

沈石田

沈石田尝寓西湖宝石峰僧舍，为求画者所窘。刘邦彦英嘲之云：“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

咏酒

林粹夫廷玉《咏酒·塞鸿秋》词云：“米明王原掌奇门印，曲将军会摆迷魂阵。水中郎稳坐云安镇，柴令公传示兰陵信。祭遵壶矢威，李白蛮书令，那愁城攻破莫逃命。”

击鼓催花

李西涯赴吴原博饮，席上用击鼓催花令，戏成一律曰：“击鼓当筵四座惊，花枝落绎往来轻。鼓翻急雨山头脚，花闹狂蜂叶底声。上苑枯荣元有数，东风去住本无情。未夸刻烛多才思，一遍须教八韵成。”

韩汝节题松

朝邑韩汝节邦奇居官廉劲自持，宸濠令一士诈为羽客往说汝节，以所绘松请题。韩题云：“劲节贞心本自奇，四时常见绿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树，为放春光三两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

《尧山堂》载：朝邑刘太守伟死已廿年，汝节复见之，与之饮食，亦不敢问其何来。此事甚异。

韩汝庆词

韩邦靖字汝庆，汝节弟，同科进士，为山西参政。养病回，书《山坡羊》于驿壁曰：“肯排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你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

濯足图

天顺初，岳季方正自翰林入阁，英庙深所眷注，为曹石所倾，谪钦州同知。成化初，部院大臣荐正宜大用，有忌正者伪为正劾内阁李贤疏草，贤衔之，假历练之说票旨升知兴化府。适有以《濯足图》求题者，正感而有作曰：“踏遍天涯两足存，西驰未定又南奔。人间有水皆堪濯，何必沧浪一段浑。”

五指山

琼州定安县南五指山，即黎母山，琼崖之望也。丘文庄濬少时咏诗曰：“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识者知其异日必贵。

代试

弘治中，南京龙霓精于文义，中壬子《书》魁。乙卯代都御史金泽子逵入试浙场，又中第八。及会试，复代作，同中甲科。人有诗嘲之曰：“阿翁一自转都堂，百计千方干入场。金泽财多儿子劣，龙霓家窘试文长。有钱使得鬼推磨，无学却教人顶缸。寄与两京言路者，好排阊阖说弹章。”其诗盛传，二人皆不容于清议。一止浙佥，一止太仆丞。今科场令批首立贡院门内，辨阅同试者面貌方入，盖由此始。

万历丙辰，吴江沈同和倩同邑赵鸣阳代笔，沈中会元，赵中第六，为言者所劾，逮问，褫革。有“丙辰会录，断么绝六”之谣。

无眼无头

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诗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又语曰：“丁丑无眼，庚辰无头。”

俗谚题破

孔退之幼在金陵郡庠，从戴表元游。表元因暇每以俗谚作题，令诸生破如经义法。一日命破楼字，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余。”表元大喜。又命以谚云：“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破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

明蒋焘，徐武功甥，幼聪颖，尝游市中，值内迫，出于旁舍。主人偶见，不及拭而去。主人知为焘，追及，以此为题，令破。涛应声云：“内有所迫，不择地而施；外有所遗，不洁身而去。”

宋人戏破

宋末人戏作破题，古曲题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应是不来也。最苦是一双凤枕，闲在绣帏下。”破云：“时至人未至，君子不能无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无感心。”吴歌题云：“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漂散在他州。”破云：“运于上者无远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欢之异。”小曲题云：“妈妈只要光光镘，我苦何曾管。雪下去当官，卖酒轮番，几曾得免怎容懒，有客教奴伴。”破云：“吾亲徇利而忘义，既不能以忧人之忧；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强欲以乐人之乐。”

仲默善破

何仲默景明少能文，善于破冒，见者疑之。因出《梁惠王》章句上一句命破，即应声曰：“以一国僭窃之主，冠七篇仁义之书。”尝遇端午，邻家相馈角黍，号羊角粽，有出以为题曰：“羊角粽，东家送了西家送。”破曰：“以物之象象乎物，以人之惠惠乎人。”又有出其乡谚为题曰：“张豆腐，李豆腐，一夜思量千百计，明朝依旧卖豆

腐。”破曰：“姓虽异而业则同，心无穷而分有限。”年十七举于乡，北上，同会试者闻善破名，因出小车题求破。乃举成语应之曰：“任重而道远，待人而后行。”同侪相与敬服。

江王对句

嘉靖戊戌，行人江鲲素有心疾，忧贫雉经。御史王弘道以小事拂意自刎。夏文愍即事为对曰：“自经沟渎，其何以行之哉；执其鸾刀，不可以入道也。”人以为警切。不逾十年，文愍身首异处于都市，世事难料如此。

相国寺僧

瞿宗吉尝与黄体方过汴梁相国寺，谓有南方花木之胜、香茗之供，而鄙俗殊甚，僧皆毡帽皮靴，发长过寸，言貌粗俗。体方呼为恶僧，口占云：“步入空门见恶僧，红毡被体发鬅鬙。”宗吉续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当年老赞宁。”

软红尘

汴梁为宋东京，即今开封府，士人宦游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赏之乐。当时有“卖花担上观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黄体方续之云：“雨后淤泥填紫陌，风前尘土障青天。”盖行道无沟渠，又不用砖石甃砌，雨过则行潦纵横，而地迫黄河，风起则尘沙蔽日，不可开目。尝集体仁门，体方戏语同列曰：“此所谓东华软红尘也。”

改观为寺

至元中，杨琏真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时弃道为僧者七八百人，皆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梁间，飞来峰石壁皆镌佛像。会稽王元章冕诗云："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鉴湖天长观有道士为僧者，献观于总统云："是贺知章倚托史弥远声势，将寺改观，乞复原寺额。"杨髡从其语，时传以为笑。

喇叭曲

正德间，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集丁夫，民不堪命。高邮王鸿渐磐号西楼，有《咏喇叭·朝天子》词云："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十二时颂

《罗湖野录》载：宝峰湛堂准有《十二时颂》曰："鸡鸣丑，念佛起来懒开口。上楼敲磬两三声，惊散飞禽方丈后。""平旦寅，当人有道事须亲。曾闻先圣有慈训，莫认痴狂作近邻。""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讨。日用纵横在目前，逢原左右拈来早。""食时辰，更无一法可当情。千里出山云有色，一源投涧水无声。""禺中巳，龙象须观第一义。若向其中觅是非，见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谙更相互。三门拈向灯笼头，休问他家觅归路。""日昳未，法身清净绝方比。乾坤遐迩尽东西，千山万山翠相倚。""晡时申，由来大道绝疏

亲。阳和九月百花发，须信壶中别有春。”“日入酉，净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满东窗，照我床头瑞香斗。”“黄昏戌，楼上鸣钟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长途，花上游蜂罢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时正无碍。忽然灯灭寝堂前，床头咬我靸鞋袋。”“半夜子，梦里分明被人使。连宵合药到天光，起来何处有白芷。”

吾郡李暹庵先生名炳，字文中，亦有《十二时歌》云：“平旦寅，日出扶桑万象呈。欲了此生难了事，为图生计事还生。才举足，向前程，也须步步有回身。康衢只在能知止，莫就巉岩仄径行。平，平，平。”“日出卯，自家消息自家讨。直心实行是修持，不用思量与计较。作业苦，作善好，四圣六凡方寸造。些微报应影随形，将来一一还天道。巧，巧，巧。”“食时辰，家家担米釜添薪。医满饥疮才觉可，可曾回顾本来身。随喜笑，放颦呻，世情多假不多真。但着声形浑是梦，梦中人语梦中人。醒，醒，醒。”“禺中巳，是非非是非非是。颠倒之中更颠倒，五色迷离谁是主。失莫悲，得莫喜，贵贱穷通不是你。自有衣中无价珠，旧日与君君不记。取，取，取。”“日南午，黄粱梦断人今古。扫空世界道心生，道在不闻与不睹。既非聋，又非瞽，本无生死休吞吐。只图外景强营为，要紧之中无寸补。苦，苦，苦。”“日昳未，劳生逐境频来去。咸淡酸甜苦辣辛，道味不尝尝世味。财和色，酒共气，药弩飞枪要会避。猛然勘破此机关，面对神仙撮把戏。屁，屁，屁。”“晡时申，趋炎附势总无情。几叶风凉扫蚊蚋，一朝树倒散猢狲。好乖觉，弄聪明，诈伪虚华何处行。实实平平忠信理，炼成一字入人深。真，真，真。”“日入酉，得歇手时须歇手。世情蜡淡事花空，死往生来人某某。鲁阳戈，夸父走，到此也应多气吼。神销力尽强撑持，只为争前忘背后。守，守，守。”“黄昏戌，前途事暗如黑漆。只教点得一心灯，保你游行无跌失。鱼少水，驹过隙，但念无常莫放逸。悠悠忽忽过时光，天岂虚生我这日。惜，惜，惜。”“人定亥，装箱叠笼收傀儡。劝君妄想且休休，枕上思多不自在，毋为福，毋为罪，真空便是真主宰。一场忙乱事临头，不可势兮不可贿。乃，乃，乃。”“半夜子，天道人心周复始。炼性修真要此

时，自强不息真君子。劳我生，逸则死，面壁经行为何事。倒身神识便昏迷，兽人但别心横竖。起，起，起。”“鸡鸣丑，孳孳舜跖同途走。不分义利各争先，只望他无我独有。人然然，天否否，从来何事能长久。积得多金高得官，临行撒却双空手。丑，丑，丑。”

庚集卷之四

题鸠

成化中，万安子翼登进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成化丁未复幸隽，麻城李文祥为其同榜，负才名，将对大廷，安欲以弘璧托之，因许及第，使延别馆致款，属题画鸠。文祥奋笔题诗，有“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句，安衔之。弘治初，有媒孽文祥者，谪隆兴卫经历。李西涯赠诗：“戒酒不从花底醉，爱舟多在水中居。”后文祥被酒过河，冰陷溺死，人以为谶。

杨邃庵词

杨邃庵致政后，赋《雁儿落》词曰：“俺也曾握虎符镇塞垣，俺也曾假黄钺诛叛乱，俺也曾掌天曹统百官，俺也曾草黄麻代主言。念鸾凤胜鹰鹯，怕蒿艾混芝兰。小人哉多行险，君子兮不素餐。清闲，不知机心怎闲，平也么安，不知足心怎安。”

月色无私

正德中，倭人入贡，舣舟定海通津桥。时防闲之法颇严，使者赋绝句云：“弃子抛妻到大唐，将军何事苦相防。通津桥上团团月，天地无私一样光。”

丘琼山对

丘仲深学博貌古，心术不可知。尝与刘吉不协，刘作一对书其门曰：“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时论颇以为然。

日月乾坤

陈白沙宪章作诗多用日月，庄孔旸昶多用乾坤，时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日日弄乾坤。”

鬼对

余干胡敬斋居仁尝夜行山曲间，后有鬼呼胡先生数声，胡若不闻。鬼复曰：“吾有一对，请先生对：风急有舟人莫渡。”胡亦不答。鬼复笑曰：“我代先生对之：月明无伴路休行。”胡前行不顾，鬼遂不见。

白鹊表诗

成祖北巡，有白鹊之瑞。仁宗监国，命赞善某作贺表以示杨士奇，改二联云：“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有仪。”又：“与凤同类，跄跄于虞舜之廷；如玉其辉，皜皜在文王之囿。”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鹊。”

汤东谷为杨帅作《白鹊》诗，刘草窗溥见之，以为不佳，乃自吟曰：“早随金印出边州，晚送欢声入御楼。剪取白罗飞绣幕，旗竿十

丈挂旄头。”谓汤曰：“此真边将《白鹊》诗。”汤亦屈服。

弈棋图

丘彦能文雅好古，所藏图画非遇赏鉴者不出示。尝以《唐三学士弈棋图》索瞿存斋题，瞿赋一绝云：“三人当局各藏机，思入幽玄下子迟。毕竟是谁高一着，风檐日影静中移。”彦能叹赏曰：“不辱吾卷矣。”

折枝木樨

张来仪咏宣和画瓶中木樨诗，见五集。莫士安每为瞿存斋称诵之。存斋拟作一首曰：“金沟水活玉瓶宽，分得天葩下广寒。可惜秋香容易落，不如留向月中看。”士安称善。

染指甲

瞿宗吉《染指甲》诗：“金盆玉露捣仙葩，解使纤纤玉有瑕。一点愁凝鹦鹉啄，十分春上牡丹芽。娇弹粉泪抛红豆，戏掐花枝镂绛霞。女伴相逢频借问，几回错认守宫砂。”

陆张相戏

陆式斋一日与张给事宴，投壶中耳，给事曰：“信是陆兵曹，开手便中帖木耳。”式斋答云：“可惜张给事，闭口尝学磨兜坚。”给事有

惭色。

梦拊石琴

陈白沙尝梦拊石琴，见一伟人笑谓曰：“八音中惟石音难谐，今谐若是，子异日得道乎？”因别号石斋。

陈也罢

莆田陈师召音擢南京太常，门生会饯，有垂泪者。李西涯大学士戏曰：“师弟重分离，不升他太常卿也罢。”师召应声曰：“君臣际会难，便除我大学士何妨。”一座绝倒。

陈性宽坦，在翰林时，夫人尝试之，会客至呼茶，曰：“未煮。”师召曰：“也罢。”又呼干茶，曰：“未买。”师召曰：“也罢。”客为捧腹，时遂呼为陈也罢。

程篁墩对

程篁墩敏政以神童至京，李学士贤许妻以女，因留饭。李指席间果出一对曰：“因荷何而得藕偶。”程应声曰：“有杏幸不须梅媒。”李大奇之。

程李联句

李西涯与程篁墩过采石，李得句云：“五风十雨梅黄节。”程即应

曰：“二水三山李白诗。”时服其巧丽。

题太真图

钱塘花纶《题杨太真图·水仙子》词云：“海棠风梧桐月荔枝尘，霓裳舞翠盘娇绣岭春，锦棚嬉金钗信香囊恨。痴三郎泥太真，马嵬坡血污游魂。杨柳眉青颦黛损，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剪草除根。”

归省养病

李西涯当国时，门生满朝。西涯性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朝罢群集其家，讲艺谈文，率以为常。一日有一门生告归省兼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饯之，即席赋诗为赠。汪石潭俊诗先成，中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诸人传玩，以为绝唱，呈稿西涯。西涯抹后一句，令石潭重改，众愕然。石潭思之，亦不能复缀，众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佳，不知何故犹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叹服。

飞来峰

钱塘湖山之胜，以飞来峰为最。马鹤窗所居去飞来峰不十里，以贫累，不能数往，因题诗曰：“飞来峰在脚跟头，十五年间两度游。说与山灵应笑我，先生忙到几时休。”

金树儿

万历中，桃源有妓名金树儿，病初起，九日宴集，唱歌侑酒。印少鹤口占一绝云：“九日佳人病起时，当筵歌舞不胜衣。可怜颜色黄如菊，不枉名呼金树儿。”

纸鸢词

太虚上人索王西楼磐题纸鸢，王作《红绣鞋》词云：“平地上白云一片，驾东风飞上青天，任儿童牵引且随缘。你道是闲游戏，我道是小登仙，有一日断尘根归阆苑。”

徐孺子祠

胡敬斋尝过徐孺子祠，题诗曰：“汉竖纷纷不可为，先生明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说与陈蕃下榻时。”

三言诗

三言诗，刘伯温有《思美人》古风。罗明仲璟尝谓三言亦可为体，拈“树处”二韵迫西涯题扇，西涯援笔书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因围棋，出“端观”二韵，西涯又曰：“胜与负，相为端。我因君，得大观。”

醉杨妃菊

李西涯次张亨父泰韵题醉杨妃菊云：“谁采繁花席上题，偶将名姓托唐妃。日烘花萼醺时面，雨换华清浴后衣。隔座似邀秦国语，挥毫不放谪仙归。欲从颜色窥生相，已落诗家第二机。”

燃絮代烛

李西涯与客联句，值烛尽，尝拆敝褥中故絮以代。其《次白洲留别》诗有“看花不厌伤多酒，燃絮犹供未了诗”，盖纪其实也。

洞宾淬镜

宋尚书郎贾师雄得一古铁镜，尝欲淬磨，一道人自负其能，笥中取药置镜上曰：“药少，归取之。”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庐，扉上有一绝云：“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师雄得诗，知为洞宾，视镜上药已飞去，一点通明如玉。

袖拂殿柱

宣和间，徽宗设斋一千，赴者阙一名，有风癞道人求斋，监门官拒之。时徽宗与林灵素在便殿谈论，而癞道人在阶下，亟遣赴斋。道人以袍袖在殿柱一抹，徽宗起观，柱上有诗云：“高谈阔论若无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问臣来日事，请看午未丙丁春。”后靖康丙

午、丁未，二帝北行。

陈启东对

长洲陈启东震善属对，训导分水，一人题桥云：“分水桥边分水吃，分分分开。”启东过而见之，续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分水、看花皆其地邑名也。

翰林旧有句云：“宾之李西涯字。访东之，江朝宗字。东之宾之。”无能对者。适启东谒选至京，吴文定即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为之击节。又思对“的颈葫芦”四字未就，方浴，而得“空心萝卜”，天生对也，喜而跃，浴盘顿破。

唐守之对

唐状元皋出使朝鲜，其主出对命属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守之对云：“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朝鲜主骇服。

绝句无对

古有绝对，如“烟锁池塘柳”，及“雪铺满地，鸡犬踏成竹叶梅花”，又“一张琴上七条弦，弹出五音六律”等句，虽解大绅亦不能对。近又闻叠字对云“贡禹人名。贡禹贡书名。”暨“书生书生问先生，先生先生”，无能对者。

对句

唐诗曰："二十四考中书令，"谓郭汾阳也，而无其对。或以问王平甫安国，平甫曰："万八千户冠军侯。谓霍去病。"

苏东坡尝云："为我周旋宁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难对。"王平甫在坐，应声曰："因郎憔悴却羞郎。"众为击节。

曲牌名诗

进贤舒状元芬用曲牌名作诗曰："惟爱宜春令去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

与妓下火文

昆山周妓系籍部中，张子韶超为守，适娼亡，道川来访，命作下火文云："可惜可惜许！大家且说道，可惜个什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敛子，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周娘向什么处去？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头头尽是喜相逢；芳草渡头，处处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听下句。咦！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

与情妓书

薛楚望与情妓书："菊花新处轻别虞美人，今已小桃红，无日不望江南也。每忆多娇，泪珠儿滚作江儿水，不知好姐姐曾为倘秀才亦意难忘否。昨上小楼，见雁儿落，不见一封书，曷胜节节高之恨。何

日与卿解香罗带，脱布衫，入销金帐，快活三直至五更转乎？侬欲反舟拨棹，待鹊桥仙会合之后，更与卿共看江头金桂也。”

妓复书云：“自蕉叶落后，送郎往小梁州，今芍药花已开矣。妾见粉蝶儿绕绕，黄莺儿关关，安得不骂玉郎早作思归引也。妾近来绣带儿宽褪，傍妆台更懒画眉，剔银灯夜坐，不觉哭相思。郎何日趁一江风，棹夜行船归来，作调笑令而同赏锦堂月乎？不然忍憔悴一枝花，冷落三学士矣。”

佳人集曲名

尤悔庵先生有《菩萨蛮》词咏佳人云：“步摇颗颗珠环小，裙拖滴滴金泥巧。早起旁妆台，笑兜红绣鞋。　　名香罗带染，碧玉钩帘卷。度曲喜双声，呼郎并合笙。”

梅嘉庆传

明张王宾《梅嘉庆传》用曲牌名点缀成文，足称工巧。传曰：嘉庆子者，临江梅氏，父为东瓯令，早卒，母虞美人，孀居纺绩以教子。年十二时，从四门子学，好与少年游。素集贤宾，南乡子、生查子、江城子皆相友焉。长而自负甚高，号曰临江仙。尝作《快活三》诗云：“汉宫春暖满庭芳，沉醉东风戏舞狂。月上海棠疏影动，梅花引入梦魂香。”“一剪梅开半作诗，亭前柳色尽蛾眉。玉交枝上莺啼序，紫苑玲珑粉蝶儿。”“月中丹桂谁先折，且醉花阴卧片时。一唱太平天下乐，谩随玉女步云梯。”世人迂之，目为山花子之流，而子固释然。时沽美酒痛饮，饮辄醉扶归，母怒，责之曰：“丑奴儿不思步蟾宫而学醉翁子也。”子悟，掷金钱为誓曰：“吾不能折桂令使人称好孩儿者，有如此钱！”遂读书高阳台，庭植万卉以娱目。然而素忆秦

娥。娥者邻女也，年甫十五而有丽色，子闻而慕之，无由面也。适后庭花发，娥上小楼望之，若窣地锦也，而独爱山桃红，方欲隔垣折之，窥见庆子据青玉案，披皂罗袍，状貌魁杰，音中黄钟，暗忖曰：“真出队子也！”不觉有流连意。而子见花枝频动，偶一举目，则惊疑以为鹊桥仙也。熟玩之，方识其为娥，叹曰：“美哉，美哉！当令雁儿落也，当令月儿高也。”遂潜出，折一枝花以赠曰：“是玉连环也。”娥娇羞无语，而秋波转盼，百媚俱生。适婢金菊香至，戏曰：“姐见蝶恋花也。”娥掩面疾走，而子见其步步娇，因赋一词，名曰《浣溪沙》：“粉面娇娥点绛唇，木兰花底笑颜生，小桃红处暗香闻。　　罗带飘飘金络索，绣鞋隐隐踏莎行，一团风趣玉楼春。”思之不置，又赋诗云：“夜深懒去剪银灯，为忆多娇醉落魂。何日鱼游春水底，欢欣一夕解三酲。”时春日正妍，黄莺儿报晓，娥早起，旁妆台不能自遣，作《画眉序》曰：“举目园林好，凭阑懒画眉。怀愁如梦令，魂逐驻云飞。”一日，娥告父母以踏青游，乃令婢秋香引道。子知之，遂潜步芳尘，见其入一寺，问婢曰：“此间何神？”婢曰：“菩萨蛮大和佛也。”娥即向前暗祷曰：“妾若得与阮郎归，当以金钱花烧赠。”及出而遇子于门，子徐曰：“卿卿不思张生莺莺事耶？”娥佯问其婢而意实答生曰：“此不是路也。”子细绎之，叹曰：“真好姐姐也。”乃怅然去。娥亦归，而其婢曰：“今日若非秋香，几为双□鹅也。”娥笑曰：“谁愿成双也。”然而两同心郁郁成疾。父母揣其花心动，乃嘱香柳娘为择配。娥知之，令幼婢赛红娘者，以一封书寄子，且赠一诗曰：“此身恰似孤飞雁，独对凄凉一盏灯。懒看画楼秋夜月，厌听街市卖花声。只因上苑迎仙客，却使幽闺忆故人。惟愿侍君双劝酒，相逢一一诉衷情。”子得书甚喜，遂以赂遗柳娘而求通婚。柳娘以婚事达其父母，父母怒曰：“汝欲以吾金蕉叶弃与啄木儿也？”子闻之不乐，乃作《江头送别》诗，令苍头滴溜子寄娥曰：“一江风雨苦匆匆，害煞鸳鸯西复东。恨入几川拨棹子，愁埋两地玉芙蓉。许多心事江儿水，万斛相思刮地风。为我暗传言玉女，诗成血泪满江红。”娥览诗嗟叹不已。时将秋闱，梁州序举子以试，子欲别母而行。母曰：“儿此去如浪淘沙，且恐无益也。”子曰：“倘一旦得赏宫

花以显亲扬名，使天下作孝顺歌，奚不可者？”邀其友倘秀才、滚秀才，使朱奴儿唤夜行船以往。出门见鹊踏枝而噪，声如碧玉箫，令卜算子号山麻客者卜之吉，乃就试。试毕，主师三学士鲍老催、金字经、东原乐俱赏子之文，评曰：“气雄如下山虎，声弘如水龙吟，盖字字锦也。”遂首擢子。子因马上作诗曰：“深锁寒窗几度秋，而今始得锦缠头。桂枝香惹轻罗透，锦上花开两鬓悠。白屋来时宝鼎现，清江引出绿波流。当时惆怅西江月，今夜姮娥绕地游。”捷报乡闾，邻翁甚悔之，娥亦恨曰：“我父母自误佳期，令人长相思耳。”因吟一绝曰：“雁过南楼远，惊闻瑞鹧鸪。瑶台月移去，懊恨扑灯蛾。”生谢主师后，衣锦还乡，邻翁以姻事谋于豹子令，令曰：“试往言之。”翁乃以锦铛引进，欲以女奉箕帚。子佯言：“自始弃我，而今复我，翁其耍孩儿乎？”翁曰：“焉知今日锦衣香也。”子曰：“然姑待北朝天子而归议之。”翁诺。娥闻子北上，恻然曰：“郎今舍我望远行，必将另娶水仙子也。”于是病甚，而服紫苏丸，不知庆子实意难忘也。子诣京谒金门，朝天子，天子命为新水令，为政称人心，邑人编排歌以颂其德。自是而爵位节节高矣。一日西番齐天乐者自称圣药王激变，遣其将秃厮儿、麻郎儿、番鼓儿、竹马儿、雪狮儿、皂角儿、忒忒令七兄弟者侵扰浆水令油葫芦谷，过牧羊关，边将混江龙、金珑璁战俱不利，响应天长，中都骚然。时宰相贤奏曰：“梅嘉庆有韬略，足定西番。”天子征至，问曰：“寇至奈何？”对曰：“水底鱼儿，臣当一网尽耳。”天子喜，赐皂皮靴、骏甲马及剑器，令簇御林军万人往。生下令曰：“凡我诸军，闻大迓鼓则进，重叠金则退，望采旗儿为号。”乃押蛮牌令统七贤过关，与贼斗宝蟾，又斗黑麻，连胜，军威所振，如白鹤冲天。复率众暗渡灞陵桥，使福马郎、旋风子伏兵金娥曲，而令破阵子挽弓弩前破齐阵，贼披靡，惊愕相顾曰：“梅二郎神也。”悉遁。余兵死者几半，其遁者中途伏发，降其将黄龙锁窗郎，擒十五郎，悬蛮首于槊，作雁儿舞，马驱逐北，若斗鹌鹑然。蛮王遁迹，番兵皆光光乍矣。子乃下得胜令，整兵还，与诸军会河阳，军中齐唱《甘州歌》焉。子亦作《晓行序》：“霜天晓角响，一马归朝欢。雁过沙满地，腊梅花影寒。”时道经临江，子归拜母，乃穿大红袍，系

绣带儿，驻马厅前。娥闻之曰：“玉郎归，好事近也。”翁复求联姻，子以告其母，母命娶之。生备雁鱼锦三段子、四块玉及山坡羊、梅花酒聘焉。娥因归子，同会销金帐。子欲脱布衫，娥曰：“君毋绵搭絮也。”子曰：“卿卿今尚可锁南枝不放花乎？”强逼之而戏曰：“金井水红花放矣。”娥曰：“檀郎不惜奴娇也。”相与温存万状。早起，备上京马，载娥同行至京。暮夜游朝，玉漏迟迟，及晓，进见天子，拜舞殿前欢甚。百官共贺太平，天子乐，令设宴，珍羞错集，如大河蟹、白鹤子者咸备焉。奏大圣乐以慰劳之，赐一斛珠、缕缕金、五样锦、天净纱。闻其已娶，复赐红衲袄、女冠子，使从御街行以出。一夕娥谓子曰：“人生若雨中花、寄生草耳。君虽富贵，不如渔家傲也。且堂上有老姑，不免缺五供养。君不闻乌夜啼有反哺意耶？”子乃屡疏乞归。天子不得已许之，赐宫女吴织机、醉娘儿、似娘儿、梨花儿为婢，命翰林风流子、唐多令草诰以封之，曰：“始守新水，行太平令；继收江南，平定西番，四边静，皆卿之力。册封太师引，妻封国夫人。赠封其父母如子官。”子受封归。时夏初临，途中作《虾蟆序》、《狮子序》，大抵言其碌碌，无异一撮棹也。及归，为母上寿，开宴昼锦堂，娥曰：“不图今日有此相见欢也。”遂倾杯序旧情，因赓相作歌。子云：“当年一盆花际立，凄凉只有缑山月。忆君颜色胜如花，教人常对榴花泣。愁云遍送风入松，怨雨洒向梧桐叶。今朝何幸朱履回，泣颜回转欢声集。紫燕归梁相对语，双双蝴蝶常徘徊。章台柳赛西地锦，幽庭疑似小蓬莱。但愿千秋岁无限，啸欢时把玉山颓。”娥云：“落梅风里骂玉郎，绣球怕滚东家墙。相思琵琶拨不尽，画堂春色空悲伤。烧夜香时心欲裂，五更转转烦愁肠。今宵相与庆宣和，菊花新处秋风过。石竹花开并头蕊，锦堂月下同婆娑。洞仙歌出双声子，香罗带结牵情多。与君占尽普天乐，何须重唱朝元歌。”母初不知其情，及听其词，笑谓娥曰：“吾子以汝貌赛观音，当欲作探春令，以吾思之，若非江头金桂发，安能沉醉海棠红也。”复谓子曰：“儿今纵醉归迟，不尔责矣。今而后子与我两休休焉，不为爵禄名位所绊也。”三台令、胡捣练闻之，亦作歌以赠曰：“君家想是江神子，逍遥乐在闲庭里。辞印归来醉太平，为惜黄花怕无主。”“立朝列

位冠三台，还家歉饮络索杯。芳名已标凤凰阁，清风应振古轮台。”后庆子作本序，即以前腔作尾声。君子曰：嘉庆子岂不毅然一丈夫哉！感皇恩则思报君，贺圣朝则愿归养。不以贵忘娥，非薄幸也。必以礼娶娥，非苟合也。其立身、其行已可谓端正好矣，岂与昔日忆莺儿者一样腔耶？余故笔之，以成余文。

三友传

李卓吾有黄莺燕子喜鹊《三友传》，亦用曲牌名成文。传曰：维暮之春，百花开妍，千枝添绿，满庭芳草，忽报东风第一，而点缀园林好景者，嘤嘤鸟鸣也。时则黄莺儿间关上下，见簇御林中花柳分春，金蕉展叶，乃拂翎而作声曰：“时哉，时哉，收江南春色而醉花阴者，非吾徒哉？”于是取亭前柳以构室，玉交枝以缭垣，绵蛮簧语，载好其音，而俯仰之间晏如也。然性好友，每唤友于黄蔷薇架上，见祝英台双蝴蝶三三五五纷飞昼锦堂前，或恋金钱花，或翻红芍药，翩跹相逐，低度粉墙而去。黄莺儿曰：“此辈止可妆成一种绛都春耳，非吾友也。”正寻思间，忽遇双双燕儿舞于桃李下，莺儿佯叱曰：“汝何物也？敢与桃李争春耶？”燕儿呢喃答曰：“我燕也。秋去春来，有年于兹矣。子未识我乎？”莺儿曰：“姑戏子耳，毋相讶。倘子不弃，愿为子友。”燕儿许诺。因造莺居则见落梅风起，杨柳摇金，前有梨花儿、青杏儿，后有小桃红、缠枝花、三月海棠，蓁蓁夭夭，四望极目。燕儿叹曰：“真锦上花也。”莺儿曰：“闻有胡燕，有越燕子，何所产？”燕儿曰：“胡越一家耳，俱产乌衣国也。”莺儿曰：“今尔居安在？”燕儿曰：“昔拓拔氏涂脑中原，曾徙于簇玉林中，被朱奴儿、卜算子屡害我雏。复巢王、谢堂前，盖谢之妾即乌衣国王女，我旧姻族也，故往依之。今又移居上小楼，与三学士为邻矣。”莺儿戏问曰：“子居尘土中，宁如我有此风光好乎？”燕儿曰：“子知海棠春，岂知玉楼春也，子何夸焉。”已而烟锁南枝，西江月上，燕儿衔花掠

水而归。莺儿穿一丛花，见月挂玉钩，四边静悄，香柳娘、虞美人、红娘子剔银灯烛影摇红，纵步观后庭花。或整红衫儿舞霓裳，或排青玉案烧夜香。不知霜天晓角，已三更转五更转，而铜龙将报天曙矣。已而有夜飞鹊踏南枝，翩跹舞蹈。莺儿询其故，答曰："我鹊也，能报吉兆祥，人称喜鹊。今见古轮台畔露逼牡丹盛开，欲为少年游子寄一佳信耳。"莺儿诮之曰："吾闻公输子削竹木成鹊，飞三日不下。汝非竹木为者乎？"鹊曰："今天下无公输子，谩劳尔流莺调舌也。"莺儿延入丛中，相结为友。鹊曰："我喜迁乔久矣，何幸今日共赏宫花也。"莺儿曰："昔王荆公见啄木儿即自解衣上树，以探汝巢，汝其殆哉。"鹊曰："彼所谓缘木求鱼、守株待免者也，安能害我。"已而莺儿垂首低尾，若有所思。鹊问之，莺儿曰："唐明皇时，我集禁苑中沉香亭上，明皇乘珍珠马，穿皂罗袍，过而见之，呼为金衣公子，后人误称锦衣公子。今东园乐事，不减明皇，而时移世改，可以长相思也。"鹊亦曰："牛郎织女为银河阻隔，若非鹊桥夜渡，终身不得效于飞乐也。人故以鹊桥仙目我。今石榴花放，七夕又将至矣，彼宁无再团圞之望乎？"莺儿曰："吾友来矣。"鹊视之，乃燕儿舞也。鹊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子其是耶？"燕儿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非子也耶？"于是三友相接甚欢，锦缠枝，踏花翻。嗣后卯而聚，酉而散，十二时每过半焉。不觉春去夏徂，又早桂殿秋贺新凉也。一日同上小梁州，立于桥顶，遂名三仙桥。莺儿曰："我在高阳台见粉蝶儿恋一枝花，彼自以为与世无求，而与人无争矣。不知耍孩儿嗤其不见而扑之，为蝼蚁食也。"燕儿曰："夫粉蝶儿其小者也。吾衔泥浣溪沙头，见水底鱼儿乘长风破万里浪，彼自以为与人无争矣，不知水仙子渔家傲方将持竿摄纶而川拨棹以钓取之。昼游乎江湖，夕调乎鼎鼐，虽吞舟之鳣鲔，不能活此于江儿水中也。"鹊曰："夫水底鱼，其小者也。我过小重山，见一行斜飞插天而下，伫视之乃雁儿落也。芦花为伴，明月为友，飘飖乎高翔，彼亦自以为与人无争矣，不知福马郎、山麻客方将关乌号之雕弓，挟夏服之劲箭，引微缴凌清风加己于千仞之上，而身为俎醢也。"莺儿闻之怆然曰："悲哉雁也！曷为蒙此祸也。昔苏子卿在匈奴牧山坡羊，倘孤飞雁不寄一封书，则子

卿不得归朝欢矣。彼且弗免，岂非命哉！我与尔夷游乎天地之间，缯缴不及，弧矢不加，正所谓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岂不为天下乐耶？”顷之，鹊忽曰：“刮地风寒，又早飘金井梧桐矣。”莺儿亦曰：“江头金桂又早开遍也。”燕儿曰：“然则豆叶黄，楚江秋到矣。吾非薄幸，欲辞君去，返乌衣国也。”于是莺儿与鹊至江头送别，燕儿曰：“黄花满目，可惜分飞，唱还乡曲踏莎行也。”莺儿与鹊同应曰：“愿子毋忘赏花时。春从天上来，再得庆东园，诉衷情也。”燕儿遂翻波戏浪而渡，黄莺与鹊目送之，望远行不见，将返则桂枝香满，菊花新放，柳叶儿、梧叶儿、金井水红花俱已黄落，而两岸玉芙蓉又老矣。莺儿乃戚然曰：“一江风景好伤感也。啭林莺声声慢，不是路矣。”遂深藏不出。惟鹊不避岁寒，挺然与风入松、腊梅花竞节。暨风和景明，则群聚如故，而相期为千秋岁万年欢云。野史氏曰：黄莺儿春鸟也，一名鸽鹩，一名黄鹂，一名栗留，性喜春生恶秋杀，且善唤友而复不苟合。吾观燕也，去来以信，鹊也，吉凶前知，则知莺之能择友矣。间亦杂以诙谐，而声应气求，终始不逾，未尝至于相忤。《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黄莺有焉。况夫知几知命，嚣然自得，玩其言又可想见，盖不啻出幽迁乔知其所止而已也。噫嘻！争地之蜗，为利而斗，刳肠之龟，因智而死。孰若莺之群聚嬉嬉，付身世于两忘，而人莫敢侮也耶？莺乎，莺乎，其禀性天之灵乎？友乎，友乎，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一枝梅

交趾国王原姓陈氏，后有江西黎季厘幼时商贩其国，登岸时见沙上有句云：“广寒宫里一枝梅。”厘后夤缘得官，一日陈王避暑于清暑殿，庭有桂千树，王出对曰：“清暑殿前千树桂。”群臣皆未对，厘忆沙上所见，遂以对之。王大惊曰：“子何以知我宫中事？”厘以实告。王曰：“此天数也。”盖王有女名一枝梅，建广寒宫以处之也。遂配

之。

题西湖

交趾使人游西湖，赋一绝云：“一株杨柳几株花，醉饮西湖卖酒家。我国繁华不如此，春来遍地是桑麻。”

正德间，日本使者经西湖，题诗云：“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着工夫。”

依旧管

辛稼轩宁、理两朝拥节钺，奉身勇退，以家事付儿曹，作《西江月》词云：“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起催科了办，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了不了语

孔毅甫平仲了语诗云：“饧欲成，忽覆鼎，银瓶汲绝还沉井。乳虎咆哮落深阱，青萍一挥断人颈。”不了语诗：“无言以手寻珮环，寒暑迭运雕朱颜。八骏踏地几时遍，六龙驾日何年闲。”

判词

逆濠有鹤悬牌者，为民犬啮伤。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

批曰：“鹤虽带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争，何干人事？”濠无以难。

软金杯

金明昌初有劈橙为软金杯者，章宗赋《生查子》词曰：“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碗。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取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醉经斋

明昌中，虞乡麻氏构小斋，题曰“醉经”。周德卿昂题绝句云：“诗书读破自融神，不羡云安曲米春。黄卷至今真味在，莫将糟粕待前人。”

驯鹤图

临颍张伯玉毅家藏《慎宫人驯鹤图》，以手整钗，一鹤随后。伯玉请王南云赋诗，苦其不用韵，限“钗来苔”三字。南云援笔曰：“寝处妆铅未卷钗，孤云花带月边来。六宫帘幕金鸾冷，露湿晨烟啄翠苔。”

管宁濯足图

元杨焕然奂号紫阳，《题管宁濯足图》云：“踏遍辽东未是痴，藜床欲穴只心知。好留一掬黄泥水，墁却曹郎受禅碑。”

汉魏正闰

杨紫阳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

博浪沙

台州陈刚中孚题《博浪沙》云："一击车中胆气高，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

马嵬坡

马嵬坡题咏甚多，武功杜真卿佺一诗极为婉丽："杨柳依依水拍堤，春城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衬马蹄。"又遂城高德卿有邻诗曰："事去君王可奈何，荒坟三尺马嵬坡。归来枉为香囊泣，不道生灵泪更多。"金章宗诏录马嵬诗得五百余首，付词臣品第，真卿诗在高等。

竹衫

乔梦符吉《咏竹衫》小令云："并刀剪龙须为寸，玉丝穿龟背成文。襟袖清凉不沾尘。汗香晴带雨，肩瘦冷搜云，是玲珑剔透人。"

鼠须笔

元金陵谢宗可《咏鼠须笔》云：“夜逐虚星上月宫，奋髯夺得管城公。橐中不搅吟窗梦，指下先收翰苑功。莫笑砚池濡醉墨，绝胜仓廪饱陈红。平生啮尽诗书字，散作龙蛇落纸中。”

刮字治病

宿州天庆观，雍熙中回道人访观主不遇，题二诗于门。其一云：“肘传丹篆十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鹤观古坛槐影里，悄无人迹户长扃。”乃玉柱篆，往往为人刮去煎汤治病，而字迹复生。

郭从周善卜

何中正初及第，闻郭从周精于卜，求占终身。从周赠诗云：“三字来时月正圆，一麾从此出秦关。钱塘春色浓如酒，贪醉花间卧不还。”后中正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诰出秦关，至杭州卒。

老子出关图

宋钱勰待制尹府日，遇诞辰，僚属尽以乌龟、白鹤为献，用表祝寿之意，独杨次公杰以《老子出关图》题诗云：“秘藏函谷关中子，将献蓬莱阁上仙。愿得须眉如此老，却教龟鹤羡长年。”钱大喜。

拜石

米元章平生好石，守濡须日，闻有怪石在河壖，命移至州治，设席下拜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坐是为罪，罢去。竹坡周少隐过郡见石，感而赋诗，其略曰：“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

守宫

汤胤绩字公让，一字东谷，东欧王诸孙，能诗。尝赋《守宫》云：“谁解秦宫一粒丹，记时容易守时难。鸳鸯梦冷肠堪断，蜥蜴魂消血未干。榴子色分金钏晓，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时试卷香罗袖，笑语东君仔细看。”为时所赏，云不减李商隐也。

狂吟

长洲陈湖碛砂寺僧魁天纪，读儒家书，尤工于诗。元初高安僧天隐与友善，赠诗云：“拈笔诗成首首新，兴来豪叫欲攀云。难医最是狂吟病，我病才痊又到君。”

四皓弈棋图

王威宁《题四皓弈棋图》云：“暴楚强秦一局收，不应末着又安刘。就中诸吕真勍敌，赖得旁观有绛侯。”朱克粹亦有一绝云：“一局残棋尚未终，白头何事到青宫。不应千里冥飞翼，却堕留侯智网

中。”

泥窗

薛许昌《宫词》：“画烛烧阑暖复迷，殿帷深密下银泥。开门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即长夜之饮，非止达旦也。

蜀谓糊窗为泥窗，花蕊《宫词》：“红锦泥窗绕四廊。”

七姊妹

杨孟载基谓人身五官皆有所司，独眉无用，自号眉庵。《咏七姊妹花》诗：“红罗斗结同心小，七蕊参差弄春晓。尽是东风儿女魂，蛾眉一样青螺扫。三妹娉婷四妹娇，绿窗虚度可怜宵。八姨秦虢休相妒，肠断江东大小乔。”七姊妹花似蔷薇而七朵连缀。

放鸭船

钱塘叶景修森家藏王右军《笼鹅帖》石刻，诚为妙品，但妇女颇不洁。张伯雨贻诗有“家藏逸少《笼鹅帖》，门系龟蒙放鸭船”句，世以鸭喻苏五奴，故云。

扬子云

刘后村《咏扬雄》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论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罔被人称莽大夫。”

坚瓠辛集序

客有喜谈犹龙氏者，谓其片纸尺幅，无不令人解颐。余因出稼翁所著《坚瓠集》示之，曰：均小史也，犹龙之作浓而纤，稼翁之作淡而雅。犹龙之作盖志乎此，而好弄其笔墨者也；稼翁之作则非其志乎此，聊借此以自写其闲适者也。稼翁当年少气盛时，于书无不窥，酉山之富，包罗于胸，固将为泽之莪、野之苹，岂其匏系云尔乎？既乃谢去雕虫之业，犹搜录秦汉以来遗书，广求故明一代轶事，下逮括帖，其小品未经人识者，亦复次其卷帙，藏之箧笥，曰："吾以留儿读也。"是岂喜为游谈而不要诸根柢者哉！只以温温无所试，徒家居而坐糜廪食，将自比伐檀之君子，犹疑素餐，欲学考槃之诗人，空之寤宿。闲情缕缕，触绪纷来，寓之短札，不觉日累而多耳。客曰：然则子何以知稼翁之志乎？曰：于其名是集即知之矣。不见屈穀之语田仲者耶？夫瓠可以盛物，可以割而斟，固宜有用于世，顾自甘于坚石而无窍。盖曰人固有不仰食于人，而亦不必皇皇于世用者，类此瓠也。其诸稼翁之所以自况也与？通家小弟汤传榘子方氏拜题。

辛集卷之一

物幻诗

吴梅村先生有《物幻八诗》，咏《茧虎》云："南山五日镜奁开，彩索春葱缚轶材。奇物巧从蚕馆制，内家亲见豹房来。越巫辟恶镂金胜，汉将擒生画玉台。最是茧丝添虎翼，难将续命诉牛哀。"《茄牛》云："击鼓喧阗笑未休，泥车瓦狗出同游。生成岂比东邻犊，觳觫何来孺子牛。老圃盘餐夸特杀，太牢滋味入常羞。看他诸葛贪游戏，苦斗儿曹巧运筹。"《鲞鹤》云："丁令归来寄素书，羽毛零落待何如。云霄岂有餔糟计，饮啄宁关逐臭余。雪比撒盐堆劲翮，蚁旋封垤附专车。秦皇跨鹤思仙去，死骨何因葬鲍鱼。"《蝉猴》云："仙蜕谁传不死方，最高枝处忆同行。移将吸露迎风意，做就轻躯细骨妆。薄鬓影如逢越女，断肠声岂怨齐王。内家近作通侯相，赐出貂蝉傲粉郎。"《芦笔》云："采箬编蒲课笔耕，织帘居士擅书名。扫来鲁壁枯难用，焚就秦灰制不成。飞白夜窗花入梦，草《玄》秋阁雁衔横。中山本是卢郎宅，错认移封号管城。"《橘灯》云："掩映兰膏叶底寻，玉盘纤手出无心。花开槐市枝枝火，霜满江潭树树金。绣佛传灯珠错落，洞仙争弈漏深沉。饶他丁缓施工巧，不及生成在上林。"《桃核船》云："汉家水战习昆明，曼倩偷来下濑横。三士漫成齐相计，五湖好载越姝行。桑田核种千年久，河渚槎浮一叶轻。从此武陵渔问渡，胡麻饭里棹歌声。"《莲蓬人》云："独立平生重此翁，反裘双袖倚东风。残身颠倒凭谁戏，乱服粗疏耻便工。共结苦心诸子散，早拈香粉美人空。莫嫌到老丝难断，总在污泥不染中。"先生八诗随物肖形，丽而不纤，久已脍炙人口。近于友人处复得前题八咏，

亦巢先生所作，今录于左：“故事良辰讵可违，巧装新样出闺闱。剪将筐上飞蛾蜕，制就钗头猛虎威。缕缕丝皆同豹饰，斑斑文遍缀蚕衣。形摹毒势真能肖，缚艾徒传挂户扉。”“置尾装头老□成，戏牵几案作春耕。耳因露润真能湿，色自天生却类骅。弃入高厨如觳觫，蒸为清供即牺牲。夜来鼷鼠防侵食，干蒂犹看两角横。”“俄将枯质化胎仙，双翅翩翩自俨然。血肉尽除惟有骨，尘氛未脱尚留膻。巧装贵拟轩车上，近玩卑从耳目前。匕箸弃余真像出，薛公图画不须传。”“出土凌高蜕壳新，山公形态拟来真。转丸智更能升木，齐女名应唤楚人。噪柳竟成啼峡状，绿藤全失吸风神。危机幸免螳螂捕，犹作惊弓抱树身。”“折取汀芦搦管宜，戏将挥洒效临池。雁衔好作天边字，虫蚀曾题叶上诗。猎向中山当渚上，退为高冢是霜时。断帘败笔皆堪用，藩溷还教置不遗。”“大颗匀圆选最良，明灯巧制照闺房。摘来园叟千头盛，造出佳人十指香。燃火赤皮同映日，添膏朱实类含浆。缀珠剪彩悬花果，何似天成不待装。”“规模渺小体仍全，刳木依稀古圣传。择取岂留天上种，造来疑泛水中仙。绝胜缩地寰瀛竹，堪拟随波太乙莲。安得时时多载酒，奇珍妙手制青田。”“手劈房空未弃捐，人形制就态翩然。精魂岂转三生石，胎孕真从九品莲。绀色衣疑裁縠缕，清香身似染炉烟。长裙曳地腰肢束，有恨无情自可怜。”

物幻词

吴梅村先生《物幻八诗》颇极巧妙，尤悔庵先生谓其题近于词，为《西江月》小调足之。《茧虎》云：“五道蚕丛初辟，三盆虎圈俄修。采桑秦女自风流，翻学下车冯妇。　　浴罢恰如得子，缫成便可封侯。彩丝束缚挂钗头，傍向盘龙欲斗。”《茄牛》云：“小菜放于牧野，太牢起自田家。樊迟老圃大排衙，演出伯牛司马。　　入瓮莫愁觳觫，着鞭却喜丫叉。儿童牵线笑喧哗，唱道夕阳来下。”《鲞鹤》云：“闻说枯鱼欲泣，何为化鹤来归。霓裳玉珮自清晖，入肆终惭形

秽。　　北海已成速朽，南山几见高飞。鲲鹏变化是耶非，小作逍遥游戏。”《蝉猴》云：“齐女一朝怨死，王孙再世嬉游。三声哀叫断肠秋，却恨当年无口。　　跳掷不忧螳臂，沸羹早兆羊头。从来蝉冕拜通侯，问是沐猴冠否。”《芦笔》云：“书带草生笔冢，墨池人在芦中。白头翁变黑头公，夜夜飞花入梦。　　画荻教成孺子，编蒲学近儒宗。雁行衔去向江东，写出锦书珍重。”《橘灯》云：“金颗千头火树，玉荷四照霜花。书生怀袖向窗纱，长伴红衣不夜。　　心事任教分剖，风光尚费周遮。美人对影暗嗟呀，决意为郎吹罢。”《桃核船》云：“种自玄都道士，载从渡口渔翁。小儿偷出碧云宫，顷刻帆樯飞动。　　芦苇似来江上，竹枝疑泛图中。桃根桃叶棹歌同，两桨春风吹送。”《莲蓬人》云：“妾比芙蓉解语，郎如碧藕多思。个人憔悴倒悬时，知道无心怜子。　　空洞此中无物，崛强犹昔孤支。乱头粗服貌如斯，未必六郎相似。”

十空曲

尤悔庵先生《驻云飞·十空曲》：“一国三公，车马长安殿阁中。鼎爵分班奉，金印轮流弄。嗟，白首恋鸣钟，青山木拱。华表铭旌，断送黄粱梦。君看盖世功名总是空。”“万贯千钟，箧蠹青蚨仓朽红。合药烧丹汞，掘土埋银瓮。嗟，金穴与陵铜，化成泥冢。虽有钱神，难买南柯梦。君看敌国资财总是空。”“北苑南宫，万户千门拟九重。金屋阿房弄，金谷天台洞。嗟，台榭土花封，牛羊丘垅。绮阁迷楼，也等华胥梦。君看甲第田园总是空。”“翠翠红红，十二金钗列小童。绮席云鬟拥，锦帐花心动。嗟，脂粉髑髅工，狐精卖弄。雨散云收，想断巫山梦。君看绝世红颜总是空。”“弦索叮咚，绛蜡烧残曲未终。鼓叠江南弄，箫吹秦楼凤。嗟，转盼白杨风，挽歌相送。子弟梨园，同入钧天梦。君看大地音声总是空。”“熊掌驼峰，下箸千钱未足供。美酒金尊送，肥肉台盘捧。嗟，杀气满喉咙，请公入瓮。逐鹿烹羔，

变作芭蕉梦。君看饮食因缘总是空。”“青母黄公，嫁女婚男风俗通。交颈鸳衾共，绕膝乌衣从。嗟，分手各西东，主人翁仲。打散鸳鸯，惊破熊罴梦。君看眷属团圞总是空。”“绣虎雕龙，彩笔吟成万卷工。献赋长杨重，问字玄亭众。嗟，何处哭秋风，凄凉文冢。一部《南华》，不过庄周梦。君看锦绣文章总是空。”“竖子英雄，触哄蛮争蜗角中。一饭丘山重，睚眦刀兵痛。嗟，世路石尤风，移山何用。飘瓦虚舟，不碍松风梦。君看尔我恩仇总是空。”“扰扰匆匆，遮莫晨鸡与暮钟。梵策无须唪，公案何劳颂。嗟。早觅主人公，风幡不动。放下机关，圆破蒲团梦。君看万法无常总是空。”

咏针

郡有一士，游花街见妓女刺绣帐前，妓曰：“汝能吟咏，以针为题。”士曰：“一寸坚钢铁作针，绮罗丛里度芳春。若教玉手抽来急，挑得花心片片新。”妓为之契合。

缄默无事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也无烦恼也无愁。”又题无事人云：“独坐清寮绝点尘，也无挠杂扰闲身。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遇吕纯阳

明全州蒋晖仕至太守，言曾遇吕纯阳于某观，徘徊相接，题诗云：“宴罢归来海上山，月飘承露浴金丹。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

风一剑寒。”是奇绝不凡语，未容轻拟。

佛印见东坡

贾进士晚年削发为僧，名佛印，住持虎丘山寺，贯穿六经，旁通奥义。东坡新任苏州，极恶僧释，佛印竟至府门求见。卒入报，坡曰：“好生与他说，府尊火正红。”卒传命，印曰：“门外一块铁。”卒再入报，坡命之进，印立丹墀下，放杖作揖。坡曰：“山僧如何揖公侯？”印曰：“大海终当纳细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轮明月照苏州。”坡大喜，以府堂正对吴山，以吴山为题，命印作诗。印曰：“和尚说，老爷请提笔。”坡许之。印立成曰：“吴山突兀势峥嵘，险阻崎岖径路横。猛虎出林风激聒，老龙入洞雨汀泙。槎牙古树离斜倒，拉挞高岩屈窍生。对景颠纤吟不就，静听流水响嘤吼。”中有难字，遽未能写，阁笔久思，又恐失体，询知是佛印，遂与之定交。

两朝甲子歌

王东尹先生讳宋，生于万历壬寅，越康熙甲子年八十有二，作《两朝甲子歌》曰：“粤稽太古轩辕时，爰命大挠作甲子。方山薛氏编成年，古今治乱森如指。天启四载甲子冬，忆余新婚夜雪浓。见此粲者邂逅耳，锦衾未暖妆台空。其年便患洪涛灾，官有祸水没蒿莱。河北贼与朝中党，相继绵延丧乱来。甲申闻变真断肠，抱窜呱呱声恐扬。气节文章不复道，魂游柴市魄沉湘。奏销令下暴如雷，书卷徒为浩劫灰。若使中年身便死，潦倒名场实可哀。何幸假年登髦耋，以远颜斋志不辍。伏羲四图《易》之纲，不炉不扇真人杰。紫阙但用黄金涂，石渠虎观真模糊。借兹一编悬日月，皇极象数理不虚。拟之议之如有神，仁义本为阴阳根。推验家门否之泰，生婚死葬安我心。大抵

吉凶半由己，天时人事相表里。安乐窝中一部书，奉以蓍龟吾老矣。吁嗟乎，从来世运转如轮，岁除甲子又阳春。上元星辰尽朝拱，且与穷黎宴太平。歌曰：天开甲子兮人学羲皇，寿命孔长兮好《易》无荒。骨肉复聚兮少长咸康，惜硕果之匏系兮誓艺兰九畹集芬芳。”

尤悔庵词

尤悔庵先生《闺词》调寄《卜算子》：“整日数归期，数了回头数。不信朝朝暮暮思，历本看掀破。　　特地倚门妆，依旧空床卧。多分宵来梦不应，今夜拼重做。”又《偶感》调《丑奴儿令》：“春来秋去何时了，昨日阴山，今日阳关，白发黄鸡弹指间。　　只求梦里流年好，今夜邯郸，明夜巫山，睡过三生亦喜欢。”

改题见用

万历壬子，苏郡侯鄞县赵世禄录科，试题出《康诰》曰“如保赤子”节。一书吏某禀曰：“今日录科，题有不中字，请一改易。”赵然之，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后赵信任某吏，遂得大用，秋榜发，郡士得隽者三十二人，周忠介顺昌、姚文毅希孟、王遵义仲圣、沈应明、陆康稷、熊秉鑑皆是科所取士也，家叔祖香苇公承慈亦与焉。明三百年得士之盛，未有如此科者也。

先严七预棘闱，皆以数奇不偶。崇祯丙子七月赴省乡试，外叔祖王养和公设饯，客卜色，欲以元魁送先君，偶差一点，客惜之。外叔祖云：“虽不中，不远矣。”既而自悔失言。闱中卷受知于公安袁特丘彭年先生，取冠本房，与主司王锡衮争元。王以麟经为辞，先生坚请，言语少龉，遂抑置副榜，竟成语谶。

易题致富

天启中，崔、魏用事，争传其有不轨之志。北直学使者考校宛平童子，题出“忠矣至清矣”，牌已书就，命教官传谕。一教官请曰：“此题还求大宗师更易。”学使者声色俱厉曰：“尔以是题为不佳乎？”教官从容对曰：“题甚佳，但其中包崔子弑君一段。不见高启愚舜亦以命禹题为南台抨击乎？”学使者改容谢之。嗣后凡事与商，致富不赀。

三生公案图

《金陵琐事》：西虹太守有无住庵主画圆泽三生公案卷，笔法高古，宋元名公题诗甚多。赵子昂绝句云：“川上清风非有着，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识见超脱，过人甚远。

张仲宗词

张仲宗《夜游宫》辞云：“半吐寒梅未拆，双鱼洗、冰澌初结。户外明帘风任揭，拥红炉，洒窗间稷雪。　　比目去年时节，这心事、有人欢悦。斗帐重薰鸳被叠，酒微醺，管灯花今夜别。”双鱼洗盥手之器，见《博古图》。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见《毛诗》疏。

刘叔安词

刘叔安名镇，号随如，《元夕·庆春泽》一首入《草堂选》。又有《阮郎归》云："寒阴漠漠夜来霜，阶庭枫叶黄。归鸦数点带斜阳，谁家砧杵忙。　　灯弄幌，月侵廊，熏笼添宝香。小屏低枕怯更长，和云入醉乡。"亦清丽可诵。

借尸还魂

《石溪闲笔》载：王坦之与竺法师相厚，约先死者以冥事之有无相质。后法师先死十余年，一旦来见坦之，告以幽冥之事皆有，唯当修德以臻福地。未几坦之卒。近日轮回颇有奇异，果有借尸还魂者。吾苏旧学前徐挑花女，年及笄，许字金阊王某。康熙丁巳六月十八日，忽为神所凭依，祷祀无效，至十月十九日而卒，父母哀之。越二日而女复苏，见父母茫然不识，声音笑貌与平日绝异。怪而问之，乃云："吾是震泽镇王某女，名秀兰，年十有七，六月十三日为上方山三相公拘去，后欲放还，尸已烧化，令我到此守候，今汝女去才放我回耳。"言其族属里居甚悉。初还魂时，邑人无不往观，予家童亦目睹。数日后，秀兰忽若梦魇之状，少顷女归，与父母问讯，言词宛然。且云："秀兰与王某亦有姻缘之分，宜早归之。"今已嫁去。乃知《齐谐》、《夷坚》所载未尽诬也。

晨昏钟鼓

天下晨昏钟声之数，叩一百八声者，一岁之义也。盖年有十二月，有二十四气，又有七十二候，正得其数。但声之缓急节奏，各处不同。吾苏歌曰："紧十八，慢十八，中间十八徐徐发，两度辏成一百八。"杭州歌曰："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越州歌曰："紧十八，缓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台

州歌曰：“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凑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声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声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挝为一通，千挝为三通。

释氏念珠，亦取一岁之义。

风水

《七修类稿》：徐州不打春，邳州无东门。若使打春与开门，蝎子咬杀人。《文海披沙》：东昌有谚曰：“夏津不撞钟，高唐无北门。撞钟人头痛，北门生蝗虫。”相沿至今不敢易也。《涌幢小品》：萧县亦不撞钟，撞之则水至。

白雄鸡

六月二十四日为清源妙道真君诞辰，吴人祀之，必用白雄鸡，相传已久，不解其故。及阅陈藏器《本草拾遗》云：“白雄鸡生三年者能为鬼神所役使，吴人用祀真君。”或亦山川不舍骍角之意。

日午牡丹

昔人画牡丹一枝盛开，旁蹲一猫，其睛如线，识者曰：“此日午牡丹也。”盖猫睛可以验时。语曰：“子午如线卯酉圆，寅申巳亥似牛尖，辰戌丑未如杏匾，此法千金总莫传。”凡花盛开于午，午猫拟其盛也。

高凤善卜

闽县高凤善卜，遇物辄以意推，不专用《易》。弘治己酉，福州傅用养鼎求占科名，凤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问其故，凤曰：“吾适剖椰子而用养至，其象解圆，当为解元。”弘治戊午秋试，前镇守内臣书一“兴”字令凤占解元在何府。凤曰：“尊意得无在兴化乎？但所书兴字从俗省书，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闽城矣。”及揭晓，乃侯官林克仁士元。凤尝语人：“卜若可信，凤以儒学吏当至五品京职，不知何从得之。”弘治中召入宫中占验，恩授工部郎中。

大光禄牌坊

予家西白塔巷祖居东首有大光禄牌坊，乃嘉靖间苏州知府温景葵为房师章茂实焕所建。东曰大中丞，西曰大光禄，欲于中间起第，不意建坊甫竟，茂实以事被逮遣戍。时有口号曰：“大中丞完子就问军，大光禄烧得光秃秃。”问军之谣已验。康熙己未十月晦日，予家人不戒于火，焚毁门屋及坊，合里震惊，幸而获息。烧光之言，至百有二十余年始验。

莎衣真人

莎衣真人姓何，淮阳朐山人，后居平江。身衣白襕衫，昼则沿门乞食，夜则宿天庆观。久而衣敝，以莎缉之。人无贵贱，问以休咎，无不奇中。宋孝宗闻而召之，不至，赐号通神先生。有《警世词》云：“在世为仙须有分，不须食素持斋。寸丝不着挂形骸，蓑衣为伴侣，箬笠作家怀。　　行满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台。传言问汝有何

栽，人生长富贵，阴骘种将来。”后无疾而化。今像在蓑衣殿中。

许志仁奇遇

宋蜀士许志仁赴临安觅差遣，在袁家汤店止泊，淹留数年，囊箧殆尽。每见士大夫则鞠躬相揖，人悯其穷，必少赠之。一夕孝宗与曾参政从龙微行，入袁店吃汤，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念此人何敬如此，故遗一扇与之，志仁即赶逐奉还。孝宗问：“汝何处人，在此何为？”志仁言：“某蜀人，在此待差遣，日久穷困。”又问年月日时，适与上合。孝宗曰：“曾参政说欠阆州太守，明日以书荐汝去受差辟。”又付黄金二十两作裹囊归乡，志仁大感。孝宗复以其命与人推算，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蜀中士许姓命。”星翁曰：“若果然则目下亦遇大贵超升。”孝宗归，御笔令志仁交阆州知州事，复以金二十两，令曾参政密封与之。志仁不之知，携归，见阆州守，守拆开，见是御笔：“前守改除利州西路提刑。”俱各谢恩任事。

茶肆短鬼

范质未贵时，过茶肆，见人状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无虑。”范所执扇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句，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究此弊。”因携扇去。范惘然。后至伏庙，一土木短鬼貌肖茶肆所见，扇亦在手，范心异之。果大贵，封鲁公。

急力执伞

抚州晏文正在太学时，出市遇骤雨，忽一人擎黄伞覆之，

曰："送相公回学。"晏恐犯法，却之。其人曰："无忧也。"晏疾行回学，令候于门取钱谢之，人忽不见。时市人见晏冒雨不沾体，怪之。至宝历间宰长沙，至一庙，则一急足擎黄伞，俨然当日执盖者也。

食置肉笑靥

秦桧末年大诛杀以胁善类，逮赵忠简之子汾下狱。汾就逮，自分必死，因嘱其家曰："此行无全理，脱幸有恩言，当于馈食中置肉笑靥一以为信，毋忘。"既入狱月余，无所闻。狱卒日施惨酷，奄奄待尽。忽外致食，满橐皆笑靥，汾泣曰："吾约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绐我。"既而狱吏皆来贺，始知桧已死，狱事得解。汾即日脱械出。

非非子

《金陵琐事》：徐天赐魏国公第宅在大功坊内，基与府学相接，不能扩充尺寸地。因谋于府尹蒋、督学赵，复赂武断生员任芳等，约以尊经阁后民间之地易学宫右边空地。生员周膏作《非非子》一篇粘于学壁，极言夫子贫厄，门人售地，语侵上官，督学闻之，畏公议不容，遂已其事。膏乃刑书周瑄之子，高才博学，此举人多义之。

瓶梅

郡有豪仆倚财放恣，谑侮西席，春日折梅佐酒，置诸瓶，戏谓师曰："以此赋诗。"师即口占曰："瓶养梅花供岁新，此中那得斗芳春。有香有色皆因水，无叶无根难保身。竹松不与为三友，风月何曾作两邻。看来总是无成局，休倚东风冷笑人。"时称萝卜丝师。

扇板题诗

宋景定间，清河坊扇店有道人来补扇，店主与一新扇，道人于扇板题诗曰：“一轮明月四时新，一握清风煞可人。明月清风年年有，人世炎凉知几尘。”题毕而去，墨迹直透板背，观者纷纷，利市比常十倍，致富不赀。后道人来，以袖拂之，字遂不见。

保和真人

潼州王藻为府狱吏，每日暮归，必持金钱与妻。妻疑其鬻狱所得。尝遣婢馈食，藻归，妻问曰：“适馔猪蹄甚美，故悉送十三脔，能尽食否？”藻曰：“止得十脔耳。”妻佯怒曰：“此必婢窃食，或与他人。”藻缚婢鞫讯，不胜楚痛，遂引伏，欲杖逐之。妻始言曰：“君为推司久，日持钱归，我疑锻炼成狱，姑以婢事试汝，安有是哉！自今以往，愿勿以不义之钱来。”藻矍然大悟，取笔题壁曰：“枷拷追求只为金，转增冤债几何深。从今不愿顾刀笔，放下归来游翠林。”即辞役弃家学道，后飞升，赐号保和真人。

礼闱唱酬

至和、嘉祐间，举子作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永叔力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涉雕刻者皆黜落。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等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句颇多。欧公“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最为警策。圣俞“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亦为诸公所赏。及放榜，平日有声如刘几辈皆不预选，士论汹汹，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以五星

自比，而待我曹如蚕蚁。因造为丑语，并作《醉蓬莱》词以讥。欧公自是礼闱不敢作诗矣。

直言得罪

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及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时有谑词云："当初新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并岳庙，都教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十遇词

《嘉言随笔》：顾稻生有《十遇词》云："遇友且谑谑，遇酒且酌酌。遇诗且作作，遇棋且着着。遇美人且绰绰，遇好景求醵醵。遇新闻但博博，遇争是非但噱噱。遇俗务则却却，遇谈人过则略略。老至病来不用药，生无愧兮死无怍。宇宙旷兮天地壑，遇兮遇兮胡不乐。"十遇中五且、二则，二但、一求。客有问于先生者，先生曰："且者遇，则为不遇，亦不敢必。则者必然之词，但者率然之意。惟求则必欲如此，不得放过也。"

阳关三叠

唐人饯别多唱《渭城》，即王右丞"渭城朝雨浥轻尘"诗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故曰《阳关三叠》。白香山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也。"若《秋涧集》所云："就中尽是销魂处，不待听歌第四

声。”乃“西出阳关无故人”句也。

陶泉明

《海录碎事》谓陶渊明一字泉明，唐诗多用之。耿纬云：“何事学泉明。”韩翃云：“闻道泉明居止近。”不知称渊明为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杨渊之称杨泉，非一字泉明也。

行情

商贾贸易，物价贵贱曰行情，不曰理与势者，可见不能使价之画一，悉随时为低昂，故曰情。昔赵清献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腾贵，诸州皆禁增价，公独榜通衢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商贾辐辏，价遂顿减，民赖以安。若以势禁之，则商贾裹足，米愈少，必至于乱。当事者不可不知也。

何鼎

弘治中，内臣何鼎性俭素，好读书，见张后兄弟出入宫中，心甚忿之。一日孝宗与张饮，偶起如厕，除御冠，张戏戴之，又带酒污宫人。鼎遂持瓜候宫门，欲击之。李广、传露得脱，明日上疏，鼎被张后杖死。时翰林某有诗曰：“外戚擅权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无。道合比干惟异世，心如巷伯却同符。”

闽人抗宋

韩世忠扬子江之战，兀朮破胆，几成擒矣。闽人王某教以土实舟、射火箭，遂得脱去。德祐降表，无人肯任，闽人刘褒然为之。继此行省称贺表文，实难措笔，亦闽人陆威作之。文曰："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臣。"辞若可听，意则有乖。何闽人之抗宋而甘心于臣敌也？

物异

物之瘦者蜈蚣，轻者蝴蝶，小者蜘蛛。《岭南异物志》：人于海中见有物如帆过海，将到舟，竞以物击，破碎堕下，乃蝴蝶也。去其翅足，得肉八十斤，啖之极肥。元中统初，燕市一蝴蝶甚大，大名王和卿赋《醉中天》词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卖花人扇过墙东。"葛洪《遐观赋》：蜈蚣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肉白如瓠。《南越志》：大者皮可鞔鼓，肉作脯，美于牛肉。《酉阳杂俎》：蜘蛛大者如车轮。《双槐岁抄》：蓟州盘山有蜘蛛与龙斗，为龙所毙。人献其皮，如车轮，中有大珠，光采夺目。《广野语》：海蜘蛛巨若车轮，虎豹麋鹿间触其网，卒不可脱，俟毙乃食之。诸书所载，或未尽诬。

鹦鹉

宋高宗喜养鹦鹉，能言语。高宗一日问曰："思乡否？"应曰："思乡。"遣中使送还陇山。后数年有使臣过，鹦鹉问何处来，使臣曰："自杭州来。"又问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鹦鹉皆悲鸣不已。使臣赋诗悼之曰："陇口山深草似荒，行人到此断肝肠。耳边不忍听鹦鹉，犹在枝头说上皇。"

野宾

宋王仁裕养一猿名曰野宾，久而思去，作诗放之云：“放汝叮咛复故林，旧时侣伴好相寻。耐寒不惮霜中宿，隐迹从教雾里深。归去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恰白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后仁裕入蜀，适墦冢祠前，汉阴之滨，群猿连臂下饮，一巨猿独跃而前。从仆指曰野宾，呼之即应，哀鸣不忍去。仁裕作诗伤之曰：“墦冢祠前汉水滨，山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觅前客，认得依稀似野宾。”“月宿免劳羁绁梦，松栖那复稻粱身。数声肠断连云叫，知是当时旧主人。”

狴䝙

南荒有兽名曰狴䝙，见人衣冠鲜丽，辄跪拜而随之，虽驱击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谓之媚骨，土人以为珍馔。则世之善谄者皆有媚骨者也，是亦人之狴䝙矣。

犬

世呼媚权攻人者曰犬。但犬有至性，家虽贫弗嫌也，邻虽富弗趋也，遇非其主则吠之，夜则触邪防奸，盖义兽也。若奸邪小人，担谁之爵，析谁之圭，享谁之禄，而甘为权门出死力、戕善类之人也，犬且羞之矣。

咏猫

古人咏猫绝句甚多，而用意各别。黄山谷《乞猫》诗云：“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猫名。”喻小人得志，冀用君子之意。刘子亨云：“口角风来薄荷香，绿阴庭院醉斜阳。向人只作狰狞势，不管黄昏鼠辈忙。”语涉讪刺。刘潜夫云：“古人养客乏车鱼，今尔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鱼眠有毯，忍教鼠啮案头书。”语稍含蓄，而督责亦露。陆务观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庶乎厚施薄责，而报者自愧。惟刘伯温云：“碧眼乌圆食有鱼，仰看蝴蝶坐阶除。春风漾漾吹花影，一任东风鼠化鴽。”真豁达涵容，法禁不施，奸宄自化，信王佐才也。

猫捕鼠

《鹤林玉露》：武则天断王后、萧妃手足，置酒瓮中，曰：“使二妪骨醉。”萧妃临死曰：“愿武为鼠，吾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每见猫捕鼠，未尝不称快。因作诗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虽小策勋奇。扼喉莫道无余力，应认常年骨醉时。”

金圣叹曰：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损我何器，嗤嗤者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忽见一俊猫注目摇尾，似有所观，敛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酒狂

唐许碏登楼饮酒，题诗于壁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误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题毕乘云而去。

杨文忠对

杨廷和七岁时，父月夜宴客，一客云：“有一更矣。”一客云：“半夜矣。”一客云：“五更有一半矣。”时公在坐侧，客出对云：“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公对云：“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后十二举于乡，十九登进士，历官少师。

游佛寺对

王彝同友人游佛寺，友出对云：“弥勒放下布袋，释迦难陀。”王应声曰：“观音失却净瓶，寒山拾得。”

百日红万年青

松江吏书徐某之子幼聪慧，其邻顾友试之曰：“花无百日红，紫薇独占。”对曰：“松有万年青，罗汉常尊。”顾大惊。

刘贡父

刘贡父至一友人家，见群鸡啄食，友云：“鸡饥吃食，呼童拾石逐饥鸡。”刘对云：“鹤渴抢浆，命仆将枪惊渴鹤。”

白圻

白圻数岁时，师见雷电交作，命对云：“电掣云边，火焰拽开金络索。”白圻对云：“月沉海底，碧波涌出水晶球。”

董文玉

董文玉玘八岁时，一御史闻其名，招至舟中，曰：“久慕汝神童也，今试一对，果佳当奏知朝廷。”命对曰：“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董应声曰：“杖量地面，地长杖短短量长。”御史大赏，奏之朝，赐入太学，后榜眼及第。

顾未斋

顾九和鼎臣同尊人观新柳啼莺，父命对曰：“柳线莺梭，织就江南三月锦。”公云：“云笺雁字，传来塞北九秋书。”后至状元宰辅。

王汝玉

王汝玉九岁时，值寒食节，师出对云：“冢上烧钱，灰逐微风成粉蝶。”王对曰：“池边洗砚，墨随流水化乌龙。”后发浙解，以翰林编修，丹青书法双绝。

铁冠道人

铁冠道人张景和，江右方士，结庐钟山下。梁国公蓝玉携酒访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轻己，不悦。酒行，戏曰：“吾有一语，

请先生属对。”云：“脚穿芒履迎宾，足下无礼。”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复之曰：“手执椰瓢作盏，尊前不忠。”后玉竟以逆诛。

一韵对

边尚书贡继妻胡氏，能通书义。廷实多侍姬，胡尝反目。一日宴客，客举令曰：“讨小老嫂恼。”廷实不能对，胡以片纸书“想娘狂郎忙”，云：“何不以此对之？”坐客大笑。

徐尚书晞为郡吏日，偶随守步庭墀中，见一鹿伏地，守得句云：“屋北鹿独宿。”思无以对。晞即对曰：“溪西鸡齐啼。”守大惊异，遂不以常礼待之。

董通判对

常州府同知吴、通判董至无锡，饮红白酒而醉。吴出对云：“红白相兼，醉后不知南北。”董云：“青黄不接，贫来卖了东西。”

云蓝纸

段成式与温庭筠云蓝纸诗，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送五十枚。”其诗曰：“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表相思。”盖龙八十一鳞，鲤三十六鳞也。至宋景文诗云：“君轩恋结萧萧马，尺素愁凭六六鱼。”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竹夫人词

“从别楚山，谁怜寂寞。冰玉相看忍抛却。当初不解郎心冷，而今把妾空担阁。晚风轻，午梦清，思量着。”

“冰肌玉骨最轻盈，每结同心托此人。不与等闲成匹偶，思量要嫁翰林人。”

桐城钱如畿诗云：“肌骨清奇气味真，藤床当暑不辞频。秋风一夜恩先断，始信人情太不仁。”

墨词

“记当初剔银灯重把眉儿扫，那其间似漆投胶。可怜自落烟花套，这磨头多应是奴命招。全躯恐难保，香肌越消耗，看看捱个今年捱不过明年了。寄语儿曹，好把芳魂纸上描。”

幽欢词

《支颐集》有《幽欢词》调寄《点绛唇》云：“殢雨尤云，靠人紧把腰儿贴。颤声不彻，肯放郎教歇。　　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喷龙麝，被郎轻啮却，更嗔郎劣。”又调寄《鬓云松》二词曰：“洞房幽，平径绝。拂袖出门，踏破花心月。钟鼓楼中声乐歇，欢娱佳境，闯入何曾怯。　　拥香衾，情两结。覆雨翻云，暗把春偷设。苦良宵容易别，试听紫燕深深说。”“漏声沉，人影绝。素手相携，转过花阴月。莲步轻移娇又歇，怕人瞧见，欲进羞还怯。　　口脂香，罗带结。誓海盟山，尽向枕边设。可恨鸡声催晓别，临行犹自低低说。”

灯花

文衡山《灯花》诗云：“金茎吐蕙粟累累，火树腾辉影陆离。紫晕凝芝春见跋，绛痕消蜡夜敲棋。心憎积雨何当霁，事卜明朝喜可知。一笑自开还自乐，居然不受晓风吹。”

辛集卷之二

饶州府学

饶州府学基，古报恩寺，即今天宁寺也。元时寺僧游湘蜀间，抄化巨木创治之。绀宇雄伟，但未设佛像耳。大明兵至，凡文庙不毁，僧假宣圣牌位置苑中，得免。后生徒遂以为郡庠。宣德中有僧书对于方丈云："万间广厦归寒士，一榻闲云卧老僧。"有士人以"文"字易"寒"字云。

车盘驿

弘治中，闽中许启衷天锡初在词林，以能诗为李长沙所知。尝题诗车盘驿丹青阁上云："青山当面似无路，黄犊出林还有村。"郑继之善夫题其后云："风流不见许黄门，文字丹青阁尚存。最怜佳句车盘驿，黄犊青山何处村。"

壶山居士

宋南昌宋谦父自逊号壶山居士，词笔绝高。尝作《蓦山溪·自述》云："壶山居士，未老心先懒。爱学道人家，办竹几、蒲团茗碗。青山可买，小结屋三间，开一径，俯清溪，修竹栽教满。　　客来便请，随分家常饭。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三尊两盏。吟诗度曲，风月

任招呼，身外事，不相关，自有天公管。”

蛮布弓衣

苏子瞻尝于淆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上有织成文云：“朔风三月暗吹沙，蛟龙卷起喷成花。花飞万里夺晓月，白石烂堆愁女娲。”乃梅圣俞《春雪》诗也。子瞻以遗欧阳公，公家旧蓄古琴，乃宝庆三年雷会所斫，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云。

留余

洪自诚云：天地有无穷的力量，然一日才到午后，便急忙晦冥，以蓄来日之光华，一年才到秋来，便急忙收敛，以养来年之发育。人生才力几何，分量几何，而事必欲做尽，福必欲享尽，智巧必欲用尽，是焚林而狩，竭泽而渔矣，如明年之无兽无鱼何？

炎凉异态

饥附饱飏，燠趋寒弃，古今通患。唐诗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依稀。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诵二诗，令人不胜炎凉之感。安得旧巢之燕、山窗之竹，与之缔贫交而共岁寒哉！

书怀

沈君烈《书怀》诗云："闲将生计逐年盘，尽兴飘篷海一般。支命只亏肩骨老，包愁还仗肚皮宽。贪场淡笑如贪宝，做板奇文抵做官。随意吃斋清坐坐，不妨略被世尊瞒。"

闲适

发短心长，生人通患，石火易阴，河清难俟。如欲住世出世，须是知机息机。造化权还之造化，儿孙福付之儿孙。寻花问月两两三三，置酒焚香鱼鱼雅雅。诗不必工，弈不必胜。凡事只求日减，此心直与天游。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尘世丹丘，震旦净土。

一团冰

诗云："兴为半年愁病减，囊因一片热肠贫。"不知愁病正为热肠而来。昔有人游寺，见一佛腹甚巨，或指之曰："此中何物？"一人应曰："是一团冰耳。"曰："如此冷人，何以济世？"应曰："政此一团冰，才救得千坑火也。"

白香山语

白乐天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发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我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

西湖词

绵州文及翁时学号本心，登第后宴集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郎》词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伏，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汪彦章词

汪彦章藻舟行汴中，岸旁画舫有映帘而观者，见其额，赋《醉落魄》词云：“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银蟾白。　　结儿捎朵红香扐，钿蝉隐隐摇金碧。春山秋水浑无迹。不露墙头，些子真消息。”

油污衣

衢州白沙渡酒馆败壁间有人题油污衣诗曰：“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味其语意盖感人之失节而云然。

止酒

辛幼安居山日，尝欲止酒，赋《沁园春》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苦眩，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去，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一日，友人载酒入山，幼安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韵前调云：“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更高阳入谒，都称齑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反止酒

尤悔庵先生有反止酒词，云：“辛稼轩有止酒词，然吾辈酒狂也，又当此时此中雅宜此君，岂忍囚酒星于天狱，焚醉口于秦坑哉！”词曰：“陆酺前来，枚卜功臣，众口交推。彼从事齐州，清为圣德；督邮鬲县，浊亦贤才。尧舜千钟，仲尼百斛，子路宁辞十榼陪。髡一石，更先生五斗，学士三杯。　　尝闻上顿长斋，即乘马骑驴事尽佳。况卓家少妇，为君涤器；杨家妃子，为我持罍。山带兰陵，水连桑落，曲部分茅议允谐。咨汝酺伊，俾侯醴泉郡，曰往钦哉。”

罪酒

悔庵先生云：“余既反止酒，数与酺往来，称肚膈友。已而病惫，呕出心血，医者曰：‘是酒之罪也。天有酒星，故倾于西北；地有

酒泉，故缺于东南；人有酒肠，故伤于中心。若婉彼药狂，亦如刘将军负锸从之耳。’予惕然。吾待醑不薄，奈何负我，请绝交。于是复召陆生而告之曰：‘醑若毋声，以酒为名，乃罪之魁。算持蟹螯者，瓮中就缚；吹龙笛者，水底长埋。金盏才擎，玉山便倒，玩我真如儿戏哉。腐肠药，甚良醪可恋，心腹当灾。　　今朝焚了糟台，又何问莲花白玉杯。倘君将伐狄，臣当执御；人能击杜，我愿持锤。草夺黄封，驱除绿蚁，主爵壶商赐自裁。醑不道，削汝懿侯职，以警将来。’”

清狂白痴

汉昌邑王贺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痴也。”《希通录》谓以清狂对白痴，亦新。读《左传》成十八年，周兄无慧。盖世所谓白痴，则知师古之注，本于杜预。惠、慧字异而义同。

谕鸬鹚

辛稼轩园池中畜鱼，有鸬鹚群集其上，赋《鹊桥仙》谕之曰：“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内鱼儿堪数。主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五仄诗

晏同叔守汝阴，梅圣俞往见之。将行，同叔置酒颍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帖，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恨未见仄字诗

耳。圣俞引舟，遂作五仄诗寄之曰：“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亦可爱。”

代婉仪词

王婉仪题驿《满江红》词，见三集。传播中原，文文山读至“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句，叹曰：“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因为代作一篇云：“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又和词云：“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黄冠归故乡

汪大有元量号水云，从谢后北迁，教瀛国为诗，老宫人王清惠辈能诗者皆其指教。元世祖闻水云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骎骎有渐离之志，无便可乘，遂哀恳乞为黄冠。世皇许之，得还钱塘，往来彭蠡间，风踪云影，人莫测其去留之迹，相传以为仙，多画像祀之。有诗一帙，皆叙宋亡事，如云：“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余诗大抵类是。元马易之题其帙后云：“三日钱塘海不波，子婴系组纳山河。兵临鲁国犹弦诵，客

过商墟独啸歌。铁马渡江功赫奕，铜人辞汉泪滂沱。知章喜得黄冠赐，野水闲云一钓蓑。”

谢叠山诗

谢枋得字君直，因苏东坡有“溪上青山三百叠”之句，故号叠山。德祐丙子，元师入信州，枋得变姓名入建宁山。至元中，御史程文海等交荐，累召不赴，行省参政魏天祐复被旨集守令戍将迫蹙上道，临行以诗别亲知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士友和诗盈几。张叔仁诗云：“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证验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枋得会其意，甚称之，至燕不食而死。

碧芦

并门自古无竹，李文饶尝一植之，历宋数百年，寺僧日为平安之报。大定间，蔡正甫珪由礼部郎出守潍州，于官舍东堂种碧芦以寄意，因作长短句曰：“青君那肯顾寒乡，试着葭芦拟汶篁。有若何堪比夫子，虎贲犹想见中郎。色添新雨帘栊好，声入微风枕簟凉。他日东堂惭政拙，只将此物当甘棠。”

风情不薄

司马温公尝即席赋《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绾就，铅华淡淡

妆成。红楼紫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杨元素云：“温公刚风劲节，耸动朝野，宜其金心铁意，不善吐媚软语。近得其席上小词，雅亦风情不薄也。”

吴琚词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驾诣德寿宫，奉迎上皇观潮，百戏撮弄，各呈技艺，上皇喜曰：“钱塘形胜，天下所无。”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独。”宣谕侍臣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曰：“玉虹遥挂，望青山、隐隐如一抹。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　　此景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好是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临，水犀云拥，看击中流楫。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两宫赏赐无限，至月上始还。

燕山驿壁

吴彦高激号东山，题《风流子》词于燕山驿壁曰：“书剑忆游梁，当时事、底处不堪伤。兰楫嫩漪，向吴南浦，杏花微雨，窥宋东墙。凤城外，燕随青步障，丝惹紫游缰。曲水古今，禁烟前后，暮云楼阁，春草池塘，回首断人肠。　　年芳但如雾，镜发成霜。独有蚁尊陶写，蝶梦悠扬。听出塞琵琶，风沙淅沥，寄书鸿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门潮信，能到浔阳。”

琵琶词

吴彦高在会宁府遇老姬，善琵琶，自言梨园旧籍，因有感，赋《春从天上来》词曰：“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萤。梦回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呖呖，山溜泠泠。　　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春风。鬓发星星，舞彻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写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一轩凉月，灯火青荧。”此词皆用琵琶故实。

豪放贾祸

万历乙未，吴人以关白未靖，在位者皆谨备之。王凤洲仲子士骕、延陵秦方伯燿弟灯、云间乔宪长敬懋子相，俱自负贵介。士骕能文章，灯善谈，相善书翰，各有时名，互相往来，出入狭邪。适遇海警，尽攘臂起，若将曰：“我且制倭，我且立无前功者。”时奸人赵州平窜身诸公子间，引以自重，每佩剑游酒楼博场，皆与诸公子俱，一时无不知有赵州平也。乃泛泛投刺富人曰：“吾曹欲首事靖海岛寇，贷君家千金为饷。”富人惧焉，或贷之百金，或数十金，不则辄目慑曰：“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矣。”盖意在得金，姑为大言恐之。诸富人见其交诸公子，又常佩剑出入，以为必且率其党夺我金也，轰言赵州平、王、秦、乔诸公子将为乱。巡抚朱鑑塘洪谟檄有司擒治之，以事闻于朝，疏载反诗，有“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作朱家”句，下兵部议。伍宁方萃言于本兵石星，此二句乃《幽闺记》中语，何得为证。下抚按勘问，鞫之无实，其后论州平及灯死，士骕戍，相配，人咸以为冤，成疑狱，久系。凤洲有奴胡忠者，善说平话，酒酣辄命说列传，解客颐。每说唐明皇、宋艺祖、明武宗，辄自称朕、称寡人，称人曰卿等，自古已然。士骕携忠至酒楼说书侑酒，而闾阎乍闻者辄曰：“彼且天子自为。”以是并为士骕罪，目之为叛，不亦过乎？然亦由士骕等自恃高门大阀，交游非类，以至于此。若能

如马援所云无效季良，柳玭所云毋恃门第，兢兢自守，杜门谢客，图史自娱，宁至有杀身之祸，以贻父母之忧哉！

古人好尚

唐李洞爱贾岛诗，铜铸岛像，事之如神。尝念贾岛佛。又南唐孙晟少为道士，居庐山简寂观，亦画岛像于壁，朝夕礼拜。宋张功父好白香山诗文，建景白轩，置香山画像并文字。宋刘子仪为诗宗尚李义山，画其像，写其诗句，供列左右。四人好尚如此。

王陆无忌惮

王弼注《易》，刻木偶为郑玄像，见有所误，辄呵叱之。陆居仁读《论》、《孟》，刻朱晦庵像，见注有纰谬则击像一下，宅之即代为对曰："朱熹误矣。"两人之无忌惮若此。

鬼憎人学问

仓颉作书而鬼夜哭。扬子云作《太玄》，有鬼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王远知作《易总》，雷电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学问也。彼教长卿作《大人赋》，燃藜天禄阁上，及赠王肃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王梦泽

黄冈王梦泽廷陈性放诞，官翰林时，题诗馆壁曰：“几年不到梅山上，只道梅山都是梅。今日梅山一回首，野花荆棘两相随。”盖讥同辈无才也。因之左迁知豫州，复忤御史，罢官归。

子厚小儿

常熟桑民悦怿以才自负，居成均时，为丘仲深所黜。后就教职，书对于明伦堂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严于按察司。”及学使行部，诸校官进见，皆林立堂左，民悦倚柱，脱靴搔痒。学使闻其名，亦不较。后转柳州别驾，不肯往。或问之，答曰：“子厚小儿久擅此州，恐到彼将为我所掩。”

李后主去国词

《东坡志林》载：李后主去国之词曰：“二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东坡谓后主当恸哭于九庙之下，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对宫娥。其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然羽为差胜，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浑是养成儿女之态。至梁武帝稔侯景之祸，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直如穷儿呼卢，骤胜骤负，无所爱惜，特付之一拼耳。

西湖胜景

西湖之胜有十里湖光，六桥风月，三竺烟霞，昔人题咏甚多。曾

见一《折桂令》云："苏公堤上今古堪夸，春夏秋冬四季奢华。潋滟湖光，溟濛山色，掩映朝霞。紫陌上垂杨系马，断桥边流水人家。画舫撑来，翠袖罗裳，韵悠悠笙歌嘹亮，醉醺醺笑语喧哗。"

张华

方秋厓咏张华云："堪笑张华死不休，徒精象纬古无俦。中台星折何曾识，只识龙泉动斗牛。"可谓诗史。

题壁

旅馆寺壁多有佳句，不遇采录，遂致湮没。见一诗云："谩夸李白与刘伶，荷锸骑鲸得令名。肯许二翁偏好酒，只缘世事不宜醒。"

玉簪花

翟宗吉《咏玉簪花》："白露初凝气候凉，花神献宝助新妆。移来银色三千界，压尽金钗十二行。秋水为神冰琢骨，新涎作炷麝传香。不须石上忧磨折，长在佳人鬓髻旁。"

葛将军

万历辛丑，内监孙隆以织造至苏，颇老成，敬礼士大夫，刁民借以作奸。六门设税吏，担负出入必税钱数文，闾阎扰动。吴人葛诚义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杀其参随，隆走杭得免。诚诣官待罪，当道以

乱民不宜名诚，改为贤。疏闻，后以赦得出，又十余年以疾终。吴人义之，呼为葛将军。诚未死时，江淮间客舟祭赛之，辄有验。死葬虎丘五人之墓侧，文文肃公题其碑曰“有吴葛贤之墓”。钱蒙叟有《葛将军歌》曰：“葛将军，万夫雄，我昔遇之娄水东。魋颜虎鼻眉目古，蕉扇飒拉吹秋蓬。死骨穿近五人冢，生魄啸动五两风。葛将军，今死矣，权奇倜傥谁与拟。生惜不逢汉武帝，鸿渐之翼困闾里。犬台宫中应召见，上林牧羊蹑草履。君不见，车丞相，宫殿出入乘小车，亦是上书一男子。”康熙癸丑春，予过虎丘，于其犹子处得瞻将军遗像，稍帽戎装，腰间插一蕉扇，犹凛凛有生气，上有吴因之、文文肃诸先辈题赞云。

刘东山

华容刘东山大夏，以户部致仕，构东山草堂。后起中丞，督两广军务。乡人严仲宏永濬赠诗云：“公去青松护短墙，归时定见鹤翎长。野人不解山灵意，只恐移文到草堂。”盖讽之也。正德初，以兵书致仕，究为焦芳、刘宇所构，遣戍肃州。临行，故旧无敢会者，独仲宏赋诗赠答。东山过六盘山，诗寄李西涯，有“寄谢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句。归自六盘，和前韵云：“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中州子指芳、宇也。

张右侯降乩

康对山海叩乩仙，忽一神降书曰：“吾张右侯也。”对山问何时人，曰：“子不读《晋书》乎？吾石氏辅臣张宾也。少有大志，韬略自期，为真主定天下，不意值乱世，失身伪朝，虽言听计从，称为右侯，而以功论之，曾不如管、乐。尝与横林子相对而叹，中夜感激，

未尝不血泪交流也。吾子生盛世，魁多士，虽曰不显，愈于鄙人远矣。”对山又问横林子为谁，曰：“苻坚相王猛是也。与余皆事虏主，各怀不满，至今郁郁在鬼录云。”掷笔而退。

彭解元

清江彭纲字性仁，成化戊子秋试前，里中有病者祈仙，降笔云：“天上名将就，蟾宫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赠绿衣郎。可送彭解元，病当愈。”纲因与友人祈梦于玉笥山神，殿庑为众所占，宿于牡丹亭下，达曙无梦。俄一人曰：“梦神歌云‘牡丹亭下百花魁’，岂亭下有人耶？”纲闻之，即振衣去。是年果发解，乙未成进士。

复南顿田租

光武复南顿田租一岁，父老愿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远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光武大笑，复增一岁。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诺，足想当时中兴气象。史称文叔少时与人不款曲，岂信然哉！

醒世词

诗余云：钟送黄昏鸡报晓，昏晓相催，世事何时了。万苦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　　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几个人知道。独上小楼云杳杳，天涯一点青山小。

泡灯

上元节，京师烧糯汁，为瓶贮水蓄鱼，旁映屏烛，通明可爱，俗呼泡灯。黄岩王古直佐买置于馆，日玩弄为戏。李西涯以诗嘲之曰：“置得长安市上春，玉壶清水贮金鳞。却看尘土疑无地，未掣波涛亦有神。眼底功名聊此幻，杖头风月且教贫。西堂灯火元宵夜，又向东风作旅人。”一日误触碎之，怫然不乐曰：“吾平生家计在此，今荡尽矣。”西涯复叠前韵慰之曰：“白发华灯一夜春，江南江北两穷鳞。飞腾有地归尘土，诃护无钱役鬼神。物以泡名终合尽，家随身在更何贫。清诗素壁犹堪玩，休羡扬州鹤上人。”

盲马售钱

莆田陈师召音号愧斋，有盲马售钱六百，李西涯谂之，以诗戏曰：“六百青蚨十里才，忍将筋骨付尘埃。惊魂已脱池边险，往事无劳塞上猜。师召已连失二马。斗酒杜陵堪再醉，用三百青铜语。千金郭隗幸重来。知公自是忘机者，一笑能令万事该。”

西涯尝得良马以赠师召，师召骑入朝，归至门，成诗二章，怪而还其马。西涯问故，师召曰：“吾旧所乘马，朝回必成六诗，今马止成二诗，非良也。”西涯笑曰：“马以善走为良，此固非良耶？”师召唯唯，复骑而去。

除夕绝粮

吴县都玄敬穆最善济人之急，尤爱食客，所有辄尽，尽则解衣为质。一岁除夕绝粮，作诗寄故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潇然，牢落

生涯只旧毡。君肯太仓分一粟，免教人笑灶无烟。”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遂分半赠之。

游藏春坞

徐都尉于西山辟一花园，广植奇花异果，名曰藏春坞。时值芳春，名花竞秀，苏东坡同佛印访之。值都尉他出，洞门锁钥，无得启扃，遥见楼头有一女子，美貌，凭阑凝望。东坡遂索笔题诗于门曰：“我来亭馆寂寥寥，镇锁朱扉不敢敲。一点好春藏不得，楼头半露杏花梢。”佛印亦和云：“门掩青春春自饶，未容取次老僧敲。输他蜂蝶无情物，相逐偷香过柳梢。”题毕而去。都尉回见诗，明日乃约二人宴会，久而不至，用前韵自题云：“藏春日日春如许，门掩应防俗客敲。准拟款为花下饮，莫教明月上花梢。”又以事他出。俄而佛印、东坡至，出家姬侍宴，遍赏红紫。酒半酣，坡咏《殢人娇》词赠姬云：“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醉起、惊落乱红千片。　　密意难窥，羞容易见。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都尉归见词，即和云：“小苑藏春，信道游人未见。花脸嫩、柳腰娇软。停觞缓引，正夕阳将晚。莺误入、蹴损海棠花片。　　只怅春心，当时露见。小楼外、曾劳目断。灯前料想，也饥心饱眼。从此去、萦心有人可惯。”命姬歌词以劝，坡大醉而别。

韩忠献喜雨诗

韩忠献公在相府作《久旱喜雨》诗云：“何暇嗔雷击怒桴，默然嘉泽浃民区。经时亢旱群心骇，数月焦熬一阵苏。已发宋苗安在揠，再生庄鲋不虞枯。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言云行雨

施，群心安而神功敛，相业相度，即此可见。

炀帝闻歌

隋炀帝幸维扬，后宫随行，帝御龙舟，夜半闻歌声甚悲。词曰：“我兄御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帝遣人求歌者不得。

大业童谣

大业九年，炀帝将再幸江都迷楼，宫人抗声歌曰：“河阳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帝闻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曰：“孰使汝歌也？”宫女曰：“臣弟在民间得此歌于道涂儿童。”帝默然久之，曰：“天启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宫水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歌竟，不胜其悲。近侍奏问，帝曰：“休问，他日自知。”后唐兵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之膏血。”令焚之，应宫中吐艳之谶。

臻蓬蓬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宋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民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

翁。”此本金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圣北狩。又有伎者以数丈长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未投时，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此亦金谶，而北祸可怪。

木生奇遇

《高坡异纂》：木生泾字元经，洪武初以乡荐诣业太学。尝登泰山观日出，夜宿泰观峰，梦一老妇携女子出见甚欢，遗一诗扇，展诵未终，钟鸣惊寤，梦中经行道路第宅，历历可忆。明年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阴，拾一遗扇，上有诗云：“烟中芍药朦胧睡，雨底梨花浅淡妆。小院黄昏人定后，隔墙遥辨麝兰香。”仿佛是梦中所见者。行未几，遥见一女郎从二女侍迤逦而来，时春雨新霁，微风扇暖，女郎徐穿别径而去。生伫立转盼，但见带袂飘举，环珮锵然，遂以所佩错刀削树题一绝云：“隔江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风定细声听不见，茜裙红入那人家。”前宿野店问之，曰：“此去里许，有田将军园宅也。”生明日往树下，竟日无所遇。又题于树曰：“异鸟娇花不奈愁，湘帘初卷月沉钩。人间三月无红叶，却放桃花逐水流。”因见溪水中落花流出而感兴也。此后惟将遗扇爱玩不绝而已。后成祖嗣统，龚谨荐生于上为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桥看牡丹，偶憩田家，邻翁熟视其扇，问生曰：“此吾甥女手书，何从得之？”生曰：“三年前过武清所拾者。”翁曰：“乃吾寡妹所居。萍梗相逢，事固有出于偶然者。”更引入一曲室，帏幄鲜丽，金玉烂然，几榻整洁，琴瑟静好。一老妇出拜，言：“姓钱氏，先夫田忠义，官至上轻车都尉。往岁扈从西征，为流矢所中，舆疾归武清，今亡三载。小女娟娟，偶过溪桥遗一扇，不意入君之手。当时寻扇，见溪边树上二绝，朝夕讽咏，得非君作乎？”生曰：“此我所题。”老妇因命娟娟出见，至则玉姿芳润，内美难征，俨然梦中相逢者也。生因述前梦，共相嗟

异。久之，遂命为夫妇。娟娟妙解音律，贯通经史，凡诸戏博杂艺，无不精晓。阅月，生督皇木潞河，南行，娟母又暂至武清，室内无人，因锁院而去。娟娟寄生诗曰："闻郎夜上木兰舟，不数归期只数愁。半幅御罗题锦字，隔墙裹赠玉搔头。"生还赠之曰："碧窗无主月纤纤，桂影扶疏玉漏严。秋浦芙蓉倚丛叶，半妆斜倚水晶帘。"娟以诗慰生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灯前把劝阮家郎。不须更忆人间世，万树桃花即故乡。"至冬，生以母忧去职，娟抱病留武清。明年春，娟病转剧，以诗寄生曰："楚天风雨绕阳台，百种名花次第开。谁遣一番寒食信，合欢廊下长莓苔。"自是不起。比生遣使相迎，娟已亡矣。

奴根

杜荀鹤云："势败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奴之欺主，自唐已然。近见一揭云："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根于一纸；扁鹊有拔疔之散，而不能拔奴根于数世。王彦章铁篙可拔，奴根何能唾手而使出；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除。"虽戏言，实至理。必也修德以俟，越境或免，斯亦不拔之拔也。若徒倚势以凌人，挥金以贿宦，拔之愈力，则粘之弥坚。《大易》所云"确乎其不可拔"者，类此根也，噫！

破瓜

破瓜者，谓二八也。盖以瓜剖四界，其形如两八字。故女子初破体曰破瓜，年当二八也。吕洞宾赠张洎诗云："功成当在破瓜年。"盖二八，八八六十四也。洎以六十四卒。

士籍书历

御史陈伯大坚奏立士籍，贾似道毅然行之，凡应举及免举人，州县给历一道，亲书年貌世系及所肄业于历首，执以赴举，过省参对笔迹异同，以防伪滥。时人有诗讥之云："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几处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又有《沁园春》词云："士籍令行，条件分明，逐一排连。问子孙何习，父兄何业；明经词赋，右具如前。最是中间，娶妻某氏，试问于妻何与焉。乡保举，那当着押，开口论钱。　　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张万万千。算行关改会，限田放籴，生民凋瘁，膏血俱朘。只有士心，仅存一脉，今又艰难最可怜。谁作俑，陈坚伯大，附势专权。"

《癸辛杂识》又载《沁园春》词曰："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忧。叹浙民转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阅岁经秋。敌未易支，人将相食，识者深为社稷羞。当今亟出陈大谏，箸借留侯。　　迂阔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宜仍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后似道溃师，台中首劾陈伯大等。

题倚屏美人

王仲房寅貌最寝，一日游妓馆，妓轻薄不为礼。时室中悬《倚屏美人图》，寅题其上云："肯笑笑价值千金，无语无言，恼恨何人。我这里，锦重重，香馥馥，凤枕鸾衾。恁那里，冷清清，孤另另，独倚围屏。搀你又不行，抱你又不能。我也怜香，我也惜玉，我也知音。你若活动些儿，我也自会温存。"妓方惊异，遂加礼焉。

道开

广生庵莲社已七十余年，苍书叔少时过庵，见道开师卧室粘《燕子楼》诗，因笑谓曰："此岂禅室语，欲效临去秋波耶？"道公曰："见说白杨堪作柱，怎教红粉不成灰。"此亦说法也。道开名自扃，能诗善书画，去世已四十余年，为之怃然。

听雨读离骚

兴州刘之昂昂《山中听雨》诗曰："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帽遮头水没腰。此景此时谁会得，清如窗下听芭蕉。"祝枝山诵此诗，哂其上下淋漓，清在何处。又海盐沈某因诵《离骚》而得二句曰："丛兰芳芷满东皋，闲步春风读楚骚。"下韵不接，因久思，误坠崖下。人方惊扶，乃曰："好也，好也。"遂吟曰："忽忆灵均发忧愤，坠崖几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尝无对，坠崖伤体，宁无楚痛，尚曰好耶？

索笺留带

邓志宏肃号栟榈，与朱韦斋交好。一日，韦斋觞客，志宏以冠带寓之。韦斋戏留以质纸笔，明日如约，韦斋受其笔还冠，而以纸小留带，且曰："倘无千幅竟不还也。"志宏为寄一诗云："归帽纳毫真得策，索笺留带计还疏。公如买菜苦求益，我已忘腰何用渠。闭户羽衣聊自适，推窗柿叶对人书。帝都声价君知否，寄付新传折槛朱。"古人风流调笑，蔼蔼若此。

三角亭

宋吴兴俞退翁汝尚有诗名，《题三角亭》云：“奇哉山中人，来此池上宇。蕙径斜映带，林烟尽吞吐。春无四面花，夜欠一檐雨。寄傲足有余，何须存广庑。”

辛集卷之三

李无竞遇仙

李无竞入都调官，至朱仙镇，见二丐争于道。老妪曰：“我终年丐乞，聚钱数百，此子将去半载不偿。”无竞取缗如所逋与之。丐者谢曰：“吾实逋其钱，君行路人，偿之以解吾斗。家在隆和曲，筠栅青帘乃吾居也，子能访我，当有厚酬。”无竞异其言。后入隆和，果有帘栅，入门见数丐者地炉共火，堂上冠带者乃向丐也。揖无竞坐曰：“可小酌御寒。”无竞疑甚，逊辞。其人勤劝，但濡唇而已。时方大寒，盘中皆夏果，取小桃三枚，丐者作诗曰：“君子多疑即多误，世人无信即无诚。吾家径路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无竞至邸，视桃乃紫金，因大悔恨，再访之，已不见，询问皆无有知者。无竞琢其金为饮器，年七十余，面色红润，岂酒濡唇之力乎？

睹蛙求学

松陵俞羡长安期，农家子也。幼时父令送秧，踏死一蛙，告其父曰：“我不拔秧矣。”父叩其故，答曰：“顷踏死一蛙，挺身于道，恍如人状。因想人死亦犹蛙耳，欲求为出类之人，惟有读书做官，死后不至如蛙之湮没无闻也。”父异其言，而无力延师，遂游衍于村塾，听其句读。一日，忽动游学之念，纵步而往，直至太仓州，入一高门。阍人问之，云：“欲借书读。”阍人以其村童拒之。适主人送客出，询知其故，遂留而俾师教之，乃王凤洲也。后学业日进，携至都中。一

日虞人获一麂，诸大老竟咏之，凤洲诗先成，结句苦不佳，改削再四，终不恰意。羡长曰：“余有二语似可用。”凤洲未之许，诸老使吟之，羡长曰：“虽无头角异，不与犬羊同。”众共称赏。

小半斤谣

某善治生，间市肉，不得逾四两，名小半斤，人遂以“小半斤”呼之。黄九烟周星曰：“此盛德事也。”因为长谣纪之：“市肉市肉，震惊神人。乃公终身不饮酒，穷年不茹荤。今朝胡为忽市肉，咄咄怪事，畴可比伦？一解。市肉市肉，爰聚童仆。左手提衡，右手启椟。有铜如金，有钱如琛。把授童仆，不觉掩泪酸心。二解。童仆受钱，愕眙相视。长跪请命，市肉宁几。童曰一斤，公怒欲捶。仆曰半斤，怒犹不已。童仆皇恐，莫测公旨。三解。匍匐再请，听公何云。徐伸四指，曰小半斤。小半斤者，半斤之半。半而又半，禄已逾算。四解。仆乃前行，公尾其后。侧身蹑足，潜伏闾右。仆诣肉肆，钱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我市肉，尔为我添。一增再增，肉重于权。名小半斤，不啻六两。公挟仆归，大喜过望。五解。肉已至家，仆欲持去。公曰无遽，谈何容易。此肉我当细区分，安得怆惶暴殄等儿戏。为我呼爨婢，此肉谨付汝，汝其善煎烹。一为干豆荐祖考，二为宾客饷师生。三为君庖餍我口，饫我腹，我与妻妾子女共咀啖，下及汝曹俱彭亨。猫鼠不得窃，犬豕不得争。余渖满注缶轹釜，须用戛戛鸣珍重。小半斤，此肉良匪轻。六解。市肉市肉，震惊神人。咄咄怪事，畴可比伦。我闻东海有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陈，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乎，小半斤。七解。我闻古有豢龙人，飂叔潜醢飨夏君。公之啖肉毋乃脍龙肝，披龙鳞。吁嗟乎，小半斤。八解。我闻天厨内有熊蹯豹胎猩猩唇，惟辟列食罗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熊蹯豹胎猩猩唇。吁嗟乎，小半斤。九解。”

江斗奴

齐亚秀者，京师名娼。尝侍长陵宴，出语人曰：“知音天子也。每唱到关目处，即为举卮。”晚年有目疾，女曰江斗奴，以色艺擅声。宣德间，海内清谧，上下皆以声妓自娱。英公张辅尤奢泰。尝延三杨饮，命斗奴佐觞。二杨颇降词色，西杨俨然。南杨乃举令，各取古诗句有月字在下者，云：“梨花院落溶溶月。”东杨云：“舞低杨柳楼心月。”西杨云：“金铃犬吠梧桐月。”斗奴跪而请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咄咄曰：“汝当歌各月，毋徒诵也。”斗奴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杨柳楼，舞罢银蟾灭。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总不如俺寻常一样窗前月。”诸公称赏。西杨亦剧饮，东杨至拥之膝，连沃数觥。杯覆，斗奴以罗裙拭之，云：“血色罗裙翻酒污。”英公叱曰：“总为母狗害事。”斗奴应曰：“妾所接皆公猴耳。”众人大噱。明旦，三公皆以绯罗赠之。西杨曰：“吾辈老矣，犹为尤物所动，况少年乎？”即奏禁百官宿娼者除名。

《尧山堂》：三杨与一兵官会饮，文定唱令，各诵诗一句月分四时者。令毕，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谓秦无人。”一妓遽成小词，捧琵琶歌曰：“到春来，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来，舞低杨柳楼心月。文敏句。到秋来，金铃犬吠梧桐月。兵官句。到冬来，清香暗渡梅稍月。文贞句。呀，好也么月，总不如俺寻常一样窗前月。”诸公剧饮，夜分而散。

瞽识王教师

江斗奴演《西厢记》于勾栏，有江西人观之三日，登场呼斗奴曰：“汝虚得名耳。”指其曲谬误并科段不合者数处。斗奴恚，留之，乃约明旦当来。而斗奴不测，以告其母。明旦，亚秀设酒俟其来，延

坐告之曰：“小女艺劣，劳长者赐教。恨老妾瞽，不及望见光仪。虽然，尚有耳在，愿望高唱以破衰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声，亚秀即曰：“乞食汉非齐宁王教师耶？何以绐我？”顾斗奴曰：“宜女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奴拜之，留连旬月，尽其艺而去。

观物吟

永乐初，道士邓青阳羽隐居武当山之南岩。自言居武林时，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动落花流水之机，适闲云幽鸟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无意于诗也。有《观物吟》一卷，中一绝云：“人生天地常如客，何独乡关定是家。争似区区随所遇，年年处处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概见已。

娶九姨

汉刘晔未第时，娶赵冕长女，早亡。有二妹复欲妻之，晔曰：“若是武有之德，固不敢求；如言禹别之州，庶可从命。”盖不欲七姨而欲九姨也。或曰：“谚云薄饼从上揭，刘郎才及第，岂得便拣点人家女子耶？”晔曰：“非敢有择，七姨骨相寒薄，不可为婚。”遂娶九姨，生七子，皆致贵显。

傅大士

凡寺中有轮藏者，必供一傅大士。问之僧众，皆妄言无稽。《谰言长语》载一诗云：“袈裟新补片云寒，足蹑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归一辙，捏沙终是不成团。”盖讥之也。俗云其云“道冠儒履释袈裟”，

正此。而《搜神记》谓其名翕，义乌人，幼通三教书，自号善慧大士。此又不知何据。

济颠赞

元僧道济，风狂不饰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咸以济颠称之。始出家灵隐寺，僧厌之，为人诵经，累有果证，年七十三，端坐而逝。人为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土颠，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脱蝉。涌出利市八万四千，称叹不尽而说偈言。呜呼，此所以为济颠。"

陈图南

《群谈采余》：陈图南莫知所出，有渔人举网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状，携以还家，溉釜爇薪，将煮食之。暨水初热，俄雷电绕室大震，渔人惶骇，取出掷地，衣裂儿生，乃从渔人姓陈，名抟。后艺祖召至阙，问天下始终事，抟对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再问，对曰："非臣之所知也。"明郑镗题诗曰："驴背无心大笑还，壶中有药卧空山。三闽四广英雄恨，都付先生一梦间。"

徐仙

徐仙不知何代人，常于萍乡郭西山间炼药。有黄犬回旋于丹鼎之旁，往返率以为常，徐异之，以红线系其颈，视其所之。至桐坡枸杞

丛中，隐而不见，但余红线在外。即掘其丛，得根如黄犬状，持归蒸之，芬香满室。徐食之，由此仙去。今山上有徐仙亭，题咏甚多。县丞卓津题《卜算子》词云："流水小湾西，晚坐孤亭静。不见高人跨鹤归，风水摇清影。　　往古与来今，休用重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孤月摇山冷。"

朱明

春秋时刺客朱明，幼丧父，膂力绝人，使气好斗，母挞之即止。临终，将所服之袄所持之杖遗媳，语明曰："我死之后，尔或刚狠生事，尔妻穿此袄，持此杖来谏，即同母也，毋逆我。"明受教。后每与人竞，妻穿衣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祸。"明遂纳气而归。虽挫于人，不较也。今人不学朱明之孝，而徒妇言是听，惜哉！

扑满

扑满即今小儿积受罐，以土为之，蓄钱之具，可入不可出，满则扑之。有聚而不能散者，致有扑满之败，可不戒哉！邹长倩赠公孙弘扑满一枚。元艾性夫有《扑满吟》云："区区小器安足怜，黄金塞坞脐亦燃。"宋景濂有《扑满说》，意皆诮此。

钓台

题严子陵钓台诗甚多，有无名氏一诗云："范蠡忘名载西子，介推逃难累山焚。先生正尔无多事，聊把渔竿坐小村。"

改姓

严子陵本姓庄，避显宗讳改姓严。子俞子诗云：“千古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

天目山

郭璞《钱塘天目山》诗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风起，五百年间出帝王。”及高宗中兴，建都天目，及主龙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骚动，时有建迁跸之议者，未几宗鼎遂移。有人作诗云：“天目山前水啮矶，天心地脉露危机。西周浸冷觚棱月，未必迁岐说果非。”

谢叠山却衣

谢叠山被难北行，刘洞斋华父送以寒衣不受，曰：“罹罗纳阱，何损麒麟，反君事仇，忍为狗彘？凡劝吾入燕吐胸中不平而后死者，皆非忠于谋人者也。宁作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岂敢曰将以有为乎？平生学问，到此时要见分明。辱惠寒衣，义不当受。大颠果聪明识道理，胸中无滞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为别耶？小诗写心，谩发一笑：‘平生爱读龚胜传，进退存亡断得明。范叔绨袍虽见意，大颠衣服莫留行。此时要看英雄样，好汉应无儿女情。只愿诸贤扶世教，饿夫含笑死犹生。’”

李方山

万历中，湖广桃源李方山相自负能诗，每与箕仙斗捷，不能胜，因限“曾登能”韵索诗于仙。仙即题曰：“为报西楼灭扫曾，谪仙还向此中登。百篇斗酒聊乘兴，借问方山能不能？”李始屈服。

杨妃上马娇图

元陈伯敷绎曾《题杨妃上马娇图》云：“此索《清平调》词赴沉香亭时耶？抑闻渔阳鼙鼓声赴马嵬坡时耶？上马固相似，情状大不同，观者当审诸。”明桃源李沅南春熙十岁时题其图云：“未上先愁坠，方行遽欲还。如何生畏马，死葬马嵬山。”

洞庭闺怨

吴俗洞庭凡闺中稿砧，半作浮梁荡子。吴耳渊作《闺怨》云：“征人别我去荆都，为道春来便返吴。昨见陌头桃已发，不知春亦到荆无？”又：“宝镜春寒掩不开，漫山红紫乱成堆。征人不及梁间燕，落尽杨花未肯回。”

韩信岭

韩苑洛有《韩信岭·踏莎行》云：“高岭连云，寒烟带雨，长杨满路悲风起。将军墓上草萧萧，荒祠白日眠狐鼠。　　九里山前，未央宫里，凄凉往事烦胸臆。乌江邠水两悠悠，东流不尽英雄泪。”且云：“欲吊淮阴，而原忠之诗甚婉，乃制小词：淮阴欲吊思迟迟，已有原忠壁上诗。黄鹤楼前无李白，西风惆怅写新词。”又御史杨受堂诗云：“将军传首日，高帝击豨年。天下谁为定，英雄不自全。固知

儿女诈，岂识赤松贤。古庙重经处，伤心狗兔篇。”斛山杨爵诗：“遥忆当年拒蒯生，将军心事自分明。可怜宇宙无穷恨，尽在中宵悲树声。”秋斋周宣诗：“虎斗龙争日扰攘，英雄堪羡亦堪伤。项亡毕竟无他志，齐破何疑作假王。自是龙颜似乌喙，几曾鸟尽必弓藏。荒岩一点凄凉月，夜夜移光到寝堂。”庙中题咏甚多，或咎淮阴不能如赤松，或谓不当假王以启疑，或云迟疑以招祸，不知天下已定，勇略震主，高帝盖无一日能忘情于淮阴，不至身首异处不已也，呜呼！淮阴之心则如青天白日云。

李昇咏灯

徐州李昇，杨行密养为子。九岁时在徐温家，令咏灯，昇云：“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谁怕晚风侵。主公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由是不以常儿待之。长乞温冒姓名为徐知诰，代温秉政，受杨禅，僭帝号。

蠹鱼

读书不识文理，为蠹而已。明郭登《咏蠹鱼》云：“琐琐如何也赋形，虽无鳞甲有鱼名。元来全不知文义，枉向书中过一生。”

踏灾行

袁介字可潜，有《踏灾行》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褴褛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捧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

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饮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浃背。老翁老翁复勿言，我是今年检田吏。”

总兵对

一总兵门对：“门迎珠履三千客，户拥貔貅百万兵。”一人云：“总兵出征必输。人在内者少在外者多。改‘户拥貔貅兵百万，门迎珠履客三千’方善。”湖广一总兵得胜回，彩旗迎者千百，一教官有“天下有名真宰相，世间无比大将军”，总兵大喜，赠二婢。

募修五脏庙疏

张山来《募修五脏庙疏文》云：盖闻神即吾心，必敬神神斯如在；命为尔主，能顺命命乃克昌。欲祈庙食之不穷，端赖人缘之毕集。兹有五脏神庙一所，形居腹地，势近灵台。厥义配乎五行，水火木金并依夫土；其地分为五位，上下左右悉拥夫中。得之则生，而不得则死，讵宜鄙作淫祠；饥来斯食，而不平斯鸣，岂可称曰左道。神

奇化为臭腐，妙用无穷；耕助以供粢盛，礼仪卒度。万方共赖，百姓咸依。巍巍殿宇，创自人生于寅之年；赫赫威灵，坏于山上呼庚之日。六根欠净，一双耳枉听晨钟；四大皆空，九回肠徒鸣法鼓。吸露餐风，闻之流涕；蒙袂辑屦，见者伤心。盖庙存则神有所附，而人似花容；庙圮则神无所凭，而民多菜色。用是益深畏惧，亟望重修。但臣饥欲死，难逢雨粟之天；米贵如珠，愧乏饭蜂之术。叩告诸方檀越，敢希共赐慈悲。随缘多寡，即一粒大并须弥；任意精粗，在十方皆堪供养。敢期见于面而盎于背，庶几目有见而耳有闻。从此撑肠作柱，群瞻美奂而美轮；煮石为梁，曾见攸宁而攸芋。半亩荒园，更可植钻篱之菜；两旁隙地，还堪种梭水之花。定然腹有攸归，岂止神其不吐。

邻女吹笛

高宾王观国闻邻女吹笛，赋《风入松》词曰："粉娇曾隔翠帘看，横玉声寒。夜深不管柔荑冷，樱朱度香喷云鬟。霜月摇摇吹落，梅花簌簌惊残。　　萧郎且放凤箫闲，何处停鸾。静听三弄《霓裳》罢，魂飞断愁里关山。三十六宫天近，念奴却在人间。"

美女烧香

李在躬《万花金谷集》有《美女烧香》诗："三寸弓鞋步翠苔，想应天竺爇香来。眸凝秋水波初动，掌合金莲花未开。腰细谩摇春日柳，脸红犹带雪天梅。不知暗祝缘何事，斜把金钗插一作拨。冷灰。"

美人踢球

蹴踘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

美人春睡

象牙筠簟碧纱笼，绰约佳人睡正浓。半抹晓烟笼芍药，一泓秋水浸芙蓉。神游蓬岛三千界，梦绕巫山十二峰。谁把棋声惊觉后，起来香汗湿酥胸。

美人濯足

宸濠《咏宫妃濯足》：“濯罢银盆雪欲飘，横耽膝上束鲛绡。匝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踢碎香风抛玉燕，踏残花月上琼瑶。五更索向鸳鸯枕，勾引郎官去早朝。”

美女折花

《谰言长语》有《美女折花》诗云：“梳罢云鬟出户来，轻移莲步海棠阶。临风折处香生手，对日看时影在怀。蜂簇露华凝翠钿，蝶随春色上金钗。曲阑干外苔痕湿，归去多应换绣鞋。”

美人骑马

王西楼以乐府擅名，如《拟美人骑马》云：“露玉笋丝缰软把，

衬金莲宝镫轻踏。裙拖翡翠纱，扇掩泥金画。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宝年间若有他，却不把三郎爱杀。”

女儿港诗

鲁学士粲《巢睫集》绝似唐。曹以宁校文江西，舟回泊鄱阳湖女儿港，舟人问曹读何书，曹呵之。舟人曰：“予少从鲁学士泊此港，有诗甚佳。”曹索一诵，舟人即诵。曹书之《谰言长语》中，诗云：“彭蠡湖边女儿港，秋水未干湖水长。女儿一去今几秋，时有行人来系舟。岸柳汀花湿红翠，柳如颦眉花溅泪。茅屋参差石径斜，港口人烟凡几家。当初知是谁家女，后来嫁作谁家妇。嫁时湖上堕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头问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从前大姑问，大姑默默凝新恨。红颜薄命真堪惜，女儿名姓无人识。年去年来湖水春，空使行人吊陈迹。君不见古来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无。”此诗《巢睫集》中不载，岂非沧海遗珠。

箕仙

一人请箕仙，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顽童戏问曰：“洞宾先生安在？”箕即题云：“开口何须问洞宾，洞宾与我却无情。是非吹入凡人耳，万丈长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

伏波祠

明辰阳挥使彭飞能诗，《题桃源伏波祠》云：“岳王庭下鞭秦桧，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庙，愿将顽铁铸梁松。”结语甚

有思致。

对启佳句

黄梦炎十一岁，乡先生出一对云：“小甘罗之一岁，早已能文。”对云：“加孔子之数年，可以学《易》。”

黄炳辞武举启云：“举子忙，槐花黄，早已觉壮心之动；时文熟，秀才绿，要须取本色而归。”

杜鹃

吴康齐与弼作。诗学性理，唯《杜鹃》诗有情景。诗云：“西川如景自忘归，啼到江南意却悲。古树淡烟残月晓，落花疏雨暮春时。空遗蜀帝千年恨，谁读唐人再拜诗。欲向青山一相问，数声不尽又何之。”

辞职自遣

刘伯温《辞职自遣作》诗云：“买个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百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邵康节诗

邵康节诗云：“老年躯体索温存，安乐窝中别有春。万事去心闲

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处凉铺簟，檐雪飞时软布裀。谁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杨妃罗袜

《群谈采余》有《杨妃罗袜》诗：“仙子凌波去不还，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

杨妃病齿

吴草庐《题杨妃病齿图》云：“齿痛自颦眉，君王亦不怡。此疾如早割，何待马嵬时。”又冯海粟子振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

镊白发

蒋复轩《镊白发》诗：“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亦自难。多少朱门年少子，业一作朔。风吹上北邙山。”一作张注诗。又宁王诗云：“黑发丛中白数茎，几番镊尽白还生。而今白也由他白，那得闲工与白争。”

阿呀歌

客持玉簪示村妪，李暹庵从旁戏曰：“妪可得之以饰首。”妪惊耸移时，敛手告曰：“此美质重器，维供压云鬟、伴翠钿，非娇姿妙丽

莫敢御。然或稍失检点，琤然堕地，不复瓦全，此阿呀簪也，何以见绐？”感其言足以警世，作《阿呀歌》以广之，如苏学士之遇春梦婆云。“坐上客，莫喧哗，停尊静听歌阿呀。秋江渺渺悲迁客，青衫枉泪湿琵琶。曾传落雁啼乌曲，战马空嘶关塞笳。回首奸雄如梦散，当筵勿进渔阳挝。阿呀二字鞭心处，利爪当胸着痒爬。好个囫囵混沌，忽朝凿破血虾蟆。阿呀！南倾北陷难修补，却仗娉婷一女娲。阿呀！揖让征诛乖样子，千王万帝竞如麻。阿呀！周公拮据鸮戕室，尼父栖遑狗丧家。阿呀！此望长生彼解脱，青牛过了白牛车。阿呀！长条直路平坦坦，跌脚尿泥贪径邪。阿呀！逆子乱臣失节妇，止缘一个念头差。阿呀！剖心割股忠和孝，挖肉成疮也有疤。阿呀！你道恩情权宠盛，看来带锁重披枷。阿呀！平添白发三眠柳，吹落红颜半夜花。阿呀！电闪光中营利禄，爆声撒处逞荣华。阿呀！彩云虹散终成雨，白玉蝇来便是瑕。阿呀！坐上客，莫喧哗，烧银蜡，进流霞。老去固可惜，少年不须夸。富贵何足羡，贫贱勿咨嗟。青青庭下草，犹自有根芽。你看何物为长久，你能不死你奢遮。劝君早把灵台照，莫待临行唤阿呀。”

营寿藏

范石湖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赋诗曰：“家山随处可松楸，荷锸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

惠柔侍儿

何文缜㮚任馆阁，饮于贵戚家。侍儿惠柔丽而黠，慕何风姿，密解手帕为赠，约牡丹开时再集。何感其意，归赋《虞美人》曲，隐其小名以寓缱绻云：“分香帕子揉蓝腻，欲去殷勤惠。重来直到牡丹

时，只恐花枝知后故开迟。　　别来看尽闲桃李，日日阑干倚。催花无计问东风，梦作一双蝴蝶绕芳丛。”

咏豆瘢

唐陈黯甫十岁能诗，年十三，袖诗谒郡牧，其首篇咏河阳花。时面豆新愈，牧戏令自咏，即云：“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如。天嫌未端正，满面与妆花。”由是名振州里。

感遇

尤悔庵先生感遇词调寄《满江红》：“我醉欲眠，且收了、眼光青白。分付与、死便埋我，陶家之侧。天下山川吞八九，腹中人物容千百。任诸君拍手笑狂生，乾坤窄。　　破面鬼，焦头客，福建子，山东贼。问何人请剑，何人投笔。我梦化为蝴蝶舞，醉来敲破珊瑚玦。叹一腔热血洒何时，青衫湿。”

铭心训

张亦山《铭心训》云：“人求我非土却是土，我求人非金胜是金。人求我势急如星火，我求人热面冷如冰。人求我他苦即我苦，我求人我亲他不亲。人求我时刻要结果，我求人终岁不能成。人求我大事当小做，我求人小事大人情。人求我朝成暮不顾，我求人猫狗是天尊。人何人兮我何我，人皆伶俐我独鲁。我何我兮人何人，何不将心去比心。千变万化凭他做，到头各自有调停。占尽便宜同一死，留个惺惺教子孙。”

祭半齿

俞君宣琬纶齿虫啮去半齿，埋之王园梅花下，因摘花祭之，泣而告曰：三十年辛苦尔噤之，二十年酸味尔嚼之，千万斛愁惨尔啮而忍之。徒有饮声，不识笑口，尔固贱骨也。贱愈可怜，贱莫如马，马骨犹埋，矧尔乎？卜花下少行人处埋尔。邻尔以花本，覆尔以花瓣，沁尔以花露，护尔以花神。蚓窟为斧，蚁穴为堂，草雨为芳醪，蜂蝶为死友。使寒微片骨，虽贱能香。复忏来生，毋堕业躯也。

忆惟吾生三十有四，此日何日，齿落之始。毛骨无恙，半齿已死。人间烟火，尔先获洗。言语凶咎，尔先谢委。舌本滋毒，七神所忌。半远舌者，俾先脱秽。半近舌者，堕业未已。若有深意，微示众齿。半虽未已，方众则迩。零丁摇动，旋将继此。谁料一齿，瘗之二地。况本分者，是恶足倚。

病齿

沈君烈承《咏病齿》云：“三日对书不能读，支颐摇首双闭目。半口无骨微觉肉，涎流于面下及腹。老大不好作儿哭，回声强笑吻角缩。欲设痛喻无其族，略似钝斧斫湿木。嗟乎此牙咬菜啖豆粥，世间残颏学不熟。贵人名字呼奴仆，得毋以此消齿福，所以齿中有鬼伏。”

无梦诗

僧无梦游方抄化，手持大木牌，题诗二绝曰：“心为车兮身为轼，车动轼随何意息。交梨火枣是谁无，自是不为荆与棘。”“身为客

兮心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若还客主不康宁，精神必定随君去。”正心养生之道，不过如此，可为终身诵之。

足说

金长文昌号蘧园，有《足说》云：“脚者却也，谓却而勿前也。跟者艮也，谓艮而勿动也。趾者止也，谓止而勿行也。腿者退也，谓退而勿进也。步之为言近于骤，而文则从止也。履之为用贵于屦，而义则从复也。先启予手，后启予足者，志存于临深履薄也。既洗足已敷座而坐者，道尽于着衣持钵也。”

朱文公足疾

朱晦翁有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以诗云：“十载扶行持短筇，一针相值有奇功。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旋而足疾复作，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谢之财，第恐以此诗而误他人也。”

社酒治聋

世言社日饮酒治聋，不知何据。《石林燕语》载：五代李涛春社从李昉求酒诗云：“社公今日没心情，为乞治聋酒一瓶。恼乱玉堂将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厅。”时昉为翰林学士，有月给内库酒，故涛从乞之。

湘东一目

颍川王伟有才学，为侯景左仆射。景败见禽，上五百字诗于元帝，帝爱其才，欲舍之。朝士多忌，请视伟檄文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帝初封湘东王。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帝见大怒，钉伟舌于柱而杀之。

眼谜

魏咸阳王元禧谋反遁走，左右惟尹龙虎从之。禧昧不知所为，谓龙虎曰：“吾瞶瞶不能堪，试作一谜，当思解之。”尹疑，忆旧谜云：“眠则俱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禧不以为讽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

忏目

沈君烈《忏目文》云：癸亥之春，沈子迎暄立于庭前。是日风作有声，翼然触尘而斗扑于睫间。初灭没而无端，渐狰狞而活焉。啄睛欲破，摩眶欲阱。瞬和窗电，泪如乳泉。垢蒙败棘之絮，气吞湿突之烟。凡旬有五日，而不得愈。乃为文而告之于天。其辞曰：臣目无良，游于臣面。目罪山积，臣实不见。荷降之罚，省其一线。比日以来，偶观房稿，毕竟以此，开罪不小。臣今求哀忏悔，数其罪而请祷。房稿之中，皆新贵名，臣目何为，辄敢注睛；房稿之文，纸皆五色，臣目何为，辄分青白。其有巍科卓冠群雄，目或鄙夷，不抵枝葱；其有虚誉盛传俗下，目或嬉笑，酷于怒骂。出子入史，钱所万选，目或裂眦，斥为花脸；离经叛注，犬所吠日，目或刮膜，揖为上

客。长才累牍，目送而去，或疵其篇，或驳其句；高言共赏，目摄而忘，或弃为灰，或淡为汤。或按书旨抹笔如矢，或按题神惜圈如珍。或所看法但法先辈不知变通，与时俱醉；或所识字但识古初，不知权宜，依样胡卢。或信耳鼻应作是观，目乃擅权，别用自专。或相皮毛既竭尔力，目乃遁精，别具一只。诸如此类，不可擢发。无光不出，无钉不拔。此皆臣有以养成其骄气，而目亦无以自解于薄罚。自今忏悔，而后愿一心皈命于遮眼之菩萨，誓不敢较长量短，激浊扬清。惟国门一字之为贵，而名经千佛之为尊。抑或不然，将起而讶其生平乎？红粉之妆，靓袨之饰，有目以来，未蒙拂拭也，或于梦游稍感其魄；曲槛之迷，珠帘之映，有目以来，未蒙申敬也，或于凭高稍荡其性。青铜之腥，黄金之气，有目以来，未经受记也，或于市廛稍薰其涕；名山异水之观，奇花珍木之蓄，有目以来未经干渎也，或于卷编稍消其福。苟其以此而坐目以罪状，求目以深文，臣固知天之不忍也，臣之目亦且泣下如雨而不知所云。

染须发

刘禹锡云："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作后生。"则是染须自唐已然。至元史天泽则涅白发为乌，世宗讶之，天泽曰："臣览镜见须发顿白，恐报国之心自以老怠，故药之使不异于少壮，庶此心之犹竞耳。"杜牧之云："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天泽又矫揉而使之黑，以固其宠绥，则白发亦无如天泽何矣。

罚饮

罚饮从古有之。《周礼》"觥其不敬者"。觥，罚爵也。《檀弓》："杜蒉扬觯而酌师旷。"李调注："觯，罚爵也。"《说苑》：魏

文侯与大夫饮，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嚼者浮以大白。”及举白浮君。注白：罚爵之名。浮，罚也。一说谓罚爵之盈满而浮泛也。白者举觞告白之意。陈后主令张贵妃等预制五言诗，令孔范等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诸书所载罚饮之说甚多，不能悉举。然罚饮之数多限以三，吴谚谓“客来迟，罚三钟”，未始无本。韩安国作《几赋》不成，罚三升。兰亭之会，王子敬诗不成，罚三觥。景龙《文馆记御诗序》云：“人题四韵，后者罚三杯。”又郝隆不能诗，罚依金谷酒数。是三斗。至杜少陵“百罚深杯亦不辞”特极言之耳。注引桑乂在江总席上曰“虽深杯百罚，吾亦不辞”为证。

辛集卷之四

韩蕲王

韩蕲王世忠生长兵间，未尝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偶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遗之。其《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武穆降乩

岳武穆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请紫姑神，武穆降乩，书一绝云："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凭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秦桧闻而恶之，擒治其徒，流窜异域。

周益公

周必大自德寿宫后垣趋传法寺，望见一楼岩然。朝士云太上名曰聚远，而自题其额，仍于屏间书东坡诗云："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又过冷泉亭徘徊久之，后作端午帖子云："聚远楼头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

红玉杯

元扬州陈新甫生日出红玉杯饮客，莆田陈众仲旅赋诗云：“昆仑东阿含海日，石中玉子如日赤。神工夜发昆吾刀，剜作双杯盛酒吃。蟠桃初开缑母家，丹露滴入芙蓉花。广陵公子酒如海，年年颜色衬朝霞。”

鲁文斐

江菉萝《诗评》云：桃川宫道士姓曾号种桃，能诗。比其没也，邑中博士鲁文斐以诗吊之曰：“种桃道士归何处，曾种溪桃作主来。今日有桃君不见，桃开依旧待君回。”博士素无诗名，此章何减“人面桃花”之句。

关夫子祠

桃源印鹤田能诗，中乡试，仕成都别驾。题关云长祠云：“赤面长髯国士风，解围尽在笑谈中。三分天下凭羸马，八阵风云听卧龙。长剑倚天秋气冷，空堂闭月夜灯红。细谈炎祚丁奇运，翻恨将军失阿蒙。”词政雄浑，与题相称。

岳武穆祠

万历中，辰阳唐侍御万阳题岳阳武穆祠云：“武穆祠堂楚水涯，短墙疏草映残花。奸谀何代无秦相，忠孝谁人是岳家？风静鱼龙吹细

浪，月明鸥鹭宿平沙。遥怜古墓西湖上，万树南枝日欲斜。”此诗不减李崆峒“水庙飞沙”之句。

平山堂

欧阳永叔守维扬日，于城西北大明寺侧建平山堂，颇得游观之胜。后刘原父出守扬州，永叔作《朝中措》饯之，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后东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有感，而赋《西江月》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姜尧章度曲

陈眉公《辟寒》载：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谱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桥。”尧章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

咏轿

高竹屋《咏轿·御街行》词：“藤筠巧织，花纹细称，稳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湿文鸳双履。要人送上，逢花须住，才过

处香风起。　　裙儿挂在帘儿里，更不把窗儿闭。红红白白簇花枝，恰称得寻春芳意。归来时晚，纱笼引道，扶下人微醉。”

鹦鹉作偈

唐武后畜白鹦鹉，名雪衣，性灵慧，能诵《心经》，后爱之，贮以金丝笼，不离左右。一日戏曰：“能作偈求解脱，当放出笼。”雪衣喜跃，须臾则吟曰：“憔悴秋翎似秃衿，别来陇树岁时深。开笼若放雪衣女，常念南无观世音。”后喜，即为启笼，居数日，立化于玉球纽上。后悲恸，以紫檀作棺，葬之后苑。

醉翁亭

庆历间，欧阳公谪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玡幽谷，令幕官谢希深绛杂植花卉。谢以状问名品，公批纸尾云：“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未几徙扬州，别滁诗云：“花光浓郁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宜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别妾

王正之特起有《别妾·喜迁莺》词云：“玉楼欢宴，记遗簪绮席，题诗罗扇。月枕双欹，云窗同梦，相伴小花深院。旧欢顿成陈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听阳关三叠，一尊相饯。　　留恋。情缱绻，红泪洗妆，雨湿梨花面。雁底关山，马头星月，西去一程程远。但愿此情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再相见，老生涯分付，药炉经卷。”“雁底关

山”，元人词多用之，谚所谓“雁飞不到处”也。

瘦马吟

明滁阳朱椿工诗，有《瘦马吟》曰：“历尽风霜古战场，骨高毛耸减精光。枥间斗粟何由饱，市上千金未许偿。恋主肯辞劳汗血，逢人多是计骊黄。天寒岁晚燕台下，鸣向孙阳也自伤。”

双双燕

宋史邦卿达祖有《双双燕》词，姜尧章极称之，谓曲尽形容之妙。词曰：“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是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雪中干令

宋浦江梅和胜执礼未冠时，家贫亲老，无以为养。大雪中以诗谒邑宰，有“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移舟”。邑令延之训其子弟。方应举未捷，有诗自遣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亦何为不豫哉。”一时传诵。后登进士，终户部尚书，死靖康之难。

踏青词

王通叟观踏青词调寄《庆清朝慢》：“调雨为酥，催冰做水，东君分付春还。何人便将轻暖，点破残寒。结伴踏青去好，平头鞋子小双鸾。烟柳外，望中秀色，如有无间。　　晴则个，阴则个，饾饤得天气，有许多般。须教撩花拨柳，争要先看。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东风巧，尽收翠绿，吹在眉山。”

琵琶亭

洪容斋《随笔》：江州琵琶亭，下临江津，国朝以来，题咏甚多。淳熙乙酉，蜀士郭明复中元日至亭，赋古风一章，前云：“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滨，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饮食。两公有累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又云：“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而作，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娼女，不以为嫌耶？乐天集又有《夜闻歌者》一篇，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行》之前。其诗云：‘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珍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相造与语，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或亦取《离骚》女嬃等意，未必实有是事也。”

李理

《资暇录》：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他训义也。杜

预注《左传》，不研穷意理，谓行李使人也。故今见远行束装，谓之行李。按古文使字作𡴀，𡴀与李相似，传写之误尔。愚按古文李理二字通用。《左》僖三十年“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用此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国语》“行理以节逆之”，用此理字。骑官左角曰理。《史记·天官书》曰：“荧惑为李。”徐广注云：“外则理兵，内则理政。”又黄帝有《李法》一篇，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总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传：李氏先为尧之理官，因为氏，后改曰李。《管子》书大理皆作李。

法常嗜酒

释法常性嗜酒，无寒暑风雨，常醉，醉即熟寝，觉即朗吟，谓人曰：“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乐其可得而量哉！转而入于飞蝶都，则又蒙腾浩渺而不思觉也。”

天聋地哑

文昌帝君从者曰天聋、地哑。盖帝君不欲人之聪明尽用，故假聋哑以寓意。夫天地岂可以聋哑哉！

“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钟伯敬云：“上二句大作用，下二句大受用。”

手心足心

《蠡海录》：人之手心抓而不痒，足心抓之则痒者，何也？盖手心通心气，心属火，喜动，故不痒。足心通贤气，肾属水，喜静，故痒。

黄鹤楼

黄鹤楼踞蛇山，俯鹄矶，汉江绕其前，鹦鹉洲横其下，三楚雄概，此楼第一。崔颢“晴川芳草”句，真堪与楼争雄。相传唐时吕纯阳尝客兹地，倦寓酒家，日饮酒数壶，累至数百，不偿值，复索饮，主人供给无倦色。纯阳喜之，适啖西瓜，遂以瓜皮画一鹤于壁上。始色瓜皮青，久之变黄，遂为黄鹤。纯阳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词，自敲板为节，已而唱时，鹤辄从壁间飞下，婆娑翔舞，观玩饮酒者日数千人。凡阅数月，酒家得钱数百万，骤富，以钱酬纯阳，纯阳不受，遂构此楼志感，故名黄鹤楼。

释教

宋艺祖始受命，欲废释教。偶日暮微行，徐入大相国寺，至一小院，户旁见一髡大醉，吐秽于道。艺祖阴怒，适从旁过，竟为醉髡拦胸抱定，曰：“莫发恶心，且夜矣，惧有人害汝，汝宜归内。可亟去！”艺祖心动，以手加额礼焉。髡乃舍之去。还内，密遣忠谨小珰：“尔往观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来。”及至，髡已不见，因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视之悉御香也。释氏教因不废。明高皇亦欲废释教，取恶僧埋而铲之，为铲头会。一僧屡铲而头屡生，高皇异之，遂不废释氏。

陆五台释冤狱

平湖陆五台光祖初为濬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为之白。陆至，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台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声。"陆曰："但当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台使者甚器之。

律令

符祝之类，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为如饮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滞也。一说汉时行下文书，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书行下，当亦如律令。《资暇录》云：律令之令，宜平声，读为零。律令是雷边捷鬼，此鬼善走，与雷相疾速，故云如律令之疾走也。

蛉穷

《淮南子》云：昌阳去蚤虱而来蛉穷，去害小而来患大。蛉穷即蜒蚰也。闻人发脂油香，则入人耳及诸窍中。昌阳香酷，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为喻。蛉穷好濡，升高则焦死，故曰蛉穷，一曰陵穷，言乘陵则穷也。《宋史》讥小人居高位者亦目为蛉穷。

偏提

酌酒器古名注子，唐仇士良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犹今酒鐺也。和靖《送李山人》诗有"马前长带古偏提"句。

今酒注去柄安提梁，如茶壶式，始于祖道台泽深，名自斟壶。

上距下嘴

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此谚语也，验之皆不然。一老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咮于翼间。

子母男女钱

《淮南子》名钱曰青蚨。青蚨者水虫，如蝉，杀其母子，取血各涂八十一钱，凡市物，或先用子，或先用母，皆飞归，循环无已。

梁时铸四铢半钱，谓之男钱，云佩之即生男也。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钱既有子母，安得无男女？今人一例奉以为兄，则爱生于敬耳。

觅句营生

倪文节《经锄堂杂志》记苦乐一段甚佳，云：“赋诗可乐而有觅句之苦，营生虽乐而有多怨之苦。”谢在杭以为未然，觅句虽苦而实非苦事，如食者必咀嚼，游者必行步，若果苦之，当弃而不为矣。营生原非乐事，无论聚怨，即忻然奉之，亦必持筹会计，憧憧往来，至寝食不得宁处，不亦天下之最苦者哉？因改之曰：“觅句虽苦而有得意之乐，多财虽乐而有营生之苦。”

苏东坡命相

苏东坡云："退之以磨蝎为命宫，而仆以磨蝎为身宫，故虽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谤。"又自谪海南归，人有问迁谪之苦者，坡云："此是骨相所招。"少时入京师，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显，当知名，然有迁谪不测之祸。"坡又赠善相者程杰诗云："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亦似相其不寿而欲以早休当之，故又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巅赏遍洛阳春。"然坡生平居官起而复蹶，未得遂急流勇退之愿，而卒于毗陵，年仅六十有六，未尝一日享林下之乐。则命与相者之言悉验。

瘴说

宋梅挚官岭表，著《瘴说》，其略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税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殒。虽在辇下亦不能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不知而归土瘴，不亦谬乎？

盛教授启

《群谈采余》：盛教授《请除土地夫人书》曰："伏睹本学重建地灵祠于戟门之外，其神本无有也。使诚有之，是岂不知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设，夫妇偶坐，楚楚裙钗之饰，盈盈朱粉之施，侍从旁立，男女杂处。《礼》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又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虽近世风俗之弊，亦未尝无男女之别。至于闾阎细民，客或过之，其妻犹避而不出。岂有身为神明，妻乃不知内外之分，呈身露面，据案并食，以饕士大夫笾豆之荐，反不若闾阎匹妇乎？幽明虽

殊，礼制则一。司世道者宜亟去之。”此书可为各乡本境土神之笑。

佛米赞

宋饶次守节少年投书于曾子宣，论新法不合弃去。令其仆守舍，归见其占对异常，怪而问之，仆曰：“邻寺白崖长老有道器，往请一转语，忽尔觉悟。”次守慨然，径往白崖问道，八日而悟，与其仆祝发为浮屠，名如璧，字德操，号倚松道人。仆名如琳。德操长于诗，尤善作赞铭。有武将念佛，以米记数，得三升。德操赞曰：“时平主圣，万国自靖。不杀而武，不征而正。矫矫虎臣，无所用命。移将东南，介我佛会。久闻我曹，念佛三昧。喑呜叱咤，化为佛声。三令五申，易为佛名。一佛一米，为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无穷，太仓不足。”

白樱桃

樱桃有白者，唐韦庄诗云：“王母阶前种九株，水晶帘外看如无。只应汉武金盘上，写得珊瑚白露珠。”

耻入乡贤

乡贤名宦祠，不惟有司不当私其人，虽子孙亦不当私其祖父。成化中，给事王徽，刚直有大节，论宦官牛玉言甚激烈，诸宦官谀上，欲加以极刑。李文达维持，谪普安州判。将卒，屡戒其子钦佩曰：“乡贤祠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又弘治中，刘健为相。时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乡贤，刘谢曰：“吾郡乡贤祠有二程夫

子在，吾父何敢并焉。”夫祖父无明德而强列俎豆，以来訾垢，是辱之，非荣之也。近日士夫及封翁无一不入乡贤，木主委积，列之案下，此乡官祠，非乡贤祠矣。

刘公旦

吾郡刘公旦先生讳曙，游庠甫十三龄。其《咏梅》有“众香国里小诸侯”之句，遂得奇童之誉。每试辄前，尝请箕仙问功名，判曰：“桂子开时黄榜发，长安道上不长安。”众初不解。崇祯壬午，先生登贤书，癸未以逆贼李自成之乱，至八月会试，遂登第，始应其判。

赭丹

《七修类稿》：药铺医者但知牛黄、羊哀、狗宝，而不知马黑、羊哀治翻胃，牛黄、狗宝治惊痫。羊哀形如湿茅纸，时或用之。狗宝见者亦罕有，人得之于狗胞中，其形质如鹅卵，色白，碎之内有文理数十层。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人用以治疾。又《冀越集》云：马有马黑，在肾。此尤不特罕见亦罕闻者，不知何所用。沈石田《客坐新闻》亦云：马有赭丹。凡番兵事急，能致风雨突围而走者，盖有赭丹随身耳。赭丹者，马腹中所产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风雨。岂即所谓马黑与？

炭颂

范石湖成大字至能，作《炭颂》云：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

既铭被炉，又作炭颂：“磻木不灰，化为精坚。是衷至阳，维火之传。雪霾六虚，冰寒九渊。环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干流化甄。尺璧寸金，罔功汗颜。我惟德之，莫之名言。既燠且安，与之穷年。”

石炭麸炭

北方多石炭，即今所烧之煤是也。熙宁间，东坡初到京师，作《石炭行》，有“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盘万车炭”句，言以冶铁作兵器甚精，不言始于何时。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隋王邵论火事中有石炭字。则知为用已久。南方多用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燃无烟，且耐久。陈无己托酒务官买浮炭，今人谓之麸炭。白香山诗：“日暮半炉麸炭火。”宋人诗：“一炉麸炭火初温。”则“麸炭”二字非俗语也。

咏炭

元郭矮梅《咏炭》诗云：“樵青黎面学昆仑，斫月烧云树欲髡。万灶黑烟灰出劫，一星红焰火还魂。污身若有仙翁幻，报国今无义士吞。曾似茅斋风雪夜，地炉榾柮暖温温。”

明滁阳朱椿《谢张公惠炭》诗：“谩讶生红好，那知守黑安。宁论炙手热，应解裂肤寒。性伏犹余烈，心灰未化丹。何如在山日，曾作美材看。”

猢狲王

秦桧微时，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曾为童子师，仰束脩自给，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之句。后为相，以申王致仕。申猴属也。牟隆山以为诗谶。

毁淫祠

苏俗酷尚五通神，供之家堂，楞伽山鼓乐演唱，日无虚刻。河南汤公抚吴，严为禁止。乙丑九月，公往淮上，值神诞，画船箫鼓，祭赛更甚于昔。公归闻之，立拘僧至，将神像沉于河，茶筵款待，一概禁绝。

《挑灯集异》载：弘治间，郡守曹凤禁五通神，庙像拆毁无遗。一爱妾忽得奇疾，良医环榻，莫能奏绩。妾忽张目谵语，谓曹曰：“吾乃五通神，民间敬信，汝今禁吾，汝之高曾祖考某某等吾俱追至，今当拘妾及汝矣。”曹虽不为所惑，然能呼祖考之名，亦心疑之，且恐丧厥爱，忧懑不知所出。或荐医士王贯，曹即延之。贯诊视，进药二剂令速服之，神思顿清，再服二剂，疾顿愈矣。昨之乱言，俱属乌有。岂医书所云痰迷心窍、智过鬼神者与？

师娘

汤公毁淫祠，为狄梁公后一人。然鬼昏淫人诳惑，恐唐世尚不至此。吴中称巫为师娘，装束不男不女，情状不梦不醒，语言不蛮不直，其黠悍正在村蠹不根之中。蛊惑愚民，吓骗妇女，诡诈百出，若有征而可信。故淫祠既毁，犹藏头露尾，舞爪张牙。若得如西门豹手段，取数十人投之石湖深渊，尤为痛快耳。噫，何吴中鸟男女之纷纷也！

串字

《志怪录》：有叩试事者，书一“串”字，测字者曰：“不特乡闱得隽，即南宫亦应高捷。”以寓二“中”字故也。一士在旁亦书“串”字，术者谓曰：“君不特不预宾兴，当更得疾。”生询其故，曰：“彼无心故当如字，君有心，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皆验。

会节先生

洛水张起宗以训蒙为生，居会节园侧，年四十余。一日见西来行李甚盛，问之，曰：“文枢密知成都回也。”张叹曰：“我亦丙午生，相远如此。”旁有瞽者辄曰：“我与秀才算命。”因与借地，卜者出算子百余布地上，几长丈余，阅两时，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某星临某所两人皆同，当并案而食者九个月。”后张年七十余，潞公亦居洛，张视其交游皆贵显，辄自疑曰：“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游会节园，问曰：“闻园侧教学者甚人？”对曰：“老张先生。”公曰：“请来。”及见大喜，询其甲子又同，呼为会节先生，公每宴客，必预召赴，人约无先生则不往。并案而食者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府，公往视之。自后公归洛，不复召之矣。

双木不如姚

慈溪姚仲升堂守苏郡，被谗调镇江，代之者为黄岩林一鹗鹗。徐武功送姚解任诗：“神归白璧原无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谣亦有“双木撑篙，不如一姚”之句。

诗索酒

苏郡刘钦谟昌在史馆时，日请良酝一斗，然饮少，多有藏者。汤东谷胤绩以诗索之曰："兼旬无酒饮，诗腹半焦枯。闻有黄封在，何劳市上沽。"钦谟悉其所藏与之。

佛郎机

莆田林待用俊闻宸濠反，即范锡为佛郎机铳式，并火药方遣人间道遗王伯安。书至，王已擒濠，因作《佛郎机行》，见《王文成集》。有云："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

禁缠足表

毛穉宾蕃《禁女子缠足表》云：王猷纯素，聿怀矩步之思；帝治正中，爰儆异趋之习。道以牵真为贵，无用矫揉；化以返朴为隆，何须曲折。形体各有自然，物情无由强拂。发肤至细，总为父母所遗；手足虽微，亦分天地之质。自淳初渐远，乃奇巧日增。朱丝斜系双行缠，见之诗章；白雪微凝夜度娘，征之乐府。春娇一掬，矜韶媚于纤纤；月露半弯，羡轻盈于窄窄。屑香尘以徐动，描弓样以新裁。试娇态于凌波，魂消洛浦；含柔姿于贴地，宠冠齐宫。芳径踏花，惊乱红之不损；玉阶褰草，睹嫩绿之无痕。倩侍婢以相扶，尚虑苔纹之滑；望郎君而伫立，翻嫌石砌之寒。偶尔牵怀，不妨微露；若其懊恨，还用深遮。缘秋千而云衬笋尖，因蹋踘而花沾藕覆。微尖点拍，为按新声；纤趾轻移，偶怀春色。印香泥则文鸳得侣，践绣茵则彩凤平分。

遂使金谷园中，共欲争其一斛；以致马嵬道上，不复爱其百钱。凡此淫靡，在所当禁。某垂情绣阁，留意金闺。念四肢本有全形，即一身总无异用。若使以直为曲，终非体备之初；倘令借屈为伸，恐失本来之理。念娇姿之婀娜，何敢毁伤；彼玉趾之纤柔，如将戕贼。潘妃妖冶，矜冉冉于金莲；赵后淫靡，羡飞飞于舞燕。不思拂人之性，是奚足哉；即或斫而小之，则何益矣。东郊挈伴，徒劳荡子之心；南陌寻芳，空伫骚人之慕。爰行严禁，庶令无伤。沽村酿于市中，无妨令质；撷园蔬于雨里，岂损柔情。从此山谷跛奚，皆助诗人之兴；欧阳赤脚，亦供高士之求。六宫无用踟躇，四海不胜踊跃。

祭妒妇津神文

沈去矜谦《拟美人祭妒妇津神文》曰：闺阁愁人，津梁过客某氏，谨以亶爰之兽，仓庚之鸟，桃花之酸，敛衽含颦，致祭于妒妇津神刘夫人段氏之灵曰：呜呼！举世无不妒也，夫人独神，岂夫人神于妒耶？抑有功于妒而神夫人耶？妾思妇人之妒，不过逐裙带之欢，争帷帐之宠，至为眇少。乃夫人闻贵夫诵洛神之美而自沉，妒古人也；覆游女之舟而抒忿，妒今人也。古人往矣，今人方来，宜无罪于夫人，而身死不惜，杀人于数千载之后不止，当时之妒复何如也。故足长职此水，独称神焉。然美人何恨，渡者几何，能尽歼乎？倾国难求，昔所悲叹，忍摧折乎？况天生奇色，必生一奇妒以祸之，又堪夫人之狼藉者乎？夫人熟审之。妾今假涂津口，敛趾不前。虽乏毛、施之美，终存邢、尹之见。谨随众毁妆，停桡展敬。乱头粗服，当荷优容。然窃有疑者。武氏至淫姣也，尝惕心于介女之祠，洒道清尘，六飞无恙，岂亦有所震悚耶？妾意夫人之职，正为夏妹、殷妲、汉燕、唐环辈耳。今乃致恨于贞姬，恐非上天相命之本意也。惟夫人鉴妾微忱，为后来乞命。始则入宫不让，继则我见犹怜。清流惠风，波浪永绝。妾辈当赓《樛木》之诗，移享夫人于后妃之庙，岂不美哉！尚

飨。

别妾词

刘改之赴试别妾，作词云：“别妾醺醺浑易醉，回过头来三十里。马儿不住去如飞，行一憩来牵一憩。断送杀人山共水。是则功名终可喜，不道恩情抛得未。梅村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烦恼自家烦恼你。”

跳月记

钱塘陆云士次云先生《跳月记》：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时而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杏花柳稊，庶蛰蠕蠕，箐处穴居者蒸然蠢动。其父母各率子择隹地而为跳月之会。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饮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帨，袄不迨腰，裈不迨膝，裈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盖有六律无六同者焉。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环，衫襟领袖悉锦为缘。其锦藻绘逊中国，而古纹异致，无近态焉。联珠以为缨，珠累累绕两鬟。缀贝以为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摺如蝶版。男反裈不裙，女反裙不裈，裙衫之际亦锦带束焉。执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缯，即彩球是焉，而妍与媸杂然于其中矣。女执笼未歌也，原上者语之歌而无不歌。男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无不吹。其歌哀艳，每尽一韵，三叠曼音以缭绕之，而笙节参差，与为缥缈而相赴。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膝转肢回，首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逐矣。是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

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趋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相舍复相盻者，目许心成，笼来笙往。忽焉挽结，于是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媸与媸不为人负，不得已而后相负者，媸复见媸，终无所负，涕洟以归，羞愧于得负者。彼负而去矣，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返而后议聘。聘以牛，牛必双；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后俪皮，循蜚氏之风与？呜呼苗矣。

溪峒歌谣

《相思曲》云："妹相思，不作相思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按溪峒初不知歌，有刘三妹游戏得道，侏㑊之音，无不通晓，就其声作歌，为谐婚跳月之辞，苗人奉以为式。同时有白鹤秀才，亦善歌，与三妹登七星岩绝顶相倡和，音如鸾凤，流连往复，听者忘返。已而歌声寂然，两人亭亭相对，则已化为石矣。诸苗遂祀三妹于峒中勿替。

方滋馈烛

秦桧当国，四方馈遗日至。方务德滋帅广东，为蜡炬，以众香实其中，遣驶卒持诣相府，厚赂主藏吏，期必达桧前。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烛尽，适广东方经略送烛，未敢启用。"桧命点来。俄而异香满室，察之则自烛中出。亟命藏其余，枚数之，适得四十九。呼驶问故，曰："经略专造此烛供献，仅五十枝，既成，恐不佳，试其一，不敢以他烛充数。"桧大喜，以为奉己之专，待之益厚。时胡澹庵谪岭南，桧党多凌蔑之，独务德待之有加礼。后桧败，党皆逐，

务德入京谋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馆。澹庵与王梅溪语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遂揄扬其美，率馆中诸公访之，务德遂得晋用。

陈谔诙谐

正统初，中官阮巨队奉命至广征虎豹。陈谔宦其地，从阮饮，求虎皮以归。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壮者宴客，徒贡瘠虎使毙诸途。阮大恐，置酒谢谔。谔酣，谓阮曰：“闻子非阉者，近娶美妾，其事然否？”阮请阅诸室。谔见群罐，知为金珠，佯问中有何物，阮曰：“酒也。”谔笑曰：“吾来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

魏忠贤祠

毛一鹭建魏忠贤祠于虎丘，赐名普惠。后有旨拆毁。有一人当先入，劈碎魏忠贤首，持之而欲去。众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寝其皮，今将沉香首细细劈开，燃向周蓼洲诸忠臣面前，庶快人心。”数语亦饰说得好，恐其实不过为此一段沉香可爱耳。逆祠基今五人之墓是。

改任福州

周忠介蓼洲先生初释褐选杭州司李，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贺，演岳武穆事，至奸相东窗设计，先生不胜愤怒，将优人捶打而去，举坐惊愕，疑有所开罪。明日托友人问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桧耳。”时叶台山为相，闻而异之，谓吾邑刁顽难治，改任福州。先生还过吴门，抚公徐民式，福州人，其子以杀人系狱。徐至先生家，卑

词下礼，求先生释罪。先生曰：“假则自当立释，若真，官可弃，招不可开。”徐惶遽而别。先生即日束装行，至湖州，徐命中军赉书与金馈先生。先生怒，将中军呼斥而并责徐，徐亦无可如何。先生到任，首问此事，徐子问成大辟。徐怒甚，日夜欲伺先生短，思中伤之。先生在任廉明清正，竟无由也。

击旂始末

崔、魏擅权，毒害朝士。丙寅春，缇骑四出，周蓼洲先生亦在逮中。吴邑侯陈文瑞捧檄至其家，先生整衣拜别家祠，索笔书龙树庵僧所求一扇一匾额，投笔出门，号冤拥送者不下数千人。抚宪毛一鹭自度不协舆情，谕郡侯寇慎安置先生于公馆，时三月十五日也。阅三日，至西察院开读，观者万计。诸生王节等虑有他变，泣诉毛公，祈为申救。毛流汗被面，未能应一语。而旂尉势若虎狼，自内持械挥众，凌辱诸生。吴民赴义，颜佩韦等奋身拳殴官旂文之炳，堂下从者夺其械奋击。诸尉久骄横，愕出不意，二十余校为之齑粉，其一死焉。寇公再三晓谕乃止。时逮高景逸、黄真长，诸旂闻苏激变，稍为敛戢。至逮李仲达，校尉以驾帖投于府而去。先生至京，下镇抚司，极刑棰楚，竟惨死于狱卒颜紫之手。毛公题疏告变，苏城几有屠戮之祸，赖徐念阳如珂先生任通政司，先上按臣徐吉疏，奉旨将诸生王节、刘羽仪、王景皋、殷献臣、沙舜臣等退黜，而戮颜佩韦、杨念如、沈相、马杰、周文元于市。及毛疏入，批已有旨不行。后阉败，节等皆复廪于庠。节中己卯举人。逆祠奉旨拆去，而葬五人于上，碑曰五人之墓。松柏蔚然，过其地者，无不钦其义烈云。

十孩儿

魏忠贤有十孩儿，号五虎、五彪。五虎皆文臣，崔呈秀、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五彪皆武弁，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他谄附之者如相臣顾秉谦、魏广微而外甚众，皆在庶子末孙之列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坚瓠集

三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坚瓠壬集序
壬集卷之一
子瞻前后身
市语
开恩止谤
感古篇
圣主异征
诡谲秀才
元宫女
偷桃
贤人心肝
金肚皮
李邓感叹
黄毛野人
遮阳帽
戴巾之滥
航船
浙将纳妾
滑氏构第
僧母有悟
杨梦羽词
周公如斗
喝潮王
疫鬼避大冢宰
黄子野

沈石田诗
甘贫啜粥
盗发秽冢
征途药石
丘琼山
翻韵诗
陶真
五色五味
楮先生传
毛颖后传
歌词
铁树开花
海红花
返璧
西施有施
梅香苦
胡梅林对
伍像
吴淞江
要离墓碑
纸箫
四美
先贤击奸
戒子诗
罗罗
胡可泉门联
尘劳诗
嘲北地巷曲中
刘祭酒
给事尚书

白土书门
喜事
史馆赋诗
高唐云雨
爱闲
鬼观戏
诗似吃语
以姓相嘲
壬集卷之二
张元鉴
慈仁寺绝句
清凉寺壁诗
青雀诗
黄叶桐花
唐词无换头
鞋袜称两
巡抚题署
二乔观兵书
观潮
酒评
鬼吟诗
杨妃袜
轻云余发
濯手倚松
百岁坊
袁时两先生
板隶
陈通判
历日后甲子
土神作伐

功名预定
雷震谯楼
木牛流马
星变
官禁妇女烧香
神女赠诗
方干旧隐
李霜涯
诗刺贪徒
斗草
打行
脉望
三西湖
买愁村
珮袋
官司俚语
陈谔解由
活取心肝
斤九梨
千家诗谑语
嘲王安国
常处士
改清明诗
太监吟诗
慧业先生志铭
大兰王
册虎文
龙图学士
岁考生童
西湖冰合

看花谕
翰林谚嘲
徐渊子词
撒酒风诗
三不要
高丽诗
势利诗
乞巧
郑唐诙谑
贺启草诏
壬集卷之三
王春脚
刘楚先母
宁波地名对
萧汉冲
茶比佳人
贫家婢自诉
妓诱曹翰
书粮
猫说
猪齿臼化佛
蜂为孔升翁
獬豸讨中山狼露布
讨蜂檄
讨蚊檄
除蠹鱼露布
讨鼠檄
讨蜘蛛檄
虱弹蚊封事
虱表

鲤表
龟宝
募造银河渡船疏
腐侯传
甘雨闲田
上虞上海
诸大绶
银笔雪儿
乐官山诗
灯谜
占风听角
笔冢
裹毡
啮镞
咏箸
网巾诗
小碧笺题诗
蔡真人词
楚明光
谐声桂枝香
孙伯华
双鲫化女
和神国
虞美人草
花醒睡
作诗求砚
丁字直下
店字可入诗
卢丞相题诗
不久诗

蚊词
鞋杯
佳人出浴
相思词
你你你
秦字
嘲秃
遗溺
癞子
饮器便壶
冯驯伊尹
党姬匹美蘧使
壬集卷之四
吴李斑般韵诗
童言成谶
御屏十联
月舟索衣
诗僧定交
化绵衣疏
门字无勾
慧空胜迹
陈立兴孝感
乡饮滥觞
诗人志向不同
木屐
倪王齐名
杨升庵逸词
李空同词
文衡山茶酒诗
葛道人

念佛智慧
一破得士
冷官争雪
检尸篇
字带刀锋
铁椎铭
韩彭报施
馒头
成语破
解鸟兽语
画学考试
贡土水冰
镜中形
听声揣骨
衣中出火
孕球心画
猴种
查名
乌龙是贼
怕读书
七七
道家五炁
天气地味
陈眉公
驸驴侍狗
花酒
四书陈二
食薇衣葛
上大人
萤囊

巧对
数目谜
王子玠
杨妃小字
四乳
冯犹龙抑少年
鳖仙
朝庙享祭
妇人奇相
墓中异物
插秧妇
承天府碑
鱼王石
蚁食银
屠都曹抚
坚瓠癸集序
序
序
癸集卷之一
还金
无庵赞颂
银童
银精
讨论滥赏词
龙九子
俚诗有本
令喻意
作志
冤忏
叶子

纸牌说
戒角文
周铁墩传
食异
洗笔池
甘泉寺
妓缀巾带
召乩演戏
合肥知县
门神赞
王好战
三朝建言
嘲窃句
判鼠
戏台对联
佛汗
圣人前知
牛角山河
嘲王禹玉
壁虎鼋冤
放生池记
龙虎对
是他家属
李杨相谑
严高相谑
改劝学诗
张陆题句
状元宰相
叉袋谜
萝峰去位

嘲续弦
晚婚
持水上寿
即事对
诗投司徒
西涯撰诰文
别号
御史口吃
张幼于谜
解跌
壁间对句
许子不惮烦
一节三分
字谜
十可笑
肉事
隐军字
蒙古出对
事物自然对
人以虫名
癸集卷之二
折柳桥
新嫁娘词
代妓詈所欢
泥美人词
临终词
田说
一字一文钱
侍郎巡按
兵刑侍郎谑

真若虚传
试题作诗
歇后诗
赴试词
下第词
题格子屏风
药名闺词
病集药名
山居即事
童生府试
尹山猛将会
梅生宿薛姬
广文带杀
鹬蚌相持
嘲热客
谢乞醯不与启
遗臭文词
读书讳父名
诗不成解
赵管唱和
生铁椎熟铜罐
方口尖口
饿夜叉
政和景泰二榜
县官生日
贫娼
打牛李杜
此房实卖
嘲钱
夸食品

嘲酸酒
失婢榜
一东韵秀才
手臼打米
姓名谑
王卢
汤余相戏
远阿叔
崔陈问答
上达下达
箕仙
负固不服
通文
作耍
头鸣取谶
尧舜与人同耳
宋宗室诗
滔大使
大葫芦种
反乞巧文
荒年谣
李廷彦
癸集卷之三
触导属对
金用元对
岳石帆
山东无好人
迎春歌
串月
登高词

折葵榴榜
卷堂文
辞馆歌
诗语旷达
鬼方记
杀风景诗
封孟劳渔阳伯制
檄霸王
黄司理判
姑嫂成婚
分娩口号
卢延让诗
悼诗
方池诗
嘲僧
慰童仆
焦芳像驴
林南涧词
拽轿行
叶韵
迁神祠
丹成两剖
咏葫芦
僧奸判
吴歌
山歌第一
黄雀银鱼
函首求和
觉长老转世
晓鸦啼

驱蝗
厕上扁对
大小蜈蚣
起复援例
房租判
麻糊
贾刘献佞
誉桧
土地夫人
正好掉头
嫁妾非偶
烛
抹布
木套
毽踢
纸鸢
伞
榨石
咏秃
从嫁婢
指甲
脸上黑痣
阿珍
嘲惧内
癸集卷之四
册封牡丹诏
金陆相嘲
诗怒当事
雨淋鹤形
一联构讼

文劣不能妄谀
高塘馆高唐生
钻燧改
咏杨花
诗用青韵
检讨讨夫马
诗讥冢宰
两渊进颂
秦屠出入
子与好客
奏对雅语
江陵胜景
洪周对语
梦鳝
也不碍
徐白二珪
祭金鱼文
新春雨雪
谚语皆诗
谚语对
水饭词
妓募缘疏
罔两鸭
刘沈好夸
鸣玉遣戍
枣谣
海槎诗联
方棠陵翻案
西湖观梅
张于湖咏雨

侍儿代书
迎春召对
梁赵调谑
优人谐戏
临安道人
食蛊蟆
开州铜铫
楚娘悔嫁
天怕老婆
束像归山
无边風月
驼子诗
揽田
吴王相谑
冯妇解
犬吠张三嫂
阿婆脸不搽
愧作梁山
化妒神咒
十胡子语
短而伛
赵璘短小
任佃移文
村学传误
黠鬼赚牛头
嘲续娶
表子夂老
妓家祝献文
方士大言
坚瓠续集序

续集卷之一

钻燧木
上任忌正五九月
月忌
金生水
五弧
池鱼考
十贫十富
五马
坐地席上
梦笔生花
饮墨
阑干十二
阑干三训
荒亲
羊沟
关圣庙联
公不如卿
观音像
白血无血
三步五步
赤口煞
替代
养公嘱蜂
窑变佛像
鹁梧丁
独妇山
女闾
上巳
九福

成都十二月市

女须

腹裂生子

人与物交

天干地支谜

嫁祸

钟祥淘河

桤木

员音运

白起蜈蚣

李林甫奸报

秦桧猪牛

长生草

水神求物

御史河

飞来佛寺

银河使者

金陵铜陵

散粥施药

桐收汗

桐花凤

杜鹃考

喜鹊恼鸦

青田核

酴醾露

蚌珍

羿射九乌

香猪

物现佛身

神鹰录

临江狐
翠碧
续集卷之二
十二生肖
六神考
二十八宿
历中九宫
人日
四时皆迎
元夕灯火
耗磨放偷
送穷
寒食禁火
扫墓
修禊
大尽小尽
浴佛
僧尼结夏
端五
角黍
天地合日
伏
盂兰盆
落帽
小至小岁
傩
草青为岁
月满为一月
十四十九月
木工禄寿

蜈蚣入腹
蚰蜒入耳
嫁杏
草木得四时气
淮水神猴
表逸
李杜齐名
仙白蝠
愈骨鲠咒
治汤火咒
咒语
漳河曹操墓
澄心堂纸
黄堂
灯婢烛奴
妒虐之报
一至十字
神荼郁垒
李太守烛奸
石匣双鸭
六燕乙鸿
肉芝
葫芦仙
简板尺牍
尧民击壤
腊忌
纸锭化真金
指甲珊瑚
放生
海南鬼

西楼记
方正学
贿中为猪
鼻孔蟢蛛蜂
续集卷之三
寓简论易
未见录
朝鲜试文
食枣齿黄
文士苦心
文公好学
文信国
谒寿星
毛老人
忍为通宝
田畯醉归
孝童
物作人言
物有人心
紫泥封
牢丸
露布
戊辰榜
孝庙人材
诗夸家世
步舆
陈仲子墓
雨鱼
雨异
雨钱

火浣布不朽木
拟人圣贤
陈希夷对御歌
阿滥堆
项氏语谶
鬼畏正人
河神
文昌经治疫鬼
太守执柯
人皮鼓坐褥
戚继光猴
菩萨蛇
蚕神
宫巷濂溪坊塔
异镜
唐文襄
八岁善对
陈杜拾遗
捋须刺眉
秀才张妓
杨李潘治第
试院鹤啄封
冰雷绘梅
石中物
雷乌雷神
玉脂灯台
阴德不在远
孔孟所使
棋力酒量
兄弟别号

人腹鼠蟹
吴中异人
圆珠壳
杨铁崖
盆景
石号
古稀
戴文进画
邹远之
续集卷之四
沈约滥得名
中孚取象
谦卦
六籍皆诗
平仲君迁
投子
轻容方空
杜撰
蛙鸣喜怒
五谷树
猴弈
仙女教弈
李德裕后
九棘三槐
竹实
孙膑黥布
朱徐改名
渭塘芦蓼
月下葡萄
十字罪

行幸不拜
盗常住钱
佛入中国
寺名原始
无官御史
孔公报德
前身
草异
妇人幽闭
鸡犬鸣吠
传席撒帐
六朝金粉赋
石城怀果
梭服
古来刺客
仆隶中义士
奴隶中可人
秦桧后裔
关圣免军
明日来
山鸟报更
染须
身具二形
人生尾
食人
云雨雷可食
十八般武艺
气象
古屠苏
张成善走

帝王异号
人臣异称
鸟谕
金陵词客
陈刘相业
八人同席
诗讥子
杨文贞戒子
插不腊
芋艿韧
刘方燕巢
坚瓠广集序
序
广集卷之一
道学风月
古人称先生
为善望报
激祸
书劝门人
刘时卿语
汤东谷语
苏黄门语
伍蓉庵语
荒政
治本
祝由科
燕二十八宿
牛羊狐眠
丁谓才智
东坡游西湖

郑仰田拆字
竹米
神石度饥
京师十可笑
二十四气
铁冶厂
长卿简子
李后主转世
李钱二王生卒
黄袱谶语
文士润笔
明皇遇贵妃
吏三十六子
奸僧燃指
笼灯传送
妓女叶子
记里鼓
宣武门书院
毁碑
宋江毕四
京师四多
芦沟斗城
娼家魇术
刘良女
官司谚语
都下谚
平江伯
看果楮锭
返魂香
戒指

戴文进画厄
买东西
山海经
娶妇用鞍
女官
女将军
诈为男子
六十生子
启棺出女
南无
美髯
盘饤山水
离地草
酒筹
优钵罗花
广集卷之二
天府陆海
吏员胱仕
木球使者
须龙
银化鹤
钱临江断鹅
王觉斯前因
头飞鼻饮
鸡鸣度关
通州异卵
打花轿
五色盐
四后杀韩
举人服阕

吏以恩酬怨
悔失两元
韦驮显圣
神救贤绅
猫牛画眉忌
饮酒有定数
酒乃天禄
曾陈侥善饮
人为物精
皋比
胡颜
章礼冒籍
太子庙
断田归岳
人鸟同情
萤火
白鸟
天眼地皮
周白地马踏荒
蚌生眼
面肉酒树
盘石异影
男子乳生湩
顾姑冠
虎变美妇
人形参
五曲江
浮筠
口戏
虫戏

刹
腋气
雍门
狗脚猪肠
铜雀台瓦
诸于绣䞓
中裙厕牏
祭赛
秀才襕衫
秀才儒巾
三孟三白
题诗宽比
花蕊夫人
妓女慧口
妒妇戒
永嘉虎
指环篇
广集卷之三
六经三传之失
隐说
食物馃女
万寿寺
倭患
张丐儿
海人
海女
牝狸佑忠
昭君非真
牛金失考
叙齿

金陵陈遇
元儒不受明职
万安贪财
啜茶之始
书手门子
皇陵悬牌
禁放炮
包孝廉
张夫子
人大萝卜
顶上千拜
讥不肖子
明友治妒
徙处五溪
炼石补天
郁火烧棺
孝经问题
夬瀍镇怪
欧阳绍
鹤山虾蟆
村社判官
石中涵水
梁间老叟
鸡妖
虫妖
讨钱名目
邪不干正
避祸难逃
判斩妖尼
泥像生痈

徽钦啜茶
羊狗肠弦
金茎花
高骈凿海
咒状元
上天取仙桃
金优
朱雪
保定名捕
燕玉
男子双名
美人双名
国双名
神双名
鸟双名
兽双名
鱼双名
虫双名
俗言出处
广集卷之四
天下中
都鄙
海龙王宅
五明囊
任公示儿书
徐佩死难
王夏两相国
宦告妒妻
丘鹏妻妒
女侠止妒

刘尹断奸
韩城召衅
老叟百子
刘魏合辙
罢镇
顾道民
羊车
牧羊处昭君墓
奎基法师
折柳
日出海门
天关
撒花
舜妃兄妹
火灵库
黄罗成蝶
人化蝶
履化凫燕鹤犬
妾化鹤
卵生人
市井
钟离汉寿
扫雪拣花
鸟塑像
花姑坛碑
戏白牡丹
任牛行止
马粪诸王
邢布衣
杯屐异名

团茶充贡
茶具
食糠而肥
舜井
萱
三灾石
金叵罗
亲家
恶人受报
岳坟灵异
钱陌
风筝
绛帐
甘蔗宜儿食
织女降临
管城子
水能辟邪
黄六王八
只孙
石中异马
祷祝有灵
广集卷之五
朋友不通财
易色
大归
青云
蒲卢
束修
鸡口牛后
碧葬

万石
饮器
乘槎
青泥印
鱼腹中玉
游月宫
神画
李博士
玉环
破天荒
人血愈鹤伤
梨酒
引光奴
盘捧小人
猪金
浑脱
传鼓
手熟
调水符
天涯海角
猪羊荡
石牛石羊
石化物
林方伯妾
王复斋子
堕崖女
丐儿还金
司帑有识
神针
妒报

定数
庐山
还银得子
思屯乾道人
明初异擢
元功不利
锥土嗅物
刘忠宣镇定
娶巫女
宗子相女
闻太宰封翁
煞神
食杏仁
玄坛神
钟馗
手批控马奴
产异
人物同胞
男人生子
土龙
黄河清
柳鸾英
翻烧饼
广集卷之六
宠礼
岳武穆
杨椒山
谷
大谷
杨妃入月痕

太仓门卒金祥
楠木大王
宗三秀才
玳瑁报恩
白玉笙箫
地羊驿幻术
箕盛儿
竹间头地中手
物吼
进士除知州
墓中灵物
马封翁盛德
天相人相
虱代薛嵩
生啖鲯鳅
鱼僧
斫石人
锅精
腹宝
玉龙膏
汪懋功被魇
金银山
再生
蝗
徐神翁
王老至
艺祖圣度
买地券
棺中悬镜
胎妖

张探花
骡女配人
张小鬼
邓氏白犬
物异
感孕
续断指
物搏虎
眼观六只
马伯六
奇丝夫人
巡河神
瑞卜
给水
义猫
海上探珠人
神丹
鲁公断奸
张居士
灯中犬嚎
鹦鹉山茶
积物发火
闻子中还魂
借目光
书诰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校点说明

《坚瓠集》六十六卷（甲集至癸集各四卷，续集四卷，广集、补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清褚人获编撰。

褚人获，字学稼，又字稼轩，号石农、没事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据本书己集沈宗敬序，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作者60岁，知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本书编讫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已69岁。褚人获生于历代书香之家，祖、父皆饱学宿儒，叔祖九皋，万历八年进士。他博闻广识，尤谙稗官野史，雅好著述，所交皆俊彦，如为《坚瓠集》作序的毛宗岗、毛际可、顾贞观、洪升、尤侗、张潮等，皆一时名士。除编有本书外，尚刊行、评点小说《隋唐演义》，著有《退佳琐录》、《读史随笔》、《鼎甲考》等。

《坚瓠集》取名源于《庄子·逍遥游》中“五石瓠”事，自谦所撰空廓无用。书经作者积十余年采撷而成，上至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下至里谣杂说、志怪风俗，无不包容；往往以类排比，于记事外间引前人考证，杂以己见。全书大致摘录前人著述而成，于明代事特多，又杂以亲历亲闻近事。文笔生动，叙事有序，不惟可供谈助，亦足资考证。惟编辑历年久长，陆续刊行，多有一事数见，略显繁芜。

《坚瓠集》始刊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存世有康熙年间所刊巾箱本、道光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及民国十五年（1926）柏香书屋校勘本。这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为底本，校以柏香书屋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参校。三本差异较大。现存康熙本亦非原刊结集，而是全集编完后，利用原板刷

印，多有挖改，并移若干分集序作总序。全集除首集外，书名多作“续集”，而在板心标“乙集”、“丙集”等，署名或作“长洲石农褚人获学稼纂辑”，“长洲后进好事儒者褚稼轩辑”，或题“甬上留香阁主人较刊”。柏香书屋本前十集依天干排列，《笔记小说大观》本前十集依数序排列。将三本比勘，柏香书屋本各集序与康熙本出入较大，除增出7篇外，次序亦不同，如康熙本丙集毛宗岗序，见柏香书屋本庚集；丁集毛际可序见柏香书屋本壬集；条目文字，二本基本相同，偶有数条此有彼无。《笔记小说大观》本之序文与康熙本基本相同，文字、条目编排却大异，甚至相差有半卷之多，如康熙本庚集卷四大部分内容见《笔记小说大观》本戊集卷四。有鉴于此，这次整理，除删去康熙本总序归入原分集序外，基本保存原貌，并据柏香书屋本补入若干序文及个别条目，而在补文后加注说明。康熙本误字，则据他本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坚瓠壬集序

扬子云：“好书而不要之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之仲尼说钤也。”则似经史外不应妄有著述。然古今事类实繁，道理无乎不寓，识大识小，正以互见为能，博闻强记之中，多有怡情悦性之事，谈道者所弗訾也。侄稼轩湛于经术，辨论异同，而才情博达，尤好搜扬轶事。于群书中钞撮靡遗，诸凡闻见所及，可以挥麈尾佐浮白者，无不以三寸之管属辞而捃摭之，其将续杂俎之编而筑野史之亭乎？《坚瓠》之集虽属小言，而杂而不越，纤而不诡，笔歌墨舞，事足以垂鉴，语足以解颐，宜其引人入胜，令观之者应接不暇也。其命名则何居？《离骚》喻幽人于草木，《连珠》比贞士于匏瓜，是不谓然。侄初就家塾，吾兄名之曰获，有树谷树人之思。迩年来自伤困顿，不能为得时之稼，达其甘芳，遂惧濩落无庸，故寓意于书，以示慨焉。因之一刻再刻，纸墨遂多，谓是绵绵瓜瓞，将引蔓以长养之，日新而月异，庶屈毂之瓠不终为田仲所弃矣乎？康熙壬申夏四月朔吉旦，松吟老人苍书篆漫笔。

壬集卷之一

子瞻前后身

袁伯修云："苏子瞻前身为五祖戒，后身为径山果。"董遐周云："按子瞻辛巳岁殁延陵，而妙喜实以己巳生，岂先十余年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阅《长公外纪》云：在宋为苏轼，逆数前十三世在汉为邹阳。子瞻入寿星寺语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忏堂有九十二级。其薨也，吾郡莫君濛复有紫府押衙之梦。"余戏为语曰："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纵好事者为之，亦词场好话柄也。

市语

《委巷丛谈》：杭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多不能解。又有四平市语：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然义意全无，徒乱观听，不若吾乡市语有文理也。一为旦底，二为断工，三为横川，四为侧目，五为[illegible]丑，六为撒大，七为毛根，一作皂脚。八为入开，九为未丸，十为田心。

开恩止谤

《委巷丛谈》：钱武肃王开国日，频役士卒，怨讀兴焉。或夜书其门曰："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武肃出见之，命书其旁云："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士卒见之，嗟怨顿息。盖以恩典发其感激之心也。亦应变之智云。

感古篇

元末越人王綖有《感古篇》，可称史笔。其词云："吁嗟乎！元季祸乱相纠缠，群雄竞角力，干戈易麾拳。妖徒白莲社，僭号于其间。韩山童子林儿僭号龙凤，居亳州。奔走无定在，不啻风巢悬。天假京都城，累表请伊迁。高皇定鼎金陵，遣廖永忠奉表请林儿迁都。舟沉瓜埠水，魂应随杜鹃。林儿舟至瓜步，永忠凿舟，家属溺死。宜兴杨统制，名兴国。其义亦堪怜。兴言感龙凤，连贬弗自全。兴国闻舟沉，叹言当存林儿后，贬景东千户，饮药死。永忠肇此图，伯温炳幾先。谓彼牧竖子，宝历当圣传。大事从此定，皇心良皦然。寻赐永忠死，而杨蒙赏延。复兴国之后。圣神本天授，草昧久迍邅。依郭起灵迹，归韩亦从权。吴元改洪武，龙飞遂统天。阳升爝火熄，神光照八埏。纲常一以正，天风扫敌膻。于兹圣继圣，于昭亿万年。"

圣主异征

《龙兴慈记》：高皇初诞，屋上红光烛天。皇觉寺僧望见之，惊疑回禄也。明发扣问，告以诞，请长从僧游。幼时与群牧儿戏，以车辐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群儿朝之，俨然王者气象。杀小犊煮食之，插犊尾于地，诳主者曰裂地陷去矣。主者拽尾，转入地中，以为真陷也。后在寺时扫梵宇，以帚击伽蓝像，令缩足起，待我扫，足即起。鼠伤灯烛，责伽蓝不管，书其背曰："发去三千里。"其晚僧梦

伽蓝辞行，曰："当今世主遣发三千里矣。"明早僧视伽蓝背有字，追问之，高皇曰："戏耳，今释之。"晚又梦伽蓝来谢。主僧禁缚之阶下，高皇口占一诗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蹈山河社稷穿。"

诡谲秀才

崇仁吴彻字文通，雅善吟咏，为陈友谅所得，置诸亲密，屡欲官之，辞曰："愿就宾师之位。"友谅呼以先生。及高皇讨友谅，友谅遣彻间行觇我，有缚以献者。高皇素闻彻名，令题《天闲百马图》，彻上诗云："问渠何日渡江来，百骑如云画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当头一个是龙媒。"彻虽为友谅所遣，及瞻天表，知天命有归，故为是言。高皇度其不为我用，欲间疏其君臣，乃刺"诡谲秀才"四字于彻面遣还。友谅果恶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为我宾师者乎？"彻遂棹小舟而遁。后友谅败死，子理奔武昌，高皇忿其城不下，将屠之。军门外有自称诡谲秀才求见，召入语良久，复命题《西山夜雨》，彻复进曰："莫厌西山夜雨多，也应添起洞庭波。东风肯与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凯歌。"高皇会其意，即下令还建康。初，吴人将乘虚入寇，至是其谋乃寝。

元宫女

《逐鹿记》：元宫人至京，令给后宫。一女不屈，高皇言："尔即守节，何不死于元亡时？"女曰："愿明一言而死，为有名鬼耳。"高皇给笔砚，女书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曾三谏触阁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钟移社稷墟。"掷笔触石而死。高皇为之改容。

偷桃

《金台纪闻》：偷桃事有两：一说王母献桃于武帝，东方朔窃食之。王母曰：“此儿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说武帝时，东方之国贡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种桃，三千岁一结子，此儿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贤人心肝

《碧里杂存》：明高皇初造宝钞，屡不成，将戮工匠。匠惧，乃妄奏云：“前代造钞皆用贤人心肝然后成。”高皇将信之，入以语高皇后，欲于文臣内从事。后启曰：“以妾观之，今秀才们所作文章即是贤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杀为？”高皇大悦，乃于国子监取而用之，钞遂成。故监生常课之外，别有进呈文字，谓之进呈册，置尚宝司室中，永为定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金肚皮

金大节者，海盐澉浦镇人也。洪武初为乡老人。明初重老人之选，必推年高有行者为之，天下官员，三年朝觐，则老人亦与焉。大节之往觐也，侵晓出门，行里许，欲登厕，有鬼自厕中出，指大节曰：“此行好一个金肚皮。”言毕不见。大节忧怖曰：“此行必腰斩矣。”既入朝，上问曰：“今天下盗贼平否？”耆民无敢答者。独大节抗声曰：“捕获已尽，惟恐复生。”高皇异之，擢为知府，果腰金云。

李邓感叹

芝麻李既遁，髡发为僧。天下已定，游徐之永固河留连亭，题诗云："忆昔曾为海上豪，胭脂马上赤连刀。此地斩分陈总管，彼时斫断莫军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当年漫自劳。英雄每每无常在，战袍着尽又方袍。"投笔三叹。有一翁以舟舣岸，见李问故，李泣下曰："我萧县李二也。起兵时自谓天下可得，今乃匿迹缁流，暂免锋镝，为可悲耳。"翁亦流涕不止，自言所谓湘乡贼邓文元也，避难隐名，作渡于此。二人沽酒酌之，思昔强梁，伤今狼狈。闻者感叹。

黄毛野人

方谷珍起兵时，造天台隐士周必达问计。周曰："天下虽乱，君举义为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顺，富贵可致，余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别而去。周意珍复来，题诗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关中逐鹿心。命运由来非力致，项羽英雄亦就擒。"携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来，见诗恨不杀之。及事不成，方悔曰："黄毛野人能料事至此。"乃投水死。

遮阳帽

明制：士子入胄监满日，许戴遮阳大帽，即古笠。又唐时所谓席帽也。吴文定公未及第时，久困科场，作诗咏之，有"似伞难遮雨，如铙却畏风"之句。唐解元遗像亦戴之。

戴巾之滥

《语窥今古》：晋汉唐之巾，儒者之冠。明兴，科甲监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尽戴小帽。其后渐至业铅椠赋诗章者戴矣。迩来一介小民，未闻登两榜而入黉宫，一丁不识，骤获资财，巍然峨其冠，翩然大其袖，扬扬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银招牌也。否则曰省钱帽也。一人侥幸科第，宗族姻亲，尽换儒巾，曰荫袭巾也。谚有“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之诮，安得科道一疏厘而正之？不然朝廷差巡巾御史揽辔中原，遇则杖而裂之，不亦快哉！

崇祯末有一人卖丝而业医，家富饶，遂戴巾，人谓之药师巾。

航船

《客座新闻》：题夜航船诗云：“两浙无车马，乘船便当街。浑身着木屐，未死入棺材。退壳钻篷出，撑梭下堰来。夜深相并处，尔拢我侬开。”

浙将纳妾

《碣石剩谈》：倭寇浙，某参将统兵驻海隅一巨室。主人年五十余，止一女，日夜惧倭至，幸大军驻此，可恃无恐，因延将于家，令女出拜为义父。时部下有人见女极美，诱将纳为副室。主人不肯，延及三日。夜二更忽传倭至，将统兵急去，至三鼓，见军马无数，将村中房屋烧毁殆尽，巨室夫妇俱死，惟存此女。将遂纳为妾，竟未见一倭云。

滑氏构第

《涉异志》：明南司寇余姚滑南廓浩，营第邑之南隅。夜半将上梁，木工报以未及吉时。滑冠带坐俟，少假寐，梦群龙旋绕梁栋间，觉而私喜。未几子孙零替，将宅转售同邑少司空龚啸斋。后有人作诗云："司寇绯衣坐室中，忽梦栋梁飞龙丛。不识共龙成一字，转眼卖与龚司空。"

僧母有悟

《吹景集》：闽某寺僧某母年老，窭无所归，日止于寺之天王庙，从其子乞食。其子与约云：每食时唤母一声，须母应乃下食。又须日织一草屦。如是者三年。一日织屦次，闻唤云阿娘来，忽随口出偈云："叫一声来应一声，应的就是本来人。如今不用频相唤，万丈寒潭彻底清。"顾谓其子曰："无复须汝粥饭矣。"遂伽趺而逝。

杨梦羽词

《水南翰记》：常熟杨梦羽仪有《拨不断》词："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闲侵枕畔书，花香自入杯中酒，玉楼春昼。　　心无萦，眉无皱，今朝过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宾，窗前乌兔从飞走，青毡依旧。"

周公如斗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农民大半窜去。比其还，逾夏矣，岁大饥。中丞周石厓、直指周观所如斗交章奏请尽蠲百姓租税，诏从之。是岁民粮先输者悉以还民，旷荡之恩，百世未有。吴中谣曰："苏州一只斗，救了万民口。"谓周公如斗也。按此可为上官处兵荒善后之法。

喝潮王

嘉靖中，宝带桥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潮渐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数百枚随潮上下，耆幼皆异之。相传此水故与海接，潮汐如娄江，陈黄门侍郎顾野王见潮至，一喝而却，是后潮竟不至，土人称为喝潮王，祀之庞山湖。潮骤来，倭寇之征。平望殊胜寺嘉靖初殿壁最高处忽有诗云："我在蓬山跨鹤来，老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问菩提记，三十余年化作灰。"字画奇险，寺僧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独壁上诗字迹如新。

疫鬼避大冢宰

《碣石剩谈》：正统中，丰城李裕为诸生时，落魄不羁。时当春月，偶至外家。会其家大疫，妇翁卧病在床，梦中闻数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尚书至，吾曹可谨避之。"一鬼曰："试往厨下空坛中少避可耳。"翁觉而异之。次早会李候疾造其家，顾李素贫窭，外家多不为礼，此日闻其来，翁亟请入卧内，不言所以，第令书吏部尚书封条数张。李愕然不知其故，强之再四，乃如命书就，令将厨下空坛重重封讫，抛弃野间，李亦别去。妇家疾疫遂退，翁亦就痊。后李果登景泰甲戌进士，成化中仕至吏部尚书。

黄子野

《榕阴新检》：唐黄子野字仲，侯官人。父周行贾于杭，子野年十三，从之。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适王伾微时覆舟于罗刹江，子野见之，奋臂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于是渔者得伾，子野即与以舍中装直百金。父归大异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丧赢，非孝也。"遂去为人仆赁。主人微闻救伾事，义其为人，阴倍其偿，乃为小贾之息，久之既蓄藏，以其半为亲甘毳费，以其半散贫交昆弟。乃折节读书，治《左氏春秋》。无何客有劝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见知于人，遂变姓名，焚毫素耕于方山。后伾为散骑常侍，使人召之，则亡。令福州观察使物色之，得之岐阳江上，一男子扁舟披蓑，独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门开，漠漠彤云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尽，不知何处有僧来。"俄而又歌曰："几日江头醉不醒，满天风雪卧沧溟。定知酒伴无寻处，门外松涛坐独听。"使者疑为子野，遥呼之曰："仲无恙乎？"子野曰："唯唯。"于是遂达伾命，随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壁立，几上唯《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设脱粟之食，与之约旦日雪霁会传舍。旦日传舍长展车待客，夕时子野不至，使者驰至其家，则书币封识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沈石田诗

沈石田诗云："挥金买笑逞豪英，自愧当初欠老成。脂粉两般迷眼药，笙歌一派败家声。风中柳絮狂心性，镜里桃花假面情。识破这条真线索，等闲趯倒戏儿棚。"此诗足为少年荡子之戒。

甘贫啜粥

《宦游纪闻》：解大绅官词苑，食天厨，未至于屡空也。第水旱频仍，岁遭荒歉，每甘贫而歠粥。一日有《感咏》诗云："水旱年来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东西倒，我道匙挑前后流。捧出堂前风起浪，将来庭下月沉钩。早间不用青铜照，眉目分明在里头。"纨袴之子不识岁之凶荒，而惟欲饱食终日者，可以省矣。

《戒庵漫笔》载《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诗亦淡而有味。一书作沈石田诗。近闻嘲薄粥诗云："薄粥稀稀水面浮，鼻风吹起浪波秋。看来好似西湖景，只少渔翁下钓钩。""薄粥稀稀碗底沉，鼻风吹动浪千层。有时一粒浮汤面，野渡无人舟自横。"似从解学士诗中来。

盗发秽冢

《辍筑录》：秦桧墓在建康，岁久榛芜。成化乙巳秋，被盗发，获金银器具巨万。盗被执赴部鞫，末减其罪，恶桧也。司寇余姚滑浩、大理姑苏蔡西圃昂作诗快之曰："权奸构陷孤忠残，二帝中原不复还。恨无英主即显戮，至今遗臭江皋间。当时徇葬多奇宝，玉簟金绳恣工巧。荒榛无主野人耕，狐兔为群石羊倒。一朝被发无全躯，若假盗手行天诛。於戏浙上鄂王墓，松柏森森天壤俱。"

征途药石

记得离家日，尊亲嘱付，言"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先，雨宿宜防夜，鸡鸣更相天"，若能依此语行路，免迍邅。此征途药石之言。

丘琼山

《震泽纪闻》：丘仲深淹博群书，而好为诡辨。其论宋朝人物，首推秦桧，云宋至是亦不得不与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论岳武穆则以为未必能恢复，其意见皆类此。后见《西园杂记》载琼山《吊岳武穆》乐府云："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词严而义正，与前论大不相同，允称史笔。

弘治初，孝庙内宴，丘琼山以内阁兼礼书、王三原以冢宰各执己见论坐，遂不相协。适御医刘文泰援例求进，王不许，刘遂疏王短事，时论以丘嗾之。丘亦目王为好名，王遂自疏求去，物论哗然。有揭诗于午门曰："秦桧当年陷岳飞，宋家宗社竟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须当早见几。"后丘卒，文泰往吊，夫人叱之出曰："使我相公𪊨王公，负不义名于天下，非若也耶？何用吊为？"则丘之诋抑善类可见矣。

翻韵诗

《谐语麻衣》：黎瓘，南海狂士也，游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大笑，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忤触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

陶真

世之瞽者多学琵琶，演唱古今小说，以觅衣食，谓之陶真，盖汴

京遗俗也。瞿存斋《过汴》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犹拨琵琶说赵家。”

五色五味

新安张山来潮《五色连珠》青云：“眉扫文君之黛，色过远山；眼回阮籍之嗔，神同秋水。”赤云：“忠闻鼎峙之朝，心如其面；车上寒山之径，叶胜于花。”黄云：“彭泽归来，三径犹存秋菊；上林飞去，一群雅号金衣。”白云：“渊明乞食之时，逢人送酒；陶穀居家之日，唤妾煎茶。”黑云：“坡仙写貌，不必觅其齿牙；季子还乡，或且憎其面目。”又《五味连珠》酸云：“魏武行军，望梅林而止渴；王维觅句，走醋瓮以沉思。”苦云：“越勾践之沼吴，日惟尝胆；柳夫人之教子，夜必丸熊。”甘云：“如食榄者久咀，味回齿颊；若有人兮得道，趣在中边。”辛云：“曹娥碑畔字，成齑臼之文；子固诗终句，有捣姜之气。”咸云：“留客有水晶盘，差堪一醉；引车惟青竹叶，竟洒终朝。”

楮先生传

张山来有《楮先生传》：会稽楮先生者，上世不知何许人，亦不传其名氏。为人柔和端整，有方洁称。善属文，识卷舒之义。不欲受污流俗，高隐会稽剡溪间，自号楮先生，人因以是呼之云。幼时师事蔡伦，其所造就为多。居常与歙州罗文、绛人陈伭、中山毛颖相友善，其出处必偕，而与颖尤莫逆，间有任使，随所指画，莫不帖然从。即伭欲有所致于楮，亦必藉颖为介绍。独于文为稍疏。后三人咸贵显，罗封万石君，毛授中书令，陈拜墨卿，独楮未尝以尺寸长干谒

于上，盖自分草木同朽腐焉。一日上欲下求贤诏，命毛颖草创，陈伭琢磨，罗文润色。三人辞以“臣等虽蒙任使，然三臣所为，不能行之四方。臣友楮先生者工于典籍，又能铺集众长，得若共事，臣等可藉以施功矣”。上乃敕侍臣征之会稽。楮方托体林麓间，与木石居游，自以樗栎余材，辞不就诏。郡县敦迫，絷维登车，至乃衣素衣，罄折见上。上以其朴素，顾而喜，拜尚书令，且笑之曰：“白衣昔有宰相，今复有白衣尚书乎？”解黄袍衣之，“尔其体朕意，为求贤诏”。楮谢受命，即展己之长，集数子所为者加以叙次，皆成文章，上甚嘉焉。会远方寇起，武臣咸议兴兵，或谓兴兵则多费，楮生善于辞命，使说之必降。上亦知先生能办贼，趣之行。先生至，为之陈说利害，寇果延颈受命。报捷，上喜曰：“楮生此行贤于十万师远矣。”嗣是四人以知旧同朝，戮力秉政，凡策文诏诰之属，必佥谋始各奏其能，而楮常沐异宠，名之曰柔翰，召见呼楮卿。顾性畏风，遇微飕辄战栗，举体摇动，不能自持。上怜而佩之玉以为镇。不数月，中书令以老戆谢政，墨卿又才尽寿终，逾年万石君亦以阙失斥归，惟楮校书中秘，纂录无遗，上时加眷顾。然文等已去，孤处无援，且有蠹国鼠窃之臣，嫉其才能，日揭短长缺损于上前。上见楮体日薄，考之小事，渐复糊涂，乃令休致，以子领其职，亦克继父绩。而其族缘以宦显者甚众，衣朱紫者不可胜计，自学士大夫以至诸子百家，皆与之游处，不能一日无之。盖其柔和端整，犹具有乃祖风焉。

外史氏曰：楮氏之先不知其所自出，自先生以柔翰显于世，子孙遂尔繁衍，间亦有逃禅者，隐居金粟山，声价尤贵。一支远在高丽，以时入中国。其族大抵多寿，辄有数千岁，少亦数百岁云。

毛颖后传

广平申和孟涵光作《毛颖后传》，微有寄托，亦滑稽之笔，可与前人江瑶柱、罗文诸传相比。其略曰：颖以老病谢中书事归，而往来

研山、甬上，爱防风山水，遂移居焉。是时陈玄隐天都，楮先生在剡，陶泓迁于端州，时时相遇，为方外交。适有人自长安来，言沛公入关时，萧何尽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乃叹谓玄等曰："吾辈竭生平纂录，将与竹帛垂无穷，今遂为他人有耶？"因欷歔不自胜，遂发狂，常科头散发，不与士大夫相见，士大夫亦厌之，掷不复顾。饼师、酒媪或见而呼之，命登记所业籍，欣然为书。然书又潦倒，不称人意。其后颖死而子孙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书画。乌衣象服，珮玉袭紫，绮裘照耀，江左四方达者闻之，争聘掌书记。先是颖惩己孤立被废，命子孙十人为曹，所至递用事，故宠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饰冒颖支庶，识者辄能辨之。于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风甲天下。

史氏曰：自楚汉递兴，能者皆起效一技，而颖独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岂慕孤竹之遗风欤？然身晦而子孙用，使富贵不绝，可谓善处名实者矣。

歌词

《闲居笔记》有歌云："水花儿聚了还散，蛛网儿到处去牵，锦缆儿与你暂时牵绊。风筝儿线断了，匾担儿担不起你不要担。正月半的花灯，也亮不上三五晚。同心带结就了割做两段，双飞燕遭弹打怎得成双，并头莲才放开被风儿吹断。青鸾音信杳，红叶御沟干。交颈的鸳鸯，也被钓鱼人来赶。"

铁树开花

星家年月支干谓之六十花甲子者，以铁树开花得名。此树必遇甲子年方开花结实。《碧里杂存》载：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济云于书中曾睹此说，后官横州别驾，亲见此树在一指挥人家圃中。其人言在我

明洪武十七年、正统九年、弘治十七年三开花矣，今当于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书中所载不诬，惜不记所睹者何书。按铁树即红豆树，我郡东禅寺中有之。天启甲子开否，无从考究。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开，结实累累。《七修》云铁树遇丁卯年则花开。

海红花

《七修类稿》：俗以纷纭不靖为海红花。按海红花即山茶也，朵小而花瓣不大放开，自冬开至春，其叶与花丛杂蓬松，不见枝干，故谓纷纭不靖也。刘菊庄诗云："小院犹寒未暖时，海红花发昼迟迟。半深半浅东风里，好似徐熙带雪枝。"又《古山茶诗》："浅为玉茗深都胜，大曰山茶小海红。"则知玉茗即杨妃山茶，粉红色。都胜乃宝珠花，极红而叶绿。大朵为山茶，小朵为海红矣。近又见白宝珠山茶花最大，洁白可爱，父老云即古所谓菱花也。

返璧

今人于所馈遗有不受者，书帖曰璧谢，盖本《左传》晋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礼，僖负羁馈盘飧，其妻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书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词曰完璧，曰归璧，甚至曰归赵，则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强诈而取赵璧，相如以死争，怀璧归，此何等事，乃施于和好之交际，不亦悖哉！

西施有施

范少伯扁舟五湖，为千古风流谈柄。《鸿烈解》云：汤败桀于历

山，桀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则是扁舟丽人，少伯已落第二着矣。乌程董遐周斯张戏成一绝云：“湖上桃花艳一枝，黄金铸后杳何之。君王不比鸱夷子，载得西施笑有施。”按《国语》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西子姓施，而妹喜亦施姓，皆扁舟远遁，古今事之巧合若此。使后之亡国者，若陈、李后主诸公早办此同舟之策，可无入景阳井与宋宫矣。

梅香苦

《群谈采余》载：李一松《婢妾》诗云：“梅香苦，梅香之苦凭谁诉？赤脚蓬头年复年，青春渐渐忙中过。汲水昏随虎队行，拾薪晓踏鸡声破。夜绩无更身上衣，采桑空望蚕丝吐。剪烛成灰恨怎消，见花血泪盈盈堕。饮食烹调戒弗尝，不谙食性频遭怒。昏倦欲眠不得眠，事冗日长半饥饿。勤家未必主翁怜，淡妆亦被娇娘妒。纤毫有犯罪莫逃，毒手老拳不知数。罗帏内外冷暖分，咫尺风光相辜负。残灯明灭更漏长，破絮无温片板卧。开眼他乡无六亲，自悲自泣忧满肚。”

胡梅林对

胡梅林宗宪在浙，招致诸名士，如徐文长辈皆在幕中。一日胡与一尊官周姓者饮于舟中，执壶者偶失手倾其酒。周忽出对云：“瓶倒壶胡撒尿。”盖胡素有失溺之疾，故嘲之。胡一时无以复，左右急传入幕中，即对就，私达于胡。及发船，故令舟人以柁作声，胡乃曰：“吾有对矣：柁转舟周放屁。”对既工，适足答其侮也。

伍像

《麈余》：盘门伍相祠，旧本立像，知府况伯律钟入庙，见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坐像。既而毁旧像，中有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过。"二兄谓况也。

吴淞江

《见闻录》：吴淞江久湮，童谣云："要开吴淞江，须湮海龙王。"人谓其工难成。隆庆中，巡抚海瑞倡议开浚，董其事者松江府同知黄成乐、苏州府推官龙宗武也。时两月不雨，即日奏功，其谣始验。

要离墓碑

要离墓在吴县西四里阊门南城内。《吴地记》云：在泰伯庙南三百五十步。《府志》云：相传在今梵门桥西城下。先时有童谣云："要离高出城，天下动刀兵。"万历间，有高兵备名出，见古迹不可无以表之，遂立一碑"古要离墓"，后书"东海高出题"。南濠一带皆望见此碑，且姓名巧合，而流贼渐起，亦异哉。

纸箫

汪钝翁《说铃》：闽人有卷纸为箫者，周侍郎亮工得之，色如黄玉，扣之铿然，以试善箫者，无不称善。或题之曰："外不泽，中不

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后以赠刘公勇，公勇为赋《纸箫》诗。

四美

四美，人皆知《滕王阁记》“四美具”，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也。刘越石诗“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谓音以赏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畅神。又韩退之《赠别元十八协律》诗：“子今四美具。”谓读书患不多，思议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也。

先贤击奸

郑龙如《耳新》：天启间，监生陆万龄请祀魏忠贤于国学。及忠贤败，万龄解刑部，过圣庙，日将暝，见澹台灭明及周、程二夫子。子羽指万龄詈曰：“女侮先圣，倡邪议，建逆祠，峙圣庙，致各省闻风效尤，吾党木主半在泥坪。我抱千金之璧，不惧蛟龙，何有于尔辈及魏忠贤哉！尔辈自有王法，我君子不与小人斗力，明珠不与瓦砾相触。”从者但见万龄匍匐请罪，形像不见，遥望惟紫云瑞霞而已。又《史略》：监生张某疏请以忠贤尊并孔子，一日入国学，骤病，自言为子路所击，遽反，死于途。

戒子诗

《驹阴冗记》：有张总戎，善吟诗，尝作《诫子》一章，人颇传诵：“银灯剔尽自咨嗟，富贵荣华有几家。红日难消头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时来言语风行草，运去田园水抟沙。寄语儿曹须勉力，各

人寻个活生涯。”

罗罗

隋炀帝醉游诸宫，偶戏宫婢罗罗。罗罗畏萧妃，不敢迎帝。帝乃嘲之曰：“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娥。幸好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

胡可泉门联

《逌旃琐言》：胡可泉知苏州日，揭一联于门外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

尘劳诗

《驹阴冗记》：饶有省祭官，京居日苦尘劳，作绝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间，朝来直到睡时闲。谁知梦里犹辛苦，千里家山一夜还。”

嘲北地巷曲中

《长安客话》：金陵陈大声铎嘲北地巷曲中曰：“门前一陈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绵袄绵裙绵裤子，膀胀，那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

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那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髞髻高尺二，蛮娘，那里有高髻云鬟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坑，那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那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

刘祭酒

《谐语》载：明英庙大猎，从官皆戎服弓矢以护跸，应制赋诗，刘祭酒某误以雕弓为弓雕，太学生贴诗于监门云：“猎羽杨长共友僚，雕弓诗倒作弓雕。祭酒如今为酒祭，衔官何以达廷朝。”广东举人王佐复上诗于刘云：“乐羊终是愧巴西，许下维闻哭习脂。岂是先生无好句，弓雕何愧古人诗。”以为能得司成之喜。刘览之愈怒。后王佐刻桐乡诗，具载此首，遂大传其事。

给事尚书

《墨庄漫录》：胡成公世将为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与张子公焘同事。一日胡将上马，忽内逼，乃解衣趋厕。张戏之曰：“解衣脱冕而行，舍人给事。”取急同音。久之未有其对。后李似矩弥大自尚书知平江府，似矩常为宣抚使，为贼所窘。赵次张九龄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对矣。可对：弃甲曳兵而走，宣抚尚书。”取常输同音。闻者莫不大笑，且以为的对。明夏、周二公谑语本此。

白土书门

《暖姝由笔》：今人访友偶无名帖及乏纸笔，辄取土墼或石灰书

其家壁板“某人来拜”，此俗事耳。吾子行《闲居录》云：蒋洎字景裴，居葛岭宝胜寺东庑，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终日，归而白土书门者又满矣。

喜事

今妇女裙带忽脱者俗谓之腰欢喜，与灯花、鹊噪、蜘蛛垂丝坠人衣巾俱有喜事。唐权德舆玉台体诗云：“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则知相传已久。

史馆赋诗

《蒹葭堂杂抄》：徐武功在史馆修何尚书文渊事，赋诗云：“温州太守重来归，昔何廉退今何违。却金馆在已如扫，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间固有假仁义，天下岂无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笔，不作谀词取世讥。”

高唐云雨

《戏瑕》：高唐云雨是先王楚怀事，楚襄虽梦神女而赋中不言云雨也。乃唐人诗如“倾国倾城汉武帝，为云为雨楚襄王”、“云雨无情难管领，任他别嫁楚襄王”、“料得也应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王”、“今来云雨知何处，重上襄王瑇瑁筵”，此类甚多，相沿不改，遂为填词家借资。然使正讹而作怀王，恐不成佳话矣。

爱闲

《春风堂随笔》：宋吕文靖题镜湖天花寺一绝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是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因取爱闲二字署山居一轩。

鬼观戏

《西樵野记》：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梨园一日抵暮有人持灯至，曰："吾乃严尚书府中，召汝今夕演戏。"随出白金半锭授之。诸优如召从至一大厦，雕梁画栋，席间章缝毕集，命演赵盾故事，直未许鸣金。戏毕天明，乃一古庙，间之土人，云是国初严尚书旧游地也。

顺治戊子，有呼优人往乡演戏者，至其地已昏黄矣。座上宾主七人，皆峨冠博带，非时服式。上坐者为杨解元廷枢、徐翰林汧，而主席则上方五通神也。为次者将纳宠而宴客，坐次谈及其事，杨公正言力阻。长者云："舍弟敢不从命。"即谕从人唤回迎亲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众皆昏迷，后乃大鸣金锣，宫室人物皆不见，箱在旷野中。急收拾而归，迹至其家，女方大病而忽愈。优人告之故，其家感极，备礼往谢，杨仲子震伯以事之不经，拒而不见。

诗似吃语

《封中录》：有一诗似吃语："贵馆居金谷，关扃隔藁街。冀君见果顾，郊间光景佳。高阶既激涧，广阁更交柯。葛巾久乖角，菊径简经过。"

以姓相嘲

《谐语》：万历中，詹御史世讲入朝，时未辨色，工部苏主事雨随后至，苏问左右曰：“前骑为谁？”对曰：“道里詹爷。”苏微语曰：“詹之在前。”詹微闻之，亦问左右曰：“后骑为谁？”对曰：“工部苏爷。”詹使人讯曰：“后来其苏。”

泰和曾给事前川忭与郭工部恺会饮，曾嘲郭曰：“女犬羊之鞟乎？虎豹之鞟乎？”郭应声曰：“尔何曾比予于是。”

壬集卷之二

张元鉴

《亦巢偶记》：张元鉴名国经，本嘉定娄塘人，少任侠好拳勇，皆称娄塘张二。偶为某青衿所叱辱，遂专心时艺，得补弟子员，与少年名士交，仍以拳棍侠气著名。《西楼记》中胥长公即其人也。后以疑事系狱，久而得出，年七十余，将死，口占一诗曰："学书学剑两茫茫，六十年来十万觞。龙战未休骑鹤去，且从冥漠看沧桑。"时在鼎革初也。此诗气概划足，副其生平。

慈仁寺绝句

慈仁寺东廊下有无名氏两绝句："故宫高与碧山齐，无数垂杨接御堤。玉辇不来花落尽，晾鹰台上鸟空啼。""新甃汤泉咽不流，缭垣欹侧野棠秋。月明深锁长生殿，夜半无人誓斗牛。"词意凄恻，真杰作也。

清凉寺壁诗

金陵清凉寺壁上有诗，乃题赠一僧名扫叶者。其诗云："拈花久碍人天眼，扫叶犹留解脱心。何似无花并无叶，千山明月一空林。"颇于宗门有会，不知谁作也。

青雀诗

夏子乔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呈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铉喜曰："可教矣。"后善属文，为时所称。擢制科，除馆职，数为御史纠劾。竦疑时宰讽旨，作《青雀》诗寄谏院张升云："弱羽伤弓尚未完，孤飞谁敢拟鸳鸾。明珠自有千金价，莫与他人作弹丸。"

黄叶桐花

《说铃》：崔孝廉尝得句云："黄叶声多酒不辞。"王阮亭赏之，目为崔黄叶。阮亭有和李易安韵《蝶恋花》词，长安士大夫称王桐花，固不可无崔黄叶作配。词曰："凉夜沉沉花漏冻，欹枕无眠，渐听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忆共衾裯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绝连珠弄。"

唐词无换头

南唐张泌有《江城子》二阕："碧阑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晓莺声。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睡起卷帘无一事，匀面了，没心情。"又："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高绾绿云，低簇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黄叔旸云："唐词多无换头，如此词是两首，故两押明字、情字，今合为一则误矣。"

鞋袜称两

《升庵词品》：高文惠妻与夫书曰：“今奉织成袜一量，愿着之动与福并。”量当作两，《诗》“葛屦五两”是也。无名氏《踏莎行》词按词调寄《步蟾宫》。末云：“夜深着辆小鞋儿，靠着屏风立地。”辆、绹、两，古今字也。小词用《毛诗》字亦奇。

巡抚题署

明鄱阳刘芝阳应麒巡抚吴中，告终养归，临发题诗署中曰：“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可谓清风两袖者矣。

二乔观兵书

《雪涛诗评》有《题二乔观兵书图》云：“香肩并倚读兵书，韬略原非中馈宜。千古周南风化本，晚凉何不读《关雎》。”亦雅致可喜。

观潮

《熙朝乐事》：杭人观潮自八月十一日为始，至十八日最盛。因宋时以是日教阅水军，倾城往看，非谓江潮特大于十八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于潮神，而士女云集，僦倩幕次，罗绮塞途，十余里间，地无寸隙。伺潮上海门，则泅儿数十，执彩旗，树画伞，踏浪翻涛，腾跃百变，以逞材能。豪民富客，争赏财物。优人百戏，击球斗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瞿宗吉《看潮词》云：“嘉会门边翠柳垂，海鲜桥上赤栏欹。行人指点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诗。”“出郭游

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减，映日争将画扇摇。”“一线初看出海迟，司封祠下立多时。须臾金鼓连天震，忙杀中流踏浪儿。”“垆头酒美劝人尝，紫蟹初肥绿橘香。店妇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诗囊。”“沙河塘上路歧赊，扶醉归来日已斜。怪底香风来不断，担头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门小院偏，金猊飞袅夜香烟。家人笑问归何晚，已备中秋赏月筵。”

酒评

袁中郎既为《觞政》，复与方子公辈以饮户相角，因为《酒评》：刘元定如雨后鸣泉，一往可观，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鹰猎兔，击搏有时。方子公如游鱼呷浪，喁喁终日。丘长孺如吴牛啮草，不大利快，容受颇多。胡仲修如徐娘风情，追念其盛时。刘元质如蜀后主思乡，非其本情。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说剑，未识战场。龙君超如德山未遇龙潭时，自着胜地。袁小修如狄青破昆仑关，以奇服众。

鬼吟诗

大中丞商丘宋公荦《筠廊偶笔》载：闯贼陷京师，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与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楼下。时当暮春，雨中对酒联句，其人首倡云：“风风雨雨送春归。”忽闻楼上续一句：“无雨无风春亦归。”两人默然拱听，徐云：“蜀鸟啼残花影散，吴蚕食罢柘阴稀。嘴边黄浅莺儿嫩，颔下红深燕子肥。独有道人归不得，杖头长挂一蓑衣。”两人登楼视之，绝无人踪，惟飞尘盈寸而已。《列朝诗》亦载是作，与此小异。

杨妃袜

顾侠君秀野草堂诗社有《分和元人咏物》题，内杨铁崖《咏杨妃袜》云：“天宝年来窄袎留，几随锦被暖香篝。月生帘影初弦夜，水浸莲花一瓣秋。尘点翠盘思乱滚，香拈金镫忆微兜。悬知赐浴华清日，花底绷儿碧眼偷。”余叔苍书曰：“杨妃袜以马嵬遗事传，不得作宫中淫亵语。”因为诗云：“马嵬遗袜窄勾传，莲瓣轻红尚宛然。天子蒙尘曾共走，诸姨堕翠不同怜。空悲只锦难寻对，剩有多情为奉钱。一自乱离收拾得，再回宫寝是何年。”侠君大为叹服。

《尧山堂》载：越中诗社铁崖《题杨妃袜》有“安危岂料关天步，生死犹能系俗情”之句，诗集不载。

轻云余发

《谢氏诗源》：轻云鬒发如漆而长，每梳头，立于榻上，发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女子多以红青丝效其制。少陵赠美人诗曰：“笛唇杨拆柳，衣发挂流苏。”

濯手倚松

《碣石剩谈》：浙省城南班巷，徽商吴某寓焉。商止一女，及笄，择配未谐所愿。万历乙酉仲秋望后，梦龙戏爪水中。次日姚江徐应登以儒士应试毕，偕友过商门。友指谓徐曰：“此家赀财巨万，有女求配，意得佳士，不言贫富也。兄纵未第，应试入学，非佳士乎？我素识其人，请为作伐，兄少俟。”遂入言于商。商虽口诺而意未

允，其友曰：“此儿在外，试一觇之。”送及门，徐适濯手水瓮中，商以符所梦，欣然许之，遂请友玉成。友语徐，徐欲俟归，具礼聘之。商乃出金使质焉。及放榜果中式十一名，辛丑成进士。

万历中，安庆刘尚志以方伯告归，适同年某督学政，两子皆置劣等，刘不能平，使人让之。督学送卷于刘，且云：“年兄在家何所事而不训子？”刘见卷大怒，遂萌蓄妾生子之念。薄游扬州，偶至一所，见池上苍松可爱，倚松盘桓。主人出见大惊，讯知其意，遂以爱女许为妾。盖夜适梦龙倚苍松也。生子若宰，戊辰魁天下；若宜，丁丑成进士。

百岁坊

侯官林德敷春泽，正德甲戌进士，户部主事迁员外郎，疏谏南巡，出守南安。生于成化庚子，至万历己卯一百岁。刘中丞、商御史为建人瑞坊，德敷谢诗云：“翠旗谷口万松风，喘息犹存一老翁。讵意夔龙黄阁上，尚怜园绮白云中。擎天华表三山壮，醉日桑榆百岁红。愿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颂华封。”又四年卒。子应亮，嘉靖乙未进士，以户部侍郎侍养，年亦八十六卒。孙如楚，嘉靖乙丑进士，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二。

袁时两先生

我郡袁玄海一鲸、时庐山道濂两先生皆道学士，万历中，与先大父交最厚。一日，袁忽曰：“吾生平所不能及者一人。”时问何人，袁曰：“范文正公读书醴泉寺中，啜齑粥，见藏金覆而不取，若予则不免动心矣。”时曰：“此事余犹能之，余所不能及者亦一人。”袁问何人，时曰：“司马温公夜坐读书，侍婢捧茶至，问公曰相公读何书，

公正襟对曰《汉书》，此则余所不能也。”财色移人如此。

板隶

《蓉塘诗话》：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平阳县，奉公爱民，理繁就简，凡百公务，不差隶卒勾摄，止用粉板，背绘刻隶卒，甲乙为次，传递勾摄，题其板曰：“不贪不食，与民有益。人随牌至，庶免谴责。”人咸信服，不敢稽违。由是案牍清简，囹圄空虚。今纸皂虽设，而隶卒之需索如故，名存而实亡矣。

陈通判

杭州陈履信信任大理寺评事，升我郡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统十六年，年六十六乞致仕，囊橐萧然。某以重赆追送，毫无所取。郡人杜璚以诗送之曰：“公辞荣禄赋归田，又却苏民馈赆钱。一任此生贫到骨，只留清节与人传。”

历日后甲子

宋至道二年，司天杨文镒言：历日后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为当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所生年号。司天奉旨，遂为定式。不知何时又止留六十也。但年过六十，不见所生便觉凄然有物化之感，太宗虑深矣。

土神作伐

兴化李石麓春芳，幼时初上村塾。一负薪者偶憩于土地祠门阈上，忽闻庙中语曰：“今日李状元上学，当扫除街道。”负薪者起视，庙中寂无人，遂复坐。顷之又闻神语曰：“李宰相来矣，可速扫除。”俄而疾风吹卷，街衢洁净。负薪者异之，因坐候，见一人携一童捧书包而至，遂同送至学中，问其年庚，深相结纳，不告以故，以女许字之。后县中缺门子，人以李名报，遂点入，师以其聪俊，言于县令，令留与儿子伴读，应试入泮。人有讽其解负薪之姻者，石麓坚拒之。未几登魁选，入宰辅，并不置妾媵。今子孙济济，科第不绝，皆负薪女之所自出也。

功名预定

吾郡周子静名荃，天启末父以吏员为某县典史。衙署有大树，仆偶溺其上，树神附其身，大怒曰：“何为污我？当杀之！”典史具公服拜求之，神曰：“尔小官，谁理汝？”时长子子丹名葵，年逾弱冠，已游庠，荃亦总角，乃试令二子拜求，神曰：“既宪副公拜恳，姑恕之。”仆遂无恙。葵意宪副谓己，甚自矜诩。及鼎革时，金陵失守，荃安抚苏州有功，命为开封守，升青州兵备，竟符宪副之称。

雷震谯楼

万历乙未三月廿九日，雷震阊门谯楼西南螭首，劈碎柱石。适是日吴邑侯袁中郎宏道上任。先是，民间谣曰：“吴县知县到，霹雳震得暴。分付阊门人，家家有响报。”岂郎官上应列宿，天戒以示警与？然在任二年，寄情诗酒，吴中名胜，题咏殆遍。改任顺天府学教授，升吏部郎中。

木牛流马

武侯居隆中，客至，命妻黄氏具面。顷之面至，侯怪其速。后潜窥之，见数木人斫麦运磨。拜求其术，变其制为木牛流马云。

星变

万历丁丑十月，有星孛西南，历箕尾，光芒亘天，状若练，气成白虹。星家占言不一。适张江陵闻父讣不奔丧，请留京守制，台省及翰林交章劾奏，江陵讽中贵捏旨杖戍吴中行等。人情汹汹，且有榜帖揭之通衢云："居正身不正，用贤相不贤。检讨赵用贤。思孝忠当尽，刑部主政沈思孝。中行道始全。编修吴中行。蓄艾能医病，刑部员外艾穆。元标欲转天。进士邹元标。五贤一不肖，千载定须传。"风闻宫掖，始知江陵之奸。未几居正死，籍没其家，长子礼部自杀，赦宥谪戍诸臣，复其官，星异遂灭。

官禁妇女烧香

康熙庚戌之春，巡抚马公严禁妇女烧香。朱望子先生戏作《竹枝词》云："城中名胜路非遥，北寺玄都尽寂寥。灌口二郎任土地，一时香火半萧条。""大家行径不寻常，游伴尼姑定一行。只此三春坐闺阁，庵中闲杀女陪堂。""巧将时服斗新装，一任裁缝索价昂。可惜月华裙制就，空教摺叠贮衣箱。""高头争刷牡丹奇，时尚高髻名牡丹头。粘腻穷搜草木脂。料得葵枝与桐树，今年多剩梗和皮。""虎阜春残闹未阑，山僧日逐丽人看。而今无复撩双眼，入夜应教睡梦安。""施主佳人女奉陪，驱除先怕令如雷。四宜堂后青帘内，游客休将首更回。

玄墓四宜堂侧，内眷及尼留宿处。”“古刹名山尽寂然，画船闲泊市湖边。天公似解闺中闷，积雨春光已半捐。”

神女赠诗

盛弘之《荆州记》：宫亭湖庙神甚灵，涂旅行过，无不祈祷，能使湖中分风而帆。秦少游宿湖边惜竹轩，梦神女赠诗云：“不知水宿分风浦，何似秋眠惜竹轩。闻道文章妙天下，庐山对面可无言。”

方干旧隐

浙江桐庐县西有白云村，唐方干故居，子孙至宋犹盛。范文正公诗：“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子孙。”

李霜涯

《委巷丛谈》：杭城西湖遇旱亦尝龟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无应，李霜涯戏作一词云：“平湖千顷生芳草，芙蓉不照红颠倒。东坡道：波光潋滟晴偏好。”逻者廉捕之，遁迹不知所往。

诗刺贪徒

《客座新闻》：富阳俞克明既宦，而邻家有田与他塍相连，每岁

令人侵其畔，乡民苦之。族人俞古章赋诗一绝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来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间那有万年人。”

斗草

《熙朝乐事》：杭城春日妇女喜斗草之戏，黄子常《绮罗香》词云：“绡帕藏春，罗裙点露，相约莺花丛里。翠袖拈芳，香沁笋芽纤指。偷摘遍，绿径烟霏；悄攀下，画栏红紫。扫花阶褥展芙蓉，瑶台十二降仙子。　　芳园清昼乍永，亭上吟吟笑语，妒秾夸丽。夺取筹多，赢得玉铛瑜珥。凝素靥，香粉添娇；映黛眉，淡黄生喜。绾胸带空系宜男，情郎归也未？”

打行

《亦巢偶记》：打行闻兴于万历间，至崇祯时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嘱头目，顷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故曰行也。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作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字久而不变，故记之。

脉望

《原化记》：建中末，书生何讽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

发气。讽言于道者，道者叹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仙经云：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规，名曰脉望。夜以规望当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蠹漏数处，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乃叹服。

三西湖

苏东坡连守颍、杭二州，皆有西湖。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坐云：“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观有诗云：“十里薰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却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也无。”后谪惠州，亦有西湖。

买愁村

买愁村在琼州府临高县，南宋胡邦衡有“北往常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

珮袋

《窥天外乘》：玎珰玉珮之制，原无纱袋。嘉靖中，世庙升殿，尚宝司卿谢敏行捧宝，玉珮飘飖与上珮勾连不脱，敏行皇怖跪，上命中官为之解，而敏行跪不能起，又命中官掖之，赦其罪。因诏中外官俱制珮袋以防勾结，缙绅便之。独太常寺官以骏奔郊庙，取铿锵声，不袋如故。

官司俚语

今世官司各有俚语，以寓讥评。如唐校书与正字俸禄微少，皆孤寒英杰居之，至骑驴入省。而太祝奉礼，月请明衣绢布及胙肉，俸禄倍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马比校正颇轻肥。时有语曰："正字校书，咏诗骑驴。奉礼太祝，轻裘肥肉。"又《春风堂随笔》：兵部四司曰："武选武选，多恩多怨。职方职方，最穷最忙。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武库，又闲又富。"他衙门尚多，惜不得其详。盖自宋即有之。元丰时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砚判。兵职驾库，典了裱裤。刑都北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南渡后，时事不同，又为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三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齑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北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成饿鬼。"

国子监自祖宗来，例不刷卷，故谚曰："金祭酒，银典簿。"正德戊寅，陆俨山转司业，适祭酒缺，得旨署印。稽考钱粮，其实空虚，典簿厅至起息揭债。陆问前祭酒石熊峰，云自来如此。陆遂举劾典簿王勤，黜之。适送供堂皂隶银至，色如黑铜，俨山笑曰："正好谓之铜司业。"闻之绝倒。

陈谔解由

《癸辛杂识》：陈古直谔号野水，为越学正，任满往婺之廉司取解由。归途偶憩山家，有长髯野叟方捣柏子作油，见客至，遂少憩，相问劳曰："君亦儒者耶？"持茶饮之，问："今将何往？"对以学正满替，欲倒解由，别注他缺。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捣柏油。"遂操杵臼，不复交谈。陈异而询于邻人，云："此傅秀才，隐者也。恶君言进取事耳。"陈心愧之，因赋诗云："忽遇溪山避世翁，

居然沮溺古人风。老来一出为身计，不满先生一笑中。”

活取心肝

宋太宗时，一宫女逾垣潜出捕获，太宗迟违不欲杀之，然恐无所惩。皇城使刘承规会其意，奏曰：“法不可容。臣须是活取心肝进呈。”即时领出，潜纳尼寺中，远嫁之。旋取猪心肝一具，盒子贮来，六宫围而哭之。良久，密揭以慰太宗。由是宫掖肃然。

斤九梨

《豫章漫抄》：吾乡谚云：“斤九厘，斤八厘。”以目时人之精慧者，言其思算无遗也。不知所本。弋阳德兴产梨，最大者有至一斤九两者，土人谓之斤九梨。斤八梨，以类言之也。

千家诗谑语

崇祯中，朱望子先生馆葑溪陆氏，鼎革后，亦时往，陆必留饮。一日，从陆归，途遇一友，问先生何来，先生曰：“陆家留酌而来。”先生亦问何往，友曰：“今夕舍甥女出阁，往家姊处送亲耳。”先生曰：“然则予与兄合《千家诗》两句。予则‘一水护田将绿陆绕扰’，君则‘两山排闼送青亲来’也。”相与抚掌大笑。

嘲王安国

《青箱杂记》：王安国俊迈而貌陋黑肥，熙宁中与吴处厚同官洛下，尝谓吴曰：“子可作诗赠我。”吴援笔戏之曰：“飞卿昔号温钟夔，思道通俯还魁肥。江淹善啖笔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围。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相逢把酒洛阳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国见诗不悦。

常处士

《墨客挥犀》：欧阳永叔在政府，将求引去，作诗寄颍阴隐士常秩，其略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及致仕还颍，又赠秩曰：“赖有东邻常处士，扱蓑带笠伴春锄。”既而王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馆召秩，秩遂起。先是欧公既致政，凡宾客上谒，率以道服华阳巾便坐延见。秩授官来谢，公乃披衣束带，正寝见之。明年秩拜侍讲，判国子监。有无名子改前诗作秩寄欧公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又曰：“昔日颍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

改清明诗

顺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师尽失馆。有人改《千家诗》云：“清明时节乱纷纷，城里先生欲断魂。借问主人何处去，馆童遥指在乡村。”诗亦自然，无少勉强。且清明二字，适符国号为更合也。

太监吟诗

嘉隆间，内官薛某采办江南，喜言诗，因与士绅款洽。临行，诸公以诗酒饯别，薛连道：“你也做诗送老薛，我也做诗送老薛。”众揶揄之而止。将解维，众促吟毕，乃云：“溪塘两岸蓼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众乃叹服。

慧业先生志铭

鹦鹉生年不可考，范长公子范以庚寅秋得之海上，其卒则壬辰冬长至前之九日也。长公精庐一椽，陈设图史，茶铛酒灶，无所不具。旁置鹦鹉，每宾客满座，或吐佳言如屑，或歌名章丽语，鹦鹉即从旁婉转唱和，若会心者。性尤喜雨，时或霡霂一蓑，佐以凄飚，梨花寂寞，炉烟欲死，辄昂首鼓翅而舞，翠鬣低回，不啻玉人一部《霓裳羽衣》，钗横髻堕也。若深更沉籁，明月窥人，或鸣短琴，或吹紫箫，复出其长音余弄，与焦桐枯竹相应，能令羁客拊心，孀姬饮血。长公绝爱重之，一时雅游，无不知长公家有鹦鹉者，等于处宗之鸡、逸少之鹅、元康之燕、龟蒙之凫矣。一日鹦鹉忽无疾而死。长公悼怅，几废寝食，因检开元时华清进御有白鹦鹉，上与玉妃呼为雪衣娘，寻为苍隼所毙，玉妃伤之，赐瘗苑中，名鹦鹉冢，长公谋所以附丽其事于华清者。园亭有隙地，择竹间一隅，垒石玲珑，名花如绣，芳草如茵，盛以漆棺文绉。宾客黄君骏等咸白衣冠而葬之。长公复怜其生平以多慧自取羁绁，与同人为之谥曰慧业先生。呜呼，先生至是可谓不负其明慧善聪矣！既葬，坐客有夸余以《瘗鹤铭》者，因即冢边残石系其事而勒之铭。余铭不知视华阳真逸孰为后先，然千古山阴墨妙，于今绝矣。华表游魂，不笑鹦鹉为季之所得孰与仲多乎？并为鹦鹉一慨。铭曰：“汝舌如簧，而不免于锒铛。汝身如绮，曾不得山居而巢处。吾葬汝以盈尺之棺，一坏之土。令汝差胜乎朝负青云，夕调鼎俎。虽未永年，宛得其所。”

大兰王

宋袁淑《排谐集》《隋·艺文志》作《俳谐》。有《大兰王九锡文》：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大阴之沉精，标群形于元质。体肥腯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资豢养于人主，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纯也。君昔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后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于周诗，涉波应乎隆象。歌咏垂于人口，经千载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唯君为雄，顾群数百，自西徂东。俯歕沬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直突，阵无全锋。此君之勇也。兹以覃恩，锡之册命。世长辽东，永镇亥市。

一名鲁津伯，见《梦燕相事》。一名鸟将军，乡人岁为将军娶妇，有传。又名长喙将军。

册虎文

王元美戏为册虎文制语：丞相白额侯斑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交畅，世济其美，以光有汉。君金天降岳，枢星散精。少负雄气，长炳文理。帝赉予以右弼，使媲于青龙氏。彼不宁乃职，以干予之罚。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张爪牙，入干股肱。祈父召叔，惟君一人。今将奉君之烈，扬于大庭，其敬听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饱于刍豢，不克树义。乃改张旧服，闾右削迹。使君之懿称，定被遐迩。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苛政，聿来胥宇，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华旦秉宪，鲧解伏诛，夷吾启封，伯氏没齿。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间，倮虫为灾。娄如剪刈，道绝行李。君之功德三也。东海黄公，诡妖挟诈。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凶渠授首。君之功德四也。晋守至忠，衷甲粟马，冀逞其欲。君挟秘计，以授九尾

之校，使巽二嘘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谋，种类还定。君之功德五也。复有畸畯单豹，盗太乙之宝，君回照奋威，罪人斯得，阳货之诛，光于前鲁。君之功德六也。度索之山，郁垒神荼，禀服大教，执除妖鬼，以供扫除之役。洞幽达遐，无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七德，功实配焉。章以般般，视之耽耽，又笃启象贤之㸃，奔走御侮，九有之内，羽毛齿革，辐辏阛阓，凡有血气，莫不神明，岂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耄鹰扬，繁缨垂露，革履彤弓，以大表东海，世世子孙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视彼有光，而封号不加，无以称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鹊、侍中胡紫敬奉册封君为南山公，进号素威上将，比于天子。扶桑之西，葱岭之东，雁门之南，象郡之北，诸非国家汤沐者，悉以统君食邑。诸少㸃具赐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检问。仍遗君养牛千头，上尊糗糒五日，尚方致异味。予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阳排触，君悉付之理。君其安意，摄精神，加饭食，以佐予不逮。

龙图学士

《泊宅编》：旧制，直龙图阁谓之假龙，龙图阁待制谓之小龙，龙图直学士谓之大龙，龙图学士谓之老龙。然带此职，例呼龙图，本阁学士，朝廷尤重，少除授，授此职者，遂呼龙图。近除直秘阁者尤多。两浙市舶张苑进笃禄香得之，号笃禄学士。运判蒋彝应副朱冲葬事得之，号仵作学士。越州通判魏崇志获盗黄乌觜得之，号贼学士。

岁考生童

吴复庵《咏岁考生童·驻云飞》：“志气轩昂，忽听呼名直上堂。行走真舒畅，答应偏清亮。嗏，花朵白银妆，红绫飘扬。鼓乐喧天，

皂隶都称奖，童仆跟随也有光。”一等。“心下踌躇，名姓才呼意稍舒。如插双飞翅，也有三分趣。嗏，领赏向前趋，绒花齐树。鼓吹低声，送出仪门去，比上不足下有余。”二等。“焦躁忧疑，两脚高抬望眼迷。叫的无阳气，应的无佳味。嗏，高下总休提，过庭而已。鼓乐无声，空把丝绦系，无辱无荣寂寞归。”三等。“真个蹊跷，新进高年各讨饶。文字原颠倒，疾病应昏耄。嗏，自古法难逃，用扑作教。虽不伤臀，示辱还堪恼，掩耳吞声忍这遭。”四等。“到此难提，失志消魂落水鸡。求打声如沸，赐打甘如醴。嗏，那肯听凭伊，从无此例。卸下衣巾，乌帽青衫，已半在黉宫半社里。”五等。“短叹长吁，今日头巾是了期。戴你曾欢喜，别你何容易。嗏，老大总伤悲，原无意味。增廪多年，落得添双翅，出学归田任所之。”六等。“据状申文，勉纳银钱出学门。冠带无风韵，名色无凭准。嗏，赢得好传神，乌纱白鬓。头角峥嵘，孙子应难认，问道尊官是恁人。”援例。“年老家贫，志气难伸命又屯。要中身难进，要退心难忍。嗏，仔细自评论，这条路稳。完节全名，免得亲朋哂，也不生员也不民。”告衣巾。“新进儒童，文字粗知运偶通。彩帐街前拥，盘盒门前送。嗏，气象忒英雄，价高声重。且请从容，休得齐喧哄，多少穷酸没此中。”新进。“到底成空，枉却钻谋嘱托功。贵的书争送，富的银争用。嗏，两考兴匆匆，一场春梦。说嘴挥拳，前日何其勇，今日里抑尾垂头不见踪。”童生。

西湖冰合

《委巷丛谈》：元至正间，西湖冰合。张仲举赋诗云：“西湖雪厚冰彻底，行人径渡如长川。风吹盐池结阴卤，日射玉田生暖烟。鱼龙穴里寒更缩，鸥鹭沙头饥可怜。安得长冰通沧海，我欲三岛求神仙。”

看花谕

田子艺于花开日大书纷牌，悬诸花间，曰：名花犹美人也，可玩而不可亵，可赏而不可折。撷叶一片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挠美人之肤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喷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触花者，是薰美人之目也。解衣对花、狼藉可厌者，是与裸裎相逐也。近而觑者谓之盲，屈而嗅者谓之齉。语曰："宁逢恶圹，无杀风景。"谕而不省，誓不再请。

翰林谚嘲

《客座新闻》：河东邢祭酒让以钱粮累罢官，翰林诸公因作谚语嘲之曰："邢先生初入翰林，梦其乡土神贺曰：'玉皇若问人间事，只说文章不值钱。'及官太学，复梦土神贺曰：'喜中青钱选，才高压俊英。'迨录事，又梦云：'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皆用钱字，邢甚衔之。

徐渊子词

《癸辛杂识》：天台徐渊子似道，初官户曹，其长方以道学自高，每以轻锐目渊子。渊子积不能堪，适其长丁母忧去，渊子赋《一剪梅》云："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西铭。爷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经，也不斋僧。　　却言渊子大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方言也。"

撒酒风诗

友人传撒酒风诗，俗作杀，朱望子先生云合作撒。言母舅撒酒风事，可佐一噱。诗云："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介恁凶。蹋翻两个糖攒盒，踏破一双银酒钟。面孔红来干急迸，俗音博亮切。髭须白得鼽窍。鬏松。傍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条。神马阿公。"

三不要

《筠廊偶笔》载：一年老令君大书县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蚤视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钱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见者绝倒。

高丽诗

《渑水燕谈》：元丰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寅亮答诗，序有"花面艳吹，愧邻妇青唇之动；桑间陋曲，续郢中《白雪》之音"句。有司劾中小官不当外交使客。神宗顾问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对，问赵元老，元老奏："不经之语，不敢以闻。"神宗再谕之，元老诵《太平广记》云："有睹邻夫见妇吹火，赠诗云：'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邻妻告夫曰：'君岂不能学也？'夫曰：'汝试吹之。'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茶。'"神宗大笑，喜其赅博。

势利诗

朱望子《势利》诗云："看他势利状如何，谄笑腰弯与背驼。佳节大盘并大盒，良宵高宴又高歌。穷来即便交情绝，事到依然谢礼多。更有一般无用处，难将书帖送阎罗。"不独可资一噱，亦可唤醒愚夫矣。

乞巧

《代醉篇》：七夕乞巧，其来已久。《续博物志》：山东风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余岁，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梦寐。或欲刺文绣，事笔砚，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陈列、穿针弄丝为有风致。

郑唐诙谑

《驹阴冗记》：三山士人郑唐有逸才，好讥谑。一老写真乞题，唐题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乌巾白发，龟鹤呈祥。"老人大喜。后有读之者曰："横读则精老乌龟也。"老人毁之。有隶卒乞书门联，唐书其左曰"英雄"，右曰"豪杰"。卒喜，具饮馔，乞足成之。遂书曰："英雄手执苗竹片，豪杰头簪野雉毛。"卒含怒。后以诙谑黜儒为吏，口占曰："生员黜罢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丝绦员领都一般，只是头巾添两翅。"闻者绝倒。

贺启草诏

《文酒清语》：李源作四厢太保贺启云："伏惟太保，才离五都之中，便转四厢之职。紫袍窣地，牙笏当胸。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银交之椅。旧时栊马，只是一个；如今喝道，约勾十人。据此威风，下稍须为太尉；亦宜念旧，第一莫打长行。"

宋王德僭窃，执一士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须，蛇钻不入。身坐银交之椅，手执铜锤之鋷。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浑如秦始之皇。一应文武百官，不许着草履上殿。"德被擒，士此以诏得免。又《甲乙剩言》载，某贺翰林启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书天禄，人皆称刘更之生。"俱堪捧腹。

壬集卷之三

王春脚

兰阳王王屋初名泽，字春脚，后更名斥。天启辛酉举于乡，壬戌下第，戊辰计偕，度己文必入彀。某公分较《春秋》，向与珰洽，不欲出其门，论中故为诙语，论鬼神处突云“如以为无，则慧娘之敲裴生之门也，丽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撤棘后，阅落卷，则某果已魁，公阅所为论，始有“病狂丧心”之评。及珰败，某果斥。辛未闱中为我乡陈文庄芝，台所拔，遂获隽。

刘楚先母

明刘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偕童子四五自学中归，夫人见筑墙者五人，命诸子为破题。众皆不能，请曰：“母试为之。”母即应声曰：“人数比于舜臣，职业同于傅相。”

宁波地名对

花宗师岁考宁波，尝出一对以试士曰：“赭山湾上浪高低，鲁般鲁肃。”士莫能对，因自对曰：“白塔洋前风缓急，樊哙樊迟。”又尝出对曰：“一点胭脂，俨是桃花渡口。”亦自对曰：“数茎白发，浑如藕缆桥头。”

萧汉冲

万历庚辰会元汉阳萧汉冲良有，年十五发科，榜眼及第，仕至祭酒。性蚤慧，七八龄时入官舫谒一贵官，出句命对曰：“官舫夜光明，两轮玉烛。”萧对曰：“皇都春富贵，万里金城。”贵官适有他遣，语去使曰：“尔去即来，廿四弗来廿五来，廿五弗来廿六来。”汉冲误疑出对，即曰：“静极而动，一爻不动二爻动，二爻不动三爻动。”贵官颇叹赏。

茶比佳人

茶比佳人，未经人道，惟东坡有诗曰：“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曾茶山亦有“移人尤物众谈夸”句。此论虽妙，但恐不宜山林间。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风道骨，不凌烟霞，彼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帐中，无俗我泉石也。

贫家婢自诉

《一夕话》：有贫家婢自诉诗云：“贫家一婢任驱驰，不说旁人怎得知。壁脚风多寒彻骨，厨头柴湿泪抛珠。梳妆娘子嫌汤冷，上学书生骂饭迟。打扫堂前犹未了，房中又唤抱孩儿。”曲尽婢女苦况。

妓诱曹翰

《江南野史》：曹翰使江南，惟事严重，累日不谈笑。后主无以为计，韩熙载因使官妓徐翠筠为民间妆饰，红丝标杖，引弄花猫以诱之。翰见果问主邮者："此女为谁？"伪对曰："娼家。"翰因命之至，旦去与金帛，一无所受，曰："止愿天使一词，以为世宝。"翰不得已，撰《春光好》词遗之。及翰入谢，因留宴，使妓歌此词。翰知见欺，乃痛饮，月余而返。

书粮

《独异志》：柳德封积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窗外有呼者，积出见之，见五六丈夫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积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日起视，皆汉时古钱，计一百二十千。终其业，明帝时官至东宫舍人。

猫说

松陵朱长孺鹤龄有《猫说》，借贪猫以喻墨吏，亦有激之言。说曰：余家多鼠患，藏书多被啮蚀。邻家有猫，乞得之，形魁然大，爪牙甚佶。始至，群鼠屏息穴中，私喜鼠患自此弭矣。迨月余，患复作，终夜咋咂有声。余怪而伺之，则猫与鼠甚比同寝处，若倡和然。诇其故，猫性贪嗜鲍鱼腥，中厨所庋，见必窃食。鼠觉其然，凡猫之所嗜，鼠必预储以遗之，猫啖而德之，遂一任所为。鼠始以形之大也而畏猫，既以所嗜尝猫，终则狎猫、豢猫，利有猫，其出而为患也益无忌。余乃叹曰：甚哉，贪之毒也！使猫无所窃，鼠其敢尝之耶？猫既先鼠为窃，其能禁鼠之群窃耶？畜猫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导鼠，且昵之为一，是鼠魁也，曷若去鼠魁而群鼠之患犹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锁其项，絷其足，数而抶之，沉之于交衢之溷。

猪齿臼化佛

崇宁间，衡州护喜县民职氏杀猪祭神，而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之狺狺，四日不食。刘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齿臼中得肉如拇，色酣酷如醉玉。谛视之，如来像也。发有珠如粟，绀目，跏趺，瞳子隐然，庄严毕具，观者万人。毫补之从弟目睹其事，记于石，以示补之，补之为之赞。

蜂为孔升翁

《酉阳杂俎》：龙门寺多古桐，有异蜂，音如吟咏，僧异之，网一枚置笼中。翌日大蜂寻至笼边，谓曰："孔升翁为筮不祥，颇记否？然吾已除死籍，何患？余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君出为我写星子词。"僧密听，畏而放之。

獬豸讨中山狼露布

李笠翁渔戏代獬豸讨中山狼露布：盖闻毒莫如蛇，犹效珠衔之报；暴宁如虎，曾酬蓑掩之仁。是类俱带人心，伊谁独仍兽行。如中山狼食恩人一事：其出山逢敌，知九死之难逃；负箭投林，庶一生之幸免。踉跄遇客，安知非收利渔翁；悠忽行人，强使为放生居士。俯首酷邻狐媚，依人绝类猫柔。某断不胜慈，翻怪杀蛇太甚；仁能昏智，漫言养虎何妨。拔矢簇于肋边，心伤奇痛；拭疮痕于血底，手带余腥。营兔窟以埋藏，解鹑衣而掩覆。迨至畋军大索，几为从井之两伤；犹赖诡语弥缝，始脱重围而再造。此诚起死而肉骨，所当矢报于糜身。奈何创血未干，饱德之盟已背；酬私未效，饥肠之饵先充。劓

忠信之穷奇，闻而未睹；卑德行之混沌，怪也难经。食人间断不可食之人，自贻伊戚；犯罪中万无可赦之罪，国有常刑。豸赋性触邪，备员治狱。叹孽畜顿忘其义，悯善士几丧其生。檄辞上告于狮王，定使山崩雷吼；罪状风闻于狗监，须教爪嘬牙吞。象应逞鼻卷之威，牛亦鼓角挑之勇。无劳虎卜，深山奋玄豹之韬；焉用狐疑，尚方请白猿之剑。麋鹿有败群之触，兕犀怀后至之诛。并讨助虐之豺，兼殪辅行之狈。刳心竿末，负恩之戎首伏辜；食肉寝皮，戴义之舆情始洽。悯入怀而活穷惫，还须引手于人；不识字而触忠良，无许冒名为我。

讨蜂檄

曹绿岩垂粲《讨蜂檄》：汝性生游冶，秽乱花宫。以钻刺当生涯，借偷香为活计。负虫作子，轻传尾上之针；拥土成媒，暗植腹中之剑。挥飞莫荓，飘忽如狂。曜五色于吴明，碗盛白玉；集一隅于兰若，奕话青桐。自夸金翼蜜官，人比玉腰花贼。游陈主之后庭，罔知顾曲；值隋宫之剪彩，犹逞相思。瑶阶碧砌，无非游衍之场；绮牖琼窗，都属沉酣之圃。致河阳县里，莫保红英；金谷园中，难留绿萼。输将脾室，富上国之资粮；托体毗耶，夺洪钧之亭毒。非仙翁何须化饭，岂楚王肯爱细腰。虽繁布金房，见于景纯之赋；而醴甘玉露，征诸万里之诗。然不是渔郎，辄向桃源问渡；非同贡士，偏从杏苑传芳。申生以此蒙冤，严薄因之进谏。是罪过蚊蝇而莫赦，岂声如鸾凤以姑原。某去暴除残，誓无留种。搜房破阵，靡有孑遗。庶花铃永护芳心，羯鼓频催花蕊。奴移莲步，绉飞燕之榴裙；蛮舞柳腰，映寿阳之梅额矣。此檄。

讨蚊檄

杨升庵《破蚊阵露布》已见四集。近得董文友以宁《讨蚊檄》，复载于左：蚊本草泽细流，浮沉等辈。飞鸣无日，宛在水中，趋避甚工，善伺人意。不料潢池赤子，羽翼已成；顿使四海苍生，手足无措。遇明时而敛晦，当午夜而横行。暗室潜踪，布满卢家刺客；华檐列阵，悉怀毛遂囊锥。时而露宿草行，无不长嘘短吸。为鬼为蜮，如虎如鹰。试看高卧北窗人，孰使裸衣邀月；且问倦眠西阁者，谁能露体迎风。联床语不休，已饱樱桃之色；歌袴来何暮，非仍柳絮之轻。相与引类呼朋，因而负山奋翮。高邮女子，恐失节而露筋；南国吴郎，惧伤亲而启帐。纵舍人之哑谜，难妄东方；宁齐主之开帱，还怜白鸟。屏风无障，未能欺我孙康；帷薄不修，自应入侍武曌。夜深灭烛，竟作椒房之戚乎？风动帐开，果为入幕之宾否？肆其利口，聚此恪人。使书生之白面堪怜，致少妇之红颜可惜。自当尽除若辈，何不扑杀此獠。兹者梭眉士子，执烛姬兵。咸思手刃白徒，各欲扇挥青子。栖栖六月，顿兴入卫之师；烈烈三军，暗听隔纱之令。烟腾隘口，策在火攻；网结空中，竟投辕帐。剪除荆棘，彼无巢穴堪栖；荡拂尘埃，人知鼾睡可乐。制敌如燎毛之易，摧师有退舍之能。问尔漏尽钟鸣，何颜复见天日；看彼蜂屯蚁聚，应同零落晨星。庶豹角乘群，不得乘吾中夏；黍民哄斗，莫能哄我房州。斯民有衽席之安，老弱皆高枕而卧。嗟嗟！肤受何甘，共悼肉刑之惨；血流已遍，难逃赤族之诛。行将露布宵闻，先此羽书辰告。檄移中夏，咸使闻知。

除蠹鱼露布

《怡庵杂录》载《除蠹鱼露布》云：铜焦不击，辟邪奏薰，攻讨蠹鱼，坚垒东壁。代狼烟以芸气，净微腥于墨华。露布传闻，扫清戮力。窃惟犬牙相制，九天动夜战之鼓鼙；狐鼠作奸，千灯举秋明之烽火。非氛起鬼方之膻国，则兵销武库之阴风。乃有非羽非虫，蜿蜒若长蛇列阵；出经入史，奔驰隐战马挑锋。贪神仙之画而五色为肠，蚀

贤圣之精而千秋晦迹。杀字如草，假道犹龙。令鸟迹蝌蚪之奇痕，恣如蚕食；取石鼓彝鼎之遗谱，怒愈鲸吞。暗伏潜埋，不畏十万铁甲；阴行诡道，时穿百二书城。因雕弓宝剑之难加，致断简残编之莫救。钻琅函而侵锦字，邺架甚危；啧秘帙而阙宝符，天渠受毒。古人之糟粕几尽，文章之神骨半埋。恨血盈篇，冤声震册。即蜂铥螳臂，莫喻横行；虽倒穴覆巢，终无严律。某等谈兵驱祛，贮药辟除。以笔花充剑花，开卷拂拭；假书草为檄草，泼墨清销。藜光岂下乘之火攻，犀照固奇计之水战。剥肤锤髓，彼何力之能支；薰骨腐肠，悔惜书之已晚。俾学士冥心考古，睹风云月露之全；令娜嬛着意藏奇，无蹴躃芃残之恨。捷书时发，驰报宵征。

讨鼠檄

新安张山来潮《心斋聊复集·讨鼠檄》云：盖闻啮衣筐篚，策咒起于仙郎；盗肉长安，劾罪严于老吏。蜡祭有迎猫之典，《魏风》垂去女之篇。倘擒捕之令不严，斯窃偷之风弥甚。蠢兹鼠辈，敢肆鸱张。无小无大，托城社以栖迟；宜室宜家，借厕仓为逋薮。毒敷宇内，害遍宫中。遗刀不畏，空传却鼠之名；露手无惊，枉作朱书之字。穴素壁以为门，群称有体；啮朱栏而作祟，谁谓无牙。只善两端，空余五技。毒甚蠹鱼，不仅食神仙之字；壮同燕雀，竟公分米粟之储。处橐中而诈毙，黠脱坡公；缘器上以难投，忌生贾傅。曰鼹曰鼷，名称非一；为鼯为鼫，种类繁多。伤郊牛之一角，获罪于天；终永某之生平，尽归乃腹。兰匪当门，辄欲锄其紫畹；梅方有实，每思芟彼青丸。邺侯万轴，手未触而常污；弥勒三车，藏虽缄而莫固。壁悬焦尾，群惊谁断七弦；案置楸枰，忽讶何亡四角。虽决东海之涛，难清其秽；罄南山之竹，莫尽其辜者也。爰草一篇，檄兹群丑，倘能速离营窟，远遁山林。穴同鸟以无妨，渴饮河而莫忌。若其怙终不畏，安处无闻，必敕有苗，大彰天罚。执尔朋侪，岂滋他族处此；捣其巢

穴，无俾遗种于兹。拔其毛而扼其吭，泣血谁怜；食其肉而寝其皮，抱头难窜。空遗后悔，莫赎前愆。此檄。

讨蜘蛛檄

张山来《讨蜘蛛檄》云：罗箝吉网，奸人酷吏联翩；里断汤开，圣主贤臣辉映。守一见而必毁，龚舍感而思归。苟无穴氏屯兵，曷使昆虫咸若。蠢尔蜘蛛，机巧为心，贪残作性。睹其形状，居然公子无肠；考厥简编，仅见蠨蛸在户。廓垂天之网，不须轧轧鸣机；布络地之绳，亦且丝丝入扣。空中楼阁，妄夸经纬之奇；花底樊笼，漫拟丝纶之妙。风雨飘摇而不畏，罪可弥天；雷霆震撼而莫惊，奸能漏网。萤飞蝶舞，驱而纳诸罟获之中；蛾赴蝇投，罗而致之口牙之内。凶真似虎，偏能以逸待劳；巧不如蚕，辄欲倚强欺弱。深居织室，高坐绳床。千丝万缕，无非戕害生灵；七纵八横，总为伤残物命。机心叵测，细比牛毛；私恶虽彰，形同马迹。一网打尽，罔怜翅罥须缠；几度绞成，谁与解粘释缚。或投法网，欣从壁上而观；偶触情丝，密坐檐前以待。又况花间叶底，阻我徘徊；槛际栏前，妨予游衍。挂户当门，如入无人之室；盈窗绕屋，几同乏仆之家。甚至半丝入目，顿类左盲；数网悬空，疑同北阮。方忧旱魃，傍屋角以添丝；正苦淫霖，垂中霤而戏水。东西遥度，恍如罗计经天；左右频穿，俨似妇姑织锦。苟不急为除捕，安能久任猖狂。爰征破竹之军，并集揭竿之卒。杀一命以安万命，蠕动欢呼；去毒虫以保佳虫，蛸翘感戴。断肱截足，难希三面齐开；剖腹抽肠，务使寸丝不挂。此檄。

虱弹蚊封事

嘉善龚肇权廷钧戏为《虱弹蚊封事》：褐衣小臣虱谨顿首上言：

臣起自单寒，托身垢腻。本无尺寸之能，谬列冠裳之内。甘心韦布，名存《抱朴》之书；矢志青毡，解读《阿房》之赋。虽族出虮臣，行同佛子。景略挟之谈兵，纪昌因而中的。若乃藏龙图之袖，感遇非常；缘宰相之须，恩加有数。常游步兵之室，俨然入幕嘉宾；时进昭侯之廷，恒托股肱内郡。是用温饱一方，安享半生者也。今有夏国蚊中子者，乘暗幸昏，因时干进。恃钻刺为生涯，广布虚声于长夏；借弥缝为利薮，遂贻实祸于人间。五月五日，据臣要地，夺我膏腴。骋其负山之力，横逆有加；施其訿噱之谋，征求无厌。芒刺蜂针，血产徒供其醉饱；云屯乌阵，肉食莫餍其诛求。而且娇鸣不已，惊翻被底之鸳鸯；奸志难偿，扰乱枕中之蝴蝶。臣自揣愚钝，不能奋飞。故亡命于布衣，且隐身于败絮。一生温饱，顿为饫盗之资；半世脂膏，忽作餍蹊之祸。彼谓炎威之势，何妨率兽而食人；当兹白帝乘权，岂容寝皮而剜肉。臣久逐遐方，不能进御，蚊罪恶已著，讵忍无言。利口已盈于众口，宜挥帐下之青锋；贪心不直于人心，难免淮阴之赤族。臣不得不据实以闻。

虱表

董文友《虱表》云：禁中获钝贼虱，命汤泉郡侯族烹之。虱恐，上表曰：血溅御衣，嵇绍非无丹悃；腹垂过膝，禄山自有赤心。既蒙豢养而肥，岂真肉食者鄙。临刑伏诉，望阙求怜。臣本处裈微命，敛迹细流。庇查道之衲衣，比翰林之供帐。肤受之诉，虽见斥于苏卿；世事之谈，亦见誉于王猛。报薛嵩之德，为彼捐躯；感顺帝之仁，宁甘饿死。悬氂而贯纪昌之箭，乃试才长；入朝而缘介甫之须，曾经御览。悚惶致敬，擎曲潜居。但因驽钝之微材，罔答圣明之覆育。窃谓钩深索隐，王法有所不容；吹毛求疵，微生难以立命。用是瘟忧思愤，因而奔窜仓皇。幼子已经手刃，豚妻亦被肉刑。乃大索十日以来，欲尽烹三族无赦。一从吏议，谁寻绵里于江郎；久被幽居，安问

龙图之待制。重负君亲之德，蹙蹙其何之？长违毛里之情，迟迟我行也。伏愿挟纩常温，解衣有泽。知臣犹出于曲谨，思臣未至于跳梁。洗千古黑冤，怜此黑头之丑，念无知赤子，封还赤族之书。则虽敝垢为居，亦将没齿无怨。不胜待命之至。

鲋表

《锦绣万花谷》：梁韦琳滑稽，作《鲋表》以刺时人曰："臣鲋言：伏睹除书，以臣为糁缶将军、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臣闻高沙老妪，非有意于绮罗；白鲔女儿，岂留心于珠翠。常恐鲗朘之讥，惧贻鳖岩之诮。"注："高沙、白鲔，并江陵武南地名，中多鱼。鲋，与鳝同。"

龟宝

《金华子》：徐太尉彦若赴广南，将渡小海，从者于浅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龟，长可以寸，旋转不停，而瓶顶极细，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觉舟偏重，视之则众龟层叠就船而上，其人惧，取瓶投之水，众龟遂散。既而海舶胡人闻之，曰："此龟宝也。稀世之灵物，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惜其福薄，遇而不能有也，惋叹久之。

募造银河渡船疏

龚肇权戏为天孙募造银河渡船疏：天潢绝汉，析木流津。万里无云，宛转艮坤之域；七襄终日，昭回箕斗之躔。海客浮槎，取道识牵

牛之渚；河源载石，还家访卖卜之人。既显晦以含星，亦纵横而绕塞。乃盈盈一水，相去几何；而渺渺经秋，别离可奈。轷车有路，嗟欲济以无梁；绣幄空悬，望所欢兮莫渡。伤心托鸳鸯，机上夜夜千愁；良晤当乌鹊，桥边年年一度。彼长生殿私语中宵，而百子池为欢永夕。人间七日，方彩阁以流连；天上双星，独横波而迢递。缘溪寂处，帝女岂谓无郎；远道相思，河鼓依然有妇。然双情一意，行行自怯于褰裳；使万古千秋，去去长怜于濡轨。汲浣沙之水，不能照妾真心；分织锦之丝，何处绣郎娇面。会稀别远，既蛱蝶以成灰；室迩人遐，抚氍毹而自惜。固怀私愿，敢告仁人。沙棠产自昆仑，工能择木；莲叶携来太乙，我欲乘槎。共输点雪之金，爰制凌风之舸。将使缑岭神仙，谢鹤翎而击楫；庶几瑶池王母，偕鸟使以刺舟。九华悬汉帝之灯，辉生桂櫂；百斛置方平之酒，泛彼兰桡。共庆良辰，齐观佳会。相依锦缆，饮牛口于上流；还傍牙樯，濯鲛绡于巨潴。仙侣永谐百岁，伊人无隔三秋。

腐侯传

台腐时称佳味，寒山椒子作记撰诰，命曰腐侯，宠爱备矣。独其世次未详，何以传？孙执升琮作《腐侯传》：腐侯，梅岭人也，泰豆氏之后。其祖员时往来于谷城、麦城之间，生二子液、滓。滓粗鄙不为人齿，液稍流滥，亦生二子。长轻薄且蚤谢，次醇粹如玉，人称腐儒，是为侯。幼而脆弱，长渐博硕。与石氏友善，为如水交，切磋丽泽，石氏功多焉。时淮南王安新得国，招致贤良方技之士，盛谈神仙黄白之术，宾至如归，以故侯父子得为布衣交，天下由是稍稍知侯名，愿一见为乐。然侯素居里巷，性迂疏，淡泊以明志，不乐见富贵人，喜与樵夫牧子、山僧措大相周旋，婚祀宴会，未尝一预。间与曲秀才遇，爱其蕴藉，约为忘形之友。迨萧氏有天下，天监、大通间，天子用释氏法，行清净长斋，所食惟菜羹粥饭，亲幸同泰寺，讲说涅

槃三慧，名僧硕学，四方观听尝万余人。先是，秀才为青州从事；时入为光禄，乃疏荐侯曰：“臣不肖曾厕喉舌之班，未贡沃心之益。臣友泰豆氏，清心白意，一片腐忠，愿为皇上借箸，其试之。”疏上，召见，与语大悦，必共晨夕。谓曲生曰：“与此君对，如进我于元羹醴酒，不复信有膏粱之艳也。”初授照磨，即迁典膳，累拜光禄大夫。于是侯名益著。上闻之曰：“卿门何如市也？”侯笑曰：“臣心固如水耳。”上由是益眷注不衰，侯老而不怠。友人为诗歌以美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比卫武云。久之，上疑其耄倦勤，乃赐以汤沐，命以土田，食万户，爵腐侯，令归老焉。侯曰：“我以清白贻子孙，不愿是也。”时方宠，固辞而不得。世袭其荫，至今尤盛。

腐史氏曰：“侯与曲生，其族皆满天下，而建宁一支与生尤为莫逆交，以其水乳相得也。乃清圣浊贤之品，生藉刘伶辈以不朽，而举世食侯之德，仅以腐儒称之，非有幸有不幸耶？使非生汲引，侯以席上珍终耳，乌能世享侯爵于素封哉！”

甘雨闲田

《渑水燕谈》：夏文庄景初年十七，侍其父监通州狼山盐场。《渡口》诗曰：“渡口无人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若倚维扬树，远水难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识者以谓甘雨过闲田，虽有为霖之志，而终无济物之功。

上虞上海

上虞颜峄皋，以进士令上海，自言善属对。华亭张喻斋谓曰：“生上虞，知上海，生而知之者上也。请年兄对之。”颜思良久，

无以应。

诸大绶

诸大绶幼敏捷，一日师出对云：“泾渭同流，清斯濯缨，浊斯濯足。”大绶对曰：“炎寒异态，夏则饮水，冬则饮汤。”后魁天下。

银笔雪儿

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刘命幕客马彧延接，彧赠诗云：“遂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嵲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韩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客疑银笔雪儿之事。后彧答聘，常山王命定辞接于公馆。彧因问银笔雪儿何出，韩曰：“昔湘东王好学，笔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银管，文章赡丽者以斑竹管书之。雪儿，李密之爱姬，能歌舞，见宾寮文章奇丽者，付雪儿叶律歌之。”又问痴龙事，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穴中，行数里，渐见明旷，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大羊髯有珠，取而食之。及出，以问张华，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名痴龙。’”定辞亦问巏嵲山在何处，彧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耶？”

乐官山诗

《宋史》称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为盛德事。《梅硐诗话》载：曹景建《金陵乐官山序》云：“南唐初下时，诸将置酒，乐人大恸，杀之聚瘗，此山因得名。”诗云：“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

沾巾。骈头就死缘家国，愧死南归结绶人。”以名山诗意观之，果不妄杀耶？

灯谜

康熙乙亥，新正雨雪连旬，元宵后重整花灯，灯谜盈壁，采其佳句，如故退之曰：“韩文公死了，遇丈人曰阿伯那里去。”吴中婿称妻父曰阿伯。又有人名诗：“古洞雪消春水澌，满园红白斗芳姿。亚父细柳皆英俊，卫国夫人脂粉施。”隐窦融、花荣、杨雄、南容也。

占风听角

钱武肃王门下叶简善占筮，一日旋风南来，绕案而转，召简问之，曰：“此淮南杨渥已薨，须蚤遣使吊祭去。”王曰：“生辰使方去，岂可便伸吊祭？”简曰：“但速发，彼若问如何得知，但云贵国动静，本国悉预知之。”王因遣使。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杨氏大惊。先是渥欲取钱塘，密遣人往听鼓角，听者回告渥曰：“钱塘鼓角子子孙孙王爵不绝，不可轻动。”两人占验亦神矣。

笔冢

古人重笔，用败则瘗，今人委之粪土，似非雅厚。赵光逢薄游襄汉，濯足溪流，见一方砖，积有苔痕，上题云：“髡友退锋郎，功成鬓发霜。冢头封马鬣，不敢负恩光。”后书独孤贞节立。此盖好事者瘗笔之所。

裹毡

陈删诗：“食雪天山近，恩归海路长。”王维诗：“路绕天山雪，家临海树秋。”温庭筠诗：“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三诗皆用苏武事，而庭筠末句尤奇。按武在匈奴，卫律绝其饮食，至啮雪吞毡，其号寒之苦，人所共知。若《新序》所载卫律于大暑中以毡裹武暴之日中三日，此苦人多未知。

啮镞

《朝野佥载》：隋末嗜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久之，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时无弓矢，执一短刀，箭来刀辄截之。末后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于是笑曰：“汝学射三年，尚未教汝啮镞法耳。”是逢蒙之后更有灵智也。

咏箸

朱淑真能诗，一方伯延入衙，以妾陪之，嘱饭时令题箸。朱应声云：“两家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双关妙句，聪颖可人。

网巾诗

乌纱未解涤尘袢，一网清风两鬓寒。筛影细分云缕滑，棋纹斜界

雪丝干。不须渔父灯前结，且向诗翁镜里看。头上受渠笼络尽，有时怒发亦冲冠。

小碧笺题诗

《侯鲭录》：长安南山下有书生作小圃，莳花木。一日有金犊车从数女奴，皆艳丽，下饮于庭，邀生同坐，酌酒甚款洽。将别，出小碧笺题诗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杨花只片时。惆怅深闺独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蔡真人词

《夷坚志》：靖康间，陈东饮于京师酒楼，有娼打坐而歌，东不顾。娼乃去，倚栏独立，歌《望江南》词，音调清越，东不觉倾听。视其衣服皆敝，时以手揭衣爬搔，肌肤绰约如雪。乃呼使前再歌之，其词曰：“阑干曲，红飏绣帘旌。花嫩不禁纤手捻，被风吹去意还惊。眉黛蹙山青。　　铿铁板，闲引步虚声。尘世无人知此曲，却骑黄鹤上瑶京。风冷月华清。”东问何人所制，娼曰：“上清蔡真人词也。”歌罢，得钱即下楼，亟遣仆追之，已失矣。

楚明光

吴宁野从先《小窗清纪》：王彦伯至吴邮亭，维舟理琴，见一女子披帷而进，取琴调之，声甚哀。彦伯问何曲，答曰：“《楚明光》也。唯嵇叔夜能焉。”彦伯请受，女曰：“此非艳俗所宜，唯岩栖谷隐可以自娱尔。”鼓琴且歌，止于东榻，迟明辞去。

谐声桂枝香

《一夕话》有《题昆仑奴传·桂枝香》词，每句首尾谐平入二声，大有思致。其词云：“娇娃低叫，萧郎含笑。映窗纱体态轻盈，描不就形容奇妙。想牵情这厢，想钟情那厢，撩人猜，料朝来心照。巧推敲，原非紫玉藏春院，盗取红绡夤夜逃。”

孙伯华

崇祯中，我郡孙伯华，面黄而胖，绰号糟萝卜。一日与人斗口，为仇家灌粪。友人作诗嘲之曰：“先生雅号是萝卜，浓粪淋漓不甚差。众皆掩鼻趋而避，君独甘心踱到家。两鬓尽垂金络索，满头俱戴木樨花。人人道是糟奇物，洗出方知孙伯华。”

双鲫化女

《青田志》：谢康乐灵运守永嘉，游石门洞，入沐鸡溪，见二女浣纱，颜貌娟秀，非尘俗态，以诗嘲之曰：“我是谢康乐，一箭射双鹤。试问浣纱娘，箭从何处落？”二女邈然不顾。又嘲之曰：“浣纱谁氏女，香汗湿新雨。对人默无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鲫，暂出溪头食。食罢自还潭，去踪何处觅。”吟罢不见。

和神国

《小窗清纪》：和神国地产大瓠，瓠中盛五谷，不种而实。水泉

如美酒，饮多致醉。气候常如深春，树叶皆彩丝，可为衣。真仙境也。可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酿而饮者。人从此国中来，切莫语懒人，误他饥寒大事。

虞美人草

雅州有虞美人草，闻行人唱《虞美人》曲，则两叶摇动，按拍而舞。或唱他辞，则寂然不动，人谓英灵附物使然。卓左车云："虞美人草犹湘妃竹也。但竹闻《湘妃怨》未必无风自舞耳。"及读《吊虞姬诗》"精魂夜逐剑花飞，英气化为原上草"，草为虞妃所化，亦有据。

花醒睡

何仙郎伟然语吴允兆曰："凡花值日如睡，清露明月之下才见醒态。"允兆因欲颜其斋曰醒花。吴宁野戏曰："只恐夜深花睡去。"

作诗求砚

《百家诗》：钱次权以墨四丸、笔五枝赐杨时可，杨戏曰："安得砚乎？"次权曰："欲砚须一诗。"杨作绝句曰："尖头奴有五兄弟，十八公生四客卿。过我书斋无一事，似应终日待陶泓。"

洪驹父有《陶泓传》。

丁字直下

《留青日札》：天水姜平子仕苻坚，坚宴群臣赋诗，平子诗有“丁字直而不屈”。坚怪问，平子对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献。”坚悦，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古作“丅”，上古作“　　丄”，坚盖粗人，正所谓目不识丁者耶？《庄子》云“丁字有尾”是也。

店字可入诗

钱塘田子艺艺衡好游，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诗料，如韦应物“楚山明月满，淮店夜钟微”，岑参“野店临官路，重城压御堤”，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陈羽“都门雨歇愁分处，山店灯残梦到时”，韦庄“明日五更孤店里，醉醒何处各沾巾”，皆佳句也。至东坡“默数来时店”，真担夫语耳。

卢丞相题诗

《渑水燕谈录》：卢丞相多逊谪死朱崖，旅殡海上。天庆观道士练维一夜闻窗外有人读书，审其声韵，有类多逊。明日有诗题窗间曰：“南斗微茫北斗横，喜闻窗下读书声。孤魂千里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明年归葬洛。

《砚北杂存》：赵普以私憾谪卢多逊于崖州，病卒，许归葬。子察护丧，权厝襄阳佛寺，将易以巨椋，乃启，其尸不坏，俨然如生。逐时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若释氏得之，当张大其事，即今所称无量寿佛矣。

不久诗

浮云易散琉璃脆，此喻不久也。又水中之泡，风中之烛，亦未切当。近有一诗云：“老健春寒秋后热，半夜残灯天晓月。草头露水板桥霜，水上浮沤山顶雪。”更一字不可移。

蚊词

有以蚊比妓，咏《黄莺儿》云：“名贱且身轻，遇炎凉，起爱憎。尖尖小口如锋刃，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声夜摆迷魂阵，好无情，偷精吮血，犹自假惺惺。”

鞋杯

许少华《鞋杯》词云：“借足下权为季雅，向尊前满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儿大。鹦鹉鸬鹚总让他，把一个知味人儿醉杀。”

佳人出浴

有作《佳人出浴·黄莺儿》云：“衣褪自藏羞，似芙蓉，映素秋。胸酥香润兰汤透，金莲两钩，玉山汗流。起来漫倚栏杆后。粉痕收，乌云半亸，懒上晚妆楼。”

相思词

徐甜斋《咏相思·清江引》云：“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息，这本钱儿见他时方算得。”又有《春情·折桂令》云：“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未昏时，月半明时。”其得相思三昧者与？

你你你

三人同在妓馆，戏问妓何所留宿，妓云：“你，你，你，都在我心肝里。吃一杯品字茶，叹一口川儿气。恨不得化个姦字身儿，陪着个你，你，你。”

秦字

大宗伯于公，夫人姓秦，有二媵，或作秦字诗嘲曰：“二大能将二小容，三人齐把小于攻。若把小于攻出去，三人无日不春风。”

嘲秃

陈介《嘲秃子·雁儿落》云：“似胡芦怎解瓢，似汤旋，似银铫。簪不得道士冠，宜戴顶僧伽帽。呀！头发遍周遭，远看像个尿胞。如芋苗经霜打，比冬瓜雪未消。有些儿腥臊，又惹得苍蝇闹鏖糟，只落得不梳头闲到老。”

遗溺

陈全《嘲遗溺·水仙子》词：“佳人一貌不寻常，流出桃花赚阮郎。身躯儿须在阳台上，蓝桥水淹得茫茫。二三更泄漏春光，锦被里翻红浪，绣帏中波液长，一对戏水的鸳鸯。”

癞子

《嘲癞子·驻云飞》云：“癞子希奇，不长头发只长皮。裹不得天罗地，挽不得风流髻。嗦！帽子扯齐眉鬓犹露体，走向人前一阵干虾气，两手搔头似雪飞。”

饮器便壶

卞焕若多胡，坐间有一尹生者，卞乃戏出对曰：“尹巽之杯，宁为饮器。”宋徵之对曰：“何充之宅，果在河冲。”尹生曰：“卞胡之嘴，实是便壶。”一座绝倒。

冯驯伊尹

有一童善对，一客指知府冯驯语之曰：“冯二马，驯三马，冯驯五马诸侯。”童对曰：“伊有人，尹无人，伊尹一人元宰。”

党姬匹美蘧使

窥主之隐莫如伯玉家使，恨无女子匹美。读野史见陶穀有妾自党进家来者，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烹茶，问曰：“党家有此景

否？”曰：“彼粗人，安识此景？但能于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亦可谓得主之神，恰好配此使乎？

壬集卷之四

吴李斑般韵诗

《戒庵漫笔》：吴匏庵书体学大苏，李西涯试效其体，作斑般韵律诗相戏，诗引有“勿怪搀夺苏家行市”之语。匏庵答之，往复各五首，中多警句。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髯恐斑。”“搨遍吴笺犹送锦，搦残湘管半无斑。”“换羊价重街头帖，画虎心劳纸上斑。”“云间天马谁争步，水底山鸡自照斑。”匏庵斑字曰：“砚照百波空对影，管城一孔但窥斑。”“长爱弱毫能瘦硬，戏将浓墨故斓斑。”“马形始悟当书尾，羊鞹何劳强索斑。”“寒蛩入户声初咽，拙鸟成巢羽独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师模归有若，敢将交行比颜般。”“郑师乍许三降楚，墨守终能九却般。”“文心捧处惭施女，笔阵围时困楚般。”匏庵般字曰：“临摹恶札劳唐纸，结构奇材得鲁般。”“屡出汉庭陪绛灌，远输齐粟荷姚般。”“廉颇谢罪宜先蔺，赵鞅行军已殿般。”“聊复据鞍如马援，不因夺邑愠刘般。”西涯诸联已自载于诗话中，兹则并载匏庵句，以见二公之竞藻于一时如此。

童言成谶

历城殷士儋，嘉靖丁未进士，选庶吉士，任编修，在内书堂充教读。一日如厕，将冠带卸于几。学生姜淮冠其纱帽，束其银带，如先生摇摆状。殷猝至，淮急除冠解带，折断带簧，畏殷责，跪曰：“先生免责，后日当以玉带赔偿。”殷喜而释之。淮意渠祖有玉带可赔

也。后隆庆四年，殷果入相，赐玉带。文官赐玉为殊恩，童言竟成佳谶。

御屏十联

《渑水燕谈》：侍读杨徽之以能诗闻于朝，太宗索其所著，以百篇献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太宗和赐，选十联写于御屏。《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浮花水入瞿江峡，带雨云归越隽州。"《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元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梧叶雨声寒。"梁周翰诗云："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风。"盖纪实也。

月舟索衣

《广莫野语》：吴郡诗僧月舟居祇园庵，贫而好客，士大夫喜与之游。一日以诗简春官颜宝之索衣云："西风吹破木棉裘，彻骨春寒似水流。摘取芙蕖难御腊，制来荷芰不禁秋。朝阳空补千层衲，载月常虚一个舟。寄语故人颜户部，朝衣肯为大颠留。"宝之见诗，赠衣一袭。

诗僧定交

《客窗随笔》：永乐中，汝南杨季学为成都府判，年甫三十三。尝莅新繁，过一寺，其长老据座弗为礼。杨怒，呼从者执之下，将加挞焉。有学谕赵弼大呼曰："判府莫草草，渠乃诗僧也。"杨命和吟字韵，僧即应声云："敲动禅关惊鹤梦，彻开经藏听龙吟。"杨乃大惊，遂与定为方外交。

化绵衣疏

丰城吴天祐，寄食于杭陈廷彩家。冬无衣絮，陈子蒙调之曰："能作疏文，当为化主。"吴援笔书云："伏以捉襟露肘，谁怜原宪之贫；冬暖号寒，难免昌黎之叹。含羞在己，贻笑于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蚁，一拙如鸠。身常苦饥寒，颇类吟诗之贾岛；志不在温饱，愧非及第之王曾。虽字颇能识，而书颇能读，然寒不能衣，而饥不能食。灞桥踏雪，难堪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无奈身心之颤掉。邺侯万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乡，而长者擅丝绵之利。深筐大箔，价轻千镒之黄金；温茧柔绵，色润三冬之白雪。眼见之而忽热，心欲之而难言。既民胞物与之同然，岂推食解衣之不可。惠而好我，实为道义之交；勉尔求人，不觉言辞之拙。分我一团和气，耐他千载岁寒。高谊难忘，服之于膺而佩之于背；众擎易举，与不伤惠而取不伤廉。袁安免僵卧于洛阳，师道不忽寒于郊祀。若肯结缘秀士，也胜布施山僧。十谒朱门，何畏满头之风雪；一吹邹律，顿回幽谷之阳春。遍告斯文，图成善事。谨疏。"陈氏父子劝习举业，占籍仁和，膺正统甲子乡荐。而陈氏之门自是无天祐之迹矣。

门字无勾

《马氏日抄》："門"字两户相向，本无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

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詹孟举所书，北京大明门等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

慧空胜迹

《绿天脞说》：太平周怡号都峰，任吏科给事中，素慕禅学。有名僧慧空者，自武夷来朝九华，还过太平，息肩三峰庵。庵僧曰："周公慕重禅教，请师访之。"师往不遇而归，题诗于石壁上："停宿禅居石涧边，三峰长与白云眠。溪声唤出波心月，竹影摇沉水底天。野鸟树头传祖意，山花香里送真传。古今话到无心处，话到无心道自然。"题毕即行。周归闻之，多方寻觅，竟不得。所题诗句，日炙雨侵，墨迹更现，今勒碑作胜迹焉。

陈立兴孝感

吾郡蠡口陈立兴，家贫笃孝，母病，爱食城中王家糕，每旦入城买以奉母，七年无间。一日路逢道士云："我母亦有疾，思食此，能见予否？"陈即与之，复入城买，比还则道士已持糕奉其母食之，病寻愈。立兴夜梦道士授以药瓢济人，旦起几上有瓢及一诗云："蓬莱仙境几千春，四海逍遥不染尘。胜地偶然闲一玩，无端不见本来人。"陈以其方济人，果获效，远近神之。及卒，乡人立祠祀之。永乐中诏访天下灵迹，瓢遂归天府。

乡饮滥觞

明高皇五年，颁乡饮读律仪式，访年高有德众所推服者，礼迎上座，不赴者以违制论，如有过而为人讦发，即于席上击去其齿，从桌下蛇行而出，诚崇其礼而严其防也。年来不尚齿德，专取温饱者以充饮，并不必赴，止设扁筵，遣官赍送，以应故事。所以有乡饮始末大宾实录之刻。请自今以后遇宾筵大典必延至明伦堂，分宾抗礼，则举者不敢滥而任者恐无有矣。

诗人志向不同

诗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题渔父有美其山水之乐者，有悯其风波之苦者。陆鲁望云："一艇轻桦看晚涛，接罱抛下漉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呼儿吹火荻花中。"明卞荣云："天外闲云物外情，功名真似一丝轻。浪花深处船如舞，只为心安不受惊。"祝希哲云："荻花风紧水生鳞，山色浮空淡抹银。总道江南好风景，从前都属打鱼人。"是皆羡其乐也。李西涯云："渔家生事苦难胜，尽日江头未满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风吹浪湿鬅鬙。"唐伯虎云："朱门公子馔鲜鳞，争诧金盘一尺银。谁信深深狼虎里，满身风雨是渔人。"文衡山云："小舟生长五湖滨，雨笠风蓑不去身。三尺银鳊数斤鲤，长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怜其苦也。属意虽不同，写景咏物，各极其妙。

木屐

东方朔《琐语》载：木屐起于晋文公，介子推从亡归国，逃禄隐迹绵上，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叹，伐以制屐，每怀推从亡之功，辄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始此。

按推姓王名光，字推，介休人，故称介子推。

倪王齐名

吴兴王叔明蒙号黄鹤山樵，赵文敏甥也。能诗善画，与倪云林齐名。元镇寄诗云：“几梦山阴王右军，笔精墨妙最能文。每怜竹影摇秋月，更爱山居写白云。秘笈封题饶古迹，雅怀萧散逸人群。今年七月闻多事，曝画翻书到夕曛。”

杨升庵逸词

杨升庵在滇中，歌楼妓馆题咏殆遍。《广莫野语》载王行甫得其题妓逸词四阕，云：“酝造一场烦恼，只因些子恩情。阳台春梦不曾成，枉度雨云朝暝。　　燕子那知我意，莺儿似唤他名。消除只有话无生，除去心头重省。”“倚醉深关朱户，佯羞怕捧金觥。背人弹泪绕花行，唱尽新词懒听。　　本是为郎调护，当初枉道无情。英雄摩勒肯重生，赎取佳人薄命。”“自有嫩枝柔叶，何须补柳添花。低声昵语似雏鸦，肠断东桥月下。　　香雾清晖何处，春风今夜谁家。五花娇马七香车，趁此小乔未嫁。”“玉指管生弦涩，朱唇语颤声羞。动人一味是温柔，为甚两眉长皱。　　不惯秋娘渡口，乍离阿母池头。临邛太守最风流，肯许凤求凰否？”

李空同词

李空同文章巨手，不屑小制。《客窗随笔》载《如梦令》二词云：“昨夜洞房春暖，烛尽琵琶声缓。闲步倚阑干，人在天涯近远。

影转，影转，月压海棠枝软。”“不信园林春蚤，一夜遍生芳草。说与小童知，池上落红休扫。休扫，休扫，花外斜阳更好。”词亦风雅有致，惜本集不载。

文衡山茶酒诗

《广莫野语》载文衡山茶酒二诗，真率可诵。《咏茶》云：“绢封阳羡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地炉残雪后，禅榻晚风前。为问贫陶穀，何如病玉川。”《咏酒》云：“晚得酒中趣，三杯时畅然。难忘是花下，何物胜尊前。世事有千变，人生无百年。还应骑马客，输我北窗眠。”

葛道人

《竹坡诗话》：钱塘葛道人，无他技能，以业屦为生，得金即沽酒自饮，往来湖上，人无知之者。一日为僧修履，口中微有声，状若吟诗者。僧怪而问之，葛笑曰：“偶得句耳。”问之，乃曰：“百啭已休莺哺子，三眠初罢柳飞花。”自是士人始知其为诗人矣。

念佛智慧

《竹坡诗话》：钱塘关子东言：熙宁中有长老重喜，会稽人。少以捕鱼为生，不识字，日诵观世音菩萨不少休。一日辄能书，又能作偈。尝作偈曰：“地炉无火一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乞得苎麻缝败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岂捕鱼者之所能哉？盖得观音智慧力而解悟者也。

一破得士

《闻见卮言》：顺治中，浙江巡按掖县王旸谷元曦观风杭郡，海昌童子张仲张英求试，王以不考童生辞之。张固请命题，适所坐案桌欹侧，吏拾瓦片垫之，王即以垫桌为题，命作一破。张应声曰："平其不平者，而天下无不平矣。"王大悦，即送学道，时已发案，附于社生例，得随例岁试。康熙己酉中浙省魁，癸丑成进士。

冷官争雪

《客窗随笔》：庆阳迤北水皆咸苦，不能饮。土人每遇雨雪则贮之土窖，以足岁用。环县有二教官，相约有雪则均分之。一日西斋者偶侵多，东斋不平，二教官遂哄于堂。诸生闻之，有嘲以诗者云："边城瑞雪满瑶空，或在西阶或在东。两个教官争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风？"

检尸篇

大司寇长兴顾箬溪应祥，弘治中为江西刑官，著《检尸篇》云："检尸复检尸，检尸何其多。一月三两次，击鼓复鸣锣。委官下乡村，绛衣列干戈。大户困供给，宰杀猪鸡鹅。下箸动盈百，一似蝗食禾。少有不遂意，平地起风波。临场备百物，东移复西挪。不论是与非，先打血滂沱。吏胥张馋吻，只索孔方哥。仵作更要紧，轻重由他呼。明明杀人者，钱多许私和。但涉疑似间，严刑巧织罗。爪牙猛如虎，证佐佞于鲐。有口莫能辩，如鱼入汤锅。幸而得解脱，所费恒沙河。问官以为德，罚取颜不酡。某处金若干，某处米几驮。我今贷

汝死，汝办莫蹉跎。田园卖已尽，卖牛及马骡。设官本为民，如此反为魔。缅想祖宗法，政令无烦苛。人命须勘实，请格验真讹。原告苟不实，抵罪追教唆。所以民乐生，刑罚无偏颇。今也则不然，作聪明太过。事事必转委，上下相沿拖。官更事忽变，堆案山嵯峨。更仆不能究，翻阅头欲皤。深入书上考，平反造谴诃。网密靡不举，节外又生柯。富者已累贫，贫者将奈何。不思古先训，罪疑惟轻科。安得由也果，执法持太阿。坐令民不冤，荡荡乐尧波。”顾公此篇，盖感人命之至重，而叹司刑者之勿慎也。置一篇于公座右，吏治民生，未必无补。

字带刀锋

马仲履大壮《天都载》：桃源县三义庙在河岸，夏文愍言赴召，舣舟瞻谒，手书“天地正气”一扁，又书联曰：“王业于今非蜀土，英灵到处是桃源。”刻于庙中。后一御史见之，惊曰：“字带刀锋，公殆不免乎？”未几果被刑。

铁椎铭

宋翰林学士王德耀文炳，为王千户著撰《铁椎铭》：“朱亥贡金，张良受之。合以忠义，锻成此椎。铜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乱臣滔滔，四海嗷嗷。长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愤之，以椎畀著。椎不自奋，假手于汝。数未莫先，时来敢后。曾不一挥，元凶碎首。匪椎之重，唯义之勇。虽椎之功，唯人之忠。长仅数尺，重才数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勋。椎在人亡，再用者谁。藏之武库，永镇奸回。”

韩彭报施

《通鉴博论》：汉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谋士之力。天下既定，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绝其祀。传至献帝，曹操执柄，遂杀伏后而灭其族。或谓献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吕后也，曹操即韩信也，刘备即彭越也，孙权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绝汉。虽穿凿疑似之说，然于报施之理，似亦不爽。

馒头

《事物纪原》：孔明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必以人首设祭，神则享之，为出兵也。孔明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之，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因话录》云：馒字不知常时音义如何，适与欺瞒同音。孔明与马谡诚有神妙之谋，非列寓言也。

成语破

浙江陈炜字木叔，更名函辉，甲戌进士。时艺脍炙一时。曾记“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破题云：“三命滋益恭，二簋可用享。”用二成语皆切当。闻鼎革时，不食而死。

解鸟兽语

博识得于闳览，此理之常。至如《论语》疏公冶长辨鸟雀语，

《史记》秦仲知百鸟之音与鸟语皆应，《论衡》广汉杨翁伟能听百鸟音，《后汉书》太史魏尚晓鸟语，《魏志》管辂知鹊鸣，《北齐书》张子信、《宋史》孙守荣、《敦煌实录》侯子瑜瑾、《东谷赘言》阴子春、《桂阳先贤画赞》成武丁，皆晓鸟语。《益都耆旧传》杨宣闻雀鸣知前有覆车之粟。《地理志》伯益知禽兽言语。《翰府名谈》白龟年晓鸟兽语。和菟有《鸟鸣书》，王乔有《解鸟语》。郑龙如《偶记》：明闽中陈国华能别禽音。又，丽江麦宗幼入玉龙山，饮石碗中水，遂知禽鸟之语，而百蛮诸夷之言，无不通晓。《左传》介葛卢解兽语。《论衡》詹何闻牛鸣而知黑白。《抱朴子》李南解赤马之言。《梁典》：廷尉沈僧昭闻南山虎啸知国有边事，当选人丁。《辽史》：神速姑能知蛇语。《东城老父传》：神鸡童解鸡语。

画学考试

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士，以古人诗句命题。尝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人皆向酒家上著工夫，唯一人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已见酒家在竹内也。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众皆束手。一人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香意表出，皆中魁选。又试“蝴蝶梦中家万里”，戴德淳画苏武牧羊卧草中，蝶舞其旁。皆良工苦心也。

贡土水冰

《前汉书》：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南部新书》：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唐阙史》载：蓝田县贡冰，常在冬杪，如蓝水不冰，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

镜中形

人之吉凶形于梦兆，犹是精神相感，乃有镜中现形者。如宋璟未第时，每镜中见形成相字，故以相业自负。又嘉靖中，杭州举人张洽一日照镜，见镜中之貌另是一人，口云："有你有我，无你无我。"惊以语人，莫晓其故。明年辛丑计偕，途遇一人，与镜中者相似，问之乃会稽张洽，姓名又同，言前事，二人以中否必同。及发榜，果皆登第。杭者选南部主事，会稽选北道。不二年杭者死于任，会稽者死于家。其应不爽。

听声揣骨

瞽者听声揣骨，知吉凶贵贱，犹有声可解，骨可摸。至《北史》载卢大翼幼称神童，后目盲，以手摸书而能诵。《癸辛杂志》：张五星瞽而慧，善辨宝玉，能别妇女媸妍。尤不可晓。

衣中出火

《晋·五行记》曰：惠帝纳后羊氏，将入宫，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其后后竟坐废。明曾中丞铣被逮日，衣上火出，竟陷大辟。《物象通占》曰："衣服出火，主凶信矣。"《天都载》：王司马崇古腰玉日，衣上出火，扑之不灭。又万历戊戌进士穆天颜未登第前，火星常出其袖，几欲焚衣。二事又为吉征，不可概论也。

孕球心画

隆庆中，武林妇人柳凝翠爱游西湖，遂穷其胜。归而有孕，后产一球，坚不可破。家人怪之，悬之檐前。适有安南国人过，见以厚价鬻之，随以锯分作数片，视之，皆西湖景也。

《桐下闲谈》：梁溪一女与某士有私，久之，士不至，女思之成疾死。后焚之，心坚不化，碎之，中有男女交媾状，如春画然。

猴种

陆子玄《声隽》：宋鄞人王某以贩马为业，畜一猕猴。其妻夏日醉卧，适猴在侧，因据腹而合焉。妻以为夫，不之拒，及醒乃大恚，捶杀之，埋于屋后。自是有娠，生二子，即应麟、应龙也，厥状肖焉。长而精敏好学，不获登第。一夕二子梦白衣老父谓曰："尔父葬处甚佳，能移上丈许，立至富贵。"二子以父尚在，不解其旨，以告其母。母夜半潜移其穴，如言葬之，未几并登科，仕通显，为名臣。

查名

《葵轩琐记》：万历癸卯，慈溪杨克之守勤赴京会试，道出维扬。因行李匮乏，适一同窗友作县，遂投刺告假资斧。友批"查名"二字，杨遂狼狈而去。来春揭榜，联魁天下，因作诗贻友云："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尹得诗大惭。然杨之气量亦浅矣。

乌龙是贼

《砚北杂存》：周延儒幼时有神童之称，而性顽劣，师以石砚盛

水顶之而跪。有友雷一声谒师，见之，劝师放起。一声曰：“欲汝作一文。”延儒请题，一声曰：“即以顶砚为题。”延儒曰：“一片石，一勺水，压住乌龙难摆尾。今朝幸遇一声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声曰：“此乃大贵之才。”师曰：“贵则贵矣，但奸人耳。”一声曰：“何也？”师曰：“乌龙乃贼龙也，何不言人龙？”果联登会状，后相烈宗，以奸败赐死。

怕读书

有人讥怕读书者曰：“春天岂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来冬又到，且将收拾过残年。”可谓切中事情。

七七

《论衡·订鬼篇》：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杀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以验之？如人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日，以是推七七之说，不过五行相克之理。《怡庵杂录》云：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说，盖即十干之义。其五殿称阎罗，最尊者，以位配戊己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盖取十干循流至七则克制，如甲子至第七日庚午，甲遇庚克制，庚子至第七日丙午，庚遇丙克制。更以十二支论之，一日子至第七日遇午为冲，一日丑至第七日遇未为冲，以其相克相冲，故作善事为之禳解。《易》卦七日来复，亦此义也。

道家五炁

道家有五炁，东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七修类稿》云：此庚子数也。以纳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数起，遇庚字在第几，即其位也。如壬子桑柘木，自壬至庚数第九，故东方九炁也。甲子海中金，自甲至庚数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霹雳火，自戊至庚数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涧下水，自丙至庚数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壁上土，数第一，故中央一炁也。盖庚为金，金为受气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数加焉。

天气地味

《七修类稿》：天以五气生万物，气无臭味，故风雨霜露自天降者，皆无味也。地以五味养万物，味具形质，故地生者皆有味焉。然雨淡，霜露甘甜，亦有形质，不可谓无味。

陈眉公

《砚北杂存》：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宦问荆石曰："此位何人？"荆石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讥其在门下也。既而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两句，末要曲一句，合意。令曰：十姊妹嫁了八哥儿，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谁靠。"他客不克续，眉公曰："画眉儿嫁了白头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负了青春年少。"举座称赏，宦遂订交焉。

驸驴侍狗

《说听》：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初登第时，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修谒王之乡某前辈，其人问崔何人，王云："崔驸马弟，乃兄驸马，此为驸驴。"崔答云："即王侍郎儿，乃父侍狼，此为侍狗。"闻者绝倒。

花酒

郡中有人欠某缎银十两，准酒三十坛，俱酸而花者。时值端午，某治具邀客，斟此酒以酌原介绍者。客见而讶之，作诗曰："四时佳兴又端阳，竞渡争看筵席张。岂意流霞成五色，似难邀月进千觞。客疑良药攒眉饮，主若琼浆笑脸尝。汲尽必须洗盏酌，杯中凝滞似糖霜。"

四书陈二

明末吾郡有妓曰陈二，四书最熟，人称四书陈二。一日，与诸名士同饮，共说口令，欲言有此语无此事者。众皆引俗谚，二云："缘木求鱼。"众称赏。一少年故折之曰："乡人守簖者皆植木于河中，而栖身于上以拽罾。岂非有是事乎？"罚二酒。二饮讫，复云："挟泰山以超北海。"众竞叹赏之，少年卒无以难。

食薇衣葛

《韩子通解》及《列士传》：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从遂去，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采葛为衣。时王摩子入山，难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隐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

食薇。经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复得数日，夷、齐思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复来，二子遂饿而死。夫夷、齐采薇而食，人所知也。若食鹿乳及采葛以为衣，人罕知者。

又刘孝标《辩命论》：夷、齐毙淑媛之言。按《古史考》：夷、齐采薇而食，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上大人

小儿初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水东日记》言：宋学士晚年喜写此，必知所自。又《说郛》中亦记之，大抵取笔画稀少，童子易于识认耳。祝枝山《猥谈》云：此孔子上其父书也。"上大人"为一句，"丘"为一句，乃孔子名也。"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为一句，乙一通，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小生八九子佳"为一句，盖八九乃七十二也，言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礼也"为一句，作犹为也，仁礼相为用，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也。

萤囊

沈存中《清夜录》：丁朱崖败，有司籍其家，有绛纱笼数十，大率如灯笼。询其家，曰："聚萤囊也。有火之用，无火之热。"亦已巧矣。然隋炀帝尝为大囊照耀山谷，丁制盖具体而微，则囊萤不独车胤也。

巧对

朱亦巢先生髫年善作对，所居相近田中，有巨石名石牛，旁有僧庵曰石牛庵。偶同父执某步至庵，某出对曰：“石牛庵畔石牛蹲，耕得石田收几石。”先生对曰：“金鸡墩上金鸡宿，衔来金弹俗作蛋。值千金。”某称赏。因论向传巧对有“猢狲上栗树，吃栗壳落”。某曰：“螃蟹入菱窠，擒菱钳连。但四字俗语所无，不佳，今改‘山童采栗用箱承，劈栗扑簏’。”先生思之未就，适童提菱一篮入，遂应声曰：“野老买菱将担倒，倾菱空笼。”大加叹赏。

数目谜

幼闻一至十数目谜云：“百万军中卷白旗，天边豪富少人知。秦王斩了余元帅，辱骂将军失马骑。吾被人言欠口信，辛苦无干枉自嗤。毛女受刑腰际斩，分尸不得带刀归。一丸妙药无人点，千载终须一撇离。”近又见一谜云：“灯儿下金钱卜落，这苦心一一谁知道。到春来人日俱抛，欲罢时何能自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谁告。好相交，有上稍来没下稍。既皂难留白，少不得中间分一刀。从今休把仇人靠，千思万想，不如撇去了好。”

王子玠

优人王子玠，鼎革之初，名噪一时。辛卯入都门，钱牧斋辈赠之诗歌，遂游公卿间。陈溧阳、龚合肥辈置之座上。或以优贱为言，陈云：“爱听高柳新蝉，当不计其转丸时也。”后归里门，益骄奢淫纵。巡方东莱李公森先廉得其状，捕而杖之，与僧三遮立械毙于阊门，号令三日，大快人心。合肥闻之，作王生挽歌五首，极其哀悼。

杨妃小字

玉环，杨妃小字。李商隐诗云：“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可证。《杨妃外传》及诸书皆曰玉环，而《鹤林玉露》载唐狄昌诗曰：“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又似妃之小字。狄昌唐人，必有所据而云然。

四乳

文王四乳，见《淮南子》。又《杂记》载：范镇兄镃卒，有遗腹子在外，镇求之两蜀，二年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是儿亦然。”验之果四乳。《闻见卮言》载：浙中一女亦四乳，上两乳略开，下两乳略近，如两服两骖，齐首如手状。上者房小，下者房大，乳子亦仅用下两房。殊形异体，不可谓世间无有也。

冯犹龙抑少年

冯犹龙先生偶与诸少年会饮，少年自恃英俊，傲气凌人。犹龙觉之，掷色，每人请量，俱云不饮。犹龙饮大觥曰：“取全色。”连饮数觥，曰：“全色难得。”改取五子一色。又饮数觥，曰：“诸兄俱不饮，学生已醉。”请用饭而别。诸少年衔恨，策曰：“做就险令二联，俟某作东，犹龙居第三位，出以难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过盆曰行不出，罚三大觥。次位曰：“佛见笑，佛见笑，二八佳人开口笑，开口笑，佛见笑。”过犹龙，犹龙曰：“月月红，月月红，二八佳人经水通，经

水通，月月红。”诸少年为法自毙，俱三大觥。收令亦无，犹龙曰：“学生代收之。”曰：“并头莲，并头莲，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并头莲。”诸少年佩服。

鳖仙

世传鳖与蛇相为牝牡，相为生化。有人发沙穴，见鳖与蛇俱，鳖暮出取食，迹在沙上，蛇辄出灭之。鳖遗子，蛇嘘之始成蛇，久复为鳖。鳖三足者为能，音耐。食之杀人。冯元成云：能音台，天文斗奎下六星两两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能亦三足，二在旁，一在腹中。甲虫之有神者，人食之化为水。陆子余《庚巳编》载：太仓州民食三足鳖，身体化尽，止存毛发。其妻为邻里所告，狱久不决。知州莆田黄廷之鞫之，令渔人捕三足鳖，出妇烹治，使重囚食之，有顷亦化。又郭相奎嗜鳖，行部泸州，吏以鳖进，郭验之三足，乃投之江，作《活能说》。冯元成亦有《戒鳖记》。

王行甫《耳谈》：万历己卯，严州建德县渔人获一鳖，重八斤。酒家买置室中，夜半作人声，明晨剖视，腹有老人，长六寸许，首戴皮帽，毫发逼真。又颍川王户部某在通州，一日庖人烹鳖，中有官，旁列鬼判各一，朱发蓝面，皂帽绿袍，左执簿，右执笔。户部遂戒此味。康熙壬子夏，顾小谢家中烹一鳖，剖之，中有仙人，长二寸许，五官毕具，首如裹帛，观者甚众。一人云若能生得之，纳于臂中，能知过去未来事。但血为彼食三年后，往往致死。此说未知然否。

朝庙享祭

《稗史志异》：道州有舜祠，凡遇岁首，山狙群众祠旁，跳踉奋掷，狂奔疾走者五日而后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神谓之狙猿

朝庙。又《夷坚杂录》：梁山有汉武帝庙，祭时有蝴蝶一二百飞集享祭，近之不惊，彻馔然后去。云是武帝侍从，捉之者病。

妇人奇相

《闻见卮言》：嘉靖中，仁和一女子饮食异量，日以斗粟为率。闾里惊异，无人敢聘。学究钟某家贫未娶，女父母怜其孤独，许字之。钟于是年发科，娶焉，成进士，开府粤中。钟亦善啖，到任日，所属供下马饭，即坐驿中徐徐独酌，肴馔尽百余器。夷民观者咸畏服以为神，终其任不敢蠢动。

又嘉兴大家一女奇丑，面麻，眼损，足跛，头秃，人无娶者。慈溪赵文华娶焉。戊子、己丑联捷，严嵩倚为心腹，擢显职。后因倭乱持节开府浙中，移镇嘉兴，声势赫奕，所为颇不循理，赖丑妇贤明，时为劝解。有奇相者必有奇福，以是知红颜薄命，信夫。

墓中异物

黄巢乱，太白山人谒金州刺史崔尧封云："掘破牛山，贼当自败。"崔发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黄腰兽一，剑一。兽见剑自扑而死。巢未几果败，削发而逃。宋张邦昌、刘豫俱山东人，金人立为伪帝，人凿其祖墓，各有异物飞出，二人遂不终。明李自成作乱，米脂令任丘边长白大绶为自成发其祖墓，遍访自成祖墓不得，下令查凡姓李墓掘之，乃有言自成祖墓者。掘得一物，鳞甲满身，醢而灰之，自成遂败死于罗公山下。

插秧妇

戴九灵《插秧妇》诗云：“青袱蒙头作野妆，轻移莲步水云乡。裙翻蛱蝶随风舞，手学蜻蜓点水忙。紧束暖烟青满把，细分春雨绿成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鞭马上郎。”江北妇女皆务农，其夫反讴歌击鼓，风俗与江南不同如此。

承天府碑

《历志》：万历甲辰，承天府辟土得一碑，光泽照见人影甚多，簇拥一伟人，骑白马上升，俄而天门开，一人衮冕迎入。比明，碑上有字云：“北伐随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龙已尽醉，长侍大明宫。”俄雷震，大雨洗去。

鱼王石

《莘野纂闻》云：余家灵鹫寺桥旁，相传桥东陆氏濒湖石岸有鱼王石在焉。遇桃花水发，鲤鱼千百为群来朝，居民设网辄得鱼。此水浅渚细流，不邻江湖，而鱼又应候群至，不无灵异。后陆以坎筑冰窨，重甃石岸，得一石，半枕于河，长圆类鹅卵，殆所谓鱼王石也。泄其灵，鱼之朝宗遂绝。

余居后门在桥之西，耆老为予言，嘉靖中尚有巨鱼应候群至。与伍公所言合。

蚁食银

晋库中金化为蝶，载之《杂志》。马仲履《天都载》云：银有物食之者。易惟效在郎署，晤杨嵝山，云：“银一百五十两，为白蚁所

食。蚁死，投垆中煎化，仍得银一百五十两。”皆群然笑之。越三年出守衢州，晤余泗泉，云：“陆致斋按粤时，有一库吏失银三千两，亦于库窖内掘出死白蚁数石，煎化得银一千五百两。”此惟效亲语人者。

屠都曹抚

嘉靖甲寅，倭犯浙直，督抚一筹莫展。如屠中丞某，寇抵城下，焚劫殊酷，犹高会丽谯，谈笑宴如。苏人语曰：“徒多为人所憎恶耳。”吴语多为都，徒多云屠都也。又曹邦辅先去为民望，乡先生留之，曰：“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人。”江南有屠、曹，可为节钺之羞。

坚瓠癸集序

余自辛未岁归里，留寓海涌峰，岑寂无赖，辱褚先生稼轩携屐过访，相见恨晚，余亦时往过从。稼轩意气豪迈，跌荡声酒，谢安石之丝竹，孔文举之壶觞，致足乐也。年少时与诸名士较胜文坛，誉日益起，既乃有子云之悔，益肆志于前代之载，二酉四库之藏，靡不博览而究心焉。发为诗古文辞，类足以度越流俗，追复正始，而间以其暇搜录秦汉以迄故明历代轶事，并访诸故老之旧闻，摘其佳事佳话之尤者，次为一编，命之曰《坚瓠集》。余伏而读之，恍乎见所未见。又别有意致可风，不独以赜隐见奇也。昔龙门氏博综载籍，又穷极河岳之观，发挥制作，成诸史之冠。刘宋临川王义庆采辑典午一代微言，旁及汉魏谈论隽永可味者，集为《世说》。今稼轩所著，其信古传述之功则龙门也，而词旨雅驯成一家言则兼有临川之长矣。因稼轩之持以示余，而并以序属之余也，为聊缀数语如此。康熙乙亥首夏望后十日，年家同学弟孙致弥松坪漫题。

序

余自都下初抵吴门，次日即登虎丘浮图之绝顶，纵目远瞩，洞庭缥缈之孤标，三江五湖之浩荡，以及云蒸霞霭，快哉大观，知其中多异人，必有文学如言偃，高蹈如角里先生者，代为继起，盖不独拖青纡紫、科名甲天下已也。旋即闻有稼轩褚先生者，雄才伟略，经术湛深，顾乃高尚其志，不屑求闻达于当世。家居自文酒而外，不与一事，唯日拥书万卷，不啻南面百城。余私心向往而未敢遽也。因徐子南漪获交待诏文先生之贤裔崧颐，一日崧颐袖《坚瓠》十集相示，且言欲问序于予。予曰：嘻，是即余私心向往之褚先生集哉！何相慕之深而相需之殷也。是夜即篝灯披读，庄处如几杖箴铭，谑处往往令人解颐，古致纷披，如得柳州小品，知其学殖富，意匠深衔华佩，实彬彬乎大雅君子也。越日乃偕诸同人逍遥屣步于四雪草堂中，怪石嵌嵌，修竹磊落，奇花异卉，掩映书幌间。主人方峨冠博带，出相视，莫逆若平昔交。既乃为设醴尽欢。入暮而还，次晨乃尽将初集至九集者手授焉。余随盥手焚香卒业，喜窥全豹。余惟昔人名山著作，体格不一，而总之以有功于名教，有裨于学业而止。譬之置玉于左，置珠于右也。珠与玉质之大小其相去远甚，然古今来必无因玉而弃珠者，珠固不与玉较大小于尺寸之间也。兹集所纂撰古今轶事骈词，猛喝则当头一棒，冷唤则清夜闻钟，而且靡所不贯，览者如入五都之市，剑气夜光，骇心眩目，又如放楫于沧瀛巨渤间，五两御风，随其所适，其为功于名教，裨益于学业也，岂浅鲜哉，而宁得以稗官野乘而忽之。顾先生之名其集曰《坚瓠》，而自疏其意曰：以无用为有用，乃得受用。知言哉，此善藏其用，得老氏之三宝，具武城之文学，而高商山采芝之节者，非青紫之士所可窥测也。昔人谓立德、立功、立言，并称三不朽。则是集也，诚不朽之盛事也。不朽者坚故也，瓠云

乎哉。时康熙岁在戊寅长至，岭南刘云汉虚舟氏拜题。

序

曹子建云：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自刘向《七略》即有小说之名，《世说》以下，递相仿效，唐宋之间，极于滥觞矣。厥后复有《说海》、《说郛》，前后八十余家，何其夥也。殆有甚焉。今之小说布满市肆，大抵搜神志怪，子虚亡是之流，浸淫至于闺房秽亵，不堪涕唾，斯乃虞初之下乘，艳异之彼家，曷足道哉！同里褚子稼轩，垂老闲居，尝采古今异闻，集为《坚瓠》一书，积成四十卷，间以示予。予受而阅之，嘻笑怒骂，无所不有。时方苦热，开卷泠然如置身风露玉壶间，不知赵盾之逼人也。予最喜坡公强闲人说鬼，曰子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夫妄言尚可，况有真语不妄者，岂不足供平子三倒乎？虽然，此未可作小说观也。太史公《史记》，一代奇文，而《日者》、《龟策》诸传，皆出褚先生手。然则稼轩《坚瓠》其即今日之褚先生乎？西堂九九老人尤侗漫题。（以上二篇据柏香书屋本补）

癸集卷之一

还金

崇祯辛巳，郑母姨有粤西之行，以一箧寄先孺人，约值千金，为表姊归时遣嫁之资。甲申岁，先孺人弃世，值国变，举家出避，中更武人据屋，流离播迁，几至破家。先君防护惟谨，幸而获全。吴粤兵阻，音问不通者十余年。迨车书混一，陆起顽先生自粤中归，询知母姨已弃世，表姊亦有所适，远去不归，乃约郑调甫先生同子坚表兄照母姨亲笔单点还。子坚初不知是事，喜出望外。先君谓之曰："为汝看守十余年，今幸完璧归赵，吾心始安矣。"此事在古人中亦为难得，先君于流离播迁之际，护持不失为尤难，其所以遗吾子孙者厚矣。凡吾子孙，皆当勉旃。

无庵赞颂

《涌幢小品》：孟无庵珙任荆湖制帅，创书院以处流寓之士。每日见客，虽数十百人，一一接谈，凡有投献，并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书令馆客逐一朗诵而谛听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赆之行。尝自作《无庵赞》云："老拙爱游戏，忙里放痴憨。正当任么时，无处见无庵。混沌庵之基，太朴庵之梁。太始庵之柱，太极庵之坊。两仪庵之户，三才庵之房。四象庵之壁，八卦庵之窗。白云庵之顶，清风庵之墙。谁人运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为伴侣，万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贵，秋水共天长。水云不到处，一片玉壶光。"临终又有颂

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

银童

《闻见卮言》：秀水贾人黄豫松，买舟至嘉兴籴米，值疾作，拥衾而卧，舣舟于岸。一童求附舟，舟人坚拒之。童竟突入舱中，黄疾甚，不知也。舟人疑为黄所留矣。明日黄见之，问而知其无所归，乃携至家，入门仆地，惊视之，乃白银铸成人也。秘藏别室，香火奉祀，家遂富。后黄之子亵慢童，童遂去，家亦渐落。

银精

《碣石剩谈》：一宅每多鬼怪，有人买之，夜宿其中，遥闻嘈嘈人语，起听在西壁下，其语谓：“吾辈主来矣。”似庆贺者。顷之又闻愁叹声，谓：“相聚多年，今将分离矣。”主人暗喜，冀有所见。忽见一白衣老人至曰：“吾乃银精也，壁下有银若干，待公久矣，任君掘出营运。惟吾银精不可凿，亦不可熔化。倘得存守，且能增益多金。”次日果于壁下掘银若干锭，内一锭晶光夺目，识为银精，谨藏笥中，焚香祝拜。或杂之群银中，则倍增益。

讨论滥赏词

绍兴初，范觉民为相，悉革崇宁以来创立滥赏官职，自后应补选官，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并取朝廷指挥，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谤议蜂起。有改东坡《行香子》词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足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

身。　　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大书粘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时刘豫方据河南，朝论虑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觉民为台谏所攻，竟去相位云。

龙九子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明孝宗书小帖以问内阁李西涯，西涯不能悉，乃据罗圭峰玘、刘芦泉绩之言具疏以闻。西涯言于杨升庵，升庵为西涯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贤相之盛，节录于集中。一曰赑屃避戏，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殿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性好叫吼，今钟上兽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圆，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又有金吾，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性通灵不寐，故用警巡。然升庵无所引证，且与金吾而为十矣。胡承之侍《真珠船》亦有龙九子，并载西涯事，其名不同。一曰囚牛，好音乐，胡琴上所刻是。二曰睚眦，刀柄龙吞头是。三曰嘲风，性好险，殿角走兽是。四曰蒲牢，好鸣，钟上兽纽是。五曰狻酸猊，好坐，佛座狮子是。六曰霸下，好负重，碑座兽是。七曰狴犴，好讼，狱门所画兽是。八曰赑屃，好文，石碑两旁所画龙是。九曰蚩吻，好吞，殿脊兽头是。各有引证，以为其说不经，援史传“睚眦必报”等语以证睚眦之非。蒲牢，海边兽名。班固《东都赋》注：“海中有大鱼曰鲸，蒲牢畏鲸，鲸击蒲牢辄大鸣。凡钟欲令声大，故作蒲牢于上，而刻鲸形以撞之。”狻猊，穆天子马，日走五百里。《尔雅》云：“狻麑如虓潺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狴犴，《韵会》曰：“犴，犬子也。犬所以守，故谓狱为

犴。”《字林》云：“犴豻同，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豻侯”注：“豻，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胜四夷之守为善，故射之。”《埤雅》云：“豻善守，故狱曰豻。”贔屭，《西京赋》“巨灵贔屭”注：“壮大貌。”《吴都赋》“巨鳌贔屭”注：“用力貌。”蚩吻，当作鸱尾，王子年《拾遗记》：鲧沉羽渊，化为玄鱼。后人修玄鱼祠以祀之。见其浮跃出水，长百尺，喷水激浪，必降大雨。汉世越巫请以鸱鱼尾厌火灾，今之兽头鸱尾是也。《唐会要》：“汉武柏梁台灾，越巫言海中有鱼名虬，其尾似鸱，激浪则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厌火。”《南史》：“萧摩诃诏其厅事寝堂并置鸱尾。”诸书并不见有龙子之说。囚牛、霸下、嘲风俱无考证。刘调父元卿《贤奕》亦载诸物名，云见《山海经》、《博物志》，亦无龙九子之说。其贔屭、蒲牢、金猊、椒图、螭吻、金吾说与升庵同。他如宪章形似兽，有威，性好囚，立于狱门。蜥蜴形似兽，鬼头性好腥，立于刀柄。蛮蛑形似龙，性好风雨，立于殿脊。螭虎形似龙，性好文采，立于石碑两旁。蚪蟉刀哲形似龙而小，性好险，故立护朽上。鳌鱼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兽吻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镮上。饕餮性好水，立于桥柱。按饕餮《韵汇》等书作贪食貌，升庵“好饮食立鼎盖”之说为是，好水未识何据。升庵以蚣蝮为好水，而陆俨山《金台纪闻》又以虬蝮为好饮。云鸱鸮氏生三子，长曰蒲牢，次曰鸱吻，说亦与升庵同，三曰虬蝮，好饮，即今闸口闸暂字入声。所置是也。闸口上以石凿兽置两旁，状似蜥蜴，首下尾上，名曰虬蝮。诸说各异，备书之，以俟博物君子订正焉。

俚诗有本

茅鹿门先生文章擅海内，尤工叙事，志铭为明代大家。晚喜作诗，自称半路修行，语多率易。次子国缙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赏，门外高悬五丈旗。”闻者皆笑。然唐黄滔已先之矣。滔

放榜诗云："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御试曰："九华灯作三条烛，万乘君悬四首旗。"以古准今，如出一手，则先生亦未可笑也。

令喻意

云间一绅与吾郡某生为戚属而有隙，延至家饮食款待，严其出入，思以计中伤。某孝廉知之，席间设令喻意曰："波涛逋逃。"言风波既起，宜逃遁也。生佯曰："壶觞何伤。"一日生素厚某宦之仆，见县盗案，窜生名欲捕，归告其主，统众往救。生已逸出，买舟潜置他所得免，彼此讦告不已。

作志

正德中，杭州金编修美之璐为外家张氏作墓志，谨依金石例，不书妇姓。妇家乃俗人也，意美之轻己，而出言诋之。张教谕子兴口占长短句嘲曰："张翁墓志，金生执笔，不书姓氏，妇家称屈。金生自谓能文字，才动笔时便忍气。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

冤忏

《冤忏》载诗云："自古文章推李杜，如今李杜忒稀奇。叶公蒙懂遭蛇吓，冯妇龙钟被狗欺。杂辏零缾璇玉赋，失粘走韵省耕诗。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雪颠子题其揭曰："是是非非何日休，序班诗伯两绸缪。前生必有因缘在，不是冤家不聚头。"

叶子

叶子不知所起，其式必须官样。我苏桃花坞、太仓卫前、昆山司马桥为牌薮，以夹青纯绵纸者为上。按《文献通考》有《叶子格戏》，晁氏云不著撰人。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李节之《艺林累百》云：唐太宗问一行世数，一行制叶子格以进。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其式亦不传，不知何时改用宋江等名。潘之恒《叶子谱》云：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传》中人名为角抵戏耳。黎遂球《运掌经》云：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义然后可胜，而又非徒读书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书之人。其法分立四门，自相统辖，由空[illegible]至九为钱，累钱为百，累百为万，累万为十万，以至万万。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钱数贱九而贵空，殊倒置有味，戏百出而不穷，用数多而尚变。野史赞曰："履其成，无忘其空。空以基之，成以息之。叶子之所由作也。"又曰："闻宾四门，所以礼贤。不闻积聚，而工数钱。故愚称守，运之有神。能积能散，存乎其人。空不居其歉，万不履其盈。萑符之辈，若宋公明，亦足为世所程，谁曰不经。"

古惟扯张斗虎，至冯犹龙始为马吊，谓马四足，失一不可行，故分四垒，各执其八，而虚八为中营，主将护之，以纪殿最，定赏罚。无掉者谓之赤足，部中惟百万簪花，上国之将相也。犹齐之管、晏，郑之侨、肸，魏之信陵，虽臣而威震主矣，故其赏独专。胜亦得，败亦得，或倍之以胜倍也，或三之，以自出师而捷故三也。主将得百万，无尊无捷而亦胜矣。四尊部中之最尊者也。军罢而稽程，倘不得其俦，虽尊而不胜。兼者尊之第二叶也。倘逢其尊，虽兼亦胜。极者部中之最卑者也，倘四极并临，或更逢百万，是匹夫而称雄，虽极亦有时而独尊，军司马纪录可也。

纸牌说

李东琪式玉《纸牌说》：纸牌四十页，始乎钱，继以索，再继以贯。盖散钱就缗始可以贯计，而极乎数之盛也。然则曷始乎空没文？此如汉高祖微时，实不能办一钱也。钱无以半计者，而今有半钱，何也？盖善权子母者，虽半不遗，而后可以累万也。由一钱至九钱而止，竟不满十，盖盈数天地所忌，即十文亦难骤至也。继之一索至九索而止，一贯至九贯而止，俱不满十，义盖同之耳。然何以至一贯始作人形？前此钱未盈贯，几不得比于人数，今累累然其万矣，皂隶升为衣冠，铜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势，无足怪也。自二十万以至万万，数极矣。有其资者势拟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万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诈之谋，而参以残刻之行，盗固有道焉。富人类然矣。乃钱索二十页内独空没文，亦具人状，何也？盖能为极有者固人，万万贯是也；能为极无者亦人，空没文是也。顾安知万万贯之不即为空没文，如邓通钱布天下，而其后不能名一钱；空没文之或可为万万贯，如鲁顿贫不免饥寒，而其后富雄猗氏乎？聚散倚伏之道于数纸内诞告焉，而特微其旨耳。独是年来马吊风驰，几遍天下，不知其法创自谁何。然循其名，角其实，抑亦世变风会使然，有识者惧之耳。

戒角文

苏人好角，人有招之而即趋赴者。毛序始先生仿制义体集四书句作《戒角篇》曰：贼夫人之子，角招是也。甚矣，若崩奔厥角，不待其招而往，自贼者也。二三子又从而招之，是诚何心哉？戒之曰：昔者窃闻之，当在宋也，贼民兴北方之强也。今用之，凡四等三十二章张，三子者出，于己取之，其下八章，若合符节，战必胜矣。是道也，众皆悦之，君子不由也。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其虑患也深，弗为耳。于此有人焉，狎于不顺，非其罪也。损者三友，善诱人，则引之而已矣。引而不发，是难能也。上士一位，我为我，无所苟而已

矣。夫召我虽多，知其非义，违之何如？有复我者，请辞。辞曰：闻戒戒之在斗，既富矣，财不可胜用也。出内之吝，一介不以与人。公输子虽万镒，君无尤焉。曰姑舍是，何足算也。分人以财，欲罢不能，无处而馈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苟完矣，则犹可及止也。韫椟而藏，亦欲无加诸人。止于嬴，虽闭户，人其舍诸，曰："某在斯，为可继也。"他人有心，不夺不餍，不善则失之，则将反诸其人乎？或相什伯，或相千万，不为不多矣。苟为无本请复之，殆不可复，空乏其身，可立而待也。一朝而获十，终日不获一，难乎有恒矣。以若所为，虽得之不可必得，亦悖而出，可坐而致也。呜呼！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孰乐？吾不与也。夜以继日，坐以待旦，无益，不如学也。已而已而，往者不可谏；戒之戒之，来者犹可追。而今而后，有同室之人斗者，则已垂涕泣而道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趋而避之可也。何也？为其贼道也。于宋率西水浒，强者居之，今之君子，无若宋人然。

周铁墩传

郑桐庵先生尝作《周铁墩传》：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铁墩者又梨园称首也。姓周氏，魁岸趀雄，平颅广颡，方面矬项，身短而肥，自顶至踵，广狭方圆略称，人呼铁墩铁墩云。当场而立，木强迟重，方其蹋踘、超距，角牴、趯跃，虽俊鹘飞隼莫能过也。数岁时，侍相国所，相国目之曰："此童子当有异。"教之歌歌，教之泣泣，教之官官，教之乞乞。昼忖宵摩，滑稽敏给，罔不形容曲中，极于自然。时复援引古今，以佐口吻、资谈笑于相国左右。余素不耐观剧，然不厌观申氏家剧。每坐间，辄自提掇，毋跨跛，毋弇鄙，毋轻薄歌呼、谑浪谐调，毋以道学示严重，毋以气节示凌踔，惧供铁墩揣摩去也。观者入其云雾中，啼笑悲欢，动心失志，而铁墩冷眼看人，四筵之情性毕见，擅名梨园四十年。遭逢时变，暴

富之客将奄致之，铁墩蹙然曰：“承事相国以至今日，乃反颜面事趑趄儿，吾宁甘乎？”遂绝群而往，不复出。逾三四年，相国之后稍稍整顿旧观，乐承平故事，铁墩始复出。吾闻其事甚感叹之。盖自四公子而后，暨田、窦、卫、霍之家所养客，亡不聪明才辨，衔恩知己。及考其聚散离合之行，曾铁墩之不若。而析圭儋爵，北面事人，未有能眷恋旧恩如若人者。岂所谓有心玩世之流，托伶伦以讽者欤？抑何其铮铮也。《北史》称江东天子傅粉宫中，群臣口脂面药，搔头弄姿，以为君臣相说如此，使当日辇上诸君，以铁墩为师，尽其技，讵不足貌优孟之长宠，冠貂蝉之幕也哉？

食异

昌歜、羊枣、鲰鲧、腹鱼虽稍与人殊，然亦口食所不废也。鲜于叔明之嗜臭虫，权长孺之嗜人爪，刘邕之嗜疮痂，唐舒州刺史张怀肃、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栋之服人精，《唐书·高仙芝传》载贺兰进明好啖狗粪，明初僧宗泐嗜粪浸芝麻杂米和粥，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谭》载吴江妇人喜食死尸肠胃，似为奇疾，口有同嗜，岂非虚语。

洗笔池

潭州某邑有唐褚河南洗笔池，至宋邑令赵必穆于池中得一断碑，上刻先生《湘潭偶题》诗云：“远山嵴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游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诗笔兼妙，几致湮没。

甘泉寺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停车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过之，复题西楹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

妓缀巾带

黄山谷弟元明宰庐陵县，赴郡会，座上巾带偶脱。太守谕妓缀之，既毕，俾元明撰词，曰：“银烛画堂明如昼，见林宗巾垫羞蓬首。斜插花枝，线赊罗袖，须臾两带还依旧。　　倒带休今后，也不须更漉渊明酒。宝箧深藏，浓香薰透，为经十指如葱手。”盖调寄《七娘子》也。

召乩演戏

乩仙大约文人才士精灵之所托。有金某通其术，诡称一陈夫人，号曰慈月智朗，与生有婚姻之缘，请之即来，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亦惑其说。又有召鬼演戏，以数岁小儿为之，啼笑悲欢，手舞足蹈。一童自称西楚霸王，持巨木而舞，不知其重。适嘉兴一士在旁，谓曰：“吾有一对，请鲁公对之：‘西水驿西，三塔寺前三座塔。’”驿与寺皆在嘉兴。童忽仆地，迟久复起，乃大言曰：“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层台。”众称善，复曰：“吾为此对，几游遍天下矣。”半饷乃苏。

合肥知县

昔有“翰林学士浑身湿，兵部尚书彻骨寒”之句，以为佳对。偶有合肥知县，瘦且骨立，直指戏曰：“合肥知县因何瘦？”一时未有佳对。适芜湖典史以解务至，其人多须，尹一见即云：“芜湖典史怎多须。”直指笑而赏之。

门神赞

祝枝山一日谒某巡按，茶罢叙礼而退。巡按送至门，祝见门神甚工，极口称赏。巡按曰：“请留一赞。”祝云：“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只一年。”巡按曰：“某请续之：‘厉鬼邪魔俱敛迹，岂容小丑倚门边。’”相与大笑而别。

王好战

天启中，昆山顾秉谦为相，附媚魏珰，声势赫奕，凡令尹过其门，必下轿徒行。时山阴王忠陛为令，以事出行，每迂其涂而过之。时有作四书文以讥之者，玉峰张中来尝诵其破承云：“王好战，固过相师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焉用战，谓其为相与？”惜其文不传。

三朝建言

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大者

省功而费料，小者省料而费功，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极小事体，生扭在极大题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嘲窃句

陈亚卿窃古人诗句，或嘲以诗云："昔贤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爱窃词。匪奈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

判鼠

嘉靖间，一御史某蜀人，有口才，中贵某欲讥御史，乃缚一鼠虫地讳四川曰鼠。曰："此鼠咬毁余衣服，请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问笞杖徒流太轻，问凌迟绞斩太重，下他腐刑。"中贵知其讥己，然亦服其判断之捷。

戏台对联

康熙癸酉春，苏城搭台演戏，几无隙地，妇女有抢去首饰者，有被人奸骗者，无赖生事，起衅不一，当事不为严禁，至四月犹未止。予从石湖归，见彩云桥北演戏，登岸往观，见台上对语云："六礼未成，顷刻洞房花烛；五经不读，霎时金榜题名。"甚为切当。犹忆幼时见一联云："逢场作戏，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及时行乐，破工夫明日早些来。"四句皆成语，确是戏台对联，移他处不得。

佛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阳平等寺金身两目垂泪，遍体俱湿，三日乃止。时人称为佛汗。明年尔朱荣入洛，诛戮百官殆尽。宋靖康元年立春前一日，太史局勾芒神流泪滴襟袖，是年徽、钦被掳。元至正末，吾苏承天寺佛像亦垂泪，僧拭之复出，淮张据吴，占寺为宫，有“暂借承天住十年”句。

圣人前知

夫子生于鲁，其神灵尤显于鲁。如汉时修夫子宅，钟离意得壁之语，虽为不经，然未必无其事。正德中，刘六七攻山东，夫子像面汗出如雨。其孙衍圣公以布拭之，拭而复出。后贼至，尽掳每朝所赐。崇祯十四年，曲阜县夫子庙有见夫子下殿抚几而哭，泪下点点成血。未几国祚遂移。此亦泣麟之余悲，反袂掩泪之至痛耶！

牛角山河

右相李纲方经理两河，以图复中原。黄潜善、汪伯彦力排去之，车驾遂车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金人南侵，高宗奔杭州，而国不可为矣。有人题诗于吴山子胥祠曰：“和战无成数戒严，中原民苦望熙恬。迁杭不已思闽广，牛角山河日入尖。”

嘲王禹玉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人作诗嘲之曰：“太师因被子孙煎，身后无名只有钱。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杀宋昭宣。尝言井口难为戏，独坐中书不计年。东府自来无土地，便应正授不须权。”其家经府指言

张山人作，府尹追张至，张曰：“某自来只作十六、十七字诗，七言律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壁虎鼋冤

祷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宁间旱，令捕蜥蜴，一时无获，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谣有“壁虎壁虎，你好吃苦”之说。明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其下有猪婆龙，一时恐犯国姓，只言有鼋。高皇恶与元同音，捕之殆尽。時亦有“癞鼋癞鼋，何不称冤”之谣。世之受诬而被害者，宁止壁虎与癞鼋哉！

放生池记

庆元初，赵师睪为临安尹，请以西湖为放生池，作亭池上，命国子司业高炳如文虎为记。高故博洽，疾时文浮诞，痛抑士子，遂失众心，会记有“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已镌之石，始觉其误，改商为夏，痕刻犹存。轻薄子作词谑之云：“高文虎，称伶俐，万苦千辛，作个放生亭记。从头无一句说着官家，尽把太师归美。这老子忒无廉耻，不知润笔能几。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

龙虎对

度宗龙飞榜，兴化陈文龙为状元，胡跃龙为省元。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有人对云：“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

是他家属

唐冯衮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尝因饮酣戏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盻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抠衣而谢，冯因吟曰：“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

李杨相谑

杨邃庵冬天气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并坐，西涯屡以足顿地作声，邃庵曰：“地冻马蹄声得得。”西涯见其吐气如蒸，遽云：“天寒驴嘴一作象鼻。气腾腾。”盖云贵有象蛮之诮，邃庵原籍云南故也。

严高相谑

常熟严相国讷面麻，新郑高相国拱作文，常用腹稿。二相退食相遇，高戏严曰：“公豆在面上。”俚语诮苏人曰盐豆儿。严答曰：“公草在腹中。”盖河南曰驴也。一时捧腹。

改劝学诗

《劝学诗》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成化间，冯御史徽以事谪戍，易前诗云：“少小休勤学，文章

误了身。辽东三万卫，尽是读书人。”

张陆题句

昆山陆静逸钺对景题句云：“杨柳花飞平地上，滚将春去。”张亨父泰应声曰：“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

状元宰相

卞荣在万阁老安坐，适报廷试，曾彦首选。安曰：“状元却是瞌睡汉。”时彦年已六十矣。卞答云：“宰相须用读书人。”

叉袋谜

祝枝山学佛语作叉袋谜云：“无佛物不开口，开口便成佛。盛物。盘多罗诘结，多罗破多刹撒，多佛物多难咤驼。”

萝峰去位

张萝峰陛辞之日，有人粘诗于吏科门上云：“大通桥下鹧鸪鸣，宝镪三千又送行。归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采黄精。”

嘲续弦

闽中陈成玉瓒善谑，友人周行可续弦，谑以诗云：“十分春色海棠开，云雨漫天暗里来。可是东君勤爱惜，烟蓑乘夜护花台。”行可多须，故嘲之云。

晚婚

正德中，孙太初一元初谈导引，人疑其仙。晚婚吴兴施氏，妻妹李空同以诗嘲之曰：“范子无端出五湖，西施并载有耶无？诗人只合莺莺伴，施家今是大姨夫。”“见说仙人萼绿华，晋升平中，萼绿华降羊权家。麻姑亦降蔡经家。须防狮子河中吼，背痒无言爪得爬。”

持水上寿

一士家贫，欲与其友上寿，无从得酒，但持水一瓶称觞。时谓友人曰：“请以歇后语为寿。”曰：“君子之交淡如。”友应声曰：“醉翁之意不在。”

即事对

嘉靖庚寅，夏言为兵科都给事中，以议郊礼，加翰林学士掌科事，又服四品服色。许诰指其事为对曰：“七品衙门五品官，四品服色。”以学士五品，给事七品也。无有能对。

诗投司徒

嘉靖二年，天下大灾，明年春无雨，江浙蝗尤甚，未有蠲租之诏。罗柔投诗于大司徒孙交曰：“春雪消时木尚枯，一诗持赠大司徒。汉文皇帝龙飞日，不遇灾荒也赐租。”

西涯撰诰文

李西涯撰刘瑾父封都督诰曰：“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又：“号令风行乎天下，威名雷动于八方。”为京师传笑。

别号

昔子思、孟子称孔子亦曰仲尼，未闻有别号也。近世鲰生小吏亦各以别号标致，谄谀之徒不敢称其字，况有一命者乎？旧有诗云：“孟子名轲字未言，如今道号却纷然。子规本是名阳鸟，又要人称作杜鹃。”

御史口吃

明宣、正间，御史茂彪舌秃言涩，侍西班。有东班御史误入西班，彪乃面纠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东班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为包，班言为邦。滑稽者因其言为一绝曰：“阊阖门开紫气高，含香尝得近神尧。东邦莫入西邦去，从此人人惮茂包。”

张幼于谜

吾郡张幼于使才好奇，日有闯食者，佯作一谜粘门云：“射中许入。”谜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无有中者。王百穀稚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

解跌

解大绅四岁出游市中，失足偶跌，众笑之，解吟曰：“细雨落绸缪，街坊滑似油。凤凰跌在地，笑杀一群牛。”

壁间对句

《侯鲭录》：学士院壁间旧有题云：“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久无对者。杨大年为学士，乃对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葵轩琐记》：邗江旅壁有对云：“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非男非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亦堪解颐。

许子不惮烦

《耕余博览》：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馆，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于简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即对云：“时时来聒，何许子之不惮烦？”

一节三分

《雪涛谐史》：一生员送广文节仪，只用三分银子。广文出对曰：“竹笋出墙，一节须高一节。”生即对曰：“梅花逊雪，三分只是三分。”

字谜

《鸡肋编》：王介甫“俭”字谜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便是凶年也好过。”又有字点谜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四个在县，三个在州。在村里只在村里，在市头只在市头。”杨南丰有“门”字谜云：“倚阑干东君去也，霎时间红日西沉。灯闪闪人儿不见，闷恹恹少个知心。”近有人作“德”字谜云：“吴江人，七条心，如今两个人，合得一个心。仔细看看，原是两个吴江人。”以中有十四字也。盖谚有“吴江人七条肠”之语，故云。他如“秦”字云：“两画大，两画小。”“孕”字云：“先写了一撇，后写了一画。”“他”字云：“问管仲。”俱有思致。

十可笑

嘉靖戊子，张桂当路，有书十可笑帖于朝房者，东厂受旨缉访，逻者分群四出，乃得席瑶等十余人，皆传诵者，实非其编造也。张桂发怒，欲以妖言律当之，刑部胡端敏公世宁奏瑶辈因闻编捏笑言，敢于互相传诵，罪止杖徒云。

《戒庵漫笔》：世宗一日御朝，见殿中一物行动，命内竖取视之，乃是蟹，背有朱书“张璁”二字，言其横行也。

肉事

肉林，纣事也。肉翅者，魏铃下登凌风台如履平地也。肉磨者，晋世祖某宦者善啖，谓胸有肉磨也。肉飞仙者，沈光也。见《北史》。肉鼓吹者，李匡远也。肉手炉者，唐岐王于美婢怀中暖手也。肉几者，明皇凭黄翩儿肩以行也。肉屏风者，杨国忠及杭州别驾杜驯选肥婢遮风也。肉杖、肉阵、肉障者，亦国忠也。肉腰刀，李林甫也。肉台盘者，孙晟、杨国忠也。肉雷者，来绍也。肉谱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唾盂者，严世蕃以美女受唾，方咳嗽，美女以口受之也。肉双陆者，王天华杲媚世蕃，织成地衣，令美女三十二人，红素各半，闻掷点该移某位，则趋以待也。《水浒传》鲁达打郑屠，以所切碎肉洒空中，似下一阵肉雨。“肉雨”二字更新。

隐军字

袁箨庵先生自金陵来吴过访，适有以事系臬司狱者。因问某应得何罪，先生戏曰：“帽儿盖在车头上。”余曰：“此先生《调笑令》中词料也。”先生遂成《黄莺儿》曰：“运退走他方，诨失言，辉少光，浑家汲水都倾荡。裈兮衣藏，荤兮草藏，帽儿盖在车头上。郓邑亡，指挥才少，勾补子孙当。”举坐绝倒。近见《一夕话》载：某军官持画像求先生作赞，即题曰：“挥无手，辉欠光，裈去衣无恙，运退走他方。浑家携水泼道旁。休猜是太上老，原来是铁甲将，把一个大帽儿盖在车头上。”因知先生久有“军”字隐语也。又闻先生在武昌时，某巡道谓曰：“闻贵府衙中有二声：棋子声，唱曲声。”先生对曰：“老大人也有二声：天平声，竹爿声。”某默然。未几先生遂挂弹章。

蒙古出对

元时一蒙古人为宰，莅任行香，出对曰：“孟孙问孝于我我。”众皆哂之。一生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宰大喜，厚赏之。

崇祯末，有以夤缘补廪者，冯犹龙谑之云：“夫子绝粮于陈，命颜回往回回国借粮，以名与国号相同，冀以感动。比往通谒，大怒曰：‘孔子要攘夷狄，怪俺回回，常说回之为人也择贼乎？粮断不与。’颜子怏怏而归。子贡请往，既至，自称平昔奉承，常曰赐也何敢望回回。群回大喜，以白粮一担，先令携归，许以陆续送用。子贡归述于夫子，夫子攒眉曰：‘粮便骗了一担，只是文理不通。’”闻者绝倒。

事物自然对

江陵劳劳亭，都人送别之所，可对适适圃，吾吴申相国园名。陶穀化化笺，以粗纸供溷一化也，取溷纸复抄二化也。可对《奇奇集》，贾似道萃古人用兵以寡击众，如淝水、赤壁之类，自诧援鄂之功。明徐祯卿有《叹叹集》，皆消遣悲伤之作。世号棋为木野狐，以其媚溺人心，可对纸老虎。亦以纸牌能耗人财也。唐茶禁太严，人畏之，号草大虫。可对火花娘，炼丹甚于溺色，故有此名。洪州有娉婷市，五代钟传侍儿所居。可对温柔乡。峨嵋山有不到寺，可对无定河。谢无逸以咏蝴蝶得名，人称谢蝴蝶。可对郑鹧鸪、雍鹭鸶，盖郑谷、雍陶亦以二诗得名也。

人以虫名

元末吴人呼秀才为米虫，近呼执丧事者为桑虫，以丧桑同音也。交易居间者为白蚂蚁，差人为饿皮虱，仓夫为仓老鼠，惯预外事者为酱里虫，讨闲者为蛀虫。

癸集卷之二

折柳桥

《唐诗纪事》：雍陶典安阳，送客至情尽桥，问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桥名情尽。"陶属笔题其柱曰"折柳桥"，自后送别必吟其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新嫁娘词

尤悔庵侗先生有《新嫁娘》词，调寄《西江月》："月下云翘早卸，灯前罗帐眠迟。今宵犹是女孩儿，明日居然娘子。　　小婢偷翻翠被，新郎初试蛾眉。最怜妆罢见人时，尽道一声恭喜。"

代妓詈所欢

袁仲子有《代妓詈所欢》诗曰："寻觅如同夜不收，问人知在十间楼。谁家歪货留他往，那得闲钱恁你丢。旧日顽皮犹怕打，只今饿脸不知羞。便须剥去嫖衣服，锁向空房做缩头。"

泥美人词

尤悔庵先生《泥美人》词调寄《好女儿》：“彼美人兮，半面风姿。谁向妆台描五色，有顾恺传神，何郎傅粉，张敞修眉。　　可惜红颜黄土，立而望、是耶非。问若个、小名君识否，是罢舞西施，停歌子夜，不笑褒姬。”

临终词

四明倪君爽，临终赋《夜行船》词云：“年少疏狂今已老，筵席散，杂剧才了。生向空来，死从空去，有何喜有何烦恼？说与无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祸亦不造，地狱阎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里押到。”

田说

论田之名，士庶为恒产；揆田之实，利害亦兼呈。民以食为天，故田如两日之并育；食以田为本，故田如四口之相仍。君王非田则禄米无资，故田以二王为象；户口非田则生养不遂，故田以十口为文。山川非田则秀气不贯，故旷野错综如四山之环抱，平畴绵亘似两川之纵横。然而地辟于丑，田之在地，本为不满之数；人生于寅，田属于人，已有仕宦之形。昔为富终无田不成家业，今为累始有田易犯罪名。熟可抛荒，所患丁男乏力；荒能起熟，最喜承佃有人。东作之艰，艰在水旺而土克；夏畦之病，病于田亏而土盈。远虑则以田结人心，故蒙蠲恤之典；论理则以田皆王土，难免粟米之征。人有一日之田，遂烦会计；禾播千家之土，也待种成。田按里而册籍可稽，虽尺

土莫逃乎税敛；田有疆而高低不一，惟步弓可定其纷纭。仁政必先经界，辨田界者，还须一介不苟；良苗漫说怀新，植田苗者，务使寸草不生。黄壤为上上之丘，尝共丘而判肥瘠；黑坟为下下之地，恒赤地而叹灾祲。畏赋畏徭，只为顶上的田难脱卸；当差当役，止因脚下的田是祸根。田少则一日出头，叹由来之有限；田多则两边应役，将申诉以何门。苟其善计无人，安得田完国课；若还作弊有吏，又见田多变更。急公的一番出兑一番愁，常恐浪费米粒；抗粮的既思拖欠又思赦，枉自用尽心机。盖田绊乡绅之身，直与细民同类而等视；若田饱卫军之腹，徒使运户奔走而趋承。畎从犬畎从人，充贱役者果然半是人兮半是犬；锸从千镈从寸，垦土谷者岂真一寸田为千寸金。田赋重重，未必取十千而税十一；良田叠叠，还恐宜于古而不宜今。做鬼常将顶在头，方能祭飨；入甲还如生了脚，即难转移。思服先畴，谁能必得其寿；尔田彼畋，畋佃同，《周书》“畋尔田”。遂致文不在兹。将田授与儿曹，顿教童子有立锥之土；傍田而起房屋，务使栋梁须林木之材。岁纳田中禾稼，大有仓囷之积；倘犯田间人命，难免困厄之侵。番烧饼者犹为无米思爨，帮私训者直是人面兽心。畊者必有井焉，相与争田，甘作背井之客；氓之为言甿也，收其田里，遂有逃亡之民。故愿用之者舒田之所生，如川流之不息，倘若曲为过费，田之所入必二十而取盈。此其大略也，盍各言之，亦有异闻乎？堪与共耳。

一字一文钱

《秋水涉笔》：有善诗者出一帖云：“求诗者一文作一字。”一妓将十七文求诗，遂吟曰：“美貌一佳人，妖娆体态新。调脂并傅粉，观音。”有一和尚见而以十六钱求诗，亦吟曰：“和尚剃光头，葫芦安个柄，睡到五更时，硬。”

侍郎巡按

正统中，侍郎焦宏与都御史王文会饮，适有犬绕桌行，左右叱之。宏曰：“休叱他，他在这里巡按。”文曰：“你看他是狗，却是如狼。”

兵刑侍郎谑

景泰中，兵刑二部僚佐会坐。时于谦为兵书，俞士悦为刑书，刑侍郎某戏为兵侍郎项文曜曰：“于公为大司马，公非少司驴乎？”项即应之曰：“俞公为大司寇，公非少司贼乎？”一座绝倒。

真若虚传

濠城有先生姓真名实，字若虚，别号竹心。少年业举子，博识洽闻，游黉校，好侠，多盍簪，颇有季良之风。然性拙且疏懒，值数奇，家遂落。亲友无可附者，乃训蒙为糊口计。尝作诗寄慨云：“衰年底事入书囚，赢得萧萧两鬓秋。名利竟成蕉下鹿，生涯何异雨中鸥。茑萝落落情难系，禾黍离离恨未休。回首桑榆犹未晚，不妨再整旧风流。”其为师也不外饰，不徼名，不事宴游事以称食，务期无愧于心，虽岁杪犹夫春初，一有恒而已。先生赋性耿介，不能容物，以故每见礼于士君子而不满于匪人，先生亦初不以为意也。鹪鹩一枝，鼹鼠满腹，怡然自得，暇则托诸吟咏。曾有“夕阳回首连锥尽，一点灵台自有天”之句。一日有感，作诗自嘲曰：“二三童子苦相依，鸟入樊笼不得飞。精力一生徒自费，脩仪卒岁亦云微。盘中苜蓿常时见，门外风光总不知。世上万般皆上品，看来惟有训蒙低。”节届清明，

出郊散步，花柳争妍，禽鸟和鸣，见二童子肩挑野菜，行歌互答，先生叹曰：“吾弗如也。”口占一律云：“花雨初晴淡淡风，寻芳曳杖画桥东。韶华几度尘嚣里，事业平生煨烬中。举目忽惊春水绿，伤心忍睹夕阳红。年来两足多罥索，争似行歌卖菜佣。”前望曲堤流水，半掩柴扉，有一美人，轻盈弱质，俊雅芳姿，倚门而望，先生至则迎而拜之曰：“相公何来？”若素相识者。先生询之，乃一妓者，姓何名韫玉。邀入兰房，粉黛极其精丽，图书四壁，皆名人笔也。先之以苦茗，继之以香醪，山珍海错，纷然胪列。其为人温润而栗，可爱可亲，不啻刘阮之入天台也。先生赠之以诗云：“流水桥边半掩扉，有人如玉自含辉。笑看明月为歌扇，醉倚闲云作舞衣。金谷潜随珠比绿，昭阳不与燕争飞。悬知善价还须待，此日何妨识者稀。”与之谈论，深谙文墨。先生羡曰：“人生世间，如轻尘弱草，不过欲图快乐耳。如卿者朝寒食，夜元宵，一生受用不尽。”韫玉愀然答曰：“侬家道路下贱，非巧言令色不足以动人，非贪昧隐忍不足以容人，非随波逐流不足以羁縻人。吾性质直，与此相反，是以不免鞍马冷落耳。”先生首肯者数四，因赋诗曰：“自分荒斋一角巾，也于佳节作游人。关情月上河桥柳，拂面风来紫陌尘。白发何妨悲蹇拙，红颜却亦叹沉沦。天涯流落知多少，司马青衫湿泪痕。”韫玉始知先生，乃讶曰：“吾闻为师者开绛帐，坐皋比，立雪坐春风者敬之若神，今何为发此叹也？”先生曰：“不然，师有大小，时有遇不遇，余岂若是俦哉？集生徒数十辈，多幼小无知、冥顽不灵者。记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功倍者不以为多，功半者辄以为少。莫知子恶而亦不自揆其既廪之不称也。”韫玉曰：“如公言，何不舍之而他适耶？”先生又以内顾为忧，不能涉远为辞。韫玉亦作诗以慰之云：“伏生垂白尚穷经，芸馆优游莫厌贫。俗子胸中三窟计，达人身外一毛轻。借巢鸠亦常嫌拙，近寺人多弗信僧。君去思君应不少，当年何武未知名。”先生改容谢之，相与携手同行。遥望前溪，忽见画船箫鼓，泊于绿柳阴中，一人冠裳甚伟，纵步前来，值先生，且喜且愕，乃与先生同笔砚者，姓白名造，号空庵，作倅饶州而回。先生与叙寒暄，洗盏更酌，因备述感伤之故。空庵曰：“天下事率多类此。

吾以直道不容于时，故弃官归隐耳。”亦赋一律云：“灰心不复羡浮云，解组归来日未曛。自分国谋非肉食，由来身累叹红裙。交情久为风尘隔，邂逅相亲笑语温。薄有砚田君莫恨，行看桃李遍河汾。”先生笑曰：“只恐多栽荆棘，桃李不能滋长耳。”坐中咸为之抚掌。又有一客，乃空庵内弟，随伴而来者，叹曰：“有是哉，子之言也！吾乃接商者流耳。客有尊卑，货有美恶，每将高以就低，吞声而忍气，稍有不顺，则将转而之他矣。”先生默然者久之。又曰：“余未馆时，尝静养僧房，闲游道院，慕其清逸绝尘，佥曰公殆未之知乎为僧道清苦莫甚，且非小心谨慎，不足以安其身。自今观之，清苦同而逍遥拘束不同，小心同而幽闲烦剧不同，谨慎同而一安乐一受气又为不同。为僧道者所谓出家在家，为师者所谓在家出家者乎？”空庵叹曰：“如子言，信知天下事不平者不少也。”先生又口占一绝云：“乘暇携筇一赏春，相逢尽是不平人。浮云世事多翻覆，一笑何须认假真。”吟罢，屈伸一觉，乃是南柯一梦。东方既白，恍然笑曰：“兹非昼之所为有感而然乎？”霍索披衣，仍入书馆，甘心无悔焉。庭前值佳卉数种，可为玩物适情之一助。至晚，生徒散去，主人进酒夜坐，先生三杯后又成一律，朗吟曰：“日把诗书训尔曹，中心乐此不为劳。间来庭下怡佳卉，兴到窗前赋彩毫。自揣此生无俗累，更多向晚有香醪。农工商贾皆辛苦，还算教书一着高。”

试题作诗

康熙己酉简公上督学江南，初试江北诸郡，案出，舆论哗然。士子即以试题作诗云：“才难自古信其然，知我何须更问天。断断不能容一技，优优还要礼三千。贫而乐者甘从井，富可求兮愿执鞭。夫子宫墙高数仞，故人乐有父兄贤。”遐迩遍传。简公知之，逐出阅文者某某，而所取皆孤寒士矣。及试吾郡，特拔唐廷巽于大收之中，知其贫而未娶，助银百两以完花烛，此亦亘古奇遇，士林以为美谈。

歇后诗

云间求忠书院，为方正学建也。一日巡按观风，有儒童告考，张郡侯命学博往书院试之，缄二题，一曰“人力所通”，一曰“鼻之于臭也”。时人为之语曰：“贡院求忠书，监场有考儒。不见人力所，但闻鼻之于。”

赴试词

宋秀州褚复生《赴试·青玉案》词曰：“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盉幞头谁与度，八厢貌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　　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下第词

董参政举场不利，作《柳梢青》词曰：“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　　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

题格子屏风

朱贞白尝谒贵人不礼，题诗于堂中格子屏风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浑身都是眼，还是识人无？”

药名闺词

陈亚药名诗，见初集。又有《闺情》三首，调寄《生查子》曰：“相思意已深薏苡仁，白纸芷诗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狼毒。　　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志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茴香曲。”“小院雨余凉禹余粮，石竹风生砌。罢扇尽从容，半下夏纱厨睡。　　起来闲坐北庭中，滴尽珍珠泪。为念婿细辛勤，去折蟾宫桂。”“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消半。　　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来弦，待这冤家看。”

病集药名

尤悔庵先生有药名《南乡子》词云：“弱骨怯天冬，满地黄花憔悴同。云母屏边休伫立，防风，乌头却似白头翁。　　自笑寄生穷，愁脉难将草木通。泉石膏肓甘遂老，从容，领取云山药饵功。”

山居即事

李在躬《支颐集》有《山居即事》排律隐药名云：“三径慵锄芜秽编，生地。数株榴火自鲜妍。红花。露滋时滴岩中乳，石膏。雨过长流涧底泉。泽泻。闲草文词成小帙，稿本。静披经传见名贤。史君子。渴呼童子烹新茗，小儿茶。倦倚薰笼炷篆烟。安息香。硃为多研常讶减，缩砂。窗因懒补半嫌穿。破故纸。欲医衰病求方少，没药。未就残诗得句连。续断。为爱泬漻千顷碧，空青。频频搔首向遥天。连翘。”又《闺思·黄莺儿》词曰：“满院发榴葵，红花。订回期，当归。端午时。半夏。奴如孀守空闺里，独活。飘零不归，浪荡子。相思怎医。没药。心

心念念人千里，远志。自追思，细辛。云鬟雨鬓，乌头。一半变霜丝。斑毛。”

童生府试

浙直童子试，府取最难，非大分上，即晁、董不自必。湖州一士，妻舅乃显者，又一士脱细君簪珥营之，俱获进院入泮。长兴吴生戏为令曰：“湖州有一舅，乌程添一秀。舅与秀，人生怎能勾。”一人曰：“佳人头上金，才子头上巾。金与巾，世间有几人。”一人曰：“外面无贵舅，家中无富婆。舅与婆，命也如之何？”

尹山猛将会

长洲尹山乡人醵金祭赛猛将，三年一大会，装演故事，遍走村坊，众竞往观，男女若狂。蠡墅严用三作《竹枝词》曰：“竞看赛会棹扁舟，村俏成群意气浮。桃柳风翻裙褶乱，歪斜吹散牡丹头。”“髻少乌云步少莲，布衫浆簇靛痕鲜。青团黄粽争相买，挖出荷包尽白钱。”“朝来挈伴过河东，为助神前花供工。每分三星须白镪，胎缨凉履各称雄。”“会毕分班上快船，腿酸脚软急呼烟。面觔蔬菜新煎酒，醉饱归来就凳眠。”

梅生宿薛姬

有梅生者眷一薛姬，友人戏改旧句嘲之曰：“梅薛争春未肯降，帮闲弄笔费评章。梅须逊薛三分阔，薛却输梅一段长。”“有梅无薛不成亲，有薛无钱也不成。日暮将钱交与薛，与梅并作十分春。”

广文带杀

吴某选广文，相士曰：“君目光带殺，不宜为此官。”吴曰：“噫，刑官一岁之内杀人几何？教官二仲之中杀猪无数。苜蓿斋头，非杀星旺者不能到。”既而之官，门生各赍一分五厘为贽。吴署其门曰：“即使梅须逊雪，也该三分；唯其青出于蓝，故减一半。”

鹬蚌相持

有朱、顾二生失杯酒之欢，相讼于县。县令解之，对曰：“今日之事，鹬蚌相持，虽欲自释，不可得矣。”令曰：“二生即以鹬蚌相持为诗，若善当有赏。”二生遂联句曰：“老蚌亲旸出浅滩，野禽何事妄相干。身离海底珠胎损，脚傍溪头翠羽残。开口不如缄口稳，入头方见出头难。早知尽落渔翁手，云水飞潜各自安。”县令称善，赏而释之。

嘲热客

魏程季明晓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喳喳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

谢乞醯不与启

严忍公乞醯于闻子有，闻许而不与。严作启谢之曰：“不肖穷不能炊，痴犹乞菜。仅祈醯酱之末，敢冀涓滴之资。知时值饥荒，情当窘惜。第概语醋而可求也，岂逆计闻不在兹乎。乃承子谓吾家少有，将遗与汝加餐；何期鞠穷弓之呼，但得毳饭之报。名为措大，本色原不可以假人；孤必无邻，直道自宜行于答我。君虽虚季布之诺，我实深鲍叔之知。欲破愁肠，念兹折腹。未尝上口，先致攒眉。己不欲而勿施，客复廉而无取。应讶毕吏部，与酒俱干；切怪石女郎，为风所阻。且醋有错音，错误偶然，特前言之戏；又醋同酢也，酬酢劳矣，恐后事之多。兹洵若水之淡交，愈感薄尝之高谊。谨谢。”

遗臭文词

顺治甲午春，郡中陇西翁与太原君有虞芮之讼，乡之大夫群起而左袒太原君。或进陇西翁以范少伯之策，翁笑而颔之。于是所谓累累若若者，皆斟酌饱满而去。滑稽者乃序其事而次之，开场始末一折，四书文义五篇，《黄莺儿》十曲，绝句二十余首，翁汇而寿之梓，颜曰《遗臭文词》，予藏之弃中。近与《砚田诗笑》俱为人窃去，始末、绝句犹能记忆一二，云：“越国开科取士，贤才中式，顾、陆、管、汤。题目百亩之粪，诸子咀嚼精详。陆子搭来就做，果然其味深长。顾子从容正席，嚼出丹桂花芳。管氏吾党小子，黄口胜是坑缸。汤道粪是吾家旧物，今番异样馨香。诸公回味再思量，喜得有吃有剩。”绝句云：“向县干求只为财，酪浆分自上方来。满城异味都尝遍，此物奚宜忽至哉。”“滋培灌溉岂无端，何忽携来膳大官。过饱不须愁内热，群然努力逼加餐。”“非禾非黍亦非瓜，百亩之资浪掷差。黑白颠毛一时染，群拖辫子是黄麻。”“当今显者实堪夸，上客相逢弗用茶。陇畔调羹洵妙手，野人芹献不争差。”“争看皇路喜翱翔，干谒非公不自量。岂是诸君交臭味，龙涎不及粪渣香。”“黑貂暖帽胜乌纱，丧尽良心实可嗟。攘臂群然掀落帽，满头戴了木樨花。”“别船群

喜抱琵琶，曲直无分路已差。马勃牛溲君受用，何须开口出而哇。”“何劳鼠雀讼烦兴，虞芮当年自质成。亦是佛头浇却粪，相看淋漓各沾巾。”“乞怜情面亦何堪，大奋秦椎不少宽。洒润飞甘一时者，尝来可似蔗浆寒。”

读书讳父名

王彧子绚，年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爷爷乎文哉。”以彧郁同音，吴蜀间呼父为爷也。绚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云草翁之风必舅。”偃父尚之，绚之外祖翁也。

梅西野尝与邑大夫会饮，论及时事，云先时百姓称官长止云某老爷，今则不问尊卑，俱呼爷爷矣。因言吾乡有赵良臣者，延一西宾教子。其宾避主人讳，至《孟子》“我能辟土地”章，改良臣二字为爷爷，命其子读云：“今之所谓爷爷，古之所谓民贼也。”闻者鼓掌。

诗不成解

《支颐集》：长山王子凉斗生为诗好为謦牙诘屈之语，多不自解。尝为《潜岳解》，出正陈大士际泰。大士语周栎园亮工曰：“子凉昨以《潜岳解》示余，久之不得其解。又有五言古诗，必数五字读之始得其韵，若稍失一字，即须从头读起。”栎园曰：“予读子凉诗乃捷于先生。子凉诗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读之，入手即了矣。”大士大笑。

赵管唱和

赵松雪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曰：“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何过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后词一作赵子昂赠管夫人词，略异，见六集。

生铁椎熟铜罐

《玉堂闲话》：天成中，卢文进镇邓川。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中，横枝罥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瘾疹而黑，卧于道旁，幕客无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以赋之，略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陇之东，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挽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腼甸骷髅，宛是熟铜之罐。”闻者解颐。

方口尖口

《善谑集》：唐进士有姓單者，就试有司。有司误书为单，單诉云：“虽则陋宗，然姓氏不欲为人所转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则台州吴儿县，改作吕州矣儿县可乎？”主司无以应。

饿夜叉

《朝野佥载》：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问熊曰：“总略几人？”熊曰：“略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罪科，时人哂之。前都督尹正义公平，后熊来代，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政和景泰二榜

政和间状元何㮚、榜眼潘良贵皆少年，美丰姿。探花郭孝友，貌古怪。时曰：“状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探花真郭郎也。”傀儡号郭郎。

景泰五年甲戌科状元河南孙贤，面黑，榜眼宜兴徐溥，面白，探花武进徐镕，面黄。时谓铁状元、银榜眼、金探花云。

县官生日

《该闻录》：开宝中，神泉县令张某，外以廉洁自矜，内则贪黩自奉。一日榜县曰：某月某日是本县生日，谕门外与给使诸色人等，不得辄有献送。一曹吏与众议曰：“宰君明言生辰，意令我辈知，言不献送，谦也。”众然之。至日，各持缣献之，命曰续寿衣，宰一无所拒，咸颔之而已。复谕之曰：“后月某日是县君生日，更莫将来。”时王嵒以《鸬鹚》诗讽之云：“飞来疑是鹤，下处欲寻鱼。”

贫娼

吴生恋一娼，其家甚贫，友人李云卿赋其事曰：“可笑梨园地，

翻为寂寞场。当街为客座，隔壁是厨房。屋柱悬灯挂，泥坯甃火厢。殷殷三幅幔，旧旧一张床。草鞯累堆厚，棉衾褦襶胖。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长。双陆无全马，棋盘少二将。恐惶之茂甚，不可也之当。”

打牛李杜

施半村有诗二卷，皆打油体，传播人口。其《重阳风雨》云：“满城风雨度重阳，辜负南山落帽狂。打饼秃驴空买面，卖茶营狗枉烧汤。沈川村店。抱膝长吁气，高琐村妓。垂头懒下床。更有清源董道士，倚门只眼泪汪汪。一眼只。”时人目为打牛李杜云。

昔有赵姓者，打油为业，终日吟诗，粗鄙可笑，故嘲诗之浅薄者曰打油，人误以为打牛云。

此房实卖

《筠廊偶笔》载：商丘安舜庭先生世凤童子时，向郡守求试。郡守见路旁门上粘“此房实卖”字，即指为题，令作破。安云：“旷安宅而弗居，求善价而沽诸。”郡守首拔之。

嘲钱

杜少陵云：“恰有三百青铜钱。”钱之贵青，自古已然。近来作伪者众，宪禁愈严而私铸愈多，以其贱也，不胫而走四方。贯以粗绳，悬之市肆，非不楚楚可观，及其零用，则恶薄不堪交易，顿使青钱之选，日为人所弃掷。戏嘲之曰：“笑汝行藏亦可怜，纸糊鹅眼古来

传。操戈漫道金为靠，满贯还须索作缘。空有文明夸圣代，毫无大体益人间。乘权使鬼何多事，赢得人称作孽钱。”“小穿恶薄实堪怜，铅锡成形摈不传。不识一文真可毁，少陵三百漫无缘。急当鼓铸鼎炉内，莫使流行天地间。空涩行囊儒者事，何须铜臭恶渣钱。”苏人谓私铸者曰薄小穿，又曰恶渣。

夸食品

吴中某富翁自夸食品之妙，历举数物，友人即以其言作诗嘲之曰：“秋白烧鳗世所稀，鳜鱼哪哼剩粟。瓜蓋。剃光黄蟹常吞蛋，渴极团鱼时饮醨。醋灌鸭肠卵如卯，火蒸鹅掌脆还肥。久烹着甲能销骨，浸透银鱼定出蛆。虾米数宵难剩肉，海参七日不留皮。易牙自古称知味，不道兄翁味更奇。”盖言雄蟹剃去螯毛以甜酒调蛋灌之，则蟹黄满腹凝结如膏。置鳖鱼于温汤中，渴极伸头，则以葱椒酒娘饮之，味尤奇美。着甲久煮，脆骨如腐。银鱼、虾米、海参必以久浸为贵，故诗言及之。

嘲酸酒

《醒睡编》：酸酒诗：“隔壁人家酿酒浆，钻人鼻孔折人肠。宾朋对坐攒眉饮，妯娌相邀闭眼尝。宜煮虾鱼宜拌肉，好烧羊芍好藏姜。劝君收向厨中去，莫把区区作醋缸。”

失婢榜

唐人有《诮失婢榜》诗云：“抚养在香闺，娇痴教不依。总然桃

叶宠，打得柳花飞。晓露空调粉，春罗枉赐衣。内家方妒杀，好处任从归。”“偷锁出深闺，风花何所依。想应乘月去，难道绰天飞。烛暗新垂泪，香凝旧舞衣。恩情如不断，还向梦中归。”“揭榜讳因依，千声叫不归。头盘红缕髻，身着紫罗衣。夹带无金玉，窝藏有是非。请君看赏格，惆怅信音稀。”白乐天云：“旧恩惭自薄，前事悔难追。”有忠厚之意。刘宾客和云：“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难乎其为情矣。二诗见六集。

一东韵秀才

康熙中，苏常道刘公观风，值宜兴某春元谒见，欲聘阅文。一士介人往见，求其前拔，自夸是一东韵秀才。予异而问之，答曰：“弟又穷又通，若得前列，此案一发，人必称公。”予笑曰：“一东不足以尽兄，要兼二冬。”问其故，予戏曰：“以兄之文必定高标，而又嘱托，亦觉忒凶，且来科必中，尊翁指日受封，故曰一东而兼二冬也。”友人闻此语，作诗戏之曰：“膏腴二顷岂云穷，握管操觚便号通。望火日游多巧术，居然名士傲诸公。”某士闻之亦大笑。

手臼打米

袁叔明名尚统，以丹青著名，而书法诗句不甚佳。善滑稽，尝题壁云：“有钱但写画，无物必题诗。”又咏无锡人手臼云：“年来守旧手臼。亦称公，俗呼曰工。背上常驼板木钟。终日街坊闲闯走，片时主顾唤停舂。一天有雪衣还脱，四面无朋手自恭。满体鏖糟难摆去，两钱直向混堂中。”

姓名谑

郭忠恕嘲司业聂崇义云：“近贵全为聩，攀龙只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聂应声曰：“莫笑有三耳，何如蓄二心。”

王卢

北齐徐之才善谑，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则訑，近犬则狂。加颈足以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嘲卢元明云：“卿姓在亡为虐，在丘为虚，生男为虏，配马成驴。”

汤余相戏

明余进士田与汤进士日新相善，余戏曰：“汤之盘铭曰苟者，君乎？”汤即复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远阿叔

明陆楚生名远，系进士陆大成从堂叔。远每对人呼大成舍侄，人多厌之。时王弇州在座，谑曰：“当不得他还一句远阿叔也。”众为捧腹。

崔陈问答

冀州崔季珪琰九岁应秀才举，时陈元方为州刺史，嫌其幼，琰曰：“昔项橐八岁为孔子师，今自恨年已过之。”元方戏之曰：“卿宗与崔杼近远？”琰曰：“如明公之与陈恒。”

上达下达

明达毅、王达同为郎中，一日签公移，王戏曰：“每书衔名，但以公上为我之下。”毅应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箕仙

有请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顽童戏之，于掌心书一卵字，问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邛不是邛。仙家无用处，转赠与尊堂。”

负固不服

常熟魏仲雪浣初督学广东，试士次题“杀三苗于三危”。一人问同坐曰：“三苗何为而杀之？”同坐者曰：“注是负固不服。”其人误以负固为父故，又问曰：“父故不戴孝，何为杀之？”同坐者怪其不通，绐之曰：“爷死不丁忧，是大不孝，当问死罪。”其人信之，竟坐黜。

通文

崇祯戊辰，北直陈保泰督学江南，试某县，题“有友五人焉”。一

士失记正文，遂私问同坐者曰：“五人姓名敢望指教。”友曰：“下文是乐正裘牧仲。”其人屈指急曰：“还有三人，并祈指点。”友徐诵曰：“其三人则予忘之矣。”其人恚曰：“如此时节，还有工夫通文。”

作耍

一士试“三年有成”句，私问同坐者下文云何，同坐者曰：“无矣。”又问上文，对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问上文，对曰：“子曰。”又问“子曰”上文，同坐者以指作一圈示之。其人怒曰：“学生虚心请教，却如此作耍。”

头鸣取谶

崇祯壬申，四川甘学阔按临昆邑，待士严毅。时有谣曰：“秀才街上踱，撞着甘提学。老个告衣巾，小个重上学。”有一黠生入场时，置一蝉于儒巾内，顷之蝉鸣，同坐者闻其声自儒巾中出，无不大笑。甘以犯规拿至，究其笑之故，皆云某号生员儒巾中有声，故笑。甘呼黠生至，欲责之。黠生大声疾呼曰：“今早生员入场，被父亲唤住，将一物置于巾内，爬跳难忍。生员以父命不敢掷去。”甘怒问其置之之故，黠生云：“取头名之谶。”甘亦不觉失笑。

尧舜与人同耳

一士试“尧舜与人同耳”题，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作柱主，中言眉目虽异而耳则同也。文宗亦为之喷饭。

宋宗室诗

哲宗朝，有宗子好为诗而鄙俚可笑。常作《即事》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琶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人问其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前，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接章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杀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内侍诵此诗，大笑，遂罢灸。

滔大使

宋宗室有滔大使者，善作俳笑诗。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无以娱悦，尝往来大使家求诗。一日雪作，问有何句，大使遂吟云：“谁把鹅毛满处焇，玉皇大帝贩私盐。归来紧把门儿闭，一个开封拖面煎。”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大葫芦种

《宋稗类钞》载：相士黄生见黄山谷，求数字荐扬，为游谒之资。山谷大书遗之曰：“黄生相余官为两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黄生得之，欣然往来士夫间。众皆莫解，因问山谷，笑曰：“一时戏谑耳。某顷年见京师相国寺中有人悬一葫芦甚大，卖其种一粒数百钱，人竞买，至春种秋结，仍是瓠尔。”盖讥黄生相术之难信也。

反乞巧文

张山来《反乞巧文》云：“辛酉之秋，七日之夕。星河正渡，天巧群乞。心斋居士下土微臣，匍匐敛衽，告我天孙。自古以来，谁不思巧？不如拙者，优游终老。状杜林甫，伏猎炅之，累累若若，那藉文辞。膏粱素封，粟红贯朽，问以十字，不识八九。戚施纨袴，惯买名花，羊羔美酒，彩凤随鸦。忧是何形，愁为何物，一总不知，翻多奇福。微臣命薄，忧愁作胎，双眉常锁，无计能开。臣亦愚人，何敢言巧，多此知识，便饶烦恼。甫离苦海，即入愁城，揶揄有鬼，慰藉无人。思患豫防，绸缪未雨，身在康庄，心羁囹圄。气蹙三叹，肠轮九回，泪从心滴，怨向容堆。我祝天孙，赐我以拙，塞我灵明，增其鹘突。其卧徐徐，其觉于于，醉生梦死，蠢尔如愚。罔测天高，谁量地厚，无将无迎，无誉无咎。安此大拙，终其天年，痴人痴福，混沌神仙。乞巧诚难，乞拙甚易，再拜双星，愿如我意。”

荒年谣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百物腾贵，饮啖颇艰。杭人金玉泉珊除夕戏作诗曰：“年去年来来去忙，不饮千觞与百觞。今年若还要酒吃，除却酒边酉字旁。”言饮水也。又：“年去年来来去忙，不杀鹅时也杀羊。今年若要杀鹅吃，除却鹅边鸟字旁。”言杀我也。

李廷彦

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上官，中一联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曰：“君家凶祸，一至于此！”廷彦曰：“实无此事，图

对偶亲切耳。”一客谑云：“何不言‘爱妾眠僧舍，娇妻宿道房’，犹得保全兄弟。”

癸集卷之三

触导属对

万历中，太监孙隆织造来苏，甚作威福，仪卫严肃。一日出行，一生从小巷出，误触前导，执之以归。讯知生员，无可如何，令其属对云："手执夏扇，身着冬衣，不识春秋。"生即对曰："口食南禄，心怀北阙，少件东西。"隆因不敢轻待，遂成相知，甚得其济助。

金用元对

苏士金用元善戏谑，诗歌俳语，顷刻立就。一日在文衡山斋中宴集，语侵蒙师潘某，潘愠，谓曰："吾有一语，能对甘侮。"因曰："王大夫昆季筑墙，一土蔽三人之体。"用元即曰："潘先生父子沐发，番水灌两牛之头。"满座大笑。

岳石帆

万历中，岳石帆元声本姓乐，欲附武穆，改岳姓。昆仲三人皆登两榜，其一密友戏云："汝祀武穆应不享。"石帆惊问，友曰："金是武穆对头。石钟名金声，由金而推之，元谅亦武穆所不乐者也。兄名元声。至于武穆一生心事，只为不肯和，石梁却名和声。昆仲名字专与武穆作对，安望其来享也。"石帆亦不觉失笑。时石帆、石梁已登仕

籍，金声遂改骏声，登万历庚戌进士。

山东无好人

弘治间，长洲县丞鲁聪以事忤御史意，被笞，御史怒犹未息，问曰：“汝何处人？”聪曰：“山东人。”御史曰：“可知愚骇如此，山东何曾有好人？”聪应声曰：“山东信无好人，只有一孔夫子耳。”闻者绝倒。

迎春歌

吴郡迎春，士女竞看土牛。袁中郎《迎春歌》：“东风吹暖娄江树，三衢九陌凝晓雾。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碾水穿香度。铙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妆十万人。罗额鲜明棼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绯衣金带印如斗，前列长官后太守。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捶大鼓。金蟒缠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一络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青莲衫子藕荷裳，透额垂髻淡淡妆。拾得春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急管繁弦又一时，千门杨柳破青枝。独有闭门袁大令，尘拥书床生网丝。”

串月

吴中楞伽山八月十八夜看串月，或云从宝带桥外出，数有七十二，此横说也。或云葑关外极饶溪港，光影相接，望如塔灯，此竖说

也。然亦如阿闳佛国，才一现耳。丙子秋，徐元叹见之，作诗云：“山亭露坐天如幕，待月不出资谐谑。轻风似欲扫浮云，将以所见证所闻。纤微吞吐诚非易，光影飞沉无定位。真月犹未现全身，先见第三与第二。一溪一月非无因，于月不知谁疏亲。孤魄渐离烟雾窟，众壑写尽琉璃轮。金光激射难可拟，玉塔倒悬聊近似。塔颠一月犹分明，千百化身从此止。忽堕云中不可呼，余光散入澹台湖。烛灰神醉庙门闭，露冷林昏人尽去。年年此夜幸相思，月出未尝离此处。”土人云二月十八夜亦见串月。

登高词

《北墅绪言》：明末武林沈孚中嵊恃才纵酒，不以功名介意，日走马苏、白两堤。值九日，携酒持螯，独上巾子峰头，高吟浮白。有僧濡笔记其一聊云：“有情花笑无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为之叫绝，拉归精舍，痛饮达旦。家人觅赴邑试，扶醉入场，则几席纵横，置足无地。嵊乃积墨广砚，立身高级，书登高词于壁。其首阕云：“万峰顶上，险韵独拈糕。撑傲骨，与秋鏖。天涯谁是酒同僚，面皮虽老，尽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难道他辟英雄一纸贤书，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条。”题毕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佳士矣。”嵊视之，乃县令宋兆和也。宋字禧公，云间名士，谓之曰：“君异才如此，我与君拈是题填散曲志奇遇乎？”嵊曰：“善。”宋未成，而嵊脱稿，击节称赏，擢之冠军，荐之学使者，补弟子员，声誉大起。

折葵榴榜

王忘庵武偶以养病禁足，限一月一放关。时葵榴肆发，蒲艾争荣，午日子侄辈结队入关，恣其攀折。戏作榜文以揭于关曰：“岁惟

辛亥，节届天中。群儿啸聚，乘皋比之无人；小子猖狂，恃雁行之有党。逾关突户，据桌缘梯。矫亲旨以摘花，百般莫状；藐予言而上树，一恸无端。甚至剪伐我春芳，蹂躏我秋色。临池剩蕊，伤心漂杵之流；满地残英，触目涂肝之痛。而乃葵心如割，露浥啼痕；榴火不燃，丝难续命。太阳当午而晦，二竖抚景以悲。实命不犹，于斯为甚。合先责夫保媪，嗣当诉尔严师。轻示蒲鞭，重将艾灸。须至榜者。”

卷堂文

蒙求子《卷堂文》云：“学以治生为先，不可无谋食之计；师以淑人为贵，尤当严卫道之防。慨自世降而风微，遂致道衰而日甚。倚门糊口，效弹铗之冯驩；寄食资身，同垂钓之韩信。一金虽甚薄，俯首于浊富之门；百里敢辞劳，委身于不亲之地。视生徒犹骨肉，遂弃子与抛妻；以馆舍为福堂，遽离乡而背井。坐时动经累月，不道归迟；去时未及半旬，却嫌久滞。无枷无锁，实为自在之囚；不哑不聋，化作痴呆之汉。东人事机浑未解，遽称为圣为贤；书生文理但粗通。包渠发魁发解。毛锥将安用，直须曲意徇人；文章难疗饥，只得垂头丧气。事非由我，辜负雪月风花；身属他人，受尽咸酸冷淡。幽暗岩崖生鬼魅，灯火未来时；凄凉境界忆家乡，书生归去后。浓霜染鬓，韶华多向苦中过；烈火烧心，家事尽从忙里办。行坐皆在人前，分明是上宾模样；志气落于人后，毕竟是末等生涯。总觅得一两伍钱，怎填补千疮百空。徒使斯文扫地，岂知富贵在天。几番欲发愤辞归，当不得婉言留住。馆童落落，似朝星半明半灭；门弟悠悠，似夏燕自去自来。谁人效立雪杨游，何处寻浴沂童冠。雨洒书窗声淅沥，打破愁心；风吹纸帐影翩翻，惊回旅梦。算功课论长说短，欲诉无门；讨束修指东话西，要归不得。农工商贾莫非人，奚必教书为业；城市乡村皆有利，何须处馆营生。从今奋翼，定令飞过愁山；及早回

头，还好脱离苦海。且去乘龙朝帝阙，莫教骑马傍人门。勉作卷堂之文，永白为师之戒。”

辞馆歌

王文恪公《辞馆歌》云：“月落更残漏声续，心事经心眠不熟。仰月望天天未明，侧耳听鸡鸡正宿。新愁旧恨不可禁，起剔银灯诉衷曲。少年胸襟天地宽，一心痴想超凡俗。百工技艺不肯为，万卷诗书勤苦读。读书望登天子堂，谁知读书成劳碌。连年流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餐迟早由奴仆。放狂又恐玷儒风，己把身心频检束。悄然孤枕梦魂多，冷落书斋形影独。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利觅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教育规矩严，护短不容加鞭朴。教育无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此情此情诉向谁，长叹一声自藏蓄。我思家有数亩田，勤耕可以供饘粥。我思家有数枝桑，养蚕足以供衣服。有池可养化龙鱼，有地可栽栖凤竹。庭前数茎濂溪草，雨中叶茂齐腰绿。墙东一枝林逋梅，雪里开花香馥郁。夏有六郎莲，秋有渊明菊。还有一斗破书房，更余两间小茅屋。堂上双亲寿可祝，室中有妻颜如玉。愁中酒一壶，闲来棋一局。坐卧得自由，进退无拘束。恣意风情纵心欲，不管天翻与地覆。散诞散诞过一生，何必衣紫腰金食天禄。嗟吾功名心性酷，未肯飘然退林麓。丈夫有志事竟成，频频莫把眉头蹙。天生我才终有用，穷达何必吞声哭。苏秦未受封，先受妻嫂辱。大舜未登庸，深山伴麋鹿。曾闻韩吕俦，出入身为仆。又闻百里奚，将身自秦鬻。我有笔通天，我有书满腹。文章压倒吕东莱，诗名不下黄山谷。子子兽中麟，朗朗玉中璞。海底神龙不久潜，厩中良马岂长伏。冯驩长铗不须弹，郭隗三台终见筑。兴来飞翰写长歌，扫尽如天纸一幅。我作长歌非逞才，吐出胸中愁万斛。长歌赋罢胆气豪，叮咛重为主人嘱。主人为我嘱叮咛，古来穷达如转毂。及第传胪第一名，天下英才始聒目。”

诗语旷达

《西园杂记》载：一诗甚为旷达，惜不知谁作。“坐对湖山酒一觞，醒时歌饮醉时狂。丹砂不是千年药，白日难消两鬓霜。身后碑铭空自好，眼前傀儡为谁忙。得些好处且为乐，光景无多易散场。”又沈石田诗：“忙忙展枕逐鸡栖，碌碌梳头鸡又啼。傀儡不曾知自假，髑髅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鬓今朝雪，满眼黄金转眼泥。输我一尊酬见在，有诗还向醉时题。”二诗格调相同。

鬼方记

钱塘李考叔颖有《续南华》一书，其《鬼方记》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乃分其地为郡县，升鬼谷先生为鬼方令。先生捧檄喜，其祖母鬼婆泫然流涕曰：“只恐你做官来吾做鬼。”先生以王命为重，勿顾也，即日促装，兼程而进。过罗刹鬼国，入鬼门关，从者执鬼头刀、张鬼凉伞，行旌所至，鬼必眲之。先生初下鬼车，宿鬼庙，门吏开门齐声喝鬼皂隶排衙，满堂逐鬼。随有乡绅、鬼仙、鬼判进贺，优孟衣冠，举止皆鬼形鬼势，相貌皆鬼头鬼脑，抵掌而谈，句句鬼话，所送贺礼币帛皆冥衣，金银皆纸锞，一味捣鬼而已。其旧主焦面鬼王与丞相蓝面鬼不理政事，终日鬼打诨，至今大鬼上天，小鬼落地，鬼闹鬼炒，而王法不及也。三日放告，适有二鬼争环，五鬼闹判，进状，状上皆鬼名词语，只图哄鬼。先生准之，佥牌差鬼嘴二万贯领牌捉鬼，顷刻拿到，一系追命鬼，一系讨债鬼，鞫之，皆鬼叫。先生知原差之弄鬼也，各加鬼责，断以鬼薪。其县僻处荒陬，所居皆鬼巷，所开皆鬼店，所卖皆鬼食，所做皆鬼市。其俗不尚礼义，喜则鬼啸，怒则鬼哭。世情嚣薄，是人是鬼，皆取绰号。贫而无钱曰穷鬼，壮而有力曰强鬼，规模狭隘曰酸鬼，局量偏浅曰馊鬼，壮而无夫

谓之鬼妻，艾而无子谓之鬼老，筹画计议谓之鬼谋，田地花分谓之鬼寄。更有衣衫篮缕者谓之邋遢鬼，作事迟钝者谓之摸索鬼，饿狼形势者谓之偷饭鬼，贪觅弄盏者谓之活酒鬼，搽脂抹粉者谓之妖娆鬼，呆头搭脑者谓之厄忒鬼。恃财妄作之徒，有钱使得鬼推磨，奸诈盗伪之人，踢杀𤞷狲弄杀鬼。从色名者五：青面鬼、黄胖鬼、赤发鬼、黑心鬼、白日鬼；从体名者亦五：大头鬼、撒发鬼、硬颈鬼、破面鬼、轻脚鬼。又有不从正路之鬼过关，不务正事之鬼打墙，不近正人之鬼打伴，不为正气之鬼说合。凡日用之物，亦不轻放。不明不暗之鬼火也，作灾作难之鬼箭也，案上障面之鬼背也，门上暗锁之鬼闩也。且四方之广，实繁有徒，伎俩有限之山鬼也，孤魂无主之野鬼也，乘潮破浪之落水鬼也，灰飞烟灭之杀火鬼也，总无一处不出鬼，无一日不见鬼。先生与鬼为邻，终日点鬼簿而已。合县之中，鬼神撩乱，四郊之内，神鬼皆惊。公堂之上见神见鬼，私衙之中捏神捏鬼。夫人亲操井臼，忙得蓬头赛鬼。先生焦心劳思，忧得愁魔病鬼。城社难保，时怀鬼胎，乃北面稽首再拜曰："臣力竭矣，愿为厉鬼以杀贼。"贼闻，退三舍。先生恍然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吾未能事神，焉能事鬼也。"即日挂冠归鬼谷，将其事登之鬼箓。适遭祖龙之焰，化为鬼火。苏东坡厌闻世事，令人说鬼，其门人刘打鬼言之凿凿，众鬼闻之，揶揄不止也。

杀风景诗

会稽天依寺有半月泉，泉隐岩下，虽月圆满池中只见其半，最为妙处，有僧凿开岩名满月，殊可笑。杨升庵因题一绝云："磨墨浓填蝉翅帖，开半月岩为满月。富翁漆却断纹琴，老僧削圆方竹节。"唐人韦鹏翼亦有《杀风景》诗云："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弦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亦有致。

封孟劳渔阳伯制

李亮采煜拟将军孟劳封渔阳伯制曰：朕惟将军身经百炼，气壮千秋。文士谈锋，逊其利达；书生笔阵，未可等夷。龙雀大环，久著赫连之幕；青犊漏影，常随文帝之车。白鹿之象堪惊，金马之形足羡。鸣凤宠荣于汉武，灵宝恩渥于魏文。秋水寒生，落雁翎于碧浦；平江枫振，长鹇尾于黄沙。入林甫之容，人惊其笑；补张仪之舌，客遁于言。磨砺以须，汝无让也；图穷而见，尔何咎焉。既搏犀象于南山，旋截鲸鲵于东海。武城小试，彰化理于烹鲜；赤壁鏖征，肇雄图于奋击。以备无患，用戒不虞。出樊哙之门，豺狼共惧；入庖丁之手，虎豹不全。卿材自利，朕典宜优，封将军伯渔阳。逐北追亡，已遂从龙之志；韬光敛锐，尚期买犊之风。钦哉！

檄霸王

《朝野佥载》：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陈，一作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祯祥，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纽，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众。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檄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

黄司理判

奸徒王某扮尼募饭，肆宣巨室，事发，司理黄图判云：王某三吴无赖，奸宄异常。倡白莲以惑黔首，祝青发以溷朱颜。教祖沙门，本是出游和尚；娇藏金屋，改为入幕观音。抽玉笋合掌禅堂，孰辨为尼为尚；脱金莲展馆绣榻，谁知是女是男。譬之鹳入凤巢，谁禁关雎之好；蛇游龙窟，岂无云雨之私。明月本无心，照孀闺而寡居不寡；清风原有意，入朱户而孤女不孤。废其书，火其居，方足以灭其迹；剖其心，刳其腹，不足以尽其奸。

姑嫂成婚

《暇弋篇》：有刘璞者，其妹已许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孙氏，其弟润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抱疴，俗有冲喜之说，父母择吉完姻。妇翁以婿方病，润以少俊，乃饰为女妆，代姊过门，将以为旬日计。草率成礼，父母谓子病不当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为夫妇。逾月，子病惭瘳，女家恐事败，绐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无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穷问得之，讼之官。官乃使孙刘为配，而以孙所聘徐氏偿裴。具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衒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必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长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命黄堂舆从，送归私第。

分娩口号

《狂言别集》：袁中郎分娩口号云：“嫂姑成行言笑喜，忽然抚腹疼不已。起身忙步归帏中，频眉款摆胜西子。丈夫见说喜且惊，奔走丫鬟若流水。阿翁不好进房门，堂前往来私相语。囚歪去声，一作夯。地一声见天日，娘身欲死千万楚。阿姑一心要孙子，先扯稳婆问男女。”

卢延让诗

《北梦琐言》：卢延让业诗，二十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石门开”之句。租庸使张濬亲见此事，甚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有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

悼诗

谢方石铎口吃，自为诗曰：“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惊。可应黑白令难辨，天遣模糊过此生。”于甲寅岁失诗一册，追念不已，因成一律：“胠箧分明奈尔何，鹤声一一已无多。朱弦自爱齐门瑟，白雪谁酬郢上歌。好事定应供覆缶，苦心谁复念填波。也知不是丰城剑，敢望神明有护呵。”

方池诗

钱昭度咏方池云："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石贮连漪。夜深若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人嘲之曰："正所谓一局黑全输也。"

嘲僧

苏子由见白足妇洗衣，作诗嘲佛印云："玉箸插银河，红裙蘸碧波。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有僧诵经至"无眼耳鼻舌身意"，黄紫芝曰："焉用诵此，僧秃其头，而无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亦不觉大笑。

慰童仆

韦庄穷困时，赖内外童仆之用，作诗慰之，有曰："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又曰："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其言虽俚，其事难期，而其情则可悲。后唐亡，入蜀为平章，不知能报此奴仆否。

焦芳像驴

焦阁老芳面黑而长如驴，尝谓李西涯曰："君善相，烦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马尚书，右相像卢侍郎，必至此地位。"时河南有偷驴贼之号，马与卢合乃一驴字，始知其戏。一日西涯与焦芳及礼书新淦傅瀚早朝，见校尉有露卧者，焦戏傅云："晓日斜穿校尉头。"与二集焦芳戏西涯语略同。时有江西校尉之号，故也。傅不能答，李颐指焦耳，傅遽悟云："秋风正贯先生耳。"俗有"秋风贯驴耳"之说。

林南涧词

林粹夫廷玉醉中戏作《清江引·慨世》曰：“世上人心真个歹，牵鬼街头卖。哄了白尚书，瞒过陈员外。汉钟离看见通不睬。”“没嘴葫芦就地滚，好歹休相问。花妆扮戏棚，纸做盛钱囤。陈抟华山闲打盹。”“春花正红春酒美，多少蟠桃会。休做看财奴，枉着金银累。死到黄泉才是悔。”“胜水名山和我好，每日相顽笑。人情上苑花，世事襄阳炮。霎时间虚飘飘多过了。”

拽轿行

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一拽轿小童，欲私之。至州，命易门子。吏目以无应，车曰：“即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递运所夫。有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乃易之。强景明晟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句云：“可惜吏目却不知，好个驿丞到知道。”

叶韵

《湖海搜奇》：谢兵马之妻为墙压死，杨天锡往吊。谢泣曰：“寒荆有孕，今死不成尸，奈何？”杨曰：“此所谓虽不成尸诗，压孕叶韵而已。”

迁神祠

汤藿林宾尹祖墓右有神祠，堪舆家必欲迁于左，藿林另建一庙，极其巍焕，择吉奉牲醴以告。方下拜，油灯堕其身，公服淋漓，从者惊愕。藿林急卸下覆于神首，厉声曰：“今日油得我，由不得你了。”令人舁之新庙，拆去旧祠。

丹成两剖

有术士见唐六如，极言修炼之妙。唐曰：“如此妙术，何不自为之？”答曰：“恨我福浅。见君仙风道骨，故敢请尔。”唐曰：“我但出仙福，有空房在城北僻处，君试居之，炼成两剖。”术士不悟，出扇求书。唐题云：“破布巾衫破布裙，逢人便说会烧银。君何不自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咏葫芦

钱塘释明本号中峰，博学而好滑稽。尝咏葫芦云：“秀结团圞带晚秋，偏从根本易绸缪。墙头仿佛悬明月，架上依稀缀碧旒。明引神仙三岛饭，稳乘罗汉五湖游。将来剖破成双器，半赠颜回半许由。”

僧奸判

关西有伍氏名爱卿，为邻僧圆茂所奸。里人知其状，捕而白于官。时张钦为令，审得其情，因判之云：“僧圆茂既已脱障入空门，只合木鱼敲夜月。伍爱卿本欲孀居标苦节，缘何锦帐作朝云。红粉多娇，谩学墙花委砌；缁衣秃子，竟同野蝶寻香。一节不终，浪谓空即是色；五除未戒，谁云色即是空。爱卿着另配良人，奸僧宜追牒问

罪。庶几氏作闺中妇，永谐琴瑟之欢；免得僧敲月下门，长堕轮回之苦。”

吴歌

吴歌惟苏州为佳，往往得诗人之体。如“月子弯弯”之歌，瞿宗吉采以为词，叶文庄载之《水东日记》。他如“送郎八月到扬州，长夜孤眠在画楼。女子折开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贱体也。而黄山谷之词先有之：“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又：“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下迟。”此词虽属淫奔，然怨而不怒，愈于《郑风》狂童之讪。
又：“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男子好孤凄。”此赋体也。又：“树头挂网枉求虾，泥里无金空拨沙。刺潦树边栽狗橘，几时开得牡丹花。”此比体也，有守一而终之意。

山歌第一

吴中乡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姑嫂两个赌梳头。姑娘梳做盘龙髻，嫂嫂梳做羊兰头。”不知何意。朱廷评树之以问陆式斋，陆思之云：“得非言人之所业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趋向稍异，则其成就遂大不同。此歌作如是观可乎？”树之云：“君之颖悟过我矣。作如是观，此山歌第一曲也。”

黄雀银鱼

云南巡抚傅习于少保桂萼为同乡，傅在滇时，以金石二罐通于

桂，标题云“黄雀银鱼”。桂受而语仆曰：“语尔主，此处来不得，南京去罢。”逾月遂擢南京大理寺卿，行至镇远而亡。士有纪以一绝云：“黄雀银鱼各一罂，长安陌上肆公行。若教冢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

函首求和

开禧间，韩侂胄以用兵起衅，中外忧恚。史弥远定计，拥至玉津园侧，击杀之，命临安府函其首诣金求和。建阳刘淮为诗云：“宝莲山下韩王府，郁郁沉沉深几许。主人飞头去和敌，绿户雕窗锁风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后车不悟有前车，兀突眼中观此屋。”高九万诗云：“拂晓官家簿录时，未曾吹彻玉参差。旁人不忍听鹦鹉，犹向金笼唤太师。”

觉长老转世

史丞相浩与觉长老善。一日，浩坐厅上，俨然见觉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则报觉死矣。茶顷，浩后院弄璋。浩默然知为觉也，遂以觉为小名。及长，名之曰弥远。后相两朝二十六年，权震海内。时有作诗规之者曰：“前身元是觉阇黎，业障纷华总不迷。到此更须睁只眼，好将慧力运金锟。”

晓鸦啼

汪彦章在翰苑，屡致言者，作《点绛唇》词云：“永夜厌厌，画帘低月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

手。君知否，晓鸦啼后，归梦浓如酒。”或问曰：“归梦浓如酒，何以在晓鸦啼后？”汪曰：“无奈这一队畜生聒噪不已也。”

驱蝗

米元章令雍丘，邻县蝗大起，尉司禁瘗，后仍滋蔓，责保正捕除。或言尽缘雍丘驱逐过此，尉移文载语牒行雍丘，请勿以邻国为壑。元章视牒大笑，题纸尾答云：“蝗虫原是飞空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绝倒。

厕上扁对

郡中某明勋臣之后门首有扁曰“大参戎第”。一日，偶会饮客，谓余曰：“子构求琐言杂说，曾见咄咄夫《一夕话》乎？”余曰：“慕之而未见。”客曰：“集中载厕事甚多，《如意厕赋》语繁不复记，其题圊门对云：‘古人欲惜金如此，庄子曾云道在斯。’又：‘虎子难同器，龙涎不及香。’又：‘莫道轮回输五谷，可储笔札赋三都。’又：‘纳垢含污知大度，仙风道骨验方肠。’又：‘为文自昔称三上，作赋于中可十年。’又，抚署圊门曰：‘但愿生民无殿屎，不惭宰相受堂餐。’又：‘官司不令多中饱，燕饮应知无后艰。’皆贴切不可移易。”余曰：“既有对，不可无扁。”客曰有，余问云何，客曰：“大参戎第。”坐客无不抚掌，主人亦不觉失笑。

大小蜈蚣

吴履斋为人豪隽，在相位日，其兄弟多以附丽登庸。贾似道与

隙，遂为飞谣闻于上曰：“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百虫丛，若使飞天能食龙。”语闻，谪循州，中毒死。

起复援例

淳祐间，史嵩之入相，以二亲年耄，虑有不测，预为起复之计。时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制起为镇江守臣。里巷为十七字谣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

房租判

宝祐间，马光祖尹临安，不畏贵戚豪强，庭无留讼。福王府讼民不输赁房钱，民云屋漏，光祖判云：“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房钱，直待光祖任满。”

麻糊

贾似道当国时，行公田、关子两法，民间苦之。叶太白李时为太学生，上书力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叶泥金饰斋扁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个麻糊。”叶即口占一诗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间大丈夫。笔里无时那解有，命中有处未应无。百千万世传名节，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语长安朱紫客，尽心好上帝王书。”遂遭黥，流岭南，及似道败放还。

贾刘献佞

贾余庆、刘岊相继降元，一日留远亭夜集，北人燃火亭前，聚诸公列坐行酒。余庆有名风子，满口骂坐，毁宋人物无遗，以此献佞，北人惟亹亹笑。岊数以淫亵奉，北人专以为笑具，于舟中取一村妇至亭，使荐刘寝，据刘交坐，北人又嗾妇抱刘为戏。文文山不胜悲愤，口占刺余庆云："甘心卖国罪滔天，酒后猖狂诈作颠。把酒逢迎酋长笑，从头骂坐数时贤。"刺岊云："落得称呼浪子刘，尊前百媚佞旃裘。当年鲍老不如此，留远亭前犬也羞。"

誉桧

建炎中，高宗驾驻维扬，康伯可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桧求进，桧荐之，擢为台郎。桧生日，伯可寿以《喜迁莺》词，中有"文章孔孟，勋庸周召"语，极其献誉。伯可尝与桧对局格天阁下，桧戏曰："此卒渡河，是尔将军之疥癞。"伯可徐曰："今皇御极，视公宰相如腹心。"桧大喜，撤棋酣饮终日而罢。伯可有《顺庵词》一卷，中多誉桧语。

土地夫人

正德中，顾东桥璘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设夫人像，顾曰："土地岂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庙神缺夫人，请移土地夫人配之。"顾令卜于神，神许，遂移夫人像入庙。时为语曰："土地夫人嫁庙神，庙神欢喜土神嗔。"明年，郡人复曰："夫人入配一年，当有子。"复卜于神，神又许之，遂设太子像。时又语曰："期年入配今生子，明岁更教令爱生。"顾既撤夫人像，又听其入配塑子，益见民之易惑而神不足信也。

正好掉头

绍兴辛巳，金遣使修好，命洪景卢迈往报之。与其伴使约用敌国礼，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乃尽却回，使依近例，景卢不可，遂扃驿门，绝供馈不得食者。一日景卢惧留，乃易表章授之，供馈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年十九秋。寄语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太学诸生衍作《南乡子》词曰："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争禁十九秋？　　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儿名国香，黄山谷自南溪召为吏部员外郎，留荆州，乞守当涂，待报，所居与此女为邻。山谷偶见之，以为幽闲姝美，目所未睹。后田某以嫁下里贫民，山谷因赋《水仙花》寓意云："淤泥解作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

烛

《支颐集》：《咏烛·江儿水》云："一自交游后，其中欲火燃。对天结个丹心愿，无多光景难留恋。明心不昧，有神灵鉴。白日青天不便，要逞风流，约定在黄昏夜半。"

抹布

《抹布·黄莺儿》云：“尊相犯水星，湿淋淋，过一生。昔日华靡今休论，喜混浊同尘。更相寻无憎，半生薄禄多余沈。没收成，楷台抹桌，即此是终身。”

木套

《木套·黄莺儿》云：“足下属阴形，主用事，是水星。半生劳碌奔波命，长颈把头伸。红光满面生，不无折挫须防慎。待时临，太阳部位，方许得安宁。”

毽踢

《毽踢·黄莺儿》云：“只为两文钱，做虚头，一线穿。浑身装裹些花毛片，撇人在眼前，卖俏在脚尖。翻来覆去，一似风前燕。这身边，方才着脚，又到那身边。”

纸鸢

孩儿意只为功名半张纸，临行时慈母手中线费几许。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际风云肠断天涯何处。

伞

徐文长伞谜云：“开如轮，敛如槊，剪纸调胶护新竹。日中荷盖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晴天则阴阴则晴，晴阴之说诚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东西南北之人行。”

榨石

生长山冈为糟糠，来到街坊，被牵连缧绁难释放。他那里泪汪汪，空教我悬悬望。

咏秃

元王和卿《咏秃·天净沙》词云：“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的把笠檐儿试掀。连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见头面。”

从嫁婢

元关汉卿尝见一从嫁媵婢，作小令云：“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指甲

元人有《咏指甲·得胜令》词云：“宜将斗草寻，宜把花枝浸。宜将绣线匀，宜把金钗纪。宜操七弦琴，宜结两同心。宜托腮边玉，宜圈鞋上金。难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个针。”

脸上黑痣

白仁甫有《醉中天》词赋佳人脸上黑痣云：“疑是杨妃在，逃脱马嵬灾，曾与明皇捧砚来。美脸风流杀，叵耐挥毫李白，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或云杜遵礼作。

阿珍

睢阳滕玉霄宾工词曲，《赠歌童阿珍·瑞鹧鸪》云：“分桃断袖绝嫌猜，翠被红裩兴不乖。洛浦乍阳新燕尔，巫山行雨左风怀。　　手携襄野便娟合，背抱齐宫婉娈偕。玉树庭前千载曲，隔江唱罢月笼阶。”阿珍盖郑樱桃、解红儿之流也。

嘲惧内

尤悔庵先生《戏嘲惧内·黄莺儿》曰：“何事犯娘行，跪妆台，一炷香。风流罪过难轻放，笞之太强，杀之过伤。参详，惟有宫刑当。好关防，如何黑夜越狱上牙床。”

癸集卷之四

册封牡丹诏

张山来潮《册封牡丹为花王诏》曰：剖竹分藩，首重英华之选；剪桐封国，聿先富贵之家。欲拜爵以酬庸，必颁符而锡命。咨尔牡丹，金枝玉叶，国色天香。肇迹洛阳，得天地中和之气；敷华春夏，钟乾坤光霁之祥。化工赖以昭宣，皇猷资其黼黻。德足润身，晬于面而盎于背；姿尤迈种，望如日而就如云。巍巍郁郁，焕乎其有文章；肃肃雍雍，允矣如闻色笑。图奇形于麟阁，名买胭脂；赍良相于江都，赠之芍药。威仪棣棣，尤堪粉饰太平；气象堂堂，无难役使草木。位居元首之尊，羊叔子乱头亦好；言多药石之益，王怀祖掇皮皆真。沉香亭北，君王垂带笑之眸；群玉山头，供奉草《清平》之调。焕旌旗之五色，竹木皆兵；舞干羽于两阶，芝兰作佩。锦心绣口，簇簇能新；霞蔚云蒸，多多益辨。接一枝于椿杪，恍如天半朱霞；伴两口于瑶池，俨似云中白鹤。重华协于蒂，人夸台阁层层；广誉施于身，共羡声名藉藉。如远客如近客，如仙客如野客，公门桃李，咸拜下风；若清友若雅友，若名友若艳友，属国刍荛，同瞻化日。展矣功高累叶，诚哉德冠群芳。兹以覃恩，特封尔为花王，锡之册命。呜呼！阳春有脚，奕叶为光；天地无私，本支百世。山河带砺，惟此一拳一勺之多；冠冕巍峨，应加五服五章之采。建邦设都，永固屏藩之位；诛茅裂土，附之姚魏之家。尔其克沃乃心，以蕃王室。毋效倾城之笑，益彰华国之猷。钦哉！

金陆相嘲

太仓陆孟昭昶为刑部郎中，尝往一朝士家，驾牛投刺，不书名，惟云“东海钓鳌客过”。朝士见之，知为昶也，亦递一帖云“西番进象人来”。盖孟昭面黑齿白，人皆嘲为象奴云。孟昭与丽水金文皆景泰辛未进士，相善，性好戏谑。文尝嘲昶曰：“黑象口中含玉齿。”昶应声曰：“乌龟背上嵌金文。”

诗怒当事

陆孟昭自以历任年深，当有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书陆瑜、大理寺卿王概乘肩舆来，因避马，即为口号云：“陆老前头去，王翁逐后来。明年二三月，也有轿儿抬。”诸公闻而恶之，遂有福建参政之拟。孟昭临行，寮采饯之，对众朗吟云：“非是区区欲大参，奈因两鬓雪毵毵。诸公侧耳朝端听，一道清风振斗南。”任后又寄诗京师诸故旧云：“再三上覆众哥哥，人事无多没奈何。只有新书并手帕，并无段匹与绫罗。”闻者益怒，遂不复进用云。

雨淋鹤形

至正初，张仲举翥为集庆路学训导。御史下学点视廪膳，邻斋出对云：“豸冠点馔。”是日适用驴肉，仲举戏续云：“驴肉作羹。”御史盖河南人，闻之大怒，欲逮治之，仲举乘夜逃奔扬州。时扬州方全盛，众素闻仲举名，皆延致之。仲举肢体昂藏，行则偏竦一肩，韩介玉以诗嘲之云：“垂柳阴阴翠拂檐，倚阑红袖玉纤纤。先生掉臂长街上，十里珠楼尽下帘。”坐中皆笑。或曰：“仲举病鹤形也。”时有相士

在坐，曰：“不然，此雨淋鹤形也。雨霁则翀霄矣。”后入大都，果致位贵显。

一联构讼

《庐山杂记》：南唐孟归唐能诗，肄业庐山国学，尝得《瀑布》诗：“练色有穷处，寒声无尽时。”邻居生亦得此联，遂交争之，助教不能辨，讼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归唐为胜。后归京师，累迁大理丞，江州群吏来京，犹指曰：“讼诗生也。”又《刘贡父诗话》：豁达老人喜为诗，所至辄自题写。尝书人新粉墙，主人憾怒，诉于官，杖之，使市石灰更圬墁讫，告官，乃得纵舍。一联构讼，题壁被笞，大堪捧腹。今盗句疥壁者实繁有徒，请自收敛，勿遭毒棒。

文劣不能妄谀

《虞山诗人传》：嘉靖中，刘子威凤好为謦牙诘屈之文，吴人推服之。袁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者以为姗笑。子威闻之大怒，诉于邑尉，摄而笞之。尉数之曰：“若复敢姗笑刘侍御文章耶？”孟逸仰而对曰：“民宁再受笞数十，终不能改口沓舌妄谀刘侍御诗文也。”尉笑而遣之。

高塘馆高唐生

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于壁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往来，莫不吟讽言佳。有李和风者至，题于旁

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川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见者鼓掌。

康熙丁卯，南场第二道策问经学中引高堂生事，题纸误刊高唐生。一士改前诗于席舍曰：“高堂不是这高唐，旅馆人名两不当。若向此中穷讨论，定应急杀楚襄王。”遂哄传白下。

钻燧改

杨一清为冢宰日，有设为选官求改事为口实者，曰：“有选人既注官，意弗慊，思改，将决于神签。其妻曰：‘君儒人，当听命于儒之灵者。’选人于是祷于仲尼，既至庙，乃先诣从配诸贤。首至闵子，曰：‘某欲改官，何从而可？’闵子曰：‘何必改？’问颜子，颜子曰：‘也不改。’问宰予，宰予曰：‘于予改。’问其何自，则曰：‘钻燧改。’”杨号邃庵，其所注除迁擢皆由贿赂钻刺而得，故云。

咏杨花

刘绩《咏杨花》诗云：“点鬓萦眉西复东，悠扬无力任春风。谢家拟雪真儿女，到处生虫不杀虫。”《尧山堂》云讥邃庵而作。

诗用青韵

李西涯在翰林时，诸翰林斋居闭户作诗，僮仆窥之，见其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教以青字韵嘲之，几致勃蹊。西涯为诗解之，有“拟向麻池争白战，瘦来鸡肋岂胜拳”，闻者绝倒。

检讨讨夫马

弘治中，某检讨讨里河之夫，驿丞不接，某不平。或谓之曰：“驿丞不知检讨何官，只称翰林学士。”次日果称学士，仍前不出。乃赋诗云：“翰林检讨被人轻，却冒瀛洲学士名。依旧驿丞全不理，由来知要不知清。”

诗讥冢宰

嘉靖辛亥，有无名子揭诗于朝堂曰：“侍郎一载擢天官，躐等超升固有缘。属下晚生门簿写，部前严示众人看。曾嗔厨役捶三十，为谢当涂借八千。反覆小人逢敌手，始援终陷势应然。”一书云盖指李默也。

两渊进颂

嘉靖丙戌，天台县起复知县潘渊进《嘉靖龙飞颂》，内外六十四围，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世庙以其文纵横不可辨识，使开写正文以进。又监生王渊请建世室，其事既行，渊谒选得主簿，为上官所笞，上书自言，擢上林苑右监丞，进《嘉靖颂》。京师为之语曰：“两渊有两口，口阔大如斗。笑杀张萝峰，引出一群狗。”

又《皇明续纪》：光禄署丞何渊上疏请立世室，崇祀皇考，下部会议。何其名之适合耶？

秦屠出入

宁国屠枰石羲英督学浙中，持法严毅，竿牍俱绝。先任为无锡秦鸿洲梁，以太仆少卿调补，最宽，青衿居间可以券取。时有“秦晋屠出”之谣。万历初，屠升南太常少卿，江陵柄政，改祭酒，待士一如督学时。无锡周敬庵子义为司业，和厚得士心，又有“屠毒周旋”之谣，至形奏疏。屠寻转太常卿。

子与好客

嘉靖中，长兴徐子与中行好客，尤好少年美丽者。一客丑甚，自负能诗，介蔡子木汝楠荐之子与。子木作书，盛言客可喜状，以家人将之，恐客之窥书而求易也。子与得书大欢，亟延入，既见，子与愕然，笑哑哑不止，赠以诗，有“自信金声能掷地，谁知玉貌不如人”之句。客犹得意，传示为重。

奏对雅语

明世庙政暇使侍臣各道邑里人物，及丰城大宗伯李玑，应声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有张华雷焕，物有龙渊太阿。”世庙嘉其敏括。

江陵胜景

宋公安张景隐居不仕，仁宗召见，问曰：“卿在江陵，地有何

景？”景对曰：“两岸绿杨遮虎渡，一湾芳草护龙洲。”上曰：“所食何物？”对曰：“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

洪周对语

洪容斋、周益公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益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精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某，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甲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

梦鳝

南京王祭酒尝私一监生，其人忽梦鳝出胯下，以语人。人因为句曰：“某人一梦甚跷蹊，黄鳝钻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学士，夜深来访旧相知。”闻者鼓掌。

也不碍

宋时吏部一胥好滑稽，有董公迈参选失去官诰，但存纸印，遂投状给据。一日侍郎问胥曰：“此事无碍否？”胥曰：“朝士大夫董公迈，失一官诰纸印在，也不碍。”侍郎觉其谑侮，杖一百，罢之。盖俗有舞十般癞云：“一般癞来一般癞，浑身烂了肚皮在，也不碍。”如是凡十首，语言相类，故应声为戏云。

徐白二珪

徐侍郎如珪谪外，复以廷评入，不欲忘旧衔，投台中刺曰“台末”，他僚刺曰“台驳”。太常寺少卿白若珪，性谦下，投诸权贵曰“渺渺小学生”。好事者作句曰：“台末台驳，渺渺小学，同是一珪，徐如白若。”闻者绝倒。

祭金鱼文

新安张山来潮《祭金鱼文》：“丙辰重五日，心斋居士以瓣花卮酒奠金鱼之魂，而告之曰：惟尔朱涂粉傅，玉质金相。买归盆盎，少则洋洋。诞置闲庭，居然发发。文成五彩，夺水族之精英；体具三停，傲龙孙之美丽。讵识红颜薄命，无能世上常存；野客缘悭，不获人间近玩。倏尔其休，未入牧人之梦；悠然而逝，无殊郑校之烹。渔非竭泽，奚为靡有孑遗；泣甚过河，乃至无能漏网。见其生旋见其死，难言太上忘情；瘗尔魄又招尔魂，乃见吾侪博爱。”

新春雨雪

康熙癸酉，新春连日雨雪，予偶出见一老吟云：“今年春比去年春，何必衣冠簇簇新。惟有天公知此意，故将雨雪洒行程。”

谚语皆诗

今人谚语多古人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诗。“晚

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乐府句。“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时”，唐太宗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之诗。“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日出事还生”，武元衡诗。“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邺咏李斯诗。“终日醉醺醺”，张籍登金山寺诗。“林下何曾见一人”，灵彻诗。“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在家贫亦好”，戎昱诗。“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宋僧行持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贺仙翁句。“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张叔仁送谢叠山入燕诗。

谚语对

谚语对多可采者，如“板板六十四，掷掷么二三”，“猫口里挖鳅，虎头上做窠”，“钟馗捉小鬼，善才参观音”，“捏鼻头做梦，挖耳朵当招”之类，已见《谭概》。近又得“手弗动念四，背起打十三”句。客言“范长白吃白肠饭”无可对，予侄庭嘉曰：“卢河生着生湖罗。”亦堪解颐。

水饭词

《夷坚志》有《水饭》词云：“水饭恶冤家，些小姜瓜。尊前正欲饮流霞，却被伊来刚打住，好闷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要矜夸，莫惜更搀三五盏，锦上添花。”

妓募缘疏

元妓连枝秀姓孙，后为女道士，浪游江湖，欲造庵于松江。陆宅之为疏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锁钥只因片语投机。向林下得大道高风，指云间问前缘福地。一跳身才离了百戏棚中圈子，双摆手便做个三清门下闲人。识尽悲欢离合幻，打开老病死生关。交媾功成，阴阳炭烧空欲海；修持行满，雌雄剑劈破愁城。七星冠刚替下凤头钗，合欢带生扭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强名曰道。往常时红裙翠袖生绡帐，猛可里草履芒鞋匾皂绦。销金帐冷落风情，养丹炉消磨火性。半世连枝带叶，算从前历尽虚花；一朝划草除根，到此地方成结果。牢着眼，有乌飞兔走；急回头，怕鹤怨猿啼。五陵人买笑追欢，掉头不顾；三岛客谈玄论道，稽首相迎。大都来几个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楼花下千钟酒，几番歌《白苎》遏行云；纸帐梅边一炷香，从此诵《黄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长醉白云乡。皓齿细腰，打叠少年歌舞；锦心绣腹，宣扬老子经文。烧夜香非寻佳偶，披鹤氅星月下，礼拜茅君；登春台不望远人，驾鸾车云霄上，追寻萧史。只此清茶谈话，胜他浊酒狂歌。净洗胭脂，见全真本来面目；轻敲檀板，听步虚别是宫商。人尽夸七真堂上添个小仙姑，我只见五城山下册立新王母。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箝锤。百炼不回，万夫莫敌。畴昔微通一笑，白面郎争与缠头；如今顿悟三生，青眼客便当抬手。既不作入梦朝云暮雨，也须撇等闲秋月春风。若加了蒲团上工夫，便可到蓬壶中境界。肯庄严一处，千年香火；是成就到头，陆地神仙。金银钞等物，恳求大块子舍来；福禄寿利钱，拟定加倍儿还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宫宝殿，日月交辉；爱人者必亲，仗玉磬金钟，晨昏报德。”秀以疏语多寓讥讪，遂飘然入吴，遇医人李恕斋，复寻旧好，筑室偕老焉。

罔两鸭

元仇远《稗史》：上虞郑宰治邑有声，及去任，邑人作旗帐饯之，中有："郑君制锦天下无，一封紫诰觐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谁能举网获双凫。"郑喜，每宴集必出示人。其弟亦作宰归，无饯辞，颇以为耻，谓曰："此非颂兄之美，乃讥兄也。网即罔，双即两，凫即鸭，其意以兄为罔两鸭也。"兄怒而焚之。

刘沈好夸

刘菊庄与夏少卿善，人有问其姓字者，则曰："夏少卿之好友。"更不言己姓。同时有沈循与都宪钱钺有属，人询其姓，亦曰："钱员外是我外兄。"好事者为之语曰："沈循只说钱员外，刘泰常称夏少卿。"时传以为笑。

鸣玉遣戍

钱塘俞鸣玉珩，杭州前卫军余也。善诗字，多辩才，然性狙狯。弘治初，投为镇守内官张庆掾吏，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其未为吏时，亦欲如富贵相，张海观作诗讥云："轻罗细葛称身裁，今恐无凭换得来。莫道此人穷尽了，出门还要轿儿抬。"及庆死，外台治珩罪，谪戍岭南。

初珩至海宁，有人为子行贿得中乡试者，会试卒于道，珩为诗吊之云："门外长幡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黄金散尽买科举，不见贤郎着紫袍。"

枣谣

武进翟海槎永龄与陆廉伯简并以才学驰名。成化乙酉，陆发解，而翟名最后。以书柬所亲曰：“至矣尽矣，方知小子之名；颠之倒之，反在诸公之上。”盖以自嘲，因嘲陆云。

翟赴南京，患无赀，买枣数十斤，每至市墟，呼群儿至，每儿与枣一掬，教之曰：“不要轻，不要轻，今年解元翟永龄。”一路童谣载道，闻者争觅其旅邸访之，大获赆利。

海槎诗联

靖江本江阴之马驮沙，人言语俗谓之沙骨碌。翟海槎诗云：“马驮风景亦不俗，依旧桃红并柳绿。林间好鸟树头啼，声声只叫骨碌碌。”

有髹匠求翟书春联，翟改“阳春”句云：“阳春生德泽，万物布光辉。”

方棠陵翻案

西湖飞来峰石上佛像，元杨琏僧伽雕琢所成。下天竺后壁画，王叔明笔，其剥落处孙宰子补之。开化方棠陵豪为秋官，虑囚江南，见而题曰：“飞来峰，天奇也，自杨总统琢之，天奇损矣。叔明画，人奇也，自孙宰子补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众传为笑谈。

西湖观梅

番阳张彦实兄楚材为秘书监，约彦实观梅西湖。彦实作诗云：“天上新骖宝辂回，看花仍趁雪霙开。折归忍负金蕉叶，笑插新临玉镜台。女堞未须翻角调，锦囊先喜助诗材。少蓬自是调羹手，叶底应寻好句来。”时楚材再婚刘氏，故及玉镜台事。秦桧见诗喜之，遂擢左史。

张于湖咏雨

张安国孝祥号于湖，由乡荐得试集英，文墨精妙，考官媚桧，取秦埙为冠，置孝祥第二。孝宗览之，擢孝祥首选。有《咏雨·满江红》词曰：“斗帐高眠，窗寒静、潇潇雨意。南楼近、更移三鼓，漏传一水。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也不管、滴破故乡心，愁人耳。　　无似有，游丝细。聚复散，真珠碎。天应分付与，别离滋味。破我一窗蝴蝶梦，输他双枕鸳鸯睡。向此际、别有好思量，人千里。”

侍儿代书

严州乌石寺在山上，有岳武穆、张循王、刘太尉题名，光世不能书，令侍儿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巍。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燕支浣绿苔。”

迎春召对

弘治改元，莆田迎春，戴大宾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谓守曰：“神童也。”守以“龙飞”二字令属对，戴见春牛，对曰：“牛舞。”守不然之，戴曰：“百兽率舞，牛宁不舞乎？”守称善。又以“虎皮褥盖学士椅”令对，戴曰：“兔毫笔写状元坊。”守厚赏之。年十三，魁天下。考科举时，同辈见其年少，谓曰：“小朋友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阁老。”众戏出对云：“未老思阁老。”应声云：“无才做秀才。”众哄笑，知反为所伤也。

梁赵调谑

唐梁宝好嘲戏，因公事至贝州，憩客馆中，问贝州佐吏云：“闻此州有赵神德，能嘲谑。”即令召之。宝色甚黑，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神德答云：“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黑。”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神德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大社北。”宝无以难，愧谢遣之。

优人谐戏

《群居解颐》：优人李可及善谐戏，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诵毕，次及优倡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斋升座，称三教论衡。一人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趺坐而坐。’非妇人何须夫坐然后儿坐也。”又问：“太上老君何人？”对曰：“亦妇人。”问者曰：“何也？”曰：“《道德经》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又问：“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曰：“何也？”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

者也。’非妇人奚待嫁为？”上大笑，厚赐之。

临安道人

绍兴中，临安有老道人，尝以冬日在三省门外空地聚众觅钱，用湿纸裹黄泥，向日，少时即干成坚丸。因白众曰：“有小术呈献，觅钱沽酒。”乃随五方书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拈一泥丸，包以湿纸，就日色晒之。少顷去纸，东方者色青如靛，南方则赤如丹，西方则白如珠，北方则黑如墨，中央如黄蜡然。人皆相顾叹异，竞与之钱。其人发黄面黧，虽冬月只着单衣，必有道者也。

食蛊蟆

漳州一士，负气壮猛，同数友出，次村落，见地上精帛包物，皆莫敢取。士独笑曰：“吾正贫，取之何害？”对众启之，绢数匹中贮白金三大笏，一虫如虾蟆，祝之曰：“汝蛊毒自去。”持银绢归，举家皆惧祸至。士人是夜升榻，有二青蟆大如周岁儿，先踞席上。正念无以侑酒，即敲杀之。家人益惧，士人割而煮食之，乃就寝，醉境晏然。明夜又有蟆十余枚小于前，复烹食之。明夜又得数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减小。最后遂满屋充塞，不可胜食。士人胆气益振，一月后乃绝，举家亦无他异。

开州铜铫

淳熙中，天台陈达善知开州，得一铜铫，阔径则三寸，下列三足，上有盖，其薄如纸，不知其为何用。或告之曰：“投食物于中，

燃纸炬燎之即可熟。”陈试取猪肝，使庖人如常法治之，渍以盐酒，仍满注水，并一石子，自持一炬燎其腹。俄闻铫中汩汩有声，及炬尽，盖石子已糜熟。自是每夙兴用此法治食，食毕乃出视事。

楚娘悔嫁

开封葛楚娘颇有姿色，矜己择人，议亲皆不允。一日，有村夫谋于媒媪曰：“闻楚娘有色，能为我得之，当谢子以千金。”媒媪往绐楚娘，夸其富比石崇，貌胜潘安。楚娘许之。及嫁，乃一村夫，须胡满面难寻口，眉目𡸁屼不似人。楚娘不悦，有少年嘲之曰：“堪怜白米掺稗子，可惜羊肉拌冬瓜。恼煞冰人忒说谎，泥中淹郁一丛花。”楚娘闻之，怨恨求去。其夫诣府陈状，判曰：“夫有出妻之条，妻无退夫之理。糟糠古不下堂，买臣之妻可耻；妍媸本系前定，媒妁合当掌嘴。且饶根究私情，二人押还乡里。”

天怕老婆

《尚书》：“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东方宿也。东木克北土，以土为妻，土好雨，故箕星从妻所好而多雨也。毕星，西方宿也。西金克东木，以木为妻，木好风，故毕宿从妻所好而多风也。”由此推之，北宫好燠，南宫好旸，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为妻而从妻所好。偶述此义，有善谑者应声曰：“则是天上星宿亦怕老婆矣。”一座哄笑。

束像归山

宋杨伯子为潮州守，治声赫然为三辅冠，士民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与工部尚书戴少望并祠。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礼毕，与诸生坐于讲堂，命取所祠像来，题诗其上云："面有忧民色，天知报国心。三年风月少，两鬓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须问古今。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时有戏缀其尾云："可怜戴工部，独树不成林。"（以上三则据柏香书屋本补）

无边風月

《葵轩琐记》：唐伯虎《支颐集》作钱鹤滩。题妓湘英家匾云"風月无边"，见者皆赞美，祝枝山见之曰："此嘲汝辈为虫二也。"湘英问其义，枝山曰："風月字无边，非虫二乎？"湘英终以为美，不之易。

又伯虎对门一富翁之母七十寿诞，求诗于伯虎，伯虎援笔书曰："对门老妇不是人。"富翁见书而惊，又书曰："好是南山观世音。"意稍释。第三句曰："两个儿子都是贼。"见之又不觉失色，续更书曰："偷得蟠桃献母亲。"富翁怏怏，持之而去。

驼子诗

《月下闲谈》有《驼子诗》云："哀哉驼背翁，行步甚龙钟。遇客先施礼，无人亦打恭。有心寻地孔，何面见苍穹。仰卧头难着，俯眠腹又空。虾身窘且缩，鼋背耸还丰。雨不沾怀内，臀常晒日中。娶妻须凸肚，搂妾怎偎胸。划石差堪拟，断环略可同。小桥称雅绰，新月肖尊容。赴水如垂钓，悬梁似挂弓。生前偏局蹐，死去也谦恭。"

予旧藏沈君玉橄榄核雕驼子一枚，棕帽胡须直身，肩有补顶，手持一扇，扇有诗四句云："一世无骄色，常年只鞠躬。对人能委曲，

随处笑春风。”君玉图书一方。又有杨梅核雕猢狲一枚，眉口毕具，惜失之矣。

揽田

崇明佃户揽田，先以鸡鸭送业主，此通例也。有张三者向施氏揽田，施曰：“此田不与张三种。”既而张三取鸡馈之，施转语曰：“不与张三却与谁？”张三曰：“施相公如何顷刻间两样说话？”施曰：“方才这句话时无稽鸡之谈，此刻这句话倒是见机鸡而作。”

吴王相谑

吾郡吴原墅面麻而须胡，莆田王玉峰口歪而牙豹。二人同部，王戏云：“麻脸胡须，羊肚石倒栽蒲草。”吴应云：“豹牙歪嘴，螺壳杯斜嵌蚌珠。”闻者鼓掌。江菉萝作桃源李源野方伯、曹前阳佥宪事。

冯妇解

《尧山堂外纪》：安福张鳌山督学江北，一门生往见，问：“老师试士中有俚文可作话柄者乎？”张曰：“吾在徐州，以冯妇善搏虎为题，一生云：‘嗟乎，冯妇一妇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斩其头，剥其皮，投于五味之中而食之也，岂不美哉！’”士为之绝倒。

崇祯中，吕匪庵督学河南，试某县，以“汤使遗之牛羊”一段为题。一生云：“牛羊满阶，不以享亲之腹，而以实自己之喉咙，使其亲眼饱肚中饥也，不亦恨乎？”又为“渊驱鱼”文：“一鱼曰獭来矣，众

鱼皆曰獭来矣。”沈伯叙先生从中州归，传述甚多，皆可喷饭，惜不能记忆也。曾见“吾于武成”二句文，一士云：“夫武城小邑也，而取二三策，则其书不亦多乎？”又陆介绥言一士作“夫妇之愚”两节文，篇中有云：“夫至大也，而妇能载之；妇至小也，而夫能破之。夫者上察下也，妇者下察上也。上察下察，鸢飞鱼跃之象也。”见者绝倒。

犬吠张三嫂

《青箱杂记》：郎中曹琰滑稽辩捷，一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儿肥？”次又阅《送僧之楚》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

阿婆脸不搽

嘉兴林叔大镛为江浙行省掾，贪墨鄙吝，颇交名流以沽美誉。其于达官显宦则品馔丰美，若高人胜士，不过汤饼而已。偶延黄子久公望作画，多士毕集，复以素点供客，诸士讥讪交作。叔大赧甚，揖潘子素纯题其画。子素援笔书一绝云：“阿翁作画如说法，信手拈来种种佳。好水好山涂抹尽，阿婆脸上不曾搽。”子久笑语曰：“好山好水谓达官显宦，阿婆脸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复加一句云：“诸佛菩萨摩诃萨。”众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忏悔也。”哄堂大笑而散。叔大数日不见客。

愧作梁山

《国史补》：李涛为弟澣娶礼部尚书窦宁国之女，年甲稍高。花烛之夕，窦氏出参，涛辄望尘下拜。澣惊曰："大哥风狂邪？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涛曰："我不风，误谓亲家母。"澣惭。既坐，窦氏复拜，涛叉手当胸作歇后语曰："惭无窦建德，愧作梁山伯，喏喏。"闻者莫不绝倒。

化妒神咒

扈统妻荀氏性妒悍，一日统梦神谓曰："天上有《化妒神咒经》一卷，自孔门三出妻之后，此经不行人间，今授汝，汝当谛听。"乃开缄展宝藏，朗诵。统俯伏听受，即能默记，每日清晨奉持。三日后，荀氏渐觉温柔，四十九日，荀氏病，口吐一物，黑如漆，似蛇两头，似蝎两尾。统不解何物，夜复梦神曰："此是汝妻妒根，今为佛力拔去，永无妒心矣。"妻病亦愈。

向年张浣心曾示一抄本，有《佛说怕老婆经》，今问之，亦不复记忆矣。

十胡子语

冯犹龙先生有十胡子语，各引四书中哉字一句结之，录之以资谈笑。"胡子一，我未冠时你先出，是天下莫蚤于一胡子。一胡子曰：时哉时哉！""胡子二，一逢考试预先剃，是天下莫诈于二胡子。二胡子曰：岂予所欲哉！""胡子三，炒黑芝麻满面摊，是天下莫秽于三胡子。三胡子曰：此物奚宜至哉！""胡子四，拍子辫子无意思，是天下莫劳于四胡子。四胡子曰：予岂好辨哉！""胡子五，风吹倒卷如老虎，是天下莫猛于五胡子。五胡子曰：彼乌敢当我哉！""胡子六，朝朝夜夜防火烛，是天下莫险于六胡子。六胡子曰：水哉水哉！""胡子

七，未曾吃粥你先湿，是天下莫累于七胡子。七胡子曰：尔焉能浼我哉！”“胡子八，一场相打连根拔，是天下莫痛于八胡子。八胡子曰：是何伤哉！”“胡子九，阴阳二毛称好友，是天下莫尊于九胡子。九胡子曰：焉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胡子十，下颏眶当摸弗出，是天下莫藏于十胡子。十胡子曰：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短而伛

武德中，崔善为历尚书左丞，甚得时誉。诸曹恶其聪察，因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如钩，随例得封侯。膊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

赵璘短小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始婚，薛能为傧相，谑以诗，略云：“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不知元在鞍鞒里，将谓空驮席帽归。”又：“火炉床上平身立，恰与夫人作镜台。”

任佃移文

正德间，南充任佃以御史谪江陵知县。或有公移与邻县知县，辄称即将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同僚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将即将又即将，即将二字好难当。寄语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绣衣郎。”佃见之默然。闻者为解颐。

村学传误

曹元宠《题村学堂图》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语虽可笑，而曲尽社师之状。杭谚言社师读《论语》“郁郁乎文哉”为“都都平丈我”，委巷之言，习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为正其讹，学童皆骇散。时人为之语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曹诗盖取此也。

黠鬼赚牛头

《捧腹编》：艾子病热，稍昏，神游阴府，见阎罗升殿治事。有数鬼拥一人至，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亿万斤柴于镬汤中煮讫放去。”王可之，令付狱。一牛头捽执之去。其人私谓牛头曰：“君之豹皮裩何敝若此？”牛头曰：“冥中无此皮，若阳人焚化方得。”其鬼又曰：“家中此皮甚多，若蒙狱主见悯，少减柴数，早得还乡，当焚十皮为狱主作裩。”牛头喜曰：“为女去亿万二字，则速得还，兼免沸煮之苦矣。”于是又入镬煮之，牛头时来相问，小鬼遂报柴足。既出镬，引见，阎罗释放，将行，牛头嘱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顾曰：“有诗一首奉赠：牛头狱主要知闻，权在阎王不在君。减刻官柴犹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头大怒，业已复王，无可奈何矣。

嘲续娶

陈鹿友起莘久馆常熟祝氏，会述常邑老儒某晚年再娶，钱蒙叟诸先生辈皆有诗文称贺。时孙扶桑先生承恩年十四，故作鄙俗七言一律曰：“寡妇今朝嫁寡公，生涯重整兴葱葱。竹床破簟咿哑响，旧灶新

泥踢秃舂。开口蛤蜊宽定宕，垂头麻雀瘪丁东。掀帷忽见窗楞白，勉强支腰又一通。”见者绝倒。顺治戊戌，先生遂魁天下。

表子夂老

俗谓娼曰表子，嫖客曰夂孤老。表对里之称，表子犹言外妇，夂老犹言客人。秦以市贩多得为夂，盖贩负之徒要雅作姻嫪。

私娼曰私科子，鸡雉所乳曰窠，即科也。《晏子春秋》：“杀科雉者不出三月。”盖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鸡雉之恋窠也。一作私货子，亦通。又名半瓶醋。

妓家祝献文

李卓吾《山中一夕话》载妓家祝献文曰：“伏以香焚宝鼎，烛插银缸，奉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弟子生长九江之上，侨居圣帝之旁。因无生理，买良为娼。今遇七夕令节，启建荤素道场。拜献本司圣众，愿祈如意吉祥。大姑常接有钱夂老，二姐广招多钞财郎。三姐房中时时舞弄狮子，四姐床上夜夜捉对鸳鸯。五姐忙兜兜迎新送旧，六姐急忙忙脱裤宽裳。七姐盐商包定，八姐木客连桩。九姐愿得富翁梳弄，十姐只求财主成双。厨厦春梅秋菊，常接个帮闲落剩之客；走动张三李四，频烧些净脚洗手之汤。合家利市，永保安康。谨疏。”形容鸨儿爱钞，曲尽其情。

方士大言

一方士好大言，或问曰：“先生寿几何？”方士哑然曰：“余亦忘之

矣。忆昔女娲之世，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余尚童稚，居中央平稳之处，两不能害。因与群儿看伏羲，画八卦，见其蛇身人首，得惊痫，几不起，赖神农以草头药治余，幸不死。蚩尤犯余以五兵，因举一指击伤其额，流血被面而遁。苍氏子不识字，来求教，为其愚甚不屑也。庆都十四月而生，尧延余作汤饼会，余赠以生肖钱。舜为父母所虐，号泣于旻天，手为拭泪，劝勉再三，遂以孝闻。禹治水过余门，劳而觞之，力辞不饮。孔甲赠余龙醢，余误尝之，口腥臭，因辟谷。成汤开一面之网以罗禽兽，尝面笑其不能忘情于野味。商纣强余牛饮不从，置余炮烙之刑，七昼夜而言笑自若，妲己以为异而释之。姜家小儿钓得鲜鱼，时时相饷，余以饲山中黄鹤。后见夷齐饿于首阳，以麻姑所赠交梨、火枣并鱼遗之。穆天子瑶池之宴，让余首坐。徐偃称兵，天子乘八骏而返，阿母留余终席，饮桑落之酒过多，赖董双成、萼绿华两个丫头扶我归舍，沉醉不起。被楚汉争锋，咸阳三月火，杀声震天，以致惊醒。吕后害韩、彭诸将，余力谏不从。卒至三国分汉，南北两朝，上下佞佛，余言不入，与陶弘景辈隐居华阳，称山中宰相。唐明皇欲游月宫，召见便殿，适贵妃与安禄山洗儿钱，取视之，即余向所赠尧者也。陈桥兵变，太祖自立而还，大宴功臣，欲以杯酒释兵权，命余往说石守信等，弃职归山，觥筹交错，至今尚在醉乡。山中无历日，不知世上是何甲子也。”

坚瓠续集序

稼轩著《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今复得续集四卷，何其才之不尽耶？盖书之有续，不自稼轩始也。《史记》、《三皇本纪》、《龟策传》皆续也。班氏《前汉书》亦以续而成。仲长统之《昌言》、桓君山之《新论》，又皆有为之续之者，谁曰不可哉？且夫续子长之书者出于君家少孙，续孟坚之书者为其兄女曹大家，续长统之《昌言》与君山之《新论》者一为董袭，其一即为孟坚，皆由他人踵而成之。而当子长、孟坚诸人之时，盖若有待而未遑者。独今日稼轩之书续之者即出自稼轩一人之手，此乃子长、孟坚诸人所深羡而未之有逮者也。因侍从过吴，稼轩出以相示，为续题其端如此。年家眷小弟孙致弥拜题。

续集卷之一

钻燧木

钻燧改火，四时而五木，盖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属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属火，枣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属土，桑柘色黄，以象土也。土生金，秋属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属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四时平分而土位在中宫，寄旺于四时。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于仲夏之后则中央土，《素问》谓之长夏也。愚谓一岁统之为四时，分之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于四时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总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为三百六十日，而成一岁，乃所钻木色各从其时也。火久有毒，故四时改火。

上任忌正五九月

人家移居及官府上任每忌正、五、九月，远见《南史》，不知何解。《菽园杂记》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应祀郊坛，必用宰杀，故忌之。贤奕载《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宰杀，不行刑，谓之断屠月。郎仁宝云：正、五、九月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属火臣，音为商，商属金，恐火之克于金，故忌之。

月忌

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卫道夫云：闻前辈谓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故庶民不敢用。阴阳家书云月忌是廉贞值日，即独火星也，故忌之。

金生水

五行之生皆有至理，惟金生水为难明。《草木子》云：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素问枢式》曰：水自西而东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郎仁宝云：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星为气之精，石为气之形。水生于气之聚也，天地之气交则石生云而星降雨矣。按《天文志》以星动摇而为风雨之候，石津润而为雨下之征。此非金生水而气化之义欤？五行以气为主，故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

五弧

今人知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东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鸡；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枣，其牲以彘。见《新书》。

池鱼考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名

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伤良善也。二说未知孰是。

十贫十富

《支颐集》有十贫十富语：一要贫，学烧银。二要贫，学空门。当易买前程。三要贫，好相论。当易讼事兴。四要贫，好移坟。五要贫，置宠人。六要贫，陪女门。七要贫，宅舍新。八要贫，嫖赌频。九要贫，宴贵宾。十要贫，好赛神。

一可富，孝亲族。二可富，少奴仆。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守旧屋。六可富，长忍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养六畜。九可富，多粪土。十可富，没名目。旨哉斯言！

五马

汉制，公卿皆驷马。《遁斋闲览》云：出为太守，增一马，故云五马。又《汉官仪》云：汉制，九卿二千石亦右骖，太守驷马而已。其加秩二千石，乃右骖，故云五马。陈眉公《群碎录》云：王羲之为永嘉太守，庭列五马，后人效之，遂以五马为太守美称。而《墨客挥犀》引“素丝组之，良马五之”为证，恐非。或云北齐柳元伯五子同时领郡，时称五马。恐亦非。

坐地席上

古无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从土。《乡党》记夫子席不正不

坐，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独塞草而坐”是也。古无桌，燕饮即设于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于祭先则置之豆间之地。今饮以桌而称坐地、席上，皆原于古之意欤？

梦笔生花

梦笔生花，人知江淹梦得五色笔，由是文藻日新，不知先有晋王珣梦人授以如椽大笔，梁纪少瑜亦梦陆倕授以一束青镂管笔。唐李峤儿时亦梦人授以双笔，自是藻彩溢发；李太白亦梦笔生花，自是文章盖天下；五代马裔孙梦神手授二笔。

饮墨

梁试进士，不中程者饮墨水一斗。北齐策秀才，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斗。东坡《监试呈诸试官》：“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饮。”山谷云：“睥睨纨绔儿，可饮三斗墨。”此言胸中无墨，故以墨为罚。又《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翁，醉时吐出胸中墨。”王勃每属文，先磨墨汁数升，酣饮，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改一字，人谓勃为腹稿。

阑干十二

《闻见卮言》载：南诏苗獠不解营宫室，倚树架木以居，四周用长木横阑之，每面各三，禁猛兽不得越而入，夜则驱合家男女偃息于其中。此所谓阑干十二也。后入唐人诗料，遂与流苏珠箔相附而行，谓是富贵家长物，岂复识为蛮獠荒陋之用乎？

阑干三训

阑干有三义，如李太白诗：“沉香亭北倚阑干。”及诗中朱阑画楯，此木阑干，人人所知。若曹子建诗曰：“月落参横，北斗阑干。”注：“阑干，横斜貌也。”又薛令之诗：“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阑干当作纵横意，长宜音常，今读掌音，直作木阑干矣，盘中字无着落。至《长恨歌》曰：“玉容寂寞泪阑干。”此阑干谓眼眶也。阅《韵会》等书，阑干有眼眶之训。

荒亲

世俗以父母死不得成亲，而于垂死之日先行亲迎之礼，谓之冲喜。迨已死而娶，谓之乘凶，谓之荒亲。荒俗读作入声。然犹曰父母死娶妇以主中馈也。近有阀阅之家，父死七中停丧，忍痛出赘外家，居然衣锦食稻，其良心丧尽，为何似也。史称石勒禁在丧嫁娶，历代贤君反不禁止，何哉？

羊沟

《荀子》“入其央渎”，注：“中渎也。”谓今出水沟。今人称出水窦曰央沟，亦有本。《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羊沟之鸡”，羊沟不知何解。及读郎仁宝《七修》引《中华古今注》，谓羊喜抵触垣墙，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然俗以暗者为阴沟，则明者为阳沟，更觉明白晓畅，但未见所出耳。

关圣庙联

商丘宋文康公权过蒲州谒关侯庙，见一联云：“怒同文武，道即圣贤。”公以对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梦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书送侯庙。又广济张长人仁熙于他处侯庙见集唐一联云：“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国衣冠拜冕旒。”又京口三义阁一联云：“若傅粉若涂硃若点漆，谁谓心之不同如其面；忽朋友忽兄弟忽君臣，信乎圣不可知之谓神。”皆佳。又山西一友言侯庙中有一对：“赤面禀赤心，乘赤兔追风，间关中无忘赤帝；青巾对青史，仗青风偃月，隐微处无愧青天。”

巾字不若灯字。

公不如卿

宋陈仆射俊卿谒九仙祠问功名，梦仙曰：“前程在黄公度口。”陈过黄，语其故，黄曰：“我状元，子榜眼。”陈曰：“君何尊己而卑人？”黄曰：“然则状元尔，榜眼我。”绍兴八年廷试，黄果状元，陈榜眼。及谒御，高宗问曰：“卿土何奇，辄生二卿？”黄曰：“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不如卿。”即改俊卿为状元。

观音像

《夷坚志》载：淳熙元年，吴江长桥侧居民郑媪，年八十余，独处茅檐之下，日丐于市，人颇怜之。敝衣粝食之外，蓄其剩余，藏于瓶，欲以画观音像。夏四月邻火延烧，所积一空。明日泣理故处，于

烬中得瓶，略无损缺，而钱自熔成宝像，高一尺许，冠衣璎珞，杨枝净瓶，皆具工制巧妙，塑匠惊叹，以为莫能及。巨室王氏取去，营室严奉，留媪事香火，寿过百岁，绍熙中媪犹存。

白血无血

人言白血无血，盖戏言尔。然史书实载其事：石广斩李子扬颈，无血，十余日而面色无异于生。见《石季龙传》。景僧录受刑无血。宋景平元年，魏陷虎牢，人被杀者不出血。并见《通鉴》。黄巢杀周朴，涌白乳尺五寸，巢又以剑斫懒安塔，亦涌白乳三尺。见《八闽志》。孙琳杀徐光而无血。见《搜神记》。宋建炎间，荆州长阳民妇向氏为贼皮仲所执，不受辱被杀，白乳自吭流至踵。《荆州记》。宋李廷芝死节，血无一点。见《韦居听舆》。汉军执一僧，取其银，复斩其首，白乳涌出。孔平仲《谈苑》。至正九年，王伯颜为福宁州户，被贼王善所执，叱降不屈，颈断，白乳如液。后以阴兵助元灭贼。见《元史》。元山东宣慰使董抟霄与毛贵战被杀，不见血，惟白气冲天。见《从信录》。正德七年，流贼陷上蔡，知县霍恩被执，骂贼见杀，颈断无血，白气缕缕若腾龙然。见《七修》。岂皆英烈忠贞而有此异耶？

三步五步

人知曹子建七步成诗，不知更有三步、五步者。史载柳公权应诏赋《边城赐衣》，适时之作，无复停思，文宗曰：“子建诗成七步，尔乃三焉。”又开元中史育上书自荐，谓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诏。明皇试以《除夕》、《上元》等题，育应口而成。《除夕》云：“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来。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催。风光人不觉，移入后园梅。”明皇称赏，授左监

门卫将军。时温庭筠才思敏捷，每入试，八叉手而八韵成。又《文笔襟喉》载：有人谒李贺，但见贺久而不言，唾地者三，而文已成三篇。其视三步、五步，则又间矣。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斗讼，至值寅、巳、酉、戌，断不可用，余亦无害。盖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他位值之不必尽避。愚以为值子、申二辰亦宜忌。

替代

今人患病笃延道士作醮祈禳，以纸印人形伏于胸间，名为替身，鄙俚之极。《闲窗括异志》载：荆南都头李遇病困，魂至阴司，有一相识先死者曰："常侍安得来此？"遇具道所以。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苏，见妻子环泣，身下卧一画人，号为替代云。乃知此事已久，各处皆然，不独吾苏也。

养公嘱蜂

郑龙如《耳新》曰：云严僧贮蜂三年不出蜜，养公至，见而问曰："蜂蓄几何年？收几何蜜？"僧曰："三年无半点。"养公乃嘱蜂曰："蜡可燃灯，蜜可供佛。代尔忏悔，无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绝。

窑变佛像

《筠廊偶笔》：常熟窑变罗汉，在方塔寺内，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顶上骨缝隐然，两齿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长安慈仁寺窑变观音以庄严妙丽胜，此以奇古胜。寺内青魈菩萨，即睢阳张公巡，赤发蓝面，口衔巨蛇，如夜叉像，视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为厉鬼杀贼，此盖厉鬼像云。

鹁梧丁

《玉照新志》载：宋太学生张行简醉卧西湖，为女怪所迷，要与入城，妇曰："可寻鹁梧丁二枚，贴于钱塘门，则吾得入矣。"张问何物，曰："杖疮膏药也。"如言贴之，遂偕入城。

独妇山

《越绝书》载：独妇山去会稽四十里，勾践将伐吴，徙寡妇至独山者，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吴越春秋》作独女山，云勾践以诸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此说近是。

女闾

《齐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赀，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又《论语》有"归女乐"之文，亦出于

齐，其女闾之余乎？管仲相桓公，匡天下，而立女闾之法，宜为圣门之童所羞称也。

上巳

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载于《后汉书》。周草窗曰：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句无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巳》词云“曲水澣裙三月二”者可证。

吴中以上巳蛙鸣则无水患，故谚曰：“三月三个虾蟆，禁口难开。”范大成诗云：“薄暮蛙声连晚闹，今年田稻十分收。”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眼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美女福。《珍珠船》云：“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又云：“江陵号衣冠薮，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成都十二月市

《成都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女须

《鸡肋编》载：唐李光弼之母有须数十，长五寸许。《宋史》载：都下朱节妻须长尺许，徽宗赐为女冠。《七修》载：洪武初，南京齐化门东街达达妇人有髭须，长尺许。《庚巳编》载：弘治末，应山县女子生须，长三寸余，见邸报。予里人卓四者商於郑阳，见主家一妇美色，颔下有须三缭，长数寸，人目为三须娘。《开州志》载：正德十三年，临河城靳氏女将笄忽生须，长四寸许，剪之复出。

腹裂生子

《夷坚志》载：淳熙中，建康杜屠妇于左胁下裂腹生子。《客座新闻》载：成化辛丑，祝枝山作甲午。凤阳宿州张珍妻王氏有孕，当产，脐下右侧痛不可忍，一日忽裂，生男。御史周蕃闻于朝，官为给养。《从信录》载：嘉靖辛酉，真定民妇于右胁下产一男。马弢庵《闻见录》：万历癸巳，吴中李翰林大武家杨文妻裂腹下右里股，生一男子，母亦无恙。《异苑》载：晋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怀妊，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以出，名胡儿，长为将。

人与物交

《文海披沙》：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耳

谈》：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乃知宇宙之大，何所不有。

天干地支谜

甲集得《颠倒不自由天干谜》，戏作《闺情地支》以配之。辛未夏，见赵恬养《解人颐》已有《闺情地支》，喜其先得我心，附录于左。“实指望百年好事成姻眷，谁知儿女缘悭缺半边子。纽丝儿不觉和肠断丑，待要卜金钱演卦前川，只恐水儿流不到砚池边寅。忽听柳阴中聒噪新蝉，又被伐木丁丁响小园卯。黑漫漫一声霹雳空中震，霎时间云收雨散辰。抽身起，独自走，只见绿遍山原巳。也曾许我急整归鞭，到于今抛却前言午。昧心人那管红日西沉，孤灯闪闪未。本待向神明将他埋怨，且卸衣衫一晌眠申。直等到酒阑人倦，泪珠儿滚滚似水如泉酉。梦魂中，越音倏。地里走向阳台戌。骇得人纵辔扬鞭，猛可里急忙忙马儿都不见亥。”用骨牌名隐天干云：“一枝花，卑人一点不容夸甲。梅梢月，似钩空把郎心挂乙。火烧眉，一人在内恨冤家丙。蝶恋花，向短亭闲耍丁。鱼游春水，茂林芳草不须加戊。锦屏风，将杨妃半遮己。满堂红，照不到高唐脚下庚。槅子眼里盼伊家，可立在十字街儿上辛。踏梯望月，瞥见士头差壬。倘得个将军挂印，奴自揆才情少，恐难配着他癸。”用曲牌名隐地支云：“好事近，半夜女儿生子。更漏子，听鸡鸣丑。下山虎，伏神光退寅。香柳娘，抛闪木兰亭卯。点绛唇，掩却樱桃小口辰。十二时，刚轮一半，夏初临拨草来寻巳。朱奴儿，藏头不见人儿面午。珍珠帘，将玉人半掩形和影未。二郎神，告退衣巾申。沽美酒，点水无存酉。越恁好，走向花丛觅弹子戌。耍孩儿，半刻须分亥。”近得毛序始天干地支谜四则，天干谜一拟命书，一拟课引。其命书云：“此造天干不杂，五行相称。四时之气咸备，可谓十全之格。细推运道，向如身处匣中，颠倒不得自由，今交申运，方是出头之日甲。逢九之年，防有失脱，必撇得去方

妥乙。然赖内助有人，一无所损丙。将来添人进口，何所不可丁。家事草创，到头来自然茂盛戊。交酉运帮身，金土配合己。得水为助，岂止小康而已庚。为人能自立，作事胜人十倍辛。却肯代人任劳壬，但未必名登科第。欲求发达，须去持弓挟矢，当有天然遇合癸。”其课引云：“此卦本属乾天，变成坤体，首爻落空，不但有土崩之势甲，且有瓦解之疑乙。内中一人丙，切不可与角口丁。事在欲成未成之间戊。只恐巴不就己，终属荒唐，若无闲口舌，亦可望八分庚。辞不得劳苦做去辛，莫信任旁人壬。倘发始之初，有二人相助，便可邀天之幸，其事十全矣癸。”地支谜云：“学向上，近孔孟子。何事非君，偏不学伊尹丑。穴居亦如宇宙大寅。遁去田间不留影卯，欲振衰微恐无才辰。尾大不掉已难正巳，许人以身且莫言午。一木岂能胜大任未。东方无一人着脚申，不如高卧西山稳酉。只嫌茂草多点污戌，顷刻将刀芟除尽亥。”又：“孤男苦无女，好事终难就子。五体原来阙不全，笑君无脚又无口丑。家下有八人，田产止一亩寅。仰求于人被抛撇卯，人当厄时己怎救辰。且顾己之前，莫管己之后巳。呼我以牛应以马午，本来面目还辨否未。未能事人以求伸申，焉能事鬼以露醜酉。操戈待卜功不成戌，小人假充不能久亥。”

嫁祸

明初金陵上清河一带善崩，高皇患之。人言猪婆龙窟其下，故尔为患。时工部欲闻于上，又疑猪犯国姓，辄称大鼋为害。高皇恶其同元字，命渔人捕之，杀鼋殆尽。先是渔人用香饵引鼋，鼋凡数百斤，一受钓，以前两爪据沙，深八尺许，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渔谙鼋性，命于受钓时用穿底缸从纶贯下覆鼋首，鼋用前爪抵缸，不复据沙，引之遂出。金陵人语曰：“猪婆龙为殃，癞头鼋顶缸。”言嫁祸也。

钟祥淘河

《异识资谐》：钟祥令某观运石砌堤岸，以尺量地，诸青衿在侧，令命对曰：“尺量地面，地长尺短短量长。”青衿沉吟不就。有一肿颈舟子抵前，对曰：“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令嘉而问之，恍惚化一淘河飞去。

桤木

四川有木名桤，其华可爱。王守溪一日问蜀士曰：“桤木韵书音楷，而王荆公则曰音欹，当何从？”士曰：“当从欹。庶人皆识之。”因举荆公诗曰：“濯锦江边木有桤，野园封植伫华滋。地偏幸免桓魋伐，岁晚还同庾信移。”守溪悦服。

员音运

陆鲁望诗：“赖得伍员骚思少，夫差刚免似荆怀。”宋人小说谓陆之博学而误呼伍员名，岂趁韵耶？杨升庵谓员音运，本无前训。惟唐员半千本刘凝之十世孙，因齐受禅奔元魏，自比伍员，改姓员，名半千。唐世谣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以后证先，知员之音运也。愚按《左传》伍员音云，陆诗似未误。

白起蜈蚣

《辍耕录》载：元时凤翔王皮冥中证白起坑赵降卒事甚悉，朝廷

闻之，差进士禹哲督察。九成书之，以著为将嗜杀之戒。《武林纪事》载：洪武己酉，杭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一条，长尺许，广二寸，身有殷色楷书“秦将白起”四字。又《金陵琐事》载：正德庚辰，守备大监富紫泉屠一猪，猪腹上有“秦将白起”四红字。富曰：“此白将军也。”遂命埋之。为将嗜杀，可不戒哉！

李林甫奸报

《文海披沙》载：元和中，惠州震死一娼，朱书其胁“奸相李林甫”。又宋绍兴元年，汉阳蔡氏女被雷震死，背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涌幢小品》载：永乐中，云南赵州雷震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罚他千劫在牛群。而今逃脱为夷卒，霹雳来寻化作尘。”火烙字曰“李林甫”。又《七修》载：杭城陆允诚烹鸡，而鸡背宛然有“李林甫”三字。

秦桧猪牛

《异识资谐》载：万历丙子，京口邬汝璧游于杭，见屠猪者去毛尽，猪腹有五字曰“秦桧十世身”。又万历戊戌，凤阳城三十里外朱家村雷震死一白牛，火燎毛尽，背有“秦桧”二字，深入皮中。又康熙中，震泽某同友游武陵，适屠家宰一猪，蹄上有“秦桧”字，并肺管上亦有其名。众竞往观，无敢买者。某毅然买之，同行者皆窃笑，彼乃令仆煮蹄及肺熟，携至岳王庙，率众罗拜，对神祷祝，祝毕，恣啖。闻者大快。夫桧误国陷忠，六七百年，犹受豕戮雷诛。阳罪止于一时，阴罪乃至千百载，可不畏哉！

长生草

长生草生墙垣上，结红果，治喉病神效，名金锁匙。永嘉张璁以世庙病喉，累日不语，诸医奏药不效，忧思不寝，绕庭独步。有里人以解粮至京，与奴有识，因宿相府，窥见，问得之，曰："小人能治。"张曰："当用何药？"曰："玉喉须用金锁匙始开。"张曰："安得此嘉语？殆天启之也。"即令治药而以奏御。药进稍解，旋进旋效，官太医吏目，赐钞二锭。始来受朴于邑令，及还抗礼于庭矣。又吕文安本里居亦病喉绝粒，有樵人过门，闻其故，自陈能治，其家皆笑。相闻唤入，饮药立解，即前草也。吕大喜，令其子中舍葵阳拜之曰："是生汝父也。"问有家否，曰："有老母，恃柴旦暮耳。"给田一区。问有妇否，曰："母且不能赡，安能增口。"因出诸婢使择，谬指一婢，乃吕所悦者，遂具装奁与之。先是遇相人曰："汝三日后当得贵人大财，且得美妇。"后果然。

水神求物

吕端奉使高丽，过洋祝曰："回日无虞，当以金书《维摩经》为谢。"比回，风涛辄作，遂取经沉之，闻丝竹之声起于舟下。陈尧咨泊舟三山矶下，梦一老叟曰："来日当覆舟，公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复梦曰："我江中游奕神也。公当大贵，故来相报。愿求《金光明经》一部。"公与之，叟拜谢。王荣老过扬子江，风涛暴作，投玉麈、端砚、虎帐诸物，皆不应。王视黄山谷书、韦应物诗曰："我尚不识，鬼宁识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镜。嘉祐中，一贵人携韩幹画马渡采石，风涛大作，数日不得行。祷于水神，梦神求画，献之，风乃止。水神亦好古董，政可发一笑也。

御史河

松江由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龙遵叙以御史左迁嘉定尹，到官叹曰：“事孰有甚于此者。”即日亲莅其地，召父老讲求水利。逾月，尽疏通之。复开支河五百余所，利及旁县，民号御史河。时掘得碑长尺余，上曰：“得一龙，江水通。”

飞来佛寺

杭州飞来峰，人所共知，不知佛与寺亦有飞来者。《碣石剩谈》载：兴国大乘寺有石佛，俗相传为飞来佛。清远县峡山有飞来寺，相传寺自舒州飞至此者。

银河使者

《异识资谐》：嘉靖初选妃，中选者群入官舍，而王都堂徐夫人与焉。是夜徐梦天神谓曰：“吾遣银河使者引汝归家，汝夫婿二品，何为居此？”既觉晨起，忽鹊啄其额，血流痛不可忍，遂得送出，归家血痛顿已。后归王而封二品夫人。

金陵铜陵

万历中，时贤共会滕王阁。客问费文孙：“贵郡有铅山，又有玉山，铅与玉政何以别？”费未及答，时曾端甫在坐，应声曰：“天下有金陵，亦有铜陵，请问金与铜之所以分。”众大笑，称其敏捷。

散粥施药

嘉靖甲辰，朝廷于京师每岁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施药六千囊。粥则人给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药则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汤方各一纸，以白绫作袋，上刻印板云“凝道雷轩施”，内贮银五分、铜钱十五文，计价二钱。惠下之心至矣。雷轩盖世宗道号也。

桐收汗

唐兴善寺素和尚院有紫桐，素手植也。至夏有汗污人衣，不可浣。元和中，郑相国与公卿数人避暑于院，恶其汗，谓素曰：“伐此桐，植一松可也。”及暮，素祝桐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今若复汗，必伐汝为薪。”后遂无汗。素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十部，夜常有貉子栖桐上听经。有僧玄幽题曰：“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孤桐信祝收残汗，野貉听经得化乘。”

桐花凤

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春暮，有灵禽五采，小于燕，来集桐花，以饮朝露，俗名收香倒挂鸟。李之仪咏《阮郎归》词曰：“朱唇玉羽下蓬莱，佳时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头开未开。　　芳魂欲断恨难裁，香心休见猜。果如何逊是仙才，何妨如梦来。”又《隐蛮》诗云：“五色丰衣比凤雏，深丛花里只如无。美人买得偏怜惜，移向金钗重几铢。”盖此鸟以十二月至，牲极驯，好集美人钗上，宴客终席不去，人爱之无所害。

杜鹃考

古来诗人皆传杜鹃为蜀望帝魂所化，左太冲《蜀都赋》云：“鸟生望帝之魂。”杜宇者，望帝名也。杜少陵亦云：“古时杜宇称望帝，魂化杜鹃何微细。”又：“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及观《华阳蜀志》云：蜀王杜宇号望帝，好稼穑，治郫城。会国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患，帝遂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时适三月，蜀人悲之，闻子规之鸣，即曰望帝，遂号子规为杜鹃。盖鹃为捐弃之意也。其实非魂化之谓。

喜鹊恼鸦

世人喜鹊而恶鸦，故称鹊曰喜鹊，鸦曰恼鸦。不知鸦亦兆祥，鹊亦致祸。明兴献帝适郢邸，抵潞河，鸣鸦蔽野，世庙卒，继大统。已载《兴志》。《异识资谐》载：鄱阳舒春芳，嘉靖甲辰春闱榜发，其家老鸦数百扛其屋角兽起，复置故处，如此数次。明日泥金报至。祝珵美言：康熙癸卯八月十三，先君诞辰，余在闱中，家人具果馔供星君，祝寿，忽有二鹊飞入中堂，各衔一烛而去。人咸为子登科之兆，孰知先君十二月十三日无疾而逝。康熙甲子，沈韩倬太史家日有喜鹊数十，飞集庭中，攫所晒物，至拔其盆兰殆尽。未几太史遂卒。

华阳王味一云：老鸦当作恼鸦，对喜鹊而言。杨椒山以鹊报喜为佞，鸦报凶为忠，故喜鹊而恶鹊，殊有理。

青田核

乌孙国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刘章

者得二枚，集宾设之，一核才尽，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又谢端遇天汉素女，遗以螺壳，贮米常不乏。又《代醉编》载：巴东下岩院主僧于水际得一青磁碗，折花供佛前，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亦满，钱及金银皆然。僧恐孙徒益增罪戾，携弃江中。

酴醾露

酴醾海国所产为盛，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蛮中遇天气凄寒，零露凝结，着他草木乃冰澌木稼，殊无香韵，惟酴醾花上琼瑶晶莹，芬芳袭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泽体腻发，香味经月不灭。国人贮以铅瓶，行贩他国。

蚌珍

《异识资谐》：大观中，吴兴邵崇益剖一大蚌，中有一罗汉像，偏袒右肩，矫首左顾，衣杖毕具，僧俗创见，遂奉以归孝感寺。寺临清流，游客传玩之余，不觉跃入水中。亟祷佛求之，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获。叶少蕴、曾公衮有诗以纪其异，公卿和者甚多。又郑龙如《隽区》载：天启丙寅，乌程双林镇蚌忽出珍，人剖一蚌，内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寿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将及岸，忽坠其一，再觅不得。取所存剖视，有珍珠象棋十六枚，与坠水者必一副也。其人累岁求之，终不能得。

《筠廊偶笔》载：归州香溪多五色石子，有宦其地者，于溪中得一石子，大如斗，内隐然有物，剖之得石鸳鸯雌者一枚。三年后又渡此溪，随手取一石，与前石子略相似，剖之则雄鸳鸯在焉。因琢为双杯，宝用之。

羿射九乌

《异识资谐》：乌最难射，羿一日射落九乌，言射之捷也。后世不得其说，乃言羿射日落九乌，遂以为十日并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传怪，文士循名而袭谬，自昔已然。

香猪

袁小修《珂雪斋柿肺录》载：万历庚戌冬，比邻邓星得偿债猪一口，数日不食，方砺刃欲杀之，忽异香满室，遍觅之无有，细闻乃从猪身出也，耳目口三处尤香。小修闻而惊异，往视之，猪适在门，殊驯扰，以手摸之，香气酷烈，若零陵香然，手至次早香犹馥郁。感而作《香猪赞》。香猪至甲寅十月中死，荼毗之异香远闻云。

物现佛身

鳖中有仙，前集载之备矣。万历丁未，遂昌县民宋甲剖鳖，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斩然。《酉阳杂俎》载：隋炀帝嗜蛤，蛤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又唐文帝蛤中有观音大士像，送兴善寺。《续夷坚志》载：史丞相蛤中有二佛相，螺髻璎珞，足踏莲花。史饰以金玉，送入佛寺。《异识资谐》载：邵崇益剖蚌中有罗汉像。《隽区》载：双林镇蚌中有八仙及寿星像。《夷坚丙志》载：郑伯膺监楚州盐场，于蚌内得观音像，姿相端严，珠琲璎珞，杨枝净瓶，无不具备。又于蟹圈内有鬼判，毛发森立，怪恶可畏。郑皆藏之。又载：余干谭曾家蚕茧中有小佛像，状似入定观音。《杂记》载：唐询家鸡卵中有菩萨像，坐莲花。弘治末，崇明县民鸡卵中有猕猴，更奇。

神鹰录

嘉禾守杨公继宗为人端庄勇决，爱民礼士。会郡饥荒，死者相踵，公悯念既深，不及关白司道，发仓赈之，全活万计。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支仓库少给多侵为辞，行文按公。及展牍，狂风起庭中，有群鹰数十丛集，噙牍飞上，或爪或喙，牍纸纷然碎矣。司道怒曰："鹰亦忤我乎？"遂白抚院，方下舟，群鹰复至，怒睛奋翅，驰逐飞鸣，若詈辱之状。司道怒，命卒缯猎之。弩者弹，弓者箭，网者丝，用物虽多，而罗绕益众，卒莫能退。中一老鹰迅掷而下，司道急以手蔽，而竟攫其纱帽而去。众鹰亦复爪喙申文，又纷然碎矣。司道骇异返驾，事遂得寝。公在郡九年，风雨调和，祯祥叠见。及满去，七邑男女攀车挽留，士夫为制《神鹰录》以传其德政。

临江狐

景泰中，临江富人陈崇古有果园，委一人守之，贩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三十许，颇修整，独处园中。一夕有美姬来，自言能索酒食共酌，且求欢。其人疑而扣其居止姓名。终不答，但曰："与君有缘，故相从耳。"遂与狎，每夜必至，情密如夫妇，亦不问其从来也。邻人怪其居常有人声，窥见以告崇古。崇古以其费财也责之，其人抵讳，因请崇古算计，曾无亏漏，更加诘问，乃吐实。崇古亦任之。是夜姬来曰："汝主人谓吾诱汝财耶？"因言："吾非祸君者。今世上如吾者无虑千数，皆修仙道，吾事将就，特借汝阳气助耳。更数日，缘分满足，吾亦不复留此矣。"他日来，痛饮致醉，谈谑益甚，其人挑之曰："子于世间亦有所畏乎？"姬以醉望情，且以交久无复防虞，答曰："吾无所畏，惟吾睡时有光绕身，人欲不利于吾者，一蹑此光，吾已惊觉，终不能有所加也。所可畏者，人若远立，以口承其

光而徐吸之，则彼得寿而吾祸矣。”其人唯唯。俟其去，逆而从之，遥见其跄仆田中，往就视，姬睡正熟，果有光照如日。其人依言吸之，觉胸臆隐隐热下，光尽乃归。明日往视，乃有老狐死焉。其人年百二十余尚在。

翠碧

江东有小鸟，色青似翠，能入水取鱼，谓之水狗，亦名翠碧。陆鲁望诗曰：“红襟翠翰两参差，径拂烟华上细枝。春水渐生鱼易得，不辞风雨坐多时。”《石林诗话》又名鱼虎，崔德符诗曰：“翠裘锦帽初相识，鱼虎弯环掠岸飞。”今惟莫愁湖中有之。

续集卷之二

十二生肖

地支属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然庶物岂止十二不全哉！郎仁宝云：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象阴，后足五爪象阳也。丑属阴，牛蹄分也。寅属阳，虎五爪。卯属阴，兔四爪，且无唇也。辰属阳，龙五爪。巳属阴，蛇舌分且无足也。午属火，马蹄圆。未属阴，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鸡四爪也。戌狗五爪，亥猪蹄分也。又云：子为阴极，幽潜隐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为阳极，显明刚健，以马配之，马快行也。丑为阴也，俯而慈爱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犊。未为阳也，仰而秉礼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为三阳，阳胜则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故曰卯酉为日月之私门。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龙蛇变化之物也。戌亥阴敛而潜寂，狗司夜，猪镇静，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又《戴冠笔记》：浙江参政左赞曰：“十二生肖俱以足上趾爪奇耦分配，或以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后奇，何也？”予曰：“可见取象极精。盖子乃阴极生阳，又在夜半，万物皆息之时，惟鼠独动，若阴中有阳，静中有动。丑牛，牛蹄分为耦。寅虎，虎五爪为奇。余无不然。独巳肖蛇，蛇固无足，又何取义？盖巳在月乃纯阳之月，在时乃纯阳之时，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阴物，且舌分，不用其足，而象已著。《易》曰：‘乾为马，坤为牛’马蹄圆，牛蹄拆。亦此义也。”

六神考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名，见于《曲礼》。其云前后左右，则黄帝布阵画诸旗帜以指挥兵士，究其义指四方星宿之形似而言也。盖以翼井为冠，轸如项下之嗉，南方火，其色红，故谓之朱鸟。乃玄武则以虚危如龟，而螣蛇在虚危度之下，位西北。其色玄，神有鳞甲，见武象焉，故谓之玄武。宋真宗避祖讳改玄为真，名曰真武。世所奉真武像，实北方玄冥水神也。而以角为角，以心为心，以尾为尾，东方木，其色青，故谓之青龙。以参有四足如虎，西方金，其色白，故谓之白虎。

六壬甲乙青龙，丙丁朱雀，戊己勾陈，庚辛白虎，壬癸螣蛇。玄武盖壬癸北方，兼龟蛇二象。卜者以螣蛇无位，遂分戊为勾陈，己为螣蛇。不知戊己为中央土，必属勾陈，若强分螣蛇于己，是以中央为北矣。一说壬起螣蛇，癸起玄武。盖壬为阳水，以螣蛇之雄配。癸为阴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但勾陈不知何物，宋仁宗以麒麟为勾陈。一云勾陈天马也，一云勾陈天上神兽，鹿头龙身。《乐书》云：柷之色有五，东青龙，西白虎，南赤凤，北玄龟，中央画黄螾。螾，蚯蚓也。未知孰是。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史记·律书》宿有秀、肃二音，考之《释名》云："宿，宿也，言星宿各止其所也。"《说苑·辨物》云："二十八星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王充《论衡》云："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晋·天文志》云："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舍者，有止宿之意。"观此则宿字止当读如本音，今乃音秀，此何理也？又《懒真子》：《尔雅》云："寿星，角亢也。"注

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有高抗之义。俗音刚，非也。”“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其义如《周礼》‘四圭有邸’，《汉书》‘诸侯王邸’之邸。今音低，亦非。”西方白虎而觜参为虎首，故有嘴之义，今音訾，误矣，当以本字呼之。

历中九宫

历中九宫，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内星摄提，坤土黑；天衡星轩辕，震木碧；天辅星招摇，巽木绿；天禽星天符，中土黄；天心星青龙，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兑金赤；天任星太阴，艮土白；天英星天乙，离火紫。见《唐会要》。九宫七色之说，出于《乾凿度》，云伏羲时龙马出河，戴九腹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五居其中，谓之九宫。其色则一六八为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七赤，九紫。今历中每月列于下方，谓之飞九宫。

人日

《北史》：魏帝宴百僚，问：“正月七日，何故名人日？”众不能对。魏收曰：“晋议郎董勋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猪，三日为羊，四日为狗，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时邢劭在坐，亦甚恧焉。”按东方朔《占年书》谓其日晴则所生之物育，阴则灾。杜少陵诗：“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又八日为谷，关系尤重，而人罕及之。

古人人日贴人形于帐，亦登高。晋李充正月七日有登郯山寺诗，桓温参军张望有七日登高诗，元魏东平王翕七日登寿张县安仁山刻铭于壁。

四时皆迎

古者迎春与出土牛原是二事，迎春以迎阳气，出土牛以送阴气，迎春在立春之日，出土牛在季冬，与傩同时。合而为一，不知起于何时。

古人四时皆迎，春则迎春于东郊，夏则迎夏于南郊，秋则迎秋于西郊，冬则迎冬于北郊，《月令》可见。今止迎春，则夏、秋、冬之迎，又不知废于何时也。

古者诸侯迎春东郊，齐曰放春，见《管子》。楚曰发春。见楚词。《汉书》：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元夕灯火

元夕灯火，例止三夜。《西都》：京城有金吾，晓夜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灯明若昼。《侯鲭录》：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是也。宋王咏《贻谋录》载：乾德五年正月，诏曰："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及考《开元传信录》：明皇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人物喧填，终五日宴酺。则十七、十八盖唐故事，亦非始宋乾德中也。又故事，三元皆张灯，太宗淳化元年诏罢中元、下元灯。

耗磨放偷

正月十六日古谓之耗磨日，官私不开仓库。唐张说诗云："上月

今朝减，流传耗磨辰。还将不事事，同醉俗中人。”金与元国俗正月十六日谓之放偷，契丹呼为鹘里㖞，华言偷时也。是日各家皆严备，遇偷至则笑而遣之，虽妻女车马宝货为人所窃，即获得亦不加罪。闻今扬州及黔中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遗俗也。

送穷

高阳子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于是日作糜，弃破衣，祝于巷口，名送穷除贫鬼。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穷，姚合诗云：“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韩退之《送穷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与粮，三揖穷鬼而告之。”至今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

寒食禁火

清明前禁火，谓之寒食。苍龙大火，司令惧火旺，故禁火以抑之。隋李崇嗣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句。元稹《连昌宫词》自注：“京师寒食火禁，以鸡羽入灰，焦者罪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禁火。”禁火之义，昭然可征。俗以介推为据。按《左传》、《史记》并无子推被焚事，惟《周举传》太原士民冬辄寒食一月，则似子推寒食乃在于冬。又并州俗以子推五月五日焚死，乃不举饷寒食，则似子推焚死又在于夏。两者未知孰是。

扫墓

祭扫之仪，因于《礼记》，宗子在他国，庶子无庙，孔子许望墓为坛，以时祭祀。此其本也。吴中于清明前后率子女长幼持牲醴楮钱祭扫坟墓，虽至贫之，亦备壶醪豆豕。间有族人祭无嗣孤冢，女夫祭外父母者。纸灰满谷，哭声哀戚，有古淳俗之风。洞庭山又以馂余燕诸族人，亲友互相庀具，壶觞腾涌，欢呼鼓腹，祭先睦俗之诚，又他乡之所不及。

唐明皇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承，浸以成俗，编入五礼，永为定式。

修禊

禊有春禊、秋禊，王逸少兰亭修禊，此春禊也。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禳，国子水嬉。"用七月十四日。《汉书》："八月祓于灞上。"盖秋禊也。又《西京杂记》载：高祖与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边灌濯，食蓬饵，以祓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则汉正月已有修禊事。《隋志》：北齐正月晦日，中书舍人奏祓除泛舟。皇帝乘舆，与王公登舟置酒，士女悉临河解除，湔裳裙，酬酒于水湄。唐景龙四年正月晦，上幸浐水，宗楚客应制诗："御辇出明光，乘流泛羽觞。"则正月祓除亦泛觞，与上巳同，春盖两禊也。

大尽小尽

月满三十日为大尽，少一日为小尽。月之尽日，犹年之除夜也。宋朱希真避地广中，作《小尽》诗："藤州三月作小尽，梧州三月作大尽。哀哉官历今不颁，忆昔升平泪成阵。我今何异桃源人，落叶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与世隔，时闻丧乱空伤神。"又宋人以腊月二十

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今称小年夜、大年夜，古今语大略相同。

浴佛

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胁，十九岁于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往雪山入道，又六年四月八日成佛。

《岁时记》：荆楚诸寺四月八日设斋为龙华会，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大慧禅师浴佛上堂语云："今朝正是四月八，净饭王宫生悉达。吐水九龙天外来，捧足七莲从地发。"

僧尼结夏

《岁时记》：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禅刹挂褡，谓之结夏，又谓结制。盖夏乃长养之节，在外行恐伤昆虫草木，故九十日安居。《什苑宗规》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当法王禁足之辰，是什子护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应禅寺挂褡僧尼皆散去，谓之解夏、解制。内典云：西方结夏时以蜡为人，其轻重相等，解夏之后，以蜡人为验，轻重不差，则为定念而无妄想，否则血气耗散，必轻于蜡人，故谓之戒蜡。

端五

《广莫野语》：鸿胪高少卿五月四日寿辰，其子棠折柬相订，笺尾曰"端四日具"。因晓之曰："五日谓之端午，四日亦可称端耶？事涉

俗传而无根由者，不可形之纸笔。”又比类谆谆者数事，因其从余门也。后见《武林旧事》载端午一条：先日命学士院进帖子如春日，内禁排当，例于朔日，谓之端一。据此则端四亦未必无凭。默愧者久之。《天中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初也，谓五月初五日。

洪容斋《随笔》：唐玄宗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献之。”则似凡月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角黍

以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裹饭祀之。《风土记》：端午日以菇叶裹粘米、栗枣、灰汁煮熟，谓之粽。一说开元宫中造粉团及粽，以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故曰角黍。宋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章简公端午帖子云：“菖花泛酒尧尊绿，菇叶萦丝楚粽香。”

天地合日

道家以五月十六日夜子时为天地合日，夫妇当异寝，违犯者必死。故世以为忌。《老学庵笔记》云：元祐七年，哲庙立后。太史以人主与后犹天地也，特用五月十六，法驾出宣德门行亲迎之礼。将降诏矣，皇太妃持以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以为此语俗忌耳，非典礼所载，遂用之。后诏狱既兴，宦者遂请废后以弭此祸，上意亦不可回矣。

伏

《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谓之三伏。

盂兰盆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诸寺院为盂兰盆会，皆主佛经目莲救母于是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但不解何谓盂兰盆。《释氏要览》云：盂兰犹华言解倒悬。似有救母之说，而盆字无着落。后见《老学庵笔记》云：故都于中元具素馔享先，织竹为盆盂状，贮纸钱于中，承之以竹，迨焚倒，以视方隅而占冬之寒暖。向北则寒，向南则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谚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晏元献诗云："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乃知盂兰盆本风俗祀先，全无佛氏之意。《梦华录》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织灯窝，谓之盂兰盆。买素食擦米饭享先以告，报秋成。则盂兰盆实起于风俗，而目莲救母之事或符是日，遂讹而为目莲事，亦未可知。

落帽

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风吹嘉帽落地，嘉不觉，温戒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焉。

登高落帽事，不独孟嘉。《泰和山志》载：有落帽峰，汉神仙戴孟于此飞升，落帽于上。下有石桥。

小至小岁

淮人岁暮，家人宴集，曰泼散，韦苏州曰：“田妇有佳献，泼散新岁余。”杜少陵有《小至》诗，说者谓冬至前一日为小至。《周甸》曰：“冬至阴极，故曰小至。”陆务观《笔记》云：“冬至前一日亦可称除夕。”《岁时杂咏》：卢照邻《元日述怀》云：“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为小岁。

《西域诸国志》：天竺以十一月十六日为冬至。

傩

傩系古礼，夫子见之犹致敬焉。后汉季冬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又二为傩公、傩母，皆赤帻皂服，黄金四目，蒙熊虎皮，执戈扬盾。中黄门行之，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寝殿前燃蜡烛，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后妃观之，赏赐甚多。

《东都赋》：“卒岁大傩，驱除群厉。”吕览注曰：“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建康记》：岁除行傩，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户到，责其迎送。孙兴公尝戏为傩，至桓宣武家乞酒食以为戏。宣武见其应对不凡，推问之，知是兴公，众为绝倒。《梁书》：傩谓之野雩。曹景宗尝为野雩戏。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傩，至二十四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

草青为岁

《松漠纪闻》：女直旧绝小，正朔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蒙古录》：彼国初无庚甲，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问其年，则曰几草青矣。见月圆

为一月。若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岁有闰也。又记其年，春秋则曰草青草枯，记其月，朔望则曰月满月缺。

《传灯录》：二十二祖摩拏罗至月氏国，鹤勒那问祖，曰："我止林间已经九白。"印度以一年为一白，九白盖言九年也。

月满为一月

《代醉编》：中国以月晦为一月，而天竺以月满为一月。《唐西域记》：月生至满谓之白月，月亏至晦谓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国建寅建卯之类。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为额沙茶月，即鬼宿之星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谓之室罗代拿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谓之婆逵罗钵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

十四十九月

《代醉编》：商雒鼎十有四月，蔡君谟以问刘原父，原父不能对。《吕氏考古图》器铭有十三月、十九月，敦牧铭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卮言》云十三月或是闰月。按《史·历书》注岁十有二月有闰则云十三月，其说亦通。若十四月、十九月无所考。或谓嗣王逾年未改元，故以十四、十九月数耶？

《穀梁传》注："闰月为丛残之数。"又郑龙如《耳新》：历家以闰月为天纵。

木工禄寿

《皇明通纪》载：成化十七年三月，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祥，吴县人，木工也。父福能，大营缮，永乐中为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营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建三殿。天顺末，作裕陵。成化间委任尤专，自工部营缮所丞累升至前官，复加禄至从一品，赠祖父母，荫二子，一为锦衣千户，一为国子监生。卒年八十有四。王元美《异典述》载文臣异途有工部左侍郎蒯义、右侍郎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工部左侍郎陆祥以石工，而无蒯祥名，岂偶遗之耶？

蜈蚣入腹

蜈蚣入腹最难出。叶继熙《临桂杂志》：一人夜炊火，有蜈蚣在吹筒中，惊窜入喉，渐下胸膈，用生鸡血灌之，更饮菜油盏许，以蜈蚣畏油故也。遂恶心，蜈蚣并油血吐下，续服雄黄水，获安。昔吾郡张冲虚医多奇效，有道人炊，误吸火筒中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命碎生鸡子数枚，取其白啜之，良久，问其痛稍定，复啖生油，须臾大吐，则鸡白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人服其得医意云。

蚰蜒入耳

北方有虫名蚰蜒，类蜈蚣而细，好入人耳，食人脑髓。一人昼卧，蚰蜒入耳，初无所苦，久之觉脑痛，莫可为计。偶据案熟睡，家人具餐，有炙鸡，梦中忽喷嚏，觉鼻中有物出，视之，见蚰蜒在鸡

上。除之，脑不复痛。张子和《十形三疗方》：蚰蜒入耳，用猫尿灌之立出。取猫尿用生姜擦猫耳即得。一人枕桃叶，有虫自鼻出，形如瓮嘴，人皆莫识。

嫁杏

宋李冠卿家有杏树，花多不实。一媒姥见而笑曰："来春与嫁此杏。"冬至，媒姥忽携酒一尊过云："是婚家撞门酒。"索处子一裙腰系杏树，祝曰："青阳司令，庶汇惟新。木德属仁，更旺于春。森森柯干，簇簇繁阴。我今嫁汝，万亿子孙。"祝毕，奠酒而拜。来春结子果多。圃人于元旦日初出时，反斧班驳锤枣树数下，祝曰："汝若不实，我必伐汝。"名曰嫁枣。又有嫁李法。于元旦五更将火把四面照看，以小石镇于枝间，亦名嫁李。江淮间又有嫁橘法，但其说不传。

草木得四时气

《近峰闻略》载：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实，夏而熟，得四时之气，他物无与类者。近观《易统通卦验》云：苦菜生于秋，更冬历春，至夏乃成。又麦亦秋种夏熟，备四时之气。是又未尝无类也。又荞麦叶青花白，茎赤子黑，根黄，具五方之色。又周公墓有模木，其叶四时代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得其正。孔子墓上有五味木，以其木具五味也。又《酉阳杂俎》载：祁连山有如何树，亦四味。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苦，以木刀剖则酸，以芦刀剖则辛，以金刀剖则甘。此即仙家所谓火枣也。

淮水神猴

《水经》载：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见形一猕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执之，遂锁于龟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过龟山，令力士起而视之，因曳铁索盈两舟，而千人拔之起，仅一老猴，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

表逸

书传中有载其事而轶其名者甚多，如达巷党人乃项橐，见《汉书》注。毁即墨与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见《烈女传》。馈食子胥，胥行反顾投水而死者，乃溧阳黄山里史氏女，见《李太白集》。楚庄王绝缨之会，牵美人衣裙者乃蒋雄，见《群谈采余》。都督阎公之婿会滕王阁欲作赋者，乃吴子章，见《摭言》。《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乃绵竹道士杨世昌，见吴匏庵诗。他如鲁两生、田横客名，湮没而不彰者，正多也。

李杜齐名

李、杜齐名有六，汉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唐李峤、杜审言，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少陵诗“李杜齐名真忝窃”，用范滂母“汝今得与李、杜齐名，吾复何恨”语，范母特指膺、密，少陵则借以自寓己与太白也。洪容斋《四笔》载四李、杜，而不及峤、审言。郑龙如载五李、杜，而不及云、众，岂偶遗之耶？

仙白蝠

叶法善谓张果老为上古蝙蝠之精。《仙家纪源》云：千岁蝙蝠，

血肉皆白，得而食之，形神不灭。唐李泌从肃宗之蜀，于梓潼境获一白蝠，大如苍鹰，蒸食之，遂能辟谷。后泌竟以此仙去。又曰蝙蝠千年能变化，不为鬼神制缚。昔有为蝙蝠说者曰：凤凰生日，群鸟悉贺，惟蝠不至。凤讯之，蝠曰："我有足能走，兽也，不为羽族寿。"麒麟生日，群兽皆贺，蝠亦不至。麟讯之，蝠曰："我有翼能飞，禽也，不为毛虫寿。"迨麟凤会，间言及蝙蝠，相与叹曰："世上那有这等躲避奸滑的禽兽！"此虽善谑，亦足警矣。

愈骨鲠咒

凡骨鲠者，用碗水虚空以手指写"天上金鸡叫，地下草鸡啼，两鸡并一鸡，九龙下海，喉咙化如沧海"二十五字，口诵七遍，饮此水愈骨鲠。又书"鸟飞龙下，鱼化丹丘"八字亦佳。此见《二酉谈余》，试之果效。

治汤火咒

《夷坚志》载：俚巫蹈汤火者多持咒语，其咒云："龙树王如来，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龙树王如来，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斩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咒毕，手握真武印吹之，用少许冷水洗，虽火烧坏或疮亦可疗，为人拯治辄效。

咒语

山行念"仪方"二字可却蛇虫，念"仪康"二字可却狼虎，念"林兵"二字可却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帝"，可避恶梦。赌博

时念“伊谛弥谛弥羯罗谛”万遍，则赌博必胜。又渡江河者朱书“禹”字佩之，免风涛。

漳河曹操墓

国朝鼎革时，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黝然，疑其中多鱼聚，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诸美人盖生而殉葬者，地气凝结，故如生人，既而门启，漏泄其气，故俱成灰。独操以水银敛，其肌肤尚不朽腐。故云疑冢之外尚有一冢，藏君尸也。

澄心堂纸

建业澄心堂，即今内桥中兵马司遗址也。李后主时制纸极光润滑腻，古人书画多藉之，故刘贡父诗云：“后人闻名宁复得，就今得之当不识。”梅圣俞诗云：“静几铺写无尘埃。”又云：“堪入右军迹，惭无幼妇词。”刘原父云：“断水折圭作宫纸。”王文正公云：“鱼涸肯数荆州池。”王元祯尝散步月下，至内桥，因诵诸诗，想见此纸之妙。

黄堂

世传苏州与开封、河南三府俱称黄堂，余则否。盖以河南为中都帝畿，开封则封疆广大，苏州则赋税甲于天下，故各得以黄堂称。不

知天下郡治皆名黄堂。《湘素杂记》：“天子曰黄闼，三公曰黄阁，太守曰黄堂。”又《后汉书》注云：“黄堂乃太守之厅事。”据此则黄堂为太守厅事之通称也明甚。且俗又云：苏郡府堂以数失火，涂以雄黄，故云。

灯婢烛奴

唐宁王夜于帐前列木刻矮婢，各执华灯，自昏达旦，目为灯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绿衣束带，使执画烛，目为烛奴。二王同时，行事如此，殊觉风雅。然传记载之，以为奢侈。严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银铸成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甚矣！

妒虐之报

《缥囊杂志》载：吕后死而为母鸡。《文海披沙》：赵飞燕死而为鼋。贾南风死而为蝎。梁郗后死而为蟒。李蛰宠姬化为斑蛇。武则天死后，纳于大瓮，万蝎螫之，后化为鼠。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殡宫。椒房妒虐之报如此，何况民间。

一至十字

今官私文书，一至十字用同音画多者。盖明高皇时，开济在户部所定，以防奸胥改窜之弊。壹、贰字音义俱同，肆、伍、陆、玖、拾字音同义异。叁字字书所无，盖以参字微变之。然古语勿贰以二，勿参以三。《考工记》“参分其股”，《汉志》“参分横一”，则参可作三也。柒亦无字。按束皙赋“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奈娥之房”。皙古七

字，《太玄》七政亦作𣏟，何不用𣏟而用柒乎？捌字见《急就章》，农器也。

神荼郁垒

今俗元旦置桃符于门，左书神荼，右书郁垒，所以辟祟也。按《风俗通》：黄帝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则神荼当左，郁垒当右。《东京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则似郁垒当左，神荼当右。《括地图》曰："度朔山尖桃树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攊。"高诱注《战国策》又曰："一名余舆，一名郁雷。"为说不一，备书之以俟博识者。

李太守烛奸

松江太守李某性廉明，发奸如神。有妇人讦其夫通海作乱，李问妇与夫为结发否，妇言："夫虽结发，然谋反事大，恐害及妻孥，故来出首。"李曰："当即拘究。"妇出，李乃判状封付吏曰："状虽准，且莫行牌，三日内有人来探问此事，即拘来见我。"至三日果有人来问前日妇人首夫事，状已面准，何不行拘。吏绐之曰："牌已送签，少待即当领出。"其人果留。吏入白守，守命拿其人，令吏持所封状来，使之自开。状中判曰："妇告夫，世所无。来问者，是奸夫。"其人见之失色。守严讯之，果与妇奸而诬陷其夫者，遂并妇正法。

石匣双鸭

《异识资谐》：江右邓某好青乌术，卜一吉地，乃在豪家池中，

度不可得，因画策收布数千匹往鬻他郡，故若跌者，尽坠池中，诣豪家乞地晒布。复属贮之，久不往，而豪家渐贫，布皆耗废。度其尽，始往索，则无可偿，因下说词，以池归己为灌圃资。券成辄斗忽与。水，深数尺，见一石匣，中有二鸭，一飞去，一为掘者折足。即葬匣中，实土成坟，邓遂贵显，第每代有一跛者，至今称双鸭邓家。

六燕乙鸿

《九章算术》：五雀六燕，飞集于衡，衡适平。一雀一燕而异处两端，则雀重而燕轻。又张献曰：鸿飞天首，辽远难明。越人以为乙，楚人以为鸿。故陆佃《谢吏部尚书表》有云："六燕相停，试铨衡其轻重；乙鸿辽远，欲审别其飞翔。"

肉芝

长洲漕河之滨有农妇治田，见湖滩一物，白如雪，趋视之，乃一小儿手，连臂约长丈余，惊走报其夫。夫往看，怪而揠之，根不可穷，乃折而弃之湖。尝读《神仙感遇传》曰：兰陵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而红，烹而食之，逾月发再生，力壮貌少。值道士顾静之曰："神气如此，必尝仙药。"指其脉曰："所食者必肉芝也，寿等龟鹤矣。"

葫芦仙

王疎庵以少司徒罢归，一日其媵剖葫芦，中有一仙人，长寸许，衣冠伟然，其家争问以休咎，及疎庵出处。曰："公后当作大司徒，

迁冢宰，勋名两茂，一代柱石。”忽失所在。公因祀之，家绘葫芦仙图。其后登迁果然。

简板尺牍

古人与朋侪往来，以漆板代书帖，又苦其漏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纸封其际，故曰简板，或云尺牍。

上古结绳而治，二帝以来，始有简策，以竹为之，而书以漆。或用版以铅画之。故有刀笔铅椠之说。刀笔者，记事于简，误则以刀削除之也。

古者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于上，所谓刑书也，故曰三尺法。桓宽《盐铁论》有二尺四寸之律，意同。

尧民击壤

尧民击壤，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地上壤为胜。盖古戏也。

腊忌

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人之初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易》曰：“精气为神，游魂为变。”

纸锭化真金

郑龙如《偶记》：南州有兄弟二人，贫窘日甚，闻人谭天雨金事，乃日夜作痴想。邻有轻儇子厌其状，造一大纸锭，夜静携置其门，急敲数下而去。弟启户出视，寂无人，见有物朗然耀目，举之不能动，急呼其兄起，共舁以入，至明视之，则真金，家遂富裕。

指甲珊瑚

《异识资谐》：浙有士人，一指忽痛不可忍，其中指甲间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气缕成海市，人物城郭戈矛，人与己皆见。其人嗜饮烧酒，医家谓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黄稍减，久服遂绝。

放生

放生之说，不独禅家，吾儒亦有之。下车泣罪，大禹之放生也。网开三面，成汤之放生也。钓不网，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为质，随触而见，若有意以出之，便与本体无涉矣。今之俗禅不达禅理，谓多买鱼鸟放生，便可证佛。捕者希重直益肆渔猎，适以滋物之扰。何如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至仁无仁之为得也。《北史》李谐之对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真善放生者矣。

海南鬼

海南有鬼，兽种人形，黧色，长不满三尺，解人言，不食烟火，

入山能取琪南异香及诸珍宝。海南人多购而蓄之。欲购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宝，鬼则抱其膝首肯，约指相随几年，不则摇手去之。人得之，择日始遣，置小锯斧与之，啖以果食尽饱，携斧锯去。或经年，或数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为去时之久近。返则导主人往其处，奇香异宝，无所不有。约满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西楼记

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正于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不测所以而别。时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今夕馈我百金矣。"乃诫阍人勿闭门，袁相公馈银来，必在更余，可径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故，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是记大行，《错梦》尤脍炙人口。

方正学

成祖靖难后，命方正学孝孺草诏。正学麻衣陛见，执笔书一"篡"字曰："万世后脱不得此字。"成祖犹好言慰之曰："此吾家事。"正学骂不绝口。成祖曰："汝不怕夷九族耶？"正学曰："即夷十族何妨？"命逮其亲族至，缚而戮之。正学面不动色，唯骂詈而已。至缚其弟孝友，正学乃泪下。孝友作诗曰："吾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鹤，旅魂依旧到家山。"遂夷其九族，而夷师友一族以足十族之数，谓之瓜蔓抄。

贿中为猪

太仓顾宁人言：一夕梦入文庙，见猪一队，数几及千，押之者乌纱大衣，若广文先生也。中有一猪独人面未改，近视则其故姐夫孝廉刘某。骇问何以致此，泣曰：“生前因行贿得中，累罚为猪以祀先圣。凡累累同行者，皆吾等辈耳。”噫，欺圣盗名，罚固允当，但目前营营苟得者不少，恐先圣亦不可胜食也！

鼻孔蟢蛛蜂

楚京山令家儿妇，忽感异疾，鼻孔流蟢蛛无数，肤内隐隐百虫蠕动，如蜻蜓、蝴蝶之类，究不知何疾。逾半岁乃愈。或谓其家宅地故饶乔木，因建宅伐去，多伤鹊巢蚁穴，是其为祟也。又一大贵夫人，鼻准上生一瘤，大如龙眼，有细声，治疗莫效。一日忽破血流，飞出一花细腰蜂，绕窗而去，其瘤遂落，亦无他恙。又一僧膝间生一疮，痛刺不可忍，以为热毒，内外攻治，百方不效。一医窥内有蜈蜂，用细钳拔出旋愈。夫蜂螫入则肿，而兹乃于人为巢，不亦异乎？

续集卷之三

寓简论易

宋沈作喆著《寓简》十卷，其论《易》多佳语，如极否时能约己厚下，则否倾为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时或剥下奉上，则泰过为损。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损乎？虽益䷩也，损下而益上，斯为否䷋矣。虽损䷨也，损上而益下，斯为泰䷊矣。盖天下治乱，戒其损益而已。

未见录

《天都载》载：屈谏著《未见录》，中多佳语。如泰太也，世治太甚而将反也，故圣人处泰而益惧。又曰：《唐·五行志》云：取财过度则阴失其节而水溢，母气虚则子气泄也。又曰：五行之气，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兴而金必竭，况一衰而二旺乎？谏又著《答客问》一书，其中商确时务，亦多可采。是必留心经世者，惜不载其何时何地人。

朝鲜试文

马仲履曾见朝鲜试文，其二论，一谓汉高祖置太公于俎上而不顾，而乃为义帝发丧，是岂移孝为忠之道？一谓韩退之不得遂行道之

志，故感二鸟而作赋，初非有羡光荣之心。二说皆可味。

食枣齿黄

《养生论》：“齿居晋而黄。”注不能解。近观《医说》引《遁斋闲览》云：倪彦及宦太原，云土人喜枣，贵贱老少尝置枣于怀袖间，等闲探取食之。缘食枣故齿多黄，叔夜所谓“齿居晋而黄”是也。吾子行曰：晋人喜食枣，若粤人之啖槟榔，味甘伤脾，故齿黄也。

文士苦心

司马长卿作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接。沈约有攒心之僻，曹植有胃反之论。任末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左太冲门庭溷厕皆置笔砚。周大朴作诗，属思不续，坠落坑堑不觉。朱詹吞纸实腹，抱犬而卧。孙敬折柳写经，睡则悬头于梁。郑灼患热，以瓜镇心，便起诵读。崔浩留心经术，至梦与鬼争议。崔融为文，下直，马过其门而不觉。孟浩然终日苦吟，眉毫尽去。贾岛马上推敲，误冲京兆节而不知。王摩诘苦吟，至走入醋瓮。是皆文士苦心，犹云夫子发愤忘食之意。至扬子云赋《甘泉》，研精殚思，梦肠出而殁。郭路定旧说，绝于灯下。李广勤学，使心过度，心神辞去而没。郑椒依阳道州读书月余，与论《国风》，俶不能往复一辞，遂缢。陶冶性灵，何至以身殉之。风云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诸公直是痴汉，宜乎梅圣俞羡老兵醉卧为快活，老兵不识字为更快活也。

文公好学

杨诚斋贻朱晦庵书曰："得书知股肱之疾移及腹心，是在医法，顾不察耳。脏神不曰孰使我饥渴之不恤者，非书耶？孰使我劘目镂心、椎胸掐肾者，非书耶？某屡陈囊砚椟笔之方，而以水投石，谂知酷嗜在此。"又戏跋晦庵《楚词解》云："注《易》笺《诗》解《鲁论》，一帆径度浴沂天。无端又被湘累一作灵。唤，去看西川竞渡船。"按《传灯录》：大耳三藏，具他心通。南阳忠国师欲验之，三藏云："国师是大善知识，何得在西川看竞渡？"诚斋用此以戏之。

文信国

文信国天祥既赴义，是日大风扬沙，天地尽晦，咫尺不辨。自后连日阴晦，宫中皆秉烛，群臣入朝亦列炬前导。世祖悔之，赠公太保、中书平章事、庐陵郡公，随设坛致祭。丞相孛罗行初奠礼，忽狂飙旋地起，吹沙滚石，不能启目，俄卷其神主于空中，隐隐雷鸣，如闻怒声，天色愈暗。乃奏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天复开霁。此事甚奇，见郑龙如《偶记》，而正史及公集皆不载。

谒寿星

《偶记》载：巴陵老人年百八十岁时，觞客举乐。毛侍御过其地，闻之，乃屏骑往观。见阶前数人，皓首苍颜，年可百岁，不知孰为老人也。问之，则皆老人子。老人后出，问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温，特来谒寿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侍御问所以，老人曰："某幼时遇刘伯温相，言汝当百八十岁后，有客与我同名者来，汝逝不远矣。"觞毕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毛老人

明初朝觐，凡州县老人亦与焉。高皇因问老人曰：“朕筑室后湖，藏天下黄册，当作何向？”一人曰：“当东西相向。早晚日晒，庶无湿润。”高皇大喜，问姓名，对曰毛某。高皇赐酒饭，曰：“汝言有理，浼汝守之，俾无鼠患。”遂引至后湖埋之，故虽有鼠而黄册无恙。弘治间，户部郎中东莞邓琛尝坐后湖厅事，见一老人揖曰：“吾为朝廷守册百四十余年，一册不为鼠伤，未蒙管册诸公只鸡斗酒之赐，恐非所以待有功也。”言讫不见。邓具牲醪祀之，后以为常。或曰老人新会人也。

忍为通宝

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着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与美女同眠，这其间着个忍字，养了多少精神。如宫室车马衣服，这其间着个忍字，节了多少财物。凡世间种种有为，才动念头，便惺然着忍，如马欲逸，应手加鞭，则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水，曾无所伤。和者众人见以为狂风骤雨，我见以为春风和气，众人见以为怒涛，我见以为平地。乃谓之和耳。

田畯醉归

人得优游田亩，身心无累，把盏即酣，诚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丰筵礼席，注玉倾银，左顾右盼，终日拘挛，惟恐有言语之失，拱揖之误，此则所谓囚饮。张亨父泰《题田畯醉归图》云：“村

酒香甜鱼稻肥，几家留醉到斜晖。牧奴拽背黄牛载，儿子旁扶阿父归。鬓短何妨花插帽，身强不厌布为衣。天宽帝力知何有，但觉丰年醒日稀。”读之令人有物外想。

孝童

《樵书》：顺治癸巳四月，泰安州守策马泰山下，仰视天岭交气，尺五相悬。忽见一片白云自山巅摇曳而下，中有一人端然正立，守以为仙也，停骖道左，与从者望云罗拜。飘然坠地，一童子也，总角丱兮，翩然如画。守惊问之，童曰：“儿姓孔，闻之母氏，儿之祖是圣人。儿十龄矣，母病不可起，私祝泰山，愿陨身续母寿。母幸愈，故赴舍身岩上以践夙言，不意其至此也。”守敬异之，以所乘舆载童子，并与粟肉，资送以归。

物作人言

鹦鹉、鸜鹆、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能人言。晋惠时，江夏张骋所乘牛人言，犬人言。《夷坚志》：鄱阳汪三宰牛，牛亦人言。又石门羊屠家羊人言。《金楼子》载：西周之犬能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张林家犬皆人言。又严遵美猫犬相对人言。鄱阳龚纪猫人立而言。荆南之虎人言。卢传素马人言。唐路岩马亦人言。梦泽之鹿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于阗野豕人言。渭南主人猪亦人言。驼坊使臣橐驼相对偶语。周南家鼠人言。晋安鼠能咏诗。孙吴时永康龟人言。嘉靖间枫桥疡医龚家大龟亦人言。《耳谈》载：严州鳖人言。宋处宗、罗含鸡皆能人言。绍兴时亳州魏翁鸡能人言，有人鸡墓。万历初，史文学家母鸡作人言。宋乾道初，虎丘之鹊人言。华表之鹤人言。东都龙门僧桐华上蜂作人言，相慰勉。天宝间，宜城刘成

舟中蟹呼佛。当涂李晖舟中鱼群呼佛至。扬州苏隐虱能读《阿房宫赋》，更奇。

物有人心

鹦鹉能问上皇，野宾能识仁裕，乌龙知噬逆仆，燕子独伴孀妻，骏马终殉名将，吉了不愿入夷里，乌报效孝子，白龟脱难酬恩，舞马不顺禄山供奉，跳击朱温，崖上白鹇悲号坠水，元季五象不拜明太祖。下至蝼蛄蝇蚁，皆能感不杀之恩，出垂死之地。物类之有人心者，可以愧天下无义气丈夫。

《万花金谷》载：明广西有象封，定南公吴三桂入横，欲将象解京，象昂首直触，象奴百计劝勉，终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伤，以火炮攻毙之。此可与唐、元义象并传。

紫泥封

汉诏书多称紫泥封。武帝元封中，浮忻国贡兰金之泥。此金出汤泉，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敢过。有人冶此金为器皿，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其金百铸色变白，有光如银，即银烛也。帝以此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上将出征及使绝域，多以此泥为玺封。苏武、卫青等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武帝崩，此泥乃绝。

《陇右记》：紫泥出阶州武都郡。

牢丸

《丹铅录》引束皙《饼赋》有牢丸之目，盖食具名也。东坡以牢九具对真一酒，偶语虽工，然不知牢九具为何物。后见《酉阳杂俎》引《伊尹书》有笼上牢丸，汤中牢丸，注云："牢丸，今汤饼也。"并无牢丸具，贪奇趁韵，虽东坡亦不免。考《归田录》引《饼赋》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久之号。薄持，荀氏谓之薄夜。起溲、牢久皆莫晓为何物。又见一书引《饼赋》"终岁饱施，惟牢九乎"，观此则牢九未尝无本，久或误为九，九或误为丸，亦未可知。

寒具，寒食具也。楚词所谓"𩚬馇"及"粔妆蜜饵"，即今烧饼与油馇之类，《齐民要术》作"环饼"。

露布

《隋·礼仪志》：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知闻，乃书帛建于漆竿，名露布。其后因之。按汉桓帝时，五侯贪纵，李云露布上书。贾洪为马超伐曹操，作露布。桓温北征，袁虎倚马撰露布。盖古者文书不封而应告中外者，皆曰露布。自元魏以来，专为捷书，写以练帛，建于凉竿。是露布前此已有之，书帛揭竿始于后魏。

戊辰榜

《弇州外纪》：正统戊辰榜中，四阁老、二冢宰，以为盛事。然而阁中有万安，遂使一榜无色。未若隆庆戊辰，四百人之内，揆席七人，八座十五人，卿贰三十八人，开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其余衣绯悬金者一百五十余人。自有制料已来，未有拟其盛矣。正统为彭少傅时、刘少保吉、刘少傅珝及安，王尚书恕、尹尚书旻。隆庆为沈少傅一贯、朱少保赓、赵少师志皋、张少保位、于少保慎行、王东阁家屏、陈少保于陛。

孝庙人材

弘治间西曹有对云："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时张宗伯升己丑状元，子恩，王礼侍华辛丑状元，子守仁，俱兵部主事。又户部郎中刘凤仪则己未探花龙之父，兵部员外李瓒则壬戌探花廷相之父。又壬戌鲁铎榜，复有永平鲁铎，有两朱衮，一美貌，一貌不扬，时有对曰："鲁铎分南北，朱衮别妍媸。"又弘治丙辰科进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西涯即席出对云："孟仲季春惟少仲。"诸进士无能属者。西涯复云："夏商周鼎独无商。"是虽资谑，而一时人材之众，科第之盛，朝廷雍熙之象，于斯可见。

诗夸家世

祝珵美言其尊人曾手录一诗，盛夸家世之赫奕，官职皆系明代，然状元不及百人，三代同朝者绝少，作者姓名终未能得也。诗云："特报黄堂太守知，小儿今忝状元回。家兄御史山东道，舍弟郎中福建司。伯父旧年升冢宰，严亲今岁转尚书。不才久已叨黄甲，愿假人天一片时。"

步舆

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召募殆尽。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用卒三十二人舁

之。

陈仲子墓

郑龙如《隽区》载：长山古於陵地，志称仲子墓在焉，岁久无踪。张明府文龙遍迹之，于西市居民圃中得一坏垒，询父老暨文学缙绅，皆指为是，乃捐俸易地，垒土置碑，题曰於陵仲子之墓，建祠墓侧。旧未有祠仲子者，张既辑祠，欲岁时享祀之，思仲子廉且不受餐于母兄，安得伯夷之粟粟之，乃以岁时文庙祭享，撤所献孔子大羹一盂，佐以李栗，释奠如礼，著为令，春秋无改焉。

雨鱼

《汉书》：鸿嘉四年，雨鱼于信都，长五寸许。《唐书》：元和十四年二月，昼有鱼陨于郓州。《述异记》：雍州雨鱼，长八寸许。《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雨鱼，长尺许，人皆取食之。明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三日，山东德州雨鱼三日。《辍耕录》：志云：天雨鱼，人民失所之象。《天都载》载：万历丁酉，楚王府后有长春寺，绕以澄湖。湖与外河通，寺前莲台忽龙起莲叶间，雨如倾，鱼皆乘水上升，从云中散落，百里内家家获鱼。少陵诗“骤雨落河鱼”，此诚理所有者。但正史所载天雨鱼甚多，未可概视为河鱼散落也。

雨异

雨金、雨粟、雨稻、雨米、雨麦、雨黑黍、雨红豆、雨鱼、雨

枣、雨灰、雨尘、雨沙、雨土、雨毛、雨血，史书所载异矣。汉成帝时，宫中雨苍鹿，杀而食之，味甚美。永光二年，天雨草，而叶相樛结。王莽时，宫中雨五铢钱，坠地悉为龟。后汉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刘聪时，平阳雨肉，广二十七步。魏文帝时，安阳殿前雨朱李，人啖之，数日不思食。河间王子元家雨小儿八九枚，坠地皆长六七寸。晋张仲舒在广，雨罗笺甚多。梁武帝时，殿前雨杂色宝珠。唐贞元中，雨木于陈留，长五寸许。乾符中，洛阳雨一物坠地如羖羊。宋绍兴中，汴京雨水龟数十里，大小皆具首足卦文。明弘治庚戌三月，庆阳雨石无数，能作人言，听之历历可辩。见奏疏。

雨钱

《漱石闲谈》：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师雨钱，惟军职官屋上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师大雨，雨中往往得钱，钱皆侧倚瓦际，王文恪公有诗纪其事云："苍天似悯斯人困，故向云中撒与钱。钱若了时民又困，何如只赐与丰年。"诵此诗，亦少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意。

火浣布不朽木

《说圃识余》：广东林习孔曾示一衣，云是火浣布，乃火山之鼠毛织成者，秽则以火煅之，秽去而衣不焚。蜀中有不朽木，出建昌道。彼中守巡入省则持以馈僚友，云出于火山。好事者取其木作炉，或以皮揉作绳，虽经烈火，毫无损焉。然以水濡之则易腐。正所谓利于火者不利于水也。

拟人圣贤

人称黄宪曰："子国有颜子。"称谢尚曰："此儿一座之颜回。"人称张华为当今之颜子。郭奕称羊祜为今日之颜子。周续之通五经并纬候，亦有颜子之号。梁主以伏挺为颜子。陈惠云法师以徐悛为颜子。汉人称张霸为张曾子。梁人称滕昙恭为曾子。隋人称裴叔卿为裴曾子。王衍自比子贡，而谯周门人称罗宪为子贡，文立为颜回，陈寿、李密为游、夏。虽当否未可知，而语皆相类。至唐文宗诏画王起像于便殿，号当世仲尼，恐誉之太过矣。

陈希夷对御歌

陈希夷抟居云台观日，多闭门独卧，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试之，月余始开，抟熟睡如故。对御歌云："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阿滥堆

骊山有鸟名阿滥堆，唐明皇御玉笛，将其声翻为曲，名为"阿滥堆"，左右皆能传唱。故张祜诗云："红叶萧萧阁未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明皇骄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乱世。代虽异，声音犹存，诗人怀古，乃有犹吹之句，而此鸟之名，殆将与世不朽。又贺方回长短句亦云："待月上潮平波

艳，塞管孤吹新阿滥。”

项氏语谶

项水心煜初进徐氏华居，畜贺礼中鹅群于池。一日偶暇，凭阑闲玩，见游泳自得，谓其子某曰：“畅哉，鹅群如人之初居华屋也。”乃子素性骎戆，矢口答曰：“末后一刀，亦是其受用。”闻者相传为笑，岂知竟成语谶。又进屋时待匠，匠恨其苛刻，祝曰：“兴国同休。”似祝而实诅。鼎革时，乡人付之烈炬。

鬼畏正人

史称县令方正，县妖破胆，至相率远徙。《广异记》载：晁良正掘地得太岁，鞭之三日，而不敢祸。《文海披沙》载：王老福盛，鞭太岁数百而不仇报。江泾顾老犷悍粗豪，金神七煞被其触伤，至盗寺油涂疮，而不敢犯。《声隽》载：吴县钱翁横福正盛，取七煞钉椽上，而不敢殛。相传昆山无七煞，为顾文康公母戏植椿击灭。洞庭山无青神，为王文恪公所驱除。乃知福禄盛者，鬼神皆畏之。

河神

金龙大王系浙江山阴诸生，姓谢名绪，太傅后裔。元兵入临安，谢愤主蒙难，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义而葬之，数有灵异，誓必灭贼。众卜何征，乩曰：“以河逆流为信。”明高皇伐元，与元左丞战吕梁洪，河水果逆流，见空中有神兵助战。高皇遂建祠洪上。永乐间凿会通河，舟楫过者，祷无不应。隆庆间，潘季驯治漕河，河塞不流，

为文责之，数日河流，漕舟赖以安行者三百余年。顺治间，金华朱公之锡为总河，正直慈惠，闻殁后为河神。行舟水手时见公戎服，红灯侍从往来河上。其灵应亦复如谢。幽冥事不可知，亦如阳官之升迁调易欤？

文昌经治疫鬼

天启中，蜀明时举为庐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刻一经条似封条样，上写《玉清文昌大洞仙经》，取道士印钤于上，散病人家贴门上，病者即愈，未病者不染。有三家同居，左右皆病，居中者贴经条得免。已而乡村中疫，得经条贴门香供者皆免。人咸异之，问于明，明曰："文昌父母皆死于疫，及得道，乃法治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业，上帝命阎君与元伯等奉行，请毋灭我，愿听约束，但有经号在门，即不敢入，已入即出。'"然则《文昌经》洵当奉持也。

太守执柯

吴中汤来倩先生逢元乃翁家贫，以老诸生僦居学舍。来倩幼而好学，万历乙卯，年十八，以童子试受知于郡守陈莲湖讦谟。时有归寡妇与弱女同居，族有猾者，肆虐于寡，欲以其女为太仆吴因之先生默小星，女不从，迎女者已在门，遂至成讼。守廉得其情，呼问寡妇："若既不愿以女为宦家侧室，我为若执柯配一士子，使女他年受冠帔可乎？"妇诺之。守取俸银六两，内衙出币二端为聘，随召来倩至，合卺成礼，撤黄堂仪从，鼓乐喧阗，送归学舍，广文君咸出高灯迎之。明年补邑庠生。郡人传为嘉话。

人皮鼓坐褥

《涌幢小品》载：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世庙时汤都督沂东克宽戮海寇王艮皮鞔之，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故声不如他鼓也。又《皇明杂记》载：韩观提督两广，杀人甚多，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

戚继光猴

《异识资谐》：正德间，山东有仙降某家，为人谈休咎甚验，而未尝示形，自名为毛仙云。戚大将军继光父某与之游甚狎。忽一夕去，更二十日乃来，问之，答曰："圣天子将南幸，先期金甲神为清道。是神严厉，吾曹遇之无生理，故暂避之。"问避何所，对曰："匿泰山某岩石底耳。"后二年，武宗果南巡。继光父与言："吾与若好密，胡不示吾形？"似羞忸不肯，固强之，仅示一手，毛长如许，盖白猴也。已而叹曰："公知我矣，我数已尽，且将长别。"继光父悔，乃曰："我终不能离公家。"未几而继光生，有膂力而臂多毛，始知为毛仙所托胎也。李如樟为记其事。

菩萨蛇

京师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长五丈余，小者长四丈余。有人至寺，僧必呼蛇，以酒肉饲之，二蛇辄啖，略不畏人。僧令人绕蛇身一过，谓之不绝人身，号曰菩萨蛇。万历初年，太仓王相公女号昙阳子，亦有巨蛇随之，名曰护龙。王凤洲有《昙阳子传》。

闽三平寺乃大颠法师阐教之地，有大蛇不伤人，名曰蛇侍者。凡

有祭赛。布金不至，蛇侍者诣其家索之，度市越津，一无畏避。

蚕神

蚕家所祀先蚕之神，实马头娘也。高辛时，蜀有夫在外久不归，妻誓曰："得夫归者以女妻之。"家有一马，闻而跃去，数日，夫乘马归，马嘶不已。夫审其故，曰："人岂与马配耶？"杀马曝皮于庭。女过皮旁，皮忽卷女飞去，挂于桑上，遂化为蚕，食桑叶，作一茧，大如瓮。后人塑女像为马头娘，以祈蚕焉。

宫巷濂溪坊塔

郡中宫巷有塔高丈余，合围约七八尺。塔顶乃铁铸者，然两三人于下摇之则摆动，如树木然，铃铎自鸣。盖其下必有机轴，而神匠之所遗巧也。又濂溪坊有小塔，正与宫巷口相对。故老曰昔年烟雾中以红绿线在塔之半截处，两人拽之，横牵可过，并无窒碍。后有异人识破，不复可牵矣。

异镜

《金陵琐事》载：驯象门外操军某，耕田得镜半面，照之能见地中物，持之偷坟掘埋，无有不获。后以事犯，镜没入应天府库中。又大中桥陈某修理墙垣，得一木匣，中藏长柄小镜，照面则头奇痛。遍与人照，无有不痛者。以为妖物，举而碎之。《文海披沙》载：秦始皇镜照见人心胆。嘉陵渔人网得一镜，照人悉见五脏，见者辄呕吐。王度有镜照见精魅。徐铉得一镜，照人只见一眼。宗寿有古铁镜，照

见青衣小儿坐酒楼上。谢在杭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镜，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见，颐颏向上，当时传观惊骇。此无他异，盖镜背必凹，凹则人面倒见也。

唐文襄

兰溪唐文襄龙建花园于东门外，自为记，末云："有吾与点也之意。"后园为柳宪副希点所得，园丁每称有冠服贵人现形作祟，希点心知之。一日至园，闻唐在空中，厉声曰："此园吾大费经营，何物后进，乃欺予孤见夺耶？"希点揖而言曰："所以敢市此园者，亦以公有遗言在尔。"唐问何言，希点曰："公忘却记中有吾与点也之句乎？"唐俯首灭形，后不复现。

八岁善对

《广莫野语》载：待诏周清诚，八岁时邻人见晒曲屋上者，出对曰："屋上直晒三行曲。"诚应曰："门前低叫一声糕。"适卖糕者过也。又姨夫与父游山下船，二人齐脱衣，出对曰："两个姨夫齐脱衣，想是连襟。"诚即对曰："一双女婿各拜节，果然另坦。"

陈杜拾遗

陈子昂阆州人，阆州有陈拾遗庙，讹为十姨，遂更庙貌为妇人像，崇奉甚严。温州有杜拾遗庙，后亦讹为杜十姨，塑妇人像，里人以五髭须相公无妇，移以配之。五髭须者，即伍子胥也。拾遗之官误人身后如此。

捋须刺眉

《墨客挥犀》：宋彭渊材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称“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捋其须曰：“大略似之矣，但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他日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又前再拜，赞曰：“宋进士彭幾谨拜谒。”复熟视久之，见其眉目入鬓，呼刀镊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我前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刺眉，何笑之有？”

秀才张妓

秀才张者，教坊妓也。颇能引文调词，而举止亦闲雅，遂获此号。尝至琴川，钱方伯馆之。北至锡山，秦封君亦属意焉。一日秦公燕客，戏之曰：“汝往来琴川、锡山，于钱、秦二公之间，事齐乎，事楚乎？”张方举鱼，笑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一座称赏。

杨李潘治第

丁谓治第京师，巨丽无比。军卒杨杲宗者，躬畚锸之役，劳苦万状。后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贬崖州，即以其第赐之。明嘉靖间，大金吾陆炳于京师起第，军人李伟亲负土石。不二十年，炳败，籍其居入官，而伟女入宫封贵妃，万历即位，尊为慈圣皇太后，亦以炳宅赐伟。明末，予亲潘先辈治第，规模宏敞，有张某者日鬻鱼于潘以供匠作之需，暇则佐工，因进言某处应若何宽转，某处应若何曲折，潘颇

纳之。入国朝，潘日贫，张日富，而屋归于张。三事合若符契。

试院鹤啄封

万历辛卯，江西乡试，监临已入院，为八月六日，而陈幼良与同舍友二人皆在遗弃，束装欲归。幼良因臀疮未即发，犹跛曳同游院前，以不得与试，至泣下。适院门正送水菜毕，从内封镝，胥吏三封，而庭鹤三啄去。监临诧曰："岂外有遗珠乎？"命启门视，得幼良三人，试之皆佳，即属藩司给卷，并入试。榜发，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第七十，则鹤啄封之力也。

冰雷绘梅

顺治癸巳，家苍叔同雄县赵卧斋年伯按闽。正月十六过邯郸，途人哄然云看梅花，赵使问花在何处，云在吕公祠池中。叔父同众往观，见祠中左右两池皆坚冰凝结，右池冰上绘成老梅一本，花朵茂盛，枝干扶疏，殆若古树。后见《异识资谐》载：姑苏韩某，暑月坐堂中，命栉工理发，忽雷电绕柱，奋击迟回，数刻始去。某惊死复活，见堂中石砌上绘梅花一枝，纹理精妍，久而不灭。

石中物

坚莫如石，宜物无能入者。《稽神录》载：王文秉祖剖石球，内得蛴螬。《云林石谱》：杜绾剖石镇纸，内得小鱼。陶穀破李后主研上圆石，内亦有小鱼。《夷坚志》：桂阳温恭剖石，中有龟。《传信记》载：天宝中，河北县开河，石中得古铁铲，有平陆字。命改河北

县为平陆县。明孙克弘守汉阳，石中得白龟。济宁人剖石得小鹅。嘉靖间，苕溪渔人水中得石如鹅子，扣之有声，剖之得铜牌一方，刻宣圣二字。郿县河滩上有乱石，随手碎之，中有鱼长二三寸。冯犹龙《谭概》载：成化间，澧河筑堤，一石中断，中有男女二人作交媾状，长仅三寸，手足肢体皆具，若雕刻而成者。高邮卫指挥某得之，以献平江伯陈锐，锐珍藏之。

雷乌雷神

袁小修《随笔》载：崔封公本智住牛头里，一日天雨，落一乌鸦于墀间。童子以鸡笼罩之，俄而雷电绕室，吼怒不已。崔曰：“此必雷乌也。”急招道士跪雨中祷告，手捧其乌，已而大雷一声，遂失所在，雷鸣亦息。

康熙乙卯闰五月二十日，雷震城隍庙树。有一刷经老人在旁，见雷神形与所塑像无异，惊死，逾时乃苏。

玉脂灯台

正德初，琉球进玉脂灯台，每油两许，可照十夜，光焰鉴人毛发，风雨不以侵。刘瑾窃以自照，灯忽发花，作人面，耳目口鼻皆具。瑾有逆谋，以为己祥，乃祝曰：“大事若成，当封若。”花忽凋萎，作咤噫声，越数尺，飞溅瑾衣，油晕数处，气腥如血，满室晦暗。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谋因之迟回，遂至诛灭。

阴德不在远

明长兴顾公某，宦成无子，娶家姬十五人。一日与内君酌，诸姬皆侍。公叹曰："我平生事皆阴德，何以绝我嗣乎？"一姬曰："阴德不在远。"公悟曰："我今日行阴德，当嫁汝辈。"姬曰："我岂自言，理固如是。我死从夫子耳。"公尽嫁十余人，已而生三子，母即言死从者。

孔孟所使

御史吴时来劾奏严分宜父子奸贪误国，语太激，世庙大怒，廷鞫问是谁所使。吴曰："为孔子、孟子所使。"又问此是何语，曰："孔、孟教臣为臣当忠，此是其所使也。"天颜少霁，得释戍边，已而诏复职。

棋力酒量

白鹤外史盛大有年，吴下弈手第一。游毗陵，有扶乩请仙者，仙至，盛请对弈，局未半，仙云："我已负一子半，子弈诚高，我将往邀仙辈中更高者来。"乩即寂然。盛乃率己意填补，果已胜一子半。少顷又一仙来对弈，弈毕，盛负一子半。仙称盛弈人间第三手也。盛问仙是天上第几手，仙曰："犹是第七手耳。"问何仙最高，曰："惟有南极仙翁，天上无对。"

《杂记》载：南极仙翁曾在宋元祐时降灵汴京酒肆，与人豪饮，酒量无敌，是仙翁棋力酒量两擅其胜矣。

兄弟别号

《亦巢偶记》：无锡有兄弟三人，长以援例得官，遂别号鹅湖。两弟皆在庠，文宗岁试，一考三等将终，一考四等。人乃呼其兄曰鸡湖，言几乎劣等也。弟曰鸭湖。阿呜，吴人呼痛声，言四等当责也。时传以为笑。

人腹鼠蟹

《漱石闲谈》：金坛邓某以素封冠其乡，善饮啖，每饭米五升、豚肉一肘，鹅鸡鸭各一只，杂俎与酒不计。大约一饭须数十斤，日必重餐。遇逋负者，能具丰馔享之，辄焚其券。有佃户负其租数多，治具召之，鹅为猫所食，即杀猫以充杂俎。邓以为甘而食之，此后即不能多食矣。识者谓其腹有肉鼠，鼠见猫即死，故不能多食也。常闻能饮者腹有酒蟹，则善啖者有肉鼠，亦无足异。肉鼠、酒蟹，可为的对。

吴中异人

郡昔有人双目皆瞽，以推命为生。旁无相者，日走苏城之内外，不失尺寸，街坊巷陌，无不知之。又一人眉目鼻耳俱无，面如被剥，止有口且小。日于阊门市中吹笛乞钱度日。一人一足不伸，一足履地，雀跃而行，日走二三十里。一妇只手无十指，在机房缫丝，极便捷。一人两手俱无，以足指与人搏钱，收钱时虽疾手者不若也。

圆珠壳

《说圃识余》：昆山田妪家传一簸箕，大如五斗盎，日以播米，

轻而质坚，如牛皮然，有耳目形，罔知何物。有一商见之，以银一星欲买，妪不可曰：“此吾家传六七世，不忍弃之。”商乃酬米一石，得之熟玩，以为虾蟆壳，终不知其所用。至陕西秦王府求售，秦王大惊，即许千金。商高其价，乃至五千金，秦王笑曰：“尔虽得我厚价，知其何宝乎？”商叩头谢曰：“不知。”王曰：“此壳能圆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经壳中滚之，则其形圆如茨粒。此不世奇珍也。尔何从得之？”商乃悉其故。

杨铁崖

杨铁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间且二十年，优游光景，过于乐天。有李峰、张句曲、周易痴、钱思复为倡和友，桃叶、柳枝、琼花、翠羽为歌歈妓。第池台花月主者乏晋公耳。然东诸侯如李越州、张吴兴、韩松江、钟海盐，声伎高宴，余未尝不居其右席，则池台主者，未尝乏也。风日好时，驾春水宅，先生舫名。赴吴越间，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荡漾湖光岛翠，望之呼铁龙仙伯，顾未知香山老人有此无也。客有小海生，贺公为江山风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赋诗其上曰：“二十四考中书令，三百六字太师衔。不如八字神仙福，风月湖山一担担。”

盆景

虎丘张豫园善艺，植一盆景剔牙松。结构古雅。昆山张维惠见之，议百金易得。交既成，将移松登舟，张老泫然泪下曰：“培护几十年，今永别矣。”维惠慰之曰：“痴老子，汝若思松，玉峰一棹可达也。”持归，以人参汁溉之，稍黄萎，建醮箓以祈佑。虽传笑一时，然清狂可以不朽。

石号

郑龙如《偶记》：四川南江县自建邑来无乡举者，嘉靖末，堪舆家以前山巨石为祟，令凿去之。鸠工殚日，石屹不动。其夜石号曰："邑无佳士，迟二十年，有可当贤书者，我方自去，人力其若我何？"诘朝视之，复如故，遂罢工。至万历壬午，诸生岳虞询始举乡荐。前一夕，石复语曰："今有人，我须去矣。"翌日，石自陨，捷音果至。虞询后举壬辰进士。

古稀

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是少陵偶然欣幸之词。上世人多寿，岂真七十者少哉？嘉靖中，海虞严养斋封翁书堂联云："有子万事足，子官居一品，足而又足；七十古来稀，我年登大耋，稀而更稀。"故以之自称则可，称人寿而曰古稀，则非致祝之意。若云七十已稀，又安望其八十、九十以至百龄哉？故知寻常措辞，不可不慎。

戴文进画

《金陵琐事》：永乐中，钱塘戴文进初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概，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聚众脚夫认之。众一见即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

邹远之

金陵邹远之，家贫，资画以养母。一日两青衣至，云主人商于芜湖，特请画围屏，先奉白金五两，权办薪水安家。远之持以问母，母令之去。遂别母，同两人登舟。行三日，远之忽疑曰："吾闻芜湖风便半日可到，那得有三日程乎？"两人曰："实不敢诳，主人家在鄱阳湖，恐以路远不行，故托言芜湖耳。"远之业已在路，无可奈何。至湖，又陆行数里，始至。主人相见，礼意殷勤，饮食丰洁，令四童伴之一室。作画数日，偶闲步，窥其厅事，见主人金冠红袍，收诸豪客货物，乃知为绿林长。因速画完，以情告归。主人曰："汝贫人，留此亦不恶。"远之对以家有老母欲归，慰倚门之望。遂厚赠之，遣人送至上新河。远之归家，对母痛哭述其事。（以上三则据柏香书屋本补）

续集卷之四

沈约滥得名

屠纬真隆云：天下事有最侥幸而不可解者，沈约《韵书》是也。东冬、鱼虞等诸韵，向俱通用，孔子作经及汉、魏古诗皆斑斑可考，岂其尽属讹谬，至约而始改正耶？约吴兴人，局于方言蛮语，不审宫商，而敢背越圣贤，变乱千古，后世遵之如圣经，百代不敢易，此甚不可晓也。约本齐臣，更事梁武，禅代之诏出其手，后梦齐和帝引刀断其舌，乃上章于天，谓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欺天乎，欺人乎？古文人之最滥得名者，此人也。

中孚取象

《徐氏易通》云：《中孚》九二“我有好爵”，盖鸟爵也。《中孚》卦爻皆取象于禽兽，“豚鱼吉”，“有他不燕”，“鸣鹤在阴”，“我有好爵”，“马匹亡”，“翰音登于天”。

按吴草庐云：豚鱼乃泽中之物，似猪，俗谓之江豚，泽将风则浮出水面，舟人称为风信，故《中孚》取象焉。言能信如豚鱼，则诚能动物，吉之道也。

谦卦

《周易》六十四卦，爻爻俱有吉凶，虽《乾》、《坤》二卦亦不能免，独于《谦》卦六爻俱无凶咎，可见谦之美德也。许多大事俱从傲满失之，亦从谦谨得之，可不戒哉！

六籍皆诗

张维城《西园诗麈》：《易》象幽微，法邻比兴。《书》词敷畅，式用赋物。《春秋》借儆，义本讽刺。三《礼》庄鸿，体类雅颂。非谓六籍同归于《诗》，止缘六义触处皆是，今诗家不先穷经，而辄以别才别趣之说自盖，究于此道何涉。

平仲君迁

《文选·蜀都》平仲、君迁，皆木名，注缺。《暇弋编》：平本作枰。《上林赋》“华枫平栌”，其木理平，可为棋局，故棋盘曰枰。唐诗“方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是也。君迁本作桾櫏，出交趾。刘成注云：“平仲之木实如白银，君迁之树子如瓠形。”司马温公名苑云君迁。子如马奶，俗云牛奶柿是也。今造扇与伞用此柿为油。

投子

《列子》：博者射明琼以中庋。《史记》：蔡泽说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李洞诗：“六赤重新掷印成。”明琼、六赤皆古投子。名投子，取投掷之义。今或言骨所成，作头字，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诸家韵书骰即股字，不音投，则知以玉石为投掷之义，安有头、骰之理哉？

《戒庵漫笔》：顾英玉瑮知许州，地中掘得窑烧投子一窖，约两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归遗亲友。《七修类稿》亦载有某宦筑魏州城，得窑烧投子数十，询之士夫，莫识其故。予意投子乃陈思王所制，子建当时正都于许，恐后世之莫传，故埋之以需人间玩弄，不意博具易于溺人而自足传远。地藏投子，两见于书，古人用心如此。

轻容方空

《齐东野语》曰："纱之至薄者曰轻容。"《唐类苑》："轻容，无花薄纱也。"即今银条纱之类。王建《宫词》："嫌罗不着爱轻容。"李贺诗："蜀烟飞重锦，峡雨测轻容。"元微之有寄白乐天轻容诗"方空亦薄纱"，言纱薄如空也。王荆公诗："春衫犹未着方空。"汉史齐王服官有轻绡冰纨、吹纶之名，皆纱之轻细者。

杜撰

今人讥作文无所考据者曰杜撰，不知所出。一说杜默为诗，多不合律，世目为杜撰。一说汉田何善《易》，言《易》者皆本田何。何为齐宗，诸田居临淄，何徙杜陵，其著述人谓之杜撰。一说《道藏》经五千余卷，惟《道德经》二卷为真，系太上所著，余皆蜀道士杜光庭所撰，故曰杜撰。

蛙鸣喜怒

昔人以蛙当一部鼓吹，而《周礼》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杀之。蛙亦何害而为之禁，岂恶其声欤？宋有令禁捕蛙，以其有食蝗功

也。阅稗记，某所泮池有蛙不鸣则已，鸣则是庠必发科甲，闻者群相庆贺，等于鸑鷟鸾凰。夫蛙一也，在周则怒，在宋则喜，或患其鸣，或患其不鸣，物之遇不遇有然。

五谷树

《异识资谐》：金陵有丞相府，明初胡惟庸所居。园有五谷树，一树而兼五种，为五谷丰歉之征。如其年麦熟，则树发麦叶，黍熟则发黍叶，五谷皆然。闻惟庸造逆，树发豆，豆皆人面，忽尽落，未期，族灭。树盖得气之先者也。《筠廊偶笔》作树在金陵禁中。

猴弈

《说圃识余》：西番有二仙弈于山中树下，一老猴于树上日窥其运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秘。国人闻而往观，仙者遁去，猴即下与人弈，遍国中莫能胜。国王以为奇，进于中国，诏举朝能弈者与较，又求四方有高手名者敌之，皆败。或言杨靖善弈，时靖以事系狱，诏释出之。靖请以盘满贮桃实于前而弈，猴心牵于桃，遂连败，诏椎杀之。

仙女教弈

明季襄王善弈，率三百金一局。吴中某国手自负其能，谓可探囊取。束装游楚，与之对局，竟负半子。心实不甘，从交游借贷，复请对局，又失一子。不胜惶，亟返吴，百计搜索，得一局之需，至楚，请复。下子百余，默数之，局终又将负半子，汗手沉吟，思一胜着挽

回，卒不可得。日午至日晡不决。王笑曰：“俟明日决此局何如？”唯唯而出。抵寓秉烛思索，终不可得。忽闻叩门声，启户视之，则翩然一美女，手持宫灯而入，谓曰：“今日与王对弈，将负半子，中止乎？”曰：“然。”乃指其意中所拟曰：“下此一着，局终必负半子。姑置此处而于别处先下一子，保为终局胜半子也。”复持灯而去。试从其言布局下子，果胜半子矣。喜极，待旦，请王终局。甫落此子，王讶曰：“此着非尔所能到，必有教导者，为我言之，当返子金。”初犹抵讳，穷诘再四，始吐其情，曰：“系宫中人所指教也。”王细询其服饰容貌，乃释然曰：“吾今使尔见昨夜教子者。”引入宫，登一绮楼，四面皆棋势，中画二仙女对弈，恰与昨局相同，仙女手拈一子将落，正所教妙着也。王曰：“此非夜来教汝者乎？”弈者惊异，亟顿首以谢。王曰：“尔能感仙女解围，亦有福禄，当尽返尔所负也。”复留之对弈数日，厚赠而归。

李德裕后

《漱石闲谈》载：李赞皇之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遂为獠俗，数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存。

九棘三槐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夫树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树槐怀也，言怀来人也。古人植木具有深意，如唐之“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徒为佳丽耳。

竹实

李畋《该闻集》：旧称竹实为鸾凤所食，花开如枣，结实如麦，号为竹米，以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陆鲁望诗：“青蒗未成孤凤饿。”唐诗：“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非但鸾凤之食也。有余干人言：彼有竹实大如鸡子，竹叶层层包裹，味甘胜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凉。生深林茂密处，顷曾得之，虽日久干枯而味常存。乃知鸾凤所食，必非常物。

孙膑黥布

齐将孙膑，名逸不可考，膑非名也。孙足为庞涓所断，故称为孙膑。膑乃肉刑去膝盖骨之名。明世宗时，有裨将名孙继膑，又有名孙希膑者，甚为可笑。汉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尝坐法黥，故人称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韵会》以黥为姓，误矣。

朱徐改名

嘉靖中，浙人徐学诗极论严嵩去职。苏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呈礼部，改诗为谟，遂登显要矣。《挥麈前录》载：元祐名卿朱绂者，君子人也，绍兴初不幸坐党锢。崇宁间亦有朱绂者，平江人，初登第，欲希晋用，上疏自陈与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谔。蔡京果大喜，不次擢用。何两人皆吴人，前后一辙如此也。

渭塘芦蓼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时维九月，偕往渭塘。舟次塘东，泊一楼下。楼不甚高，上有二女，一白面，一红颜，倚窗笑语。周、江仰视间，漫赋一诗曰："夙有烟霞癖，翛然兴不群。秋声飞过雁，水面洞行云。逸思乘时发，诗名到处闻。扁舟涉芳沚，更喜挹清芬。"盖直写心怀，初不谓二女也。楼上二女曰："舟中有诗，楼上岂无诗乎？"遂郎吟二韵，周、江侧耳听之。一女吟曰："湖天秋色物凋残，花吐黄竿叶未干。夜月一滩霜皎皎，西风双岸雪漫漫。为毡却羡渔翁乐，充絮谁怜孝子单。忘在孤舟丛里宿，晓来误作玉涛看。"一女吟曰："金茎棱棱泽国秋，马兰花发满汀洲。富春山下连渔屋，采石江头映酒楼。夜月光蒙银露浴，夕阳阴暗锦鳞浮。王孙醉起应声怪，铺着红丝毯不收。"吟毕共笑，乃以莲房藕稍俯掷生舟。两生共起，上岸大呼，欲登楼蹑之，恍惚间不见。两生大骇，返舟四顾，但见芦花白、蓼花红耳。士亨遂号芦汀渔叟，有年号蓼塘居士，以识其异。

月下葡萄

吴中沈万三藏古今书画无算，有玛瑙壶，通明类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点，名月下葡萄。万三死，转入数巨家，后莫知所归。天顺间，嘉兴李铭为童子师，一日舟行，见河滨有光，扑之不灭，因觅得之，壶也，以售人，不过酬米百石。有知府刘侃语之曰："此异宝，以献镇淮贵珰张公，谋佥嘉兴盐钞，所得不赀。"从之，果得所愿。侃因分其利。铭领钞过江，舟覆，钞皆湿。嘉兴守杨公继宗追补前钞，铭死狱中，侃亦破产与偿。

十字罪

康熙初，常熟数士赴京应试。行至中途，一士忽堕骑，闷绝于地。诸友因停骖，舁至旅中，越日而苏。云被二卒拘至一处，殿宇宏敞，言是东岳殿。庭遇一故友，惊问汝何故来此，对以被卒拘至。友即查检其禄寿尚多，慰之曰："俟圣帝审事毕，当为奏释。"顷之岳帝御殿，所审皆常邑事。士观之凛然。审毕，友禀明释放，送之前行。士曰："某平生未曾作歹事，何以被拘？"友曰："汝犯十字罪。"士问何十字，友曰："睚眦生恶念，邂逅起邪心。"士忽惊寤。此十字人人皆犯，时时易犯，当书之绅，常存警惕，或可少免。

行幸不拜

《青琐高议》：宋艺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焚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曰："不当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遂微笑颔之，因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议者以为得体。

盗常住钱

庄椿云：盗常住一文钱，一日一夜长三分七厘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长利，来世作马牛偿之。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为万劫之艰难。若舍一文钱入常住，一日一夜长福亦尔。

藏经云：牛日还八文，马日还七文。

佛入中国

世传汉明帝时佛始入中国，非也。《列子》曰：西极之国有化人

来，穆王事之，作中天之台，其高千仞。及秦时，沙门室利房等至，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又霍去病过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汉佛化流中国久矣。

寺名原始

僧居称寺，盖九寺之列也。汉明帝时佛法初至，迦叶摩腾、竺法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次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故别建以处之。以僧为西方之客，若待以宾礼，因其以白马负经而来，马死葬此，故以名寺。后世僧居称寺，始此。

《高僧传》：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大富有，恶国王利其财，将毁之。一白马绕塔悲鸣，即停毁。自后改招提为白马，多取此名焉。

无官御史

《鹤林玉露》：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清苦而鲠亮也。宋嘉定间，余在太学，同舍言乾淳中斋舍质素，饮器尚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

孔公报德

侍郎孔镛字韶文，为长洲庠生时，家贫，饔飧不给。每诣学，则

买二饼充饥。五圣阁道媪见其旦夕经门，一日迎入问故，公以实对。媪心怜之，谓曰：“吾神前昼则有斋，夜则有灯，秀才肯侨居此乎？”公从之，遂得肆志于学。后举进士归，媪已卒，公服斩衰冠送葬焉。媪之济孔公，恩深于漂母。淮阴赠生义重千金，韶文事死礼齐丧妣，古今英雄，报德之隆如此。

前身

轮回之事，正史载羊祜前身为李氏子。他如蔡邕是张衡后身。《商芸小说》。顾总是刘桢。《玄怪录》。边镐是谢灵运。《玉壶清话》。侯景是齐东昏侯。《朝野佥载》。岳阳王萧察是许玄度询。《寓简》。严武是诸葛武侯，《代醉编》。韦皋亦是武侯。《宣室记》。房琯是永禅师。《东坡诗序》。韩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宋太祖是定光佛。《曲洧余闻》。仁宗是赤脚大仙。《杂记》。冯京是五台僧。《孙公谈圃》。苏子瞻是五戒和尚。《扪虱新话》。又是邹阳。《春渚纪闻》。范祖禹是邓禹。《家传》。刘沆是牛僧孺。《事文类聚》。张方平是琅玡寺僧。《冷斋夜话》。黄山谷是涪阳诵《法华经》女子。《春渚录》。王安石是秦王。《贵耳集》。宋高宗是钱镠，赵鼎是李德裕。《坦斋笔衡》。王十朋是严伯威。《梅溪文集》。真西山是草庵和尚。《癸辛杂识》。史浩是文潞公。《雨航杂记》。史弥远是觉阇黎。《隆山杂志》。陆游是秦少游。《七修类稿》。袁滋是西华坐禅和尚。《逸史》。徐知威是徐陵，潘佑是颜延之，武夷君再世为杨大年，玉京之为王素，马北平之为马仁裕，刘公幹为昏愚小吏，泽公为浣衣李氏子。俱《文海披沙》。明胡尚书浹是天池僧。《天都载》。周文襄忱是滕懋德尚书。《声隽》。王尚书琼幼年能诵番经，恍然悟前生为西僧。周文安洪谟前生为友鹤山人丁逢。俱《双槐岁抄》。王新建伯守仁是入定僧。《鸿书》。杨忠愍继盛是二郎神托生。《尧山堂外纪》。徐国公鹏举为岳忠武后身。冯宗伯琦为韩忠献后身。《野乘》。海盐郑尚书晓是海宁寺盲道人。《桐下听

然》。万历甲戌状元孙继皋是正德甲戌状元唐皋后身。《状元考》。本朝丁亥探花金坛蒋超是峨嵋山伏虎寺僧。《闻见卮言》。大学士余诠庐国柱前生为吴中积善庵僧，闻其图记有积善桥边过客。

草异

《文海披沙》：伏羲文王墓前独有蓍草，季子挂剑台下独生挂剑草，郑康成读书山侧独生书带草，皆他处所无。孔林不生荆棘，严陵独生白茅，孝女拖笆草皆偃仆，汉王牧马草有啮痕。人既出类，草亦独异。又汉未央宫斩韩信地，其草色独亦。匈奴地草色皆白，惟昭君墓上草独青。《闻见卮言》：束鹿县西有唐裨将张兴墓，兴效忠杀身，血濡染草皆红，今所生草色殷然犹如血渍，人呼红草坡。自汉唐至今几千百年矣，而勋臣侠女，含冤不变乃尔。

妇人幽闭

《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昔遇刑部员外许公，因言宫刑，许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损其身，而身犹得以自便，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课罪每轻宥于男子，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男子矣。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人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出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似得于许说。

鸡犬鸣吠

鸡司晨，犬司夜，皆气机相感。《大观本草》云：巽为鸡，鸡鸣于五更者，日将至巽位，感动其气而鸣也。薛文清《读书录》云：丑时鸡先鸣者，阳气动也。午时鸡亦鸣者，阴气动也。禽鸟得气之先如此。沈石田《杂记》曰：犬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则其肝动，气所感也，故吠。

传席撒帐

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宝流苏辇，幛凤羽长生扇，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又女初至门，婿迎之，相者授以红绿连理之锦，各持一头，然后入，谓之通心锦，又谓合欢梁。三日后，命工分作二裤，夫妇各穿其一，谓之永谐裤。俱见《戊辰杂抄》。又新妇入门不踏光地，必传席始行，唐人呼为转席。白香山《春深娶妇》诗云："青衣转去声。毡褥，锦绣一条斜。"

六朝金粉赋

唐子畏侨居留都日，尝宴徐国公家，即席为《六朝金粉赋》。时文士云集，子畏赋先成，其警句云："一顾倾城兮再倾国，胡然而帝也胡然天。"徐大加称赏。前句出李延年歌，后句出《诗·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

石城怀果

《楮记室》：有士郁郁不得志，丐梦灵山神，示以"石城怀果对

清明”之句，莫知所谓。越十余年成进士，谒选得石城令，单车造之。及县界，宿一寺中，是夜四山灯火磷磷然，顾问僧曰：“是磷磷者为何？”曰：“清明祭墓者。”问寺何名，曰：“怀果。”令默理前梦皆合，借其句成诗曰：“眼前儿女莫关情，春若来时草自青。梦即是真真是梦，石城怀果对清明。”

梭服

西洋人以鸟毳毛染之织成缎匹，光采夺目，虽垢腻亦莫入，名曰梭服。明初贡之天府，颁赐大臣，甚珍重也。近则骈集广中，仕者多购之以馈要津。

古来刺客

鉏麑不杀赵盾，梁王刺客不杀袁盎，隗嚣刺客杨贤不杀杜林，杨琳刺客不杀蔡邕，刘平刺客不杀刘玄德，晋刘裕刺客沐谦不杀司马楚之，殷浩刺客不杀姚襄，齐东昏刺客郑植不杀梁高祖，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杀于志宁，故囚刺客不杀李勉，五代葛从简刺客不杀许州富人，淮南张颢刺客不杀严可求，西夏刺客不杀韩魏公，苗、刘刺客不杀张魏公。孰谓盗贼无义士乎！

仆隶中义士

王振之释薛瑄，振之老奴救之，此人所知也。刘瑾之释李梦阳，人知康海之数言得释，而不知瑾之家人老姜实救之，曰：“昔年不得志时，李主事管昌平仓，曾容吾家纳米领价，得志乃忘之乎？”瑾乃

释梦阳，仍赠以物。孰谓仆隶中无义士哉！

奴隶中可人

唐萧颖士有仆杜亮，颖士鞭挞甚酷，人劝其他适，答曰：“非不能去，但爱其才学博奥耳。”甄琛好弈，通宵令奴秉烛，睡则加挞。奴曰：“郎君辞父母至京邸，若为读书执烛，不辞获罪。今乃以围棋故横加鞭杖，不亦非理。”琛惭而悔，遂折节读书。奴隶中信亦有可人者。

秦桧后裔

陆诒孙《说听》载：嘉靖初，秦桧裔孙某宰汤阴，绰有政声。每欲谒岳忠武庙，逡巡弗果。将及瓜，谓同僚曰：“岳少保虽与先世有恶，岂在后嗣耶？且吾守官无愧神明，往谒何伤？”遂为文祭之，拜不能起，呕血数升，扶出庙门即死。

关圣免军

《耳谈》：万历间，解州俞保补戍腾越，妻王氏将粒米作信香，日夕恳祷关圣祠。岁余，保在伍梦关圣呼曰：“尔妇为汝虔祷，故来视尔。尔欲归乎？”保伏地愿归，已不觉随其马蹄驰行，猎猎猛风，吹送有声，已落平沙柳林中，识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门。王氏始疑，保具道所以，方启户相抱痛哭，随诣庙谢。明日复诣州言状，移文腾越察之，称保离伍仅一日，而军籍复有“关圣免勾”四字，保遂得免。王氏有诗曰：“信香一粒米，客路万重山。一香一点泪，流恨入

萧关。”

明日来

明宣正间，松江太守赵豫居官慈惠，每见讼者，非急事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遂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乘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劝解，因而获息者甚多，比之钩钜致人而自名英察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山鸟报更

陈眉公曰：山鸟五更喧起，谓之报更。盖山中真率漏声也。余居小昆山下，时梅雨初霁，座客飞觞，适闻庭蛙，请以节饮，因题一联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可谓山史实录。

染须

刘禹锡诗：“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作后生。”或嘲之曰：“自是刘郎爱春色，非关前为少年轻。”明陆文量寓京时，客有授乌须方者，文量口占一诗答之曰：“染将纷白媚娇红，只畏痴心笑老翁。五色任生当顺受，二毛何况世人同。”闻者以为旷达。

身具二形

《玉历通志》载：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妇人感之而孕，所生亦

具二形。《晋史》：惠怀之世，京洛有兼男女体者，能两用人道。《七修》载：杭友苏民词娶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则阴户出阳势矣。《杂记》载成化中山西桑冲，《碣石剩谈》载嘉靖中瑞州蓝道婆，皆身具男女二形，假女红奸人妇女，事露刑死。《闻见卮言》载：禾郡城隍庙道童阴囊之后谷道之前又具女形，年长而美，两乳亦发。

人生尾

《独异志》载：大历中，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夷坚丙志》载：临安米市桥旁卖䪥豆者，腰间生尾，长四尺余，每出必用绳索缠缚数匝，犹为小儿窘逐求观。又一丐亦有之，然仅长数寸，阅者必施一文钱。

食人

隋麻叔谋、朱粲常蒸小儿以为膳。唐高瓒蒸妾食之。薛震、独孤庄、张茂昭、五代苌从简、赵思绾、宋王继勋、林千之；《草木子》载元刘太保以人为粮，明两广提督韩观，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未有生啖者。《三国志》载吴将高沣好饮人血。《文海披沙》：梁羊道生见罪人被缚，拔刀刳其睛吞之。宋王彦升俘获胡人，置酒宴饮，手裂其耳咀嚼。俘者痛楚号叫，而彦升谈笑自若。前后凡啖数百人，即虎狼不若也。

云雨雷可食

《文海披沙》：霍山南岳有云师、雨虎。云师如蚕，长六七寸，似兔。雨虎如蛹，长七八寸，似蛭，味甘，可熟而食。岭南有雷公，秋冬则蛰地中，状如彘，人掘取便击杀，烹而食之。

十八般武艺

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朴，此十八般武艺也。近见《马氏日抄》：嘉靖己巳，边庭多事，官司招募勇敢，无一人应。山西李通行教京师，遂应募为第一，较其武艺，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

气象

《说圃识余》：徐中行翊参政广西，行出象州，计此必多象，问之舟人，云此绝无象，中行心疑其何以得此名。明旦早行，见山崖水次，象以千数，或饮或食，或趋或卧，其状不一。中行诘舟人曰："你谓无象，此为何物？"舟人曰："此山气所结，日高当不见。"中行不信，至日出，象渐散灭，无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气名之。然山无象而气乃尔，不可晓也。

古屠苏

《挑灯集异》：山东一民家共爨二百余年，食指五百余口，并不染疫疠。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阴干，至冬至日杵为

末，每岁正旦五更用蜜调，每人服一匕。此即古屠苏意也。

张成善走

成化中，临清张成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上官命入京师，往返仅七日，善马弗能逮。足有长毫，夜宿圆器中，每走势发，足不得住，抱树乃止。吴有举人过临清，知州与有旧，留之宿。举人求萧县大梨，知州召成往市，明旦已持梨来，疑其近处得之，使人往验，果然。盖百余里路，仅一昏时也。

帝王异号

三家三皇。　五泰五帝。　紫庭真人夏禹。　西明仙公文王。　祖龙秦始皇。　灞上真人汉高祖。　刘氏祭酒吴王濞。　茂陵秋风客汉武帝。　张公子汉成帝。　铜马帝　白水真人汉光武。　跃马皇帝　井中蛙公孙述。　圣刘天王　陈圣刘太平皇帝汉哀帝。　紫髯将军　鼠子孙权。　大耳儿　大耳龙蜀先主。　瞎儿天子晋赵王伦。　庶人天王晋燕王盛。　壮烈天王苻坚。　黄口小儿文襄帝。　黄须天子魏仁成咸王。　麟奴宋武帝。　秃疮天子赵光远。　萧闲大夫刘钹。　无愁天子北齐后主。　解事天子梁师都。　髭圣　天可汗　扫国真人唐太宗。　鬼婆　金轮皇帝武则天。　应天皇帝　和事天子唐中宗。　快活三郎　孔升真人唐明皇。　玉环天子杨贵妃。　文佳皇帝唐女子陈硕真。　儋耳龙唐德宗。　兵丹上圣唐宪宗。　乡贡进士　小太宗唐宣宗。　李天下唐庄宗。　潞州别驾唐明宗。　花项天子　独眼龙李克用。　白马三郎闽王审知。　儿皇帝石敬瑭。　天上大仙　郭雀儿郭威。　莲峰居士南唐李后主。　香孩儿　田舍奴翁宋太祖。　太平天子宋太宗。　来和天尊宋真宗。　赤脚大仙宋仁宗。　女中尧舜高太后。　浪子皇帝　教主道君皇

帝宋徽宗。　捉鸡汉宋光宗。　北方小尧舜金主璟。　太师威武大将军　大圣法王明武宗。　天河钓叟明世宗。

人臣异称

闱编仙人庄周。　五羖大夫百里奚。　三闾大夫屈原。　好事儒者褚少孙。　一钱太守刘宠。　清白吏　关西夫子杨震。　小车宰相田千秋。　五日京兆张敞。　飞将军李广。　骢马御史桓典。　大树将军冯异。　矍铄翁　伏波将军马援。　香尉汉雍仲。　跋扈将军梁冀。　白衣尚书郑均。　贾父贾彪。　召父召信臣。　杜母杜诗。　乳虎甯成。　苍鹰郅都。　屠伯严延年。　伏龙　卧龙诸葛亮、李崇。　雏凤徐庶。　伏鸾邓艾。　隐鹄陆云。　痴虎许褚。　杜武库杜预。　折臂三公羊祜。风流宰相谢安。　江右夷吾王导。　白马将军庞德。　髯参军郗超。　短主簿王珣。　三语掾谢瞻。　折臂太守刘之遴。　皮里阳秋褚裒。　五柳先生陶潜。　山中宰相陶弘景。　奶母何承天。　萧娘梁王宏。　吕姥吕僧珍。　韦虎梁韦叡。　瞎虎谷楷。　黑头三公诸葛恪。　黄龇少师桃弓仆射齐郭祚。　陈姥隋陈棱。　段姥段达。　十钱主簿魏元庆智。　射雕都尉秦王幹。　圣小儿祖莹。　宇宙大将军侯景。　笔公　尖头奴古弼。　癞儿刺史魏崔暹。　赤牛中尉元仲景。　落雕都尉耶律光。　惊蝴蝶魏收。　细眼奴房玄龄。　三旨宰相王珪。　羊鼻公魏徵。　金牛刺史严升期。　人头罗刹　鬼面夜叉李全交。　四时仕宦傅游艺。　铜山大贼李义府。　李猫上、南唐李德来。　救时宰相姚崇。　牛头阿婆周兴。　行秘书虞世南。　两脚狐杨再思。　有脚阳春宋璟。　文场元帅张九龄。　肉腰刀　索斗鸡李林甫。　伏猎侍郎萧炅。　斫窗舍人杨滔。　缩葱御史侯思止。　多思翁卢从愿。　跛宰相裴度。　万羊宰相李德裕。伴食宰相卢怀慎。　青钱学士张鷟。　白蜡侍郎董方。　瘦羊博士甄宗。　小笏学士杨纬。　斗酒学士王绩。　八砖学士李程。　四其御史郭弘霸。　呷酸节度使李景略。　紫袍主事韦

君素。　捉船使君郭某。　伪荆卿甄戈。　不利市秀才夏侯孜。　补唇先生方干。　地藏菩萨李光弼、史思明。　驱驴宰相王及善。　软饼中丞韦庄。　猢狲待制王闳孚。　浪子宰相李邦彦。　拗木枕措大崔稹由。　七松处士郑薰。　当世仲尼王起。　落雕御史高驻。　解事舍人齐澣。　了了令史戴法兴。　苏扛佛失名。　苏模棱苏味道。　入铁主簿许慎。　八挞将军裴聿。　四明狂客贺知章。　水晶灯笼张中庸、刘随。　水月观音蒋疑。　判诗博士　枯松太保王仁裕。　醉士　间气布衣皮日休。　醉尹白乐天。　癖王卢仝。　白身判官令狐楚。　蓝面鬼卢杞。　玉界尺赵光逢。　歇后宰相郑綮。　着脚琉璃甄和。　五总龟殷践猷。　九尾狐陈彭年。　痴顽老子　长乐老冯道。　率土大将军　通天大将军黄巢。　鸦军李克用。　余佛余崇龟。　曲子相公和凝、夏言。　粥饭僧李愚。　边菩萨　边和尚南唐边镐。　照天蜡烛田元均。　一路福星鲜于侁。　鱼头参政鲁宗道。　黑王相公尹缠伦、武荼。　铁面御史赵抃、吴中复。　髯将军杨沂中。　夜叉王德用。　清白宰相杜衍。　五分宰相赵鼎。　屈膝执政　由窦尚书许及之。　折竿主簿程颢。　喜鹊窦申。　孟爷爷孟宗政。　啼哭郎君曲端。　秦长脚秦桧。　怪魁陆游。　埋羹太守王琏。　邋遢翰林山字太守何瑭。　四铁御史冯思。　严氏二妾徐某、吕某。　清客宰相来宗道。

鸟谕

顺治初，苏郡某为某省督学，颇有墨声。一日以公事谒抚院，众僚毕集，留饭抚院，预觅一异鸟，笼之檐前，时加顾盼，戒谕下人善为喂养。一人问："此鸟从何处得来？大老爷恁般珍爱。"抚院曰："此鸟从京师得来，一飞冲霄，可以直达天听。你看秀才头上一丢丢儿锡的，也值三百两，难道吾这里不该五六万？"某闻之失色，即托亲信馈送，所费不赀，得以安全。

金陵词客

金陵一词客，侨寓吴门，家蓄粉头为业，俗名养瘦马。门上春联书杜工部“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句。偶开罪于一士，改为“岂有红颜惊海内，漫劳白镪贮门庭”粘于上，见者绝倒。

陈刘相业

《复斋日记》：庐陵陈阁老文，簠簋不饬。其门下士有善滑稽者，谓人曰：“昨夕有二夜叉来取文，一夜叉挽之，文不肯去。一曰：‘彼将望升太师柱国，如何舍得去？’挽之者曰：‘他此去即为阎王，何恶也？’文喜曰：‘如何便得为阎罗王？’夜叉曰：‘公有淮盐十余万，非盐王而何？’”闻者绝倒。后永新刘定之继入阁，尤不惬于众望。或述《辍耕录》载人讥史帅语意曰：“昨新阁老入阁，吏请循故事祀皋、夔、稷、契，刘曰：‘陈先生不祭，我也不祭济。’”传以为笑。

八人同席

泾阳赵念堂先生濬，以名进士宰常熟，有惠政，邑人德之。一日席间诵一诗云：“二八佳宾两桌开，五荤三素一齐来。仔细肴从肩上过，急忙酒向耳边催。可怜短臂当隅位，最恨肥躯占半台。更有客来骑马坐，主人站立遥相陪。”众为绝倒。

诗讥子

《漱石闲谈》：长洲相城有一翁，雅善诗，年老子孙颇怠于奉养，翁意郁郁不乐。一日大书一诗于堂壁云：“人生七十强支持，帘卷西风烛半枝。传语儿孙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时。”其二子方以文学有时名，大惧，托所亲恳请，得涤去，然其诗已遍传矣。

杨文贞戒子

杨文贞士奇子稷为横乡里，密友自楚中来者，每以其恶款述之文贞，文贞常戒之。一日书一联曰：“不畏官司千状纸，只怕乡民三寸刀。”而稷毫不知改，卒以杀人伏法。文贞二语可为巨族药石。

插不腊

顺治初，吴中初设织造局，其督理张某，满人也，其髯甚修。同寮侯姓者，子患痘，延医李含章视之。李亦长髯，坐间张忽持李须曰：“好个插不腊。”李谓美其须也，答云：“医生全亏此插不腊。”指张曰：“老爷的插不腊更好。”张默然。及出，其吏云：“满语以膫子为插不腊，彼可以侮尔，尔何得以此答之？”李大骇，更入泥首谢罪，张笑而遣之。

芋艿韧

杭人有作县广东者，其夫人美而艳，舆夫在轿后数言芋艿韧，此浪语也。夫人怪之，入衙述之于令。令询于门子，门子亦不以正对。时适天雨，曰：“此间土音言天雨耳。”一日理事，有妇人跪雨中，令忽忆前语，乃召妇人跪上来芋艿韧。满堂书吏掩口而笑。令怪而问

之，吏云：“此间以厥物硬为芋艿韧耳。”令大惭，追责门子并舆夫焉。

刘方燕巢

刘方，方姓女也，年十三，伪为男子，从父扶母丧还乡。父死于河西刘叟家，叟无子，遂为之子，曰刘方。后叟复收一人为长子，亦避难来从者，曰刘奇。已而叟死议婚，方不从，奇为燕诗以悟弟曰：“营巢燕，双双雄，辛苦营巢巢始容。若不寻雌寄壳卵，巢成毕竟巢还空。”方和曰：“营巢燕，双双飞，天设雌雄事有期。雌兮得雄愿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奇见诗大疑，方以实告，始知是女，便为合婚。方曰：“虽自为配，亦天缘，须告之坟，会亲友，庶不为野合。”奇从之。后成巨族，号奇方二义云。事见《明诗正声》。刘方能诗，且淑慎，非若艳而冶者人可挑也。

坚瓠广集序

尝览颜鲁公文集，见宋文贞公广平神道碑，言其雅善戏谑，不常矜庄，每有谈谐，人辄疏取。然则端人巨公，立朝大节，表表当世，而亦不废调笑，至于或资博赡，或寓规箴，历代以来，高流名彦，纪艳纪异，不可枚举。其所采辑，咸足佐清谈而供考据，迄今传之不替。盖圣经贤传自为吾侪之所尊奉，然泥之者未免流于适莫适莫之弊，遂为偏党。世之方幅规步，谓不读非圣之书，而出言不苟者，乃有所论列，如拟苏子瞻为蔡京，比荀文若于秦桧，往往不满于后人，吾所不解也。讲诵不废丝竹，笑骂皆成文章，其风流不坠，反似有可取耳。褚子学稼，予忝世讲，一门之内，少长皆有文端雅之士。而学稼尤博涉古今，裒其余绪，以为挥麈解颐之助，命之曰《坚瓠》，谓其不适于用也。其集至再至三四而犹未已，广闻见，悉远迩，鼓舞悦豫，开抒沉郁，端足赖焉其用，曷可以一端尽之。若夫拘挛局促，只掇拾糟粕之余，如李太白所谓“白发死章句”者，吾不知其所用何等也。通家弟朱陵漫题于亦巢。

序

尝读眉公《秘笈》，见其于经史子集之外，另辟蚕丛，别开雁宕，心甚乐之。乃正集未已而续集，续集未已而广集，开拓心胸，未始不殊志满登山而情盈观水也。眉公去今六十余年，求之坊梓，欲得领异标新如《秘笈》一书者，杳不可得，窃叹斯人不作，令我目枯。乃今忽得石农先生《坚瓠》一书，是凤雏始翔，伏龙继蛰，眉公之后又一眉公矣。先生之书人不叙时，事不区类，意之所及，信手拈来，可兴可观，可法可戒，或且可喜可愕，可以挥泪，可以解颐。义缘六籍，非经而经，遗拾历朝，不史而史。绳之理学，杂以诙谐，目为稗官，准乎典则。既成正集四十卷矣，因一时纸贵，问继刻者甚殷，又从而续焉。续之未已，又从而广焉。何异《秘笈》先后一辙乎？信乎眉公之后又有眉公矣。或曰眉公之为人，文采外彰，而石农敛华不露；眉公交游满天下，石农落落数晨夕者惟素心数人；眉公间有公卿下问，抵掌而谈天下之务，石农理乱不闻如瓶守口：眉公之与石农可比而同之乎？余曰：人或以眉公与石农谓之将无同者，余亦从同同；人或以谓之道不同者，余曰何必同。同与不同，自有能辨之者，余不必论也。独是眉公以《秘笈》名书，见其公溥之心，秘而不秘；石农以《坚瓠》名书，表其确然之守坚而益坚，而其有善不藏，有美必著之意一也。是则笈也瓠也，以之当夜警之钟，春巡之铎可也。或曰是小品也，詹詹之言，子何誉之深也？余曰：子不闻芥子之中可纳须弥，一滴水具沧海味乎？读季野之《春秋》，作如是观焉可也。康熙己卯孟冬望日，钱塘眷同学弟陆次云顿首拜撰。（此篇据柏香书屋本补）

广集卷之一

道学风月

祝珵美曰：儒者谈道学，必厉齿严牙，着不得一毫戏谑，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舆氏，诙谐甚多，不可殚述。至若述圣曾子，学主慎独，一生战战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讲到心诚求之句，便譬喻到学养子而后嫁，这是不板腐的样子。又谢上蔡欲试教官，请于程子，程子曰：“吾党有求贞妇者，聘一女，先欲试之。其母怒而弗许，曰：‘吾女非可试者也。’子求为人师而试之，必为此媪笑也。”程子此语从学养子脱胎出来，却又阐发太过。可见谑词何害道学。前代议论以欧阳文忠好作风月小词，至靳之于从祀之列，鄙见哉！

古人称先生

古人称先生，尊词也。称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汉人单称先，亦尊辞也。颜师古曰：“先犹言先生也。”故《梅福传》曰“叔孙先”，非不忠也。汉人单称生，亦尊辞也。颜师古曰：“生犹言先生也。”如贾生、董生、伏生之类是也。宋人称先生加老焉，尤尊辞也。如刘元城称司马温公是也。其笔之于书，亦自元城《语录》始也。

为善望报

吕叔简曰：一里人事专利己，屡为训说不从。后颇作善，好施贫救难。余喜之，称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答曰：“近日读司马温公语，有云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余笑曰：“君依旧是利心，子孙安得受福？”

激祸

历代缙绅之祸，多肇于语言文字之微。是故诽谤激坑儒之祸，清议激党锢之祸，清流激白马之祸，台谏激新法之祸，东林激逆阉之祸。祸生于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众从而和之，不求是非之归，而欢狂到底，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则所伤多矣。

书劝门人

丁清惠公宾最宽厚，有一门生好以刻薄谋产，公贻书戒之曰：“产业将贻之子孙，须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产业为冤业，非惟为子孙作马牛，直为子孙作蛇蝎耳。戒之，戒之！”又以扇写古诗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门生大惭，不敢复横。

刘时卿语

刘时卿曰：近世讲学者开口便教人抛弃功名富贵，此大害事。古之圣贤于功名富贵，何尝生一重心，亦何尝生一轻心，惟以无心应之。时而我用也，累裀列鼎不为侈，时而我舍也，枕流嗽石不为枯。如是而已耳。

汤东谷语

《挥麈谈》：汤东谷语人曰：学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阶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间，仅藏图书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绫罗锦绣，得夏葛冬裘，仅适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于饮食则当远求名胜之物，山珍海错，名茶法酒，物物皆备，庶不为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苏黄门语

苏黄门曰：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为兽？余归蜀，当杜门著书，不令废日，只效温公《通鉴》样作议论，商略古人，岁久成书，自足垂世也。

伍蓉庵语

《林居漫录》：缙绅之家婢妾多，足以渔色而不足以养寿命之源。仆隶多，足以张威而不足以贻安静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势家侵夺、子孙倾覆之祸。是故武侯之丑妇，荆公之蹇驴，萧相国之不治垣屋，质诸前哲，无非轨仪，凡百君子，何莫由斯。

又云：古训但言贪利，而王子晋独言贪祸；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祸。人即至愚，祸岂有爱焉而贪之求之？曰彼倚冰向火，蝇趋蚁附之辈，利方在门，兵已在颈，非贪之求之耶？

又云：人有恒言，皆曰义利。利紧跟义，则是义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紧跟利，则是利能为害也。知义之在先，害之在后，则熙

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

又言：王少湖先生敬臣云：有一先辈揭《千字文》二句于壁，而各加注焉。“罔谈彼短”之下注：“我亦有短。”“靡恃己长”之下注：“人各有长。”此语吾人皆当书之座右。

又云：地上有门曰祸门，而作恶者自投之。地下有门曰鬼门，而好色者自趋之。此二门者皆一入而不可出，可无惧哉。故人能谨身守法，则祸门常杜；能清心寡欲，则鬼门永塞。

又云：杨东里、丘琼山、李西涯虽云博学，皆不识字。东里不识节义二字，琼山不识止足二字，西涯不识端方二字。

荒政

嘉靖中，广东佥事林希元《荒政丛言》：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货有五急，曰垂死贫民急粥饭，疾病贫民急医药，既死贫民急瘗埋，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粜、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

治本

方逊志云：贫国有四而荒凶不与焉。聚敛之臣贵则国贫，勋戚任事则国贫，上好征伐则国贫，贿赂行于下则国贫。富国有四而理财不与焉。政平、刑简、民乐、地辟，上下相亲，昭俭尚德，此富国之本。

祝由科

《黄帝素问·移精变气论》有祝由科，谓人病不用针石药饵，可祝而愈。《南史》：刘宋时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疽，薛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背，疽遂消，树便起一瘤如拳。二十余日，瘤长脓烂，出汁斗余，树遂痿损。又《夷坚志》载：溧阳巫能治骨鲠。长巷村人王四，食鹅遭鲠，三日不能食，且死，遣子请巫。巫于灶内取灰筛布地上，炷香焚纸钱，诵咒召神结印，次以苇筒作小犁状耕灰中，云骨甚劲。凡一至再，筒中忽微有声，亟倾注水碗中，乃鹅翅骨也。巫所居距长巷四十里，王子至家，父已平复半日。此即上古祝由之术也。世之巫觋运神摄气，书符咒水，劾召鬼神，自有此理，天地间何往而非一气之流行，一心之运用哉。

燕二十八宿

明高皇欲燕二十八宿，问刑部尚书开济，燕用何品。济曰："昴、奎用酪，毕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参、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糠米华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糠米乌麻作粥，张用毗罗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轸用莠稗饭，角、氐用诸华饭，亢用蜜煮绿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糠米粥，尾用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陀皮汁，女用鸟肉，虚用乌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娄用大麦饭并肉，胃用糠米乌麻野枣，列于二十八张金桌上。"曰："何以知其至否也？"济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纩红绵剖松椅上，至则芒头倒，不至则芒头不倒。"如济言燕之，二十六椅芒头倒，二椅芒头不倒。问曰："二宿何以不至？"济曰："一宿陛下，一宿臣。"高皇疑济要做朕，不难以事见法。问曰："卿聪明绝世，锦心绣腹。吾闻人心有七窍，可见乎？"济曰："先剖腹，风入无见也。先斩后剖，五内宛

然。”如言剖之，无见也。高皇叹曰：“济死且诱朕，真聪明也。”

牛羊狐眠

人知陶侃葬母之地，为老人所指牛眠处，不知又有羊眠、狐眠者。宋章得象之母陈氏，尝活建州一城之命，子孙衣冠相继。世传曰“羊眠处，鹧鸪啼”，章家坟是也。明李东阳父淳操小舟为业，遇贫者多不索钱，人咸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尔有阴德，吾告尔善地瘗亲，当食厚报。”遂指一穴曰：“此狐眠处，甚佳。”淳如所指，见一狐稔卧，惊而去之，以营圹葬。乃谢老叟，叟曰：“不当惊狐，俟其自起，乃更吉。尔后当中衰，然尔子不失三公矣。”弘、正间，西涯果为首相。

丁谓才智

丁谓有才智，尝倾意以媚寇莱公，冀得大拜。性尚礼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花，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时有无赖于庆，贫寒不立，计且死冻馁，谋于一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后得志，毋相忘。”庆拜听指挥。老儒命改于为丁，名宜禄，使投身于谓。谓果大喜，收之门下，不旬月而谓入相，宜禄遂宠冠纪纲，虽大僚节使，倚藉关说，不逾年而家资巨万矣。老儒亦蒙宜禄引见，得教授大郡。按沈休文《宋书》，宰相苍头呼为宜禄，且复姓丁，愈惬所望，莫谓晋公不读书也。

东坡游西湖

《宋稗类钞》：姚舜明延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逮事东坡先生。言东坡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间，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

郑仰田拆字

《字触》载：上虞倪公元璐为祭酒时，与温辅体仁忤，将请告。惠安郑仰田者善拆字，遇于同官席上，初未通名，取投子中以绯饰四者予卜。郑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颔之，曰："公必与当事忤，姓名中带骨字者，其人也。盖投子骨所成而四面棱角，不能刓圆，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图归乎？必得请矣。投体方类口，四亦类口，乃回字也。"后果然。

竹米

竹结实如麦则见于晋元康、宋乾兴之时，如米则见于唐开成、宋咸平之时，然不言其色与味也。《七修》载：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县长亘五十里竹叶间苞络成穟而实焉，采而舂之，则黑色碎米，炊而食之，味少涩而饱，和饴为饼饵最佳。其地遂就丰熟。又《真珠船》载：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汉、沔大饥，竹遍生实，又多竹鼠，饥民甚赖之。又见传云："竹实如鸡子味，食之清凉满口，故谓凤凰食也。"

神石度饥

人遭水旱频仍，草木树皮可入口者皆无遗类。然天不忍使民困绝，必生异物以济之。《历志》载：宋真宗时，慈州山生石脂如面，可为饼饵。又泰州生圣米，大如芡实。苏、秀二州湖中生圣米。《闻见卮言》载：崇祯中，杭湖山间忽生异石，色白微赤，体软质细，状如茯苓，研之可作粉面，民竞取，杂糠核为饼，食之得活者甚众，俗号观音粉。迨岁有收，此石乃坚不可复捣，捣亦不可复食矣。

《文苑英华》载：唐玄宗时，王倕奏武威郡天宝山周回五六里石化为面，村人取食，甘美益人。孙逖表云："岂来𢍰之足喻，何雨粟之能方。"

京师十可笑

《戴斗夜谈》载：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犹汉世谚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谓也。

二十四气

天启中，都下造《天鉴录》、《点将录》，崔呈秀密付魏忠贤，流入宫禁，按籍以罪诸人。崇祯中枚卜阁臣，一时大僚及台谏相构不休，其不得与会推者，因造二十四气之目，以摇惑中外。目曰："杀气吴甡，棍气孙晋，戾气金光宸，阴气章正宸，妖气吴昌时，淫气倪元璐，瘴气王锡衮，时气黄景昉，膻气马嘉植，贼气杨枝起，悔气王士镕，霸气倪仁桢，疝气周仲琏，粪气房之骐，痰气沈维炳，毒气姚思孝，逆气贺王盛，臭气房可壮，望气吴伟业，杂气冯元飚，浊气袁恺，油气徐汧，秽气瞿式耜，尸气钱元悫。"各有诨号，中间贤不肖

参杂。其指为淫气、逆气、油气、秽气者，后皆死国难。《天鉴》、《点将》二录，传抄者众，故不具录，录此以备野史之阙云。

铁冶厂

遵化铁冶厂炉神，元之炉长康侯也。元遵化县民康小二为官铸铁，当炉四十日，铁不熔，费薪炭无数。主者将治之，欲自尽。康有二女劝止之，又恐父获罪，俱祝天投入冶，铁应时熔。众见二女上升飞腾，光焰中若有龙随之而起。事闻，封其父为崇宁侯，二女敕为金、火二仙姑，至今铁冶祀之。盖其地有龙潜于炉下，故铁不倾，二女投下，龙惊而起焚其尾，时有秃龙见焉。

长卿简子

萧子云赋："长卿晚翠，简子秋红。"杨升庵云：徐长卿药名。《堤疾恒谈》云：草中有徐长卿，木中有无患子，并可辟鬼。《齐民要术》：简子藤生缘树木，实如梨，赤如鸡冠，核如鱼鳞，取生食，淡泊甘苦，《广志》谓之侯骚。

李后主转世

山阴金雪洲先生初生，祖楚畹先生兰命名曰煜。有异人善扶乩，能降神，言："是儿前身，乃南唐李后主煜也。后主读马太君词而喜之，愿为之儿。得乎戌，失乎戌，志之，志之。"又书一词，有"天津桥上望归舟，又是黄花水落秣陵秋"句。考陆游《南唐书》：后主以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开宝七年甲戌宋师下江南，南唐遂亡。雪洲先

生以戊戌通籍，令郯城，庚戌去官，殁于天津，亦在甲戌，又同客死于他乡，且一目皆重瞳子，始终若合符契，亦异已。康熙戊寅春，遇先生令子衍孙埴于钱唐，出毛会侯先生传志示予，故知之详焉。马太君词有《遂闲堂集》行世。

李钱二王生卒

南唐李后主煜以七月七日生，以七月七日死。吴越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死，刚一甲子。然后主以“故国不堪回首”句及徐铉所探赐肌牵药而死，忠懿荷礼最优，宜无他者。顾二王皆以生辰死者，盖衔忌未消，各借生辰赐酒，阴毙之也。

黄袱谶语

《青燐屑》载：崇祯元年，五凤楼前获一黄袱，内袭小函一卷，题曰：“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内侍晨捡得，奏御前，思陵传巡视皇城各官，究所从来。袁槐眉给谏奏曰：“此事不经，何由得至大内？且臣等巡视，俱各未见，而内臣特奏之，安知非奸人所为。如一追究，将来必有造言簧惑圣听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至甲申、乙酉国亡，竟符其数。

文士润笔

以财乞文，俗谓润笔之资。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为方伯，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

润笔？”唐柳玭善书，东川节度使顾彦珲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容斋随笔》谓文字润笔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纳馈遗至巨万。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车马彩缯甚厚，湜犹以为薄。度又酬绢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谢以鞍马、绫帛、玉带，价逾六七十万。裴均死，其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刘禹锡《祭韩昌黎文》云：“公鼎侯铭，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自宋以后，此风衰息矣。王弇州云：饶介之仕伪吴，求时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作为第一，高季迪次之。介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后承平日久，张修撰洪每为人作一文，仅得钱五百文，尚未慊意也。《戒庵漫笔》云：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悦，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曰：“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一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还可也。”唐子畏寅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都南濠穆生平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坐书室中。人有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索润笔矣。”马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允明，枝山问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又《南窗闲笔》载：陈白沙善画梅，求之者众。白沙戏题坐侧曰：“鸟音人又来。”人不解，问之，白沙曰：“白画，白画。”众为绝倒。

明皇遇贵妃

唐明皇于开元二十六年冬取杨玉环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时明皇年已五十三矣。至天宝四载，册为贵妃，宠冠后宫。考前后凡十八年。至天宝十五载，贵妃年三十有八，缢死于马嵬坡之佛堂。明皇日夜追思，又七年始卒。以老年遇爱姬，又加韩、虢、秦三姨环侍左右，昼夜游戏，观《开天遗事》可见，而卒享二十余年之乐。使其恬淡寡欲，其寿又岂止于七十八哉！

吏三十六子

《近事存疑》载：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郑某，立心忠朴，为郡守所信任，分外厚遇。一日升堂呼之，见其衣服破弊，因叱之曰："我另眼看你，你为何袍子不做，装穷如此？"吏云："吏乃真穷，非诈也。"守叩问所以穷之故，吏云："小吏养子三十六人，只吃饭着衣，也要穷死。"守笑问曰："如何婢妾之多？"吏云："小吏只夫妇两口子，皆妻子所生。"守又笑问："你年纪不上四十，难道三、四岁就养儿子么？"云："小吏十八岁完娶，一年一胎，子皆双生，所以今年三十六岁，有子三十六人。"守问皆存活否，云："皆现在。"守命领来看。吏归，使大儿抱幼儿，中儿携小儿，拥挤一堂，守笑不止，取库银百两赏之，申文报司抚。司抚异之，各有所赠。张文玖述此，真异事云。

奸僧燃指

祝枝山《前闻》载奸僧割妇人乳头以为炼指之用，盖割妇人乳头之皮包于指上，复加药件和牢，然后烧之，则内肉了不痛也。凡燃指、炼顶、烧臂、刺血之类，必皆有术，而此事亦可备讯鞫者之一知也。

笼灯传送

《四友斋丛说》：明孝宗尝问内侍云："在京各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治事，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宴会，那得工夫？"内侍答云："惟是夜间饮酒。"孝宗曰："各衙门差遣缺人，若是

夜间饮酒，骑马醉归，何处觅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自是两京皆然，虽风雪寒凛之夕，夜半呼灯，未尝缺乏。

妓女叶子

潘之恒《亘史》：万历丁酉，冰华梅史以燕都妓女四十人配叶子，以代觥筹。东院十九人，郝筠、魏寄、李夜珠、杨娟娟、魏道蕴、郝长、王文兰、李月仙、郭子夜、崔琼、崔新莺、张燕燕、崔妆、李昭、崔长卿、陈雪筝、崔子羽、焦燕如、李十一。西院四人，李燕容、屈慧若、屈文若、柳五。本司五人，陈桂、王寿、段素如、王燕如、郭狄。前门十二人，田瑶生、刘越西、左翠、冯丑、冯巧、孙真真、田文舒、刘宛宛、董双成、吴文玉、王良、张六。梅史者，浙沈水部所托名也。闻京师妓女王雪箫为最，而薛素素才伎过之，梅史不之及，未识何故。

记里鼓

记里鼓又名记里车，车上有二层，皆有木人，每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槌，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镯一槌。郎仁宝《七修》言：正德中学使尝出以试士，举场皆不知始于何时，创自何人。杨铁崖有《记里鼓赋》，亦无时与人。而《三朝志》载：记里车，唐元和间金忠义所作。宋天圣间，内侍卢道隆又造之。及阅陈眉公《书蕉》载：记里鼓，刘宋高祖平姚泓所得。则知又不始于唐末矣。

宣武门书院

万历中，宪长吉水邹南皋先生元标、副都三原冯少墟先生从吾，各以建言予杖去，里居讲学四十年，泰昌初征入。掌宪公暇辄会讲城隍庙，佥议建书院宣武门。内城御史周公宗建董之，讲堂三楹，后堂三楹，供先圣，陈经史典律。以天启二年十一月开讲，至四年六月罢讲。御史倪文焕等诋为伪学，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浅不深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乃碎碑暴于门外，毁先圣木主，焚弃经史典律于堂中。院且拆矣，崇祯初，文焕等伏法，院遂以存。后礼部尚书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借院修历，署曰历局。

毁碑

杨琏真伽，元僧秃贼也，毁碑刻以为浮图，万世唾骂。《渑水燕谈录》载：景祐中，姜遵守永兴，奉太后旨，悉取长安汉唐碑石以代砖甓为浮图。此中国读儒书者，虽有太后旨，未闻谏止而辄奉之，与秃贼何异。又《水经》：洛阳天渊池有魏文帝九花楼，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又闻父老言，南京街中亦半是六朝旧碑。又予亲见长洲露台西阶石是萧景腆仗义英风之碑。

宋江毕四

宋徽宗时，山东贼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横行，官军莫敢撄其锋。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又元顺帝时，花山贼毕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没无忌，官军不能收捕。二贼相类，又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毕四中亦有一妇一僧，最勇健，岂真上合天罡之数耶？

京师四多

《五杂组》载：京师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或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斯言亦近之。

芦沟斗城

《破梦间谈》："芦沟晓月"为畿辅八景之一。崇祯三年后，风景萧条，议者谓此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又须筑城以卫兵。于是当桥之北规里许为斗城，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城名拱北，二门南曰永昌，北曰顺治。创于崇祯丁丑，特设参将控制之。

娼家魇术

娼家魇术在在有之，北方尤甚。《客座新闻》载：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祆轩神。朝夕祷之，至朔望日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视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于地，令拾之，则悦而无他意矣。祝枝山《志怪录》载：一少年狎一娼，娼以其年少又美，且富也，趋奉甚谨。少年惑之，留其家已经岁。一日偶倚楼闲望，见娼自携一鱼以入，私念何不使婢辈而必自持，因密察之。娼持鱼径入厕中，少年益怪焉，谛窥之，见娼置鱼于空溺器中，顷之又将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赤。亟前视之，乃月水也。乃大恨而别。按《博物志》云："月布在户，妇人留连。"注谓以月布埋户限下，妇女入户则自淹留不肯去。是女可以此留男，男亦可以此留女也。又闻娼不欲接

其人，则撒盐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矣。

刘良女

明武宗西幸，悦乐妓刘良女，遂载以归，号曰夫人，居腾禧殿，覆以黑琉璃瓦，俗呼为黑老婆殿。《日下旧闻》云：康陵南巡日，与夫人期以中途召之，夫人脱簪于帝以示信。帝骑过芦沟亡之，大索不得。行至临清，念夫人，召之，夫人以不见簪不往。帝不获已，兼程抵潞河，载夫人偕南。寺观旛幢，列镇国公号，复系以名，夫人每得并书。嘉靖初，纳南京给事中王纪之言，俾尽撤去。然夫人在途常谏帝游猎，非专以色固宠者。

官司谚语

《宙载》载都下谚语云："吏科官，户科饭，刑科纸，工科炭，兵科皂隶，礼科看。"《说听》载：工部居六曹后，仕进者冷局视之。嘉靖间兴大工，添设部官，比曩时数倍，营缮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员，得骤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而为语云："马前双，马后方，督工郎。"马前双者棍，马后方者杌也。兵部四司谚语，见壬集二卷。

都下谚

《宙载》载成化间都下谚云："韦英房，梁芳马，尚铭银子似砖瓦。"嘉靖间，都下又有谚云："滕太监房，麦太监马，高太监金银似砖瓦。"滕名祥，御用监。麦名福，掌团营。高名忠，内官监监督诸

工者。

平江伯

《金台纪闻》：平江伯陈睿好饮凉酒，京师为之语曰：“平江不饮热酒怕火筛。”适弘治庚申，火筛兵势颇张，孝庙遣平江御之。临轩挂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孝庙不乐，寻竟以逗留削爵。

看果楮锭

今士庶有丧，灵座前皆设肴果，或土或木，而饰以色。其祭享则必焚楮钱，及金银楮锭。陶穀《清异录》载：周祖灵前看果，皆雕香为之，形色如真。则看果五代时已有之矣。唐王玙传载：汉以来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玙以用之祭祀。则祭祀之焚楮钱，盖始于玙。《清异录》又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钱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则金银楮锭及钱始于唐而盛行于五代矣。

返魂香

《客座新闻》载：太仓刘家河天妃僧自外归，见锅中汤沸，揭而视之，见二卵煮将熟，询之，言行童于鹳巢中取者。僧命还之巢中，仆曰：“卵已熟矣，还之无生理。”僧曰：“吾岂望其生，但免鹳之悲鸣而已。”后数日，忽出二雏，僧异之，令仆探其巢，见一木尺许，五彩错杂成文，香气馥郁，持以与僧，供之佛前，亦未之识也。后有入贡倭人见而欲售之，僧绐之曰：“此香乃三宝太监舍供天妃者，岂敢

卖钱？”倭强以五百金易去。后倭复入贡，来访老僧，已故矣。其徒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聚窟州所出返魂香，焚之，死人之魂复返矣。”

戒指

俗用金银为镮，贯于指间，谓之戒指。按《诗》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礼进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镮，以进退之，生子月辰，以金镮退之，当御者以银镮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着于右手，又谓之手记。事无大小，记以成法。则戒指手记之名，其来久矣。

戴文进画厄

明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戴文进入京，众工嫉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着，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大喜。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颔之，遂挥去，其余幅不复视。

买东西

《兔园册》：崇祯中，思陵设游艺堂为涉览文史地，有所疑辄使中官问之词臣。一日忽命中官问词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词臣猝无以对。辅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勿与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买东

西。”中官以其言入奏，思陵善之。愚意东主生发，西主收敛，或取东作西成之意，书之以俟博识。

山海经

汉武帝时，外域献独足鹤，人以为怪。东方朔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按《山海经》伯翳著，盖随禹治水，撮山海之异而成书也。郭弘农注解，刘向编次作序。

娶妇用鞍

唐突厥默啜请尚公主，诏送金缕具鞍。默啜以鞍乃涂金，非天子意，请罢和亲。鸿胪卿知逢尧曰：“汉法重女婿，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为贵。”默啜从之。今人家娶妇皆用鞍与宝瓶，取平安之意，其来久矣。

女官

女子为女官者，女侍中，后魏元叉妻胡氏，一作女常侍。齐高岳母山氏，赵彦深母傅氏，南汉宫人卢琼仙、黄琼芝。女尚书，魏明帝选知书女子为之，使典外奏。女学士，陈后主时宫人袁大舍等，唐德宗朝，贝州宋延芳五女若莘、一作萃。若昭、若华、若伦、若宪，明孝宗朝沈琼莲。女博士，宋孝武朝吴郡韩兰英。女进士，宋孝宗时林幼玉，明武宗时林妙玉，皆以女童应试，诏赐女进士。女山人，孟光。明初女官亦有名号，《识小编》载：洪武元年冬，封范氏谨真为孺

人，与六品诰命。

女将军

女子为将军者：晋琅玡王廞起兵，以己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以顾琛母孔氏为军司马，时年已百余，尚能执坚破阵。又唐行营节度许叔冀以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义，奏授为果毅将军。陈女白颈鸦为契丹怀化将军，侍夫数十人。《金史》载：绣旗女将与李全战者。明嘉靖中，广西女土官瓦氏率兵来吴援倭寇。天启中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勤王。他如柴绍妻平阳公主，崔宁妾浣花任夫人，又不足异也。

诈为男子

女子诈为男子而有官位者：南齐时东阳娄逞，能棋解文义，变丈夫服，仕至扬州议曹录事。商丘木兰代父从征，以功还，除尚书，不受。唐昭义军兵马使国子祭酒石氏，张察妻。朔方兵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女状元司户参军黄崇嘏。明初保宁韩氏，从征云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

六十生子

《真珠船》载：隰宁张娼之女，十二岁而得男。长安刘氏之妇，六十二而育女。是衃胎之结，亦有不假天癸者，见者以为其说似诞。近闻扬州某商老而乏嗣，妻年六十而生一子，族人争疑之，讼于郡守。守廷鞫之，商言可据，当堂滴血验，果系真，众议方息。又见

《金史》载：金之始祖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居完颜部。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部人以贤女许始祖，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是六十生子，古亦有之，未尽诬也。

启棺出女

毛鹤舫先生言：康熙戊寅八月初六，杭城北关门外枯树湾有钟姓者，婢产一女而母即死，家人以无人乳育，并纳棺中而殓，权厝郊外。至十二日，农人锄地其旁，闻啼声，初疑为鬼，伫听久之，乃知为婴儿，归告其同里，闻于官，命启棺出女，抱置城中育婴堂，传为异闻。乃知《搜神记》所载汉哀帝建平四年，方与女子生儿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报其母掘出收养之，非诬也。

南无

《听雨纪谈》：释氏称佛名号皆冠以南无二字，宋叶少蕴云：夷狄谓拜为膜，《穆天子传》“膜拜而受”，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讹为谟，又因之为南无、南摩。予闻之一老儒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无火克金也。又云释氏称比丘、比丘尼者，皆冒吾先圣名字耳。说亦有理。

美髯

世传美髯者多不得其死。云长、茂先，往往而验。谢灵运临刑，舍其须装瓦棺寺维摩诘像。王僧辨子颁为父报仇，发陈武帝陵，戮其

尸，见须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岂须美者殁犹为祟耶？

盘饤山水

《紫桃轩杂缀》：唐有净尼，出奇思以盘饤簇成山水，每器占辋川图中一景，人多爱玩，至腐臭不忍食。又吴越戚里孙承祐者，豪奢炫俗，用龙脑煎酥制小样骊山，水竹屋宇，桥梁人物，纤悉具备。戊寅春，鹤舞桥赛神，以甘蔗一百二十余根垒成山水，以粉为人物，仿常遇春夺采石矶，高七八尺，贮大铜炉中，远近聚观，以为莫及。己卯春，圣驾临吴，有人以剥白胡桃垒成假山一座，路径曲折，人物参差，刻冰镂脂之技，至此而无出其右矣。

离地草

《记事珠》载：兔床国有离地草，人以藉足，不步而行。达摩见梁武，去来自由，以有此草也。其叶如芦，故传踏芦渡江。

酒筹

古人饮酒击博，其箭以牙为之，长五寸，箭头刻鹤形，谓之六鹤齐飞。今牙筹亦其遗意。唐人诗云：“城头稚子传花枝，席上抟拳握松子。”则今人催花、猜拳，唐时已有之矣。

优钵罗花

《紫桃轩又缀》：北京礼部仪制司有优钵罗花，即金莲花，开时适四月八日，至冬结实如鬼莲蓬，脱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尊。唐岑嘉州有《优钵罗花歌》。

广集卷之二

天府陆海

《淮南子》注：神农明堂曰天府，谓可以建都之地也。《战国策》：苏秦说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此所谓天府也。”《三国志》：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阳志》：邓州舟车辏泊，地称陆海。然则称天府、陆海者，不独关中也。

吏员胝仕

《真珠船》载：国朝由吏员跻胝仕者，若靖安况钟，苏州知府；南昌熊尚初，泉州知府；高安贾信，廉州知府；吴县平思忠，陕西参政；江西杨时习，交趾按察使；肃宁刘敏，刑部侍郎；江阴刘本道，户部侍郎；凤阳单安仁、清苑李友直，并工部尚书；德庆李质，刑部尚书；吴县滕德懋、江阴徐晞，并兵部尚书；南昌万祺，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刀笔之流，孰谓无人。

朝邑蔚能，光禄寺卿；闽县吴复，工部尚书。

木球使者

《渌水亭杂识》载：京师功德寺有木球使者。按宋张世南《宦游纪闻》载：雪峰寺僧义存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开山创寺，乾符二年赐号真觉禅师。寺有木球，相传受真觉役使，呼仆延客，球自往来。嘉泰间，寺灾，球滚入池中，得不坏。又《帝京景物略》载：功德寺止存破屋数间，供一木球，施以丹垩。相传寺初兴时，板庵禅师能役是球。球大如斗，不胫而走，逢人跃击如首稽叩，入侯门戚里募金，无不立应。人目为木球使者。

须龙

《异识资谐》：关云长公美髭髯，内一须长二尺余，色如漆，索而劲，若自震动，必有大征战。公在襄阳时，夜梦一青衣神辞曰："我乌龙也。久附君身，以壮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先往。"语毕，化为乌龙，驾云而去。公寤而怪之。夜走麦城，与吴兵对，天曙捋须，失其长者。公始悟前梦辞去者是须也。未几遂有临沮之变。至晋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无效。有司梦黑衣神自称须龙，"能为我立庙，当致雨以救民"。有司焚香告许，至午果雨，雨霁，淡云中乌龙现身。有司遂为创祠，掘土得一长须，意即龙也，因以塑于龙神颈中，题其庙曰须龙庙。

银化鹤

《金陵琐事》：洪武乙卯，南畿御库银每锭重数百斤，忽三锭化三白鹤，穿库飞出，莫知所在。有一书生见一白鹤飞入地中，异焉，标记其地而去。明早寻标，掘土尺余，见白金一锭，大不能举，约十八人并力举之，上有广积字。众分不得，以闻于官。官以上闻，上曰："此银已失三块，此块天赐儒生者也。"即命赐之，其同掘者命给

佣雇钱而已。

钱临江断鹅

万历中，钱若赓守临江，多异政。有乡人持鹅入市，寄店中他往，还索鹅，店主赖之，云："群鹅我鹅耳。"乡人讼于郡，公令人取店中鹅计四只，各以一纸，给笔砚，分四处，令其供状。人无不惊讶。已退食，使人问鹅供状否，答曰："未。"少顷出，下堂视之，曰："状已供矣。"因指一鹅曰："此乡人鹅。"盖乡人鹅食野草，粪色青，店鹅食谷粟，粪色黄。店主伏罪。

王觉斯前因

顺治辛卯春，宋既是先生实颖初入都门，海宁陈宗伯之遴延请署中。适是日为王文安公铎饯行，文安仪表俊伟，学问灏博，座中如孙北海承泽、陈百史名夏先生皆以前辈礼事之。文安因自言：吾五百年前身为宋蔡忠惠公襄，与欧阳文忠公最契，颇以文章自砺。止以生前得罪英宗，死后冥司罚为饿鬼道中五百年，并无拘禁，只是眼不见物。一日遍地光明，饮食饱满，则阳世高僧放水灯功德也。入明朝二百余年，始降生河南王氏。因饥饿日久，故饮食滔滔，乐不可言。倘赴人宴会，物品无不啖尽。今虽老矣，食量尚能兼数十人也。凡门生出仕，必嘱其建焰口一筵，以资冥福。

头飞鼻饮

古赋有"鼻饮头飞之国"句。又元诗人陈孚留使安南，其纪事诗

曰：“鼻饮如瓴甋，头飞似辘轳。”盖言土人能鼻饮者，有头能夜飞于海食鱼，晓复归身者。又《裸虫集》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头飞食鱼。鼻饮，《七修》载：汪海云《亦巢偶记》载一讲经僧能之。头飞则怪也。《星槎胜览》云占城国有之，皆妇人也，以无瞳神，为是必须报官。睡熟则其头飞去食人粪，不动其身，至晓则飞归，与颈吻合如故。若人固封其项或移其身则死矣。此亦天地间至怪之事，而竟有之，乃有少所见多所怪者，亦可鄙矣。

鸡鸣度关

《博物志》：燕太子丹质于秦，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开关，丹遂归。今人但知孟尝君事，故录之。

通州异卵

《说圃识余》：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啸，平地水高丈余，漂没不可胜计。三日水退，海滨遗一卵甚巨，乡民朱鹤等曳之上岸，坚滑如玉，令石工剖之，厚尺二，黄白与鸡卵同。其狼藉者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壳以盛水，泛至壳口而不溢。一壳在朱鹤家，后鬻于山西盐商，得银半镒，终不识为何物。

打花轿

康熙壬寅，毗陵南门内诸生蒋某，于二月上旬为子娶妇。忽有闾里恶少数人，群拥入堂，欲看新人。主人拒之，即掀翻花轿，打散灯火，并碎器皿什物。举家惊骇，惟有护视轿中新人而已。明日呈于

府，群少亟来输服，主人唯唯。城中缙绅以群凶惊绣幕之红丝，闹洞房之花烛，不逞之风，渐不可长，公请府公痛惩之。

五色盐

郭璞《盐赋》曰："烂然若霞。"红盐也。蔡邕曰："江南有胜雪白盐。"淮浙食盐是也。太白、少陵诗称水晶盐，今环庆之间盐池所产如骰子块，莹然明彻，盖水晶盐也。药中所用青盐，《续汉书》云："天竺国产黄盐、黑盐。"道书又有紫盐，谓戎盐也。甘肃宁夏有青、黄、红三种，生池中。高昌有赤盐。安息国出五色盐。

四后杀韩

汉韩信为吕后所杀，周韩通为宋杜后所杀，韩侂胄为杨后所杀，韩震为谢后所杀。四人皆将相，而皆死于妇人之手。然而侂胄宜杀也，惟韩信之死最冤，故未央宫中草至后尚有血色，亦以表异也。

举人服阕

《漱石闲谈》：长洲皇甫录号近峰，仕礼部仪制司正郎。弘治壬戌会试，将入帘，有江西举人王萱者到部投牒。皇甫问其来迟之故，王曰："举人以服阕之故来迟耳。"阕误作癸。皇甫笑曰："尔字尚不识，何以会试为哉？"王惭沮而出。及揭晓，而王竟登第，除授黄门。皇甫升顺庆太守，王适差按其地，相见间即曰："我固不识字之举人也。"于是摭拾其过而劾之，皇甫竟致仕归。

吏以恩酬怨

昔有御史以事责罚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处不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伦耶？我之于尔悬犹天壤，何以相逢为哉？”重加责决。后御史得罪，缧绁于镇抚司狱，一吏日具酒肴奉款，礼貌甚恭，问之则微笑而已，又曰：“人生何处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之即其人也，于是惭谢悔恨，遂成莫逆。后御史超迁，吏适为其属官，多所倚仗云。

悔失两元

钟伯敬先生尊人在毗陵作教，往省之。陈伯玉先生组绶慕其名，往谒请教，伯敬待之礼仪简略。去后，伯敬曰：“秀才宜闭户读书，钻刺何为？”及到吴门，文启美震亨有诗名，伯敬往拜之。启美开宴邀酌，文肃公在座奉陪。时文起以孝廉九次会试矣，席间亦以文请教，云：“尚可侥幸否？”伯敬唯唯勉对，退谓人曰：“如此老举人，尚何所望，选一官以终其身可也。”既而伯玉辛酉冠南都，文起壬戌魁天下，伯敬始悔至江南轻慢两元，惭悔不安。人之不可傲慢如此。

韦驮显圣

德藏寺僧真谛，人戆骇而格守戒律，第为寺中樵汲。杨连真伽来寓寺中，声言发天女等墓，意在云间陆左丞爱女及朱提举夫人，皆以美色夭死，用水银殓。下令及二墓，五鼓肩舆发众出寺。真谛怒，忽起掣韦驮木杵奋击，杨命擒之。众虽数百，披荡不能拒。真谛于众中超跃逾寻丈，若隼撇虎腾，飞捷非人力可到，一时灯炬皆灭，耰锄畚

锸皆为段坏。杨大惧，谓是韦驮显圣，遂不敢往发，鼓柁率众而去，亦不敢问谁僧。后二年，真谛行脚峨嵋，不知所在。

神救贤绅

太仓张受先先生采，平日最怒佛，成进士，令临川有声，其治行为先帝所知，以复社不复起用。太仓之俗，豪奴皆为衙役，表里横行。每州守至，受先率诸乡绅辄告以严束衙役，为若辈所积恨。鼎革时，诸人擒入教场，毒殴而毙。人散去，一僧负之入庵，卧于韦驮之前，多方救之，得苏，藏之庵中，久得遁去。平日怒佛而救其命者乃一僧，岂非先生正直有以感之欤？先是，娄东有降箕者，忽书云："后日贤绅被难，须着城隍救护。"是日受先被殴时，见有朱衣者以一网覆身，毙而得以复苏，亦异事也。

猫牛画眉忌

北人云猫不过扬子江，言猫过金山则不复捕鼠。厌者至金山，剪一纸猫投水，则不忌。南人云牛不可过嘉兴金牛桥，过者即死。厌者牵之涉水而渡，则不忌。又画眉不可从平望画眉桥下过，过则不复鸣。厌者必提笼从桥上过，则不忌。

饮酒有定数

酒有别肠，非可演习而能。传记载元载闻酒即醉，一人取针挑载鼻间，出一小虫，曰："此酒魔也，出之能饮。"试之，果饮至二斗。《七修》载：南阳胡长子素不能饮，梦神授以酒药一丸，吞之，遂日

饮数百杯不醉。又《学圃识余》载：浙有儒生夜宿神庙，神留饮，生辞以素性不饮。神乃命吏取生文簿验之，果无酒肠，取朱笔于簿所图形像，为画酒肠一条，命第饮此。生在席饮至一壶不醉，后遂能饮。乃知酒量实天所定，不可强也。

酒乃天禄

《石林燕语》载：王审琦微时，与宋艺祖善，后以佐命功，情好尤密。性不能饮，每会燕，太祖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贵，酒乃天禄，何惜不赐饮耶？"祝毕，顾审琦曰："弟试饮之。"审琦不得已饮尽，无苦。自是侍宴即能饮，退还私第则如初矣。

曾陈侊善饮

永乐朝有夷使善饮，举朝无能胜者。或言曾学士棨，成祖遂召与饮竟日，夷使已醉，而棨穆然无酒容。成祖闻之曰："只这酒量，亦堪作我朝状元。"《七修》载：宁波陈敬宗性善饮，一日召宴，预使内侍铸铜人如公躯干，虽指爪中皆空虚者，如其饮注铜人中。内侍报曰铜人已满，遂使归，令内侍随其后以观。至家散堂，复与内侍饮焉。又孝宗朝蓝州侊武人，输粟入京师。时西陵侯称善饮，人有言武人可以为敌，遂召与饮。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对饮一缸尽，西陵不复知人事矣。武人畅怀自酌，复罄一缸。真可谓酒有别肠者也。

人为物精

人有为物之精者，妲己雉精，郭璞鼍精，杜元凯、李公垂、蔡君

谟、陈升之、米元章皆蛇精。至升之产时，母于卧具下得大蜕一条为尤异。《集异记》载：隋炀帝为鼠精。《北梦琐言》载：归尚书登为龟精，浴时人见巨龟沫水。又载郑愚为猪精。《千秋金鉴录》载安禄山，《夷坚志》载岳武穆，皆猪精。叶法善谓张果老为蝙蝠精。《宋稗类钞》载盛勋为鲤鱼精。又载杨戩为虾蟆精。《闻见卮言》载嘉靖中内臣王升亦虾蟆精。《金鉴录》又载史思明为翮乌精，杨贵妃为白鹇精，指爪纯赤。《宋高僧传》载李克用黑龙精。《孙公谈圃》载郑獬亦龙精。《杂记》载朱全忠青鞹白额虎精，韩世忠亦虎精，王建白兔精。《吴越备史》：钱武肃王蜥蜴精，湖州牧高澧夜叉精。

皋比

《乐记》：倒载干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蒙皋比而犯。"注："皋比，虎皮也。"《宋名臣言行录》：张横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说《易》。盖以虎皮为讲席也。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赞之曰："勇撤皋比，一变至道。"按唐戴叔伦《禅寺读书》诗："猊座翻萧索，皋比喜接连。"则以皋比为讲席，唐世已然矣。比，频脂切。

胡颜

曹子建《上责躬诗表》："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李善注："即胡不遄死之义。"《尚书》传：胡，何也。《毛诗》曰"何颜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颜之厚。"《北史》论："茂正表动不由仁，胡颜之甚。"杜少陵诗："胡颜入筐篚。"黄滔《景阳井赋》："诚乖驭朽，攀素绠以胡颜。"

章礼冒籍

稽山章礼始为诸生，后弃之走燕，得入试。主司甫阅卷，有巨蟹鼓甲而前，主司异之，遂置第一。众以章冒籍，交攻之。事闻，世庙问珰何谓冒籍，珰对曰："各省士子以顺天籍获隽者名为冒。"世庙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是年试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庙阅章卷，诘主司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对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贤，惟此卷先发大圣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归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荐。"世庙大喜，冒禁遂寝。

太子庙

《真珠船》载：陕西会城糖方街有太子庙，所祀乃唐张巡。庙碑谓唐尝赠巡为通真三太子。考之《唐书》及他传记，咸无其说。且人臣未闻以太子为赠者。本传巡开元末擢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意者因衔中太子字遂讹有兹称。

断田归岳

《翰山日记》：辛元龙尉京邑时，万俟卨之孙与岳武穆家争田，岁久不决。府委元龙断，积案如山，元龙并不省视，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桧逆贼，虽籍其家不足以谢天下，尚敢与岳氏争田乎？田归于岳，券畀于火。"合邑称快。

人鸟同情

世道青天白日，和风庆云，不特人多喜色，即鸟鹊亦多好音。若暴风怒雨，疾雷闪电，人皆闭户，鸟亦投林，乖戾之感，至于如此。故君子处世当以太和元气为主，不可过于严刻也。

萤火

或问汪上辑先生："萤何以能明？"答曰："此火之类也。夫能明于天地间者，日与火而已。日明于昼，火明于夜。日与火之外，其自为光而能明者，惟萤，其他皆假光于日者也。月假光于日，故有盈亏。星假光于日，故不昼见。诸物类若镜若水，亦假光于日者，故置之暗室而不能自见。而萤独不然，以是知为火之类也。盖火生于木，先王钻燧以取之。草亦木之属也，其质微，不能胜钻，而有火之性。当其腐也，质尽而火性则存，故化而为萤也。以其为火之类，故亦明于夜乎？今夫天地之有日与火也，人身亦然。有君火焉，有相火焉。君火旺于昼，相火旺于夜，理亦如是耳。"

白鸟

云南谓蚊为白鸟。环湖多蚊，而宝珠寺独无。梁元帝《金楼子》云：荆州高斋无白鸟。盖谓荆州李姥浦无蚊也。吾苏沙盆潭亦无蚊。扬州广陵驿对岸一店，屋三间，绝无蚊，而屋外天井不胜其多。祝珵美言海昌泮宫前亦无蚊。

李肇《国史补》：江南有蚊母鸟，夏月夜鸣，吐蚊于丛苇间。《天都载》：江东有蚊母鸟，生池泽芦中，形类鹩而大，黄白杂文，鸣如鹄。每鸣吐蚊一二升。《杨升庵集》云：滇南有蚊母鸟，即鹪鸟，吐蚊特多，因作逐鹪文。此禽化也。《宋景濂集》云：江南有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见人泳去，久则变为蚊。此虫化也。塞

北有蚊母草，草茂而蚊变。岭南有蚊子木，实为卢橘，熟则皮绽，蚊出实空。《桐下听然》：江南有蚊树，类枇杷，皮裂，蚊从中出。此草木化也。

天眼地皮

洪武中，福建按察陶铸字垕仲，清介自律。时布政薛大方贪暴自肆，垕仲劾之，大方词连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还官。闽人语曰："垕仲再来天有眼，大方不去地无皮。"成弘间，黄州知府卢濬字希哲，守己爱民，得罪上司去职。曹濂继之，贪暴自恣，两经考察，皆得斡全。时有"卢濬不来天没眼，曹濂重到地无皮"之谣。吾苏祖将军回旗，韩抚久任，有改前句者云："祖将撤回天有眼，韩都久任地无皮。"则天眼地皮之对，古今已三见矣。然吾苏当南北冲要，大兵往来，日无宁宇，韩公在任，过往兵丁不至骚扰，即祖将在苏三年，兵亦不敢放恣，至撤回日，人民忧惧，而两三日间安然启行，不可谓非韩公之力也。

周白地马踏荒

正统初，周文襄忱初抚南畿，美化未孚，岁适不登，人讥之曰"周白地"。文襄闻之笑曰："今年叫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铺地。"治未逾年，粟米盈羡，价止二钱一担。康熙庚戌，马公祜巡抚吴地，诸事休息，人蒙其福。但七年之间，五遭水旱虫灾，人以"马踏荒"讥之。丙辰六月二十三日卒于任，今庙祀之。

蚌生眼

《戒庵漫笔》载：正统中，江西童谣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后城中小儿以蚌壳磨穿贯指为戏，虽官府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乱。又濠举逆日，霹雳大震，苍蝇无数集其头上。行至江中，见风不利，欲回舟，问此何地，舟人对曰：“黄石矶。”濠听之，以音协王失机，怒斩舟人，未几即被擒。

面肉酒树

面树则南中桄榔也。桄榔树大者出面百斛。又交趾望县欀树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似面可作饼。又《蜀志》：莎木峰头生叶出面，一树可得石许。今蕨草亦有粉，可作饼铒。肉树出五台山，其形如桃，质如玉，煮一滚压去水食之，味如猪肉。又端溪亦有肉树。酒树则椰也。椰似酒味甘而薄。枸楼国仙浆亦取之树腹中。又青田核，以水贮之，少顷成酒，乃真酒树也。

盘石异影

《狮山掌录》：元和中，内库一盘，四周物象逐时变更。如辰时花草间皆龙戏，巳则为蛇，午则成马，滚者立者，尽态极妍。他物亦然，号十二时盘。《天都载》：祁门谢方伯莹得一石，子时则中现鼠形，历十二时变现不爽。

男子乳生湩

后汉李善，本南阳李元苍头。元家疾疫，相继死，惟有孤儿续始生数旬，奴婢欲杀续分财，善潜负续逃，亲自哺养，乳为生湩。唐元

德秀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乃自乳之，数日湩流，能食乃绝。《后山谈丛》：寿之善乡吏垂乳流湩如乳妇。

顾姑冠

《蒙古备录》：凡诸臣正室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如竹夫人，长三寸许，饰以红青锦绣或珠玉。《草木子》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妻皆带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辍耕录》：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剌带罟罟，娘子十五人。聂碧窗《胡妇》诗有“争卷珠帘看固姑”句。诗见乙集。顾姑、姑姑、罟罟、固姑，盖其音，无定字，实一物也。

虎变美妇

《潞安志》载：崞县崔韬之任祥符，道过褫亭，夜宿孤馆。见一虎入门，韬潜避梁上。虎脱皮变美妇，即枕皮睡。韬下取皮投井中，妇醒失皮，向韬索之，韬佯不知也，因纳为妻。抵任生二子一女。及官满复过褫亭，谈及往事，妇问皮安在，韬从井中取出，妇披之复成虎，咆哮而去。钱唐瞿祐有诗云：“旅馆相逢不偶然，人间自有恶姻缘。书生耽色何轻命，四载真成抱虎眠。”

人形参

隋时上党某宅后夜有呼声，索之不见。去家里许，得人参一株，根如人形，掘之，其声遂绝。或以为瑞，或为草妖。栗佥宪应麟曰：“《春秋运斗枢》：摇光散为人参。《图经》云：参如人形，阳

道皆具，能作儿啼。则有形有声亦参之常，不可为妖，亦不得为瑞。”故老言得参如人形者食之顷刻飞升，但不易得耳。

五曲江

枚乘《七发》：“观涛乎广陵之曲江。”今陕西会城东南有曲江，乃司马相如赋所谓“临曲江之陪州”者也。广东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县。唐张九龄为县人，故称张曲江。又江西丰城县东北十里、云南临安府东北九十里，亦皆有曲江。

浮筠

《礼记》言玉之德曰“孚尹旁达”。杨升庵云：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泽如竹膜之腻，如女肤之滑也。与今注不同。元稹《出门行》咏商人采玉事，“求之果如言，剖则浮筠腻”，“骐骝千万双，鸳鸯七十二”。浮筠用古注也。古注今废不用，故罕知之。

口戏

俞君宣先生琬纶《挑灯集异》载：万历乙卯夏，于京师与客夜坐，仆子呼一口戏者至。顷之，忽闻壁后鼓乐喧奏，俄而微闻犬吠声，由远渐近。须臾众犬争食，厨人呼叱之状。又顷则鸡鸣声，渐且晓鸡乱唱，主人开笼，宛然母鸡呼子，雌雄相引。已而忽鹅鸭惊鸣，与鸡声闹和，恍如从蔡州城下过也。顷之又闻三四月小儿啼声，父呼其母令乳之，儿复含乳而啼，已而咂咂作吸乳声。闻者无不绝倒。予师周德新先生善于屏后演操，自抚军初下教场放炮，至比试武艺，杀

倭献俘，放炮起身，各人声音，无不酷肖。近陆瑞白亦能口戏，善作钉碗声及群猪夺食，又善作僧道水陆道场，钹声大铙小铙，杂以螺鼓，无不合节，听者忘倦。

虫戏

《尚书故实》载：有术者以二刺蝟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辍耕录》载：杭州有弄百禽者，蓄龟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则最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最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竖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状，谓之乌龟叠塔。又见术者蓄虾蟆九枚，先置小椅桌于席中，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乃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又王兆云《湖海搜奇》载：京师教坊有以赤黑蚁子列阵，能合鼓进金退之节，无一混淆者。乃知鸟衔牌𦍒、乌龟算命、鼠跳圈、猴做戏，又不足异也。

刹

刹，《韵会》以为佛寺。《真珠船》引王简栖《头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注：“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刘良注：“刹，塔也。”《南史·虞愿传》：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刘孝仪《平等刹下铭》：“惟兹宝塔，妙迹可传。”又云：“岂如神刹，耿介凌烟。”梁简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启》：“宝塔天飞。”宋之问《登慈恩寺浮图》诗：“凤刹侵云半。”历详前说，刹为佛塔无疑。《说文》又解为柱。《释氏要览》：“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即幡柱也。沙门得道者便当建幡告四远。”

腋气

洪刍《香谱·金禅香》：《洞冥记》：金日禅入侍，欲衣服香洁，变胡虏之气，自合此香。则知今谓腋气为狐臭，狐当作胡。故《千金方论》云：有天生胡臭，有为人所染臭者。《教坊记》：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愠羝，腋气也。《奇效良方》：治腋气用蒸饼一枚，劈作两片，糁蜜陀僧细末一钱许，急挟在腋下，略睡少时，候冷弃之。如一腋止用一半。《真珠船》云：叶元方平生苦此疾，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绝根，录之以传，顾天下人绝此病根。

雍门

《战国策》：孙子谓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注："雍，去声，齐西门。"桓谭《新论》：雍门周鼓琴，孟尝君欷歔而就之。《博物志》：韩娥东之齐，过雍门鬻歌假食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故雍门人至今善歌。《长安志》：长安故城西面三门，北曰雍门。是齐、秦皆有雍门。又为人姓。今读雍字为平声，非也。

狗脚猪肠

洪容斋《铜雀瓦砚铭》曰："元魏之东，狗脚于邺。吁其瓦存，亦禅千劫。"按高澄侍宴，以大觞属孝静帝，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狗脚朕！"可对猪肠儿。侯景骂韩轨啖猪肠儿。

铜雀台瓦

铜雀砚，曹操台瓦。杨升庵云：铜雀台瓦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欢避暑宫冰井台香姜阁瓦也。洪容斋铭可证。余得一瓦，砚上有香姜字。又见京师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北魏孝静帝年号也。

诸于绣𩊚

《后汉书·光武纪》：更始诸将服妇人衣诸于绣𩊚。注：诸于，太掖衣也。绣𩊚，半臂也。𩊚，《续汉书》作褌。其物反。杨升庵云：《酉阳杂俎·盗侠类》有单练𩊚之说。练𩊚与绣𩊚同一类也。𩊚疑半臂羽衣，故字从髟。《汉书》作𩊚，《酉阳杂俎》作𩊚，写有繁省也。

中裙厕牏

《汉书·石奋传》：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苏林云：牏音投。晋灼云：世谓反门小袖衫为侯牏。颜师古云：中裙若今中衣，厕牏若今汗衫也。胡承之按：贾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云：厕，行清；牏，中受粪函者也。贾、孟皆在晋前，去班固为近，说必有受，且详“厕牏”字义，必非衣服类。《青箱杂记》亦以牏为溷。

祭赛

《晋书》：庾亮病大困，戴泮曰：“昔苏峻时，公于白石祠中祈

福许赛其羊，至今未偿，故为此鬼所苦。”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许赛猪羊，其来久矣。

秀才襕衫

明初秀才襕衫，前后用飞鱼补。骑驴有伞，绢用青色，止一围，门斗随之后。因秀才醉卧道旁，高皇见之大怒，曰：“此命服也，污渎如此。今以后秀才居常出入不用襕衫，止许常服。”

秀才儒巾

秀才儒巾，高皇欲制一雅式者为令，屡进其式，俱不当意，遂挥之地，跌瘪。马皇后曰：“如此正好。”高皇因依此样颁天下。居常则戴方巾，名四方平定巾。嘉靖初作青罗巾，称程子玉台巾制。桑悦作诗云：“一幅青罗四褶成，无因长冒玉台名。若从白七群中过，只少三根孔雀翎。”盖皂隶帽插孔雀尾，故云。明季复社滥觞，方巾甚高，人口号曰：“头顶一个书橱，手带一串念珠。台摆一部四书，口内只说天如。”天如，张溥号。

三孟三白

吾郡先达顾岩叟先生宗孟、姚现闻先生希孟、文湛持先生震孟，皆以文章节义，砥砺一时。又范长白先生允临、陈古白先生元素及云间董思白先生其昌，皆工临池艺，著名于世。崇祯中诸先生相继死亡，惟范长白先生独存。时为对曰：“顾宗孟，姚希孟，文震孟，三孟俱亡，莫非命也；董思白，陈古白，范长白，一白虽存，亦曰殆哉。”

题诗宽比

兰溪章某以拖欠钱粮为县令所拘系，夜不能寐，题诗狱壁曰：“静数谯楼鼓，一二三四五。惟有狱中人，声声听得苦。”后为县令所见，问而知章所题，且知其为文懿公之后，即日破械出之，宽其追比。

花蕊夫人

诸书所载花蕊夫人有三，一为蜀王建妾。建纳徐耕二女，长为翊圣淑妃，次为顺圣贤妃。淑妃号花蕊夫人，贤妃生衍。二徐皆能诗。在衍时，坐游燕污乱亡国。庄宗平蜀，二徐随衍入唐，半途遇害。及孟氏有蜀，传至昶，则又有花蕊夫人，作《宫词》者。《辍耕录》云：夫人徐匡璋女，昶拜贵妃。或以为费氏，则误矣。《诗人玉屑》等书俱云姓费，蜀之青城人。以才色事昶，号花蕊夫人。宋下西蜀，而夫人随昶归中国。入汴时，题葭萌驿壁云：“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调《丑奴儿令》也。书未毕，军骑催行，遂止半阕。后有人续之云：“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昶至宋，召夫人入宫，而昶遂死。太祖以蜀亡问，夫人答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宠爱之。夫人心尝忆昶，因自画昶像以祀。太祖见讯，诡称张仙，后输织室，以罪赐死。《铁围山丛谈》云：夫人入宫，昌陵惑之，尝造毒，屡为患，不能遂。太宗在晋邸时数谏昌陵，而未克去。一日从上猎苑中，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拟走兽，忽回射夫人而死。一为南唐李煜之妃，闽人王某女。煜降宋，妃入宫，太祖嬖之，号为小花蕊。一日游苑中，使奉晋王酒，晋王故不饮，曰：“必得夫人手摘一花来乃

饮。”太祖命之，甫至树下，晋王从后射杀之，太祖欢饮如故。《菽园杂记》云：小花蕊，南唐宫人，墓在闽之崇安。但既入宋，死后未必发葬闽地，恐崇安之墓，陆公或讹传耳。

妓女慧口

吴妓张好儿，婉丽且慧。一日，人挟之游。客杜君者见即诮曰：“他老便老，也是个小娘。”杜本无籍，借太医院籍入赀为吏目。张应声曰：“你小便小，也是个老爷。”众皆鼓掌。

钱牧斋初娶柳如是，谓之曰：“吾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柳如是曰：“吾亦爱你。”牧斋曰：“爱吾什么？”柳如是曰：“吾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众为之绝倒。

妒妇戒

明东卫刘指挥疾卒，无子，其妻陈请乞照例给养。高皇问曰：“汝夫死年几何？”曰：“五十。”又问：“有妾否？”对曰：“无。”高皇怒曰：“汝夫以百战得官，欲以富贵贻后人，年至五十，尚不蓄妾，非由汝妒而何？朕本欲斩汝，念汝夫之功劳，着光禄寺给漆碗木杖，日令乞丐于功臣之家，以为妒妇之戒。”又《艺林学山》载：开平王常遇春妻甚妒，高皇赐侍女，开平悦其手，妻即断之。开平愤且惧，入朝而色不怡。高皇诘之再三，始具对。高皇笑曰：“此小事耳，再赐何妨？且饮酒宽怀。”密令校尉至开平第诛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脔赐群臣，题曰悍妇之肉。开平大惊谢归，怖惋累日。更赐美女数人。此事比前更快。

永嘉虎

《异识资谐》：永嘉山下有虎逐人，其人登大树，而虎守其下。忽张文忠孚敬母，腹怀文忠自母家归，天微雨，憩坐虎脊上，复取履在虎皮上擦泥。树上人见之胆落。已而人群至，虎去，其人始下，追问张母何由坐虎脊。张母曰：“巨石也。”次日属人察树下何巨石之有。已而生文忠，后相世庙。

指环篇

永春潘英奴，美如仙姝，父母择配未谐。同安苗德纯贩苎，主潘家。生美姿容，已娶二年，嫌妻貌丑，诈言未配。英奴窥之，时露半面或全身。一日折纸方寸，外包油纸置饭中，苗得之，开视，有诗曰：“天生一对两嫣然，司马文君宿世缘。欲遣中书传好信，几回未易到君边。”是夜潜至卧邸，告以宜遂琴瑟。苗魂飞神荡，以求欢合。英奴坚拒曰：“聘币未将，不可苟就。”以金指环与生，嘱曰：“幸勿爽约，凭此为信。”礼拜而退。苗还出妻，欲聘英奴，无媒未果，迁延半载，父命发布凤阳。时沙县邓茂七扰乱，苗四载不得归。景泰三年，道路始通，苗归，抵潘家，英奴已嫁林氏矣。苗以货丝为由，访宿林家。英奴潜书《鹧鸪天》贻生云：“欲待鸳帏奉枕衾，谁知薄幸苦相侵。移花却向他人主，狂蝶无情莫再寻。　　君负信，妾伤心，鱼沉雁杳悄无音。如今追忆前时话，剩得潸然泪满襟。”苗见之，郁郁而归。及再娶姚氏，容貌更不如前妻，想念益深。友人为作《指环篇》以讥之曰：“金指环，金指环，看汝徒辛酸。犹记相携处，罗带结同欢。态浓语巧美无极，未行云雨情先密。好怀豁然开，蓦地迢亲觅。撩人娇思拨不平，一团和气迥春晴。广寒嫦娥初会遇，又如君瑞见莺莺。自别佳人冰雪面，寤思寐想深相恋。千山万水阻尘

氛，归鸿难托张生怨。指环本黄金，解赠注意深。安知物理多迁变，似此坚圆能倍心。因叙指环事，劝人夫与妇，赤绳系足亲，何必轻抛负。苗生本期得芳妍，岂知再娶不如前。我闻在德不在色，请君读此指环篇。”

广集卷之三

六经三传之失

《家语》云：《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淮南子》云：《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之。

《穀梁》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隐说

《楮记室》：隐，一也，昔之人谓有天隐，有地隐，有人隐，有名隐，又有所谓充隐、通隐、仕隐，其说各异。天隐者无往而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地隐者避地而隐，如伯夷、太公之类是也。人隐者诡迹混俗，不异众人，如东方朔之类是也。名隐者不求名而隐，如刘遗民之类是也。他如晋皇甫希之，人称充隐。梁何点，人称通隐。唐唐畅为西川从事，不亲公务，人称仕隐。观白乐天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住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则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长沙邓粲与南阳刘骐之、南郡刘尚公友善，并以高洁著名。后粲

应桓冲聘，二刘非之。粲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二刘无以难之，而粲亦名誉减半矣。

食物馈女

《邵氏闻见录》：嫁女后送食曰馈女。宋景文纳子妇，其父馈食，移书云“以食物暖女”。公曰：“暖字错用，从食从而从大。”其子退检字书，“馈”字注：“女嫁三日，饷食为馈女。”

万寿寺

伍寄庵《耳剽集》载：万寿寺药丸和尚建船坊十数间，直通僧室，聚徒三十余，皆美少年，以卖药为由，妇女无子者多托疾求治，与诸僧通，致富巨万。嘉靖间，御史舒汀将建为长洲县学，令推官陈一德率众毁之，而门役豫露其事。一德亟驰封锁船坊，以卒百人守之。有数妇惊惶登舟，欲出不得。僧以白金二千而托门役赂陈，乃纵妇去。后舒公知其事而劾之，一德罢官。

倭患

三吴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嘉靖壬子，忽有倭寇据上海之柘林为巢穴，遣众四出。癸丑至苏，啸聚甫里，郡守林懋举束手无策。或以月空和尚知兵荐，遂令率僧兵二百人御倭，豫备军饷火器，置娄门外接待寺，懋举舣舟而伺。亡何兵败，贼遂长驱而来。吏请举火，懋举不可，望风先遁。方解维而贼已入寺，见积聚争取之，而懋举得脱

归。贼至城下放火劫掠，凡六昼夜，居民被杀者无算。时甲寅六月十二日也。财帛妇女满载四十余艘，沿绕城河鼓吹而行，抚按官兵登城楼观望而已。独苏州府同知潞安任复庵环躬甲胄，率民兵策马力战，遇于横塘，而军门令牌收兵，一日三至，任公愤愤而回。时吴江水兵布列湖中，贼委辎重以饵之，得以乘间逸去。懋举惧，潜以黄金二千两托教授阴凤麟馈赵文华，得弥缝其事。环治兵日夜暴露草野中，与士卒同寝食，士乐为死，屡败倭，斩获甚众。以佥事备兵太仓，又进副使，赐金绮，予世荫。丁母忧，起复，倭平，乞终制，报可。升参政卒。

张丐儿

《倭变录》：丐者张二，莫知所自出，善伏水中，能月余不食。又跷捷，善走死地。嘉靖甲寅，倭乱应募。方太守令诇贼，数挟利器，泅水遇贼舟，凿其底沉之。又时入倭巢，侦其情形，斩倭首以献，太守颁银牌犒之，不受，犒之以酒则受。贼平论功，应袭百户，郡县加以章服，却之，惟愿乞食，夜则卧岳庙中，嬉嬉无愁色，竟莫解其谁何人也。夫出万死之中，排大难，成大事，而长啸谢富贵弗居，岂东海贫儿中亦有鲁连先生其人耶？

海人

《楮记室》载：海商言：南海时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颇小，登舟而坐，戒舟人寂然不动，少顷复沉于水，否则大风翻舟。又《代醉编》载：海人须眉皆具，特手指相连，略如凫爪。西域曾捕得之，进于国王，不言不笑。王以为不可狎而豢也，纵之于海。其人转盼视人，合掌低头如叩谢状，继又鼓掌大笑，放步踏波而去。元时又有一

人泛海，忽见一稚子自水中出，坐于船头。舟人不敢惊，良久入水而去。又金时龙见于燕京旧塘泺，手托一婴儿，如少年中官状，红袍玉带，略无怖畏之容，经三时始没。由此观之，水中亦自有人类，但幽冥相隔，不可相知耳。观温太真牛渚燃犀事可见。

海女

《松漠纪闻》载：噶兰达地有人于海中获一女子，口不能言，与之饮辄饮，与之食辄食，久乃为人役。使其见神像亦知拜伏。身上有皮下垂，宛如衣服，被于四肢，但着体而生，不可脱卸耳。

牝狸佑忠

《关西故实》载：雁门关外有苏武庙，其大窖则今陕西镇番卫。当其啮雪吞毡之日，子卿厌厌待毙，天哀其忠贞，遣牝狸与之作伴。日则觅食哺之，赖以不死。武感其义，遂与为偶，因生一子。李陵致书云："足下胤子无恙。"即狸之所生也。并无胡妇生子事。后还中国，妻已去帷，汉武求其后人不可得，遣人入胡迎嗣子归朝，荫之以官，得以继续。使此事果真，则牝狸之功莫大焉。

昭君非真

《葭鸥杂识》：单于求娶昭君，汉成帝吝而不与，取宫人近似其貌者以往，单于宠之。后成帝欲杀毛延寿，延寿逃出关，单于用之，予以近职。后侍宴，昭君出幕行酒，延寿进言曰："此昭君非真，汉帝尝令臣图其容，腮间有一红痣，今则无之，其伪显然。今何不勒兵

前去，必欲得真昭君，其美更胜于此。”单于大怒，骂汉人欺我若此，立将假昭君赐死，使延寿图形入汉，必欲得真者始和亲退师。汉王无计，乃出真昭君，容华固称绝代也。昭君入胡之后，不肯为婚，单于逼之，遂自经死。故胡地多白草，而昭君墓草独青，则一心不肯背汉，昭君真千古之烈女。荆公乃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不亦冤哉！

王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

牛金失考

晋宣帝因以牛继马之谶，深忌牛姓者，乃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宣帝先饮其佳者，而以鸩酒毒死其将牛金。迨恭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某，生元帝，非牛金也。《通鉴》失考，误书牛金，遂成千古之枉。

叙齿

《听雨纪谈》：乡人叙坐以齿，虽贵为卿大夫，居乡亦皆谦退，曰乡党莫如齿。考之《礼》，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则不齿于族，此贵贵之义也。予尝谓乡之荐绅同辈而叙齿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齿尊之，不几于失礼乎？蓝田吕氏《乡约》曰：“非士类者不以齿。”斯言为得之矣。

《弹园杂志》云：前辈居乡，惟以齿德相让，而后稍凌夷，始重爵位矣。申少师瑶泉致政归，拜少湖王先生敬臣，投刺称晚生。此古大臣折节高风，今世希觏者也。

金陵陈遇

明高皇定鼎金陵，首召元儒备顾问。以秦元之荐，召见金陵陈中行遇，与语大悦，称先生而不名，三幸其第。与官辄辞不就，除礼部尚书者再，遇固辞，乃不复强之以职，然数谕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入侍。"遇叩头以子幼辞。盖净默恬退，始终如一。年七十有二卒，人称为静诚先生。

元儒不受明职

孙退谷承泽《益智录》：元儒受事而不受职者，如杨维桢、汪克宽、赵汸等，聘修《元史》，史成不受职而去。又沈梦麟为元武康令，入明，五主闽浙乡试，又同会试。滕克恭为元学士，入明主河南乡试，皆不受职，以旧衔从事。沈寿九十三，滕寿百有十岁，尤异也。

万安贪财

《耳剽集》载：眉山万阁老罢归住省城，专一请托。或问安何不归故乡，答曰："我在内阁止有银十八万，待足二十万便回也。"由后时相君观之，万安可谓廉吏也矣。

啜茶之始

五经无茶字，或曰"谁谓荼苦"，荼即茶也。古人以饮茶始于三国

时。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据此为饮茶之证。及阅《赵飞燕别传》：成帝崩后，后一夕寝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我坐，命进茶。左右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则西汉时已有啜茶之说矣，非始于吴时也。

书手门子

《辍耕录》：世称乡胥为书手。《报应记》：宋衎，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盖唐时已有此名。今侍官府之美童曰门子。《道山清话》载：都下有一卖药翁，自言少为尚书省门子。盖宋时已有此名。书手、门子之名，其来久矣。

皇陵悬牌

中都皇陵初建时，量度界限，将筑周垣。所司奏民家坟墓在旁者当外徙，高皇曰："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及成，皇陵四门悬金字牌各一，其文云："民间先世如有坟墓在陵域者，春秋祭扫听民出入无禁，不许把门官军刁蹬，如违以违制论。"此大圣至公至仁之心，周文王不得专美矣。

禁放炮

《耳剽集》载：明制，朝廷每端午日迎母后幸内治，看划龙船，炮声不绝。盖宣德以来故事也。万历丙戌，炮声无闻，人疑之。后闻

供奉者云："是日内官奏放炮，神宗止之，云酸子闻之便有许多议论也。"神宗之顾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见圣德矣。

包孝廉

《北墅手述》：顺治辛卯，浙闱中钱塘包棨，年逾不惑，长不满三尺，宛然稚子也。撤棘，主司见之，询诸人曰："其貌不扬，不知其何修得此。"有知之者曰："此天报之也。"王师破绍兴时，或诬绅衿三十余家叛逆，密揭贝勒。贝勒缄发抚军张存仁，揭偶堕地，棨为记室，拾而火之。张问棨，棨曰："火之矣。"张大惊，棨请自解贝勒请死。棨又自作解文，言童子包棨不识字，误焚文书，请治罪。贝勒见其茧收猬缩，以为果小孩也，笑作国语，译者曰："果孩子，饶了罢。"竟放归。三十余家得以保全不究，咸棨之阴德所致也。

张夫子

《客窗涉笔》：明崇祯初，永平兵备道张春，陕西孝廉也，我师攻城，春出战力屈被执，见太宗皇帝不屈，众欲杀之。上不欲，偕至阙廷，高其忠义，命旂下从张公学。公亦不辞，教以道义，咸敬事之，称张夫子，坐必南向，终不剃发。上曲从之，语臣下曰："真忠义人也，当学之。"及卒，上深叹息，旂下学者以楮奠之，曰不敢有污清德。定鼎后，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语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张夫子乎？南国有此一人，乃无有识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

人大萝卜

《北墅手述》：崇祯时，钱塘梵村范老人，生平诚信，无诳语。偶自太湖归，向人云见一人大萝卜，闻者笑之。范自咎言之无征，积悔成疾。其子日祷于天，愿释父意。一日锄地，忽得一人大萝卜，须长尺余，蒂亦拱把，两人肩荷，遍走示人，人皆钦叹，父疾旋愈。

顶上千拜

正德中，河南按察使华亭朱恩与刘瑾有旧，事瑾极恭，凡拜帖写顶上。超升至南京礼部尚书。按暹罗国，凡臣下见其君，先扪其足者三，复自扪其首者三，谓之顶上，恩取诸此。又《弹园杂志》载：嘉靖中，一进士谒诸相国，刺云“眇眇小学生某人顿首千拜”。先见贵溪，膝行而前，贵溪怒叱出之。次见分宜，分宜喜曰：“后生辈当如是。”遂引入幕为干儿。又宋朱浚谄事贾似道，每札子必书“浚万拜”。小人无耻，一至于此。

讥不肖子

《野记》载：一士赴考，其父充役为贴书，勉其子登第则可免。子方浪游都城，需银资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试，则宜多给其费，否则至场中定藏行也。”弈者以不露机为藏行云。又有士，父使从学，月与油烛一千，其子请益不可，子以书白云：“所谓焚膏继晷者，非为身谋，正为门户计。且异日恩封，庶几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费，则大人承事，娘子孺人，辽乎邈哉。”闻者绝倒。

明友治妒

《菽园杂记》载：高文义公穀无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间之不得近。一日陈学士循过焉，留酌聚话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骂。陈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扑夫人仆地，至不能兴。高力劝乃止。陈数之曰："汝无子，法当去汝而置妾，汝复间之，是欲绝其后也。汝不改，吾当奏闻朝廷，置汝于法不贷也。"自是妒亦少衰。生中书舍人峘，陈公一怒之力也。妒妇之见于纪载者多矣，朋友治妒真新闻也。

徙处五溪

刘禹锡《曲江序》云：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处五不毛溪。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处遐陬，一夫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他美莫赎耶？

炼石补天

《碣石剩谈》：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漏，人多置疑。予见道家祈雨有斩虹之事，念咒作法，麾剑于下而虹即断于天，即此则知女娲非亲升天隙以石补之也。观炼字之义，想以火炼石于下，而天遂合隙于上，即如斩虹。又或如救护日食月食之说欤？即此而观，则古之奇迹亦皆常理，又何异焉？

郁火烧棺

《耳剽集》载：凡酒皆火，而烧酒之害尤烈。正德乙亥，吴江知县周秀卿伟尤所耽嗜，终日昏睡，行事颠罔可笑，人目之曰周烧酒。逾年病卒，其父移柩至葑门，设奠焚楮钱，灰飞着棺，棺中火遂大发，亟救乃熄，而其尸已烬矣。盖酒毒郁蒸于柩中，偶得火气，内外相应，便为焰发也。

孝经问题

《楮记室》：钱塘叶生为太学官，无学识。有学生假作叶策题云："《孝经》一序，义亦难明。且如昭韦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领是何处之山。孔子之志四时常有也，何以独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时常行也，何以独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没而又何以鲤趋而过庭。尔多士其详言之。"

夬𨺅镇怪

《太平清话》：浯溪旁旧有神怪，宋熙宁中，永州判官柳应辰维舟岩下，僧以有怪告之。夜午怪果登舟，伸手入窗。应辰书一夬字，叱而挥之。诘朝登岸索之，夬字缀于崖上，知石为怪也。既而解维放舟，僧追告以溪山震响，应辰书一𨺅字与镇之，其怪遂泯。石刻碑字存焉。

欧阳绍

《广异记》：唐欧阳绍，雷州郡将，所居有池，常能为怪。绍决其水，雷电大起，雷神持兵相向。绍与力战，衣体俱焦，贾勇愈倍，

神负而隐。池水尽涸，见一无首之蛇，斫刺不伤，熔铁灌之方死。人号欧阳为忽雷。

鹤山虾蟆

《楮记室》：魏鹤山为参政，一日，留客馆中，自入内。忽有两丫鬟秉烛出迎，云："参政有请。"史教授随入。众客怪之，有顷鹤山出，不见史君。众以招入为对，鹤山惊曰："安有此？"令左右遍寻，见史在塘中，半身没水，扶上灸苏，问其故，则曰：丫鬟引至一大屋，见绿衣人指小女与汝为妻，今夕成礼，不知身在水中。次日令戽干塘，有一虾蟆大如斗，小者四五而已。

村社判官

《耳新》：嘉靖中，南京朱某妻顾氏，每夜有巨人来共寝，日渐羸惫。人语妇曰："取其佩戴之物，可知何怪矣。"妇俟与交时，拔其头上一物，藏于席下。明旦视之，乃纱帽翅也。朱寻至土地庙，见判官失左翅，具报兵马司，问判官杖罪一百，拽像中衢，挞而碎之，血水流出。陆俨山肄业南雍，亲见之者。

石中涵水

《耳谭》载：世庙末，涿州楼桑庙旁农人王某，场间石磙，传自上世。有贾胡过视，许以十金，王疑不与。既去，兄弟以失价相诟，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异常，不省所用，置之神堂。婢窃饮之，数日肤润面腴，发黑如漆，通知未来事。其姑家相距百里，

曰姑家火发，已及奥堂，又曰家牛生犊，母子当弗活，已而果然。声闻于外，远近填门，部使者表闻，中使下迎，婢忽不见。

梁间老叟

《怪山谈录》：崇祯中，慈仁寺僧坐毗卢阁下，闻桯间有人语渐哗，蹑梯窥之，有男女数人，长止尺许。一老叟出，谓僧曰："吾辈本居深山，思睹帝里之胜，携家而来，暂栖于此。师毋见迫，不久当去，师勿露，必有以报也。"居数日，僧复闻哗如前。又问之，叟曰："吾归矣。师可俟我于郭外某处。"僧如言候之，不见，倦卧于道左，觉而探怀中得千钱焉。昔金之将南迁也，有狐舞于宣华殿。元将亡，狐从端明殿出。此殆其类乎？

鸡妖

《绥寇纪略》载：崇祯丁丑，京师宣武门外斜街民家白鸡，羽毛鲜洁，喙距纯赤，重四十斤。慈溪应孝廉廷吉见之，愀然曰："此鹜也。所见之处国亡。"又《耳剽集》载：嘉靖五年十月，长垣王宪家鸡抱卵，内成人形，五官皆具。弘治甲子，崇明顾氏鸡卵育猕猴，尤异。

虫妖

《绥寇纪略》：神庙好用商人采办，每进黄封御箱，内有八宝嵌成虾蟆、蚱蜢等物，箱开则藏机发，跳跃满地。上大笑，赏赉不赀。

讨钱名目

《楮记室》：治天下者不使利遗一孔，亦必致败，岂惟名爵独然。末流之竭，当穷其源，枝叶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今谓之见面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到任始要钱曰开手，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邪不干正

《菽园杂记》：吴中有鬼善淫，俗名上方五圣。凡怀春之女多被污之，与之善者，金帛首饰皆为盗致。吾昆真义民家一女将被污，女曰："泾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来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独不正耶？"遂去，更不复来。乃知邪不干正之说有以也。

避祸难逃

《绿雪亭杂言》：正德中，锦衣指挥杨玉附逆瑾势害人，瑾败，玉伏诛，家口没入为奴。有爱妾携少女匿民间得免。此女长甚美，妾鉴前祸，誓不婚京师权贵家。李白洲都宪荫子纳之，后宁庶人干纪，李坐党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数焉无所逃也已。

判斩妖尼

《楮记室》：彭节斋为江西经略使，有人招一尼，教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云是尼也。告官屡验，皆是女形。有人教以猪脂油涂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男形，再舐阳物顿出。彭判是为妖物，奏闻斩之。

泥像生痈

《夷坚志》：建宁府建阳县宝山乃南岳忠静王行宫，香火甚盛，士大夫祈灵乞梦，殆无虚日。后宫装塑宫娥从者，未得其貌。偶邵郡一富妇来庙献香，匠即塑其貌，妇不之知。后偶患脑疮，百药不效。偶一医者曰："宝山有一宫娥，状貌宛如判阃，今为雨漏湿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异其言，亟遣人往视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治之，疮遂愈。

徽钦啜茶

《楮记室》载：徽、钦二帝北狩，至一寺，有石金刚二，一胡僧出入其中。问徽、钦二帝何来，钦宗以南来为对。僧呼童子点茶，味甚香美。茶毕而退。帝再索之，则僧皆不出。入视之，悄无一人，止竹间一小室有石刻胡僧及二童子，宛然似献茶者。

羊狗肠弦

房千里《大唐杂录》载：春州土人弹小琵琶，以狗肠为弦，声甚凄楚。《紫桃轩杂缀》载：杭州贫人妇女日夜槌羊肠作弹絮弓弦售人。盖由羊狗肠俱劲韧可用耳。

金茎花

《杜阳杂编》载：隋大业中，元藏幾为过海使。风飘一洲名曰沧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茎花如蝶，人多带之，曰："不带金茎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目铜掌承露为金茎。

高骈凿海

《北梦琐言》：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然在水中，因奏以开凿海道之利。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石，民至今赖之。

咒状元

《朱平涵集》载：云间张状元以诚宦京师，其家侵暴邻里，里人不堪，赴京诉于张。君一心知里人之冤，而难禁制父兄，语其人曰："汝回家只管咒，咒杀了张状元，他何处倚势耶？"不数年，君一果卒。又《闻见卮言》载：余姚韩状元应龙欺占邻产，势不能抗。适有江西堪舆人善魇魅术，其邻许以百金，结坛烧符，念咒七日夜，将桃木七寸刻作人形，书其生辰甲子植地上，每夜念咒毕，敲木人下地一寸。至第七夜，桃人没地。时韩在京，健旺无疾，晚与夫人对酌，戏触其怒。夫人将汝化面悉行爪破，血痕如珠帘密布，次早不能上朝，是夜缢死。后数日闻讣，邻人大喜，堪舆者取金而去。故乡绅当自好，偶见二书所载，录之以为戒焉。

上天取仙桃

《耳谭》载：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来，善幻术。妇击金谓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与众看官吃。"其夫将所负绳抛之，绳直立如木，天忽开一门，晴霞绚云，闪灼拥簇，绳与门接，其夫缘绳而上，从天宫掷桃下，叶犹带露。人皆遍食之，甘美异于常桃。久之，忽闻天上作喧诟声，忽掷其夫之首足肢体，片段而下，鲜血淋漓。妇伏地大哭，曰："频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为天狗所伤，亦是众官所使。事关人命，本不敢仇怨，但求舍钱治棺殓可去也。"众皆大惊，醵金一两余给之。妇合肢体成人形，盛以篠籧，嘱肢体曰："可起矣。"肢体应声曰："钱足否？"妇曰："足。"其夫忽起，收拾其绳毕，仍负之而去。人皆绝倒。王行甫所亲见者。

金优

海盐有优童金凤，少以色幸于分宜严东楼。东楼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金既色衰，食贫里居。比东楼败，王凤洲《鸣凤记》行，而金复涂粉墨身扮东楼。以其熟习，举动酷肖，复名噪一时，向日之恩情，置勿问也。

朱雪

《见只编》载：王荆石相国为南祭酒，范屏麓太史过王，语良久，欲别。王曰："幸少坐，小女谓今日当雨朱雪，果尔，当烦作韵语纪异，否则共以一笑解之。"屏麓意谓必妄。食顷，须臾作雪，他处皆白，惟庭中色若胭脂和云母，照耀人面，晕若桃花。屏麓咏诗纪

异，中有“少女风前吹绛渚，太史庭下布丹砂”之句。此昙阳事也。王弇州有《昙阳传》，不及此事。

保定名捕

《见只编》载：金坛王伯弢，万历丙午计偕至德州，见道旁捕快与州解相噪，问之，云放马贼昼劫上供银，追之则死贼箭，不追则死官刑，各相向呼天泣。然贼马尘起，尤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妇二骑从北来，诸捕咸惊，相庆曰：“保定名捕至矣。”诸捕控名捕马，问从何来，名捕言进香泰山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一短小妇人，以皂罗覆面，手抱婴儿。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贼几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妇往足矣。”妇摇手对不耐烦。名捕嗔骂曰：“懒媳妇，今日不出手，只会火炕上搏老公乎？”妇面发赤，便下马抱儿与夫，更束马肚，结缚裙靴，攘臂抽刀，长三尺许，光若镜。夫言：“将我箭去。”妻曰：“吾弹故自胜箭。”言未讫，身已在马上，绝尘而去。诸捕皆奔马随之。须臾追及贼骑，妇大呼贼曰：“我保定名捕某妻，为此官银，故来相索。宜急置，无尝我丸也。”贼言：“丈夫平平，牝猪敢尔！”贼发五弓射妇，妇以弹弓拨箭，箭悉落地。急发一弹，杀一人。四人拔刀拟妇，妇接战，挥斥如意，复斫杀一人。三人惧，稍却，妇曰：“急置银畀两尸去，俱死无益也。”三人下马乞命，置银，以二尸缚马上而逸。俟诸捕至，畀银而还。此妇犹旖旎寻常，善刀藏之，下马拜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纵此三虏，要是裙钗伎俩耳。”州守为治酒宴，劳五日而去。

燕玉

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杜少陵诗：“暖老须燕

玉。”《留青日札》：“燕玉，谓燕赵美妇人如玉也。”此言云思得暖玉之杯也。

男子双名

盘盘扶南国王，见《梁书》。　赫连勃勃夏主。　乞藏遮遮吐蕃将。　殷七七名文祥，唐人，能顷刻开花。　罗黑黑唐太宗琵琶客。　精精、空空俱剑客。　陶八八颜真卿所遇异人。　燕八八李怀光外孙。　纪孩孩唐乐工。　尚婢婢吐蕃节度使。　仲小小唐乾宁中猎人。　仆仆开元时人，苏东坡有赞。　飞飞见《酉阳》。　和和唐异僧。　尚陆陆长庆时人，善鬻栗。　落落李克用子，见梁祖传。　许闲闲见张天觉诗。　陈豆豆元祐时人。　张无无见《夷坚志》。　时春春、时住住、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余元元、王斤斤俱南宋殿前供奉人。散散、巕巕、马马俱元学士。　回回元平章。　咬咬元枢密院。　定定元中丞。　雪雪元人。　吴闲闲元真人。　吴借借元人，见《代醉编》。　冯存存元山人。　脱脱元丞相。又元末遗孽，明太宗封忠顺王，居哈密。又世宗时俺答义子。　王保保元太傅。　赵闲闲名秉文，金学士。　张玄玄即张三丰。　陈荐荐、洪焘焘、史浩浩见《名臣奏议》。　唐瞿瞿名阶泰，吴江人。　阎古古名尔梅，徐州孝廉。　余生生名鼐，成都人。

美人双名

双名美人，备录于左：娟娟楚国汉津吏女。　宠宠朱起所遇。　施施汉宣帝女馆陶公主。　紫紫古淫妇，后化为狐。　罗罗、昔昔隋宫美人。　亭亭庐江王瑗姬。　苏简简即小小，南齐钱塘妓。　罗爱爱隋妓，能诗。　杨爱爱钱塘妓。　崔莺莺唐美人。　李莺莺与张浩私者。　范莺莺、范燕燕俱范十郎女。　燕燕张祜妾。　张燕燕明京师妓。　真真画屏美人。　沈真真唐柳将军妾，赠郑还古者。　谢真真与韩真卿通者。　班真真元名妓。　赵真真

元冯蛮子妻。又元妓。　高妹妹唐高彦昭女，七岁死难，德宗谥曰愍。　赛赛唐武氏妓。　小小王缙妓。　薛琼琼开元中宫姬。　马琼琼朱端朝妻。　关盼盼张建封妾。　费盼盼宋妓，黄山谷赠诗者。　于盼盼元名妓。　张好好杜牧之所狎妓。　谢好好元稹所狎妓。　张红红韦青婢，即记曲娘子。　青青翟素婢。　卿卿唐妓，仲蔚有别卿卿诗。　吴盈盈与王山善者。又锦城官妓。　达奚盈盈天宝中贵人妾。　李当当唐名妓。又元名妓。　和当当元名妓。　灼灼锦城妓。　香香泰州妓。　宠宠朱虞部姬。　美美唐刘立女。　七七李汧公妾。　英英杨师皋姬。又张虞卿姬。又元顺帝才人名，起采芳馆以居之。　王英英唐楚州妓。　卓英英唐名妓。　曹保保、郑举举、王苏苏、王莲莲、张住住俱唐名妓。见《北里志》。　李端端唐名妓。　钱端端宋钱肃之妾。见《夷坚志》。　寄寄李商隐侄女。　李童童唐名妓。　翘翘刘讽所遇鬼仙。又宋理宗官人。　沈翘翘唐文宗官人。即吴元济女。　东东唐名妓。　石醋醋榴花女。　转转韩定辞歌妓。　星星唐进士崔曙女。　吴倩倩唐末妓。　皎皎阿软女，白香山名皎皎。　楚楚、崖崖古美人，见《天都载》。　凤凤南唐张泌所通浣衣婢。　滔滔宋宣仁太后小名。　艳艳宋任才仲妻，善画。　赵鸾鸾宋妓，作《闺房谑咏》。　温超超温都监女，欲嫁东坡者。　李师师宋徽宗所幸妓。　许冬冬宋宫姬。见汪水云集。　毛惜惜宋高邮妓，荣全叛，惜惜骂贼而死。　罗惜惜张王谦妻。　李惜惜明景皇帝所幸妓。　怜怜宋荆门佥判赵不用妾。　丁怜怜湖州妓。又成都妓。　汪怜怜元妓。　娉娉晁无咎歌姬。　马娉娉钱塘妓。贾娉娉元魏鹏妻。　关关与俞本明通者。　福福贾娉娉侍女。　吴庆庆宋孝宗内夫人。　唐安安宋妓，理宗尝召入禁中。　余安安元余忠宣公女，同母死于井。　耻耻缙云朱伪妾。见《夷坚志》。　田田、钱钱俱辛稼轩妾。　翠翠古美人。　李翠翠明金陵妓，能诗。　薛翠翠明京师妓。　陈柔柔宋欧阳梦桂妾，郑所南有传。　荆坚坚、李心心、于心心、冯六六、顾山山、孙秀秀、刘关关、魏道道、刘匾匾、刘宝宝俱元名妓。见《青楼集》。　田娟娟木元经所遇。　薛素素明京师妓，人称薛校书。见《甲乙乘言》。　柳依依明扬州妓。　景翩翩字三昧，建昌妓，能诗。　徐翩翩明南京妓。见《金陵琐事》。　杨采采元吴中女，能诗。　玄玄小青名。　陈玄玄明末金阊妓，陆云士有传。　刘宛宛、杨娟娟、孙真真燕都妓。　张倩倩吴江沈君庸夫人，能诗。　叶纨纨吴江人，工

部主事叶绍袁之女，高安知县袁俨之媳。　元元纨纨侍女，又名红于。　姗姗钱塘卢生爱婢。　陈素素杨州妓，姜生所遇。

国双名

外国双名者：回回，蠕蠕，丹丹，鄯鄯，佛佛。贵州夷人一曰罗罗。见一统旧志。西伯昌灭阢阢音耆。国。见《史记·宋世家》。突厥灭茹茹之后，尽有塞表之地。见《后周书·外戚传》。　海外有汶汶国。见《代醉编》。

神双名

人身中神双名者六：心中神衣赤衣，长九寸，冠九德之冠，着绿珰之帻，名曰呴呴音虚。肝中神衣青衣，长八寸，名曰蓝蓝。胆中神衣白衣，长三寸，名曰护护。脾中神衣黄衣，长六寸，名曰裨裨。胃中神衣赤衣，长五寸，名曰旦旦。肾中神衣黑衣，长四寸，名曰漂漂。见《太清真人络命诀》。林林、央央，俱山神名。

鸟双名

鸟双名者：青丘灌灌，崇吾蛮蛮，药山罗罗。又行扈喈喈，借。宵扈啧啧。按灌灌或作濩濩，状如鸠，佩之不惑。蛮蛮状如凫，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尔雅》作鹣鹣。《禽经》载：鹤鹤之智不如鸾，周周之智不如鸿。又凤名足足，见薛道衡文。鹡鸰旦。谓之鸰鸰，见《方言》。泆泆寇雉，即鹬鸠也。秩秩海雉，如雉而黑，见《尔雅》。燕燕，玄鸟也，见《诗》注。老扈鹦鹦，见《左传》注。来

来，即鹭也。李归唐诗“惜养来来岁月深”。鸍鸍，音施。鹜也，见《诗韵音释》。狄狄，乌郎切。貉属也，见《诗》注疏。哠哠，音号。鹄名，见《尔雅翼》，一作鹤也。兜兜，形似鸲鹆，见《五色线》。双双，鸟名，见《公羊》注。甲甲，鸟名，见《玄亭闲话》。

兽双名

兽双名者：招摇狌狌，姑逢獙獙，音敝。空桑轮轮，泰山狪狪，音同。泰献狭狭，音东。霍山朏朏，音窟。放一作牧，一作效。皋文文，南海猩猩，北海蛩蛩。又有青兽曰罗罗，云南人呼虎亦曰罗罗。见《天中记》。麟曰般般，见薛道衡文。谯明山有兽曰榴榴，枸状山有兽曰从从，硜音真。山有兽曰嵇嵇，音攸。踇音母。偶山有兽曰精精，南海外有兽曰双双，叔獸音独。国有墨虫如熊曰猎猎。音鹊。狒狒，《王会图》作费费，又作髯髯、鬻鬻，音吠。见《本草》。禺禺，音驭。猴属，又名霄霄，亦猴属。

鱼双名

鱼双名者：刚山蛮蛮，洛水庸庸，一作食水鳙鳙。扬州禺禺。《山海经》载：涿光山鳎鳎音褶。之鱼，少咸山鲕鲕音沛。之鱼，跂踵山鲒鲒音阁。之鱼。又庾氏穴池养鱼，以木为凭栏，登之者凭栏投饵，其声堂堂，鱼必踊跃而出。辛氏之池不必投饵，但闻策策之声，鱼亦出。是庾氏之鱼可名堂堂，辛氏之鱼可名策策。见《化书》。

虫双名

虫双名者：蹂名蜻蜻，见《诗经》注。螳螂谓之蛑蛑。见《方言》。虫虫，音薛。虫名，各有两首。见《山海经》。队队形如壁虱，生有定偶，斯须不离，西南夷及缅甸诸国多有之，夷妇有不得于夫者，饲于枕中，则其情自洽合，土官目把及富夷之妻不吝金珠易之。见《游宦余谈》。

俗言出处

里巷长谈本于史书者甚多。俗言不中用，出《史记》，秦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酒阑歌罢，酒阑见《汉·高祖本纪》。阑谓希也，言饮酒者半去半在也。又一败涂地及无赖俱见《高祖纪》中，高祖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为人出《史记》，樊哙子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瓜分天下及吹毛求疵俱见《前汉书》。骂人曰老狗，出《汉武故事》，上常语栗姬怒弗肯麾，又骂上老狗，上心嗛之未发也。遗腹子见《前汉·昭帝纪》。鄙人之庸贱者曰小家子，出《霍光传》。四分五裂见《张仪传》。如坐针毡见《晋书·杜锡传》。不痴不聋不成姑公，见《宋书》。又唐代宗答郭子仪语。不长进见《宋书·前废帝传》。人面兽心见《宋·明帝纪》。相打见《宋·黄回传》，回于宣阳门与人相打。不耐烦见《宋·庾炳之传》。又五代唐明宗将立后，曹氏谓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烦，妹当代我。"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见《齐书·王敬则传》。傥来之物见《梁书》。一劳永逸见北魏诏。有疾曰不快，见《华佗传》。不快活，桑维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不作好事，唐明宗责王建曰："汝为节度使，不作做好事。"远水不救近火出《韩非子》。骂人曰杂种，出《前燕载记》，赞曰："蠢兹杂种。"没奈何，张循王银铸球名。金逆亮制尖靴极长，取于便蹬，足底处不及指，谓之不到头。又制短鞭，谓之没下稍。宣和间，妇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错到底。又人回赎田产转售曰翻烧饼，见《麈史》。打草惊蛇，南唐当涂令王鲁事。

广集卷之四

天下中

洛阳为天下中，此古中国也。刘舍人《史通》谓荆州为天下中，颇有论列，此今中国也。《山海经》云：诸书为昆仑为天下中。此盖言其大，所谓天地之外复有天地也。《吕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盖天地之中也。皆不可辨。

都鄙

铅椠云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诗》云：“彼都人士。”《史记》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齐，士女闲雅，皆可美者，故其处曰都，民士亦曰都人。以边陲郊野风俗疏略，人物丑陋，皆可鄙厌，故其处曰鄙，民士亦曰鄙人。《左传》：子产治郑，都鄙有章。

海龙王宅

《录异记》：海龙王宅在苏州东，入海五六日程，小岛之前，阔百余里。四面海水粘浊，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舟船不敢辄近。每大潮水漫没其上，不见此浪，船则得过。夜中远望，见此水上红光如日，方百余里，上与天连。船人相传龙王宫在其下。

五明囊

《续齐谐记》：邓绍以八月一日入华山，见一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上露。绍问之，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梁简文帝云：妇人于八月旦，多以锦翠为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鸡跖集》：人于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

《荆楚岁时记》：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墨点小儿额为天灸，以压疾病。今吴俗谓之天救。

任公示儿书

潞安任复庵环，以同知御倭，昼夜力战，遍身书姓名，曰：“死绥职也，为二亲记此发肤。”尝见其示儿书云：“儿辈莫愁，人生自有定数，恶滋味尝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极乐国也。读书孝亲，无遗父母之忧，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亲人。我儿千言万语，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倭贼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尔老子领兵，不能诛讨，啮毡裹革，此其时也，安能作楚囚对尔等相泣闹闼间耶？此后时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乐，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只有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话。四月廿四日，太仓城西伏枕书。”

徐佩死难

《长洲野志》：徐佩以厨役事任大夫环，大夫亦以厨役字之，初不异且厚，又焉望其出死力。及倭寇犯吴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

团。晨食，大夫整旅出遏，佩从之。众咸阻曰：“尔馆夫，何乃从征？”佩应曰：“吾主官于苏而追贼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与俱，安乎？”乃持刃先倡，旅有不进者，挥刃促之。大夫善射多中，贼佯缩，殆矢尽，纵横举箭，期在必杀大夫，更以利刃攒逼。佩意大夫不免，独殿后，以手搏贼，贼执而杀之，以是大夫得免。大夫祭佩文云：“呜呼佩也！生也食予，死也卫予。奇怀异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难，视尔之归，颜有余汗。英魂已矣，正气不磨。当为厉鬼，杀此群倭。旷野悲风，胥江落日。老泪如泉，匪私尔泣。”

王夏两相国

古称刑不上大夫，而明乃诛两相国。人知王文东市之诛由于徐有贞，而不知实始于易储。人知夏言西市之戮由于严嵩，而不知实始于立后。世宗既废张后，属意于方妃，而意莫决。密问于言，言对曰：“臣请为陛下贺。夫天员而地方者也。”世宗喜，遂立方妃为后。世宗待宫人严，宫人怨，谋弑逆。壬寅某夕，所幸曹妃及宁嫔王氏侍寝，寝熟，官婢杨金英、张金莲等以组缢上项，钗股刺其囊。组误为死结不殊，金莲恐，走告后，后驰至，解帝组，帝乃苏。趣捕金英讯之，辞首王宁嫔，且曰：“曹妃虽不与，亦知是谋。”时上病悸不能语，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等十余人磔于市，并收斩其族属。上愈，曰：“曹妃我所爱，岂敢生此心？”冤之。上德后之功，进封其父为侯，然终念曹妃之冤，恨后之妒，而并追当日误听夏言之言，欲杀之。至二十六年冬，宫中火，中官请救皇后，上不应，后焚死，言亦伏诛。

宦告妒妻

《学圃识余》：正统间，吴郡练从道纲按闽。时有致仕郡守投刺晋谒，问其来意，曰："某妻妒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万端。某诚无如之何，故以诉公求治。"纲曰："此公家事，我何敢与知？"某复恳不已。纲沉思良久，遣吏至其家，请夫人来。吏至，其妇已知，厉声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独非命妇乎？"取命服服之，舁至察院。纲据案治事，其妇随步而入。纲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其人持杖绕阶捶击，妇通体无完肤，泣拜恳免。纲令具供放之，自后无复故态矣。

丘鹏妻妒

《耳剽集》载：吏部主事丘鹏妻杨氏，性妒多智，鹏畏之。谒告归吴，母以未有孙谋蓄妾，杨不可，母与鹏愤郁而死。御史尚维持闻之，遣吴同知令杨自尽。杨凤冠霞服，手执敕命而出，问曰："奉旨来乎？"曰："非也。御史有后命。"杨笑谓曰："妾六品命妇，御史七品官耳，敢擅杀人？妾死不难，恐先生亦不得辞其责矣。"同知唯唯而退，白御史止之。

女侠止妒

《广莫野语》载：一富宦无子，妻极悍，笞死婢妾数人。一邻家颇殷实，有女白父，愿嫁此宦。父曰："渠妻凶恶，梃死妾甚多，汝何寻死？"女固请，父因达宦妾之。至第三日，妾方梳洗，妻言起迟，上楼梯口，喃喃骂。妾觑其将至，用脚一踢，倒撞梯下，随下楼坐其身上，捶打骂詈，且言："我年少女子，家颇富厚，岂嫁此老人？只是一大宦家，因你绝了他后。我今打死你，替你偿命，着他另娶。"言毕又打。妇求饶命，且发誓任从再娶，宦亦恳求放起。后女

生二男，一登甲榜，一乡魁云。

刘尹断奸

《葭鸥杂识》：长洲三尹刘公，为吏通脱，夫人性尤敏辨。一日发审奸情事，夫人自内觇之。刘责治奸夫事毕退堂，夫人谓之曰：“才所决事系女之惑男，非男子之咎，汝何苛责为？”刘与抵辩。夫人曰：“此事难以口舌争。”夜饮后，夫人赚刘出房外，闭户拒之，不许入宿。刘徘徊户外，欲设法诱而启之，而卒不能。天明始启户，谓之曰：“大抵女子立志不移，男子自无由近之，即此以推，可证昨夕之谬断矣。”刘服其明智，遂反招焉。

韩城召衅

《益智录》：崇祯丁丑，韩城薛国观由佥都擢入内阁。时帝以国计不足，与国观密议，国观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戚畹为言。遂传密旨，借银四十万，冉、万二驸马各一万金，而周、田近戚不与焉。李氏父子相继死，追比甚力。李氏尽鬻所有，至折卖所居房。其亲中书杨馀洪、周国兴教李氏云：“有形之产既尽，即不上纳，将如之何？”国观以其语密闻，年终甄别，遂劾二中书闲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即日死。国观夜归下舆，见二中书在门内，怖甚。是时戚畹人人自危，后因皇五子病亟，见慈圣李太后来，甚怪帝不念懿亲，如不改过，将汝诸子都要唤去。皆诸人撰造，传报于帝。帝大恐，于是停止追比，复李戚畹侯爵，而皇五子竟薨。帝遂心恨国观，欲杀之以谢太后。后给事中袁恺以受贿事列款纠之，有旨勒自尽。时辛巳八月事也。

老叟百子

《广莫野语》载：成化时，福建光泽县民某，妻妾十一人，生百子，多寡不等。后叟故，诸子争产，告县，有告随母分者，有告随子分者。令惊异，判云：妻有大小，子无嫡庶，皆照子分给。人生多男，或以十计，或以数十计，业已为奇，况至于百。且百子俱全，诚宇内希、觏事，虽河洛周王，曾生百子，然王之妃嫔颇多，其请名受册封者止五六十人，余皆花生寄生，不足比数。今闽人乃寻常编氓之家，而生百子，且森然无恙，非独擅昭代之奇，即求之古昔亦未前闻。

刘魏合辙

魏忠贤之凶暴甚于刘瑾，而其岁月事迹略相类。瑾以正德元年逐萧敬入司礼监，五年八月伏诛。忠贤以天启元年杀王安入司礼监，七年十月投缳，而其事败实在八月。瑾赃元宝五百万锭，忠贤赃七百万锭。瑾之初逮，发凤阳司香，犹自喜不失作富太监。忠贤亦发凤阳，犹以千辆自随。瑾欲以八月十五日谋逆，忠贤亦欲以八月十四日谋逆。瑾年六十，忠贤亦年六十。瑾之鹰犬张彩，庚戌进士，由选郎一再迁至吏部尚书。忠贤之鹰犬崔呈秀，癸丑进士，由褫职御史骤列宫保、兵部尚书。瑾死时言张彩误我，瑾欲自立，彩谋立宗室幼弱也。忠贤出都门，亦言崔家儿子误我，呈秀以兵饷未集，缓十四日之谋也。瑾凌迟于生前，忠贤凌迟于死后。自正德庚午迄天启丁卯，相去一百十七年，奸宄合辙如此。

罢镇

明武宗朝，命宦者出镇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谒，得便宜劾奏府县非法事，气焰纵横可畏。世庙即位，年才十六。时永嘉骤相，君臣相得，每上殿，辄赐绣墩命坐。一宦者过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世庙注视良久，明日竟罢镇，曰："张先生犹畏此辈，况其他乎？"万历二十六年，有诏加税诸省府，黄头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孙宝秀为中使诬奏，槛征京师，其妻怖死，宝秀以科臣申救获免。吾苏监税宦者某，于六门设税吏，凡负担出入，必税几文，至葛诚以蕉扇一挥，击杀其监随小阉，税乃得罢。故世称阉监之祸如毒药猛兽，惟恐遇之者然。

顾道民

张元长先生大复《笔谈》载：江上顾道民，往来常润间。与一人面善，见其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问其故，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传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宽，明日当有的耗。"后日道民来报汝父无恙，又出其父手书，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顷刻能啖百器，又能数日不食，其异如此。

郑桐庵先生尝为余言：虞山顾道民遇异人授一小铁船、一咒，能日行三千里，每摘生荔枝啖钱牧斋、陆孟凫，后以贪心为人诱去其船，然咒术尚可行数百里。崇祯己巳，京都有警，抚军曹文衡檄兵宪钱继登勤王。抚军开门使道民赍文往娄东，门未关，回文已到矣。此桐庵先生辈所目睹也。

羊车

史称晋武帝平吴之后，荒于游幸，宫中乘羊车，任其所适，宫人

望幸者以盐汁洒地，竹叶插户，冀欲引羊。然羊性狠劣，实不能驾车。考《隋·舆服志》：羊车一名辇车。护军羊琇私乘之，司隶刘毅劾其罪。其制如轺车，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驭童二十人，皆两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谓之羊车小史，驾以果下马，其大如羊。武帝所乘实此车，非真以羊驾车也。插竹洒盐，殊为傅会。

牧羊处昭君墓

汉时苏武牧羝处则今陕西镇番卫也，山因以苏武名，庙在雁门关之外。王昭君嫁匈奴，其墓所则今山西大同也。李陵台乃在今昌平州。然则古所云绝域，今皆在版图，为衣冠往来之冲要，不亦盛乎？

奎基法师

李君实日华《紫桃轩杂缀》载：海上老僧号休如者与余言：奎基法师，尉迟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绝力，每出以三车自随，一载醇酒精馔，一载女乐十余人，一载兵器，而自与壮士锦袍花帽以骑从。遇所欲留处，纵饮至醉，拥女乐遍幸之，而后与壮士运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为常。玄奘法师自西域取经回，欲立贤首宗旨，而难其堪授者。一日请于唐文皇曰：“大唐国中能承我法嗣者尉迟子耳。”帝命敬德令玄奘剃度，奘为开示数语，即尽弃其习，而精研宗乘。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饥则恣飧，饱则齁睡而已。一日行脚，买牛肉啖之，而挂其余于锡端。至一刹，乃宣律师所住也，留之三宿别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间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师行，天人复来，宣律曰：“日来为粗行者腥秽所触耶？”天人曰：“不然，我辈岳渎小圣耳，两日闻本刹有大乘菩萨，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拥护，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为之三叹。此一段

话，未知出藏经何函何典。

折柳

天下万木莫不本于大造，而柳独列于二十八宿者，盖柳寄根于天，倒插枝栽，无不可活。其絮飞漫天，着沙土亦无不生，即浮水亦化为萍。是得木精之盛，而到处畅遂其生理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着天汉，列于维垣哉！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

日出海门

崇祯壬午，常熟孙光甫先生朝让备兵闽中。一日，郑芝龙治醵相招为长夜之饮。至夜半，郑曰："大人欲观海中日出乎？"孙诺之，遂引至舟中，连舸结舫，如履平地。揖登小阁中，设一桌二椅，旁仅可容童子五六人，供斟酒歌唱。久而忽闻海中沸然有声，一童曰："日将升矣。"郑命启窗，嘱孙只可视上。孙遥望见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门时甚大，而色赤，隐然有人头顶日轮而上。日渐高，人渐小，迨东方将白，回视其阁，已离舟四五丈，缀于桅竿之末。及至下阁，梯亦不过五六层。阁之攀缘升降，人不及知，其轻捷若此。

《符瑞图》云：日有二黄人守者。宋景文诗"青帝回风还习习，黄人捧日故迟迟"，以证所见，非虚语也。

天关

康熙戊寅春，治平寺僧欲建大殿，邀游僧恒益立关于宫巷内，诸乡绅为之护法。妇人竖子翕然喜舍，拔钉书簿者日累累，数虽足而银未集。己卯八月初，缀一小阁于木杪，恒益偃息其中，名曰天关，饮食便溺皆从一绳上下。倾城士女往观，煽惑殊甚。郡侯石公文焯檄长邑侯祖公兴乾擒之，并擒住持十洲，责治枷示，限圆满日放，邑人大快。时八月初九日事也。

撒花

宋时三佛齐注辇国来朝贡，即请绕殿撒花。初撒金莲花，次撒真珠、龙脑，布于御座，所携顷刻俱尽。盖胡人至重礼也。后金兵犯阙，索民财与之，亦谓撒花钱，以重礼媚胡耳。今人谓善费者亦曰撒花，义本此。

舜妃兄妹

舜娶尧二女娥皇、女英，世所习闻也。《礼记》云：舜崩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大戴礼·帝系篇》云：舜娶帝尧之子，谓之女匽。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匽为三妃。《汉·地理志》云：陈仓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育冢祠。则舜有四妻矣。《山海经》云：舜娶癸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则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亲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纲目》注：舜妹名夥手。《列女传》云：瞽叟欲杀舜，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则是舜有二妹矣。《越绝书》云：舜父顽母嚚，兄狂弟傲。是舜又有兄，惜其名不传。

《路史》载：湘神为舜二女宵明、烛光，非尧二女也。

火灵库

《天都载》载：韩昌黎晚年颇亲脂粉，因用硫黄末搅粥饭以啖雄鸡，不使与牝交，千日后烹之，名火灵库。昌黎间时进一只，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又退之子昶亦登第，昶改金根车为金银车，贻笑于世，见《语林》。昶二子绾、衮俱擢弟，衮为状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闻唐世有状元衮者。又何孟春《余冬叙录》云：退之孙承状元及第，为时闻人。二事人鲜知者，因录之。

黄罗成蝶

宋庆历中，有张九哥者，混迹市丐中。燕王呼而赐之酒，因请以技悦王。乃乞黄罗一端，金剪一具，叠罗而碎剪之，俄成蜂蝶无数，或集王襟袖，或栖宫人发鬓。九哥复呼之，一一来集，复成一匹罗。中有一空如一蝶之痕，乃宫人偶捕损之耳。王曰：“此蝶可复完罗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异。”

人化蝶

《癸辛杂识》载人化蝶一事：杨昊妻江氏少艾，连岁得子。昊出外，竟客死。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江氏之旁，竟日乃去。及闻讣聚哭，蝶复来绕江氏。李商作诗吊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儿，今作翩翩蝴蝶飞。山川阻深罗网密，君从何处化飞归？”又李铎知凤翔，既卒，有蝴蝶万数，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府官吊奠，挥之不去，践踏成泥，大者如扇，逾月方散。又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敛，有扇大一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出，徘徊飞集，终日而

去。周公谨有诗云："帐中蝶化真成梦，镜里鸾孤枉断肠。吹彻玉箫人不见，世间难觅返魂香。"又宋高宗绍兴中，有班直官崔羽，弃职游罗浮学道。一日坐化，众焚于紫霞亭，烈焰中有蝴蝶径尺，腾空而去。

履化凫燕鹤犬

人知叶令王乔之舄为双凫，不知晋南海太守鲍靓之履为双燕。按靓为南海时，葛稚川隐罗浮，靓每密过之，谈论达旦始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其车马，使人密伺之，但见双燕飞至，网之得双履。又《太平御览》载：治中卢耽之履化为鹤。《仙传拾遗》载：苏秦、张仪辞其师鬼谷先生，先生与之履各一，化为犬。甚矣，履之能化物也！

妾化鹤

《楮记室》：元张主簿，邵武人，有宿疾。于临安得一妾，欲犯之则不从。凡五六年，有一贫士至，能造墨，张舍之，令造。一夕闻其在妾卧室谈笑，张亟入，见二鹤冲霄而去，止留造墨余汁。张吸之，旧疾顿脱。

卵生人

顾太初起元《杂志》载：人亦有湿生、卵生者。湿生人如揜罗婆利劫，初生时人皆化生，女顶上生转轮圣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按古史，徐偃王亦卵生。又秦非子为马

卵所生。唐陆鸿渐，江流鸟卵所出，有僧闻啼声收之，既长，筮之得“鸿渐于陆”，乃姓陆而名鸿渐。又汪可孙《云宫法语》载：宋杨文公之祖梦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母产一鹤卵形，剖之紫毛被体，怪而弃之江滨。其叔父异之，追至于江，化为婴儿，收养之，后为光禄丞。又《紫桃轩杂缀》载：广州官库每交割，出陈异卵一枚，大逾斗，云部民陈鸾凤之胞也。则卵之生人非尽诬也。

郑龙如《偶记》载：曾见驴生卵。

市井

《学斋呫哔》：今人恒言市井，盖出于《后汉·酷吏传》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言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俗言市井小人，非贬词，即孟子所谓市井之臣也。宋元英因读《风俗通》，曰井亦谓之井市，言入至市有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香，然后到市。颜师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而言其处为市井也。

钟离汉寿

钟离云房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世人误以汉字属下，作汉钟离，而遗其名矣。关公在曹时，操表封公为汉寿亭侯。汉寿本亭名，在犍为，即今叙州府也。世又误以汉为国号，止称寿亭侯。同一汉字，属上属下，皆成误谬。

扫雪拣花

《野获编》载：明制，大内每雪后于京营内拨三千名入内庭扫雪，轮番出入，每岁俱然。亦有游闲年少代充其役，以观禁掖宫殿者。又南京旧制，有拣花舍人，额设五百名。盖当年供宗庙荐新及玉食糖糇之用。五百拣花，三千扫雪，亦两都佳话也。

鸟塑像

齐云岩在徽州，上奉玄武像。相传百鸟衔泥塑成，尚余一趾未就。或言像初成时，有人穴门窥视，群鸟散去，遂缺一指，他工补之，终不合也。传闻甚着灵异，进香者虔心顶礼，方得瞻仰金容，否则毫无所睹，惟见素壁而已。

花姑坛碑

《紫桃轩杂缀》：人知抚州有颜鲁公楷书《麻姑坛记碑》，而不知抚州又有鲁公书《花姑坛碑》。花姑者，女道士黄《五色线》作董。灵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一日为野象拔箭，嗣后斋时，象每衔莲藕以献。宿于林莽，神灵卫之，人无敢犯者。化于唐睿宗朝，所葬处惟空棺。开元中，立仙坛院，选高行女冠黎琼仙等七人居之，鲁公为刺史，记其事焉。

《耕余杂录》云：黎琼仙，唐时所放宫人，即麻姑也。岂《麻姑碑》即《花姑碑》，李君实或误为两碑耶？抑《耕余录》误以黎琼仙为麻姑耶？而王方平、蔡经事，又似汉已前人。

戏白牡丹

《紫桃轩杂缀》：俗传洞宾戏妓女白牡丹，乃宋方士颜洞宾，非纯阳吕祖。盖三峰内御之术，其源出于老狐。假令精之正安，足齿天曹之剑，恶可污我上圣耶？

任牛行止

宋刘伯寿幾为耆英九老中人，居玉华峰，即以名庵。有二妾名萱草、芳草，皆秀丽而善音律。伯寿出入乘牛，吹铁笛，二妾乘驴在后，以竹笛和之，声满山谷。出门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行也必引觞尽醉，人以为仙。

马粪诸王

苏子瞻子过尝读《南史》，子瞻卧听之。因语过曰："王僧虔居建康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时人称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观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然粪土之墙，夫子先以警宰我矣。"

邢布衣

成化中，邢布衣量隐居葑门之东，以医卜自给，足迹不出闾里。佥宪陈永锡与量同里居，素刚介少容，独加敬重，旦则挟册就质疑难，常至昏暮乃返。又吴匏庵以少宰归家，往叩其门，量曰："吾方躬爨，无五尺应门，奈何？"匏庵曰："姑徐徐。"借邻家胡床坐门外，良久，候其食已进，方相与清谈，抵暮而别。然量终岁未尝至两公之

第也。

杯屐异名

《紫桃轩杂缀》：古人以杯为不落，取其常饮则昏酣之流也。以面裹为不托，以其躬造致精则饕餮之首也。以屐为不借，以其各自适用则鄙靳之渐也。余欲以不落名笔，以不托名茗，以不借名书，庶于吾辈雅有实际云。

按不借乃草鞋，非屐也。笔又名不律，杯又名凿落。

团茶充贡

世言团茶始于丁晋公，前此未有也。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漕使，更制小团，以充岁贡。元丰初下建州，又制密云龙以献，其品高于小团，而制益精矣。曾文昭诗云：“莆阳学士蓬莱仙，制成月团飞上天。”又云：“密云新样真可喜，名出元丰圣天子。”论者谓君谟学行政事高出一世，独贡茶一事，比于宦官宫妾之爱君，而闽人岁劳费于茶，贻祸无穷。苏长公亦以进茶讥君谟，有“前丁后蔡”之言云。

茶具

长沙茶品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银罂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昔司马公与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盒，温公见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闻之，因留盒与寺僧而归。

食糠而肥

《史记》：陈平家贫，为人长美色。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朱季美《桐下听然》云：钱功父允治《食物注·谷部·糠》云：陈平食之而肥。窃意亦食糠核是其嫂一时蹲沓之语，糠亦何能肥人？功父引之以为证，似乎失当。及看《本草》糠令人肥，又《晋书》王戎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又医方妇人发黄以糠捣油傅之即黑。则糠之能肥人，历有所据，功父非漫言也。

舜井

《楮记室》：《史记·舜纪》：瞽叟使舜浚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论史者多讥其鄙诞。按《渑水燕谈》：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阴，车驾临观，赐泉名广孝，坊名舜泉，御制赞以记之。是穿空事有迹可凭，岂真舜世之遗耶？抑好事者缘迁语而赝为之耶？

萱

《覆瓿集》：萱，草名也。《诗》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与萱同音，谖之义为忘，故萱草亦取其能忘忧。北堂谓之背，妇洗在北堂，见于婚礼之文。而萱草忘忧，出于嵇叔夜之论，后世相承，以北堂谓母，而有萱堂之称，不知其何所据。若唐人堂阶萱草之诗，乃谓母思其子，有忧而无欢，虽有忘忧之草，亦如不见，非以萱比母也。又按医书，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谕母，义或本此。

王朗与魏太子书云："萱草忘忧，皋苏释劳，无以加也。"皋苏草名，能释人之劳，犹萱草能忘忧也。

三灾石

《紫桃轩杂缀》：萧功曹见李仓曹家古砚颇良，语人曰："此三灾石也。"人问之，曰："字法不奇，砚一灾；文词不赡，砚二灾；窗几狼藉，砚三灾。"好事者竞蓄佳砚，不知能免几灾也。

金叵罗

《桐下听然》载：明某某二相公侍讲筵，咨询既久，上顾小黄门："先生们甚劳。"命赐酒。内侍出二金叵罗，甚大，杯中镌字云门下晚生某进。某者相公名，盖以媚巨珰没入之物也。二相惭惧，叩头趋出，上目之而笑。未数日予告。亦愧于金钱辱于挞市矣。

亲家

世俗凡男女缔姻者，两家相谓曰亲家。此二字见《唐书·萧嵩传》。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呼为亲家。北方以亲字为去声，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人主人臣是亲家。"又称亲家翁。《避暑漫抄》：萧瑀自称唐朝左仆射、天子亲家翁。《五代史》：刘朐与冯道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之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诮朐曰："此公亲家翁所为。"《苏氏闲谈录》：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仲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谴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

家翁，今日好雪人。”称亲家翁亦有所本。

恶人受报

顺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访拿三折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后一人自北濠归家，闻水滨有二人清谈云：“恶人受报不爽。三折和尚死后仍问斩罪，王子嘉死后又问徒罪。”一人问：“斩罪若何？”答云：“斩罪变成鸡鸭之类，世世受断头之报。徒罪变成马骡之类，日日受负重行远之报。”互相叹息。其人驻足审视，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为落水鬼也。

岳坟灵异

《葭鸥杂识》：康熙丙子春，浙抚王嵋谷维珍到西湖岳坟，礼拜武穆毕，顾瞻墓前铁铸秦桧、王氏等跪于前，游人必笞扑之，恻然悯焉，默念此事已远，欲撤而去之，然未出于口也。忽觉背上若有人鞭之者，悚然而退，途中即病，进署昏然，百方祈祷不愈而殂。武穆在天之灵，可不畏哉！

钱陌

梁时用钱，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武帝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今民间通用以九十八为陌，京师赏赉以三十为陌。吾乡以纸裹赉人者，多寡随意，大约以四十为陌，较梁时陌法不甚相远。

风筝

风筝一名纸鸢，吴中小儿好弄之。然当其抟风而上，盖亦得时则驾者欤？张元长《笔谈》载：梁伯龙戏以彩缯作凤凰，吹入云端，有异鸟百十拱之，观者大骇。

近又作女人形，粉面黑鬓，红衣白裙，入于云霄，袅娜莫状，悬丝鞭于上，辄作悦耳之音。且昔惟春日则放，以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夏日则风横行空中，故有“清明放断鹞”之谚，今则四时皆可放矣。

绛帐

汉马融讲授，前列生徒，后蓄女妓，因施绛纱帐。又苻秦韦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传《周官》学，亦施绛纱帐。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词家以例绛帐归师道，何其谬也。

甘蔗宜儿食

甘蔗小儿宜食，虽患痘疹，食之无禁。群医相争，一曰性热，所以发疹，一曰性寒，所以解毒，一曰性温平，所以无害。李君实检方书，则曰蔗能节腹中蛔蛔，多者减之，少者益之。盖蛔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惟蛔得其中则小儿无病，所以宜儿，岂在寒热温平间哉？

织女降临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郭令公初从军，至沙漠，见左右皆赤光，仰视空中，见辎辁车自天而下。令公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富贵寿考。”神笑曰：“大富贵亦寿考。”冉冉升天，而至云际。此最为七夕佳话，胜蛛丝针镂多矣。

管城子

《紫桃轩杂缀》：人知《毛颖传》有管城子，为昌黎所托，而不知实有仙人管城子。晋武帝时，尹虔子、张石生、李方白咸师事之，得其蒸丹饵术法，以升云天。虔子在玄洲为高真，张石生为东源伯。

水能辟邪

五行各有利用，而水更能辟邪。如人出行，舟楫及旅店中，夜卧贮清水一盆，则闷香无效。又闻狐狸亦畏水，不能越水而渡。若疫气侵延，遇大雷雨，亦可消止。吾郡尤定中何康熙乙卯孝廉，选神水县令。一日审一道士奸状，极其刑讯，了不知痛。一吏教以清水贮前，喷道士身，出县印照之，一讯吐实。书之以备延鞫者之一助。

黄六王八

《疑耀》载：京师勾栏中诨语谓绐人者曰黄六，盖言黄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诈，故诈谝人者詈为黄六也。又《七修》载：詈人曰王八。盖后五代王建行八，素无赖，盗驴马，贩私盐，故人詈曰王八贼。今俗误为王霸。闻之故老曰：“忘八盖忘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也。”又闻一人为一绅对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

忠信礼义廉。”众初不解，询之知为詈语，忘八无耻也。

只孙

元亲王及功臣侍宴者别赐冠衣，制饰如一，谓之只孙。赵廉访家传御赐金文只孙一袭是也。明高皇定鼎，令值驾校尉服之。仪从所服团花只孙是也。《霏雪录》载：徐秋云《宫词》“红锦只孙团晚风”，是误以只孙为织成帷幛之类耳。

石中异马

《耳新》载：粤中有老人业屦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收宝者见之，欲出厚值售其石，老人不省所以，坚不与，自后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阅数月，收宝者复至，乃出以观，冀得厚价。其人连称可惜，老人问故，答曰：“石中有异马，无价之宝。以子日对之业屦，有草以为养，故得活。今藏之，已馁死矣。”老人不信，剖视之，中果有死马。

祷祝有灵

《吾犹及》载：万历中，吴门陆氏称盛。有时遇者，兄弟间其名稍逊。岁考牌至，日谒拜郡庙，祈梦中预告试题。其兄时选、时宾窃笑之，于按临前戏书“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节题，暗置郡庙炉下。时遇祷祝得之，喜不自胜。两兄复叩之，曰：“祷拜有灵否？”时遇秘而不泄，集名人社课，录其佳者，熟读之。迨入试，果出此题，遂冠一军，食廪多年。

兰溪童茂才，平时不肯志学。衡文者将至，乃晨起于至圣前焚香虔祷，且取四书展开，凭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节。次早复虔祷，又拈得前题。随遍觅此题佳文熟读，此外茫然一无所记也。试日进号坐，不胜枵腹之惧，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题出，果然，遂得高等。

广集卷之五

朋友不通财

《孑庵杂录》：或慨朋友通财之难，以为圣门诸贤惟颜渊、原思为最贫，子贡结驷连骑，子华乘肥衣轻，可云富矣，当时不闻分给二子使不至困乏，可见通财之义，贤者犹难之。愚谓颜子屡空不改其乐，原思则夫子与粟犹且辞却，二子岂望人周急者。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彼不轻与二子通财，正深知其心者也。不然贤如子贡、子华，宁亦如世俗人之吝于财者也。

易色

“贤贤易色”，注云：“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与下文竭力致身语意不类。盖易者改也，遇贤人必改容以敬之，色指礼貌言，如其次避色，亦指礼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语意一串。此论殊佳，出《徐氏经臆》。

大归

《翰山日记》：古人以去妇为大归，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王景兴与钟元常书：近闻室人孙氏归曰大归也，共经忧乐既久矣，曷为一旦离析，以至于归而不反乎？据此则世俗归宁辄曰大归，岂我思

肥泉之义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青云

京房《易占》：“青云所覆，其下有贤人隐。”《续逸民传》：“嵇康蚤有青云之志。”梁袁彖赠隐士庾易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阮籍诗：“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施。”李太白诗：“所有青云人，高歌在岩户。”皆言隐者高洁之意。后世乃移以咏入仕登名之士，似误。

蒲卢

《诗疏广要》等书皆以蒲卢为果裸，似蜂而细腰，俗呼为蠮螉。又《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蜃者，蒲卢也。唐敬括《蒲卢赋》云：“负么么之异族，能教诲而知变。”韩致光诗：“案头筠管长蒲卢。”皆以为虫，引《中庸》之蒲卢为变化以证。敏政朱子独引沈括以为蒲苇。愚谓若从虫之说，与敏树语不合矣。

束修

束修二字，自朱子以束脯言，人知为弟子馈师之礼。不知《汉书·邓后纪》云：“故能束修，不触罗网。”注以“约束修整”言之。又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冯衍传》：“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又刘般束修至行。杜诗荐伏湛云：“自行束修，讫无毁玷。”延笃云：“吾自束修以来，为臣子忠孝，交不谄渎。”《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得宿卫。”梁商曰：“王公束修厉节。”晋荀羡擒贾坚，坚曰：“吾束

修自立，君何谓降耶？”嵇中散集云：“全束修无玷之称。”皆检束修饰之义。可见自行束修以上，夫子言能饰躬者皆可教也，未尝言及礼物。朱子以礼物言者，本《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境。”《少仪》曰：“其以乘壶酒束修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修以将命，亦曰乘壶酒束修一犬。”《穀梁传》曰：束修之问，不行境中。故云束修至薄者。

鸡口牛后

苏秦说韩宣惠王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注云：“鸡口虽小，所以进食，牛后虽大，所以出溲。”旧本《战国策》作鸡尸牛从，安延笃音义云：“尸鸡中之主，从牛之子。”颜之推、沈存中皆取其说，未知孰是。

碧葬

偃师苌弘事周灵王，竭忠尽谏，为王所戮，国人哀之，为藏其血，三年而化成碧。葬于邑中，所葬之地，数里皆成碧色。故蜀中有青泥坊。见《小窗别记》。苌弘之血化为碧，人所知也，而所葬之地数里皆碧，或未尽知，故特表之。

《耳谈》：新都段司徒家掘地得古冢，冢砖长五寸许，皆有字，云“歙东萧司马碧葬”。不知碧葬之义，以问汪伯玉。伯玉云：“凡死忠而不得尸者，得血以葬，曰碧葬。本弘血化碧之义。”

万石

汉宣帝时，冯扬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号万石君。茂陵秦袭与群从五人同时为二千石，亦号万石秦氏。唐武城张文瑾四子皆至三品，号万石张家。宋顺昌廖刚四子迟、过、遂、蘧皆秉麾节，号万石廖氏。今人但知石奋及四子连、甲、乙、庆皆二千石，时人尊宠，号奋为万石君。

饮器

《史记》：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读者谓头骨不可为器以饮，故注者多谓溲便器，如虎子之属。惟刘氏注云酒器。《集览正误》以为非。按《吕氏春秋》：襄子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谓之觞，非酒器而何？又《汉书·匈奴传》：单于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支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若溲便器，则不可盛血饮矣。

《晋书》：姚方成漆徐嵩头为便器，汉曰虎子。《西京杂记》以玉为虎子。又汉广铸铜写虎形为溲器。又唐人文集溺器曰夜潴。蜀孟昶有宝装溺器。

道书：溺曰“房中弱水”。

乘槎

乘槎事，古来诗人皆以为张骞。杜少陵亦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按骞本传止云汉使穷河源而已，未尝言乘槎也。张华《博物志》云：旧说天河与海通。有人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月，至一处，有织女及丈夫饮牛于渚。因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问严君平则知之。”还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然亦未

尝指为张骞也。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夜明昼灭，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

青泥印

《拾遗记》：禹导川夷岳而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者，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处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盖青泥与汉武兰金紫泥同类耳。梁简文与萧临川书："必迟青泥之封。"后人直以青泥为墨矣。

鱼腹中玉

《挑灯集异》：太仓有渔人网得一大鱼，腹有白玉，长寸许，上有篆文曰"江山袖换"四字。渔人不识，以为石也，持之换酒。酒主亦不纳，渔人持归，道经傅军士之门。傅老见之，以粟一斗易之。见其莹洁，珍藏于家。后傅之孙曰东沧者登进士，授兵部主事。此玉偶为本兵公所见，意甚欲之，傅不得已献焉。惜不知此为何物也。

游月宫

唐明皇游月宫事，所出数处，记载不一。《异闻录》云：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洪都客夜游月中，见所谓广寒清虚之府。下视王城嵯峨，若万顷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余，舞于广

庭，音乐清丽，遂归制《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则以为罗公远，而有掷杖成桥之事。《集异记》则以为叶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钱之事。《幽怪录》则以为游广陵。要之皆荒唐之说，不足问也。

神画

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佛像，张僧繇乃于东壁画一鹰，西壁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鸠鸽不敢复入。罗隐寓晋江玉髻峰，为土人所侮，隐画一马于石，每夜马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入石。人因礼而谢之，隐乃画桩系马，夜方不出。《天都载》：遂昌广仁院佛殿，邑人毛会一作绘。潜画一妇乳儿于壁，夜遂有儿啼声。众怪之。一日会至，院僧语及之，会笑曰："若欲止啼甚易。"乃以笔添乳入口，自后啼声遂绝。会名顿起。

李博士

《耳谈》：黄冈学博寿州李某自言：居家时为鬼摄去，因问鬼："许大世界，岂无有人逸脱者。倘肯为我谋，愿饶焚钱以报。"鬼曰："可姑为谋之掌判者。"许诺，于是死去复生，广为焚钱。后鬼岁必一至索钱转限。及来黄邑，意谓得脱，与诸生候大吏于河浒，忽堕马舁归，言："前鬼复至，摄我去，幸尚许我转限。"即设酒肴，对鬼拱揖而饶焚楮钱，果愈。自是又数岁，鬼必岁至，如在家时。一日鬼至云："今后焚钱亦无益矣。"辞任归家，遂卒。

玉环

杨太真小字玉环，故古今诗人多以阿环称之。李义山诗云：“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可证。玄虚子《仙志》载：太真生而有玉环在左臂，环上有八分“太真”二字。而《鹤林玉露》载：唐狄昌诗：“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又似杨妃小字。昌亦唐人，必有所据而云然。

《癸辛杂识》：王荆公诗云：“瑶池森漫阿环家。”又云：“且当呼阿环，乘兴弄溟池。”是以西王母为阿环也。按西王母降汉庭，遣使女与上元夫人答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则上元夫人亦名阿环耳。

破天荒

破天荒之语，盖自宋时已有之，似为郡县初发科者而言。荆南岁解举人，多不成名，至刘蜕始及第，号为破天荒。开禧初，南溪登第者由史子申始，人谓之破天荒。又播州冉从周举进士，时亦呼为破天荒。

人血愈鹤伤

李卫公游嵩山，闻呻吟声，视之乃一病鹤，见李作人言曰：“我被樵者伤脚，得人血则愈。但人血不易得。”鹤拔眼睫毛曰：“持此照之即知矣。”李自照乃马头也，至途中所遇，照之皆犬彘驴马之类，惟一老翁是人。李以鹤故告，翁针臂出血，李受之往濡鹤伤处。鹤谢曰：“公当为宰相，后当鹤升。”语毕乃冲天而去。又固州司马裴沆于郑州道左见病鹤呻吟，有老人曰：“得三世人血涂之则能飞矣。惟洛中葫芦生三世人也。”裴访生授针，针臂得血涂之，而鹤飞去。

梨酒

《癸辛杂识》：李仲宾家有梨园，树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车。一岁盛生，数倍常年，无人求售，甚至用以饲猪。有所谓山梨者，味极佳，意颇惜之，用大瓮储数百枚，以缶盖而泥其口，意欲久藏取食。既而忘之，及半岁后，因至园中，忽闻酒气，疑守舍者酿熟，索之无有。因启观所藏梨，则化为水，清泠可爱，湛然甘美，真佳酝也，饮之辄醉。回回国葡萄酒，止用葡萄酿之，初不杂以他物。始知梨可酿酒也。

引光奴

《辍耕录》：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其锐，名曰发烛，又曰焠儿。今声讹为火寸，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杭人之所制欤？陶穀《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批杉条染硫黄，遇火即发焰，呼为引光奴。今遂有货者。其名颇新。

盘捧小人

《耳谈》：嘉靖乙卯，何仁仲赴试鄂城，见一丐者，以茶盘捧一小人，云自江干拾得。长尺余，如猴状，面上五官毕具，鬓发半白，手足衣裙与人无二，朝夕饮水食菜与饭，惟声似鸟雀，未之能辩。岂小人国之遗耶？

猪金

万历初，浒墅关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载。一日，衔其主衣行，异之，随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瘗金千两，取之，家遂饶。自是德猪，饲以香饭，澡以净泉，衣棉藉毡，十年，大可比牛，远近来观。后死，棺殓祭奠，一如人礼。近闻塘墅李某亦获猪圈中金，家亦大富。

浑脱

朱秉器《漫纪》：舞有浑脱舞，初不解所谓。考之前纪，唐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效之，号赵公浑脱。亦不解所名。万历癸未四月，以役三关，行次太子滩，隔岸群虏来见，乱流而渡。有骑一物浮于水面，曰浑脱也。盖取羊皮，去其骨肉缝制，令不透水，以气管吹之，宛然羊也。虏人乘以渡水，不忧沉溺。盖浑脱其骨肉而制就，故以为名。长孙浑脱乌羊之毛以为帽，故名亦云。

传鼓

苏俗有丧事，吊客至则传鼓为信。按吴隐之早年丁父忧，事母孝敬，执丧哀毁太过。家贫乏人鸣鼓，每至吊客哭临之时，恒有双鹤警叫。祥练之夕，有众雁群集，人以为孝感所致。乃知传鼓晋已来即有之。

手熟

《金坡遗事》载：陈康肃公善射，尝射于家圃，有一卖油翁释担而睨之，发矢十中八九，谓之曰：“吾射不亦善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忿然曰：“何以知之？”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徐以杓酌油，沥沥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耳。”

调水符

苏长公爱玉女洞水。洞在盩厔县西南，洞门崇四尺，阔三尺，旁有飞泉，味甚甘冽，饮之能愈疾。长公至其处，爱此水，自致两瓶，欲后取，恐为使者见绐，乃破竹为契，令寺僧藏其一以为信，号调水符。如取水往来，更换执之，以为验耳。沈石田诗“未传卢氏煎茶法，先得苏公调水符”，谓此。

天涯海角

《蜀中诗话》：宾王《畴昔篇》曰：“地角天涯渺难测。”成都有此二石也。阅志图，天涯石在中兴寺，耆老传云：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践履。又有天涯石庙，在大东门，对昭觉寺。石高六七尺。今石入汤家园。朱秉器《漫纪》：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许，厚仅半尺，瘗根土中，曳之若摇动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地角石庙在罗城内西北角，高三尺余。王均之乱，为守城者所坏，今不复存矣。

彭秤翁言：广东琼州海边有一白石大牌坊，上书“天涯海角”四字。

猪羊荡

《挑灯集异》：宁国府城外地名猪羊荡，野中有黑白二石各数亩余，黑者为黑，白者为白，各聚一处，绝不间乱。土人云：昔传有一人驱羊豕各一群行至此地，道旁一人见之，疑而问曰："尔莫不是神佛化身，何故徒行管摄许多猪羊？"其人闻言忽不见，猪羊悉化为石矣。至今石尚存，色不改。

石牛石羊

《涌幢小品》：昔有神人驱石之海，祝曰："苍苍为牛，凿凿为羊。牛羊来斯，共骤同骧。"石皆奔逸。见老姥，曰："见吾羊否？见吾牛否？"姥曰："惟见奔石，牛羊不见。"神曰："惜为道破。"悉化为石。

石化物

《录异记》：进士李眺于江干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抚摩揩拭，用为书镇。偶有蝇集其上，驱之不去，顷视之，已化为石。因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

林方伯妾

《八闽志》：莆田林氏有方伯公秀，五旬无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妒死。后致仕，诸同年虑其乏嗣，醵金八十，为购妾。里人避妒，

莫有许者。适督邮有女逾二旬，罢官贫甚，母利金欲与，而父难之。女曰：“两亲无归，女安得惜身？但当善事之耳。”遂成购。不三日，挞几死。明日又挞，女曰：“受挞惟此一次，明日不能受矣。”妻大怒，明日又挞，女归房，妻亦逐入，女忽闭门，加刃于妻颈曰：“吾为十四命报冤杀汝。”反棒挞之无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日，再不挞女，始解。由是两相欢。女生七子，三甲榜四孝廉，簪笏肸蚃不绝。

王复斋子

《耳谈》：王侍御复斋有妾困于妒妻，王出按时，妻幽闭妾楼上，饿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龄，绐母曰：“饿死人人谓不贤，不如日食以粥汤一盂，令其徐徐自毙，可缓谤也。”母从之。俊阴以小布袋藏面食鱼肉，乘进粥时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潜育之他所。及侍御卒，俊抚爱特至，得以成立。

堕崖女

《拙庵杂组》：嘉靖中，有宦而川游者，过险道，女自舆堕崖下。崖逼溪流，深黯莫测，以为必死，痛哭而去。后任满还过其地，将为招魂之奠。土人谓年来见一仙女，飞憩亭上，旋复飞去。宦游者曰：“有是哉？”停骖俟之，果见飞至，视之乃其女也。父母齐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儿在此甚乐，不愿归也。”强之归，问何以得生，曰：“堕时即止崖石上，饥则食树子，久而身轻能飞。儿亦不自省。”自火食后，身不能轻，还其故步矣。

丐儿还金

《白醉琐言》：袁忠彻致政归四明，某大参来贺，以年耄，令一童掖扶以进。儿约十二三，衣缬缕，貌古怪，立于侧。坐定，袁视久之。参政曰："尚宝之注目，殆入相乎？"袁曰："以余观此儿，他日之贵显，当轩轾于公。"参政曰："公误矣。此儿素无赖，贵从何至？"袁曰："但取其相，他非所论。"后儿在参政家，大肆不良，逐出，丐食于岳庙。一日有妇人挈包而进祷岳神前，礼拜甚久，忘包而出。儿取视，皆黄白也。儿藏包以俟，见妇人悲号来觅，儿即还之。妇人以银一锭酬之，儿曰："母误矣。欲得之，不罄所有乎？"妇曰："儿何所依？"儿曰："无依，故丐耳。"妇即携之之北京，为夫诉屈。夫盖四明指挥使也，以冤滞狱，得财始释。指挥无嗣，亦乏支庶，竟以此儿承袭祖荫。

司帑有识

《孑庵杂录》：杨和王沂中闲居时，携杖微行郊外。遇一相字者，王以所携杖大书地作一画，相者起拜曰："土上加一画，王字也。阁下其膺王爵者乎？何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笑，索纸笔手批赏钱一百千，令于明日诣府向司帑者支取。明日相者持帖往，司帑佯不认，叱曰："汝何人，敢以赝帖来脱钱？"相者具言其故，且大声称屈。于是司谒者与同辈醵钱五千与之，相者泣詈而去。王闻之，召司帑问曰："此真吾所批，汝岂不识耶？"司帑顿首曰："固识之。但彼艺术者流，一言偶中，即获厚赏，倘向人夸诩，更添胡说，则吾王将滋谤矣。且吾王已居王爵，何所复用相为？"王大悦，抚其背曰："尔言是也。"即以赏相者钱赏之。此司帑姓名惜不传。

神针

《西斋话记》：陇州道士曹若虚，精于医，尤精于针砭之术。里有寡妇再适人，遇疾且死，经日而心胸尚温。家人亟延若虚视之，若虚曰："是可生也。"引针刺之，即时而苏，良久乃能语，云初遇故夫，相携出城外，远历郊野，复入林莽中，展转不相舍。既而故夫忽若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举步，由是独行，遂如梦觉耳。若虚叹曰："吾适所针乃黄帝针入邪穴也。"

妒报

《乘异录》：刘道芳为蓬溪令，秩满归京，夜宿县界富民秦氏家。恍惚见一红衣妇人，泣告曰："妾乃秦家子妇，因妒鞭死夫所幸婢，婢诉于冥司，追摄妾魂，已偿其命。余孽罚作牝羊，现在秦氏之阑，今将烹以享客，幸为一言生我。"明晨道芳语主人曰："私忌不食荤血，勿宰羊。"主人云："适已烹矣。"道芳哇讶，告以夜来之梦，秦氏举家感伤，遂瘗之。

定数

有老翁精数学。一日，有一道者来问数，坐其竹床，床遽坏。道者欲偿其值，老翁笑曰："成败有数，何偿为？"遂取床足示之，有字一行云："此床某年月日有仙翁来坐，床不能载，数当坏。"因谓道者曰："子必仙人也。"道者愕然曰："神仙亦莫逃乎数耶？"言讫不见。

庐山

周武王时，方辅先生与李老君跨白驴入山炼丹，得道仙去，惟庐存，故名庐山。或云周威烈王以安车迎匡续，续仙去，止存一庐，因名其山曰庐山。又以先生之姓呼匡山，亦曰匡庐，亦云匡阜。

还银得子

《挥麈新谭》：京师数贫人贷银十两为托卖烧鹅之计，道旁有倾银店，共假其锥凿剖之。忽一块爆起不见，约计八钱，觅之不得。众大相咎，至有欲毕命者。明日又哄于楼下，上有监生讯之，告以故，曰："我昨夜归，于楼门槛得银一块，当是汝物。"出银还之，果是。众感其意，分半酬之。生固辞曰："我欲银，匿不言矣。尔辈借贷所得，吾安忍分？"众益感德，思有以报。他日得利颇厚，见一人鬻小儿于道，索钱五百文。众议以三百钱得之，送监生为仆。同至旅次，小儿一见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在张家湾所失子也，年八岁，登车时为奸人抱去，三月余矣。父子感众意，又出银以谢之。乃知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完聚，造物报施之巧如此。

思屯乾道人

《耳谭》：金陵万镃适方外谈长生，为人箕卜，请则吕仙必至。一日箕语有客至，其人业卜，可咨之。故又善卜，以是糊口。隆庆庚午，镃得风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亦名镃，镃柱杖与语甚悉。道者曰："吾能愈尔疾。"因令镃疾行。镃曰不能，道者略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扪衣内，宿苦顿除。镃大感悦，拜问姓名住

居，曰：“汝向清元观问思屯乾道人便是。”镃归，遇友毛俦于门，惊问其故，镃具道所以。俦贺曰：“公遇仙矣。思者系也，系屯纯也，乾者阳也，乃是纯阳吕祖也。”至清元谒塑像，正与所见合。言吕祖年若四十余，白皙长髯，青唐巾，玉色道袍，袍有二绽处，暗寓吕字。手常扠而不放，置向胸前后，亦是吕字意。

明初异擢

洪武初，徐兴祖、井泉俱以厨役授光禄卿，杜安道、洪观俱以栉工官太常卿、礼部左侍郎，蔡春、王兴宗俱以皂隶官布政使。他如李孜省、邓常恩、赵王芝、凌中俱以方术进，顾翋由巫师，俱官太常卿。金忠以卜术官至兵部尚书，赠少师。袁珙以相术官太常寺丞，赠少卿。子忠彻官至尚宝少卿。蒯祥、蒯义、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陆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许绅以医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蒋宗武以医官通政司通政使，施钦仲、兰奈、宗周、张銮、徐伟俱以医得官礼部，左侍郎汤序，右侍郎康永韶，俱以天文生授。

元功不利

明五元功皆不利。高皇开国元功韩国公李善长，以嫌赐死。成祖靖难元功淇国公丘福，井径败削爵，全家谪海南。景皇御敌元功兵部尚书于谦，被谗弃市。英庙复辟元功忠国公石亨，下狱论斩，武功伯徐有贞下狱流金齿。世宗入继大统元功大学士杨廷和，夺官。

锥土嗅物

《耳谈》：成安亢老家裕止一子，礼度如长者，然有时持刃杀父。众闻于令，令拘问之，曰："民知法者，安忍为此？特持刃时不自知耳。"令大悟，问亢老曰："汝何业？"曰："少业邸店。"曰："屋几进？"曰："四进。"时有业锥者，锥土中而嗅之即知土中物，因命遍锥其家，得四尸，盖业邸店时所杀，取财而瘗之也。亢老服罪。然儿莫知父尸，为四冢，皆厚葬之，而有其财四之一焉，曰："多取非福也。"儿亦贤矣。

刘忠宣镇定

《天都载》：弘治壬子，浙江乡试日，大雨如注，号舍漂流，诸生避雨，拥挤公堂。按察某令逐之，诸生哄然，击以瓦砾。监临大惧，欲易日再试。刘忠宣大夏曰："非制，且雨势骤，必晚霁。"令武弁立案上传呼诸生自度试文，可决第者留，否则纵出。诸生如忠宣言，出者云涌。监临惧其尽出，及雨止晚霁，请烛者尚有八百余人。众皆大喜。及揭榜，得新建王文成守仁、副都御史孙忠烈燧、按察副使胡端敏世宁。忠宣处事，镇定如此。

《耳谈》：弘治壬子，浙闱试日，空中有为大声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测其故。后宁藩之变，胡公发其谋，孙公殉其节，王公成其功，始知空中之言为宁藩发也。

娶巫女

《谭辂》载：浚遒县祠唐后二山，众巫每岁取民女为公妪，有妨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扰良民，其事遂绝。较之西门豹投巫之事更不恶而严，从政者所当知。

宗子相女

《耳谈》：兴化宗子相臣生一女，十余岁，巧慧识字，绝怜爱之。以病卒，嘱曰勿去腕上金镯，从之。后为吏部郎，春日郊游，憩一废庙，见一女神尘泥积满，貌类其女，拂其腕，金镯在焉。谛视是女物，大怒，撼泥取镯，并语礼曹，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频梦其女索镯索居，语甚愤激，宗不为动。及入闽振文铎，梦更频。宗以敏才，二三日雌黄千卷，文理批评，皆能口诵。女至昼见，常淆乱之，或加涂抹，宗无能为计，年三十六，竟以闷死。

闻太宰封翁

成化末，宁波闻某，商也。始无子，尽以腴产给婿，因家焉。稚甥呼公，闻应之，甥曰："呼我公也。"闻不悦。岁除，步至庄家，乃故役者也，方设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馂荐闻。闻涕下沾襟，曰："甥情见于稚，我身后畴享我如汝者，其若莫敖鬼乎？"愧见其甥，遂留宿不归。而庄客有女，以禄命不利人，故久不字。闻见之，属媒纳为媵，时年六十四矣。未破腊而梦兰，次年生太宰渊，八十五以子贵受封，又十年卒。《耳谭》作梁太宰，误。

煞神

《耳谈》：鄂城之俗，于新丧避煞最严。楚王孙尚良素负气，矫厉不信。当兄丧煞回，独入坐灵旁，将几筵肴酒，自啖自酌。至夜半，见群鬼如氲氤之气，绕室而过，叱之，忽有雄鸡，巨如鹤，钩喙怒目，飞立棺上。尚良发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鸡，右手把觞，怒

而责之曰：“汝是杀神乎？何不畏我？”门外窃听者闻之，皆为股栗。已释鸡出，而金铁之声大作，至明毁瓦破棂，器物皆尽。后尚良独享高寿。闻宋太祖微时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鸡在庭，杀而烹之，未荐而出。其家归，釜中乃是人头，信其神为鸡矣。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学士辛寅逊，居青城山。一夕梦神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明，老而强壮，资于年寿。”辛拜请食法，云：“以杏仁七粒纳口中，久之则尽去其皮，逡巡嚼烂，和津液如乳顿咽。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换血，令人强健康。”泰辛依方久服，年跻大耋，轻健如童。要之寡欲守真，静摄养生为上。

玄坛神

《耳谈》：嘉靖末，宜兴染坊孀妇陈氏有容色，一木客见而悦之，故以染屡过其家，诱饵百端，凛不可犯。为谋者密以数物夜掷其家，明日以盗闻于官，又贿胥隶系累窘辱，以冀其从。妇益怒，惟日夜祷于玄坛神曰：“我家敬事尊神最久，独不能为我佑乎？”是夜梦神语曰：“已命黑虎矣。”木客闻之，犹骂痴妇。不旬日，与六七客往山贩木，丛柯间黑虎果出，隔越数人，衔之而去。

钟馗

高邮李毛保母为五通所据，屡治不能，然家渐裕。一日欲得金首饰，五通曰：“向见姑苏徐守家姬所戴首饰颇珍异，往可得也。”已跛

蹇而返，曰：“首饰已得，过堂西小楼，遇黑脸丑恶胡子，击我一铁简，伤左股，投于井而逋。为汝几丧我命。”毛保闻之，欲察其所惧，因假卖卜抵徐守家，果以失首饰为问，疑其奴婢。毛保布卦成，曰：“物在井中。”徐命捞取，果得，诧以为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楼，见所供钟馗像，正如五通所谈，绐之曰：“恶神不宜以镇宅，我为汝家移祀庙中。”其家许之，即携归，置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遥属耳于毛保母曰：“此神正向击我者。我以汝故窃物得祸，又向所遗物无算，今反毒治我，汝家祸不远矣。”因去不复至。

手批控马奴

《耳谈》：临邑察院署旧有怪，过者不敢停骖。薛文清公瑄督学山东，竟憩焉。夜半有黑衣而立，薛不为意，已而渐近，手批其首。旦视之，得泥兜鍪，命隶迹之，为城隍庙控马奴。因易其像，祟遂绝。今塑像仍露其顶。

产异

妇人孪生，已为异事，有一产而三至四、五、六、七者，诸书所载，备录于左。《天都载》：宋自建康至天禧中，产两男一女者三。石勒时，堂阳陈猪妻，汉隐帝时，内黄武生妻，俱一产三男。天圣至治平，一产三男者四十有四。《从信录》：永乐戊子，灵丘李天秀妻米氏。《仙里麈谈》：嘉靖初，京师米鉴妻，香山莲塘郑七仔妻，广州黄世纲妻，俱一产三男。《续巳编》：汝宁燕秀才妻，一产三男，光州民妇，一胎三女，光州知州陆人杰钟见而异之，配为夫妇。万历中，高平县吴守仓妻牛氏，松江有民妻，俱一胎三子。康熙癸丑，黄州卫生员李宏妻张氏，乙丑五月，诸暨张茂妻李氏，俱一产三男，抚

臣疏请，部议给布六匹、米五石。《濯缨亭笔记》：成化间，嘉善县邹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汉永宁中，南昌有妇人一产四子。宋建康中，一胎四男者三，一男三女者二。石勒时，黎阳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北魏延兴三年，秀容郡今太原府忻州。有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大同有妇人一产四男。治平中，一胎四男者二。万历戊申，福州苏九妻邓氏一产两男两女。《庚巳编》：正德中，长洲吴奇妻一产四男，武进张麻妻一产五男。《西樵野记》：天顺中，扬州有民妇一产五男。《耳谈》：万历庚寅，南宿州有民妇一产七子，肤发红白黑青各异，以为妖，属一人瘗之江浒。是夜里有长者梦神谓曰："明日有七将军在厄，过尔门，尔救之当获福佑。"长者起觇之，果见有人携一筐，以衣覆其上，发视之，果七儿，因以钱劳之，留育于家。

人物同胞

人有与物同产者：汉窦武母产武时并产一蛇一鹤，蛇、鹤送之林中。后母卒，有大蛇与鹤径至丧所。晋怀帝永嘉五年，抱罕令严根妓产一女一龙一鹅。丹阳张庆妇产一男一虎一狸。刘毅妻郭氏产一男一鼠，毅怒杀儿，鼠走逸。后郭病死方敛，鼠来跳入棺中。刘聪刘后产一蛇一虎。万历丁巳，广宁一妇产一蛇一猴二角，已为异事。《群谈采余》：崇宁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则尤异也。

男人生子

《庚巳编》：齐门临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病死，其师建斋会众荼毗。忽爆响腹开，中有一胞，胞内一小儿长数寸，面目眉发俱具，众所共见。又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吴县民孔方腹痛，谷道出血，

产下一胞。妻沈氏割开，有一男，长一尺，发长二寸，五官俱全。邻里惊报，府县申详，巡按朱实昌具本奏闻，以为人异。乃知史载牡马生驹未足异也。

土龙

晋义熙中，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居室内地忽自隆起，姥察为异，日以酒酬之。有一物出，头似驴，而地无孔穴。及姥死，人闻土下有声如哭，人掘地，见一异物，蠢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

黄河清

人知黄河清圣人出，不知清后仍五色呈祥。《易·乾凿度》云："帝王将起，河水先清，清变白，白变赤，赤变黑，黑变黄，各以三日。"《皇明通纪》：正德七年正月，黄河清五日，肃皇帝发藩陟帝之符。至九年又清。

柳鸾英

《湖海搜奇》：莱州阎澜与柳某善，有腹婚之约。及诞，阎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鸾英，遂结夙契。柳登进士，仕至布政，而澜止岁贡得教职以死，家贫不能娶。柳欲背盟，鸾英泣告其母曰："身虽未往，心已相诺。他面之事，有死而已。"母白于父，父佯应之。鸾英度父终渝此盟，乃密恳邻媪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请以某日至后圃持归，姻事可成，迟而为他人先矣。"自珍闻之喜甚，遂与其师之子

刘江、刘海言之。江、海设酒贺珍，醉阎于学舍。兄弟如期诣柳氏，鸾英倚圃门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识非自珍，曰：“此刘氏子也。”鸾英詈曰：“狗奴何以诈取吾财？速还则已，否则告官。”江、海恐事泄，遂杀鸾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约，急诣柳园，黑夜直入圃中，践血尸而踬，嗅之腥气，惧而归，衣履沾血。达曙，柳氏觉女被杀而不知主名，官为遍询，邻媪遂首女约自珍至，血衣尚在，不容置辩，论死。会御史许公出巡至郡，梦一无首女子泣曰：“妾柳鸾英，身为贼刘江、刘海所杀，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狱，妾死不朽。”因觉，明旦召问自珍，自珍具述江、海留饮事。许公即捕二凶讯之，叩头具服，诛于市，而释自珍，为女建坊以表之。自珍后登乡荐，人作《钗钏》传奇。

翻烧饼

今人以田产回赎转售曰翻烧饼，不知所起。后见《麈史》载：永熙既下并州，欲乘胜收复蓟门，咨于众。参知政事赵昌言曰：“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呼延赞争曰：“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后卒如赞言。

广集卷之六

宠礼

宋代之君崇礼儒臣过于汉、唐，正史所遗有二。其一真宗临杨砺之丧，降辇步吊；其一富弼之母卒，仁宗为之罢春宴。虽三代令主，远不能及。其后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渡之待秦桧、贾似道，恩礼更隆。然前之如荡子之交狎客，后之如弱主之畏豪奴，书之只遗辱耳。

岳武穆

王文禄《述略》：罗汝楫附秦桧意劾岳武穆而狱成，汝楫之子愿知鄂州，入武穆庙，遽卒像前。崇祯中，金陵秦某，桧之后裔，偶入岳庙，双睛堕出，遂以瞽废。又嘉靖初，钱宁死后，魂至崔驸马家作声曰："我问凌迟七次，今三世矣。因秦桧欲杀岳飞，不合助言，故冥司拟此罪。天律重主使也。"问："汝是宋时何人？岂万俟卨耶？"鬼不言而去。

岳武穆死，狱卒隗顺负其尸逾城葬于北山。后朝廷购求葬处，顺之子以告。及启棺，颜色如生，乃以礼服敛焉。隗顺史失载。

杨椒山

《客窗涉笔》：杨椒山先生下狱，刑部尚书何鳌承严嵩意锻炼成狱，嘱西部刘椟绝杨饮食。忠愍以血指题壁曰：“杀我者严嵩，绝我饮食者刘椟也。”椟见公书，命削去之，其字浸入壁砖，不能没。公之精诚不可灭也。后鳌白昼见公直入其庭，捽其魄去。康熙初，杭城板儿巷林姓老儒，女忽病，语父曰：“我前生西曹刘椟也。为继盛事久未结，今冥司立拘往质，罪不可逭矣。”遂卒。

谷

谷之种不一，有言三谷，为粱、稻、菽者。有言五谷，为稻、黍、稷、麦、菽者。郑玄云：麻、黍、稷、麦、豆为五谷。有言六谷，为稻、黍、稷、粱、麦、瓜者。有言九谷，为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麦者。有言百谷，为稻、粱、菽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者各二十种为四十，共名百谷。此见杨泉《物理论》。诗书所云百谷，非漫无所指，而《四书考》不注百谷，未识何故。

大谷

郑龙如《偶记》：始兴令柳州杨应隆之祖，掘地种竹，忽地中铿然有声，得一石瓮，发之，有物数百，长三寸余，见其上下肤如谷形。去肤熟之，真是大米，香美异常，食者寿皆百二三十岁，饮其汁者寿亦八九十。尝闻藏经云：太古之世，谷长五六寸，人寿皆数百岁。又《图经》称昆仑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寿。瓮中之谷，岂其余粒耶？

《挑灯集异》载：万历辛卯，温州平阳县农民同时插秧，一农田三亩勃然奋发，五日即结谷收成。县尹以为佳谷先登，丰年大瑞，达府转申各宪，故知而笔之。

杨妃入月痕

《高坡异纂》：正德辛巳，洛阳李惟大茂元登进士，拜行人，使陕。浴于故华清宫温泉，池中石座上有红斑，俗传为杨妃入月痕。茂元见之心动，浴罢登舆，幨帷外有妇人掩映。夜宿公馆，一妇人至，容貌绝世，而肌肉颇丰，自称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辙迹所历必至，百方遣之不去，必志丧乱，以疾告归，久之方绝。后历南京户部郎，终陕西佥事。

太仓门卒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元乘桴始守太仓，以倭乱罢，继奉旨讨贼自效。忽战败，兵卒皆鸟兽散，有门卒金祥独不去。熊曰："我死国分也，尔何为乎？"祥曰："公死国，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后。熊过桥而寇亦登，祥奋死下桥，肩而摧之，桥坏，寇堕水死者六人，熊得免。已以屡捷，晋熊郡丞，讨贼如故。一日熊与侪辈酌于郊寺，祥忽大呼曰："寇至矣！"盖其坌气见也。时骑从皆失，忽有乘马过者，祥推堕其人，以马乘熊，而亲执其衔，从间道以归，故得免。又一日传飧舟中，熊忽心动，曰："寇至矣。"祥佐熊登小舟走，未交睫而大舟寇据矣。祥又以识地得免。熊在海上大小三十余战，斩倭首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尝不在左右，屡经险得脱，祥力居多。寇平，晋熊苏松兵备，以祥为郡掾。熊仕至岭南大中丞。事见《耳谈》。金祥堪与任公厨役徐佩并传，而《苏州府志》未之载，故记于此。

楠木大王

黄郡侯卢某尝行江中，会颠风起，舟师危之，频呼楠木大王。卢问故，对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风波，破舟损命。”卢归撰文牒报水府，略曰：象穷魍魉，转深铸鼎之思；诚格神明，欲下燃犀之照。虽川灵之失纲，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风师亦助虐，其与首恶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来。届期，命驾诣江上，大集人夫缚木，众皆匿笑。不逾时，忽一木自樊口昂首奔至，卢命缚之登岸。时正戢郡学，曰：“吾不能作旌阳锁尔铁树，且用尔作明伦堂柱。”万历丙辰学宫灾，儿童口语犹有楠木大王之称云。

宗三秀才

《双槐岁钞》：高皇鏖战鄱湖，时有棕毛巨缆分判为三，岁久化为蛟龙，宗一、宗二飞腾而去，独其季淹留彭蠡湖，每蜿蜒波涛中，舟人称宗三秀才，经其地者具牲醴求福，稍不修敬，辄有祸患。或化为人，题诗作谶，无不应验。景泰中，苏郡孔韶文镛知都昌，值岁旱，闻其出没，乃往验之。凭一巨木，水草交结，真若鳞鬣。孔笑谓曰：“宗三秀才乃汝耶？”命左右秉炬焚之，了无他异，患遂息。又《卓异记》：南郡邵某性素廉洁，有冰檗声。后至湖，忽一赭面金神自称宗三秀才，登舟大怒，簸布风浪，邵屹立不动，赋诗曰：“来时此行李，去时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负此江水。”吟毕，风恬浪静，神亦不见。

玳瑁报恩

熊元乘桴御倭海上，有玳瑁巨鱼随潮至滩，胶于沙际。总戎杨某取置天妃宫，命匠度视作带。熊见鱼口中气矗矗成云，异之，曰：“是神物，安可杀害？”劝杨令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熊必自

往。总戎置酒舟中，共见鱼悠然而逝。时风浪大作，鱼尚回首作朝拜者三。月余，与倭接战，见前鱼出没风涛中，偃贼船下风，而我据风力，得累捷。

白玉笙箫

《癸辛杂识》：张循王府有献白玉箫，管长二尺者，中空而莹薄。又韩蕲王府有献白玉笙一攒，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此二物云在军中得之北方，盖宣和故物，皆希世之珍也。又李龟溪之子娶韩平原君之女，奁具中有白玉出香狮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真可玩也。后闻归之福邸云。

地羊驿幻术

《耳谈》：贵州地羊驿夷人多幻术，能以木易人之足。万历初，郡丞某过其地，记室二人游于淫地。一人与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与淫，妇怨，易其一足。明日彳亍于庭，丞见骇问，知其故，逮二家至，曰："汝能复其旧则已，否则关白诸司，治汝以采生赤族之罪。"二家各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复旧。及丞还，复过其地，二人复至二家，其淫不与淫犹昔，然与淫者两足皆易，久之展转死。不与淫者冥然且受妇法，忽有鬼物阴教之，藉手即以其法制妇，妇两足皆自易焉。是人得归，后享高寿，子登癸未进士。

箕盛儿

下邳朱讽赴试，路逢执卦影者，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画一

猴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执笏若进揖状，一妇以箕盛婴儿于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显。但箕盛儿不省。”至京登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仆送讽返，天未明，过曲巷，闻沟中有初生儿啼。仆知是不夫而孕者所弃，念主人尚未有子，拾之归邸，属主家妪哺之。讽归亦自喜，已知所得处乃簸箕巷，正合卦影，因名儿曰箕郎。

竹间头地中手

《庚巳编》：沙湖朱氏后圃竹间忽生物如人，形体俱具，首如戴席帽，断之，微有血。《耳谈》：庆历之间，自昆山至太仓，竹节多生小人头。又简村一妇至圃中撷蔬，地中忽出一手，长三尺许，手背绿色，手心纯红，牵妇衣。妇大呼，众争以锄击之，得解。迨救妇苏，即失手所在。未几简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物吼

物有不应鸣而鸣曰吼，皆非吉兆。吴俗有吼神、吼鬼之谚，所谓柩有声如牛之类。《癸辛杂识》载：甲戌岁，越中荣邸两舫舟忽有声如牛吼，移时方止，俗谓之船吟。未几有透渡之祸。庚寅渡口之舟复吼，德祐国将亡之际，所乘大舟若牛鸣者三。又载北方有大铁锅，可作数百人食，一夕忽有声如牛吼，晓而视之，镬已破矣。又《碣石剩谈》载：罗田胡正衢锅啸，镬中水溅数尺高，后家业渐废。又罗田西门外一人家水缸中作小鸡叫，打破此缸，片片作鸡声，竟遭水厄。

釜鸣亦有兆吉者。《挥麈后录》：淮水李元量家世业儒，其母怀娠，诞弥之日，晨起庖下，釜鸣可畏，声绝免身，父名之曰釜。长负才名，建中靖国龙飞，遂魁天下。

天启乙丑闱中得华琪芳文，置几案，有声如风筝从卷中出，展读之，大加叹赏，举南宫第一。

进士除知州

《高坡异纂》：正统初，常熟杨浩然集为县学生，赍诏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赠银五两。同行二人皆高年庠友，尽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杨。杨以其前辈，心虽不平而无言，径向江滨独步而去。二人疑有后言，徐蹑听之。杨适濯手于江，笑曰："巡司赍诏岂志哉！愿此辈常享例赠也。"二人闻之，从后推杨入水。杨两手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视之，乃银一锭。银为波浪洗啮，光润莹白，适与巡司馈礼轻重相符。二人骇异，洒酒临江，欢燕而别。杨后以景泰五年会魁，观政兵部，上书救章纶钟，同进一级，除安州知州。我朝进士除知州，自杨集始。

墓中灵物

黄巢祖墓在陕西金州。巢乱，崔尧封发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黄腰兽一，剑一。兽见剑自扑而死。巢至秋果败。宋张邦昌、刘豫俱山东人，金人立为伪帝，其祖墓同在一山。人凿其山，飞出异物，二人遂不终。元末徐寿辉先墓在湖广之某县，敌人潜往发之，有赤帻大蝇万万飞去，寿辉不久被杀。张士诚先墓有沟环之，水中一鲇鱼，长六七尺，时出游行，人不能捕。及士诚败，鲇鱼死浮水面。米脂令任丘边长白遍访李自成祖墓，掘之，得一物，鳞甲满身，醢而灰之，自成遂败死于罗公山下。《学圃识余》：金侍郎庠之父戍死，函骨云南石崖上。及贵移之，函中一血色蜘蛛走去，后亦不振。大抵山川灵秀，融聚成形，泄之非所宜也。

马封翁盛德

《厚德编》：嘉靖末，怀安大司徒马森父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岁眉目如画，夫妇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门，从高阶上失手，跌破左额死。父见之，即呼婢奔逸去，自抱死子归，曰："我跌死儿也。"妇惊痛撞夫倒者数次，寻婢挞之，已为巫臣之逃矣。婢归匿母家，言其故，父母感泣，日夜吁天，愿公早生贵子。次年果生子，左额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是时马公不伤子死嗣绝，而忧婢恐毙杖下，何其慈爱也。贵子重生，有由哉！

天相人相

袁忠彻二婿，一为盗死于狱，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彻每为人谈相，妻必叱云："相婿之目何在？"忠彻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言数之不可强免如此。

虱代薛嵩

魏生《禁杀录》：薛嵩性慈戒杀，即微细如虱亦不害之。一夕梦多虱缘被上，渐变为人，长寸许，谓嵩曰："受君之贶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侪报命之秋。"遂列行于被上，须臾皆殒。嵩惊觉，灯火尚明，呼侍儿视之，被上有血痕横广尺余，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盖有刺客为主所属来刺嵩，古剑利甚，着处必破，见血立死。是夜剑一下即见血，以为死矣，归报其主，相对欢甚。明日遣人眲之无恙也，访得虱事，始知其梦。

生啖鯸鯸

《录异记》：鯸鯸鱼文斑如虎，俗名河魨，煮不熟食之必死。饶州有吴生者，家盛丰足，夫妇和睦，曾无嫌隙。一夕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妻族挟为殴击致毙，狱讼经年，皆以为实，絷系狴牢，以俟王命。吴生亲族惧敕命一到，必正典刑，因饷生鯸鯸鲩以啖之，冀其自毙。吴生食之无苦，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裕。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衍，年洎八十，竟以寿终。

鱼僧

《耳谈》：天长刘万以打雁为业，人呼刘雁。然秋冬打雁，而春夏则取鱼。其取鱼也，以芦竹为箔而发视，谓之起籧。忽有僧到门乞施食，纤白异常，适厨中碎米饭熟，因与餐，既去，语刘曰："君起籧必得大鱼，慎不可奏刀。君不闻白龙而鱼服乎？"已而起籧，果得大鱼。刘不能舍，剖之，腹内犹是前碎米饭，盖是僧所化也。刘自是一家病死。

斫石人

邯郸道旁有石碣，云汉光武斩石人处，今石人犹在，首足异处，真似刀斫者然，未悉其故。后阅《北辕录》载：赵州南光武庙有二石人，首横于路，俗传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饷，虑泄其踪，乃除之。又《赵州志》云：光武夜至赵州南迷路，闻人语，问之弗应。见二人旁立，怒斩之。其人急走，熟视之，乃石也。

锅精

《耳谈》：蕲水刘元载掘塘至深，忽见大锅，再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跃出，入他水中，捞摊不得。后数年大雨塘溢，锅高出水上，破塍顺流而去，经二十里入大河，又三十里入大江，不知所往。盖其地有宝陀山寨，乃前人筑以避乱者，寨破居人被杀，此锅必寨中所用者，久乃为祟耳。

腹宝

郑龙如《偶记》：京师一人寓有小儿病黄瘦，诸医莫效。一夷使见之，请以重价贾去，其人不允。夷使曰："儿且死，见鬻尚有生理，否则必难免矣。"其人终不与。逾年儿果死。后夷使再至，闻儿死顿足。其人问故，夷使曰："是儿腹有异宝，取出则生，死则宝随气散矣。"怅惋而去。

玉龙膏

《西溪丛语》：昔有人奉使外国，见夷人以水银煎作白银用，海洋船来中国贸易，多用此银，其药物必需彼处所产玉龙膏，中国所无。一老人曰："是术第可行之此中，若移至中国，必有奇祸。"有人不信，竟移玉龙膏归，煎水银成白银使用，不年余，果以族人谋逆事发，亦被逮诛。

汪懋功被魇

《耳谈》：歙县汪懋功为诸生时，为仇家诅魇，建坛书其名并其母、妻名于桃符咒之，母、妻相继死。懋功亦恍惚困殆，疑以问一道士，道士曰："公可建坛，吾从幽求之。"得一鬼，即仇家亡仆名发财，曰："吾为神所役，职在守坛，不得脱离，伤害汪公非吾意也。"道士问坛在何处，曰："在里许一大冢上。"引至，掘土尺许，果见桃符，弃之。鬼曰："失坛我亦从此亡矣。愿饱餐我。"懋功食之，鬼故业鼓吹者，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霍然。万历戊子成贤书。又沈殿元君典懋学亦尝为仇所魇，三纳之瓮而瓮三破。信乎贵人不死也。

金银山

《挑灯集异》：吴有富室陆东皋，黄白盈溢，乃铸成人形，藏密室中，名金银山，取其厚重，非人力所胜，盖以绝梁上君子之睥睨也。一日二人忽不见，陆怪之，密访不能得。他日有渡子与陆索渡镪，陆怪而问之，渡子曰："云是君家仆，自某处趁船至此。"陆询诸仆，俱不承诺。陆谓其妄，渡子怒曰："适二人一穿白一穿黄，入门未久，何谓我妄？"陆闻黄白说顿悟，以镪与之。启室审视，则二山宛然在也。陆笑谓之曰："汝出外原来无容得汝的人家。"乃取斧凿其趾，后不复出。

再生

《耳谈》：全州舒弘志，年十九中万历丙戌探花，授官编修。卒时省军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红色隆起，乃探花名姓。守公某闻，验视果然，即遣急足报其尊人兵部尚书应龙，正忧丧子嗣绝，即往购得抱归，属探花妇鞠之以为孙。自是肉字渐消灭。

蝗

《续夷坚志》载：□□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来，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寻访，但见蝗聚如堆阜，拨视之，见父卧地上，为蝗所埋，须发皆被啮尽，衣服碎为筛网。驱之，有顷方苏。晋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儿为蝗所食吮血，惟余空皮裹骨耳。康熙丁卯，江宁乡试，初八日飞蝗丛集贡院，进场士子须发亦有被啮者。

徐神翁

《宋世旧闻》：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说，言尝遇异人。及作相，为徽宗言道士徐神翁能知未来事，曾云苏轼当坠地狱，祸及七祖。彼方外士而能嫉元祐党人，所宜褒显。其可笑如此。又言哲宗曾遣人密问圣嗣，神翁云："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于是帝喜，召至都，依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绦褐，就便殿以宾礼接之，赐予甚厚。未几以恶疾死。

王老至

蔡京微时又尝师事道人王老至，谓京必贵极人臣。既贵，物色得之，馆之别宅。言于徽宗，召见便殿。老至遽云："陛下颇识老臣否？"帝亦恍记尝梦游上帝所，从旁赞礼者绝似老至，于是礼遇尤厚。老至又自称是钟离权高弟。忽一夕亟叩蔡京门，告京曰："钟离公怒我欺诳，属冥司追我。君禄亦不永矣。"遂力请还山，死于道。

艺祖圣度

宋太祖初即位，驾偶出，忽有飞矢至辇前，几为所中。众皆惊愕，请急索捕。太祖不许，但举首四望，徐曰：“即使射杀我，亦未见得便是你做。”其圣度如此。

买地券

《癸辛杂识》：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县某都某山某圩地”云云。此堪舆风俗如此，以为可笑。及观元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时事也。然则此事由来久矣。

棺中悬镜

世人大殓用镜悬棺前以照尸者，谓取光明破暗之义。周公谨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悬盖上。”则是棺中悬镜，其来尚矣。

胎妖

《琐钞》：河南开封府有丹客之妻怀孕，腹甚巨，动跃间似双胎也。丹客私语其妻曰：“若产两男，当名虎四儿、虎五儿。”一日欲

出，天若雨状，谓妻曰：“当携雨具行乎？”妻未及答，腹中朗应云：“天不雨。”丹客惊问曰：“汝何人？”曰：“虎四儿也。”忽又闻声云：“今日虽不雨，亦有几点。”问：“汝又何人？”曰：“虎五儿也。”自后凡有言无不验。乃教丹客以炼丹之法，谓如何是小点化，如何是大点化。丹客如其言行之，火燃硫黄，适有客至门，室既不深广，客又不即去，妻与二儿俱云：“黄气逼人，奈何？”至夜俱被熏死。至今传小点化之术云。

张探花

丰城张探花仁甫春，莫知所生。其父辰出见树上筐盛一小儿，时正无子，遂抱归以为子。后中嘉靖丁未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生九子一女，科第不绝。

骡女配人

《挥麈新谭》：麻城刘大司马采为户部郎中时，仲兄一女携之往京养育。将及笄，已聘儒生熊应渭。渭忽梦在周道中逢一女，肩舆仆从甚盛，遣一婢召熊曰：“请来一语。我本汝聘者，今为某官取去，不复与汝结缘矣。汝勿远去，伺其官到衙门遣人相邀。”俄而冥官至，与熊语云：“君所聘者与君无缘，已为吾妻。汝欲娶，吾与汝一配。”牵一骡至，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类乎？”官曰：“无患，当为汝复人身。”须臾化为一女，年可十七八，即里中李珪之女也。及觉，京中果有信至，刘女已物故矣。随访李，果有女，求婚得之。

张小鬼

《白醉琐言》：江西有谣：“金鹅头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鹅头向水，代代出神鬼。”龙虎山头向上，真人子孙相继膺封。赣州张氏山头向下，世出一人与冥道相通，每岁为阴府行疫于四方。其将往也，蹶死于榻，从者马匹继之，事毕而苏，手握甲马一纸，云行瘟至某地止，某当活，某当亡，此天神命，不能违也。已而果然。其魂至民家下马入门，人亦延拜祭享。见其举箸不异恒人，但回时乘马一顾，则不复见。至今号张小鬼家。

邓氏白犬

《白醉琐言》：疡医邓橘泉与刘某居相对，邓有白犬，畜之年久。万历庚子冬，刘氏一婢出外，为邓犬衔其裙，即觉昏迷。少顷，犬变为人，头带孝巾，身衣白，与婢交，往来不能禁。其夫与邓言之，邓锁其犬，婢即无所感。放之，婢被迷如前矣。凡物纯白者，年久多成精，即白鸡、白鼠亦无不然。

物异

康熙己巳三月，杭州城外有大虾蟆一只，状如簏，小者数万。大者行，小者群随而往，大者止，小者则环聚而拥护之。如是者三日，游行诸门殆遍。庚午三月，吾苏荃墩湖中有水蜈蚣数万，游行水中，撩置岸上则软而无用矣。此两事皆书中所未见者，故特笔之。

感孕

《搜神记》：汉末，零陵太守史满女悦一书佐，使婢取盥手残水

饮之，遂有娠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儿，使求其父，儿直入书佐怀中。书佐推儿仆地，化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归吏。《耳谈》：成化初，上元民女张妙清与兄嫂陈氏居壁相连。一日兄与嫂狎，女窥见心动，俟兄出，呼嫂同寝，问状，且效为之，遂有孕。其夫家以闻于官，验之，仍是处女。及生子，官令嫂育之，女仍归夫。又鄞县民某出贾久不归，妻见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怜之，计无所出，强伯氏从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产惟一掌焉。

续断指

《耳谈》：黄陂江尉解银赴京，遇盗截去二指，抵京已五日矣，延医但求已痛。有仇总戎门下医人曰："是可续也。"断指幸为从人拾得，即取合之，层层涂药，仍夹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合，屈伸如故，但有红线痕。倾橐得三十金酬之，兼有其方，用片脑、象牙末、降香诸料。

又一人因奸被啮其舌，有人教以针刺舌断处，急剪狗舌，乘热接之即合，但语常期期，不如其旧。

物搏虎

《马氏日抄》：宣德中，尝斗牛虎于禁苑西海子旁。牛值虎踞立，俯首至地以伺之。虎怒甚，始三扑之不得，复三攫而力遂惫。牛直迎抵其腹，虎遂腹决而毙。又云御马监有骡马，高五六尺，询之圉人，云斗虎骡也。斗时常占虎前，以尻向虎，俟虎扑至，举蹄蹄之。虎三扑，马三蹄，而虎亦败。《天都载》：成化中，内官刘马于西番买一黑驴以进，日行千里，善斗虎。上取虎城一牝虎与斗，一蹄而虎

毙。又斗一牝虎，三蹄而虎亦毙。后与狮斗，被狮折其脊而死。是驴能敌虎也。《虎荟》：辽兴宗猎于秋山，遇三虎，纵犬获之。是犬亦能搏虎也。《挑灯集异》：湖广一里长坚辞一甲首杀鸡而去，途遇虎，方肆虐，忽一鸡向虎面目乱扑噪之，虎目为所伤，鸡亦力尽而毙。特因里长一时不杀之仁，便尽舍生报德之义，故能捐躯以敌虎也。《埤雅》：蟹长尺余，两螯至强能与虎斗，虎不如。

眼观六只

谚有“眼观六只”之言，未知所指。康熙庚辰夏，往乡间，泊舟河滨，见鸭每队百只外为群，而雄者寥寥。因曰：“一人而管许多，能无遗失乎？”答曰：“予只看定六雄，而雌者自无他适。故云眼观六只。”后问看鸭者云皆然。

马伯六

俗呼撮合者曰马伯六，不解其义。偶见《群碎录》：北地马群每一牡将十余牝而行，牝皆随牡，不入他群，故称妇曰妈妈。愚合计之，亦每伯牝马用牡马六匹，故称马伯六耶？一说马交必人举其肾纳于牝马阴中，故云马伯六。

蚁亦不入他群，故曰马蚁。

奇丝夫人

《耳谈》：河南固始奇丝村，即孙叔敖故里。有狐毛三姑常魇昧人。一日忽谓人曰：“今上帝命我为东岳行宫夫人，倘能庙祀我，当

岁时庇佑汝等。”里人庙祀之，称岳王夫人，亦曰奇丝夫人，大著灵显，祈祷问疑，肩摩而入。数岁，姑忽着绯乘马行道上，遇西晋二客，见是美妇独行，相盼以目。姑亦微睇而过，入一村林樾僻地，系马而卧，乃是狐身。二客不能舍，迹至见之，共相殴击。狐醒，变身不完，曰：“我是东岳夫人，既为公等看破，倘能释我，当以二十金相报。”二客许之，拥至庙。天已曙，问金何在，曰：“但少坐即有。”顷之一人匿金于炉，复一人随至，与相搏，乃是亡金者。共相发诅，搜其身无金，俱去。姑谓二客曰：“炉中金可拾也。”二客拾金，果二十两，致谢而去。自是祈祷不应，香火寝息，而为厉弥甚。里人邀法师治之，纳姑瓮中，号泣有声，埋置街心，压以大石，符咒固之。数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语地中曰：“公发我覆，能振公贫，且再不扰村中矣。”木匠发之得出，为其小妻，所欲立致，遂小康。

巡河神

广济寇淑，为耆民稜仲子，行多长者，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某来，必欲与淑偕行。问其故，曰：“我欲适京，梦神语曰：‘汝此行不得龙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与偕渡黄河，风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惧，熟视之，乃淑之故父稜。势方急，沈不敢问，抵岸忽失所在。询之舟人，皆谓无所见。神所谓寇公，乃稜也，救子兼及沈矣。后淑梦稜谓上帝以己忠直，命为巡河神。

瑞卜

唐中宗为武后废于房州，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得复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勾挂，后果复辟。《挥麈后录》：高宗南归，显仁后在北，未知即位于临安。尝用象戏局子裹

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字一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即具奏，徽庙大喜。又《碣石剩谈》：劳堪参部苍瓯，时偶欲拂衣，以茗盏抛出窗外曰：“吾当去，其盏无恙。”盏坠石阶，宛然不损，众目骇视，果得告。瑞卜昭应，其异如此。

给水

《录异记》：咸通末，洛城徽安门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居甚贫，有学童十数辈，日不暇给。一夕诣北邙山与契真先生李义范别，拥炉夜话，问其将安适耶，生曰：“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从此辞世，非远适也。”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极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可见人生自有定限，故宜惜福，即水亦不得过用，况其他乎？

义猫

陆墓一民负官租，空室出避，家独一猫，催租者持去，卖于阊门徽铺。徽客颇爱玩之，已年余。一日民过其地，人丛嘈杂中，猫忽跃入其怀，为铺中人见，夺之而去。猫辄悲鸣，顾视不已。民夜卧舟中，闻板上有声，视之猫也，口衔一绫帨，帨有银五两余。民贫甚，得银大喜，明晨见有卖鱼者，买鱼饲之，饲不已，猫遂伤腹死。民哀泣而埋之。

海上探珠人

《耳谈》：嘉靖中，金陵杨参以参藩镇广南。一日大雷雨，忽一物如球自天堕于讼庭，皆海波所成，拆之得人，若且瞑。汤饮之活，曰："我某郡民，与某某业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绳其上，忽得三珠，一夜明最大，两手握之上，复下取二珠，绳忽断，随流堕潭中。潭中龙所蟠处反无水，跨其背如马。觉腹饥，因龙自舐其胁涎，亦舐之，遂不饥，但澜漪味苦甚。而缚裹其身成球，迷闷且死。雷动龙起，扬舞青冥间，身随之，故堕此。"杨急捕之，某某与大珠俱在。盖恐探者上当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断绳，一讯吐实，二人抵死，而大珠还探者。

神丹

《高坡异纂》：江阴米商黄钟有女美容姿，年及笄，忽为神物所凭。一日以一物遗女，其质类石而圆如弹丸，谓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之，熨胸腹间，当即复生，宜宝之，以济汝危急，虽父母死勿妄用也。"女收藏之。会其伯母卒病死，女以丹试置尸上，即蹶然复生，若梦觉然。神至，怒责女曰："语汝云何？而乃妄用之！"遂夺丹去，神亦绝响。

鲁公断奸

《耳谈》：成都守蕲水鲁永清，决讼如流。门外架屋数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饭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适有以奸讼者，一曰和奸，一曰强奸，臭长不能决，以属鲁，盖欲试其决也。鲁令隶有力者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鲁曰："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他犯？"即供作和奸，讼遂决。

张居士

《耳谈》：永州张居士，始业屠，性强直不欺，割肉惟心计多寡，一刀则已，不肯屑屑锱铢增损，称张一刀。每日宰猪，听邻寺晓钟声发为度。一日钟无声，误宰，走问僧何故，僧曰："夜梦十二人跪阶下乞命，谓但不鸣钟，则度厄矣。以是罢击。"张归，见所欲宰猪生十一子，感悟轮回因果，遂弃屠皈依佛法。梵诵专悫，心镜明彻，能知来去事，定死期坐化。里人神之，以其肉体塑像，蒙被锦绣，称张居士，建庵祀之，祷卜响应。地与广右瑶寇密迩，寇至屡佐我兵，预报吉凶及兵事机宜，寇苦之，剖其腹脏，自是祷卜无应。

灯中犬嚎

《挑灯集异》：万历中，无锡王养醇问卿性嗜犬肉，每食必供。丙戌岁除，仆曰："明日岁朝，市无犬肉，家中老犬不任事矣，盍杀之以供明旦用？"王曰："善。"乃命杀犬。其犬被絷，大声哀号，既杀而号不绝，血尽气没，其声乃在篝灯中嚎焉，久而不止。众惊报于夫人，夫人亲听之，惊告问卿。问卿不信，至厨下试听之，号声果从灯中出，问卿始惑焉。夫人追咎其平日嗜此味也，今如是，宜急解禳之。问卿终不以为然。及病痊，起复登途，竟不得其死。与《问羊集》载宣城某方伯事同，但方伯闻声遂不复食。

鹦鹉山茶

《庚巳编》：正德己巳春，都元翁与友游青山寺。僧房中山茶甚开，僧出一花示客，其状宛如鹦鹉，二瓣左右互掩为翼，二瓣合为

腹，二须垂为足，而蒂横生为头，两旁复有黑点如目。僧云：“即此树间所开花也。”

积物发火

《绿雪亭杂言》：敖东谷在京师，见马草堆中火发。在陈留县，见油篓中火发。在泰州，见干蝗堆中火发。在剑州，见积聚油纸中火发。皆湿热遏蒸于内，不得发越，故郁攸不成，其来有渐。

《博物志》：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邵氏后录》曰：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畚本草，皆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怪异也。

闻子中还魂

《挑灯集异》：嘉靖初，三原李镇师事云岩先生，通史籍。晚年生子良心，课其学业，日以显扬期之。值大比，良心往应乡试，镇病笃，及放榜日，镇已属纩，绝气一二日矣。报捷者造门云李良心中若干名，镇忽惊起而问之。乃复生三年。

借目光

《帝京景物略》：英宗杀于忠肃公，阴霾翳天，行路悲叹。夫人流山海关，梦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乱，独目无光，借汝眼见形于帝。”翌日夫人丧明。奉天门灾，英宗临视，见公卓立于烈焰之中，悯其冤，贷公夫人归。又梦公还目，而夫人之目复明矣。

书诰

唐制诰必属能书者，或得自书如颜鲁公，既书请玺即盖，自足垂远。宋则当制者所书，其书半杂行草，亦洒洒有致，若出欧、苏、米、蔡手，遂成异宝矣。明制务遵洪武正韵，必属之诰敕房中舍，整栗有余，风轨绝少。《紫桃轩》载：穆庙时司马王崇古金书封诰，请玺被纠，不许盖，恩许别书。当力购善书名家，正不必以泥金为炫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坚瓠集

四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坚瓠补集序
补集卷之一
关社引
募修三清殿疏
吴楚娶妇
琉璃肺
金钗剪烛
代毛延寿解语
曲巷高门行
冷香韵
画状元
阎古古
即事成语对
李丐诗
毛序始猫弹鼠文
行乐图
王勤中题画
神鬼吟诗
赏菊贾祸
沈山人飞霞
巧对
琪树
隐焦字词
承天寺产芝
孝梅

女仙赋诗
双投桥
苏长公墨竹
吴氏儿
王古渔
后懊鸟
西湖竹枝词
容膝斋铭
天香国色
钦天监对
渔阳掺挝掺音散
西涯待友
迎月楼春联
王玉涧降乩
前辈风致
鸳鸯栗子
紫姑赋牡丹
速客词
女冠还俗
歌妓为尼还俗
玉真观女冠
宫人入道
畅道姑
题尼姑
咏雨
妇人投牒
陆放翁
水族加恩簿
汤胤绩驿壁诗
迎海驿壁诗

拄杖
江东三罗
糖担圣人
糖丞相
甘蔗丞相
李英华
废书诗
十寿歌
补集卷之二
建文帝诗词
水月观
逊国诗纪
昭君
古今名姝图
诗镇
宋元二帝盛德
题画龙
杨升庵黄莺儿
白香山好游
得诗止酒
花公传
弹棉花槌谜
吕洞宾诗
柳比美人
诗字辨
咏傅岩
田家四时
范石湖祀灶词
咏菽乳
乩书修桥文

赏桃应制
华岩洞石壁诗
对句荐馆
药名岁交诗
吴文之对
逐疟文
闺怨词
天丝飞扬
顺理随天
老状元词
烹葵
题林灵素像
戏对
沈娘词
犀角酒斗
诗鬼降乩
王文恪和寿词
刘武城词
王彦龄词
磨镜帖
洞庭歌
天干地支名
上梁语谶
汪啸尹祝诗
走马灯谜
日月雨露称脚
咏鲞鹤茧鹤
自责责人
初夏小曲
掘冢歌

独宿吟
施宗铭幼慧
西子子西
雪狮
杨梅核猴
美人过桥
人世炎凉
梅娇杏俏
刺绣
元载妻诗讽
补集卷之三
饷茶诗
扫地诗
听月楼诗
七姬庙
韩侂胄构祸
李桢像赞
养心歌
慈湖誉蚊
占雨
词赋沙字
赵嘏
唐朝酒价
浇书摊饭
马嵬
沈石田诗
子由寄诗
文信国词
赠妓
黄华老人

茶夹书灯铭
赏梅悬灯
谒陵官假宿
刘仲修词
孝宗孝养
诗词偶误
甜酒
蛙给廪
吴越分界
吕仲实诗
生同年月时
京官骑驴
彭秤翁咏鲞鹤
士人自重
飞走为颂
京师事物对
酒馆扁对
鹊桥
王荆公菊诗
饭后钟
碧纱笼
机工善诗
西山晴雪
女帅勤王
范兆祥
鼓吹续音
镜听咒
元宵词
匀面尚黄
林石逸兴

儒生对句
禁城花柳
王文端雅量
谢禁缠足表
又
梦受廷杖
芙蓉别院
教学行
中峰诗戏
得句撞钟
决僧判
西山游女
补集卷之四
凤凰台诗
莲花博士
赠娉娉词
题琵琶行
示子诗
剪灵运须
古铜款识
顾华玉座右铭
阙里灾
咏茉莉
燕京元夜
陕府驿壁词
柳词
叶公滑釐子合传
白眉神词
赠妓小英
邱氏召仙

占城使人
安南贡使
神灯引驾
泰陵水孔
听琴诗
曹武毅赋诗
题蜘蛛
鹤衔书
赵夫人
雁来红
白雁
庆乐园诗
苏随
罗周召乩
剑池石扉
谢逸工诗
秤心斗胆
李黄书翰
卓笔峰
木偶能诗
寒亭
纸窗诗
鸡冠
落花游蚁图
蒲剑
刘阮天台图
俞君宣词曲
小翩十九调
陈暎桃
官酒歌

刘光祖词
赠昭华
题目牌词
禽虫名
铁崖小史
南京太常
戒食河豚
杀秦桧
冶容诲淫
差致仕
题席舍
词隐美女
诗隐美女
补集卷之五
题艺祖像
玄虚子
姜尧章
辛稼轩经语词
送别王禹偁
僧道乞诗
周晋仙
烛剪
义燕
魏坛女真
唐六如词
祝枝山词
凌彦翀词
邮亭图
陆放翁词
补天穿

扑蝴蝶词
银蒜
马浩澜
詹天游
靺鞨
李师师
词集怨事
白玉蟾词
等身金
乌衣女子
坊曲
毛烈妇绣帽
陈敬叟词
郝仙女庙词
马晋述怀词
邓千江望海潮
泥□妮
送陈退翁词
西湖送春
酒歌
酒檄
成语
上皇赏雪
绿菜赞
朱希真
祭花园土神
康伯可词
北客诗
千眼观音
蒋氏嗜酒

下榻
打马赋
红芭蕉赋
黄蜀葵赋
砂挼子
草熏
花案
峨眉佛现
陈宪副梦
师苦万状
焚书自遣
诗赠博徒
括兵作诗
女学士
人面桃花
斗鸡檄
补集卷之六
灯谜
春风世情
陆云士词
弈棋度日
崇安别司壁诗
解题偶误
王秋涧酒榜
王秋涧花约
舒春芳
谄卦
索柑骈语
破题对句
探梅诗

刻本多遗漏
东坡诗病
绮语销魂
王贵学别子诗
牛衣
鬼妻题诗
碧兰堂女鬼
诗送袁侍郎
诗鬼
陈眉公七夕词
隐月心字
姜徐佯字谜
和前韵诗
对句
父续子对
真梦
丁大参
吴下歌谣
禽征
徽宗诗谶
鹭曰春锄
织锦龙飞颂
詹材孝狗
明妃曲
无梦
题诗即嫁
四岁能诗
启谢亲友
章节母
吴慎思诗

曼殊
高丽人诗
高丽妓能诗
诗妓鹤钿
吴门歌
孝经引诗
雅令相戏
郡侯口令
鞋杯词
调笑令
嘲鼹鼻
辞荐馆
词赠周明娘
词隐明字
后戏目诗
天饷
推闰歌
卜年占运歌
坚瓠秘集序
秘集卷之一
周公
宣圣
宣圣授历
端木子
白牛庙
灭髭避难
漆雕子
书谕仲由
朱魏享祭
刘豪墓

乌石山神女
遁甲神
马郎妇
鸭栏木
高王经
净面
梦示
仙女玩花
氤氲使
太岁
传碑语
放榜神
厕神
坑三姑
雷神现形
雷神戏二儒
雷击赃吏
东库五通神
五云山五通神
神告宰相
神起立
关圣庙
三丰异物
婚姻前定
豢鼠
金华猫精
洞庭鼍
山魈
木客
山精

旁不肯
海蛮师
巨蚁
千里驴骡
马生角
孔廪巨鼠
猫治鼠怪
应氏白犬
白獭神
庐陵石鹿
萧山鬼怪
犬活死儿
鼠精
面具治怪
高丽寺
喻弥陀
杯渡
罗汉移居
蒋虎臣
晋水字
大佛头
秘集卷之二
土遁
陈法官治怪
殷七七
天坛道士
杨芳台遇仙
龚子彬
剪头仙人
老神仙

李朱神判
张三丰蓑笠
风道人
彭小仙
唐道录
妙果寺风僧
罗汉题诗
周将军
商学士禄料
崔府君
阎浮提王
水仙土神
济渎庙借金
葛子坚
衡州岳神
铅山三圣
新河神
银瓶小姊
玉真娘子
五通神化石柱
掠刷使
活阎罗
城隍责礼
关侯裔
龙兴寺火兆
鼠妖
猴祟
鼠穴铜印
金陵黥卒
陈蒲鞋

铁拐
老人画地
宗阳宫魍魉
生魂
神祇重学问
段孝直
青州客
阴摩罗鬼
郑氏忠孝鬼
女鬼举扇
洛阳士人
神药愈疾
鬼物借人
鹅鬼
鸭鬼
熟鸡鸭鸣
兔鬼
天津旅舍鬼
泥孩
芭蕉女子
瘦腰郎君
猱
马绊
秘集卷之三
雁门女子
梦掷全红
湘潭鬼哭
走无常
酆都
东岳祭酒

泰山录事
雷部判官
指关为姓
斗姆救焚
盆水现相
日饮水
大同妖妇
麻姑
曹翰为猪
圣殿蜈蚣
冰柱冰山
火葬
墙起床中
迎春
辇送石刻
宦者刻经
中天中文
导引小诀
搬运捷法
情欲伤生
暖外肾
饱生众疾
陈成生男
护胎
忍欲
财色伤人
御衣塞断山
义甲
舞态
龟板膏不可多食

守龟
苗光裔卜
瓻经
长短工
神赐布囊
石锸
枯骨滋荣
犬吠所怪
梅篮
吸金石
海鱼吞舟
雪中芭蕉
补服
临摹硬黄向榻
装潢
陈少阳书
哥窑
蒲脯
渊明瘗酒
淡饭
芥结瓢法
乳田
蔬圃
苜蓿
蜂蝶评
秘集卷之四
义马
朱鱼变白
孝丐
牛偿债

图乙误字
傅说误
李近楼琵琶
县令主婚
天缘
一激成名
孕化金眼狮
大西国三主
为法自弊
登高
马脑
天目地肺
寺壁照远
粪黄
廖德明
福地不可得
多子
短人
长人
神拽人长
犬啮鼻
食量过人
物日食料
蝗灾
龙报金莲
粉骨为丸
简纸
朱买臣
象畏鼠猪
金吾

扇
画图
异力异须
万物生虫
鲶残红虾
野枝幻状
大胆
中时弊
水产陆产
籍没资财
杨太真
阿瞒
光武故人
嘉定井
酒活命
古来可笑事
诗有唐气
画虎类狗
桃枣异
张僧繇画壁
鱼吞仙艾化龙
龙门
三足鸡
乳媪奸恶
江西毕氏
奴解客愠
严嵩方书
秘集卷之五
更定文章九命
必然偶然

陈蔡相讥
王侯木
歙令傅野倩
梦中语兆
宋锦
胡梅林定变
焚牍获全
白水铜印
辞阎君酒
八百丁
犬子豺郎
七字勾向左
小儿伤臂
总是一家
盐场土豪
汪司马舆人
平岭
烛泪污顶
缝婢阴
仆号墨文
人生各异
鸟翼弃儿
卧冰得鱼
刲股疗疾
大黄疗时疾
封木石鸟兽
放龟
燕增土塑像
雨系官衔
圣火圣水

存孤封爵
豫让施全
立桥除道
柳敬亭
狄梁公善针
苏石异饮
正直为神
慢神致祸
沈家怪异
佛像动泣
止啼禳鬼
厄井
舞态
汾阳新建
驸马
楚齐三王异好
杨妃心经
佛面刮金
部郎厚德
鸭卵河鲀子
蜈蚣珠
牝牡珠
格
压油
葫芦枣
诗蛆诗牛
签诀
三十六宫
洗字去硃法
秘集卷之六

秦桧日受铁鞭
冥王延师
杖卷
兑卷
查勘司
赐奴婢
梁未央大度
易头腹
海中黑孩
秦女将健儿
巨神呵长
刀笔
狡僧
神鬼有灵
屠语
善断
宋司理厚德
八条弦
土曲
为园
号因姓重
窃炉
孟尝食客
中郎有后
供荔枝
鼻祖耳孙
鞭尸
西王母考
穴中龟蛇
肉块

冥报
吕需
土鼓鸣冤
颜邦直
赐无畏
年号仍袭
正字纪年
蚺蛇油
两太宰豁
看杀
来虞子
泥金报喜
清俸
馒头
酷虐
俭德
蒋侯茅司徒
血逆流
女请代刑
想当然
古人自守
无对字
知足
饮酒赋诗
二氏废兴
千佛寺
剖心观胎
鬼眼
足下黑子
一身是胆

长头长脚长舌
坚瓠余集序
余集卷之一
过自标榜
身后名
赵岐解圆字
班郑著书
瓦卜
鬼附女卜
异侠借银
骡得人身
蜀先主墓
金容坊
岳武穆猪精
潮通泖出阁老
九蟒御史
题魁星图
戊午解元
弄璋弄瓦
木工厌胜
木龙
木工建坊
吴淞江
杜女幽婚
淮海龙神
蛰燕
活龟整痛
代吴大帝任
耳中得物
道士妖术

雷神画壁

蟾宫织登科记

洞口先生

萨真人返魂

太液炼形女

孝道明王

沉香雕首

雷谴逆妇

神助

金沙滩童子

陶琰再生

李福达石函

飘扬金箔

鸡舌汤

安南试录

鬼虎

瘟部神放灯

珊瑚夫人

义猴

五足牛

蚁累梅杏

蟋蟀

蝗怒失信

肥蠕

飞鱼

蝎魔

六眼龟

臂龙

懒妇化物

黄犬

九尾龟
神骡
枸杞龙形
赵乳医
瓦陇
海马
余集卷之二
陈少阳
白鸦灭焰
波涌石船
崔氏女卧冰
酆都使代任
木中字
聚宝盆
种银实
雨钱
误吞钉
针产死妇
戏咒真死
陆稼书代任
拗相公见鬼
阳春园
目中见佛
秋海棠奇花
雪天掘蛟
高开道
笪在辛
某相国
秦始皇再遇盗
齐天大圣庙

西施庙
小姑作祟
歇家驿吏
内江女子
愚不及妇
妾执妹礼
鬼孝子
乳香辟瘟
七丈八丈佛
铁柱宫
牛隔盘儿
佛郎机
于阗玉
量书尺
赤鹦鹉
巨人半指
草峰倒悬
追魂碑
陆生水生
结愿香
阎王殿对
萤异
大萤
象孕
肉糜干腊
赝女受封
海滨元宝
金石
紫潭李翁
登龙门

陶母截发
夺妾
老鼠拖姜
接舆
公输子
人异
孝慧鹅
类
余集卷之三
陈学究
真宗游洞天
南雄淫祠
少林寺僧
妓飞入火炉
三角碎瓦
暖金盒
瑞炭
牛生奇遇
群鬼面衣
瓯水为醪
琢雪为银
菊花仙
月作异人
却鼠符
宗彝
水为火禽即兽
毛龙
双头鸡
贱人未可苟合
狼子

夏翁有识
决黠仆
沉竹笼
杖乐工
去处去
呼石得水
雷异
山分移
韩侂胄墓
土神娶妇
噀水缚盗
酆字音义
牂轲
乞丐
兴亡数合
索疆索殿
一月两日
象棋车马
狼筋
伏突
独孤信侧帽
女儒
缇萦
侬家
周礼奔者不禁
宋书异同
行马
辕门
寡人
尾通作微

过海封王
五国城
奇计却敌
天女使
天女相偶
女子坠庭
竹中人
避役
击瓮
担生
蛇吞鹿
余集卷之四
主试外聘
杂流登第
外国人进士
景泰癸酉榜
典史中式
记梦
木刻孔明像
长子城
华山畿君
盐神炭神
鬻爵
尚父
行香
十石米
无立锥地
瓦盆冰花
绿袍女子
尧九男

舞柘枝
树妖
木中字
木纹如画
树化石
狱囚自脱枷杻
偏肠
治难产方
卧胞生
元神见形
瑞云峰
醉石
活石
廉石
空心发
蒜发
破瘤飞雀
孔雀舞
林九姑
人物坐化
帝召李贺
犖吴江塔
武侯前知
金姑娘娘
戚公为水神
鸡卵异
白团
子类不宜食
字卵
方卵

义熊
蝌蚪伸冤
村叟梦鳖
二鳖吟诗
鳖逐人
夹浦江豚
女丈夫
人妖公案
蓝道婆
俗语有本
镂身
射画击衣
阎王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校点说明

《坚瓠集》六十六卷（甲集至癸集各四卷，续集四卷，广集、补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清褚人获编撰。

褚人获，字学稼，又字稼轩，号石农、没事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据本书己集沈宗敬序，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作者60岁，知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本书编讫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已69岁。褚人获生于历代书香之家，祖、父皆饱学宿儒，叔祖九皋，万历八年进士。他博闻广识，尤谙稗官野史，雅好著述，所交皆俊彦，如为《坚瓠集》作序的毛宗岗、毛际可、顾贞观、洪升、尤侗、张潮等，皆一时名士。除编有本书外，尚刊行、评点小说《隋唐演义》，著有《退佳琐录》、《读史随笔》、《鼎甲考》等。

《坚瓠集》取名源于《庄子·逍遥游》中“五石瓠”事，自谦所撰空廓无用。书经作者积十余年采撷而成，上至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下至里谣杂说、志怪风俗，无不包容；往往以类排比，于记事外间引前人考证，杂以己见。全书大致摘录前人著述而成，于明代事特多，又杂以亲历亲闻近事。文笔生动，叙事有序，不惟可供谈助，亦足资考证。惟编辑历年久长，陆续刊行，多有一事数见，略显繁芜。

《坚瓠集》始刊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存世有康熙年间所刊巾箱本、道光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及民国十五年（1926）柏香书屋校勘本。这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为底本，校以柏香书屋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参校。三本差异较大。现存康熙本亦非原刊结集，而是全集编完后，利用原板刷

印，多有挖改，并移若干分集序作总序。全集除首集外，书名多作“续集”，而在板心标“乙集”、“丙集”等，署名或作“长洲石农褚人获学稼纂辑”，“长洲后进好事儒者褚稼轩辑”，或题“甬上留香阁主人较刊”。柏香书屋本前十集依天干排列，《笔记小说大观》本前十集依数序排列。将三本比勘，柏香书屋本各集序与康熙本出入较大，除增出7篇外，次序亦不同，如康熙本丙集毛宗岗序，见柏香书屋本庚集；丁集毛际可序见柏香书屋本壬集；条目文字，二本基本相同，偶有数条此有彼无。《笔记小说大观》本之序文与康熙本基本相同，文字、条目编排却大异，甚至相差有半卷之多，如康熙本庚集卷四大部分内容见《笔记小说大观》本戊集卷四。有鉴于此，这次整理，除删去康熙本总序归入原分集序外，基本保存原貌，并据柏香书屋本补入若干序文及个别条目，而在补文后加注说明。康熙本误字，则据他本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坚瓠补集序

遂安毛鹤舫先生归自吴门，出褚子稼轩《坚瓠全集》示余，且索余序其《补集》。余受而循览之，叹褚子好学不倦至于如此，而留心世道抑何深且笃。嗟夫！今天下文人不为少矣，其立言著书，大约以名心客气中之，故奋其笔舌，指瑕索瘢，甚至古先贤亦在所不免，开人心狙诈之端，启风俗陵傲之习，不至于畔道离经不止。余览其书不终卷，而奋袂长叹以起，复继之以怒然惧、愀然悲焉。今褚子之宅心也醇厚，其立言也和平，大要关于名教者，凡惓惓加意焉。一编之中，轶事微词，诙谐谑浪，虽复时时及之，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亦何损于大雅耶？尝谓明代诗文，病在模拟剽窃，制艺擅场而外，惟丛书为最。以其笔情冷俊，有颊上三毛之致。余浪游十余年，以客座所闻，亦欲笔之成帙，而性懒善忘，忽忽暮年，迄无就绪，而益服膺褚子用心之勤也。兹《补集》所载，专收有韵之文，较之前集为尤备。自兹以往，无毫发之遗憾，可云完书。独是余无用于世，以《稗畦》名集，而褚子以《坚瓠》名其书，不知余之取稗、褚子之名瓠，其寄托同异何如。他日过吴门，与褚子相遇，或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乎？归而讯之毛先生，其亦以余为知言否？钱唐洪升昉思撰。

补集卷之一

关社引

顺治乙酉五月，王师下江南，吾苏帖然顺从。六月十三，忽有湖寇揭竿杀安抚黄家鼐，城中鼎沸，举家出避，赖大兵继至，得以宁定。至八月中始归，庐舍安然，人口无伤。里中诸君子感关圣覆庇之恩，举会以祀之。先府君为之引曰："鬼神如在，居高而听则卑；覆载无私，作善乃降之福。人不可以无家，恩莫深于再造。维兹六月，忽有斩竿揭木之事；嗟彼四民，尽怀破巢取卵之忧。控弦鸣镝，鸟将死以知哀；命贱威尊，草陨霜而必杀。何幸上帝监观，熄自焚之火；下民永命，回有脚之春。男有室而女有家，风雨从好；寒者衣而饥者食，丝粒皆恩。帝力高深，能生人于既死；民生欢忭，在已危而得安。爰纠同志，用答弘施。顺时成祭，曰祠曰禴，曰尝曰烝，迨其吉兮；图像拜扬，乃圣乃神，乃文乃武，如将见之。但神立三才，聪明正直，宁望下土粢醍之报；帝锡五福，豆登醴酪，答以细民饮食之情。然而一诚可格，既衅既沐，明德馨而黍稷皆馨；伏愿万国攸同，如几如式，吴民安而天下举安。"

募修三清殿疏

先府君有募修白鹤观三清殿疏文：今施舍之喜而勇者，选佛场也。金布双林，银函狮座，即维摩室中，宝座三千可成。黄冠挟册执其裾而告之，望望然去矣。瞿昙氏曰土木而金碧之，丹灶无烟，金碧

者土木之而后已。虽两圣人不加损益，而人情有不当然者。予里白鹤观，昔年月鼎祖师飞升之所也。躯三清于广殿，范真武于前楹。龙虎交参，雷霆在手。岂今日菌芝生栋，溜雨驳床。诸天几负墙而忧，如外腴中稿之人，具体恢然，寒热偶侵，百病具起，颓焉归于尽而已。住持王绍武仰屋而叹。盖叹瓦不胎生，木不鬼运，道人不生点金之指，而借予数行文墨为黾勉求之之语，作开口告人之人。此亦苦心积虑而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也。愿布金长者，悭囊勇破，甃之垣之，栋宇之闲闳之。富者出巨资，贫者抖纸角之星银，积斗余之数粒，尽曰檀施，是皆烧闲时之香火，非暗坐油钱也。独念此一仙都也，风雨漂摇，壁陷榱崩，亦乡人之耻也。居其乡者贫莫能助，而使他方君子为之施金度木，以成鸟革翚飞之绛殿，抑又乡人之耻也。噫，吾由未免为乡人也。

吴楚娶妇

《七修类稿》载：吴人娶妇欲长，美观瞻也。楚人欲矮，善哺佣工也。地脉相接而风俗不同，吴奢楚俭，故致如此。王荫伯戏作娶妇词云："楚人娶妇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亲戚回头小姑起，传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儿，舂粮担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长吴塞，吴人娶妇长者爱。花灯前引扶入门，新人长大媒人尊。金马丁东步摇转，春风袅袅花枝颤。可怜吴楚地不同，新人长短为枯荣。若使吴人生落楚，一生丑恶何其苦。乃知长短亦有命，不系生身系生土。"及读《汉书》，冯勤祖偃长不满七尺，自耻短陋，恐子孙似己，为子伉娶长妇。伉生勤，长八尺三寸，仕尚书，迁司徒。乃知娶妇欲长，不特吴人，亦非徒美观瞻已也。

琉璃肺

元人咏物诗有琉璃肺题。琉璃肺者，以猪肺注水拍白如琉璃也。王秋润诗不佳，朱望子先生一律云：“烹调肺品属卑之，拍就琉璃独出奇。紫润本来如琢石，白腴今更类凝脂。如霜肤理人应羡，似雪中怀兽亦宜。常品豪门何足慕，只须作馔供期颐。”

金钗剪烛

苍书叔《金钗剪烛》诗：“绛台流蜡晕生花，剪剔须教映碧纱。夜静已无刀尺响，妆残才挂掠梳斜。玉虫缀处红脂落，金错拈来凤尾叉。最是侍儿能护惜，烬煤恐涴鬓如鸦。”朱望子先生诗：“良夜华堂列绮筵，美人侍立态□娟。为嫌远照昏檠上，特拔斜簪出鬓边。红蜡一枝沾绿腻，黄金双股带青烟。当时韵事群欢笑，遂共题诗擘绛笺。”

代毛延寿解语

《唐文粹》载程晏设为毛延寿自解语云：帝见王嫱美，召延寿责之曰：“汝何欺我之甚也！”延寿曰：“臣以为宫中之美者可以乱人之国，臣欲宫中之美者迁于虏庭，是臣使乱国之物不逞于汉而移于胡也。昔闳夭献美女于纣而免西伯，齐遗女乐于鲁而孔子行，秦遗女乐于戎而间由余。是岂曰选其恶者遗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为美者，是能乱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将静我而乱彼；陛下不以为美者，是不能乱陛下之德也，安能乱彼谋哉！臣闻太上无乱，其次去乱，其次迁乱。今国家不能无乱，陛下不能去乱，臣为陛下迁乱耳，恶可以为美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画工也，孰诬其货哉！”

曲巷高门行

顺治初，周宗之者，长洲猾吏，暴横一时，直指张慎学访拿杖毙，大快人意。门上春联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句。胡溯翁作歌云：“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是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势能炙手气熏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卮安从来。考课不明铨选杂，前后作令皆驽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仇，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湿，主人骨肉飞红雨。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辄，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冷香韵

《小窗清纪》和冷香韵句：“幽人到处烟霞冷，仙子来时云雨香。”“霜封夜瓦鸳鸯冷，花拂春帘翡翠香。”“妆临水镜花俱冷，曲奏《霓裳》月亦香。”“雪胃层峦山骨冷，花随飞浪水痕香。”“夷光出浦轻纱冷，洛妃凌波罗袜香。”

画状元

江夏吴小仙伟字鲁夫，一字次翁，幼寓金陵，工山水人物。荐入仁智殿供奉，孝庙赐画状元印。一作宣庙。一日饮友人家，酒阑请作画。小仙将莲房濡墨印纸上数处，皆莫测其意。少顷，纵笔挥洒成《捕蟹图》，最为神妙。

金陵李潜夫著号墨湖，学画于沈启南。学成更仿次翁，造其堂奥。谢子象承举题其画云："银河无路泛仙槎，一舸空江此是家。残月照人秋睡稳，不知清梦在芦花。"

阎古古

崇祯庚午孝廉徐州阎尔梅，字用卿，又字古古。恃才傲睨，交游不轻许可。遇溧阳陈百史名夏于虎丘，独许其必发巍科，癸未果以会元榜眼及第。鼎革后，百史入内阁，在汉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于外，当事物色之，祸将及，乃入都与百史相闻。一日，百史令亲信至阎寓，谓如肯会试，当以会元相赠。古古笑而不答。其人屡促回音，古古令伸掌书一"吓"字于上，云："以此复之。"盖以鸱枭得腐鼠喻陈，而以鹅雏自喻也。其诗有"谁无生死终难必，各有行藏两不如"，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见之，不敢复言。

即事成语对

《夷坚志》：汪仲嘉谪南康，尝招郡僚宴集，营妓咸至。有姓杨及李者，色艺颇佳。理掾主李，户掾主杨，席间时相嘲戏。理掾顾谓户曰："尔爱其羊杨，我爱其礼李，载之《鲁论》，无相笑也。"众大

笑，而求所以为对者。时敖用卿麋与汪对弈，麋争劫思行，星子沈令从旁呫嗫，汪曰：“我已有对矣：旁观者审沈，当局者迷麋。”众击节叹赏。

李丐诗

毛鹤舫先生际可有《李丐传》。丐江西人，往来江汉三十余年，遇纸笔即书字如符箓，皆不知其为诗。先生始物色得之。附录二十余首诗，似深山高衲，不与佯狂玩世者比。其诗云：“瀑泉今古说庐台，须向云居绝顶来。潭逼五龙时怒吼，势摧三峡更喧豗。横奔月窟千堆雪，倒泻银河万道雷。锁断鸥峰悬白练，遥看蛛网挂层台。”“潋滟湖光数顷浮，谁知曲涌万峰头。豁开古殿当前月，散作空山不尽流。金壁影摇冰镜里，鱼龙深在广寒秋。一轮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风遍太洲。”“何年鞭月架长虹，碧落无门却许通。曾是御风人去后，故留鸟道碍虚空。”“山色溪光明祖意，鸟啼花笑语机缘。有时独坐台盘上，午夜无云月一天。”

毛序始猫弹鼠文

臣猫言：臣以贲皇之同姓，为章惇之后身。蒙被私恩，获居禁近。鼾睡卧榻之侧，独肯见容；高踞华屋之巅，初不为怪。甚且引登席上，援置台中。食必分肥，坐或加膝。搏击毙能言之鸟，竟免诋诃；盘旋乱将覆之棋，辄承嘉悦。凡诸异数，超越同侪。臣何敢辞口舌之劳，致有负爪牙之任。故常效张汤之磔，不欲如义府之柔。务俾么麽之党类尽除，方保公家之器物无损。岂彼自矜五技，讫持两端，啧啧者不厌烦，訿訿焉且惑听。臣请暴其鬼蜮之状，绝此侏儒之声。谨按搜粟都尉兼掠剩使袭封同穴侯，鼠子，本系小丑之尤，冒称诸虫

之老。于辰支虽居首，在物类为最微。赋形既消沮不扬，禀性复狡狯莫比。光天化日之下，暂尔潜踪；暗室屋漏之中，公然逞恶。营窟穴以藏匿，时为兔脱之谋；畏首尾而伏行，更甚狗偷之态。漫云有体，谁谓无牙。速讼遂已穿墉，钻隙何曾忘壁。甚至伤牺牛之角，不顾卜郊；学城狐之奸，遽思凭社。粪污蜂蜜，实助黄门之赞言；齿啮马鞍，幸赖苍舒之善解。尤可耻者，从乞儿以游戏都市，巧取金钱；见士人而拱揖庭阶，故为妖妄。或渡河而衔尾，奚堪倡江渚之鱼虾；至坠地而屠肠，讵能及淮南之鸡犬。纵教幻化，谁复肯为其肝；相彼贪饕，何时可满其腹。恶难悉数，罪不容诛。非断以老吏之狱辞，曷歼夫若辈之族属。是使食苗食黍，终致叹于《魏风》，而在厕在仓，恒兴嗟于秦相也。伏惟箝斯甘口，烛其黠心，敕付臣猫追捕如律。庶皇甫击杨麼之首，谴责无逃；萧妃扼武曌之喉，报施不爽。臣愚莽干冒威严，仰候指挥。制曰：尔猫名虽不列地支，种实传来天竺。念尔祖崇祀于八蜡，既与虎而同迎；乃嗣孙奋迹于三危，尝以狮而为号。惟兹鼠耗，叵耐鸱张；孰曰苗顽，正资鹳逐。尔昨暂出，彼即肆凶。窥瓮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啮书遗矢，欲安寝而无从。尔无忌器不投，定须闻声即捕。尚防抱头而窜，勿容泣血以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职。

行乐图

郡有少年画行乐图，蟒衣带剑，仿凌烟阁长孙顺德像，自云乃其后身也，向家苍叔父索题。苍叔题曰：“为儒尚侠少年游，往往丹青寄虎头。凌烟阁像公与侯，君何为者思其俦。于今风尘靖九州，事业须凭万卷求。何必长孙服兜鍪，裒衣缓带殊风流。”

王勤中题画

王勤中武题画扇云：“百合有二种，白香者为良，其色如虎皮者，人皆深恶之。至于向日葵，花大如盘，正黄色，随太阳俯仰，晷刻不渝，则其性为可嘉也，而世厌恶尤甚。噫，二花之不合乎时，岂以其忠孝性成，而其文炳著也耶？”家苍书叔戏缀以诗云：“无香百合向阳花，劣得忘庵笔墨夸。浪酒闲茶曾莫赏，荒园败砌忽增华。止愁积毁难消枉，犹恐新知似狎邪。休道一经题品后，便堪移植贵豪家。”

神鬼吟诗

《夷坚志》载：乐平钟彦昭炤之长于词赋。绍兴己卯，春夜读窗下，过三鼓，闻窗外有吟哦诗句者，曰：“霖作商岩雨，熏来舜殿风。”惊听之，复诵至再，启户视之，无人焉。以为神物所告，谨志于策，秘不语人。秋试，以“膏泽为丰年”为诗题，钟押丰字韵，用前两句入第五联。考官读之，击节称赏，批曰：“形容得膏泽好。”竟置之首选。与唐钱起夜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句，及就试作《湘灵鼓瑟》诗，用为末联，礼部侍郎李麟一作玮。读之，叹为绝唱，遂擢第甚相类。

赏菊贾祸

菊花近来异种迭出，争妍竞艳。曾见一种，大红而中有黄线一条，谓之绛袍金带。胡溯翁言：曾于汪均万先生斋头见锦花楼，花大逾碗，古色可爱，咏一绝云：“金缕沉香相间稠，花中鲜少锦中求。天孙昨夜呈新样，绝胜春风醉玉楼。”未几汪以赏菊醉后为机匠所构，所费不资，明岁遂绝东篱之兴。人谓溯翁“天孙锦样”几于诗谶矣。

沈山人飞霞

万历初，江阴沈飞霞善诗赋，工临池，艺重名雅，望公卿多下之，吏部柏潭孙公继皋尤为莫逆交。一日宴集，值庭前虞美人花正开，索咏，沈立就，曰："妆残幕下霸图空，颜色如花旧楚宫。忍就鱼肠三尺雪，染成腥血一枝红。微香敛萼春心斡，广袖翻阶舞态工。应怅拔山人不见，托根芳草到江东。"孙公叹赏。

巧对

一举子在旅店中闻楼下一人出对云："鼠偷蚕茧，浑如狮子抛球。"思之不能对，至成心疾而死。魂常往来楼中，时诵此对，人不敢上。后一举子强欲上楼，夜中果闻有诵此对者。举子乃对曰："蟹八渔罾，却似蛛蜘结网。"鬼遂长啸而去，怪亦绝响。

琪树

《山海经》云：昆仑之北有琪树。诗家多用之，如"桂宫露冷鹤归早，琪树风清鸾去迟"，又"琪树年年玉蕊新，洞宫长闭彩霞春"句，是以为仙家所种，人间无此树也。而《六朝事迹》载宝林寺法堂前有琪树，梅挚咏之曰："影借金田润，香随璧月流。远疑元帝植，近想志公游。"是实树矣。

隐焦字词

毛鹤舫先生赋《满庭芳》赠女郎隐焦字云：“半截佳人，双双趺迹，何当美目偷瞧。采樵仙侣，木叶正飘摇。只愿鹪鹩可寄，又谁知鸟去空巢。还堪叹，从无人影，漫道是僬侥。　　萧条。芳草歇，霏微余绿，犹映芭蕉。怪啁噍、谣诼众口谁调。脉脉无言情绪，枉教人听彻更谯。如何好，因他憔悴，心去总难招。”

承天寺产芝

承天废寺以金粟房为惠药局，忽产灵芝数茎，时竞作歌异之。家苍叔独有感焉，为之歌曰：“明季频年遭祲凶，承天僧富愁剽攻。吁情官府案捕急，饥民骈首悬街东。弭乱固宜用重典，奈何冤杀贡子洪。子洪句容人，来寓伊叔面店。闻乱往观，亦遭捕捉，以为乱首，枭于寺。五十余年留怨血，鬼语岂无谋社宫。天道沉沦有反复，特来洪姓中丞公。止以一僧犯淫网，尽驱合寺缁流空。千年大刹一朝毁，如遇浩劫毗蓝风。龙象悲愁窜无所，蹲踞却有鸠盘同。重楼复阁议间架，公私计算收租庸。金粟房为惠药局，忽生芝草珊瑚红。古来妖祥不一理，譬如获麟伤道穷。史书孝标三百本，圣王止贵时和丰。征祥难问陆卫尉，舍宅为寺者。作歌予愧商山翁。废兴因果眼前事，芝房究系何神功。”

孝梅

白鹤外史龙广寒，江湖异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寿诞，方启北牖，举寿觞，忽梅花一枝入牖，香色绝佳，人遂以孝梅称之。士大夫题诗甚多，张存菊诗最佳。诗云：“南风吹南枝，一白照万绿。岁寒谁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后孝梅年百有五岁，犹童颜鹤发，人以为孝感所致。

女仙赋诗

《齐东野语》载女仙降乩诗：“柳条金嫩不胜鸦，青粉墙边道韫家。燕子未归春寂寂，小窗和雨梦梨花。”“松影侵坛琳观静，桃花流水石桥寒。东风吹过双蝴蝶，人倚危楼第几栏。”“屈曲阑干月半规，藕花香淡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梦，只有青团扇子知。”

双投桥

杭州西湖南入路曰长桥，宋志俗名双投桥。《西湖竹枝集》载元富春冯士颐有词曰：“与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两峰。请看双投桥下水，新开双朵玉芙蓉。”注云：“常有情人双投于水，故俗名双投。”

苏长公墨竹

郑龙如《耳新》：费茂才家藏苏长公墨竹，老干突兀，枝叶离披，偃仰屈伸，曲尽其妙。卷末有诗云：“黄陵庙前春雨足，湖皋烟树锦模糊。恸天大叹苦无语，二女祠中叫鹧鸪。”作者姓氏，朦胧莫辨，而书法委蛇有姿态，要亦元宋间物也。

吴氏儿

《耳新》载：贵溪吴氏一儿聪慧过人，数岁能诗。父母弄以竹马，有客呼曰：“红孩儿骑马游街。”即应声曰：“赤帝子斩蛇当

道。”后与群儿嬉，误堕水中几死，援出良久乃苏。嗣是茫然无所知识，为农夫以终。

王古渔

江阴王古渔授字子予，送常熟李瑞卿诗：“柳暗花明春雨天，鹁鸠声里一归船。重游已是十年后，为问人生几十年。”本顾况“一别二十年，人生几回别”句，亦自有味。

后懊鸟

汪钝翁《说铃》载：搢九弟琰以博雅自许，游中州还，见示一绝云：“汝水东流马向西，仙翁峰畔蹑云梯。丹泉汲罢枫林晚，乱听深山后懊啼。”虽二十八字，隽永可味。后懊鸟类杜宇，鄢陵以西有之。予旧寄搢九一绝句：“梁公祠畔草萋萋，王霸城边日又西。后懊不知行客恨，隔花犹学子规啼。”

西湖竹枝词

西湖有《竹枝词》一帙，《七修》载其二章：“春晖堂上挽郎衣，别郎问郎何日归。黄金台高倘回首，南高峰顶白云飞。”又：“官河绕湖湖绕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轻。”前首乃丹丘李介石字守道作，后首乃富春吴复字见心作。

容膝斋铭

《七修》载：钱塘徐延之伯龄《容膝斋铭》曰：“粤惟文命，土阶茅庭。顾彼受辛，琼台摘星。兹室斗许，仅容膝肱。既非藻梲，庸使丹楹。形无劳役，耳无哇声。心远境静，气和神宁。日对典坟，颐吾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广厦万间，付之公卿。慎勖终始，敢识斯铭。”

天香国色

牡丹世称花王，吟咏必须“天香国色”四字，唐人多用之，后人不复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称此花。嘉靖中，杭州金茂之珊有二联云：“色疑倾国罕，香忆自天来。”又：“信知国内真无色，浪说天边别有香。”可谓善用四字者也。王伯穀亦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之句，亦佳。

钦天监对

《天都载》载：万历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登谢公楼。一友曰：“曾见钦天监柱联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今谚云夏至有风，重阳无雨，皆讹传耳。”

渔阳掺挝掺音散。

魏武召祢衡为鼓吏，着岑牟单绞之衣，为《渔阳掺挝》暇弋篇。《渔阳掺挝》，曲名。掺，击鼓法。挝，击鼓槌。《杨文公说苑》载：祢衡鼓歌曰：“边城晏开《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

西涯待友

弘治初，湖广彭民望任教职，有学而老贫，谒故友于京，不遇回。李西涯以诗寄云：“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彭读之潸然泪下。西涯身处禁院，不能厚待一友，反诗激之，何哉？

迎月楼春联

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子昂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

王玉涧降乩

天顺五年，长洲王元禹扶鸾扣祸福，忽从父玉涧公降乩书一律曰：“一别三年未得归，田园今与昔时非。眼前零落儿孙少，乡里萧条故旧稀。忙处我能留客醉，凶年谁肯赈民饥？含愁欲说胸中事，只恐西山又落晖。”盖其生平爱客，尤喜施与也。

前辈风致

《碣石剩谈》：成化初，李方伯正芳继自山西南归，先公约李饭。明将陈设，李巳有柬促之云：“昨日分明约午餐，今朝红日已三竿。主翁被酒浑忘却，客里谁知忍饿难。”先公得诗，遽遣邀之，李

巳造门矣。又固始李郎中瀚自留都致仕来访，先公亦设宴待之。郎中即席有诗云：“高楼开宴锦云香，数遣佳人劝玉觞。三纪相逢才一醉，浮生能得几星霜。”又麻城周宪使鉴自江西致仕后来相访，先公又设宴待之，周亦有诗云：“与公正统属同时，万里鸿泥两地思。四十年来浑似梦，一尊相对几茎丝。”

鸳鸯栗子

席上偶得鸳鸯栗子，或云此可为诗题。朱望子先生因赋二律云：“一双相结自天成，山果因加水鸟名。房罅恰窥同宿意，壳分尤见共飞情。收藏喜作眠鸥侣，剥击愁为打鸭惊。连理枝头还并偶，韩朋遗恨想难平。”“异形佳实缀良材，匹鸟依稀共一胎。并宿久藏如未起，双飞远饷却齐来。合欢被掩苞方固，颠倒书分罅乍开。奇术若教能射覆，水禽山果定兼猜。”

紫姑赋牡丹

《夷坚志》：乾道中，吴兴周巽伯权知衢州。西安县通判方粢宴客，就周借妓。周适邀仙，因求赋一词往侑席。仙乞题，周指瓶内一捻红牡丹。又乞词名及韵，令作《瑞鹤仙》，用“捻”字为韵，意欲因险困之。仙不思而就，云：“睹娇红细捻，是西子、当日留心千叶。西都竞栽接，赏园林台榭，何妨日涉。轻罗慢褶，费多少、阳和调燮。向晓来、露浥芳苞一点，醉红潮颊。　　双靥姚黄国艳，魏紫天香，倚风羞怯。云鬟试插，早引动，狂蜂蝶。况东君开宴，赏心乐事莫惜。献酬频叠，看相将红药翻阶，尚余侍妾。”

速客词

里中有饮社，或角或弈，为竟日欢。先公序言，有“聚三姓之君子，忘形且曰忘年；积十日之相思，一斗亦能一石”句。康熙癸卯初夏，值胡溯翁治醵，以客屡速不至，作《踏莎行》词曰：“花瓣粘春，莺簧诉夏，飞先顷刻无停驾。恰思小饮觅同人，风流有客春归乍。　　冰鳞玉净，朱樱唇诧，酝酿初笪浮伯雅。只今便过莫迟迟，红尖小印牌新砑。”

女冠还俗

《诗盆嘉言》：宋孙花翁咏女冠还俗云：“叠却霞绡上醮衣，女童髽髻绿丝垂。重调蛾黛为眉浅，再试弓鞋举步迟。紫府烟花莺唤醒，仙房云雨鹤通知。帘低红杏春风暖，清梦应曾见旧师。”

史君实赠女冠还俗诗云：“脱却罗裙着绣裙，仙凡从此路歧分。蛾眉再画当时绿，蝉鬓重梳昔日云。玉貌缓将鸾镜照，锦衣徐把麝香熏。屏帏乍得辉光宠，更没心情恋老君。”

歌妓为尼还俗

唐有歌妓祝发为尼，后又还俗，吴融作诗戏之曰：“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三峡重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空门付与悠悠梦，宝帐迎回黯黯春。寄语江南徐孝克，一生长短托清尘。”

玉真观女冠

白香山咏玉真观小女冠阿容诗云："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与昌黎"白咽红颊长眉清"诗俱尽女冠奇褒之态。

宫人入道

临川黎扩《拟唐宫人入道》诗云："高髻云鬟罢旧妆，黄冠着入白云乡。碧桃春雨心初定，红叶秋风怨已忘。行道宛如随玉辇，步虚浑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长门月，来伴吹箫引凤凰。"

畅道姑

《桐江诗话》：畅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奉道，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中人也。秦少游挑之不从，作诗曰："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瑶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

题尼姑

唐人题尼姑诗云："剪下春鬟着素衣，托身松院自栖迟。深通佛性浑无欲，恪守禅心不画眉。柏子烟青熏玉骨，梅花月冷映冰姿。此回减却红尘梦，雪竹松筠独自持。"

岐王宫侍儿落发为尼，张稽因赋诗云："六尺轻罗染鬟尘，金莲稳步衬湘裙。从今不入襄王梦，剪尽巫山一朵云。"

咏雨

崇宁中，万俟雅言精于音律，自号词隐，有《咏雨·长相思》词云：“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　　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

妇人投牒

僧仲殊一日造郡，东坡方接坐，见庭下有妇人投牒，立雨中，东坡命咏之。仲殊口占《踏莎行》曰：“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

陆放翁

陆游字务观，母唐夫人梦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少好结侠客，有恢复中原之志，故《剑南集》可称诗史。《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七修》载其临终一绝云：“死后无知前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克复中原日，家祭无忘告老翁。”此有三呼渡河之意。史称天才豪迈，正似其诗，但为韩侂胄之客，未免有憾。

水族加恩簿

晋陵毛胜字无敌，为吴越功德判官，自号天馋居士，多雅戏。以

地产鱼虾海物，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各令一通。令者，盖沧海龙君之命也。封江瑶令曰：“咨尔独步玉江，殊鼎鼐仙姿，琼瑶绀体。宜以流碧郡为灵渊国，追号玉拄仙君，称海珍元年。”封蟹令曰：“尔甘黄州甲仗大使，咸宜作解蕴中，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曹邱常侍兼含黄伯。”封鲥令曰：“尔珍曹必用，郎中时充，铛材本美，妙位无高。宜授诸衙效死军使，持节雅州诸军事。”封鲚令曰：“尔白圭夫子，貌则清癯，材极美俊。宜授骨鲠卿。”封鳖令曰：“尔甲柝翁，挟弹于中巧也，负担于外礼也。介胄自防不问寒暑智也，步武懦缓不逾规绳仁也。前以探甲尚书荣其述，显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封龟令曰：“尔元介卿，卜灼之效，吉凶了然。宜授通幽博士。”封水母令曰：“尔借眼公，受体不全，与长须郎两相藉赖。宜授同体合用功臣、左右卫驾海将军。”封珍珠玳瑁令曰：“李藏珍照乘走盘，厥价不赀；班希裁簪制器，不在金银珠玉下。藏珍宜授圆晖隐士，班希宜授点花使者。”封鲫令曰：“尔鲜于羹斫脍清妙，见称杜陵。宜授轻薄使、银丝省餍德郎。”封鳊令曰：“尔缩项仙人鬼腹星鳞，道亨襄汉。宜授槎头刺使。”封河鲀令曰：“黄荐可尔泽嫩可贵，然失经治，败伤滋甚，故世目尔为醇疵隐士。特授三德尉兼春荣小供奉。”

补封鳗令曰：“尔曼卿长身玉立，膏泽施民。宜授滑县令。”封斑鱼令曰：“尔鲀孙芳鲜自洁，肝胆过人。宜授斑州守兼贯花道御史。”

汤胤绩驿壁诗

汤胤绩守北边，边寇突至，领兵出战而殁。数月间，口外通州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至驿，驺从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只索纸墨笔砚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卒候其起，寂然无声，启户视之，并无一人，但见壁间有诗，墨迹淋漓。诗曰：“手提长剑斩渠魁，一箭那知中两腮。胡马践来头似粉，乌鸦啄处骨如柴。交游有义空挥泪，弟

侄无情不举哀。血污游魂归不得，幽冥徒筑望乡台。”汤素能诗，为鬼犹能写怀，亦忠勇之流也。

迎海驿壁诗

正统十四年，朝廷有土木之患，东南调发颇多。周文襄以缺官叙用，越人邵昕者先为长邑丞，周起为昆山县尹，故县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滥。县民王廷珮候文襄至，题诗于迎海驿壁曰：“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堪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文襄见之，略无怒色，邵亦罢去。

拄杖

陆务观云：拄杖斑竹为上，竹欲老瘦而坚劲，欲微赤而点疏。贾长江诗云：“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莫嫌滴沥红斑少，恰是湘妃泪尽时。”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赏者。

江东三罗

晚唐江东三罗，隐、虬、邺也。邺诗如《闺怨》云：“梦断南窗啼晓鸟，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帘外如珪月，还昭边庭到晓无？”《南行》云：“臈晴江暖□鹅飞，梅雪香沾越女衣。渔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二诗恐隐、虬不及也。

虬有《比红儿》诗百首。

糖担圣人

《支颐集》有《糖担圣人》诗，惜失其名。“曾记少时八九子，知礼须教尔小生。把笔学书丘乙己，惟此名为上大人。忽然糖担挑来卖，换得儿童钱几文。岂知玉振金声响，仅博糖锣三两声”。

长洲县学宫在孔过桥，嘉靖中闽县舒汀巡按吴中，善地理，疏请城东万寿寺为学宫。搬移圣像，力不能举，一人在旁戏曰：“此之谓重泥。”归家即殒。糖担亵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糖丞相

朱望子先生咏物诗有《糖丞相题戏成二律》云：“液蜜为人始自汉，印成袍笏气轩昂。狻猊敛足为同列，李耳虎名。卑躬属并行。枵腹定知无肺腑，虚心自应没肝肠。史称陈后主全无心肝，别有肺肠。儿童尽与相亲近，丞相无嗔可徜佯。”“熔就糖霜丞相呼，宾筵排列势非孤。苏秦诱我言甘也，林甫为人口蜜乎？霉梅。雨还潮几屈膝，香风送暖得全肤。纸糊阁老寻常事，成化中有纸糊三阁老语。糖相年来亦纸糊。年来祀神，糖狮、糖人皆纸糊者，故云。”

甘蔗丞相

有人绰号甘蔗丞相，胡跻昭曾诵一诗，已忘之，惟记“琼筵终日受香烟”句。今戏补二律云：“搢笏垂绅巧样装，俨然显者位行藏。口甜多媚征甘草，脾蜜趋炎饱蔗浆。卢杞形容差可拟，九龄风度岂堪方。贤奸何代无丞相，伴食惟君喜气长。”“琢成腰带具冠裳，初置华筵态度扬。满腹甜甘如蜜结，举身津液是糖霜。炉香缭绕清宵永，银

烛缤纷待漏长。蔗老弥甘徒自慰，对有“马失翁无咎，蔗到老弥甘”句。朝来消瘦减容光。”

李英华

《挑灯集异》：缙云县主簿厅有女鬼名李英华，建炎间主簿王传有内弟曹颖与之遇，倡和成帙，名《英华集》。《春日述怀》诗曰：“三月园林丽日长，落花无语送春忙。柳绵不解芳菲恨，也逐游蜂过短墙。”“花满名园酒满樽，仙家别是一乾坤。千山皓月供诗兴，一曲清风醒醉魂。”《咏延庆寺》云：“精蓝隐隐枕山巅，二月登临意豁然。古木鸟啼风淡淡，层崖花落水溅溅。”《咏永宁寺》云：“云洼偶到万松源，露冷风清觉断魂。归到洼尊天已晓，暝然就枕到黄昏。”颖从军上道，英华授以异香一瓣，曰：“有急则焚香，当有所护。”既而颖获谴无火焚香，遂死，华以诗悼之云：“问子从军几日归，灵香一瓣特相遗。临危偶乏硫黄火，遂至身亡不忍悲。”

废书诗

曾见书肆一抄本废书，中多格言警语，有一诗云：“巧厌多忙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曰贪婪俭曰悭。触目不分皆笑蠢，见机而作又言奸。不知那件从人意，自古人生处世难。”言虽俚鄙，亦曲尽世情。又：“愁无尽极莫只管愁去，乐无顿主且零星乐些。”

十寿歌

一要寿，横逆之来欢喜受。二要寿，灵台密闭无情窦。三要寿，艳舞娇歌屏左右。四要寿，远离恩爱如仇寇。五要寿，俭以保贫常守旧。六要寿，平生莫遣双眉皱。七要寿，浮名不与人相斗。八要寿，对客忘言娱清昼。九要寿，谨防坐卧风穿牖。十要寿，断酒莫教滋味厚。

补集卷之二

建文帝诗词

建文帝首至吴江史仲彬家，题诗清远轩云：“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顷琉璃破晓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画鹢高飞江水涨，老渔亟唱夕阳斜。秋来客子兴归思，船到吴江即是家。”又三至吴江题《满江红》词云：“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刚占断、水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漠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　　臞庵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涛截。正三高堂畔，旧规今别。何但渔翁垂钓好，谩将柳子新吟揭。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又《观竞渡》词云：“梅霖初歇，正绛色海榴初开佳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斗巧尽输年少，玉腕彩纱双结。舣彩舫，龙舟两两，波心齐发。　　奇绝处，激起浪花，翻作湖间雪。尽鼓轰雷，红旗掣电，夺罢锦标方彻。望水中天日暮，犹是珠帘高揭。归棹晚载，荷香十里，一钩新月。”

水月观

建文尝至吴江，寓史仲彬别室，题水月观赋诗曰：“细雨披杨起绿烟，水波如织影迷帘。午钟何处偏来耳，不似西宫奏管弦。”

逊国诗纪

锡山王时大先生仁灏有《逊国诗纪》百绝，比事属词，综考无遗，足称一朝诗史。“区区安用宋襄仁，犹说燕王是懿亲。若谓东山休破斧，翻思采药善全伦”。盖谓建文帝戒耿炳文等毋伤燕王，使朕有杀叔父名，由是文皇每临阵，南军不敢一矢加遗也。

昭君

昭君名嫱，以良家子选入掖庭。《琴操》云：齐国王穰女年十七，仪容雅丽，国中长者求之，皆不许，乃献元帝。后呼韩邪单于来朝，愿为汉婿，敕宫女五人赐之。嫱以入宫不见御，积怨请行，临辞大会，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惊悔，然重失信，遂与匈奴。入胡号宁胡阏氏，生一子伊屠知牙师。呼韩邪死，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嫱上书求归。成帝敕从胡俗，遂为后单于阏氏。生二女，长女云须卜居次，小女当于居次。平帝时，单于遣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此见《汉书》，并无画工图形之说。《西京杂记》载画工事，亦止毛延寿，而《乐府解题》所载，又有刘向、陈敞、龚宽、杨杜、樊青等。近见《南轩集异》，有昭君入胡报帝书云：“臣妾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廷，徒增怆结。妾有父弟，惟陛下幸少怜之。”帝回思不置，穷究其事，画工毛延寿、樊青等同日弃市。据此则画工之说似实有之，《汉书》或未之载耳。又《尧山堂》载：昭君在胡，作诗云：“秋木萋萋，其叶立黄。有鸟处此，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侧伤！”观书与诗，昭君何尝忘汉。且胡地草皆黄，惟昭君墓草独青，既死犹以青冢自旌。王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岂不冤哉！

古今咏明妃者甚众，然皆说是妇女怨叹之情，惟乐天“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前辈以为高出众作之上，谓其有不忘君之意。欧阳永叔云：“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遂为绝唱。钱颖题其图云：“阴阳强合春风恶，山水含羞夜月寒。胡始下机开要路，汉终无力挽颓澜。固知作俑皆娄敬，图国君臣仔细看。”归罪娄敬立意，亦创。邓茂之诗：“红颜薄命汉昭君，一曲琵琶拨塞云。借此和戎为上策，满朝簪笏亦钗裙。”又，某诗末云：“籍令倚此为长计，昭君应合画麒麟。”又明江阴某题其图云：“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绝塞，画工应是汉忠臣。”

古今名姝图

闽陈元凯勋集载《题古今名姝图》云：“友人陈克端，文采风流，翰墨精绝。暇日图古今名姝，合为一卷。云鬟翠黛，靓丽鲜妍，幽怨闺情，体状宛至。月笼薄雾，堪同掩映之容；花坠危楼，差拟轻盈之韵。虽复红粉黄土，寥邈千祀，按图而观，则已馥馥馡馡，兰思萦纡于缣素，珊珊冉冉，珮声隐约于帘栊矣。昔宋玉《神女》之篇，陈思洛妃之赋，穷情极思，飞神动魄，陈君毫端，几与角妙，所谓画中有赋者乎？众姝芳迹，具诸纪录。或奇士钟情，或万乘垂盻。倾城判于一顾，刚肠化为绕指。亦莫不香消红歇，歌断舞绝，徒寄斯图，使人叹息。达士流览，亦可以识其空幻，破此一关。绘事之助，不既弘乎？”元凯，万历辛丑进士。

诗镇

《涌幢小品》：湖州慈感寺前潮音桥，水清澈，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见之。每风雨，即有蛟龙来攫。永乐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里，率一美女来见，公不为动。徐诉曰："久窟于此，岁被瞵豪欲夺吾女，若得大人一字为镇，彼即慑伏不动。"公书一诗与之，中有"蚌倾心"之句。神拜领而去。未几，公至吴淞江，梦金甲神来诉曰："往聘一女无赖，赚大人手笔，不肯嫁，请改判。"公张目视之，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是慈感蚌珠之仇，牒于海神。次日，大风雨，雷电震死一蛟于钱溪之北。文皇侦卒报知，及还朝问状，对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效灵听命，臣何敢与焉？"上为叹赏。

宋元二帝盛德

元顺帝为明宗子，文宗忌之，远窜海南，诏书有"明宗在北之时，自谓非其子"，虞伯生笔也。文宗晏驾，宁宗复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斥去文宗神主，命毁旧诏。伯生时在江西，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至。嫉之者为十七字诗曰："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至则呈文宗亲改诏稿，帝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遂得释，然两目丧明，不能复书。此与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类。妃实诞仁宗，殊承章献太后旨，谓妃无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恨之，而卒不罪。皆盛德事也。

题画龙

江进之盈科下第南归，见南阳驿壁画龙，题诗云："头角空教恁地雄，可能霖雨润寰中？人间多少诸梁辈，不爱真龙爱画龙。"

杨升庵黄莺儿

《艺苑卮言》以《雨中遣怀·黄莺儿》前一首为杨升庵夫人所作，后三首为升庵作。王元禛以为四词皆出升庵。“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树残，泥涂满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夜雨滴空阶，傍愁人枕畔来，乡心一片无聊赖。泪眸懒揩，狂歌懒裁，沈郎多病宽腰带。望琴台，迢迢天外，怀抱几时开”。“霁雨带残虹，映斜阳一抹红，楼头画角收三弄。东林晓钟，南天晚鸿，黄昏新月弦初控。望长空，披襟谁共，万里楚台风”。“丝雨湿流光，爱青苔绣粉墙，鸳鸯浦外清波涨。新篁送凉，幽芳弄香，云廊水榭堪游赏。倒金觞，形骸放浪，到处是家乡”。

白香山好游

长庆中，白香山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适矣。尝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句。又在湖心泛舟连五日，夜寄元微之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虽乐天风格高迈，亦当时法网太疏，不以为怪也。使今人如此，必染物议矣。

得诗止酒

宋蔡文忠公齐性嗜曲蘖，饮量过人，沉酣昼夜，谏者弗听。时太夫人年高，甚以为忧。一日，山东贾存道过之，适文忠宿酲未起，存道乃大书于壁曰：“圣君宠重龙头选，慈母恩深鹤发垂。君宠母恩俱

未报，酒如成病一作为患。悔何追？”文忠起见之，大悟，即日痛惩，终身不复至醉。

花公传

汪上辑先生永璿，改名顼。号啸尹，博学多才，为诸生，屡试不售，赍志以殁。见家人弹棉花，戏作《花公传》：花公名絮，字奇温。其先出自岛夷，神禹时，始入中国。后繁衍散处天下，吴楚间为尤盛。家世中落，多寄迹于田家。公由乡贡出守绵州。公乡去绵远，挈其子乘铁轴车往，及关道阻，不得进，乃弃其子去。已复舍车走羊肠间，从者止一稚童，令之鸣弦自卫。往反数四，乃如绵。其为绵也，人多庇之，歌曰：“昔无襦，今五绔。”上闻其卧治有余，擢温处道，寻升布政使。公以为绵之事条布中外，虽穷乡僻地，下至妇女，皆与机务，一切罗织悉废。上嘉其能，可任帷幄，拜冬官卿。然公所至为政，不过岁余即敝，辄改弦更张之，有弹其罢软者，赐冠带终焉。公貌白洁，性温和，善处人骨肉间。平居常以茵褥自蔽，但好布帛，不近绨锦。能体恤下人，凡贫窭之徒及臧获辈，悉被其德，而富家率远之。时有蚕丛绵氏，自谓功过于公，为豪贵所重，然终不损公之价也。外史氏曰：夫德足以覆被生民者，累千余世不绝。公之先自岛夷，随贡入中国，后日益繁，与后稷功盖略相等。虽然祁寒咨怨之时，民咸思慕，及酷暑辄忘之，岂其德有未遍与？老子曰：天下熙熙，如登春台。其利溥哉！

弹棉花槌谜

冯犹龙先生有弹棉花槌谜云：“一物身长数寸，头圆颈细无毛。佳人一见手来挝，揭起罗裙戏耍。席上交欢无限，声音体态娇佳。看

来俱是眼前花，直弄到成胎便罢。”

吕洞宾诗

吕洞宾过锦屏山题诗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潇湘秋。长虹倒挂碧天外，白云走上青山头。谁家绿树正啼鸟，何处夕阳斜倚楼。道人醉卧岩下石，不管人间万种愁。”又：“时当海晏河清日，白鹿闲骑下翠台。本为君平川里去，不妨却到锦屏来。”自有仙人丰度。今世传洞宾诗，只“朗吟飞过洞庭湖”一绝耳。

柳比美人

古人诗中多以柳比美人，取其柔曼之态相似也。唐牛峤《柳枝词》云：“吴王宫里色偏深，一簇纤条万缕金。不愤钱塘苏小小，与郎松下结同心。”誉柳妒松，殊有趣。

诗字辨

王右丞诗“迸水定侵香案湿”，魏禹卿辨云“定水迸侵”。又“桃源面面绝风尘”，陈可一辨云“桃源西面”，正对“柳市南头”。邓泰素尝云曾见古本唐诗，“满树枇杷冬着青”，“满树”作“满寺”。“二水中分白鹭洲”，“二水”作“一水”。“云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书作“叶想衣裳”，刘后村以为笔误。或云“叶”字正与牡丹稳贴。愚意“云”字更趣。杜裳《华清宫》诗：“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连用二“风”字，瞿宗吉《诗话》云：向见善本作“晓乘残月入华清”，殊妙。

咏傅岩

昔人咏商岩诗云：“后来亦有君王梦，不是阳台即月宫。”明威宁伯王越咏商岩云：“图像原从梦卜真，天教版筑得贤臣。汉家元帝知何事，只解丹青画美人。”不说梦而说画，语意更新。

田家四时

张浣心《四时田家》诗云：“茅檐栉比十余家，男出耕兮女绩麻。新柳沿溪映门户，春深篱落放桃花。”“田夫并力急耕芸，田妇当家送饷勤。禾黍油油初渴水，陇头长望海东云。”“村家半吐篱边菊，已报东皋稷□黄。男女腰镰向田去，秋风吹送稻登场。”“农夫凌寒忙种麦，风冷云昏归舍急。床头新酿斟一壶，门外雪飞村巷白。”

范石湖祀灶词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咏菽乳

尤自芳蒞咏菽乳八绝，一腐、二浆、三衣、四花、五干、六乳、七滞、八查。浆云：“醍醐何必羡瑶京，只此清风齿颊生。最是隔宵

沉醉醒，磁瓯一吸更怡惰。”衣云：“波涌莲花玉液凝，氤氲疑是白云蒸。素衣自可调羹用，试问当垆揭几层。”花云：“琼浆未是逡巡酒，玉液翻成顷刻花。何羡仙家多著异，灵丹一点不争差。”干云：“世间宜假复宜真，幻质分明身外身。才脱布衣圭角露，亦供俎豆进佳宾。”乳云：“腻似羊酥味更长，山厨赢得瓮头香。朱衣蔽体心仍素，咀嚼令人意不忘。”滞云：“化身浑是坎离恩，火到琼浆滞独存。入口莫嫌滋味淡，盐梅应不足同论。”查云：“一从五谷著声名，历尽千磨涕泗倾。形毁质消俱不顾，竭残精力为苍生。”

乩书修桥文

有请仙者，仙至，自称柳子厚，因请作《募修桥文》，乩即书云：古里莲溪，岸分左右，中横一派，直通汝汉江淮。向有桥梁，任尔东西南北。近因岁久圮颓，钉销木化，行者趦趄，过者烦恼。似撄翼德之怒，人影空随；类触项羽之威，燋藤难续。隐士无从买卜，才人何处留题。抱信者任其潮至，种玉者旷尔良缘。苟无光武中兴，滹沱不冻；若有东山赌墅，鞭策谁投？馐者枵农夫于饥渴之际，行者阻商贾于风雨之中。岸畔之石，叱之不动；柳阴之舟，呼之不来。达磨之术未谙，折芦谁渡；长房之术难学，缩地无由。危桥岌岌，易冰萧萧。今欲鸠工启建，无白水以难成；聊陈芜语募缘，有青蚨而始就。遍告檀那，普求善信。喜舍随轻随重，获福无量无边。同种良田，共成胜事。幸垂乐助，请著芳名。谨疏。

赏桃应制

《天宝遗事》：唐中宗赏桃花，应制凡十余人，最后一小臣绝句云：“源水丛花无数开，丹枝红萼间青梅。从今结子三千岁，预喜仙

游复摘来。”此诗一出，群作皆废，中宗令宫女唱之，号《桃花行》。然不知作者姓名，唐诗百家皆不载。

华岩洞石壁诗

《名山记》：华岩洞世传昔有桃花瓣，阔寸许，从洞中流出。石壁上有无名氏诗二绝：“岩前流水无人渡，洞口碧桃花正开。东望蓬莱三万里，等闲归去等闲来。”“跨鹤归来不记年，洞中流水绿依然。紫箫吹彻无人见，万里西风月满天。”

对句荐馆

宁波一秀士失馆，无聊闲走，偶闯府道，吏拘见，府因诘其故，士以实告。府出一对令对，如佳即释，且为汝荐一馆，曰：“遍地是先生，足见斯文之盛。”士应声云：“沿街寻弟子，方知吾道之穷。”府佳其对，果荐之。适袁元峰炜亦失馆，蹈其辙，闯入府道，府亦出一对曰：“湖山倒影，鱼游松顶鹤栖波。”元峰即云：“日月循环，兔走天边乌入地。”府亦荐之。

元峰父执某出一对云：“宦官寄宿穷家，寒窗寂寞。”俱取宀字头也。元峰云：“可以借得一点否？”某许之。袁云：“冢宰安宁富宅，宇宙宽宏。”某大赏之。

药名岁交诗

朱望子先生于除夜见案有药具，戏作《药名岁交诗》，《除夕》云：“从容岁事已无忙，草果村肴设小堂。酣酌屠苏倾竹叶，暖煨榾

柮带松香。插梅瓶映连翘影，剪烛灯明续断光。白附地砖书粉字，万年长积有余粮。”《元旦》云：“合欢门内各怡然，五味辛盘共庆年。把盏红椒浮绿酒，拥炉苍术起清烟。雪留砌畔天花积，冰结阶前地骨坚。祝愿儿曹添远志，白头翁更寿绵绵。”

吴文之对

吾郡吴文之，初名济，少敏悟，方九岁，自书对联云：“移门欲就山当榻，补屋常愁雨湿书。”与张济同学，客闻其才，出对云：“张吴二济联床读。”文之应曰：“严霍同光间世生。”客善绘事，又云：“画草发生，顷刻工夫非谓雨。”文之曰：“灯花开落，须臾造化不关春。”又“画上行人，无雨无风常打伞”。文之曰：“屏间飞鸟，有朝有暮不归巢。”后登第，入翰林。

逐疟文

信州程俊民兆科病久疟，乃为文以逐之。其文多，不具录，录其隽词曰：“夫疟者虐也。烈如暴暑，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知其似。身摇摇如悬旌，足缩缩如有循。齿如石上漱，眼似雾中看。声振林皋，胜在床之蚁斗；气蒸云梦，思入水而鱼游。如虺如蛇，潜出鸡鸣星烂；为鬼为蜮，矫如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间，信成徙木；七月八月之内，威著铄金。疟，汝亦知其丑与？来病君子则汝为小人，遘厉圣人则汝为狂鬼。以世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辄居之，安在其知也？夫悬关中之蟹，汝可疾而驱；诵少陵之诗，汝可易而走。岂直宛市之羊可卖，妖祠之豕可诛哉！吾是悲汝愚而又姗汝怯也，汝何不归深山大泽，长存虚名，乃必效鼯鼠之穷何为？疟不敢对，抱头而窜。予自是而苏，霍然病已。”

闺怨词

汪啸尹顼戏拈《闺怨》词，调寄《黄莺儿》，每句隐《西厢》曲一句。“跌绽凤头鞋，脚跟无线。卷珠帘，毕罢了牵挂。收镜台。只少一个圆光。懒拈针线恹恹待。指头儿告了消乏。把象棋下来，安排着车儿马儿。把双陆打来，又在巫山那厢。怎奈寸情远逐征轮迈。小则小心肠儿转关。酒醒才，改变了朱颜。苍天叫破，直恁响喉咙。哭倒在尘埃。也有些土气息。”

天丝飞扬

顺治初，吴中初设南北两局，时空中忽有白丝飞扬，人皆云此天丝也。胡溯翁有句云：“风云满地呈新样，素缕遥空作雪飞。天恐东南杼轴尽，故教织女亦抛丝。”时局中新创满地风云锦，故诗及之。

顺理随天

“信步行将去，随天分付来。”此古人之名言也。钜鹿陈世宝易之曰：“顺理行将去，随天分付来。”则理直而辞顺，为无病矣。盖信步则有荒唐不检之患，而顺理则循规蹈矩，自无任情率性之举矣。

老状元词

宋人有《小状元词》，王元祯补《老状元词》云：“三百名中第一人，宫花斜插二毛侵。丹墀独对三千字，阊阖惊看五色云。袍簇

锦，带横金，引领群仙谢紫宸。时人莫讶登科晚，自古龙头属老成。”

烹葵

《诗》言“烹葵及菽”，唐人有“烹葵邀上客”句，则葵之可餐亦久矣。今未闻有烹之者。王元祯过西湖僧寺，闻寺僧取葵去其肤，食其干，脆如莴苣，特未之试。余庭中千叶葵花烂焉如锦，他日以翠釜沃之，当添一佳味。

《山家清供》云：“葵名鸭脚羹。”

题林灵素像

林灵素以方术显于时，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颇自矜，有骄色。或戏作灵素画像，诗云：“当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识是真仙。只因学得飞升后，鸡犬相随也上天。”

戏对

临江孙伟，貌与黎御史龙相类，或云：“孙生面似黎龙。”伟云：“孔子貌类阳虎。”又友人见伟着公服，戏云：“孙穿公服。”适有周裁捧葛衣而过，伟云：“周制夏衣。”又费文宪公宏官侍郎，其兄寀为太常少卿，以长少易位，刘瑾适过之，云：“费秀才以羊易牛。宏盖己丑生。”宏答云：“赵中贵指鹿为马。”瑾颇衔之。

沈娘词

钱唐朱若于先生骇《沈娘词序》云：“盖闻青衫宴客，情移江上琵琶；翠幙迎郎，心结湖边松柏。是以阳城下蔡，不乏名姝；金谷章台，类多芳径。吾友张公子者，夙擅风流，群推俊雅。买花解语，教成十载辛勤；裂锦缠头，名占五陵年少。迩者移装胜地，高聚良朋。忽逢吴下丽人，顿作西泠佳会。灯摇翡翠，恍登歌舞台中；面晕芙蓉，渐入温柔乡里。矧乃佳人爱客，绮语缠绵；才子多情，艳思萦绕。予也，色惭一唾，情愧满车。然而饮太仆之名园，香留午夜；宿司空之高馆，肠断三更。爰赋小诗，用志良遇。”诗云：“画堂此夕醉婵娟，玉质微酡昵绮筵。正是好花乘夜看，红灯低照露华鲜。”“千呼万唤步方行，犹掩鲛鲌半倚屏。最爱双瞳微转处，巴江夜雨剪盈盈。”“翻杯酒污石榴裙，公子多情抹素绫。独有佳人偏会意，低鬟佯笑说何曾。”“宛啭娇莺弄巧喉，彩云留住碧天秋。曲中忽诉生平事，四座沉吟尽点头。”

犀角酒斗

叶圣野先生襄有犀角酒斗，旁刻魁星像，右手执银而失笔。坐客偶言试官爱财，魁星只以银锭效用。朱云子先生隗即席赋《沁园春》词曰：“咄斗魁公，何事怀金，授笔归来。怪日居角亢，守他金库；奎临财帛，赶上钱堆。路鬼揶揄，波臣憔悴，岂是文章竟踬哉！叹毛锥子，见孔方兄至，那敢推排。　　空教气涌如雷。任块垒、浇他三百杯。有王图先达，吴融负屈，刘蒉下第，棐李高魁。银气冲天，管花落地，倒却西园文雅台。但准备得腰缠万贯，稳取三台。”

诗鬼降乩

《客座新闻》：弘治间，钱塘吴启东游西湖，见湖旁有请仙者众，登岸往观。一庠士以学宪有一对云“鼓振龙舟，惊起鼋鼍之窟”，久莫有能对者，以此请仙对之。即书云：“火焚牛尾，冲开虎豹之关。”众请留名，乩书“可怜可怜”而已。众复强，复书：“诸君可到湖东大杨树下相见。”次日，众果踪迹至彼，见树下以芦席裹一尸在。众惊愕，访之，乃知数日前缢死者。众因捐金市槥，埋之野中。

王文恪和寿词

王守溪年六十三，杨君谦来寿，守溪和词云：“悬弧又诞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勋名紫阁高，起何迟，归何早。玉堂近日无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圣如尧，洗耳还容由与巢。”《一封书》“且作山中宰相，依然玉带蟒绣为袍。扁舟范蠡去迢迢，五湖烟景无人要。金庭玉柱，傲彼伊皇；清风明月，卑他管箫。洞天福地谁曾到？”《皂罗袍》“镇日逍遥，过去韶华不可招。幸有还丹大药，绝胜盐梅金鼎和调。百年强半总劳劳，奔名逐利何时了。慨彼时豪门黄犬，徒增烦恼。”《驻马听》“古来富贵谁长保，早是抽身早。裴相午桥庄，疏傅都门道。到如今尚瞻高节操。”《清江引》

刘武城词

张无择抡，贫士也，所得馆谷，悉以置书，每为室人之谪。刘武城戏成《如梦令》二阕互为答问调之云：“纵使汗牛充栋，不迭黄韮一瓮。笑你腹便便，几见把穷愁掇送。无用，无用，风紧败窗支

孔。”“万卷百城相亚，滋味浑如食蔗。急切不逢时，时至黄金无价。休骂，休骂，浊酒没他难下。”

王彦龄词

《夷坚志》：王彦龄齐叟，元祐枢密彦霖之弟，任侠有声。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曲嘲郡县僚佐及府帅，帅怒甚，因入谒，面数折之云：“君恃尔兄，谓吾不能治尔耶？”彦龄敛板顿首谢，且请其过。帅告之。复趋进倚声微吟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谗。昨日但吟《青玉案》，几时曾作《望江南》。”下句不属，回顾适见兵官，乃曰：“请问马都监。”帅不觉失笑而退。所传《别素质》一阕云：“此事凭谁知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亦其词也。娶舒氏女，亦工篇翰。妇翁出武列，彦龄常醉酒嫚骂，翁不能堪，竟至离绝。女在父家，怀其夫而作《点绛唇》曲云：“独自临流，兴来时把阑干凭。旧愁新恨，耗却来时兴。鹭散鱼潜，烟敛风初定。波心静，照人如镜，少个王郎影。”

磨镜帖

天台车清臣若水，宋理宗时人。脚气病作，时以书自娱，随所见而录，久自成编，名《脚气集》。首载潘默成《磨镜帖》，甚佳。帖云：“仆自喻昏镜，喻书为磨镜药。当用此药揩磨尘垢，使通明莹澈而后已。倘积药镜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为镜之累。故知托儒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妇也。”

洞庭歌

彭功甫云：洞庭两山青冥中，猗顿近称许与翁。翁老盛修玄都宫，木天矗立参殊功。许生百万何豪雄，结交唯有袁与冯。近日忽思结上公，申文定。上公临况麟袍红。珍羞罗列拜下风，八蚕茧□等蠛蠓。炊金馔玉声玲珑，宾客厮养无异同。世间富翁有如此，贫士依然冻饿死。

天干地支名

《说圃识余》载《天干歌》七言四句曰："阏逢甲之下是旃蒙乙，柔兆丙连强圉丁着雍戊。屠维己上章庚重光辛次，玄黓一作默壬。昭阳癸干乃终。"又有《地支歌》五言六句曰："摄提格寅单阏卯，执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兼协洽未，涒滩申与作噩酉。阉一作掩。茂戌大渊献亥，困敦子赤奋若丑。"熟记之可免翻阅之劳。其解释详载《七修类稿》。

上梁语谶

文文山公少时作新居，《上梁文》有"抛梁南，说与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是好，莫分枝北与枝南"。公殉节后，其弟文溪璧仕元为县令，或贻诗讥之，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诗见初集。前语遂成一谶。

汪啸尹祝诗

毛德音先生纶学富家贫，中年瞽废，同辈惜之。其配亦有贤德。六秩双寿时，同人俱以诗赠之。先生独喜汪啸尹四绝句诗云："两字

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世人不识张司业，若个缠绵解赠珠。”“久病长贫老布衣，天乎人也是耶非。止余几点穷途泪，盲尽双眸还自挥。”“荆布葦盐四十年，谁人知得孟光贤。至今还举齐眉案，辛苦终身实可怜。”“工容何事不如人，嫁与寒儒病更贫。垂老双眉终日锁，莺花过尽那知春。”四诗绝非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独喜之与？先生有《三国笺注》、《琵琶评》行世。

走马灯谜

山阴徐文长名渭，尝隐括“徐渭”二字为“泰田水月”。有走马灯谜云：“但见争城以战，不见杀人盈城。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日月雨露称脚

杜少陵诗“雨脚但仍旧”、“雨脚如麻未断绝”。白玉蟾诗“雨脚初收起暮烟”。江公著诗“云叶纷纷雨脚匀”。汪信民诗“雨脚晨可歇”。蔡启诗“城响涛头入，江昏雨脚斜”。“雨脚”二字，本《齐民要术》，少陵始用之。少陵又有“日脚下平地”句。韦庄诗“远水斜牵日脚流”。石曼卿诗“花影长随日脚流”。陈辅诗“白下风轻日脚斜”。李贺诗“露脚斜飞湿寒兔”。喻凫诗“雁天霞脚雨”。东坡诗“月脚垂孤光”。日月雾露称脚，俱新。

咏鲞鹤茧鹤

毛序始咏物《西江月》二词，咏鲞鹤云：“只道生从胎卵，原来索自枯鱼。棱棱瘦骨欲凭虚，谁复假之毛羽。　　纵使凌霄有志，那

堪洞辙难舒。林逋支遁莫怜予，空说庄周知己。”咏茧鹤云：“才见春蚕欲死，忽有素鸟如生。马头娘子已藏形，幻作柱头丁令。　　月羽还须剪就，缟衣不待裁成。若教冲举向青冥，应化游丝千仞。”

自责责人

南充陈玉垒于升云：今人谈人则易，自责则宽。常见当事者指摘前人，殆不容口，及观其所为，不若远甚。宋人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可谓曲尽事情。

初夏小曲

泾阳赵念堂先生有《初夏》小曲云：“豆角儿香，麦索儿长，响嘶唧茧车儿风外扬。青杏儿才黄，小鸭儿成双，雏燕语雕梁。红石榴花满西窗，黄蜀葵叶扫东墙。泥金团扇凉，香玉紫纱囊，将佳节庆端阳。”

掘冢歌

范椁字德机，《掘冢歌》云：“昨日旧冢掘，今朝新冢成。冢前两翁仲，送旧还迎新。旧魂未出新魂入，旧魂还对新魂泣。旧魂叮咛语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孙。子孙绵绵如不绝，曾孙不掘玄孙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若掘又何时。”郎仁宝云：据歌则人决不用子孙，亦不用坟墓矣。当换“好地”二句中数字可也。如曰“好地还须好子孙，子孙绵绵多顽劣，曾孙不掘玄孙掘”，斯义方妙。然“多”字更不

若“若”字为妙。

独宿吟

胡仲彝以梓有《独宿吟》云：“孤鹤清寒，霜天独宿。紧揌肩，暖覆足，被拥炉香香馥馥。心兵不起媚幽独。安眠到晓日烘窗也，算人生自在福。”

施宗铭幼慧

施槃幼警敏，善属对。随父商于淮上，从师读书，主罗铎家。有都宪张某来，铎命其子与槃偕见。张试以对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应声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张大奇之。正统戊午举于乡，赴会试，诗别刘昌，有“红云紫雾三千里，黄卷青灯十二时”句。年二十三，遂魁天下。在翰林，英宗问：“卿家吴中有何胜地？”槃对曰：“有四寺四桥。”上问何名，槃曰：“四寺者，承天、万寿、永定、隆兴，四桥者，凤凰、来苑、吉利、大平。”英宗大悦。

西子子西

毛鹤舫先生幼时作一对云：“西子颠倒为子西，须辨吴头楚尾。”数十年来举以示人，并未有能对者。

雪狮

乙亥新正，积雪盈尺，儿童竞塑狮子，漫成一律：“雪积广庭中，物成体自充。岂知百兽长，亦借六飞雄。神似穷人力，形摹逼鬼工。寂然不一吼，殊觉胜河东。”孙瀛仙见而赐和，复叠前韵却寄：“寒气犹凝结，春回雪尚充。黄童能肖物，白泽独称雄。蹲踞征心巧，狰狞极化工。无然竞肥瘦，旭日已升东。”复蒙瀛仙见和，再叠前韵：“雪狮诗偶赋，赐和已盈充。昔辨黄金伪，今成白雪雄。畏狸如见伏，御象或称工。西域毛群特，安然置井东。”聊记一时游戏往复，殊不计工拙也。

杨梅核猴

吾吴沈君玉善于雕刻，以杨梅核雕猕猴，色苍毛短，厥状酷肖，因仿尤悔翁先生《物幻词》体作《西江月》词：“杨氏昔称家果，沈郎幻作野宾。王仁裕猿名。色殷毛短直生成，酷似猕猴形影。　　疗足王嶷遗臭，童贯患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会稽守王嶷献三十石，即擢待制。触奸唐史留馨。形骸虽具木难升，智动化为仁静。”

美人过桥

偶咏美人过桥，起用“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韵限“溪西鸡齐啼”：“雨云何处度前溪，丝柳纤腰袅向西。风揭衣香疑散麝，片分裙采炫山鸡。烟笼鬟鬓芳姿艳，波印婵娟体态齐。画史但能摹仿佛，船头人辨笑和啼。”

人世炎凉

《萤雪丛说》：人之一身已自有轻重，足履秽恶则不甚介意，若手沾污，浣濯无已，又何怪世情之炎凉也。旧有题汤泉一绝，最为该理："比邻三井在山岗，二井冰寒一井汤。造化无私犹冷暖，争教人世不炎凉。"

梅娇杏俏

《闲居笔记》：吴大郡王二爱姬名梅娇、杏俏，丰姿并俊，尤善诗词。梅作词夸己嘲杏曰："一种阳和，玉英初绽，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别是一家春。楼上笛声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窗畔临风对月，曾结岁寒盟。笑杏花何太晚，迟疑不发，等待春深。只宜远望，举目似烧林。丽质芳姿虽好，一时取媚东君。争如我青青结子，金鼎内调羹。"杏亦作词答梅曰："景傍清明，日和风暖，数枝浓淡胭脂。春来早起，惟我独芳菲。昨夜几经雨过，似佳人细腻香肌。堪赏处，玉楼人醉，斜插满头归。笑梅花何太早，萧疏骨肉，叶密花稀。不逢媚景，开后甚孤悒。赋性冰心玉质，甘受雪压霜欺。争如我年年得意，占尽曲江池。"

刺绣

吴中女郎王道蕴诣尼庵，见二尼刺绣。尼谓道蕴能诗，请咏其事。蕴集唐句云："风卷杨花拂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兴味长。"

白香山《题刺绣图》云："倦倚绣床愁不动，缓垂绿带鬓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叹西。"

朱绛诗云："独在纱窗刺绣迟，紫荆枝上啭黄鹂。欲知无限伤春

意，尽在停针不语时。”

元载妻诗讽

元载擢拜中书，妻王韫秀寄诗姊妹云：“相闼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及为两朝宰相，贵盛无比，秀以诗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堂，更阑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佳客，知道浮云不久长。”载不悟，卒及于难。

补集卷之三

饷茶诗

陆起顽先生世廉饷茶诗云："瓦壶欲燥炉烟冷，汲得清泉思瀹茗。岕叶牧藏动隔年，色香已散存枯梗。春深谷雨正新晴，屋角钩辖鸟弄声。读倦不禁消渴甚，雅怀玉露吸金茎。山中一夜惊雷荚，处处春云披绿叶。倒箧倾筐摘取归，焙来不失卢仝法。蒙君遗我小龙团，绝世珍奇出草丛。幽冷自来同气味，启封如与故人逢。呼童拂拭安折脚，火候还叫细斟酌。蟹眼初生雪浪翻，渟瓯浅碧堪奴酪。梦回酒醒郁无聊，频啜愁中意亦消。解道茗柯多妙理，茶星烨烨耿清宵。"

扫地诗

李如石先生实隐上清江，作《扫地》诗："有屋清江上，湫隘正短檐。上苫芦有漏，下爬土不平。斗然狂飙起，埃坋散复攒。黄叶呼败草，策策走几前。儿童弃竹马，尘饭杂泥丸。念不习小劳，惭负粥两餐。念不勤四体，何殊豕在圈。把箒一拂扫，有若风雨旋。心与手俱妙，技与道俱全。涣然卷雾去，豁然云离天。一切蚍蜉子，惊谓何神仙。拥箒卷藏之，亦何有力焉。幽屏无事事，聊事一室闲。"

听月楼诗

明余姚解某馆于富室，为东翁题匾于楼，以“听月”颜之。东翁不解，先生因题一律云：“百尺楼高接太清，凭栏侧耳甚分明。碾空咿喔冰轮响，捣药叮当玉杵鸣。乐奏广寒音袅袅，斧裁丹桂韵丁丁。唏然一阵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

七姬庙

元季兵起，潘原明名元绍，为伪吴行省左丞，妾七人：程氏、翟氏、徐氏、罗氏、卞氏、彭氏、段氏。段年最幼，王师克城，段氏曰：“主君待吾厚，愿先君死，以绝念虑。”然后六姬从之。潘藁葬之，东城张羽为之传，宋克书碑藏冢中。至嘉靖中，碑始出，土人建祠祀之，名七姬庙。朱云子先生《七姬墩》诗：“须髯恤死况巾帼，又况妾媵及韶质。潘郎有美六余一，艺色相亚无妒嫉，兰心蕙态和且秩。重兵压境主战栗，顾谓诸姬宜努力。段姬闻语不待毕，从容蹤步入幽室。练巾绕项悬玉骨，六姬相继意如壹。仓皇宁具唅与袭，焚尸藏骸冢无突。短碣荒园久芜没，百五十年方始出。此事未见前朝册，田横葛诞称气激，浴铁之徒丈夫烈。嗟嗟诸姬婉而弱，死义千金莫能夺。一之为甚作者七，不显其名采风责。君不见小怜后服承恩泽，重奏琵琶代王宅，续命菖蒲化荆棘。”

韩侂胄构祸

赵汝愚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刘弼从容谓汝愚曰：“此事侂胄不谓无功，亦须分些官职与他。”徐谊亦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適亦曰：“观侂胄意止望节钺，宜与之。”朱熹亦曰：“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赵

从道有诗云："庆元宰相事纷纷，说着令人暗断魂。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乞平原。"罗大经诗云："斋坛一钺底须悭，坐见诸贤散似烟。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

李桢像赞

王文恪公集载：正德五年，吴下大水，饥莩载涂。有司奉命检灾赈饥，往往旁缘以为利。予伏林下，窃伤之痛之。甪头巡司李桢者，领檄散财，于鳏寡甚均，且有忧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赞之曰："勿谓位卑，其才乃充。勿谓惠小，其心乃公。屏盗之迹，时乃之职。拯民之痛，时乃之功。盖一命之士存心于爱物，则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穷。噫！彼贪浊位，都显荣，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虽曰侈然莅于上，得不赧尔愧于其中耶？"夫李桢不知何郡人，一巡司耳，得附文恪公之文以传，谁谓廉吏不可为乎？

养心歌

《说圃识余》载《养心歌》甚妙，惜不知谁作。歌云："得岁月忘岁月，得欢悦忘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放心宽，莫胆窄，古今兴废言可彻。金谷繁华眼里尘，淮阴事业锋头血。陶潜篱畔菊花黄，范蠡湖边芦月白。临潼会上胆气雄，丹阳县里箫声绝。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黄金无艳色。逍遥且学圣贤心，到此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浮生一世拙。"考此歌乃邵尧夫作。

慈湖誉蚊

杨慈湖作《夜蚊》诗，极力誉之，谓其“入耳皆雅奏，触面尽深机”，胜于人之耳提面命。盖以蚊为灵于人也。异哉其见乎！夫蚊为恶物，自古及今，莫不恶之，况誉蚊而贬人乎？慈湖主张象山之禅学，一时从其学者甚少，故愤而发此言耳。黄借菴《驱蚊赋》谓“虎可德化，鳄可文驱，蚊最不灵，为血肉丧躯”，其借蚊以垂戒，则正论矣。

占雨

范石湖诗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晓氛散如绮。心疑雨再作，眼转云四起。我岂知天道，吴侬谚云尔。古来占滂沱，说者类恢诡。飞云走群羊，停云浴三豨。月当天毕宿，风自少女起。烂石烧成香，汗础润如洗。逐妇鸠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时，蜥蜴与闻计。垤鸣东山鹳，堂审南柯蚁。或加阴石鞭，或议阳门闭。或云逢庚变，或自换甲始。刑鹅与象龙，聚讼非一理。不如老农谚，影响捷于鬼。哦诗敢夸博，聊用醒午睡。”罗景纶云：“此诗援引占雨事甚详。谚有云：‘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晏，晒杀雁。’又云：‘月如挂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说尚遗。余欲增补二句云：‘日占出海时，月验仰瓦体。’”

词赋沙字

曹秋岳先生溶赋《满庭芳》词赠沙较书，即赋沙字：“艳似淘金，清还碾玉，怕人唤作风尘。溪边送约，落雁故频频。漫说愁来醉卧，趁坡陂高下铺匀。疏狂处，量他一斛，捏就小腰身。　　羞随轻浪滚，莲花步缓，软尽无痕。怪当年，叱利假借堪嗔。今日谁能拘管，筭恒河自有仙真。情何恨，千堆白雪，占稳凤楼春。”钱塘朱若千为

之序。

赵嘏

唐赵承祐嘏颇有诗名，不拘小节。《淮南丞相坐赠歌者虞姹》诗曰：“绮筵无处避梁尘，虞姹清歌日日新。来值渚亭花欲尽，一声留得满城春。”后因酒失悔过，以诗上卢中丞曰：“叶覆清溪艳艳红，路横秋色马嘶风。独携一榼郡斋酒，吟对青山忆谢公。”

唐朝酒价

宋真宗问臣下：“唐酒价几何？”丁谓对以每升三十，真宗曰：“何以知之？”谓引少陵“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对。真宗喜之。后人因李太白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句，以为李杜同时，何故所言酒价顿异。客有戏噱者云：“太白谓美酒，恐老杜不择饮，是村店压茅柴耳。”然十千一斗，唐人诗多用之，如白乐天“共把十千沽一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着钱”。王摩诘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崔辅国诗“与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讽咏甚多，而三百一斗惟见少陵诗，当不足以定唐酒价也。但《唐·食货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需，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北齐卢思道尝云：“长安酒贱，斗酒三百。”少陵引此，亦未可知。

浇书摊饭

陆放翁诗：“浇书满饮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东坡以晨饮为

浇书，太白以午睡为摊饭。

马嵬

《唐书》谓杨贵妃缢死马嵬路祠下，以紫茵瘗道侧。《太真外传》谓贵妃缢马嵬佛堂前梨树下，裹紫茵瘗西郭外一里许道北坎下。而元人传奇有马践杨妃之说。《真珠船》引宋人李恭《赋杨妃菊》诗“命委马嵬万马泥”为证。按《杨妃菊》诗见《山房随笔》，宋李节所作。节字恭山，诗见乙集四卷，首句云“命委马嵬坡畔泥”，非“万马泥”，亦非李恭。《长安志》：“马嵬故城在兴平县。孙景安《征途记》云马嵬人名，于此筑城避难。然未详何代人。”

沈石田诗

《说圃识余》载：沈石田尝寓杭之天竺寺，人无知者，因题一绝于竹云：“卖书卖画出春城，着破青衫白发生。四海固无知我者，空教啼杀树头莺。”又过武昌登黄鹤楼，适有客饮其上，石田题云：“昔闻崔颢题诗处，今日始登黄鹤楼。黄鹤已随人去远，楚江依旧水东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极目深悲天地秋。借问回仙旧时笛，不知吹破几番愁？”大书于壁而去。客见诗惊谓曰：“此必仙也，何不凡如此！”寻物色之，乃知为沈石田云。

子由寄诗

《辛斋诗话》：元祐四年八月，苏子由为贺辽生辰国信使，子瞻有诗送之。既至辽，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否。子由经涿州寄诗

曰：“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子瞻得诗，次韵云：“毡毳年来亦甚都，时闻鸩舌问三苏。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镜湖。”

文信国词

《词苑丛谭》：文信国被执北行，次信安，馆人供帐甚盛。信国达旦不寐，题《南楼令》词于壁曰：“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懊恨西风吹世换，又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又日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只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或云此邓光荐词。

赠妓

金陵妓诸大云：“生不得身到西湖，死便当埋香湖上。”俞羡长快其言，尝赠泰中女郎，遂偷其意云：“荡舟不逐江南去，死愿青溪作女郎。”

黄华老人

黄华老人诗“招客先开四十双”，人多不知其义。按元李京《云南志略》云：“诸夷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四十双，二百亩也。又《唐书·南诏传》：“官给田四十双。”盖二百亩也。陶南村又谓一双为四亩，未知孰是。考老人姓王，名庭筠，字子端，河东人。善诗词书法，金大定十六年进士，负文学盛名，召试馆职中选，为台臣所阻，乃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因以为号。平生嗜古法书，

品题鉴定，有独得之见。世所传《雪溪堂帖》，乃其所精选者也。

茶夹书灯铭

程宣子《茶夹铭》曰："石筋山脉，钟异于茶。馨含雪尺，香启雷车。采之撷之，收英敛华。苏兰薪桂，云液露芽。清风两腋，玄圃盈涯。"晁元咎《书灯铭》曰："武子聚萤，孙生映雪。雪固易消，萤亦易灭。惟兹银缸，不疚其光。黄帘绿幕，永夕煌煌。经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负此灯火。"余少嗜茶，尤喜人饮，今老矣，冬夜犹能拥炉翻阅书史，录此二铭，以公同好。

赏梅悬灯

杨升庵少与恒、忱二弟赏梅世耕堂，悬挂灯于梅枝上，赋诗云："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然，不觉灯火落。"王浚川廷相见而赏之，曰："此奇事奇句，古今未有也。"后阅赵德庄《眼儿媚》词云："黄昏小宴到君家，梅粉试春华。暗垂素蕊，横枝疏影，月淡风斜。　　更烧红烛枝头挂，粉蜡斗香奢。元宵近也，小园先试，火树银花。"则昔人已有此事矣。

谒陵官假宿

《无用闲谈》：明谒陵各官，类晚入昌平憩宿，五更祭陵。公署弗能尽容，各以类假宿。如兵部官则宿于卫所，户部官宿于仓司，给事中宿于刘蕡祠，黉校则翰林寓宿之地，与察院相邻，诸御史宿处也。成化中，杨学士守址暮抵昌平，误入察院，因赋诗曰："双眼风

沙百里程，敝衣瘦马到昌平。欲寻泮水先生馆，误入分司御史厅。导引舆台颜尽赤，将迎豸绣眼偏青。只愁太史明朝奏，昨夜文星犯法星。”

刘仲修词

《莼觙词话》：宛平刘副使仲修效祖以才见抑罢归，寄情词曲小令，可入元人之室。如《沉醉东风》云：“东华路尘沙滚滚，玉河桥车马纷纷。官高休羡荣，命蹇须安分。靠青山紧闭柴门。闲把英雄细讨论，能几个到头安稳？”又一阕云：“门巷外旋栽杨柳，池塘中新浴沙鸥。半湾水绕村，几朵云生岫。爱村居景致风流。闲啜卢仝茗一瓯，醉翁意何须在酒。”《朝天子》云：“景阳宫晓钟，鸣珂巷玉骢，总是南柯梦。生来无分紫泥封，机巧成何用。捉雾拿云，攀龙附凤，这心肠无半种。拄一条瘦筇，引一个小僮，沿村疃瞧耕种。”又一阕云：“喜碧山日亲，把银鱼早焚，销缴了功名分。轺车鸠杖鹿皮巾，也不让黄金印。晚景无多，前程休问，趁明时自在隐。寻几个故人，团坐在荜门，尝则把阴晴论。”入《小山乐府》中不能辨也。昭陵尝遣中使索其题册，呼曰“念庵”。念庵，副使别字也。因赋诗云：“更生双鬓已萧骚，敢谓文章擅彩毫。过误偶承明主问，因缘不是《郁轮袍》。”

孝宗孝养

《后武林旧事》：中秋孝宗过德寿宫，上皇留上看月，曾觌进《壶中天慢》词云：“素飙扬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　　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

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澄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上皇欣赏赐觌，孝宗亦厚赐焉。

诗词偶误

唐明皇兄弟共五王，相次薨逝，至天宝间已无存者。杨太真以天宝四载入宫，《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李义山诗云：“薛王沉醉寿王醒。”张祜诗云：“闻把宁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岐王范以开元十四年薨，薛王业以开元二十二年薨，宁王宪以开元二十九年薨。

甜酒

《齐民要术》云：“勿使米过，过则酒甜。”白乐天诗：“户大嫌甜酒。”苏东坡诗：“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经》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饮多令人膈上懊侬。”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杜工部诗：“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于味，亦有不同。

蛙给廪

《水经注》引《晋中州记》：惠帝闻蛙鸣，问官蛙私蛙，太子令贾胤对曰：“在官为官蛙，在私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给廪。”给廪之语政可笑，《晋书》削而不载。汪浮溪诗：“人间何事非戏剧，鹤有乘轩蛙给廪。”用此。

吴越分界

《脚气集》：春秋时，吴越分界自在今日嘉兴之境，《春秋》“于越败吴于檇里”，檇里乃越地，即今嘉兴也。钱塘江乃是越地，吴投子胥于江，乃胥江，何曾是钱塘江，乃谓潮头为子胥怒潮。吴山祀子胥，主不安，王荆公碑亦说错。五代僧《钱塘》诗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不知界限。

吕仲实诗

《闲居笔记》载元中书左丞吕仲实思诚一诗云：“世态炎凉总莫论，雀罗曾设翟公门。惭无金玉疏亲友，喜有诗书教子孙。桃李竞华开又落，松篁舍雪劲犹存。任他势利多更变，自掩柴扉咬菜根。”

生同年月时

《竹坡诗话》：绍兴初，有退相寓永嘉，独陈用中彦材虽邻不谒。及再相，有荐之者，止就部注邑连江。戏作小诗云：“命贱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与时同。只因日上争些子，笑向连江作醉翁。”盖其所生年月时适与时宰同，但日异耳。

京官骑驴

《真珠船》载：兵部尚书绵州金献民，成化末为御史，常骑驴朝参。同列皆然。《草木子》云：李公纪字仲修，洪武间以荐为应天府

治中，作诗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间银带象牙牌。有时街上骑驴过，人道游春去不回。”今则迥不然矣。

彭秤翁咏鲞鹤

彭秤翁《咏鲞鹤》云：“平生湖海意，化作令威归。似得云中趣，还同濠上非。相看骨鲠立，叹息羽毛稀。宁若乘轩者，千秋负重议。”

士人自重

宋李文正公昉云：“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太华逸民李廌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无使王公厌其不去。”姚合亦有诗云：“时过无心求富贵，身闲不梦见公卿。”曾有山人至都门，与一尊官抗礼，尊官讶其倨，问主人云：“此君何为者？”山人辄对曰：“余山人也。公可谓打折麒麟腿者。”尊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薮则为瑞物，入朝市亦何异摇尾乞怜之犬耶？”

飞走为颂

颂人之美以飞走比况者有之，不过用麟、凤、龙、虎、鹏、鹤、骐骥之类，罕有以鹰犬为美况者。然观《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又后汉《张表碑》云：“仕郡为督邮，鹰撮卢击。”则鹰犬亦为美词。今以谄媚取容者为权门鹰犬，不几誉之乎？

京师事物对

《野获编》：京师人以都城内外所有作对，其最可破颜者，如“臭水塘”对“香山寺”，“奶子府”对“勇士营”，“王姑庵”对“韦公寺”，“珍珠酒”对“琥珀糖”，“单牌楼”对“双塔寺”，“象棋饼”对“骨牌糕”，“棋盘街”对“幡竿寺”，“金山寺”对“玉河桥”，“六科廊”对“四夷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对“撞太岁”，“白靴校尉”对“红盔将军”，“诚意高香”对“细心坚烛”，“细皮薄脆”对“多肉馄钝”，“椿树饺儿”对“桃花暖卖”，“天理肥皂”对“地道药材”，“香水混堂”对“醨醪酒馆”，“麻姑双料酒”对“玫瑰灌香糖”，“旧柴炭外厂”对“新莲子胡同”，“奇味薏米酒”对“绝顶松萝茶”，“京城内外巡捕营”对“礼部南北会同馆”，“秉笔司礼佥书太监”对“带刀散骑勋卫舍人”。

酒馆扁对

《暖姝由笔》：正德间，朝廷开设酒馆，酒望云：“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犹南人言“莲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馆”，一云“四时应饥食店”。

鹊桥

《淮南子》有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之说，故庾肩吾《七夕》诗云：“倩语雕凌鹊，填河未可飞。”宋之问云：“乌鹊桥边一雁飞。”王建云：“龙驾车悬鹊填石。”李商隐云：“星桥横道鹊飞回。”晏叔原云：“鹊慵乌慢得桥迟。”张文潜云：“灵官召集役灵鹊，横渡天河云作桥。”《尔雅翼》云：“涉秋七日，乌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牵

牛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今七月七日，绝不见乌鹊，翌日验之，鲜不髡者。”郎仁宝《七修》载：王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刘家沟，见云际隐隐二条，如幡非幡，如龙非龙，闪曜空中，当驿门数丈之上，或分或续，往来不定，隐隐闻万鹊噪杂之音，或时明闻一二声。饭顷，云气纷郁，香馥满空，飘小雨数点而散。则鹊桥之说，似真有之。

王荆公菊诗

世传王介甫咏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一作“吹落黄花”。满地金”之句。苏子瞻续之云：“秋花不比春花落，凭仗一作“为报”。诗人仔细吟。”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菊惟黄州落瓣，子瞻见之，始愧服。后二句诸书又作欧阳公事，介甫闻之，曰：“欧九不学之过也。不见《楚词》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或云《诗》之“访落”以落训始，落英盖谓花始开也。则介甫之引证，殆亦未之思欤？

饭后钟

饭后钟，相传有三。一作唐江陵段文昌，少以贫窭，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餐饭。寺僧厌之，乃斋后扣钟。文昌后登台座，题诗曾口寺，有“曾遇阇黎饭后钟”。一作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寺僧斋餐。久之，僧厌怠，乃斋罢而后扣钟。后播以重位出镇扬州，有“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一作宋吕蒙正，未遇时，读书于利涉寺，随僧饭，僧乃斋后扣钟。蒙正亦有“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事何相同若此。

碧纱笼

王播出镇扬州，重游木兰院，向之题咏皆以碧纱笼之。播继以诗，有“三十年来尘拂面，而今始得碧纱笼”之句。宋寇莱公亦有碧纱笼事。曾与魏野同游陕郊僧寺，各有题咏。后同再至，则莱公诗用碧纱笼之，魏诗尘满，从行官妓以袖拂之。野诗云：“若得尝将红袖拂，也应胜着碧纱笼。”

机工善诗

《宋元诗会笺》：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失独工诗，其《燕都杂题》诗云：“一夜春阴彻晓寒，玉山无奈酒杯干。青娥知有愁多少，狼藉残妆懒对看。”揭傒斯赠诗云：“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间。”其为士大夫所重如此。

西山晴雪

《太平乐府》元无名氏《题西山晴雪·折桂令》：“玉嵯峨高耸神京，峭壁排银，叠石飞琼。地成雄藩，天开图画，户列围屏。分曙色流云有影，冻晴光老树无声。醉眼空惊，樵子归来，蓑笠青青。”

女帅勤王

《崇祯遗录》：天启中，四川石砫土司女帅秦良玉勤王，召见赐彩币、羊酒，御制诗旌之曰：“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范兆祥

弘治壬子，江西提学副使黄仲昭试吉安，偶遗范兆祥。兆祥作诗上巡按御史云：“两泪交流出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金钱买得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巡按奇其才，遂收入试，是秋中第五。

鼓吹续音

瞿存斋效元遗山《唐诗鼓吹》，取宋、金、元三朝律诗，得一千二百首，自号《鼓吹续音》，因题其后云：“骚选忘来雅道穷，尚于律体见遗风。平生莫售穿杨技，十载曾加刻楮功。此去未应无伯乐，后来当复有扬雄。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工。”

镜听咒

《贾子说林》有《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法以锦囊盛古镜，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又王建有《镜听词》：“重重摩娑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今听谶言祷于灶神，以杓投釜中，随杓柄所向，执镜而往，谓之响卜，即镜听也。

元宵词

梅窗老人有《阮郎归·元宵》词，有回文体曰：“皇州新景媚晴春，春晴媚景新。万家明月醉风清，清风醉月明。　　人游乐，乐游人，游人乐太平。御楼神圣喜都民，民都喜圣神。”

匀面尚黄

《西神脞说》：妇人匀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黄。《幽怪录》：神女智琼额黄。梁简文帝诗：“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温庭筠诗：“额黄无限夕阳山。”又：“黄印额山轻为尘。”又词：“蕊黄无限当山额。”牛峤词：“额黄侵腻发。”此额妆也。北周静帝令宫人黄眉墨妆，庭筠诗：“柳风吹尽眉间黄。”张佖词：“依约残眉理旧黄。”此眉妆也。《酉阳杂俎》所载有“黄星靥”。辽时燕俗，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为佛妆。庭筠词：“脸上金霞细。”李贺诗：“宫人正靥黄。”宋彭汝砺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此则面妆也。

林石逸兴

《莼鲈词话》：燕人薛论道有《林石逸兴》十卷，皆杂曲也。其《玉抱肚》云：“神仙无分，且藏身烟村水村。看白鸥撞破残霞，靠青山界断红尘。清风明月共三人，去住悠悠一片云。”又一阕云：“凄凉时候，听征鸿萧萧过楼。映疏帘明月泠泠，走空阶落叶飕飕。教人肠断泪交流，屈指归期又半秋。”律以元音，亦称合作。惜岁久失传，蔑有知其姓氏者。

儒生对句

姚叔祥《见只编》载：宁庶人濠怒一儒生，以铁笼笼之，置于后园。适园中凿池，庶人身自营度，因向宾从出一耦语云：“地中取土，加三点以成池。”宾从不能对。儒生在笼中应声云：“囚内出人，进一王而成国。”庶人大悦释之。儒生自念囚内进王语谶不祥，少选必追我矣，因不至家而逸。未几追者果至家，儒生不可得矣。

禁城花柳

唐人入朝多侈言花柳之盛，五言诗如王维：“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杜甫：“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又：“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戴叔伦：“月沉宫漏静，雨湿禁花寒。”窦叔向：“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七言诗如武平一：“黄莺未解林间啭，红蕊先从殿里开。”贾至：“千条弱柳垂青锁，百啭流莺绕建章。”岑参：“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杜甫：“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钱起：“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皇甫曾：“晓色渐分双阙下，漏声遥在百花中。”张籍：“宝树楼前分绣幕，彩花廊下映朱阑。”至宋犹然。宣和御制《官词》：“禁宫春色最妖妍，桃李扶疏满眼前。”又：“才过阁门分曲槛，弄晴繁蕊丽如妆。”盖自金元以来，始不复种花柳于阙下矣。明于午门左右采松叶为棚，使百官免立风露之下，其制虽善，要不若植花柳之为愈也。

王文端雅量

泰和王文端行俭直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冢宰，益加廉慎。尝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且自序昔与文进交时，尝戏作一联，至是十年而始成之。临川聂大年题其后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贤士，宁复有遗才哉？”其语稍闻于直。景泰

六年，诸公荐大年与史馆，征诸翰林，困于讥谤，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诗于直曰：“镜中白发难饶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论盖棺迟。”直得诗泣下曰：“大年欲吾铭其墓耳。”未几大年卒于旅邸，直铭其墓。

谢禁缠足表

国朝初定鼎，民间误传盘头放脚之说，闻山东一词林有“臣妻先已放脚事”一疏，遐迩传诵，遗笑士林。近于蔡汉文先生元宪案头见《谢禁缠足表》二道，附录于左：“高阳女子百拜稽首上言：窃惟盛朝开泰，移风易俗为先；圣旨当乾，后服帝衣必饬。故仪容传夫窈窕，无取志淫；环珮叶而铿锵，惟期有节。帝妃降于沩汭，神禹娶于涂山。要皆妙丽天然，同大圭之不琢；卷舒顺适，濯沧海而自如。自是履武兴歌，绍农祥于丰水；来朝作颂，荒天作于岐山。古典可师，徽音犹嗣。逮好色之端渐启，致冶容之祸旋开。飞燕仙裙，冯侍郎留风不去；玉环绣袜，马嵬驿浸血犹香。洛女凌波，子建增绵绵之慕；潘妃贴地，东昏侈步步之娇。矧夫学舞掌中，屑香室里，巧作折腰之步，翻成坠马之妆。谓习俗之日靡，由矫揉之弥甚。发肤受之父母，乃敢任意损伤；冠履配乎乾坤，何用匠心小大。况淮西郡久属胜朝，汤沐之旧，巨迹犹传。何御乐库，每希贵家缠头之资；寸莲自赏，岂容朝野忽分吴越。抑且洪纤强别妍媸，亟严连坐之条，并申举首之典。永垂令甲，载肃刑章。岁在龙飞，襁褓承恩于厚载；时逢虎变，蹈舞咸沐乎弘波。燕赵佳人，昔也遗世而独立；溱洧静女，今当涉水而褰裳。逐伴游春，谁印香尘之浅；连街踏月，欣传弓样之宽。从此夫人城直可靴尖踢倒，娘子军不妨负弩前驱。诚千载之美谈，洵一时之韵事。妾等腰惭细柳，眉逊远山。斜对银缸，偷绣半勾帮雀；轻扬翠帐，惊飞一握双凫。第乍裹吴绫，时洒半行珠泪，况久缠蜀锦，莫窥两瓣莲花。墙里秋千，迎风欲坠；帘前鹦鹉，并架争纤。自恨束缚

以终年，何幸屈伸于此日。鉴踊贵屦贱之风，宽仁远届；慕胼手胝足之烈，俭朴常遵。将见禁殿娇娥，粗服乱头都好；秦宫粉黛，追风蹑电非难。临表不胜踊跃欢忭之至。”

又

兰陵女子百拜稽首上言：窃惟四肘本无二体，痛痒相关；双跗载此一躯，屈伸独重。自炮烙开乎闺阁，咸缩缩如有循；迨蹒跚遍于房帷，益蹙蹙而靡骋。凌波微步，陈思王夸耀于赋中；香屑无痕，石勒氏漫矜于床上。词客制锦鞋之颂，既窈窕而呈妍；美人擅玉趾之名，更娉婷而逞艳。掌中试舞，恍疑睡柳飘来；台上留仙，只恐春风吹去。咏吴女之丽形如画，宛然蟾魄一钩；传太真之娇样堪怜，奚啻雀头三寸。争羡纤纤之雅步，谁哀蹐蹐之销魂。无罪无辜，群受汤火之糜烂；是矜是式，难忘昼夜之呼号。不知一拇痛而遍体为之不欢，更惜十尖损而终身于焉永废。酷深于细腰之饿，虐甚于贯耳之伤。兹盖鉴吴宫之好色亡身，不欲使怨踹香销，而听声声响屧；陋齐主之纵欲蛊祸，何忍令娇啼玉瘦，而博步步生莲。且父鞠母怀，男女虽殊，而天性之亲无异，彼姝者子，独非人乎？宁堪使之踯躅趦趄，漫听其颦者颦而笑者笑；况妇随夫唱，琴瑟既调，而人伦之乐始生，彼美淑姬，岂异人耶？奚忍视其蹀躞彳亍，音尺、柷。难以抒步亦步而趋亦趋。岂无妒妇顽妻，以七尺吴绫，甘同斫胫之惨；或有乳媵戊姆，用一升矾粉，竟成灭趾之凶。胭脂虎岂伊异人，红粉狼贼夫人子。世风暴矣，仁者伤之。妾等智不如葵，何能卫足；濯无须酒，已幸舒眉。每顾影自思，未尝以洗垢致梁州之败；曾扪心遐想，何敢以玩子动韩老之惊。忻逢盛世，幸沐深仁。愧无阴丽华之毡，肤难细滑；敢效徐月英之履，香且温柔。醉舞春花，何须郎抱；娇歌夜月，不索人扶。从此玉笋，永绝裹云，咏杜牧之诗，不愁踧踖盩周；由他芒鞋，尽教踏雪；登谢安之岭，殊快逍遥。帐里姗姗，俱化巨人之迹；花间袅

袅，莫寻幼妇之踪。制就双凫，难悭匹锦；缕成四凤，敢吝多金。倘有孝女从征，秣马荷戈，均感圣人之盛德；若逢荡妇赴约，逾墙涉洧，亦钦天子之明威。曷禁龙腾，奚胜雀跃。臣妾无任踊跃欢忭之至。

梦受廷杖

《辛斋诗话》：海宁查秉彝为诸生时，梦受杖，身在请室，仰见一额，悬“天上春回”四字。后任户科给事中，上疏论严嵩父子，诏廷杖六十，谪定边县典史。恍忆前梦，因作诗云：“九重天上春回日，二十年前梦里身。”

芙蓉别院

《驹阴冗记》：乐清赵鹤山廷松以京职出补福宁同知，暇日登州后龙首山。傍麓有巨石，平旷可容二三十许人。鹤山披荆棘视之，崖面有刻“芙蓉台”三字，隶古可观。因于其上辟荒建亭，颜曰“芙蓉别院”，政余则与士绅讲论民风土宜，会饮于斯。作《芙蓉叹》，有云：“台高望寒江，秋风凄以哀。荆棘浥露华，兰桂生尘埃。出水只为妍，凝阴向谁开。物情故乃尔，世事良悠哉。”

教学行

《黑达事略》：汉地差发燕京见差，胡丞相黩货可畏，下至教学行亦出银，作差发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玉堂金马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李舍才容讲德子，张

斋恰受舞雩人。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此可见其赋敛之法。

中峰诗戏

元僧明本，学博而好滑稽。尝过兰溪，见荐亡者呼亡妣误为云毗，中峰笑之，乃曰：“吾有诗，汝辈听之：游方幸喜到兰溪，偶遇村斋不整齐。盛满碗中糙米饭，跌番盆内臭盐虀。魋魋婆子扶材哭，龌龊孩儿傍壁啼。休笑老僧不识字，故将亡妣作云毗。”其咏葫芦诗见十集。

得句撞钟

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诗云：“此夜一轮满。”下句不接，至来秋方得句云：“清光何处无？”喜跃，半夜赴撞寺钟，城中大惊。李后主擒而讯之，僧具道其事，得释。

决僧判

双渐尝为令，入僧寺中，主僧独酌，已半酣矣，因前请曰：“长官可同饮三杯。”渐怒，判云：“谈何容易，邀下官同饮三杯；礼尚往来，请上人独吃八棒。”

西山游女

《辛斋诗话》载：万历间，都中西山戒坛游女之盛，钿车不纪，茶棚酒肆相接于路，至有挟妓入寺者。有无名子嘲以诗云：“高下山头起佛龛，往来米汁杂鱼篮。不因说法坚持戒，那得观音处处参。”

补集卷之四

凤凰台诗

《诗益嘉言》：郭功甫祥正尝与王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太白句人能诵之，功甫诗罕有记者，今并录之。太白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功甫云："高台不见凤凰游，浩浩长江入海流。舞罢青娥同去国，战残白骨尚盈丘。风摇落日吹行棹，潮拥新沙换故洲。结绮临春无觅处，年年荒草向人愁。"

莲花博士

赵章泉《梅课》：嘉泰壬戌九月，陆放翁梦一故人，语之曰："我为莲花博士，镜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暂为之乎？月得酒千壶，亦不恶也。"遂以诗纪之，曰："白首归修汗简书，每因囊粟叹侏儒。不知月给千壶酒，得似莲花博士无？"又梦到万顷荷花中，有诗云："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花王风露郎。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此事甚新奇，可入诗料。

赠娉娉词

晁无咎谪玉山，过徐州时，陈无己废居里中，无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无己作《减字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稍头红样小。舞袖低回，心到郎边客已知。　　金尊玉酒，劝我花间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叹曰：“人疑宋开府《梅花赋》清艳不类其为人，无己此词过于《梅花赋》矣。”

题琵琶行

宋学士濂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诗云：“佳人薄命纷无数，岂独浔阳老商妇。青衫司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此身已失将怨谁？世间安乐常相随。易安写此别有意，字字似诉心中悲。永嘉陈侯好奇士，梦里谬为儿女语。花颜国色草上尘，朽骨何堪污唇齿。生男当如鲁男子，生女当如夏侯女。千年秽迹吾欲洗，安得浔阳半江水。”此有关世教之作，故录之。

示子诗

陈正献俊卿，道德风烈，为阜陵名相第一。筑第既成，或讶其门太庳，正献曰：“异时使灶婢乳媪可开乃佳耳。”为时传诵。其示二子诗曰：“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

剪灵运须

晋谢灵运美须髯，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

弃其余。《青箱杂记》载黄朝英《端午》诗云：“孟尝此日钟英气，王凤今朝袭庆源。五色呈祥文必显，唐崔信明。丙时先诞位非尊。兰汤备浴传荆俗，水马浮江吊屈原。因笑唐家公主呆，预令驰驿剪祇洹。”

古铜款识

《悬笥琐探》：尝至南内戊字库，见古铜器一事，如剑而无刃，平直，首微棱，下有靶。长可二尺，阔仅及寸，皆嵌银，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聂家”四字。面嵌银题：“模棱难断佞臣头，碎脑翻成百倍忧。解使英雄生胆气，从今不用佩吴钩。”

顾华玉座右铭

嘉靖中，上元顾华玉璘官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居闲，多纵游山水。室后筑息园，曰：“息之义止也生也。形贵止，神贵生。动而不止，形乃日败。静而不挠，神乃日生。”园有载酒亭，以待问字者。东有小轩曰促膝，诸故人至，解带密坐，茗碗炉香，细谈农圃医药，不及朝政。座侧有二铭，左曰：“言行拟之古人则德进，功名付之天命则心闲，报应念及子孙则事平，受享虑及疾病则用俭。”右曰：“好辩以招尤，不若讱默以怡性；广交以延誉，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费以多营，不若省事以守俭；呈能以诲妒，不若韬精以示拙。”

阙里灾

《白醉琐言》：弘治己未六月十六日午夜，山东阙里被回禄，宣

圣家庙，以迄殿寝门庑，与手植桧柏、历代碑记，皆为煨烬。事闻，孝庙为之恻然，遣学士海虞李杰驰文祭告，谕有司葺建。吴文定公赋灾字韵诗以饯其行，翰林皆有倡和。学士吴白楼一鹏诗云：“鲁东风土信佳哉，史笔先应为纪灾。门地仍看千仞在，瓣香方自九重来。山颓当日歌声绝，斗仰于今礼数该。秋晚玉阶归奏事，龙颜知向笑中开。”为文定所最赏。

咏茉莉

《憩鹤杂录》：邛州卢申之祖皋工于乐府，有《洞仙歌·咏茉莉》云：“玉肌翠袖，较似酴醾瘦。几度熏醒夜窗酒。问炎州，何许清凉尘不到，冰花剪就。　　晚来庭户悄，暗数流光，细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东，偏为魂销，人易老、幽韵清标似旧。正簟纹如水帐如烟，更奈问月明露浓时候。”

燕京元夜

京师旧俗，妇女多以元宵夜出游，名走桥。摸正阳门钉以祓除不祥，亦名走百病。魏子存《青城集》载《木兰花令》云：“元宵昨夜嬉游路，今夕还从桥下去。名香新暖绣罗襦，翠带低垂金线缕。回头姊妹多私语。鱼铜沉沉纤手挂，钗横鬓斡影参差。一片花光无处所。”又海宁陈相国夫人徐湘蘋灿有《燕京元夜词》云：“华灯看罢移香屧，正御陌，游尘绝。素裳粉袂玉为容，人月都无分别。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娑怯。　　三桥宛转凌波蹑。敛翠黛，低回说。年年长向凤城游，曾望蕊珠宫阙。星桥云烂，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

陕府驿壁词

宣和中，有题词于陕府驿壁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砚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好，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职教洮，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赋《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云空，前事无踪。漫留遗恨锁眉峰。自是荷花开较晚，辜负东风。　　客馆笑飘蓬，聚散匆匆。扬鞭那忍骤花骢。望断斜阳人不见，满袖啼红。”无限离恨，惜其姓字不传。

柳词

麻城陈双泉《柳词》：“古道谁栽两行柳，故老争传从古有。柳旁腴地长桑麻，柳下人家闹鸡狗。似与东风大有情，江梅白后眼先青。懒向章台舞明月，喜同青锁啭流莺。君不见渊明彭泽归来早，爱种五株醉扶老。花萼长街抱恨多，汉将营荒空绿绕。”

叶公滑釐子合传

陆云士先生次云有《叶公滑釐子合传》，虽是游戏文章，可作千秋金鉴：春秋前有叶公，其子孙繁衍，别为四族，每族昆弟或九人，或十一人，皆轻薄如纸，有有面目者，有无面目者，大约有钱盈贯者皆无面目者也。其一人在钱薮中稍有面目，已为空没文矣。其二十人虽亦衣冠面目，宛然大盗，而人乐亲之，谓可藉以致富。染其习者，即亲如骨肉，亦互思劫夺。故人目其徒曰吊友，谓其虽获小胜，必致大负，宜吊不宜贺也。济叶公之恶者又有滑釐子，兄弟六人，皆以骨

胜。遍身花绣，红绿灿然。素与盆成括善，出处必俱，诱人以必胜之术，人乐亲之，与叶无异。孟子尝斥之曰：“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不可。”又曰：“死矣盆成括！”恶其小有才也。乃滑釐子曾受唐帝特赐绯衣，又为刘毅呼之即至，遂尔大胜，为人艳羡。不知人每出孤注，竟覆全军者，皆慕是说而误之者也。是滑釐子之罪更浮于叶，虽粉其骨何足赎哉！圣人曰：戒之在斗，戒之在色。良有以也！

白眉神词

教坊妓女各供白眉神，即祆神也。朔望以手帕扎神面一过，遇子弟有打乖者，辄以帕掷其面，坠地使拾之，自然心悦而从，留恋不已。盖厌术也。沈石田有《白眉神词》曰：“祷眉神，掩神面，金针刺帕子，针眼通心愿。烟花万户锦排场，家家要教神主张。主张郎来不复去，夜夜笙歌无空房。帕子有灵绫一方，恩丝爱缕合鸳鸯。拂郎拂着春风香，一丝一缕一回肠。”

赠妓小英

张乖崖刚肠烈气，千古所罕。其镇蜀时，一女奴随侍十余年，迨归，犹然处子，此是何等节操！乃其席上赠官妓小英诗，抑何才情艳发，大不类其为人。乃知留情翰墨，不独宋广平赋《梅花》也。诗云：“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如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阶，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尔新翻曲。”刚烈如公，抑何钟情之深耶？

邱氏召仙

《钩玄》：松江邱氏尝以疾召仙，坐客曰：“近有一对云：胆瓶斜插四枝花，杏桃梨李。无可对，劳大仙对之。”乩即书云：“手卷横披一轴画，松竹梅兰。”人以为奇。客又密以一物置袖而试之，令作诗。遂题云：“袖里深怀一叶青，也于坛上恼诗情。夜来试听窗前雨，减却潇潇三两声。”启而视之，芭蕉也。乃大服。

占城使人

《拙庵杂俎》：占城使人入贡途中有感，篇咏错出。其《初发》云：“行尽河桥柳色边，片帆高挂远朝天。未行先识归心早，应是燕山有杜鹃。”其《扬州对客》云：“三月维扬富风景，暂留佳客与同床。黄昏二十四桥月，白发三千余丈霜。玉局诗翁贤太守，红莲书记好文章。欲寻何逊旧东阁，落尽梅花空断肠。”其《江楼留别》云：“青嶂俯楼楼俯波，远人送客此经过。西风扬子江边柳，落叶不如离思多。”其《一丈红》诗，已见丁集。

安南贡使

袁中郎《墨畦》：某日入主客署，遇安南贡使，所贡皆金银瓶炉雕镂等物，不甚精，此外则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问使臣能书否，曰：“能。”以笔授之，草书一绝云：“路绕石桥溪九折，云藏竹坞宅三间。门扉半掩山花落，鸣鸟一声春日闲。”草字几不可识，命以真书注其旁，与中国无异。

神灯引驾

《黄图杂志》：明天寿诸陵在昌平州，相传夜分时有神灯出宫引驾以行，神宫太监多望见之。虞吏部淳熙诗云：“香烟遥接白云平，原上金灯夜夜明。山鬼萝衣挽秋驾，青冥有路不教行。”盖纪其事也。

泰陵水孔

《无用闲谈》：明孝庙泰陵金井内有孔如巨杯，水仰喷如注。吏部郎中杨名父子器亲见之，归疏诸朝，请易地。事下工部，司空汤阴李燧怒其多言，害成功，阴令人塞其孔，以诽谤狂妄奏，命锦衣官校押名父赴陵所验看。名父身亲三木，朝辞赋诗云：“禁鼓无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其志亦可怜矣。孝庙圣体竟葬此中，言之可为寒心。

听琴诗

王元性耽风月，终于贫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虽寒夜必先起燃烛，供具纸笔。有《听琴》诗云：“拂琴开素匣，何事独颦眉。古调俗不乐，正声公自知。寒泉出涧涩，老桧倚风悲。纵有来听者，谁堪继子期。”

曹武毅赋诗

《青箱杂记》载：曹武毅翰破江南归，数年不调。一日，内宴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陈曰：“臣少亦学诗，乞应诏。”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为韵。”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蟠花旧战袍。”太宗为迁数官。

题蜘蛛

《复斋漫录》：翟嗣宗尉临淮，颇为监司所窘。尝题《蜘蛛》诗于驿壁以讥之云：“织丝来往疾如梭，长爱腾空作网罗。害物身心虽甚小，漫天纲纪亦无多。林间宿鸟应嫌汝，帘下飞虫最惧他。莫学螳螂捕蝉勇，须知黄雀奈君何。”

鹤衔书

蠹鱼三食神仙字便得化去，名为脉望。卫济川养六鹤，以粥饭啖之，鹤渐识字，济川检书皆使鹤衔之。李君实日华《赠书贾》诗中一联云：“行藏半似衔书鹤，生计甘为食字鱼。”用此。

《贾子说林》载：琴中绿色蛀虫名鞠通，喜食枯桐与古墨。琴有鞠通能令弦自和。曲鞠通。二字亦新，堪与脉望作对。

赵夫人

《紫桃轩杂缀》：广州钤干俞似妻赵夫人，笔墨洒落，类薛稷。常书似所作二绝于英州金山寺壁，大径四寸，往来观者以为奇迹。其

诗云：“莫遣鏞鷹饱一呼，将军谁忘灭匈奴。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转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屐，管领东南到处山。”

雁来红

草本有雁来红者，俗名老少年。《蓉塘诗话》载：无锡周子羽诗云：“翔雁南来塞草秋，未霜红叶已先愁。绿珠宴罢归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后京师达官卷中画此，遍求品题，无切咏者。一士人题曰：“汉使传书托便鸿，上林一箭堕西风。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为压卷云。

白雁

《蓉塘诗话》：姑苏顾文昱字光远，明初为广东行省郎中。能诗，其题《白雁》云：“万里西风吹羽仪，独传霜翰向南飞。芦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点素辉。锦瑟夜调冰作柱，玉关晓度雪沾衣。天涯兄弟离群久，皓首江湖犹未归。”此诗不在袁景文《白燕》之下。

庆乐园诗

张叔夜过钱塘庆乐园，赋《高阳台》词，序云：“庆乐园，韩平原之南园也。戊寅岁过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词曰：“古木迷鸦，虚堂起燕，欢游转眼惊心。南圃东窗，酸风扫尽芳尘。鬓貂飞入平原草，最可怜、浑是秋阴。夜沉沉、不信归魂，不到花深。　　吹箫踏叶幽寻去，任船依断石，袖裹寒云。老桂悬香，珊瑚碎击无声。

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又却伤今。更关情、秋水人家，斜照犹曛。”

苏随

晋江苏随，嘉祐间进士，令博罗。弃官归，葆神炼气，不与俗接。一夕，梦游异境，赋诗曰：“梦乘鸾鹤到仙家，侍女风流魏月华。琥珀盏斟千岁酒，琉璃瓶插四时花。金函藏篆文刊玉，石壁题名篆点砂。一枕北窗初睡觉，日移门外柳阴斜。”后数年，端坐而化。

罗周召乩

《濯缨亭笔记》：天顺丁丑，山阴儒士罗周闻御史沈性将荐之为河南府学训导，周于元旦扶乩召仙，问事之成否。乩书诗云：“风雷不改旧山河，华屋年深蔓薜萝。仙掌云销金气冷，凤台人去月明多。英雄早听青铜吼，感慨谁知白石歌。回首五湖烟水阔，且将闲兴托鱼簑。”首句言国家事，后言富贵之易于销歇，谕周以不必仕也。是年英庙复辟，改元天顺，而周事竟不成。国家之变更，前程之通塞，鬼神已前知矣。

剑池石扉

宋绍定戊子，虎丘剑池水涸，人见石扉上二绝句。诗见丁集。正德辛未，剑池又干暵，其下嵌空玲珑，深邃莫测。好事者秉烛而入，见内有叠版如门户状，云是吴王葬处。文衡山有诗曰：“吴王埋玉几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砖。地下谁曾求宝剑，眼中我已见桑田。金凫寂寞

随尘劫，石阙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论世事，满山寒日散苍烟。”越岁其泉始复。

谢逸工诗

《漫叟诗话》：临川谢无逸诗有古意，其《寄隐居士》诗云：“处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头。襄阳耆旧节独苦，只有庞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与之相得，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论惜之。

秤心斗胆

诸葛武侯尝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太平御览》载唐胡曾投人启云：“推诸葛之秤心，负姜维之斗胆。”

李黄书翰

李存勖搽画粉墨，与镜新磨等日闹优场，粗犷之极，岂有清思者。乃其作《如梦令》词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抑何婉丽如此。又黄幡绰亦是诙诨之雄，未闻娴于藻翰，而手书《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大有韵致。

卓笔峰

《水东日记》：杨文定公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姑苏人，两人气象甚不同，于其所赋卓笔峰见之。"按季迪诗见《姑苏杂咏》，范诗则无载。范云："笠泽砚池小，穹窿架石峨。仰凭天作纸，写出太平歌。"高云："云来初似墨，雁过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恨何事。"

木偶能诗

《紫桃轩又缀》：甘复生往来江湖，携一木偶，长尺有咫，出入袖中，登几案跳跃步趋，发声与人谈论，亦能诗。自云姓高，名梅，金溪人。少有逸韵，年二十余而卒，为炼鬼者刻樟木诵秘咒摄附灵魄，遂偕甘生以游。一日，有以诗僧秋潭年腊为问，高朗吟一诗以赠曰："高僧如瘦鹤，懒得着袈裟。雪案堆《庄子》，花函出内家。问方医病竹，邮水泛新茶。一识沉香气，青丝吐白纱。"句意清绝。缘其素性敏慧，故得附人以行，乃至出声于白昼，见技于人丛。何其取精用物之弘多，神颖而魄强如此。

寒亭

荆门军玉泉山寒亭，过客多题诗，独一首甚佳："朔风凛凛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云天不雨，请君来此凭阑干。"

纸窗诗

《青琐后集》：郭希声震《纸窗》诗云："偏宜酥壁称闲情，白似溪云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风弄读书灯。"《闻蛩》云："愁

杀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边闻。苦吟莫向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

鸡冠

《俨山诗话》：余姚杨轼寓宁波延庆寺，时僧房鸡冠花盛烂，限鱼字韵诗云：“绛帻昂藏锦不如，临风欲斗又踌躇。若教夜半能三唱，惊起山僧打木鱼。”

落花游蚁图

孙恺士先生题瓜步女史写《落花游蚁图》《虞美人》词云：“棠梨泣露啼莺咽，一夜霏红雪。多情游蚁惜余芳，不似蜂争粉蕊蝶分香。　　玉台纤手东风里，写出伤心意。含情想像对飞花，多少飘零柳絮不如他。”

蒲剑

朱望子先生《咏蒲剑》诗云：“碧芽绿叶绕长滩，丛出森森似剑攒。仿佛发硎锋与锷，分明出匣莫同干。风狂作态美人舞，雨急闻声食客弹。令节草堂饶乐事，相将差拟引杯看。”

刘阮天台图

《蓬轩吴记》：徐用礼号南州，能诗，尤工香奁。家本富，以诗

贫，晚岁落寞，藉诗给日。尝题《刘阮天台图》云：“白云苍霭迷行路，水复山重不知处。行过涧谷有人家，忽见东风万桃树。芳香艳态娱青春，花间得遇娉婷人。五铢衣薄卷烟雾，笑语便觉情相亲。神仙虽遇终离别，千古佳名自传说。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断空明月。”亦可咏诵。

俞君宣词曲

俞君宣先生琬纶《赠歌童小徐曲调寄四朝元》并小序云：“黄必显，伟然男子矣。然弱年奇丽，非人间所有。后来之秀，复得小徐。予尝言得一小二，天下可废郎；童得一小徐，天下可废女子。或谓过赞小二。不知压下小二，更无是述，益令小徐擅场矣。此曲盖为小徐作也。曲成，以示友人。友人云：‘妙在不类赞女子者。’”“粉郎姣丽，云丝覆额时。羡新莺脆语，社燕娇飞。香腻匀肌理，把花容厮比，那花容怎比？堪怜处，酒晕双颐，歌敛轻眉。不解妆乔乱排，儇媚嗔喜都风味。嗟，抹杀那侍屏姬。小小青衣，偏胜着练裙溪女。睡眼觑迷离，樱桃笑语微，他是采芳花使。害多少愁愁闷闷，玉楼人意，玉楼人意。”“春风摇曳，花间掷果归。看游蜂成队，粉蝶相随。记年华三五初交岁，问春情知未？料知情还未。瘦腰如病，不为幽思软，怯轻风非关憔悴。怕担不起风流字。嗟，休放过小年时。豆蔻含胎，难得东君有主。纵未许卜花期，先把闲情系柳丝。满怀心绪，低低俭俭，欲言还住，欲言还住。”“非桃非李，妆成别样姿。怪天公何事，变作男儿，是男儿越觉怜人意。把千愁付你，费千愁为你。何必弓鞋，自是凌波，不待兰膏，自饶香腻。不画心横翠。嗟，莫说有情痴。看满座琼英也，为你纷纷坠。寒月入罗衣，嫦娥也爱玉肌。但花开连夜莫老却，潜潜等等，弄珠游女，弄珠游女。”“红芳初蕊，东风好护持。怪的是游丝拴系。俗子呼卢，嫩柔条偏惹催花雨。愿伊家须记，嘱伊家牢记，休得破颜容易。须着意低回，不是千金切休卖与。

莫爱闲调戏。嗟，占尽了可怜姿。料半世花星不出身，宫里巧语妒黄鹂。高歌误落梅，怕魂勾春睡。快将青锁重门深闭，重门深闭。”“愿为君影相依倚，岂忍把风情月思，到莺老花残又付谁。”元词《四朝元》不用尾声，止《荆钗记》有，今从之。

小翩十九调

君宣先生《赠小翩曲》：“小翩又字蕊五，年少清丽，颖慧过人。破瓜未远，当月始通。母氏亦昔日名流，言王谢指之也。既别，翩读书摄山。念翩不已，作十九调。”《山坡羊》：“轻飘飘驾东风的桂楫；急浏浏渡津口的桃叶；闹喧喧长安看花疾。忙忙探问秦楼月，岂料我仙缘夙世结。遇芝田有女来姑射，满径香霏，徘徊花榭。幽绝，疑是文箫家侍妾；清绝，却是章台柳乍折。”《步步娇》：“温驯性子鹅黄颊，宛约天然冶。单绡整亦斜，玉齿笙簧，轻巧调百舌。举止旧家法，见了风流，燕子思王谢。”《醉扶归》：“爱他情眸一笑波纹叠，爱他无时睡足海棠怯，爱他两腮檀晕微微靥。喜容常带不知愁，轻风团拢腰盈捻。”《园林好》：“正遇了氤氲使者，快将我姻缘簿揭。他则说你两人深谢，喜名字并行列，该缘分这时合。”《月云高》：“银鞍忙卸，春风逗马也。我只为消残渴，忍不住将琼浆借。谁望多情，把浆儿先待者。他一盏玄霜味，反惹得我心羹热。因此共把湘灵兰佩结，再指江湄盟誓设。”《江儿水》：“看他腼腆纤腰，趄烛光引盼斜。雏莺羽弱惊寒怯，豆蔻含胎丁香结，新枝好办宽心折。须把美满工夫漫且。喜鸟道鸿沟恰方始，霞侵月泻。”《三段子》：“交情正惬，恨巫云终归楚峡，欢歌正叶。衬花眠终为梦蝶。怎当他相逢预问何时别，别时又问来时节。旦暮相期，犹哑声呜咽。”《皂罗袍》：“非忍舍连宵欢爱，奈从来无不散筵设。杜鹃声饮泪成血，蜘蛛命尽丝难绝。披衣欲起，几番挨脱，把浑身摩遍，双弯紧折。捧住了粉腮腻脸相偎贴。”《节节高》：“衾温衣冷怯，竟相撇，犹将袂口牢牢掣。神飞越把泪遮，心如裂。若道有泪非关别，必

然不是伤心别。站看行箱促马装，一鞍载取愁盈辙。”《玉交枝》：“离愁满辙，载回来消停受些。便时时消受，消不竭。按心头不住如跌，怕有人提起情更热，又怕无人提起心加切。提不提总肝肠寸结，提不提肝肠寸绝。”《玉抱肚》：“肝肠寸绝，酒无灵，饭成哽噎。奈教人颠倒神魂，语言间半是差迭。离人对景总凄切，无焰疏灯多事月。”《嘉庆子》：“分付儿童远睡些，分付床头紧闭些。怕痴魂不锁心机，怕痴魂不锁心机，向梦儿中适然漏泄。只落得梦难成，无漏泄。”《侥侥令》：“两情相凑洽，搅做沅江月。不暗不明空中结，无底无边流怎绝。”《香柳娘》：“信前冤宿业，信前冤宿业，把我心窝防设。片时不肯容人活，笑无明无夜，笑无明无夜。一团团两魂结，忙碌碌无休歇。纵千般计法，纵千般计法，化水锯成屑，只在我膏肓住也。”《好姐姐》：“无端柯头斗叶，伴悄悄疏钟到彻。沉沉墨墨，度过了无限劫。禅灯灭，蒲团坐遣尘心绝。忽见他泣向神明先诉说。”《减字忆多娇》：“诉我心意劣，把情爱割身外，功名直恁切。忍使一线柔肠，做了刚炼铁。”《减字斗黑麻》：“我听说罢忙把栴檀碎蹑，听说罢再把楞严扯裂。比似他情款款意怯怯，软玉温香也，认做如蛇似蝎。”《减字归朝欢》：“从今后，从今后，把前程听者，恩爱河安心永涉。从今后，从今后，风情罪业永无年，将牢笼摆脱。”《尾》：“管教我两人缘分环无缺，今宵重整鸳鸯牒，待取来生还再也。”

陈暎桃

君宣先生《赠暎桃曲》，序云：“暎桃其小蒨也，故不能作丝萝，而陈君则已心许。许不得遂，致有生死合离之故，所不忍闻，君不能自言，而属词于予，赋十三曲，今录其九。”《香过满二》：“剪兰薰麝，眉梢眼梢常带斜。满腹温存口禁啮，酒杯斟满些，衣篝罩暖些。一时意转切，引起我前冤业。”《梧桐树》：“一歌清唱阕，两度

浓云合，分付从今再休把衾儿叠。戏伸小指和他说，暎水桃枝，可肯秋兰纕佩结。他垂头腼腆无回答，欲吐还吞，只把身躯扭捏。”《又》：“中心难自泄，暗里深深谢，未必娘行恁地能贤哲。衷肠怎好和君说，说不愿丫头愿做官人的侍妾。他坚牢望我情真切，岂想风波果应了他心料者。”《浣溪沙》：“我意坚，他意决，正花开猛雨摧折。平阳水涌湘江阔，白地云封蜀道绝。临到别，手捧着衫儿理衣褶，恨中情毕竟难说。”《刘泼帽》：“他怎学得红线能飞脱，我堂堂男子柔怯，不能自作黄衫客。那时节，管什么闲唇舌。”《秋夜月》：“不久死别，你死了番安贴，死去无知情都撇。我身未死难收煞，你既是永诀，留一边怎活。”《东瓯令》：“孱弱态，清俊颊，装不尽当初恩爱车。只郦风吹不乱垂肩发，直恁的丝丝洁。至今丝丝把我心肠结，肠断了，意难绝。”《又》：“今生事，往世业，可是前世根由今暂合。还是根由未了来生接，又补却今生缺。生前犹自轻离别，还说甚，后生劫。”《金莲子》：“魂梦越，十年心事归鹚鸠。空自向枕头边闷咽，怎能把泪窝中一珠儿弹去滴泉穴。”

官酒歌

宋南渡，钱唐有官酒库，清明前开煮，中秋前发卖，先期以鼓乐妓女迎酒穿街，观者如市。杨炎正有《钱唐官酒歌》云：“钱塘妓女颜如玉，一一红妆新结束。问渠结束意何为，八月皇都新酒熟。玛瑙瓮列浮蛆香，十三库中谁最强？临安大尹索酒尝，旧有故事须迎将。翠翘金凤乌云髻，雕鞍玉勒三千骑。金鞭争道万人看，香尘冉冉沙河市。琉璃杯深琥珀浓，新翻曲调声摩空。使君一笑赐金帛，今年酒赛真珠红。画楼兀突临官道，处处绣旗夸酒好。五陵年少事豪华，一斗十千谁复校。黄金垆下漫徜徉，何曾见此大堤娼。惜无颜公三十万，枉醉金钗十二行。”

刘光祖词

刘光祖有《鹤林文集》，小辞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风开者，一时还共春风谢。柳条送我今槐夏，不饮香醪，孤负人生也。　　曲塘泉细幽琴写，胡床滑簟应无价。日迟睡起帘钩挂。何不归与，花竹秀而野。”

赠昭华

黄鲁直大暑听王晋卿家姬昭华吹笛，赠以诗云：“蕲竹能吟水底龙，玉人应在月明中。何时为洗秋空热，散作霜天落叶风。”

题目牌词

《拙庵杂组》载无名氏咏小考题目牌词，调寄《一剪梅》，大有思致。词曰：“高脚长身粉面妆，不为才郎，却为才郎。长长短短两三行，此已惊慌，彼亦惊慌。　　摇摇摆摆下厅堂，才过西廊，又到东廊。遮遮掩掩倚檐旁，你也思量，我也思量。”

禽虫名

禽名山和尚，即山鹊也。滇中有虫名水秀才，杨升庵《鹧鸪天》云：“秋水澄清胜酒醅，野烟笼树似楼台。弹声林鸟山和尚，写字寒虫水秀才。　　乘兴去，兴阑回。夕阳影里记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约，无奈鸣驺得得催。”水秀才状似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

之。

铁崖小史

《词苑丛谭》：林铁崖嗣环使君口吃，有小史名絮铁，尝共患难，绝怜爱之，不使轻见一人。一日宋观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观察戏为《西江月》词云："阅尽古今侠女，肝肠谁得如他。儿家郎罢太心多，金屋何须重锁。　　羞说余桃往事，怜卿勇过庞娥。千呼万唤出来么，君曰期期不可。"众皆大笑。

南京太常

《紫桃轩杂缀》：南京百司事简，若太常则尤闲寂。先辈有为是卿者，终日醉眠坐啸而已。一日，传门柝甚急，询之，乃宣州入递公文，因春多风，园户诉所供太庙梨花被吹落尽，至秋恐难结实，求派他邑有司，故为申请也。因成一绝云："印床高阁网尘沙，日听喧蜂两度衙。昨夜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先辈风流亦可见矣。

戒食河豚

倪鸿宝先生有"将无忠义事，不及食河豚"句。陆云士先生取此意而广之，作《离亭燕》词以戒人："三月桃花春水，网撒江鲜初起。不使纤尘沾鼎俎，乳炙西施甚美。下箸且徘徊，此事不如已矣。昨日传闻西第，醉饱翻成涕泪。子孝臣忠千古事，只是难拼一死。口腹亦何为，竟肯轻生若此。"

杀秦桧

《极斋杂录》：吴中一富翁宴客，演《精忠记》，坐客某见秦桧出，不胜愤愤，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毙。举坐皆惊，某从容自若。众鸣之官，官怜其义，得从末减。后归，作诗曰："卖国奸雄心胆寒，当场一见发冲冠。无端格杀秦花面，也为庸臣涤肺肝。"盖寓激浊扬清之意。周蓼洲先生打秦桧事见辛集四卷。

冶容诲淫

《风俗记》云："上有倩盼，下有金莲。乃女子之美质。"今则不然。时有诗云："满面胭脂粉黛奇，飘飘两鬓拂纱衣。裙镶五采遮红裤，绰板脚跟着象棋。""貂鼠围头镶锦袍，袖口。妙常巾带下垂尻。寒回犹着新皮袄，只欠一双野雉毛。"所谓冶容诲淫，一至于此，有世道之责者，其可不思所以挽之乎？

差致仕

《明山录》：天禧中，孙集贤冕直史馆几三十年，晚年守苏，已及期年，大书诗于厅壁，拂衣而去。诏下，冕已归矣。诗曰："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乐闲真。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寄语姑苏贤太守，也须抖擞老精神。"

题席舍

顾人月先生恒以高才有声黉序，久困场屋，牢骚不平之感，每见之篇章。崇祯壬午闱试毕，戏题席舍曰：“八千科举尽元魁，吾亦随行挨进来。苦恼文章逐气答，囫囵题目没头猜。号房缺瓦常防漏，蜡烛钉签不住歪。我弟三官真造化，宗师竟不取遗才。”明日哄传白下，闻者绝倒。

词隐美女

吴郡周贞履江多才思，有《闺情曲》，每句隐一古美女名。后缘事为抚军朱国治劾奏，与金圣叹等同死，其曲遂失传。沈秋田仿其体成《贺新郎》词云：“静把丝桐理，琴操。早则见、筠帘半卷，夜光双系。绿珠。目断玉门凝望久，关盼盼。独坐有谁相倚。无双。想塞外、月明于水。夷光。才到平明烟雾绕，朝云。却东来、紫气氤氲起。步非烟。花片舞，纷如绮。红拂。　　空依女弟欢相聚，妹喜。甘贫苦、绿芽凝翠，茶娇。黄虀淡味。无盐。闲倚刘郎花下听，蒨桃。两个黄鹂聒耳。莺莺。总只在、垂杨树里。柳枝。遥望吴门一蕞尔，苏小小。念丰姿、似玉同娇女。如姬。想檀郎，应相忆。念奴。”

诗隐美女

毛序始美女灯谜：“六宫娇面艳桃般，红儿。吐萼含葩妃子颜。花蕊夫人。一曲春风谁属和，杜韦娘。黄鹂柳外语间关。啭春莺。”“赤城女降馆娃宫，吴绛仙。媚态朱颜总不同。娇红。桃杏满园如布锦，红绡。还输人面自然红。花不如。”予亦效颦，漫成十绝：“桃花烂熳遍河梁，张红桥。玄鸟双飞绕画堂。燕燕。对此春光宜解闷，莫愁。开怀正欲饮千觞。解愁。”“艳阳三月物华饶，丽春。掠水乌衣过小桥。飞燕。崔护重来花已谢，桃叶。只余春柳尚垂条。杨枝。”“扬子滩头南涧滨，江采

蘋。锦鳞游泳乐天真。鱼玄机。河东波浪何偏急，薜涛。无那狂飙似转轮。翾风。”“声名藉藉岂虚称，真真。如玉丰姿非等恒。温超超。万选果然应万中，钱钱。门生衣钵递相承。李师师。”“一叶梧飘白帝临，谢素秋。蟾宫丹粟胜南金。桂英。衣篝火冷余兰麝，寒香。更静惟闻秋夜砧。浣衣。”

补集卷之五

题艺祖像

《濯缨亭笔记》：赵子昂善书，有文名。元世祖闻而召见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异之，以为非人臣之相，使脱冠，见其头尖锐，乃曰："不过一俊书生耳。"遂命书殿上春联。子昂题曰："九天阊阖开官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又命书应门春联，题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因出宋艺祖神像命之题赞，以观其志。子昂踧踖良久，题曰："玉带绯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伤神。江南江北新疆土，曾属当年旧主人。"世祖大喜。

玄虚子

政和徐贞一号玄虚子，能诗，过仙霞，关吏讶其异服，执讯之。贞一瞪目不语，羁之邮亭。迨夜，乘守者卧，出袖中笔墨书二绝于壁："一剑凌空海色秋，玉皇赐宴紫虚楼。醉来跨鹤须弥顶，指点培塿见十洲。""碧殿歌传阿滥堆，玉笙吹彻海桃开。仰天一啸江风发，笑接白云归去来。"题毕逸去。明晨盛传有仙人至关，走看壁上字者不绝于道。

姜尧章

姜尧章夔号白石道人，南渡名家，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咏蟋蟀·齐天乐》词最胜：“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归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吟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辛稼轩经语词

辛弃疾字幼安，言“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故以稼名轩。稼轩善作词，常自咏稼轩集经语作《踏莎行》词云：“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送别王禹偁

《翰山日记》：王禹偁谪黄州，苏易简知贡举，适放榜，易简奏曰：“禹偁名儒，今将行，欲令榜下诸生送于效。”上可其奏。诸生郊别，元之谓状元孙何曰：“为我致谢苏公。”因口占一绝云：“纵行相送亦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门生。”

僧道乞诗

《子庵杂录》：有俗僧欲游鹅湖，以卷子遍求诸贵人赠诗。闽中曹能始学佺题一绝云：“性内本无文字障，纵耽山水亦支离。我曾一宿

鹅湖寺，峰顶禅师不要诗。”又万历初，有道士以诗卷索题于王弇州，其卷中已多翰苑诸公作。弇州题云：“囊里牛腰诗卷粗，他年鹤背重还无？何如负局先生好，只挟真形五岳图。”“牛腰”二字见李白诗集。

周晋仙

周晋仙名文璞，宋淳熙间人。义取郭璞，故字晋仙。能诗词，有《题酒家壁·浪淘沙》一词最佳：“还了酒家钱，便好安眠。大槐宫里着貂蝉。行到江南知是梦，雪压渔船。　　盘薄古梅边，也是前缘。鹅黄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记取，明日新年。”其词飘逸，似方外尘表。

烛剪

元遗山载观州倅武伯英《烛剪》一联云：“啼残瘦玉兰心吐，蹴落春红燕尾香。”当时以为新奇。李君实先生谓上句无味，因改之曰：“吞残月魄蟆颐动，蹴落花须燕尾香。”已而又得句云：“朱樱颗坼金虫堕，绛树花残玉燕斜。”更觉缛丽。朱望子先生云：“啼残二句黄山谷诗，香字亦无谓。”因成一律云：“双股弯环合又张，周旋银烛助辉煌。频吞月影鱼腮动，时掠花须燕尾忙。剔垢顿增红玉彩，拂尘旋发绀珠光。若教借照无须用，除是吹藜太乙旁。”

义燕

金安抚使田琢少从军塞外，所居有燕巢，人欲捕之，琢辄为保

护。一日，燕飞止坐隅，略无惊畏，巧语移时不去。琢思明日秋社，燕当归矣，此殆话别耶？因作诗云：“几年塞外历崎危，谁道乌衣亦此飞。朝向芦汀知有为，暮投茅舍重相依。卿怜我处频迎语，我忆卿时不掩扉。明日西风悲鼓角，卿应先去我何归。”细书为蜡丸系燕足。后八年，琢为潞州判官，有燕飞来公廨，绕户而翔，止于砚屏。琢缔视之，即前燕也，蜡丸尚在。遂绘图作序，一时名人皆有诗歌。

魏坛女真

《复斋漫录》：临川城南一里有观曰魏坛，盖魏夫人经游之地，具颜鲁公诸碑，以故女真嗣续不绝，而守戒者亦鲜。洪觉范赠一女真《西江月》词云：“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软红柔。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电袖。　　最好洞天春晚，《黄庭》卷罢清幽。凡心无计奈闲愁，试撚花枝频嗅。”

唐六如词

唐六如有《黄莺儿》云：“细雨湿蔷薇。画梁间，燕子归。春愁如海深无底，天涯马蹄，孤灯翠眉。马前芳草灯前泪，梦魂飞，云山万里，不辨路东西。”“风雨送春归。鸟空鸣，花乱飞。青苔满院朱门闭，灯昏翠帏，愁攒黛眉。伶俜形影汪浪泪，惜芳菲，登楼试望，草绿遍天涯。”

祝枝山词

祝枝山有《幽期赋·皂罗袍》云：“为想鸾交凤友，趁残灯淡月，

悄地绸缪。一团娇颤忒风流，惊忙错过佳期候。莺慵燕懒，春光怎留？蜂嫌蝶妒，空担闷忧。欢情不比相思久。”

凌彦翀词

凌彦翀《蝶恋花》词：“一色杏花三百树，茆屋无多，更在花深处。旋压小槽留客住，举杯忽听黄鹂语。　　醉眼看花花亦舞，风妒残红，飞过邻墙去。恰似牧童遥指处，清明时节纷纷雨。”辞格清逸，不让宋元名家。

邮亭图

明初唐肃题陶穀《邮亭图》云：“紫凤檀槽绿发娼，玉堂见惯可寻常。作歌未必肠能断，明日听歌更断肠。”孙惟和有《题秦弱兰》一首云：“莫笑邮亭一夜春，此身原已落风尘。韩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着向人。”此诗足为陶学士解嘲。

陆放翁词

陆放翁词纤丽处似少游，雄壮处似东坡。《感旧·鹊桥仙》云：“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补天穿

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相传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葛鲁卿有《蓦山溪》一阕，咏天穿节郊射也，词不甚工，引以证其事云："春风野外，卵色天如水。鱼戏舞绡纹，似出听、新声北里。追风骏足，千骑卷高门，一箭过，万人呼，燕落寒空里。　　天穿过了，此日名穿地。横石俯清波，竞追随、新年乐事。谁怜老子，使得纵遨游，争捧手，无凭肩，夹路游人醉。"卵色天用唐诗"残霞蹙水鱼鳞浪，薄日烘云卵色天"之句。东坡诗亦云："笑把鸱夷一杯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后人改为柳色，非。又《花间词》"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为泖，亦非。卵色天，盖谓天青似卵色也。

扑蝴蝶词

《苕溪渔隐》载《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第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词云："烟条雨叶，绿遍江南岸。思归倦客，寻芳来较晚。岫边红日初斜，陌上花飞正满。凄凉数声羌管。　　怨春短，玉人应在，明月楼中画眉懒。蛮笺锦字，多少鱼雁断。恨随去水东流，事与行云共远。罗衾旧香犹暖。"按《扑蝴蝶》正格，后段"怨春短"下该上四下五，今比前调多二字，又一体也。或作上六字下三字，误。

银蒜

欧阳永叔仿《玉台》体诗："银蒜押帘宛地垂。"苏东坡《哨遍》词："睡起画堂，银蒜珠幕云垂地。"蒋捷《白纻词》："早是东风作恶，旋安排一双银蒜镇罗幕。"银蒜盖铸银为蒜形，以押帘也。宋元亲王纳妃、公主下降，皆有银蒜帘押数百双。

马浩澜

仁和马浩澜洪号鹤窗，善诗吟而词调尤工。《九日·金菊对芙蓉》云：“过雁行低，鸣蝗韵急，纷纷月下亭皋。向霜庭看菊，飙馆题糕。依然宾主东南美，胜龙山、迢递登高。绣屏孔雀，金盘螃蟹，银瓮葡萄。　　痛饮鲸卷波涛。笑百年春梦，万事秋毫。问台前戏马，海上连鳌。当时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粗豪。四弦裂帛，双鬟舞雪，左手持螯。”又《题许东溟小景·昭君怨》云：“路远危峰斜照，瘦马风尘衣帽。此去向萧关，向长安。　　便坐紫薇花底，只是黄粱梦里。三径易生苔，早归来。”

詹天游

詹天游以艳词得名，其《送童瓮天兵后归杭·齐天乐》云：“相逢唤醒金华梦，吴尘暗斑吟发。倚担评花，认旗沽酒，历历行歌奇迹。吹香弄碧，有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画鼓江船，满湖春水断桥客。　　当时何限怪侣，甚花天月地，人被云隔。却载苍烟，□招白鹭，一醉修江又别。今回记得，再折柳穿鱼，赏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此伯颜破杭州之后也。其词全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言上下偷安，不亡何待？

靺鞨

靺鞨，国名，古肃慎地，产宝石大如巨栗，中国谓之靺鞨。文与可《朱樱歌》有“翡翠一盘红靺鞨”句，葛鲁卿《西江月》词：“靺鞨斜红带柳，琉璃涨绿平桥。人间花月正新妖，不数江南苏小。　　恨寄

飞花簌簌，情随流水迢迢。鲤鱼风送木兰桡，回棹荒鸡报晓。”诗词中靺鞨事甚多，人罕知者，故录之。

李师师

李师师，汴京名妓，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瓮天脞语》：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念奴娇》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　　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章句如此。

词集怨事

宋蔡光工于词，靖康中陷金庭，辛幼安以诗词谒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稼轩归宋，晚年词笔尤高。尝集怨事作《贺新郎》云：“绿树听鹈鸠，更那堪、杜鹃声住，鹧鸪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泪空啼血。谁伴我，醉明月。”

白玉蟾词

白玉蟾《武昌怀古·念奴娇》词："汉江北泻，下长淮洗尽胸中今古。楼橹横波征雁远，谁见鱼龙夜舞。鹦鹉洲云，凤凰池月，付与沙头鹭。功名何处，年年惟见春暮。　　非不豪似周瑜，凶如黄祖，亦随秋风度。野草闲花无限数，渺在西山南浦。黄鹤楼人，赤乌年事，江汉庭前路。浮萍无据，水天几度朝暮。"词亦雄壮，但两住句皆叶暮字似误。

等身金

张子野《归朝欢》词云："声转辘轳闻露井，晓汲银瓶牵素绠。西园人语夜来风，丛英飘坠红成径。宝猊烟未冷，莲台香烛残痕凝。音佞。等身金，谁能得意，买此好光景。　　粉落轻妆红玉莹，月枕横钗云坠领。有情无物不双栖，文禽只合长交颈。昼夜欢岂定，争如翻做春宵永。日曈昽，娇柔懒起，帘押卷花影。""等身金"三字甚新，本《贾黄中传》：贾黄中幼日聪悟过人，父取书与其身相等，令诵之，谓之等身书。

乌衣女子

宋绍兴中，杭都酒肆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买斗酒独饮，女子歌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驾玉华君。千岁载花红一色，人间遥指是祥云。回望海光新。"二叠云："东风起，东风起，海上百花摇。十八风鬟云欲动，飞花和雨着轻绡。归路碧迢迢。"三叠云："帘漠漠，帘漠漠，天淡一帘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华微映是空舟。歌罢海西流。"或疑歌词非人世语，记之以问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韩夫人作《法驾道引》也，乌衣女子盖龙云。"

坊曲

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明两京之南院、北院也。宋陈敬叟词“窈窕青门紫曲”，周美成词“小曲幽坊月暗”，又“暗暗坊曲人家”。《草堂诗余》改作坊陌，非也。谢皋羽《天地间集》载孟绠一作鲠，一作鲤。《南京》诗云：“愔愔坊曲傍深春，活活河流过雨浑。花鸟几时充贡赋，牛羊今日上丘原。犹传柳七工词翰，不见朱三有子孙。我亦前生梁楚士，独持心事过夷门。”

毛烈妇绣帽

毛鹤舫先生女名孟，年十三，制绣帽遗柴夫人静仪，以覆儿童顶。许字方奕昭，暨年十七，随先生于浚仪宦邸。方子从京师来就婚，时患脾疾已剧，结缡甫三日而方子殁。烈妇以三朝新妇称未亡人，坠楼不死，绝粒十有九日而卒。柴夫人临终以绣帽嘱冢妇朱少君柔则曰：“当藏之箧笥，以垂永久。”康熙己卯春，少君发笥见帽，作七言绝志感，闺秀递相传玩，以为烈妇手泽，相与唱和成帙。朱柔则顺成诗：“烈妇从夫向九泉，因看遗绣一潸然。相逢记得持相赠，藏在香奁二十年。”王元礼礼持：“一段幽贞丽管彤，针神还与薛娘同。开奁忽堕思君泪，滴向当年手泽中。”严怀熊芷菀：“深闺昔日赠罗巾，绣出名花不染尘。箧笥频开香未绝，至今犹忆堕楼人。”吴湘婉罗：“花罗半幅抵千金，持赠犹怜一片心。莫遣尔翁睹遗绣，白头悲汝恐难禁。”予得之钱唐友人。辛巳夏，先生过予斋，见之不禁泣数行下。

陈敬叟词

陈敬叟以庄号月溪，有《水龙吟》词：“晚来江阔潮平，越船吴榜催人去。稽山滴翠，胥涛溅恨，一襟离绪。访柳章台，问桃仙囿，物华如故。向秋娘渡口，泰娘桥畔，依稀是、相逢处。　　窈窕青门紫曲，旧罗衣新番金缕。仙音恍记，轻摆慢撚，哀弦危柱。金屋难成，阿娇已远，不堪春暮。听一声杜宇，红殷丝老，雨花风絮。”自注：“记钱塘之恨。”盖谢太后随元人北去事也。时太后年七十余，故有金屋阿娇不堪春暮之句。惜其不能死难，有愧于苻登之毛氏、窦建德之曹氏多矣。

郝仙女庙词

杨升庵《词品》：博陵有郝仙女庙。仙女魏青龙中人，年及笄，姿色姝丽，采蘋水中，苍烟白雾，俄失所在。其母哀泣水滨，愿求一见。良久，异香袭人，隐约于波渚间，曰：“儿以灵契，托迹绡宫，主是水府。世缘已断，毋用悲悒，而今而后，使乡社田蚕岁，宜有感而通，乃为吾验。”后人立庙，有题《喜迁莺》词于壁云：“汀洲蘋满，记翠笼采采，相将邻媛。苍渚烟生，金芰光烂，人在雾绡鲛馆。小鬟顿成云散，罗袜凌波不见。翠鸾远，但清溪如镜，野花留靥音琰。　　情睠。惊变现，身后神功，缘就吴蚕茧。汉女菱歌，湘妃瑶瑟，春动倚云层殿。彤车载花一色，醉尽碧桃清宴。故山晚，叹流年一笑，人间飞电。”

马晋述怀词

扶风马晋字孟昭，作词述怀，调寄《满庭芳》：“雪点疏髯，霜侵衰鬓，去年犹胜今年。一回老矣，堪叹又堪怜。思昔青春美景，无非是月下花前。谁知道，金章紫绶，多少事忧煎。　　侵晨，骑马

出，风初暴横，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尔高眠。更有红尘赤日，也不到、松下林边。如何好，吴淞江上，闲了钓渔船。”

邓千江望海潮

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词为第一：“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命，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来召英灵，醉魂长绕贺兰山。”

泥□妮

《升庵词品》：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杜子美诗：“忽忽穷愁泥杀人。”元微之《忆内》诗：“顾我无衣搜画匣，泥他沽酒拔金钗。”杜牧之《登九华楼》诗：“为郡异乡徒泥酒。”皇甫枚《非烟传》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谁？”杨乘诗：“昼泥琴声夜泥书。”元邓文原赠妓诗：“银灯影里泥人娇。”柳耆卿词：“泥欢邀宠最难禁。”字又作□。《花间集》顾复词：“黄莺娇转□芳妍。”又：“记得□人微敛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词：“十三妮子绿窗中。”今山东目婢曰小妮子，其语亦古矣。

送陈退翁词

张功甫镃善填词，尝即席作《贺新郎》送陈退翁分教衡湘云：“桂

隐传杯处，有风流、千岩胜韵，太丘遗谱。玉季金昆霄汉侣，平步鸾坡挥麈。莫便驾风帆烟渚，云动精神衡岳去，向君山、帝野锵韶濩。兰艺畹，吊湘楚。　　南湖老矣无襟度，但尊前、踉跄醉饮，帽花颠仆。只恐清时专文教，犹贷阴山狂虏。卧玉帐貔貅钲鼓。忠烈前勋赍万恨，望神都魏阙奔狐兔。呼翠袖，为君舞。”

西湖送春

梁贡父曾，燕京人，大德初为杭州路总管。政事文学，皆有可观。西湖送春作《木兰花慢》词：“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人生能几欢笑，但相逢，尊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　　彩云回首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西楼半帘斜日，怪衔春、燕子却飞来。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

酒歌

明初徐州李冠仿卢仝《茶歌》作《酒歌》云：“蓬壶影里啼青鸟，梦觉华胥春已晓。吴姬携酒叩我门，连声大叫惊邻媪。口传达官不敢名，开封嫩碧光银罌。呼儿不用借盘盏，巨碗亦足张吾兵。一碗入灵府，浑如枯槁获甘雨。二碗和风生，辙鲋得水鳞鳍轻。三碗肝肠热，扫却阴山万斛雪。四碗新诗成，挥毫落纸天机鸣。五碗叱穷鬼，成我佳名令人毁。六碗头颅偏，轰雷不觉声连天。七碗玉山倒，枕卧晴霞籍烟草。醒来好恶不自知，宁能更为苍生恼。苍生四海非不多，圣明治化极中和。矧今鼎鼐付房魏，燮理阴阳无偏颇。吾当衔杯偃仰卧蓬草，解衣鼓腹尧民歌。”

酒檄

李俊民字用章，金承安五年状元，寻弃职还山，作《酒檄》云：“人生贵在意适，我辈况复情钟。念乐事之难兼，须同欲之相济。山堂主人作真率会，斗见在身。掉船寻贺老于稽山，赍具邀渊明于栗里。盗瓮而饮者醉，指瓶而索者尝。伶妇无言，宋犬不吠。乃有忘形尔汝，痛读《离骚》，了一生于蟹螯，视二豪如裸羸。以其无公田而种秫，故不待酉岁而乞浆。莫谓宁逢恶宾，亦可便称名士。独不与李将军为地方，且共汪谘议论兵徒。使汝阳涎流，想见子幼耳热。醒犹未解，酿可速倾。得到夫齐，请鉴青州之事；或薄如鲁，未免邯郸之围。惠而不伤，吝则有悔。”

成语

冯大夫惧内，其夫人宋氏也。人或诮之曰：“无若宋人然。”冯即应声曰：“是为冯妇也。”

上皇赏雪

宋淳熙八年正月二日，奉太上于凌虚阁排当。午后大雪，正是腊前，太上甚喜，谓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谓及时，却甚好。但恐长安有贫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岁倍数支散。”太上亦命提举官于本宫支犒如数，命近侍进酒宫里上寿。近臣献词云：“紫皇高宴，琼台双成，戏击璚苞碎。何人为把银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样乾坤，八荒同色，了无尘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鸪鹊。　　端门晓班初退。圣主忧民深意，转鸿钧满天和气。太平有象，三宫二圣，万年千

岁。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看来不似飞花，片片是丰年瑞。”太上大喜，尽醉，赐赉有加。

绿菜赞

《眉山志》史琰字炎玉，好学娴文。州刺史张阊聘为冢子祺之配。祺亦有才，与炎玉唱酬成集，题曰“和鸣”。黄山谷与张阊有内亲，来访之，炎玉致书，尝缄绿菜以赠。山谷为之赞曰：“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为蔌。蛙螾之衣，采采盈掬。芼以辛醎，宜酒宜饉。在吴则紫，在蜀则绿。其臭味同，远故不录。颁我旨蓄，史君炎玉。”

朱希真

《陆放翁集》：朱希真居嘉禾，尝有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问之，曰：“此先生吹笛声也。”顷之掉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平日所留意者，檐间畜珍禽，皆目所未睹。篮缶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诗云：“青罗包髻白行缠，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阳城里住，卧吹铁笛过伊川。”可想见其风致也。

祭花园土神

宋孝宗植一松于苑，特以牲醴祭花园土神。文曰：“神有百职，职各不同。典守草木，土祀是供。我游湖园，乃获奇松。植之禁苑，百态千容。婆娑偃盖，夭矫腾龙。翠色凝露，清音舞风。醉吟闲适，予情所钟。壅培封植，久或力穷。鸟乌外扰，蚁蠹内攻。神其勦绝，

勿使有终。精邪窃据，盗斧适逢。神其呵逐，勿使遗踪。常令劲质，坐阅隆冬。坚逾五柳，弱异双桐。历年万禩，郁郁葱葱。牲牢旨酒，嗣录汝功。”

康伯可词

康伯可《冬景》词调寄《满庭芳》：“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细，玉笋破、橙橘香浓。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　　清新，歌几许，低随慢唱，笑语相供。道文书针线，今夜休攻。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酩酊也，冠儿未卸，先把被儿烘。”

北客诗

崖州之败，北客咏诗云：“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又咏汴城青城云：“万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盖元之灭金亦聚其诸王于青城而杀之。

千眼观音

《楮记室》：宋孝宗击球马偶伤一目，金人遣使来庆寿，以千手千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孝宗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得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大惭。

蒋氏嗜酒

《倦游录》：陆龟蒙妻蒋氏，善属文，性嗜酒。姊妹劝节饮强食，蒋应声曰："平生偏好饮，劳尔劝吾餐。但得尊中满，时光度不难。"僧知业有诗名，与鲁望善。一日访陆谈玄，蒋使婢奉酒，知业云："受戒不饮。"蒋隔帘谓曰："上人诗云：'接岸桥通何处路，倚楼人是阿谁家。'观此风韵，得不饮乎？"知业惭而退。

下榻

陈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士也，前后郡守招之不至，惟蕃能致之。为置一榻，去则悬之。今人止用徐孺子事，而鲜及周璆。明闽中王郡丞鑛有诗云："南州只说徐高士，能使陈蕃下榻时。北海更怜周隐者，不将悬榻使人知。"

打马赋

赵明诚幼时昼寝，梦诵一诗，觉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父解曰："汝殆得能文之妇矣。'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乃女字，'芝芙草拔'则之夫两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耶？"果得李易安为妇，文辞粲著焉。易安作《打马赋》，中云："齐驱骥骎，疑穆玉万里之游；间列玄黄，类杨氏五家之队。珊珊珮响，方惊玉镫之敲；落落星罗，忽见连钱之碎。或出入用奇，有似昆阳之战；或优游仗义，正如涿鹿之师。且夫丘陵云远，白云在天。心存恋豆，志在着鞭。止蹄黄叶，何异金钱。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功；别墅未输，

已破淮淝之贼。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谢安。何必效陶长沙博局之投，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掷也。”

红芭蕉赋

韩致光渥《红芭蕉赋》中佳句云：“鹤顶尽侔，鸡冠讵拟。赵飞燕裙间一点，愿同白玉唾壶；邓夫人额上微殷，却赖水晶如意。鸳舌无端，妒含桃而未咽；猩唇易染，酌浮蚁以难醒。大凡物之尤者必移人，人之丽者必动物。僧虔蜡一作蜜。炬，烁柱栋以何藏；潘岳金钗，蔽绣纬而不隔。天穿地巧，几人语绝色难逢；万古千秋，惟我绻红英不尽。”

黄蜀葵赋

韩致光《黄蜀葵赋》有云：“萼绿华未见杨羲，冠簪披驱；杜兰香喜逢张硕，巾帔飘扬。动人妖冶，馥鼻生香。十里鹄雏，浪得名于太液；三秋菊蕊，虚长价于柴桑。送日微困，迎风待翔。蝶翅堪憎，蜂须可妒。懊恨张京兆，惟将桂炷沾眉；怅望齐东昏，却把金莲衬步。骚人易老，绝色多愁。映叶似擎歌扇，偎兰若坠妆楼。扳条立处，林鸟应笑于后栖；欹枕看时，梁燕或闻乎长叹。”

孟昌《黄蜀葵》诗有“檀点佳人喷异香”句。

砂挼子

陈藏器《本草》云：砂挼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生取之置枕，令夫妻相悦。汤若士《武

陵春梦》诗云：“细语春情惜夜红，妨人眠睡五更风。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挼置枕中。”

一作砂俘，蜀人号曰俘郁。

草熏

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熏。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正用佛经语。欧阳公词“草熏风暖摇征舆”，本此。《草堂词》改熏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

花案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幰，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岩色界天，绮罗箫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药，冶女私曾寄白莲。似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峨眉佛现

峨眉山，蜀胜景也。山积雪六月不消，游者必夏秋之交，虽盛暑必挟纩以登。山有石能作五色光，又时有佛光现。将现，有鸟名佛现

者连呼佛现，光随声而出。杨升庵有诗云：“佛现，佛现，鸟语易随人意变。山川发精灵，草木呈葱蒨。佛现，佛现。”

陈宪副梦

朱秉器《漫纪》：隆庆中，广东海南宪副慈溪陈茂礼，一夕梦三老人须眉粲白，迎之为仙。陈曰：“我官也，何能为仙？”老人诵诗云：“梦回残角银河晓，四顾青山独有君。”次日，上官至一公廨憩息，见乔松三株，恍然与语，曰：“昨者三老，毋乃即此乎？”顾壁有诗云：“霜姿雪调冰壶客，也来候馆看行云。”因思梦中二句，援笔续之，命驾归。是夕遂卒。

师苦万状

《翰山日记》：今人好为人师，为这碗饭可安佚吃。殊不知先生之饭最难吃。一塾师作诗云：“晨兴最苦无汤漱，日向中时始食糜。检点肌肠传句读，撑持渴吻讲文辞。鱼虾淡薄难供饭，腐菜温暾易泄脾。怪杀更深监夜课，自辰至亥坐如尸。”文虽俚，句句是阅历过来语，可补《砚田诗笑》之所未备。

焚书自遣

毛序始于康熙庚辰夏日，为邻人不戒于火，室庐被焚，其平时所藏书籍俱成煨烬。因作《临江仙》词自叹云：“数本残书何足忌，祝融忽学秦皇。一朝一炬尽消亡。岂能重购索，空自费思量。　　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从今遣闷更无方。将何来下酒，一斗竟

荒唐。”

诗赠博徒

《谭辂》：吴中有张姓者，别号心石，博徒也。年六十，客征诗寿之。张伯起戏赠一绝云：“博望闻孙隐博徒，不须对酒亦呼卢。今朝石上称觞处，试问添筹事有无？”谑而不虐，为可述也。

括兵作诗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球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端雅，滔问何业，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云：“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在，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一作葛鸦儿诗，见初集。滔遗以束帛放归。

女学士

明沈琼莲字莹中，乌程人，相传沈万山之后，有廷礼父子者，仕于朝，莹中因通籍掖廷，尝试《守宫论》，其发端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孝庙悦，擢居第一，给事宫中，为女学士，教诸妃嫔。弟溥以贡仕至别驾，莹中寄溥诗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难将寸草答春晖。朝随凤辇趋青锁，夕捧鸾书入紫薇。银烛烧残空有梦，玉钗敲断未成归。年来望汝登云路，同补山龙上衮衣。”有相勉

励之意。吴兴人皆呼为女阁老，所传宫体诸诗，婕妤、花蕊不足多让。《碧里杂存》作周溥，殆误。

人面桃花

唐博陵崔护初举进士不第，清明独游都城南，得村居，花木丛萃。叩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而问之，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子以杯水至，启关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护以言挑之，不对。护怏怏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护忽思及，往寻之，而寂然无人，门已扃锁矣。因题诗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一作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复往，闻内有哭声，叩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吾女自去年清明后，恍惚如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到墓上祭扫，归见左扉诗，读之遂病而死。"言毕大恸。崔请入哭之，老翁许焉。因入内，见女尚未敛，护举其首枕于股，哭而祝曰："护在斯，护在斯。"须臾目开，半日复活。老父大喜，以女归之。

斗鸡檄

盖闻昴日著名于列宿，允为阳德之所钟；登天垂象于中孚，实惟翰音之是取。历晦明而喔喔，大能醒我梦魂；遇风雨而喈喈，最足增人情思。处宗窗下，乐与纵谈；祖逖床前，时为起舞。肖其形以为帻，王朝有报晓之人；饰其状以作冠，圣门称好勇之士。秦关早唱，庆公子之安全；齐境长鸣，羡群黎之生聚。决疑则荐诸卜，颁赦则设于竿。附刘安之宅以上升，遂成仙种；从宋卿之窠而下视，常伴小儿。惟尔德禽，固非凡畜。文顶武足，五德见推于田饶；雌霸雄王，

二宝呈祥于秦穆。迈种首云祝祝，化身更号朱朱。苍蝇恶得混其声，蟋蟀安能窃其号。既连飞之有势，何断尾之足虞。体介距金，邀荣已极；翼舒爪奋，赴斗奚辞。乃饮啄顿起戎心，而埘桀隐若敌国。两雄不堪并立，一息何敢自安。养威于栖止之时，发愤在呼号之际。望之若木，忽然趾举而志扬；应之如神，不觉尻高而首下。于村于店，见异己者即攻；为鸛为鹅，与同类者争胜。爰资枭勇，率遏鸱张。纵众寡各分，誓无毛之不拔；即强弱互异，信有喙之独长。昂首而来，绝胜鹤立；鼓翅以往，亦类鹏抟。搏击所施，可即用充公膳；剪除略尽，宁犹容彼盗啼。岂必命付庖厨，不啻魂飞汤火。羽书捷至，惊闻鹅鸭之声；血战功成，快睹鹰鹫之逐。于焉锡之鸡幛，甘为其口而不羞；行且树乃鸡碑，将味其肋而无弃。倘违鸡塞之令，立正鸡坊之刑。牝晨而索家者有诛，不复同于彘畜；雌伏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此檄。

补集卷之六

灯谜

癸未仲春十日，圣驾南巡，彩幔盈衢，花灯夹道。曾见灯谜二首，一隐泥美人，一隐雪罗汉，亦有思致，附录于左：“谁倩芳尘作丽妆，鞋弓犹画两鸳鸯。心多块垒因无语，身恐颠危易断肠。秋水含将蚁垤润，春山留得燕巢香。相逢莫讶频相唤，可是卿卿旧姓黄。”“色相空时觉洒然，知君降自大罗天。笑他尘网真成碍，坐到冰消即是禅。不敢趋炎情默默，何妨守冷腹便便。想伊也惧春心动，早已消融在腊前。”

春风世情

“芳草含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检点人间世，惟有春风不世情。”此晚唐罗邺诗也。王丹麓先生晫有《春风》诗云：“闻说长安花满城，看花但觉马蹄轻。多愁不为予吹去，堪笑春风亦世情。”世情至此，可为三叹。丹麓又有《九日阴雨有感》诗云：“薄寒细雨怯登临，羞对黄花白发侵。漫说人情多反覆，重阳也自变重阴。”重阴谓浓阴也，东坡诗“积雾开重阴”。

陆云士词

康熙己卯季秋望前一日，恕儿得穀孙弥月，为汤饼之会。适钱塘陆云士先生过访留饮，因赠予《黄金缕》词云：“青麟绂彩诚堪重，释迦孔子同相送。称庆奏清讴，当如孙仲谋。是日演《锦绣图》。书香应继武，博雅还如祖。胜祖更如何？髫年佩玉珂。”犹忆丙午孟秋，予得恕男，蒙陆起顽、郑桐庵、沈伯叙诸先辈皆有赠词，惜皆遗失，不复记忆矣。

弈棋度日

凡人无所事事，便思着棋。偶然则可，久恋则不可。郭登咏弈棋云：“怕死贪生错认真，运筹多少费精神。看来总是争闲气，笑杀旁观袖手人。”“失势休嗟得势歌，当场变态几争多。旁观半日头先白，莫怪深山易烂柯。”人生要紧之事甚多，而或以此虚度光阴，大为可叹。然使定襄生于今日，见匝地皆由我者，俗谓之游河。其扼腕又当何如也。

崇安别司壁诗

如皋冒汝九先生梦龄《咙语》载：崇祯戊辰十月，余儿起宗奉使入闽，宿崇安别司，见壁上题诗云：“五月天气佳，山行不厌远。他年抱子还，彩舆入何馆。”旁注云：“丙寅仲夏，携侍儿四五辈赴任岭南，宿此馆中，漫题鄙句。四明邬氏书。”呜呼，妇人娴于词翰而能不妒，为夫求子，真人情之所最难者。天眷有德，岂有不怜而赐之子者哉！

解题偶误

弘治间，一直指观风泰州，题为“非帷裳必杀之”。一生破云：“服有违乎王制者，王法所必诛也。”盖误以杀为辟刑耳。直指阅其文，首录之，云：“异日必登八座。”拆卷乃沈凤岗，后果历官部院。又钱鹤滩应童子试，亦遇前题，破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出场知为误解，急易一篇呈于师。师阅之，以为必前列。及发案，竟无名。师不平，穷其故，始知之。又豫章丁此吕岁试，题为“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遂以武王立论，破云：“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考置劣等。丁始发愤攻书，举于乡，万历丁丑成进士，仕至显爵。意偶误而实不凡者，此类是也。

王秋涧酒榜

王秋涧恽《酒榜》云：伏闻三尺紫箫，吹破金台之月；一竿青旆，飘摇淇水之春。孝先张君，系出豪华，长居纨绮，壮狃五陵之裘马，老寻中圣之家风。左顾东城，名标新馆。虽借作养廉之地，已大搜破敌之兵。泷春溜于连床，贮秋香于百瓮。与同至乐，任价宽沽。罄翠罍银勺之欢，是非何有；听《白雪》、《阳春》之曲，风月无边。信不比于寻常，莫等闲而空过。任使高阳公子，从他宫锦仙人。争贳金貂，纷縻剑珮。系马凤凰楼柱，挂缨日月窗扉。白骨苍苔，古人安在；流光逝水，浮世堪惊。况百年浑是者能几回，一月开口者不数日。忍辜妙理，竟作独醒。莫思身后无穷，且斗尊前现在。那愁红雨，春围绣幕之风；来对黄花，共落龙山之帽。快倾银而注瓦，任枕曲以藉糟。顿空工部之囊，扶上山翁之马。前归后拥，尽日而然。

王秋涧花约

王秋涧又有《花约》云：良辰乐事，虽曰难并；旨酒嘉肴，岂容

独飨。兹者小园竹木，粗有可观；故里宾僚，可疏一宴。忍教康节独擅花时，敢拟右军同修禊事。伊谁有语，花枝羞上老人头；来日无多，此乐莫教儿辈觉。玉盘濯月，已烦竹里行厨；绣勒攒香，暂簇花边骏马。择佳日，就敝园，聊备芳尊；望群英，移玉趾，早垂光降。

舒春芳

《饶州府志》载：舒春芳官福建佥事，升贵州提学，大兴考亭、西山之学。尝咏云："色货两关须打破，古今到此几男儿。"又云："对天俯首心无愧，终夜安眠梦亦清。"

谄卦

王丹麓戏为谄卦，描摹谄字，义如燃犀照水，情状毕现。卦曰：谄，亨，利有攸往，不利君子，贞。彖曰：谄，天下大而其情同也，故亨。利有攸往，其义不困穷也。不利君子，贞，直无所容也。象曰：位高多金，谄，君子以违俗秉礼。初六，执其随，利贞。象曰：志在随人，以顺为正也。六二，巧言令色足恭，吝。象曰：巧言令色，不足敬也。足恭，亦何佞也。六三，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凶。象曰：笑乃胁肩，不自知其病也。六四，见金不有躬，或承之，羞。象曰：羞或承之，众难定也。六五，有盛馔富与贵，无悔。象曰：盛馔无悔，中心称也。上六，谄以贿，利见大人。象曰：利见大人，上下应也。

索柑骈语

德清章选部之弟叔达，少机敏。一日，同数友过凌太学家，见几上佛手柑颇多，一友有睥睨意，其友生平以四六自负者，凌戏曰：“君第为四六语索之即得。”叔达曰：“我代为之。”信口曰：“睹君佛手，顿生盗心。若靳分香，宁甘遗臭。”闻者大悦。

破题对句

《白醉琐言》：江陵张居正与麻城汪衍庆同以奇童称，巡抚顾东桥试之，指一偻者令作破。张应声曰：“仰观不足，俯察有余。”汪应声曰：“鞠躬如也，屈而不伸。”只此数字，可以占人所就矣。

探梅诗

《翰山日记》：演福寺僧房有赵子昂亲书《探梅访僧》一绝句：“轻轻踏破白云堆，半为寻僧半探梅。僧不逢兮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回。”惜《松雪集》中失载，亦憾事也。

刻本多遗漏

孙沙溪先生云：幼时见其前辈某常讽咏一诗云：“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道天高神鬼恶，直须先使自家知。”云是王梅溪诗，今王集中不载。又常诵宗泽哭陈东诗内二句云：“幽冥我已惭良友，忧愤谁能念本朝。”今宗集中亦不见此诗。又其尊人尝日授王溥所吟诗云：“白马金鞍碧玉鞭，红楼十里晚风前。青娥不识中书令，笑问谁家美少年。”谓溥入相时年方三十，故其自诧如此，今王集亦不载。乃知诗文刻本中遗漏多矣。

东坡诗病

孙沙溪先生又云：苏东坡作《韩文公庙碑》诗曰：“作诗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方作谏书时，亦惟望谏行言听耳，岂故意诋讥君王，要为南海之行哉！大抵东坡诗过于豪纵，如“老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之类，何如少陵所云“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太白所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乐天所云“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为得诗人忠厚温柔之意。宋人终输唐人一筹也。

绮语销魂

诗有销魂者三，《香奁集》其一也。夫销魂者，即坏心田之谓也。其曰“打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寄卿卿”，诗媒词逗也。其曰“但得暂从人缱绻，何妨长任月朦胧”，逾墙钻穴也。其曰“最是断肠禁不得，残灯影里梦初回”，旦气梏亡也。其曰“欲把禅心销此病，破除才尽又重生”，淫恶不悛也。阅之必增益淫邪之念，故当以绮语为戒。

王贵学别子诗

《孑庵杂录》：石川王贵学元，提举景善之子，读书能诗。明初为仇家所陷，谪戍关西。与其子别于南京，作诗曰：“石头城西笛呜咽，他乡父子生离别。泪珠滴满琅玕痕，梦枕平分海天月。”“尔祖生我我生伊，立身立志家欲齐。患难相仍二十载，家危不绝如线微。”“尔今独归心亦苦，归见尔妻拜尔母。弟妹仓皇立两旁，含泪还先问尔父。”“尔父尔父可奈何，万里一身行负戈。朔风吹浪卷作云，

飞霜坠地如雪多。”“雪深一尺秦川道，关西之山极天表。生来从役当复归，死即埋没随百草。”“儿勿致忧我何愁，丈夫四海当遨游。常念行人远行役，天寒须寄乌貂裘。”“乌貂裘兮久已敝，补缀成衣须尔妹。遥怜寒夜小窗中，一线一针一行泪。”

牛衣

颜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汉王章尝卧牛衣内。晋刘实家贫好学，卖牛衣以自给。王安石诗云：“百兽冬自暖，独牛无氄毛。无衣与卒岁，坐恐得空牢。主人复护恩，奚啻一绨袍。问汝何以报，鸡黍满东皋。”

鬼妻题诗

宋张开妻孔氏卒，遗五子。后妻李氏悍恶，虐遇五子，开不能制，五子哭于母墓。恍惚见母来，抚之而恸，因咬指血题诗于五子之衿云：“新人问故人，暗涕几盈巾。同衾今已隔，对面永无因。有恨牵遗子，无情只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且曰：“吾当诉之官。”子以诗呈父，父方骇叹，忽连帅某遣人来索诗去，因梦妇诉冤也，遂以其事闻于朝，有旨流李氏于岭南。

碧兰堂女鬼

宋何先《异闻记》：安吉碧兰堂素多怪，晁紫芝尝与客游眺于彼。迫暮见水面一美女，衣裳楚楚，手捧莲花，足履蘋草而来。晁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风无力，断云影里芦花

色。折得荷花水上浮，两鬓萧萧玉钗直。”吟毕，由东岸而去。

诗送袁侍郎

宋张仲文《白獭髓》：嘉定间，金寇交攻，廷臣有以和、战、守三策为言者。时侍郎胡榘专主和议，会入朝，四明袁侍郎燮与胡廷争，专主战守，以笏击胡额，遂下台谏集议。袁以此辞归，太学诸生作诗送之曰：“天眷频年惜挂冠，谁令今日远长安。举幡莫遂诸生愿，祖帐应多行路难。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韩非老子还同传，凭仗时人品藻看。”

诗鬼

《仇池笔记》：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一人竟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行将赴水。主人急持之，客曰：“顷见妇人以诗招我，其辞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仓皇就之，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

陈眉公七夕词

七夕词嘲谑上真，文人罪业，莫过于此。陈眉公小令名《钗头凤》，亦解人颐，因录之。“梧桐坠，秋光碎，一痕河影添娇媚。锦梭撇，彩桥结，今宵天上欢娱节。嫦娥凝望，也应痴绝。热，热，热。　　天如醉，云如睡，朦胧方便双星会。鸡饶舌，催离别，别时打算问年月。自从盘古，许多周折。歇，歇，歇”。

隐月心字

江都李圣许有月字谜云：“俏冤家，切莫做小人行径。许佳期其实不曾，我若肯时也不止在如今肯。空为我腰肢减一半，镇日里无主恨青春。待明朝日落时辰，也再休要闲去门前等。”心字谜云：“闷来时只索去门前眲，意中人为什么音信悬悬。怒伊行全不把奴留恋。思量究竟无头脑，憔悴容颜减半边。望神明发一个慈悲，方才了却从头愿。”

姜徐佯字谜

古今字谜，奚啻千万，独有姜字谜最佳，录以共赏：“少牢头，小娘脚。形容似美人，天性却老辣。”可称巧妙。又有二成语隐徐字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亦妙。又隐佯字：“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何等现成。

和前韵诗

弘治末，都宪金泽子某赂贡士龙霓代试，竟得联第，舆论不平，作诗讥之。见前集。父遂被劾去位。正德中，母死居丧失礼，时人又和前韵云：“可幸金家丧老堂，直将市井作坛场。人情拆出论经重，孝帛量来论短长。亲友趋陪数酌酒，猪羊腌剩两三缸。最怜范子无聊甚，假哭停腔读奠章。”范子者，一老生，与金为至亲，依于金而饕餮者也。

对句

松陵富人某者，其先世性鄙吝，以叫化得名。康熙中，援例加纳县令，需次得某邑。同时有某者，亦以善讴著，谒选得某郡教职。里人为之诗曰："乞丐分符，教化大行乎郡邑；优伶秉铎，弦歌遍沐于胶庠。"遐迩传述，闻者绝倒。

父续子对

河南某生，父甚严，每下第辄加棰楚。生后赴试，自题于书室曰："黄榜无名，流落他乡万里。"意谓若再不中，当远逃窜，不敢归也。是年竟得第，父为续其后曰："青云得路，勾销灯火三年。"

真梦

《齐云广录》：进士于渥在太学，梦归家，见妻于灯下修书寄其夫。渥曰："我已归，何用书？"妻但挥泪而不答。又见别纸有诗一首云："泪湿香罗帕，临风不肯干。欲凭西去雁，寄与薄情看。"既觉，以语同舍，谓是思念之极故至此。旬日后得妻手书并诗，皆梦中所见，毫无少差。

丁大参

钱麟仲《偶谈》：宜兴丁大参致祥，四十时尚未补诸生，为吴中某氏塾师。一日，某饯其乡两岁荐之官，丁与陪焉。适一相士至，独

注目于丁曰：“先生后当贵显。”两岁荐掩口胡卢，丁拂衣而去，曰：“咄咄，丈夫宁可量哉！”遂益下帷诵读。正德戊辰，年五十，连第进士。时靳文僖公出一联戏之曰：“五十致祥，金榜题名终到手。”丁应声曰：“一朝靳贵，玉堂无处不阳春。”

吴下歌谣

吾苏风俗浇薄，迩来服饰滥觞已极。《翰山日记》有吴下歌谣，因录于左：“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一双三镶袜，两只高底鞋，到要准两雪花银。”爹娘在家冻与饿，见之岂不寒心？谁个出来移风易俗，唤醒迷津，庶几可以辟邪归正，反朴还醇。

禽征

蜀何光远《鉴戒录》：蜀光天元年，太祖寝疾经旬，文州进白鹰，茂州进白兔，群臣议曰：“圣人本命是兔，兔厄于鹰，二禽并贡，非以为瑞。退鹰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从。是岁晏驾。又通正年有大秃鹫鸟扬于摩诃池上，顾太尉夐直于内庭，潜吟二十八字曰：“昔日曾看瑞应图，万般祥瑞不如无。摩诃池上分明见，仔细看来是那胡。”光天元年帝崩，乃秃鹫之征也。

徽宗诗谶

宣和元年秋，道德院生金芝，徽宗御驾往观，因幸蔡京家饮酒。京献《灵芝》诗，徽宗即席赐和云：“道德方今喜迭兴，万邦从化本

天成。定知金帝来为主，不待春风便发生。”至宣和七年冬，金兵抵汴京，时太史请预借立春出土牛以迎生气，而卒无补于事。十一月终，汴京城陷。然则前诗所云“金帝来”与“不待春风”之语，竟成诗谶。

鹭曰春锄

袁箨庵先生作《瑞玉传奇》，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优伶，郡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演。是日，诸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优人请曰：“剧中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诸公各拟一调。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即索笔书《卜算子》云：“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迷天网。”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鹭闻之，持厚币倩人求袁改易，于是易一鹭曰春锄。

织锦龙飞颂

秦窦滔妻苏若兰织锦旋图诗，言止八百耳，唐则天记云可读二百余篇。宋杨文公题曰：“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据。”是可读千首矣。又起宗和尚细绎是编，分为七图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诗至三千七百首。读者谓闺房笄祎，濬发巧思，标奇斗捷，穷极工妙如此，宜无有俪之者。而嘉靖五年三月，天台起复知县潘渊进《嘉靖龙飞颂》，内外六十四图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若兰织锦回文体。世宗以其文字纵横不可辨识，使写正文再上。

詹材孝狗

《夷坚志》：德兴詹材家贫，牝狗生子，无所饲养。鹿坡王氏相去半里，求其子归，饲以糠粞，每食竟，即掉尾归呕所餐以哺母，至暮复然，虽风雨不辍。士人为赋《孝狗歌》，其一篇云："慈乌反哺古所称，不闻乳狗能效颦。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于良邻。良邻家贫并日食，狗母长饥骨柴立。乳狗食竟掉尾归，呕食饲母使母肥。朝餐归呕暮复续，兽类之中颖考叔。纷纷养志多缺如，惭愧四足之韩卢。"语虽未工，足以垂训薄俗。

明妃曲

《明妃曲》已见甲集，复录刘屏山云："羞貌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许梅屋云："汉宫眉妩息边尘，功压貔貅十万人。好把深闺旧脂粉，艳收颜色上麒麟。"又见无名氏一诗云："日暮惊笳乱雪飞，旁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前殿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语意俱清新可诵。

无梦

僧无梦诗云："心为车兮身为轼，车动轼随无计息。交梨火枣是谁无，自是不除荆与棘。"又："身为客兮心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还主客不康宁，精神管定辞君去。"二诗甚有解。《说储》载：此僧后坐化，乡人建庵庇之。其发每月生一二寸，人为剃之复生。后为孕妇所摸，遂不复生。疾者就之请药，即有药给器中，服之多愈。

题诗即嫁

有一富翁女，自幼聪俊，能作诗词。父母欲择一佳配，殊难其人，以致年十九而未嫁，终日抑郁。一日见梧桐落叶，遂题诗其上云："新桐初引人皆好，少顷婆娑秋渐到。何如早得赏心人，几叶题诗相赠报。"父会其意，即择一富厚者嫁之。诗能感人如此。

四岁能诗

闽中蔡相卿，四岁能诗，真宗朝试童子科，对上吟诗不止。真宗见而奇之，赐以诗曰："七闽才子多奇俊，四岁奇童出盛时。家世旧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解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寻赐出身，东宫伴读，后仕至乾州佥判，仍赠其父校书郎。

启谢亲友

宋杨大年亿为执政所忌，母病谒告，不俟朝旨，径归韩城，与弟倚居逾年不调。大年启谢朝中亲友曰："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之不已。大年又有启与亲友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关弓而相向。"见者怜之。

章节母

温州章文宝聘妻某氏，未成婚，先纳一妾有娠，而文宝病且死。氏力请于父母，往视之。文宝一见氏即逝，氏哭泣尽哀，具棺殓毕，抚妾守丧。妾生子纶，爱之如己出，亲教读书，通四书大义，遣就外傅，后成进士，官礼部侍郎。景泰中，欲疏请复立旧太子，恐贻母忧未果。氏谓纶曰："吾平日教汝云何？汝能直言死职，吾虽为官婢无恨也。"纶遂以疏入，忤旨谪戍，氏怡然。天顺初，复纶官，终养。氏尝为诗见志："谁云妾无夫，妾犹及见夫方殂。谁云妾无子，侧室生儿与夫似。儿读书，妾辟纻，空房夜夜闻啼乌。儿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人共传诵之。

吴慎思诗

吾苏某宦娶一妇，始以金屋贮之，既而离异。松陵吴慎思赋《凤求凰变》四绝云："远山眉际宛清扬，漫把文君与颉颃。今日□芜山下路，误人一曲《凤求凰》。""放诞风流未足云，礼防珍重旧知闻。只缘怕作当垆妇，此段还宜不及君。""前看堕珥后遗簪，曾少佳人伴锦衾。若使相如早乘传，也应未省《白头吟》。""粗豪真未解温存，枕上三年拭泪痕。才子若非情种辈，断难捉笔赋《长门》。"再赋无题四首："百两迎门卺合杯，那知鸩鸟托为媒。郎心正似东流水，一去从今不复回。""三月恩情百岁中，苦将团扇怨秋风。侬颜未必当薄命，也似花无百日红。""郎伯何人肯见伸，赫蹄小字上书频。自惭不及庄姜厚，犹把先君勖寡人。""逝梁发笥一从渠，织素犹能五丈余。若论他家作新妇，就令缣好待何如。"

曼殊

《艮斋杂说》：毛大可姬人曼殊，养病坟园，晚春花落，双扉昼

掩，比邻刺梅园老尼过之，读壁间所悬诗轴二绝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孙。墅桥东畔迢迢路，芳草斜阳昼闭门。”“画楼高处故侯家，谁种青陵五色瓜。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海棠花。”相与吟叹良久。尼曰：“读此诗倍觉此地凄凉，此何人诗耶？”姬曰：“旧悬此庭，不知谁作。”因流涕久之。诗易感人若此。后于摩诃庵中道之，有识者曰：“此《蕉林集》中诗。蕉林为真定梁司农所居，其诗乃《春郊即事》十首之二也。”老尼遂从司农乞一本去。老尼亦知书，系明季宫婢，当时所称菜户者，崇祯甲申后出为尼。其事载《大可诗话》。

曼殊亦能诗，有一绝云：“日色满窗红，鸳鸯睡枕同。披衣将欲起，又怕隔帘风。”又一绝云：“罗帐挂金钩，薰炉香雾收。起来红袖冷，独坐怕梳头。”二诗非一时作，后见诗中皆有“怕”字，遂纽作《二怕诗》。悔翁戏大可：“子诗不当作三怕耶？”或问之，曰：“亦怕夫人。”今俗所演《狮吼记》名三怕。

曼殊病中尝梦奶奶唤之去。奶奶者，北人呼观音通称也。在邻庙中，一日携孩至曰：“汝本我家物，我挤眼汝当随我行。”其孩云：“家去罢，不去奶奶吆喝。”北人每发愿舍身以他儿代之，有替僧替尼之例。曼殊因仿其意，琢偶人为己像，施平生所梳百环髻，被以绣衣，手捧一花侍奶奶旁，流涕而送之。又乞画师画己像，名《留视图》，题诗云：“为送还家去，双螺绾百鬟。且将妆镜影，留视在人间。”然曼殊卒不起。此等风致，亦绝可怜人也。

高丽人诗

康熙丁巳，上遣使往高丽采风，瞵城孙恺似太史时以太学生往，归而携诗一册，录其可诵者于左，知本朝文教远被外国如此。郑之升《留别》云：“细草闲花水上亭，绿杨如画掩春城。无人为唱《阳关

曲》，惟有青山送我行。”崔淑生《赠采芝》云：“只见青山不见村，渔郎无路觅桃源。丁宁为报东风道，莫逐飞花出洞门。”姜浑《赠妓》云：“云鬟梳罢倚高楼，铁笛横吹玉指柔。万里关山一轮月，数行清泪落伊州。”申从濩《伤春》云：“茶瓯饮罢睡初轻，隔屋闻吹紫玉笙。燕子不来莺又去，满庭红雨落无声。”郑知常《醉后》云：“桃花红雨鸟喃喃，绕屋青山间翠岚。一顶乌纱慵不整，醉眠花坞梦江南。”成侃《渔父》云：“数叠青山数谷烟，红尘不到白鸥边。渔翁不是无心者，管领西江月一船。”金净《江南》云：“江南残梦昼恹恹，愁逐年华日日添。双燕来时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帘。”

高丽妓能诗

毛大可太史遇高丽使，问其国中女子能诗果否，答曰：“岂惟女子，曾见一妓洗妆漱颊脂于水，水带红色，令咏之，应声曰：‘疏雨秋兼漏日飞，回潮晚带斜阳落。’岂非佳句。”

诗妓鹤钿

嘉靖中，叙州有妓鹤钿能诗，朱秉器载其二诗，《赠别》云：“缆解江头珠浦明，莺声蝶思恋多情。夜郎一夜东风软，吹入渝州梦二更。”《自叙》云：“醉乡万里忆清游，忘却东篱路转幽。只有当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佥宪张功甫极称赏之。及至叙州，遍访绝无所谓鹤钿者，想亦托名耳。

吴门歌

“吴门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排队看迎春，又见花灯来炫视。千门挂彩六街红，笙歌盈耳喧春风。歌童舞女语南北，王孙公子何西东。观灯未了兴未歇，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共游春，蛤蜊市上争尝新。吴塘穿绕过横塘，虎丘灵岩复玄墓。菖蒲泛酒过端午，龙舟相呼喧竞渡。提壶挈盒归去来，南河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压鬓琵琶钗。玉颜皓齿声断续，翠纱汗彩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颜如玉。火云一天消未已，桐阴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是中秋，飒然毛骨冷飕飕。左持螯蟹右持酒，不觉今朝早重九。登高又向天池岭，桂花万树天香浮。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横飞大如手。安排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寸薑饼兮千金果，黑貂裘兮红氆氇。一年四季恣欢娱，那知更有饥寒苦。”惜不知谁作。

孝经引诗

《孝经》每章末引诗，朱子作《孝经刊误》俱删去，以为后人附会。然观匡衡上疏有云：“《大雅》‘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由汉以前所传如此，则非后人附会可知，故云古书未可轻易删改。

《杂记》载：温公在洛，为人讲《孝经》，有父老前问曰：“自天子章以下，皆引诗二句，庶人章独无，何也？”温公沉思良久，曰：“某平日见不及此，容思所以奉答。”父老笑而去，谓人曰：“今日难倒司马端明。”朱子删去，岂为温公解嘲耶？

雅令相戏

万历中，袁中郎宏道令吴日，有江右孝廉某来谒，其弟现为部郎，与袁有年谊，置酒舟中款之，招长邑令江菉萝盈科同饮，将偕往游山。舟行之次，酒已半酣，客请主人发一口令。中郎见船头置一水桶，因云："要说一物，却影合一亲戚称谓，并一官衔。"指水桶云："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员外的箍箍哥哥。"盖谓孝廉为部郎之兄也。孝廉见一舟人，手持苕帚，因云："此苕帚非苕帚，乃是竹编修的扫扫嫂嫂。"时中郎之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正为编修也。菉萝属思间，见岸上有人捆束稻草，便云："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总的束束叔叔。"盖知孝廉原系军籍，有族子现为武弁也。于是三人相顾大笑。

郡侯口令

崇祯间，吾苏郡侯陈公洪谟与司李倪公长玕、吴邑侯牛公若麟同坐公馆，候谒上官。有一庠生曾姓者，与一监生鲁姓者，乘间来白事。二生既去，陈公云："吾因二生之姓曾与鲁两字，戏拈得一口令在此。"曰："曾与鲁好似知县与知府，头上脚下一般的，只是腰里略差些。"盖谓一腰金一腰银也。牛鹤沙即应声云："某亦就二生一为青衿一为例监作一口令。"曰："衰与哀好似监生与秀才，头上脚下一般的，只是肚里略差些。"陈公称善。倪公未及答，良久，伯屏忽笑云："吾昨偶断一僧尼奸事，今以二事配合成令，可发一笑。"乃曰："斋与齐好似和尚与女尼，头上脚下一般的，只是两股之内略差些。"三人大笑。

鞋杯词

嘉靖中，临朐冯汝行惟敏少负才名，领乡荐，知涞水县，改教润

州，迁保定府通判。因仕不得显秩，肮脏归海滨，以文酒自娱乐。作《鞋杯词》曰：“高擎彩凤一钩香，娇染轻罗三寸长，满斟绿蚁十分量。窍生生小酒囊，莲花瓣露泻琼浆。月儿牙弯环在腮上，锥儿把团栾在手掌。笋儿尖签破了鼻梁，钩乱春心，洗遍愁肠。抓辘辘滚下喉咙，周流肺腑，直透膀胱。举一杯恰像小脚儿轻跷肩上，咽一口好疑是妙人儿吮乳在胸膛。改样风光，着意珍藏。切不可指甲儿掐坏了云头，口角儿漏湿了鞋帮。”词颇切当，惜不使廉夫见之也。

调笑令

《艮斋杂说》：明末一妓，善监酒，席间作《调笑令》，以“催干”为韵：“闻道才郎，高量休让，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钗敲玉台，催么催，催么催。　　已是三催，将绝该罚，不揣作监官。要取杯心颠倒看，干么干，干么干。”一座笑赏。

嘲齆鼻

一士齆鼻，开罪于友，戏作《西江月》嘲之：“虽是五官毕具，可怜鼻不通风。印堂底下瘪丁东，五味馨香难哄。　　直须锥他两下，管教顷刻开通。从今鼻涕响汀潼，免得人称阿齆。”

不识如兰斯馨，只因雁门紫塞。

辞荐馆

明末某苦失馆，遍求缙绅荐札。上官主人作诗云：“荐馆何堪作柬多，其如强要索书何。谆谆几句端方语，娓娓长谈淡泊歌。方聘恨

无头似蒜，已成惟见脚如梭。来年二月清明后，又袖封筒到处波。”

词赠周明娘

歌者周明娘，犹浔阳江头之裴兴奴也。时侍予辈饮，毛序始赠《白蘋香》词曰：“雅量不辞杯酌，慧心巧合人情。最宜小字自称明，无目之明明甚。　　一座觥筹佐史，四筵倾倒宾朋。笑他粉面蠢红裙，空有双眸炯炯。”

词隐明字

“姓比苍姬，谱传赵五，琵琶旧日曾称。昭君召去，月素却为邻。思昔青春胜景，早朦胧一半徒存。堪夸处，无微弗烛，谮诉又谁行。　　亶聪如师旷，虽盲于目，却不盲心。任宾筵、监史满座生春。期望晨昏宴会，总还须日月高升。闲时候，同游萧寺，朝暮喜相亲。”调寄《满庭芳》，曹秋岳先生赠沙较书、毛鹤舫先生咏焦女郎，皆此调也，戏仿其体赠周明娘，用意虽同而词句远不逮也。

后戏目诗

甲申春，连观演剧，复成四律：“铁冠图传逊国疑，赠书远遁古城陴。出师表奏千忠录，博浪沙边百炼锤。文武会垂名将传，英难概列党人碑。量江运甓男儿事，不望金钱赐绣旗。”“鸳鸯笺素寄情邮，十二红妆集彩楼。玉玦雕成龙虎啸，金貂拟易鹣鹣裘。石菱镜现莲花筏，照世杯浮竹叶舟。喜称人心金不换，万年欢赏赤松游。”“磐陀山上醉菩提，祝发西园忆故知。绣佛阁中裁宝胜，锦蒲团畔整鸾镜。春

灯谜语青楼约，再世姻缘红叶诗。莫恋绣鞋情不断，牟尼合是顺天时。”“忠孝坊中忠孝全，三生石注巧团圆。瑞霓罗绣鸳鸯珮，铜雀砚描花叶缘。玉尺楼头悬宝镜，望湖亭畔植金莲。浣纱不羡双冠诰，何用青衫伴彩笺。”

天饷

明末年岁不登，社稷将亡，听命于神奸道，借天师之名，黜陟十乡土地，盘踞玄妙观，以收各会首，矫诬上天之赀，有民谣为证：“城中城外走如狂，争看玄都醮箓黄。哄动各乡泥土地，天师门下受封章。”又：“雷牌电票召诸乡，木偶难行人更忙。乾折下程非纸锭，可知阴道定从阳。”又：“传说瑶台也乏钱，求金天子降坛前。纷纷贡献玄都去，不顾穷民日倒悬。”今之托名欲解天饷以苛敛民财者，大率如此，为民牧者宜痛惩之。

推闰歌

邓宗文《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看至之余。更算大小尽，决定不差殊。”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岁冬至后余日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则其月尚余六日，来岁之闰当在六月。或小尽则止余五日，当闰五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止，十二日则复起一闰数焉。《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又《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刻立春，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

卜年占运歌

“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乱。若逢壬子水滔滔，只在正月上旬看。”《挥麈新谭》四句下更有二句：“正月上旬若无子，朝内大臣去一半。”此李旰山所传，乃知关系宰执，不徒占验岁时丰歉也。按康熙癸未正月上旬无子，是年大臣去位者甚多。

坚瓠秘集序

《坚瓠集》者，圣贤格物致知之学也。理淆乎物，一物不知，引以为耻。故核其大不遗其小，崇其正不废其奇。孔子考定六经，以明先王之道，而羵羊之怪、萍实之祥、专车之骨、肃慎之矢，凡六经之所不及者，靡不博记而周悉。此无他，格物者广也。褚子稼轩其得圣人之遗意乎？少而好学，至老弥笃。搜群书，穷秘笈，取经史所未及载者，条列枚举。其事小而可悟乎大，其事奇而不离乎正。逐物求知，各有原本，其去庄周之寓言、邹衍之诞说远矣。其书自初集始，累为十集，搜罗略备，更继以续集、广集、补集，今秘集又成焉。夫天地间瑰异之观，古今来奥渺之迹，无不散见之于书。日览则日益，岁求则岁增，亦曷有纪极哉！稼轩穷幽索隐之功与年俱积，故见闻愈广，搜辑愈夥，又安知芸阁鸡林之外，名山石室之中，不更有博物君子所未经见之书可备采录者乎？其为秘集也，知又非卒业事也。时康熙庚辰仲春，鹤栖老人尤侗撰。

秘集卷之一

周公

陆云士先生次云《大有奇书》：道统开自尧、舜，传及周公、孔子，故前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四川文翁学堂为周公礼殿，唐贞观时始专祀孔子，而周公之祀遂废。《大学衍义补》谓专祀孔而周无庙，诚阙典也。惟云南有周公庙，以武侯征蛮梦见周公，及渡泸水，祭猖神，擒孟获，心服南人，皆公教之，故敕所在祀之。愚谓尧、舜、禹、汤、文、武，君也；周公，相也。相则有位，与皋、夔、稷、契相等。惟孔子匹夫而为百世师，故特祀之，周公正不必与之并祀也。然孔子之后，衍圣封公，而周公之后无闻，是亦缺典。我皇上宗儒重道，于康熙二十四年亲谒孔陵，并访周公之后，得东野沛然于布衣之中，爵之于朝，并及二程夫子之后，皆官以博士。前代所未行者，圣天子举而行之，俾天下后世皆知以周情孔思为归，所以垂教者大矣。

宣圣

夫子之道，中庸而已，未若释老之生而多异也。然内典称孔子为童儒菩萨，颜子为光净菩萨。溧水县有童儒寺，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适楚经此故也。而道家《真灵图》称孔子为太极真君，颜子为三辰司直，是强将孔、颜拉入二氏之中。然夫子无异也，而亦有异人之处。如宋仁宗命宦者李邦宁释奠，风起烛灭，铁炉陷入地中。明沙良

著致诚修谒，闻琴瑟丝竹之音自庙中出。此非示人以神，亦所以教后世也。元欧阳器虚能结气为婴儿从顶上出，时方丁祭，弟子马月林请器虚出神观之，凝神久久，为马言曰："余初至文庙，见梓潼来省祭物，省毕而去。既而主祭者献爵读祝，时止见一道太素之气自天而下，贯入殿庭，祭毕冉冉而上。"此浩然之气，至今存也。

宣圣授历

明大内设内书堂，小内侍读书处也。师用翰林五品为之，教法科条如乡塾法。嘉靖间，有学生昼睡，祭酒锁之空室，夜半闻呼殿声云："圣人到。"书生习见帝驾，亦不为异。既到，非天子，乃宣圣也。书生跪曰："某以愚钝，求圣人开示。"圣人曰："有书可取来，我亲教之。"索案上止存《大统历日》，为书生指诵一遍而去。天明，书生向同学言之，众未信，试令背历，终本不差。遂大聪明，过目成诵。

端木子

顺治乙未，浙督学谷应泰于杭州涌金门外建子贡使越祠，祠前有池，池水沦涟，中种芙渠、菡萏，清芬可爱。营厮尝入浴于其中，折残花叶，人莫能禁。守祠者无可如何，祝之于神，一时裸体水中者皆欲起而不能，于是望空叩祷。居人怪异，为代求之，数人者方得出，自此无敢过而亵慢矣。

又《梁山志》：书院峡中有夫子崖、子贡坝，每当风雨即闻读书之声。

白牛庙

《客窗涉笔》：河南有白牛庙，最灵异。其神牛首，双角峥嵘，努目侈唇，狰狞可畏。庙侧数十武外有一池，祀之者先至祠祷迎之，辄有暴风自池中起，冲入庙中，祭者欣然，以为神受其享。崇祯时，有邑令入祠，讶之曰："焉有神而兽面者！"不肯拜。左右曰："慢神必有灾。"令终不拜，令里人车水涸池，水竭无所见。又令掘之数尺，古碑出焉。洗视之，"先贤冉伯牛墓"六字也。始悟白牛者，伯牛之讹。令为易其像，筑其茔，植其碑而厘正之。池畔之暴风不作。

灭髭避难

《通幽赋》注：卫蒯聩乱，子羔灭髭，衣妇人衣逃出，曰："父子争国，吾何为其间乎？"孔悝求之不得，故免于难。此避难而然，殆学夫子微服过宋之意。王充《论衡》谓子贡灭须为妇人，未识何故。岂传柴子而讹于端木耶？

漆雕子

《十六国春秋》：鲁人有泛海而失津者，于亶州见仲尼与七十子游于海中。漆雕氏授鲁人一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龙也。以告鲁侯，侯不信。俄有飞燕数万，衔土培城。侯异之，大城曲阜。而齐寇至，不克而还。

书谕仲由

《感遇集》：唐韩滉廉问浙西，常有不轨之志。时有李顺夜漂船不知所止，天明泊一山下，上岸见一乌巾古服，引诣一宫，有人自帘中语曰："有书寄金陵韩公。"顺受之出门，因问赞者此为何处，曰："东海广桑山。是鲁国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韩公即仲由，性强，夫子恐其缀刑网，致书谕之。"顺还，投书韩，发视之，文九字皆科斗书不识。访能篆籀之人，有一客庞眉古服自诣，言识古文。韩公以书示之，客曰："此宣尼科斗文也。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客出门不见。韩了然自意，克保终始。

朱魏享祭

宋咸淳间，蜀人彭澹轩罢官从江东归，游武夷山。独行林薮，入草庵中，见二人峨冠博带对食，招彭坐。俎中猪首一，羊肘一，鸡一，所言皆《先天图》、《易传》性理之学，玄妙深奥。问其姓字，右坐者曰："姓魏。"不言字。问左坐者，不答。日暮辞出。明日彭携仆挈榼再往，无径可达。下山憩一富人家，言其所以。富家曰："异哉！吾昨至朱文公祠致祭，俎中之肴正此三物。"澹轩方悟左坐者为朱晦翁，而右坐者魏鹤山也。此事载《异闻总录》，可补《武夷山志》之缺。

刘豪墓

义乌东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刘豪墓。隆庆戊辰长至日，裔孙尚恭因重修墓碑，掘地数尺，见石台，台上有一砖，方尺许，刻朱晦庵卜墓数云："天圣戊辰葬此丘，荫十八纪出公侯，子子孙孙垂不替，绳绳蛰蛰永无休。五百四十一年损，一十七岁裔孙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兴重兴千百秋。秘书郎朱熹记。"按天圣戊辰至隆庆戊辰年，数适

符，而是日长至又恰戊辰。豪之后人有刘仕龙者，在宋赠武节侯，而尚恭修墓时果年十七。文公之数亦奇矣。刘之曾孙辉、熺皆文公门人，故为之卜而刻之墓。

乌石山神女

《湖海搜奇》：三山陈景著，弱冠时元宵观灯，道逢女鬟，执绛纱灯迎于道左。景著惑之，随以往。至城外乌石山顶神女庙，有盛饰女郎候于庙门，见而叱鬟曰："此陈探花也，何乃挈至？"此灯遂灭，女亦不见。陈惊眩仆地，至晓始苏。永乐乙未，果探花及第。

遁甲神

《壶史》：钱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寝起楼上，一夕忽见红光贯室，开帏视之，乃一美女，独立榻前，援金钗以遗母，既而无所见。母以语戴，答曰："适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见，某必不久于人间矣。"由是怏怏，逾月而卒。遁甲一云循甲，言六甲循环推数故也。

马郎妇

《感应传》：元和十二年，观音菩萨大慈悲力欲化陕右，示现为美女，人见其姿貌风韵，欲求为配。女曰："我亦欲有所归，但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彻诵者二十余辈。女曰："女子一身岂能配众？可诵《金刚经》。"至旦通者犹十数人。女复不允，更授以《法华经》七卷，约三日通。至期，独马氏子能通经，女令具礼成

婚。马氏迎之，女曰：“适体中不佳，俟少安相见。”客未散而女死，马乃葬之。数日，有老僧杖锡谒马氏，问女所由。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拨之，尸已化雄黄金，锁子之骨存焉。僧锡挑骨，谓众曰：“此圣者悯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因，免堕苦海。”语讫，飞空而去。泉州粲和尚赞曰：“丰姿窈窕鬓欹斜，赚煞郎君念《法华》。一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家？”

鸭栏木

《虎荟》：万历己丑，闽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烧炭为业。家有鸭栏木颇佳，法振偶念欲刻观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烧炭，道遇猛虎，势将搏噬。忽有美妇人当前叱虎，虎即慑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称谢，因询妇人姓名，答曰：“身是君家鸭栏木耳。”法振大悟，遂命工雕刻，终身奉祀不衰。

高王经

《感应传》：东魏定州民孙敬德者，事观世音菩萨甚虔。后为横贼诬引，妄杖承罪。夜梦僧教诵《救苦观音经》，敬德诵之。有司行刑，刀三斫而三折。监司具状闻，丞相高欢审扣其故，为表请免其死。孙还家，所奉观音像项三刀痕。因之称《高王经》。

净面

《系年录》：宋秀州春旱，祷精严寺有验，重装观音像。夏旱复祷，郡守曾侯梦白衣夫人曰：“我固当为此方致雨，然面目不净，三

十里外无所见，不能与众圣会，奈何？”明日诘其由，乃匠者欲圣容明润，用鸡子牛胶调粉故尔。遂改新之，随祷即应。

梦示

《说听增纪》：嘉靖间，荆王梦人云：“补我衣裳，当保佑王子孙。”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张目而视，侧耳而听，当自知之。”觉而不识所谓。一日，偶阅画，见观音像，顿悟神语，曰：“张目而视，非观乎？侧耳而听，非音乎？”府旁有观音阁，王往视之，栋宇毁坏，塑像为风雨剥落矣。亟命修饰，立碑记之。

仙女玩花

康骈《剧谈》：元和中，春物方妍，车马寻玩者相继。忽有女年可十八七，衣绣衣，乘马，峨髻双鬟，容貌婉娩，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草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羽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视。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四枝，将乘马回，谓黄冠曰：“曩有玉峰之约，此可以行。”时观者见其举辔有轻风拥尘，望之已在半空，方悟其为仙也。

氤氲使

《清异录》：朱起年逾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宠宠，艳秀明慧，起甚留意，宠尤系心，奈馆院各别，无由会合，起念之不置。一日，至郊外，逢青巾短袍担节杖药篮者，熟视起曰：“郎君幸值贫道，否则危矣。”起骇异，下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

能济。”起再拜，以宠宠事诉。青巾叹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买笑偷期，仙凡交会，华戎配合，率由一道焉。我今为子祝之。”临去，篮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名坤灵扇。凡访宠宠，以扇自蔽其面，人皆不见。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绝。”起如戒，往来无阻，后十五年宠宠疫病而殂。青巾盖仙也。

太岁

《暌车志》：平江黄埭张虞部，为人质直，每有兴筑，不选日时。尝作一亭，掘地得一肉块，俗谓太岁神，张不为异，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就基而创，名曰太岁亭。又有客到，命取衣冠，俄而犬首顶其冠，束带于背以出。张笑谓之曰：“养汝几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毙。谚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殆谓是与？

传碑语

《钩玄》：云南严清父用和为医生，一日其邻人死，三日复苏，语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记碑上语传示人间。语曰：“医生严用和，施药阴功多。自寿添一纪，养子登高科。”诵毕遂瞑。已而清生，嘉靖甲辰弱冠登第，万历初为冢宰。

放榜神

《闇然录》：隆庆庚午，浙士诸葛一鸣读书杭城外大寺。当盛

暑，偶于佛殿断藕自食，见金甲戎服人自内出，大惊，以为武官。其人曰：“我乃天帝遣放秋榜者。”诸葛问：“榜有某名乎？”其人曰：“汝名在来科，今未也。”诸葛恳请，其人曰：“今所与相较一卷本系汝亲，且能迟三年更为汝福。”因恳请不已，乃诺之，遂与约曰：“揭晓之朝即爇纸钱十万以谢，慎勿负约。”再四丁宁而去。时诸葛试卷在备列，与某卷相比，犹未定。御史梦人语云：“一鸣中，一鸣中。”适睹诸葛名与梦合，遂录之。既揭榜，诸葛忘前约，晚始觉，将以明晓焚纸钱。而夜梦前金装者披发身血淋漓，仓皇指诸葛骂曰：“尔何爽约害我？我当报尔！”愤愤去。明春会试，诸葛以怀挟荷校棘闱前，其懿亲某，浙省来科适中其名数云。

厕神

《葆光录》：天台有民王某，常祭厕神。一日至其所，见着黄衣女子，云：“某厕神也。君闻蝼蚁言否？”民曰：“不闻。”遂于怀中取小盒子，以指点少膏如口脂涂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见蚁子群聚，侧耳听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见柱础下群蚁纷纷，听之，果闻相语云：“移穴去暖处。”旁有问之何故，云：“其下有宝甚寒，住不安。”民伺蚁出寻之，获白金十锭。

坑三姑

《异苑》载：坑三姑之神姓何名嫇，字丽卿，莱阳人。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于正月十五日阴杀之厕中。天帝怜之，封为厕神。俗传是日结草为形以祭之，占一年蚕禾之事必验。

《杂五行书》：厕神曰后帝。

雷神现形

《挥麈新谈》：澧州一日大雨震雷，将一人家屋柱劈碎。举家惊怖间，忽见雷神入舍，形似乌鸦，高二三尺许，两足行地，两翅下有二手下垂。行遍屋内，烧一斗一秤，升屋至空中，方发迅雷一声。又《拙庵杂组》：康熙中，杭州官塘岸有毒蛇，雷神将击之，忽逢产妇在河边洗秽衣，遂不能击，伏于岸旁，大于猕猴，形似蝙蝠。其妇惊骇而去。土人始不敢近视，既而寂然不动，乃以物拨之，见其翅下有手。闻于县令，呼道士祈禳。道士命置七缸，缸按七星，各满贮香水，施符设法。凡一昼夜，雷神始跃入于缸，七缸浴遍，腾空发声而去。

雷神戏二儒

《墨池浪语》：二老儒途行遇雨，避一老妪家。雷电方迅，二儒因剧谈雷为天地之气搏击发声，雷斧雷神事之必无。妪起点茶供之，忽霹雳一声，二儒不见。妪讶曰："天雨若此，胡为去耶？"二儒乃在柜中叫妪，妪曰："柜固锁也，二位敢钱眼中钻入耶？"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置我于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辈狂谈耳。"老妪启柜，则见二儒之发彼此茎茎相结。倏忽所成，不亦巧乎？

雷击赃吏

《吴中往哲记》：成化中，吾郡朝真宫道士吴允中善符咒术，尝驱蝗治妖，随祷辄应。郡守命于玄妙观祷雨，允中噀墨渖则云合，以杨枝洒水则雨至，以胡桃掷空中，雷电随所向而作，顷间积水三尺。

时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神：“有滥赃者请击之！”雷火绕庭，官吏有失措仆地者。

东库五通神

《武林闻见录》：宋嘉泰中，大理寺断一大辟，决数日矣。一日，有叩狱吏门者，出视之，即所决囚也。惊问曰：“尔为何得至此？”囚曰：“某死无憾，但有一事相凫：泰和楼五通神皆某等辈，近一他适，见虚其位，某欲充之，因无执凭，求一差檄明言差某充某位，神得此为据可矣。”吏不得已许之。囚又出银一笏，烦制靴帽袍带之属。言讫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为书牒一道，制靴帽袍带，候中夜焚之。次日，梦有驺从若王者下车致谢。经数月，邂逅东库中人，谓楼上五通神日夜喧闹，知库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饮，例课甚亏，无可奈何。狱吏遂以向所遇密告之，吏曰：“此必前所云他适鬼已归耳。”乃相与增塑一像，夜遂安妥如初。

五云山五通神

《北墅手述》：崇祯癸未，时当重九，有数书生约登杭州五云山，以作龙山之会。贾勇而上，休息庙中。时未及午，庙祀五通神，一生戏拈神筊卜曰：“我辈今日得入城否？”筊语示以不能。书生睨视阶晷，大笑曰：“何神之有灵？刻尚未午而曰我辈不得归耶？”随步下，至一溪头，见双鲫游泳，迥异凡鱼。书生共下捕之，或远或近，或潜或跃，或入手中泼刺又去。书生期以必得，脱衣作网，良久得之，贯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则月上东山，禁门扃钥矣。命童子烹鱼取醉，童子谓鱼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其游如故，又加踊跃，有碎釜声。书生急往视之，俨然鱼也，取出乃木筊

耳。因共惊悔，越旦归笼庙中，以牲醴祷神而去。

神告宰相

《游览志》：台州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某招深甫教子，一夕，宾主对饮，夜半酒渴，无从得水。庭前有梨方熟，遂登树啖之。群犬环吠，深甫不敢下。主人梦黑龙蟠树上，为犬所吠而觉，开户视之，见树上有黑影，诃问之，深甫曰："我也。"主人逐犬，深甫下，主奇之，遂妻以女。后领乡荐，草履赴省，至曹娥渡，与渡子钱嫌少不渡，反詈之。深甫乃从他渡，至嵊县，宿古庙中。祝遇之厚，又饮以酒。深甫讶之，祝曰："夜梦神告我：明日有宰相来宿。今日惟官人至。"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当使庙貌一新。"是年果登第，遂修庙宇。后为浙漕，至曹娥渡，渡子伏地请罪。深甫笑而遣之曰："我不汝罪。今后台州秀才往来，勿取渡钱也。"

神起立

都元敬《谈纂》：四川合江李实，微时过其乡土地祠，见像起立，心窃怪之。归告其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梦于人云："李秀才过，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为吾致谢。"李后醉过其祠，书像背曰："此神无礼，合送酆都。"乡人复梦神泣告曰："李秀才将送我酆都，烦急求救于其母。"乡人往告，母命涤之。景泰初，果至左都。

关圣庙

南京十庙将成，克期祭告矣。高皇梦一人赬面绿衣，手持巨刀，跪谓曰：“臣汉寿亭侯关羽也。陛下立庙，何独遗臣？”上曰：“卿于国无功，故不及。”神曰：“陛下鄱阳之战，臣举阴兵十万为助，何谓无功？”上乃颔之，神去，明早命工部别立一庙于旁，限三日而成。

三丰异物

《白醉琐言》：张三丰在甘州，留三物于观中，一为蓑笠。一为药葫芦，人有疾者，或取一草投其中，明旦煎汤饮之，疾立愈。其三为《八仙过海图》，中有寿字。有都指挥得之，悬于堂，不以为奇。一夕有亲故假宿，闻海涛汹涌声，以为黑河坝倒，明旦告于主人。主人怪而物色之，始知其声从图出也。后皆为中贵取去。

婚姻前定

《夷坚志》：林聪字审礼，在太学昼寝，梦一美女告曰：“我西京孟检法女花不如也。君异日登科当在洛，愿无他聘。”林觉而志之。大观三年擢第，果调河南尉。以事至天女寺，与老尼语，因问：“此地有孟检法乎？”尼曰：“有。”问：“有女乎？”曰：“一女号花不如，近已嫁矣。”林惊异，默茹后时之恨。女未嫁时亦梦男子曰：“我林审礼也，愿婚之。”女觉，不晓所谓，亦不知林之有梦也。数日，女夫死，林知之，通媒结信，俟女除服始成礼。他日各言所梦，始知为前定云。

完颜亮妃亦号花不如。

豢鼠

杭州钱参政处和好饵鼠，每食辄贮余粒，三击盆则群鼠傈傈而至，食讫乃去。洎迁政府，及帅越帅闽，以至挂冠归里，鼠至如初。迨钱亡，乃不见。吾苏张氏居都宪行台之东，日聚群鼠，观者纷至，辄投以钱，家贫赖以稍裕。后有无赖怀一猫以往，群鼠应呼而出，掷之以猫，啖其一二，余俱惊避，后竟不出，张氏衣食绝焉。近日京都菜市口熟面店中壁间畜鼠，欲观者店小二以箸击桌，亦群出，啖以瓜子、胡桃，食毕即去。

金华猫精

《说听》：金华猫畜之三年，后每于中宵蹲踞屋上，仰口对月，吸其精华，久而成怪。入深山幽谷，朝伏匿，暮出魅人。逢妇则变美男，逢男则变美女。每至人家，先溺于水中，人饮之则莫见其形。凡遇怪者来时如人，日久成疾。夜以青衣覆被上，迟明视之，若有毛，必潜约猎徒牵数犬至家捕猫，剥皮炙肉以食病者方愈。若男病而获雄，女病而获雌，则不治矣。府庠张广文有女年十八，殊色也，为怪所侵，发尽落。后捕雄猫始瘳。

洞庭鼍

《独异志》：敦煌李鹬，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渡洞庭，时晴明，登岸，因鼻衄血江上，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鹬，与之无异，鹬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系于水中。其家奉鼍妖就任，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道士叶静能自罗浮赴诏，过湖，见沙中一人面缚困顿，问之，鹬以状对。静能书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鼍妖方拥案判事，为巨石所压，乃复本身。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鹬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

也。

山魈

《白醉琐言》：广东山僻处有山魈，半是鬼，半是人，能隐能显，止一手一足，必两人相帮然后能行。亦租民田耕种，至秋收，田主必分半与之，若多占升斗，能向其家作祟。其妇女好施脂粉，客或于彼投宿，称为山姑，送与脂粉，其妇乃喜，恣与饮食，不苦索值。又善伏虎，虎至，妇辄批其耳，掌其面，曰："斑子，斑子，勿惊吾客。"虎即帖然摇尾而去。

木客

《花月新闻》：赣州兴国上洛山有木客，形颇似人，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实得不死。能诗，时就人间饮酒。此近乎仙者也。有客静夜弹琴，有一人时来就听，每夜闻琴必至。客疑之，中宵出其不意，忽以裈罩其首，急取火炙其面，其人强挣而脱。天晓寻之，见一老桑如人，树头有炙焦痕。伐其株，血濡缕出。此近乎怪者也。

山精

《抱朴子》：山精如人，茸毛在面。《山海经》之说也。又闻形如小儿，独足，足向后，名曰蚑。或来犯人，呼其名即却。又名超空，可兼呼之。又云山精如鼓，赤色，一足，名曰㹠。又云一种长九尺，衣裘戴笠，宛然如人，名曰金累。

旁不肯

《史册拾遗》：元丰中，庆州界内生一种虫，名子方，秋田之际，害稼殆尽。忽又生一种虫，名曰旁不肯，形如土狗，喙上有钳，涌地而出，遇子方虫以钳镊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虫皆尽，岁得大稔。忽灾忽祥，亦异事也。

海蛮师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见人则泪下。有父老识之，曰："此之谓海蛮师，昔曾见之。"又北宋之末，有一渔人获一能歌之鱼，名曰海多。皆异物也。

巨蚁

万历中，马绪谪潮州，得巨蚁，长尺余，盐渍之，归夸北人。见《紫桃轩杂缀》。余舅氏王漆园于广中见一蚂蚁，如猫大，以小练系之为戏。具录之，以资博识。

千里驴骡

《湖海搜奇》：陕西民家畜一驴，其婿借乘远适，逾时往返百里如飞，婿心爱之。翁问归何早，婿诡云："驴劣，行十里即卧不肯起，因牵之归，乃误我往返耳。"翁信而憎其驴，杀而烹之。婿闻，

急止之曰：“我戏也。”然驴已皮矣，惋恨良久，取其腹视，腰有六肾，盖千里驴也。翁怒而绝其婿。又一人尝省亲山东，亲家以一骡至，时日暮道远，恐其不达，主人曰：“此千里骡也。”倏忽抵其家。

马生角

《湖海搜奇》：万历辛丑，麻城卢之孔之子科儿往沔阳贩马，见彼地有一紫色骒马，头生二角，长二寸余，色如象牙，而纹理亦如之。乡约报郑州同，郑恶其多事，责乡约而不问马。科儿用价五金买来，中途遇人盘诘，多方求解，始得抵家。

孔廪巨鼠

《湖海搜奇》：衍圣公庾廪中有巨鼠为暴，狸奴被啖者不可胜数。一日，有西商携一猫至，形亦如常，索价五十金，曰：“保为公杀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纵之，曰：“克则受金。”公乃听之。猫入廪，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其旁嗅之，猫跃起啮其喉。鼠哀鸣跳跃上下于梁者数十度，猫持之愈力，遂断其喉。猫亦力尽，俱毙。明旦验视，鼠重三十余斤。公乃如约酬商。

猫治鼠怪

盐城令张云在任养一猫，甚喜。及行取御史，带之同行。至一察院，素多鬼魅，人不敢入，云必进宿。夜二鼓，有白衣人向张求宿，被猫一口咬死，视之，乃一白鼠。怪遂绝。

应氏白犬

《湖海搜奇》：缙云应某，夜无故大门自启，到晓复合，而拴不上。应翁疑之，至夕潜伺，见家白犬人行至门，举前两足如拱手状，门拴自坠。翁尾之行，至一池中浴，浴毕向月百拜，口呜呜作声，俨若人态。应即潜返不言。犬入，以喙扃其扉，以足扶拴，拴不能起，乃已。明夜，应翁操杖匿扉旁，俟犬方立而揖，力杖杀之，剖其腹肠，中得草一茎如席纬，鲜翠如生。或云是仙草也。

白獭神

《挥麈新谭》：江阴陆九龄屋旁有石锸一座，乃先世以备旱潦者。岁久倾圮，其祖欲修筑之，计工石次，梦一白衣老人谓曰："托身锸下有年矣，公勿修葺，葺则妨我。"祖觉而不信，然终不能动其石而止。后父复欲修葺，亦梦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否则劳而无益。"父曰："吾必不汝从。然汝何人而栖于此？"乃以指书几上曰："我白獭神也。"觉而笑曰："刘黑闼尚为唐太宗所灭，况白獭耶？"决意为之。拆其石将尽，独下二石，百人不能曳，乃已。后人每见白衣翁往来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

庐陵石鹿

《白醉琐言》：庐陵县每岁夏秋有鹿夜出，至县衙触物成声，逐之辄失所在。推官蔡任远摄县事，方纳凉举杯，鹿以角翻其几案而去。蔡问何人所蓄，吏言此物为怪二十余年，不知所栖止。蔡心异之。一日阅库藏，见土地神案下一石鹿大如猫，血干渍其身寸许，盖

祭土神即割鸡血以沥之也。蔡悟，以铁锥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遂止。

萧山鬼怪

萧山城楼下瞰邑学，有魅出没，人不敢登。魏文靖公骥为诸生时，与同学决赌："吾能宿此无恙，诸公醵金若干为我寿。"诸士许之。公携衾褥茶烛而登，月明朗读《周易》，诸士潜于斋中觇望之。二鼓，呵殿声自南来。一青面鬼首双角，坐肩舆，冠服甚异，从者百人，去楼数十武，鬼卒窥见，白云："魏尚书在此。"魅似不悦，云："家去。"折舆而北，自女墙下投周氏而息。诸士怖甚，掩关不敢喘气。公安寝达旦，告诸生以魅状，诸士敬服，各出金为赠。公潜访周氏，周素钦其名，延坐设食，徐问："君家所事何神？"周蹙额曰："小女年及笄，为妖神所据，昨云今夕与大王成婚，要具花烛。无如之何。"公曰："我能治之，然何以为谢？"周曰："君诚能驱祟，当以小女侍巾栉。"公请女出房，索笔砚书其衾云："魏尚书夫人周氏。"书讫而去。至夕，魅复自城而下，车马杂沓，烜丽莫比，堂中陈设甚盛。魅见女握手交语，请丈人丈母相见。翁媪不得已，拜延入席，传觞款语，了不畏人。宴毕，携女入室，手揭罗帏，见衾上七字大惊。一卒前白曰："午间老贼以女许魏尚书矣。"魅叹叱，登舆而去。女自尔恍如梦醒。既而魏来，周迎入，为治装，择日以女配之。后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其女封二品夫人。

犬活死儿

《白醉琐言》：南京水西门外王宝石家偶来一大黑犬，逐之不去，又非比邻物也。数日后，清晨时，行人以担荷一小棺过，犬跃起

啮其手，棺坠地遂破，其中婴儿苏矣。行人聚观，犬忽不见。是犬来专为活此儿也。

鼠精

《白醉琐言》：临江李鏊性勇，不畏鬼物。嘉靖初，薄游湖口，人延训子。而所居湫隘，北有高楼，封锁甚固。问主人曰："何不假馆？"主人曰："此为妖物所据，不可居。"鏊曰："吾不惧。"主人不得已，启其锁以入，尘埃积寸。鏊汛扫供张，为久居计。时生徒十余人，童冠杂坐，日暮散去。鏊坐至更余，卷衣假寐，怀梃以俟之。忽楼阶有人行声，少选，一神步入楼中，端坐。鏊视其状，顶金幞，衣绛纱，执象笏，垂髯及腹，面色狞恶，若世所塑城隍神者。见鏊，欣笑举笏，抑扬如舞状，冉冉至床前，以鼻向鏊左耳一吹，左耳忽聋。鏊念倘更迟留，定遭魇死。俟其渐近，举梃尽力击之，中其腰有声，呦然而去。鏊起呼主人曰："汝提索仗来，吾与汝缚怪。"便共踪迹楼下，至北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锹锸掘之，深三尺许，得死牡鼠一头，毛作赤色，髯长尺许，秤之重七斤。剥其皮，腰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仅能入穴而死。

面具治怪

《湖海搜奇》：金陵有人担面具出售，即俗所谓鬼脸子者。行至中途，遇雨沾湿，借宿大姓庄居。庄丁不纳，权卧门檐下。中夜不寐，面具经雨将坏，乃拾薪爇火以熯，首戴一枚，两手及两膝各冒其一以近燎。三更许，见一黑大汉，且前且却。某大声叱之，黑汉前跪曰："我黑鱼精也。家在此里许水塘中，与主人女有情，每夕来往，不意有犯尊神，恕责。"其人叱之速去。明旦告主人以所见。某小女

果病祟不安，遂竭塘渔之，得乌鲤重百余斤，乃鹺而担之归。

高丽寺

《北墅手述》：高丽寺者，高丽国王为其世子所建。宋神宗时，国王祈嗣于佛，得一子，昼夜啼哭，惟闻木鱼声则暂止。一日有声自空中来，王命寻声所自起，愈寻愈远，渡海而南，得之武林镜湖之畔，一僧端坐，按节击鱼。使者敬礼僧前，请涉朝鲜以疗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言臂间有佛无灵字。僧曰："异哉！为尔往视。"渡海见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礼，世子笑而受之。王异之，问故，僧曰："此吾师也。先为舆夫，肩舆得金自给外，以余资投井，积久出金，建刹湖上，遂为释。吾钦其德为之徒。吾师一年而跛，明年盲，三年为雷击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笔题佛无灵字于其臂。孰意今生于此。"王曰："审如是，佛有灵矣。安知非夙世之孽并报于一世，而后偿其善果乎？"因建寺于其旧地，颜曰高丽，且进金塔以表奇。

喻弥陀

《北墅手述》：喻弥陀居杭州妙行寺，精于画佛。凡画佛，先静坐凝想，忽现佛光，大如明镜，僧俗同见，自是笔愈有神。客问："何不去参禅？"喻曰："生平只解画弥陀，不解参禅可奈何？幸有五湖风月在，太平何用动干戈。"方腊之乱，杀戮最惨，忽犯钱塘。师造其前，请以身代一城之命，贼为感化，其锋少戢。

杯渡

《梵志》：杯渡和尚尝乘木杯渡水，携杯至岸，数人举之不能动，窥其中有四小儿镇之，乃四天王也。见渔人得鱼，乞其放生不许，取两石子掷水中，俄有二牛相斗，网悉破碎，不复见牛。渔人怅然而悔。

罗汉移居

《湖壖杂记》：康熙元年，净慈寺罗汉堂将焚。先一夜五鼓，残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来者，见纷纷衲子，相皆奇伟，约有数百，皆肩负瓢团，持携杖拂。行人怪之，问其何自，曰："净慈。向灵隐讨单驻足。"翌日罗汉堂焚。始知其所见者，乃五百应真云。

蒋虎臣

金沙蒋虎臣先生超生时，父梦一僧，言由峨眉山来，竟入内。惊寤，顷之，夫人举一子，名之曰峨眉儿。顺治丁亥登进士第三人。生平喜跏趺而坐。后督顺天学政，报满即以病辞，弗复归里，抵蜀至峨眉，留憩伏虎寺中。后室久扃不启，僧云："本寺一古德居此。临逝云五十年后，重来启此。"公知是前身，启之宛然若一也。遂禅定于斯。康熙癸丑三月，无疾端坐而逝。留一诗云："翛然猿鹤自相亲，老衲无端堕业尘。曾向镬汤能避热，那从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堆里人。只有君亲难报答，生生长是祝能仁。"开关闭关，又一王守仁也。

晋水字

宋晋水法师写《华严经》于乌戍，天为雨华，飘坠高丽国中。其花每瓣有晋水二字。国王遣人寻访得之，深为叹异，因构宝华阁。元时湮没。天启二年，有僧道琳搜其址结庵，名古华严庵，陈眉公为作记。

大佛头

西湖大佛头，乃宋高宗时沙门思净所镌。思净俗姓喻，工画佛像，号喻弥陀。大佛之石本在江滨，相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后因潮落，遂显湖山之迹。

秘集卷之二

土遁

《白醉琐言》：正德初，流寇猖獗，有太监部纲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监怜而容之。翁雅善讴歌，太监尤喜，数召侍饮。舟抵济下，而贼报至，从者或逃或泣。翁曰："无恐。"命舟中炒面若干，可足三四人数日之食，请太监散诸仆，而留两人侍以面和水为粮，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于胸，以匕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许而还，贺曰："公高枕矣。"太监犹惊疑。明旦，贼骑充斥，皆四顾曰："昨有龙衣船当泊此，何不见？"后一骑饮马于浒，失足践船头，乃云："几踏入水。"顿辔而去。贼退，从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意必遭贼害，相与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见。太监德翁，厚赠悉不受，置酒申敬，而翁跃升于岸，举手珍重而去。视船头有黄土痕，知翁深于土遁之术。

陈法官治怪

江浦樊某女为妖物凭藉，闻陈法官有神术，延之治妖。陈至曰："能舍此女我则为治。"樊曰："惟命。"陈命取炭数百斤炽之地穴，取大铁索炙而赤之，诵咒毕，女裸身单裩自内出，坐胡床，陈取火索缠之，了无所痛。缠已狂奔十余里，跃入水塘中。父母悲怖，陈曰："无害。"三时乃自水中抱一大黑鱼而出，至家舍鱼而跌。索贯鱼腮，长一丈五尺，重数十斤，乃拽入火中炙杀之。少选，女苏，问

之，曰：“见胡髯巨神引我入一处，见一黑男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锁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自是怪绝。

殷七七

《墨客挥犀》：殷七七与客宴饮，以二栗为令，接者皆闻异香。有妓在坐笑之，栗至手捧而嗅之，即化为石，缀于鼻上，掣拽不落，秽气不堪，人皆远席。妓顿首谢，殷笑而拂之，二石堕下，仍为双栗。又能开顷刻之花，且或四时之花一时俱发，人目为花圣。又《紫桃轩杂缀》载：商七七有异术，能呼屏间画妇人使歌，妇人应声歌曰：“愁见唱《阳春》，令人离肠结。郎去未归来，柳自飞香雪。”诗人多目梅为香雪，而此指柳花，或疑柳絮无香，而太白诗亦云“风吹柳花满店香”。

天坛道士

《客窗涉笔》：天坛某道士善捉狐。一日，有白衣人叩门云：“家多妖，请公往治。”时某微醉，觅轿舁行，行甚速。某少醒，搴帘观之，已在西山，见狐狸无数，拥某跳跃，不能脱身。顾诸狐云：“某至此安能他往？若能启我手，则任若为无恨也。”初惟一狐启，不能动，继而三四狐同启，亦不能动。于是众狐争来启，某手捏一掌心雷诀，撒手启掌，雷声轰震，群狐惊窜，某乃得归。

杨芳台遇仙

《白醉琐言》：万历中，南昌杨芳台乙酉秋试前，有一羽衣相访，甚蓝缕可厌。芳台避之，乃强之出，云："公昔在场屋，得无苦瞌睡乎？吾有一丸，于临场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间出药一丸授之，且曰："尔从此联捷矣。"芳台喜，约次日相访于铁树宫。曰："尔无从访我，别后我当于三边再晤也。"芳台未之深信，往访不获。及试日，服前药，果精彩焕然。是年举于乡，设醮谢之。丙戌登进士。

龚子彬

《学文堂集》：元至正间，常州龚子彬为县刑吏，造重案册于玄妙观。婢传餐，值龚出，置庋阁上而返。龚至观不得食，饥甚，归呼婢，不及诘，遽击婢毙。归观而见饭在焉，心甚悔，因念："此积案岂无枉者？"尽火之，请罪于官，初拟辟，寻减戍云南。时刺史滇人，以家书属之。彬就途，遇一叟授彬一杖，命跨之，御风而行。俄至一城，已入滇矣。时见红梅盛开，问之则仲秋也。投书刺史家，刺史父见书大异，请于官，使给假归。复跨杖如前，仍遇老叟，取杖。还见刺史，刺史疑为尚未往，出其父书，益大骇，并出所携红梅示之。刺史曰："梅开于秋，真吾乡之物也。"即植之于观，因以名其阁。彬遂与一道士学道于此。一日，又见前叟，语之曰："吾杖犹在，汝能从我游乎？"彬敬诺。道士亦牵叟衣求往，叟亦许之，遂偕去。其徒问曰："师何日归？"道士指石柱曰："此柱开花，吾归日也。"三年后，钟忽自鸣，石柱生花，奇纹迸出石上，斑驳之色可玩，道士于云中一见而灭。

剪头仙人

《樵书》：宋大理卿周三畏不肯勘问岳武穆，挂冠而去，不知所

之。明万历中，延安葭州山中有剪头仙人，曰饮净水三瓯，以水疗疾。开府郑汝璧、大帅李如樟请至榆林，求其为民治疾，给水与人，无不随愈。畅谈古今，论及宋事咸阳冤死，仙辄大哭。问其姓，曰："姓周。"昼夜令百余人环侍之，忽不知其何从而去。抚帅求之不得，望空遥礼，空中坠名帖二纸，书"周三畏拜谢"五字，乃知剪头仙人即大理也。

老神仙

《大有奇书》：明末河南陈某被俘，于闯贼张献忠营中为塑匠，人不知其仙也。时孙可望为前锋，醉杀嬖妾，已弃其尸，醒而思之，痛悼欲死，曰："安得有神仙为我活之？"塑匠笑曰："我能活之。"可望怒曰："汝欲借此逃耶？"匠曰："我不行，可命二卒持我药至尸所，于伤处傅之，即得生矣。"如其言行之，创者立痊，随即起，骨节珊珊，已返魂而至矣。可望大喜，闻于献贼，筑高台，坐匠于上，令三军罗拜，声震天地，军中皆称老神仙云。献忠亦有幸姬名胡老脚者，潜往幕后伺之，张疑为刺客，未暇详视，遽拔佩刀斫之，溃腹而死。见而悔之，抱尸痛哭，亟召老神仙，对曰："伤重不能救矣。"献忠必欲生之，对曰："生此人，吾不可复生矣。且公杀人甚多，吾安能一一生之？公此后宜戒杀。"遂敷药于创处，死者徐徐起，回顾神仙已不复见矣。

李朱神判

顺治中，山左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乡试，有两生密询试题，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艺中人也，无庸卜。"题出，乃"志于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会试，又有以场题问者，李曰："五后四

可。”后首题乃“知止而后有定”节，果五后字，二题“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题“易其田畴”二节，果四可字。又一举子叩辛丑鼎甲于朱二眉，书云：“骑白马，赶黄龙，王孙公子在其中，中有一仙翁，福禄永无穷。”是年先帝上宾，应赶黄龙之谶。及传胪，状元乃溧阳马世俊，榜眼遂宁李仙根，探花嘉兴吴光，传胪嘉兴孙鈥，各符其言。未几马与吴俱卒，李子静仕至侍郎。

张三丰蓑笠

《清溪暇笔》载：岐阳王李文忠最好学，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门下多奇士。家有张三丰所留蓑笠，姚福过访，求观，曾孙萼出以示福。其蓑垂须已秃，但余绳千结，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独篾胎耳。萼且曰：“张以先祖爱客之故，勉留数旬，临别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当有横祸绝粒。予感公相待之厚，留此二物，急难时可披蓑顶笠，绕园而呼我也。’三丰去二载，而大狱兴，遂全家幽于本府，不给以粮，粮垂绝，乃依其言呼之。俄前后圃中及隙地内皆生谷米，不逾月而熟，因食之得不死。谷甫尽而朝廷始议给米，其后呼之不生矣。”异哉！

风道人

《耳新》：天启丁卯春，魏忠贤诞日，公卿上寿。有一风道人踵门求见，阍者叱之，道人曰：“我与魏公贫贱交，相见有要言，何为阻我？”阍者以椎击之。道人叩鼓，众拥之进。道人语魏曰：“久别矣，宁相忘耶？”忠贤怒曰：“妖道何其肆妄！”叱缚付镇抚司。道人曰：“汝磔尸在迩，能杀我耶？”将身振跃，飞空而去。举座咸惊，忠贤丧魄。

彭小仙

《帝京景物略》：明正德时，固安县有彭童子，为人牧三十年，犹卯角孩也。每晴时驱牛归即雨，雨时放牛出即晴，人称之曰彭小仙。以妖闻于都，捕者至。彭别其村人曰："百余年后兵来，白旗下立者生矣。"拾草头周于项，身首异焉。捕者以报，收葬之。崇祯时，敌犯固安，人遵小仙言，望白旗窜，皆不死。盖其将暗降，以白为号，故得免也。

唐道录

《续夷坚志》：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渐，建醮保安。唐道录伏坛出神，上至层霄，忽被罡风吹击，遂排神驭气，方得至魔王界内。且为天花坠压，复努力作法，直造天门。三天监门神又行挥下，乃默叩祖师张真君。真君曰："曾闻上帝敕命，不许受宋国表章。但其词意虔切，不可抑遏。"乃命有司引唐诣玉帝前。适逢议下界公事，稠众中见真官引致一神人，衣装皆如天帝，但簪下辫发耳。后有十数人，各荷青册一担，候于庭下。传帝旨云："宋国人民疆土尽付于汝收掌。"神人跪拜只领而退。荷青册人皆随之去。旁有天神谓唐道录说："宋国大数尽矣，汝章之不达，有由也。"唐辞祖师还神，不敢彰露，革命后方与人言。

妙果寺风僧

《夷坚志》：饶州妙果寺有风和尚，饮酒食肉，恣意颠狂。一日，向长老觅担夫去云游。长老曰："门前有二金刚，汝持一个

去。”僧诺之，梯而上，以担挂金刚肩，金刚即随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风僧取担自负，乘云而去。金刚僵立田野中，人起殿盖之，名金刚寺。

罗汉题诗

《现果录》：明季太仓有一巨姓，年老无子，斋十万八千僧讫。有十八异僧复来求食，家僮拒之。一僧遂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书书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来，谓言斋罢莫徘徊。善根虽种无余泽，连理枝头花未开。”随书随成金字。家僮惊报，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顶礼诗几，积诚一载，忽见未字转动，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周将军

《客窗涉笔》：崇祯庚辰夏，徽州某乡有不孝子王某，父死，一老母婢蓄之，每旦拥妻酣睡，役母晨炊。母抱孙启釜，失手将婴孩坠沸汤中，急救起，孩大啼。不孝子惊起，持刀赶母。母跄踉走入关帝庙中，举刀砍母，忽见周将军仓以刀格住。不孝子大惊奔走，周将军即提刀追之门外，杀之。庙祝闻声出视，见将军一足立槛内，一足跨槛外，不孝子仰卧在地。母出拜神，具述所以。众共以金饰像，一足仍立门外，以彰灵异云。

商学士禄料

《志怪录》：成化中，长洲瓜泾民王敬病死复生，问之，云：初

有冥吏追去，见王者坐殿上，判官方与吏胥运算。敬潜听之，王者所言乃算商学士父子俸禄。吏算讫，覆云：“大学士尚有数月，小学士只有月余。”既而引敬问之，王者曰：“误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窃问旁人王者为谁，曰：“阎罗王，即范参政仲淹也。”遂寤。时商公父子俱无恙。既而学士良先卒，久之中堂亦死。审其时，无少爽焉。

崔府君

辛稼轩《南渡录》载：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靖康之变，质于金，与金太子同射。康王三矢俱中，以为此必拣选宗室之长于武艺者冒名为此，留之无益，遣还换真太子来。高宗得逸，奔窜疲困，假寐于崔府君庙中。梦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备马于门首。”康王惊觉，马已在侧，霜蹄雾鬣，昂然翘立。跃马南驰，既渡河而马不复动，下视之，则泥马也。始知为神助。追者不及，得归即位于南，延宋祚焉。

阎浮提王

《代醉编》：寇莱公有妾蒨桃，随南迁，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师事仙人，今将别去，敢有所托，愿葬杭州天竺寺。”莱公诺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阴理。今欲去，言亦无害。公当为地下阎浮提王也。”公不久果亡。有王克勤见公于曹州境上，拥驴北去。克勤询后骑曰：“寇公何往？”曰：“阎浮提王交政也。”

水仙土神

吾苏水仙土神颇著灵异，相传即洞庭寄书柳毅也。顺治庚寅、辛卯间，水旱洊至，祭赛祈祷，靡神不举。台阁巧丽，倾动苏城。蒋宸生绘因看会，见神像，戏曰："相貌也只平常，洞庭君纳之为婿。"夜遂梦青衣言："春申君相请。"因随青衣往。春申君言："水仙土地要见。"复同青衣至水仙祠，见神出位，将宸生端视曰："你言我相平常，我相你亦平常，宜乎贵而早夭也。"令青衣："送他回去。"宸生行至中途，失足而寤。自道其梦如此。丁酉登贤书，己亥成进士，选庶常，逾年果卒。

济渎庙借金

《续耳谈》：济源县北海庙神通人假贷。祠前有两池，东池能出物以应人求贷，欲假金者祷于神，以珓决之，神许则以券投池中，有银浮出如其数。贷者持去，贸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谢而投之，银没而原券浮出还之，如人间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许，投券入水，顷之复浮还。牛马诸物皆可假借，投之复出，故不死也。尝有不能偿者，舍其儿以盒盛之投入，俄顷盒即浮起，启视之，儿于盒中无恙。盖神鉴其诚，悯而贷其贷也。

葛子坚

《镇江府志》：康熙壬子，有神降于溧阳民家，曰："吾金坛葛子坚也。今年旱蝗为虐，帝命我驱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茎不伤。"民且信且疑。而蝗大至，弥漫林莽。民始大惧，裂楮大书曰"驱蝗葛公之神"，民争出鸡酒祀之，蝗乃飞去。葛名维屏，以顺治壬辰进士，为兰阳令。康熙丙午秋闱为受卷官，爱惜诸生试卷，不肯轻贴，为监临所诟詈，愤恨自经死。其驱蝗事，丹阳贺宽有记。

衡州岳神

《大有奇书》：康熙甲寅，吴三桂叛于滇南，驻兵衡州。衡山有岳神庙，有小白龟大仅如钱，多历年所，土人以为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帏中，借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择吉祀神，铺天下舆图于神座之前，默祝求视龟之所向。龟蹒跚循走，总不出于长沙、常、岳之间，复至云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祷，白龟三复如之。三桂君臣相顾失色，故不敢轻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铅山三圣

《耳新》：崇祯戊辰，铅山有显应坛，三圣之神忽附两年少，披发徒跣，红布裹额，身衣神袍，擒本都盗八名。盗或扮施药，或唱道情，或装乞丐，人不识也。两人直前，扑杀一人，擒七人至县。捕官闻之，出堂拷讯，两人作神言曰："此贼大有法术，非人力所能拘，须急请令公来重究。"时摄县事者兴安江大尹，堂设公案，请神上坐。江令取盗拷讯，搜出涂面颜料并引火物，盗皆具供。审毕，神云："此贼不可与水饮，若见水便遁去矣。"言讫欲去，江令以鼓吹送之入庙而苏。

新河神

《大有奇书》：康熙庚戌，毗陵吴翰林耕方讳珂鸣，过池州青溪镇。有新建总河朱公庙，入礼之，见神像六，五则封号之素著者，六之位号，犹生时宫保大司马也。五者冠衣从古，而六者制则今式，榱题焕然。吴进庙祝，询其新河神之说何所从来，祝曰："神所命也。

去岁有巫降于此，自言我总河朱之锡，奉上帝敕督理江河，宜庙食此土。里人询巫何所征信，神言今江滨舟中有同年二人，盍邀来。乃讯之，果得其人，亟请与神面叙生平交谊，皆人所不知之语。二君信为不诬，拜哭而去。舟行祈祷，无不应者。”

银瓶小姊

《湖壖杂记》：银瓶小姊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难，女欲叩阙上书，逻卒拦止，遂抱银瓶坠井而死。孝宗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庙以祀。井在庙中，范银瓶像于庑右。明时有宋观察者祀岳王，谓武穆精忠固当拜，银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于礼便。后升公座，睹玉貌锦衣神女，持弓矢当檐而立。僚采具见，观察惊顾，矢发中背成疽而死。

玉真娘子

《暌车志》：程回者，伊川之后。绍兴八年，居临安后洋街，门临通衢，垂帘。一日，有物如燕，瞥然飞入，着于堂壁。家人就视，乃一美妇，仅长五六寸，形体皆具，容服甚丽。见人不惊，小声呖呖，自言：“我玉真娘子，偶至此，非为君祟。苟能事我，于君有利。”回乃就壁为小龛，香火奉之，言休咎皆验，好事者争往求观。人输百钱，乃为启龛，至者络绎，家遂小康。期年遂飞去，不知所在。

五通神化石柱

《湖壖杂记》：顺治戊戌，灵隐寺毁，释具德重建，辉金灿碧，更胜旧观。大殿将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梦峨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圣也。为灵隐向尔乞柱。”屠觉，即以所有石柱送于寺中，柱刻神像以昭灵异。

掠刷使

《幽怪录》：韦元方外兄裴璞卒。长庆初，元方见一武吏跃马而来，乃璞也，谓元方曰：“吾为陇右三州掠刷使。生人一饮一酌，无非前定，况财实阴司所借。其获有限，过数则阴吏来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则当掠，故不敢厚也。”

活阎罗

《见闻录》：顺治庚寅春，武进诸生龚廷揖因病梦判幽冥事，后无病而梦亦然。每月初一日赴昭昭堂听断，善簿用朱书，率多忠孝节义，恶簿墨书，多不忠不孝事，总三百余案，历历不忘，随笔录之。同郡潘静菴刊《活阎罗断案》，邹之麟为序行世。

城隍责礼

《湖海搜奇》：吴诸生沈鸾家城隍庙之西，以赴郡试晨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尚早，邻家未启户，女径入庙于香炉内取火而归。时天暑，女但着裙而未穿裤，沈夫妇未之知。沈有甥女，神忽凭之，自称：“吾城隍神也。昨日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岁女子到庙取火，甚是不洁。”呼沈跪而责之曰：“汝为儒者，乃尔不知礼耶？”沈举

家拜谢，许以祭赛。神曰：“此亦不必，本非大过。我偶出，过尔门驻此尔。于明日具衣冠到庙一揖可也。”语讫，甥女洒然而寤。

关侯裔

《大有奇书》：陇西关永杰，号人孟，与兴化李映碧清，崇祯辛未同籍同官，一司李东阳，一司李明州，相望也。初见时愕然神耸，如世所绘关壮缪像，问之曰：“君关侯裔耶？”曰：“然。”曰：“史载庞会随钟、邓灭蜀关氏家，君又其裔，何也？”曰：“请以一事证。当永杰附骥之年，棘闱未撤，与诸举子闲步先壮缪祠。忽一道士前询诸姓氏，曰：‘昨梦神喜动颜色，语予云：吾家一人入彀矣。诸君谁氏关者？’时众咸指目杰。已而果捷。非证乎？何云尽也。”李曰：“侯亦世情耶？”由今思之，侯之喜非世情也。当君司李有声越，擢中州兵宪，与流贼战，捍危疆，贼入噀血骂贼死，似侯哉。侯盖知君必捷，捷后不以牖下死，神之喜其以此乎？噫，斯真侯后矣！史载刘豫降金，杀其骁将关胜，胜不从，或曰是壮缪后。然则关氏之以忠义著也，侯及胜、永杰而三。

龙兴寺火兆

《湖海搜奇》：淮阴龙兴寺素雄丽，正德六年，湖水泛溢，民避水于寺中半月许，污秽殊甚。僧虽苦之，而不能禁。月余，一青巾白袍者至，年可三十余，周行廊殿，入室，僧不为礼，坐定，亦不奉茶。乃问云：“此地有饥民住否？”曰：“有之。”又问：“禅堂曾居否？”曰：“惟禅堂无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见群僧荷担自寺中出，其状或髯或发，或妍或丑，老少非一，皆向西而行。人疑寺中安得有僧如许，且形状怪异可疑，入寺问之，皆云不知。明日雷雨

大作，火自后殿起，至山门，俱成煨烬，惟禅堂岿如鲁灵光然。乃知昨青巾者火部神将，而群僧则罗汉云。

鼠妖

万历中，闽南平之漳湖廖氏，有处子为异物所凭，已适王氏居远矣，而凭如故。王无如之何，知江右龙虎山太乙真人符最灵，往征之，而物必阻于途，行者不能。一日潜往，物复追之，而已远入天师府矣。物不敢入。时真人尚幼，母氏掌政，取照妖镜悬之，而鼠见，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脱鼠耳。"给三符，命至关、至郡城隍庙、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其旨，焚关符而物向女犹揶揄。焚城隍庙符而物已窘，曰："吾为女死矣。"焚符家庭，白日忽迅雷起柱中，跃出一鼠大如斗，已击死矣。怪遂绝。

猴祟

嘉靖中，江南一民家女为猴祟所凭，诸业符咒皆莫能禁。吴地称宋相公者，先世有符法，救人最广，而传家得道者犹阴王之故法大行。因邀宋至，宋视之曰："此猴精，已五百年，通灵跋扈，幸早发，不然逋逸至滇南界，莫得矣。"遂作符，尽敕海内诸城隍神合捕。而诸神实惮之，莫能获。幸宋家有神为某郡城隍，奉法惟谨，始获之，械至。宋坐坛上，与客痛饮，责之曰："汝生世久，可入仙，何不自爱而犯淫戒，为厉人间，罪何能逭？"猴惟涕泣而已。客问所从来，宋曰："此猴饱经籍，与苏子瞻交好，黄鲁直诸公皆其友也。"客狎之，犹裂客衣，命即坛上捶杀之。

鼠穴铜印

《奇异录》：正德间，黄州师巫宁均在飞丧崖见一鼠盘旋道上，忽入地穴。掘之得一铜印，洗视之，上篆扶蛮玉印。用署符咒，能呼风雷。后因纽损，遂不复验。

金陵黥卒

《花月新闻》：金陵有黥卒，已脱军籍，置卜肆于通衢，剖断若神。一道士高冠侈袂，风仪甚整，来问卜。黥为画卦，起挽其衣曰："吾于卦中算得君是神仙，愿垂救度。"道人颇窘，欲去不得，乃约同往旗亭贳酒。黥挽衣如初，并坐，片时行杯，道人含酒噀其面，黥惊而释手，遽失所在。将拭面，觉光泽异常，酒家视之，黥文灭矣。

陈蒲鞋

《释氏通》：睦州陈蒲鞋游方契旨，货屦养母，时号陈蒲鞋，住开元寺，常作履潜施于路。黄巢兵至，标大草履一只于城外，军竭力不能举。巢曰："有大圣人在此。"乃舍城而去，民免兵难。寿九十有八而逝。

铁拐

《仙踪》：铁拐姓李，质本魁梧。早岁闻道，修真岩穴时，李老

君与宛丘先生尝降山斋，诲以道教。一日，李将赴老君之约于华山，嘱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而不返，若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归，六日化之。李至七日果归，失魄无依，乃附一饿莩之尸而起，故其形跛恶耳。

老人画地

《清异录》：隋裴寂待选京都，偶郊饮，遇老人画地上沙土曰“扫国真人”，又曰“玉环天子”，又曰“兵丹上圣”。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后人由绎其名，扫国者，太宗之铲平僭暴也；玉环，太真字，玄宗以妃而召乱，玉环天子是玄宗明矣；宪宗始以兵定方镇之强，终以丹灶灭身，兵丹之目，其宪宗之谓乎？

宗阳宫魍魉

《北墅手述》：武林宗阳宫中祀玉帝，庑下雷公、电母，灵不可犯。明时有数书生读书宫后，一生有胆力，雷雨晦明之夜，众谓之曰：“若能于此时将一红纸裹投于烱电娘子金钹内，明日当以盛馔醉汝。”生曰：“诺。”移时而返，曰：“纸裹投矣。吾转至殿角，见一魍魉凭檐而立，叱其让道，彼若不闻。吾以老拳挥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击絮，觉腹中肠胃若有若无。急掣拳猛喝，彼忽隐去。”众哗笑以为诞。明旦众起涤面，生揎臂见右臂黝似髹漆，众皆骇异，始信其然。月余，生臂渐褪皮，逾年始复。

生魂

《春渚纪闻》：宋韩青、何蓬与许师正同过平江，往观赛神之会。其神曰陆太保，乃村民陆氏之子，实生人也。人每召之，则其魂为神，公然就享。有疾者闻之，虽数百里外皆能即至其家，还语病状。时师正之室在霅川，求神视之。神应声而去，须臾还曰："汝妇家方洁斋延僧，诵《法华经》，天神满前，合掌致敬，我不得入。顷之邻妇来观，携牛脂烛，诸神惊唾而散，我始得入，而妇少安矣。"师正归问之，果如其言，因以牛脂烛为戒云。

神祇重学问

唐伯虎读书山寺，积雪无聊，椎村犬，取佛庐中木牌位作薪煮食之，狂饮浩歌自乐。邻寓一措大窥之，伯虎怜其寒寂，分啖数脔。措大拾余木置炉中煨火，归即大病，为鬼语词责之，曰："我寺之伽蓝神也。"措大辩曰："事由唐寅，奈何偏苦我耶？"神曰："唐寅则可，汝何人，敢效唐寅？"可见神祇亦重学问。

段孝直

《拾遗记》：汉景帝时，段孝直为长安令，有千里马。时梁纬与帝连婚，挟势索马。段不与，纬陷之下狱。段语家人曰："我屈死，可将纸三百张、笔十管、墨五铤安墓中，我自伸理。"家人如其言。段死，景帝大宴群臣，孝直于殿前上表，具疏纬不法事二十一条。其表云："天地虽明，讵悉无幸之老；日月垂照，必鉴有滞之人。臣早忝宦途，颇章敬慎。不谓刺史梁纬，欲臣亡父之马，戮臣冤枉之刑。上诉皇天，许臣明雪。若不闻之陛下，罔能免此幽沉。"奏讫不见。遂收梁纬，勘诘不虚，斩于孝直墓前，以慰冤魂。

青州客

《稽神录》：朱梁时有青州客泛海，飘至一国，登其崖，阴雪惨淡，凉气袭人，然庐舍田畴，与中华无异。揖其人无见之者，语其人无答之者，入其关禁无问之者。直至王宫，正值大宴，群臣环侍，张乐称觞。客逼王窥之，王忽有疾。巫者视之曰："为阳气所逼，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其人偶来，不为祟也。"即具酒馔焚香拜祝，客据案食之。门有车马，客乘之至岸，登舟而归。

阴摩罗鬼

《大有奇书》：郑州进士崔嗣复，预贡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方睡，忽有声叱之者，嗣复惊起视之，则一物如鹤，色苍黑，目炯炯如灯，鼓翅大呼甚厉。嗣复皇恐，避庑下。明日语僧，对曰："素无此怪。第旬日前有丛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复至都下，为开宝寺一僧言之。僧曰："藏经有之，此新死尸气所变，号阴摩罗鬼。"此事王硕侍郎所说。

郑氏忠孝鬼

《说圃识余》：义门郑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于中夜，家长率子侄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现形，云："吾乃天地间忠孝鬼。昔主江州陈氏，今奉帝命为汝家仪表，毋得为非义以取祸。"言讫而隐。郑氏建神光阁以奉之。

女鬼举扇

《陶朱新录》：平阳县廨中多鬼，县令郑栎年好饮，一日醉归，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举扇嘱婢扬风。凡数扇，婢忽掷扇于地，曰："无恁地工夫。"言讫不见。栎年始知为鬼。

洛阳士人

《湖海搜奇》：洛阳一士乘舟过某渡，夜立船头，偶吟诗曰："银汉无声月正明，谁人窗下读书声。"思续未就，误堕水死。灵爽不散，每夕辄哦此二句。舟人恐甚，无敢泊船。一达官来，知其故，令泊于此。夜果闻吟诗，遂续之曰："游魂何事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自是遂息。

神药愈疾

《采兰杂志》：一妇病，阴中奇痒，苦甚而不敢告人。平日虔奉观世音，见一尼持药一函至，曰："煎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见。启视之，乃蛇床子、吴茱萸、苦参也。

鬼物借人

《白醉琐言》：沔阳鲁向道言：彼处一古冢中有桌几各十二、金银酒器，邻近延宾而乏用者，焚金钱一百告于墓所，焚帖借用，即得所愿。事毕涤而还之，否则至其家作祟。又洞庭君有船与客装货，有

银借与土人，必书券送息还之，莫敢有爽其期者。又北土长源县有子路畜马，肯雇与人乘之。

鹅鬼

《搜神记》：吴孙休有疾，欲试师巫，乃杀鹅埋苑中，架小屋于床几，以妇人履屐服物着其上，使觋视之，曰："若能说此鬼形状，当加厚赏。"巫竟日无言。帝推问之，乃曰："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敢即白，疑是鬼神变化，当候其真形。而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此鹅有鬼也。

鸭鬼

《西樵野记》：弘治中，吴郡夏杰访姻戚于尹山，夜经夹浦桥，见水中一物，类鸭鸣。杰意村民所遗，追而执之，化作一砖块。杰委之于野，蹒跚于地，复作鸭鸣而去。王行甫云：越鉴湖西一处为贺知章故居，水径幽僻，驾舟入者，夜常见鸭鸣拍，捕之终不可得，然鸭鸣拍如故。或穷逐之，至险滩，舟多覆没。土人呼为鸭鬼，为刊木戒人勿捕此鸭。

熟鸡鸭鸣

《桐下听然》：陈方伯少子某煮一鸡，将切啖之，忽从砧上引颈长鸣，其声清越，举家共闻，即弃之水。陈疑惧累月，迄无他异。是岁应武科，明年状元及第。

康熙己酉冬，蒋协侯家烹野鸭一锣置于橱，晚间将切以为夜膳。

忽闻鸭鸣数声，众怪而静听之，声自锣中出，鸣之不已，弃之水滨。明年协侯死。

兔鬼

《稽神录》：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即奋往击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韝，行数十步，复见兔走，擒又不获。如是者三，即命刈草以求之，得死兔一具。盖兔之鬼也。

天津旅舍鬼

《客窗涉笔》：康熙中，天津城外有旅店，后一室多鬼，店主键其门。有优人至其家，无宿处，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净者云："无惧，吾能服之。"众饮酒半醉，扮净者取朱涂面，着袍靴，装关侯；丑涂黑面；持刀，装周仓；小生白面持印，作关平侍立。关侯正坐点烛，若看兵书状。顷之，炕后一少妇出，前跪呼冤。装关公者心慑不能应，扮周仓者厉声问："有何冤，可诉上。"妇指炕者再。周又厉声云："汝且去，明日当伸若冤。"妇拜谢隐去。明日，三人启炕砖视之，下果有一尸。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迁去，某赁之。邻人云屋主向有一妾，后不复见，殆冤死耶？"众云："今夜必复至，当细询之。"至夜仍装像于室，众伏户外伺之。初更，妇人又自炕后出，怒指三人云："吾以为真关君，特与诉冤。汝辈何能了吾事！"乃披发吐舌而去。众大惊，三人不敢复入其室。

泥孩

《夷坚杂志》：宋时临安风俗繁华，嬉游湖上者竞买泥孩等物，回家送人。象院西一民家女买得压被孩儿归，置于床屏之上，玩弄爱惜。一日午睡，忽闻有人歌诗云："绣被长年劳展转，香帏还许暂相偎。"及觉，不见有人。是夜将半，复闻歌声，月影朦胧，见一童子渐近帐前。女子惊起，童子抚之曰："毋恐，我所居不远，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无知者。"女亦爱其丰采，遂与合焉。因遗女金钏，女置箱箧中。其后视之，乃土造者，大惊。因见压被孩儿左臂上金钏不存，知此为妖，碎之而投于江，怪遂绝。

芭蕉女子

《庚巳编》：明冯汉字天章，为吴郡诸生，居阊门石牌巷。庭植花木，夏月薄晚，坐斋中，忽睹一女，绿衣翠裳，映窗而立。汉问之，女子敛衽拜曰："儿焦氏也。"言毕入户，纤妍轻逸，真绝色也。汉疑其非人，起挽其衣，女绝衣而去，得一裙角，视之，乃蕉叶也。汉取所得合之树上，所断裂处不差尺寸。

瘦腰郎君

《诚齐杂志》：桃源女子吴寸趾，夜恒梦与一书生合，问其姓氏，曰："瘦腰郎君也。"女意其为休文昭略入梦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昼寝，书生忽见形，入帐既合而去。出户渐小，化蜂飞入花丛。女取养之，自后恒引群蜂至女家甚众。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得名，天宝中事也。

《养疴漫笔》：宣和间，禁中有物曰猱，块然一物，无头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声如雷。禁中人皆云“猱来”，诸阁皆扃户，徽宗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时。或往诸嫔妃榻中睡，以手抚之亦温暖，晓则自榻滚下而去，罔知所在。嫔妃梦中有与同寝者，即此猱也。或云朱温之厉所化。

马绊

《遂昌杂录》：明晋昌冯梦弼，仕云南宣慰司。因公务过八番，有驿吏力阻其行，谓今日马绊，上江岸不可过。梦弼祷于天曰：“余为王事驰驱，不敢以妖避难。愿神佐之。”时月微明，见一物大如匹练，竟入江中。渡江后问土人马绊何物，乌剌赤曰：“此马蝗精，过者辄为所啖。公正人，不敢犯也。”

秘集卷之三

雁门女子

《大有奇书》：唐开元中，有僧游雁门山，入一石洞，洞中之境愈行而愈不穷。僧爱而更进，忘出忘疲，见数女子，鬟发飘云，草裳叶袂，见僧讶曰："汝何人斯？髡发刈须作此异状耶？"曰："我僧也。"女子曰："何谓僧？"曰："僧者佛之徒也。"女子曰："何谓佛？"曰："佛者西方之圣人。"女子曰："何以昔未之闻？"曰："佛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女子曰："何谓汉？"曰："汉者继秦之代也。"女子曰："我皆不知。"曰："尔何皆不知？"女子曰："我秦人也。蒙恬筑城，役及妇人，我等避于此，哺菖蒲皆不死，亦自忘其年岁也。孰知秦亡而又有所谓汉耶？"僧辞出，后再访之，但见青霭白云，不知洞之所在矣。

梦掷全红

《拙庵杂组》：成化丙午，上海诸弘济就应天乡试，与同乡钱状元福、曹御史豹、周知州翰、董少卿恬、董太守忱同赴试。将揭晓，梦与诸公会饮，钱居首席，掷骰举令，限百掷酒十觥，得全红者依数免饮。鹤滩九掷得六红，余皆不出六七。十掷，各以数递减，惟弘济百掷无全红，例当全饮。乃以左手举觥，右手执骰，疾呼曰："请饶一掷，无则甘罚如例。"众许之。弘济以骰掷盆，六红宛然。梦中喧哄而觉。及揭晓，鹤滩第九，余名与梦中掷红之数先后不爽，弘济果

中一百一名。

考《南国贤书》，惟钱福第九，周翰九十二名，诸弘济一百一名，董恬一百二名，曹豹一百十九名，董忱一百二十六名。是科华亭王道、钱启宏亦中式，惜未入梦。

湘潭鬼哭

《客窗涉笔》：顺治间，新安程青来、黄希倩贸鹾至湘潭，旅郭外。时际秋冬，夜不能寐，闻远近若有亿万蛙声。次日询之土人，云："此非蛙声，乃鬼声也。"惊问其故，云："崇祯间，人民为流贼杀掠无遗，至今骨积如山，无人收葬，故此鬼哭。"二人恻然，即对天立愿，如贾获利，当来收瘗。售其货得三倍，即托一僧任之，于高阜处建义冢六百所，收骨得一千八百簏焉。又建小庵，延僧居之，朝夕唪经施食。自后鬼无声矣。

走无常

《稽山语怪录》：宣德间，江西尤和为酆都令，左右请谒酆都神殿，尤岸然曰："吾正欲除之以息愚惑，岂反谒祷耶？"率左右入庙，略无瞻谒之仪，傲睨而返，言当毁除。明晨方治事，门子忽跌仆坐下。尤和顾左右："彼卒死矣，舁之去。"左右曰："非卒死，此走无常也，为冥府勾摄人耳。"尤和怒以为诳语，左右曰："姑俟其起问之可验。"尤诺之。越二日，童欠伸起，尤问之，童言："向从公归，忽为冥官召去，遣往江西摄尤睦，文牒悉具，持之行。至彼觅尤家，守门外二日，始得入。"尤闻之，睦即其弟也，因扣其室庐何似。童细述之，即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曰："其家有瘈犬，不能遽前，后乘间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瘈犬，曰："其人何业？"曰："一

秀才也。其貌尔尔。”语至是，尤不觉惨沮，知其为弟，因曰：“今则何如？”曰：“随已摄归酆都，闻当得重辟，不可生矣。”尤和大恸，急命人询于家，得报，睦以是日亡矣。和乃入观忏谢，建功表门，著文纪事，镌之于石，以表异云。

酆都

酆都县有酆都山，土人云此阴府决判罪人之所。其山幽冥不可入，唯余一洞，视之阴黑，不知底极。定昏之际，侧耳而听，隐隐闻笞扑之声，凛然可畏。每半月，土人轮番纳荆条一大束，以供笞扑之用。前所纳者用弊，掷置洞口，视之必零星破碎矣。冥官云如阳世之刑部，唯四方有罪之人来此听勘，为善者不入也。今人荐亲动云阎罗地狱，不论父母平日所为善恶，此司马温公所言，以不肖待其亲，岂得谓孝乎？

东岳祭酒

《湖海搜奇》：长洲市民符某，皈心道门，受玄坛延生二箓。万历丙申六月，梦群隶入曰：“我东岳使者，屈公为某司祭酒。命且下，先遣某为通。”符不知所答，但惊颤而已。数日，符生又见一吏卒告旧任官来，请出迎。一白发贵人坐肩舆而来，相见揖入坐定，言：“某久为东岳祭酒，秩满迁主天曹，知公心平才赡，举以自代。幸即赴任，无负天朝之宠锡也。”符曰：“某目不识一字，何以作官治事？幸公哀之，别选能者。”贵人曰：“毋妨。吾昔为前官举用亦不识字，治事久之，豁然通灵。曹司吏典甚多，无用劳扰，藉公坐镇雅俗耳。本司文部及一鹰一犬，皆以交付。”符问：“鹰犬何用？”曰：“鹰犬以察人善恶，日行千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奈何？”贵人

曰："无妨，公欲挈妻子，则请尊夫人同行，不则冥中亦多佳配，何必恋恋为儿女之态？"语毕，命吏卒上参拜谒，家人悉不见。良久，贵人告去，符送至门，揖逊而别。乃泣语其妻："吾不久矣。"居数日，沐浴更衣，无疾而逝。

泰山录事

《闻见卮言》：杭士汪周望自言身为泰山录事，能代人查示祸福。又盐官乡民左姓者自言为地府总司诸役，言科名之事，如来年八月放榜，今年八月先从地府起送，曰地榜，各府城隍查其当与荐者，上之总司，以达天曹，至来年正月天榜列示。然半载之内，不无去取，必待人榜然后定也。但人榜可以贿鬻而得，岂地、天两榜亦可以关节幸中与？

雷部判官

《白醉琐言》：休宁儒士程学圣，师事洪某，立心正直。中年游神冥府，职雷部判官，言人死期不爽，不肯与他人言，惟与师言之。一日，谓师曰："冥府重先生，将以先生为阎君。"洪笑曰："果尔，吾便为之。"是夕，洪忽病，仆者见庭下如官吏立者数员，良久却去，洪乃安。达旦，学圣至，谓洪曰："冥府闻先生便为之言，遂遣使迎先生。予谓先生笑言耳，期尚远也，乃召还。"洪问："潘雪松士藻、祝石林世禄二孝廉中否？"学圣云："此非吾职，然可查也。但天榜未定，春榜定于先年之十月，秋榜定于当年之正月。"后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也。"雪松果第。乙酉十月，洪又命查石林，学圣曰："丙戌榜无祝名，己丑榜有之。然两榜正在挪移。盖平生为善，忽有一念之恶，神即恶其秽；平生为恶，能猛省痛改，神即鉴其

馨。故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无分而忽登第者，新念迁善也。天家伺察，曾无一刻之停。吾能知祝公之必第，而不能知戌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成进士。

指关为姓

《关西故事》：蒲州解梁县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月甚明，启窗越出，闲步园中，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声，怪而排墙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矣，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以此相泣。”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自水洗后颜已变仓赤，不复识认，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东行至涿州。张翼德在州卖肉，其买卖止于上午，至日午即将所存下悬肆旁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任有势力者不能动，且示人曰：“谁能举此石者，与之肉。”公至时适已薄暮，往买肉而翼德不在，肆人指井谓之曰：“肉有全肩悬此井中，汝能举石，乃可得也。”公举石轻如弹丸，人共骇叹。公携肉而行，人莫敢御。张归闻而异之，追及，与之角力，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鞋适至，见二人斗，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

斗姆救焚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浑暮，屈驾桥人见绿衣两人在巷门口坐，以为代役看栅者，转瞬不见，咸诧为奇。随火起桥陌，延烧三十余家。至张君安铺，屋柱焦损，火飞入檐。君安合掌称斗姆贤号不辍，火光照

耀之间，人见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随灭。盖君安奉斗斋多年，极其诚敬，故斗姆垂救，及门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盆水现相

郡中某翁家素饶裕，康熙中，以子贵受封，声色货利，享用甚适。偶抱微恙，忽有一僧欲入见，阍者传报，令之入，入亦不揖，竟于首席踞坐。某色不悦，问其来何事，云："知汝有恙，要化汝银一千两作佛家功德。"某益不悦，漫曰："银非土块，一千两谈何容易。"僧云："你道非土块，以我观之，直与土块等耳。汝既不肯舍，可命童子取水来，待我净手。"水至，洗手而去。临出，语童子云："进语尔主，取我洗手水照照颜面。"童子入告，某异之，取水自照，乃一胖大和尚面目。再照，是清朝冠服轩冕之像。更一照之，则成乞丐之形矣。此僧大显神通，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之像，一照毕见，欲以点化此老，惜乎其不悟也。《葭鸥杂识》载其姓氏。

日饮水

《暌车志》：沧洲有妇人，不食，但日饮水数杯，年近五十而容貌悦泽。人间其故，因言自幼母病在床，家无兄弟，惟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供母。值岁歉米贵，因仰天致祷："今日所获不足以赡二人，愿天悯我，使我饮水不饥，尽以所获供母。"遂临井饮水一杯，以后遂不思食，殆三十年。

大同妖妇

《湖海搜奇》：大同一妇分娩后不食不言，痴坐井上，汲水饮之，三日不下百桶，而鲸吸不已。其夫素病，惊跃顿绝。里人以为妖，埋之土中，仅露其首，数日不死。适筑墙，置之墙内，又不死。众以为神，舁至土地祠拜焉。官闻而下之狱，两目睒睒，气息如生。官命以薪爇之。未几，王和儿戕帅之祸作。

麻姑

《一统志》：麻姑，麻秋之女也。秋为人猛悍，筑城严酷，督责工人昼夜不止，惟鸡鸣乃息。姑有息民之心，假作鸡鸣，群鸡相效而啼，众工役得以少息。父知欲挞之，麻姑逃入山中，竟得仙而去。今望仙桥，其迹也。

曹翰为猪

《见闻实录》：宋曹彬为大将，下江南不杀一人，殁而为神。四子俱领旄钺，孙女为后，少子封王。曹翰克江州，愤其城不下，屠之。未几子孙有乞丐者。苏郡刘锡玄字玉受，万历丁未进士，道过江滨，梦青衣长面人曰："我宋曹翰也。生平残忍，罚为猪数世矣。明晨又当见杀，愿公救之。"刘公早起，果见屠夫擒一猪至，号声动地。刘买而放之阊门西园，人呼曹翰猪，即应之。

圣殿蜈蚣

国初，南城遭兵燹之后，郡学前最为荒凉。大成殿除春秋二祭外，绝不启门，蛇虺蝙蝠恶物群聚其中。丙戌夏月，雷电绕殿回旋三

日而不下击。众学役异之，启门遍视，见至圣牌版上有物丛丛排列而精光外射，细视之，乃一大蜈蚣环于牌版之上。牌版高五尺，蜈蚣环抱周遍，其白而丛丛者，系其足也。学役中有黠者，知雷之盘空旋转定为此恶物，但下击牌版必碎，怪物有灵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伤残其牌版，借此以避雷火诛殛耳。议以火挠远钩圣牌倒地，蜈蚣离版，蜿蜒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遂糜烂矣。众乃大快，扶起圣位，扫除恶物。因见其腹有“逆阉魏忠贤”五字，乃知诸书所载白起等事，未尽诬也。

冰柱冰山

正德中，文安县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冻为冰柱，高五丈，围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后数日，流贼过文安，民避入冰穴，赖以全活者甚众。又万历间，杨舍居民夜闻河中有声若众人呼喊状，意疑是盗，于隙中窥之，见隐隐有火光。明日，河中成冰山一座，亭树、阶级、阑干、坡境种种具备。城中好事者买舟往观之，蹑草履可涉其巅。虽使人力为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经月始泮。未几而江陵败。此二事皆前史未之见，倘三伏得此销夏，不烦河朔饮矣。

火葬

唐龙江《梦余录》：火葬起于西域，惨毒不仁，昔人比于炮烙之刑，施之仆隶然且不可，况于亲乎？礼于先庙焚尚须三日哭，岂有燎灼其亲之尸，而仁人孝子乃能安于心乎？东南为仁义礼乐之区，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风流行，莫以为怪。不能用夏变夷，是亦士大夫之耻矣。近又有燎其亲之尸，饮酒至醉，拾其残骨掷之于水，谓之水葬。有人心者尤不忍闻。弘治中，郡守曹公鸣岐凤置义冢于六门之

外，皆方百余亩，而民狃于故习，犹自若也。吁，可恨哉！

墙起床中

《漱石闲谈》：凤阳军生杨祐，纳粟为指挥。过临清，与妓吴秋景情好甚笃，以三百金纳之归，坐卧皆同，欢笑无间。但欲念一举，即有一墙起于榻，界断其中，两相推撼，而坚如石屏，未尝一度得合也。乃至迁房易榻，卜昼卜夜，无不皆然。祐恨之，祷禳无效，累年，秋景怏怏以死。或云妻为厌胜云。

迎春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出土牛，郡人竞观，以铺张美丽为时和年丰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号召妓女、乐工、梨园、百戏，声歌杂遝，结束鲜明，士女倾城往观，岁以为常。观袁中郎先生《迎春歌》，可见其盛。国初亦然。自康熙己酉，山西郭公四维守吴，躬行节俭，妓女优伶，一切革除，惟府县各官往迎而已。沿至于今，益复寥寥。盖清素可以持身，而不可以御俗。况春为一岁之首，躬迎大典，致苟且从事，终是衰飒气象，雍雍博雅之世，当不应尔。

辇送石刻

宗忠简公留守汴京，当金人蹂躏之余，百务拮据，岂有意营不急者。一日，于艮岳遗址得定武禊帖石刻，即遣力辇至行在。中途为斡离不邀截以去。后金昌宗以为秘玩。盖右军秀杰之笔，照曜天地，不惟蛮貊通知宝爱，即勋名忠耿之老，亦不容屑越于颠沛时也。

宦者刻经

汉宦者李巡请于灵帝，令蔡邕考定石经，书刻于鸿都门。古阉宦好学乃过士大夫如此。又《紫桃轩》载：宋光尧手书十三经刻石，今虽残缺，尚在杭州府学大成殿两庑，士人未有过而问焉者。经术日衰，可叹也。

中天中文

《紫桃轩杂缀》：于令升《周礼》“太卜掌三《易》”注：“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今但知有先天、后天，而不知有中天。又《汉书》有中文《尚书》令，但知有今文、古文，而不知有中文。

导引小诀

《安老书》：陈书林司乐市仓部，轮差诸君请米受筹，张成之为司农丞，同坐。时严寒，陈一二刻间两起便溺，张曰：“何频数若此？”陈曰：“天寒自应如是。”张云：“某不问冬夏，只早晚两次。”陈谕之曰：“有导引之术乎？”曰：“然。”陈曰：“旦夕当北面叩请。”荷口授曰：“某为李文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诀：临卧时坐于床，垂足解衣，闭气，舌柱上腭，目视顶，仍提缩谷道，以手磨擦两肾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为妙。擦毕即卧。如是三十年，极得力。”归禀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每与亲旧言之，云皆得效。

搬运捷法

《安老书》：苏东坡云：扬州有武官侍真者，官于二广十余年，终不染瘴，面色红腻，腰足轻快。初不服药，惟每日五更起坐，两足相向，热摩涌泉穴无数。欧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气，晚年患足疮一点，痛不可忍。有人传一法，用之三日，不觉失去。其法垂足坐，闭目握固，缩谷道，摇飐为之，两足如气球状，气极即休，气平复为之。日七八，得暇即为。乃搬运捷法也。又于王定国书云：摩脚心法，定国自已行之，更请加工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

情欲伤生

《韵府续编》：将受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者，情欲之路，嗜好之府也。目爱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乐淫声，命曰攻心之鼓。口贪滋味，命曰腐肠之药。鼻悦芳馨，命曰熏喉之烟。身安舆驷，命曰召蹷之机。此五者所以养生，亦以伤生。

暖外肾

《明道杂志》：洛阳刘幾，年七十余，精神不衰，体干清健，犹剧饮。予素闻其善养生，因问之，几曰："我有房中补导之术，欲授子。"予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妇，何地施此。"见幾每一饮酒，辄以嗽口，虽醉不忘，谓此可以无齿疾。晡后食少许物辄已。幾有子婿陈令，颇知其术，曰暖外肾而已。法以两手掬而暖之，默坐调息，至十息，两肾融液如泥瀹入腰间。此术至妙。又《菽园杂记》：回回教门

善保养者，无他法，惟暖外肾，使不着寒。见南人着夏布裤者，甚以为非，恐凉伤外肾也。云夜卧当以手握之令暖，谓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护。此说最有理。

饱生众疾

《明道杂志》：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茂则每劝人必曰："宁少食，无太饱。"王龙图皙造食物至精细，食不尽一盂，食包子不过一二枚，年八十卒。临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刘监尤喜饮酒，每饮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实而已。循州苏侍郎每见某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则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饮酒不饮药，每与客食，未饱已舍匕箸。后贬瘴乡，累年近六十，康健无疾，盖得力此也。谚曰："夜饭少吃口，活至九十九。"即三叟量腹节所受之意也。

陈成生男

《博物志》：陈成初生十女，使妻绕井三匝，祝曰："女为阴，男为阳。女多灾，男多祥。"绕井三日，果生一男。又云：妇人妊身三月未满，着婿衣冠，平旦绕井三匝，映水视影，勿反顾，必生男。

护胎

《菽园杂记》载：妇人觉有娠，男即不宜与接，若不忌，主半产。盖女与男接，欲动情胜，亦必有所输泄，而子宫又开，故多致半产。独牝马受胎后，牡者近身则以蹄触之，谓之护胎。《易》称牝马之贞，以此。所以无半产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产宝论》及《妇人科书》俱无此论，可扩前人所未发矣。愚谓不特半产，儿多痘毒夭殇，皆由于此，不可不慎。

忍欲

人生有欲，莫甚于男女之欲。汉高忍杯羹之分而不忍割戚姬之爱，项羽纵三月之火而犹有垓下之泣，况其下此者乎？刘元城南迁日，求教于涑水翁，曰："闻南地多瘴，设有疾，以贻亲忧，奈何？"翁以绝欲少疾之语告之。元城时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谨。赵清献、张乖崖至抚剑自誓，甚至以父母影像悬之帐中者，盖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欲之难遣如此。

财色伤人

《紫桃轩杂缀》：世间惟财与色能耗人精气，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银可点化以济世，少女可采药以长生。既快嗜欲，又得超胜，何惮而不为耶？予以天理人情揆之，恐无此大便宜事，吾儒所不敢信也。

御衣塞断山

《紫桃轩杂缀》：唐远祖李龙迁梁武时，筑城于龙洲牛心山，死

因葬其地。后人立祠，号李古人庙。则天革命时，遣人凿断其山，水变赤色腥秽。禄山之乱，明皇幸蜀，有老人苏坦迎奏，请以御衣一袭于断处塞之。明年两京克复，帝驾回銮。夫武氏虽鸷，亦李氏妇耳，此山荫李，必并荫武。身得居摄，享遐寿，初虽负垢，终祔唐庙，孰非此地脉流庆，而奈何戕之？观其塞后安史遂平，则是冥运之数，假手牝朝，以召猪龙之孽耳，无关李武之兴替也。

义甲

刘言史《乐府》词曰："月明如雪金阶上，迸断玻璃义甲声。"义甲，护指物也。或以银为之。李义山诗："十二学弹筝，银甲未曾卸。"甲外有甲，谓之曰义。乐部有义嘴笛，妇人有义髻，衣有义领、义袖，凡物非真而假设之者，皆曰义。人名假子曰义男、义女，言其非真子女也。项羽之尊义帝，亦即此意。

舞态

《紫桃轩杂缀》：古歌变为胡曲，既已绝响，而舞尤失传。今优人走三方、摆阵、跌打之类，皆其遗意。余在中州，与士大夫燕会，见有戴高竿、舞翠盘、狮子生儿、沐猴戏狗之技，想古之善舞《柘枝》、《鸜鹆》，亦不逾是。又见一女童贴地蛇行，惊跃数四，备极疾徐之妙，与金鼓相应。久之，忽于尻间出一头，以两足代手拱揖，反覆旋转，首尾浑不可辨。花蕊夫人《宫词》有"两头娘子拜夫人"之句，初不可晓，亦岂谓此等若舞态中"太平万岁字当中"者耶。

龟板膏不可多食

《紫桃轩杂缀》：龟能辟火，其性难死而易生。曾畜一绿毛者，大如当三钱，为孩童所虐，已经僵挺，首尾俱出，且作枯腊矣。戏埋之竹下，逾冬历春，至四月大雷雨，龟忽蹒跚行草间。急发埋处，则成空坎。是其得土气伏藏再活也。昔润州一绅性喜服食补剂，中用龟板膏，饵之垂十年，颇强健。晚岁忽患蛊膈，厌厌就尽。乃谒茅山白飞霞求诊视，良久曰："此瘕也。公岂饵龟板膏？即今满腹皆龟，吾药能逐之。其在骨节肤腠中者，非吾药所能下也。可速归治后事。"与赤丸数粒服之，下龟如菽大者升余，得以稍宽，不数月仍卒。

守龟

古者天子诸侯立国皆有守龟，藏之太庙，遇大事则启而占之，故以为宝，与玉并重。太史公作史，立《龟策传》，诚重之也。古人目老成人则曰国之蓍蔡，词家祝寿，与鹤并引。陆鲁望名龟蒙，王十朋号龟龄，彭龟年字予寿，杨龟山名时，名字甚多，未尝鄙恶。不知何时以龟子目妓之夫，配其母之鸨子，诗文绝不敢用。委巷之人取为骂詈之具。今太卜之官亦废，国事绝不用龟矣。

苗光裔卜

《啽呓集》：宋太祖将掘池，有龟祖孙父子三代，化形为人，就卜于司天监苗光裔。光裔为布策成兆，曰："将有迁徙。"曰："损丁乎？"曰："无妨。"光裔觉其非人，执之乃吐实，因奏闻太祖，于地穴果得龟数十万，辇送他水。夫龟以灵故身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乃复就卜于人，岂处利害中者固不能自决耶？

瓻经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痴乃瓻之伪也。昔人谓借书还书皆佐以一瓻酒，瓻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黄山谷致诗胡朝清：“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东坡《和陶诗》：“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按师古云：鸱夷，革囊，以盛酒。鸱瓻字盖通用者。酒器又有名经者，小瓶细颈，环口修腹。以酒贻人，则云酒一经、酒二经。有人饷人酒柬云：“五经在门。”主人误，为束带出肃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实《饮酒》诗有“登楼客在传三雅，问字人来揖五经”之句。

长短工

吴中田家，凡久佣于人者谓之长工，暂佣于人者谓之短工，插莳时而暂唤者曰忙工。《三余赘笔》云：按《六典》“凡役之轻重，功有长短”，注以四、五、六、七月为长功，以二、三、八、九月为中功，以正、十、十一、十二月为短功。盖夏至日长至六十刻，冬至日短至四十刻。若一等定功，则枉弃日刻。大约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至忙工价几倍之。

神赐布囊

《暌车志》：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妇。妇一日方炊未熟，其子呼之田间，妇嘱姑毕其炊。盲无所睹，饭成扪器贮之，误贮溺具。妇归不敢言，先取其中洁者食姑，次以饷夫，其亲近臭秽者以水漉之自食。良久天忽昼晦，其妇暗中若为人摄去。俄顷开眼，身

在近舍林中，怀挟中得一小布囊，贮米三四升，适供饔飧。明旦视囊中米复充满，宝之以终其身。

石锸

《挥麈新谈》：石锸者，大鹏之精也。鹏独运无雌，海静不波之日，见影在下，以为雌也，其精溢出，堕土上为土锸，木上为木锸，惟石上为不失本性而佳，浸酒服之，能壮阳。天顺中，驸马都尉赵辉自海外得之，可御女百数，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窃以投于池。辉痛惜，度必是妾所为，乃竭池觅之不得。或教以妇女袒衣投池，果自土跃出。辉叹曰："岂吾之精血强耶？果物之能耶？"取一毫与贫人，令住娼家，一夕不休，以姜酒醉之，乃解。后辉卒，其物不知存亡。或云英国公张懋得之，亦畜百妾云。

枯骨滋荣

《葵轩琐记》：士人李武锡，脊膂间痛不可忍。数十年后，因改葬其父，棺已朽，易棺见脊骨间有大虫，拨去之，而武锡脊痛顿愈。《紫桃轩杂缀》：张仕政精治折伤，荆州军士损胫，张饮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出膏涂之，数日而愈。年余，军胫忽痛，以问张，张曰："当由所出骨受冷则痛。"急寻，获之床下，温汤洗之，置絮中，遂愈。夫已出之骨，犹关痛痒，为其一气所联，无内外之间耳。郭璞《葬经》所云"枯骨受润，子姓滋荣"，洵有然矣。

犬吠所怪

《夷坚志》：临兴县民程氏，世以弋猎为业，家颇丰。因输租入郡，逢廛市摇小鼓而售戏面具者，买六枚以归，分与诸小孙。诸孙得之，喜戴之，群戏堂下。程所畜猛犬十数，皆常日放猎所用者。望见之，吠声狺狺，争趋搏噬，救之不退，六孙皆死。犬吠所怪，固常理也，亦世猎之报云。

梅篮

《琅琊漫抄》：永嘉闺妇以青梅雕剜脱核，镂以花鸟，纤巧可爱，以手劈之，玲珑如小盒，阖之复为梅，谓之梅篮。李太白诗云："珍盘荐雕梅。"岂即此梅篮欤？

吸金石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有人得青石，大如砖，背有鼻，穿铁索长数丈，循环无断处。海商一见，以数十金易之，曰："此胁金石也。垂于海中，经夕引出，上必有金。"

海鱼吞舟

《湖海搜奇》：海南一士言：海上一巨鱼死，乘风浮海而来，其高如山，莫穷首尾。久之内溃，腹中透出一海舟，长若干丈，阔亦十余丈，高称之，中载胡椒。椒得水作火热，鱼虽大，肉类也，中热腐腹，是以死耳。此事甚骇人听，所谓吞舟之鱼，洵有之矣。

雪中芭蕉

王维《雪中芭蕉图》，或谓其情意寓于物，不拘四时。僧惠洪有“雪里芭蕉失寒暑”之诮，以芭蕉非雪中物。陆安甫《丛残录》云：郭都督铉在广西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又朱新仲《杂记》云：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乃知前辈虽画史亦不苟如此，事不目睹，不可悬断其有无也。

补服

伍蓉庵《漫录》：獬豸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溪鹅好食短狐，在山泽中则无毒气。故御史服獬豸，给舍服溪鹅，义有所取。若兽名穷奇，则食忠信之人而煦奸邪，使御史、给舍恶直丑正，党奸庇邪，盍制穷奇一袭。

临摹硬黄向榻

唐人崇事法书，其治书有四种，曰临，曰摹，曰硬黄，曰向榻。临置纸法书之旁，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仿为之，若临深之临。摹笼纸法书之上，随其曲拆婉转用笔曰摹。硬黄嫌纸性终带暗涩，置之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则莹彻透明，俨如鱼枕明角，纤毫必见。向榻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以纸覆帖上，映而取之，欲其透射毕见，以法书年久，缣色沉暗，非此不澈也。大都施之晋、魏诸迹，故极意以收之耳。

装潢

《唐·百官志》：秘书省熟纸装潢匠八人。意是今之裱褙匠。谓之潢，其义未详。胡承之《真珠船》云：按《释名》，潢，染纸也。装，修治也。本《齐民要术·染潢法》云“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注谓浸蘖汁为之，盖以避蠹也。《广韵》：“潢乎广切，音晃，染书也。”

陈少阳书

祝枝山刻陈少阳书草于镇江郡庠，其书言三事：一留李文定而黜汪、黄；一乞下罪己之诏，亟罪不进兵之将；一请勿幸金陵。此书上，少阳即日被祸。而所刻乃其藁草也。少阳当时不闻以书名，然处呼吸震荡、并命殉国时，而精神如常，挥运不慑，非临厓撒手汉，岂易办此。而京兆特为镌播，又岂徒玩其点画哉！

哥窑

《春风堂随笔》：宋处州章氏兄弟，长曰生一，次曰生二，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名哥窑。

蒲脯

《紫桃轩杂缀》：余在中州食蒲笋甚脆美，腊之如干肉。行河北

道上，遇野人驱鹿，庞然如马而无角。昔赵高擅秦权，设蒲名脯，指鹿为马，而阴除诸言鹿与蒲者。人但知指鹿事，而不知蒲脯，出潘安仁《西征赋》注。

渊明瘗酒

李君实先生载：江州绝无佳酒，官厨排当，则仰建昌之麻姑，或远藉苏州之三白。世乃传庐山下多渊明瘗酒，有发而饮之者，香美不可言。余以为渊明至贫，得酒辄醉，安所得余酒而藏之耶？当是道术好奇士特为此以寓其戏，而世妄以为渊明耳。

淡饭

倪正父云：黄鲁直作食时五观，其言至深切。余尝入一佛寺，见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吃三口，第一知饭之正味，第二思衣食之从来，第三思农夫之艰苦。此则五观中已借其义。每食用此为法，极为简易。其教子弟必先饭而后用菜，亦重本之意也。

余友周永洲先生必益为余子侄辈蒙师，亦每食先淡吃三口，第一碗饭必素食，添饭则用荤。馆于余家者十有九年，并未更易。

芥结瓢法

《翰山日记》：瓢初生时，研碎芥辣，以笔画之，其处不长，俨如刻成。此细颈者用之。欲令长柄者屈曲，切开藤根，嵌巴豆肉一粒在内，两三日后，其叶尽瘪，瓢柄亦柔软，随意挽结作巧，以线缚定，取出巴豆，随即苏活，遂成结瓢。此长柄者用之。或将瓢子种旁

鸡冠，两边去皮，合系一块，待长切断瓢根，令托鸡冠，结瓢红色，谓之仙瓢。

乳田

今斋食者以佛经许食乳石，故啖乳饼、石首鱼。不知石乃药石之石。或云石耳乳，乃乳田所种，非吴中牛酪所成。嘉定间，黄子中在广中，见韶阳属邑民争乳田，问之，曰：村民掘地为窖，以粳米粉遍铺之，杂草罨其上，用粪壤拥之，候雨遇气出发之，米粉皆化成白蛹蛴螬状，取蛹捣汁和粳米粉蒸成乳饼，味甚甘美。佛经所食此乳也。

蔬圃

《玉堂闲话》载：广东新会县蚬岗以南濒海人有蔬圃，乃浅水中积沙而成者。或为大风飘去，若浮茂然。番禺有人讼失去蔬圃，为人所匿在百里外，盖其事也。

苜蓿

苜蓿一名光风，生罽宾国。《尔雅翼》：“似灰翟。今谓之鹤顶。贰师伐宛，将种归中国。”《西京杂记》：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或谓之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长安中有苜蓿园，北人极重此味，既老则以饲马。唐广文叹有“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阑干，横斜貌，言既老而食之不已，为可叹也。汉贵武则以饲马，唐贱文则以养士，一物足以观世矣。

蜂蝶评

李君实先生有《蜂蝶评》：蜂喧而扰，蝶静而逸。蜂掠花肤泽而戕花最痛，蝶染花魂神而与花相忘。蝶者花之密契，蜂者花之蝥贼。蝶去来翩翩，聚无踪迹。蜂营窟宅，拥徒众，所啖几何，务为横积，适资人割截而已。矧又毒尾肆螫，甘作人间孽虫乎？盖蝶仙趣所摄，而蜂则贪嗔痴爱具备之一物也。

秘集卷之四

义马

《书史》所载义马如逾水救主、望门诉冤事甚众。《陶朱新录》载：崇宁间，东阿董熙载饮于村落，醉归坠马，卧道次，马缰持于手。忽有盗尽解其衣，又欲其马。方俯首取缰，马遽啮盗髻，盗不得去。逮熙载醉醒，尽复取所失物，马始纵盗。为人臣仆而不尽力于君主者，曾是马之不若也。

朱鱼变白

《拙庵杂组》：仁和张问渠者，冢宰元洲瀚之兄也。性至孝，母陈夫人尝畜朱鱼二十余头，玩弄日久。母没，问渠哀痛，不忍往视。鱼忽皆变白，观者咸谓鱼常变色，不足为异。及终制之日，鱼俱复变赤，俨同除服。人谓孝感所致。

孝丐

《都公谈纂》：正统间，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苏之南仓桥警馆中。时父母俱以疾废，丐者辰出而午归，未出而酉归，市中所得鱼肉，必择美者躬自炊爨，暮则置酒跪拜于前，喧歌以进，必父母欢醉而后已。市人皆贤丐者而乐施之，以故甘旨不缺。

牛偿债

《挥麈新谭》：潘爱松名珙，字廷大，赘于李氏。李有拽磨牛，已十五余年，精健多力。一日清晨，带所拴绳至李卧房前，作人言曰："牛即系某人，原负主公本钱若干两，罚令变牛来偿。今年限已满，本利已足，告归矣。"主人与某妻启户视之，盖磨牛也，再跪前二足，垂泪而死。其事潘所亲见者。

图乙误字

《爱日斋丛抄》：赵景安云：古人书字有误，即墨涂之。今人多不涂，旁注云卜，谓之卜致，莫晓其义。近于范机宜处见司马温公与其祖议《通鉴》书有误字，旁注云丰，然后乃知非字之半，后人又省作卜，或三点者。《项氏家说》亦以温公为证，谓勘书之法有为乙字布于两字之间者，自右勾上而使之下，盖字颠倒，当两易也。今馆中校书格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于上。或衍字，以雌黄圈。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标字。倒字于两字间书乙字勾转。举子场中亦然。

欧阳文忠公《诗补亡后序》：增损图乙。图者，涂抹也。乙者，勾正也。《史记·东方朔传》"止辄乙其处"，谓有所绝止，点而记之曰乙，如士人读书以朱志其止处也。又文字有遗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试士式"涂几字、乙几字"是也。今试式作注，乃点字之误。点窜出《三国志》曹操与韩遂书"多点窜"。点谓涂去，窜谓添入。

傅说误

《紫桃轩杂缀》：《石氏星经》云：“傅说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内祭祀，以祈子孙，故有大祝以傅其说于神宫。”郑氏曰：“傅说一星，惟主后宫女巫祷祠求子之事。盖古有保母、傅母，傅说者谓傅母善之也。”由石氏则傅者附达之义，而说为傅说之说；由郑氏则傅为保傅之义，而说为喜悦之说。其遂目为商相傅说者，始于《庄子》。迨子瞻作《韩文公庙碑记》“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于是仍讹袭谬，不复可正矣。

李近楼琵琶

《耳谭》载：京师瞽者李近楼，籍锦衣千户，善琵琶，能左右手弹，新声古曲，无不绝妙。平生羁愁哀怨，及人己胸中事，皆于鸣弦铁拨发之，令人发上指，泪交下。忽作鱼山梵呗，冷然孤僧云水；复作苏台围猎，凄然百兽鸣嗥。有言瞽者习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外，时时弄拨，故几于神若此。

县令主婚

南濠鱼行程某无子，继一陈姓者为子，在店经理。随又嗣一他姓女，年相若也。陈子长而勤敏，嗣父母许以女妻之。两人出入肩摩之际，私心亦许可窃喜。陈以语本生父，纳采焉。康熙辛未，嗣父忽不乐于其子，逐之出，另以女择配。媒氏怂恿，已有成议，为他姓委禽矣。其女抑郁不堪，而不能自主。壬申春，陈父讼之，吴邑张邑侯嶲以陈纳聘在前，谕其父以女归陈，杖责从后执柯者。而程某托言其女不肯适陈。族属程天士者深为不平，邻里合词，以程父另配为不义。张侯颔之，视陈子少年韶秀，遂留意焉。拘其女到县询之，颜赤不语。侯云：“此佳偶也，我当为尔成之。”命取库银拾两，红绸二匹，

票唤喜娘、傧相、乐人，簪花披红，当堂拜县主结婚焉。人见其女荆钗裙布，不称新人装束，承行吏亟取红袄并绿裙，当前换易，赞礼交拜，观者堵墙，咤为仅事。天士辈见张侯如此好事，而陈家户庭阒寂，且合卺之费无所办，不将负此盛典乎？乃出一单，众姓助婚，顷刻得银拾余两，备列案间。张侯大喜，为之抚掌。归而酒筵成礼，叩拜公姑，夫妇欢好，郡中哄传焉。

天缘

《濯缨亭杂记》：正德间，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孙氏女为妇。将婚，子病瘵死。恐孙氏匿其聘财，秘不发丧，诈令媒妁请期。女家觉其诈，佯许之。至亲迎日，王以其女伪作男子往迎，孙氏亦令其侄伪作女子随行成礼。王意两女共一室，了无他疑，不意少女与少男相悦，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与妇同归父母家。孙氏遂留王氏女于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无及矣。讼于官，两家各当坐诈罪。王氏女既为孙侄之妇，而以孙氏之女亦归王氏之侄。一时盛传，以为奇事。此与癸集所载相同。

一激成名

《近峰闻略》：钱塘方宾为诸生时，在馆中买靴，所乘驴逸。适蔡都指挥过，驺从捶驴，驴惊，宾詈驺从。时明初重武功，军官多横，蔡因杖宾。宾不胜忿，与蔡相争。蔡曰：“汝他日为官能临我乎？”宾因拔皮刀击槛曰：“他日不得相临，有如此槛！”遂去家入乡校，钥门修业，窦中传飧。三年，贡入太学，授兵部主事。永乐初，赋元旦观灯诗称旨，升郎中。以侍郎升本部尚书。蔡适有事至部，惧不敢见，乞宾亲厚谢罪。宾不答，俾以公事见。蔡且喜且惧，乃盛币

候其归休，叩头待罪。宾扶之起曰：“非君一激，何以至此？”礼之有加。

孕化金眼狮

《湖海搜奇》：淮阴徐省祭城溪妻有孕，梦中忽云见一金眼狮子坐在胸前。徐忙起取火，狮即跳往桌上，及火至而狮已无踪。妻腹忽消，不复有孕。

近太仓一大家夫人有孕，产龟数枚，而腹亦消，母亦无恙。

大西国三主

《紫桃轩杂缀》：大西国在中国西六万里而遥，地名欧海。国列三主，一理教化，一掌会计，一专听断。其尊虽等，人皆畏听断者。旁国侵掠，亦听断者征发调度。然不世及，须其人素积望誉，年过八十而有精力者，众共推立之。故其权不久而劳于运用，人亦不甚歆羡之。地多犀象虎豹，人以捕猎为生。亦有稻麦菜茹之属。文字自为一体。皆秉教于天主，不知有中国儒、释、道教。天主者，最初生人生物之主也，立庙共祠之。其言天谓有三十二层，地四面悬空，日大于地，地大于月。地之最高处有阙，日月行度，适当阙处，则光为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等，火最上，水最下，金、木、土参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迟速。皆著图立说，颇有可采处。世庙末年，国人利玛窦者结十伴航海漫游，历千余国，经六万里，凡六年抵安南，入广东界。时从者俱死，玛窦有异术，善纳气内观，故疾孽不作。居广二十余年，尽通中国语言文字。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年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见人膜拜如礼，人故乐与之交。万历丁酉，李君实遇之豫章，与剧谈，出示其国异物一玻璃画屏，一鹅卵沙漏，状如鹅卵，

实沙其中，而颠倒渗泄之以候更数。携有彼国经典，彩罽金宝杂饰之，其纸如美妇之肌，云其国之树皮治薄之耳。因赠之诗云："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玛窦不复作归计，以天地为阶闼，死生为梦幻，较之达磨流沙之来，抑又奇矣。

为法自弊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晋桓蔚之败，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刘毅闻而杀昌。及毅被刘裕所讨，夜走亦投寺，寺僧曰："昔亡师客桓蔚为刘将军所杀，今实不敢客异人。"毅叹曰："为法自弊，一至于此！"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而居。而章子厚以为强夺民房，下郡按治。及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复蹈前辙也。"当鞅辈快其令之行，指□如意，假令知有后灾，犹将不恤。及其出亡而无所居，然后知为法之弊，悔已无及矣。

登高

登高不独重九，古人人日亦登高。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剡山寺，有诗。桓温参军张望有《人日登高》诗。元魏东平王翕人日登寿张县安仁山，刻铭于壁。隋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驰诏召元胄，既见，上曰："公与外人登高，不如就朕也。"又，韩退之有《寒食登高》诗。

马脑

丹丘国人善别马，马死则破其脑视之，脑色如血者日行万里，能腾飞空虚；色黄者日行千里；色青者声闻数百里；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色白者多力而驽。其地有夜叉拘跋之鬼，能以赤马脑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世所贵马脑，乃真马之脑坚凝而然，今则皆红石子也。

天目地肺

杭州临安有天目山，山有两峰，峰顶各一池，左右相对，为天之目。河州历阳县亦有天目山，《河图括地象》云："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真诰》云："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勾曲之地肺。"注云："水至则浮，故曰地肺。"又大伾山为地喉，岐山为地乳。终南山有地脉，为四皓修炼处。秦苻坚时，长安地有水影。宋文帝时，青州城南远望地中如水有影，人马百物皆见，谓之地镜。唐神龙中、大历末，地见水影，皆有楼台花木、士女往来之态。明万历中，皇城下忽见水影，有众铁骑临城，城上刁斗旌旗，无一不备，逾时乃灭。

寺壁照远

《紫桃轩杂缀》：湘潭界中有方广寺，每至四月朔日，日在东壁，则照见维扬，宫府楼堞，居民舍宇，影着壁上，物物可数。又福清紫薇院，每三鼓后闻欢呼买物之声，正如城市，皆是浙音，达旦而止。又《七修类稿》：青州府城外罗北门曰镇青，俗曰马异，左转数丈，将抵门座之角，人或持石击地，自远至砖中，则若鸡栖之声。南

京灵谷寺有琵琶街，人履之，拍手应声如琵琶然。绛州鼓堆，人马践之逢逢如击鼓音。盖天地间空水火风，相抟相摄，其气机虚翕之变，不可以情理测识有如此。

粪黄

《白醉琐言》：万历辛丑，仁寿令李公述职过郾城。有孝廉谢玉斋子庚子亦举孝廉，云未第时粪内生粪黄数枚。李拨视之，形如东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地发旺之家，粪多生此。视后仍以粪覆之。亦新闻也。

廖德明

《湖海搜奇》：廖德明瑀，江右商也，素善青乌之术。临终语其子曰：“大江之中，青龙山之尾，有岛焉，当出异贵。汝必葬我其上，葬毕三年之中，慎勿启门，启则不惟败事，且得奇祸。”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归而扃钥其门甚固，虽至亲贵宾临之不启。丧毕，更五日则满三年矣。会其妹将嫁，母曰：“所不尽者五日耳，启门何害？”于是遂启其门而出。钦天监奏帝星见江西分，望气者亦言在此岛中。帝命物色之，遍一岛不可得。一老兵夜卧，闻水次有声，明旦按其处，发土得死尸，已化为龙，惟一足，犹人形，目瞑未开，蠕蠕若有动息者。更三日，则入于江矣。遂斩其尸，凿其岛，作神庙其上，号曰斩龙庙。而廖氏少长皆坐法。

福地不可得

《闇然录》：归安仰思忠精堪舆家术。闽故方伯何公先为湖州守，其婿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闽，为方伯择葬地，而其姻某亦欲葬父，因聘仰。为得一地甚佳，方点穴而雨至，遂下山，约天晴再往。是夜思忠梦一老者问曰："今日之地佳否？"曰："佳。"曰："切勿与之。此人为考官鬻三举子，当有阴祸，若葬此地，法当荣其子孙，非天意矣。"遂觉。明日思忠问克正曰："昨大尹公先为何官？宦业如何？"曰："先为某县教谕，转此官不久，遽卒。闻为考官时，通关节得贿甚多，乡评以此少之。"思忠惕然，遂托故辞归。越三年，遇其乡人，问某大尹葬何所，人曰："因与势家争地，官事牵缠，至今未葬，家业亦凋落矣。"思忠益叹异之。

多子

齐田常专国，选民间女七尺以上者为妾，生子七十余人。田成子有子百余人。汉张苍有子百人。赵王彭祖子七十人。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张耆子四十二人。杜子徵子一百四十人。冯盎子三十人。宋李仙哲生男女六十九人。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蕃子六十人。陵阳子仲子三十人。明庆成王有子百人，河洛周王子百人。光泽县民某子百人。

短人

《说苑》载：李子敖长三寸三分，于鸣鹄嗉中游行无碍。《庄子》注载：务光身长八寸，耳长七寸。《诚斋杂记》载：李子昂长七寸。《汉武故事》载：汉武帝时，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名曰巨灵。《论衡》载：汉建武年间，颍川张仲师长一尺二寸。《杂记》

载：蔡谟外亲王蒙长三尺。《紫桃轩杂缀》载：西陈民朱某长仅二尺一寸余，裸而视之，腹下即出二趾，无胫脡，肩下即臀尻，无肋可数。

长人

中国之人长一丈者，人君则黄帝、尧与文王。人臣则孔子，一云九尺六寸。《庄子》谓自腰以下不及禹二寸，则后说似矣。吴伍员、汉巨无霸、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叱俱十尺。无霸腰带十围，员眉间一尺，叱头一尺，腰围九尺。宋《桯史》载：唐某与其妹各长一丈二尺。禹长九尺九寸，汤九尺，秦始皇八尺七寸，汉高祖七尺八寸，光武七尺三寸，昭烈七尺五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陈武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八尺，项羽八尺二寸，曹交九尺四寸，韩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五寸，刘渊八尺四寸，刘曜九尺四寸，慕容皝七尺八寸，姚襄八尺五寸，冉闵、什翼犍、宇文泰俱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八尺二寸。韦康成年十五，长八尺。姜宇十五，长七尺九寸。刘曜子胤，十岁长七尺五寸，后止八尺四寸。晋咸熙二年，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苻坚时，申香、夏默、护磨那俱长一丈九尺，为拂盖郎。丈秦人长一丈五尺。龙伯国人长三十丈，支提国人长三丈三尺，长狄侨如长五丈。南海毗骞国王长一丈二尺，头径三尺。防风氏骨节专车。佛长一丈九尺，弟阿难与从弟调达俱长一丈四尺五寸。女子长者，明德马皇后、和熙邓皇后俱七尺三寸。刘曜刘皇后七尺八寸，以美著称。曜长九尺四寸，庶几相称。

神拽人长

《湖海搜奇》：嘉靖初，绍兴张益习儒，为弟子员。夜卧见二苍

蝇自窗外飞入，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顷渐大，皆长七八尺，各以手抚张。张噤不能出语。一人抱其首，一人拽其足，尽力相掣，觉其身随拽而长，长与屋等。又踞二壁角再拽之，张昏然。二人仍变为蝇飞去。张遂寤，至旦加长三尺，体骨雄伟，与旧不同。妻子惊而问之，一字不复识。有司闻之，奏为大汉将军。

犬啮鼻

《挑灯集异》：吾郡周时懋惠畴，少以痘毒死，其家置之墙隈，出买凶器，为犬啮其鼻，毒随血出而复活，遂收养之。正德中，以字艺被用，官至工部尚书。相者谓其鼻存则与五官不相称，当不贵矣。

食量过人

食之多者，史称廉颇七十余，一饭斗米秤肉。注：秤肉，十斤也。《发蒙记》云：廉颇年老，日啖肉百斤。苻坚时，拂盖郎申香、夏默、护磨那每饭米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啖白肉至二百片，蜜渍鲠鲠一顿数金钵。萧颖胄啖肉脍二斗。唐张兴一饭肉十斤。马希声食鸡五十。范汪啖青梅一斛都尽。齐王好食鸡跖，日食鸡七十。临江王妃江无畏好食鲫鱼头，日进鲫鱼三百石。晋宦者廖习之，食量宽博，晋祖曰："汝腹中有五百斤铁磨。"《癸辛杂记》：宋丞相赵温叔一饮三斗余，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又宋永嘉陈仲潜，健啖过人，适北使亦善啖，求为敌者，以仲潜充选。饭已复索，乃各以半豚进。使者辞不能啖，仲潜独大嚼至罄。崇祯中，郡中俞胖家素封，以善啖而贫至饔飧不给，乃以银四两买郡庙皂隶一尊，日收其蛋肉面饭自供，犹苦不饱。亲友复集银四两，又买一尊，始得充然果腹。至顺治初卒，将皂隶顶替与人，为之棺殓云。

物日食料

《真珠船》载：禁苑鱼兽食数，正德中崔杰为光禄寺丞，言南城金鱼日食蒸饼白面二十斤。御马监小猴十只，日食白米一斗，红枣二斤八两。狮子房二号，日食活羊一只，白糖四两，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两三钱。犀牛一只，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斤，鸡一只，红枣二斤。豹每只日食羊肉二斤。虎每只日食羊一羫。惟猴以搅马不睡辟害，不为虚糜，余则坐食尸素之畜耳，当与旷官蠹国者并杀同驱可也。

蝗灾

《暌车志》：淳熙庚子、辛丑，平江比年大旱。常熟县虞山北郭有农夫过某，种田六十余亩，岁常丰熟，过觊例免秋赋，亦报旱灾，自为得计。明岁壬寅，飞蝗大至，首集过田，禾穟俱尽，而邻比接壤田并无恙。又二田家，东家守分，常苦西家侵害无已，是年蝗虫尽集西家之田，不入东家之界。西家怪之，乃夜以布囊贮蝗移置东田，有报东家农者，绝不与较，但云："果有神明，蝗当自去。"明日蝗复飞集西家之田，东家照旧成熟。

龙报金莲

《葭鸥杂识》：康熙中，一渔人获一大鲤，以筐盛之往售。时值上元，合城张灯彩，渔人往来市中，并未有呼之者，若空筐无物云。渔人懊恨，至晚归舟，述携筐无人见问之故，令妻斩之。其妻甚慧，谛视之，谓夫曰："我闻鲤鱼□眼，此恐是龙神，食必有祸，盍纵之入

水？”夫然之，相与合掌加额，放之湖中。夜梦一白衣秀士来谢曰：“予龙王之子，偶游湖滨，为子所获。蒙携入市中观灯竟日，且不加害，铭感难酬。有金莲一盆，送至家中，当令日开一枝，永富尔家。”旦视之，果有金色莲花在焉。日开一朵，家遂殷富。

粉骨为丸

《白醉琐言》：张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负其亲骸骨，行求十余年，到龙虎山，睹其崖吉利，而峻险不能梯。乃粉骨为弹丸，以弓发之，至若干丸而堕，后复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绝，寻亦复续，此其验也。又其家遗誓云：“传睛不传发，传发不传睛。”今子孙袭封者，非鬓发上指，则目睛仰生云。

简纸

《爱日斋丛抄》：王沂公以简纸数幅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者。晏元献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自剪熨，置几案以备用。王文康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诸公皆身处贵盛，俭德若此。世俗费纸者，无人语以前事。又《颜氏家训》云：梁东莞臧逢世，就姊丈刘缓乞客刺余纸写《汉书》。勤俭更过人矣。

朱买臣

汉时会稽郡即今苏、松、常、嘉、湖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而杉青吏同其妻谒伏道左，因有羞妻亭。买臣死亦葬嘉兴东塔，非今绍兴属邑之会稽也。买臣在汉武帝时与严助、王褒等俱以辞辨捷给见

幸。汉元帝时又一朱买臣作武昌太守，卒葬彭城者。至梁元帝时又有朱买臣，与胡天祐同拒北魏者。

象畏鼠猪

象畏鼠，见地有鼠迹，终日不敢动。《海语物产篇》载：象嗜田禾，经旬数亩立尽。岛夷缚孤豚于深树中，喔喔不绝声，象闻而怖，乃引类而遁。昔王威宁平两广夷人，畏象战，因觅小豚数千纵之，象果披靡。人以为豚类鼠，不知猪声固象所畏也。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车辐棒也。汉执金吾亦棒名，以铜为之，金涂两末，谓之金吾。《汉百官志》：汉官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二十人。应劭曰："吾，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文献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为执金吾。师古曰：金吾，鸟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以名官。

扇

古人所用团扇、羽扇，王珉赠嫂婢及王右军为蕺山老姥画扇，苏东坡为春梦婆书扇，皆团扇也。方曲形如饼，而四棱以木为之，亦团扇类。《北史》"鲁漫汉遇杨愔骑驴不下，以方曲障面而过"是也。摺叠扇，古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耳。元时东夷始以入贡，明永乐间稍效为之，后则流行浸广，而团扇几废矣。至于挥洒名人翰墨，则始于成化间。作伪之徒乃取宋元明初名公手迹

入扇，良可哂也。

画图

汉宣帝思念辅佐之功，则写博陆侯诸臣图。元帝纵欲，则写王嫱诸美人图，以次待幸。唐太宗重文，则写《十八学士瀛洲图》。宋仁宗畏敌，则写元昊像，时观之。南唐韩熙载穷极声妓之乐，其沉酣狎昵闻于李后主，后主令工就第，写《夜宴图》。宋吴益王逍遥山水，高宗命善画者蹑而窥之，写《冷泉濯足图》以进。明初祭酒滑县宋仲敏讷刚毅称职，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伦。高皇燕居思见祭酒，不欲数召烦劳，令画工阴写其貌以归。数主数臣，其密契同而所尚终不逮明高皇也。

异力异须

《白醉琐言》：攸县张子云，身长八九尺，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无窘步。尝卧石桥上，其首去地数寸。元末之乱，乡民推为寨主。所乘马灰色，日行千里，鸣金未绝，自山驰下，已十里矣。归附后，为巡检而卒。同时有徐寨主，须千余茎，以囊盛之，舒则其修二丈。后亦归附。

万物生虫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固其常也。人身中有疥虫，酱与醯各有虫，至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可以为布，垢则以火浣之。《原化记》载：兽名蜗斗，如犬而食火，粪复

为火。《楮记室》载：南鸡亦食火。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其中生蛆，大如瓠，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言见民家一铁镬底上一铁泡，槌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甚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

鲩残红虾

《博物志》：吴王江行食鱼鲩，有余，弃于中流，化为鱼，名吴王鲩余，长数寸，大者如箸。《云溪友议》：宝志禅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食鲩，时昭明诸王皆侍侧。食讫，帝曰："朕不尝此味者二十余年矣，师何为乃尔？"志公乃吐出小鱼，鳞尾皆具。帝深异之。今吴中鲩残是也。

《中吴纪闻》：承平时有虾子和尚，好食活虾，贮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随其所往密视之，遇水则吐出，虾皆游跃而去。又林酒仙，东禅僧也，好食虾。人规之，辄吐出，即游去。至今东禅寺前河中有红虾。

野枝幻状

王丹麓《广闻录》：崇祯甲戌七月朔，河南孟县民孙光显祖墓在河阳驿之东，有野葡萄藤，枝桠间忽抽新条，条列万状，有美人者，达官者，为龙凤，为龟麟，为蝉，为雀鱼蛇鼠，为孔雀鹦鹉。道臣曹应秋取得三美人、一凤、一鹦鹉，美人黄衣白裳，面施粉黛，凤苞五采，鹦鹉栖于架，架上有盏，盏中有粒，点染生动，妙手不及。

大胆

《拙庵杂组》：谚云：“出外十里，为风雨计。出外百里，为寒暑计。出外千里，为生死计。”京师谚云：“三十里外不带伞，好大胆。五十岁后不买板，好大胆。”言三十里外则风雨不可期，五十岁外则生死不可期耳。然人生天地间，无时不可死，岂特五十外哉！

中时弊

《濯缨亭笔记》：太平之世，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然以利固位，终不能保其所有。故时人为之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语虽粗鄙，切中时弊。

水产陆产

《拙庵杂组》：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产。食水产者，鳖、蛤、螺、蚌以为珍味；食陆产者，狐、兔、鼠、雀以为美品。如吴人食土蚨、虾、蟹、鳅、鳝之类，不以为怪，与岭南食蛴螬、蜻蜓及鼠者何异，此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籍没资财

王恺珊瑚七尺高，元载胡椒八百石，古以为侈，载之史册。《群谈采余》：王黼既诛，籍其家，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败，籍其家，得理中剂丸几万斤，金银宝物无算。贾似道死，果子库糖霜数千瓮，官谓此物不可久留，难载册籍，遂辇弃湖中。《七修类稿》：正德中，刘瑾、朱宁权侔人主，富逾国帑，及籍

瑾资，共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朱宁金共十万五千两，银共四百九十八万两。闻籍没王振、曹吉祥家资尤多。民之脂膏，安得不竭。

杨太真

杨太真本广西容州普宁人，父维，母叶氏。妃生有异质，都部署杨康求为女。时杨玄琰为长史，又从康乞为女，携归长安，纳之寿邸，遂擅天宝之宠，几覆唐祚。晋石卫尉家绿珠亦从南蛮中得之。岂天地妖艳之气，偏钟于荒峒密箐之地与？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

阿瞒

人知阿瞒为曹操小字，不知唐明皇小字亦曰阿瞒。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内一条李辅国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中路见兵攒耀目，一作日。上皇惊惧，赖高力士在左右，获安。上皇曰："微将军，阿瞒为兵死鬼矣。"又《羯鼓录》载明皇与宁王簪花事，累自称为阿瞒。明皇字阿瞒，《古贤小字集》未收。

光武故人

光武故人，人知有严光而不知有牛牢。光武平时与诸故人夜话及谶，光武曰："刘秀作天子，安知非我。万一果然，各言尔志。"牢独默然。光武坚叩之，牢曰："大丈夫立意不与帝友。"众大笑。后光武即位，累征不至，刺史郡守奉诏存问，牢每披发不答诏旨。严君平之

故友，人知有富人罗冲，而不知有安鸿丘。鸿丘为君平作诔曰：“无营无欲，淡然渊清。”又林闾、翁孺皆临邛人，亦其友也。

嘉定井

《白醉琐言》：嘉定民家开井，四丈无水，得一石，以锹挥碎之，石中卤水涌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许。众谓必遭垫溺，适有一垢衣道人过，见而谓人曰：“无事，以鸡笼罩之即止。”如其言，水果渐退。

酒活命

《拙庵杂组》：史百户号松所，善画龙虎，醉则运思尤妙。人欲求者，必以醇醪醉之，乃肯下笔，以是日事酩酊。尝迎巡按，以醉伏地，言：“百户禀事。”实无所言。指挥何某禀云：“百户有颠疾。”乃扶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饮。父怒责之，绝其酒，一月病甚，不能起。延医王维纲治之，云：“脉绝不可治。”其夕果死。亲属哭毕，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以戒酒死，死不瞑目。”命儿女启其口，以杯酒灌之，入喉有声。乃再进一杯，觉鼻息如相续者。又进一杯，唇动气通。母问如何，答曰：“好吃。”乃更进一杯，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医求药，王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则非药之力，乃酒之功也。宜更饮之。”乃更进六七度，推枕而起。又十年乃卒。

古来可笑事

梁大将军冀作贩牛黄客。见《后汉·延笃传》。石卫尉崇、祖车骑逖、

戴若思、李北海邕俱作劫海船贼。见正史。吴兴太守谢朏、唐新昌令夏侯彪之，皆以鸡卵给人收其鸡。见《南史》、《广记》。李后主作鹅卵柳条税大使。见邵讷《见闻录》。解漕运宾王作卖竹筒主人。见《杂志》。谢文靖安作蒲葵扇牙行。见《杂组》。裴丞相休、韩丞相熙载作歌姬院乞儿。见本记。石曼卿作鬻私盐恶少。皆古来可笑事。

诗有唐气

《水东日记》：吴下有举子作诗自揭厅壁间，乃兄誉之，座客曰："舍弟此诗，大有唐气。"一客忽起，索梯甚急。众莫解其义，既得梯，历级而升，以舌舐其诗，曰："有糖气，为何不甜？"一座为之绝倒。

画虎类狗

《紫桃轩又缀》：《尔雅·释畜》：犬子曰狗。《释兽》：虎子、熊子皆曰狗。又汉律：捕虎一购钱三千，获狗半之。然则所谓画虎类狗，盖指虎子，亦未大悬绝耶。

桃枣异

吐谷浑有大如石瓮之桃，北荒有七寸之枣，南荒有三尺之梨，东方有三尺之椹，木兰皮国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麦，暹罗稻粒盈寸，屯罗岛之麻实如莲的，皆中国所无。

张僧繇画壁

梁武帝命张僧繇画江陵天皇寺壁，僧繇于所画卢舍那旁另绘仲尼与十哲像。武帝怪问："释门内何用此？"僧繇云："后当赖之耳。"迨宇文周灭佛，此刹以先师像故独存。然则僧繇识略超越今古，故艺能精如此。

鱼吞仙艾化龙

安南国有艾山，在嘉兴州蒙县，西临大江，峭石环立，人迹罕至。相传上有仙艾，每春开花，雨后漂水中，群鱼吞之，便过龙门江化为龙。

龙门

《汉·地理志》注：交州有龙门，水深百寻。鱼跃龙门，雷为烧尾，乃化为龙。不得过者曝腮点额，血流此水如丹池。故唐人比进士登科为登龙门。又《李膺传》注：龙门在绛州。

三足鸡

康熙壬申四月初，谢季纯西山扫墓，篱落间见一鸡雏，足不能举，取视之，乃三足焉。其一足出自尾间，形似鼎，多趾而稍短。头差大而喙微扁，啾啾扑地作声。因取归玩之，得寓目焉。乃知《辍耕录》所载非诬也。

乳媪奸恶

《近峰闻略》：嘉靖壬午，吴江举人叶伯惇妻陶氏贤淑，有乳媪欲盗其金，暮置毒茗中，将饮之。适叶醉归，索茗甚急。媪进饮之，暴死。媪绐其父曰："无疾，脱阳耳。"父丑其淫，竟殓之。后年余，纠一婢，俟陶寝熟，以布带绞杀之。则又绐其父曰："堕私胎惧露，故自尽。"父益不欲彰，亦就殓。时有小婢观其状甚悉，逾时媪殴其婢，具以白父，系置于法。

江西毕氏

《钩玄》：江西毕氏，中岁无子，甚以为忧。然与妻极恩爱，不忍置妾。每醉后与妻遇，寤多不省记。妻阴以侍婢代己，即有娠，露于毕，怪而疑之。既产子，欲毙之，妻乃以实告，乃纳而试之。明年又产一子，遂释然，且感其妻。后二子相继举进士，长济川，次济时云。

奴解客愠

《见只编》载：里有富人某张具邀宾，意独重一上客。顾众宾皆至，上客不来，富人大懆，失声云："偏是要紧者不来。"众宾不悦，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应声出门，急向后厨担二上尊从大门入，厉声谓主人云："要紧者来矣。"众宾释然，初谓为酒也。此奴微言中解，亦黠矣哉！

严嵩方书

《拙庵杂组》：嘉靖中，宗给谏弘暹宦江西，时奉旨籍分宜相，宗实与监籍之员。言严相青褶纱巾，手持小书数帙而出，监籍者难之，严曰："此经验方书，欲借以送老耳。"监者曰："方书有刀创药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杨继盛、沈鍊颈创否？"严为默然。监者曰："若然，则此书犹无效者也。"遂夺而投之于火。

秘集卷之五

更定文章九命

昔王弇州先生创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贬，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后。殆有所感而为是论。仁和王丹麓先生以为天下后世尽泥此言，岂不群视文章为不祥之莫大者，谁复更有力学好问者哉？因反其意为更定九命，一曰通显，二曰荐引，三曰纯全，四曰宠遇，五曰安乐，六曰荣名，七曰寿考，八曰神仙，九曰昌后。各引古人往事以实之，顿令览者有所歆羡云。

必然偶然

新安张山来先生《忆闻录》：吾邑某生从某师读书山中，一日徒问其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为科第也。"某曰："科第亦偶然耳，安可必乎？"师曰："读书以博科第，乃必然者，何谓偶然？"后师徒二人同登贤书，各建一坊，师题曰"必然"，弟题曰"偶然"。历年既久，必然者圮于地，而偶然者尚无恙云。

陈蔡相讥

歙邑陈元弼与蔡昭远论文，陈云："所苦腹中无料耳。"蔡即其语

讥之云："陈元弼腹中无料。"陈即答云："蔡昭远背上有文。"或询其故，曰："君不记'山节藻棁'注乎？"盖戏其姓也。

王侯木

歙有精于星学者，偶遗矢于野，忽闻地上作爆响声，视之则土中迸出萌蘖。即以此时之干支推之，乃王侯命也。因留记为验。后里人建张睢阳公庙，以此木雕神像，果王侯云。

歙令傅野倩

崇祯乙亥，义乌傅野倩先生岩以名进士来令吾邑，善政颇多。偶记其轶事数则：乡民有割肝疗其亲者，诸生以其孝，公举于庭。公笑谓之曰："此子既已割肝，又烦诸兄来，必复破肺矣。"盖讥诸生之受赂也。试童子时，有方显者以宦牍求前列。公见其名，笑云："方显得文章有用。"童对云："益足征天地无私。"公笑而取之。又有乡先生诣公庭言事，颇似枉法，公不听。乡先生望公纱帽，戏云："老父母好高冠官。"公曰："不是官高，只因发法重。"盖公饶发，因高其纱帽云。

梦中语兆

泰兴季因是先生寓庸蓄女优数辈，倩名师教授，必饮以痿阳之剂，乃听为师。一日，女徒语其师云："我辈作此等事，不审将来若何结果？"师云："此非若辈所宜言。"越年余，先生语优师云："吾梦中见一联：'若使人人能结果，除非树树不开花。'不知何所兆？"优师

无以对。先生有园名树树园，一岁园中并无一花，优师忽忆梦中句及女徒所询结果语，知主人当不久人间矣。未几，先生果死，女优遂散。

宋锦

锦向以宋织为上。泰兴季先生家藏《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不相犯。先生殁后，家渐中落，欲货此帖，索价颇昂，遂无受者。独有一人以厚赀得之，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坊为样，竟获重利。其帖另装他绔，复货于人。此亦不龟手之智也。今锦纹愈出愈奇，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

胡梅林定变

胡梅林先生宗宪家仆中有有功、健儿二人，力万钧，人不能近。其一犯公令，欲斩之，禁狱中。其一自度苟杀彼必且及我，遂谋弑主。有知之者，密以语公。次日，公适当生辰，诸子谓此贼必乘此行事，盍不受贺。公曰："此示怯也。其受贺如故，吾自可办贼。"因密授诸将计。及期，帐下以次行酒，及此仆，公急语之曰："汝素有大功，吾前欲斩某，俟汝为请即释之，欲以为汝荣也，汝何久不言乎？"仆闻此语，不觉感动泣下，拜曰："某初不敢言，不谓主公厚我如此也。"公曰："吾当为汝赦之。今吾生辰，汝辈可痛饮，必大醉为乐。"仆果大醉，乃并前仆斩之。公之不动声色而定变于仓卒，类如此。

焚牍获全

胡梅林以总制开府于浙，有幕客谓胡公：“某受公惠久，无可报称。今严相国势且败，败则蔓延及其党，公必不免。今为公计，当以厚币伴函荐某于彼为记室，彼必重用某，某暇时凡公有片纸只字必为公匿而焚之。严虽败，公无患矣。”胡公然之，如其计行。及严败，胡公果无累云。

白水铜印

歙邑西村名莘墟，有某之先世，微时来扬，投其戚属，途拾一铜印，文为“白水”。至扬州，戚属各助以赀置质库中故衣，戏以铜印钤之，获息殊厚，未钤印者，初无人问也，亦以印钤之，则售。经年贸易，赀且数倍于所助。自后凡有所为，必以铜印从事，卒以盐□起家，号其业曰泉，盖合白水二字而为言也。迄今子姓仍以泉为号云。

辞阎君酒

明代有一善人死，阎君邀饮。至则见为筵者四，首为僧，次为道士，又次为善人，主席则阎君也。坐定，阎君举卮属僧饮，僧合掌念佛不肯饮，阎君亦不之强也。次及道士，道士拱手亦不肯饮。次及善人，善人自念彼二人皆不饮，吾宁敢独饮乎？亦辞之不饮。如是者三，阎君起立，拱手向三人请行。三人以次行，至一处，如井状，阎君拱手向僧请下，僧趺坐而下。次及道士，道士立而下。次及善人，不觉首先入井，及下则已托生人间矣。自念奇异，秘而不言。长而求所谓僧道，杳不可得。后举进士，例为县令，往吏部掣签，见冢宰坐堂上，俨然冥中道士状也。熟视再四，冢宰忽呼曰：“汝在此乎？曾忆冥间事否？”曰：“忆之，特不敢言耳。”问：“曾见同席僧乎？”曰：“未之见也。”冢宰曰：“我若见之，当以语汝。汝若相见，

亦当语我。”时某掣得河南某县令，到官后，谒藩王，王固冥间同席僧也。一见即惊喜曰：“汝来此乎？曾识我否？”曰：“识之。”王曰：“曾见同席道士乎？”曰：“即今吏部尚书某也。”观此，则阎君之酒乃俗所谓迷魂汤耳。

八百丁

歙邑南有村名北岸，某姓始祖欲葬其父，地师为示一地曰：“葬此子孙繁衍，但初年有损耳。”留一语为验曰：“半夜夫妻八百丁。”葬后为子娶妇，合卺之夕，贺客皆散，新郎已就寝定情矣。迨半夜，忽闻有款门者，新郎疑为贺客复来慝，试启户视之，一虎突入，举室惊救，虎虽去而人则死矣。逾年，新妇生一子，此后子孙果繁衍云。

犬子豺郎

某给谏子已娶妇，为诸生，每遇岁试，辄倩人代作。学使者以其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给谏假归，有所闻，亲送其子入试。试后亦不许通宾客。试题为“嫂溺不援”六句。公子于题则书“豺狼”为“才郎”，“权”也为“犬”也，于文则曳白无一字。文宗初不知为给谏子，置之六等。给谏怒，痛责之，妻惭而自缢。文宗例于试毕始拜乡先生，及谒给谏，语及所书题，云：“诸生中有如此不通者。”给谏云：“此即不肖子也。”文宗踖蹐不安，随一揖别去，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给谏门曰“权门生犬子，烈女嫁豺郎”，又号公子为六一居士。

七字勾向左

顺治中，歙邑一令初不识字，及判示日，其日为十七，胥教以十字，判毕，胥复教以七字如十字状而曲其下复钩向上，令弯向左，其形为亢。胥恚云："误向左矣。"令审视良久，忽反张其示云："如此悬之市，则七正矣。"盖令止知亢正而为七，而不知通幅墨字之皆反也。其遗笑一邑如此。

小儿伤臂

白门幼科胡道五为巨室医岁余小儿，其证非外感，又非内伤，惟啼哭不止。胡乃密询乳媪之夫曰："汝为我密询汝妇，儿是何病，设有他故，我断不以闻于主人也。"其夫云："乃吾妇酣睡时压损其臂骨耳。"胡曰："果尔，吾当偕外科往。"遂密与外科计，诡云："此病某有秘方，须以药敷臂上，再以煎剂饮之，自愈。"主人如其言，儿臂痛渐减，不数日而愈。乃厚酬之。此等乳媪殊可痛恨，而医家亦不可不知此等作用也。

总是一家

歙邑令某檄拘洪姓者，其人逃匿。令拘其族之富人，富人至，云："某未犯法，不审何以见拘？"令云："某人有罪，彼既在逃，自应坐汝。"富人云："某与伊并非服属，风马牛不相及也。"令怒云："汝与伊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富人云："若然，某叔父忝居相国，幸推乌屋之爱，见宥何如？"令云："汝叔为谁？"曰："内院洪承畴是也。"令云："内院闽人，与汝何涉？"富人云："五百年前亦是一家也。"终无以加而出之。

盐场土豪

盐场土豪某，室有别业三楹，阶前掘一深池，中积水，外缭以垣，凡负债者缚置池中，名曰水牢。后有一人自水牢中得释，首于官。官初莅任，批准勘。一胥素与豪厚，以告豪。豪谓胥能缓数日，吾事济矣。胥曰："可。"于是立召圬者、绘者、髹者、甃者、装潢者，各厚其值，焕然一新，上悬名人画，柱皆有联，堂中杂置几案交床，池蓄金鱼，凡器玩花盆毕备，外扃以钥。及官来勘，豪力辩并无水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为不得已状，始启户，诉云："某虑彼他往则债不复偿，因拉入书室坐数日耳，非水牢也。"官入室，所见殊精雅，水中金鱼悠然自得，乃大怒首者云："汝负彼债，反诬以罪。吾署中荒芜湫隘，苟得日坐此处，其乐实甚，汝反以为囹圄乎？"遂直土豪而责首者。噫，豪计亦狡矣！

汪司马舆人

汪南溟司马有舆人名四三，一日，恳司马命以字。南溟字之曰目川。公子云："奈何为舆人命字乎？"南溟笑曰："偶然抬起，便是目川，若放倒则仍是四三耳。"

平岭

许文穆公国为诸生时，赴乡试，过新岭，贫不能乘舆，语其担行囊者曰："吾他日苟富贵，当平此岭也。"后登甲榜，归里则乘舆过岭，而担行囊者复值向日旧人，谓公曰："公曩云富贵后为平此岭，今当云何？"公曰："我之岭已平矣，汝辈各自平汝之岭可耳。"此言虽

戏，实具至理。

烛泪污顶

有士人乡试后，将揭晓，则梦人以烛泪浇其首，醒后喜甚，以为必捷。及榜发落第，甚恚。后数科梦皆如是。因于揭晓之夕不复睡，不意其仆忽大叫，询之则梦人以烛泪污主人顶也。士人益怒，谓必无可望。及黎明，报人拥至，喜出望外。日中往视其榜，则姓名上有烛泪，盖填榜时吏所污也。

缝婢阴

亳州一士狎其婢，妇妒甚，捣蒜纳婢阴中，而以绳缝之。婢痛苦殊甚，邻人咸为之不平，群讼于官。官大怒，檄拘妒妇，并唤革工数人，携锥绳诸物，欲缝妒妇阴。士惧为门户辱，竭力求免。官曰："今城楼且坏，果能重为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至今土人即以此事名其城楼云。

顺治中，毗陵某宦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竟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其钥匙于井。乳媪叫号欲死。人不得已，觅铜匠以铁丝掾开之，至今常州人称锁阴奶奶云。

仆号墨文

程木文有仆号墨文，木文责之曰："我号木文，尔奈何亦号墨文？"仆曰："音同字不同。相公乃木头之木，小人是文墨之墨也。"俱《忆闻录》。

人生各异

《吕览》云：伊尹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图》云，孔子亦生于空桑。空桑地名，非树也。乃亦有生于树者。隋王德祖家有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撤其皮，遂见一孩，因收养之，长名梵志。又元畏兀儿之地有和林山，有神光降于树，人即其所候之，树生瘿若妊状，自是光常见。越九月又十日，瘿裂得婴儿五，土人收养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壮，遂君长其地。《述异记》云：魏时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庭中，长六七寸许，自言家在河东南，为风所飘。则人有从风雨生者矣。《宁国论》云：蜀本无獠，犍为德阳山谷洞中壤壤而出，长而自为夫妇，种类益多。则人有从土生者矣。《后汉书》：夜郎剖竹而生哀牢，触木而感。则人有从竹木生者矣。内典载树提伽生于火中。则人有从火生者矣。又竟陵僧于水边得婴儿，育为弟子，稍长，因筮得姓名陆羽。则人有从水生者矣。诸儿之生，可谓水源木本。

鸟翼弃儿

稷子弃也，鸟覆翼之。子文之弃也，虎乳之。齐顷公之弃也，狸乳而鹞覆之。皆见于经传。《东观纪》：汉肃宗敬隐天后以王莽末年生，遭时仓卒，母弃之南山下。隆冬寒冷，再宿不死。外家出过道闻儿啼声，怜之，因往就视，有飞鸟舒翼覆之，沙石满口鼻，犹能喘息。心怪之以为神灵，持归养之。年十三，乃以归宋氏，后为肃宗后。《天都》载：褒离国王侍婢有娠，产子捐猪圈中，猪以气嘘之。徙置马枥中，马复嘘之，得不死。后为扶余国王。准之后稷，未尽诬也。

卧冰得鱼

《晋书》：王祥孝母，卧冰而双鲤跃出。王延为母欲鱼，叩冰而哭，一鱼跃出。《说储》载：楚僚卧冰而童子送鲤，查道泣祷河神而冰开得鳜。《元史》载：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祷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县王住儿母病，卧冰上半月。皆得鱼以愈亲疾。又焦革冬月得瓜以愈父疾。王荐雪中得瓜以止母渴。是皆孝思所感，动植之物得以非时应之。若《北史》所载慕容熙因苻后病，季冬思冻鱼脍，仲冬思生地黄，切责有司，必欲致之，至加大辟而终不得。益信南面之尊，不敌孝感之神也。王祥卧冰处在沂水，至今冰冻不合。卧冰事人但知王祥，不知又有王延、楚僚诸人，故拈出之。

刲股疗疾

开元中，明州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以博孝名。乃亦有为子刲股者。《宋史》：呼延赞有胆勇，鸷悍轻率，尝言愿死于敌，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严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耐寒劲健。其子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异苑》载：京房以汉时弃市，其死至义熙中犹完具不朽。僵死人肉堪为药饵，军士分割殆尽。

大黄疗时疾

疗时疾者服大黄良。《宋史》载：陈宜中梦神人语曰：“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惟服大黄得生。”宜中遍以示人。时果疫，因食

大黄，得生者甚众。此见上帝好生，即有必行之天灾，未尝不开人以生路也。

封木石鸟兽

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唐武后封柏为五品大夫。钱镠封临安大木为衣锦将军。明高皇封柿为凌霜侯。陈后主封石为三品。宋钦宗亦封石为盘固侯。卫懿公鹤乘轩。晋惠帝虾蟆得廪。北齐幼主鸡鹰食县幹，犬马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封。隋炀帝以鸥字乃二品鸟，封为碧海舍人。唐太宗封白鹘为将军。玄宗封白驴为将军。昭宗封猴为供奉。以朝廷爵禄，滥及无知之木石鸟兽，岂非祖龙之作俑哉？

放龟

毛宝无放龟事，放龟乃宝之武昌军人。及军人之堕江也，觉如立石上，即所放白龟，浮而送之，竟得登岸。《晋书》：孔愉放龟，后封愉不亭侯，铸印而龟三顾。及其卒也，龟复衔木植愉墓，今号龟衔树，溪名龟溪，桥名龟回桥。一念好生，感及鳞介。

《梁书》：王莹拜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印工铸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颈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而卒。龟为四灵之一，宜其灵异若此。

燕增土塑像

崔鸿《十六国春秋》：鲁国有齐儆，数万燕衔土培城。《史

记》：汉临江闵王荣葬于蓝田，数万燕衔土置冢。《汉书》：王莽开哀帝母丁姬隧，数千燕衔土投窟。梁昭明太子梓宫有琉璃碗、紫玉杯，后更葬，为阉人所窃，有燕雀数万击之，为有司所缚。帝闻惊异，诏纳圹中，复有数万燕雀衔泥增冢。坟侧有湖，因名燕雀湖。

宋元嘉中，灵鹫寺群燕共衔绣像，委之堂内。萧道成于寺造白塔。齐云岩太素宫百鸟衔泥塑成真武像。

雨系官衔

《唐语林》：颜鲁公为河西陇右监察御史，时五原旱，鲁公为决冤狱数事，天乃大雨，人谓之御史雨。《宋史》：赵鼎为相，延汪应辰之馆塾。绍兴五年，应辰举进士第一。岁旱，鼎命应辰祷雨即应，人谓之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又丰城王仲衡守建昌军，值大旱，入境大雨如注。郡人喜曰刺史雨。休宁凌唐佐知夏津县，决河北疑狱。时亢旱，及唐佐归，雨随至，人号为县令雨。元王伯胜为辽阳行省平章事，岁大旱，伯胜斋戒以祷即雨，人谓之平章雨。至顺中，宇文公谅为余姚同知。夏久不雨，祷即应，民颂为别驾雨。陈春为嘉兴路推官，因贩私盐事释被诬者数百人。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人称陈公雨。顺治中，秦世祯为江宁监察御史。时久不雨，世祯行部至太仓，决冤狱数事，即雨，人亦称御史雨。盖人事可以挽天心，即天功可以为人力。以视《南史》所载萧推历淮南、晋陵、吴郡太守，所临必赤地大旱，人号为旱母者，其人事可知矣。

圣火圣水

《南史》：齐世祖时有沙门从北赍火而至，色赤于常，云可疗疾。人取之者，多得其验，谓之圣火。《唐书》：观察使令狐楚言：

亳州有圣水出，饮者疾辄愈。有力之人率十户僦一人往汲，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转鬻于道。裴度判状令所在禁塞，李德裕亦严勒津逻捕绝之。且言者吴有圣水，宋齐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绝妄源。从之。夫先辈岂不欲济人，诚杜其煽惑之原也。

存孤封爵

程婴、公孙杵臼二冢在绛州太平县之赵村，至宋元丰中，因议郎吴处厚上书，始建庙加封。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以时致祭。处厚言之是矣，第因屡失皇子，而恐其为厉，则大可笑也。夫婴与杵臼生前存赵孤以全忠义，岂死后剪他人裔以求血食耶？

天禧中封东方朔为智辨侯。

豫让施全

豫让刺襄子于汾桥下，马惊而见执，顾襄子犹从容待之，嘉其义而从击衣之请，使让得行其意，可谓杀之之中又有礼焉。施全之刺秦桧，亦邀于望仙桥下，柱断而被擒，斩于市。众中有一人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而《避暑漫抄》等书乃列全于桧之十客中，不亦冤哉！或云另有一施全。

立桥除道

《南史》：会稽郭原平、吴郡范元琰俱禀至行，家贫以园蔬为业。园外有沟，见盗笋者苦于涉水，乃采置篱外，各伐木为桥以度

之。又桑虞见盗瓜者，因园中多荆棘，恐伤盗衣，辄除道通之。此皆盛德事。但立桥除道，不亦过乎？昔宋罗可见人窃其园蔬，乃伏草间避之，以俟其去。只如此足矣。

柳敬亭

泰兴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吴梅村先生为之立传。顺治初，马进宝镇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率类如此。

狄梁公善针

狄梁公性娴医，尤妙针术。应制入关时，华州有富室儿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如食箸，或触之酸痛刻骨。两眼为赘所绳，目睛翻白，楚甚垂绝。揭巨牌求疗之者，许酬绢千匹。公一见恻然，曰："吾能治之。"即于脑后下针寸许，仍询病者，知针气已达病处，遽抽针，赘应手落，目睛如初。富室感谢，致所酬缣，公笑曰："吾急病行志耳。"谓急人之病，出《左传》。不顾而去。昔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盖济世之术均也。如梁公者，岂非良相良医兼长而并收其效者欤？彼其返周为唐，即起死回生伎俩。当从容燕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尤属顶门一针。《内经》云："上医医国。"梁公有焉。后世犹以事女主为公咎，而公急病行志之心晦矣。

苏石异饮

苏子美、石曼卿辈饮名有五，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巢饮。一名鹤饮。鬼饮者，夜不燃烛。了饮者，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顶围坐。鳖饮者，以藁自束，引首出饮，饮复就束。巢饮者，饮于木杪。海虞陈锡玄先生戏益之有六，曰号饮、偷饮、跪饮、枷饮、牛饮、狗饮。号饮者，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是也。偷饮者，毕卓盗樽是也。跪饮者，刘伶跪祝引酒是也。枷饮者，北齐高季式留司马消难饮，索车轮互括其颈，命酒引满相劝是也。牛饮者，商辛为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是也。狗饮者，胡母辅之辈闭户酣饮，光逸脱衣露头狗窦中大叫，遂得入饮是也。饮名虽新，不若文字饮，醉红裙，知己相聚，斗筲之器成千钟之为酣适也。

正直为神

《广闻录》：万历四年，山阴诸生某暴死，其胸与手犹热，家人不忍敛，淹至月余始苏。身畔有大镪五十金，为所携来。人问之，曰：我死适冥司，值亲识某骇曰："汝何以至此？然某阎王正为其子延师，当为君缓颊进之。"果延主西席。诸子皆罗拜，北面受业。起居经史，皆与世同，而亦为师别具肴馔如世间食。王则衮冕甚尊严，因谓生曰："汝欲见五阎王乎？乃贵乡王阳明先生也。"及见，先生亦为主客礼，欢然道故，曰："此冥司不宜久居。"命掌判官核生禄命。判官报生尚有十年阳寿，先生即命语其主王，送生还阳。主王从之，赠冥钱楮币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间镪。"即所携五十金也。乃知正直为神，韩擒虎、蔡襄之为阎王，非诬也。

慢神致祸

《说储》载：□江吴某，偶以文木镂神像二躯，一为土神。一

日，土神见梦于吴曰：“吾位卑，不当与某神并，殊不相安。君盍徙我于他氏？”吴如其言。后他氏鸠数人结土地社，出土神礼而祀之。一少年曰：“何物木偶，灵何从生，而能发吴君梦耶？”挥箠击之。少年居恒礼大士，是夕归，梦大士谓曰：“汝昨何慢土神？土神檄汝罪凡十三，所定不汝贷矣。”少年叩首乞哀。大士曰：“我不能救汝死，但令汝生而贵。秦中某氏，世勋系也，且诞儿，亟往就之，可不失腰金矣。然必须戒家人勿哭。”少年死，家人不能如戒，因复醒曰：“坐汝辈哭，故失我世勋矣。犹幸大士许我以后图。”乃瞑。据此，则神固无可慢者，故曰敬鬼神而远之。

沈家怪异

《广闻录》：万历甲寅七月，阊门外下塘冶坊沈廷华家，初有三足蟾蜍一只，头三角，角红如丹瑚，缘墙行走。俄墙下地裂，走出数十人，并长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丑，或乌纱绛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发。群众驱逐，薄暮忽跳跃四散而隐。明日，家人晨起，忽见墙上幻出五色彩画，宛然金碧山水。次日，换青绿山水。越日，又换诸细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写丹凤朝阳。一日，见两仙人坐树下围棋。一日，忽见衣锦婴儿捉少妇衣裾而立，观者以爪触伤妇颊，血出如缕。如是累月，符咒多方不能治。

《说储》载：嘉靖中瞿元立曾见一三足蟾蜍，取贮缸中，翌日视之，遁去矣。

佛像动泣

石季龙时，太武殿画古贤悉变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梁武帝时舍身光严重云殿，游仙化生震动三日。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

毛，而广陵被废。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会万人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孝昌三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人号为佛汗。明年，尔朱入洛阳，诛戮百官殆尽。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三月，庄帝北狩。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十二月，尔朱入洛，庄帝崩晋阳。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震动，未几交趾入寇，城几陷。其后又动，而侬智高反，竟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时有铁佛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火寻作。夫像不过幻相耳，胡然而动，胡然而涕，其殆示人以知趋避乎？惜乎其不之悟也。

止啼禳鬼

桓石虔趏捷绝伦，威镇敌人。时有患疟者，呼桓石虔来以怖之，立愈。刘胡面黝黑似胡，蛮人畏之，小儿啼，语云刘胡来，即止。杨大眼威振淮泗荆襄间，童儿啼，呼杨大眼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呼麻秋来立止。檀道济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儿，疗疟者写其形贴于床壁。宋刘锜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夏人畏之，儿啼怖曰刘都护来，立止。《辽史》：耶律休哥官拜干越，贵官名。数败宋师，宋人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怖曰干越至矣，小儿噤不发声。此诸人者呼名可以怖儿已病，图形可以禳鬼愈疟，当其临敌决战，所向披靡，又可想已。

厄井

《风俗通》：厄井在汜水县东十五里，汉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入眢井，追者至，见井中有双鸠飞出，因得免。《殷芸小说》：荥阳板渚津原上有厄井，汉王避项羽处。《郡国志》：厄井在荥阳，汉高祖为雍齿所追，投匿井中，随有蜘蛛结网蔽其井口，得

脱。汲黯为荥阳守，立神蛛庙以祀之。圣天子百灵呵护，信然。

陈州城外有厄台寺，乃夫子绝粮处。旧榜文宣王，因风雨洗剥，但存一王字，后释子遂附会为一字王佛。

宋王元之有《厄台铭》。

舞态

唐内史杨再思为高丽舞，国子祭酒祝钦明为八风舞，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为黄獐舞。诸人舞态愈工，丑态愈露。

汾阳新建

《魏志》：咸熙中，郭淮以功封汾阳子。唐郭子仪封汾阳王，是有两郭汾阳矣。刘宋时，王华以诛徐羡之功封新建侯，明王阳明守仁以诛宸濠功封新建伯，是有两王新建矣。阳明先生尊人亦名华，同宋新建侯名尤为巧合。

驸马

《搜神记》：秦闵王女聘曹，夭死，墓在雍州城西五里。时有陇西士人辛道度者，以游学粮尽，经墓前，见一宅，因诣门下求餐。一青衣延之入，秦女遂与合焉。信宿而去，与金枕一枚。后度鬻枕于市，秦妃见而询之，得其故，遂封度为驸马都尉。后之国婿盖仍其名。

宋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遂指都尉兄为粉昆。

楚齐三王异好

《墨子》云：楚灵王好细腰，其臣皆三饭为节。《韩非子》云：楚灵王好细腰，而国有饿死人。《尹文子》云：楚庄王好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刘禹锡诗云："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是楚三王皆好细腰也。齐无盐女极丑而为宣王后，宿瘤女项有大瘤而为闵王后。孤逐女状丑，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而襄王与语悦之。是齐三王皆好丑女也。何好尚之相悬如此。

杨妃心经

真定大历寺中多藏唐时宫人所书佛经，字俱工楷。内有杨太真手写《心经》一卷，字尤婉丽。后题云："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呼皇帝为三郎，此宫帏燕昵时语，乃直书于经卷，贻讥后世，大为可笑。

佛面刮金

如皋冒女九先生梦龄《呴语》：上元郑允宣号三山，弘治癸丑进士，仕至德安太守，榷关守郡，素著清介。晚归白下，值湛甘泉宗伯毁淫祠，三山领佛像刮面金以供橐赀。抑何前廉而后贪，遂令佛面刮金成实事也。闻易箦时，自毁其面。孙嗣山垂老落魄而贫彻骨，有以夫。

予友徐穀臣亦毁铜佛三尊，病中刮面刮腿，宛转叫号而死。

部郎厚德

万历中，一部郎娶妾扬州。既登舟，则非所择取也。媒氏惧，伏罪请归易之。部郎以为非体，且貌虽逊丽于所择，而厚重过之，因挈之赴任，得子，未几擢宪副。金章黄盖过女父家，询曩所择女，则下嫁伍伯。女闻其归，从帘内窥之，遂自经死。

鸭卵河鲀子

王元翰《稗史汇编》：成化丁未，松江隶卒冯顺盗库署篆，毛二守怒其累己，捶笞枷示，属总甲王五监之，令致之死。王以鸭卵实、生河鲀子与顺食之，竟无害。后闻海乡人云河鲀同鸭卵食则不杀人，信然。

蜈蚣珠

万历中，武进虞桥，人憩其上多中恶死，居人苦之，不知其故。会数贾胡至，语人曰："此有毒物踞其中，吾当为去之。"则以一大铁笼作机槛，布以丝绵，贮熟鸡于其中，夕而舁至桥下，敕居人远避无犯之。贾胡伺之，顷则势如风雨，久而缠绵难脱。天明启视，槛中蟠一蜈蚣，长数丈，足皆缠缚而死矣。剖其首，一明珠大径寸。其百足，一足一珠。贾胡怀之而去。自是虞桥之患乃息。

牝牡珠

万历初，巨珰冯保得一珠如大指，下微有凸状。保曰：“此牡珠也，惜失其牝。”遣人购之不得。吴中有淘沙者得一珠，亦如大指，而下有凹形，不知其为牝也。一贾胡见而以数钱买之，顾贾胡方窘甚，复鬻于吴贾，得银三金。吴贾亦不知其为牝珠也，适遇购者，遂引入京，以售于保，得三千金。吴人因指其瑕曰：“珠诚佳，而有微罅。”保笑曰：“此牝珠也。”乃以白玉盘捧牡珠出，共置其中，则转而相就，遂如牝牡交，久而生一珠，乃称无价。保败，没入。比三殿灾而失所在矣。

格

兽有名格者，形似猩猩，而自知吉凶。人有意害之，则去不来，否则可扰而狎也。是何格智而猩猩愚耶？盖猩猩耽于所嗜，人因得而制之。夫惟无嗜者，人莫制焉。愚意格物之格，或本乎此。

压油

盖州有虫名压油，形肖水凫，每暮春时从水中出，自呼其名。人因采取，以重物压之，油津津出。油罄皮仅存焉，投之水中复生。盖亦一种业报。内典所谓压油殃者，是也。

葫芦枣

《夷坚志》：光州七里外村媪家植枣二株于门外，秋日枣熟，一道人过而求之。媪曰：“儿子出田间，无人打扑，任先生随意啖食。”道人摘食十余枚。媪延道人坐，烹茶供之。临去，道人将所佩

一葫芦系于木杪，顾语曰：“谢婆婆厚意，明年当生此样枣，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钱。”遂去。后如其言。今光州尚有此种，人怀核植于他处则不然。

诗蛆诗牛

王丹麓《墙东杂抄》：龚合肥以总宪守制家居时，士人投诗，日以什伯计，阍者往往应接不暇。一日，有士投诗，阍者受置几上。士促之，阍者掷其诗，叱曰：“去，去，汝这诗蛆也来献诗！”士大惭，拾诗掩面走。一时传以为笑。又盐官有崔某者，业负贩，能诗，颇多佳句。然其人蠢蠢焉如牛，人谓其为牛则没其为诗，如称其诗则又不似其为人，因戏称为诗牛，人皆曰善。诗蛆、诗牛，名目甚新。

签诀

今人辄呼丑诗为签诀，不知古人多有以诗占者。西山《十二真君》诗，语多训戒，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又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少陵诗为签，亦验。今陈烈帝签诀，乃是绝妙古诗。盖诗以言志，古之作者多寓意风规，故言皆足为蓍蔡。如彼嘲风雪弄花草者，直是构无用为用耳，于占验奚当？

三十六宫

唐徐疑诗“三十六宫秋夜长”，景物凄凉之极。唐苏郁诗“三十六宫愁几许”，人情抑郁之极。唐许浑诗“三十六宫闻玉箫”，群心跂慕之极。宋邵尧夫诗“三十六宫都是春”，天真烂漫之极。

洗字去硃法

洗字法：用西瓜一个，约重三斤，半熟者，蒂边开一孔，入官硼砂三钱五分、砒三钱五分、硇四钱，共为细末，入瓜孔内。悬一七，白霜自出，以翎毛扫下。又一七，收取。用时先将清水湿字，以药蘸上，待干用翎扫净，纸白如新。去硃法，用黄瓜一条，蒂边开一孔，入官硼砂一两，依前法取霜用之。

秘集卷之六

秦桧日受铁鞭

《孑庵杂录》：秀水张恭锡先生晋徵，自述为诸生时梦入岳王庙，王待以客礼。既而辞出，闻庙后树林中哀号声，往视之，见一囚反接于树，一力士执铁鞭鞭之。张问何人，囚曰："吾秦桧也。岳王法令，每日受铁鞭一百。公幸与王善，能为吾丐免今日百鞭乎？"张诺之，复入谒王，而王已预知其意，不复为礼，怒叱曰："汝向与吾同事，吾被桧贼害，汝亦几不免，今何得昧前因而反欲为贼乞哀？可速退，姑贷汝！"张惶惧趋出，再过林中，则见执鞭者又增一人，谓张曰："王怒公为囚祈请，令今日加鞭一百。"张大惊悸而寤。明日犹面热背汗，急往庙拜谢，幸无恙。

冥王延师

张恭锡尝于病中梦两青衣使者持红帖邀至一大府第，云是冥王府。遥望堂上冥王端冕执圭坐，其身大如世间所塑金刚，侍卫森严，不能仰视。使者令张且闭目，俄而开看，则王已缩小如常人，服常服，侍卫俱退，左右止数人。揖张升堂，叙主宾礼，曰："欲暂屈先生为馆师，训吾二子作制艺，以便异日取科第耳。"张曰："王子当自有世爵，安用科第？"王笑曰："即吾亦不免轮回人世作公侯，况吾子耶？"引张入馆室，呼二子出拜师。子年可十三四，甚俊雅。王命以项仲昭煜刻稿与读，谓其文尖颖，长人神智也。张为讲解，二子殊聪

敏。恍惚间觉坐馆之日已甚久，一旦王开筵谢别，酒肴极丰，而张不思饮食。王亦不相强，谓张曰：“先生自是科第中人，但艰于得子。吾今赠先生以两子。”顾左右捧一金盘来，盘中坐二小儿，长不及尺，宛如粉孩。王曰：“以此酬师足矣。”即命前青衣使送归。张顷刻至家，遂醒，身已僵卧两日矣。自是病愈，后果得二子。

杖卷

张恭锡于崇祯庚午之春，至于忠肃公庙祈梦，问秋闱获隽否。梦入闱试毕，以三场文卷一总投纳，收卷官乃其受业师已故蒋姓者。阅之，嫌其文不工，掷卷于地，命每卷各杖三十。张旁睨，自叹：“吾文不佳，致辱及卷。”惭愤而寤。窃计今科必不利。及秋榜发，中第九十名。盖三卷各杖三十，共九十之数。而本房座师乃余杭知县吾乡蒋雉园先生灿也。与所梦蒋师姓正符合。甲戌成进士，授闽县令，升部郎。

兑卷

遂安方渭仁先生象瑛《健松斋集》记：郡司马南和杨仲廷继芳，初任和州知州。康熙丙午苦病，冬至夕忽昏迷，见一隶执柬相邀。须臾至一府第，主人常服，延入序宾主毕。俄青衣投一刺，杨窃睨之，上书“逸民周仁”。主人遽起出迎，周至则皤然老翁也。让坐之顷，杨推周高年，周亦逊杨官长。主人乃谓：“杨公年尚少，此席应属周君。”坐定，主人出数隶舁二卷箱至，曰：“此明年春闱卷也，属两公详定。”杨因问阅卷旧例，隶曰：“不必阅，以天平较其轻重，重一斤者为合式，十三四两次之，十两以下则不入格矣。”于是杨与周取平马较兑，得一斤者五十余卷，余重十三四两不等。兑毕，隶送杨归，

则漏下五鼓矣，家人环守榻前，病遂愈。

查勘司

康熙初，吾苏书生顾某，居平奉佛，又善扶鸾。偶遇龙树王菩萨降乩，授经一卷，皆劝人忠孝，无异儒书。后每运乩，默诵此经，菩萨立降，言休咎奇中。端午日，生被酒昼卧，忽梦冠带坐公堂，侍卫严整，吏进文书云："阴司新勾到人犯，候点名起解。"见数囚伏阶下听点，中一女囚，裸形不着一丝，视之即其姊，近日暴亡者也。生念公堂不便认亲，但问女囚何得裸体，吏云："此系无为教中人，阴司例不许穿衣。"生叱云："太亵渎，今后改例穿衣。"吏方唯唯，而顾视其姊已衣矣。点名毕，闻堂头鼓声，众忽不见。生自省我何遽为阴官，即脱冠带置案上，疾趋下堂，回看堂额，乃"查勘司法堂"五字。因诵龙树经，信步行至一处，山水明秀，鸟兽花木俱非人世所见，有数老僧或坐或立。一僧呼生使向池中洗手，水清见底，生方探手欲洗，忽见水中现一龙头，惊悸而寤。明日，请龙树菩萨降乩，书云："阴官得游佛境，幸甚。水中所见者即我也，何必惊怖？"生问："吾身后得归佛境不？"乩云："且完查勘司事，更图后缘。"生自此忽忽不乐。至来年端午日，无疾而逝。遗言以龙树经为殉，惜不传。

赐奴婢

《见闻录》：石首袁荣襄公宗皋，为世庙日讲官，敷陈明鬯，上喜，钦赐家奴女婢各六人。初，荣襄为兴府长史时，中酒昼寝，梦一美姬扶床跪请曰："妾备充李白洲下陈，今愿侍相公帷幄。"袁梦觉，异之，召黄夫人语焉。既而李以党宸濠败，妻孥没入官，至是荣襄所

受女婢，李姬果与焉，宛然梦中人也。

梁未央大度

《亦巢偶记》：梁朝钟字未央，粤东番禺名宿也。内阁洪承畴慕其名，聘至幕中，甚相得。一日，洪有他行，以夏楚付梁，俾无论男女大小，有不法即以治之。既而一妾有犯，梁竟责之。妾之弟悍少年也，以辱其姊大恨，必欲杀之。梁知不免，告曰："俟予写一家书，当就死。"少年持刃待之。作书未竟，家人报洪归矣。少年惊而逸去。及梁见洪，并不及此事。后别洪归，路逢大盗，即少年也。见梁大喜，曰："我欲杀君，竟不向主人言之，真为可敬。"厚有所赠。梁固有大度，此少年亦非寻常人也。

易头腹

《今世说》：宜兴周立五启嵩，弱冠时颧未高，两颐逼而秃，面有槁色，乡人窃笑之曰："此黄冠相耳。"立五闻之，若弗闻也。年三十二，犹困童子试。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仓桥侧，梦中见一雉冠绛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头，须髯如戟，至榻前，易其头去，以手所提之头函其颈。立五大惊，持父足疾呼，及举手摩之，头如故，凛凛者累日。未几而颧渐高，两颐骨渐丰，须鬑鬑然日益长。越年余，又梦一白须老者，冠缁冠，执长尾麈，随一金甲人曰："请吾来易尔腹。"语讫，金甲人抽所佩刀启立五腹，出其脏腑，涤濯而复纳之。既纳，以方竹笠覆其腹上，取钉锥钉四角。立五梦中闻响声丁丁，而怪其无痛也。钉毕，白发老者挥麈而祝曰："清虚似镜，原本无尘。"忽钉与笠豁然有声，立五遂寤。自是文学日进，顺治乙酉、丁亥历试两闱，皆获售，官侍讲学士。

海中黑孩

南通州边海镇台诺公迈，有马二百余，放青海口。司牧者每见群马惊跃，望内地而驰者不一次，群牧疑为盗马者，遂早晚候之，选骏骑沿海从外蹑之者数矣，并无人迹。逮后方得一小黑孩，从海中出，则群马为之奔逸也。牧人共挛得之，以进诺公。诺公即着众牧豢养之，无使逸去。始则不食，继而知饿，勉食粥饭。严寒衣之衣亦衣，渐识人言，久之亦遂能人语。但其肌肤纯黑，眼珠绿而齿殊黄，若五官则尽与人同。四年之久，防闲者亦疏，因长夏无衣，复逸入海而不知所之。想即鲛人之类欤？此乃齐门司阍张瑞石所亲知目见者。

秦女将健儿

《咙语》：石砫司女将军秦良玉，畜健儿名来狩者，精擅鸟铳，百发不失一。方秦师抵渝，隔江望见张黄盖者，循女墙坐，遽命弹之。狩应手一发，中执盖者，并仆其坐。既复潜渡，依城仰击，连中数人。城中出铁骑冲突，兵多覆溺。秦悔失狩，谓即千金吾不与易也。亡何附船柁归，身面中数枪，然不死。秦以自食金匕箸食之，仍犒以白镠一锭。

巨神呵长

韩庄张天护佑，夜梦巨神呼令长长，因耸身展足抵邻篱，为邻媪惊止。嗣是长八尺余，长髯肥躯，过城市，人竞聚观，马不得行。佑仰攀卓楔脚，束马上，去地二三尺，众骇服。嘉靖元年，山东磺贼王堂流劫归德，柘城诸县申阳兵使者往剿，令佑控马。猝遇贼孔裳店，

佑执大屋梁据高阜，呵贼辟易就擒。以贫不愿官，受赏而归，寿终于家。

刀笔

如皋有一善刀笔吏，见石庄司巡检申文内称巡检司弓兵某等拿获巨盗若干名，因语之曰："弓兵获盗，于官何与？"文已将投，不及窜改，索其五金，乃于司字旁直添一笔为"同弓兵某等获盗"，申文上而巡检得旌矣。又郡有三童子交殴，而毙其一，官拟一人抵死。其父欲为申辨，袁武生语之曰："尔第酬吾多金，可片言豁也。"与之，因书牍云："三婴戏殴，非奸非盗非仇；六手交加，一死一生一抵。"上司见而释之。真刀笔也。

狡僧

万历中，宪副李某素不喜缁衲。守湖州时，一日出行，有僧持十金一缄阑告道左，谓得之拾遗，故上献，以凭示给。李高其行，命住持某寺董修殿之役，出疏自捐百金，湖属得数千，同事胥耆镝之箧笥，鬻材鸠工，业有日矣。会李坐堂，有蒲伏阶下，能诵其缄书，笔迹合一。李亟命以遗金还之，信礼愈甚。已乃僧忽他出，数日不返，探其箧笥空空如也。盖十金书缄亦狡僧埋伏之术，临行一并脱去矣。

神鬼有灵

万历丙辰五月初二，赣州城外水发，高女墙数丈，沿江大厦巨础，胥付洪涛，城内至没楼脊。有业酤者，凭几楼上子母，忽水涌

去，至万安县百家村，尚据几无恙也。城东三十里有储潭庙，水发之先，庙神见梦于庙祝，令移像至山绝顶，去原位高数丈。水果及所移地而止。又一泥塑鬼卒，乘流东下，颜面剥落。越数日，溯流而上，仍立于原位。众异之，重加装饰。孰谓土木偶无灵哉？

屠语

万历中，如皋冒汝九之庐州。城中多屠驴者，黎明方颓栉，一卫突入床前，问之，将就死地。急持金向屠祈赎，屠业淋漓携头颅至矣。冒戏之云："郡名庐，何得屠驴？"屠答云："未闻公维扬不宰羊也。"冒为之语塞。

善断

万历中，直指姚公世所令江都时，有兄弟以家资构讼者。其兄以百金托一贵人为居间，公廉知其状，阳领之。比庭鞫日，讯其兄曰："若与贵人有何瓜葛？"则以父党之中表对。公曰："若弟独非其中表耶？胡独为汝地？即吾怜若弟贫，公断亦未必即百金也，若何吝于弟而他是图？"趋令如数取金畀其弟，而置其兄免究。贵人悸而服之。

宋司理厚德

万历乙卯，赣郡宋司理名怀祖者，蜀之富顺人。遇直指按部，讦讼奸民，竞砌单款，以害良懦。宋为匦置郡前，诒之曰："若盍投牍此中，吾且为汇呈也。"投者几数百纸。比直指放告过日，则尽付一

炬矣。越三年，其子喈吉弱冠举蜀榜之第六名。

八条弦

琵琶四弦，京师东院陈妓双弹合调，都人谓之陈家八条弦。如皋宗孝廉罗中曾挥千金于都门，买一较书，亦陈姓，其名为一轴画。又南京院妓有一串金，亦的对也。

土曲

江西余干县有一酒家，常施一道人酒，不索酒钱。道士曰："吾有以报之。"引至一处，指其土曰："此可代曲为酒，岁省造曲若干缗也。"至今其土取之不竭。

为园

或问为园之道于沈石田，石田对曰："多种树，少起屋。"又长兴卢仲甫秉常访蒋堂，堂方为园，谓秉曰："亭沼初完，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一时遭际，或可得之。若林木非培植弗成，正如士大夫立名节也。"

号因姓重

宋文文山节义凌霜，名重古今。宋道士方方壶善诗画，名著一时。又万历间，楚人方方壶名尚赟，亦善书。吴郡文文水，衡山太史

子，擅诗画名。文文起亦衡山太史曾孙，壬戌鼎元，入内阁。罗罗浮金陵人，工书法。石石洞名淮，江浦人，与庄定山同榜，由词林为督学，年二十六七即致政归，漫游名山，不知所终。以尝读书石洞庵，故号石洞。近钱塘吴吴山亦以词藻见称。

窃炉

《画墁录》：宋与北人誓，两界非时不得葺城堞。李元则知雄州，欲展城无由，因作银罏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窃去，因大喧闹，踪迹去来，辞连北疆。纷纭久之，遂兴工起筑，今雄州城北是也。语云："行阵之间不厌诈伪。"弦高诞而存郑，子襄北而全楚，元则诳而固圉。机心机事，时有用之而济者，盖亦君子所不讳也。

孟尝食客

《列士传》：孟尝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冯驩弹铗歌无鱼，盖求为中客也。以市义事卒为上客。

青城南佛寺相传为孟尝宅，尚有镬釜在，其所用以待食客者。《封氏见闻录》：镬大者容四十石，小者三十石，釜可受七八石。

中郎有后

《晋书·羊祜传》：祜，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将进爵，上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为关内侯。则中郎未尝无嗣。而《蔡克别传》亦云：克祖睦，蔡邕孙也。克再传为司徒谟。则中郎后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无嗣哉？

《代醉篇》：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发，后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适发与承俱病，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承竟病死。邕女之贤如此，而《后汉·蔡邕传》无闻，《列女传》止载文姬没胡中，生二子，赎归，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妇。史失去取甚矣。

供荔枝

汉孝和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驿马昼夜传送，至有死于道者。时唐羌上书，以为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请罢之。见谢承《汉书》。又，《金史》载：世宗时亦递送荔枝，以谏议大夫黄久约谏，令罢之。然则荔枝之献，前有汉宫，后有金室，不独始于唐家，所谓一骑红尘知道荔枝来者，特以妃子之故，遗讥史册耳。

鼻祖耳孙

鼻祖，始祖也。黄山谷诗云："鼻祖以来传父兄。"许旌阳《服气书》云："人受胎于父母，其生始成鼻，故鼻云祖。"今画家写照，画美人俱从鼻始。鼻祖可对耳孙。《前汉书·惠帝纪》：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应劭云：耳孙，玄孙之子也。言去高曾远，但耳闻之也。李斐云：耳孙，曾孙也。晋灼曰：耳孙，玄孙之曾孙也。《诸侯王表》在八世，颜师古曰：耳音仍。以《尔雅》有仍孙，无耳孙故也。然以义揆之，宜读本音为是。

鞭尸

史载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责其已甚。张伯起谓：鞭尸者，伯嚭报诛伯州犁之仇，而史传以为子胥者，盖以子胥不禁鞭尸，责在元帅，此《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及阅《穀梁传》疏云：《春秋》、《说文》谓子胥鞭平王尸，血至踝。按平王之卒至是已十余年，而言血流至踝者，必无之事也。或者子胥至孝所感，天使血流，以快孝子之心乎？然血流漂杵，载在《周书》。孟子犹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安知血流至踝非好事者为之哉！又《吴地记》云：越军入吴，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似谓子胥快心越军之入者，恐忠义如子胥，虽死忍见吴社墟哉？杯动酒尽，亦事之未可信者。

西王母考

《尔雅》：西王母乃西方荒僻之国。贾谊《新书》：尧西见王母训。又汉贰师将军西伐宛，斩王母寡之头。据此则西王母犹国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实非妇人也。而以西王母为妇人者，由《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王母捧觞。又《汉武外传》以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下。《山海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鸟，主给使，在昆仑之墟。郭璞注《穆天子传》曰：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是亦奇形怪状，未闻有仙桃瑶觞、美人侍女、绰约流盼之态。而世乃绘图以祝人寿者，本于《甘泉赋》“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寿”之句。泾州回山有王母宫，陶穀撰纪，欲跻之祀典，流传至今，遂为胜事也。

穴中龟蛇

《夷坚志》：庆元二年三月，泰州韩羽建墓，正昼间见一红裳妇

人，一皂衣髯翁，从山而下，异之，归述与妻徐氏。徐梦所见二人跪于床下，妇曰："妾与翁在山五百余年矣，今日方遇主人，无以效勤，敢献微物。"捧出紫袋，中有所盛，徐接之而寤，手内有所执，呼婢点烛视之，见是紫袋中包一瓠，摇之有声，置之于几。明日，韩复入山，夜半徐又梦二人跪，妇曰："昨与娘子一瓠，七枣在内，可钻开取食，主生七子，为国家栋梁。如年耄，可与媳妇服，亦生七孙。闻来日开金穴，如见妾等，不可杀害。"徐曰："汝等在何所？"曰："尽在穴中，一长一尺八寸，一高三寸。"徐惊觉，以告其夫。明日于土内得一赤蛇，长尺八，身红如金；一龟高可三寸，身绿色。韩以银盆贮之捧归，藏于厨。翌日启视，无所见矣。

宋吴璘之制蜀也，以焚金坪丛茂，见烟焰中有黑气从东南去，则逆曦生时也。后以叛赤族。传方正学之父亦焚穴蛇。虽忠逆不同，而赤族则一，不如韩羽之为得也。

肉块

《搜神记》：新莽时，南阳市中生一肉块，斫刺不入。以问费长道。《后汉》作费长房。道曰："此物一名肃，二名伏，中有铁券，长二尺六寸，云'王家衰，刘家当兴'。须得七岁女子尿之可开也。"莽试之，果然。又《魏志》载：公孙渊时，襄平北市生肉块，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啄，无手足而动摇。占曰："有形不成，无体无声，其国灭。"《载记》：刘聪时，流星落平阳北十里，视之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于外。肉旁常有哭声。生肉之异，大都亡国之征。

冥报

诸书所载白起、李林甫、曹翰、秦桧等历劫为猪牛受报，宜矣。若《隋书·李士谦传》，鲧为黄熊，杜宇为鹖鸠，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黿，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鸟，书生为蛇，云皆佛家轮转之道。又宋虞仙姑诣蔡京，见大猫蹲踞榻上，抚其背曰："此章惇也。"《广闻录》载：隆庆中，京师显灵宫道士买一鱼，腹有秦白起妻四字。《果报录》载：万历中，武林一士梦冥王判秦桧为龟，云刳剔以偿夙孽，钻灼以罄余智。后江上渔翁网得大龟，腹有秦桧字。《说储》载：宋天圣中，侍中冯拯薨。锡庆院侧人家生一驴，腹下白毛成冯拯字。冯氏以金帛赎之。但史称冯拯气貌严重，颇得大臣体，不知何以得此谴也。

吕需

《见闻录》：新郑高公拱修华亭徐文贞阶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风旨者，徐族几碎。文贞作书达之新郑，时文贞之客吕需号水山，唐栖人，老而负侠肠，伪为徐使者，持书而谒新郑。新郑与之酒食，不敢以勺粒入口，哀号泣诉，达于新郑之内，夫人以至乳媪、女婢，无不感动，皆为文贞潜解之，而新郑意亦稍解。文贞之得全，吕需之力也。新郑答书详载《见闻录》中。

土鼓鸣冤

《见闻录》：嘉靖中，沈青霞之子襄，相嵩逮之狱，必欲致之死。襄居狱，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鸣，则我父子之冤当白。"鼓成击之不鸣，则又抟土为之。如是者历几年，一日鼓成，果有声。适嵩败，得出狱。

颜邦直

《夷坚志》：弋阳丫头岩农夫何一，佣工于添公镇颜邦直家。三岁工满辞归，相去一程，声问不通。庆元二年四月，何在田插稻，忽见颜当前立。何识故主，升垅上揖，颜曰："可伴我行。"何即随去，半月不反。何妻齐氏使兄询于颜家，其子孙曰："我家二郎下世已一十九年，如何要何一使唤？"兄归述其言，杳然不复可求。四年正月，何忽还，妻问其因，何曰："二郎带我去游庐山，遍历诸寺。去岁四月到蕲州蕲水武三郎家，武留宿，二郎谓之曰：'君之妾桂奴是生身活鬼，其所拾一子方七个月，亦是怪魅。'武命桂奴至，扣审其事。桂奴顾二郎曰：'汝道我非人，尔亦是无身之鬼。脱赚何一往来五千里，使何妻儿想念。'二郎答云：'我虽无身，然赖生前看《度人经》有功，故得逍遥自在。我欲拔度何一超生离苦，岂是害他？'桂奴无以对，即抱拾得之子走向厨中，遂不见。二郎尚要挟我游大孤山，我不肯，因归。"妻大惊。二月间，何一在田中又见颜来呼，遂死。

赐无畏

唐时每恩及功臣，多云"赐无畏"。《幽闲鼓吹》载：裴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乎？"韩偓《金銮密记》云："面处分，自此赐无畏。"又云："已曾赐无畏，卿宜凡事尽言。"其言浅鄙，不知所起。予意疑即《孟子》所引《泰誓》"王曰无畏宁尔"之意。《说储》谓出自《普门品经》，云是观世音菩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此云赐无畏，盖借《普门品语》更施为赐，见其恩出自上耳。

年号仍袭

南唐贼张遇贤，宋贝州贼王则，睦州方腊，俱改元永乐。金贼杨安儿及元出帝阿速吉八，并改元天顺。云南贼段思廉，宋西夏贼李遵顼，俱改元正德。魏元法僧、梁王琳立永嘉王萧庄称帝，俱改元天启。至正戊戌，红巾贼徐贞一、陈友谅陷江南，下吉安，亦称天启。又《郭青螺集》中载：万历初，泰和人掘地得一铜法马，如月样，上凿“天启三年置”。乃知永乐、天顺、正德、天启皆前代僭窃年号，而明代四袭之，宰相不读书，匪独宋初也。

按正德改元后，吏部尚书马文升试士，因出“宰相须用读书人”题以讥刘文靖健、谢文正迁。而隆庆之号虽不犯重，至改隆庆州为延庆卫，改隆庆殿为庆源殿，时当国者徐文贞阶不得辞其责也。

正字纪年

朝家纪年多以正字为讳，如魏齐王芳之正始，高贵乡公之正元，梁武陵王之天正，金炀王之正元、正隆，金哀宗之正大，元顺帝之至正，并为亡征。明英宗之正统，遂至北狩。武宗之正德，卒至乏嗣。虽不失国，终非吉兆。盖正字以一止为文故也。

蚺蛇油

《庭闻述略》：明武宗初年，尝宿豹房，刘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阳，是以不入内宫。蚺蛇几年萎如之。后西幸，悦刘妓，甚宠之，呼刘娘娘。然在途谏帝幸浙，且促回銮，与有力焉。

两太宰嚭

陈太宰嚭，《楷弓》注云太宰至之子。孔颖达云：与吴太宰嚭名号同。而陈太宰博闻强识，多有所言。两太宰嚭何忠佞星渊哉！

看杀

晋卫玠美丰姿，从豫章至下都，观者如堵。玠体不堪劳，遂病死。人谓之看杀卫玠。苏子瞻自海外归毗陵时，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夹运河千万人观之，子瞻顾谓坐客曰："莫看杀我。"无何亦竟卒荆溪，将属纩时，对僧惟琳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便见子瞻大得手处，恐卫洗马未必有此见解。

来虞子

隋来护儿以武略任将帅，而其子恒济兄弟相次知政事。学士虞世南文学迈世，而其子昶不能纂其业，为入仗宿卫。陆元放戏曰："来护儿儿把笔，虞世南男带刀。"许敬宗曰："护儿儿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岂有种耶？

泥金报喜

《谈苑》：新进士及第，以泥金帖子报其家，谓之喜信。《太平清话》：宋时新及第者，有金花榜帖，用涂金纸，阔三寸，长四寸许，大书姓名，下有两知贡举花押。又用白纸作封帖，贮金花帖于

中，外亦书姓名，谓之泥金报喜。又明初在京中式者，必于原籍出榜张挂。今惟纸条一幅，不知此仪废于何时也。

清俸

仁和王丹麓，年逾四十，益复困顿。妻邹夫人戏语之曰：“同学少年皆不贱，奈何夫子独长贫。”丹麓曰：“昊庐少詹有言：‘贫者上天所设，以待学者之清俸。’金陵吴介兹晋亦言：‘天以贫德人。’今处俦类之中，天幸德我，特颁清俸，义难独享，愿以共卿。”邹夫人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满耳。”

馒头

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孔明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则讹而为馒头。又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恒用人祭之。《北史》：韦珍为东荆州刺史，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人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而春秋时至用国君于社，如用邾子于次睢之社，其惨酷更倍于蛮俗矣。

酷虐

史称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衢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令宫女裸浴，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亦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汉主□掩亦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观其啮啖，谓之水狱。又北齐文宣每行，载死囚以从，有他怒则取杀之以为快，呼为供御囚。《太平广记》：张思和断狱，诸囚必被

枷锁，人号生罗刹。后所生男女皆着肉锁，手足并有肉杻。《五行记》：大业中，有卒暴酷诸囚，后生一子，肩上有肉枷，无项。芥视人命以供喜怒，卒获惨毒之报如此。

俭德

史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南齐书》：卞彬所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又，虞玩之所蹑屐，二十年不办易。《北史》：魏司空长孙道生一熊皮障泥，数十年不易。宋寇平仲青帏，二十年不易。《辽史》：张俭一敝袍，圣宗密令近侍以火夹穿而记之，屡见不易，问之，俭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范忠宣之客皆布被。诸人俭德，足挽靡风。而公孙弘独以布被见讥，直讥其诈耳。

蒋侯茅司徒

蒋子文为钟山神，历代庙祀不绝。《晋记》：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败，见草木皆兵。《南史》：魏军围钟离，蒋帝许梁扶助曹景宗，遂挫敌人。宋元凶齐东昏祷之，终莫救于败亡。助顺祸淫，昭昭不爽。又李全乞灵茅司徒庙，无应。全怒，断神左臂。或梦神告曰："全伤我，全死亦当如我。"后范葵败贼新塘，收骸骨瘗之，得全左臂，无一指，神言验矣。可谓土木偶无灵哉！惜不能为国杀贼，而只泄断臂之愤，终却蒋侯一筹。

血逆流

《搜神记》：于公辩东海孝妇周青冤，天乃雨。按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誓于众曰：“青若有罪，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竿而上极标，复缘幡下注。又《晋书》：建兴中，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着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其子忠诉词称枉。《齐书》：陈显达为官军所败，赵潭注矟落马，斩之篱侧，血涌湔篱。又《洛阳伽蓝记》：神龟中，河间刘宣明以直谏忤旨，斩于都市，血亦逆流，目终不瞑，尸行百步。诸人并以淋漓残败之血肉能自白其枉，刑官能不为之动念哉？

女请代刑

唐咸通六年，沧州盐院吏赵𨱗犯罪至死，有女请随父死。盐院官崔据列状以闻，诏哀之，兼减父死。永乐甲申，江浦知县周益，成化丙申，蒲州清东驿驿丞冯佇，俱有罪当刑，益妻梅氏、佇妻李氏俱具疏请代夫刑，诏特宥之。是皆女子中之有至性者。

想当然

孔融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长公对策有“尧曰杀之三，皋陶曰宥之三”。既登第，主司问所出，曰：“想当然耳。”盖本孔北海语。

古人自守

扬子云作《法言》，蜀人赍钱十万，愿载其名，子云以为富无仁义，正如圈鹿栏牛，却之。张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庙成，知白召穆修为记。富人遗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古人之自守如此。

无对字

孙沙溪先生云："古今字俱有对，如吉对凶，上对下，与高卑深浅、饥饱寒暑之类，皆有对，惟渴字无对。"又云："隆古时人无诈伪，故六经中无真字。人不知有异端，故六经中无仙佛僧等字。"毛序始云："《大学》无斯字，《论语》无此字，《尚书》无也字。"未有人拈出。

知足

胡文定公语杨训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起处便好。人家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来。"亦体消长之理然也。袁中郎语汪进之曰："人家一妻数妾，和美无间，却无好处。得他们小小吵闹，我从中解纷，乃有些好光景。人家做官，一中进士，径直做到尚书，却无好处。得遇迁谪，历些坎坷，坚其德性，炼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便有处困而亨之意。"随遇而安，怨尤俱释，非大有学问人不易道此。

饮酒赋诗

晏元献与客宴饮，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

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米元章邀苏子瞻饮，列纸三百，置馔其旁，每酒一行，伸纸作字一二幅，小吏磨墨，几不能供。饮罢，纸亦尽，乃更相移去。先辈风流，即一杯酌间不忘以词翰相课，亦异乎以饮食游戏相征逐者矣。

二氏废兴

齐文宣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宋徽宗令沙门冠簪为道士，此二氏之递为兴废也。周武帝废佛道教，而其子天元复之。唐高祖废浮图老子法，而其子太宗复之。此二氏之并时兴废也。昭昭乎揭日月而常行，亘天地而不废，其惟吾夫子之教乎？

千佛寺

《帝京景物略》：万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千佛寺于德胜门外，殿供毗庐舍那佛。座绕千莲，莲生千佛。时朝鲜国王贡尊天二十四身、阿罗汉十八身，诏供寺中。其像铜而光如漆，范镏质良，穆肃慈猛，相具神足，其天人示现威仪，亦与东土形摹迥别。时西蜀遍融和尚以诬受讯，师称华严佛号一声，刑具断裂，讯者惊止，众乃延请住寺，法声大振。寺南一里，另有小千佛寺。

剖心观胎

俗谓人昏愚曰一窍不通，盖有所本。《吕览》曰：纣杀比干，而视其心，以验七窍。孔子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高诱注：“孔子言纣一窍不通，若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又纣剖孕妇以观男女，人

所共知。《世纪》云：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人所未知，特拈出之。

鬼眼

宋艺祖谓陶穀一双鬼眼，神宗亦谓杜常一双鬼眼。穀倾危士也。常折节学问，无戚里气。河阳久旱，下车而甘雨随。直州河决，及坐而横流止。此可与穀同日道哉？舜目重瞳，项羽亦重瞳，皮相何足以尽人？

足下黑子

相法：足下有龟文、黑子，并大贵。张仁愿示之安禄山，而禄山亦以呈仁愿，遂约为义儿。西门军容示之吴行鲁，而行鲁亦以呈军容，曰："吾为汝成之。"郭汾阳以示浑咸宁，咸宁亦以呈汾阳，汾阳哂曰："不逮吾。"足相之贵一也，汾阳最矣，禄山羯汉，军容刑余，何以称焉？

一身是胆

《蜀志》：姜维胆大如斗。《山房随笔》：张世杰尸见焚，胆亦大如斗，不化。《南史》：李瞻起兵讨侯景，被执遇害，胆大如升。《北史》：周文时，王雅芒山从战，独拒敌兵。周文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人但知赵子龙一身都是胆，而不知有王雅，故为拈出。

长头长脚长舌

《后汉书》：贾逵不通人间事，而能折节下问，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南史》范云指范岫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往事也。两长继美，奕世流芬。南渡太学诸生素轻秦桧，目为秦长脚。及为相，范同云：“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而桧妻王氏时目为长舌妇，二长济恶，凶德参会。崇祯中，张恭赐梦桧日受铁鞭，则脚虽长，至今跳不出鬼门关。而妇虽长舌，恐不能巧饰以骗阎罗也。

坚瓠余集序

稼轩褚先生抱巢、许之高风，居唐、虞之盛世。耕云钓月，睥睨天地之间；漱石枕流，放浪形骸之外。网罗轶事，既耳换而目移；欣赏奇文，亦日新而月盛。向传《坚瓠》大选，又成余集新编。癸甲辛壬而后，另有罏椎；续补广秘之余，别成世界。巾箱可置，无烦插架堆仓；行笈堪携，那虑汗牛充栋。坐花醉月下酒物，不数《汉书》；益智娱心换骨丹，无烦仙药。斯诚琅环之异宝，实乃委宛之奇文矣。性嗜简编，身希脉望。顾唾余懒拾，矧为尘饭涂羹；牙后堪羞，况属牛溲马勃。袭《秘笈》于眉公，即语语都佳，亦觉千篇之一例；盗《谭概》于龙子，纵言言尽善，终嫌数见而不鲜。先生则尽扫旧闻，专收新著。辑近代之公卿将相，允为斯世楷模；载熙朝之政治文章，堪作国人矜式。稽其姓氏，半属吾侪群纪之交；考厥里居，无非此日舟车可至。虽在鄙人之小草，亦荷高士之不遗。蝇附骥以能驰，药处囊而易售。此生多幸其乐只。且嗟乎屋梁徒仰，穷愁尚有其人；空谷自香，纫佩遑需异日。采遗珠于沧海，知余外尚有其余；琢剩玉于昆山，冀序后或仍作序。康熙癸未上巳日，新安张潮题。

余集卷之一

过自标榜

管宁与华歆共读，歆见乘轩冕者过而废书，宁遂割席而坐。《南史》：刘璡见孔逷目送女子，遂举席自隔。宋张敷见要人狄当、周赳，呼左右曰："移吾坐远客。"齐江斆见幸臣纪僧真，命左右曰："移我床远客。"魏董昭枕苏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膝非佞人枕。"梁宦者张僧胤候羊侃，侃竟不前，曰："吾床非阉人可坐。"诸君子不以察察受汶汶，是矣，无乃过自标榜乎？

身后名

李谧拥书万卷，无假南面百城。刘昼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是皆好身后名。然与其有身后名，何如当下恣流览之为适也。昔人以读书不求甚解为善读书，此有得于语言文字之外者。

赵岐解圆字

《说储》：汉儒赵岐《孟子》注云："凡物圆则行，方则止。"此解最明彻。尝试广其义：惟圆则无障碍，故曰圆通。惟圆则无砀缺，故曰圆满。惟圆其机尝活，变化出焉，故曰圆转，又曰圆融。盖至竺

乾之教，极于圆觉；大《易》之用，妙于圆神。天下之能事毕矣。

班郑著书

班固作《西汉书》凡百篇，未成，有上书言私改史记者，收京兆狱。后复除兰台令，使成前书。郑虔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有上书告虔私修国史，由是贬谪十余年。后授广文馆学士，更纂录成四十余卷，名曰《会粹》。则著述不可不慎也。

瓦卜

万历间，浙人杨生善占瓦卦。邻妪失鸡，杨占云："往西方短墙上求之。"有旁观者笑云："据此卦，鸡当在土墩矮树上，非短墙也。"俄而邻妪获鸡，果在土墩矮树。杨甚叹异，其人袖出一书授杨，云："此瓦卦秘诀，须细玩三年后，吾来索酬。"叩其姓名居处，不答而去。杨自此瓦卜愈神。越三年，其人果至，杨敬礼之。居数日，谓杨曰："吾明日将归，子宜有所赠。然无费家财，只清晨一卜之所获，便足酬我。"杨不解所谓，乃自卜一卦，预知其故，书片纸置瓦下。黎明，有负囊叩门来占者，杨问其姓，曰："与君同姓。"杨即取瓦下纸示之，上云："今日今时有假杨姓者来，当缚送官。"其人失色。杨云："无恐，但须倾囊见付，当指汝生路。"盖此人乃劫盗，事露将逃匿，故隐姓来卜，欲问所往，其囊中皆金珠也。既被识破，即尽出以与杨。杨乃示一处云："于此削发为僧，可免患。"盗叩首谢去。杨以所获酬授书者，其人笑而受之别去。杨未几亦他徙，不知所之。

鬼附女卜

马骏菴《闻见略》：万历辛卯春，东城朱奉濂家一养女有姿色，善女红，年可十六七。一日倦绣，停针兀坐，忽闻窗外啧啧有人声，启视之，见一伟丈夫从檐下作人言曰："某山东人也，夙世负汝白镪六十余金，今当奉偿。"女即昏瞶，鬼遂隐入女腹，乃令其女垂帘卖卜，剖断如神。每朝所获，止许给一日薪水之费，余俱归女橐。其家计不能祛，女亦无恙。几及二年，约足六十金之数，其鬼乃去。扣之亦不灵矣。

异侠借银

徽有布商，密以千金分贮布捆中载归，路遇一人求附舟。其人状貌雄伟，既登舟，与语甚款洽。越二宿，将别去，岸上有担囊者招呼之，云其友也。其人邀商与友共饮村店中，饮毕，其友担囊先行，其人引商至野外，密语云："吾有急需，君布捆中物暂借一用，某月某日当造宅奉还，必不相负。幸勿声扬，否将不利于君。"言讫长揖而去，其行如飞，顷刻不见。商大骇，急还舟，布皆捆束如故，初无移动，心甚疑之，途次不便启视。及抵家视之，空空如矣，乃大叹异。至某日，门庭寂然，意其所约乃诳语耳。三日后，其人与友担囊而至，曰："偿债者来矣。"出囊中金，除前数外，按月加息五分。又另出银一封云："因吾友迟来，爽约三日，更当加一月之利。"商逡巡问曰："君固侠士，前日有何急用而假吾金？"其人曰："吾有至亲犯事在官，急欲行贿买命，而仓卒无办，故暂假于君耳。"商问："布捆不动，银何从取去？"其人笑云："吾自有取法，何必见问。"乃索酒共饮，且云："吾辈何处不可取物，但恐贻累于人，故不为也。"饮至暮夜，友云："可去矣。"二人步出中庭，一跃登屋，屋瓦无声，人已不

知去向。

骡得人身

《艮斋杂说》：金文通公为通蓟道时，有一旗牌官，自言三世为猪，最苦宰杀之后，每经脔割，辄加楚痛如生时。后乞冥官变身为骡，尝驮一客，负囊内数百金，遇响马盗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奋力渡河，客得脱而骡竟溺死。既见冥官，云："由汝善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

蜀先主墓

《文苑潇湘》：嘉靖中，盗发蜀先主墓。数盗穴墓而入，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谓曰："尔欲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带数条，命速出。盗出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

金容坊

成都金容坊有石二株，高丈余，挺然耸峭。旧传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开，曰沉犀石，曰鱼凫仙坛，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图经》云：乃前秦寺之遗址，武侯接铁其中，一南一北无偏邪。又镌"浊歜烛触蠲"五字，时人莫晓。后蜀相范贤曰："亥子岁，浊字主水灾；寅卯岁，歜字主饥馑；巳午岁，烛字主火灾；辰戌岁，触字主刀兵；丑未申酉岁，蠲字主稼穑富赡。"悉以年事推，应验符合。

岳武穆猪精

岳武穆微时，居相台为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术，见岳必烹茶设馔，密谓之曰：“君乃猪精也，精灵在人间，必有异事，他日当为朝廷握十万之师，建功立业。但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为然。后秦桧下岳于大理狱，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往闲行至鞫所。一夕月明，见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却步，此物徐行入狱旁小祠而隐。数夕复往，所见皆然。

潮通泖出阁老

松江虽潮汐往来之地，自古未有通泖者。嘉靖庚戌，泖始潮，故民谣曰：“潮通泖，出阁老。”越壬子，徐文贞阶果入相，而拜命之日，潮头突至城内元辅旧第前，涌起丈余，人皆惊异。果为太平宰相一十七年。

九蟒御史

酆都有阎罗庙，山侧又有九蟒御史祠。传有御史登此山，遭蟒纠缠而死。土人神而祀之，甚著灵异。嘉靖间，祠旁有杨生者，每过祠必下马致揖。忽一日仓卒竟骑而过，御史见梦曰：“尔前过我必步，今乃骑，岂简我耶？尔若要中，除非日月倒悬。”杨谓神尤己，甚不乐。已而秋试，《诗经》一题乃“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二句，遂得隽。

题魁星图

陆文量容戏题魁星诗云：“天门之下，有魁踢斗。癸未之魁，必入吾手。”粘于壁，无何失去。一日，文量过陆鼎仪钱舍，鼎仪出以为玩。文量诘其所自，云：“昨倚门，一儿持此示我，我以果易之。”文量惘然曰：“我二人得失之兆矣。”是年鼎仪登进士，文量丙戌始第。

戊午解元

嘉禾张巽，素无文名。嘉靖戊午春，梦神语曰：“成不成，平不平，绿水湾头问老僧。”及邑试，竟置劣等。自郡城徒步归，过萧寺，少憩焉。有老僧捧茶进曰：“解元请茶。”巽忽忆前梦，问曰：“此地何名？”僧曰：“是绿水湾。”巽喜且疑。已果发解。所云“成不成，平不平”，盖是戊午二字云。一作万历戊午陈山毓事。

弄璋弄瓦

隆庆庚午，绍兴太守岑某姬方娠，太守出，一人冲道，缚至府，叱曰：“汝业何事？”曰：“卖卜。”太守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试为卜之。”其人愚蠢，不晓所谓，漫应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而责逐之。未几分娩，双生一子一女。太守奇其术，深悔前事，礼而厚赍之。卜人之名遂著。

木工厌胜

木工造厌胜者，例以初安时，一言为准，祸福皆由之。娄门李鹏造楼，工初萌恶念，为小木人荷枷埋户限下。李适见，叱问之，工惶恐，漫应曰："翁不解此耶？走进娄门第一家也。"李遂任之。自是家遂骤发，赀甲其里。

木龙

吴有富商，倩工造舟，供具稍薄，疑工必有他意。视工将讫，夜潜伏舟尾听之。工以斧敲琢曰："木龙木龙，听我祝词：第一年船行得利倍之，二年得利十之三，三年人财俱失。"翁闻而识其言，初以舟行商，获利果倍。次年亦如言，遂不复出。一日破其舟，得木龙长尺许，沸油煎之。工在邻家，登时疾作，知事败，来乞命。复煎之，工仆地，掖归而绝。凡取厌胜者，必以油煎，见《便民图纂》。

木工建坊

嘉靖末，世宗修玄，屡兴改宫殿。扬州木工徐杲主大营缮，极被荣宠，官至兵部尚书。又官其子。寻奏言愿以所积赏银自建尚书坊，许之。隆庆初，为言官所论劾，遂籍其家，夺官，坊亦废。

吴淞江

《挑灯集异》：天顺元年，吉水龙晋以监察御史左迁嘉定知县。邑中吴淞江，百年以来之淤滞，晋浚治之。方凿地时，获一石，上刻云："得一龙，江水通。"晋果奏绩。又《见闻录》：吴淞江久湮，童谣云："要开吴淞江，须湮海龙王。"人谓其工难成耳。隆庆中巡抚海

公瑞倡议开浚，而董其事者则松江府同知黄成乐、苏州府推官龙宗武也。时两月不雨，即日奏功，其谣始验。

杜女幽婚

《闻见略》：万历中，长庠杜子纡大绶有文名，善书法。家居集福里，水亭一座，花石交错，幽雅多致。次女年甫十四，日与其母刺绣其中。辛卯四月，子纡就试荆溪，母忽梦一少年郎君，顶金冠，衣绛袍，仆从甚都，升堂请妇叙礼。妇惶悸不敢出，少年自通曰："某震泽龙王幼子也。因与夫人次女有夙缘，特来就婚。"妇曰："我女出字金阊吴氏，已越四载，无更嫁之理。且夫君不在，媒妁未通，郎君请回。"少年大怒曰："若赖我婚耶？尔女终不能为吴氏媳也。"言讫而去。妇惊寤。越宿，子纡归，妇述其梦。子纡谓梦何足凭，置之度外。五月朔，女晓妆初罢，偕侍儿诣亭前摘海榴饰鬓，瞥见少年从池中跃出，挟之没水。侍儿急呼主母并仆人捞救，已沉水底不复生矣。夫妇悲号吁天，具棺殡敛。夜梦少年来谢曰："尔女已得佳婿，奚哭之恸为？神人道远，千万郑重。"再拜辞别。马𢿱菴往吊，面询之，子纡掩泣以道其详如此。

淮海龙神

《吴中杂识》：长洲贡士张鲤亭烛，万历丙戌例选顺天经历。子某往探父，待舟瓜步。见一虬髯老翁，以斗盛虾米至步头负贩。某欲市以贡父，取二尾尝干湿。甫入口，顿觉瞶眩，口发谵语。从者惊悸，回视老翁已不见。即雇船回家医疗，惟僵卧，日饮斗水，自言："吾淮海龙神，因水涝，挈族往东海赁居，汝胡为食吾子？"其母求医遣将，多方不治。一日晨起，小童惊报堂中砖上有河沙印成升降

二龙，鳞甲爪牙毕具，母趋视之，入觑其子，则血污被席，拔舌而死矣。

蛰燕

《世说》：海外有燕子国，故秋社燕去，春社复来。《月令》所谓“春分玄鸟至”，是也。偶见《杂志》载：晋郗鉴为兖州刺史时，岁饥，百姓掘蛰燕食之。又宋时东京开河，岸崩，见蛰燕无数。然则燕亦蛰，遇惊蛰节气而出耳。渡海之说，乌衣之事，俱属附会。或云蛰者非燕，乃类乎燕者也。

活龟整痛

《挑灯集异》：冀州徐璠堕马折手足，痛甚，命医治之。其方用一活龟，既得之矣，夜梦龟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勿害我命。有奇方奉告。”璠叩之，龟曰：“取生地黄一斤、生姜四两，捣研之，用腊糟一斤，入地黄生姜炒匀之，乘热裹罨伤处，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后可整骨。”璠用其法治之，果效。

代吴大帝任

高叔祖鹤台公，讳九皋，万历庚辰进士，任武昌司李，署江夏县印。出夏口，迎某佥宪，泊舫登岸，暂憩古庙中。见神像乃三国吴大帝，因前叩拜，执礼甚恭。夜宿官舫，梦一赭袍玉带王者投刺相谒，公分宾主礼坐定。王者曰：“某孙权也。血食此地有年，惟公正直，应代斯任。幸无他辞。”公唯诺。寤而体中不豫，明日抵县入衙，述

其梦，即觉瞶眩。沐浴更衣，谓妻子曰：“今舆从来迎，吾当赴任矣。毋烦号泣。”言毕，瞑然而逝，异香满室，颜色如生。堂上值宿门卒闻车马喝道声排闼而出，尽皆惊起，杳无所睹。讣闻，郡守暨抚按司道嘉其政绩，悉致厚赙，扶柩还吴。后家中若闻异香，则有人马之声行于屋上，灵帷必显报应，久之乃绝。

耳中得物

陈眉公《见闻录》：无锡谈愉，号十洲。一日偶挖耳，耳中得银一小块，重一分四厘，人传以为奇。后观祝枝山《志怪录》，则耳中得物更有奇于此者。葑门一媪，年逾五旬，令人剔耳，耳中得少绢帛屑，以为偶遗落其中。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丝花、谷粟、稻粱之属，为品甚多，始大骇异。年七十有八而卒。每收贮所得物，三十年中，物逾一斛。又永乐中，吴郡一老偶治耳，于耳中得五谷、金银、衣服、器皿等物，凡一箕，后更治之，无所得。视其正中有一小木校椅，制作精妙，椅上坐一人，长数分，亦甚有精气。

道士妖术

《闻见卮言》：崇邑金某兄弟，科贡出仕云南，留家住此。一日，有众道士舁宋殿祖师到门抄化，金不为礼。道士遗一纸条，夜遂无故火起梁柱间者数次，急救乃息。其家向延蔡某为西宾，蔡携其子同学。一日忽见两子在旁听讲，面貌不异，言语相同，呼之共答，不分真假。蔡计无所出，乃将两子并抱紧束不放。一子忽堕地，急以足踏住，乃是一纸人，尚啧啧有声。释其子，急取持手中，知吐火者定是此物，不付诸火，急投诸水，其怪遂灭。又安丘劳氏亦为此辈遗一纸条，遂化为蛇，夜出淫其仆妇。主人惧而厚赂道士，求其收去，怪

遂灭迹。

雷神画壁

《广文录》：万历中，吴郡西洞庭翠峰寺比丘维心，新构一室，初涂白垩，夜闻霹雳绕室。晨起视之，四壁皆写山川树木、人物屋宇，极其工致，灿然光明，似梅道人笔法。

蟾宫织登科记

建炎二年春，扬州一士因天气融和，纵步出城。有虹晕如赤环，自地吐出，遥望其中，有茅舍机杼之音。试徐行入观，见有机数张，皆经以素丝，白皙女子四五辈，楦腕组织，略转眸一顾士，即端容抽箧不息。士见锦纹花叶之内有字数行，第一首曰李易，稍空又有一人姓名，复稍空又一人焉。士问织此何为，一女对曰："登科记也。"士遍观室内，窗壁玲珑，自念得睹美姝，复情致淡泊，遂揖而辞退。诸女皆目送之。迨出虹晕，回头注目，荡然无所睹，乃蹑故道归。是岁春，高宗车驾南巡，驻跸扬都，四方贡士云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次第与梦中所见无异，始悟春日所届盖蟾宫也。

洞口先生

淳熙间，信州渔人杨六，孤孑一身，所得鱼钱悉为酒资。一日，有道人棹小艇从之赊鱼，杨随所需付之，初不索直。自是数数来，杨与鱼无倦色。一夕风月清洁，波平如席，杨睹一舟从天际冉冉造前，视之盖向者道人也。微笑相呼，尽取所负鱼直约两三千偿之。杨固却

不受，曰：“我飘然蓑笠底，安用几许钱？先生留助云水费，时得周旋否。”道人曰：“我相试已久，恰来还钱，亦是试汝。汝志坚固，真可教也。”挽之共载，一小童操桨，其行如飞。迤逦穷河源，登岸到山，见奇花珍果，异香错落，全不似尘世。杨顿觉心意洒豁，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暂还，后五年复相会。”出一卷书授之。临别，扣其姓字，曰：“我洞口先生也。”

萨真人返魂

《闻见略》：渎川徐上舍充甫家素封，畜梨园，每宴集则搬演侑觞，坐客欢洽。万历辛巳五月四日，午后天忽阴云弥布。妆旦徐庆、徐顺、小翁等在花厅演唱，倏电光一闪，有金箍黄甲、碧眼绀发天神从空飞下，捽徐顺、小翁首，震死于厅前。随后有羽士手持一扇一瓶，大言曰：“误矣，误矣！”即于瓶中取红药二粒纳二童口中，举扇一挥，二童顿苏。家人趋视，二童体无伤损，惟阴毛焦烁殆尽，痛不能忍，延医疗治，乃瘳。后见法书云：雷部诸神惟王天君性最勇猛，且躁急，萨真人与之歃血订盟，如误震人，则立救之。二童所见得无是乎？

太液炼形女

《闻见略》：浙江嘉兴府某县有沈尚书坟，其墓道为人所共由之路。万历辛卯，过而履其地者，忽有空谷声。居民疑盗有所蓄，相议发掘之，争执畚锄而往。离穴丈余，砖湫甚固，掘开见石案上列九糖一筵，祭品皆金造，备极精巧。前有石椁，高九丈五寸，阔七尺二寸，以斧击之，中应声曰：“此中更无所藏，案上之物任尔取去。”众益惊，疑其中必有厚蓄，并力掘之，见有木龛，龛中人叹息曰：“我

太液炼形女也。勤修二百余载，尚有十八年功行未满，尔等幸勿伤我，使我又堕轮回。”众不信，启键扃，见一少年女子，闭目盘膝而坐，肌肤如玉，颜色如生，发长丈余，手足指甲缠体，衣服不毁。众以为妖，乱锄击之。行道之人，观者如堵。更以分金不平，闻于郡县，以盗发坟墓见尸拟罪有差，仍以棺木改葬旧地。（以上二条据柏香书屋本补）

孝道明王

《孑庵杂录》：西晋时，丹阳有老妪姓谌氏，不知其年几何，颜色常如婴儿，人称为婴母。尝于吴市收养一孩，长而英异，性至孝，时谈神明之事，且云：“吾受天符为孝道明王。”因授母以修真之诀，而自隐去。后吴猛、许逊俱传婴母之道而成仙。

沉香雕首

《从信录》：南昌邓子龙骁勇善战，领兵征倭，渡鸭绿江，有物触舟，取视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头，爱护之，每入梦则香与首或对或协而为一。万历戊戌冬，子龙冲锋阵亡，载尸归，失其元，取香木雕为首，酷肖。岂天感其忠勇，而赐之沉香作其面目乎。

雷谴逆妇

《从信录》：嘉靖辛卯，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轮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妇辄诟悖，嚣然相胜，致姑饭粥不给，每欲自尽。一日白

昼中忽轰雷一声，觉电光红紫眩目，三妇人皆人首而身则一牛、一犬、一豕，踞地鸣吠，观者如堵。

神助

郑有胡生为洗镜铰钉之业，辄祭列御寇祠，以求聪慧。忽梦一人以刀划其腹开，纳书一卷。及觉，遂能吟咏。又《说储》载：一书生礼奎宿甚虔，同侪戏之，以经书文七首置神座前，书生得之，喜为神赐，稽首受而读之。及入试，命题一如所读，竟登第。又一人见荆溪周处祠神像蒙垢，盥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觉神旺，后以勇闻。此无他，精诚所致，遂得神助也。

金沙滩童子

《志异编》：隆庆中，鄂城金沙洲一童子，每死去三四日复活。父母问其所以，亦绝不言。后邻翁坐庙庑下扪虱，有人从后掌其脑，回顾不见。翁大惊。童子一日复活，见邻翁，问曰："公知庙庑下掌脑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阴司为无常奉符勾摄人，今某县某人、某里某人皆我所勾，系在后园树上。母闻往视，乃是线系促织小虫，皆解而放之。童子见而号泣倒地，曰："此辈生，我死矣。"遂死不复活。某访之，有竟死者，有死去复生者。

陶琰再生

《广莫野语》：绛州陶琰未第时，读书僧寺。偶游息，见僧抱妇于怀，亟回走。僧追之，谓："事至此，势不俱生矣。"追至佛殿，忽

起烈风，香灰迷僧目，僧大叫其党不得放走陶秀才。陶度不得脱，奔入钟楼。楼下一钟覆地有年，忽自起，陶入，钟随覆。僧遍索不得，不虞其在钟下也。俄陶仆来，僧绐已归。家人寻觅无踪，夜梦神指示所在，促使急救，未之信。夕复梦示，集众举钟，陶出无恙，已三日。鸣之官，僧伏法。举成化辛丑进士，历浙藩，转南大司马致仕，卒赠少傅，谥恭介。

李福达石函

《广闻录》：嘉靖中，僧李福达至苏州，欲税空宅，遍阅数处，辄嫌湫隘。最后赁一大宅入居，人异而窥之。福达从容袖中出小石函，纵横不数寸，凡衣服饮食、床褥卧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资生之物，尽从中出。又于函中挈出妇人男子凡数辈，皆其妾媵。又有十余小儿，皆衣五彩戏。将行，还挈诸人并器玩一一纳之石函中，仍袖而去。

飘扬金箔

刘五城《杂录》：有一豪富子弟张某，其父殁，昆仲析居之次，有余资千金，各不欲存为公家事以滋扰，愿一创举，散之顷刻。遂货金箔，约值此数，至绝高山顶，乘风扬举。或飘舞长空，或粘缀林木，或散处水草，总成黄金世界。数里之内，人皆惊诧若狂，疑为天雨黄金，妇女儿童竞为争逐，终无所得。一时传为异事。而张氏戚党莫不称为豪举。较之隋炀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萤光遍于山谷，反觉鄙陋。但炀帝富有四海，奢侈过度，尚且不能令终，此一富有之民，乃暴殄财货，取快一时，不知其人作何究竟也。

鸡舌汤

宋吕文穆公微时极贫，故有“渴睡汉”之诮。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高阜，以为山也，问左右曰：“谁为之？”对曰：“此相公所杀鸡毛耳。”吕讶曰：“吾食鸡几何，乃有此？”对曰：“鸡一舌耳，相公一汤用几许舌？食汤凡几时？”吕默然省悔，遂不复用。

吾苏一宦喜食鲫鱼舌汤，每朝必用鲫鱼若干头，取舌烹汤以进。

安南试录

安南国去中国数千里，虽名秉声教，实自帝其国，建元创制无忌也。其国凡几道，如中国藩省然。有安邦道者，其中之一道也。人有见安邦道乡试录，题曰“洪德二年辛卯科”，初场四书义四篇，五经义五篇；二场制诰、表各一道；三场诗赋各一篇；四场长策一篇。其取士之法，比中国反加详焉。表赋中联句佳者甚多。

鬼虎

《稽神录》载：清源陈襄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前行，过屋西壁下。时壁下有一婢卧，妇人从壁隙中窥之，婢即惊呼腹痛，启户如厕，遂为虎所搏。襄骇愕，大声号救。妇与虎忽不见，婢幸无恙。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鬼虎者也。予一日偶谈及此事，一友笑曰：“人畏虎，亦畏鬼，况二者兼之耶？又况加以妇人耶？妇人之凶狠阴毒者，甚于虎与鬼也。”予曰：“此妇必是妒妇之鬼，故有此杀婢手段。”

瘟部神放灯

《吴中杂志》，万历戊子四月，王墓村民创台演戏赛神，城中某某宴集李氏楼中。正欢洽间，忽闻烈风迅雷，撼木飘瓦，启牖视之，见朝天湖内有火大如罂，莹光烨烨，闪烁水面。须臾，星散，遍湖南北村落隐现百千灯火，鱼贯而行，逾时乃灭。众宾瞩目，次日询诸父老，云是瘟部神放水灯，嘉靖某年间亦然，主旱疫。是岁夏六月亢旱天行大作，吴民死者相枕籍，视嘉靖间尤甚。识者以为轮回中一劫数云。

珊瑚夫人

《异闻录》：有人于昭应寺读书，见一红裳女子吟诗云："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怜人，褰帏吊孤影。"叩其姓氏，云："姓朱，名昭远，字无忌。上祖在汉时因宣扬释教，封长明公。唐天宝中，帝为贵妃建设经幢，封妾为珊瑚夫人，赐珊瑚帐居之。自此巽郎、蛾子不复为暴矣。"言讫，恍惚入经幢而隐。乃详味其诗与所言，盖经幢中灯也。

义猴

《闻见略》：万历中，毗陵有乞儿日系一猴，至街坊施技索钱。积数岁，约有五六金。偶与同伴一丐饮，醉中夸诩。丐忽起谋心，置毒于酒，强灌之而死，取其所藏，瘗尸于野外，无人知觉。独猴不顺从，丐日加捶楚，猴勉随之。一日忽失所在。时县尹张廷杰初下车，升堂瞥见一猴突入，趺坐丹墀，向令叫号。张异之，命一隶随其去

向。猴竟至养济院，觅丐不获，复扯隶行，沿途乞糕饼与隶点心。行至大市桥，遇丐，双手拽住，跳上丐肩，批颊抓面，丐不能脱。隶拥至县，张鞫问再三，丐始伏辜。令隶押丐取银，包裹宛然，仍于野外扒开浮土，将尸入棺火厝。烟焰方炽，猴向隶叩头，跳入火中焚死。隶复命，张惊异，因作《义猴记》，刻石以垂不朽。

五足牛

《庚巳编》：正德丙子，有僧自京师携一牛至苏，有五足，一在后跨下，短不能及地。蹄类人手，五指间有皮连络。僧牵于市乞钱。所目睹者。正统中刘原博先生上京师，其子宗序见道旁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领，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属而蹄着土，今反居上，得无有小人在上而生变者乎？"后二岁为己巳，果有土木之变。

《广闻录》：嘉靖庚申，钟祥民家牛生六足。又隆庆年间，三山民家牛生黄犊，七足，腹下四足如常，背上三足皆软，前后窍各二。

蚁累梅杏

嘉靖甲寅，嘉兴郡学有蚁无数集堂壁上，累梅一章，枝干花叶皆具。又吴匏菴先生及第日，群蚁累成杏花一枝，极其精巧。

蟋蟀

吴俗喜斗蟋蟀，多以财物决赌。《庚巳编》载：相城刘浩好斗促织，偶临水滨，见一蜂以身就泥，转辗数四，起集败荷上，久之身化

为促织，头足犹蜂也。持归养之，经日则全变矣。健而善斗，敌无不胜，所获甚多。又张廷芳亦好之，至荡其产。芳素敬玄坛神，乃以诚祷诉其困乏。梦神告曰："吾遣黑虎助尔，已化身在天妃宫东南角柏树下矣。"明日，芳往觅之，获一促织，色黑而大，用以斗，无弗胜者。旬日间获利如所丧者加倍，至冬而死。芳为恸哭，以银作棺葬之。

蝗怒失信

《涌幢小品》：万历丙辰，丹阳有蝗从西北来，蔽天翳日，民争刲羊豕祷神。有蒲大王者，尤号灵异，凡祷之家止啮竹树茭芦，不及五谷。有朱姓者牲醴悉具，见蝗已过，遂寝。须臾蝗复返集朱田，凡七亩顷刻尽啮而去，邻苗不损一颖。相传有怪书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粮。亦可异也。

肥蠼

《从信录》：万历丙戌，建昌乡民樵于山，逢巨蛇，头有一角，六足如鸡距，见人不噬，亦不惊。民因群呼往视，亦不敢伤，徐徐入深林中去。《华山记》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蠼，见则近郊大旱。"戊子己丑之灾兆，已先见矣。

飞鱼

《庚巳编》：沙湖丘氏有鱼池近外港，夏大雨水溢，鱼长数尺者率诸鱼飞出港去，至暮水渐退，鱼复还，巨鱼在前，诸鱼从之，飞行

空中，如群蝶交舞。尝观范蠡《养鱼经》，有鱼能飞去之说，但去而复飞还，则尤异也。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中奉大士，塑大蝎于栋间。相传明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复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时有布政某丧偶，娶之。后布政方视事，有所需，使仆入内取之。婢呼夫人不应，但见大蝎如车轮卧于榻。婢惊而出，白于主，不信。婢曰："他日相公下堂，愿无声欬，伺之可见。"如言，果见老蝎伏榻上，顷之又成好女子，意颇羞涩矣。忽失所在。是夕人定，女子乃出，拜灯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夤缘见公者，非敢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终拒，乃敢输情。"布政许之。因曰："昔为魔得罪冥道，赖观音大士救拔免死，因假女尸为人，获侍左右，觊公建一兰若，以报大士之德耳。今丑迹已彰，幸公哀怜。"布政颔之，女子遂隐。他日乃命所司建寺。

六眼龟

郭景纯《江赋》："龟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六眼龟见于东阳，太守刘勰得之以献。唐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献灵龟，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岭南钦州出六眼龟，实止两眼，余四目乃斑纹，与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曰："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又《说储》载：常熟水墩大士庵前曾出六目龟，九十三翁缪道由得而畜之。又《广闻录》载：嘉靖二十年，兴宁西河水涨，有大龟长丈余，六目，金光射人，溯河而上，所过田陂皆坏。

吾郡十郎巷丁玉阳先生园池中有白龟，大如车轮。顺治辛丑，长

洲县令德州孙达卿继解任后，寓居园亭，所目击者。

臂龙

《庚巳编》：金山寺有行者，素佻佻。尝昼寝，同辈戏画一龙于臂，头尾鳞鬣逼真。行者觉而见之，曰：“吾寝而臂出龙，岂非天授乎？当黥之以成其异。”乃以针刺而加墨焉。数月色渐紫，又数月其纹隐起，约高一黍米。每风雨之夕，龙蜿蜒如动。一日浴于江，江水为之豁开数丈，此臂腾掉上下，如非己有。行者以为神。时时泅水，鼋鼍鱼鳖，历历在目。忽念金山盘踞江心，其下宜有根着，乃下探之。至江底，见山根大仅数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运臂撼之，山摇屋动，僧怖为地震，焚香祝三宝。行者登山知而窃笑之，向同辈吐实，具言臂龙之神，皆惊以白长老。长老以为妖，诣官告治，官为诬罔不理。长老惧为己累，醉行者而缢之，龙亦顿逝。

懒妇化物

水族有懒妇鱼，相传杨家妇为姑所溺死，化为鱼，脂可燃灯，照鸣琴博弈则有光，照纺绩则暗。草类有懒妇箴。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兽亦有名懒妇者，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机轴织纪之器置田所，则不复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物犹如此，宜乎懒妇之多也。

黄犬

《偃曝谈余》：博罗何宇，母死庐墓，家无仆从，畜一黄犬，间

日辄候墓所，有所需即书片纸系其颈，家人见之，具备系使负还。史称陆机黄犬寄书，良不诬也。又赵泽民为山西廉使时，畜一犬名桃花，善猎。有客至即呼名嗾之，语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獐、鹿、雉、兔之类，往无虚反。

九尾龟

《庚巳编》：海宁王屠遇渔父持巨龟，长径尺，买系柱下，将烹以为羹。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告其邸翁，请以千钱赎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龟，神物也。欲买放之，君从余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领取。"因偕往。商踏龟背，其尾之两旁有小尾各四。持钱乞王，王不肯，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来，平地水高三尺许，床榻尽浮，逾时水退。明日及午，翁怪王屠不起，坏户入视，但见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云害神龟为水府摄去治罪也。

神骡

《马氏日抄》：京师梓潼庙在玄武门东，人常以白骡施庙中。道士控群骡，日行巷陌，以刍豆为由，募化银钱。一大骡特异，不受羁绁，绁则卧弗起，遂纵之，往来城市，数日一还庙。道士恐为人所伤，于项下悬一木牌，标曰神骡。日少食刍粟，喜啖茶叶，沿门驻立乞茶，麾之弗去，以茶饷之即行。日以为常。一劫盗祷借于神，欲乘往德州，以茶饵之，至河西务，加以衔勒，坚卧不肯行，遂舍之而还。

枸杞龙形

《闻见卮言》载：嘉兴郡治西子墙上有枸杞一本，岁月既深，枝干亦大，树身绝似龙形，鳞爪逼肖，垂四枝桠，宛如四足。夜间数里外远望，烁烁有光，近睇之，却无所见。常于风雨之夕，空中闻怒吼之声。邻近居人恐其日久为患，将斧伐去一桠，滋沥星星，越宿皆赤成血。此后不复闻吼，然龙形异质，至今尚存。

赵乳医

《夷坚志》：资州去城五十里曰三山村，草木畅茂，豺虎纵横，人莫敢近。乳医赵十五嫂所居，相距三十里。一夕闻人扣门请收生，赵遽随行。步稍迟，其人负之而去，云："只闭眼任我所之，勿问。"登高涉险，奔驰如风，不胜惊颤。至石崖下，谓赵曰："吾乃虎也，遇神仙授以妙法，在山修持已三百年，誓不伤人，能变化不测，汝不须怖。今缘吾妻临蓐危困，知媪善此技，所以相邀。倘能保全母子，当以黄金五两奉酬。"便引入洞中，具酒食。见牝虎委顿，且跪恳。赵慰勉之，于洞外摘嫩药数叶，揉碎窒虎鼻，即喷嚏数声，旋产三子。牡虎即负赵归。明夜户外有人云："谢你相救。出此一里，他虎伤一僧，衣内有金五两，可往取之。"黎明而往，如言得金。

瓦陇

《夷坚志》：温州洪庆善，妻丁氏，虽居海滨，而性不嗜杀。或惠瓦陇即蚶。百余枚，不忍食，置之盆中，将以明日放之江。夜梦丐者甚众，踝体臞瘠，前后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别有十余，愀然曰："尔辈甚乐，我等抑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陇也。梦中能密记其数，取视之，已为一妾窃食十余枚，乃愀然者也。

海马

绍兴八年，广州西海壖地名上弓湾，月夜有海兽，状如马，蹄鬣皆丹，突入近村，居民聚众杀之。天将晓，如万队兵马行空中，其声汹汹，皆称觅马，所杀之兽，倏忽不见。客有识者虑其异，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环村百余家皆溺。

余集卷之二

陈少阳

《樵书》：宋太学陈东上书，以忠言见杀，屡著灵异。丹阳立陈少阳先主祠，铁铸汪伯彦、黄潜善像，长跪阶前，游人唾之。嘉靖间，南安郑晋入祠瞻礼，题一联于壁云："一片忠肝，千古纲常可托；两人屈膝，平生富贵何为。"题毕，二像应笔而倒。

白鸦灭焰

《太平御览》：介子推不欲明从亡之功，隐于绵上。晋文公焚林以求之，火烈巨举，有白鸦万翼绕烟而噪，扇灭其焰，子推得不死。晋人奇之，为之立台，名曰思烟之台。据此则子推不死，可无禁烟矣，与《左氏》之说何其异耶？然其说甚妙，不可不存。

波涌石船

《剑南人物志》：汉犍为隗相母喜饮江水，必得中流之水方以为洁，否则不尝。溪流湍激，每有覆溺之患。一日波心涌起一大石船，可稳步乘之而汲，人以为孝感所致。

崔氏女卧冰

《北墅手述》：政和中，济南崔志有女，母病，冬日思鱼，冰坚不可得。女曰：“王祥卧冰，我欲效之。”家人止之，女曰：“男子能为之，岂女子独不能耶？”乃焚香告天，卧于冰上三日。冰开，跃出鲜鳞三尾，烹以饷母，母愈。人问其卧冰时寒气何如，女曰：“身卧层冰之上，但觉阳和之气下逼，殊不知有寒也。”昔王祥卧冰于沂河之中，至今此地冰坚，有一人影卧于上，四隅皆冻，独此影碧水沦涟，年年清湛。不知崔氏所卧处，有此异否？

酆都使代任

《夷坚志》：林乂为酆都使，已载冥官数。宣和七年，其所亲段敏病伤寒未解，昏困间见锦衣花帽吏卒数十辈，皆长丈余，直入卧内。方惊顾，而乂忽呼段字曰：“彦举，汝勿恐，明日得汗矣。”因留坐款语曰：“吾不久当受代。”段问其故，曰：“有内臣黄某者观时事不佳，知必兆乱，每起念曰：‘不幸有变，吾必死之。上以报国家，下以表忠节。’后京师破，黄遂赴火死。上帝嘉其节，故预除为吾代。”少顷，乂告去。敏觉少苏。明日，果得汗而愈。方问答次，不暇询黄之名。绍兴十三年，钱知原观复为广德守。中使黄彦节经过，从容语及先世，曰：“先人讳经，臣于京城，受围时不忍见失守之辱，积薪于庭自焚而卒。”以证前事，乃知代林任者为黄经臣也。

木中字

后梁开平二年，将军李思安营于潞州，伐木为栅。一大木中有文

云：“天十四载石进。”思安具表上之，群臣皆谓十四年必有远人贡珍宝至。司天监徐鸿私语其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以我度之，丙申岁当有石姓者王此地，盖移四字中两竖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年，石敬瑭起并州，一如鸿言，其国号晋。石进者，石晋也。又《春渚纪闻》载：晋江尤氏，其邻朱氏园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若以浓墨书“尤家”二字，连属而上，不知其数。至于木之细枝，亦有之。尤氏乞得其木，作数百段遗好事。字体带草，劲健如王会稽书。朱氏寻衰，其园后归尤氏。

聚宝盆

《挑灯集异》：明初沈万山贫时，夜梦青衣百余人祈命。及旦，见渔翁持青蛙百余，将事刲刳。万山感悟，以镪买之，纵于池中。嗣后喧鸣达旦，聒耳不能寐。晨往驱之，见俱环踞一瓦盆，异之，持其盆归，以为盥手具，初不知其为宝也。万山妻于盆中灌濯，遗一银记于其中。已而见盆中银记盈满，不可数计。以金银试之，亦如是。由是财雄天下。高皇初定鼎，欲以事杀之，赖圣母谏，始免其死，流窜岭南，抄没家赀，得其盆，以示识古者，曰：“此聚宝盆也。”后筑金陵城，不就命，埋其盆于城下，因名其门曰聚宝。

种银实

《谢氏诗源》：薛琼家贫苦，无以养，有一老者以物与之，曰：“此银实也。种之得赡汝亲。”琼如言种之，旬日发苗，又旬日生花，花如细螺，又旬日结实，实如樱李。种而收，收而复种，一岁之间所得银实无限。琼曰：“真仙所赐我，岂可以自封？”凡有亲而不能

养者，皆遍周之。

雨钱

《闽书》：唐昭宗时，建阳熊衮为兵部尚书。性至孝，时值乱离，例无俸给，惟立功有赏赍，衮悉散之部下。亲丧不葬，昼夜号泣，天忽于其院中雨钱三日。衮叩天以成葬事，所余钱尽举入官。其邻里仆隶有得之者，悉化为土，人皆异之。

《大有奇书》：明瓯宁王氏事姑孝，贫无以养，天亦雨钱以给之。又汀州林氏为郡守，罢任居家，天忽雨钱于其宅。林叩天拜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求速止之。"应声而止，然所收已亿万矣。

误吞钉

《高坡纂异》载：洪洞韩肃，即忠定公之父也。三岁时误吞一钉，家人皆惊哭待尽。其祖以神医名，视之曰："无恙。然必待三年钉乃得出。"人莫之信。遂定时日，书壁间以俟。但每作腹痛，必绝而复苏，久渐黄羸骨立。及期，谓家人曰："儿疾将瘳，势必大作，虽绝勿惧，宜先煮粥饮以俟之。"既而腹果大痛，一叫而绝，良久吐出钉，锐尽刓，又复绝，逾时始苏。岁余获安，寿七十一卒。又三原王宗贯少师十一岁时，口含一钉，忽闻师命，误吞下咽。至十六岁，左腹作痛，遂成一疖，脓溃钉出而愈。后抚吴，亲与医官盛春雨言者。至九十有七而卒。

针产死妇

《挑灯集异》：万历中，湖州凌汉章精于针灸。一日，见一妪溪边沥米，出涕滂沱。凌问故，妪曰："媳产难死，将炊饭作倒头祭耳。"凌曰："曾产否？"妪曰："未产。"又问："其气绝许久？"妪曰："未久。"凌令妪引至其家视之，见死者胸尚未寒，凌乃取针于其胸中针之。针始入胎即下，妇亦复苏。妪请其故，凌曰："此子以手捧母心，故不下，所以死耳。今针其手，手痛释放，子命虽伤，母命得生矣。"妪叩谢。

戏咒真死

闻有太学生在学舍读书，偶昼寝，同辈戏以白纸书其姓字为灵位，设于桌上，更置楮帛香烛于前，反闭其门，而从外窥伺之。生既寤，拭目熟视，大惊云："我岂死耶？"遂呜咽流涕，乃复就寝。久之不起，入户视之，则真死矣。急辍戏具而讳其事。岂此生因疑骇丧其神魂乎？

陆稼书代任

康熙中，平湖陆稼书先生陇其罢嘉定令里居，一日坐书室，似梦非梦，见青衣二隶持刺相邀。视之，乃杨椒山先生帖也，惊而醒。顷之，假寐，神魂飘荡，见二隶在前引路，至一处，宫殿巍奂。隶入禀，椒山出，肃入，分宾主礼坐定。椒山极道稼书居官清正，彼此钦仰。茶罢，椒山云："有嘉定治民张某讼公枉法受银十二两，请公对簿。"陆即起立，隶引至法堂，顷之椒山升殿，喝隶拘张某至。张坚执老爷在任曾受民银十二两，陆辩其无。张云："康熙某年，儿子援例求老爷出结，某引儿子拜门生，送二杯二缎，用银十二两，亦是诈闻知县数内银子。"陆云："杯缎是有，但是贽礼，何得云赃？"椒山谓

陆云：“朝廷收他俊秀银子，知县自应出结。虽云贽礼，亦算不枉法赃。今闻人上现在狱中，公将银十二两送还闻人上，便结此案矣。”稼书应允。椒山起揖之曰：“公清廉正直，为人所挤，上帝悯之，此位不久属公矣。”命二隶仍送公还。陆醒道其事，不逾年先生卒。

拗相公见鬼

《谈圃》：王安石在金陵，于死之前一年，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吏也，死已久矣。安石惊问何来，曰：“奉冥司檄来决公之子雱一案。”问雱安在，吏曰：“公如欲见，可于某日之夜伏庑下观之，切勿惊呼，但可使一人侍侧。”安石如其言，见故吏紫袍冠带坐堂上，狱卒数人，枷一囚入，身具桎梏，两足流血，呻吟之声，惨不可闻，视之，乃雱也。雱哀告云：“乞早结案。”吏据案与笔判讫，厉声呵叱。安石失声而哭，忽不见。明年安石死。

阳春园

张黄岳先生《山天楼随笔》：崇祯中，唐中丞中楫名晖抚楚时，予在衙斋。衙右曰阳春园，中有老柏数百章，阴森荟蔚，群鸦巢其巅，无虑千万，哑哑之声，自晨彻昏。始闻之意殊不耐，久而习闻，渐不复觉。池莲甚茂，亭曰宛在。再入得台榭四五，环植芭蕉翠竹。其后有雄楚楼，巍峨轩厂，俯瞰城堞，大别、汉川，渺渺在目。但扃镐甚密，人鲜入其中者。久而询之，知园中尝有一衣绯女子，相传为前中丞之女，及笄而殁，遂葬园中，每际风清月朗，女辄游衍于回廊曲槛间，殆有不胜情者。是以人恐中其祟，莫敢入。予闻之喜曰：“是固有待于张生也。每读传记所载幽情事，恨吾独不躬逢，今

有此，是吾缘也。”乃白中丞，愿居其中。遂敕逻卒除薙两日，幽爽更倍。予入居于楼前之寅亮堂，日以二小童给侍，夜则遣去。凡十日而衣绯之女讫莫肯见，其弃我耶？抑前闻之谬耶？有情莫至，良用怅怅。后以流寇势逼，寻返郡中，不能再至阳春园矣。

目中见佛

宋元符中，张子颜常见目前光闪中有白衣人如佛者，遂奉佛断荤酒，而体渐瘠多病。太医汪寿卿见之，授以大丸药数十，小丸药千余，约于十日内服完。既服五六日，渐见白衣人变为黄，而光不见矣。便思饮酒食肉。十日后，一无所见，而病全愈。乃诣寿卿谢，寿卿曰：“公脾受病，为肺所克。心乃脾之母，心气不固，则多疑，故有所见。吾以大丸实脾，小丸实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则病自去耳。”

秋海棠奇花

武林王丹麓墙东草堂初植秋海棠一二本，数年遂蔓衍阶砌。岁乙丑，忽发奇葩，千叶起楼，锦开四面，经月不落。其旁复有三四如蝴蝶，家人异之，为护其本根，散布其子。迨明年，子出无异，而原本所发亦如常花。乃离原本尺许，见花心之上复起一花，如重台，始细视，丛中有千瓣如洛阳者，六瓣如桃者，五瓣如梅如幽兰者。越日重视，或若山茶之初放，或若牡丹之半谢，至蓓蕾似垂丝，含蒂似石榴，碎剪如秋纱。其花或大或小，其心或连或散，其色红白深浅，种种奇幻，莫可名状。丹麓特绘为图，系以月日，且自为记，刻之《霞举堂集》中。

雪天掘蛟

康熙己卯，有宁国老妪佣于予侄方为家。见冬天久雪，因言宁国山中雪甚时正好掘蛟。蛟伏处雪辄不积，土人寻得其处，老幼男女咸助一臂力，盖为一方除害也。土深一丈，蛟重百斤；深二丈三丈，蛟更加重。其形如腰子，无头尾，色淡黑，烹而切食之，味如海参。或云即龙蛋。传野雉与蛇交，子生石上，遇雷雨入土一尺，沉至极深，积久则化为蛟。韩韶箫山园中亦曾掘得。

高开道

张黄岳先生习孔《云谷卧余》：世知关壮缪刮骨疗毒，饮弈自如。不知高开道有矢镞在颊，召医出之，医曰："镞深不可出。"高怒斩之，别召一医，曰："出之恐痛。"又斩之。更召一医，医曰："可出。"乃凿颊骨，置楔其间，骨裂寸余，竟出其镞。开道奏妓，进馔不辍。此事新旧《唐书》皆不载，惟《资治通鉴》有之。

笪在辛

顺治壬辰，句容笪在辛重光联捷礼闱，以丁艰归里，过吴门，寓同年姚茵稚豁先生家。一日，闲步至吴子缨命馆，推测子平。在辛貌质朴，又麻衣麻冠，绝无贵介容。子缨为之布算，亦甚忽略，并不誉及科甲功名一字。推毕，在辛取子缨所持素扇，书高达夫"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句，后题"笪重光书"。以子缨牌板书"命友天下士"，故书此诗以讥之也。子缨见之，惶愧无地，而在辛毫无怒容，一笑而别。抵暮，其牌板已为人取去。随有为

之介绍者，馈银十二两，始得返璧。

某相国

《明世说》：江南某相国语所亲曰：“酒色财气，不意近萃吾门。”或请其故，相国曰：“大儿好饮，次儿好货，三儿好色，老人训之不听，惟有怒气填胸而已。”

予幼时曾侍一先辈饮，坐客誉及长公善治生产，先辈怫然曰：“大凡人必须人家兼做为妙，大儿做家而不做人，次儿做人而不做家，三儿既不做人又不做家。”又曰：“予三子被孟子说煞。”予问云何，先辈曰：“大儿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次儿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三儿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岂非被孟子决定已。”

秦始皇再遇盗

《云谷卧余》：秦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为盗所惊，大索十日，人皆知之。至于三十二年，始皇微行，与武士四人夜出关中，逢盗于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大索二十日。世鲜知者。此帝王微行之始，故表而出之。

齐天大圣庙

《艮斋杂说》：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旱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阗，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猕猴耳。无论《四游记》为子虚乌有，即水帘洞岂在闽粤

间哉？风俗怪诞如此，而不以淫祠毁，则杜十姨、伍髭须相公固无怪也。

西施庙

西施生诸暨苎萝村，下有浣沙江，此郡志图经所载。萧山毛十九争之曰：“范史《郡国志》引《越绝书》云：西施萧山之所出。今萧山有苎萝山，山前有红粉石、西施庙，居人皆祀西施为土谷神。此其证也。”或笑曰：“西施为土神，则萧山百姓皆妇人乎？”尤悔翁曰：“不然。巫山有姚妃，洛川有宓妃，湘江有湘君，浣纱夫人生为美人，没为明神，亦何足怪？惟是夫人不可无配，夫差乎？少伯乎？恐王轩亦欲为辟阳侯矣。”

小姑作祟

彭蠡湖中有大孤山，彭泽江中有小孤山，又有彭郎矶、女儿港，皆山水名耳。韩子苍诗：“大姑已嫁彭郎去，小姑还随女儿住。”以孤为姑，直是戏语。而后人遂于山上立大姑、小姑庙。毛稚黄《小匡》载：蔡可宗随父仲敷司理衡州，过鄱阳湖，可宗题小姑庙诗有狎语。其夜岸上无柝声，诘朝官召巡役询之，云：“昨夜见有冠帔者立船头，我辈谓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惰而诳，亦置不问。开船大风陡发，阖家俱溺。岂非小姑作祟与？小姑本无姓氏，既有庙貌，则物或凭之矣。

歙家驿吏

吴语云：“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驿吏赵凡夫。”相传百穀家居，申少师予告归里，车骑阗门，宾客墙进，两家巷陌，各不相同。凡夫卜筑寒山，搜剔泉石，又得卿子为妻，灵均为子，贵游麇至，几同朝市。两君可称处士之特矣。然题之曰歇家，曰驿吏，岂非《春秋》之笔乎？

陈眉公隐茶山，与董宗伯齐名。远而土司酋长丐其词章，近而茶馆酒楼悬其画像，然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征君故宅，他人是保，而书床药灶，不可复问矣。

内江女子

兰川黎潇云语尤悔翁云：内江有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轻许人。读汤若士《牡丹亭》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奉箕帚。若士以年老辞，姬不信，订期。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观之，见若士皤然一翁，伛偻扶杖而行。女叹曰：“吾生平慕才子，将托终身，今老丑若此，此固命也。”遂投水而死。此女可谓钟情者矣。小青云“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信然。

愚不及妇

侯官萧长源震以顺治壬辰进士，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后巡盐两淮，家资巨富。与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萧之内子和药劝其自尽。震弗从，遂污伪命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斩东市，籍其财得三十六万。康熙甲子，尤悔翁先生至三山，过其居已废，问其妻子，无复存者。慨然悲之，作诗云：“人生富贵本无常，生缚摩诃事可伤。多少朱门皆白屋，空留燕子话兴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妇人，悲哉！

妾执妹礼

《纪善录》：长洲潘粹中纯由监生拜御史，永乐中在京邸，娶穆氏为妾。穆本宦族，初不知潘有妻也。既而纯妻黄氏自苏至，纯惧，馆于他所，妻亦不知其有穆也。穆氏知之，具鞋帕之仪，执妹礼以见，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妇在苏，家有田产，吾当还，汝善事君子。"既而穆之母及兄弟皆至，曰："吾女不与君为妾。"将论纯而归之，女曰："不可。"乃以理谕兄弟，黄氏又以女礼事穆母，母感悟，和好如初。后纯改阳信知县，二室同处几二十年，始终无间。

鬼孝子

《北墅手述》：高云客言：鬼孝子，闽中人。幼失父，未十岁即能以力养，俾母安其室。越数年，而孝子死，母无依，有欲诱而娶之者，孝子忽于空中作声，止母勿再适。母悲曰："岂得已哉！无食何以为生？"孝子曰："儿虽死，心未死。儿与母未相离，儿能赡母。母盍往市中语担者，令其倍担所市物，吾当佐其利三倍。"母果语担者，担者如其言，一人担两人之任，担加轻，力加倍，走加疾，空所市者加速也。以所获之半归其母，日以为常，勿敢欺。母获歌黄鹄以终老。

乳香辟瘟

孔平仲云：天行瘟气，人多遘疾。宣圣轸念世人，遗有良方，孔氏今经七十余代而不患时疾，用此方也。其方于每年腊月二十四日五

更，取井花水平旦第一汲者，盛净器中，计家中人口多少，浸乳香，至元旦五更，暖令温，从幼小起至长老，每人以乳香一小块，饮水三口咽下，则不染时症矣。

七丈八丈佛

《集异记》：隋开皇中，并州释子澄空铸铁佛高七丈，三铸舍身而后成。转世为李暠，建平等阁以覆之。《七修》载：真定龙兴寺有铜佛，高七丈。按真定即古并州。谚有“沧州狮子景州塔，东光寺里大菩萨”，云亦高七八丈，耳中可容数人。北方近帝都，故大佛之多若此。

《宝颜堂》载：郑广文作《圣善寺报慈阁大佛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顶珠以银铸成，虚其中，可容八石。一首之大如此。按圣善寺乃唐太平公主所建，为其母武氏作福也。寺僧惠范，后以罪诛，没其私财，得一千三百万。

铁柱宫

成化初，我郡韩襄毅雍总督两广军务，道经江西南昌府，入铁柱宫谒许真君。方下拜，真君塑像忽尔堕地。旁观疑为不祥，韩公亦惊异，乃语像曰：“杀贼胜当为真君铸铜像。”后至广东，获贼奏功，像遂易焉。至今真君像乃铜范者。考南昌铁柱宫，晋许真君镇蛟之所。铁柱在池水中，径尺余，水退可见。昔有人携灯池上，水遂沸腾，急灭灯乃已。盖真君与蛟誓：铁柱开花释之。蛟见火将谓柱开花也。至今池上不敢燃灯。

牛隔盘儿

《夷坚志》：湖州四安镇翟楫，年五十无子，绘观音像，恳祷甚至。其妻方妊，梦白衣妇人以盘送一儿，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横隔其中，竟不得抱。既而生子，弥月不育。又祷如初。闻其梦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故隔断耳。"楫悚然而誓，合家不复食。遂梦前妇人送儿至，抱得之，生子得成人。

佛郎机

佛郎机乃国名，非炮名。正德间，海岛佛郎机逐满剌伽国王苏端末妈，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木等入贡，请封。会武宗南巡，贡使羁会同馆一年后遣去。因遗此制，遂名佛郎机。嘉靖二年，佛郎机国人别都鲁寇广东，守臣擒之。

正德末，林见素俊闻宸濠反，即范锡为佛郎机铳式并火药，方遣人间道遗王伯安守仁，书至濠已就擒。文成因作《佛郎机行》，中云："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则佛郎机遂为铳名。

于阗玉

张世南《宦游纪闻》：玉出蓝田昆冈，本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玉分五色，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色。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则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见。

《西域记》云：于阗玉池，国人夜视月光盛必得美玉。常以端午日，国王亲往取玉。每得玉一团，则以一团石投之。又《湘烟录》：白氏国人白如玉，国中无五谷，惟种玉食之。玉成椎为屑，采近地树叶同食之。玉得叶即柔软，味甘而美。宴客则以膏露浸玉屑，少选便成美酒，饮一升醉三年始醒。

量书尺

王丹麓墙东草堂中置量书尺，式仿木工六尺，笥以乌木为之，金错为字，每岁积四方投赠诗文及诸杂编于除夕量之，准以六尺上下，如七尺外为赢，五尺内为绌。遂安毛会侯有《量书尺记》，同里吴吴山有《量书尺铭》。

赤鹦鹉

《枫窗小牍》：宋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鹦鹉自江北来，集行在承尘上，口呼万岁。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比上膳，以行在草草无乐，鹦鹉大呼“卜尚乐起方响”。久之又曰：“卜娘子不敬万岁。”卜盖道君时掌乐宫人，以方响引乐者，故犹以旧格相呼。高宗为之罢膳泣下。后至临安，此鸟忽死。高宗瘗之，亲为文以祭，有“谢迹云端，投身禁里。每呼旧人，以励近侍”句。其全文见《湘烟录》。

巨人半指

崇祯末，维亭袁某航海贸易，同伴八十余人。舟泊一沙渚，共登

岸伐木供爨。行不百步，见一巨人卧于山麓，急欲避而巨人忽起，舒两臂将六七十人拉拘一处。内一人脱出坠石沟，巨人欲取，指不得入。寻摘一长藤，将众人右手掐破，联贯一串，悬于高树而去。顷复邀二巨人来，皆喧哗笑语。方欲及而众已将腰间利刃割断奔逃。石罅中人亦出，急还舟，而初遇巨人已追及。遽伸右手攀船，船上人出巨刀断其食指，负痛不前，因得扬帆而遁。仅一节之半，秤之得十八斤。袁某与予备道其详如此。

草峰倒悬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有地名光启村。村中一夕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明日视地上，草无一根。掘地求之，草皆倒悬土下。

又福州城中有一山，山上有峰，大凿薛老峰三字。忽一夜闻山上如数百人喧噪声，及旦则“薛老”二字倒立，“峰”字反向。凡城中所有石碑，俱自倒转。其年闽遂亡。

追魂碑

李北海书法绝妙，而莫奇于《追魂碑》。方士叶法善求邕为先人作碑文，不许，乃设坛作法，追魂书之。邕固正人，而为幻术所迷，亦可怪矣。蒋虎臣太史以一本赠尤悔翁先生，钩画庄严，而波澜动荡，若有神助。其末连点数点，因鸡鸣魂去，不及竟书也。悔翁甚宝之。

陆生水生

宋孟珙开阃荆襄，尝出巡，见汉江一渔者，状貌奇伟，提巨鱼避道左。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与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相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水上轻浮，故贱。某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日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渔者之言可谓达矣。

结愿香

《葭鸥杂识》：唐末有一省郎游华山，梦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烟穗极微，僧云："此是檀越结愿香，烟穗存而檀越已三生矣。"问之，僧云："第一生玄宗时为剑南安抚巡官，第二生宪皇时西蜀书记，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洒然而悟。

阎王殿对

《耳谈》：嘉靖末，宜兴大疫，死者相枕籍。有二青衿俱死，同上阎王殿。一从东廊，一从西廊，各相盻以目。王查其籍，以无罪复生。从东者曰："柱上对为：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恨不见西柱对。"从西者云："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余所见皆同。

萤异

《广莫野语》：嘉靖中，黎闻野鹤，颍州卫人。举戊午孝廉，选山东乐平令。性豪放任侠，响马盗魁，捕除殆尽。以酷削籍。七月七

夕，纳凉庭中，月色朦朦，有萤飞来，顷刻千万，旋绕不已。闻野厉声曰：“能为半月形乎？”则群聚为上弦之月。又厉声曰：“能为满月形乎？”则又聚为望夕之月。又厉声曰：“能为星散布乎？”又散为列星形，殊酷肖。闻野大怖，掩户寝。次日，颍上二千户以锒铛来捕，力辩得释，未一年卒。又《野史》载：天启丙寅五月初二日，京都前门城楼角，人见青色荧荧，如有无数萤火虫，忽然合拢来，大如车轮，光照远近。观者叫喊，始渐渐分散。是皆冤魂所聚化也。

大萤

《挑灯集异》：滁州魏某夜乘马过田间，时已昏黑，见一物如金盘，相去甚迩。魏疑其为鬼，且前且却，既而渐迫，不得已以鞭击之堕地，视之，乃一萤也。

象孕

《云谷卧余》：象入北土，从不生育。近年京师象房生一象子，人以未见其交而孕为奇。近阅曲靖兵备程于周试庠《客滇偶笔》：象仁而有礼，非象奴命不触一物。交感必择人迹不到处行之，偶为人所窥，必盛怒穷追，力尽而止。孕十有二载乃生。乃知此象初有身于滇，来今始足十二载耳。

肉糜干腊

晋惠帝谓民饥何不食肉糜。近阅《金世宗纪》，言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乃知古今事未尝无对。

赝女受封

《雨窗杂录》：正德中，南昌李某业木作，段某业针，刘某业星卜，俱以岁旱迁湖广金沙州家焉。乡戚比邻，情好甚笃。亡何，李有侄乔来湖省叔，相依授徒。乔工制举业，从者日众，修脯渐饶。刘推其星命当大贵，段有女少乔四五岁，刘因执伐，遂聘段女。嘉靖壬午，乔归应试，欲娶女偕归。而段妇忽中变，谓乔固窭人，失馆即饥矣，奈何舍爱女适他省，又不可背盟，遂为计诳乔，谓女当抵暮登舟，己亦送半途始返。实则赝女，乔与刘皆罔识也。乔归，援例入场，乡会联捷，官刑部。久之，擢守成都，便道还乡，过湖省，馈遗段父母甚厚，而为礼亦甚恭。段女适萧姓子作天平者，败荡日贫，而羡赝者拥高华膺官诰，郁郁病卒。

海滨元宝

崇祯癸未，维亭钱裕鞠合伙入海贸易，共一百二十余人，适飓风作，飘泊穷滨，因共登岸。见一处屋宇巍然，入其中，床帐罗列，米麦俱备，触之皆灰也。旁有一库，扃钥甚固。众竭力启视，则元宝填塞。各怀其四五还舟前去，货亦倍利而归。后诸人复欲往觅，惟裕鞠为顾邵南力劝乃止，而一百二十余人往者无一还家。

金石

康熙庚辰，维亭毛兰生子升官入东海捕石首鱼。舟泊一山下，同伴俱登山取柴，见山上一方石如八仙桌大，光耀夺目，视之则宛然金也。为涧水冲注磨荡日久，金屑四散。升官于其旁取其泥约三担，归

家煎之，得赤金三钱零。

紫潭李翁

《耳谈》：黄冈有紫潭李翁，族产俱盛，得一吉地，相者曰："主出飞来金带。"后浙有孝廉某北上，过其家，阻雪，翁觞之屡日。孝廉见传餐小婢貌颇秀整，因人语翁，欲遘为妾。翁诺之，与偕行，捷南宫，历任至大司马。夫人暨诸姬皆无子，独李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殁，遂令主家事。念其翁媪甚，遣人于黄冈问消息，时翁媪殁已久，家亦沦替，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军赴辽阳，经都下，过大司马门，与门吏谇语。知为黄冈人，以闻于夫人。夫人讯之，其兄也，为之恸，令饰衣冠，具羔雁谒公。公厚客之，馈赠甚丰。夫人益不悦，曰："能富贵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何以令诸儿女有外家也。"时有侯李氏绝胤，而山东人奏请袭者，叙功绩不合，其功绩册在所司库。公阴以册视李子，令熟之，亦奏请袭，下所司勘之，李子语合得袭侯，夫人大悦。相者所称飞来金带，始验。

登龙门

《云谷卧余》：登龙门世但知有李膺事，不知袁昂雅有伦鉴，游处不杂，入其门者号登龙门。又《晋书》：王衍妙善玄理，嗜谈老庄，每义理有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又《梁书》：任昉为中丞，簪裾辐辏，预其宴者号曰龙门之游。

陶母截发

陶侃母截发事，古今艳称。本传云：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夫双髲之值几何，能堪如许供设乎？理之所不可信。此殆陶氏家状美辞，传者据以为实，遂成千古佳话耳。

夺妾

晋孙秀求绿珠于石崇不得，而崇因秀诛。宋阮佃夫求张耀于何恢不得，而恢坐阮废。阮谓恢不思惜指失掌，时亦谓崇不知断指免头。又《北史》：和士开使求平鉴爱妾阿刘，鉴即与之，仍谓人曰："老公失阿刘，与死无异。要自为身计，不得不然。"若鉴之识高于石崇、何恢远矣。

老鼠拖姜

工部主事黄谦，会试时过书肆，有《菊坡丛话》四册，持阅之。旁一人从黄借阅，黄视其貌寝甚，调之曰："老鼠拖生姜。"讥其无用也。其人微笑，私问黄姓名。后与黄同第，官刑部。会黄以夤缘事发，参送法司，其人坐黄受贿削籍。过司日，大声曰："老鼠拖生姜。"黄始悟结怨之由。

接舆

《高士传》：接舆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人。沈秋田《一得录》云：姓接名舆，非陆通也。周时齐有接予，汉有接昕。又长沮长姓，沮名，叶人。周有长鱼矫，战国时有长息，汉有长乐。张良锥击始皇，始皇大索，良改姓为长。当时以有此姓，故改之也。桀溺桀

姓，溺名，亦叶人。见《高士传》。汉有桀龙。

公输子

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见《孟子》注。李君实先生云：公输子名鲁班，楚之巧人，与墨翟攻守相拒者。又古乐府《艳歌行》云：“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是又两人矣。班今作般。匠作又祀张般。又金华皇初起与弟初平师事赤松子，得道，自称鲁班，初平自称赤松子。则是诡袭古人名号，以愚俗人耳。

人异

《酉阳杂俎》：大历中，有乞儿无两手，以足夹笔写经。《中朝故事》：天复中，黄巢入寇，一妇人为贼所伤，自鼻以上并随刃去，有人以药封之，得不死。坐床用手缉麻甚熟。《友会谈丛》：天圣中，京师一妇人全无两臂，每梳头，左足夹栉，右足绾发。及系衣洗面，亦如之。《说储》：景德中，一妇人无双臂，但用两足刺绣鞋片，纤好无敌。此皆不能具手足形而能不废手足之用，彼直以心运也。故《庄子》叔山无趾，曰犹有尊于足者存。又曰莫哀于心死，而形死次之。

孝慧鹅

《寰海记》：天宝末，德清沈朝家母鹅抱雏成创，肠出而死。其雏仰天号切，衔刍母前，若祭奠，长叫数声而死。沈埋之，名孝鹅冢。又《两京记》载：净影寺慧远一鹅，随远听经。远入京，鹅昼夜

鸣唳。僧徒送至京，及门放之，自知远房，便入驯狎。闻讲经，入堂伏听，若谈他事，鸣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不肯入堂，二旬而慧远卒。二事虽出稗官，然鹅性视他禽实驯善，昏礼所以取此也。

类

《山海经》云：亶爰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则类固兽名也。而许氏《说文》释类字云："种类相似，惟犬为甚，故从犬。"此解可笑，岂羊豕之属独不相似耶？自为牝牡句，郭景纯注亦未明，独其赞有曰："类之为兽，一体兼二，近取诸身，不用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此似谓类之交媾即于本身有其具而然，此亦不经之甚也。

余集卷之三

陈学究

《孑庵杂录》：宋太祖生西京夹马营中，营前有陈学究，失其名，聚徒设教。太祖幼时尝从受学，颇得其益。后又与赵学究往还，即赵普也。及举大事，二人俱在左右。然太祖但与赵计事，陈不与也。至践祚用普为相，而恩不及陈。陈仍于陈州聚徒设教，太宗判南衙时召之来，赠以金帛而遣之，中途尽为盗劫去。生徒日衰，至不免饥寒。太宗即位，以左司谏召之。官吏集其门，馆之驿舍，一夕醉饱而死。两学究同遇真主于龙潜之时，而命运不同如此。然太祖之待旧师，殊欠厚道。

真宗游洞天

《行营杂录》：宋真宗祥符中，封禅事竣，宰执入对便殿，帝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至一处闲玩，今日可矣。"遂引诸臣及一二内侍入一小殿，庭中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帝先入，诸臣从行。初觉昏暗，行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瑶草，极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所，重楼复阁，金碧照耀。一道士貌奇古，出揖帝，礼甚恭，帝亦敬答之。既而开筵邀饮，揖帝坐上席，帝逊谢再三，然后坐，诸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谈皆微妙之旨。其酒肴皆非人世所有。鸾鹤舞庭际，笙箫振林木，至晚乃罢。道士送出门，谓帝曰："万幾之暇，无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以归。诸臣请问此

何处，帝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也。”诸臣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再往，不知何术以致此也。

南雄淫祠

广东南雄府学有淫祠，中塑女子像，号圣姑，师生媚祷虔甚。永乐十三年，吉安永丰彭勖以进士乞外补，得教授南雄。闻祠事，意欲毁之而未言。未至郡百余里，一生来迎候甚恭。彭问曰：“予未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圣姑见梦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特遣相候耳。”因言圣姑之神异以感动之。彭益怒，抵任积薪祠所，拟以夜往，佯为遗火以焚焉。生又梦圣姑曰：“此翁意极不善，子盍为我言之？否则吾亦能为之祸，一二日间当先死其奴，后若干日子与妇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任之，数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惧，潜祷而苏。闻之益怒，遂投炬爇之。后子及妇相继皆死，如神言。学徒咸劝复其祠，不许，至期，彭竟无恙。生疑之，一夕复梦圣姑，因诘其言不验。圣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当绝，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贵人，前程远大，何敢犯耶？”后以御史提学南畿，为师儒表帅，仕终按察副使。

少林寺僧

今人谈武艺辄曰从少林寺出来。昔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少林寺僧众破之。其首功十三人，最者曰昙宗，封大将军，次论功封爵有差，有不愿官者赐田四十顷，听其焚修，给敕护寺。是以拳勇之风，至今不替。因思杨业为宋名将，累摧契丹兵，至号为杨无敌。其家子孙人人骁勇，后为王侁所误，陷敌被擒，不食三日死。今人但称杨家将，而子孙泯灭无闻，少林寺之名独传。世有千年僧寺，无千年宗族，信

然。

妓飞入火炉

广辟寒，唐末蜀人，攻岐还，至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宗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寝息。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救之，衣服并不燋灼。又见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昏迷失音。亲吏隔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损。讯之，皆云被胡僧提入火中。宗信大怒，召诸僧至，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鞭之数百，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炙之。宗俦知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遂解其缚，使逸去。

三角碎瓦

茅山道士陈某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卧，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练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天未明而行，则寒冷如故矣。

暖金盒

进士张无颇遇袁天罡女大娘授药，以暖金盒盛之，曰："寒时但出此盒，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金盒乃广利王宫中之宝。

瑞炭

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

唐内库有七宝砚炉，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不劳置火，砚冰自消。

牛生奇遇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宿。生见而怜之，要与同食。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空腹已行百余里矣。"遂饱食，卧于床前，其声如雷。至五更，其人谓生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报。可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生与之，令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出一卷书，看数页即书两行，如此三度，求纸封之，书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付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生缄置书囊中。及至京，止客户坊，贫甚绝食。忽忆此书，遂开第一封，上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有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一僧自寺内叱生曰："雨雪连绵，何为至此？若冻死，岂不相累耶？"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当去。"僧云："不知是秀才，可进宿也。"既入，僧设火具食，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生曰："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在此，绝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生先取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顿为富

人。后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一室，下帘而坐。有数少年上楼来，中一白衫人坐定，一人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力不及也。”一人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生知其货及第矣，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中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终。

群鬼面衣

陆余庆少时尝冬月于徐、亳间夜行，左右以囊橐前往，余庆缓辔从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下马就火，讶火焰炽而不暖。庆曰：“火何冷？可为我脱靴。”群鬼不应，但俯而笑。庆顾视之，见群鬼悉有面衣。庆惊驰马而去。其旁居人谓庆曰：“此地有鬼为祟，遇之者多毙，郎君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后果富贵。

瓯水为醪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从人不知，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无人声，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误坠在此，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已为芳醪矣。上喜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即帝位。

琢雪为银

女冠耿先生于大雪中，南唐后主戏谓曰：“先生能以雪为银乎？”耿曰：“能。”乃取雪削之为银锭状，投于炽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过食顷，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于地，及冷，铿然银锭，而刀迹具在。反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状，盖初为火之所融释也。时传先生所作雪银甚多。

菊花仙

《夷坚志》：嘉州士人黄棠博学能文，谓取功名如拾芥。肄业成都府学，学有菊花仙神祠，传为汉宫女，诸生求名者，影响答之。棠尝夜读，见美女立灯下。棠惊问：“汝何氏？辄至此。”女笑曰：“吾乃菊花仙，以君今举当高第，故来报喜。初任郫县主簿，宜勉之。”遂不见。是岁棠获乡荐，赴部试，至郫县境，憩逆旅。有负水至者，棠酌饮之，又倾其余以濯足。负者曰：“村疃乏水，数里行汲得至此，饮尚不敷，忍用濯足？”棠怒曰：“候我为主簿，当治尔。”及试失利，复入学，见女于廊下。棠诮其言不验，女曰：“汝不能谨，轻已告人，且欲逞私憾，岂汝容乎？必欲成名，须修德乃可。”棠自追悔，省咎克责，后一举登科。

月作异人

寿州唐中丞庆栖泊京都，雇一月作人，颇极专谨，口不言钱。冬日见卧雪中，呼起无寒色，唐深异之。后为盐榷使，过河中，欲别归。唐曰：“吾方请厚禄，得报尔勤劳。”又恳请，唐固留。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决脊二十。唐救免不得，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痕，大惊，遂下马与语。答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

了，虽中丞去。”与钱帛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却鼠符

僖宗末，广陵丐者杜可均，常大雪造酒家乐姓者求饮。见主事者白云：“人以衣换酒，收藏不谨，为鼠所啮。”杜即令治净室，曰：“某有一符能却鼠，试书之，既有验，可尽此室永无鼠矣。”至焚符，鼠遂绝。

宗彝

贵州思南有山形如甑，名甑峰，人迹罕到。中有兽曰宗彝，类猕猴，巢于高树。老者上居树顶，子孙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孙居下者出，得果实即传递至上，上者食，然后传递至下，下者方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谓此兽名虎蜼，古人用以绘于衮，取其孝也。今解《尚书》者谓衮衣所绘宗彝为祭器，其器上有虎蜼形，故曰取其孝。而不知宗彝即虎蜼也。

水为火禽即兽

《拾遗记》：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热水，其色若火，昼则冥冥，夜则光照穴外，虽波涛奔荡而光不减。唐尧时，其光烂起，化为赤云，日辉四映，照彻百川。盖应火德之运也。

舜崩于苍梧之野，有大鸟从丹丘来，口吐五色云，衔土成丘坟。此鸟名凭霄雀，能反形变色。栖木则为禽，行地即为兽，变化无常。

毛龙

《拾遗记》：南浔之国有洞穴，极阴深，中有龙，体生五色毛。唐尧时，其国献二毛龙，一雌一雄，乃置豢龙之宫。至夏代，养龙不绝。禹导川乘此龙，及水土平，放之海。

双头鸡

汉武帝时，大月氏国献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二头俱鸣。帝置于甘泉宫，更以他鸡混之，得其种而不能鸣，人以为不祥。帝命送还其国，行至西关，鸡反顾汉宫而哀鸣，飞入霄汉，不知所往。时有谣云："三七末世鸡不鸣，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及王莽篡位，有九虎将军之号。

贱人未可苟合

《碣石剩谈》：江西举人龙复礼，美髭髯，自言平生未尝与妓苟合，盖恐构精受孕，生男必为乐工，生女必为娼妇，父母之遗体沦于污贱矣。此言似迂而实中理。后饮一士夫家，两行乐工排列，有一未冠者，面貌形体与主人甚相似，异而问之乐工年长者："此是谁家子？"工人云："花生子，有母而无父。"已而咨访，主人曾与其母私，盖不肯认为己子也。

狼子

古称狼子野心。狼子非无本，昔突厥为邻国所灭，止留九岁一子，断其手足，弃于沟中，有牝狼衔肉饲之。后长，与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其种，故曰狼子。《说储》：阿史那子交狼生十男。

夏翁有识

《漱石闲谈》：江阴夏翁，巨家也。尝出行，过市桥，一人担粪倾入其舟，几污翁衣。僮曰："此人无状，盍执而挞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宁肯相犯耶？"归阅债籍，其人乃负三十金无偿，欲因此起衅。翁折券免之，人服其识。翁与宜兴徐文靖公溥连姻，文靖书嘱云："传语亲家翁，凡讼皆无害，惟不可犯人命。"翁盖服文靖之训不忘云。

决黠仆

宋罗点守平江，有主讼其逐仆欠钱者，审问得实，而仆狡黠，欲污其主，自陈尝与主之侍妾通。点知其诬，乃判云："奴既负主钱，又私其婢，事虽无证，即其自供，合从奸断责，还所负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词日另究。"闻者快之。

沉竹笼

唐李福镇南梁，境内多朝贵庄产，子孙侨寓其间，相习为非，不听官府检束，闾巷苦之。福莅任，命造大竹笼数具，召其尤横者来，问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辈藉如此地望，而作如此不法事，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痛惩，贤亲戚闻之，必称赏老夫

也。”遂命盛以竹笼，投之汉江，曰：“若辈生不受检束，死当被牢笼。”由是众皆惕息。

杖乐工

天宝中，梨园子弟有阿雏者，善笛，颇被宠眷，怙势横行，犯法当死。洛阳令崔隐甫捕之，雏走匿禁中，乞哀于帝。帝乃以他事召隐甫入对，雏在帝侧，帝指谓隐甫曰：“就卿乞得此人否？”隐甫免冠奏云：“陛下此言，轻官法而重贱工也。臣请罢职。”再拜欲出。帝笑止之曰：“朕与卿戏耳。”遂令内侍拽雏出，隐甫即坐厅事，杖杀之。俄有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以旌之。

去处去

唐李绅镇江东，用法严明。境中龟山寺有放生鱼池，僧因以为利。廉察使某公在任日，题诗勒石于池畔云：“劝汝僧人护此池，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绅偶游寺，见诗笑曰：“僧若有渔罟之事，即当投之镜湖。”后僧有犯者，竟缚而沉之湖中，且作诗为戒云：“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鬐鬣尽生天。庸髡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寺僧有黠而辩者，欲以因果劝谕，俨然造谒。绅问：“阿师从何处来？”僧答曰：“贫僧从来处来。”绅即予以杖而逐之曰：“任汝从去处去。”

呼石得水

夔峡左岩上题圣泉二字，有大石名洞石，而初无泉也。过者击石

大呼，则水自石下出。尝有贵官过此，礼拜之，命仆人呼云：“山神土地，行人渴甚，乞赐水。”呼久不应。土人云：“不当如此呼。”乃代为呼云：“龙王，万姓渴矣！”于是水随声至。时冬月雪下，而水温如汤。土人云夏则冷如冰，凡呼必称之为龙王，而以万姓为辞，方得水。

雷异

天顺戊寅四月，建昌熊某家被雷中堂屋，瓦如万马踏碎，移大门四楹竖立厨屋上，盘屈一秤置斗中，倒悬斗于梁上。又成化乙未七月，宜兴西溪中三人共驾一舟，行次被雷击，一人捆缚船中，一人头入瓮，一人横阁于篙杪，篙则直竖船头上。船自流六七里，缚者解，瓮中者出，篙杪者堕，俱不死。皆仿佛闻击者言：“汝能改过否？”

康熙癸未六月十九，有无锡人在陆墓趁工。同耕者云：“雷雨将至，速耘完归去。”其人云：“那怕他打去我阳物。”顷之雷震，果击其处，下身埋于土中而不死，同伴亦无伤。雨止，众共掘出，明日载归。忽又雷震，人已吸去，震死于无锡家中矣。闻之其人有淫恶云。

山分移

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距金沙江二里许。明成化庚子五月，内山忽裂，中分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与两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屹立不动。《西樵野记》：弘治中，吴中虾蟆山忽自高坡徐徐而下，其行渐疾。见者惊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即随声而止，已悬旧址数亩矣。

韩侂胄墓

韩侂胄既死，朝命王柟为使，函胄首送金人以谢开边之罪，且许增岁币。当时有太学生题诗于学宫云：“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於期。无人说与王柟道，莫遣当年寇准知。”后有使臣至金，金主令往观一墓，甚壮丽，题曰“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是何墓，曰：“韩侂胄之首葬其中也。”夫权奸已死之首固不足惜，然大伤国体，反为敌国所侮，南朝真可谓无人。

土神娶妇

《说听》：汉景帝庙在荆州之麻山，相传昭烈下江陵时，寓于中。居民因祀为土神，每元旦设乐迎像入舍奉之，岁更一家。正统初，有张氏女年十六，有殊色，求聘者父母未尝轻许。女每晨盥面，水中有黄盖影，而家人弗见也。一日病死复苏，云：“初合目时，仪从塞目，称麻山神来迎夫人。因升舆而行，半道忽忆失将梳具，从者言夫人须自往取，故暂归耳。”命取梳具置榇中，寻气绝。父母悲甚，为肖像庙之别室祀之。

噀水缚盗

正德中，溧阳胡景春一目重瞳，少时鬻油鲁中，有全真道人日用油不受直，道人感之，授以异术，能挟双瓦履帕飞腾空中。尝商于陕西，夜宿山中孤姥家。姥言此地多盗不可宿，景春曰：“止则死于盗贼，行则死于虎狼，不如坐以待之。”索水碗十只，步罡诵诀，饮水斛许。顷之，盗二十余人至，景春尽腹中水噀之，盗俱僵卧如被缚

者，哀祈云："知是胡师，聊相戏耳。"景春乃释之。后其子诈为盗戏父，景春行术制之，子遂卒。

酇字音义

酇字有两音，在五歌韵者音嵯，在十五翰韵者音赞。其字出于《周礼》，而后为地名。字书于两韵训释皆同。萧何封酇侯，当作嵯音。班固《十八侯铭》云："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唐杨巨源诗云："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酇侯。"可证者。《汉书·地理志》：酇有二邑，其在沛县者音嵯，萧何初封之邑。在南阳县者音赞，光武时萧何子孙所封。而《野客丛书》云酇侯皆当音赞，未识何据。郎仁宝云：酇有四音，前二音之外，一祖管切，音纂；一祖丸切，音攒。惟前二音可加于萧何，余非其宜。

牂牁

牂牁，蜀地郡名。叶梦得《玉涧杂书》：牂牁，系船筏名。《华阳国志》载：楚顷襄王遣庄蹻伐夜郎，蹻至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会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可归，遂留主之，号庄王。以且兰有系船牂牁处，因改名牂牁。《魏略》记吴将朱然围樊城，遣兵于岘山，斫牂牁材。《浔阳记》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树，垂阴数亩，传云陶公牂牁伐此树。吴晋间此语犹存。今人但知郡名，绝无知是系船筏也。

乞丐

匄丐同，乞也。然与人亦可称匄称乞。《汉·广川王越传》云：妃

陶望卿主缯帛，尽取善缯，匄诸宫人。颜师古曰：“匄乞遗也。”朱买臣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又《宋书》：明帝陈贵妃始有宠，一年，许以乞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废帝。又《齐书》：郁林王毁世祖招婉殿以乞阉人徐龙驹为斋。又梁萧惠开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刘希微偿责。

兴亡数合

宋艺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全城降，后三百年丙子，帝□为元掳，失江南。以己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以己卯宋亡于厓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恭帝方八岁，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方四岁，名德□，即显也，显德二字恰合，庙号皆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降于元，事若相符。更有异者，《七修类藁》：斡离不陷汴京，宋臣有诣其营者，观其状貌与艺祖绝相类，其后杀太宗子孙殆尽。而伯颜下临安，有识之者，后于帝王庙中见周世宗像，与伯颜分毫无异。报应不爽如此。

索疆索殿

《宣和遗事》：徽宗即位，一夕梦钱武肃王引御衣乞还两浙旧疆，未几韦妃诞高宗，后都钱塘百有余年。钱镠寿八十一，高宗亦寿八十一。《夷坚续志》：宋理宗一夕梦二番僧曰：“二十年后当还我此殿。”及觉，以闻宰相马廷鸾。马为美词以对，理宗命纪之，马遂立碑志之。不知梦僧取殿者，后为五寺之基，番僧杨琏真珈主其地，是其验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为寺，逆数至理宗梦时，正二十年矣。

一月两日

弘治中，洞庭东山黄训为诸生时，渡湖覆舟，水中若有人云：“死却罢。”又若有人应之曰：“一月两日，如何死得？”因飘至湖滨获救。后举正德甲戌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到任三十二日卒。

象棋车马

《云谷卧余》：象棋中车行当从马，马行当从车。盖马之为物，腾踔无前，纵横如意。车以转轮邪施而行，从日字格，正转轮象也。有物碍之则不行，尤肖车义。今车直行，马行日，应是后世彼此相讹。

狼筋

尝见《小说》载：一富人内室亡金，诘群婢不承，欲买狼筋治之。一婢惊惧欲逃，遂获。皆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盗。后偶阅《续博物志》载：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为狼筋者。有老僧云：“贫道昔曾以一千于贾胡市得三枚，状如巨蛹，两头光，带黄色。”泾帅段祐宅失银器十余，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慓动，一女奴脸唇瞤动，讯之乃窃器者。按《续博物志》称为晋李石撰，但中有南唐元宗事及开宝年号，岂晋人而至宋尚存，抑书或成于宋代欤？

伏突

史言李光弼将战，纳刀于靴，曰：“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当自刎。”偶阅颜鲁公作《光弼神道碑》曰：“每临阵常贮伏突于靴中，义不受辱。”乃知伏突刀名也。《穀梁》“孟劳，鲁之宝刀”，人犹知之，此则世鲜知者，故录出之。

独孤信侧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北周独孤信事。令狐德棻《周书》载：信在秦州，因猎回，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东汉尚风节，林宗人望，士人乐效，犹为恒理。若信武官，处偏安之世，而能风动如此，为尤奇也。

女儒

前秦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幼丧母，躬自养其父。及长，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汝可传受，勿令绝世。”宋氏讽诵不辍。属天下丧乱，石虎徙之山东，宋氏与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陈安寿，寿周之。逞时年少，宋氏昼则采樵，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逞遂学成名立，仕秦为太常。坚常幸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缺，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五经粗集，惟《周官礼经》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讲室书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授业焉。拜宋氏爵号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余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按自古无女儒，韦母宋氏学行如此，岂在高堂、伏胜下乎？虽非男子，亦当俎豆千秋

也。

缇萦

肉刑自虞夏至汉历二千余年，文帝以缇萦上书，悲怜其意，始下诏除之，遂为千古断此至惨之法。人知汉文之仁，而不知缇萦实启之也。“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缇萦有焉。后世当置仁孝贤媛祠以俎豆之。

侬家

传奇中女子自称曰奴家，语甚俗。苏东坡诗云：“应记侬家旧姓西。”后之编传奇者当称侬家为雅。然在未字之女则宜，若妇人则竟称妾可也。

周礼奔者不禁

《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奔非逾墙行露之谓，古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之言，以奔对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当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为，不能如聘者之六礼全备耳。盖荒祲死丧，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备礼而需以岁年，则迟归无时，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济大礼之穷，不待其既乱而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阙礼也。若以奔为淫冶之私，虽后世昏淫之主，亦无此法，曾是周公制礼而有是乎？

宋书异同

《太平广记》载：张畅尝持观世音，南谯王义宣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王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辄复断，吏因释之。《宋书》畅传不载。考畅与王玄谟同时，而玄谟传载萧斌将斩王玄谟，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玄谟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以沈庆之谏忽传呼停刑，令守碻磝。畅锁寸断，奇逾玄谟，而休文不载，何异同若此耶？

《北史·卢景裕传》：景裕以事系晋阳狱，至心诵《观音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刃折。主者以闻，此经遂行，名《高王观世音经》。尝阅《普门品》：若复有人临当被害及枷锁系身者，但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刀寻段段坏，枷锁自然得解脱。合之史书所载，可谓信而有征矣。

行马

晋魏舒、李熹辈逊位后，帝赐殊礼，门施行马。解者以为列马骑于门以备行遣，如朝廷之立仗马也。观《曹摅传》：摅为洛阳令，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以为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乃知行马者即郡邑门前之阑马也，解为马骑误矣。然在汉有曹操与韩遂两军会，语诸将请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则其名已久矣。

辕门

官府衙门列木于外，谓之辕门，盖军行以车为阵，辕相向为门，故曰辕门。又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外向，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树木外向亦名鹿角。

寡人

君称寡人，而妇人亦有称寡人者，庄姜云“以勖寡人”是也。又人臣亦有称寡人者。孙过庭《书谱》：王羲之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又，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自汉至今，因而不改。

尾通作微

《尧典》：“鸟兽孳尾。”《史记·五帝本纪》作“鸟兽字微”。古尾、微字通用。《论语》微生高、微生亩，班固《古今人物考》作尾生高、尾生晦。又《战国策》与《庄子》亦作尾生。而薛方山《四书人物考》：微生高即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水至而死者。未识何据。

过海封王

明嘉靖中，郭给谏汝霖使琉球，录载风涛之险，景物之奇，不必言。中一条云：舟中舱数区，贮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某人之柩，上钉银牌若干两。倘有风波之恶，知不可免，则请使臣

仰卧其中，以铁钉锢之，舟覆而任其漂泊，庶使见者取其银物而置其柩于山崖，使后之使臣得以因便载归。奉使者其危若此，亦可畏矣。

五国城

宋徽宗崩于五国城，向不知在何处。考之城在三万卫北一千里，自此而东分为五国，故名。北至燕京三千三十里。三万卫在开原城内，在辽阳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肃慎氏地，隋曰黑水靺鞨，唐初置黑水府，元和以后服属渤海，金初都此，后迁于燕京。又《全辽志》云：五国头城有宋徽宗墓在焉。则和议成而梓宫返者，盖以空榇绐宋尔。

奇计却敌

古人以兵力寡弱遇强敌猝至而能却之，最奇者有三。诸葛亮在阳平，魏兵二十万奄至，孔明大开四门，焚香洒扫，而走司马懿。刘琨在晋阳，胡骑围之，琨乘月登楼清啸，中夜奏胡笳，贼流涕，弃围而去。此二事人皆知之。《梦溪笔谈》载宋一事更奇。元丰中，夏寇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甚少，人心危惧。有老娼李氏得梁阴亵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言愈丑，夏人度李终不可得，又恐梁之丑迹彰著，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然。

天女使

《广销夏》：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绸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使。五六年始能汉语，问其乡国不能知，但云故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

天女相偶

《魏书》：圣武皇帝讳诘汾，田于山泽，欻见辎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谓帝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讫而别。及期帝至田所，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子孙相承，当世为皇帝。"遂去。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

女子坠庭

《林居漫录》：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见峰司农起家，相继登甲榜者不绝，冠裳之盛，海内无两。传司农曾祖自某县避地新城，依某氏。一日大风晦暝，有女子从空而坠，言："我某县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盖顷刻已五百余里矣。主人以为天作之合，遂令谐伉俪。今之跻华要、登显秩者，皆初之所出也。其事若怪，而司农弟立峰民部载之《大槐记》中，当与帝武空桑并传矣。

竹中人

《小说》载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纱，闻竹中有声，剖之得一

男，收而养之，后封夜郎侯，以竹为姓，汉武帝赐以玉印。又《异苑》：建安有筼筜竹，节间有人，长尺许，头足皆具。又鄜延有大竹凌云，剖之，中有二翁对弈。

避役

南方有虫名避役，一日应十二辰，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段成式从兄常睹之。

蛇医即蜥蜴。

击瓮

王彦威镇汴，夏旱，李圯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言试之，一日两夜雨大注。旧说龙与蛇医为亲家焉。

担生

有书生路逢小蛇，因收养。渐大，生每担之，号曰担生。后不可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泽中必被吞食。生时老迈，经此泽畔，人曰："中有大蛇食人，君且无往。"时盛冬寒甚，生谓蛇藏不出，遂过大泽。顷之忽有蛇来逐，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担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

至范县，令闻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断刑当死。生私忿曰：“担生养汝，翻令我死，汝何负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生乃获免。

蛇吞鹿

有人游瞿塘峡，时冬月，草木枯落，野火燎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烛天。忽闻岩崖间辎然有声，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囷，堕于平地，近视之，乃一蛇也。遂剖而验之，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燃，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乎有之。

余集卷之四

主试外聘

明初取士，乡场主试不必部推，不由钦点，例皆外聘。或出巡按，或出方伯，皆得聘之，不特进士在官者可聘，即请告家居，及非科目中人、现身无官者，但取名望素著，亦得应聘。如洪武壬子科，崇德贝清江琼曾主浙江乡试。正统丁卯科，江西吴康斋与弼曾主南畿乡试。元武康令沈梦麟入明，五主闽浙乡试。又元学士滕克恭入明，聘主河南乡试。盖彼时人心犹古，以关节贿赂幸中为可耻。自嘉靖辛酉，无锡吴情主南畿乡试，所中皆其亲故，为人所劾奏，遂定制南人不得典南试矣。

杂流登第

明高皇初设制科，九流杂职暨僧道亦得预宾兴，多有登第。《识小编·试》：洪武辛未榜眼吴言信，以抄钞局副使中式。宣德癸丑状元曹鼐，以泰和典史魁大廷。正统壬戌，李森以都察院吏，郑温以松陵驿丞，联捷。戊辰，燕山卫小旗汪甫，礼部办事官舒庭谟。景泰庚午，顺天解元刘宣乃卢龙卫军，联捷。甲戌翰林院译字官吴祯。天顺甲申，刘淳亦译字官。又钦天监天文生马愈。成化乙未，锦衣卫小旗李旻。戊戌，山东旧县驿丞谭溥，联捷。辛丑，榆林卫军李旦。甲辰，岷州卫吏王璠，富峪卫总旗张纶。皆以杂流登第，不知此例废于何时，使杂职遗贤，不克躬逢盛典，为可憾也。教职登鼎甲者，万历

壬辰状元侯官翁正春。丙辰榜眼江夏贺逢圣，崇祯甲申阖门殉节，谥文忠。

外国人进士

明初，文教覃及海外，外国英才学于中国而登进士第者：洪武辛亥，金涛。乙丑，崔致远。皆高丽延安人，赴阙会试成进士。涛授东昌府安丘县丞。致远以不习华语，归还其国为官。未几以洪伦、金义之乱，禁止会试。景泰甲戌，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交趾多翼人。天顺庚辰，阮文英，交趾慈山人。何广，交趾扶宁人。成化己丑，王京。嘉靖癸未，陈儒。俱交趾人。阮勤仕至工部左侍郎，陈儒仕至右都御史。万历中，高丽许篈、许筠皆举本国状元，而筠慨慕中华，以不得试天子之廷为耻。久道化成，于斯可见。

景泰癸酉榜

景泰四年癸酉科，顺天乡试中式二百五十名，杂流中式之多，几及四十人。内儒士十人，翰林院译字官一人，吏部听选官一人，户部书算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卫令史一人，卫史一人，太医院医士四人，钦天监天文生二人，武生一人，军余九人，卫舍人三人，军一人，燕山卫小旗一人。可见立贤无方之意。

按是科解元罗崇岳，江西庐陵人，治《诗》，以顺天香河籍中式。榜后群攻冒籍，诏充原籍学生。丙子又领江西乡试三十九名。

典史中式

典史中式不独宣德癸丑泰和典史曹鼐，洪武中先有建宁吴琬，闽省乡试中式，以违官程，黜为江夏典史。建文己卯，复中湖广乡试，庚辰成进士，任户部员外。永乐乙未，福清曾佛以山西太平典史中式，任马湖教授。鼐魁大廷，入内阁，故独传耳。

记梦

《山天楼随笔》载：先王父石桥公年五十，尚艰嗣。郎有总甲王解二者，一夕梦持公移行，途遇一翁及妪，妪抱儿，翁肩钱暨书剑，谓言："若非郎之某耶？"曰："然。"曰："张公号石桥者在郎不？"曰："在。"曰："是吾子也。数苦艰嗣，吾抱此儿与之。若公事毕，藉若为邮寄。"王许之，遂别，投文于府。官怒其愆期，王曰："非敢后也。郎有歙人张某号长者，无子，适伊父母以孩托吾寄去，立谈少顷，不觉其晏。"官怒霁，曰："唤翁妪来，质实则宥汝。"于是二老负荷以进，官曰："是然。吾为若儿名曰继祖。"翁曰："予族已有名继祖者。"复命之曰节之。遂留儿及伴儿物，敕令翁妪去。俄遣白马一并儿、钱、书付王，王出府上马行，倏忽至郎水，即送与先王父。见家已预设香烛以迎，王交儿讫，遂觉。心甚异之，黎明急趋告先王父，时万历乙亥阳月也。次年是月而举先君。所谓继祖者，初实无之。后有族伯于徽举一子，与先君同庚同月，偶名继祖，遂符前梦云。按黄岳先生尊翁讳正茂，号松如，即梦中所授之儿也。

木刻孔明像

嘉、隆间，金陵沈越《闻见杂录》载：按江西时，过白鹿洞书院，内诸葛孔明木刻小像，诸生焚香供之。询其所以，皆云其来已

远，未知所由。后观《朱文公年谱》，言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即其地，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彼时门人言其微意有在，盖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后，偏安江左，委靡颓坠，不能振发，恢复疆土以雪仇，故于孔明致意焉。惜乎人无有能知之者。

长子城

潞安府长子县城，尧长子丹朱所筑，故以名县。县去府治三十里，当孔道，车马往来络绎。万历中，余祖麟郊公以府佐摄是邑。云县素有怪，夜半有衣冠者出游，或时至公堂，胥吏辈群然走避以为常。县尹霍鹏者初至，疑之，为徙后园数冢，怪仍不止。乃为文具牲醪告焉。其弟忽作鬼语曰："某河南人也，为教官陈某妾，随署是邑，被嫡陵虐至死，葬我后园西北隅，思欲报之，故为祟耳。"霍曰："若此，吾为汝改葬可乎？"曰："吾事发当在后三十年，今非其时，改葬无益。"自此怪亦止。

华山畿君

朱秉器《漫纪》：宋南徐有一士，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一女，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询之，得其隐，往云阳见此女，言及其故。女闻之感慨不胜，因脱蔽膝令母持归，暗藏病者席下，卧之得愈。数日果瘥。一日举席见蔽膝，持而痛泣，气几绝，嘱其母曰："他日葬我须从云阳过。"母如其言。比至女门，牛任鞭策不行。须臾女沐浴妆饰而出，曰："华山畿，君既因我死，我活为谁？君若见怜，棺木为我开裂。"言讫棺开，女遂投入，气即绝，因合葬焉，呼为神士冢。乐府有《华山畿》，本与梁山伯、祝英台事同。

盐神炭神

《海录碎事》：李嗣昭守上党，为汴人所围，城中盐炭俱尽。嗣昭祷天地，俄而城生咸，取以煎盐甚美。又复掘得石炭。晋王自将解围，躬奠其地，立二庙曰盐神、炭神，世崇奉之。又《世纪》：廪君射死盐神。

鬻爵

《事物纪元》载：鬻爵始于汉文帝，受晁错言，令人入粟与官，及援武帝、灵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时飞蝗蔽天下，诏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盖在汉文之前。此鬻爵之始也。

尚父

古今之事虽书史所载，亦难凭据。如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匡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见用于文武。"太公之年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增了十岁，当以何为准？一友笑曰："以多补少，当以八十为是。"

行香

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掾奏设斋行香事无经据，乃罢。宣宗

复释教，其仪遂行。宋、梁开国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石晋天禧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即为定式。宋及元明暨国朝至今用之。

十石米

宋蒋津《苇航纪谈》：韩彦古为户曹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寡？"彦古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称旨。

无立锥地

今俗谓人之至贫者则曰无置锥之地，此语盖自古有之。《韩非子》云："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宇内而德结。"又《史记·优孟传》："孙叔敖为楚相，死其子无立锥之地。"又后汉郭丹、蜀诸葛亮传俱有此语。

瓦盆冰花

宋余杭万延之家有一瓦盆，冬月注水，冰凝成花。初若茶花之类，久之趺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时为梅，或时为菊，或时为桃李，以至芍药、牡丹，诸名花皆交出之，后随其所变，看成何花。一日忽作水村竹屋、断鸿孤鹭之态，初不可定其色目也。遇凝寒必燕客观冰花，人亦携酒肴就其家观焉。

绿袍女子

朱敖隐于少室山，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行，至少夷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纩，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入庙，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在焉，乃途中所睹者也。

尧九男

宋许观《东斋纪事》载：《孟子》：“尧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亩之中。”赵岐注云：“《尧典》曰‘釐降二女’，不见九男。独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尧求禅，其余八庶无事，故不见于《尧典》。”予按吕不韦《春秋》云：“尧有子十人而与舜，贵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数正与吕不韦合。盖使事舜时，丹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赵岐云八庶，盖未之考耳。

舞柘枝

宋俞琰《席上腐谈》：向见官妓舞柘枝，戴一红物，体长而头尖，俨如角形，想即今之罟姑也。《琐碎录》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后则易而为柘枝也。”

树妖

万历丁酉，柘城县报称本县柳树内偶出人物，各类人马冠裳等像，为牧童验拾见存。嘉兴姚思仁时巡按河南，取归，以柳树内人物

示客。陈眉公曾见之，载于《见闻录》。已而考之，南唐末年溧水天兴寺桑木生人，长六寸，如僧状，左袒而右跪，衣械皆备，其色如纯漆可鉴，谓之须菩提。县令摘置龛中，以仁寿节日来献。烈祖惊异，迎置宫中，奉事甚谨。其徒因夸以为感应。不三年，烈祖殂。

木中字

《茅亭客语》：伪蜀广政末，成都唐李明因破一木，中有紫纹，隶书“太平”两字，欲进蜀王以为嘉瑞。识者云：“不应此时，须至破了方见太平尔。”果自圣朝吊伐之后，频颁旷荡之恩，救民于水火，又改太平兴国之号。识者之言验矣。

又徐铉《稽神录》：建康有木工破一木，中有肉五斤许，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穷究者矣。

木纹如画

大中祥符六年，绵州彰明县崇仙观柏柱上有木纹如画天尊状，毛发眉目，衣服履舄，纤缕悉备。知州刘宗言奏闻，奉旨令津置赴阙，送玉清昭应宫，民皆图画供养之。

树化石

贵州兵备道内有山，山间有树，不知其名，由根而干，盘结成石，其枝旁出者悉化为石，窥其中则犹有木也。其叶上达，翠色可爱。嘉靖丁巳，兵宪焦希程记其事。后阅《白孔六帖》载：回纥康于事断松投河，三年化为石。岂如兹树化石，生生不已哉？

狱囚自脱枷杻

宋钱功《澹山杂识》载：谢宝文景温初任狱官，忽仓皇自外入，急闭中门。家人问之，但云："有囚善作法，枷杻自脱，势必见害。"其家一老仆告之曰："可速往取笔拓子拓其两中指，复杻之，必无能为。"景温亟出，用其言，贼法遂不能神。

偏肠

宋顾文荐《船窗夜话》载：四明延寿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热，莫晓所以。遍问名医，无有识者，虽以意投药，皆不效。街有道人囊药就市，人皆忽之。既出不得已，召而问之。道人曰："此生偏肠毒也。"药之而愈。

治难产方

《哐语》：一奇僧传难产方：用杏仁一个，去皮，一边书日字，一边书月字，外用熬蜜为丸，或滚水或酒吞下。试之有验。

卧胞生

《见闻录》：娄东王荆石相国始生冷无气，母惊谓已死。有邻媪徐氏者谛视良久，笑请曰："此俗名卧胞生，吾能治之使活，当大贵，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儿，右手掴其背百余，逾时嚏下而醒。六岁中痘，母常下楼谒巫，见一白衣人长丈

余阑立，凝视若有所言。母惊踣楼下，神亦不见。以为不祥，然竟无恙。

元神见形

万历初，冯保客徐爵久奉长斋，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见寸许童子行几上，惊问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斋不得祸，否则祸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饮，强之食，始破荤，未几遂以论奏逮下诏狱。

瑞云峰

吴中太湖石之绝奇者，惟徐冏卿园中之瑞云峰。峰石高三丈有奇，相传为朱勔手斫，魁崖离奇，如鬼刓神熔。盖玲珑妍巧，出于天成。朱勔败，此石弃置荒郊。明初为上堡陈祭酒霁所得，移置舟中，石盘忽沉，觅不可得，仅峙其峰。旋为乌程董氏购去，载至中流而船亦覆。乃破资募善泅者取之，先得其盘，而石亦随手出，宛然剑合延平津。嘉靖中，遂为徐氏所有。园在阊门下塘。前辈称此石每夜有光烛天，但此石若初竖，主人冢君不利。峰旁又有二峰，亦壮丽，然仅足充瑞云衙官耳，雁行非所敢也。

醉石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栗里之醉石。《庐山记》曰：陶渊明所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仰视悬瀑，可坐千余人，号曰醉石。

活石

《天都载》载：海陵圣果院有石井栏，南唐保大中造。旧有绠迹深寸许，今复生合，疑为活石。又衡州府羊角山石，其活尤异。石在府治樵楼前，有人自西蜀青城山来寻羊角山石，乡人指示之。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书。"石忽开，书入，石复合，人亦不知所往。

廉石

晋陆绩为郁林太守罢归，不载宝货，舟轻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苏，因置其门，号郁林石。向在临顿路。吴文定《匏庵集》有《廉石记》。天顺间移置察院前。又《齐书》：虞愿为晋平太守，海边有越王石，常隐云雾，相传惟清廉太守得见。愿往观，清彻无隐蔽。愚谓此石真可名廉石。

空心发

俗谚以苏人发尽空心，尽谓发无中虚理，讥苏人作事空虚也。不知人之发中无有实。《酉阳杂俎》载：魏有句骊客，善用针，取人发斩为数段，以针贯取之，皆联络相承。可见发皆中虚，不独苏人为然也。设使天下独苏人之发空心，正见苏人玲珑剔透处。

蒜发

今人年壮而发斑白者，目之曰蒜发。《辍耕录》作算发。以为心

多思虑所致。盖发乃血之余，心主血，血为心役，不能上荫乎发也。《东斋纪事》云：蒜发犹言宣发也。《本草》“芜菁”条下云：蔓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陆德明云：《易·说卦》：“巽为寡发。”寡本作宣。黑白杂为宣发也。

项后白发曰素领。汉冯唐白首为郎官，素发垂领。

破瘤飞雀

《三国志》注中载华佗破瘤飞雀事，人为理之所无。而《闻奇录》载唐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眶忽痒，生一疮，渐大，长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至不能开。尧封患之，饮之酒醉而剖去之，言吉不知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乃知华佗事非妄也。

孔雀舞

孔雀出滇南。《续汉书》云：出西域条支国，一名孔都护，又名文禽。李昉名曰南客。康熙癸未，人馈刘藩宪二孔雀，养于财帛司行宫，已死其一。甲申春，予往观，见其尾长数尺，金碧晃耀。遇妇女服锦彩者则舞，舞则奋张其尾，团如锦轮。《吴都赋》所云“孔雀绿缀羽而翱翔”是也。

林九姑

闽古田有乔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松固轮囷成林，而柯九出，祈祷者云集，灵应如响。福清毛秉义贫不能归，求济于神，书券告

贷，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罗绡裹金数九十，义得之大喜，持归，数年息千倍。初无偿意，姑忽以声至其家见索，起居饮啖皆如人。义但盛为供具，枝词软语，终无偿意。姑曰：“不偿吾金，恐贻祸在胤子。”义即匿其子于师家，戒勿出。姑曰：“儿安所匿？顾儿无罪也，吾但焚尔居。”义复为之备。数日火起，义有叔曰孔墀亦在救焚。姑告之曰：“公贵人也，公家安得有负义如义者，不念资所自来，而久负至索又不与。吾非欲夺其所有，只还其所本无耳。”自是义贫如洗。孔墀中万历甲戌进士，任户部郎。

人物坐化

《说储》载：僧伽坐化谓趺坐而化，僧会立化谓端立而化，僧志闲行化谓随行随化，邓隐峰倒化谓倒立而化。不知物亦有坐化者。《唐杂志》有坐化鹦鹉，焚之有舍利。《后山谈丛》：庐山有坐化猫，峡中有坐化猢狲。李公择家有坐化蛇。《夷坚志》：宋天柱寺有立化雉，青州大圣院有坐化虾蟆，天庆观有立化犬，衢州七星桥有蹲化羊。吾苏瑞光寺放生池有立化鸡。《洞微志》：僧卞骢游五台将归，有僧以书托寄东勃贺。至京不见其人，一日郊游，见小儿逐大猪云：“勃贺，勃贺。”问之，云：“此猪能令猪群不乱逸，爱食薄荷，故名。”以书投之，猪食之，即人立而化。《帝京景物略》：万历中，建慈惠寺，有伏化蜘蛛。物有夙根，信然。

帝召李贺

上帝召李贺记白玉楼事，新旧《唐书》皆不载，惟见于李商隐《小传》，云闻之长吉姊嫁王氏者。千古传之，遂为佳话。又《宣室志》载：贺卒，母梦贺曰：“上帝迁都白瑶宫，作月圃凝虚殿，命贺

与文士辈纂三章。天上差乐，顾母无以为念。”岂因贺母之梦而商隐遂神其说云。

牮吴江塔

吴江塔欹侧已久。康熙癸未，奉县令出示募人修整，久之无人应募。忽于夏间有人投词云能正塔，令奇而面询之。问用工费若干，答云：“所费不多，止用壮夫一百二十人，棺板一百二十块，各带畚锄，豫备大土基若干。至期众工酒肉食之须饱。”令以其言太易，忽之。数日后定期六月十八，黄昏起工。至期大风雨，役众工搜去塔脚一处泥土，各以板从低处敲起，而以土基塞之。其人于四周遍视，众工但闻风涛声。如是者一昼夜，至暮风雨亦息，人视塔已正矣。

武侯前知

《隋书》：史万岁征南宁夷，入蜻蛉川，经大小勃弄，见诸葛武侯纪功碑云：“万岁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乃倒其碑而进。《蜀古绩记》：曹彬代蜀，谒武侯祠，谓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之万一，不得为武，欲拆毁之。俄报中殿摧塌，有石碑出，上云：“测我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遂令郡守新其祠宇，为文祭之而去。《宋史》：狄青破侬智高，见孔明纪功碑云：“后有功在吾上者立石于右。”青果立之其右，后为震雷所击。孔明历历前睹若此，真神人哉！

金姑娘娘

康熙癸未夏，吴中乏雨，有人自江北来，传有一妇，趁柴舡行数里即欲去，云："我非人，乃驱蝗使者，即俗所称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该有蝗灾，上帝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收取麻雀等鸟以驱蝗蝻。汝传谕乡农，凡有蝗来，称我名即可除。船钱百文在汝家门首，可归取之。"俄不见。已而常州一带果有蝗从北来，乡农书金姑娘娘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后闻人言：崇祯庚辰、辛巳间，向有金姑娘娘纸马，六十年来并不刷印，至今岁复兴，大获其利。予家庭中秋间果无鸟雀，至冬复集。

戚公为水神

余姚戚公湍湖，景泰辛未进士，与丘文庄濬友善。以编修服阕上京，渡钱塘江，忽风涛大作，有绛纱灯数百对，大夫九人，带剑乘马，飞驰水面。舟人大恐，戚曰："我知之矣。"推窗，九人下马跪拜，戚曰："若非桑石将军九兄弟耶？"曰："然。"戚曰："去，我谕矣。"九人等皆散。戚命返棹抵家，谓家人曰："某日吾将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来迎，行践屋瓦，瓦皆碎，戈矛旗帜，晃耀填拥。有顷，公卒，车骑前后呼卫，隐隐入空而没。后文庄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过鄱阳湖，夜梦达官呵拥，入舟请见夫人曰："吾编修戚澜也。昔与丘先生同官友善，义不容坐视，特来报知。三日后有风涛之险，只帆片橹无存，可亟迁于岸。"夫人惊觉，如言移止寺中。未几江中果有风涛，众舟皆溺。夫人至京，白其事于文庄，以闻于朝，遣官谕祭，文庄为文祭之。杨用修载其事于《丹铅录》。

鸡卵异

《奇闻录》载：唐询家庖妾携鸡卵数枚，忽一堕地，中有观音像，坐莲花，旁列善财、龙女，净瓶、柳枝皆具。举家惊异，取以供奉，遂弃其余不食。又《天都》载：唐文宗以长安中缁徒日众，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法。会尚食吏修御膳，烹鸡卵，方燃火，忽闻鼎中有声，听之乃群卵念观世音菩萨也。吏具以闻，文宗叹曰："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并诏尚食吏自后无以鸡卵为膳。

白团

《冥报记》：周武帝好食鸡卵，贺拔虎为监膳仪同。开皇中，死而复苏，云被摄证武帝进白团事。仪同不识，左右曰："白团，鸡卵也。"虎谓人曰："食子类其罪不减于杀生也。"

子类不宜食

支遁幼时与师论物类，谓鸡卵生用，不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现形投卵于地，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感悟，遂蔬食终身。又齐李道念好食鸡卵，晚得奇疾。褚澄投以苏汁，吐出一十三物，剖开皆鸡雏，头脚羽翅皆具。又梁时有一妇以鸡卵白和沐，使发光黑，每沐辄破二三十枚。临终但闻发中有数鸡雏之声。又宋东平董瑛知泽州，将嫁妹，人饷鸡卵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余，挂于堂内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请供晨餐。瑛夜梦二十三小儿自梁而下，同词乞命，中一女着裙帔而跛足。旦起颓面，适妾取卵二十三枚过，瑛方忆昨梦，命舍之，求牝鸡分抱，皆成鸡，惟一雌者病足。瑛自是不杀生。

字卵

《碣石剩谈》：琴川有老妇养子数岁，就村塾，每午归，必索啖。一日母鸡方生一卵，命取充啖。儿谛视，惊云："卵有楷书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尔生。"字画精楷若镌刻者然。众相传玩，咸为怪异。未几顿遭回禄，或者其兆云。

方卵

鸟卵皆圆，鸟卵而方，有白无黄。一人于鸟巢中得一方卵，破之果然。见成丁《百鸟志》。

义熊

王慎旃言《圣师录》：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内，见熊子数头。须臾有大熊入，瞪视此人。人谓必害己，良久，大熊出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与此人。此人饥久，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狎习，每旦熊母觅食还，辄分此人，赖以支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出尽，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跳出，遂得活。

蝌蚪伸冤

《圣师录》：天启中，绍兴郡丞张佐治擢金华守，去郡至一处，见蝌蚪无数，夹道鸣噪，皆昂首若有所诉。异之，下舆步视，而蝌蚪

皆跳踯为前导，至田间，三尸叠焉。张有力，挈二尸起，下一尸微动，汤灌之，顷复活，曰：“我商人也。见二人肩两筐蝌蚪适市，伤之，购以放生。二人曰：‘此皆浅水，虽放人必复获。前有放生池。’我从之至此，不虞挥斧，遂被害。二仆随后尚远，有腰缠，必诱至杀之，夺其金。”张命亟捕之，人金皆得，以属其守石公昆玉，一讯皆吐实抵死，腰缠归商。

村叟梦鳖

《夷坚志》：乾道中，昆山近海村中一老叟，梦河内泊大舟，舟中罪人充满，皆绳索缠缚，见叟来，各哀呼求救，继而舟师携钱诣门籴米。寤而怪焉。迨旦启户，岸下果有一舟，舟子市米，与梦合。亟趋视，满舱皆鳖也，捆缚莫展。询其所之，曰：“贩往临安。”叟悚悟此梦，问所直若干，索钱三万。叟如数买之，尽解缚放诸水。是夜梦数百人被甲于门外唱连珠喏，惊出视之，相率列拜，谢再生之恩，令君家五世大富，一生无疾，寿终生天。自是叟愈康健，生计日益。

二鳖吟诗

建炎末，王承可侍郎居分宁田舍。一夕，梦黑衣男女约三十辈，两人如夫妇立于前，余皆列于后，泣拜乞命。梦中似许之。明晨闲步门外，逢村民负鳖来，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余二十六枚在后，恍惚如梦中所见。遂买而投诸深溪。夜复梦二黑衣人来谢，且吟诗两句云：“放浪江湖外，全胜沮洳时。”超然有自得之意。

鳖逐人

大理司直陈棣嗜鳖，所居山邑艰于得，随得则食。绍兴壬戌，梦适通衢，见鳖二十余，出水行甚遽，且将啮己。急走还，及门，鳖亦踵至。复趋堂上，相逐愈急。窘甚，登床，鳖竟缘四脚而上。棣大怖，谓曰："我无食汝意，何为见迫？"叱之而寤。明旦启门，有仆持刘元中书，致一竹篓，饷鳖二十八头，视之，绝类昨梦所睹。元中仆善捕鳖，赤手行水际，察砂石间则知鳖所隐，日获数十，以施亲党。棣举所饷放诸溪，自是不复食矣。

夹浦江豚

《闻见录》：三吴虽称泽国，素无潮汐。万历丁丑间，夹浦桥瓜泾港口有二大江豚，吹浪鼓风，舟多覆溺。渔人不敢网，网即膺祸。又有一小者，似獭非獭，似豚非豚，夜则潜入沿涯民家，卧榻鼾睡，人弗敢逐，逐者疾作。历年洪水为灾，田禾湮害，桥梁崩圮，比及三载旱荒，而是怪亦澌灭矣。

女丈夫

古来女子诈为男而有官位者，南齐时东阳娄逞，能棋解文义，变丈夫服，仕至扬州议曹录事。商丘木兰，代父征戍，十年而归，除尚书，不受。杜牧之有《木兰庙》诗。五代女子黄崇嘏，易男服作司户参军，治事明敏，胥吏畏服，惟与老姆同居。唐贞元末，有孟氏者，三原董桥店媪也。彭城刘颜自渭北入城，宿店中，见媪年可六十，衣黄衣大裘乌帻，跨门而坐，问左卫胄曹李士广何官，广具答之。媪曰："此四卫耳。"广问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张詧为妻。詧为朔方兵马使，日在汾阳王左右，而吾貌酷与詧类。詧卒，汾阳伤之，遂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詧弟，任前职，事汾阳，寡居十五年。汾阳薨，吾

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嫁此店潘老为妻，生二子，曰滔，曰渠。”后媪年百余岁卒。盖貌同一异也，男服二异也，累奏为御史大夫三异也，七十又嫁、又生二子四异也，寿百余而卒五异也。事载《乾䌛子》。又刘士珂赴选，晚入徽安门，旅店皆满，惟一肆阒寂，一人倚剑立门，珂因留宿。既入，少选传云：“祭酒屈郎君晚膳。”引珂拥炉饮酒，昏时共被，乃妇人也。嘱珂勿与他人语。讯其所由，则功臣李抱玉主课青衣石氏，因乱，抱玉挟名奏授国子祭酒。见《唐杂记》。又四川西充女子代父从征，以功投郡尉，历官数载而归。嫂见其腰躯肥大，疑而嘲之。女乃置酒邀亲里会饮，刲腹以示无他，人皆敬而哀之，葬顺庆凤了山。翁仲犹存，名都尉冢。见《碧梧杂录》。又元末保宁女子韩氏，年十七，遭兵乱，虑为所掠，伪为男子服，混处民间。既而居兵伍中七年，人莫有知者。后从王玲兵掠云南还，邂逅其叔，携之归成都，以适尹氏。同时从军者皆惊异之。又弘治中金陵女子黄善聪，年十二丧母，父携之行贩江北。乃假妆为男，父死改姓名曰张胜，合乡人李英为伙，六年归，仍处子。英后闻之求娶，善聪坚拒之。事闻于朝，诏为夫妇。

人妖公案

成化丁酉，真定府晋州奏：犯人桑冲，供系山西太原府石州军籍李大刚侄，幼卖与榆次县桑茂为义男。成化元年，闻大同府山阴县民谷才以男装女随处教妇女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未曾事发。冲投拜为师，将眉脸绞刺，分作三绺，戴上鬏髻，妆作妇人，就彼学女工，描剪花样、刺绣等项，尽得其术。随有任茂、张端、杨太、王大喜、任昉、孙咸、孙原七人，复投冲学，各散去。讫三年三月，冲历大同、平阳等四十五府州县，探听人家出色女子，即投中人引进，教作女工，默与奸宿。若有秉正不从者，随将迷药喷于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咒，使之不能言动，即行奸宿。复念醒昏咒，女子方醒。冲再三

陪情，女子隐忍不言。住两三日，又复他之。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晋州聂村生员高宣家，宣留在南房宿。宣婿赵文举强淫之，冲不从，文举捽冲倒，揣胸无乳，摸有肾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狱以闻。上以情犯丑恶，命磔于市，并命搜捕任茂等诛之。

蓝道婆

《碣石剩谈》：嘉靖中，瑞州府有蓝道婆者，身具阴阳二体，无髭须，因束足为女形，专习女红，极其工巧，大族多延为女师，教习刺绣织纪之类，即与女子昕夕同寝处。初不甚觉，至午夜阳道乃见，因与淫乱。后至一家女徒伴宿，蓝婆求奸，女子不从，寻与父母语其故。因令老妪试之，果然，首于官，捕至讯实，以巨枷遍游市里。女子曾失身者缢死甚众。道婆仍杖死。所以人家三姑六婆不许入门，以此。

俗语有本

里巷长谈出于史书者，广集三卷载之详矣。兹更得数十则。人谓愚者曰“不知鼎董”。《尔雅·释草》云：“蕺菖董。”注：“似蒲而细。”不知菖董者，即不辨菽麦意。事不坚确者曰“活脱”。《释草》云：“倚商活脱。”注：“草生江南，高丈许，大叶，茎中有瓤正白。”活脱者，靡然如草意也。隐迹曰“畔”。陈后主时谣曰：“齐云观，寇来无处畔。”事稳当曰“妥帖”。杜诗：“千里初妥帖。”馈人曰“作人情”。杜诗曰：“粔籹作人情。”官之职掌曰“管事”。《李斯传》云：“管事二十余年。”不正曰“差路”。差去声。唐诗云：“枯木岩前差路多。”虚而少实曰“空头”。《北史·斛律金传》：“空头汉合杀。”习气曰“毛病”。黄山谷《刀笔》云：“此荆南人毛病。”热而不甚

曰“温暾”。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

镂身

古人多有镂身为饰者，盖文身雕题之旧习也。越人以此避蛟龙之患。南中有绣面老子裸人刺胸前作花。蜀将韦少卿胸刺张燕公“挽镜寒鸦集”诗。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乐天诗。蜀市赵高背镂毗沙门天王。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亦背刺天王。又有一道士，为郭威、冯晖雕刺。刺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刺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戒曰：“尔曹各于项脐自爱。他日雀衔谷、雁出瓮，则尔曹亨泰日也。”后郭祖秉髦，雀谷稍近。比登极，雀遂衔谷。而晖之雁亦自瓮中累累出矣，是时晖亦秉髦。一时之雕刺，却寄先征，奇哉！

射画击衣

《太公金匮》载：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画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请臣，尚父乃以甲乙拔头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此魇术之所由始。顾长康画邻女，针之而心痛，拔针而愈，亦犹是也。若《史记》索隐所载赵襄子从豫让击衣之请，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则精诚所感，气固足以摄之矣。

阎王

韩擒虎之将逝也，人有疾走至其家者，曰：“欲谒王。”因问何王，曰：“阎罗王。”擒虎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足矣。”又蔡

襄病革，兴化守李遘梦神人紫绶金章，自云：“欲迓代者。”遘询之，神曰：“余阎罗王，蔡襄当代我。”明日蔡襄薨。遘挽之曰：“不向人间作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王。”本擒虎语。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校点说明

王应奎字东溆，江苏常熟人，诸生。生于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说生于康熙二十三年），约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年少时以诗名，后人称其“古文博综，典赡中有修洁之致；诗品更高，不拾人牙慧”。他八次应试均名落孙山，于是断了功名念头，退隐于距县治四十里外的李墓塘之滨，一心著述。家中积书甚富，平日书案边以四几相绕，埋头其中，堆书及肩，如处书城之中。沈德潜取王右丞诗句意，为其草堂题名曰“柳南”。王应奎博识多闻，涉猎甚广，著作有《柳南诗文钞》、《海虞诗苑》和《柳南随笔》、《柳南续笔》。

《柳南随笔》六卷、《柳南续笔》四卷，为仿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而作的笔记作品，近于语林、诗话。两书逾十万言，共五百多则条目，虽篇幅不长，文字洗练，而内容百象纷呈，举凡亲历见识、旧闻逸事、经史考证、诗文评论、音韵辨误、词曲绘画等等均有所涉及。此书的价值在于：一、可补史乘之不足。书中对当时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对同时代一些名家如王士禛、赵执信、钱谦益、冯班等人的趣闻轶事，以及关于复社、同声社、应社、东林党等社团的事迹等，多有生动载述评议，这就为研究彼时历史及人物，提供了较为可信的资料和线索。二、可正流传之谬误。有些史事或因史书记载不详，或因口耳误传而面目全非，王应奎则为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较为接近事物本来面貌。三、为文史研究提供了独具个性的视点。书中有许多是作者日有所悟、月有所得的读书札记，经史子集、诗词曲画、文字音韵无不涉猎，虽为一家心解，却颇具启迪参考价值。四、

可广读者见闻。王应奎对“考诗笔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饶有兴趣，书中此类内容占了相当比例，不仅可丰富读者的知识面，也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

《柳南随笔》初刊于乾隆五年，《柳南续笔》初刊于乾隆二十二年，《续笔》对《随笔》的一些谬载误书作了修正，故两者略有重复。嘉庆时张海鹏将《随笔》《续笔》合刻，收入《借月山房汇钞》。其后又有道光年间陈璜的《泽古斋重钞》本、光绪年间《申报馆丛书》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本等，均以《借月山房汇钞》为祖本。又有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无《续笔》。本次点校以借月山房本为底本，校以清乾隆五年刊本、扫叶山房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凡底本外增入的条目，于该条下注明所据版本。《续笔》原无目录，整理时据正文编制并置于书前。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柳南随笔
柳南随笔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柳南续笔
柳南续笔序
柳南续笔自序
卷一
传名不系爵位
生瑜生亮
床床非雨声
自号媿林
清和月
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
布袋
者者馆
彭祖八字
韩文用成语
义门论前明书家
义门论古文
西昆取义

袖中小学
龙君执役
先贤授琴
青冢
东皋赏鱼
包灯
贤母堂
吟诗堕水
龙种
昆湖茅屋
冯姬
李二哇
宋人论文
文章正宗
望溪精语
后与子异
朱竹墨菊
巧言令色
梅柳一条
一把连
小西天
荆公咏菊
青林高会图
药名诗
方尔止吟诗
蟋蟀相公
服御类优
官家
茧庵名论
墓祭

平望女子
卷二
元灯
棉布之始
碧螺春
周琯画龙
莼官
大人
四六声病
陈眉公
杜诗注
僧大涵
王厈音汉
竹器
上番下脱
阿胶
时文选家
饭僧求嗣
冯氏之学
岱山僧
宋笺
诸生就试
王麓台作画
麓台论画
剃须偿米
孙状元
唐诗选本
待士盛典
王文恪祖茔
舍禁

薛太守
倪文正公
僧大汕
芷崖赠妓诗
瑁湖谢恩诗
辛丑奏销
女贵坟
刺称同学
顾玉川
糟团御史
卷三
庶人祭高祖
种痘
东林气节
关庙投刺
永乐朝词臣
不肖子
陆公酒量
太湖渔户
严孝廉
仁兄仁弟
呼兄为况
阮亭诗序
河梁诗
渊明自挽自祭
李存我书
天宝鹿
卖文
何义门论文
茅选唐宋八家

沧浪诗话
王赵交恶
陈眉公告衣巾
钱木庵论冯定远诗
尊甫尊堂
俗语有本
一门四皓
吴俗告丧
林茂之
冯补之论律诗
文三桥
虎丘社稷
三国志
罩甲
戈氏神童
海棠白花
夏吏部
三贤多寿
邑乘之误
敬十八房书说
计甫草
气化感物之异
梅酱
绿林
方何之弊
古文难易之分
杨九娘
揭曼硕诗
折倒
卷四

三诗同意
三史
祭文创格
岂况连用
新城诗格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改嫁
尚书
同姓称家
樊绍述古文
公为尊称
百客堂
参坐参语
三登高望楼诗
正字通
书板之误
俭为共德
金天石
金正希
周郾山
称字
笠翁诗韵
苏蓼劬
总管庙
饮光误论
误解闲情
误学汉碑
梅蔡化俗
瞿张殉难
杨义士

诸家论震川古文
虞山不知苦吟
南垣善谑
正钱录
修志所难
虞邑流寓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柳南随笔

柳南随笔序

吾友王君东溆，隐居于李墓塘之滨，距县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门昼掩，虽近市廛，如处岩壑。吴门沈确士先生题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诗句也。堂中积书万轴，经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书及肩，而埋头其中，絙岁耽耽，不知户外。搜讨既富，溢为著述，诗歌古文，既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笋矣，而以其绪余成《随笔》六卷。搜遗佚，则可以补志乘；辨讹缪，则可以正沿习。以至考诗笔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诺皋》之异事，标解颐、抚掌之新闻。盖不出碎文琐语，而谈苑之质的，艺文之标准，胥有赖焉。以古人著书之例拟之，亦容斋洪氏之遗意也。昔洪氏之书，迄于《五笔》而止，今兹所就，犹《初笔》耳。而艺林思见其书，等于饥渴，余因请君出之，为付剞氏，俾枕中之秘，为国门之悬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书，当如洪氏之数，余又将悬梨以拟其后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顾士荣文宁氏撰。

卷一

陈玉齐字在之，邑诸生。少时，以“十里青山半在城”之句受知于钱牧翁。福藩南渡，起牧翁为大宗伯。在之投诗，又有“千年王气归新主，十里青山忆谢公”之句，牧翁亦最赏之。相国蒋文肃公怀在之诗云“一生知遇托青山”，盖谓此也。又在之和牧翁狱中诗，有“心惊洛下传书犬，望断函关放客鸡”之句，亦为牧翁所称。（本则据乾隆五年刊本、扫叶山房本录入。）

益都赵宫赞秋谷执信，少负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独折服于冯定远班。一见其《杂录》，即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焉。尝至吾邑谒定远墓，遂以私淑门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于亭杂录》中所谓“世人于冯定远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盖谓宫赞也。

李中丞馥，号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举人，历官浙江巡抚。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系，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讖者。夫近代藏书家，若吾邑钱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

徐兰字芬若，号芝仙，邑人也。学诗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极称之，采数首入《居易录》。浙水沈方舟用济尝与吾友汪西京沈琇论近日虞山诗人，以芬若为第一，西京不能对，盖不知其为虞产也。归而访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数十年中仅一归展墓，故知之者绝少。其归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门外，亦迷其处矣。自辰及午，遍访不得。有坟户李奉宁者，留之小饮，正举杯间，风卷埃尘眯目，一书从梁上堕，拾视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坟墓，悉鳞次编载，而芬若先茔则近范家墩，觅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

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诗四章纪事。未几仍入都，嗣后不复归里。每方舟自北还，辄托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余矣，久占籍天津，以红兰主人事牵连，勒令家居，不许在外行走。又几年，以疾卒。

沈确士德潜尝语予云："芬若工画，可继恽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时无对，不特长于诗也。"予所见芬若诗已付梓者，有《芝仙书屋集》一卷，计诗二百三十余首，籍贯仍刻海隅。而《出居庸关》诗，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之句，确士亟为予称之。惜未刻集中，无从见其全也。

某宗伯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孙爱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

东坡云："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岁三月晦日，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冒死从行，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绝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夫寄弟诗也，而谬曰"寄妻"，《东坡集》具在，不可证乎？且伊原配陈夫人此时尚无恙也，而竟以河东君为妻。并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检可知矣。

徐复祚，字阳初，号蕃竹，大司空栻之孙。博学能文，尤工词曲。某宗伯题其小令，以高则诚为比。传奇若《红梨》《投梭》《祝发》《宵光剑》《一文钱》《梧桐雨》诸本，至今流传于世，然不知其为阳初作也。又尝仿陶九成《辍耕录》作《村老委谈》，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阳初有如许著作，而身殁之后遗书散

佚，名字翳然。文人之传与不传，洵有命在，千秋万岁，子美所以致叹于寂寞也。会己酉岁，昭文修邑乘，予为言于陈君亦韩祖范，载入《文苑传》中。

顾复字复生，邑人也。习岐黄业，兼能诗。尝有句云："初暑余春气，残雷变晚晴。"余极爱之，谓可与唐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并传。生平诗篇甚夥，其稿如束笋者数卷，余见之于支川法城禅院，盖其子在院中为僧云。

询字，韵书入十一真，相伦切，音同荀，咨也。《尚书》"询事考言"、"询谋佥同"，《毛诗》"周爰咨询"、"询于刍荛"，《左传》"咨亲为询"等处，皆作平声读，而吴郡人讹作去声者大半。又本韵中"闽"字，并无上声，今人亦多讹读，不可不知。韩退之有言："凡为文词，宜略识字。"况诗本以声韵为主，岂可以不识字乎？

吾邑冯舒，字己苍，嗣宗先生复京子也。尝以议赋役事，语触县令瞿四达，瞿深衔之。会己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己苍于狱。未几死，盖属狱吏杀之也。己苍之孙修，与余善，为述其颠末如此。又闻己苍在狱中，梏拲而桎，友人往候之，己苍自顾笑曰："此特冯长作戏耳。"盖己苍颀然长身，人以"冯长"呼之，"冯长"与"逢场"同音，故云尔。

陈绛趺先生，名式，邑贡生，余王母之父也。尝作《燕都赋》一篇，俾其子宿源溯潢熟诵。丁酉科场之变，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试瀛台，题即为《瀛台赋》。宿源亦于是科登贤书，在御试列。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宿源即以《燕都赋》改窜成篇，顷刻而就。世祖览之称善，钦定第二名。

邓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顺治丁酉将赴省试，祈梦于韦苏州庙。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窃意是科可中，但当从此知止，归老田间，无望甲科矣。迨榜发，邑中中陈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为“男”字。言中式男，邓无分也。

钱锦城字镜先，宗伯孙也。少以诗名，有集一卷，其家副宪为序。尝之京师，携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见其序，即曰：“其家有湘灵陆灿在，舍之而求副宪，是从爵位起见也，诗可知矣。”遂掷去不观。

武林有松仙人者，隐居南高峰下，不衣不食，有道术，能前知。吾邑魏叔子冲，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请一决。逾年以原字寄还，旁批四“不”字。后叔子果不登甲榜，又无子，死时年未六十，家贫甚，几无以敛，一一如松仙所决。同里顾润寰，家无儋石，而性好施予。尝于严冬晨起如厕，厕上先有人在，而下体无裤，润寰恻然，即脱己裤赠之。其济人多此类。后生子麟，中顺治甲午举人。

陈眉公临终时，手书影堂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岁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遗笔嘱诸子云：“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又遗命葬佘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树，子孙默识其处而已。先生于去来之际从容如此，虽学问不无可议，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仓王司马在晋之祖以渔为业。一日，举网溪边，时已薄暮，仿佛有人语云：“我已守候多时矣。少顷，有戴铁胄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几，果有人到溪边，以釜覆头上，将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处有鬼，无以性命轻试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几，又仿佛语云：“守候良久才得一人，又为兵部尚书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为“彼呼我为兵部尚书，我渔人也，何自而为此？”是时在晋犹未生也。厥后晋举进士，历官至大司马，果赠祖如

其官。

江阴李忠毅公死阉祸，时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为抚孤寡，颇费经营，乃大书一联于厅事云：“谋生我为添蛇足，报国儿曾捋虎须。”盖纪实也。后忠毅受恤典，而太公亦诰封如其官，年至八十余而终。“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本韩偓诗。

熊大司马廷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又弃武就文，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

吾邑钱某，少年颇攻房术，延方士张思任于家，欲为大阴，遂致腐烂。同年徐季玄待任作诗嘲之，有“去柄为司礼，留胞作相公”之句。举人薄味玄闻之，一笑脱颐。时味玄适在妻家，妻父黄悟玄延医张又玄治之，百方不效，两日竟死。邑中为之语曰：“钱某阳物，笑杀举人薄味玄，急杀诗人徐季玄，难杀医人张又玄，苦杀丈人黄悟玄。”

某宗伯序冯定远诗，比其人于刘孝标、冯敬通，见者以为实录。按两人皆有悍妻，而定远亦如之。于是陈在之《独酌谣》中，遂有“冯君诗序由蒙叟，叱狗蒸梨事满篇”之句，自注云：“孝标以下，拟人于伦，何其刻也！”定远之子行贤，以陈诗发其父之隐，遂深衔之。会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贤吹毛索瘢，不遗余力，至批其后云：“开辟以来，无此不通之人。”余谓在之之诗虽多可议，然行贤之论未为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毁于火。

陈在之学诗于冯定远，尽得其指授，而背辄毁定远，不遗余力。定远比之于逢蒙，遍诉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后进之士从定远游者，或因声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诗老露渭誉昌尝为余言：“人有终身为诗不能成家，而间有好

句，亦难尽泯。”吾邑如徐潢诗有“仆去身为得力奴”之句，马永奠诗有“苦菜根多炼齿牙”之句，李某诗有“病得中医不费钱”之句，皆警策可诵。此正如谚所云“低棋也有神仙着”也。

余同里闲之友号称莫逆者，不过三四人，皆当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颇为曲肖：侯君秉衡铨曰“光明俊伟”，陈君亦韩祖范曰“淡泊宁静”，汪君西京沈琇曰“秀发飞扬”，谢君宪南元阳曰“短小精悍”。家西涧材任先生闻之，以为大类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韵之曰：“光明俊伟侯秉衡，秀发飞扬汪西京，淡泊宁静陈见复，短小精悍谢廷岳。”见复者，亦韩自号；廷岳者，宪南自号也。先是余亦自号曰“云北山人”，宪南因续之曰：“轩豁呈露王云北。”恰叶陈、谢两君别字，亦可谓巧合云。

先生之称，自《论语》、《曲礼》始。老先生之称，自《史记·贾谊传》始。其有止称曰“先”，而犹言先生者，见于《史记·晁错传》，“学申、韩刑名于轵张恢先所”是也。有止称曰“生”，而亦犹言先生者，如《汉书》贾生、伏生、董生之类是也。

古者师曰“先生”，《曲礼》“从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论语》“有酒食，先生馔”是也；学士年长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将何之”是也。外此未尝混施也。今则不然，同辈而“先生”之矣，后进而“先生”之矣，医卜而“先生”之矣，商贾而“先生”之矣，甚则舆台皂隶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学谓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无过，受斯名者无愧而后可。况“先生”之为义，汉儒以“先醒”释之；今日众人皆醉，谁为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为过，受之者不以为愧。举世披靡，亦可叹矣！

弇州《觚不觚录》云：“京师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称老先生，门生称座主亦如之，盖称谓之极尊者也。外省则自佥宪以上，悉以此称巡抚，若称按部使者，则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录》云：“京官各衙门相称谓，皆有一定之体，盖沿明旧。如内阁部

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给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长，吏部曰印君，曰长官，自国初以来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师，则诸部郎官以下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谓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时，风气已大异。今则一登两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盖距己巳三十余载，而风气又为之一变矣。

诗与词之界不分，而诗格遂多委苶；古文与时文之界不分，而文笔遂至软熟。诗文自南宋以后，靡滥极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沧溟二李先生，言诗必汉魏，必三谢，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国》，必《史》、《汉》，殆亦所以矫之。后人动辄诋毁，恐未足为公论也。

云间曹谔廷一士尝与余论古文，言及归太仆，因述其乡焦孝廉广期袁熹之言，谓太仆集外尚有无数好文章，恨未见耳。余讶而问之，谔廷笑云：“焦先生之意，盖谓太仆惜以下寿卒，假使再延数年，给事馆阁，应更有高文典册垂于后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经，成汉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则谓太仆集外尚有无数文章，岂为过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书为业，而喜交士大夫，又时时载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年甫六十，即制一椑，极其精美。所至辄载以自随，谓逆旅旦夕不测，身后可无虑也。会邑中魏允恭士升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殁，仓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与允恭善，是时亦适在京邸，乃即以所载棺与之。子肇自为计，乃适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谭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莲磵之传，《胡笳》四序尤为擅场。所居在邑之支塘，编竹为屋，环以疏篱，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兴至一弹再鼓，余韵悠然。既殁后，犹有琴声隐隐从竹屋中出，风清月白之夜，村人往往闻之。

董元宰先生尝至吾邑孙方伯家。方伯有所亲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闻先生至，特拏舟入城，介方伯以见。既揖罢，即袖出红纸二幅，乞先生书。先生欣然援笔，为大书“福”、“寿”二字与之。

陈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画牡丹，一时推重。生一女，颇能诗。尝作《闺怨》一首，以“溪、西、鸡、齐、啼”为韵，而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两、双、半十八字，运入八句中。其第二联云：“一春羞见双飞燕，五漏愁听三唱鸡。”好事者至今传之。

邓钹字文度，号梓堂，吾邑正、嘉间名儒也。邑志及《先贤事略》俱不言其善画，而余家所藏一扇，系先生所绘山水，后面自为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屡约游西湖，为拙朽因循解兴。拙拟以画景适其高趣，寻常多仿石翁巨幅，尚欠北峰一面，拙于此用淛士戴静庵全图翻为此景。昔剡原先生谓说杭州当躬诣钱塘，其言有味可思。钹既衰迈，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异日君倚剑东南，自见湖山面目，吾画安足据哉？并成一绝云：‘西湖我尚为生客，石叟新图入卧看。晴雨为君开淡墨，他时应笑画家谩。’录上请教，读此可见老人之怀。臂已弱，援笔不成字，还久诺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邓某书。”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乡榜，是画作于壬寅，则系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时先生之寿，殆已逾七望八矣。画颇秀润，不类老人手笔；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子’冠氏上者，明其为师也。”又《大学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陈氏谓程子上加“子”字者，仿《公羊传》注“子沈子”之例，乃后学宗师先儒之称。又《列子》首篇称“子列子”，乃对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为师也。故张湛注云：“载‘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耳。”然则冠“子”于氏，岂可概用哉？余观汪钝翁集中，有《题容安轩记》一篇，自称“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孙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钝翁文中既用公孙衍，复于苏秦、张仪之下继以犀首，一时以为笑柄。予外王父张公九苞述其师湘灵钱先生陆灿之言如此。今钝翁集中有《兰室记》，谓："班固不知士会、范武子为一人，不害其为良史；郑玄不知周时有两公孙龙，不害其为大儒；司马相如不知枇杷之即为卢橘，不害其有词赋名。"岂因往日之失而潜以自解与？

《汉书》：河间献王好学，博士毛公善说《诗》，王号之曰《毛诗》。《文选》于《诗序》一篇既定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称《毛诗序》。此与宋书生解《大明律》，亦何以异也？

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诗归》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周元亮亮工、钱尔弢陆灿两先生俱辨其谬，以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景旸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济登兹"三字，见昌黎《郓州溪堂诗序》，又见南丰《沧洲上殿札子》。吾邑严思庵虞惇先生殿试策中用之，在廷诸公，竟未有识其所自出者。而坊间通行选本，古文"济"字俱刻"跻"字，诸公反以思庵为误，相约上若问，当以笔误对。噫！宰相须用读书人，信哉！

汉疏广、疏受，本叔侄也，而《汉书》二疏传则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则叔侄亦可称父子矣。唐房式与房次乡亦叔侄也，而昌黎作《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叙述房式之言，则曰"子与吾儿次乡游"，是则叔之称侄，亦可云吾儿矣。

镜听乃怀镜胸前，出听人言以为吉凶也。唐人云："门前地黑人来希，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是其

证也。

柳子厚文本《国语》，却每每非《国语》；曾子固文宗刘向，却每每短刘向。虽云文人反攻，然学之者深，则知之者至，故能举其病也。

顾仲恭大韶云："今人骂人为亡八，非是，当作王八。"五代闽王建，人呼为"贼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称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类。昔年吾友买一宅于城北，其卖宅之家帷薄不修，举国悉知。既迁入，遂大署其门云"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盖所以自表，见其家已徙去也。

世俗称人曰"汉子"，犹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其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陆务观《老学庵笔记》据此以为"汉子"乃"贱丈夫"之称，似与世俗所以称人者，其意正相反。顾仲恭《炳烛斋随笔》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称中夏诸国，谓之诸夏；三代而下，汉之功最著，故至今称中国人犹曰汉子。"予按恺其本中国产，故宣帝称为"汉子"，而非"贱丈夫"之谓也。陆说误矣。

"噩噩"字出扬子《法言》"周书噩噩尔"。按注，李轨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犹察察也。"吴祕云："犹言谔谔，谓其明正也。"司马光云："明直貌。"今时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书浑浑尔"，遂将"浑噩"字连用，并作淳淳、闷闷解，谬甚。

时文施砚山维翰《河东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东吾股肱郡"，用《季布传》语也。对比云"河东自古帝王都"，坊选疑其无出，遂句读之。按《史记·魏世家》云："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此作者所本，盖以《史记》注对《史记》也。颜之推云："读天

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信哉！

谚云：“急来抱佛脚。”盖言平时不为善，而临难求救于佛也。孟郊诗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可知此语自唐时已有之。

《日知录》云：“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然余观《朝野佥载》云“鲁般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云云，而“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观此，则公输与鲁般，本有二人矣。

章中丞律字鸣凤，邑人也。尝以副都御史出抚云南。时巡按其地者为何御史某，其父昔以卖笠为业。章故性倨少礼，而尤以是轻何。会何入谒，请讲钧敌礼，章益怒。寺门有两石狮，命笠其首，盖以御史本豸冠，豸为狮类，所以戏之也。何既入谒，章送之出，直至仪门外，谓何曰：“君不见狮子头上戴笠乎？”何即云：“狮子回头便吃獐。”以“獐”与“章”同音也。由是构怨益甚。未几何以考察黜，而章还南京理院事，何遂讦其入夷人赂，有奸赃。按验虽不尽实，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时钱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横，每至波涛险处，则谓一舟性命死生尽在吾手，辄索财物不已。吾邑陈公虞山察为浙江按察使，闻其状，甚恶之。遂潜行至江头，伪为问渡者，既解维至中流，则舟子恶状果如所闻。公乃曰：“陈按察新政甚严，汝辈独不畏乎？”舟子曰：“政虽严，那见有煮人锅也？”公既归署，则下牒钱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设灶，置十大锅，从壁后为灶门。谓舟子曰：“此非所谓煮人锅邪？”舟子乃悟向者问渡之人，即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锅中，而呼其妻至，谓曰：“灶门有十，不知何锅有汝夫在，任汝择一烧之。幸不幸，关乎命数，无怨我也。”迨举火，则适于其夫所置之锅，于是遂死。闻者咸谓天道不远，为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决人祸福不爽，古之蜀庄也。小时贫甚，除夕几不能举火，谓其妇曰："吾闻城隍神甚灵，元旦第一人入庙焚香者，必获福。我明日有此意，而无香与烛，奈何？"妇曰："君无忧，我囊中尚有五文在，可以办此。"既寝，即梦神谓曰："尔勿患贫，我庙中香炉下有钱三文，尔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觉而异之，天未明即起盥漱，急趋至城隍庙，人犹寂然也，适有卖香烛者至，即以五文买之。未几而庙门启，乃燃香烛入拜。拜既毕，因梦中神语，试从炉足觅之，果得光背钱三文。后世占者以钱代蓍，必用光背，神盖命之以卜也。有德归而习之，垂帘市门，日获钱数百，遂植其产。后其孙曰俞，中崇祯癸未科进士，而曾孙澧与之同榜，父子连镳，邑人称为"双王"云。

王余姚中恬，中天启丁卯科乡榜，再上公车不第。祈梦于韦苏州庙，梦神与一等子，未解所谓。迨至崇祯癸未，与子兰陔比部中同榜进士，而梦始验。后中恬为浙之余姚令，而兰陔适知金华府。金华与余姚，相距一衣带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团圆度岁，亦宦游仅事也。

钱圆沙先生陆灿晚年极喜出游，芒鞋竹杖，蹩躠里巷间，门人间亦随其后。先生貌既魁悟，衣冠又复古雅，路人多属目之，先生辄与拱手。门人问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则何以与之拱手"？先生曰："人既目归于我，而我不与为礼，彼得无怒我邪？"此老盖犹有前辈风流也。

世俗新妇归宁，其夫与之同往，谓之"双转马"。按《左传》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冬，来反马也。"杜注云："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高固遂与叔姬俱宁。故经传具见以示讥。"此即"双转马"之始。

近人读书，句读多不能精审。如《左氏·襄三十年传》"绛县人或年长矣"，当以"绛县人或"为句，犹云"绛县或人也"，此系倒字法。今人或以"绛县人"三字读断，或以七字连读，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

郎文》：“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语，本自相对，今人误以“待其成长”为句，则“长”字既与上“教”字不对针，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志》：“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名可立致。”顾藉，犹“顾惜”也，即昌黎《上郑相公启》“无一分顾藉心”之语可证，则“顾藉”二字，当连上“不自贵重”为句无疑。至于《左传·宣二年》“去之夫”，《国语》“野处而不昵”等处之误，近人已有言之者，故不复赘。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观察萧公。其后钱某因乡人戴老之梦，遂矢愿鸠工，而其资实无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拟罪，惟罚其家资，自百两以至千两，罚助建塔。其说以为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赎生者之罪，一举两得，谓之“塔议”。即寿考令终者，亦或借端兴辞，以造塔为诈局，邑中哗然，以塔为“大尸亲”云。

改嫁，女子失节事也，而叶水心《翁诚之墓志》云：“女嫁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遇死，再嫁进士何某。”捕盗，贱役也，而徐武功《张南坡墓志》云：“世为公家弭盗。”盖古人尚质，作文务得其实，凡今世所耻言而必隐讳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志中见之。

云麾将军碑石，芜没良乡驿舍，裂为柱础。明内乡陈荫知宛平县，以他石易之，辇贮邑署，名其斋曰“古墨”，当时以为佳话。长洲王雅宜工草书，尝养疴吾邑白雀寺，以所书镌石，人称“白雀帖”。字迹飞舞，吾家弇州司寇极称之。今石在宾汤门内质库中，以所刻字面土作阶除用。倘有好事如陈荫者，以他石易之，而辇贮得其所，讵非亦一佳话？

《博物志》云：“澹台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蝼蚁何亲，鱼鳖何仇？’遂不收葬。”此与《庄子·列御寇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语意正同。子羽圣门高弟，观其行不由径，非公不至，自是礼法中人。蝼

蚁、鱼鳖之言，虽属旷达，然与平日行事大不相类，其为后世附会无疑。

雀入大水化为蛤，雉入大海化为蜃，蛤与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谓轮回之说亦然。谓轮回为必无者，宋儒之偏见也；谓轮回为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论也。然予观《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之言，则知轮回之说，自佛氏未入中国以前，固已开其端矣。

冯定远班嗜酒，每饮辄湎面濡发，酩酊无所知。适当学使岁校，定远扶醉以往，则已唱名过矣。学使以后至诘之，定远植立对曰：“撒溺。”盖犹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学使大书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隶人扶至号中，定远据席酣睡。至放牌闻炮，然后惊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问邻号生四书何题，五经何题。是日四书次题为“今夫弈之为数”一节，定远因作《弈赋》一篇、经文五篇，伸纸疾书而出。迨案发，名列六等。定远因大书一联榜于堂中云：“五经博士，六等生员。”

《仪礼·丧服篇》“舅之子”，郑氏注云：“内兄弟也。”贾公彦疏云：“内兄弟者，对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内不出，故得内名也。”按，齐陆厥有《奉答内兄顾希叔》诗，唐王维有《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诗，皆谓“舅之子”也。前明《李献吉集》中称妻弟左国玑为内弟，而某宗伯讥之。今世俱以妻兄弟为内兄弟，见之于诗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献吉之误。近长洲徐大临昂发作《畏垒笔记》，亦曾辨其失。但以内外兄弟为出《白帖》，则又未免数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陈澔《集说》云：“稽颡者，以头触地，哀痛之至也。稽颡以致哀于亲，拜以谢宾之来吊。谓之至者，以其哀常在于亲，而敬暂施于人，为极自尽之道也。”又《檀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重耳稽颡而不

拜。”孔颖达疏云：“穆公本意劝重耳反国，重耳若其为后，则当拜谢其恩；今不受其劝，故不拜谢。所以稽颡者，自为父丧哀号也。”余按，古人丧中，衰麻不去于身，哭泣不绝于口，故练不群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语忘哀也。三年之丧不吊，恐为彼哀则不专于亲，为亲哀则为忘吊也。今人居忧，既不能绝交际往来，则致札及投刺于人，仍用顿首为是。见世俗书稽颡者，往往而然。若以为居丧之礼当如是，不知稽颡所以致哀于亲，非所以致敬于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确士德潜云：“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明指二月而言。谢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矣。”余谓诗中不妨假借，若纪时而以四月为清和月，则万无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称某岁清和者，尤堪掩口。

《汉书·佞幸传》：“红阳侯立嗣子融，从淳于长请车骑。”颜师古注曰：“嗣子谓嫡长子，当为嗣者也。”昌黎《刘统军墓志》云：“子四人，嗣子纵，长子元一，次子景阳、景长。”又《节度使李公墓志》云：“公有四子，长曰元孙，次曰元质，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与其昆弟四人，请铭于韩氏。”昌黎所谓嗣子，与《汉书》正同，皆所谓嫡长子也。盖庶出之子，虽年长于嫡出，而不得为嗣子。故《刘志》于“嗣子”之下，又云“长子元一”，而《李志》于“长曰元孙，次曰元质”之下，又以元立为嗣子也。古人严于嫡庶之分，即此可见。

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

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余尝序外弟许曰滉诗，谓：“魁杰之

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

丈人之称，始见于《周易》。王弼注云：“严庄之称也。”孔颖达《正义》云：“谓严庄尊重之人也。”继又见于《鲁论》。包咸注云：“老人也。”若以此称妻之父，不知起于何时，然其来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时人也，其注《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句下云：“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则称妻父为丈人，在元嘉时已然。《通鉴》载“元载有丈人来，从载求官，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柳子厚《与外舅杨凭书》云：“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又云：“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又《祭杨凭文》云：“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此皆称妻父为丈人之证也。又子厚集有《祭独孤氏丈母文》，则更称妻母为丈母，与今世正同。若《通鉴》载韩滉称刘元佐之母为丈母，是又为女人尊者之通称耳。

昌黎《元和圣德》诗有“驾龙十二，鱼鱼雅雅”之句，“鱼鱼雅雅”，向无注释。余谓“雅”，乃乌雅之雅。盖乌雅之雅，韵书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声读也。“鱼鱼雅雅”，殆取娖队之义，言马之行如鱼贯、如雅阵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记·李斯传》：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大行”二字，始见于此。而陈澔《曲礼》“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犹《汉书》称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声，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应劭《风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谥号，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库碎金》因其说，遂谓行即德行之行。岂以张守节《谥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语，故云尔耶？余按，唐氏之说，与陈注迥异，然读为去声，与陈注正同。今人则俱读作平声，不复知其误矣。

张说有《虬须客传》，“须”字今本误刻为“髯”。按杨彦渊《笔录》云：“口上曰髭，颐下曰须，上连须曰鬓，在耳颊旁曰髯。”髯之

不得混须也明矣。《三国志·崔琰传》注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此“虬须”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诗》“虬须似太宗”，《酉阳杂俎》“太宗虬须，常戏张挂弓矢”，《南部新书》“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盖“虬须”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则吾于书史中未之见也，安得妄为改易乎？考其谬，始于《红拂传奇》。流俗之承讹，盖其来久矣。

卷二

邵陵字湘纶，号青门，邑人也。两颊于思然，人呼为邵髯，不以名字。为诗宗乐天、务观，有自得之趣。而武进有邵长蘅者，亦自号青门，亦多髯，亦工吟咏，又生于同时，而陵字湘纶，长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轮绎，以康熙丁丑举礼部，未及对策，而以外艰归里。迨庚辰服阕北上，邵青门送之诗云："已看文彩振鹓鸾，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归里，颇极声伎之乐。尝于暮春开宴东园，以女乐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门为赋诗云："平泉草木尽泥沙，堕粉飘香感物华。只有天风吹不散，红氍毹上数枝花。"迨司寇殁，青门往拜其墓，复赋诗云："花笺四幅教玲珑，一曲《霓裳》拍未终。谁把梨云吹易散，墓门西畔白杨风。"

邵青门善诗，杨子鹤善画，叶佩蒽善度曲，并居邑之西郊，予尝目为"西郊三绝"。一友谓予曰："西郊本有四绝，奈何遗其一乎？"余讶而问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为绝倒。

徐汝让号钦寰，大司空栻之从孙，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挥金如粪土。尝于春日市飞金数斛，登塔顶散之，随风扬去，满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无处不飞金"之咏。又尝从洞庭山买杨梅数十筐，于雨后置桃源涧，遣人践踏之。涧水下泻，其色殷红如血，游人争掬而饮之。又尝至白门，买碗于市，而拣择过甚，主人出语微侵钦寰。钦寰怒，即问碗有几何，酬其值千金，尽取而碎之，衢路为满，至以碗足甃成街道云。

徐锡允字尔从，廉宪待聘之子，文虹其自号也。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诗人程孟阳为作《徐君按曲歌》，所谓“九龄十龄解音律，本事家门俱第一”，尽纪实也。时同邑瞿稼轩先生以给谏家居，为园于东皋，水石台榭之胜，亦擅绝一时。邑人有“徐家戏子瞿家园”之语，目为“虞山二绝”云。

家西涧先生材任说，张之杜中顺治辛卯举人，连上公车不第，因就朱方旦问之。方旦书示云：“正心诚意，道德仁义，方可看长安春色。”至己亥岁，张又入闱，“正心诚意”者，闱中首题为“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义”者，次题为“道之以德”二句，三题为“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涧先生又云：京师正阳门关壮缪庙签最灵验。先是顺治时，词林多授外职，而张太史永祺已在内几年，于例亦应迁去。因祈签于壮缪，得“青燈黄卷且勤劳”之词，而燈字印板失火旁。数日后，张竟授青登莱道。入境时，书吏投册，首名即黄卷也。张因签语，恐其舞文牵累，遂斥去不用。历三年，张复转大梁道，乃唤黄卷入，为述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吃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赏之。

古称秀才曰“措大”，谓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贱儒也，谓之能措大事可乎？吾乡之俗，五十年前犹有称秀才为“官人”者，《日知录》谓：“官人者，南人所以称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犹为近古。今则一青其衿，便称“相公”，方以为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称“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时。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二十七年，又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人以其曾为秀才，故仍呼为“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为吏人之通称。或云：自张士诚走卒厮养皆授官爵，至今吴俗称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吏人为相公。二说未知孰是。要之，惟名与器，古人不以假人，况相公为燮理阴阳者之尊称，岂可加之胥吏？予观《洪武实录》，二十六

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推而言之，则“相公”之称，不在所当禁乎？

《礼记·曾子问》：“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陈澔《集说》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妇见舅姑；若舅姑已殁，则成昏三月，乃见于庙。祝辞告神曰：‘某氏来妇。’来妇，言来为妇也。”吾乡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礼送至婿家，不论舅姑在无，辄书刺曰“庙见之敬”。无论三日非庙见之时，而亦何以处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为郡县，而不知郡县之名，自周时已有之，但后世郡大于县，周时则县大于郡耳。按，《逸周书·作雒篇》云：“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氏·哀二年传》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此皆县大于郡之证也。

韩宗伯制义，本朝推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编，而古文之工，则知者绝少。所著有《怀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疏疏落落，若不经意，而每篇必有一二会心语，爽人心目，其品格当在尧峰之右。吾友陈亦韩祖范曾读书寒碧斋，宗伯每有撰著，辄命之誊写，因语之曰：“汝辈第知我时文耳，然我他日之可传者，在古文而不在时文也。”盖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钱玉友良择诗十卷，名《抚云集》。古体规昌黎，今体模昭谏，气雄调响，见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字，只知险绝为工，而赳赳自雄，去钟情王态远矣。

吾邑许旸谷彻诗，婉约整秀，风调在《浣花》、《丁卯》之间，同里钱玉友目为诗家乡愿。然集中亦有超诣之作，如《过冯定远故居》一首，予最爱之。诗云：“重来啸歌处，秋草闭门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后影，黄叶病中心。不耐邻家笛，萧萧风满

林。”

邑诸生王某，与钱木庵良择友善。见木庵工吟咏，王亦间效之。一日木庵过其居，适几上有所作诗，方欲取视，而王藏去不肯出。木庵问是何著作，王不对。木庵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时文也。”噫！今之秀才，撑肠无字，漫学婆和，其不为七字时文也者几希。

吾邑冯窦伯武诗，有“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之句。一友向予诵之，叹为工绝，予不以为然。友人请其说，予曰：“律诗对偶，固须铢两悉称，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杜律所以独有千古，职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青俪白，如村学堂中对类，则拙手优为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筑一精舍居之，而颜之曰“我闻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义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为匿笑。

吴门缪侍讲念斋彤，少延宋既庭实颖为师。而嘉定许子位自俊与宋友善，时年已望六矣，闲过宋馆舍，侍讲辄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讲大魁天下，而庚戌会试即为同考官，子位竟出门下。侍讲每语嘉定人曰：“吾中了汝乡许伯矣。”

吴祭酒梅村伟业连举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暻始生。时唐吏部东江孙华已为名诸生，年亦及强矣，汤饼会客，俨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举礼部，而唐与之同榜，事亦奇矣。

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弘光主暨大学士马士英俱出走。伪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诸臣咸致礼币，有至万金者，钱独致礼甚薄，盖表己之廉洁也。其所具之柬，前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

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王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又署“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郡人张滉与豫王记室诸暨曾王佐善，因得见王铎以下送礼帖子，而纪之以归。王佐又语滉云“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礼接甚欢”云。

田雄执弘光主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礼监韩赞周第，令诸旧臣一一上谒。诸臣见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亲见其事。是日独钱宗伯伏地恸哭不能起，王佐为扶出之。（以上二则据乾隆五年刊本、扫叶山房本录入。）

华亭王文恭公顼龄，宽然长者，于物情多所未谙。一日偶至厅事，望见两犬交媾，意童子戏结其尾，连而不开，即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闻者绝倒。

古之撰行状者，将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馆编录地也，故行状之名，独不可施于妇人。宋俞文豹《吹剑录》云：“女以行称者，《既醉》诗曰：‘釐尔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汉·列女传》：‘搜次材行。’《晋·列女传》：‘载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妇行篇》。然古今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予见唐叔达《三易集》有《龚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卢孺人》行状四篇，我不知其何据。叔达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为训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谓之打没头，此即《庄子·达生篇》所谓“没人”也。郭注：“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予按：鹜，鸭也。

鸭性能没水，故云鹜没。

《左传》文公八年："晋侯使解杨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此书传"婿"字之始，亦即后世奁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辄以竿粘蝉为戏。此盖三代时已有之。《庄子·达生篇》："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注："蜩，蝉也。"以竿粘曰承。掇，手取也。

吴俗以行次称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骆宾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师序》云："尹大官三冬业畅，指南台而拾青。"又《秋夜送阎五还润州诗序》云："阎五官言返维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鉴》梁武陵王称湘东王曰"七官"，疑为称"官"之始。

乐天《西楼月》诗用仄韵，而方虚谷收之《律髓》中。冯己苍舒云："白集正作律诗，以其有声病故也。"唐人此类极多，《品汇》出而废矣。

予所居徐市，在县东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处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并擅高资，而一最豪奢，为太学钦寰，予前既叙其事矣；而一最吝啬，则为诸生启新。其书室与灶仅隔一垣，常以缗系脂悬于当灶，而缗之操纵则于书室中。每菽乳下釜，则执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缗放下，才著釜，闻油爆声，即又收缗起，恐其过用也。为子延师，而供膳甚菲。村中四五月间，人多食蛙者，然必从市中买之。启新以蟾诸类蛙，而阶下颇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师。每午膳师所食者，止荤素二品。一日，加豆腻一味。豆腻者，以面和豆共煮者也。师既食毕，疑而问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腻？"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窃啖者，既而复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为食。"师以其秽，为之吐呕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只，一留城，一留乡，一随身带之，盖防人借用也。尝命篮舆山游，自北至西，诸名胜遍历。舆夫力倦，且苦腹馁，启新出所携莲子与舆夫各

一，曰：“聊以止饥。”舆夫微笑，盖笑其所与之少也；而启新误以为舆夫得莲子故喜，即曰：“汝辈真小人，顷者色甚苦，得一莲便笑矣。”又尝以试事至白门，居逆旅月余，而所记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学魏叔子冲见之，为谐语曰：“君不特费纸，并费笔墨矣。何不总记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买腐菜各一文乎？”启新方以为然，初不知其谑己也。其可笑多类此。其族人阳初为作《一文钱传奇》以诮之，所谓卢止员外者，盖即指启新也。

前明崇祯初，太仓张天如溥、吴县杨维斗廷枢两先生，继东林而起，号召海内名流，大会于吴门，谓之“复社”。群小忌之，造《蝗蝻录》，目为“小东林”。至达之当宁，领袖者祸几不测。贵池吴次尾应箕亦社中人也，尝编《复社姓氏》为前后二卷，而其孙铭道又为《补录》一卷。所载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犹在人间者，为杨彝子常、许重熙子洽、许瑶文玉、蒋棻畹先、魏冲叔子、赵士春景之、王曰俞喜赓、孙永祚子长、邵世茂羽万、瞿元锡伯申、孙朝让光甫。

孙可之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编。”朱晦庵云：“旧见徐端，言石林尝云：‘今人于官名、地名，乐用前代名目以为古，将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乱不可晓，亦是一弊。’余谓小小撰著，若序记等作，不妨以古衔貌时事，如孙鑛所云。若碑志及传，盖所以取信后世者，即与国史一例，断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观冯嗣宗复京《常熟先贤事略》，其叙事略仿《史记》，颇有可观，而官名喜用古衔。如左都御史称御史大夫，巡抚称中丞，吏部尚书称冢宰，刑部尚书称司寇，左布政称左辖，按察副使称臬副之类，不一而足。恐非作传之体，故特为之一辨。

庐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诗云：“身经刀过头方贵，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称为沉着痛快，一字一血。近娄东某人诗有“题无轩冕诗方贵，囊绝锱铢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从幻住诗脱化，惜忘作者

姓名。

钱尔弢陆灿先生《九日登山楼》句云："更上一层如世外，闲思千载几斜阳。"不惟诗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旷，亦可想见。昔人所称文外独绝，此殆足以当之。

尔弢先生为旧常熟令赵公《题鲁桥万柳条》云："五柳先生万柳条，罢官犹恋绿丝绦。鲁桥一带垂垂意，岁岁春风簇舞腰。"先生诗学杜甫，骨格老苍，此首独婉约可诵，大似晚唐名作。

冯定远班《梅花》诗："若教带影和香赏，难得无风有月时。"名句也。近马扶曦元驭反其意云："无风有月寻常事，难得人间对此花。"亦佳。

明初闱中命题与今制异，有首、二、三皆《论语》者，如洪武丁卯应天乡试，首题"兴于诗"三句，二题"老者安之"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是也。有首题《论语》，二、三题皆《中庸》者，如永乐乙未会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二题"中也者至万物育焉"三句，三题"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节是也。有首二题皆《论语》，三题《中庸》者，如宣德庚戌会试，首题"孔子于乡党"二节，二题"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一节，三题"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后行"是也。有首题《大学》，二题《论语》，三题《中庸》者，如正统丙戌会试，首题"尧舜帅天下以仁"一句，二题"克己复礼为仁"五句，三题"凡事豫则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为一纪，取岁星一周天之义。孔子《猗兰操》云："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年纪"二字始此。

俗称天气凉为"风凉"，亦有本。邢昺《论语疏》："风凉于舞雩之下。"杜诗："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

物之无意而得者，俗谓之"傥来物"。《庄子·刻意篇》："物之傥

来，寄也。”俗语本此。

俗谓轻物为重物所压而致极碎者，曰“齄粉”。《庄·列御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齄粉夫。”“齄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楚薳子冯卒，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彊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又《史记·游侠传》：“雒阳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此世俗“居间”二字之始。

俗以葬柩为“举襄”，按《左传·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此必俗语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犹言成事，若云“举襄”，殊无文理。况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独指葬说？又俗以“匡襄”讹作“匧勷”，亦谬甚。“匧勷”应作“恇勷”，言急遽之状；若赞助成事，应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庄二十一年传》：“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又僖二十四年《传》：“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传》：“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国语》“尤”作“邮”。楚子曰：“夫邮而效之，邮又甚焉。”按：尤，过也。今人不究“尤”字之义，通作效法语用，大谬。

《左氏·宣十二年传》：“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盖言师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顶云：“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见近时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师武臣”者，于义殊未安。

《史记·留侯世家》：“良学辟谷，吕后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驹过隙，本《庄子·知北游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白驹，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邈《江梅》诗：“冰肤宛是姑仙女。”按《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中山名也。”据此则“姑仙”二字，用来殊不成语；且因一“姑”字而遂误认为女，尤可笑。

《论语》：“吾党有直躬者。”按《吕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顺。盖其人名躬，以其为人之直也，而遂谓之直躬，如《庄子》狂接舆、后世颠旭之类。

《公羊传》：“古人尚质，双生以后生者取以为兄。”而《西京杂记》则云：“霍将军妻产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良，以卯生嚣，以巳生良，则以嚣为兄，良为弟。’霍氏亦以先生为兄。”据此则《公羊》之说亦未尽然。

记者，记其事不下一断语，故陈后山云：“今之记乃论也。”予谓古人之记之佳者多矣，然必如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韩公《画记》，乃为记之正体。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胜之：历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庆时，吾邑某公为显官于朝，方以气节名天下，于是门下厮养辈，多有窃其重以行者。而同时某公为御史，其门下亦如之。独严文靖讷、陈庄靖瓒两公，严戢家人，不许渔食乡里。里中为之语曰：“甲半分，乙白夺，陈不管，严老佛。”

归湘字溶溶，吾邑闺秀也。有《春日村居》四首，颇传诵一时。今录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绝尘，清江荇暖鸭知春。门前车马应嫌僻，镜里莺花不笑贫。几阵疏风开柳絮，一番瘦雨净苔茵。年来种得桃千树，偷仿仙源学避秦。”其四云：“碧纱摇绿印芭焦，花底烹泉卷素涛。昨夜雨深催芍药，连朝日丽熟樱桃。柳丝拂路绿阴乱，麦陇翻云翠浪高。一曲洞箫良夜静，清风明月任逍遥。”

苏世长本唐名臣，而史载其为刺史，因民不率教，责躬引咎，自挞于都街。伍伯疾其诡，挞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走，观者无不笑之。此事殊可喷饭，因录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诗，不轻为人下笔。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笺一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以侑觞。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遂力辞之。先生殁后，门人私谥为文介。即此一事推之，则所以易其名者，洵无愧云。

吾邑孙状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为诸生时，好以骈体为经义。是时吴中有文社曰“同声”，而孙实为之领袖。同社多效其体以为文，而风气遂为之一变。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悉六朝丽语，风行海内，一时纸价顿高。满大臣刚公弹驳文体，乃与进士胥廷清、缪慧远、史树骏、举人毛重倬同时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见《了闲》首义，为“学而时习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缬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题三节，通篇语皆类是。闻此篇虽刻他氏，实扶桑自作，即一原起而构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兰征，字元芳，所著《天启宫词》颇佳。今朱太史竹垞彝尊《日下旧闻》载陈悰《天启宫词》五首，实为元芳作而系之于悰者，盖如齐丘《化书》、郭象《庄注》云。

明高祥妻许氏，吾邑节妇也。其墓在石梅之左，与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轶其址，许遂现形，翁惧而还之。又钱湘灵先生修邑志，于许传节去数语，许即见梦曰：“尔灭吾名，我杀尔孙。”未几而先生之孙果亡，其灵异如此。相国蒋公于丁未岁归里，为捐资百金葺其墓，立石为门而垣以缭之。

昆山许竹隐虬罢官归，尝居其乡之海藏庵。一夕庵失火，竹隐既趋出矣，复冒火趋入，独取一蒲团出。人讶而问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这个，失去便无处立脚矣！”

宋文臣起复，必先授武职，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忧起复，授冠军大将军。此即本《礼记》“三年之丧，卒哭，兵革之事无辟”意。而《却扫编》以为用“墨缞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先儒以为晋襄亲将，绌而不称君者，俯逼葬期，忘亲背惠，墨缞绖而即戎，其恶甚矣。然则墨缞即戎，《春秋》方书人以讥之，岂可援以为例。议论不本经术，即为游谈无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识，指为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琇喜写古字，诗文书牍无不用之，盖今世之杨备也，亦过于好奇矣。

黄眭日昇《蓬窗类记》云：“商文毅公父为府吏，生时，知府遥见吏舍夜有火光，踪迹之，实非火也。翼日问群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对。知府异之，语其父云：‘此子必贵，宜善抚之。’”而冯复京《先贤事略》中，载吾邑严文靖公之父亦为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时亦有火光烛天。知府大惊，推问之，乃公生也。复京之外王父谭半湖，与严公之父同为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会两人者。后两公复同登宰辅，同享高寿，事亦异矣。《蓬窗类记》，王文恪公为序。

吾邑黄公钺，以给事中家居。靖难师起，苏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为麾下所缚，竟致身死。公故与姚相善，闻善殁，即具朝服，投琴川桥下死。邑志及《先贤事略》所载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记》则云：“永乐初，征赴京师，至半途投水自溺。”误也。

弇州《觚不觚录》载江陵相于冯珰处投刺称“晚生”，已为可异。而吴次尾《续觚不觚录》云：“南京都御史张固，宜兴相之房师也。宜兴大拜后，张投刺书晚友生。”真千古奇闻矣。

西儒利玛窦以写照为“第二我”，此与世说“友为我之半”一语，其义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称，可谓新而且雅矣。

世俗所传《感应篇》，不知作于何代，而发端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即用《左传》闵子马语，不易一字。继之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亦即《尚书》"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之意也。

吾邑孙本芝朝让方伯未第时，暑月浴罢，坐檐下。忽黑云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径数寸，鼻以下皆浅黑色，髯垂至地，流涎声□□然，鳞爪毕露，云护其尾，独不得见，意其龙也。相距才尺许，方伯闭目坐，少顷视之，则已不见，而黑云亦解驳殆尽。起巡庭际，无滴水沾湿也。

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按赵枢密蔡作《漫塘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身后何以不经如此，其为后人附会无疑也。

吾邑冯补之行贤善书，得鲁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镌刻，刀法亦仿佛伏灵芝。补之尝书《金刚经》全部，而南徐镌诸石，一时推为二绝。今石藏城西梵寿庵，庵僧素风禅师律然于丁未岁取石陷方丈壁间，而诗老王话山誉昌题其额曰"石经室"。

孙可望在滇，劫永历入营，日支粮五升，肉菜少许。饷司上日计簿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骂曰："奴辈不书皇帝一尊，而云一员，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见神庙中榜一联云："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烈，烈尽则灭。"其语实本刘向，盖即《说苑》所云"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蹶而活，先人余烈"是也。

钱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圆而内方也。惟人亦当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祸之门。"

《小雅·斯干》章"载弄之瓦"注云："瓦，纺砖也。"朱子又

云："必纺时所用之物。"旧见人画《列女传》云："室女手执一物，如金银之样者，意其为纺砖也。"此说恐不然。余见今世纺车之式，下有木一纵一横，往往以砖镇之，或于纵木上，或于横木上，盖防其摇动也。岂即所谓纺砖乎？《说苑》云："和氏之璧，价重千金，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间纺者，介于纺之中间也。此亦足以证余之说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艳称也，然我窃疑之。夫以子分母食为患，则螟蛉他姓可也；否则弃诸道路，听人收养可也，何为必埋之以绝其生路乎？况为母者，肯分食以养儿，是儿必母之所爱矣。假使既埋之后，母诘以儿何所往，则将奚辞以对？若竟对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适以伤母心乎？此贼恩之大者，乌得以孝称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汉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当唱名，忽有飞蝗蔽天，自东而来，回翔试院，旋复东去，禾苗无损，人咸异之。迨揭晓日，金陵诸生见榜多纨袴，群聚而哗，几成大狱。好事者竞作檄文歌曲，喧传远近。事闻，汉雯削籍。识者谓蝗能食米，天盖所以儆之云。

顾副使璪，字英玉，华玉尚书之从父弟也。罢官归，囊橐萧然，几无以给昕夕。华玉辟息园，与英玉所居寒松楼仅隔一垣耳，宾朋满座，伎乐杂作，招之饮，多不赴。尝绝粮，华玉馈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钱谦贞履之亦与受之尚书为从兄弟，当受之在前明时，声势与华玉埒，而履之所居怀古堂，亦与受之隔一垣。尝属蒲田宋比玉八分书杜句为堂联云："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隐然可见。盖绝类英玉之与华玉云。后怀古堂属闽中张解元超然远，堂联至今犹存。

常熟历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载六人，而郭思谟不与其列。友人吴嘉树征誉家藏古帖，有进士吴郡孙翌《大唐故苏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即为思谟作也。余为节而录之，以

俟后之修志者补入焉。《志》云："公讳思谟，太原平阳人。仁孝绝伦，感通天地。太夫人尝有疾，忆羊肉，时禁屠宰，犯者加刑，日号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乌衔肉置之阶上，故得以馨洁其膳。他时忆庵萝果，属霜发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叹，庭树为之犯霜雪，华而实矣。公取以充养，且献之北阙。于时天后造周，惊叹者久之，命史臣褒赞，特加旌表。无何忆新竹，复如向时之菀结，又无告焉。后园丛篁忽苞而出，所居从善里，其竹树存焉。公始以孝子征，解褐拜定州安平县丞。下车未几，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虏，命悬锋镝，出于万死之中，兴其一切之计，大杀寇盗，载完郛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绂，㧞让不受。属内忧，服阕，转江阴县丞。又应廉让举，擢武功尉。秩满，迁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县，所居必化，所在必理，专务于德，夫何不臧？公之二昆，长曰思诲，次曰思训，俱已先世。遗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龆龀，或居襁褓，公抚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诸父，盖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开元九年正月二日寝疾，殁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阳东门平川，礼也。"

潘荣字显甫，别号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书声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来惟陆铣、钱曾及释道源而已。尝著《法苑绀珠集》，钱□□极称之。翁尝与道源书云："往辱显甫潘兄，束书执贽，款门造谒，知其为温文恭敬、强学好问之君子，不图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于此也。《绀珠》一集，贯穿三藏，繁简博约，殆将合《珠林一览》而为一书。其他著述，大都函雅故，通文章，开国成，庀史料，皆当杀青缮写，次第出视。视世之卮言稗史，谡闻浅说，费纸灾木者，岂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为宗工称许如此。钱曾《读书敏求记》亦曾及之，称为虞山隐君子，而邑乘失载，名氏翳如，俾一生读书汲古之心力无由表见于世，良可叹耳。

《史记·周本纪》："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去"与"弃"同，盖古人谓藏为"去"也。按《左传·昭十九年》："纺焉以度而去之。"杜注

云："因纺纻连所纺以度城而藏之也。"《汉书·苏武传》："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颜注云："去，谓藏之也。音邱吕反。"《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颜注云："去，亦藏也。音邱吕反，又音举。"《三国志·华佗传》："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祥。"裴注云："按古语以去为藏也。"而《周本纪》"去"字，古人独无注释，故引诸书以证之。

麋、鹿、虎、豹、马、牛、羊、狗，皆兽属也，而《尔雅》以麋、鹿、虎、豹归之释兽，以马、牛、羊、狗归之释畜者，何欤？盖一育于山林，一为人所养故也。今人则于物之四足者，概以兽目之，不复知有兽、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圣教序》，而友人吴嘉树征誉尝辨其非褚公书，其说良是。盖褚公之没在显庆三年，而此碑书"龙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没后五年也。后人因此碑未署书者姓名，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数字，与碑文笔迹迥异，学书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举为同岁，见于《后汉书·李固传》及《三国志·魏武帝纪》；其称同年，则自唐始。唐宪宗尝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风俗犹为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称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尔。吾邑孙云津舟，中正德丁丑科进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云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寿之以诗，称"老先生"而不称"年伯"。其诗卷现藏孙之后人宝洲淇家，可当左验。今世不论年谊有无，通谒概称年家，即屠酤儿亦然，最为无理。王新城《分甘余话》中尝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来，若不署此二字，见者即疑为轻己，辄有怫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亲属也，亦作婘。《史记·樊哙传》："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伉乃哙之子，即吕后女弟吕须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传》："裴氏自晋魏以来，世为名族。居燕者号东眷，

居凉者号西眷，居河东者号中眷。”是同姓亦可称眷矣。今世不论亲谊有无，并不论相识与否，而书刺概称“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无着落，最为可笑。又世俗于亲属有“亲眷”之称，按《三国志·毛玠传》：“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疑即为“亲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与今人所称颇异。

苍茫二字，本皆平声，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乐天诗“野道何茫苍”、东坡诗“愁度奔河苍茫间”、苏子美诗“淮天苍茫皆残腊”是也。近王阮亭《符离吊颍川侯》诗，亦有“平芜何茫苍”之句，句法似即本之乐天云。

卷三

律诗起于初唐，而实胚胎于齐梁之世。《南史·陆厥传》所谓“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者，此声病之所自始，而即律之所本也。至沈、宋两家，加以平仄相俪，声律益严，遂名之曰“律诗”。所谓律者，六律也，盖指宫商、轻重、清浊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即平之声有轻有重，有清有浊，而仄之声亦有轻有重，有清有浊。少陵所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意必于此辨之至精尔。若以对偶言律，则唐人律诗，固有通首不对者，而五七绝句，昔人谓之“二韵律诗”，亦谓之“小律诗”，又何以称焉？

诗之有律，非特近体为然也，即古体亦有之。《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见唐虞以前，诗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观李商隐《韩碑》一篇，“封狼生□□生貔”，此七言皆平也；“帝得圣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声未尝不和者，则以其于清浊、轻重之律仍自调协尔。赵秋谷执信谓王阮亭古诗别有律调，盖有所受之，而未尝轻以告人。夫所谓“律调”，亦岂有外于清浊、轻重者？或疑古诗既有律矣，与齐梁体又何以异？而不知齐梁之调，主于绵密，古诗之调，主于疏越，其筋骨气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诗之异于齐梁体，固在声调矣，然其分界处，又在对与不对之间。齐梁体对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诗则反是。尝考五言古诗，汉魏无论，在唐则创自陈拾遗，至李、杜益张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断以李、杜为宗。盖前此如王右丞辈，尚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风气为之一变，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虽不乏对偶，亦止如李习之所云：“极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对与否

也。”近见钱尔弢陆灿与某人论诗书有云：“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非专以律诗为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间，必有数联有出句、有对句，此则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诗多不置出句、对句，则无古诗之律矣。”洵如其说，则是竟以对偶为律，而不复知为声律之律矣。况诗中用偶，亦非难事，岂作古诗者多用几偶句，而遂可谓之“诗律细”乎？至谓“杜诗绝句数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对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绝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对句，则无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韵律诗，尚有通首不对者，何有于绝句？然则少陵之所以独高千古，亦未必专于偶句见长也。尔弢之为此论，必误信宋人诗话，以绝为截，谓绝句之体，或截律诗之中，或截律诗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联，四句一绝，联绝之称，自未有律诗已然矣。

孝感熊公赐履为大冢宰时，僚属有袁定远者，以户部郎中调文选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属其子归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请告终养，并约同僚数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调，正当报效朝廷，而敢递求归里邪？若再溷渎，即当参送刑部矣。”袁噻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书示同僚，并约再恳熊公。公复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渎，即当参送刑部矣。汝辈敢复尔邪！”时吏部官属在朝房者不过五六人，内有吴应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选君之母老而且病，家书惨切，一字一泪。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谅在所哀矜。老先生为百官长，顾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况令弟四先生现在西曹，今日方知狱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处，正当蹙额疾首，而反以此恐吓天下士大夫，此应庚窃所未喻也。”熊公闻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请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谓熊公之弟赐瓒，方坐事系诏狱云。家西涧先生材任为余述之如此，余于是叹吴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并有古人风矣。并志之。

江右陈公木斋守创居官清介，为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诖误罢仓场侍郎，居京师数载，几不能举火。至庚戌冬，蒙恩放归，与一商

人同舟。商人所出赀钱颇多于公，公遂以正舱让商人，而自与一仆居头舱。时公行李萧然，商人意颇轻之，亦不问为谁也。迨至淮上，总河嵇公曾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犹茫然未觉。未几，淮安郡守以腰舆迎公去，商人始大骇，知为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钱少，合应以正舱让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为常熟令，未及两月即行取入都。离任之日，阖邑罢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门，不听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许儁字伯彦，祭酒石门士柔之父也。高才强记，落魄好大言，里中呼为狂生。尝以省试之白下，作书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饭量大长，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间三碗。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篱笆为我拔去，墙门为我刷黑，士刚、士柔，打点作公子可也。"其笔墨多此类，见者辄为绝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许老秀才，好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枣，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盖即指伯彦也。

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时顺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

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边塞云。

汉阳人朱方旦，号尔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袜之属，皆以红为之。方旦挟术游公卿间，多奇中，皆其妇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济人，人趋之者日以千计。湖抚董国兴恐其为变，执而下之狱，递解至京师。临发，送者尚数百人，方旦挥使去，曰：“无害。此行主得财也。”果不死。后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执礼往叩，董愧谢不遑，方旦曰：“公为国大臣，谊当持正，某岂敢怨？闻公抱恙，敬来相疗，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无根水一杯，以朱笔画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运当稍滞，三年后必复起用。”后果如其言。又裕亲王妃产三日不下，王忧惧，延方旦治之。方旦携王手入别殿静坐。有顷，王心恐甚，数欲起，方旦曰：“无容，少间当有物来助也。”逾时，内侍来报，有白鹤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觇之。”又逾时，报云：“多至数十矣。”方旦曰：“更觇之。”少顷，又报云：“多至百余矣。”方旦乃起，贺王曰：“此即向所云来助者。”王入内而妃已娩矣。其神异如此。一时礼之为师者，自王而下，朝贵至数十人。方旦羽翼既众，潜谋夺龙虎山张真人所居。一旦，张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谋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妇果震死。自其妇死，朱懵无所知，有司捕下狱，寻弃市。

古之咏雪者多矣，而苏子美“既以粉泽涂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二句，颇入恶道，反不如“天医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等语，犹足供人抚掌也。近日湖上某禅师亦有一绝云：“阵阵朔风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读之尤堪绝倒云。

今人作札与人，辄以某老、某兄、大人称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见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说。“九五，利见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说。两“大人”俱作圣人解，所谓大德之人也。《论语》“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谓“大人”亦即指此种。又

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亡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晋陈骞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此则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历考经史，未有以此称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万历戊子，顺天举人李鸿卷中有一"囡"字，为吏部郎中高桂所参。鸿系申相国时行婿，吴人呼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论，又称为"李阿囡"。"囡"者，吴人呼女之辞。然李所用"囡"字，实"囮"字之误耳。

江阴李忠毅公，死阉名臣也。其绝命词云："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二语自是破绽。某宗伯为公作墓志载入，殊为无识。闻公子逊之颇不喜佛，时有灵岩继起禅师者，道行颇高，至江阴，士大夫无不礼见，逊之独不与通。禅师以其为名父子，先往访焉。坐定，师即举忠毅公二语以问云："是什么意思？"逊之不能对，遂为师屈云。

冯己苍尝至吴门，夜泊舟山塘。邻舟有读杜诗者，则江阴尹孔昭嘉宾也。己苍不知为何人，乃大声曰："杜诗是不易读者！"明旦，孔昭诘其为谁，己苍绐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访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岂知所读者为杜诗？是必冯己苍也。"遣人招冯至。冯出不意，既见尹，愧谢而已。

陈在之玉齐晚年与同邑邬因仲载锡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辈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谓一转瞬间，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将死矣。"在之曰："尔我贫苦一生，此事岂尚不免乎？"因仲曰："免则贫苦无已矣。"因相与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开国，吾友秉衡铨之尊府也。其读书处曰"凤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尊题句云："四先生里读书庄，髯也经营兴不

忘。张笔孙诗陆经义，孰居南北孰中央？”张谓征君汉瞻云章，孙谓学士恺似致弥，陆谓征君翼王元辅也。时以四君为嘉定后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娄、程、李，故竹垞之诗云尔。

陆坦字文度，邑人也。自号平山，盖以命名取义耳。后以教习授楚雄县令，而其地适有平山，君异之，乃为亭于其上，而颜之曰“平山亭”。未几，君卒于官舍。弥留之际，亭忽无风而倾，声振寝室，遂以是刻告终。时康熙丁酉年也。

祝谦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祯癸酉举人，就选桃源教谕，以内艰归。所居在城西，与赵某连趾。会赵与兄同登甲榜，声势赫奕，迥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赵以此数凌辱之。祝积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缳死。死之日，邑中哗然，群起而噪赵之门。赵键户不启。有诸生七人，梯而入，去其键，众乃一哄而进，财货抄掠无遗。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颇称职，得士心。至是诸生闻变，相率兼程而至，至则毁赵所居，即以葬祝焉。时钱□□方里居，两家并赴其门，请为主张。钱不应，乃作赵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语有云：“里中赵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对，现在有报应”云云。

嘉定严永思衍，唐叔达先生婿也。尝取涑水《通鉴》广之，穷年矻矻，一事而遍采诸书，卷帙多至四倍。时人目为“涨膀通鉴”。按：以水浸物曰“涨膀”。涨膀，盖吴俗俚语也。

崇祯十年，常熟令为邹守常，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时阖邑士大夫颇不直邹，相率诣郡城，以民情达抚军。抚军曰：“令虽不善，但到任百余日而即噪之，百姓无乃已甚乎？”时首座为钱公谦益，次即陈公必谦。钱闻抚军言，语塞无以对，陈独慷慨进曰：“休说百姓已甚，京山杨父母在任九载，百姓亦何尝鼓噪来？”抚军善其言，遂左迁邹令去。京山杨父母者，谓前令杨公鼎熙也，盖自崇祯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会试，得人之盛，为本朝第一。理学则有陆公陇其、李公光地，名相则有王公掞，直臣则有郭公琇，廉吏则有邵公嗣尧，宿学则有许公自俊、周公陈俶、钱公世熹。是科典试为柏乡魏相国裔介、合肥龚尚书鼎孳。

天启中，吴中诸名士结文社，曰“应社”。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太仓张采受先、张溥天如、吴门杨廷枢维斗、金坛周镳仲驭、周钟介生；大江以北主应社者，宣城沈寿民眉生、泾县方应隆道吉、池州刘城伯宗。而太仓自二张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为“应社十子”。吴门自维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为“应社十三子”。又常熟杨彝子常、太仓顾梦麟麟士治《诗》，维斗及嘉善钱旃彦林治《书》，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吴门王启荣惠常治《礼记》，天如及长洲朱隗云子治《易》，为“五经应社”。迨崇祯庚午，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朴、吕云孚石香、吴翾扶九、沈应瑞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朴至吴门，怀刺谒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而虞独不见于邑乘，故知者绝少。今支塘之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贺舍者，相传宗蛮家有喜事，特筑舍以居贺者，故曰贺舍；花桥为其园址；鹿皮弄者，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沟，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抚吴，喜抄没人，一时富家略尽，宗蛮盖其一也。

明嘉隆间，无锡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号“安百万”。最豪于食，尝于宅旁另筑一庄，专豢牲以供膳。子鹅常畜数千头，日宰三四头充馔，他物称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则解鹅一支以应命。食毕，而鹅犹宛转未绝。后竟用奢侈败。

陆龟蒙《江湖散人传》“茶竈”二字，坊本误刻“茶龜”，以“竈”与“龜”笔画相近也。《集韵》者不知其误，竟收入四支。何太史义门焯见之，笑曰：“此正好用对尿鳖也。”俗以溺器为“尿鳖”，太史盖戏之尔。

唐、宋人酬和诗，有所谓次韵者，谓如其次第，先后不易也；有所谓依韵者，谓同在一韵，而所押之字则不相同也；有所谓用韵者，谓用彼韵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浑而称之者矣。

高若拙《后史补》云：“王仁裕著诗一万首，朝中谓之‘诗窖子’。”今人称读书而不通世务者，曰“书磕子”，殆即沿“诗窖子”之称而误欤？

明万历丁巳岁，吾邑举御史某公为乡饮大宾，一国哗然。而顾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学云翔而不救，则国学亦可儳言；壮夫林立而莫前，则病夫亦可仗义。敢持正论，责备诸儒。若不能抗步扬声，举觥而法郅恽，亦便当卷堂削迹，蹈海以追仲连”等语，诸生从而和之。御史既命驾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归少詹惺崖允肃性颇浑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晓。尝之维杨某氏，有箫笛挂壁间，少詹取笛直吹之。其仆曰：“此当横吹。”既又取箫横吹之。其仆曰：“此当直吹。”少詹方误以为一物也，詈其仆曰：“汝绐我邪？既说横吹矣，何又说直吹邪！”

柳如是为彭城尚书所昵，财货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尚书既没，拥众突至，颇有所索。柳出，佯为好语曰：“先尚书遗资信有，然须少待，当不虚来意。”众姑诺之。柳既入，众待久不出，方大声诟之，而已闭门自缢矣。众始惊窜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东夫人殉节诗》以挽之，咸谓其能晚盖云。

袁世忠字海门，邑人也。身长八尺，人以其长且多膂力，戏

以“托天”称之。家贫，无行，日游博场以食。会友人以白金六两托完官税，袁竟持作博资，一掷而尽。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极，乃解其所衣白袷，就肆中沽酒。饮极醉，意欲雉经于邑西山之辛峰亭无人处。甫出肆门，溲于巷口，见沟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颇重，拾取视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两，旋用完税。后中万历丙戌武榜眼，历官至都督佥事。

康熙甲戌上巳，昆山有耆年之会，设宴于徐氏之遂园。宾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岁。举人通判常熟钱陆灿，年八十有三；前广西道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检讨长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赞善太仓黄与坚，年七十有五；前户部尚书华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学佥事长洲何棅，年七十；举人常熟孙旸，年六十有九；按察使华亭许缵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书昆山徐乾学，年六十有四；司经局洗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昆山徐秉义，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谕德无锡秦松龄，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尚书、中允兄弟，实为主人。以齿序坐，即席各赋七言近体二首，用“兰亭”二字为韵。其诗编成三卷，名曰《遂园禊饮集》。时海宁许公汝霖方督江南学政，实为之序云。

王露湑誉昌为诗好押“青”字，社集时探得此韵，即喜见于色，否则必潜易之。其没也，同社周以宁桢为诗挽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诗句韵拈青。”

洪梦梨字蕊仙，号白云道人，江阴女子也。才色双绝，往来多名士，而尤与吾友汪西京沈琇昵。吟社诸君以西京故，间以诗与道人相倡酬。记壬寅春，亡友吴静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轩，分韵赋诗以寄，道人各依韵和之。和王露湑誉昌“青”字云：“湖桥烟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孙陶庵鎔“花”字云：“有限光阴丁噩梦，不情风雨妒梨花。”和周以宁桢“蕖”字云：“可有风情依碧柳，未须颜色借红蕖。”和许南交永“春”字云：“花糁碧苔三月暮，酒潮红颊十分春。”又是岁之夏，西涧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韵赋诗，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韵

和之。和西涧“儿”字云：“茶酽碧香浮雀舌，酒清黄色借鹅儿。”和露渭“银”字云：“双尖耸塔排空碧，一涧喷泉倒立银。”和陶庵“中”字云：“妆罢桃笙寻独见，自注：独见，卧履名。梦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枕名。”和孙丽明杨光“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簪得鬓初然。”和侯秉衡铨“书”字云：“碧红初泛盈缸酒，黄白新标插架书。”和陈亦韩祖范“郎”字云：“结成旧恨兼新恨，嫁得萧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簟碧琉璃三伏冷，绡轻烟雾一身浮。”和静川“深”字云：“风生莲渚擎红堕，雨罨茶烟晕碧深。”和予“微”字云：“山雨嵌空笼黯淡，柳烟横翠入霏微。”此数十句，皆属秀丽可诵。又《我我斋赏梅同西京作》云：“愁来万事压眉端，忽睹梅开意自欢。我欲问花花问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还虞山》云：“乱头粗服送君行，分手难为此际情。愿向生前拼一死，好从死后订三生。”此二诗亦佳。道人在近代，盖马湘兰、王修微之流亚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殁。西京收拾遗诗，仅得数十首，编成《白云遗稿》，好事者争传之。

明天启三年，邑东门人市一鳖，归而煮之，锅中唧唧作声。始犹不以为异，细听之，则似人言：“莫杀我！莫杀我！”其人不顾，煮愈急。须臾声止，鳖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长寸许，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胡，俨然一波斯胡也。头上有发，发有髻。腹有脐，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势，亦有囊。独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时传哄，士夫争取传看，凡月余不败。见徐阳初复祚《村老委谈》。

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如《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继为世。”盖指弃与不窋而言，谓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记·周本纪》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专属之一人，又几讹为周家之后稷矣。若将“我先”二字读断，则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献曲”，注云：“曲，乐曲也。”“曲”字与“典”字，笔画相近，今本遂多

误刊，而不知瞽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画也。“規”字与“親”字，笔画相近，今本亦多误刊，而不知既云“亲往”，下文不应又说“未果”矣。

宋诗有四灵体，谓翁灵舒、徐灵渊、徐灵晖、赵灵秀也。按灵舒名卷，诗曰《西岩集》；灵渊名机，诗曰《泉山集》；灵晖名照，诗曰《山民集》；灵秀名师秀，诗曰《天乐堂集》。冯定远云：“四君诗薄弱，其锻炼处露斧凿痕，所取者气味清淳，不害诗品耳。”又云：“清诗有僧气、山人气，皆是俗。四灵虽寒苦，却无此病。”冯己苍云：“四灵气味似诗，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馁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予谥。其品秩未高而侍从有劳，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词林始得谥为“文”，若非词林而得谥为“文”者，“文”字必系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类。又吾友汪西京沈琇述鄂相国之言云：不由词林而入相者，亦谥为文。以甫拜命，无所谓阁老，衙门即在翰林院，莅任，坐居中，故称中堂。虽掌院莅任，亦只坐东偏，避相国坐处也。中堂谥“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骥、叶文庄盛、吴文恪讷、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尝入相，而亦谥曰“文”，则又不知何说也。

火有文武之称，盖言其缓急也。《参同契·炉火说》云：“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又云：“首尾文，中间武，此即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诗：“自添文武养丹砂。”又司空图诗：“文武轻销丹灶火。”

明太祖既登极，避胜朝国号，遂以元年为原年。民间相传如此，而史书不载。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以孔门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尧舜”是也；有字其师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盖古人敬其名，则末有不称字者。自宋人多著别号，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长之说，然当时大儒如朱晦庵、魏鹤山之徒，犹不谓然。自明迄今，人尤

重号，一登仕板，遂不复以字行矣。方逊志与潘择可书云：“交际之崇卑，称号之轻重，固有常礼矣。非尊而尊之，过也；非称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过矣，于字加称号焉，于称号加先生焉，于礼得无不相似乎？”近华阴王山史与人书云：“今人相称字，辄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贡、子思皆字谓圣人，未闻有罪其肆者。”观方、王两先生之言，知前辈于称谓之际，不肯苟且如此，吾辈当知所法矣。

别号古人所无，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渐众，至宋而益多。近则市井屠沽，皆有庵、斋、轩、亭之称。若止有字而无号，吴次尾所谓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数见也。尝见祝希哲《前闻记》载：江西一令讯盗，盗对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谓，问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号耳。”则知今日贼亦有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也。

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言浸长也。见《夏小正》。

方虚谷《律髓》一书，颇推西江一派，冯己苍极驳之，于黄、陈之作，涂抹几尽。其说谓：“西江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恼人，而曰‘孤高’；守节老妪之絮新妇，塾师之训弟子，语言面目无不可厌，而曰‘我正经’也。山谷再起，我必远避，否则别寻生活，永不作有韵语耳！”余谓江西一派，虽不无可议，然涪翁之作，即东坡亦极赏之，何至诋毁若是。己苍之论，亦殊失其平矣。

人怀不良之心者，俗谚辄曰“黑心当被雷击”。而蚕豆花开时，闻雷则不实，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间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谚语非妄，人可不知所惧哉！

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谓闽之林泉山四代进士，江西之彭文宪二世阁老，以为卓异。而本朝桐城张氏亦二世阁老，昆山徐氏则兄弟

三鼎甲，宜兴吴氏则五代进士，长洲沈氏、磁州张氏、泰州宫氏、吾邑蒋氏则四代进士，长洲彭氏则祖孙会状，德清蔡氏则从叔侄两状元，可谓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笔》云："淮安杨林会试投卷，夏桂州呼谓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杨林，汝当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杨上林。"本朝康熙间，有满洲人揆叙者，曾为掌院学士。至雍正时，其人已殁矣，而以生前犯不韪，上怒其为人。吾友太仓张冰璜，以庠名与之同，欲请邓学使改之。黄中丞昆圃与冰璜善，教以措词，谓"揆叙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为名，恐干未便"。冰璜如所戒。邓乃是其言，遂援笔去一"揆"字。余谓夏桂州之增一"上"字，与邓学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经魁。

苏俗娶妇者，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为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苏州人周卜世者，尝客扬州，一扬人卒问曰："何故苏郡庶民俱不娶妇？"周讶而诘之。扬人曰："我前寓苏，所见迎娶者，无非翰林院执事，何尝有一庶民邪？"其言虽戏，然苏俗恶薄，贵贱无等，不免为他郡人所笑。即此一端，可知其余。

玉溪《锦瑟》诗，从来解者纷纷，讫无定说。而何太史义门焯以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首联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言平时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咏，俱足追忆生平也。次联云："庄生晓梦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言集中诸诗，或自伤其出处，或托讽于君亲，盖作诗之旨趣尽在于此也。中联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言清词丽句，珠辉玉润，而语多激映，又有根柢，则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联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言诗之所陈，虽不堪追忆，庶几后之读者知其人而论其世，犹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湑翁誉昌精于论诗，尝语予曰："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

佳。”予请其说。时适有笔砚、茶瓯并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笔与砚类也，茶瓯与笔砚即不类。作诗者能融铸为一，俾类与不类相为类，则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韵诗就正，翁举“小摘园蔬联旧雨，浅斟家酿咏新晴”一联云：“即如园蔬与旧雨、家酿与新晴不类也，而能以意联络之，是即不类之类。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实甫《西厢记》、汤若士《还魂记》，词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诗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即为不雅，犹时文之不可入古文也。冯定远尝言之，最为有见，此亦不可不知。

凡为人作诗文集序及墓志铭，文末署名，于同辈当自称同学、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辈当自称后学、或后进或通家子，方为得体。若称眷弟、眷侄及眷晚生，则陋甚矣。尝见《沈石田全集》内附唐六如和诗，自称后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谨云：“上巳当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类，皆用日干，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旬无巳矣。”

术数家有六壬法者，相传黄帝受式法于玄女，用以战胜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义，谓天一生水，壬水建禄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数六，属金。金生水，故名六壬。

吾邑鱼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肃。自开封守致仕归，随身止一竹箱，箱内存俸银八两。适学宫宣圣前缺香炉、花瓶二物，公即以此银铸之。炉瓶至今尚存。居家饔飧不继，家人愠见。公偶感得疾，日卧一小床，足不能履地。家不畜仆妾，起居无扶掖之者。床悬二绹，夫人间以麦粥进，必曰：“清官，麦粥在此。”公乃缘绹以起，食竟复缘之就枕，其苦如此。殁而仅存葛衣，竟用以殓焉。墓在北山报慈里。崇祯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飞行部至吾邑，谒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鱼公墓”。同时立碣墓门者，一为仲

雍，一为子游，与公而三云。公之为人，具在邑乘、国史，无容赘述。余与公之裔孙元傅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记于此。

顾文宁士荣云："今人以十岁为一旬，故称五十则曰五旬，六十则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为旬，徐铉曰："周币十日而言之也。"《书》："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举之。"皆以十日为旬。《汉书·翟方进传》："旬岁免两司隶。"师古曰："旬岁犹言满岁，若十日之一周也。"则又以一岁为旬。遍考书传，总未有以十岁为旬者。世俗习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讳杰，字世贤，前明成、弘间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遗溺。其溺也，辄梦两宫人奉溺器至，而溺器两旁，悉画龙凤。每夕所梦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笃，不以遗溺为嫌也。迨公晋礼部侍郎，赞皇太子大婚礼，夫人亦入宫称贺。适小遗甚急，作颦颟状。皇后怪而诘之，夫人以直告。遂命两宫人引至一处，以龙凤溺器进，恍如平日梦中。嗣后遗溺遂止。

古人诗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见。如昌黎《笋》诗云："庸知上几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数番花信风。"此作平声用。老杜云："会须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飞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声用。又"上番"二字，或谓应切竹说，今观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钱圆沙解杜诗，谓"上番"犹上紧也。然则"番"字是虚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对"春"字乎？即可以证其说之谬矣。

吾邑言博士侣白德坚为子游七十三世裔孙，少负才望，而困于诸生。贫穷颠顿，糊口四方，最后授徒云间，离家几二十年矣。主人张翰编趾肇趣其归里省视，厚有赠遗。归舟经吴淞江，夜遇胠箧者，乃从容语之曰："财物尽尔取，有茄砚一枚，我自少习用，不忍舍也。"盗曰："真书呆子。"因笑而掷还之。此事颇与吾家子敬遇盗，留取青毡相类云。

冯定远《梅花》诗，有“锦川最惜文君寡，银汉新传织女亡”之句，此学西昆而入于痴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诗云：“清香疏影独踌躇，脉脉黄昏思有余。恰似文君新寡后，不施脂粉嫁相如。”

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荐举博学鸿词之诏。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铨科道官，在外督抚藩臬，各举所知以应。计北直与荐者十有九人，江南与荐者五十有八人，浙江与荐者四十有七人，山东与荐者十有二人，山西与荐者十有一人，河南与荐者四人，湖广与荐者六人，陕西与荐者十人，江西与荐者四人，福建与荐者二人，贵州与荐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体仁阁，临轩命题，学士捧黄纸唱给，首题“璇玑玉衡赋”，有序，用四六；次题“省耕诗”，五言二十韵。散讫，命就坐，撤护军，俾吟咏自适。日中，鸿胪引出，跪听上谕云：“诸士皆读书博古，当世贤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禄授餐，使知敬礼至意。”引上阁，设席赐椅，四人一席，绣衣捧茶，陈馈十二簋加四饭，丰腆苾芬，缉御恭肃，诏二品三人陪宴。既毕，叩头谢恩，从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给烛，至漏二下始罢。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御览。读卷者相国李蔚、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蔼。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职，令入馆纂修《明史》。其有举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试，及入试而不与选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书、正字等衔以宠之。此一代抡才盛典，故备记之如右。

宋乐字玉才，年少有才，诗笔兼工，吾邑后来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呕血疾卒。未卒前半载，其师陈君亦韩作诗怀之，有“漳江一病损琼枝”之句，亦韩以示余，余疑“损”字为不祥，已而果验。余尝挽之以诗云：“一语成吟谶，琼枝损果然。慰情虚左女，阅世欠潘年。芳草诗中路，春风梦里天。半生骚屑意，篇什待流传。”又云：“梦晓楼仍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万卷坠青箱。杨柳凋张绪，芙蓉落谢郎。伤心吹笛处，只隔宋家墙。”

玉才诗天才超逸，笔无点尘。所著《愿学集》二卷，吴门沈确士

德潜选定。其中五七言绝句尤工，今录数首于此。《送别》云："别路风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潇湘曲》云："枫落早鸿过，洞庭无限波。相望终不见，只是白云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肠亦随帆转，相望面面心。"又云："酹酒黄陵庙，湘君竹泪深。从今添一滴，万古共消沉。"《忆金陵》云："凉月清溪渡，秋风白下桥。离心似江水，一日两回潮。"又云："红烛博山炉，青楼似昔无。至今魂梦里，犹听白门乌。"《答扬州乔子》云："病余缠缚似春蚕，诗酒风情亦尚堪。日落离心满扬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饮向来心，赠别吴钩抵万金。君到他乡莫沉醉，酒悲时候最难禁。"《秋思》云："晓坐寒塘镜碧开，蘋香风引上楼台。长天一雁斜飞水，边色先从望里来。"《赠郑公子企瑗》云："琴书以外百无能，云水萧然策野藤。谁爱天台郑居士，贵家贫士俗家僧。"《苏台柳枝词》云："吴女掺掺解荡船，风波日日别年年。不如柳絮飘随水，化作浮萍个个圆。"又云："十里珠帘映碧流，丝丝金线拂船头。阊门过去盘门路，一树垂杨一画楼。"

明万历初，邑诸生有许应科者，博学善属文，其才为阖郡所无，一时推为祭酒。时郡司理为江右龙绳武，见应科文爱之甚，每入谒，必以鼎甲期之，呼为许修撰，谓必状元也。癸酉岁，应科将以科试第一赴省闱，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谓是役也，必无失许生矣。时应科馆于吴江某氏，司理乃密缄一函，走急足送至吴江。而应科适于是日腹痛欲死，急买舟以归。急足夜至叩门，言司理公有书送许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关节，乃绐之曰："许秀才有病，卧不能起，我为若转达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啖之。得书，果关节也。某氏子固能文，及试，司理得其卷，以为许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许卷阅之，则大批"险怪恶劣"等语，涂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经。许终身不复振，守贡又不得，卒以郁死。

陈见复祖范于雍正癸卯捷南宫，未及胪唱，以足疾归里。次年甲

辰，复行殿试，而足疾已愈，亲知力劝其入都，众喙一辞，见复不听。尝语予："我无用世才，倘殿试而蒙拔擢，受职之后，虚縻廪禄。既有所不可，若遽乞归自处则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谁任？今甫捷南宫，是犹未成进士也，不若量能度分，从此知止，犹不失出处之义。"予深韪其言。见复亦云："友朋中不劝予殿试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产，赁县仓前小屋以居。日为人担粟输仓，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即止。闭户读书，好为诗，不求知于人。自署其门曰："目惭不识丁，门愧无题午。"时曹能始先生以诗文名海内，罢官家居。过其门异之，因入，与语竟日，出其诗称赏之。于是乡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会辄与焉，而五担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谓五曰："君士人，荷担太自苦。吾有田庄，曷为我清理，计其直可以自养，且可以为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闻士诎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知己而无礼，不如在缧绁之中，越石之所以谢晏子也。吾不敢复见曹先生矣。"先生愧谢之。会革命之际，闽中拥立隆武，五窃往观之，曰："此非有为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终。五名开元，字振烈。人传其诗云："金以两千酬漂母，鞭须六百报平王。"其豪迈皆类此。同里张远为作《徐五传》云。

王缑山太史尝肩舆至嘉定，先访徐女廉先生允禄，先生方食麦饭，举手曰："君远来，得无饥乎？此贫家风味，盍共尝之？"因共饱啖，剧谈至日昃不休。邑中闻太史至，争治具相邀，不轻赴也。

严永思衍辑《通鉴补》数百卷，目营手抄，虽溽暑祁寒不少辍。薄暮稍倦，则与邻江季梁孝廉出杖头钱七文，以四文市浊醪，以三文市菽乳，相与上下古今，较论得失，逮丙夜始罢。此与前王太史事，皆得之于侯君秉衡铨云。

吴历字渔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号墨井道人。工诗

善画，兼精书法，得东坡笔意。尝游吴兴，谒其郡守。谒入未即见，信步至一僧舍，见东坡《醉翁亭》真迹，喜甚，即僦居焉，就其处布席展卷，临摹三四日无倦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无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见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资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又吾邑吴苍符龙锡《偶成》二首云："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鹄板，江南惟有顾书年。谓顾宁人。"又云："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古来高士胜流为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云林见挞于张士信，沈石田受役于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篔、恽正叔寿平二事，亦颇相类。青士尝游嘉善，馆柯氏园。月夜吟诗，意得，遂至达旦。适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与园邻，闻周吟声，亦达旦不成寐，恚甚。诘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有某监司延正叔画，偃蹇不即赴，后迫至苏州，拘系厅事，明旦将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娄水，乞援于相国太原公，时已抵暮矣。相国以指击案曰："事急矣，非快马疾驰不可。"遽跨马，以竹竿挑灯，缚仆背上去。五鼓达郡，城门尚未启。有顷入城，直造监司署，力争以释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卖米为业。自晨至午居肆中，过午辄闭肆，登小楼读书。工诗好客，与朱彝尊、李良年、钟渊映比邻相善，诗酒往来无虚日。晚游京师，至宿迁，堕水死。后其友张博山泊舟宿迁，梦青士僧衣相顾，吟诗云："生因见道晚，死恨出家迟。"天明问之，即其死处也。平湖僧借山璟亦与青士善，尝作诗怀之云："吟到白头骑赤鲸，因君割断朱丝绳。从来诗是穷生活，身后知为无学僧。"

薛芬字祥荪，一字东滨，本吴门人。为吾邑潘氏婿，遂迁居于邑

之珍门泾。初为诸生，以试文不合格被黜，乃专意为诗。囊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依归集》有《祥荪诗序》，称其“思如出月穿天，气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笔》云：“丙辰、丁巳间，遇薛东滨于长安，颇极文酒之乐。其《感怀和阮亭尚书》诸什，大有少陵风格。别去将三十年，访其踪迹不可得，即吴下亦无一人知者。因录其诗四首。”见复修《昭文志》，予颇代为搜访。如东滨者，自当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录也。

龚义林字圆石，邑人也。工于诗，其《贫乐》一首，最为人传诵。诗云：“憔悴山妻苦恨贫，谁知贫里得天真。菜蔬作饭甘于米，稻草铺床暖似茵。户乏荆扉偏得月，袖多绳结好携春。宵来莫厌长醒坐，不饮原来最养神。”又《咏樵》一律，惜不记其全，其后四句云：“背揎两袖风生手，倒插双镰雪满腰。薄载不多妻笑问，半船犹恐碍低桥。”

庞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咏》诗，系和燕都友人韵者，钱木庵良择极赏其落韵之稳，命意之工，每为人诵之不置。今摘其警句于此，《艄》云：“去来人迹因霜见，深浅苔花逐雨消。”《桅》云：“风里著旗高树见，夜深悬火隔江分。”《纤》云：“满衣尘土争前路，一背斜阳问断津。”《篙》云：“一春点尽三湘水，半夜敲残五色冰。”《锚》云：“浅深到处经行惯，波浪掀时不在忙。”

冯定远《梅花》诗有“恶风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韩致光《梅花》诗，而定远袭之者，中间不过以“正”字易“虽”字耳。至君复“雪后园林”一联，本古今梅花诗绝唱，定远訾为重方玄英《早梅》语意。然视彼之直抄旧句，不有间乎？

某宗伯《关壮缪灵应记》云：“按祀典，当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关某为前

将军。后主七年，追谥壮缪侯。则前将军者，公生前之官，壮缪者，公死后之谥，以此称公方允。若汉寿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汉寿，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据小说《三国志》，称公为寿亭侯，尤可喷饭。”

谈次掉文，书生习气，最为可厌。如称昆山必曰玉峰，称江阴必曰澄江，称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即作古文，犹当直书县名，忌换字也。一友颇喜掉文，而胸中实空疏无有，一日谈及时事，曰“年羹尧死矣”。余因戏问之曰：“瘐死请室乎？悬首藁街乎？盘水加剑乎？”其人不能对，以他语乱之而已。

黄四娘、林行婆，村媪也，而见于少陵、东坡之诗。杏花村竹林中老妪，吴小仙春游，酒后老妪辄以茶饮之。迨老妪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写其像惟肖，老妪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游文武陵，有毕原老妇为设鸡黍，孝穆贤之，载诸游记。妇人与文士结少缘，辄得留名诗文，留形画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请扬子云载名《法言》，子云弗许。视此不有余愧乎？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王仲宣作也，而鲍明远亦云：“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古乐府语也，而陶渊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而王摩诘亦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江为诗也，而林君复亦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类，如“白鸟破溪光”，刘长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鸟破溪烟”。“青山带行骑”，王摩诘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带行客”。“心与浮云闲”，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与孤云闲”。昔弇州先生谓：“裒览既富，机锋亦圆，而语出口吻间，若不自觉。”而近日李安溪相国亦谓：“意之所至，岂必词自己出？不本于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袭剽窃为工，非至极之论也。”虽然，两先生之论，皆为学问已成者言之，若初学亦以此借口，则偷句为钝贼，难免杼山所诃矣。

何大复云："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某宗伯斥其说之妄，非过论也。近日慈溪姜西溟宸英为古文学大苏，以纵横姿肆为主，遂以《左氏内外传》为衰世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继六经，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恶谬为诋谌，其妄正与大复同。同时如阮亭先生，固所称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称许之，何欤？

前明成、弘间，吴郡东北夷亭镇有张小舍者，善捕贼盗，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百无遗一，盖后世之郄雍也。于时盗贼为之语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张小舍。"里巷至今传其语。按：张小舍名浩，字彦广，号南坡，为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为其墓志云："处士，夷亭故家也。世为公家弭盗，以耕读老于家。"此志盖石田乞之云。

顾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潜心纂述，著《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时东吴学者称"二顾"，盖谓景范与宁人也。景范于侪辈中少所许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禧，至为之执伞、捧溺器。为人廉介，不取非义一钱。身授徒，子负薪，不求闻达，常落落人外。当事闻其名，罗致终不可得，盖近代异人也。按：魏叔子为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志，明云"居苏州之常熟县"，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则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顾家廊，与无锡接壤，景范又常馆无锡华氏、昆山徐氏，不常往来邑中也。惜亦韩知之晚，修邑志时，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宁人亦著《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书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陈其年《侯掌亭诔词》云："或示一编，词条最优。谁与作者，嘐城六侯。黄巾载乱，青盖齐飞。云俱几道，白骨同归。茕茕智含，又弱一个。"按：所谓六侯者，演、洁、瀞、泓、汸、洵也。演字几道，洁字云俱，瀞字智含，为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汸字记原，洵字文中，为雍瞻先生之子。《诔词》所云"云俱几道，白骨同归"者，谓豫瞻致命，二子皆从死也。所云"茕茕智含，又弱一个"者，

谓智含国变后亡命，匿扬州僧舍，未几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讹刻“云俱”为“灵旗”，而程师恭遂引《楚词》“灵旗兮电骛”及《甘泉赋》“树灵旗”句以注之，绝不顾上下文理，可一喷饭也。予与掌亭之孙铨善，因得其实，为一正之。

《池北偶谈》云：“常熟冯班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论文多前人未发。”而《夫于亭杂录》则云：“冯班著《钝吟杂录》，訾謷王、李，不过拾某宗伯牙后慧耳。”前后议论，何以相反如此？盖因阮亭作《夫于亭杂录》时，方与益都赵伸符有隙，而伸符颇推服定远，修私淑门人之礼，阮亭故欲矫之，议论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论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圣驾南巡，自浙江回銮，驻跸苏州。初，苏州人吴山抡廷桢中丙子北闱，以冒籍革。至是献诗，上览而称善，命登御舟赋诗，赐韵三江。廷桢应制云：“绿波潋滟照船窗，天子归来自越邦。忽听钟声传刻漏，计程今已到吴江。”赋毕进览，天颜有喜，给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宫。及至，命复还举人。当廷桢之赋诗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属，窘甚。忽听御舟自鸣钟，即景生情，而诗乃就。好事者戏呼自鸣钟为“救命钟”。

陆元泓字秋玉，邑之毕泽人也。诗学长吉、东野，颇尚新奇，某宗伯尝作《嗜奇说》以题其集。晚岁无家，流落吴门，图己像于水墨尺幅中，自号“水墨中人”，诗亦名《水墨庐诗》。近吴门沈确士作《刘学博剩庵传》及之，称为志士。谓学博易代后守其高节，穷饿以死。泓乃与徐晟、陈三岛经纪其丧，葬之虎丘。是不特能诗，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无有知其姓氏者。予尝见其《水墨庐诗》一卷，惜其湮没不传，为摘佳句于此。《金山》云：“岭势凭江截，潮声涌石来。”《雨夜》云：“瘦灯淹雨色，寒梦入江流。”《看菊灯下》云：“叶枝相与静，香影各为妍。”《秋夜读书》云：“心空交夜气，人静得秋声。”《友人日暮过访》云：“辨声人在梦，谈旧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仪青话旧》云：“诗力寒人骨，家风足道心。”《岹嶨

山》云：“石级扶猿臂，云峰压佛头。”《清和雨亭饮》云：“细雨天如梦，孤禽声带秋。”《落花》云：“六斛可怜摧石尉，五湖无计寿夷光。”《灵岩山庄杂兴》云：“野僧乍对颇真率，佛阁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时齑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赠隐君》云：“人间岁月仍从甲，物外渔樵不算丁。”《偕友访水庵僧》云：“鸥边客到双筇水，钟外僧归一笠云。”《杂感》云：“酒于愁处终难醉，诗到穷时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庐在水墨中，水墨庐又在无水墨中，《水墨庐诗》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读予诗而许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墅之西有僧舍曰广福禅院，即俗所称马惊庵也，建于宋嘉泰间。内有丹桂一株，即建院时所植，至明永乐时已阅三百余载。其大合抱，阴覆半亩，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闻于当宁，敕中官收采。院僧苦其扰，遂以盐卤沃根致毙。有《丹桂图》一卷，题跋甚富，万历间名士如江阴李至清、长洲朱鹭、嘉定徐允禄，及邑中魏浣初、龚立本、何允济皆在焉。院僧秀公尝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龚两公，盖读书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来此，当继其后矣。”余甚愧其语，方拟赴约，而会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予拏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话，复出《丹桂卷》见示。回思秀公昔日之言，为抚卷泫然者久之。

桐城张氏祖墓石碑岁久仆地，已成两截矣，其子孙凑合一处，仍卧地上。久之而断处复属，了无痕迹，盖地气蕴结所致也。两世宰辅，兆于此矣。又闻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叶丛生，此亦地气为之，皆非常理可测也。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庆醉归，乘车入外门，父为不食，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固当？”乃谢罢庆。庆入里门，趋至家。张湛告归，望寺门而步。或谓不宜自轻，湛曰：“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明初李茂实里居，每出必步过里门，然后上马，终其身如是。倪文禧为南宗伯，每

出行，见道旁起立，辄止之曰：“吾不能过里下车，岂可使尔曹避席乎？”古之贤者，不以其贵加于乡党，盖皆如此。吾吴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舆不行，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而富人入钱得秩，不过公士簪袅之流，亦复出舆入辇，自同蹷痿。风气浇薄，有识掩口。近吾友陈亦韩既举南宫归里，凡亲朋投刺者，例当报谒。适得足疾，艰于行步，乃赁一肩舆，择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后，虽甚风雨，未尝不步行也。当事高其品，凡过访者，亦多屏驺唱以往，大有李僧伽减袁叔德仆从之风焉。

严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读书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龙事业山中养，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读，一灯荧荧，无异平时，邻人目为守岁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儒户，田多诡寄，弊窦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辈私以汪宫赞应铨出名，投牒县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讼牒，必以朱笔点讼者姓名，其人或系缙绅，则用圈焉。时县令为喻宗楏，误以笔点汪名。汪闻大怒，作诗一绝云：“八尺桃笙卧暑风，喧传名挂县门东。自从玉座标题后，又得琴堂一点红。”

许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门之孙，邑诸生也。其妻之父为严给事贻吉。严坐丁酉科场事腰斩，临刑时志先目击惨状，惊倒在地，从此遂类痴颠。每日游行市中，冲口哦诗，嘲谑杂出。而依韵和严文靖公《读书词》一首，则大类见道者，录之：“月明云淡俏，一个蒲团，禅关参照，尘氛不到。空王寺钟动，寒林鸟叫。涧水风吹，听笙簧无边高调。弦指外沧海桑田，一枕黄粱惊觉。世间何故闲烦恼，衣紫腰金，误人年少。老僧高啸，只愁个九品莲台难到。慈降虎豹，毕竟是潜藏牙爪。可知乃《圆觉》《华严》，要人探讨。”

海昌查某以诽谤朝廷身罹国法，其女亦徙边塞。女故工诗，途次题驿壁云：“薄命飞花水上游，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路，野戍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漫谱琵琶

怨，罗袖香消土满头。”吾友汪西京沈琇尝次其韵云：“弱息怜教绝域游，魂飞何祇似惊鸥。覆巢卵在漂流际，薄命人丁琐尾秋。绮阁低迷空昔梦，边笳凄切咽新愁。伶仃历尽崎岖苦，尽尔青春也白头。”

《居易录》载：萧山何御史赡，以事谪戍归里中。值御史邹鲁者谪令萧山，与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谋杀之。何之子兢避难山东王佥事家，一日闻邹迁山西佥事，辞王公曰：“复仇此其时矣。”王遂治装遣之。兢归，潜部勒亲党数十人，俟邹于路，矐其目，折其四肢。邹诉于官。兢直前慷慨流涕，自陈父冤，请死。当事为之动容，仅拟流徙得免。予按，兢之所归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系成化己丑进士，官广东左布政。邑志及《先贤事略》皆载何兢挈家归公，公泣而授馆，衣食之，誓与之复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据而云山东王佥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宾，岂舜宾即系赡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载，兢既得复仇，法吏当兢死。鼎复资兢母入都，击登闻鼓上诉。事下，大理评事曹恕谓鲁既迁官，不得以亲临比，且援唐梁悦为证，兢得减死。亦与《居易录》所载异。

洪洞范彪西鄗鼎与王阮亭书云：“近日时文选家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先生谓其无羞恶之心，某更谓其失为下不倍之道也。”此论盖指吕留良而言。去之三十余年，而留良身后不免国法，安知非狎侮前哲、讪谤学官之报哉？范为顺治辛丑进士，养亲不仕，隐居师旷故里，讲洛、闽之学，从之授经者颇众。康熙戊午，山西巡抚以博学弘词荐，不出，人益高之。

偶阅陈眉公《秘笈》，有最误者二处，聊一辨之。《秘笈》云：“汉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则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后世不熟经术之论也。”予按，《周礼》小宰之职，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二曰廉能。注云：能谓才能足以办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礼》且未见矣。又云：“云长初为汉寿亭侯。亭侯，即亭长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汉楚春秋》“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汉桓帝纪》“封尹勋等七人为亭侯”是也。若亭长不

过主亭之吏，犹今之里长耳。《汉书》“高祖为亭长”一段，注甚明悉，而云亭侯即亭长可乎？目不识丁，而好著书以欺天下，多见其不知量也！

康熙间词臣进表，有以“岂弟君子”属之臣者，上摘其误，将罪之。时韩慕庐为学士，奏曰：“属之臣固误，然古人断章取义，亦间有君臣两属者。如《礼经》所云‘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时，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主者。四明桂彦良时为太子正字，因奏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诃。”遂得释，颇与此事相类。为人臣者，诚不可不通经也。

《居易录》云：“常熟赵文毅公万历中以词林劾江陵夺情，拜杖阙下。其孙东田士春，崇祯丁丑及第，复以词林劾武陵夺情，杖阙下。祖孙一辙，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夺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东田劾武陵夺情，谪福建布政司检校，未尝拜杖也。昆山徐司寇健庵所作《东田墓志》及《常熟志》可证，阮亭殊失实耳。

或问人死每遇七日则作佛事，谓之“做七”，何欤？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辄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则数至庚午为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克木，午又冲子，谓之天克地冲。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尽也。”曰：“然则做佛事亦有益欤？”曰：“此俗尚也，愚夫愚妇之所为也。”见徐复祚《村老委谈》。

沁雪石，赵松雪鸥波亭前物也。后入吾邑县治中，邑人钱昌以计出之，既而归于徐廷庸。明末廷庸复归于钱，置之绛云楼前。不久楼火，石亦烬。按廷庸之从弟阳初《村老委谈》云：“沁雪质纯黑，遇雨润则白色隐起如雪，故名。”此必其亲见之者。钱湘灵《邑志杂记》则云：“石质黑，而额上一方，雪著即消。”此说殊谬。况松雪宝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谓垂云者。沁雪、垂云，皆形容之辞。若以沁雪

为著雪即消故名，然则垂云之称，又何说焉？

王阮亭《分甘余话》云：“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往往不多得。即如叶文庄《古文遗稿》、李映碧《重修南唐书》并可传后，而两公子孙皆官通显，竟不付梓以流通于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顾子文宁，故贫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渊遗诗有《海粟集》数卷，不惜典鬻琴书以给剞氏，俾开以行世。叶、李两公子孙虽官通显，视文宁有愧色矣。又其友马旦、程椿相继云亡，文宁收拾其遗诗，嘱予选定，亦次第锲板。此种风义，当于古人中求之。文宁名士荣，家邑东之梅李。为人端正纯雅，能诗善书。虽居市廛，如在岩壑，盖有隐君子风云。

西湖岳墓前有铁铸奸桧夫妇像，北面跪冢下，供游人笞击，敝辄重铸，颇快人心。而究所从始，则为吾邑周公近仁。公参浙藩时，特修武穆墓，复其墓田，并铸此像云。公名木，为明成化乙未科进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弘间，与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诏徵明称吴门四才子，而昌穀实吾邑梅李镇人也。龚渊孟立本先生《松窗快笔》云：“世之习昌穀者，率称吴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产哉？但阎秀卿《二科志》、黄鲁曾《故实补遗》亦云尔，两君皆郡人，可以征矣。”按，昌穀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妇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词调高雅，实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极称之。

吾邑孙西川艾，既以子贵受封矣。一日步游金阊，有贾人忽把其袖，且笞且詈，几至折颐。公乘间进曰：“余常熟孙氏，非君所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与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诉，贾人惕息。公笑曰：“负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误何伤？”怡然引酒，酣畅而别。又吾邑有顾耿光字介明者，宪副一江王柱子也。尝佇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颊，遂驰去，公怡然袖手。或问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乱矣。岂宜与校？”不三日，其人暴卒。两公之雅量如

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于《松窗快笔》，为连类录之。

康熙间，吾邑昆城湖之滨，有塾师某者聚徒于家，好出句命对。一徒于暮春来从师，即出句云："四野绿阴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对云："一庭红雨送春归。"师知其倩笔，诘所自来。云："吾姊也。"询其年，及笄矣，纫余辄观书作字，无间寒暑。师云："效尔姊用功，自善属对。勉之，勉之！"是晚散馆，复出句云："好书勤诵读。"次早对云："佳句费推敲。"师不识其姗己，击赏不置。翼日邻友招师看桃花，欲携对句以往，夸徒聪俊。晚又出句云："有约探桃坞。"次早对云："无心坐杏坛。"师欣然携往。邻客有黠者，见之匿笑。师察其故，大恚，誓不复命对，事遂绝。女姓严氏，貌殊娴丽，后以所字匪人，郁郁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贾人，不知书，女殁后，著作悉归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阁，汲古主人毛惠公氏为吾友汪西京沈琇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绝句，次章结云："单辞只句空千古，不杂人间梨枣香。"末章结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云飞。"白云者，谓江上女子洪梦梨。洪亦工诗，盖尝自署为"白云道人"云。

赵松雪书饱满圆润，所见石刻皆然。而吾友顾文宁士荣所藏松雪《黄庭》墨迹，盖临右军本也，用笔颇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与石刻迥然不同。邑中书家如冯窦伯武、孙子逸祖诒俱极赏之，定为松雪真本。窦伯居濒海，每入城，道经梅李，辄向文宁索观，把玩不忍释手云。吾邑顾雪坡文渊、徐铁山方少时与王石谷翚同画山水，后石谷从太仓烟客、元照两王公游，得见宋元人真迹，学问日进。雪坡、铁山度不能胜之，遂一去而画竹，一去而画马，两人亦并臻极诣。史称张长史、颜鲁公始同学正书，张自知不及颜，去而为草。《中吴纪闻》载，杨惠之初亦学画，见吴道子艺高，遂去为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铁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写竹，尤妙在水口与石。盖此二端，专事画竹者多不能工，雪坡从山水入手，故独擅场耳。雪坡之后，吾邑有江飞涛声者，诗文之外兼工画竹，雪坡亦极称之。

古者以十年为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开七秩"。乐天诗："已

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此其证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开八秩”。乐天诗：“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自注：“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此其证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开九秩”。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证也。据此则已满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满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开”字，则失之矣。尝见陈眉公《群碎录》有云：“《礼》‘八十，日有秩’，故称八十为八秩。”然则六十、七十俱不得称秩乎？此语殊为无稽。况《小戴礼》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错记九十为八十，荒谬至此，尤可一笑。

时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祯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晚节颇不满人口，然赋性明察，有吏治才。尝知固始县，有二乡人入城，维舟一处，一为卖米者，一为卖菜子者，争一栲栳，至相扑击。其栲栳本卖菜子者物也，遂讼于官。时乃宣言于众曰：“此事不必审人，即审栲栳足矣。”于是命隶取栲栳杖之。时观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缝中滚出。卖米者乃叩颡服罪，一时颂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进士盛王赞者，吴县人也。尝为兰溪知县，有两民争一犊成讼，盛乃使牵两母牛置于旁，而棰掠其犊。一母牛作觳觫状，遂得实，归其主。其明察与时略同。而晚节托迹空门，固穷以死，颇称矫矫焉。

钱宗伯于古人诗极推元裕之，于今人诗极推程孟阳，皆未免过当。余尝与家次山兄峻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盖因晚节既坠，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阳，乃其师承所自，推之虽过，亦见不忘原本。”余深以为知言云。

支塘镇在吾邑之东，北临白茆，中贯盐铁塘，距县治四十五里。顾祖禹《方舆纪要》云：“其地即南沙废城。沈约曰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晋平吴立暨阳县，司盐都尉属焉。东晋时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将刘徵率众数千掠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

儒，即此。咸康七年，始罢盐署，立为南沙县。宋、齐因之。梁置信义郡于此。隋平陈，废郡，又徙常熟县治焉，而南沙县废。唐移县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张士诚开浚白茆，因故址筑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为支塘市，城址犹存。”按：顾氏之书考据最精，其以支塘为南沙废城，必非臆说。不解从来修志者，何以第云张士诚尝筑城于此，而不云即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县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处？此考订之疏，关系匪浅。而《方舆纪要》一书，世无刊本，见者颇少，余故备书于此，以俟后之修志者补入焉。又支塘本作芝塘，实以产芝得名，故龚安节《芝塘道中即事》诗有“北望宝芝三十里”之句。自程公许作《开塘记》，谓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后人遂沿其说，反以“芝”字为误。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尝作诗以辨公许之失云。

卷五

胜国时，吾邑有自奉俭约过于常情者二人，一极贵，一极富。极贵而俭者，为陈中丞察，其巡抚南赣也，日市一鸭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师馔，半以分啖父子。极富而俭者为谭晓，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借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然陈公之俭或出于矫，而谭则天性吝啬使然，又未可同日语也。

顾仲恭大韶深于经学，注疏俱成诵在口。尝谓其友钱嗣隆裔嘉曰："君家宗伯，未可谓读书人也。"嗣隆讶而问之，仲恭笑曰："吾观彼于《十三经注疏》犹未能熟，虽博极群籍，抑末也。读书人恐不如是。"然吾闻吴祭酒梅村尝问宗伯曰："有何异书可读？"曰："《十三经注疏》耳。"观此，则彼于经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钱宗伯《吾炙集》，所采皆名章秀句，可入团扇屏风者。集无卷帙次第，总计仅二十一人。为钱后人曾遵王、东海何云士龙、太仓黄翼圣子羽、南阳邓汉仪孝威、合肥龚鼎孳孝升、勾吴沈祖孝雪樵、庐山光熊幻住、宣城唐允甲祖命、梅磊杓司、庐陵赵薿国子、秦人王天佑平格、旧京孤臣一是、橘社吴时德不官、瓮城宗人饮光、旧京胡澂静夫、楚江杜绍凯苍略、江上张项印大玉、建昌王师正帅先、旧京王潢元倬、西江半衲澄之、侯官许友有介。此选疑为公未成之书。按公尺牍中，与黄庭表与坚云："往从行卷中得见新篇，珠光玉气，涌现于行墨之间，辄为采录，收入《吾炙集》中。时人或未之许，久而咸以为知言也。"今《吾炙集》具在，并无庭表诗。又《渔洋诗话》云："顺治辛丑，方舍山文自虞山过广陵，言牧斋近选《吾炙集》，载阮亭诗数篇。"今集中亦并无王诗，未知何故。

太仓王揆字端士，烟客先生次子也。中顺治乙未进士，馆选日，

某公欲荐之。及胪句唱，“揆”与“魁”音相近，上曰：“是负心王魁耶？”盖小说家有王魁负桂英事，上故云尔也。某公遂不敢荐。（以上二则据乾隆五年刊本、扫叶山房本录入。）

汉班昭为曹世叔之妻，称曹大家。按：“家”字当读“姑”，又与姑同。大家，女之尊称。又《离骚》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家”字注音“姑”，谓浞杀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读“姑”之一证也。某宗伯《为山阴王玉映题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缥缃有女嗣芳华。汉家若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大家。”是读“家”字为本音矣。《西溪丛语》云：“唐秘书省有装潢匠六人。”《齐民要术》云：“纸有装潢法。”《释名》：“潢，染纸也。”《集韵》：“音胡曠切，作去声读。”而宗伯《赠书》诗云：“朱黄点勘须完好，签轴装潢要簇新。”是读“潢”字为呼王切，无异潢污、天潢之潢矣。韩退之谓：“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博学如宗伯，而犹不免误用，甚矣识字之难也。又《戒庵漫笔》谓：“贾胡藏珠，而都玄敬读‘贾’为‘假’，不为‘古’音。泛驾之马，王鲁南读‘泛’为‘汎’，不为‘捧’音。”盖自小学不讲，字之误读，即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龙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结客，挥金如粪土。晚年金尽，而好客自如。尝遇二三故人于滁阳道上，见其行装萧然，思有以赠之。顾震甫囊中亦萧然也，乃一一书借券付之。约曰：“俟稍赢余，当一一奉偿，但希免子钱耳。”闻者笑之，然其义甚高，志亦可哀也。

钱玉友为诗，主于奇崛，稍涉轻圆便不喜。信如其说，古人脱手弹丸之喻为非矣。尝以高青丘诗比董元宰书，谓两公自圆美可爱，学之者便易软熟少骨力。此论却得。

王石谷作画，一落笔便思传世，故即其八十以后之作亦无一懈笔。识者谓其能密而不能疏，固然；然其气韵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门

人杨野鹤晋晚年每多率笔。沈启南论画，尝持“苍润”二字，盖苍而不润，神气便少。野鹤晚年，却未免此病。

诗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丛谈》云：“犹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罗大经《鹤林玉露》云：“犹云尽教也。”杜诗：“遮莫邻鸡下五更。”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谓唐子畏画师周臣，而雅俗迥别。或问：“臣画何以俗？”曰：“臣胸中只少唐生数十卷书耳。”余谓此论却未尽然。如吾邑乌目山人，彼胸中与周臣何异？而画却不俗。弇州先生谓：“永叔不识佛理，强辟佛。”此语诚然。盖必能识之而后能辟之，不然，望影而谈，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阳之辟佛，彼固于佛理曾究心来，故辟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欧公比矣。弇州又谓：“欧公不识诗，自标誉能诗。”夫诗如欧公，亦可以已矣，犹谓其不识，是何言欤？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钱湘灵、冯定远两公。湘灵生平多客金陵、毗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其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沉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两家门户各别，故议论亦多相左。湘灵序王露湑诗云：“徐陵韦瀫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世矣。”又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盖皆指定远一派也。

秦始皇时，蝗蔽天下，诏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鬻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纳粟入监自此始。

壬子七月，濒海之处潮没，凡棺之未葬者，或殡于室，或厝于野，俱随潮涌去。及潮退迹之，则不辨其谁某矣。予因思世俗制棺，其前和辄刻“寿”字或“福”字，此甚无谓，不若刻死者姓名于其上，倘

遇不测，犹可辨识谁某也。因书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妇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妇之夫殡而未葬，迨烈妇死，遂厝其棺于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没，凡棺之未葬者，悉随潮涌去，即烈妇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妇独屹然不移。于是向之疑烈妇者，无不诧为奇事，始信为真烈妇云。

程松圆有“秣陵天远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极赏之。按：此句本袭戴叔伦作，不过以“天远”易“凋敝”二字，岂“落花芝盖”、“落霞孤鹜”，子安固不妨与子山并传与？

《史记》：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后因说赵有功，始皇封为上卿，未尝为秦相也。世俗辄云罗十二为相，大谬。

妇人以金银为介指，盖其来已久。郑康成《诗笺》云：“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镮，当御者着左，既御者着右。”又《五经要义》云：“古者后妃群妾，进御于君所，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镮退之。进者着右手，退者着左手。今之指环是也。”又相传古者妇人月经与娠则带，否则去之。今人常带在手，既昧戒止之义，甚至男子而亦带之，若为饰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试博学弘词，施愚山卷阁拟一等进。上阅之，以诗中“旗”字押韵误书为“旂”，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韵，《周礼》：“司常所掌，熊虎为旗。”又《释名》：“熊虎为旗，将军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韵，《周礼》：“交龙为旂。”又《释名》：“旂，倚也，画两龙相依倚也。”乃知旗、旂本为二物，亦不同韵，人自忽过耳。若杨升庵转注，以“旂”字叶真、文等韵，此盖据宋人刘贡父之说。按《贡父诗话》云：“司马君实论九旗之名，旗与旂相近，缓急何以区别。《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观其旂。’《左传》晋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衔服振振，取虢之

旂。’当为芹音耳。”然如《池北偶谈》第十四卷所载，不言“旂”字本音，但据贡父之说，若“旂”字当直音“芹”者，则又误后学不浅也。

《池北偶谈》云：“常熟顾充仲达著《字义总略》。”今吾邑不特无其书，亦并不知其人。

太仓顾麟士先生为人介特，不苟受施。东阳张公国维抚吴，延先生傅其子，笔砚外绝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当死，乃以黄金百镒谒先生，俾言于张公以求免。先生固谢遣去，而心终怜之，自是为损一饭焉。张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转请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即末减犯法者罪云。此事闻之于张兄冰璜叙，冰璜盖先生之外孙也。

《唐书·王玙传》载：汉以来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玙乃用于祠祭。则祭祀之焚楮钱，盖始于玙。又《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钱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此又踵玙之故事而增华者也。

严恪字心萱，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晋尚书，而封君犹康健在堂。其堂中悬一联云：“有子万事足，我子作尚书，足而又足；七十古来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传封君八十余，犹多侍妾，文靖忧之。既请告归，寒暑昼夜，必与封君同寝处。封君屡因所亲属为异室，文靖不从也。

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其父既称老爷，其子贵亦称大爷。闻吾邑陈庄靖瓒之子少参抱冲禹谟公、顾太常云程之子副使尘客大章公，终身称大爷，不敢衡其父也。今则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称大老爷矣；自知府至知县，俱称太老爷矣。又举人、贡生俱称相公，即国初犹然，今则并称大爷矣。此就绅士言之，其余称谓之僭越无等，更非一端也。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

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噫！安得此风复见于今日哉？

柳如是性机警，饶胆略，绛云楼主人宠惮之。乙酉五月之变，柳劝主人死，谢不能。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时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亲见之，尝以语人。见顾苓《河东君传》。

弇州谓欧、苏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此语诚然。盖二公以清圆转折为工，而古人炼字炼句之法，至此尽矣。长洲汪苕文琬学欧者也，武进董文友以宁学欧而兼学苏者也。吾邑钱湘灵谓：“文友、苕文诸子之文，专以圆转为胜场，若如此为文，但得机势，亦顷刻可就，直无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于文友、苕文诸子；而古文之衰，诸子亦不得辞其责。”

芙蓉庄在吾邑小东门外，去县治三十里，白茆顾氏别业也。某尚书为宪副台卿公外孙，故其地后归尚书。庄有红豆树，又名红豆庄。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辛丑，是花盛开，邑中名士咸赋诗纪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时庄已久毁，惟树存野田中耳。今树亦半枯，每岁发一枝，讫无定向。闻之土人，所向之处，稻辄歉收，亦可怪也。唐诗：“红豆生南国。”又云：“红豆啄余鹦鹉粒。”未知即此种否，俟再考之。

《居易录》云：“越中若邪溪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游若邪溪，曰：‘曾子不居胜母之里，吾岂游若邪之溪？’因改为五云溪。是读作邪正之邪，类恶溪矣。”余按，古乐府多称父为邪，音同琅玡之玡。又《颜氏家训》曰：“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飘扬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沄又飘扬其母。’”是其证也。曾子不居胜母，以其名不顺；季海改若邪为五云，亦同此意耳。如读作邪正之邪，则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谬。

瞿汝稷字元立，号洞观，昆湖先生任子也。八岁时，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为验，不知气味者则不治。洞观食竟不知，医者麇至，咸谓必无幸矣。当危急时，恍惚见吕仙面授方药数味，内有雄黄，曰："此脚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异境，无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则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云层叠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诸仙每戒洞观可勿婚宦，亏损灵根。以语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则可。"洞观还语诸仙，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观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门书，撮其要为《指月录》，至今诸方参学者无不宗之。其弟达观，名汝说，字星卿，顾好西儒利玛窦之学，熟精其书。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备道任公环督兵江阴以待之。其子遣人候问，公作书报之云："汝辈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只是要我回衙。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宁，尔老子领兵不能除讨，嚼毡裹革，此其时也，岂学楚囚，对儿辈相泣帏榻耶？后来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则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变，但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晓之，不必多说。儿辈莫晓人生自有定数。恶滋味也，常有受用处，苦海中未必不是极乐国也。读书孝亲，毋贻父母之忧，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书载江阴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诩盖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阴缪进士诜刻其祖文贞公《家训》，亦为载入，竟作文贞公与子书，中间"只要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改作"贼"字，而"尔老子领兵不能除讨"句及"后来事未可知"句，则俱删去，其余字字悉同。近亦韩得此书于伊祖典籍公《从年随笔》内，谓其语字字真挚，可以激发忠孝，因欲载入《昭文志》中。初予未见《戒庵漫笔》，而先见《缪氏家训》，谓此书必文贞公作，而附会于任者。以语亦韩，遂不果载。及见《漫笔》，乃知果任公作，《缪氏家训》误入耳。

新城《秋柳》诗四首，其风调之佳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盖妙构也。近日吾邑邵青门陵作《秋柳词》一首，风调亦复可爱，因录之。词云："万树黄金线，最无端送春辞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飞絮尽，多少朱门昼掩，便背了东风一面。记得清明寒食路，倚纤腰乱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间燕。如今抛掷情何限，带几枝冷烟疏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里，无数暮鸦栖遍，又何处笛声哀怨？凄绝右丞三叠句，任行人唱煞无心管。长亭路，连天远。"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时，常熟县俞市村第六等都，忽见白龙一、黑龙二，从西北方来。天地晦冥，乘云下降，口吐红焰，眼若灯笼，鳞甲头角分明。轰雷闪电，猛雨狂风，号空拔木，卷去居民杨朴、胡奎、陈锦、陈岳、葛宗全等三百余家，瓦草房千余间。砖瓦、梁柱、家资、树木，乱飞星散。至酉时，东行至海，升空而去，又卷起平本等家船十余只。粉壁坠地，惊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余口。当夜随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时见本县申详如此，见江阴徐充《暖姝由笔》。而钱湘灵修《常熟县志》，竟以此事移之于崇祯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载之《祥异》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张景良者，少为巡捕衙书佐，长而从人幕中为主文。陈尚书必谦之令辉县也，尝与之偕。已而尚书为侍御，景良借其势武断里中。尚书知之大怒，榜其事于城门，戒阍者无得通。景良深衔之。而会崇祯帝欲通下情，许草茅言事，景良谋之顾大韶。大韶为草疏与之，疏言士习、钱粮、缙绅等事，谓持此入都，一官可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挟之以往。既抵都，会有警，城门闭，不得入。方傍徨间，闻城上有持丰城李侯令箭呼张汉儒者，景良遽应曰诺，乃缒而上。持箭者觉非是，痛殴之。然已登城，遂听之，而与陈履谦遇。陈履谦者，本名世卿，父子济恶于乡，巡按御史名捕之。狱成而徒，逃于白下。适有江都监生陈履谦者死，世卿窜其名，谒选为福建漳州卫候缺经历。会以解粮事，与老书佐陈伯元伪刻合邑缙绅私印，上书两台。事败，急走京师。居既久，与厂卫相结，以刀笔目摄

公卿间，人甚畏之。景良至，问所为，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谦笑曰：“此老生常谈耳，无济也。以愚揣之，不言乡绅之蝎民及赃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陈必谦来耳。”履谦曰：“不可。陈公虽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钱、瞿，此当国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温旨矣。”景良从之，遂捃拾钱、瞿事，尽取生平所不快及事连钱、瞿者周内之，共五十八款，赃几三四百万。景良即更名汉儒。疏上，乌程果持之，拟旨逮钱、瞿。牵连者则抚按讯，时崇祯丙子冬云。钱、瞿既被逮，将行，邑有单良佐者为画策，以六字进，曰“款曹和温药张”。曹谓司礼监化淳，温则乌程，张则汉儒也。初汉儒之揭钱、瞿，虽出履谦指，而外则佯示局外者。于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书授意，俾调停各款，冀得重资。适良佐画此策，志仁乃大恨，谓良佐专。钱侍郎遂改“款曹和温药张”六字为“款曹击温擒陈药张”八字，刻揭流传，遂至都下。擒陈者，即谓履谦也。而是时履谦之党武举王璠适在都，与钱有隙，遂以此揭首之于卫。卫据揭上闻，奉旨：有款击擒药，是此案紧切情节，着严讯确奏。而会掌卫事董琨罢去，复着刑部究拟。既，刑部尚书郑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陈履谦着发边远，张汉儒、王璠发边卫，各充军终身。仍着锦衣卫拿在长安右门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斤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发边。即日而履谦死，次日王璠死，三日而汉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闱，场屋之苦，备尝之矣。吾友陈亦韩亦老于场屋，尝作《别号舍文》，备极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辞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糒。闻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维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维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逼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

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予肘。”

钱湘灵赠其族孙木庵诗云：“往往述诗如海势，时时梦笔有江花。”“述诗”二字甚新，盖本杜老《江上值水势聊短述》也。

义山《安定城楼》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次句向来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己长忆江湖以归老，但志犹欲斡回天地，然后散发扁舟耳。”此为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诗云：“指麾能事回天地。”此义山“回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谓义山深于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诗以虚涵两意见妙。如杜《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两句，夜则水落鱼龙，秋则山空鸟鼠，一说也；鱼龙之夜，故闻水落，鸟鼠之秋，故见山空，又一说也。《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居夔而园菊两度开花，则羁旅之泪，非一日矣，又见一孤舟系岸而动归心，一说也；观花发而伤心，则他日之泪乃菊所开，见孤舟而思归，则故乡之心为舟所系，又一说也。盖二意归于一意，而著语以虚涵取巧，诗家法也。”此论为向来言诗者所未及，故录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辄取榆树皮磨碎食之，自汉、唐已然。《前汉·天文志》：“河平元年，旱伤麦，民食榆皮。”又隋大业中，民生计无遗，加之饥馑，始采树皮食之。又唐阳城家贫，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种，惟野榆可食，他种味苦，不可食也。

陈潮溪《新语》云：“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则尽读书之法也。”近汪钝翁与梁曰缉论《类稿》书云：“凡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从入，其既也必求其所从出。彼句剽字窃，步趋

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数语盖本之潮溪。

谭晓，吾邑富民也。家故起农，有心算。闻其一事，有出人意计外者。凡佃人，每户课其纺䌷娘凡几枚，以小麦干为笼盛之，携至郡城，每笼可得一二百钱。其巧于取利如此。纺䌷娘即络纬也。

吾邑藏书之富，自昔所推。成、弘时，有钱员外仁夫者，其藏书处曰“东湖书院”。嘉靖时，有杨副使仪者，其藏书处曰“万卷楼”。至若绛云楼之藏，则更倍于前人矣。其门人毛晋子晋、钱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书处曰“汲古阁”，钱藏书处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为云烟，不可问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过唐墅广福禅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纸，古香拂拂生楮墨间，盖久芳所新购者也。后有长洲朱鹭跋云：“余闻苏长公手书《圆觉经》下卷于友人所，将诹日而索观之，则窃叹世间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悭也。居亡何，过广福禅院，而复获睹此。其书粗类长公而浮，其遒劲盖学苏而过之者。笺，宋也，而不详日月及姓名。然观初终力劲神载，行楮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笔，何必长公？惜哉，卷前后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归院日，予与徐女廉实邂逅鉴赏之，远公不惜青蚨，曰：‘吾以为镇山之宝。’嗟乎！嗟乎！非远公，非予两人，不必收也。异哉，物之归有数也夫！时万历辛丑中元日。”予观跋语云云，知此卷本院中旧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宝玉大弓之复归也。按：万历辛丑至今，盖又阅一百三之一年矣。

陆务观云：“英石出钟山之灵泉，其佳者温润苍翠，叩之如金玉。”盖其物贵重于世，自古已然。近时人家所有，悉系一拳，不过充几案供耳。万历间，吾邑黄道登门知南雄府，英德其邻壤也。归时载英石颇夥，其长者至丈余，今一存城西蒋氏第，一存城南钱氏宅。在蒋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在钱氏宅者曰“舞袖”。

崇祯辛未，太仓吴梅村先生举礼闱第一。时枋国者为乌程温体仁、宜兴周延儒。吴为宜兴门下士，乌程嫉之，以蜚语闻。时有内臣从宜兴案头取吴七艺，直呈御览。怀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诡靡。"外论始息。故吴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相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讼牒中，多自称曰"身"，身犹言"我"也。如张飞自言"身是张益德，可共来决死"。又宋彭城王义真自关中逃归，曰"身在此"。谢沦云"身家太傅"。史传中若此类甚多，皆以"身"为"我"也。

汉长安庆虬之善为赋，尝作《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重于世。梁张率常日限为诗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俗人以耳为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兴储同人先生殁后，有人元旦梦游文昌所，见先生为掌案，手中执江南乡试榜，榜首名绂，宜兴人，其姓则模糊不能审也。既苏而述其事，于是宜兴多有以"绂"为名应试者。时吴方来方试童子科，亦随俗易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余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剑录》中有《论孔明》一则，责其忠于刘备而不忠于汉，为辞甚辨。以余考之，则其说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于正，以示大一统之义。而孟子于齐、梁之君，则勉之以王，不复以周室为言，盖知周之不可复兴也。汉之有献帝，非犹周之有显王乎？孔明之不复以汉帝为念，犹孟子意也。必执此以罪孔明，而谓其不忠于汉，是可与经而不可与权者也。至谓备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尤于

当日事势有迂阔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许以后，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禀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输之于操矣，其能与操树敌乎？又谓备非人望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雄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夫出于敌人之口，其加以恶名也固宜。即使备之为备，果非人望所归，亮亦不得舍汉之宗室，而反委身于人望所归之他姓也。且备为汉宗室，亮委身事之，犹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后人之指摘更当何如？又谓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帝，犹必待天子之命；备虽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此尤与儿童之见无异。夫当操之世，天子已如赘疣，其王其帝，名为出自朝廷，而实操隐有以使之。假使备之称号而必禀命天子，彼天子之权已归之操矣，操其肯以尊号予敌乎？总之，论古人者，不审时势而望影乱谈，便如无理取闹，其不为有识所掩口者几希。

释石林《寄巢集》有《七护》诗，其序云：“剩道人姓刘，大名人也。为长洲广文。鼎革后不复归，因隐于南沙之毕泽，四壁萧然，晏如也，为《七护》诗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诗，仅达意而已。”吾友沈确士尝作《有明学博刘先生传》，盖即剩道人也。传云：“先生名永锡，字钦尔，号剩庵。中崇祯丙子乡试。癸未选长洲学教谕，署崇明县事。未几遭鼎革，隐居相城。寻移居阳城湖之滨，妻子织席以食。先生携席市中，见者呼‘席先生’。又几年，穷饿死。友人陆泓经纪其丧，葬先生于虎丘之山塘。”按：毕泽近阳城湖，陆泓即毕泽人也。先生一学博，守初志至死不变，确士谓“古之入山蹈海者，亦无以加之”。后有修《常熟志》者，当采先生入《流寓》中。余故识其大略如此。

《五车韵瑞》一书，今日诗人所家置一编者也。而其中讹处颇多，恐习非成是，贻误后学不浅，聊一正之。如支韵“靡”字，亡池反，音麋，系也，与縻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也。又散也，《礼·少仪》“国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嫚靡、

妖靡、侈靡、妙靡、绮靡、猗靡之类，并应读上声，入纸韵，而《韵瑞》则收入平声矣。又“嶷”字在支韵，音宜；在质韵，则音逆。《毛诗》：“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与食叶也，而《韵瑞》则以“岐嶷”作平声矣。又支韵“厘”字，邻其切，音离，理也。而《史记·孝文本纪》之“祝厘”，如淳曰：“福也。”《贾谊传》之“受厘”，徐广曰：“祭祀福胙也，并音禧，与禧同。”而《韵瑞》则与读为离音之丕厘、允厘、保厘、帝厘之类并收矣。又鱼韵“誉”字，羊诸切，音余，称美也。御韵“誉”字，余据切，音豫，美称也。两音分死活，故朱子于《四书》诸“誉”字，独注“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两“誉”字为平声，而他处不注。《韵瑞》则以广誉、虚誉、嘉誉、名誉、光誉并作羊诸切矣。又齐韵“齐”字，前题切，音脐，平也，整也。而《礼记·月令》“火齐必得”，《内则》“食齐、羹齐、酱齐、饮齐”，陈澔并音去声，即“剂”字之省也，当入霁韵。而《玉藻》“趋中采齐”，陈澔音慈，他书有竟作采茨者。以《记》所云“采齐”，即指《楚茨》之诗也。此又当入支韵，而《韵瑞》则与读为脐音之思齐、得齐、物不齐、歌齐、夷齐、婴齐、宓不齐之类并收矣。又文韵“斤”字，举欣切，音与巾同。而《毛诗》“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声，读如仅字。《尔雅·释训》云：“斤斤，察也。”故《毛传》解亦如之，与平声作斧类及斤两解迥别。而《韵瑞》则与读为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郢斤、匠石辍斤之类并收矣。又“观”字在寒韵，音官；在翰韵，则音贯。盖物在前而自我观之，此“观”字当平声读，如仰观、纵观、相观、游观、旁观之类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来观，此“观”字当去声读，如大观、贞观、京观、容观、甲观、壮观之类是也。而《韵瑞》则不分死活，并收一处矣。又阳韵“行”字，寒刚切，音杭，列也。而《史》《汉》“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当读去声，入漾韵。按《汉书·苏武传》：“汉天子，我丈人行也。”颜师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诗：“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又云：“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韵瑞》则与读为杭音之雁行、太行、颜行、泪千行之类并收矣。又“商”字，内从八，为尸张切，音伤，入阳韵；而“商”字内从十，为丁历切，音的，入锡韵。《诗》“东

方未明”，注疏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古今韵略》引《士昏礼》云：“日入三商为昏。”此“商”字与“商”字迥别。而《韵瑞》则以“三商”收入商韵矣。又青韵“庭”字，唐丁切，音亭，门屏之内也。而《庄子·逍遥游》“大有迳庭”，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庭，敕定反。迳庭，谓激过也。”按：此当读如听字，入敬韵。而《韵瑞》则与读为亭音之趋庭、中庭、王庭、后庭、大庭、明庭之类并收矣。又“凿”字，丘位切，与块同，入队韵，《礼·丧大记》“父母之丧，寝苫枕凿”是也。而《韵瑞》则以“凿”字与“由”字笔画相近，误认为“由”，收入尤韵矣。又盐韵“占”字，职瞻切，音詹，视兆问也。而“口占”二字，则当入霰韵，作去声读，音战。按《汉书·陈遵传》：“遵冯几口占书数百封。”注云：“占，隐度也，口隐其词，以授吏也。”又《朱博传》：“口占檄文。”颜师古并音之赡反。又《通雅》“唐王剧当五王出阁，剧召五吏分占”，亦与口占同义，皆言不起草也，音亦当读去声。而《韵瑞》则与读为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类并收矣。其谬不可殚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书，其谬亦复不少，而此书盛行于世，与《韵瑞》正同。吾邑毛斧季㞐固深于小学者也，尝谓此书之误，视梅氏《字汇》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学者，俾知取正于《唐韵》、《广韵》、《集韵》、《韵补》等书，而无为俗学所误云。

《三国志·庞统传》云：“先主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按：统致命处在鹿头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国演义》载：“统进兵至此，勒马问其地，知为落凤坡。惊曰：‘吾道号凤坡，此处有落凤坡，其不利于吾乎？’”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辞，而后人遂以名其地。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此类是也。而王新城诗中，有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著之于题。然则《演义》又有曹操表关羽为寿亭侯，羽不受，加一“汉”字，羽乃拜命之说，亦可据为典要，而以“寿亭侯”三字入之诗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论，开后人用小说之门也。又《牡丹亭》词曲，有“雨丝风片”之语，而新城《秦淮杂诗》中用之，亦是一败阙。尝闻康熙

间雁门有卢制府者，以限韵“春闺”题属诸名士赋之，而傅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因笃以盖头、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为曲中语，遂一笑而罢。夫词曲不可入诗，予前已言之，观于傅、李两公而鄙言益信。然则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难免后人之指摘矣。

昆山归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此类，时人呼为“归痴”云。

卷六

赵秋谷《谈龙录》云："昆山吴修龄乔论诗甚精，所著《围炉诗话》，余三客吴门，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遍访其书。一日得之于友人张君所，书凡六卷，议论果有为前人所未发者，因节录十三则于后。

作诗者不可有词而无意，无意则赋尚不成，何况比兴。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真是木偶被文绣耳。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虽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后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

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下死句也。

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盖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白首一穷鳞"。

王铎为都统，诗曰：“再登上相惭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鹰》、曹唐《病马》亦然。鱼玄机《咏柳》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黄巢《咏菊》云：“堪与百花为总领，自然天赐赭黄袍。”即荡妇、反贼诗，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又何以诗为哉？

余读韩致尧《落花》诗结联，知其为朱温将篡而作，乃以时事考之，无一不合。起语云：“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禁。”是题面。又云“眼寻片片随流去”，言君民之东迁也；“恨满枝枝被雨淋”，言诸王之见杀也；“倘得苔遮犹慰意”，言李克用、王师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伤心”，言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临阶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意显然矣。此诗使子美见之，亦当心服。诗可以初、盛、中、晚为定界乎？

唐人诗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说破不觉，说破则其意焕然者。如崔辅国《汉宫词》云：“朝日点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称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之语自见，严于钦钺矣。《诗归》评媚甚，岂非说梦。韩翃《寒食》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

诗意之明显者，无可著论；惟意之隐僻者，词必纡回婉转，必须发明。温飞卿《过陈琳墓》诗，意有望于君相也。飞卿于邂逅无聊中，语言开罪于宣宗，又为令狐绹所嫉，遂被远贬。陈琳为袁绍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谓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视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陈琳以便于措词，亦未必真过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言神交以叙题面，引起下文也。“词客有灵应识我”，刺令狐绹之无目也。“伯才无主始怜君”，“怜”字诗中多作“羡”字解。因今日无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过如孟

德者，是以深羡于君耳。“石麟埋没藏春草”，赋实境也。“铜雀荒凉起暮云”，忆孟德也，此句是一诗之主意。“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言将受辟于藩府，永为朝廷所弃绝，无复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谓深得风人之意矣。

唐人诗妙处，在于不著议论而含蓄无穷，近日惟常熟冯定远诗有之。其诗云：“禾黍离离天阙高，空城寂寞见回潮。当时最忆姚斯道，曾对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尽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马、阮四镇事，尽在其中。又有云：“席卷中原更向吴，小朝廷又作降俘。不为宰相真闲事，留得丹青夜宴图。”以韩熙载寓刺时相也。又有云：“王气消沉三百年，难将人事尽凭天。石头形胜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孙仲谋寓亡国之戚也。所谓不著议论声色，而含蓄无穷者也。

诗苦于无意，有意矣，又苦于无辞。如聂夷中之“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则合矣，而其辞率直又迫切，全失诗体。

五七言律，皆须不离古诗，气脉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

诗意大抵出侧面，郑仲贤《送别》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人自别离，却怨画舸。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文出正面，诗出侧面，其道果然。

作诗学古则窒心，骋心则违古。惟是学古人用心之路，则有入处。

吾邑魏叔子冲负才不羁，中年蹭蹬，寄兴诗酒。尝与冯嗣宗复京辈为里社，祀隋陈司徒。一日，叔子举社祭毕，聚饮。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调之不对，魏向之大哭。因赠嗣宗诗曰：“今昔

人情太不同，朝来残媪亦嗔侬。红裙无分青衫老，恸哭穷途向嗣宗。”

无锡杜太史紫纶诏，少时以词赋擅名，久留京师。康熙辛卯，遂举京兆。壬辰钦赐进士，入词馆。旋假归，林居二十年，游名山几遍。尝与羽士荣泂泉涟、释天钧妙复结方外交，所至辄挟以往，人称“梁溪三逸”。太史遂属善画者绘为图，题咏纷如。乾隆丙辰六月，游西湖归，作诗一绝，授其子，曰：“此即我之遗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诗云：“半生空自逐浮华，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儿曹无别语，读书为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为其七十诞辰，张宴厅事，大书一联粘诸壁，出句为“教子课孙完我分”，而对句即用所作诗结语云。

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谓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载以下，乃有从而议其非者。友人某自京师归，为余述之，且深为不平。余曰：“柳州非《国语》，应得此报。且安知从而议之者，非即盲左后身乎？”某为之失笑。

赵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黄崑圃先生任山东布政。黄固素重秋谷者，会益都令某来谒，黄语之曰：“赵秋谷先生，君管内人也。其诗文甚富，盍请于先生，持其草以来，俾予得一寓目乎？”令归，即遣一隶持牒取之。赵故善骂，得牒，益大怒，诟令俗吏，并及于黄。黄亲为陈见复述之。

进士鲜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进士，至乾隆己未犹在而得与后辈称前后同年者，有两人焉：一为益都赵赞善秋谷执信，一为黄冈王佥都西涧材任。时西涧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听，赵失明，两公耳目各废其一，而皆不废吟咏云。

梅李东塔禅院东房藏有故僧慈云所书《楞严经》，笔法秀整，绝类赵吴兴。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顾文宁士荣往观之，后有董元

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钱子羽持故僧慈云所书《楞严经》见视，书法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按，跋语所云丁卯，盖天启七年也。元宰之亡，为崇祯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经时，盖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钱玉友良择、邵青门陵、许旸谷彻、王露湑誉昌并以诗名。而露湑翁与余善，盖古所称忘年交也。余尝谓翁之诗，豪迈不如玉友，而细腻胜之；天趣不如青门，而沉着胜之；温丽不如旸谷，而骨干胜之。翁颇以余为知言。

祝枝山作《梦游莺花洞天记》，有行书手录本最佳，向藏吴郡某氏。康熙乙巳，吴逆三桂遣人持数千金至吴，收古书画器物，遂以三百金购此本去。时吾邑顾翁雪坡文渊适在郡，用双钩摹出。余从雪坡之侄文宁士荣见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闻吴逆之使满载所收以归，渡江舟覆，此真本为龙伯取去，无复在人间矣。

明崇祯六年癸酉，应天乡试，一榜得三会元：甲戌李青，丁丑吴贞启，癸未陈名夏。本朝顺治十一年甲午，浙江乡试，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

严相国养斋为诸生时，与瞿昆湖诸公联十杰会，常会文于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于公惟谨。一夕，梦公谓曰：“承君隆礼，愧无以报，今以予骨赠君。”寤后忽发寒热，逾时乃止，人谓文安公实为之换骨云。

严相国有妹嫁石岸张氏。石岸至城，路有断水处，往来多阻。相国以妹在石岸，特筑桥以通之，名曰“徐泾桥”。

邓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赋《空谷诗》，为松圆诗老所赏，遂以此得名，人呼之为“邓空谷”。后以荐举入都，没于逆旅。所著《颐庵》、《玉山》、《柳下》诸集，散佚不可问。尝见其《赠如

皋冒征君》诗，有“旁若无人惟燕子，不知有汉是桃花”之句，余最爱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岁，而两目不见物，家人取书雒诵于侧，孝先凭几窃听，率以为常。以故孝先盲于目，不盲于心，所为诗歌颇佳。邓肯堂作《五哀》诗，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广成峒曾举进士归，其父太常公欲令谒唐叔达先生，而适晤叔达于友人所，遂先与言之。叔达曰：“勿遽来，不佞叨居父执，相见时宜有言为赠，当预思所以训戒之者。”又太仓太原王氏，亦叔达之世交也。当烟客奉常官京师日，叔达过其家，诸公子迎之入。至厅事，南向坐，诸公子设红氍毹拜之，不为动。拜毕，摩诸公子首，曰：“汝父远宦京师，好自读书，勉之。”诸公子侍立唯诺，叔达乃徐徐曳杖而起。盖叔达以前辈自居，视故人子弟不异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铨为余述之如此。噫！人情浇薄，朋友一伦几绝。如叔达先生二事，以今日视之，亦何啻羲、黄以上乎？

严太守天池澂，相国文靖公子也，将赴邵武之任，与郡邑城隍神约曰：“某必不携邵武一钱归，神其鉴诸！”既抵任，苞苴尽绝。惟有茶果银一项，士民为官长称觥敬者，其俗相沿已久。于是争致，诸公复苦劝受之，以供薪水费。辞不获已，积之共若干金。迨致仕归，舟次吴门，以原银付家人曰：“吾前与城隍神约，不携邵武一钱归矣。此银何所用，其以为修治桥梁费乎？”于是择日鸠工，自郡之齐门外至邑之南门，凡桥梁之倾圮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兴周相国玉绳，少时从黄介子先生游，先生极称之。迨玉绳以高第里居，颇恣纵，先生闻之，弗善也。后玉绳以事谒先生，先生坚卧弗起。迨长跪榻前请过，先生遽起，批其颊，曰：“汝初致身，遂为患里中乎？”其严气正性如此。介子名毓祺，江阴名诸生，鼎革后起义守城，城破被执，不屈而死。

缪仲醇，布衣也，而东林诸公与订交，皆以兄事之。常州钱侍御启新，东林之翘楚也。江北一缙绅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闻叩门声甚厉，厮养皆惊起。窥之，见火光中一人督责童子，以其应门稍迟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谢。此绅谓侍御且归矣，晨起询之，乃知夜间至者为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甲族，重气节，娴经济，为一时豪士，不特精于岐黄术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为人矣。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为锤炼而成矣，而不知欧公之平易，亦是锤炼而成者。即如白香山之诗，老妪能解，可谓平易矣，而张文潜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盖其苦心锤炼如此。以此例之，则欧公可知，不特“环滁皆山”之句数易稿而就也。

作诗者有神来之句，往往成于冲口信笔，所谓好诗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诗，则初得者为第一层，语必浅近；即第二层，犹未甚佳；弃之而冥冥构思，直至第三层，方有妙绪。然第三层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层语乃佳。不然，雕琢之过，露斧凿痕，其不入于苦涩一派者几希。

冯定远云：“严沧浪言有古律诗，今不能辨。”余观《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类，疑即所谓古律诗也。子美集中如《郑驸马宅宴洞中》、《崔氏东山草堂》、《题省中院壁》、《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雨不绝》、《九日》、《赤甲》、《滟澦》、《白帝城》、《最高楼》、《暮春》、《愁》、《昼梦即事》、《江雨有怀郑典设》、《简吴郎司法》、《覃山人隐居》、《晓发公安》、《暮归》等作皆是，亦谓之吴体。盖律诗而骨格峻峭，不离古诗气脉，故谓之古律诗也。严沧浪固云：“盛唐诸家多此体。”试检诸家集，当知予言非谬。

诗之有次韵，自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也，唐之元、白遂踵其事，至皮、陆而加甚焉，今则非次韵无诗矣。施愚山谓：“次

韵之作是做韵，非做诗。”其言良是。盖所谓做韵者，觅韵脚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广之以《佩文韵府》而止，于是以字凑韵，以句凑篇，勉强牵合，全无意义章法，非做韵而何？陷溺之甚，遂谓次韵之诗，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诗韵，连篇累牍，用以自豪，益无谓矣。赵秋谷亦谓：“次韵诗以意赴韵，虽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长篇中一二险字，势难强押，不得不于数句前预为之地，纡回迁就，以致文义乖违，虽老手有时不免。阮亭绝意不为，此可法也。”善哉言乎！与施愚山“做韵”之语，并是今日作诗者药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统间，官监察御史，与同僚成规纠劾权要，罢归。有周纲者，应诏于京，取李师中“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句，与士大夫分韵送别，并属钱塘戴文进作《归舟图》以赠。今图藏吾友顾子文宁士荣家，卷首有涂棐八分书“归舟图”三字，图后有国子助教同郡李继《归舟图诗引》，作于正统辛酉秋七月既望者，引后即书分韵诗。同郡杨翥得“去”字，东海徐珵得“国”字，河南刘溥得“一”字，同郡张柷得“身”字，潭怀逯端得“轻”字，同郡张益得“似”字，吴郡顾谦得“叶”字，同邑吕囦得“高”字，太原郭璘得“名”字，武陵龚理得“千”字，舂陵周纲得“古”字，吴邑范子易得“重”字，张穆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诗后有郡人韩雍跋语，作于成化九年九月重阳日。龚渊孟《松窗快笔》云：“周纲此举，为杨文贞所怒，遂致远斥，章亦仅而得免。”予观卷中诸公，显晦不一，最著名者为徐、韩二公。徐后改名有贞，以复辟功，拜大学士，封武功伯；韩以征两广蛮寇功，进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谥襄毅。

娄子柔坚，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诗文外尤精钟、王书法，晚乃变而学东坡，一洗柔媚之习。时华亭董尚书方以工书重海内，而秀整有余，苍劲不足，先生视之蔑如也。后吾邑冯氏书学，讲贯最善，实得先生之传云。

邵青门陵晚岁奉佛，一椽在山麓，黄叶积庭下，双扉昼掩，日诵

《金刚经》不辍。遂取经中“不住于相”之义，自号“黄叶庵不住道人”。尝著《金刚经集说》，依经敷演，阐发详明，俾读者于无上妙谛一览了然，真能以笔代舌，为佛门提唱者也。而所与往复商榷，奉为指南以成此书者，惟释药山一人。余见青门与药山札不啻数十，质疑问难，大抵为注经一事云。药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窝潭，所与游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号曰“瞎山”。

孙西川艾，尝游金陵，狎客怂携谢妓。公遍访教坊季女，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纳采，即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毕具。选日结婚，将御一如常仪，争妍竞宠，备极宴尔之趣，冗费可二万金。兴尽而返，绝不留盼，其豪迈如此。厥后百万之产，取次荡尽，但倩一廛以居，虽膏腴轻售，终不言益价。一人忽款门自陈，愿输粟五百斛。公辞曰：“噫！吾安得空室贮之哉？”固与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异石，公遂捐此米铲剔之。石既露矣，乃悬崖置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尝从沈启南游，得其点染法，而其迹世罕有传者。蒋相国曾于大内见其尺幅，所画为粪壤，颇极工妙。相国以语公之裔孙畏之翁璟，翁复为余言如此。

严文靖公拜吏部尚书，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办。请所邀，公曰：“无他客，专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负，而墐私窦必自若曹始。”以宿储博弈具授之，曰：“若曹无聊，可以此自娱，慎无出门户。”人揖而觞之，诸仆皇恐受命，讫任无越轨者。

明万历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弹《洞天春晓》、《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陈崑源妙会其旨。赵应良云所，则又陈之入室弟子也。赵之琴理，为天下第一，尝独夜对月，一弹再鼓，闻庭外鬼声凄绝。谛视之，有人长二尺许，皆古衣冠，杂坐秋草间，作听琴状。其声之妙，殆感动鬼神矣。云所尝与同邑严太守天池为琴会于松弦馆，遂勘谱行世，而陈禹道锡贤复从赵受学焉。锡贤精《苍梧曲》，邑人以“陈苍梧”呼之。

明太祖龙潜时，曾在皇觉寺为僧。后廷臣赋诗，有犯“光”字、“释”字、“和”字、“尚”字者，即为讥讪，甚则诛戮，轻亦谴谪。吾邑施孟微为监察御史，一日上命赋诗，有“日出光华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黜归。按：孟微名显，洪武中，乡、会试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后人不肖，以祖墓售宦仆，启土迁棺，白骨见焉，头大如斗，两股亦倍常人云。

乡贤祠之滥也，于今为甚，自昔已然。闻罗念庵先生以吉水乡贤祠驳杂，耻其父与之同列，欲奉木主以归。而吾邑邵文吉遗命，毋入乡贤祠。文吉名相，即严文靖志墓所称守斋先生者，观此而知乡贤之滥，固不自今始矣。宿迁徐太史坛长用锡云：“今之为人子者，守身诚身都不讲，甚至供养俱不周，惟于亲死之后，经营入乡贤祠，便以为孝子尊亲之至。以致学宫之内，侩伍丛杂，贤者耻与为列。”盖亦有慨乎其言之也。今塑神像者，辄捕龟、蛇、鸟、雀生纳其腹，意取生物之气，以为土木灵性也。闻故明时，无锡东林书院塑龟山先生像，因一杨树去其上半，中为像，留其根以为座。当时以先生姓杨，故其像即因杨树，而又以先生号龟山，并纳龟于其腹，直儿戏矣。

昆山一粟生，执贽谒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几何？”对曰：“属狗。”一时传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询，余对以长属某，次属某，又次属某，最幼属某。座客某闻之，私谓余曰：“子号读书，奈何出辞若是之鄙，类昆山粟生乎？”余曰：“此余用五代时宇文护母书中语也。”因检书示之，某为之面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即知为牡丹；成都重海棠，故言花即知为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后也。其家海棠种异他处，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称。故白堤卖花者，辄以“文村种”三字签标于海棠云。世谓此花无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产则独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祯甲戌科会试，场中皆推文长洲所取陈际泰为第一。同考项

煜，欲令会元出其门，绐文曰：“吾此卷乃杨廷枢也。”杨为同乡名士，文遂让之。及拆卷则李青也。煜面黔，向称项黑，至此竟相传笑，有“项黑得李青”之语。

《庄子·秋水篇》公子牟对公孙龙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鼃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云云。“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云云。白香山《池上篇》有“如鼃居坎，不知海宽”之句，盖即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即“埳”字，而“鼃”字笔画颇近“龜”字，近世相沿误刻，其失固了然可见。余观工书之士，前明如董尚书，当今如王吏部，皆喜写《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误作“龜”，亦疏于考订矣。

张谦字益士，予舅之子也，长余一岁，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张郎”。药裹之余，关心吟咏，辄多佳句。家在江村，不与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数卷，殁后散佚，偶记数联，录而存之。《题柽柳书屋》云：“湘江分得丛兰紫，虞岭移来片石青。”《赠别》云：“蜡烛烧愁愁不断，晓莺唤梦梦难醒。”《不寐》云：“闲愁不散如宵雾，薄醉旋消似晓烟。”《夜坐》云：“粉墙月上画图出，茶灶烟生风雨来。”《暮秋杂咏》云：“石卧荒苔疑病酒，梅撑瘦骨似吟诗。”《草堂》云：“梅尚有花和我瘦，石全无窍似儿顽。”《代赠》云：“梦回味似重笃酒，魂断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时，内佛殿火，金银铜像，融而为一。遂命铸炉，凡铜炼六火则露宝光。上命加火一倍，炼而条之，复用钢铁为筛格，以赤火熔条，取其极清而滴格下者为炉，存格上者制他器，此宣炉之质也。炉式略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折彝”，曰“乳足”，曰“花边”，曰“鱼耳”，曰“鳅耳”，曰“蚰蜒耳”，曰“熏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橘囊”，曰“香奁”，曰“花素”，曰“方员鼎”；下者，曰“索耳分裆”，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鸡脚扁”，曰“番环”，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节”。其款阴印阳文，真书“大明宣德年制”。又有呈样无款者，最为难得。此宣炉之

式也。宣炉妙处在色，爇火久则假色外炫，真色内融，灿烂善变。嫩如哀梨，入口即化；凝如鱼冻，呵气便消。须有此两种光景，斯为上乘。又有制时空罅，以赤金冲满之者，名曰“冲眼”，得火则金色尽显，益从黯淡中发奇光焉。火候既到，即久不着火，纳之污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则为真宣。假者虽火养数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烧斑，尚沿永乐炉旧制；中年用番卤浸擦熏洗，易为茶蜡，亦间有渗金者；末年乃露本质，着色更淡矣。色凡五种，曰栗壳，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经纸色为第一。又有所谓鸡皮纹者，覆手起粟，迹如鸡皮，而抚之实无有。又有所谓烛泪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为涌祥云，在口下为覆祥云，是皆火气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炉之色也。此物为世所珍，颇多赝者。余非鉴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笺》、方坦庵《宣炉歌》所言，并参以他说，为之详其质，别其式，辨其色，作《宣炉说》如右，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诗中用字，有双声、叠韵之分。《南史》王玄谟问谢庄，庄曰：“互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双声同音不同韵，叠韵音韵皆同。互护同是唇音而不同韵，磝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韵也。”又沈存中《笔谈》谓：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对“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叠韵。双声、叠韵，谢、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钱木庵谓：“叠韵易见，双声难明。”陆鲁望《溪上思双声》云：“溪空惟容云，木密不陨雨。迎渔隐映间，安得讴雅橹。”木庵为之注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齿辨之，二字同音为双声，如‘溪空’、‘容云’，舌居中，宫声也；‘木密’、‘陨雨’，唇撮聚，羽声也；‘隐映’，舌抵齿，徵声也；‘讴雅’，口开张，商声也。诸如此类，可以例推。”观此而所以为双声者，乃了然矣。

钟声晨昏扣一百八声者，一岁之义也。盖岁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释氏念珠，亦借此义，见《楞伽经·菩萨问》。

钱湘灵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适当石梅之下。松阴岚翠，如眉临目，先生兀坐其中，拥书万卷，咿哦不辍。过其门者，往往驻足觇伺，流连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联云："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为三峰释硕揆书。

佛氏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而泰西人相见讯问年岁，辄云："汝死过几年？"彼此语意正同，最为警醒。余谓寓形宇内，碌碌一生，毫无竖立，即未来之岁月，无非是死过光阴也，奚待盖棺之日乎？

徐讷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长厚有内行，妻周氏尤贤。公既多男子矣，一日偶谓周曰："今日经某乡，居民皆起视过客，惟蔑工舟中一女不眸视，可异也。"是时公年老矣，周疑公属意此女，阴为物色致之。忽谓公曰："舟中人已在副寝矣。"公大惊，辞不获已，乃强纳之。生一儿，即恪也，俗呼为"徐八都堂"云。

明世庙无逸殿成，春日赐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黄鹂"之词。上问此词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风景。"顾谓夏相国言曰："'花柳分春无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时吾邑杨五川仪方为礼部员外，颇著才名，夏亦素爱之，因私遣飞骑寻杨，令属对焉。时杨方与僚友群会一勋戚家，重门深院，杯酌正浓。忽闻骑吏叩门声急，阍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既入门，即问杨员外何在，屏客出片纸相授，即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俨衣冠以俟命。杨就庭中立取纸笔属对，付使者。其句云："华夷一统大明君。"使者即飞骑复夏，夏以此应制，世庙称善者久之。

宋文宪公濂，尝馆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从二童子来谒，自称卖文。谈论出入经史，至兵机尤长。宋公不能答，请其诗，曰："吾一诗直二十金。"主人许之。诗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请，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与之。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宴毕，请观宋公书室，出前金赠曰："仆非受此，为先生地耳。"遂辞去，使人送至海

滨，舟师数千，军容甚盛，乃陈友谅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礼聘为军师，听其论无武略而去，一邑大惊。

“夫子”之称，始见于《尚书·牧誓篇》，盖武王之所以呼将士也。继又见于《小戴礼》“公叔文子卒”一章，则又为君之称臣矣。而《左氏》一书，称“夫子”者不一处，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称晋大夫栾鍼曰“夫子”；荀偃、魏绛，皆晋大夫也，而绛之称偃则曰“夫子”；向戌、乐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称喜则曰“夫子”；又季札，吴之公子也，孙文子，卫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称文子则曰“夫子”；子皮，子产所从受政者也，而其称子产则曰“夫子”；师旷，晋之乐师也，叔向，晋大夫也，而向之称旷则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会，晋臣也，而康王之称士会则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郑司户、蔡著作、陈补阙、韦书记，皆其友也，而诗中悉以“夫子”称之。历观诸书，而知所为“夫子”者，乃尊卑贵贱之通称，不特弟子之于师也。独《鲁论》一书中，似有专属。然观孔子之称蘧瑗，子贡之称叔孙州仇，则又不尽然。近代师生，必称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门为例，则近于僭；若以尊卑贵贱之通称而称其师，则又近于亵：两者固交失之。闻近时遂宁相公戒其门人勿称夫子，殆亦以是欤？

作诗者不论题之雅俗，辄拈一首，伤格伤品，莫此为甚。又或故押险韵以示新奇，尤属无谓。近日惟吾友沈确士力矫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黄之语曰：“诗必相题，猥琐、尖新、淫亵等题，可无作也。诗必相韵，险俗、生涩之韵，可无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诗人之砭针矣！

文人借笔墨嘲诮，最属轻薄，况语犯君上，尤自蹈灭亡也。海昌查某，与锡山杜太史紫纶素善。上尝赐杜御书一幅，为程明道《春日偶成》诗。查戏成一绝云：“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诗成，不以寄杜，录之日记簿，杜茫然不知也。后罹罪，籍其家，日记簿尘御览，上摘其大不敬语数条，此诗其一也。杜闻之，惊怖致疾，赖上明圣，谓其事与杜无涉，

遂不之究。初杜得御书，赍归建楼庋之，取诗中语，颜其额曰“云川”，以志恩宠，因自号云川居士。（本则据乾隆五年刊本、扫叶山房本录入。）

昆山巨族，在前明时推戴、叶、王、顾、李五姓。迨入本朝，而东海氏兄弟三人并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时贵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则少衰矣。邑人因为之语曰：“带叶黄姑李，不如一个大葧脐。”以带音同戴，黄音近王，姑音转顾，脐音近徐，故俗谚云尔。

中元节，释氏有“目连救母”之说，而臞仙《运化元枢》，则以是日为丁令威救母之辰。释氏谓之目连，未悉其所本何自，姑录之以助异闻。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御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告于洪曰：“赖君新制，吾辈获赏赐多矣。请开筵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延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吾邑赵□□□。时赵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执信、海宁查太学夏重嗣瑮，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赵竟废置终其身。

前代不以书名而其书绝佳者，为震泽王文恪公，家侍御次山峻尝为余言之。友人顾文宁士荣藏公行书一卷，为公自书所作《泛南湖饮湖心亭》、《游治平寺登吴王郊台》、《至太仓欲观海不遂》、《舟中望昆山》、《两登昆山雨阻还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冈》诸诗，公自题其后云：“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书此以复，徵

仲览之，能不有以见教乎？东山拙叟王鏊，时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颜乐斋印，后有“济之”及“大学士章”二印。此书瘦硬通神，全是晋人风格，视文、祝当胜十筹。观此而知侍御品题果为不爽云。

长白高公且园其佩留心绘事，能以指头为之，别开生面，为前人所未有，艺苑推为绝技。鄂鹾使礼生虽稍后，而颇与高周旋，尝语人云：“且园生平画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之，办事更次之。”时且园方官户部侍郎，京师士大夫遂戏呼为“高更次”云。

龚布衣羽阶诚，邑先贤渊孟先生孙也。家酷贫，操行峻洁，吾党咸重之。诗文千言可立就，虽不甚协绳尺，而奇杰之想，豪横之气，一时无两。曾作《己未元日》诗，有“五十三年堪一笑，漫将残梦付东风”之句，吾家眉皙继良评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堕水死。乃知此诗此评，实为之谶也。同人醵钱梓其遗稿，汪西京沈琇跋二绝于尾，颇得其真。诗云：“碎玉终须胜全瓦，此君诗句此君文。一编死后赏音出，何必子云知子云。”又云：“掩卷低回涕不禁，分明示谶岁朝吟。东风一昔醒残梦，流水桃花杳莫寻。”

邑东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在字虬轩者，以高才生为郡守胡公缵宗所知，谘以时务，每谒见，必送至门外。偶于赤日中立讲，李汗下，胡公命左右为之张盖，他日特置一青盖张之。县令某特为置程子衣以别于诸生，每入见言事，县令望门外服是服者，辄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献志》载虬轩事颇悉，嗣后修志者辄不复载，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为吾邑诗老，好著述，所撰《随笔》六卷，多记旧闻轶事，其考证经史，论说诗文，亦杂见焉。体例在语林、诗话之间，故其书雅俗俱陈，大小并识，吐晋人之清妙，订俗学之谬讹，洵朴山方氏所云“远希老学，近埒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韵略》而不取《礼》注与《诗》疏；

记祝、赵事，讹化雍而为谦吉之类，未免小有舛误。盖闻见既博，简择偶疏，不足为全书病也。会若云先生欲刊丛书，遂出箧中录本赠之。黄廷鉴识。

柳南续笔

柳南续笔序

王君东序者，吾邑之老学也，多识旧闻，旁搜轶事，解颐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妇翁，乃君共研之旧；君之女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于君，盖自畴昔矣！年辈既悬，出处殊路，徒蕴仰止之诚，莫展如旧之契。后余归山，迨君暮齿，始获周旋杖屦，预奉绪言，篇章往复，投桃报李，方幸叙忘年之欢，获论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龙蛇梦兆。嗟乎！黄发沦谢，来学安仰？君雅好著述，尝杂记言事，名曰《柳南随笔》。身自校刻，翰墨余暇，复成《续笔》四卷。卷中所载，略同前编。或语传流俗，不道于搢绅；或论涉诗文，有资于风雅。自君之没，今又数年，后生末学，日就荒陋，观省此书，亦足少助闻见。余门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经于君，升堂睹奥；邑人毛琛，君尝激赏其诗，亟为延誉。睹兹遗编，咸深追感，思人爱树，矧伊手泽。因与同志校雠，思广流布。以余曾接末尘，请为之序。余亦感慨陈迹之存，低徊晤言之日，虽才谢元宴，而情同右军，抚卷凄怆，明其概焉。乾隆二十八年，岁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齐焘述。

柳南续笔自序

余向撰《柳南随笔》六卷，谬付梓人，遂驰介次，顾久而自审，其中飞靡弄巧，曲缀街谈，以至谬认蹲鸱，误书躬傶，斯言之玷，盖往往而是。业授剞劂，亦未遑芟革也。而淳安方朴山先生在艺林最为老师，乃爱而忘其丑，一见激赏，谓可远希老学，近埒新城，遗书千里，徒赞然之。余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载仰，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汇而录之，复成四卷。从洪氏例，名曰《续笔》。以视前书，或少纰缪。然沟瞀陋儒，识在瓶管，虽繁词富说，究归空腹。余岂敢以此自贤，如魏之东里闾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则固《盘盂》书中之子顺也。遐路诚悠，而尺一牍次于面，从而质之，其品骘又何如？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应奎题。

卷一

传名不系爵位

何元朗《丛说》云：“文衡山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惟黄泰泉、马西元、陈石亭与相得，酬唱甚欢。二人只会做状元，更无余物。衡山数公，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著姚涞、杨维聪者耶？”□□□《□□诗小传》云：“王履吉少与其兄履约同学于蔡羽先生，八试锁院不售，以年资贡入太学。履约举进士，以都御史抚治郧阳，而履吉已前死。死后数十年，履吉名满天下，而人之犹知有履约者，以有履吉为之弟也。”文文肃公《吴中先贤小记》云：“有陈道复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贵重矣，至于今，天下故不知陈中丞，而惟知白阳山人也。”然则人之传不传，其不系乎爵位，固有断然者。由三公之言观之，百世而下，可以兴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床床非雨声

杜诗“床床屋漏无干处”，“床床”二字，自来无注，而后人用者多作雨声。余意“床床”句自是跟上两句说，言床上布衾儿既踏裂，而屋内所设之床无不漏湿，岂能安眠到晓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床床”犹言村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声。后见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诗颔联云：“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声。”以“岸岸”对“床床”，且下一“湿”字，此亦足以征吾之说矣。

自号媿林

瞿稼轩先生尝集古今大儒法言可为正心修身之裨益者，汇成十卷，题曰《媿林漫录》。“媿林”云者，公之自号，盖取内典“惭媿林”之义也。其自叙识岁月为崇祯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国。“媿”与“桂”同音，自号实为之谶，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说诗晬语》云：“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明指二月。灵运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说，迨后考之，却未尽然。何逊诗云：“麦气始清和。”谢朓诗云：“麦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实清和。”江总诗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谢赵王新诗启》云：“首夏清和。”白傅诗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为清和也。司马公之诗，正未可轻议耳。

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

汪钝翁与某宗伯，颇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谓白云曰：“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曰：“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不觉爽然自失。

布袋

《猗觉寮杂说》云：“世号赘婿为布袋，多不晓其义。或以为如入布袋，气不得出项，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号“李布袋”，篙人谓其徒曰：“如何入舍婿谓之布袋？”众无语，忽一人曰：“语讹也。人家有女无子，恐世代自此绝，不肯嫁出，招婿以补其代，故谓之‘补代’耳。”此言极有理。又《三余帖》：冯布少时赘于孙氏，其外父有烦琐事，辄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以赘婿为“布袋”。

者者馆

王新城为扬州司李，见酒肆招牌大书“者者馆”，遣役唤主肆者，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义取近者悦，远者来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扬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妇人多以做肚兜为业，而门径又相似，故行人每于此多误焉。成都费轩执御作《寄江南词》一百二十首，皆言扬州事，中一首云：“扬州好，年少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误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孙湘灵八字，则为壬子、壬子、癸亥、癸亥，享年止八十有

七。

韩文用成语

《容斋四笔》云：“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盖谓《列子》、《国策》、《楚词》、《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过矣。吾观《平淮西碑》一篇，乃韩文之最佳者也，而李义山则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黄鲁直亦云：“韩文无一字无出处。”而景卢顾为是言，窃所未解。况退之所用成语，其显然可见者亦非止一处。如《上崔虞部书》有“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终日”之句，此非本于《表记》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于《北史·王慧龙传》耶？《河南令张君墓志》有“义不可再辱”之句，非本于《汉书·李广传》耶？且退之所谓陈言者，震川以不切者当之，最为得解。若谓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谬欤？

义门论前明书家

义门论书法，颇不满于胜国诸家，其论祝希哲云：“京兆书，血脉往往不贯。又故为奇诡，流宕无法，书之魔也。”论王履吉云：“雅宜书颇学虞世南，然所临摹者，不过翻本《庙堂碑》，往往失之于钝，由其参证少也。”论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结，字欲开展，而分寸太疏，法意俱乖。其用笔亦未始不遒，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结字局促冗犯，无一可观，所谓都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执‘密不容针，宽通车马’二语，不复理会九宫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几尽矣。”

义门论古文

义门云：“今日为古文，须裁其冗长之字句，汗漫之波澜，使无千篇一律，万口雷同。如道园、圭斋、潜溪、东里诸公，虽学有浅深，才有大小，熟烂则一。六经《左》《史》具在，奈乎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于古文而不入僻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后来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西昆取义

宋祥符、天禧中，杨大年、刘子仪、钱师圣同官于朝，以诗相倡和。其诗悉效温李，号“西昆体”。“西昆”二字，义取玉山册府之名，见大年《西昆酬唱集序》中，实前此所未有也。而《冷斋夜话》、《沧浪诗话》、李屏山《西岩集序》、元遗山《论诗绝句》率指义山为昆体。玉溪不挂朝籍，飞卿沦于一尉，安得厕迹册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学

某宗伯少时，修文执礼于顾泾阳先生，先生亦爱其博雅。一日，正色谓宗伯曰：“子多读异书，然老夫有一书，子未读，何也？”宗伯㦸然问何书，先生出袖中《小学》一卷，示之曰：“子归但读‘公明宣学于曾子’一章，则立身、学术大要尽此矣。”

龙君执役

瞿俊字世用，号学古，居邑东五渠村。举成化己丑进士，授江西崇仁知县，居官廉介绝俗，听断如神。一日谒张真人，真人一侍者面目狰狞，腥臊触鼻。真人指谓瞿曰：“公识之乎？此龙君也。以有罪授谪，俾执役于此。公正人，为上帝所敬，盍请释之？”瞿笑而谢焉。真人曰：“公第草一表，某当代为上之，无固却也。”瞿如其言，龙竟得释。既释，真人率龙君以谢，且谓之曰：“瞿公大恩，须有以报。向闻海藏多异物，盍献一二乎？”龙君曰：“某自破家以来，几无长物。今有白云一朵，请以相赠。”既而许赠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几瞿举卓异，行取入都。适当盛夏，而车上常有白云护之，不知有暑。及邸都，云乃散去。

先贤授琴

先贤子游墓，在虞山之巅。前明万历间，有樵者过墓上，见一叟衣冠甚古，独坐鼓琴。樵者掷斧柯听之，叟欣然曰：“汝欲学耶？”因令每日过墓，授以清商数曲。后樵者于昭明读书台下，闻有达官贵人鼓琴为会者，亦倾耳听。已而笑曰：“第五弦尚未调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试调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弹，则泠然太古音也。大惊异，为易冠巾，与定交。问其所从学，樵者以告。且询其衣冠状，乃知所见者为子游也。吾邑严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传实自樵者，故海内推为正音焉。又闻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冢

王昭君青冢，在归化城塞上，遍地白草，惟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谓冢上草独青也。冢边有石狮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

冢”二字。

东皋赏鱼

吾邑园林有所谓东皋者，乃瞿氏别业也。中有池数亩，蓄鱼万头，自星卿先生至寿明，已历四世矣。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而园丁窃鱼者，投以石灰块，鱼疑为馒首，吞之立毙，毙则浮起水面，获取无算。自稼翁殉节后，家遂中落，至寿明晚岁，几不能自存。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担。吴中鱼价，为之顿减。当其时取鱼也，寿明舅氏鸿文陈翁留宿池上小阁。黎明梦一黑衣人，形状勃窣，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陈作礼，若有所求者。天明启扉，则有大鳖当户，乃悟梦中所见，即此物也。遂以舟载至尚湖，纵之去。

包灯

通州有所谓包灯者，相传包释修孝廉时，为友人作灯，未竟，公车促之，不赴，俟作毕始行。此包灯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场前，每岁灯市，犹曰“包灯市”，其实不出本处，皆来自大江以南也。

贤母堂

尹侍郎会一母李太君，守节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阳，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宾客，储水浆以给行路。当岁饥设赈，尹或他出，太君即代为办理，不遗不滥，远近悦服。尹以才能调任扬州，去

之日，襄人争出资为建贤母堂，太君作两绝句谢之曰：“辛苦教儿四十年，还将三楚作三迁。襄阳风土颇安乐，为感皇恩为谢天。”又曰：“堤名寡妇留江上，城号夫人在眼前。只有婆心方寸许，何劳士女竞流传。”诗后自跋云：“从子来襄，频年祈岁禳灾，欲安享无事耳。郡人感颂，非老身意也。口占数语，命孙儿嘉铨书示襄中父老。”

吟诗堕水

刘维谦字让宗，华亭人。乾隆五年秋日，从西湖归，月夜于塘栖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两岸秋。”独坐船头，朗吟不辍。久之寂然，已堕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为作《月夜堕水图》，题咏甚夥。刘生平精于韵学，自谓得不传之秘，著有《诗经叶韵辨讹》十卷。

龙种

王梅溪尝读书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禅师知其为龙种。是时寺前埂子山门屡筑不就，将成，即有龙搅波涛溃之。一日梅溪大醉，禅师进曰：“公能舍山门前一块土乎？公必中状元无疑矣。”就之乞书券，梅溪醉中戏书与之。其后禅师坐山门乘凉，有一老人拄杖而来，携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宝藏其券焉。寺去桑门三里，桑门，温州城门也。往来常与妓钱玉莲善，约富贵纳之。梅溪登第后，三年不还乡，玉莲为人逼嫁，自沉于桑门江口。蜀人破堂和尚为钱先生湘灵述之如此，今其事备载湘灵集中，破堂盖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时，家贫甚。所居在五渠村，仅茅屋三间，上而屋板，下而四壁，并编芦为之。是时先生馆无锡华氏，其徒以贺岁至先生舍，归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笔管为之者。”盖以芦似笔管，故遂致误认尔。其父初不解，既而诘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觉为之失笑。

冯姬

昆山冯姬以不应马帅三宝之召，遣健将缚至。将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尽一斗；复令理妆按歌，声愈嘹亮，遂得释。吾邑陈祺芳有诗云：“酥胸藕臂玉为腰，缚出轻红惨愈娇。刚向筵前倾一斗，宝钗重整度鸾箫。”

李二哇

李二哇，献贼嬖僮也。美而勇，战必突阵先出，锋锐不可当。后为黄得功生擒，亦爱其美，欲与之昵，不从而死。祺芳亦有诗曰：“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突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

宋人论文

宋人论文，有照应、波澜、起伏等语，冯钝吟谓：“若着一字于

胸中，便看不得《史记》。”冯己苍批《才调集》，颇斤斤于起承转合之法，何义门谓：“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历以前诗。”

文章正宗

义门先生谓《文章正宗》只是科举书，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识《左》、《史》文章妙处，局于南宋议论，与韩、柳、欧、曾之学相似而实不同。又所选《国语》、《国策》之文，愚意只应就每篇首句为题，方为得体，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说标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语

方望溪谓《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语，古文如归太仆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则未也。今观望溪之自为文，虽未敢遽定为有物与否，然其议论有警切痛快处，为前人所未发者。谨摘录之如左：“凡为人子，昵其妻而不责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与娼女交而望其孝于吾父母者乎？凡为人妇，昵其夫而不顺于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于估客之父母者乎？”“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后实，耳目口体必式于仪则而后安。”“前子之于母，后母之于子，而不能一视，自子言之，则为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则为不有其夫。岂非人道之极变哉？而相习为故常，甚矣其不思也。”“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人之生也，受于天而有五性，附于身而有五伦。人于五性，或蔽于一，则四者必皆有亏焉。人于五伦，能笃于一，则其他必皆不远于礼。”

后与子异

或问徐虞求："后与子有异乎？"曰："然。子可私也，后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爱，即子之，后非荐于祖祢而祖祢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后也。故《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人皆可为子之证也。《传》曰：'鬼不馨非类，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为后之证也。"其议礼善，古人亦未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赖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诗，题下自注云："初但求之楮颖间，顷过剑津西山，数顷琅玕，丹如火齐，乃知此君亦戏着绯，因赋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诗，题下自注云："永寿里在汉时产墨菊，时人多取其汁为书。今人但求之楮颖，少所见矣。"

巧言令色

王宇泰《笔麈》中一条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违焉者也。夫仁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故云'鲜矣仁'。若巧佞炫饰，务以悦人，则小人之尤者，何劳曰'鲜矣仁'。"此解似胜朱。

梅柳一条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从此咏梅者，多用"一枝"。而渊明

诗则云：“梅柳夹门值，一条有佳花。”是“一条”实先于“一枝”矣，而诗家未见有用之者。

一把连

俗语有所谓“一把连”者，“连”当作“莲”。按明制，宫中每夜寝，殿门既阖，内臣散归直房，所卸衣总挂床前架上，熏以兰麝，名曰“一把莲”。夜间御前有事，以便顷刻装裹趋赴也。事见秦兰征《天启宫词》注中。

小西天

前明崇祯间，云南丽江郡伯木增曾获唐《华严经》秘抄，以中土未传，不远万里，就刊吾邑毛子晋家。其使乃僧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从者往小西天，以土贡为贽，总计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计又各四十八盘，虽金银珠亦然。及至中途，弥望无际，日且暮，或野栖是惧。独同行一僧以棒击地，忽有人从地中揭板累累出，盖穴居也。僧入宿，问居此何为，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视烟气上罩，则可掘而获。初入握时，质甚软，须裹置腰间，移时乃坚凝可贸。与世所传茯苓化琥珀者异也。及抵小西天，则去云南万里，去大西天尚八千里，而云山隐然，望之峨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务斋修，每将寂灭，则集诸练行国人会食，互相扣击，以数百计。其辨难不胜者，相次引去，最后余二人，相诘闹不休，待一人辞穷，方伏地拜，其胜者坐受，即代为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复坚索水与牛二种，亦以四十八为率。及水与牛既进，有僧数十人从他国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饮。饮已，又群诵胡咒，作喃喃状，则牛皆跪。僧顾而喜，竞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尽。食之已，

取所余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尽，与血肉不异”云。

荆公咏菊

王荆公《菊花》诗有“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之句，冯定远评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钟士季《菊花赋》“百卉凋瘁，芳菊始荣”之语；至“一枝”二字，则陈羽诗“节过重阳人病起，一枝残菊不胜愁”。已先用之矣。颜黄门有云：“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诚哉是言也。

青林高会图

图为黄存吾手笔，会者七人，为张伯起、王伯穀、赵凡夫、董思白、陈眉公、严天池、莲池大师。盖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绘其像于一卷，而即请思翁题署者也。七人各有诗，皆手书，惟莲公独缺。后有某公题跋，谓当精于拣择，勿滥入，恐为莲公笑，盖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夫所著《说文长笺》杜撰不根，为某公所深非也。”今图藏天池后人，而诸公手书已失，仅存临本矣。

药名诗

席启纮字文表，吴庠生。葛震甫远官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药名诗讽之，有“知母年高独活淡，当归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诗心动，即挂冠归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龙以孝，一龙母子受赐多矣。”世称震甫之虚怀，亦多文表之古谊云。

方尔止吟诗

桐城方文字尔止，尝登凤凰台吟太白诗云：“凤凰台上一个凤凰游，而今凤去耶，台空耶，江水流。”曼声长吟，且咏且拍，人皆以为朱翁子之徒，随而笑之。又考诗甚严，见同辈作，即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

蟋蟀相公

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临江，而宫中犹需房中药，命乞子捕虾蟆以供，而灯笼大书曰“奉旨捕蟾”。嗟乎！君为虾蟆天子，臣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类优

阮大铖巡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诧为梨园装束。某尚书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大兵大礼，而变为倡优排演场，苟非国之将亡，亦焉得有此举动哉？

官家

天子为官家，而妇人之称舅姑，亦曰“官家”。按马令《南唐书》：元宗好游，李家明常从。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优，戏为翁媪列坐，诸妇拜礼颇繁。翁媪怒曰：“自家

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进秩有差。注云：江浙谓舅为官，谓姑为家。又《尔雅·释亲》：妇人于舅在，则曰君舅；姑在，则曰君姑。

茧庵名论

赵家驹字千里，号茧庵，华亭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说梦》一书颇佳，其中有云：“士君子处得为之地，当以利济为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观沉溺，此亦犯冥谴。”又云：“士大夫居乡，和易近人，最为美事。然以施于贫士故交，乃见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处，亦当稍存风骨。若有意模棱，便近乡愿，恐体统亦从此陵夷矣。”此两条议论最善，缙绅宜取以为法。

墓祭

古不墓祭，见于《礼经》。后世儒者多泥其说，而以墓祭为非。虽朱子亦谓神主在庙，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至顾亭林《日知录》，历引经传之说，累千百言，以证其非古。其论诚辨矣，独是记之所谓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即如墓而不坟且不树，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从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设，掌凡邦墓之地域，是万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无虑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设，民皆自为卜地，又未必与所居密迩，苟缺于祭扫，则侵界址，盗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谁知之？而谁禁之？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而《礼经》之言，断有不可泥者。按唐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今之清明，是其遗制也。唐天宝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之诏，亭林谓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是其遗教也。而吾乡祭扫则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吴江叶元礼，美丰姿。少时过平望酒家，一女子见而悦之，私问其母曰：“顷来者为谁？”母曰：“吴江叶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儿因叶郎而病，今死矣，叶如再经此，须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礼入哭之。事如唐崔护桃花人面，特不回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礼之师也，曾赋诗以纪其事云。

卷二

元灯

前辈中式，有所谓元灯者，一脉相传，明眼辄能预定。闻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车来别，荆川曰："意君当作会元，但南京有许仲贻者，曾以聪艺来相证，君往，须防其出一头地。"及榜发，许果得元，方山第二。后方山提学浙江试慈溪，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试余姚，得诸大圭卷，谓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当时文字之有定评如此。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种，皆出海外，某见于纪载者，大抵皆木棉也。张勃《吴录》云："交趾有木棉树，高丈余。"王浯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编》云："闽、广多木棉，名曰吉贝。织为布，是即白□。"然今吴地所种，乃草棉，非木棉也，而其用与木棉正同。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地高仰，不宜五谷。元至正间，偶传此种，植之于地，颇茂。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按《小尔雅·释名》及《孔丛·广服篇》，皆云麻、纻、葛谓之布。又《盐铁论》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见麻与纻、葛三者之外，古者别无所谓布也。但纻、葛或专用之于夏，而麻则兼用之于冬耳。孔博士《论语》"缊袍"注云："缊，枲着也。"邢疏谓"杂用枲麻以着袍也"。盖贫者不能具丝絮，故捣麻使熟，着之于袍也。夫以麻

为衣，则不能御寒，以麻着袍，则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则必衣帛，职是故耳。今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天下，后世为功，殆过于蚕桑矣，而皆开自黄婆一人。是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与先蚕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历数十年如是，未见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以采，而其叶较多，筐不胜贮，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茶者争呼“吓杀人香”。吓杀人者，吴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后每值采茶，土人男女长幼务必沐浴更衣，尽室而往，贮不用筐，悉置怀间。而土人朱元正独精制法，出自其家，尤称妙品，每斤价值三两。己卯岁，车驾幸太湖，宋公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岁必采办，而售者往往以伪乱真。元正没，制法不传，即真者亦不及曩时矣。

周琯画龙

周琯字崑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曰一百两。有臬司某者，登楼见之，赏玩不置，曰：“诚须一百两。”琯即卷赠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觇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莼官

太湖采莼，自明万历间邹舜五始。张君度为写《采莼图》，而陈仲醇、葛震甫诸公并有题句，一时传为韵事。康熙三十八年，车驾南巡，舜五孙志宏种莼四缸以献，而侑以《贡莼诗》二十首，并家藏《采莼图》。上命收莼送畅春苑，图卷发还，志宏着书馆效力。后以议叙授山西岳阳县知县，时人目为“莼官”。

大人

称谓亦随时为重轻，如“大人”之称，至尊也，而在前明时则不以此为重。有嘉定县丞李玉森者，呼直指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践。若不典之称，丞虽至卑亦能得此于下隶，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礼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时，县试，呼县令为“大人”，令不悦，命历数书册中大人，以百为率。玉麟对以孔门七十二贤，云台二十八将，令乃笑而遣之。今数十年来，内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无不以此称为尊，其名颇觉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谓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四六声病

四六出于南朝，亦有声病。冯补之曰：王公《四六话》云：“王文恪公尝言，四六如‘萧条’二字，须对‘绰约’，与‘据鞍矍铄’须对‘揽辔澄清’，若不协韵，则不名为声律矣。”王荆公爱其友谭昉笺奏，称其车斜韵险，竟病声难，殆亦以其叠韵事对也。唐人近体诗如元、白、温、李，于声律尤细，读其应用之体，亦须以是求之。

陈眉公

崇祯初，华亭钱龙锡以相召，过辞陈眉公。眉公从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龙锡莫知所谓。入都则总督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龙锡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报袁，令速诛之。未几边事益坏，上大以诛毛为悔，袁论磔，而钱以槛车征，几不免。或曰：“士大夫谒眉公者，必强令赠言，不得则不欢。眉公一再让，后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

杜诗注

工部《胡马》诗云：“竹批双耳峻。”钱注引鲁国黄伯仁为《龙马颂》云云，又引唐太宗《叙十骥》云云。而钱湘灵则云：“相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陈见复云：《周礼·廋人》“散马耳”注云：“以竹掊押其耳项，无使善惊。”工部盖用此也。此注较之两钱似为典切。然吾以为竹者鞭也，批即批其颊之批，所谓策其马也。凡马策之，则两耳辄竖，故云“双耳峻”也。其义不过如此，若过为征引，反失物情矣。又许仲晦《伤虞将军》诗云：“胡马调多解汉行。”何义门抹“解汉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语有番、汉之别，马行岂有二耶？”不知俗所谓小行者，是即汉行也。看书注书，亦须识尽物情，方好动笔。

僧大涵

大涵，吴江人也，号喫雪子。既而游雁荡、黄山，爱其胜，遂合两处以自号，曰雁黄。尝耕黄山，土坚，斸之有声。忽闻半空有响

者，仰视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筑土登登登，伐木丁丁丁。”遂大悟，诗从此进。后以语人，人曰：“何乃窃《诗经》语？”大涵实未诵《诗》，索观之，笑曰：“彼叠二字，实不如三字肖也。”尝论“子”字云：“象谓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则孑矣；俱亡，则了矣。是以孝子爱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远色。”

王斥音汉

王斥，河南兰阳人。举崇祯辛未进士，性好优。当家居时，邑令往谒，值斥方傅胡粉，衣妇人服，登场而歌。令入，同为优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为妇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设席候之。朱其面像关壮缪，绿袍乘马而往。至门，婿出迎，殊不顾，下马胡旋，口唱《大江东》一曲而入，座宾骇匿，引满数叵罗而归。斥工为制义，戊辰会试，七艺俱为主司所赏。阅至论，忽见用莺莺、杜丽娘，主司大骇，置之。后每见上公车者，辄戒之曰：“后场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为他处所无，他处虽有巧工，莫能尽其传也。而始其事者，为前明朱鹤。鹤号松隣，子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人皆读书识字，操履完洁，而以雕刻为游戏者也。今妇人之簪，有所谓“朱松隣”者，即以创始之人名之耳。

上番下脱

上番下脱，俗语也，而少陵诗有“会须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诗有“下脱文君取次游”之句。近吾邑钱湘灵《耆年会上巳日限兰字韵》诗云：“永和年月玉峰寒，上番桃花下脱兰。”上番下脱，并是俗语，而皆经唐人用过，所以为佳。

阿胶

山东兖州府有阿井，旧属东阿县，今又割属阳谷。其井之始也，或曰由于虎跑，如杭州定慧禅院泉井之类；或曰济水发源于王屋，其流伏而不见，神禹治水，凿地探之，后遂成井。其性下，其质厚，用以煎胶，治痨瘵之胜药也。按：东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胶者，须用乌驴皮浸狼溪中百日，刮净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昼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绿；以鹿胶收者，其色微紫。并光亮如镜，味甘咸，无皮臭。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说皆妄。若今之货者，俱杂收败革，用他水煮之，若系济水，犹可用也。《本草》云：“真者质脆易断，假者质软难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则软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时文选家

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见《钱圆沙集》。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洲、范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

饭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无子，颇以为忧，因向莲池大师请焉。大师谓多饭僧可以有济，某君立愿以二万为率。迨已如数，乃往云栖建水陆道场，以告圆满。道场既毕，师乃谓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请其故，师曰："当建道场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衔君德，或艳君富，皆愿为君嗣者也。随念往生，佛固尝言之矣。余是以预知之。"

冯氏之学

吾邑冯钝吟之学，以熟精《文选》理为主，文必如扬雄、邹衍、李斯、司马相如，以至徐、庾、王、杨、卢、骆辈，而后为正体也。诗必自苏、李、曹、刘，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义山也。其相传则以韩昌黎为大宗之支子、禅家之散圣，至于欧阳永叔，则直以空疏不读书诮之矣。又云："今人文笔之弱，皆因六岁即读《朱子集注》，虽欲沉郁奥博而不能也。"又云："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之如仇；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视为异端。"其不满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真实修行人也。尝趺坐街头，适当入定，而巡检司过之，罪其不起，命隶予杖。杖毕，而僧遽化矣。钱侍御秀峰之生也，其父龙桥见岱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岱名之。后秀峰以进士起家，历官至侍御史。出按齐楚，所至，县尉巡司之属伏谒道左，则必发怒予杖。家人问其杖之故，辄亦不自解也。盖死时一念怨毒，未能消释故尔。

宋笺

太仓王文肃公家有宋笺一，可长十丈，米元章细楷题其首，谓此纸世不经见，留以待善书者。后公属董思翁书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谓善书者，非我而谁？"遂竟满幅。

诸生就试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

王麓台作画

太仓王侍郎童时，偶作山水小幅，粘书斋壁。祖奉常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业必出吾右。"琅琊元照见公画，谓奉常曰："吾两人当让一头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几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也。"公官京师时，每岁初冬辄赠门人、幕宾画，人人一幅，以为制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缄金以俟焉。

麓台论画

麓台论画，每右渔山而左石谷，尝语弟子温仪曰：“近时画手次第无人，吴渔山其庶几乎。”仪举王石谷为问，曰：“太熟。”又举查二瞻为问，曰：“太生。”盖以不熟不生自处也。又曰：“山水用笔须毛，毛则气古而味厚矣。”尝自题《秋山晴爽图》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笔端金刚杵，在脱尽习气。”观此数语，则其造诣可知。

剃须偿米

云间顾少参之曾孙名威明者，席先人余业，有田四万八千亩，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园，集远近轻薄子演《牡丹亭传奇》。有一少年装杜丽娘者，须剃去髭须，少年故靳之，进曰：“俗语云，去须一茎，偿米七石。倘勿吝，乃可从命。”顾笑曰：“此细事耳。”即令一青衣从旁细数，计去须四十三茎，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为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卖去。卒以逋赋为县官所拘，自缢于狱。

孙状元

吾邑孙承恩，字扶桑，中顺治戊戌进士。弟旸，先一年举北闱，被劾遣戍。胪传一夕，当宁阅承恩卷，至策中“克宽克仁，止孝止慈”颂语，大加称赏，拆卷见其名，上问学士王熙：“与孙旸一家否？”即遣面询。学士乃疾驰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语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渊，决于一言，回奏当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祸福

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学士故与承恩善，既上马，复回顾曰：“得无悔乎？”承恩曰：“虽死无悔。”学士疾驰去。上犹秉烛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为状元云。

唐诗选本

《唐诗鼓吹》一书，乃后人托名于元遗山者。自吾邑陆勅先、王子澈诸人服习是书，重为剞劂，而是书遂盛行于世。《才调集》一书，系韦縠所选。韦官于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备，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诗为之诠次者。自冯己苍兄弟加以批点，后人取而刻之，而此书亦盛行于世。后学作诗，以此二诗为始基，汨没灵台，蔽锢识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钟、谭《诗归》，或疑其寡陋无稽，错缪杂出，此诚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涤尘俗，扫除熟烂，实为对症之药，犹非《鼓吹》、《才调》两书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学使许公汝霖以科试按临澄江。试毕，合宴诸生于君山之巅，赴者二千余人，席地论文，酬酢竟日，临别谆谆训诲。此从来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茔

王文恪公祖茔在洞庭东山之化龙池，形为凤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师云：“可惜状元旗不正，他年应作探花郎。”后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孙世琛仍于康熙壬辰科状元及第，未知此又何

故。闻状元公于会试前三日祈梦于神，梦至一厅事，其柱联云：“雨中春树万人，云里帝城双凤。”盖藏“家阙”二字，以示必中状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条，谓舍山泽之禁，与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泽隶于官，故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设。今则山泽之间，民以价买，各有所属，租赋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昆山近事言之，马鞍虽小，而林木茂密，有郁郁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蝉连，户口饶裕，胜于他处。自乙巳水灾，有盗取林木者，山主鸣之于县令，令隐持舍禁之说，不为深究。于是盗取纷如，不及半载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风水大坏，遂致科第寥落，户口贫瘠，有一跌不复振之势，而其害实自上一念之姑息贻之。昔宓子治单父，齐师将至，父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请，宓子不许，曰：“宁使齐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则其创必数年不息。”此其深识远虑，非素奉圣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学优则仕，不当于此处求之乎？

薛太守

武进薛太守谐孟，方山先生之玄孙也。鼎革后为头陀，居玄墓。自以名寀，吾今不冠，当去“宀”；又削发，当去“丿”，仅存米字。玄墓有米堆山，因名米，号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璐，甲申死节名臣也。爱构园亭，颇极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鲁、程君房制者，名品也。公尝以方、程墨调朱砂涂堑门窗，并及墙壁。门生鲁元宠为徽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宠遍觅以应之。间数日又索，元宠曰："先生染翰虽多，亦不应如是易尽。"既乃知其故。园中构三层楼，其两旁种竹数百竿，颇极萧疏之致。公尝谓人曰："卫诗云：'瞻彼淇澳，绿竹漪漪。'竹固水产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为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汕

康熙间，广东旱，当事祈雨不应。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门曰："老僧有风云雷雨出卖。"当事亟礼致之，祷果得雨，大汕以是名闻百粤。安南国王阮某厚币招往，馈珍宝无算，至以黄金填寺额云。

芷崖赠妓诗

萧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为诗，所著有《释柯集》。《赠妓》二首，虽游戏弄笔，而有运斤成风之妙，因录之。其诗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颠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红颜对白发。"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岁真佳偶。天孙恰与长庚对，千古风流一杯酒。"

瑁湖谢恩诗

华亭王相国瑁湖，侍御农山长子也。尝官礼部右侍郎，弟薛淀同官而居左。圣祖问兄弟齿，因瑁湖长，转左，作《谢恩》诗云："忝

佐秩宗方八月，新纶转左出黄扉。朝廷异数恩诚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随肩依雁序，得衔联袂似鹅飞。遭逢何幸传佳话，但愧才庸报答微。”

辛丑奏销

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进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贵坟

洞庭山吴昺，字景东。明宣德初，尝为父卜葬地于高峰之俞坞。形家言：“葬此，子孙当有官至一品者。”后公长孙女适王文恪公，诰封一品夫人，而吴氏子孙讫未有登第者。有识者以为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土人称之曰“女贵坟”。

刺称同学

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自黄太冲始之。太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云：“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自注云：“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陆文虎始也。”眉生名寿民，宣城人，文虎名符，余姚人，皆知名士。

顾玉川

顾玉川名大愚，江阴之阳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状如羽人剑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昼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异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赠白布衲，内多名人题赞；有张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宝色斑驳；腰间出一小猕猴，长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芦，可贮米三石。江阴界连常熟，当接壤处，有沙堤一带颇平衍，每岁中秋，两邑驰马较胜负者恒于斯，而如皋、泰兴有良马，亦渡江来会。适当群骑云集，而玉川牵一黄犊至，颇骏掉，不甚博硕，其铃辔鞍蹬，一一如马。曰："愿以此与诸君游戏。"众大笑。玉川固请，乃曰："姑试之。"则选上驷与之并驰，无不落其后者。后至松江谒陈眉公，以此犊为贽，曰："此青牛也，宜为老子所骑。"眉公喜而受之。后转遗于人，其人托庄仆豢养，而庄仆窃以驾水车，遂致倒毙，亦所遭之不幸矣。

糟团御史

顺治中，御史秦世贞按吴，发抚臣土国宝罪状，赃累数万，宝惧诛，自经死。吴民快之，有"铁面御史"之称。继秦至者，好为长夜饮。有无名子改崔殷功之诗，大书粘于戟门曰："三吴士民题赠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大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御史得诗，判其后曰："知道了。"仍揭于门，杖门者三十。

卷三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谓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谓庶人祭于寝，亦可及四亲，但品物当从减省，仪文当从简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礼耳。

种痘

顾仲恭云："小儿出痘，古医书无之。《本草》谓之时行豌豆疮，然亦唐后人语也。不知此症昔无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识而今人识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于命门。人身五脏经络，系于背骨第三椎，心系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肾第十四椎。肾之中，即命门也。相火在下，由肾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轻者，不即发，徐历诸经，其毒已透，则其势缓而吉。其毒重者，即肾或肝而发，则其势急而凶。近时有种痘之法，不知起于何人。其法择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为苗，傅以他药，吹入鼻孔。鼻孔为肺之窍，又督脉所系，由上而下，直贯命门，引毒而出，使无内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轻重，又须以眼力辨之。其重者，当于下苗之际，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气，便可无虞耳。

东林气节

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藉，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拔，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关庙投刺

京师前门有汉前将军庙，颇著灵显。前明大司马杨溥过之，必投一"乡晚生"名刺，以杨与侯同为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龚鼎孳为大宗伯时，每朔望过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闻官场中侍生有大小之别，此侍生为大侍生欤，抑小侍生欤？是亦不免于妄矣。

永乐朝词臣

陆钺《漫记》云："永乐朝教习庶吉士甚严，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捕蛇者说》，诏戍边，复贷之，令拽大木。启等书诉执政，执政极陈辛苦状，得释归。"当时待词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欧公遇此，归田之后，尚当不寒而栗，岂得复云"顾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庄子·外篇》云：“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所谓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谓：“违俗而从亲，故俗谓不肖耳。”今世人子丧中用帖，称“不肖子”，未知本于此否。然大约是谦光之辞。吾邑严观察韦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称不孝，非俨然自谓胜其亲乎？”按《家礼》，丧称哀子、哀孙，祭称孝子、孝孙，从未有称不孝者。且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岂可以此自居？先辈文文肃、钱□□两公鼎甲后仍称不肖，可以为法。

陆公酒量

云间陆文定公善饮，年九十余。一日微雪，一子五孙侍坐，公命酌曰：“岁晏天寒，今日须满千觞。”递饮至五百觞，诸孙皆狼藉醉卧。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寝。父子对举至八百觞，子亦酩酊辞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独酌巨觥，满一千始罢。

太湖渔户

渔户以船为家，古所称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吴友篁著《太湖渔风》载：“渔家日住湖中，自无不肌粗面黑。间有生女莹白者，名曰白囡，以志其异。渔人户口册中两见之。又湖船延师课子，每四只共一人，修仪必具白金二三镒。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极四时之鲜美。”友篁常语余云：“欲游七十二峰，须馆渔船三年，始能遍历。”暮年游兴方浓，而不幸下世矣。《渔风》又载：“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驾幸太湖，渔户蒋汉宾等网银鱼以献，赐银二十七两。汉宾子孙至今珍为世宝，舟中有病疟者，缚银于臂即止。”

严孝廉

吾邑严孝廉闇公，相国文靖公之裔孙也。少负才华，跅弛自喜。尝应郡试，两艺立就，而日尚未中。纳卷而出，则深自得意，旁若无人，一路以手指作圈点状。适过府学，有系马在焉，孝廉竟抚其腹而圈点之，遂为马蹄所伤其阴囊，创甚仆地，几致殒命。一时传以为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与人者，同辈辄有“仁兄”之称。按此二字，始于《后汉书·赵壹传》，乃壹之所以称皇甫规也。而颜鲁公《祭侄文》亦有此称，则谓己之兄耳。又《孔丛子》下卷有《与从弟安国书》，称安国为“仁弟”，此二字他处却未见，颇觉出新。

呼兄为况

宜兴人呼兄为况，却亦有本。按《广雅·释亲》云：“兄，况也。”何逊《赠江长史别诗》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犹兄事也。

阮亭诗序

阮亭之诗，以淡远为宗，颇与右城襄阳左司为近。而某宗伯为之序，谓其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少陵；言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说与阮亭颇不相似。余按：阮亭为季木从

孙，而季木之诗，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离此一派。林古度所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也。顾王、李两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堕入两家云雾，故以少陵、义山勖之。序末所谓用古学相劝勉者，此也。若认“文繁理富，衔华佩实”等语，以为称赞阮亭，则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诗

今人赠行诗，辄以“河梁”为比，以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吴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践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乃作《河梁》之诗。

渊明自挽自祭

渊明有《自挽诗》三首，其词酸楚，读之使人不乐。乃祁宽谓“其情词俱达，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谈，非其实也。若自祭之作，庶几近于达矣。但考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渊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寿涉百龄”之语，则又何也？

李存我书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

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

天宝鹿

康熙壬子岁，于清端公成龙官黄州司马。一日偶驻皮亭，野人献一死鹿，其高如马，角大而斑，其顶间有银环，重一十七两，镌“天宝二载华清宫”七字。角下坚彻如琼，盖所谓鹿玉也。黄冈陈太史大章为作《天宝鹿歌》。

卖文

东涧先生晚年贫甚，专以卖文为活。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丧葬事未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适鹾使顾某求文三篇，一为其父云华墓志，一为云华诗序，一为《庄子注》序，润笔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陈公金如代为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会余姚黄太冲来访，先生即以三文属之。太冲许诺，而请稍稽时日。先生不可，即导太冲入书室，反锁其门。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誊真，从枕上视之称善，乃叩首以谢。越数日而先生逝矣。

何义门论文

何义门云：“某宗伯自是异才，其为古文，惜乎反为元人所拘缚，争逐欧、苏之末流耳。”此言亦未尽然。宗伯好言宋、元，亦为学王、李者发药耳。若其自为文，亦有上攀《史》、《汉》，平揖韩、柳之作，如《高阳行状》、《应山墓志》诸大篇是也，何尝为元人拘缚乎？况元人之文，清真雅正，不离本色，而宗伯则词华较胜，

其派别故自不同。

茅选唐宋八家

世传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系归安茅氏所定，而临海朱伯贤实先之。朱竹垞则谓大约出于唐应德、王道思所甄录，茅氏饶于资，遂刊之以行耳。余观此书，颇斤斤于起伏照应、波澜转折之间，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灭之处，却未尽着眼，有识者恒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师答汤西巖书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负盛名，及吾郡前辈，高自标榜，倾动人主。然尝循览其旨，俱宗茅鹿门。鹿门批点唐宋八家，不能推论其本，而沾沾于其末，浅学从此入手，规模节奏，自谓已得。每与学者论此，未尝不叹息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达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万，莫可纪极，是谓有本。生有起灭，数有消息，万物自然，与化往来，作长敛藏，皆中程度，是谓能达。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极情以尽利，趋归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变，变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节。今不求其本，而急求于合节，末之乎为文矣。"此数行议论极佳，其所谓吾郡前辈者，盖指尧峯而言也。而余姚黄太冲评尧峯文，以六字括之，曰："无可议，必不传。"此言虽未免过当，然所谓"无可议"者，非指其节奏之已合乎？所谓"必不传"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与子师所言若合节矣。

沧浪诗话

严沧浪《诗话》一书，有冯氏为之纠缪，而疵病尽见。即起沧浪于九原，恐亦无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实为千古独辟之论，冯氏并此而诋之，过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谓左右逢原也，禅家

所谓头头是道也。诗不到此，虽博极群书，终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无机不灵乎？沧浪又云：“诗有别肠，非关书也。”此言虽与“妙悟”之说相表里，而又须善会之。惟钱圆沙先生云：“凡古人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也，而于诗尤验。”此论虽本沧浪，而“以学始之”一语，实可圆“非关书也”之说，尤足为后学指南耳。

王赵交恶

益都赵宫赞秋谷，自少负异才，以工诗鸣山左，视一时辈流，罕有当其意者。迨识新城先生，乃敛衽慑服，于是噤不作诗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设席，醉之以酒，请弛其禁。宫赞乃稍稍复作，作则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后两公议论偶不相合，谗人从而交构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冯定远为宫赞所私淑，新城顾谓其所批《才调集》卑之无甚高论，即平日资赘王、李，亦不过拾某宗伯牙后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此盖隐指宫赞而言，未尝明言其人也。而宫赞《谈龙录》之作，傲睨前辈，显为诋斥，以视微文刺讥者何如。此亦足以征两公之为人矣。

陈眉公告衣巾

陈眉公自少系籍学宫，年二十九即志在山林，欲弃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请衣巾，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言于师尊，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

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隳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转申”云云。

钱木庵论冯定远诗

定远诗谨严典丽，律细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独精于艳体及咏物，无论长篇大什，非力所能办，凡一题数首，及寻常唱酬投赠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于尺寸步武之外，殆限于天也。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此固诗家正法眼，学者指南车也。然舍而弗由，则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药。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学冯氏之学矣。

尊甫尊堂

称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朱子《考异》云：“府”或作“父”。又，称人母曰“尊堂”。按陆士龙《答车茂安书》云：“尊堂忧灼。”

俗语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语，却本之《论衡》。俗有“钱可使鬼”之说，却本之《吕氏春秋》。俗称田畔曰“田头”，《后汉·王丹传》：“载酒肴于田头大树下。”俗称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当读去音，唐人诗云：“楛本岩前差路多。”

一门四皓

番禺陂头之乡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秉彝，寿至九十有八；一曰岣嵝，寿至九十有六；一曰庆存，寿至八十有九；一曰庆余，寿至八十有八。康熙间，其族人以闻有司，有司表其闾曰“一门四皓”。

吴俗告丧

陈见复曰：“吴俗告丧，凡亲年在七十以上者，称以寿终，似讳言疾者。此不学之见也。范宁注‘宋公和卒’，引郑君云：《礼·杂记上》曰：‘君薨，赴于他国，曰寡君不禄。’《曲礼下》曰：‘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君薨赴而曰‘不禄’者，臣子之于君父虽有寿考，犹若短折痛伤之至也。若赴称‘卒’，是以寿无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辞。”此义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万历钱，系臂五十余载，以己为万历时所生也。泰州吴野人为赋《一钱行》以赠之。

冯补之论律诗

律有二义：一如法律之律，则首必贯尾，句必栉字，对偶不可舛也，层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则双声宜避，叠韵宜更，轻重不

可渝也，清浊不可淆也。若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类，尤当谆谆致辨云。

文三桥

三桥尝言：人之言语清浊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见南人迁就北人，学打官话，未见北人迁就南人，学说苏白，吾窃惑之。所以三桥平生所至，只操吴音。

虎丘社稷

顺治癸巳重三日，吴门宋既庭、章素文复举社事，飞笺订客，大会虎丘，而延太仓吴祭酒莅盟焉。时远近赴者几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飞觞赋诗，歌舞达旦。翌日，各挟一小册，汇书籍贯、姓名、年庚而散。

三国志

何元朗尝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此论实深得子长作史之旨。余谓陈承祚《三国志》亦然。按三国之中，惟吴之立国先于蜀、魏，在汉献未禅之先，已久与中国抗衡。至吴与蜀并峙，其历年无几，若必以蜀汉为统，是不得详三国之始末矣。况三国并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隐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义妙处。乃陶宗仪作《正统辨》，反谓"降昭烈以侪吴、

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是为《春秋》之罪人”。独不思蜀汉虽炎祚子孙，而崛起僻隅，未尝有汉献之命，故《纲目》大书曰：“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是亦不得为正统，而朱子所以终与之者，固别有深意。盖南宋渡江自立，犹昭烈也，推为正统，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称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则长，比披袄则短，创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庄乐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隐。九岁随父至剑门，值卞华伯郎中偕友联句于此，华得句云：“怪石如人岩畔立。”友方呻吟未应，小隐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云和水涧边流’？”一座惊叹，与之定交，呼为小友。惜不永年，诗文罕有传者。

海棠白花

静海励文恭公家居时，尝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历官至尚书，卒于位。灵柩归里，时当秋日，而海棠忽开白花满枝。邹元褒太史为绘《白海棠图》，诸词人各系以诗。次山侍御为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尝谓友人曰："天下必归东朝无疑。"东朝者，即今圣朝也。友人问其故，曰："只遵遗命，舍长立幼，而无争心，此圣贤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来？我惟有一死，但争迟速耳。"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救。救而复死，是两次死也，非所以爱我。"故投渊之日，家人环立而视，水浅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湿，而气已绝矣。

三贤多寿

卫武公年一百二十二岁，见《史记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余岁，子思年百余岁，见《甲子会纪》。

邑乘之误

《常熟志·邵圭洁传》云："生平喜读孟襄阳诗，及举于乡，房考评其闱牍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阳也。'"及余读张应遴《祭邵莲墟文》，则云："莲墟先生当为诸生时，厌薄帖括记诵，独醉心《孟襄阳集》。迨丙戌成进士，房考顾学海评其墨卷曰：'经生语，乃绝似孟浩然诗。'时称顾公具眼云。"按，莲墟名鏊，为北虞先生之子，而应遴则莲墟之弟子也，其言当不谬。乃邑志传讹，移甲为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书说

科场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极。吾邑顾仲恭伤之，为作《敬十八房书说》，其文《炳烛斋集》不载，而黄太冲尝称焉。因节录于此："今世之为天吏者有三：庸医也，低风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医而能辨六脉，则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夺之矣；使风水而能辨龙穴，则天之所以祸福人者，人得而夺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则天之所以贵贱人者，人得而夺之矣。故吾谓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欤？凡物之确然自信者，人为政；而冥然罔觉者，天为政。古者圣人举事，必蓍龟，夫枯草朽甲，亦何灵之有？惟其无灵，而天下之至灵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龟也，十八房其爻象也，从之则吉，逆之则凶，敢弗敬欤？"按，仲恭之文，太冲谓其纵横爽健，取法于卓吾之辨才，而汰其游戏之调，惜世无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两篇，破坏圣贤藩篱，得罪名教，良非浅细。此文虽近轻薄，犹不至悖理伤道云。

计甫草

计甫草好学，能下人。吴门黄孝子向坚寻亲滇南归，甫草即执贽事为师。或言："孝子不学，子何师为？"甫草曰："子夏论学备矣。人固有能独身徒步，求亲于万里蛮瘴之乡，冒风波，触虎豹，犯盗贼，出万死一生，奉其父以归者乎？事亲如此，学莫大焉。天地鬼神犹敬之，况吾辈乎？师乎，师乎？舍此人奚属？"

气化感物之异

从兖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内，草木不生荆棘，圣化所感也。苌弘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积也。虞姬墓旁之草，虽大风不能摇，贞心所属也。吴门要离墓碑，久仆于地，有树之者，则城门白昼杀

人，侠气所凭也。其事亦可异矣。

梅酱

今世村家，夏日辄取梅实打碎，和以盐及紫苏，赤日晒熟。遇酷暑，辄用新汲井水，以少许调和饮之，可以解渴。按《周礼·浆人》掌六饮，其五为医。医当读倚。郑注以为梅浆能生津止渴者，想即今之梅酱也。但古为王者之饮，而今为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贵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绿林

今人称盗为绿林豪客，谓始于李清溪《赠盗》诗，而不知“绿林”二字，实见于《后汉书》。按《后汉·刘元传》：“诸亡命藏于绿林中。”注云：“绿林山在今荆州当阳县东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为文，间有创论，然过于痛快，便近李贽声口。何义门看书，洵属具眼，然过于细密，便近时文批评。两先生在今日，固承学所当师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难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学《史》、《汉》而伪者也。今人之古文，学

欧、曾而伪者也。然为伪《史》、《汉》，犹非多读书不能，若为伪欧、曾，只须诵百翻《兔园册》，用其之乎语助，尽可空衍成篇。盖便于学者之不读书，殆莫甚于此。吾邑前辈冯定远云："韩子变今文而古之，欧阳子变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胜言。"推定远之意，亦以其便于不读书，故有此言耳。山阴徐伯调云："学《史》、《汉》者，如孔庙奏古乐，琴瑟柷敔，仅得形模，故难为；学八家者，如古乐之递变至近时梨园诸曲，穷情极态，亦复感动顽慧，故乐为。实则彼以古而难追，此以今而易袭，未可谓易为者为古，而难为者反非古也。"此论殊为得之。

杨九娘

嘉定县之东南有杨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为蚊所啮，不易其处，竟以羸死。其死与高邮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庙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邮为南北往来要冲，故露筋之名颇著；而嘉定僻在海滨，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张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尝为作《杨九娘歌》云。

揭曼硕诗

元揭曼硕有"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一首，题为《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诗选》竟列之无名氏十九首诸诗后，题刻《古诗一首》，而不知其为揭作也。义门谓："汉人岂有此风气，虽不能详考，亦何至兼格调俱莫辨哉？"按，揭诗三卷，有元板刻本，与抄本互有异同，如《步出东门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折倒

俗语有物而尽取之，谓之“折倒”。按《南唐书·浮屠传》：“后主大起兰若，广聚生徒，日设斋供食。有不尽者，明日再具，谓之‘折倒’。”

卷四

三诗同意

杜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白香山《新制布裘》诗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孟贞曜《咏蚊》诗云："愿为天下□，一夜使景清。"三诗为题各异，而命意则同。盖皆仁人之言也，故并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举入官者，三史之名，由来久矣。少时闻冯叟窦伯云："三史，谓《史记》、《前汉书》、《三国志》也。"但《三国志注》：《江表传》：孙权谓吕蒙、蒋钦曰："孤自省事以来，看三史、诸家兵书。"此时《国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窦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则马、班而外，其为《东观纪》欤？抑为袁宏《纪》欤？谢承《书》欤？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举入官，则为《史》与前、后《汉书》，固有明文矣。

祭文创格

张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载《容斋随笔》，其文但云："维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忠宣之子景卢谓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未有

此格也。而陆放翁《祭朱元晦侍讲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亡，尚其来飨。"其文共三十六字，而无限痛惜之情，却已包括在内，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岂况连用

古人用语助，多与后世不同。如"岂况"二字，似无连用之理，而《三国志注》及《维摩经》却有之。按《蜀志·许靖传》注：王朗与靖书云："诗人比一日之别于三秋，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又《维摩诘经·弟子品》云："转轮法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余修《奉贤县志》，曾用之于小序中，浅学不知，有传为笑柄者。

新城诗格

诗贵锻炼致精，亦不妨疏密相间，若字字求工，则反伤真气矣。诗贵含蓄蕴藉，亦不妨豪荡感激，若句句求淡，则不见性情矣。诗贵意存忠厚，亦不妨辞寓刺讥，若语语混沦，则全无作用矣。新城于此，或不能尽合，后世必有从而议之者；然秀骨天成，风神绝世，自是间代清律，非柴烟粪火边物也。近有谓敬业堂诗颇擅出蓝之美，吾不敢以为然。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古者诸侯始封，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为国社，以岁时祀之。"国君死社稷"一语，为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为一家，则又

不在此例。昔唐之世，玄宗有禄山之祸，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难，乃幸陕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乱，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于“国君死社稷”一语，莫辨天子与诸侯之不同，则当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变而坐失事机矣。

改嫁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子固尝言之。然先王制礼，有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之服。则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叶水心《翁诚之墓志》云：“女嫁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遇死，再嫁进士何某。”可见古人不讳改嫁，故于文字中见之。今世衣冠之族，辄以改嫁为耻，而事出勉强，驯致无状，反不如改嫁之为得也。往见蒋先生莘田《家训》中亦尝言之，其所见与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说》，则又教人以偷，而为程子之罪人矣。

尚书

尚书之尚，唐人诗中多作平声。后人遂沿而不改，间有作去声用者，人必反指为非。按《梦溪笔谈》云：“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上为常者，秦人音也。”又《辍耕录》云：“秦时少府遣吏在殿，主发书，故谓尚书。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医之尚，并时亮反，后世乃讹为辰羊反。”然即以诗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题《瀼西新赁草屋》诗云“欲陈济时策，已老尚书郎”是也。

同姓称家

临川李侍郎《书曝书亭集后》云："近世人诗文标目，于同姓人辄称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无此称。朱竹垞先生最为博雅，今集中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岂先生偶未检点耶？抑别有据依耶？"余按杨修《答临淄侯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此即"家"字所本，不得谓古人无此称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重华，一为从弟，一为族子，而杜诗直书曰《杜位宅守岁》，又曰《寄杜位》，韩文直书曰《送韩侍御归所治》，则其于疏远者可知。称"家"之滥，殆始于前明中叶乎？

樊绍述古文

樊绍述著作，昌黎《墓志》中叹为："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传者，仅有《绛守园居记》及《越主楼诗序》两篇，其文诘曲艰涩，殆不可句，可谓怪于文矣。而铭词乃云："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绍述，而其实非也。盖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学者求之于文从字顺，而不必如绍述之好奇耳。郑权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称其"贵而能贫，为仁不富"，盖反言以讽也。读此文者，亦当作如是观。

公为尊称

《公羊传》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洪容斋曰："年之长者，尊其道而师之，称公。后世之称公者，殆不尽然。"顾亭林谓："今日志状之人，人人得称公者，何其滥也，何其伪也。"吾友陈见复云："今之墓门署公者多矣，岂皆年之长者，尊其道而师之，故有此称耶？"正名核实，无使没者有愧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称众人杂沓之所曰“百客堂”，却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为瞿氏宴飨姻党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诗。

参坐参语

三人并坐曰“参坐”，见《国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篇。三人并语曰“参语”，见《前汉书·杨敞传》。

三登高望楼诗

古人作诗，于题中字必不肯放过。如老杜《重过何氏》五首，其着眼处在“重过”二字，所以为佳。吾观阮亭《三登高楼》诗，于“三登”二字全不照顾，已乖古法，而字句杂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联既用“晚霞残照”，而第五句又用“云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临眺”，一首之内，忽朝忽夕，可谓毫无伦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绛帻、翠裘、衣冠、冕旒、衮龙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犹病其太杂，若见阮亭此诗，其能免于掊击乎？

正字通

钮玉樵《觚賸》中一条云：“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日惟《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为斯言者，抑

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录》一书，其学问之深，在《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上，岂《广东新语》可比？而《广东新语》又岂《正字通》可比？按汪尧峰论《正字通》，谓其学术不能通经，而好为新异可喜之说，如注“禫”字及袒免之“免”字，按之于经，皆不可通。此书方行于世，聊摘以戒后学。吾邑毛翁斧季精于小学，为义门所推，亦谓《正字通》之误更甚于梅氏《字汇》。而玉樵乃与顾、屈二书并称，其贻误学者良非浅细，余故一为辨之。

书板之误

读书当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据，此冯纯吟《读古浅说》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据处，如《南史·王筠传》云：“知音者稀，真赏殆绝。”而东莱《十七史详节》“赏”字误刻“奇”字，韩宗伯熟于《南史》，而此句屡用，却不解“奇”之为“赏”，又岂非古本误之哉？

俭为共德

《左氏·庄二十四年传》：“刻其桷，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共”字《经典释文》无音，而世人乃并读为“恭”，余窃以为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注“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为共”，盖言世之诸侯，无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读为“恭”，则其义不可通矣。况《释文》无音，果何所据而平读乎？后见司马公《传家集·训俭篇》云：“御孙云：‘俭，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没于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观此，可以证余之说矣。近读顾仲恭《炳烛斋随笔》，

而“共”之义益明。其言云：“共之为义，盖言诸德共出于俭。俭一失则诸德皆失矣。今请得申其说。假如为人上者而知俭，则樽节爱养，自不伤财害民，是俭有当于仁也；为人下者而知俭，则制节谨度，自不至纳贿窃帑，是俭有当于忠也。就士庶论，不俭者，必多方奔走以谋生；俭则身常闲而心常逸，岂非善自为谋，是俭有当于智也。不俭者，或多方谄媚以规利；俭则闭门无事，耻辱自远，是俭有当于义也。谨服先畴，菽水可以尽欢，是俭有当于孝也。有遗业可以处子孙，且有遗法可以教子孙，是俭有当于慈也。衣食所余，可以济亲友之急困者，是俭有当于睦姻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须俭以成者，谓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华亭之皋桥。自少以诗文名，国初与同里吴骐、王光承并以隐逸征，不起，时论高之。是时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为盟主，而宗伯亦屡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龙潭，诸名士方群趋迓之，天石忽投一诗云：“画舫沧江载酒行，山川满目不胜情。朝元一闭千官散，无复尚书旧履声。”宗伯得诗默然，即日解维去。又尝游金陵，值龚合肥大会诗人于青溪、桃叶之间，多至四十余辈，而天石与焉。伶人请演剧，天石命演《跃鲤》，举座失色。盖龚自登第后，取名妓顾眉为妾，衣服礼秩如嫡，故天石以弃妻讥焉。龚为俯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黄昏大雨，夜分客散，车马嗔咽，而天石坐门限上，脱袜跣足，徐徐步归寓，了无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岁读《论语》，问塾师曰：“孔子何如人？”塾师

曰：“圣人。”又问曰：“今何在？”塾师曰：“已死矣。”即为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明末鄞县诸生。入国初，遂谢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鸿博荐者，容笑谢曰：“吾虽周容，实商容也。”荐者遂止。

称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则贵其所以成人，于是乎命以字之，字之为有可贵焉。《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志数十篇，标题概称官阀，惟李元宾、柳子厚、樊绍述称字，以见其人不必以爵位为重，是亦所以贵之也。后世不明此理，反以称字为简慢，遂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虽稚子幼生，无不蒙此称者。严观察韦川谓：“在礼，父母存，恒言不称老。今子舍而居尊长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岂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诗题，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诗韵

今世所行韵书，惟邵子湘《古今韵略》为可从。汪西亭本之为《今韵略》，缩为小本，最便携检，亦良书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转大约本之于历下《辑要》、成都《转注》两书，袭讹承谬，亡足依据。而其书久行，贻误后学，正复不浅。盖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读书，即如凡例中，有古风、近体、排律、绝句八字，

其意所谓近体者，盖专指五七言律也。然则排律绝句，非近体而何？又谓未有作近体排律而用仄韵者，不知唐人仄韵律诗甚多。如乐天《西楼月》一首，《长庆集》编入律体，而方氏《律髓》亦收之，然则非仄韵律诗而何？此人之游谈无根，大抵如此。而《在园杂志》反称为一代词客，且谓其所辑韵书颇佳，亦惑之甚矣。

苏蓼劬

苏蓼劬名凤翔，字苞九，邑人也。读书汲古，为制义务宗先辈大家，一洗熟烂。屡试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当报罢时，适际午饭，遂辍箸不食。从此啖粥及饼饵者数年，至得举而后复故，其立志之坚如此。推此以学为圣贤，亦何患不成哉？

总管庙

元官制，诸路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为总管，总管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则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扬州、杭州皆为上路，则有总管而无知府。黄太冲云：“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总管庙几处，则属之于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淀山湖，父子没皆为神。元至元间，阴翊海运，俱封今职。”则是总管之称，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系守郡者之生祠，而后人或以金神附会之耳。

饮光误论

钱饮光力诋东涧之注杜诗，见于《与方尔止书》，其说甚谬，恐

贻误后学，为一正之。如中兴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诗序》云：“任贤使能，周室中兴。”杜元凯《左传序》云：“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切去音。子美《达行在》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东涧注“中”字云：“张仲切。”此本《释文》也。而饮光谓此“中”字本平声，东涧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为去声。然则《经典释文》不足据乎？苏子瞻《送王雄州》诗有“威声又数中兴年”之句，注即引子美《达行在》诗，亦将读此“中”字为平声乎？至谓子美“中兴”二字，屡见于诗。《秋日夔府咏怀百韵》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诸将》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从《行在》诗例，亦读为去声耶？不知中兴之“中”，原可平、去二音并读，王观国《学林新编》云：“音钟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也。”饮光又谓：中酒之“中”，宜作去声，不当摭“中圣人”之说，改为平声。此说尤为不通。按“中酒”二字，始于《汉书·樊哙传》，即《国策》所谓“中饮”也，颜师古音竹仲反，谓不醒不醉，饮酒之中也。《日知录》云：“中酒犹云半席，颜注非是。”然则既作半席，不当读为平声乎？李太白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廓诗：“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苏子瞻诗：“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俱作平声，无仄用者。惟《宾退录》载齐己诗“穰低似中陶潜酒”，以“中”字为去声，谓于义为长。看来此字亦不妨如中兴之“中”，平、去二音并用。若必以读作平声为不通，则不通自太白始矣。至于判字、应字、难字之类，义应从平声者，而或作去声用，义应从去声者，而或作平声用，此诗家叶韵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为子美病，谓东涧又何以回护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误解闲情

陶靖节《闲情赋》自序云："将以抑流荡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则知闲乃防闲之"闲"，与逸致闲情之"闲"迥别。缀文之士竟不深考，遂致误认。昭明既訾为白璧微瑕，即《容斋三笔》中亦以为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误学汉碑

汉碑八分书，岁久类多剥蚀，后人辄效碑上字，作剥蚀状。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郑簠尤甚。何义门尝言："谷口八分书，近日江以南颇重之。然如人体患恶疮，甚可憎疾。"家次山为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则彼重之者，亦大类嗜痂矣。"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为族长历三十年，族属数千人，无敢有博戏者。漳浦蔡闻之先生居梁山下，环所居三百余家，当先生时，历二十年亦无敢有博戏者。

瞿张殉难

瞿稼轩、张别山两公同殉桂林之难，而一以从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优劣也。善乎檗庵大师之论曰："异哉吴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欲，耐劳苦，岸傲愤烈者而后能死；吴人居长厚自奉，园林、音乐、诗酒，今日且极意娱乐，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为吾邑人，故称吴人；张为江陵人，故称楚人云。

杨义士

稼轩先生死桂林之难，有门下客杨艺者，为之服衰绖，悬楮钱满衣，行则窣窣有声，号哭营市间，见缨弁裤鞞短后衣者，辄叩头请言于定南王收敛主人。王闻而义之，并同死张公尸亦许艺收焉。时有永明王时给谏金某者，为僧于桂林之茅坪庵，改名性因，亦上书定南王，请收敛瞿、张。遣侍者诣王府，将投书，遇艺，知已得请，遂不果上。后金以其书遗瞿氏，瞿氏子遂剞劂以行，而不及艺。由是两粤及吴、楚之间，但知收敛瞿、张者为金一书之力，而艺竟泯泯矣。后性因集中载艺事甚悉，且曰："以吾书掩艺功，在吾为窃名，在瞿为负德，是两失之矣。"按，艺行二，字硕甫，自号二痴，本吴江人也，晚岁移家吾邑。

诸家论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钱尚书推为有明第一，而黄梨洲则云："观《震川集》，试除去其叙事之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余言尚不了，令人气闷。"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王崑绳目为肤庸，必非无所见而云然。"《明史·文苑传》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从此鲜实学，而妄谈欧、曾，亦不能无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犹不免于后人之议。甚矣，斯道之难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钱幼光《田间集》有云：“虞山不信诗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长华贵，沉溺绮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赡，因题布词，随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后之所得耳。苦吟之后，思维路尽，忽尔有触，自然而成。禅家所谓绝后重苏，庸非悟乎？”少陵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惊人者，悟后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无惊人句矣。而钱湘灵叙《抚云集》，乃全袭幼光语以诋幼光，今幼光《田间集》刻本具在，恐难欺人以所不见矣。

南垣善谑

张涟字南垣，善叠石，为人滑稽多智，出语便堪抚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国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绅饮饯，演《烂柯山传奇》，至张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为张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确几赞曰：“有窍。”哄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买臣妻认夫，买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无窍！”满座为之愕眙，而祭酒不以为忤。有窍、无窍，吴中方言也。

正钱录

昆山吴殳作《正钱录》，攻击东涧不遗余力。同时汪钝翁复为之左袒，吹毛索瘢，势焰甚炽。计甫草深为不平，因语钝翁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峰之侧，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钝翁跃起大骂。然观《尧峰集》中，有《与梁侍御论正钱录书》，亦谓“此录非不义严而辞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处。得无盛气以相攻击，而未暇商榷考证欤？”由是言之，即钝翁亦未尝以《正钱录》为定论也。

修志所难

汪尧峰集载史兆斗之言，谓："修志所难者，人物耳。"余窃谓凡修志者，不当仅以前志为蓝本，须遍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载而见于集中者，悉当补入。然所谓名人者，又必视其品诣以为重轻。望溪方氏云："高邑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数计之君子也。同时官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确乎有据者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其所载者可尽信乎？"诚哉修志之难，难于人物也！

虞邑流寓

贤人君子之所至，争攀举以为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应载者三人，向未采录，殊为缺典，因标其梗概，以俟后之修志者。

龚诩字大章，昆山人。靖难兵破南京金川门，先生时为守戍卒，大哭恸云。会按籍勿伍，法令甚严。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阳，投马、陈二氏。匿大囤中，即囤中读书，焚膏继晷，多所纂述。越二十余年，禁稍解，乃仍归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两荐为学官，坚不应。年八十有八卒。事详《梅花草堂人物志》，及《□□诗小传》。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于常熟之语濂泾，见《亭林集·与馆中诸公书》。又云："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见《日知录·行盐》一条。又徐司寇《憺园集》有《家兄孚若诗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穷乡，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谓穷乡者，即语濂泾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归生晟陈生芳绩书来以诗答之》之作，其诗云："十载江村二子偕，相逢每咏步兵怀。"所

谓江村非即语濂泾而何？则知先生之寓居于常熟，始自乙酉岁，后遂久淹于此，故云十载也。

刘永锡字尔钦，号剩庵，魏县人。中崇祯丙子乡试，选长洲学教谕。鼎革后不复归，隐于阳城湖之滨，以卖席自给，见者呼席先生。钱尚书念其穷，招之往，不应，越几年竟饿死。事详沈归愚学博《刘先生传》。而释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刘剩庵七护诗》，其小序云："先生隐于南沙之毕泽，四壁萧然，晏如也，为《七护诗》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诗仅达意而已。"按：毕泽在常熟之东南，其地濒阳城湖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茶余客话

全二册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卷一
满文原始
建旗辨色
清帝甲弓
盛京宫殿规制
宗室世爵
中宫宗室女爵
宗室夫人称号
八分
八旗六部二院
国务刑政军政大臣
内三院
蒙古官制
台吉塔布囊比照内官
外藩封爵
台吉袭爵
索伦总管印
蒙古诸部喇嘛
民世爵
封爵册印
长白山
满洲建国
清兵入关
三朝功臣
曼殊切音

八旗方位
康熙论治
大臣寿考
康熙诞辰宴会
康熙赏赐老民
康熙三大事
康熙至孔庙
裁兵之变
内阁沿革
内阁办本
汉唐相权
唐宋宰辅沿革
论明代之相权
明内阁诸臣
明宦官擅权滥觞自唐
张说辞大学士
阁老
阁学
诰敕虚饰
诰敕之滥
告身书法
唐宋封赠
封赠本生父母
兼官称号
朱熹论夫妻封号
内阁票签
内阁夜直
大学士带殿阁衔
文渊阁
陆深所记文渊阁

内阁办事处所
陈廷敬在内阁
清帝巡幸送本定制
行在内阁办事人员
翰林中书混杂
翰林无禁选
内阁大库
内阁副本
按科分叙前后辈
明臣谥法
文正
刘知幾论史官
卷二
翰林前后辈称号
馆丈
先辈一词考略
侍讲官
前辈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
鸿博试题
康熙重诗赋韵
四布衣六子
词臣纂辑御书
翰林院落成记盛
翰林外任
翰林办事
教习学士供给
庶吉士读书供给
燕京春咏
詹事府衙门

明会试名额
场屋字号
宋赴省试人数
宋人书脚色
生徒之陋
明贡院火
主试官卒于试院
考试涂乙
通场下第
明考试之弊
廷试时务策
考试官员礼请赐宴
策文名作
主试盛事
科甲盛事
请废科目议
中书主大省乡试
左必蕃赵晋
乡试得人之盛
己酉浙江乡试
会试同考房运
科名名次定数
进士年老多须
八十老进士
重赴鹿鸣
三试第二
科名记
同年以齿为序
唐重进士
会试钦定名次

江南乡试名额
武状元
四科三途
生员月课
特赐举人
顺天乡试得女婴
山东江南进士
乡试之异
辛丑会试之异
试卷不书策问
宋宝祐四年登科录
丁士美殿试策
董其昌梦与父同榜
宗室子弟应举
揆叙查慎行
历科馆选员数
馆选分清汉书
汉军馆选习清书
康熙庚辰馆选
馆选重少年
以策论取士
满洲汉军不令考试
散馆三等降知县
散馆汉书三等革职
散馆清汉三等俱革
散馆不黜
汉书三等革去翰林
康熙乙未散馆
康熙辛丑散馆
雍正元年馆选一

雍正元年馆选二
进士用主事知县
雍正五年馆选
雍正八年馆选
雍正十一年馆选
乾隆元年馆选
额外主事甄别
会元不与馆选人名
传胪不与馆选
一甲三人留馆
副榜
徐潮
顺天乡试北人解首
冒顺天贯被斥
破天荒
状元宰相
文字遇合之奇
座主门生
沈克恭典试
京员聘典乡试
夏彝仲言不第处境
报罗
韩菼
明通榜
科举师弟之谊
为举主服丧
荐举得人
女侍史
宋翰林供给
宋三省官假日不许出谒

宋时官吏总数
明御史见巡抚之称呼
司官仪注
翰詹投刺称号
明吏部郎官权重
明六部陋习
新翰林
外任旗员
宋濂策问
顺治改定官衔
官品之更改
月官考选
内务府建置沿革
驸马都尉
内阁中书
尚书
九卿
少府
钦差官使
官曹绰号
明官场弊事
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
九流三教
试录撰序
河南省题名录
卷三
乾隆三十一年税银
铸钱重量
户工部岁铸钱数
铸钱工本

三朝田土总数
蠲赈银
均田限田之害
贾似道限田之祸
十九年增户口三千万
俸禄之丰俭
唐官俸之滥
四海之穷
穷根
靳辅生财疏
岁漕五等
漕运经费
白粮经费
漕船
京师十三仓
号房
通州二仓
裁减军耗银米之议
宋之漕运
方苞禁酒烟之议
刘彤论盐铁
卷四
领受诰敕仪注
焚黄礼
张居正坐领诰命
文职领袖
凉暖帽制
官员帽顶
时宪书
行在寿诞行礼班位

外官入班行礼
凉帽大衫
佩刀上殿
外官家口
朝服
学政准带家口
百官衣服
暖耳
节日放假
乘舆藤扇
祭分三等
斋戒
南北郊
太庙社稷
朝日夕月
斋戒之忌
祝版
制帛
牺牲
祭品
太庙荐新
大祫礼
音乐
祠祭乐律
乐章
乐部位置
内朝之礼
国初耕耤礼
教坊司
永陵

福陵昭陵
孝陵景陵
泰陵
前代陵墓
女娲氏
祭海
北岳之祀
配享功臣
前代帝王之祀
功臣世职
江浙先贤祠墓
星历考原
鬼神
女神
土木偶像
五显五通
五通庙
巫觋之言
禁食之妄
五荤
关帝庙
关帝封号
仁义之气常存
鬼神气运
仙佛祀典之革除
城隍
江海保障之神
海河神
八蜡庙神为刘锜
卷五

嫁娶年龄
婚礼
老年续娶
再嫁
同姓不婚
婚礼作乐
采礼燕席
汉人采礼婚礼
殇
师丧
本生之丧
临丧之礼
丧家十二禁
嗣产之分
檀香椅子
论葬礼宜从俭
死结活结
属纩远妻妾
袭
焚衣
在任守制
钟惺居丧
朱熹论本生之丧
品官家祭
庶士家祭
庶人家祭
民公溘逝之礼
侯伯溘逝之礼
品官丧仪
影像

墓祭
孤哀之称
主妇待客之礼
纸钱香烛
饰墓礼
许鲁齐遗言
始祖
朱熹居丧
楮币
尸
劝廉疏
永嘉蚕
佞哀
陪祀致斋
卷六
红衣炮
鸣炮集众
口外养牧马牛羊
驿递加急
生员殉难加恤
彭子箋论滇事
俞大猷论海患
以围猎练兵
练兵者领兵
萧何定律
汉律
五刑
唐之刑书
唐律
宋律

元律
明律
名例律
颂系
底剭
肉刑
刑法之滥
阿鲁图论刑官
殛非杀
议狱
政论
琵琶骨
刑具
梁统
立法贵乎人晓
大小三法司
刺血辨父子
簿尉受杖
董仲舒断狱
比罪
考竟瘐死
奇请他比
八分书
刑官
刘德威论刑网
唐律集大成
明刀锯之烈
恤刑之典
宦官司刑
秋审朝审

赦
盐铁论论刑
朱熹王守仁理刑
朱熹论轻刑
张栻论狱不平说
弃亲之任
刘大山论官吏之恶
崔寔政论
藏冰
大木
卷七
监察御史
给事中
父子同居要地
宋铨曹考绩之制
通政
风闻言事
明太常寺厨役
酒柞
明光禄寺
尚宝寺
明祭果用粘
登闻院
銮驾库
户部大库
缎匹库颜料库
节慎库
制造库
西十库
大小九卿

明詹事在大理上
清仪仗
常朝陈设之仪
历代辇辂
驻跸大营
御幄
官名好从古称
总督
道员品职
直隶藩臬
教官
官之久任
吏之重要
论吏道
晓事之臣
禁回民任胥吏
年老大臣骑马
康熙禁各衙门出示
教官有关风俗
卷八
萨哈廉
屯太
清兵追蹑李自成
清兵定江南
陈子龙
孔四贞
杨古利
希福巴什克
索尼
帅颜保

佟养正
佟国纲
佟国维
金台石
旺吉努
李荣保
明瑞
费英东
赵布泰鳌拜
额亦都
图尔格
宜尔登
遏必隆
陈泰喇哈达
瓦岱
殷德
殷德五子
图海
吴理戡
费扬古
顾八代
鄂素
郎永清
王诏密疏
施琅施世骠
马进宝
范承谟之死
贰臣起用
齐苏勒
耆旧记

海内三遗民
王士禛论干练官吏
江南欠粮案
林古度耐贫
吴憬
张九徵父子
拙政园
朱彝尊咏史
豪侠
善择婿者
荠菜孟尝君与糟糠之妾
人爵之荣
汪琬卞急
论学斗殴
饮啖过人
吴俗三好
徐元文兄弟
二眉山人朱方旦
韩菼
孙致弥
六公赞
励杜讷祖孙
蒋虎臣学佛
临终赋诗
骀背跛足
魏象枢荐举得人
计东谈陈维崧
史可法后裔
白仲调为师受唁
王掞

进士大拜
知己
赐第
汤斌仁政
张英谈养身处世
张英死后之荣
史及超
尤侗
卷九
鱼塞漏舟
诗文敏捷
高层云
老梅著花
潘耒
食单丰啬
物望所归
阎若璩论明学术之坏
拜书识字
顾炎武著述之富
王应麟著作
毛奇龄著书之多
万斯同修明史
李绂为严嵩翻案
李绂博闻强记
高士奇
田雯
注家之误
吴士馨发愤读书
叶映榴改名
水晶眼镜

李光地
方苞坐戴名世狱
朱轼
沈近思居官清介
白昼见鬼
文字之隙
成容若年少多才
煤晕
是镜丑态
侯元经
秦氏高寿
长生殿事件
天旱不禁屠沽
王世仕梦异
经学名家
妄言地震
乩仙
乩仙戏人
顾栋高
春和园
陈维崧轶事
张鹏翀有谪仙才
诗文捷敏数例
沈德潜与梦麟
红豆
金坛于氏兄弟
马全
调官远祸
凝紫山开矿事
丰台园亭

古树
张涟父子善垒假山
瓮山
京师鼓楼
历局
皇史宬
严嵩等人所写扁额
东岳庙碑
严嵩像
白塔山
大兴隆寺
脱脱故宅
白塔
拈花寺
万寿寺缺
昌运宫缺
卷十
顾炎武论学书
博学详说
训诂与道学
心性空言之害
论朱王之学
失节之臣谈理学
讲道学必先有节义
魏了翁泸州学记
朱熹受谤
朱熹好学悔过
考亭
朱熹名字
朱熹杀囚

儒者空言
李材乔廷栋欺世盗名
君子之道
理学败类
假道学假名士
郝经论文
读书不应穿凿附会
毛奇龄称引未足据
毛奇龄论五伦
当世可师之人
举业师与讲学师
读书五失
读书苦乐
冢中古书
古人读书苟简
九经字数
五经人物数
孔子生日
孔子有须
孔子形体
颜回
子贡相貌
仲子崔
子思年龄
麟凤龟龙圣人
孔子门人年龄
古人身长
七十二人
孟子字
曾三杀人

孔子九世
孔庙神像
圣贤祀享沿革
论语三家
大学
中庸
孟子
论语多孔子七十后语
非孟
疑孟尊孟
孟子知礼
经书句读
劳诲辨
讲四书
圣贤应济世
宰我子贡
郑注简当
冷看熟读
读经须识世务
李光地谈礼学
黄道周易数疏
欧阳修重毛诗
六条编书之法
太极图
抄书之益
古人立说不苟同
十二史
正闰之分
续纲目发明
纲目当黜秦

新唐书
耶律
史之经纬
论史应重历算
万斯同重实录
曾巩南齐书序
赵匡胤自立而还
修明史六十年
纪年书法
文原
三家文钞
侯方域论文
汪琬论文以载道
茅坤黄宗羲论文重王守仁
姜宸英论文
王守仁手迹
唐顺之论文法
阎若璩论文
方苞谈霍光传
鼠头豕项牛腹蜂尾
黄宗羲论明文
文章好奇之癖
饾饤凌杂之弊
叠句
以艰深文浅易
储在文论古文佳者
郑条
左图右史
四皓碑
女子无传谥

卷十一

诗人之诗
书家三昧
国初诗人
王士禛诗语不妥
浙派诗人之短
查慎行诗
诗用俗语
诗以意为主
转韵须一气贯注
情景
起承转合
诗之死法
徐巨源论诗
诗文邪路
刘昭禹论诗
前人论诗文字
杜诗律细
作诗先辨韵
东坡诗叙事简该
乐府不必强解
五言转韵
诗材
十一真韵
昔昔盐
诗如酒饭
咏物诗
村野诗
诗经不必作经读
馆阁体

诗各有体
陶诗易学难工
诗贵性情学问识解
诗持人性情
春蚕作茧诗
诗家碎金
读书乐作者
咏物诗二派
古人名句
吴派浙派
摹临之弊
学诗须善体会
诗翁多于虮虱
诗妄人
恶诗
联句
三尺剑
不求色似
大言欺人
诗囚
横陈
诗史
禁脔格
诗文用事
修改之益
诗之甘苦
梅花诗
国初诗人评价
徐渭诗
次韵

佛经语录语
诗如大排筵席
奇字入诗
七律之难
蝉曳残声过别枝
假借对法
白居易诗论
欧诗合闹
桃源驿壁诗
曹沈金陵怀古
王钱选诗
得家信诗
出韵
孙致弥诗
杜诗
文人好名
论诗四类
方以智论诗
注释如冷锤
俗语入诗
以哀乐论诗
霍去病传句读
宋人议论不当
论诗须识体
耳食之陋
以经证文
题壁诗
堆砌
文选
牛毛麟角

诗人谒客
读书饮酒
用典出处
诗句袭用
朱存理诗
赵王之隙
咏风鸢
十二事诗
觅句
准敕恶诗
韦应物笃于兄弟
作诗法门
虚字入诗
学诗工夫
月泉吟社
唐诗选本
宋诗选本
金诗
元诗选本
明诗选本
十二代诗
鼓吹续音
朝鲜使臣购三家词
王士禛红桥诗
花之寺
馆阁赋体限韵
四六文
卷十二
书问具语
尺牍称字

凶问不实
王慎中标榜唐顺之
宋文
居易录
白简
依样画葫芦
屏风儿
应制词须忌讳
不中用
上中下浣
千字文
百家姓
名刺拜帖
堂联
春联
咏桃符诗
张延登家门联
王守仁书于谦祠联
汤李二联
申涵光二联
书联受知
钱谦益寿联
太白楼题诗
赠联得金
朱彝尊京寓联
周稚廉门联
清帝赐联
李渔撰老子祠联
赠徐乾学联
赐李光坡联

冯溥赠联
颂王士禛联
魏象枢邸堂联
雍正帝联
古人名作对
明宰臣联语
楼钥门联
题梅鹿联
题三苏祠联
山人墨客联
海宁谯楼联
沧浪亭联
吏部堂联
平山堂长联
江声阁联
布袋和尚庙联
徐达江上园长联
荒村门联
唐宋诗人第行
因讳改姓
讳亦礼让
歌女犯讳被责
阮氏世籍
阮昌龄年少聪颖
阮氏派系
妇人无名
妻之称谓
半子之称
兄弟排行
汉晋不避先讳

细君
亲家
侧室
古人称呼与同姓名者
命名宜慎
以私讳改郡名
姓名并称
柳刘米薛
伯仲甫子
子之用法
帝王别号
僧名
姨
同名误认
古人名字考
以山水五行命名
老泉非苏洵号
古人仆婢名字
欢宴被谏败兴
卷十三
天地圆体
云汉
霹雳
星辰附会为神
李光地谈浑天仪
天地人物
南怀仁驳天地方圆之说
气化之理
天地道里日月晷景
日月

天地里数
天行健
分野
土牛五方之色
河图数色
两周甲子
忌日
月气时
端午
社
月出歌
石表
自鸣钟
时辰表
热河水源
永定河堤
昆仑
区宇图志与十郡志
方舆图
考查河源须亲历其地
河套
黄龙府
金元故城遗址
天险
三江
虎丘
博物志言有不当
清帝土风诗序
黄河源流
岷江

金沙江
汉江
澜沧江
潞江
龙川江
槟榔江
恒河
阿耨达池
三危
卫河
金代治河之议
天山准回二部
天山
西域
西域三十六国
土伯特
哈萨克
乌孙
腾格普耳
西域贡品
西北回族
乌鲁木齐
巴里坤
伊犁
挞拉巴哈台
辟展
哈拉沙拉
库尔勒
库车
沙雅尔

乌什
阿克苏
拜
赛里木
叶尔羌
和阗
喀什噶尔
哈萨克
布鲁特
安集延
博罗尔
鄂罗斯
控噶尔
克食米尔
温都斯坦
音底
巴打克山
退木尔沙
敖罕
郭酣
退罢特
塞克
沙关记
辖哩萨普萨
哈喇替良
布哈拉
玛辖提
安他哈尔
查尔卓衣赛拉斯
噶拉特查纳等三城

乌尔古特二城
盘佳堪特二城
巴喇哈
科罕
阿萨尔四城
扎纳巴特四城
噶尔洗
萨穆
阿拉克
女国狗国
阿谛国
西域各地距离
俄罗斯
缠头回子国
俄罗斯地土风俗
师子国
乌斯藏
陕西边地番寺
四川边地番寺
东海诸郡落
滇南十善
活佛
缅甸
台湾
徐敬业等后裔
进贡各国
卷十四
译经
译经高僧
有无色空善恶

三身
宗
如来
能仁寂默
菩萨
释
王随楞严疏序
指月录
辟佛名文
苏轼不溺于佛
佛老都是忍心汉
佛教源流
鬼怪
神鬼塑像
梁武宋徽
秦以君主妻河
地狱
文人寓言
普陀
酷吏如阎罗
七佛三十三祖
僧道借以养游民
八功德水
五百罗汉
明祖最恶僧尼
湖隐上人赞
佛徒作恶
海陵王抑僧徒
元觉发愿文
僧尼婚配

佛法如灯笼
禁都城建寺
尤侗论佛杂说
王士禛谓佛书不可信
佛书观之即入
李石记佛之生
清禁建寺庙
大和尚
佛经虚妄
六朝风俗恶劣
念佛
顶赤生天
禅家长处
罗汉伽蓝代炊
儒臣加僧号士大夫出家
五惑三见
无欲有欲
佛之初生
佛像
以蠹文作梵文
卷十五
三清
黄庭内景经
道家
天师改真人
明道流不预朝会
三官经
老子父师
宋濂论三官
足寒

养生之道
养身养心
忙闲
静坐读书
黄庭坚知足
李孝基
长生之法
善养生者
相国之女奉佛
邵雍诗
生死
今人作事
睡诀
北梨南蔗
四畅
早起
董陈信炼金术
长寿
恶土善土
心神
四不可
梦荣梦辱
倚墙之树
厌与恋
药兽
李杲得藏金
人精
痘
温足冻脑
天门冬茯苓

死于非命者
顾亭林谈养生
傅青主爱花
医须谨慎
一生不服药
索伦人治疾
脉诀
人胎
六气
病不可执一而论
方剂炮制
五行
六子
生克
金克木
下锡一块
扁鹊雷公
授徒行医
祝由
太医院十一科
种痘
蟹治断筋
良相良医
六脉七情
病者三忌
疟可逃避
按脉
喇嘛教
喇嘛与释子
耶稣教

再来人
货财五家
治生
富累人
分野
陆叟沈万三
合同
虚钱足钱
子母钱
神贷钱
元宝
王阳明为五阎王
李峤谏铸大像
五虫
守财奴
古银锡不分
刘瑾朱宁籍没金数
卷十六
八股文坏文风文运
坊刻时文
明之策问
十八房卷
明末社稿
马世俊
八股恶习
制义之难
士师
制义八大箱
文章运会
中卷

时文名士学殖浅陋
选本
程文
明会元得人
代他人说话
圈评
选刻八法之流毒
唐顺之师承
明末结社
朱吴不同
复社余波
选政执一时风尚
八宗师考卷
对称词之分别
异音举例
西域书
代称
准字
笨以去声发音
平去二声两用
睢字读音
俗字
说文等书所收字
讹写
过于通过于别
说文
罪字
二合之音
改两火相重字
正读去声

率葦誋索
楷书
牝牡
廿卅卌
红签
中字读平去声
平仄数例
体字
念
四名两号
字书
晁错
韵元
宋版
钱允治藏书
焚书
宋本前后汉书
赵琦美书跋
明祖藏书室
读书法
强记法
连号法
日读三百字
事类赋
传是楼
司书之鬼
小说
卷之异称
明藏书家
钱遵王藏书

秘阁藏书
藏书者所贵
隋唐已有刻板
毕昇活字板
文章分类
三难
魏礼寄子书
周必大文苑英华跋
永乐大典
议刊永乐大典未成
内府藏宋板被盗
卷十七
淳化阁帖
苏字
古人不贵小楷
状元工书法
老笔
姜陈何三家书法
左手书
不喜作楷书
奸雄多工书
石碑之厄
草字诀
阁帖体例失当
陶弘景书
观帖之法
阁帖上品
兰亭定武本
拨镫法
李邕书

白麟
沟道
书法传授
柳书
古书法之识别
书与画不同
宋曹书法约言
蒋衡
学书讳丙日
苏黄书法
石刻
颜鲁公争座帖
李日华索书规条
黄鼎
贾似道鉴赏书画印
楼琦耕织图
焦秉真冷枚沈喻
鉴别书画
五画
画力
马士英画
素女
冯嫽和戎
灯下作画
汉宣画贤士
妙手与俗笔
蓄画蓄书
元四大家
沈启南
李开先论明画家

墨兰
兰竹
曾鲸谢彬
苏辙谈画
黄子久
倪画
朱熹画
陈洪绶白描罗汉
董其昌陈继儒
书画帖琴藏法
五不可
泥金
制糊
绢
绢素光纸
历代名纸
真古纸
纸数称番版刀
卷十八
吕才厘定阴阳杂书
俞诲百怪断经
通书
停柩不葬
迁葬最为害理
谈名堪舆各执一说
徐子平
人命八字
术家规时揣势
十二宫
韩绛曾布蔡京八字之异

史贻直之命
八字干支相同
精术数者昧于自知
李光地论五行生克
相法精言
人中
相者不知义
傲骨
假相
抉目悬柱
相士弄巧成拙
术者之妄
无烦饶舌
鹅行鸭步
镜听词
圆梦
民间传说
雷轰荐福碑
优伶之禁
乌孙公主
绣襦记
琵琶记
王曾
杀狗记
吕蒙正
三笑姻缘故事
覆水难收
水戏
尉迟恭清修高致
元曲

金凤
荆钗记
游春记
学圃雅集
上唐梯
踢鞬
著名市肆
以珠喻勤怠
小么
一岁主千岁奴
高俅
水浒传
水浒叶子
叶子戏消夜图
马吊
赌卦
金瓶梅
骰子
凿井塑像之法
装潢名家
鹿角
刘大夏立异沽名
扁额之滥
马字之用
大星测甘泉
骨重羊
火浣布
兜罗锦
袋之形式
鸡素鸡斯

元代服式歌
抶衣
窄袖之便
袭裘裼裘
明代服式
结绞不纽
戒指
穿耳
卷十九
王冕始用花乳石
青田冻寿山石
清初印章刻手
受孔子戒
镌印法式
古式与变体
章印之别
图书
断匙刻印
御宝
传国玺
印章篆文之区别
元室铜印
玉章
之字之用
印泥制法
砚
藏笔之法
制笔名手
名家用笔
毫笔

造墨之妙
用墨涂墙
松烟
试墨
制墨名家
弈
棋子
文天祥嗜象棋
弈诗
林逋说棋
弈棋名手
国手
鼓角
铜器
古器
明内佛殿铜炉
水晶中嵌物
琥珀
祖母绿
榆鈦
琉璃
珠有九品
西洋人取珠
古时多珠
金刚钻宝石
夜光木
自沸锅灶
诸葛铜鼓
水晶诗
银槎诗

奇南香
香树
蜜香树
以蜜养香
雕刻之精
缭丝灯屏
牙席
扇
卷二十
瓷器
秘色瓷器
成窑酒杯
茗具
技艺名家
姜娘子
壶柄向客
贵姓子弟
异物
古名人遗物
枕之高低
古语释例
肆马鞭
古籍所载器物创始者
取灯发烛引儿
养和即靠背
虎子
折抢
古玩藏家
吹箭
轿字之始

活火煎茶
茶器
陆羽
毋煚
饮茶之始
品茶度曲围棋胜古
闵茶
家制惠泉
用花煮茶
玉泉水
茶之益
采茶
芝麻茶
饮茶长生
名酒
酒圣四配十哲
杯托
酒经
顾嗣立称酒帝
酒可御雾
饮酒须有节制
酒令
甲戌之会
以花熏酒
屠苏
读书避暑佳酒
锡器不可盛烧酒
酪属
酒犹兵
饮酒各名

酒乃天禄
集四书语作联句
一物以四声呼之
烟草
食蚱蜢蝗虫
淡菜
捕鱼法
燕窝
一了百当
各种肉类煮法
苏陆煮肉诀
栗子糕
馔品
用帘捕鱼
点心
炕豆腐
饕餮者不知天
食物之异
饮食之道
酸咸之嗜
杜华
食玉
蛤粉治嗽
宋太学馒头
岁朝填词图
五色鸡蛋
粥赞
北地葡萄
牛羊啖草
阿魏

人参
槟榔
牡丹
蜜苏
糖
三三径
当归芍药
腌肉汁养梅
马塍艺花
娑罗
太学桧树
稻麦生日
春月食王瓜
人兽食性
花草异名
巴旦杏
孔林楷木
解毒药
夏枯草
落花
冬日瓶花
篙头水
白昼来虎
貂鼠
十二肖
猫产天竺
索伦人捕貂
驼象
骏马
相马十三法

马齿
三羸五驽
驴马
车骑
马后系布
索伦人寻马
天鹅
先兆
废气
物类相感
去污擦洗法
物之生克
食物防治
物相制之法
宋祁寒食诗
龙生九子
龙采木
闻雁诗
狮吼
驴
虫兽因地而无
络纬鸣秋
水鸡
蝶粉蜂黄
两头蛇
张易之
许散愁
多子之人
夏姬
唐公主再嫁

唐公主为女道士
妇人不妒
崔湜
养瘦马
多子母
俗语出处
诗中俗语
丛说杂著之式
卷二十一
杨克一
龚圣予画
龚画名重当世
文陆两传
画鬼
购印礼让
山居新话载淮故二则
叶公政还金
高安惠政
王毅
杨靖
明武宗过淮
张宏俊
吴襄
吴愈
刘永桢
许志进
黄任
张鹏自警铭
嘉靖三状元
范榛

赵祖鹏
王典刘一临
夏曰瑚
淮屋
王燮
医太仆官方
刘孔和
刘文炤
杨正经
王士禛至淮
吴珊
张致中
音学五书
张弨
为师者反为弟子
师范
潘问奇
善说诗
杜首昌
艾南英
改生日成婚姻
阆园影赋
金人望答钮琇书
李铠
宋恭贻
金章
汤调鼎
靳阎张三子
李时谦
刘卫交情

潜邱遗书
梨洲三弟子
卞氏牡丹
因误升官
邱璋
元立
山阳耆旧诗
盲女琵琶
不见不闻
学政之弊
黄泰宣亭园
元世祖诏书
张鹵
金纯
陈灏
八鱼诗
吴承恩西游记
夏丽贞姜楚兰
陶万明
窑沟
孔平仲泛涟水诗
芮晔
章绰
山阳赵女
王英英
张弋
淮水鲈鱼
纥梯纥蹋
猜数
白田宝玉

卷二十二

宋濂论九河故道
李承建堰
北神堰
泰不华议扫荡河泥
潘时良
尾闾
渎
范公堤
象纬可识河患
黄河五变
邵学址治河疏
涡河
徐武功分泄之议
黄河关键
田雯观水杂记
捍堰
山阳沙田灌溉
涵洞
大河卫漕米屯田
蓝田贡冰
赵宏折狱
邵蔡之衅
施世纶
李允祯
郎廷极
靳辅治河之议
下流之下流
洪泽湖大风雨
准塔

张文衡
厉豫
山阳府考名额
卫籍
刘伶台杜康桥
红叶诗
育婴堂
淮郡三城名园亭
漂母冢
敬老贵贵
官吏致仕居乡
生日祝嘏
淮礼聘妇
赵槩
忌以壶嘴向客
赵酉教织
京田时田
邑令观风季考
徐积祠
引元兵渡河者
旃檀佛像
龙兴寺
龙兴寺之今昔
盘古
程咬金墩
吕洞宾诗
淮塞
三保太监铁锚
甘罗城
山阳旧治

文通塔
况钟
无支祁
张太尉祠
李三才
金龙四大王
陈造击球序
淮地用兵之路
秃鹫捕蝗
雉入淮水为屋
蒋用文
补遗辑自十二卷本。所注卷数即十二卷本卷数。
让中堂先作故人
轩辕诰
狐弄愚人
异鸟
金华将军
三梦
异人
鹿尾
三刺
慈仁寺
王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文

校点说明

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号吾山，亦作唐山，晚号安甫。江苏山阳（今淮安）人。乾隆进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著有《七录斋诗文钞》等，而以笔记《茶余客话》尤为人知。

《客话》记载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史地、科技、文艺等各个层面。书中对清初朝章制度、入关前后建置，以及朝野人物言行的记述，或得力于耳闻目睹，或来源于可靠的文献，均具较高的史料价值。而旁及有关《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西游记》作者与长生殿的演出经过，均为文学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有用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屡为被压迫的妇女鸣不平，流露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如卷五论寡妇守节，对宋儒所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不以为然，予以尖锐的嘲讽，认为“古今来多少名公卿、贤士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责之茕茕少妇耶”。作者的这种异于流俗的大胆议论，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冷酷的理学格格不入，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客话》流行的主要刊本有戴璐校刊十二卷本和光绪间铅印二十二卷本。前者非全璧，与后者比照，条目仅及其五分之一。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二十二卷本断句印行，并为每条酌加了标题。此番整理，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底本，重加标点，并与光绪二十二卷本复校一过，改正底本中若干讹误之处，复增补个别条目中脱落的文字，而标题一仍其旧。

卷一

满文原始

天聪八年，命额尔德尼巴克什等由蒙古文创立满文，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我朝政事。崇德六年，命大海加国书十二字头圈点分别语气，增外字以备汉字之对音，复连二字切成一字，于是清文大备。大海满洲正蓝旗人，九岁通满汉文，事太祖专司文翰，侍内廷，凡与明代及蒙古各国往来词命，悉出其手。能操汉音传宣诏旨。见《国史列传》。“巴克什”，汉语文儒也。国初大臣以文儒著称者甚众，大学士希福、索尼、刚林尤敏赡。蒙古吴内格、满洲龙什西翰，皆赐“巴克什”之号，汉军高鸿中、鲍承先亦办事文馆。

建旗辨色

建旗辨色，制始统军，尤以相胜为用。八旗分为两翼，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其序次皆自北而南，向离出讼。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本黑色，而旗以指挥，或夜行则黑色不辨，故以蓝代之。五行之中虚木，盖我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王，比统一四海，满汉一家，乃令汉兵全用绿旗，以备木色。先是天命十年乙卯，太祖初设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后复镶之，添设四旗，参用旗色，共为八旗。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余五旗统以宗室王公。按

《史记·天官》正义：河鼓两旗，左旗九星，右旗九星，皆天之旗鼓，以为旌表。又九斿九旗在玉井南，则天子兵旗也。《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盖在天垂象，惟圣时宪，莅军征众，于旗有取。

清帝甲弓

盛京实胜寺藏太祖所御甲胄，数人举之弗能胜；又藏太宗所贻弓，壮士弗能开，矢长四尺余。太宗体丰铠重，乘小白行百里，乘大白止行五十里。今昭陵前肖其形，立石马二，呼曰“小白大白”。

盛京宫殿规制

盛京宫殿规制，大门曰大清门，东门曰东翊，西门曰西翊。大殿曰笃恭殿，大殿之西为正殿，曰崇政殿。殿后台上楼曰翔凤楼，台下阁曰飞龙阁。楼后为中宫曰清宁宫，东曰关雎宫，西曰麟趾宫，次东曰衍庆宫，次西曰永福宫。

宗室世爵

我朝宗室世爵，列为九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上将军，初封俱三等，后遇加封至二等、一等。又奉恩将军。其余俱为宗室。亲王一子封世子，嗣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长子，嗣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子封贝子。贝子子封镇国公。镇国公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一子封辅国公，余子授镇国将军。镇国将军子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子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子授奉恩将军。奉恩将军子

孙，世授奉恩将军。贝勒贝子庶出子，授奉恩将军。

中宫宗室女爵

中宫所生女为固伦公主，妃所生女为和硕公主，亲王女为和硕格格，汉文称郡主。侧妃生者，降二等为郡君。郡王女为多罗格格，汉文称县主。侧妃生者，降二等为县君。贝勒女为贝勒多罗格格，称郡君。侧夫人生者，降二等为乡君。贝子女为固山格格，称县君。侧夫人生者，食五品俸。公女为公格格，入八分公称乡君。侧夫人生者，食六品俸。未入八分公者以下，皆称宗女，不授封。凡诸格格有为中宫抚养下嫁者，亦称和硕公主。

宗室夫人称号

亲王、亲王世子、郡王正室俱称妃，贝勒以下辅国将军以上正室俱称夫人，奉国将军正室称淑人，奉恩将军正室称恭人。

八分

天命年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凡朝会宴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故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旗六部二院

创立八旗，设十六大臣，以理政事。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汉承政，即乌真超哈人员也。崇德三年七月，增设都察院、理藩院。是年始定部院，各设承政一员，参政二员，停王贝勒领部院事。

国务刑政军政大臣

先是天命十一年九月，设八大臣，经理国务；为八固山额真，总理事宜。正黄旗纳穆泰，镶黄旗额驸达尔汉，正红旗额驸和硕图，镶红旗侍卫博尔晋，镶蓝旗额驸顾三台，正蓝旗拖博辉，镶白旗车尔格，正白旗喀克笃礼。设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正黄旗拜尹图楞额礼，镶黄旗伊荪达朱户，正红旗布尔吉叶克书，镶红旗吴善绰和诺，镶蓝旗舒塞康喀赖，正蓝旗屯布禄萨壁翰，镶白旗吴拜萨什喀，正白旗孟阿图阿山。又设十六大臣，专备出兵驻防征讨之事，以时调遣。正黄旗巴布泰巴奇兰，镶黄旗多内扬善，正红旗汤古代察哈喇，镶红旗哈哈纳叶臣，镶蓝旗孟坦额孟格，正蓝旗昂阿喇色勒，镶白旗图尔格伊尔登，正白旗康古礼阿达海。

内三院

太宗初设文馆，处文学侍从之臣，称为文馆大学士。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庆贺表文，纂修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记官员升降，册拟功臣诰命，追赠贝勒等册文。凡六部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外藩往来书札，俱编入史册。一曰内秘书院，撰与外藩往来

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词状，及敕谕各官敕书，谕祭文武官员文字。一曰内弘文院，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教诸王，颁行制度。按自崇德元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凡七人。

蒙古官制

外藩蒙古，以一百五十丁为一佐领，披甲五十副，设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各六员。十家各设一长，有六佐领，总设参领一员。佐领众多之旗，设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十佐领以下之旗，设都统一员，副都统一员。外藩蒙古王贝勒，各照内王贝勒，设长史司仪长护卫外，亲王，四五品典仪各一员；郡王，五六品典仪各一员；多罗贝勒，五品典仪一员；固山贝子，六品典仪一员；公，六品典仪一员。

台吉塔布囊比照内官

台吉塔布囊，顶带坐褥，照在内官，一二等者同一二品，三四等者同三四品。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顶带坐褥，比内各卑一级。

外藩封爵

外藩公主之子，亲王之子弟，为一品；郡主之子，郡王贝勒之子弟，为二品；县主郡君县君之子，贝子公之子弟，为三品；台吉塔布囊等子弟，概为四品。以上俱于十八岁给爵。

台吉袭爵

一二等台吉，许以一子袭职外，余子概为四品。

索伦总管印

外藩四十九旗管旗扎萨克及索伦总管，俱照内都统给印一颗。索伦总管三品，副总管四品。

蒙古诸部喇嘛

外藩四十九旗，比内八旗。至蒙古诸部喇嘛厄鲁特喀尔喀，视四十九旗为外属柔远司。

民世爵

民世爵，公三等，侯三等，伯三等。精奇尼哈番，正一品，一等袭十四次，二等十三次，三等十二次。今改为子，凡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二品，一等袭十次，二等九次，三等八次。今改为男，凡三等。阿达哈哈番，正三品，一等袭六次，二等五次，三等四次。今改为轻车都尉，凡三等。拜他拉布哈勒番，正四品，今改为骑都尉。拖沙拉哈番，正五品，今改为云骑尉。乾隆三十二年又增立恩骑尉，正六品。

封爵册印

凡封亲王用册宝，郡王用册印，贝勒贝子有册无印。

长白山

“长白山，在船厂东北四百余里。康熙十四年，遣塞呼礼、觉罗、吴默等五人，查长白山形势。五月起程，至吉林乌喇地方。六月十三日，行三日，闻有鹤声。十七日，云雾敷布，不识山向，因寻鹤声前进，得鹿行踪迹，寻迹上山，直至长白山下。又行半里，有白波罗树成行，香木丛生，黄花遍岭，上下云雾遮蔽，不能全见。宣读圣旨，虔洁行礼，渐见山势分明。向一小路而上，见山渐平坦，摄衣而登，约百里许，俱积雪成冰。山上五峰回绕，水池一曲，势如倒泻。正中一峰特立，旁如门屿，清泉甚多。左流入噶松礼乌喇，右流入大纳音、小纳音等江。礼毕下山，见鹿百余从山滚下，内有七鹿对面，应手而得。因叩头，携鹿下山，回看云雾遮盖，一无所见”。节录吴默，清字译汉。按长白山，即歌尔民商坚阿邻，《山海经》作不咸山，《唐书》作太白山，亦曰徒太山，《明一统志》称在会宁府南六十里。是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山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出焉。鸭绿江自山南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爱滹江东流入东海。三江孕奇育秀，产珠玑珍贝，为世宝重。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时挺出。

满洲建国

本朝发祥于长白山。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库里湖。有天女降池畔，生吞朱果，遂孕生圣子，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故，与小舠乘之，顺流下，母遂凌空去。舠至河步，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乱靡有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吾取

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视之，皆以为异，问之，曰：“我天女所生天男，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之乱。”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遂交手舁至家，三姓定议，以女百里妻之，奉为贝勒，定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国号满洲，是为开基之始。数传至皇始祖肇祖原皇帝，拓地千五百里，居赫图阿拉。又三传至兴祖直皇帝，生子六人，各筑城分居。其四子，为我景祖翼皇帝，居祖基赫图阿喇地，生我显祖宣皇帝，传位我太祖高皇帝，初征尼堪外阑，克图伦城。癸巳，建都兴京。辛丑，以诸国降服人众，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一牛录设一额真。己亥，灭哈达。丙午，灭辉发。乙卯，削平诸国，增设甲喇固山梅勒额真，增镶四旗。丙辰，建号天命元年。戊午，取抚顺城界凡。己未，破明四路兵二十万于萨尔浒，经略杨镐败走，刘綎战死。取开原、铁岭二城，灭叶赫，擒金台吉。辛酉，复定沈阳，取辽阳，袁应泰自缢。壬戌，破广宁。乙丑，定都沈阳，是为盛京。明杀熊廷弼。丙寅，太祖高皇帝宾天，太宗文皇帝即位。丁卯，天聪元年，以七大恨告天，征明。明人自杀经略袁崇焕。辛未，围大凌城，降祖大寿。癸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后来降。甲戌，行考试。丙子，太宗文皇帝即尊位，国号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丁丑，入塞，破宝坻、昌平，回师。戊寅，入蓟州，杀总督吴阿衡及在籍辅臣孙承宗，又杀督帅卢象升。己卯，克济南，执明德王，回师。壬午，克锦州，杀巡抚邱民仰，降经略洪承畴于松山，入蓟州。冬，又破兖州，回师。癸未，师抵江南海州、沭阳，旋。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宾天，世祖章皇帝即位。甲申三月，明亡。九月，定鼎京师。

清兵入关

顺治元年四月十九日己卯，大兵进山海关，破走李自成。五月己丑，师至燕京。八月乙亥，上自盛京迁都来燕京。九月甲辰，上自正

阳门入宫。十月乙卯，上以定鼎燕京，告祭天地，即位。

三朝功臣

三朝国史功臣，圣祖亲定一百一十五人。

曼殊切音

乌思藏进表，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是佛妙观察智更切音，与满洲二字相近，故云。见《上御制诗》注。

八旗方位

八旗方位：一、北之东为镶黄旗，居安定门内，西至鼓楼大街，南至东直门大街，东北皆至城根。二、北之西为正黄旗，居德胜门内，东至鼓楼大街，南至西直门大街，西北皆至城根。三、东为正白旗，居东直门内，北至东直门大街，南至朝阳门大街，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四、西为正红旗，居西直门内，北至西直门大街，南至阜成门大街，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五、东之南为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北至朝阳门大街，南至东单牌楼，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六、西之南为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北至阜成门大街，南至西单牌楼，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七、南之东为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北至东单牌楼，西至东长安门，东南皆至城根。八、南之西为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北至西单牌楼，东至西长安门，西南皆至城根。

康熙论治

康熙十九年四月壬戌，上御懋勤殿，讲官库勒纳讲《尚书》毕，上曰："朕观《尚书》内，古来君臣，交相诫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嗣后大小臣工，毋得贡谀词，当永以为戒。"八月己卯，御史拉色奏禁火器，上曰："治天下在政治之得失，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因其悖道，即致灭亡。则火器不足恃可知矣。"四十五年三月，上曰："汉朝灾异见，即诛一宰相，此举甚缪。宰相佐君宣化之人，休戚共之。或有凡事，悉畀宰相，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言有密本，因独留，向朕密言：此非常之变，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消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若辈何涉？魏象枢不能对。"四十八年十月，上谕："俞益谟、张谷贞在湖广地方，甚有裨益。彼处苗人，须伊等弹压。昔赵良栋领兵三万进征云南，实数止有一万。挑选武勇，三倍其粮，是以人人用命，至今人犹感颂。近来老将销磨殆尽，止存俞益谟等数人耳。"平定厄鲁特时，上谕诸部落云："朕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在京师饮食宴乐，无不备具。今朕出征，日止一食，羊肉外无他物。栉风沐雨，夜寐夙兴，每至一处，朕皆步行。及闻噶尔丹确信，朕亲率前锋穷追。凡此特欲为尔诸部落咸得安居耳。"诸蒙古王奏云："皇上垂念外藩，不辞劳苦，七旬以内，于无水草处行三千里，立奏肤功，从来未有。边境永安，圣德神功若此，无不倾心诚服。"五十年，谕曰："封疆重臣，当察其大节，琐屑小事，不可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治天下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尝见不饮酒之人，必欲人不饮；不用烟之人，必欲人不用，此皆不可。朕即不用烟酒。若以赵申乔任性为之，必杀尽天下之用烟酒者，恐大小臣工不能一日安矣。"又谕："官之清廉，不在受礼不受礼。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亦受人规例，安置田庄；张伯行官亦清，刻一部书，动费千金。此等皆不必究。两淮盐差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何必追求。总之，愚民断

不可欺。居官好者，人即知其好；不好者，人即知其不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盖民意即天意也。”四十六年，谕揆叙云：“医书有一方，又有数方附之，果此方已尽善，又何用多方，盖著书者亦不能自信也。至服补药大无益，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无服补药，药补不如食补。夫好服补药者，犹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岂有喜逢迎而可为善乎？先年满洲内老人皆不服药，朕亦从不服药，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生皆不服药，尔等当以是为法。”四十八年十一月，谕曰：“明季事迹，有万历老内监曾在朕前，闻之甚详。正统在沙漠生一子，今有裔孙，天启呼魏忠贤为老伴，杨、左受杖，老监有目击者，能具言之。陈新甲所议，本受指于崇祯，及科道弹劾，崇祯反畏人言，咎新甲。贼兵破外罗城，由西便门攻阜成门，崇祯微行襄城伯家，方闭门演戏。回登万寿山，欲奔，太监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贼。’乃止。以身殉国。又胜国宫中脂粉银四十万两，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给，日有饿死者。城西御沟，相传石板下出水，石板上出尸。宫中用马口柴，长三四尺，净白无点黑，两端刻两口。建极殿后阶石，高厚数丈，采运之费不赀，不能入午门。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祯学骑马，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鞦。甫乘辄坠，乃责马四十棍。如此举动，岂不发噱？皆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不知人情物理，遂至于此。”辛巳秋，寓大学士梁诗正赐第，见《政治典训》数册，皆纪仁皇帝圣政。文谟武烈，炳照千古，而厚德深仁，沦肌浃髓。尧舜三代之治，无以加兹。惜是书纂而未成，葵生所见，又仅数册，敬记数则，殆窥天以管云。

大臣寿考

康熙辛丑元旦，圣祖御极之六十年，早朝庆贺礼毕，大臣同诣内廷献寿。时相国马公齐、松公柱、萧公永藻、王公掞、王公顼龄、张公鹏翮、大司农田公从典、大宗伯贝公和诺、蔡公升元、大司马孙公柱、大

司寇赖公都、张公廷枢、总宪党公阿赖、冢宰陈公元龙，共十四人，时华亭年已八十，松、萧、太仓三相国、张遂宁、田阳城，皆七十以上，马相国、贝宗伯、孙司马、赖司寇、党总宪、陈冢宰，皆七十，蔡宗伯、张司寇年六十八。上有寿考之圣人，下即有平格之硕辅，白眉耆艾，赓拜一堂。一时之盛事，直万古所希闻矣。

康熙诞辰宴会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旬万寿，三月□□日，赐宴在京之各省现任致仕汉官员及士庶等年六十五岁以上者，共四千二百四十人。越三日，又赐宴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及护军兵丁等二千六百五人。上谕诸老人云："今日之宴，朕遣皇子皇孙宗室，执爵授饮，分颁食品。尔等入宴时，勿得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至意。"二十八日，又赐宴八旗年老妇人，宴于皇太后畅春园宫门前。

康熙赏赐老民

圣祖六旬万寿，恩诏赏老民。户部奏销各省七十以上至百岁外者，共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人，赏布绢等价银八十九万两，米十六万五千余石。此专指老民老妇，而臣工衿士，不入此数。寿为五福之先，称七十曰古稀，乃一人有庆而寿国寿民。其众若是，非厚泽深仁，涵濡渐被，曷克臻此！

康熙三大事

康熙二十八年，上谕廷臣云："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工、漕

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未尝偶忘，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见《靳辅本传》。

康熙至孔庙

圣祖驾幸阙里，由奎文阁升诗礼堂，御讲筵，大学士明珠、王熙等左翼立，诸圣裔右翼立。上谕兖州府知府张鹏翮为官清正，亦准听讲。传入，列巡抚之下。讲书官孔尚任讲《大学圣经》首节，孔尚鉟讲《易经系辞》首节。康熙二十二年，见《幸鲁盛典》。

裁兵之变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胡耀乾、李廷秀、金奇功、傅尔学等七八十人闭城劫杀，巡抚柯永昇出城自缢，各官溃散，粮道叶映榴、都司宣仁皆殉难。贼设六镇八协两水师，分兵各府，袭破汉阳、黄州、常德三府。上闻之，料贼必败，不发一禁兵。饬江宁京口将军瓦岱等，额亦都之孙，敖德第三子。及附近总兵，督师逼剿。七月十五日，伪提督徐治都败走，黄冈令汪灏灏，山阳人。国初庠生。率生员某，生擒以献，斩之。仅五十八日，不出睿算外。噫！亦神矣。

内阁沿革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三院，至顺治元年，俱仍旧制，时未设内阁。惟兼用汉大学士。二年，兼用汉学士，定为正二品。衙门以翰林官分隶，称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

三院为殿阁，衔曰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各设大学士，兼尚书衔，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别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以学士一员掌院事，仍兼礼部侍郎衔。十八年七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至康熙九年，仍改为内阁，分殿阁，兼部衔，别设翰林院，如今制。

内阁办本

内阁办本，分为五堂：一满本房，满侍读学士统之，专司缮写清字，校正清文；一汉本房，满汉四侍读学士统之，专司翻清译汉，汉中书三人缮写本单；一蒙古堂，蒙古侍读学士统之，专司翻译外藩章奏及缮写颁行西番等国诰敕；一满票签处，满侍读三人统之；一汉票签处，汉侍读二人统之，专司票本及本内应批驳入奏之事，汉中书二十七人司写签撰文。记载丝纶，外纪谕旨及各馆纂修校理之事，部院本章兼清、汉文者，由各衙门当月官送票签处，拟旨书签。各省本章不兼清文者，由通政司送汉本房翻译，满本房誊写。学士侍读阅定无讹，送汉票签处，拟旨书签。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式沿前明，因内阁通政司借以上下其手，同一入告，何必分别。以后着概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贴黄俱仍旧制，相传故明崇祯元年辅臣李国榻所增。

汉唐相权

汉以丞相御史为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世，才臣进用，丞相权轻。其后霍光、金日磾受遗辅政，以将军宿卫，共领尚书。至此权归台阁，不论何官，但录尚书事者，即为政府丞相，御史奉行，不得与议。此汉制之变也，魏、晋以后因之。《唐书》以尚书仆射为首相，其后政归禁苑，中书、门下二省号为执政，即五品以上，同二省

平章，即为真相，而尚书仆射反居外奉行，不得称宰相。故李适之、张九龄去相位，俱拜为左右仆射，罢政事。此唐制之变也。

唐宋宰辅沿革

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为真相，秦时侍中乃丞相之史，汉加官得入禁中。品位崇高。中叶后，不以独授，常以他官兼宰相，称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则参知政之始。盖唐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是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至仆射李靖，以疾间日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则平章之名昉焉。至李勣以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更定，要以二品为准。晚唐颇兼众职，用兵则为节度使，崇儒则为大学士，理财则领度支、盐铁、转运，至太清宫诸使，皆宰相兼摄。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职，相体轻矣。宋因唐初制，惟同平章事为真相，皆以三省之贰或他官贵要者充其任。又昭文、集贤二大学士，监修国史，以近密示重，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丰间，革平章之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行侍中、中书令事，以通三省之政。又别置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为仆射之佐，实即参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徇蔡京意，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正公相位，元丰之制大坏。南渡建炎中，乃复其旧。乾道中，直称左右丞相，可谓名实俱正者。终宋之世未改，其最重者，惟平章军国重事。而或兼枢密使、御营使、制国用使、都督诸路军马，皆因时取名，而责实寡效，惟以枢密院本兵柄，与宰相并称两府，五代时以中书为相，枢密为将，谓之两府。兵民判若两途。自真、仁而后，皆用儒臣专任，其以武勋授者，百之一二耳。旧制无同佥书枢密院者，治平中始以郭逵为之。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置枢密使，以宦者为之，当时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后僖、昭时，杨复恭等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此其始也。后梁革唐宦官之弊，开平元

年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始更用士人，以备顾问。命宰相郭崇韬兼使，又置院使一人，遂权侔宰相矣。后以枢密使为内辅臣，宰相为外辅臣，宰相之权日轻。如郭崇韬、安重诲，皆以佐命功入为枢密，刑赏黜陟，无不由之，惟后晋主惩其横恣，废枢密，以印付中书。及后汉乾祐中，除枢密使降麻比于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佥书。其兼官叙进，两府略同，执国之政，均可以宰辅称。中书令汉之宦官，至江左而为宰相，枢密使唐之宦官，至五代而为辅臣。

论明代之相权

明之相权最重，而不蒙相名。中叶后，非由翰詹起家，无由入阁。为词臣者，以书生从田间来，不出国门，二十年中，优游坐食，洊升台鼎，唐宋以来无此制度。推其所由，则因洪武初年罢丞相。盖罢相则政归六部，内外相维，本属善制，彼时太阿在握，大小诸臣率职奉行，是以权不至于旁落。洎文皇选翰林入直文渊阁，后人皆以此为三百年相权畸重，实萌蘖于此，不知其职止于分掌文案，综理制诰，不过如唐之左右司。其人亦不尽由翰林来，与宰相二字固风马牛不相及也。至宣宗之世，三杨在任既久，位日益高，始类相职。嗣是或轻或重，渐启相端，至嘉靖而真相成矣。然使是时竟显名之曰相，慎选才望大臣，隆其品秩，以正端揆，何不可行？乃又拘于太祖之禁，有其实而独靳其名，于是职非昔日之职，官仍昔日之官，并居是官之人，亦仍昔日资格，非是者不得与，而翰林捷得之势成矣。是因太祖之不设丞相，转巧为三百年翰林入相阶梯也。按相权之萌，起于宣宗之世，历英、宪、孝、武四朝，其间君能视政则其权尚微，君不视政则其权渐炽。至嘉靖则大柄全归政府，君若赘旒。世庙以张璁言礼进用，始举外臣入阁。沿及季世，非词臣不与阁选，亦终二百年不改。至庄烈，始大破成局，间用一二外僚，翰林诸臣龂龂争之如水火，即黄石斋之阻杨文弱，其果出于大公乎？周延儒、温体仁奸私误

国，胡不闻翰苑之力阻耶？

明内阁诸臣

郑晓端简《文渊阁诸臣表序》云：初设中书省，韩、魏二国公以太师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继之，不得领三公。党狱起，死徙数万人，遂诏罢中书丞相，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务。时翰林春坊官看详诸司奏启，署翰林兼平驳诸司文章，虽殿阁大学士如宋讷、吴伯宗，止侍左右，备顾问，不得平章国事如丞相。至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七人直文渊阁。内阁之预机务，自建文四年始也。阁中有文渊阁印，印文独异诸司。凡封进诏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诸司。其下诸司者，以翰林院印诸司上。内阁亦称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内阁，自解缙始也。已而解出为交趾参议，胡俨为祭酒，文简、黄淮下诏狱，胡文穆广早卒。杨、金三公事长陵永乐二十三年，官不过五品。献陵洪熙复设公孤，西杨士奇始加少保。内阁之登三孤也，自西杨始也。东杨荣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学士谨身殿。谨身殿之有大学士，自东杨始也。景泰时乃有孤卿入内阁者，盖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虽内阁元辅，历二三十年不得领吏部尚书，内阁之领吏部，亦自文始也。内阁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陈循、高穀遂至领五官，徐有贞以武功伯兼大学士，自署掌文渊阁，益无谓矣。有贞后二十人，惟万安、邱濬以孤卿入阁，余皆修撰、赞善、通参、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于今，非孤卿，则六卿，惟翟銮以侍郎兼学士。以故内阁职事重于中书，体统尊于三公府，省府之名虽废，而内阁之权益隆。先是内阁亦外调，宣德中，陈山、张瑛以干请诸司出，山教小内使书，瑛为南京礼部尚书，景泰中亦出，江渊为工部尚书，不独解与胡也。其入内阁也，亦未必尽出翰林也。西杨士奇齐府审理也，黄文简淮中书舍人也，金文靖幼孜户科给事中也，薛文清瑄监察御史也，李文达贤吏部主事也，近日丹

徒、永嘉、安仁、南海、贵溪，亦中书主事给事中也。列圣严于防奸，广于求贤，故内阁诸臣类多效职，三杨参合历事四朝，文经武纬，内戢外宁，四十余年，号称平治。昭后既崩，裕陵正统亲政，一时五相，才器寻常。权归奄振，国社几摇，景泰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韬默，或阴主邪谋，或曲从密旨。储宫易位，官赏纷然，天顺英宗复辟，诛窜削逐，台阁一空。自是辅臣乍进乍退，恩数轻微，至有囊头诏狱，荷戟边隅者。南杨溥既出复留，最专且久，造膝陈谟，露章抗论，六卿得人，万几无丛。成化间，文宪、文毅事关纲常，扣阍力谏，时值佞幸，请剑行诛。弘治初年，大奸距脱，海内忻然，洛阳端靖宽绰，长沙、余姚文雅谅直，泰陵弘治昼接再三，虚怀霁色，励精访落，将大有为，而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蛊，多思少断，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间，财以足民而富，兵以薄伐为威，刑以缓死为恩，士以骤进为耻。正德康陵初，逆瑾用事，尽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盗，厕迹纶扉，数年间浊乱天下。新都杨廷和守正应变，绰有余才，硕果尚存。巨川攸济，虽大礼之议，未协宸闱，而捄时之功，登于鼎铉。今上独秉乾纲，辅臣仰承休德，岂非牖巷之遇贤于梦卜，都俞之风几于献替乎？

明宦官擅权滥觞自唐

明之阉寺擅权，流毒宗社，虽宰相无如之何。按之唐代，正复一辙。唐末，两枢密使柄事，与宰相相表里，号为中贵，则明司礼监之滥觞也。金吾卫属南衙，犹明之锦衣卫。羽林卫属北衙，犹明之东厂。李辅国署察士数十人，潜令听察细事，鱼朝恩于北军置狱，使令坊市恶少罗告富室，则成化、崇祯西厂之前车矣。

张说辞大学士

《张说传》：帝始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固辞乃免。后李泌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固辞，仍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又加，亦引泌让而止。

阁老

唐时称舍人年久者，曰阁老，非宰相之谓也。杨文公诗题有《寄第三厅阁老》，注云：王沂公《言行录》记杨大年呼沂公为第四厅阁老。又宋胡邦衡除龙图阁学士，周益公贺诗有"龙图便为黄阁老"之句。此阁老之变也。

阁学

明时称大学士曰阁学，无中堂之称。按阁学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陈亨伯为龙图阁直学士，称龙学，显谟阁、徽猷阁二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徽学、显学，乃易阁字。然古称大学士，止曰大学，明代《殿阁词林记》又有殿学、阁学、詹学诸名。明初不立宰相，以本学士加官，故无印，止有文渊阁一印，以备钤封进御之件。此外文移，皆借用翰林院印。故于翰林院堂上设公座，视相公几位，则设几座，故称曰中堂。是堂乃翰林院之大堂，非内阁之堂也。

诰敕虚饰

张秉用璁初名孚敬，尝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不过六十字，言者无费词，受者无愧色。

后来饰伪藻情，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过誉匹夫匹妇之贱，大非政体，请加厘正。诏自今诰敕从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体制。其实抑扬褒贬，多为中书贿嘱之地如故也。

诰敕之滥

康熙年间，命翰林按官职所掌撰拟告身文字，无须临事猝办，不必专切一人。积弊廓清，无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数篇，即当日分撰者。近日国家覃恩叠被，锡类弥广，凡贻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当日并未撰拟此数项文字，近日诰敕房不敢另拟，即以父母之文，加于伯叔兄嫂外氏，窃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隶总督赵弘燮为其外祖郭某请贻封，御史王奂曾劾其怙宠非忠，忘本非孝，语戆而刻，圣祖特允其请，许给诰命，并许凡外祖乏嗣者，皆得援例奏请。翰林某侍读撰制词，有云："缘情作则，厥施用慰夫荩臣；溯本推恩，其义实通于将母。"当时传为佳句。盖因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为例。

告身书法

中书科所书告身，皆佐史之笔，着泥金五色者，润笔尤丰。明隆庆中，司马王崇古以泥金书轴，为言官所纠，甚无理解。唐制皆名手，颜公自书朱巨川一人，而鲁公、季海同为之书，巨川赖此以传。至宋时则当制之人兼书，字体不拘真行，故当时以得欧、苏手笔者为瑰宝。

唐宋封赠

唐时封赠，虽宰相止及其父母一代而已，若以恩回赠，则其祖与异姓皆及之。权德舆以检校尚书恩，乞其祖赠礼部郎中，户部尚书杨于陵请回赠祖吏部郎中是也。又如刘总外祖故瀛州刺史张懿，赠工部尚书。制曰：有外贤孙，为吾阃帅。外祖母李氏赠赵国夫人，制曰：段公威德，当流庆于外孙；令伯孝心，愿推恩于祖母。至宋时官至宰辅，多为其女请封号，不知其夫作何称。谬亦甚矣。贤如欧公，亦不免俗，不可解也。

封赠本生父母

宋以前无封赠本生父母者。李文靖昉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嘉予之，赠超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至真宗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朝官，凡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惟我国家近例，凡愿以本身告身贻封者，悉准给。锡类之恩，均四海迈千古矣。

兼官称号

汉制，以本任兼他职者曰兼，常惠以右将军兼典属国。以高官摄卑职曰领，刘向以光禄大夫领校书。唐制又曰摄。如侍中摄吏部。唐时又有行、守、试之别。大约职事高者曰守，职事卑者曰行，未正名命者曰试。宋制，则高一品曰行，下一品曰守，下二等曰试。元祐以后，又置权官。如以侍郎权尚书。

朱熹论夫妻封号

朱子论夫妻封号曰：妇人封号，有夫为秦国公而妻为魏国夫人者，亦有封两国者。秦桧封两国，范伯达笑之曰：一妻而为两国夫人，是何义理？故蔡京皆改随其夫号。如夫封建安郡，则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国，则妻亦封秦国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硕人、宜人、孺人之类，亦京所定，各随其夫官带之。后人谓淑人、硕人非妇人所宜称，看来称硕人亦无妨，惟淑人则非所宜耳。但有一节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某国夫人者，此则与京所改者相值龃龉不可行。盖其封赠格法如此，当初合并格法也，与整顿过，则无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谓其法自相违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细，乘势粗改。后人以其出于京也，遂不问是非，一切反之。

内阁票签

内阁票签旧例，凡关两部者，必明票某部某部，三部以上，始票该部。明天启后，阁臣不谙故事，悉趋简便，遂有一部亦票该部者。其后相沿不改，至旧传通本部本式样，皆依样画葫芦也，甚不足为典要。而该部议奏一签，尤宜讨论。记雍正元年，有将已经条奏事，复行陈奏，阁中仍票该部议奏者，蔡珽所奏。奉旨严加申饬，以为漫不经心者戒。大学士免冠谢罪，则票签一席，甚不易易，非胸有百年典制掌故者，吾不敢许其称职。

内阁夜直

内阁无夜直之官。明初，内阁大堂不得举火，夜则悬匙于门，掩门而出。宣德中，始会食堂上。旧制，辅臣在直，辰入申出，率为常。崇祯壬申后，二鼓始散，己卯后，至四鼓，间至彻夜者。周宜兴议，轮一员宿精微科，候传票。乃夜直之始，而不专派中书。精微科

屋九间，属内阁，在午门外西庑。其南接兵科，北为尚宝司。

大学士带殿阁衔

明代大学士带殿阁衔名，俱以次升迁，由东阁递升至中极，亦有超授一阶二阶者，惟文华不轻授，终明之世，仅二人耳。我朝初不以此分轩轾，亦无累迁之制。昔惟桐城张文和公于雍正丁未年十月，授文华殿，至戊申年五月改保和殿，后此多以初入之衔为定，后不复再更。即如今相国延清先生刘统勋拜相十年，犹带东阁，而后入者，尹继善、高晋俱文华，阿桂、温福俱武英，陈宏谋、刘论俱文渊。文渊初无其地，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阁为叙。按本朝殿阁首中和、次保和、次文华、次武英、次文渊、次东阁。近年二杨相公应琚、廷璋皆授体仁阁，前此未之有。二杨皆不终其位。

文渊阁

文渊阁无其地，遍质之先辈博雅诸公，皆无以答。王白斋司马、申笏山光禄皆以为在大内，亦臆度之词。予意今之内阁大库，仿佛近之。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其宋刻精本，观此情形，必非内庭深严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谓制度隘，窗牖昏暗，白昼列炬，当时俱属之典籍云云，则与今日大库形势，宛然如绘。且紫禁殿阁，绮窗藻井，罘罳玲珑，惟皇史宬为明季藏本之地，则石室砖檐，穴壁为窗，盖以本章要区，防火为宜。今大库之穴壁为窗，砖檐暗室，较史宬尤为晦闷，则为当日藏书之所，正与史宬制度相合。

陆深所记文渊阁

陆文裕深《玉堂漫笔》一则云：王文端公直《抑庵集》中题梁用之诗后，谓内阁在东角门内，紫禁城之东南角。常人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则翰林诸公之所处也。今内阁榜曰文渊，而不在东角门之内，诸学士所处者，则在左顺门之南廊，而榜为东阁云。按文裕所记已非文渊初制，然皆在紫禁城之东南角门外，与今之内阁大库皆相近也。

内阁办事处所

明臣入阁办事，预几务，曰文渊阁，又曰东阁，本朝改为秘书、国史、宏文三院，大学士皆集昭德门之东南隅办事。惟新拜之日，于内阁一设公案，至康熙二十八年，始办事于阁中。见《畿辅志》。

陈廷敬在内阁

内阁北墙下有楮树一株，陈午亭廷敬先生爱之，公事毕，移书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数人分札咏诗，以为常。遂命禹鸿胪之鼎绘卷子，曰《楮窗图》，午亭先生先题二诗，薇省诸名士皆和之。尔时相臣风雅，阁务清闲，皆可想见。

清帝巡幸送本定制

康熙年间，圣驾巡幸，凡驻跸口内，间一日送本，出口外，间二日送本，恤驿递也。近制，自启銮日起，皆间二日送本，其各官陈奏

封事，交留京办事王大臣收接，随内阁本箱寄行在，内阁随本进呈。

行在内阁办事人员

行在，内阁以满票签侍读一人、满中书四人随跸，专司行在交出谕旨。及由京送到本章奏折，及折本改签等事，汉中书一二人，专司汉字应发应折应奏之件，俱随本报寄在京内阁，转发各衙门。其紧要速办之件，则由行在当发行在各衙门，到京后，仍传在京各衙门照抄。

翰林中书混杂

翰林，著作之庭；中书，丝纶所出；自古并重。明初洪武间，朱孟辨以编修改中书舍人；永乐间，黄淮以舍人召入翰林，备顾问。若庶吉士张孟授中书舍人，仍兼翰林供职，姚友直以舍人升洗马，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书舍人。景泰元年，舍人陈学诗等四人同改编修，仍兼内阁办书，《明实录》中所载最多，盖当时以为常典耳。自舍人有胄子而任渐轻，其后贰郎混拜，不问出身，遂多具员。然明之翰林，八股之外无文，一退之外无望。而流品猥杂，唐、宋尤甚，画工、棋博士、茶酒司咸称待诏于翰林，非两制并重遗意。

翰林无禁选

唐之学士初入院者，试以制书批答三篇，如白居易试段祐加兵部尚书领泾州制、韩偓试武臣受东川节度制是也。若舍人则不复试，多自学士迁授。宋制，知制诰必召试中书而后除，欲观其敏也。其不试

者，号为异礼，当时以为荣。凡试之日制诰三篇，宰相视其纳卷方上马，次日进呈，除目方下，盖重之也。今政府代言之职，即古之知制诰，于内阁中书内选擢，亦试以拟旨一二，择楷书端速，文思敏赡者用之。近日间有不试而用者，盖大臣素知其才，不须更试，亦有仅供行走者，又不必试。迩来机务益繁，部务亦多，并集档目三数倍于前，故间选部郎内有学识或世臣子充是职。故事，中书改翰林即离直。甲戌，庄本淳及第，春和相国欲留之任事，汪文端由敦援故事止其留。予按雍正十一年五月，奉旨，张若靄着在军机处行走。时张方授编修，是翰林无禁选之说。

内阁大库

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贮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纪，则具载百余年诏令陈奏事宜，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部库止有本部通行，惟阁中则六曹咸备，故中书品秩虽卑，实可练习政体，博古通今。予辛巳夏直票签，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缮宝谱地球图说，未得久于其地。计百余日中，粗翻外纪，一遇夜直之期，检阅尤便。每次携长蜡三枝，竟夕披览不倦。当时十五六日方轮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乐以见委。闻近日中翰以夜班为苦，互相推避，予则以日浅未得快睹大库为憾。缘典籍掌库事，资深者方转典籍，惟探开库之期随前辈一观，尘封插架，随意抽阅，片牍皆典故也。

内阁副本

内阁副本，每届年终，派汉本堂中书查封，送贮皇史宬内。辛巳之冬，祝宣诚前辈维诰应斯役，予偕往观，百数十年之章疏，积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称史宬规制仿古石室金匮者，皆得亲睹其盛。今之史

宬，即明之南城旧址，惟所称异种名葩，则无有矣。

按科分叙前后辈

内阁翰詹科道吏礼二部，皆按科分叙前后辈，终其身不异，不以官职年齿为低昂。初衰于吏部，礼部继之。后翰林人众，后生居多，往往脱略，近则内阁不甚如旧。予初入内阁，见陈星斋、曹冰持、钱稼轩诸先生，官皆九列，于前辈老中翰致敬尽礼。公宴之日，拂座奉卮，皆长揖甚恭。今则有此调不弹之叹。

明臣谥法

明臣谥法，刘基、王守仁文成，李东阳、谢迁文正，曹鼐、初谥襄，天顺间改。张孚敬、杨廷和、张居正文忠，杨士奇、徐阶文贞，王直、周经、吴一鹏、高仪、吴山、陈以勤、王家屏文端，薛瑄文清，杨溥、吴宽、王瓒、张邦奇、陈敬宗、蒋冕、王道、何塘、李春芳、陆树声、于慎行文定，邓以赞文洁，王祎、舒芬文节，刘俨、石瑶初谥文隐，隆庆间改。文介，李时勉、商辂、黄孔昭、倪岳、傅珪、罗伦、张治、张四维文毅，仪智、马京、黄淮、刘春、李逊学、毛纪、张碧、毛澄、马汝骥、孙承恩、穆孔晖、许瓒、吕柟、何梦春、湛若水、董玘、吕调阳、郭朴文简，徐善述、钱习礼、王偰、何乔新、谢铎、吴俨、刘忠、罗玘、岳正、刘瑞、赵贞吉、王锡爵文肃，王汝玉、金幼孜、魏骥、徐溥、刘健、贾咏、严讷文靖，刘铉、罗洪先、程文德、万士和、孙应鳌文恭，吴讷、耿裕、宋讷、朱善、王鏊、杨濂、鲁铎、温仁和、孙陞、丁士美、周子义、林爌、范谦、余继登、杨道宾文恪，叶盛、邱濬、谢一夔、王鸿儒、邵宝、罗钦顺、欧阳德、汪俊、邹守益、马自强、蔡清、殷士儋初谥文通，后改。蔡毅中为左都

御史，亦谥文庄。见《光山县志》、《河南通志》。文庄，郑赐、王英、刘定之、周洪谟、林瀚、刘龙、李傑、吕本文安，胡广、刘吉、傅瀚、许国文穆，宋濂、彭时、费宏、陈于陛文宪，曹鼐、周忱、杨一清、桂萼、方献夫、唐龙、席书、高拱文襄，苗衷、万安、梁储、李时、顾鼎臣文康，高谷、邹济、杨荣、姚夔、崔铣、李廷相、徐缙、霍韬、余有丁文敏，李贤文达，白钺、陆深、黄佐、王希烈文裕，刘珝、尹直文和，王一宁、李奎、钱溥、费采、殷士儋文通，吕原、杨守陈、刘宣、储瓘、章懋、翟銮、瞿景淳、诸大绶、罗万化、赵志皋、朱赓文懿，张益、倪谦、董越、黎淳、靳贵、张昇、黄珣、顾清、陈升、陶大临、林廷机文僖，林文俊文修，萧维祯、江澜文昭，彭华文思，夏言文愍，石瑶、张治文隐，袁炜文荣，徐达武宁，邓愈武顺，李文忠、陈懋陈、王谟武靖，金朝兴、顾成、高成、薛绶、陶瑾、朱永武毅，朱能武烈，康茂才武义，杨璟武信，胡大海、华高、朱麒武庄，潘毅、柳溥、高显武肃，蒋贵、毛忠武勇，耿再成、梁震武壮，蔡僊、朱崇、沐昂、杨洪、徐亨、朱谦、陈圭、李旻、刘文、王効、柳珣、周尚文武襄，陆炳武惠，和勇、孙镗、安国武敏，赵德胜武桓，王贵、陈友、周玉、沐琮、吴继爵武僖，廖永安、朱勇武愍，王祎、初谥文节，正统间改。李时勉忠文，常遇春、刘荣、张玉、初谥忠显，洪熙年改。薛禄、郭登忠武，俞通海、徐忠、张辅、孙燧、李如松忠烈，吴云、许逵、杨最忠节，海瑞、杨爵忠介，朱复、蹇义、韩文忠定，张德胜、王简、周长、张武、曹隆、陈怀、郑亨、方政、山云武兴、王骥忠毅，朱荣、夏原吉忠靖，沐晟忠敬，黄福、刘大夏忠宣，邝埜、王翱、于谦初谥肃愍，万历年改。忠肃，胡濙忠安，王佐忠简，吴时来忠恪，孙世、孟善、陈亨、林椿、黑春、殷尚质忠勇，濮英、陈珪、金忠、郭资、仪铭、方瑛忠襄，袁容忠穆，张达忠刚，曹良臣、王真、李远、郭亮、薛贵、冀傑、吴瑾、宗礼、赵倾葵、郭都、张纮忠壮、张濂、杨善忠敏，宋瑛忠顺，李贤忠宪，朱冕忠愨，程宽忠威，张玉忠显，张輗、刘安、朱希孝忠僖，康铎、孙兴祖、程国胜、徐增寿、刘球、张世忠、李彬、李梅、李涞、汪一中、王治道、杨继盛忠愍，陈文孝勇，王恕、刘玉端毅，郑晓、朱裳、刘采、林云同、

毛恺端简，马文升、梁才、顾佐、葛守礼、赵锦端肃，杨时乔端洁，冀炼、何维柏端恪，胡世宁、秦金端敏，商大节端愍，徐锜、聂豹贞襄，林俊贞肃，樊莹、孙需、孙铋清简，耿九畴、刘麟、吴廷举清惠，孙继鲁清愍，陈洽、周宪、丁碧、李光启节愍，轩輗、吴岳介肃，李桂毅勇，刘玉毅敏，王文、马炳然毅愍，余子俊、王廷相、辛自修肃敏，于谦万历间改忠愍。肃愍，邓颙、王槩、章纶恭毅，年富、潘恩恭定，王廷恭节，陶琰、郑世威、陈有年恭介，赵辅、周用、张润、林鹗、曾钧、熊浃、黄光昇、严清恭肃，朱英、尹旻、戴珊、屠楷、魏校、欧阳铎、韩邦奇、王钫、耿定向、李伟、王樵恭简，姚广孝、王忠、蒋用文、张麟、贾铨、李敏、张懋、朱希周、蒋瑶、洪远、王璟、朱希忠、陈其学恭靖，王用汲恭质，卢渊恭顺，孙忠恭宪，陈瑄、马昂、王琼、刘丙、张瓒、江东、赵炳然、许论、石茂华、杨炳恭襄，李贞恭献，杨信民、范镛、章拯恭惠，李让、廖庄、白圭、李燧、李全礼、马森恭敏，张景明、朱辅、许绅、沐朝辅恭僖，周寿恭和，张瀚恭懿，陈瀛、钟同、陈选恭愍，萧彦定肃，陈德定襄，毛胜、王竑庄毅，张赫、张悦、常四三、王复、朱仪、秦民悦、熊绣、闻渊、邹文盛、李浩、乔宇、王学夔、陆光祖、杨成庄简，张峦、胡松、娄志德庄肃，仇成、沐崑、刘天和、俞谏庄襄，周瑄、张蓥、胡拱辰、闵珪庄懿，蒋廷圭、陈文、徐俌、赵璜、宋璟、陈瓒庄靖，曹义、李瑾庄武，徐问庄裕，陈豫、崔恭、杨鼎、林聪、许诰、陶谐、宋缰庄敏，韩邦问、谭祐、新宁伯，清河人。焦栋、张永明、舒化庄僖，寇深庄愍，马傑、杨守谦恪愍，李彬刚毅，张钦都佥事赠新泰伯，永乐年谥，睢宁人。刚勇，张敷华、周延、黄珂、方良永、屠侨、潘潢、方钝、陈瓒、邱橓、孙植衷、贞吉简肃，陈寿简襄，汤和、于显、冯斌襄武，吴良襄烈，吴桢、李英、谭广、焦礼、程信、项忠、韩雍、秦纮、许进、王邦瑞、潘鉴、彭泽、杨博、王崇古襄毅，顾时、梁瑶、郭应聘襄靖，屠滽、邹守愚、洪钟、张岳、吴文华襄惠，王志、王轼、高友玑襄简，顾溥襄恪，陈亨、郭义、马愉、杨泰、刑侍赠户尚，正统年谥，山阳人。王永和、邓棨、李秉、董方、黄镐、李宾、邓廷瓒、王越、张珩、周金、唐泽、王以旂、翁万达、李遂、

谭纶、郑洛襄敏，张信襄僖，胡忠宪襄懋，柳升、丁铉、方宽、冯祯、曾铣、张经襄愍，沈清襄荣，蒋琬敏毅，陈寿、李世达敏肃，沐绍勋敏靖，彭韶惠安，沐春惠襄，张鹏懿简，郭宗皋康介，王宪康懿，杨守随、李钺、崔文奎、胡韶康简，孙忠、邹幹、卫锜康靖，陈俊、徐贯、林廷棫康懿，胡富、周季凤、李承勋、杨志学、宋礼、徐文璧康惠，王镇、康穆、白昂、赵鉴康敏，李充嗣康和，陆瑜、屠勳、邵锐、周伦、蔡震、王承裕、□栻、李环康僖，方寿祥、刘泰康顺，任礼僖武，廖纪僖靖，王钟、陈镒、吴克勤、周季麟、汤世隆僖敏，吴守义、纪广、蒋信元名把台。僖顺，沈荣僖愍，袁洪愈安节，王宗彝安简，常重五安穆，萧绶、张伟靖襄，常六六靖懿，马荣壮武，潭渊壮节，何德壮毅，吴成、马聚、梁成、吴克忠、卫颖壮勇，高文壮靖，赵胜壮敏，冯恩、岳懋壮愍，周武、张轧勇襄，孙岩威武，刘聚威勇，吴复、王聪、杨信威毅，郭英、毛锐威襄，施聚威靖，薛显桓襄，王真桓义，沐英昭靖，邱广、景成、郭子兴宣武，刘儁愍节，陈清崇武，梅殷荣定，墨麟、马亮荣毅，吴中、韩僖、金濂、户尚赠沐阳伯，景泰年谥，山阳人。孙继宗、袁宗皋、聂贤荣襄，崔元荣恭，盛端明、邬景和荣简，冉保、罗秉忠荣壮，陈政、周能、翁溥、方锐、王源、顾仕隆、夏儒、陈景行荣靖，李玉、周彧、蒋轮、孙交、孙杲、陈万言、顾可学、钱承宗、安昌伯，嘉靖年谥，海州人。徐光祚、顾寰荣僖，汪铉、张崙、邵喜荣和，沐斌、朱凤荣康，陈埙荣怀，井源荣愍，朱濬荣愿，郤永隐怀，李珍悼僖，右见明祠部郎顾应鳌所辑《臣谥汇考》，文武几七百人。按是编纂于万历三十七年，故追谥诸臣及后来者皆未载也。七百人中，文臣共四百五十余人。应鳌之言曰：谥典予夺，掌于祠曹，洪、永两朝五十余年，仅数十人，而文臣惟王文节祎、胡文穆广、朱忠定复。燕府长史。嘉靖四十五年中至一百八十一人，万历三十七年以前至六十余人。

文正

司马温公尝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后竟得之。外此惟王沂公、范希文皆谥文正，终宋世三人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遂呼文正，非本谥也。本朝谥文正者，睢州汤公斌、诸城刘公统勋、大兴朱公珪。睢州系乾隆年补谥。

刘知幾论史官

刘知幾曰：史曹崇扃峻宇，深附九重，地处禁中，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或终年卒岁竟无删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绣衣直指所莫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飧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见《陆文裕集》。

卷二

翰林前后辈称号

翰林故事，初入馆，于前辈投刺书侍生，而口称学生，七科以前则书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书晚生，洗谕以下则否。窃怪庶子与洗谕、讲读同为五品，不应分别等差若此。尝问翰苑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称庶不见庶而已，心窃疑之。今年归里，质之家大人，云于故籍亦无可征，但明有掌坊学士之官，而员不恒备，多以庶子兼之。盖其始止于学士称晚生，而其后亦用于兼官之庶子，沿袭至今，遂并用于不兼学士之庶子矣。

馆丈

翰林前辈称后辈曰馆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辈，或有师生之谊者则可，否则无是称。近见翰林一经散馆授职，与新庶常作札，辄曰馆丈，丑甚。

先辈一词考略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初诣学者为门人，满岁，试通一经补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试。故后试者，称先试而得第者为先辈。唐时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其自谓则曰

前进士。又绍圣间，王圣涂《渑水燕谈》云：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又司马温公《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详味温公之言，则登云路者方呼先辈。如今黄甲并呼状元一般先辈，犹言前名也。唐人诗集中称先辈几半。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扮李义山，服蓝缕衣，或曰："先辈之衣何在？"《王直方诗话》云：萧贯常梦至宫中赋诗，有一人曰："先辈异日必贵。"《春渚纪闻》载刘仲甫闻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来试南省。王元之赠状元先辈孙仅诗，自注云：予淳化辛卯岁赠君诗云："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其后末句云："还有一条遗恨处，不教英俊在吾门。"又《送第三人朱严先辈从事和州》诗："榜眼科名释褐初。"若以四家所载观之，则以先辈为称呼，决非前辈之比。又韦庄《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诗，《墨客挥犀》言今人于榜下择婿曰脔婿，有一新先辈少年为贵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彭应来有《贺新先辈二十八人及第》诗，结句云："回头应念差池者，重待阳和振羽毛。"若以为长上先生则安得加一新字，又安得曰少年耶？《摭言》载牛僧孺应举时，韩愈、皇甫湜见之于青龙寺，称牛为即先辈。田表圣锡《咸平集·与胡旦书》云："秀才即先辈，乃即日可为先辈也。"其义甚明。当时有称道士为先辈，尤可笑也。《文中子》谓魏徵、房、杜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是隋时已有是称。

侍讲官

两汉之世登对贤良，崇尚经术，亲临讲肄，数幸书林，如张酺侍讲御殿，刘宽侍讲华光，皆上意偶咨，非故事。晋宋以后，谈庄老山水，经籍阁庋矣。开元始设经筵，任以专官，儒者辈兴，经术之效可睹。宋制，春二月始至端午，秋八月始至长至，每双日入侍迩英，文学侍从，更番轮直。建炎中，命近臣四人充讲读之官，凡治政之暇，

就宫苑游憩之地，随时取旨入对。元丰以后，两省台端以上咸得兼之，宗卿、秘少、著作佐郎及御史丞、中书令并得直讲。贾昌朝以善说得名，娄彦国以史院兼衔，胡铨以宫观留侍。程子谓讲官以范淳夫为第一，能得对君之体；尹和靖每趋宣召，从容论议，有儒者气象。宋代之制，称极盛已。金置益政院于内廷，日以二人轮侍，所讲大都《尚书》、《通鉴》、《贞观政要》耳。元置端本堂，为说书之地。明之制，以翰林学士掌词翰文章，凡经筵日讲之事，皆承受而统领焉。侍讲侍读之官，则专讲经史为职业。更令翰林分班入直，陈说古今孝弟忠信，及民间田里稼穑之事。我朝右文崇学，顺治十二年，设讲官八员，又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凡郊祀坛庙及御门听政之期，令满、汉讲官各二人侍班，纪事纪言悉以实。经筵之日，上御文华殿，经筵讲官进经解，讲毕，候玉音，宣御论。按经筵讲官以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掌院、读讲学士、詹事、少詹、祭酒及左都御史等官之由翰林出身者列名，以原官充补。其日讲官十二员，则自掌院学士及詹事以下，凡现任之坊局编检以上，皆得充是职。

前辈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称前辈曰老先生。乙丑以后，间有称前辈者；近则内阁、都察院、吏、礼二部，无不称前辈。设仍旧称，无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称司空表圣为先辈，东坡称李方叔为先辈，所谓先辈，实乃后辈也。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

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盖国家定鼎数十年，德意培养，文教昌明，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按是科如张

武承、李天生、钱越江、李公凯、施愚山皆学行纯笃，不愧儒者。汤睢州理学经济一代名臣，朱竹垞、吴志伊、毛西河、汪钝翁沉深经史，彭羡门、李石台、乔石林、陈其年、张毅文、潘稼堂皆博雅之士，即尤西堂、邱季贞、秦对岩、黄忍庵、汪舟次、徐菊庄以词客著名，亦足鼓吹休明，有光珥笔。方邵村、严耦渔绘事精绝。其未录而赏给职衔如阎潜邱，尤博物君子，冠绝一时者矣。是科读卷为杜宝坻、冯益都、叶昆山、李高阳四人，搜罗鉴拔，可谓得人。而当时无名子造谤云："自古文章称李杜，于今李杜亦希奇。叶公蒙瞳遭龙吓，冯妇龙钟被虎欺。宿构传抄璇玉赋，试题前一夕有知之者。失粘出韵省耕诗。若教修史应羞死，胜国君臣也绉眉。"又有"灶前生李，周吴阵亡"之语，皆轻薄不学遗落未选者所为。尤可怪者，郑寒村集中二绝云："博学鸿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比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竟如林。总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念四金。"又自注云："鸿儒一名，价须廿四两。"此专讥浙人之求登荐牍者。居然刻之诗集，殊为不学。盖一时延赏虚声及阀阅子弟之鹜名者，亦不无滥举云。

鸿博试题

前己未三月初一日，试鸿博于体仁阁，用矮桌列墀下作文。赐宴列高桌五十席，每席四椅，太宰二员，掌院二员，南北向坐，谓之主席。先一日，内阁大臣拟题，高阳拟《璇玑玉衡赋》、《赋得雨中春树万人家》，宝坻拟《王者以天下为一家论》、《省耕诗》，益都拟《十三经异同考》、《耕籍诗》，项去浮阁学拟《士先器识后文艺论》、《赋得春殿晴薰赤羽旗》，李容斋阁学拟《岣嵝碑赞》、《远人向化歌》，叶子吉掌院拟《圭璋特达赋》、《三江九江考》、《赋得龙池柳色雨中深》。先一日，外间有觇知试题者，嗣命高阳、宝坻、益都暨叶子吉掌院阅卷，定为四等。御阅后，于上卷中斥去一

卷，复于三等中取严绳孙卷补之。严为词赋之雄，人品亦高，一时咸服睿裁精确。其斥去一卷，未知何人，相传为王嗣槐。严试日，因病目，止成《省耕诗》一章，上以其素有文名拔之。盖“四布衣”之一也。

康熙重诗赋韵

圣祖阅卷毕，复谕诸臣云：诗赋韵亦学问要事，何以不检？因指潘耒卷冬韵出宫字，李来泰卷东韵出浓逢字，施闰章卷支韵出旗字，诸臣勉强支对，其实睿鉴精严，无微不烛矣。

四布衣六子

先是丙辰、丁巳间，京师有“四布衣”之称，上每向内廷大臣言之，乃富平李天生、慈溪姜西溟、无锡严秋水、秀水朱竹垞。己未，三人皆得当，惟西溟亦在京师而不与。是科共举一百八十余人，到京师者百四十人，以忧不至者九人，故者四人，余皆未出。益都冯文毅公溥最称爱士，方诸征君到都，有“佳山堂六子”之称，陈其年、毛大可、吴庆伯、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也。

词臣纂辑御书

词臣纂辑御书，皆就馆局从事，惟康熙二十八年，司寇徐东海请假，准以校雠诸书带归编次。四十三年，陈文简公任詹事乞归，令以《历代赋汇》携至其家校对增益。乾隆十三年，传谕少宗伯齐次风，令将承修《礼记》、《前汉书考证》属草后交原籍抚臣邮递进呈。近

则梁相公芗林、沈宗伯归愚奉命在籍重修《西湖志》，皆为特典。旧例编辑诸书告成，刊刻既竣，皆得奏请颁赐。其先经在事诸臣，虽遇事故，并许列衔。载《词林典故》。

翰林院落成记盛

甲子冬，修翰林院落成，车驾临幸，送西林、桐城两掌院入院。是日设卤簿，出东长安门，掌院以下彩服迎驾，诣先师祠行礼。至后堂，登宝座，掌院率翰林阶下行礼，乐部陈中和韶乐，如大朝仪。乐止，群臣各一叩首，就坐。丹陛大乐作，上进茶，侍卫授群臣茶，尚膳进御宴，兼设群臣宴。掌仪以台盏授进爵大臣，恭进上酒，大臣一叩首，群臣皆叩。掌仪以金卮酌酒赐大臣，承应上陈十八学士登瀛洲、昆明池昭容选诗故事。上召大臣至御座前赐酒，咸跪饮。退，侍卫分授群臣酒。乐止，上至斋房更衣，须臾，驾出回宫，大小臣于院门跪送。方宴初设，上顾两辅臣曰："时当小阳，和煦如春，天心交洽，朕与诸臣交庆之。"命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字，各分一字赋诗。又命诸臣合赋柏梁体一篇。上首倡，诸臣依次分韵，俾凡籍翰林及改官晋秩者皆与，共百六十有五人。当承应上时，上指登瀛洲事顾两辅臣曰："卿等无愧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二臣惶恐避席奏："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幸际昌时，愧出房、杜下。"上又指昆明故事谕群臣曰："翰林以文章为职业，贵因文见道，尔等当明此意。"群臣竦然敬听。宴毕，各赐御集、名茶、文绮、笺绢、时果等有差。御制七言长律四章，宣示命和。金和玉节，集条理之大成；星灿日华，冠苞符而首出。群臣讽薰风之睿制，继《卷阿》而矢音。扬藻摛华，应声立就，镌诸琬琰，传之无穷。洵一代之昌期，千秋之盛典矣。

翰林外任

明永乐初，翰林在禁内供奉，无公署。正统七年，于玉河桥以元之故鸿胪寺为之。《蜀志》：诸葛瞻为翰林中郎将。何义门云：此“翰”字当是“羽”字之讹。王鏊《震泽长语》：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余应试，率皆一时有盛名者，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今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每科或选或不选。立法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预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按两制者始于宋时，以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谓之内制，以他职带知制诰谓之外制。

翰林办事

明陈循任翰林学士，保孔目马升授为检讨，仍兼办文案事宜，此办事翰林之滥觞也。商文毅极论之，以为非体。雍正间，命掌院学士选近科编检有吏才者充是选，掌院先往拜，后任事。履任之日，厅员再持两掌院名刺至门敦请，然后出，厥后乃有觚不觚之叹矣。

教习学士供给

教习学士到馆，旧例行工部给公座桌椅、锡砚、笔架、铜炙砚、挂牌、冬夏门帘、公会桌椅、锁钥、火盆等项。每月给判笔二枝、香墨二笏，户部给心红一两。康熙四十五年停止。

庶吉士读书供给

庶吉士到馆读书，旧例行工部修理房屋。具器用，每员每月工部给纯毫水笔五枝、香墨一笏。每日户部给呈文纸二张、食米三合五勺，工部给木炭二斤、酒三斤、肉一斤、盐五钱。康熙十四年，裁呈文纸一张、木炭一斤、笔二枝，酒停给。十七年，肉盐俱停给。四十二年，谕庶吉士读书，着出税差人员酌量资助。遵旨议准，两淮、两浙、长芦、广东、河东、福建等处盐差派银各八十两，浒墅、芜湖、崇文门等处税差银各八十两，湖口、淮安等处税差银各七十两，北新、凤阳、闽海、太平桥、龙江关等处税差银各五十两，扬州、赣关、天津、粤海、浙海、临清关等处税差银各四十两，山海关、江海、南新等处税差银各三十两，共计银一千四百十两。将此项银两交与该部，每年照数于出差官员名下征收，送本衙门分给庶吉士。其中若有告病丁忧给假回籍者，将其应得之分，仍交回该部。其见给银两，俱于上年出差官员名下征收。庶吉士读书三年，御试授职之后，停其给发。四十六年，笔墨木炭俱停给。

燕京春咏

沈客子，名南疑，平湖人，作《燕京春咏》五十首云：“晓直归来数八砖，但逢三五去朝天。东堂旧有承恩事，大例关支月俸钱。”“暖牖新铺小炕床，乳茶红映玉壶光。日长院里无宣唤，翻得清书又几行。”“春店烹泉开锦棚，日斜宫树散流莺。朝来漫点黄柑露，马上新茶已入京。”盖咏庶常之在馆者。三五入直，即今之坐班也。

詹事府衙门

詹事府衙门于顺治元年设，仍旧址，是年旋裁，并入内三院，九年复设，十五年裁，康熙十四年复设。

明会试名额

明初会试以百名为率，间有增损。多者如洪武十八年、永乐三年俱四百七十二名，永乐十三年三百五十名；少者，洪武二十四年三十一名，三十年五十二名。成化以后，俱以三百名为率，而嘉靖后，亦有数科广至四百名者，俱临时酌定。

场屋字号

场屋字号用千字文，宋时亦有字号，字多不经见者。嘉祐中，温公覆考应制举人，于直言敢谏科试策内，有匽毡两号词理高绝，毡字号乃苏子由卷。匽字毡字，皆字书所未有。

宋赴省试人数

宋礼部投纳试卷，因国学至天下所解进士，诸科赴省试者，约六千人，当时推为极盛。

宋人书脚色

近日士子入试，书填履历，及初入仕籍者写脚色，俱注明并无假冒违碍等情。宋人书脚色，崇观间云不系元祐党籍，绍兴间云不系

童、蔡、朱、王亲属，庆元间云不是伪学，方与铨除。

生徒之陋

郑端简云：国初开科，务取博古通今之士。乃其所试，仅有判语及一二时务策，生徒竟不识律。所云时务，尽掇拾帖括，以故士乏通今之学。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

明贡院火

明景泰癸未二月，礼部贡院火，举子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楼起者与焉。正德三年戊辰正月，荧惑守文昌，二月试事毕，贡院火起。二十七日又火，至公堂焚其半，小录版俱毁。

主试官卒于试院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礼部尚书张潮副主会试，卒于试院。

考试涂乙

唐试士式，涂几字，乙几字。乙音主，与㞑同。文字遗落，从旁添之也。祢正平文不加点，点，涂也；加，乙也。又《东方朔传》云：止辄乙其处，如读书㞑其止处也。今科场令士子自注添注涂改共几字，过百二十字者贴出，誊录窜改文字之弊乃除。

通场下第

唐天宝十载九月，上试怀才抱器，举人通场下第。见《册府元龟》。

明考试之弊

万历丙辰会试，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充考官，取沈同和等三百五十名。同和，吴江人，家饶阿堵，乡举已招物议。会试榜放，居然首选，下第举子愤愤不平，泥污榜名，聚众声阙。及阅墨卷，首艺，坊刻也，科臣参其怀挟。本房检举，上命礼部复试，题出《贤君必恭俭礼下》，同和问是书乎？是经乎？是论乎？日暮曳白，发刑部讯问，杖而徒之。其卷乃同榜第六名进士赵鸣阳传递，并削其名。是科会录无元，吴人谣曰："丙辰会录，断厶绝六。"己未殿试，赐一甲进士庄际昌等及第出身。时际昌卷有别字，又洗补未净，科臣杨涟曰："以状元而有别字，必三百人皆不识字乃可；以状元而洗补，必三百人皆曳白乃可。"一时以为名言。噫！宋集英胪唱，执政林摅当传姓名，不识甄画字，以寡学被黜，近世士人以经义致身，误书误读不知凡几，宁独际昌哉！天启甲子，乡试磨勘，魏珰以意调山东、江西、湖广、福建四省考官于外，夺其三级，并举人艾南英等停科。魏珰目不识丁，知试卷作何语，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也，继是而遂为《点将录》、《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矣。《点将录》乃吏部尚书陕人王绍徽所辑，忠贤干儿也，当时称为王媳妇。都人撰《百子图传奇》刺之。

廷试时务策

《中州集》第八卷载擢第者廷试时务策，自高有邻发之，此殿试试策之始。开宝殿试进士，内出《未明求衣赋》、《设爵待士诗》，仍不异礼部考赋之法。义门曾集。

考试官员礼请赐宴

考试官员用表里礼请，始于明洪武十六年；赐宴于礼部，始于永乐七年。

策文名作

本朝殿试重书法，而以策文入选者亦多，名作如马世俊、蒋超、韩菼、缪彤诸策，皆一时纸贵。郑寒村与仇沧柱诗云："吾文讲学遭时忌，君策匡时置覆盆。"注云：沧柱殿试卷直言，阅者不取。

主试盛事

前明主会试三次者王元美，推为盛事。我朝熊孝感相公五主会试，范文端、李高阳、陈泽州、朱高安、张文和、史文靖皆三主会试，刘文正、介受祉宗伯凡四为总裁。

科甲盛事

我朝科目有历代所未及者二：昆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访濂定求与其孙芝庭启丰南宫廷试俱第一，二也。至三元，则百余年来

才见钱殿撰棨一人。放榜后，御制诗云："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又云："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盖以沂公望之也。先是康熙壬子，韩慕庐以南卷置第二，癸未，王楼村乡试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吴颉云会试亦定元，复以策薄弱，改第二十，殆有数存其间耶？明黄观亦三试皆第一，死建文之难，成祖命削其籍。今人止知商辂矣。

请废科目议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绍雯少习清书，殿试对策用清汉合璧体书，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贡士宋长城对策，有请废科目之议，置三甲末，停其选用。此乃元人所谓过桥拆桥者耶。

中书主大省乡试

康熙壬午，张睿以副都御史典试陕西。雍正丙午，周有堂以中书典试浙江。乙酉，陆耳山以中书副典试浙江。中书主大省乡试，此外无多见也。

左必蕃赵晋

辛卯，江南正考官左必蕃由举人起家，副之者为赵晋。榜后奉旨勘问，江南士子有"赵子龙一身是胆，左邱明两眼无珠"之语。

乡试得人之盛

江南康熙癸卯乡试，一榜出两鼎甲、五尚书、三大学士，典试者为编修王勗、工科给事王曰高。近则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秦大成、张书勋。由南巡召试，授中书者又三人。

己酉浙江乡试

己酉浙江乡试，主考为任香谷、王次山两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当时者二人俱中副车，胡稚威天游、齐次风召南也。

会试同考房运

会试同考，房运亦有盛衰。给事中刘显绩，大兴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巩、大学士。姚文然、刑部尚书。魏天赏，学士。顺治丁亥，再为同考，本房得王熙、大学士。李之芳、大学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蒋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陈午亭相国官庶常时，辛丑为同考，本房马士俊、一甲一名。孙鉥、二甲一名。董鎋二甲二名。又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房得张廷玉、大学士。励廷仪。刑部尚书。又乾隆乙丑科，钱湘人琦，本房得蒋元益、会元。钱维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台，本房得梁国治、一甲一名。汪廷玙。一甲三名。丁丑，饶霁南学曙，本房馆选分部即用知县，二年老者以教职即用，无一归班者。是科卢绍弓文弨、王仲涵洛。本房所中，俱归班。

科名名次定数

科名有无，命定之矣，即中式名次之上下，亦莫不有数。戊辰会试，鄂虚亭容安阅江南卷，中定三十本，又另备十卷暗置卧榻枕下，

以防意外更易。及进呈前十卷，内江南一卷后场犯讳撤去，急命小胥取床头十卷来。十卷固亦自别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趋，逾限而仆，仓皇甚，信手拾取以进。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第十名。及进呈御览，翻置第一，即今仪部郑前村怿也。

进士年老多须

世祖时，引见新进士杨廷镜，多须，年已及暮，特与馆选。次日复召见瀛台，杨将须微剃去，上见大不悦，有国家取士以才不以年之谕。乾隆四年己未，沈归愚引见，上呼为老名士，亦与馆选。国家不以年齿拘成格如此。彼以年少自矜，薰衣剃面，甚至傅粉涂膏以取悦者，其不与优伶小史共笑也几希。记宋初有何朝宗者，萍乡人，十八登第，太祖曰："此人未有须，恐未老成，不宜与第，且令读书。"至太祖末始登第。须亦何负于人，而靳靳刈之耶？

八十老进士

东莞尹之逵，顺治丁酉举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发，巡抚延赴鹿鸣宴，主试严思位赠诗曰："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硕果到今时。已从石室传丹诀，复与琼筵泛玉卮。金粟山头清白吏，珊瑚洲畔去来词。非潜非见穷经术，百岁常为后辈师。"康熙乙卯乡试，松江唐进士昌期年八十矣，以万历乙卯乡荐，亦与先后同年之会，有客赠以句云："鹰扬杖屦追前哲，鹗荐科名接后贤。九老香山图画里，公公树树药炉边。"

重赴鹿鸣

乾隆己未，赵秋谷与新贵遥认同年，沈归愚诗云：“后先己未亦同年。”辛未会试，黄昆圃先生邀新进士至邸寓，会同年，赋诗饮酒，辇下称盛事。至庚辰会试，史溧阳相公年八十，亦循故事，上赐以诗。壬午，闽中黄丈莘田任亦重与鹿鸣之宴，自制军杨公廷璋以下，俱作诗赠之。莘田，吾乡许谨斋给谏所取士也。

三试第二

上元戴学士瀚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二人，自刻印章曰：“让人出一头地。”

科名记

《东观奏记》载郑颢知举，宣宗索《科名记》，颢属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明三百年乡会试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会试，乃复旧例，乡会试录仍进呈。乙卯乡试，以兵饷不足，再停止。寻复。丁酉后，九卿议裁。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命复刊刻。

同年以齿为序

同年概以齿为序，不以爵。昌黎《祭张员外季友文》云，元和十年月日，中书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礼部侍郎崔群、京兆尹许季同、考功员外郎庾承宣、河中节度推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皆贞元八年之同年也。崔列韩后，是不以爵叙也。

唐重进士

《摭言》引《国史补》云：进士为时所尚，由此出终身为文人。其都会谓之“本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曲江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眊矂”，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往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进士始于大业中，盛于贞观，位极人臣，不由进士，终不为美。岁贡常八九百人，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会试钦定名次

康熙乙丑科会试，命将前十卷进呈，候钦定名次，后着为例。今上庚辰科殿试，始命前十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钦定名次。

江南乡试名额

江南乡试，《诗》六房，《易》六房，《春秋》一房，《礼》一房，《书》四房。上江中四十五名，《诗》十五名，《易》十四名，《书》八名，《春秋》二名，《礼》二名；下江中六十九名，《诗》二十二名，《易》二十名，《书》十三名，《春秋》四名，《礼》三名。又上江五经二名，下江五经三名，后五经中式奉裁，部议任择各

经中佳卷补之，上江副榜九名，下江副榜十三名。

武状元

武会试，旧无廷对传胪之例，自明末崇祯辛未科始，从方逢年之请也。是科状元为王来聘，后以副总兵战死。

四科三途

《明会典》：洪武初年，定四科三途之制，曰贤良方正，曰聪明正直，曰孝弟力田，曰通经孝廉，为四科。或从耆民，或从税户，人才与科贡之士并用。

生员月课

生员升率性堂，许积分，孟月试经文，仲月试论及诏诰表，季月试史策及判，文理俱优与一分，理优文劣与半分，岁内积至八分者为极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监肄业。先是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文理条达者，升修道诚心堂；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

特赐举人

康熙壬午年，召举人查慎行、钱名世、监生何焯、汪灏入南书房考试，特赐焯、灏举人。

顺天乡试得女婴

康熙己卯，顺天乡试，八月十八日夜，明远楼上有小儿啼声，寻之，得女婴。甫生，监临令送交育婴堂。

山东江南进士

顺治三年丙戌，会试中式四百名，内山东九十九人，殿撰傅以渐，聊城人也。先是乙酉乡试及京兆试，山东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联捷进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会试中式三百名，内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试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会元李人龙、二甲传胪于明宝，皆不与馆选。后至大学士者凡五人：吕武进宫、黄文僖机、李文襄之芳、王文靖熙、冯文毅溥。冯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试。

乡试之异

乾隆庚午，浙江乡试，八月十三夜，矮屋中闻轰喧之声，如江潮骤至，举子俱奔赴号门，叫号不止，监试官不能禁，而外间殊寂然无声也。次年辛未三月十五日大雪，士子忍冻不禁，而雷电交作，又无异盛夏时，皆一时之异。

辛丑会试之异

康熙辛丑，会试揭晓之日风霾大作，拔木毁垣，圣祖降谕旨：谓是榜或有真才屈抑，或中式者将有大奸慝出其中，俱未可知云云。见

《御制文集》。

试卷不书策问

《老学庵笔记》云：国初举人对策，皆先写策题，不过一二十句，其后策题渐多，而写题如初，举人甚以为苦。庆历初，贾文元公为中丞，始奏罢之。此试卷不书策问之始。

宋宝祐四年登科录

宋宝祐四年《登科录》首简载：五月初八日，御试策题一道，次列敕差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四人，初考检点试卷官一人，覆考检点试卷官一人，为王应麟。次对读弥封巡捕官。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进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当日赴期集所。六月初一日，赐期集钱，小录钱，七日谢阙，十三日谒先圣先师，廿九日赐闻喜宴，赐御诗。七月一日，再给题名小录钱，四日拜黄甲，叙同年于礼部贡院，二十五日立题名碑。此宋制也。进士惟首名署第一名，余俱署第二人、第三人。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云孙，小字从龙，年二十，治赋，一举。本贯吉州庐陵县，父为户。时有以远祖为户、有以祖父为户、或自为户者，南宋户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谢枋得，字君直，小名钟，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赋兼《易》，一举。本贯信州贵溪县，居弋阳儒林里，父为户。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陆秀夫，字君实，年十九，治赋，一举。本贯淮安盐城县长建里，父为户。一二甲得此三人，亦奇矣。第三甲郑必复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杨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国以下二百一十三人。末简载文公对策一道。右节录吴宝崖记。

丁士美殿试策

明嘉靖己未状元丁士美，殿试策存邱文庸谨家，予曾借观，与近日策式亦小异。

董其昌梦与父同榜

董文敏思白，父名汉儒，少年诸生，早故。万历己丑，思白梦与父同榜中式，自谓不吉。揭晓中第二名。董谊庵，名汉儒，亦同榜进士。

宗室子弟应举

宗室子弟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乡试一次，旋即停止，乾隆乙丑年，复准与试。戊辰会试，得隽者二人：良诚、平泰，俱改庶吉士。历科中式举人进士，例刻登科齿录，列叙祖父名讳官爵。是科良、平二公以系出天潢，难于属笔，请命于掌院祁阳陈文肃公，博询于诸翰林。先君子对曰："宜书始祖某王，下注云讳某，系太祖皇帝第几子，似合诸侯不祖天子之义。"文肃深服焉。

揆叙查慎行

康熙壬午十月，召试十二人，钦定揆叙第一，查慎行第二。时揆为学士，查举人，因张京江相公荐，入南书房。

历科馆选员数

历科馆选无定额，就一时之人才为多寡。顺治九年壬辰五十员，十八年辛丑十员，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员为率，其后以五十员内外为率，惟六年丁未仅十二员，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员，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六员，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员，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员为最盛。

馆选分清汉书

顺治六年己丑，馆选，始分清汉书，前此俱习清书。

汉军馆选习清书

顺治九年壬辰，始令汉军随汉人考进士馆选者习清书。是科暨乙未科，满汉分为二榜。

康熙庚辰馆选

康熙庚辰，庶常四十三员，散馆，授编检十员，归进士原班三十员。沈宗敬、励廷仪未散馆，亦授编修。癸未，庶常四十九员，散馆，授编检十四员，仍留教习二十员，革退三员。

馆选重少年

康熙三年甲辰，馆选十五人，皆年少，年三十外者，概不选。是科熊一潇、劳之辨皆知名。

以策论取士

康熙六年丁未，罢经义，以策论取士。

满洲汉军不令考试

康熙十八年己未，满洲汉军俱不令考试。

散馆三等降知县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散馆，三等始降知县。前一年考试讲读编检诸臣，其三等内有授知县者二人，故次岁散馆亦因之。

散馆汉书三等革职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散馆，汉书三等革职。

散馆清汉三等俱革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散馆，清汉三等俱革职。

散馆不黜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散馆，俱留馆职，不黜。先是己丑馆选共六十四人，至壬辰告病及他故者，共去十四人，赴试者仅五十人，至是皆留馆。

汉书三等革去翰林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散馆，清书三等俱留，汉书三等革去翰林，在教习进士处学习，始派小教习。

康熙乙未散馆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散馆，止革一名，余俱留馆。是年会试，用房官三十二员。

康熙辛丑散馆

康熙六十年辛丑，散馆，清书三等五名俱授职，汉书三等四名俱革职。又引见，革去二等三员。

雍正元年馆选一

雍正元年癸卯，馆选五十六员。乙巳散馆，授编检三十三员，用

六部主事四员，中行评博九员，州县二员，教职二员。

雍正元年馆选二

雍正元年癸卯散馆，△记十九人，○记十一人，皆授职部属，对品用二人，外官对品用三人。先是辛丑馆选六十二人，至是散馆仅三十余人。是年会试，仍用房官十八员。癸卯本科殿试后，于保和殿朝考，命九卿保举所知，内有文有保二十一名，点十九人；有文无保十九名，俱点用；有保无文三十九名，点十六人；文保俱无一百六十七名，点四人。引见，即以此分先后，不照原甲第。是科清书止派五人，传胪张廷珩后即授检讨，与一甲三人同，于未引见前入南书房，馆选后又补点帅念祖一人。是科除庶常外，另有△尖出记名十七人，着问有情愿在官学教习者，令其自陈，又单点记名三十人，俱以知县即用。是科汉军，河南、四川进士无馆选者。是科中式未殿试者三十人。

进士用主事知县

雍正二年甲辰，殿试后在保和殿考四书文一篇、诗一首，命大将军年羹尧阅卷，又命九卿保举，后止凭文录用，不用保举。馆选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县十七人，清书派六人。进士用主事、知县，自甲辰后始为例。是科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俱无馆选之人。

雍正五年馆选

雍正五年丁未，馆选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额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县即用四人，以知县试用二十六人，以教职用五人。

雍正八年馆选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职外，顾成天、胡宗绪二人俱即授编修、庶常外，用额外主事十八人，其余分头等四十二员，中等六十二员，次等九十八员，愿就教职者四十八员，不用者一员，宋长城。以廷试对策请废科目也。

雍正十一年馆选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职外，张若靄授编修，任启运授检讨。先是张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后，大学士张廷玉恳求降甲，继以泣，乃特降谕旨，改二甲一名，授编修。

乾隆元年馆选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员，即用知县二十一员。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员，即用知县三十六员，助教一员。

额外主事甄别

向例额外主事三年期满甄别，其勤能者以主事选用，不及者改助

教、博士等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余人，及戊辰甄别，留者仅十之三，余俱归原班铨选。嗣是以后，则不留者少。

会元不与馆选人名

历科会元不与馆选者：李人龙、朱锦、黄礽绪、邵晋涵、缪祖培、侯健融、朱文翰。

传胪不与馆选

二甲传胪不与馆选者：任大椿、李长森、陈秋水。

一甲三人留馆

一甲三人授职，散馆无不留馆者，惟辛丑榜眼吴文焕改刑部主事，仕至御史，乙丑榜眼庄存与，再教习三年。

副榜

乡会试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赏”。一作给赏。顺治戊子科，诏天下廪生中副榜者，贡至吏部谒选，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县，次州佐；增广附学中副榜者，入成均读书，满一年，送吏部历事考用，如廪生例，后不为例。计顺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举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许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复请举行如甲午例，允行。按《礼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题准会试各房阅

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将备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则十余卷，批注次序，一并付礼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额数。

徐潮

徐文敬公潮，先世业渔。生公之日，江潮大上，一小舟为风漂没，徐翁急救之，得无恙。僦舟者为邻省孝廉入都赴试者，翁延至家，致鸡黍之敬。次日洗儿，请孝廉命名，以江潮之异，遂名曰潮。其后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达，至某科以编修分校，孝廉得售，适出其门。

顺天乡试北人解首

顺天乡试，各省文士会考，故解元不拘何省。明隆庆以前，多以南士作解，至天启丁卯科，给事中刘文炳，真定人，请以北人为解首，谓燕赵为至尊丰镐，不当使他省人得。时首揆方从哲，京师人，遂定为制。

冒顺天贯被斥

冒顺天贯登两榜者，终明之世不绝。嘉靖中，陶大顺中魁，被斥回浙中第四，官至副都御史。景泰四年，罗崇岳中元，被斥回江西，中二十九名，成进士。又汪谐冒香河籍，中式被斥回浙，登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赠尚书。

破天荒

唐时荆州解送举人，不成名曰“天荒”，至刘蜕及第，号“破天荒”，盖楚语也。东坡尝以诗赠琼州进士姜唐佐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始破天荒。”宋初，江西无状元，绍圣四年，何忠孺始第一。谢民师诗云：“万里一时开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

状元宰相

状元宰相，古今艳称，我朝自顺治丙戌至乾隆己未，百年凡得五人：顺治丙戌傅聊城以渐，丁亥吕武进宫，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坛敏中，己未庄番禺有恭。宋人《西清诗话》欧阳修诗云：“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四人者，吕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前百八十年为科六十，入阁者止胡文穆广、曹文忠鼐、陈方洲循、商文毅辂、彭文宪时、谢文正迁、费鹅湖宏、顾味斋鼎臣八人耳。至季年之魏藻德，释褐四年，即擢登政府，卒之稽首贼营，拷掠责赂，以至灼肉折胫，身死名丧，又不足称矣。

文字遇合之奇

康熙庚午江南乡试，得人最盛，时同考廖腾煃负知文名，得刘捷卷首荐之。时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来科作元。”遂摈落。而是科元即捷兄辉祖也。后数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试，以书属辉祖授捷，为闱中物色计。辉祖星夜驰归，中途病阻，书不得达。廖入闱，遍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晓，捷已亵然举首矣。噫！针芥之合，夫岂偶然？向使辉祖不病，授书，区区一解元，

何足以显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闻之周白民云。

座主门生

明代重座主门生之礼，万历以后竟成门户。嘉靖八年，张璁、霍韬为主考，戒诸生勿修弟子礼。顺治十五年戊戌，给事胡悉宁言：乡会试不分经房，不称师生。至康熙己未以后，禁渐弛，后修会典，则许其修师生之谊矣。大员外任，同官照亲属请回避，候旨行。

沈克恭典试

明初，主试官不拘现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梦麟克恭典试，事竣不愿授官，放还。

京员聘典乡试

正统丙辰进士陶希文，以亲老耳病告归，至天顺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乡试。《明纪》：杨少师以服阕主浙江乡试，王阳明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为山东聘主乡试。至各省典试分遣京员，始于万历乙酉，非旧制也。

夏彝仲言不第处境

夏彝仲五上公车不第，曰：始我初不第时，意中不能无少动。已而出都门，见吾侪被落者，车马行于道，习习若蚁然，当此时自视，

亦蚁中之一也。夫蚁一有求而不得，岂可遂有疾怒悲愤之心哉？即有之，人亦何从知之？天亦何能怜之？自此以后，失志而愈安。处谤而益静，即他人代为不平，而我以为无庸也。

报罗

报罗之语，见于唐人小说，以予所闻，每科皆有之，而尤异者，泾县叶丈沃若，家君己酉同年也。辛未会试中式，揭晓后趋往贺之，至寓则哭声号震，先一夕死矣。计淡墨书名之际，正旅馆属纩之时也。

韩菼

壬子顺天韩菼，出户部主事虞元培之门，董阏亦出其门。

明通榜

近来会榜后，蒙恩于荐卷中择文之佳者，发明通榜，以教职用，在广文各途中，称最得人。按明永乐初年，令会试下第文字稍优者除教官，其下者入监读书，即明通榜之意。

科举师弟之谊

徐健庵云：两汉官人，始于辟举，遂有故吏解官行服辄拟心丧之条，而传道授业者渐轻矣。唐重进士，知举者谓之座主，其时之人即

以事举将者事座主。开元礼，为座主齐衰三月，是朝廷明明为之制服，终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携。故五代时，桑国侨为宰相，谒其座主裴司东尚书，裴不迎不送，曰："门生也，何送迎之有？"欧阳文忠载其事，以为有礼。若范鲁公、李文正之于王德辇，王文献之于和成绩，以迄有宋之世，苏承旨、欧阳公门下士皆竭诚尽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举及详定官，释褐者并称门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为弟子。明世以乡试考官会试同考为重，其间党同比附，轇轕纠结，门户之衅亦由之起，霍文敏韬深嫉之。其主试礼闱，为文以告举子，不许谢恩私第，语甚峻切。文敏刚褊峭急，其言亦欲救弊一时，犹未以为允。自余论之，举主与座主，皆为国家选择贤才，以备任使，其事甚重，非为一己树恩也。而为所举者，当思所自，既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违义。是以赵宣子荐韩厥，河曲之役宣子仆以乘车干行，韩厥执而戮之。宣子曰：吾举厥也忠。既而下宫之难，非厥也赵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仆者，必能复赵氏之卿也明矣。东汉第五伦朝会坐郑弘之下，弘以举将之故，局蹐不宁，朝廷为设云母屏风隔之，体其敬举将意也。唐魏知古为姚元之所荐，位至宰相，后分司东都，诉谮崇二子，明皇薄之，终身不用，谓其不能报推举者必不知感朝廷也。柳子厚《与顾十郎书》，谓"缨冠束衽，趋以进者，咸曰我知恩。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煦煦趄趄，一旦势异，电灭飙逝，不为门下用矣"。子厚为顾少连门人，身后寓书郎君，犹自称门生，以未报大德为恨。韩退之尝佐董晋幕，晋第二子溪负罪终长沙，因赠溪女婿陆畅云："我为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盖其于易世而后，见其子孙戚属，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岂与一时趋附便辟匍匐者同日论哉！大约厚于师友者，必不背君父，古者尝以此观人，百不失一也。阎百诗论有明士夫积习，师弟重于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门户又重于师弟，以师之门户为门户者固多，不以师之门户为门户者，亦不少也；富贵又重于门户，有始附正人既而与之为敌者，有始主邪说既而窥其党将败，遂反攻之者，皆惑于富贵也。

为举主服丧

《杂记》，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以为公臣。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亭林曰：此虽使为之服，亦以举主而服。然孔子以为有君命则可，盖亦有不尽然之辞也。

荐举得人

范希文登第后，晏元献荐入馆，后虽名位相亚，书题门状犹称门生。张籍《寄苏州白使君登第》云："登第早年同座主。"又《杨嗣复传》："父于陵自洛入朝，乃率门生出迎。"权文公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入相，得人称盛。

女侍史

《汉书》载尚书郎入直，制物盛备，至唐时不变。《唐书》载尚书郎入直，供青缣白绫被，或以锦緤为之，给帷帐茵褥，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妖丽者执香炉香囊，护衣服，大官供食物饼饵。唐诗："春风侍女护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沈佺期诗："大官供宿膳，侍史护朝衣。"韩退之诗："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

宋翰林供给

宋时，翰林支快行家日食钱三千，又折酒钱三百，别赐冰一担。

若寓直，支餐钱一千。限日下支，不准次日。见《玉堂杂记》。

宋三省官假日不许出谒

宋元丰间，凡三省官假日，惟接见宾客，不许出谒。

宋时官吏总数

宋时，天下诸路文武职事官，总四千一百一十八员，大约十九路总数如此，其幕职判司簿尉，又在此数之外。

明御史见巡抚之称呼

明正德中，御史于巡抚称晚生，侍坐；辛卯后佥坐。寻称晚侍，正坐；寻称侍教生；寻彼此称侍教生；寻彼此侍生矣。盖由南北多警，迁擢既骤，抚臣不必耆宿，或与侍御同台，而功罪勘报，台中转得持其柄故也。

司官仪注

雍正五年，以部司官在京则倨慢不恭，出为道府则谦抑过度，令九卿议仪注。议定部院司官路遇堂官，勒马候过；在本衙门办事，堂官高坐，司官侍立说堂；若事件多，司官席地铺褥序坐说堂；如在朝房办事，堂官席地坐，司官屈一足回话，堂官前往来趋走。

翰詹投刺称号

旧时翰詹编检以上，于中堂、吏部尚书处投刺称晚生，于五部尚书、左都总督称侍生，侍郎、巡抚以下则否。以余所见，庚午、辛未以前犹守此规，嗣是则于侍郎、巡抚称侍矣，旋于尚书、总督称晚矣，近日又有于三品京卿称侍者矣。先君林居十余年，与当事诸大吏往还，一仍故称，亦未有以为忤者。

明吏部郎官权重

明万历中年后，吏部之权积重，阁臣转俯仰因之。其可骇者，遇升迁用人，惟选郎一人主之，至太宰火房，面决可否，其门槛皆选郎自为启闭，人莫敢窥。至议定，不独他郎吏不敢问，即两少宰亦不与闻。沿及末季，遂有吴昌时之祸。

明六部陋习

六部中各分为数部，如户部之金部、农部，礼部之仪部、客部，至明洪武二十九年始分为司。明制，进士释褐后，分派各衙门观政，其与在部司员相见仪节，亦各不同。在吏部则执属员礼，兵部则论前后辈，礼部则从师生之仪。六部之弊政皆积重于吏、礼二部，其仪节亦独抗，惟户、刑、工三部为平交，炎凉之态，自登朝之始已然矣。彼时部员一拜副郎，马前即用鞍笼，与正郎科道比，惟吏、礼二部无之。相传铨曹自以职居华要，欲比小京堂，用红鞍笼，未遂所请，并青者弃之，礼部亦自以秩宗清望，不比他曹，亦屏不用，此皆有明官常陋习。其后惟吏部、礼部皆认前后辈，而他部皆平交，相沿至今。

新翰林

《查浦辑闻》一则：新翰林至本衙门，惟三鼎甲轿进仪门，庶吉士轿进头门。讲读掌坊至仪亭，学士登堂，转祭酒则从头门外下轿。翰林至吏部，则皆由后门达大堂，其余各官俱于门外下轿。不知此制始于何时。三月二十八日，都人至东岳庙祈祷，相传庙像为元时昭文馆学士宝坻刘元所造。

外任旗员

雍正元年，谕内阁，通行八旗直省督抚曰：旗员为外吏者，每受本旗都统参领等官所制，自司道以及州县，于将选之时必勒索重贿，方肯出结咨部。及得官后，即遣人往任所，或称平日受恩，责令酬报；或称家有婚丧，缓急求助；或以旧日私事要挟；或五旗王府不体下情，分外勒取；或纵本府管事肆行贪求，以致该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奉公。亏空贪墨，皆由于此。嗣后如仍蹈前愆，许本官据实封章，密详督抚转奏，督抚即据详密奏。倘督抚容隐，即许本官密揭都察院，转为密奏。倘不为奏闻，即各御史亦得据揭密奏，务期通达下情，以除积弊。外任旗员不得隐忍畏惧，亦不治以犯上举首之罪。

宋濂策问

宋景濂策问：常衮之居相位也，选举不自专，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可谓尽公无私矣，而贤愚有同滞之讥；崔贻孙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亲旧，可谓出乎法制之外矣，而当时有得人之称。后之宰相，以常为法，则涉于避嫌；以崔为法，则近于专权。专

权致威福下移之谤，避嫌失竭诚徇国之义，而谓贤相为之乎？

顺治改定官衔

顺治元年，改定官衔。凡旧崇德年间所定称承政者，改为尚书；称参政者，改为侍郎；理事官改为郎中；副理事官改为员外郎；额者库改为主事。初设满汉启心郎，顺治十五年俱裁。各部旧有汉军郎中、员外郎额缺，雍正五年裁。

官品之更改

各部院郎中，满洲初系三品，顺治十六年改五品，十八年改四品，康熙六年复三品，九年定正五品；员外郎初为四品，十六年改五品，康熙六年复四品，九年定从五品；主事初为四品，十六年改六品，康熙六年复改五品，九年定正六品。其他满内阁侍读、宗人府经历、钦天监副、给事、御史俱初为三四品，屡经改定。

月官考选

考试月选官，按顺治十二年谕：州县地方分为三等。应选各官，吏部当堂考其身言，糊名考其书判，分三等，上等者引见。又议准进士举贡，不论甲第考案前后，以考试身言书判为序。每遇缺出，照本行并考，定等第，酌量缺数人数多寡，均分取选。十四年，停其考试身言书判，亦不分三等，一体取选。康熙五十七年谕：月官今写履历，以三百字为限。雍正三年，令月官履历简要直叙，不事繁冗。初授之员，所得地方难易繁简，预为筹画，何以治民，何以厚俗，催科

抚字之术，谳狱息讼之方，令各出己见，陈一二事于履历后，以观才识。其补任升任者，令将旧任地方利弊明白敷陈。四年谕：月官考试履历条陈，原欲觇其学识，乃询问多不能奏对，乃倩人代作者。嗣后将代作之人及本人并以违旨例治罪。后停止条陈。今之月官考选，止书履历一通，亦密封进呈，沿旧式也。

内务府建置沿革

国初置内务府，设总管，间以大臣总理。顺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门，曰司礼监、兵仗局、惜薪司、钟鼓司、织染局。十二年，改尚方司为尚方院。十三年，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十七年，改内官监为宣徽院，礼仪监为礼仪院，十八年裁。十三年，衙门仍设内务府，所属有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药房等司、织染局，又置武备院、上驷院。康熙二十三年，增设奉宸院、庆丰司，嗣后间以王公大臣兼管府事。

驸马都尉

陆容文量言：驸马都尉本秦官。汉有奉车都尉主车舆，驸马都尉主驸马，骑都尉主羽林骑，是为三都尉。今数列侯，曰公侯驸马伯，省文耳。若施于章奏，当云驸马都尉，乃止称驸马臣某，误也。

内阁中书

唐宋以来，中书省为三省之一。今内阁中书舍人，尚沿古中书舍人旧名。每见今之列衔，止云内阁中书，古为省名，今为官称矣。

尚书

汉成帝时，始置尚书员五人，然自霍光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其权已重。《汉官仪》云：初秦代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号尚书。尚，犹主也。东汉政归台阁，三公俱拥虚名，尚书之权特重，然其秩仅六百石，犹属少府。

九卿

东汉之九卿，分属三公所部，如太常、光禄勋、卫尉，此三卿为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此三卿为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此三卿为司空所部。凡九卿皆中二千石。唐之六部亦隶于尚书省，左右司各分三部。

少府

少府本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名曰禁钱。少者，小也。盖大司农以供军国，少府以养天子，是天子之私财也。后世琼林大盈，其祖诸此欤？少府属员最多，不止太医令、太官令、上林苑令也，即侍中、中常侍诸中官之属，及尚书令、仆射、尚书侍郎以下，皆以文属焉。东汉又以御史台附少府。

钦差官使

官以事置，事毕即罢，如前汉之行冤狱使者、美俗使者、河堤使

者、直指使者，皆见各列传中，而百官公卿表不载，盖不在定制内也。后汉范滂为清诏使，又杜乔、周举等八使分行天下，皆授光禄大夫，如后世兼官、摄官之类。如我朝有观风整俗使、宣谕化导使及钦差大臣，皆有印信关防，而事后即撤回，无关官额。三品以上用钦差大臣关防，四品以下用钦差官员关防。

官曹绰号

俗语目翰林为橐驮，讥其臃肿而缓步也；科道为老鸦，发声不祥也。又以富贵威武贫贱比六部：吏曰贵，户曰富，礼曰贫，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贱也。又以喜怒哀乐分属吏部四司，亦确。《老学庵笔记》一则云：吏、户、刑三曹富饶，他曹寂寞。时人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齑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成饿鬼。"又六科谚："吏科官，户科饭，刑科纸，工科炭，兵科皂隶，礼科看。"有明工曹最为冷局，惟嘉靖间兴大工，增郎官十余人，营缮尤盛，得骤升京堂，或赐四品服。语云："马前双，马后方。"双者棍，方者杌，督工者用之。

明官场弊事

明时京师谚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马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言其有名无实。沈景倩谓正不止此，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马匹驽下，无如太仆寺；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谬，无如太常寺；帑藏空虚，无如太仓库；士卒老弱，无如三大营；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京官政事外，惟拜客赴席为日课，然皆不得自由。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

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则故举疑似难明之案，久远不行之例，令其耳目瞀乱，精神凋敝，至取上谴责。若套子宴会，但凭小唱云：请面则面，请酒则酒，请汤则汤。弋阳腔数折，各拱揖别去。拜客则出长班指挥，除赴朝会、谒贵要外，远近迟速，以及当求面，当到厅，当到门，惟其所命。即使置一偶人于舆马间，不过如此。有明之弊政情形如绘矣。想其开创之初，当无此事。宣德间，顾佐疏：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此辈狡猾解人意，渐至诇察时情，传布秘语，缉事衙门亦藉为耳目。其艳者为要津独据，断袖分桃；赍予仕牒，即充功曹。突而弁兮，旋拜丞簿，而辞所欢矣。此辈多宁波人，后则真定、保定亦承乏，而必伪浙人。摘《野获编》。

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

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

九流三教

丙戌会试前，上念举班久滞，命三科以前均行大挑，一二等用，淹滞顿疏，士林踊跃，铨曹亦免壅滞。逾年，外省大吏请分别量才补缺，时为之语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县，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属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藩库大史，为九流；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借补训导，为三教也。

试录撰序

正副考官如有事故，不能入场者，试录后序用同考官衔名居首之员撰刻，只许撰序，不许干预主考之事。《会典·顺治二年》。

河南省题名录

康熙十七年，定各省《题名录》，俱照河南省体式刊刻。

卷三

乾隆三十一年税银

乾隆三十一年，户部奏各省地丁、盐课、关税三项，共岁入银四千四百万七千零，各省恤免，不在此数。岁出银二千七百四十二万五千零，户部支出，不在此数。实余银一千六百五十八万一千零。工部、内府等库，不在此数。

铸钱重量

顺治元年铸钱，每文重一钱，二年改一钱二分，以后屡有改定，至十四年，定为一钱二分。康熙二十三年改为一钱，至四十一年改为一钱四分。雍正十二年改为一钱二分，永为例。

户工部岁铸钱数

户部宝泉局每年铸钱七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串，工部宝源局每年铸钱三十八万六百四十串。

铸钱工本

雍正十二年，钱重一钱二分，每串计用工本银一两七分。乾隆四年核销，每串用工本银九钱八分三厘。

三朝田土总数

《大清会典》载：本朝顺治十八年总计田土合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六顷有奇，康熙二十四年总计田土六百七万八千四百三十顷有奇，雍正二年总计田土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一十四顷有奇。滨江近海之区，定例十年一丈，凡民地勘丈，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后屡有条议。

蠲赈银

雍正十三年，江南一省蠲赈银一百四十余万两之多。自乾隆丙辰至今癸酉，十八年中，江南共蠲赈二千四百九十余万。荡荡之恩，古今未有。御制诗云："或云民习骄，或云官示惠。胥非我所知，所知痌瘝意。损上斯益下，卦爻义昭示。"盖廷臣中有以施博难继为言者。

均田限田之害

井田之法，原因土旷人希，且在中原数千里之内，故以为良法。先儒谓井田均田之制，行于大乱之后，是为求治；行于既治之后，是为召乱。其说确不可易。自阡陌既开，贫富本不一致，地之山陵川泽，肥浇水旱，南北之灌溉播植，种种不齐，属在承平，人安其业，日用而不知，一旦为均田限田之法，纷纭予夺，参差错迕，百出而不

穷，此必乱之势也。说者谓当兵燹之余，污莱遍野，版籍荡然，人民死亡，赤地千里，因而彻田为粮，计口授产，一经制而示维新，庶乎其可。然此亦不过一时之计，三五十年后，户口日繁，人民迁徙，如有不能均之势。明初解大绅均田之策，何尝不因明承大乱之后起见，不知虽经大乱，而人民不尽死亡，户籍不皆灰烬，畎亩尚有主名，非比户仳离，尽失恒产者比。且立国已将二纪，民间畊田纳赋，大局粗定，一旦更张，徒启争端，非召乱而何？至崇祯间，李振声复请限田，一品官田十顷、屋百间，二品官田九顷、屋九十间，以是为差，逾限者房屋入官，变价充饷，田地入官，益浅陋无识矣。

贾似道限田之祸

董仲舒初议限田，后李翱、元稹、林勋祖其说而皆不能行，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以为必可行，而皆以扰害生民，至于大乱。似道首捐己田万亩为倡，其法益峻，其祸益烈。噫！其效可睹矣。顾用方尚书，君子也，巡抚山东时，令营兵于河工隙地小试之，亦无成效。

十九年增户口三千万

自乾隆六年辛酉，敕部岁登天下民数，至今己卯，凡十九年，已增户口至三千万有奇。太平日久，生齿繁盛，伊古所未有也。

俸禄之丰俭

司仓者不能辟谷，管库者不能点金，减猫餐而不窃食，势不能

也。汉宣帝益小吏俸，宋仁宗益致仕官俸，元世祖增百官俸，历代诏禄之典，或丰或俭，未若我朝之普而均也。京官给双俸，外官俸外有养廉，州县以千计，督抚以万计。当此时而不惜钱，非廉吏也；当此时而犹爱钱，真贪夫矣。

唐官俸之滥

唐代宗时，回纥以马万匹来市，有司患其多，请市千匹，郭子仪恐违其意，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当时马一匹直四十缣，万匹当用四十万缣，其时将相之富可知矣。史载子仪月入俸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岁俸，即今二十四万两矣。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即十万两，亦太甚矣。如是而欲国用无匮，难矣。唐制，正一品，月俸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二品，米五百石，钱八千，乃初制也。其后日增。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贯，刺史无大小州皆千贯。若汾阳以异姓王兼将相，俸入尤不资。世禄之家，怙侈灭义，非所以爱之也。

四海之穷

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如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

穷根

陈几亭曰：天下有穷根。凡耗物生、费人力，而无秋毫之用者，皆是。在物曰骨董玩器，曰雕镂纂组，曰白土，曰楮钱；在人曰优

倡，曰清客，曰僧尼，曰衙役帮身，曰不畊不战之游民冗兵。白土俗名光粉，余杭产最多，置米中，助白色，不过市井作伪，而耗米中之精华，久而膏枯，食之无味。杨漪亭因言：几亭之言特举其末焉者，大而贪官傲弁，小而劣师庸医辈，处处有之，非徒无用，又害之矣。

靳辅生财疏

靳紫垣河督《上生财疏》，称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途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其间有棉花蔬果菱荷药草，不系五谷，再除四分之一，计去地九十万顷外，仍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每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瘠土可收粮一石，什一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顷征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征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今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今姑作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九，每岁额赋亦可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有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今直省额赋不及三分之一，何也？盖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紫垣此疏，事属难行，然其胸次，亦可谓通知古今，而目有天下全局者，后之人未能及矣。但直省形势不同，山岳江湖几去一省之半，不毛之地，沮洳斥卤硗确之区，旷衍无人之所，至西北一带，十分几空其六七，安得计里以定赋乎？即以顺天一府而论，其中不耕之地多于已垦者，天时晴雨之难料，地势旱淖之不齐，人力工拙之非一，所以近在咫尺，而不能尽垦，况四海九州之大且远乎！至什分取一之说，我圣朝初未及百之一也，盖善政迈千古矣。紫垣殆未之细思，不过据陈潢之臆说徒耸听耳。

岁漕五等

岁漕五等：曰正兑，米入京仓，待八旗三营兵食之用。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山东十有五万七千九百九十四石，河南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八石，江苏百有七万六千三百九十三石，安徽三十万七千十有六石，江西三十五万千五百有三石，浙江五十五万百四十七石，湖北九万四千五百七十四石，湖南九万五千五百三十一石，各有奇；曰改兑，米入通州仓，待王公百官俸廪之用。山东六万九千四百七十三石，河南三万九千九百十有一石，江苏九万二千四十四石，安徽十有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石，江西十有五万一千八百五十石，浙江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五石，各有奇；曰白粮，分入京通仓，供内府光禄寺，以待王公百官各国贡使廪饩之用。江苏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七石，浙江三万五百五十三石，各有奇；曰麰麦，入京仓，供内府之用。河南正兑五千八十六石，改兑三千三十三石，各有奇；曰黑豆，入京仓，待八旗官军及宾客馆牧马之用。山东正兑四万五百有四石，改兑万六千五百石，河南正兑三万二千六百七十四石，改兑万五千五百八十八石，各有奇；凡漕粮改折，曰永折米，征银解部。山东、河南岁折征各七万石，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每石连耗折银五钱至八钱。曰改折灰石米，征银解部，待工部灰石之用。江苏岁折征二万一千一百十有六石，浙江万三千三百二十三石，各有奇。每石连耗折银一两六钱八分。

漕运经费

凡漕粮经费：曰正耗。各省正兑米，每石二五二斗五升，后仿此。加耗；改兑米，一七加耗，以备通州五牐运耗、贮仓折耗及运军回船食米之费。曰轻赍。正兑米，山东、河南每石一六加耗，江苏、安徽

二六，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三六；改兑米，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每石二升加耗，山东、河南改兑米，不征轻赍，湖南、北无改兑米。均折银，征解仓场通济库。漕船至通，计运道远近，每船奏羡余银，又按到通米数，每石给篹夫银，各有差。唯山东、河南道近，不给篹夫银。曰船耗。除山东、河南及江苏徐州府属之铜、丰、沛、萧、砀漕船不给耗，余船正兑米，每石一五及五升加耗；改兑米，二三及八升加耗，各有差，以给运军沿途耗折。曰席木。各省正兑、改兑米，每二石征苇席一，以十分之一七随船解通，为仓庾苫盖之用。江西、湖北、湖南每正兑米二千石，征楞木一、松板九，以十分之五解通，为仓庾铺垫之用，余均折银，征解通济库。浙江及江苏常、镇、安、宁、池、太等府太仓州，征版木如之，皆折征解库。曰行粮、月粮。各省运弁运军，凡出运之年，各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三石有差；运军月粮八石九斗，至十有二石有差。或折银征给，或银米各半，各因其地之宜。山东、苏松、江安粮道所属半于领运时发给，半征解水次六仓；山东则临清、德州，江苏、安徽则江宁、凤阳、淮安、徐州，沿途发给。曰赠贴。明代漕粮系军民交兑，民受需索之苦，国初为官收官兑，因酌定赠贴，官为支给，随其方俗，各省异名。山东、河南漕船每运米百石，给润耗银五两、米五石，江安粮道所属给漕赠如之，苏松粮道所属米同银倍，浙江给漕截银三十四两有奇，江西给贴运银三两、米三石、副耗米十有三石，湖北、湖南给贴运米二十石，皆随漕科征。

白粮经费

凡白粮经费，江苏每石正耗三斗，浙江四斗五升，以备入仓耗折及运军沿途折耗之费。江苏每船给束包人夫工食银十有四两，每运米百石，给漕截银三十四两，食米七石各有奇，又盘耗米二十石。浙江给漕截银如江苏，食米三十四石有奇。运弁行粮，运军行粮、月粮，与漕粮同，皆随粮科征。

漕船

漕船六千九百六十有九，每岁出运，直隶三十七，均协运河南，山东九百七十五，运军自备者三百十有一，协运河南二百六十八，苏松粮道所属五百八十九，江安粮道所属三千八十四，协运河南百二十五，协运苏松千九百九十七，内运白粮者百三十六。于通省漕船内简调，三年践更，江西七百有八，浙江千二百十有四，专运白粮者六十三，湖北百八十，湖南百八十二。成造漕船，以长九丈，载米四百石为度，江西、湖北、湖南加长一丈。

京师十三仓

京师十有三仓，禄米仓五十七廒，南新仓七十六廒，旧太仓八十九廒，富新仓六十四廒，兴平仓八十一廒，均在朝阳门内；海运仓百廒，北新仓八十五廒，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八十六廒，在朝阳门外，均国初建。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万安仓九十三廒，在朝阳门外，雍正元年建；储济仓百有八廒，裕丰仓六十三廒，在东便门外，雍正六年建；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

号房

大通桥号房四十八间，朝阳门号房五十八间。旧设大通桥号房六十四间，朝阳门号房二十八间。雍正五年，朝阳门增建十四间，又移大通桥河东十六间于朝阳门。

通州二仓

通州二仓，西仓二百廒，在新城，中仓百十有九廒，在旧城南门内，均国初建。旧有南仓八十一廒，乾隆十八年奏裁。

裁减军耗银米之议

康熙年间，部议裁减运军耗赠银米一事，靳紫垣疏称带管漕务，灼然于断不可裁之故，仍请照给。部议谓“此项银米从前原无，皆顺治六九等年所添”等语，不知彼时添给此项原非得已，因军旗运用不敷，往往勒索小民，兼之盗卖漕粮，拖欠日多，公私交困，是以议加银米；里民求免勒索，是以乐于输将，原非动公帑以给军也。从此军民两安，国储不欠，已历多年。一旦议裁，势必复蹈故辙，勒索里民，盗卖漕米矣。况钱粮原有定额，其地方官民因时制宜，另为调济之项，原在正额之外，恐涉私派，不得不为题明，要之非司农之项也。在司农总会计之权，止稽额征，不宜收及额外，若将里民自愿乐输求免勒索之项，而又裁归司农，则里民既出己资，仍遭勒索，恐亦司农之所不忍闻也。又称实支实用，不宜苛驳，启派部费之弊，近来销算，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听胥吏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繁琐，头项牵杂，非精于核算不得要领。司官专司其事，除猫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实心奉公之员，或稍欠精详，便受朦蔽，至堂上不过总其大概，止据说堂数语，安能备知底里？加以从慎重钱粮起见，自然悉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此项部费，官无神输之术，仍索之于里民，而民益困矣。国家滋厚敛之名，部胥得婪贿之实，有司多一分之费，里民出数倍之资，其害可胜言哉！此疏洞悉部书之弊，惟精明强干之官堂司，一心整饬防闲，又何弊之不可除哉？

宋之漕运

《文献通考》：宋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三万石，凡五百五十二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汴京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余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余围。宋时，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于扬、真、楚、泗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泝流而入汴京，发运使领之。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偕集，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惟汴流也。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汴京。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十余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后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谷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后是三司奏复，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庆历中，诏减广济河漕一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祐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方苞禁酒烟之议

方望溪奏请严禁烧酒一疏，尹博陵叹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力驳其议，并陈烧酒之益，断不可禁。愚谓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当禁而势不能除者，此类是也。酒之为物，有益有损，自古已然，烧酒则兴于近代，其始因边疆士卒借以御寒，北五省烧造尤甚，糜费五谷，历奉明禁，本重谷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严禁，民间不得复烧涓滴，重本犯之罪名，严州县之处分。窃恐小民无知，好饮者比户皆然，售买极易，逐末之徒，趋利忘害，甘犯禁网，将愈启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为奸，骚扰纠纷，而终不能绝也。即使严刑峻法，连坐乡邻，势在必行，而小民之日饮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势必群饮黄酒，其为数必十数倍于烧酒。日费十文者，将费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计大有所损。且用黄酒者日增，价值亦腾，制造益众，耗费谷米亦十数倍于高粱、柿、枣，其耗五谷也更甚于烧酒。然则欲禁烧酒，必先禁民饮乃可行，能乎否乎？语云：兴一利必有一害。予谓除一害必增数害，积重难返之势，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盐私参，禁之何尝不严，而究不能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望溪同时又有禁烟一疏，稍为近情，然同一不能行。噫！治国治民之道，固难与一二书生言也。昔韦处厚议盐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晓耶。

刘彤论盐铁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论盐铁曰：汉武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私利薄而去其业。先王之法，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

农，二则富饶，济人盛事也。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无衣，饥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也。此虽言之凿凿，而未免杂霸之气。

卷四

领受诰敕仪注

凡领诰敕，前一日设案于堂中，另设香案于前。诰敕至门，本身及祖父子侄，具本等品级服色，跪迎大门外，候过随入；命妇迎于门内。诰敕至堂中，执事者置诰敕于所设案上，受诰敕者三跪九叩头。兴，诣案前，跪捧诰敕；兴，入室，恭藏于匮。次于其祠堂中具香烛果品，行一跪三叩头礼，次于其父母前，行一跪三叩头礼。

焚黄礼

凡赠典诰敕，领受奉迎，俱如前仪。择日行焚黄礼。前一日，本官于其祠堂中设案，于中间设香案一，于前设神主受赠典之人。案，祝案于堂，东西向。至日早，捧所赠诰敕，置祠堂中所设案上，以黄纸依诰敕文录写一通，同置案上。奉神主设于堂西，陈设祭物并祝文，向神主一跪三叩头。兴，跪上香，三献酒，读祝毕，乃捧所录黄纸诰敕文宣毕。宣敕者，立堂东西向，本官代受赠典者，行谢恩礼，望阙三跪九叩头。宣敕者，取所录黄纸并祝文焚讫，本官恭捧诰敕藏于椟，次奉神主入柜，一跪三叩头，退。俱见《会典》。

张居正坐领诰命

明制，颁赐诰命，百官皆在午门内金水桥南，朝服唱名跪领，至张江陵，坐内阁遣典籍代领，当时非之。见《笔麈》。

文职领袖

顺治四年谕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曰："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今尔衙门较前改大，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见《本传》，亦异数也。

凉暖帽制

顺治九年，礼部定凉暖帽上圆月，有官者用红片金，无官者用红素缎。凉帽里及沿边，四品以上俱用片金，五品以下用红里青蓝倭缎边。无官者帽里用别色，不许用锦里红色里，沿边用青蓝素缎。

官员帽顶

雍正二年，礼部议定官员帽顶一疏，皆准行。奉旨，总督未加尚书衔者，着为正二品，侍郎巡抚俱着为从二品。后屡经改定。

时宪书

雍正七年，议准每岁四月，钦天监颁发时宪书式，令各布政使刊刷，钤印钦天监时宪书印信，凡现任文武大小官及在籍有职官举人贡生等，各给一本。其刊刷纸墨，动正项钱粮，至各省民户，应将书版

贮公所，听匠役备纸刷印，赴司钤印，每本定价一分二厘，此定制也。按颁发之期，故明初定二月朔颁明年历，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

行在寿诞行礼班位

乾隆六年，奏准行在恭遇万寿圣节，群臣行礼班位，王公大臣在网城内，三品以下官在网城外。

外官入班行礼

外省官员，入觐在都，或奉调在京，逢御殿之日，各于吏、兵二部报名，一例入班行礼。总督加尚书衔者入尚书末，巡抚加侍郎衔入侍郎末，加副宪衔入副宪末，布、按二使入小九卿末，道、府入部郎末，将军、都统、提督入都统末，副都统、总兵入副都统末，协领、副将入参领末，乾隆七年奏定。

凉帽大衫

乾隆二年议准，凡官员入朝及在公署，不许戴雨缨凉帽；凡官员及护军等，不许着大衫入紫禁城。

佩刀上殿

康熙初年，御史李秀奏请百官佩刀上殿奏事，以肃朝仪，后御史

李棠奏罢之。

外官家口

御史刘子章奏：外官不许带家口赴任。下部议，督、抚准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二十人，女口不在此数，违者降级。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非所以教廉也。

朝服

康熙三十三年，刑科魏象枢奏：属员谒上台，不许穿朝服顶帽。部议：凡朝贺祭祀及到任，许着朝服，其余皆不许。所云祭祀，指与祭郊坛，非私祀也。康熙五十一年，准吏科潘锦奏，外官到任拜牌开印封印丁祭入坛，着朝服；其送迎上台止穿补褂。雍正八年，奉旨：蟒袍乃华灿之衣，组织非易，衣着之日太多，非爱惜物力之道。嗣后元旦万寿节仍穿七日，上元节仍穿三日。又微员奉有不必蟒袍但穿补褂亦可之恩旨。

学政准带家口

乾隆六年，御史奏：学政不准带家口至任所，恐滋弊窦。七年，奉旨：仍准其携带。圣明之鉴深矣，学政之弊岂在家口哉？

百官衣服

《明会典》：礼部题百官衣服，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纻丝，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罗，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纱，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穿罗。

暖耳

王锡爵请戴暖耳疏云：连日雪后风寒，百官尚未蒙恩传戴暖耳。在圣主身居暖阁，不知外寒，微臣历事先朝，颇谙旧典，祖宗二百年来岁传暖耳，示体恤于等威之外，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传衣不谢，而传暖耳独谢。此燔肉醴酒之类，物微而礼重也。

节日放假

《礼部志稿》载：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本日为始，放假三日。永乐七年，令元宵节自十一日为始，赐百官节假十日。

乘舆藤扇

《查浦辑闻》云：康熙初年，三品以上乘舆呵殿，双藤拥扇。丙戌罢引藤，丁亥并撤拥扇，惟皆灯笼题衔。至壬辰冬，仍听乘舆藤扇皆如故。

祭分三等

祭分三等：圜丘冬至，方泽夏至，祈谷辛，雩龙见，太庙、社稷仲春秋戊日，皆为大祀；日春分，月秋分，前代帝王春秋卜吉，先师孔子仲春秋丁日，先农季春亥，先蚕春季巳日，天神地祇太岁，皆为中祀；先医等庙，仲春冬甲日，贤良昭忠等祠，皆为群祀。太庙孟春谶吉以上旬，夏秋冬以孟月朔，季冬大祫以岁除前一日；太岁孟春上旬谶吉，冬岁除前一日。

斋戒

斋戒，大祀三日，中祀二日。

南北郊

南北郊，上于大内斋宫二日，坛内斋宫一日。

太庙社稷

太庙社稷，上于大内致斋，朝日夕月飨帝王先师先农，皆于大内致斋。

朝日夕月

诸祀皆质明行事，惟朝日以卯时，夕月以酉时。

斋戒之忌

斋戒不理刑名，不燕会，不听音乐，不入内寝，不同疾吊丧，不饮酒，不食葱韭薤蒜，不祭神，不祈祷，不扫墓。有疾有服有炙艾体气疮毒未愈，皆弗与。

祝版

祝版，祀天纯青纸朱书，祭地黄纸黄缘墨书，飨太庙祭社稷白纸黄缘墨书，朝日纯朱纸朱书，夕月白纸黄缘墨书，太岁以下均白纸黄缘墨书，炮神、仓神、窑神、贤良各祠均白纸墨书。

制帛

帛七等：曰郊祀制帛，曰奉先制帛，曰礼神制帛，曰展亲制帛，曰报功制帛，曰告祀制帛，俱织成满汉字。又有白色素帛。

牺牲

牲四等：曰犊，曰特牛，曰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曰少牢。羊一，豕一。牛色尚骍或黝，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设牺牲所官，先属太常，今改内务府。祭肉国初用熟献，顺治间用生献。

祭品

祭品：登一，实以太羹煮肉汁不用盐酱；铏二，实以和羹盐酱用汁；笾十二，实以形盐、缟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白面造、墨糕荞粉造、糗饵米造、粉餈，粉餈即糯米糕；豆十二，实以韭菹以韭切去本末，用中四寸、青菹、芹菹，醢醢猪用鲊、用盐酒料物调和，鹿醢、兔醢、鱼醢、脾析用牛百叶细切，汤熟用盐酒造、豚拍猪肩上肉、饰食用糯米饭羊脂蜜熬、糁食粳米饭用牛羊豕肉细切同熬。簠二，簋二，实以黍稷稻粱。其用笾十者无餲饵、粉餈，豆十者无饰食、糁食。

太庙荐新

太庙每月荐新之品，正月鲤鱼、鸭蛋、韭菜，二月鲫鱼、生菜、小葱、芹菜、赤根菜，三月王瓜、柳蒿菜、水萝卜、芸苔菜、同蒿菜，四月笋、鸡、樱桃、茄子，五月笋、鹅、香瓜、杏、李、桑椹、桃、蕨菜，六月西瓜、苹果、鲜葡萄、杜梨，七月野鸡雏、莲子、藕、菱角、梨、榛仁，八月野鸭、山药、栗子，九月雁、柿子，十月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银鱼、鹿肉，十二月兔、鲟鳇鱼、蓼芽菜、绿豆芽。其菀豆、大麦、文官果等，照所得之时即供，内务府掌仪司主之。

大祫礼

雍正元年议，岁除前一日，上亲诣太庙行大祫礼，豫遣官奉后殿中殿列圣列后神牌，安奉于前殿宝座。正中肇祖原皇帝，居左原皇后，居右东左一位兴祖直皇帝，次直皇后；西右一位景祖翼皇帝，次翼皇后；东左二位显祖宣皇帝，次宣皇后；西右二位太祖高皇帝，次孝慈高皇后，均南向东；次太宗文皇帝、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东位西向西；次世祖章皇帝、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西位东向

东；次圣祖仁皇帝、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东位向西。先一日，遣官致告后殿四祖，中殿太祖、太宗，致斋视牲阅祝奠献乐章，俱与时祭同。

音乐

神乐署司郊庙祠祭之乐，和声署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掌仪司司宫中庆贺燕飨，銮仪卫司铙歌鼓吹。前部大乐，皆统于乐部，春秋季月，大合乐于乐部。

祠祭乐律

祠祭乐律，南郊以黄钟为宫，北郊以林钟为宫，太庙以太簇为宫；社稷春以夹钟，秋以南吕；祈雨以夹钟，报祭以南吕；朝日以太簇，夕月以南吕。前代帝王、孔子，皆春以夹钟，秋以南吕，先农以姑洗，先蚕以仲吕，天神以黄钟，地祇以林钟，太岁以太簇为宫。

乐章

凡乐章，天地、太庙、社稷、帝王庙、文庙、先蚕、太岁均曰平，日曰曦，月曰光，先农曰丰，祷祀亦曰丰。升殿，元日奏元平，长至遂平，元宵怡平，万寿乾平，常朝隆平；还宫，元日奏和平，元宵升平，万寿泰平，常朝显平；乘舆出入及庆典奏导迎乐，祀坛庙回銮，奏佑平；巡方岳出入、进书进春、种穋钩筐、颁诏颁朔、迎吻赍榜，奏禧平。丹陛大乐，群臣行礼则奏之。乐章，王公百官奏庆平，外国使臣奏治平。

乐部位置

中和韶乐在殿檐东西，丹陛大乐在太和门左右，均北向鼓吹。大部在午门外。

内朝之礼

内朝之礼，凡元日长至，次日万寿节，内监设中和韶乐于乾清宫檐外，设丹陛大乐于乾清门内，均左右北向。上御太和殿毕还宫，中和韶乐作，升座乐止。皇后率贵妃等行礼，丹陛大乐作，奏雍平，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皇子行三跪九叩礼，丹陛大乐作。

国初耕耤礼

国初耕耤礼，乐官带老人四名念禾词，工十四名锣鼓板乐，工六名棚外执叉、执扒、执帚、执锨，蓑衣斗篷乐工二十名，五色彩旗乐工五十名，驾兴，奏《天下乐》；至斋宫，奏《万岁乐》；升殿，官民行礼，奏《朝天子》；至后殿，大乐作，升殿奏《万岁乐》，进茶作管弦乐，笙箫合奏，奏《朝天子》。乐官领乐工二名、舞童四名四时和队舞承应，乐奏《望吾乡》；舞毕，乐工六名百戏变碗承应，进酒，奏《三月韶光》；乐官引幼童十三名承应，乐奏《黄蔷薇》；舞毕，乐官领鼓板三名、老人一名、探子二名承应，唱《商调·集贤宾》；进馔，东檐前排清乐作《太清歌》；撤馔，庄家老四人、舞童八名、老人四名，撺掇四名白叟黄童鼓腹讴歌承应；乐作，换庄农舞毕，次文士九名感天地承应，乐奏《啄木耳》；次武士九名感祖宗承应，乐奏《黄蔷薇》；次进宝回回五名颂得胜承应，乐奏《红衲

袄》；次香斗老人、三名黎民欢乐承应，乐奏《调笑令》；次五方夜叉承应，乐奏《鬼令》；次五海龙王承应，乐奏《清江引》；次三官五方彩旗承应，乐奏《看花会》。俱用大乐，以次歌舞毕，王等各官一跪三叩头，上出斋宫，排驾回宫。按《朝会燕飨乐章》十四篇，皆泽州陈文贞公为翰林时所拟，今仍奏之。

教坊司

顺治十年，题准教坊司乐人衣服，中和乐用红补服四十领，丹陛乐用红百花袍三十领。十二年，定女乐四十八名，衣服用绿缎单长袍，红缎月牙夹背心，俱用寸金花样，金发箍青帕首。十六年，停止女乐，改用太监。教坊司原设奉銮一员，左右韶舞二员，左右司乐二员，又有协同官十员，俳长四名，协同俳长办事之包长十二名。凡庆贺中宫女乐奉銮等官妻五人，提调女乐四人，歌童二十四人，奉乐女工一百一十五人。景泰八年议，凡良家女子不许教坊司买作倡优，民户为乐户者皆令改正。即乐户内有愿从良者听其自首，与民一体当差。

永陵

兴京城西北十里为肇祖原皇帝陵、兴祖直皇帝陵，共一山，称兴京陵。顺治八年，封陵山为启运山。盛京城东南二十里为景祖翼皇帝陵、显祖宣皇帝陵，共一山，称东京陵。顺治八年，封陵山为积庆山。顺治十五年，奉移东京陵改附于兴京陵启运山，称兴京陵曰永陵。

福陵昭陵

盛京城东北二十里为太祖高皇帝陵，称福陵，封山为天柱山；盛京城西北十里为太宗文皇帝陵，称昭陵，封山为隆业山。

孝陵景陵

直隶遵化州凤台山为世祖章皇帝陵，称孝陵；封山为昌瑞山。昌瑞山又圣祖仁皇帝陵，称景陵。

泰陵

直隶易州太平峪为世宗宪皇帝陵，称泰陵。

前代陵墓

宋太祖诏修前代陵墓，自太昊以至五代，分为三等，甚盛举也，而等差未当。明代所祀，自伏羲至元世祖共三十六帝，其考正为允。我朝略仿其制，遇有庆典，咸遣使祭告，可谓盛矣。

女娲氏

北魏元帝葬于瀍西，今陵寝已失所在，遂祭于西魏文帝富平之陵，舛讹殊甚。涂通政石溪先生丙子祭告还，请仿古望祭之礼，祭孝文于洛阳，而革富平之祀。其说甚长，事下部议不行。同时奉使还者金桧门宗伯，奏女娲氏古之圣皇，乃陵殿塑成女像，村庄妇女祈嗣者群往渎祀，甚骇见闻，请敕令有司更正，奉特旨照所请行，若发部

议，鲜不驳杀者。后数年，晤中州一友人云：“女娲像虽定议更正，尚迟迟未行，盖彼处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众，远近妇女无良贱，祈祷酹谢，嬉游杂沓，檀施无算，庙祝视为奇货，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香烟寥落矣。”于冰璜云：“当另立帝像，而以原像为帝后配之，则县官香税当益盛。”可为解颐。《春秋世谱》称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世言女娲为伏羲之妹，故后世讹为女像也。唐卢仝诗“女娲本是伏羲妇”，盖本《乾凿度》兄妹为夫妻之说。唐李石云：“女娲之功，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应龙，骖青虬，席萝图。震黄璐，援绝瑞，前白螭，后奔蛇。”

祭海

邱琼山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在宋都汴梁，无由至辽蓟之域，出国门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于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执中以临四海之义哉？今京师碣石沦海之地，于此立祠而祭，于势为顺，于义为宜。若夫中国之正西在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滇之极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宜于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怀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琼山之说，终明之世究未曾用也。

北岳之祀

弘治中，马端肃文升奏请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州，盖谓永乐后都北平，而正定在京师之南，于祀北岳甚悖，况浑源尚有故庙基址，修葺无难，事下礼部议不行。按《一统志》：北岳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历代俱祀于此。及石晋割以赂契丹，至宋不能复，乃改祭于

正定府之曲阳县，历明代不改。端肃此疏足正谬讹，不知当日何以议格。

配享功臣

帝王庙配享功臣，东庑第一坛二十人：风后、仓颉增、夔、伯夷、伊尹、傅说、召公奭、毕公高增、召穆公虎、仲山甫增、张良、曹参、周勃、魏相增、邓禹、耿弇增、诸葛亮、房玄龄、李靖、宋璟增。东庑第二坛二十人：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增、曹彬、李沆增、王曾增、富弼增、文彦博增、李纲增、韩世忠、文天祥增、粘没忽、木华黎、不忽朮增、徐达、常遇春增、杨士奇增、于谦增、刘大夏增。西庑第一坛二十人：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增、周公旦、太公望、吕侯增、方叔、尹吉甫增、萧何、陈平、刘章增、丙吉增、冯异、马援增、赵云增、杜如晦、狄仁杰增、姚崇增。西庑第二坛十九人：张巡、李泌增、陆贽增、耶律曷鲁增、吕蒙正增、寇准增、范仲淹增、韩琦增、司马光增、赵鼎增、岳飞、斛罗、斡里不、伯颜、脱脱增、刘基、李文忠增、杨荣增、李贤增。原从祀三十九人，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四十人。

前代帝王之祀

正殿，景德崇圣之殿，祀三皇五帝、夏王十四位，商王二十六位，周王三十二位，汉帝二十一位，唐帝十二位，宋帝十四位，金帝五位，辽帝六位，元帝十一位，明帝十二位。原崇祀二十一位，康熙六十一年增祀一百四十三位，共一百六十四位。按割据之主，俱不与祀，然昭烈承汉正统，非群雄僭乱者比，似未可靳之，且诸葛亮、赵云既在从祀之列，更不宜有臣而无君矣。

功臣世职

雍正九年，谕礼部议功臣袭封世职，拟与嘉名。奉旨，图海为忠达公，赖塔为褒绩公，恩额德礼为奉义公，鳌拜为超武公，图赖为雄勇公，图尔格为果毅公，费英东为信勇公，多尼库鲁克为建烈公，和朔图为勇勤公，杨古利为英诚公。按十臣历著显绩，为我朝名臣冠冕，特赐美号，传之史册，称盛典云。

江浙先贤祠墓

乾隆辛未，巡幸江浙，谕先贤祠墓在御道三十里以内者，均赐祭。浙江则唐陆贽，吴越王钱镠，宋岳飞，明于谦、王守仁，本朝徐潮；江南则泰伯、季札、子游、范仲淹，本朝张玉书、赵申乔。又卞壸、曹彬、宗泽、韩世忠、徐达、常遇春、方孝孺，本朝于成龙、傅腊塔、汤斌、张伯行、陈鹏年，皆非江南人，或配飨帝王庙，或祀贤良祠，或忠义著史册，其于江苏，或有功斯民，或尽节兹土，或归葬此乡，祠墓皆在御道三十里内，亦一体遣祭。

星历考原

康熙五十四年，御定《星历考原》告成，五十六年谕：历内所列男女九宫，以上元为中元，传误已久，着改正。凡补注上用六十七事：祭祀、颁诏、肆赦、祈福、覃恩、施恩惠、恤孤惸、布政事、宣政事、施恩封拜、上册进表章、庆赐、赏赉、宴会、行惠爱、雪冤枉、缓刑狱、招贤、举正直、上官赴任、临政亲民、冠带、行幸、出师、选将训兵、遣使、诏命公卿、纳采问名、结婚姻、嫁娶、进人

口、求嗣、求医疗病、入学、裁制、沐浴、整容剃头、安抚边境、整手足甲、解除、般移安床、兴造动土、竖柱上梁、修宫室、缮城郭、营建宫室、开市、纳财、立券、交易、经络、修置产室、开渠穿井、安碓碾、栽种、牧养、伐木、捕捉、畋猎、纳畜、取鱼、修饰墙垣、平治道途、筑堤方、补垣。

鬼神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鬼神者，人道之通于天，天道之察乎人者也。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黄帝之世，士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是鬼神自古所有，惟圣王之世则不著耳。贤知之过，往往作无鬼论，或托为高明，以蔑鬼神，非知道者。而下愚鄙野之夫，又以小说杂剧之所扮演，游髡妖巫之所假说者为鬼神。如文昌，星也，而谓之梓潼，玄武，龟蛇也，而谓其修于武当山。关侯图以朱面，张睢阳装青面獠牙，雷霆之神绘以乌喙。钟馗斧首而为唐进士，张仙孟昶而为求嗣之神。如此之类，不可枚举。小民愚柔无知，耳濡目染，信以为真，祈福悔祸，无所不至。甚而奸人匪贼，乘机诱惑，朝山进香，申盟结会，改易衣装，毁伤肢体，男女杂遝，良莠混淆，往往蔓延多人，激成祸端，酿为大案。有守土之责者，不可不思患预防，早锄根株。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吁！可畏也。

女神

亭林云：乾父坤母，山川之神，多装以女像，《汉书·郊祀歌》有媪之神是也，而好事者遂指为某之女、某之妻则诞矣。楚祠湘君、湘夫人，《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

女，处江为神。”即《列女传》江汜二女，或曰尧之女也。苍梧九疑间，有尧女祠焉。禹庙在会稽，《水经注》言：“庙有圣姑。”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姑，河伯水神夫人，姓冯名夷。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水经注》以为天帝之季女，名瑶姬。雒水宓妃，陈思之托兴也，而如淳以为伏羲之女，见《汉书音义》。淼山启母，《天问》之杂说也，今少室有阿姨神，为启母之妹。青溪小姑，为蒋侯三妹，见《杨炯碑》。并州妒女，为介子推妹，见李颀诗。汾阴后土祠为妇人像，武后时移河西梁山，神像就中配焉，渎乱甚矣。碧霞元君，宋真宗封，人以为泰山之女。元刘遵鲁《海岛记》曰：“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又黄河有奶奶庙、天妃祠，各路有夫人庙，女娲氏亦为女像。噫！此与伍子胥婿杜十姨、小姑嫁彭郎，何以异哉？若闽人祠齐天大圣，益可怪矣。程子云：除却神祠庙宇，人始知为善，矧此无稽者耶！邱仲深谓天为大，地次之，制字者一大为天，二小为示，故天称皇，地称后。海次于地，宜称妃，数从三，亦一大二小之义。是亦有其神，无其人，与今所传者异。

土木偶像

汤文正公毁五显祠，江南风俗人心，为之一正。圣祖既允睢州之请，复通谕中外，严查各省郡县，除城隍社稷神外，俱撤毁庙像，不准士庶入庙焚香。于是深山穷谷之中，扫荡庭宇，斩伐草木，投尸于炉，毁像成器，一洗妖氛，乾清坤宁。圣人棐常经国，绝地通天，群黎百姓，日用饮食，无复有土木祸福、焄蒿妖诞之说，诬惑其心志。而我圣祖福寿隆昌，为数千年所未有，猗欤盛哉！予闻古者政教衰微，下民有情弗伸，有冤弗白，乃诉于神，而诅盟之事，由此而起，鬼神邪昧，亦遂凭依而大著其灵异。于是赏罚之柄，默而移之冥漠之中，蚩蚩者氓，畏王法反不敌其畏鬼谴。凡地狱之说，感应之篇，斋

醮之文，皆诅盟之余习也。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灵。鬼者，指一切神人仙佛言之。梁武帝问达摩：“朕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功德若何？”达摩曰：“此并无功德，不过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邓志宏曰：“丹霞御寒，则烧木佛；德山说法，则撤竖像。”是彼教中人，尚不惑于功德之说，不屑顶礼土木，何以士大夫读书谈理，反有入寺焚祷，首下而尻高者耶？

五显五通

小说载项羽乌江祠有秀才投一绝句诮之，立反风息浪，而灵遂不著。又《夷坚志》载樊哙庙食万州，有州守冯时撤其祠，见伟丈夫掀髯怒相向，冯历诋其生平所为，丈夫奄奄而灭。羽、哙其尚有耻心哉！若五显五通，则冥顽不可以文字语言化，惟碎首焚身，投之洪流而已。闽俗信鬼，家奉五帝，又名五显。康熙三十七年，有一贱隶称五帝附身，大言欲游江南，需船二百只供应，一时愚民煽惑，计口敛钱，而尤刻于孕妇，派银倍之。其船虽以纸为之，而采缋鲜新，帆樯钲鼓，几案帘帷，种种备具。每船约费银三百两，送神迎神，举国狂惊。时总督郭公世隆闻之，缉造言贱隶，鞫之尽得其妄，即置之法，遂行各属令亟毁其祠。或曰，江抚汤公毁淫祠，先经入告，今不当循例耶？世隆曰：“祠非奉敕所建，拆毁以正淫俗，乃职分当行，何必张大其事黩奏为，况现奉文除淫祠耶。”即檄各郡县拆祠毁像，永行禁绝。时距省八百里，有山崇奉五显，人遂称为五显岭，庙貌之丽，甲于闽中，是日台符未到，野火自起，与会城诸祠同日灰烬，人尤异之。郭公此举可为快意，其谓职分当行毋庸张皇入告，尤得政体，今人但知汤文正公毁祠事耳。

五通庙

祝睦《方舆胜览》云：五通庙在徽州婺源县，乃兄弟五人，本姓萧，每四月八日，人争祭之。

巫觋之言

《史记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犹后世公主也。妻河者，沉之河，如河伯娶妇故事，盖戎事也。吕东莱作大事记，改主为生，又改生为甥，无一而可。村氓老妇信乡邻巫觋之言，奉佛持斋，月有定日，其说大都皆本于坊刻之《玉匣记》、《通书》。近日邪教案起，获妖书，尽抄本《玉匣记》及《祝由科符咒》两书。

禁食之妄

予见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奉某斋，公言于众；又愚民匹妇有戒食禽鱼，不畜牛犬，及家不杀生，而持杀于他人之门外，归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杀鸡鱼无算，岂非贪残之尤乎？裴晋公云：猪鸡鱼蒜，遇着便吃。昌黎云：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柳州云：某氏爱鼠，不畜猫犬，后人撤瓦灌穴，杀鼠如丘。是唐人已有此恶风矣。余常见某学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规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以父命为辞。噫！不能干父之蛊，而彰前人之过。或云三代，或云十代，相传不易，是所谓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古者宗庙特牛以飨神，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以养父母。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麛卵，士不隐塞，庶人不数罟，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斯天下无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后奉旨食，云“今

始知其美口”，有相遇恨晚之意。

五荤

《周礼》：王日一举，王斋日三举。凡杀牲盛馔谓之举。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散斋致斋必变食，故加至三太牢。是斋日食肉，反有加矣。《论语》“斋必变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斋文。孔子惟酒无量，则酒亦不禁矣。不饮酒，不茹荤，出《庄子》文，本不足据。今斋戒皆在公署，乃本圣人迁坐之义，胜于唐人之宿寺庙也。五荤皆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斋戒始忌食。《楞严经》云：五荤熟食，发淫生痰。生啖增恚，故释氏戒之。按释氏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茖葱为五荤，兴渠即荽，道家以韭、韮、蒜、荽、芸薹即油菜。为五荤。

关帝庙

关庙之见于正史者，惟《明史》有之，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按《元史·祭祀志》：“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与众祓除不祥。抬舁监坛汉关某神轿。”夫曰“抬舁神轿”，则必塑像，有塑像则必有庙宇矣。然则庙始于元之先可知也。又《日下旧闻》谓慈源寺东数百武有关王庙，相传即崇恩万寿宫殿中塑像，甚古，疑是元时旧塑。又谓关帝庙在皇城北安门东者，曰白马关帝庙，隋基也；姚彬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亦隋基也。是唐之前已有庙。

关帝封号

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日，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四十五年丁亥五月，福藩常洵序刻《洛阳关帝庙签簿》曰：前岁予承命分封河南，关公以单刀伏魔于皇父宫中，托之梦寐间，果验，是以大隆徽号，由是敕闻天下而尊显之云云。予见各省关庙题旌皆同此号，殆始于明神宗时。唐范摅《云溪友议》谓荆州玉泉祠，天下四绝之地，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祀三郎神。三郎神者，关三郎也。关帝庙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五十八年，赐给河南洛阳县五经博士一人。雍正三年，封三代公爵。雍正四年，增设山西解州五经博士一人。十年，增设湖广当阳县五经博士一人。乾隆二十五年，山东臬使沈椒园请易谥“神勇”。三十四年，敕封“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安溪先生云：皆因当日死时，有一段郁结之处，人人为之郁结。以人之郁，合神之郁，自然两相感召，必祭赛以升之，钟鼓以宣之，如是而人心乃畅。久之，遂致香火之盛，皆人心为之也。关公得恶谥，郭青螺辨缪与穆通，题曰“汉前将军壮穆侯”是也；田山姜又驳之，谓其时主昏臣暗，黄皓专政，故予恶谥。然当时追谥张翼德桓侯、马孟起威侯、黄汉升刚侯、赵子龙顺平侯，皆美谥，何独靳于关耶？故予有取于郭说。

仁义之气常存

《风俗通》载：义阳城阳景王祠遍满琅玡六郡及渤海之都亭聚落，虽禁绝，旋复如故。盖当时之祀虚侯，亦如今之关庙。后重伍子胥、程婴、杵臼及项羽，皆祭赛遍海内。古今来取义成仁之士，其身虽死，其气常存，或更有所丽而不泯。苌弘之气在血，先轸之气在元，子胥之气在涛，鲁公之气在指爪，鄂王之气在宰树，张阆州以祷雨，于忠肃以祈梦，是皆其郁气初有所丽，久之而人之气亦有所依，故其灵常著。

鬼神气运

张冰篁孝廉常语予云：鬼神亦有气运，冥报亦有时代。因言明天启间，宫中竖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当时有日者术甚神，熹宗召入宫中，历试大臣妃嫔内官，皆奇中，无以难之。因指二木像令其推算，日者称小者福寿绵远，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弃置于正阳门左侧小庙中，而供大像于宫中，增其祭品，以穷日者之言。未几闯兵进宫，而大像毁，小者迄今香火尚盛，日者之术亦异矣。明蒲州杨太宰博，元旦入拜，先以名刺通之，曰“乡晚生”。

仙佛祀典之革除

明给事中张九功请正祀典，礼部倪岳条疏以上：一释迦牟尼文佛与三清三境天尊。按天竺，乃释迦所生之地，汉明帝时，法入中国，其曰三世佛。以本性为法身，德业为报身，并真身而三，实一身也。一道家以老子为师，三清者，仿释氏尤谬。朱子云：玉清、元始非老子法身，上清、太上盖仿释氏，失而又失者。况庄子明言老聃死，则聃亦人鬼，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皆不合祀。一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按象纬为万星所宗，正统初年建紫微殿，设帝像。按古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登星之文，南郊大祀已合祭，今像无据，宜罢。一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按传记，阴凝阳气，奋击为雷霆，非如龙车石斧、鬼鼓火鞭之说。道家以六月二十四日为示现之日，遣官致祭。按南郊已合祭，取像设名，皆不称，宜罢。一梓潼，宋封济顺王，又封英显王，景泰敕赐文昌宫，二月三日诞辰。道家谓梓潼忠孝，显灵于蜀。至文昌星与梓潼无涉，合为一，附会乖谬，宜毁。文昌化书赵王如意是其第六十五化身，其母为蜀中张老之妻，老无子，同割臂出血于石臼中，产一蛇，即此一节妖诞已极，何祀之有？一祖师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真君。按张道陵，汉光武时以符治病，唐、宋皆封“大法师”，宋封“正一

清应真君”。邵伯温云：张鲁祖陵造作符书，授其道者，出米五斗，谓之米贼，其众曰鬼卒，曰祭酒，与黄巾等，本非异人，而道家祖陵为天师，正月十五为生辰，京师祭祀，宜罢。一大小青龙之神。按程明道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龙如蜥蜴，颇著灵异，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今大小青龙皆蛇耳，宜罢。一东岳泰山之神，三月二十八日为寿节。按泰山在鲁，已有常祭，南郊亦合祭，寿节诞甚，合罢。一北极佑圣真君。真武即玄武也，即龟蛇也，本北方玄武七宿，虚危之形似之耳，靖康加号真君，又图记言靖乐王太子遇紫虚元君授道，遇天师授宝剑，入武当山，白日升天，上帝命镇北方，披头跣足。此道家荒诞，国朝以有阴佑，为之立庙，永宜裁革。一崇应真君。薛坚蜀人，宋徽宗时从张继先、王侍宸、林灵素学道，而玉枢火符天将王灵官又从薛坚授符。永乐中，道士周思以灵官法显于京师，附体降神，祷之有应，乃建天将庙、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薛坚为崇恩真君、灵官隆恩真君。此皆一时傅会，祭礼宜罢。一金阙上帝、玉阙上帝。按闽县有灵祭宫，祀二徐真人。五代时徐温子知证封江王，知谔封饶王，及图像以祀之。宋太宗疾，祷之应，大新庙宇。成化时加号知证曰“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知谔曰“九天玉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弘靖上帝”，其父封真君，母妻封元后。按徐温误国，专权杀主，毫无功德，祀以报功，岂宜滥及？况僭号上帝，皆宜罢斥。一城隍之神。按《易·坎卦》：“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今以五月十一日诞辰，城隍本非人鬼，安有诞辰？南郊祀坛已有合祭之文，烦渎之礼宜罢。礼部议款甚繁，节录数则，亦足醒蚩蚩者氓矣。明祖刊立岳渎镇海各庙碑文甚得体。

城隍

城隍之祀，莫详所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故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

李德裕所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杜牧《祭黄州城隍文》，李商隐集中尤多，则不独吴越然也。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洪武初年始封天下城隍庙神，在帝都者封为帝，在藩邸者封为王，府州县者封为公侯伯。当今太平一统，而各省城隍为王公侯伯者如故，将安用是纷纷者耶？

江海保障之神

江海保障之神，皆有专祠，加封号：钱塘英卫公伍员、四川灌县通佑王李冰、浮梁县安澜之神张巡、临安县诚应武肃王钱镠、宿迁县显佑通济王谢绪、萧山县静安公张夏、绍兴府宁江伯汤绍恩、汶上县宁漕公宋礼、永济之神白英，皆春秋有司致祭，仪与祭关庙同，雍正三年定。

海河神

雍正二年，敕封四海龙神：东海显仁龙王之神，南海昭明龙王之神，西海正恒龙王之神，北海崇礼龙王之神。顺治三年，封黄河龙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运河龙神为“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康熙三十三年，加封“昭灵效顺”四字。康熙十八年，洞庭湖神封为“洞庭湖之神”。雍正二年，封为“涵元汇利洞庭湖之神”。康熙十九年，台湾海神涌潮济师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大沽海口，雍正二年，封为“广惠大沽海口之神”。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封为“永定河之神”。康熙三十九年，拆去拦黄坝，海神效灵，赐名大通口，封“大通口之神”。雍正三年，封临清州河为“福漕漳河之神”，封馆陶县河为“惠济漳河之神”。是皆为有功德于民也。

八蜡庙神为刘锜

八蜡庙，即将军祠，由来久矣。直省郡邑皆有刘猛将军祠，畿辅、齐、鲁之间祀之尤谨，究不知为何神。据《畿辅通志》引《灵异录》云：将军姓刘，名承忠，元末指挥。驱蝗保穑，列郡祀之。方问亭制军大吏中号博雅者，修《坛庙祀典》一书，于此亦承讹无所考。予按《怡庵杂录》载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封扬威侯，并载制敕，则神乃南渡名将刘锜也。生则敌忾效忠，殁而捍灾御患，其世祀也固宜。其敕曰：国以民为本，民实比于干城；民以食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穑，周人画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圣相承，迨兹奕叶，朕嗣鸿基，夙夜惕若。迩年以来，飞蝗犯境，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元咨怨，未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浙西制置使刘锜，今特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尔其甸服血食一方，故敕。是扫荡飞蝗乃锜之功，祀之宜也。今以刘承忠代之陋矣。予谓三代盛时，马蚕猫虎之类皆有所报，而除治虫兽黾蝇皆列专官，盖不以物贱而不之教。先王之礼幽明一也，其义甚深，初不必指实某某姓氏而肖像以祭也。

卷五

礼制

嫁娶年龄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迂也。过时则情郁，夭折则无后。昏嫁过二十，非父母之道。古礼不必尽可遵，宣尼之家法也。

婚礼

《家礼》：昏前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俗谓之铺房，然不过毡褥帷幔之属。近世则用床枕，似抱衾裯以从人，于礼未宜。按张陈婿室不见《仪礼》，后儒增之。未往而先饰寝，非贞女不行之义，不若婿家设床幔以亲迎。庙见之三日，女家送奁饰、荆布、箕帚，示为妇之义。以诸女眷往不犹愈乎？

老年续娶

余老友王某年六十矣，丧偶，谋续娶，余劝其纳姬，不听，执伊川宗子七十犹娶之说，竟聘闽中一武职女，始及笄，今闻其已娶矣。先儒制礼，不体人情，迂愚者执以害事，登徒子转得藉以行诈，言礼

者慎诸。

再嫁

宋时阀阅之家不以再嫁为讳，范文正幼随母适朱氏，遂居长山，名朱说。及第后，凡遇推恩，多与朱氏子弟。长子纯祐与王陶为僚婿，祐卒，陶妻亦亡，遂娶范家长姨，忠宣但疏之耳。文正《复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独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明时有一母生两子各状元者。王道必本人情，先王缘情制礼，此固不在禁内。宋儒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噫！古今来多少名公卿贤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责之茕茕少妇耶？是惟有任其自为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贞奔吊，则断宜禁止。故国家不设旌典，其发乎情而不能自已者，斯听之可耳。

同姓不婚

《通志·氏族略》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

婚礼作乐

昏不作乐。《礼》云："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见。"东晋升平八年，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乐否，太常主者按仪注云：皇后入自阊阖掖门，鸣钟鼓露仗。王彪之议云：鸣钟鼓，所以声内外吉凶之常礼，非乐也。迎皇后不乐，矧庶人之家乎？近日愚民无知，并丧礼亦复鼓吹作乐，是宜禁也。

采礼燕席

雍正元年，定公纳采礼，金领约一具，金簪三枝，金耳饰一副，段衣四袭，段衾褥三具。纳采日燕用牲九，成婚日具筵二十席。侯纳采礼与公同，纳采日燕用牲八，成婚日具筵十有八席。伯纳采礼与侯同，纳采日燕用牲七，成婚日具筵十有七席。一品官纳采礼，段衣三袭，余与伯同，纳采日燕用牲六，成婚日具筵十有五席。二品官纳采礼，段衣二袭，段衾褥一具，余与一品同，纳采燕用牲四，成婚日具筵十有三席。三品官纳采礼，金簪二枝，余与二品同，纳采日燕用牲三，成婚日具筵八席。四品官纳采礼，金领约一具，金耳饰一副，段衣一袭，段衾褥一具，纳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六席。五品官纳采礼与四品同，纳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五席。六品官以下纳采与五品官同，纳采日具筵用牲二，成婚用牲三。自四品以下领约耳饰各听其力，能具者备用。军民人等纳采礼，衣一袭，衾褥一具，具筵用牲一，成婚日用牲二。凡有品级官员婚嫁，或用本官职事，鼓乐人不得过十二名，镫不得过六对。无品级人及生监军民不得僭用职事，鼓乐人不得过八名，镫不得过四对。一应靡费，概行严禁。

汉人采礼婚礼

又定例：汉人纳采及成婚礼，四品官以上紬段不得过八匹，金银首饰不得过八件，食品不得过十，五品以下官各减二，八品官以下有顶带人员以上又各减二，军民人等紬绢不得过四，果合不得过四，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

殇

古以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二至八岁为下殇。但《家语》“女子十五而嫁，蜀谯周谓十五以上皆可婚娶”，则十九至十六非殇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称，独十五尚属童岁耳。昔袁淮作《丧服传》，改云：十五至十三为长殇，十二至十为中殇，九至七为下殇，六岁以下无服。子曰：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谓以成人葬之也。

师丧

宋胡翼之卒，凶问至京，钱公辅学士与太学生徒百余人诣兴国戒坛举哀，又自陈以师丧给假二日。本朝惟汤文正公卒，徐东海于京寓设位哭之，郭副宪琇亦赴东海寓中举哀。汤为郭之举师，徐则汤之契友。或云，徐之设位，盖诱郭以行其私云。

本生之丧

汪舟次封琉球回，遭本生之丧，特许解任治丧，家居三年而后服官。近制：凡本生之丧，丁忧一年，必回籍至丧次。

临丧之礼

哀，以衣掩口也；吊，以巾掩口也。凡临丧，为死无不哀者，为生无不吊者。凡临丧发声而无所称谓，总曰呜呼，多极于十七举，少

不减十五举。伤之至则涕泗交颐，尽哀无数。凡有举数者，不皆涕泗，即哀容悼意亦无不可，今人嫌于不伤，遂不举哀，非临丧之礼矣。《家礼》言之不详，吕宁陵辨之如此。

丧家十二禁

丧家十二禁，稍知礼者皆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状，三信风水，四请客行祭设席丰腆，五避殃祓除，六作乐闹丧，七沿村谢客，八远送孝帛作谢，九请贵客题主，十除明器外用纸札，十一棺椁外欽身太美，十二朝夕门户不谨男女混杂不防。按诗礼之家莫不各知所禁，惟笃信风水，欽身华美，虽名公卿贤士夫咸不免。

嗣产之分

邱琼山谓夫亡不宜立嗣，明是图人财产。吕宁陵曰：老妇无依，少妇欲守，而同族利其家资，不许立嗣，弃孤寡而诲争，逼改适而丧节，财为众人所得，而死者为不食之鬼，忍乎？律，时王之制也，则既许之矣。若乃孤子无父而嗣人，非万不得已为人所强者，则不可从。谓不得受命于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予家宗法，凡无嗣者，家产不拘贫富，除房屋、私藏器具、牲畜外，其田庄、店铺令与继嗣兄弟原产一滚均分。如绝嗣者田千亩，而继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亩，则总计千五百亩，每人五百亩。如绝嗣者田二百亩，而继嗣者田千亩，则总计千二百亩，每人四百亩。绝嗣者无产，而所生之家本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绝者富，不嫌于继者之贪富以启争；绝者贫，不至于嗣者之嫌贫而厌继矣。

檀香椅子

凡居丧一切用素色，至几案器具，则从无更置者。宋高宗谅闇时用白木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敢用檀香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为相。

论葬礼宜从俭

张稷若笃终论：夫子尝言丧具矣，曰：“称家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县棺而封。”又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歛千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斯言也，诚千古葬者之大经矣。间考夫子所谓勿过礼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体魄之礼，含袭歛襚棺椁宅兆之属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礼，朝夕之奠，重主之设，虞祔禫祥之祭是也。是皆切于亲之身者也。有礼以为之制，则限于分者不敢逾，困于财者，圣人亦不强焉，况于忏度之说，古所无也。即不能无疑于心，何不援先儒之论以自定也，刍灵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车，铭旌以识别，本以适用也，溢而为幢纛之僭，何为也？易服而吊，礼自宾出，何烦主人之裂帛？食于丧侧，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会？绋讴生于斥苦，方相以敺罔两，殆丧家歌舞之所由始也。无所苦而歌，无所敺而舞，违舂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块之次，墓有主宾之位，此庐幄之所以设也。庐而致饰，幄而过华，与苴麻菅疏之仪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于古人，沿今所尚，遂大远于礼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适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无不葬之亲，人子无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舆，窭人子之所为耳，不足以言富贵之家备物极荣者之事也。曰：白盖双旗，门生挽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车载柩，饰无文采，非贞观

之元臣乎？无损于尊荣而更为美谈。盖奢而示之以俭，俭而示之以礼，移风易俗，诚贵者贤者之责也。

死结活结

小㰻之衣美者在中，大㰻之衣美者在外。《仪礼义疏》：㰻衣不纽，则左右衽，皆可组若带纽。盖谓如大带之纽，指活结而言。孔疏云：生时带并屈纽，使易抽解，死则不复解，故结之。此乃俗言死结活结之由来也。

属纊远妻妾

男子不死妇人之手，妇人不死男子之手，故属纊之时，并妻妾亦远焉。

袭

士袭三称，大夫五称，诸侯七称，公九称，尊卑之数不同。天子十二称。高氏曰：后世不知袭者，止用禅袷，小㰻大㰻则并无之，虽贵客衣全盈笥，积于无用，不以附亲之身。又《家语》：孔子之丧，袭十有一，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按古者袭尸不冠，《家语》本非古书，语不可信。

焚衣

顺治九年，定官员故，焚所服衣共五袭，冬三袭，春夏各一。异姓公侯以下不许建墓室，违者治罪。二年六月，礼部言本朝旧制，是月不伐树，不焚骼，不上坟。奉旨着照旧传谕旗下官员，汉官不必传谕。见《八旗通志》。

在任守制

在任守制，乃国家因时制宜，人地相需，不得已权宜之计，谋画官事与平时无殊，而庆贺迎送之礼节则稍杀焉。雍正七年，李卫丁内艰，回籍治丧百日。赴浙，上谕：凡请安拜本，皆常服带素珠，即同从吉，不过不着彩色耳。至元旦朝会群工齐集之期，大典攸关，非朝衣不可。大学士朱轼数年来从未素服入宫廷也，上谕：凡内外大臣官员在任守制，皆准其素服二十七个月。若遇朝贺筵宴、祭祀典礼齐集之处，委属员代行。倘遇风寒之疾或肢体等患，亦着代替行。呜呼！是皆为吏治民生不得已之苦心也。

钟惺居丧

阎百诗谓钟伯敬丁忧去职，枉道游武夷山作游记。伯敬素严冷，具至性，不应昧礼至此。昔二苏兄弟居丧，禁断诗文，再期之内，不著一字，陆文安称为“知礼”。伯敬严冷，反不及二苏之放旷者欤？予尤怪谭友夏撰墓铭不为隐饰，不为微词，反称其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岂不俗便当行乐乎！

朱熹论本生之丧

朱子云：前者某人丁所生继母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当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知此礼者？又答门人问曰：礼为所生父母齐衰杖期，律文许申心丧。若所生父再娶，亦当从律。又问若所生父与所继父俱再娶，当持六丧乎？曰：固是。又《答黄商伯书》云：本生继母，盖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于己有何抚育之恩？但其夫属乎父道，则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

品官家祭

品官家祭之礼，居室东立家庙，一品至三品庙五间，中三间为堂，左右各一间，隔以墙，北为夹室。南为房。堂南檐三门，房南檐各一门，阶五级。庭东西庑各三间，东藏遗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南为中门，又南为外门，左右各设侧门。四品至七品庙三间，中为堂，左右为夹室为房，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余与三品以上同。世爵公侯伯子视一品男，以下按品为差等。八九品庙三间，中广左右狭，阶一级。堂及垣皆一门，庭无庑，以篋分藏遗衣物祭器，陈于东西序，余与七品以上同。在籍进士举人视七品，恩拔岁副贡生视八品。堂后楣北设四室，奉高、曾、祖、祢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适配南向。高祖以下，亲尽则祧，由昭祧藏主东夹室，由穆祧藏主西夹室。迁室祔庙，依昭穆之次，东序西序为祔位。伯叔祖之成人无后者，伯叔父之成人无后及其长殇十六岁至十九。者，兄弟之成人无后及其长殇中殇十二至十五。者，妻先殁者，子姓成人无后及其长殇中殇下殇九岁至十一。者，皆以版按行辈墨书，男统于东，女统于西，东西向，每岁春夏秋冬仲月，择吉致祭。戒子弟读祝一人，赞礼一人，执爵每案二人，分荐祔位东西各一人。凡在庙所出子孙，年及冠以上皆会行礼，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致斋，前一日，主人率子弟盛服入庙，洁除拂拭，各室前设几，几前供案，堂南总香案一，炉檠具祔位东西各设一案，设祝案于

香案之西，设尊爵案于东序，设盥盘于东阶。视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视涤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铏二敦二笾六豆六，七品以上笾四豆四，八品以下笾二豆二，皆俎一，铏敦数同。代以时用槃碗者听。俎实牲，铏实羹，敦实饭，笾实时果饼饵鱼腊兽腊之属，豆实炙胾时蔬之属。届日五鼓，主人朝服，与执事者盛服入庙。主人俟于东阶下，族姓俟于庭东西，以昭穆世次为序，执事者陈炉灯于供案南，陈尊爵于东序案上，以壶盏代者听。陈祭文于祝案。实水于盥盘，加巾，主妇率诸妇，盛服入，诣爨所，视烹饪羹定。入于东房，治笾豆之实，陈铏敦匕箸醯酱以俟。质明，子弟之长者盥，诣各室前一叩兴。启室，捧主，以次设于几。昭位考右妣左，穆位考左妣右。分荐者，设东西序祔位毕，赞礼立堂东檐下西面，诸执事立东西序端相向。赞就位，主人升自东阶，盥，诣中檐拜位立，族姓行尊者立于东西阶上，卑者立于阶下，皆重行北面。赞参神，主人入堂左门，诣香案前跪。执事二人，司爵者充。一奉香盘，一挹尊酌酒，诣主人左右跪。左奉香，三上香；右奉爵，三上爵。主人酹酒于地，以爵奠于案，兴，退出右门，复拜位，及族姓行一跪三叩礼。赞初献，主妇率诸妇出于房，荐匕箸醯酱于几前案，北跪一叩，兴，偏及祔位，退入于房。庖人解牲体，实于俎，执事捧以升，各荐于供案。主人诣高祖案前，执爵者捧爵，主人献爵，奠于正中。跪叩兴，以次诣曾祖祢前，献爵如前仪。分荐者遍献祔位，酒讫，退立于拜位。赞读祭文，主人跪，族姓皆跪，祝诣祝案之左跪。读讫，兴，以祭文复于案。退，主人以下三叩兴。赞亚献，庖人纳羹饭于东房，主妇率诸妇和羹，实于铏，实饭于敦，出荐于案，及胾炙腊肉，遍跪，叩，兴，退，如初礼，主人献爵于各位之左。赞三献，主妇率诸妇出于房，荐饼饵果蔬，叩，退，主人献爵于各位之右。分荐者遍献祔位酒，皆如初献仪。赞受嘏，祝取高祖供案酒馔，降至香案旁，主人诣香案前跪，祝代祖考致嘏于主人。主人啐酒尝食，反器于祝，接以兴，主人三叩，兴，复位。赞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赞望燎，祝取祭文由中门出，送燎，主人退避东阶下，行辈长者咸降阶。主人诣燎位，视燎毕，与祭者出。主人率子弟纳神主，上香，行礼，

彻祭器，传于燕器，洁涤谨藏之。阖门各退。日中馂，与祭者尊卑咸在。按昭穆布席，东西相向，位别以行，行均以齿。主人揖尊者入席，诸父兄弟子孙各揖尊者及相揖，乃坐。主人酌酒献于尊者，尊者酬之。主人进馔于尊者，尊者饭，众皆饭。诸卑幼各酌酒献于所尊，献酬毕，尊者起，众皆起，随出。主妇馂于内，仪同。恭遇覃恩告庙，讽吉致斋，陈设均如时祭。先期别书制辞一通，祭日，进爵祝读告辞后，以追赠告。主人奉考主，卑者奉妣主，如有尊者。则主人奉妣主。俟于庙门外。宣制者一人，以同姓或戚属已仕者。朝服奉制入庙门，主人率族姓跪接，随至阶下序立。考东妣西，族姓重行立其后，皆北面。宣制者升东阶，至香案前，南向立，主人以下皆跪。宣制毕，主人奉主率众行三跪九叩礼，宣制者奉安神案南正中，降阶出，主人奉主诣神案前，改题新赠爵位，奉主复位，退，各就拜位，再进爵，三进爵，受福胙，如时祭。礼毕，焚黄，岁时则荐。一二三品时果庶羞，每案四盘；四五六七品时果，每案二盘，庶羞每案四盘；八九品及未入流时果庶羞，每案各二。设案于室，每案盏箸壶具香案，陈香盘一。夙兴，主人率子弟入，扫除陈设毕，乃启室。主人跪上香，三叩。兴，子弟取盏酌酒进于主人，主人奠酒讫。子弟复奉羹饭，从主人荐献讫，以次诣各案荐献，如前仪遍。主人一跪三叩，兴，乃阖室。每月朔望，庶羞时果，各递杀一等，余仪同。八九品及未入流者止供茶。一跪三叩，因时致告，与朔望同。

庶士家祭

凡庶士贡监生员有顶戴者。家祭之礼，于寝之北为龛，以版别为四室，奉高、曾、祖、祢，皆以妣配，位如前仪，南向。前设香案总一，服亲男女成人无后者，按辈行书纸位，祔食，男东女西相向。事至则陈，事已焚之，不立版。岁以春夏秋冬节日出主，而荐粢盛二盘，肉食果蔬之属四器，羹二，饭二。前期，主人及与祭者咸致斋荐

之。前夕，主妇盛服，治饭于房中。厥明夙兴，主人吉服，率子弟，设香案于南，然烛，置祭文于堂北。设供案二，昭东穆西，均以妣配，位南向。设祔案于两序下各一，男东女西，东西向。主人以下，盥，奉木主，设于案。设祔位于两序案讫，主人东阶下立，众各依行辈东西序立。主人诣香案前，上香毕，率在位者一跪三叩，兴，主妇率诸妇出房中，荐匕箸醯酱，跪叩如仪。退，子弟奉壶，主人诣神案，以次酌酒荐熟讫，皆就案南跪叩。兴，子弟荐祔位毕，主人跪，在位者皆跪。祝进至香案之右，读祭文讫，兴退，主人以下叩。兴，再献，主妇荐饭羹。三献，主妇荐饼饵时蔬。主人酌酒，跪叩均如初仪毕，主人率族姓，一跪三叩，兴，祝取祭文及祔食纸位焚于庭。众出，主人纳木主，彻退。日中而馂，春一举，布席于堂。东西北上，陈倚盏匕箸，如其人数，传祭食于燕器，热酒馔。族姓至，主人肃入序位，以行辈年齿为等，旅揖即席，进酒馔，酬酢如礼。汤饭毕，长者离席告退，主人送于门外，诸子弟皆随以出。彻，仆人馂余食皆尽。月朔望日，主人及家众夙兴盥洗，启寝室，然烛，诣香案前，依行辈序立。主人上香讫，子弟奉茶，主人献茶，复位，率众一跪三叩。兴，彻茶，阖室，众退。若家有吉事，主人盥洗启室然烛焚香，以其事告。行礼，如朔望仪。

庶人家祭

凡庶人家祭之礼，于正寝之北为龛，奉高曾祖祢神位。岁逢节序荐果蔬新物，每案不过四器，羹饭具。其日夙兴，主妇治馔，主人率子弟设案然镫，启室，奉神主于案上，以昭穆序。主人立于香案前，家众序立于主人下，以行辈为先后。主人上香，一跪三叩，起，纳主于室，彻退。日中众馂神食。岁一举，论行辈先后，同行序齿列坐，酒行饭已，肃揖以退。月朔望日献茶，然香镫，行礼告事亦如之，均与庶士仪同。

民公溘逝之礼

民公溘逝之礼，子截发，去冠纬；夫人侧室女子妇去簪珥剪发；兄弟以下，仆婢以上，皆男去冠纬，女去首饰。设帏堂，立丧主，内丧主赴告亲戚僚友。择时，进采棺，朱髹，饰金花。置寝室正中。既歛，设灵座，陈奠几，五服之人皆成服。丧主及诸子居苫次，大功以下异室者咸归其家。成服后，每朝夕奠肴馔，午奠饼饵，陈设执事，族人咸齐集，上食如生时。遇朔望，于朝奠具殷奠肴核加盛。卜日而发引，前夕启奠，翼日以扛举，升柩以灵车，载魂帛，陈鞍马八匹，仪从各以次前导。棺覆帏，用青蓝采绮。舁夫六十四人，引以丹旐铭旌，旗人用丹旐，汉人用铭旌。及殡所暂安。每日设奠如前，行初祭礼，亲族咸集。设馔筵十有五席，羊七，楮帛四万。设衣冠为尸，祭毕焚之。大功者至此易素服，行大祭礼，仪与初祭同。丧主以下咸剃发。五月而葬，先期行题主礼。届葬期，先期祖奠。至时，舁柩如发引仪，葬毕，虞祭，羊酒楮帛皆随宜酌用。祭毕，卒哭，守茔人四户，期年小祥，再期大祥，及三周日，悉期茔域致祭。羊楮馔筵，各视前减半。二十七月服阕，乃释服从吉。

侯伯溘逝之礼

侯伯溘逝，歛以朱棺，陈鞍马七匹，初祭大祭用羊六。楮帛，侯三万六千，伯三万二千。馔筵，侯十有三席，伯十有二席。余皆与公同。

品官丧仪

品官丧仪，与公侯等。发引鞍马，一品六匹，二品五匹，三品四匹，四品三匹，五品以下皆二匹，兵民一匹。覆棺帷，一品至五品皆用销金青蓝色绮，六七八品用青蓝素绮，九品及有顶带者用青绢，兵民覆棺以布。守茔人，一品二品二户，三品五品一户，六七八九品二人。初祭大祭，一品楮帛二万八千，羊五，馔筵十；二品楮帛二万四千，羊筵同一品；三品楮帛二万，羊三，筵六；四品楮帛一万六千，羊三，筵五；五品楮帛一万二千，羊二，馔二；六七八九品楮帛一万，筵三，羊二。舁夫，一品二品六十四人，三品五品四十八人，六七八品三十二人，九品二十四人，兵民十六人。

影像

伊川先生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不知木主，又何得尽似吾亲耶？伊川高祖少师有影帐，旁画二婢，曰凤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帐，亦画二婢，曰楚云，曰赛奴。画侍儿亵矣！是程氏先世固有影堂也。古有铸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亲者，皆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义，况吾先君，行之又何病于礼乎？孝子慈孙于木主影堂，两奉之可也。淮上一明经病，其先代影帐皆庶人装，不壮瞻观。一日入肆，见门摊画片内有旧影像甚多，皆峨冠朱衣，作贵者装，明经流涕曰："此吾先代老祖也。"捆载而归。岁时伏腊，装潢悬供，传示子孙，而家藏故物付之咸阳一炬。影帐之流弊至是，伊川之不取也亦宜。狄武襄不受梁公画像，有以也夫。

墓祭

墓祭非古，先儒言之綦详。潜邱先生曰：东郭燔间之祭，墓祭

也。东汉建宁五年，蔡邕从车驾上陵，谓同列曰：古不墓祭。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曰：古不墓祭。自作终制，亦曰礼不墓祭。此言既兴，后世皆以墓祭为非古。予谓孟子且勿论，试别征之：成阳《灵台碑》，庆都殁，盖葬于兹，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见于集者，《韩诗外传》。鲁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见于子者《周本纪》：武王祭于毕。毕乃文王葬地。见于史者《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见于经者，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人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古者墓而不坟，又无志碣，故设木主而依神，非神之果依乎木。孝子之心，如在其上耳。若墓，则骨肉藏于中，体魄存于中，而乃谓木主为吾亲，而墓中者非吾亲也。岂孝子所忍言乎？木也，墓也，并重之可也，何必拟于古。

孤哀之称

称孤称哀，前人聚讼，迄无定论，即功令亦未著明文。许酉山三礼一说甚为可行，曰：父丧称孤，母丧称哀，大有未安。继母在堂，称哀则无继母，不称则无前母。庶子父殁，嫡母在堂，而丧生母，称孤称哀，则无嫡母；称孤不称哀，则不显其生母亡。尝想父与嫡母并生母，《会典》既同一斩衰三年，则不拘父母前后死，嫡子众子俱称斩衰子。庶子为所生母死，称斩衰子，嫡子众子为庶母杖期子，既合国制，又无嫌疑。仿期服生功服侄之例，不亦理顺心安乎？

主妇待客之礼

主妇送宾，送于闱门之内。妇人送兄弟，不逾阈，于门之内。见宾在闱门之内。闱门者，乃今东西腋门。

纸钱香烛

唐王玙为祠祭使，废帛用楮，此在当时未尝非崇俭之意，家从伯雪亭先生深以为非，家祭概不用，尝云：自唐以来，岁岁家家焚之，人人塞破屋子，不但黄金与土同价而已，不足贵则无所需也。然而此物至今未革，每岁所费亿秭计。耗有用之财，掷无用之地，始作俑者其王玙乎？或云，纸钱始于殷长史。又《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如盏口。其印文黄者曰“泉台上宝”，白者曰“冥游亚宝”。按自汉以来，即有以纸寓瘗钱之文。予曩客武林，见捶箔者联衢达陌，男妇老幼殆不下万余人，皆指此为生计，当不独杭城然也。假令禁革，此辈有游手之虑，诚不必议裁也。安溪先生云：钱楮乃五代后事，行之久亦难废，使圣人到今，其制礼亦不同于三代时。盖人之习俗，古今不同，即鬼神之情状，亦古今有异。古人祭取萧合膟膋焚之，所以求神于阳；灌酒于地，所以求神于阴。今之烧香，亦求神于阳之义。朱子谓用烛，乃为人事，非为神也。毛西河谓纸钱代币帛，乃是明器。阡张纸即古刀布，故刻文如“刀”，如“品”。其卷纸而束者即帛也，镪锡糊锭形者即袅蹄也。徐仲山曰：兰以香自焚，膏以明自煎，即今香烛二物也。陈东岩尝言：此皆太平丰隆之时，故有此俗。试看灾荒之地，岂复有枵腹焚香者？其言煞有味，乃知迂儒所见之不广也。

饰墓礼

古有饰墓礼，明代定制：碑，一品螭头，二品麒麟，三品天禄辟邪，四品至七品圜首方趺。其石人、兽马、望柱差等，以品级为多寡。俗云五月饰棺，三年饰墓，以葬时不暇及，可渐饰也。

许鲁齐遗言

许鲁齐立朝，事业甚伟，持论亦正。临终语其子曰：“我生平为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始祖

伊川先生谓高祖之父以上，当就始祖数下称第一世祖、二世祖，引始皇、二世、三世以至无穷语。陈定宇谓士庶不得比王者，诸侯有始封之君，可称始祖，士大夫自难的指何世为始祖。经传皆由吾身上推，如云四世而缌，五世袒免，皆上推也。《左传》载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处注，皆自孔子上推。是高祖之父为五世祖，高祖之祖为六世祖也。

朱熹居丧

丧，三年不祭。朱子居丧，于四时正节不举，俗节以墨衰行之。盖古人居丧，凡居处语言皆与平日绝异，故祭礼虽废而幽明无憾。若近人出入起居饮食与平日所为皆不废，而独废此事，窃所未安。士大夫当反心自问，审择而行可耳。

楮币

汉武帝元狩四年，因用度大空，有司请更钱造币，以白鹿皮方

尺，缘以缋藻，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按后世楮币实肇端于此，然用之以荐璧朝聘，非以此为闾阎之用也。其制虽与楮钞不同，而不用金银，以他物代之，则权舆于此也。

尸

为王父尸，为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礼，少牢是大夫礼，并皆有尸。又殇不立尸，余则无不尸者。自汉以后，遂不立尸。程朱议礼，未加论断，此乃孝子无已极致之情，有不必执古以非今者。祖考之尸用诸孙，祖妣之尸将用诸孙之妇耶？则形气固不属矣。诗云："谁某尸之，有斋季女。"是取诸孙女也。夫有事于祖考，而令女子与兄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于夫妇，人伦之变也，抑或取为祖尸者之妻，为祖妣尸。夫同牢之礼，仅用于始昏，同于室不同于堂，自此以外，必厚其别。乃于礼乐之地，兄弟具来，子姓咸在，而夫妇合食以无嫌，亦媟甚矣。或又谓妣配无尸，以祖尸兼之，则一人而两致献酬，男子而妇人之，又不伦矣。至曾子问，谓祭，成人皆有尸，更不知何所立矣。我朝制礼，设衣冠，陈宗器，可万世行之矣。

劝廉疏

陈泽州《劝廉疏》：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富贵者，黩货无已；贫贱者，耻其不如。游末趋利，多离南亩，弃其本业，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饥寒。饥寒切身而奸宄以起，以至刑罚不能止，如水之失堤防矣。张仪封云：理民之道，务丰其财，丰财之法，必禁其奢。二公立言之旨，如出一口，盖势有相因必至者。

永嘉蚕

八蚕，无八月之蚕。三月曰蚖珍，四月曰柘，又曰蚖，五月曰爱珍，六月曰爱，七月曰寒珍，九月曰四出，十月曰寒，凡八种，所谓永嘉蚕也。

佞哀

潘岳《西征赋》：搜佞哀以拜郎。注引王莽事。《魏书·佞幸·王睿传》：“睿之葬也，假亲姻义旧，衰绖缟冠送丧者千余人，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时谓之义孝。”予旧阅小说《儒林外史》，有扬州人舍族中之葬而奔一乡大夫之丧者，殆亦所谓佞哀者乎？

陪祀致斋

陪祀致斋，各官有期服者准注册一年不斋戒。大功小功缌麻，殁在京师者准一月不斋戒。在原籍亡，闻讣者准十日内不斋戒。《会典》三十三年。凡小祀，不进斋戒牌，各衙门亦不致斋。

卷六

红衣炮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师武臣力远驾历代，火器之利自古所无。天聪四年，备御祝世荫从征大凌河，进红衣炮法，奉命监造，明年春工成。十月，攻明于子章台，用是炮击破之，汉人闻风丧胆。自是军行必载红衣大将军以从，赐号曰“天佑助威大将军”。世荫累官工部承政。国初定开科取士之制，亦世荫奏。《本传》。

鸣炮集众

顺治十年十一月，兵部奏称：前在盛京遇有紧急，则鸣鼓以集众，及入北京，因城市辽阔，命设炮于煤山以为信。今太平日久，无所用之，但或有急诏王大臣会议之事，无凭集众，乃命于白塔九门各设炮五座，遇有应集众者，白塔先鸣炮，九门俱应之。御前大臣侍卫等入直所，不入直者与八旗堂官俱分地集众。议政亲王以下贝子以上，领人集午门外；不预议政王以下公以上，屯于本固山集众之所。其白塔鸣炮，或奉谕旨遣员，或部臣持金牌以往，牌书“鸣炮”字样。此牌平时藏禁中，如有急不及报闻，则各于有急之处鸣炮，闻炮声则各门俱应之。《通志》引《实录》。

口外养牧马牛羊

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上谕扈从大臣马齐、张玉书、陈廷敬曰：宋、明时议马政，皆无善策。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六万、羊二十万。若将此马与牛羊入内地牧养，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丝毫之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因定额以马十万、牛六万、羊二十一万为限。向年疫气行，蒙古马畜多有倒毙，而官厂同在一处，毫无伤损。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历行七八日犹络绎不绝。

驿递加急

文书紧急者向例驿递，日行六百里，近因军营羽书有八百里加紧者，经过邮站，划定时刻，处分极严。元时呼快行役曰贵，由赤官试之，限三时行一百八十里，以先到者为上。初试时，监临官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立去绳令走。或自河西务至内中上都，或自泥河至内中直至御前，头名赏银一定，第二缎表里四。明季李道夫三才抚淮时，有兵顾姓，一日可行千里。

生员殉难加恤

生员殉难，无加恤旧例。康熙十二年，范承谟尽节，同时殉难五十三人，中有生员嵇永仁、王龙光，皆追赠国子监助教，儒士沈天成赠国子监学正。系康熙四十七年追赠。按康熙十七年，浙江巡抚陈秉直因游击魏万侯之子魏栋系生员，与父同殉难，部议魏栋赠国子监助教。

彭子筏论滇事

汪钝翁作《彭子箋传》云：公诣洪文襄论滇事曰：以兵攻贼，不如以贼攻贼；以王师攻贼，不如以土兵攻贼。文襄用土兵屡败贼。又曰：贼有难破者三，而有可擒者四。山路险隘，徒步单行，鱼贯而进，不能长驱逞志，难破一也。贼赤足登山如飞，蒙首掩目，转悬崖如履平地，出没草间如蜥蜴，猿猴逊其狷捷，难破二也。贼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岩，或由河沙水石沟，不可踪迹，难破三也。然其党不过余数千人，可擒一也。我军已据贼巢，贼粮将尽，不能持久，可擒二也。处处关隘设险，防范无外溃，可擒三也。此贼一日不得，官军一日不撤，可擒四也。

俞大猷论海患

俞大猷曰：沿海安澳可避四面飓风者二十三处，避两面者十八处。奸船虽愍不畏死，而疾风怒涛，亦必择善而泊，宜饬巡海舟将，不必以擒贼为功，惟密侦其巢穴，即以大师捣之。又奸船必资食粮，伺略米商，所得几何，皆恃鱼舟私载肉米与之交易。且日需淡水，须登陆汲，当责成滨海州县鱼舟，只许单桅平底朝出暮归，不许经月不返。凡海船取井泉之处，可湮者湮之，不可湮者，土著之民十家轮守。此二事，实心行之，可杜海患。

以围猎练兵

岳将军《行围疏》云：兵丁行走步趋率多软弱，盖平日宴安不习勤劳之故。臣拟冬三月农功毕后，于成都附郭依傍山阜之地，不过百余里，前往围猎，亲加训练，教以分合进退之方，安营住宿之道。俾马兵驰骋行间，娴其骑射，步卒奔走原野，练其足力。如此勤习，岁行三次，则兵丁习劳苦，自加精悍。

练兵者领兵

使船即用造船之人，则不窃工料，而且知爱惜。领兵即用练兵之人，则用心而亦相识认。

萧何定律

魏文侯师李悝著《汉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以律始于盗贼也。萧何以“约法三章”不足御奸，定律令，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于李悝六篇外又增《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后叔孙通益傍章十八篇。律之名始于萧何。

汉律

汉时有张汤《越宫律》二十八篇，赵禹《朝律》六篇，即张斐所称《朝会正见律》。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三百余篇。如今之成案汇集者。令甲者以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颜师古曰：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耳。陈忠上《决事比》三十三条。决比辞讼事也。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崇文书目》有《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董仲舒《春秋折狱》也，马贵与讥其缘饰淫刑。《晋志》言汉哀帝时，王嘉除先帝旧“穿令断律，凡百余事”，言改除其穿凿之律令也。

五刑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有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有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有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有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有二：曰绞曰斩。此“笞、杖、徒、流、死”后世五刑之始也，殆不可易矣。郑康成云：悬缢杀之曰磬，如赐帛也。

唐之刑书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级也，格者百官有司常行之事也，式者其各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违悖于三者及为恶而入于罪者，则一断之于律。

唐律

唐律初因隋旧，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此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也。后诏裴寂更撰《律令》，太宗诏长孙无忌、房玄龄复定旧令，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条，降流为徒者七十一条，修《唐律疏义》三十卷，赵绰著《金科易览》三卷。高宗时，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分格。武后时有垂拱格，玄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以刑律分类为门，此分门之始。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

宋律

宋初因唐律“令、格、式”之制，至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宋徽宗崇宁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律，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类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后所定例分类编纂，与法妨者悉去之。按律者，历代相传之典例者，一时风尚之宜。律所不载，用例可也。既有成律，何以例为？宋窦仪修《刑统》三十卷、《元丰断例》二十卷。叶适《国本论》云：今世用刑，比汉、唐为轻，比三代为重。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亦不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民无为生之苦。其狼戾不逊，以身犯法者，乃刑诛之。今世之民，自犯法者，其实无几，而坐盐茶榷酤及田役赋税之不齐，饥寒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也。盖民之为非，多因于饥寒，而饥寒之由至不齐耳。

元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律，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笞五十者止四十七，杖一百十者止一百七。天下死囚定谳亦不加刑，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间，老稚有不见斩戮者。大约元之法，其初得在仁厚，其后失在缓弛而不知检也。元有《国朝典章》十五卷。

明律

明洪武六年，命刘惟谦等定律，一准于唐之旧，共六百有六条。

后又分合损益，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为二十九，约六百六条为四百六十；析户婚为户役婚姻；析斗讼为斗殴诉讼。厩库一也，析厩牧于兵，仓库于户；职制一也，析公式于吏，受赃于刑。名例旧五十七条，约存十五；贼盗旧五十三条，约存二十八。名沿于唐，而规模迥别。

名例律

《名例律》即李悝第六篇《具法》也。魏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于《刑名》中分《法例律》，北齐并《刑名》、《名法例》为《名例》，冠于篇首。

颂系

颂系不竟入狱也。颂与容通，在京为若卢狱，在外系也。

底剭

底剭即屋诛。商鞅造参夷之法，夷其三族也。

肉刑

肉刑不详所自，要非圣人之刑。有虞之世，四罪而天下咸服。当时极恶大狱，莫过四凶，不过如此，下此者岂反有剥肤断体之事？宋儒解五刑，乃以苗民五虐之刑实之，何耶？

刑法之滥

田山𧊒《白云司引议》一则云：古者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于不胜用，往往断死于前，触禁于后。司刑者复以私意行之，窭人之属寡营戴盆，千金之子避嫌抵璧。内没成心则执此规彼，概操一切之法；外狃故牍则便袭惮更，莫开一面之网。或矜智巧以为聪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则视堂官之趋向而轻重其手，下则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见。甚见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称捷，而不知讼端之原委。出入颠倒，与吏为奸，饥寒瘐死，沉滞不问。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为株求之计。罪人不必流决，必令广攀富户，以为贿嘱之端。囹圄桁杨之间，白日暗而无光，长夜漫而弗旦，岂不大可叹哉！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强词夺理，斩以一钱，张乖厓岂能无罪？谳词勘语层出，然后出律，即是情理有不明不足之处。

阿鲁图论刑官

元阿鲁图议除一人为刑部尚书。或云，此人柔软，非刑部所宜。阿鲁图曰："选侩子耶？若选侩子，须用强壮人。尚书详谳刑狱，不枉人坏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壮者为？"

殛非杀

《朱子语类》："殛，非杀也。殛于羽山，令死贬所也。"

议狱

元李简《学易记》云：议狱，议其入中之出；缓死，缓其死中之生。至元恶大憝，不在是典。四凶无议法，少正卯无缓理。

政论

《旧唐书·王志愔传》对客曰："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政论》一通，置诸坐侧。'其大抵云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然则称严者不必逾条越制，凝网重罚，在于施隐括以矫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罚轻无舍，人不易犯，防之难越故也。但人慢吏浊，伪积赃深，而曰以宽理之，可以无过。何异乎命王良御骍，舍衔策于奔踶；请俞跗攻疾，停药石于肤腠！适见秋驾转逸，膏肓更深，医人仆夫，何功之有？""又谓仆曰：'成法而变，唯帝王之命欤？'对曰：'何为其然也？'昔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论。左右为言，武帝垂涕叹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亲故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仆射杨素奏言：'陛下爱子，请舍其过。'文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我是五儿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乎？我安能亏法！'卒不许。此是帝王操法，协于礼经不变之义。况于秋官典职，司寇肃事，而可变动者乎"？

琵琶骨

刘熙《释名》："髀，卑也，在下称也。"《礼记》："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则髀在带下明甚。《东医宝鉴》云："膝上曰髀，膝

上骨曰髀骨。”至髀骨之为琵琶骨。见于书者，《北齐书》显祖杀薛嫔，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又张舜民《书墁录》云：“太祖招军，要琵琶腿车轴身。”则琵琶骨在股膝之间，不在脊背左右也。

刑具

夹棍始于宋理宗时，以木索并施，夹两股间，名曰夹帮。又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观跳跃之状，则压杠之滥觞也。三木，桎、梏、拲也。拲，两手共一木，俗名手杻。桎，一手各一木。梏，足械，一足各一木也。校，枷也，荷校灭耳是也，不在三木之内。然范滂注《易》，谓头手足被枷杻曰三木。古之刑在项曰钳，今之炼锁；在足曰钦，今之镣。钳即钻也，镣即梏也。金章宗定镣连环重三斤。《通雅》曰：“镣以木为之，穿一足。”《庄子》：“罪人交臂历指。”《国语》：“次用钻笮。”即拶也，又作“僭”。指，今讹拶。刓，刀。音欧，刑人之刀也。汉虞诩曰：“宁伏刓刀反接。”汉樊哙受诏反接，谓反缚两手于背面。缚，谓但缚手于颈，止见其面耳。

梁统

苏东坡谓东汉梁统上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而兴，哀、平以轻法而衰，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少年时，不节酒色而安，及老虽节而病，便谓酒色可延年，可乎？统为东京名臣，一出此言，获罪于天，其子松、栋皆死非命，冀卒灭族。戒哉！疏而不漏。

立法贵乎人晓

赵冬曦言立法，贵乎下人尽晓，不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请直书其罪，毋假文饰。凡以其准加减比附量等字皆勿用，使愚夫愚妇闻之即悟。此切中唐、宋律令之弊，观于“得免所因之罪”一句，致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钱公辅辈章疏叠辩、聚讼经年而不定可知矣。

大小三法司

今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衙门，而刑曹郎官及御史、寺丞会审，又谓之小三法司，亦有所本。《云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焉，凡鞫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为三司使。中叶以后有三司使，总户部盐铁度支，皇太子监国，则詹事府左右庶子号大三司使。又《南部新书》载大历十四年，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播、给事中刘乃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将军厅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建中二年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则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充，谓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谓之小三司使。皆事毕日罢。今之称大小三法司，盖亦有自。

刺血辨父子

《洗冤录·刺血》一条，辨父子骨肉之真伪，六朝时已有行者。《豫章王综列传》：“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者即为父子。”按《洗冤录》系宋人所撰，未可尽信。

簿尉受杖

杜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牧之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隋文帝以所在官属不敬惮其上，开皇十七年三月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律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唐犹沿隋旧也。

董仲舒断狱

董江都，汉之醇儒，朝廷有疑义，遣使者访问。时有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己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又一事：甲有子乙，不能养，乞养于丙。乙长大，皆丙成育。甲因酒责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忿，告于官。仲舒曰："甲生乙，不能育，以乞丙，于义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夫拾儿路旁，断以容隐之律，倘子犯叛逆，亦并骈诛乎？加杖所生，附以不坐之条，倘父殴子毙，亦以义绝抵罪乎？此耳食之谈，引经断狱，当不如是。世所传仲舒《春秋断狱》一书，必系伪作。

比罪

《尚书是正·吕刑篇》曰："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无穷。"上比罪一段，今之用律，有比照科罪者，此其滥觞也矣。

考竟瘐死

考竟，《释名》：“狱死也。”谓考得其情，竟其罪而死也。见《三国·华佗传》。瘐死，囚徒病死也。《宣帝纪》：“瘐死狱中。”苏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为瘐。师古瘐或作“愈”，又与“庾”同。

奇请他比

奇请他比，成帝河平中诏曰：“奇请他比，日以益兹。”师古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奇，居宜反。”皆不援正律而别引他条，以重其罪。

八分书

朱子门人问：“王介甫谓律是八分书，何故？”朱子曰：“律是《刑统》。此书甚好，是历代所有传袭下来，至周世宗命窦仪注解，名曰《刑统》，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只用敕令。大概敕令之法皆重于《刑统》，与古法相近，故曰八分书。”据此，则律文中之分行小注，乃窦仪所解。宋时虽用敕令，而律之原文则仍其旧，初无损益，直至明洪武重修，始有分合，非古书面目矣。

刑官

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秦制廷尉，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复名廷尉，哀帝复名大理，后汉复名廷尉。盖汉无司寇，故廷尉为重。有正有监有平，谓之廷尉三官，魏、晋以下殆未考。隋名大理寺，唐、宋因之。唐有大理寺卿、少卿，参刑狱而上之刑部。宋刑部

以郎中二人分掌二厅，左详覆，右叙雪。大理寺分二厅，左断刑，右治狱。明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为法司，有大狱则公断之。

刘德威论刑网

唐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是在主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向之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所以吏各自顾，竞执深文，皆畏罪所致。"见《大唐新语》。

唐律集大成

魏文侯师李悝采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汉萧何加以三篇，通号"九章"。曹魏刘劭衍《汉律》为十八篇，晋贾充参《魏律》为二十篇，唐长孙无忌等取汉、魏、晋三家，择可行者定为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为中。历代之律至唐，可谓集大成矣。

明刀锯之烈

明永乐间刀锯之滥，御史陈瑛实导臾之，而瑛旋罪诛。浙江臬臣周新以名宦戮，则纪纲之谗也，纲卒不免。黄淮、杨溥以贤臣系，则高煦之谮也，煦寻亦亡。"岂不尔受，既其汝迁"。诗人所云，良可畏矣。洪武元年诏："凡有旨过于嫉恶，乃用籍没及凌迟之刑。"法司再三执奏，至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永为定例。见郑端简《今言》。然在位三十一年中，诛锄杀戮，颇及无辜。执奏之制，竟不举行，何也？

恤刑之典

恤刑之典，五年一举。明成化以后，事例最重，公举年深正郎有清望者应是选，出则与抚按礼仪皆敌体。凡有所开释，立剖长枷，以待上命释放。爰书一出，抚按不得挠其权，嘉隆间尚然。万历以后，有以副郎充者，抚按亦渐有驳正。再后至以新进主事充，外吏亦与抗礼。故西曹郎多不愿得此差。

宦官司刑

有明朝审之制，始终不善。初以吏部尚书主笔，已属不类，犹谓冢宰六曹之长，可以兼摄。至后来必遣一大珰莅之，巍然正坐，而部臣反左右侍，成何体制！此事一坏于成化十七年，再坏于正统六年。至末季，东厂司刑，西曹束手观望而已。

秋审朝审

秋审朝审，近制皆于八月内举行。康熙辛未十月初三日，法司传九卿议朝审，尚书王士祯言是日为太后万寿圣节，力言而罢。

赦

诸葛公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吴汉皆不愿有赦。刘先主言：吾周旋陈元方，每见启陈治乱之道甚悉，曾不悟语赦。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唐太宗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一赦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害嘉谷。赦有罪，贼下民。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

盐铁论论刑

《盐铁论》："天贱冬而贵春，申阳而屈阴。故王者背阴向阳，前德后刑。"

朱熹王守仁理刑

朱子帅潭，得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阅过藏简袖中，秘其事，竟入狱取重囚十八人，立斩之。未几而登极赦至。此事与孔子七日诛少正卯同一手段，稍迟则不及诛矣。王阳明先生为刑部主事，决囚南畿。有陈指挥杀十八人系狱，贿当道，成疑狱，十岁不决，待赦即出。先生至，首命诛之，巡按、诸台皆为力请不可。陈临刑大呼曰："死必不相舍！"先生笑曰："吾即不杀尔，十八人之魂亦不舍尔！"既斩，市人无不称快。居法司，不可不彻此理。

朱熹论轻刑

朱子尝言："今人轻刑，只见犯人可悯，不知被伤者尤可念。如劫盗杀人，人尚求其生，殊不念死者之无辜，是为盗贼计，不为良人计也。若饥荒窃盗之类，可以情原。或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有司从流宥之法。夫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二帝三王不能为治。况系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非凡人可比者乎！诸有涉于人伦风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经术义理裁之，而世儒之鄙

论，异端之邪说，俗吏之私计，行乎其间，则天理民彝，必至泯灭。”其说切中时弊，宜博采经史及古今贤哲议论，有关教化刑罚者，聚为一书，以教学古入官之士，及执法治民之官，使略知先王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本意。

张栻论狱不平说

张南轩云：狱不平者有数说。官吏贿狱不足论，或矜智巧以为聪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则视大官之趋向而重轻其手，下则惑吏胥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尽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绳之。如是则不平者多矣！

弃亲之任

雍正三年四月，上谕：部议董玘准其终养，俟亲终服满之日，来京候补。此语甚谬，为人子者闻之，将何以为情？似此不仁之语，朕不忍阅，着发还。圣人恺恻慈爱之意，阅之令人心惊泪落，弼教之意深矣！乃《大清律例》中弃亲之任例内一条，至今未改。

刘大山论官吏之恶

刘大山则哀矜而勿喜制义，选家多赞之。其原本末二段于刻稿时删去，文体不佳，而所言关于世教，刑官不可不戒也。附录于此：“夫孝弟衰于贵人，而独苛求于庶姓。礼义隳于豪室，而偏责备于平民。士求者末吏也，功名之念重，则民之念轻。揣摩迎合之意专，则恺恻慈祥之意泯。交游广而法因情屈，反隐纵夫大奸；嗜欲多

而利令智昏，翻保全夫墨吏。手愈滑而天良尽丧，技愈工而廉耻俱亡。根本一差，万事瓦裂。子之学道有年，固断断不至是。更或随声画诺，袖手旁观。心实不然，而惧伤和于寮采；退有后议，而偏面从夫上官。遇廷争则钳口不言，罗谴责则引身潜避。不啻秦人之视越，惟思全躯而保妻。尔俸尔禄，国家亦安用此不关痒痛之人哉？子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一矜一喜，而民之死生，政之得失，身家之祸福，子孙之绝续系焉，可不慎欤？”

崔寔政论

崔寔《政论》曰：“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藏冰

每岁冬至前，工部发银，差官伐冰收藏，以供内廷行幸祭祀取用，并颁给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按品支领。康熙十三年，停给臣工。紫禁城内冰窖五座，内通州冰一窖，四千五百四十三块。京河冰四窖，各五千二百一十块。景山冰窖六座，内通州冰三窖，每窖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块。康熙三十六年，三窖减冰四千块。京河冰三窖，每窖一万二千八百块。德胜门外冰窖三座，原系八座，康熙五十年减去五座。每窖一万九千九十二块。每年过腊八日则藏冰，于夜半凿取。

大木

神木厂所积大木，多永乐时旧物。木各有名，刻字为记。其最大者曰“樟匾头”，又曰“张点头”。围径二丈余。又“王二姊”、“嫌河窄”、“混江龙”等名，朽烂弃掷，对面人立，尚不相见。

卷七

监察御史

顺治三年，增监察御史十五员。七年，停止巡按，未几复旧制。十二年，吏部议准，御史隔二年内升三人，外转三人。十三年，裁去六科汉军之副理事官，俱改御史。十四年，遣通政司副理事官王秉衡巡苏、松，兵部主事王广心巡京、通二仓，户部郎中窦遴奇巡漕务，王耒任巡陕西茶马，各授御史衔。十六年，都察院奏停止直省巡方之差。其御史额缺六十员，除需用应留外，其余应行裁汰。奉旨令会议安亲王与吏部侍郎石申等两议，奉旨再详议，停止巡方。十八年，命将各省巡按事宜交与巡抚，巡按各缺俱裁。雍正元年，奉旨，科道每日轮班密奏，无论大小事务，据实具奏。巡城御史，一城止派满、汉各一人，汉军归并汉人内。掌京畿道，掌河南道，缺出简选具题。雍正二年，六科改隶都察院，奉旨，凡科道露章，必候朕御门听政之日进奏，班次在都察院之后。雍正五年，在京十仓，每仓派都统一员、御史一员，专司稽察。雍正六年，奉旨，停止科道密奏，各有露章。又奉旨，露章之外，亦准密奏。倘自行泄露，或私自存稿，一经发觉，重治其罪。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为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评博考选者，为正六品，增巡漕御史之差。乾隆元年，奉旨，科道内升外转，俟补官之日再离任。未得升缺，仍食原俸办事。乾隆三年，御史员缺，将翰林部属通行引见。记名之后，吏部按其品级俸次，先后开列，引见补授。乾隆六年，奏准汉军御史归并汉人内一例补授。乾隆八年，奏准将部曹编检合例人员，考试后吏部引见，记名补用御史。乾隆十四年，御史旧止六道：河南道，福建道附。江南道，

江西道、四川道附。浙江道，云南道附。山西道，贵州道、广东道附。陕西道，湖广道附。山东道。广西道附。本年，汉道裁去九缺。满、汉各定为二十八缺，分十五道，回避本省。十六年，内升外转，三年举行一次，著为例。十年，巡视台湾，三年举行一次，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代。十八年，御史旧有五品试俸不试俸之分，本年定给事中仍为正五品，御史俱改为从五品，不必试俸。三法司核拟重案，准其两议具题，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二十年，奉旨，京畿道着列于河南之前。河南道事归京畿道办理，京畿道事归河南道办理。

给事中

旧制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共二十四员。康熙元年，裁去十二员，改都给事为掌印给事中。

父子同居要地

父兄任九卿，子弟不准任科道。曾问两衙门博学者，皆不知其所始。近阅《琬琰录》，载耿文恪公裕初举进士，任给事中，厥父清惠公九畴为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检讨。后因为例。而近日则改郎中员外，不改翰林，按品级改补故也。

宋铨曹考绩之制

于穀山云：宋理宗置籍于中书，记谏官御史言事，岁终考其成绩。此制甚善。若使铨曹年例考察，皆取其任内建白为上下，以定殿最，即有处分，亦将无词。

通政

部院卿寺，皆有司属，惟通政初无之。考明代初制，原以六科隶属通政，盖出纳封驳，其事实相表里也。后省垣积重，势凌六卿，与通政无复关白，即文移往还，亦不循旧规。人亦以为固然，无复知有旧制者矣。本朝惩明季言官之弊，故使六科亦隶都察院。以示钤束，较明之初制为尤善。

风闻言事

《唐书》：武后以术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险陂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又《汉书》尉佗曰："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贾逵《国语注》曰："风闻，采也。采听商旅之言。"又王导遣八从事行扬州郡，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顾和独无语，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耶？"沈约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请取内外考簿，按校虚实。任城王澄言："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岂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又《梁书》：侍御史虞嚣奏风闻豫章内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染风闻者，悉不断理。盖捕风捉影，借生事端，害匪细也。

明太常寺厨役

太常寺厨役，洪武初定四百名，弘治增至一千五百名，分拨供祀。嘉靖八年定食粮者一千二百一十名。万历间定一千三百名为定

额。见《礼部志稿》。

酒柞

光禄司有铁梨木酒柞，可盛酝三十石，洪武中籍没沈万三家中物。永乐移贮寺中，今寺中已无其物。

明光禄寺

洪武元年，谕光禄寺，买办一应物件，官价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百钱多给十文，随物贵贱，每加一分。当时朝廷每赐臣下筵宴，其器皿即分给领回，珍贮之为传家祭器。光禄寺岁销银三十六万两，亦大滥矣。国子监监生仿纸，每季移送光禄寺作面袋。

尚宝寺

尚宝寺，旧在午门外西。兵科之上，凡官员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职镌牙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改则缴还。洪武八年，定祭祀陪祀官员给牙牌，供事人等给长牌，各令悬带，无者不许入祭所。

明祭果用粘

明初筵宴祭祀，茶食果品俱系散撮，至天顺后始用粘，每盘高二尺许。

登闻院

登闻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之东，旧设满、汉科道各一员掌之，雍正二年统于通政司。

銮驾库

銮驾库，在东长安门外。

户部大库

户部大库，在户部署内东北。

缎匹库颜料库

缎匹库、颜料库，向在部，今皆在西华门内。

节慎库

节慎库，在工部内之东。

制造库

制造库，在西长安门外，属工部。又门神、帘子二库，雍正三年，俱属制造库。

西十库

西十库，在西安门内，曰甲字库、乙字库，属户部；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属工部；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瓷器库，属内务府。又内务府之缎库、盔甲库、鞍库，俱在太和殿东。银库、衣服库、茶叶库、参库、貂库，俱在太和殿西。

大小九卿

大小九卿，说者不一，明中叶时尤紊乱，无一定之制，每以势力为轻重。六部、都、通、大为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为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为东宫官属，不宜班之大廷，当以尚宝、鸿胪、钦天监足之。或云鸿胪仅司传宣，非复汉、晋大鸿胪之职；钦天仅掌占候，亦非秦、汉太史令之职。且皆杂流世业所窟穴，只可与太医院、上林苑等。每遇公事，纷纷遍传。自万历后，则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为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时。质之博学诸公，亦不能悉。

明詹事在大理上

大理为九棘之一，詹事自不得比，而前明申吴门掌詹，竟立理卿之上，遂为故事。侍读向列六品，亦班光少之上。沈继山思孝以建言

起光少，遂超侍读而上，同时侍读为刘复斋元震、刘和宇虞夔，不敢争。他人继之，则又如故矣。以强弱致异同，有明朝纲之紊至是。

清仪仗

大清仪仗向照銮仪旧制，上命考校典礼，折中损益，以定不易之制。汪文端公具稿，上如其议，拟改篦头。名不经见，古无可考。在御仗前，拟改名曰引仗。肃靖旗：汉仪，乘舆出称警，入称跸，今拟改肃靖旗为警跸旗，一绣警字，一绣跸字。风云雷雨旗：宋仪仗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四旗，皆青色，画神状诡异，元因之，明朝改为青质黄襕朱火焰，画箕星毕星云气雷文，我朝亦仍其制。谨按风雨无可绘画，箕、毕二星已见二十八宿旗，此属重出，拟改为五云旗五面，蓝色朱火焰，绘五色祥云。五雷旗五面，五色地，火焰各如其色，销金为雷文。八风旗八面，顶用鎏金相风铜乌，下为铜基，插入竿内，上用铜管，可相风转动。旗按八方之色，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东北青镶黑，西北白镶黑，东南青镶红，西南白镶红。各按方色，用销金绘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于上。甘雨旗四面，白质黑边，绘黑云青龙行雨势，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按龙虎四象，前已见各旗内，此属重出，拟改青幢、朱幢、碧幢、紫幢、霓幢、长寿幢各一对，霓幢五彩相间。长寿幢宋制有之，用黄罗，上绣篆文寿字。雉尾扇，原制销金绘双雉，拟改缉雉羽为之，拟增翠华旗。按《汉书·司马相如传》：“建翠华之旗。”拟用蓝质朱火焰，上绘孔雀，竿上用翠羽为饰。飞黄旗，唐制绘形如马，黄色，有两翼。角端旗，唐制绘兽如羊，小尾独角。驺牙旗，唐制绘形如虎。犀牛旗，唐制错采绘犀牛。狮旗，唐制绘兽如獬豸。金牛旗，唐制绘牛涂金。赤豹旗，唐制有之。《诗》：“赤豹黄罴。”拟用黄质朱火焰，上绘豹形。貔貅旗，《礼记》：“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拟用黄质朱火焰，上绘貔貅。凤旗，唐制有之，宋有五凤旗，分五色，今拟错采绘为仪

凤。飞鸿旗，《礼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拟用蓝质朱火焰，上绘鸿雁成行。鸣鸢旗，《礼记》：“前有尘埃，则载鸣鸢。”拟用蓝质朱火焰，上绘飞鸢张口。飞隼旗，《周礼》：“司常鸟隼为旐。”拟用蓝质朱火焰，上绘飞隼。振鹭旗，《诗经》：振“振鹭”。取洁白之义。拟用蓝质朱火焰，上绘飞鹭。前锋大纛八，羽林大纛八，八旗大纛二十四。按汉上驾有河南尹执金吾奉引，晋则有领军诸将军，唐将金吾、果毅、佽飞、千牛诸卫，皆在卤簿中。我朝国制，折冲御侮，首重八旗，正如周虎贲居守王宫舍王闲者，宜入卤簿，以昭仪卫。拟增八旗二十四纛，及前锋羽林各大纛，照正镶各色，中画坐龙，大书清、汉字样。仍按左右分翼排列，进善旌、纳言旌、敷文旌、振武旌、褒功旌、怀远旌、表节旌、教孝旌、兴贤举能旌、行庆施惠旌、明刑弼教旌、顺时布德旌。汉文帝诏：“朝有进善之旌。”《管子》：“舜有告善之旌。”今仿其意为十二旌，制用龙头竿，幡用五色罗，各绣清、汉字。孔雀扇八，拟缉孔雀翎为之。寿字扇八，拟用黄罗绣双龙，中篆寿字，边绣卍字回文。翠盖，薛综《汉书》注：“织翠羽为盖，如云龙矣。”拟仿其制为之。三檐，各绣孔雀尾垂下，承以曲柄。芝盖，《魏·仪服志》有之，今拟用黄罗，绣五色灵芝，曲柄，殳二对。《诗》：“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殳以积竹八觚。”拟仿其制为之。八角有棱，涂金。拟去政平讼理幡，原制在钺后，洪武三十年增，今拟增进善纳言十二旌，则此幡拟去。北斗旗，原制在二十八宿旗后。按仪仗皆东西对列，前以五星配五岳，后列二十八宿，俱双数相对。且二十八宿中已有斗旗，今去。告止幡二，宋制有之，今去。传教幡二，唐制有之，今去。自大清门朝象起，至殿前金炉蝇刷止，共一百九十三项六百五十余件。仪仗至扇伞之后，则列大刀豹尾枪撒袋。渐近殿前，陈杌一、金交椅一、金大瓶一、金盆一、金唾合一、金香合一对、金提炉一对、蝇刷一对。

常朝陈设之仪

大朝常朝陈设之仪，笔砚案在殿内右楹之南，东向。华盖在殿门外正中，法驾卤簿陈东西檐下，静鞭在午阶下，北向。仗马在左右阶下，步辇在太和门外，五辂在午门外，驯象在五辂之南，朝象在天安门外，皆东西相向。大朝庆贺，设表案于殿内左楹之南，西向。遇颁诏，设诏案二，一左楹之北，西向；一丹陛正中，南向。

历代辇辂

考历代辇辂之属，周制：玉路一，又曰大路。金路一，又曰缀路。象路一，又曰先路。革路一，又曰戎路。木辂一。陈氏《礼书》曰："是谓五路之大也。"王之所在，以大为名。玉辂、金辂、象辂以金玉象饰之，革辂鞔而漆之，木辂漆之而不鞔。鸾路一，朱路一，大路一，戎路一，元路一，是谓五时路。其制如五路。《礼记·月令》所载者，是辎车路车共十。司马法曰：夏辇曰金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车。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周十五人。秦以人君所乘，去轮舆之方径六尺，或使人辇，或驾果下马。汉以雕玉为之，汉制六辇，其数有六。《舆服志》云："辇具金银、丹青、采䙝、雕画、蒲桃之文。"金根车一，《舆服志》注："以金为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殷人以为大路，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其制，御为乘舆，安车五，制如金根。立车五，制如安车。蔡邕《独断》曰："有五色，安车立车合十乘，各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建旗十有二，如车色。立车则竖其旗，安车斜竖之。相风乌车一，即鸣鸢之象，后改为乌。傅玄赋："建修竿之亭亭，栖神乌于竿首。"戎立车一，蔡邕曰："戎立以征伐，制如金根。"三盖车一，一名耕车，一名芝车。《舆服志》："其饰皆如金根，亲蚕耕耤所乘也。"猎车一，饰如金根。重辋缦轮，缪龙绕之。皮轩一，师古曰："皮轩之上，以赤皮为重盖。"文颖曰："以虎饰车，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义。"凤皇车一，以凤为饰。武刚车一，《舆服志》："轻车，古之战车。不巾不盖。有巾有

盖，为武刚之车，为先驱。又为属车。”阖戟车一，阖，函也。取四戟函车边。五时车五，制如金根，旗如五方之色。御轺一，小车也，一马驾之。戟鼓车一，车上鼓吹也，驾牛二。车分左右，建戟。黄门鼓车一，车上置鼓，黄门掌之。指南车一，亦曰司南车，曰司马车。车上立木人，举手常指南。《黄帝内传》：“玄女为帝司南车。”或曰周公时作。鸾旗车一，《通考编》：“羽旄列系幢旁。”胡广曰：“以铜作鸾鸟于车衡上，驾四马，先路所载。”崇德车一，《古今注》：“一曰辟恶车。上有桃弧苇史，以禳祓不祥。太仆令一人在车前，执弓矢，属车八十一。一名二车，一名左车，秦制汉因之，多寡微不同。”豹尾车一，《古今注》：“周制也，象君子豹变。言尾者，谦也。”按汉制最后一乘悬一豹尾，以前比之省中。隋制，白鹭车一，一名鼓吹车，上施层楼，有鹭栖焉。行漏舆一，刻木为屋，中设刻漏长竿四，舆士十六人。隋所增仅此。唐以后多仍汉制，惟增记里鼓车一，四望车一，羊车一，一名辇。上如轺伏兔箱漆画轮，腰舆一，前后长竿各二，金铜螭头绯绣凤裙襕，奉舆十六人。宋增芳亭辇一。明远车即四望车，金多损减，止增逍遥辇一，平辇一，七宝辇一。元增宝舆一，方案绯罗云龙案衣。明制，止大路一，玉路一，大马辇一，小马辇一，步辇一，大凉步辇一，皆如今制。按汉制共一百一十八乘，唐制四十八乘，为最多耳。

驻跸大营

皇帝驻跸大营，内方外圆，度地纵二十丈六尺，横十七丈四尺。建黄幔城，外加网城，索绹为之，黄色，贯之以纲，高六尺，阔八尺，凡百六十有六。距幔城东西南各十八丈，北十五丈，设连帐百七十有五为内城。启旗门三，东镶黄纛，西正黄纛，南正白纛，各二。周建镶黄金龙旗四十有一，各以三旗，护军参领二人，护军校护军二十人门焉。宿卫帐九，司以三旗，护军参领一人，护军校护军十人，

外设连帐二百五十有四为外城。启旗门四，东镶白纛，西镶红纛，南正蓝镶蓝纛，浃日递建之。北正红纛，各二。周建方旗，东北镶黄，西北正黄，东南正白，西南正黄，各十有五，各以五旗，护军参领二人，护军校护军二十人门焉。宿卫帐四，司以五旗，护军参领一人，护军校护军十人。外城，东面设内阁、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门官帐。距外城六十丈，周设警跸帐四十，各建护军旗一，东北镶白，西北镶红，东南正蓝，西南镶蓝。司以护军参领，每旗一人，护军校护军每旗十五人。度地由向导总统张具，以护军参领三人、护军校护军八十人，重门拱卫，星庐环布。黄幔城正中，御幄在焉。

御幄

御幄之制，周建黄幔，城门南向，内树黄布屏，中建圆幄，高二丈，径三丈四尺。上为穹盖，顶圆木如枢衔椽，上覆皆髹朱，幂以白毡蓝布。缘上加素布，两盖缘蓝布，云文以髹朱。木杆十四分搘之，承椽以斜木，相交为墙，高五尺六寸，亦髹朱。外围白毡蓝布，缘下为朱帘，高一尺八寸。内围黄洋毡，红花文，左右分悬囊鞬佩刀。幄内藉高丽席，加白毡。门前后各高四尺，阔二尺三寸。幄正中设御幄，五采刻丝屏，青缎缘，座高一尺六寸五分，纵三尺九寸五分，横五尺七寸五分。垂重幨，上锦下黄绸，藉黄毡，坐具貂及妆缎。惟其时，庭左右各设圆幄一，高九尺五寸，径一丈五尺，墙高四尺五寸，内围白毡，余制皆同。座后达长幄，直而深狭，高七尺六寸，纵一丈二尺，横八尺。直梁横栋，檐左右垂高五尺，四方启门，高阔如中圆幄。盖及墙皆围白毡蓝布，缘内藉高丽席，加黑毡。后达帐殿，横列三楹，高一丈一尺，纵一丈三尺，横三丈，东西室皆启窗。更后为圆幄六幔，城外左右连帐，茶膳储偫，各庀其事。

官名好从古称

国初沿旧制，督抚俱系钦差，不作缺，故品级一视本衔，无定位，亦无定品。今日巡抚自为一官，定秩二品，已为专职。昔之抚军，以副宪、佥宪授任，故称曰中丞，乃指其都院本官也。今已加兵部侍郎，而犹称中丞，见之书柬屏幛，转卑之矣。巡抚之名，肇端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命太子巡抚陕西，其后渐遣部院卿寺巡抚各处，因事而简，事竣辄罢。至景泰间，始定为宪职。耿九畴以刑部侍郎特改副都御史抚陕，盖以巡按御史与部堂难相统摄，故以副宪临之，俾巡按执见堂官礼也。中叶后，抚按相处若寮采，且或仰其鼻息，是又一变矣。按明初遣监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灾重患，谓之巡按。其遣廷臣巡视，谓之巡抚，事讫而回。宣德间以关中、江南二处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交，他省则无。正统末，南北军与各省皆置巡抚，后惟福建、浙江二省不设，至陕西一省则设四巡抚，北直隶则设二巡抚。督抚加尚书侍郎误称中丞固谬，即宪职亦无是称。于谷山尝谓嘉、隆后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称谓概多从古称，六卿、大司徒、大司马皆《周官》旧名，职任相称是也。惟台长无以称，乃称曰大中丞，则误甚。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汉之御史大夫；左右副佥都御史，乃汉之御史中丞。在《汉官仪》皆无大字，乃以大夫降称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锦衣掌印称大金吾，顺天府尹称大京兆，益无稽矣。名言之间，礼分所寓，一时孟浪，历世流传，虽名卿通儒，亦复随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称六卿为大农、大马、大寇、大空，概去司字，谁为作俑，波靡相从，不值一辨矣。唐时宰相相呼曰堂老，两省曰阁老，尚书曰院长，御史曰端公，安溪谓不如直称本官之为愈。信哉！

总督

明制，文帅以总督为极重，始时设于边关，继踵设于内地。及关白事起，又以总督为未崇，始有经略之名。其敕书云：“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总兵以下，违军令，任自行军法。”盖文帅之重，于斯为至。国初之制亦因之，武臣以总兵为重任，明初皆以侯伯勋臣佩印专征，列衔在尚书之上。其后渐以凌替，自总督设而总兵益凛凛奉约束矣。嗣更以流官充总镇，暴起行阵，名实益卑，兜鍪执仗，匍匐旌门如奴隶，然固积渐之势也。至征倭之役，李如松新从宁夏凯旋，再为大帅，功名甚盛，气焰凌人，不复甘匍匐之仪。时经略宋应昌亦无如之何，乃议加提督军务，即以入衔。其相见得比道臣见督抚仪，素服隅坐而已。

道员品职

各省道员，初承旧制，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之分，其品自从三以至正五。康熙初，定制由京堂特转者为参政、掌科。外转知府，升授者为副使、给事、御史，外转者为参议、郎中，外授者为佥事。至乾隆二十七年，概改为正四品，除去参政等名目，而知府则降从四品，体制乃得画一。

直隶藩臬

初直隶未设藩臬，设口北守道兼山西布政司衔，大名巡道兼河南按察司衔，通、永、天津巡道俱兼山东按察司衔，霸、昌、井陉巡道俱兼山西按察司衔。康熙八年，直隶增设守道一员总司钱谷，巡道一员总理刑名。雍正二年，始定设藩臬，而裁总司二道缺。三年改口北道从直隶布政衔，余道皆从直隶按察衔。天津、通、永、大名则改为河道，井陉道缺裁。

教官

康熙三年，大县裁训导，小县裁教谕。十五年复设。宪皇帝谕吏部：直省教官专司训迪士子，今年幼不通文艺之人捐补教职，即为年老学优者之师可乎？伊等既已捐纳，应照其品级改补别职之处。该部议奏，真大哉王言也！汉成帝诏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若以老朽贪冒及年少无文者处之，欲教化之兴得乎？张藻川阁学请裁岁贡，选教职，以疏选法，意甚善而言之不详，为礼臣所驳，且收刻名。予谓其说不可易也，岁贡之弊久矣。其人浮沉庠序，碌碌无长，虽边庠下邑文风恶劣之地，偶列优等。挨次出贡，循资授职，他人悬车之日，此辈弹冠之年。口不谈文，耳聋目瞶，何以课士耶？既无上进之望，复当戒得之秋，惟以殖利为事而已。且生员上进之路甚广，三年乡试有举人副贡，十二年有选贡，学臣报最有优贡，即出贡后，又有考职、校书、誊录、教习等途。乃于此数者一无得当，虚糜廪膳，数十年已非举人副拔所有，及其垂暮而又官之，毋乃过乎？况训导既专属岁贡，举人副拔遂皆并于教谕一途，缺少人多，得官必待三四十年以后，其衰颓贪劣又无殊岁贡矣。今使岁贡给衔停选，以教谕归举人，训导归副拔优贡，则铨法疏，教职重。任斯职者，年富力强，学问未荒，必思勉图上进，不致甘为庸钝，而士子亦可稍资其教益也。夫举人副拔，学问不必优于岁贡，而国家取之之意，则固以为稍优也。岁贡亦不尽劣于举人副拔，而国家差等之分，则固以为微劣也。今予劣者入仕之路，转碍优者登进之阶，眊矣。故岁贡选教职，不但不能使教官有益于生员，且转使举人副拔胥化而为岁贡矣。康熙三年，圣祖罢岁贡廷试，当日廷议，岂无所见乎？明商文毅请教官俱于副榜年三十以内者选用，概停保举，在当时称能救弊，实不易之论也。今之论人才者，多称及锋而试。教职为师儒之官，有育才之职，何必待其龙钟而始任之耶！

官之久任

官之久任，虽励精图治皆苟焉而已。汉诏共治惟二千石有政理者，增秩赐爵而不迁其任。两京之治，于今为烈，皆久任之效。即明周忱在苏松二十一年，王翱在辽东十有一年，于谦在河南、山西十有八年，陈鑑在陕西亦十余年。假使当日迁调纷纷，席不暇暖，岂能深悉地方情形，而建不世之业哉？

吏之重要

宋、元、明以来治天下者，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夫胥徒府史，载在《周官》，吏道一途，两汉以来未之或废。其时门干街卒，皆得材守自见。盖国家用人惟其材，而不限以常格，其下亦不以此为嫌，而争自树立。如于定国、丙吉皆以吏入仕，赵广汉河间之郡吏，尹翁归河东之狱吏，张敞太守之卒吏，王尊涿郡之书佐，皆有出将入相之材，为汉代名臣。自儒吏分为两途，而文无害者遂与铃驺儽隶之徒同为衣冠所不齿。为吏者亦遂甘心于顽钝无耻，惟日以舞文黩货为事。在一邑则蠹一邑，在一省则蠹一省，在一部则蠹天下。而且子孙盘固，世代相承，虽有精明刻核之官，其如此老奸巨猾之吏何哉？

论吏道

御批苏洵《衡论·广士篇》云：汉去周未远，其士之秀良，州牧辟命以为掾史，他时三公六卿九牧，胥于是乎选。吏既习于民事，故循绩易奏；吏与士同途，故人不耻为吏。唐、宋以来，以制举取士于文采声华，而士乃不习民事，吏习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

判然两途。而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然在一邑，则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则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则一部之政由其手。以无赖之人而政出其手，则无所往而不为弊矣。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自知罪大，则纵火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颠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养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为来往无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声华不习民事之官，以之驾驭百十为群，熟悉风土，谙练事故，作奸犯科，无赖之吏于此而能奏循绩焉，固较汉世难什伯也。沿习既久，如久病之人，转以病为命，一旦悉去此辈，则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势不能以终日。嗟乎！欲天下之治，不改弦更张，使吏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淳美，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洵为广士论，欲使吏于士同升于朝，固是切要之言。虽然，未易言也，必先去其大恶之不可贯忍者而为之功名之途，使得与士齿。优柔渐渍，潜移默夺之渐，使士之秀良者不耻为吏，而士之习于吏者，得自奋于公卿，然后可与道古，盖非百年不能矣。若举洵之言，一旦骤施之，令无赖吏得居士大夫间，正所谓吏道杂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

晓事之臣

宋孝宗谓办事之臣难得，张南轩对：当求晓事之臣。若但求办事，则他日坏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此识治体之言。

禁回民任胥吏

六部直省胥吏，大半为浙东游手窟穴。闻陕、甘郡邑半系回民顶

充，此尤非类。京师衙门亦间有回民。惟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良是。

年老大臣骑马

年老大臣，六十五岁以上，应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奉旨，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见宪庙上谕。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康熙禁各衙门出示

上谕书云：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近各衙门出示，或变旧章，作威作福，钓誉沽名，往往朝更夕改，互相矛盾。胥吏因之作奸，宵小借以滋扰，弊不胜举。嗣后须协情当理，可永远遵行者方准出示。至哉言乎！小臣好条陈轻改定例者，三复圣谕，当悚然惧也。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教官有关风俗

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蚩蚩氓庶不至傲虐淫荡者，皆以自孩提至稍长，见长幼尊卑之节有一定不易之理，先入为主。故后起之私心，终有所顾忌而不敢逞。此礼教之化于无形者，而其本则由于学校之为功甚巨也。故司铎之选不可不慎。尝见庙宇寺观稍有规模者，必慎择住持，演法蓄众，修整其庙貌，洒扫其龛帏。乃黉门之中，茂草盈尺，大成之殿，蝠粪满阶，不必问其训课何以，即此废弛，有愧秃髡多矣。此诚教职之罪，而不仅教职之罪也。

卷八

萨哈廉

颖亲王萨哈廉，礼亲王第三子，屡立战勋。崇德元年五月卒，年三十三，太宗亲奠恸哭。后梦见王求赐牛一头，上以问大臣希福、刚林等，皆以上思念所感。后希福等阅旧典，凡亲王薨，初祭用牛。上异之，命礼部备牛致祭，文曰："尔身虽没，尔性实灵。所请太牢，已感于梦。朕察古礼，初祭用牛。今既见梦，又合于礼，朕甚奇之。遣臣用礼，以慰尔心。"云云。其子阿达礼，初封多罗郡王，顺治元年，以谋立睿王多尔衮伏诛。次子勒克德浑，废为庶人，后世祖加封贝勒，为平南大将军，往代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平定浙、闽有功，封顺承郡王。后复同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平长沙、永州，擒何腾蛟，擢任议政。九年薨，年三十四。子勒尔锦袭爵，生有神勇，视古贲、育，征吴三桂担延，削职羁禁。

屯太

屯太，鄂文端毅庵相国之高祖也。由江钦地方率领七村亲族效顺投诚，太祖高皇帝以觉罗瓦尔喀厄七克之妹给屯太为妻，将屯太之妹给吕东巴突鲁郡王为配。子图们承袭佐领，擒剿诸役，屡著勤劳。大凌河被围，图们首先出战，力击张春兵。敌营火炮齐发，中图们股，股断一筋，未殊，勇奋自若，坚壁不动。待大兵继进，逐破明师。太宗皇帝亲视其伤，抚问之，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往视，谓王曰："吾

伤重，不复能骑马杀敌，乞王奏请，为吾截去股，以油炙之。虽残废，尚可为朝廷司阍也。”是夕竟卒。子图彦突，年十九，赏袭佐领，历任户部官。顺治元年定北京后，图彦突身故，子鄂拜，即文端父。奉敕建昭忠祠，图们与祀。见文端奏折。

清兵追蹑李自成

顺治二年闰六月，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疏称：我兵追蹑李自成，凡十有三战。穷追至贼老营，贼兵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有降贼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遁走，时随身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者往认其尸，尸以朽不可辨。或存或亡，再行察访，俘获自成两叔妻妾，获金印二。又获伪汝侯刘宗敏并妻媳，伪总兵左光先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两叔及刘宗敏俱斩于军前。见《通志》。

清兵定江南

顺治二年五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既定江南，奏疏报捷，其略曰：我兵于四月初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廿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

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赞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搆、李绰、给事中林有本、陆朗、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廿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旋又奏擒获伪福王朱由松，江南悉平。是年十一月癸亥，以豫亲王招降之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汉军，王加封和硕德豫亲王，赐黑狐皮帽，貂皮朝衣，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先是五月初十日，朱由松遁走芜湖，王令洪巴图鲁尼堪追击，截其去路。黄得功逆战，击败之，兵皆堕水，尽夺其舟，得功中流矢死。伪总兵田雄、马得功等缚朱由松及其妃来献，十总兵及部众俱降，得金银、宝玉、绸缎等甚多。又用红衣炮攻江阴县，克之。上赐尼堪金二百两、银一万五千两、漆鞍马一匹、空马二匹。

陈子龙

顺治四年四月，柘林游击陈可擒获奸细谢尧文，搜得伪敕一道，系故废官侯峒曾等所造，潜通伪鲁王，反间大学士洪承畴及江宁巡抚土国宝。内云封承畴为国公，国宝为侯爵。又有黄斌卿密书云：承畴所具本，封国宝二次密字，俱已转奏国主。又云“内仗承畴，杀巴、张二将，外托国宝，靖除地方，则江南不足宁”等语。承畴奏闻，特加开谕。五月，故明推官陈子龙阴受伪鲁王部院衔，结联太湖巨寇，潜通舟山余孽，遣章京索布图计擒之，子龙投水死。苏、松千里，以次削平。见洪承畴本传。

孔四贞

顺治年，定南王孔有德因贼陷桂林，自尽捐躯，诏谥武壮，立祠，春秋致祭。时工部以孝陵碑未建缓之。有德女四贞疏言：“先臣航海投诚，舍生报国，南征北讨，勋劳彰著。今茕茕孤女，仅延一线，所望国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归。伏祈再沛恩命，饬即建祠，则劳臣报国之灵与普天效忠之气，感激无尽。”得旨“准行”，至今岁祀如仪。奉祀者为山东闵氏子，世职。有德仅一子，为李定国掳去，身后止存一女四贞，特恩照和硕格格食俸，后适孙延龄。吴三桂反，延龄为抚蛮将军，驻防广西，叛降于贼，自称安远大将军。四贞劝其反正，代延龄具疏乞降，圣祖许之。三桂遣其孙世琮诱执延龄，杀之。越三年，抚蛮将军击走吴世琮，四贞归于京师。按孔有德于天聪七年五月任参将，自山东来降，范文程挈以归。

杨古利

郎住，正黄旗满洲舒穆禄氏，初为部长，翊戴我太祖，命子杨古利入侍，太祖以女妻之。郎住为人所害，其妻系幼子于臂，属鞬佩刀，射众突出。杨古利闻之，手刃杀父者，割耳鼻啖之，时甫十四。铁岭之役，裹创系腕，大破明兵。天命六年，太祖命其位次贝勒八人之下，四十余载，身先破敌，屡被创。崇德三年征朝鲜，中鸟枪卒，封武勋王，以次子塔瞻袭超品公，配飨太庙。雍正九年，加美号英诚公塔瞻。顺治四年卒，子爱星阿袭公。十七年，征李定国，领兵至锡波，今作锡箔江。一夜行三百里，至缅甸阿洼，执朱由榔，眷属全获。杀王维公等一百余人，降白文选于猛养，授内大臣少保。康熙三年卒，谥敬康。

希福巴什克

希福巴什克，正黄旗满洲文馆掌机务，翻译辽、金、元三史，取其所行善恶及征讨畋猎之事，译满语以进。时睿王恶其不附己，免其官，籍产。顺治八年，世祖悉其枉，补大学士。九年病卒，年六十四，谥文简。

索尼

索尼，希福之兄，硕色之子，通满、汉、蒙古文，在文馆办事，随太宗出征，以汉语招谕降人。顺治初，以不附睿王削籍。九年，加一等伯。十八年正月，上诏翰林学士麻勒吉、王熙至养心殿草遗诏立太子，谕索尼及苏克萨哈、鳌拜、遏必隆四人，同心辅政。康熙六年，加一等公，七月卒，谥文忠。长子噶布喇，领侍卫内大臣，我孝诚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世袭罔替。二十年卒，谥恪僖。第三子索额图，仕至大学士。

帅颜保

希福次子帅颜保，漕运总督，开云台山田，礼部尚书。征吴、耿二逆有功。子赫奕，工部尚书，工书画。奕子四人：长图南，郎中。次慧中，给事中。三嵩寿，礼部侍郎。四肇敏，侍讲。

佟养正

佟养正，镶黄旗满洲佟佳氏，天命四年，同弟养性率族来归，征辽阳有功，授职守镇江城。时中军陈良策潜通明将毛文龙，被执不屈死。次子佟图赖，征江南、湖广，加三等子，任兵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卒。康熙间，以图赖系孝康章皇后之父，追封一等公，建专祠，谥勤襄。

佟国纲

图赖长子佟国纲，袭公，康熙十四年为安北将军镇宣府，后征厄鲁特，中枪阵亡，谥忠勇，加太傅，同祀图赖祠。国纲长子鄂伦岱，内大臣，缘事诛。次子佟法海，癸酉举人，甲戌进士，由翰林任广东巡抚、江南学政，复巡抚浙江，兵部尚书，无子，以兄子介禄为后。三子夸岱，工部尚书，袭公。鄂伦岱次子介福，雍正癸丑进士，礼部侍郎，四为会试总裁。介福胞兄补熙，绥远城将军。

佟国维

图赖次子佟国维，内大臣。时有吴应熊红帽子贼，国维发其奸，率侍卫三十人至大佛寺擒其魁，有功。又以系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随兄国纲征厄鲁特，兄亡，冒矢石败贼众。五十八年病卒，谥端纯，与图赖、国纲合祀一祠。国维子八人。长子叶克舒。三子隆科多，袭公，吏部尚书，缘事诛。隆科多子八人。第六子庆复，袭公，靖边大将军，云贵总督，户部尚书，大学士。七子庆泰，护军统领。

金台石

金台石，正黄旗人，纳喇氏，原系叶赫贝勒。太祖平叶赫，台石不降，令其子德尔格勒往谕之，终不下。后太宗授德尔格勒梅勒章京。子尼雅翰。金台石之孙明珠，大学士。明珠子揆叙，左都御史。拨芳，和硕额驸。成德，改名性德，康熙癸丑进士，一等侍卫。工诗文书法，著《周易粹言》八十卷、《礼记集注考误》三卷，附刻《通志堂九经解》中。

旺吉努

旺吉努，镶黄旗满洲富察氏，太祖时来归，授佐领。长子万济哈袭；孙哈世屯，世祖时任内大臣内务府总管，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谥恪僖，祀贤良祠。哈世屯子米思翰，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谥敏果，祀贤良祠。米思翰长子马思喀，内大臣，昭武将军，平北大将军。征噶尔丹回，任都统，谥襄贞。三子马武，领侍卫内大臣，侍圣祖五十余年，谥勤恪。马武子保祝，古北口提督。

李荣保

米思翰四子李荣保，察哈尔总督，追封一等公，我孝贤皇后之父。长子广恒，次子傅清，三子傅宁，四子傅文，袭公。六子傅宽，八子傅玉，九子傅谦，俱任侍卫。十子傅恒，御前侍卫，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子福灵安，云南总兵。福隆安，和硕额驸，工部尚书。福康安，工部尚书。福长安，户部侍郎。万济哈之次子吉尔塔巴，由护军校破流贼，讨福王，平河南，历任右通政。次子庄图。吉尔塔巴子陶住，陶住子托庸，吏部尚书。托隆，川东道。

明瑞

广恒子明瑞，兵部尚书，伊犁将军。征缅卒，谥□□。

费英东

费英东随太祖三十余年，目以万人敌，以皇长子之女妻之，忠直强梗，太祖以为第一功臣，三等公，一等总兵世职。卒年五十七，配享太庙，谥直义公。雍正九年加美号信勇公。子十人。第七子图赖，步战破李自成营，平定江南，斩史可法，败黄得功。至浙江击走鲁王朱彝垓，进一等公。至闽败伪阁部黄鸣骏，十五战连捷，杀唐王聿钊等五王，戮马士英、方国安、官员一百五十四人。以暴疾卒于军，年四十七。史称其有勇有谋，以寡克众，四十余阵所向无敌。图赖长子辉塞，袭公。顺治四年，睿王以其不附己，夺其爵。九年，世祖念其无罪，追复世职，谥昭勋。雍正九年，加图赖美号雄勇公。图赖第一子查喀尼，内大臣。查喀子倭赫，袭爵。倭赫子富尔丹，吏部尚书，靖边大将军，坐事罢。其子哈达哈，乾隆初工部尚书。费英东第九弟卫齐。

赵布泰鳌拜

卫齐第二子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平云贵，擒李定国、白文选、伪桂王。康熙三年，因弟鳌拜事削职，旋以功仍给世职。卫齐第三子鳌拜，天聪四年破洪承畴十三万兵。顺治元年进一等侯，十八年受顾命，为辅政大臣。康熙七年，加太师。八年，以罪赐死。一作圈禁。五十三年赏世职。雍正五年复公，令其孙达福袭，加封美号超武公。

额亦都

额亦都，镶黄旗钮祜禄氏，父母为仇家所杀，匿于邻人。年十三，杀父仇归，太祖以和硕公主降焉。有军功，一等大臣，卒追封宏毅公，配享太庙，建专祠。子十六人。长子班锡，佐领。二子达奇，三子车尔格，杭州将军。天聪元年，为八大臣之一。顺治三年卒。四子含袋，一作韩代。阵亡。五子阿达海，佐领，阵亡。六子达隆阿。七子茂海，阵亡。八子图尔格，十六大臣之一，二等公，吏部承政。顺治二年卒，谥忠义，配享太庙，加美号果毅公。九子图尔锡。十子宜尔登，军功，加至二等伯。顺治十三年乞休，康熙三年卒。十一子敖德，军功，加世职，户部尚书。十二子额森，都统。十三子超哈尔，军功，至议政大臣。崇德七年殁于阵，年四十一，谥果壮。十四子格尔特。十五子索浑，议政大臣。十六子遏必隆，和硕公主所出，一等公，辅政四大臣，加太师，孝昭仁皇后之父。

图尔格

图尔格累立战功，崇德三年围锦州，身被二十三箭，马伤十九处，仍力战，俘获。七年征山东，破敌三十九次，下九十四城，杀鲁王及明宗室千人，俘获人三十六万九千有奇。卒年五十，子二人。

宜尔登

宜尔登，天命元年预又十六大臣之列，备屯戍，决狱讼，屡立战功。败袁崇焕兵，洪承畴以十三万兵援锦州，奋入敌围，身被三创，马中十八伤死。又换马，中八伤死。又换马，中五伤死。四败敌军而

出，太宗嘉其勇，世祖绘其像二，一贮内库，一与其家。康熙二年卒。

遏必隆

遏必隆，崇德六年破洪承畴兵，验箭射杀独多。太宗曰：“巴图鲁之子，仍巴图鲁也。”顺治二年，征湖广，升一等公。十八年，为辅政大臣，后加太师，戴双眼翎，赐一等公爵，原一等公与子法喀袭。八年病，辞辅政。九年，因鳌拜乱政，缄默无言，议处甚重，圣祖念无结党之事，止革公。十二年卒，谥恪僖，赐策名金匮匾，令立家庙祀之，春秋太常寺官行礼。子七人。

陈泰喇哈达

车尔格长子陈泰，屡立战功。顺治元年，入山海关，破流贼，征湖广，败“一只虎”于荆州，平定福建全省，授吏部尚书，国史院大学士。十年，授宁南靖寇大将军，征湖广，平常德府。十二年，卒于军，谥忠襄，加世职。一子尼满卒，无嗣，以弟子白启袭。车尔格第五子喇哈达，工部尚书，镇守杭州，赴康亲王军前赞画。平耿逆，授宁海将军。平漳州，遇侍读学士李光地，知贼遁走信，进泉州，直攻厦门破之。斩首五万四千，招安民十六万，回任都统。二十四年乞休，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瓦岱

教德第三子瓦岱，康熙三年从征湖广有功。十四年，败耿逆于抚

州，平湖广，迁江宁将军。二十七年，诛夏逢龙。三十年，为安北将军，追噶尔丹。

殷德

遏必隆第四子殷德，一作尹德。多力善角抵，领布库长。康熙二十九年，征噶尔丹。雍正元年，授都统，御书高门令望匾赐之。以弟阿灵阿有罪，以波公爵令殷德袭，以病乞休。遏必隆共五子：长子法喀，一等公，御前大臣。二子颜珠，头等侍卫。三子福保，二等侍卫。四子即殷德，五子阿灵阿。

殷德五子

殷德五子。长子策楞，大学士、将军。次子讷亲，大学士，经略金川，诛。三子阿敏尔图，副都统。四子爱必达，湖广总督。五子阿里衮，大学士、副将军，征缅卒。

图海

图海，正黄旗满洲马佳氏，初侍世祖，为国史院侍读。具文武才，任大学士，管刑部尚书，缘事闲居。十八年遗诏，图海宜任以重地。康熙三年，为定西将军，统川湖之兵，平流贼，内升大学士。十二年，奸民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凶徒数十谋为乱，立往擒之。是年，吴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叛，图海领户部，严禁军需不私派，夫役不拘系，钱粮不多征，词讼不滥准。察哈尔布尔尼劫其父反，为副将军平之。十五年，为抚远大将军，贝勒董额以下悉听节制。至平

凉，王辅臣乞降，缴吴逆伪敕印，旬日而定，秋毫无扰，关陇悉平，封三等公。旋统张勇、王进宝、孙思克、赵良栋等大兵，平定汉中，四川悉定。二十年以疾回京，任中和殿大学士。卒赠少保，谥文襄。雍正二年加一等公，配享太庙，加美号忠达公。子诺敏，袭三等公，礼部尚书。诺敏子马尔赛，袭一等公，为抚远大将军。获罪，其弟马礼善袭公爵。

吴理戡

吴理戡，正白旗满洲瓜尔佳氏，国初来归，破明杨镐兵，直入李如柏营，大败之。长子吴拜，年十六，征抚顺，射中明哨兵额。随猎遇巨熊，下马步射之，洞其胸，熊堕岭下。太祖遥见曰："非吴拜不能。"遣视之，果拜也。太宗时，与十六大臣议政。康熙初年卒，谥果壮，二等伯。吴拜子郎谈，十四岁为三等辖。十六岁征姜瓖，见一人执刃浮水至，射之中心死。二十七年，往罗刹定地界，罗刹大惧，盟于城下。自厄里谷纳河以上至黑龙江北岸，自格尔必齐河至兴安岭，以抵海定界而还。毁其城郭庐舍，三日毕。复征噶尔丹，为昭武将军，奉旨召回，赐宴劳之。三十四年卒。子拉馨，袭世职，散秩大臣。

费扬古

费扬古，正白旗满洲董鄂氏，二等伯鄂硕之子。年十四袭职，十八岁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三岁参赞裕亲王福全军，征厄鲁特，寻为抚远大将军，驻归化城，讨噶尔丹。三十五年，圣祖亲征，贼败走，弃庐帐逃，遇费扬古，大败之。杀其妻，斩首三千，进一等公。卒于军，谥襄壮。

顾八代

顾八代，字文起，署纛章京顾纳禅巴图鲁之次子，由正白旗满洲，改正黄旗觉罗氏。生而聪敏，貌魁梧，挽十二石弓，矢不虚发。折节读书，精韬钤。顺治十六年，充摆牙喇，随信郡王多尼征伪桂王，旋任选司郎中。康熙十四年，御试旗员第一，改侍讲学士。十六年，以内阁学士参赞军务，征吴三桂。十八年京察，大学士索额图恶之，注以浮躁，后赖塔为征南大将军，仍令参预军务。二十三年，侍皇子读书，历礼部尚书，同列惮之，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雍正四年，赠太傅，谥文端，祀贤良祠。

鄂素

鄂素，通经史，友于之谊最笃。康熙十八年，由笔帖式特授慎刑司郎中，听讼务得其情，人称曰“白面包爷”。纂修《大清律》。子留保，辛丑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郎永清

郎永清，字定庵，汉军，任汾州守，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至山东巡抚，治于七一案，所全活甚多。子八人，皆有才，廷佐、两江督。廷相、闽督。廷枢、廷极。漕督。

王诏密疏

康熙十三年，礼部员外郎王诏随顺承王军前。十五年密疏云：“十三年三月抵荆州，时常、岳、澧州未失，鼓行而前，湖南可复，计不出此。即不然，屯兵要害，则长江尚为我有。彝陵、岳州两路，贼难兼顾，又不出此。再不然，乘彼初至无备，渡江拔南岸，为可攻可守之计，亦不致令贼深沟高垒，急难摇动，又不出此。遂令群盗皆逞，大兵数十万，金钱万万计，虽广开事例犹不给。而楚地米价三倍于前，民困追呼，又苦转运，恐将来叛者不止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杨来嘉诸凶已也。且马倒十之五六，兵亡十之二三，存者锐气全销，羸病相半，时势可虞。臣请统一旅为诸将先驱，不幸死于疆场，犹胜坐待乱民之剸刃于腹也。乞敕大将军克期进讨，毋稍逗遛。”疏上，圣祖嘉其忠直，下诏切责诸将，刻期灭贼。由是凶渠困殪，诸方渐次削平。小臣沥血陈言，不计利害，盛朝喜闻谠论，坐收荡平，皆足纪也。诏，字徽山。详《憺园集》。

施琅施世骠

郑成功据台湾为寇。台湾，故红毛番耕牧之地，成功逐去番人，伪设东都，凭阻为患。康熙元年，施琅提督闽中，密陈金门、厦门可取状。上命刻期进兵，遂克金门、厦门、铜山。郑贼积年所聚东南诸岛悉平，遁入台湾。授右都督，挂靖海将军印。六年，复陈边患事宜诸疏，召诣阙面陈。时廷臣皆议主抚，乃撤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封伯。其后逆藩作乱，海氛乘之益炽。二十年，上询廷臣方略，多循前议，琅毅然身任，具疏陈情形，上特命提督全闽水师。次年谕趣琅进兵，琅先聚米作地形，示诸将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进击，不用命者斩。书诸将姓名于船篷，以便进退，且觇勇怯。六月，由铜山进船，贼将刘国轩倾巢而出。自乙酉至辛卯，鏖战连克，国轩遁，余众降，遂克澎湖。是役也，以七昼夜破数十年盘踞之贼。抵澎之后，海不扬波，进师之时，潮长四尺，实天威所致。七月丙申，逆

渠郑克塽降，台湾遂平，晋封靖海侯。琅第六子世骠，于康熙五十九年任福建提督，即琅旧治。其励卒伍，练舟师，一以父法行之。六十年，台之奸人朱一贵妄称明后，招集不逞，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为乱，杀总兵官，据府城，建伪号。世骠闻乱，即日召将士授以计，克期进剿，七日而复台湾，与其父平海日期不少异云。琅卒于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谥襄壮。子世骠，卒于康熙六十一年，谥勇果。

马进宝

马进宝为江南提督，驻松江，爱结纳名流。有诸生贫乏不自存，岁暮窘迫，献马春联云："渔阳老将多回席，鲁国诸生半在门。"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语也，赠之千金。马少出行伍，遭逢多艰，故妻为人掠卖，已他适生子，马亦别娶。及贵，故妻闻之，叩阁上谒，马内之，抱头痛哭，筑别馆以养其夫妻子女。军中称曰夫人，曰公子，与其后妻均礼焉。马后伏诛西市日，故妻与其夫皆斩。马在江南，横征暴虐，穷极奢华。吴梅村赋《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处一将军，到日雄豪炙手熏。羊侃后房歌按队，陈豨宾客剑成群。"又："千箱布帛运轺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将军一一数高资，下令牢搜遍墟落。非为仇家告并兼，即称盗贼通囊橐。"殆死有余辜者矣。

范承谟之死

范忠贞公遇害，一时同死者，自幕友至隶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张福建者，闻变，手双刃大呼夺门，当之者立毙，力竭被执。又泰宁人许鼎者，自公被执，即阴左右之。凡公所书片纸只字，悉收藏。及被杀，耿逆令人焚公尸于山野，许鼎预往潜匿，心志其处，至夜行乱石中，取其烬体藏于家。明年，负骸骨走万里，至京师。事闻，上遣

内大臣佟国维、侍卫二十人奠酒临丧。十九年，精忠诛，赴市朝日，公子时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前。此较王弇州兄弟赎得严世蕃一体，熟而荐父对食啖尽者，更为畅快人心。

贰臣起用

顺治九年诏，自定鼎后，曾经入仕之废员，有才学优长者，着督抚保奏。时苏州巡抚周廷佐疏称延访十有八人，惟松江府旧绅许誉卿屡以病辞，不敢列入，余俱开事由报部：弘文院编修宜兴陈于鼎戊辰、通参吴县宋学显戊辰、秘书院学士常熟钱谦益庚戌、中允宜兴吴国华甲戌、礼部员外长洲汤有庆丁丑、进士丹阳荆有实癸未、金华守常熟王澧癸未、参议道武进吕阳庚辰、刑科给事太仓钱增辛未、进士太仓许国杰癸未、中书高邮宋徵璧癸未、侍讲昆山徐开禧戊辰、礼科给事宜兴周正儒庚辰、兵科给事宜兴吴适丁丑、副使道无锡曹荃戊辰、进士武进吴刚癸未、吏部员外华亭聂慎行壬戌、香山令上海顾其言庚辰。奉旨，交吏部考核酌用。

齐苏勒

齐文襄苏勒，满洲正白旗人，初由官学生选天文生，康熙二十七年升本监博士，三十年迁挈壶正，三十四年升灵台郎，三十七年改永定河笔帖式，次年升主事，兼永定河分司。四十二年升侍讲学士，五十三年特授永定河分司，次年又改侍讲。六十一年升祭酒，仍管分司事。是年冬迁山东按察使，雍正元年正月署河督。

耆旧记

计改亭东作《耆旧记》称：今海内耆旧尤重于长安者，苏门孙征君钟元先生、京师孙侍郎退谷先生、王尚书敬斋先生、沛县阎孝廉古古先生、昆山顾隐君宁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征君年九十一，侍郎年八十，尚书年七十一，孝廉年七十，隐君年六十。征君之学从象山、阳明入，而践履笃实，生平于大节无所苟。侍郎之学以朱子为宗，于五经俱有纂述注疏，自行其意。尚书湛深经术，尤工文章古近体诗。孝廉喜任侠，与征君少壮时意气相类，晚游九边，好谈兵及经世方略。隐君专精经传训诂及五音四声之学，考订详慎，为侍郎密友。改亭止就长安朝士一时往来者言。

海内三遗民

徐俟斋枋与宣城沈寿名、嘉兴巢鸣盛，为海内三遗民。川湖制军蔡毓荣慕俟斋名，具书致名药，托幕下友冯羽道意，俟斋坚不受。遗书冯生，善为辞焉。睢州先生汤斌抚吴时，屏驺从，两诣山中，卒不得见，叹息而回。毓荣为漕督蔡士英之子，将军蔡良之父。

王士禛论干练官吏

王渔洋谓谏官称杨以斋、魏环极，御史称李琳枝，铨曹称王伯勉，总督称李邺园，巡抚称汤潜庵、张孝先。按以斋、环极、潜庵、孝先及武定、柏乡，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优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纵不法，皆杖毙之。紫稼者即龚芝麓、吴梅村、陈其年所歌“王郎王郎”者也。李素豪于饮，家有园，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

江南欠粮案

顺治十八年，四辅臣柄政，时江南巡抚韩某题苏、松、常、镇并溧阳一县欠十七年钱粮，内乡绅浦音、吴汪度等八百六十九人，其致仕候选在籍者俱革职，在官者分别降调，青衿贡监黜者一万七千九百余人。士子游学四方，有人询其前程者，辄曰“奏销了”。江南粮赋，自明天崇以后，绅衿吏胥往往舞弊，而守令又因以中饱，大吏亦故若不闻，日久弊生，乃至于此。若不大加沙汰，安得扩清？且不过褫其职衔已耳。闻当时议者咸以为刻，事后平心而论，不可谓非宽网矣。四辅臣者，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也。

林古度耐贫

林茂之穷老居金陵，冬夜作诗云：“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夏日又无帷帐，或遗之，则又以易米。施愚山曰：“夏无幮，病于寒无毡。君能守之，当为作计。”处士笑曰：“当守之以虎。”客皆绝倒。后愚山自豫章寄一纻帐，书绝句云：“北窗高卧岂知贫，料理偏愁白发人。纻帐亲题林处士，草堂长伴百年身。”并属同志者各题一幅，曰：“不问知为林处士物，即谓之墨守可也。”时茂之年八十三，犹矍铄如五六十许人。

吴憬

吴梅村晚年精于星命之学，连举十三女，而公子暻始生。时唐东江孙华为名诸生，年已及强仕，赴汤饼会，居上坐，梅村戏云：“是子当与君同年。”唐意怫。后戊辰暻举礼部，东江果同榜。蒙叟赠梅

村五十生子诗云："九子将雏未白头，明珠老蚌正相求。兰闺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儿字阿侯。"盖少妾所出也。后官兵科给事中。

张九徵父子

国初乙酉江南开科，张湘晓先生九徵举乡试第一。文出，海寓传诵，几于纸贵。后视河南学政，即乞归。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冢宰郝恭定公惟讷以湘晓先生应诏，有司敦迫再三不出。贻友人诗云："少不如人何况老，身将终隐又焉文。"又《遣怀》云："虚名空好羊公鹤，肥遁深惭梁伯鸾。京洛少年争献赋，伏生接武贾生难。"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贞公素存性淡泊，从不肉食，日粗粝一盂或山药少许以为常。官翰林时，侍内廷，以庶子为《明史》总裁，湘晓先生贻书戒之曰："此非养生之道。食不厌精，汝未读《乡党篇》耶？退直后，宜静坐片刻，养神节劳，勿以膏自焚也。古乐府'杀君马者路旁儿'，谓竭马之力以娱道旁耳目，吾虑汝之马力竭矣！"文贞闻命悚然，加一餐焉。

拙政园

梅村出山，陈素庵相国之遴实为推毂，盖将虚左以待。比至京师，素庵事已决裂，尽室迁谪塞外。梅村《拙政园山茶歌》为素庵而作，感慨婉惜，盖有不能明言之情。按园在苏州娄、齐二门之间，嘉靖中，王御史献臣因大弘寺遗址营别墅，以自托潘岳拙者之为政也，文待诏为图记以志其胜。后其子以擕蒲一掷，偿里中徐氏。国初，海昌得之，复加修饰，珠帘甲帐，烜赫一时。中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枝连理，巨丽鲜妍。诗中所谓"艳如天孙织云锦，赬如姹女烧丹砂。吐如珊瑚缀火齐，映如蜡蛛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载未

归，图绘咏歌，目未睹园中一树一石。及穷老投荒，穹庐绝域，黄榆白草，父子茕茕，而此园已籍没县官，为驻防将军府矣。旗军既撤，迭居营员，既而为平西婿王永宁所有，益复崇高雕镂，备极华侈。滇、黔作逆，永宁惧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为苏松道署，缺裁，散为民居。其梓楠瑊瓏，皆输京师供将作。陈其年诗云："此地多年没县官，我因官去暂盘桓。堆来马矢齐妆阁，学得驴鸣倚画阑。"盛衰之际，良足感也。

朱彝尊咏史

朱竹垞在内廷时咏史诗云："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因此为人所嫉。

豪侠

霍亮雅，曲周人，任侠嗜酒，一掷百万。卒后，申凫盟作传，邑人刘津逮挽以诗曰："门前债客雁行立，屋内酒人鱼贯眠。"吾乡程嗣立风衣，一生好结纳名流。视黄金如土。晚作诗云："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先生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为一字师。

善择婿者

世称宋文恪公德宜善择婿，其婿为王藻儒掞大学士、顾懿朴藻工部、顾雨若用霖西充令、陈广陵元龙大学士、李丹壑孚青编修，皆进士。

荠菜孟尝君与糟糠之妾

顾茂伦有孝甄选元百家之诗，开雕以行。宾至辄留，座上常满，实家无儋石也。江左有“荠菜孟尝君”之目。计甫草东家贫，尝置一妾，晨夕设食皆粗粝。其妻张，谑之曰：“古有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甫草无以答也。

人爵之荣

王文贞公敬哉尝建言帝王庙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张浚宜罢祀，诏从之。公为礼部尚书，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岁尽读五经为夏课。尝作《青箱堂记》云：“阶前辟露台，方丈余，岁之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台上，或庄论诗书，或称述祖德，旁及故旧家世之兴衰，以为劝戒。有一不至，徬徨四顾，若有缺然者。”公家辇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时官六卿，享上寿，乞休于主恩方渥之时，视其子为宰相，徜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谨，无可指摘，可谓极人爵之荣者矣。

汪琬卞急

汪尧峰诗文尔雅，释躁平矜，然其性卞急，不容人过。议论大声，颊发赤，目光炯炯。诗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与王阮亭以诗相戏谑，往复不已，后遂成隙。宋荔裳每与钝翁议论不合，辄自诧曰：“吾乃与此人同名。”

论学斗殴

李天生因笃为三相国所荐，至京师，名重一时。容斋李天馥。以同姓年长，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为关西夫子。与顾宁人讲韵学不合，加以声色。与毛西河辨古韵不相下，大怒，始而恫喝，继遂加以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鹤皆山左诗人，阮亭《怀人》诗所谓“九仙诗人丁野鹤”，又“齐名当日邱灵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饮铁沟园，论文不合，嫚骂不已。邱拔壁上剑拟丁，丁急出，上马逸去，邱追不及乃已。东人津津言之为佳谈。海石诗云：“文尝爱聱牙，诗不喜选体。”想见其崛强。又彭西园在京师遇钟伯敬谈诗不合，遂拳殴之，一时称快事。昔五代时，朝贵宴集，为手势令。其法以手掌为虎膺，指节为松根，大指为蹲鸱，食指为钩戟，中指为玉柱，名指为潜虬，小指为奇兵，腕为三洛，三指为奇峰，亦谓之招手。有令史某不娴，与宰相苏逢吉相诟，欲索剑追杀，贻讥大雅。古今人故有绝相似者。

饮啖过人

《归田录》言：张仆射饮啖过人，晏元献所食至少。明人说部载高新郑之兄捷，攫食猪首，恶状几不可耐。彭觐芝树葵先生尝说，王觉斯铎长躯伟干，饮量宽，乞书者治酒邀之，饮无算爵。或烹鸡卵数十枚，盛之巨盎，破馎饦蒸饼数十，杂投其中，啖之立尽。又李殿撰蟠廷试日，啖三十六饽饽，好事者咏诗以嘲之。徐原一司寇罢归吴门，一日饮门下士贾生斋，高据一席，庖人穷极丰腆，巨鼎高豆，每食必尽。门人轮执爵更番为寿，继贾生以玉缸进，容三升，司寇一饮尽，如鲸吸川也。司寇体丰硕，箕踞高坐，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器，令左右二伻先置玉盘于心胸凸起之处以盛豆，自以巨叉攫而啖

之，须臾辄尽数器。饮酒则门生故吏争为侑进，满堂酣饱剧醉，夜以继日，而司寇如未尝饮食，殆所谓“填巨壑灌漏卮者”耶！张京江相公夜卧从不解衣，未辨色辄起，每食粥一瓯，或吴下冬舂米饭数匙，炒米少许，山药极薄者五、七片，日不过两餐。李安溪相国每秋冬夜永，饱餐，炳炬摊书，断生萝卜寸许者满置大盂。每精诣深思时，辄停笔尝一二寸，尽盂乃就寝。

吴俗三好

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鲀鱼，敬畏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近日缙绅先生又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毁后已绝，马吊近来好者益众，闻张敦复相国最恶之，镌一图章曰：“马吊众恶之门，习者非吾子孙。”所藏书卷图画悉印之。惟河鲀鱼食者尚少耳。昔叶讱庵因食河鲀致病，陈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肿，至不可辨识，皆烹制失宜所致。津门多海鲀，毒重。吴门所出乃江鲀，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黄河汇淮二百里中，每二三月出鲀，又名玳瑁鱼，不甚大，丰腴柔腻，斑驳可观。荐以青蒌白苣，味致佳绝。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杨蔗堂惟增家烹尤得法，或羹或炙，或糟窨更可致远。今年春，黄南堂延龄来京师，携致甚多。予答以诗：“泥淖朝驱秃尾驴，归来磅礴掩蜗庐。故人忽向江头至，携得春溪玳瑁鱼。”“重碧亲浮药玉船，蒿青苣白佐宾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负风光又五年。”“远心长日绕菰蒲，乡味朝来润客厨。烂醉苦教防啜墨，与君数典诵吴都。”

徐元文兄弟

徐立斋登进士，世祖亲擢对策第一。授职后，尝召至便殿，问家世及父母年岁、兄弟几人，立斋具奏，上嘉叹曰：“尔可以当孟子‘三乐’之一矣。”煌煌天语，一时以为荣。迨庚戌健庵及第，立斋已任大司成，某赠诗云：“祭酒先成文庙礼，探花初采上林芳。”尔时释褐，岂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馆，立斋以掌院司教习，具疏题明，特旨免果亭教习，旷典也。后来查初白慎行入馆，揆凯功叙掌院，揆为查受业弟子，亦奏明免查教习。

二眉山人朱方旦

康熙甲寅乙卯间，湖广朱方旦号二眉山人，以邪术惑众。初被逮，来京师，旋出狱，妄为人言祸福，能知未来事。凡问贵贱寿夭，辄批数字曰：“其后当自验。”自王公至士庶争至其门。游历各省，督抚郊迎，县官设次，士民聚观以万计。自刻中质秘书，其徒陆光旭云：“孔子后二千二百年有我师眉山。”顾齐宏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于是汪季甪作《辨道论》辟之曰：“国家太平无事，得此辈以资谈谐玩弄之斯可耳。今崇奉太过，谓孔氏复生，谓大禹再见，甚谓移檄玉皇则雨雪立应，不但上侮圣人，亦且获罪天地。此士大夫之过，蚩蚩何知焉？京师奸邪杂处，易于动摇，万一朝廷闻知，问以妖言惑众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熊孝感相公读而叹息，谓不减老泉之《辨奸》也。朱至江宁，总督某公迎道左，为立书院。一日在署方食，江宁太守陈龙岩叩辕鸣鼓，问：“何事？”曰：“知府陈某，以朱方旦左道惑民，请发下审鞫正法，以安地方，破民惑。”制府大怒，而无如之何。后王俨斋为讲官，进讲之次，出疏劾其三大罪，请诛之。上俞其请，下巡抚，立置典刑，身首异处，世道人心为之竦息。上谓台臣不言而词臣言之，都察院皆蒙申饬。陆光旭系进士，官知府。

韩菼

韩慕庐菼以诸生被褫，后应壬子京兆试，以第二人中式。会试、殿试皆第一。虚心好学，至老不倦。尝语门人子弟云："吾贵为尚书，宁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疏饮水，多读数万卷书耶！"

孙致弥

孙恺似致弥以布衣居京师，名动当宁，召试称旨，赐二品服，充朝鲜采诗使，士论荣之。既归，戊辰成进士，官翰林至学士。然一生忧患，多在坎壈之中。冯定远班题其集云："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覆宝盖，清谈梵宫。"谓绝妙宋诗也。

六公赞

仁庙时，山东多诗人，山西多名宦。陈午亭相国尝作《六公赞序》，略曰：吾乡多贤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卫文清公周祚、阳城故刑部尚书白公允谦、蔚州魏敏果公象枢、永宁于清端公成龙、阳城故巡抚张公瑃、高平故布政使毕公振姬。六公生同时，在数百里之内，皆所谓天下之士也。而吾辱从之游，于是作六公赞云。

励杜讷祖孙

三殿三门禁扁，相传为励文恪公杜讷所书。文恪六十外以恩贡给事纂局，议叙铨四川州司马，将之官，会殿门易额，史馆翰林书皆不

合式，以文恪书进呈。称旨，命悬梯挥墨，赐御书以荣之。既就道，又命飞骑追之，书复称旨，试诗赋，授编修。至七十二岁开坊，数日间，游历阁学，逾岁至尚书。子文恭公廷仪强仕时始登甲科，入史馆，十年不迁，以经营文恪葬事，归静海，杜门不出。圣祖南巡，谒道左，即授宫赞，途中晋讲学。后年南巡，又晋宫詹，回銮日特予阁学，手诏就职。逾年亦至尚书，任刑部者十年。孙宗万，十七岁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蒋虎臣学佛

蒋虎臣晚年学佛，自京畿督学归，入庐山，行脚至峨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翛然猿鹤自相亲，老衲无多溷孽尘。早向镬汤来避浴，还从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难报答，生生世世祝能仁。"

临终赋诗

宣城茆楚畹荐馨，易篑前数日，梦之天上观竞渡。俄归，见车骑迎至东岳庙，吏白"设此以待公"。惊寤，语其子，赋一绝云："年年消渴望蓬莱，梦里君王赐药来。隐隐龙舟闻竞渡，香风天上五更回。"至五日逝。身后帷幕不周，杜宝坻、宋长洲两相国经纪其丧以归。汪季甪临终，亦口吟绝句云："恶梦虚名久未闲，孤云倦鸟乍还山。半生心事无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间。"陈其年疾笃时亦吟诗，有"山鸟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荩思编修抱病时，里中有扶鸾者自称峨眉山老人，问何以来此，则书约任端书回山。未几荩思临终，索笔题诗云："岩前流水杳然去，门外桃花几度开。放眼峨眉山下路，不知归去是归来。"旋卒。

骀背跛足

叶讱庵司寇晚年骀背，行步缓款欹侧，时人谓如乃字形。张京江相公身躯短小而一足跛。

魏象枢荐举得人

康熙戊午，魏敏果公擢总宪，首疏申明宪纲一事。言国家根本在百姓安危，督抚当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语甚戆直。疏入，上谓切中时弊，立见施行。举廉介知县陆陇其复其官，劾贪吏知州曹廷俞置诸法。其遵谕举孝廉疏，举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皆蒙擢用。十人：雷虎、班迪、达哈塔、胡密、毕振姬、萧惟豫、高珩、宋文运、张沐、陆陇其。

计东谈陈维崧

计改亭云：予与陈其年同读书于宋司业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东舍，灯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迟。其年好为惊艳绝丽之文，予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性不相宜，然至相契。

史可法后裔

明史阁部可法殉节时，相传尚无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达。其后裔无有问之者。雍正初，邓东长先生钟岳督学江左。试上元，有

童子史姓，年四十余，其祖贯书可法名，心异之，谓乡氓少闻见，名偶同耳。召询之，则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邓公遍询诸老生，对无异。及试阅其文，疵颡百出。邓公曰："是不可以文论。"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记其事，俾后之视学者毋凭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节不绝其后，洵非偶然，而邓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白下友人言之甚详。按靳茶坡先生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诗。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又《扬州府志·名宦传》载史公死后，养子直求其尸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庵当即直耶？

白仲调为师受唁

白仲调为王东皋先生伯勉门人，官于京师。闻东皋讣音，既为位以哭，复于慈仁禅舍要经受唁，一时称之。

王掞

王太仓入山养疴，戒家人勿道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乡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乡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门远行。"公闻之耸然曰："彼言是也。"性喜菊，多蓄名种。杜醒陶造之，猝见白剪绒，不觉身入花间，忘与主人交礼。公云："君兴故不减我。"乃赠与之。尝六月科跣据地，手捉菊虫，邻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应，乃戏蹴之。公曰："叟亦爱菊耶？"亦赠与之。有古瓷，直不赀。一日，李榕村先生索观，命奴捧之，历阶而上，失足倾跌而碎。李不觉失声，公怡然不动。安溪每举以称文肃雅量。

进士大拜

李高阳霨，顺治丙戌进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学士大拜。熊孝感赐履，顺治戊戌进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学士大拜。高阳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后此惟蒋恒轩恪溥相国，五十岁大拜。

知己

王阮亭尝言：李高阳之于曹颂嘉禾，梁真定之于汪季甪懋麟，冯临朐之于陈舍人赓明玉璂，魏柏乡之于董秀才文友以宁，服膺赞叹，不啻若自其口出。诸君皆及门士，而文友与柏乡未尝识面，是之谓知己。

赐第

励静海杜讷以编修赐第厚载门。张文端以谕德，高江村以侍讲，朱竹垞以检讨，赐第西华门。江村先以詹事主簿赐第，后蒋青桐、查声山皆赐第西华门内。

汤斌仁政

汤文正公斌抚吴时，有司报湖荡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且莲芡或不岁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县奴持告其主父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迫主远遁，欲据有主妇。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

问，而逆奴以胁其主乎？”追札燔之，毙奴于杖下。常州守祖进朝，有惠政，落职，公奏留之。祖制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谓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烦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学术纯粹，世惜其用之未尽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学宗孙夏峰先生，自言为方面时，居官行政，只遵宁陵吕叔简《从政录》，行之不尽。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汤子遗书》等数种，皆失本来面目。

张英谈养身处世

桐城张文端公尝云：五六年来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听其与忧喜烦苦相缠绵，独守方寸灵府之地，设为一城，坚闭四门，不许忧喜荣辱、进退升沉、劳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稍稍阑入其中。或稍疏虞打入，片刻即忙驱逐，仍前坚守。若此外之声音笑貌，惟有听其波委云属，与忧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衙门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应过辄已。不将迎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所以每卧辄酣，当食辄饱，视斗室如千岩万壑。烛下浊酒一杯以解饥劬，清琴一曲以调心气。此则一二年来之又一进境，较之昔时急于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则差胜也。

张英死后之荣

文端于康熙四十七年即世，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师贤良祠，并赐祭本籍，命抚臣徐文穆公本行礼。相国文和公、少宗伯药斋先生皆乞假回里，举行祀事。上命钦天监择行期，内府制安车，选良骑，沿途文武官护卫迎送。赐书籍五十二种，令织造用官艘载送其家。又赐上

用冠带珍裘、文绮丰貂紫团、古玩杂佩之属无算。先期一日陛辞，上赐玉如意曰：“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赍酒淆果饵至寓，酌金罍以饯之。又赐文端祠联云：“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诚垂奕叶箕裘。”

史及超

宁波史殿撰及超，顺治乙未传胪，后乞归终养，不复出山。平生不肉食，施愚山赠诗云：“苦陈乌鸟情，归就彩衣乐。肉食余鼎俎，餐霞止藜藿。”其清节可想。殿撰父有善人名，与老衲名大成者善，后妇临孕，见大成持钵入室，遂生殿撰。至寺迹之，大成化矣，遂以名之。

尤侗

尤西堂侗晚年尝言：“不讲学而味道，不梵诵而安禅，不导引而摄生，此吾所以异于人也。”筑生圹于官山，自为之志，构丙舍于两旁。年八十，时时偕老友二三人，往来觞咏于其中，风流近代所少。

卷九

鱼塞漏舟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旦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盛德之佑。溥子东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今稼书文集亦标三鱼堂以此。裘漫士先生官少司农，以忧归。抵里之日，舟中箧笥沾湿，见船底有巨隙，一大鱼横塞之，水不得进。二事绝相类。稼书卒于壬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三。

诗文敏捷

高念东少宰爱严濑山水，忽得句云：“愿作杭严道。”生平遇宴饮赋诗，必择坐客一人代书，歌行近体冲口而出如宿构，执笔者几腕脱。阅一过，辄弃之，稿不复存。渔洋所谓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陈其年作俪体，文不加点，信笔直书。尝言，胸中尚有四六文数千篇，恨手写不给耳。毛西河亦自言，每五十刻可作诗一千句，文则可一万字。

高层云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廿六日，文皇后上宾，诸王大臣议礼永康左

门，诸王以次环坐。内阁九卿科道议毕，阁臣白其议。向诸王长跪移时，武定李公之芳，年最老，即踣地。吏科给事高菰村层云抗章弹奏：“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不列坐，所以重君命。永康左门乃禁门，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辅弼大臣当自重，诸王宜加以礼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凡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高字二鲍，华亭人，诗画皆入能品。

老梅著花

康熙己未，施愚山家寄云楼下，老梅忽著花四枝，两枝指城内，一枝向南邻，一枝向宅中。是年愚山以少参改侍读，同荐者高阮怀，即南邻，孙编修卓、茅编修荐馨，则城内也。

潘耒

潘次耕耒幼时，与人赌记，取历日试之，首尾过目，不遗一字。徐俟斋枋殁无尺寸之产，举孀妇孤孙以托，次耕恤之终其身。

食单丰啬

谭左羽瑄，授徒于某氏。主人有声乐之好，歌板师食单丰于书塾，谭不平。竹垞寓书曰：“君子以类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类而辨之，君子自审其分处焉。娶妻纳采，俪皮纯帛可也。至买妾则百金，落营妓籍则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单之丰，譬以鱼饲猫，肉喂犬，于兄何损？”

物望所归

李湘北天馥为阁学时，举李因笃、赵进美、秦松龄，皆词翰之雄。在吏部，举陆陇其、邵嗣尧、彭鹏，皆有清介之操。一时物望归之。

阎若璩论明学术之坏

潜邱尝发愤叹息，谓明三百年学问文章，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尽废注疏，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

拜书识字

魏庄渠言：广东陈元诚，初不识字，一旦感激，自取四子书，终日拜之，久而忽能识字。见《震川集》。此事古人亦常有之。

顾炎武著述之富

明人著书富者，杨升庵二百余种，豫章朱郁仪中尉百十二种，王弇州著《四部稿》，皆可谓富矣，然不过词人学人发抒曼衍之言居多耳。惟顾亭林先生，本根柢之学，为经世之书，著述之夥，有不可及者。《五经同异》三册无卷次、此书顾氏书目所无，盖未成书也。《左传杜解补正》三卷、已刊行。《九经误字》一卷、已刊行。《石经考》一

卷、已刊行。《金石文字记》六卷、已刊行。《音学五书》三十九卷、《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诗本音》十卷、《唐韵正》二十卷、《音论》三卷。按亭林为此书，凡五易稿。吾淮张力臣，为之考《说文》。参群书，又改订二百余条，手书大字。弨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于淮上，板藏清江浦王氏家。后李安溪相国过淮，以五百金购去。李郁斋学士，安溪曾孙也，为余言之。《吴才老韵补正》一卷、已刊行。《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此书未成。按今传写本三十四册，未厘卷次，乃徐健庵家抄本。《历代宅京记》二十卷、一作《历代都城宫阙考》二十一卷，今有传写本，凡六卷。《昌平山水记》六卷、已刊行。《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肇域志》一百卷、存山东二册。《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八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茀录》十五卷、《诗律蒙告》一卷、《救文格论》、《下学指南》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二种皆刊行。《熹宗谅暗记》一卷、《三朝纪事阙文》二十卷、《谲觚十事》一卷、已刊行。《日知录》三十二卷、已刊行。《补遗》四卷、《亭林诗集》五卷，已刊行。《文集》六卷。已刊行。先生初名绛，赞善绍芳之孙，诸生同应之仲子，出嗣从叔同吉，为诸生，入复社，与同邑归庄齐名。乡里有“归奇顾怪”之目。年七十卒，无子。

王应麟著作

王深宁著书六百八十九卷，深宁殁后刊布者，《玉海》、《困学纪闻》、《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通释》，共十五种。其《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答问》四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祚篇补注》、《急就篇补注》、《小学绀珠》十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天文篇》六卷、《小

学讽咏》四卷。

毛奇龄著书之多

国初名士如林，己未之征，网罗殆尽，然专论著书之多，则无过毛萧山者矣。《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本、《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国风省篇》一卷、《毛诗写官记》四卷、《诗札》二卷、《诗传诗说驳议》五卷、《论语稽求篇》七卷、《春秋错传》二十卷、《大小宗通绎》一卷、《庙制折衷》二卷、《大学证文》四卷、《辨定祭礼通俗谱》四卷、《古今通韵》十二卷、《奏疏》一卷、《馆议》二卷、《折子》一卷、《史馆札子》一卷、《诰词》一卷、《馆颂》一卷、《馆课拟文》一卷、《彤史拾遗记》六卷、《武宗外记》一卷、《后鉴录》七卷、《蛮司合志》十五卷、《司宾问答》一卷、《圣孝词》一卷、《皇言定声录》八卷、《竟山乐录》四卷、《后观石录》一卷、《赵语肯綮录》一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诗话》十卷、《词话》五卷、《韵学要指》十一卷、《天问补注》一卷、《制科记》一卷、《制科题名记》一卷、《记事》一卷、《集课记》一卷、《御试赋》一卷、《应制赋》一卷、《词丛小赋》一卷、《杂赋》三卷、《拟骚连珠广博词》一卷、《新乐府》一卷、《二韵七言绝句》十一卷、《五七言律诗》十六卷、《排律》六卷、《七言排律》一卷、《七言古诗》十五卷、《五言格诗》五卷、《杂体诗》一卷、《填词》六卷、《碑记》十卷、《书》四卷、《牍》一卷、《笺》一卷、《诔》一卷、《序》三十卷、《跋引题词弁首缘起》二卷、《书后》一卷、《萧山三先生传》一卷、《越川先贤传》二卷、《五忠传》一卷、《循吏孝子节妇传》一卷、《杂传》一卷、《二抚传》一卷、《列朝备传》四卷、《墓表》四卷、《墓碑铭》二卷、《墓志铭》十二卷、《神道碑》一卷、

《塔志铭》一卷、《事状》三卷、《年谱》一卷、《策问》一卷、《表》一卷、《杂说》十卷。

万斯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延万季野至京师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敏捷，授而籍之。钱昼则征逐友朋，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坑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疾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而其间受托请移衮钺，乘机损益点窜，诸史官之传纪，略无罅漏。史稿之成，虽经史官数十人之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茕茕一老，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虽宵人，而其才亦曷可少哉？

李绂为严嵩翻案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辨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余闻之李鼎臣先生云。

李绂博闻强记

穆堂先生任光禄卿，履任之日，查阅史籍，复至实录馆。诸公问今日何事，穆堂历举筵宴器物制度无遗。盖一过目辄能记，至老不改。

高士奇

康熙辛亥，高江村士奇御试第一，入直禁中。乙卯冬，设詹事府，补录事，一日赋纪恩诗，有“空对西风叹二毛”之句。江村是年三十二岁也。上览之，似有悯怜之意，赐御书《秋兴赋》。丁巳冬，擢内阁中书。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讲。叶讱庵方蔼赠诗云：“麻衣献赋立彤墀，喜见龙颜一笑时。内府锦襦邀帝赐，天街官马任君骑。侍臣尽识银钩体，宫女争吟璧月诗。自是九重称特达，从来不藉魏无知。”

田雯

田山姜雯以未入翰林为憾，弟需馆选后，寄以诗云“此事亦寻常，于我独无分”云云。先是，裁推官改知县，山姜就试中书第五。入署视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尝叹云：“北门草制，始自乾符；内翰宣麻，号称供奉。笑彼纷纷乳臭，标胜气于眉棱；亦且截截谝言，夸清班于颊舌。”又诗云：“休言京兆除书远，摇落于今已六年。”及试博学鸿词，首先交卷，复被黜，题温飞卿诗后云：“一代才名乾膎子，八叉吟手也徒然。不教词赋陪雕辇，空读《南华》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鸿胪，巡抚江南。又题《陆贾传》云：“坑焚渗漏笑强秦，刘氏功凭马上臣。掾史武夫两行队，中间迂腐一词人。”此当有所指。陆生在汉初，颇有文藻，《新语》外，《春秋后语》、《南中行记》、《感春赋》，盛引典诰，《文心雕龙》载其目，实为《子

虚》、《上林》之先声也。

注家之误

汪退谷注《近光集》，“荀中郎”不知为《晋书》荀羡，而误作荀彧。《陈其年集》“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注家不知为《魏志》孙资、刘放，而误作孙仲谋、刘玄德。

吴士馨发愤读书

平湖吴士馨稚农，少年傥荡不群，游白门，与某妓昵，欲挟之归，妓曰：“以君之才华风貌，愿侍箕帚。但恨君读书甚少耳，愿以异日。”稚农耻之。归浙后，假东湖僧舍读书。一夕小沙弥至，见案上有《昭明文选》一册，曰：“秀才年逾弱冠，尚读此兔园册耶？”稚农益耻之。遂发愤读书，研究经史。

叶映榴改名

叶忠节公映籀，有声子也。七岁时，梦有老人赠以诗云：“君是王魁身后身，桂英翻作石榴裙。一枝遥寄西江上，双美贻来南浦云。致主有怀同贾谊，请缨无路等终军。知君不久登瀛矣，莫负香罗帕上人。”醒以语其师，因改名“映榴”。后官西江，殉节武昌。闻公少时，有婢名香姐，素爱之，为他妾所谮，自缢。及殉节前一夕，梦婢来云：“夏逢龙反矣！”惊寤以告夫人，明日难作。

水晶眼镜

康熙癸未年五月，上特赐少宗伯孙公岳颁水晶眼镜。虞山蒋文肃公时方为庶吉士，侍直内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乞恩，上亦赐之。当时以为殊荣，盖其制法尚未传世也。虞山官庶常，即赐第西华门蚕池之西，御题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骑马。己酉七月，赐新第于德胜门内东南。子文恪公，赐举人。丁未冬，赐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阕，特书金笺福字以赐，尤为异数。壬子，年六十四。夏病，赐人参十斤，又二斤，七月十五日卒。公子文恪公，聘陈乾斋相国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忧。四月公病，以中馈无主，且欲得冢妇侍养，坚请陈相国将迎归，素服异居。继遭公大故，礼无明文，与陈相国议所服，当时礼臣议者，引《礼经》“娶妇在途闻讣，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光地

安溪相国先生，字晋卿。官编修时，省觐归。值耿逆据福州，郑经踞泉、漳，乃密草平闽机宜，裹蜡为丸，谋诸季父日煜，偕仆夏泽，佯为江湖术者，绐出杉关。夏泽疾走京师，投阁学富鸿基入奏，圣祖手削蜡出疏，谕康亲王，军中保护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伪称故明裔，裹白巾，号白头贼，众万余围安溪。乃简乡里健儿三四百人，贼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余人扼于要险，卒不得逞。传檄诸乡，绝其赀粮，应时溃散。十七年，郑经围泉州，属邑皆不守，公遣人从间道走福州请师，以乡兵迎导。宁海将军喇达自漳州入安溪，巡抚吴兴祚自福州入永春，并时而至，贼败走。事闻召入，奏郑经死，子幼，人思内向状，荐施琅可任专征。圣祖从其言，遂平台湾。

方苞坐戴名世狱

方灵皋苞，初为逆贼戴名世之党，隶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年，圣祖知其有学，召试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称旨，命为蒙养斋校对官。雍正元年，出旗复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讲休致。先是戴名世狱，部议戴姓期服之亲，皆缘坐，方孝标族无论服未尽已尽罪皆斩。狱词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隶于汉军。灵皋作《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

朱轼

高安朱文端公轼，字若瞻，生而宏声广颡，双颧插髯，大口长目，步阔二尺。廿三岁入学，廿九中乡试，主司宋大业一见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复见子。"宋为文恪子也。文端抚浙，下车，以清吏治正风俗二事为急务，曰："察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俭。"丙辰，赐第于地安门外，遗折云："万事根本，君心所重，莫过于理财用人。近惟盐课一事，经臣条奏，尚未议行。伏思国计民生，均应筹画。臣查额征所储，于一切经费，宽然有余。倘日后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断，永绝浮言。至用人尤关紧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间，最易混淆，惟审择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于康熙四年，卒于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沈近思居官清介

沈端恪近思，字闇斋，幼依灵隐寺僧同居。僧谛辉既与披剃，复

延师课以举业，游庠后，即令还俗。无所归，徘徊于西泠桥下，遇项某，识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进士，任选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后为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于位。闻卒之前一日，出端门，瞠目若有所见，呵曰："此何地，尔等敢来？"又云："即来何须多役？"时户曹郎姚均风培和随其后，问公与言者为谁，曰衙役，实无一人也。姚讶之，次日报公薨矣。

白昼见鬼

张泾南照司寇，白昼能视鬼物。在都门时，言每日薄暮则街衢人鬼参半，大约鬼多短小，见贵官至，辄退缩远避，午前则不敢出。胡太虚抚军亦然。尝宴客，正举觞劝饮，忽停箸急趋入内，少顷踉跄出，手持门阑，大声呼逐，至门外始返。客惊问，不言。至夜，戒家人勿眠。及旦，报邻家一妇人缢死。

文字之隙

礼部某郎中无子，适妾生女，丐邻尼取育婴堂血胎易之，诈言得子，外间皆不知。陈其年往赴弥月宴，贺以《桂枝香》词，中云："泛蒲未既，兰汤重试。若非释氏携来，定是宣尼送至。"又云："悬弧宅第，充闾佳气。试听户外啼声，可是人间恒器。"郎中疑其年知其事而相诮，凡礼部有所差择，必厚抑之。此与东坡送章惇谪南海诗同此情事。乃知文字之隙，有非检点所能及者。

成容若年少多才

成容若，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天姿英绝，萧然若寒素，拥书数万卷，弹琴歌曲，评书画以自娱，不知为宰相子也。书学褚河南。幼善骑射，自入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扈跸塞垣，琱弓牙签，环列罽帐，以意制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装。坐客或期许太过，皆不应。徐东海曰："尔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煤晕

京师火坑烧石炭，往往熏人中毒，多至死者。仪真陈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寝，至夜皆中煤晕，室内别无一人，家人咸就寝，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万状，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掷，窗纸尽碎。急请主人不应，毁门入，则与妾并头死，急救乃苏。北人秋后即喜卧坑，冯大木舍人于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异矣。

是镜丑态

江阴是镜，诡谲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居之不疑。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高东轩相国亦信之。尹健余先生督学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结布衣交。镜遂辟书院，招生徒，与当事守令往还，冠盖络绎。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其后因嘱托公事，不复往。镜因于书院静室中，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谓长生禄位也，稍有识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学至，广文以为言，先生贻书令其来见，以觇其学。镜不往，而令广文通意，欲先生造庐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贤士不可召见，但恐吾往见后，则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为耳。"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镜居村距市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镜平生必

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自市归，途遇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镜饵以青蚨，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钱所从来，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

侯元经

天台侯元经嘉翻，才士也，于经史不甚博，词赋特敏赡，屡踬场屋。年五十，官县丞，解饷至户部，管库之吏有所需，不即予文书，侯末僚而贫，大窘。时梁芗林先生为侍郎，见侯名，曰：“夷门也，顾司官谓某尚书祭文，诸君谦让不作，盍以属之？”即传至户部后堂，授笔札，不移晷成骈体极庄丽。某司官复进曰：“此堂官祭文，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属，侯磨墨濡笔，复成四言韵文。此何足尽夷门才，而一时堂上下啧啧称讶，指喝不已。彼管库者已袖文书，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装行矣。镇江黄太守永年，试童子，邀夷门至署阅卷。一夕夷门自持烛入厕，久不出，家人怪之，启户，则已堕厕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秦氏高寿

辛未，驾南巡，幸寄畅园，秦氏子侄迎驾。孝然年九十，实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荣然年七十，寿然年六十六，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东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余岁，皆近族也。御制诗有“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之句，传为嘉话。

长生殿事件

赵秋谷执信以丁卯国丧，赴洪昉思寓观剧，被黄给事六鸿疏劾落职。时徐胜力编修嘉炎亦与宴，对簿时，赂聚和班优人，诡称未与，得免。都人有口号诗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徐，丰颐修髯，有周王庙道士之称，后官学士。闻黄给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下，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衔之刺骨，故有是劾。乾隆己未，秋谷游淮上，与邱天峰编修叙先后同年，以此事问之，曰：“非也。”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书柬以覆。秋谷被劾后，始知家人之误也。

天旱不禁屠沽

宋牧仲尝言文康公抚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请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则天变于上。苟人不为恶，即饮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后大雨，人皆服文康之达。

王世仕梦异

辛未冬，山东道御史缺出，例以记名翰林引见。时贵阳王编修世仕名居首，一夕梦其祖若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祸甚烈，恐身首

不全，奈何？”世仕梦中请曰：“愿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无能改，然有一线可冀，姑为尔谋之。”惊寤，见案上灯笼若有“山东道察院”五字者，大恶之。三日后，忽被命副福建典试。及吏部以御史请，王名扣除，遂补蔡时田。次年四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意复怏怏。及秋，蔡以科场监试伏法都市，而王得无恙。

经学名家

辛未，各省荐举经学深粹之士，先后将至京，谕旨谓经学非词章可比，不得以一日文字定短长。其综核生平著述，择其尤异者以闻。后以吴鼎、梁锡玙、顾栋高、陈祖范名上，俱授司业。集议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选中，而胡名尤重。举主凡七人，宣城梅大锴奏二人久居京师，声气广播，恐非真才，遂不被恩命。然胡为词章之雄，蔡不过时文著名而已。胡终于副榜，蔡壬申缢于号舍。

妄言地震

辛酉秋，有楚人某赴察院呈称：十月某日夜地震。御史大夫奏请究治，上命姑系之，以视验否。届期，都人竟夕不眠。予随张荪华、施竹虚、黄玉壶诸君，宿贾家胡同关帝庙，以方桌四列于庭，围以毡，铺层茵，于内趺坐，剧饮，达旦无事。翌日，御史大夫请究治某生罪，上命押回本籍地方收管，毋令出境。

乩仙

庚申，靖江朱生馆泾邑，召乩仙。泾之故进士仕武冈州叶居仁

至，作诗云：“京洛分携后，相思积岁年。湖山迷楚望，风雨隔吴天。立马三苗砦，骑龙七泽烟。桐乡遗爱在，碑版待君镌。”诗调致佳。余闻之杨编修樗园云。

乩仙戏人

杨樗园、马□□、朱棐园、毛静山、吴翼堂，皆癸卯选拔，在都城，冬杪为扶鸾之戏，忽有降乩者，自称叶沃若。叶亦明经同年也。诸君讶子方壮健，未闻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于泾。”诸君疑信不能决。乩言：“君辈勿疑，记某年岁除日在宁国学署西园古梅下商某事否？”盖樗园等在学署阅文隐事，他人所不及知者，于是惊信为真。阅数日，制文设酹为位以哭之。未几闻叩门声，则沃若披帷入矣。诸君避席，问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谓计偕来京，才下车，为诸君致信物。因探怀出札，诸君乃相视大笑，具言所以。沃若后中辛未会试，榜发已卒，亦奇。

顾栋高

顾复初栋高先生以《春秋》受知，授官司业，年逾七十，不复出山。丁丑春，翠华南幸，迎銮，献所著《诗》、《书》两义，蒙恩加祭酒衔。又数年而终。复初成进士，在康熙末年。性倨慢，不合时，官中书，与堂上官龃龉，仅三载即归田。生平以穷经著书为事，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于五经皆有所发明。掌教淮阴书院，从游者甚众。夏日不见一客，坚闭重门，解衣脱袜履，至寸丝不挂，匿帷后，手一卷不辍。辛未以经学授官者，惟先生一人无愧色耳。

春和园

相国傅公治园亭落成，上临幸，赐额曰“春和园”，众以为春和景明意。按宋赵立夫知临安府，有治绩，入对，理宗语之曰：“今京师细民，当一意摩抚，令常在春和气中。”立夫遂于郡西建春和楼，以推广德意。乃知銮辂所幸，念切闾阎，眷宠之中，意存勖勉，岂徒赏其风景哉？

陈维崧轶事

陈望之淮在京师，出观《迦陵填词图》卷子，画色剥落，题咏甚夥，当时名流巨手无不备，就中吴庆伯题跋尤多。洪昉思题北曲一套，极风流蕴藉。彭羡门调《浣溪沙》云：“一曲乌丝绝代工，碧箫声里见惊鸿。红么小拨玉玲珑。　几度牵萦蘅浦梦，乍生消受桂堂东。教人妒杀画图中。”卷尾裘漫士曰修先生题绝句云：“少年曾检《花间集》，最爱迦陵绝妙词。今日丹青初识面，瓣香真欲奉吾师。”“文如徐庾当时体，诗是苏黄一辈贤。却被晓风残月误，头衔甘署柳屯田。”“百年名辈风流尽，髯也疏豪古丈夫。尔日侍香何女史，惊鸿一瞥世间无。”“卷中诗伯首渔洋，诸子飞腾各擅场。一事难忘惆怅处，不将余沈貌云郎。”“《戴笠图》成并轶伦，断缣随手逐风尘。自注云：谢香祖于庙寺买得《渔洋戴笠图》，今香祖谢世，不知流落谁手。中郎莫抱无儿恨，世守芸香大有人。”云郎者，冒巢民家僮紫云，徐氏子，儇巧善歌，与迦陵狎，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王贻上、陈椒峰、尤悔庵诗皆工绝。一日云郎合卺，迦陵赋《贺新郎》词云：“小酌酴醾酿。喜今朝、钗光簟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翠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　六年孤馆空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扬。

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倡，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又《惆怅词》云：“命不如人黯自伤，只缘家难滞他乡。旅愁若少云郎顾，海角寒更倍许长。”“三更出门乌夜飞，五更还家星宿稀。水晶楼角几时暖，独坐待君归不归。”“城南定惠前朝寺，寺对寒潮起暮钟。记得与君新月底，水纹衫子捕秋虫。”相怜相惜，作尔许情态，可见髯少年风致。蒋大鸿作《惆怅词序》云：“徐生紫云者，萧郢州尚幼之年，李侍郎未冠之岁。技擅平阳，家邻淮海。托身事主，得遇如皋大夫；极意怜才，遂逢颍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虽相感微词，不及于乱。若乃弃前鱼而不泣，毙轩车而弥爱，可谓宠极绿韝，欢逾绛帐者矣。维时秋水欲波，玄蝉将咽，公子乃罢祖帐而言旋，下匡床而引别。江风千里，讵有见期。厥有惆怅之篇，曲尽离忧之致。仆匪无情，岂能胜此？伤心触目，曾无解恨之方；拊节和歌，翻作助愁之句。”一时和者遍江南北，迄今有分桃之癖者率借口检讨以解嘲。冒子葚原尝语余云：云郎后随检讨，始终宠不衰。晚归商邱家，充执鞭之役，昂藏高躯，黄须如猬，俨幽并健儿。或烛灺酒阑，客话水绘园往事，辄掩耳，泪汍澜如泻瓶水也。

张鹏翀有谪仙才

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于韵语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当。尝试保和殿，未停午，众方舐笔着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与泾南司寇张照同奏事乾清宫门下，泾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淸然声震，众惊顾，乃四奄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泾南作诗序记其事。一日，午门送驾馆阁诸公各喝一韵，应声就，顷刻成数十首。喝韵诗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视坛，家叔父蘸村先生同以讲官侍班，于斋

宫铺棕处候驾，因指棕字为韵，南华冲口吟数十韵，至“凤邸凝云物，霓帱属宛虹。山河扶栋宇，日月倚帘栊。天阙常依北，招摇渐指东”，尤警绝。如河悬澜翻，不能自休，六曹九卿、羽林期门之士，环绕耸听，诧为异人。会驾将至，如悚惕辍吟。噫，伎至此乎！南华少时，作回文赋八首，自然清丽，亦前人所无也。

诗文捷敏数例

冯益都文毅溥携诸名士雪中游善果寺，晚归取陈检讨其年诗，令一人唱韵，一人给写，随唱随咏，信口占叶，不许停晷，亦绝技也。同时如定山司寇、念东少宰，皆以捷敏见称。毛大可尝自言：为文每日可一万字，为诗每日可一千句。陈其年言腹中尚有骈体文千余篇，恨手不及写。此非妄语，确有此情事。宋仇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真不足数矣。赵松雪自言一日写一万字，嶒山自言一日能写三万字。以检讨之才，得平章之手，两美合矣。

沈德潜与梦麟

近日称诗者，推沈宗伯、梦司空两家。沈以江南老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之中致身卿贰。归田后存问锡赉，恩礼日隆，寿且百龄，而精神尚清健不衰。近代文人之福，鲜有及者。梦以韦、杜之胄，具班、马之才，十八入翰林，二十三官国师，二十四跻八座，衔命乘传，载咏皇华，三十一而终，其福命何相殊耶？然两家诗具在，一以人胜，一以天胜。人胜者可学而至，天胜者不可学而能也。

红豆

苏州城内东南有东禅寺，旧植红豆树，相传白鹄禅师所种，老而朽矣，久之复萌新枝。惠元龙移一枝入阶前，自号红豆主人，绘《红豆新居图》，题而和者百数十人。又虞山红豆为蒙叟著书之处，今年顾古湫宗人绘《红豆山庄图》，同人题咏甚众。董东亭潮七言一篇，尤为擅场。一时传抄，果邸见而赏之，镌玉章一方赠之，朱文曰“红豆诗人”。

金坛于氏兄弟

金坛于中甫与弟润甫，先后以党人罢归。中甫营园曰梵川，润甫曰云林，皆极水木池台之胜。

马全

马总戎全，山西人，初中壬申武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官福建游击。与同官副将某相狎，口语失欢，奋拳相角。某败走，全骑追之及城濠桥上，交相搏，同堕濠水中，从者解纷。至督辕，复大哗。事闻制军，交劾之，各罢官去。时全年未三十，游京师，相国傅公一见奇之曰：“是阃帅之才也！”留京营教习。己卯，贯顺天籍应乡试，得中式，会试复售。及廷试，上召问良久，试技勇，冠多士，遂赐第一人及第。前后两登鼎甲，亦佳话，古所未闻。不二年，授江西总兵。今提督江南全省军门，领兵金川，阵亡，特赐优谥，恤礼有加焉。

调官远祸

青阳江孝廉周开，辛巳选河南汜水令，后引见，调江西乐安。江贫苦，不能出京，复调瘠邑，意不无怏怏。此五月间事。及秋，中州大水，滨河诸县，黄沁交灌，尽付波臣。而所调某令尽室被淹，江闻之而喜可知也。

凝紫山开矿事

浙西武康县有凝紫山，俗讹为银子山，明季几罹矿税之祸，今封闭已久。丙戌丁亥间，有吴越游手不逞之徒，勾串胥吏，呈请开矿，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决。熊抚军学鹏、永抚军德，前后闻其说，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简明干官一员入山勘实，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守曰："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可无勘而明。奸人行险侥幸，庸知不预为造作以实其语。设勘之果确，则竟开矿任采乎？不若据理辨驳，一纸申覆。"因力陈其不便于民间数事，太守布勒亨深然之。会布仓猝罢官，弟亦挂议去，事仍未结。摄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复扬其波，将入山征实。紫坪尚滞会城，闻之谒上台，力言理所必无，并陈其利害。上游采其言，事乃得已。

丰台园亭

丰台为养花之地，畦圃相望，竹篱板屋，辘轳之声不断。芍药尤盛，春时游人车马纷至。然圃翁贪利，花蕊未放即剪，担头红紫，园中止绿叶而已。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史之玩芳

亭，张詹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遗迹渺然莫可考。今惟存王氏园亭废址，茂草中尚有花厅五架，清池一曲，游漾朱鳞，京朝官年年修禊于此。花圃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杂识》：马塍花即今之堂花也。

古树

京城古树，如太学桧，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罗树，万寿寺及昌运宫白松，封氏园松，一作风氏。吕家藤，皆数百年物。城南旧刹有龙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前辈诗文集中不多见。徐电发《菊庄词话》载白门纪伯子云：壬子季夏，仆与合肥龚宗伯、山阳陈黄门阶六同饮龙爪槐下填词。此地在国初，亦名流屐齿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与张六云门、陈三竹泉，茗饮槐阴，对弈竟日。竹泉，黄门从孙也。风氏园与龙泉寺相近，杨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过龙泉寺观风氏园古松》之作。封氏松见前辈题咏甚多，皆未明指何处，观此则在龙泉寺不远耳。今则四望瓦砾，不知孰为园址。

张涟父子善垒假山

华亭张涟，字南垣，少写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垒石为假山，悉仿营邱、北苑、大痴画法为之。峦屿涧濑，曲洞远峰，巧夺化工。其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卢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蒙叟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有名。涟既死，子然继之，在国初时游京师，如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仆友石，有勺园在西海淀，与武清侯清华园相望，亦曰风烟里。今畅春苑即两园旧址，王宛平相国怡园，亦然所作。吴梅村为南垣作传，而世遂谓假山创自南垣，非也。唐人诗中咏假山者甚多。晋会稽王道子，开东第，筑山

于府城内，武帝嫌其修饰太过，道子甚惧。晋武陵王贫，有怨心，名其后堂曰首阳山。其由来久矣，不独宋之花石纲也。梅村传中述涟语云："吾以此术游江南，数十年中，名园别墅，屡易其主。名花奇石，经吾架构，未几而他人辇去，吾复为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诗云："终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儿扶薄醉。"谓南垣父子也。

瓮山

瓮山去阜成门二十余里，《二申野录》云：山未尝名瓮也。嘉靖间，山中一老父语人曰："山麓魁大而凹秀，瓮之属也。"凿之得石瓮一，华虫雕龙，不可细识。中有藏物数十，老父携去，留瓮置山阳，且志之云："石瓮徙，贫帝里。"嘉靖初，瓮忽失，嗣是物力渐耗。说者谓有明之世：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然流寓富，土著贫矣。

京师鼓楼

京师鼓楼定夜，每晚击鼓一百八声。高淡人诗云："声声听尽一百八，万户千门惟月华。"

历局

明泰昌时，征吉水邹南皋元标、三原冯少墟从吾入为掌宪，公余会讲于城隍庙。后建书院宣武门内，御史周宗建董之。讲堂三楹，供先圣，陈经史典律。以天启二年十一月开讲，至四年六月罢讲。御史倪

文焕等诋为伪学，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浅不深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乃碎碑，暴于门外，毁先圣木主，焚弃书律，院行且拆矣。崇祯初，文焕伏法，院得以存。其后礼部尚书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借院修时宪，署曰历局。

皇史宬

皇史宬即小南城，景泰锢英宗处。内初有树石，景泰俱令移栽大隆福寺。复辟后，令内官修葺壮丽，遍植花木。每春，令阁臣游赏。天顺初，大工成时，工部尚书赵荣以楷书生起家，侍郎则蒯祥、陆祥，一木匠，一石匠也。

严嵩等人所写扁额

礼部堂旧有“夙夜匪懈”额，工部节慎库旧有“捧日亭”额，皆严分宜所书，今已撤去。懒眠胡同“水月禅林”额，为王觉斯铎书。城南崇效寺，唐之页束花寺，至今多枣树。内“静观”二字额，亦王觉斯书。又□□□三字，为田山姜书。户部街“刘必通水笔”招牌，为董思翁书。圣恩寺为金源古刹，旧有双楸，又古槐乃金时物。又马缨花一株，系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旧有“无尘别境”四字扁，为明杨忠烈公大书。又寺僧雪坞旧藏王觉斯草书一卷，今无存。雪坞颇能诗，与王楼村、刘大山倡和题壁。近日寺中止藏存智朴老僧青松红杏卷子，内多国初人题咏，如渔洋、竹垞、六谦、初白辈皆有诗。

东岳庙碑

东岳庙在朝阳门外，元延祐中建。有赵子昂书《张天师神道碑》，虞道圆隶书《仁圣宫碑》，赵世延书《昭德殿碑》。

严嵩像

光明殿在西华门内，嘉靖年建。中有郁罗萧台，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神将。云有一像乃分宜也。

白塔山

白塔山，即永安寺，本琼华岛旧址。

大兴隆寺

大兴隆寺在西长安街，元至元中建，有二塔，一七级，一九级，寺僧海灵、可庵葬于下。正统年修，嘉靖十五年改讲武堂。

脱脱故宅

崇国寺在府西北，有赵子昂所书寺碑。元时有东西二崇国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间，赐额大隆善护国寺，为脱脱丞相之故宅。今佛座下有遗像。

白塔

妙应寺有白塔，辽寿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银。元至元八年加铜网石栏，改万安寺。明天顺二年改名妙应。今在阜成门内。

拈花寺

拈花寺，德胜门外西北，雍正十一年赐额拈花，御制碑文，果亲王书勒石。

万寿寺缺

昌运宫缺

卷十

顾炎武论学书

亭林先生《论学书》云：百余年来学者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其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道高于孔子门弟子，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与孟子所答，常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在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

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讲空虚之学，吾见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又《答友人论学书》：“《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未敢漫为许可，以堕于上蔡、横浦、象山三教之学。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扬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无人而不论学矣！能弗畔于道者谁乎？

博学详说

计甫草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或问反约之后，博学详说可废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礼》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诵‘思无邪，毋不敬’六字，《诗》、《礼》、尽废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测，虚灵不昧，方寸之地，囊括万有，贯通三极，上下古今，无不烛照者也。若涂闭其七窍，折坠其四肢，曰‘我能存心’，不亦悖乎？不能博学详说而遽欲反约，不能文章而遽欲闻性道，犹之立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绨兮绤兮而欲温，吸风饮露而欲饱，无是理也。”

训诂与道学

《黄氏日抄》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心性空言之害

亭林曰："清谈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庄、老，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先遗其粗；未究其本，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世之务。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安得不乱？"

论朱王之学

陆稼书先生《上睢州先生书》略云：诋毁先儒，学者大病。辨别是非，亦学者急务。窃谓孔、孟之道，至朱子而明。其行事见于年谱行状，言语见于文集语类，教学之方见于集注或问《小学》、《近思录》。其他经传凡经考定，如化工造物，至矣尽矣。自阳明目为影响支离，倡立异说，以伪乱真，天下靡然响应。学术坏而风气随之，比之清谈祸晋，非刻也。今人震其功业，尝闻前辈纪载，即功业不无遗议。且阳明之功，孰与管敬仲？九合一匡，五尺羞称，况阳明乎？故学者必尊朱子，黜阳明，然后是非明，学术一，人心正，风俗淳。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道不尊。若以诋毁为嫌，阳明比朱子于洪水猛兽，则黜阳明，正黜夫诋毁先儒者也。阳明之后，如梁溪、蕺山，名为救其失，实不脱其范围，于朱子家法亦尽破坏。刍荛之见如此。睢

州答书略云：今天下相尚以伪久矣！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著书镂板，讥弹陆、王，曰吾以趋时也。并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连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搜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夫舍学术而毁功业，舍功业而讦阴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毁，而造作无据之私，以快笔舌？其心术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辟杨、墨，何至无父无君？孟子必究极言之，亦卫道之心。其窃谓不然。孟子得孔子心传，以知言养气性善尽心之学，有所以为孟子者，而后辟杨、墨。若学术不足继孔子，徒告于人曰：杨、墨无父无君也，率兽杀人也，其谁信之？孟子曰："今之与杨、墨辨者，如追放豚。"则当日辟杨、墨，亦不乏人。今无片言只字之存，其不足轻重可知也。今不为孟子之知言养气，而与追放豚者流相颉颃，亦不自重矣。阳明诋朱子洪水禽兽，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不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愚谓欲明程、朱之道者，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喜怒哀乐必中节，视听言动必合礼，子臣弟友必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悟，翻然从之。若曰能嫚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将俎豆洙泗之堂，非某之敢信也。按当湖之论颇近石门，未始非卫道之意，而不能大公无我，反觉偏执，近于尚气者。睢州平情论事，戒以躬行心得，实至名归，以不辨辨之，可谓有儒者气象矣。尝谓古今仁圣贤人，不朽于天地间者，惟德行功业、气节文章四者而已。若象山之志在复仇，谈兵阅武，其守荆门，立社仓，筑城池，理财折狱，民望若神明，皆实在经济。至阳明定叛藩，折逆奄，用兵如神，爱民如子，视功名升沉险夷，如浮云之过太虚，而文章亦堪不朽，乃皆以道学少之，吾不知四者之外，更有何道学也？耳食之徒，指之为禅，极力诋谤，如有私仇。试平心而论，天下果有如是之禅乎哉？

失节之臣谈理学

睢州谓沉溺利欲之徒，毁弃坊隅，节行亏丧，亦皆著书镂板，讥弹陆、王，以为趋时之学。此皆实有所指，更不一其人也。即如孙退谷辨晚年定论，著《藤阴札记》等书，皆痛诋陆、王。退谷以明之谏臣，当李闯破国时，家拥重资，浮沉偷活。入本朝，邀恩录用，不知感恩安分，忽谈理学，借奉朱子，恐朱子不愿有此法嗣也。呜呼！奔妇而议贞女之妍媸，亦可不必矣。

讲道学必先有节义

御批曾南丰《颜鲁公祠堂记》云：自濂洛关闽昌明道学，后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国平天下之有具，如昏夜有求而与之以烛，其功在万世。乃学者不践其实，徒附其名，不力诸躬行，但腾其口说。不同人于出门，转起戈于席上，一字与程、朱不相似，则引绳批根曰："此异端也，吾师之说不如是。"曰：此禅学也。其极至于无父无君，虽以陆九渊之高明，王守仁之忠干，而群为嚣讼，如攻寇贼焉。夷考攻者之行，则与流俗无丝毫异也，箪食豆羹见于色，曷问死生大节乎？若颜真卿之学，其所慕效者，羽士也；其所略涉藩篱，浮图也。不能为慎独格物之辨，不能为敬义夹持知行并进之说，而自壮至老死，其忠贞义勇，贯金石而动鬼神。赫赫如是，是不谓之圣人之徒而可乎？学者当何所从违，而用人者当何所取舍也？夫学之必待讲也，欲明入圣之途，使中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为天下国家用也。今举上智之士，有一不似圣人謦咳者，即摈之不得为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说得为圣贤，则学问之道将沦胥以亡，较不讲学之时，其晦蒙否塞更甚也，岂程、朱讲学之初心哉？大哉王言！振聋启聩，读之令人开怀畅志，发愤起舞。所谓忠孝之心，油然以生也。因思宋末如

汪立言、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皆不著语录，不谤先儒，而大节可观，不愧孔、孟。他若吴澄、熊禾、姚枢、许衡、窦默辈，专奉语录集注，高谈性命，身仕两朝，虽学问文章不无可传，而根本一差，万事瓦裂，九原之下，对鲁公等不知若何惭汗。而讲学诸儒，多有恕词，甚矣私心之锢蔽，党同之难化也！又尝读御制《览性理书》诗云："圣道岂殊涂，知行要并勖。何事立门庭，操戈判朱陆？"噫！空言无补，实行维难，三复圣谟，当皇然愧憬然悟矣。

魏了翁泸州学记

魏了翁《泸州学记》云：大抵先王之时，其人则四民也，其居则六乡三采五比四闾也，其田则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则九谷六畜五牲三牺也，其服则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则三吏六联五侯九伯也，其教则五事五典也，其学则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御五射六书九数也。民少而习之，长而安之，不夺于奇品异物，不挠于淫词诐行，不荡于奸声乱色。族闾所学，师友所讲，无适而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虽以周之叔季，而车轨书文，行伦莫之或异。

朱熹受谤

朱子在浙东时，侍御史谢廓然、陈贾、秘书郎赵彦仲首攻之，后以提刑召对，人恐其遂陟清要，嗾侍郎林栗极论之。谓其窃程、张绪余，为浮诞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其后侂胄秉政，则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为伪学。是时台谏皆以文公为奇货，有御史胡纮者，故尝谒文公建阳山中，文公饭以脱粟，纮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经年，条其过失，与太常少卿沈继祖共诋文公十罪。汪义端、徐嘉又特

请斩，以绝伪学，京镗、何澹辈皆附和之。至谓文公讲学山中，弃母不养，使其乞食亲党。嗟哉！谗人之言，至此极矣，较之近人之毁陆、王者更甚。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论文公时，其友人止之，谓朱待制当今圣贤，何仇而必欲痛诋？林曰："吾但见其面貌可憎。吾击邪人，非诋圣贤也。"友人曰："不见昔人指孔子丧家狗者，想亦见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辞为叔孙，矧此么麽乎？"嗟哉！小人之肆无忌惮若此，究与文公无毫末损。今之毁陆、王者，亦此类耳。

朱熹好学悔过

朱子自谓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只是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又云：《论语集注》为朋友传去，乡人不告而刊，其间多未稳，煞误看读。古人髦而好学，悔过不吝如此。后人窃其少年中年之一说，横抹群议，亦不善体先儒之心矣。陆子，朱子之畏友也，听鹿洞讲义，极为倾服赞叹，《与杨道夫书》犹云曾见子静义利之说否？又语包道显曰："南渡以来，理会着实工夫，惟某与子静而已。"后来无极太极之辨，止可各行其是，非后儒所能知。然则朱子之尊象山也亦至矣。今人操戈相向，果何为者？是犹佳客叩门，主人方倒屣欢迎，而狂犬狺狺，吠声不已，较之吠尧之犬，更不智矣。

考亭

朱子晚年书门符云："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上句谓韦斋先生，下句谓刘屏山也。朱子年十四，师事屏山，字之曰元晦，祝词曰："木晦于根，春乃晔荣；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故曰师传。按家

谱载所谓考亭者，其邻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畔，以望其茔。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名之，复为之书。后人以公读书处与考亭相近，遂借称之云云。又查初白云："唐末时，侍御史黄子稜自洛阳寓居建阳，筑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子父韦斋先生爱建阳山水，未及卜居，朱子筑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黄侍御之意。后人专属朱子，而侍御之名湮矣。"人过小桥频指点，全家都在画图间"，黄侍御诗也。

朱熹名字

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谥曰文。曾结草堂于建阳庐峰之云谷，扁以悔庵，又号云谷老人。既又创竹林精舍，更号沧洲病叟。晚因筮，遇遯之同人，更名遯翁。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朱熹杀囚

朱子帅潭，一日得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阅过，藏简袖中，秘其事，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人服其识量。此事甚奇，非中庸之道也。沈继祖请杀朱子，朱子得朝报不语，散行庭中云："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移时又曰："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盖其自信如此，是圣贤本领。

儒者空言

吴康斋奉召入都时，每对人辄以两手作圈子，行步亦然，曰："令太极常在眼前。"有浮薄者，以芦菔投其中。庄定山诗有"枝头

鸟点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及“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句，一时传笑。湛文简讲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时方遇倭乱，当事问何以御之？正色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同甫所谓病风痹不知痛痒之人矣。儒者空言无实际，大率类此。

李材乔廷栋欺世盗名

李见罗材素以理学名，其任中丞得罪也，锢刑部狱数年，乃编戍闽中。时太夫人已捐馆舍，李在狱，未得视含饭也。出狱后，人以为先抵里追服母丧，乃沿途留滞，与缙绅当道往还，应接不暇。至闽后，则呵殿仪从，较闽抚有加焉。且盛饰公署，选文武员弁为巡捕官，一如现官体制。每日放衙二次，通接宾客，收放文书以为常。似此举动，乃庸陋鄙夫所为，不知平日所讲何学，居然欺世盗名，哆口而谈程、朱。后，山右乔御史廷栋起家进士，巡方三省，其风采不可知，而言动坐卧，皆有常仪。居家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轩高坐，命仆隶呵唱开门，并搜索内室，喧叫而出曰无弊。然后家童辈以次谒跪，或诉争斗，或呈计簿，为判决笞断讫，而后如仪掩门，退入内室。每日皆然，终岁不倦，当时传以为笑。亦见罗之亚也。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自子臣弟友孝弟忠信始，虽孔子犹自谓未能。学者躬行心得，各有得力之处，圣人必不强之使出于一。圣人之教在文行忠信，诗书执礼，亲炙者犹未能躐等。曾子则曰忠恕，颜子则曰博约，孟子则曰仁义而已，孝弟而已。以及濂溪之主静，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横渠之礼，象山之发明本心，紫阳之穷理致知，阳明之致良知，皆艰难辛苦，已试之效，过来人道个中语，亲切而有味。孔子复

生，必不分彼此厚薄，譬之泾渭漆沮同入于河，潇湘沅澧同入于江，而江河又同入于海。今必指江入者为海，而河入者非海，有是理乎？指江河为旁流，而反引断沟绝港，蹄涔杯水为沧溟，坚持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牢不可破，岂非世道人心之患哉！

理学败类

安溪先生不直朱、陆同异之说，尝谓二程十五六岁学圣人，故为吾道中兴之宗。象山之学与建阳称同异，然其喻义责志之章，朱子左次焉。游其门者，旦异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师矣。以知本为格物，象山之说也，与程、朱之说正相助，则《大学》之教明矣，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学记》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子夏言博学矣，必笃志切问而近思也；孟言博学详说矣，将以反说约也。夫如是则其为圣门之学何疑，而有若近者同异之纷纷乎？本朝理学，以潜庵、榕村二人为正宗，盖其学博功深，醇乎其醇，故立言公正平恕，一毫不偏。其他鄙陋寡学，株守三家村兔园册而戟手相骂，或穿凿蔑裂，逞其私心小智，以惊愚孩，亦接踵不绝也。更有沉溺功名利欲，揣摩风气，借口程、朱，以获厚实而盗虚名，如世所传呵卵图者，皆平日自负尊程、朱骂阳明之人也。哀哉！此岂足与于儒林理学之数乎？

假道学假名士

假道学必好色而不辨美恶，假名士必贪财而不分义利，历验往往不爽。

郝经论文

元郝文忠经《与友人论文书》曰：“古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后，辞由理出，文自辞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后世之为文也则不然，先求法度，然后措辞以求理。若握杼轴，求人之丝枲而织之，经营比次，络绎接续，以求端绪。未措一辞，钤制夭阏，惟恐其不工而无法，故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只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读书不应穿凿附会

诸葛公读书略观大意，即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义。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盖不敢穿凿附会。陆象山诗：“留心传注翻榛塞。”“留心传注”，是曾用苦功。“翻榛塞”，是谓留心之后觉群言混乱也。谢上蔡于书义未解处，且放过，其不妄加注释可知。是皆因汉、晋诸儒注疏训故，琐琐臆说，为无益之长言。如昔人所讥，释“曰若稽古”四字至一万余言，自不得逐之以泛滥无归。后世浅学之士，讲道之儒，往往借口古人，空疏庸妄，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自便其私图而厚诬古贤，不亦悖乎？

毛奇龄称引未足据

伯祖樾轩先生尝戒子弟曰：“近见后生小子，皆喜读《毛西河集》，其所称引，甚未足据。必须搜讨源头，字字质证，慎勿为悬河口所谩。”因言西河与阎百诗辨地理，多穿凿，百诗太息曰：“汪尧峰

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匪浅。”顷见《西河集》中一笺云：“用经中字，虽稍误不害。自汉以前，凡周、秦间引经有与经不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机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龂龂于一字一画之间，岂有文章哉？”恶是何言也？西河直自作供状矣。古人谓称引书词，词之内不可减，减则凿，凿则失本意；词之外不可增，增则赘，赘则坏本意。西河著书立说，殆不免二者之弊。钝翁妄马氏，改为司马氏，附于子长、长卿之后，亦好造作之一端也。

毛奇龄论五伦

毛西河谓古之五伦，只父母兄弟子五人，并无君臣夫妇朋友，此在《尚书》、《春秋传》凡所称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伦，是朱子注《中庸》误认五达道为五伦，此与阎潜邱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为道家语，伪古文窜入，同一识议。

当世可师之人

汪钝翁《与友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顾亭林答之曰：苕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

不如张力臣。噫！师道益，善人多，岂独学业哉？两先生可谓不薄今人矣。

举业师与讲学师

昔曾植斋朝节与兄朝符，未第时，其父为延一举业师，又延一讲学师，专讲学问。后兄弟俱得隽，植斋中探花，官至大宗伯，为世名儒。世之教子弟者，不过务为举业诗赋，厚馆谷，严课程而已，未有于举业外另延讲学者。植斋父为衡州书吏，非素知学问者，而举动如是，其识诚不可及。华亭唐仲言五岁而瞽，后闻父兄读书，辄不忘。父兄因以讲授文义，即能解悟，遂尽取古人书诵之使听，而仲言胸中富五车矣。久之能诗文，著《编篷》、《姑蔑》等集数十卷，为一代名流。是皆父兄成就之也。

读书五失

袁文清公桷为湘江世族，受业王深宁之门，尝云："予少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懦而无立。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

读书苦乐

冯开之谓读书太乐则漫，太苦则涩。董遇之百遍，考亭之半日，渊明不求甚解，东坡每事一过，庾嵩开卷一尺，王筠重览兴深，其各

得轮扁之甘苦者乎？

冢中古书

阎百诗征君尝语石紫岚先生云：“古人自称有五恨三恨者，予独有二恨。《皇览·冢墓》记汉明帝朝诸儒论五经误失，有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吕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襄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予谓此举未行，故秦、汉后不获见孔子六经原文，予之恨一也。又大程子为次子邵公撰墓志，称其等于生知，五岁而夭。予谓程子圣贤中人，非誉儿者，天若假之年，可复见生安圣人，卒不获见，予之二恨也。”紫岚曰：“庄子言以诗礼发冢，盖有激之词，子真欲发人冢乎？”百诗曰：“观后晋太康中，汲郡发魏襄王冢，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最为分了。齐文惠太子发楚王冢，得竹简书，王僧虔订是科斗《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晋、齐距战国已远，尚完整，若汉明帝去秦二百年，复当何如？且秦人焚书，止焚在民间者，博士所职悉不焚，至项籍一炬始全亡，而冢中所藏，固历历也。”紫岚曰：“子之恨，固当悬之终古耳！”

古人读书苟简

刘子立云：学者先看本纪，则世家、表在乎其间。可见古人读书，已苟简如此。

九经字数

郑畊老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所称六经及《论语》、《孝经》、《孟子》，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传》二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为率，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天材稍钝，减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云：'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勉之。"右郑畊老《勤学》。九经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穀》为小经。宋合三传，舍《仪礼》，以《易》、《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予谓《仪礼》、《公》、《穀》皆不可缺，当补。《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一十五字，《穀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诵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毕。即减半亦不过二年半。至《尔雅》十一卷，存以流览，可不复成诵。呜呼！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出使，以《甫刑》较律令，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定服制等威，始可谓之真经术。

五经人物数

五经中所载人物，《易》十三人，《诗》一百四十八人，《礼记》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约有二千六七百人。

孔子生日

今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期。按《公》、《穀》皆言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所生之日为庚子。《穀梁》以庚子属之十月，以朔推之，是月二十一日为庚子。《公羊》以庚子属之十一月，以朔推之，十一月无庚子。《公羊》误矣。然断以夏正，则孔子之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所同。至《史记》乃谓生于二十二年庚戌，不载月日。《论语》序说撮《史记》之年与《公羊》之月日，又误矣。按孔圣《家语》图记："襄公二十年戊申祷于尼山，明年乃生孔子。"又云："颜氏怀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盖孔子生年实在己酉，《公羊》之误以怀妊十一月，讹为建生于十一月。《史记》二十二年之误，又因《公羊》之十一月，而遂以十一月为建子，而属周正之明年。夫十一月无庚子，则生日断归十月，既在十月，则《史记》二十二年非矣。且春秋纪事以建子月为春，《公》、《穀》所书之冬十月庚辰朔，即夏正秋八月之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也。又《五行书》作"庚子日甲申时"，不知何本。今照《路史》，以八月二十七日，不知《路史》所推，乃二十二年庚戌建乙酉之庚子，非二十一年己酉建癸酉之庚子。且以二十七年为庚子，又与《公》、《穀》十月庚辰朔不合矣。冉氏覲祖考辨甚详明，宋潜溪亦有辨，毛西河亦考焉而不能断。康熙间，汤潜庵先生抚江南，奉部牒以蒋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学使，令各质所信。时嘉定诸生王晋上《孔子生日辨疑》一篇，断以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岁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周十月夏正八月，为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蒋尹玉九月十五之非。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是甲子，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谬可知。汤公据以覆部，通行天下。今曲阜亦以是日致祭，至今无正之者。黄黎洲亦主八月廿七日之说。

孔子有须

旧传吴道子画孔子为鲁司寇时像二本，其乘车而群弟子从者号曰图，立而先师侍者曰小影，先师谓颜子。皆有须髯，大略有合于荀卿如蒙倛之说。后人引《孔丛子》子思告齐君曰“先君无须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遂谓吴画为伪本，而追惜汉文翁蜀中所图遗像不传为恨。明人孙某督学陕西，石刻圣像，不复着须。今其像颇行于时，三家村中多供奉之。紫坪谓子思所谓无须眉者，特不美须眉耳，非绝无之谓。如叔向之肸又无子，司马牛之我独亡，古人语类是者甚众，不然，孔子无须，孔子岂无眉乎？予按《孔丛子》作“吾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伋患德之不劭美也，不患毛鬓之不茂也”，是子思自谓也。毛鬓不茂，所以异于嬖臣之美须眉也。执是而谓孔子无须，岂不诞哉？

孔子形体

《孔丛子》：“苌弘言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体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论语隐义》：“孔子至蔡，人盗孔子一只屐去。屐长一尺四寸，与凡人异。”

颜回

《后汉书》：“郎顗云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列子·力命》云：“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论衡》云：“颜渊年十八，升太山，见吴昌门有系白马。”《论语谶》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似水精，

故名渊。”

子贡相貌

《论语摘辅相》云：“子贡山庭斗绕口。”谓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异相也。故子贡至孝，颜回至仁。

仲子崔

师觉授《孝子传》：仲子崔者，仲由之子，卫人。狐黶杀子路，子崔既长，报父仇。黶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黶持蒲弓木戟，与子崔战而死。

子思年龄

《史记》：伯鱼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司马迁与孔安国同时，子思之年其传闻于家世者必真，而《通鉴》载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曾逮事孔子，未必此时尚存也。伯鱼先孔子五年而卒，即伯鱼末年生子思，至安王二十五年亦一百一十七年矣。温公当必有所据。

麟凤龟龙圣人

《续博物志》：“毛虫之精曰麟，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裸虫之精曰圣人。”

孔子门人年龄

孔子弟子列传：子路少孔子九岁，有若少十三岁，颜子少三十岁，仲弓、冉有、丧瞿少二十九岁，子贡少三十一岁，子游、子夏少四十五岁，子张、子贱少四十九岁，子若少五十三岁，曾子少四十六岁。按孔子七十三卒，为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壬戌，曾子方二十七岁，计得一贯之传，不过二十岁上下耳，何云“参也鲁乎”哉？《论语》记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殁又数十余年，孔子弟子存者或寡，故述《论语》者必即曾子、有子之门人，非孔子之弟子也。《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岂其然乎？”魏文侯以子夏为师，《史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岁，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魏始为侯，子夏年已一百四岁。考甲子会纪，子夏一百三十余岁，子思一百余岁。

古人身长

禹长九尺五寸，汤九尺，孔子十尺，文王十尺，伍子胥一丈，眉间一尺，韩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东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时奇士巨毋霸一丈大十围。同见《续博物志》。

七十二人

孔安国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刘向传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陈长文撰耆旧亦七十二人。此小说家之得以借口也。

孟子字

孟子，字子舆，又字子居，见《汉书》并《孔丛子》。因居音车字之讹也。

曾三杀人

曾子，名参，字子舆，则参当音参乘之骖，今读同森。刘紫庭云：曾参杀人，当是曾三杀人。真解颐新语。

孔子九世

唐李石云：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顺，相魏。自叔梁纥至子顺，九世。

孔庙神像

孔庙神像，宋濂谓开元二十七年迁神于南面，失古者神道尚右之义，而未考诏文。所谓昔周公南面，孔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之说？盖贞观、永徽先圣之位迭更，显庆二年别祀周公，而西牖之位未改，至是乃正南面之位。宋说非也。

圣贤祀享沿革

汉祀夫子，惟阙里史称过鲁祠孔子是也。欧阳氏《集古录·汉鲁相请置孔子庙卒史碑》云：太常祠曹冯牟史郭元辞对问故事，辟雍祠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则其时已祀于辟雍矣。明帝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是虽未为常典，又未知独致尊奉之意，然不得谓非郡县崇祀之始也。其后魏、晋以降皆祀于国学，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后齐制新立学，必奠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每月朝，《隋书》州郡学以春秋仲释奠先圣先师。据此，则郡之立庙自后齐已然，其春秋释奠乃于隋为始。唐武德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罢周公，仍以孔子为先圣。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高宗永徽中，复如武德制，旋以长孙无忌等议，仍依贞观。开元二十七年始正夫子南面之位，旧以周公南面，孔子西面，因仍未改。追谥为文宣王。汉谥曰褒成宣尼公，唐初赠太师，又赠隆道公，至是乃晋为王。宋祥符五年，加至圣号，冕十二旒，服九章。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成化、弘治间，礼乐用天子制。嘉靖九年，以张璁议易像为主，题曰至圣先师，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殿为庙，并礼乐皆有降杀。当时礼争之，不能得。本朝顺治二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其庙中配位，唐以前为颜子，贞观二年以左丘明、卜子夏二十二人为配，至开元八年始以颜子、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为十哲。曾子居十哲之次，塑坐像配享。又图七十子于庙壁。二十七年，赠颜子为公，闵子以下九人为侯，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伯。宋真宗咸平三年，晋十哲为公，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侯，左丘明以下二十一人为伯。即前二十二人，子夏已入十哲。神宗元丰六年，封孟子为公。七年，配享。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咸淳元年，以颜、曾、思、孟为四配，进颛孙子为十哲。元至顺元年，以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曾子为郕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国公皆宋封，至是加复圣等号。明嘉靖九年，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并罢公侯伯称。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升朱子入殿配享。乾隆三年，升有子入殿

东卜子之次，移朱子于殿西颛孙子之次。东庑八楹，从祀凡六十二人，其位次缘有升于庙者，当东西移易，故不得依备考之旧。先贤：蘧子瑗、澹台子灭明、原子宪、南宫子绦、一名适，又名说。商子瞿、漆雕子开、司马子耕、《家语》名犁。梁子鳣、冉子孺、伯子虔、冉子季、漆雕子徒父、《家语》作漆雕从。漆雕子哆、《家语》哆作侈。公西子赤、任子不齐、公良子孺、公肩子定、鄡子单、罕父子里、荣子旂、左子人郢、《家语》作左郢。郑子国、原子亢、《家语》作原桃。廉子洁叔、仲子会、公西子舆、如邽子巽、陈子亢、琴子张、《家语》名牢。步叔子乘、秦子非、颜子哙、颜子何、县子亶、雍正二年增祀。乐正子克、雍正二年升祀。万子章、雍正二年升祀。周子敦颐、程子颢、邵子雍。先儒：公羊氏高、伏氏胜、董氏仲舒、后氏苍、杜氏子春、诸葛氏亮、王氏通、范氏仲淹、欧阳氏修、杨氏时、罗氏从彦、李氏侗、吕氏祖谦、蔡氏沈、陈氏淳、魏氏了翁、王氏柏、赵氏复、许氏谦、吴氏澄、胡氏居仁、王氏守仁、罗氏钦顺。西庑八楹，从祀凡六十一人，先贤之末当空一位。先贤：林子放、宓子不齐、公冶子长、公皙子哀、高子柴、樊子须、商子泽巫、马子施、颜子辛、《史记》作颜幸。曹子卹、公孙子龙、秦子商、颜子高、《家语》作颜刻。壤驷子赤、《家语》作壤徒作从。石子作蜀、《家语》作石子蜀。公夏子首、《家语》作公夏守。后子处、《家语》作石处。奚容子蒧、《家语》作奚蒧。颜子祖、《家语》作颜相。句子井、《家语》句作勾。秦子祖、县子成、公祖子句兹、《家语》无句字。燕子伋、乐子欤、《家语》作乐欣。狄子黑、子蔑子、夫子兄孟皮之子名忠。公西子蒧、颜子之仆、施子之常、申子枨、左丘子明、秦子冉、牧子皮、雍正二年增祀。公都子、雍正二年升祀。公孙子丑、雍正二年升祀。张子载、程子颐。先儒：穀梁氏赤、高堂生、孔氏安国、毛氏苌、郑氏康成、范氏宁、韩氏愈、胡氏瑗、司马氏光、尹氏焞、胡氏安国、张氏栻、陆氏九渊、黄氏干、真氏德秀、何氏基、陈氏澔、金氏履祥、许氏衡、薛氏瑄、陈氏献章、蔡氏清、陆氏陇其。按先贤，《史记》、《家语》所载皆七十七人。《史记》内公伯寮、秦商、鄡单，《家语》不载，而别有琴牢、陈亢、县亶三人。杜氏《通典》则八十三人，乃增入蘧瑗、林放、陈亢、申枨、琴牢、琴张六人，余与《史记》同。其

中申党、申枨、琴牢、琴张各以重出厘去其一，又罢公伯寮祀，而益以《家语》所载之县亶凡八十一人。跻于殿者十三人，配崇圣者二人，东庑所祀三十二人，西庑所祀三十四人。其牧皮则后之所补，左丘明、乐正克、万章、公都子、公孙丑皆后之所升也。又按林放、蘧瑗、秦冉、颜何于明嘉靖中与公伯寮同罢，雍正二年复林、蘧、秦、颜四人祀。又按唐以前，止以颜子为配。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林、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配享，盖以专门为先师也。其时十哲七十子反不得与，至开元八年，始升十哲及曾子，二十七年始赠七十子爵。后唐长兴三年，始设七十二贤祭豆。宋初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板壁。咸淳元年始列四配，至明嘉靖复定殿中四配十哲及两庑诸贤之次，分号先贤先儒，罢荀况、以元丰七年祀。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卢植、郑众、郑康成、服虔、范宁、吴澂之祀。雍正二年，复祀郑康成、范宁。乾隆二年，复祀吴澂。先儒：韩愈以元丰七年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淳祐元年祀，张栻、吕祖谦以景定二年祀，邵雍、司马光以咸淳元年祀，许衡以皇庆二年祀，董仲舒□□□□□祀。以洪武二十八年罢扬雄祀。雄以元丰七年祀。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以正统二年祀，吴澄以正统八年祀，杨时以弘治八年祀，后昌、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以嘉靖九年祀，薛瑄以隆庆五年祀，罗从彦、李侗以万历□□年祀，陈宪章、胡居仁、王守仁以万历十二年祀，范仲淹以康熙五十三年祀，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栢、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以雍正二年祀，其左氏、周子、二程、张子、朱子晋称先贤。自明崇祯年始，时止及于国学，康熙二十五年乃通行郡县。

论语三家

《论语》凡三家：曰《鲁论》者，鲁人所传，为篇二十，即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齐论》者，齐人所传，为篇二十二，盖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曰古论者，鲁共王时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与《鲁论》不异，惟分“尧曰子张问从政”以下为一篇，名曰从政，或曰两子张，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与《齐》、《鲁》同。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素传《鲁论》，晚讲《齐论》，间采其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当时重焉。自张氏之论行，而齐古之论亡矣。王充有曰：《论语》自古文二十一篇，又有齐、鲁及河间九篇，凡三十篇。河间《论语》，《汉·艺文志》所不载，今不可晓，意必河间献王所得而充曾见之者也。今《说文》所引有逸《论语》，或者其遗文乎？

大学

《大学》者，《小戴礼》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谓作于曾子，贾逵谓作于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圣八年，始以此篇赐新第王拱辰等。嗣后朱子为之章句，为之或问以释之，遂与《中庸》独行于世云。古文《大学》，原无经传之分，其章次亦与今异，见《礼记注疏》中。宋儒疑有错简，各以其意更之，即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见《二程全书》中。而董槐、叶梦鼎、王柏则谓致知格物章未尝亡，欲还知止物有本末二章于听讼之上，于是纷纷之议起矣。今所定盖本伊川，而经传之分则朱子为之。近出石经本，又与古本异，郑晓颇信之，而许孚远、杨时高力诋其谬，未有定论。近今毛西河、李临川、王渊如又各有改订之本。噫！圣贤之经，被诸人颠来倒去，面目全非，谁为作俑？可胜长叹！

中庸

《中庸》，《小戴礼》也。《汉·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附于《礼》经后。晋戴颙尝传《中庸》，梁武帝亦有《中庸讲疏》一卷。仁宗天圣五年，以是篇赐新第王尧臣等。高宗绍兴五年，御书“中庸”赐汪应辰等。朱子为章句或问，与《大学》并行，遂为《四书》之一。近又有传贾逵石经《中庸》者。

孟子

《孟子》七篇，凡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书，以其书号诸子，得不焚，至宋始升为经。又有外书四篇：曰《性善》，曰《辨文》，曰《说孝经》，曰《为政》。赵岐谓其文不宏深，不似内篇，疑后人所托。然《性善》之篇，王充引之，而荀卿《性恶篇》多举《孟》意，皆外篇也，惜今不见耳。洪武时，上嫌土芥寇仇语，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节文》，颁行天下。永乐中修大全，仍以旧本并行，庶乎其可。

论语多孔子七十后语

冯山公云：《论语》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后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记》孔子去鲁，年五十六，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其为七十无疑。所云“归与归与”以裁“吾党小子”，答问于是焉多，“七十从心假我数年”之语可征也。又考《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载岁数特详，惟子路少孔子九岁，其曾、闵、樊、卜、颛孙、澹台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渊、子羔、子贱、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凿然二书可考者。孔子七十时曾子才二十四岁耳，而其书尚成于门人，且记曾子启手足语。曾子没时，孔门弟子略无存者矣，则其不能纪远，断可知也。甚矣学者著书

立说，戒早成而传迟暮，有以也，况乎圣人之道，贵行贱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纪之于书，岂有名心哉？今之学者，德不逾人，才非作者，读书不盈数卷，阅年未底中寿，而文章满家，噫何居乎！

非孟

周密《齐东野语》曰：李泰伯著论非《孟子》，后举茂才，论题出“经正则庶民兴”，不知出处，曰吾无书不读，此必《孟子》中语也，掷笔而出。晁悦之亦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王道，悦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郑叔友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谓不当勤齐、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纣，举世不以为非，而伯夷、叔齐独非之。东莱先生曰：“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予于泰伯亦然。至于悦之、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吾无取焉。按《金罍子·泰伯上孙寺丞书》云：“鸡鸣而起，诵《孔子》、《孟子》群圣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进孟子与孔子并，且曰“群圣”人，尊之至矣。集中时引用七篇特多，谓李不喜《孟》，至于不读妄也。宋人叶绍翁亦力辨之。

疑孟尊孟

明姚福云：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为伪书，出于东汉，因作《疑孟论》，而其子康乃曰：“《孟子》为书最善，直陈王道，尤所宜观。”疾革犹为《孟子解》二卷。司马氏父子同在馆阁，而其好尚之不同如此，虽父子之至亲而不敢苟同，其亦异乎阿其所好者矣。余

隐之有《尊孟辨》，朱子独取之而改其未当者。见文集。

孟子知礼

赵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程子以为孟子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春秋无义战，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然终未及孟子之知《礼》也。观任人有问屋庐子章，可谓知《礼》者莫如孟子矣。

经书句读

经书句读，塾师皆遵监本训蒙，先辈间有改订之处。以予所闻，略记数条于后："其为人也，句孝弟而好犯上者，句鲜矣"、"书云，句孝乎为孝，句友于兄弟，句"、"甚矣吾衰也久矣，句"、"虽疏食菜羹"、"瓜，句瓜如字祭，句"、"伤人乎不，句问马，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句"、"知，句足以知圣人，句"、"谋于燕众置君，句而后去之，句"、"至大至刚以直，句养而无害，句"、"毁诸，句已乎，句"、"使虞敦匠，句事严，句"、"去，句则穷日之力而从宿哉，句"、"舍，句属上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句"、"百官族人，句可，句谓曰知"、"母命之，句往，句送之门，句"、"是，句皆已甚迫，句"、"凡有四端于我者，句知，句皆扩而充之矣"、"二嫂使，句治朕栖"、"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姑存一说可耳。又如榕村谓今也不然一节，作今日之谚语，确不可易。庄暴章通章乐字俱音洛，惟鼓乐之乐音药，则文法颇整齐。又潜丘谓怀宝迷邦二段，皆货语；直至孔子曰，方是圣人语。观《留侯世家》谏封六国

后七曰字一段，亦是此文法。又“男女不杂，句坐不同，句枙枷不同，句巾栉不亲授，句”、“舜生三十，句征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载，句”，经传误读者，更不可悉数矣。

劳诲辨

孙溉堂作《劳诲辨》，以子与君并举为未安。引颜延之《庭诰》文云：“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诲，必藏其枉情。”以爱与忠，皆指朋友言。或言宋贤宁不见延之集，溉堂谓唐人李德裕家便不蓄《文选》，安见宋贤必蓄诸家集且尽读之不偶忘耶？

讲四书

陈文简公莲宇先生喜讲《四书》，尝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竹之于笋，其节自小即具，长大非有所加也。又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浑如一块吸铁石。

圣贤应济世

圣贤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纳之沟中，此即圣贤之贪痴也。大士曰：“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地藏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此菩萨之贪痴也。至于维摩，默然拈花不语。达摩不立文字，此不过巢许务光，只可谓之自了汉耳。

宰我子贡

方密之引刘须溪云：宰我问短丧，所以激圣人之定案。宗一曰剑逼乎？子贡问去食与信何先？此待问乎？使民战栗，激发哀公，尼山三声雪上加霜耳。今作呵宰我说，何啻千里。宰我、子贡擅言语之科，非有仁焉，何必改字。

郑注简当

吴草庐言郑康成于《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三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云云。初不解所谓，后读《朱子语类》乃虽有其位一段，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朱子称甚简当。今集注用郑说也。

冷看熟读

程伯子云：《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

读经须识世务

益都武宅中在洛云：天地之化不穷，虽一草一木皆耐人思，思之而犹弗可知也。经书之蕴不穷，虽一文一字皆耐人思，思之而犹弗能尽也。素绚可以明礼，鸢鱼可以明道，甚至缉熙敬止，可以明止。盖五经四子之书，其精多其用宏矣。汉儒引经率非本旨，而皆有裨于世务。后人治经株守前说，而反无益于身心。汉儒虽误而有济，后人似

正而无功。岂唯无功，抑犹有害！歌则不哭，非春秋去乐卒事之教也，徒激怒于人耳。三年无改，义专不忍，则章、蔡之徒得计，又何以教孝乎？推此二端，殆不及汉儒矣，由其致思阔而远，不以物理人情返躬内验也。呜呼！圣贤千言万语，无非众人所能知能行者，非阔远也。治之将以学之，如旅人问路，问毕即行。如病子检方，检出即用，未有徒问徒检者。而后人之治经可异焉，见游、夏之问孝，则以为游、夏问孝也，夫子亦教游、夏而已，孰自思其于孝何如也。见颜、仲之问仁，则以为颜、仲问仁也，夫子亦教颜、仲而已，孰自思其于仁何如也。讲之者曰：讲书以为书理如此。听之者曰：听书又以为书理如此。一切身心日用不在书中，一切物理人情举在书外。然则出门如见大宾，而我非由户之人，仁者其言也讱，而我无出话之口也。经书之不废，惟干禄求名之士是赖耳，岂不痛哉！彼夫躬厚薄责，固远怨之方也，而伯恭读之，反观内省，默识己非，故能变化气质，厕身圣贤。今诚如此读书，所思不出人情物理之外，所悟不越身心日用之间，见问孝则思己孝何如，而勿徒讹古人之气质，见问仁则思己仁何如，而勿徒判二子之乾坤，何至阔远不切？如观医人之治病，针炙殊施，丸散异用，而曾不关在我之痛痒也。夫操觚之士，恪遵传注，此从来功令也，然亦止为八股设耳。至于日用行习，欲求切己之务，则经书所纪，皆当随身所处，察识参详，以取裨益。如《干禄》一章，解为责之以难，使不暇外务，固一义也，而解为学非苦难，禄本容易，则虽愚必悟，虽柔亦强矣，又一义也。如《饮食》一章，解为节饮食戒伤生，固一义也，然日用饮食，乃中馈家人之事，非圣人之自为也，则解为教家有方，率谨无苟，不又一义乎？又如《相师》一章，解为持危扶颠，矜不成人，固一义也，然乐官有相本无颠危，则解为不用士见宾主之礼时，仍在彼相师之常，亦犹老则用安，少则用怀，因物付物之旨，不又一义乎？凡此之类，要皆义之所存，经之所蕴，而于圣人日用所谓常人能知能行者，尤为近焉。或者触目兴思，不至于痛痒无关也。洛自受经以来，每维圣人之书，取精用宏，训诂之义，恐不能尽，逮今六十年矣。披诵既久，兼以阅历，或时有悟，虽中夜必起条而记之，虽甚不文，亦过而存之。日久稍

充，乃检为集，用质同人，倘绝嫌去忌，赐之深思，得如敬止之可以明止，于愿足矣。夫愿传者之言止，非诗人之敬止也，然固无碍于诗人之敬止也，而止之为义，得以益明，是可例焉云尔。若以是为无益也，则请以博弈犹贤之说进。

李光地谈礼学

榕村先生尝言：某语四舍弟，书学有顾宁人，数学有梅定九，《音学五书》须再补《声气之元》一卷，定九再将《历学疑问论》补数篇，仍做出九数存古，亦算完备。乐则某留心数十年，其书规模具在胸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礼，须弟具稿，再共斟酌。其略当以孔子所分冠婚丧祭射飨朝聘分目：冠婚一项，丧祭一项，射飨一项，朝聘一项。起于士大夫以至朝廷，有经文者不消说。如先儒议论参差，著一论于后以见意。今所不行者，则分集经书，以存古制。又有一小礼，一大礼，幼议曲礼在冠婚之前者，附见于前。朝廷大事不在八项之内者，附见于后。更斟酌一简便礼书，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约行之。

黄道周易数疏

黄石斋《易数疏》：臣少学《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损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为大明资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师》，别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师》之上六，是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上六，其词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

人勿用。”自有《易》词告诫人事，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云云。今《周易洞玑》即此疏之由来也。

欧阳修重毛诗

欧公论《诗》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语曰：“人在某坊。将谁从？”毛当汉初，去《诗》犹近，后二百年而郑氏出，又几及千年而苏氏出，其孰为邑中之人，孰为郊野道路之人欤？则于俱未通之中，毛义必有授受，非若后人之揣摩拟议者耳。

六条编书之法

方望溪以六条编书之法：一曰正义，当乎经义者，谓之正义。经义之当否，虽未敢定，而必择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二曰辨正，辨正者，前人有所异同，辨而得其正者也。今或正义阙如，而以纂书者所见补之，亦附于此条。三曰通论，所论在此，而连类以求于彼，曰通论。今于旧说未协正义，而理可通者，亦入焉。故通有二义。四曰余论，一言之有当，而可资以发明，亦所录也。五曰存疑，六曰存异。理无两是，其非已见矣。恕人从而是之，则曰存疑，又其甚者，则曰存异。以上六条，乃望溪先生所授，以论次先儒之说。若纂书者之论，随条附见者，各以愚语别之。

太极图

秀水朱锡鬯先生曰：自汉以来，诸儒言《易》，莫有及《太极图》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著太极三五之说，

唐开元中，明皇为制序。而东蜀卫琪《玉清无极洞仙经》，衍有无极太极诸图。陈抟居华山，曾以《无极图》刊诸石，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门。次二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气朝元。次四，阴阳配合，曰取坎填离。最上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故谓之《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尔。相传受之吕嵒，嵒受之钟离权，权得其说于伯阳，伯阳闻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尝诩为千圣不传之秘也。周元公取而转易之，亦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无极而太极。次二曰阴阳配合，曰阳动阴静。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万物，更名之《太极图》，仍不没无极之旨。由是诸儒推演其说，南轩张氏谓元公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来未之有也。《曝书亭集》。锡鬯先生又言：程子未曾受业于元公，元公亦无手授《太极图》之事。其说备载集中。愚谓道数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图，康节之《易》，元公之太极，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为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虚无，而流于他道也。王伯厚言：程子教人《大学》、《中庸》，而无极太极，一语未尝及。夫程子言《易》初不知有先天，言道初不知有无极，此所以不为异端所惑，卓然在邵、周之上也。

抄书之益

苏长公尝问苏子容：“公记史事，如何这般熟？”曰：“吾曾将某年某月下，将事系之，编得一次；复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得一次。编来编去，久遂记得。”长公曰：“我何尝不如此，毕竟公记得熟。”宋景文尝自言手抄《文选》三过，始见佳处。洪景卢亦自言手抄《资治通鉴》三过，始究其得失。古人读书著书，未有不手录者。

古人立说不苟同

古人撰述，不求立异，亦不苟同。刘向立《穀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苏子瞻作《论语说》，子由辨正之，谓之“拾遗”，是兄弟不必同也。吕大临为程正叔门人，解《论语》不尽用师说，欧、苏解“昊天有成命”，朱、蔡解《金縢》，皆各持一论，是师弟不必同也。吕东莱读《诗》记，大与朱子相击排，及吕说板行，朱子为之作序。古人岂以异己为嫌哉？

十二史

王西樵尝谓司马《史记》非一姓之书，陈氏《三国志》不宜厕廿一史之数。南北事非一统，且有李氏《南》、《北》二史，则并列为复。合提出《史记》单行，而以苏子由之古史为第一，班书第二，范书第三，谢陛季《汉书》第四，《晋书》第五，《南史》第六，《北史》第七，《隋书》第八，《新唐书》第九，而以《旧唐书》作注，参较异同，《五代史》第十。近闽人柯维骐辑宋、金、辽三史为《宋史新编》，其书简核有体，以易宋、金、辽三史，为第十一，《元史》第十二。既正史体，复除重书，止此十二史，古今备矣。施愚山极以此说为有见，但柯史太简，须仿其体例增之。

正闰之分

安溪谓文中子于南北朝，夺统归北，亦有意思。晋虽篡弑，然既一统，其子孙播迁江东，中国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为正统乎？宋、齐、梁、陈相继篡夺，年代复促。晋灭，却值元魏兴于北，修明礼

乐，慨然欲复古制。春秋之法，中国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天意无中外也，后分为东西，高齐无复人道。宇文能整理，则以正统予周，隋恰好承周后，此以人事体贴天意，亦颇有见。朱子则一总分注于下，不分正闰，更自简易。

续纲目发明

《续纲目发明》不知何人所作，《明史·艺文志》但载商辂《续纲目》、张时泰《广义》，而不言发明。今修《通鉴辑览》，间有引用，但引书名耳。

纲目当黜秦

安溪曰：《通鉴纲目》大体已无可议，只有秦家十余年，竟当准王莽例黜之，孟坚所谓余分闰位也。其年不多于莽，罪更浮于莽，不过以莽后仍为汉，秦后不复周耳。其实以汉继周，有何不可？

新唐书

宋仁宗命重修《唐书》，欧阳公分撰《帝纪》、《表》、《志》，七年书成，韩魏公不悦，景文以所上雕饰太过，又一书成两手，诏命欧阳公详看改正。欧阳受命，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入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进书惟列官高者，是时欧位在上，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长乎？"遂各列名以进。庠闻而叹曰："自古文章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耶律

《五代史》：契丹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又《辽史·本纪》：太祖姓耶律氏。《国语解》云：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以耶律为姓。又有言以汉字书，则曰耶律，以契丹字书，则曰移剌。明焦弱侯《国史经籍志》，载有移剌楚材《湛然集》三十五卷，又《耶律楚材集》十二卷，一列于金，一列于元，以一人为二人，以一身属两朝，甚失考据。又《金史国语解》：移剌，汉姓曰刘。

史之经纬

诸史为纬，通鉴为经，其旁史，则涑水之考异也。邵子编年，温公目录，加酌略焉。征盗贼之起止，宰相谏官贤者之去留，天下事皆系宰相与谏官，每一事视其所言，按其时势，岂不犁然？学校选举，赋役兵屯，河漕盐钱诸事，利弊时宜，贵知要领。渔仲约《通典》为《志》，洪州续贵与《通考》，稗编函史可撮会之。理原易简，史事自繁。《经济类编》、《古论大史实用编》、《学古适用编》、《弋说》、《千百年眼》、《尚论快编》，皆可折衷，指其偏礉拘胶之两病，以醒后人。《读书类略》。

论史应重历算

黄太冲云：准之历算，如武王克商在己卯，周公营洛邑在壬辰，成王顾命在壬戌，三者得其时日，则诸家是非不难辨。

万斯同重实录

万季野撰《明史》，尝语方望溪云：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默识暗诵，无一言之遗。长游四方，求遗书，问往事，网罗参伍，而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未详者，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以《实录》裁之。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吾更倍之，非不知简之为贵，恐后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不可益也。

曾巩南齐书序

宋袁褧云：家大夫尝谓曾子固《南齐书·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

赵匡胤自立而还

元陈子柽四明人。尝大书鉴云“赵匡胤自立而还”，未停笔，迅雷击其案。陈端坐不慑，曰：吾案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见《客座新闻》。

修明史六十年

本朝修《明史》，于康熙十八年己未开馆，至乾隆四年己未告成。初以前己未宏词翰林纂辑，至丙辰宏词诸公复加参订，前后六十年，较之历代限以年岁者，相胜多多矣。《明史·历志》内增图，历史

所未有。其详核实过从前。

纪年书法

宋袁文云：纪年如绍兴元年二月十五日，则当云岁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岁次固不容错，二月却书其月建作己卯。岁次既是庚戌，则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复记耶？惟日则惧有参差，故先书二月乙酉朔，然后知十五日己亥无疑矣。

文原

宋景濂作《文原》，其下篇有云：天德湮微，文气日削，骛乎外而不攻乎内，局乎小而不图其大，此无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谓四瑕？雅郑不分之谓荒，本末不比之谓断，筋骸不束之谓缓，旨趣不超之谓凡。四者，贼文之形也。何谓八冥？讦者将以贼夫诚，规者将以蚀夫圜，庸者将以混夫奇，瘠者将以胜夫腴，粗者将以乱夫精，碎者将以害夫完，陋者将以革夫博，昧者将以损夫明。八者，伤文之骨髓也。何谓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灭其知，丽其蔽，违其天，昧其幾，爽其贞。九者，死文之心也。春葩秋卉之争丽也，鸱号林而蛩吟砌也，水涌蹄涔而火炫萤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听视也，蠛蠓死生于瓮盎，而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广也。斯皆不知养气之故也。

三家文钞

《三家文钞》之刻，七十年来，时论协然与之。商丘之言曰：奋

迅驰骤，如电雷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为而作，踔厉森峭，而指事精切，凿凿乎如药石可以起病者。魏氏之文也。温粹雅驯，无钩唇棘吻之态，而不尽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澄湖不波，风日闲丽，而帆樯之容与者，汪氏之文也。可谓雅善形容，而不觉其词之溢矣。侯以才胜，而事不征实，议论可听而不可行。魏以思力胜，而刻深偏凿，好为异论，夺理而品不醇。汪以法与度胜，而有言不尽，断制无力，篇篇一律而无变化。要之各成一家，较之吞剥野战者，固不可以同年而语矣。

侯方域论文

侯朝宗尝言："秦以前之文主骨，若六经不可以文论，其他老、韩诸子、《左传》、《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者。汉以后文主气，若《史》、《汉》八家皆运骨于气者。敛气于骨，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磴，非仙灵变化，未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如李梦阳亦蹶其趾者也；运骨于气，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嵯峨于中流也。"又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有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抟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朝宗好太史公文字，故立论如此。相题立文，如天造地设，有一定位置，有不可以意为轻重者。弃正大而取闲碎，不过文中之一种，未可一概论也。

汪琬论文以载道

汪尧峰答陈蔼公书曰："儒者谓文者载道之器，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此言亦少夸矣。古载道之文，六经、《论》、《孟》，下惟周、张、程、朱之言或近之。至于文之有寄托也，此出于立言者之意也，非道也，如《离骚》托香草美人，《史记》托游侠、货殖、刺客以寄感激是也。足下以文非明道不可，而顾以寄托云云者当之乎？尝读诸子百氏大家之文，或简炼精丽，或疏畅明白，或汪洋恣肆，盖莫不有才与气者在。惟才雄气厚，故力之所注，读者惊心动魄，改观易听，斯已奇矣。然求之于道，则支离破碎而不合，或披猖磔裂，决去圣人之畔岸，乃知读者之惊骇改易，皆震慑于其才与气，非于有得也。足下爱其文，将遂信其道乎？抑以不合于道，遂黜其文不录乎？"钝翁此论，深切空疏之儒高谈欺世之病。

茅坤黄宗羲论文重王守仁

茅鹿门云："八家后，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诸学记、尊经阁等文，有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陆宣公、李忠定所未逮也。如《浰头》、《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黄南雷曰："鹿门此论，知言之选也。"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方东里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南归震泽。匏庵、震泽昭穆犹存，渐沦杞宋，至阳明而中兴为之一振。第自宋以来，文于道分为二，故阳明之门人不欲奉其师为文，遂使此论不明，可为太息者也。

姜宸英论文

姜西溟论文，谓六经而后，衰于《左氏传》，复振于《战国策》。

王守仁手迹

王阳明先生手书《谏迎佛疏》，在海宁陈乾初家。康熙丁巳，其子敬之赠黄梨洲，后归会稽姜定庵京兆。

唐顺之论文法

荆川序《董中峰集》曰："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

阎若璩论文

阎百诗云："六经之外，文之谈理而达者，无如《庄子》，论事而达者，无如《国策》。后之作者，能兼撮二书之胜，无如苏长公。自韩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曼，以为奇怪，然其句琢字炼，犹在虚实之间。至欧学韩而益畅之，并去雕刻而务出于平易，又一变焉。长公后出，与欧同出于用虚，而笔力豪横，倏忽变化，后有作者，无以复变，亦无复能逮矣。"又论唐、宋八家作文，有四宾主之法：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宾，如主翁之妻儿奴婢，即主翁之分一身以治家事者也。三宾中主，如主翁之戚友，分任外事者也。四宾中宾，如戚友之友，与主翁无涉者也。于四者，除却宾中宾，而主中主亦止一见，惟以宾中主钓动主中宾而成文章，八家无不然也。此皆窥透前作者之苦心，而开后学以法门，可谓以金针度与人矣。其实文章至极之处，全不在此。

方苞谈霍光传

方望溪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昌黎目《春秋》曰谨严，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著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稍漫，然尚能识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余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者，则光之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书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如见其人。后人反是，是以蒙杂暗昧，使治乱贤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是传于光事武帝，独着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其相昭帝，独着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学专汰，则于任宣发之，而证以参乘，则表里具见矣。盖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

鼠头豕项牛腹蜂尾

偶见王懋公论古文作论之法：一曰鼠头，欲精而锐。一曰豕项，欲肥而缩。一曰牛腹，欲壮而大。一曰蜂尾，欲尖而峭。真令人喷饭！王阮亭论文与乐府亦采其说，吾所不解。

黄宗羲论明文

黄梨洲初选《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继成《文海》四百八十卷，极一代之大观。又摘其尤者为授读，共二十八卷。其论明文曰：自宋、方以后，东里杨士奇、春雨解缙。继之，至景泰、天顺稍衰。

化、治之际，西涯李东阳。雄长于北，匏庵吴宽、震泽王鏊。发明于南。正德间，余姚王守仁。醇正，南城罗玘圭峰。精练，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归有光、毗陵唐顺之、晋江王慎中。讲究不遗余力，大洲赵贞吉、浚谷赵时春。相与犄角，号为极盛。万历后稍衰，然江夏郭正域、福清叶向高、秣陵焦竑、荆石王锡爵。未失矩矱。崇祯时，蒙瞍钱谦益。闻昆山风韵于其门人，同时艾千子南英、徐巨源世溥、曾弗人异撰卓荦相望。计一代之作，有至有不至，要以学力为浅深。空同李梦阳。突出，矫为秦、汉之文，大复何景明。应之，王王世贞、李李于鳞。嗣兴，持论益甚。四子所造不同，其好为议论则一。唐、宋之文，由晦而得明，明代之文，由明而反晦。

文章好奇之癖

“宵寐匪祯，札闼宏庥”，为欧公所呵。唐徐彦伯为文好变易字面，以“凤阁”为“鹓闱”，“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刍狗”为“卉犬”，“竹马”为“筱骖”，“月兔”为“阴魄”，“风牛”为“飙犊”，后进效之，谓之涩体。艾东乡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书；以奇语易平语，云本自某人。论道理则初无深味，徒令读者缩脚停声，多少不自在。徐文长有“译字生”之讥，正指此辈。充其类，不至“板户公堂，斫脚露丧”、“班犬良赋，趋龟空肚”不止也。榕村先生尝言：今人记年云岁在某干支，本谓岁星在某次某，非谓年岁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与丑合，岁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虽朱子亦错用。某生平总不用此，直书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应从今名，不必以古语更易，后世反无所考证。且文之古雅全不系此，如《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谷为五柳公，皆贻千古笑资。旧传唐应德家居日，有当事送新修府志者，应德方沐面，侧览封面标题，辄不顾曰：“不通，不通。”或问之，云：“大明人修《苏州府

志》，而标签曰《姑苏志》，不通可知，奚以观为？”又胡缵中修《安庆府志》，书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另分注其下云：“贼姓刘氏。”见者咸匿笑。此皆自以为古雅者也。德州田山姜读书抉拾字句，有饾饤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诗为尤宜。班、马等赋，所以令人嵬眼颁耳者，政由时出奇字衬复之。方今文章尚古，吾党之士独不访子云之亭，熏班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姜予告归，卧病床笫，医以方进，恶药俗名不饮，易以他名，书佳笺，乃喜。如以枸杞为天精，人参为地精，木香为东华童子，其癖好新异，老而愈怪。柳亭，山姜之女孙婿也。善夫苏栾城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是皆不知稳字之义者。昌黎论说亦取稳当二字。

饾饤凌杂之弊

作诗当如蜂之酿蜜，采百味消归一味。作文当如蚕之作茧，缫一丝便尽一丝。作诗而徒务为饾饤之诗，是智不如蜂也。作文而但习为凌杂之文，是智不如蚕也。

叠句

杨植《许由庙碣》云：“尧而许之，日而月之。”独孤及《仙掌铭》：“日而月之，星而辰之。”盖本《庄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檀弓》曰：“南宫绦之妻之姑之丧。”韩子云：“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动摇。”今人为之，不免指摘矣。

以艰深文浅易

东坡云："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皆知之。此可为高谈古文者下顶门一针也。

储在文论古文佳者

储礼执中子在文语门人云：陆士衡《五等诸侯论》，苏廷硕《东封朝觐坛颂》，独孤至之《梦远游赋》，韩退之《进学解》、《毛颖传》，孙可之《大明宫纪梦》，欧阳永叔《王镕传》、《王淑妃传》、《伶官传》，苏子瞻《十八罗汉赞》、《战国养士论》，陈同甫《上孝宗书》，皆得太史公之神，当与《项羽本纪》同读。初学必须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郑条

宋古文始于穆修、柳开、郑条三人。条，苏州人，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进士。

左图右史

古人左图右史，不独考镜易明，且便于记览也。吾师邱恭亭先生生平读书，凡难记处皆图焉，或作为表，阅者莫不晓然。晋末五代诸国，按表可得。历代官制沿革尤便于图也。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殁也，惠帝为之制文立碑，此乃人主赐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通考》皆不之载，而《四皓碑目》，《集古录》、《金石录》、郑樵《金石略》皆遗之。今止见于任昉《文章缘起》。

女子无传谥

钝翁尝言：志铭首行及篆盖，宜书某衔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来无识者所为，唐、宋大家及成、弘以前皆无之，牧翁亦然。古之志铭上之太史立传，上之太常立谥，今虽不行，宜存遗意。女子无传谥，奚为行状哉？其不同穴与节烈可称，或先葬而夫存，夫殁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见。夫志者，别为之志可也，虽表之可也。予于女子行状悉不作，而篆盖稍古焉。

卷十一

诗人之诗

诗以理胜，不可有语录气；诗以情胜，不可有尺牍气；诗以识胜，不可有策论气；诗以韵胜，不可有世说气；诗以新胜，不可有词曲气。兼五者之长，而无其流弊，则诗人之诗矣。

书家三昧

黄山谷论作字，心能转腕，腕能转笔，肥字须有骨，瘦字须有肉，为书家三昧。作诗成家后，方悟此妙。

国初诗人

国初诗人林列，无美不臻。仁庙季年以后，吾取三人焉：汤西崖右曾、查初白慎行、吕元素履恒；宪庙时吾取三人焉：高章之其倬、郑黛参世元、李百药必恒；近日时贤取三人焉：梦谢山麟、商宝意盘、赵损之文哲。此外岂乏才人学人十倍诸子者，而就诗论诗，则未有与之争衡者。

王士禛诗语不妥

赵秋谷云：阮亭昔以少詹祭南海，《留别都门诸子》云："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曰："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又曰："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秋谷与阮亭为难，然此论实切其弊，学子所当引为戒者。按阮亭典试蜀中，《别郑水部》云："与君俱绝域，此别各魂消。"又《天门山夜泊》云："胜游非梦到，绝域此生还。"正与前同病，但求措语工妙，不顾心之所不安。严冬友评《精华录》，阮亭几无完肤。大约阮亭爱吟咏，不精考据，往往信手填砌，故不免后人掊击。

浙派诗人之短

浙人自厉太鸿、万循初后，乡人沾其余习，渐流为饾饤琐屑一派。康古、鱼门皆奉二子为正法眼藏，不可解也。

查慎行诗

查初白诗，爱之者推为大家，鄙之者目为诗佣，或以质之予，予曰：皆是也。梦谢山天才高迈，其视初白也，如登泰山而望凫绎，其鄙之也固宜。近日王西庄推初白为第一大家，缘学子妃青配白，掇拾剽盗，竟成恶习，得初白之潇洒滉瀁，涤湔繁秽，岂不快然清虚哉？是二说皆通人之论。昔杨文公不喜杜诗，而黄太史专爱之，未妨各行其是。

诗用俗语

《芥隐笔记》宋龚检讨著。一则云：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以”、“勿留”、“羸垂”、“温暾”，皆乐天语；“相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斩新”、“遮莫”，皆老杜语。此种甚多，正宜详玩。

诗以意为主

罗大经论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是宋人讲究。诗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云烟泉石，金玉锦缋，花木禽鱼，皆散卒也。以意遣之，则无不灵，如李临淮之壁垒一新，帅为之也。刘彦和云“以气行采”，亦是此意。诗以意为主，若无意，但把定一题一人、一物一事，于其中求形抚语，比似语，绚烂语，纤秀巧慧语。更或砌以故实，掉以虚机，如持钝斧子劈柞树，皮屑纷纷，何尝动得一丝纹理。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之条理而笔之锋刃也。含意、取势而运笔，三者缺一不得。

转韵须一气贯注

换韵古诗，近人往往韵意双转，此在七言犹可，若五言定须泯其双转之迹。唐人转韵七古，虽节节为之，而一气贯注，音节相生。时贤所为，假令截开，正可作十数绝句，如蕞虫衔屋相续，不知者咤为毒蛇，樵夫一斧，段段截矣。

情景

情景二字，谈诗所不能离，然难截然分开，情中必有景，景中必有情，方有意味。不然，虽摹肖绝工，发摅极确，格终不高。

起承转合

俗士论诗全不知法，而讲法者又往往画地为牢，自投死网，如起承转合四字，贻误后学不小。起承转合四字，只有一处用之，今之幕下宾代人捉刀，赠贺寿挽之章援笔立就，于七律尤便。此四字一生吃着不尽。宋人周紫芝少隐句云："设客元无琴里曲，供官尚有箧中诗。"其由来也渐矣。

诗之死法

讲死法者，某处宜开，某处宜合，如长篇则中间必另起一峰，结尾用飞帛法，一笔扬开。又或叙事一段则入议论，论必归于忠孝节义，凡此皆死法也。死法之立，皆因旨趣卑下，识量浅狭，如制陶器，依模范而后能成。如演杂剧，啼笑行坐，皆成铁板。以此论诗，哀莫大于心死矣。

徐巨源论诗

明徐巨源论诗曰：古诗者，《风》之遗也；乐府，《雅》、《颂》之遗也。苏、李十九首变为黄初、建安，为选体，流为齐、梁

排句，又变至唐为近体，而古诗尽亡。乐府变而趋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类，流为诗余，变为词曲，而乐府尽亡。乐府亡而以词曲为雅，古诗亡而以近体为风。古者风采之民间，《雅》、《颂》歌之朝庙，后世《风》变至近体而应制用之，《雅》变至词曲而倡优习之。然则古今《风》、《雅》、《颂》之用，贵贱殊极矣。

诗文邪路

薛千仞冈云："诱人子弟入饮博之门，其罪小；诱人子弟入诗文邪路，当服上刑。"

刘昭禹论诗

金翰林赵秉文尝述党承旨怀英论诗云："律诗最难工，五十六字皆圣贤，有一字不经炉锤，便如一屠沽儿厕其间也。"按此五代人刘昭禹语，党述之耳。

前人论诗文字

前人论诗文字，及与诗学升降有关系文字，不可不汇置一处，时时观览。如《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序》、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元白二公往复论诗、司空表圣《与李生书》、宋潜溪《答章秀才书》、元遗山《论诗绝句》，皆古今声诗源委，非宋人诗话可同日语也。

杜诗律细

李天生谓杜少陵五七言近体，一三五七句，第七字上去入三声，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也。天生读诗入微至此，乃知前辈功深。

作诗先辨韵

己未宏词科，施愚山以奸韵降等，钱塘王嗣槐以失韵黜落，而钝翁、稼堂皆有错处。明人多疏于韵学，虽名家亦多误用。国初名流如梅村、西堂辈皆不甚切究。温公曰：“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故读书须识字，作诗先辨韵。

东坡诗叙事简该

唐子西云：东坡诗叙事言简意该。惠州有潭，潭有蛟，有虎饮水于潭，蛟尾而食之。俄而浮毛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取水而招灾；言饥，则知蛟且食其肉矣。此与欧公“逸马杀犬于道”同一妙，作诗者不可不知此诀。

乐府不必强解

《乐府·鼓吹·铙歌曲》有不可句者，仍其旧文，不必强为之解。沈约有言，人只以音声相传，何曾知辞。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

是声，声辞合写，故有不可句者，如“妃呼豨”、“收中吾”，分明是声。

五言转韵

五言转韵一体，渔洋以《西洲曲》为式。按《西洲曲》乃蝉联而下，非转韵体，此与薛道衡《酬杨仆射》一首相同，唯江总《特诒孔中丞》、王褒《关山篇》乃转韵体耳。又唐王建《赠著作李肇》一首，亦题曰作“转韵诗”。

诗材

韩昌黎作《范阳卢殷墓铭》云：“于书无所不读，正用资以为诗。”杨诚斋云：“无事当看韵书。”梅圣俞为诗，每得句辄书小纸，内算袋中。或半联，或一句，他日作诗有可用者入之。黄山谷《答荀龙书》云：“作赋要读《左氏》、《前汉》，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自源源而来。”唐眉山云：“凡作诗，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用。”往闻王渔洋居京师，辟小阁为诗室，断笺零纸，鳞次壁上，或一二语，或数十字，皆昌谷古锦囊中物也。古人偶有此事，不可为训，若专恃此，鲜不败者。

十一真韵

竹垞先生云：“十一真韵最难用，人字、身字、因字略不经意，便如市井小儿弹词。”

昔昔盐

汉乐府《夜夜曲》，后名《昔昔盐》。昔即夜也，《列子》：“昔昔梦为君。”盐即曲之别名。昔与“夕”通，无庸深解。

诗如酒饭

吴修龄论诗云：“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啖饭则饱，饮酒则醉，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李安溪云：“李太白诗如酒，杜少陵诗如饭。”二公之论诗，皆有意味可寻。

咏物诗

胶州李世锡，号霞裳，顺治辛丑进士，《咏甘草》云：“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侯。”有咏物十二首，山𧂐先生拟之海叟。咏物诗最易堕入魔道，此尚未甚耳。

村野诗

衡山旷吉士敏本《登南岳祝融峰》云：“群峰膝下罗孙子，四岳天涯老弟兄。”一时传诵，真楚派也。此与“长江如白龙，金焦露短角”，同一村野。古人经对经，史对史，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敢率尔操觚耶？

诗经不必作经读

诗宗汉、魏尚已，予谓《三百篇》正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如《豳风》之《七月》，《卫风》之《硕人》，《小戎》、《驷𩣡》之篇，零雨、东山之咏，以及《山枢》、《蟋蟀》、《小弁》、《大东》诸章，长谣短咏，无妙不臻，无格不备，讽百回不忍释也。昔人谓陈思出于《国风》，步兵源于《小雅》，旨哉！

馆阁体

高沙孙舍人护孙，选《古文华国编》，专取馆阁一派，颇具规则。自古文章原有此一体，诗家亦然。唐诗如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及宋之杨、晏、钱、刘，皆台阁体，天地间不可少此种，如《书》之二典，《诗》之三颂。近日学子每薄制体不为，徒从事于吟风弄月，为急就之章，胡钉铰、张打油，宁不自镜其丑耶？亭林先生尝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俪之文，宜不屑称，而滕王阁推许王勃，且曰："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诗文一体，此后生所当识也。

诗各有体

苏、李、沈、宋，自是当时应制之体，非盛唐之诗尽如此，亦非苏、李、沈、宋之诗尽如此也。如宋之问"妒女犹怜镜中发，侍儿堪感路旁人"，徐安贞"曲成虚忆青娥敛，调急遥怜玉指寒"，杜审言"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沈佺期"山鸟初来犹怯啭，林花未

发已偷新”，风调流美，不必尽是伐鼓撞钟，新妆艳服也。且使中晚之人作制体，岂独不能云“织女桥边”、“仙人楼上”乎？阎百诗拈出唐人句甚多。元遗山讥秦少游，谓：“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各有体，安得不问何题，各拈一句二句，概厥生平乎？即《南山》、《北征》互相优劣，亦非通人之论。

陶诗易学难工

陶诗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又如太羹元酒，无味而至味存焉。此体易学而难工，初学之士，腹笥不博，遽欲效之，必无成就，不如曹、陆、颜、谢、潘、左之有矩矱可遵，步步足踏实地也。

诗贵性情学问识解

诗以道性情。诗无性情，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过考据详核，雕缋满纸，不可以言诗也。有性情矣，而学问不广博，识解不高超，亦止可批风抹月，道俗情摹小景已耳。是知性情本于天，学问成于人，识解则天人兼焉者也。不兼此三者，不能成大家，不可谓诗人。

诗持人性情

张文端公英为谕德时，《咏梅》云：“嘉名他日传调鼎，记取蟠根在草茅。”王渔洋见之曰：“此宰相语也。”常熟归少詹允肃，丙辰榜后居京师，袖诗与阮亭相质，多和平恬淡之音，无愤懑叫号之气。阮亭曰：“君必状元及第。”盖知诗者性情之事，含神雾谓诗者持也，所

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坠也。

春蚕作茧诗

番禺庄滋圃先生朝考，《赋得春蚕作茧》云："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家大人读而赏之曰："此状元宰相语也。"五言试帖，近人多忽之，然有一定绳尺，不可不细论也。

诗家碎金

宣圣训学《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予尝谓《尔雅》是一部好诗料，他如陆玑《诗草木疏》，刘杳《离骚草木疏》，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文饶《山居草木疏》，皆诗家之"碎金"也。

读书乐作者

《读书乐》四首，传为阳明先生作，然集中不载。阅《赤城诗集》，乃元人吕六松所为。六松名起猷，仙居人，见《陈幾亭集》。《宋诗纪事》又列为翁森作。森号一瓢，亦仙居人，宋末隐士。观其诗笔，亦宋人之下驷也。

咏物诗二派

咏物诗有二派：其一离貌取神，如画家之北宗；其一刻画着题，如画家之南宗。二者未可偏废也，太粘太脱皆非。咏物徒比拟形似，

如剪彩为花，毫发毕肖而生气无有。此种时贤颇知所戒，而因此语尽离宗，不知何指，亦非着题初意也。王若虚《滹南诗话》言之极当，咏物诗须诗中有人，尤须诗中有我，或将我跳出题之旁，或将我并入题之内。咏物之妙，只此二种。

古人名句

古人名句，如“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大江流日夜”、“明月照积雪”、“亭皋木叶下”、“月映清淮流”、“高台多悲风”、“芙蓉露下落”、“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皆心中之情，目中之景。作者当时之意象，与千古读者之精神，交相融洽，一出语而珠圆玉润，雅俗共赏，不可以形迹理法讲求也。

吴派浙派

记前辈慨诗道陵夷，厥分二派：一曰吴派，谓以盛唐为宗，起承转合，法一成而不易。某处写景，某处写情，某处切地理时令，某处切姓氏官爵，某处必着议论，某处必加敦勉，如印纸门神，口鼻手足，衣冠剑佩，千张一律，但临时添润朱墨丹绿，以别贵贱，定低昂，辄自夸为汉官威仪。一曰浙派，谓以南宋为宗，自度学识不能及人，于是爱僻耽奇，一字片语，分门收拾，自诩碎金。每遇一题，则按类佥拿，沿途差派，部署既足，然后别构一意，纡回勾缀以贯串之。气脉格塞，瘿疣遍体，题中无诗，诗中无人，此如杂剧中扮女道士之水田衣，零红剩碧，百袖千缀。又如酒市佣保之太和汤，酒阑人散，取万人唾余汇砌一器，当时岂不自以为鲜衣美食哉？呜呼！此皆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之所为，皮下有血人慎勿受其和烘。诸葛公云：“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也。”

摹临之弊

东坡见人日临《兰亭》，曰："此人书必不得佳。"作诗者须识得此意。学盛唐学杜者，尤易犯此。

学诗须善体会

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却不可穿凿附会。东坡谓街谈市语皆可入诗，如金银铜锡投之大冶，无所不化，非胸有炉锤者不能。凡此皆须善体会，所谓文人不可无书，学人不可无笔。

诗翁多于虮虱

赵秋谷言：好为小古诗者如寒士乞怜，欲言不尽；好为七言长篇者如乞儿叫化。今之诗人，则乞儿多于寒士矣。昔南唐魏明好吟诗，动即数百言，而气格卑下，尝袖以谒韩熙载，韩以目暗辞，且置几上。明曰："然则某自诵之可乎？"韩曰："适耳忽聋。"明惭而去。黄山谷在鄂州，太守某信重之，有一生投诗太守，求少助，太守携示山谷，问酬以几何？山谷曰："不必他物，取公库干艾四两。于生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问尔后敢作诗耶？诗翁多于虮虱，正恐蕲州艾不足供用，奈何？"曹能始嘲吴人沈野之："半夜号跳常索酒，一生氍毹自圈诗。"吴人作诗文，有先圈而后落稿者。

诗妄人

李赤自谓可比李白，故以命名，后压死厕中。东坡云："李集《姑孰七咏》乃赤诗浑入，厕鬼揶揄之宜哉！"张碧，字太碧。黄居难，字乐地。及刘宋之齐邱，字超回，皆妄人也。

恶诗

俗传于忠肃《咏石灰》云："千捶万凿出名山，烈焰光中过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此种陋劣，必系假托。金海陵王书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亦恶诗。腐儒专取此种，难与言诗。

联句

联句要两边相等，无畸轻畸重，如衡上称来，经史子集，非其类不相从。即生熟雅俚，亦各有匹偶也。用生事宜显快，用熟事宜蕴藉。雅言贵深而有意，俚言贵质而含趣。

三尺剑

叶少蕴怪人以三尺为剑，而词内无剑字，谓之歇后语。此类甚多，唯专咏剑则可。东坡《桂酒》诗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倒芳尊。"亦不免此病。坡公语妙天下，故不觉耳。又坡诗："买牛但自损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本无剑字，师古注曰：三尺，剑也。则非歇后语矣。

不求色似

金时密琦，字子瑜，即密国公也，《题黄华画古柏》云：“黄华老人画古柏，铁简将军挽大弨。意足不求颜色似，荔支风味配江瑶。”风调殊别。作诗者须识得此意。

大言欺人

宣和间，侍郎刘季高饭于相国寺智海院，口诋柳耆卿词，旁若无人。有老官者忿甚，徐取纸笔进刘前曰：“公以柳词不佳，请自为一篇示我。”刘默然色变。世之大言欺人者，得局外人侮弄之，可为一快。

诗囚

申豫作诗，恒绕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叫，人谓其足下有文章。贾岛云：“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云：“吟成五字句，拈断数茎须。”此较子安蒙头腹稿，后山闭门觅句，其苦益甚，所谓“高天厚地一诗囚”也。韩子苍云：“窘如老鼠入牛角，难似鲇鱼上竹竿。”殆谓是欤？

横陈

“横陈”字本宋玉《风赋》：“横自陈兮君之前。”古诗：“回眸百万横自陈。”《楞严经》：“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后人引用，多失本

指。

诗史

杨升庵云：宋人以杜少陵用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动，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旨其体，与《易》、《书》、《春秋》别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者，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曾有修身齐家字样乎？其意皆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叙饥荒则曰“牂羊羸首，三星在罰”，不必曰“但有牙齿存，不堪皮骨干”也。杜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行《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此段议论，最破俗儒之见，可为近代诗人痛下针砭。然诗固贵含蓄，而亦有宜于敷陈切言者，《三百篇》中，如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赫赫师尹，不平谓何”，“赭赫宗周，褒氏灭之”，“伊谁云从，唯暴之云”，皆以痛绝为快，古人不病其尽。元裕之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是知声诗自有本源者存。

禁脔格

山谷七古，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谓之促句换韵，即禁脔格也。今人仿之，若于三叠之外多用韵，便失初格。

诗文用事

作文好用事，自邹阳始，后渐流为骈体；作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后渐流为昆体。邢子才曰：“隐侯用事，不使人觉，善夫！”隐侯尝曰：“为文用易晓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

修改之益

少陵谓“新诗改罢自长吟”，东坡谓“新诗不厌百回读”，或谓“新诗如洗出”，皆此道中甘苦语。昔人谓作诗如食胡桃宣栗，剥三层皮，方见佳味。作而不改，与食青皮胡桃带毛栗子何殊？

诗之甘苦

作诗有甘苦独喻，人不能知之境，如病中闻耳鸣，难以语人；亦有人人共觉其非，而自不知之苦，如睡熟鼾声，如何得知。

梅花诗

英梦堂《梅花》诗：“半夜短墙才有月，孤村流水不逢人。”一时传为佳句。

国初诗人评价

国初称牧斋、梅村、芝麓为“江左三凤皇”，后又称王楼村、唐实君、顾侠君为“三小凤”。王阮亭称“南施（愚山）北宋（玉叔）”，曹倦圃称“北李（玉生）南潘（次耕）”，赵秋谷以朱、王并称，羡门、阮亭亦有彭、王之称。周桐野谓国朝诗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则汪蛟门。未可为定论。

徐渭诗

阮亭自言少时喜读徐文长诗，后乃觉其不雅驯。

次韵

作诗次韵，每易伤气，王西樵尝言：次韵不过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作草书耳。龚芝麓、朱竹垞赋诗往往辄用杜韵，客举以为问，曰：“无他，只捆了好打耳。”吾叔蘧村先生语人，次韵作诗如剥蕉，人取其皮，我得其精。噫！解此意者亦鲜矣，殆所谓如食胡桃宣栗者耶。

佛经语录语

佛经云：乐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贫主。又《洞山语录》：“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皆有风人之致。

诗如大排筵席

张浮休评郭祥正诗，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让，而适口者少。近日馆阁往往有此一种，真不可向迩。

奇字入诗

魏泰，字道辅，著《隐居诗话》，尝云：“山谷作诗，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狭也。句虽新矣，气乏浑厚。”云云。此段议论，颇切近来诗人之病。其实山谷学问该博，笔力苍秀，神韵欲绝，其吐属本自异人，何尝借奇字缀葺耶？不然，与唐之狐穴诗人，何以异乎？

七律之难

刘公𢦏尝言：“七律较五律多两字，其难十倍，譬如开硬弓，止到七分，能十分者，吾见亦罕。”

蝉曳残声过别枝

“蝉曳残声过别枝”，写眼前小景，刻划入妙。苏子美袭其意云“山蝉带响穿疏户”，便逊其精妙，刘后村尚推为佳。

假借对法

假借对法始于唐人，亦有不可训，如“床头两瓮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书”，“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太不伦矣。若少陵“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亦滥觞也。而“严仆射”对“望乡台”，“春苜蓿”对“霍嫖姚”，终不必效颦借口。

白居易诗论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欧诗合闹

晏元献公因雪设客，时西方用兵，欧阳公诗云：“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次日，蔡君谟言其事，坐此罢晏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邀文士饮。如退之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几曾如此合闹？”通人名臣持论如此，未可厚非。

桃源驿壁诗

桃源驿见壁上题诗云：“走马张弓四十年，封侯无路且归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孙吴第几篇。”后未题名字，亦不凡之才。

曹沈金陵怀古

归愚《金陵怀古》为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章与曹能始作颇嫌雷同，而音节气味又逊曹作远甚。曹诗云："江东列郡领丹阳，鼎足三分此一方。总为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峡下龙骧。云深寝庙千秋冷，月照篱门几夜长。年少风流能顾曲，行人犹自说周郎。"沈诗云："石头如虎踞岩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横铁索，不知名将下龙骧。紫髯空自争荆楚，青盖旋看入洛阳。太息雄图消歇尽，霸才终古忆周郎。"

王钱选诗

王荆公在宋次道家为《唐诗百家选》，择善者签帖于上，便吏胥钞之，吏厌所取长诗字多，辄移签置不取小诗上。蒙叟撰《列朝诗集》，采诗白下，从黄俞邰千顷楼中借书，其入选者，于题上以指甲掐之，令小胥钞录，胥奉命唯谨，于掐痕侵印他页者亦皆钞入，此与半山事正相类。胥之失也拘，吏之失也诈矣。

得家信诗

曹能始得家信诗云："骤惊函半损，幸露语平安。"当时推为佳句，亦平平耳。张令仪为文端公女，得家信，寄母诗云："心知本是平安字，犹自迟疑不敢开。"情真语真，妙是闺阁语，故不妨耳。

出韵

宋人七言律，首句间出韵，为入群孤雁。至结句亦有出韵者，为出群孤雁，但不多见耳。

孙致弥诗

冯定远题孙恺似致弥诗集云："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覆宝盖，清谈梵宫。"谓绝好宋诗也。

杜诗

陆陆堂尝选定《十二家唐诗》，各系以诗，其题少陵云："《文选》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绍三王，罗魁而功首。"诚能发古人所未言也。

文人好名

查夏重、姜西溟、唐东江、汤西崖、宫恕堂、史蕉饮，在辇下与同志为文酒之会，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传不传未可知。惟彼此牵缀姓氏于诸集，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矣。文人好名结习难忘如是。

论诗四类

施愚山谓论诗于今凡有四类：耽近忘远，土苴古体，一也。遗实采华，矜气悦目，二也。历下竟陵，互相齮齕，三也。谀词骈巧，干

泽取怜，四也。

方以智论诗

方密之论诗：陈言务去，如天地则不旧，乾坤寰宇则旧矣。庄禅最与诗通，然矢橛把鼻亦太粗生。理语典奥，有时亦凑，又况数百年之时文批语耶？秋风而为商飙，晓日而为朝暾，殊属可厌。两间风力所转，翻字法门，奈黑豆何？要以体格时宜论之，如退之生割，义山刻艳，长吉诡激，宋元朴俚，果是其人，成语成家，何妨别路。

注释如冷锤

百诗先生云：注释者，诗文之冷锤也。煅者于刀剑既成之后，细密加锤，曰冷锤。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诗文注释，有意则精彩倍见，无意则罅漏多端。

俗语入诗

俗语入诗要有别致，方不伤雅，千古惟少陵一人而已。如昔人所称“明星当空大”、“无处告诉只颠狂”、“但使残年饱吃饭”、“案头干死读书萤”、“却似春风相欺得”、“更接飞虫打着人”、“堂上不合生枫树”、“不分桃花红似锦”、“惜君只欲苦死留”、“数日不可更禁当”、“遮莫邻鸡报五更”是也。后来惟香山、东坡亦能之。

以哀乐论诗

昔人论诗，谓太白多欢乐，少陵多忧患。乐天知足，放翁多愁。又许浑千首水，杜甫一生愁。是皆写其意之所欲出，初不自觉，若于此中分工拙，求门径，是乘车入鼠穴也。

霍去病传句读

右丞诗："卫青不败由天幸。"《邵氏闻见录》、《野客丛书》讥其误以霍去病事为青事，后来多沿其说。明人因为诗中用事偶失，实不害为佳之论。其实右丞初不误，后人读《史记》者，不明句读故耳。霍传云："宿将所将士马兵，句亦不如骠骑，句骠骑所将常选，句然亦敢深入，句常与壮骑先，句其大将军军，句亦有天幸，句未尝困绝也。句"以"常与壮骑先"五字为句，属去病，其"大将军军"二句，则谓青也。盖青之所将，不如去病之选择精兵，常能先人，然亦有天幸，不至于困，上下文义了然。今诸本皆以"先其大将军军"六字为句，既无文理，且骠骑既选兵先入，自无困绝，何必又归之"天幸"？上下语义更不贯串，唐人用此事甚多，不独右丞，皆无错解，至宋人始有此论，岂非以不狂为狂乎？

宋人议论不当

宋人议论多好新奇，矜其一知半解以为创获，而不顾其当否。世传王荆公读东坡《北台书壁》诗，谓道书以肩为玉楼，眼为银海，坡诗用此意，果尔尚得谓之诗乎？昔人又谓《赤壁赋》。"吾与子之所共适"，引佛经当作共食，果尔尚得谓之文乎？宋人所见，此类尽多。

论诗须识体

《紫芝诗话》论唐人咏马嵬事，香山则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义山则云“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皆谓军心睽涣，明皇不得已从之。惟老杜则曰：“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又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归美君上能悔祸拨乱，以致中兴。其识力非白、李所及，故谓之“诗史”、“诗圣”。是语也，历来评杜者悉推为名言硕论，而不知其为高叟之固也。夫诗各有体，体既殊，则敷词设色，有划然不可强同者。老杜之诗，变雅也，白、李二诗则风体也，一则铺陈排比，义取庄严，一则陈事类情，辞归讽谕。假以白、李之句参入《北征》，是以越施之舞裙歌袖，陈列庙堂也。若以杜语入之《长恨歌》，是党太尉销金帐中坐一鲁男子矣。此种议论皆所谓牛羊之目，但见方隅者也。如苏子由之訾昌黎《元和圣德诗》，黄常明之议少陵《夜宴左氏山庄》，亦是此类。瞿宗吉之议文潜《中兴颂诗》，《碧溪诗话》。只好隔壁听耳。《三百篇》中，《周雅》之刺幽王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斯老杜之权舆也。《卫风》之刺宣姜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斯白、李之比例也。耳食之徒，如矮人观场，随声赞叹，更梦中说梦。

耳食之陋

评断古人诗文，最忌耳食，随声褒贬，不足为定论也。毛大可谓杜《和早朝》诗，仙桃语俗，龙蛇燕雀，非早朝时所能见。五六遽言朝罢，少次第，故当远逊王、岑。王作气象压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独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谓早朝时无莺啭，亦不能见春色，遂改为“鸡鸣禁苑漏声残，马簇天街曙色寒”，自谓确切，且免犯复。予阅之不觉失笑，龙蛇燕雀二语，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确切

不可易也。盖龙蛇指旌旗绣绘者言，燕雀每于寅初时千万成群，向北回翔三匝而后散。遇陈设旌旗时，则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会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馆吏代投一职名帖子耳。即岁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后，故虽为京朝官而无异聋聩，胆粗言诞，遂笔之于书。鸡鸣紫陌，正是禁城六街之晓景，若九天阊阖齐开，建章清漏乍歇，两阶屏息，万籁无闻，忽然雄鸡一声，太不伦矣。愚山改紫陌为紫禁，与大可同一伧父也。其余屑屑，更不足置议。

以经证文

潜邱先生与先征君鹤猴先生同学，征君方以诗文著名，潜邱则专精经术。一日语征君曰："读《论语》为命一章，作文之法具矣。读小子一章，作诗之法具矣。"又云："孟子论武成，取二三策，可以得读书之法。论北山以意逆志，可以得读诗之法。"

题壁诗

康熙乙丑科会试，某号有《题壁诗》二首："朱旂夜瞭九成台，葭火当楼晚角哀。分膳局前催饭去，至公堂上送题来。""鱼钥森森锁棘篱，麻衣如雪泪如丝。不虞万里归来日，还见三条烛尽时。"当是塞外赦回之士。

堆砌

《柏梁诗》一句七果，太白诗一句五地名，此等七言甚多，而五言不多见。杜牧之诗："出俗无近语，尧舜禹武汤。"又云："号为精兵

处，燕蔡齐赵魏。”若邓林近体诗“鸿鹄鹍鹏雕鹗鹘，鳟鲂鲦鲤鳜鳄鲨鲨”，则无味矣。阮亭所摘甚多。

文选

俗云：《文选》烂，秀才半。杨载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曰：枕藉《骚》、《选》，死生李、杜。皆熟精《文选》理之义。宋景文小字选哥，尝手抄《文选》三过。李善注《选》，其学本于其师曹宪。宪，江都人，隋秘书学士，尝注《广雅》，以《文选》授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于是其学大兴。见《唐书·儒学传》。其实五臣注荒陋特甚，杨升庵谓《文选》初成有千卷，后定为三十卷，未知其说何本，理或有之耶？

牛毛麟角

《北史·文苑传序》：“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宋金华《送方孝孺诗》：“岂知万毛牛，难比一角麟。”

诗人谒客

《瀛奎律髓》注：庆元、嘉定以来，有诗人为谒客者，干求要路之书，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千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唐湖山，此辈什伯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高鞠磵九万，往往雌黄士夫，口吻可畏。明金华一游客以诗文游食，有私印一颗曰：“芙蓉山顶一片白云。”士人商履之曰：“此云每日飞上府堂一次。”闻者绝倒。

近日王府要津不少此种，亦诗中蟊贼也。明神宗恩诏，有尽逐在京山人一款，指此辈也。

读书饮酒

欧阳公诗云：“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读书饮酒，人生实在受用只此二者，其他乐事虽多，不可相提并论。东亭曰：“只有一事，唯好色耳。”

用典出处

宋孙奕季昭《示儿编》云：“泗州大圣传和尚，何国人也。考《隋书·西域传》，有何国。东坡《雪夜》诗：‘试扫北台看马耳，不随埋没有双尖。’次公曰：‘马耳，山名。’殊不知王𦈡之与霍办雪夜对谈曰：‘看北台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两尖在。’坡正用此事。”然孙亦不注出处。

诗句袭用

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淮南之意，犹言大雅小雅，自庾诗出，遂误为山谷之山。邱庸谨诗云：“小山桂白天香晚，大谷梨红树影秋。”传为佳句，盖亦有所袭也。古人三偷之说，如太白之“柳色黄金嫩”，右丞之“水田飞白鹭”，和靖之“暗香疏影”，皆不如白香山之“离离原上草”，韩昌黎之“青天无片云”也。成化中，陈章，华亭人，《秋怀》诗云：“人老渐惊生白发，家贫未办买青山。”史公度《怀隐》诗云：“家贫犹未卖春山。”亦巧于偷者矣。

朱存理诗

“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明朱存理诗。朱极潜心宋五子之书，乃能作尔语。

赵王之隙

《蚕尾集·寄宋开府》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其意甚隐。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云：赵秋谷罢馆职，益修憾阮翁，屡游吴中，与吴修龄为莫逆交。一日酒酣，语修龄曰：“迩日论诗，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称巨子耳。”时商邱方巡抚吴门，闻是语，遂述于阮翁，故答诗云尔。予谓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夸于人耳，其实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议中也。

咏风鸢

高澹人《咏风鸢》：“笑伊双翮本无能，偶借吹嘘骤乃尔。一朝线断风力微，瞥坠尘埃污泥滓。”浅甚。张砚斋相国诗云：“霞举轩轩五色缯，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荣彩，四野风多仗宝绳。本是无心舒薄翼，何须着力使长肱。槐烟榆火清明后，应似天池六月鹏。”真金华殿中语，应制体须如是。

十二事诗

宋杨侍郎察，谪信州，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于境上，察即席赋

诗，皆用十二事云：“十二天辰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嶰谷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此与干支药名等诗一类，殊不足效。妙仍是写作者襟怀，故不甚惹厌耳。

觅句

刘昭禹谓觅句若得玉合子，有底必有盖。律诗偶句，必有确切对法，其未工者，思之未到耳。陆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不可摹肖者，可为学究下针砭。陈三所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此必须功候者，未许躁心人问津。

准敕恶诗

“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吴均诗为沈约所笑，唐人以为险诨句。《太平广记》：伊风子诗谓之覆窠体。亦打油、钉铰之类耳。蒙叟所谓三体诗：一为中麓体，章邱李伯华少卿，罢官后好为俚诗，嘲谑杂出，所刻《闲居集》是也。一为少微体，虞山许老秀才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栗，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一为怡荆体，江村刘老庄家翁不识字，冲口哦诗，供人姗笑，有诗一册。自谓无他长，但韵脚熟耳。皆所谓准敕恶诗者。

韦应物笃于兄弟

宋黄彻字常明，作《䂬溪诗话》一则云：老杜所以为人称慕者，不独文章为工，盖其语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

也。尝观韦应物诗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广陵觐兄》云：“收情且为欢，累日不知饥。”《冬至寄诸弟》云：“已怀时节感，更感别离酸。”《元日寄诸弟》云：“日月昧远期，念君何时歇。”《社日寄》云：“遥思里中会，心绪恨微微。”《寒食》云：“联骑定何时，吾今颜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闻蝉》云：“缄书报是时，此心方耿耿。”《登郡楼》云：“迨兹闻雁夜，重忆别离秋。”《怀京师寄》云：“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余谓观此集者，虽谗阋交瘉，当一变而怡怡也。

作诗法门

汪彦章问徐师川，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曰：“即此席间杯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逾月，彦章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出。”师川喜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此段师十年不近琵琶之意。

虚字入诗

宋人好以虚字入诗，介甫、东坡皆多警句，其流极至不可救药，初学不可效。

学诗工夫

放翁《夜吟绝句》：“六十年来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

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人人皆有此火候，惟所炼之丹不同耳。

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第五十六名无名氏诗云：“可是樊迟宜请学，肯教陶亮叹将芜。”又张宛邱诗：“欲为漉巾潜，请学涤器如。”皆未必有所本。

唐诗选本

唐诗自严仪卿始有初盛中晚之分，前人选择裒集，初不阈于此限，其见于《唐人选唐诗》者，如芮挺章之《国秀集》，共九十人，人数章而已。元结之《箧中集》，其友人沈千运、赵微明等二十四首耳。殷璠之《河岳英灵集》，前人有庞杂不伦之讥，且于七言亦太略。令狐楚之《御览诗》，妍艳短章耳。《搜玉小集》，诗多杂讹。姚合之《极玄集》，自谓皆射雕手，而止五言百篇。韦庄之《又玄集》，止收晚近。韦縠之《才调集》，共诗千首，颇为后人宗法。二冯评本近来尤风行，然其体颇近于西昆。周伯弼之三体诗，具有规则，而惜其体裁不备。此皆唐人自选其本朝之诗，或拘一人之闻见，或仅采一时之善手，未能极大观而无憾。赵宋而后，《英华》、《文粹》、《文鉴》、《诗统》之所录，王安石之《百家》，赵孟奎之《编类》，洪野处之《万首绝句》，赵蕃昌之《唐绝选》，毛直方之《诗宗群玉府》，赵师秀之《众妙集》，以及洪容斋、曾梦山、陈德新、方虚谷、郝天挺之所辑录，搜罗渐富，得失互形。其后杨伯谦《唐音》一选，推尊盛唐，颇为时论所归。至高挺礼因之作《品汇》，取裁宏富，陈义甚高，但犹阈于沧浪初盛中晚之界。李沧溟为《诗选》，钟伯敬为《诗归》，一则蹒跚，一则噍杀。他若韩濂之

《历代类选》，徐伯鲁之《诗体明辨》，又有《丽情集》、《芦中集》、《唐诗杂录》，益自哙无讥已。厥后曹能始《唐诗统签》，多能包举众有，而惜其为未竟之书。我朝《全唐诗》之刻，博采广收，无微弗录，书几千卷，诗近五万首。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不加去取，工于求者自得焉。如探珠赤水，取材邓林，可谓一代之伟观矣。世祖选唐诗，命吴伟业、曹尔堪注释，本今求之不得。

宋诗选本

宋诗遗佚最多，缘明人尊唐黜宋，三五大家外，遗集仅存，供覆瓿衬箧之用耳。三百年中，几于声销迹灭。考当时称盛集者，唯《西昆酬唱》一编风行四方，此外则居仁之《江西诗派图》推涪翁为鼻祖，而附以二十五法嗣。李子由之《宋艺圃诗》，二百八十余人，裁汰殊未精当。陈思之《名贤小集》，亦采六十四家，传本盖鲜。南渡后，称尤、萧、范、陆，号为四家，或称尤、杨、范、陆。又有《九僧集》，则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宇昭、怀古、惠崇之作。有《四灵集》，则赵紫芝、翁灵舒、徐道晖、徐文渊之作。晚季杜清碧本选《谷音》二集，上集皆仗节之臣，下集皆遁世之士，为一代诗史。明人寡学而喜撰辑，独于宋诗无选。曹能始《十二代诗选》，凡收百数十家，存诗甚简，盖矜慎之至也。他如潘讱叔、吴园次之《宋诗选》，吴孟举之《宋诗钞》，陈言扬《十五家诗》，及迩日曹六圃《百家存》之刻，搜罗渐而备。厉樊榭之《纪事》，以二十年之力，撮三千八百余家，亦选宋者之权舆矣。

金诗

金有天下，武功文治，灿然昭明。大定、明昌之间，人文蔚起，

其典章文物淹没不传于后代者甚众。太原元好问撰《中州集》，每人冠以小传，实有诗史之目。浑源刘祁注《归潜志》，金之诗实赖此两书之存。泰州郭于宫订《全金诗》，缀摭丛荟，纤细不遗，蚕简残词，无不湔洗而出之。上尘乙览，镂木以行，亦可谓毫发无遗憾者矣。

元诗选本

选元诗最难，传流善本绝少。苏天爵之《文类》，诗仅数卷。曾应珪之《类选》，蒋易之《皇元风雅》，宋公传之《体要》，孙原理之《元音》，所收俱未完备。顾仲瑛之《草堂雅集》，仅一时宾从酬倡之作。赖善卿之《大雅集》，采录二千余篇，杨廉夫为之删定三百首，当必有可观者，惜传本未见。潘讱叔共选四十余家，曹能始收罗至七十余家，近代顾侠君《百家》之刻，去取有规则，小传亦脱俗，元诗之眉目，亦云具矣。外此若《乾坤清气》、《光岳英华》，皆驳乎不足与议也。

明诗选本

有明二百七十余年之中，抗心希古之士，先后林列。当时四家，前后七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之刻，皆一时声气之为，不足为一代定论。至馆课宏词之编，要津巨手，咸列其名，诗体骫骳，赝作过半。杨用修之诗抄，详于古体。谢高泉、狄铁镮之诗抄，详于近体。李伯承之明隽，江山人之风雅，详于盛明，而弘治以前不选。黄氏《类选》、徐氏《风雅》，详于正德以前。顾氏《国雅》、张氏《文纂》、余氏《百家》，详于末季，略于国初。《赤城集》、《江西诗选》、《晋诗选》、《海岳灵气集》，则拘于地。外此如《皇明

雅颂》、《明诗钞》、《明音类选》、《明诗正声》、《明诗正体》、《明布衣诗》，以及《沧海遗珠》、《越山钟秀》等集，偏陂冗蔓，地丑德齐。季世陈人中《明诗选》出，崇论宏议，立言有体，所微憾者，犹局于一格，未及变态。且时删润于其间，不尽真面也。钟竟陵、谭寒河选《诗归》，几于家有其书，蚓窍蝇声，无关风雅。后来选手击排过当，未见是非之公。竹垞《诗综》，以人存诗，因诗附传，采辑甚博。泯南北门户之见，备胜朝文献之征，自帝后下迄杂流，凡三千二百五十有七人，亦卓然可传者。

十二代诗

曹能始选《十二代诗》，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十卷，宋诗一百七卷，元诗五十卷，明诗一集八十六卷，二集一百四十卷，三集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卷，六集一百卷，共八百八十八卷。

鼓吹续音

瞿宗吉效《唐诗鼓吹》，取宋、金、元三朝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分十二卷，号《鼓吹续音》，今无其书。宗吉家数小，眼界低，所选必无可观，不传幸也。

朝鲜使臣购三家词

吴汉槎戍宁古塔，行笥携徐电发《菊庄词》、成容若《侧帽词》、顾梁汾《弹指词》三册，会朝鲜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见之，以

一金饼购去。元吉题《菊庄词》云："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良崎题《侧帽》、《弹指》二词云："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词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以高丽纸书之，寄来中国。《渔洋续集》有"新传春雪咏，蛮徼织弓衣"，指此事也。

王士禛红桥诗

王贻上司理扬州，宴游红桥词云："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一时传为绝调，属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乡邱季贞先生象随一阕为最："清浅雷塘水不流，几声残笛画城秋。红桥犹自倚扬州。　　五夜香消残月梦，六宫钗落晓风愁。多情烟树恋迷楼。"

花之寺

周栎园诗："月明萧寺忆花之。"山东沂水县有花之寺。栎园又有句云："佳名独爱花之寺，隐地谁寻石者居。"临朐傅某作石者居于黄云山中，见《榕槎蠡说》。雪客词集亦名《花之词》。

馆阁赋体限韵

馆阁赋体限韵以八字为率，向来作者押韵不拘先后，自辛未以后，始依原字次序为之，若颠倒一韵为不合格。按宋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次第用韵，而考

官所出官韵必四平四仄，盖宋时以平仄相间为格，而不拘限字之先后。

四六文

《邵氏闻见录》：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其敝也类俳语。欧公嫉之曰："今之四六，非修所好，少为进士不免作，及第后遂弃不为。"欧公四六一变旧法。

卷十二

书问具语

宋人书问，自尊与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备”，朋友交驰曰“不宣”，此见《东轩笔录》，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意义亦殊难解，沈存中《笔谈补》云：前世风俗，卑幼致尊长，长者但批纸尾答之，谓之“批反”。如诏书批答之意，故纸尾多作敬空，谓空纸尾以候批耳。今之投官文书者，另执批回一纸，乃批反之遗意。或谓敬空之空，乃《周礼·春官》“九拜”中之“空首拜”也，非空洞之谓，殊无定说。《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尺牍称字

王弇州云：往与子与辈尺牍相闻以字，然不过知己十余人，至于诗文称字稍广，亦施之年位辈行相若者。今贫士书生，不见录于有司，输粟富家儿不识一丁，口尚乳臭，辄戴紫阳巾，衣忠靖衣，挟行卷诗，题尺牍，俱称于鳞、伯玉，而究之尚未识面。

凶问不实

李中麓在济南，海内皆传其已死。唐荆川养疴家居，柯双峰语王遵岩曰：“应德死矣。”遵岩方饭，投箸哭失声，后乃知其讹也。遵岩尝诒其弟京师书云：“唐、李凶问皆不实，度京师亦必有传予死者矣。”

王慎中标榜唐顺之

王遵岩称应德，谓“上下二千年间，直接季札、子游”。其标榜如此。

宋文

冯时可云：宋儒于文也，嗜易而乐浅；于论人也，喜核而务深；于奏事也，粗翘拂遂贵直而少讽。所以去古愈远，而不能经天下。

居易录

王渔洋《居易录》：“杂书官职迁除，直抄朝报，不嫌凌杂，盖仿《文昌杂录》也。”前辈为一书，其体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笔者，未可非议。

白简

古之弹文，白简者其罪重，黄简者其罪轻，故云：“臣辄用白简以闻。”

依样画葫芦

宋初，陶谷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左右言谷宣力实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见《东轩笔录》。

屏风儿

又周必大《玉堂杂记》：“内制名色不一，僰直时或未详其体式，故凡词头之小者，院史必以片纸录旧作于前，谓之‘屏风儿’，若是犹胜于紫微失却张君房也。”

应制词须忌讳

应制之词，切须忌讳，邓润甫撰祝寿词，用“负黼扆，凭玉几”，下句“顾命中”语，刘嗣明作皇子剃胎头文，用“克长克君”语，吏持以请，曰：“内中读文书，最以语句为嫌，既克长，又克君，殆不可用也。”柳永词“渐亭皋木下”，首见“渐”字，神宗不喜，至“太液波翻”，怒曰：“何不用波澄耶？”又姑苏守臣进蟹，程奎章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时矣。”高庙不悦，曰：“茅店酒旗语，岂王言耶！”令陈藏一拟闻，援笔立成，略曰：“内则黄中通理，外则戈甲森然，此卿出将入相之象也。”上乃喜。明僧来复《应制诗》有“殊域”二字，太祖以歹朱怒，赐自尽。如弇州史料所载，代言之臣，殆刻刻有杀身之惧矣。

不中用

亭林谓俗语“不中用”三字，晋时已有之，引《左传》“无能为役”杜预注：“言不中为之使役。”按汉以前已有之。《外戚世家》云：“武帝择宫中人不中用者斥去。”又《始皇本纪》：“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竟去之。”阮亭又称董斯张博雅，引所著《吹景集》一条云：“供养二字始见《嵇中散集》。”按《左传》已有云，《昭·十二年传》：“子服惠伯曰：供养三德为善。”

上中下浣

俗以上浣中浣下浣为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次沐浴故也。韦嘉州诗云：“九日驰驱一日闲。”然此乃唐制，今岂可袭用乎，况唐人亦第在官者言之耳。今之江湖散人，墨客游僧，一联一箑，亦书款曰上浣下浣，不以为怪矣。

千字文

《封氏闻见记》载唐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为《天宝应道千字文》，右相陈希烈以“枇杷”二字未翻破，黜之。董宗伯有更次《千字文》之刻，仁和卓人月亦更次《千字文》，作《大人颂》，以纪崇祯初元之政，曰：“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兴诸夏利。”中“枇杷”字析用云：“郁尊黄金，膳枇素木，姑妇任绩，夫男秉杷。”余姚吕裁以为事止于一年，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略具。其首云“大明洪武，受命配天”，末云“臣吕成章，顿首敬书”。仁和王锡复次为《毛西河传》，赞曰：“东土巨士，西河毛公者是也。”其中警句如“夏荷珠滴，冬芥剑抽；稷惟枇植，穑要杷收；嵇房闻琴，绮园晋履。”康熙六十万寿，时秀水冯□□作《增寿千字文》，拟献而未果进，除重用之“洁”字，而增“寿”字，惜未见其文。

康熙间，赵恭毅公申乔巡抚两浙，生员项溶集千字文以颂德政，即剪赵松雪千文石刻帖为卷子，一时以为雅制。吴兴姚承庵舜牧另作千字文而不用原字，便无味，且才窘可知矣。

百家姓

坊刻《百家姓》，村塾蒙童奉为训典，或云乃宋初钱唐人所撰。时钱俶据浙，故首赵次钱，孙乃俶妃家，李则南唐主也。明编修吴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

名刺拜帖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投晚还家，赍名必尽。"今人以小红笺作名纸，遍投朝士，思澄殆为之滥觞也。《七修类稿》云："少时见公卿刺纸，皆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而书简摺折，亦不过一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则大红销金，且长五尺，阔五寸，更用一棉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厘之费，可谓暴殄矣，当时纸价之贱，观此可见。今日之全帖封袋，阔七八分，将费至一分，若副启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后汉书·李云传》："露布三书，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堂联

洪武时，赐学士陶安堂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赐徐达一联："破敌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

文武世无双。”叶水东《日记》载杨文定溥《题桃符》云：“黎庶但教无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按堂联起于宋而盛于明，盖由座右铭而为春帖，由春帖而有堂联，朱子斋联曰：“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可证也。

春联

陈云瞻《杂说》：“明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前诏公卿士庶家，门外悉加春联，帝微行出观以为乐。”此或有之，然谓春联即始于此，非也。

咏桃符诗

章枫山《咏桃符》诗：“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须荼垒卫门庭。”

张延登家门联

张忠定延登为司空，以功名显，刘理顺、吴麟征、夏允彝、周延儒，皆所拔士，家署门联云：“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邦郭令公。”

王守仁书于谦祠联

王文成少时，题于忠肃祠一联云：“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书法遒逸，杭人传为文成真笔。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书堂联云：“看儿曹整顿乾坤，任老子

婆娑风月。”

汤李二联

明汤东谷胤绩厅题一联云：“东坡居士休题杖，南郭先生且滥竽。”明李君实日华赠书贾一联云：“行藏半是衔书鹤，生计甘为食字鱼。”

申涵光二联

申凫盟自见苏门先生回，大书于堂曰：“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得来。”又题书室曰：“学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拥书早起；干世之心已绝，无夕不饮酒高歌。”观此则饮酒高歌正非易易。

书联受知

龚合肥司寇所宠横波夫人，生女婴痘殇，司寇为建醮于城外佛寺。时江南某上舍适寓寺中，寺僧以幡幢屏联嘱其代书，及女婴灵前一联云：“已现童女身，而无寿者相。”次日司寇见之，询其名籍，赠百金，力揄扬之，遂知名。

钱谦益寿联

蒙叟乱后生日，献寿者犹如山海，归玄恭赠一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

太白楼题诗

采石矶太白楼，过客题诗满壁，令人见之欲呕。有一秀才过此题一联：“吾辈到此惟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游客见之感阁笔。

赠联得金

螏矶，为后汉孙夫人投江处，有祠。池阳一明经饥驱经过，阻风往游，题其柱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夜梦夫人来谢，并嘱其速赴吴藩，当有所获。时三桂建府第，未有堂联，投句云：“痛哭秦庭缘楚覆，归心汉室为韩仇。”吴大喜，赠之万金。

朱彝尊京寓联

朱竹垞在京师，除夕署一联云：“且将酩酊酬佳节，未有涓埃答圣朝。”魏善伯征士题范觐公中丞厕云：“成文自古称三上，作赋于今过十年。”

周稚廉门联

华亭周纶，字膺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钱塘观潮赋》知名，除夕署门云：“论家世如阁帖官窑，可云旧矣；问文章比谈笺顾绣，换得钱无？”二物皆松江产，稚廉好食生蜗牛。

清帝赐联

马三奇任京口将军，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赐联云："丹青志业箕裘重，雨露恩华岁月深。"四十四年南巡，又赐联云："声讫扶桑皆入贡，威扬沧海久无波。"三奇为马得功子，得功即与田雄缚福王来献者。

李渔撰老子祠联

李渔以女乐游公卿间，偶以文字结纳，初无足观，武昌老子祠至今悬其一联，亦有别致："天下名山僧占多，还须留一二奇峰赠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又谁知五千《道德》出我尊师。"

赠徐乾学联

徐东海为司寇时，有人赠以联云："万方玉帛朝东海，一点丹诚向北辰。"谢病归，仁庙书"光芒万丈"四字，以宠其行。

赐李光坡联

李茂夫光坡，文贞之弟，不仕，潜心三礼，仁庙赐联云："道通月窟天根里，人在清泉白石间。"

冯溥赠联

徐仲山召试归，冯益都书联以赠曰：“北阙上书，识尽西京才子；东轩赐食，归贻南国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轩幼女，后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岁好女。朝夕惟饮乳汁，犹耽花读书不衰。

颂王士禛联

殷彦来誉庆颂王阮亭一联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名士，尽出其门。”近日王西庄复以之书赠沈归愚宗伯。闻钱亮功名世游京师，除夕以联送王文简云：“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由是知名。后送权贵句云：“分陕旌旗周太保，从天钟鼓汉将军。”因之谪官。

魏象枢邸堂联

魏环极先生邸堂联云：“欺人即欺天，毋自欺也；负民真负国，安忍负之。”

雍正帝联

宪庙赐桐城相公春联曰：“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相公及诸张氏家皆岁岁贴之。后来京官家度岁易桃符，多书此二语，近则比户皆然。

古人名作对

朱竹垞童时，塾师以“王瓜”命对，答曰“后稷”。后在馆阁行酒令，以古人名作对，层出不穷。世所传者：顾野王、沈田子，郑虎

臣、沈麟士，蔡兴宗、沈慰祖，萧子云、任伯雨，魏知古、颜相时，吉中孚、温大有，杨完者、晁补之，杜审言、萧思话，贡师泰、齐履诗，任蛮奴、张亚子，金安上、郑居中，刘辰翁、逢丑父，韩择木、李栖筠，蔡有邻、徐无党，王岩叟、阮佃夫，李思齐、石作蜀，柳三变、张九成，郑樱桃、郭芍药，王僧绰、马仙琕，秘彭祖、廋黔娄，刘方平、徐圆朗，刘仁本、范道根。

明宰臣联语

张江陵厅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谄近于俗。又上赐联云："志秉纯忠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癸未则已籍没矣。徐华亭自书联云："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语甚谦抑。殷历城罢相归，江陵寄以联云："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孙。"谀而兼嘲。沈四明家居用李适之语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未免愤懑。叶福清邸中联云："但将药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圣朝。"又明神宗时一中贵堂联云："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为卒岁之欢。"

楼钥门联

楼攻愧书门前桃符云："门前莫却频来客，座上同观未见书。"

题梅鹿联

山阴朱四辅题梅鹿一联云："纷纷者谁知谁愚？须认雷州此路崖

州此路；扰扰者几忠几孝？试问王尊何人王阳何人。”

题三苏祠联

长泰戴方伯燝题三苏祠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山人墨客联

王伯谷游袁相之门，时论薄之，而得肥遁名。尝自书门联：“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奔走势利心和盘托出。吴中山人钱象先书门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无知不通。陈眉公书联云：“天为补贫常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予谓眉公初不贫，可惜太健；初不懒，并无称高者。所谓不足则夸，当时称天下歇家，王伯谷山中驿吏，赵凡夫实为地方之蠹。故神宗时遇有庆典颁恩诏施惠大赦，内必有一条云：“尽逐山人墨客归籍。”正与民除害之意。

海宁谯楼联

海宁县谯楼前一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乃博罗侍郎张津知南安时所书之语，后人令海宁者复书之耳。

沧浪亭联

徐抚军士林在苏州，每年秋晚，宴同官于沧浪亭，题联云：“三秋方报赛，请诸公闲谈谈，商此日土俗民风孰因孰革；五簋可留宾，教百姓都看看，问平时夸多斗靡谁是谁非。”

吏部堂联

明神宗时，张瀚题吏部堂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开也得迟开也得。”

平山堂长联

乾隆六年，扬州太守曹某，山东人，与商贾往来，日宴游于平山堂，有董秀才者，题一长联于厅事前云：“一派竹西歌吹路，自古好繁华，试看奢如炀帝，徒令人笑徒令人悲。要有些雅度高文，方领略得廿四桥头箫声月色；几堆江上画图山，于今频仰止，正须品似庐陵，方为可传方为可法。莫漫把秾花艳酒，错认作六一居士余韵流风。”太守见之大怒，诱秀才至，责二十板，毁其联，自是遂不与商人同游宴矣。

江声阁联

燕子矶江声阁上两楹联云：“江水滔滔，洗尽千秋人物，看闲云野鸟，万象俱空，说什么晋代衣冠，吴宫花草；天风浩浩，吹开大地尘氛，倚片石孤松，一关独闭，也不管故人禄米，邻舍园蔬。”传系明末一老僧作，万年少所书。

布袋和尚庙联

东门外布袋和尚庙一联云："这身边一具空囊，若果包得住往古来今，何不将他打开，也好教大家看看；那手中半根小杵，业已撑不起上天下地，只合索性放倒，莫只顾一味哈哈。"

徐达江上园长联

徐开平江上园长联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看槛外名山，山外白云，何处觅吴宫晋阙；小苑春回，帘卷起一庭风月，对池边绿树，树边红雨，即此是舜日尧天。"

荒村门联

孙藩使含中太翁尔周宰浙时，独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冢累累，见粉墙一家，即往索茶。一小婢举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盏饮之。须臾去，呼之不出。见门上一联云："两口居山水之间，妻忒聪明夫忒怪；四面皆阴磷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唐宋诗人第行

酒令，即席举唐宋诗人第行可考，且可入之篇咏者：裴寂曰裴三，宋济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郑虔曰郑十八，严武曰严八，韦应物曰韦十九，郑贲曰郑十八，苏溪曰苏四，张建封曰张十三，唐诊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一，王涯曰王二，李

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隐、温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冯宿曰冯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韩愈曰韩十八，张署曰张十一，张籍曰张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陆贽曰陆九，李澹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劝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刘天敦曰刘三十二，李大略曰李二十，王筼夫曰王十八，崔玄亮曰崔十八，杜胜曰杜二十七，李潘曰李十七，赵滂曰赵十五，令狐绹曰令狐八，张旭曰张九，王无竞曰王二，韦虚乙曰韦五，赵真固曰赵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维曰王十三，郑湛曰郑三，张千客曰张八，韦穆曰韦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苏辙曰苏二，秦少游曰秦七，陈无己曰陈三，欧阳修曰欧九，黄庭坚曰黄九。

因讳改姓

古人生则称名，死则讳之，故曰讳。今人书简称某讳某，大不祥。古人之讳，亦有不可为训者，二名不偏讳，而唐人讳世为代，讳民为人，改王世充为王充，李世勣为李勣。高祖名渊，改渊明为泉明，褚渊、刘渊皆以字称，此犹可也。汉明帝名庄，改庄助为严助，庄光为严光。宋钦宗名桓，改齐桓公为齐威公。文潞公本敬晖后，以翼祖讳而分为苟、文二姓。高宗名构，凡嫌名者改为勾氏、句氏，或加金加糸。西山本姓慎，避孝宗讳，改姓真。此在当时风会如是，而不知其背于义也。近日成都苟编修华南，自言系出潞国，呈请复姓敬，部议准行。闻苟编修在吏部具呈时，蒋虞山相国阅稿，戏之云："苟编修欲改姓，恐归侍郎未肯准行也。"时归昭简公方为少宰，同在座中。《金石录》云："生而称讳见于石刻者甚众。"引孝宣元康二年诏："其更讳询。"西汉时已如此。

讳亦礼让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孙写名刺，止用顿首，不写拜字。近则凡与鄂氏通往来者，俱避此一字。庄滋圃有恭侍郎抚江南，属吏禀白，概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礼让之一端也。

歌女犯讳被责

宋杨诚斋为监司，妓歌《贺新郎》词，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句，诚斋遽曰：“万里昨日到。”守大惭，监系此妓。诚斋之善谑也。

阮氏世籍

偶阅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内记阮氏一则云：按后汉巴吾令阮敦生瑀，字元瑜，汉司空祭酒。二子：熙，武都太守；籍，字嗣宗，晋步兵校尉。熙生咸，字仲容，晋散骑郎，始平太守，二子：瞻，字千里，晋太子舍人；孚，字遥集，晋丹阳尹，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孚从孙广。籍生浑，字长成，晋太子庶子。浑生深。籍从祖谌生武，字文业，魏清河太守；籍从祖略，齐国内史，生凯，汝南太守，二子：放，字思度，晋交州刺史，赠廷尉；裕，字思广，晋金紫光禄大夫，东阳太守。放生晞之，南顿太守。裕三子：佣，州主簿；宁，鄱阳太尉；普，骠骑咨议参军。佣生歆之，中领军。歆之生弥之。宁二子：腆，秘书监；万龄，郡从事。普生长之，宋中书郎。族人修，字宣子，太子洗马。种，字德猷，平原侯。松，汉侍中。胥八世孙共，字伯彦，子偪，字德如，与嵇康友善，位至河内太守，皆望

书陈留尉氏也。

阮昌龄年少聪颖

宋阮思道子昌龄，丑陋吃讷，聪明绝人。年十七八，海州试《海不扬波赋》，即席一笔而成，文不加点，中云：“收碣石之宿雾，钦苍梧之夕云。八月灵槎，泛寒光而静去；三山神阙，湛清影以遥连。”见《尧山堂外纪》。

阮氏派系

李石台《阮氏族谱序》：阮之得姓，肇自沃丁，而望著于陈留，商、周、秦、汉见于纪传者，可考而知。典午弗竞，中原士族聚于江左，一时闻人如嗣宗、千里、仲容、遥集辈，与王、谢诸贤后先辉映，族望可知矣。由皖桐而徙临川之泷冈者，自宋佥判允盛公始，其后西廨、邓林、瑾溪、澜湖，支蕃派衍，皆以泷川为鼻祖云。

妇人无名

古士大夫妇人皆名，近代皆氏而不名，与市井闾阎无异，好礼者耻之。五雅及《本草》所载草木鸟兽，多有数名，未有无名者，妇人亦人也，而草木鸟兽之不若耶！

妻之称谓

邦君之妻，古人称矣，不知夫人何以称邦君也。士庶夫妇，远呼近称，茫无可谓，或借儿女，或用其乡语诨声，甚非居家之礼。先儒语录文集，无用语言汗牛充栋，独于此不定一字，不已疏乎？沈休文诗云："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乡里，妻也。《南史》张彪云："我不忍乡里落他处。"亦六朝时方言耳。张曲江《感遇》诗："衾枕即乡县，似即乡里意。"

半子之称

婿称半子，见《吐蕃传》："可汗上书：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

兄弟排行

《日知录》：兄弟二名而用一字为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水经注》：昔北平侯王谭，不同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避乱隐居，后封五侯。元才、益才、显才、仲才、季才，是后人追撰妄说。东汉人二名者亦少。又云：单名以偏旁为排行，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又：兄弟行次，称一为大，不知始自何时。汉淮南厉王常谓上大兄孝文帝，帝行非第一也。

汉晋不避先讳

陈球子名瑀，刘瑜子名琬，黄琼孙名琬，应珣字季瑜，其子玚字德琏，玚弟璩字休琏，汉、晋不避先讳，此类甚多。至王逸少父子祖

孙，皆以之字联名，不知何取义也。意即古人单字之字，乃语助耳。

亭林又谓东汉人无二名者，《杜根传》有“尚书郎成翊世”，《张衡传》有“校书郎刘骠骁”。

细君

《东方朔传》颜师古注：“朔妻名细君。”乌孙公主亦名细君。汉樊崇，字细君。唐博士细君，则姓与名。今概称人妻可乎？妓女入宜春院曰“内人”，今自称其妻可乎？

亲家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曰亲家。亲，去声，五代时即有是称。

侧室

今人称妾为侧室，谓本于汉文帝诏南粤王语，是也。《礼记》：“后将孕生子，遇斋，则迁于侧室。”《后汉书·蔡邕传》谓“生产无废祭之礼”，盖文帝乃斋期迁侧室而生者。

古人称呼与同姓名者

乐毅称乐生，贾谊称贾生，相如称马卿，太史公称马迁，武侯称葛亮，李膺称李君，阮籍称阮公、阮生，嵇康称嵇生，山涛称山公，

王导称王公，郗愔称郗公，安石、康乐、元晖皆可称谢公，庾亮称庾公，杲之称庾郎，王凝之称王郎，袁粲称袁公，江淹称江郎，徐陵称徐君，杜甫称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称李侯、李生，孟浩然称孟公，韩愈称韩公、韩子，韦应物称韦公，白居易称白公、白傅，元稹称元相，李绅称短李，刘禹锡称刘郎、老刘，温岐称温郎，杜牧称小杜之类，各有所本，不可假借移易。假令称甫曰杜生，白曰李郎，知复为谁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贤奸雅俗，一薰一莸，不可少混。如两张敞：一京兆尹，一令史匿窦武者；两张咏：一乖厓，一为孙皓所杀；两李纲：一隋臣，一宋相；两张俭：一汉党人，一唐臣；两李膺：一汉党人，一梁武时人；两廉颇：一赵将，一梁将战没为神；两蔺相如：一赵臣，一梁武时人为父报仇者；两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齐直阁将军；两韩安国：一武帝时，一成帝时；两谢安：一汉下邳人，一晋人；两徐邈：一景山，一东晋中书侍郎；两江革：一汉孝子，一梁贞臣；两王嘉：一子年撰《拾遗记》，一汉相；两张载：一孟阳，一横渠；两薛仁贵：一武将，一文人注《易》；两刘宏：一汉司空，一晋都督；两朱熹：一文公，一晋龙骧将军；两叶梦得：俱号石林，一姑苏，一贵溪；三邵平：一陈胜将，一齐相，一东陵侯；三刘毅：一东汉平望侯，一西晋司隶校尉，一东晋南平郡公；又有两王褒，两王猛，两刘向，两刘崐，两陈遵，两韩翃，殆未易更仆数矣，然皆君子人也。两李定：一害苏子美，一害苏子瞻；两胡广：一汉，一明；两蔡京：一唐，一宋；两张昌宗：一昌龄兄，一易之弟；两朱买臣：一汉太守，一梁臣；两赵普：一王莽将军，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复不少。至若汉有埋轮之张纲，宋有弃官之张纲，南燕有杀母之张纲；汉有研京之张衡，隋有弑主之张衡；晋有陈情之李密，唐有作乱之李密；汉有飞将军李广，北魏有文士李广，明又有贼帅南岳太师李广，明又有宦官李广；有亡秦之赵高，光武时又有清河太守赵高；有降虏之李陵，又宋太常李陵；臧洪为莽太保，三国又有义士臧洪；吉顼为唐酷吏，又大历时诗人吉顼，则美恶殊科，不第孔子似阳货矣。更有不伦者，梁太常唐尧，汉临武长虞舜，不更诞耶。此类不可胜记，昔人有同姓名录，所载亦不能全。

命名宜慎

入塾命名，宜请教尊行中有学者，童时一差，终身不可易。故犯昔贤，诚非厚俗；误同往奸，尤为鄙陋。辛稼轩帅长沙，见举子名赵鼎者，掷卷于地曰："忠简佐国元勋，胡又一赵鼎耶！"庚寅举人有张照者，上阅《题名录》云："张照，旧日大臣，学问字法，近所罕有，岂新进后生所能几及。即心存慕蔺，亦不应矜妄若此。着礼部更名注册。"煌煌天语，可为孤陋寡闻者警戒也。

文徵仲，以字行，亦悔其命名不慎，矧今人耶！命名必须择其易讳者，如韩文公集无"益"字，欧公集无"观"字，介甫《字说》无"盖"字，坡公改序为叙，有替字则可。秦修撰，号剑泉，予告以此鄢懋卿之字也，乃改鉴泉。然亦有不能防避者。明天启时，崔、魏欲罪钱受益，又欲罪黄愿素，后左右呈其籍贯，则南北各异，乃知非谦益、遵素兄弟，得脱祸，是亦曷从而避之耶。

以私讳改郡名

《梁书》："张稷，字公乔，父名永稷，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郡犯私讳，遂改永宁为长宁。"以人臣私讳而改郡名，古今未有二也。

姓名并称

刘紫庭尝戏言两姓两名并称，必平声在上，仄声在下，而平者必扰于仄，如巢许、迁固、王谢、韩柳、元白、朱陆之类。予记古人曾有此谑，但谓平必在上亦不尽然，如禹皋、孔颜、马扬、惠庄、孟

韩、孔聃、孔程、管萧、璩珲、董迁、邓张、尹班、阮何，当亦不少。若以此定优劣，则昔人所谓安见马不如驴也。

柳刘米薛

《宋景文笔记》言：李淑之文高一代，最爱刘禹锡文章，尝谓唐称柳、刘，刘宜在柳之上。柳刘是亦仄在上也。米元章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善夫！

伯仲甫子

范淳父母梦邓禹而生，故名祖禹，字梦得。温公与之帖云：“按《邓仲华传》‘内文明，笃行淳备’，辄欲更表德曰淳备，既协吉梦，又可止讹，且与令德相应。”次日复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备字太显而尽，不若单字淳，临时配以甫子而称之，五十则称伯仲，亦犹子路或称季路是也。如何？如何？”范遂，字淳甫，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皆只一字。或谓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盖伯仲与甫之类本语助，特后世以便于称谓，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为助者，皆取单字，盖古之遗意。见《梁溪漫志》。

子之用法

子者，男子之通称，若文字间称其师，则曰子某子，复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异于常称。《列子》乃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

羊》之书，其弟子称为“子公羊子”，至隐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陈后山以南丰瓣香称子曾子，盖用此法。刘梦得自为传，乃加子于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误，亦多以自称，或称其朋友，皆失之。

帝王别号

古帝王不闻有别号，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即别号耶。明武宗自号“锦堂老人”，世宗自号“天池钓叟”，词臣各赋诗，兴化李文定诗最当上意：“拱极众星为玉饵，悬空新月作银钩。”世宗道号“雷轩子”。又世宗号“尧斋”，穆宗号“舜斋”，神宗号“禹斋”，尤发笑。

僧名

僧名以上一字为姓，下一字为名，人称之，则以下字加公字，如惠远称远公，惠休称休上人，是也。

姨

呼父妾为姨，六朝已有此语，《南史·齐宗室传》：衡阳王钧，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饼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今淮扬人尚沿是称。

同名误认

宋王履道安中，见题壁有名安中者，题诗于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辨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雄书制诰为诸韩。二元各自分南北，付与时人仔细看。”古人同名而后人误认者多矣，近日中翰林徐邻哉前辈，因末僚中有徐观光者，在司坊，颇不谨，恶之，自更名曰徐良。

古人名字考

神农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嫘。见《说文》。天皇名获，字子润；地皇鉴岳，字子元；人皇恺胡，字文生。后稷字庚辰，蜚廉字虔父，文种字子禽，文翁名党，微子名开，箕子名胥余，子产字子美，孙叔敖名饶，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见《孔丛子》注，又《论语疏》。夷齐其谥也。墨胎父名初，字子朝，见《吕氏春秋》。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知，字公达；见《论语疏》。易牙姓雍，名巫；见孔颖达《左传疏》。接舆姓陆，名通；计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推姓王，名光；华周名旋，杞梁名植，朱张字子弓，杜康字仲宁；鬼谷子姓王，名诩，一作诩；见《续仙传》。申公名培，《史记注》。项伯名缠，《汉书注》。叔孙通名河；见《汉楚春秋》。东园公园秉，字宣明；见《陈留志》。夏黄公崔广，字少通；见《鄞县志》。绮里季朱晖，字文季；甪里先生周术，字玄道；并见皇甫谧《高士传》。侯芭字铺子；壶公姓施，名存；严君平姓庄，名遵；见《汉书·王贡两龚传》注。庄周字子休，又名艾，字文猎；见《列子注》。陈仲名已，字子终；许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魏武帝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瞒；佛印姓谢，名端卿；陶侃小字溪狗，汉光武小字呼，庾信小字兰成，崔灏小字桃简，相如名犬子，庾信儿名狗，范蔚宗小名砖头，白香山侄名龟，又女名罗子；东坡孙名楚老；子由子迟，小名梁，适小名罗，远小名虎儿；见《小字录》。东坡诗：“高谈到梁罗，诗律□阿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云孙，小字从龙。见《偃曝谈余》。又《梦占类考》云：“文天祥大父梦一儿垂紫云而下，已而复上行，生天祥，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行，字履善。及廷试第一，理

宗见其名曰：天之祥，宋之瑞也，字之曰宋瑞。”宋孝宗小名羊。见《埤雅》。辛稼轩有印曰六十一上人。见《名迹录》。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王佐榜朱子第五甲第九十名。陶谷小字铁牛，仲雍字熟哉。见《史记注》。墨子姓翟名乌。母梦乌而生，故名，以墨为道。

以山水五行命名

谢庄以风月山水景名五子：扬、朏、颢、岚、蒻也；宋子虚名五子：鑫、森、淼、焱、垚。

老泉非苏洵号

东坡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果老苏号老泉，敢作尔语乎？惜不令焦文端闻之也。

古人仆婢名字

颜鲁公仆名银鹿，柳公权窃仆名海鸥，萧颖士奴名杜亮，秦桧小奴名研童，婢兴儿。见《三朝北盟会编》。辛稼轩侍者名钱钱。见本集。方万里二婢，曰周胜雪、刘玉榴。见《癸辛杂志》。苏小小一名简简。见《双名志》。秦桧妻王氏自号冲正先生。见陆务观《王佐墓志》。白香山婢名春草。爱妾换马之鲍生二妾，名梦兰、小倩。

欢宴被谏败兴

古今事有绝相类者，南齐太祖曲江宴群臣，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张敬儿舞，王敬则拍。王俭云：“臣无所解，惟解诵书。”因跪帝前，诵相如《封禅书》。帝大笑云：“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宋陈亚之诗“曲江欢宴侍华裾，舞拍琴歌艺有余。独有纯臣王叔宝，解陈《封禅》一篇书”是也。唐中宗张近宴，令各献伎，张锡为谈客娘舞，宋晋卿舞《浑脱》，张洽舞《黄麞》，杜元琰诵婆罗门咒，李行吉唱“驾车西河”，卢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恽诵古诗“鹿鸣蟋蟀”未毕，李峤以《诗》有“好乐无荒”语，止之。叔宝、山恽呶呶诵古，得不谓俗物败人意乎？又《金国志》：“四月三日，金主与太子诸王在京苑赏牡丹赋诗，和者十五人，完颜伟，兀朮子，探知其意，直前顿首曰：‘国家君臣将帅，皆以勇力战争雄略，故能灭辽灭宋，混一南北，诸番畏惧。自近年多用辽、宋遗臣，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先臣昔在顺昌，为刘锜所败，叹用兵已不如天会时，皆是年来贪安，渐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说着兵，使说文字人朝夕在侧，遗宋所传之主，是有志报复。今朦骨不受调役，夏人亦复侵边，陛下舍战斗之士，谓其不足与语，不知三边有急，把作诗人去当得否？’金主默然。内省事余万福前抶之云：‘皇帝方欢饮，郎君却作苦恼人耶。’”伟言礌礌硠硠，直震雷不暇掩聪矣。

卷十三

天地圆体

盖天云“天如盖笠”，宣夜则云“天了无质”，方天以火光远转为比，惟浑天则以形圆里黄为喻。浑天古虽有其说，而未尽其论。唐之淳风、一行，宋之尧夫，元之郭太史、许鲁斋，明之刘伯温，皆聪明绝世，而未能明言天地之皆为圆体，至西人利马窦入中国，言地无上下，无正面，四周皆人着其上，华人笑之。不知自彼国至中土，几于绕地一周，此乃彼所目见，非臆说也。至梅定九出，始发明《周髀经》，以为原系如此立说。《周髀》言地如馒首，天如上下两伞合笼，日月在腰，如在两伞合缝处，人在日月之下，不正当伞脊处。西人言中国东西南三面皆有人，惟北方尚未开辟，尽是树木鬼魅青磷而已。中国不见之星甚多，西人皆能图之，乃知圣人无所不通。《周礼》中说九州，只以“景长景短，景夕景朝”数语尽之，至天地全局，只以《周髀》尽之矣。蒙气离地甚近，四十度以上即不用蒙气表，故地方高朗，气清楚处皆无蒙气。近有测量地里人，早行晨鸡未发声，忽见天际如日方升，林木村舍，依稀辨色，须臾昏如故，移时东方始渐白，盖日在地平之下，光映蒙气而浮上也，正如置钱碗底，远视若无，及盛水满时，则钱随水光而显见矣。

云汉

云汉，一曰天汉，一曰天河，一曰河汉。起东方尾、箕之间，乃

分二道，其南经傅说、鱼星、天渊、天弁、河鼓，其北经龟星，贯箕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合河道，乃西南行。又分而夹匏瓜、络人星、杵星、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经太陵、天舡、卷舌，而又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南，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至七星南而没，凡经十有九宿。石氏曰：汉乃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为东南西北襟带之限也。天下汉河之源，盖出于此。《天文志》："河自坤抵艮，为地之纪。"《尔雅》："析水谓之淮，箕斗之间津也。"《天文志》："四汉者，金之散气也。其本曰水汉，汉中星多则多雨，星少则旱。汉非河水之气，乃天南行阴阳气所不及而成白色者，以其天气不足也。"

霹雳

霹雳，碪形，质各殊，随地而异，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处，尝拾得铜铁如枪头、箭镞、刀锥之类者，皆雷斧也。《雷书》云："雷斧，铜铁为之，盛京乌喇诸地，则皆石也，色微青黑而通明，映之莹如玻璃。其在西洋者，石色沉绿，明彻无异，皆雷楔也。"《博物志》云："人间往往得石，形如斧刀，名曰霹雳楔者是矣。"又有雷墨、雷钻、雷锤，不过以状异名，要皆金石质也。唐人小说谓玉门西有雷庙，国人年年出钻，以给雷用，是诚谬言。夫雷火所至，万物俱化，斧楔乃雷气之所化，其或金或石者，随地气而使然也。见仁皇帝集中，辨论详尽，可破群疑矣。又雷墨、雷针，皆不过雨粟、雨金之理耳。

星辰附会为神

太史公《天官书》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宫有将、相

三星，司命、司中、司禄三星。”于是道家者流附会其说，为蜀山神张亚子及《化书》述赵王如意事，诞而不经，明倪文毅《正祀典》一疏辨之尤核，学者可无为所惑矣。惟星之神，每降为人，人亦每升为星精，如傅说、颜子、王良、张子房之类，遂有谓文昌之神，即《大雅·嵩高》之诗所称“张仲孝友”者。《庚溪诗话》载徽宗幸宝箓宫，道士伏地久之方起，云值奎宿奏事。上问何神，曰即本朝苏轼。将借以讽谏耶？抑道士之妖说耶？

李光地谈浑天仪

安溪先生云：浑天仪三重，其外一重不动者为六合仪，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转者为三辰仪，所以象天体圜动之行；其内一重周游四遍者为四游仪，所以挈玉衡而便观察。盖三辰一仪，尤为要切，其仪有三环：一环以准赤道；一环横跨之，以准二极；一环侧倚之，以准日道。三环交结相连，上刻南北东西纵横之宿度，以水激其机轮，使之随天东西运转，必使在仪之度，与在天之度相应而不忒，然后可以按候而仰窥也。即以木星言之，今夜经天之处，距极几度，距赤道几度，于何知之？以仪上所刻南北之度准之，则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时，今夜距昨夜几度，行迟时，今夜距昨夜又几度，于何知之？以仪所刻东西之度准之，则足以知之矣。以至日轨之南北平斜，太阴之缠络委曲，五纬之迟留顺逆，莫不皆然。然仪度虽与天相准，而人之转瞬难定，故四游仪挈衡管于中，可以随处低昂，挂于仪之上而注视焉，则仪度与天度相直不爽，如盘针定于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盖无几微之差也。古璇玑玉衡之说虽不可考，然大要当不甚远。

天地人物

邵子以一万八千岁为天始开，又以一万八千岁为地始辟，又以一万八千岁为人始生，故于寅上注物始开。据此是必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然后方生出人物来。朱子门人读之而未信，问曰："不知物尽时，天地坏也不坏？"朱子难为答，乃曰："也须有一场鹘突，天地有形有气，如何不坏？但一个坏，便有一个生出来。"按朱子此言，虽属杜撰无聊之极，尚圆活不着迹。蔡临川从而演之曰："戌会之中，两间人物俱无，又五千四百年而戌会终，地之重滞者悉皆融散，与天混合为一，又五千四百年而亥会终，昏暗极矣，是天地之一终也。贞下起元，又肇一初，为子会之始，清轻之气上腾，是天开于子矣。又五千四百年，当丑会之中，重浊之气又凝结成土地，又地辟于丑矣。又五千四百年而丑会终，又五千四百年为寅会之中，人物发生，是人又生于寅也。"言之凿凿，如烛照数计，使天施地生之理，亦如印板文字，不亦愚乎？昔人谓画人物难，画鬼魅易，诸儒皆画鬼魅者也。《朱子语录》云：尧、舜时在午，今在未，看来天地今古大气数极盛时已过了。宜其愈降愈下，不能及古治之盛，是竟专委之气数，而不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圣贤实有参赞之功。

南怀仁驳天地方圆之说

安溪先生云：康熙十一年某月，见西士南怀仁。怀仁深诋天地方圆之说，及以九州为中国之误。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黄，未有卵圆而黄乃方者。人以所见之近，谓地平坦而方，其可乎？天地既圆，则所谓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无影之处为然。怀仁与会士来时，身履其处，此所谓地中矣。愚答之曰：天地无分于方圆，无分于动静乎？盖动者其机必圆，静者其本必方，如是则天虽不圆，不害于圆，地虽不方，不害于方也。且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读吴草庐士中之说，

因偶忆及，遂记于此。愚又案：天地度里，不可穷极；算术纷纭，莫适为宗。洛邑土中之说固未可信，然以历理推之，地势差异，晷景当殊，南北之极，潜见绝判。西法称赤道之下，二分午表无景，是冬夏数均也；昔人有至外国者，熟一羊头而夜已曙，是昼数常赢也。今法南方四时昼刻每多于北，又况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昼夜不均，非所语中，然一岁之内，绝无短永，阴阳消息，其序靡显，揆之于理亦未为中也。如此则惟中国之地，晷刻赢缩与四时进退，二至相除毫无余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谓之中土，理宜不诬。以是知经所言，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信乎其为至理而非虚说也。

气化之理

自有而无者，化为气也，如水之耗而干也；自无而有者，变而为质也，如气之蒸为水也。天，气也；地，质也。地上属阳皆气，地下属阴皆水。阳无形也，阴有迹也。气自卑而上升，则水突于泉；水自高而入海，则气纳于本。观此而天地阴阳形质气化之理，殆有自然一定而不易者矣。

天地道里日月晷景

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说多矣，至于今日，西历之家其说弥详。盖以为地在天中，止一弹丸，四方上下，去天之数皆均，其四表极处，非能与天相际也。所谓天圆地方者，言其动静之性耳。实则地亦圆体，如卵裹黄，上下周围，与天度相应。其地气寒暑，则以去日远近为差，赤道之下，正与日对，其地最热，其景则四时常均，无冬夏短永；两极之下，去日最远，其地最寒，其景则短者极短，长者极长；正当两极之处，常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惟二极与赤道相去之

间，当日南北轨之外，起二三十度至四十度许，其地不寒不热，温和可居。其景则与冬夏进退，长短之极，皆无过十之七，此气之平而数之中也。环地上下，皆有国土，人居各戴天为上，履地为下，南北东西，随处改观，午夜晨昏，每每相反，盖皆附气而生，丽阳而明。周游环匝，初无定位，其名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亚细亚国土也。其所记亲历各州风土山川，寥廓荒忽，虽不可尽信，然其实测晷景，见诸施行者，颇为信而有征，其理盖不可诬。今以其说考之，则中国九州正当黄道北轨，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于广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逦而北。至于夏至，去日十六度许，则今直隶也。自此复出塞而北，风气渐寒，昼夜短永，渐逾其度。自广州越海而南，则气渐酷热，而昼夜之刻，渐无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内，风气和，时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昔之达者其知之矣，而周公岂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则可矣，东西风阴之理，亦可得闻欤？曰：由前之说，则环处于地者，迭为东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后之说拘之也。盖九州之域，西则多山而东际海，近山则多阴，滨海则多风，验之闽、蜀之地可见。然则《周礼》之风阴，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为中耳。其所以风所以阴，恐山水之为，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

日月

《路史》：或问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予曰：如丸何以知之？以月之盈亏知之。月本无光犹银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日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涂处如钩；对视之，则粉处正圆，此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无质，故相值而无碍。程子有云：“日月之为物，阴阳发见之尤盛者

也。”

天地里数

《广雅》：“九天之际曰九垠，九天之外曰九陔。”天去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亿三万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元命苞》则云：“天不足西北，阳极于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万里。”《援神契》则云：“周天七衡六间者，相去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至中衡，中衡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里。唐一行僧谓地上地下各八万里，《汉志》又谓地上下各十七万八千余里，而《浑天仪赋》谓升降于三万中，则上下仅空一万五千里，安得起古人聚一室，互相推测，观其聚讼，以助我下酒。

天行健

董铢曰：问天行健，朱子曰：“胡安定说得好。”其说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苍然，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其用则一昼一夜行九十余万里。人一呼一吸为一息，一息之间，天行已八十余里。人一昼一夜有万三千六百余息，故天行九十余万里，天之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因言天之气运转不息，故阁得地在中间，铢未达，先生曰：“如弄珠碗底，只凭运转不住，故在空中不坠，少有息，则坠矣。”

分野

分野配以九州，而环海四夷概不与焉，前人多以为疑。善夫马宛斯之说曰：分野之说，古人每详言之，《周礼》保章之职既难考论，而见于《左氏内外传》者犹可类推也。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故伶州鸠曰：岁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则鹑火为周分矣；晋文即位，岁受实沈，故董因曰："晋人是居。"则实沈为晋分矣；襄二十八年，岁淫玄枵，祸冲于鸟尾，周、楚恶之。则鹑尾为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见大辰，梓慎知宋、郑之灾，曰："宋，大辰之墟也。"则大火为宋分矣。独其说有可疑者，星纪北而吴、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虚、危在北，齐表东海，降、娄属西，鲁宅曲阜。或又以受分之始，岁星所在为说，然有绝而复续者，封日既异，前星又岂可据乎？夫春秋、战国地域变迁，三晋未分，晋当何区？秦拔西河，魏当何属？周未东迁，何故已直鹑火？陈灭于楚，何自而入韩分？且中国几何，蛮夷戎狄岂日星所不临哉？天道在西北而晋不害，越得岁而吴受其凶，皆以岁星所在言之也。然豕韦实卫，晋何以吉？吴、越同野，吴何以凶？卫既水属，何故与宋、陈、郑同火，而裨灶先知之？且颛顼之墟，姜氏、任氏实守其祀，是又齐、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晓者，前哲要自有见也。陆子静尝谓分野之说难通，按天文家言天之一度，当地二千九百余里。天大地小，安得以东南一隅应之？晋人以一度当一千四百六里，唐人以一度当四百余里，将安所从耶？

土牛五方之色

立春鞭土牛，必备五方之色。宋景祐元年颁《土牛经》，丁度作序，其法以岁之干色为首，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以立春日干色为耳角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今遵之。

河图数色

《时宪书》："白黑绿紫碧黄赤，此《河图》数也。"《河图》戴九履一：一为白，九为紫；左三右七：三为绿，七为赤；二四为肩：二为黑，四为碧；六八为足，足为白。故阴阳家一六八为白，二黑，三绿，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两周甲子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杨文镒建言：于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帝命存两周甲子，共存上寿之数，凡一百二十年，俾期颐之人犹见当生纪年，遂造新本颁行。今宪书增六十年，盖本于此。

忌日

民间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为忌，其说无所据。一说谓此三日，即《河图》中宫五数，为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卿朱翌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视事。正五九，释氏谓之三长月，学佛者不荤食。唐高祖武德中下诏禁屠宰，自是方镇礼士多避之，缘方镇到官，须大飨将校，因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督抚府县，制与方镇异，无飨士之礼，功令于此三月又无屠宰之禁，又何疑焉。在朝官员除授后即日履任，亦未闻有避者，乃自宋以来有此谬说，迄未除也。

月气时

五日一候，积六候而成月，岁则有七十二候；三节一气，积六气而成时，岁则有二十四气。

端午

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宋璟表云：“月惟中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不必五月五日也。

社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后五戊日即为社，春秋二社皆然。

月出歌

《月出歌》：三出辰五茶巳八齐午生，初正十未上十三斜申，十五角酉时十八落戌，二十亥上见光明。二十三日子时出，二十五日丑时兴，二十八日寅时现，三十之日卯上寻。出茶齐正斜角落，万载千时此是真。此言每月初三日辰时出月，初五巳时、初八午时、初十未时、十三日申时、十五日酉时在东方出也。

石表

朝庙衙署，庭中设石表以觇时刻，不识造自何时。按，宋豫章曾南仲通天文，宣和进士，授南昌县尉。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经传者不一，止较景之短长，未与刻漏相应，乃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旁，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春分以后，视北极之表；秋分以后，视南极之表，所得晷景与刻漏相应。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无景，独其侧有景，以其侧应赤

道，春分后日入赤道内，秋分后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无景也。

自鸣钟

自鸣钟，铸金为之，中承以柱，下为方匮，面设表盘，十二分，上起子午正，右旋，一日再周。以短针指时，长针指刻，起丑未初，钟一鸣，尽子午正，十二鸣。其初正自一鸣至四鸣，各四刻。椟内藏钢轮三重，中为大轮四，轴上间小轮三，联之以旋时刻。针左为大轮三，轴上间小轮二联之，旁大轮一，绾击具，以击钟知时。右亦如之，以击钟知刻。三重皆施坠线，击具皆有铜片，为作止之限。表盘径二尺一寸五分，幂以玻璃，椟木质，髹漆，绘金花文，四隅皆有柱，中为周阑，髹以金。纵距四尺七寸，横五尺七寸五分，通高一丈六尺六寸。

时辰表

时辰表，铸金为之，形圆，盘径一寸五分二厘，均分时刻，以针指之。内施轮齿，皆如自鸣钟之法，具体而微。盛以金合，当盘面处空之合径一寸五分二厘，通厚八分，周饰杂宝，金索三行三就，开镂花文。

热河水源

热河水源，曩无的论，上派侍卫努三等往查，奏云：自热河东流入上都，凡三河：一名固都尔呼，一名柳沟，一名赛音郭勒。固都尔

呼河即系热河水源，由固都尔呼河直进围场交界，至固都尔呼达巴汉。译言岭也。详看固都尔呼河源，自察罕陀罗海山西北山梁倒扎沟流出，茆沟河之水自赛音达巴汉之玳瑁沟流出，于中关东北，入固都尔呼河，赛音郭勒河自霍尔霍克达巴汉之三道沟流出，至中关郭郭斯台，东入固都尔呼河，是为热河。详看此三河水势，大小略同，自察罕陀罗海山至热河山庄，二百二十余里。

永定河堤

永定河之有堤工，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也，河性湍悍，挟沙以行，而两岸土性疏薄，多系沉沙，故有溃决之患。归墟之地迁徙靡常，每年皆小有修筑疏浚之事，自康熙戊寅至今六十余年中，奏改下口大兴工作者，又六度焉。初系巡抚于成龙，筑堤自卢沟桥下至永清县之朱家庄，一百三十里；朱家庄至东安县之狼城河，十五里。注狼城河，汇西沽以达海，此第一次河道也。康熙三十八年，即南岸之内，另挑一河，以南岸为北岸，三年而工竣。自永清之郭家务起，至灞州柳岔尾止，河注辛章入于淀，今名“东西老堤”者是。此第二次河道也。雍正四年，怡贤亲王与朱高安相国奏，自柳岔口引河稍北，遂于郭家务改河，由永清之冰窖，东安之狼城宋流口，武清之王庆佗，入三角淀，两岸筑堤，长三十余里，今名“旧南堤”，旧北堤者是。此第三次河道也。其后于北堤尾又接筑民埝，水乃渐有北趋之势矣。乾隆十六年，督臣方观承奏于冰窖改河，由南七工之南堤外，循东老堤坦坡埝行归叶淀，加培东老堤，接筑坦坡埝，改称曰南埝，另改称北大堤曰北埝，此第四次河道也，是时水又转而南趋矣。二十年下流复淤，局势大变，乃奏于北六工二十号开堤放水，任其荡漾，归沙家淀，循凤河，达天津归海，南以南埝，即坦坡埝。北以遥埝为门户，遥埝系二十一年筑，又在北埝之北。河身阔数十里，村庄百余处，改赋为一水一麦之地，河流宽畅，上流得免壅溢，而河势日益北趋，此第五次河道，乃永定河全局

之一大变迁也。是时水由遥堤内行，其后又筑月堤，又在遥堤之北。以防意外荡漾之水，至三十二年，水遂由越堤内行。三十五六年，上游复溃，命尚书裘公会勘，于三十七年春，挑下口，由调河头南引河归淀，加培南北埝，复改称为南北堤。是年水由新河稍向南行，此第六次河道也。三十八年夏，新挑调河头之河一夕淤平，仍由遥堤之北以趋于东，溜势又逼北堤，此又一变也。

昆仑

昆仑，天下山之顶也，乃地之极高处。其东面为中国，江、淮、河、济皆东流；其西面为西域诸国，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其南为吐蕃、两广，水皆南流；北为沙漠，为天下冈脊至高之处，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钵子，田地地势又逐渐而低，水皆北流；南视阴山之地，反为极南之境，水亦北流。以此观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旁渐下，昆仑乃亭子结顶之处，四面之檐乃四方诸国。四方之水各分会于四海，如岭外之左、右江经流两粤，受二十余水，折数千里，南入于海；西则蒲昌海，折八千里，入北高海；阴山诸水在沙漠外，亦北入海；安义河系嘉湖西派，亦受三十余水，折三千余里。西南入榜葛剌海。此皆见其源而不知其尾者，中国所见，止东南一面耳。

区宇图志与十郡志

大业初，敕窦威德等撰《区宇图志》五百余卷，敕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图上题字极细，皆欧阳肃书。肃，询之长子，工草隶，为时所重。见《大业拾遗记》。新、旧《唐书》及《书史录》、《会要》等编皆无肃名。

方舆图

谢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土地山川，各有分理，离之州别县殊，合则宇内为一，蒙叟叹为绝学。贾耽进地图，广三丈，以一寸折百里，本朝蒋文肃公仿庄制为铜板舆图，凡三十余纸，考订躔度，包罗中外，可称大观。惜蝇头蚊脚，非梯升不可晓，且里至郡省，勾别未明。家叔蘸村先生在馆局刊《一统图》，仿耽制而小之，百里仅寸四之一，山川郡邑关镇无一不详，水道源流与齐次风先生讲论累月。时十七省名流在都下者，各考订其乡郡邑城郭水道之迁徙改并者，戊辰刻成。咫尺之间，日游四海，行笥中携之，不异指南车。

考查河源须亲历其地

河源古人未经身到，故说来俱未的确。康熙中，差重臣至西番昆仑，亲历其地，考图籍，询方言，绘山川，量道路之远近，近复辟西域地数万里，悉置驿递，使轺往还，如行国中。其山川形势，如掌上螺纹一一可数，考订精确，足破千古之疑。

河套

河自西宁入口，流自宁夏，复出口。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旁贯，莫知纪极，山皆草石，至积石方林木畅茂。世言河九折，在彼地凡二折，云河出口后，环绕二千余里，至山西保德州与陕西府谷县两山夹峙处，复入口。套中二千余里地，尽属膏腴，周遭平坦，可耕可居，可渔可猎，中原所必争，而明中叶甘心弃之，今悉入版

图。边民耕种，世以为业，乃成乐土。

黄龙府

黄龙府，即金之东都，在石头店之东北，故垒犹存，井臼自若。城西有水泺，甚宽广，水族繁衍，鱼尤肥美，鲫一尾重五斤许。此岳鄂王所为欲“痛饮黄龙府”耶！

金元故城遗址

京城外土墉周遭，上多茂树，下有沟流，或断或连，延亘不绝。此即金、元故城之遗址也。

天险

金坡关，在易州之西北；居庸关，在昌平之西；松亭关，在景州之东北；古北口，在顺义之北；榆关，在昌平之东；金坡，即紫荆；榆关，即山海。皆天造地设，为中外之防，环京师之脊背，若负扆然。此可谓天险者矣。古北口，一名留斡岭，见《金史》。当今中外一家，真如户闼。

三江

鸭绿江、松花江、黑龙江，称三江，其源在长白山顶，《山海经》作不咸山。周围百里，山顶有潭，曰闼门，泉源如沸，清彻见底，分而

为三，流为三江。北东西北三面，如船厂、新城、齐齐哈郎、三姓等处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发生茂盛。居人不稠，鱼猎为生，遇刨参人带去菜子，随意种之，每棵重二十余斤，地脉之厚可知矣。松花江以松阿里乌喇得名，松阿里，国语天河也。按《八旗志》，称鸭绿、混同、爱滹为三江。

虎丘

虎丘，先名为海涌山，阖闾时为虎丘，始皇时为虎璆，至唐代讳虎，钱氏讳镠，改名许市。后人失旧音，讹许为浒，市为墅。见《吴地记》。然今人犹呼许市云。

博物志言有不当

补《齐记》：晏子曰："吾闻江深五里，海深十里。"《博物志》："地以石为骨，川为脉，草木为毛，土为肉。"予谓当以人兽为虮虱，鱼介为蛔蚘矣。

清帝土风诗序

乾隆甲戌，圣驾东巡，制蒙古吉林土风诗十二首，具造化之妙，非身历其地，不知其言之毕肖也。谨录小序数则，以广异闻："乳筩，以皮为之，平底，丰下而稍锐其上，将乳盛之，于取携为便。""荒田农作，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穫乃归，耘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鄂博，蒙古不建祠庙，山川神示著灵应者，垒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革囊，以革为

之，用代筐筥罂盘，食用巨细，无所不纳。行汲或以贮水，涉川则挟之肘间，乱流以济，或谓之皮馄饨，盖俗呼也。”“紫车，取材于山，不加刻斫，轮辕略具，以牛驾之，行则鸦轧有声，如小舟欸乃。”“骨占，炙羊肩骨，视其兆以占吉凶，犹古龟卜。”“马竿，生驹未就羁勒，放逸不可致，以长竿系绳縻致之，蒙古最熟其伎。”“儿版，儿生在襁褓中，令卧版上，韦束其两臂，倚毡庐壁间，啼则摇之，徙居则悬之驼装之后。”“灰简，木削两简，编韦联之，稍空其中，涂油而布以灰，作字毕，则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简之风。”“竹笔，蒙古产豪颖，而未得缚笔之法，削竹木渍墨作书。”“口琴，制如铁钳，贯铁系其中，衔齿牙间，以指拨丝成声，宛转顿挫，有筝琶韵。”“转经，蒙古奉佛惟谨，木轮中贯铁枢可转动，集梵经于轮间。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摇之，旋转如风，谓一转功德与持诵一过等。”以上蒙古土风。“威呼，刳巨木为舟，平舷圆底，唇锐尾修，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剡木两头为桨，一人持之，左右运棹，捷若飞行。”“呼兰，因木之中空者，刳使直达，截成孤柱，树檐外，引炕烟出之，上覆荆筐，而虚其旁窍以出烟，雨雪不能入，比户皆然。”“法喇，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盖土人为汉语耳。”“斐兰，弧矢之利，童而习之。小儿以榆柳为弓，曰斐兰；剡荆蒿为矢，剪雉翟鸡翎为羽，曰钮勘。”“赛斐，古人食皆以匕，羹则以勺。国俗旧用木匕，长四寸许，曲柄丰末，犹古制也。”“额林，庋横板楣栋间，以贮奁筐瓶罂诸器具，兼几案匮匮之用。”“施函，斫木为筩，因其自然，虚中以受物，贮水酿酒皆用之，视束铁编篾攒木片为器者，天质为胜。”“拉哈，土壁堵间，缀麻草下垂，缘以施圬，此国初过涧芮鞫间故俗也。”拉哈壁上据栋中竖柱承梁，左右留二孔出气，名嘛木哈图拉。图拉者，汉语柱也。“霞绷，蓬梗为榦，抟谷糠为膏，抟之以代烛，燃之青光荧荧，烟结如云，俗呼曰糠灯。”“豁山，夏秋间掏败芒楮絮，入水沤去声之，成毳沥，芦帘匀暴为纸，坚韧如革，谓之豁山。凡纸笺胥以是名之。”“罗丹，鹿蹄腕骨也。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为戏，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獐，大者以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坐，掷以相乐。以薄圆击

之，则曰帕格。”又以较远之戏趋冰上，以中为胜，名曰撒竿。“周斐，桦木之用在皮，厚者盈寸，取以为室，上覆为瓦，旁为墙壁户牖，体轻而工省，逐兽而频移。山中所产，不可胜用也。”

黄河源流

黄河源出西宁徼外枯尔坤山之东，众泉流出，沮洳涣散，不可胜数，望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南番名苏罗木，译言星宿海也，是为河源。汇为查鄂、灵鄂二湖，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元史·地理志》：河源东北流，所历皆西番地，至兰州凡四千五百余里，始入中国。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二千五百余里，始入河东境。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余里。通计九千余里。

岷江

岷江，源出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勒哈纳，番名岷捏撮，《汉书》所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贡》导江之处在四川黄胜关外，名楮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可为据。其水自黄胜关流入灌县，分数十歧，至新津县，复合为一东南流，至叙州府金沙江入之。

金沙江

金沙江，源自达赖喇嘛东北乌捏乌苏流出，译言乳牛山也。其水名乌鲁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东南流，径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亦名丽江。至永北府，会打冲河，东流，经武定

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合入岷江，流经夔州、荆州、武昌，与汉江合。

汉江

汉江，源出陕西宁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以上诸水，在东南大干之内，故发源于西番，委入于中国。

澜沧江

澜沧江，源有二：一源于喀木之噶尔机杂噶尔山，名名杂楮河；一源于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敖母楮河。二水会于乂木多庙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名九龙江，流入缅国。

潞江

潞江，在澜沧江之西，为哈拉乌苏，即《禹贡》之黑水。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永昌府路江安抚司境，入缅国。

龙川江

龙川江，在潞江之西。其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入云南之

大塘隘，西流至龙川江。至汉龙关，入缅国。以上诸水，在东南大干之外，故流入南海。

槟榔江

槟榔江，在云南边境外。其源发自阿里斯之冈底斯东打母朱喀喀巴珀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牙母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危地，过日噶公噶儿城，傍合噶儿诺母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璧关，入缅国。

恒河

恒河者，冈底斯南有山名郎千喀巴珀，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品母达赖脑儿。又流入郎喀脑儿，两湖之水，西流至桑纳地。又冈底斯北有山，名格喀巴珀，译言“师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纳地，二水合流南行。又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珀家喀巴珀山之水相会，山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克国，为冈噶毋伦江，即佛书所谓恒河也。《佛国纪》载魏法显顺恒河入南海，行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

阿耨达池

阿耨达池者，梵书四大水，出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言众山水之根也，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之南有二湖相连，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也。

三危

《禹贡》：“导黑水至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无确处，不能指其所在。今考犹中国之称三省也。打箭炉之西南，达赖喇嘛所属拉里城之东南为喀木地，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班禅胡图克图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喇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从极西之国浮海二三年，方至中国。过小西天竺国登岸，小西离大西六万余里，大抵大西之人一年到小西，又一年到中国。朱子答程泰之论《禹贡》曰：“古人著书，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能如今目睹之亲切著明耳。”

卫河

卫河之水，发源于河南辉县之百门泉，源远而流长，及至临清，其流渐细，以故北河一带每遇天道亢旱，粮船不无浅阻。查清河县东北漳河，去卫河仅十余里，有旧河一道，名曰蔡河，康熙四十二年大水时，曾由此入卫河，后被武城堵塞。若疏通成河，使漳河之水由武城县西关北头，引入卫河，则北河一带可永无浅阻之患。若虑伏秋之时，二水交发，其势太大，查恩县四女祠北减水闸下，原有引河一道，今宜疏通宽深，使水由古黄河下海，则运道民生，均受其利矣。卫河旧名御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东北，会洪漳诸水，过临漳，分流为二：其一北出，经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东流，经大名东北，出临清，合会通河，至直沽，会白河入海。愚按，临清以北，运河每有浅阻，此河既至临漳，分流为二，若遇临清迤北水小之时，将临漳分流处。其北出入滹沱者堵闭，则东流出临清，合会通河者，水自大矣。再将武城蔡河开道，又何水小之足患乎！

金代治河之议

《金史》：宣宗贞祐三年壬申，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三年四月，单州刺史颜盏天泽言：守御之道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而难之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必以侵没河北良田为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曰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倍收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计，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东之民皆瓦解矣。诏命议之。四年四月，延州刺史温撤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则由浚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罅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营作戍屋，又使转输刍粮，赋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税，犹所未论，乞减其稍缓者，以宽民力。事下尚书省，宰臣谓河流东南旧矣，一旦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为数河，不复可收。水分则浅狭易渡，天寒辄冻，御备愈难，此甚不可。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

天山准回二部

西域旧隶版图者为五卫，新设一府三县，准、回两部，以天山南北分界。准部所属，有十六鄂托克，二十一昂吉，五集赛，以乌鲁木齐、伊犁二处为大臣驻扎之所，左右皆置屯田。回部所属，有辟展、哈拉沙拉、库车、沙雅尔、赛里木、拜、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

莫尔萨尔、叶尔羌、和阗，六城共十二处，皆为大臣驻扎之所，抚其民人，纳其贡税。凡天山南北伊、回两部之驻防弁兵，皆属伊犁将军统理。准部，汉为乌孙，北魏为蠕蠕，隋为西突厥，元为诸王行营之地，明为瓦剌。回部，汉为西域城郭，三十六国内，如哈拉火州则车师，哈拉沙则焉耆，库车则龟兹，阿克苏则温宿，喀什噶尔则疏勒，叶尔羌则莎车，和阗则于阗；唐为伊、西两州，为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镇；宋以后，声教不通；明时，亦曾遣使至其地。准、回两部之外，其新入贡者，皆列外藩。准部之西北，则有左右哈萨克，即古之康居。回部之西北，则有东西布鲁特，即古之布露。又有安集延、塔什罕、玛尔噶朗、和罕、那木干，皆古之大宛。博罗尔拔达山，即古之乌秅爱乌罕，即大月氏。准部之水曰伊列河，即古之伊列水。图斯库尔河即古之碎叶水吹河。塔剌河、爱雅尔淖尔河、额尔齐斯河，回部之水曰罗卜淖尔，即古之蒲昌海额尔勾河。他里木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出于葱岭，叶尔羌河亦出葱岭，和阗河出南山，皆古之所谓河源者。

天山

天山，即北山，亦曰白山，亦曰雪山。天山之南有大山，曰南山，西接葱岭，东接安西府，与天山对峙，《汉书》所谓“南北有大山”是也。

西域

西域全境俱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极于萨马尔干，北抵俄罗斯，南界青海。今之安西府即汉酒泉、敦煌故壤，出嘉峪关外，延袤千余里皆其地。由安西府西北行至哈密巴里

坤，乃西域之咽喉，天山之要路。逾巴里坤至乌鲁木齐，至伊犁。伊犁为准噶尔所居，即汉乌孙地。《唐书》："伊列河，突厥、回纥叠居此焉。"其地皆在天山之北，过天山南，曰吐鲁番。又西为阿克苏，为乌什，为喀什噶尔，为库车，为叶尔羌，稍南为和阗。凡三十六国，皆回部城郭，而居皆在天山之南，汉南山之北，葱岭之东，蒲类海之西北。

西域三十六国

《汉书·西域传》三十六国，即今诸回城，尽入版图，命大臣驻扎其地，屯垦亦渐可及。至左右哈萨克，即康居。在伊犁之西北，东西布鲁特、塔什罕、安集延、即大宛。和罕诸城，皆在伊犁之西，拔达山在叶尔羌之西南，皆是国家贡献之国。

土伯特

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诏诏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明成化时，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辞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反留其仪仗佛庙中，其后往来之人尚有见之者。见《明实录》。

哈萨克

御制诗注："哈萨克，相传为古大宛地。"然大宛乃古城郭之国，则今土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皆是回部，与哈萨克之逐水草无城郭

者不同。至布鲁特，即唐布露，睿考精详，足证从前之讹谬。大宛当日部落强盛，附庸者多，哈萨克当是其部中之一国，则安集延、和罕、拔达山诸城，当亦汉时附庸大宛者与。

乌孙

《西域列传》："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又"从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后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后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按图而稽，了了可指，古今同此山川，同此道路也。

腾格普耳

西域贡赋以钱折粮，名曰腾格，又曰普耳。一作普儿。计一腾格，为钱五十文，普耳之数，又少于腾格。又有果园税，岁征绿葡萄以充贡。今伊回两部，俱开局铸乾隆通宝，中外一统，二万余里同轨同文，自结绳以来未有斯盛也。

西域贡品

叶尔羌岁贡石榴、苹果、木瓜，分赐内庭诸臣，作回城三果诗，董东山宗伯绘三果图。喀什噶尔岁贡干葡萄二千斤。拔达山贡刀，形似斧，柄嵌宝玉。和阗贡玉，大者长数丈，小者不可数计。明驼捆载，络绎载道。回部贡金，命铸麟趾袅虓之形，上赋诗纪其事。

西北回族

西北回子种类甚多，当日元太祖征服回子诸国，悉有其地，因分诸子分统之，是为部落之主。岁月既久，语言行事及服食器用，渐习彼处风俗，其中盖有元之苗裔，而亦不能自知矣。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旧属准噶尔，额鲁特强时亦游牧于此。二十年来定伊犁，额鲁特人剿灭殆尽，乃建城于红山嘴下。沃野千里，草肥水甘，宜于畜牧。屯田收粮，足资官兵之需。阛阓鳞次，中外百货皆备。红山嘴高峰叠嶂，上赐名曰福寿之山。

巴里坤

巴里坤在哈密之西北三百余里，乌鲁木齐之东，亦准噶尔故地。为南北两路适中之所，在雪山北，气寒多雪，惟夏日乃无耳。道旁有石碣一，汉文，称其地砂碛险远，极望西北，气青白，漫漫如雾，雪深盈丈，人畜不能行，云云。不知为何代所立。盖荒寒之地，自古弃之域外也。

伊犁

伊犁，准噶尔之巢穴，自十九年天兵平定后，故地全墟，额鲁特人户百万，皆伏诛。二十九年，筑城曰惠远城，将军驻扎。城之东五

十五里曰巴彦达，亦建城，曰惠宁城，驻领队大臣一员。伊犁东接乌鲁木齐，南界回疆，西北临边。军台十二站，卡伦三十余处，回子六十户，收粮足食，天少雨，泉细。官兵廉俸盐菜，于内地调饷五十余万两，复运绸缎万匹，与哈萨克易牛羊马匹。设宝伊之局，铸铜六七千斤。岁差领队大臣巡查哈萨克，收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额鲁特之台吉，回子之伯克，皆随年班入京。

挞拉巴哈台

挞拉巴哈台，地名雅尔，又曰楚呼楚，即阿睦尔萨纳游牧故地，参赞大臣驻之。建城周数里，地居极北，非四达之区，贸易者少，近来商民渐集。以上准部。

辟展

辟展，回部小城，地当孔道，东界哈密七百七十里，西至哈拉沙拉一千一百二十里，北通乌鲁木齐之齐克打坂，为南路冲衢。建城，围五里有奇，驻办事大臣一员，辖军站六台。西二百六十里为所属土尔番回子之城。又西南五百里，为贺卜诺尔回城，即黄河源星宿海也，旧文称罗卜淖尔。自辟展至和阗，此四五千里之南面，与自和阗南至后藏，此四五千里之东面，周回万里，皆名星宿海，渺无人烟，间有童山泥潦，从无人至，盖遍地皆泉也。以上回部。

哈拉沙拉

哈拉沙拉，回部小城仅三里，土尔番西八百七十里，设办事大臣

一员。其地初亦繁盛，被准噶尔侵凌，占为牧场，回人逃散。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来降，安插资生。

库尔勒

库尔勒在哈拉沙拉西南一百五十里，多惰兰回子，无驻防，归哈拉沙拉大臣管属。又西五百九十里为布古尔回城，经霍集占叛乱，大兵剿灭无遗，将惰兰回子移驻。惰兰，回子别一种也，狡诈不法，喜讼。其地平川丰草，大水潆洄，多可耕之土。其南皆沮洳，近星宿海。凡自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阿克苏、沙雅尔等处来者，必经布古尔之土桥过渡，舍此无他径也。亦归哈拉沙拉大臣管理。

库车

库车在布古尔之西三百里，城围九里有奇，地高城坚，驻办事大臣一员。收岁粮外，纳铜一千八十斤，送乌什铸钱。硝二百斤，磺三百斤，送伊犁。火药六百斤，给各兵丁。南去马行三日，山场丰美，多野牲。益南，近星宿海。库车本为回疆大城，四五万户，霍集占之乱，回子几无遗子。大兵平后，休养生息，家给人足矣。

沙雅尔

沙雅尔，属库车大臣管辖，止设回职，纳粮千余石，铜硝等减库车三之一。天炎地湿，宜粳稻，诸果皆佳，梨尤美。夏多蚊，回子以布为帐，晡时，男妇子女，皆入帐中，二更后即宁。西南马行八日可至和阗，东南行二十八日可抵前藏，其南近贺卜诺尔。

乌什

乌什，回子谓之土尔番，译言都会也，在库车之西北千里。城依南山，大河绕其北，准噶尔时最盛。霍机斯既擒达瓦齐来献，后霍集占复叛，伏诛。三十三年，办事大臣苏成经理失宜，回子不堪其扰，同叛被害，将军明瑞、参赞永贵平之，尽诛回众。调总理回疆之参赞大臣驻扎各城，所纳铜斤交粮饷局。铸乾隆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抵银一分，每百为一腾格。回子私用，每五十呼一腾格，犹之内地呼小钱也。回子所用旧皆普尔，今则自哈拉沙拉以东皆用通宝，无普尔矣。北界冰山，南皆平川沃野，东至库车城，西连叶尔羌。安军台二十一站，卡伦六处，统辖乌什、阿克苏、拜、赛里木四城回众，外藩贸易人至应纳之税，十分抽一。四十年，赐城名曰永宁城。冰山，岁一致祭。

阿克苏

阿克苏在乌什永宁城之东二百里，人户二万余，田土宽广，麻麦棉谷诸豆各果皆茂，驮马牛羊群聚。人善攻玉，制器精巧，商民鳞集，街市交错，每逢八栅尔期会，货如云集。

拜

拜，回部小城，四五百户，在阿克苏之东四百五十里，地寒粮少，无驻防。

赛里木

赛里木在库车西北二百一十里，拜之东八十里，地寒木稀，产铜硝及攻玉之宝沙。人敦实，无回习，但喜畅饮，与库车回子相似。

叶尔羌

叶尔羌，回部一大城，回子呼“叶尔启木”，《明史》作“叶尔钦”，霍集占之旧巢穴也。其居室壮丽，瓦以绿琉璃，今为粮饷局。园亭亦华敞，今为办事大臣衙署。城池坚固，围十余里。岁收叶尔羌、和阗正赋三万五千余两，粮三万五百余石，金三十两，清油八百斤，租税银一千六百余两，充官兵口粮公用。又折收回布五万七千五百余匹，棉一万五千斤，布袋一千四百余条，麻绳一千二百余根，铜三千斤，并运伊犁将军处，充公铸钱等用。东界乌什，西界巴打克山，南控和阗，北邻喀什噶尔。西南一带均与外藩连边，所属回城十处，叶尔羌最大，人户七八万。中外商贾，山、陕、江、浙之人悉至其地，外藩之安集延、退罢特、郭酣、克食米尔之人皆来贸易。街长十里，货如山积，异宝奇珍，往往而有。能镂金攻玉，制极光洁。俗尚宴会，妇女亦能歌舞，回童娴斤斗之戏，回妇善绳技，绳索铜为之。然豪强兼并，伯克土豪每蚕食小回，故户口多而不皆殷实。淫荡喜男色，有相交数十年不绝者。所产米谷瓜果甲于诸城，石榴、木瓜、苹果、瓜膏、葡萄干岁以充贡。叶尔羌河产玉子，如斗如碗，如拳如栗，曾有重三百斤者，五色皆备。去叶尔羌二百三十里，山曰密勒台打坂，叠嶂高峻，遍山皆玉。然玉石相夹，生者居之十九，其大至千万斤之净玉在高峰之肋，人不能上。土产牦牛，惯登陟，回子乘牛携凿，任其自坠而取之，因而伤人与牛者，往往有之。叶尔羌贡玉，自七千至万金，其各河玉子，尽所得交纳。

和阗

和阗，亦回部大城，北距叶尔羌七百余里，南行二十日，即后藏。西接外藩，而道路不通，层山阻格，东皆沮洳，再东则星宿海矣。地荒远，不邻大路，无往来交接之事。驻领队大臣二员，受叶尔羌大臣节制。其玉笼哈什河、哈琅圭塔什河，皆多生玉子。人皆敦实服田，女工亦勤，养蚕，织茧绁绢布，他城所无。

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回部大城，在叶尔羌之西北四百八十里，回子布鲁特耦耕杂处，为西陲要害之区，驻办事大臣二员，边防机务，会商参赞。岁收普尔三千六百余千，抵银三万六千余两，粮一万四千余石，充公用。又折征布一万匹，解伊犁，税十分抽一，变价充公。岁贡荡绁缎、金银丝绁缎，各果膏干。官兵另一城，不与回子同城。地肥丰收，与外国交易，人户殷实。其回城内屋宇修整，街长数里，商贾云集。皮张缎布，玻璃珠宝，珊瑚玉器，在在门摊；牲畜粮果，更不胜纪。俗侈，多妓女，尚宴会，共属九城，皆无其盛。以上回部。

哈萨克

哈萨克，古大宛地，回子一大国，称其汗曰比，相呼以名不知避。地广，富牲畜，生子十六岁即分牛羊，使自为计。贵中国磁器、梭布、倭缎、片金之属，无刑罚，有不驯者，众议罚以牲畜。尤甚者，众议杀之，亦不关白其比。乾隆二十一年，大兵入其巢穴，其比阿布赖乞降归化，纳贡税，岁无缺额。人皆回子，而无礼拜讽经之

事，间有食猪肉者。

布鲁特

布鲁特，回子之一种，在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北亦与伊犁接，地广人众，称其主曰比。不蓄发辫，禁食猪，毡帐为居，游牧为业。牛羊为食，冻乳为酒，与额鲁特无异。贵中国磁、茶、细布、火烟、烧酒。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回部后，仰耆天威，岁岁贡马朝觐。

安集延

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二十三年归王化，地在喀什噶尔之西，布鲁特边境之外，有屋宇、田园、米麦、豆、果蔬、桃杏、葡萄、苹果、木瓜、石榴，人善贸易，权子母，入鄂罗斯、克食米尔、温都斯坦等处，则兑其玉器、金银丝缎、新巧器具；至回疆，则兑其绌缎布匹、磁茶药料，累岁往来不绝。爱分毫之利，无发辫，不食猪。回疆各国皆赖其营运以通货物。

博罗尔

博罗尔，西域别一种，在叶尔羌之西。不礼拜把经，不通回文回语，饮食无忌。深目高鼻，绕喙多髭，男女无别。兄弟共一妻，以次御宿，而悬其靴门外，见者辄止。生子女以次分属，无兄弟，与戚里共之，次以齿。地卤人贫，以人为赋。生子二三则纳一子汗，汗即鬻子他国，收其值为利。性怯懦，屡受布鲁特、沙关记等掳掠人口，悉不较。

鄂罗斯

鄂罗斯即俄罗斯。在边外诸国最大，东界朝鲜，南界中国，西北邻控噶尔，东西二万余里，南北止二三千里。自其汗察汗没，无子，遂传女，今已七代女主。有所幸孕，则杀所幸。生女嗣位，生男则谓他人种也。男女蓄发。男日以胶水刷须，令易曲卷。银铸钱纹，肖其汗之面，重七钱余。有宪书甚准。男女日沐浴示洁，见人接吻为礼。都城数十里。官分文武，皆佩刀，以玉、金、银、铜、铁、锡饰刀柄，以别贵贱。五丁抽二，三丁抽一，以为兵。年十六入营，给以马械，终身不娶，逾五旬放出，听其便。犯窃犯奸、杀人出边者，皆斧剁杀死。地卤沃不齐，产玻璃、黑貂、玄狐、猞猁、银灰鼠、海龙、水獭之属。鄂罗斯本为控噶尔之属国，后恃其强，不复称臣纳税，渐且侵扰其境。两国交争，鄂罗斯屡经大剉，伤二十余万人，复称臣求和，于常币外岁增童男女各五百人，遂至微弱。

控噶尔

控噶尔，西域回子大国，在鄂罗斯北，地广，东西包鄂罗斯之外。建城极大，南北径，马行八九十日。城门二千四百余，城内大江三。宫室以金银珠宝为饰，遍产赤金、白银、珠宝不为异。比户皆丰，在西域为有礼教之地。然唪经，纳马兹礼拜，男妇皆然。不杀人，兵亦精锐。三十五年，土尔扈特投中国，鄂罗斯侵其边，控噶尔出兵压之，鄂罗斯被其杀戮甚重。

克食米尔

克食米尔，回子大国，在叶尔羌西南，冬夏温和，多沃野，花木檀降甚茂，精水法，引水逆流，楼上垂瀑布。好贩运，通海洋至温都斯坦，皆以舟。

温都斯坦

温都斯坦，回子大国，在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日至克食米尔，复西南行四十日即是。水道亦通。以象耕，服车致远皆以象。有马牛，无驼羊，不知游牧，产米谷、瓜蔬、花竹。人习伎巧，善攻玉器，而大薄如蝉翼，文如发。镂金银为丝织绸缎。金漆雕镂，皆精奇，遍货于各国。穴地为池，深数丈，旁掘土为室。室亦精洁，饰以金玉，亦有楼阁，无地上建屋者。舟居者亦多。市必以夜，皆因地炎溽，不敢烈日居处往来也。有玉山，多产黄金、宝石、珊瑚之属。贵中国磁器，尤重大黄。贵客至，以大黄代茶。人一年不服大黄则死，虽贫苦小回亦储两许，囊系衣领，时舐嗅之。然其地险远瘴疠，他国人至多死。城之西巨泽数千里，中有高山，莫穷其顶。出狮子，头大尾虬，黄质黑章，毛如虎文，长五六丈。时踞峰顶，望月欲吞，往往猛飞吞月，去十许里而坠死于山谷中。取狮者开地为阱，伏炮手于下，遇负雏而至者，发炮毙其母而取雏。以精铁作柱，密布层覆，围而畜之，日饲以牛。

音底

音底，西域一国，从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即至。地饶多宝玉，非回子种而衣帽相似。人敬牛，朝夕朝拜，有事则祷之。以黄金饰其角，饲膏粱，被文绣，牛之室褥以金丝缎。凡饮食器，必以牛粪拂拭之，而后贮食。入回疆贸易，见杀牛者必痛詈之。予见世之不食

牛肉者，孝弟可薄，法网可犯，而其戒终不可开。语云：“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萌芽弗拔，寻及斧柯。”音底之俗，殆亦由戒而生敬欤？

巴打克山

巴打克山，回国，风俗文字与内地汉回子字同，自叶尔羌西马行三十里至其界。二十三年，霍集占逃至其地，其汗截而杀之，献尸至，上赏之。三十三年后为退木尔沙所灭逃亡，人口仅千余户。

退木尔沙

退木尔沙，回国，在巴打克山之西。多山水，宜牧畜，间有种二麦者。以肉为食，乳为酒，牛马遍地。好斗，似布鲁特之俗。

敖罕

敖罕，西域大国，在退木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东南，方数千里，人稠富。天热多雨，花果茂盛，产五金、宝玉、金钢石。有烟瘴。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见则以为异物。解蚕织。俗淫，男女无别，尤嬖男色，不许他合。种类甚杂，各分部居。

郭酣

郭酣，回国，在叶尔羌之西，马行四十余日至。其地人短小，仅

二三尺余，好斗。有笑其矮者，辄持刀并命。马牛高二尺，羊长尺余，味肥而甘。驼如驴。有菽粟，无布帛，至内地购布，而不爱丝绸。

退罢特

退罢特，西域别种，在叶尔羌之西南，和阗之正南，马行五十日可至。与后藏地界相连。无城郭宫室，山中凿石穴居，偶有游牧者。俗敬火，每晨起引火焰出，则向之拜，有事则叩祷。

塞克

塞克，西域大国，非回类，在敖罕之西，人户百万家。地肥，备五谷，驼马牛羊遍野，食以猪为上馔。人富足，善射，以打牲为业。每人挟标枪五杆，长四五尺，百步内发辄中。西域中此最无欺诈者。

沙关记

沙关记，叶尔羌属之回人，先为霍集占之党，逃至外藩，同伴奉以为尊，渐聚众至五千人，自立为伯克，凶暴好杀。在叶尔羌西，马行三十余日。沿途无薪草，以马通为炊，穷僻之区。

辖哩萨普萨

辖哩萨普萨，在安集延之外，马行三十日。另一种类。俗淫，好

男宠，女子亦效之。

哈喇替良

哈喇替良，在安集延之南。多山，无平壤。苦寒，十月雪深盈丈，人皆于山坳温处构屋藏闭，次年三月始出户。地产独峰驼。

布哈拉

布哈拉，回国，在叶尔羌西，马行二十五日。地暖，冬无霜雪。岁三熟，瓜二熟，谷豆葡萄桑皆盛。不饮酒，私饮者即为匪人，擒赴礼拜寺塔顶掷杀之。河多鱼。产骨重羊，短小肉瘠，但骨重耳。黑者多灰，毛不多得。初不甚牧，近以中国人爱之，牧以获利，则安集延一带皆有之。以上西域各国。

玛辖提

玛辖提，绝域国名，衣尚赤，以茜草日染其须令赤。善制大炮。人有巧思，通洋海。

安他哈尔

安他哈尔，绝域之地。多山，人以核桃松子为食，打牲为业。

查尔卓衣赛拉斯

查尔卓衣、赛拉斯二城，皆绝域之地。人贫乏，窃劫为生。产兽如马，性调良，日行千里，窃者乘之驰远近。

噶拉特查纳等三城

噶拉特查纳、阿拉巴、特谟勒，此三城同一语言，与各国皆不通。须染红色，在大水滨，以鱼为食。水咸不可饮。

乌尔古特二城

乌尔古特城、雅尔城同一部，人皆回子。地产甜瓜，长六七尺。西瓜大如磨。

盘佳堪特二城

盘佳堪特城、怕尔海城，二城同部。桑葚有赤白黑绿四种，大四五寸，采以为粮。

巴喇哈

巴喇哈，绝域一大国，地广人繁，多沃田。产青金石、宝石、金刚石、玻璃，铁白如银。五谷皆有，果多异状。有赤蟒，空中飞如

龙，口喷热风，人触之死。产独角羊，大如驴。俗淫，重男色。

科罕

科罕，绝域之地。筑室耕田，有豆谷二麦，善酿酒，产海龙、黑貂、玄狐。

阿萨尔四城

阿萨尔城、哈拉多拜城、巴拉城、哈喇他克城，四城同一部。以豆为常馔，男女满面皆毛。羊如驴。子壮多杀其父。

扎纳巴特四城

扎纳巴特城、色里卓衣城、别什克里城、巴色巴拉城，四城同一部。桑葚大无核，人赖以食。男女遍身皆毛，冬夏惟皮衣一，不着裈。

噶尔洗

噶尔洗，地大多山，出狮子犀象。人日饮酒取醉。有大米绿豆。

萨穆

萨穆，绝域一大地，在控噶尔西一万三四千里。砖瓦为屋，布帛为衣。地邻大水，不知彼岸。

阿拉克

阿拉克，控噶尔西北之一大国，与萨穆相似。工匠尤巧，造屋冬暖夏凉，以金银制人形，可服役。无邪魅，皆人巧为之。

女国狗国

西海中有女国，无男。山有神木，一抱之则感而孕。有狗国，生女如人，生男皆狗。

阿谛国

阿谛国在西海中，与控噶尔相接。人长三四丈，弓矢及一二里。性怯，畏锣鼓之声。生女高数尺，男高数丈。喜生食人兽。以上西方绝域诸国。

西域各地距离

出嘉峪关，西去一千五百八十里至哈密，哈密西去九百五十里至辟展，哈密正北去三百四十里，即巴里坤。辟展西去二百四十里至土鲁番，土鲁番西去八百九十里至哈拉沙拉，土鲁番北去四百九十里，即乌鲁木齐。哈拉沙拉西去九百六十里至库车，库车西去六百九十里至阿克苏。阿

克苏分为二路，其西去一千一百九十里即叶尔羌，阿克苏北去九百五十里，即伊犁城。其西南去二百四十里即乌什。叶尔羌西去四百二十里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南去六百五十里至和阗城，即哈尔哈什。

俄罗斯

俄罗斯，汉、唐时为大食国，历今千八百年。元太祖与弟分收地，弟灭俄罗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国，仍旧名。元入中土，沿脑温江、黑龙江置驿，岁与察罕汗通问慰，江岸残址犹有存者。其王都曰脱博斯奇城，近边曰泥扑处城、包楞额城、尼尔苦斯城。尼尔苦斯有总管驻守。入通市者皆泥扑处城之人，别其种曰罗刹，误称为老枪，又误为老羌。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统之。江之西官居毡幕，植二旗于门，衣冠织罽为之，秃袖方领，冠高尺许，顶方而约其下，行坐有兵监之。所携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类，易缣布、烟草、椒、糖饧诸物以去。俄罗斯来文二函，一彼国字，一蒙古字，贵官与商贾名俱列内。康熙丙申年来文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盖溯自有城郭人民始也；署衔俱列先代官职于前，重世禄也。将军以其文达兵部理藩院。出尔罕者，兵车之会，地在卜魁城北十余里。定制于草青时，各蒙古部落及虞人胥来通市。商贾移肆以艾浑墨尔根，屠沽亦皆载道，轮蹄络绎，皮币山积，牛马蔽野。集初立时，划沙为界，各部落人驻其北，商贾游人官卒驻其南。中设兵禁，将军选贡貂皮后始听交易。凡二十余日而散。

缠头回子国

缠头回子国，在俄罗斯、即厄勒苏。准噶尔两国之间，以铜砖为城，玻璃饰郭。郭外行三十余里始一周，其中王居极丽，舆马甚盛，

历古今无二姓主。邻国犯之不与较，亦不通使各国。其买卖交易，至西宁多坝口而止。西宁之西五十里曰多坝口，有大市焉，细而东珠、玛瑙、玻璃之属，粗则氆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惟缠头回子万里西来，富于他国，亦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万计。

俄罗斯地土风俗

俄罗斯，一名罗刹，古丁零羌国也。其幅员东近朝鲜，西至荷兰，北至海，南至喀尔喀。其天夜短昼长。其地多水，通舟楫。其土物五谷六畜百果诸蔬，及玻璃、毡、铁、红黑牛皮之属。其人皙面隆准，深眶绿睛，亦有黑睛，云李陵种也。卷发赤髭，罽衣错履。贪杯杓，嗜酸辛，餐薨鲜，饭粔籹。横板为屋，栅木为城，铸银为钱，编名为简，免冠点首为礼。有嫁娶，无醮迎。有葬埋，无服制。有耕获，无耘耔。有岁时，无历日。其教宗耶稣。

师子国

唐开元初，有人上言往师子国求灵药。其国在天竺，居西南海中，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以驯养师子得名。诸国商贾往与贸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题其所值，商贾依价取之。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诸国人闻其乐土竞往，遂成大国。此即佛经所言天龙夜叉之属。又闻广东民与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货置舟中，焚契于岸，纵舟而去。如期而舟来，所命货物与原契不爽，亦师子国之类也。天下事真有不可理晓者。

乌斯藏

西番各寺：乌斯藏即吐番地，顺治五年，阐化王入贡，定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陕西。十七年，大宝法王灌顶国师圆通妙济国师进贡，贡道由云南。

陕西边地番寺

陕西边地番寺：洮、泯、河州、庄、浪、西宁、肃州诸番僧族不一，顺治八年，河州弘化寺、显庆寺、庄浪感恩寺进贡。十年，庄浪报恩寺、端严寺、西宁瞿昙寺、净宁菩提寺、净觉寺、慈利寺、延寿寺、普法寺、吉祥寺、伊儿结寺、西纳演教寺进贡。十七年，岷州圆觉寺进贡。康熙二年，洮、泯番僧二十一寺，换给敕书后，又给五寺敕书，共二十六寺，分为四族，定贡期三年一次。四十三年，肃州归化寺、西宁教化寺、宝贝寺换给敕书，定贡期三年一次，附载二十六寺：圆觉寺、大崇教寺、讲堂寺、刹藏寺、弘教寺、洪福寺、法藏寺、朝定寺、石崖寺、鲁班寺、永安寺、广善寺、昭慈寺、洪济寺、崇隆寺、宝净寺、写儿朵寺、赞林寺、永宁寺、广德寺、三竹寺、裕龙寺、藏经寺、荔川寺、工布寺。

四川边地番寺

四川边地番寺：金川寺在四川威州保县，康熙四年题定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四川。

东海诸郡落

东海诸郡落：天聪七年，使大部落僧格额驸率眷属来朝。顺治五

年，索伦部落进贡归诚，每年贡貂皮至京。

滇南十善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云："滇南最为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挟扇衣葛，一也；严冬虽雪，而寒不侵肤，不用围炉，二也；地气高爽，无霉湿，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余，其茶花如碗，大树合抱，鸡足苍松数十万株，云气如锦，四也；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五也；花卉多异品，六也；望后至二十月犹圆满，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温泉处处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绝，十也。"

活佛

旧说乌思藏行一万八千里始至雅州，彼处称国王曰"喇嘛"、"令巴恤"。王五年一换，将死语诸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国中。父母为某，汝等依期来迎。"后如期死，死后果生某国，三日即能言，告其父母曰："我乌藏王，彼国自称乌藏，无思字。死日曾语国人来迎，当送我往。"父母即送至。其臣民亦如言备宝物以迎至国。五六月暴长如成人，能登坛说法，往事悉记，经亦淹熟，惟面貌不似旧王。不过五年，又生他国。所生多在外番，夷人称曰"活佛"。王死不葬，俟新王至，方火旧王骸。此郭青螺所记。近日活佛尚有四人，年寿如常人，无五年一死之事。

缅甸

傅副宪显自滇归，语人云：阿瓦城即三江城，旧有砖城一座，高

丈余，周八九里，九门，炮台二十座。酋长房帖金为饰，大头目皆瓦房，小头目以下皆草房。城内居人约万家，附郭民约三千家，多有西洋人。城西即大江，东北二面有锡箔江环流，西南一隅通陆路，城市乡村皆行车。直梗城与阿瓦城隔江，旧有破城，周八九里，八门，乾隆二十六年始修整。高丈余，大头人居住，民房数千，贸易多集此。木梳城在直梗西一百八十里，砖城，周十里，高丈余，五门。外有濠沟，宽十余丈，积水深丈余，名水城。城内约二万家，皆草屋，酋长房与阿瓦相等。缅酋或居阿瓦，或木梳。九钮城在金沙江边，去木梳七十里，砖城，周七八里，高七八尺，八门，头人居住，约万家，贸易亦多。江边多船，缅匪兵共万余，每名给银四十两，购买充当。平时每月每名给谷两箩，每箩三斗，无饷银。分中左右三营，左漆左腹，右漆右腹，中则全漆。缅俗，三月过年，五月吃斋，至八月十五日止。十六日后放兵四出，抢掳以资衣食。遇出兵，向所辖土司按户派夷民为兵。每战使缅兵押夷民前驱，迎战遇有杀损，亦不爱惜。近与暹罗构衅，皆水战，兵船约百只。缅酋畜象数百只，给夷民分养，土司袭替，给以象，身故仍收回。辗转索银，率以为常。间亦以象战。西南民多地阔，前四城外，尚有宴公、白古、董悟三城，皆其所属，与暹罗接壤。俗尚白，酋长白衣，金边，披发赤足。民男披抄子，女穿筒裙，冬夏皆单衣。缅地产象牙、棉花、鱼盐，猛拱产玉石、琥珀，猛密产宝石、碧牙，西波龙章国，峒有银矿。

台湾

张柳渔侍御巡视台湾归，得绝句百首，述其山川景物，番俗夷风，情形如绘。台湾为古毗舍耶国，始见于《文献通考》。明季莆田周婴《远游编》载《东番记》，称其地为“台员”，盖闽音之讹也。台湾之名入中土自兹始。万历间，海寇颜思齐踞有其地，俘掠海滨，台湾之有中土人自兹始。思齐死，红夷乘其敝取之。顺治辛丑，郑成功

降荷兰，据其土城，改名东都，寻改东宁。康熙癸亥，大兵荡平岛寇，郑逆归诚，台湾之入版图自兹始。

徐敬业等后裔

《唐书》载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中有僧名延素，向其将号徐舍人者乞命，徐曰："师无恐，余徐敬业五代孙也。昔武氏斫丧王室，吾祖建义不果，子孙窜入溪洞之中，已经数世。今甚繁衍，掌握兵要，未尝不思故土，但族属已多，无由自拔耳。"悉解汉俘千人，同延素归国。延素近传其事。《漱石闲谈》载李赞皇之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遂为僚，俗数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僚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在。《明纪遗闻》载陈友谅亡后，陈理被擒，友谅尚有二子，挈眷属逃入楚中深洞，自相婚配。将一姓别为二姓，弟仍姓陈，兄将陈字易作鄞字，名曰哥陈，子孙繁衍。或曰今梅花洞中种类即是。

进贡各国

朝鲜国，崇德二年封为朝鲜国王，即高丽国，于诸国中效顺最先，有年贡，有节贡，岁以为常，贡道由凤凰城。琉球国在东南海中，本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后为中山所并，世称尚氏。顺治六年请贡，八年进贡，定贡期二年一次，贡道由福建闽县。荷兰国在东南海中，顺治十年请贡，十三年进贡，初定八年一次，后改五年一次，贡道由广东，今改由福建。安南国，古交趾地，顺治十八年请贡，康熙二年进贡，贡期初定三年一次，后改六年两贡，贡道由广西凭祥州。暹罗国本海南暹与罗斛二国，后并为一。顺治十年请贡，康

熙三年进贡，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西洋诸国俱在西南海中，康熙六年，始通朝贡。地远难定贡期，贡物亦无定额，贡道由广东。苏禄国，雍正四年，始遣使朝贡，贡道由福建。土鲁番在陕西西北，顺治三年进贡，十三年定贡期，五年一次，贡道由陕西、甘肃。

卷十四

译经

唐显庆元年，玄奘法师翻译梵本经论，时薛元超、李义府问古今译义何如，师曰：苻坚时昙摩瞿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安成侯姚嵩执笔；后魏菩提留文译，侍中崔光执笔；引证极多。于是敕令译经，使十余人如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时为看阅。又谕有不稳当处，随时改正润色云。见《藏经·三藏法师传》。宋时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沿唐旧也。今日所传《藏经》，大抵皆六朝、唐人文士秉笔而书，而缁流中之通梵音解字母者，唱演而出。通中外之情愫，达华梵之岐音，随震旦之语言，翻月邦之教说，全凭字母以罄形声。而所传之字母各不相同，盖缘诸僧生非一时，居非一地，其翻译诸经，亦各本其师传。初未归于画一，或字体本同而音呼迥别，或音呼不异而译写迥殊，较之西域元文，已经三易。其中舛讹，不但鲁鱼帝虎而已。

译经高僧

佛法之著，由于经典之传，经典之传，由于翻译之力。自古译经高僧殚心文律，克畅宗风，诚彼法之津梁，而禅门之扃钥也。一沙门

僧伽，婆罗扶南国人，梁天监五年随舶至都，敕召译经。讫十七年，合一十一部四卷，即《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用字母五十字。一沙门不空，本天竺婆罗门族，师事金刚智三藏，随住洛阳。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经五百余卷，七十七部。不空译《文殊问经》字母五十字，《金刚顶经》字母五十字，《华严经》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竺昙摩罗察，晋言法护也。月氏人，历游各国，通各国音义字体。《大赍梵经》东归，译经百七十五部，世称敦煌菩萨月氏菩萨。所译《光赞般若经》字母四十一字。一沙门无罗叉，于阗人，于惠帝元康元年译《放光经》一部于陈留水南寺。先是颍川沙门朱士行西度流沙，至于阗，写正品梵文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于晋太康时欲送洛阳，国王不许。士行积薪烧经，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烧。言已投经，不损一字。国王骇服，送至洛阳，众请无罗叉译出。所译《放光般若经》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后秦姚兴弘始三年至长安，讲说诸经，凡三百余卷，沙门慧睿等八百余人随什传写。所译《摩诃般若经》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玄奘，姓陈氏，游西域十七年。贞观十九年还京，译《三藏要文》六百五十七部。所译《大般若经》字母四十三字。一沙门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迦维罗卫人，义熙十四年孟顗、褚叔度请贤为译匠，将《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诠定文旨，先后所出《观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所译《华严经》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实叉难佗，唐名学喜。于阗人，天后证圣元年译《华严经》及《楞迦经》等。所译《华严经》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地婆诃罗，唐言日照。中印度人，天后时译《大乘显识经》等一十八部。所译《华严经续入法界品》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门般若，罽宾人，元和间译经八卷。所译《华严经》字母四十二字。

有无色空善恶

禅家不着有，不着无，却着不有不无。不倚色，不倚空，却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恶，却思无善无恶。

三身

凡佛皆有三身：一曰法身，谓圆心所证。二曰报身，谓万善所感。三曰化身，谓随缘所现。

宗

《维摩经》以不思议为宗，《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华严经》以法戒为宗，《涅槃经》以佛性为宗。

如来

多陀阿伽陀翻为如来，《金刚经》：“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为如来。”此以法身释也。又第一义为“如正觉名来”，此以报身释也。又《成实论》云：“乘如实道成正觉，故名如来。”此以应身释也。《道院集要》云：“本觉为如，今觉为来。”《佛书杂说》云：“如者来之体，来者如之用。”

能仁寂默

释迦牟尼即能仁寂默也。能仁是姓，寂默是字。性从慈悲利物，字从智慧冥理。

菩萨

菩萨即菩提萨埵也。经疏菩提名佛道，萨埵名成众生。天台解云：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萨也。

释

僧家不用姓而称释，始于卫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过于释迦，乃以释命氏。

王随楞严疏序

宋天圣六年，王随撰《楞严疏序》云：般剌译其义，房相笔其文。先是三藏将梵本泛海来广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铨，闻有此经，遂请对译。融笔授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则今之《楞严》，乃弥迦所译之梵文，而房融秉笔而书之者也。吾不知融之所书，果否尽协弥伽之梵文；弥伽之所译，果否不谬世尊之经旨。是皆未可知也。

指月录

明瞿冏卿汝稷，字元立，常熟人，文懿之子，精于禅理。其所著《指月录》，释子奉之如紫阳之集注也。

辟佛名文

安溪先生云：辟佛几篇名文，宜汇置一处。范蔚宗《西域传赞》，傅奕表，韩子《原道》、《佛骨表》、《与孟简书》，宋景文《李霝传赞》，朱子《释氏论》，合而观之，释氏无所逃罪矣。

苏轼不溺于佛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学者推退之，宋以后文章之通释典者推苏长公。王阮亭诗云："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予谓长公不过藉为文境波澜耳，非溺于彼教者。今人读子由行状，遂以公为禅学之宗。按公《议学校贡举书》，极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庙，今人饰佛老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兼官领之，岁费巨万，此何为者？"其言与《佛骨表》何异？又作《胜相院记》，谓沿其学者，大抵设械以应敌，匿形以逃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此数句说尽禅学自欺欺人之弊。公于释理至熟，而其言如此。盖公与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资以为文。《庄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殆坡公之谓乎？又《贺坤成节表》云："放亿万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饭无数之缁褐，不如散廪以活饥民。"观此乃知放生戒杀，不过节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惑于彼教之言。偶有引据，皆藉彼言以证吾说。世人读忠孝节义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为圣贤，读恍恍谐衍之剩语，辄斥君子之为异端，此学者所当戒也。长公作《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蒙叟谓有得于《华严经》，称性而谈，无所不有，无所不尽。法界事理，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盖公之学深斥释教之非，而

公之文又深得《华严》之妙也。

佛老都是忍心汉

昔人谓佛老都是忍心汉。人之所以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则无所不忍。呜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佛教源流

佛氏之学，其未入中国也，世尊大弟子阿难陀多闻总持有大智慧，结集世尊所说为修多罗藏，而诸尊者或后或先，各阐化源。优波罗集为四部律，谓之毗尼金刚萨埵。于毗卢遮那前亲授瑜珈五部，谓之秘密章句。无着、天亲频升知足天宫，咨参慈氏，相与造论，发明大乘，谓之惟识宗旨。西竺龙胜以所得毗罗之法，弘其纲要，谓之中欢论。敦煌杜法顺深入华严不思议境，大宣玄旨，谓之华严法界观。此一大略也。自汉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国，厥后离为异宗，曰教，曰禅，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昙柯罗始持僧只戒本至洛阳，昙无德、昙谛等继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师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为南山之宗萨埵。以瑜珈授龙猛，猛授龙智，智授金刚智。唐开元中，智来中国，大建曼荼罗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师尊之，是为瑜珈之宗。唐贞观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诸国，会戒贤于那兰陀寺，因授惟识宗旨以归，授慈恩基。基乃网罗旧说，广制疏论，是谓慈恩之宗。梁、陈之间，北齐惠闻因读中观论悟旨，遂遥礼龙胜为师，开空假中三观止观法门。以法华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国师智凯，其说乃大备。凯授灌顶，顶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重朗，朗授湛然，是为天台之宗。隋末，顺以法界观

授智俨，俨授贤首。法藏至清凉国，统国师澄观追宗其学，着华严疏论数百万言，圭峰、宗密继之，而其化广被，是为贤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仅存。其行于今者，惟慈恩天台贤首，而天台为尤盛。此则世之所谓教也。世尊大法，自迦叶一十八传至菩提达摩，乃弘教外别传之旨，谓不立文字可以见性而成佛。达摩传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曹溪大鉴禅师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曰怀让曰行思，皆深入阃奥。让传道一，一之学江西宗之，其传为怀海，海传希运，运传临济慧照大师义玄，玄立三玄门以策励学徒，是为临济之宗。海之旁出为沩山大圆禅师灵佑，传仰山智通大师慧寂，父倡子和，微妙玄机，不可凑泊，是为仰山之宗。行思传希迁，迁之学湖南宗之，其传为道悟，悟传崇信，信传宣鉴，鉴传义存，义存传云门匡真大师文偃，偃之语言如青天震雷，闻者掩耳，是为云门之宗。玄沙师备，实偃之同门友，其传为桂琛，琛传法眼大师文益，益虽依华严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独力，不涉凡情，是为法眼之宗。迁之旁出为药山惟俨，俨以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传昙晟，晟传洞山悟本大师良修，修传曹山元证大师本寂，而得大振，是为曹洞之宗。法眼再传至延寿，流入高句丽。仰山三传至芭蕉，彻石晋开运中，亦亡弗继。云门曹洞虽仅存，然不绝如线。惟临济一宗，大用大机，震荡无际，久盛于世。此则世之所谓禅也。律学均以南山为宗，真悟智圆律师允堪著《正会记》等文，实出六十家释义之外，是为会正之宗。至大智律师元照，复别以法华开显圆意，作《资持记》，乃与会正之说不能有同，是为资持之宗。二宗虽并存，而学者多遵资持之教，是则世之所谓律也。大抵佛之为道，本无二门，自去圣既邈，源远而流益分，于是思异指殊，各建户庭，互相矛盾，禅则讥教为滞于名象，教则讥禅为溺于空寂。若律之为用，虽禅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于为禅教之学者，又各立异以取胜，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则分四教，贤首则又为五教。自禅宗言之，慧能与神秀同授法于弘忍，能则为顿宗，秀则为渐宗。道一、神会同出于能，道一则密契心印，神会则复于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礼孤山智圆性善性恶之说，如冰

炭之不相投。临济禅宗之一也，而或以捧或以喝。至横川拱则复以声偈，其示人之要，如枘凿之不相合。支派乖错，论说纷纭，殆不可得而悉数也。

鬼怪

朱子一日论鬼怪事，深诋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问："公见否？"曰："曾见有鬼为祟，闻寺钟一扣，则鬼一伏。"朱子曰："大抵此鬼亦即公辈人所为耳。"安溪云："盖生前如此信鬼，死后安得不尔？"予谓此等人，生前为人时，尚不足重轻，死后为鬼，纵极作祟，又安足畏！

神鬼塑像

咸阳魏孝廉毓梅丁巳计偕至都门，游彰义门古寺中，见女像甚妍丽，戏语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阴丽华哉！"时魏年少未婚也，归寓，夜半一女子靓妆入，如昼所见。魏为所惑，每夜必至，两阅月，病不起，寻卒。吾乡城隍庙两廊塑皂隶像数十，数年前忽夜出作祟，邻女有被蛊至死者。愚民祭祷，日数百人，逾年不止。后有老成人数辈纠合乡人持杖击碎竖像，焚躯投之运河，从此寂然，人心始安。宋按当为唐。人《三水小牍》所载女灵观事，与孝廉事绝相类。魏为家君丙辰乡试所录士。南中雕手塑庙像如生，往往邪祟凭之，所在多有。北方刘銮塑尤著名，入庙者无论妍丑，皆不必动心，彼自无因而入。过于敬畏与过于亵狎，皆足致殃。明道先生于寺庙布席，令勿背佛像。语门人云："凡具人形者，皆当以人礼待之。"又与伊川同入庙，明道见佛揖而进，伊川则否。门人问之，明道曰："但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富郑公在洛每与邵尧夫至寺，见佛躬

身致敬，尧夫笑曰：“无乃为佞乎？”

梁武宋徽

自古帝王崇释教者，以梁武帝为最，崇道教者以宋徽宗为最，然皆不以令终。

秦以君主妻河

《史记·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犹后世公主也。妻河者当是投之于河，如河伯娶妇故事。盖当时戎俗有此耳。吕东莱作《大事记》，改主为生，又改生为甥，无一而可。

地狱

地狱之说，儒者不道，即释家亦未明言其在某方某地也。庞懋贤《文昌杂录》云：“余读《会要》，唐贞观十五年，太宗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至倭国，在新罗东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数月方至，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号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则竟实有其地在海中矣。”又《吉凶影响录》载黄靖国至一狱，云是唐武后狱，内以大瓮贮数万蝎螫之，酷吏奸臣皆各有狱。荒诞不经，又与于二氏之甚者也。魏叔子作《地狱论》，虽曰文人戏笔，然终非儒者所宜。

文人寓言

宋玉《招魂》：“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烂土雷渊，则剑树刀山之地。”文人寓言，实异说之滥觞也。魏、晋而后，愈演其文，释氏之书亦窃其说，一言不知，可弗慎欤？

普陀

普陀山，梵书中有三处：一在厄纳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中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乃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自在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达拉也，亦为观音化现之处。释氏之书本自西域，于彼地山川应有所据，然不可考矣。

酷吏如阎罗

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一片婆心，不意为来俊臣辈作说法也。读《史记》酷吏十人列传，如对森罗殿上十阎君，刀山剑树，镬汤炉火，纵横交陈。寒夜篝灯，披讽一过，阴风飒飒，殆不减高表仁海上之所见矣。

七佛三十三祖

七佛：毗婆尸佛九百九十八、尸弃佛九百九十九、毗舍浮佛、拘留僧佛现在贤劫第一尊、拘那含牟尼佛二、迦叶佛三、释迦牟尼佛四；三十三祖：摩诃迦叶天竺第一祖、阿难二、商那和修三、优婆毱多四、提多迦五、弥遮迦六、婆须蜜七、伏驮蜜多下有缺文、胁尊者十、富那夜奢十一、马鸣大士十二、迦毗摩罗十三、龙树尊者十四、迦那提婆十五、罗睺

罗多十六、僧迦难提十七、迦耶舍多十八、鸠摩罗多十九、阇夜多二十、婆修盘头廿一、摩拿罗廿二、鹤勒那廿三、师子比邱廿四、婆舍斯多廿五、不如蜜多廿六、般惹多罗廿七、菩提达摩天竺第二十八祖，为中华第一祖、慧可大师天廿九，华二、僧璨大师天三十，华三、道信大师天三十一，华四、弘忍大师天三十二，华五、慧能大师天三十三，华六。

僧道借以养游民

《御制诗》：御史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借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故为诗以见意云："颓波日下讵能回，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避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绝如线，正学昌明之会，彼说不足以惑世诬民，法海珠林，聊供词人之藻缋耳。况丛林绀宇，分养无告之民。生齿日繁，岂可泥腐儒之陈言哉？

八功德水

萧梁神僧宝志遗像在鸡鸣山塔中，非近世工匠所能塑。今孝陵乃志公葬处，旁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刘诚意改葬之，掘地见二大缶对合，启之，志公端坐于内，发被体，指绕腰。瘗既迁，水亦随往，因建灵谷寺。八功德水：一曰清，二曰冷，三曰香，四曰柔，五曰甘，六曰净，七曰不饁，八曰蠲疴。

五百罗汉

宋元丰中，久旱，裕陵祈祷甚力。一夕，梦有僧乘马驰空中，口吐云雾，觉而大雨随至。命中贵物色之，于相国寺五百罗汉中第十三尊略仿佛，迎入内观之，正如所梦。元绛《喜雨》诗云："仙骥笘云穿仗下，佛花吹雨布天流。"盖指此也。

明祖最恶僧尼

唐会昌中，沙汰僧尼，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归俗僧尼二十六万，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盖官造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大秦穆护者，释氏之外教，如摩尼之类。祆，胡神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是乃平添数十万游手坐食之人，不知何以置之，岂能安静无事乎？明太祖最恶僧尼，尝聚僧尽埋土中，仅留首土上，命铲之。名铲头会。有一僧铲去一首复生一首，如此数十次，遂下度僧之令。沙弥至者三千余人，中有冒请者，帝怒，命皆戮之。吴僧永隆请焚身以救免，帝允之。永隆取香一瓣，书"风调雨顺"四字，语中侍曰："烦语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验。"乃秉炬自焚，异香逼人，群鹤舞于龛顶，帝乃宥三千人。时大旱，以遗香祷雨，即应。上曰："此真永隆雨也。"朝廷举事，自有大中至正之道。其上矫枉过直，必至违道逆情，其下亦反常为怪，乃物极必反之势。圣明之世，岂有是哉？

湖隐上人赞

元牍记石刻有《湖隐上人赞》云："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个茅庵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脱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

言。”呜呼！无赖不测，此殆所谓秃颠者乎？

佛徒作恶

北方寺庙多建于元、明时妃嫔太监等，一寺之费至数十万。帝师受戒，其令与诰敕并行。后妃公主拜跽受戒，甚有为大布施者，下令骂西僧者断舌，殴者断手。相传每春三月，太监斋僧，必用腥肉。其干儿义子皆市井无赖，甚至构寻娼妓，以苇席为棚，纳妓其中，任诸僧取乐，名曰大布施，为来世轮回转身成男之地。元之僧有有妻者，呼曰梵嫂，又曰房老。彼时河南大相国寺中僧皆有妻。元时胡僧哈麻等，进房中运气行淫之术，号㨗揲儿，元帝皆习之。胡僧又以咒术迷人，令男女交合，磨脐过气，深种善根，传佛子佛胎之说，谓之秘密教。见《笔麈》。元设宣政，掌天下释教，天下寺宇共四万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一万余人。

海陵王抑僧徒

《金史·海陵纪》：以右丞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于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又《张通古传》：磁州僧法宝欲去，浩、晖留之不得，朝官又欲留之。海陵诏三品以上官责之曰：“卿等每到寺，法宝正坐，卿等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耳。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遂归信之，卿等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乃师法宝耶？”

元觉发愿文

唐沙门元觉《发愿文》云："长得人生，聪明正直。不生恶国，不值恶王。不生边地，不受贫苦。奴婢女尼，黄门二根。黄发黑齿，顽愚暗钝。丑陋殊缺，盲聋喑痖。凡事可恶，毕竟不生。"黄门，谓天阉不能行人道者。二根，谓兼男女二体两用人道者。然则今人幸生中华承平之代，为丈夫子，容貌端正，气质清明，即大欢喜矣。二根具男女二形，亦有数种。《通书》中载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亦造化所感而成。

僧尼婚配

明末，沈阳城中僧尼过多。本朝定关东，选僧尼少壮者一千人，即成婚配。一时怨女旷夫咸得其和，欢声载道。所生之子女，另编籍为千丁。

佛法如灯笼

元不鲁罕皇后丧子，问佛师云："我夫妇以师事汝，止一子，何不能保护？"师答云："佛法如灯笼，风雨至，则可蔽。若烛尽，则灯笼亦无如之何。"见《山居新话》。

禁都城建寺

任城王疏请禁都城建寺，以为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僧徒恋着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已。此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典所共弃。

尤侗论佛杂说

尤西堂晚年留心内典，尝云：“不梵诵而安禅，不导引而摄生。”二语极有味。《杂说》中载：“僧问六祖，黄梅意旨什么人得？”曰：“会佛法人得。”曰：“和尚还得否？”祖曰：“吾不会佛法。”赵州示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人能眼中无佛，则心中有佛；心中无佛，则四天下皆佛矣。今之学佛者，只画得一圆相耳。佛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云门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人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或曰有，或曰无，予笑曰：“若佛被狗子吃，则狗子定有佛性矣。呵呵！”某和尚因看庭前柏树子话，自号柏树。径山杲闻之，笑曰：“使其因干屎橛话，亦自号干屎耶？”闻者大噱。然予有转语难径山僧，问何如是佛，临济曰：“干屎橛，既有干屎橛的佛，岂无干屎橛的和尚？恐径山开口，便落坑子里。呵呵！”大慧云：“天命之谓性，是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是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是千百亿化身。虽于道理尚隔一层，然辨才无碍，亦可喜也。不睹不闻，无声无臭，西来大意，不出乎此。自诚明者，定生慧也；自明诚者，慧生定也。天地之道不二，而法门亦曰不二。至诚之道无息，而法界亦曰无尽。成己成物，犹之自利利他。形着变化，何异真如变易乎？学者熟读三十三章，则四十二章在其中矣。戒生定，定生慧。定慧相生，而总以戒为本。参禅之家，如促虚空，不若律门为修行第一义。古来宿德，未有不从戒入者。”《法苑珠林》云：本于仁则不杀，比于义则不盗，执于礼则不淫，守于信则不妄，师于智则不饮。其所谓淫杀盗者，即君子之三戒也。人能受孔子戒，则菩萨戒不外是矣。故吾以释氏之禅，得曾子之一贯；释氏之律，合颜子之四勿。放生戒杀，虽人天小果，然小人女子，难感易流，不妨以此引其善念。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两市屠沽不售。东坡作岐亭诗，里中有不食肉者，皆曰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洪州廉使问马祖，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答

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京江张相公一生不吃肉，曹子清内部语之曰："凡牛羊鸡犬，皆有益于人，不杀宜也。若豕乃无用之物，天生以供庖厨，食之何害？"公笑曰："然则天下之人，无用者多矣，将尽杀之可乎？"述之皆为绝倒。余戒杀有年，而老病不能持斋，犹食三净肉。东坡老饕，佛印且烧猪以待。罪过！罪过！数则皆西堂《杂说》中语，殆王元美所云学道未离游戏者耶！

王士禛谓佛书不可信

王渔洋谓佛书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为起三时殿，择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宝瓔珞其身，迭代宿卫。后太子启王出游，止阎浮树下，王恐其出家，唤令回国，更增妓女而娱乐之。不知宫中须许多妓女何为？古来有此豫教之法否？《妙法莲华经》诵写皆有利益，然开卷即说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真珠牟尼砗磲玛瑙金刚诸珍，奴婢车乘宝饰辇舆，欢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价值千万。或无价衣施佛及僧，千万亿种旃檀宝舍众妙卧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种种微妙云云。不知出世人需此许多长物将焉用之，抑与身心有何关涉？只令俗僧援为口实，为清净寂灭之累而已。

佛书观之即入

程子尝言："佛书直不必观，观之则入之矣。"此特程子一人之见，鲁男子闭门之策耳。

李石记佛之生

佛者，本号释迦文，即天竺释迦卫国王之子，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有三十二相。当周庄王九年鲁庄公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见，夜明是也。佛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得道。皆见唐李石《续博物志》。

清禁建寺庙

顺治十一年，定禁止创建寺庙。其修理颓坏寺庙，不得改建加广大。《会典》九十二卷。又凡作道场，止许在本家院内，不许当街悬榜，绕街行走。违者官议处，民治以违禁之罪，僧道杖二十为民。康熙元年定。康熙六年，礼部通计各省敕建大寺庙六千七十有三，小寺庙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庙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庙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万二百九十二名，道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有五名。共计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有二，僧尼道士十有四万一百九十三名。

大和尚

沙门住方丈领众者，俗尊之曰大和尚。按咸和五年，石勒称天王奉佛图澄弥，加敬号曰大和尚。

佛经虚妄

《造天地经》云："宝历菩萨下生世间，号曰伏羲；吉祥菩萨下生世间，号曰女娲；摩诃迦叶号曰老子，儒童菩萨号曰孔某。"又《清净法行经》云：真丹国乃能从化，甚见侵侮。迦叶往为老子，净

光童子往为孔某，又遣月明儒童往为颜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国，乃能从化。故唐人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说。道家者流亦记庄王癸巳之岁，一阴之月，老君遣尹真人乘月精白象下天竺，于静饭夫人口中托生佛者。嘻！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小人无忌惮如此。藏经中此类不少，故应删却。

六朝风俗恶劣

李延寿《南史》称宋主北侵，王玄谟夜遁，就逮将斩，梦有教诵《观音经》者，因获免。《北史》称卢景裕以败系晋阳狱，诵经而枷锁自脱，临刑刀刃可自折。六朝风俗恶劣至此，左道惑众，延寿修史载此猥鄙无稽之语，岂不令人喷饭！近日庸臣躬罹法网者，处囹圄之中，跪诵经咒，日夜不辍。吾见亦多矣，秋谳一定，悬首藁街，胡前效之不一睹耶？圣王之世鬼不灵，信夫！

念佛

今人念佛名，手持戒珠记遍数。按《木槵子经》云：昔有国王名波流梨，白佛言：我国寇疫谷贵，民困不安。佛言：大王若欲灭烦恼，当贯木槵子一百八个，常自随身。心称南无佛佗，南无达摩，南无僧迦名，乃过一子，如是渐次乃至千万。能满二十万遍，身心不乱，除谄曲舍命，得升炎摩天。满百万遍，当除百八结业，获常乐果。此虽邪说，然止云心称，不似近日愚妇声唱呶呶不已也。

顶赤生天

释教临卒，顶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滞。杨大年临终戒家人云："吾顶赤跏趺，汝辈勿哭惊吾。"既而果然，家人惊号，则复寤而寝，遂卒。

禅家长处

禅家合众而不哗，无怒而有制。执事者不辞其劳，居安者不愧其逸。明道先生尝见其会食，叹以为三代之礼乐可兴。吾人姻戚同室，不如其众多，反不及其整肃，何也？

罗汉伽蓝代炊

明顾文康鼎臣少时寓寺中，盗邻家狗烹之，薪尽，揖一罗汉云：有烦长老。遂提以供爨。后陆少白起龙寓僧寺，得肥犬，竟掇伽蓝代炊。作诗云："夜半狗羹犹未熟，伽蓝再取一尊来。"二公同负才望，性皆俊爽，顾位至宰相，而陆官仅行人，岂狗羹尚未饱啖耶？有志状元宰相者，当知所从事。文康后柔媚，为青词宰相，大失本来面目矣。嘉靖初，魏庄渠提学粤东，游黄梅寺，借观初祖衣钵，信手碎之，殊快人意。

儒臣加僧号士大夫出家

《魏书·孙惠蔚传》："初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讲佛经愜帝旨，加惠号惠蔚法师。"此儒臣加僧号之始。《南史·刘勰传》："敕与慧震法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求出家，先燔须自誓。敕许之，乃变服改名慧地。"《陈书·徐孝克传》："剃发为沙门，

改名法整。”此士大夫出家之始。

五惑三见

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神圣之极功，而学人入德之门亦不外是。释氏除五惑，祛三见。五惑者：一曰身见，谓执我所为也。二曰边见，谓随身计断也。三曰见取，谓执以为胜也。四曰戒取，谓非因计因也。五曰邪见，谓拨无因果法也。《止观》云：见理之时，方断此惑。三见者：一曰俱生见，如诸虫兽，实不推理。行住坐卧，悟起我心。我即得利，虽利亦钝也。二曰推理见，如有明智，推理辨聪，起于我见，仍属钝使也。三曰发得见，见心猛盛，皆属于利。似断钝使，仍未曾断也。释氏说法多门，要不出圣人“毋我”二字。学子有志于道，于此当悟得下手工夫，由勉强以几自然，可以为尧舜，可以成佛作祖。

无欲有欲

顺治甲午冬，世祖在南海子，论《老子》“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窍”二句之意，冯相国铨曰：“无欲即未发之中，有欲即发而皆中节也。”

佛之初生

周昭王甲寅二月八日，世尊生于迦毗卫罗国蓝毗尼园波罗叉树下，从母摩耶夫人右胁而出，姓刹利，父净饭天，母大清净。生时九龙吐水，金盘沐已，周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后生身，天上天下，唯吾

独尊，相好庄严，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诸经有别，一说三十二相者：一足下平满，二千辐轮纹，三手柔软如兜罗绵，四指间网鞔，犹如鹅玉，五诸指纤长，六足跟充满，七足趺相承，八双臂修直，九双腨圆如伊尼延鹿王，十阴峰藏密如象马王，十一毛青右旋，十二发毛上靡，十三身皮金色，十四皮润离垢，十五七处充满，十六肩项殊妙，十七膊腋脯直，十八容仪红满，十九身相端严，二十量圆孤柳，二十一颔臆狮子，二十二常光一寻，二十三齿白齐密，二十四牙鲜锋利，二十五常得上味，二十六舌覆面轮，二十七梵音频伽，二十八眼腱绀青，二十九眼睛如牛王，三十面如满月，三十一眉间白毫，三十二乌瑟膩吒犹如天盖。更有八十随好，俱如般若等说。

佛像

周穆王庚寅，佛在秽泽，为阿掘摩说法，升忉利天，栴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年，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优阗国王思慕如来，命大目连及毗首羯摩天化为匠人，诣天宫摹佛相好，以栴檀香木刻像供养。既而夏满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国人民同往迎佛。其像腾空向佛问讯，佛为摩顶受记曰："我灭度千年以后，汝往震旦广利人天。"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

以蠹文作梵文

僧惠洪《冷斋夜话》：景祐中，光梵大师惟净往京师传法院，以梵学著闻。景灵宫锯匠解木，木既分，有虫蠹纹数十字，如梵书状，因奏进。上遣都知罗宗译润经文，夏英公竦诣传法院导译，冀得祥异之语以谶国。净焚香审视逾刻，乃曰：天竺无此字，不能辨译。右珰恚曰："大师宜领上意，若稍成文，译馆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

讽之。净曰：“幸若蠹纹稍可笺译，诚教门光也。异日彰谬妄，万死何补！”富郑公每语客曰：“此人诚可谓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尽职，不苟同于人。孰谓异教中无人耶！”

卷十五

三清

道家之学，出于老子。其所谓三清，盖仿释氏三身为之。佛氏法身释迦之性，报身释迦之德业，肉身释迦之真身，而实有之也。今宗其教者，分三像而列之，已失其指。而道家遂尊老子为三清：曰元始天尊，曰太上道君，曰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且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法身报身。设为三像，亦非与老子为一，盖仿释氏之失而又失之者。见《朱子语录》。

黄庭内景经

《黄庭内景经》：乃太上道君于蕊珠宫作七言咏歌，以发修命缮性之要。生人一身归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内有余地焉。真人在己莫问邻，若预知后之有取于西邻者，此经自景林王真人传之南岳魏夫人，南真迁化后几三千年，而后传之东华杨司命。司命以今隶传护军长史许思玄，少子上计掾导相翔，导翔之子许。此二句疑有误。据《云笈七签》：护军长史名许谧，其少子名玉斧，长子则名翊，字道翔。晋安守孔默罢郡还，以重币勤礼恳之黄民，始得传写。孔不及奉诵，而其子熙先、综先才而狂，谓经语诵之万遍即得仙，以为妖妄，被酒悉取燔之。后诱其舅范蔚宗晔反，族灭。缮写人王兴私各录一本自随，渡钱塘漂没，仅《内景》存，乃深信万遍之说。甫诵而火毁其庐，再诵之灵台而雨渍其帙，遂气结死深山中，而经卷之在二氏者绝

矣。王灵期造黄民，恳得之，辄加损益，傅以丽藻，遂盛行于世。及黄民归钱唐，乃留真经一厨付马朗，后荏苒不复能取而卒。马氏宝奉之，其人皆寿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经稍散佚。其后正本录本杂寓于陆修静、孔璪、杜京产、顾欢、钟法师、楼居士诸公所，陶隐居百方购得之。陶有神鉴，独能辨杨君及二许真迹，而内外景悉备，冈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

道家

九流惟道家为多端。昔黄、老、列、庄之言，清静无为而已，炼养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阳则言炼养而不言清净，卢生、李少君则言服食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元魏寇谦之则言符录而不言炼养服食。迨杜光庭以来，至近世黄冠，独言经典科教。盖不惟清静之旨趣，懵焉无闻，而炼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而悉宗老氏，以托于道家者流，不亦谬乎！夫道以深为根，以约为纪，以虚极静笃为至。故曰：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此古圣秉要执中，南面无为之术，岂其有几于长生哉？耳昧者弃本逐末，诞欺迂怪者因而乘之。假托之书，弥以益众。嗟乎！世惟卓识殚洽者，能辨学之正伪，彼方士乌能知其纯驳，择善而从也。符箓自寇谦之之后，唐则明崇俨、叶法善、翟乾祐，五代则谭紫霄，宋则萨守坚、王文卿等，而林灵素最显。科醮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自朝廷至里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亦为人奏章。今二业皆无甚表著者，惟张真人袭世职而已。明宪宗时，有李孜省、邓常恩，流为房中术，明世宗时，邵元节、陶典真突起，势压张真人之上。一解不如一解，大都如斯。

天师改真人

明太祖取江西，天师四十二代孙张正常遣入朝见，后屡朝京师。洪武初，上谓天至尊无上，岂得有师。遂革旧号，改曰真人。

明道流不预朝会

明孝宗时，道流崔志端掌太常，晋礼部尚书衔，遇经筵，不与六卿陪列。志端上疏自请云："臣列春卿之长，经筵见摈非宜。下辅臣议，孔、孟之言非黄冠所习，不宜扈从。"上是之。万历己卯，龙虎山真人张国祥朝觐，缀班二品。上谓"道冠羽衣不肃观瞻，方外之人焉用朝参，无民社责何须入觐。今后非奉召勿令来京"。后又复三年觐期，然终不预朝会，终明世皆然。

三官经

世所传《三官经》，或云系明英宗在南宫幽居无聊时所作。

老子父师

《前凉录》云：张重华宴群寮于闲豫庭，讲论经义，顾问索绥曰："老聃父子何为？"绥曰："聃父名乾，字光杲。胎则无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无妻，与邻女益寿氏老女野合，怀胎十年，乃生老子。"又《南唐书》：益寿氏女婴敷。《抱朴子·金丹》云："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其《太清观天经》云：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又《符子》曰："老子之师，名释迦文。"又《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西竺，善入泥洹。"

宋濂论三官

宋濂论三官。按汉熹平间，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盛。盖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簿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而三官之名，实昉于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纵大，亦两间一物耳，何得与天地抗哉？今并称之为三，吾未知其何说也。

足寒

《素书》云："足寒伤心，人怨伤国。"注："谓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养生者，冬日必暖其足。"予自三十后，夜眠足冻，则竟夜不能交睫。四十后，冬夜非酒则足不暖。此早衰之征。

养生之道

颜修来极言养生之道，谓躯体犹炭也，神气犹火也。火傅于炭，然后能为功，顾其势渐消而不可止。炭当风则易烬，置之密室，覆以重灰，则烬独迟，要未有不烬者。然则谓人可长生者妄也，谓死有定期，不可先不可后者亦妄也。此喻殊有识解，然修来卒时年仅四十。吾师邱恭亭先生最服膺是语，一生无病，年亦仅逾六十耳。

养身养心

司空表圣诗云："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常相窘，更忍垂危自着鞭。"盖戒好色自戕者也。吕廉史诗云："昔年曾叹未腰金，才得腰金病已侵。早起晴窗三握发，满头霜雪促归心。"《贻子书》云："汝可多养黄毛鸡，多酿红曲酒，以待我归。"读二诗可悟养身养心之道。《莲池语录》："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了然。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虚费草鞋钱。"为日暮途远者顶门下针。

忙闲

人生太闲则别念窃生，太忙则性真不见。士君子不可不抱虚生之忧，亦不可不知有生之乐。山谷《与洪氏甥书》："尺璧之阴，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读书，一以为棋酒，则公私皆办。"为京官者宜味此语。

静坐读书

宋宣和帖云："随宜饮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何妨长福是单贫。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东坡云："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如坡语，则可知向晦不息与黎明不起者，虽活七十岁，只算三十岁耳。陈眉公云："扫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读书，无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京师寓斋粘联句云："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

黄庭坚知足

黄山谷尝言：人生岁衣十匹，日食两杯，而终岁芥然疲役，此何理男女缘。渠侬坠地，自有衣食分。所谓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应冻饥沟壑者，天下莫能转也。今蹙眉终日，正为百草忧春雨耳。青山白云，江湖之水湛然，可复有不足之叹耶！见《笔麈》。莫是龙语。

李孝基

《北史》："李孝基字元操，仕齐为给事中，不留意于文笔。人问之，曰：'五十之年，倏然而过，鬓垂素发，筋力已衰，宦情人意，一时尽矣。'暇日辄引宾客，弦歌对酒，终日为欢。"

长生之法

沈寓山云："真气自守，内无饥渴。和气自卫，外无寒暑。衣食所需，不复动念。耳目聪明，思虑清净。步履轻健，寝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字字真谛。又云："心息相依，息调心静。神气交养，气定神全。"予取以题卧室门楹。

善养生者

柳公度云："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时号善养生者。"少陵诗云："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明李实君戒泄气，皆养生家近里着己之论。

相国之女奉佛

王太仓女，为昙阳大师，缑山、梅村集中皆志其灵迹。张江陵女，貌如天人，不甚言笑。嫁司空刘一儒字小鲁。子戡之，亦有才貌，举于乡。女终身不与同衿裯，惟日默诵经。问何经名，不答。数年趺坐而逝。二女同时出相国家，亦异。

邵雍诗

邵尧夫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着。又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观此二语，真快活煞人。

生死

阳城白季文云："人生世间，度一日则少一日。如牵羊赴屠，进一步则近死一步。达人不惧者，亦自计无免死之方，虽忧煎何益？"此语近愚而煞有趣，且说得怕人，是以士大夫当步步行好生之事，尤须时时存可死之心，则有三分道气者矣。

今人作事

谢上蔡云："今人作事，只要夸耀他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此语煞是可参。试观万人海中，衣马宫室，文章议论，徒博庸人之赞叹，孰是顾自家实在受用者？

睡诀

蔡季通睡诀云：“睡侧而屈，醒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朱子以为古今未发之妙。又金方云：“半醉后，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

北梨南蔗

酒灼真阴，咸耗真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咸，冬月宜煮食。食讫以湿水漱口，无齿疾。以纸拈刺鼻喷嚏，则气通目明，痰自化。

四畅

古人以理发、搔背、剔耳、刺鼻为四畅，此小安乐法。

早起

鸡鸣鸟未噪，人未动之先，阳气清盛，宜起坐衾中，收此气以自养。大能益人，且于死时带得去。古人云：惟五更蚤起，可以勾当自家事。盖谓此也。以上数则皆节录白季文语。

董陈信炼金术

董思白、陈眉公，皆信黄白之术。

长寿

钟丫髻年百十有四，寓白云观，短而黧，发半白。人问何以寿，曰："终身不娶，不怒，不多饮酒，不识数目。"《弇州稿》。

恶土善土

恶土虽善种不生，善土虽恶种不死。

心神

田艺蘅《玉笑零音》一则云：心全者以身为朽骨，神超者以心为死灰，元合者以神为碍影。

四不可

拘儒不可与谈玄，腐儒不可与谈道，痴人不可与说梦，达人不可与言命。

梦荣梦辱

君子寝义，多梦荣。小人寝利，多梦辱。

倚墙之树

倚墙之树，盗之桥也。倚床之仆，奸之招也。

厌与恋

倪文节公云：贫贱人一无所有，临终脱去一厌字。富贵人无所不有，临终带去一恋字。夫脱一厌字，如释重负，拔去病根；带一恋字，如承枷杻，更留恶种。

药兽

神农时，有白民进药兽，人有疾病，则拊其兽授之语，语已，兽窃如野外，衔一草归，捣汁服之，即愈。后黄帝命风后纪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验。古传云：黄帝尝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黄帝师药兽而知医。"见《芸窗私志》。

李杲得藏金

李杲，字明之，其祖贫时，夜坐读书，有一女子从室西地中出，与杲祖坐谈，甚美。祖问汝是何鬼神耶，女取笔书几曰："许身愧比双南。"复入地。已而阅子美诗，知为金，掘之得一笥，压以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孙以医名后世。杲后从张元素学医，尽得其术，世称东垣先生。

人精

周舒州刺史张怀肃，唐左侍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向不信其言。武林陆宾之语余曰：李敏达公在杭州，获一盗，杖之，杖迸起，

不着体。敏达后善视之，叩其术，殆服人精云。

痘

小儿出痘，古医书无之，《本草》谓之时行豌豆疮，然亦唐以后语也。不知此症昔无而今有耶，抑古人不之识耶？偶读《文苑英华》黄蹈作陈先生序：第七百七篇。先生讳黯，年十三，谒清源牧，时痘新愈，牧戏之曰："藻花才面花，胡不咏歌？"先生应声曰："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满面与装花。"痘字见文中或始此。

温足冻脑

《金匮要略》云："冬日伸足卧，则一身俱暖。"《云笈七签》云："冬卧向北，宜温足冻脑。"其言大近理。

天门冬茯苓

取天门冬茯苓为末，或酒或水调，每日频饮，大寒时不畏风雪。

死于非命者

自缢死者，其下必有麸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则祸止。溺死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食者自解衣挂树。此皆不可晓也。

顾亭林谈养生

顾亭林谓董子言："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倍新壮，始衰倍中年；中衰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亭林无子，傅青主诊脉，劝之纳一妾，不二年疾作，遂出之。然亭林尝称青主君子人也。张稷若云："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为君子者乎？"

傅青主爱花

太原古晋阳，城中有傅先生卖药处，立牌"卫生堂药饵"五字，乃先生笔也。青主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观中，令善先生者诱致之。一闻病人呻吟，僧即言羁旅贫无力延医耳。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也。其性癖如此。

医须谨慎

吾家代有精医者，余少时亦涉猎及之。初时投之僮奴，无不奇效，继乃大谬不然，因缄口不言医数十年。凡遇疾作，俱不服药，病无不就痊。紫坪幼多疾疢，一岁中卧床笫者几半，常取方书置枕畔，日展阅之，颇有会悟。岁丙寅，塾师患脾泄之症，诸医剂方以进，辄不效。紫坪时年十三，取医所订方增减之，一服而瘥，众以为神。然是时塾师甚严，经史诗文外，不许妄有所窥。弱冠后，病良已，遂不复竟其业。近年以来，尤绝口不谈医。有以诊疾求者，辄固拒之。客问其故，紫坪曰：君不见录囚者乎？情罪既得，县以上之郡，郡以上之司，由督抚以达于部，部臣不敢专，请命上裁。暨勾决之旨既下，

犹俟部科三覆奏而后行刑。盖人命之重也如此，稍有枉滥，罪谪随之。今医家则不然，三指一按，五毒即投，毫厘之差，幽冥饮痛，是圣世于有罪之人尚反复以求其生，而医家乃于无罪之人无端而迫就死地。原其初心，非必欲草菅人命，久之智昏手滑，视为泛常。天道好还，不有人祸，必有鬼责，吾念此辄为寒心，术可不慎哉？呜呼！是仁人之言也。高丽人用药止一味两味，至三味则极多矣，未有至四味者。

一生不服药

唐东江吏部一生不服药，从无疾苦，年九十七乃终。六十以后与少女同卧，长则遣去，皆宛然处子。燕玉暖老，当作如是观。

索伦人治疾

索伦人遇疾病，其家束草象人，或如禽兽状，击鼓作厉词以祭，喧而送至远处，枭其首于道，曰逐鬼。病者闻之，心安而疾除矣。

脉诀

朱子谓俗传《脉诀》诀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乃能直指高骨为关。柳贯曰："朱子取高骨为关之说，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脉经》也。"至《脉诀》，乃宋中世人伪托，或曰，《脉诀》乃五代高阳生所著。

人胎

计然云：人受命于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谓如水泡之状。四月而胎，谓如水中虾蟆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谓血气变化为肉，肉为脂，脂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六气

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痛痒疮，皆属心火。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诸气愤郁，皆属肺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此病之因于五运者也。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呕吐酸，皆属于热。诸躁扰狂，皆属于火。诸痉强直，皆属于湿。诸涩枯涸，皆属于燥。诸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此病之由于六气者也。医宗纸上高明有学问者，其言大都如是。而同一病者，人异其症，治异其方，生死异其验，迟速异其候。安得据纸上之陈言，而一概执以试民命乎？

病不可执一而论

在表者，汗发之。入里者，下通之。其在高者超越之，谓吐而呕之。其慓悍者按收之，谓按而摩之。岁寒虚夺者宜灸焫，脉病挛痹者宜针刺，血实畜结肿热者宜砭石，气滞痿厥寒热者宜导引，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者宜醪醴，血气凝冱病生于筋脉者宜熨药。诸家治法，笃信不移，言之未尝无理。盖始则寻其受病之本，终则犯其致病之邪，心力尽于此。然心力尽矣，智慧尽矣，而病每发于心力智慧之外者何也？则读书多而止解其一，临症少而不知其二三也。况病之千变万

化，万不可执一而论乎？呜呼！难言之。

方剂炮制

同一方也，而炮制当否利钝迥别。大约姜制者宜发散，盐制者走肾而软坚，醋制者注肝而止痛，童便制者去劣性而降下，米泔制者去燥性而和中，乳制者润枯生血，蜜制者甘缓益元，陈壁土制者窃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者抑酷性不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者并解毒平和，羊酥油猪脂油涂烧者皆渗骨易碎。凡去瓤者免胀，抽心者除烦。此类甚多，亦不可不知者也。

五行

王昆绳云：五行生克，始于邹衍，而成于汉刘向、班固。然《五行志》等书皆牵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独木也哉？水木火土，则谓草木悉漂萍，盲者笑其妄，以为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虚空何物，可灰为大块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尝不克木。吾见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总之天地无不生，无不克，万物消长乎阴阳也。若五行生克，谬矣哉！

六子

汪季青曰：谓五行为天地也不可。谓五行即六子也，则六子无金。谓五行后于六子乎？六子已有水火矣。谓五行先于六子乎？是六子不当称六子而称六孙矣。其言涉戏，然亦明且著者。

生克

五行生克之说，前人多辨之者，此不过言其气之变通，性之相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敌也。术家以克为官，所克者为妻，托之空言以欺人，尚无显害。至医家泥于其说，遂谓脾强则妨肾，肾强则妨心，心强则妨肺，肺强则妨肝，肝强则妨脾，岂人之腑脏，日构衅争斗于胸中，得势以骄而即相凌夺乎？悬坐以必争之势，而杀彼以益此，其不死者鲜矣！

金克木

金克木者，斧斤入林也。不知水渍火焚，木更朽且焦矣。木克土者，以树根能蚀土耳。然则凡草木虫豸之生长，孽孕于土者，皆克土者乎？土生草木，犹母乳子也。子乳于母，岂克母耶？土克水者，以土能堙水不流，是鲧得顺五行之性，而何云汨陈，况土仅壅水耳？水且能决土，则土劣于水明甚。水克火矣，而火沸水成汤，且烁水使干，非水之定胜也。龙雷之火，得水益烈，又何以称焉？火克金者，以火之铄金使流耳。而金固无损，固不似土埋水渍蚀之殆尽也。凡为彼说，皆非穷理格物者所当信。愚谓克者，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五行消息之道，甚精甚微，勿以人世之攻取恩怨之凡情测之，尤不可用之于医，自速其死。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于五行之发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执五行而求味，金何尝辛？土何尝甘？木兼五味，黄帝尝之稔矣，岂仅酸乎？稼之穑之，土所作也。若夫稼穑，则木也，以木之甘言土，则言其致用者可知。区区以海水成盐，煮焦成苦征之，亦致远恐泥之说，况云两木相摩则齿酸，金伤肌则辛痛。噫！口中求味不得，而转求之耳闻，又求之肤肉，不愈诞乎？

下锡一块

明初一儒士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溢户，名重一时，意必深于术者，往观，术亦无他异。偶一人求药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因大惊，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出某书。”归而阅之，乃饧字。

扁鹊雷公

扁鹊二人，一黄帝时，一战国时。雷公二人，一黄帝时，一赵宋时。战国秦越人明洞医道，世以为与扁鹊类，因以为号。今所传《难经》，乃秦越人作，非黄帝时之扁鹊也。宋雷敦撰《炮灸》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问》有“雷公黄帝弟子”语，遂以《炮灸》为雷公撰。

授徒行医

吾友王澹圃斯恬于酒间云：士君子固无手刃杀人事，然不操刀而甚于杀者有二焉：其一曰授徒。士无恒产，略习句读，抗颜为师，名曰糊口，实则丧心。其在老师宿儒，声价愈高，门徒益盛，谬种流传，害人三世，其祸尤烈。其一曰行医。稍识药性，略记汤头，悬壶立方，病者危急之际，以性命相托，而动手辄误，立挤于死。经年累月，杀人如麻，是无殊于手刃也。言之惨然，座中有以医自命者大失色，掷箸而去。

祝由

《素问·移精变气论》曰："惟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术家引祝由为南方之神，故有祝由科。如后世庙祝之类，以祝为祷祝诅祝之祝。陈定宇谓祷祝诅祝，乃《素问》之大禁，且与文义不合，与注意更谬。《书》曰："祝降时丧。"孔氏注："祝，断也。"以祝训断，谓当断绝其受病之由足矣。见《定宇集》。

太医院十一科

太医院官士习业，初分十一科。御医吏目医士医生，各专一科，曰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痘疹科。今痘疹归小方脉，咽喉口齿为一科，共九科。

种痘

雍正三年四月八日谕：看来满洲、蒙古等难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此亦无力种痘之故耳。新满洲、蒙古侍卫官员等有未经出痘之子弟，欲行种痘者，着告知太医院，交刘声芳看好时候，派种痘之医生，令其诊视。其痘疹科医生不敷用，着奏请添取。今南方种痘者，每年来京，颇著效。

蟹治断筋

蟹脚中髓及脑壳中黄，并能续断绝筋骨。碎之微熬，纳疮中，筋即连。

良相良医

范文正公微时尝云："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君子之重人命如此，见宋寓山《寓山简语》。俗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殆有所本也。

六脉七情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人之阴阳五常，行于六脉，征之七情。天道惟七，至六日有余，则为一候，故七日来复。人身之气亦惟七，至六日而行十二经络有余，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轻重判焉。

病者三忌

宋陈唐卿造作处病说，言病者所忌有三：一曰讳，二曰忽，三曰疑。唐卿，高邮人，著《江湖长翁集》。

疟可逃避

淮人患疟，当期移住他处，则疟不至，往往有验，殊不可解。按《宾退录》："世人疟疾将作，谓可避之他所。"又高力士流巫州，李

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疟功臣阁下。是唐时已有此俗。

按脉

手之寸关尺，止一脉耳，乃三指下便大分六经症候。夫一指内分两经，已难辨隔，而过一指即判然迥别，不知另有一脉耶？抑即一脉而至此寸许之地，辄分而三耶？相传已久，神异屡中，无人异词，殆亦知其所当然而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若如近人信手一按，哆口而谈，如洞症结，则予所断断不敢信矣。

喇嘛教

喇嘛一教，有黄衣者，如达赖喇嘛，真修养性，来去明白，不过数人；有红衣者，如地母地藏，呼风唤雨，遣将驱雷，更寥寥矣。我圣祖仁皇帝尝治地母于法，彼教肃然畏惧，毫无他异，其余更可知也。诸蒙古信其法，从其教，愚可悯也。

喇嘛与释子

喇嘛即释子，以轮回因果之说诱惑愚民，入无父无君之教，其罪均。然释子在中国，讳淫杀，曰募化，曰慈悲，曰施舍，尚不敢显然作恶。喇嘛在塞外，假岐黄之名，拥妻子之奉，鲜衣怒马，烹羊啖牛，攘人囊橐，残人骼胔，污人妻女。释子窃也，喇嘛盗矣。

耶稣教

西教者，大西洋国十字架耶稣教也。耶稣以设教为仇者所杀，钉其首足两手于十字架间，遂以此名。其徒利马窦，于明神宗时由广东入中国，入留都，高论惊人，出自鸣钟、千里镜诸器示人，咸大惊，号为西儒。留都礼部咨送北京，大宗伯冯琦称之，乃言《大统历》有差，作修历局居之。复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设耶稣及圣母像于堂，耶稣手执浑天仪，圣母手抱一小儿。即耶稣也，其曰天主者，谓耶稣能主天事也。嗣后外州县亦间设天主堂。利马窦卒于万历三十八年，以陪臣礼葬于阜成门外。今都城有天主堂数处，修历制器绘图水法，各有所长，属匠作供差遣，而蚩蚩者氓颇有慕其教而从之者。戊子，尚书额驸福公奏禁，人心耸惕，弃邪归正者甚众。凡入教者，各供十字架于家，福公下令，毁架而足践之者，方准出教，否则治以法。其计立穷。

再来人

藏中方言呼脱脱，华言再来人。董噶尔住苦苦脑儿之东，鄙投胎之陋，擅夺舍之能，专伺清俊年少神魂出舍之顷，彼即以神投其舍焉，少年魂返而无所归则死。董噶尔以敝屋易华堂，鹊巢而鸠居之，不知伤人几许矣！慈悲法门，有此怪术，所不可解。自元及明，皆有国师之封号。

货财五家

佛家以货财为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国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盗贼，五曰不肖子孙。其言煞有意味，居官居室者皆不可不透彻此意。其曰不肖子孙甚妙，若果有贤子孙，更不必需此。

治生

许鲁斋曰：三代而后，学者当以治生为急务。以张籍之才，昌黎犹惜其家贫多事，不能卒业，天实制之，非籍不专于学。王遵岩自言，赖先人之遗，不以衣食为苦。甚矣读书之难，而贫窭之士为尤苦也！贾黯廷试第一，往谒杜祁公，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黯退有后言，公闻之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不能无俯仰依违，进退不决。贾君名在第一，其学显达，不问可知，恐生事不足，致进退不轻，而不以道自重耳。"贾乃叹服。陈几亭云：俗子治生，精明者必刻，宽厚者必昏。若琐屑不较而不失精明，泾渭了然而不失宽厚，虽曰治生，抑亦通于学矣。巨族中落，以刻薄败者十之三四，以汰侈败者十之五六，以昏庸阗冗败者十之七八。刻薄者，败于一己之心术；汰侈者，败于妇女奴婢门客之虚靡；昏冗者，则合家瞶瞶，无所谓经纪筹画，败坏尤速，而不知所以致败之由。凡侈汰奢靡昏庸冗阗，一败涂地，及二三世之后，其子孙或有振兴继起者，往往而是。为刻薄寡恩者，败坏之后，日就沦夷，永不复振，并其子孙亦日就剪灭。尝读御制批苏东坡《论纲稍欠折利害状》云：财者，天之所以养生也，流转天地之间，止有此数，丰于此即啬于彼。故侈靡过度者，在其人则奢从过度，而其散之天地间者，必有不知谁何之人。获被其养者，唯纳而不出，则身虽未尝享其用，而使养生之具积而不流，亦必有不知谁何之人。不得被其养者，其造祸正在无形也。大哉王言！足补苏论之所未到。

富累人

贫能伤人，富亦累人。王参元书云：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多财亦奚益哉！

分野

扬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故三吴之地贸易繁盛，见周密《癸辛杂识》。分野之分，扶问反，去声，读平声误。

陆叟沈万三

元末，吴有陆叟富甲江左，沈万三出其门下，为运筹典签。一日，叟曰："吾老矣，横积必酿祸。"悉推以予万三，自卜筑陈湖，为黄冠以老，沈由是得富。见《紫桃轩杂缀》。噫！老者不能早为挥金，误积至数百万，愚矣！移祸于沈万三，万三复贸贸受之，致罹异日之惨，益下愚矣！

合同

今人析产及交易，往往立为合同，以一纸中分，各执其半为券。按《通鉴》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军有功者，行台给券，当中竖裂，一支给勋人，一支送门下省，以防伪巧。韩诗云："异日期对举，有如合分支。"其由来久矣。

虚钱足钱

市肆有虚钱足钱之分。按彭乘《墨客挥犀》云：尝有名公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答以诗云："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餍糟糠，僮仆岂能免饥冻。赎典赎解不能休，吃酒吃肉

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子母钱

子母钱，今之以本生息者为子金，即权子母之义。《搜神记》：南方有虫名蟣蝎，一名蜊蠋，又名青蚨，生子依草间，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必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子血涂钱八十一，每市物用母钱留子钱，母钱仍飞归；用子钱留母钱，子钱亦飞归。褚载诗：“相逢都是醉醺然，应有囊中子母钱。”

神贷钱

河南怀庆府济源县，有济渎庙。明嘉靖乙丑夏，庙池中浮出赐钞六十定，又常浮出银币。借与人，如期而偿，则复得，否则祝之不出，且至亏折矣。见《二申野录》。

元宝

元宝初铸无可考，陶九成云：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扬州，丞相伯颜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以赐勋戚大臣，转而货卖，民间方有此锭。至民间之自铸，则无可考。

王阳明为五阎王

万历丙子冬，山阴诸生某暴死，惟胸温未殓，累月忽苏，手中持大镪五十金，语人曰：吾初死至冥地，遇亡友，问“汝何至”。又云：“阎王正为其子延师，当为汝缓颊。”王果召大廨中，主西席，诸子罗拜，经史饮馔皆如世人，王则衮冕甚尊严。一日语生曰：“汝见五阎王乎？贵乡王阳明先生也。”因请见。先生亦为主客礼，因谓此冥司，不可久居，命左右核其禄命，答此人尚有十年。即命与主者王言送还，王许之，赠冥币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间币。即易以一镪。”阴曹亦聚元宝，阳明初不以为非，设帐匝月而修脯金五十。阳间安得此贤主人耶？见《二申野录》。

李峤谏铸大像

李峤谏铸大像疏云：造像钱现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放施，人与一千，可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是一缗即一千也。陌，百也。唐以八十钱为陌，宋以百钱为陌。

五虫

云间某相国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代之，嗔其行迟，曰：“吾生相门，不能肩负，汝胡为亦尔？”对曰：“我亦某尚书孙也。”王阮亭志之。《独醒杂志》载蔡京诸孙不知稼穑，一日，京问汝曹日啖饭，知米从何出？一孙曰：“从臼子里出。”一孙曰：“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贵家儿自古然也。江乡世家子弟，人谓有五变：鲜衣美食，游荡自如，一变为蜉蝣虫。家传书籍，渐次遗失，或资货鬻，再变为蠹虫。先庐祖祠，典质充用，三变为蛀虫。田产失培，日渐消去，四变为蝗虫。游手赌博，卖男鬻女，五变为大虫。亦雅善形容矣。揆厥由来，不怪其子孙之善变，率由其

祖父之好敛耳。前人之取也非义，后人之出也必悖，天也人也，皆有之矣！

守财奴

史公度震林札记载金沙某奇悭善算，好以物应贷，人称其惠，后乃知与人芥必取人珠，与人毛必取人髓也。一日遇之僧舍，同榻寝，性骇善梦呓，梦中忽大叱咤，跃起瞪目。呼而讯之，不言，因绐之曰："言则吉，不言则不祥，必有大耗。"乃告曰："梦量米遗粒，方拾而鸡来争啄，急驱之耳。"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口不能言一字，亲友环视，至夜忽手竖二指，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四顾室中，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非杜撰者。刘紫庭言：此辈守财虏，乃造物有所靳，不许妄有所费，非尽悭也。福泽薄于窭人，焦思苦于乞丐，前生作恶，惨报之尤剧者。因举古今五行记所载一事。梁邓差，南郡临沮人，大富而吝，道见估人二，罗食珍美，呼差同饮，差曰："君行商，势在不丰，何为美食？"估曰："景光可惜，人生百年止为一身一口耳，一旦病死，宁能进甘美耶？终不效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大惊，不告姓名而别。归至家，太息曩者之悭吝，宰鹅以食，动筋咬骨，哽其喉而死。予谓钱财亦有定数，一饮一啄，不可强取。卢怀慎无疾终，夫人崔氏止儿女哭曰："公命未尽。公清苦谦退，不受毫发赂，与张说同为相。说纳货山积，说尚不死，奢俭之报岂虚哉？"及夜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公曰："非也，理固不可一概论。予见冥司有三十炉，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纵无是事，亦有是理。

古银锡不分

百诗先生谓古者银锡不分，而银皆称锡。《诗》：“如金如锡。”金，黄金，锡即银也。《考工记》：“攻金之工，皆曰金锡。”金即铜，锡即银也，故曰金几分，锡居几，以为斧斤戟刃之属。栗氏为量煎金锡，声中黄钟之宫，假以今之锡，岂可掺和作斧斤戟刃，而量声能中宫乎？况今之锡与铜，亦不可掺和以冶也。《越绝书》：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谷涸而出铜，欧冶用以为纯钩之剑。尤可证铸兵用铜，必兼以银，乃淬利也。

刘瑾朱宁籍没金数

刘瑾籍没，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两，又一百五十三万。又器皿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器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零。又朱宁籍没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四箱，碎银十柜。其余诸物皆称是。见《七修类稿》。悉二贼纵极黩货，亦不应如是之多。昔人诮元载胡椒八百石为长物，予谓彼时当是贵物，如今之参桂也。

卷十六

八股文坏文风文运

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结，各抒己见，任陈论国家时事。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甚，但许言前代，不许及本朝，久之全删去。百余年后文渐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慧星，头长而虚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存乎某，谓之某，谓之某，此之谓，此之谓，浸假而，浸假而，有见乎，无见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谓之救命索。不问何题，篇篇相袭，文风安得不坏？文运安得不衰？

坊刻时文

坊刻时文，兴于隆、万间，房书始于李衷一。《日知录》载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解以讲究为事之语，则明初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杨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元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厥后坊刻乃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明之策问

洪武三年开科，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同异大指，此即宋时之法，为第一场四书义，二场论一，三场另问时务策一。按此则为今之五策开法门，亦异于唐、宋之策问矣。

十八房卷

明末顾大韶题十八房卷云：甲某奉十八房，乙讥之，甲曰：子知人事而未知天道也。夫人不能夺天久矣，使医果能辨六脉，则天之生死人者，人得夺之；使风水果能辨龙穴，则天之祸福人者，人得夺之；使考官果能辨文章，则天之贵贱人者，人得夺之。故庸医也，低风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欤？凡物之确然自信者，人为政，冥然罔觉者，天为政。古圣人作事，必问蓍龟。枯草朽木，何灵之有？惟其无灵而天下之至灵者存。考官者，亦天下之蓍龟也。十八房卷，其爻象也，从之则吉，逆之则凶，敢弗敬欤？

明末社稿

明末社稿率以三字命名，有类传奇小说，文皆荒唐怪诞，虚渺浅俗，大都不读书而专骛声气之士居多。其“弥子之妻”一句题破云：“弥子有妻，弥子之色所由衰也。”通篇此意，是文妖也。

马世俊

马章民世俊会试下第后，留滞都下，落拓殊甚，以行卷谒芝麓司寇，司寇赏其制艺。庚子冬，江左公车之士云集辇下，角艺呈文，司寇读章民“而谓贤者为之乎”题文，大为激赏。读至后比：“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新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而功名复以贿始。七十年以前之岁月已沦，七十年以后之星霜复变。壮盛未闻谏书，而衰龄反同贩竖”云云，司寇泪涔涔堕，曰：“李峤真才子也！”会岁暮赠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金。明年章民遂状元及第。贤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八股恶习

吾乡陆密庵，视学八闽，条举闽士熟用之恶调，榜示通衢以为戒。有犯者辄置劣等，罚及父师。初行，士论大哗，久之贴然，而闽之文风由此益上。后彭茶陵先生督学两浙，痛恶浙人之摹仿声调，千篇一律，绝无性灵，因仿密庵之法，举其习用之调，自开讲起股中股后股，以及提掇顿落尾声，各标出百数十则，示为禁例。痛极丑诋，刊行各学，严示诸生，一时凛然遵之不敢犯。彭既去任，故态复萌，继且家置一编，装潢成帙，丹黄甲乙，奉为枕中之鸿宝，传家之秘笈矣。呜呼，昔吴道子画地狱变相，欲令人心畏惧为善，而反助成酷吏惨毒之刑！岂不同一可哀乎？

制义之难

阎潜邱先生初交何义门，何年二十四岁，日与之上下议论，并及时文。潜邱将有明三百年名家制义，其中错解题误用事者，尽标出，为一帙，凡数百条。谓此乃代圣贤立说，岂有使别字用讹事者。义门击节叹赏，归而抄撰制义，为行远集，悉如潜邱之旨。义门曰：“如

此方见制义之尊，如此方知制义之难。”

士师

潜邱尝语义门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师特司寇之属下大夫耳，犹遂士、乡士、县士之属，在《周礼》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造焉。则周之士师，容或可称为士，而有虞氏之士，断不可称为士师。奈何杨一清、王鏊、薛应旂、茅坤、邵圭洁、赵南星、李光缙、沈滨、许獬、徐日久、顾锡畴、艾南英、黄淳耀、姚应章文，尽称士为士师耶？”义门大服。噫，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况后来人耶！唐苏颋作《授李乂刑部尚书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师，允迪政刑，旁求望实。”其由来旧矣。

制义八大箱

任香谷先生常言其乡一老宿芮先生者，专心制义，讲论甚精。自总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讥得失，穰穰满家。至国初，年老不复应举，乃举生平所评骘之文，分为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则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则归、胡大家。降而瞿、薛、汤、杨，以及隆、嘉诸名家连次及之，金、陈、章、罗诸变体又次及之。其坎、离二箱，则小醇大疵，褒贬相半；艮、兑二箱，皆历来传诵之行卷社稿，及每科大小试获隽之文，所深恶而丑诋之者也。书成后，自谓不朽盛业，将传之其人，举以示客，无一阅终卷者。数年后，并无一人过问。一日有后生叩门请业，愿假其书，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后生点检竟日，乃独假其艮、兑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犹及见其人。

文章运会

文章运会，非有大力者不能开。秦始皇千古无道，而变封建为郡县，改井田为阡陌，千古不能易其制。王安石变法殃民，流毒宗社，而变诗赋论策为经义，阅六百年不变。岂非有大力能旋乾转坤者！始皇名正，而后世读正月为征声；赵高指黑为青，后世遵之不改，皆不可解。

中卷

郭昆甫焌好谈诗文，酒酣耳热，痛诋时流之文，虽贲育不能掩其口。时方议更南北中卷，礼臣有议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争之，乃列南皿，楚人诵之。昔邱琼山当国，亦争粤人入南卷，后人谓其受虚名而贾实祸，吾于昆甫亦云。按明洪熙元年，会试取士不过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又于南北各退出五卷，为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松江、苏、常、镇、徽、宁、池、太、淮、扬十六省府并广德一州为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保定、真定、河间、大名、永平十三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为北卷。四川、广西、云、贵、庐、凤、安庆七省府，滁、和二州，为中卷。

时文名士学殖浅陋

时文弊而坊刻愈滥，俗学锢而讲章愈行，蔑古荒经，滔滔者不知所届，是可为流涕太息者也。昔杨升庵慨古学之废，论举业之弊，曰：士罕通经，徒事末节。五经子史，则割取碎语，抄节碎事，章句

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曾见考官程文，引制氏论乐，而以“制氏”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汉书·律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书坊刻布，士子珍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与三代同，过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与三代同。宋人云：汉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圣。成化中，有殿试策袭用“本朝有四圣”字，称前代为本朝，前君为四圣，与三家村中学生称人父为家父何异？有明薛方山误以胡安定为朱子门人，钟伯敬以朱子与王无功相酬答，有明三百年中，时文名士学殖浅陋至是，此与近日磨勘被议诸生有称唐之王阮亭、宋之白乐天者何异？考官为国求贤，固如是乎？唐时有书生读经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谈骆宾王，曰：“某见其孙李某。”竟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亦是类也。

选本

艾东乡痛天、崇间文风败坏，高者阳奉孔、孟，阴归佛、老，其浅陋者又目无一卷之书，放言高论，谬种流传，于是尊程、朱，辟二氏，撰定待二书，专主宋儒之学。文之背谬者辄涂乙，不少假借。其用意亦良苦矣。张天如选五经文字，郑崇阳选四十名家，韩乌程选《文在》、《文室》、《文闲》，顾九畴《文传》，陈溧阳选《名家制义》，昔人多病其未醇，然皆能各立一宗旨。异吾法者，虽佳弗录，盖选政之不可苟也如此。后来选手不求根柢，于书义未识畔岸，即时文源流派别，四百年来正变升降之故，毫末未究，而妄操月旦，黄口白腹，咸标参阅之名。标榜者妄希得名，招摇者因以为利，数十年来，选政因之大坏。王墙东汝骧选《明文治》，风行一时，然已尽破前人之法矣。曩闻何义门选《行远集》，其指归悉本阎潜邱先生；安溪相国前后选诸集，皆徐坛长、何义门所手定者；方灵皋奉敕选《四书文》，其总评线批，皆由兵曹邮寄周白民振采先生改定，然后

出示同馆；蔡芳三寅斗选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后因付雕无资，复增易数人于其间，以助刊费，识者憾之。前辈于选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园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岭云编》，自刊其家藏世不常见同题之文，以多为贵，《同风录》等皆墨牍，无关选法，又当别论也。王渊如选明文，颇别具手眼，但以己作列入，谬加赞叹，以愚聋瞽，不可为训。

程文

举子所书之文曰墨卷，主司所阅之文曰朱卷，一也。主司改窜刻录曰程文，主司拟作之文曰拟程。陆务观《与王樵秀才书》曰："偶见程文一二可爱者，往往遭涂抹訾诋，令人气涌如山。"近以主司之拟程为程文，未知所本。

明会元得人

有明墨牍，皆有成式，相传奉为元灯。高手仿为之，不乏杰作；钝根人绳趋尺步，岂复可言文耶？是惟主司明眼，拔其尤者。故每一科墨卷出，视其所得之人，所录之文，考官之声名，由此而定。计甫草谓明洪永会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顺会元十三人，皆不事雕饰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枫山懋、吴匏庵宽为冠，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正嘉二十人，隆万十八人，如唐应德顺之、瞿昆湖景淳、邓文洁以赞、王文肃锡爵、冯具区梦祯、李九我廷机，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传之符节，可以剖合验视。其时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贵，科目非元不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作者与识者，如针石之相投也。或谓吴无障默以偏锋伤气，汤霍林宾伊以柔媚败度，明文运至此而衰。然启祯八元，若曹勋若吴伟业，又何减前人也。

代他人说话

昆山吴乔云：“自六经、子、史以至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惟元人就古事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时文，虽阐发圣经，非注疏，亦代他人说话，故曰俗体也。”

圈评

刻制艺者，概有圈点评语，方书中未之多见。归震川评《史记》，用数色笔圈抹；茅鹿门刻八家文，亦用圈抹。嗣是选手，遂无不用圈评者。

选刻八法之流毒

近王已山选刻八法，自启蒙以至精诣，分门排列，挨次授读。无问高明愚柔，气质之不齐，千变万化，文心之不一，自幼即弃书不读，而一绳之以刻板死法，教法安得不坏？文运安得不衰？而北方学者，本不喜读线订书，因陋就简，奉为枕秘，几于家有其本。谬种流传，何年乃止耶！食肉者不知猪为何状，衣帛者不知蚕为何形，谁为作俑，流毒未央？地狱之设，端为斯人！

唐顺之师承

唐荆川自言：时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岩，经义得之季彭山，道义得之罗念庵。古人事事皆有师承，而不忘所自出，彼弃学而

倍师者，可以愧矣。

明末结社

东林书院复于万历甲辰，首善书院建于天启初，天下书院毁于天启乙丑，而复社遂起于崇祯辛未会试之后。先是应社始于甲子，吴郡、金沙、娄东、槜李十一人，杨彝子常、顾梦麟麐士主《诗》，杨廷枢维斗、钱栟彦林主《书》，周铨简臣、周钟介生主《春秋》，张采来章、王启荣惠常主《礼》，张溥天如、朱隗云子主《易》，孙淳孟朴嘉兴生员，但为奔走四方，征五经文字之人，是曰应社后十子。所选刻有《复社国表》一集至四集。当其始，取友尚隘，来章、彦林谋推大之迄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贵池刘诚伯宗、吴应箕次尾、泾县万应隆道吉、芜湖沈仕柱昆铜、宣城沈寿民眉生咸来会，声气之孚，自应社始也。崇祯初，嘉鱼熊开元鱼山宰吴江，进诸生讲艺，于是孟朴里居，结吴翾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同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社、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书曰：学不殖将落。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厥长，毋以辨言乱政，毋于进丧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谏，大用摈，佥曰诺。孟朴历淮泗以达于京师，贤士大夫必慎择而后矜奖。盖先后大会者三，复社之名动朝野，孟朴劳居多，而敛怨深矣。正月，吴民陆文声《明史》作太仓监生陆文声。呈称风俗之弊，原于士子。庶吉士张溥知临川县事，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思陵下提学御史倪元琪察核，倪言：诸生诵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陆以私憾妄讦，阁臣以公蒙塞，降光禄寺录事。苏州推官周之夔，溥同年进士，初入社，至是希阁臣意，墨经诣阙，奏溥等树党。案久未结，复有草檄以声复社十罪者，略云：“派则娄东、吴

下、云间，学则天如、维斗、卧子。上握国柄，下乱民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关五鬼。外乎党者，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屈、宋不足言文章。或称学究智囊，或号行舟太保。传檄则星驰电发，宴会则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峒、给事姜埰疏白其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后福藩称制，阮大铖怨戊寅秋南国诸生顾杲等百四十人之具防乱公揭也，日思报复，爰有王实鼎东南利孔久堙复社渠魁聚敛一疏。阮语马士英曰：“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至欲陈兵于江，以为防御，心知无是事，而欲尽杀复社之主盟者。时沈昆铜、陈定生辈皆已就逮，桐城钱秉镫、宣城沈寿民亡命得脱，假令我大兵下江南稍缓须臾，则南省士类难乎免于白马之祸矣。

朱吴不同

朱云子工诗画，盖徐昌谷、唐六如之流，晚年隐居山中。吴来之少受业于周公宗建，故得附于清流，为人墨而狡。其后身戮名丧，较之云子不可同日语也。

复社余波

复社余波分为两派：曰慎交社，曰同声社，各植门户。唐东江孙华入慎交社，操选政，一时协然从之。

选政执一时风尚

选政执一时之风尚，定千秋之是非，非可冒任，人亦不轻许也。

昔倪鸿宝寄拟程于刘伯宗，意欲登选，刘报曰：“先生之文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括之理按之，似尚有未安处。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选，恐损大名而误后生。”鸿宝得书，以为相爱，愈重之，由是伯宗声望益隆。当时有“得科名易，登选册难”之谣。二公之风夐乎不可及矣。若今日操觚者所为，只是一部搢绅便览耳。

八宗师考卷

郑汉林选八宗师考卷，文体不拘一格，而理真词达，以有清气为宗。吾少时见馆师案头各有一部，近日训徒者多不知有此编，而恶劣选手，牛鬼蛇神，堆积盈几，可怪也。八宗师者，辽东高渭师江西考卷，铜仁张元臣江南试牍，韩城张廷枢江南试牍，遂宁张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颜学山浙江考卷，休宁汪棣园八闽采风录，大兴薄聿修湖广试牍，海宁许时庵江南试卷。

对称词之分别

月将出曰朦，将入曰胧。雄曰虹，雌曰蜺。明者曰虹，暗者曰蜺。天以气煦，地以形妪。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京，大也；师，众也。田间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东方曰斥，西方曰卤。高曰坟，平曰墓。无坟曰墓，有坟曰茔。山巇曰险，水隔曰阻。五达曰康，四达曰衢。门之左曰阀，右曰阅。明其等曰阀，积其日曰阅。颜师古曰：阀，积功也；阅，经历也。有眸子而不见曰矇，无眸子曰瞍。宰杀之所曰庖，烹饪之所曰厨。目上曰清，眉下曰扬。泪出曰涕，曰泣；鼻出曰泗，曰洟。男子八月而齿生，八岁换齿曰龆；女子七月而齿生，七岁换齿曰龀。通食曰咽，通气曰喉。心上为膏，心下为肓。婉谓言语，娩为容貌。左步为彳，右步为亍。一举足曰跬，跬三尺；

两足曰步，步六尺。骨间曰肯，肉间曰膏。生曰名，死曰讳。名闻于人曰名，为人所仰曰望。女曰婴，男曰孩。女曰婴，男曰儿。男曰媒，女曰妁。男曰巫，女曰觋。奴曰臧，婢曰获。又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妻奴谓之获。又犯罪没官曰奴，在逃被获曰婢。又生禽曰虏，斩首曰获。见扬雄《辎轩绝代语》。出言警，入言跸。上曰最，下曰殿。古器上阴字凹入曰款，阳字凸出曰识。南人曰歌，北人曰曲。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于我为要，于敌为害。置肉于火曰炮，以火炙肉曰烙。马递曰置，步递曰邮。近曰离，远曰别。八尺曰寻，倍寻曰常。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后曰琶。在旁曰帡，在上曰幪。方者为碑，圆者为碣。草曰摇，木曰落。草曰零，木曰落。反哺曰乌，不哺曰鸦。枭食母，獍食父。无声有痎曰咳，音慨。无咳有声曰嗽。年长曰姒，年少曰娣。俗以兄妻为姒，弟妻为娣。澡手曰盥，涤面曰颒。早采为茶，晚采为茗。《尔雅》注榾。寡夫曰茕，寡妇曰嫠。《孔丛子》。空棺谓之衬，有尸谓之柩。《孔丛子·广名》。拔心曰揠，拔根曰擢。同上。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妇女曰姑，小儿曰息。《尸子》云："待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语"注。佛师曰□，佛文曰茍。见《扬子卮言》。按茍佛为授记，今用为合同符契之属。垂则为钟，仰则为鼎。《路史》。通而声之曰诵，睦于物而熟之曰读。门是外门双扇，户是室中之户只扇。《仪礼》。如羽之疾，如林之多。颜师古注。

异音举例

悖字与佛字同音佛，梁武帝佞佛，乃改悖为倍音，宋子京《国语正义》辨之。近人皆读为倍，此与秦始皇改正月为正平月同。耿弇之弇，音甘，十三覃韵。析木之析，音斯，析平声。十干之戊，与茂同音，今读务，非。见《泊宅篇》。董子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仁从人，义从我。古叶歌韵。笨，粗大貌。古书如盆字，发声曰奔，去声。蜀中三峡中，水波圆折，名曰盘涡。盘，音旋。并见《丹铅

录》。围棋，两无胜败曰芾。芾，绵免二音。见《表异录》。《丙吉传》："西曹地忍之。"注："地，茀也。"狯，即舐也，以舌食也。应高说胶西王曰："语有之：狯糠及米，以犬喻言也。"未渠央，未遽央也。音义皆与遽同。《汉书》尉佗曰："何渠不若汉？"即遽字。句读，《法华经》作句逗。又《长笛赋》云："都法于节奏，审度于句投。"投，徒斗反。落驿，即络绎。见《书·传·孔氏疏》，乃希疏之意。

西域书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驼乘书、牸牛书、树叶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六十四种。见《酉阳杂俎》。

代称

方丈，僧居也，宴室也。圜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内也，幽室也。阃内，国门也，闺阁也。槛，楹也，阱也。阑干，罘罳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剑也，眼也。芙蓉，剑也，面也，舌也，帐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黄门，奄人也，给事也。貂珰，贵戚也，刑余也。典型，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图书，经史也，符印也。流黄，颜色也，机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龟甲也。筵，席也。琅玕，石也，篆也。六寸，笔也，算也。葳蕤，花也，锁也。苜蓿，马刍也，训士官禄也。

准字

今文移中多用准字，即準字去十也。自唐以后皆用準，至宋寇準为相，省吏避其名，遂减十，至今不改。亦正读平声之类也。

笨以去声发音

笨，粗率也，去声。《晋书》：“豫章太守史畴，肥大，时人目为笨伯。”《宋书》：“王微粗笨。”《朱子语录》云：“诸葛亮只是笨。”今《性理大全》刻作盆，而以去声发音。

平去二声两用

阎潜邱曰：“应刘之应，平去二声皆可用。”《左传》、《国语》：应为武王之子所封之国。陆氏、宋氏无音，故黄公绍《韵会》于蒸部注曰人姓，阴时夫《韵府》于经部注曰人姓，非两用之证乎？亦犹枚乘，《汉书》无音，子美作仄声：“枚乘文章古。”太白又作平声：“八月枚乘笔。”安得是杜而非李，是李而非杜乎？伍子胥之员，读运，亦读云。陆鲁望诗：“赖得伍员骚思少。”未闻以令公四俊之谣，而病其不识字也。

睢字读音

睢字从目，音挥，仰目貌。《汉书·五行志》：“万目睢睢。”又睢盱，小人喜悦貌，又瞋视也。又香萃切。恣睢，暴戾矜放也。又音

虽，睢阳县名。又姓。按《字典》，睢音惟，又音惟去声，惟，《字典》音睢，《字汇》音挥。虽携二音，亦可通读。其水名邑名，则专读虽，星名则专读伟，万不可读疽也。

俗字

俗字，溅水上衣曰灒，撑屋不欹曰牮，箭。铁束物曰鋈，即锔。掘出汁曰罊，上声。切草刀曰铡，扎。物未精曰勃齣，去声。补不足曰找，磁光曰釉，又。又作𤍠，泥坐瓦曰窊，五化切。布列曰挈，摆。以杖挑镫曰黐，屋两头曰山。即古梐字。

说文等书所收字

许慎《说文》字九千五百九十三，沈约《四声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陆词《广韵》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韵》依毛晃所定，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六，陆溱、范斗《韵谱》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经生家所识，曾不及半。唐孙愐《唐韵》所收至四万五千有奇。

讹写

主臣，是皇恐二字之讹写。凡夫。遮莫，尽教也。

过于通过于别

汉之碑记过于通，说字家又过于别。

说文

庾元威云：许慎穿凿，贾氏乃奏《说文》，同时郑氏即驳之，何待少温、渔仲、辛泉、合溪、子才、敬甫辈乎！《说文》漏略，李巽岩叹之，如直翁、伯厚考异所引，多非今本。方密之曰：《说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附，今但执铉本残书，又未淹贯经籍，何从知其漏与复乎？予决之曰：溯其原当因古籀而推之，备小篆当遍考诸籍以补之，庆同文当因正韵笺而详载其源流。通此则无书不可读，而字学之纷然者皆土苴矣。

罪字

《风俗通》：罪字本从自辛，秦皇谓辠似皇，改作罪。

二合之音

《续博物志》：不可为叵，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唐人已有二合之语。

改两火相重字

唐武宗庙号炎，改两火相重之字：改谈为谭，改淡为澹。

正读去声

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颜师古注：音去声，是读同政也，至秦始皇名正，始改读征。

率葦謊索

唐官名有率更，太子之官属也，欧阳询尝任是职者。音与帅同。郑渔仲云：缓声为不律，急声为笔。笔从竹，不从草。葦音委，见《释典》，草木之初花也，无毕音。明太祖即位后，于午门外立一红牌，上书官员说謊者，斩。謊音荒，妄语也，俗作谎，上声。关索岭，索，父也，南人呼父曰索。盖当时呼关侯为父云，亦犹金人之呼岳爷也。

楷书

楷书，程邈所作之隶书也。《淳化帖》中有程邈书“天得一以清”，一则昭然无疑。庾肩吾云：“隶书，今之正书。”张怀瓘亦云：“隶书，程邈所作，字皆真正，亦曰真书。”东魏《大觉寺碑》阴题曰：“韩毅隶书，今楷字也。”误以八分为隶者自欧阳公作集古目录始耳；若夫秦隶汉隶，郦元谓齐和公时已有隶书，此皆为古隶，与程邈所造之隶，判不同矣。

牝牡

诗话：牝畜母，牡畜父。朱传曰：“飞者雌雄，走者牝牡。”近见魏叔子论曰：“禽飞高，阳物也，故匹曰雌雄。皆平声，从阳也。兽走下，阴物也，故匹曰牝牡。皆仄声，从阴也。惟人备阴阳之气，合

而不乱，故匹曰男女，声兼平仄，而阴阳以类从。”甚矣其说之陋也！不独乾坤覆载父母考妣夫妻子女之不必拘于声音之平仄也，即雌雄牝牡，又安得分属之禽与兽耶？《诗》曰“雄狐”，又曰“尔牧来思，以雌以雄”，左氏“获其雄狐”，《易林》“雄犬夜鸣，雄罴在后”，《木兰诗》“雄兔雌兔”，又《书》曰：“牝鸡。”《尔雅》：“鹑鹑自为牝牡。”是禽兽可易称也。又《老子》：“谷神不死，是为玄牝。”《人物志》：“草之精秀为英，兽之拔群为雄。”《周礼》有牡鞠、菊不华者。牡槿。榆木也。《诗》疏曰：“雄曰虹，雌曰霓。”《乘异记》：“龙角浪凹，削目深鼻豁麟，上壮下杀者雄；角靡浪平，鼻直目圆鳞薄，尾壮于腹者雌。”《物类志》：“蜥蜴，五色备者雄，不备者雌。蝟，毛顺者雄，逆者雌。蜻蜓，身绿色者雄，腰碧色者雌。鼠矢，两头尖者雄，圆者雌。牡蛎，左顾者雄，右顾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者雄，尾小身大者雌。”然则雌也，雄也，殆飞走鳞介之通称耶？况甲子亦有雌雄，干支亦分牝牡，其类甚广。叔子之论，较之安石《字义》益庸下矣。

廿卅卌

二十为廿，三十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按，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会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此。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见《容斋随笔》。

红签

副启与柬面，初书正字，张江陵当国，各官避名，乃改帖红签。易代之后，翰林拜前辈，犹用红签。近则御史中书初拜前辈，亦不敢书正字。

中字读平去声

沈归愚宗伯每云“中兴”之“中”读去声，“中酒”之“中”读平声，引杜诗“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李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及“臣今时复一中之”等句为证。其言近似有理，亦本王敬美、钱虞山之言。予谓系词，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难作去声。杜诗用“中兴”字亦多矣：《咏怀百韵》“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送李判官》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闻河北节度入朝》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唐人诗作平声用者更多，亦不必作去声。至“中酒”，犹言病酒耳。病酒则与中风、中寒之“中”无殊。《樊哙传》“军士中酒”注：“竹仲反。”齐己诗“秾低似中陶潜酒”，亦作去声。张华《博物志》云：“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汤，自渍即愈。”亦难作平声。又梅圣俞《宣州杂诗》“一过响山畔，常怀路中丞”，“中丞”之“中”亦作仄用。若执此一诗为据，谓中丞必不可作平声，可乎？

平仄数例

《广陵散》，琴曲名，与操、弄、序、引等，而应璩与刘劭云：听广陵之新散，作平声。杜诗“到此应常宿，相留可判年”，又“纵饮久

判平人共醉”、“先判一饮醉如泥”，皆平声。应字作平声，与宜同义，作去声，乃感应之应，而杜诗“刺史诸侯贵，郎官列宿应”，又作平。他如白香山“四十着绯军司去马”、“一为军司去马”、“银含凿落盏，金屑琵入琶槽”、“四弦不是琵入琶声”、“况对东溪野枇入杷”、“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入离”、“烛泪粘盘累蒲入萄”、“燕姬酌蒲入萄”、“仁风扇平道路，阴雨膏去闾阎”，元微之“微俸封入鱼租”、“一生常苦节，三省讵行怪”、音乖。“洞照失明鉴”，平韩昌黎“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上“前辈只嘲评”，去李义山“箪冰去将飘枕”，又“琉璃冰去酒缸”，陆鲁望“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平净食”，洪适《盘州集》诗“园池如此休言小，但放刍荛雉兔行”，“但”字自注平声。又徐骑省“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但”亦平声。王景文诗“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曰：“我字‘务观’乃去声，如何把做平声押了？”此类甚多，不可殚述。古人未尝迫后人以必从，后人又何可执古人偶用之一说，以自拘耶？

体字

体，盆上声。《韦贤传》。《旧唐书》注：“都本切。”补注改体为體，误矣。《通雅》：“软车之夫，曰体。”

念

《兼明记》：吴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为念，北人不为之避。

四名两号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两号。今妇女表状称臣妾，非也。见《江邻几杂志》。

字书

《隋志》：张楫《古今字诂》三卷，《难字》、《误字》各一卷。楫，魏天和中为博士。周氏《杂字解诂》四卷，晋吕忱《字林》七卷，吴恭《字林音义》五卷，晋王延文《字音》七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规《辨字》一卷，阮孝绪《文字集略》六卷，左校令李登《声类》十卷。

晁错

潘岳《西征赋》："殒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之无讨，兹阻善而劝恶。"今称晁错之错，皆作"措"音，何所本耶？

韵元

清文对音七字，乃歌、麻、支、微、齐、鱼、虞七韵之音，实声气之元，万籁所从出。能生诸部，而不为诸部所生；能切诸部，而不为诸部所切。宜列为韵首，以明天地元音，更唱迭和，以尽无穷之变。如十一律之有黄钟班，固所谓生他律而不为他律役者也。字头中，又以阿、厄、衣、窝、乌五字喉声为主，凡声皆出于喉，传于鼻唇齿之间，而又收声于喉。

宋版

书贵宋版者，点画无讹，镌刻精好。宋版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纸古色而极薄，不生蛀，经水而墨不涨，所以可贵。

钱允治藏书

钱功甫藏书极富，牧翁过从吴中，必至功甫斋中，啖糕饵，相对竟日。一日，功甫与牧翁云："吾老矣，藏书多人间罕有本子，公明日来，当作蔡邕之赠。我欲阅，当转就公所借。他年以属纩事累公，藉此为偿博何如？"牧翁质明即往，其意色阏嘿，竟不复践宿诺，其后竟为云烟散矣。牧翁尝言："功甫有《李师师外传》一卷，即荃翁所云道君在五国城作，从榷场中来者。"功甫没，此书不知所归。

焚书

麻城甘右泉，憾近来刊刻之繁，颇动祖龙之慕。作为长歌，痛快绝伦，可为救时良方，然亦有太过。满子鹤邻云："经史昭垂，非惟不可焚，亦不能焚。惟古今文集酌存百之一，诗赋存千之一。凡经典、道篆、语录、词曲、时文，尽数付之一炬。至于小说淫词，不足与于此数也。"

宋本前后汉书

赵承旨家宋椠前、后《汉书》，纸为罗纹，字类欧阳率更，王弇州得之太宰陆水村完家，前有松雪小像，紫衣纱帽，神采如生，弇州亦作一像于后。后牧斋以千二百金购之新安贾人，复售于四明谢象三。牧斋常云："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此书后归新乡张坦公司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中，索价甚高，梁苍岩大司马酹以五百金，不售。后不知所归云。

赵琦美书跋

赵承旨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

明祖藏书室

明初，太祖筑室后湖，以藏天下黄册，问入觐众耆民曰："宜作何向？"一老对:"宜东西向。早晚日色取晒，庶无湿润。"太祖喜，问何姓，对姓毛。上曰："汝言良是，令汝守之，俾无鼠。"遂活埋室中，取毛、猫音微似也。后其地果无鼠耗。

读书法

陈元孚读书法：生则莫读全语句，熟则急读贪遍数；紧联以续其断，喝怒以正其误；未熟切记背诵，既倦不妨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读书要务。唐杜暹家藏书末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

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诚不可，借人何妨，亦自示不广矣。

强记法

张尔岐云：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约取而实得也。叶有文采，善剧曲，济南人士推为淹洽。其所言真困学要诀，予苦读书不能记，当时虽闻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回忆旧所披览，已无只字，下笔窘索，徒有怅恨。见少年有志者辄述此语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没人间也。

连号法

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一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资，已无不烂熟矣。

日读三百字

姜西溟曰：读书不须务多，但严立课程，勿使作辍，则日累月

积，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遗忘。欧阳公言：《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计九年可毕，则日百五十字也。东方朔上书自称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此时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至二十一而毕，皆作三年课程，三年诵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得七万三千三百余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数算之，则一日所诵才得二百零三言耳，盖中人稍下之课也。

事类赋

宋吴筠撰《事类赋》，声韵稳称，童子多爱诵之，锡山华氏憾其篇目不备，为补遗若干卷。今世初学之士，幕下之宾，三家村中，几于人有其书。按计甫草尝言广陵史子仁以名家子勤苦，博极群书，踵吴氏之旧而增廓之，更为后编，粲然大备。不知今所传者，即其本耶，抑别有藏编耶？

传是楼

徐建庵作《叶石君传》云：“江南藏书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钱氏、四明范氏。钱氏绛云、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漪园之没，亦多散失，惟天一阁尚存。予亦有聚书之癖，半生所得庋之一楼，曰‘传是楼’，较之诸家多有目无书，殊足憾也。向亦闻叶君名，惜未遇，今为之传，不禁慨然。”观此则所传《传是楼书目》，殆非实有是书耶？

司书之鬼

司书有鬼，名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则不蠹。见《致虚杂俎》。

小说

《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后？近则《钱遵王书目》亦有《水浒传》，明时《文华殿书目》亦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卷之异称

道书曰蕊简，佛经曰贝文，见《表异录》。道书以一卷为一弭，音周，与轴同，陶九成《说郛》用之，今北方人皆读轴为周。佛书以一条为一则，洪景卢《容斋随笔》、史绳祖《学斋占僤》用之，近代效者益夥。佛典又谓多罗树叶书，凡有二百四十缚。缚，古绢字，亦借为卷字意，今人尚无效者。缚字最古，始《左传》。

明藏书家

梅村《汲古阁歌赠海虞毛生》末云："客来诗酒话生平，家近湖山拥百城。不数当年清秘阁，乱离踪迹似云林。"予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村辈交相嘘植，声价益重。其实所刊特斗富，勘订尚未精。

子晋家藏旧本亦夥，或云王驸马以金钱辇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驸马者，平西婿也。尔时江南藏书，毗陵、琅玡，一代文献。鄞人范司马钦，字尧卿，号东明，喜购旧本，与凤洲家岁以书目相较，各钞所未见。故两浙藏书，以天一阁为第一。又晋江黄氏俞邵之先人海鸜先生，官南京监丞，居江宁千顷楼中，聚书七万余卷。他若山阴祁氏淡生堂，钮氏世学楼，禾中项氏，倦圃曹氏，皆东南文苑渊薮也。朱竹垞检讨撰《经籍存亡考》，亦得力于数家。因叹古今载籍，自秦以后，大厄凡十二。历代书籍之富，莫过于隋，而兵火之灾，更毒于秦火。明代藏书，周、晋二府，浙宗江王、胡元瑞、朱郁仪、焦弱侯、钱俶宝诸家，俱散尽。后来绛云一炬，无复孑遗，好古者所为三太息也。予家传书无秘本，先世族中分而为七，然每检旧抄书目，略一披览，茫若烟海，汗青无日，颠毛种种白矣。

钱遵王藏书

遵王为牧斋族孙，绛云毁后，牧翁尽以所余宋椠本付遵王，述古堂宋版书跋是也。遵王又自作《也是园书目》。后遵王尽鬻之泰兴季氏，后又归昆山徐氏果亭淡林堂，不及原一传是楼。近日吴门蒋氏、江都马氏，各搜得数种。

秘阁藏书

陆文裕曰：我朝秘阁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苑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刘若愚曰：内府有板之书藏于内库，板藏于经厂，司礼监提督掌之。万历中，多为匠夫厨役盗出货卖，柘黄之帙公然罗列于市肆中矣。

藏书者所贵

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录集，纸质匀洁，墨色清纯，为可爱玩。若夫格用单边，间多讳字，亦辨证之一端，然非考据要诀也。凡评书次第，纸白板新，棉纸为佳，活衬竹纸次之，糊背批点者不蓄可也。

隋唐已有刻板

《挥麈余话》："毋邱俭贫贱时，借《文选》于交游间，有难色。自言异日身贵，当镂板以行。后仕蜀，至宰相，遂刊之。"陶岳《五代史补》亦载其事，今毛刻《五代史补》无此。按《十国春秋·蜀毋昭裔传》："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误毋昭裔为毋邱俭耳。毋邱俭，《三国志》魏人，所谓事虽不成可谓忠臣者是也。司空表圣《一鸣集》为东都敬爱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渐虞散失，更欲雕镂。"又《隋书》："文帝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则隋、唐已有刻印。

毕昇活字板

沈存中云："庆历中，有毕昇为活字板，用胶泥烧成。"今用木刻字合印之，又铜铸字，工费而不便久藏。

文章分类

挚虞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三十卷，名曰《流别集》。《隋志·总集类》：《文章流别》一百七部，二千二百十三卷，谢混《流别》本十二卷，孔宁《续流别》三卷。自刘子政有《别录》，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言各种分别也。《唐志》类事之书始于《皇览》，《通考》类事之书始于梁元帝《同姓名录》。晁氏亦云："齐、梁喜征事，类书当起于此时。"《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以类相从，号《皇览》。"

三难

梨洲先生言：藏书难，或藏而不能读，读而不能文章，兼是三者尤难。古来文士，不乏抱兔园数册，修饰成家，欲以行远，难矣。古来藏书家，亦不乏兼收并蓄，锦幅牙签，争长于名画奇器间，酒阑烛跋，充为耳目之玩，此可谓之能读乎？近世以博洽名者，如陈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驼书簏之诮。弇州、牧斋好丑相半。上下三百年间，免于疑论者，止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则杨升庵、黄石斋。森森武库，霜寒耀日，诚间世之学者也。

魏礼寄子书

魏和公《寄子书》云："汝曹坐书屋中读书，要当于古人有发明。其最上者，能辨古人之诬，勿使终陷墨兵，或考核辟谬，或从章句外有洗发，其本在于精心研讨，乃开疑境。疑乃生悟，疑悟相环转不休，益乃无穷，于是博学详据以实之，又勿偏喜立异，以取妄谬也。吾偶阅昔人书，及吾偶有见，便录一二以寄汝。《史记》：'卫僖侯已葬，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僖侯羡自杀。'孔颖达亦谓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岂有杀逆之恶而顺守可盖，

且称睿圣乎？按《鄘·柏舟》诗序云：‘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使武公果有墓上袭攻之事，胡不云共伯被弑，而云早死乎？又按《诗纪》云：‘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是共伯之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而始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若谓僖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安得谓之髧彼两髦乎？其谬深矣！洪景卢云：卫宣公二子之事，《诗》于《左传》所书本末甚详。按宣公以鲁隐四年十一月立，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乱，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岁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已能同母谮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岁以下儿所能办也。紫阳《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盖举褚渊、冯道所未尝加者而加之。按雄至京见成帝，年四十余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计五十有二岁。以五十二合四十余，已近百年，则与所谓年七十一者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则雄来必在永始之前无疑。然则谓雄而延于莽年者，妄也。雄，郫县人，郫人简绍芳辨证尤悉，引桓谭《新语》云：‘雄作《甘泉赋》一首，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去莽篡尚远。《剧秦美新》，或出于扬子云，然考之《法言》云：‘汉兴二百一十载。’自高帝至平帝末，盖其数矣，而谓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计雄之终，或在平帝末，则其年正七十余矣。因雄历成、哀、平，故称三世不徙官，若复仕莽，岂止三世哉？又《潜居录》谓雄‘卖文自赡，文不虚美，人多恶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为窜益’云云。冯元成以《美新》为刘棻作。胡邦衡《上高宗封事》，极诋王伦狎邪小人，无故诱致金使，以招谕江南为名，议论斩斩，为中兴奏议第一。然考《宋史》，伦为宣力甚勤，使金有守贞之节，不屈而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短丧之说，后世皆咎汉文帝作俑，然观宰我问孔子，滕文公问孟子，则春秋战国时已不行三年丧矣。班固《汉书》云：‘《易》更三圣，世历三古。’以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也，与周公绝不干涉。故《系辞传》累举庖牺、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见。扬子云曰：‘宓羲绵络

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班、扬去古未远，当得其实，《纲目》不能无误。如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赐死’，乃‘暍’字讹耳。《纲目》乃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又如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书法岂宜如此？又《通鉴》云：‘补阙乔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为之不昏。’昏与婚，古通用，盖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取正室也，《纲目》去‘不’字，而云‘知之为之昏’，盖以为‘昏惑’之‘昏’也。程正敏云：‘世传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最为工切。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予以史考之：灏，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二。史谓梁方当委遇，中涂夭谢，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其妄不待攻也。然吾阅灏本传，明书‘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为二十年，则灏之状元及第，当在七十二岁，而正敏博学多闻，宜必有据，岂吾所阅之本讹四字为九字耶？然传称灏美风姿，强力少疾，又似方壮之年。不必称者，要其八十二之状元皆妄也，俟博物君子更考订之。读书洵不易哉！叶少蕴云：‘苏子瞻谪黄州，因其所居之地，号东坡居士，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人泉也。’子瞻尝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见于卷册。其所画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欧阳作明允墓志，但言人号‘老苏’，而不言其自号‘老泉’。叶、苏同时，当不谬也。唐时黄猿领白儿，误。王济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转黑为黄。溃去其势与囊，即转雄为雌，遂与黑交而孕。又数百岁，方变为白尔。’泰山有五松，秦始皇登岱封为五大夫。五大夫，秦赏功第九爵也，后人称五松大夫，谬矣。朱文公《家谱》载所谓考亭者，其邻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半，以望其茔。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颜之，复为书，使悬之亭上，则考亭与公何与？予编《简公集》，公既未尝自呼，当时亦无以此称公者，后人乃曰朱考亭，何也？《礼记》：‘生曰名，死曰讳。’今人往往书人讳某，是明以死与人，而受者安之，反以称名某者为嫚。尝见人作婚联，用《东

莱博议》为新婚事。谓吕伯恭初婚，经月不出，皆以为溺也。而《博议》成，伯恭自序，言‘与生徒讲论成此书’，事最明白。乃读书者亦竞用之，令人齿冷。《春秋》：‘秦、晋世为婚姻，而世寻干戈。’今人甫联姻，则仇衅渐开，嫌隙无已，用秦晋之好语，最是的切耳。《史记》：‘樗里子瘿而多智，时人号为智囊。’又杜预亦有瘿，称知囊。今人以‘知囊’作美称，强加人以瘿矣。今人自书某地某人，必用先代名，以为雅异。夫郡邑一代有一代之名，犹一人有一人之名也，假如宋人自称唐人，唐人自称秦、汉人，可乎？昔王公鏊作《苏州志》，题曰《姑苏志》，其师甫见其标题，辄呵曰：‘不通，不通。’曰：‘今是苏州，不是姑苏。’王公矍然，即改正之。桑悦《客星亭记》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国皇，曰温星，凡有所犯，无不灾凶。’《后汉·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应之，于此不书，似因子陵而讳占也。且犯常之变，刘聪遂亡，光武无应者，岂目前下贤一事，亦可弥其灾患欤？’此论特佳。宣和间，刘季高侍郎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乃知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当时人言：有井水吃处，皆知歌柳七词。即妄诋之，能禁其不传否？有盛名于世者，未可以轻毁，只自取辱。此汝曹所当戒慎！”和公此论，大都拾人牙后慧，以教儿曹，亦可开其蒙稚，故录之。

周必大文苑英华跋

周平园跋《文苑英华》云：臣伏睹太宗皇帝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各一千卷。二书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虽韩、

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文，世犹罕见，故修书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当真宗朝，姚铉诠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况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臣事孝宗皇帝，圣谕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谬，不足观。帝乃诏馆阁，裒集《皇朝文鉴》，臣因及《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习文墨者，月给餐钱，满数岁，补进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注，缮写妆饰，付之秘阁，后世将遂为定本。臣过计，有三不可：国初文籍虽写本，然校雠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旨。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为殷，以洪易宏，或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缺一句或二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颡，三也。顷尝属荆帅范仲艺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遍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缺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惟是元修书历年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三，二诗或合为一，姓名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其间赋多用员字，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员字之省文？以尧韭对舜荣，非读《本草》注，安知其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各有侧音，而流俗改切磋为“效课”，以“驻”易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始雠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讫工。盖欲流传斯世，广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优。老臣发端之志，深惧求者之莫知其由，故列兴国至雍熙成书岁月，而述证误本末如此。缺疑尚多，谨俟来哲。

永乐大典

明成祖先命解缙等辑《文献大成》，后命胡广、王洪因之编《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见《蟫精集》中。弘治中，命重抄一部，藏于文楼，嘉靖中火，亟救得免。复命儒生摹抄，至隆庆元年始竟。神宗时，三殿火，书多被焚。

议刊永乐大典未成

明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书，谓《永乐大典》人间未见，宜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刊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而终未颁行。窃谓文皇与穆宗两番抄录，已费不赀，镂板通行，谈何易耶。

内府藏宋板被盗

沈景倩谓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宋板居大半。其地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掌管俱属之典籍，盗取市利，实繁有徒，历朝所失已强半。正德十年乙亥，命中书胡熙、典籍刘伟、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继先又窃取其精者。向来传闻杨升庵因父在阁，潜入攘取。后嗣皇即位，言及阁书云："记得俱为四川姓杨的官儿取去。"二说虽未知孰是，而风影究有自也。至神宗以后，十亡其八矣。

卷十七

淳化阁帖

上命重镌《淳化阁帖》，发内府藏本三种，选工临摹上石。金坛司农逐加考校，奏云："查《淳化阁帖》十卷，昔人称其精神完足，抚勒逼古，为名家法帖之冠，自《大观太清楼》以下诸帖皆所不及。上嘉惠艺林，重镌古帖，俾操觚家知所津逮，自应以《淳化帖》为准。按宋太宗初刻阁帖，令待诏蜀人王著诠次，著工于书法，而未能贯通古今，钩摹虽善，排次多讹。秦观、米芾、黄长睿诸人校订其失，散见评论者不一而足。如禹书不先诸帝，司马攸不列诸王，晋武帝以孙而先祖等类，此皆义例之失当者也。梁武、梁高别为二人，王昙首失首字，庾亮元规、沈嘉长茂名字各采其一等类，此皆列名之失当者也。宋儋唐臣，而次于斯、邈；陈达晋人，而系以陈朝；张芝得崔法，而位置在崔瑗前；李邕、薛稷皆初唐，而位置在柳公权后等类，此皆时代之失当者也。皇象诸人则系衔，郄鉴诸人则系地，张芝诸人官里皆从其阙等类，此皆标题之失当者也。文皇敕内不应有文叔之称，大令帖中不应有仁祖之字等类，此皆鉴别之失当者也。大约全帖序次多有不伦，第五卷尤为繁杂，今既重加镌较，自应逐条订正。首列帝王，次及诸家，字画卷数仍其旧。卷中概以时代诠次，名字之上各详爵里。其彼此舛讹确有证据者，悉从改正。谨编列加签识语辨正，于古学书法，均有裨益"云云。宪皇帝跋《淳化阁帖》云："此帖乃四十年前为直隶巡抚崔澄购得，以畀其婿法海，计藏于佟氏者三十八年矣。今以藏本进览，纸墨润洁，神气宛然，真初拓之佳者，共二十册，与外间海传本迥殊。又仁庙跋本，乃宋太宗赐翰林学士毕士安

者，所谓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大臣登两府，方得拜赐，正是本也。汉、晋而后，书法神理，借以留一线，赖有此耳。”予在内廷获睹二本，每一披玩，辄为神洽。同年陆耀青来临之，久而尽焚其稿本，语余云：“愈看愈难。”噫，知言哉！

苏字

欧阳叔弼谓东坡书似李北海，坡言亦自觉如此，不知似在何处。

古人不贵小楷

李实君跋书一则云：“古人不贵小楷，谓之隶书，为胥隶所书耳。梁武帝敕臣下，书疏皆用行，狎笔自书，惟署名稍谨耳。唐文皇令三馆诸生写道释诸经，以其楷正，名经生体，士大夫不尚也。竹雨弟屡邀余作楷字，目昏甚苦之，为作一绝，以冷其意，然此实书家正论也。鸭头狸骨擅雄奇，不数银钩虿尾齐。请看贞观写经手，品流虞褚隔云泥。”

状元工书法

王阮亭谓本朝状元工书法，世祖爱欧阳询书，壬辰邹忠倚、戊戌孙承恩，皆法欧书；圣祖工二王法，己未归允肃、壬戌蔡升元、庚申汪绎，皆法《黄庭》、《乐毅论》者。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升。国初沈绎堂、蒋虎臣齐名。沈书传者多，而蒋不多见。

老笔

董思翁自跋《月赋》后云：文衡山先生八十一岁蝇头书，更精谨，胜于八十年，后一年益趋纤细，至有不可读者。王方平见麻姑以丹砂作戏，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复狡狯变化也。"吾有题画诗云："少年多狡狯，老笔渐纷披。气韵从何得，心无赞毁时。"又不用文先生法，此思翁之又一进境也。

姜陈何三家书法

徐坛长云："近书家推三人：姜苇间、陈香泉、何义门。姜学晋人，用笔蕴藉，吻肩不露，结体亦高，雅不踏时蹊，惟笔笔拆开看，有未足处。陈知用笔，点画有功，只好古字，反坠河北毡裘气，又从襄阳入手，任学晋、唐，骨胎自露，更觉可嫌。何临仿唐人熟甚，实得古人笔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着笔描字，不是提着笔写字。"又云："迟以取妍，速以取动，先必为速，然后能迟，白石语也，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则初学便须迟迟，挥运熟然后始可速也。如一点与画相应，两点自相应，三点一起一带一应之类，如何可违？若执笔欲紧，运笔欲活，不指运而腕运，手不知运，腕不知执，皆古人定法不可易者。"

左手书

高西园凤翰能左手书，大抵狂草耳，不可入规绳。向见张泾南司寇坠马伤右臂几折，时方奉敕书《落叶倡和诗》，遂用左手书，作小楷，凝厚蕴藉，无一笔呆滞，真造化手也。张南华学士赠以诗

云：“骤马天街一蹶中，险将折臂兆三公。翻身学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铜。漫笑庄生虚攫右，早夸杜老妙书空。断碑半截浑难补，天遣重完赖国工。”时得蒙古良医，百日全愈。

不喜作楷书

予自七八岁即不喜作楷书，自父师外，问函无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幸四海友朋谅之，未有以此相訾者。柳诚悬云：“心正则笔正。”程子云：“即此是学。”又云：“作字甚敬。”前辈格言多矣，皆视之不动心。一日阅朱子《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荆公病云云。披阅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忸怩数日。至是稍稍写楷书，久之故态复萌。

奸雄多工书

古来奸雄多工书，如李斯、赵高、曹操、钟会、刘曜、王敦、桓温、刘裕、刘毅、桓玄、郄超、朱温，下至盗贼亦有之。梁虞和论书表云：“庐循素善尺牍，尤珍名重西南，豪士咸慕其风，剧贼乃亦娴此，真可怪也。”杨升庵谓朱文公书法出于曹操，操书行世者甚少，惟贺捷表元时尚有，文公所学必此。按刘恭父学颜鲁公书鹿脯帖，文公以时代太近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此又见文公之书果学操也。

石碑之厄

王抟尝荐向拱讨凤翔有功，拱后得镇京兆，思有以报，抟曰：“长安多碑篆高文，愿悉见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无不搜剔，凡得石本三千余以献，分隶为《琬琰集》一百卷。先是拱访求时，毁垣穿冢，蹊田害禾，深为民害。闻者辄私镬文字，踣毁碑石，或为柱础帛砧。宋元祐间韩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急，民迫期限，率磨碑石以应。景祐时，奉太后意建庙，悉取长安碑石为塔材。关中之碑经此数厄，所存亦寡矣。洛阳天渊池中，有魏文帝九华楼殿基，悉是洛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碑碣所甃。明初，开封建城，尽取相国寺碑烧灰。燕京旧碑多为中贵取置神道，或重修庙宇，改勒新文，亦金石之屯会也。

草字诀

赵子昂绢书《草字诀歌》，跋云：“世有《草书诀》，本非善书者所作，故多谬。然学便于诵习，兼其间亦有可取者。戏书一过，以示子久。”

阁帖体例失当

阁帖有不可解者五：先以帝王，而禹列五卷；首汉章帝，而书用周侍郎千文；收圣人书而列于诸家，次以名臣，而硕儒、高士、黄冠、缁衣、闺门皆入其中；出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择善手书之，而收及赝本；大王中多许书，米海岳、黄长睿辨之。吴季子碑，陈仲醇谓吴子二字类小篆，有陵之墓四字类大篆，即云殷仲恭摸拓，亦不应摹写失真。见山阴章大来后甲集。

陶弘景书

《续博物志》云：陶隐居书，世传画板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是唐人亦以《瘗鹤》为隐居书，当必有据。

观帖之法

凡欲观古帖，先观字法刻手，次观拓法，纸墨色泽。若不能识字法刻手，审其墨气可矣。色坚如漆，手揩不污者，真古也。微抹之而满指染黑者，伪拓耳。凡帖以北纸北墨为佳。北纸用竖帘，其质松而厚，不甚渗墨。以手拂之，如薄云之过青天，犹隐隐见纸白处。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蜡，故色淡而纹绉，非夹沙作蝉翅拓也，凡北碑皆然。南纸坚薄，极易拓，墨用烟和蜡为之，乃色纯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纸墨之辨也。

阁帖上品

《淳化阁帖》虽为黄、米掊击，而今之书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而无银锭纹者，初拓也，绝不易得；有银锭纹者，有墨浓墨淡之分，而墨浓者觉胜，总之价不下百千。故临江泉潭，皆可蓄也。元美以绛为淳化嫡子，太清楼为介弟。

兰亭定武本

宋拓《兰亭》定武本有五：未损本，初拓也；损本，彭绍所留也；不损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阔行古刻也；复州镌损本，真定

武本重摹也。鉴家当辨以心目。损本，谓“湍流带右天”五字损也。

拨镫法

《王氏谈录》谓右军有拨镫法，镫即马镫，笔管直则虎口开，如马镫也。又足踏马镫，浅则易出，大抵执笔宜在指尖耳。《广川书跋》云：“邬融问拨镫于怀素，素曰：‘如并乘，镫不相犯。’”近代诗人多作平声用。

李邕书

李北海书为李唐巨擘，而《新唐书》本传中一字未详，亦过略矣。

白麟

《六研斋随笔》云：成化中，有士人白麟，专以伉壮之笔，恣为苏、黄、米三家伪迹，人以其自纵自由，无规拟之态，往往信为真。此所谓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苏公《醉翁亭记》草书即其手笔，至刻之石矣。米书《师说》，亦此公所作。

沟道

南碑刻浅，北碑刻深，谓之沟道。

书法传授

书法自蔡中郎后衍有三支：一由韦诞以及钟繇，繇传子会与宋翼；一由张芝以及卫瓘、卫恒，此其二派也；其一则由女琰传于卫夫人，而王旷学焉。右军又学于旷，而传于献之，递及羊欣、王僧虔、萧子云、释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以至张旭。嗣后如颜真卿、李阳冰、徐浩、邬彤皆受于旭者也，徐琦、皇甫阅又受于浩者也，怀素、柳公权又受于彤者也，刘禹锡、杨归厚又受于阅者也。递传递衍，以至于宋之崔纾，其援受皆可考。惟蔡襄毅然特起，不假师承，可谓间世豪杰之士。其他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子昂俱宋、元名家，而初无常师云。

柳书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之，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皆习其书。长庆以来，柳公权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公权与族孙璟同在翰林，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古书法之识别

欲观古书法，当澄心定虑，勿以粗心浮气乘之，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真率做作，真伪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而真伪无能逃吾鉴中矣。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联属，字形如算子者，集书也。或双钩形迹犹存，或无精采神气，此又不难辨者也。又古人用墨，无论燥润肥瘦，

俱透入纸素，后人伪作，墨浮而易辨。

书与画不同

书与画不同，书有离合，一幅之中而好丑互见。书法如禅，是则都是，非则都非；是非之间，间不容发。是者，虽稊稗瓦砾，皆妙道也；非者，虽佛言祖语，皆糟粕也。

宋曹书法约言

宋射陵书，一时负盛名，所著《书法约言》，颇得古人神髓，后来香泉、坛长补之，湘帆辈纷纷论辨，皆不及也。今摘录其要，求之有余师矣。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云：意在笔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笔有由，从不虚发。今人好溺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又安望其升晋、魏之堂乎？凡运笔有起止，一笔一宗皆有起止。有缓急，缓以会心，急以取势。有映带，映带以连脉络。有回环，即无往不收之意。有轻重，转肩过度用轻，画捺蹲驻用重。有转折，如用锋向左，必转锋向右；如书转肩，必内方外圆；书一捺，必内直外方；须有转折之妙，方不板实。有虚实，如指用实，而掌用虚；如肘用实，而腕用虚；如小书用实，而大书用虚，更大则周身皆虚矣。有偏正，偶用偏锋，亦以取势，然正锋不可使其笔偏，方无王霸杂处之病。有藏锋，有露锋，藏锋以包其气，露锋以纵其神。藏锋高于出锋，亦不得以模糊为藏锋，用笔须如太阿截铁方妙。即无笔时，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演习，久之自熟，虽行卧皆可意为之，自此用力到沉着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觉刻划太甚，必须脱去摹拟蹊径，自出机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优游笔端，然后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则神之所托也。

初作字不必多费纸墨，取古拓善本，细玩而熟观之，既复背帖而索之。学而思，思而学，心中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学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一二，既得其四五。自此纵书以扩其量，总在执笔有法，运笔得宜。要之把握亦无定法，熟则巧生，又须拙多于巧，而后真巧生焉。务求笔力从腕中来，则几矣。腕竖则锋正，正则四面锋全。常想笔锋在画之正中，则左右逢源，静燥俱称。楷书如快马砍阵，不可令滞；如坐卧行走，各极其致。草如惊蛇入草，飞鸟出林，来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为主，后作者为宾，必宾主相顾，起伏相承。疏取风神，密取苍老。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用骨为体以主内，法取乎严肃；用肉为用以彰外，法取乎轻健。骨肉调匀，血脉贯通。疏处平处用满，密处险处用提。满取肥，提取瘦。太瘦则形枯，太肥则质浊。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质不健，神采何来？肉多骨微，谓之墨猪；骨多肉微，谓之枯藤。书必先生后熟，既熟而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凡书成，宜自观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但拘于小节，畏惧生疑，迷于笔先，惑于腕下，不能书矣。

凡作楷，先令字内间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大小繁简，长短广狭，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状。但就其本体，尽其形势，不拘拘于笔画之间，而遏其意趣。使笔笔着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极其自然，乃为有法。仍须带逸气，令其萧散，骨涵于中，筋不外露，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方是藏锋，方令人有意外之想。作大楷，结构贵密，否则懒散无神。若太密，恐涉于俗。作小楷，易局促，务令开阔。有大字体段，易于局促者，病在把笔苦紧，运腕不灵，则左右牵掣。把笔要在虚掌悬起，而转动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笔后，徒得其点画者，非书也。总之习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书法取人，专务严整，欧、颜诸家宜于朝庙诰敕。若论其常，当书钟、王，及虞书《东方朔赞》、《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破邪论序》为则，他不必取也。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盖行书作于后汉刘德升，钟繇亦善作行书。所谓行者，即真者之少纵也，如云行水流，浓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务须结字小疏，映带安雅，筋力老健，风骨洒落，字虽不连而气候相通，墨纵有余而肥瘠相称。徐行缓步，今有规矩，左顾右盼，毋乖节目。运用不宜太迟，迟则痴重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则窘步失势。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变。要之强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志专神应，心平手随，体物流行，因时变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黄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风穆穆然。如此作行书，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别，总取法右军《禊帖》、怀仁《圣教序》、大令鄱阳《鸭头丸》、刘道士《鹅群》诸帖，而诸家行体次之。

汉兴有草书，徐锴谓张芝作草，芝草在汉兴之后无疑。迨杜度、崔瑗、崔实、草法始畅，张伯英又从而变之。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王大令得逸少之遗，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续前行之末，使血脉贯通，后人称为一笔书。自伯英后，卫瓘则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后张颠、怀素皆称草圣，颠喜肥，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务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间，如印泥划沙，起伏随势。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侧，草书时用侧锋，则神奇出焉。逸少尝云：作草令其笔开，自然劲健。纵心奔放，覆腕转促，悬管聚锋，桑毫外托。左为外拓，右为内伏，内伏有度，始为藏锋。若笔尽墨枯，又须接锋取兴，无常则也。然草书贵通畅，下笔易于疾，疾时须令稍缓，缓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敛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阴森而高举，或脱落而参差。忽往复收，乍断复连，承上生下，恋子顾母，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蹿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十数字而不断，萦结如游丝一片，乃不善者之大病也。古人见蛇斗与担夫争道，而悟草书，颜鲁公曰：张长史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与公孙舞剑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状。可

见草体无定，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生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凡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以灵转取致。如企鸟跱，志在飞；猛兽骇，意将驰。无非要生动，要脱化，会得斯旨，当自得耳。以上摘录《书法约言》。

蒋衡

蒋湘帆衡寓扬州，写《十三经》，马秋玉代为装潢，高东轩相国进呈御览，恩赐国子学正衔，人以为荣遇。今书俱在南书房，予在内廷犹见之。

学书讳丙日

学书讳丙日，以仓颉丙日死也。见《论衡·讥日篇》。

苏黄书法

东坡戏山谷曰："鲁直字清劲而笔势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字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甚似石压虾蟆。"词锋相敌，两公皆心服。若近日伪迹，一则树挂死蚓，一则石压死蛙耳。

石刻

石刻以深沟为力，以不溢为巧，若瘦硬之书遇工巧之刻，着意拓墨，必陷入沟道。纸质已宽，装潢时加意熨帖益更痴肥，其失真面目

不待见而后知。故于石刻观古人书犹管窥耳，而敢肆雌黄乎？

颜鲁公争座帖

颜鲁公《争座帖》、《坐次帖》稿所称“右仆射”，盖郭英乂也，鱼开府，即鱼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与裴冕同拜命于集贤殿，为右仆射。唐世以中官为观军容使，自鱼朝恩始；朝恩为军容，实自监英乂为陕西军始。意与朝恩共事久，情好笃，故菩提寺行香位次，当寻袭为常。鲁公退而贻书，反复论辨，力斥其非，无少容贷。盖当时朝恩怙宠骄肆，观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讲易鼎覆餗，以讥宰相元载，则可以知其为大珰之至桀黠者矣。鲁公锐然申朝廷礼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满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岂有他日崔旰之祸乎？史称鲁公当肃宗至德初，国事方草昧，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征之，庶几想见其风采也。

李日华索书规条

《山居随笔》一则云：林居多暇，士友索书者坌集，因戏定规条以示掌记曰：大涤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懒，示谕掌书僮等知悉：迩自渔郎启闷，鸟径通幽，虽弥明非世俗之书，而杨许泄真灵之哑，何妨洒墨，聊戏抟沙，即开乞署之门，且撤躲婆之石。凡持扇索书者，必验重金佳骨，即时登簿，明注某月日，编次甲乙，陆续送写，不得前后搀越。每柄为号者，取磨墨钱五文，不为号三文。其为号必系士绅及高僧羽客，方许登号，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禀请挥写。如乞细楷者，收笔墨银一钱，磨墨钱亦止三文，写就藏贮候发，亦明白登记某日发讫。其有求书卷册字多者，磨墨钱二十文，扁书一具三十文，单条草

书每幅五文。纸色不佳或浇薄渗墨者，不许混送。昔山阴馋口，自笼羽人之鹅；莆阳奢望，竟驱昵友之婢。我悉贷除，以润汝辈，汝辈既居橘栗术葛之俦，应修玄楮泓颖之职，恪供乃事，勿横索也。己巳闰月示。此竹懒初脱京尘，乍亲林影，日长无事，曲徇交知，作此游戏筹略。年来眼暗兴颓，一意以纳息为务，铺席将收，招牌可揭，僮辈其各秉犁锄，助我灌园，勿深仗毛锥子也。癸酉小雪后一日，懒翁再题。

黄鼎

沈归愚为黄尊古作志铭云：当代以画名者五人，武进恽寿平格、太仓吴渔山历、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谷翚，最后得吾友黄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进士，官侍郎，显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与之齐。四人较难，然寿平、渔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前后导扬，宜其名流播远近，而尊古当诸公徂谢，推挽无人，尤难之难也。吴中评画者，谓石谷看尽古今名画，下笔俱有似处，得称大家；尊古看尽九州山水，下笔俱有生气，并称大家。两人皆虞山人。

贾似道鉴赏书画印

贾似道鉴赏书画，有印章云“贤者而后乐此”。见《云烟过眼录》。

楼琦耕织图

宋于潜令四明楼琦，作《耕织图》以献思陵，每图各系五言八句

诗。余在内廷得见其真迹，诗皆小篆书。

焦秉真冷枚沈喻

仁庙时刻《耕织图》四十六幅，系焦秉贞画。《万寿圣典》二卷，冷枚画。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冷枚，字吉臣，胶州人。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内务府司库沈喻画。

鉴别书画

宋漫堂云：骨董虽小事，却有分别。看字画，经纪不如士大夫；看铜玉器，士大夫不如经纪。太宰自谓看字画，虽深夜黑暗处，闻其气味，摹其经绢，即知真赝。每至人家，立院落中，遥望堂画，即辨某人手笔。作《论画绝句》云："真赝何须苦辨之，邢夫人至尹能知。夜无灯火分明在，此语虽夸理未奇。"朱竹垞亦有《论画绝句》。

五画

往时在都门作三画诗，芜湖铁画，饶州磁画，松江火笔画也。又漳州织画，裂纸为之，一经一纬，布置设色，无异丝绣。闻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挛画纸，点染作色，如古名画，名挛画，亦可咏。近见宋绣大轴，精深华妙，超诸品之上矣。

画力

王元美曰：画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神去，千年绝矣。

马士英画

马士英画，金陵人家有者尚多，后因薄其为人，遂改为妓女冯玉瑛，实无其人也，聊就字形改之。然则权相不及一娼女也，可畏！可畏！

素女

徐陵《与周弘让书》："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势。"又边让《章华台赋》："归乎生风之广厦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援毛嫱之素肘。"注云："黄帝轩辕氏得房中之术于素女，握固吸气，还精补脑，留年益龄，长年忘老。"张平子诗："明镫巾粉卸，设图衾枕张。素女为我师，天老教轩皇。"考《后汉书》，广川王"坐画屋为男女交，置酒令姊妹饮"事废。汉时发冢，凿砖画壁，皆作男女交状，且有及男色者。后则炀帝铜屏，高宗镜殿，皆宋人《春宵秘戏图》蓝本也。明隆庆御窑磁器，亦多绘此式。当时唐寅、仇英画手特工。近日推大同马相舜，字圣治；太仓王式，字无倪；歙县罗龙，字锡三。其他粗艳不足观。杨铁厓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对对鸳鸯浴锦波。"元人冯海粟《题熙陵幸小周后图》："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惨绝，惨绝！

冯嫽和戎

罗龙书《锦车出塞图》，乃汉宫人冯夫人嫽乘锦车和西戎故事。杨升庵尝言此亦佳话，而六朝、唐、宋人无入篇咏者，惟刘孝威“锦车劳远驾”，骆宾王“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一句一联而已。此事可画可歌，远胜明妃之失节，文姬之伤化也。

灯下作画

董宗伯谓灯下作画，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

汉宣画贤士

《论衡·须颂篇》云：宣帝之画图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祖父不贤，故不画图。

妙手与俗笔

人物顾盼语言，花果迎风带露；飞禽走兽，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闲幽旷；屋庐深邃，桥彴往来；石老而润，水淡而明；山势崔嵬，泉流洒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脉分晓。有此数端，虽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类瓶中所插。飞鸟走兽，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台模糊错杂，桥彴强作断形。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止一面，树少四枝。或高大不称，或远近不分；或浓淡失宜，点染无法；或山角浮水面，水源无来路。凡此数病，虽不知名，定是俗笔。举此以观画，亦不大失眼矣。以上所云止是细目，其大纲一言以蔽之曰：观其神。

蓄画蓄书

画学不以时代为限，各自成佛作祖。书法则不然，六朝不及晋、魏，宋、元愈不及六朝与唐。故蓄画上自顾、陆、张、吴，下及伯虎、徵仲，皆为伟观，而蓄书远求上古可也。

元四大家

《偃曝余谈》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无士人气。王派虚和萧散，如惠能之禅，非神秀所及。郭忠恕、马和之，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沈启南

王弇州尝言：沈启南于宋、元名手，一一能变出化入，俱可夺真，独于倪元镇不似，盖老笔过之。

李开先论明画家

李中麓开先太常，章邱人，收藏甚富。尝作《画品》，次第明人，以戴文进、吴伟、陶成、杜堇为第一等，倪瓒、庄麟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论与吴人颇异。弇州与之善，尝过中麓草堂，尽观所藏，无一佳者。中麓谓文进高过元人，不及宋人，亦未为定论。《画品》略云：戴文进如玉斗，精神佳妙，复是巨器；吴小仙如楚人战巨鹿下，猛气横发，加于一时；陶云湖如富春先生，云白山

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罗浮早梅，巫山朝云，仙姿靓洁，不同凡品；庄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云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虽微，玉盘盂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贾阆仙，身则诗人，犹有僧骨，宛在黄叶长廊之下，石田而下无讥焉。

墨兰

画墨兰，自郑所南、赵彝斋、管仲姬后，相继而起者，代不乏人。然分为二派，文人寄兴，则放逸之气见于笔端；闺秀传神，则幽闲之姿浮于纸上，各臻其妙。赵春谷及仲穆以家法相传，杨补之与汤淑雅则甥舅媲美。杨维干与彝斋同时，皆号子固，俱善画兰，不相上下。以及明季张静之、项子京、吴秋林、周公遐、蔡景明、陈古北、杜子经、蒋冷生、陆包山、何仲雅辈，墨出众香，砚滋九畹，极一时之盛。管仲姬之后，女流争为效颦，至明季马湘兰、薛素素、徐翩翩、杨宛若，皆以烟花丽质绘及幽芳，虽令湘畹蒙羞，然亦超脱不凡，不与众芳为伍矣。录《画法源流》一则。

兰竹

元僧觉隐曰：当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画家推为名言。余谓真皮相耳，未可以知画许之。

曾鲸谢彬

王渔洋谓曾鲸、谢彬，近日写真最擅名。吾见其晚年笔墨，亦草草耳。鸿胪序班禹之鼎，名重辇下，亦时有利钝。名手尚尔，况其他

乎？

苏辙谈画

苏颍滨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所见人物，皆吾画笥所不见者，独鬼神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石氏画苑记》：“子由博雅通人，不应谬诞至此，当是后人假托之语。”

黄子久

钟嗣成作《录鬼簿》，载其相知工词曲者，称黄子久乃陆神童之次弟，在姑苏琴川子游巷居。幼时螟蛉温州黄氏，因而嗣焉。其父年九旬时方嗣，见子久曰：黄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宪令，以事论经理田粮获直。后在京，为权豪所中，改号一峰。原居松江，以卜术闲居，目今弃人间事，易姓名，为苦行净坚，又号大痴翁。公望学问不待文饰，至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艺，无所不能。词曲落笔即成，人皆师尊之。尤能作画。

倪画

江南人家以有无云林画分雅俗，宋漫堂诗云：“俗韵吾知免，永言高士晤。”题倪画也。

朱熹画

《太平清话》一则云："朱紫阳画，深得吴道子笔法。"

陈洪绶白描罗汉

施愚山在山阴，得陈章侯白描罗汉，其徒陆薪山见之，惊曰："吾师绝笔也。师作人物，设色缀染，某皆能从耳。惟振笔白描，无粉本，自顶至踵，衣褶盘旋数丈，一笔写成，不稍停顿。有游鲲独运，乘风万里之势。"章侯性癖简，狎游之时，一杯在手，画无吝色。若意不可，虽强有力啖以金帛，不可得，颇似郭恕先遇岐亭富人时也。

董其昌陈继儒

施愚山云：董思白、陈眉公以词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临殁，索妇人红衫绛襦为服；陈年八十三，将逝之前辟谷数日，盛为诗歌，以书别亲友，仍题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三十年临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世鱼跃鸢飞。"掷笔而终。陈卧子少时，眉公极奖许，而卧子不甚服，晚乃心折，为作《征君诔》。

书画帖琴藏法

凡法书名画、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将收入窄小匣中锁闭，其匣以杉板为之，内勿添油糊纸，可免湿霉。以纸糊四周，勿令通气，庶不至霉白。过此二候，宜置卧室，使近人气，置高阁，俾远地气，乃佳。又画书帖，平时十余日一展玩，微见风日，不至久卷作霉。琴则盛以锦囊，挂板壁透气处，勿近墙壁风露日色。收藏得法，过人远矣。

五不可

展玩书画，有五不可：灯下，雨天，酒后，俗子，妇女也。

泥金

宣和、明昌二帝题签，法书用墨，名画用泥金。见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

制糊

用面搦作掌大块，入椒矾蜡等末，用水煮，俟面浮起为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气白泛，即易水，直待气泛尽，取出待干，配入白芨汁，作糊，永远不霉黑。又法，用白芨为末，匀入白面，洁净水漫漫澄过，不可将水入面，但以面水入器内盖好，一日一夜，待面沉入底，务令粘腻，量水多少，入白蜡及明矾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搅。火须用文火，不得令焦。结实如腐，取出作数块，浸水中，以次用之。

绢

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三等绢虽历世久近不同，然皆丝性消灭，受糊既多，无复坚韧。以指微跑，则绢素如灰堆起，纵百破，极鲜明，嗅之自有一般古香，非若伪造者，以药水染成，无论指跑，丝丝露白，即刀刮亦不成灰，嗅之气

亦不雅也。碎裂纹，各有辨，长幅横卷裂纹横，横幅直卷裂纹直，各随轴势裂耳。其裂亦俨状鱼口，横联数丝，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苏，不可伪作。伪作者，刀刮指甲画开，丝缕直过，依然作毛起，掐坚韧不断也。此望而可辨者。

绢素光纸

画不重绢素，若唐宋人画。皆是绢素上作，纸者绝少，不可一概不取。而元章父子画又绝无一笔作于绢者，不可不知。墨迹不重研光粉泽纸，神易脱故也。

历代名纸

造纸始于蔡伦，有网纸、谷纸、麻纸，徒成其名而已。晋有子邑纸、侧理纸、一名水苔纸，以苔为之。茧纸。日本有松皮纸，大秦有蜜香纸，一名香皮纸，微褐色，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高丽有蛮纸，扶桑国有笈皮纸，江南有竹纸、楮皮纸、黟歙凝霜纸，浙中有麦麸稻秆纸，吴有由拳纸、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唐有短白帘、硬黄纸、粉猎纸、布纸、藤角纸、麻纸、有黄白二色。桑皮纸、桑根纸、鸡林纸、苔纸、建中女儿青纸、卯纸。一名卯品，晃滑如净面，笔至上多退，非善书者不敢用。李后主有会府纸，长二丈阔一丈，厚如缯帛数重。陶谷家翻阳白，长如匹练。南唐有澄心堂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宋有张永自造纸、为天下最，尚方不及。藤白纸、研光小本纸、蜡黄藏经笺、有金粟山转轮藏二种。白经笺、鹄白纸、白玉版、匹纸、蚕茧纸，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英山纸、上虞纸，皆可传之百世。明时大内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研光，洁白如玉。磁青纸、高丽茧纸、皮纸、新安玉笺、乃绝细坚韧白棉纸，裁为小幅。谭笺、不用粉造，以洁白荆川连楷厚研光用蜡打各样细

花。观音帘、匹纸，皆可珍者也。

真古纸

真古纸，色淡而匀净，无杂渍斜纹绉裂，若一轴前破后加新甚众，熏纸烟色或上深下浅，或前深后浅。真古纸其表故色，其里必新，尘水浸纸，表里俱透。真古纸试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坚而不裂，厚者糊重纸脆，反破碎莫举。伪古纸，薄者即裂，厚者性坚韧不断，其不同皆可辨。

纸数称番版刀

王右军守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有九万版，悉与之。杜暹为婺州参军，吏以纸万番赆，受百番。张华《博物志》：赐侧理纸百番。集贤院学士，大府供纸五千番。陈后主供智者藤纸一堕。今人以折成页子者，谓之版，其大者谓之番，百张谓之刀，五百谓之大刀。又造纸谓之抄。

卷十八

吕才厘定阴阳杂书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吕才厘定《阴阳杂书》，其序《宅经》曰："近世巫觋，分五姓，属五音，此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此禄命不验之著明者。"其序葬曰："古者朝市变迁，泉石交侵，故谋之龟筮。近代选年月，相墓田，以穷达寿夭，皆由卜葬。"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以妖巫妄言，于擗踊之际，择地择时，而希富贵，诚何心乎？

俞诲百怪断经

俗刻《玉匣记》。所载耳鸣、眼跳、心惊，按时占验等法，本于宋人俞诲《百怪断经》，当时已多非之者。

通书

隋殷绍表“臣述《九章》数家杂要，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专说阴阳吉凶之事，即今《通书》之祖也。按刑福祸德趋避之说，始于《淮南子》，而阐明于殷绍。汉武帝聚会占诸家，问某日取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制曰以五行为主。噫！《洪范》策短龟长，龟从筮逆，盖自古无合一之理矣，纷纷者奚为耶？

停柩不葬

停柩不葬，律有明禁，而从无举劾者，此世道人心之忧。朱高安相国尝言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得授官，生儒不得应试。赴铨入试者，文内开明某月日除服，某月日安葬，取宗邻墓地结状，方准行，捏饰者以匿丧论。其言至当，惜未著为令申。

迁葬最为害理

迁葬最为害理，名利不遂，举亲骨屡移之，吾见亦众矣，而往往借口于朱子何耶？明卢正夫格弘治进士，论迁墓云：“朱文公父卒，葬于崇安之五夫里。后二十七年，母祝夫人卒，卜得两地，欲两承其吉。明年迁父于白水里鹅子峰下，而葬母于建阳天湖之阳，相去百里，自为文以纪之”云云。予阅《朱子大全》，不见此纪，疑出于好事者之口。

谈名堪舆各执一说

谈命者以干支阴阳为造化，一定不易；堪舆家又以祸福吉凶，皆人力转移。各执一说，无不可者。最怪近人既信子平一定之言，又信堪舆无定之说，聪明智慧，至此而大愚。何耶？此皆随波逐流，周旋世故，非真有所得而信之也。

徐子平

世称徐子平精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曰子平。子平名居易，五季人，与陈图南同隐华山，亦异人也。今之推子平者，乃宋末徐彦升，非居易也。

人命八字

人命八字，共计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天下恒河沙数何止于此，富贵贫贱寿夭，势不能同。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论，亦止一百三万六千尽之，天下之人何止千万，亦不能不同。且以薄海之遥，民物之众，等差之分，谓一日止生十二种人，或二十四种人，岂不厚诬？

术家规时揣势

张端义《贵耳集》云：有老谈命者问后进云："汝术即我向者之术，何汝言验而吾不验？"后进曰："向之士大夫命占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之士大夫须多带刑丧冲击，方是贵人。不见近日监司郡守师阃者，孰不日以杀人为事乎？"老者因叹服，益征术家亦不尽用其师说，而专规时揣势为秘诀，自古已然。

十二宫

十二宫之分，子曰宝瓶，丑曰磨蠍，寅曰人马，卯曰天蠍，辰曰天秤，巳曰双女，午曰狮子，未曰巨獬，申曰阴阳，酉曰金牛，戌曰白羊，亥曰双鱼。

韩绛曾布蔡京八字之异

宋韩献肃公绛发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苏魏公挽诗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绛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时终，曾文肃公布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时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生庆历中，后六十年至大观改元丁亥。东都有郑氏货粉者，以正月初五日亥时生子，八字与京同，人皆异之，后年十八，醉骑马堕金明池死。命之理微，有定论哉。

史贻直之命

德清蔡文公精子平之学，一日史胄司夔先生过访，蔡告以得南中信，生一孙，推其命颇富厚，若迟一时，则大贵无疑。史扣其日时，大惊曰："予今岁得子，正其月日时也。"蔡曰："此儿必入阁。"即今相国铁厓公贻直也，京师传为佳话。又见某公《笔识》云：康熙辛酉，胄司宫詹携眷属入都门，泊水驿，生相国铁厓公。家人往来岸上，闻一铁工家适生一子，问其时正相同，归告之胄司先生，先生心识之，字之曰铁厓。后二十余载，相国已官清禁，先生南归，复经其地，欲验旧事，亲行访之，则门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问之则辛酉某日生者也。公归竟夕不寐，既乃悟，语客曰："此四柱中

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气补其缺。若生于镕冶之地，则以火济火，全无调剂矣。”蔡公之言，又何所见耶？

八字干支相同

高叔嗣，嘉靖中生，与伪汉陈友谅八字干支悉同，年三十七卒，亦与友谅同。明英宗八字，与布衣沈周、知县卢钟皆相同。沈继山、思孝，少司马，浙人。邓定宇以赞。八字相同，邓以辛未会元鼎甲，官少宰，后沈一科；沈以戊辰至左都，后邓十年卒，皆无子。

精术数者昧于自知

屈原自叙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谢在杭《五杂俎》云：唐李虚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干支，推人祸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时，自宋以后，方并其时参合，谓之八字。虚中在唐时推禄命无不奇中，然其晚年炼黄金求不死，疽发于背而死。盖始而欺人，继而自欺，殆不知命之尤者欤？刘青田为佐命元勋，尤精数学，岂不自知？乃当元末出仕，身罹大辟。羁管绍兴路，恸哭欲自杀，赖门人密理沙苦留，得不死。胡明于知人，而昧于自知耶？

李光地论五行生克

安溪先生云：五行有生我者，有我生者；有克我者，有我克者；有与我同类者。禄命家以生我者名曰印绶，克我者名曰官杀；我生者名曰伤官食神，我克者名曰财马；同类者名曰比肩。以人伦言之，生

我者应为父母，我生者应为子孙；克我者应为官，我克者应为妻财；同类者应为兄弟。此则占卜家皆用之。今禄命之术，惟以母为印，而父反为财；以官为子孙，而伤官食神者，不过主人生之精神智慧而已。其故何也？盖以人生于母，故印主母。而印者财之所克制，是财之妻也，故反以财为父也。妻者我之所克制，故财主妻。而官者财之所生，是财之子也，故反以官为子也。缘妇人之命，以制我者为夫，以所生者为子，故男子之命，与之相因者如此。以人事言之，克我者为官，以有官爵，则有法度而不敢肆，是我为官所制也。我克者为财，以人生所费用者财帛，是财为我所制也。有官爵则有印绶，是生我者乃制我者之所生，故生我者为印也。有精神智慧，则威权势力皆可以制之，是制我者，乃我生者之所制，故我生者，为伤官食神也。此其大略也。人生所求者，官与财而已。然能以官自钤束，则克我者为克制之克；不能以官自钤束，则克我者，为克害之克矣。于财也取用有节，则我克者为克制之克；取用无度，则我克者为克害之克矣。吉凶同域，祸福随之，故禄命家专以官财二辰推人之贫贱富贵祸福休咎。或其命中无此二辰，则从微处取用，谓十二辰中所藏之胚胎朕兆也。凡物愈微则愈专，愈小则愈辨。于物取用既真，而所行之运度，有以生扶而引动之，则发达之候也。

相法精言

王管通神云："贵贱视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乐观其手足，贫富观其颐颊。"《谈宾录》载王子安遇马当老叟云："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目精不全，脑骨亏损，恐秀而不实。"皆相法之精言也。

人中

鼻下为人中，元杨元城瑀《山居新话》一则云：“自人中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与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故曰人中。”

相者不知义

文文山中状元，一相者潜瞰归曰：某处立者大贵，末座年少者大凶。立者留梦炎，末座即文山也。有荐日者于陆子静，陆问齐景公有马千驷，算得否？曰算得。夷齐饿死算得否？曰算得。又问夷齐名到于今称之，景公死之日无称，算得否？其人无以答。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

假相

梁芗林先生之尊人学博公少为诸生，与同辈诣一术士，问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更问官翰林乎？答如前。又问为京堂、卿贰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则作相矣。”术士曰：“真则俱不能，假借可致。”同人曰：“当权相事。”后以明经老，而以子贵，受大学士封焉。

抉目悬柱

徐文穆公本少时求梦于于忠肃公庙，见一武士抉文穆一目悬之柱，遂惊悟，不解。后乃悟以目配木，是相字。

相士弄巧成拙

庄殿撰本谆偕某上舍，自裘新建司马斋饮归，同诣千佛寺，访江西一相士。上舍出司马第，即易帽同车行，是时业有人报知相士矣。及至庙，殿撰谓易帽恐涉轻薄，仍各冠进，相士遂指上舍为状元，历巡抚尚书，而诋本谆贫贱，不列于仕籍，即日声名大损。

术者之妄

宋时北京有术者能视笏文知吉凶，韩魏公方判北京，与通判预易笏试之。术者视魏公笏，言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视判笏曰，当进秩至某官而毕。魏公厚馈之而去。判曰："狂生欺罔，相公馈之何也？"魏公曰："我先欺他，非彼罪也。"二语煞有余味。

无烦饶舌

有客荐相者于毛稚黄，称其术比许负，毛曰："贫贱吾所自有，富贵本非所望。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仆自相审矣，无烦此公饶舌。"唐人却相者诗云："貌拙惭君仔细看，镜中我亦觉神寒。试从李杜编排起，几个诗人做大官。"长安道上尽如公等，星相之子皆作饿殍矣。

鹅行鸭步

宋齐丘《玉管通神·胡僧论相书总要诀》："男儿怕削，却嫌鼠目

獐头，偏喜鹅行鸭步。”五行生克风鉴诗中论富云：“鹅步鸭行不踬颠。”今淮人尚有此谚。

镜听词

唐人作《镜听词》，其来旧矣。《摭言》载毕诚相公及第时，夜听响卜，久无所闻。俄有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圆梦

郑文宝《南唐近事》云：徐幼文善圆梦，冯僎尝诣徐请圆梦。其来旧矣。

民间传说

宋时谚云：“徐州不打春，邳州无东门。若令开门与打春，蚊子纷纷咬死人。”又青州城名卧牛城，府官有边姓者至，则城必坍损。甘州城外有塔，名镇风，明嘉靖间，以其窥见城内撤去，是后城内多大风。

雷轰荐福碑

饶州鲁公亭在荐福山，有欧阳询书寺碑，颜鲁公覆以亭。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贫。时欧碑墨本直千钱，范欲为打千本，纸

墨已具，一夕雷击碎碑。时语云：“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坡公作《穷措大》诗：“一夕雷轰荐福碑。”谚语亦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之语。

优伶之禁

潘稼堂不喜优伶，尝请于当事禁其教演。官翰林，又陈奏请禁，皆未果行。余谓是诚无益，禁之亦不必也。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女妓丝竹之声，终日不辍。有数日不接一谈，而过客私谓待己之厚。至有佳客至，则屏妓衔杯，坐谈累夕。东坡真解事。今之优伶，正合如是用。禁之奚为哉！

乌孙公主

石崇《明君词》叙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过尔尔。观此则琵琶自是乌孙公主事。今人作诗以昭君为故实，岂非杂剧误人耶？

绣襦记

昆山郑若庸曳裾王门，妙擅乐府，尝填《玉玦词》以讪院妓，一时白门杨柳，少年无系马者。群伎患之，乃醵金数百，行薛近兖，为作《绣襦记》以雪之。秦淮花月，顿复旧观。平康往事，虽小堪传也。元高文秀有《郑元和风雪打瓦罐》院本，近兖从而衍之耳。

琵琶记

高则诚明《琵琶记》，世谓其骂王四也。陆务观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是南渡时已演为小说矣。则诚填词，夜烧双烛，填至《吃糠》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处。文章有神，岂不异哉？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云：“撰《琵琶》者，乃高栻，字则诚，别是一人。”接酒虚子《曲谱》有高栻，无高明。蒋氏或别有据。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之妹耀卿姑，传奇改作秦氏。

王曾

王曾少孤，鞠于叔氏，无子，以弟之子绎为后。今传奇谬为具庆生子事。

杀狗记

《杀狗记》，徐仲由䖍所作。自言诗文未品藻，惟词曲不让古人。

吕蒙正

吕蒙正父龟图多内宠，与妻刘不睦，并蒙正出之，刘誓不改嫁。及蒙正登仕，迎二亲同堂异室，孝养备至。今谬为蒙正妻被逐，蒙正妻乃宋氏，右正言宋抗族女也。元关汉卿、王实甫作《吕蒙正风雪破

窑记》，马致远《风雪饭后钟》，皆是吕少时有“拨尽寒炉一夜灰”之句。其后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斩侍人，反拨灰诗以讽之。宋又有《鸱吻诗》云：“兽头本是一团泥，做尽辛勤人不知。如今高入青云里，忘却当初窑内时。”观此则宋亦贤室矣。

三笑姻缘故事

唐解元三笑姻缘故事，王阮亭尝辨为江阴吉道人，非伯虎。吉父为御史，以建言谴戍，道人于洞庭遇异人，得幻术。游虎丘时有兄丧，袭麻衣，内着紫绫裈，适上海某携眷游山，小婢秋香见吉衣紫，顾而笑，吉以悦己，变姓役为仆，久之竟得婢为室。一日遁去，某知为吉，认为翁婿。宋时有唐伯虎，字长孺，丹陵人，庚之兄，治《春秋》，史称其迎父泸南及临邛狱事。又王巩《杂录》：全州进士唐伯虎至冥司放还，语唐曰：到人间为我传《法华经》，劝人诵之。仕至梧州推官。

覆水难收

买臣见弃于妻，剧本中有覆水难收语，盖用太公望事。《鹖冠子》注：“太公少婿马氏，老而见去，卖浆孟津不售，改图贩面，值大风，屠牛朝歌，天热肉败。钓鱼渭滨，文王以师事之。武王伐纣封侯，道遇妇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收之，惟得沙泥。公曰：‘若言离更合，覆水定难收。’妇人抱恨而死。今有马母冢云。”《战国策》姚贾对秦王曰：“太公望齐之逐夫，子良秦之逐臣。”邹子说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妇人之出夫也。”古诗：“吕望老出夫，管仲小囚臣。”

水戏

大业间，杜宝常修《水饰图经》十五卷，炀帝观于曲水，有神龟负八卦进伏羲，黄龙负图，玄龟衔符，大鲈衔箓授黄帝，丹田灵龟献苍颉，凤皇负图，赤龙载箓授尧，龙马衔中赤文授舜，舜观河渚五老人来告帝期陶河滨，黄龙负黄文符玺之图，禹济江而黄龙负舟，元夷苍水使者以山海经来，其类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贮之，此水戏之始。元人关汉卿有《隋炀帝牵龙舟》乐府，本此。

尉迟恭清修高致

尉迟鄂公，贞观后谢人事，炼气服食，奏清商乐自奉。吕温陵《凌烟勋臣赞》云："烈烈猛志，化为和气。深地高堂，颐性保命。屑琼饮露，静奏清商。"武人清修如此，高致可想。近传奇扮狰狞态，未免唐突前贤。

元曲

梨园所扮杂剧，大半蓝本元人，而增饰搬演，改易名目耳。如《秦太师东窗事犯》、《虎牢关三战吕布》、《萧何月夜追韩信》、《持汉节苏武还乡》、《李三娘麻地捧印》、《莽张飞大闹相府院》、《关大王三捉红衣怪》、《李亚仙诗酒曲江池》、《穷韩信拜将登坛》、《黑旋风乔断案》、《赵太祖镇凶宅》，此类甚多，皆元人试题，作者不一人，传者亦无多，皆今剧之所本也。词曲著名者，北曲则关、郑、马、白，南曲则施、高、汤、沈，皆巨子矣。

金凤

严东楼在工部时，眷一幼伶，名金凤，海盐人，色艺俱全，一日无凤，则寝食不甘。及《鸣凤记》盛传于世，金复涂粉扮东楼，乃得神似。此一事较夷门《马伶传》更奇。朱良矩语杨用修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

荆钗记

《荆钗记》丑诋孙汝权。按汝权，宋名进士，有文集，尚气谊，王梅溪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权怂恿之，史氏切齿，故作传奇，谬其事以污之。温州周天锡，字樊宠，尝辨其诬，见竹懒新著。

游春记

王渼陂九思由翰林改吏部，撰《游春记》，《记》中李林甫指李宾之，杨国忠指杨石斋，贾婆婆指贾南坞，因此沦弃，且博轻薄名。文人器小，往往蹈此。

学圃雅集

许念中黄门精于顾曲，有家乐一部，填词口授。后至吴门，寓顾秋山学圃，日征歌为雅集，顾亦精于音律，众推周郎。黄门和李玉洲《学圃听歌六绝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学圃之招，同集者为徐殿撰端揆、顾编修侠君、吕孝廉开蕃、金上舍会符、顾上舍

嗣宗、李明府质庵、李茂才实君、张上舍坚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两茂才。座上遍召善歌者，皆一时名流。钱介玉年七十八，张修来年七十，陈公先年六十九，徐长发、陆维御皆五十七，吴上玉、李宛成皆四十五，惟沈青选年少。金石节宣，丝竹竞奏，各出所长，妙绝伦等。及秋山执板发声，则孤韵独流，众喧皆寂，蚕丝烟篆，袅绕于空濛杳渺之间；高下有无，短长跌顿，使闻者心醉神移，莫能名其所际也。念南曲一道，独擅吴门，二十年前，与酒人词伯纵饮征歌，流湎浃日，擅其胜者略可倒指。比来老辈云亡，少年不作，停杯借问，半属古人，予与秋山、端揆六七人亦皆年过半百矣。天风萧萧，云驰木落，抚时感事，慨焉永怀。”李实君即席赋六绝句，和韵志别，属诸子继和焉。诗云：“槛外秋云树杪停，酒人声寂为秦青。移情不是人间曲，除却知音未许听。”“嚼征含商辨一毛，纷纷蝉鸟失啾嘈。停杯韵与秋飙发，天水澄鲜海月高。”“白发龟年结伴来，梨园法曲谱《倾杯》。何人即席题佳句，消得风流铁笛才。”“记曾花前斗《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儿化去花奴死，艳说《金荃》写丽词。”“觞斝淋漓乐曲和，豪吟兴为感秋多。堂开秀野闲花木，头白尊前复此过。”“醉诵新篇废夜眠，载将风雅入归船。欢场老辈难分手，怅望秋山浦树烟。”

上唐梯

汉代戏目有曰《上唐梯》，即今之《上高竿》，见《淮南子》。盖古以翻空梯为唐梯，唐训曰空。梁有高缰伎，即今之绳戏，见杜氏《通典》。《内典》云：“福不唐捐。”又诗云：“岁月唐捐去。”皆云空也。

踢鞬

京师杂伎千态万状，以踢鞬为最。三四人同踢，高下远近，旋转承接，不差铢黍，其中套数家门，凡百十种。按《事物原始》，古有里外帘、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等名，亦蹴踘之遗风也。宋人有《咏蹴踘》诗，陈其年有《戏咏闺人踢鞬》词云："娇困腾腾，深院清清，百无一为。向花冠尾畔，剪他翠羽，养娘箧底，检出朱提。裹用绡轻，制同球转，簸向墙阴一线儿。盈盈态，讶妙踰蹴鞠，巧胜弹棋。　　鞋帮只一些些，况滑腻纤松不自持。为频夸狷捷，立依金井，惯务波悄，碍怕花枝。忽忆春郊，回头昨日，扶上栏杆剔鬓丝。垂杨外，有儿郎此伎，真惹人思。"是又一种意致矣。

著名市肆

京师市肆扁榜，标识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数家假借，希影响以窃之。有集成联句者，曰立道堂诚意高香，曰修德居细心坚烛；曰冬季讽经，曰秋爽来学；曰堂，曰学；曰四世马公道膏药，曰三代王麻子金针；曰甘露斋祖传狗皮膏，曰香雪堂神效乌须药。陆放翁笔记：于大驾幸长安，士民商贾辐辏，创立扁榜，好事者因以为对，曰钤辖诸道进奏院，曰详定一司敕令所；曰王防御契圣眼科，曰陆官人遇仙风药；曰干湿脚气四斤丸，曰偏正头风一字散；曰三朝御里陈忠翊，曰四世儒医陆大丞；曰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曰西蜀费先生弟子，寇保义卦肆。似此者凡数十条。明末，京城市肆著名者，如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薏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而董文敏亦书刘必通硬尖水笔。凡此皆名著一时，起家巨万。又抄手胡同华家，柴门小巷专煮猪头肉，日鬻千金，内而宫禁，外而勋戚，由王公逮优隶，白昼彻夜，购买不息。晋豫东藩，宣蓟镇帅，走马传致，日以为常。太史公所谓翁伯贩脂，张氏卖浆，郅氏洒削，浊氏胃脯，其所货至为纤啬，

往往鼎食击钟，富比王侯，皆此辈也。

以珠喻勤怠

奴隶贱役，始勤终怠，处处皆然。有客谓其初至为走盘珠，稍久为算盘珠，既久则佛顶珠，雅善形容。

小么

政府小史，效奔走之役，呼之曰小么。按《晋公谈录》云："皇城使刘承规，在太祖朝为黄门小底。"盖即小么类。今奴隶自称则曰小的，亦小底类。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执衣者，皆中男为之。

一岁主千岁奴

《唐书·刘季述传》："百岁奴事三岁主，常也。"今俗谚尚有"一岁主，千岁奴"之语。

高俅

罗贯忠《水浒传》，《文渊书目》中有之，《也是园书目》亦与《三国演义》并列。其三十六人姓名，见龚圣予赞，盖画赞也。叙高俅出身，与《挥麈后录》所载悉合。俅本东坡小史，工笔札，坡出师中山，留予曾子宣，辞之。属王晋卿，晋卿遣送篦刀于端王邸，值王蹴踘，汉成帝好蹴踘，见《博物志》。俅睥睨之，令对蹴。王大喜云："传

语都尉，谢篦刀之贶，并送人皆辍留矣。”逾月王登大宝，不次迁拜，数年持节至使相。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登八座，子侄皆为郎。传所称小苏学士，即东坡；都尉，即诜也。俅富贵不忘苏氏，每子弟入都，问恤甚厚。时梁师成自诡东坡之子，二人皆嬖幸擅权势，而叔党终于小官，可知其贤矣。或谓二苏党禁方严，李公麟遇苏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过。坡族孙元老《上时相启》云：“念与党人偶同高祖。”此辈愧俅、师成，不亦多乎？邹灏《道乡集》有高俅转官制，陈章侯画三十六像付坊刻，一时推名笔。

水浒传

明山阴柳文曰：小说家《水浒传》不著编者姓名，意必草泽之雄，失职愤事，包藏祸心，诗张为幻，盛称形势，备陈机械，徒有以起不轨之萌芽，为世大僇，放而绝之可也。《宋史》言淮南盗宋江，掠京东州郡，至海州，张叔夜败之，江乃降。知亳州侯蒙上书请赦江，以讨方腊自赎，不许。意当时已草剃禽狝矣，纵为枭獍犯数路，何至披猖乃尔。尝道经东平，土人指点梁山，区区一曲，本非险绝，盖群盗暂集萑苻，旋即流突，传中所言皆诞妄也。顾其词簸弄轩轾，抑正予邪，二三狡计，譬如林猱攫物，沙蜮射影，往往为庸众所述，流布浸广，遂至家有其书。加以梨园扮演，附会妆点，乡愚闻之，慕其英勇，与世道人心大有所害。御史胡定奏请毁板，并禁演剧，部议准行，而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诸城丘太常海石《过梁山泊》诗云：“施罗一传堪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今日梁山但尔尔，天荒地老渐无奇。”评赏太过，诗复不佳。海石固齐人也。吴幼清云：大野既潴，其泽俗称为梁山泊。梁山在寿张县东南七十里，东平州西南五十里，东接汶上县，金时黄河南徙，泊渐淤。《水浒传》，或作罗贯中作，又云施耐庵作，妄言诲盗，其子孙三世喑哑。吴人金圣叹横加评语，称为五才子，与《史

记》、《庄子》并列，盛行海内。迨鼎革，圣叹遭殊祸。著书毒天下者可不戒哉！

水浒叶子

万万贯宋江，千万贯武松，百万贯阮小二，九十阮小七，八十朱仝，七十孙立，六十呼延索，五十鲁智深，四十李进，三十杨志，二十扈三娘。九万贯雷横，八万贯索超，七万秦明，六万史进，五万李俊，四万柴进，三万关胜，二万花荣，一万燕青。又尊空没文钱王英，半文钱蔡庆。其式刻画九品：曰截角，曰斜眼，曰豹牙，曰双白，曰双筋，曰斜齿，曰外缺，曰弦月。见潘之恒《叶子谱》。按张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即卢俊义。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索、柴进、武松、张清，赏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即李俊也。赏五万贯，花红。今之叶子名目画像，盖采用榜中语，并仿其图形也。《水浒传》中方腊贼党吕师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贼所陷乃杭、睦、歙、处、衢、婺六州，非浙西也。《青箱杂记》：“杨大年好与同辈打叶子。”当是纸牌。《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与群臣为叶格戏。”二月，为小哥所杀，乃不祥之物。刘毅一掷百万，终于作贼。袁彦道脱白帽为桓温决赌，真人枭也。然皆呼卢决胜，不至如叶子绘水泊枭雄。人即不能羹墙尧、舜，梦寐周公，何至日与群盗游哉？

叶子戏消夜图

叶子戏消夜图相传始于宋太祖，令后宫人习以消夜。又有倒掷戏者，以玉作橄榄状，六觚而列一二三四五六，推旋于玉盆中，久之方

倒，中其数者为胜。吾乡酒筹亦有此式。

马吊

叶子戏，明神宗末年而小变，图山东群盗像而斗之，以百贯灭活为胜负。见《绥寇纪略》。尤悔庵谓其名曰马，曰槊，曰打，曰斗，皆兵刀之象；有捉有放，有比有灭，不祥莫大焉。张贼名献，李贼名闯，伪号称大顺，牌中皆有之。至马吊兴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独著，则南渡马阮之谶，而明社屋矣。桐城张文端公深恶之，刻印章云“马吊众恶之门，习者非吾子孙”，遍印家藏书籍，至今张氏子孙不敢习马吊。善夫！

赌卦

王白斋学士太翁学博公，戒子弟不可读《水浒传》，最恶摴蒱之戏，尝作《赌卦》云：赌，凶，无攸利。彖曰赌，妒也，妒人之有而先罄其藏，胜者偶而败其常，获者寡而失不可偿，是以凶，无攸利。君子赌而业隳资亡，小人赌而罗于桁杨，赌之为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贼，赌，后以严刑惩慝。初一，童蒙之嬉，吝。象曰：童蒙之戏，渐不可长也。义方有训，有豫防也。次二，诱赌以迷，往即于泥，凶。象曰：诱赌，朋之伤也，往入其类，自戕也。次三，燕乐衎衎，乃赌乃战，士以丧名亏行。象曰：燕乐衎衎，赌起争也，丧名亏行，大无良也。次四，迷赌，晡不食，赀亡，有疾。象曰：迷赌，夜以为明也；既亡其资，又疾，无常也。次五，夫迷不复，妇嗟于屋，良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复，妇用伤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次六，鉴赌有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自鉴其祸，断用刚也；中心有悔，易恶为臧也。

金瓶梅

绣像《水浒传》镂版精致，藏书家珍之，钱遵王列于书目，其像为陈洪绶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版刻亦精。此书为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灵素指陶仲文，朱勔指陆炳。又云，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前书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补，肤浅，且多作吴语，后来惟《醒世姻缘传》，仿佛得其笔意。然二书皆托名齐鲁人，何耶？

骰子

程大昌《演繁露》："博之胜败决于投。"古惟斫木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其形两头尖锐，中间平广如杏仁，惟尖锐故可转跃，惟平广故可镂采。凡一子为两面，一面涂黑，上画牛犊；一面涂白，上画雉。投子者五皆黑名卢，五黑皆现，则五犊随见，擤蒲最高之采。掇木而掷，往往叱喝，使致其极，故亦名呼卢。《列子》曰："博者射明琼以中皮。"李洞诗云："六赤重新掷印成。"又房千里《骰子选格序》："穴骼，投子也。"明琼、六赤、投子、骰子、穴骼，皆一物耳。

凿井塑像之法

宋沈寓山作寓简云："凡凿井，大不可复小，犹斫大小不可复大。塑像之法，目与口先必小，小则可增也；耳鼻先当大，大则可损也。"语亦有本。《韩非子》言："为土木耳鼻欲大，口目欲小。"盖耳

鼻大，则可裁削；口目小，则可开凿。此为建事制度之法，可通于吾乡俗语“长木匠，短铁匠”，即是意。

装潢名家

王弇州藏古迹最多，尤重装潢。有强氏者精此艺，弇州延为上宾，居于家园。又汤氏者亦擅此艺，时有汪景纯在白门得右军真迹，往聘汤氏，厚遣仪币，张筵下拜。景纯朝夕不离左右，阅五旬始成，酬赆甚厚。又吴人庄希侨寓白门，与汤、强名相埒。其人亦慷慨诚笃，士大夫多与之游。唐六典有装潢匠，注音光，上声，谓装成而以蜡光纸也。观此则《鸣凤记》亦实有其人也。

鹿角

今衙门列木于衢，俗名挡众，即古之陛楯也。唐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三余赘笔》称为鹿角，谓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故军中塞栅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虾酣。

刘大夏立异沽名

官府出行，列肃静、回避二牌，亦辟人之义。王阳明开府时，易其字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刘忠宣大夏为督抚，凡行司道府县，不用官封朱点当堂开拆，但夹单帖具名，另用副启开陈事宜，末后亲笔填四字云：“大夏顿首。”是皆前人艳称为美谈者。其实此等举动全是客气，非立异即沽名耳。非素位之义，脚踏实地者断不如是。

扁额之滥

明季仕宦家居者，台司守令必作扁以赠，盖巡方守土之官，例与乡绅有赠遗，而扁特侑仪者。有司承奉，朱漆金书，务为侈美，而资郎任官则惟恐不多，必丐求以得之。吾乡搢绅之家，自门至堂悬柱无隙，其实与神祠寺观无异，有识之士望之欲呕。尤可怪者，扁首题款必借当时大老。鄙哉！宋景文言：萧何自题苍龙白虎二阀，后世署书由何始。《说文》云："扁，署也，从户从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如禁扁所载皆是。

马字之用

《礼记》："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俗猜枚为拳马。博塞衡钱，以筹为马。贸易者以铜衡金为法马，木工以三木相攒而歧其端，为作马。桤楯曰行马，叶子戏曰马吊，纸画神像曰马张，虎子亦曰马子。都会之所为马头，泊船之所亦为马头，青楼老妪名曰马泊六。《通鉴》："史宪诚据魏博，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注："附岸筑土，植木夹之，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

大星测甘泉

古法，凿井者先贮盆水数十，置所凿之地，夜视盆中有大星迥异众星者，其下必得甘泉。此法相传，大抵皆指北地言，若南方掘地三尺，水源源至矣，岂有数味不同者耶？

骨重羊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也。自叶尔羌西行二千里约可至，产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叶尔羌后，遂渐及内地。初以为冠，值白金二三十两，近不过十金，且以为裘矣。近闻安集延西南一带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价亦十倍之。予谓不过数年后，价与群羊等，再久而陕甘亦皆出产矣。市里小儿呼曰古董，曰古铜，传闻不实，可笑！按布哈拉回子风俗与中国回子相似，礼拜寺二百余所，男女皆不饮酒。有私饮者，即擒至礼拜寺塔顶上，掷杀之。

火浣布

火浣布出四川越隽厅番地。五蛮山石缝内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纯阴，番民取以捻线织成布。己丑，刘臬使益赠一幅，每幅不过数尺。其质粗，置火中经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秽，入烈火，腻处即有焰，焰息秽去，焰即秽也，布仍完整，故名火浣。然烧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后，布质渐松，弹之即裂。杨升庵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于石隙。”《元史》所谓石绒也，当又是一种。

兜罗锦

兜罗锦，一名沙塌儿布，出榜葛剌国，即西洋布之类，较他种宽而致。

袋之形式

三代时以韦为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龟袋，唐四品官给随身鱼袋，在官用为褒袋饰，没则收之。今则以荷包为带饰，中亦不复盛物，新纂《皇朝礼器图》皆绘有定式。

鸡素鸡斯

鸡素本于鸡斯，如小荷包。鸡斯用以约发，鸡素用以盛物作佩。素与斯音相近，如俄罗斯，今皆称额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鸡素，或云鸡嗉，像形也。

元代服式歌

元时，郊祀大祭，天子御冕衮，大臣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否则颠倒有碍。歌云："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

扶衣

扶衣以玉为之，长可八寸，宽三两指，如刀形，有靶。古帝王既御袍带，以此抹腰，俾无折绉。见《三柳轩杂识》。吾叔𧁓邨先生，向得孙退谷家藏玉刀，形与此相类。朱竹垞有铭，然皆以为刀也。后为归少宰所有。

窄袖之便

杨汝士诗云："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是古人亦知窄袖之便。明制：文臣衣至踝，武臣去地五寸，军士去地尺；文臣袖回至肘，武臣与手齐，军士出拳。予谓衿至踝，袖回至肘，虽仿古制，然作事不便，非圣人短袂之义。刘秩裁衣竹云："裁衣须裁短短衣，短衣上马轻如飞。缝袖须缝窄窄袖，袖窄弯时不碍肘。"自昔然也。

袭裘裼裘

《朱子语类》谓"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裘似今之袄子，裼衣似今之背子，袭衣似今凉衫。公服，袭裘者冒之不使外见，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禅衣衬出。缁衣素衣黄衣皆裼裘，欲见其相称也。

明代服式

明洪武六年，定庶民巾镮，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并同庶民。帽不得用顶，帽顶之珠，许用水晶香木。校尉只丝束带幞头靴鞋，雕刻杂花象牙带环，余同庶民。儒士生员，袖长过手，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袖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广五寸。军人衣去地七寸，袖过手五寸，袖桩广七寸，不得过一尺，袖口仅出拳。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员衫襕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儒巾。万历三年，定武职勋戚等官，不许用四人帷轿肩舆交床上马等。杂见于《礼部志稿》。

结绞不纽

《丧大记》：“结绞不纽。”纽从糸，疏曰：“生时并为屈纽，使易抽解；若死，则无复解义。故绞束毕，结之，不为纽也。”如印纽镜纽，皆从糸，从金者乃姓。

戒指

臞仙曰：“指环，今之戒指也。”按诗注：古者进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当御者以银环进之。既娠，则以金环退之。未御之先着左手，既御之后着右手。《春秋繁露》云：“纣刑九侯，取其指环。”盖亦久矣。

穿耳

妇人穿耳不知所始，三国时，诸葛恪献权马，先鐲其耳，范慎曰：“马虽大畜，秉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又《庄子》云：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

卷十九

王冕始用花乳石

元末，诸暨人王冕自称“煮石山农”，始用花乳石刻私印。

青田冻寿山石

明万历时，处州山中往往出青田冻，璞中剖出，初本软腻，见风始结为石，故名曰冻。其色有淡白、淡黄、淡青三种，以之镌刻图记，远胜铜玉。近唯青田旧坑石尚有之，冻石不可得矣。若闽中寿山石，虽璀璨可爱，然镌处易刓，印油易染，赏鉴家不取。寿山石以产田中者良，山中者不可用。

清初印章刻手

国初印章刻手，以程邃、许容为最，归愚独推顾云美、何雪渔，后来阎复申、王蒻林、沈补萝亦称好手。往见雪渔刻“努力加餐饭”五字，凡重字作两点，又“唯吾知足”四字，以一口应四边，虽古有此体，而大家不为。近日薛小凤刻“活活泼泼”四字，分作二点，则落落大方，不失雅玩。大约叠字不妨作两点，若仅偏旁一角，似未可省笔，楷篆一理，亦人所易晓者。

受孔子戒

文衡山有图印曰“受孔子戒”，秦殿撰剑泉亦仿为之。按白朮鲁文靖云：“臣受孔子戒。”又元世祖令廉希宪受帝师戒，廉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镌印法式

汉有摹印篆，其法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隶，即摹印篆也。白文印字皆汉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三字印，一边两字，一边一字，宜相等；两字不可中断，又不可十分相接。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则不古；朱文印不可逼边，朱文印或用杂体篆，不可太怪，择其近人，免费词说。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杂篆及朱文；印文中字，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带，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字章字，或兼用印章二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者方可回文写，于姓下著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若单文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得著氏字，表德方可加氏，表字印只用二字为正式。吾衍所论，字字不刊。

古式与变体

印章以小篆白文为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钟鼎篆者，皆变体也。纽以龟为正，螭与辟邪驼次之，其或以凫以虎以兔以马以豸以鹿以羊以

鱼以狻猊以异兽以钱以亭以桥者，皆变体也。

章印之别

《汉官仪》：“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银印龟纽，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千石以下，铜印鼻纽，其文曰印，刻曰某官之印。”今世士大夫私用图记曰某章某印，无复区别。

图书

古人印章有曰某氏图书，曰某人图书，盖用以识书籍图书，非泛用也。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图书呼之，殊失本意。

断匙刻印

王虚舟客淮阴，岁暮将归，渡江至松石斋，与叔祖虚谷先生别。待舟子未至，见案上有断锁匙一，遂取匣中石，以断匙刻“虚谷”二字，苍秀中饶生动之致，印出俨似秃笔书。边寿民、程水南诸印章，皆蒻翁手笔。

御宝

交泰殿贮御宝二十有五：“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盘龙纽，高二寸。“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碧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盘龙纽，高三寸五分。“大清嗣天

子宝”，以章继绳，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皇帝之宝”，以布诏赦，青玉，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高二寸一分。“皇帝之宝”，以肃法驾，梅檀香木，方四寸八分，盘龙纽，高三寸五分。“天子之宝”，以祀百神，白玉，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三分。“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白玉，方二寸一分，厚七分，盘龙纽，高一寸三分。“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白玉，方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交龙纽，高一寸二分。“皇帝行宝”，以颁锡赉，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五分。“皇帝信宝”，以征戎伍，白玉，方三寸三分，厚六分，交龙纽，高一寸六分。“天子行宝”，以册外蛮，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三分。“天子信宝”，以命殊方，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三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白玉，方三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制诰之宝”，以谕臣僚，青玉，方四寸，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七分。“敕命之宝”，以钤诰敕，碧玉，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交龙纽，高一寸八分。“垂训之宝”，以扬国宪，碧玉，方四寸，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命德之宝”，以奖忠良，青玉，方四寸，厚一寸四分，交龙纽，高二寸一分。“钦文之玺”，以重文教，墨玉，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一寸六分。“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碧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一分，交龙纽，高二寸二分。“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五分。“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五分。“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墨玉，方五寸三分，厚一寸四分，交龙纽，高二寸二分。“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五分，盘龙纽，高二寸三分。“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青玉，方四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广运之宝”，以谨封职，墨玉，方六寸，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盛京尊藏御宝十：“大清受命之宝”，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四分。“皇帝之宝”，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龙纽，高二寸七分。“皇帝之宝”，碧玉，方五

寸，厚一寸八分，盘龙纽，高三寸。“皇帝之宝”，栴檀香木，方三寸八分，厚六分，素纽，高五分。“奉天之宝”，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龙纽，高二寸。“天子之宝”，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龙纽，高二寸。“奉天法祖亲贤受民之宝”，碧玉，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丹符出验四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二分。“敕命之宝”，青玉，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交龙纽，高二寸五分。“广运之宝”，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五分。壬午春，奉诏，书《宝谱》及《将军印谱》，御制序文冠于前，其秦时传国玉玺一方，特命撤去不入谱内。大哉王言，度越千古帝王矣！

传国玺

黄昆圃先生云：曩闻少司空齐穑公言，察儿罕国，元之嫡派，世雄长西北。传至灵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颜等苦谏不听。国中无主，太宗皇帝因发兵追降之，其尚玺近侍以传国玉玺仓猝坎地而埋之。兵既退，有童竖牧羊其地，一羊屡至坎所，归之不已，驱之复来。牧觉有异，试发之，则玺见焉。闻于官，遂进上，时天聪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案何文肃《乔新集》云：五代后唐从珂时，秦玺毁，石敬瑭入洛，更以玉为之，重贵献之辽。兴宗试进士，遂以有传国玺者为正统命题。金灭辽，延禧遗传国玺于桑干河。元世祖时，有札剌尔氏者，渔于桑干之滨得之，夜有光，监察御史杨桓辨其文，以为历代传国玺，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顺帝携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肃言考之，自五代之乱，玺归于辽，辽归于金，金归于元。在察儿罕国者又二百余年，而归本朝，亦非偶然。又王冕诗：“青象不将传国玺，紫驼空引旧毡房。”盖未详矣。

印章篆文之区别

大内宝文玉箸篆，亲王郡王文职官印，皆上方大篆，武职官皆柳叶篆。乾隆十三年，改定亲王金宝，郡王饰金银印，朝鲜国王金印，均用芝英篆。宗人府、衍圣公、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总理三库、銮仪卫、盛京五部均银印，上方大篆。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火器营向道总领、经略大将军、将军、镇守将军、副都统、提督均银印柳叶篆。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顺天府、奉天府、布政司均银印小篆。詹事府、按察司、盐运司、武备院、上驷院、奉宸院、光禄寺、太仆寺均铜印小篆。鸿胪寺、国子监、一二品衙门各司、钦天监、太医院、左右春坊司、经局、銮仪司所、六科、各道盐政、时宪书均铜印钟鼎篆。中书科、五城兵马司、三四品衙门各司、钦天监各科、经历司、司狱司、知府、知州、知县以下等官均铜印垂露篆。总督、河督、漕督、仓督、巡抚均银关防，钦差大臣铜关防，均上方大篆。内翻书房、学政均铜关防小篆。五城御史府丞、三库坐粮厅监督各道员织造，均铜关防钟鼎篆。部院衙门、厅署库所局各大使、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均铜关防垂露篆。总兵铜关防柳叶篆。参领、总管、城守尉、协领、防守尉、副将、参将、游击铜关防殳篆，都司铜关防。佐领、内务府管、守备以下等官铜条记图记，均悬针纹。僧录、道录铜关防垂露篆，国师、喇嘛班第均用转宿篆。

元室铜印

乾隆三十四年庚寅，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于乌梁海额尔游特斯河名。故鄂博旁获铜印一，由理藩院以闻，予见之西苑直庐。印方二寸九分，厚五分，中起二台，每层高二分半，有柄一寸七分，计高二

寸七分，重六十六两。台之右正书“大尉之印”，左书“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书礼部造”，共十七字，印作蒙古篆文。考元顺帝以洪武三年庚戌殂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以余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丽，行宣光年号，国人不允。见郑麟趾《高丽史》。此印当即其时所制也。至太尉一官，元不常置，虞集《经世本典·序》云：“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其同列者，惟大司徒、太尉、司空之属。”又《武宗纪》两见太尉，一书诸王之后，一书尚书右丞相之前。因知此秩与三公固同为一品，而《元史》表志顾令缺如。此耳目所及疏漏若是，矧庚申君北狩而后，君臣事迹荒渺无稽，更何从考证耶？

玉章

刻玉章者，国初推江皜臣、林兆熊，后来张炳、李德先、朱宏晋皆不失用笔之法，故饶古致。外此皆用金刚钻，渐次镂字，与治器者无以异，故不贵也。

之字之用

程大昌《演繁露》：“世传相国寺旧扁，题曰‘相国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为赘，遂命除之，别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国寺’，于体既该，于文无赘，最为可传。然扁题字数奇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时。汉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则四字外添一之字以应五数，下及诸卿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后世但见太初尝增之字，遂仿效之，凡印文以及门堂扁额，概增一之字，以求合于古，殊失本意。”按此议亦本之《懒真子》录语也，当时印文扁榜总以五字为准，凡三字足成四字，五字足成六字，皆以不知之字本意而

误。予考汉文印章殊不尽然。至于今人私印，篆文配合，酌成之字，原欲篆体合式，与左旋右旋相等，何得拘泥耶？尝质之吾友补萝、霞村、小凤辈，皆以予言为然。

印泥制法

凡印色，在纸上高起分许，手摸可辨字，数百年后，纸敝黑而鲜明如初者为上。其法用芝麻捣取壳，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黄，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与水不和。取油贮磁罐内，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内，明年有新白芨时，取起旧片，用新片代之，愈换愈妙。其旧片须沥干，不耗油为佳。朱砂用旧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极细，水飞过，其黄水切不可弃，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蕲艾新者，入汤煮去黑汁数过，以汁白不垢为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为度，艾白如雪用之。若旧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无分两。调和得匀而止。见冯闻之《快雪堂漫录》。

砚

端石之亚，有歙溪龙尾石、细罗纹石、洮河绿石、葛仙公岩方城石、万州悬金崖金星石、延平凤咮石，皆美材也，好事者用铜雀台瓦、未央宫瓦，至有称秦武公羽阳宫瓦者。夫以瓦为砚，犹以铁为镜，恐亦无实受用。魏铜雀瓦色青内平，印工人姓名，皆八分书，以为砚，贮水数日不渗。齐起邺南城砖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当油处有细纹，曰琴纹，曰白花，曰锡花。古砖大者方四尺，上有盘花鸟兽纹，“千秋万岁”字。其纪年非“天保”则“兴和”。又有砖筒承檐溜者，花纹年号皆同，内圆外方，亦可为砚。王荆公诗云：“陶甄往往成今

手，尚托虚名动后人。”则真者宋时已不可得。宋何蓬《铜雀瓦砚》诗：“当时丹油法，实非谋诸野。”自注云：“铜雀瓦用铅丹、胡桃油捣冶火之，取其雨过即干云云。”果如是，质亦燥烈，岂堪为砚材耶？蓬著《春渚纪闻》。

藏笔之法

东坡以黄连汤调青粉蘸笔，候干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汤磨松烟染笔藏之。近日汪松泉司空以红花黄连煎水，发笔磨墨皆用之。

制笔名手

明季陆继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制笔。又吉水郑伯清、吴兴张天锡，皆以制笔有名公卿间。宋《江湖长翁集》有题笔工俞生藏书跋。谢肇淛《西吴枝乘》记元时吴兴三绝：赵松雪书，钱舜举画，冯应科笔。又元时张进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坚竹，毫用鼬鼠，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上王仲谋、上党宋齐彦，皆与之善。尚方有所需，非进中笔不用。进中每自持笔入宫，必蒙赐酒食。《太平清话》言宋时有鸡心笔、小儿胎发笔、猩猩毛笔、鼠尾笔、狼毫笔，近日复有以貂毫制者。某咏猩猩毛笔云：“生前几两屐，身后五车书。”明神宗文华殿用市中笔，贴笔匠杨彦章名纸。

名家用笔

赵松雪遇笔有宛转如意者辄剖之，取其精毫别贮之。萃三管之精，令工总缚一管，则真草巨细无不可，项子京尝欲仿之。见李实君

《紫桃轩杂缀》。近日刘崇如墉自太原守罢归，居相国邸第，破新笔，自拣精毫，重加缚束，不付之工人也，挥洒和软，有得心应手之妙。

毫笔

《续博物志》云："有书契以来，便应有毫，世传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毫，非今之竹兔也。

造墨之妙

造墨之妙，以金章宗苏合油烟墨为第一，其次则奚廷珪。按廷珪初名廷邽，在南唐赐国姓，遂称李廷珪。其墨每松烟一斤，用真珠三两，玉屑一两，龙脑一两，和以生漆，捣十万杵，故坚如玉石，能置水中三年不坏。其珪字作下邽之邽者为上，圭洁之圭次之，珪璧之珪又次之。作"奚廷珪"者最下。或作"庭珪"字，伪也。《春渚纪闻》称苏子瞻、晁季一、贺方回、康为章皆能制墨。明人墨以罗小华为第一，程君房、方正邵次之，方于鲁又次之。龙忠迪、查文通、苏眉阳、汪中小、邵青丘、汪仲嘉、丁南羽、潘嘉客、吴名望，皆名重一时。予旧藏君房、于鲁墨甚夥，今皆不知所往。于鲁不及小华，而所刻《墨谱》精妙绝伦，足供燕闲清玩，所著有《佳日楼诗集》。小华墨以鹿角胶为上上品，龙柱次之，华山松又次之。邱谷香家旧藏墨颇富，近亦散落殆尽。潘衡墨有金填篆书"墨成不敢用，进上蓬莱宫"十字。潘，宋人。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今墨皆油烟，松烟失传。

用墨涂墙

倪鸿宝在里门颇治园亭，以方于鲁、程君房墨调朱砂，涂塈墙壁门窗。门生鲁元宠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间数日又索，元宠曰："先生染翰虽多，亦不应如是之速。"既而知之，曰："吾所用奉先生者，皆名品也，不亦可惜乎？"

松烟

造墨古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庐山，唐取易州上党。唐末，易州李超之子廷珪亡至歙州，歙人传其法。

试墨

试墨当以发墨砚磨，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光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为下，黯白无光或有云霞气为下之下。蔡君谟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云："古墨磨之无泡。"古墨无泡，胶力尽也。故墨以口有锋刃无泡者为贵，至于香味形制，鉴家略而弗论。《卮言》曰："韦诞之墨，一点如漆，六朝无过张永，五季无过奚超。"超，廷珪父也，廷珪在南唐赐姓李。试墨之法，磨各墨于砚，俟其干，置水中，上者黑，次则渐白，惟李廷珪作蓝色。

制墨名家

古来制墨名家，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桐

柏张灏、河东解子诚，独李氏父子擅名，以能世其业也。

弈

予于弈素非所好，舅氏拙修先生有此癖。近日里居为文酒之会，日对数局。紫坪、竹泉皆从予学弈，暇日角艺，至忘寝食，屡败不辍。不一载，所业皆进。紫坪有《观棋》诗，颇有寄托，竹泉作《败弈赋》，描摹刻画，雅善形容，皆甘苦备尝之言。里人争为传诵，几于纸贵。周霁亭年六十余，游都门，以弈雄视一时。与予同寓居东岩邸舍，朝夕对局，足迹不出门限，而误事亦多矣。霁亭谈国手往事颇详尽，可备掌故。尝欲作《弈世说》，惜其书未成。

棋子

今棋方十九道，合枰为棋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韦昭《博弈论》，“枯棋三百”，引邯郸淳《艺经》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文天祥嗜象棋

文文山嗜象棋，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命名，自“玉屠金鼎”至“单骑见敌”，为四十局势图，悉识其出处始末。玉屠，公所居山名也。吴耽不好弈，见人著曰：“汝非死将军，奈何辄以鬼阵相攻？”因名棋为“鬼阵”。见《采兰杂志》。叶涛好弈，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已，多废事。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见《拊掌录》。杜陵杜夫子善弈，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废日，夫子曰：“精其理，足以大裨圣

教。”见《博物志》。

弈诗

杜樊川诗：“羸形暗去春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刘梦得诗云：“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方惊。”黄山谷诗：“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壳化枯枝。”三诗道尽弈者之惨淡经营矣。

林逋说棋

林和靖言：“平生不能者，担粪、着棋。”鄙之极矣！和靖有《题壁》诗云：“坐读棋慵下，眠看酒恰中。”又寄曹南通云：“跌宕情怀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风。弹弓园圃阴森下，棋子厅堂寂静中。”逋翁犹贤者矣。

弈棋名手

弈品盛于刘宋。汉桓谭有谱十三篇，唐王积薪《金谷图》，宋徐铉撰《凡例》，《隋志》载《棋势》数篇。明王世贞论国手，举温州鲍一中、李冲为永嘉派；婺源汪曙劣鲍一路，程汝亮晚出胜之，为徽州派；颜伦善、李时为京师派。后来称弈者尤多，若梁溪过百龄、吴门李元劭、盛大有、武林季心雪、新安汪盛年，皆出前人之上。近则毗陵邹某，年少后起，颉颃于其间，此在康熙中年姜定庵之言。以予近日所闻见，如黄龙士、施定庵、陈嬾儒、范西屏亦矫矫者。近日淮上推钱丹九，京师推冒□□，未知与前人何如也。

国手

宋太宗时，有待诏贾元供奉，号为国手，数十年无继者。后有李憨子者，举世无敌手。然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胡旦云："以棋为易解，则如旦聪明尚不能；若以为难解，则愚下小人往往精绝。"

鼓角

鼓三百三十挝为一通，鼓止角动，吹叭十二声为一叠，故唐人多作叠鼓鸣笳。见《卫公兵法》。明时朝鼓坏，须更易，欲行文淮安府，曹吏措词不佳。时况钟为礼曹郎，援笔改之云："紧绷密钉，晴雨同声。"

铜器

曹仲明云："铜器入土千年者，色纯青若翠；入水千年者，则色绿若瓜皮。盖土气湿蒸，郁而成青；水气卤浸，润而成绿。"理或有之。又谓"未及千年者，虽青绿而不莹润"，恐不然也。岂莹润者千年之物，而青绿不纯者决无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铜质清莹不杂者多发青，铜质浑杂者多发绿。夫古人制器不惜所费，乌有铜质浑杂者哉？此论若盲人观场，可资嗢噱。特其论褐色，以为非人间留传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砖宫石室，燥地秘藏，无水土浸剥，尸气染惹，地气蒸润所成，亦不无一得之见。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浊而哄。古铜并无腥气，唯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伪作者，试熟磨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宣庙铜器制度极雅，然花纹者绝少。底款用匾方字

印，阳铸“大明宣德年制”，作小楷书，极遒劲完整。其色止蜡茶、鎏金二种，蜡茶以水银浸擦入肉，董洗为之，鎏金以金铄为泥，数四涂抹，火炙成赤。工料俱异常品，非若青绿朱砂斑黑漆水银等色，可草草点缀而成。所费不赀，故佳者与秦、汉等器争价，有非唐时天宝局铸局花纹细密可爱，全尚华藻。第恨质薄，取便一时，无意千古。可拟。元朝姜娘子所铸又在下风。

古器

古人作事精致，不吝工夫，非若后世贱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细如发，而匀整分晓，无纤毫模糊。其识文笔画宛如仰瓦，而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无纤毫模糊。尝见旧家所蓄数器皆然，及观赏鉴家所藏，亦无弗然者。设有古器稍或模糊，必是伪作，其体质颜色，亦自不同。

明内佛殿铜炉

明宣庙时，内佛殿火，金银铜像浑液。又云金银珠宝注宝藏，藏焚，与铜俱结，命铸炉。宣庙问铸工，铜几炼始精，工云：六火则宝色见。上命炼十二火，更用赤火熔条于筛格上，取其极清先滴者为炉，存格上者为他器。炉式不拘古之鼎鬲，多取宋磁炉式为之。

水晶中嵌物

《云烟过眼录》载叶森家有水晶钩一，中如空，有藻一枝。《邵氏见闻录》载楚元辅家藏黑水晶枕，中有半开繁杏一枝。《珍玩考》载沈万三家有玛瑙壶一，质通明，类水晶，中有蒲萄蔓一枝。周栎园

在闽中，见水晶枕，长三尺，内桃花一枝。宋牧仲见水晶内有物如粟，似太极图，转侧视如上行。予客宝应，刘艾堂先生出家藏一琥珀扇器，通明无纤翳，中有一蜘蛛，须爪毕具。至京师，见蒋南沙相国家一扇器，状类水晶，内兰草一枝，青翠如生。

琥珀

世传王文恪少子碎琥珀取蜘蛛为豪举。邱丈桐园家有琥珀大如鸡卵，中有一线微隙，隙中一蚁，终岁旋行不辍。尹望山相国言，任云南制军时，见琥珀中有蚁蜂杂虫，大如西瓜。小如龙眼荔枝者，不下千余。当时不以为奇，近亦不可得矣。唐李峤诗云："曾为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御制《灵珀诗序》云："珀本松之精气，凝结数千年而成。是珀外射晶光，内含生意，中着方寸树，如萐蒲然。按候舒缩，四时之运备焉，非寻常珍玩者比。名之曰灵珀，因系以诗。"

祖母绿

《怀铅录》：古诗云："明珠间木难。"杨升庵谓今之祖母绿也。按《辍耕录》载回回诸宝石，其红者有古木兰之名，其绿者有助木剌之名。木难，即古木兰也，祖母绿即助木剌之讹名耳。盖以红绿分二色。万历四年，江陵当国，将太祖南京所藏宝玩取进，内有颠不剌宝石一块，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止见石光。

锊鈦

𨤲鈁，黄铜之似金者，即风磨铜。陈名卿云："皇极殿顶是风磨铜，价贵于金也。"《续博物志》云："𨤲石类金，碔砆类玉。"

琉璃

颜师古《汉书》注："大秦国出赤、白、黄、黑、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于谷山云："此盖自然之物，采色光润，逾于众玉，今俗所谓琉璃，即流离也，乃销冶众石汁以药炼成者。"《汉书》所载乃真琉璃，想即今之所谓宝石者是。若玻璃则由海舶至，与大秦无涉。

珠有九品

沈怀远《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分为大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覆釜者，名珰珠。其次为走珠，次为滑珠，次为磊螺珠，次为官雨珠，次为税珠，次为葱珠。"

西洋人取珠

南怀仁，西洋人，言其国取珠，有大如鸡卵者，不用剖，以蚌曝日中，久则蚌渴，吐珠弄之，伺吐急取之。

古时多珠

魏侯之珠照十二乘者凡十，项羽以二斗遗张良，孙权以一斛遗宗

预，石崇以三斛买梁氏女，张方劫帝西迁，辇至百余斛，郭况家悬四壁，粲如星日，何古之多珠耶？明人籍朱宁家，得珠二匮，缨络七箱，此后未闻藏珠之富者。

金刚钻宝石

金刚钻状似紫石英，可以刻玉，锤之以铁而不伤，铁乃自损，第有南钻北钻之分。南钻堪用，北钻不可用。色以酒黄为贵，豆绿色、湖水色、紫色者次之。猫眼亦以酒黄色为贵，豆青色、湖水色、蜻蜓头色、黑色者次之。真者有上一线、下一片之目。上一线者，中含活光一缕也；下一片者，底色若铺银也。助把避者，色暗深绿。祖母绿，一名助木绿，色明绿，俱内有蜻蜓翅光耀者为真。桃花刺色淡红而极娇，红亚姑色如桃花刺。鸦鹘青，一名青亚姑，色深青，珍蓝色浅青而微明亮。种种宝石，总以色如秋水者为贵，微有纤毫石质未融者即次之。

夜光木

大内有夜光木，盖贡自异域者，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诗，第未知其形质何似。岁辛卯，秋雨霪潦，兼旬不息，时予弟紫坪在永定河任筑堤之役，见北岸龙神庙中有大木一段，委置河堧，经雨淋水濡，年既久，至夜有青光，荧荧然照数尺许。及霜后水涸，其光渐微，九月望后，则顿无光矣。相传为异事。予曰：“是无足异也。木为火之母，火为水之妃，水火相薄而光生焉，亦物理之自然者也。”

自沸锅灶

明正德八年癸酉，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水即自沸，下有“诸葛行锅”四字，其釜复层，内有“水火”二字。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长沙有兄弟二人耕土，获一扛灶，置锅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送入府，视其内，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诸葛行灶”数字。明末犹贮长沙府库。

诸葛铜鼓

万历二年甲戌，平都蛮，得诸葛武侯铜鼓五十三。《五代史》：“溆州蛮作乱，王逵抚之，献铜鼓降。”

水晶诗

唐僧皎然《水晶数珠歌》云：“佛名无著心亦空，珠去珠来体常一。”又无名氏天竺国胡僧《水晶念珠诗》云：“天竺胡僧踏云立，红精素贯鲛人泣。”即今之红水晶也，盖唐人已有此制。

银槎诗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银槎》诗，初为孙北海所藏，后归宋玉叔。玉叔与施愚山、曹顾庵各赋长歌，玉叔殁，流传至京，高江村复于市上得之，亦赋长歌记事，所谓“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孙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寿无疆”四字，左“朱华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诗云：“欲造明河隔上阑，时人浪说贯银湾。如何不觅天孙锦，止带支机片石还。”图书“碧山”二字。此槎后归陆丹叔，予屡摩挲赏之。

奇南香

奇南香出占城等国，志书作“奇南”，《星槎胜览》作“棋楠”，安南人书作“奇蓝”，近人又作“伽南”。

香树

香树生海南黎峒，叶如冬青。凡叶黄则香结，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干，最上者为黄沉，亦曰铁骨沉。从土中取出，叶泥而黑，坚而沉水，其价三倍。或在树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间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飞沉，皆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结而取之也，不沉而香特异。曰“花铲”者，香与木杂，铲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者，与沉香并生，沉香性坚，伽楠性软，其气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产占城者佳。树为大蚁所穴，蚁食石蜜，遗渍香中，岁久凝而坚润，其色若鸭头，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丝结，其色黄，贵与鸭头绿等。《岭海见闻》云：“香树干如树兰，叶如黄杨，子如连翘而黑，以夏月子熟种之，亦有寄生榕树上者。”《闽小纪》云：“千年榕树，上生奇南香。”《玉剑尊闻》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国有之。有生结、糖结、虎斑结、金丝结，不同生结，国人最重，不以入中国，入中国乃糖结。琼州亦有土伽南，即所谓鹧鸪香，入手终日馥郁。”

蜜香树

交趾有蜜香树，干似柜柳，花白而繁，其叶如橘，木心与节坚黑，沉水者为沉，与水平者为鸡骨香。根为黄熟香，干为栈香，细枝

紧实者为青桂香，根节轻而大者为马蹄香。花不香，成实乃香，为鸡舌香。

以蜜养香

凡琪璃、沉水等香，居常以锡盒盛诸香花蜂蜜养之，则气味尤美。其盒中格置香，花开时杂以诸香花，下格置蜜，上施盖焉。中格必穿数孔如龙眼大，所以使蜜气上升也。每蜜一斤，用沉香四两，细锉如小绿豆大，和匀之，则所养之香，百倍市肆中者矣。

雕刻之精

雕刻精妙香，宋高宗时有詹成者，能于竹片上刻成宫室山水、人物花鸟，纤毫具备，细巧若缕，而且玲珑活动，见者拟之鬼工。前明宣德间，夏白眼能于乌榄核上刻十六娃，状米半粒，眉目喜怒毕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鸶，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近日嘉定竹器亦多雅制，而工细逊前人矣。

缭丝灯屏

缭丝灯屏，毗陵钮氏仿唐宋画册制。此式康熙初年始有之，查初白、唐实君皆见题咏。

牙席

岭南新制牙席。按汉武帝时以象牙簟赐李夫人。见《西京杂记》。

扇

明人皆尚金扇，即上方赐予亦皆金面。康熙间，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陵夹纱扇、曹扇、靴扇、溧阳歌扇，近日又尚丰润画扇。《野获编》称聚头扇，吴制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华灿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溢出人间，尤贵重可宝。予近从陆耳山舍人处见其先世文裕公拜赐金扇，亦百龙之式，虽驳落已甚，而璀灿可观，当是川制。聚头一名聚骨，即折叠扇，永乐间，外国入贡始有之。明时制扇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沈少楼、柳玉台、蒋苏台，一柄值数金。

卷二十

瓷器

瓷器始于柴世宗，迄今千年，徒传柴窑之名。周时官吏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显色做将来。"旧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响如磬。又曹仲明云："柴窑足，带黄土。"官窑品格与哥窑相同，以粉青色为上。纹取冰裂，鳝血紫口铁足者佳，皆不及汝窑凝厚滋润也。定窑有素光、凸花二种，以白色为上。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古宋龙泉窑器，温州土细质厚，色若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章窑乃宋人章生兄弟所烧。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其制更加细密。兄陶者为哥窑，弟陶者仿古龙泉窑，足皆铁色。哥窑多断纹，名百圾坡，更见重于世。明成窑五彩鸡缸一对，价值百金。宣庙窑器，质料细而厚，隐隐有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敌。有暗花者，底有"大明宣德年制"字样；有红花者，用西红宝石为末，图画花鸟凸起，宝光夺目；有青花者，用苏浡泥，图画花鸟形，深厚堆垛，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又有元烧枢辅字号器，永东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蒲萄杯，皆今世甚宝贵者，然亦在龙泉章窑之下。我朝御窑越超前代，规模款识，多出秋官主政刘伴阮监制。伴阮名源，亦异人也。又有郎窑，紫垣中丞开府西江时所造，仿古酷肖，万不能辨。今之所谓成宣者，皆郎窑也。又熊窑亦不多让。近则年窑、唐窑，皆入赏鉴。今假哥窑碎纹者，不能铁足，铁足不能声。

秘色瓷器

宋人言秘色瓷器，是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物，臣庶不敢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唐时已有秘色矣。

成窑酒杯

成窑酒杯，有名“高烧银烛照红妆”者，一美人持灯看海棠也。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鸡缸者，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也。秋千杯者，士女秋千也。龙舟杯者，斗龙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画茂叔爱莲，一面画渊明对酒也。娃娃杯者，五婴相戏也。其余满架蒲萄及香草鱼藻瓜茄八吉祥优钵罗花西蕃莲梵书，名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磁色莹洁而极坚。鸡缸宝烧碗朱砂盘最贵，价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称芳草鸡缸，当亦牡丹之类。余旧藏数酒器，皆鸡冠花下子母鸡凡五，其式必多，当不止此数种也。

茗具

龚春壶式，茗具中逸品，其后复有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则时鹏。鹏，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长，名重遐域。其后有彭君实、龚春、陈用卿。又徐氏壶，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圆壶，制精绝，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时宜兴砂壶，复加饶州之鎏，光采射人，却失本来面目。陈其年诗云：“宜壶作者推龚春，同时高手时大彬。碧山银槎濮谦竹，世间一艺皆通神。”高江村诗云：“规制古朴复细腻，轻便堪入筠笼携。山家雅供称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荑。”昔

杜茶村称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渊源支派甚悉。

技艺名家

昔人治一业，攻一器，足以传世行远而不朽，较之抱兔园一册，饱食终日，老死牖下，淹没而无闻者，不可同年语矣。如陆子刚一作冈。治玉，鲍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银，濮谦治竹，又嘉兴王二漆竹，苏州姜华雨莓绿竹，赵良璧、黄元占、归懋德治锡，李昭、一作荷叶李。马勋治扇，周柱治镶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王吉治铜，雷文、张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杨茂、张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铜炉，谈氏笺，顾氏绣，张氏炉，洪氏漆，孙春阳烛。又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及近时薛晋臣治镜，曹素功治墨，穆大展刻字，顾青娘、王幼君治砚，张玉贤火笔竹器，皆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也。濮谦壬午生，与老蒙同庚。按老蒙即钱谦益。十二卷本所选各条于有蒙叟字样处均删去，独此条仅删一“老”字，与蒙同庚，遂不可通。尝赠以诗云：“沧海茫茫感劫尘，灵光无恙见遗民。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杖底青山为老友，窗前翠竹似闲身。尧年甲子欣相并，何处名山许卜邻。”

姜娘子

宋姜娘子治铜，绍兴二年，大宁厂监督。

壶柄向客

《礼记少仪》云：“尊壶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见惠自

君出也。鼻，柄也，柄向君则口向己。今俗忌以口向客，似沿此意。

贵姓子弟

程子言：贵姓子弟，一身服事，于饮食玩好之物，如管城子之陈醋瓶，洛下之史画箧，皆为口实。闻梁蕉林相国有字画之好，平生收藏甚富，捐馆后，为势家求索殆尽。与以佳者辄谓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孙深受其累。明正德间，松江官家蓄古琴一，实无奇也，名闻贵公，求之勿得，中以祸，始献之。示琴工，曰："伪也。"声嘶而弗越，乃盛怒罗织，至破家，其人愤死。又直隶某侍郎家，以庖厨擅一时，身后子姓皆不甘蔬食。其后中落，犹质衣物以供餐膳，识者哂之。

异物

《高江村集》载直大内时，见三异物：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内贮雕刻牙器百种，凡如几榻、舟车、盘匜、笔砚、投壶、棋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属，具体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铒钳而视之。其一镂象为球，周身百孔，凡九层，亦有七层五层者。以金簪自孔中拨之，圆转活动，层层相似。又皆刮磨光泽，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洁白无缝，非有粘连凑合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窣堵波，高二寸许，镟木为之，质黄色，有木理，薄如纸，柔软而轻，嘘气可飞动，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绝伦，虽有离娄、公输，或亦不能施其心目。元时，有神童能于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戴应用于一粒芝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国初祝培之，牙牌上写《桃源记》，留下半作图。明神宗时，商人进献黄封御厢，内有八宝嵌成虾蟆、蚱蜢等虫，厢开机发，跳踯满

地，上大笑，赏赉不赀。闽帅以宝树饷督抚，以金为枝干，花叶用异宝缉成，五色备具，视之如真，一株以数万计。熊文灿得之，以贻京师权贵。见《绥寇纪略》。

古名人遗物

相传洪厓先生好古，一时名士，如李太乙赠孔子木履，郭瀚卿赠孔子二仪履，杨炯赠孔子石砚与扬雄铁砚，田游赠尹喜龟、王戎如意杖，杨齐哲赠嵇康锻锥，刘守章赠四皓鹿角枕，司马子徵赠淮南药杵臼，魏萧赠陶潜琴、陶隐居芙蓉冠，刘长新赠王乔笙，张守珪赠八寸海鰕蟆牙，秦休庄赠河上公注《道德经》稿本，周子恭赠古帝王图，元亭赠谢灵运须，僧修然赠迦叶头陀钵，智远赠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药篦，诸物真赝不可知，诸君子亦大费搜罗矣。小说中载一世族子弟癖好古玩，倾家积聚，晚年冻馁，至为乞丐，左手捧颜回箪瓢，右手执孔子击原壤杖，逢人即募太公九府钱一枚，真解颐新语。按《晋史》武帝时火起武库，焚累代之宝，其中有汉祖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夫圣人之履与莽头并藏，较之力士脱靴污吾足，不更得罪先师乎？《因话录》所载李令公收复京师时皂袄子，洪厓先生得仙时襆头，及李师狗枷，相如犊鼻，又王伯谷所藏吴匏庵入学书几，姚广孝出家斗笠，皆此类。

枕之高低

枕不可过高，高令肝缩，过下又令肺缩。枕席柔软，其息乃长。李实君三笔。

古语释例

陆放翁诗："游山双不借，取水一军持。"《古今注》："汉文帝履不借以临朝。"汉时已有草履矣。军持，净瓶也，出佛经。贾岛诗："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江里汲寒流。"隐背，爬背也。李邺侯以松樛枝作隐背。偏提，酒器也，见《说郛》，唐诗亦有用者。护朽，见《菽园杂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寻人招帖也。刚卯，古佩印名。模棱，门扒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见《清异录》。君迁，牛奶柿。司马温公《名苑》云："君迁子如马奶。"律令，雷边鬼，捷与雷同速，见《桂苑丛谈》。藕覆，妇人膝袜，始于杨妃，见《致虚杂组》。璘籍，蚕箔也，见《女红余志》。响箭，今之骰头，见《宋书》。骕马，扇马，见《唐书》。柿，斫木札也。胡噪，吹唇作声。筚篥，葭管，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即笳管。蒸饼，即胡饼，并见《笔麈》。装潢，见《唐六典》。笔神曰佩阿，砚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氐，纸神曰尚卿。笔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鹄，笙曰采庸，皷曰送君，钟曰华山，磬曰洗东，皆仙乐，俱见《致虚杂俎》。篦梳一名落尘，又名洛成，见《奚囊橘柚》。不落为酒杯，不律为笔。扶老、栉枥，皆杖名，见《表异录》。麦光纸、票尾笔，见坡诗。溺器曰夜潴，见唐人集。逋峭，承梁小柱也。苏颂诗："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匹制，即今之沓杯，俗名套杯，外大内小，古人不过五、六。《古今诗话》："刁约使契丹诗曰：'饯行三匹制。'"爻闾，今账房之类，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

肆马鞭

肆马鞭者，于杆内藏一简，行路者借以防贼，人多用之。按元阿邻帖木儿文贞王，官户部尚书，有献鞭者，制甚精，拔靶去之，则一铁简在内。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以事害人，虑人害己，则当防护之。若无此心，则不必用此。"见元杨元城《山居新话》。

古籍所载器物创始者

秦文公作旄头，见《列异传》。黄帝作旗帜，又作冕旒；鲁昭公作弁，见《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娲氏作竹笄，赫胥氏作木梳，尧以铜为笄，周文王加珠翠，又名步摇笄，唐高祖作反绾髻，黄帝作几，见李尤铭。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见《古今注》、《褚遂良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困学记闻》云出《韩子》。又《徐贤妃传》云："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少康子兴作甲，桀造瓦，见《世本》。蚩尤作戈戟，见《吕氏春秋》。又作剑铠，见《管子》。凿齿作楯，见《山海经》。黄帝臣挥于作弓，夷牟作矢，见《世说》。荀卿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见《山海经》。少皞生股，是作弓矢，黄帝又作弩，鲧作城郭，禹作宫室，伯益作井，见《世本》及《博物志》。神农作市，伶伦作权度量，胡曹作衣裳，见《吕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钱，见《汉书》。神农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阴作楼及犁，见《魏略》。夙沙氏作盐，帝女仪狄造酒，见《战国策》。鲧服牛，又作城，相士乘马，腊作驾，三人皆尧臣，见《世本》。韩哀侯作御，舜造笔，见《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尧作围棋，乌曹作博，见《世本》。齐夷陵王晔作侧楸棋局，见冯鉴《续事始》。老子作摴蒱，黄帝作蹴鞠，见《博物志》。刘向作弹棋，见《西京杂志》。曹植作长行局，即双陆也，见后魏李邵序。汉武帝作藏钩，晋挚卫尉作四维戏纸局木棋，见李秀赋。周武帝作象戏，见《后周书》。纣作粉，见《博物志》。尹寿作镜，见《天中记》。岐伯作鼓吹，见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见《山海经》。又云阴康氏作舞，《吕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农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筝，师延作箜篌，帝喾作鼓鞞，又云倕作，女娲作箫，见《礼记》。《风俗通》云舜作箫，《山海经》云炎帝伯陵作钟，黄帝作清角，女娲氏作笙簧。随作竽，女娲氏臣，见《世本》。商辛作埙，苏成公作篪，见《世本》。汉时邱仲作笛，见《风

俗通》。黄帝作釜甑，见古史。神农作釜，见《周书》。孟庄子作锯凿，见古史。夏少康作箕帚，见古史。夏昆吾氏作瓦，乌曹氏作砖，俱见古史。公输般作石硊，倕作铫，见《世本》。蚩尤作冶，见《尹子》。黄帝臣雍文作舂，见《世本》。赤翼作杵，见《吕氏春秋》。伏羲作网，见古史。詹何作纶钩及饵，舜作瓦棺、土楫，禹作伺风乌，即相竿，见《古今注》。黄帝作斧钺，见《舆服志》。黄帝作刀，见《洞冥记》。赫连氏造梳，见《灸𣪍子》。明太祖见道人作网巾，颁其式于天下，又《谢宗可集》有《咏网巾》诗，则不始太祖矣。黄帝臣作扉履，见《世本》。舜妹嫘作画，见《说文》。岐伯作鼓吹，见蔡邕《礼乐志》。陆机赋云："原鼓吹之所始，盖禀命于轩皇。"

取灯发烛引儿

京师人擘蓖麻梗为小片，涂硫黄于其末，呼之曰"取灯"。杭州人有以松木为之者，曰"发烛"。按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又《清异录》云："夜有疾，苦发烛之缓，批杉木染硫黄，遇火即焰，呼为引儿。"

养和即靠背

放翁诗："天矫竹如意，鳞皴松养和。"养和，即靠背也。皮袭美以五物赠魏不琢，有桐卢养和，乌龙养和。

虎子

虎子，一曰槭窬。窬音豆，汉人以玉为虎子。

折抢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张两张，逆风张帆曰折抢。太白《下泾县陵阳溪》诗云："渔人与舟人，撑折万张篙。"盖唐时已有此方言。又庾阐《扬都赋》："叶子抢风，艕人逆浪。"即折抢之谓。

古玩藏家

沈景倩德符言，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治园亭，教歌舞，间及古玩。吴中王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世藏珍玩，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太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江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涂，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严以势劫，朱以货取，冰山既泮，金穴亦空，转眼已不守矣。江陵当国，亦有嗜，所收之途稍狭，而精好过之，不旋踵亦散人间。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钩之，间及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辈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后起名重，以法眼归之，箧笥所藏，惟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有好古名，互购相轧，市贾交构，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东壁西垣，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珍为异宝。吴门新都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之变驴，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巨商富人者，且日饮蒙汗药，甘之如饴矣。

吹箭

方干诗："吹箭落素羽，垂丝牵锦鳞。"吹箭，即今之吹筒也。或以箭，或以弹丸，皆捷而准，但不能及远。

轿字之始

淮南王安《谏击闽越书》云："舆轿而逾岭。"轿字始此。

活火煎茶

唐李约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见《因话录》。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宣宗元光二年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

茶器

蔡君谟《茶录》下篇论茶器有砧、椎、钤、碾、匙、瓶等目，须银铁黄金为之。然周密所记，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进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费乃至此。

陆羽

陆羽创煎茶法，在唐时鬻茶之家，皆陶为其像，供于炀器之间。羽之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见《因话录》。

毋煚

毋煚为右补阙，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和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诸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

饮茶之始

六经无茶字，始见王褒《僮约》。《尔雅》："槚，苦荼。"荼，即茶也。然古人多称饮茶，始于《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饮群臣酒，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荼茗以当酒。"又《飞燕别传》："成帝崩，一夕，后梦见帝赐坐，命进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则西汉时固已有之。又谢安诣陆纳，但设茶果而已。至《晏子春秋》："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茗菜。"非饮茶之谓欤？开元中，灵岩寺有降魔师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饮，因以成俗，见《续博物志》。《物类相感志》："芽茶得盐，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姜盐。"余向在杭州有诗云："诗人偏好事，何苦著姜盐。"未免为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问之。今内廷皆用熬茶，尚有古意。

品茶度曲围棋胜古

刘公戢云："今人百不如古，所差胜者，品茶、度曲、围棋耳。"

闵茶

董思白云：金陵春卿署中，时有以松萝茗相贻者，平平耳。归来山馆得啜尤物，询知为闵汶水所造。汶水家在金陵，与余相及，海上之鸥，舞而不下，盖知希为贵，鲜游大人者。昔陆羽以精茗事为贵人所侮，作《毁茶论》。如汶水者，知其终不作此论矣。今白下造茶，犹闵法。闵茶必以图记印封瓶头，最精。

家制惠泉

朱国桢曰：家居苦泉难得，以意取寻常水煮滚，总入大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洁，开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积垢二三寸，急出，以坛盛之，烹茶与惠泉无异。盖经火煅炼，又浥露取其气，则返本还原，依然可用。

用花煮茶

徐文长用花煮茶，其法取梅、兰、桂、菊、莲、茉莉、玫瑰、蔷薇之属，杂入茗中，盛锡瓶内，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干点茶，文长之俗乃如是。其所品之茶，真味殆全失矣。

玉泉水

玉泉水较中泠尤轻，惟雪水更轻。

茶之益

《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茶醒酒，能令人不眠。”

采茶

采茶不可见日。以指不以甲，则多温而易损；以甲不以指，则速断而不柔。故纤指女郎胜于秃爪奴子也。唐子西《斗茶记》谓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贵有力之人或不能致，而贫贱穷乏流离迁徙之中偶然获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

芝麻茶

东坡诗：“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今之芝麻茶也。

饮茶长生

唐宣宗时，东都一僧年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曰：“臣不知药性，但好茶饮，百碗不厌。”赐茶五十斤。医家谓茶能伤人损寿，

近日都门养生家日饮白水，观此僧之不死，可以破戒矣。

名酒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造酒，宋内库循用其法，燕市酒盛称南河刁酒，今河间犹有传其酿法者。蒙叟诗：“刁酒沾唇味许长，河间才得一杯尝。侬家酒谱君知否？记取清甘滑辣香。”盖以贾人之姓而得名也。又安德罗酒，亦北酒之佳者。渔洋诗云：“玉井莲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泼新醅。清泠错著康王水，风韵还宜叔夜杯。”山姜亦称吾州酒色白清味洁鲜，东坡所谓错著水也，屡入篇咏，官京师犹仿为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见查悔余诗注，问之德州人不知也。沧州酒止吴氏、刘氏、戴氏诸家，余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罗侍御钦瞻，崇祯丁丑进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刚直有声，嗜饮，传酿法，色味双绝，至今犹呼罗酒。沧州城外酒楼，背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祯间，有三老人至楼上剧饮，不与直，次日复来醉，酒家不问也。三老复醉，临行以余酒沥阑干外河中，水色变，以之酿酒，味芳冽，仅数武地耳，过此，南北水皆不佳，刘紫庭凤翔为予言之甚确。予在京师，紫庭岁致沧酒数瓮，非市中物可同日语也。渔洋答谢方山诗：“白家乌帽重屏里，初试红泥小火炉。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风雪压屠苏。”“酒车冒雪远冲泥，尺素殷勤谢傅题。一树山查红破蕊，花前催进玉东西”。此渔洋晚岁之笔，颇得酒中三昧，风致犹楚楚也。

酒圣四配十哲

袁石公觞政人之祭，云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

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泽、王无功、邵尧夫，十哲曰郑文渊、徐景山、嵇叔夜、刘伯伦、向子期、阮仲容、谢幼舆、孟万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彦国、毕茂、张季鹰、何次道、李元忠、贺知章、李太白以下祀两庑。至若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以酝法得名，无关饮徒，祠之门垣，以奖酿客，亦犹校宫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蓝也。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二千二百余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乡阀阅，莫有盛于吾家者矣。

杯托

今人饮酒，杯下衬以托子，考之于古，未知所昉。冯益都相国宴诸鸿词翰林于万柳堂，酒酣，指此为问，汪苕文以为古无此制，是也。毛大可称即古之舟也，引《周礼疏》为证。益都命走马取书，似有所本，然与杯不相属。宋孝济翁《资暇录》一则云：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崔大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友，人人以为便。于是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此为茶器而设，《资暇录》引此云："贞元初，青郓油绘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碟，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询则知矣。按此与今之杯托制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礼·司尊彝》之职曰："六彝皆有舟。"郑康成曰："舟尊下台。"似非今酒杯之制也，西河一时强论耳。

酒经

《侯鲭录》：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以之盛酒，似瓦壶之

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凡馈人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郡人不知，束带迎于门，乃知为酒五瓶耳。

顾嗣立称酒帝

江左酒人，以顾侠君为第一，至今人犹艳称之。少时居秀野园，结酒人社，家有饮器三，大者容十三斤，其两递杀。凡入社者各先尽三器，然后入座，因署其门曰："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诘朝相见决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见，慑伏而去。亦有鼓勇思得一当者，三雅之后，无能为矣。在京师日，聚一时酒人，分曹较量，亦无敌手，同时称为酒帝。方观文觐年少，号酒后，庄书田楷、缪湘芷沅号南北相，黎宁先致远号先锋，皆万人敌也。后来以余所见，如励侍郎滋大、李臬使宁人、陈太常句山、涂侍郎石溪、顾京兆息存亦颇论觞政，足称后劲。近日则素侍郎尔诺、索侍郎琳，亦一时之雄。

酒可御雾

《博物志》："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汤，自渍即愈。汤亦作酒气。"又云王氽、张衡、马均三人皆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之，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今见北人晓行，饮酒一杯，不为无说。

饮酒须有节制

俗语云：酒令严于军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尔招集，必以令为欢，有政焉，有纠焉，众奉命唯谨。受虐被凌，咸颟首听命，恬不为

怪。陈几亭云："饮宴苦劝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气，不然，亦蠹俗也。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仆役，以逼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士人而效斯习，必无礼无义不读书者。"几亭之言，可为酒人下一针砭矣。偶见宋人小说中《酒戒》云："少吃不济事，多吃济甚事，有事坏了事，无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语浅而意深。又几亭《小饮壶铭》曰："名花忽开，小饮。好友略憩，小饮。凌寒出门，小饮。冲暑远驰，小饮。馁甚不可遽食，小饮。珍酝不可多得，小饮。"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湎流连，俾书作夜，尤非向晦息宴之道。亭林云："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见星而行者，非罪人，即奔父母之丧。酒德衰而酣饮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所系岂浅鲜哉？"《法言》云：侍坐则听言，有酒则观礼，何非学问之道。

酒令

《蔡宽夫诗话》：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白香山诗云"闲征雅令穷经史"是也。梁王规为中书黄门侍郎，湘东王绎为丹阳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曰："江左自来未有此举。"萧琰、傅昭在坐，并谓知言。按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监史之设，纠察甚严，其为酒令，应始于此。后人易以口语，代以手势，新意纷更，互相凌胜，渐失监史之意，江左岂必无之。王规之论，当谓公筵，非云私宴也。

甲戌之会

元人姚文奂诗云："晓凉船过柳洲东，荷花香里偶相逢。剥将莲子猜拳子，玉手双开不赌空。"猜拳赌空，皆诗料也，即今酒令之猜

枚，前后不放空也。甲戌春暮，同里诸子集予寓斋，哄饮竟一昼夜。歌咏之余，谐谑间作。山夫仿石公之说，评诸子曰：尚友如廉颇据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汹涌，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鱼纵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东岩如潢潦之水，一泄而尽；宾南如精卫填海，每不自量；冰璜如李陵败北，一以当千；南生如诸葛出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仆则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严颜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予曰："请以评诸公之诗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敌怯，遇大敌勇；尚友如齐东大鸟，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荡魂与；冰璜如玉卮无当，价值千金；大冶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来；东岩如秋鹰盘空，不肯轻击；宾南如隐娘剑术，一击不中，耻为再击。若仆则如春雨淋漓，不择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十二卷本戴璐注曰：宾南，胡一鸿，壬午举人，癸未进士。

以花熏酒

冯开之尝云：用三白酒或雪酒，不满瓶，虚二三寸，编竹为十字或井字障口，不令有余不足。新摘茉莉数十朵，线系其蒂悬竹下，令齐，离酒一指许，用纸封固，寻日香透。余仿为之，香则喷鼻而酒味变矣。不论酒而论香，是为喧客夺主，开之未解此中趣者。

屠苏

酒可名酴酥，未可为屠苏。屠苏即"廜麻"，盖平屋也。《雪赋》云："韬罦罳之飞栋，没屠苏之高影。"自孙思邈居屠苏酿酒，乃有屠苏酒之名。后人去酒字，竟呼为屠苏，未可为训。

读书避暑佳酒

叶石林云：“读书避暑，又得佳酒，人生极快意事。”想见此老解衣磅礴时光景。

锡器不可盛烧酒

《洗冤录》：“饮烧酒，不可以锡器盛炖及过宿。倘为时稍久，饮之杀人。”癸亥，东阳拔贡生吴步青，肆业成均，其兄在家，因火酒贮锡器，经宿饮之，立死。见《宝言堂家戒》。

酪属

酪之属不同，质与精气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气与质犹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陈之曰醷，醷取其气曰醂，气去而质独存曰酫醭。

酒犹兵

费补之云：“晋人谓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用而不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饮流多喜此言，不知饮酒之乐，尝在欲醉未醉时，酣畅美适，如在春风和气中，乃为真趣。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

饮酒各名

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浑汁酒也。酎，三熏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酿曰酝，造酒也。买之曰沽，当市曰垆。酿之再亦曰醙。漉酒曰酾，酒清曰醥，厚曰醹。相饮曰酌，相强曰浮，饮尽曰釂，使酒曰酗，甚乱曰酋。饮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进于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独酌而醉曰醮，出钱共饮曰醵。赐民共饮曰酺，不醉而怒曰奰。音婢。

酒乃天禄

《石林燕语》载王审琦微时与太祖善，后以佐命功，情好尤笃。性不能饮，每合宴，太祖不乐。一日酒酣，太祖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贵。酒乃天禄，何惜不赐饮？"祝毕，令王饮，无所苦。自是每侍宴，即能饮，若远私第，则不能饮如初。是知酒量宽窄，关乎福泽，造物所靳惜，不轻予人也。观此则吾辈之得天厚矣。

集四书语作联句

辛巳之冬，举消寒会，酒令集《四书》语作联句，自一字至十余字，凡数百联。癸未秋，紫坪入都，复举是令，又复得数十则，参以假借矣。因阅查氏《查浦辑闻》，内纪朱竹垞行酒令，举成语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即天子圣哲类也。竹垞举"康子馈药"，"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一句，心火迸发，左耳遂聋。同人因复举为酒令，予与紫坪即席引数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仅

思得二句，异矣！附录所引于后：君子上达　何以报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悦　乡党第十　雍也第六　能者在职　邦有道谷　泾以渭浊　忘我大德　生有圣德　充耳琇实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童子佩璐　王道正直　沉湎冒色　雷夏既泽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祸郑国　天子建国　端冕正笏左　裨冕搢笏玉藻　天子令德　惟此二国　惟披四国　天子是若　君子是识　天子建德　公子御悦　司马仲达　公子去疾　王子弃疾　萌者尽达《月令》　寒暖燥湿《王制》　母有障塞《月令》　元酒在室《礼运》　天子素服《玉藻》　钟鼓既设　天子下席　君子进德《易》　天下大僇四书　天子视学　天子用八　憎辅远弼《国语》　嵇旨峻洁　言语漏泄　天下第一《胡广传》　尊显任职司马迁传　争者用息《后汉·宦者传》　征鸟厉疾　刊改漏失《郑康成传》　章妥句适　临表涕泣《诸葛亮传》　寻此旧则傅毅迪志　身体战慄《国语》　如彼雨雪　功在漏刻《光武纪》　阴遣刺客　忠謇亮直《张昭传》　今乃大觉　蒲本肇末《国语》　忠恳内发《陆凯传》　心恨败国国语　成理万物　民有菜色《汉元帝纪》　伤吻弊策《王褒传》　为善最乐《东平传》　褒贬大法　投死为国曹操语　端本善则　神理致罚柳　谗口到骨杜祭房太尉　经典序录书名　三五二八卢仝《有所思》　诸子传说刘歆　壬午大阅　鸣鼓振铎《庄子》逸篇　钟鼎遽列任昉《弹曹景宗》　河徙故渎《水经注》

一物以四声呼之

唐杨绾四岁，客举座中一物，以四声呼之，众未及言，绾应声曰：“灯盏柄曲。”是又臆撰，非成语矣。

烟草

烟，一名相思草，满文曰淡巴菰。初出吕宋，明神宗时始入中国，继而北地多有种者，一亩之获，十倍于谷，后乃无人不用，虽青闺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矣。闻崇祯己卯，禁甚严，犯者死。有会试举人初至京，不知禁例，仆人带入被获，械系城坊，遂刑于市。相传世宗谓“烟”、“燕”音同，以吃烟为嫌。壬午后，禁乃弛，从洪承畴请也。韩慕庐以之命题课庶常，陈广陵二律，一时传诵。家笠亭叔诗云：“味浓于酒思公瑾，气吐成云忆马卿。”人推佳句。陆青来作《烟草歌》，前后两篇，形容尽致。明人小说，称中叶时高丽王妃死，王思甚，梦妃云：“葬处生卉，名烟草。”细言其状，燃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言采之，遂传其种，殆亦忘忧之类也。

食蚱蜢蝗虫

任渊云：史应之为童子师，食蚱蜢，人以屠侩目之。山谷嘲之云：“先生早擅屠龙手，袖有新硎不试刀。岁晚亦无鸡可割，庖蛙炒蜢荐松醪。”一作煎鳝。又前辈诗：“来朝为送先生饭，一夜沿溪捉鳝鱼。”见《蜀中广记》。今大河以北人多食蚱蜢、蝗虫，其来久矣。

淡菜

淡菜，即蚌肉也，始于蜑户多食之，遂讹为淡。

捕鱼法

渔人贮萤火猪脬中，而缚其窍，置之网间，取鱼必多。又一书云：猢狲毛置网口四角，取鱼必得。又水族嗜燕肉，钓者以为饵。又

《墨客挥犀》云：向鱼网念揭谛咒七遍，则渔人终日不获一，殆有矢人函人之不同。

燕窝

广东阳江县，海燕采小鱼营巢，故名燕窝。王西宁仲威钺《暑窗臆说》云："燕窝，名金丝。海际沙洲生蚕螺，背有两肋，坚洁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精液吐出，结为小窝。衔飞过海，倦则漂水上，息其中。少顷，又衔以飞海。人依时拾之，色紫者为佳。"《闽小纪》云："燕窝有乌白红三种，红者难得，白者愈痰，红者治小儿痘疹。今白者价倍往岁，惟乌者多耳，红者从未一睹。近见闽、广贡船所载，大者长六寸，鲜白无纤翳。据云，取小者拆制，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许青岩藩司松佶语予云：燕窝产海岛中，穷岩邃谷，高厂峭壁之上，足力绳竿之所不及。估舶养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岛间，以小布囊系猿背上，纵之往，升木探岩，尽剥塞囊中而归。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数日始返。海客以果饵充囊中，俾之远出不饥。拙者出，即剥塞囊中，归而倾囊，不过数片，为果饵占地也。其黠者将果饵倾岩窦间，剥塞满囊，尽燕窝矣。空囊复去，尤为便捷。猿一值数百金，价数倍于拙者云。"吴梅村《咏燕窝》诗："海燕无家苦，争衔白小鱼。却供人采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齑美，巢营玉垒虚。大官求远物，早献上林书。"许谨斋黄门每晨起食燕窝蔗浆一巨觥，以融软为度，谓他人皆生食也，终日不溺。

一了百当

一了百当，明大内食单之一也，其法用牛、羊、猪肉共三斤，剁烂，虾米半斤，捣为末，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红豆各半

两，俱为细末，生姜切细丝十两，面酱一斤半，腊糟一斤半，盐一斤，葱白一斤，芜荑细切二两，用好香油一斤炼熟，然后将上件肉料一齐下锅炒熟，候冷装入磁器内封贮，随食取用，亦以调和汤汁为佳。

各种肉类煮法

羊肉宜滚汤下，盖定，漫火养。牛肉亦然，但不必盖。马肉冷水下，不可盖，宜入酒同煮。獐肉冷水下，煮七八分熟。鹿肉亦然，煮过则干燥无味。驼峰、驼蹄，腌一宿，滚汤下，一二沸，漫火养。其肉纯油，火紧易化，加地椒。凡各猪、羊肉煮熟，必待出汤冷透，方可刀切。宜切者切，宜片者片，切刀向外，片刀向内，不可乱也。不然，嚼之成渣，且易碎而不光泽。熊掌，用石灰拂汤剥净，布缠煮熟，或糟尤佳。曩见陈春晖邦彦故第，墙外砖砌烟筩，高四五尺，上口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春晖当日制熊掌处。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点蜡烛一枝，微火熏一昼夜，汤汁不耗而掌已化矣。熊白，批小段，焯微熟，同蜜食，多食破腹。鹿舌，冷水下，漫火煮，水少火慢，不损味，做肉丝用。虎肉、獾肉，土内埋一宿，盐腌半日，下冷水，煮半熟，换水，加葱椒酒盐，煮熟。煮硬肉，用磁砂、桑白皮、楮实同下锅，立烂。败肉，入阿魏同煮，或用胡桃三个，每个钻十余窍，臭气尽入胡桃中。鹿尾，以剃刀去茸毛，不可破，破则红浆流出，不美矣。用菜叶裹蒸熟，以盐饧醮食，或先煮尾盘，后蒸尾血，较易。煮肥肉，先用芝麻花、茄花同物料调稀糊涂上，火炙干，下锅煮熟。

苏陆煮肉诀

东坡《煮猪肉诀》云："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放翁诗云："彘肩柴熟罨。"正指此也。苏、陆非饮食之人，其言可信从。

栗子糕

栗子不拘多少，阴干去壳，捣为粉，三分之二，加糯米粉拌匀，蜜水和润，蒸熟食。

馔品

张江陵馔品：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碱。见本集。潘辉有《庖馔三字诀》：曰烂，曰热，曰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不厌而饫后品。见《清波杂志》。

用帘捕鱼

捕鱼虾宜用卯日，冯开之云：捕鱼用网，近十年间，有某者创造竹帘，则绝流而渔，无一免者矣。帘成，而一家数口皆以疫死。

点心

点心二字始于唐。按《唐书》，郑㑹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曰"尔且可点心"云云。见《辍耕录》。

炕豆腐

歙人工制腐，用紫石磨，腻滑无滓，相传明时许文懿公在中书日，遇不如意事，辄投笔曰：“人生几何，乃舍吾乡炕豆腐而食煤火肉耶？”炕腐系箬山一老翁王姓，以砂锅炕腐成片，味独胜，擅一时之名。见李君实《三笔》。

饕餮者不知天

《孔丛子》：蚊蚋食人，蚓虫食土，非天故为蚊蚋生人，为蚓虫生土也。知此则五谷草木鸟兽之生，本不为人，可以无疑矣。而饕餮者流借口于天地之性，人为贵，故备百物以养之，岂知天者哉？

食物之异

《燕山录》云：煮羊以䴸，煮鳖以蚊，鳖为臛，数食可长须。见《续博物志》。李东垣云：夜不食姜者，夜主阖，姜主辟也。秋不食姜，秋主收，姜主散也。

饮食之道

酸多伤脾，肉皱而唇揭，故春宜减酸增甘，以养脾也。咸多伤心，血减而变色，故冬宜减咸增苦，以养心也。甘多伤肺，皮皱而毛落，故夏宜减苦增辛，以养肺也。辛多伤肝，筋急而爪枯，故秋宜减辛增酸，以养肝也。如此则五脏四时皆平和，而饮食之病不生，此国

初白季文之言。季文高士，邃于医。

酸咸之嗜

王雱尝言："君子嗜酸，小人嗜咸。"明张江陵亦有是论。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云："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神清。"《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饧糖。"东坡君子也，而嗜甘如是。桃杏李梨之属，生时皆酸，熟则甜美，未闻有嗜生恶熟之君子。荆公傲癖，想必以生桃生李为美。

杜华

明时提学佥事杜华，先校士泽州，过索酒食，太守许维新停供给三日。杜怒，移巡抚魏公允贞云："州乏供具，日烹一母鸡而食。"魏雅敬许，批其状云："食鸡者有何不足，至露笔作罪案耶？"杜大惭。

食玉

北齐李预尝得食玉法，采玉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坏，无秽气，则食玉之所养可知矣。见王介甫《周官新义》中。

蛤粉治嗽

宋徽宗妃病痰嗽面肿，李昉御治之，久不效，惧诛，忧泣无计，

忽闻市人有卖药者云：“一文一贴，吃了今夜便得睡。”李市之，恐其性悍，先自试，无他，乃并三服为一服，进之。妃当夜嗽少止，肿亦消，帝大悦，赐直万金。李不知何方，伺得市人，重价求之，乃蚌壳毁粉，色淡碧，少加青黛，以淡齑水点麻油数滴调服。按《本草》，即蛤粉也。

宋太学馒头

岳珂《玉楮集》有馒头诗：“几年太学饱诸儒，薄伎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芳馨正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老去齿牙辜大嚼，流涎才合慰馋奴。”《上庠录》云：两学公厨，例于三八课试二日，别设馔，春秋炊饼，夏冷淘，冬馒头。馒头尤有名，士子往往携归馈亲识。元丰初，神宗留心学校，一日令取学生所食以进。是日适用馒头，神宗食之曰：“以此养士，可无愧矣。”束皙《饼赋》：“春馒头，夏薄持，秋起溲，冬汤饼。四时皆宜，惟有牢九。”坡诗云：“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

岁朝填词图

久客长安，每逢令节，辄忆江乡。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南》词二十阕，分咏淮南岁寒食品，老饕故态，良足哂也。王蓬心宸读而艳之，为写《岁朝填词图》，仿衡山《移居图》笔法，宛然江村新年情状，张吾溪、陈东岩、程晴岚、朱榆圃皆有题咏。刘秋岩方谒选来都门，下榻予斋中，亦分咏四十绝句，董东亭小楷汇书一册，每一展读，食指欲动，后为杨子安鸾持去，未还。

五色鸡蛋

石崇雕薪画卵，侈为奢豪，今人男女行聘，及生儿为汤饼之会，皆绘五色鸡卵，作吉祥故事。予见贵家生儿，每一卵画杂剧一出，盛以丝络，悬以竹竿，凡数百枝，抑又甚矣。骆丞《镂鸡子》诗云："刻花争脸态，写月竞眉新。"注："夏后氏始食卵。"唐人于寒食节染卵，加雕镂，相饷遗，其由来也久矣。《续博物志》："戎盐累卵，獭胆分杯。"

粥赞

王阮亭曾于酒次戏拈绝句："滦鲫黄羊满玉盘，菜鸡紫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春韭秋菘未是难。"又举东坡一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曾记陈海昌相国尝诵《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做羹汤。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浅语有味。己丑夏日，禾中魏松涛作《吃粥诗》，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腻于茶，一味和融润齿牙。惜米不妨添绿豆，佐餐少许抹盐瓜。匙抄饱任先生馔，瓢饮清宜处士家。惟恐妻儿嫌味薄，十分嗟赏自矜夸。""淘沙频汲井华清，不假酸碱杂鼎烹。暖食定应胜麦饭，加餐并可减藜羹。居然入口融无哽，不碍沾唇呷有声。客到但宜多著水，木瓢和罢瓦盆盛。"

北地葡萄

北地葡萄种最美，客问南中何以敌此，汪钝翁云：“橘柚秋黄，杨梅夏紫。”

牛羊啖草

草木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必枯。谚云：“牛食如浇，羊食如烧。”

阿魏

阿魏出自嘆咭唎国，哑喃䁖地方，有树名哑吵䁖喇。其树皮青心黑，夷人用刀砍破树皮，流出脂液，凝结而成。性能解毒解瘴疫，每一块盛入绛囊，佩胸前甚有效。以五色全备，质性柔软，而味臭者为佳。《本草》称阿魏真者取少许，安热铜器中，经宿沾处皆白如银汞，试之果然。戊子年，李制府侍尧奏，广东洋行中聚数千斤，每百斤价十余两耳。诏令运数千斤至云南军营。又陈诚《西域录》：“沙麈海牙，在撒马儿罕之东五百余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气逼人，取其汁熬之，即阿魏也。”

人参

人参肥而短者，产兴京以东诸山中，名东山货。瘦而长者，产宁古塔诸山中，名北山货。五六月间采者，名芽草，力薄。七八月间采者，名黄草，力完。总以色红而明润者为上，色黄而坚者次之，色白而中疏者最下。有如小儿形者，名参王，不易得。其称土木者，就所产之地言。混同江东有土木河，《辽志》云：“在开元城东北六千余里。”亦未

确。然非大同府属边外之土木也。其曰清河者，当年通市之所，而非其产地。紫团产自上党，久绝。羊角则高丽参之大者，土人称名，多俚俗不典。如曰棒槌，曰根子，其肥实者曰姜胞[膎]，空松者曰萝草之类。向时采参者多以水浸，不能经久，关内市者故迟之以抑其值，乃加煮焙，于是市侩无所施其术，而参值倍增。今内府参膏，俱是原煮参水，并根叶制成，故功倍伦等。若购之市中者，仅取参叶及杂草为之，宜其不效也。参叶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极微，冬间瀹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凡藏参者，不得暴之日中，盖至阳之精，伏于至阴之地，一见太阳，真气立尽矣。陶弘景谓上党参形长而黄，多实而甘，坚白者气味薄，辽东形大而实软，今上党久无复贡。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春秋运斗枢》：“瑶光星散而为人参。”《本草》：“人参生椴树下，三桠五叶，背阳向阴。”人参春生苗，多在背阴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两桠五叶，未有花茎。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一茎，俗名百尺杵。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采法：四月及七月裹粮入山，其草一茎直上，独出众草，光与晓日相映，则刨取其根，一窠或四五歧，或二三歧者。种有紫团、白条、羊角等名，惟黄润坚实，俗名金井玉阑者，体实味甘，斯为最胜。然秋冬坚实，春夏虚软，故今采参多在七八月云。人参须用流水煮，若用止水则不验。见孙思邈《千金方》。王阮亭见人参故事诗文，即抄并一处，惜未成书。明太医吏目季子郁，著《人参传》，世无传本，李实君[日华]赞其辨证详尽。《梁书·阮孝绪传》：“孝绪母病，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产，孝绪躬历幽险，见一鹿，逐之忽灭，遂获此草。”

槟榔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气，虚损者忌之。其子即槟

榔，性益加厉，今人多好食之，亦无恙。槟榔树高五七尺，皮似青铜，节如竹，其叶聚于杪，叶下数房，房结数百子，名枣子槟榔。中有实如鸡心，与海南子无异，粤人、滇人熟而后食，台湾人则生时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气，消饱食；以蛎房灰用柑子蜜染红，合浮留藤食之，每会席，宾客前各置一枚。京师小人和苏子、豆蔻，贮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齿摇转，面目可憎。岁靡数十千，刻刻携致。近则士大夫亦有食者。阮亭云："轿中端坐食槟榔。"贵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顷在岭南，其人好食槟榔，合蛎灰、扶留藤食之，辄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脓血可厌。今来蜀道，又为食蒜者熏。"作诗云："南餐灰荐蛎，巴蜀菜先荤。幸脱篓藤醉，还遭胡蒜熏。"邱濬《赠五羊太守》诗云："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又《峒溪杂志》载篓藤叶可以作酱，即筠酱也。

牡丹

牡丹初不载文字，惟以药见《本草》，唐则天以后，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谢灵运所谓牡丹，乃今之芍药。见《博物志》。

蜜苏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泽土膏，抽其精英以为花蕊，而花中浮艳，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掠取之，入窟穴，酝酿成蜜，其所处不容人窥，其王出入滚成球团，何秘如之。医家制膏丸，用蜜调剂，蓄奇香者，以蜜养之，以其能固气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与烹黄雀，必先以蜜涂之，虽沸炸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

酥者，苏也。枯燥干结之物，以酥透之，则释然融解。故蜜以卫内，酥以攻坚，二者皆神物也。

糖

《后汉书·显宗纪》。注："以糖作狻猊，号为糖猊。"东坡过金山寺，作诗送遂宁僧圆赞云："涪江与中泠，共作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国，取熬糖法，诏扬州取蔗作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此中国用糖之始。其法始于佛氏，然《吴志》孙休已有甘蔗饧矣。糖，一名蔗胎，仙经呼蜜为"卉醴"，见曹楝亭所刊《饧霜谱》。《学斋占毕》："宋玉《大招》已有'蔗浆'字，是取蔗汁已始于先秦也。"《前汉·郊祀歌》："柘浆析朝酲。"注："谓取蔗以为饴也。"又孙亮"取交州所献甘蔗饧"，而《三礼》注"饧"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饴。则是煎蔗为糖已见于汉时亦明甚。

三三径

杨诚斋云：东园新开九径，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红梅、碧桃、芙蓉，九种花木，各植一径，命名曰"三三径"。

当归芍药

荷包牡丹，即当归花。崔豹《古今注》："古人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文无，即当归也。芍药，将离也。"

腌肉汁养梅

折梅插盐中，更肥，以腌猪肉汁热贮瓶内，便不放叶而结子。鸡冠花，汴人谓之洗耳花。中元节儿童唱卖，以供祖先。见《枫桥小牍》。

马塍艺花

《齐东野语》：“马塍艺花之技名天下，即今之堂或作塘。花也。”

娑罗

娑罗花，佛日盛开，每朵十二瓣，遇闰辄多一瓣，故云月木。见《云南志》。娑罗树，一名如意树，京师卧佛寺数株最盛。

太学桧树

太学中旧有许鲁斋手植桧一株，枝干久瘁，仅形质存耳。辛未，慈宁万寿时，忽尔发荣，一时称上瑞。蒋南沙相国绘图，御制诗纪之，馆阁中和者甚众，今已勒石监中，诚盛事也。

稻麦生日

三月十一日，为麦生日；四月初四日，为稻生日；八月二十四

日，为稻藁生日，皆宜晴。十月十六日，为寒婆生日，晴主冬暖。

春月食王瓜

唐人诗云："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京城冬月窖花甚盛，春月献瓜者绝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东山先生有食王瓜诗。近来椿芽、椒头，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三月入市，不为稀有之事矣。

人兽食性

人食断肠草则死，虎食之百日不饥；人食砒霜则死，龙食之而肥。见《客退纪谈》。

花草异名

鸳鸯草，金银花也。鹭鸶藤，忍冬花也。胡蝶花，紫端姜也。香橼见于唐人咏歌者绝少，惟乐天有之。

巴旦杏

巴旦杏，本出哈烈国，今直隶皆有之。京城产者实大味甘，搓手可玩，色香俱佳，都人呼为巴打杏，山东则实小味薄。

孔林楷木

孔林楷木，纵横有文，可为手板及杖。宗潜溪《杖铭》曰：“生孔林，承圣泽。文庚庚，光绎绎，扶颠持危资尔德。”圣祖瞻谒孔墓，问墓上何草，衍圣公孔毓圻奏云：“孔林草木，皆当年诸弟子各自其国徙植，种类繁多，其最楷木、蓍草二种。楷木可为杖、为棋，其萌为蔬、为茶，瘿为瓢子，榨油可为膏烛。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

解毒药

前明广西思明府，岁进解毒药五方，二十四味，内锦地箩二斤。又消食药十味，消毒药十九味，大冲药一味，寒药四味。

夏枯草

夏枯草洗面绉，见宋人小说。

落花

杨诚斋诗：“蜜点梅花带露餐。”又诗：“脱蕊收将熬粥食，落英仍好当香烧。”

冬日瓶花

冬日瓶花，宜先以炉灰置瓶中，则不冻，或置硫黄于底，亦可。

篙头水

眩晕者，饮篙头水则否，甚验。

白昼来虎

曩闻齐化门外，白昼突来一虎，步军统领阿齐图带领兵丁擒捕。虎窜伏河畔苇草之中，至夜半跃出，自东便门跳城上行，至前门，由马道下城，并不创艾一人，直入年羹尧家，蹲踞屋上。兵丁捻火枪击之始下，避入年遐龄之园，众以枪毙之。时年羹尧已败露，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间事也。见朱批谕旨，蔡珽卷中。

貂鼠

俄罗斯、乌兰海，皆产貂，夏𤞷而冬𤞷，及其𤞷取之。旧传人裸体卧雪中，貂就温，因扑而杀之，与狂较辂郑人事相类。为此说者，盖痛人之无良，有慨而言之耳，实不然也。扫雪大于貂，绒白毫长，光逊之，价亦减。猞猁狲大曰马猞猁，小曰羊猞猁，𪓐而𤞷，内黄𪓐而外𤞷，比貂暖过之，轻不及；比老羊裘轻过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产者二，毛黄而长，曰草狐；短而𪓐，曰沙狐。俄罗斯产者五，绒黑而毫白，曰玄狐。其次身𪓐而腃黑，曰𤞷刀。又其次身𪓐而腃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种。又有妖狐，一曰灵狐，似猫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别一种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深山松林内，一名松狗，有黄黑二种，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为难得。其窟或

土穴，或树孔。捕者先设网穴口，后以烟熏之，貂畏烟出奔，即入网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踪迹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啮之。亦有用弓弶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乌喇诸山多有之。其皮轻暖，为裘为帽。”按《广志》，貂鼠出扶余。

十二肖

旧说十二肖中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语殊未确。虎无颈，马无胃，猴无脾，犬亦无胃。

猫产天竺

猫产天竺，不受中国之气，故鼻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释氏因鼠咬坏佛经，故畜之。唐玄奘始带入中土。

索伦人捕貂

索伦人捕貂以犬，尝自减其食以饲犬。犬先驱，停臭草间，即知有貂穴，伏伺擒之，或惊窜树杪，人犬皆息树下以待之。犬惜其毛，不伤以齿，貂亦不自戕动，纳囊中，俟其毙。人输于官，私识毛色，汇佐领处。五月，将军至墟场，选以入贡。凡三等，官给价有差，不入三等者听鬻。

驼象

驼驼负重致远，知泉脉，不饥渴，军台人呼之曰“旱船”。象死，驯象所报倒毙，先行文太医院，验有无象黄，以牙交銮仪卫，皮掌尾交兵仗局。

骏马

《相马经》：“马生，堕地无毛者千里，尿举一脚者五百里，兰筋竖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蹄圆如曲目成人者千里。”

相马十三法

相马十三法：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城郭，欲得张；四足为令，欲得长。眼欲得高，有紫艳光；鼻孔欲大，鼻头有王字火字。膺门欲开，汗沟欲深，口中欲赤，颧颊欲满如月，膝骨欲圆而长；耳欲相近而竖，小而厚。

马齿

马四年两齿，五年四齿，六年六齿。成，七年右一齿缺，八年上下两边各一齿缺，九年上下尽缺，十年下两齿齸，齿加臼也。十一年下四齿齸，十二年下尽齸，十七年上四齿齸，十八年上尽齸，十九年上两齿平，二十年上四齿平。

三羸五驽

凡相马者，先去三羸五驽：大头小颈，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颈大蹄，三羸也。大头缓耳，一驽也；长颈不折，二驽也；短上长下，三驽也；大骼短胁，四驽也；浅髌薄髀，五驽也。

驴马

凡驴马，月初生者先母行，月中生者并母行，月终生者后母行。

车骑

三代有车马，无车骑，吉行则六马四马，师行则元戎小戎。自晋公乘小驷，始有骑，或又以为小驷驾车。昭二十九年，左师展欲以公乘马而归，乃是用骑。至废井田，去车战，始有骑兵。然则此制亦秦法耶？赵武灵王习骑射，彼时亦未定为兵制。

马后系布

近人乘马，秋后系布一幅，以遮溲溺，此亦有所本。刘贡父初入馆，乘骒马，或以为言，恐致奔踶之患。公曰：“诺。吾令市青布作襜，系之马后，则牡马当不知也。”

索伦人寻马

索伦人有失马者，蹑踪寻之即得。越数百里而知踪迹之离合疾徐，且能辨其日时之久近，技亦奇矣。

天鹅

天鹅，《本草》作鹄，其翔极高，产辽东者尤佳。时以海青击天鹅首，得者荐宗庙。

先兆

《西京杂记》载陆贾云：目瞤得酒食，灯花见钱财。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废气

火之废气为蝇，水之废气为蚊，土之废气为蚤，木之废气为壁虱，金之废气为人身之虮虱。盖金主刑，人将有疾病，或祸患之将至，则身必生虱，余四者知也。语见王介山《杂纂》，云出于《释藏》。

物类相感

物类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毕万》之所述，往往为小人窃试以行诈，要不过五行相胜，一定之理，非有异也。董子云：“人之言酝去烟，鸱羽去眯，慈石取铁，颈金取火。蚕珥丝于室而弦绝于堂，禾实于野而粟缺于仓。芜夷生于燕，橘枳死于荆。”又罗泌云：阳燧来火，方诸致水。箕动而风，毕丽而雨。土龙致泽，桐鱼鸣鼓。獭胆分杯，十胆鸣釜。冢灰传漏，啄木愈龋。匡汤引奶，鸺枝速语。

堂蜋之气含之出火，蚯蚓之尘背之起雾。结巾投地而兔走，箴缀丹带而蛇去。狗舐罋而□叠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蟾切玉，橘明珠。油钻针，姜解茶。苇化牛，盐消瓜。甘草硬角，木贼软牙。磢锡以茹，画晕以芦，洒油以蜜，濯锦以鱼。新灰拘驹，然柳煞雏。魷瓯裂毒，硫杯毁热。姜瓷免爆，矾线不热。翡翠屑金，神沙碎铁。雨将至七弦缓，大风至痼疾发。癫疾作而匏血动，蚕珥丝而商弦绝。投胶醉士，望梅止渴。驼烟杀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针，琥珀拾芥。勃荷醉猫，皂荚宜蟹。黍以蟹散，粟因酒败。麻得麦而涌，酒得麻而败。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胶止渴，犀株离水。弊篦匡咸，石灰正胶。戎盐累卵，青蝺还钱。麔角续剑，鸾胶续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触之，殆未可以悉数也。至物类之不齐，更不可以常理测。训狐夜察蚊蚋，昼不辨山岳。跋难陀龙无耳而闻，虬听以掌，牛听以角。蚁倒行，蝇仰栖。蜀犬吠雪，江鱼入海则惑。外夷生首子则烹食，以为宜男，见中国弥月相庆，诮为不慈；死者弃尸野外，施鸢鸟，七日不尽则哭，见中国素车黄肠，叹为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去污擦洗法

□鹅膏涂刀不锈，杉木炭画路蚁不敢过。漆污衣，以麻油渍洗，令漆去尽。却以少水溶水胶，再洗，去麻油，顷刻可净。油污衣，用滑石末糁于上，隔纸熨之。血则萝卜嚼细，旋擦即去。绢纸画上墨迹，用灯草渍水洗，可去。犀角羚羊角先镑为片，复以纸裹，置人怀中，久之出碾即为末，不可火炒。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钵中擂之，不粘，易成末。碾兔丝子，捻纸条数枚置内，则驯帖成粉。艾叶，入白茯苓数片同碾，即成末。衣上梅霉乌点，用梅树老叶同擦洗，即落。铜器旧黑，用香饼末和醋涂，过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不出气煮酒脚涂灵璧石，黑如漆，洗之不脱。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捣烂揉擦，水洗即去。绫上错字，用豆腐洗，墨迹即

从背后去。清水揉梅叶，洗葛衣则不脆。以艾叶投燕巢，不复来。猫带过扬子金山，即不捕鼠。蛙多处，以芝麻秸磨碎，顺风扬去，则不鸣。

物之生克

驼粪烟，可杀蚊虫壁虱。槐树生虫，擂鼓于下则尽落。以芦束置青石上，筑之易碎。芦席盖碑，经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铁器与柏木尸气，故妇人带入丧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炉插线香，灰实不入，松易倒，惟二头俱燃，灭一头插之，易入不倒。围炉炭烈，分开易灭，不分又炽，用毛纸一幅，置于火顶，烧过灰存，则火不焰而四布。

食物防治

栗子，以毛脐于眉上一抹过，下火煨则不爆。杨梅核，咬碎必是八块，中偶一二不同。鸡头生者一斗，以防风四两换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皂荚半挺，则不沙。藏盐用皂荚置内，则不卤。好香油浸鲥鱼，盛暑不坏。橙橘藏绿豆中不坏。酸酒，每坛用铅一二斤，烧极热，入则酸气去。喂鸡鸭以土硫黄研细拌食，即肥。鸡下卵时，食内夹麻子喂之，则常卵不抱。染坊淋过灰晒干，藏黄瓜茄子，冬月可用。

物相制之法

《容安斋稣谈》载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纸熨之。血

污衣，嚼萝卜擦之。墨污纸绢字画，灯草渍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镑为片，置人怀中出碾易碎。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擂，不粘易碎。兔丝子捻纸条数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过投水，浸透曝干，再炒。艾叶，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箍置烈日中，以沥青末掺缝内，不漏。墨污衣，又方，半夏、鲜百果、杏仁捣烂揉少时即去。肥皂淹铁索，胡桃涂铁索，皆易断。铜以荸荠水煮可刻字。染房淋过灰晒干，可收藏黄瓜茄子。蛙鸣处，以芝麻秸磨碎，顺风撒，去之。驼粪烟可杀蚊虫壁虱。珍珠不宜近铁器柏木尸气粪气，多减色易碎。木槿叶浸丝络则不乱。土硫黄饲鸡鸭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酱，不生虫。赤豆汤洗色衣垢，生姜擦灯碗，不生晕。盐入灯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点。盐置油烛亦耐点。擂桃、杏仁或豆面，搅入浑水中即澄清。冬笋福橘，冰冻坚者，以冷水浸化味不变；若加温水，则味大减。冰鱼亦忌用温水。

宋祁寒食诗

宋子京《寒食假中作》云：“鳌署侍臣贪出沐，珉糜珠馅愧频颁。”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一曰赑屃，形似龟，喜负重，今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立于鼎；六曰蚣蝮，性好水，立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立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好烟火，立于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立于门铺。又有金吾音牙形似美人，首尾皆

鱼，性通灵不昧，故用警巡。《汉书·礼乐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门户。又陆文量《菽园杂记》引《博物志》：有蚴蛫，似龙而小，好立险，立于护朽之上。护朽之名亦旧矣。

龙采木

滨海州郡有龙采木事，每越数岁则风雨掀天，水中旧木浮出，大皆数十围，长数十丈，非人世所见，非人力所能伐而致也。其上泥滑以尺计，或草木生焉，俗士遂谓龙入深山采新木，弃旧木，附会龙宫水府之说。陈几亭云：海底土中有百虫，龙畏其入鳞甲侵蚀，不敢贴泥偃卧，必植大木而加衡其上，如人间梁栋，龙悬挂其身以为快。及岁久木坏，别觅新者易之，故旧木多浮海而出。今海滨往往多大木者，皆此物也。

闻雁诗

御制《闻雁》诗："早来应挈子，可羡未离群。"注云："春时雁北去，至极凉处，换羽育雏，至秋携之以南。"

狮吼

明弘治己未六月，西番贡狮一，又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小，长尺余。狮作威时，牵吼视之，狮畏伏。盖吼溺着体即腐也。吼猖獗，又畏雄鸿，引吭高鸣，吼亦畏伏。

驴

驴也，蹇也，卫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与僧赞宁，议古人诗病，摘杜荀鹤“今日偶题题似昔，不知题后更谁题”，此卫子诗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称卫地多驴，故呼驴曰卫子。骡驴皆带子呼，马则不然。

虫兽因地而无

山东无虎，浙江无狼，广东无兔，蜀无鸽，此显著着。他若北无蜈蚣南无蝎，不可枚举。见《七修类稿》。

络纬鸣秋

络纬鸣秋，声特清脆，南人蓄之笼中，北人贮以匏，冬日怀之。往闻宫中有养至暮春者，励南湖司寇诗云：“秋虫游化日，长养遂天和。育物齐尧德，含生入舜歌。春庭鸣瑞露，锦树宿琼柯。粉本拈新样，珍传奕世多。”时蒋文肃方奉敕绘《春林络纬图》，近罗徽五侍御典注《诗经》，以此为螽斯羽之解。语甚怪。

水鸡

今人呼蛙曰水鸡，殊不可解。按宋已有之，见赵德麟《侯鲭录》。

蝶粉蜂黄

周美成词：“蝶粉蜂黄浑退了。”《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

两头蛇

世言见两头蛇必死。癸亥秋，予在湖南澧州，见小蛇，色微赤，长七寸许，尾端有首，两首并行。时予方登厕，遍呼同人聚观。杭州陆敬存以烟筒熨杀之，观者数十人皆无恙。

张易之

易之，《旧传》：天后时张昌宗得幸，荐其兄易之，傅朱施粉，俱承辟阳之宠，置奉宸府。以易之为令，令选美少年，为左右供奉。时右补阙朱敬则上疏云：“陛下内宠，已有怀义、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长史侯祥云：‘阳道壮盛，过于怀义，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天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匹。高力士、李辅国以宦官而娶妻，宰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为妻，力士与之通。一时风气，不堪问矣。

许散愁

北齐许散愁，自少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

多子之人

《列仙传》：“彭祖八百岁，丧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南史》：“顾思远，钟离人，在部伍中，年一百十二岁。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尽，惟存一小者，年已六十，又无孙息，家贫乏养，是以行役。”又《清波杂志》：“宋张耆，少给事章圣藩邸，历官侍中、太子太师，致仕，年七十五。富贵寿考，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知贝州，王则反，不能死节，又为之制定仪注，伏诛。耆抑郁而终。”年长多男，人所夸羡，顾何如耶？永嘉王氏，生世毓，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五子，三百五十五子生四百九十子，凡七代，不痴不聋，不可为公。出《慎子》。“不痴不聋，不堪作家翁。”见《隋书》长孙平语。家翁，即家主也。

夏姬

宇文士及《妆台记》一则云：夏姬内挟伎术，老而复壮，三为皇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春秋之初，有晋、楚之谚曰：“夏姬得道，鸡皮三少。”

唐公主再嫁

唐公主下嫁，再降者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训，后降武廷秀，三降裴巽。兴信公主降裴垍，后降裴颖，三降杨敷。宁国公主降郑巽，后降回纥可汗，三降薛康衡。杜荷诛，城阳公主改配薛瓘，太宗卜之曰：“南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瘁。昼日合卺，礼

则终吉。”马周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宴饮以昃，思相懽也。合婚以夜，思相亲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太宗从之。瓘后死于房州，与公主双柩而还。周不争公主之更嫁，而区区争昼夜之间，末矣。太平公主，武氏所生，吐蕃请主下降，主乃筑真宫，如方士熏戒，以拒和亲。久之，择薛绍尚之。绍死，更嫁武承嗣，承嗣小疾罢婚。后乃杀武攸暨妻，以配主。

唐公主为女道士

唐公主入道者，如华阳，如寻阳，如平恩，如邵阳，如永嘉，如永安，如义兴，如义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寿春，如万安，皆出为女道士。公主下嫁，姑舅反拜而妇不答拜。县主婿出授外官，县主不得偕行。公主薨，驸马执三年丧，京兆尹请造公主祠堂。公主上表称妾李，皆唐之敝政也。

妇人不妒

元魏北海王详，蒸从父安定王妃，废为庶人。其母高太妃曰：“汝妻妾多，安用彼高丽婢？”杖之百余。又杖其妃曰：“妇人皆妒，汝何独不妒？”此亦可作一笑。然则世之纵欲犯分，以致亡身败俗者，使其妇如河东，当不至肆行蔑伦耳。

崔湜

崔湜既通昭容，复通公主，而其妻与二女，皆得幸于太子。时人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可耻孰甚焉！而张燕公乃

羡其年不可及，荆州赐死，其年安在哉？武后母杨氏，封荣国夫人，老矣，乃私其外孙贺敏之，非是母不生是女也。武后姊韩国夫人，侄女魏国夫人，皆得幸于上。明皇之私秦、虢，亦家学矣。

养瘦马

乐天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盖兴体也。今扬州买小女子者，为养瘦马。

多子母

颜之推赋云："魏妪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按汉中山王胜，有子一百二十人。梁鄱阳王恢，男女百人。明庆成王子百人。晋姚弋仲子四十二人，吐谷浑子六十人。宋张耆子四十二人。又李迁哲，安康人，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州刺史，妾媵百余人，男女六十九人。十余里中，第宅相望，往来欢宴，子孙多不相识，每披簿而审之。明景泰甲申，宁国府民杨杞者，妻俞氏，年十六，成婚后即有娠，既生乃孪胎也，自后连连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岁，通十八胎，每胎悉是双生，皆男。有儿三十六人，具长大，无一夭者。此妇亦无病，享中寿。以上见《二申野录》。

俗语出处

今谚谓临产曰坐草，起自晋也。陈仲弓为太丘长，出捕盗，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治之。又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汉

书·霍光传》。霍禹长史任史宣谓禹曰：“乐成小家子，得幸大将军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乐府》：“出门见火伴，火伴始惊忙。”打草惊蛇，乃南唐王鲁为当涂令，日营资产，部人诉主簿贪污，鲁曰：“汝虽打草，吾已惊蛇。”不快活，桑维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见《三国·华佗传》。阿谁，见《庞统传》。远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计，见《南史·王敬则传》。有告敬则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暖房，见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经纪，因唐滕王蒋王好聚敛，太宗赐帛诸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好物不在多，晋元帝曲宴赋诗，学士朱巩止成一联：“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张循王以银铸成一球，名曰没奈何。五代唐明宗将立后，夫人曹氏谓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烦，妹当代我。”金主亮制尖靴，极长，取于便𩊚，足底处不及指，时谓之不到头。又制短鞭，谓之没下稍。元新官出京，有应盘缠者，同去就与管事，谓之猫儿头。宣和间，妇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错到底。林商为尉，性廉，令丞皆贪。一日宴会，令丞皆舞而动手，尉止回身而已。令问之，林曰：“长官赞府皆动手，尉再动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银动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责王建曰：“汝为节度使，不作好事，不长进。”亦出《世说新语》。今骂人曰杂种，出《晋·前燕载记》赞曰：“蠢兹杂种。”有身，出汉元帝与王政君一幸有身。

诗中俗语

今世所道俗语，多诗也，如“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林下何曾见一人”，灵彻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罗隐诗。“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诗。“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举世尽从愁里过，谁人肯向死前休”、“仔细思量底模样”，皆杜荀鹤

诗。“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一朝权在手，看取令来时”，朱湾诗。“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但知行好事，不要问前程”，冯道诗。“团团似磨驴”，东坡诗。“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在家贫亦好”，戎昱诗。“睡到人家饭熟时”，本朝钱宰诗。“月终斋满谁开素，日暮一炉麸炭火”，乐天诗。“田妇有嘉献，泼撒新岁余”，韦苏州诗。皆见《七修类稿》。

丛说杂著之式

李肇《国史补》序：称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此可为丛说杂著之式。

卷二十一

杨克一

宋杨道孚克一为历阳法曹，遗吕荥阳公诗云："雨绿霜红郭外田，山浓水淡欲寒天。参军抱病陪清赏，一檄呼归亦可怜。"道孚为张宛邱之甥，山谷有题道孚画竹诗，所谓人物英俊有外家风气，即此诗可想见其标致，惜所著不传耳。晁无咎亦有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诗。

龚圣予画

龚圣予画马，世已无有传者，闻大内旧藏一幅，名《骏骨图》，云系高江村所献。孙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笔意似大小米，极其潇洒，上题诗云："谷口长松涧底藤，石桥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来何暮，空负寒斋昨夜镫。"小隶极高古，后有刘青田跋。此卷未出百年，或犹在人间。

龚画名重当世

宋东楚汤垕，字君载，辑《画鉴》云：近世龚圣予先生，身长八尺，硕大美髯，读书为文，能成一家法。画马专师曹霸，得神骏之意，但用笔颇粗。人物亦师曹、韩，山水师米元晖，梅菊花卉杂师古

法。卷后必题诗或赞跋，皆新奇。尝自画瘦马，题诗曰：“一从云雾降天关，空进天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此诗脍炙人口。尝作《云山图藁》五册传于家，仆曾见之，乃生平所临画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当世已称得片纸如获连城璧，今日岂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即凭其背画马者。

文陆两传

吴立夫称翠岩作文宋瑞、陆秀夫两传，类迁、固，陈寿以下不及。又有《题翠岩古棋经》诗、《邱季贞洗马梓陆传》，合《徐仲车传》以行。《古棋经》未见传本。万历四十七年，漕抚王纪疏称：景泰间允江西巡抚韩雍请，补谥文、谢二臣，恳援例补陆秀夫谥，部议未允。王疏载淮安府《三朝实录备草》。按邓光荐诸书，皆出《宋史》告成后，海上事未详，故史缺公传。

画鬼

朱竹垞谓画终南进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杨棐，皆设色为之；至龚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赵千里丁香鬼也，离奇变化，自比书家草圣。世传《水浒》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近演义卷端所梓，乃陈洪绶作，亦当时之名笔也。

购印礼让

宋末一僧权道衡，入市鬻汉印一方，酬价已定，归而取值，适龚高士至，以十五缗买之。肆主人复告以故，高士归以语女，女

曰：“大人亦夺人所好耶。”高士即持送权。权曰：“先生爱，请藏诸。”高士谓在彼犹在此也，权亦曰在彼犹在此也。相让久，遂沉诸渊而别。高士之女诚不凡，孰谓异教有此哉？紫坪谓曷不还之肆主人，予谓主人亦不受，终当沉渊耳。此高士居吴中时事。同时有龚璛，高邮人，称忘年交，时人谓之楚两龚，以比汉之二龚。

山居新话载淮故二则

元杨元城著《山居新话》，载陆枢密君实《挽张郢州世杰》诗云：“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张拥兵海上，一夕大风雨，张舟覆，翌早获尸，棺殓焚化，胆大如斗不能焚，诸军感恸，忽云中见金甲神云：“今天亡我，关系匪轻，后身出当恢复矣。”公此诗全篇不传，二语传忠烈尤耿耿也。又载莫两山伤丁氏故基，题一绝于太虚堂：“疏雨斑斑洒叶舟，前山唤客作清游。芳华消歇春归后，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萧条之甚，《谢贾相启》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今淮人尚有两粥一饭语。

叶公政还金

叶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转饷鄂阃，与丹阳束子章会饮于蕲订交。未几，子章赴沔，以赀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缄而藏之。越两月，子章友朱君让来语克明曰：“子章入莲台湖。遇盗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无恙也，当质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让竟去。明年，克明归，坐丹阳驿，要束氏子及君让至，启子章手缄，得钞二百五十缗，黄金五十两，银三百两，珠八千颗，衣帛有差，归之束氏。另缄钞五十缗，黄金五两，珠一千

颗，有朱题封，归之朱氏。两家具谢，克明俱辞。克明诚有守之士，而子章识之于尊酒之间，君让待之于东归之日，皆可为难矣。此事初于会稽倪仲霖冻《会心录》见之，后读元王逢《梧溪集》，有《叶公政还金辞序》，称叶淮阴人，国初宣政院都事季实之子，翰林直学士蟾心之从子也。又云：前国史院编修官胶西张复初嘉叶高义，为著《还金记》，称叶读书淡荣利，尝从平章克复池之诸县，破兰溪渠魁徐贞一，平蕲水寨司辎粮，四年无纤介误。平章七荐中书，不报。

高安惠政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选贡擢南宫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参藩，忤上官，郁郁不得志。尝有诗云："眼中绛灌非吾侣，昔日夔龙忆共朝。"初在南宫有惠政，邻邑飞蝗，独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宫，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鲁恭。"朱竹垞撰《明诗综》，采是歌焉。邑南有李阳冰庙，碑高丈余，岁久祠颓，碑已仆。志康一日祈雨至，见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祷曰："神有灵，碑自立，安当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沾足，竟夜至天明，则碑已卓立庭际。遂具其事上闻，立请新其祠，诏许之。召工薙草，获钱六十万缗，遂为修葺之需，期月而庙工成。

王毅

宋潜溪作王先生毅小传云：昔者山阳殷子通，以儒术教授里中人，熏为良善者众。及邻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歼之。长吏恶，攘其功，使人杀子通。其门生毛术，手刃杀者，枭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义。其事与王先生绝类。

杨靖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尚书杨靖逮一武官鞫之，门卒检其身，得一大珠，僚属愕然。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欺人。"令椎碎之。太祖闻之曰："靖此举有四善：他人见奇宝，必献朕求容悦，靖不然，可谓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投献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狱，靖有阴德于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奖，由是趋风求获，人将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侥幸，三善也；且人处常易，处变难，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略不为动，竟椎碎之，有过人之识，应变之才，四善也。"尚书，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惜哉！张江陵极倾服，笔之于书，《明史》亦采之。尚书字仲甯，临难之日，作绝命词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轩辕镜，可惜颠折了无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盏须弥有道灯，可惜陨碎了龙凤冠中白玉簪。三时三刻休，前世前缘定。"身后建祠于新城东门之下关，曰昭恤院，院后即其墓，久之芜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为修整，寻其嗣奉祀，后代已绝。潘氏子孙每清明上冢，必至尚书墓前，奠杯酒盂饭，遵中丞之教盖三百余年。

明武宗过淮

邑志载明武宗过淮事，较他书所纪有未备。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乙巳，至清江浦，幸太监张杨第。甲寅过山阳，命屏侍从，徒步入旧城，幸总兵官顾仕隆第。次年庚辰闰八月北旋，再过淮，都御史丛兰、总兵官顾仕隆迎銮，献金牌花红彩帐。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驻尚书金濂第。时金已故，以后楼居刘美人。复至山阳县儒学，入视先贤塑像，至教谕书舍取《通鉴》一部去。次日至清江浦，仍驻张杨第，以风阻未即渡黄。住三日，遍游各寺庙，又偕内监等驾小

艇，网鱼积水池。舟小人众，覆溺池中，随从官及地方大吏郡县等齐入池，争掖得出，急治之，惊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黄遄行，金尚书故第在旧城，后人呼其后楼曰刘美人簪花楼。闻当时供顿，必进鲜花朵，各种悉具，日凡数进。

张宏俊

张喆士宏俊举癸巳乡试第二人。传其纳卷时，日方过午耳。乙未成进士，执业于李文贞公。官江宁教授时，浙江聘入乡试同考。本房得陈文简公文龙为世名臣，临终不乱，口吟一诗而逝。

吴襄

青阳吴宗伯七云襄少时久客于淮，与先祖虞再公及刘公再祈三人为莫逆交。时吾家新城旧宅有冬青楼，宗伯来辄住其中，如一家人。入都，同读书太学，后复同寓先伯祖樾轩公樱桃斜街寓邸。至雍正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继入翰林，宗伯赠诗云："斜街旧雨忆黄门，六十年来老弟昆。"盖实录也。予从刘氏子侄壁上，见宗伯手书《过淮访再祈》二律录之："破帆乘月过淮阴，小泊城西访素心。入郭人都知旧第，到门僮尚解乡音。面因别久真难认，话为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频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携手立须臾，如许离情半语无。十六年来双鬓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还有母非游子，贫即依人不丈夫。笑谢韩台垂钓客，无劳分箸饭穷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传公前身为九华山僧云。

吴愈

吴亦韩愈，湛深经术，以明经老，常为扶鸾之戏，子慎公亦侍侧，年方十三。时降乩者为宋人孙公虚，至则指慎公曰：“吾故人也。”述其前身交游甚详。同学于常阳山中十载，复称慎公前身为凌姓，字朗斋，事在宋南渡时。叩以后来事，不言，但言慎公且住尘凡四十年。慎公果以五十三岁卒。慎公子和鸣、大冶，与予中表，故言之甚详。邱庸谨赋《常阳山人》诗赠之。

刘永桢

刘永桢，字紫函，笃行穷经，不为俗学。从学于万季野，手抄季野《明史稿》三百卷，惟诸志未全，藏于家。方望溪云：“以余见居兄弟之丧，颜色称其情者，惟王昆绳与刘紫函两人而已。”

许志进

许谨斋给谏志进，遇事敢言，有谠直名。江督噶礼贪黩不谨，其焰方张，无敢论者，谨斋疏劾之，声震一时。罢归后，以文酒自娱，篇咏甚夥。章岂绩序云：看此时之鸿鹄，逝将去以空冥。问当日之豺狼，毕竟归于何党？人云奏议，大有都俞，我读篇章，绝无怨诽。辟园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筑来凤楼居其妾，珠帘绣栱，甲于郡城。及卒无子，四十年间，鞠为茂草。妾玉岑夫人，为白门旧家女，工诗翰，生长长安，随黄门宦游中外。暮年委顿无依，余以葭莩之末往见，白发青裙，居然王谢。每见，辄谈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靡靡可听，令人忘倦。黄门为新城、泽州高足，言两家事尤详尽。迄今过来凤楼故址，辄诵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才”及蔡姬“典尽旧罗裙”之句以寄慨。沈归愚宗伯作《制府来》乐府云：“太阳照，冰山倾。黄纸收制府，片刻不暂停。”陈沧洲诗：“三春华发栖江表，五夜丹心恋圣

朝。禁闼似闻怜谠直，湖山自合老渔樵。”皆指黄门劾噶制府事。归愚《别裁集》选陈诗，加笺语，似未解作者意也。黄门善骑射，精翻译，于清文蒙古言语皆通晓。禾中高孝本尝赠诗云：“十行一览傲同侪，余艺争看事事佳。子建迎宾多计巧，东方索米善诙谐。六钧弓挽禽连中，重译书工字左排。脱却朝衫骑劣马，生来不信是江淮。”

黄任

侯官黄莘田任，诗才淹雅，为八闽巨手。仕广东令，以耽砚劾归。许谨斋黄门壬午典试所得士，师弟之谊至笃，往来淮南数十年，与乡先生多相契。乾隆丙戌，紫坪游闽中，莘田年已逾八十矣。谈及师门后嗣凋零，园林荒落，莘田太息失声，老泪盈把，因述生平受黄门知遇，及当日门庭宾客之盛。紫坪即席赠以诗云：“给谏声华一代才，珊瑚网向八闽开。千秋盛业传衣树，不负当年玉尺来。”黄门闱中诗有“他年建树千秋业，记我亲操玉尺来”之句。“珠湖一曲水云偏，四十年前舣画船。黄门别业在珠湖。燕子归飞门巷改，伤心莫问旧平泉。”“秋洒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献几人存。谁知瘴岭千重外，白发门生话旧恩。”莘田读之，凄咽累欷，举座为之罢酒。莘田礼闱下第，垂翅南归，资脯告匮，附舟至淮，为同舟子所窘。时黄门方远宦，不得已，走谒吴中允西李先生。时吴与黄未识面也，中允一见云：“君即赋某诗黄莘田耶？念中黄门字。言子久矣。”退而搜索无所得，商之夫人，举钗环尽付质库，得百金，为莘田偿舟中逋。居久之，资送归闽，亦莘田为紫坪言者。

张鹏自警铭

张懿简鹏，为理漕御史，作自警铭词，书于淮阴行台曰：“呜呼

小子，淑慎尔止。尔公尔廉，天必福尔。尔贪尔暴，天必祸尔。尔肯畏天，天肯培尔。尔忍欺天，天忍覆尔。福善祸淫，天实由尔。栽培倾覆，天不爽尔。天维显思，敢不敬尔。庶几夙夜，于时保尔。书揭座右，朝夕警尔。呜呼小子，淑慎尔止。”

嘉靖三状元

沈景倩《野获编》纪嘉靖三科状元之异：二十年辛丑，状元沈坤，历南祭酒，忧居，以倭事起，将吏奔溃，坤率勇壮保其乡里，遂以军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虽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辈为谣言，构之南道御史林润弹劾之。时坤已起为北祭酒，上令捕至诏狱，拷讯瘐死，润所劾枭败卒之首，剁住房人两手，皆无其事。其后癸未状元陈谨、乙丑状元范应期，俱殒非命，且其事俱诬枉，俱不得白。祭酒及第后，不附权贵，违俗孤立，沉滞翰林几二十年。居母丧，倭至，散家赀，募乡兵，自教练之。贼纵火延烧，官兵却，祭酒率所部亲当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复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杀尤惨，祭酒大破之。巡抚李远荐其才兼经略，功收御侮，起为北祭酒，为同乡胡给事应嘉所构陷，淮守范槚迎合成之，当时人皆以为冤。

范槚

范槚字养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进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时景王初出藩，挟赀甚众，有大盗某密谋劫王，布党十余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来侦游。一日晚，范衙鼓初罢，门卒报有贵客至，已僦居潘氏园以寓孥者。问有传牌，曰无有。诇之，见从者甚众而更出入，心疑盗，阴选健卒数十人，易衣如庄农，曰：“若往视其

党入市者，佯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执絷以来。”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去，范命舆谒客西门，遇持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系之。入夜，传令吏饱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叱之，吐实如所料。群贼遁散，所留孥山东妓也。于是飞檄各省，擒其余党，而毙十七人于狱。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王龙溪，讲学倍师，尝曰：“口头禅不可谓禅，口头儒又安可谓儒？”盖范为阳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门徒坏师说也。

赵祖鹏

嘉靖中，浙水人赵祖鹏官翰林，女嫁陆武惠炳为继室，倚陆声势，富贵擅一时。其幼女甫笄，艳而才。值己未春榜后，丁文恪公士美举状元，适丧偶，赵欲妻以女，文恪鄙其为人，坚拒不许，赵大不堪。时会元蔡茂春慕赵光焰，遂委禽焉。一时清议，皆重丁而薄蔡。既而陆武惠殁，赵被讦，下狱论死，蔡亦由郎署外谪，仕至知府，罢归，始终皆坐赘赵一事不振。蔡没后，赵尚在盛年，以节闻。

王典刘一临

王尧载典，号龙怀，万历丙子举人，官乐清令，与同里刘晦卿沈邱交好。一日诣刘会文，谓曰：“夜来得一子，且饮诸君酒。”告以夜来梦太乙星临于室而生是子，遂名曰一临。尧载闻之，惊诧不怡。众诘之，徐乃云：“予尝梦与刘一临同榜，今此子才降地，予已向衰，能久待乎？”自是每过晦卿，必抱于膝上，呼为“年兄”为谑。及万历丙

子，一临年十六，果与尧载同乡举，当时以为异。后一临卒于官，丧归，尧载尚优游林下，往抚其棺哭之。

夏曰瑚

夏涂山曰瑚幼为名诸生，一日夜归，遇县尹孙肇兴于道，左右以夜行执之，不跪。对以会文归迟，遂以草呈孙。孙于马上读之，不数行，大惊曰："即发矣！即发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远，同就书几，更为指点。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笔为易一破而去。是科孙为同考，得涂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启丁卯也。至辛未，遂以进士第三人及第。

淮屋

淮民编芦作屋，贫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别。园林中偶置一区，俨入画图。许太守同安守淮，爱之，既归去，仿为之，名曰淮屋。客题诗曰："淮人作芦屋，缚芦为桷椽。砖墼省涂塈，樽栌无刻镌。结构朴而雅，庀治廉且便。许君守淮阴，但饮淮上泉。归来结淮屋，亭午犹醉眠。人言芦为屋，尝恐火误然。建章三月火，岂亦芦使然。又云不耐久，风雨易漏穿。此屋如传舍，次公岂非贤。竹楼安在哉？其名至今传。"

王燮

王雷臣燮，晚年颇信佛，日持诵《金刚经》不辍。五十生日，蒙叟在淮，赠以诗云："静夜香灯明宝笈，诸天梵乐护银钩。莲花世界

非关汝，肯向昆明笑白头。”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后，授南朝职，保护河北诸郡，功不细。垂老颓唐。遁入空门，亦无聊之甚。

医太仆官方

杨维垣戍淮十五年，善谈制义，一日署其门曰：“授小儿秘诀。”山阳一秀才夜间续题其左云：“医太仆官方。”杨见之失色，急令洗去。

刘孔和

刘节之孔和山东长山人，明大学士鸿训子，少年豪侠，诗文有奇气。丁明末多故，好煮酒论兵，结纳死士。甲申三月，散财聚众于长白山，杀伪县令，领数千人至淮安。时刘泽清开藩淮上，建牙新城，节之同乡有旧，遂以兵属。后见泽清所为不道，屡侮之，泽清怒，令健儿二十人拉死之，投尸于河。节之在新城，与阎再彭、靳茶坡友善，时有倡酬，死后再彭、茶坡携白金数百，往寻其尸终不得。节之有《听琴》诗云：“高梧修竹晓沉沉，侍子垂帘拂素琴。听尽明光三十段，碧池凉雨一时深。”想见五陵公子翩翩风致也。《渔洋诗话》载之。

刘文炤

刘雪舫文炤新乐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阖门殉难，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居不安，变姓名。至淮，居珠湖，吴嵩三物色之，赠诗云：“王孙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游麋鹿，沧江散鼓鼙。人情随

世变，风气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阳可共携。”《明史》孝纯刘皇后之生母，即雪舫之姑。吴梅村诗“亡姑备宫掖，吾父天家婚。长兄进彻侯，次兄拜将军”，又云：“我兄闻再拜，恸哭高皇灵。宁同英国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独见遗，贫贱合依人”是也。雪舫避人淮浦，与诸文士往还，不妄交，郁郁一生，有《沙口夜泊》诗云：“孤舟离绪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谁商出处，飘零到我负平生。云连海气天无色，沙鼓河流夜有声。襆被春寒眠不稳，凄然双泪落三更。”

杨正经

张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杨太常名正经，酉阳宣慰司人。初官总戎，崇祯时，郊庙乐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荐正经审音律，改中书，乐成，晋太常，赐汉琴唐琴各一。甲申后，流寓淮海，自制二操：一曰《西方思》，思君也；一曰《风木悲》，思亲也。壬辰，予闻二操而悲之，为作长歌。按正经，字怀玉，家世为将，少有别解，通乐律。怀宗召至便殿，令弹琴，称善。京城破，抱琴逃止淮上，主陈碧涵先生家。时李子燮为淮安推官，正经僧服往见，为李上客。李为买宅，又为其子纳妇于淮，年七十余卒，葬城东黄土桥，与碧涵祖墓邻近。陈氏每墓祭，必置酒浇太常墓侧。淮人集中多听太常弹琴诗，《渡河集》云：“双亲万里泪，故主百年心。”又云：“江鸿迷故里，山鬼吊前朝。”太常读之辄泪下。平湖李因仲天植诗云：“淮海飘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谓碧涵先生也。

王士禛至淮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为文酒之会，见张虞山，揖甫罢，曰：“夙

爱足下‘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诗复有几？”虞山退语邱季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谓阮亭一见便能道出。”《古调堂集》不载此篇，从《感旧集》录之。《春日张水部招游江南留别同社》：“话别空支半壁灯，故人相约过延陵。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去就黄鱼分野馔，行看紫笋挂山藤。他时遥忆羊求侣，花满晴龛向日蒸。”增韵《渔洋诗话》误刊生字。此诗为虞山指名之作，南斋选本删之何耶？

吴珊

吴嵩三珊，明末诸生，聊城令棐之孙，泾阳先生安邦之季子，与兄环、璜，皆有声庠序。甲申除夕，泾阳召诸子曰：“汝辈知陶靖节乎？”三子默喻其意，会学使者至，皆不就试，同日落诸生籍。嵩三遍游天下，足迹所至，遇名山大川，伤今吊古，一发之诗，可备史料。其后人秘之，不出以示人。静斋检讨为嵩三从孙，每谈当年轶事，具足动人忠孝之心。

张致中

张性符致中为邑中名诸生，博学工古文，复社初兴，孙孟朴两至淮罗致之，与白素先受藻、方巽若能權同时入社，制艺一时传诵，大会于吴中者二。家故贫，而收藏鼎盉碑版之文极富。精小学，辨证音体，为学者所宗。死后，里人私谥恭寿先生。所著有《学志草》、《学山草》、《理学孱守录》、《经济源流》、《虽遥阁随抄》、《张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诗》。子三人：弨、弧、彀，皆知名士。弨即力臣也，其所著今无传本，惜哉！

音学五书

顾亭林尝言："笃信好古，专精六书，吾不如张力臣。"又《音学五书》序云："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五易稿而手书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又与潘次耕书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来，《五书》改正又一二百处。"观此则《音学五书》，力臣之功巨矣。此板旧存淮上，更转数姓，后李安溪以五百金购之，携回闽中。力臣符山堂藏书考订最精，版多善本，身后散佚，后多归何屺瞻。

张弨

力臣博学精诣，尝摹岘山石幢，刻昭陵《六马图赞》，辨《瘗鹤铭》，晚年穷困，竟至流离，携两子一孙居京师，王渔洋题小照云："《瘗鹤铭》边携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时。吴山楚水探奇遍，不觉秋霜点鬓丝。""金石遗文大放纷，摩挲手卷对炉熏。白头更访鸿都学，手拓陈仓石鼓文。"徐健庵诗云："五岳曾探岣嵝书，年来双鬓转萧疏。从谁辨得师春字，好为遗经正鲁鱼。""奇字扬云未渺茫，茂先家学在巾箱。对君转复思元叹，洒泪风前诵渭阳。"盖指亭林也。力臣与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过德水，偶诣正父，已病笃。力臣停舟，旦夕视疾，经纪其丧。亭林哭正父诗云："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为师者反为弟子

陈碧涵先生为望社名诸生，专精“三礼”之学，淮士治礼经者多从先生游，与阶六黄门台孙为兄弟行，名誉并著，陈定生称为吾家二夫子。一日碧涵先生过其友某书馆中，抚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伟器，他时当青于蓝，寒于水。”嗣每至馆，辄摩弄头目为戏。邱即南斋侍讲也。越十余年，省试同中式，为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陈久困公车，及戊戌，邱分校礼闱，阅《礼记》，陈竟出其门，执弟子礼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谊，而陈氏犹执世谊云。

师范

周左台先生以师范著称，毛西河作《周母靳太君寿序》云：“予尝数淮上君子，孝友醇谨，吾不如二邱；瑰玮卓荦，吾不如杨简霖；岳岳饶经济，风流四袭，吾不如蔡子构，而诸子皆出自左台之门。”靳太君为茶坡女弟，当时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称。

潘问奇

先征君鹤缑先生，手录同社倡和诗，内潘雪帆七律最多杰作。雪帆名问奇，钱唐人，客居淮上，隐沦终身。与石霞举紫岚、刘昭华及征君为忘形之交，后客死天宁寺，扬州守傅泽洪葬之平山堂侧，为文志其墓，查二瞻书丹。遗稿甚富，石氏旧有藏本，征君每过扬，犹停舟携酒奠其墓。

善说诗

马西樵、蔡子搆、乐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饮黄大宗之翰园

中论诗，天章谓张燕公《滟湖山寺》诗“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将萝薜易簪缨”，“若使”、“不将”字当有误，不然，语与意相反，殊费解。西樵曰：“不然。君将前六句朗吟一过，即得之矣。”天章犹未解，西樵曰：“不云‘禅室从来云外赏，香台岂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减匡鼎说诗。”天章犹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说诗，谓此山寺无复世中之情，不啻云外之地，不必萝薜，始易簪缨。”一座称善。西樵纂《杜诗分韵》一书，初览之似无甚深意，后觉唐人用韵与后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音之蛛丝马迹也，乃知前人辑一书，皆具深意。望社诸名士邀江、浙胜流，于重九大会于郡庠尊经阁，马西樵诗：“今古东南地，论交海岳通。耆英千里至，词赋一时雄。胜会登官阁，华筵变楚风。诸公沉醉后，丝管彻高空。”

杜首昌

杜湘草，工书法诗词，家于西湖嘴，辟绾秀园，水石花木之胜，甲于淮郡，名士满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冒雪游西湖，适王丹麓来索书，据案挥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见，湘草不纳其刺，命解缆，移舟避之，方伯大惭。饮高淡人北墅，诸公卿题诗满壁，无美不臻，湘草题辞一调，一时传诵。词云：“山绕层层，池通曲曲，俨如蓬莱。问怪石移自何方，老树生于何代。长啸登台，宛转幽深行尽了，忽大地风光一片开。小桥过去，纡排径桂，叠抱亭梅。　　菜根别有滋味，偶忆蔬香归去来。爱菘腴银梗，韭森玉箸，亲自栽培。抱瓮忘机，著书充栋，水北花南尽快哉。难留恋，恐数行丹诏，早晚来催。”予观湘草五七律不乏佳构，填词非所长，此调尤为恶劣，而当时传诵，淡人亦刊入本集，不可解也。

艾南英

淮之文风至明末渐衰，科名亦不振。崇祯辛未，艾东乡应公车过淮，主于清江浦某氏。淮人士多以所业请政者，不下数十百人，东乡概不着笔，惟吴太清数艺嗟赏不置，语吴曰："子加意精进，十年文名冠世矣。"吴遂执业称弟子。后吴乡荐，造诣精纯，所传授多知名士。

改生日成婚姻

嵇叔子宗孟精于子平，自谓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禄位不称。举孝廉，即丧偶，媒妁盈门，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为不类。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术士推之，术士云："此十恶大败命。"翁以情告，术士曰："试易之何如？"因将生日移前数日，而时干亦易，通局俱变矣。翁乃付媒往议，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后十余年，诸子将为母称七十觞，先期营办，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真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惊，盖嵇氏父子为所绐者四十年矣。

阆园影赋

嵇叔子为李太虚作《阆园影赋》数千言，编珠贯玉，地负海涵，刻画殆尽。李携示赵洞门开心、李叔则明睿，各舌挢不下。嵇美髯，眉间一寸，守杭州，清介爱士，四壁萧然，风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人望答钮琇书

金道洲人望，令关中长武，答钮玉樵书云：“才到鹑觚，刚刚一月；欣传鲤素，耿耿生平。感旧雨之弥新，捧新诗之溯旧。鸿宾雁旅，曾经十换星霜；虫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语。沾青衫而欲湿，是诚何心？指白水以为盟，恭惟执事。粤自君袍方绿，予服犹缁，佯羡马上之鞭，中多氍毹；私挟怀中之锦，会有逢迎。讵料仪不下秦，总由旁窦，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愬惎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国。斯时也，江边舴艋，尚插征旗；岭上烽烟，浑如毒雾。艰虞万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风悲而日惨。兼之携来僮仆，半葬于懊恼泽边；卖去琴书，行吟于汨罗江畔。辱藩侯之招简，问生涯原是之无；窃骈语以飞翰，操丹铅何工四六。节佣书之辛苦，一岁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劫犹留残喘。谓斯人之不死，绝意希荣；念垂白之在堂，奉甘唯禄。爰束带而重瞻三殿，又极巍峨阊阖之观；下除书而分列五方，补止五人分五省。偏处萧瑟间关之地。潘舆未遂，毛檄遄征，一至于斯，亡无日矣。顾长武者，割邠国之一隅，当边陲之三面。驿骚而罢于奔命，岁俭而苦于频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营窟者何嫌。昔仅忧生于瘴疠，今则坐败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忆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兹冯翊三十长，瞻之在前。岂鸡口之福难销，毕竟因差果错；乃牛后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钟鸣。望之未解者二也。愿有请焉，大可怪者。罗池树耸，柑越腊而仍丹；南服阳生，花未春而尽紫。蛮女擎荷包饭，冰无迨泮之时；峒客撷箬裹盐，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闻范叔啼寒；顿易五月披裘，应被严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处而言，以及风土人情之变，真堪发人一噱，笑我长贫者矣。偕兄入雒，老米三餐；迨弟入秦，豆芽两顿。庭前朱荔，偏间岁而方苞；江上秋风，甫逾时而不见。今者一望周原，百年豳地，市无兼味，官厨以剪韭为丰；圃乏嘉蔬，土人以烹葵为诞。将使公刘囊底，糇即称珍；芜令釜中，尘仍是宝。嗟乎噫嘻！来日大难，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铁拨清凄；种种颠毛，怕听铜琵劈裂。谓鲍明远擅苍凉之调，我则何人？奉张燕公富制诰之才，卿其雅匹。胡为淹滞，尚尔卑栖，谬荷长怀，仰叨高谊。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铭感

入骨，口总难宣。本同学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圣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台柏之间；局蹐难容，当念我于塞柳关榆之下。”道洲题堂柱曰：“家临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风七月天。”未几以受代诖误去，计其时止七阅月耳。

李铠

李公凯任铁岭县，丁母忧归淮，入关时，徒跣扶柩，日行百里。己未，以鸿博征，授翰林，官阁学，经筵讲书，理明词畅，当时谓不减范祖禹。一生清节，不多一钱，门无杂宾。尝语门人云：“孟子为卿于齐，终不受禄，君禄且然，况交际乎？守身若此其严。而彭更犹以传食为泰，万章至比于御人之货，孟氏守身之言可知。今人取与不慎，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礼之说，以自便其私，岂不谬哉！”

宋恭贻

盐城宋滋庵恭贻有诗才，绘《高孝子望亲庐图》，遍征诗以褒之。孝子父高特骋，宿迁诸生，崇祯甲申，闻变即弃家去，其兄求之数年不得。久之，闻海上卖卜奇中，兄往卜之，云当即相见，察其情状，即特骋也。强之归，生一子尚友。一日短衣持雨盖出，不知所之。尚友长成，数十年无消息，遂筑望亲楼于峒峿山中，每遇过客辄询访，声泪并下。宋经其地异之，纪其事而绘图焉。

金章

金章，字玉立，善花鸟，跗萼枝干与夫飞鸣态度，率有生意，设

色最鲜丽。今淮上亦未见其传本，冯仙湜续辑《图绘宝鉴》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误称。

汤调鼎

汤调鼎，清河人，顺治初进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称其议论多发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邑两月，遍觅无有知是书者。

靳阎张三子

靳璧星，号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阎再彭，号饮牛叟，著《眷西堂集》。张养重，号虞山逸民，晚自广南归，戴一椰子冠，又号椰冠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兴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称虚天游。

李时谦

李吉爻时谦，初为潞安推官，历乐陵、潞城二县，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台中推为正人，前后疏凡数十上，皆切于吏治民生，陈泽州、王阮亭皆以师礼尊之。引疾归，杜门不与外事，后特旨起为陕西观察，促令速赴新任。大吏促装，会陕西大饥，出监赈务，孤介不名一钱。未几卒，将军督抚以下往吊，蓬蒿满庭，至无含殓之具，咸挥泪买棺，而归其丧于淮。闻公之初归也，以言事忤辅臣，颇有扼之者。返里后不见一客，守令侦伺，屡侵侮之，公概不置问。及当路者诛，特召起用，两台敦迫就道，邑令某惧甚，日三至门，悔罪之状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无前隙者。

刘卫交情

刘六皆先生官刑曹时，与猗氏卫尔锡既齐同居一巷，交好至密。卫抚黔，以黎苗变得罪，遣戍黑龙江，六皆为经画行李，岁时馈问不绝。逾年召还后，复派修高加堰，六皆亦归淮矣。白首如新，交契弥笃。及卫病作，孤苦无依倚，一日顾张石虹编修云："吾殆不起，当诣六皆作身后计。"即由袁浦舁至蒉园，尚能饮酒，尽欢数日，竟殁。六皆经纪附身之具甚厚，启别业为殡堂，哀礼交至，令人增友谊之重。呜呼！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如两公者，可以维世风矣。

潜邱遗书

潜邱先生遗书，惟《四书释地》三续，宋商邱刻于吴门；《校正困学纪闻》，马秋玉刻于扬州；其《尚书古文疏证》、《孔庙从祀末议》、《孟子生卒年月考》，则里人醵金刊之。最后，其孙学林刻《潜邱札记》。此外如《日知录补正》、《丧服翼注》、《毛朱诗说》、《续朱子古文疑》，宋刘邠、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皆未刊行。《潜邱札记》乃先生未定之书，零笺碎纸，投入一笥，捐馆后，家人与计簿食草并入笥中，学林不知抉择，将他人往还手迹及陈言狎语游戏之词，悉条举而剞劂之，砆玉并陈，大失潜邱面目。予尝删存十之五六，卓然可传不朽。又徐健庵尝手辑阎潜邱绪论一编，曰《阎氏碎金》，皆洞庭书局中辨论之事，今无传本。又《博湖掌录》一书，吴山夫少年时犹见抄本，予寻之二十年，无有知是书者。王渔洋称其博雅精核，手录其《盘谷》一条，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脔也。附录于此："按昌黎年谱，贞元十七年，公在京师，作《送李愿归盘谷序》。观序言，盖不挂朝籍者，安得如《唐书·李愿传》所载乎？一也。退之有《卢郎中寄送盘谷子诗和歌》云：'昔

寻李愿向盘谷。’当又在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访隐沦。是时西平尚在，愿安得隐此？二也。又《和歌》云：‘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竟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则知序作于是年冬，盖愿尝隐盘谷，兹来游长安，不得志，故序曰送归，岂得如传所称勋伐乎？三也。贞元中，济源令刻此序盘谷石上，后书云：‘昌黎韩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贤，故序而送之。’此当目击其事者，仅称之曰贤，无一语铺张其人地，四也。《李愿传》：‘晟立功时，诸子未官，宰相以闻，即日召授太子宾客上柱国。’考晟传，广德初，击党项有功，即所谓有功时也。下距贞元己巳，历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贞元辛巳冬尚在京师参调，明年始授四门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与历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传‘迩声色而政衰’，又云‘结纳权近，官赀随赂辄尽’。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论，俾退之闻而壮之？七也。西平，洮州临潭，贞元七年辛未，以临洮未复，请附贯万年，诏可。是愿当为长安人，安得于济源之盘谷曰归乎哉？八也。”此见于《居易录》所载者。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论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渔洋《北征日纪》云：“顷读李川父《嵩渚集》。《游盘山记》，称愿行实无考。愿即西平长子，《唐书》有传。川父号博雅，何疏于考证如此。”云云。盖彼时阮亭尚未读潜邱《掌录》，故轻訾川父，晚年一见，急札志之也。又《潜邱札记》载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铭》云：“有子曰愿，故检校司空河中节度使，赠司徒，五列雄镇，三为上公。”则益无隐沦之理。

梨洲三弟子

戴晦夫晟、顾在瞻谤、杨禹江开元，同受业于黄梨洲先生之门，以古学相淬励。《南雷文定》、《古文授读》，皆西洮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选《明文案》，凡搜罗千余家集，嗣复从徐果亭假传是楼藏

书，又得三百余家，于是益《文案》为《文海》。《文海》中摘加朱圈，以授子百家读，是为《明文授读》，板藏戴氏。在瞻少时著《传习学录》，颇谤陆、王，及自甬上归，语门人云："吾向时一知半解，心粗胆大，妄议先儒，今从黄先生游，乃知半生全在梦中。"遍索所抄《传习录》焚之。与禹江订读经史法，求实学，戒空谈，后生翕然从之。

卞氏牡丹

丙子游盐渎，见卞氏园中枯枝牡丹高出墙，花开数百朵，卞进士栾云："相传是宋时物，六百余年，不能详所自。"予按《渑水燕谈》载海陵西溪盐场，吕文靖公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诗刻石，后范文正亦尝临莅，题一绝句。人以二公诗笔贵重，护以层阑，岁久茂盛，每岁花开可百朵，为海滨奇观。宋时盐场，皆在今之下河。盐邑范公堤，皆文正时所筑。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即二公所遗，未可知也。海陵即今之泰州，东西数百里皆是。卞元亨于元末时从张士诚，屡谏不听，归隐海滨。明太祖平吴后，屡征不出，作诗有"恐使田横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辽阳，将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归花再开。"自是花果不复开。妾某氏栖息园中，朝夕对花祝云："主人有归信，当再着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放归，复作诗云："牡丹曾是手亲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盖予其妾之守贞也。后有一鹾使夺之去，移植扬州署中，花竟萎，弃之。卞氏宛转取其枯枝归，植园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岁花开，红紫各色，或秋冬着花，有红有白，以此卜休咎云。《独醒杂志》一则："维扬后土庙有花洁白而香，号为琼花。宣和间，起花石纲，因此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还其地，花开如故。"此与卞氏牡丹事绝相类，而近在三百里内，崛强犹昔，人物不异，古今一致。

因误升官

淮安守朱定元，谨饬有守，大吏恶之。将欲告罢，会大吏入觐，上问江南知府才守，仓猝不记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阁学。此类往往有之，不足为异，益知升沈祸福，无所趋避也。昔毕士安恶其婿皇甫泌，甫奏“臣婿”二字，会边报至。次日又启，值上内逼，遽起，俄降旨转一官。李吉甫恶吴武陵，知贡举，送榜名至，吉甫问吴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敕至，主司疑其有旧，即添注武陵名。使去呈榜，愕然曰：“此人甚粗，何以及第？”明永嘉当国，一教谕入谒，误用折柬，召文选司，以柬与之，未及言，会他客至，选君意为知好，逾格转运判。君相造命，顾何如耶？

邱璋

邱翊梧璋，一字待翁，豪士也，以廪贡考教习，官至潞安守。谢事之后，值山右亏空案起，牧令人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损赀，即日遣其子归淮南，弃田宅，摒挡十万金，装三十骡驮，至太原省会待质，及囹圄中追比之员，皆获更生，当时义声振河北矣。汤西崖赠诗：“喜子膺荐书，治行压寮采。谒帝蓬莱宫，赐衣光翠彩。”

元立

查夏重集赠僧元立诗：“僧腊五十八，当时九岁孤。凄凉衔治命，辛苦望泉垆。鬼守他乡魄，儿存出世躯。两消生死憾，含笑赴归途。”序云：“元立上人，淮阴张氏子，幼随父客京师，父殁，权厝天津。且死属其子曰：‘必反吾骨故乡。’时元立甫九岁，不能自存，去

而为僧，得法于平阳昼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来，求父葬处。天津濒海，沙水冲激，殆不可辨，有里老张姓者，依稀指其处，发视墓砖在焉。桐棺无恙，将奉以归葬，相见京师，乞一言纪事，爰赠以诗。”

山阳耆旧诗

吴山夫学有本原，馆秦树峰司寇家，《五礼通考》皆其手订者。树峰尝言得三异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习，作《十忆诗》，一时传诵。内有《忆手钞山阳耆旧诗》二首，其小序有足存者，录于后：“吾淮诗人，自汉枚都尉始，其诗即《古诗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为古诗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诗之传世多矣。乃汉、魏、唐、宋尚有传人，自元以后，兵燹之余，无可指名者。有明三百年，流传亦鲜，则以无网罗放佚，汇而辑之以传者，此乡党后死者责也。予求之数十年，于宋、元得三家，于明得数十家，或刻集，或写本，或从他本刺取，或从书画题跋录出，几数千首，虽未尽卓然可传，而精光亦断不可磨没。乃手自抄写，积为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详其姓字官阀，时代先后，间论次其逸事，名曰《山阳耆旧诗》，将上附枚乘、陈琳、赵嘏、张耒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淮一方文献。又得本朝人集十余种，钞录未竟，以出游置之，至今为胸中一未了事。虽余力薄，未必即能有成，然藏壑之舟，有力者负之以趋，不难也。特恐儿子辈不知爱惜，使予数年心力，付之飘风劫火，功未就而罪已莫逭，即得好事者再为裒辑，益日远而日难矣。”山夫著书甚富，已刻者仅《别雅》一种，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书不足观。以予所见，尚有《六书引经考》、《六经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阳志丛辨》、此已附刻邑志中。《四朝黄河图说》、《删定潜邱札记》，皆卓然可传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阳耆旧诗》五大册，予于壬寅岁假归，适先

生孙松与紫坪子钟琰同入学，因屡得往返。索其遗书，止存《耆旧诗》二大册耳。予购得之，以待好事者补辑之。

盲女琵琶

盲女琵琶，元时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师近年亦多。大抵因功令森严，娼妓敛迹，此辈遂接踵而出。少年游闲者，藉以佐酒消遣，久之渎乱倾家，无异于青楼翠馆。吾乡杨幼凫广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门，饥饿不能出门户。后群盲日造其门，资其饮馔，筠笼蛮榼，穷极丰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广文以歌曲擅长，多取耳闻目见之事，演为弹词。新声绮调，群盲以先得者声价顿高，广文遂藉以娱老焉。元瞿存斋《过汴梁》诗："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又陆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盲女瞽男，由来旧矣。

不见不闻

甲戌上元夜，陈玉盟仪部大复招集乡人，为文酒之会。中席，一赀郎突至，面目狰狞，语言诞妄，同座皆心恶之。吴南生投箸大呕先去，惟陈东岩柱饮啖自若，终席不与接一谈，目若不见，耳若不闻。及其既散，诸君诋讪百出，东岩亦不置一语，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不可及。赀郎某后选楚令，擢州牧，以贪伏诛。昔陈白沙访庄定山，定山拏舟送行，有维扬一士同载，最滑稽。是日颇露牙锋，尽亵昵之事，定山怒甚，明日余恨未已。白沙则当时若不闻其声，既去若不识其面，定山大服。吾于东岩亦云然。

学政之弊

俞宁世谓学政一官，于古为荣，于今为畏。肘掣于旁挠，明蔽于近习，虑纷于请托，志荒于包苴，盖其时尚沿明季额外遵例取进，无不染指者。翰林部郎，必有请托而后推，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每岁暮，各省遣使络绎于道，或封送手帕，或寄炭金。吾乡刘六皆、邹桐崖、陆密庵，皆前后得提学出。先是邱季贞先生象随在翰林，负重望，当局以直隶学臣饵之。季贞曰："某贫士也，负重逋以求官，一不愿也；卖秀才以致富，二不愿也；夺寒生贫儒之膏血，填贵人朝士之欲壑，三不愿也。"当局者因此衔之。当时学臣多以赃败，往往罚令修城挑河以赎罪，因是倾家，卒于戍所者亦不少。河臣某上言，请"罢生童考试，明予以捐纳一路，以济河工，庶帑归实济"云云。廷臣会议，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翰林胡密抗言其非，诸臣始定议停止。闻前辛卯、壬辰间，京堂小九卿谋出学差，浼台中出疏参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学政，外间造为小说，有"小京卿密谋翻大局，死御史卖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签望梅止渴，穷翰林开白口画饼充饥"四段，见郑寒村诗注。学政任满开除十弊：童生未经府考，册内无名，径取入学，一也。考试童生，额外多取，分拨别学，二也。弥缝号簿，坐号红簿，留署不发，以便查对贿卖，三也。考完迟发红案，徇私通贿，移下作上，四也。预开六等草单，吓诈富厚生员，希得保等银两，五也。将文童充作武童入学，旋复夤缘改为文生，及将倡优奴隶取为武生，六也。不到考棚，调赴别府考试，及将告病生员扛抬验病，七也。纵容教官，私通线索，效势分润，名曰作兴，八也。曲听情面，广通私书，屈抑孤寒，及亲友随处讨情抽丰，九也。开报学册，将额外滥取之童生，未经科岁两考，预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衣顶项下，以赵甲顶钱乙，混作实在之数，朦胧报部，十也。观此十弊，当日学政一席殆不可问，诚有守者所不就，侍讲之不愿宜矣。魏环极尝寄某学使书云："以处女之自爱者爱身，以严父之教子

者训士。”可谓当头棒喝。

黄泰宣亭园

黄兰岩民部泰宣居京师，寓梁家园，积水到门，颜其堂曰“半房山”。后有疑野亭、朝爽楼，前对西山，后绕清波，极亭台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断游人。泛舟竟夜忘返。赋诗者甚多，惟张文端公一首尤传诵耳。

元世祖诏书

《席帽山人集》有题谕淮安朱安抚诏诗：“九鼎沸莫止，大厦倾莫支。太阴初阳不得烛下土，小龙望望闽之陲。六合掩泣向北去，孤臣凭城尚南顾。也知天命有所归，忍为生灵贷生路。当时不死良为此，至今人说姜与李。君家富贵八十年，露台风馆啼猩鬼。世事茫茫难具论，遗诏幸得传诸孙。乌丝细字书题罢，黄叶乘秋正打门。”附录原诏书云：一本上有“上天眷命”四字。“皇帝圣旨：谕淮安安抚使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令遣使持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其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汉儿字书。

张鹵

宋楚州东渐民张鹵，家巨富，好施与，务济贫困，不责人之报。年方壮，遭乱流离，骨肉散落，独与一仆羁栖于射阳湖中，乞食以活。为贼所掠，求贷不得，缚于大木之下，将生啖之。已刲股数脔，仆窜既脱矣，见之恸哭而出，举身遮护而拜贼曰："此是我主，虽本富豪，今赤身逃难，尚无饭吃，岂得更挟财货。如欲饱其肉，则又瘦瘠，愿脍我以代之。"贼虽嗜杀，亦为义所激，闻言嗟异，亟解鹵缚，并仆释去，且遗以钱帛。迨绍兴中，淮上安定，鹵归里，资产尚赢百万，仆亦存，鹵以弟待之，张氏子弟悉事之如诸父。见《夷坚志》。

金纯

金纯，字德修，泗州人。太学生。永乐十四年任礼部尚书，十八年扈行在，追封山阳伯。见《礼部志稿》。

陈灏

陈灏，山阳人。举人。嘉靖十年任礼部司务，调吏部，仕至刑部郎中。见《礼部志稿》。

八鱼诗

杨景西孝廉有鱼癖，养金鲫数千头，皆异种，乃以其名品为八鱼诗：一朱鱼，二墨鱼，三文鱼，四龙鱼，五虎头鱼，六水晶鱼，七蜑

鱼，八睡鱼。

吴承恩西游记

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予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辨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

夏丽贞姜楚兰

夏丽贞，珠湖伎，有殊色。工翰札，与贵人倡酬，意无所属。崇祯癸酉，阎古古相遇于水阁，拈花分韵，遂定盟焉。别既久，夏以手书及诗寄古古，促其来，时阎以身世飘零，中原多故，答书中止。丽贞怨不胜。会有彭城木生者，为作押衙，归于如皋大夫。古古闻之，作《楚姬行》，中云："彼美人兮水之隅，竹阁垂帘夜读书。颜色绝世而独立，顾盼自怜掩镜泣。才为众妒身无属，苔草依墙着雨绿。细说行藏怨未平，余亦和之楚歌声。"又云："前岁贻我薛涛笺，笺上手

书迹宛然。缄封将破有私记，来迟不审何时寄。述旧寥寥但数言，恨多题作千余字。含吐再三句重迭，读到伤心堪痛绝。”是夏诗当亦有可观者，殆不无樊川寻春之感。又壬癸间，淮妓姜楚兰，色艺倾一时。有吴生者，善鼓琴，无志仕进，弃诗书，好饮酒，家日益困。兰一见称赏音，每至辄沽酒尽欢，金尽，典衣钗以继。会刘泽清开藩于淮，有以兰名闻者。吴生莫知所为，兰曰：“小别耳，毋恨。”遂入后堂，歌曲奏艺，擅专房之宠。刘虽武人，亦知爱文墨，聚书籍，园亭花木水石，穷极土木，而牙签锦蹼，插架连墙。以兰容辞闲雅，有林下风，令典清秘之藏。吴生待之无消息，侯门深海，自分萧郎。一日泽清率师渡河，幕府空虚，兰席卷珠玉玩好，挟数婢妾，泛舟射阳，以简招吴生来，往还海曲，流寓浙西，数年事定返淮，伉俪终身，家以素封。

陶万明

陶万明，号震黄，大河卫人。为道士，有侠士之风。喜宾客，与大夫贤而有文章者游。阎古古访之，放饮雄辨，傲岸不能下。乙酉，古古自下邳驰至淮，为当事画战守策，不听。古古所偕皆河北壮士，鞬珌精利，乡人属目疑之，计不知所出。万明知之，曰：“公以国难流离至此，不以为义，忍目为戎首乎？”悉移众藏庵中。未几，巡抚诏古古，不应，逸去。同寺有道士吕真奎，见古古事不成，劝之浮海。言劳山多异境，服气辟谷者往往栖焉，不然，效仲连蹈东海而死，何必仆仆为。古古不能用其言。

窑沟

窑沟在弘治间，妓馆环列。有泗州何氏女，误嫁娼家，入门察其

非良，自刎死，有司题旌建祠表墓。妓女题旌本非，县志及祠内无其事。

孔平仲泛涟水诗

孔平仲泛涟水诗，旧有石刻，真伪不可知，予在安邑访之，已无此石。诗云："涟漪二十里，清淡为我性。微风不复摇，天水相与净。秋容入崖柳，晚食依渔艇。仿佛会稽游，南湖似明镜。"

芮晔

宋芮晔，字国器，乌程人。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诗云："楚州淮阴娑罗树，霜露荣瘁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当时为有北海书。荒碑雨后蚀苔藓，尚想墨本传东吴。"见《容斋四笔》。是宋时真本尚易得也。

章綷

"船尾淮山青未了，马头隋柳绿相迎"，南宋章綷句。綷字伯成，粲之子。

山阳赵女

《新唐书·列女传》：山阳女赵者，父盗盐论死，女诣官诉曰："迫饥而盗，救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则请俱死。"有司

义之，许减父死。女曰：“身今为官所赐，愿毁服依浮屠法以报。”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王英英

宋时，楚州有官伎王英英，喜笔札，学颜鲁公书，蔡君谟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尧臣赠以诗云：“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画蚕头鲁公体。”见《隐居诗话》。中郎孙谓君谟。

张弋

南宋张弋，字彦发，河阳人。著《秋江烟草》，内有《楚州绝句》云：“落帆停鼓鹳湖头，两度因循到楚州。柳下人家曾识面，笑求新句写妆楼。”盖赠伎之作。

淮水鲈鱼

茶坡《鲈鱼歌》云：“淮阴近日鲈鱼美，不待秋风常出水。市南市北何处多，钓台西去枚生里。细鳞簇簇白如银，入馔充盘妙无比。”当是淮水所产，近年不复出矣。

纥梯纥蹋

淮之方言曰“纥梯纥蹋”，行步响声也。《云溪友议》：“崔涯吴楚

狂生，《嘲伎诗》云：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笙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纥梯纥蹋出门前。”

猜数

沈氏《笔谈》载山阳一女巫极灵，其伯氏数白黑棋握手中，问之，其数悉合。更漫取，不数而问之，则不能知其数。此正邵子所谓思虑未起，鬼神莫知也。岁丁卯，周蓼圃检讨斋中，偶为扶鸾之戏，紫坪年十四。时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问之，乩笔曰：“三八之数。”开掌数之，则二十四枚也。复撮问，曰：“仍前数。”数之则三十八枚。复撮少许问之，曰：“仍前数。”数之则十一枚。漫取不数而亦能奇中，岂邵子之说不尽然耶？

白田宝玉

唐《肃宗本纪》载楚州献宝玉十三，改元宝应，今白田县名本此。一曰黄天符，其制上圆下方，近圆有孔。岁戊辰，有得以入贡者，御制诗云：“方水生瑶瑾，云英静似腴。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无。犹见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须检唐史，附会诩天符。”

卷二十二

宋濂论九河故道

治河之议，自汉迄今，无一劳永逸之方。宋金华尝谓大禹治河之后，无河患者数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入海。盖河流分，而其势自平也。今河合汴、泗东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黄河，安得不溃？今黄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势，浚为支河，以达平原、直、沽等处，既可杀其合流冲决之势，又可收其灌溉润泽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灾，亦因之可免云云。是九河故道，明初尚有遗迹可循也。近日形势，更难复古，则专主河不分流之说矣。

李承建堰

宋《河渠志》：赵伯昌言唐黜陟使李承建捍海堰。是承既建常丰堰于山阳，又于盐城海门建此堰也。常丰在山阳东南。

北神堰

于谷山云：吴王夫差沟通江、淮以窥中国，后人以淮水低，沟水高，故立堰以防之，防沟水之西入淮也。舟行必度是堰方入淮。舟谓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坝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

师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凿楚州城西北老鹳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始达于江。

泰不华议扫荡河泥

泰不华为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黄河决，奉诏以珪玉白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东河入海处，宜仿宋置撩清夫，用辊江龙铁扫撼荡沙泥，随潮入海。朝廷从其言，会用夫屯田，其事中废。见《元史》本传。《补齐记》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河之患在不深耳。"

潘时良

潘公印川字时良。荒度修堰时，梦汉关侯手书四字曰"结欢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觉而思之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试之，而其流遂断。黄浦堤下，阴雨辄闻鸡声，居民云："此蛟龙宅，不可动。"堰成，忽中夜雷电交作，挟以厉风，望见黑焰排空而去。比晓，土窟中白骨烂然在焉。就视之，巨颅独角，其颅骨似牛，而长广倍之。其角似龙之火带而稍参差，舐之粘舌，时以为孽龙避公尸解云。见王文肃荆石所作公墓志。杨于臣《淮安府两朝实录备草》亦载此，云系万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时事。潘公及巡抚侍郎江一麟闻于朝，王元美为作《蜕龙亭记》，王尧载诗"白马沈波吴练远，苍龙蜕骨楚氛销"，即指此事。

尾闾

百川归于海，海复何归？谢梅庄所谓河之源，尾闾是也。彼尾闾，此泥丸。委之委，即源之源，此穿凿不经之谈也。乾阳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乾坎本同一气，一动之后，遂成天渊，故水归东海化为气。海之潮汐，气之升降也，此知道者之言也。

渎

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淮、河、济，皆以渎名。今以一淮而受河、济之全，安得无患乎？朱竹垞诗云："只愁四渎江河合，坐使三吴财赋捐。"南徙之势，隐隐可畏也。

范公堤

下河一带，堤名范公堤。自吕洪至徐渎，接连数百里，环绕数十场。外捍海潮，内护盐河民田，利至溥也。系宋张、胡二公所筑，文正不过赞成之，盖范功在社稷，故天下之善皆归焉。近议泻下河之积水，开范公堤，但堤外灶户烧盐之所，淡水出而盐课坏；堤内系百姓耕种之地，潮水入而田亩淹，非尽善之策。

象纬可识河患

或谓知象纬，则可预识河之为患。曰坎为水为月，月中兔若龙形负之，则洪水滔天。天江四星在尾宿之北，其星明大则天下水灾；明而动则水暴出，江河溢；芒角则水没城郭。月与荧惑、太白及客星、流星、彗星、孛星有一犯之，皆主大水，关津绝。又天津九星在女虚二宿之北，九星明正直吉。石氏曰："天津覆，洪水滔天；天津亡，

江河为患。”又曰：“一星不见津梁绝，三星不见江河决，百川溢。”更识天舡九次东井四渎水位，则天时地利人事之纪，思过半矣。

黄河五变

河自古雍域羌中大积石山，东北至冀域辽西郡累县碣石，凡行九千七百余里而入海。自帝尧八十载，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当鲁宣公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余年，而大河东徙宿胥口，改北行为东行，此一变也；自定王五年，至王莽建国三年，凡六百七十二年，而北滨遂空。河枯也。又五十九年为汉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于王莽时，魏郡决口之南别开新道，自荥阳至千乘东注之海，此二变也；自永平十三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凡九百七十七年，河决商胡埽，开州东。河流天津三岔河入海，此三变也；自庆历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当宋光宗绍兴五年，凡一百四十年，河南徙阳武，南北分流，此四变也；自明昌五年，河水大半入淮，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凡九十年，会通河成，北流渐微。又二百五年为明弘治七年，筑断黄陵冈支渠，北流永绝。又七十八年为隆庆六年，茶城长堤成，于是始以区区清口受万里全河之水，此五变也。

邵学址治河疏

巡抚邵公学址《勘茅城铺疏》略云：“查茅城铺上年漫溢，各支河虽已堵筑，目下止开支河二道。其定国寺倒勾河一道，尚系黄河倒回之水，势行犹缓，可望澄清。至所开郭家口支河一道，乃黄河大溜之南浚渠而下，水势甚猛。二河东趋，总归洪泽湖。查湖纳沂、颍、肥、源七十二溪之水，每当弥漫，必开天然坝，泻入高、宝，岂堪再引黄水助其泛溢？至谓茅城铺减水坝，向亦归湖，并非始至今日。然

前此不过四溢，散漫平衍，淤沙已渟，不致垫入湖底。今则凿渠东注，几如建瓴，将来洪泽湖身，不免淤垫。湖不加广，水来益多，底日益高，不得已必大开天然坝以泻之。而淮扬入江入海之路，开浚尚缓，则下河何以得免淹没？臣以为茅城铺减泻之水，不宜太多，而入海入江之路，不可不先为开浚也。盖茅城铺减水坝之设，特以徐州逼河而城，不得不防异涨之时，冀稍减泻以分其势。伏读圣祖上谕，归仁堤人谓保护明陵，俱系妄谈。此堤之修，专防盛涨，茅城铺减泻之水至此拦回，仍归黄河之意。此堤亦应所修筑，圣谟洋洋，至明且切。夫归仁堤既所当修，则茅城铺不宜多泻，其理甚明。”又《勘运河疏》略云：“淮安河高于城，似宜挑挖，然从来止议增堤，不言深浚者，盖以淮扬地形低洼，恐河身深而黄水灌入，其势不可阻遏，为害甚巨也。今河臣议挑，而白钟山谓不可挑，臣虚心访问，体察此举，似未妥协。白钟山奏折内云：‘黄水倒灌入运之患，大而难治；运河河高地洼之险，小而易防。’甚中窾要。臣思万里黄河，直趋淮北，再遇洪湖水发，滔天之势，断非数座闸坝所能阻拦。运河一挑，则天妃闸以下运河形低，天妃闸以上外形愈高，高下悬殊，益增建瓴之势；漕舡由下逆挽而上，势更难行。臣意将此工银五十余万两用于开浚下河，入江入海各路，及云梯引河各工，则兴举得宜，海口无壅滞之虞，运口无倒灌之患，下河无积水之虑矣。”邵公运河一疏，乃乾隆二年情形，今又将三十年矣。运河之底日高，堤亦日增，即起邵公于今日，亦不能固执前说。所幸者，黄河之底，尚不大增于前，若黄底亦高，则倒灌之患，岁岁不免。且恐黄水日高而清水日低，黄侵入清，因之清口亦淤，必至湖水全向南趋，不由北出，则以清刷黄之成法，将坏尽无余，此杞人之忧也。尝读《御制阅永定河示方观承》诗云：“培厚或可为，加高汝切忌。”又云：“取土于河心。”即寓疏淤义。至哉言乎！南河诸臣以加堤为能事者，当三复斯语。

涡河

百诗先生云：涡河在淮之南。自淮入涡，至河南祥符县铜瓦厢，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以达阳武。阳武去卫河止六十里。此元人陆运之故道，倘漕河中梗，此亦备急之一策，可不经黄河之险也。

徐武功分泄之议

徐武功在张秋治水，或谓开一大沟分泻，或谓当多开支河，议不决，乃以一瓮凿窍方一寸者一，又以一瓮凿窍方一分者十，并注水。十窍者水先竭，乃定多开港汊之议。

黄河关键

黄河自河南武陟至山东曹单境内，河身俱宽数百丈，比至徐州，左山右城，河身止宽六十余丈。每至伏秋大汛，水势腾涌不能畅流趋海，是全河关键。惟在徐州以北，向来毛城铺过水太多，往往溢于上江。北岸数十里未设堤防，微山湖亦不免淤垫。比年专事约束，又虑无以为盛涨之备，而黄水年年漫滩，溜势宽缓，既无当于刷沙，兼有妨于堤岸，不得不详加筹画以制其宜。南岸向有蒋家营傅家洼倒勾引河二道。蒋家营河头太直，以致分泻太过，应改挑倒勾引河头一道。俟徐城水志长至九尺以上，始行开放，以减河面浮水。视水势稍平，即行堵闭。其北岸新堤，应择地势高阜之处，挖去数百丈，改建玲珑乱石坝二道，重门设障，水去沙停，亦不至淤垫。微山湖至冬间水涸，详加查勘。遇有刷成沟槽，间段堵筑。如或将来形势太顺，防其引溜旁趋，即另择一处建坝。如此筹办，所以减其盛涨之势。而洪流满槽而下，溜急沙行，趋海顺利，上下游均有裨益矣。

田雯观水杂记

康熙丁卯，江南总督董讷、巡抚田雯、漕督慕天颜、河督靳辅，同勘海口下河。山薑持议，颇异于众，而诸公又各执一说，竟同筑舍。山薑著《观水杂记》，兹录其数则：“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东西闸二水门九，地卑岸阔，放闸泻水，数里入扬子江最便。水东向为盐河，乃商灶往来以通舟楫者，因不利于芒稻河之泻水，而故闭之。闭则利，泻则害；闭则田涸而民利，泻则舟胶而商害。今之议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麓云：‘芒稻河东西二闸，宣泻大浸，王文通水利一书，利害详明。夫何奸商阻挠，簧鼓当事，将旧闸易卑为高。夫水平之日，原听束闭，无碍行盐，及至水涨，不过十余日耳。况高邮别有一河，亦不过纡回六十里，奈何惜诸商数日之濡滞，而遂忍千万姓之颠连而莫之顾？’伤哉作俑，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复斯言，则启其闸，泻其水，亟浚芒稻河，以使巨浸入江，不可不讲矣。泊宜陵，篷窗灯下，按舆图考之，又有白塔河，亦可泻水入江，在芒稻河之左，惜乎鼓枻而东，罕有津逮者。以知今人之略，不若昔人之详也。”“西溪三里为梁垛场，地连丁溪东台，户口殷繁，煮海为业。因询十场所产曰盐品，以散为上。海南之盐熬于盘铁，其形散，其色白。至于青黄，色之变也，其味咸至于苦辛，味之杂也。五行水润下作咸，故盐味之厚者曰咸。场有十，而产盐者五：曰东台，曰何垛，曰富安，曰安丰，曰梁垛。而五场所产，亦略不同。东台之盐，兼形神色，而得其正；富安之盐，文细体重，而色微青；安丰之盐，其色青白，日久甜美，入口无卤苦之味，而质较重，故商多聚焉。独梁垛之盐，味咸而甘，形细而散，色白而光，贡之于上，供宗庙，颁百官，非四场所及也。至于拼茶角斜或土宜之不同，而角斜濒海，灰埼为潮汐所浸，致消灭耳。北而丁溪草场，多灰埼，寡草堰小海灶，不嗜煎。盖埼荡而黍禾矣，灶丁每买他场以供课。此十场大概也。”“堤以范公名，传人也。宋仁宗天圣初，公监泰州西溪

盐仓，时海堰久废，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书白发运副使张纶奏上，以公知兴化县，董修筑之役。会大雨雪，波涛汹涌，役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于是群相哗言，以为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将罢其役，又诏转运使胡令仪同公度其可否。而令仪常宰海陵，熟知潮患，于是力主公议而不可夺，未几以忧去。纶表请身自董役，逾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盐官耳，何与海潮事，乃引为己责，首倡其议，或亦先忧后乐之本怀也。虽然，当是时公有欲为之志，而无可为之柄，不有纶为之荐达，欲图斯役，难矣。役事方殷，议欲中辍，不有令仪为之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从来举大事，动大众，或惑于浮言，或阻于聚讼，盖成功若斯之难也。而有世道之责者，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见未化，因循推诿，终无一成，适足以贻笑于盐官已矣！”“沙沟朦胧口庙湾白沙镇，又二十里黄河北岸，石碑岿然，曰‘云梯关’。关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线，朝宗万里，滔滔下注，鸟避云飞，造化之奇，乌得而测之。嗟乎！秦皇驱石鞭迹犹存，大禹凿山掌形宛在；循故道而安澜，颂明德于弗替，不可谓无人事矣。”

捍堰

范公堤，初名捍海堰，唐淮南黜陟使李承实所建。沿海居民，皆呼曰捍堰。乾隆二十八年，增开下河泻水闸座，匠人用铁凿凿破，日去不数尺。乃知古人创一工程，必为万年之计。

山阳沙田灌溉

山阳多沙田，不宜稻，惟运河东岸城南数十里为腴产。所恃以灌溉者惟涵洞，而资北溪河以宣泄。是溪河乃上下十数涵洞之尾闾，此河不通，合邑无食。雍正五、六年间，朱南湖太守亲往履勘，详请分

挑，业食佃力十余年。每遇盛涨，立闭涵洞，田中积水，一泄无余，连得丰稔。己未、庚申间，久不议挑，河身淤垫，上游田亩，多沉水底。后来太守如卫我愚、许青君、赵文山、姜禹门诸公，皆留心民事，援例请挑，或业食佃力，或借帑分年归款。第委之佐贰承办，有名无实，不似南湖之工归实济，帑不虚糜。然有其举之，尚可细流不涸。近更淤塞不通，一遇雨水盛大，虽闭洞经旬，田水仍涓滴不出。闻迩年运河平堤拍岸，涵洞亦不能久闭，去路堙塞而来源滚滚，将有以田为壑之虑。

涵洞

涵洞，从前民充纠首，自为修筑。汛兵洞头往往私毁扫土，盗拆鬼脸，暗挖堤跟，以致突塘漏水，责令本家赔修，于中取利。诬陷需索盗窃，每致纠首倾家荡产，视为畏途。后大吏鉴此弊，改令民捐官修，至今称便。惟是启闭之间，关系丰凶，贵顺民情，间不容发。历来洞头洞差衙书，蒙蔽本官，需水不开，水多不闭。当迫不及待之时，不得不敛钱饱蠹役之欲。其欲既餍，然后开闭一次，仅止数日，仍复阻捎。势必三日一敛，六日再敛，无有穷期，此农民大害也。惟是屡敛之后，为数渐减。其意不遂，当望水之际，则涓滴不流；遇盛涨之时，则闸板尽撤，万亩秧苗，数日尽死。昔湘潭陈沧洲先生督河时，每于农忙时，朱书“听民启闭，无缓须臾”八字，揭于管洞县丞厅事前，后来卫我愚太守亦踵行之。卫公舟过河堤，必亲身抽查，出其不意。间有暗留穴隙，半启半闭者，严治其罪，管河官仍记大过，至今尸祝之。

大河卫漕米屯田

大河卫本属疲敝，而二三两帮兑运苏、常漕米，拮据尤甚，其苦有由。查旗丁驾运一船，每年有添补篷桅绳缆竹席等用，约需银百金；重运舵水身工需银四十余两；沿途涉江渡黄，提溜打闸，停浅起驳，需银百金；回空身工并舵水食米，需银五六十两，统计需银三百金。所领额款，止漕赠银六十余两。其应领行月本色七十五石，独大河卫不支本色，每石仅折价三钱，共计二十余两，总计不足百两。虽抵坝后有应领余米，并篙夫羡余等项，然抵扣茶果饭食，毫无所剩。虽归坞后应领岁修银七两二钱，然较应用之油麻工匠等费，难敷十分之二三。入不偿出，贷逋完公，渐累渐深，此致疲之由也。更有屯田一项，原给运丁完赋养家。查大河卫屯田，散在淮、海二属各州县，全系低洼沙瘠之土，而河湖形势变迁，其田半沉水底，非江苏、扬州、淮安、江西、湖广等卫沃土产稻者可比。甚至一船之田，散在三县，运丁不能亲身料理。每年每船额赋二十余两，间获微收，不敷输纳。或遭刁佃，或遇歉岁，徒赔耔种，颗粒无收。再查轮造一船，额领大料银二百八两，迩年木植钉灰油麻等价，数倍于前。查江兴等帮，有钻夫银两；泗洲等帮，有工使银两，惟大河除领正料银外，别无余款。且新例船式，又比从前阔大，而所装之米，仍系前数。造费徒倍于往昔，而运费未增于今兹，较之他帮，实属向隅。虽漕臣百方轸恤，日夕焦劳，然势不能使行月改给，本色又不能收回。屯田照江兴等帮每船给领南屯漕米三十六石，苟议更张，多格成例，一经部驳，计无可施。上年杨尚书欲将大河二三两帮，照凤、长等帮之例，将此两帮并为一帮，裁汰原船之半。所有裁船米石，令现存之船，加装北运，仍有余米。其意甚善。查苏州各帮船只，均系阔大。每年所装，舱口俱未满足。即将大河减船之米洒派加装，则裁一船可省一船行月；而众丁加装，即多得负重五米。殷者不致复疲，而疲者亦渐有起色。惜有其说，尚未得行，逾年尚书故。

蓝田贡冰

《唐阙史》载蓝田贡冰事，附录鸡林国僧言：“本国濒海岛，水多卤或苦，如锉蘖投水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以为常。若彼国或一岁息朝贡，则淮水不至。”

赵宏折狱

《唐阙史》载咸通初，有赵宏者任江阴令，以折狱著声，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案，悉能以情伪辨之。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邻居，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货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余资换券。止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所拒不认矣。既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阻。东邻诉冤于县，追勘无证；诉于州，州不能办。东邻不胜愤，闻江阴之善政，乃越江密诉于赵宰。赵以地远逾江，无计以处，东邻叹曰：“此又不得理，则更无由涤。”经宿，赵召前曰：“吾计就矣。”乃召捕盗之干事者数辈至淮，曰：有聚啸江盗，按验已具。其同恶相济者为西邻，某令请械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持刃截江，无得藏匿，牒至擒以还。然西邻自恃无迹未惧。至则赵屡声诘寇状，囚号呼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曰：“所盗多金银锦绣，非农家所有，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西邻意稍开，谓皆无之，且不疑东邻之越讼也。乃言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纳算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大喜，即再审曰：“汝果非盗江者，何为讳东邻八百缗？”于是惭惧祈死。

邵蔡之衅

萧山进士邵士令山阳，康熙己酉冬，蔡殿撰启僔计偕过淮，以乡人往拜，邵批其刺云：“查明回报。”蔡怒，大詈去，邵亦不之理。明年，蔡及第，以扇寄诗与邵曰：“去年风雪上长安，驿路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构隙甚深。后刘评事价人始恢为解纷，其衅乃释。

施世纶

漕督施公世纶，于康熙□十□年莅淮，时漕艘往来不能应期，冱寒守冻，旗丁甚以为苦。世纶严剔运弁扣克之弊，俾旗丁早领赶运，以免稽迟新漕过淮。坐北郭廨厅，船至即验其米色好丑盈缩，皆亲身至河岸，令开船舱挑视，与旗丁面谕，不许属吏武弁等从旁窥探。舟行既速，而旗丁得免一切需索撞骗之费。过淮毕，轻舟而北，止带书吏二三人，弁兵十数人，共乘二小舟，不许坐大舫，以绝藏货纳赃之地。小舟令前行，公船在后随之。每日端坐船中，用小册详识晴雨风候及水之缓急浅深，遥测某艘某日应至某处，不差晷刻。公船先行，遇有水浅滩急，即预度某帮船重丁贫，令先备剥船，以待其至。如是偶有运弁因私逗遛而借口风逆者，公检册示之，弁各惊为神明。一年以后，漕艘往返皆宽豫无愆期。公深悉佥丁之弊，皆运弁因以为利。尝谓各省运艘，有前明隆庆、万历旧名，至今未另佥者，今无故改佥，非殷丁被剥，力不能运，即另有谋佥夺艘之人，皆运弁高下其手，期饱私囊。其日削已运之旗丁，其罪小；其挨搜未运之卫民，其罪大。故于报佥未实者，立杖辕门耳箭示众。三四年间，漕政肃清，军民安堵，船无疲丁，民无佥报，按期往返，卫帮官员无不戢迹安分。漕储善政，至今人犹尸祝不忘。按公字文贤，号浔江，汉军镶黄旗人。靖海侯琅之仲子。少多疾，长好读书。年二十六，任泰州牧，有强干名。康熙二十七年，上命大臣勘视下河水道，从者骚扰供顿，公白其不法者立治之，众皆帖然。是年夏逢龙作乱，征援兵过境，主

兵者不戢，沿途驿骚，公具粮刍道旁，而令民各持一梃列而侍，亲身押送，有犯者立擒之。官兵过境，不敢肆志。次年，圣驾南巡，廉其状，擢扬州府，谓此江南第一清官也。旋调江宁，有女巫以邪术惑人，白下妇女，多信其言，吃素念佛，公至立杖毙之。会丁忧去，郡民人投一钱建双亭于署左右，名一文亭。康熙□十□年卒，年六十四。

李允祯

李贞甫允祯德州人，顺治间由工部郎官督清江厂船政，廉洁自矢，材美而工良，穷丁无力供造系累者尽释之。复修清江书院以造士。

郎廷极

漕督郎北轩廷极在淮时，颇严明。山阳令韩炜不悦于监司，以病乞免，郎慰留之。逾年即卒，韩入哭恸绝，遂丧一目，曰："善人云亡，吾安所恃？"三日谢病去。北轩为东抚郎永清之子，兄弟皆任督抚将军。

靳辅治河之议

靳文襄辅，字紫垣。治南河，屡建大议，著有成绩，可谓名臣。然好闻新奇之论，创非常之原，如车逻十字河一事，几陷生民于鱼鳖，幸圣祖明烛其害，毅然不行其议。自高堰之南车逻镇起，东至高邮，又自高邮至白驹场入海；自极西至极东，筑丈五尺高堤，挑一长河，运河横贯其中，形如十字。于交界处四面建四闸，以时启闭，取

土三百里外，估工三百万两。幸旨令督抚会议，并令土著之人公议。彼时淮、扬两属官于京师者，侍读乔莱、石林，宝应。编修李铠、公凯，山阳。检讨邱象随、季贞，山阳。给事刘国黻、后庵，宝应。御史郑为旭、□□，江都。郎中刘始恢、价人，山阳。员外刘谦吉、六皆，山阳。行人刘师峻、□□，江都。正字张睿、劬斋，山阳。学正刘中柱、□□，宝应。张新杼□□，山阳。等十一人同列名，遵旨具议。其略曰："河臣靳辅、臬臣于成龙，持议不合。蒙询土著之人，窃以圣恩欲救七邑灾民，与七邑灾民所望救于上者，不过欲浚下河之海口。海口各有故道，长河曲港，络脉相联，但塞者通浅者深，俾减水各坝及霪潦停蓄之水，悉趋于海；且不坏田庐，不大糜国帑，所谓为下必因川泽也。今河臣议自车逻镇白驹场数百里之内，毁其村落，坏其陇亩，又掘墟墓，抛白骨，惨不忍言。叠灾之民，岂能堪此？不可行者一也；河臣欲先筑围埂车去坝内之水，取土筑堤。臣乡土松地薄，三尺之下无干土，况取土积水之中，投之汹涌灏瀚之内？工必不成，成亦速坏，不可行者二也；河臣议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堤内之水，高于堤外民舍多矣。伏秋风雨，堤内河高，堤外积水，其势必溃。南溃则邵伯可忧，北溃则高邮必漫。即幸不溃，亦刻刻有厝火积薪之惧，不可行者三也；且堤内河身，水高一丈，则河内水可流出入田，田中水不能上流入河，一定之势也。田水既不入河，即不能入海，其于七邑下河之积潦，毫无所泄，即于下河之田畴，毫无所益，不可行者四也。"议上，复下部臣会议停止。同时两府绅士有畏靳势不入议者，乡评薄之。靳文襄初创此说，奇计耸听，其词甚辩，廷议亦不能驳。敕下督抚河漕诸臣会议，时督臣董默庵讷，抚臣为田山姜雯，皆山东人，漕臣则慕天颜，悉知其不便。而靳公之势方张，诸公慑其气焰，河道利害，难片言而折，各有忧色。有山阳邹公子者，豪华喜结纳公卿，其先人桐崖先生，曾提学齐鲁，与田公有旧，闻其至淮，拿舟迎之。家人见官航至，辄投刺延入，则董公也。公子大窘，局蹐不安，遂以实告。董询其家世，喜曰："吾固辱桐崖先生相知。"即舟中命酒相款，情文殊洽，公子心稍定，渐露豪气，谈论风生，因及开河事。公子习闻人言，亦称此举不便于民。董公欲得不便实状，公子不能答，请退而质之乡先生。既

归，袖白金三百诣徐上舍北山，北山固才士，而以刀笔称。公子授金，具述制府意，北山寻思良久曰：“是易易耳。”然终不言。公子起立，解所佩玉带掷案曰：“事急矣，请以是润笔，即子夜属稿。”北山笑曰：“是奚烦吾笔墨为？吾闻开河之说起，道路汹汹，数月以来，赴河臣呈词告不便者七千余人。公子诚能得人至其幕下，攫其摘由号簿，殃民百状，一一具在。簿有河臣篆记，非可狡卸，不便之大，莫详于此，奚烦属稿？”公子即遣黠奴通幕友家僮，阴窃印簿至，携致董公，公一见大笑曰：“是不须口舌争矣。”次日会议郡庠尊经阁下，先演剧《鸣凤记》，二伶唱至“烈烈轰轰做一场”，董公拍案大笑点首。自唱“烈烈轰轰做一场”，四座瞪目愕眙，将弁行酒者相视失色。宴罢，属官持疏稿请画押，靳公左右指喝，口若悬河，漕抚诸臣无以难之。董公徐置疏，摇首曰：“纸上空谈，奈于民大不便，吾不忍欺吾君。”出袖中号簿掷向靳公曰：“是千余人呼号痛哭之声，胡不并入疏稿耶？”靳公取阅，色变不能发一语，急登舆回署，而车逻十字河之议始息。

下流之下流

是年条陈水患，淮、扬两属京员，各有奏章，惟泰州某疏内有“臣乡为下流之下流”，一时传以为笑。

洪泽湖大风雨

康熙庚辰七月六日夜三更后，洪泽湖大风雨，雷电发屋拔木。是时督高堰工大臣如少宰王颛庵掞、司农田蒙斋雯、王公垂绅及江南督抚诸公，皆避匿岸下土穴中。质明见空中十二龙斗，色皆青，鳞鬣毕现，至七夕入夜始罢。阮亭《居易录》详记之，山薑作歌纪事有

云：“老子峰头日将落，潋滟晴色红霞铺。拄颊清吟恣眺望，几行垂柳鸣千乌。黑云崩坏西风起，五神车下鞭石趋。浪鼓磅硠茅屋破，渴虹饮盎飞天吴。”又云：“虾蟆登床狐昼语，阳侯作意吓腐儒。杞人抱忧胡为乎？苍水使者多良图。郎颉不用生嗟吁，王褒九怀空呜呜，汉代陈登真大夫。”盖有慨乎言之，王楼村、宫友鹿皆有和作。山薑又有《苦雨叹》云：“夏怜四壁千材无，秋伤五谷八月空。行野愁踏土木灾，朱牒限比官粮重。河伯雨师亦常职，跋扈飞扬太豪纵。”同一感喟也。

准塔

顺治二年，命准塔巴图鲁镇守庐、凤、淮、扬。六月疏报：臣于五月自徐州水陆并进，明伪伯刘泽清、副将高祐据宿迁，大败之。师至清河县，伪总兵马化豹、副将张思义，率兵四万船千余只，据淮、黄、清三河口，连营十里。臣遣梅勒章京康喀赉、游击范炳、吉天相渡清河，击败敌舰。都司楚进功率步军拒黄河北岸，又分二路，一自清江浦上游进攻，一攻对岸，俱破之。合军至淮安界次清江浦，伪监司范鸣珂携敕印来降，泽清与漕督田仰率家口登舟遁，伪总兵柏永馥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庐、凤一带，望风纳款。是役也，共招降监司总兵以下官员一百六十三人，船五百余只，马九百余匹，骆驼二十五只，红衣炮一百二十位，银四万七千两。捷至，加准塔三等昂邦章京。准塔系达尔汉辖扈尔汉之第四子，满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

张文衡

张文衡，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二年守淮安府，修战舰，措军需，皆咄嗟立办。时地方官议为豫亲王建行殿，期迫莫措，文衡取杉木苇

席构之，饰以五采布帛，鸳瓦榱题毕备。王至大喜，执其手慰劳之。文衡后擢江南按察使。一日与僚友宴集，忽大风自西北来，文衡素精占候，占之曰：“此应在关西极边有变，主陨二大僚。然风至此地，意其一即我乎？”俄奉特旨升甘肃巡抚。六年回兵作乱，文衡与总兵刘良臣死之。

厉豫

库礼，满洲正白旗人。以户部侍郎督催淮安漕粮。顺治四年，伪益王率兵攻取庙湾城，乘胜领八百余人夜过淮安，从城颓缺处冲入，将衙署围困。库礼率标下中军官张大志等并家丁与贼击战，其妻搜署内材官厮役之箭，令女子递送战所。是夜贼败，斩伪总兵二员，副将一员，游击三员，参将一员，都司守备四员，把总二员，贼兵一百八十余名，淮城得全无恙。见《八旗通志》。《库礼传》与郡邑志所载颇不符。按邑志成于张岸斋太史，其时新城受兵，乃目睹之事，断无舛误。所纪盐城厉豫纠众作乱，乃草泽无赖劫掠求食者之所为，啸聚止数百人，并无潢池之警，何至如本传所言之甚。邑志又云：载一朱姓于军中，揭史阁部旗号，书中兴义师，并未有伪益王其人。本传所采，或从其家状，夸张官绩而未之核实欤？邑志又云：“库礼心动欲奔，其妾止之曰：‘吾登楼望见贼众不整，易败也，是乌合豕突之行径。’”即女子亦一望而知其不成，寇乱更可知。而库礼羊质虎皮，丧胆蜂虿，贻笑兵民者多矣。乃铺张其事，饰为佳传，岂能欺人耳目乎？又王介山又朴《杂纂》一则云：有无为州布衣吴元桂书《州志沿革》后云：“厉贼名豫，淮安盐城人。顺治四年于盐城倡乱，事败逃至巢县，寄寓宋氏。时有宣城朱国材者，尝为史阁部可法记室，亦至巢，变姓名，主周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可法也，志存恢复。已约合兵数万，刻日齐集，大事可图也。’周氏信之，厉豫时与通。五年正月，诱集愚众千余，夜袭破巢县城。复至州，州人从之

者渐众。已而敖土二帅率官兵至，剿灭之，而州人罹于法者甚众。”观此则豫于亡命之后，犹怀不逞之心，真乱民也。然始以伪阁部愚人，而其终亦为伪阁部所愚，以致身膏斧锁，所谓出尔反尔者也。

山阳府考名额

山邑博士弟子分拨郡庠，向无定额，缘府属淮安卫。大河卫初无卫学，凡十属之卫籍童子，俱并入山阳民籍内合考。其散居各县之卫童，复不准随屯分考，俱并入山阳一县民籍内合考。国初屡经呈请督抚学道，求另设卫学，增卫童学额。后定议准于府学内多拨山阳十余名，历科考案可证。按淮属旧有商籍商学额，取六名。康熙初年，西商缘事奉革，商学亦裁，商童无籍可归，且有不愿归者。屡经攻诘，大宪令府县详议，亦准并入山阳民籍内合考，准再于府学内增拨山阳五六名，历科考案可证。乾隆二年，住居清河县之卫籍童生张燝，被清河攻讦，控刘南昌学使，迄今张氏虽居清河百有余年，不准与清河县试。又乾隆三十一年，住居安东县之卫籍童生王青选，被安东攻讦，令专考山阳。是各县卫童，虽茔墓田庐散居各县，山邑无其尺土，而皆不准随屯分考，专考山阳，此二案即其证也。海、赣、沭三处向隶淮府，数百年从未拨入府学一名。雍正初年，改为直隶州，因此三属卫童，不便越府属而考山阳，各令随屯考试，仍将淮安府学额设二十五名数内扣除二名，拨给海、赣、沭之卫童。此又府学多拨山阳，实因两卫之明证也。康熙五十年以前，山阳拨府学皆二十余名。五十二年，胡学使始间拨外县一二名，或此有彼无，此无彼有。嗣此山阳每科渐拨十六、七名，遇广额则二十一、二名，实因两卫无学，商额奉裁之故，不仅为文风优劣，人数众寡起见。不然一百余年之久，六邑生童之多，孰不知府学为公共之学，岂有甘心帖服独让一县，久不争论之理？况历任学使一视同仁，亦断无偏厚山邑之事。乃

近来外邑生童，昧于向例，纷纷投词，妄希多拨。此固不足呈辨，但恐久而渐忘其所自，当事亦不暇致详，为其所惑，故笔之于此，以待留心桑梓者。

卫籍

卫籍历官兵部，则削籍入民贯，故明旧制，国初尚有行者。吾乡徐山琢先生任督捕侍郎，例得去其籍。先生曰："畏卫籍者，畏充丁耳，得一衿斯可免。存之，庶子孙有畏而向学。"卒不请去。当时迂之。明商邱侯太常执蒲，司徒恂之父也，司徒任兵部侍郎，欲去戍籍，太常曰："若人尽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一人以为辱，如祖宗何？"遂不易。

刘伶台杜康桥

城东刘伶台、杜康桥，皆好事者巧为作合，供词客游宴之地。往见有募疏云：诗传雅咏，先歌既醉之章；书有诰词，特谨德将之训。溯曲蘖流传既远，而古今风味攸同。酒星在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价十千。爰有饮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沉或湎，孰圣孰贤？缅怀作醴之功，岂止忘忧之具。今杜氏之遗桥尚在，而刘家之故巷犹存。阅岁久而年深，为风侵而雨剥。兹欲树丰碑之七尺，剪棘诛茅；建祠宇之三楹，崇基叠石。俾千秋相传为盛事，赖一时共济以落成。

红叶诗

前辈集中多有薄甸冈看红叶诗题，刘水心诗云：“缤纷掩映斜阳里，冈后冈前红未已。青帘袅袅出红梢，野望还疑晚烧遥。”则丹林绛树弥满冈峦矣。辛未之秋，与友人携酒冈边，但见沙塍高下，黄茅白苇，一望无际耳。六十年中，变易如此。

育婴堂

雍正年间，漕督魏公廷珍建育婴堂，令淮商及各省粮道官员，每年捐项，为经理之费。时任太守彭年先生里居，魏公敦请董理其事。先购杨绳祖入官圩田，部价一千两，先缴一半。魏公旋内擢，而各省粮道不复更捐，商捐随亦停止。杨田沙薄，丰年止收租一二百石，所欠部价五百两，檄催无出。任公访闻宝应乔铎入官腴地五百亩，值七八千金。得此可充堂用，适有旨入官田房，许拨入地方公用。任公呈请漕督转咨抚军，咨请户部拨归堂用，其杨田则变价缴部，先奉部驳，以此案系户刑二部同办不准。是时扬州太守以宝邑系扬属，请拨入扬州。育婴堂起而相争，任公竭力筹画，得抚军允行。复咨户刑二部，部中初难之，继乃议准。乾隆初年，淮安太守李公暲详淮关每年捐银八十两，咨部定例，有此二项，养婴之费始充。前后经理，皆任公之力也。

淮郡三城名园亭

国初淮郡三城，园亭山庄著名者甚多，今其遗址，皆不尽存，后来名流所居，间见于诗文者，其地亦多无可考，以予所知者，略识于此：靳璧星茶坡之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阎牛叟之眷西堂，在新城东门；张养重虞山之古调堂，刘勃安昭华之绿筠草堂，在驸马巷；陈阶六之鹦笑斋，在南市桥；刘佥事讱庵之思园、篑园中有篑山，在菜

桥茶巷；阎修龄再彭之眷西堂、金石庋、嘉树轩，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阁、鹪巢、鹤墩，在平湖桥之西岸；又西数里为饮牛草堂。张鞠存吏部毅文检讨之百花厅墩，在北门内，依绿园在萧湖，中有云起阁、曲江楼最宏丽。黄甫及鸿胪兰岩观察之舫阁、止园、梅花岭，在萧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门大街，其华平园有容园、岭云阁在郭家墩；丘曙戒侍讲之南斋，季贞洗马之西轩、玉蕊亭，皆为桐园之一，在西长街；倪天章之一草亭，张泗水之漪园，杜首昌湘草之绾秀园在湖嘴，有挥麈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极亭台花木之盛。黄翁溪之梅花㟧在藕塘；万年少之溪东村屋在河下，又隰西草堂在北门之西岸，又南村即万葬处；马孝廉西樵之清奕轩、不离草堂，在隆兴寺塔南；徐动盈之横秋阁、高卧堂、白贲堂，张力臣之符山堂，在清江浦；乐六舞之昙庐，姜木生之凫园、丘日庵之东里山庄、张赤岸之竹堂、许念中黄门来凤轩南楼，在八字桥；程征君水南之菰蒲曲在伏龙洞，即其葬处，程爽林孝廉之谁庄、小人堂，在城东庄外；戴晦夫之寤砚斋、戴闇士之怡斋，在西长街；杨汇征之南村草堂，在府学东；杨广文淇益之大椿楼、博士孝廉景西之晴霞山房、老树轩，皆在南门大街；沈厚肇之移云堂，崖鸿胪之春水楼，在湖嘴；陈曾余明经之墨庄、潇碧亭，在驸马巷；吴子通朴山之天笠斋、海棠屏，陈谓敬之淇园，徐日驭之北山草堂，刘万资万吹兄弟之竹素园、颂酒草堂，边寿民之苇闲书屋、莲叶仙舟，在梁皮桥；陆观察密庵之月湄，孙竹民之素园，皆在北门内；周征君白民之清耒室、止止斋，在双刀刘巷；高明经思亭之亦爱庐、芍圃，在丁光桥；先征君鹤缑先生之宅，在新城之西；宅西有水园，南有山园，曰冬青楼、双枣轩、经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楼、松石斋，凡十余处。又夏云草堂在东村，蓝丘草堂在南庄，先大夫于壬申岁移居城内西北隅。家塾东曰咏素斋，西曰七录斋，为愚兄弟读书处。勺湖草堂则水面数椽，讲学论文之所。十二卷本戴璐按曰：勺湖草堂绘图，征诗，余赋四律，为先生所许。其春风亭、瓣香书屋、鲁呗亭，皆门弟子所增葺也。邑中旧有亭榭，为名流屐齿所频到，而不知为谁何之居者，亦识之：东溪草堂、一沤亭、餐菊草堂、月浪亭、青来园、庚白堂、岸堂、如如居。

漂母冢

《水经注》：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高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此，淮阴王下邳，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东一陵即信母冢也。

敬老贵贵

明初定乡饮酒礼扬觯之词，与诰令之词，此敬老之义也。《会典》载宾介以致仕官为之，非科贡正途不准预，此尊贤之义也。又《会典》载民间社会有官者，不得坐无官者之下。又官同则序爵，爵同则序齿，若庶人与贵者，以官礼相见云云，此贵贵之义也。乡饮诰词曰："高年有德者居上庠，高年淳笃者次之。"盖淳笃已别于有德者，则不淳不笃者可知，其不专尚齿更可知已。若不考德望而专取高年，则妖人市夫，耄耋顽寿，无地无之。登之宾筵，实繁有徒，非先王制礼之意。雍正元年，举顺天乡饮酒礼，特命礼部监礼，岁以为常。其慎重如此，可不博考典章，而泥于不学之说乎？今年淮安太守赵君议举乡饮，广文官撰仪注多杜撰，乡前辈皆辞不就。三代养老之礼远，不可考记，所载者亦汉人拟议之词，东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果三代之旧也。后周以于谨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于黼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至亲为袒割。谨食毕，帝跽授爵以酳。此拘礼经之文，而不达其意者，何也？古人之席，以东向为尊，宾师祭祀，皆正东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则南面为尊耳。今也以人臣俨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方面也。《礼》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跽。"古所谓跪，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坐起也。且礼有时而情有顺，古今异便，不可强同。古之人君，立而听

朝，今有立者乎？升车者立而乘，今有立者乎？东京以桓荣为三老，儒者讥之，谨何人哉？猥以不经之礼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学无根柢，不考经制，徒取其能行周礼，而究仪章制度，不亦悖乎？

官吏致仕居乡

明俞汝楫《礼部志稿》云：庶民以齿为先后，致仕官序爵，爵同则序齿，至处亲族，则不得论爵。洪武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许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有侮凌者论如律。此有明之礼，亦未尽善。君子之居乡也，清浊太分，则市井切齿；良贱不别，则士类腾讥。《听雨记谈》云：乡人叙坐以齿，虽贵为卿大夫，其居乡亦皆谦退从厚，曰乡党莫如齿。考之礼，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则不齿于族矣，况乡乎？此吴郡都穆之言，而于义未备。予谓荐绅士庶，同辈中各为叙齿可也。苟非其类，而亦以齿尊之，不几于失礼乎？蓝田《吕氏乡约》曰：非士类者不以齿。宋人讲礼，吕氏旧家，斯言得之。

生日祝嘏

《颜氏家训》言江南风俗：二亲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无教之徒，虽以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觞声乐，不知有所感伤。程氏云：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伤。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为感伤，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泣数行下，群臣皆为之涕泣。予谓父母生日，为子者承欢戏彩，集僚属宾亲，介祉堂上，乃人情之常。或父母在堂，值己生日，借是称觥，一室之内，博老人一日之欢，亦未为背于理。若值《蓼

莪》废读之余生，而自为蓬弧称觞之乐事，窃有所不忍矣。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理逆情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荚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值己生日，辄多招宾侣，以为门庭光宠。近来本地之屠酤儿，尤而效之，而新安人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镫彩筵，借口祝嘏，益所未安。闻昔有行脚僧，值母八十生辰，以饭一盂经一卷为母寿，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长命灯。自米自炊还自吃，为娘斋得一员僧。"此僧可谓孝子，士大夫愧此多矣。

淮礼聘妇

淮礼，新妇站席俟宾，进数豆，其姑命之坐始坐。《芥隐笔记》有转席之礼，白香山诗云："何处春来好，春深娶妇家。青衣转去声毡褥，锦绣一条斜。"站与转音相近，殆其遗意耶？淮人聘妇，珍币之下，必衬以茶，更以瓶茶分赠戚友。按《品茶录》载：种茶树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取云云。是宋时已有此俗矣。毛西河集称淮人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作四日吟云："只盼辛壬至，图作千年欢。何悟别离此，只在四日间。"此国初时有此俗，今则无之也。

赵槩

宋赵槩字叔平，初客涟水军，郡守召至门下。不数年，叔平以馆职守涟水，后守名其所居为豹隐堂，石曼卿有诗云："熊飞清渭逢何暮，龙卧南阳去不还。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谈间。"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阴以利物者为多，时议比之刘宽、娄师德。

忌以壶嘴向客

淮俗忌以壶嘴向客，此亦有所本。《礼记·少仪》云：“尊壶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见惠自君出也。鼻，柄也，鼻向君则嘴向己。”

赵酉教织

淮郡有耕无织。壬申岁，陇右赵文山太守酉慨然以兴利为己任，延苏、 松男妇数十人以教织。始于府署堂皇设局，继移韩侯祠中，城内外妇女就学者数百人。绘图制式，颁示条约，规模粗具。赵以是冬量移去，继守者不任事，因经费不充，遂散而遣之。呜呼，兴千百年未兴之利，岂易言哉！

京田时田

山邑地亩有京田时田之分，丈量往往不清，据《潜邱札记》云：“京田一顷，算时田四顷二十二亩四分四厘；时田一顷，算京田二十三亩六分七厘三毫。京田之大如此。”《汉书·食货志》：“六尺为步，步百为亩。”陆龟蒙《江湖散人传》云：“有田奇十万步。”自注：“吴中以二百五十步为一亩，大小悬绝。”陈恪勤公鹏年尹淮日，详免增丁文云：查得康熙四十年编审原缺丁一万四千九百一十三丁，缺丁银六千四百一十七两。后丁足而银缺，其故何居？查山邑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是以缺丁甚多。三十年编审，前任朱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因其流寓，不便多编，每名止编银一二钱，所以丁几足而银数尚

缺。至三十五年，后童家营河决西乡，六坝水冲，逃亡更甚，其西桥寄居流寓之人，各还原籍，及邻近各户又畏代完逃丁，亦相继逃去，于是人去丁悬，反累里甲包赔。所以四十年编审时，孙令因逃亡缺额，将幼丁尽数编入，尚不能足。仍有包赔之累，并未将重则改为轻则也。今部驳疑改重则，总因三十年编审之时，将贸易流寓入户，止图一时人丁足额，而不知贻累无穷。及银数不足，上经部驳，止覆云下届足额，其如水患频仍，逃亡日甚，不准减丁，安能足额。今四十一年，地丁钱粮，均邀捐免，民困少苏。然逃者不能即返，死者岂能复生，部驳虽严，万难增补。伏乞俯察丁足银缺之由，及不能增征之势。恩赐题达，均荷洪慈。

邑令观风季考

邑令观风季考，近日久无是事。予少时见邑侯金公秉祚、杨公熥犹屡行之，今阅陈湘潭《淮海文略》，有《季考牒学文》，录之足觇沧洲治淮不同俗吏也：本县校课文武生童各卷，簿书之暇，逐一披阅，或濯濯如三春柳，涓洁清新；或苍苍如百尺松，离奇曲折；或自成矜贵，逢宝玉于丰年；或独著清真，擢嘉禾于俭岁。纷披藻采，洵足神怡；罗列珍奇，良难指数。本县细加衡校，谬定品评，除经发案晓示奖赏外，合牒贵学照牒移事理，传集诸生，于本月望日，齐赴衙斋，共为赏析。将阅过各卷，面相论定，非敢分甲乙之次第，即以卜午未之联登。务各惠临，毋辜跂望。

徐积祠

徐节孝祠凡数处，自宋迄今，兴废不一，惟县治东一祠存耳。考始建祠者为宋守苗仲渊，与赵康州祠相邻，俱迤县治之东。所传世惟

忠与孝，训俗知所止一诗是也，后遂并呼为忠孝祠。郡城东观风门外二三里许，有先生考妣及先生之墓，后人即墓所建祠，明代屡修不废。潘熙台先生诗："出郭晨未启，下车瞻耿光。"指此祠也。万历中，曹于汴司李淮安，增高其墓，行祭于祠。又以先生故居在县治东，复即其地建祠。自城中祠成，而墓祠渐圮，今治东之祠，未知即宋守苗公所建之旧基否。但旧与康州并祀，今与陆丞相并祀，岂以康州移祀文节，配食张右史，故此以丞相配节孝欤？又按淮旧有忠孝书院，在东门外，巡按御史毁尼寺，为之祀徐、陆二公于中。见胡侍郎忠孝书院碑记，今亦不可考矣。吾淮在宋之季年，遭兵燹最酷，数百里内，几无鸡犬。嘉定以后，朝廷不复遣将，改楚州为淮安军，但羁縻之而已。故宋时世族，竟无孑遗，迄今宋人之有后于淮者，惟节孝先生及张孝忠正纲二家而已。甚矣忠孝之泽绵也！

引元兵渡河者

元世祖收江南，渡黄河无舟，夜梦一老曰："汝要渡河随我来。"引之去，指曰："此处可渡。"遂以物记其岸。及明至其处，旁有一人曰："此处可渡。"触梦中语。世祖曰："你可先往。"其人先行，大军从之，果获渡。既平定，欲赏其功，老人曰："我富贵皆不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养之。见元杨瑀《山居新话》。瑀字元城。

旃檀佛像

旃檀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贞观间，自江左至淮，至宋太祖乾德间，复往江南。盖终唐之世，皆在淮矣。按释迦如来初为太子，诞七日，母摩耶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天，

为母说法。优阗国王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目犍连尊者以神力摄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谛观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间，王率臣庶自往迎。此像忽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佛为摩顶受偈曰：我灭度千年，汝从震旦利人天。由是飞历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一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复至江左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还燕京内殿五十四年。燕宫火，迎还圣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迁于万安寺一百四十余年，其后复居庆寿寺一百二十余年。至嘉靖戊戌，庆寿寺灾，奉迎于鹫峰寺。至我朝康熙癸卯，迎入大内，距优阗王造像之日，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卯，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凡二千七百九十二年。淮城西北隅龙兴寺，建于晋大兴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敦煌塔，一云尊圣，盖即供养佛像之地。《传灯录》载释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周书纪异》则云昭王二十二年释氏生，金履详因之修入《通鉴》，至今乃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

龙兴寺

岁壬午，扬州榷使重修天宁寺，增置殿宇，嫌其佛金身藐小。时龙兴寺已成瓦砾，佛皆露处，僧某私以铜像三尊鬻三千金，商人择日来迎。同学诸子闻之，走告漕帅杨畹兰先生，先生大笑，即草一札与普鹾使云：“建庙以妥佛也，今令其舍数千年之旧居，而寄托于他氏之舍，恐非佛之所乐。且新佛占其上座，将置故佛于何地？买佛之名既不可居，供佛之诚亦不可阻，莫若移此金于淮郡，重修龙兴寺，以妥佛灵，功莫大焉。”普深以为然，即日送三千金来。于是吾乡好义之士，复益以三千余金，而庙貌重新矣。

龙兴寺之今昔

郭家池即放生池，又作王家池，在龙兴寺后，唐时极盛。渭南诗："城碍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仿佛似之，然不可考矣。以予所闻于前辈父老之言，国初时，龙兴寺中屋宇尚有千余间，环水皆廊，北接放生池大悲阁。每腊后至王正，庙内外列肆栉比，门摊席舍无尺寸隙地，货物山积，百戏具陈，端午竞渡亦然。而沿池四面，竹篱花圃，酒楼歌馆，竟夕笙歌不辍。厥后日就颓倾，竟至寸瓦无有。予于乾隆乙丑始归里门，壬申移居于城西北隅，相距尺咫。每当夕阳在衣，人影落水，徘徊荆棘瓦砾之中，惟见三金身高耸十数丈，卓立云表，各踞坐一石磴上，头顶一箬叶斗笠，围遮半面，束麻结缨缚于佛项，自肩臂以下，则任风吹雨淋矣。石磴下有群豕窟处，予与紫坪暇即往游，十日凡五六至，至则持鞭追豚以为笑乐。三冬湖冻冰坚，每与胡宾南于高兄弟以瓦片击冰为飞堕之戏，忽忽将二十余年矣。阎古古《游放生池》诗云："缘市灯摇千屋影，隔溪香静百花樊。"彼时犹及其盛也。刘水心《过放生池》诗云："僧窗曲曲临池启，官树行行倚郭栽。"今皆无有。

盘古

《路史》："天地之初有浑敦氏者出为之治。"注云："即盘古。"又云："按地理坤鉴，龙首人身，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庙祀云云。"予阅郡邑志，皆未详庙址何处。旧城南门内有三皇庙，亦不记其所祀何人。按《帝王五运历年记道经》云：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溢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

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其下品者名为苍头，今人自名称黑头虫也。或谓裸虫，盖盘古之后，三皇之前，皆裸形焉。

程咬金墩

城东紫霄宫前高阜，俗传为程咬金墩，或为咬金坟在其下。按《唐书》咬金名知节，为峻州刺史，卒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安得坟于淮耶？《旧志》载宋绍兴十年，韩蕲王筑城，掘地深丈许，见有棺，得埋铭云：唐程智节墓。又云遇韩则破，其信然耶否耶？予闻康熙末年，城东杨氏住水巷口，因治屋掘地，得一小石碑，长尺余，有字云："□□宫。"旁一行云："臣程智节奉敕监造。"字画类颜、柳。此石尚存杨氏家，文学杨存愚为予言之。意知节盖曾有事于淮，宫外即墩，后人或指其登临凭眺之处而名之耳。墩坟音相近，久而沿讹，遂造为蕲王事以实之。

吕洞宾诗

宋叶少蕴著《避暑录话》，载楚州紫极宫有一小轩，人未尝入，一日忽见壁上题诗云："宫门闲一入，独凭栏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为吕洞宾。予见其字亦无异处，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者，刮其黑饮之皆愈。此极宫即紫霄旧名，邑志所载吕诗，系七律一篇，与此异。

淮塞

《旧志》云：运河水当明初由旧城西南入许家闸，绕南门东门至北门，又绕新城南门东门至北门，故两城皆利。自嘉靖间，漕臣惧倭，乃筑联城，于是许家闸渐废，水不绕城，局势变而益坏，后人开兴文闸，引水入宝带河，所以救其失也。旧城筑于晋时，宋、金交争，此为重镇，守臣陈敏曹所筑。北使至此，见雉堞坚新，号为银铸城。宋人称淮上曰淮塞。

三保太监铁锚

《七修类稿》载：淮安清江浦厂中草园地上，有铁锚数个，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不知何年物。相传永乐间，三保太监下海所造，雨淋日炙，无点发之锈，望之如银铸光泽。予壬申在张湾城角，亦见数具，长皆丈余。

甘罗城

甘罗城在河口，其地多古钱，土人往往掘得。世称甘罗十二相秦，《国策》、《史记》皆未之载，仅见贾公彦《仪礼》丧服传疏，亦不详所自。或谓甘茂之误，郡邑志皆考据未详。

山阳旧治

《宋史·地里志》：楚州淮阴县，嘉定七年徙治八里庄，今之旧城是已。《路史·国名纪》：汉宣帝子封山阳王，在东海郡。今无山阳王遗址，而转奉后主为山阳公。焚香赛会，作上公之装，胡为者也。

文通塔

文通塔在城西北隅，一名敦煌塔。顺治年间，有海鹳数群巢其颠，后有弋者，遂避去。康熙初，复来巢，和鸣如前，马西樵居相近也，感赋云："仰面看鸣和，依稀对故人。栖难天路近，情实汝曹亲。傍垤曾无故，将雏别有因。那如邻院鹤，终日苦笼身。"

况钟

明永乐时，朝鼓敝，欲更换，礼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师，诸胥措词不成语。时况钟方在部，易之曰："紧绷密钉，晴雨同声。"众称善。相传钟为礼部郎中时。

无支祁

无支祁复见事，小说家记载不一，泗洲士人尤言之凿凿，而罗泌谓永泰初李汤知山阳时事。按《路史》：《集仙录》云："云华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将授灵宝之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馘邪检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宝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导波决川，奠五岳，别九州。天锡元圭，以为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词》乃益稷之字；云华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从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得《古岳渎经》第八卷，奇字蠹毁不能解。其后周焦君详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迅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百灵搜，命夔龙桐柏等于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濛氏、漳商氏、兜氏、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

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猱，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趠，疾利倏忽，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田，乌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丛绕者以千数。庚辰持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之淮阴龟山之足，俾淮水永安。庚辰之后，皆图此形，免淮涛风水之难，而释氏乃以为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观音大士应化，于过去阿僧祇劫值如来三慧门入道，以音声而为佛事，现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蒋之奇所传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汤知山阳，物尝出焉。详予《福地记》。”又《山海经》云：“水兽好为云雨，禹锁之军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张太尉祠

宋时，汴京城外东南隅有张太尉祠，至元丰中，光献太皇太后祈请有应，加封为嘉应侯。京东州郡，处处有祠，颇著灵异。按《汴京遗迹志》载侯姓张氏，淮阴人，称为张舍人。死而为神，隶于东岳，主幽冥死生之事。汴京以东皆祀之，号张太尉祠。惜不载其名字，不知为何代人。

李三才

李修吾三才性豪迈，督漕时，李霖寰化龙督河济宁，同里同年，修吾以霖寰性俭啬，欲调之。遣官致书币，附百金，托市油胭脂供妾媵用，盖济产也。霖寰语使云：“汝主后房人众，些须不足供，今加买百金作答。”修吾发书，笑而置之，油胭脂竟积而无用。

金龙四大王

淮之清江浦金龙四大王庙，碑称姓谢氏，兄弟四人，纪、纲、统、绪皆宋会稽处士。绪最少。初为诸生，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日夜痛哭，阴结义士图恢复。知不可为，遂赴水死。题诗于石曰："立志平生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凭谁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问曰："公志决矣，他日以何为验？"绪曰："黄河水逆流，是吾报仇日也。"后明太祖与蛮子海牙战于吕梁，不利，忽见云中有天将挥戈，驱河逆流，元兵大败。帝夜祷问其姓名，梦儒生素服前谒曰："臣谢绪也，宋祚移，沉渊死。上帝怜我忠，命为河伯。今助真人破敌，吾愿毕矣！"次日封为金龙四大王，以绪尝居金龙山，殁又葬于其地故也。此《施愚山集》所载，较详于他编也。

陈造击球序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有《楚州秋击球序》，读之，想见尔时扰攘情形。《旧志》未载，予于馆局中见之，附录于此：岁乙卯重九，山阳帅熊侯景瞻，率郡戍将佐击球于筹边堂之北，以修戏马故事，予与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风柔，纤尘不惊。千蹄赴场，合沓崩腾。兟兟䮂䮂，槛槛如也。乍整乍乱，倏合骤离。如林而驰，如山而蜚。如蛟螭超腾，翻倒烟云而下上。飞星流珠，奔迸明灭，拿攫搏掇，有未得而忿郁㵎屃也。马事已，角抵刀槊，凡武力士遍阅其技，而罚且赏，以歧能否。少焉，命醼割鲜，交谈互笑，欢哗杂袭，然无非贾勇报上，及时赴功之计。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劳寓于戏，虽懦也乐。张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无可弃之才，此其众勇怯能否信不齐，振厉用之，无不可者。吾老矣，顾今兵革未息，天将悔祸，一旦有事中州，整暇以前，无扞格几微，而集不当，计未然乎？懦可

作，勇可习。吾日惟此，且从事此，不独今日是心如是。子必吾信。”予曰：“国家失中原逾六十年，古称三十年为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复循环然。夫士不素练不可应，卒不淬砺，将惰且偷。今之可投之机，无智愚皆知之，庙堂犹须之，岂恝然哉？后之发，先之至，兵之神算脱兔，自如处女，机不可露。使边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擐甲执兵之士听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长矣，旅力未衰，颐授豪雄，不有余乎？昔者廉颇、马援、赵充国，盖不以其老而辞君之事，况遗矢之谤，谯谯者束喙久矣。而马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见图凌烟之形，以继方虎，吾将长裾款侯，道今日语，且作为歌诗以踵贺客后，不已快乎？”侯颔而笑，乃退而为之序。

淮地用兵之路

唐荆川谓庙湾剿贼有两路：一从宝应拖船过坝，水路自清沟喻口进攻，则兵便而馈饷捷；一路从淮安至马逻陆路进攻，则兵势迂而馈饷难。此据当日形势而言，四百年来，河道变迁，支港多而不深，大船难行，不得专靠水战也。范文正筑堤捍海，堤名汤潮岸，又名当潮岸，今皆称范公堤。东南起吕四场，西北抵姚家场，三四百里皆可为陆兵长驱之地。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起。凡二十余年。

秃鹫捕蝗

元大德三年，淮安蝗虫为害，忽有秃鹫千余，恬不惧人，以翅打落蝗，争食之。既饱复吐而再食，遂不为灾。于是中书省奏请禁捕秃鹫，著于令，载之《至正条格》云。

雉入淮水为蜃

雉入大水为蜃。大水，淮水也。晋语曰：雉入于淮水为蜃。

蒋用文

蒋用文，淮之儒医，永乐间以戴元荐，为御医，历院判。仁宗在青宫，甚眷之。年老，卒于京，加院使，谥恭毅，命中使护丧归淮。以杂流而得佳谥，诚为荣遇，然未免滥矣。

补遗辑自十二卷本。所注卷数即十二卷本卷数。

让中堂先作故人

陈桂林文恭宏谋，黄阁雍容，执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剧，文端往视曰："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故人。"文恭拱手曰："还让中堂。"盖习于㧑谦，初不觉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骑箕。文恭欲回京一恸，家人力阻，行至韩庄而薨。（卷四）

轩辕诰

山左轩辕诰：以举人作教谕，将升某府教授。中己未会元，殿试改庶常。散馆归班，选知县，改教选。其初升之缺，一片青毡，依然如旧。二十年如一梦云。（卷四）

狐弄愚人

某司成素有和峤之癖，有余钱辄籍而贮之箱，岁久积箱十余。会当移居，闻某屋甚廉，遂僦之。月余，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钱于地，日可数千。司成大悦，以为神赐。性素悭，至时顿改旧习，鲜衣

美食，饰车马，宴宾客，人多讶之。一载狐徙，不复得钱，而习奢既久，不能更俭，始取旧籍者用之，开箧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卷四）

异鸟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暮，游凤凰山，访宋御教场故址，忽见一异鸟大如鸽，头赤尾青，两目炯炯如金碧光，翱翔丛薄下，宛转鸣嗷，竟日始去。问之土人，皆所未见，即博物家莫之识也。赋诗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东风恋落花。漂泊一枝栖未稳，上林新宿几群鸦。"（卷四）

金华将军

杭州有金华将军者，盖青蛙二字之讹，其物极类蛙，但三足耳。其见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盘踞其旁，初不饮啖，而其皮壳由青而黄而赤。祀者曰："将军受享既醉矣。"遂以盘送诸涌金门外金华太保庙中，指顾间顿失所往，其家数日内必有所获。上虞赵金简司铎杭州，己卯秋，金华将军降于庭树，紫坪谓曰："先生当邀恩加俸矣。"已而无验。十数日后文庙丁祭，向例自制抚以逮厅县，与在籍诸荐绅，皆当归胙。祭牲每不敷，广文则市脯以益之。是岁所用独廉，余豕首二，肉二十余斤。紫坪笑曰："斯岂金华之应欤？"（卷四）

三梦

天台齐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梦，每梦则必有异应。乡举时游于忠肃庙，倦憩于廊，见若隶役者执刺相迓入中庭，忠肃出位揖之，先生因请曰："公在景泰时，专听独任，千载一时，而易储之事默不谏，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没几数百载，微子问，余固将有说。子他日第详检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迹耳。"言讫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纲目》，英、景两朝实任纂述，先生因请开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储》十论，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书房时，一日面忽发赤，如中酒状。其夜梦游天台，与司马道士谈玄甚久，寤后不知所谓。越三日暮出禁门，马逸不止，颠焉，脑髓竟出，赖蒙古某治之，两月余始活。既思梦中遇承祯之地，乃坠马坡焉。一丁丑春将赴杭，渡钱塘之夕，梦至天竺，观音大士遣侍者乞题柱联，遂口占二语以应，醒后录存。既至万松岭，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剧，家人祷于天竺，始得生。今将往祭，诸物备矣，独缺联句，愿得先生之笔以为重。先生随取所录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惊悟，从此称先生为老佛云。先生瞳人极小，能远视，与紫坪登山，见江船叶许大。先生辨舟中几人，服某某色，杯斝壶觞之属，历历可数。下山至泊所，则舟甚大，所视皆不爽。先生清晨望云，能寻其根，云仿佛如丝系于山，随所寻挖之，得云根石，多花草鸟篆形。尤异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汇印一册，为赋《天然图书歌》以志之。（卷四）

异人

己卯，紫坪客杭，晤龙泉连学博，年已九十矣。应秋试，精神不衰，其须发行步，如五十许人，甚讶之，遂询其故。谓某四十余，读书天鲤山中，授徒六七人，茅屋三间，孤寄深箐荒村。谷去人家甚远，一日徘徊檐际，闻风声肃然，一道士葛帔麻屦，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类野殍。初见殊惊，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吴，字妙应，宋元丰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余岁。遇异人授以神仙之术，服食有验，

特不能飞升耳。入山之后，于世事一无所闻，以子有宿缘，故来相会，幸勿惧也。问今为何代，去宋凡易几姓，因言熙丰间败政，有史事所未备者。其言词清畅，吐纳风雅，盖亦当世名士。嗣后或数日一来，或月余再至，来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习《易》，以所业请正，吴随问发议，悬解妙谛，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图一纸以示曰："学《易》者不可不知此，尧夫止得其粗耳。"后一年忽辞去，曰："请从此别，不可复见矣。"自此遂不复至。而连自遇吴后，觉神气异昔。体素弱，终年扰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而已作皺缬纹，至是病良已，容颜光泽，今阅五十年，未尝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说，多荒唐不经，莫可考信。今连自述其见如此，而紫坪又亲见连如此，则安能云必无哉！紫坪为赋《天鲤山行》，以纪其事。（卷四）

鹿尾

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不足为比。然自唐已贵之，陈子昂《麈尾赋》云："卒网罗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羞，厕君金盘之实。"若六朝则以麈尾为谈柄耳，未闻充盘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诗》，亦以鹿尾驼蹄作对。（卷四）

三刺

拜前辈用三刺。《三国志》：凌统入里门，谒长史，怀三版，恭敬尽礼，其三刺之滥觞乎？（卷六）

慈仁寺

明宪宗建慈仁寺，为母后祝厘，颁名画百二十轴，皆天堂地狱变相。大毗卢阁高三十六级，长廊四周，城市郊园，历历可睹。仰瞻宫阙，如傍云霄；俯眺西山，俨入襟袖。殿前双松，当时已称数百年物。东一株高四丈余，偃盖三层，涛声满天；西一株仅二丈余，低枝横荫数亩，鳞皴爪攫，以数红架承之。阮亭作《双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数十席。出总圣门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干数围，亦元时物。阁后有窑变观音，高尺许，宝冠绿帔，相极慈悲。寺前后为七层，今毗卢阁改为平殿三间，双松竟舆入木厂，海棠院今废为染衣之所，惟窑变观音尚存，仰荷睿藻题咏。珠龛宝座，装饰精严，游人瞻玩，辄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游，陈绚桥、张怀月、严冬友皆有诗，予亦有句云："联镳出访慈仁寺，一带荒畦种野蔬。髯叟久经悲火化，金仙闻已罢楼居。珠龛白定瞻相慈，翠竹黄花绕佛庐。怪底绛裙曳环佩，海棠月冷听经鱼。"（卷八）

王跋

记年十三四时，于市上得《茶余客话》，篝灯读之，两夕而竟，鳃鳃然以为未足也。比修郡志，征遗集，程丈仲材适缮是稿，云系足本。尔时即欲快睹，缘以私乘入公局，未由绀览。去秋司寇裔孙铁庵先生，慨然见假，始知原卷二十二，湖州戴菔塘选十二卷为单行本。松江吴泉之刻入《艺海珠尘》，颠倒先后，尤改旧观。窃思乡先生留心掌故，毅然著述，若侈意去取，殊负苦心，因照稿誊写，不遗只字；即经其从子定甫先生点订者，亦逐一改正，以识庐山面目。而予廿年前尝鼎一脔，今始朵颐属餍，文字之缘殆真如大雄氏言有前因后果在耶？光绪戊子春二月，南清河后学王锡祺寿蕔甫谨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檐曝杂记
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总目录

檐曝杂记
秦淮画舫录
返回总目录

檐曝杂记

[清] 赵翼　撰

曹光甫　校点

校点说明

赵翼（1727—1814），字云崧（或作耘菘、耘崧、云松），号瓯北，晚因目半昧、耳半聋、喉音半哑而自号“三半老人”。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今武进）人，故居在戴溪桥。清中期著名史学家、诗人。早岁家境贫困，乾隆十四年（1749）起入京谋生谋官，中举中进士，曾职内阁中书、军机中书、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先后四度扈从清高宗秋狝木兰，四次被钦点为顺天乡试、武乡试、会试主考或同考官。对皇家礼仪、朝章国典、枢府变迁、政要人事等均相当谙熟。乾隆三十一年（1766）起外放，历任广西镇安、广东广州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还曾赴云南参与擘画征讨缅甸之役。外任凡七年，于两粤及黔、滇阅历丰富。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十六岁的赵翼急流勇退，回乡以读书著述自娱。一生著述宏富，不下十余种，大都刊入《瓯北全集》中。

《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系作者生平零散笔记、杂录的结集。前四卷结撰严谨，大致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京与京外任职生涯。赵翼颇自负，又不甚得志，所以笔端时露感慨之情，有以记述亲身经历闻见为经，揄扬本人才学吏绩为纬的特点。如卷二《辛巳殿试》对自己试卷出众稳获状元而忽被清高宗一语而易为一甲三名的探花就深有微词。其所记朝廷掌故中，以卷一军机处的形成及军机大臣的活动等数则最具史料价值，可见封建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其他记载，大抵以稀见罕闻或奇异壮观为特色。如乾隆皇太后六十寿诞京城盛大庆典，乾隆帝万寿节在热河行宫演大戏，圆明园元宵夜瑰丽烟火，都规模空前，繁华无比。又如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奇特风俗，湍流险滩、冲天瀑布、莽莽树海、珍珠温泉、巨大榕树等险怪壮景，面木、酒树、鸡血藤、山羊、石羊、蛤蚧等土仪特产，在在使人目不暇接。再如西洋钟表、千里镜、乐器、海船的珍异精巧以及西洋黑人、白人的

生活情景等，使人眼界顿阔。作者描述时文笔生动、形象逼真，如粤西滩峡之险："满江如沸，有数千百旋涡。"镇安府树海之奇："每风来万叶皆贴，如山之鳞甲，全身皆动。"均使人如历其境。作者在记述描写同时还常予评论，如清高宗每年木兰巡狩，"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对西洋钟表等制器绝技则云："西洋远在十万里之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都是精辟之论。后二卷及续卷内容较杂，多为读书笔记及摘抄，间或考证史事，其中抄有许多谜语、俗语和中医药方，且多重见叠出，露出未能惨淡经营而仓促付梓痕迹。《文献征存录·赵翼传》称《檐曝杂记》"体例稍杂，未为善本"，若专指后半部而言，不无道理。

赵翼各种著作均请人作序或自识，作者嘉庆十七年（1812）八十六岁时所刊五十三卷《瓯北集》也不例外。唯独《檐曝杂记》无序跋自识，且部分内容凌乱而未加删汰整理，不类赵氏本人出书风格。由此推断此书或系于赵翼身殁不久，由其子裒集而汇刊入《瓯北全集》。

此次点校，以乾隆嘉庆湛贻堂藏版刊《瓯北全集》本为底本，参考光绪三年（1877）寿考堂刊本，纠正补充若干错漏字。避讳字则径改。少数民族称呼一律改用今通行文字。书前原无标目，今据正文补编目录置前，正文原无标题者仍付阙如。点校疏误处，敬请读者指正。

目录

檐曝杂记
校点说明
卷一
军机处
廷寄
军机大臣同进见
军机不与外臣交接
军机撰拟之速
军机直舍
圣躬勤政
圣学一
圣学二
圣射
皇子读书
皇子善射
庆典
大戏
烟火
木兰杀虎
跳驼撩脚杂戏
蒙古诈马戏
犬毙虎
鹰兔
木兰物产
蒙古食酪
蒙古尊奉喇嘛

黄教　红教
达瓦齐
黑水营之围
俄罗斯
茶叶　大黄
回人绳技
卷二
杭应龙先生
汪文端公
傅文忠公爱才
观总宪爱才
大臣身后邀恩之例
辛巳殿试
殿试送卷头
武闱
汪刘二公文学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尹文端公肃清江南漕政
程文恭公遭遇
两中鼎魁
相宅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兼管部务
军需各数
京官趋势吊丧
钟表
西洋千里镜及乐器
梨园色艺
京师偷拐之技
狐祟

洪经略行状
李太虚戏本
徐健庵
高士奇
王云锦
卷三
粤西滩峡
镇安民俗
镇安水土
镇安多虎
独秀山黑猿
树海
肉桂
面木　酒树
三七　鸡血藤
山羊　石羊
蛤蚧
阴桫
边郡风俗
西南土音相通
缅甸之役
云南天气之暖
人变虎
象
碎蛇　缅铃
安宁州温泉
永昌府珍珠泉
响水塘瀑布
宝石　碧霞洗
乩仙

镇安仓谷田照二事
榕巢
卷四
广东珠价
广东蜑船
茭塘海盗
粤东沙田
西洋船
诸番
骡马与人性相通
三界庙
黔粤人民
黔中倮俗
土例
滇黔民俗
苗倮陋俗
仕途丰啬顿异
湖南祝由科
肩舆牵缆
缅甸安南出银
云南铁索桥
榕树　黄果树
甘肃少水
虾蟆衔雹
甘省陋俗
逆回之乱
洛阳桥
闽俗好勇
井水灌田
断水御海寇

河底古木灰
卷五
僭删朱子中庸首节章句
题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
河套
假印大案
海盗来降
卷六
高名衡
骆养性
王承恩
张家玉
汤若望　南怀仁
牛金星
洛阳伽蓝记
庚申外史
绥寇纪略
冒赈大案
银杏树
头有肉角
八仙
晏公庙
大和尚
招安梁山泺榜文
烂眼边单方
神效洗眼方
桑叶洗眼方
檐曝杂记续
钦赏三品职衔准重赴鹿鸣宴谢折
跋吴氏三老图

老境
妖民吸精髓
书史印曾死孝事
书刘慕陔绵州救难民事
西山煤煤本屋尘。其产于山而可供爨者曰石炭，今概以煤称之。
返回总目录

卷一

军机处

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也。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傲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直庐初仅板屋数间，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拟旨犹军机大臣之事。先是，世宗宪皇帝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国书则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马班公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公延泰，皆任属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恒领揆席，满司员欲藉为见才营进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过短幅片纸，后则无一非司员所拟矣。文端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自己出，嫌于揽持，乃亦听司员代拟。相沿日久，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虽上亦知司员所为。其司员亦不必皆由内阁入，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进焉，而员数且数倍于昔。此军机前后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纳诏命，魏以来皆属中书，故六朝时中书令极贵，必以重臣为之。而中书令官尊，不常亲奏事，多令中书舍人入奏，于是中书舍人亦最为权要地。唐初犹然，高宗时始分其职于北门学士，玄宗时又移于翰林学士，于是中书门下之权稍轻。迨唐中叶以后，宦者操国柄，设为枢密使之职，生杀予夺皆由此出，而

学士及中书俱承其下流。是以枢密一官，极为权要。昭宗时大诛宦官，宫中无复奄寺，始命蒋玄晖为之，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竞羡，故宣徽使孔循欲得其处，辄谮玄晖于朱全忠而杀之。朱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复名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以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乃废此职，归其印于中书，而枢密院学士亦废。出帝时，桑维翰复之，再为枢密使。周世宗时，王朴为之。是五代时之枢密院，即六朝之中书；其于唐，则国初之中书、中叶之学士、末季之枢密，合而为一者也。至宋、金则枢密使专掌兵事，与宰相分职，当时谓之两府，而他机务不与焉。元时，军国事皆归中书省。明太祖诛胡惟庸后，废中书省不设，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权尽归宸断。然一日万机，登记撰录不能不设官掌其事，故永乐中遂有内阁之设。批答本章，撰拟谕旨，渐复中书省之旧。其后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命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于是宫内有所谓秉笔太监者，其权遂在内阁之上，与唐之枢密院无异矣。本朝则宦寺不得与政。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康熙中，虽有南书房拟旨之例，而机事仍属内阁。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按五代、宋、金枢密院皆有学士供草制，今军机司员，亦犹是时之枢密院学士。

廷寄

军机处有廷寄谕旨，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

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为前代所未有。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间始，其格式乃张文和所奏定也。军机印存大内，需用则请出，用毕即缴进。自用兵以来，军报旁午，日或数起，难于屡请屡缴，故每请印出，则钤就封函数百，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函无专员收掌，不免狼籍遗失，宜专派一员登记月日数目，庶更为慎重。

军机大臣同进见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確，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军机不与外臣交接

往时军机大臣罕有与督抚外吏相接者。前辈尝言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讷公亲当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

者。余入军机已不及见二公，时傅文忠为首揆，颇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门，督抚皆平交，不恃为奥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书牍多为作答，见湖抚陈文恭伴函不过僮锦二端；闽抚潘敏惠公，同年也，馈节亦不过葛纱而已。至军机司员，更莫有过而问者。闽督杨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币毳数事，值三十余金。顾北墅云入直诧为异事，谓生平未尝见此重馈也。王漱田日杏所识外吏稍多，扈从南巡，途次间有赠遗，归装剩百金，过端午节充然有余，辄沾沾夸于同列，是时风气如此。

军机非特不与外吏接也，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余初入时，见前辈马少京兆璟尝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阶前，辄拒之曰："此机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与部院官交语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词云。

军机撰拟之速

军机撰述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旨亦随撰随进。或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圣驾中途小憩者，国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猝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于晷刻，究不能曲尽事理，每烦御笔改定云。

军机直舍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司员同直，则余已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宫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裀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欹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

圣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圣学一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

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圣学二

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从木兰时，读御制《雨猎》诗，有“著制”二字，一时不知所出。后始悟《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篇，“衣制杖戈”注云：“制，雨衣也。”又用兵时，谕旨有朱笔增出“埋根首进”四字，亦不解所谓。后偶阅《后汉书·马融传》中，始得之，谓决计进兵也。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

圣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

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己巳岁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钱东麓汝诚叹为异事，作《圣射记》进呈。不知圣艺优娴，每射皆如此，不足为异也。

皇子读书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庭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宫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大喜，谕令再中一矢，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

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童年娴射已是异事，而此种机警在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畀也。

庆典

皇太后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届六十慈寿，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盻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时街衢惟听妇女乘舆，士民则骑而过，否则步行。绣毂雕鞍，填溢终日。余凡两游焉。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亲身见之，岂非厚幸哉！京师长至月已多风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日至二十五日，无一阵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谓非天心协应，助此庆会乎？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上亲骑而导，金根所过，纤尘不兴。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皇太后见景色巨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后皇太后八十万寿，皇上八十万寿，闻京师巨

典，繁盛均不减辛未，而余已出京不及见矣。

大戏

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余尝于热河行宫见之。上秋狝至热河，蒙古诸王皆觐。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

烟火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烟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鞲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

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

木兰杀虎

上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初出塞过青石梁，至地名两间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枪人例须进一二虎，其职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从木兰。一日停围，上赐宴蒙古诸王。方演剧而蒙古两王相耳语，上瞥见，趣问之。两王奏云：“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蒙古王随驾另驻营，在大营数里外。上立命止乐，骑而出。侍卫仓猝随。虎枪人闻之，疾驰始及，探得虎窝，仅两小虎在。上命一侍卫取以来。方举手，小虎忽作势，侍卫稍陕输，上立褫其翎顶。适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卫翎顶予之。其时虎父已远，惟虎母恋其子，犹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之，历重巘，腾绝涧，上勒马待至日将酉，始得虎归。虎枪人被伤者三人，一最重，赏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其二人各银百两。虎已死，用橐驼负而归，列于幔城。自头至尻长八九尺，毛已浅红色，蹄粗至三四围，盖虎中之最大者。

跳驼撩脚杂戏

未至木兰之前，途次每到行宫，上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

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亦谓之撩脚，本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布七八层密缝之，使坚韧不可碎。初则两两作势，各欲俟隙取胜；继则互相扭结，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既仆则敛手退，胜者跪饮一卮而去。

蒙古诈马戏

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上至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诸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围，质明趋事，其王公侍上左右，听指挥惟谨。十余围后，必诹日进宴，上亲临之。是日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随驾之王公大臣。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御前人，而诈马乃其长技也。其法驱生驹之未羁靮者千百群，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驹方惊，而持竿者已绳系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弗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骚骑者夹以两足，终不下，须臾已络首而驹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若间岁一出，则其入觐须八年矣。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犬毙虎

虎食犬，常也，独围场中犬能毙虎。其犬锐喙高足，身细而长，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卫逐虎不能及，则嗾犬突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啮其后足，虎挣而脱；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挣；两挣之间，一犬从后直啮其颔，而虎倒矣。然犬恃人为威，非有人嗾之不敢也。

鹰兔

鹰窠中往往有兔，即鹰所生也。其走能与鹰之飞同捷。凡鹰见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则仰而簇四足于腹，俟鹰至劈而开之，则鹰为所裂矣。

木兰物产

木兰在热河东北三百余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边诸蒙古献出，以供圣祖秋狝。今每岁行围，大约至巴颜沟即转而南，不复北矣。“巴颜”，蒙古语，谓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兴安岭稍有树。全惕庄为热河总管，尝奉旨采木于木兰，谓余云：“巴颜沟之北多大木，伐之，从羊肠河流出。热河宫殿材皆取给于此。”有落叶松，盖气益寒则松叶亦落矣。木兰出麻菇最佳。每秋狝驻营后，土益肥，故所产尤美。俗呼“银盘麻菇”，取其形似，非也。盖“营盘”之讹为“银盘”耳。地有鼠，土疏而坟。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辄高起如冢。余初入木兰，见遍地皆冢，疑此中无人居，何得有此。后在戎帐中，日将暮，坐褥前尺许地渐坟起，诧为异事。袁愚谷谓：“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视，则高尺许如冢矣。然后知向所

见皆鼠宅也。野鸡味最鲜。初在草中，为人马所惊辄飞起。然飞只在两山间，不能越山而过。力竭则扑而下，入草中尚能冲十余丈，过此则以首伏丛薄，不见人，即自以为人不见矣。俯而拾之，尚活。数十钱即买得，故可煮汤以待鸡之至也。凡水陆之味，无有过此者。土人云，木兰中多榛松子，野鸡食之，故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刲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即僧也。非特近边诸部落也，凡喀尔喀、准噶尔及土鲁番、青海、西番、西藏等处，无不虔奉恐后。喇嘛之首号胡土克图，犹内地所称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达赖喇嘛为大宗，谓之活佛，相传即如来后身，世世轮回者。将死，则自言托生处，其弟子如期往，奉以归，谓之“瑚毕勒罕”。至十六岁始放参，则又为达赖喇嘛。其实伪也。喇嘛死，弟子号谛巴者，访某家生子，辄托言喇嘛后身而迎以归。幼即教以经典。至放参后，有来谒者，谛巴先为述其家世，令喇嘛见之，一二语道著，辄共惊为前喇嘛转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远，西北各部不能往参，则各有胡土克图掌佛教于国

中。大者，其王亦执礼惟谨；小亦各严重于一方。每胡土克图出行，无不膜拜道旁，以金宝戴于首献之。但得其一摩顶，便以为有福，欢喜无量。并不必胡土克图也，即凡为喇嘛者，诸番亦无不尊奉之。所至让穹庐与居，宰羊马，奉酮酪。夜则妻妾子女惟所欲，谓之供养，惟恐不得当。其俗然也。虽愚而可悯，然千百年来习尚如是，故国家于西北诸部，亦因其俗而加礼于胡土克图，有时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扎尔有异志，驻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诱而手刃之，其番众咸挺而为乱，达赖喇嘛出谕遂止。三十一年，喀尔喀部青滚杂卜断驿道而叛，邻部将应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怵于定边将军之言，独不从乱，遂皆戢。其明验也。是以上亦有国师，号章嘉胡土克图，住京师之栴檀寺。每元旦入朝，黄幰车所过，争以手帕铺于道，伺其轮压而过，则以为有福。其车直入东华门。盖尊宠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余尝见章嘉，颜状殊丑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经及中土大藏佛经皆能背诵，如瓶泻水。汪文端尝叩一佛事，辄答以某经某卷，检之果不爽，则其人亦未可浅量矣。

黄教　红教

喇嘛有黄教、红教之别。黄教者专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争竞。达赖喇嘛及大胡土克图皆以此重于诸部也。红教则有术，能召风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后，尝取准夷之习此术者入内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验。

达瓦齐

达瓦齐既至，行献俘礼，系白组跪阙下。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择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闹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膻气不可近。其从人亦皆厄鲁特，故膻益甚，十步外即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谨，尝扈从行围，上下马，坐茵未至，方小立，达瓦齐辄手捧落叶堆于地，请上坐。上大笑，赏银币以宠之。

黑水营之围

黑水营之围，孤军陷万里外凡三月，得全师以出，诚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将军兆惠既深入叶尔羌，贼众我寡，且马力疲不能冲杀，乃占一村寨，掘濠筑垒自守，即所谓黑水营也。所掘濠既浅，垒亦甚低，贼可步屧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贼惧我兵致死，欲以不战收全功，别筑一垒于濠外，为长围守之，如梁唐所谓夹城者，意我兵食尽，当自毙也。而营中掘得窖粟数百石，稍赖以济。贼又决水灌营，我兵泄之于下流，其水转资我汲饮。已而随处掘井皆得水。又所占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贼以鸟枪击我，其铅子着枝叶间，每砍一树辄得数升，反用以击贼。惟拒守既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掠至者，杀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啬，会除夕，明公瑞、常公钧等皆至其帐聚语，屈指军粮，过十日皆鬼录矣。某公慨然谓：“吾出肃州时有送酒肴者，所余饪饤，今尚贮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时绝粮久，皆大喜过望。既饱而去，则私相谓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觉泣下。盖自十月初旬被围，至此已将百日，无复生还望也。而上已预调兵在途，富将军、舒参赞率以进援，果毅阿公又以驼马至，遂转战而入。兆将军亦破垒

而出，两军相遇，乃振旅归。是役也，地在万里之遥，围及百日之久，不伤一人，全师而返。国家如天之福，于此可见。然向非预调索伦兵在途，将缓不及事，于此益见睿算之远到云。其年遂尽平回地。

俄罗斯

西北诸国，惟俄罗斯最大。我朝平准夷后，西北万里悉入版图。准夷西北为哈萨克，而哈萨克外皆俄罗斯地也。中国之正北出居庸关五千里，始至喀尔喀之乌里雅苏台，为边境尽处，亦与接壤。其地有一种人号乌良海，有我朝之乌良海，亦有俄罗斯之乌良海。此正北之连界处也。乾隆二十二、三年间，曾遣使来借辽东之黑龙江运粮，则其国境又与我东北之黑龙江相接也。回部之外为拔达克山，而拔达克山之外又系俄罗斯地，则其西境又包众回部矣。不宁惟是，康熙年间，我朝征大西洋国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怀仁、高慎思等由陆路来，亦假道俄罗斯，三年始至。则其国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将军西征时，闻西北有龚国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铜铸成，岂即俄罗斯耶？抑别一国耶？俄罗斯至今为我朝与国，不奉正朔，两国书问不直达宫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萨纳特，有事则两衙门行文相往来。其字又与蒙古异，内阁尝另设中书二人，专习其书文，以便文移。其印则圆如三寸盘，而油朱堆纸上厚数分，不与内地印色同也。纸亦洁白可爱。其国历代皆女主，号察罕汗。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闻近日亦易男主矣。

茶叶　大黄

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回人绳技

回人有能绳技者，与内地不同。内地走索之法，椓两竿于地，以索平系于竿，而人往来其上耳。回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绠属于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绠而上，直至木之颠。并跷一足，而仅以一足踏于绠，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绝技也。上每出行，武备院尝以其人奏技。后偶有一人坠而下者，上悯之，自此不得设。

卷二

杭应龙先生

余十余岁，颇能作时文，如明隆、万间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观其文义，谓他日不患不文，而经书尚未尽读，遂不令复作，专以读经为业。十四岁始发笔为之，辄有发挥处。十五岁先府君见背。余童呆，专弄笔墨学作诗、古文、词、赋、四六之类，沾沾自喜，而举业遂废。有杭应龙先生，与先府君交最厚，悯余孤露，谓不治举业，何以救贫。乃延余至家塾课其幼子念屺，而使长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课。二君久以举业擅名者也。余时年十八，犹厌薄不肯为。至冬，有庄位乾明经移帐于杭，课先生从子廷宣。书舍与余同一厅事，日相怂恿，始勉为之。然驰骋于诗、古文者已数年，一旦束缚为八股，转不如十四五岁时之中绳墨矣。明年补诸生，遂不得不致力。后借以取科第得官，皆应龙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书舍人以归，而先生已不及见。余有诗哭之云："我归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怜赵氏孤。"至今犹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诗、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上亦深识其老于文学。殁后，上以诗哭公，有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公之所以结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

二十三年公殁，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诗文多余属草，每经公笔削，皆惬心餍理，不能更易一字。尝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辄为指其派系所自，无一二爽。此非遍历诸家不能也。金鳌玉蝀桥新修成，桥柱须镌联句，余拟云“玉宇琼楼天尺五，方壶员峤水中央”，自以为写此处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觉生动。即此可见一斑矣。公又好奖借后进，余尝代拟东岳庙联云：“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已进御，奉朱笔圈出。公方缮书，适金桧门总宪至，谓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门人赵云崧所集句耳。”又尝代和御制《司马君实玉印》诗，中一联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称高贤。”亦非甚佳句。上命内监持示南书房诸臣，谓毕竟汪由敦所作不同，诸臣皆宜师事。盖诸臣皆说成名印，此独云“不名”，于“君实”二字较切耳。诸臣皆谀公，公又以余答，其说项如此。及公殁，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谓公所捉刀者，必好手也。及属草持去，其所击赏者未必佳，而著意结构处，转或遭窜改，于是益叹此中甘苦，固非浅人所能识。余初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遂无复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潸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爱才

傅文忠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余尝以此服公，公谓无他，但辨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醞藉，可见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余在直时最贫，一貂帽已三载，毛皆拳缩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门外小直房，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

易新帽过年。时已残腊卒岁，资正缺，五十金遂以应用。明日入直，依然旧帽也，公一笑，不复言。呜呼，此意尤可感已。

观总宪爱才

总宪观公保最爱才，余初不相识也。扈从木兰，有宫詹温君属余代和御制诗数首，温即公婿也。公与温皆扈从，公见温诗，询知为余作，即令温致殷勤。明年再扈从，公先过余邸，以捉刀诿诬。自是公应制之作，皆以相属。后余入翰林，公为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也。前辈留意人材，不遗葑菲如此。

大臣身后邀恩之例

汪文端师两子，今少司农承霈，前龙川令承霭，皆余授业弟子也。师一日忽语余："桐城张文和公先以得罪归，今既殁，上仍遵世宗遗诏，还其配享巨典，恩莫大焉。其子学士君自宜泥首阙廷奏谢。乃寄声问余应入京否，抑或循故事呈本籍巡抚代奏，毋乃不知事体。"余始知大臣身后有恤典，其子例当谢恩，而生前官禁近受眷最深者，尤当诣阙谢也。及师殁，长君郎中承沆本荫官，既扶柩归，奉恩纶葬祭如礼。岁庚辰服阕，赴京补官，而病殁于扬州，吾师身后遂无复登仕籍者。承霈以书来告，余忽忆师前语，因令其以御赐祭葬来谢，万一蒙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书趣霈来，而霭亦至。余为白于傅文忠，文忠讶其以何事来。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恩授一内阁中书，文端一脉不坠矣。文忠喜曰："此可谓善于觅题。明日即代为奏。"方是时，京师诸公卿皆以为文端既殁，其子复何所望而贸贸来

也。虽旧在门下乞馀光者，亦目笑之。次日上至瀛台，奏甫入，上即命内监高姓者出问："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见。"已而又一内监秦姓者出，传旨带领引见。及驾出，二子迎舆前，免冠叩头谢。上驻舆垂问，奏对毕，上意似不甚嘉许。因问二人履历，奏云皆监生，试而未中。上曰："汝明年可再试，试而不中，可再来。"谕毕，舆已行，文忠奏云："明年乃会试，此二子皆监生，不能入礼闱。"上命各赏一举人。理藩院尚书富公德来传旨，率二子叩谢。而文忠以余先有内阁中书之语未得遂也，又奏云："小者无所能，大者书法似其父。"上又命以前赏其长子之荫官赐霈，而赐霈举人。于是文忠来传旨，又率二子迎舆谢。一刻间凡三叩头，而霈得户部主事，转过于内阁中书矣。是日满朝大小臣工，无不感圣天子垂念旧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颂文忠之垂悯故人子弟，而并以余为有画策之能。抑知此事实因师前论张文和语而触发之，然则吾师前语其有意乎，无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计及身后者，吾师真哲人也！自余为二子创此例，后裘文达、钱文敏、王文庄诸公殁，其子皆仿此得授内阁中书云。

辛巳殿试

辛巳殿试，阅卷大臣刘文正公、刘文定公，皆军机大臣也。是科会试前，有军机行走之御史眭朝栋上一封事，请复回避卷，即唐人所谓别头试也。上意其子弟有会试者，虑已入分校应回避，故预为此奏。乃特点朝栋为同考官，而命于入闱时各自书应避之亲族，列单进呈。则眭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是岁上方南巡，启跸时曾密语刘、于二公留京主会试，疑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结交近侍例，坐以大辟。于是军机大臣及司员为一时所指摘。且隔岁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榜眼诸桐屿，皆军机中书，故蜚语上闻，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及会试榜发，而余

又以军机中书得隽，傅文忠为余危之，语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适两刘公又作阅卷大臣，虑其以避嫌摈也，乃变易书法，作欧阳率更体。两刘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将定进呈十卷，文定公虑余卷入一甲，又或启形迹之疑，且得祸，乃遍检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无累矣。及检一卷，独九圈，当以第一进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纸条，阅卷大臣各以圈点别优劣于其上。是岁阅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细验疑是余，以语文正。文正覆阅，大笑曰："赵云崧字迹虽烧灰亦可认，此必非也。"盖余初入京时曾客公第，爱其公子石庵书法，每仿之。及直军机，余以起草多不楷书，偶楷书即用石庵体，而不知余另有率更体一种也。文定则谓遍检二百七卷，无赵云崧书，则必变体矣。文正又覆阅，谓赵云崧文素跅跑不羁，亦不能如此谨严。而文定终以为疑，恐又成军机结交之局。兆将军惠时方奏凯归，亦派入阅卷，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至是兆公果用数圈法，而惟此卷独九圈，馀或八或五，遂以第一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见拙卷系江南人，第二胡豫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惺园杰则陕西籍。因召读卷大臣，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皆对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上因以王卷与翼互易焉。惺园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此固命也，然贱名亦即由此蒙主知。胪传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独挂数珠，上升座遥见之。后以问傅文忠，文忠以军机中书例带数珠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上心识之。明日谕诸大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次日又屡言之。于是乡、会试翼皆蒙钦点房考，每京察必记名，及授镇安府、赴滇从军、调广州、升贵西道，无一非奉特旨，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归田，受恩当更无限。寻以太恭人年高，乞归侍养，凡五年。丁艰又三年。在家之日已久，服阕赴补，途次又以病归，遂绝意仕进。此固福薄量小，无远到之器，亦以在任数年，经历事端，自知吏才不如人，

恐致陨越，则负恩转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荣进也。

偶阅《闽书》，载绍兴八年廷试，初以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次之。高宗召问二人："乡土何奇，辄生二卿？"黄对曰："子鱼紫菜，荔枝蛎房。"俊卿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赐俊卿第一。《瀛奎律髓》记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一丞相，一枢使，三尚书，五从官。惟公度以忤秦桧，即被论归。至桧死，召为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应显达，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预兆于几先者也。

殿试送卷头

殿试前，有才之士例须奔竞，以所拟对策首二十余行先缮写送诸公之门。卷内有当切题处，固不能预拟，而颂圣数语，则不拘何题，皆可通用也，谓之送卷头。延揽者即以是默识之，然亦须视阅卷大臣之为人。当两刘公主裁数科，则营进者转或被摈。辛巳科，余固虑及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进士褚筠心及余门人董东亭潮，本一榜中巨擘，诗文楷法，抡魁有余。东亭惟恐不得前列。余告以两刘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鉴自精，有才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验也。东亭窃以为不然。而吾乡少司空刘圃三先生好汲引，与文定又从兄弟也，特为东亭送卷头。文定既入阅，则先觅东亭卷，谓同列曰："此吾乡董潮也。"文正亦觅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请在家修书之褚廷璋也。"两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而十卷进呈者，或转逊焉。此又因营求而失之者也。然两刘公殁而不受干谒之风，又令人思矣。

武闱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泛论古今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写。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刘二公文学

汪文端师应奉诗文，门生有才者或为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刘文定公亦令诸门生撰稿，却不肯袭用一语。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炉锤，改制而用之，盖为刻稿地也。于此见文端之大，亦见文定之精。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岁，河决阳桥，公奉命往塞决口。时夺流者数百丈，埽工薪木皆数百里内村民车载而来。县丞某掌收料物，欲借以营利，留难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纳者。人马守候，刍粮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见

薪车千百辆环列河干，私问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馆，亟请巡抚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缚县丞来，欲先斩然后入奏。巡抚及司道以下为之长跪，良久始释。而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返矣。此虽细事，亦可见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肃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节制两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严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粮以脚费为名，率一斗准作六七升。公初巡抚江南，奏明每石令业户别纳兑费钱五十二文，而斗斛听民自概。有遗粒在斛之铁边者，亦谓之“花边”，令民自拂去。其时有司签书吏入仓收漕，莫肯应也。其后桂林陈文恭抚吴，胡文伯为藩司，皆守成规，弗丝毫假借。有某县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辄被劾坐绞。漕务肃清者凡四十余年，皆文端遗惠也，宜吴人思公至今犹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进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为礼部侍郎，时在班行中无所短长，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会圆明园失火，举朝大臣咸趋救。公踉跄入，正值上坐小舆出，文恭跪道左请圣安，而先入及后入者皆未得见也。上遂心识之。明日赏救火诸臣币物，特命给一分。自是邀圣眷，洊历吏部尚书，拜大学士，为一时贤相。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

两中鼎魁

王新城记康熙中有中进士被革后再中进士者。乾隆年间有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卫出为参将，与同官相争詈，被劾革职。入京，在九门提督衙门充兵，又应乡、会试中式。庚辰殿试，竟得状元。凡两得鼎魁，亦奇闻也。后官至提督，征金川战殁。

相宅董仙翁

董华星达存，吾邑人，壬申进士。精六壬奇门术，相宅尤奇验。壬申将会试，须僦宅贡院前，余与之约同寓矣。时余客座师汪文端公第，公为余赁一宅，余不敢却。乃嘱内弟刘敬舆偕董寓，董所亲择也。又有吾乡符天藻亦附焉。二场后，余诣董，私问其寓内当中几人，答曰："三人俱可隽，恐符君或失之。盖夜卧须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怀疑，不我从也。"出榜，果董、刘俱成进士，余与符落第。又江苏巡抚庄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为改葺数处。既落成，公将出堂视事，董止之，为择一吉日时而出。届期坐甫定，辕门外忽传鼓报喜，则加宫保之信适以是刻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应秋试，预叩董。董询其先茔何向，教以茔之某方立一灯竿，子弟中某年生者当发解。已而果然。他奇验多类此，人皆称"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术家又有揣骨听声之法，多瞽者为之。《北史》：高欢未遇时，

与司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妪，自言善暗相，因遍扪诸人，言皆贵，而俱由欢。齐文宣帝试皇甫玉相术，以帛巾袜其目，使历摸诸贵人，无不验。齐文襄时，有吴士双盲，妙于听声。文襄令刘桃枝、赵道德等列试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以知吉凶。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母也！"守贞益自负，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遂反。后守贞败，符氏为周世宗继室，果为皇后。此揣骨听声之见于史传者也。近时亦尚有精其术者。雍正年间，浙东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则揣骨，女子则听声，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梦抚浙时，其孙舒文襄赫德相国方丱角，而休宁汪文端公由敦以诸生为之师。文定令史相师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时舒以世家贵公子，其显达固意中事；文端则寒诸生，念不到此。谓史特因弟以及师，聊作周旋语耳。是夕，史独伥伥到书塾，谓文端曰："君勉之，将来官职声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当。史曰："非谰语也。君寒士，谀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当有厄，某年当得脱。计君是时已登显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郑重相托。君是时幸勿忘今日言，当力为拯之。"已而或进史于世宗宪皇帝，奏对后，忽奉旨发辽左为民。至今上御极之十年，诏军流以下皆减等发落。时文端公果为刑部尚书，乃检史旧案，则系特旨发往，不载犯罪之由，同列多难之。文端以其罪不过军流，正与恩诏相符，乃奏释焉。既入京，仍客于文端第，则益韬晦，不肯言祸福矣。岁庚午，文端长子承沆方应举，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请史决之。史曰："即当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时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为状元官修撰无疑也。母夫人方窃喜。无何，文端为是科主考官，承沆回避不得试，共以史言为妄矣。其冬，特旨赐文端荫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岁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验尚多，不胜缕述也。

兼管部务

一部有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凡核议之事，宜允当矣。然往往势力较重者一人主之，则其余皆相随画诺，不复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实未尝检阅也，但听司员立谈数语即画押而已。故司员中为尚书所倚者，其权反在侍郎上。为兼管部务之重臣所熟者，其权更在尚书上。甚至有尚书、侍郎方商榷未定，而司员已持向重臣处画押来，皆相顾不敢发一语。昔人曾奏请亲王不可兼部务，盖有所见也。

军需各数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军需银二千三百十一万。实销二千二百四十七万，行查未结六十三万。三十一年用兵缅甸，至三十四年，共军需银九百十一万。三十六年用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共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以上系章湖庄在户部军需局结算之数。五十二年台湾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万，邻省拨五百四十万，又续拨二百万，又拨各省米一百十万，并本省米三十万石，加以运脚，约共银、米一千万。

京官趋势吊丧

傅文忠公扈从热河，而其兄总宪广公成殁于京，文忠乞假归治

丧。广公家受吊之期凡三日，已遍讣矣。其最后一日，则文忠到京日也，前两日遂无一人至者。文忠到，则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

钟表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璿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钟表亦须常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急，辄少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镜及乐器

天主堂在宣武门内，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邪酥，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筒，长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璃之

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须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虬须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也。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

梨园色艺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本淳殁后，方为之服期年之丧。而秋帆未第时颇窘，李且时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声缙绅间。后李来谒余广州，已半老矣，余尝作《李郎曲》赠之。近年闻有蜀人魏三儿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余已出京，不及见。岁戊申，余至扬州，魏三者忽在江鹤亭家。酒间呼之登场，年已将四十，不甚都丽。惟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盖其灵慧较胜云。

京师偷拐之技

都门繁会之地，偷儿、拐子有非意计所及者。吾乡董某，偶入戏馆，占席以待客，横二千钱于案。忽衣冠者三人自外来，中一人若与董素相识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钱为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挂于肩。揖毕问姓氏，其人故惊愕作误认状，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钱已失。撮钱者尚立于旁，反咎之曰："戏馆中有钱岂可横于案？如我之挂于肩，斯可耳。"实则挂肩之钱即其钱也。董熟视，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银易钱于市，方谐价，忽一老者从后击而仆之，且骂曰："父穷至此，儿有银乃私易钱，不孝孰甚！"遂夺银去。旁观者谓是父责子也。少年闷绝良久始苏，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银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杂稠人中，剪取腰间杂佩，或至割衣襟一幅去，混号谓之"小李"。被剪者觉而获之，虽加殴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则必报矣。有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两美相顾颇有情。小李者伺书生后，将下手，书生不知也。方回顾，女郎不便语，但以口颊隐示若有人伺于后者。书生觉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几，车转曲巷，女郎口忽为小刀划破。

狐祟

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余尝客尹文端第，其厅事后即大楼，楼下眷属所居，楼之上久为狐宅，人不处也。尝与公子庆玉同立院中，日尚未暮，忽有泥丸如弹者抛屋而下，凡十数丸。余拾其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宜即抛下矣，乃若有接于空中者，不复下，亦一奇也。余僦屋醋张衙同，其屋已数月无人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梦魇，若有物压于胸腹者。力挣良久，始得脱。时月明如昼，见有物如黑犬者从窗格中出。明日视窗纸，绝无穿破处。先母命余夕以二鸡卵、一杯酒设于案，默祝焉。诘朝卵、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复至。

洪经略行状

先辈尝言：洪文襄公承畴当明崇祯十五年松山被陷时，京师传闻公已殉难。崇祯帝辍朝，特赐祭九坛。其子弟在京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矣。方祭第九坛，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罢祭，而行状已遍传人间。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归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吊，撰行状不复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关起。有好事者尝得其前后两行状，订为一本云。

李太虚戏本

李太虚，南昌人，吴梅村座师也。明崇祯中为列卿，国变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后，乃脱归。有举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尝非笑之。一日视太虚疾，太虚自言病将不起。巨源曰："公寿正长，必不死。"诘之，则曰："甲申、乙酉不死，则更无死期，以是知公之寿未艾也。"太虚怒，然无如何。巨源又撰一剧，演太虚及龚芝麓降贼后，闻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为追兵所蹑，匿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过而出，两人头皆血污。此剧已演于民间，稍稍闻于太虚。适芝麓以上林苑监谪宦广东，过南昌，亦闻此事。乃与太虚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观之。至两人出跨下时，血淋漓满头面，不觉相顾大哭，谓："名节扫地至此，夫复何言！然为孺子辱至此，必杀以泄忿。"乃使人俟巨源于逆旅，刺杀之。此事得之于蒋心馀编修。

徐健庵

先辈尝言：徐健庵乾学在康熙中以文学受知。方其盛时，权势奔走天下，务以奖拔寒畯、笼络人才为邀名计，故时誉翕然归之。其所居绳匠胡同，后生之欲求进者，必僦屋于旁。俟其五更入朝，辄朗诵诗文使闻之。如是数日，徐必从而物色，有所长，辄为延誉。当时绳匠胡同宅子，僦价辄倍他处。所甄拔初不以贿，惟视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传乡、会试之年，诸名士先于郊外自拟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亲自主试也。徐方主持风气，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以是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有翰林杨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于朝，徐问："欲主顺天乡试否？"杨谓："幸甚。"徐曰："有名士数人，不可失也。"及夕，则小红封送一名单至，计榜额已满。诘朝，主试命下矣。杨不得已，与诸同考官如其数取之。榜发而京师大哗，捏名帖遍街市。圣祖闻之，降旨亲审。杨窘甚，求救于徐。徐谓："毋恐，姑晚饭去。"翼日，有称贺于上前者，谓："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且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觇人心归附。可为有道之庆。"圣祖默然，遂置不问。盖即徐令人传达此语也。尝有人日具名纸谒其门，必馈司阍者十金，而不求见，但嘱以名达徐而已。阍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见之。其人故作踖蹴状，谓："吾诚意尚未到，不敢求见也。"强之而后入，徐问曰："足下有深仇未报乎？"曰："无有也。""然则何为逡巡不敢言？"固问之，始以情告：欲得来科状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谓："他非所望，宁再迟一科。"徐许之。然徐不久罢归，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书房，最蒙圣祖知眷。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相传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进彰义门，后为明相国家司阍者课子。一日相国急欲作书数函，仓卒无人，司阍以江村对。即呼入，援笔立就，相国大喜，遂属掌书记。后入翰林、直南书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绝人，既居势要，家日富，则结近侍探上起居，报一事酬以金豆一颗。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以是宫廷事皆得闻。或觇知上方阅某书，即抽某书翻阅。偶天语垂问，辄能对大意，以是圣祖益爱赏之。初因明公进，至是明公转须向江村访消息。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傔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或有谮之者，谓士奇肩襆被入都，今但问其家资若干，即可得其招权纳贿状。圣祖一日问之，江村以实对，谓："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馈遗，丝毫皆恩遇中来也。"圣祖笑颔之。后以忌者众，令致仕归，以全始终。犹令携书编纂，以荣其行，可谓极文人之遭际矣。

按《宋史》：卢多逊为相时，太祖每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先白己，辄通夕阅之。遇上问书中事，应答无滞。《魏书》：温子昇先为广阳王渊家马坊中教奴子书。尝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因访焉，由是名誉稍起。按此二事，高江村绝相似。

王云锦

雍正中，王云锦殿撰元日早朝后归邸舍，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偶一日入朝，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对。上嘉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则即前所失也。当时逻察如此。云锦孙日杏语余云。

卷三

粤西滩峡

粤西滩与峡皆极险。府江之昭平峡，横州之大滩，右江之努滩、鸡翼滩，左江之归德峡、果化峡，余皆身经其地，而昭平峡最险。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镇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昼夜，是日适晴。巳刻自桂林发舟，日午已至平乐，舟子忽椓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峡之险也。舟子不得已，乃发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开，而舟已入峡，不能止，遂听其顺流下。但见满江如沸，有数千百旋涡。询知下有一石，则上有一涡，余始怃然惧，然已无如何。幸而出峡，舟子来贺，谓半生操舟，未尝冒险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壮矣。后余调广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饯送，有县令缑山鹏亦在座。余至广十余日，忽闻缑令溺死峡中矣。横州大滩长三十里，舟行石缝中，稍不戒辄齑粉，亦奇险也。自黔江下至常德府有清浪滩，略与横州滩相等。两处俱有马伏波庙。而黔中之头滩、二滩、三滩，共三滩，路虽短而险更甚。

镇安民俗

镇安府在粤西之极，西与云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则处处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颇有瘴。然民最淳，讼狱稀简。县各有头目，其次有甲目，如内地保长之类，小民视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诉甲目，皆跪

而质讯。甲目不能决，始控头目。头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官，则已为健讼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听断自见，及至，则无所事。前后在任几两年，仅两坐讼堂，郡人已叹为无留狱，则简僻可知也。此中民风比江、浙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别。余甚乐之，愿终身不迁，然安得有此福也。

镇安水土

镇安故多瘴疠。钮玉樵《粤述》谓署中有肉球、肉脚，时出现，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无复生还之望。及余至郡，未见有所谓肉球、肉脚者，瘴亦不甚觉。问之父老，谓“昔时城外满山皆树，故浓烟阴雾，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云。惟水最清削，极垢衣荡漾一二次，则腻尽去，不烦手掬也。是以不论贫富，皆食豨脂以润肠胃。余尝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地名鉴隘塘。水从山腹中出，有长石横拦之，长三十余丈。水从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极雄壮。城中望之，不啻数百匹白练也。汇而成川，绕城南而过。川皆石底，无土性，故鱼之肉甚坚而无味。又东流，亦从山腹中出左江。盖滇、黔、粤西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见于溪涧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后余在贵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许，忽闻江涛汹涌声，以炬照，不知其涯涘，益可见水之行山腹中者，如长江、大河，非臆说也。牟珠洞之水终岁在黑暗中，无天日光，水中生鱼遂无目，尤见造化之奇。

镇安多虎

镇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于栏房上见之，盖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杀虎者，一虎许偿五十千。居人设阱䕶及地弩之类，无不备，终莫能得。槛羊豕以诱之，弗顾也。人之为所食者，夜方甘寝，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后皆菜园，甫出门至园，而虎已衔去矣。相传腹痛即虎伥所为云。人家禾仓多在门外，以多虎故无窃者。余尝有句云："俗有鬼神蚕放蛊，夜无盗贼虎巡街。"盖实事也。余在镇两年，惟购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来，虎乃向武州人钩获者。其法以木作架，悬铁钩，钩肉以饵之。虎来搏肉，必触机，机动而虎已被钩悬于空中矣。

闻山西岢岚州在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其法用枪一枝，高与眉齐，谓之齐眉枪。遇虎则嬲之使发怒，辄腾起来扑。扑将及，则以枪柄拄于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扑来正中枪尖，毙矣。或徒手猝遇虎，则当其扑来，辄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两手抱虎腰，同滚于地，虎力尽亦毙。余在镇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无一获。安得岢岚人来绝此恶孽也。

独秀山黑猿

镇安府署东北有独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测。其中有黑猿，不轻出，出则不利于太守。余在郡时，以详请前守韦驮保回京事，将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满城人皆谓太守当以此事罢官矣。有老者熟视久之，谓："旧时猿出多俯而下视，故官覆；今猿向上，当无虑，且得迁。"未几，余得旨赴滇从军，遂免劾。然驰驱两年，劳苦特甚，猿盖先示兆云。又天保县令送一黑猿来，系于楹。有门子嬲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长，遂捉门子之衣，几为所裂。而猿之左肩则已无臂，乃知左臂已并入右臂矣，即所谓通

臂猿也。此猿竟不为人所狎，终日默坐。与之食不顾，数日遂饿死。

树海

镇安沿边与安南接壤处，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树，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郁者。其地冬不落叶，每风来，万叶皆飐，如山之鳞甲，全身皆动，真奇观也。余尝名之曰“树海”，作歌记之。其下阴翳，殆终古不见天日，故虺蛇之类最毒。余行归顺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余株，皆大五六抱，莫有过而顾之者，但供路人炊饭而已。孤行者无炊具，以刀斫竹一节，实水米其中，倚树根而炊。炊熟，则树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盘旋自外而入，月余则树倒矣。倒后火仍不灭，旅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不知若何贵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尝欲构一屋材，拟遣匠克尺寸断之，雇夫运出。终以距水次甚远，一木须费数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为上，安南又以清化镇出者为上。粤西浔州之桂，皆民间所种，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闻其国有禁，欲入山采桂者，必先纳银五百两，然后给票听入。既入，惟恐不得偿所费，遇桂虽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遗，故无复遗种矣。安南入贡之年，内地人多向买。安南人先向浔州买归，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状，不知者辄为所愚。其实浔桂亦自可用，但须年久而大合抱者，视其附皮之肉松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润而有油，枯则无用也。

面木　酒树

《洛阳伽蓝记》有所谓“酒树”、“面木”，初不解所谓。余至广西，乃知面木即桄榔树也。大者五六围，长数丈，直上无枝，至颠则生叶数十，似栟榈。其树中空，满腹皆粉，可得十数斛。沸汤淬之，味似藕粉。粤人尝以此馈遗。又广东椰子树，每一椰子内必有酒半杯，小者一勺许，甘香清冽，味胜于米酿数倍。此即酒树也。

三七　鸡血藤

南方阳气上浮，而阴气凝于下，故所产多有益于血阴者。有草名“三七”，三桠七叶，其根如萝卜，为治血之上药。刀斧伤血方喷流，以其屑糁之，立止。孕妇产前产后皆可服，盖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产前服之可生血，产后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见天日之处。近有人采其子，种于天保县之陇峝、暮峝，亦伐木蔽之，不使见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陇、暮二峝，不能种也。云南有鸡血藤胶，治妇人血枯证最灵。余在滇买数斤，然不知其藤何似。忆在镇安，见大箐中有藤粗如碗，长数百丈，延缘林木间，不知其起止，意即鸡血藤也。遂兼买其藤，携回镇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断处有汁赤色，与滇藤无异，乃知即此物也。煎胶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不得多煎。

山羊　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伤最灵。是物生山箐中，尝食三七故也。粤人馈遗多有赝者。余在镇安，土官有馈生者，似羊而大如驴，生取其血，较可信。又一种石羊，身较小，其胆在蹄中。凡山岩陡绝处，能直奔而上。力乏，则曲蹄于口𦈡之，力辄完，复奔而上。故其胆可止喘。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虩虎，身有瘢，五色俱备。其疥处又似虾蟆，最丑恶。余初入镇安，路旁见之，疑为四足蛇，甚恶之。问土人，乃知为蛤蚧也。郡衙倚山，处处有之。夜辄闻其鸣，一声曰蛤，一声曰蚧，能叫至十三声方止者乃佳。其物每一年一声，十三声，则年久而有力也。能润肺补气壮阳。口咬物则至死不释。故捕者辄以小竹片嬲之使咬，即携以来。虽已入石缝中，亦可乘其咬而掣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时取之，则有用于房中术，然不易遇也。药肆中所售两两成对者，乃取两身联属之耳。其力在尾，而头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头足。

阴桫

密箐中有一种阴桫，其木横生土中，不见天日。有枝无叶，在泥沙下自生自长，世莫之知也。将出为人用，则一枝或透出土。否则人过其上，足步有空窾声，知其下有此木矣。其色微黑，质理似松薄而有丝，劈其端，可自根拽至颠不断也。验其真伪，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其中，隔宿不败。是以作棺埋入地，尸千年不腐。又有一

种，则深山中大树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为土气所滋，土木之性已相浃，故作棺亦历久不坏。余在镇安尝得一具，但未知生于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备太恭人送终。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榇，岁加漆，光致可爱，而此具仅厚三寸许，遂不肯易。余拟留以自用云。

边郡风俗

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钱之类，非异事也。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谓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作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婚时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邻妪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仍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也。大抵念四五岁以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后，则嬉游之性已退，愿成家室，于是夫妻始同处。以故恩意多不笃，偶因反目，辄至离异，皆由于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广东言语，虽不可了了，但音异耳。至粤西边地与安南相接之镇安、太平等府，如吃饭曰“紧考”，吃酒曰“紧老”，吃茶曰“紧伽”，不特音异，其言语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僰人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缅甸之役

征缅之役，其详具余所撰《缅事述略》中。余以镇安守，于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军，时果毅公阿里衮方为将军，命余参军事。未几，今大学士诚谋英勇公云岩阿公桂亦以总督兼将军至。两将军合营，翼仍在幕府。明年四月，傅文忠公恒来滇经略，余以故吏，又橐笔以从。时方议冒暑兴师，不必避瘴，大兵从腾越州西渡戛鸠江，经猛拱、猛养，直抵缅酋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余，知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后瘴始退，军行无疾病，始可展力。且大兵既渡戛鸠，全在江外，万一不能如志，则归路可虞。尝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见纳。惟偏师应援一节，公初议大兵渡戛鸠，别令提督五福统偏师五千从普洱进，以分贼势。时方阅地图，余指谓公曰：“图中戛鸠、普洱相距不过三寸许，其实有四千余里。两军既进，东西远隔，声息不相闻，进退皆难遥断。前岁明将军之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问计安出。余谓：“大兵既渡戛鸠之西，则偏师宜由江东之蛮暮、老官屯进取猛密，则夹江而下，造船以通往来，庶两军可互应。”公是之，乃罢普洱兵，改偏师循东岸以进。其后大兵西渡，遭瘴气，多疾病；而云岩将军所统江东一军独完，遂具舟迎公于猛养，

渡而归。又以此兵败贼于蛮暮，攻贼于老官屯，得以蒇事。余自愧在军无所赞画，惟此一节稍可附于刍荛之一得。忆昔直军机时，公于汉员中最厚余，满员中最厚云岩公。今征缅之役，因余说而改偏师，因云岩公统偏师而得善归，此中似有机缘也。

云南天气之暖

云南天气炎蒸。余在盏达军营度岁，布帐不敢南向，则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风，则又于帐南合缝处用横木支一罅，使透风。又令仆役伐僰夷村中大竹数十，环植帐外，稍可御暑。然其地距腾越不及三百里，遥望腾越山巅积雪，乃经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关，六月中常有雪团卖于市，暍行者以当饮冰焉。询其由来，则取诸点苍山最高处也。相传五台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长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尔，滇南极炎地，乃亦有此。余尝疑地气有寒暖不同，而天气皆凉，是以滇地虽暑而山巅雪仍不化也。未审是否。

人变虎

龚观察士模为余言，普尔边外人有能变虎者，新授孟艮土目叭先捧即其人也。余以将军命檄之来永昌，令其变虎，竟不能。

象

璞函随经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粪堆如小冢，土人云野象粪也。其象不受人驱策，故谓之野象，必诱而驯之，始供役。诱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数百人锣鼓铳炮，驱象过而陷之。象体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则饿之数日，然后问之：“肯给役否？”象点头，则□其坑前地迤逦斜上，使步而出。一点头则终身受人役，不复变，盖象性最信也。负重有力，一象能驮千斤炮一位，故缅人出兵随路有炮也。象不点头，则不使出，饿数日再问之。亦有饿死而终不点头者。

碎蛇　缅铃

闻孟艮边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树，跌而下，至地则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盖其生气郁勃，必一散以泄之也。为接骨治伤之胜药，然余在滇未得见。又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安宁州温泉

滇南处处有温泉，其热者可以焐鸡鸭，惜无人为之甃池架屋，徒流注于野沟荒港而已。一夕驻师象达，见山麓乱草中烟气腾上，探之，则温泉也。然气息殊恶，盖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则泉虽温而不离其母气。惟下有硃砂者气最正，兼可愈风湿之疾。滇城西六十里为安宁州，前明杨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温泉极佳，有司已筑室其上。余自

滇回粤，纡道赴之。门外小石山数座，皆穿穴透漏，土人谓之“七窍通天”。款扉入，有内外两池，皆正方。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甃砖可坐而已。闻骊山之泉，下有石版铺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为此泉所累。每大吏出省，安宁其首驿也，必往浴焉，供张毕具。又相传有某督者，日须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费三十斛。知州者另制木桶，使气不泄，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递至督署，尚暖可浴也。在大吏不过一盆水，而有司为之惫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龙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罗池，方二丈许，池底常喷出如碎珠者万颗，斜而上，将至波面辄散为水，不可见。池中有鱼，其首皆俯趋，盖泉初出时味最甘，故鱼惯趋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亩，颇有烟波浩淼之致。傅文忠经略来滇，明中丞特构一亭于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桥以通之，颇可憩。惜堤上无树，若植桃柳数百株，当称小西湖也。黔之威宁城外有葡萄泉，亦从池底涌出，其颗大如葡萄，色嫩绿，亦如之。惜无廊槛映其旁，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经始，适去官，遂不果。

响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汹涌下注而已。滇中广南府有地名响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跃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即闻轰雷声，渐近里许，则对面语不相闻。望见白雨溅空，皆喷而上，高十余丈，碎点飞洒，濛濛成一片烟雾，阔可十亩。真天下奇观也。喷而复落，流为涧。驿路在

涧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则与瀑顶相并，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诸水汇于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盘陀者，触而激射，是以溅入空际，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宝石　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宝井，分三处，如铛脚。其城即随而围之，故号“三角城”。地属缅，缅酋封禁甚严，必土司先以文申请，酋遣人莅视，始得开。人缒而下，遇石即取以出。石中有有宝者，有无宝者。岁只开一井，故一井常三岁一开，欲休其地力，使生宝也。宝石之次为碧霞洗，则猛密山中有之，不必井出。宝石有红、蓝诸色，旧时质大而光厚，并有映红、映蓝二种，贮水缸则满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盖搜采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闽中漳州诸山有水晶，则其上先有气，土人因得掘取之。掘尽则他处又生。有紫者、绿者颇珍重，白者不贵也。闻和阗之玉亦岁岁长成。每秋八九月，玉山大雾数日，则其水中石即变玉，故有纯净者，有不脱石质者。乃知此等宝物生生不穷，非上古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请仙，到处皆有，不得谓无其事也。大约人死后必有数十年灵爽，为符咒所召，则降乩而来，非必纯阳辈也。其中亦灵蠢不同，皆余所亲验者。余乡孝廉王殿邦善请仙，在京师时，余邀来决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于香案，殿邦不知何语也。而所判语辄针锋相

对，其降坛诗尤切合。余厅事后门联有“富贵”“平安”字，外人所不见。而是日香案供水果，与门联又不相值也。降坛诗辄云：“香烟篆出平安字，水果娇成富贵花。”则岂非仙从厅后门过而来耶？先至者为回道人，即纯阳也，则呼余为“赵子”。后至者为卢道人，则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视其身份，以为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诗，起句后循其文义，下文亦可意揣而得，应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乩已书矣，大约每字总比余早半字工夫。后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子丰昇额后亦袭公爵。亦能请仙。阿公夜约余及同在幕府诸公，候仙至，则几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后，停笔半晌不续。时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则反暗为传递。余初不扶乩，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诸喉，则乩已书矣。余故缓之，辄又停笔。于是为足成绝句而毕事。乃知所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请，则不必画符，但念咒一揖即至。盖其家设坛虔奉已久，相熟习云。

镇安仓谷田照二事

余在镇安别无惠民处，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平仓谷每岁例当春借秋还，其谷连穗，故不斗量而权以称出。借时盛以竹筐，每称连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则民得谷仅四十五斤耳。及还仓，则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谷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为一称，民已加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视为固然，不敢怨。余赴滇从军之岁，粤西购马万匹济滇军，有司不无所累。遂于收谷时，别制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无可诉也。及明年，余自滇归，已无购马费，则仍循旧例六十五斤可矣。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开仓也。余府仓亦有社谷当收，即令于称之六十斤处凿一孔，贯锤绳于其中，不可动移，听民自权。筐五斤，系前官放谷时所扣。息谷五斤，价交司库。故六十斤为一称。于是民之以两筐来者，剩一筐去，城内外酒肆几不能容。余适以事赴南

宁，而归顺州牧欲以购马岁所收为额，州民陈恂等赴宁来控。余立遣役缚其监仓奴及书吏，荷校于仓外，而各属之收谷，皆不敢逾检矣。又天保县令某，先与署府某商谋，谓民间田土无所凭，故易讼，宜按田给照，以息争端，实则欲以给照敛钱也。而时未秋，民无所得钱，先使甲目造册，将于秋收后举行，而不虞余之自滇归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尚非甚墨，因语以此事固所以息争，而胥役等反借以需索，则民怨且集于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罢之，尚全其颜面也。然计其所失，已不下万余金。某方衔次骨，而民间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横钱，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辄来舁舆至其村。巡历而过，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妇稚夹道膜拜，日不过行三十里。至宿处，土锉瓦盆、鸡豚酒醴，各有所献，不烦县令供顿也。及余调广州，时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即赴新任，不复回郡。时署中惟一妾巾车出城，满街人户无不设香案跪送。又留一族孙鹤冲在郡，交代毕来广时，街民送亦如之。是岁九月，陈恂等七十余人，又送万民衣伞至广，计程四千余里，距余出镇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见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俭堂礼为粤西太平守，署园有大榕树一株，其干旁出者四。俭堂谓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为书室，名曰“榕巢”，并以自号焉。明窗净几，掩映绿阴中，退食后辄梯而上，品书画，阅文史，颇为退闲胜地。丁艰去，接任者来，熟视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厕舍。

卷四

广东珠价

广东珠价初未尝贵，自某巡抚收买，于是价日增。而珠之来自外洋者，亦无所不有。有蠔、蚌二种：蠔珠有底，稍平，状如馒头，而色微赤；蚌珠则有极圆者，光洁白可爱，然圆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论形体，稍有欹侧及皱纹，弗贵也。珠又多疵，体或圆矣，而有一二点黄晕，又珠之累也。圆而无疵矣，又须有精光，乃为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则光闪烁不定矣。余尝见一颗，重三钱，大如龙眼果，惜有黄晕如豆许，然已索价万金。若无疵，虽二万金不得也。数珠亦用此庄严。数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倻香之类，价不过三四千金。其旁有记念三挂，挂各十颗，以珠为之。每颗重四五分，欲取其形体光彩一样相同者，须于数百颗中选配始成。大约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为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为率。此记念也。记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须体长而上锐下圆者。每颗重六七分，则价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则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为率。而数珠之后，又有一丝绦悬于背者，中为背云，下为大垂角。背云径二寸，非一珠可满也，则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价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价亦如之。大垂角亦珠也。其形亦上锐下圆，而重须二钱以外始相称，则索价不资，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头四颗，间于百八珠之间，则以碧霞洗及珊瑚之类为之，大者亦须二千金。总计数珠一挂，必三万余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为葫芦形，或如胆瓶状。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对，虽数年不得。余在广一年，所见珠颇多，然置之暗中绝无光。不知古所谓夜

明珠者，又何物也。

广东蜑船

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蜑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蜑也。珠江甚阔，蜑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傅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闻潮州之绿篷船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侧，官吏亦无不为所染也。有"状元夫人"者尤绝出。某修撰视学粤东，试潮毕，以夏日回广州，所坐船不知其为绿篷也。夜就寝，忽篷顶有雨渗及枕边，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应者。忽舱后一丽人裸而执烛至，红绡抹胸，肤洁如玉，褰帷来视漏处。修撰不觉心动，遂昵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余日至惠州，又随至广州。将别矣，而丽人誓欲相从，谓："久堕风尘中，今得侍贵人，正如蜕骨得仙。若复沦下贱，有死而已。请随入署，为夫人作婢以殁世。"泪如雨不止。百计遣之不去，赠以五百金始归。而不知正其巧于索资也。及归而声价益高，非厚币不得见，人皆称"状元夫人"云。

茭塘海盗

番禺县茭塘十数村，世以海盗为业。其船曰“多桨船”，盖海船皆趁风使帆，此独用桨，故不论风之顺逆，皆可行。其桨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白昼，遥望他船如黑豆许，则不能追及；或大如鸭，则无有不追及者矣。至则两头用铁钩拽其船，而群盗持刀仗往劫。亦有盗船仍被盗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资货，又遇盗船三四十人者，辄复为所劫。此类甚多，几莫能致诘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稽察，则例有私税。以出海一度为一水，率不过月余。乾隆三十五年，盗魁陈详胜者率其徒出海，久不归。汛兵计其期已过，会出哨，遇之，遂索补税焉。盗乞缓期，俟厚获当倍偿。兵不许，则相争。兵以鸟枪毙四盗，盗亦以压船石掷伤兵。于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奏，责有司速缉。购得同为盗之黄姓者，许发觉后免其罪，始得陈详胜等，而无左证。入其家，搜得分赃单一纸，不书姓名而有暗记，由是讯出二十余人。又从二十余人讯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载：江洋大盗，不分首从皆斩。则俱鬼箓中数也。余念法不可逭，而诸盗未有杀人案，则情稍轻。因略为条别：有惧而未敢从者；有患病伏于舱者；有被诱作火夫炊饭者；甚至年二十以下，则指为盗首之嬖童，初不肯服，寻知为生路也，亦忍耻认之。案既定，立决者三十八人，骈戮于教场，地为之赭。其余皆遣戍绝徼。自是海盗稍清。然不数年，盗又炽，巡抚李公湖乃杀至三百余人云。

闽省海盗率借商船行劫。盖盗不能制大船，则数十人驾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夺而据之。逼商人入舱，盖以板而铁钉钉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饱，则驾至僻岸，各携所得而去。商人在舱下，属耳无人声，始敢撞板而出，盗已不知何往矣。

粤东沙田

粤东沿海地往往有涨沙。居民见水中隐隐有沙距水数寸，则先报

升科。俟其沙出水面，先种草数年，然后筑堤分畎，试种禾秫。又数年，始成良田。然报垦者率以多报少，如报一百亩，其所规度必数百亩。而粤东又有例，所垦田浮于报额，而为人首告，即以所浮田赏之。于是先报垦者方种草筑堤，黠者已睨其旁，知其有所浮，辄首而得之。而报垦家虽有欺匿，实已费数年资力，一旦为旁观夺去，其何能甘。于是每至收获辄相斗，动至毙命。余谓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赏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原垦者升科，庶免争夺。方欲请于大吏，会迁官去，遂不及竟其事。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而其帆尤异。桅竿高数十丈，大十余抱，一桅之费数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国之帆上下同阔，西洋帆则上阔下窄，如折扇展开之状。远而望之，几如垂天之云，盖阔处几及百丈云。中国之帆曳而上，只一大缰着力，其旁每幅一小缰，不过揽之使受风而已。西洋帆则每缰皆着力，一帆无虑千百缰，纷如乱麻，番人一一有绪，略不紊。又能以逆风作顺风：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而前，转为顺风矣。其奇巧非可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

诸番

广东为海外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粤人呼为“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红，而眉发皆白，虽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发既

黑，面亦黔，但比眉发稍浅，如淡墨色耳。白为主，黑为奴，生而贵贱自判。黑奴性最悫，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虽蛟蛇弗避也。古所谓“摩诃”及“黑昆仑”，盖即此种。某家买一黑奴，配以粤婢，生子矣。或戏之曰：“尔黑鬼，生儿当黑。今儿白，非尔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儿胫死，而胫骨乃纯黑，于是大恸。始知骨属父，而肌肉则母体也。又有红夷一种，面白而眉发皆赤，故谓之“红毛夷”，其国乃荷兰云。香山县之澳门，久为番夷所僦居，我朝设一同知镇之。诸番家于澳，而以船贩海为业。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许作赘婿。香山人类能番语，有贪其利者，往往入赘焉。

骡马与人性相通

骡马不能言，然性灵者能与人心相通。余在滇从军，得一骡，色纯黑，高五尺，甚瘦，虽加刍豆饲之，不肥也。然力甚坚劲，日行百余里，虽竟月不疲。性极灵，上下冈坂宜左宜右，不待揽以辔，真如四体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岭时，每数里辄勒住，听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则骡侍立于旁，以颈相就，若相劳苦者。时有骡马三十余，归粤时尽以赠同人，独此骡不忍弃。随至镇安，青刍香秣，稍酬其劳。调守广州，亦随往。后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载往，遂送番禺张令甫，一夕死矣。岂此骡宿世有所负于余，而使之偿宿逋耶？抑其性贞烈，不肯易主而自毙耶？昔汪幼泉自京丁艰归，以所乘青骡豢于姊婿吴仲贤处。阅二年余忽死。未几，幼泉讣至，计其日，即骡死之日也。又李钦斋制府尝有一公子，极聪慧，五六岁即能骑马。爱厩中一马，乞于公，公即与之。后公子殇，马亦同日死。则冥冥中人马似有相关者，不可解也。

三界庙

粤西之梧、浔、南宁三府，有三界庙最灵。邝露《赤雅》云："神姓许，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轻如叶，带内有字，能召风雨，知未来事。明弘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钟，积薪烧之至夕，发之，不见。后人遂为立庙，曰'三界'，亦曰'青蛇庙'。人或飨神，则蛇出饮食。倘有许愿不偿者，虽数百里，蛇必来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庙之在梧州者，气焰尤著。商贾之演戏设祭以申祈报者，殆无虚日。祭之时，果有青蛇自龛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饮酒、食鸡卵，见人不避。食毕蜿蜒而去。余友冯尉一烜之官南宁，其随行之妻弟高某偶溺于庙侧，是日即病，不数日遂死。余初赴镇安时，长儿廷英以病留南宁月余，几不救矣。内子设祭于庙。时久旱甚暑，适是日大雨稍凉，儿病遂霍然。后余自广东赴贵西任，途次三儿廷俊甫周晬，忽患异证，连日昏懵，不乳不哭，医莫能愈也。过浔州，以羊豕祭三界庙。是日五更，即能哭出声，数日大愈。此余所亲验者，不得谓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粤人民

黔、粤土司地，苗、倮、瑶、僮之类，前朝叛乱无宁岁，非必法令不善，实其势盛也。黔东为罗施鬼国，率苗人所居。黔西为罗甸鬼国，率倮人所居。客民侨其间，不及十之一二，故无以钤制，而易于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贸易，稍以子母钱质其产，蚕食之。久之，膏腴地皆为所占。苗、倮渐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驿路之处，变为客民世业，今皆成土著。故民势盛而苗、倮势弱，不复敢蠢动云。惟粤西土民故瑶、僮种，今皆驯习畏法，盖粤西土俗本柔懦

也。

黔中倮俗

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粤西田州土官岑宜栋，即岑猛之后，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田州与镇安之奉议州一江相对，每奉议州试日，田民闻炮声，但遥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

土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应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塘，欲其过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粮及杂款，旧例所沿，虽非令甲，亦输纳惟谨。彼固不知有所谓朝制，但祖父相传，即以为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既征数年，将满任，辄与土民约，某例缴钱若干，吾为汝去之。

谓之“卖例”。土民欣然，敛财馈官，官为之勒碑示后。后官至，复欲征之，土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缅时，派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每站过兵，须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间。上轸念民艰，按例加倍给雇价，然多为有司移用，民之应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余自滇归，一日小憩道旁灵官庙。有生监及村老十余人咸集，见余至，皆跪迎。余问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诘之，则结算兵差费耳。问以费若干，则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余谓：“朝廷给价已加倍，何至烦尔等出财？”皆云：“藩库例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今差虽毕，而给与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误差，不敢望给直矣。”其谨厚如此。至黔中苗人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与汉民同办，必分日应差，恐汉民不公，或被虐使云。

苗倮陋俗

苗、倮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则妻其嫂，弟死则妻其妇，比比而然。水西安氏虽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仍为头目。头目死，妻欲改嫁，而资产不得将去，则于诸叔中择而赘焉。叔亦利其产而乐为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余，而夫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无夫，听其与人苟合，生子则又为奴仆。是以苗、倮家奴仆，皆无父也。余尝在毕节籍一马户，家有老婢名大娃者，问其夫，则曰未

嫁。及点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为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为异也。仲家苗已有读书发科第者，而妇女犹不着裤。某君已作吏矣，致书其妻，谓到任作夫人，须裤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宁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虽搢绅家亦听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纳钱数十文于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汤”，谓不能肉食，谨可买菜作汤也。嘉禾沈百门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为女时无所禁，既嫁，则其夫防察甚严，不许有所私云。

仕途丰啬顿异

余出守镇安，万山中一官独尊，鼓吹日数通，出门炮声如雷。冬月巡边，舆前骑而引者凡十余队，后拥纛驺骑又十余，可谓极秀才之荣矣。然心窃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盥面，适内子对镜晓妆，余瞥自见面目于镜中，谓内子曰：“君睹此面，可称此胝仕否？”未数日而以详请前守回籍事，几被劾。会有旨从军，乃得免。然滇中两年，跋涉万余里，坐征鞍，寝戎幕，依然旧时出塞况味也。既回镇安，忽调广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费二石。厨屋七间，有三大铁镬，煮水数百斛供浴，犹不给也。另设水夫六名，专赴龙泉山担烹茶之水，常以足趼告。演戏召客，月必数开筵，蜡泪成堆，履舄交错，古所谓钟鸣鼎食，殆无以过。然仅一年，迁贵西，署在威宁万山巅。冬月极寒，下凌经月不止，弥望皆冰雪。自书吏、差役、门子、轿伞夫，皆仰食于官，否则无人执役矣。书吏行文书，每日纸几番，封几函，俱列单向官请给。天下无此贫署也。两年之间，寒暄顿异若此。统计生平胝仕，惟广州一年。然在广时刻无宁晷，未尝一日享华腴也。召利园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讼堂讯囚。每食仍不过鲑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则固性所习，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与陈玉亭同直军机时，皆少年，暇辄手搏相戏。玉亭有力，握余手辄痛不可忍，余受侮屡矣。一日在郊园直舍，余愤甚，欲报之。取破凳一桄，语玉亭："吾闭目相击，触余桄而伤，非余罪也。"余意闭目则玉亭必不敢冒险来犯，而玉亭又意冒险来余必不敢以桄击也。忽闻桄端搰一声，惊视，则玉亭已血满面，将毙矣。盖桄着唇间也。急以汤灌之，始苏。呼车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骑马往视玉亭，而马忽跳跃，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见玉亭，玉亭故无恙。后其家人语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即玉亭所为：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方术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论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称"葛仙翁"。余在滇时，将军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旧时骑马跌伤臂，其筋挛结而成者，至是为庸医所误，皮破不能合。滇抚明公德特为招致葛仙来治之。用符水喷患处，刀割去腐肉，愈割而瘤愈大，竟不效而去。

肩舆牵缆

扬帆牵缆皆行舟事。然云、贵作吏者，肩舆上山必用纤夫。其纤以色布为之，承应上司或有用全帛者。盖山路高，舁舆而上，须借此得力也。余在贵州，出行亦用之。因忆昔在山东途次，见挽小车者，顺风则张小帆于车，可援作一对，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轿牵缆，好对北方车挂帆。"章湖庄云：甘肃宁夏府有沙山，亦用缆挽轿。

缅甸安南出银

银本出内地，如五代时五台山僧继颙以采银佐北汉之类，宋以前不取于边地也。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惟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滇边外则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则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而彼地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设官收税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宋星厂多广东人。大山自与缅甸交兵后，厂丁已散，无复往采者。明将军曾过其地。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人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当缅酋攻厂时，各厂丁曾驰禀滇督，谓只须遣官兵三千来助声势，则厂丁四万自能御敌。时滇督恐启封疆衅，遂不果。宋星厂距余所守镇安郡仅六日程，镇安土民最懦钝无用矣，然一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辄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而其大伙多由太平府之龙州出口，时有相杀事。恃人众则择最旺之山踞之，别有纠伙更众者，则又来夺占，以是攻剽无宁岁。安南第主收税，不问相杀事也。有一黄姓者，广东嘉应州人，在厂滋事，由安南国王牒解广督。余讯以所得几何，而在外国滋事如此。渠对云："利实不资。矿旺处，画山仅六尺，只许直进，不许旁及。先索僦直六百金，始听采，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则其利可知也。

云南铁索桥

铁索桥，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为柱，则以铁索大如臂者，贯于两岸之崖石。或十余条，或二十条，用木绞使直，而建屋其上，铺板

作地平，翼以栏楯。桥长者或数十丈，望之如飞楼虚阁，往来者不知行于空中也。滇中以澜沧江桥为最。昔李定国烧断以拒我师，吴三桂用竹筏过兵，至永昌。既逐定国，始动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记。而黔中盘江一桥，视澜沧更胜。鄂文端节制三省时，改驿路于此所创建也。

榕树　黄果树

闽、粤间榕树最多，其材一无所用，而荫极大，暍行者皆憩息焉。余尝作诗咏之，所谓以无用而为有用也。其根尤奇。昔在镇安，府署后独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条，沿缘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钻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广州，厅事后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传有神。每太守到任，必沥酒祭之。然皆无须也。又有一种有须者，其旁出之干忽生须，如流苏下垂，及着土，则又成根。久之，千百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槎枒嵌空，不可名状。土人谓无须者为雄，有须者为雌。余谓当反其名称，如人之有须者必男也。滇南有黄果树，亦然。僰人敬之为神树，其须垂地不敢稍损，故根益多。余尝过遮放土司，有一株荫大三四亩，其须之着土成根者，亦大盈亩。千百根或离或合，中多窾窍，如千门万户。大处可布一席，小处仅侧身过，亦有不可过者。余尝屈曲行其中，竟日犹未遍，几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观也。

甘肃少水

甘肃地少水，水甚珍。余尝遣一仆至皋兰，每宿旅店，有一盂水

送客盥面。盥毕不可泼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用矣。凡内地诸水不通流者谓之死水，久则色变且臭秽，不可食。甘省独不然。土井、土窖绝不通河流，但得水即藏入，虽臭秽弗顾也。久之水得土气，则清彻可饮矣。余友章湖庄铨为宁夏守，为余言：甘省处处以得雨为利，惟宁夏不惟不望雨，且惧雨。缘地多碱气，雨过而日晒，则碱气上升，弥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终岁不雨，绝不为意。然宁夏稻田米最多，则专恃黄河水灌注。水浊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无不滋发，不必粪田也。田水稍清则放之，又引浊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于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虾蟆衔雹

湖庄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击毙牛马。每雹时，辄有虾蟆千百，飞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喷下，盖龙气所摄而上也。用鸟枪轰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则不论也。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或轮夕而宿；或白昼有事，辄悬一裙于房门，即知回避。生子则长者与兄，以次及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则僦他人妻，立券书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为限。过期则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游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书限，即宿其夫之家。限内客至，其夫辄避去。限外无论夫不许，即其妻素与客最笃者，亦坚

拒不纳。欲续好，则更出僦价乃可。亦湖庄云。

逆回之乱

湖庄又云：逆回苏四十三之乱，攻兰州城甚急。西门外即黄河滩，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赞预令运城上。贼至掷之，故不得近。贼又于西门外关帝庙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内矣，实火药其中。方燃药线，忽大雨如注，线湿不能发，遂止。于是恨神不佑，尽拔其须而去。事平后，兰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设，庙宇壮丽，更倍于昔。

洛阳桥

少时见优人演蔡忠惠修洛阳桥，有醉隶入海投文之事，以为荒幻。及阅《明史》，则鄞人蔡锡守泉州时事也。余至泉州过此桥，果壮丽。桥之南有忠惠祠，手书碑记犹在。旁有夏将军庙，即传奇所谓醉隶夏得海也。桥名万安，而曰洛阳者，其地有洛阳社，此水亦名洛阳江也。按《闽书》亦以此事属蔡锡，并记桥圮时有石谶，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以为锡之证。而《坚瓠集》、《名山记》皆以为忠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风，舟将覆，闻空中有声呼'蔡学士在'，风遂止。同舟数十人问姓名，公母方有娠，心窃喜，发誓愿如果符神言，当造桥以济行者。后公守泉而母夫人尚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会者又谓吕洞宾遭劫时，避于公炉内得免，乃谢以笔墨。公造桥时以之书符檄，故能达海神云。其说不经，而《府志》两存之，究未知其为襄与锡也。今按忠惠手书碑记一百五十二字，但志其长三百六十余丈，广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钱一千四百万有奇，而

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则安得不志亲惠而着神庥？然则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桥之长三四百丈固雄壮，然闽桥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台，长不及而广过之，石视万安更新整。即泉州一府，如通济桥长八十余丈，顺济桥长一百五十余丈，大通长二百余丈，镇安长三百余丈，盘光四百余丈，东洋四百三十余丈、酾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酾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数十丈计者，更指不胜屈也。盖闽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阔而取石易，故规制如此。余所见天下桥梁，滇、黔之用铁索，闽之用石，皆奇观也。

闽俗好勇

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凡科第官阀及旌表节孝之类，必建石坊于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数百坊，高下大小骈列半里许。市街绰楔，更无论也。葬坟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数里，则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见也。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当其斗时，虽翁婿、甥舅不相顾也。事毕，则亲串仍往来如故。谓斗者公事，往来者私情，两不相悖云。未斗之前，各族先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给公产以赡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认，虽刑讯无异词。凡械斗案，顶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气习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义，缓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敛贿为事，为民所积轻且深怨。于是有身家者尚不敢妄为，而慓悍之徒相率而为盗矣。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处则用水车，未闻恃井汲也。山左人间用辘轳汲水，不过灌畦蔬而已。泉州则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横贯一小木为关捩。横木之上系一长木，根缚石而杪悬竿，竿末有桶。拄其竿下，汲满则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压而下，则桶趁势出矣。其用略如罾鱼之架，而俯仰更捷。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压使出，则又一人绠于木之根以曳之。余尝有句云："一田一井浇禾遍，此是泉南古井田。"亦异闻也。盖泉州在海边，地之下皆水所渗，故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则井亦涸。

断水御海寇

海水不可饮，故凡海舟必有水舱，取淡水入其中。余在广，因祭南海神庙，适有西洋船泊狮子洋，遂登焉。其高七八丈，水舱深亦如之。凡取淡水处皆有程，至某地取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闻国初海澄公黄梧初附时，有朝臣问以御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于内河。凡入内河取水处皆设炮台，使不得入，即困矣。"今沿海各港汊皆有炮台，梧所创议也。余往厦门，涉海汊，见水极清泚可爱。因以一指蘸而尝之，乃酸涩不可耐，良久舌犹不能屈伸云。

河底古木灰

岁丙午，江南大旱。余乡河港皆赤裂百余日，居民多赴烟城濠中掘黑泥，和麸作饼。相传此城本沈法兴聚粮处，年久化为泥也。乡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五六尺许，辄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终日不熄。其质非土非石，有大至数围，须用斧劈

者；有碎叠成块，缝层层可揭者。细验之，则大者本巨木，层叠者则木叶所积，年久烂成块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树，河港之在野者罕所植。间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其孰肯砍而弃诸河？意必洪荒以来，两岸本多树，随山刊木时始伐而投之，历千万年成此耳。是岁，数百里内河港俱掘得。滆湖大数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买数百斤犹存。

卷五

《诗》有四始、五际。按《诗纬泛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者，天门，出入退听。《居易录》。

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筮存，《本草》、《素问》以方技存。

《大戴记·夏小正》、《管子·弟子职》、《孔丛子·小尔雅》，古书之存者，皆三子之力也。

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孔，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李诩《戒庵漫笔》。

“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此淳于俊对高贵乡公之言也。汉、魏间守经甚严，此语必有所本。同上。

孔庙易“文宣王”号为“先师”，易塑像为木主，相传嘉靖中张璁所建白。然明太祖初年已易木主矣。《水东日记》云：国初孔庙、城隍皆木主，今虽太学亦以塑像为常，不知何时始也。闻广州城隍旧设木主，景泰中，都御史易塑像云。一说太祖改塑像为木主，而旧时塑像，各学生员俱不忍毁坏，遂迁于夹室。后功令稍弛，仍奉以塑像，迨至嘉靖中始易木主云。

诗看用事，字看用笔，画看用墨。

《杜少陵年谱》系黄长睿所著。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乃有次第。然后少陵之出处老少，粲然可观。

三言诗起于散骑常侍夏侯湛。李东阳有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徐东痴云："辘轳鸣，井深浅。楼高高，去何远？"

六朝以来绝少题画诗，自杜少陵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等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嗣是苏、黄诸公极妍尽态，物无遁形。以后益务斗胜矣。

古来构园林者，多垒石为嵌空险峭之势。自崇祯时有张南垣创意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巧夺化工。南垣死，其子然号陶庵者继之，今京师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扬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平远山水，尤奇矣。

宝志公圹本在钟山，而今鸡鸣山有志公肉身遗像者。明太祖将以钟山为陵，并欲取灵谷寺以扩兆域。祷于志公，得签诗曰："世间万物各有主，一厘一毫莫乱取。英雄豪杰本天生，也须步步寻规矩。"后终以钟山为陵。启志公瘗，用两大缸合成，志公端坐其中，指甲已长，绕腰三匝。遂迁之于灵谷寺，而八功德水竟带去，至今尚在灵谷寺也。后太祖常召太常不至，内侍曰："遣往灵谷祭志公去矣。"乃命即鸡鸣山塑像祭之。杨仪《明良记》。

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贼起事，至陷宫阙，僭伪号，无一不相似。后巢败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斩首；自成败奔于九宫山，为村民锄死：亦无一不同。二贼死后，又皆有传其未死者。谓巢依张全义于洛阳，曾写己像，题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按此本元微之赠智度僧诗。自成死后，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又无一不相似。乃其败死，又皆以破毁祖墓所致。王氏《见闻录》：巢犯阙，有一道人诣安康守

崔某，请斫其金统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黄腰人，举身自扑死。道人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巢果败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传中有漆灯，漆灯不灭，李氏必兴。边大绶为米脂令，亦发其冢。果有一蛇，遍体生毛，向日光飞出，咋咋而堕。是日，自成即为陈永福射中左目。后虽陷京城，旋亦败死。是二贼又无一不相似也。然皆因发冢而灭。青鸟家风水之说，岂真有征验耶？

又黄巢所至杀掠，独厚于同姓，并黄冈、黄梅等县，亦得免祸。张献忠乱蜀时，亦于张恶子、张桓侯庙大有增饰。牛金星以下第举人作贼，凡进士官必杀，举人出身者不杀。后其党杀一县令，询知举人出身，乃弃而奔逃。此亦流贼之相似者。

张谊《宦游记闻》载有《白粥》一首："水旱年来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东西倒，我道匙挑两岸流。捧出堂前风起浪，将来庭下月沉钩。早间不用青铜照，眉目分明在里头。"《白粥》诗。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白粥》诗。

《豆腐》诗："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脱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割处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只合僧家与道家。"《豆腐》诗。

《池北偶谈》载海盐徐咸著《西园杂记》，谓"大礼之议，张、桂之论，确不可易。诸元老大臣徒以朝廷大议出一书生，不胜其愤，遂不论事之是非，相率力排之。其实非至公至当之论"云。又引黄毅庵《野记矇搜》云"有不可解者，大礼之议主张、桂而诋杨廷和也"。是阮亭之意，亦以张、桂为非。盖习于前明绪论，而不敢创为异说尔。《明史》谓"张、桂之论，千古不易。诸臣徒见汉、宋诸儒之成说，而不究事势之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此真作史者之卓见

也。

《池北偶谈》谓元时以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术里阔歹、竹温、渤海八种人为汉人，以中国人为南人。　　按：元时亦有不尽然者。初取辽、金，以辽、金人为汉人。继取南宋，则以南宋人为南人。

邱文庄《世史正纲》云：王安石行新法，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人，素有闻望，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此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也云云。然王旦致仕后，已尝为玉清昭应宫使，则不自安石始矣。盖祖宗时本已有之，不过一二老臣以示尊礼崇奉之意。至安石，则增置益滥耳。陆放翁以宝谟阁学士致仕，亦有十样锦之祠禄，则庶僚亦得邀此恩例。此又安石后所滥加者也。

汴梁王金章吊其师刘文奇诗云："门无司马求书使，室有黔娄正被妻。"

韩翃诗："新衣晚入青杨巷，细马春过皂荚桥。"此不过属对字面好看耳。青杨巷在荆州，梁何妥居白杨巷，萧脊居青杨巷。皂荚桥在扬州，晁无咎《扬州》诗云："皂荚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遥。"相去数千里，凑合有何味耶？

云间某相国之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嗔其行迟，曰："吾相门之子，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亦不能行？"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语闻之董苍水。

尚宝卿王延喆，王文恪之子也。性豪侈。有持宋椠《史记》来售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价。"乃选善工，就宋版本刻就。其人如期至索价，又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膺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取新刷数十部，并板亦赠之。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震泽王氏《史记》是也。以文恪之清正，而其子豪富

如此。今苏州布政司署，相传亦文恪旧第四分之一，则其富可想矣。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是年十月得扬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扬郡濒江，故曰"江头"也。然终未悟"玉兔重生"所指。予以崇祯甲戌生，实在闰八月。过闰中秋，遂擢拜国子祭酒，于是乃悟。《居易录》。

刘云山，常州医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忽有人到门曰："我刘云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赠之金，不受，曰："他日寻我于毗陵之司徒庙巷可也。"后某至庙侧，有老人曰："云山死三十七年矣。其生时常信鬼神，曾为斯庙广其祠宇，而自为像于神旁，尚可识其形容也。"巨室子入拜，其像宛然。陈椒峰记其事。

仪真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王平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平甫所葬也。阮亭《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正指此。然按《独醒杂志》，耆卿死葬枣阳县之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会。然则柳墓不在真州也。

福建总兵杨富有嬖童生二子，杨子之，名曰天金、地舍。后杨历官江西提督。又乐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余内兄张宾公亲见之。《池北偶谈》。

陈丈人年百余岁，知县周惠隆延之，询其所得，曰："无他，知事迟，回头早耳。"

江阴君山以春申君得名。其山临江，为一邑胜境。有联云："此水自当兵十万，昔人曾有客三千。"

卢仝之死，今据《戒庵漫笔》谓甘露之变，座上见收，年老寡发，收者以丁钉其颅而去。

《水南翰记》："人家择风水，子孙百世计。谁知后来者，反卖祖宗地。其地若果佳，其家长富贵。其人卖至此，其地必不利。"

宋壶山《赠地理师》云："世人尽知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世不见。我见富贵人家坟，往往葬时本贫贱。迨其富贵力可求，人事极时天理变。"又钱仁夫诗云："寻山本不为亲谋，大半多因富贵求。肯信人间好风水，山头不在在心头。"

"行过前山又后山，寻龙不见又空还。想应相去无多路，只在灵台方寸间。"亦堪舆家言。

成化己丑会试题"老者安之"三句。有举子破题云："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李西涯为主考，批曰："若还如此等，着他等一等。"汤沐《公余日录》。

江阴周岐凤狂放，得罪逃避。钱骅赠以诗云："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似孔融。"同上。

汤沐《公余日录》：部曹马汝砺以失火事罢官，陆龙皋慰以诗云："非灾敢谓池鱼及，是福终当塞马归。"

萧何封酇。酇有二音，音赞者在南阳，音嵯者在沛。王楙《野客丛书》引《唐书·刘晏传》释文，并引杨巨源、贾岛、姚合诸人诗以证之，当作赞音，其音嵯者乃误也云云。同上。

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屡过，犹未识其偏旁。

《居易录》述"吴梅村师谓，予在广陵日了公事，夜接词人，比之刘穆之"，则知阮亭曾拜梅村为师也。

张谊《宦游纪闻》：元世祖欲吞巴、蜀，舣船万舰，阻绝江流，使鱼不得下。时有张、王二守并屯要害，百计拒敌不肯屈服。每悬鱼竿上以示有余，世祖遂潜师而退。钓鱼名山者以此。按攻合州是元世

祖之兄窝阔台，非世祖也。

西瓜已见《五代史·胡峤传》，而江以南犹未有种也。自洪忠宣使金移种归，始有之。亦见李诩《漫笔》。

古辣水用锡罐贮之，上刻“永乐二年熬造”。罐重二斤，水八两，香气酷烈。同上。

左萝石有《古辣水》诗。又有古姓者，自号古辣泉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之泉酿酒，埋之地中，取出名古辣泉。

人参背阳向阴，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今则产辽东之北者最贵重，有私贩入山海关者，至大辟。至上党参，则无有过而问者矣。古今地气不同，抑物性有变易耶？

今人称子弟之不成材者曰“不郎不秀”。汤沐《公余日录》：明初民间称呼有二等：一曰秀，谓故家右族颖出之辈；一曰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跨越。

李西涯有子兆先，明敏绝人，而好游荡。公一日题其书室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有限光阴，秀才秀才。”其子归，亦题公书室曰：“今日黄风，明日黑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杨仪《明良记》。

张忠定廷登屡典乡、会试，得人最盛。其厅联云：“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小说载李空同督学江西，一生偶同姓名。李出对句云：“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应声对曰：“费无忌，长孙无忌，公无忌，我亦无忌。”

兵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与给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厕甚急，

夏戏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即对曰："弃甲曳兵而走，尚书，尚书。"常输也。见《齐东野语》。

张谊《宦游纪闻》：安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脑。"程篁墩对曰："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

金山一小沙弥善对。太守某出对云："史君子花，朝白午红暮紫。"应声曰："虞美人草，春青夏绿秋红。"

一个十字，四个口字。圖字。　　一个口字，四个十字。畢字。

今人谓干谒求财者曰"打秋风"。靖江一县令得客所送扇，题还之曰："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同上。

杨一清童时，有某国公与某尚书同席，各赐以杯酒，一清以两手接之。尚书出对曰："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杨应声曰："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同上。

《宫人》诗曰："金针刺破南窗纸，偷引寒梅一线香。蝼蚁也知春富贵，倒拖花片上宫墙。"

磨谜：路迢迢而非远，石叠叠而无山。雷遥遥而不雨，雪飘飘而不寒。

采石李太白墓，过客留题甚多，有一诗云："采石湾头一堆土，李白文章冠今古。来的去的一首诗，鲁般门前弄刀斧。"

荷叶鱼儿伞，蛛丝燕子帘。

陈询出为同知，同僚饯之。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韵相协，以成句终之。陈循云："轟字三个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远上寒山一径斜。"高穀云："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

酒。”询自云：“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一字或去上，或去下，仍各成一字（如章字上去立，则下成早字；下去十，则上成音字）：兑、克、患、昼、粪、党、羆、蕊、薰、箪、嶲、□、巢、奔、苍。

上下无异：中、申、車。

四围无异：田、十、回、井。

中去一字为别字：窮、穹；庥、床；阊、间；闾、问；屁、尼；痴、疾；窳、窋；羁、骂；霭、霅。

颠倒各成一字：由、甲；干、士。

移中置上别成一字：田、古；困、杏；囷、沓；囷、否；回、吕。

移中一画在上别成一字：自、百；曲、西；尹、户。

一字易置为二字者：可、叮；召、叨。

两字各异音同者：瞎、核；镤、帕；铭、溟。

《水南翰记》：国子祭酒和诗有以“琱弓”作“弓琱”者，监生嘲之曰：“琱弓难以作弓琱，似此诗才欠致标。若是此人为酒祭，算来端的负廷朝。”

天然对偶用经书句者：“天维显思，民亦劳止”。“维汝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奋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纯，周公之才之美”。“闲暇而明政刑，会通以行典礼”。“礼乐自天子出，笾豆则有司存”。“欣欣然有喜色，荡荡乎无能名”。“率百官若帝之初，于万年受天之祜”。“发号施令罔不臧，陈善闭邪谓之敬”。“闻俎豆未学军旅之事，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亶聪明而有

作，不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是为冯妇也，无若宋人然”。“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迅雷风烈风雷雨，绝地天通天地人”。“无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献。似曾相识燕归来”。王琪。“水底月如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杨大年。“天若有情天亦老，李长吉。月如无恨月长圆”。石曼卿。“江州司马青衫湿，王安石，梨园子弟白发新”。蔡天启。“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征但妩媚”。东坡。“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汤思退。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洪容斋。“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汪圣锡。“孟孙问孝于我我；赐也何敢望回回”。

目字加两点，不作贝字看。贺字。　　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看。資字。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又是呆秀才。極字。

莫道南风常向北，北风也有向南时。同上。

城外俱是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暖姝由笔》。

五风十雨梅黄节，二水三山李白诗。李西涯、程篁墩在采石联句。

祝枝山学佛语作叉袋谜：无佛物不开口，开口便成盛佛。盘多罗诘结多，罗破多刹撒多，佛物多难陀驮。

客少主人多，天高皇帝远。

张文潜《宛邱集·仲夏诗》：“云间赵盾益可畏，渊底武侯方熟眠。”武侯谓卧龙。此谑当更云汤焞诸葛耳。相传有送鹅及梅子扎云：“汤焞右军二只，醋浸曹公一瓶。”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为言于当事，延主一刹，又

不得意，作诗云：“当初只欲转头衔，转了头衔转不堪。何似仁王高阁上，倚阑闲唱《望江南》。”此与“匆匆不暇唱《渭城》”相似。

《爆孛娄》诗：“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穀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髻斜。”

俗语作对：“烧炭用柴，必横柴而竖炭；煎浆下饭，须热饭而冷浆。”同上。

纸画梅花，有诗云：“羌笛有声吹不落，胆瓶无水亦常开。”同上。

俗语：精曰“鲫令”。团曰“突栾”。孔曰“窟笼”。蓬曰“勃笼”。忍曰“熬”。足曰“够”。视曰“看”，曰“望”。按曰“揿”。浮曰“吞”去声。移曰“捅”。流曰“倘”。虹曰“吼”。窍曰“洞”。箸曰“快”。卧曰“党”。概曰“荡”。跑曰“波”。立曰“站”。趋曰“跑”。躲曰“闪”，曰“伴”。藏物曰“圆”。热酒曰“顿”、曰“荡”。泻酒曰“筛”。门关曰“闪”。非常事曰“咤异”。喜事曰“利市”。忧事曰“钝”。阶磴曰“僵□”。自夸曰“卖弄”。首饰曰“头面”。鞋袜曰“脚手”。器曰“家伙”。取物曰“担”，曰“拿”。疟疾曰“打摆子”。相助曰“帮辅”。小食曰“点心”。

明太祖尝至国子监，有厨人进茶，上悦，赏以冠带。一贡生夜吟云：“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帝适闻之，应声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同上。

刘钦谟至一僧寺，僧不答。刘问何礼，僧曰：“我释教不答是敬汝。”刘偶见一戒方，取击僧首。僧问何故，刘曰：“我圣教打是敬汝。”同上。

伍文定与知府出行，见墙头露出一少艾。知府出对曰：“墙内桃花，露出一枝难入手。”伍对曰：“园中梅子，不消几个便酸牙。”同上。

正德三年会试，王鏊、梁储为主考官。教坊演戏，一人问曰：“今年会试文何如？”一人答曰：“王良，天下之贱工也，如何得好文章？”

金星士有《劝世》诗：“有生有死自家知，人不回头也是痴。傀儡一场虽好看，可怜终有散场时。”

一字易置为二字者：可、叮；召、叨；古、右。字异音同者：缌、相、钤。

僭删朱子中庸首节章句

朱子注“天命之谓性”三句，不知费几番参究然后落笔，固已无复可议，而愚窃尚有未安者。“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第思孟子云“犬之性”、“牛之性”，即同是物类，已不能同性，况能与人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乎？盖物之中清浊本不同，有与人性相通者，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乌反哺，羔跪乳，鸡司晨，犬守夜，牛负重，马健行，是也。圣人因得而品节之，如牛穿鼻，马络头，皆驯而服之，非必栖鸟于泉，蓄鱼于木，而后谓之品节也。有与人性不相通者，如豺虎之暴，蜂虿之毒，跂行、喙息、蠕动，甚至虺蛇枭獍，亦何莫非率其所赋之自然，而所谓理者果安在乎？况又有五常之德乎？圣人于此，亦惟有如周公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固无所施其品节之方，物亦不受圣人之品节也。益可见人性、物性不可混而同之也。子思专就人身上指示性理，故言无弊。朱子从阴阳五行根源说下，故不得不兼人物而言，既兼人物而言，又于人所得天赋之理处不另为划清，故语多窒碍也。今僭删数字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亦”应改“即”。赋焉，犹命令

也。于是人之生，删一“物”字，专主人说。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二字亦可删，五常之内自有健顺也。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如此注解，似觉意圆而义密。至于末节有“万物育焉”之句，则又是人道之极功，而非谓人物初生时同得天理之全也。愚陋之见，未知然否？

题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

是集久无刻本，余从江阴叶保堂明经处借得抄本，颇完善。一再读之，知其生长于元末明初，与杨维祯、倪瓒、袁凯辈相友善，而始终不仕。盖自托于元之遗老，欲以隐节自完。故其为诗大概以扶植名教、激扬风义为主。如余阙、李黼、石抹宜孙、陈友定、达识帖木儿等捐躯殉难，及他节妇、孝子、义士，无不各有小序以表彰之。尝劝张士诚降元，授官太尉，诗中即以“张太尉”称之。其后士诚僭伪号，则不复齿及。盖隐援陶渊明甲子纪年之义，亦可见其用意所在矣。古体诗音节高古，时有汉魏遗韵；近体亦老成朴实，不落纤佻。固不屑与鞶帨家争工斗靡也。保堂以乡先辈遗墨，不忍听其湮没，将付梓以传，可谓能扶大雅之轮矣。

河套

河套古朔方地，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余里，饶水草。明初设东胜二卫，永乐后以地远难守，遂废为瓯脱。正统十四年，有额森旧名也先。寇宁夏，留千余骑于其中，然尚未为所占据也。天顺间，有阿勒楚尔旧名阿罗出。潜来居之，又有伽嘉色楞窃入套，将为久居计。王越等往剿，虽屡捷而寇据

套自如。伽嘉色楞又纠元裔们都，将居套内称汗。成化四年，项忠讨满四，恐其乘冰冻与套寇合，乃急攻，获满四。可见是时寇久已居套矣。成化九年，王越袭寇于红盐池，大捷，寇始徙北去，西陲得息肩者数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以延庆地平易，寇屡入套，我反居外，寇反居内，故筑边墙千七百里，以限内外。弘治元年，小王子渐入套中出没为寇。弘治八年，鞑靼北部伊果剌、伊木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等相倚为边患。小王子居东方，号土默特。其分诸部在西北者，曰济农，曰谙达。二部据有河套，时入寇。济农先入，谙达自丰州来会之，相倚为边患。总督刘天和击败之，然终未逐出。后济农死，谙达独盛。嘉靖二十六年，谙达求封贡，诏不许。时曾铣上言："寇居河套将百年，出套则寇宁夏三关，入套则寇甘、固，应请水陆并进，三举则寇不能支，当远徙矣。"帝方向之，而帝意忽中变，故严嵩得以陷铣及夏言于大辟。究而论之，套地水草肥美，自永乐弃废之后又无汉人居之，故寇得窃据。其始犹未敢据为巢穴。中国每岁发兵搜套，其时寇常为客，而我犹为主。迨后驻牧既久，寇且视为故土，彼反为主，我反为客矣。今套地实即鄂尔多斯，守藩服惟谨，与四十八家蒙古及喀尔喀诸部落，长为不侵不叛之臣，自无庸驱之他徙。然则驾驭外藩，固在朝廷之盛德，使之不敢生心也哉。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因演剧有《议河套》一出，因略考套中原委于此。

假印大案

嘉庆十四年冬，有蠹吏蔡泳受、王书常、吴玉等私雕假印，凭空捏造事由，向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共十四次，并诈传谕旨，称钦派办工大臣姓名，用伪印文书咨行部院衙门，以致各堂司官被其欺蒙，给发银两。有商人王国栋亦以工程在广储司库领银，看出假印，事遂

败露。皇上念此案干涉大小官员甚多，惟恐稍有枉滥，默祷于天。正当节届近年，天气开朗，瑞雪应期，因即照军机大臣所拟，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即处斩，仍先刑夹一次，再行正法。并传集各部院书吏环视，俾知警惧。其为从之谢兴邦、商曾祺，秋后处决。余犯陶士煜等七人发黑龙江为奴。其失察之堂司官分别黜降有差。

海盗来降

闽粤外洋自盗首蔡牵俶扰滋事，海氛不靖已十余年。牵后为官兵所击溺死，继有朱渍为首猖獗又数年。渍死，其弟朱渥独不愿为匪，嘉庆十四年冬率党伙三千三百余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带、本名郭学显。张保仔二股，船数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带亦愿为良民，张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与保仔奋勇鏖战，杀其伙党百十人，擒获三百余名。自率其众五千余人，亦于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内港，赴官呈献，并缴大小船七十余只、炮四百余位。闽浙总督百龄具奏其事，上喜其悔悟自新，赏给郭婆带官把总，令其随同捕盗。又同时有盗首东海霸陈胜等四百余人，亦带领船只炮械来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机剿捕，又歼贼六七百人。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许盗贼，今据邸报，投首及擒献歼毙者不下万人。真天子如天之福，自此东南数省，当长享清晏之福矣。

卷六

高名衡

王阮亭《居易录》记明崇祯中高名衡工诗画，尝在京画白练衣，内有花二十五种，寄其夫人张氏，并题五七言绝句，《录》中载其四首。以为风雅中人。按名衡字平仲，以御史巡按豫省，劾熊文灿表荐孔贞会，为其所愚，专以抚流贼，遂致误国。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来攻汴梁，名衡偕推官黄澍、祥符县王燮、总兵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由豫按代李仙风为豫抚。是年十二月，自成又攻汴，名衡偕陈永福及巡按任濬等，不解甲者四十昼夜。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贼放火药攻城，为浮土所歼而退。三月，贼再来攻，以必拔为期，筑长围困之。直至九月十五日，朱家寨、马家口黄河两路大决，汴城全淹，始护周王以出，仍回城拒守。帝念其劳，得以乞病归。钱谦益记其守城诗，所谓“心同石炮俱糜碎，身与金钱总弃捐”者也。则名衡实为封疆劳臣，何以《居易录》绝无一字及之，但云守汴有功而已。

骆养性

王阮亭《池北偶谈》：故明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崇祯时，熊开元、姜埰以言事下锦衣狱，一夕，帝御笔谕养性，取二犯绝命。养性附奏缴御笔，谓：“言官有罪，当明正典刑。今以昏夜杀二谏官，臣

不敢奉命。”适帝意亦解，遂得不死。按《东华录》，养性入本朝，顺治二年为天津总督，奏请田赋悉照明代原额，其辽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万，一概删除。得旨允行。是时天津尚沿明季设有总督，故养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余万之加赋，可谓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是养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阮亭乃反遗之，未免舍其大而志其细。阮亭又谓宋荔裳犹及见之，而不言其现任官位，盖已致仕退闲矣。

骆养性掌锦衣卫，乃周延儒所荐也。后背延儒与中官结，反刺延儒阴事，皆上闻。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赐死。

王承恩

崇祯帝缢煤山时从死者，诸书所记不同：冯梦龙《甲申纪闻》谓太监王之心、程源。《孤臣纪哭》谓太监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记》谓司礼监王之俊。《绅志略》谓王之心从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尽。陈济生《再生纪略》谓王之心从死，其司礼监王之俊，则被贼追赃时自尽。王世德《崇祯遗录》谓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帝缢，王之心从死。宗周、之俊献太子、二王于闯贼。是皆无王承恩姓名。惟徐梦得《日星不晦录》谓太监王承恩于十九日缢死，然不言从帝同缢。《国事补遗》及《国变录》则谓帝与王承恩对面同缢。今《明史》载同缢者系王承恩，盖据我朝顺治十一年上谕褒恤明季殉难诸臣十六人，内独有太监王承恩。其时鼎革之际，明末内监多有在宫禁执役者，我世祖章皇帝询得其详，故独褒恤之。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以熊赐履等所进《明史》稿载王之心系属错误，特命改王承恩。可见稗官小说多有不可尽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时，考订必求确核，真可传信千古。

按吴梅村所辑《绥寇纪略补遗》，独载帝与王承恩对缢于寿皇亭，内监皆未知。因御马至山后齕草，一珰识之，始寻得云。梅村成书在顺治壬辰，比世祖褒恤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辑已得其实，可见其临文不苟矣。

张家玉

《明史·张家玉传》：闯贼陷京城，家玉抵书骂贼，被缚去，长揖不跪。贼以杀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实父母尚在粤也。然诸野史所记皆无此事。《燕都日记》谓家玉上书闯贼，请表彰死节诸臣。贼始而欲腰斩，继而免罪，仍署弘文院。《日星不晦录》家玉名下注：骂贼，绑出要剐，旋放。《劫灰录》谓家玉年少貌美，声巨词辨，贼曰："吾杀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释之。家玉恐不得脱，乃转为文誉贼，乘间南走。惟《绅志略》谓家玉上书闯贼，请宾而不臣，贼怒，欲剐之，颜色不变，乃释。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跪云。是为亲屈膝，事非无因。然诸书皆为之讳，则以家玉归广东后起义兴复，百折不回，死犹不肯以颈血污敌手。其大节固已卓著，此等权宜营脱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也。至修《明史》，则不妨瑕瑜互见耳。

华兰芬《燕邸日抄》亦谓家玉已极口骂贼矣，绑出要剐，遽尔回心。为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鉴辑览》以家玉曾谒闯贼，廷议不予谥。

汤若望　南怀仁

余年二十许时阅时宪书，即有钦天监正汤若望、监副南怀仁姓名，皆西洋人，精于天文，能推算节候。然不知其年寿也。后阅蒋良骐《东华录》，则汤若望当我朝定鼎之初，即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顺治九年，汤若望又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仪器。初曰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钦天监正，则本朝所授官也。是年又赐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又从钦天监正升太常卿衔。康熙七年治历，南怀仁议奏：监副吴维烜所造八年时宪书，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错误。遂革惟烜职，授南怀仁为监副。按国初至余二十许时已一百二十余年，而二人在朝中已能制造仪器，必非少年所能，当亦在三四十岁。则余识其姓名时，盖已一百五六十岁矣。后阅《明史·徐光启传》，以崇祯时历法舛讹，请令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是崇祯初已有汤若望，则又不止一百五六十岁。嗣后又不知以何岁卒也。

《明史·外国传》：西洋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如徐光启辈是也。

牛金星

卢氏县举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与谋议帐中。后私归取其妻子，为族中送官，坐斩，得减死论。自成又得之，大喜，伪署弘文馆学士。说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创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民间，并为之分等威，申职守，创官爵名号，大加置署。自成既僭号，拜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及自成自京师败归陕，金星子佺为其襄阳府尹。金星随自成自陕南奔，其同党宋献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佺于襄阳。此《绥寇纪略》所记也。以

后不知下落，料已失势死矣。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洛阳伽蓝记

佛教之入中国，已见《陔余丛考》。今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晋永嘉中，洛阳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内外共一千余寺。其最雄丽者为永宁寺，后魏灵太后胡氏所造浮图，九层，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门达摩遍历诸国，谓阎浮提所无也。　按白马寺，汉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经，以白马驮来，因以为名。此一寺最古。后魏显祖好浮屠之学，国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实自后魏始。　报德寺，孝文帝所立，为冯太后荐福。　景明寺、永明寺、瑶光寺，皆宣武帝所立。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为其父母追福。　胡统尼寺，太后姑所立。　景乐寺、融觉寺、中觉寺，皆清河王怿所立。　明悬尼寺，彭城王勰所立。　平等寺，武穆王舍宅所立。　龙华寺，广陵王所立。　宣忠寺，城阳王徽所立。　高阳寺，高阳王雍之宅，雍为尔朱荣所害，故为寺。　追光寺，东平王略之宅。　建中寺，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　长秋寺，刘腾所立。　昊宁寺，司徒杨椿所立。　又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故列刹相望。　龙华寺，众羽林所立。　菩提寺，西域人所立。　法云寺，西域乌伤国沙门摩罗所立。　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惠生有《行记》，亦载《伽蓝记》内。

按佛教既无益于身心性命，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不知何以风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异动人之处，是以所至皈依。如《晋书》载记内所志诵经解难、临刑枷锁自脱

之类，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蓝记》所谓盘陀国王舍位与子，向乌伤国学婆罗门咒，四年尽得其术。还，复登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向王悔过，实足骇人观听。是以人皆信向，到处崇奉。乌伤国有如来晒衣处。龙王寺有如来履石之迹。婆楼城有如来投身喂虎处。王城南摩休国有如来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再西行五日，有如来舍头施人处。辛头河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以肉喂人处，有如来挑眼施人处。雀离国有如来为尸毗王救鸽处。那竭城有如来浣衣处。虽皆出于附会，然能使天下人人附会，必非无因。盖佛教多在咒语、偈语，如张道陵在鹤鸣山造符咒，传之至今犹有验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圆梦等技，虽不识字人习之，亦能驱使鬼神，不可尽以为诞妄也。世间万事无不有，岂可以方隅之见概之哉！

庚申外史

权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顺帝为宋德祐帝之子一事，最为斟酌得宜。谓之真，则无确据；谓之假，则当时朝野咸有传闻。故开卷即书“文宗崩，遗命以明宗子妥欢帖木儿为嗣”，此顺帝得嗣位之由来也。下又叙明，德祐帝入元封瀛国公。瀛国公，幼君也。既长，愿为僧于白塔寺中，号合尊大师。后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出游，过其地，怜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与之。延祐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物色得之。乃问瀛国公曰：“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宝乎？”曰：“无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是虽未明言此子即妥欢帖木儿，而明宗先有子懿璘只班，立未逾月而殇，此外别无他子，则即妥欢无疑也。顺帝入即位后，又载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在时，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问当时草诏者何人。虞集、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乃舍而不问。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

子，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故余应、袁忠彻、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可谓措词尽善矣。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大饥，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有普贤奴谓使者曰："他将帅出师，皆朝廷供给刍粮。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费朝廷一钱，乃来求粮耶？"参政张至道叹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乃运五十车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始有颍上红军起。十三年，颍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克复汴梁。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始统其父军，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且张至道谓"三十二年天子"，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何得倒置耶？

绥寇纪略

吴梅村著《绥寇纪略》一书，记明末流贼之祸。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题。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而记载详赡，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其大者朝章国典、兵制军饷、勋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无一不广搜博采。甚至流贼之混号，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一一考核，又参之以传闻，揣之以情事，而后成书。其自叙谓北都之殉难者，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则有陈禧之《甲申上谷纪事》，其他各省访辑详载，虽滇、黔边裔亦搜剔不遗，其心力可谓勤矣。每卷后又各有论断，文笔雅洁，各成一则古文，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

《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

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入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焴、陆之祁、张璘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陞、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狥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濬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灭，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㸆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

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绥寇纪略》卷九，李自成入西安，长安知县吴从义死之。乃即此卷内隔五页，又云自成封吴从义为太平伯。自成败回陕，从西安逃出时，吴从义尚从之至武昌。岂两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

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自成脑中锄死。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而《纪略》凡十二卷，《明史》只以三四十页括之，可见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畴驰驱剿贼，自崇祯二年至十一年，无一处不身在行间，而《明史》所列劳绩尚不如《纪略》之详，则正史与野史，体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亲兵曰“都虞候”，以勇士为“曳落河”，以番部为“典属国”，以汛地千把总为“候尉吏”，以抚降者为“安集掾”，以阉人为“竖头须”，此则过求典雅而反近于炫博也。

闻之故老云：明崇祯十五年，松山为我朝兵所败，传闻督师洪承畴已殉难，崇祯帝恤典极隆，赐祭十六坛。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状散吊客。方祭第十四，崇祯帝将亲祭，《通鉴辑览》谓赐祭十六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后金声起兵徽州，与门人江天一俱败。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诵崇祯祭承畴文以愧之。承畴入本朝，为江南等省经略，又为川、湖、云、贵经略，归殁于京师。其子弟又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事，即从从本朝入关起。有轻薄子得其两行状，订为一本以作笑端云。　　按承畴历官，惟在前朝剿流贼最劳勋，本朝国史未必叙其在前朝之事，赖《纪略》一书纤屑备载。盖其在前朝，实有鞠躬尽瘁之忠不可泯没者，不必复责其半途失节也。

冒赈大案

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皇上不惜数十万帑金，赈济灾民。有山阳县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己。上司委试用知县即墨李毓昌查赈。毓昌新进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伸

汉惧，许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饯别，是夕毓昌暴卒于公馆。淮安府知府王毂来验，口尚流血，竟不问，以颈有绳系，遂以自缢报。家人李祥、顾祥、马连陞皆雇募长随，并伸汉拨来听差人包祥，亦长随也。棺敛毕皆散去。未几，毓昌有叔李泰清来省视，见遗衣有血痕，颇疑之。密访亦有所闻。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具奏，上命山东巡抚吉公提尸柩来济宁检验，口内尚有血痕，通体骨青黑，的系中毒。捕获五长随鞫讯，乃知伸汉贿嘱诸长随，乘其主酒渴，饮以鸩，又绳系颈，若自缢者。上大䖍怒，以为从来未有之奇。诸长随皆凌迟处死。内手灌鸩之李祥，解至毓昌坟上，先刑夹一次，刳心以祭其主。顾祥、马连陞先责四十板。包祥创谋，亦先刑夹一次。王伸汉斩决枭示。先验尸之王毂，以得赃，亦斩决。其余查赈徇隐之同知、教官，皆连坐，分别定罪。加赠李毓昌官知府，其继子李希佐钦赐举人，一体会试。赴京控告之李泰清，亦赏给武举人。又御制五言排律三十韵以旌异之。颁诏天下，各地方官谅无不警惕矣。或者虑将来地方官因此遂不敢报灾办赈，不知圣天子视民如伤，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岂肯因噎废食。惟向来办赈之法本尚疏略，盖徒察弊于事后，而未能杜弊于事前也。放赈时虽有委员监放，既赈后亦有委员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救荒之策，究莫如减价平粜。多设厂座，俾远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贩；仓谷不足，则买运以续之：此最为实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灾重必应发赈者，饬各地保开报饥户，官为核实，即缮写姓名。凡一州县之内，各乡必有村镇聚集之所，计不过数十处。发赈之前，先将饥户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赈期之久暂，分贴此数十处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见之。事后抽查，亦易见虚实。则地方官自无从浮开饥口，即无从虚领赈资，不防弊而弊自绝。圣主可无虑官吏之中饱，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匿灾不报，或转致滋事也。

明末职方郎李继祯疏言：国家发金钱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得不止数十万金钱也。今已从贼者虽多犹有限，未从贼而将来必至从贼者无限。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

费孰多，今日借出之钱与他日借出之钱孰多，不待词之毕而可决矣。又宫允李明睿疏言：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两钱之用；急时与十钱，不敌一钱之用。

银杏树

嘉庆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学大银杏树一株，腹中忽发火，从隙处迸出青绿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日辰刻方熄，树仍无伤，葱郁如故。按李戒庵《漫笔》，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今岁非会试之年，俟日后验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僭号。见《吴越备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僭号。见《庚申外纪》。

头有肉角

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俣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俣传》。余亦曾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吉征。

八仙

俗以钟离权、吕洞宾等为八仙。后蜀孟昶生日，道士张素卿进《八仙图》，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璜也。详见黄休复《茅亭客话》。又《图画见闻志》作李阿、长寿仙。《居易录》。

《居易录》载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马，食人田禾。群伺之，不可得，乃相约弓矢射之。马被创逸去，众随血迹寻之。至周皇亲坟，一石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即此马也。余远祖廉使公讳敔，明景泰甲戌进士，仕至山西按察使。谕茔亦有此异。相传每稻熟时辄秕而不实，但夜有砆米唱山歌声。居民迹之，乃坟上石人也，遂仆之，至今尚卧田中。余欲重起之，居民惧再为田禾祟，哀恳勿立，乃听之。

《长水日抄》云：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间尽令焚毁。及宣和间，上自搜访，一纸直万钱。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月林堂”榜书三字。幽人释子寸纸尺幅皆重购归之。是坡书翰不待南渡始贵重矣。

庆远人李文凤《月山丛谈》载广西镇安府五指山与交趾相邻，产水精，弥望如雪。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长至丈余云。余曾作镇安守，其地无所谓五指山，亦绝无水精，况长丈余者耶？

懒妇状如豪猪，入海化为鱼，名奔鳈。取其油作烛，饮酒则明，读书则暗。

晏公庙

晏公庙，昔人以为江中棕绳，许旌阳以法印击之，遂称正神云。按《国宪家猷》载猪婆龙事，有老渔问其姓，曰："晏也。"明太祖曰："昔救我于覆舟山，云是晏公。"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而不云棕怪。

大和尚

石勒称天王，奉佛图澄号曰"大和尚"。今沙门出世领众者例称大和尚，自澄始云。

招安梁山泺榜文

《居易录》载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有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拿获卢进义者赏百万贯，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十万贯，拿获董平、李进者赏五万贯有差。今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递降，皆用张叔夜榜文也。又传中方腊贼党吕师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又《七修类稿》言《录鬼簿》钟继先作，于此传之事尤多。

文徵明《方竹杖跋》语云：予今年八十七矣，而背未骀，发未黄，灯下犹能为蝇头细书，作画犹能为径丈势，不自觉其为老也。

康熙辛巳，御史张瑗疏请毁明逆阉魏忠贤西山墓及华表碑碣。得旨速行。

李福达匿常州杨七郎家，酒间，能呼屏风上美人下地歌舞。郡仓后深潭有蛟为祟，太守请捕之。作符，令童子入水，即持蛟出，乃杀

之，付厨作鲊甚美。又在华亭朱尚书家，一日告别，云往京师，并求两仆同行。既抵京，即令二仆归。后尚书方饮酒，李忽从空而下，又留住经年，乃去。

盘山拙庵禅师诵《白衣观音咒》云："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怛塔只哆多唵，伽茄啰挫伐哆，伽啰伐哆，伽诃呵伐哆，啰伽伐哆，啰伽伐哆，娑诃。"《居易录》。

阿魏散治骨烝、传尸劳、寒热、羸弱、喘嗽方，亦载《续夷坚志》。阿魏三钱；研青蒿一握，细切；向东桃枝一握，细锉；甘草如病人中指许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药，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温服，服时分为三次。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许时，再一服。丈夫病用妇人煎，妇人病丈夫煎。合药时忌孝子、孕妇、病人及腥秽之物，勿令鸡犬见。服药后忌油腻湿面诸冷硬食物。服一二剂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利，即当尽服之。或吐或利，出虫皆如人发马尾之状，病即瘥。又云此方得自神授，随手取效。陵川进士刘俞字彬叔，传吐利后虚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汤补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钱，人参三钱，远志去心三钱，龙骨二钱，防风二钱，甘草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锉为末，生干地黄四钱，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许时，更一服，谨避风寒。若未安，隔日再作一剂。已上二方，须连服之。

又云：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起时，采独科苍耳一根，连叶带子细锉。不见铁器，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及一碗。如疮在上，饭后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尽为度。如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以膏药傅之。京兆张伯玉榜示传人，后昆仲皆登第。　　又治一切恶疮，服瓜蒌方。悬蒌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纹者佳。细切。用白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见铜铁。患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亦见《续夷坚志》。又云：张户部林卿说有加大黄或木香或乳香没药者。病疮先疏利，次用瓜蒌

方。日以乳香、绿豆粉温下三五钱，防毒气入腹，外以膏涂傅之，自无不愈。

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温服。治疟，不论久近，即愈。

魏象枢初无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莲子，遂生子。李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验。

食河豚中毒者，陶九成录方：或龙脑浸水，或至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又槐花炒微黄，与干胭脂各等分，捣粉，水调灌即效。

于总宪传三秘方，云皆有奇验。治噎食、倒食症一方：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饭食之，八日不饮滴水，效。又一方：用虎肚烧末存性，好酒调服，效。治伤寒症：用糯米粽无枣者，和滑石末砸成锭，爆干，烧炭浸酒，去炭热饮之。七日内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汗。

碧玉露浆方：中秋前后，用无五棓子青布数段，每段长四五尺。五更时于百草头上，将细竹一根掠去蛛网，乃用青布系长竹上，取草露水绞在桶中。绞至布色淡，则另换青布。阳光一现，即停绞。所取露水，用瓷罐贮之。用男乳一杯，蜜一杯，参汤一杯，露水一饭碗，和匀，绵纸封口。次日五更，烧开水三大碗，将此和匀之露水隔汤熟熟，缓缓服之，治虚劳症极效。

扑打损伤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叶阴干。用时每野菊花一两，加童便、无灰酒各一碗，同煎服，立效。

又一方：取未退胎毛鸡，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

治失血症方：取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奇效。

麦粉用陈醋熬膏，贴无名肿毒，神效。

宋刘昌诗治喘方：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三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盏，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

治男妇气血亏损、喘嗽、寒热重症：用人参一分，真三七二分，共为末，无灰酒调服。二煎、三煎皆如前。日服三次，有奇效。

治肿毒初起：取鸡子用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末入之，仍以簪搅极匀，封孔入饭内蒸熟。日食三枚，神效。

《居易录》谓蛤蚧出蜀中，雌雄相抱，妇人临蓐握掌中，儿即易下。余守镇安，其地最多。雄声蛤，雌声蚧，能有十二声者为上。状如蛙而有青绿色，多在石缝中，以竹片嬲之辄来啮，啮则至死不放。其力全在尾，然不能雌雄并获。药肆所售必以对者，乃以两枚托为成对耳，非真对也。志云能润肺补气壮阳。余为守时，有仆人路陞病痨瘵症，每日和肉食之，半月全愈矣。

有人病溺不下，求于乩仙，判云："牛膝车前子，三钱共五钱。同锉为粗末，将来白水煎。"空心服之，果愈。

固齿及血衄方：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瓶，黄泥封固。用炭火五六片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细末，早晚用。

烂眼边单方

先洗眼。用桑叶数张，灯心三十寸，红枣七枚，明矾一撮，泡汤洗净。用猪苦胆一个，白蜜四文。猪苦胆略割破，白蜜灌下，用棉线

结口，贮在茶杯，隔汤煮之片刻。用羊毛笔搽烂眼皮边，即愈除根。

神效洗眼方

昔扬州有一赵知府，年九十有余，患眼疾，双目不明，二十年矣。后遇陈八相普长方，用桑白皮不拘多少，煅过存性，将水一碗煎至九分，澄清洗眼。不至一年内，如童儿一般。长方不可隐藏在家，若不传出，家贫寿夭。

洗眼日期开明于下

正月初八　四月初八　七月初八　十月初十　二月初十五月初五　八月初五　十一月初十　三月初五　六月初七　九月初三　十二月初八　若闰月望日洗亦可。

若有善信君子抄写此方传出世者，功德无量。浙东句章童广凌刊送。

桑叶洗眼方

立冬日采桑叶一百二十片，悬风处令自干。每用十片，水一碗，于沙罐内煎至八分，去渣温洗。日斋戒，忌荤酒。

正月初五日　二月初一日　三月初五日　四月初八日　五月初五日　六月初七日　七月初七日　八月初八日　九月三十日（月小则廿九日）　十月初十日　十一月初十日　十二月初一日

人被火烧，皮肉焦烂出虫如蛆者，用杏仁为末敷之，即愈。

有老人九十余，某公尝问何以得寿。答曰："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求子之法：妇人服四子汤，男子服四物汤。候月经净后入房，左手足用力。精过后，令女人亦侧左身而睡。盖男血女气常各不足，故各补其所亏也。

治喘方：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共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盏，煎减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居易录》。

治肿毒初起方：取鸡子用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细末，入之，仍以簪搅匀，封孔入饭内蒸熟食之，日三枚，奇效。同上。

高邮一学官自言少患血症，用青布非五棓子染者，于荷稻或草木上接秋露最洁者，以瓷瓶盛之。分作十八碗，作三次服。每次六碗，入人参汤五分，冬蜜、人乳各一钟煎服，久而益健。《居易录》。

治疫气、伤寒等症：麦门冬三钱，乌梅三枚，枣三枚，芫荽梗三十寸，灯心三十寸，竹叶三十片，煎服。同上。

梧州鲭鱼胆治眼疾立效。山羊血治血凝亦神效。同上。

治跌打损伤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叶阴干。用时每野菊一两，加童便、无灰好酒各一碗同煎，热服。同上。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鸡一只，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同上。

治失血症：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九沸，去酒取柿食之，神效。同上。

麦粉不拘多少，用陈醋熬膏，贴无名肿毒，神效。同上。

魏象枢无子，或教以每晨空心服建莲子，遂生子。李奉倩亦服此有效。

空中木通连白葱须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有效。

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二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不论久暂即愈。

黑豆丹方：用黑豆五斗，洗干后蒸三遍，去皮。又大好麻子三升，浸一宿取出，亦蒸三遍，令开口，去壳。用豆五升，麻子仁三升，先捣豆黄为细末，再捣麻子仁极细，添下豆黄匀作丸，如拳大。入甑内蒸过，从晨至夜参子时住火。天晓出甑，至午晒干，捣为细末服之。但以不饥为度，不得食他物。第一顿七日不饥，二顿四十九日不饥，三顿百日不饥，四顿千日不饥。如更服，永不饥矣。渴则饮新汲水或大麻子浆。若要重吃他物，用葵菜子研细末煎汤，冷服下，亦可。《戒庵漫笔》。

治一切发背毒疖：用虾蟆肝一个，银硃五分，再用好墨研磨，搽甚效。《暖姝由笔》。

韭菜地曲鳝泥，水调，治狗咬疮。同上。

治翻胃病：用梨一个，以箸钻一眼，入胡椒一粒。纸裹，灰中煨熟，去椒食梨。三五个试之，极效。

治积块：用白头老鸦，以青靛一二碗煮，食其肉。将骨磨末，面糊丸，酒下。

治喉闭方：用梧桐子一二十粒，研细，加少醋服，下痰自愈。

治心疼：青靛半盏，长流水半盏，调服。

治男妇气血两亏：用人参一分，真三七称二分，共为末，无灰酒调服。二煎、三煎皆如前。服三次，有奇效。

土虺蛇伤人最毒，用水牛耳中垢腻涂咬处，甚效。或急摘桑叶，取白汁滴伤处，亦效。

治鹤膝风：用碗锋略破虾蟆腹，留缝，不可穿。缚置患处。待动胁移时，虾蟆受毒辄死，再易一枚。不过两三枚，即愈。

治发背：用苍术去黑皮，加地龙、即蚯蚓。盐梅即霜梅。等分，捣成泥。猪胆调围四周，空头渐愈。传是孙真人方。

指甲刮极细末点目中，去翳甚妙。

治溺死者，急以鸭血灌之，可活。

治疯狗、毒蛇咬伤者，以人粪涂伤处，极效。须新粪乃佳。《戒庵漫笔》。

治广疮：用干荷叶浓煎当茶吃，六七日即愈。同上。

治虎伤：服香油，可解其毒。《戒庵漫笔》。

治病眼：用石蟹，水磨之有腥气，涂两眦，能已痛。《居易录》。

檐曝杂记续

钦赏三品职衔准重赴鹿鸣宴谢折

原任贵州贵西道臣赵翼、原任刑部郎中臣姚鼐，为恭恳代为奏谢圣恩事。奉上谕："本年庚午科乡试，据广厚奏：'江苏省原任贵州贵西道赵翼现年八十四岁，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现年八十岁，均系乾隆庚午科举人，循例恳请重赴鹿鸣宴'等语。赵翼、姚鼐早年登第，耄齿康强，宾兴际周甲之期，寿考叶吉庚之岁，允宜加锡恩施，以光盛典。赵翼着赏给三品顶戴，姚鼐着赏给四品顶戴，俱准重赴鹿鸣筵宴，以示朕加惠耆儒至意。钦此。"臣翼、臣鼐窃自思樗栎菲才，草茅陋质。昔年入仕，曾无补于涓埃；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礼筵有座，听广乐于笙簧；章服增荣，耀襕衫于黼绣。与作人之化，弥知圣寿之无疆；游化日之舒，又及引年之优赐。恩施非望，感切难名，惟有咏歌太平，虔祝纯嘏。教儿孙经书奋迹，世笃忠贞；率乡里孝弟力田，各勤耕凿。以期仰报高厚洪慈于万一。所有感激下忱，伏乞代为陈奏，恭谢天恩。

按：历科以来，惟庚午乡试多有重赴鹿鸣者。姜孺山《松江诗抄》云："康熙庚午，上海人陆秉绍中副榜，有《和黄宫詹会先后同年》诗云：'车骑联镳赴绮筵，鹿鸣歌后谒高年。却夸蕊榜题名外，添得三朝一地仙。"周甲科名曾有几，乡邦旧事却重

新。东山久系苍生望，六十年前榜上人。’”余中式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亦有吏部侍郎黄叔琳来会先后同年。盖即黄宫詹。今嘉庆庚午，余又与姚鼐及汉军施奕学、浙闱周春、闽闱林田培共六人，皆重赴鹿鸣。是庚午科必有重赴之事。其他如黄宫詹诗所称王文恭重赴癸卯，此外则近年梁同书、翁方纲皆重赴丁卯，馀不多见也。

又按：少司寇阮吾山《茶余客话》记东莞尹之逵，顺治丁酉举人。至康熙丁酉科，以巡抚会先后同年，重赴鹿鸣筵宴。主司严思位赠诗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硕果到今时。已从石室传丹诀，复与琼筵泛玉卮。金粟山头清白吏，珊瑚渊畔去来辞。非潜非见穷经术，百岁常为后辈师。”康熙乙卯乡试，松江进士唐昌期以万历乙卯，亦会先后同年。有客赠诗：“鹰扬杖履追前哲，鹗荐科名接后贤。”乾隆己未，赵执信亦与新举人会先后同年。沈归愚赠诗，有“后先己未亦同年”之句。余中庚午科，亦有侍郎黄叔琳昆圃来会先后同年。次年辛未，昆圃并会会试同年。其家本住京师，乃邀新进士至家大合乐，辇下称盛事。庚辰会试，史文靖贻直相国亦循故事。壬午，闽中黄莘田亦会先后同年。又浙江丙子科有吴大炜，顺天甲午科有孟琇，云南己酉科有赛玙，俱重赴鹿鸣。赛玙年正百岁，特赐进士。壬子科湖北万年茂，福建陈材、邱理德，湖南覃昌明，亦俱会先后同年。庚戌科会试，稽相国璜重赴琼林。

跋吴氏三老图

乡先辈胡忠安公年老致政，家有兄弟三人，俱康强无恙。乃筑寿恺堂，觞咏其中。《明史》载之，传为盛事。今吾乡又有吴氏昆弟三人：长瑞丰，年八十四；次载功，八十二；次太和，八十。白首相

对，雍睦一堂，至老不析产。儿孙两三代，或儒或贾，皆能守其家。虽校之忠安公名位声望有大小之不同，而家门聚顺，和气致祥，实足称升平人瑞也。

老境

昔文徵明八十七岁时，尝自谓灯下犹能作蝇头细书，作画犹能为径丈大幅。足见其老而强壮，神明不衰。余今年亦八十六矣，既不能书，又不能画。以诗遣日，亦安得许多诗思。惟范蜀公景仁言端居静坐，不起念虑，虽儿童喧哗近在咫尺，亦不见闻。黄山谷谓景仁深于学佛，故得此养闲之法。而余则浮躁性生，此心不能一刻不用，又安能窃景仁之绪余也。

妖民吸精髓

徽州歙县颜子街有妖民张良璧，能吸童女精髓。年已七十余，须眉皓白，而颜貌只如三四十岁人。其术诱拐四五岁女童，用药吹入鼻孔，即昏迷无所知，用银管探其阴，恣吸精髓。女童犹未死，抱送还其家。或数日，或十数日始殒命，人皆不知其中伤也。忽一日门扃有罅缝，同被诱之女童瞥见之，归语其父母，事遂败露。此声既扬，县尉某先拘其妾某氏讯供，诸被害家亦争控于官，然无赃证。良璧到案，挺身长跪，抗论不挠，谓从古无此事，何得以莫须有之事诬陷人。严讯三日，并呼其妾质对，始吐实。二十年来，被拐者共十七人，其四人尚无恙，余十三人皆被戕。适有同乡御史吴椿官于朝，合邑士民公札寄知，椿据以入奏。皇上饬地方有司，讯得实情。良璧照

《采生炙割律》凌迟处死，妾及子皆遣戍，失察之官吏黜革有差。此嘉庆十六年八九月间事。

书史印曾死孝事

毁不灭性，亲丧而以身殉，过矣。然在死孝者，非必以身殉为期，而伤惨之至，有不期而殒其生者，君子未尝不哀其志而惜其命也。溧阳史印曾，字绶紫，父汝杰，官潞安府同知。印曾幼随任，事父及母谢氏，即能得其欢心。父解官归，母病，印曾奉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吁祷不效，母殁，呼抢不欲生，长号擗踊，呕血数升而死。是真死孝者矣。

书刘慕陔绵州救难民事

绵州为蜀省最冲要地，杜甫所谓“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者也。历代沿革，载在州志。嘉庆五年，忽有白莲教匪徒俶扰，偷渡嘉陵江，渐逼潼、绵，肆抢掠。适毗陵刘慕陔以名进士来牧是州，叹曰：“是不可以徒手障也！”乃先捐米五百石，钱千缗，为士民倡。士民见公为民保护如此，无不踊跃乐捐。不数月，得白金六万两。鸠工庀材，不匝月工成，屹然崇墉。士民扶老携幼入城，俱得倚毗，无一被戕者。将军魁公亦领兵万余，驻绵之金山驿，相距仅三十里。恐有匪徒混入难民内，城下有船数十艘，不许拨往济渡。慕陔目击阽危，不忍以非己部民遂恝视，请于将军。不得，继以涕泣跪求，愿供具军令状，如有不测，惟州牧是问。于是万余人咸得生路。其自旧绵赴新任也，迎者送者，父老旌幢，儿童旗伞，几于锦天绣地。在

籍李翰林调元曾有句云：“百堞能容千户住，一航先救万人生。”今竟称“刘使君城”，盖自古官民之相爱，未有盛于此时者。佥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刘使君也。”予尝读《明史》宋礼、周忱等传，谓皆能殚公心以集事，而其才又足以济之。然事之有迹者易以传，而事之因人者难为继。如慕陔之筑城、济渡二事，实兼昔人之长，行当与汉之栾公社、唐之狄梁公生祠并垂不朽矣。

西山煤煤本屋尘。其产于山而可供爨者曰石炭，今概以煤称之。

京师自辽建都以来千有余年，最为久远。凡城池宫殿、朝庙苑圃及水陆运道，经累代缔构，已无一不完善通顺。其居恒日用所资，亦自然辐辏，有若天成。即如柴薪一项，有西山产煤足供炊爨。故老相传“烧不尽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济人之具也。惟是都会之地日益繁盛，则烟爨亦日益增多，虽畿甸尚有禾梗足资火食，而京师常有数十万马骡借以刍秣，不能作炊爨之用，是以煤价日贵。余在京时，煤之捶碎而印成方墼者，每块价钱三文，重二斤十二两。今价尚如旧，而每块不过斤许矣。此不可不预为筹及也。闻直隶真定府之获鹿县有煤厂，产煤甚旺，距京不过六百里。似可以获鹿之有余，补西山之不足。其间或有水道不通之处，量为开浚，如淮右之五丈河，俾船运常通，则永无薪桂之患。

宜兴山中人有善捕虎者，用粘胶散布于乱草上。虎来必就草打滚，则草尽粘在身，愈滚愈粘。虎性急不耐烦，滚愈急，辄哮吼而死。此亦前人未有之奇也。

秦淮画舫录

[清] 捧花生　撰

赵丽琰　校点

校点说明

《秦淮画舫录》两卷，清捧花生撰。捧花生，生平未详。疑为车持谦。车持谦，字子尊，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身世无考。

全书共二卷，成于清嘉庆二十二年。记载了清代嘉庆年间秦淮河青楼女子的轶闻及文人的题赠。作者自序云："综诸姬之皎皎者，附以投赠诗词。分纪丽、征题为上下二卷。因成于画舫之游，即题曰《秦淮画舫录》。盖窃仿曼翁之体，而以丽品为主，雅游、轶事因以错综其间。"本书虽是专门介绍青楼勾栏的，但作者品题闲适优雅，所录诗词情感真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定侧面，为众多"香艳丛书"所辑录。

本书版本主要以"捧花楼原刊本"而流传，收入多种丛书。今以清同治十三年上海申报馆铅印本为底本，以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为校本，参校清宣统元年虫天子辑《香艳丛书》、民国十七年佚名辑《秦淮香艳丛书》等。凡底本有误者，则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

目录

秦淮画舫录
校点说明
杨序
汪序
陈序
自序
跋题
跋
题词
卷上纪丽
金袖珠
宫雨香
朱玉
纪招龄
吴喜龄
吴玉龄
陈喜子
陈桂林王梦仙附
王小秋
缪爱子
郭爱龄
刘二姊
王翘云
朱玉鍼
李玉香
陆素月

袁玉苓
方翠龄
陆绮琴
陆朝霞
金玉琴兰珍附
文心
蒋玉珍
王岫云
王瑞兰
王小兰
王稚兰
马又兰
刘心官
李润香
胡宝珠
张寿龄
程凤翎
李小香
沈玉琴
杨福龄
侯双龄
苏绿珠
吴玉贞
章爱龄
朱芸官
顾双凤
王小如
于福珍
顾爱子
张喜子

赵福
喻玉子
徐宝琴
赵爱珠
赵桐华
赵艾龄
赵凤音
冯宝琴
陈阿福王双凤附
武佩兰
张宝龄
高桂子
杨又环
杨龙秋桂附
吴翠珩
赵秀
奚天香
单芳兰
王小荇琴儿附
张畹香
史五福　四寿
桂枝
高蕣林
张绣琴
张杏林
于三
宫露香
周翠龄
许畹香
杨枝

王宝珠
陆苕玉
万袖春
唐秋水
杨多子
李兰音
赵小如
赵五福
厉昭林　玉林
赵三福
曹凤
董秀
张宝玲
王兰官
杨玉香
杨宝琴
陈小凤
张宝苓张兰英附
解素馨
陆元宝
唐桂音
王倚霞
马兰姿
马喜姿　贵姿
汤心官
张素云吴素珍、周双全附
何杏林
江顺官
杨桂姿玉姿附
沈金珠　寿苓

慎喜龄
张福玲王双玲附
刘福珍
喻喜子
董玉玲张葆玲附
刘玉姿
徐桂龄
吴素珍
王兰姿朝霞附
王月痕
宫雪香
王袭香
罗巧龄
吴玉徽
卷下征题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杨序

山塘绿水，酒地花天；烟月红桥，筝船箫局。大江南北述冶游者，无不哆口繁华，醉心佳丽矣。至于记金陵之琐事，听石州之新声，渡接青溪，居连白石。单舟叠舸，钗飞钏动之场；六柱重阑，簧暖笙清之会。盖其分腴江孔，金粉犹多；拾渖齐梁，风流未沫。固有孙棨、张泌之记载，敦颐、彦夔之撰著所觌缕未及者，故联俊侣，洽欢悰，必以秦淮为最。乃自《燕子》、《桃花》，徒传旧曲；帕盟盒会，久断前闻。甄综已虚，妍华不发，水波黯黯，楮墨沉沉，几使澹心《杂记》一编，芬响莫嗣。此捧花生《画舫录》所由昉也。嚼蕊吹叶，写翠传红，人聚大罗之天，书续《小名》之录。姺丽遇之操琯，姓字荣于镌苕，洵研北之绮怀，江东之艳纪矣。仆十载重来，难寻泥爪；三春小住，易感风花。每忆凉笛一支，水厅宵露；明灯四角，浪桨秋风。扇影鬟丝，眉缭花而语结；脂奁镜槛，手携玉以魂销。如梦如尘，顿成前度，坐令坠欢难拾，单情不双。兴倦寻芳，又过辛夷花下；情殷感旧，朅来丁字帘前。粉白墙围，认依依之垂柳；油红窗掩，添寂寂之新萏。触搥因之，何能已已。所幸天葩独秀，奇花初胎，晚出既多，后来居上。铢衣妆薄，不数绮纨，彩笔敷华，足空粉黛。题品冠于玉笈，契赏浃于琼情。差慰羁孤，不辞镂刻。殆又非斟酌桥边，茱萸湾畔，所得有此隽韵也。属为跋尾，永识倾心。此日墨池雪岭，声价有待于崔崖；翌时吹竹弹丝，陶写定邀夫温尉。嘉庆丁丑日月会于龙豵之次，海昌杨文荪拜序。

汪序

七九甫卸，十千倦沽，款古欢之罕通，接玄言而寡析。乃挈雁椟、笼鸡缸，就捧花生联讨春之社，结排日之欢。生瞿然曰：“唯唯，否否。子姑舍是，仆病未能焉。”徐出所述《秦淮画舫录》以相属，曰：“是编也，子盍为我弁之。”余受而卒业曰：“兹岂洪公《小名录》耶？抑岂黄氏《青楼集》耶？”惟夫志瑶英之美者，必表异于连城；撷桃李之秾者，亦延芳于群卉。方其金钱会启，华鬘天开，窥臣则无事登墙，送客则何嫌交舄。覆来翠被，眉语初成；报到金钗，指纤微露。际春光之骀宕，极遐想之回皇，怀岂能忘，见难曰惯。侦秘辛之杂事，趁太乙之余辉，斯则宋大夫因以逞词，陶令尹于焉作赋者矣。又况秦淮者，袭梁陈之旧艳，腾燕赵之芳誉。娇纨縠于丁年，送郎花底；敞楼台于子夜，迎汝桃边。倚木兰之楫，箫管既坐之两头；叩枇杷之门，藻翰复腾于众口。宁无金屋，问贮之者其谁？亦有琼浆，思乞之而未可，遂至伤萎华于绮岁，慨落溷于韶龄。半幅红罗，鸳真作结；一杯碧酿，鸩亦为媒。屏铅膏之旖旎，身依蒼卜林中；盼车马之稀疏，泪满琵琶江上。既零星而整比，爰次第以编排，棒喝一声，书成三叹，然则命曰《秦淮之画舫》，实即觉岸之慈航乎！生笑曰：“诺。子诚善我者也。翌日玉台对簿，绛树皈禅，其待援子为左证耳。”余无以应，为跋诸尾以归之。嘉庆仓龙三次彊梧试灯后二日同里汪度拜撰。

陈序

七夕生属为捧花生《秦淮画舫录》弁言，仓卒未有以应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兰语楼焚香读画，垂帘鼓琴，相与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乐府，世艳称之。如侯生者，君以为佳耦耶，抑怨耦耶？"余曰："媚香却聘，不负侯生。生之出处，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则固非佳耦也。"蕊君颔之。复曰："蘼芜以妹喜衣冠，为湘真所距。苟矢之曰：'风尘弱质，见屏清流，愿蹈泖湖以终耳。'湘真感之，或不忍其为虞山所凌乎！"余曰："此蘼芜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横波侍宴，心识石翁，后亦卒为定山所误。坐让葛嫩孙郎，独标大节，弥可悲已。卿不见九畹之兰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群蚁趋之而即败，所遇殊也。如卿净洗铅华，独耽翰墨，尘弃轩冕，屣视金银，驵侩下材，齿冷久矣。然而文人无行，亦可寒心。即如虞山、定山、壮悔，当日主持风雅，名重党魁，已非涉猎词章，聊浪花月，号为名士者可比。卒至晚节颓唐，负惭翠袖，何如杜书记青楼薄幸，尚不至误彼婵媛也。仆也古怀郁结，畴与为欢，未及中年，已伤哀乐。悉卿怀抱，旷世秀群，窃恐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母骄钱树，郎冒璧人，弦绝阳春之音，金迷长夜之饮。而木石吴儿，且将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曰：'使卿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莸合器，臭味差池；鹣鲽同群，蹉跎不狎。语以古今，能无河汉哉！"蕊君沾巾拥髻，殆不胜情。余亦移灯就花，黯然罢酒。维时七夕生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请并记今夕之事。夫白门柳枝，青溪桃叶，辰楼顾曲，丁帘醉花，江南佳丽，由来尚已。迨至故宫禾黍，旧苑沧桑，名士白头，美人黄土，此余曼翁《板桥杂记》之所由作也。今捧花生以承平之盛，为裙屐之游，跌宕湖山，甄综花叶。华灯替月，抽觞孱笛之天；画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烟花，品艳柔乡，纾怀琼翰，曼翁《杂记》，自难专美于前。窃谓轻烟淡粉间，或有如蕊君其人者，两君试以斯文示之，并语以蘼芜、媚香

往事，不知有感于蕊君之言，而为之结眉破粉否也？钱唐阆玉生陈云楷书于苏台兰语楼烛下。

自序

游秦淮者，必资画舫，在六朝时已然，今更益其华靡。颇黎之灯，水晶之盏，往来如织，照耀逾于白昼。两岸珠帘印水，画栋飞云，衣香水香，鼓棹而过者，罔不目迷心醉。余曼翁《板桥杂记》备载前朝之盛，分雅游、丽品、轶事为三则，而于丽品尤为属意。良以一代之兴，有铭钟勒鼎者，黼黻庙堂，以成郅隆之化；即有秦歌楚舞者，点缀川野，以昭升平之休。如湘兰、小宛、今燕、白门辈，洵足辉映卷册，称播士夫。《易》曰："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不其信欤。自是仿而纂辑者，有《续板桥杂记》、《水天余话》、《石城咏花录》、《秦淮花略》、《青溪笑》、《青溪赘笔》各书，甄南部之丰昌，纪北里之妆橡，不下一二十种。余幸生长是邦，目睹佳丽，偶亦买漆版，唤藤绷，洄溯中流，评花泊柳，本苏子瞻之寓意，为庾肩吾之近游。日月既深，见闻滋广，综诸姬之皎皎者，附以投赠诗词。分纪丽、征题为上下二卷。因成于画舫之游，即题曰《秦淮画舫录》。盖窃仿曼翁之体，而以丽品为主，雅游、轶事因以错综其间，不必于从同，实亦未尝不同已。或谓此录之作，未必遂空冀群。不知前乎此者非不佳，陈陈相因，无事余之重录也。后乎此者亦不少，绵绵不绝，容俟余之续录也。或又疑平章金粉，无裨风化，适为淫惑之书，虑损劝惩之旨。余曰：《烟花录》、《教坊记》，隋唐以来，副载经史，区区撰述，何足以云。且葩经不芟桑濮，阎浮亦陈采女，风花水月，竟又奚伤哉？或去，遂书以为叙。嘉庆游兆困敦进瓜日捧花生识。

跋题

捧花生别三年矣。顷附邮筒，缄其近辑《秦淮画舫录》二册视余。余维秦淮佳丽，甲于虎畛、萤苑、金牛湖诸胜。历朝以来，屡见名人诗咏，闻者莫不神移。降自胜国末年，尤为极盛。当四方兵戈纷扰，告警之书日不暇给，而河上笙歌，尚复喧阗竟夜。甚至社屋已迁，宫车晚出，致身殉难者，了不乏人。二三鼎轴之臣，转事委蛇观望，卒之偕白马来朝。彼北里小女子，如方李河东，反次第以奇节表著。於戏！祖宗养士三百年，只图宴乐，无与颠危，徒令后之人眺揽其间，谓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朝右之男子，而钟于女闾之妇人，亦可慨也夫！我朝缔造日久，海甸升平，四方人士来吾郡者，争思寻古迹，证前闻，命棹欹篷，逍遥靡间。而粉白黛绿之辈，因亦出其色艺，以佐文人学士之宴谈。噫，其盛已！捧花生江湖十载，匿迹樊川，偶为载酒之游，必事奚囊之纪，积日累月，汇成是编。虽其著作诗文，早腾骏誉，兹特游戏笔墨，不足为生引重。而窥其纂述之意旨，亦谓此中未尝无人也。所录诸姬，往来迁播，不一其时，余向识者亦仅十之二三。或有题赠之作，稿已携置行箧，未荷甄取，行将检校一过，缮寄江南，恭俟订正而续刊之。碧云在望，红豆相思，偻指旧游，眷恋曷已。嘉庆二十二年岁舍尾箕太一在赤奋若霜月之皇极日，上元马功仪拜题于武康官寺西偏。

跋

画舫肇于庐陵，湖船沿于樊榭。一则缔斋作记，一则在水征名，烟素横飞，工矣未也。生面独开，奇文共赏，居今况昔，断手其谁？捧花生琢钉慧早，衰璧名迟，枕葄之余，殚心述造，固已掷金声而腾纸价矣。间综平安之游，足志建康之缺。属以秦淮者，五都萍聚，六代花迷，俪胜景于相蓝，寄闲情于大白。扣舷思去，拥楫歌来，恤恤乎思深哉！莲花柳絮，出泥黏泥；桃叶竹枝，团雪散雪。呵听法秀，音媲频伽，要其指归，亦丽则之绪也。懵者或尘杂求之，谓旧院之遽人，樊川之影国，傎夫！嘉庆丁丑上元日药谙居士长海谨跋。

题词

奉题秦淮画舫录

汪世泰紫珊

眠蚕小字界乌丝，水软山温又一时。芳草恰添连岁恨，夭桃还系去年思。不妨花叶亲题咏，才信菖蒲易别离。团扇弓衣图绣遍，感恩多少女儿痴。

秦淮曲曲蒋山苍，拥楫来游及晚凉。蝴蝶半生花作国，鸳鸯是处水为乡。谁摹月下明妃面，几断筵前刺史肠。珍重品题持翠管，且凭开卷叱王昌。

惊红倦绿等烟消，杂记何人续《板桥》？帕盒会中寻北里，管弦声里话南朝。过来絮果随波咽，未了花愁仗酒浇。听说明珠携满袖，几时真个盼藏娇？

传柑佳会倏经年，带水盈盈滞远天。缟纻交亲劳远讯，苕华名字合分镌。青衫不尽江湖感，红粉重开翰墨缘。已分艳情销欲净，又听钗响蛎墙边。

勾当白门适捧花生秦淮画舫录
编成触㨰旧欢怊惆影事未能
脉脉为题此章

汪瑚海树

值得香名次第编，游踪何处问樊川？鸳鸯局换春犹小，莺燕声沉梦已迁。笛里竹枝新艳异，渡头桃叶旧因缘。不图镂月裁云手，一一重开色界天。

探春慢

杨文荪芸士

南部烟花，南朝金粉，销沉无限佳丽。碧榭华灯，青溪钿笛，新艳更谁堪纪？别样消魂谱，看一片、墨痕都碎。恁教天上飞琼，人间也识名字。　　从此合当情死，尽写怨摹欢，几多清泪？裙屐香迷，钏环影乱，领略者般情味。说与婵娟侣，有缕缕、梦魂难寄。好待寻春，评花准共吟醉。

读秦淮画舫录感旧抒怀为题六律
不自知其拉杂也

方凝子旒

丽人年少学吹箫，住近青溪旧版桥。阁外乳莺啼绿雨，花边流水荡红潮。添衣半臂春还冷，带晕双涡酒未消。值得闲情学周昉，眉图一一为亲描。

缓扣琼扉踏绿茵，寻芳莫负艳阳辰。千金骨重腾新价，一曲心多感旧人。秦淮方行三十六心曲。对客倦时疑薄醉，爱他欢处动微嗔。不为

罗袖终为带，约束亭亭袅袅身。

倾囊有客赋迷香，玉雪丰姿锦绣肠。好对断霞浮大白，忍教明月逐流黄。篆丝堕地帘才卷，烛影窥人夜未央。莫便当筵愁薄幸，使君终异野鸳鸯。

春风薇帐梦同酣，别后心情太不堪。领上香痕防阿姊，胸前佳兆误宜男。白登未返蒲梢马，绿鬓空留杏子簪。手把瑶编重检点，最销魂处是江南。

莲出青泥鸟脱𨭎，因君重拨一番愁。岂无骏马驼痴感，稍慰浮萍逐浪忧。孱笛荒凉文杏馆，采莲寥落木兰舟。是身老大都堪念，不听琵琶已泪流。

冰茧连篇墨未干，情天心事写无端。上头名字宜佳传，入眼风花足大观。屋定贮成金灿烂，田谁种出玉团圞。寄声第一新妆者，倚云阁。也值苕华细意刊。

奉题秦淮画舫录用温飞卿春江花月夜词原韵

裴镆竹臞

欸乃一声鸦阵黑，秦淮好梦迷香国。十里珠帘九曲溪，色即是空空是色。年年韵事积重重，谱入瑶编舞墨龙。剩有柔情腻淮水，秋来处处长芙蓉。画船箫鼓灯明灭，家家水榭清讴发。消魂别有助情花，庭畔茉莉开似雪。迟迟月影照街西，兰桨初停报晓鸡。莫笑温柔乡里者，开缄也被粉香迷。情缘初动层波起，柳摇芳梦春风里。不须慧剑断情丝，笔逐行云心止水。

石朗松亭

鸳谱零星手自编，都凭翰墨话因缘。萎萼小证风前果，泥絮同参悟后禅。捧出重楼花簇簇，先生所居曰捧花楼。寻来旧院柳娟娟。是谁授与珊瑚管，色界翻新第几天？

严骏生小秋

六朝佳丽盛青溪，难得才人入品题。晕碧团红模艳态，香名肯让若耶西？

临流三十六鸳鸯，秋菊春兰各擅场。好藉藤绷新画舫，看花取次到柔乡。

年来怊怅倦寻春，认取红羊劫后身。今日又为惊蛱蝶，一编如作卧游人。

风花过眼几纷更，楮墨长留不断情。料得蛾眉同结柳，乞诗争绕玉溪生。

裴锜受堂

渺渺柔情托水涯，妆楼高处簇云霞。香薰秘笈神仙箓，艳夺重台姊妹花。翠袖争邀新月旦，青衫细谱旧风华。十年前与金钱会，一曲歌珠蜡泪斜。

裴镛迪君

春潮香涨绕青溪，曲曲波光到眼迷。金粉楼台花世界，十分妆点待君题。

集艳曾经记《板桥》，香名小字不胜娇。重看《画舫》编新录，隐约风流旧六朝。

周铭鼎梅生

燕子桃花送六朝，玉箫声里怅无寥。是谁添与相思泪？都化秦淮早晚潮。

春梦如云淡欲流，春情满载木兰舟。山塘烟柳扬州月，何似湖名唤莫愁？吴门、扬州俱有《画舫录》。

相逢天女捧花时，君方以《捧花图》属为题词。绮丽情怀不自持。翻出《板桥》新杂记，家家红袖写乌丝。

谈承基念堂

冰琯蝉绵托艳情，昙华小谪下瑶京。齐梁旧梦啼莺破，徐庾新词织锦成。远阜画匀眉髻影，长淮流出管弦声。漫凭玉镜论颜色，听取才人月且评。

帘底新妆换绮罗，潮生潮落奈愁何。红巾暗拭唐衢泪，紫玉争传傅寿歌。倚月四弦怜夜寂，渡江双桨载春多。一编留得鸳鸯牒，未许情尘委逝波。

高阳台

蔡世松友石

长安寓斋读《秦淮画舫录》，感题此解却寄。

叶底书云，蕊边研露，三千里外相思。鸳牒翻开，钱钱、简简、师师。香泥已分沾飞絮，又因君、蹙损双眉。怅天涯，消瘦谁怜，消渴谁医？　　斜阳望断饾团巷，剩几家燕子，玳瑁双栖？落尽殷红，等闲错过芳时。谓杨枝事。连宵铃索风前护，便殷勤、难返空枝。一丝丝，魂不禁销，情不禁痴。

吴国俊紫瑛

旧识秦淮路，南都粉黛场。柳丝牵别绪，笛韵咽斜阳。月影兼灯影，衣香杂水香。凭君斑管艳，细意为平章。

蜀锦簇瑶台，群芳次第开。佳人倾国色，名士掞天才。画舫随溪转，纱棂隔岸猜。平安杜书记，拟共买春来。

江安练塘

曲曲溪流拟若耶，又从南部说繁华。彩云散后春风远，开出红香别样花。

绿酒沉沉醉未醒，灯光月影灿银屏。如何十二瑶台夜，贪看珠宫第一星？谓客岁与君宴袖珠校书事。

是谁结柳索题诗？如此风情恐不支。一晌扬州残梦觉，累人懊恼赚人痴。

崇一颖云根

几度秦淮汗漫游，轻烟淡粉旧名楼。柳边舫又招青雀，花外盟谁证白鸥？璧月夜凉争倚槛，绣帘春晓半垂钩。输君写翠传红手，尽博倾城感未休。

赋罢惊鸿手自叉，闲将醉墨洒桃花。剧怜小字镌苕玉，都解前身诵《法华》。慧业镇教参电石，情天合待补笙娲。春风别有销魂地，门掩枇杷一树斜。谓金倚云校书。

梅生访我寓斋出示秦淮画舫录率拈四绝句奉柬捧花生

邬鹤舟雪舫

纨扇《桃花》《燕子笺》，倾城名士总如烟。怪他一管生香笔，挽住春风二百年。

夜夜新歌一串珠，家家宫样十眉图。红桥烟月阊门柳，抵得秦淮两岸无？

杨花如雪卷飞埃，彩凤随鸦更可哀。费尔青衫词客泪，怜他红粉美人才。

银灯画舫板桥秋，我亦曾经汗漫游。可惜不逢狂杜牧，停樽闲话十年愁。

宁墀玉舟

金粉楼台锦绣春，过江事事总成尘。如何小庾伤心处，别有才人赋美人。

冰作肌肤玉作丛，尽抛罗绮笑东风。才知绝代销魂品，不在脂痕粉晕中。谓倚云阁主人。

寻春取次趁春行，未许人间识姓名。却怪旗亭风雪夜，双鬟争唱

捧花生。

金惠恩雨芗

画里崔徽景，尊前张好歌。输君南部记，屈指小名多。杨柳春如许，小环。芙蓉艳奈何？小如小字蓉儿。长桥东畔水，曲曲宕情波。

倪良耀莲舫

溪光滟滟碧于油，载酒谁寻旧院秋？较胜板桥寒铁老，别开生面话温柔。

丁字帘前竞水嬉，雪儿歌罢又红儿。可怜北里南朝恨，都付消魂绝妙词。

入手云笺墨渖寒，旧游枨触怅方干。录中多亡友子固题咏。烟花梦醒留鸿爪，几度灯前掩泪看。

飞琼名字隶瑶天，容易都教万口传。料得舞裙歌扇底，有人争识杜樊川。

郑勉墨泉

十里桃花照水红，板桥牵绊柳丝风。烦君挽住秦淮水，莫遣匆匆便向东。

梦里珠帘欲上钩，模糊烟月不胜愁。中郎幸有藏书枕，短榻残灯许卧游。

马士图菊村

周昉传神笔，应输小杜优。绮怀萦北里，清兴迈南楼。扇底桃花

艳，毫端兰叶柔。相思看屋角，袖珠，姓金氏，录中第一人也。重为买扁舟。

忆载秦淮酒，伊人水一方。明明溪上月，点点鬓边霜。翰墨原无价，温柔信有乡。琅函昨开读，三日阏奇香。

陶璋少石

泥金小帖缀乌丝，花榜香秾此一时。博得蛾眉低首拜，绛纱深护几琼枝。

幻出秦淮好画图，梁尘簌簌溅歌珠。分明一部风流鉴，多少婆心见也无？

翠楼吟

欧阳炘棣之

崇川官署奉到《秦淮画舫录》，检读一过，触感百端，聊按新声，敬酬夙好。

旧院云埋，长桥月堕，前番小试吟屐。灵函摊锦轴，又惹起、乱愁如织。似曾相识。问稚燕雏莺，别经几日？谁怜惜，落梅风紧，防他吹笛。　　裒辑，轻点霜毫，有澧兰绿鼾，江芜红湿。平安今好在，尽寄语、人人消息。可禁於邑。待打桨归来，邀君寻觅。双丸急，便成阴未，泪丝偷滴。

金缕曲

侯云松青甫

万片鸳鸯瓦。覆双双、蜂媒蝶使，莺哥燕姐。苦向情天求比翼，毕竟鸾单鹄寡。赚千古、泪珠盈把。《画舫》一编勤唤醒，向痴虫膜拜宣般若。听古寺，晓钟打。　　寻春懒系章台马。廿余年、鸿宾云散，罢谈风雅。今日重披金粉录，无那红娇绿冶。为坐到、香消灯灺。胜展题名碑记读，判云泥、多少升沉者。尘世事，孰真假？

陈文述云伯

金迷纸醉感抟沙，何处前尘记梦华？红板画桥名士酒，青溪水榭美人家。银筝旧谱翻桃叶，钿笛新声唱李花。翠冷香消莫惆怅，故宫烟树久啼鸦。

牧之容易悟芳尘，更有微之赋《会真》。鹦鹉楼台寻短梦，枇杷门巷饯残春。山温水软无多地，月满花芳有几人？唱到方回断肠句，青衫红袖各沾巾。

十载江南感寂寥，新诗题遍木兰桡。广陵明月兰陵酒，画阁银灯水阁箫。北里莺花仍历历，南朝烟雨又潇潇。鬓丝禅榻心情在，未敢逢人问板桥。

《南部新书》最擅场，卢家少妇郁金堂。筝船夜月邀凉影，笛步秋花吊冷香。《眉史》自修惊蝶蜨，《心经》谁忏野鸳鸯？匆匆小别秦淮去，有约重来话夕阳。

卷上纪丽

小姑居处，兰香姓名。人乃唯唯，吾亦云云。众芳之谱，群玉之经。即空是色，电石一明。

金袖珠

袖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乃伶仃，依外家以居。娴静不多言。余评为花中水仙，殆非过誉。装束甫毕，即摊卷相对，而修眉惨绿，恒觉楚楚可怜。盖促迫尚无嘉耦也。今年春，自瓦梁来，赁居棘院前倚云阁中。一角红阑，湘帘高轴。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偕楝塘过访，值其赴宴他所，迟之迂久，甫得一晤。翌日，即裁凤纸，作簪花小楷，遣鸦髻来假余《红楼梦》说部去。玉皇前殿掌书仙，殆又姬之谓夫！姬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海棠、柳絮诸诗词，皆一一背诵如流。与吴中高玉英校书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书中“真”、“假”二字。两姬其皆会心人耶，抑皆个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庵前，亦高艳名，时论以为玉屏风也。

宫雨香

宫雨香，名福龄。桃花颊浅，柳叶眉浓。离合神光，不可迫视。性恬雅，见客不甚作寒暄语。居邻玩花园侧，结楼曰听春，莳梅种竹，小室深沉，暖幕低垂，凉棚高架。时与二三心契瀹茗清谈，辄娓娓忘倦也。吾友子固早有盟订，及应廷试北上，殁于京邸。先为姬作

折梅小照，自题四律以志兰絮因缘。至是，令兄子山寄归江南，姬披读之余，一恸几绝。或云：姬本城北担水者女。芝草醴泉，岂有根源哉？

朱玉

朱玉，字赠香，本郡人。秀外慧中，无抹脂障袖恶习。家白塔弄，居虽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窕深谷。蓬云孝廉未第时，姬最钦重，人前辄以才子目之。及蓬云秋风获隽，泥金帖至，姬适晓妆，辍象梳，笑吃吃不休，盖自诩鉴赏之真也。岁庚午，瓯北老人重赴鹿鸣，自毗陵来主其家。姬方有征兰之讯，老人赠楹帖云："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登龙门，声价更增十倍矣。

纪招龄

招龄，吴人，姓纪。居与金陵栅相望，帘纹荡月，阑影凌波。姬或玲谝独立，雾鬓风鬟，居然瑶池仙子下玉京游也。心绝慧悟，无论新声旧谱，才一按拍，如银瓶泻水，使人听之忘倦。一夕，余舣舟月下，闻其唱《也哈也哈哈》新调，维时水天交映，夜漏沉沉，回顾此身，如濯魄冰壶中，疑当日李三郎在广寒宫听演《霓裳羽衣曲》，境界当不异是。自姬入紫来堂后，遂成绝响，惜哉！

吴喜龄

吴喜龄，字藕香，生与招龄同里，旧有葭莩亲，故亦同院。住来游者，知有纪，不知有吴也。吴后以不合去，即陶三春故宅，别营轩槛，未半年，声称藉甚，几骎骎度骅骝前矣。石船子工传神，余向避暑飞云阁，时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丐题，清妍淡雅，姿制超群，经过赵李者，当不数数觏。某公子与有茂陵之约，事垂成，忽舍之去。适南州司马江上行春，酒次偶值之，遽以扁舟载入五湖。唯钟情人乃能享此艳品，彼赶热郎直褦襶耳。

吴玉龄

玉龄，行三，小字叩儿。曾乞字于抑山，抑山字之曰婊波。吴巧龄、喜龄妹也。年十五六，风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来杂遝，姬甚厌苦之。顷即藕香故宅建阁曰蔻香，一凫、药谙、雾笠诸君游宴极数，曾与再过其地。姬豪于饮，而以拇战自负，药谙、雾笠皆敛手称弟子焉。

陈喜子

陈喜子，宝霞之女，号兰舟，行一，年甫二十。住东关头。肌理丰腻，酬应若流。本归莲花六郎，未三载，郎病鸦片，殁，姬复还合浦，非其本意也。涧南公子亟为惓惓，金屋之贮，殆于是乎卜之。

陈桂林王梦仙附

陈桂林，字月上，吴人，住姚家弄前。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三尺香云，黑光可鉴。碧梧主人偶来江介，邂逅倾心，缠头之资，多至无算。后复延之含晖楼，流连匝月。其家故作梗，终阻良约。顷检《怀月上》诸诗词，属为入录，尚惓惓也。与月上同时有王梦仙者，小字金官，色艺亦罕匹。偕其姊彩珠同著声于桃渡间。梦仙归某大僚后，彩珠遂独占花台矣。月上初以女伶往来句曲，年才十三，见许于竹荫主人，卒以名隶部中，骤难得脱。主人于其去也，为作《月娥小照》，题曰“卷中人”，盖仿其家敬中故事。咏者甚夥。

王小秋

小秋，行一，韵秋王桂养女。居贡院前，屋宇小而洁。不轻见客，谈笑清雅，依然阿母余风，所谓“醴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也。

缪爱子

爱子，本郡人，居东关渡头。姓缪，行一。年十六七。姿致稍似袖珠，而淡雅远逊之。其家本银鹿，水阁数椽，过者殆少。岳白两公子偶焉寄兴，载出河干，姬乃顾盼自矜。而一时慕之者，亦几视姬为羊肉，奇哉！

郭爱龄

爱龄，郭芳女也。工于词令，与蔻香雅相爱悦，意态且复相似。玉珊令尹素号端严，秦淮放棹时，偶与姬值，独为欣赏，花底送郎，叶边迎汝，行将为令尹歌之。

刘二姊

刘寿儿，燕赵间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偕所天来金陵，寓烟柳湖边。年十六，皮媚色称，如汉殿春柳，飘曳随风，而细骨琤琮，直可为掌上之舞。向在伊园席上，观其捧觞侑客，钏击钗飞，当之者莫不魂与。乃盈盈禁脔，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岂真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声价耳？双松太守剧为所惑，约构金屋贮之。寿儿似亦心许。既太守入都，注选入籍，往还无多日，寿儿已琵琶别抱，不复待五马来游已。

王翘云

王翘云，行二，金陵人。余辑《画舫录》，以其久饮香名，与秋影、春痕、艳雪等相埒，拟不赘入。适紫珊自棠邑寄桃花画□索题，盖其与翘云初晤时，翘云啮舌血于素绢上，以矢其诚，因属松壶道人，仿李香于侯生故事，添缀枝叶而成者。频伽、小云、兰村、海树、湘眉、竹士诸君，皆为填词。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云亦与彩云俱化，竹士、频伽、兰村、海树又各散处一方。名士美人，沦落同慨。余既为制小调，并述其概，以为风月佳话，且补纪翘云佚事之缺。

朱玉鍼

朱四自巧子、素香先后去，家乃中落。近购雏鬟三四，中有玉鍼者称最佳。牵萝补屋，复振门楣，腻管柔笙，喧靡如故。女儿花好，不重生男矣。

李玉香

李玉香，一号莲卿，阖闾城下人，来吾郡居榷署前。月地云阶，双鱼深闷，佼丽与素月埒，而好为秾艳妆束，亦与素月同嗜。忆余过姬时，天已迫暮，姬方亭亭坐桦烛下，解九连环嬉戏。时白下人争豢蝈蝈，余亦偶携之，姬即探怀出以相较。衣香脂腻，蝈蝈幸尝亲芳泽耳。

陆素月

陆素月宝霞，陆二假女，原名桂香，于兰舟为小妹。先家贡院前，继移东水关。瑰姿琼质，佚态横生。好作靓妆，颇肖其母。往岁二山邀同人为画舫游，拉姬与偕。日亭午，姬甫至，文襦绣鬖，如火如荼，吐属亦极温雅。濒行，出湘妃泥金箑子，索余倚纪事词为赠。妒姬者谓其夙有内疾，余将于所亲证之。

袁玉苓

袁玉苓，行四，郡中人。端妍如良家妇。所天早夭，无所依倚，仍来母家。性极诚挚，与丹伯为一人之好。丹伯赋闲白下，姬时遣人慰问之，且为擘画琐细，盖敦尚气谊，而不徒为生活计者。先居祁望街廊上，距李玉香宅可数武，近又移家矣。丹伯云：玉苓曾主陆宝霞家，未久即归去。今年二十有三，其四柱则乙卯、丁亥、丁亥、丁亥云。

方翠龄

方五之女曰翠龄，修眉善睐，俨然图绘中人。弦索极精妙。学为小诗，饶有性灵语。所居在东关对岸，兰坪于竞渡时识之，遂往来无间。姬尝赠兰坪句有云："才可论心姊又疑。"纪实语也。其母以石氏翾风无能为门户计，欲姬得金夫而终事之，姬固不怿，后卒为夫己氏所有。千金之璧，乃以抵鹊，闻者能无唱《恼公》乎？

陆绮琴

陆绮琴名桐，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楼，在丁官营内。其父本梨园老教习，探亲过白门，遂家焉。绮琴早按宫商，妙娴丝竹，虽丰容盛鬋，微碍妆花，而雅度胜兰，令人浮躁之气胥敛。龙眠山人授以画兰心诀，甫越宿，即能规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闻依一木客，徙居细柳弄中。春波楼已易为客寓，每值打桨过之，辄为惘惘。

陆朝霞

朝霞为绮琴女弟，蛾眉曼睩，纤弱如也。尝买画舫，邀蕖宾、邺楼，载游桐湾、桃渡间，朝霞拨四条弦，歌簉弄数阕，蕖宾复倚洞箫和之。东船西舫，莫不停桡悄听，艺也而进乎神矣！归午山司马后，芳讯遂杳。

金玉琴兰珍附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苏人，年约十四五。丰致不如袖珠，而娴雅几与相敌。偕客酬对，时有腼腆意。无机诈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诳之。余访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迓，曲意周旋，温其可掬，令人留连不肯去。兰珍貌亦娟好，年又小于玉琴，与同乡里。凡有酒宴，则依依肘下，丫角嫣然。

文心

文心，字馨玉，生长绿杨城郭，年约十八九。本良家妾，荡子行不归，逾三年，偕其父母来吾乡，投其戚某，戚又转徙他郡。不得已遂赁水榭，结凤窝焉。体纤细而静婉，工于酬酢，往来者莫之或迕。紫卿太史向有盟约，缘其二老伶仃，尚未画鸳鸯诺也。

蒋玉珍

玉珍，蒋九女也，号袭香，同居文心家。丰姿濯濯，向人瓠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灵敏，工小调，近有新腔号《三十六心》者，当筵一奏，令人魂魄飞越。湘夫云：“玉珍据全身之胜，尤在裙下双钩。”曾见其珊珊微步，恍坐吴宫响屧廊，听弓弓点屐聲也。年甫破瓜，魆为米商偷入桃源，卒至讼作株连，几于不免，殆矣。

王岫云

王岫云，字小燕，行二。母家本姓李，邗江人王氏妇也。邺楼颜所居曰“剪波楼”，在丁官营口。纤腰微步，罗袜生尘。略无教坊习气，便捷善酬对。座客微论雅俗，口谈手画，莫不各如其意。素性雅淡，不以势位易其志。鹾贾某挟重资谋置金屋，姬知为没字碑，故不允。自是人益重其名。与又兰、小兰、瑞兰辈最绸缪。小兰新有所识，姬廉得之，即袖明珠一琲，往为小兰上头，盖所识固美少年而丰于才者，姬为之庆得人焉。姬与碧梧主人有三生之约，主人亦不吝斛珠致之，闻者咸谓名士倾城，适成佳耦。乃以他事，遂付邱言。媒妁适邀夫参氐，姓名难刻于苕华。姬之缘悭，亦即姬之命薄也夫！抑山有《春燕》、《忆燕》诗，扬播一时，足传小燕也。

王瑞兰

王瑞兰，行七。肌理莹洁，玉光无瑕。不必斤斤修饰，而眉睫间

时流雅韵。吾友再芝有仲容之姣，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范，卒不允也。后见伶人张桂华演《玉簪·茶絮》出，极缠绵之致。姬谓张作出且然，傥偕真伉俪，必非如李十郎鲜克有终者。乃买小蜻蜓，亲赴苏台晤张之大妇，关说定，仍返金陵，就桂华于家。其母颇诟谇，姬固始终安之。所居伴竹轩，侧枕城圃，棂纱半掩，潇洒无点尘。时或偕其妹小兰凭阑倦立，望见者疑在湘皋、洛浦间也。　　七夕生云：姬先与筠如公子一见倾心，双盟啮臂。姬偶小恙，公子为之称药量水，琐屑躬亲，姬亦盛感之。迨公子随宦他徙，戒途不发，为姬作平原之留，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画《梨花满地不开门图》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载，而姬已许归桂华。嗟乎！呆牛痴女，河汉相望，千古钟情人，可胜浩叹！不谓才逢萧史，又拍洪厓，如姬其人者，夫亦太褊急已。是则青楼薄幸之名，在袅袅亭亭且自不少，宁独责之平安杜书记哉？

王小兰

瑞兰第八妹曰小兰，琅邪多才，几有腕脱之誉。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闻而怜之，为制《艳秋词》三十阕，风怀露约，半属寓言耳。姬吐属极风雅。一日，姬妹稚兰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门请入，稚兰不即应。姬适过之，曰：“此为‘十扣柴扉九不开’也。”稚兰行九，而妹行十，闻者绝倒。

王稚兰

王稚兰，年十五，小字爱卿，亦瑞兰妹也。雏莺幺凤，不屑作时

世妆。见人辄俯首弄带，娇婉可怜。中山太守、砀山令尹前后委重聘为在东之请，故其《书怀》诗云：“青鸟凭他自往还，红窗幽怨一齐删。侬家自爱江南好，羞说平山与砀山。”意旨分明已。

马又兰

马又兰，字闰湘，金陵人，早适王家，瑞兰辈之嫂氏。貌流丽，性亦机警，凡与之谈者，无论庄谐，靡不立屈，岂待设青绫帐方可议解围哉？工写兰花，娟楚有致。尝见纨扇上寥寥数笔，下缀小红文印曰“绣余清课”，可想见其高韵。

刘心官

心官，一字素香，姓刘氏。态秾意远，卓荦不群，与绮琴、小燕、藕香、润香后先媲美。爱读唐宋人诗余，一两过，辄背诵如流。先寓朱四家，既乃僦居钓鱼巷东。姻蜎突窦，倚卓精良，而骨瘦香桃，不胜病扰，药垆茗碗，常旁午于绣闼前。稍不豫，必延笛生对脉，盖服其技之神而致之雅也。后卒以瘵夭，年未及锦瑟之半，哀哉！　　小伶福郎，绘五色蝴蝶于扇上，余尝为分题《五彩结同心》五阕。姬偶见之，赞诵不去口。一日，值诸画舫，或以余告之，姬欣然曰：“是即蝴蝶词人耶？”停桡添酒，坚索余长短句为赠。余诺之，未几而倏以恶耗闻。呜呼！《金荃》未谱，钱树先凋，补制新词，谁为小红低唱者？录此为姬悼，且以志余过焉。

李润香

九松堂主人姓李，名润香，居月波榭旁，即所称西寿龄也。盖润香本名寿龄，同时有张寿龄者，此故以西别之。曾学琴于又一村人，嗣又工琵琶。姱容修态，流誉一时。余初未之识，邺楼偶视余《和花隐听润香琵琶》诗，即往访之。姬方掩揉蓝衫子，倚红阑干曲背演新声。因悟古诗“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实有此等境界。本为待年女，近已将雏矣。“绿叶成阴子满枝”，姬其葆此芳华哉！

胡宝珠

胡宝珠，字瘦月，吴门人。年十六七，居钓鱼巷。母曰胡七，向为曲中老教师，家多养女，姬最矫矫，眉目如画。方其在母腹时，闻人歌声，即勃勃动，如《板桥杂记》之李十娘。故生而灵慧，管弦丝竹，一过即精。性嗜佳茗，且宏于酒。伺客无贵贱，能探其意于形声之先。七夕生与有知己之感，但过花间，定留树下，三挑辍咏，十索频闻已。

张寿龄

张寿龄字媚霞，常熟人，行七，住玉河房间壁。靥辅承权，对客辄牵衣匿笑，宝儿丰致，昉佛近之。湘夫与姬定情时，持冰缣碧玉钏作缠头。姬藏弃甚谨，间出玩弄，洵钟情人哉！吾知湘夫入迷香洞，当于照春屏上赋九迷诗，视啜闭门羹为梦中游者，不可同日语矣！

程凤翎

程凤翎，本无字，曰雪芬者，余所命也。吴中临顿里人。来河上时，发鬈鬈才覆双额，人无知者。侨寓板桥头，偶于梁氏河亭望见之，招来侑觞，颇不俗。学奏一二小调，亦靡靡可听，由是声名稍振起，遂亦自知拂拭。后缘事转徙邗江，复由邗江迁白下，再见于汝南湾前，则已飞髻缀雾，振响遏云。萧家郎坐青油幕中，几不识庾兰成矣。呵呵！

李小香

李小香，本姓杨，字宛君，明眸皓齿，旖旎风流。藁砧乃梨园佳子弟，姬故亦工生旦曲。酒户极狭，三爵后靥晕红潮矣。居邻泮池，每当轩窗四启，游舫鳞集，时灯光水光，上下交映。姬或半卷丁帘，红牙轻拍。过之者，真有人在月中、船行天上之意。

沈玉琴

沈玉琴，不知何处人，亦未详其事实。余辑《画舫录》时，七夕生匆匆出别姬诗相属，即放棹鸠江去。味其诗意，似已为陌上之杨花矣。

杨福龄

杨福龄，先居文德桥右，后移鍼巷内，余见于借春轩中。春容大雅，动止宜人。工琵琶、洋琴，偶一作技，听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于目，户内食指以百余计，胥仰给于姬。而所得缠头，或一匹绫、一斛珠，姬莫不珍重受之，不以丰菲为轩轾也。雪亭尝招姬宴芥圃，酒翻，偶污其衣。雪亭甚不宁。明日，以新衣往遗，姬固却之，故莲臞和余赠姬《杨柳枝》词有云：“不惜罗裙翻酒污，要郎情似酒痕深。”一时药谙、兰坪、竹田皆有和作，惜已散佚，无从记忆已。

侯双龄

侯姬双龄，吴人，住祁望街廊上。初来余家遂园时，才十三四，曳茜红蝴蝶履，秃襟窄袖，辫发黝然如漆，亭亭袅袅，诚哉“既含睇兮又宜笑”也。后一年，再见于春波楼，倏已颀身玉立。与里中施郎善，施固小经纪，亦倾心于姬。而假母方以姬为钱树子，迨施之囊橐垂罄，假母更无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饮回，忽咆哮若中毒状。家人方驰赴姬处询之，乃姬亦玉碎花残，香魂如属缕已。盖姬与郎计，事终难谐，秘谋饮鸩，同就地下为连理枝耳。事闻，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诗词吊之者如束笋。钱塘袁兰村作《鸩媒曲》一篇，最为悱恻动人。

苏绿珠

绿珠，苏小卿之妹，天方人也。荣曜秋菊，采丽春葩。间或按象版，炙鹅笙，紫腔绿韵，才一绕梁，玉尘乃簌簌下落。居八幅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绿珠嗣起，一时几有“二乔”之目。六十翁某，享余华不给，犹拟置姬于别馆，老夫也而女妻之，恐稊未生而花先悴耳！芷桥初与姬识，神志俱移。濒行，解所系绣罗为赠，姬亦恋恋不忍别。成谓姬本谙素女之术，余固疑之。

吴玉贞

玉贞，姓吴，瓦梁人。年十八九，以“环肥”得名。与兰坡最善，偕蔻香来郭芳家，旋又相将还藕香旧宅。过从既数，偶话曩游，尚于兰坡惓惓不置，姬真不为翻覆手者耶！

章爱龄

章爱龄，年十六，家洞神宫旁，与玉珍同寓文氏水阁。红尖一捻，青睐双莹，顾曲纠觞，靡不中节。母氏因负责赚入勾阑，居恒抑郁，故欲于风尘内为择佳偶。蹉跎迄今，犹待贾也。移芝生思为阿阁之贮，姬亦甚愿，乃未谋鸳社，先虑犊车，连枝比翼之盟，傥卜诸他生焉。

朱芸官

朱芸官，本名瑞龙，吴中人，赁居沉香街南。目潋层波，丰美且俨。其父元标为清音小部，姬故度曲独能冠其曹偶。父殁，母再醮于江右，姬随之去，不久仍归来，依舅氏以居。玉舟深为属意，将托春风干当移之庆朔堂前，乃事未成而姬遽夭。差免青蝇之吊，空营彩凤之栖。姬于玉舟，其有情耶，其无情耶？殆可呵壁问之。

顾双凤

袖珠既负时名，又有双凤来为之佐。秋菊春兰，遂乃益增其盛。双凤姓顾，年十七，吴人。细理弱肌，几于吹弹得破。初寓某家，溷明珠于浊水，不特其美不彰，亦且厄抑交至。既主袖珠，袖珠妹畜之，凤亦视之若姊。今年袖珠将有所归，复不果，心恒惘惘。凤为左右而怃□之，袖珠心乃稍慰，凤殆称如意珠焉。

王小如

小如，小燕女也，年十五以来，娟雅玉立，眉目楚楚。见客殊腼腆。未久，适石桥年少，家有九张机，姬不乏流黄织也。

于福珍

于福珍，姑苏人。逋发鬅鬙，羞眉熨贴，信如沈桐威《绿春词》中所咏者。初家武定桥，与孙氏苏啸堂相望。继余泛舟青溪，忽遇于

解语花故宅，盖其居遽为河伯所陷，是乃新借一枝也。姬有笑癖，皓齿一露，百媚俱生。迷下蔡，惑阳城，直幺么耳。与袖珠、玉珍、爱龄等时相过从，红牵翠曳，张家团云队当即类是。药庵曰：姬厌嚣杂，近又僦屋琵琶巷中。

顾爱子

爱子姓顾氏，扬州人。本佐冯乙官家，无何买屋手帕巷，自立门户。年二十余，波俏有佚致。近闻为二掾所占，卜昼卜夜，迭相往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之诗，可以移赠二掾。而为爱子者，亦太苦矣！

张喜子

张喜子，扬州人。先居钓鱼巷，所谓欢喜团者也，后住水关西去石婆婆巷中。年约二十二三，鬓发如云，丰神骀荡。夙患失红之症，恹恹瘦骨，几于药店飞龙。秣陵曾生，漆工也，姬与绸密如伉俪。各有要约，而势不能遂。今年，生将贩漆汉阳，往与姬别。姬知其不可留也，置酒为饯，并款生宿。夜半梦酣，姬已缢于生侧。比生之觉，姬早化去。生旋亦雉经以相报，为其家人解救，得不死。岂生之待姬者有未至耶，抑姬仍有望于生耶？噫！

赵福

赵素琴，名福，居贡院前。妖冶不群，肌肤腴洁。其母本江北龌龊婢，得姬后，遂治台榭，事服饰，恬然称素封焉。姬尝失意于香严童子，童子作一字至十字俳体诗以剔嬲之，一时争相传述。姬乃大窘，泣诉于某赠君，卒无如童子何也。瓜期已迫，花诺犹虚，品藻英流，卒鲜惬意。忽一朝脱籍，从鹅湖生去，闻者愕然。

喻玉子

喻玉子，生小金陵，姣丽而昵人。歌喉清润，大曲更工。其母从一乡人去，遗玉子于外家水榭，在金陵闸旁，与倚云阁为对门居。年约十八九，择人而事，尚秘琼蕤也。

徐宝琴

徐宝琴，先主文心家，与玉珍、爱龄为偶，旋复依兰舟以居。肌体丰泽，信如初日芙蓉。见客呐呐，如不解语。而三蕉叶下，双颊红飞，颇饶明月投怀之态。

赵爱珠

爱珠姓王，妾于桐华，遂从赵氏。字婉霞，行一。姿仅中人，而心志颇高。量宏于饮，觥筹无算，兴益娇纵。从笛生学画兰花，勾撇有佚韵。昨乃移居东关前，独张一军矣。丹伯曰：姬与挹筠公子一见

如故，指誓山河。逮公子以疫卒，姬乃侦其停榇之所，亲为祭奠，恸不欲生。于其葬也，又复临其窀穸，筹其挂扫。每晤丹伯，言及往事，莫不涕泗交颐。姬殆不负公子者欤？彼公子兮，目其瞑而！

赵桐华

赵桐华，顺官之妹。先居秦淮西头，后移旧院前，即瑶雰阁艳雪故居也。桐华初不甚著名。自髯守挟之游，一时耳食者遽以为遗世独立，而轻之者复等诸自郐以下，大抵抑扬皆失其当。盖衡其气味，远逊于小燕、袖珠，而姿态仅如太真所谓第二流。颙之某某，又当有间。皖桐三方君极好之，盛称于其族仲莲渠前。越日，偕莲渠往定桐华甲乙。莲渠熟视，曰："唯唯，否否。"三君继强之，则又曰："如公等言，固自佳。"余闻之，曰："是可以知桐华已！"

赵艾龄

艾龄，姓赵，吴人，家临桃叶渡头。庄妍静雅，近今罕俪。尝私慕苇舟太史，欲仿清娱随龙门故事，自媒于太史，太史未之许也。陈阿莲为汝南公子之紫云，公子屡挟之过姬，彼此心许。或为戏作小传，有"郎为六月之莲，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后不知所往。

赵凤音

赵凤音素琴，赵福女也。素琴归鹅湖后，乃寓贡院前祁四家。年十四五，面如满月，欢笑迎人。工词曲，嗜觥船。琼筵乍开，紫云试奏，迷楼景象，尚在人间耳。

冯宝琴

冯乙官谢客后，颇丰于资。弃武定桥故居，购油坊巷新舍。养女宝琴又复继起，冯殆此中之翘楚哉！宝琴，姑苏人。年甫及笄，丰致略如凤音。对酒当歌，均可与凤音相匹。玉版金尊之地，花明柳暗之天，置姬其间，当莫有夺蝥于姬者。

陈阿福王双凤附

陈阿福，年二十余。本姓王，其夫固盲人也。阿福先以冯乙官为主人，后又同冯前后院住。荡逸飞扬，目微近视，性好憨跳，见人辄戏弄不休。顷又以多金购箧室，姓王名双凤，瘦削娟洁，年才十六，其将为异日之扑满乎？

武佩兰

武佩兰，居宫家水榭。年十七。肩削腰纤，玲珑宛转，善笑而憨。时或含愁抱病，更觉娇惰可怜。某郎与袖珠背盟后，去而之佩兰，情好视袖珠加剧。前车已覆，吾愿姬以袖珠为鉴也。昨晤丹伯，

知佩兰又僦屋东关矣。

张宝龄

张宝龄，字蘅香，金陵人。姿媚天成，可于丽人行中得之。沉默寡言语，往往偕客对坐，寒暄外，脉不发声，客亦不病其冷也。居十八街，风亭月榭，掩映河干。先是，欲归梦蘅，缘其假母百计居奇，遂至中止。后复迫从临汝郎，适梦蘅重来白下，姬已斑骓夙驾，桃叶宜家矣。乃临汝郎未久即先朝露。姬为缑绰，经理其丧，且剪发毁容，以明不二，洵烈女子焉。

高桂子

高桂子，家青溪侧。风情绰约，发不加泽，肌不留手，当行人也。入平康非所愿，而咄嗟又鲜当意者。吾友竹荪未第时，两心称契好，花天酒地，要誓良殷，各有终焉之志。及竹荪掇巍科后，拟践其约，而慈闱不欲，且又亟于所往。姬之待竹荪仍如故，尝私谓竹荪曰："情好果坚，虽金石何渝焉？"近闻姬已赁屋僻巷中，门户重重，难窥春色，竹荪其何以报姬哉？

杨又环

杨翠儿，易名又环，行三。貌幽娴，性慷爽，为酒中大户。居水

关之东，雉堞排空。槛外画舫如织，姬独好静，枇杷花下，螺钮双衔，过之者几忘此中有人。余造访时，值其插菊数十种，青瓷黄斗，堆满几案。姬徙倚其间，一麈、一茗鼎，敛襟相对，淡若忘言，可以观所尚已。竹村相与过从甚竺，三数年如一日。余尝戏以夜情叩之，竹村则詹天游，实未曾真个销魂也，亦奇。

杨龙秋桂附

杨龙，字宛若，又号宝霞，吾郡之上新河人。身小而腴，甫垂髫，即名噪一时。与润香同以音律见称，又各领小清音一部。润香为九松堂，姬为四松堂，持在《秦淮杂诗》所谓“别有雌雄谁辨得，四松堂与九松堂”，盖指此也。姬曲较润香多至数百，阔口细口，无不推敲入微。偶一按拍，虽老善才亦低首畏服。年十八，居文星阁东头。　　秋桂，不传其姓，棠邑人。佣于宝霞，年亦相若，而妖俏特甚，几几于婢学夫人。竹臞素不作北里游，偶值秋桂，独誉不去口，殆尤物耶？

吴翠珩

吴翠珩，上元人。初来艳雪家，螓首蛾眉，聪明秀婉。知书识字，且工觞政。每于广座构思之际，徐出一语，恰中窾要。无事则手把一编，为诸姬评话，以故盒子会中，咸乐就之。后忽以讼去。才遇彩鸾，遽成黄鹤，惋惜弥襟也。

赵秀

赵秀，行一，画眉郎出妾也。年貌与婉霞伯仲，本同住，未久，乃分居水关之东。素撄义疾，伶俜柔弱，辄唤奈何。嗟乎！抱枇杷于中道，采蘼芜于何时？固荡子之情乖，亦佳人之命薄已。

奚天香

奚天香，吴产，行四。姿不中人，而曲颇佳妙。每持铁绰板，倚醉唱“大江东去”，隔帘听之，初不知为女郎也。邗江桂生最狎之，姬亦欣其悦己，矜情饰貌，以固其宠。欢未几，而生以事去，姬犹再四寄声焉。

单芳兰

芳兰，行二，邑之北仓桥人。嫁于单氏，所居与朱氏河亭相毗连。柔情绰态，举止端妍。虽入平康，而卑屑之为，甚非所欲，故尝闭门却扫，寂若无人。除二三知己往来外，余皆婉谢之。冶园吏部、雨香参军亟为推许，后相晤于双桐华馆，在座为蔻香、绣琴诸女士。玉树琼枝，洵足压倒一切。

王小荇琴儿附

王小荇，字倚红，瑶氛阁艳雪女也。适伶人郭兰。年十七，美丽不逊其母，而冷隽处或又过之。莲瓣纤纤，花鬘袅袅，琼筵绮席，顾盼生春。余过姬时，值其晨妆未竟，悄拥圆冰，手挽青丝三五绺，犹委地尺余，双腕莹腻如雪。客至，乃提鞋偎母，瀹茗呼奴。秀可疗饥，娇真消渴。盖艳雪早与韵秋、春痕、秋影诸人角胜花场，小荇湔染既深，动止自无俗态耳。药谙曰："先有琴儿，寓小荇家，貌亦端好，眉目瑟瑟向人。"惜未及见。

张畹香

张畹香，行七，居钓鱼弄中。细骨轻躯，珊珊特甚。七夕生语余：姬工刺绣，擅针神之誉。学诗于某，颇自刻苦，断句有"风里杨花换旧身"，盖自伤也。

史五福　四寿

五福、四寿，吴下人，皆史氏之养女。先在棠邑，碧梧主人偶眷之，光价遂长。及来白门，侨居棘闱西头，亦能取重一时。娇小憨嬉，工于串剧。延陵生与某伧不睦，一日，招两姬游画舫，伧见而愤愤，遽速之讼，波及姬，姬旋避地去。

桂枝

桂枝，吴趋里人。小伶朱兰云童养媳也。卜居板桥前双柳草堂。逋发垂云，明眸剪水。时或瓠犀微露，吹气胜兰。随园鼠姑花开时，游人蜂涌，姬偕其眷属至园中，穿花拂柳，倩影珊珊。山重水复之间，嫣红一点，真觉“动人春色不须多”已。余与绂笙、邺楼坐，因树为屋，望见之，姬即来。起居胜常，羞晕双圆，几于不忍平视。兰云名双寿，亦娇憨如小女子。此时阙待鸳鸯社，互敛琼蕤；他日双栖玳瑁梁，交怜玉树。迷离扑朔，谁其猝能辨之？

高蕣林

高蕣林，字韵香，桂子之嫂也。眉目双弯，梨涡浅注，极婉媚可怜之致。初为高氏大妇，颇饮香名。余尝偕绮江、小莲、石生醉后过之，一二语后，蕣林独向余昵昵叙家常不辍。余剧赏其真。时玉堂令尹编《秦淮花略》，侦美于余，余方首举蕣林，属为佳传。乃未几而不安于室，失身非偶。噫嘻！既作沾泥之絮，复为落溷之花。如蕣林者，亦可悲也夫！

张绣琴

张芳林，名绣琴，行二，居水关东。瞳沉秋水，面逗春风，娟娟动人。性复温顺，虽激之，不稍迕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与四松堂杨宝霞同住，往返吴江浙水间，葳蕤自守，不易见客。岁之庚午，梅农自武林来，值姬于白云水榭。两情缱绻，匝月勾留，绘有伴梅小影。七夕生与姬省识，为题《清平乐》一阕于上。嗣梅农北去后，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寻香生计。甲戌之冬，七夕生于役邗沟，复于一枝

草堂与姬邂逅。虽□鬟髻鬓，冁笑依然，而眉睫之间，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诉前事不休。姬盖笃于情而深于旧者。

张杏林

张杏林，通州人，小字杏儿，绣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颇有余，色丰而姣，如《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生小抱洁癖，起居均极精雅。卧闼傍小轩，轩外仅三弓地，荔墙苔甃，莳秋海棠数十百本。花时娟娟弄影，弱不胜娇。姬凝妆对之，若有所悟。近尤酷爱杜鹃花。选名瓷，庋高架，五色俱备，烂若霞锦。为文酒之会者借酌其间，真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已！

于三

于三，逸其名字，以行行。如皋人，或云即吾郡人。居钞库街南。年已几及季隗，而隽不伤雅，姿度嫣然。秋崖尝与之游，余卒未之识。及秋崖病肺痈于寓所，辗转床笫，予往慰问，僮仆皆散去，姬独肩舆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污亵之役，靡不躬亲尽瘁。秋崖终不起。殡之日，姬恸哭失声，尽典钗珥，资其丧事，且为安榇于水西庵中，俟其眷属来迎，交畀而后去。噫！今之居青楼者，所斤斤为阿堵物，稍或不给，遽加白眼，欲求貌为真挚已不可得，而况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笃行，岂第可风若辈中人，即须眉而丈夫者，忝然讲友谊，矜气节，一旦临大事，依违不决，若将浼焉，不知凡几矣。余故录之，为舞柘枝、簪杏花者立一前马，并以语游宴花丛中人，必当择人而与，毋徒以色艺定优绌耳。

宫露香

露香、雨香，同居听春楼中。玉树交枝，琼花并蒂，钿车宝马，如水如云。锦迟太守之兄某，一见露香，即为倾注，未匝月，即有帷幕之征。出莲花于青泥，某亦豪矣哉！露香小字阿金，本姓禹，宫盖从其假母也。露香之归某，石桥之蹇修也。乃聘钱已下，而黄姑不来，遂致渺渺银湾，天孙饮恨。咄兹灵鹊，何惜振翼而一渡哉！人实诳汝，尚其慎之！

周翠龄

周翠龄，行三，茂苑人，居钞库街。与方翠龄同时，色艺更出方上。每于被酒后放诞风流，能令当者心醉。东邻空谷生为其破产，以博一欢。姬谓："花场留恋，弹指皆非。虚牝黄金，掷之何益？君其早自为计乎！"百计劝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郁夭，年二十一。

许畹香

许畹香，行一，元和人，住贡院旁。余初见七夕生赠姬诗，谓是庞士元称引人才，或过其分。继晤姬于画舫，貌既明秀，性且温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墨，且喜谈说古事，凡吾乡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余酒次，或举以难客，腹俭者辄瞠目不能对。惜其居停庸恶，未能即遂莺迁，畴其为姬筹之？

杨枝

杨枝，行一，招龄义姊，即依招龄以居。年才及笄，而丰韵天成，横波一剪。偶尔传觞奏技，亦不减阿姊风流也。桥西太史未脱白时，深为激赏。辛酉天中，邀余辈买画舫，挟姬为水嬉。太史酒酣，亲解绣巾，系姬腰际，切切作湖州后约，姬亦展转向之。乃未三载，太史果从蓬阆游归，而姬已凤泊鸾漂，不知所往。吁！是岂寻春之独迟哉！抑狂风作剧，无从觅殷红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邺楼皆谱《杨枝词》纪事，他日当甄而录之。

王宝珠

王宝珠，住姚家弄旁。余初不之识，子白招游画舫，适一凫携宝珠亦来河上，遂得相晤。年约十五六，听其语音，似是同乡人。貌颇妖冶，而探喉发响，绝不类其人，座客咸惜之。药谙独为注意，即席因有“获此怀中宝，真同掌上珠”之咏。

陆苕玉

苕玉，为陆氏养女，亦不详其何处人，居鹫峰寺前曲弄中。姿态妩媚，脉脉盈盈。余曾偕子山、一凫往访之，姬方酒后，坐帘角下，恹恹敛息，如不胜慵惰者。嗣知余与七夕生善，即移席询其踪迹不已。七夕生时返吴中，姬并属余作书致之。生其何以得此哉？

万袖春

万袖春，上元人，行八。住饮虹桥西，门临大槐树。丰肌卓雪，笑靥盈盈。兰坪昵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啖其兄，购为小星。姬殊不欲。后兰坪观剧岳庙，姬来进香。油壁乍逢，依依眉语，意其犹有觖望耶？惜昆仑奴无繇觅得，郭家红绡儿猝难致之。

唐秋水

唐秋水，本汤家妇，随其姑适唐某，遂易今姓。三山二水间人，曼色媌娥，蝤蛴微左，顾无损妍媚也。与万袖春为芳邻。琼楼春晚，意绪无聊，余入仓山后，不复数见。昨楝塘来，知其已从霍家奴为举碗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姬更逊浔阳一筹哉！

杨多子

多子，行一，姓杨，年十三，秋水家卖珠儿也。芳龄豆蔻，羞靥芙蓉。六寸肤圆，春光致致。不谙丝竹之技，而拔来报往，蹀躞甚劳，见者皆珍慰之。塘栖枕溪生评泊花丛，于多子有尘外之赏。吾知红娇绿怯间，终为洗泥中辱耳。

李兰音

李姬兰音，行二，扬州人。眉靥清婉，慵于颦笑，而工于周旋。本为秋水少室，秋水适人去，家中落，米盐鳞杂，悉委之姬。妆晨薰夕，屏当秩如。吾友白斋于存问时深为眷惜，姬亦因是倾心，需以时日，定合鸳帱也。

赵小如

赵小如，桐华女也。年十五六。珊珊来迟，颇饶林下风致。或方之秋海棠花，信然。

赵五福

五福，亦桐华之女，与小如为拥背之好。永巷春风，斑骓鲜驻。倘遘赏心如季伦者，轻躯弱骨，何患无百琲珍珠哉！

厉昭林　玉林

昭林，年十七，厉二养女，由城南钓鱼台僦居贡院前。初，余知其母，不知有姬也。惺斋自皖江来，亟向余赞扬之。貌纤小而癯，时露稚气，碧玉之亚也。妹玉林，不钗而弁，丰致嫣然。

赵三福

赵三福，锡山人，妹于三庆，居棘院前。眉目娟秀，飘飘欲仙。擅琵琶，南北曲皆妙。然韬光匿采，不轻启唇。紫珊、兰村、频伽、叔美、湘眉数与之游。姬亦以诸君文采风流，乐与宴集。兰村复为易名疏香，各有投赠之什。叔美亦常画梅花箑子遗之，姬宝贵逾于璆璧。别一年未见，闻已还乡，度为女道士。悬崖撒手，彼岸回头，姬或有夙因者欤？

曹凤

曹素琴，小字凤，住牡蛎园西。复室层轩，翛然意远。品新声则朝朝琼树，衡逸态乃步步金莲。槃馔膻荤，衣裾纨縠。五陵年少乐与姬为红裙之醉者，屦交户外。移芝生十年载酒，名满江湖，姬独申心留目，至再至三。他日图画崔徽，为郎憔悴，裴敬中何以慰卷中人哉？凤本小字，余拟取杨子语为之字曰“师师”，亦不让汴城女郎占美于前也。笛生云凤亦能画，余惜未之见。

董秀

董秀，董二宛卿女，行六。年十六七，极潇洒之致。身材不甚长，而自然合度，人或以香扇坠目之，姬亦幸以李香自负也。先居钓鱼巷，近与贡院前张凤龄同住。不善饮而工于侑客，曲调更精。

张宝玲

张宝玲，字素兰，又号蓉裳。居东水关头，依素月、宝霞为东道主。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继去，其兄无恒业，挟之游江湖，遂堕女闾。先是，秦淮有两张宝龄，姬来，乃鼎足而三。生性静婉，蛾眉淡扫，丰韵不凡。粗识字义，而绣榻之旁，玉轴牙签，恒不去手。青莲花人于花朝日招同人集小仓山房，素月、袖珠、蔻香及姬均在座。姬与绂笙邂逅相遇，私以绣罗为赠，寄意良深，惜乎紫玉常存，黄衫未遇。歌板酒旗之地，绂笙何时作构花人耶？

王兰官

王兰官，向住四松堂，色艺伺宛若、秋桂间。郁郁不得志，去与董秀居。蠡窗掩映，恰可对远山修眉史也。

杨玉香

玉香，杨姓，女于又环，故一字小环。年十五六，娟娟楚楚，摆脱尘氛。见人辄依其母，不滥作酬答，而偶一发声，无不合度。余初以之附又环下，梅隐谓其秀雅处方轨倚云，水关以东，殆无其匹，当为特立一传，俾李家娘登雪岭也。余曰：“唯。”急录以彰之。

杨宝琴

杨宝琴，年十四，娇小文弱。寓又环家，与小环为义妹，艺亦颉

颃。夏日停船造之，清谈一炊黍顷，莺吭燕舌，呖呖神怡。笛生云姬本姓王，杨盖从又环姓也。

陈小凤

陈小凤，年十四，余为字曰文香。居板桥头，吴下临顿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云伯孝廉尝主其家，极嬖之。余辈偶作画舫游，必载与俱。忆客夏招同湘亭、云伯、邺楼、珊青诸君逭暑河上，小凤亦在座。云伯大醉，时已纨如三鼓，天且微雨。云伯喃喃，强欲送小凤去，而山公方倒着接□，势不能行。踟蹰间，珊青遽掖衣以背负小凤至其家。吁！偻指狂游，三周鹎蟀。云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雉皋，余与湘亭、邺楼尚恋恋鸡肋。小凤，昔之垂髫者，今乃及笄矣。年光如女树，可胜叹哉！小凤工串生旦剧，向在缘园，见其演《跌包》，甚佳。

张宝苓张兰英附

张宝苓，字韵仙，本邑人，或云邗江人。住贡院前吴蔻香故宅。年十九，面圆而腴，星眸四射。余初与姬晤，叩其姓字年齿，殷殷作答，甚觉笃实可亲，宜其偕素兰、蘅香并腾芳誉也。兰英一名兰官，与韵仙同姓，亦同居。弦索姿貌，不出韵仙右，先曾主曹凤家。

解素馨

解素馨，先晤于钓鱼巷内。昨过蔻香阁，偶于凭阑时见之，始知其新卜莺乔也。年十三四。曼睩沉沉，修眉蹙蹙，歌喉酒户，均极不群。稠人广座间一吐词，无不怜其乖角。母氏解语花，几三旬，甫以艳名噪于时。今素馨未及二八，已能流誉众口。雏凤清于老凤，既为姬羡，复为其母慰也。

陆元宝

元宝，字润香，亦陆二宝霞之女，年十六。宝霞凡三女：兰舟以姿态胜，素月以流丽胜，元宝则又在季孟之间。不常见客，见亦不数数启齿。或有以谐语入者，蝤蛴低俯，红入鬟云，婀娜娇羞，令人不可亵玩。邗上某出数百金，拟购之出，宝霞未之许。盖宝霞以就木之年拥此三艳，方将居为奇货，以餍其无尽之欲。一旦遽舍之，七十鸟何以为生哉？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为秋水养女。柔姿皓质，气宇清醇。善饮酒而不醉，虽百榼不辞。与添石生为龆龀交，互相慕悦，誓必相从。生固钟情者，而第家子决无于平康下玉镜台事，遂滞良媒。姬由是无俚，且失意于家人，镌谯四至。某掾，吴中薄俗儿也，秋水利其资，竟以姬归之。姬即甚不欲，而幸是得脱孽海，亦竟拂衣去。异日生过掾门外，姬适窥见，密遣雏鬟招之入，握手诉别后事，彼此哽噎，不能出声。生归后，为之俯倡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裹足花场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诸艳，向推汤氏靥花，自后代兴有人，而班行秀出者，无过倚霞。倚霞为靥花内侄女，饮量豪放，娴于觞政。每值嘉夜，既挟兰芷荐芳，送客留髡，几不知何者为白云乡也。添石生云：倚霞虽在烟花，而秀朗有方家局度。其被摩登伽摄入嫖席者屡已，终以不负桂音，故不及乱，可为腻友观耳。

马兰姿

马兰姿，与桂音、倚霞为左右邻。筑田谓其貌丰容而庄姝。倾心于某公子，拟归之，其家不之允。姬乃借他事鸣之官，遂脱身去，竟归某公子。钗荆裙布，处之晏如，亦众中之皎皎者。

马喜姿　贵姿

马喜姿，字次湘，姣丽而善病。自其姊兰姿适人后，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红窗子夜，殆又踵兰姿而鹊起矣。妹贵姿，貌亦端好。尝来仓山，寿芝亟赏之。

汤心官

汤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与倚霞同处一室。性慷爽而善谈，甚或终日不倦。织梧剧善之，尝曰：“小霞亦娟态者流耳。而能财轻若箨，情笃于山。向以重资收某介特，所天复耽博进，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于不给。簪珥被服，悉归长生库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亚矣。”

张素云吴素珍、周双全附

素云，字藕香，姓张。年二十一二，吴中人。姽婳幽静，屏谢铅膏。或拈豆而按歌，或写兰而吮墨，均当放出一头。初未谂余，闻余辑《画舫录》，逢人咨访，展转寄声，殆如陶贞白所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已。住金陵栅前双素堂，蘅香之故居。吴素珍、周双全，年皆十三四，依素云为家。清睐长眉，娥娥鲜俪，后起之秀，璧合珠联。　　素云、素月、又兰、婉霞所画兰花，皆骎骎有法，且又各得名人指授，故其技日益精进。同时耽尚风雅如袖珠、芳兰、蔻香、莲卿、小燕，皆尝次第招同竹恬、菊生、笠渔、子隽、抑山、再芝、珊青为诗画近局，流连竟日，传播一时。亦见时际升平，士大夫得以优游艺事，与曲中诸姬作文字之饮，而诸姬亦藉是涵濡气质，相得益彰。远之可方楚润、国容，近亦不在湘兰、寇、卞之下。倾城名士，共著芳声，固北里之艳谈，亦南都之盛轨也。

何杏林

何杏林，字文卿，近又号琼仙。行一，年十八九。丹徒之五条街人。织梧语余曰：琼仙握椒含若，嫷服悦装，口倦金缄，姿莹玉琢。

性豪于饮，一举十觥。薄醉清谈，温其可掬。曲既富而且工，非情好者不轻按拍。先是与棘闱前吴四同居，今移双素堂。偶撄肺疾，娇不胜慵，小溢红霞，几成绀袖。空桑恋恋，殊难为怀已。

江顺官

江顺官，号润芝，年二十一。丹徒人，琼仙之姨姊。韶秀备于仪容，风流形诸言笑。偕琼仙同来双素堂。琼仙示疾，姬辄时时慰恤。

杨桂姿玉姿附

杨桂姿，又名怡龄，年甫十七，双素堂之彩伴也，城中人。随意梳妆，自余逸致。藁砧托命于姬，乃复时加挞楚。邯郸才人，业归厮养，香怜玉惜，更又奚望耶？玉姿，忘其姓。体丰而貌妍，酒量可三十杯不醉。与桂姿先后入双素堂，亦本郡人。

沈金珠　寿苓

金珠，行二，字佩香，姓沈氏。吴中人。年十八，清丽不凡，吐词名隽。知余将采入《画舫录》，欣欣然意颇自负。初，余闻其名，误以为珍珠。叩之玉生，乃知姬即巧龄之妹，盖金珠也。巧龄已适人去，姬尚待贾。玉生偶及余名，姬并拳拳有旧雨之谊，且属玉生作札，再三邀余。不知青楼薄幸，余亦何心；红豆多情，卿宁好事。醉

别钟陵之日，亦已几及五春，罗隐、云英，何堪重见耳！其妹寿苓，同住利涉桥口双桂堂。寿苓小于佩香二岁，东东、盼盼，竞爽一时。

慎喜龄

慎喜龄，号又芹，行一，不知何处人。写朱学月，妆点入时，居棘院东头。

张福玲王双玲附

张福玲，年可二十，号月舫，城中之花牌楼人。美秀而文，身齐锦瑟，微嫌土重，风格自佳也。家钓鱼巷中。王双玲与姬同住，姿亦妍丽。

刘福珍

刘福珍，行一，号澹香。年十九，城中人。与杨凤姿同住棘院前。袅娜娉婷，虽粗服乱头之时，亦足邀人特赏。向为听涛轩人所眷。织梧为余言。

喻喜子

喻喜子，偶遇于贡院前王蕣家。年甫及笄，娇羞宛转。叩其家世，盖与玉子为同堂女兄弟也。

董玉玲张葆玲附

董玉玲，字于赵氏小如，五福其小姑也，姿品亦与二人相伯仲。兰丹迁居丁官营后，玉玲乃入此室处。雨香、仲坚、梅隐偶邀余往晤之，姬出而对客，颇觉落落大方。张葆玲，雉皋人。新来未久，亦饶憨态。

刘玉姿

玉姿，似是郡中人，姓刘氏。本居长乐渡旁。一日，值于东关水榭。明珰翠羽，顾盼若流，急管繁弦，错杂如诉。盖近为一髡奴所狎，往还甚数，已为僦屋移家矣。丹伯曰：“玉姿先偕瞽师某善。凡所与昵，大抵类此。”姬其锁骨化身耶？否则见金夫不有躬，姬亦太无俚耳。

徐桂龄

徐桂龄，字凤珍，行四，后又号月仙。扬之宝应人，寓板桥侧。余初见子鸳赠姬作，因悉其美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将同子鸳往访之，乃姬已先一月为山下土。叹悔靡及，惟两手自搏，呼“负负”而

已。古春居士，姬旧好也。今年自练江买棹来白下，偶语及姬，尚为怅惘，并出姬所寄诗箧，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与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台柳，不待春来不敢狂”等句。细吟一过，如在月明人静时听琐窗絮语也。於戏！有才如此，而独不永其年，桓子野能无唤“奈何”乎！子鸳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诗名，稿成辄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与谈，故知者绝少。尝见《病中》断句云：‘柳如多病无心绿，花到将残着意红。’读其诗，可想见其人已。”

吴素珍

吴素珍，一曰小素，行一，母为吴四。旧偕寓高步家，名日益著，遂卜筑于钞库街。距文德桥才数武，对岸乃文星阁也。三年前，予晤姬于晴峰席上，姬年方十二，当即以雏凤目之。日昨印愁子邀过其居，轩槛三楹，筝琶四壁。坐甫定，姬出而相见，益觉气清骨兰，抒词温婉，春光盎盎，逗漏眉睫间。窃自诩眼福之非差，且不禁心春之靡定矣。

王兰姿朝霞附

王兰姿，无字，余戏呼之曰者香。行一。佚丽仿佛姿香，爽朗则居然月仙也。居在棘院东首第三家，楼影卧波，帘纹泻月，本为郭芳故宅。姬自入此室处，不惜多金润之矣。妹朝霞，年十六，翩翩雅度，昆曲绝佳，工演生旦剧，盖尹子春之流。

王月痕

月痕，姓王，或曰姓郑。郡中人。曩在冯三多家，名玉琴，移居东钓鱼巷。后与慈湖渔隐互相倾慕，乃为易今名。年未满二十。鬒发不髢，歌吭珠圆。对客寡言笑，而游睩曼容，别具佚韵。渔隐常请八九山人绘《满身花景图》为赠，并媵以截句云："衫红镜绿画江南，镜里花枝带雨酣。人影更宜花影伴，一痕凉月月初三。"盖隐寓其名也。

宫雪香

宫雪香，名桂龄，雨香、露香之妹也。两姊各有所适后，姬遂出寓文馨玉家。貌娟秀而性柔和，体弱如不胜衣，好倚人而坐。大小曲咸入妙品。初遇余，即似曾相识。及入宴，客有以酒嬲余者，姬辄左右之而虑予困。予醉后，书美成《玉团儿》词似之，纪其实也。盈盈三五，韫玉怀珠。他时便遘东风，顾曲郎终必致小乔于铜雀耳。

王袭香

王袭香，行一，雉皋人。寓范喜子家时即识之，继又与雪香为偶。姽婳幽静，丰韵不减徐娘也。觉华谓姬小字屏儿，当官崇川时，即与之稔。年甫十二三，游凡四五载，故能悉其觌缕。觉华偶述姬儿时事，辄羞避不欲闻，尤嗔人呼其小字，甚至粉面发赧，故山甫赠诗云："瑶台清阏天风细，未许人间识小名。"以此。

罗巧龄

罗巧龄，行一，家石婆婆巷口。初偕阿姥开客寓于东水关，今乃闭门花下矣。年廿一，珊珊仙骨，宛约而多姿。量宏于饮，每值螺盏递斟，蜡珠渐灺，客方幸依红熨绿，春选花城，而姬已浮白倾黄，酣游曲部。“玉山自倒非人推”，姬其得此中趣者耶？

吴玉徽

玉徽，行四，吴家妇。迫于债，遂堕曲中，见人犹腼腆也。居金陵闸，昨复移之利涉桥东，与兰云仙馆相接。年约二旬外，肌腻肤腴，兼通文义，论者谓其品在又兰、小燕之间。碧城仙吏勾当白门，暂僦其家，亟邀推许，为题“停云水榭”檐额。自是渡头打桨者，无不遥指红楼，争相问讯矣。

卷下征题

醴陵倡妇，浔阳商女，缘情之言，写心而语。连犿奚伤，悱恻是与，香草美人，唯典可数。

倚云阁留赠金袖珠校书

渔尊

曲廊迴合掩棂纱，小驻斑骓带月挝。二月春风凝豆蔻，十分幽思托枇杷。梦醒天上红楼远，姬熟《红楼梦》说部。约定桥边玉杵赊。真个陆家姑聘取，黄金三万镒非奢。

倚云阁宴集因赠玉琴

前人

恰好放船时，桥头落日欹。春光随柳驻，心事有花知。慧不输琼姊，谓袖珠。名原称玉儿。湖州坚后约，肯便怅来迟。

立秋日同梅亭芝田两丈洎小秋
邺楼绂笙香雨放舟秦淮分得二律
明日视袖珠

秋舲

未践樊川约，重来看水嬉。一灯偎草露，双桨拨杨丝。高会丁年盛，清游午夜宜。风流余二老，霜鬓莫轻吹。

指点桥西路，层波望不分。秋沉三五月，春隔两重云。软语兼花堕，秾香杂酒闻。又因寒铁老，莺燕缀新文。

过倚云阁留赠主人姊妹

冶原

生成仙骨韵珊珊，十二金屏掩映间。妆就早知眉样好，赤阑桥外隐春山。

采罢双珠价定赊，谁分小字刻苔华。青溪两岸纷红紫，春在璇宫姊妹花。

八月十七日同筤圃典衡夜泛秦淮留饮袖珠女士家偶赋题壁

子年

舟放沙棠月放眉，竹枝歌领玉箫吹。六朝一部莺花海，小妹三生粉黛词。水意于人常觉软，风情是处总成痴。可怜忍俊难禁事，悔不来游及少时。

十二银灯照水香，画楼南北影成行。酒无监督花边醉，秋有商量

月后凉。紫府沉沉谁斫桂，麻姑夜夜此栽桑。眼前便是华胥境，一雁云头忽叫霜。

集袖珠录事阁中偶成

一芙

十载青溪客，春衫载酒游。艳情征画舫，捧花生方辑《秦淮画舫录》。香梦隐红楼。会拟金钱续，缘惭玉杵求。丝丝杨柳外，纤月又如钩。

虞美人

捧花生

月下听袖珠弹琵琶。

逻桫拨动纷如雨，十五盈盈女。三分明月二分秋，只少浔阳江上一扁舟。　　新声不敌新愁重，红豆新来种。狗儿吹笛胆娘歌，借用元微之句。安顿十年前事在心窝。

一萼红

山尊

研湖招同伯渊、月潭集倚云阁，因赠主人袖珠，并调研湖，明日

将游瓦梁也。

似烟轻。笼一株琼树，不损月华清。菊自无言，花原解语，众中出意天成。谁省识、红楼梦破，遍情天、情海怅多情。主人爱读《红楼梦》说部。唤起晨鸡，教陪语燕，莫打啼莺。　　妒煞诗人无己，借闭门索句，掌上孤擎。玉笛词吹，绣鞋板拍，零星细数歌尘。徼幸得、刘桢平视，恰临流、双眼望盈盈。计日旧游重问，桃叶能迎。

作画四帧各系小诗赠袖珠

笛生

半脸春云半脸霞，盈盈娇语醉吴娃。不须更定群芳谱，领袖胥台第一花。荷花。

睡红得酒脂生晕，软玉团香雪作肤。春到江南无价买，乱抛红线绣珍珠。绣球。

弦外知音意最深，何须红紫斗纷纷。自来娟秀怜芳草，敢道风流让此君。兰竹。

记曾此地饭胡麻，露槛云廊认未差。不信画眉人去后，又来仙洞看桃花。桃花。

南楼令

渔村

晤练亭、兰坪，知袖珠消息，寄此慰之。

秋柳画阑荒，秋帘镜槛凉。不多些、憔悴秋娘。恼乱西风偏作剧，催燕子，去雕梁。　　往事几回肠，欢场即梦场。再藏娇、谁与平章？小叠蛮笺凭慰藉，知减尽，近时妆。

赠袖珠四律录二

药谙

荔支小字记华年，夜合新催好梦圆。历历游龙惊宛若，娟娟此豸笑嫣然。璇玑慧业三千字，锦瑟繁声廿五弦。痴向东风丐方便，笙娲定补一重天。

文窗六扇敞轻绡，横竹秋情取次邀。铁马韵低寻昨梦，金猊灰冷殢今宵。镇心瓜许分珠箔，刮骨盐催倚玉箫。乞与琼浆劳阿姥，蓝桥争渡未辞遥。

倚云阁留赠袖珠女士

蠡仙

不因花事不勾留，知尔前生定莫愁。几许闲情添酒泪，无憀乡语入歌喉。人情似水何妨冷，客思如云况是秋。明日蒲帆江上挂，一纤纤月照淮流。

偶访袖珠不值

莲衫

旧识桥西路，红窗舣画桡。隔帘花片妥，对岸雨丝飘。秋士偶相过，春人何处邀？可怜垂柳色，吹绿一条条。

用绿春词韵三十首赠袖珠金校书录十四首

白斋

三五星期指在东，女床缥缈翠微中。乌衣小箓经薇露，雀舫余芬度蕙风。偃月浅侵眉样碧，断霞羞晕脸潮红。昨宵新订游仙约，差喜银河路渐通。

底问蓬山隔万重，瑶台月下忆初逢。风姨催舞珠娘棹，云母分围玉女峰。情未能忘心尚怯，见无多语意尤浓。王昌会得真消息，一叠鸾书手自封。

欲采芙蓉便涉江，碧阑干外舣轻舣。文鳞悄冪鱼鳞钥，义甲闲调蜃甲窗。兰蕙图邀翻再四，苕华名喜琢成双。仙楂慢引回波去，倾倒瑶池紫玉缸。

月满闲庭花满枝，珊珊环珮故来迟。魂销纸醉金迷处，梦堕香温玉软时。扇逗风怀防婢觉，灯嫌露影泥娘吹。欢悰隐约都难记，敢笑陈王枉费词。

乱绾鸣蝉髻懒梳，水晶帘底碧纱虚。丁香松结窥红袜，卯酒余痕润翠裾。手钏碍钩垂幔后，胆瓶添水拗花初。上头夫婿无多事，先学鸳鸯两字书。

添酒回灯意渐迷，枇杷门巷隔长堤。人从畹右移琴左，天遣香东伴墨西。离恨待招欢伯劝，买愁痴和懊侬题。黄昏刚趁寻秋约，无那云廊月又低。

桐叶新诗索自媒，桐花小阁为谁开？泥金空仿金华格，嫁玉难偿玉镜台。三里雾才笼月去，五更风又罥云来。不知捣麝成尘后，检点香煤剩几堆。

絮已沾泥尚忆云，荀炉不藉水沉熏。西楼坐拥花双艳，南浦愁萦月二分。绣佛有心空压线，留仙无计漫裁裙。将离谁慰英翘意，怕遣桃源女伴闻。

五铢衣薄怯微寒，中酒柔情带笑看。绿蜡悄移翻雪碗，青萤憨扑夺冰纨。兰期乍结羞重订，莲漏频催怅已残。莫问双星天上事，人间一样此时难。

弹雀明珠肯碎抛，合欢枝上语初交。漫催画鹚迎桃叶，先盼明蟾上柳梢。银钥零丁防露湿，铜镮些子带风敲。他生定化衔泥燕，双宿双飞认旧巢。

吹转春风影乍青，看朱成碧几曾经。堕怀羡尔为明月，饶舌憎人话小星。钿合忆从仙室见，钗声偷隔女墙听。罗衾不耐凉如水，忘却西厢户未扃。

已上瑶阶第几层，冲烟犯月记吾曾。归桡绿暗城头树，隔水红迎塔顶灯。皓腕放娇嗔乍攘，香肩倚醉昵同凭。玉壶满贮灵芸泪，一夜和愁结作冰。

谢家庭院簇春酣，绫障低围作剧谈。斫桂更番凭换绿，护花珍重仗随蓝。幸游闷阁逍遥六，愧叠新词快活三。唱到《紫云回》一曲，有人隔座识罗含。

智琼暂贬隔尘凡，依旧书仙署妙衔。何以报之青玉案，谁能解此紫蕉衫。骑羊客厌多于鲫，控鹤人防去似帆。添得几重文字障，狂生绮语未曾缄。

为袖珠题兰竹画箑

莲渠

几许愁心委逝波，相思渺渺怅如何。倚寒翠袖无人见，空谷遥怜风雨多。

声声慢

秋舲

余为袖珠作水仙花册子，并属同人题之。

影回洛浦，香暗江皋，珊珊来者其仙。记得相逢，瑶台第几重天。番风数过平。廿四，只无繇、数到伊边。好珍重，玉玲珑纤骨，拾翠调铅。　　听说封姨跋扈，已石家衣涴，陶氏鬟偏。姬适有小警。料理青瓷，值他铃索高悬。今生雪霜耐尽，定前身、明月婵娟。月明也，悄凌波、湘梦再圆。

东风第一枝

同题

白斋

倚竹寒深，踏梅春浅，琼蕤芳讯先吐。待因妙手王孙，替写岁寒

冷趣。游仙梦破，凭一剪、微波延伫。认不分、雅蒜低垂，多恐采香人误。　　笑指说、袜罗纤步，莫浪被、俗氛点污。为伊露苦风辛，偏只欲言未语。羞蛾敛翠，可忘了、瑶台来路？忆星星、星影投怀，料得个侬前度。

浣溪纱

同题

莲臞

活脱谁模小样笺，冰肌袅袅骨纤纤。绝无言处赚人怜。　　抱影已和秋共瘦，凌波还望梦能圆。湘风湘雨恣去便娟。

同题

子旒

小谪名花种，前身女史星。朝霞惊洛艳，明月梦湘灵。居趁青溪浅，春宜画阁扃。含情钗瑟瑟，微步玉亭亭。兰媚怜同调，梅癯笑独醒。曳绡原绰约，解珮自忪惺。人海孤芳远，天风一曲听。尘缘如许载，我欲共扬舲。

同题

晴溪

一水盈盈洛浦边，梅兄矾弟称清妍。是身生就无双品，不博王封已自仙。

谁分雅蒜与天葱，模入生绡一两丛。听唤女儿花最好，双声低按玉玲珑。

同题

雨芗

铢衣楚楚佩珊珊，小立天风怯暮寒。一片湘云与湘水，梦魂风堕碧阑干。

斑管评香名第一，蓝田种玉价无双。托根自占蓬莱浅，羞煞桃根唤渡江。

鲍家姊妹总娉婷，花底双声倚醉听。香雾渐低宵漏永，疏灯帘幕荡秋星。

剪湘云

同题

芸士

冷冷清清，娟娟楚楚，恁独笑春前，瘦影如许。别样芳情脂粉外，肯受人间风露？怪寻常、解佩太憨生，说汉皋神女。　　合教位置娉婷，屏山深处。尽金屋瑶台，谁认仙侣？一曲冰弦湘水怨，道是

知音难遇。只梅兄、也抱岁寒心，剩相看无语。

前调

同题

鹤山

缥带慵拖，铢衣悄展，正素袜伶俜，伫立低面。不道云凝波冷处，偏得瑶华乍见。甚情缘、解到一双珠，恰江皋岁晚。　　最是梅影横窗，绣帘深掩。耐薄暖轻寒，浅晕融遍。拟买冰瓷供瘦石，又怕苔棱斜点。想通辞、渺渺赋《怀沙》，望天涯人远。

尉迟杯

同题

小松

珊珊步，倚日莫、缟袂凉烟素。凌波悄自无言，生怕酒边人语。天涯月淡，不分又、隔宵弄丝雨。却闲愁、梦堕微茫，碧天云影偷诉。

洗尽腻粉残脂，向璇室争妍，冰骨应妒。风露中庭，铢衣缥缈，望里藐姑山阻。前身问、盈盈流水，更惊起、鸳鸯双宿羽。奈征帆、树外潮生，凝想洛滨神女。

同题

瑠虹

六铢披雾縠，一剪漾风漪。瑳笑珠帘底，春浓不可支。

别梦桃花潭近，春情莲叶溪长。一把飞琼珊骨，神仙原在中央。

一碧罗罗迟远春，黛蛾剪出二分颦。袖中五色珊瑚管，细谱新词貌洛神。

同题

梅隐

不在湘江汉水滨，亭亭罗袜净无尘。前身合是青溪妹，桃叶桃根结比邻。

忆从姑射醉流霞，小谪人间阅岁华。定为相思太痴绝，无端幻作女儿花。

照见幽姿剧可怜，月华如梦复如烟。泠泠风露凉凉夜，谁护微波一晌眠。

赋

同题

子铁

一水独立，春人无言，赠芳华兮绝调，怨灵修兮招魂。女史星明，洞天春小。罗袜凉兮步珊珊，翠袖薄兮思悄悄。方其凌玉冻，抗琼霜，始蕾青璁之馆，将苞翠璎之房。石甃嵌绿，铜瓶蚀黄。羞将离之芍药，迟待聘于海棠。是耶非耶？如怨如泣。月吐眉而碧寒，露飞脚而红湿。若乃湘江妃子，洛浦仙灵，红蕤交枕，绿琋张屏。下珠柙，掩犀棂。羊灯弄影，鸡缸荐馨。牵薜衣之戌削，咒絮语之丁宁。瑶草寄恨，微波通辞。化青萍而贴水兮，如明星之离离。捐余玦兮遗余佩，梦惝恍兮游九疑。愿朝朝而暮暮兮，幻形影以相随。惧仙子之颓怒兮，亟申礼以自持。睹容华之静婉兮，慎言笑之嫚私。于是拖风裳，曳雾縠，银海色空，玉山香独。深复深兮潭水情，年复年兮天涯哭。洞箫初谥，□琴再弹。聆水仙之一操，同流韵于猗兰。

赠宫雨香女士二章

子固

学步盈盈出画堂，风飘衣袂六铢凉。年华更比文瓜小，身段才同锦瑟长。初上月还无定影，未开花有自然香。前身合是青溪种，莫遣春潮断石梁。

杨柳千枝复万枝，当窗一笑总成痴。揭开翠箔花先见，揉过兰桡水不知。金谷恰怜莺出早，玉田莫教璧生迟。来春记取迎桃叶，是我乘潮打桨时。

题扇别雨香

前人

晓乌啼处雨丝丝，秋压阑干睡起迟。明镜自圆花不满，断钗声里别人时。

蛾眉山见月有怀雨香

前人

西风吹下小楼阴，江水迢迢不可寻。新月恰钩香恨起，碧山正写黛眉深。夜寒珍重来时语，春病提防别后心。好是相思要侬识，满弹红泪染枫林。

丁字帘前同子固因赠雨香

子年

又买蜻蜓载酒过，英雄无奈女儿何。过江小史皆裙屐，倚槛名花自绮罗。未必管弦天上少，只疑云雨梦中多。荒唐大指秦嬴笑，遗爱偏留一道河。

邀笛风流旧比邻，莫愁艇子往来频。一方丁字帘前水，绝代桃花扇底人。欢会还留三日饮，愁吟不尽六朝春。问谁复得鸳鸯社，碧海青天独怆神。

心梅子筠邀同舍弟子固集听春楼余醉后

雨香趋侍甚劳余固未之知也翌日子固细述之因成三绝奉谢雨香并柬心梅

子山

楼上窗开见远山，朝朝临镜理双鬟。可知六代销魂水，只在青溪柳一湾。

身入柔乡又醉乡，晚风扑遍鬓花香。玲珑小阁团圆月，此福能禁几度狂？

更多侥幸未曾知，一串歌珠酒一卮。颓倒玉山银烛里，昵他红袖两番持。

八月十九日心梅子筠镜如一凫属雨香为主人招同秋水小燕小卿露香诸姬为余预作九月十七日初度余时将去长安诸君子亦将各归乡里诗以纪事并索和章

前人

尽召群仙下碧霄，菊花觞捧桂花朝。两行莺燕翾风舞，八月鱼龙跋浪骄。盛会只应斯地有，良辰难得故人招。门前曲折青溪水，迸作秋声入玉箫。

百年歌唱状元郎，康海风流昔擅场。笑我闲身来白下，也邀俊眼

出红妆。蚖膏花簇金莲喜，麟脯餐分玉粒香。多谢姮娥能解事，又添晶镜照回廊。

无端京洛转征轮，十载风沙眼一新。诗虎酒龙名下士，琼帘璧月画中人。坐叨马齿惭吾长，觞倩蛾眉侑客频。六代繁华花六朵，者番秋艳胜阳春。

欲拚生计付冬烘，四十头颅鬓未蓬。秋雁不归皖水白，余欲返桐未得。春花有约帝城红。销魂此夜樽前月，挥手来朝柳外风。赢得酒痕双袖满，好从燕北话江东。

品花四绝句之一赠雨香

前人

香带甜肥晕带温，个中处处总销魂。大家标格倾城色，唐突曾留一捻痕。谓余醉后事。

乙亥冬日重抵白下集听春楼有怀亡弟子固

前人

蕉片桐丝刺眼频，桐丝蕉片满庭秋，子固赠雨香句也。我来重认画中身。子固曾为雨香作小照。玉楼天已征才子，金屋谁曾贮美人？剑胆琴心狂似昔，花魂月魄艳犹新。玲珑阁近娜嬛远，红泪阑干湿满巾。子固所居曰娜嬛阁。

题宫雨香校书折梅小照

邺楼

照为子固所作。子固应廷试，卒于京邸。令兄子山携归雨香，属余题句。

齐陈金粉秋波凉，璧月下坠浮珠光。盈盈隔岸谁家女，呵气散作幽兰香。习静偶调《金缕曲》，忍寒偏爱寿阳妆。十年我踏秦淮路，桃叶桃根荒古渡。意中人忽画中看，冰绡绘出相思树。自从生小住长干，身铸黄金骨肉寒。啼来照影凭溪水，妆罢临眉借蒋山。蒋山终古隔城青，罗绮纷纷几度新。妾命薄于云片纸，妾心明似掌中珍。秋风八月群仙集，中有才人倏联璧。私忏沾泥絮乱飘，痴怜着露花能泣。吟花晓露未曾干，廿四番风作意残。红羊劫重篱藩仄，彩凤声高羽翼单。天壤有卿能负我，爱河无浪再寻欢。吴云楚雨欢初长，亲闻簪笔朝明光。明年此日重携手，此夜明朝休断肠。谁知一去三千里，别离不足添生死。琼枝已堕九重泉，银灯犹卜双花蕊。苍雁赪鳞梦有无，紫钗碧玉空忧喜。天涯不有孝廉船，锦囊欲卖长安市。我感兰因已怆神，又惊酸语出丹青。子固先有四律题卷首。池塘春草非前度，燕子楼台是昔经。寒宵昨把铜鱼扣，沉香街北门依旧。画壁还悬黄绢词，招魂徒掩青绫袖。酒酣烧烛索题真，认取云英未嫁身。白玉楼高银汉浅，更无天上赏心人。

洞仙歌

前题

子尊

一枝春影，望娉娉袅袅。鹅绢平铺珮环悄。忆花边踏雪，雪外笼花，早留下、今日相思画稿。　　玉楼芳讯远，凤纸收残，底处传言盼青鸟？何事尚飘零？诉与兰因，已不是、那时怀抱。待觅着、仙山返生香，好天上人间，离愁偿了。

浣溪纱

一芙

听春楼两主人索赠。

红影依稀紫影微，帔霞谁拨往来飞。大刘妃与小刘妃。　　别绪才萦鹅玉涩，柔魂暗度蜡珠垂。恼人莲漏促人归。

又

细数兰期又几更，低枝力弱不胜莺。可怜非复向时情。　　贮屋定教金论值，斛珠应倩玉镌名。渡头双楫若为迎？

喜赠雨香校书之作

廉山

曼雨殊香别样柔，春来不负秣陵游。心如豆蔻知方坼，福比梅花

更费修。入骨细香添酒腻，当头宝月向人秋。樊川老去风情减，还续扬州旧梦不？

秦淮杂诗赠雨香

持在

第一名花迥出群，罗衣应有御香薰。板桥红袖双扶过，狂煞梁园老使君。

集听春楼为雨香题扇

七夕生

琼楼一角敞虚空，过雨谁扃牝牡铜？绛蜡半烧杯底月，绣帘低曳扇边风。落因称意从教绿，花怯销魂未放红。漫说桃源仙路近，灵犀真有梦魂通。

一凫雾笠莲渠同集听春楼酒次留赠雨香

药谙

洞口桃花许重寻，不多嫩叶未成阴。《柘枝》学制诗情艳，桂木偷钤印色深。强按《绿么》酬佛手，戏抛黄胖试童心。二句本事。乱丝

肯逐诸尘搅，休便轻嘲五欲林。

簸钱堂近绿杨街，风送银屏笑语谐。瓜子抛残低障袖，莲花步怯强兜鞋。双勾彩胜翻新样，十索瑶笺写艳怀。凤卜真容如愿否，檐头暗祝鹊声佳。

舟泛秦淮过访朱赠香女士因成四十字

子尊

偶放寻春棹，湘波一剪开。秾香沉芍药，好梦隔楼台。锦瑟调方叶，琼浆乞未来。王前吾岂敢，用姬识蓬云孝廉事也。天幸此怜才。

秦淮杂诗赠朱赠香

持在

秀芳归去伴寒篁，剩有佳人号赠香。赢得毗陵老诗伯，泥金重写报平康。

赠李小香校书即事得三首

七夕生

阴晴天气昼迢迢，笙怯余寒涩未调。午梦乍回帘半卷，按歌声里杂饧箫。

凉篷艇子掠波新，水上清歌细似尘。一树桃花万杨柳，此间能著几多春？

一钩残月又黄昏，浅草疏篱白板门。水样秋波秋样瘦，那须真个亦消魂。

春波楼宴集赋赠主人陆绮琴

石舟

镜台春晓墨华融，写得芳兰第几丛？但觉三花生腕底，何曾一石贮胸中。妆宜浅淡姿逾妙，体为欹斜势转工。纫佩知谁滋九畹，只应楚客梦魂通。

翠袖当筵捧酿醽，一声《河满》若为听？愁如流水长成逝，醉倚斜阳不愿醒。选梦几容窥宝枕，赌诗空自画旗亭。延年女弟风情甚，更与挑灯诉小青。时女弟朝霞演《题曲》一折，甚佳。

女校书陆绮琴工诗善画兰花
适出素□索书为赋六绝句报之

子尊

金钱抛得看西施，鹦鹉传声响屧迟。具此丰标宜绝世，黄花香里坐经时。

漫为东风托雉媒，巫云深锁楚王台。谁知林下夫人外，又见云间二陆才。余向赠金玉云，有“十里秦淮花月路，相逢林下有夫人”之句。玉云与绮琴同

时，淡雅绝俗。绮琴妹朝霞，弦索极工。

一枝斑管写湘花，尺五鹅绫晕墨霞。不是幽人谁解爱，江风江雨态敧斜。

玉躞金题集作堆，枇杷花下不停挥。红楼倒影春波腻，中有伶俜女探微。

分得龙眠一瓣香，绮琴为方龙眠画弟子。扫眉才子肯寻常？笑他盖名平康女，只事依门赌靓妆。

殷殷说项老延秋，三载青溪载酒游。今日天涯披画卷，美人香草触闲愁。古香亦号延秋，近游山左，所藏绮琴画兰幅最多。

高阳台

问珊

龙眠山人雅有梅癖，倩绮琴女史作《梅花知己图》。绮琴固曲中佳品也。以丹青师事山人，遂尔名噪河上。此图之作，山人其有情乎？花场落落，载订心期；人海茫茫，独成目逆。得一于此，可以不恨矣。为填《高阳台》一阕志之。他日舟次秦淮，山人能置我于暗香疏影间，招画中人一尊相侑否。

疏影香黏，芳心寒禁，夜来点破春痕。试卷珠帘，依稀认取前身。冰肌玉骨谁厮问？凭彩笔、画个真真。便和伊索笑巡檐，一向温存。　　泥他香梦氤氲甚，尽枝枝低亚，特地撩人。无限相思，好风吹作黄昏。只愁欲化遥天月，向纸帐、唤起花魂。恐扬州一觉醒来，瘦损三分。

洞仙歌

前题

筼溪

衣香鬓影，忆凭阑点笔。妙相分身众香国。算人边觅画，画里窥人，人与画、只有梅花能说。　　江城吹好梦，记绾颓云，一点芳心透红雪。和影到天涯，纸帐茅檐，行住处、眉尖厮结。怕秋月春风暗消磨，待搓碎琼英，晕他娇靥。

连理枝

邺楼

《梅花知己图》，余亡友龙眠山人所藏也。山人与绮琴校书最相昵。今藏此者既不可作，而画中人亦有天涯之感。子尊收得之，属为加墨，并识缘起于后。

一片疏香度，似有离云护。说与东风，依稀曾记、忍寒无语。恁生生、天上复人间，剩窗前那树。　　芳讯更番误，清梦知难遇。纸帐垂垂，月婵娟影，可留春驻。怅文君、消渴不移时，向红罗觅句。

秦淮杂诗赠陆绮琴

持在

为爱同心又并头，写来纨扇结绸缪。绿纱窗下珊瑚格，残梦依稀水上楼。

青溪月夜闻歌适昭龄校书索诗为赠因书其扇上

子尊

不解南朝恨，重闻商女歌。声从回处咽，泪自数来多。淡月欲无影，微云如有波。筵前一尊酒，相对意云何？

生小二首赠昭龄

白也

生小倾城说李香，百年重遇可怜妆。儿家门巷关心认，一树垂杨绿过墙。

珍惜春风歌舞衫，花冠艳簇一团团。善才龙女浑难辨，却被何人当画看？

赠吴藕香校书

玉才

绰约池边柳，晶莹镜里花。香迷三里雾，艳簇九霄霞。笑靥凝红

粉，愁心漾碧纱。天台何处所，仙饭饱胡麻。

莫漫涉江去，烟波画不如。戏抛双陆罢，犹忆十三余。额覆垂垂发，春围浅浅裾。恰宜邀笛步，常此闭门居。

临江仙

紫珊

题《藕香吟馆图》。棹月子游青溪之上，眷士女藕香归葺吟馆，俯清池，植莲万柄。即以藕香题额，复绘作图，三致意焉。日月几何，青黄变色，吟馆依然，而瑟瑟红衣已尽，鸳鸯远移别渚矣。为制此阕，聊以解嘲。

占得妙莲花世界，茅亭合胜红罗。相思吟写水窗多。凉云留梦语，香雾漾晴波。　　绝似青溪第三曲，只差乌骨帘拖。传闻清浅到银河。重来听不得，急雨打新荷。

洞仙歌

子尊

题吴藕香校书小影。

花为四壁，是蕊宫仙侣。悄捻花枝輾然住。记俊游，雨后双掩鱼扃，曾来过、暗地看花崔护。　　凭阑人影瘦，清浅银河，隔了红墙几时渡？莫说不相思，崖蜜偷尝，也值得、魂销一度。恁省识、春风画图中，已输与泉明，谓南州司马。《闲情》亲赋。

菩萨鬘

前人

石船属题藕香所赠金凤花画箑，倚此调之。

朱阑干外三弓地，姣红点点胭脂渍。唤作女儿花，有人猜是他。　　一枝谁写照，寄与郎知道。郎性惯温柔，定嗔花急不？金凤花，一名急性花。

过杨又环戏赠竹村

药庵

暖翠三弓玉一窝，红阑曲曲宕晴波。固应输与微云婿，笑按弘农得宝歌。

讯又环病

芋田

药炉经卷半销磨，咫尺琼楼倚棹过。领取散花天女意，更番问疾累维摩。

本事诗赠杨又环六首录三

七夕生

紫玉身材碧玉年，藏钩约鬓醉芳筵。谋成屋贮贫无地，修到楼居福是仙。蝴蝶孤身花里活，鸳鸯双影镜中圆。扫眉敢道称才子，多少临邛未了缘。

飞絮因缘水上萍，巫山仙梦易吹醒。出门强笑拚长往，曳袂悲啼又小停。千万回头教子细，再三握手重丁宁。却怜身似双红烛，才照欢筵已泪零。

缥缈凌波怨宓妃，何时双宿更双飞？人惊沈约腰新瘦，我爱杨环貌旧肥。几处笙歌听《白苎》，一条门巷认乌衣。只愁刘阮归来后，重到天涯怅落晖。

秦淮杂诗赠杨又环

持在

乌衣子弟也超群，座上都梁尽日熏。不道那家能夺婿，泪痕常挂石榴裙。

集唐校书秋水楼即事

子山

一枝画桨逐波柔，柳绿新桥绾旧楼。绝代风华多在水，六朝山黛尽宜秋。花天我暂留鸿爪，檀板卿劳拍凤头。小玉雨香。玲珑飞燕岫云。瘦，此身曾费几生修？

品花四绝句之一赠秋水

子山

秋为情性水为神，病起风姿浴后身。一树梨花春雨活，画眉声里晚妆新。

戏赠多子

秋舲

谁与签花谱，春姿分外娇。星光看夕夕，云影度朝朝。密意酬琼佩，良缘缔玉箫。此乡吾欲老，桃叶渡江潮。

菩萨鬘

前题

枕溪生

绿阴亭院双鱼寂，笑拈花瓣偎人立。致致雪肤圆，湘裙春欲仙。　　泥中诗漫忆，膝上歌能记。无那是横波，波横卿奈何？

赠陆苕玉校书

七夕生

雏莺乳燕巧成群，柳倦依人惯解纷。皓月未能圆两夜，名花只合绽三分。有情春碗鸳鸯帐，无赖风团蛱蝶裙。愁绝小屏山上画，雨丝痴恋一峰云。

钗光鬓影镜当中，半轴湘帘逗晚风。娇性几分心乍露，芳魂一缕梦先通。黛眉悄敛春山翠，蜡泪愁凝玉箸红。为问簟凉灯灺后，感甄才赋已匆匆。

再过苕玉

前人

回阑十二碧苔封，指点廊腰记旧踪。花落不烦莺嘱咐，歌残转赖酒弥缝。再三偷绾罗襦结，郑重羞开玉扣松。绝笑痴郎痴更甚，者番还认梦中逢。

秦淮杂诗赠陆苕玉

持在

恼恨弹棋局不平，转缘花貌误卿卿。有家翻作无家燕，衔尽春泥作未成。

一凫子尊白斋同泛秦淮

醉后赠王宝珠校书

岳庵

夷光何处问？吴市久荒芜。护此怀中宝，珍同掌上珠。晚潮潆画楫，新月沁罗襦。莫道狂言剧，依稀认五湖。

次绿春词韵三十首赠吴蔻香女士录六

药谙

阆苑蓬山定几重？彩鸾何意镇相逢。匆匆半面疑深谷，袅袅长眉逗远峰。拂槛花迎初日艳，隔帘香透晚烟浓。《小名录》借《群芳谱》，豆蔻梢头玉蕊封。

姊妹花开又一枝，探芳底用惜春迟。重寻杜牧曾游处，犹是云英未嫁时。愁去任随流水度，欢来曾索好风吹。桃根桃叶传呼遍，独迟去。江东拥楫词。

凤酣箫管玉微微，对影闻声未尽非。掷果旧从油壁认，捧花新自画楼归。捧花生著《秦淮画舫录》，评姬为蔷薇花，信然。蛮笺小叠模黄瘦，蜜炬高烧护绿肥。赢得销魂无限事，肯随蝴蝶别枝飞？

隔坐屏山带笑扶，水精分影照肌肤。兰襟私束双葳琐，莲屧轻酬百琲珠。眼底娇生羞月似，掌中情解避风无？家家团扇亲题遍，添写凌波第二图。

简简师师共一街，桃源女伴许谁偕？石华唾处分鸳袖，金缕歌时斗凤鞋。半臂袭人香竟体，前身知尔玉投怀。不须更拂墙花去，似此

浓春住亦佳。

章台花样迭番新，争识崔徽画里人。莲薏心情工结夏，枇杷门巷独伤春。归来燕子愁同语，打起莺儿梦亦嗔。芳草年年依旧绿，悔教容易驻雕轮。

蔻香以染唇余脂点仆扇上归属笛生稍加渲勒遂成牡丹一枝因系四绝句于尾

前人

第一佳名记合欢，不将捐弃怨齐纨。分明解识春风意，付与檀奴带笑看。

玉指凝香浅晕红，分题花叶对屏风。画师不枉抛心力，多在停筝一拜中。

小楼银烛点秋光，花底春人梦未妨。无那罗衾凉似水，枕边犹带口脂香。

艳福能消定几时？低鬟私祝海棠词。春衫染得天香后，添写兰台却扇诗。

瘦绿木君绂笙同集蔻香阁中偶纪

捧花生

香阁玲珑路狭斜，亭亭烛晕掩櫺纱。暂凭画舫延眉月，略借蛮笺

咏脸霞。秋水净于初泛酒，春人娇似未开花。借碧城仙吏句。银河只隔红墙外，侥幸求仙一放槎。

蔻香女士邀作桃花牡丹画幅因缀小诗

子隽

春到天台雪未消，伶俜芳影背风摇。画工着意模香色，不敌当筵酒面娇。

偶过蔻香阁题赠

晴溪

笑擘涛笺索赠诗，珮环声细出帘迟。模糊灯影分明月，是我前宵中酒时。

检点《群芳谱》未差，瑶台小影斗春华。水仙清冷蔷薇艳，都是东风着意花。捧花生以水仙品倚云，蔷薇品蔻香，极雅当。

蔻香阁杂纪同雾笠一芙莲渠

岳庵

瑶台月下记初逢，一点灵犀已暗通。至竟禅心关不住，罗裳何苦骂东风？

斜阳催送木兰舟，花底匆匆结隽游。说与痴情应不讳，累他红袖倚高楼。

钩弋夫人本擅场，蜡灯红影醉三郎。绛纱弟子能容我，也爇临风一瓣香。

画屏秋冷月团时，一握齐纨写艳思。赢得西风帘半卷，背人偷记菊花诗。

桃源女伴隔花城，笑向檀奴说小名。知否红桥三五夕，有人嗔唤许飞琼。

镜波双影照伶俜，斜界红墙掩画檽。莫倚填桥倩乌鹊，买丝只合绣张星。谓一芙。

秋色画幅为蔻香校书作

竹恬

卷帘秋色正纷纷，浅碧轻黄染未匀。较比牡丹花叶艳，添书新句寄朝云。

感事为蒋玉珍女士作

莲衫

不合青溪住，芳名艳小姑。香贻君子珮，昨以建兰见惠。春入美人图。缓缓珍珠价，明明薏苡诬。惜花吾辈在，一笑尔屠沽。

得晤玉珍女士知其适有所警慰之以诗

雨芗

为访文君宅，才知蒋妹家。玉珍与文馨玉同居。向人憨酒态，背客惜春华。种待蓝田璧，乘思碧汉槎。封姨威跋扈，郑重好开花。

重过方翠翎校书水榭题壁

子尊

是我曾游处，临流照影残。听歌消酒易，吹笛遣愁难。窗拓红纱旧，人怜翠袖寒。凭谁堪证取，舟子在河干。

京邸得高桂子惠书却寄

竹荪

一缄芳讯托乌丝，渺渺微波怅远离。巢燕定怀前度客，笼鹦还背去年诗。风中柳絮狂和苦，时得韵香消息。春里梅花瘦不支。记得剪灯商略事，软红回首又经时。

避暑花笑轩留赠宝珠胡校书

七夕生

知是璇宫萼绿华，鬓欹花朵髻堆鸦。此生病渴怜司马，亲擘金盘五色瓜。

款款盟心亦夙因，金钗半醉座添春。狂言卿自相容惯，翻笑鹦哥解骂人。

洞仙歌书素琴校书扇

频迦

当年桃叶，向渡头曾见。问讯分明掌中燕。把旧时衣袂，与说相思，东风里、可记泪痕曾染？　　厌厌三爵后，素女琴心，忽发狂言有谁管？教写折枝梅，翠羽啁啾，定窥见、玉人清怨。肯等到、阑干月明时，便几个黄昏，也都情愿。

高阳台重逢素琴校书

前人

断梦牵云，微波怨雨，重逢故国深秋。只隔经年，玉箫已诉离愁。梁尘漠漠飞难尽，为双栖、巢印犹留。下帘钩，掌上回身，镜里回眸。　　思量处处堪怊怅，有兰缸影事，桂楫前游。当日丝杨，而今解拂人头。江东才思随年减，怕云英、见也先羞。一齐休。银甲弹筝，且合《伊州》。

采桑子

子尊

青溪晓渡，访素琴不值，闻其落籍有日矣。

一声欸乃临前渡，杨柳疏疏。三两啼乌，门对春山展画图。鸩媒连日征芳讯，斛与真珠。载入鹅湖，才信罗敷自有夫。

舟中赠爱龄

一芙

十二红窗隐碧纱，溪光曲曲水斜斜。采香多少闲蜂蝶，管领章台让此花。姬姓章氏。

逝水年华又一更，铜镮声里话轻轻。情知柳絮漂零惯，不向东风诉不平。捧花生辑《画舫录》，甄事于姬，姬独默然。

秦淮杂诗赠董阿秀

持在

轻罗二尺称身量，格调休夸卫女长。又是李家香扇坠，怀中婀娜袖中藏。

秦淮杂诗赠陆素月

持在

竹格渡口斜阳催，汝南湾头游船回。鸳鸯队队忽惊散，恼乱何人打鸭儿。

陆素月兰花册子题词

荻园

偶描春影过潇湘，露眼盈盈露脚长。莫讶一枝清到骨，前身生小杜兰香。

装池生怕俗尘侵，三日金猊罢水沉。想得背人重搁笔，眼前几个是同心？

秦淮杂诗赠赵小如

持在

双髻曾看见客初，云鬟为问几时梳？香名道有新来派，不许人前唤小如。

秦淮杂诗赠曹素琴

持在

岂有名葩植溷藩，移根还竖护花幡。牡丹留得春光驻，休问风吹第几番。

鸩媒曲

兰村

女伶阿双，与白门施君有终身之订。遏于鸨母，其志不申。双将有适，施无计脱之。双知不免，相约饮鸩而殒。贫乏殓具。蜀中蔡公子，身为经营，始得瘗于雨花山麓。同人哀其志节，各以诗吊。余悉其概，为赋是篇。

双星摇摇光欲滴，鹅离夜笑韩凭泣。人间难觅返生香，颇黎魂碎东风急。双星皎皎照青溪，妾住溪东郎住西。溪头翔燕无单影，楼上惊鸾爱并栖。髫龄学得琵琶熟，抱向人前弹续续。佳客争题白苎辞，新声自变红盐曲。玲珑更击铜弦琴，以竹取声成妙音。十三柱上花常集，廿四航边春乍深。门前系遍青骢马，白袷青袍客都雅。绣虎何人技绝群，女龙无婿身甘寡。谁知择偶广场中，乍识肩吾意便通。情重那须论阀阅，姓佳应莫问西东。蓝桥双醉神仙窟，密誓星前划罗袜。话久频枯海肺膏，舞残每送楼心月。软香扶梦锁缃帏，雌蝶雄蜂作对飞。莫怪妾愁容易织，郎家自有九张机。施本缎贾。九张机织愁无缝，五里雾偏遮好梦。假父多贪欲界金，阿娘强觅秦台凤。深情已自玉同坚，争忍银蟾竟不圆。三生有愿盟贞石，十万还期贷聘钱。妾心卷似床头席，叵耐郎无点金术。九霄舞凤下肺难，一夜飞龙愁骨出。绿章私祝社公祠，洒血同书决绝词。茫茫那定死欢会，草草怕成生别离。明知亲意无时转，更苦情丝系难剪。絮可为萍愿脱枝，蚕拚自缚裁成茧。痴心真托鸩为媒，宛转同斟抵鹊杯。郎自有心追运日，妾宁无意化阴谐。从容引满何须劝，倏忽玉颜惊惨变。投鼎甘同义雁烹，回肠苦似哀猿断。送郎归去路迢迢，泉路非遥世路遥。门外骑来传玉殒，堂前人已哭香销。就中奇士有中郎，一面曾窥窈窕妆。未向花丛留浅笑，却从筵上斗瑶觞。奇士名姬欣有偶，怕作情魔作酒友。不惜明珠赠一双，常邀欢伯倾三斗。惊闻噩讯涕涟涟，亲与招魂阿阁边。通替

棺轻呼仆买，断肠碑好倩人镌。离离三尺孤坟小，风回摇动红心草。同穴难酬昔日盟，孽缘悔向今生了。我来凭吊雨潇潇，一盏亲将浊酒浇。千秋欲识含辛意，冢上骈生连蒂椒。

满庭芳

紫珊

晓过含晖楼，篝暖余薰，镜迎朝旭。庭篆摇影，绿上绮疏，阑花弄姿，红渍宵露。观月上扶病理妆，娇喘微沉，愁黛慵展。话水天之旧事，诉花月之新闻。啮臂证盟，承睫有泪。怜其宛转，增我缠绵。嗟乎！风前揽鬓，余深骑省之愁；桥畔市浆，卿有云英之困。虽巢新占鹊，终难百两迎归；而絮欲沾泥，正恐一朝堕落。奈何愁唤，兰阇频弹，缀其琐言，强作绮语。适案头有蘅梦词，因借其韵。

淡日笼窗，赪霞烘槛，晓妆蝉鬓慵撩。药炉烟里，来与伴无憀。谁种两三竿竹，未秋风、声已萧萧。因何瘦？新来肺疾，艾纳尚频烧。　　凄凉身世事，投怀软语，红湿冰绡。问他年金屋，何处藏娇？莫认爱河清浅，怕无端、还有风潮。争肯住、伴他飞燕，楼锁十重高。

一痕沙

前人

月上约秋日重来，久盼不至，怅然有怀。

又是鲤鱼风急，盼断渡江兰楫。难道画漪桥，不通潮？　　潮落

潮生夜夜，何处月明帆挂。孤负好凉天，拥愁眠。

更漏子含晖楼酒间偶述

前人

唤黄娇，酬白堕，莫负红窗灯火。银漏转，玉绳低，今宵是几时？　　今宵事，前年似，禁得几番弹指？休只是，话从前，尊前正可怜。

记得十二绝句为月上作录四

前人

记得初逢萼绿华，衣长窣地髻双叉。谁知百尺琼枝秀，原是檀奴手种花。

记得啼红泪似冰，六萌迎得薛灵芸。分明小试腾霄技，手把琼刀割紫云。

记得春山露一峰，刚迎玳帽小窗中。书眉才罢邀郎看，比并螺痕若个浓。

记得红楼并倚时，酒阑灯炮独归迟。而今怕过青溪曲，旧梦分明感不支。

余既为月上作月娥小影征人题句

先自成二律

星嵒

顾影怜年小，相逢恰十三。性情偏喜淡，啼笑半缘憨。初日朝霞映，娇花晓露含。曲阑斜倚处，心事向谁探。

为写婵娟影，天涯悔别离。春风卿自惜，秋雨我相思。岁岁帘前月，年年袖底诗。寄情兼寄恨，珍重此心期。

同题

芷桥

活脱崔徽景，团圞桂魄光。前身自瑶阙，小字定寒簧。眉写初三瘦，心期十五望。游仙留夙梦，珍重属裴航。

同题

耳庵

偶移纤影过阑干，香透西风酿薄寒。便拟将身化明月，清辉夜夜待郎看。

未识情多与恨多，再抛团扇为郎歌。梢头豆蔻春如海，莫倚东风唤奈何。

素香刘校书剧赏余《五色蝴蝶词》
嗣相值于画舫坚索长短句为赠余诺之
而未偿也素香近已化去再过琴媵楼
追赋此什曷禁黯然

捧花生

结赏到倾城，真堪慰此生。蜻蛉征旧梦，蝴蝶播新名。悔作量珠约，难为翦纸情。只今桃叶水，呜咽不成声。

青玉案

紫珊

戊午秋晚，薄游秦淮，偶与翘云校书相值。流连匝月，式好同心。濒行时，校书啮舌上血，染素巾见赠。余察其情之痴，而感其意之挚也，爰填《青玉案》一阕于幅。翌日，蓝田种罢，金屋贮成，当以此词为息壤云尔。

生绡谁倩鲛人织？织就相思，难织同心结。私愿欲教郎解识。为即忍痛，表伊深意，啮破莲花舌。　　点点猩红亲染出。不是脂痕，不是鹃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几时双桨，迎来桃叶，炼取娲皇石。

蝶恋花

同题

小云

半幅冰绡微点血。肯为檀奴，悄啮莲花舌。忍痛可知全不惜，教郎看取心头热。　　妒煞汪伦消受得。吐自丹唇，艳夺胭脂色。代系罗襟私赠别，胜人珠泪千千滴。

柳梢青

同题

竹士

密意痴情，鲛绡香裹，销尽柔魂。泪不能浓，脂还嫌淡，红晕星星。　　秦淮秋涨初匀。好待问恩深水深。吐出莲花，溅成鹃血，娇可怜生。

十六字令

同题

锦初

痴，血作桃花泪作枝。分明意，一点一相思。

卖花声

同题

海树

剪取薄绡缝，血染鹃红。分明意在不言中。要把郎腰常系住，处处相逢。　　情已十分浓，无奈匆匆。为谁忍痛敛花容？一点痴心浑不解，郎可怜侬。

沁园春

同题

湘眉

一握生香，愁缄怨裹，寻梦有端。念深依却月，胸酥分润；潜移广袖，臂玉知寒。酒座偷盟，灯窗暗记，绾个同心结与看。三生事，叹眉痕未展，泪点先干。　　猩红舐上霜纨，说不出、心头恨几般。比绣绒烂嚼，似应更碎；口脂双印，略欠些圆。杜宇啼痴，鹦哥叫涩，添了瓠犀一啮瘢。飞花片，剩多情潭水，留到春残。

前调

同题

兰村

是胭脂痕，是唾绒欤，何其艳耶！怪斑斑染出，似灵芸泪；轻轻点就，异守宫砂。眉乍烟含，齿刚犀露，忽见莲开舌上花。明灯下，累檀郎惊认，一口红霞。　　华清汗渍休夸，试比并、香痕总觉差。想樱唇欲启，故教款款；丁香强递，愁送些些。色较情浓，心如丝洁，广袖何须斗石华。生绡好，得亲承香泽，侬却输他。

金缕曲

前人

紫珊以翘云赠帕索题，余既为填《沁园春》一调。忽忆及香君桃花扇事，有感于怀，因就己意，再作此解。诸君题句，余音绕梁。此阕调高声促，未免有变徵之音。要之此论自不可少。请质之紫珊，并质之后之题者。

昔者杨龙友，绘香君、桃花扇子，红娇绿皱。比似娲皇能炼石，巧把情天补就。剩佳话、艳传人口。谁料销魂者般事，让汪伦、今日重消受。猩红染，玉绡透。　　展观累我神驰久。替追忆、说盟说誓，浓欢轻咒。但恐香痕容易黦，悄把那人心负。想佳遇、岂宜无偶。何不调青兼杀粉，一枝枝、也画花魂瘦。珍重觅，写生手。

菩萨鬘

叔美

紫珊以翘云校书赠帕见示。言其定情时，啮舌血渍帕上，藏之十稔矣。属余仿杨龙友故事，补作折枝桃花。因就其血痕一二点，约略成之，并系小词，以永佳话。后之览者，勿以笔墨计工拙也。戊辰仲冬。

蚕丝吐尽鹃啼血，生绡点点胭脂湿。无赖是相思，催人补折枝。　　门中人已远，竹外春波暖。珍重看桃花，依稀还见他。

清平乐

同题

邺楼

红欹绿亚，人面何方也？白白生绡裁作帕，说与东风无价。最怜不尽相思，又看燕子单栖。翘云为小燕姊妹行。二十年前春色，万千刼后情丝。

浣溪纱

同题

子尊

生小人间薄命花，鹃红点点渍轻纱。一般补恨学笙娲。寄与柔情和泪裹，摹来艳态趁风斜。莫随流水去天涯。

重访王梦仙校书即事成诗题箑作赠

紫珊

记到青溪曲，枇杷小巷通。别来情款款，数去梦匆匆。眉敛灯前翠，腮凝醉后红。桃花应识我，一笑向春风。

杨枝曲为杨校书作

伯也

一串莺声花外啭，江南三月东风软。水晶帘幕碧沉沉，愁心偏许情丝绾。情丝来去无定时，因风送上垂杨枝。情根毕竟何人种，飞絮年来只自知。依依搭向红楼角，媚眼窥青才一搦。后身切莫化萍衣，流入春江便不归。

同题

小秋

丝丝软碧拖烟冷，牵情解覆鸳鸯影。离人欲挽力难支，一双青眼愁春醒。红桥月落闻玉箫，香梦迷离咽暮潮。不向灵和斗眉黛，枉绾东风舞瘦腰。

洞仙歌

子尊

上元夕同一芙子山、玉才、莲渠集眉山阁，因赠苏绿珠校书。

春灯弄影，践传柑佳约。好在常虚凤城钥。曳沙棠款款，小渡银湾，忍负了，三五填桥灵鹊。　　江湖频载酒，十载扬州，旧梦零星已曾觉。今夕又何年？锦瑟筵开，莫浪笑、樊川落拓。恰獭髓寻来糁香痕，用本事。定珍重萧郎，刀圭仙药。

秦淮杂诗赠张蘅香

持在

十年声价压平康，细柳腰身着意量。早识人间尘梦短，当知何苦嫁刘郎。

秦淮纪事赠许韵兰女士

七夕生

九子钗梁压翠鬟，绿螺两点小眉山。天然意趣天然韵，比似兰言竹笑间。

秦淮杂诗赠许韵兰

持在

岂有花飞再上枝，三年不见细腰支。一从赠别诗成后，只唱微之决绝词。

留别沈玉琴校书

七夕生

一室春风笑语和，尊前肠断《懊侬歌》。秋波转处传情远，软语听来著想多。誓月有心空解珮，卖珠无计可牵萝。片帆又逐江潮去，渺渺云天奈若何。

重来为玉琴作

前人

重来风景似深秋，楼外青溪溪自流。肠断旧时人不见，空余燕子蹴湘钩。

往事依稀在目前，凄凉何处问婵娟。可怜小别才三月，忍看瑶阶草似烟。

小亭一径碧苔封，人面空余落照红。剩有桃花无恙在，斜依门巷笑春风。

青溪杂忆诗柬捧花生同赋

竹恬

琢玉为针不染瑕，芳龄便解爱春华。倩谁尽逐闲蜂蝶，护惜初开两朵花。玉鍼、爱龄。

玉影玲珑称小名，杨家有女长初成。花前一曲淋铃雨，雏凤清于老凤声。玉香。

推手为琵却手琶，宝光艳艳簇余霞。不随红紫栽金谷，别是璇宫一种花。宝霞。

琴名绿绮倩谁弹，继起王家有又兰。天与写生双管秀，骚人莫作美人看。又兰。

江左乌衣姊妹行，惯将风雅压歌场。就中七七休相妒，稳抱莲花梦亦香。瑞兰。

生小风流陌上花，翻教美玉倚蒹葭。不知今夕诚何夕，梦到红桥第几家？小兰。

飘茵落溷事争差，狼藉高枝一朵花。今日回头声价减，可怜彩凤已随鸦。蕣林。

彩云吹散恨茫茫，留与词人话断肠。欲续宣和旧香谱，素香不是返生香。素香。

瘦绿司马招集仓山席上赋赠张蓉裳校书

绂笙

花样丰神玉样清，憨憨真副宝儿名。校书小字宝玲。娇波斜趁金钗溜，纤指轻笼玉柱横。香梦慵醒怜舞蝶，好春才驻怨啼莺。掩灯别有秋云赠，珍重千丝万缕情。

桃花画扇蓉裳索题

七夕生

曾向瑶池浥露华，倩谁妙笔染轻纱。施朱傅粉东风里，薄命天生一种花。

清平乐题张绣琴校书伴梅小影

七夕生

轻衫窄袖，秋向双眉逗。悄立阶前衣略皱，人与梅花同瘦。何须浅笑深颦，年年不负春春。到是今生薄命，可知明月前身？

秦淮杂诗赠张绣琴

持在

舞袖翩翻调遏云，胜他苍鹘与参军。山塘烟雨红桥月，占断春光又几分。

赵艾龄校书酒次偶赠

邺楼

门巷深深一径纡，绣帏红挂玉珊瑚。谁将鲁酒怜中散，闻说秦楼傍小姑。绿染鸭头潮有信，香熏鸡舌雪为肤。相逢合倩龙眠手，为作轻烟淡粉图。

鹊桥仙醉后倚此为艾龄题箑

石芙

燕惊春在，莺怜春在，绝忆那时姿态。琴心弹到七条弦，恰不分、年华还快。　　几番愁耐，几番欢耐，了却相思旧债。花花草草恁依人，至竟又、何如艾艾。

青溪水榭即席有纪赠艾龄

兰村

欲夺盈盈掌上珠，林宗频伽。酒态已糢糊。不知寻着三年艾，疗得相思病也无？

秦淮杂诗赠王小荇

持在

净持老去惜年华，又把风情付左家。帘外待他春睡足，殢人一树海棠花。

秦淮杂诗赠张杏林

前人

芜城杨柳绿丝丝，舞尽东风力倦时。犹有春心无处著，隔花低唱《十香》词。

赠疏香

兰村

一饭胡麻有夙因，莺谣燕啄总非真。眼前谁是林和靖？浪说梅花要嫁人。

兰村易女郎三福名为疏香属叔美画扇诸君题词其上

频伽

影暗香疏句足传，新词倾倒石湖仙。三生名字修来福，说着梅花便可怜。

洞仙歌赋赠疏香女子同频伽作

兰村

娟娟此豸，正春情初逗。骨比香桃十分瘦。惯偷窥戏蝶，痴捉飞花，娇憨甚、略解闲愁时候。　　几回羞晕颊，多事兰姨，画得鸳鸯倩伊绣。问取比肩人，除却王昌，恐不合、此生消受。只一笑、当筵眼波流，怪屏外春山，总输明秀。

前调题叔美为疏香女子画梅用兰村韵

频伽

东风著力，恰雪痕微逗。略解春情便应瘦。似那回曾见，隔个窗纱，修竹里、翠袖暮寒时候。　　江南二三月，艳紫妖红，儿女十平。枝五枝绣。谁得比孤清，一斛珠量，除聘取、海棠消受。拟待到、昏黄月微明，倩玉笛横吹，看珠帘秀。

高阳台

兰村

频伽将返魏塘，时疏香女子亦以次日归吴下。置酒话别，离怀惘惘。频伽即席成词，因次其韵。

月转鱼扃，露凉鸳甃，西风新到江城。别恁匆匆，管弦忽变秋声。暂时团得红窗影，梦如烟、不近桃笙。者离情，较雪争寒，比絮嫌轻。　　可怜还有将归燕，怪无端津鼓，苦促君行。争不同舟，伴他倩影亭亭。云摇雨散垂垂别，只几番、老了啼莺。算归程，风要先听，雨要先听。

前调随园席上赠别疏香

频伽

暗水通潮，痴岚阁雨，微阴不散重城。留得枯荷，奈他先作离声。清歌欲遏行云住，露春纤、并坐调笙。莫多情，第一难忘，席上轻轻。　　天涯我是漂零惯，恁飞花无定，相送人行。见说兰舟，明朝也泊长亭。门前记取垂杨树，只藏他、三两秋莺。一程程，愁水愁风，不要入听。

咏秋海棠花为顾双凤女士作

梅隐

秋海棠，又名断肠花。山谷咏水仙诗，亦云“是谁招此断肠魂”。姬先与倚云同居，倚云即所称水仙者也，诗故云云。

花谱签名我最公，断肠种子本相同。披图莫讶春痕淡，又见秋阶滴泪红。

前题

仲坚

倚阑休笑六朝春，如此秋光亦可人。唤起西风相识否，不须肠断问前因。

秋崖卒于旅邸余三校书经理备至
赋此哀之兼赠校书

子尊

凄绝秦淮咽暮潮，旅魂何处向风招？稻粱梦远心先瘁，花柳情多鬓易凋。只履定从亲舍返，瓣香合傍女闾烧。不图今燕湘兰外，别有奇闻续《板桥》。

题马湘兰小像赠又兰女士

白也

杂记何人续《板桥》？后身还许现冰绡。更无伯穀能相赏，影向潇湘梦里抛。

匆匆絮果与兰因，百五年来又美人。一缕媚香生竟体，任他风露莫伤春。

我有秋怀托画工，纫之为佩素心同。不知重向东园望，可记桥南月似弓？

琵琶词赠李润香校书作

花隐

当时我醉凝馥家，凝馥姓杜名宛兰。吴中第一工琵琶。秋娘隐恨自终古，小劫空残智慧花。今年偶过青溪路，繁弦俗手纷无数。一声如遇郑中丞，双耳流来向心住。香君合领十分春，传得龟年指上声。一样东风春误嫁，珊珊宛是意中人。段师妙手西楼女，雅步纤腰眉欲语。半面犹遮凤尾槽，石桥年少魂先与。气味清华冠众芳，素心素面芙蓉裳。花含晓露娇容润，人醉东风细语香。自爱天然谢甜俗，软红若个人如玉。怕惹春愁独倚楼，为余诉出琵琶曲。玉指冰丝滑欲流，新莺弄拍啭歌喉。一弹再拨意难尽，暗惜飞花不可留。瑟瑟骊珠逗秋雨，依稀似续开元谱。商声泛入四条弦，袅袅余音情一缕。倩谁写得美人心？退笔颓唐不敢吟。冷艳暖香天不管，白头不觉惜花深。幽闲的是良家子，白傅伤心有如此。沦落天涯定有因，几回梦到朱门里。朱门大妇矜红妆，燕支染作花中王。俊逸可知人绝代，只将黛笔占平康。香君香君吾语妆，绝艺通都何足数。奇花不遇有心人，真色从来贱如土。珍重青泥一品莲，西风不是养花天。罗敷自有夫年少，五马踟蹰枉作缘。

琵琶词和花隐赠润香

邺楼

昔闻朝霞弹琵琶，春波一曲风吹花。楼空人去音在耳，愁心直落天之涯。闲来打桨逐桃叶，谁复能为善才挝？润香女儿年十七，色艺秀出龟年家。花中隐者抱花癖，日昨握手心咨嗟。道言琵琶儿入抱，一轮明月当胸皎。照见儿心似月圆，四弦无数愁丝绕。冰箸堕瓦铿有声，栗留三五花间鸣。帘波盈盈暗潮上，游鱼拨刺飞鸟惊。惊心华年逝如水，胸前一抹声再起。欲语不语惟弦知，九曲肠凭泪珠洗。嗟余清冷如冰弦，不听琵琶近十年。状头无定谁拂拭？青衫落魄还自怜。何时门叩水边榭，红亭一角垂杨挂。未听琵琶且听词，弹作新声两无

价。

秦淮杂诗赠王小秋

持在

青溪南畔郁金堂，指点儿家旧姓王。白发几人谈往事，倚阑重为唱秋娘。

秦淮杂诗赠赵桐花

持在

玉容瘦损减丰标，可惜春光病里消。卷起翠帘人不见，一群幺凤隔花招。

青溪小住偶值桐花校书喜成

笠生

板桥西畔水平堤，十二珠帘一色齐。夕照半楼人打桨，绿杨影里鬓云低。

幺凤芳名重比珠，秣陵金粉尽教输。只愁唐突双飞翼，口不含香不敢呼。

遮莫当年说玉京，儿家风趣太憨生。可怜九曲青溪水，那及横波

一寸清。

春燕词赠王小燕校书

抑山

巷口寻芳几度经，泥香时节又清明。海棠院落圆新梦，杨柳池塘续旧盟。解诉闲愁羞草草，频呼小字配莺莺。二分月照归来路，认得王家此画楹。

含睇斜窥玉镜奁，受风情态自翩翩。帘栊影里双栖稳，铃索声中一串圆。浅露红襟藏绣幕，偷衔锦字寄云笺。分明侧髻低鬟见，颤向钗头碧玉钿。

野草闲花总后尘，雕梁深护几重春。似曾相识偏怜我，莫倚能言便骂人。宾主无分真款洽，腰肢虽小恰停匀。回风一舞消魂否，妒煞当年掌上身。

于飞故故影差池，雨腻云酣感莫支。曾为投怀怜翠尾，可能系足有红丝？会他娇鸟依人意，盼我春风及第时。何日曲江同宴罢，杏花深处话相思。

忆燕词并序

前人

曩制《春燕词》四首。绘声绘体，殊惭体物之工；宜雅宜风，聊寄缘情之感。迁流易逝，离合无端。忽小别以经时，问其旋于何日？

杂花生树，曾时鸟之变声；凉飙动林，惊落叶之满屋。将子无怒，忘我实多。云胡不归，曷其有所？望风怀想，将毋陌上花开；搔首踟蹰，知否巢边香冷。不能无忆，载歌此词。

郁金堂北梦游仙，一别匆匆月五圆。远送曾来嗟涕泣，孤吟谁与共缠绵？泥萦画壁闲筝柱，香炮金炉冷篆烟。耐得连宵风露薄，湘帘低卷静无眠。

故国乌衣久恋渠，天涯红雨最牵余。夕阳小立空延伫，画槛先期为扫除。往日呢喃还记否，些时肥瘦定何如？生愁水宿风餐后，不似春宵乍见初。

芙蓉采采隔江皋，秋以为期冷旧巢。社日关心过五戊，潮痕屈指减三篙。迁延莫漫防姑恶，迢递还应念伯劳。我有新诗凭寄与，风前吟就首频搔。

涤尘卮酒绿新醅，先向文窗醉几回。凝睇愁逢烟树合，痴心梦见海棠开。十三楼畔云深浅，廿四桥边水溯洄。芳草王孙都已老，相期风便早归来。

春燕和抑山韵因赠小燕校书

子尊

春风次第检《禽经》，之子归来著眼明。昵尔画堂倾软语，背谁彩线缔新盟。双栖定傲深深蝶，百啭刚随恰恰莺。孤负昭阳频问讯，此生飘泊托檐楹。

轻盈私与斗钗奁，玳瑁梁深翠羽翩。隔岁再逢腰更瘦，那番初见颔微圆。剪裁是处张云锦，图绘终看工露笺。当面新妆问宜称，肯辞

十万购珠钿。

香泥寻遍软红尘，爱惜衣裳爱惜春。秋思莫惊帘内客，芳心只傍幕间人。影怜杨柳当风弱，色并兰苕被雨匀。千二百轻鸾好在，端相稳称绮罗身。

雪岭回头谢墨池，于飞生恐力难支。可随乌鹊填银浦，愿作鸳鸯买绣丝。夜月偶闻长叹处，夕阳贪话冶游时。涎涎只妒张公子，花底芹边了梦思。

乳燕飞本意　赠王小燕校书

邺楼

那处曾相识。倏飞来、乌衣巷口，同心比翼。堂宇郁金梁玳瑁，莫是卢家旧宅。任双剪、春愁如织。帘卷波痕斜照浅，落花风、吹舞红襟仄。香影荡，悄无力。　　聪明肯让鹦娘舌？诉相思、呢喃语巧，逼人咄咄。甚欲投怀浑似玉，瘦忆汉宫颜色。怕公子、寻消问息。袖里琼笺笺上字，展情思、一系千怜惜。涎涎曲，几番拍。

日夕买舟至剪波楼为主人作
饯临觞索诗赋此为别

伯也

石桥巷口唤轻航，泼剌声中乱夕阳。两岸近连新涨水，十年前似此番狂。干卿底事萍衣合，与尔同愁柳絮忙。莫恋竹西歌吹好，江南

转觉是家乡。

别意为小燕赋

玉才

别酒愁尽欢，欢尽愁愈长。后夜江上水，今夕灯前光。举灯照江水，两地空茫茫。

怀燕柬王校书芜城

梅痴

雁已南来燕不归，黄花开瘦蟹螯肥。心凭笺尾衔愁写，梦绕樯头破浪飞。待卷帘波秋瑟瑟，重斟社酒影依依。分襟可记红襟在，曾拭啼痕怕染衣。

寄小燕校书

蔚园

燕语风吹一断肠，落花黯黯碧云荒。他生何若今生好，痴倚桥边盼夕阳。

即事调陆兰舟校书时同绿庵鱼谷在画舫也

遂园

不多杨柳弄新秋，略似浔阳送客游。莫倚琵琶弹错杂，隔船人有白江州。

忆醉红楼酒一卮，云间声价两琼枝。姬妹素月，亦著时名。分明密意谁摹出，浓笑书空作字时。

城东美人歌为陆兰舟校书作

花隐

城东美人邯郸步，十六嫁作商人妇。遇人不淑慨仳𠊱，忍寻桃叶来时路？杨柳青青懒上楼，芙蓉花发水悠悠。人怜妾是孤飞鹤，妾道身如不系舟。生小情多向谁寄？从今怕检相思字。影事从教玉女窥，艳名肯受金夫累？凌波微步不生尘，月白风清又几春。舟上木兰歌入破，可知原是此花身。

自制白团扇各系小诗分赠诸姬

药谙

吴姬十五弹双鬟，熨贴修眉学远山。顾我似曾相识否，轻轻扶醉扣铜环。蔻香。

一角红楼压水开，黄金新筑避风台。冷香不附闲桃李，孤负隔帘蝴蝶来。袖珠。

油红窗屉宕云霞，中有桃根姊妹家。一晌听春楼上坐，了无心绪问群花。雨香、露香。

烟花催送木兰舟，别梦依依燕子楼。明月本来千里共，玉人何事恋扬州？小燕昨返邗上。

宜主芳名至竟猜，碧梧双影为谁开？秋娘冷落江湖上，三月春深凤不来。桐华。

帘影重重月影清，女贞花好伴云英。琵琶门巷春如许，偷听冰弦断续声。福贞。

永巷春风忆彼姝，俭妆时世近何如？停筝若遣周郎顾，一曲清歌一斛珠。福龄。

砚榻低环水一方，笔花分与梦中香。春波老去风情减，重见秦淮马四娘。又兰。

彩凤随鸦分自安，那禁中道唱孤鸾。青天碧海常如此，枕上红冰拭未干。蘅香。

金粟凭谁记小名？桂枝香里月三更。秋来莫逐闲花草，稳傍兰云过一生。桂枝。

墨池憔悴李家娘，不敢人前说断肠。争似琼浆劳阿姥，十分春色醉余杭。润香。

金钗集艳十绝句

蠡秋

韵琴赵。婀娜蔻香吴。妍，素月陆。苹生胡。致共翩。桂府试传花及第，香联蕊榜注婵娟。

秀绝如如赵。葆玉姿，玉香杨。憨笑爱龄郭。痴。凤珍严。手语通双凤，顾。扇锦鬟桃纪一时。

三年别绪记分明，打桨重过觉有情。著眼看花花一致，水晶帘畔得蓉卿。曹。

宛卿董。去后几经年，十岁孤雏寄水边。暮雨潇潇传一曲，吴娘张。相伴更相怜。

迷香洞客注同心，风雨寒香昵绣琴。张。可恨不将金屋贮，风尘何处觅知音？

骨秀神寒自出尘，莫随流俗斗时新。月娟徐。清绝肩苕玉，陆。品曲飞觞借两人。

青春白日去堂堂，往事纷纶暗忖量。潭水桃花消息杳，一枝犹见宝林芳。汪。

藕香冯。门巷又兰马。身，更有通州小字新。王。倘过花田谈韵事，就中毕竟数湘筠。王。

谁家金翠著河湄，秀出芳兰单。共玉枝。却惜钱神虚障锦，不曾斟酌避封姨。

选艳希逢十二钗，暂分九品集莲台。当时韵致传词客，共看翩鸿照影来。

过双素堂讯琼仙女士病

织梧

懒闻花气厌闻歌，锦样春光一掷过。长叹未容瞒燕子，微吟憀与教鹦哥。梦为惜别翻疑少，语到销魂不要多。肠断绀华双袖满，为卿呜咽几摩挲。

润芝录事倚醉工愁触欢成恨怜
芳情之宛转惜后约之沉迟制
泪莫禁漫拈此律

雨亭

流苏香影宕轻绡，密炬光沉隔座遥。满颊晕催春讯暖，低鬟笑近酒波娇。愁非有约终难遣，魂自无多不耐销。说与漂零怜也得，青衫空博泪条条。

赠顾双凤女士四首录二

药谙

柔波一剪荡春江，日日平桥倚画舣。柳外璧人亲结珮，花间玉女暗窥窗。可怜飞燕凝妆对，翩若惊鸿弄影双。真拟化为红绶带，亲衔春色照银钎。

盈盈衣带望中迷，赵李经过绕大堤。戏逐红鱼莲叶北，误传青鸟苎萝西。慵教艳曲双声度，嗔唤香名一字题。莫讶相逢镇闲坐，有人

还惜女床低。

赠杨玉香女士

仰之

宝镜才停宝鸭凉，明珰翠羽换新妆。沉沉金谷花原艳，习习蓝田玉有香。春不分明怜蛱蝶，梦如仿佛见鸳鸯。可知陌上风无那，莫趁杨丝作意狂。

秦淮水榭题欢道人珠江十二鬟图有序

子故

道人欢秦淮赵婉云校书。婉云化去后，道人之珠江。三年复来，集婉云妹桐花阁，出《珠江十二鬟图》示客。客有题咏，道人意弗尽，命桐花酌我而歌之。

东风吹得云无影，弱雨弹窗作秋冷。忽然开卷烛摇红，十二名花春睡醒。花容个个桃根妾，却与吴娘妆束别。荔支钗挂女珊瑚，柳叶裙藏仙蛱蝶。蛱蝶冈头蛱蝶家，蛱蝶双双苏幕遮。江水色如螺子黛，女儿身是素馨花。花田昔有宫人葬，转世还生南海上。识宝人看作美珠，吹兰气可消香瘴。瘴海南来客绪单，黄金抛尽买新欢。四时天气春常暖，万里家乡梦不寒。道人愿老珠江矣，道人可记秦淮水？赵家姊妹各倾城，赤凤歌来飞燕喜。晓日晴窗淡粉楼，晚风香桨木兰舟。拚将红豆酬青眼，博得元霜染白头。白头约定恩难报，感动云娘意倾倒。作意愁将折柳吟，多情病尚拈花笑。病任缠绵不自伤，再生惟愿

嫁王昌。魂归仙处生瑶草，泪到秋来化海棠。道人日对秋风恸，自此心如山不动。无端荔子赚成游，又被梅花邀入梦。梦里巫山十二峰，一峰一朵玉芙蓉。云来先现楼台影，雨去空留月露踪。云来雨去无牵挂，争奈珠娘多愿嫁。恐教紫玉又成烟，且请崔徽齐入画。画成好好复真真，金粉描衣绛点唇。按月数来皆月姊，把花配就即花神。南归携上桐花阁，旧燕新莺方寂寞。楚雨三更笛里吹，蛮烟一点尊前落。态容可似雨香娇，神韵何如秋水饶。小燕比来拚艳冶，又兰看罢羡苗条。四姬为秦淮领袖，道人所品题者。就中独有桐花妹，一再观之忽垂泪。今朝识得道人心，不是凉恩与寒义。不然请看人如玉，眉眼何缘半相熟。分明阿姊在时容，散见珠鬟十二幅。聚星作月月难盈，合草为花花不成。怜他粤浦明珠泪，尚是吴娘暮雨情。情真不见心争舍，遍觅吴娘相似者。四体妍媸那望同，一看仿佛都教写。此计聪明此意痴，桐花而外只侬知。吟成好付桐花唱，趁取潮生月上时。

七夕前一日集听春楼适单芳兰校书亦来与宴喜赠四诗同子山作并柬捧花生

药谙

惊鸿翩影出华堂，压坐亭亭玉一行。半面缘深夸艳福，小名录好冠柔乡。通辞欲托同心语，吹息真成竟体香。珍重桃源诸姊妹，休将轻薄恼王昌。

香车归去笑同扶，遥指红楼入画图。堕凤恰宜人醉后，嗔鹦解道客来无。判平。将泥絮从头证，愧比山矾避面呼。雨香、蔻香皆谓予为弟。是日校书亦作此称。不分仙槎来往路，才横银汉便模糊。

瓜期已误又兰期，怊怅空余楚峡思。肠断不曾真个处，魂销无可奈何时。春愁香雾迷三里，秋拥情波宕一丝。妒煞赏心庭院里，几生修得傍琼枝？

娲石谁填色界天？春风深锁误婵娟。芙蓉泣露真无那，豆蔻含胎亦可怜。金屋待看藏碧玉，墨池终盼出青莲。来朝不乞天孙巧，只为群芳贷聘钱。

赠单芳兰四绝

子山

此身曾费几生修？花让轻盈柳让柔。一自听春楼上立，雨香居也。肥环瘦燕各千秋。

果然吹气静如兰，卷起湘帘月地看。茶淡酒浓瓜果脆，一窗清话当花餐。

绿杨深处闭疏棂，打桨曾劳几度经。昨向蓝桥高处望，眼波青胜水波青。

不曾真个也魂销，醉倚银屏听玉箫。水嫩山青秋色近，斯人端合住南朝。

泛舟过板桥值月仙小病新愈即事为赠

子鸳

万里桥边路，乘春一放槎。微吟矜柳絮，薄幸笑桃花。乡思随云

散，歌声趁月斜。徐娘风韵好，底要觅丹砂？姬方以药物见属。

买棹白下重寻旧游月仙女士已先物化抚今追昔为之慨然漫作二诗以志崔护再来之感

古春

琉璃易散彩云归，仙馆尘萦白版扉。凄绝金堂痴燕子，偎人还作一双飞。

青鸾肯信便音乖，望断盈盈一水涯。寻遍花钿何处哭？空余残梦落清淮。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校点说明

《履园丛话》二十四卷，清钱泳著。泳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改名后，更字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生艰于科举，以诸生客游毕沅、秦震钧、张井诸大僚幕府，遍历大江南北，所交多学者名士。他精研金石碑版之学，工书法，尤长篆隶，善画能诗，著述颇丰，其中以《履园丛话》最为著名。

《碑帖》、《收藏》、《书学》、《画学》及《阅古》、《艺能》诸卷，为本书学术价值所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专长。对历代石刻、拓本、法书、名画，或叙述源流，或评骘得失，或品第甲乙，或鉴别真伪，资料翔实，辨析精审，有助于研究者参稽考证，间有议论，也不乏精辟的见解。此外则人物事迹、工艺介绍、政情物价、土俗民风、星变风异、轶闻琐事等记载，也可供社会人文、经济、方志等方面参考采摭。《水学》所述三吴历代治水的利弊，“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发人深省。

但涉及到作者并不熟悉的领域，则也难免出现错谬。《阅古·古砖》中的《晋建兴砖》、《蜀汉建元砖》二条，不知蜀汉刘禅、成汉李雄俱有建兴年号，且皆在晋愍之前，仅援晋愍，未免武断；又“蜀汉”于史为三国蜀专称，二条所言蜀汉实指十六国汉刘聪，聪建国北方，与蜀无涉。《考索·札朴·或问青黑异色》条“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云云，出自《礼记·礼器》郑注，桂馥《札朴》不误，而作者误为《史记》。《杂记上·裹足》条“足长八寸”三句，原为描写梁氏女莹之

文，而误以为吴姁。诸如此类，以本书不出校记，恐贻误读者，故赘于此。然不过偶一见之，不至影响它的学术价值和在清代笔记中的地位。

本书据清代唯一刻本——道光十八年述德堂本整理，对因作者笔误和版本疏漏而出现的错字，经查考或据文理径为改正。不当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目录

校点说明
履园丛话序
履园丛话序目
卷一　旧闻
有福
天道好还
沈百五
血袍
席氏多贤
吴留村
王永康
炮异
小韩都堂
欠粮
善知识
康熙六巡江浙
斗富
南州逸事
测字
题壁
骐骥诗
人心刁诈
铁面御史
明哲保身
陆清献公
御舟即事诗

重游虎丘诗
烧坯
水鉴
为政不相师友
独力捐办御道
失一知己
安顿穷人
田价
米价
银价
卷二　阅古
周曶鼎
周邢叔钟
周太簇钟
周散邑铜盘
秦权
汉量
汉陶陵鼎
汉铜洗
建昭雁足镫
汉长安铜尺
古泉
钱范
秦汉铜印
秦汉瓦当
古砖
铜鼓
铜带钩
玉昭文带
古镜

唐镜
铁券
金涂塔
宋宣和铜器
宋瓷器
岳氏铜爵
秦桧铁锅
元石础
卷三　考索
动
错简
出母
苟
仁
三归
亳
鬻周
寡公
廋词
玄堂
并为傍
草书
老先生
名士
古今人表
亲家
大长公主
关侯世家
打跧
海市蜃楼

请雨
水车
土地之神
润笔
乡勇自古有之
泉之为钱
札朴
北音无入声
古韵
鲲鹏
梅梁
补天射日
颜淑冉予
繖
扇
转蓬
宗谱
墓碑
四金刚
盂兰盆会
宋儒
时艺
题目
纸钱
七七
卷四　水学救荒附
总论
太湖
三江
来源

枝河
水利
水害
建闸
围田
浚池
专官
协济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图赈法
卷五　景贤
乡贤一
乡贤二
嘉定钱氏两先生传
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
书南园先生事
书周孝子事
卷六　耆旧
安安先生
随园先生
抱经学士
覃溪阁学
山舟侍讲
响泉观察
西庄光禄
竹汀宫詹
兰泉司寇
二林居士
秋帆尚书
梦楼太守

竹屿中舍
穆堂侍御
苏潭中丞
耘松观察
筠心学士
秋室学士
杜芗宫保
榕皋先生
二云学士
黼堂少宰
芝岩太史
鱼山比部
杜村观察
秋史侍御
平阶中丞
渊如观察
兰士太守
宜泉太史
仲子教授
香杜舍人
鹤侣比部
十兰判官
蓉庄都转
香洲先生
艮庭征君
懋堂明府
端卿刺史
子居明府
春嘘叔讷两明府
大绅先生

青湖先生
谦士侍郎
味辛司马
渌饮先生
晋斋文学
曼生司马
枚庵先生
二陆先生
雪樵总戎
秦参将
卷七　臆论
五福
三教同源
天道人道
君子小人
宽容密察
富贵贫贱
五谷蔬菜
鸟兽草木
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覆育之恩
烘开牡丹
恩怨分明
贫乏告借
为善为恶
不多不少
不贫不富
官久必富
收藏为旺

治家
早起
种田
水利
产业
子弟
立志
吃亏
无学
谨言
所业
利己
习气
拒客
凶器
骄奢
醉乡
收成
名利
神仙
贪巧
雅俗
培养
夤缘
顺逆
宽急
贫富
刻薄
同此心
不足畏

关学问
不会做
大才智
回头看
人身一小天地
凡事做到八分
厚道势利之别
得气长短厚薄
过
俭
苦
悭
累
醒
卷八　谭诗
总论
以诗存人
以人存诗
纪存
摘句
卷九　碑帖
周石鼓文
秦泰山石刻
秦琅玡台刻石
新莽天凤刻石
汉燕然山铭
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汉玄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
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
汉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中平二年
汉郭有道陈仲弓碑建宁二年
汉淳于长夏承碑建宁三年
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
汉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
汉圉令赵君碑初平三年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汉酸枣令刘熊碑
汉杨氏四碑
两晋六朝碑
唐观音寺碣
唐化度寺碑
唐孔子庙堂碑
唐九成宫醴泉铭
唐砖塔铭
唐郎官石记序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
唐滑台新驿记
唐麻姑仙坛记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
四唐碑
唐石幢
后梁镇东军墙隍庙碑记
后晋吴越文穆王神道碑
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
蜀石经
马楚铜柱铭
宋高宗御书石经
宋表忠观碑
墨妙亭诗刻

宋刻
明刻
本朝帖
伪法帖
论刻帖
家刻
卷十　收藏
总论
唐
五代
宋
元
卷十一上　书学
钟鼎文
小篆
隶书
书法分南北宗
六朝人书
唐人书
宋四家书
赵松雪
总论
卷十一下　画学
总论
画中人
卷十二　艺能
书
数
射
投壶

弹琴
琵琶
着棋
摹印
刻碑
选毫
制墨
硾纸
碙砚
铜匠
玉工
周制
刻书
装潢
成衣
雕工
竹刻
营造
治庖
堆假山
制砂壶
度曲
十番
演戏
杂戏
卷十三　科第
种德
立品
孝感
求签

梦
鼎甲
元
异事
武科
卷十四　祥异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彩云
水牛
聚宝珠
道士鹅
丘三近
乌城
银变虾蟆
一产四子
珠光
小蛇
搏虎
鱼斗
牛腹中人
鱼吐珠
塔裂
天然大士像
锡杖御盗
莺粟鸡
鼻中人
见祥为祸
梁中出血
抉目鱼
猫作人言

失金钏
食鳖食鼋
食橘化蛇
背生
鸡作人言
大石
虫荒
牛背书
红鸡蛋
失印
潮来
萤火城
腌蛋有光
古树自焚
异僧
阴兵
黑土
风龙阵
小牛
猫异
雪中人迹
双面人
一乳六男
神龙攫珠
老母鸡
二龙
大龟
铁人
龙皮
海兽

元旦雷雨
棺影
异事
锦江巨龟
白异
星异
地中犬
蛤中珠
迎凉
抢米
墨线
板凳自行
龙带石牌坊
汉口镇火
天不可测
山鸣地动
妖言惑众
村牛搏虎
八月十五晡
龙斗
风暴
大木
老鹳
蛟与龙斗
尘霾
黑云
龙见
蟾蜍
火球
群鼠渡江

畅春园虎
六月雪
鸡异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巨蟒
环云
卷十五　鬼神
张抚军退鬼
邹二痴
绯衣神
鬼戏
钱莲仙
乩仙
打眚神
送凉
闻角庵相士
董庶常
诵大悲咒
春杏
马公宋相
城隍
鬼迷
滕县遇鬼
神人呵护
瞽目见鬼
鬼皂隶
彭半壶
鬼婚
净眼
关圣显灵

鬼差救人
鬼烧天
阵亡鬼
大娘娘
唤鸳鸯
嫖鬼
无常鬼
还我胡须
鬼说话
买乳
神洲庙
逆子冥殛
讨债鬼
鬼物凭临
王大王二
三善
祭品用热
两指
倒划船
陈三姑娘
王老相公桑三姐
人而鬼
卷十六　精怪
鼠食仙草
张氏怪
朱方旦
石妖
小三娘
石虎
寄橐致富

龟祟
蛇妻
妖人
黄相公
蜒蚰精
桃妖
狐老先生
天狗
男女二怪
有声如牛
管库狐仙
鳖精
猪首人身
投井
狐报仇
高柏林
树神现形
蜘蛛网龙
借寓
放火
采莲朱桂
獭鬼
赖婿
医狐
火怪
佛云夫人
老段
卷十七　报应
德报
冤报

孽报
忤逆报
刻薄
残忍
折福
卷十八　古迹
万岁山
丰台
楼桑村
董江都读书处
直沽
九河故道
岱庙
泉林
趵突泉
南池
艮岳
吹台
相国寺
梁王城
汴故宫
夷门
梅花堂拱奎堂
黄鹤楼
赤壁
庐山
马当山
石钟山
浔阳江
磲矶

太白楼
识舟亭
滴翠轩
乌江
天门山
濡须
孔子台
芍陂
淮水
颍水
钱塘江
烟雨楼
槜李城
魏塘
石尊
墨妙亭
王右军别业
东府
清白堂
越王台
柯亭
蓬莱阁
雷门
窆石
兰亭
智永禅师书阁
江文通宅
天台山
桃源洞
桐柏宫

李太白书堂
石桥
白云山
严子陵钓台
九仙山乌石山
延平津
卷十九　陵墓
夏禹陵
商吴泰伯墓
商仲雍墓
商大夫彭祖墓
周延陵季子墓
周先贤言子墓
周先贤曾点澹台灭明二墓
周先贤闵子墓
周要离冢
汉高密太守钱咸墓
汉富春公钱让墓
汉太子洗马钱京墓
汉孝女曹娥墓
汉东海孝妇墓
三国吴王夫人墓
吴大将军丁奉墓
晋谢太傅墓
晋永安侯钱广墓
梁临川王钱伯仁墓
梁妙严公主墓
陈黄门侍郎顾野王墓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工部郎杜甫墓

唐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
唐遯璞先生墓
唐赠尚书右仆射长城令公墓
唐赠尚书左仆射检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唐宣州旌德县令赠尚书礼部郎右谏议大夫洪胜王墓
唐赠尚书左仆射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水丘太夫人坟
英显王墓
武肃王墓
广陵郡王墓
文穆王墓
忠献王墓
忠逊王墓
忠懿王墓
会稽郡王墓
宋六陵
卷二十　园林
澄怀园京师
惠园京师
万柳堂
随园江南
张侯府园
乐圃苏州
狮子林
拙政园
归田园
息园
绣谷
怀云亭
瞿园

涉园
逸园
灵岩山馆
寒碧山庄
水木明瑟园
东皋草堂常熟
壶隐园
燕谷
康山扬州
小玲珑山馆
双桐书屋
片石山房
江园
静修俭养之轩
樗园
平山堂
九峰园
锦春园瓜州
朴园仪征
珠媚园通州
文园如皋
塔射园松江
啸园
右倪园
豫园上海
日涉园
吾园
从溪园
三泖渔庄青浦
南园太仓

平芜馆嘉定
澹园清河
长春园芜湖
玉玲珑馆杭州
皋园
潜园
长丰山馆
倦圃嘉兴
曝书亭
南园
二十五峰园嘉善
青藤书屋绍兴
寓园
造园
卷二十一　笑柄恶俗附
太无窍
阑玻楼
五两轻
打生员
雌雉
但顾姨姨
性畏蟢子
蝎子太守
王老虎
侮圣人之言
溺于声色
糊涂人
牡丹亭脚色
喜对
什么东西

交相拍手
臣愚不敢妄对
平上去入
雁行
小字
打兔子
何须畏
势利
此亦妄人也已矣
情痴
读时文
又何加焉
陈见山
识字
出题
小姐班头
张都转诗
馆
酱
打油诗
两槐夹井
画猪
文王课
赋得诗
戏言
三百铜钱
陋吏铭
圈文章
不准
木兰诗

镶边酒
二婢
狗医
长随
孝经通四书熟
绯仙
面貌册
和相
朱玉
素不相能
马上得之马上失之
绣阁英才
官妓
升官图
王良善驭
两耳太聪
者者居
男慕贞洁女效才良
先为阎罗王定案
恶俗附　出会
赌
卷二十二　梦幻
汲古阁
杨贵妃
许昌
传闻之甚
鬼胎
自矜埋葬
改名
梦中判囚

文敏公逸事
永和银杏
陈太守
梦断龙狱
损阴骘除名
写婚书
鲤鱼求救
贺氏第
先伯桂山公索嗣
沈肯松
梦董思翁
司马达甫
曹方广
击蛇
十神人
枯骨托梦
诗人黄逵
鬼神弄人
秦桧铁像
四十一
三十三
南游梦
红面金甲神
注苏诗
冥狱
西华山神
王太守
东平王马夫诈人
自挽诗
松雪翁入梦

梦神狡狯
和神国
卷二十三　杂记上
三教
兄弟和家之肥
天人异论
情
可知
戒杀放生
徒阳运河
不可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廿一经
蒋都督
父子大拜
席宗玉
率由旧章
峨嵋老僧
修志
八体
性恭谨
袁简斋
苏东坡生日会
改嫁
金石文字
算尽锱铢
布衣可贵
南北气候
水仓
大归四事诗

吴书敳
朱文正公逸事
易于传播
福慧庵
红白盛事
诂经精舍
毕
茂林
茝香校书
杨婉春
赵梅卿
定数
苓巴鸡
机神庙
鸟枪打雨
五云
换棉花
刺史新闻
刑罚不中
奇案
富贼贵贼
经训堂帖
悟情
裹足
卷二十四　杂记下
阿文成公
示子
得隆庆失隆庆
知音犬
苏小妹

刘王氏
秀才
小棺材
前世事
大蛇
难得糊涂
东涧老人墓
豪侈
四字
红裙
尺
贫官
一品夫人
孙春阳
形家言
陈状元犯土禁
命中缺水
樟柳神
治贼
琴心曲
唐竹庄
牛次原
丧子
言过其实
沧江虹
陈疋吾
浮签
艳雪山房稿
题壁诗
释道诗

闺秀诗
做诗阿娘
穆庆能为骈体文
优伶能解韵语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履园丛话序

履园主人于灌园之暇，就耳目所睹闻，著《丛话》二十四卷，间以示余，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孙子读而叹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为也，先生欺余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试为我序之。"其曰《旧闻》，识轶事，备野乘也；曰《阅古》，择所见三代秦汉以来法物而资小学也；曰《考索》，杂取古书事物疑异以证心得也；曰《水学》，专为三吴水利辑录先世旧文而增益之，以纪时事也；曰《景贤》，劝薄俗，垂典型也；曰《耆旧》，思老成，奉楷模也；曰《臆论》，警颓风也；曰《谭诗》，正雅音也；曰《碑帖》，从所好也；曰《收藏》、曰《书画》，慨云烟之过眼，正法眼藏也；曰《艺能》，即形下以见道也；曰《科第》，纪人才之盛也；曰《祥异》，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穷阴阳之变也；曰《报应》，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迹》、曰《陵墓》、曰《园林》，记雪泥之鸿爪也；曰《笑柄》，寓庄于谐也；曰《梦幻》，示实于虚也；而以《杂记》终焉。凡人情物理，宇宙间可喜可愕之事，无不备也。此温伯雪子目击道存之义也。序既毕，以复于主人曰："履园之义何昉乎？履之言礼也，将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顾履而园，则'贲于丘园'之谓也。其殆将托于戋戋者以讽世与？抑话者，言之善也；不话于朝而话于野，亦各言其志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履园有焉。然则是话也，即以为遣愁索笑可也。"时道光三年十月廿有三日，昭文孙原湘书。

履园丛话序目

昔人以笔札为文章之唾馀，余谓小说家亦文章之唾馀也。上可以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草野之新闻，即以备遗忘，又以资谭柄耳。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既未读万卷书，亦未尝行万里路。然所闻所见，日积日多，乡居少事，抑郁无聊，惟恐失之，自为笺记，以所居履园名曰《丛话》，虽遣愁索笑之笔，而亦《齐谐》、《世说》之流亚也。曩尝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已行于世。兹复得二十四卷，分为三集，以续其后云。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梅花溪居士钱泳自记，时年政八十。

卷一　旧闻

有福

皇朝定鼎，大难悉平。顾有明诸藩僭号自立，江南则有福王，浙西则有潞王，浙东则有鲁王，江西则有益王，福建则有唐王，两广则有桂王，旋窜入楚，入黔，入滇。是时滇、黔大乱，始而土司普吾沙，继而张献忠养子孙可望、李定国，日寻干戈，摧残粤、楚，而海寇郑成功乘机窃发，肆扰江南，其他揭竿持梃者，所在多有。王师征讨，历十有八年，翦除殆尽。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闽，尚之信叛于粤东，孙延龄叛于粤西，吴三桂叛于滇、黔，陕、甘、楚、蜀，流毒尤甚。虽曰劫数，其中玉石俱焚，正复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圣圣相传，且又生于苏、杭福地，自当立心行善，各执其业，以答天庥。谚有云："有福不可享尽。"愿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还

云南五华山故宫，桂王所建。顺治丁亥，洪公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于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赏购得之，缢于桂阳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镇守云贵，因据五华山故宫，增修十有余年，备极壮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潮州镇刘进忠首叛，遥为声援，平藩尚

可喜发兵讨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师，屡出无功。乙卯岁，三桂僭尊号；丁巳，病死。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自福建进征粤西，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三桂孙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金陵邵为章有诗云："擒人即是人擒处，谁道天公不好还。"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归顺本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大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血袍

苏州杨忠文公廷枢，以顺治元年殉节于里第，事载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谨藏于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

先生绳武，文叔生石埭教谕庆孙。教谕十二三岁时，曾受业于先外祖华嶰山先生，其时易亭尚在，年八十余矣。外祖既设帐于其家，拟请忠文公血袍一见，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书房请外祖，遂衣冠而进，见易亭服斩衰上香，三奠酒，三奠毕，俯伏大哭，命启箱，取袍出，复大哭，然后呈示。外祖亦拜而观之，是红袍，有绣补，俱变黄色，刀痕血迹宛然。外祖亦不觉失声，趋而出。盖外祖之祖曙生公，故为忠文弟子也。后外祖谓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观之以伤孝子之心耶！"教谕之子名一鸿，号梅溪，中乾隆癸卯乡榜。余曾见之，闻此袍至今犹在。

席氏多贤

苏州东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槙，吴县诸生。其父右源，为山中巨富，撄势豪之网，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纷，排其难，势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选庖寻胜，杖履追随，日娱亲于弦歌山水之间，色养以终其身。迨父殁未几，适当明季蝗旱不登，饿莩载道，而齐、鲁、幽、燕之区为尤甚。康侯以为畿辅重地也，不可饥馑，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赈济之法。时司农告匮，百姓汹汹，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财，走襄樊，挽粟数十万石，普为赈救。当事者以上闻，帝喜，授中书舍人，晋太仆少卿，以风励天下。不数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吴中少年乘机窃发，倡言起义，实纵剽劫。康侯乃纠结乡勇数千人，助当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国宝恨洞庭两山不靖，将大索湖中。康侯闻之，急宰牛载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当流寇之再出郧襄也，朝廷发兵防御，以兵粮不继，戍卒哗然。康侯闻之，亟以十万金为盐菜费，戢乱兵而安帖之。本朝芦政既行，计亩起科，滨山咸扰，将为民累矣。康侯力争于王侍中，止革之。闻兖东被燹，暴露骸骨数十万，募人而悉掩之。知亲旧逋者不能偿，契券数千纸，一旦而悉焚之。至于涂穷计尽

之辈，则呼而周之；命悬丝缕之人，则助而救之。迷津难渡，则具舟楫以济之；峻岭难行，则甃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黉宫倾颓朽坏，塈茨而凡艭之；孔道旧迹，门楼表坊，有轻弃而贱售者，倍其价而存之。墓以封也，树以表也，有伐树而削墓者，厚其遗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恤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胜屈。说者谓比之陶朱公输财亲党，卜大夫毁家助边，康侯实有过之。吾友钦赐举人世臣，其六世孙，翰林编修煜，其七世孙也。

顺治戊子年，吾乡胶、宛两山之间，有贼匪万人啸聚，击掠村民。其头目曰吴匏山、华七、陆四，俱自称大王，或操舟数百，出没于鹅湖、茭菱、华荡，旗鼓相应。当是时，城门昼闭，官兵敛迹，莫有声言杀贼者。常熟羊尖镇东，有席华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东洞庭山，迁居于此，与康侯为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诸生，而多智略，乃相议曰："民之衔贼也深矣！掳其资，淫其妇，火其庐，恨无人为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响应，此摧枯之势也。"荆生曰："欲为民除害，当散财而养士，然不可以轻试。且擅兵兴众，即为罪阶；或请命于上官，又恐掣肘。虽然，必假手于官而后可也。"于是荆生入城见邑侯瞿公名四达，河内人，语之曰："乡贼多，乞速请镇兵，不然蔓延难治矣。"邑侯曰："镇兵暴，徒扰民。"荆生曰："然则起一城之众，父台自将之，某兄弟率乡人之勇者从旁相助，必克贼矣。"邑侯曰："城无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贼所耳而目之者，镇兵、县兵也。兵来贼去，兵去贼来，民无噍类矣。夫镇兵、县兵之不可遣，诚如公虑。今贼跨城邑，掠资重，淫凶焚杀，而官兵莫之撄，骄甚矣。彼不虞乡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台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长一乡，率众出不意，所谓批亢捣虚，是父台不赍粮，不折矢，可一战而灭矣。"邑侯大喜，即给旗委札，出库兵，恣荆生所取。荆生归，而华甫已先集三千人为防守计，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为助，日给钱米，为诸乡勇安家，御贼之日则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肄农业，有不从者罚，从贼者杀之，以首解县。约束既定，推山明为队长。山明故烈士，勇力绝人，而爽直和易，无不敬爱之。五

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廿五日，贼知之，突击羊尖镇，势甚张，建大旗曰“大明中兴”。有数人来约战，荆生慷慨慢骂曰：“汝等岂不知圣主贤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灭矣！”宗玉乃集众议，言人人殊。荆生锐然欲出，谓宗玉曰：“此先来者零贼也，避坚而击瑕，莫逾于今日。如贼众齐集，则彼势盛，我怯矣。”乃贯甲提刀，出勒众，众唯唯。廿七日平明，贼索战，列阵天台寺。日方午，华甫率勇敢者数十人先出冲其锋，贼皆陷，荆生与诸弟侄继进，炮铳齐发，呼声动天，贼大溃。追至宜桥，贼纵火焚烧，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与贼相攻击，杀七人。华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贼巢，不可进，彼众我寡，难敌矣，不若收兵固守，为万全计。”宗玉听之，乃三转旗，众皆退。退至镇，镇民之老弱妇女逃避者已尽归，咸望尘而拜。六月六日，贼复炽，扎营李家坟，营广二里许。华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继进，因与山明上马而驰，贼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茭菱南去。大众集，无以渡，遥望贼旗飘飘然，惟叹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适大雾，荆生曰：“翦此贼在今夕矣。”因与宗玉聚百舟，将启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势愈壮。因穿入芦苇，纵炮鸣锣，贼闻声而遁，遗舟八百余艘，被获者二十余贼，并器械粮食等。次日，荆生缚解县，民皆吹呼，骈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辈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贼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辈得县官亲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宁死贼，毋媚役也。”县官出为周旋之，骂而散。然诸邑民闻席氏起义，相效之，咸结乡兵擒杀，百里内贼尸填港，舟不得行，而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归，保妻子、复故业矣。是时苏州镇总兵有杨大宗，常州镇副总兵有曹虎，本县有徐参将，讵吴匏山、华七、陆四辈及诸贼匪多党于三营之兵，兵无贼资，贫甚，衔恨刺骨，悁悁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杨营者诬荆生窝盗，入曹营者诬华甫、宗玉叛谋，入徐营者诬席氏一门擅杀，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总兵曹虎提兵来，将灭席氏。荆生有族侄号长康者，善然诺，能辞辩，偕友徐敬宾挺身见曹，呈之以邑侯之榜与札，言起乡兵者，本出自邑侯，无他意。曹总兵不识字，惟左右是听，用极刑，令招叛谋。逼之甚，长康不屈死，

而敬宾两足断，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华甫、荆生既被执，下之狱，将一网无遗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详六案以鸣其冤，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诉，穷诘连引，亲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苏、常，哀吁于权势之门而已。有纪纲陈贤者，任侠而好施，广交而多智，为倾身护持，贿通折狱者，得轻比。然而人怀贿赂，需索万端，荆生曰："必见抚军方直供也。"抚军者，土公国宝也，素重常熟令剿贼功，而不知出诸华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阅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军民人等所以望马首而慑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于故业也。今暴者纵之，安者挠之，而众执事兵弁等又奉行无当，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弦歌，民稼穑，俗驯风厚，无过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荡列其后，大海寰其后，长江注其肩，固烟波芦苇，奸雄藏伏之薮也。治之为甚难，乱之则甚易。况挺而走险，人之本性也。大人莅兹土，虑深而谋密，外则江海，内则湖荡，设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错制，诘奸御盗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肠，更甚于盗贼。兵来盗去，纵使劫焚，兵去盗来，尽行抄荡，甚而至于贿脱真盗，诬指善良。行者断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于盗、死于兵，等死也，遂哗然为盗。三府之民，不谋同起，械船飞桨，遍布洪涛，建帜立囤，络绎村镇，白骨枕于野，赤血流于河。斯岂厄数之未尽耶？抑民心之好乱耶？夫不乱于招抚之初，而乱于安抚之后者，其故可知也。本县瞿父母蒿目时艰，熟筹本计，以为请镇兵，库竭而粮耗，出县兵，城虚而势危。是以委札鄙儒，略无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诚谨可倚也。受任以来，剿贼是务，捐资竭产，卧甲枕戈，凡数月不寝处，得以平剧盗，复耕作，输赋税，是非为身谋，而为国谋也。生并不敢干当路，望厚赏，与彼弁争尺寸；而彼弁者丧心病狂，诬纵杀，诬叛谋，诬窝盗，又诬造伪札，置伪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责，而灭族有馀矣。沥肝碎首，无以鸣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愿大人提贪弁与生质是非，鞫情实，得一言之见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虏，人被杀，儿孤妇寡，饥寒交迫，形槁心灰，虽生亦犹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万民，窃忧诸执事武

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泪下交颐。土公见之，怆然色变，顾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华甫、荆生之狱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即汇集文书发本县，一谳而还。旋将华七杖毙，其吴匏山、陆四已为乡人所杀，磔其尸。时犹有荐绅先生得盗贿，为之出结保护于当事者，土公乃饬江南分巡诸镇将，一时收营。旋上闻，非奉檄毋许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词，擅诘断，权归有司。自此民不苦贼，而江南大治。

吴留村

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阴人，中顺治五年进士，时年十七。其明年，即选江西萍乡县知县，迁山西大宁县知县，升山东沂州府知府，以事镌级，左补江南无锡县知县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库金三千两，吴疑之，诘以数语，其人伏罪。乃告之曰：“尔等是极聪明人，故能作此伎俩。若落他人手，立斩矣。虽然，看汝状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纵之去。后数年，闽寇日炽，吴解饷由海道至厦门，忽逢盗劫，已而尽还之。盗过船叩头谢罪曰：“公大恩人也。”询之，即向所持札取库金者。由是其人献密计为内应，将以报吴。时闽浙总督为姚公启圣，与吴同乡，商所以灭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闽既复，姚上闻，特擢福建按察使，旋升两广总督。

留村在无锡，既膺殊遇，夙驾将行。锡之父老士庶被泽蒙庥者，自县治以至河干，直达于省城之金阊门，八九十里，号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数万人。其搢绅及受知之士，则操舟祖道，肆筵设席，鼓吹喧阗，或有执卮酒以献于道路者，亦连樯数十里，依依不舍，使君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苏州王永康者，逆臣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永康，时尚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飘流无依，至三十余犹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云：“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耶？”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始发奇想，遂求乞至云南，无以自达，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列于公卿之间。后三桂败事，永康先死，家产入官，真似邯郸一梦。吴中故老尚有传其事者。

炮异

明季亡将王蜚结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炮于吴塘门。值水涸，里人秦宇明获之，利其铁，夜静时，袖椎掊击，炮作大声吼，声闻数里，惧而埋之田。十余年，邑武弁张姓者镇守吴塘门，居人有与秦相仇，指称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炮置无锡县南城门上，以朱红虎头床覆载之。历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闽，檄四方炮赴南，取而去。

小韩都堂

顺治十六年，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缘后板厂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备，时祖公为微员，有事当刑，幕友劝李解救。李适掷色，曰："此人有福，当得全色。"一举而得六红，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报之也。康熙三年，抚军韩公心康奏请以驻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变，预与将军谋，先备船于城外，令兵一时尽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违者斩首。盖当时民间有借兵银者，偿之无已，名曰满债。韩公深知其意，预令欠户远逃，贴抚军封条于门，兵来索债，见之舍去，民赖以安。吴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丘半塘，春秋祀之，今韩公祠是也。公抚吴时，年未三十耳，俗呼为小韩都堂。

欠粮

顺治十八年春，巡抚朱国治奏销十七年分条银，计江南绅士以逋欠除名者一万四千余人，常熟一县计七百余人，宫墙为之一空。

善知识

吾乡华公亦祥，中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二人，圣眷甚优。康熙初，尝随车驾幸香山，有某禅师者，德望素著，圣祖见之如礼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发。顷之，车驾出门，亦祥遂取所持锡杖痛殴之，慢骂曰："尔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华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弥陀佛，善知识。"

康熙六巡江浙

圣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浒墅关。先于廿四日过扬州，将由仪征幸江宁府，忽遇顺风，可以速达京口，遂乘沙船顺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扬帆，过丹阳、常州、无锡，俱未及泊，一昼夜行三百六十余里。时汤文正公斌正为巡抚，务俭约，戒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决事也。上骑马进阊门，士庶夹道，至阗塞不得前。上辄缓辔，命勿跪，访求民间疾苦，蔼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驾桥南，行幸瑞光寺。巡抚前导，由盘门登城，穷檐蔀屋，极目无际，上为眷念者久之。遂从齐门而下，幸拙政园。晚达葑门，驻跸织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浒墅关，苏州在籍诸臣汪琬、韩菼、归允肃、缪彤等接驾。日晡时，上入城，衢巷始结灯彩。次日幸虎丘，登万岁楼。时楼前有玉蝶梅一株盛开，芳香袭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抚之。出至二山门，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伏地进疏，请减苏松浮粮。上命侍卫收进，谕九卿科道会议。至十九日，车驾自浙江回苏，合郡士庶进万民宴，上颔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愿百姓有饭吃。"士民复请，上又取福橘一枚掷下，曰："愿尔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圣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驾抵苏州，在籍绅士耆老接驾，俱有黄绸幡，幡上标明都贯姓名，恭迎圣驾字样。自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凡属驻跸之所，皆建锦亭，联以画廊，架以灯彩，结以绮罗，备极壮丽，视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万寿圣诞，凡百士庶献康衢谣若干帙，颂圣诗若干帙，万寿诗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册，以祝万年之觞。又于诸山及在城名刹广列祝圣道场，百姓欢呼途路。十九日，召苏州在籍官员翁叔元、缪曰藻、顾汧、王原祁、慕琛、徐树穀、徐升入见，赐赏各有

差。又赐彭孙遹、尤侗、盛〔符〕升御书扁额。二十日辰刻，御驾出葑门，登舟幸浙江。时两江总督为遂宁张鹏翮，江苏巡抚为商丘宋荦也。上问云："闻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四月朔日，驾由浙江回苏。初二日传旨，明日欲往洞庭东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余里，渔人献馔鱼银鱼两筐，乃命渔人撒网，又亲自下网获大鲤二尾。上色喜，命赏渔人元宝。时巡抚已先到山上。少顷，有独木船二拨桨前行，御舟到岸，而随从者未至。巡抚备大竹山轿一顶伺候，上升舆，笑曰："到也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余人执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艳妆跪而奏乐，上云："可惜太后没有来。"其时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驱，引路者倪巡检、陈千总也。在山士民老少妇女观者云集，上分付众百姓："你们不要踹坏了田中麦子。"是时菜花已经结实成角，上命取一枝细看，问巡抚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亲见也。"是日有水东民人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纸付巡抚。上问扈驾守备牛斗云："太湖广狭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区志》止称五百里？"奏云："积年风浪，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乌程之湖漥，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澨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处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苏起銮北发。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驾抵苏州。时巡抚宋荦尚在任，一切行宫彩亭，俱照旧例。荦扈从时，见上勤于笔墨，每逢名胜，必有御制诗，或写唐人诗句。荦从容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两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上即书二字颁赐。顷之，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之。上勤于笔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驾抵苏州。是日为万寿圣诞，奉上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着报名齐集江宁、苏州两处，俟朕回銮日亲加考试。"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前考过郭元钎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是年，驾又幸昆山县，登马鞍山，旋往松江阅提标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丘山。三十日，幸邓尉山圣恩寺，僧际志恭迎圣驾。午后传旨宫门伺候，御赐人参二斤，哈蜜瓜、松子、榛子、频婆果、葡萄等十二盘。上云："吾见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温谕，莫可殚述，江南父老至今犹能言之。初，无锡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圣祖每幸园，尝抚玩不置，回銮后犹忆及之，问无恙否。查慎行诗云："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迨圣祖宾天，此树遂枯，亦可异也。

斗富

康熙初，有阳山朱鸣虞者，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即文定公旧宅。其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比，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饮酒，皆留量。赵以银杯自小至大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吾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于元宵挂珠灯数十盏于门，赵见之，愧无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与较，商于雅园顾吏部予咸，顾唯唯。乃以重币招吴三桂婿王永康来宴饮，席散游园，置碎灯于侧。王问曰："可惜好珠灯，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邻赵虾所为，因平西之人，未敢较也。"王会意，耳语家人，连夜逐

赵出城另迁，一时大快人心。鸣虞之子后入翰林，常与王往来，王居北街拙政园，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阳山朱衖之名，问所谓朱鸣虞、赵虾之号，竟无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峰徐大司寇乾学，善饮啖，每早入朝，食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京江张相国玉书，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二公之不类如此。徐公解组后，常寓苏州雅园顾氏。凡人有一面者，终身不忘，无材艺者不入门下。有执贽者，先缮帙以进，公十行俱下，顷刻终篇，其有不善处，则折角志之。其人进见，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异相也。

测字

阊门外上津桥朱某，家贫，欲入山寻死，遇仙解救，授测字一书，其验如神。求之者必需预定日期，每日只测一字，取资一两，悬牌门首，某日测某人字。时吴三桂将反，有文书来，向苏藩库借饷十万两。方伯慕公天颜踌躇莫决，乃延朱测字，且告以故。朱曰："请命一字。"适几上有残柬，慕公随手翻转，指"正"字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乱。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几，果应其言。其子亦习父业，占验不减于父，但非一日测一字也。有人以"武"字问有子否，朱曰："绝矣，一代无人，自此而止。"其人果无后。朱子死，其书遍寻不得，或以为仙人收去，遂失其传。朱之孙号心传，曾孙号孔亭，俱习医，亦颇有名。

题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为乱，调兵四出。有卒过横泾，宿关帝庙，题二绝句云：“昔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载从军行，太阿混凡铁。”“四海男儿志，沙场得得行。深闺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骐骥诗

吾乡有钱一飞者，尝赋骐骥诗七古一首，言马至骐骥之良，尚为人驾驭，羁绊其身，故结句云：“何如猛虎深山里，一啸风生百兽寒。”其父见之，愀然曰：“此子将来必为盗贼。”欲杀之，一飞遂逃去，后为逆臣吴三桂将领参谋。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将军赵良栋领兵追剿，一飞始逃归。老而无子，竟以寿终。

人心刁诈

康熙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喜微服潜行，察疑狱，求民隐。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倾怨家，或反失入，属吏虽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进见直言，且指目击一二事为征。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诈若此耶？”

陈恪勤公鹏年守吴，亦喜微行。有金狮巷富室汪姓两子，以暧昧事杀其师，贿通上下衙门，以疑案结局。惟公不可以利诱，汪遂重贿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诸人，嘱其咸称冤枉。公察之，众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刘家浜富家乳妪携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见，杀死城干，剥去金珠衣服，缉凶无着。公夜出查访，遇醉汉曰：“此沈某杀

也。”次日拿沈审问，沈极口称冤。其实并无此事，略加刑即释焉。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善夫！

铁面御史

汤文正公斌莅任江苏，闻吴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特保举卓异。而前任督抚江苏者，余公国柱也，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圣祖皇帝英明，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长洲贡生何义门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内升御史，于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蒙圣明洞鉴，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明哲保身

汤潜庵先生抚苏时，尝诣东林讲学。有邑绅某，曾委蛇闯逆而脱归者，于座讲明哲保身之义，缕缕不绝。潜庵厉声云：“比干谏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绅面发赤，无地可入。然先生实不知其旧事也。

陆清献公

陆稼书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弟兄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呜呼！若先生者，诚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贫不能备寿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视之，较寿筵何如？"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时先生夫人尚在，谓县人曰："公在县时不肯费民一钱，今远道见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即事诗

吴南村廷桢，博学多才，书法少师赵、董，馆于巡抚慕公天颜署中。南村故吴人，因冒陕西籍中式北闱，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圣祖南巡，廷桢献诗。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銮，伏谒平望河干。上召见，命作御舟即事，韵限三江一绝。吴援笔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闻自鸣钟响，宋中丞荦奏曰："将到吴江矣。"吴遂得续句云："御幄裁诗行漏报，计程应已到吴江。"上得诗甚喜，称赏。次日引见，命廷桢写擘窠大字讫，问廷桢曰："苏州民既庶矣，看来是庶而未富。"对曰："并非不富，只因皇上视民如伤之心太切了，觉得如此。"天颜甚豫，遂命礼部注册复还举人。其明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宫谕。

重游虎丘诗

沧州陈公鹏年，康熙辛未进士，以大学士张鹏翮荐，出知江宁府。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帐名，欲加赋税。公力争曰："官可罢，赋不可增。"阿衔之。公尝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读圣谕。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职，下之狱，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饵，为守者李丞侦知，杖卒四十，曰："与一勺水如之。"公自问命绝矣。适浙抚赵公申乔过之，叱狱官，得以生。圣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书，寻起知苏州府。《重游虎丘》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阑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公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露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时总督噶礼以为诽谤，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狱中。圣祖诏曰："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旋升江宁布政使。

烧坯

康熙末年，总督噶礼由晋抚升任两江，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尝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号是也。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袒护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跃，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审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圣祖曰："朕素所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着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

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将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讯，果

然，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遽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圣祖笑曰："这奴才真烧坯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水鉴

雍正初年，田公文镜抚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长随，禁止府州县官，毋许逗留省城，往来晏会，随到随见，见后即去，如有言未尽，只许留宿城外，次日禀见遄行，自此怨声载道。清则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计绝矣。古语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是知为人上者，毋为民鉴，当以水鉴也。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摴蒱，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

独力捐办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总督黄廷桂驭下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苏州绅士畏廷桂势，唯诺不办。在籍翰林蒋恭棐负重望，暨其兄户部郎中蒋曰梅、弟刑部员外蒋楫、侄内阁中书蒋应焻力持不可，见廷桂侃侃议论，不稍贬损。适御史钱琦风闻其事，参劾廷桂一折，奉旨严行申饬。时蒋氏官监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余人，相约助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余业，衣食稍给，理宜报效朝廷于万一。弟侄辈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学校农桑，有关国计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财，以利地方。果能罄家为国，百姓受福，吾荣多矣。"乃独力捐办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楫字济川，诸蒋中家最饶，性慷慨，仗义疏财，官刑部十年，明慎练达，囹圄有颂声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见赏于鄂西林相国，目为昌黎再世。后相国薨，左迁为光禄寺卿，乃郁郁不乐，发言多犯，卒干大戮。失一知己，便尔丧身，可畏哉！

安顿穷人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

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农部《游虎丘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

田价

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米价

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

银价

顾亭林《日知录》记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四贯易黄金一两。十八年后，金一两当银五两。永乐十一年，则当银七两五钱。万历中犹止七八换。崇祯中已至十换矣。国朝康熙初年，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

卷二　阅古

周曶鼎

镇洋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此鼎，高汉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两耳三足，中有铭文二十四行，共计四百又三字。铭分三节。第一节盖因王锡曶赤环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节则小子𢿱讼于井叔，以金百爰赎五夫，曶受五夫而为誓词也。第三节匡众寇曶禾十秭，曶告东宫，因与匡季为誓词也。案《说文》曰部："㖞，出气□也，象气出形。"籀文从口。今无此字，皆作忽。余谓象人言时口中出气易于散也。《春秋传》曰："其亡也忽焉。"《楚词》："忽而来兮。"《洛神赋》："飘忽若神。"汉《樊敏碑》："奄曶藏形。"皆言易散之义。古人命名自有意见，不必定取吉祥语。如《论语》之仲忽，《春秋》之郑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经训堂之东楼。余尝请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庙，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钟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钟一具，高汉尺五尺二寸，前后面俱十二乳，满身青绿，间有朱砂斑，真宝物也。铭文四行，剥蚀过半，惟有"邢叔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对扬乃德，得屯乍鲁永终于吉。毋不

敢弗帅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钟。此器曾开贡单奏进，以斤两太重，难于抬运入乾清门，而侍卫内监又不敢据以进宫，遂发还。先生殁后，家产入官，不知此钟犹在人间否也。

周太簇钟

金陵司马舍人亶有周钟一具，高一尺五寸。铭文中有“𩰫”字不可识，遂将拓本质之歙县程瑶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钟也。”瑶田深于小学，当必有据。

周散邑铜盘

散邑盘，旧藏扬州徐氏，今归洪氏。华秋岳尝绘图，其形如盘，盘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蚀其半，共计三百五十七字。山阳吴山夫、绍兴俞楚江、嘉定钱辛楣、仪征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苏州江郑堂皆有释文。阮云台先生为浙江巡抚时，收入《积古斋钟鼎款识》，尝命工仿造一个，可以乱真。

案商、周之器，西汉时已有出土者，得之以为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张敞、郑众，皆能辨识，其来尚矣。魏、晋、六朝、隋、唐之间，无有明其学而为考订者。自宋刘原父刻《先秦古器记》，遂有欧阳永叔、叶少蕴、李公麟踵其后，而赵明诚、董彦远、黄伯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亦有著录。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将诸集录证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鉴》尤备千古未有之奇。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精愈博，不特可补经传之所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见商、周之物，如鼎、钟、彝、卣、壶、爵、盘、觚、觯、敦、匜、鬲以及戈、剑、弩机之属甚多，以有款识者为上

品，无款识者次之，亦如看书画，作云烟过眼可也。

秦权

余于嘉庆甲子，在邗上见一秦权，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共一百字，虽青绿遍体，并不剥蚀一字，心窃疑之。自后又见两枚，与甲子所见者无异，乃知皆仿造也。

汉量

汉铜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两。其文云："律石衡兰奉蚀二字。容六斗，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乡汪砚畦家，今不知所归。又见长白斌少仆家亦有铜量一具，容米四斗许，亦是汉物。《说文》"斛"字许委切。注云："米一斛舂为八斗。"又云："米一斛舂为九斗。"据此，则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为一斛也。

汉陶陵鼎

是鼎为扬州阮云台宫保所藏，盖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两。"又云："重十斤。"今除盖，以库平法马秤之，重四斤十三两三钱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较之，

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权量之不同也。宋陈无择云：“二十四铢为两，每两古文五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赵宋广科，以开元钱十个为两。今之三两，当汉、唐十两，故今之升斗、尺寸、斤两，皆后大于前也。宫保云：“器与铭辞不相应者，恐当时共鼎正多，不知何时互错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庆十九年冬，余从高邮回吴，适遇王南陔中丞，同游焦山，抚摩一过。

汉铜洗

汉铜洗，余所见者不下十数具，即古盘匜之属也。有阳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贵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孙大富贵洗，大约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镫

青浦王兰泉司寇家有雁足镫，其镫槃似雁，一足立起，上燃以镫，烛油并用，制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辅为内者造铜雁足重三斤八两”云云五十九字。阮云台宫保考为大将军王凤之物。凤于永光二年嗣封阳平侯，阳朔元年成帝所赐也。嘉庆廿五年春，余尝仿造四具，赠斌笠耕观察。观察自为制铭，每当夜宴，四镫烂然，颇令人发怀古之幽情也。

汉长安铜尺

铜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铜质坚贞，青绿可爱。上有文云：“长安铜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计十有八字，篆

法精密，的是汉人，与曲阜孔氏所藏虑儋铜尺相等，惟此尺作阳文叠起，较之虑儋尺短六分。按虑儋尺造于后汉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汉成帝元延二年不过九十二年，已长短之不同如此。《汉书·地理志》：长安县，高帝五年置，属京兆尹，为领县第一。今文云“长安铜尺卅枚”，当是在长安铸者三十枚，此为第二十，未必铸三十枚以颁郡县也。《晋书·律历志》载：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为尺，相传谓之汉官尺，未闻有铸铜为尺者。今虑儋尺既流传人间，或又疑此尺为刘歆所造。然案宋秦熺《钟鼎款识拓本》中有晋尺，上有文云“周尺、《汉志》镏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十九字。今将此尺与晋尺较之，又短八分，则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于工部营造尺，犹之宋三司布帛尺大于晋尺，晋尺大于汉建初尺，建初尺大于元延尺，元延尺大于周尺是也。时代既殊，尺有赢羡，难以定论云。

古泉

古者金、货、布、币、刀俱谓之泉，其名始见于《史记·平准书》及《食货志》。梁顾烜有《泉谱》，宋陶岳有《货泉录》，杜镐有《铸泉故事》，罗泌《路史》有《泉币考》，金光袭有《泉宝录》，李孝美、董逌俱有《泉谱》，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钱谱》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问录》，华氏师道有《钱币考》，翁氏宜泉有《古钱考异》，所载货、布、币、刀大备。案《管子》言：“燧人氏以来，未尝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盖谓制货以权轻重，此即用币之始，而其制则未闻。或谓太昊氏以前已有钱矣，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夏、商谓之币，亦谓之布，齐人谓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义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铸宝货；秦铸半两；汉兴亦有半两，又三铢、四铢、五铢、八铢；而王莽又铸货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壮泉四十、

大泉五十，及货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黄千之类；又东汉正品亦有五铢；蜀汉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铢，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者：皆古泉也。

晋初用魏五铢，吴兴沈充又铸小钱，径三分，名沈郎钱；又有赵石勒铸丰货，成李寿铸汉兴之类。宋有四铢、五铢、二铢、孝建、孝建四铢、景和、永光之类，年号入钱文自此始。齐、梁有五铢、五朱、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大吉五铢，拓跋魏有太和五铢、永安五铢之类。陈有大货六铢，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布泉，隋亦有五铢钱。至唐初始有开元通宝、乾封钱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元宝之类，而开元通宝最为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时所铸，如京、洛、兖、福、兴、平、昌、润、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广、荆、桂、蓝之字，犹如本朝顺治通宝幕文有同、福、临、东、江、宣、原、西、蓟、昌、南、河、荆、云、浙、阳、巩、陕、延、襄是也。即如五代十国所载铸钱之事，如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闽、吴诸国流传之钱，亦日渐日少矣。

嘉庆三年，海州嵇家沟乡民浚池，得巨瓮二，发之，中实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皆满，土花剥蚀，苍翠可爱。

嘉庆戊寅春，绍兴西郭门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砖砌成，状如墜道，其中空洞无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贮五铢钱数万枚，并无青绿。郡人陈圭堂亲见之，携以示余。余谓汉、蜀、两晋时无窑器，唐、宋无五铢钱，皆事之不可解者。

吴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垦地，得坎窞，深不逾丈，下见墙屋，积米盈仓，青蚨一堆，大径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铁铸。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岁，荆州筑堤取土，得古钱无数。余时在武昌节署，偶

渡江至汉口，见肆中有古钱三千枚，皆购得之。其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康定元宝”、“庆历重宝”、“皇祐元宝”、“至和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建炎通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绍熙元宝”、“庆元通宝”、“嘉泰元宝”、“开禧通宝”、“嘉定元宝”、“嘉定之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端平元宝”、“嘉熙重宝”、“淳祐元宝”、“皇宋元宝”、“开庆通宝”、“景定元宝”、“咸淳元宝”、“德祐元宝”，皆有宋一代之钱。余为分次甲乙，计五十三种。幕中友洪稚存、徐朗斋、方子云、孙香泉辈见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临安府，铸铜牌行用，其文曰“临安府行用”五字，其阴面曰“准叁伯文省”，亦有“准伍伯文省”者，是当时国贫，补救变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庆十八年三月，高邮州城北挡军楼后，为加筑河工堤岸，民夫掘土，得铁钱数万枚，并古镜、刀、剑之属，又有铜盘、磁碗甚多。其钱文曰“祥符”、“天圣”、“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元等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春十六。“绍熙”、春元、春三、春四、春五、同二、同五。“庆元”、春二、汉四、汉三、同六。“嘉泰”、春元、同三。“开禧”、春元、春二、汉二、汉三。“嘉定”、春四、春十一、春十三、汉元、汉二、汉十三、汉十四。“绍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计二十余种，余皆见之，其中亦有铜者。按《宋史·食货志》，两宋钱币，本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太祖初，铸钱俱用铜，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蜀平后，仍用铁钱。其所谓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然亦不能通行郡县。大观二年，蔡京复相，江南东、西，福建，两浙始许铸使铁钱。至绍兴末年，淮、楚屯

兵，月费五十万，南北贸易，缗钱之入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亦用铁钱。司农许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鼓铸，舒州有同安监，蕲州有新春监，广州有齐安监，江西有广宁监，兴国有富民监、大冶监，临江有丰余监，抚州有裕国监，湖北有汉阳监，是以大小铁钱通行于两淮。今诸钱之背有文曰“同”、曰“春”、曰“汉”者，即同安、新春、汉阳诸监之所铸也。

钱范

翁宜泉太守有《钱母说》，即朱竹垞所谓泉范，以铜为之，所以鼓铸也。今官局鼓铸，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尝亲至钱局看鼓铸，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钱范亦不等，有五铢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两枚者。范必两块合成，中有二小笋，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动也。惟古来博古家总未及此。余所见有四五种，近亦渐少矣。

秦汉铜印

集秦汉印者，莫备于顾从义之《集古印谱》，虽宋《宣和印谱》、赵子昂《印史》、王俅《啸堂集古录》，皆所不及也。余少时最嗜汉印，所见官印私印不下千万枚，皆能鉴别。尤留心于官印，以为汉人缪篆纷纭，参杂隶法，不足以引证《说文》；而职官之因革废置，古今不同，实可以表里史传也。尝欲专摹秦、汉、魏、晋、六朝职官及蛮夷诸印为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汉瓦当

瓦当者，宋李好文《长安图志》谓之瓦头，盖屋瓦皆仰，当两仰瓦之际，为半规之瓦以覆之，俗谓筒瓦是也。云当者，以瓦文中有“兰池宫当”、“宗正官当”、“宜富贵当”、“八风寿存当”，是秦汉时本名。《说文解字》云：“当，田相值也。”《韩非子·外储说》：“玉卮无当。”《史记·司马相如传》：“华榱璧当。”司马彪曰：“以璧为瓦之当也。”《西都赋》：“裁金璧以饰当。”注家谓当即底也，故谓之瓦当。按瓦当之文，欧、赵、洪氏俱不载，盖当时人犹未之见。逮元祐六年，宝鸡县民权氏浚池，得古瓦，文曰“羽阳千岁”，其事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黄伯思《东观余论》亦载有“益延寿”三字瓦。自是而后，阒无闻焉。国朝康熙间，侯官林佶人得有“长生未央”瓦，一时名士俱有诗，见于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枫者，以其子官关中，又得瓦当之有文者三十余种，因作《秦汉瓦图记》。至四十八、九年间，镇洋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尝著《关中金石记》，采瓦当文字十余种入记中。幕府诸客，如张舍人埙、宋孝廉葆醇、赵文学魏、钱别驾坫、俞太学肇修所获瓦当最多。后青浦王兰泉先生为陕西廉访，亦获廿余种。而海内通博之士依两公以游者，岁不乏人，亦往往获瓦以去。时阳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补长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见诸君所得有异文奇字者，皆为双钩，用旧砖摹仿，较之原本毫发无遗，故特备于诸君，而歙县程彝斋敦为作《秦汉瓦当文字》一卷。逮毕、王二公相继迁擢，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盖物之显晦有时，诚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斋、申大令两家所拓本录之，较毕公之《关中金石记》、王公之《金石萃编》为尤备焉。

［十二字瓦］文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此宋芝山、赵晋斋得于长安市中者，诸君断为秦瓦。

[兰池宫当] 此瓦晋斋得之咸阳。考《汉书·地理志》，渭城有兰池宫。又《史记·始皇本纪》：“始皇微行咸阳，与武士夜出，逢盗兰池。”《正义》引《括地志》：“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据此，则始皇因池以为宫，又即以名宫也。

[卫] 此瓦晋斋、献之皆有之，俱得自汉城。《长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国宫室，用其国号以别之也。”彝斋谓《汉·百官表》有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当为卫尉寺并宫内周垣下区庐瓦也。

[长乐未央] 张、宋、赵、钱诸君俱有之，皆得自汉城。《汉书·高帝纪》：五年后九月，关中治长乐宫。《史记·高祖本纪》：七年，长乐宫成。八年，萧丞相作未央宫。九年，未央宫成。据此，则长乐、未央本两宫，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语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宫即用某字瓦也。

[长生未央] 此瓦最多，诸君俱有之，皆出于汉城。盖亦未央宫瓦，亦取“长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长生无极] 此瓦亦出汉城，当是未央、长乐宫瓦也。

[与天无极] 此瓦当与“长生无极”同意，颂祷之辞也。

[亿年无疆] 此俞太学得于长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谓王莽妻陵瓦，非也。考秦、汉宫殿以年寿命名者甚多，率取颂祷之辞耳。

[延年益寿] 此瓦赵、钱、俞、申诸君俱有之，亦得于长安市上。当是甘泉宫益寿观瓦。

[延寿万岁] 此瓦俞太学所得。当亦万岁殿或延寿观瓦也。

[千秋万岁] 此瓦亦诸君所有，出于汉城者。《长安志》引

《三辅黄图》，谓未央宫有万岁殿，此即其殿瓦欤？

[长毋相忘] 此张舍人所得，亦出自汉城，不知何宫所施。案《长安志》引汉宫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为后宫所用也。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虫篆，盖汉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学得于长安肆中，引《董贤传》为“椒风嘉祥”，或又引《扬雄传》为“迎风嘉祥”。细审之，实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无疆] 此瓦钱、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汉城。钱别驾定为汉太庙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阴文。申大令得于长安市，引《汉书·武帝纪》：六年四月，高园便殿火。小颜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据此，则为便殿所施。

[飞廉] 此瓦作飞廉形，俞太学得于汉城。考《史记·孝武本纪》：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作飞廉观。当是飞廉观瓦也。

[朱鸟] 此瓦作朱鸟形，钱别驾得于汉城。案张平子《西京赋》李善注引《汉宫阙名》有朱鸟殿；又《长安志》未央宫有朱雀殿，一名朱鸟殿。此其所施也。

[玄武] 此瓦作玄武形，上蟠一蛇，赵文学得于汉城，引《史记·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注云：“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即玄武阙瓦也。

[凤] 此瓦作凤形，俞太学从汉城仙女楼下得之。考《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建章宫有凤阙，此其瓦也。

[万物咸成] 此瓦申大令得于长安市肆。考《三辅黄图》云：“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长秋、长信为名。”今云“万物咸成”者，当是长秋殿瓦。

[上林] 此瓦钱、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记·始皇本纪》、《汉书·扬雄传》及《东方朔传》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门署卫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 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书，乃俞太学于淳化友人处索得者，不知其所由来，或谓天鹿阁瓦，非也。案《长安志》引《关中记》，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观，有众鹿观，“甲天下”者，言其多也，岂即众鹿观瓦耶？

[三鸟] 此瓦有三鸟形，俞太学得于长安道上。《长安志》二十二观中有三雀观，此其观瓦也。

[黄山] 此瓦惟“黄山”二字，俞太学得自兴平。《汉书·地理志》槐里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长安志》云：“汉黄山宫在兴平县西南十里。”其为黄山宫瓦无疑。

[宗正官当] 此瓦申大令得于汉城。案《汉书·高帝纪》：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亲属。”《史记·文帝纪》注《正义》曰：“汉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当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 此瓦赵文学得于汉城。案《汉书·百官表》，宗正属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赵文学得之长安市中。案《汉书·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左右司空。据此，当是右司空瓦。

[上林农官] 此瓦钱别驾得于长安市中。据《史记·平准

书》：“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则上林之有农官，当自此始。此即农官治事处之瓦也。

[宜富贵当] 此瓦亦取吉祥语意。中有二小字，或说“金”旁作“刃”，为“刘”字，非也。余尝见古镜上有小印曰“千金”，细审之，实是“千金”二字。

[高安万世] 此钱别驾得自汉城。别驾据《汉书·佞幸传》，董贤封高安侯，上为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穷极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 此瓦俞太学得之汉城，不知所施。

[有万憙] 钱别驾于汉城得一残瓦，惟“万憙”二字。后申大令在长安市亦获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观之，上下文藻相合，实“有万憙”三字耳。汉碑“憙”、“喜”二字通用。

[八风寿存当] 此瓦程彝斋得之汉城长乐钟室旧址南百步埃尘之间。因考《汉书·郊祀志》：王莽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此当是八风台瓦也。

[𤇾] 此瓦嘉定钱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云台先生定为“丰”字瓦。

[仁义自成] 此瓦程彝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义。或曰此真白虎观瓦也。

右秦、汉瓦当三十六种，其中有重文者、异文者、残阙者，共记所见一百二十余块，较诸家著录为多。

古砖

按古砖题字，亦不载于欧、赵著录，惟洪氏《隶续》有永平及汝伯宁诸砖，自后无有见者。近来好古之士，渐次搜罗，日出日多。老友海盐张芑堂征君作《金石契》，山阴陈雪樵骑尉有《古砖题字考》，又吴兴陈抱之太学作《金石图》，俱载有汉、魏、两晋、六朝诸砖，又借拓他人所得者，计三十种，传之艺林，亦可备嗜古之一助云。

[汉万岁砖] 此砖乾隆辛卯吴兴莘芹圃得之，桐城胡雒君又于长兴得一砖，亦有“万岁”二字。《隶续》载汝伯宁砖曰“万岁舍”，曹叔文砖曰“千万岁署舍”，邯君篆砖曰“万秋宅”。观此则知汉人尚吉语，如瓦当文曰“千秋万岁”、“万年无疆”之类，必是汉砖无疑也。

[汉五凤砖] 此砖扬州阮云台先生案头见之，文曰“五凤三年”四字，海盐张芑堂所贻也。

[汉竟宁砖] 文曰“竟宁元年岁”五字，下缺，上端作大兽面，形模古异，吴兴陈抱之太学所得。按《元帝纪》，第四改元曰竟宁，岁字下当是“在戊子”三字无疑。

[汉建平砖] 文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纪元曰建平，砖右侧有一“宜”字，上有“廷尉书”三字。《文献通考》云：“廷尉，秦官，汉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元年，复改为大理。”知建平时犹未改也。

[汉永建砖] 文仅“永建”二字，下缺。按《后汉·顺帝纪》，顺帝在位十九年，纪元五，初纪曰永建，凡六年。

[汉本初砖] 文曰“本初元年，岁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

四字。按后汉质帝纪元本初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汉中平砖]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计六字，其左侧有“万岁富贵”四字。按《后汉·灵帝纪》，帝在位廿二年，纪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汉亭长砖] 扬州罗两峰有一砖画像，车骑外貌一人，方面丰颐，鬑鬑有须，两手执旗杆而立。上有八分书“亭长”二字，宛如汉石室画像。按《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五十六乃得免为民，就田，合选为亭长。亦汉砖也。

[吴宝鼎砖] 康熙四年，吴之村民于小雁岭掘地得之，文曰“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计十一字，书法在篆隶之间，一面有螭文，笔势劲挺。朱竹垞《曝书亭集》亦载此砖，以为宫殿上所用，引孙皓起昭明宫为证。然魏、晋以前，砖上大率皆有文，不独此砖也。

[吴潘冢砖] 文曰“嘉兴象西潘儒南父母坟茔砖”十二字，又两头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书，共十六字。浙江嘉兴、海盐诸处委巷颓垣中，往往有之，其书法非隶非篆，绝似《国山碑》。张芑堂《金石契》定为孙吴时砖，引赤乌五年避太子和嫌名，改嘉禾为嘉兴，亦一证。

[晋太康砖] 太康砖，余所见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吴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数百块，皆太康砖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吴贺申作”十三字。又吴兴陈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临安□弼制万年”十一字砖，砖右侧有“万岁不败”四字。又一块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吴门陆默斋舍人所藏也。

[晋蜀师砖] 蜀师砖，嘉兴之海盐、扬州之平山堂，皆掘有

蜀师砖，或以为蜀都城砖，非也。然“蜀师”二字，义终未详。嘉庆六年冬，浙中陈南叔得一砖，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计十二字，则知蜀师为陶人也。

[晋永平砖] 嘉庆丁巳岁，南康谢蕴山先生为浙江布政使，辟东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先生大喜，定为晋惠帝时物，遂名之曰八砖书舫，赋诗纪之，一时和者至数十家。或以为明永平厂所造，非晋砖也。先生怒曰：“尔辈嗜古家，每以穿凿附会为长，区区瓦砾，何足深究耶！”

[晋元康砖]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晋书》，惠帝第三改元，岁在戊午。

[晋永宁砖] 文曰“永宁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计十字。近嘉兴张叔未解元得有一砖，文与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载芑堂《金石契》。又一砖文曰“永宁元年，岁在辛酉，蔡作”，上下两端作蕉叶文，亦惠帝改元也。

[晋永兴砖] 文曰“永兴二年八月”，下缺，计六字，亦惠帝改元，当在乙丑岁也。山阴陈雪樵所得。

[晋永嘉砖] 文曰“永嘉二年，岁在”下缺，计六字。按《晋书》，永嘉，怀帝纪元。此云二年，当是戊辰岁也。此亦抱之所藏。

[晋建兴砖] 文曰“传世富贵”，左侧有“建兴三”三字，当是建兴三年也。按《晋书》，愍帝改元曰建兴。考三年是乙亥，即蜀汉建元元年也。

[蜀汉建元砖]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张申明仲和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汉年号也。亦雪樵所得。又东晋康帝、秦苻坚亦曰建元。

[东晋泰元砖] 晋泰元砖有数种：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晋泰元九年十月”，又一曰“晋太元十六年”，又一曰“卜氏墎，太元廿一年”，皆陈抱之所藏，阮云台尚书有跋语。又嘉庆四年，山阴兰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瓮。有好事者缒入，昏黑不可辨，地宽广约一间屋许，以火照之辄灭，以手扪壁，得古砖五，每块长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许，上有“晋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阳文凸起，四砖皆同。其一砖尺寸相仿，文已磨灭，惟存“君讳坚，字君实，会稽山阴人也。长子玩，次子玫”，凡廿二字，则阴文。五砖皆楷书，今藏吴比部兰馥家。

[晋咸康砖] 此砖拓本在吴门陆谨庭孝廉家见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东晋成帝年号也。

[晋永和砖] 余见者有两砖：一曰“永和四年”，陆谨庭所藏车氏拓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张芑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讲尝题一诗云：“顽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荡潏几沧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断甓犹传晋永和。”

[宋元嘉砖] 文曰“宋元嘉六年太岁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陈抱之所藏。

[宋泰始砖] 此宋明帝年号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陈雪樵得于山阴。

[梁天监砖] 文曰“天监八年五月”六字。杭州万氏营葬于西溪，掘土得之。砖藏丁龙泓先生家，载《金石契》。

[梁台城砖] 本朝康熙中，江宁民人于台城旧址掘得一砖，计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调官”，下缺；“都昌县提调官”，下缺；“总甲曹才”，下缺；“窑匠邓”，下缺：共十九字。车氏拓本也。

[隋大业砖] 乾隆五十八年，绍兴府城蕺山下居民商姓于住屋清晖轩下掘土得之，砖旁有“隋大业九年太岁癸酉袁”，凡十字，砖顶上又有“迟柠”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砖]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号，后人误作太和耳。

[唐大中砖]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号也。此二砖俱陈抱之所藏。余曩在吴门，又见有“柳砖”二字，笔法颜鲁公，想亦唐时砖也。

右汉、魏、晋、唐砖，合重文、异文及残缺者，计四十余块。又有无年月可考者，如功曹史砖、左将砖、柳砖、崔氏造砖、李氏砖、王宥砖、东迁砖、潘氏砖、孙氏砖、大泉五十砖、五铢砖、可久长砖、长乐砖、寿考砖、安富贵砖、大吉祥砖之类，不能尽记，皆汉、唐物也。

铜鼓

铜鼓形如坐墩，中空无底，扣之有声，面圆而多花纹，其上隐起，有四耳，作蛙黾之状，无铸造年月字样。有径二尺余者，有径尺许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见不下三四十枚，惟晋陵赵瓯北先生家所藏一枚为最大。今云南，四川，广东、西俱有之。国初赵秋谷有《铜鼓歌》，朱竹垞有《铜鼓考》，谓皆出自诸葛孔明所铸，其实非也。《后汉书·马援传》：于交址得骆越铜鼓，援取其鼓以铸铜马。是在孔明之前。《晋书·食货志》：“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又《载记》云：赫连勃勃铸铜为大鼓，以黄金饰之。又在孔明之后。惟《岭表录异》云：蛮夷之乐有铜鼓焉。《新唐书》云：蛮人宴聚则击铜鼓。则铜鼓者，实苗蛮之所造，非孔明也。

铜带钩

古铜带钩，余见者有二十余种，形如螳螂，要皆是汉、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语，如“位至公侯”、“长宜君官”、“大吉祥”、“富贵昌”之类。考者谓革带所施。《隋书·礼仪志》“革带，案《礼》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缕□、螳螂钩以相拘”是也。金缕者，即今之嵌金银丝也。

玉昭文带

昭文带，本名璚。《说文》：“璚，剑鼻玉也，所以鼻剑者也。”今人谓之昭文带。古玉者固多，后人仿造者亦复不少。余见有汉玉者十余条，其色有红者、白者、黑者、白质黑章者、白质红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镜

余三十年来所见古镜极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黄帝治镜于西方，青龙白虎辟不羊，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为保长生富贵昌。”一曰：“炼治同锡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光照天下达四方，长保二亲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纪从竟始，调炼同华去恶滓。刻竟均好置孙子，长保二亲乐毋已。寿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东西市。”一云：“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又云：“人鉴以形，我鉴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临。”又云：“得月之光，长毋相忘。”按洪氏《隶续》所载镜铭，与此亦大同小异。余谓诸镜恐是唐、宋人翻沙，

未必尽汉镜也。

唐镜

嘉庆己卯三月，钱塘赵晋斋来吴门，携有一铁镜，径六寸许，背有嵌金飞龙两条，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华镔铁镜”十二字。其铭文云：“☰乾卦。镔铁作镜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当前惊破胆，服之疫疠莫能犯。双龙嚄略垂长颔，回禄睢盱威早敛。”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铁券

唐昭宗乾宁四年，赐先武肃王铁券，当为吾家至宝。泳拜观者凡两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绍兴府与修郡志，李晓园太守专札台府克公借观。第二次则道光三年三月，泳省先世坟庙，至浙，亲往台州观之。券藏东门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庄，皆钱姓，地名里外钱。其守券者曰钱永兴，兄弟三人，皆务农，轮流值管。有小楼三间，专为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遗像及忠懿王草书真迹，并宋、元、明人题跋极多，惜乡城远隔，未得装池，为可惜耳。谨案铁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铁而成，镂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卫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抬，连后官衔一行“中书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剥蚀者已十之三四矣。铁色如墨，并无锈滥，而金书烂然，光彩射目，尚如新制。按自忠懿王纳土后，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册、玉册各三副，诏诰百余函进呈，诏赐忠懿王嗣子惟濬，藏之汴京赐第。仁宗登极，霸州防御使晦侍左右，帝问券，欲见之。晦遂进呈，帝览讫，赐还，券藏于昭化坊赐第。神宗

元丰四年，特令钱氏孙朝奉大夫藻进呈，仍降付本家，永传后裔。至驸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属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诏公主子荣国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间。绍兴元年，迁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门内赐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时，有家人窃负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顺二年辛未，渔者偶网得之，乃在黄岩州南地名泽库深水内。一村学究与渔邻，颇闻赐券之说，售以铁价，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报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谷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毡复还，诚为异事。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开国大臣劳烈，将锡之以铁券，前一月，下礼官议立制度。翰林学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时尝赐钱武肃王，其十五世孙尚德，字允一，号存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谕，实宝藏之。遣使者访焉。尚德即世珪子也，奉诏，椟券及五王遗像以进。上御外朝，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敕省臣宴于仪曹，恩意有加。陛辞日，命还券、像，刘基、宋濂、王祎等咸赠以诗。尚德并其祖王手迹，各装潢为卷，历代名贤俱有题跋。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孙克邦以大臣荐赴阙，吏部引见。上以钱氏纳土，至今子孙尚存，寻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见奉天殿，谕："孺子，前当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尔之祖先，忠孝好处，可延赏也。券、像复与尔归守。"永乐五年正月，礼部奉旨差行人曹闰驰驿至台，十七世孙广西参政汝性同行人奉券进呈，览毕，以礼敦遣，藏于宗子凤墀家，世守不坠。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书裔孙钱陈群，率台之族孙武进士钱选等进呈乙览，当奉到御制七古诗一首。臣陈群进表称谢，一时随驾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绅，如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沈初、费淳等，皆有恭和御制诗原韵，为一时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远得名者所可比并也。

金涂塔

先忠懿王造金涂塔事，不载于《吴越备史》，故自宋、元、明以来，人无有知之者。虽《嘉泰会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舆地纪胜》及程孟阳《破山寺志》俱载有吴越金涂塔，而未见其物，故亦未详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书亭集》，竟视为塔之瓦，误矣。乾隆壬子三月，余游芜湖，忽见于吾友陈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顶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镂金刚八位；下层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层，即沙门德清所谓释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内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时所编记目耳。余始为之作考，曾经供奉案头者累月，一时士大夫赋诗，传为佳话。后闻是塔为朱文正公所得，陛见时作面贡矣。嘉庆己卯岁，常熟刘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门县田野中掘土出之，与前所见者无异。孙子潇庶常为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传闻不如亲见。”信哉！

宋宣和铜器

宣和年所铸铜器甚多，据所见者，则有铜瓶、铜香炉、铜爵、铜壶、铜如意之属，虽制作精妙，大约总不如周、秦、两汉之朴而华也。

宋瓷器

陶九成《辍耕录》谓瓷器始于五代，非也。尝读杜少陵《乞韦少府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则唐时已有之，至五代、两

宋而始盛耳。明永乐、宣德以及成、弘、正、嘉诸朝，皆称极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制作尤精，实超出乎前古；惟质地颇松而脆，不比宋、明之坚且结，可以垂久。

岳氏铜爵

乾隆甲寅岁七月，余寓西湖，监修表忠观。桐乡金云庄比部示余铜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镌“精忠报国”四篆字，爵右边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为武穆王孙。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访求裔孙，赐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时也。比部云，拟将此爵归之岳庙中，以垂永久。武进赵味辛为作赋纪之。

秦桧铁锅

浙江藩署，南宋秘书省也。著作郎石待问尝书“蓬峦”额于省中。谢蕴山先生为方伯时，命余亦书此二字，以名其轩。轩前有大铁锅一具，可煮五石米饭。相传为秦桧之家中旧物也。

元石础

吴郡齐女门内有潘氏巷及拙政园、任蒋桥一带，皆元时张士诚女夫潘元绍旧宅，故今尚有驸马府及七姬庙之称，俱为元绍遗迹。嘉庆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皋、畏堂两先生及其令子理斋户部、树庭中翰游拙政园。园西有粉墙，露出桃花几枝，因问两先生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并往游焉。见后园有石础八枚，制作奇古，每一础上蟠螭六面，下列三兽，穿于螭首之下，高二尺许，围圆

四五尺，心窃喜之。主人曰：“此元时潘元绍家中物也。”隔三四年，闻此宅已为他人所有，遂从程氏购归，置之履园报春亭下。余所得者仅四础，其余四础为榕皋先生取去，亦置之须静斋中。余尝有诗云：“七姬冢上乱鸦翻，驸马堂前秋草蕃。留得苍苔蟠柱础，任人移置别家园。”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开宏文馆，设官属，自立为吴王，妻刘氏为后，以女夫潘元绍为驸马都尉，视同腹心。元绍好治园圃，聚敛金玉及法书名画，日夜歌舞自娱，凡撊蒱、蹴鞠、游谈之士，无不罗至。及元绍败，士诚俱置不问。世所谓七姬者，皆元绍妾也。余得础后，友人赋诗者甚众。吴门陆君果泉又为赋《石础歌》，用韩昌黎《石鼓歌》韵，尤妙，附记于此。“钱君新得元石础，命我试作石础歌。元季伪周潘驸马，谋画自谓同萧何。事见《明史·张士诚传》。出兵邀请美田宅，撊蒱蹴鞠慵提戈。皆元绍事。大兴土木驸马府，石工朝夕相砻磨。结客少年曳珠履，藏娇金屋皆绮罗。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画栋真巍峨。豫章楩楠远采取，武康文石搜岩阿。石破天惊金鼓震，檄飞八罪空讥呵。皂林一败势渐孤，西风黄叶谣非讹。摧坊倒碣作飞炮，罗雀掘鼠搜池蝌。平江被围九月，兵食俱尽，至取坊碣充炮石，取水虫食之，一鼠直百钱。府中础石偏完固，坚比金铁蟠蛟鼍。书画收藏更充满，岂借鉴定丹丘柯。三兽刻镂猛如虎，六龙围绕飞如梭。风云际会思航海，熟知海运路委蛇。赵家旧例受周禅，后房妆饰同宫娥。士诚改至正十四年为天祐元年，皆元绍谋也。元绍本为赵宋子孙，改姓潘氏。其国号曰大周者，思继周也。后降元，去伪号，由海运漕粟十一万石于大都。苏城被围，元绍等又劝士诚即用海运船袭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盖元时安南亦以婿受禅。谁知一朝心胆碎，七姬涕泪流滂沱。铭留墨宝称三绝，七姬墓志，张羽撰文，宋克书丹，卢熊篆，盖世称三绝。盘荐红颜调六和。元绍后房妾有苏氏者，才色俱绝。元绍醉后，杀以飨客。杨铁崖作《金盘美人行》歌。杀妾何辜飨士卒，加租有额私升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没元绍及周仁、徐义等田产，取私租簿以定田赋。郎君投溷须眉动，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诚既死，太祖复虑元绍叛，杀而投诸溷中。其妻张，城破后摩笄自杀。亭馆凄凉存石础，何异荆棘悲铜驼。回想当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经过。周仁徐义同筵燕，宋克卢熊相切磋。或倚云

根斜点笔，或乘画舫浮清波。勒石铭勋夸卫霍，投戈立马轻剪颇。石人无眼已如此，石城有国难如他。元末有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明太祖以金陵石头城为都。堂呼都尉尊塑像，庙傍宰嚭邻媕婀。驸马府堂塑潘元绍夫妇像，在盘门丽娃乡，是乡相传为吴伯嚭旧宅。至今尚有潘氏巷，竭来吊古三摩挲。玉册流星灯影散，太平新曲今谁哦。士诚盛时，尝于元夜张灯，有玉册、流星、万点金、百花团诸名目与其母曹氏、其妻刘氏登观风楼，召元绍等开赏灯宴，赋《望太平》诸曲。齐云楼废啼乌鹊，金女坟沈来鸭鹅。士诚既厚葬其妾金姬，复用其父李素为隆平府丞，立庙建碑，命饶介撰文，周伯琦书丹。其后墓陷为湖，今俗称金姬湖。沧海桑田五百载，石火电光一刹那。础底尚镌天祐岁，痕疑铜柱七中轲。君因访碑得四础，如闻汉碣来东河。今年河决山东，闻有新出汉碑。珍藏不殊钟与鼎，我欲来看常蹉跎。”

卷三　考索

动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动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动。"推其意，将必有以枯禅入定，始谓之吉矣。余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事皆从动而生，动而成者，未有不动而生，不动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俭，种田要勤俭，工作要勤俭，商贾要勤俭。凡事勤则成，懒则败。故君子之动也以礼，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动不以礼，自吉少而凶多。陆象先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谓扰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无礼而扰之，小人之道也；有礼以当之，君子之道也。

错简

《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之下，紧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中间似有错简。或曰《论语》"尧曰：咨，尔舜"数语当在此。又《孟子·万章》"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一节，注中有"殷受夏"至"为烈"十四字，语意不伦。李氏以为断简或阙文者。吾乡秦元宫先生谓当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皆属有理。

出母

世传孔氏三世出妻，此盖误会《檀弓》“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之说。按其文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则后人谓孔子、子思出妻之证也。按《左传》：“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考之年谱，孔子六十六岁，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岁，有伯鱼母死期年犹哭，子曰“谁与”之问。六十八岁，孔子归鲁。又考之古礼，父在为母服期。合诸夫子六十六岁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岁正伯鱼期年丧毕之时，而伯鱼犹哭者，盖贤者过之也。夫子之言，殆谓父在而哭母之礼不可过，非谓母出而为子之服又当降也。乃迂执者拘于期字之义，谓出母无禫，期可无哭，必以实孔子出妻之说。如谓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则后人何不记夫人之出，而反记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谓伯鱼之期而犹哭者又一夫人，则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鱼为生母之丧矣。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谓伯鱼出妻者，盖亦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据《檀弓》

曰：“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即以此说论之：既曰“庶氏之母”，则固明指为庶母矣，何曲为之解者反曰伯鱼卒，而其妻嫁于卫之庶氏也？子思又尝居于卫，则母之从子于卫，亦寻常事，而何言乎嫁于卫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庙，鲁隐考仲子之宫，为《春秋》所讥。则妾之不可祭于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于他室而不于庙，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丧于生母之谓也。然则夫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涂，岂室家之内，朝夕熏陶，及于积世，独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执妇道耶？学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说始于周栎园，南汇张友白亦极论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说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读曰“急”，恭敬之“敬”字从此。许祭酒曰：“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𠂤者，犹慎言也，与义、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说文注》谓此字不见经典，惟《尔雅·释诂》：“寔、骏、肃、亟、遄，速也。”《释文》“亟”字又作“苟”同。观此，则与苟字绝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从艸句声，古厚切。”苟且之“苟”字从此。案《燕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诗》：“无曰苟矣。”郑亦迁就，并解为苟且之“苟”，误矣。余以为《论语》“苟志于仁矣”，《大学》“苟日新”，朱子《章句》并解为“苟，诚也”，亦误。

仁

《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上文“其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义之“仁”也。案篆文“人”作𠈌，或变作𠈌，隶书亦作𠈌，汉《礼器碑》“士人”作“士仁”，则“人”、“仁”二字，古盖通用，犹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义字解，便投入荆棘，其义反晦。近刻《十三经校勘记》、《论语古训》俱未言及。

三归

《论语·八佾篇》：“管氏有三归。”《集说》据《说苑》云：“三归，台名。”考《韩非·外储说》：“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国策》：“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包咸注：“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合观诸说，则非台明矣。刘向因《国策》宋君筑台、齐桓女闾，赖子罕抶民、管仲三归以掩君过，遂以三归系于筑台之下，误为台名，紫阳袭其误耳。

亳

顾亭林《日知录》论《说文》云：“亳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记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索隐》：“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遂灭汤社。皇甫谧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此亳在陕西长安县南。若殷汤所封，是河南偃师之薄。《书》传及本书原作“薄”。如《逸周书·殷祝解》

云："汤放桀而归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数篇》云："汤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荀子·议兵篇》云："古者汤以薄。"《吕览·具备篇》云："汤尝约于鄣薄矣。"高诱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汤居亳"。盖借音字。则《说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尝误也。桐城孙岌之教授尝著《榷经斋札记》，考之甚详。

鷰周

《尔雅·释鸟》"鷰周"注："子鷰鸟，出蜀中。"下云："燕燕，鳦。"案"鷰"字音规，鷰周即子规也。《说文》误其句读，解"鷰"字曰"周燕"，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承许氏之误。

寡公

《左传》："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丧耦亦可称寡。俗语有寡公寡妇之说，非无本也。

廋词

《晋语》："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廋词于朝。'"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案隐语如《左传》"庚癸"、"鞠茷"，及邹衍、淳于髡、东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词。东坡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廋词聊复托芎藭。"或作庾词者误。

玄堂

《吕览》：“天子居青阳。”高诱注：“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今吴语呼客堂曰“员堂”，殊无意义，恐是玄之误。以人家朝南，上玄堂俱北出耳。

并为傍

《史记·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玡”，“遂并海，至平原津”，“并海南，至会稽”。《封禅书》：“并海上，北至碣石。”《大宛传》：“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汉·郊祀志》：“遂登会稽，并海上”，“东巡碣石，并海”，“皆在齐北，并渤海”。《沟洫志》：“并北山，东至洛。”《薛宣传》：“酷吏并缘为奸。”以上“并”字，《索隐》、师古注皆步浪反，读曰“傍”，今吴语所云“靠并”、“依并”是也。

草书

昔人谓草书在篆隶之前。赵壹曰：“草书起秦之末。”卫恒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作草书；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谓章草之始。”余以为皆非也。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熟观二王草书，字字从真行而生，岂草书反在篆隶之前乎？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老先生

老先生之称，始见于《史记·贾谊传》。明时称翰林曰老先生，虽年少总称老先生。国初称相国曰老先生，两司称抚台亦曰老先生。近时并不以称老先生为尊，而以为贱，何也？

名士

《汉书》："闻张耳、陈馀两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见《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记·律书》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谓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词章之谓也，今人往往误用。

古今人表

班孟坚列《古今人表》于《汉书》中，颜师古以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于是后人有议之，有驳之，讫无定论。余独谓不然，盖上古之世，圣帝明王接踵而生，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则渐生中下之人；至战国时，则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后，无有一人列于上上者。班氏意盖本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二语，是借古人以鉴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尽列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诸帝，置于圣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坚是汉人，能雌黄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归乎显善彰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后人读书，每每误会前人意见如此。暇时拟著"两汉人表"，以补班、范两家之书，亦一快事。

亲家

今人呼姻亲为亲家，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亲家公”三字，则见于《隋书》李穆弟李浑传，皆作平声读。今吴人呼亲家为親家，又作去声读。《左传》：师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是亲家之“亲”，本读去声也。案《说文》：“親，至也，初仅切。”秦刻石文：“親巡远方”、“親巡天下”，犹言亲之至也。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可见呼亲家为親家者，其来久矣。

大长公主

先六世祖会稽郡王讳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贤穆大长公主，事见《宋史·外戚传》。心窃疑之，以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长”二字？案《汉书》，天子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姑称大长公主。至高宗朝，盖贤穆已长三四辈矣。

关侯世家

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为玉泉伽蓝，有董侹为记。宋、元、明以来，皆有封号。至本朝，显灵尤盛，尊为武庙，祀以太牢，与孔子并重，今且尊之为帝矣。余尝晤江都校官郑君名环者，为作《关侯世家》，以《三国志》本传为主，而注之以历代祀典、杂说，直至本朝加封徽号及恩锡、致祭、典礼为一卷，颇为详备。惟称周将军为实有其人，见本传中，不知何据。

打跧

本朝礼制，幼辈见长者，下属见上司，仆人见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势，谓之打跧。此上古已有之。《史记·滑稽传》：“希䩞鞠䏶。”徐广曰：“䏶与跽同，谓小跪也。”《说文》曰：“跧，蹴也。一曰卑也，絭也。庄缘切。”又《后汉书》：高句丽在辽之东，跪拜曳一足。即郑注《周礼》“奇拜”之义，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楼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按高邮湖本宋承州城陷而为湖者，即如泗州旧城亦为洪泽湖矣，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因悟蓬莱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楼台城郭乎？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

请雨

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止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究竟观音果能祈

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云台宫保巡抚浙江，适逢大旱，未往天竺进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啧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于此。

水车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已久。又名曰桔槔。《庄子·天运篇》："桔槔者，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故水车为桔槔也。《太平御览》引《魏略》曰："马钧居京都，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车之制始此。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云："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脱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可谓形容尽致。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只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犹之风车非不善，在大江边可行，若是日无风，便不得水，总之不如水车之妙。

土地之神

今坟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扫，必设酒脯祀之，其来已久，见《檀弓》："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正义》云："置于墓左，礼地神也。"

润笔

润笔之说，昉于晋、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长庆间。如韩昌黎

为文必索润笔，故刘禹锡祭退之文云：“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受馈遗巨万，皇甫湜索缣九千，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乡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于农，言兵即可以为农，农即可以为兵也。后世分兵农为两途，言兵不可以为农，农不可以为兵也。今之所谓乡勇者，非兵非农，与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轻重；与之言农，又不知稼穑之艰难，然则何以用之哉？《韩非子》有言曰：“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乃知乡勇自古有之。

泉之为钱

余年二十七八，馆于吴门徐复堂家，正录先世《大宗谱》，谱中载箋铿第二十六子孚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箋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时内阁学士颋年才十四五，见之笑曰：“《周礼·泉府》字皆作‘泉’。《说文》曰：‘钱，铫也，古田器。’不可以钱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见郑司农注云‘泉，故书作钱’耶？”盖泉之为钱，其来久矣。近嘉定献之别驾坫，凡为人书碑版、楹帖、条幅，名款竟书“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盖泉别有一姓，《后周书》有泉企，上洛丰阳人，《新唐书》诸夷蕃将传有泉男生。献之毕竟以钱为泉，亦觉无谓。

札朴

老友桂未谷大令尝作《札朴》二十卷，考订精确，发前人所未有，略记数条于此。

或问："今学宫之乐舞生本于何书？"桂未谷曰："《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龡籥。郑注：'所谓籥舞也。'今人称乐舞者误也。"

或问："青黑异色，今北地人辄呼黑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记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犹存其语耳。"

或问："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南北通行，何义也？"桂未谷曰："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代'雕'耳，犹福州书吏书'藩台'为'潘台'是也。"

或问："四月八日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书·刘敬宣传》：'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佛。'即铸金象佛也。《文选·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王粲《刀铭》：'灌辟以数。'皆铸之义也。今人以为浴佛，误矣。"

或问："今之履历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历，犹古之脚色也。《通鉴》：'隋虞世基掌选曹，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脚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即根脚之谓也。"

或问："棺有前和、后和之称，何也？"桂未谷曰："案《吕氏春秋》：'昔王季历葬阳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云：'两头无和。'是也。"

北音无入声

顾亭林曰：入为闰声，李子德编入声俱转去声，盖北音无入声，以《五经》、《左》、《国》尽出北人也。如费无极之“极”字，《史记》、《吴越春秋》俱读作“忌”，犹如郦食其、审食其，“食”字俱音“异”也。《易·未济》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注曰：“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协，若读如“忌”声，则上下韵俱叶矣。或解作无忌惮，义亦通。或曰：“如子言古无入声，与《中原韵》何别？”余曰：“《五经》、《左》、《国》，上世之北音；《中原韵》，后世之北音也。”

古韵

今所用韵与《唐韵》不同，以今音叶唐诗者悞矣。而昧于学者，以《唐韵》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语各殊，声音递变，汉、魏以还，已不同于《诗》、《骚》，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岂能以今韵叶古韵乎？近金坛段懋堂大令有《六书音均表》，高邮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声》，吾乡安汇占孝廉有《说文韵徵》，皆可补顾氏《音学五书》之阙。

鲲鹏

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数语，为之大骇，以为断无此理。问之长者，云：“此庄生寓言也。”嘉庆丙子十月，安东县知县详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剜去，计长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余。又袁叔埜刺史言：山东蓬莱县与海最近，一日有大物从空而来，两翼垂天，日为之晦。满城人大惧，罗拜焚香，逾时而去，日光复明。又《南汇县志》载国初有大鱼过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日七夜。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者非耶？

梅梁

禹庙梅梁，为词林典故，由来久矣。余甚疑之，意以为梅树屈曲，岂能为栋梁乎？即如金陵隐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庆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欧阳公手植梅，浙江嘉兴王店镇有宋梅，太仓州东园亦有王文肃手种一株曰瘦鹤，皆无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阅《说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补天射日

《太平御览》载女娲氏炼石补天，后羿射毕十日，岂可信乎？余释之曰："炼石补天者，言烧石成灰，可补屋漏也。射毕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圆，十日并中也。"《山堂肆考》又谓羿善射，河伯溺杀人，则射其左臂；风伯坏人屋舍，则射中其膝，有功于天下，皆不经之言。

颜淑冉予

汉石室画像题字云："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搐芒续之。"颜淑字叔子，事详《诗·巷伯》疏，与鲁男子闭户事异。又绍兴府学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赞》，称冉予字子我。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予字子我。"裴骃引郑康成注曰："鲁人。"《淮南子·人间训》亦称宰予，未闻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据。

繖

古有簦无繖，《说文》簦字注：“盖也。”笠字注：“簦无柄也。”然则簦即今之伞也。《晋书·王雅传》：“雅遇雨，请以繖入。”此为繖字初见。又《史记·五帝本纪》：“舜以两笠自扞而下。”皇甫谧注云：“繖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纣，遇雨，乃为曲盖。”亦即繖也。故今吴人呼繖为持笠，盖本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疑亦是繖。今俗作伞，然唐碑《吴岳祠堂记》已用之。

扇

或谓古人皆用团扇，今之折扇是朝鲜、日本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转蓬

《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师古注云：“蓬颗，谓土块。”张华《博物志》：“徐人谓尘土曰蓬块。”今吴人方言谓之“蓬尘”，即灰尘也。杭人方言又谓之“蓬坡儿”，坡亦尘也。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即《庄子》“蓬之心”，《管子》“飞蓬之问”，皆言尘土之义，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认作蓬草者，如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又唐人蒋防《转蓬赋》：“凌寒后雕，虽有惭于松柏；

近秋俱败，亦无愧于兰荪。”观此则知古人错认之处不少。试思蓬草何物，岂能吹入云中而随风转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谱

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篯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芈姓，而篯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篯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

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釿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

四金刚

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

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

《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儒

《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艺

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

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奸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旸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目

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钱

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

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卷四　水学救荒附

总论

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厎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厖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

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亶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析〕（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

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霅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茅：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

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江

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茅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

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霅，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簰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漏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亶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

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

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

郏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

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渟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己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亶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利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

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逋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淤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漊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

建闸

范文正公曰："三吴水利，修围、浚河、置闸，三者缺一不可。"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何也？盖水利之盈虚，全在乎节宣。今诸江入海之处，冈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来，一日夜凡两至。前人谓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历代设官置闸，使江无淤淀，湖无泛溢，前人咸谓便利，惟元至顺中有废闸之议。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筑堤岸而穿为斗门，蓄泄启闭，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闸，自嘉兴、松江而东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扬子，沿江而西至于润州，一江一浦，大者闸，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内防旱潦也。今惟于初开之时，务深而不务阔，且有石闸以卫之。既开之后，务通而不务塞，再设撩浅以导之。然后可图永利。

或谓设闸之道，有数善焉。如平时潮来则扃之，以御其泥沙；潮去则开之，以刷其淤积。若岁旱则闭而不启，以蓄其流，以资灌溉；岁涝则启而不闭，以导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设险，私贩难以度越；因闸设官，盗贼易于敛迹。严启闭之规，添疏导之卒，庶几乎可也。

前人常议及潮汐易淤海口，于治河时，开至尽头处，留一坝不开，以断海口，既无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盐防盗之虞。若逢水灾汹涌，请牌开坝，举锸如云，半日可通，水泄复塞。此亦一法也。

围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塘浦既深，则水流易畅，堤岸既高，则低田不湮，虽大水之年，水流激湍无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一经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旧，全功皆弃。今徒阳运河可鉴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围田，每方数里，内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旱潦不及，为农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盖水道为农田之命脉，低田以围岸为存亡。今门闸不可复矣，而修筑堤岸堰坝之策，独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则无暵旱之虞；低田之堤防常固，则无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堤岸；或因佃户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虽完全，而同圩有贫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为之阻隔，以致因循误事。夫愚民岂知后日之利益哉，但厌目前之畚臿耳。人心之不齐，皆以此也。

三吴之田最低下，众水所归，为民利亦为民害。大约畏涝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筑堤岸不可也。既筑堤岸矣，而无杨柳以植之，茭芦以卫之，风雨之冲，牛羊之践，不及数年，又复如故，而欲田之稔，岁之丰，岂可得乎？

老农有云：“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盖高乡不稔，无沟故

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也。

增筑堤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罱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堤岸坚固矣。

或谓每岁农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则田自固，虽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淤〕（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罱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

宋转运使王纯臣常建议，请苏、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御风涛。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兼筑其外，遇旱年则车水以入，遇水年则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浚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潴蓄以备暵旱，可以宣泄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盖高田去河辽远，无水可溉者，则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谓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谓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旸时若，则无资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无妨于田土。一遇干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则滴水如珠，全藉接济，使转凶而为丰者，上浜之力也。

三吴之田，虽有荒熟贵贱之不同，大都低乡病涝，高乡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详于治水，而略于治旱。盖低乡田圩不修，水固

不能自避；高乡池塘不浚，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凿池论》曰：“尝观畎亩之间，有田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资灌溉，常丰稔矣。”民非不知此也，盖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亩之田，为九亩之利乎？今高区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浚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无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叹于路者，有流离四方者。惜小费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浚，为利无穷。旱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罱泥取污，即为肥田之利。其与通河较远者，每日汲水浣纱，兼为饮食之利。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弃天之时，失地之利，罪莫大焉。无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专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专官，至急之务也。”以田畴之广衍，民力之勤惰，不可无专官以督率之也。夫州县之长，既苦于政务之繁，而遑计其农政之琐，身坐堂皇，目周四境，虽神禹不能也。若非有专官之治，带同丞贰，巡行阡陌，浮泛江湖，问农民之疾苦，察田荡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阔，料滩岸之远近，为夫役之多寡，时当农忙，则勉民以勤俭，时当农隙，则督民以疏浚。不特此也，穷乡僻壤，去城辽远，民有善恶，事有轻重，岂无冤抑，岂无控诉者？使有专官以协理之，则讼自鲜，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吴之水，有六策焉：一曰开泄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杀上流之势，四曰决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涨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规；而又请专官以督之，庶几乎可也。若以三吴之利而责于三吴之民，譬诸一国之事，责办于一家，以百人之负，而责荷于一人，势有

所不能也。

张内蕴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国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时之大忠者，其孰能与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为生，固所自尽，添设专官，徒以增扰。"或又曰："今各府州县，未尝不设水利之官，而卒未见有裨于农事也。"如低乡畏潦，则急于筑岸；高乡畏旱，则急于浚池。某处病于淤塞，某处应增泥土。至近湖之滨，滩涨不一，坍则速为开除粮税，俾小民免虚赔之累；涨则速为照丈升科，俾奸豪销专利之谋。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吴韶曰："今府州县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骤官临莅，莫识水土之性，种植之宜。不数年间，即升调去。有秩满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谷之贵贱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隶于近卫之官军，则土著之人，功绪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专官非难，得人为难；修举非难，经费为难。"盖专官之要，虽在于得人；而修举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设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议皆空谈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难。即得人矣，亦需通达古今，熟识时务，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势通塞之便，疏瀹决排之方，大小缓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规，官帑出纳之要，经营度量之法，催督考验之术，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仅精明强干、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议治水之道，当以丰穰之年为始，俾人民乐输，工料易办，备预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无力就医而听之呻吟者，岂有病未至而先服药者乎？病既至矣，初则择医甚难，继则服药无效，或调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见病未去而人已惫矣。故曰得人最难。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金藻曰："治三吴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顺形势也，正纲领也，循次序也，均财力也，勤省视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视，则不及十年，又复废弛。故专官尤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专任大臣，而辅之以所属；责成于守令，而催办于粮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处系上游水汇，某处系下流支港，应分某水以杀其势，应阔某岸以缓其冲，应浚某河以会其流，某处坝闸宜修，某处塘堰宜筑，应复旧，应新开，非专官而能之乎？"

所谓勤省视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视，与无廉能同。既省视矣，而无赏罚，与不省视同。既赏罚矣，而不能继，与不赏罚同也。

一图之省视，责在里长。一区之省视，责在县丞。一县之省视，责在邑令。一府之省视，责在太守。提七郡之纲领，而以水功分数为殿最者，大臣也。参赞于上，纲纪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兴，农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协济

东南水利为国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务，工繁费巨，而必资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办。然为民者，亦当思所以协济国家之要务，而后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动支衙门之闲款，或量罚有罪之豪

右，或激劝仗义之巨室，或举贤才，或起废员，或收投效。计工筹费，相为表里。盖费足则工举，工举而水利兴焉。

小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如官帑先行，则协济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谩应，虽有兴修之虚名，终鲜兴修之实效。故设处钱粮为第一着。

库无盈余，似以浚筑为缓事。然水利为民生之本，乡闾之休戚赖焉，国赋之盈缩系焉，协济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运河官渎、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县城内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则在本城富家铺户。凡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处，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围圩，可资农田者，其施工则在近处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运盐者，其施工又在盐商矣。此协济之一法也。

国家承平将二百年，生齿日繁，太仓无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运，是以设官分职，从事淮、黄。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设有冲决，运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尝议及海运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无事，即运官、运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尝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险以济事耶？此断断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较运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请有司上奏先以减一存造之粮，乘其放空北去之时，试行有效，递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广全漕受载牵算，每船运以千石，处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选殷实船户，花名注册，取其连镮保结，方许出运。如果踊跃从事，运载功多，则赏之以币帛，加之以衔名，船户无不乐从者。况近年海道清平，百无一失，因风乘便，不劳人力，而

所费无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县陋规帮费之烦。自此太仓日积，国课日盈，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陆官兵，原所以卫民者也。每年坐食银粮以亿万计，可派在城在乡以佐开浚之用。古人有寓兵于农者，今则寓兵于治水，亦协济之一法也。

相传宋时修治东南水利，辄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给与承德郎、将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协济之一法也。

谨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该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银一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后不为例。其岁、科两试之原额，仍照旧办理，其法良善。盖秀才无额，不碍仕途，一也；随处捐纳，国帑丰盈，二也；所取甚廉，不伤百姓，三也；不开幸进，多造人才，四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利之兴，莫急于财力，而财力亦出于民间，非照田科派之谓也。盖高田无变更，而湖田有坍涨，亦有挑土塞河以宽广其田者。今三吴之间，不下数十万顷，其利倍于常田。大约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虽有升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丘编号，通行量丈，照数征收，其赋必倍，亦协济之一法也。

积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镇两府为尤甚。或以官逋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连，或以瓦砾难种，兹欲区处农民，必其开垦而成熟之，事亦难矣。然亦有说焉：一以赋负民逃而不垦；一以粮重租多而不垦；一以其地窎远，难于照应而不垦；一以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垦。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懒惰之民日积，使膏腴成弃地，粮税为积逋，所以府库日亏，而农民日困也。惟有专官而治，时时省察，就近招徕，轻其租赋，劝其开垦，勉其勤惰，使民无弃地，家有余粮，而库无积欠矣。亦协济之一法也。

三吴圩田，亦在在皆有。农民习懒性成，惟知种苗禾、种豆麦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则弃之，何也？余以为水深三四尺者种菱芡，一二尺者种芰荷，水不成尺者则种茭白、茨菇、荸齐、芹菜之属，人能加之以勤俭，虽陂湖亦田也。试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如此则民不偷惰而赋常足，民不告劳而食不匮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盖赋有旧额，田无一定，或筑坟墓，或造房屋，或此开彼塞，或东涨西坍。至于田畴交错，鳞册无征，有有田无粮者，有有粮无田者，不知凡几。故小民交怨，讼狱频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必得官为量丈，重画图册，田段一准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赋自盈。然后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余，计亩均收，似与小民有益而无损。即以治田之利为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资乎公帑，而亦无待加派于穷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乎！"倘能职之以专官，辅之以协济，因天之时，设地之利，皇皇晓谕，奋激必多。奋激多而水利兴，水利兴而田自治，则岂特活东南数百万生灵之命，抑亦培朝廷亿万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乡、一镇，无不善者，然必以丰年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举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如一里中有田千亩，铺户数家，则有米十余石，钱数千，听里长者开明数目，立一簿存于公家。其所捐之钱米，仍听各家自为藏积。如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粒，支用一钱。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病不能药，死不能葬者，则请里长者查明，将簿上所捐钱米酌量济

之。或有他县饥民流入境内者，一集村庄，不能不仰望于富户，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轰然而来，驱之不去。则里长者同地保等与流民通语，每人给米几合，钱几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过分数斗之粟，数百之钱，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顷刻而他往矣。在此一乡、一里、一镇之家，既能济邻近之困贫，又能杜流民之扰累，而家无所耗，处之晏然，真积德行善，弭盗安民之第一法也。谨陈条例如左：

一、公举之人，不过稍通文理而略能识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粮田、自田、租田，分为三等。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自种自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亩约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随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于一格也。

一、铺户典当，本钱多少不一，约铺户有本一百两以上者，捐钱五百文；典当小押有本一千两以上者，捐钱五千文。以此类推，如能多捐，听其自便。

一、小户人家，种田不满十亩，开铺不满四五十金者，不必过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没其美意。

一、有田有铺之家，既经起捐登簿，簿上须注明总结米若干石，总结钱若干千，其总簿存于公家收存。

一、公捐钱米，仍系各家自藏，并不交于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视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贮一处，不可妄取己用，致临时短少，呼应不灵。

一、里中极次贫民，惟本处人知之最悉，须预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来给领，以杜存私虚报。

一、贫民有缺少棉衣入典当者，即取其典票赎回，给发本

人。有实在寒冷无衣者，则买旧棉衣一件与之，其价约三四百文为率，新者恐其当去。

一、捐施诸贫人，必要斟酌尽善，方能行之，不可执一而论，亦不可太多，太多则恐难继也。

一、贫民每日每人约给米六合，钱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乡富户捐多，则请益之，各随其便。

一、病者医药，势难遍及，查明实在有病，每一病者约给百文，以为买药之费，十日一领。

一、死者施棺，一时未能猝办，需预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县流民来集村庄索钱索米者，每口定以给米五合，钱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讨者，则里长邀同地保，将流民为头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饥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铺之家公捐周济，自当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觑觎。或有结通外来豪强之辈抢击偷盗者，许本人指名报官，从重治罪。

一、里长地保诸人，亦有贫富不等，年终当在公簿内酌量分出米若干、钱若干谢之，以作劳神之费。

一、公捐钱米分派贫民，倘或不继，则里长再向各家续捐赈给，以下年麦熟为止。或所捐钱米尚有盈余，则各家仍收为己用可也。

一、公捐钱米，倘其乡富户众多，而年岁屡丰，各家堆积，毋须取用，则将此项动支，办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桥梁、渡船、道路、义冢、施药、施衣、茶亭之类俱可。独不可将此项用尽，则一遇荒年，难为继也。亦不可以此项作迎神、赛

会、灯棚、烟火、演戏、敬神、说书、弹唱诸事，以博一日之欢，则俾昼作夜，妇女杂遝，聚赌窝贼，由是而起，尤为贫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举专为富家而设，必当踊跃从事，切莫视为虚文。若富家一吝，贫人怨生，便不可问，慎之慎之。

禀帖稿附

为岁荒人困，谨呈管见，叩恩给示各乡，令民遵办事：窃某居乡，并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内，霖雨过多，田地湮没，雨泽愆期，河水干涸，遂至不能插种。现当青黄不接之时，各乡各镇，人情汹汹，以抢击为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饥而卧。今冬明春，尤为可虑。某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乡每镇有田有铺之家，各捐钱米，注明公簿，仍听各家自为藏积。责令里长、地保查看本乡极次贫民，开单注簿，即将所捐钱米分出周济，令贫民自来给领。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体老父台大人爱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内被灾各处，将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铺之户并无伤耗，而里巷贫民均沾实惠，岂但积德行善，实可弭盗安民。伏乞宪慈俯准，及早设施，实为德便。上禀。

图赈法

嘉庆甲戌岁，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时督抚大吏命各州县劝捐赈恤。而无锡、金匮两邑侯韩公履宠、齐公彦槐，亦下乡勘灾，顺便劝捐。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金匮计捐十二万四千余缗，活人无算。其图赈之法，前人未有，已载齐公《征信录》中。兹特再录一通，无

论水荒旱荒，劝捐放赈者当以此为法。

嘉庆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匮分无锡地，地势视无锡为高，被灾尤剧。八九月间，槐尝以事赴乡，窃见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恻然忧之。夫官发常平仓谷，平粜于民，便矣。然远在数十里之外者，不能为升斗之米来也。故官平粜，但能惠近民，不能惠远民。殷富之家，以其余米平粜于其乡，远近咸便矣。然无升斗之资者，不能籴也。故民平粜，但能惠次贫，不能惠极贫。天恩浩荡，极次贫户，悉子之赈，而靡不遍德矣。然赈者，赈灾也，于例但及有业之贫民，而不及无业之贫民。故欲推广皇仁，不使一物不获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资接济，乃救荒之大者。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顾上劝捐而下或不应，何也？则经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无所疑惑，无所瞻顾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于其亲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见，耳所不及闻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设立公局，令一邑之钱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为吾既捐矣，不知是钱也，官将发之于何人之乡，董事者将散之于谁氏之里，而我乡我里之贫乏无赖者，犹不免于我乎扰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议论，曰："是特以饱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渔而已。"以故愿捐者少，而不愿者多。今也定为图赈之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图有贫富，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与公局之董事者，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数，捐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疑，而不捐者无可藉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富之意，则事易集而官不劳也。是说也，槐尝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皆以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岁三月，计捐钱十有

二万四千余缗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呜呼！孰谓人心之淳，风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赈既毕，尚有余钱六千余缗，而无锡之赈亦有钱余。于是复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以所余钱留为修建南北二桥之费，亦以工代赈也。邑之人乐其事之集，刊为成书，用垂永久，而归美于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岁不饥；又不能使民俭且勤，皆有盖藏，虽饥而不至于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乡先生之谋，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则何功？虽然，人各有乐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无所疑惑，无所瞻顾者，则图赈之法良也。用是书之，以告后之官斯土者。

卷五　景贤

乡贤一

华景辉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齐孝子宝后。祖楷，父礼卿，俱以资雄于乡。年十七，从吴门杨忠文公廷枢游，研穷性命之学。明鼎革时，礼卿为游骑劫掠，惊悸死。景辉椎心泣血，丧葬尽礼。事母以孝闻。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谱，慎终追远，务本为急。两弟早世，抚其孤至成立。从弟允斌为邑诸生，无子，亦雄于资。允斌死，有遗腹子，而族中汹汹，利其家产者甚众。景辉为掌护之，历二十年。既授室，景辉乃为文祭弟，而尽以家产还之。凡母党亲属、邻里故旧，有贫乏失怙恃及婚嫁丧葬者，景辉必力为经纪，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屡遇岁荒，米谷腾贵，必减价平粜，捐粟赈济。遇丰年，则必出所余，以周贫困。而尤以孝弟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乡，而亲，莫不德之者。顺治元年，忠文公被难，景辉奔赴恸哭。哭止而起，贺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负海内重望，今又就义成仁若此，千载而后，莫不知有维斗先生矣。"士论伟之。后遁迹蠡滨，闭关独处，拥书万卷，晨夕啸歌。尤精研经义，虽盛暑祁寒，必衣冠点勘，至老无惓容。所著有《存心养性编》三卷、《家训必遵录》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学者私谥为端肃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鲍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谨。而仲子尤笃挚，得一病甚剧。伯子祷于城隍庙，夜宿庙中，梦神谓曰："汝弟笃孝，上帝已命为淮阳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识其语，不使父

及弟知。震西有弟馆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询之，曰：“吾梦淮南郭门有多人扫除行道，问之，云：‘淮阳侯将到任矣。’问淮阳侯为谁，曰：‘汝仲侄也。’吾恐侄病，故急返耳。”仲子果于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仪仗灯彩入鲍家云。康熙中事。

华世栋字尔任，南塘人。生母黄早卒，事后母秦，或无过鞭扑，世栋略无愠色，惟引咎顺受而已。从弟世桢被诬，力为营救，代白抚军，事得雪。尝置墓田，广祠宇，临事果决，乡党称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韩，少聪颖，好读书，年三十余，始补博士弟子员。为文雄放，有先辈风，而困于场屋。乃设家塾，引掖后进，师范诸生，言规行矩，至数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华世桢字元臣，世栋从弟。年十四丧父，哀毁如成人。母郭守节，年九十余，世桢每食必躬亲视膳，先意承欢，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将父产两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于世桢者，将迁矣，其家有两寡妇哭甚哀，不肯去。世桢为之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责其值。后复念其两寡励志守节，并为之请旌。年七十余，公举世桢为乡饮宾，辞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荣祖字霁云，砖桥人。状貌奇伟，博学能文，不为章句之学，而孝谨闻于乡里。尝以古事预拟成败，学者服其智识。国朝顺治初，天下初定，荣祖尝自躬耕，与二三知己如吴郡林梅、孟皋辈，对酒赋诗，以为乐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隐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圣，邑诸生。严毅方正，学博识精，胶庠中推为眉目。诗文力追汉、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龈龈为后生家言，乡里多化之，咸以为彦方复见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评》、《家训十则》。

张元义字心才，邑诸生。苦心力学，友爱天至，与其弟东美同居五十余年无间言。家甚贫，以馆谷为生。伯尝少于仲，心才乃言

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侄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恽氏闻之，即出见二翁，裣衽曰：“家不可析也。忆媳于归时，父尝戒曰：‘张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毕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贤妇，吾无忧矣。”乃同爨终身。

王雨来，砖桥人。少贫，未读书，而持身恭俭，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来能开拓田园，给与诸弟。诸弟有逋负人者，雨来出己财偿之。终身如是，毫无怨色。雨来尝以事入官，应受杖，诸弟号泣愿代。令曰：“尔何人也？”诸弟对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愿代也。”令乃叹曰：“尔等手足之情如此，其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时啧啧人口。雨来年七十余卒。子应魁，字裕臣，亦以孝称。

吾乡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贫，为人佣工，家中仅种田一二亩，以此为食。父母死后，尽筑为墓，负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编篱以卫之，见者莫不窃笑，其贫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渐长，松下时出鲜菌，乡人谓之松花菌，日出不穷，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卖得数百文。如是者十余年，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近且为小富翁，有田数百亩矣。《史记·淮阴侯传·赞》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亦此意也。

乡贤二

顾大任字永肩，号价仔，长洲庠生，官广东按察司司狱，升知事。或荐补邑宰，大任固辞曰：“我才岂能为百里长耶？”当明崇祯间，世路日非，乞归，力行义举。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甲申之变，呼天大恸曰：“我虽微秩，岂可偷生乎！”遂缢于庭，家人救之，公厉声曰：“汝辈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疯疾，跛左足不能起，

或歌或哭，须发皆截，终日恸号，间日而食。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呕血数升，连呼“皇帝，臣来也”而没，年六十一。子顼，字君俨，由乡荐官学博。甲申后，闭户不言，数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铖屡聘屡却，与同里韩馨、郑敷教结社阐学。丙戌父丧，哀毁成疾，筑庐于墓，梅花绕室，自矢清操，以终其身。

毛尔张字宅卿，长洲庠生，忠愍公维张弟。兄宦在都，公孝养其母。甲申之变，缢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经死。此二人《殉节录》失载，故补之。

长洲蒋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煇，由庠生官贵州巡检，借补龙里县典史，民心颇洽。缘事挂误，谪戍新疆。宇均万里相随，寸步不离，同抵戍所。未几，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孑身回苏侍疾。母殁，守丧甫逾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数月，又回苏葬母。葬毕，仍往戍所。居半载，父遇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后五六载中，四次跋涉，茧足黧面，备尝艰险，途中悬崖绝壑、豺虎蛮箐、水火盗贼之虞，无所不历，濒于死者屡矣。从侄大熔仿《黄向坚万里缘》传奇，制曲播其事，宇均闻之，怒曰：“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为拉杂摧烧之。宇均为时庵少司马侄，芝庭大司马外孙，自幼见赏于二公，谓其至性有过人者。

孝子杨士选字有贞，吴县人。父公瑞，业贾，走中州营什一之利，屡竭其资，郁而成疾，欲归不得。父之客徐生者来苏，言其状。士选时年十三，闻之瞿然惊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茕茕无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间？儿今日行矣。”遽束装出门。舟经黄河，顾视东南，云气昏黑。未几，风雨大作，邻舟覆者无算，舟人相顾失色。士选窃祷曰：“某数固应死，但愿一见父，死无恨矣。”有顷风止，舟竟无恙，抵怀庆，人呼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问不通，自度无生理，梦神人语之曰：“尔子当来。”比士选至，父惊喜，病少愈，遂奉父归。方公瑞业贾时，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载，娶妇唐氏。值岁荒，米价腾贵，士选与其妻忍饿，惟

餍糠秕，间屑豆食之，而于父母曲尽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时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东山，因渡太湖觅之。中流遇风，波浪冲激，同舟数人皆溺，独士选以渔船救免。渔人前夕梦神呼曰："明日杨孝子有厄，吾从中保护，烦尔一手之力，必有重赏。"及救至船，诘之，则杨姓也，而身无一钱，不解所谓厚赏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滨，得白金一锭，始信神言之不爽。杨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医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数碗而愈。而己亦病疽者三载，不令姑知。后遇村妪授之药，疽以痊。李客山作传纪其事。

长洲蒋示吉名仲芳，居娄门，编竹为屋，环以疏篱，兴至吟咏，以此自终。尤精岐黄术，著有《医宗说约》八卷、《望色启微》三卷、诗文十卷。卒于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辅先生，名元允，前明诸生。鼎革后，键户著述，不复省人间事。所著《四书注解》、《山居闲集》，为世传诵。韩慕庐宗伯未遇时，尝袖文求正，君辅曰："子异日名臣也。"属其加墨，不可，曰："我为世外人，尚欲品题天下士耶？"

蒋逢源字深资，长洲诸生，事亲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吁，愿以身代，归而迷其路，遇邻妪携归。父殁，三年不入内，邻里罕见其面。家中偶失火，适祭祖茔归，遂冒烈焰负母出，复冒火抢先世栗主，须发尽焦，死而复苏。火焚后，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来十余里。一夕冲雨过桥，失足堕河，伤一股，人救之，终身不令母知。葬父母，亲自穿窆，即庐居墓侧，每一哭，乌鸟俱下。家有一仆，母病，欲归未决，逢源怒，逐之曰："天下岂有无父母之人哉！"仆感泣而去。乾隆初，诏举孝廉方正，当事者将以逢源名上闻。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犹恐蹈之，安敢邀旷典乎！无其实而有其名，吾不愿也。"其伯兄学海，以五经领乡荐，选绩溪教谕，报至，适父讳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经食饩于庠，亦有孝行。乡党称为蒋氏三孝子云。

顾培源字立忠，号笠舫，元和人。祖鼎荣，早卒。祖母缪，甘贫守节，常至绝粮，有硕鼠投钱之异，咸称苦节所感。培源天姿颖悟，切志于学，因父远幕不归，业市以养，事祖母恪代子职，饮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寿终，哀毁成礼。寻父归，僦居甪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携时物，欣然饷之，遇风雨，匍匐数十里不顾也。迨父病，数月不解带，虮虱满身。生母陈患疽，亲吮其疮，病目，亦舐其目，并得瘥如故。及卒，毁容泣血，绝而复苏者四。父止之，虽听命，日必数恸，终年不复见齿。孝养其父十有三年，虽处寒微，必极奉甘旨。父没居丧，形枯骨立，庐墓三年，种松芟草，常致悲号，逢讳日祭祀，至老犹孺子泣。与兄同炊，三十余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抚其女，厚嫁之。三兄远幕，依表兄申赞皇署，养嫂二十余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渐饶裕，扩宅构园，以娱泉石。倡修祖茔，不吝千金，荟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殡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举，家道旋落，宅属他人，亦无难色也。嘉庆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尚未采入。

毛金墉字韩望，齐门内华阳桥人。性至孝，事母唐，极尽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颐，金墉亦耆耋，尝作老莱之戏。其平生孝实，莫可枚举，至今闾里犹有传述者。

嘉定钱氏两先生传

钱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贫，不得已，废书学贾，久之乃叹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圣贤而已。"初名枢，尝梦人教以名民，觉而思之曰："圣人与民亦类也。"遂易名，慨然有希圣之志。闻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择日斋戒，拟往谒，是夜又梦有告者曰："汝能谢绝汉以来诸儒论说，乃可为学也。"自是始读《六经》正文，题所居之室曰"存养□"，端坐其中，学日益进。时陆稼书先生知嘉定县，民谒之，议论多不合。人怪而询之，则曰："陆公从朱文公

入，某从孔子入耳。”尝与友人书，谓先圣之学，贵乎本末兼尽，始终有序。《大学》所谓“知本”者，知所作圣之基也。“诚”“正”者，为其作圣之功也。《中庸》所谓“尊德性”，先也，本也；“道问学”，后也，末也。即物穷理，其误在于无本；六经为我注脚，其误在于无末。《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为学者不可厌末求本，教人但学其末，是所谓其本乱矣。本乱而求末之治，岂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学》也。《孟子》曰：“尧、舜之知不遍物。”《中庸》曰：“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学者，即责以知既尽而后意可诚。《语类》又云：“格物者，穷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则意之惑乱殊甚，又何可诚？且使尧舜复生，亦恐知不遍物，况初学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尽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间。”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文公则曰：“上而无极，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未读，即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即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即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件与他理会过。”愚意无极太极，是天人合一之学，学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学者学之，虽非先务，无伤也。草木昆虫事物之众，人无百岁寿算，何能一一尽之？孟子以为治天下不可耕且为，文公亦以为大臣不当亲细务，奈何志在学圣，而反务尽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哉！此未合于程子也。又言今之学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实，而只辨朱、陆之所以异，非圣学本务，去道甚远。所以近世学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学而已矣；学象山者，止得阳明之学而已矣。在朱、陆当日，虽有不同，亦不至相辟如明儒之甚也。学圣而相辟是务，故圣学日亡也。其议论类如此。民后以贫死。稼书先生尝作《钱子辰字说》以勉之。

钱王炯字青文，嘉定县学生，少博学经籍，事父母以孝闻。其兄早殁，抚其孤成立。幼从太仓李景初课诵，李殁无子，迎其妻黄氏，敬养三十余年，及其殁也，为制丧服，葬而除之。尝谓读书必先识字，于四声清浊，辨别无少讹溷。经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学以及卜筮禄命之书，亦无不穷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学，尝云：“仙言长生，

佛言不灭，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无一人能见古仙古佛者，则长生非生，不灭乃灭也。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长生不灭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举乡饮礼，延为大宾。知县介玉涛问何以致寿，答曰：“某生平不知导引服饵之术，但文字外无他嗜好，未尝轻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孙大昕贵，诰赠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读，晋赠中宪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号石涛，元和人。少读书，刻厉为学，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进士。四十五年，选授陕西会宁县知县。堡到任之明年，适岁歉，视民疾苦，乃捐廉赈饥，男妇老幼就食者以数万计，度不能资，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详请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详报上官，以工代赈，自此城郭、儒学、衙署俱焕然一新，为士民所悦。会宁为关中冲要，其东北三百里接平凉府盐茶厅之小山，正北为靖远县境。其自小山至靖远界所经村落，则有打喇赤、刘家井、狼山、黑虎坌、黄家坳等处，皆隶县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则有铁木山，山以西为安定县之马家堡、官川里，山以东为黑庄、郭城驿、金坛坪、乾沟，皆会宁境内地也。县西南接通渭县之牛营堡，正西则接安定县之西巩驿，距会宁城六十里。正南为通渭、陇西、伏羌三县，东南为通渭之石峰堡，直接一冈川，皆与会宁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乱，初在平凉府盐茶厅之小山中结众起事，不过三百余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时陕甘总督李公侍尧、按察使陈公步瀛、固原提督刚公塔闻之，咸统兵先赴贼营，十七日辰刻已过会宁境。贼闻官兵至，纷纷四窜，田五中鸟枪，自刎死，而贼党会集山中，犹称未死，煽惑诸回，遂入靖远，纵火烧木厂，烟焰蔽天，兰州省城亦震动矣。官兵复追击之，贼遂从黄河以北绕至靖远山后，夺舟

而渡，又啸聚于安定县之马家堡，因入官川里，势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巩驿焚劫一空，贼遂于初七、八两日直抵通渭县之牛营堡，径奔马营。马营为通渭冲衢，距城九十里，商贾云集，乃巩昌府之一大都会也，居民数千家及寺庙十余所，俱为煨烬，惟存礼拜寺。初九日，贼直抵渭城。县官王某，四川进士也，懦弱而寡谋。初闻贼来，邑绅前威远令李仲晦者，原请王动帑练兵抵御，王故迂，因循不听。适有密告王胥役中与贼通者，王遂收之狱。贼闻之，围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积尸如山，填塞道路，凡仓库、衙署、寺庙、民居，尽付烈炬，靡有孑遗，反不如马营之民尚有逃亡也。当是时，会宁为弹丸小邑，而四面受敌，无井泉，去河甚远。李堡初闻贼警，遂戒严，即令四关厢居民拆毁房屋，移居城内，给之口粮，亲率诸军民登城鼓噪，以示其众。未几，贼果来，幸城外无民居，无从焚劫，去而复来者数次。李堡守益坚，下令军民有获杀一贼者，悬重赏，贼竟不敢至。郭城驿距城仅百里，有乡仓，可贮粟万石。堡惧为贼所击，率兵役营护之。行至五十里铺，大雷雨，不得前，从泥泞中又行数里。时夜将半，昏黑莫辨，闻有旧吏王朝宰居此，遂于雨中扣门歇马，且欲问讯，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贼已至马家堡，闻安定尉已死于贼，贼将至金坛坪，去此不过二里许，恐陷不测，请速行。"堡曰："若果尔，命也。如冒雨而进，则前路高山深阱，路更崎岖，人马一堕，当奈何！"乃集随从者，各持器械，以备贼来。堡独坐土室中，衣帽淋漓，灭灯待旦。天既明，雨亦止，乡民知邑宰来，咸荷锄捍卫。又前行十余里，遇有司马荆公道乾奉檄运粮草牛羊驰至军营者，谓之曰："城池仓库，县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还。时贼氛愈炽，蚁聚蜂屯，枪炮之声昼夜不绝。贼往来于邑境、蹂躏于村庄者以千万计，各村民闻变惊逸呼号者亦以千万计，一见烟起，则讹传贼至。而各邻邑难民闻会宁贼少，皆络绎趋赴而来，而会宁之民出逃者遇之，以为贼至矣，亦呼号奔窜，自相践踏而死者亦以千万计。通渭既陷，远近惊骇，惟恐官军之不至也。先是晋抚巴公延三奉使出口，于四月二十五日过会宁，见李堡初任，未谙军务，为指示机宜。堡随送启行，而忽闻报至，贼即

至会宁矣。适逢巴公前骑先驱，贼惊而散，盖不虞巴公之骤至也。于是西安将军傅公玉带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统永公安自山西进京，前来协剿，即傅公婿也。陕西巡抚毕公沅调西安、同州各营兵暨西安满标、抚标两营兵五千名，又调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宁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拨。又河洲韩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愿效力，挑选精兵四百名。而兴安镇总兵官三公德亦带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绥镇总兵官策公卜坦又带兵一千名由静宁州一路堵截。不数日，而钦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领侍卫内大臣海公兰察暨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相继而至，大学士阿公桂又挑选火器、健锐两营京兵一千名，次第会集。贼见官兵势甚，遂退聚陇西之狼山，出攻陇西、伏羌二县，复攻静宁州、隆德县城，俱坚守不动，贼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静宁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余家，沿途胁从者又数千人，以至驿递不通者数日。至六月初三日，贼闻王师北来，遂退入石峰堡。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贼踞为巢穴，筑垒开沟，为负隅计，实绝地也。福公既至，为相度地势，断其樵汲，立栅设卡。时当三伏，七日无雨，贼下视四面重围，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贼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生擒万余，贼无一脱者。贼既平，乃班师，而通渭王令忽从民间出，犹怀印绶，似尚欲复任者，遂伏法。李堡时年五十余，贫而傲，刚而直，两月之间，须眉尽白，实有守城功，而禄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皖江。时按察使陈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马荆公道乾亦升调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宽适为敬敷书院山长。边城僚属，重聚一方，酒酣耳热，每谭往事，辄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已也。陈公赠诗云：“陇上鸿泥不可寻，偶来皖水共题襟。循陔早诵《归田赋》，磨盾犹怀御敌心。乍喜放鹇歌跌宕，岂因失马怨崎崟。眼前此会知难得，且把松醪仔细斟。”荆公赠诗云：“分襟何意复登堂，回首皋兰雁几行。三月烽烟金甲赤，五年冰雪鬓毛苍。心惊往事同孤垒，天遣离人聚一方。老我驰驱筋力惫，输君报国有文章。”王公赠诗云：“河阳脱帻茹齑盐，回首边城饮水廉。计拙真同洴澼絖，谭高欲卷雪霜髯。

冬烘病愈头风檄，春酌灯沉细雨檐。家近百花洲畔住，归来访我九峰尖。”“陇坂长驱昔并鞍，险如蜀道岂辞难。石峰纪事心逾壮，讲院谈兵胆尚寒。帆逐雁声催欲别，岁如客意送将阑。寓人薪木期无毁，曾听旧窗夜雨残。”盖惜之也。

书南园先生事

先生姓钱氏，讳澧，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铸者，本籍浙江，为钱武肃王后。明成化间，以游幕至滇南。会司理监太监钱能出镇云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铸耻之，避居迤西。后能去，仍还昆明。八传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长也。少颖异，刻励为学，中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庶吉士，散馆为翰林检讨，饱读中秘书，文名藉甚，充国史馆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广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仓事务。适是年二月，逆回犯兰州，而甘肃冒赈事发，狱已成矣，诛窜者几百人，而独不及陕西巡抚毕沅。先生奏言：“冒赈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营私。但查亶望为藩司时，毕沅曾两署陕甘总督，近在同城，岂竟毫无闻见？诚使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虽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赡狥回护，不便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上是之，夺沅爵三级。先是，台谏衙门自李漱芳左迁后，无人敢言事者。居无何，复劾山东巡抚国泰吏事废弛，借纳贡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之，所属州县亏空累累，奏请按问。且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藉口。”上览奏，即命军机处传讯，澧对曰：“御史例得封闻言事，臣有见闻，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随同军机大臣和珅、刘墉、诺穆清等前往查讯。当是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先生危。及抭山东境，而和已早授意于国泰弥缝，辄以危言动先生，先生曰：“且到山东再看。”惟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比到省盘库，则和珅先

言不用全数弹兑，第抽盘数十封，无短绌可也。和遽起回馆舍，先生请封库。次日彻厘折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以充数者。因诘问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皆纷纷具领，库藏为之一空。复改道易马，往盘他处亦然。案遂定，而和亦无可如何也。于是国泰与藩司于易简俱拿交刑部，治以罪。上嘉之，以澧敢言，擢通政司参议。四十八年四月，晋太常少卿，转通政司副使。上常召对便殿，其言秘，外人无有知者，惟总管国子监事务尚书刘墉知之，遂宣言于诸生曰："钱南园已将科场舞弊事面奏矣，诸君慎自爱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为湖南学政。到任后，绝干谒，不受陋规，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岁科期满，有旨留任。适丁母忧，星夜出城，宿于旅舍，即委员赍印交巡抚，而于次早启行。各官有追送赙仪者，俱拒不受。未几，又丁拙叟公忧。先生在籍，闭户读《礼》，绝迹公门，每日惟自课子弟读书而已。五十八年，服阕北上。先是督学湖南时，适荆州水灾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丧应试，并出首违碍书籍诸事者，先生适在丁忧急归之际，遂将诸事移交巡抚浦霖查办。而浦霖捏辞参奏，以为诸事皆己所发也。上责以钱沣近在邻省，不行查奏，奉部议革职留任，上曰："澧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选户部江南司主事，引见，奉旨以员外补用，即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复奉旨授湖广道御史。时军机大臣和珅与阿文成公桂议论不和，办事不同一处，虑开朋党之祸，先生上疏曰："军机大臣应同在公所办事，互商可否，此定礼也。近惟阿桂在军机处，余或在内右门，或在南书房，或在造办处，一切咨事画稿司员皆趋走多歧，将来必生事端。况内右门近接禁寝，向来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与百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每日清早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随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随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如从前高云从之事，虽立正刑辟，而所绯已多。杜渐防微，理宜改正。请皇上饬诸大臣悉照旧章，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以昭画一之规。"上览奏，遂切责诸大臣，谓钱澧所奏甚是，即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阿文成

桂以下，咸称为南园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频加诘究，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确耳。六十年乙卯，扈跸滦阳。九月还京，偶感风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抚任内事伏法京师。越四年，己未正月，和珅亦赐死刑部狱中，惜先生之不及见也。初先生提学湖南时，巡抚为吴江陆耀。耀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称为知己。适耀卒，几无以治丧。先生亟典质二百金为赙，而率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吊，遂俯伏恸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钱，愿公受之毋却也。"其风义如此。

书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铁岩，华亭人。其父文荣，弱冠游楚，自楚归娶，时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复往楚。越五载，以省亲旋里，不数月即去。芳容才六岁，稍能记其声音笑貌。后八年，楚中移文至华亭，则客死归州官舍矣，实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时芳容已十四岁，祖父母犹在堂，家无毫末之产，赖其母汪勤事纺织，仰事俯畜。又以门祚衰薄，亲戚皆闻讣而叹，岂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设奠，丧不成礼。既而祖父母相继死，临终抚芳容叹曰："安得汝为寻亲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负骨归葬之念。而连遭丧病，家亦奇贫，笔耕所出，不能谋半菽之养，欲行复止者数载。春秋家祭，闻其母哭声甚哀，而芳容自顾年已及壮，可跋涉险阻，乃自奋曰："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遂屏弃荤血，茹斋衣素，节日用为母氏余粮，焚香告家庙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归矣。"又思途长费重，孤贫下士，岂能徒手遄征，必至京随宦游者以往，事或稍易。因于嘉庆十七年二月，附漕艘佣书入都。先是芳容尝为童子师，见人画兰竹，窃效其法。又于书肆中得《曹全碑》残本，亦时时临仿。既登舟，以其余晷学书作画，又取官僚中启事尺牍，晨书夕写，以为数者兼习之，庶可藉以游楚也。六月抵京师，寓西河沿

之泰来店，遍谒同郡官辇下者，泣告之故，皆悯然叹息，许为觅楚馆。初意江汉为天下通途，吴中往仕者指不胜屈，橐笔幕游，意不计重值，当无所难，乃迟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游幕往楚，则就道无时。吾为寻亲而出，无论佐人持筹握算，下至佣保傔从，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愿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诸公，亦皆哀怜其志，而楚馆仍不可得。遂拟行乞道路，访求踪迹。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积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费又甚急。时当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笃交谊，乃往告其事，求其资以薄少为出都计。耿以岁将逼除，期于正月初商之。至时复往，适有朝士在坐，阍者导入旁舍，则故乡数客在焉。坐有戴宝德者，年逾六旬，曾与文荣同客归州。芳容向之号泣叩头，求示以旅瘗处。耿适至，为详述其故，宝德挟芳容起，曰："汝即周文荣之子，今已成立，将入楚寻亲耶？孝哉，孝哉！虽然，自京师至归州，水陆数千里，观汝形容，傎然一寒士，势不能枵腹往返，其难一也。归州于戊午、己未间遭白莲教之乱，城垣房舍尽已焚毁。今庐而处此者，皆流移雁户。汝父葬乱冢中，兵火之余，安能寻觅？其难二也。孤子当室家有内顾之忧，自宜昌以上，江波绝险，舟行稍一失势，即下饱鱼鳖。汝纵孝不顾身，其如母夫人倚闾之望？何其难三也。为今之计，莫如暂且归里，尽洁白之养。我官江夏日久，宾客多有从归州来者，当代汝访之。候有影响，即以相告，然后往寻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复告以将行乞往寻之事，宝德叹曰："愚哉，愚哉！虽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当为汝图之。今归州吏目江宁钟君光范，我友也。作书付汝，赍以往见。钟君乃好义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馈赆，袁方伯秉直、赵侍郎秉冲辈俱有所赠，足以稍资扉屦。明日戴持书至，复出路程目一纸，曰自汉口西上，记载极详，不忧迷道。戴因亲老，乞改近地，归时当相见里门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别耿君，将束装向汉口。有同寓张某者，金陵人，曾为某郡司阍，熟游齐、鲁各官署，适流落在京，乃曰："子善书画而无门可投，吾多交游而无物为贽，盍牵连南行，彼此各有所济。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达也。"遂于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笔墨所给，仅足糊口。抵临淮

关，张以访友他去，芳容独坐旅舍，愁思凄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为颍上教谕，盍往访之，兼问入楚道路，乃与张分手。自出都后，芳容日行风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饥饱无时，精神日烁。由临淮至正阳关，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头目晕眩，遍身焦灼如火，饮井水数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时夏令初届，淮、泗间疠疫流行，多朝发夕死者。主人见芳容病状，惧不敢留，欲徙置邻庙。庙故摧颓无主，旅病者移置其中，无不即毙。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虑之固当。然吾病虽剧，心实了然，药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为吾招里正，当告以故。"未几，里正至，语以将入楚寻亲，迂道往颍上访史君事，又出戴君书及囊中银二铤，曰："吾命悬此书，恐病中失去，故以相托。"因指银曰："尽此医病，病如不起，即以具殓，遇松江人过此，以书视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阅书色动，邀邻医至。医乃寿州诸生，受业于史君者，见书甚骇，叩得其详，曰："此吾师之戚，大孝子也。病必无虞，汝辈勿草草。"时观者甚多，皆怂恿主人相留，不复议徙。医者以史君故，尽力诊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热稍退，渐能饿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当风剃发，病复大作。自此之后，或因食复病，或因劳复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滞正阳关两月，资斧衣装又复罄尽。乃步至颍上，谒史君于学舍。见芳容病容柴瘠，体无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将就试江宁，若同舟以往，则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养，孝者不为也。芳容志不可转，史恻然怜之，乃命作书画数十幅，以已名刺遣斋夫遍投门下诸生。诸生有答者，馈银或四三钱，或五六钱，聚之得二十余两。因具衣履，别史君而行。自颍上至汉口，道经商、雒、黄、麻间，一路人烟稀少，崇岩巨岭，绵亘千余里，为车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轿，轿日费千钱，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雾，终日不一开霁。又滑县邪教将乱，奸人乘间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则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无旅舍处，辄据石倚树，露宿草间，或风雨骤至，往往淋漓达旦。尝宿山家檐下，梦中为物所惊，觉则有长蛇一条，黑质白章，从领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动。又夜行青石岭下，山半双灯炯然，以为人也。呼之，灯忽不见，

听猛虎一声，遮道而立，因窜身荒堑间以免。又山蹊过雨，水势汹汹，赤脚行石齿中，忽踵决肤裂，流血不已。时有卖草帽者数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复前，数人先去。未几，有两人仓皇而反，曰："过此八九里，峰回路转处，突出十余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毙一人，余各他窜。吾所以逃归者，欲诉之官也。"芳容骇甚，明日俟多人为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经危险之地，不可胜数。及抵汉口，则已清风戒寒矣。前在京时，戴君以路程目相赠，凡江途夷险、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无不详备。遂依目中所载，附估客船以行。适公安水发，不能前进，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侧席而坐，临食而叹，时时以泪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语。同舟者怪而问之，不以实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饮食俱缺，检随身物凡值一钱半镪者，悉付质库，得钱一千余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梦其父形貌如昔，诫曰："明日上滩，汝宜留意。"明日过青滩，水势狂悍，石角参错波涛间，触舟，舟漏，几沉没江中。既出险，各贺重生。乃于九月初一日抵归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滩滩梯接，势若建瓴。归州城濒江设险，鸡鸣犬吠，恍在霄汉。明初崇墉屹立，后为张献忠所夷，乃栅要害守之。近复毁于寇乱，重事版筑，官府方招集流亡，疏节阔目，与民生聚，由是闾阎阛阓，较旧制更严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侧，乃持戴君书谒吏目钟君。钟见书骇然，一再阅之，蹙然曰："此乡自被寇后，城郭人民，皆非畴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鲜，况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为谷为陵，矧旅榇耶？汝既来此，且少弛担簦，当行寻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归葬，于孝子之心亦可无憾。如欲求真骨以归，正恐徒劳无益耳。"芳容固求公访之，因遍询州役及城内外琳宫佛宇，讫无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乱居巴、巫间，常回州应役。一日至署，芳容适在座。钟问曰："前二十年，浙有黄公钟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黄有幕客周，病殁于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为役总，董率各役。黄本官系六月到任，携幕客三人，一戴，一许，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汤药。一日，童子唤某入，则已气绝床上，药瓯犹在手也。时黄本官与戴姓者在省

未归，惟许姓为具棺殓。虽事越二十余年，犹能记其仿佛。”芳容闻之，感泣不能止，急询瘗埋之所，曰：“似在东关外骨坟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躏，恐迷其处矣。”钟谓芳容曰：“今略得影响，子宜移寓就近，东关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当遣徐某为导，求其殡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为导，至骨坟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乱草，四周立石为界，为商旅丛葬之所。芳容伛偻草际求之，不可得。次日复往寻觅，日将趣，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间四五里，白骨如莽，陈陈相因，拟尽半月之功，穷索瘗所。吾万里远来，不得父骨，当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间，忽见十余步外，片石半没土中，亟掊土视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荣，系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左行云：“殁于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时。”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极而悲，号恸不能起，欲露宿冢上。徐某谓地多豺虎，常白昼啮人，因挟芳容归寓。明日，趋告钟，钟欣然曰：“亲骸既获，大志已慰。若迎归故里，则江路辽远，约略计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无动。南宋大儒多有父母异葬者，可法也。”芳容决意负骨归，钟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刘公清祥，刘悯芳容志，命里正与伍伯为助。钟亦遣人来，预具水瓮二、黄布囊一、油纸数幅、绵纸八番、蚕绵一束、线一绚，及笔墨、疏布、小刀之属，择于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气清，雇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则里正、州役咸在，乃陈祭冢下，启土见棺，则前和已朽，触处糜滥，棺破而骸见。芳容擗踊哀号，以口衔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过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颏颌间，辄胶合如漆；左臂血沾渍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创，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纸陈之，土工次第加纩，裹以绵纸。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别件记，凡若干股，装为一囊，护以绵被。又以余墨拓石上字数纸，为归日征信，然后掩石入土。归州江山雄奇，东郭尤胜，时登高者数十百人，闻有此事，至骨坟塘环而视之，无不泪下称叹。乃负骨至太平庵，冀卖书画作归计。而穷途局蹐，费无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来游，叩及里居，因曰：“今游击张将军廷国，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识，当为之介绍。”乃谒将军于江

上，各叙故旧，并告以不能归骨之故。将军恻然，许为谋之。次日，钟欢笑而至，曰："大好遭际。昨有宴会，文武官皆集。张将军以汝事告刘公，公谓孝行如某，而困不能归，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赙白银五两，余官皆三两，幕客三人各二两，已二十余两矣。张将军赙钱十缗，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汉口，刻期于三日后起程，岂非大好遭际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对。因遣仆导芳容谢刘公。刘延至书室，命以隶写《孝经》数幅，曰："藏此孝子手迹，可为吾子孙劝也。"又遍谢文武诸官。芳容临行，钟君持刘公官封书一通，俾归投华亭县，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负骨登舟，居人出郭争视，途为之塞，时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缆，风顺水急，不数日即达汉口，作书托旗牌谢张将军，乃由汉口易舟而东。舟人于柁楼祀金龙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祷求默助。半月余，竟达里门。急省其母，虽望眼将穿，犹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东佛舍，悬所拓石刻字于前，扶老母哭而祭之，闻者皆为酸鼻。既而卜兆于祖墓之旁，营治井椁，即于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时戴君宝德改官金华尉，乞假省亲，适芳容负骸骨归，亦来送葬，则又相顾诧为奇绝也。归时以刘公官封书投华亭周公炜。葬既毕，周招至署中，奖叹不置，以为至性至情，非寻常庸行所及，将闻其事于朝，旌门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师时几冻饿死，正阳关几病死，商雒万山中几中蛇虎盗贼死，宜昌滩险几破舟死，盖及于死者数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书，即往归州，与不往等；非史君济以资斧，不能至汉口；非钟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无由觅冢得棺；非刘州牧与张将军倡赙赠舟，不能浮江归里。乃濒死更生，负骨窀穸，得报其祖父母遗命于地下者，皆其父文荣之灵，其母汪氏之节，乡邦亲故赈穷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为不可及也。其事与苏州黄向坚万里寻亲相类，记之以传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吴钱泳书。

卷六　耆旧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讳祖静，字会川，一号定涛，吴县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国子生荐举引见，授户部云南司主事，除广西司员外，迁云南司郎中。从大学士忠勇公傅经略金川，佐理军务。奏凯，知四川叙州府事，以亲老改近省，补山东济南府知府，擢济东泰武道，调运河兵备道，又调浙江金衢严道，升贵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归。所居授经堂在金阊门内之皋桥里，筑安安室以自居，芦帘棐几，瓦枕藤床，宴如也。先生好读书，老而弥笃，案头尝置五色笔，见载籍中有人地事迹、年月先后可疑者，必厘而点乙之。时作蝇头小楷，撮记大要，以便翻阅。书法自幼模虞永兴；继从外舅杨大瓢先生游，专攻晋帖；四十后，由二王稍降赵集贤，而尤近文待诏。群从子弟以时相见问字，必博征古今缘起根末，终日无倦。平居多礼而好俭，常语人曰："惟俭可以惜福，惟俭可以养廉。"起居饮食，淡泊寡营，溽暑祁寒，不炉不扇。每日早起晚罢，向夜砚火荧荧，为苦志明经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涛诗文集》十二卷，赵秋谷、沈归愚两先生为之序，藏于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业于先生之门，得与吴中贤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随园先生

钱塘袁简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聪颖，年十二能为文，尝作《高帝》、《郭巨》二论，莫不异之。乾隆元年，先生游广西，省其叔父于巡抚金公幕。金公奇其状貌，命为诗，下笔千言，遂大为赏叹。适是年有诏旨举博学鸿词科，金公专折奏闻，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经史通明，足应是选。"乃送入京师。当是时，海内老师宿儒贤达之士计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骇然，无不想望其丰采也。居无何，报罢，旋中戊午科顺天乡试。其明年成进士，入翰林，散馆以知县用，分发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筑随园于石头城下，拥书万卷，种竹浇花，享清福者四十余年。著作如山，名闻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学者称随园先生云。

抱经学士

卢抱经先生名文弨，余姚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学士。邃于经学，所著有《仪礼新校》、《群经拾补》、《钟山札记》诸书。平生最喜校正古籍，为钟山书院山长，其所得馆谷，大半皆以刻书，如《春秋繁露》、《贾子新书》、《白虎通》、《方言》、《西京杂记》、《释名》、《颜氏家训》、《独断》、《经典释文》、《孟子音义》、《封氏见闻录》、《三水小牍》、《荀子》、《韩诗外传》之类，学者皆称善本。

覃溪阁学

大兴翁覃溪先生名方纲，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降鸿胪少卿。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金石文字，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考》诸书。所居京师前门外保安寺街，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

而无暇谭论者也。尝得宋板施注苏诗，海内无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为文忠作生日会，即请会中人各为题名以及诗文歌咏，尽海内贤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庆十六年，重赴鹿鸣。其明年又重赴琼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为欧、赵焉。

山舟侍讲

钱塘梁山舟先生名同书，字叔颖。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官翰林侍讲。引疾归，以重宴鹿鸣，加四品衔。家居六十年，博学多文，而尤工于书，日得数十纸，求者接踵，至于日本、琉球、朝鲜诸国，皆欲得其片缣以为快。余少时游幕杭州，尝修士相见礼，谒先生于竹竿巷里第，必纵谭古今书法源流，以启迪后生，有董思翁老年风度。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盖先生以书法见道者也。

响泉观察

吾邑顾响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监察御史出为宁夏府知府，旋调平凉府知府，擢巩秦道，俱有惠政。总督文公绶知其贤，奏请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罢官。归田后，为东林书院山长，善诱恂恂，培养后进。能诗工书，著有《响泉诗钞》十二卷。求书必索润笔，亦甚廉，即取以市大布，制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药、施粥、施棺诸善事，先生必力为调度，以得宜而后已。乡里称善人焉。

西庄光禄

王西庄先生名鸣盛，字凤阶，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第二人，以内阁学士降光禄卿。寻丁艰归，遂不出，迁居苏州阊门外之闻德桥。余年十六七时，始识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尝与元和惠栋、吴江沈彤研精经学，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诸书，选生平交游之能诗者十二家为《苔岑集》，自刻所为诗文曰《西庄始存稿》。年六十余，双瞽。越十年，双目又明。嘉庆二年，卒于吴门。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竹汀宫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晓徵，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广东学政衔恤归里，掌教苏州紫阳书院者十余年。其学无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诸书，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余尝谒先生于书院中，听其言论，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学者，莫不推尊先生为第一人。其弟可庐先生名大昭，为太学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著有《广雅疏义》、《诗古训》、《两汉书辩疑》、《后汉书补表》、《说文统释》诸书。

兰泉司寇

青浦王兰泉先生名昶，字琴德，与王西庄、吴竹屿、钱竹汀、赵朴庵、曹习庵、黄芳亭为吴中七子。中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僚值内廷，参与戎幕，以至秉臬开藩，跻秩卿贰，逖历中外者三十余年，并著懋绩。与千叟宴，予告归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尝东至兴京，西南至滇、蜀，所至访求金石，延览人材。从征缅甸有

功，赏戴花翎。而谦恭下士，著作等身。闻人有一才一艺者，即录其姓名籍贯，细书小折，盛以锦囊，各分门类。每与人坐谈，一闻佳士，辄从锦囊中取出补之。自古怜才爱士之诚，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庵文钞》二十卷、《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又类集所知识之诗与文为《湖海诗传》、《湖海文传》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吴门彭尺木先生名绍升，自号二林居士，前兵部尚书启丰第四子。乾隆丁丑科，与其兄绍观同中进士，未殿试。迨尚书公殁后，遂闭关城东文星阁，精心禅理，阐扬净业，不复与人间事。著书甚多，如《居士传》、《善女人传》诸作，大半皆释氏劝世普济众生之言。古文宗法归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内有《国朝名臣小传》二十篇，曾以上诸史馆。余尝谒先生于文星阁，必从门外击磬三声，而后延入，挥麈谭文，终日不倦。嘉庆元年七月，忽作《辞世偈》，一病而殁。

秋帆尚书

镇洋毕秋帆先生，负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具国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为河南巡抚。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淹没田庐，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七月朔日，得襄阳飞信，先生即于是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楚赈济，一面奏闻。高宗皇帝大加奖赏，以为有督抚才。不数日即擢授两湖总督，兼理巡抚事务。泳时在幕中，亲见其事。先生为人仁而厚，博而雅，见人有一善，必咨嗟称道之不置。好施与，重然诺，笃于朋友，如蒋莘畬、程鱼门、曹习庵诸公身后事，皆为料理得宜，虽千金不顾也。家蓄梨园

一部，公余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负戆直，一日同坐观剧，谓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尝题文文山遗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淡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惟先生独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余又曰：“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贵州苗民石柳邓、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众劫掠，人民震恐。先生闻之，即驰赴常德，筹办灭贼之计。事既平，尚驻辰州。以积劳成疾，卒于当阳旅馆，年六十七。后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时不能尽记。尤好法书名画，尝命余集刻《经训堂帖》十二卷，海内风行，至今子孙尚食其利云。

梦楼太守

丹徒王梦楼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讲出知临安府。其未第时，尝为侍读全公魁幕客，册封琉球，有《海天游草》。太守既工书法，诗亦深纯精粹，远过时流，有《梦楼诗集》二十四卷，袁简斋太史谓其细筋入骨，高唱凌云，非虚语也。其书亦天然秀发，得松雪、华亭用笔。至老年则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佻一路。然较刘文清、梁侍讲两公，似有过之无不及耳。

竹屿中舍

长洲吴竹屿先生名泰来，字企晋，为吴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进士，与秋帆尚书同年。二十七年，召试，进内阁中书。先生意致萧闲，才情明秀，作诗一本渔洋，著有《砚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

尚书为河南巡抚，延先生为大梁书院山长，余时亦在幕中，与洪稚存、方子云、徐朗斋辈饮酒赋诗，殆无虚日。未几卒。

穆堂侍御

许穆堂先生名宝善，青浦人。乾隆庚辰进士，历官浙江道监察御史。丁艰归，遂不出。常寓吴门，以诗文自娱。尤工于词曲，善戏谑，举座莫不倾倒。著《南北宋填词谱》，吴中诸乐部莫不宗仰之者。

苏潭中丞

南康谢蕴山先生名启昆，乾隆庚辰进士，通于史学，尝补《西魏书》，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时，余时在转运使幕中，蒙先生垂盻，往来甚密。著有《补史亭诗》、《浙东小草》、《蓬峦轩草》诸刻。所交皆一时名士，如胡菉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后擢广西巡抚，又著《粤西金石记》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观察

阳湖赵耘松观察名翼，幼聪颖，年十二学为文，一日成七艺，莫不异之。以直隶商籍入学。乾隆庚午中顺天举人，辛巳成进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编修出守广西，民淳讼简，人民悦服。适缅甸用兵，奉命赴滇赞画军事，调广州监司，未几，擢贵州贵西兵备道，而以广州谳事镌级，遂乞养。归田十年，母既终，不复出。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李公侍尧奉命赴闽，过常时邀先生为参赞。事既平，李公

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辞之。遂由建宁分道，游武彝九曲，过常玉山，遍历浙东山水之胜，与当世贤士大夫相唱酬以为乐。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六卷、《皇朝武功纪略》四卷、《瓯北诗抄》、《瓯北诗话》、《瓯北集》共若干卷，学者称瓯北先生。

筠心学士

吴门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为先外祖华嶰山先生受业弟子。始以明经教授太和，旋入为中书舍人，登癸未进士，入翰林，至侍读学士。尝奉敕纂修《西域图志》暨《西域同文志》，于回部山川风土最为熟悉。三典省试，四校礼闱，舟车所及，山水之胜，人物之奇，莫不发之于诗，王兰泉司寇谓过于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诗钞》十二卷。

秋室学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先生为人端雅修洁，工书画，尤精于人物。历典乡、会试，以病告归，为大梁书院山长，既又为娄东书院山长。年八十余尚能作蝇头小楷。没于吴门。

杜芗宫保

元和姜杜芗宫保名晟，字光宇，为前明给事中埰四世孙。家赤贫，忍饥励学，中乾隆丙戌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官刑部尚书，湖

广、直隶两省总督，加太子少保。吴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宫保与韩桂舲两尚书云。宫保官湖南巡抚时，偶见余笔墨，遂大称赏，屡嘱属吏驰书来聘，时余以母老，辞不赴也。前后二十年中，南北往来，虽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吴县潘榕皋先生名奕隽，字守愚，少聪颖，年十六，以商籍补仁和县学生。中乾隆壬午乡榜，己丑成进士，及殿试，名列第七，以引见不到，降附三甲末，迨御试保和殿，钦定第十名，以内阁中书用。补官十余年，除户部主事，遂拂衣归。自此林居四十余年，读画评诗，游心物外，怡然乐也。道光壬午岁，重赴鹿鸣。己丑岁，又将重赴琼林，时年已九十矣。以两江总督、大学士蒋公攸铦奏陈，奉旨加四品卿衔，著加恩免其进京，以示体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适遇覃恩，胞侄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𠑇封光禄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户部主事，两孙俱补博士弟子员。尝赋《纪恩诗》十首，海内名公卿和者甚众，莫不荣之。所著有《三松堂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泳自束发游吴门，与先生为忘年交，往还最密，相知亦最深。呜呼！若先生者，可谓五福兼备者矣。

二云学士

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余姚人，乾隆辛卯科会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师，谒见先生于横街寓第。时官翰林侍讲，为人朴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经学之修明，文章之通达，实鲜其匹。是时萧山王南陔中丞尚为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剧谈古今，每至竟日。所著《尔雅正义》，可补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传》、《孟子义

疏》诸书，未传于世。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进士，历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书法，历践清华。年七十余，自营生圹，一切饰终之具，皆自经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将书籍、笔砚、字画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尽行点检，关锁封固，若将有远行者。遂坐后堂，倏然而逝。余见少宰为翰林时，其貌绝似赵荣禄画像。过五十后，两耳下忽添长须。至七十余，须发俱白，惟两耳下须尚黑，亦罕见者。少宰殁后二十年，其令子熙属余刻神道碑，立于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时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岩太史

吴县范芝岩太史名来宗，字翰尊，为宋文正公后。中乾隆乙未进士，入翰林，告归，时年五十余矣。范氏故有义庄，积逋累累，不能资，族中咸推先生为主奉，清厘整顿，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每岁可息万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阳县之万安山，文正祖墓在苏州之天平山，俱焕然一新。而子孙之穷困者，例给钱米，一切丧葬、助恤、考试之费俱倍加。自此义庄又复振兴，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园诗稿》十八卷。

鱼山比部

冯鱼山先生名敏昌，广东钦州人。中乾隆戊戌进士，入翰林，改

户部主事。丁外艰回籍，为南海书院山长，卒于羊城。先生之学，经经纬史，而诗歌、古文、金石、书画亦靡不贯综。钦州在中华极南地，接连交址，有明至今从无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师士大夫咸称为南方之学云。

杜村观察

吴杜村先生名绍浣，安徽歙县人。世以盐策为业，寓扬州已百余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两科，先生与其兄绍灿同中进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诸相国所贡图籍书画，必经先生品题而后奏进。家有颜鲁公《竹山联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摩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象》，皆世间希有之宝。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庆初年，余每到邗上，辄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扫榻以待之。后家事中落，不得已报捐观察，补河南南汝光道，卒于官。

秋史侍御

扬州江秋史侍御，前安庆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进士第二人。博雅能诗，尤嗜古碑帖，自周、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罗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师始识之。时秋史丁太守公艰，赋闲无事，时相过从，语必终日，不知谁为宾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块，高二三寸许，琢为汉碑，式极古雅，上刻云："君讳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举进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综。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灵，刊兹嘉石，以传亿载。"其明年，将服阕，卒于京师，咸以为碑谶

云。

平阶中丞

清平阶中丞名安泰，满洲镶黄旗人。中乾隆辛丑进士。为人谦雅。能诗歌，清新有法；喜隶书，亦苍劲入古。而政事修明，虽猾吏莫能炀其灶也。中丞殁后，公子尚幼，其青衣李某为刻其诗，菊溪相国序之。

渊如观察

孙渊如观察名星衍，阳湖人。父勋，举人，为山西河曲令。观察生之夕，祖母许梦星堕于怀，因以名之。幼聪颖，年十余龄，能背诵《昭明文选》，不遗一字。比长，肄业金陵钟山书院，袁简斋太史屡称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渊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时名士如杨西禾、洪稚存、顾立方、钱献之、汪容甫、赵味辛、吕叔讷、杨蓉裳、黄仲则、何南园、方子云、储玉琴、汪剑潭辈皆为倾倒。观察尤好山水之游，金石之学，错综经义，泛览百家，以及释道诸书，莫不赅贯，原始要终。先达中如王西庄、朱竹君、钱辛楣、王兰泉、姚姬传、赵云松诸先生，亦莫不赏异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举于乡，明年成进士，对策称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充三通馆校理，散馆以刑部主事用。旋升员外，除郎中，总办秋审处。每有疑狱，平反核谳，全活甚多。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权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诬服者十余辈，亦不以之罪县官，曰："县官实不尽明刑律，皆僚幕误之也。"是以山左吏治为之一变。丁母艰后，不复出，买屋金陵，筑五松园，将为终老计。当道延为主讲，如扬州之安定、绍兴之蕺山、西湖之诂经精舍，造就后学，问字者千余人，一时推为学者。嘉庆八

年，为贫起官，补授山东督粮道，请开东省水利，宣泄卫河以滋漕运，增给兵米以恤满营。又以先儒伏生、郑康成有功圣学，直在唐宋诸儒之上，请立博士，俾膺承袭，上之抚部。其后刘学使凤诰又以丘氏为左丘明后，与伏、郑并置博士，俱奉部驳未得行。公事之余，惟与二三同志稽古论文、著书刻书为事。他如伏牺陵、阳陵，柳下惠、闵子、曾点、澹台灭明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遗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坠。又创建吴将孙子祠于虎丘，重建烈愍祠于金陵，于金坛九里镇拓得孔子延陵十字碑，于句容得三国吴《葛府君碑》及梁天监井栏文，于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与古会。十六年辛未，引疾归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书籍，有《平津馆丛书》若干卷。

兰士太守

灵石何兰士太守名道生，与其弟元烺，俱中乾隆丁未进士。其为人也，温纯缜密；其行事也，胸襟爽朗；其为诗文也，磅礴浑灏，不名一格，要能熔铸古今，以自抒其性灵。嘉庆五年，尝为山东巡漕御史，适余由水路入都，欢聚于南池行馆者凡四五日，饮酒赋诗，为一时佳话。后出知九江，丁外艰。服满，迁知宁夏，卒于官。著有《方雪斋诗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兴翁宜泉太史名树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进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传家学。尤明于钱法，凡古之刀币货布，皆能辨识。所著有《泉币考》，较洪遵《泉志》精博殆过之。闻某处有一古钱，虽远道必躬自往访以为快，其天性然也。后记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

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系海上灶户也。仲子年十余岁，未尝上学。至十三四，偶逢读书人，辄喜切三问四，遂以《水浒传》熟读通部，不移一字。廿余岁游京师，始见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贯百家，邃于《三礼》、天文、律算之学。所作诗歌，沉博绝丽，古文经解，亦皆有根据，而尤长于词曲，虽老宿见之，亦为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佽助之，捐监应顺天乡试，不中。乾隆戊申岁，余往汴梁，遇于毕秋帆中丞幕中，两眼若漆，奇谈怪论，咸视为异物，无一人与言者。尝与余同居一室，听其言论之刻，观其文章之妙，遂谓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进士。然少福泽，当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连捷，中会榜第四，后补宁国府教授。丁母艰，穷甚，竟无子。

香杜舍人

长洲蒋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辉。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见舍人于吴门井仪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长余七岁，当时已为吴中名士，与顾西金、张清臣、吴玉松、石竹堂、韩听湫、王铁夫、沈芷生辈齐名。迨诸公相继登第，铁夫亦应召试举人，而舍人仍困场屋，不得已走京师，馆质郡王府。至嘉庆庚申，始中顺天乡榜，旋充正黄旗觉罗官学教习。屡试礼部不第，乃窃自念曰："今潘芝轩世恩、吴棣华廷琛两殿撰，皆见其为儿童嬉戏时，今且为大僚矣。拟取廷恩两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进士，朝考列第二，授内阁中书，时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聪颖，十一岁尝谒沈文悫公于

里第，公以近作诗命和，舍人援笔立成，有“马依古道嘶残月，蝉寄高枝噪晚风”之句，遂大加称赏。舍人之学，无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轩笔述》二十卷、《爱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轩诗集》并骈体文集各数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游淮甸，犹与余相遇于扬州，归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鹤侣比部

长洲褚鹤侣先生名寅亮，字搢升。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官刑部员外郎。传惠氏之学，一以注疏为归，精于《三礼》，兼通《公羊春秋》。盖何休之学，久无循集者，惟先生与武进庄侍郎存与能会其说。年六十余，乞假回吴，为龙城书院山长。著书甚富，俱未刻。子鸣翙，号观亭，以孝廉为湖北通山县知县，能传家学。

十兰判官

嘉定家十兰先生名坫，字献之。兄塘，中乾隆庚子进士。先生以国子监生中式乾隆甲午顺天副车，就职州判。巡抚毕公奇其才，奏留陕西，补乾州直隶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学，及长，博极群书，于汉、唐先儒之学，无不洞悉底蕴，穿穴训诂，断以谨严。著作宏富，无一字苟率，非深信确据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书，颇自负，尝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晚年病风痹罢官，以左手作书，饶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余种，既老且贫，皆以易米。其初仕关中时，尝贻余书云：“奉七十五岁之老亲，作三千余里之羁客。”官二十年始归，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关中，兼理武功县印，值白莲教匪滋事，溢出郿县斜谷口，直蹦盩厔。盩厔距武功不过六十里，中界渭河，啸聚往来，焚烧杀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

县人武进士杨君，纠乡勇万余人，分据要害，贼观望不敢渡，时嘉庆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骑马贼二十余突至县之北门，先生急启门，纵兵歼之，生擒其三人，旋讯伏枭示。益增置军器弓弩，淬以毒药，昼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尝解衣，贼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当冲衢，州民争之者前后数百人，讼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两世，屡定谳屡控不已，案牍山积。先生至，独不以利动，曲折谕之，宋乃悦服，竟捐地为衢，讼以息。此皆卓然可纪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绩云。

蓉庄都转

吾邑秦蓉庄先生名震钧，幼贫苦，以国子生充誊录，得议叙，授山东临清州判。值贼匪王伦作乱，陷寿张、阳谷，逼近州城。时先生权州事，戒备坚守，不为动，凡十七昼夜。会钦差大学士舒公赫德统大兵会剿，适是夜大雾，哭声震野，城中执火视之，见数千人奔城下，环呼乞命。官军疑为贼，将发枪炮，秦曰："不可，来城下者，皆难民也，开门纳之。苟有不测，吾任其咎。"然犹惧奸人之溷入也，乃使劲兵数百人排列城门左右，兵刃如雪，只许老弱及妇女先进城，其余留在城外，天明再盘查而后入，分置各庙住宿，给以食，全活者无算。贼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继调高唐、平度，升陕西平凉府知府，旋擢督粮巡道，至两浙都转运使。尝仿范文正义庄之例，置田千亩，以赡族人。秦氏自有明以来，科甲而富有者无算，未尝有此举也。先生能书，得张天瓶司寇法，尝聚古今名迹，刻《寄畅园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吴县蒋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彦，前光禄少卿文澜孙，刑部员外曰梁子。以国子生遵豫工例报捐知县，历任广东、湖南知县，升广州府同知，又升澧州，皆以事去职。先生任石城时，有监生曹某以杀人系狱。曹故乡居，比邻张某素无行。县役诣张催粮，张不能应，时已薄暮，偕役告贷于曹，推户入，则张之父死门内，血迹淋漓，张遂大呼曹杀其父，急告县中。先生阅案牍，宣言曰："死于门内，曹杀何疑，当就乡亲勘。"忽命舆大搜张室，得木杵于床下，血痕殷然，尺寸与格伤合，遂定以凌迟详报。盖子致父死，潜纳尸门中，役适踵至，诡言告贷，实欲其作证。人虽疑张，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过，乃输金修其村中之观音阁，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愿祝我蒋父母子子孙孙富贵寿考也。"后令邵阳，署祁阳，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广西桂林府通判；元复，乾隆丁酉举人，官山西榆次县知县；万宁，嘉庆辛酉进士，官河南封丘县知县。先生有堂弟名曾爚，字德昭，亦积学砺行，有醇儒风，余总角时，尚见其在学舍中诵读也。后两子俱成进士：长泰阶，由中书历官监察御史；次庆均，由庶吉士历知河南杞县，升补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艮庭征君

余于乾隆甲辰、乙巳之间，教授吴门，始识江艮庭先生。先生为惠松崖栋入室弟子，时年七十余，古心古貌，崇尚经学。余尝雪中过访，见先生著破羊裘，戴风巾，正录《尚书集注音疏》，笔笔皆用篆书，虽寻常笔札登记，亦无不以篆，读者辄口噤不能卒也。尝言许氏《说文》为千古第一部书，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无字，除《说文》之外亦无学问也，其精信如此。毕秋帆尚书闻其名，延至家校刘熙《释名》，亦用篆书刻之。生平不作诗赋时文，而好填词，有《乌云》、《春山》、《樱桃》、《藕簪》、《金莲》诸阕，柔情旖旎，又绝似宋元人笔墨。潘榕皋农部云："观艮庭所学，决非西汉以后

人，不谓其老树尚能著花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年八十余而卒。

懋堂明府

金坛段懋堂先生，余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识之。后先生卜居吴门，时相过从。其学无不贯综，初受业于戴东原，以顾亭林、江慎修两家之学考证音韵，定古音为十七部，条分缕析，成为一书，曰《六书音均表》，实能穷文字之源流，辨声音之正变。复以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篇为之注疏，且以发明二徐，为《说文解字注》，𢿱诸家之说，祛后学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书。自有《说文》以来，莫有备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贵州玉屏县知县，有政声。

端卿刺史

元和顾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顺天乡试，为果亲王宾客，除浙江龙泉令，擢绍兴府南塘通判，颜其堂曰“吏圃”，自课其子，日坐堂皇，据案著书，俨如学舍。升罗平州知州，未赴任，适丁继母忧。服阕，起补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钱，而清俸无多，犹时时分给寒苦，虽盎无储粟，弗顾也。老年益自刻励，终日赋诗作画，犹不辍云。

子居明府

武进恽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举人，其先为汉平通侯杨恽，因

名为氏。恽之子梁相迁毗陵，自汉至今，未尝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学教习出为浙江富阳知县，其为官也，刚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讼断如流，虽老吏莫能窥其奥，一时有神君之目。与同邑张皋闻为莫逆交，两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为杰出，以韩、欧为宗，以理气为主，如长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测也。丁艰，起服后，历官江西瑞金、新喻知县，卒以刚方为上官所忌。诖误后，随一仆遨游山水间，数年而卒。余尝有书寄之，云昔司马子长有言："如方枘欲纳圆凿，其能入乎？"良可叹也。

春嘘叔讷两明府

陈春嘘名昶，阳湖人，入籍大兴。中式顺天乡试，出为浙江知县，历署桐乡、秀水、余姚诸县事，皆有惠政。在余姚时，有仙坛一所，相传阳明先生尝降此坛。春嘘素不信，为驳诘数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请受业为弟子。一日早起，忽见阳明先生现形，修髯伟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见矣。因手摹一像，凛凛然有生气。余尝见之，虽老画师不及也。春嘘学问淹博，不特明于政事，凡古文、诗赋、词章及书画、艺术诸家，无不通晓，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经济才也。后补奉天锦县，县中俱习武，俱不读书。春嘘为立书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数人。嘉庆十一年，仁宗巡幸关东，献赋者十六人，文教从此大兴。任锦县七八年，图治益精，士民感德，为立生祠。卒于官，年未五十耳。

吕叔讷名星垣，为毗陵七子之一，国初吕殿撰宫之后也。以明经官海州学正，得保举，为直隶邯郸县知县。余戏寄一诗云："自笑书生骨相寒，出门何处是邯郸。早知富贵原如梦，谁肯将来作梦看。愁绪苦长须发短，功名容易别离难。君家老祖如还在，为我先求换骨丹。"叔讷著书甚富，尤长于词曲，嘉庆己卯万寿，尝填《康衢新乐府》传奇，为世所称。

大绅先生

吴郡汪大绅先生名缙，其先休宁人，入籍为吴县学生。好为古文，覃思奥赜，游刃百家，积满而流，沛然无阻。尝为建阳书院山长，以正学导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测，自作《无名先生传》，与瑞金罗台山、长洲彭尺木为莫逆交，三人皆通禅理，大约以释氏为指归者也。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诗，著有《抱山堂诗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门。先生又有《南宋古迹记》若干卷，搜罗颇富，寄托遥深，一生心力尽萃于此。嘉庆丙辰冬，不戒于火，惜哉！

谦士侍郎

侍郎为上海赵光禄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砚怀，号谦士。由国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南书房供奉，久历部科卿寺，累官户部右侍郎，加翰林衔，亦异数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隶，能模印，尤好金石书画之学。嘉庆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国所寓之近光楼，时侍郎亦在澄怀园，朝夕往还，以金石相切磋，怡然乐也。十九年，卒于京师，有恤典。

味辛司马

赵怀玉字亿生，江南阳湖人，为恭毅公申乔曾孙。少读书，刻厉为学。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献赋，赐内阁中书，擢侍读，出为山东青州府同知。以母忧去官，家渐贫，益自刻励，发为文章。粹然而纯，渊然而雅，一以韩、欧为宗。所著有《亦有生斋文集》二十四卷、诗词集若干卷。

渌饮先生

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钦赐举人，传为盛事。年八十四，卒于家。

晋斋文学

赵巍字晋斋，浙江钱塘人，诸生。精于金石文字，今之赵明诚也。家贫无以为食，尝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

曼生司马

陈鸿寿字曼生，浙江钱塘人。以明经朝考得知县，拣发广东，两江总督铁公保奏留南河效力。久之，补溧阳县知县，多惠政，擢河工

海防同知，卒于任。曼生幼聪颖，能诗工画，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宾客，倾襟联袂，所在咸集，逌然乐也。年五十余卒。

枚庵先生

吴枚庵先生名翌凤，长洲人。少为诸生，工诗，家甚贫，以馆谷自给，尝手抄秘书至数十百卷无倦色。乾隆五十年，吴中大饥，乃携其母夫人暨妻子出游，历湖北、湖南、广东、江西诸省，凡二十余年无所遇，母已百岁，枚庵亦七十余矣。余尝书楹帖赠之云："卖赋卅年惟奉母，浪游千里为寻诗。"晚年家居，仿渔洋《感旧集》之例，选平生交游之诗曰《怀旧集》十八卷，又《卭须集》十八卷、《吴梅村诗集笺注》二十卷。

二陆先生

吴门陆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补长洲学生。家本素封，能诗嗜古，所藏法书名画甚多，与其弟白斋先生更唱迭和，殆无虚日。所居曰鸭蓝半舫，每得一书一画，必相对终日，怡然乐也。后以子侄辈不克家，各移居处，图籍亦星散无余矣。

陆白斋先生名绍曾，字贯夫，工篆隶书，精于赏鉴。余幼时喜八分，尝师事之。先生平生所见碑帖字画皆为抄录成编，凡二十四函，曰《续铁网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编》、《名扇录》、《游杭书画录》、《刻碑姓名录》及《撵云笼烟记》之类，皆作小楷书，其精勤于翰墨如此。毕秋帆尚书以千金购得之。

雪樵总戎

陈广宁字靖侯，号默斋，浙江山阴人。少读书，能诗。乾隆五十二年，得其从父圣传难荫世袭云骑尉，咨部引见，着回标学习，期满，摄绍兴都司。时制府伍公阅兵至浙东，广宁执弓矢五发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摄象山左营守备。象山在东海中，忽有大楼船三停泊钱仓，疑海寇至，合城惊骇。广宁乃携二卒，驾小舟出洋查询，乃西洋㖞咭唎夷船来贡献者也。遂上船呼其译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广宁从容语译者，先宣我中华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护视汝国来朝之意。宣毕，就宾席，晤两贡使，两贡使点头耆服。频行，以金盘奉宝货数种，一无所受。嘉庆元年，有诏举孝廉方正，乡先生同为保荐，广宁力辞不就，曰："盛名非所宜当，今供职军门，报恩有藉，岂敢与耆儒竞进耶？"是岁温、台所属屡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抚吉公亲赴督剿，广宁随往，一切军书奏折，皆出其手。蒇功旋省，补海昌海防守备。其地滨海，风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处，每岁修筑，动费巨万，抚军谕广宁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赈例，捐升阶级，选福建督标右营参将，旋以大府保举，擢本标中军副将。时海盗蔡牵正弄兵海峤，劫掠民船。广宁从事军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门巡视洋面，飓风大作，波涛山涌，不避险阻，遍历岛屿，随壮烈伯李公长庚商灭贼计，目营指画，咸中款要。李大悦，视广宁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镇总兵官，又继署建宁、漳州两镇总兵官，皆能整饬兵弁，巡逻海岛，声威肃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寿春镇总兵，入觐，仁宗召对，询广宁出身履历，颁赐克什。抵任未几，又调山东兖州镇总兵。其明年，兖属洊饥，广宁与郡守捐廉施粥，又预贷府库，普加赈给，活者甚众。九月十日，忽得直隶长垣教匪倡乱之信，即挑选精兵，起行前往。行至巨野，又闻定陶、曹县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乡又复告急，当即分兵派守，一面飞调各营兵齐赴曹州，听候守御。时曹人惶惑，一日数警，广宁亲督诸将，搜查奸宄，复檄附近各州县团练、乡勇严加防卫，以待大军。旋获贼匪王朝栋等二十余名枭首，贼闻之少却，而金乡之围亦解。当是时，山东巡抚童公兴提兵亦至曹州，奉廷寄"现在大军未集，总兵陈广宁毋得轻自赴敌"等语，广宁闻之，益加奋勉。时各路贼匪方窥

东明，据滑县，围浚城，势甚张，毗连三省。广宁以本标将士可用，请先击贼，防其蔓延合一，以入东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髣山至安陵集，且杀且追，歼贼无算，及全军告捷，而东省以安。时有嫉之者，诤于经略某公，遂参劾之。仁宗知其贤，置不问。调任云南腾越镇总兵，广宁奏言："今开州未平，滑县未破，请暂留军营，俟大功告成，再赴新任。"奉旨依议。适拿获伪知府王学礼、伪总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闻。十二月，滑县平，撤兵回兖，交印信，星夜进京。上召见，询山左战功劳绩，奏对称旨，又赐克什等物，谕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广宁即日出都，兼程遄发，行至潜江卒，年五十。广宁孝悌性成，笃于朋友，而文章词翰、金石图书，无不精心研究，著有《寿雪山房稿》，一时朝贵如韩城、大兴、诸城三相国，韩桂舲、黄左田两尚书，以及袁简斋、梁山舟、王梦楼三太史皆称之。

秦参将

有秦标者，盱眙人，少为县中吏。嘉庆初年，同房科某以赈济侵蚀事下狱，罪应军，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无子。如我行，君为我周急之，虽死他乡，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无所累，愿代子行。"遂白于官，改供自认，乃发遣秦中。适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陕西，一路荆棘，秦充乡勇以协官兵，屡得功，议叙为守备。越三年，教匪平，而军年亦满，遂回乡。初补千夫长，屡擢至海州钱家坎都司，旋升仪征参将。秦通文墨，有将略，能通诗古文词，画山水、花卉亦颇得生趣。余在淮阴都督府识其人，畅谈者久之，俨然一书生，真奇人也。

卷七　臆论

五福

《洪范》五福，以寿为先。有富贵而寿者，有贫贱而寿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养而寿者，未必尽以为福，何也？今有人寿至八九十过百岁者，人视之则羡为神仙、为人瑞，已视之则为匏系、为赘疣。至于亲戚故旧，十无一存，举目皆后生小子，不知谁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样百出，并无快乐，但增感慨。或耳聋眼瞎，或齿豁头童，或老病丛生而沉吟于床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虽子孙满前，同堂五代，不过存其名而已，岂可谓之福耶！

《洪范》五福，富居第二。余以为富者，极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贵而富者，有贱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贾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万状，岂曰福乎！盖做一富人，谭何容易，必至殚心极虑者数十年，捐去三纲五常，绝去七情六欲。费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关痛痒。是以越悭越富，越富越悭，始能积至巨万，称富翁。若慷慨尚义，随手挥霍，银钱易散，不能富也。或驳之曰：力田商贾之富，或致如此。若今之吏役长随、包漕兴讼之辈，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数十年殚心极虑耶？余答之曰：子不见吏役长随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穷者矣，或一死而穷者矣，总之如沟浍之盈，冰雪之积，其来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贾之富，譬如围河作坝，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满，一旦风雨坝开，亦可立时而涸，要知来甚难而去甚易也。

《洪范》五福，其三曰康宁。盖五福之中，康宁最难，一家数十口，长短不齐，岂无疾病？岂无事故？今人既寿矣，既富矣，而不康宁，以致子孙寥落，讼狱频仍，或水火为灾，或盗贼时发，则亦何取乎寿、富哉！

或问云：寿、富非福，何者为福？余则曰：寿非福也，康宁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为福。人生数十年中，不论穷达，苟能事行乐，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颐之寿耶？苟能足衣食，知礼节，亦何必盈千累万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难，虽圣贤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也。然人生修短穷达，岂有一定？宁攸德而待之，毋丧德而败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后之福。生前之福者，寿、富、康宁是也；死后之福者，留名千载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后之福何长。然短者却有实在，长者都是空虚。故张翰有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义为宗，释家以虚无为宗，道家以清静为宗。今秀才何尝讲仁义，和尚何尝说虚无，道士何尝爱清静，惟利之一字，实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时文而骗科第，僧道以经忏而骗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则千态万状，无所不为；衣食一丰，则穷奢极欲，亦无所不为矣。而究问其所谓仁义、虚无、清静者，皆茫然不知也。从此秀才骂僧道，僧道亦骂秀才，毕竟谁是谁非，要皆俱无是处。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圣贤、仙、佛为心者，不过亿千万人中之一两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祸福喻之。余以为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强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尧、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汤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孙如桀纣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复生管、蔡；以孔子之圣，而幼丧父，老丧子，栖栖皇皇，终其身无所遇；以颜子之贤，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强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惨；人心，至灵者也，而有贫贱、夭殇、杀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将使天下尽为君子乎？天不能也。将使天下尽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然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虚，亦阴阳之运会也。

行仁义者为君子，不行仁义者为小人，此统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级，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级。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内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内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论也。

宽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宽容，故君子小人并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为善为恶必报。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宽容，则人民扰乱；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则奸宄纵横。

富贵贫贱

富贵如花，不朝夕而便谢；贫贱如草，历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风骤至，花草敷荣。富贵贫贱，生灭兴衰，天地之理也。

大处判，小处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谙，大事玩，此贵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贵之不久长耳。余尝论好花如富贵，只可看三日。富贵如好花，亦不过三十年。能于三十年后再发一株，递谢递开，方称长久。然而世岂有不谢之花，不败之富贵哉！

富者持筹握算，心结身劳，是富而仍贫；贵者昏夜乞怜，奴颜婢膝，是贵而仍贱。如此而为富贵者，吾不愿也。

五谷蔬菜

五谷蔬菜之属，见于经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余每为留心，又将《尔雅》及明人之《农圃六书》彼此详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盖五谷蔬菜，必顺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随时更换，总无一定。犹之《禹贡》所载“厥田惟上上”者，今为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为上上也。

鸟兽草木

余五六岁时，先君子教以《尔雅》，所见之鸟兽草木，皆能辨识。及长，奔走四方，所见之鸟兽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后，偶返故乡，忽园中堕一鸟，红头白尾，长足短翼，又有草花几茎，苍

翠缠藤，黄白可爱，俱是少时未经见者。乃知天地生物，递更递换，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观之，唐虞三代之鸟兽草木，与今时之鸟兽草木，不知其几经变改，但以古书图画证之，聚讼纷纷，实隔千里。

援墨入儒

业师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骗得头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贵功名，声色货利，以至翻云覆雨之事，何莫非骗局耶！甚而骗到身后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蕴皆空、六根清净之说，为之一笔钩消，甚属畅快。然余以为毕竟六根清净，始可立圣贤之基；果能五蕴皆空，方与言仁义之道。若一入骗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并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诚实者，吾当以诚实待之，人之巧诈者，吾尤当以诚实待之，乃为忠厚之道。莫谓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觉人之诈，不形于言，此中有无限意味。

覆育之恩

锡山北门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爱畜珍禽奇兽，群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与仙人遇于汉口，见其寓中养一小鹿甚驯，架上有白鹦鹉，能言"天子万年"、"吉祥如意"等语。自言尝得一弥猴，高不过六七寸，与老母鸡同宿。猴索食，鸡啄庭中虫蚁哺之，猴不

顾；猴亦将所食果栗与鸡。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鸡必以两翼覆护，以为常也。又芜湖缪八判官，亦爱畜禽兽虫鱼之属，官扬粮厅，驻邵伯镇，余过访之，锦鸡鸣于座，白鹤行于庭。有孔雀生卵两枚，取以与母鸡哺之，半月余，果出二雏，一雄一雌。缪大喜。两雏渐长，身高二三尺，犹视鸡为母，飞鸣宿食，刻刻相随，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鸡行动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类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虽禽兽亦知之，似较人尤为真切。呜呼！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烘开牡丹

吾尝谓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见其穷者，总之如烘开牡丹，其萎易至，虽有雨露之功，岂复能再开耶？所谓“倘不烘开落或迟”者，其言甚确。

商贾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须谋方丈。然而亦要看运气，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穷奢极欲；做得不好，终不免托钵沿门。

恩怨分明

《史记·信陵君列传》，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总不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二语之正大光明。今见有人毕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为终非君子。

贫乏告借

凡亲友有以贫乏来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随我力量少资助之为是。盖借则甚易，还则甚难，取索频频，怨由是起。若少有以与之，则人可忘情于我，我亦可忘情于人，人我两忘，是为善道。

为善为恶

大凡人为善者，其后必兴；为恶者，其后必败：此理之常也。余谓为善如积钱财，积之既久，自然致富；为恶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伤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余年六十，尚无二毛，无不称羡，以为必有养生之诀。一日余与一富翁、一寒士坐谭，两人年纪皆未过五十，俱须发苍然，精神衰矣。因问余修养之法，余笑而不答，别后谓人曰："银钱怪物，令人发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贫不富

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益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汨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

官久必富

语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长，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乌足恃乎？一旦败露，家产籍没，而为官吏差役剖分偷窃，人情汹汹，霎时俱尽，可叹也。余尝诵某公抄家诗云：“人事有同筵席散，杯盘狼籍听群奴。”

收藏为旺

虞山江蕴明尝问闵处士铭曰：“术家言水旺于冬，何以至冬反落？”处士曰：“意以收藏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极贵之家，如能事事收敛，谦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为旺之义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然吾见家人嗃嗃而操切太过者，不但不吉，凶悔随之。吾见妇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岂特不吝，家道兴焉。总之治家以和平两字为主，即治国亦何独不然。

权归于上者，但愿贤子孙，子孙多良，其家乃昌；权归于下者，不可听奴仆，奴仆执柄，其家将陨。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

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穷之基也。今人有俾昼作夜者，自以为适意，而不知奸盗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农工贾之业，由此而败矣。

种田

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乃腐儒语。斯人也，真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者也。如余者，虽不自耕而食，而农工之事，了如指掌。盖生在田间，自幼熟闻，又能留心察听，故知之独详，有奴婢之所不尽知者。耕读二事，明是二途，而实则一理。大凡种田者，必需亲自力作，方能有济；若雇工种田，不如不种，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盖农之一事，算尽锱铢。每田一亩，丰收年岁不过收米一二石不等，试思佣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钱漕差徭诸费，计每亩所值已去其大半，余者无几。或遇凶岁偏灾，则全功尽弃。然漕银岂可欠耶？差徭岂可免耶？总而计之，亏本折利，不数年间，家资荡尽，是种田者求富而反贫矣。吾故曰"必需亲自力作，方能有济"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与余论区种之法，大骂今之种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执一而论。区种虽始于伊尹，而古法不传。嵇叔夜《养生论》亦言区种之法，一亩可得百斛，然自晋至今，鲜有行者。犹之王荆公行青苗钱，不能治国，适足害民。总之种田以勤俭得时、督率有法为主，便胜于区种矣。

水利

南北风土异宜，种植亦不同，如江以南谷熟为有秋，江以北豆麦熟为有秋也。然岁之丰熟，全在乎雨旸时若，设有雨旸非其时，则成

偏灾矣。余年才六十，已遇两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庆十九年甲戌。虽江南烟水之区，皆成赤地，在处干涸，禾苗尽槁，见之伤心。夫苗之得水，犹小儿之食乳，乳已涸矣，儿岂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户全不关心，一到旱年，束手无策，为之父母者，将何以为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县皆种稻，而田有高低，大约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乡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干涸，则苗立槁。一乡之人言之保长，将水车数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处，车进枝河，以灌苗田，谓之踏塘车。塘车一踏，则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则官粮无所办。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创，先籴米以纳粮，后籴米以为食。饥民之困苦未苏，而公家之征催已急，是有田而反为田累矣。推其本源，总在不讲水利之故。盖官河运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荡是居民之责，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则居民一年穷困一年，人自不觉耳。

余尝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见两邑宰晋谒，中丞问两宰云："贵县城周围几里？有几门？"两宰枝梧茫然不能对，余在旁不觉窃笑。夫城郭之大小，为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东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讲田赋，是致治之本。

产业

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廛、典铺有风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运，家运好则隆隆日起，家运坏则渐渐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调度，调度得宜，自能发大财，享大利；调度不善，虽朝夕经营，越做越穷而已。

子弟

素所读书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于会计，善于营谋，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实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谈风雅，笃好琴书，其人必穷。

立志

大凡英雄豪杰，其立志必与人有异。司马子长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是也。然余见败家子弟，其志亦与人有异。有某公子最爱度曲，每登场，必妆束小旦，惊艳绝人，观者赞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长随，啧啧称道，不数年间，家资荡尽，而竟当长随，得遂其志。可见贤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亏

吃亏二字，能终身行之，可以受用不尽。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亏；能吃些小亏，必有大便宜也。

无学

功名富贵，未到手时，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后，亦不过尔尔。然从此便生出无数波折，无数觑觎，既得患失，劳碌一生，而终不悟者，无学故也。故诸葛武侯《戒子书》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也。

谨言

遇富贵人，切勿论声色货利；遇庸俗人，切勿谈语言文字。宁缄默而不言，毋驶舌以取戾。此余曩时诫儿辈之言也，可以为座右铭。

所业

人莫不有所业，有所业便可生财，以为一岁之用。又必坚忍操持，则一岁如是，明岁又如是，积之既久，自有盈余；即无盈余，亦不至于冻馁矣。凡子孙众多者，必欲使之各执一业，业成而知节俭，又何患焉。今见世家子弟，既不读书，又无一业自给，终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为游惰之民，自此遂不可问。臧获皂隶，为盗为娼者，岂有种耶？

利己

今人既富贵骄奢矣，而又丧尽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总不想一死后，虽家资巨万，金玉满堂，尚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略有良心者，不过付与儿孙享用几年，否则四分五裂，立时散去。先君子尝云：人有多积以遗授于子孙者，不如少积以培养其子孙也。

习气

子不克家，虽是家运，而亦习气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语上者也。尝见某相国家子弟开赌博场，某相国家子弟开蟋蟀场，某殿撰、某侍郎子喜为优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进士困于旅舍，死无以殓，皆事之有者。唐权文公不自弃文，谓房、杜子孙，倚其富贵，骄奢淫佚，惟知宴乐，当时号为酒囊饭袋，及世变运移，饿死沟壑，不

可数计，知自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见礼，自古有之，未闻有拒客为礼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贵则宾客越多，宾客越多则越拒客，其势然也。王梦楼侍讲出为云南太守，参见督抚，始到官厅，至于腹饥口渴，欠伸倦坐，终不得一见者。尝有诗云："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诵之令人齿冷。昔苏子瞻为凤翔判官，陈希亮为府帅，以属礼待之，入谒或不得见。子瞻《客位假寐》诗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亦此意也。

相传裘文达公为尚书时，最喜提奖后进，体恤寒酸，是以宾朋日多，车马日盛，无有不见之客者。每日朝回，请宾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问语，或有未饭者，辄留饭，使宾朋鼓腹欢欣而去，而私谒之辈从此杜绝，爱士贤声亦从此益著矣。家恬斋为翰林时，尝谒一大吏而为所拒，心甚恶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来必见，以清廉为政务，以礼貌当币帛，客亦欢欣而去，无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则孔子亦尝拒客矣，子以为非礼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阳货是抑权势，拒孺悲是明教诲，与寻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国，仆仆皇皇，卒至无所遇者，又安知非阳货、孺悲之流为之阻抑乎？是可叹也。"

拒客二字，不知亵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进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诬者，或有以诗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车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并无所事，以一见为荣者，未必尽是有求而来，若概行拒之，恐非处世之道。余见有某比部，富而狂，尝拒客，即为

客卖，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惧乎！

释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师，使四方游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来礼佛者，有来布施者，从无拒客之礼。今富贵家亦有宾馆，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实在无暇，或适有公事，或偶撄疾病，亦可使主宾之友相陪，问因何事而来，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众怨，众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处世保家之道。岂富贵家反不如释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财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趋，何也？财之为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当则为善，用之不得当则为恶。非特为恶也，可以杀其身，杀其子孙，至于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骄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庆等事，各服其应得之服，然后行礼；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蓝衫，其妻亦银笄练裙，否则终身著布。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与王氏颇同。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着绸缎衣服。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贵场中及市井暴发之家，有奢有俭，难以一概而论。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遝，上下千百人，

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呜呼！暴殄如此，而犹不知惜耶！

《新序》谓昌邑王以冠赐奴，龚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虏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为之，故无冠带，所以分贵贱、别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则益敬，小人服美则益骄。"旨哉言乎！

醉乡

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然而以此丧身破家者有之，以此败名误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诸饮酒，常在醉乡，是诚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麦、花果蚕桑及一切种作，总须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后来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凭富贵功名，享尽人间之福禄者，亦要看老年来结局如何。如结局不好，不可尽推之命运，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识分量，不会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仁之与名，原是相辅而行。见利思义，以义为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义之与利，又是相辅而行。后世既区名利与仁义为两途，已失圣人本旨；而又分名与利为两途，则愈况愈远矣。

名利两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视其公私之间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计利，计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见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为仙佛，定似禽兽。

神仙

自昔秦王、汉武，皆慕神仙，求长生之术。余以为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开开谢谢，才有理趣。《列子》云："死之与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归来，人民已非；刘阮出山，亲旧零落。至于邑屋变更，无复一人相识者。当此之时，方将伤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复能逍遥极乐耶？岂寡情少义，忍心害理者，方能为神仙耶？

贪巧

贪吏歌于春秋，巧宦目于晋、宋，自古已然，不足论也。夫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贪巧而懵于民事者，则禽兽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为虎狼也，避之可也；鹦鹉能言，吾知其为鹦鹉也，畜之可也。人而至于不能避，不能畜，害及万民，害及天下，将何以御之哉？使为尧、舜之臣，岂特流放杀殛而已！

雅俗

富贵近俗，贫贱近雅。富贵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贫贱而雅者，则难其人焉。须于俗中带雅，方能处世；雅中带俗，可以资生。

培养

大凡一花一木，虽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叶之鲜新，非培养不能也。先君子偶种凤仙花数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颇费精神。及花开时，千枝万蕊，五色陆离，竟有生平未经见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单叶常花，平平无奇矣。乃知培养人材，亦犹是耳。或曰："每见丛莽中时露好花一枝，则谁为之培养耶？"余曰："本根有花，虽不培养，亦能开放；然狂风撼其枝，严霜凌其叶，吾见其有花亦不舒畅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种者牡丹，自然开花；所种者桃李，自然结实。若种丛竹蔓藤，安能强其开花结实乎？虽培植终年，愈生厌恶。

夤缘

每见官宦中有一种夤缘钻刺之辈，至老不衰，一旦下台，恍然若梦，门有追呼之迫，家无担石之储，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将何以为情耶？余尝有游山诗云："踏遍高山复大林，不知回首夕阳沉。下山即是来时路，枉费夤缘一片心。"盖为此等人说法耳。

顺逆

人生顺逆之境，亦难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风则舍舻上纤，迟迟我行，或长江大河，不能施纤者，惟有守风默坐而已，见顺风船过去，辄妒之慕之。未几风转，则张帆箭行，逍摇乎中流，呼啸于篷底，而人亦有妒我羡我者。余尝有诗云："顺逆总凭旗脚转，人生须早得风云。"然既遇顺风，张帆不可太满，满则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号救不应，斯时也，虽欲羡逆风之船而不可得矣。

宽急

或问富者所乐在何处，曰：不过一个宽字而已；贫者所苦在何处，曰：不过一个急字而已。然而处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处贫者常欣欣，实少其人。故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皆为人所难。若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非有圣贤工夫，未易言也。

贫富

贫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则高，言之则贱。每见人动辄言贫，或见人夸富，最为贱相。余则谓动辄言贫，其人必不贫；见人夸富，其人必不富。乃知处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处贫者不言贫，方是安贫。

刻薄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搢绅，亦吾子孙也。”人有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尝谓发财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发财；倒运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运。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于善则善矣，用之于恶则恶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爱子之心爱其亲，即为孝子。

童蒙初入学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历仕途，先存山林逸乐之想。故读书鲜有成，而仕宦鲜有廉也。

安心于行乐者，虽朝市亦似山林；醉心于富贵者，虽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专以理财用刑惑乱其君，且谓“天变不足畏”，此其所以为小人也。余谓譬如父母教子，继之以怒，将鞭挞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当迁善改过，方可以为人子。

关学问

水火、盗贼、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艰难之事，无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谓无关学问也。

不会做

后生家每临事，辄曰“吾不会做”，此大谬也。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会耶？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记于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见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见其智，小智也。惟默观事会之来，不动声色，而先机调处，思患预防，斯可谓大才智。

回头看

余见市中卖画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马，后一人骑驴，最后一人推车而行，上有题云：“别人骑马我骑驴，后边还有推车汉。”此醒世语，所谓将有余比不足也。有题张果老像曰：“举世千万人，谁比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此亦妙语。

人身一小天地

人禀天地之气以为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会。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余，夏也；三十至四十余，秋也；五十、六十则全是冬景矣。故二十岁以前，病一番长成一番；若四十岁以后，病一番则衰老一番。犹之春时，雨一番暖一番；秋时，雨一番凉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风雨不可无也，过则为狂风淫雨。故凡人处事，不使过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过矣。如必要做到恰好处，非真有学问者不能。

厚道势利之别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谊可师、文章传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礼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贵戚及豪强富商、有钱有势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礼焉，此势利之徒也。

得气长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气，有长短厚薄之不同，万物皆然，而况人乎！试看花草之属，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虽松柏经霜，未尝凋谢，然至明年，春气一动，亦要堕叶。故知人有夭殇者，有盛年死者，有寿至七八九十至百岁者，不过得气之长短厚薄耳。

过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只要勿惮改而已，改过迁善而已。天下但有有过之君子，断无无过之小人。吾辈与人交接，舍短而取长可也，但要辨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苏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见，无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吃亏；然亦一生堕小人术中而终免于祸。

俭

《晏子春秋》云："啬于己，不啬于人，谓之俭。"谭子《化书》云："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当自俭始。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谋生易足，则于人无争，亦于人无求。无求无争，则闭门静坐，读书谈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乡曲农民入城，见官长出入，仪仗肃然，便羡慕之，视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长簿书之积，讼狱之繁，其苦十倍于农民也。而做官者于公事掣肘，送往迎来之候，辄曰："何时得遂归田之乐，或采于山，或钓于水乎？"而不知渔樵耕种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长也。

悭

或问有致富之术乎？曰：有。譬如为山，将土一篑一篑堆积上

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关焉：自十金积到百金最难，是进第一关；自百金积到千金更难，是进第二关；自千金积到万金尤难，是进第三关。过此三关，日积日富矣。亦尚有秘诀焉。问何诀，曰：悭。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谓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贵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岂独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义，则其累渐轻；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则其累愈重。是以道家无累，尚清静也；佛家无累，悟空虚也；圣人无累，行仁义也。

田为利之源，亦为累之首。何也？盖天下治，则为利；天下不治，则为累。以田为利，大富将至；以田为累，大患将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贵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即成子虚；梦中一切功名富贵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归乌有。当其生时，岂复计死；当其梦时，岂复计醒耶？是以人生一世，变化万端。若能凡事看空，即谓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即谓之圣贤可也。

卷八　谭诗

总论

白香山使老妪解诗，为千古佳话。余亦谓诗非帷簿之言，何人不可与谭哉？然不可与谭者却有几等：工于时艺者，不可与谭诗；乡党自好者，不可与谭诗；市井小人营营于势利者，亦不可与谭诗。若与此等人谭诗，毋宁与老妪谭诗也。

诗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盖理足则精神，意足则蕴藉，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即生，无气则死。但气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云，舒卷无迹者；有若听幽涧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华之峰，苍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踶之马，截然而止者。倏忽万变，难以形容，总在作者自得之。

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

余尝论诗无格律，视古人诗即为格，诗之中节者即为律。诗言志也，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笔，如云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韩、杜不能强其作王、孟，温、李不能强其作韦、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开华结实。岂能强松

柏之开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即谓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诗观风化，后人以诗写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奸恶邪散之不同，诗亦有温柔敦厚、噍杀浮僻之互异。性灵者，即性情也，沿流讨源，要归于正，诗之本教也。如全取性灵，则将以樵歌牧唱尽为诗人乎？须知笙、镛、筝、笛，俱不可废，《国风》、《雅》、《颂》，夫子并收，总视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换梁、陈之俳优。譬诸书法，欧、虞、褚、薛，俱步两晋、六朝后尘，而整齐之耳。若李杜两家，又当别论。然李之《古风》五十九首，俨然阮公《咏怀》，杜之前、后《出塞》、《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气格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笔力之雄健，音节之铿锵，未易言也。尤须沈郁顿挫以出之，细读杜、韩诗便见。若无天姿、笔力、音节三者，而强为七古，是犹秦庭之举鼎而绝其膑矣。余每劝子弟勿轻易动笔作七古，正为此。如以张、王、元、白为宗，梅村为体，虽著作盈尺，终是旁门。

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溯所由来，萌芽于《三百篇》，生枝布叶于汉、魏，结蕊含香于六朝，而盛开于有唐一代，至宋、元则花谢香消，残红委地矣，间亦有一枝两枝晚发之花，率精神薄弱，叶影离披，无复盛时光景。若明之前、后七子，则又为刮绒、通草诸花，欲夺天工，颇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条再荣，群花竞放，开到高、仁两朝，其花尤盛，实能发泄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英华，而自出机杼者，然而亦断无有竟作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集读者。花之开谢，实由于时，虽烂漫盈园，无关世事，则人亦何苦作诗，亦何必刻集哉？覆酱覆醅，良有以也。

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𫘦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

蒙古法时帆先生工诗，尤长五律，为世传诵。余一日谒先生于京邸，索余书一小额，曰“四十贤人之室”。是时吴兰雪舍人亦在座，因问所典，先生曰：“昔人论五言律诗如四十贤人，其中着一屠沽儿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须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绝诣。”余谓观此则凡古今体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点痛痒，则满身不适也。先生与兰雪俱以余为知言。

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始悟诗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不可取僻书释典夹杂其中。但看古人诗文，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乃知圣贤学问，亦不过将伦常日用之事，终身行之，便为希贤希圣，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异也。

口头言语，俱可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归真子之“无可奈何仍话别，不曾真个已魂销”，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终腼腆，明知无

益却思量”，皆妙。

元中峰和尚咏雪诗云：“冻云四合雪漫漫，谁解当机作水看。”近人咏牡丹诗云：“漫道此花真富贵，有谁来看未开时。”此诗家先后一层法也。

作诗易于造作，难于自然。坡公尝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尝在灯下诵前人诗，每有佳句，辄拍案叫绝。一妾在旁问：“何妙若此？试请解之。”余为之讲释，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为自然也。”

唐宝皋论书入微，不闻其书法过于欧、虞；司空图论诗入微，不闻其诗学过于李、杜。乃知善医者不识药，善将者不言兵也。

以诗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为明诸生，工歌诗，甲申、乙酉后，遂弃去，教授于沙溪、直塘之间，以终其身。与长洲汪钝翁友善，钝翁序其诗，以为使陆务观、范致能而在，与先生角逐于文酒之会，虽善论者未易优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遗集不传，余偶得数首，录于左。《破山寺》云：“松光淡阴阴，数里度林樾。精蓝隐深翠，恍与前山绝。峰回壑自幽，地破泉迥合。神物无端倪，诸天有迁越。摩挲古桧庭，挑藓读残碣。如闻老龙吟，叫窠风涛杂。山僧寡威仪，客至懒酬接。晚钟戛然鸣，投瞑命回辙。”《桃源涧》云：“群溜争有托，一径入深杳。清响散高林，暗流出浅草。石脉互起复，安所穷杳渺。潜羽静不飞，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溅湿芒屩。不见桃花红，弥径翳松莴。闲心淡忘归，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优，肯与外人道。”《江楼》云：“江楼望不极，飒飒乱帆回。落日千家郭，秋风万里台。但闻南雁至，不见北书来。孤客正愁绝，那堪画角哀。”《拟出塞》云：“将军猿臂志成灰，马上琵琶去不回。偏向

沙场留胜迹，明妃青冢李陵台。”“古战场边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阴阴。悲笳呜咽三更动，唤起封侯万里心。”仙佩又自号雪井老人。

吴乔又名殳，字修龄，昆山人。高才博学，尤工于诗，王阮亭尝称之曰善学西昆，陈其年赠诗亦有“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之句。然观其语必沉雄，情多感激，正不仅以妆金抹粉，步趋杨刘诸公而已。所著诗名《舒拂集》，余仅见其七律一卷。《寒食虎丘》云：“王泽潜消帝座倾，黄腰白帜遍神京。金瓯不闭千重险，麦饭谁浇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气落春冰。香鞯宝毂相娱赏，肯信江淮只两层。”《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乱炊烟。江边铁瓮城三里，云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头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临便怆然。”《雪夜感怀》云：“酒尽灯残夜二更，打窗风雪映空明。驰来北马多骄气，歌到南风尽死声。海外更无奇事报，国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冱何时了，一见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叶先生者，名景高，号菊垞，太仓诸生。笃学好古，能文章，尤刻意于诗。喜游览，遍历滇、黔、闽、广。老年倦游，买田于张泾之上，筑学耕草堂，因自号学耕老人。今无有知其人者。其诗和平渊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韵》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远天。虹飞深涧曲，寺耸小山巅。秋雨浮岚湿，晴波落涧圆。吟怀堪寄托，待照我归船。”《清平道中》云：“细雨迷征骑，凉飕动客衣。午晴云气薄，秋老树声微。参错山丘稻，青葱石径薇。前头沽酒店，买醉兴先飞。”《怀俞心在符又鲁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气，符生实妙才。如何一别后，不见尺书来。异地仍留滞，伊人切溯洄。穷愁应似我，时命岂须哀。”“踪迹千山隔，心期万里通。剪灯同听雨，挥翰各临风。梦别江城近，思深云树穷。西泠富篇什，早晚遗诗筒。”《华盖洞》云：“径通云外寺，春锁洞中天。白石炊香饭，红浆醉老禅。鸟随疏磬下，人趁夕阳还。仙杏初经眼，一枝红欲燃。”《客舍对雨感怀》云：“春光三月暮，僝僽负花期。好约寻芳

侣，来吟对雨诗。园林红剩萼，鬓发白添丝。堪笑支离态，衰羸只自知。”《过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连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铜柱山高人迹少，洞庭水阔雁行低。芳洲兰杜秋风老，远岸蒹葭绿树齐。骚雅吾宗推令弟，题诗直到夜郎西。”《早春感兴》云：“万里江天客未还，小楼搔首对蛮山。吟邀春色千峰冷，寺度钟声半榻闲。细雨绿萌愁外草，残杯红驻醉中颜。茫茫归思情应剧，鬓落边城几点斑。”《便水驿早发》云：“晓乌啼向驿门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见，午鸡声出乱山巅。”《漫兴》云：“细数残花到夕阳，独倾村酒问春光。可能借得东风力，吹落侬头两鬓霜。”抄录数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岁游虎丘，于肆中见旧扇一柄，以百文购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长夏成诗未附书，今来把读是冬初。琴中雅调惟孤淡，笔下陈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阔，衰杨远映水亭疏。相思一见为经岁，又待梅开访佛庐。”“自恨摧颓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几枝晚菊经霜后，百种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键户计，取讥真待买山钱。何妨旨酒看君饮，但对清淮易惘然。”后题“先著稿为大瓢先生正”，因问先著为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长，读《国朝别裁集》，始知著字迁夫，四川泸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遗老也。

华氏为吾邑望族，至今犹盛。幼时在表兄华性焉家见华硕宣诗一卷，写作俱妙，求问其族中，无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于友人破书中得一册，始知硕宣字养圣，鹅湖人，康熙间诸生，年七十余卒，自号东篱居士。读其诗，五律最工。《题友人园亭》云：“小筑深林里，幽怀独往还。乱云封竹径，野鹤护花关。松老鳞方密，梅欹蘚自斑。《南华》初读罢，萝月照人间。”《闻笛》云：“横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韵随风暗度，愁向月明生。杨柳离亭泪，梅花故国情。无端添别恨，迸作断肠声。”《登塔》云：“孤塔倚霄汉，登临象外幽。乱山排槛入，远水接云流。日月檐前过，楼台天际浮。遥看霞五色，

极目是神洲。”《和友》云：“雨过江皋净，称舟落照间。兴同孤鹤旷，心与野云闲。古涧闻寒水，疏林见远山。欣然载尊酒，访菊扣花关。”《湖上》云：“何处堪栖隐，湖滨烟柳庄。溪声常到枕，花影半侵床。拂石眠苍藓，敲诗倚夕阳。忽惊鸥鹭起，渔笛响沧浪。”《贞女》云：“秦楼引凤曲，幻作断肠音。未识生前面，难移死后心。惟知因义重，非是为情深。空负丝萝约，兰闺泪满襟。”《僧舍梨花》云：“拟入罗浮窟，疏香一径通。淡烟疑远近，明月悟真空。雪影幽窗外，诗情晓梦中。朝来轻带雨，寂寞泪东风。”《归鸦》云：“远水残村外，争飞噪晚晴。梁园朝见影，楚幕夜闻声。落叶愁霜冷，惊栖妒月明。孤琴幽韵远，犹似隔林鸣。”《喜晴》云：“梦回禽语碎，知是报新晴。云散春衣薄，花迎晓日明。红桥烟柳色，紫陌管弦声。好听香风曲，芳郊踏草行。”《春游》云：“红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门。舟横春水渡，人醉落花村。娇鸟酬歌韵，香风散雾痕。胜游应不倦，归院欲黄昏。”

徐荔邨有《岁暮寄内》诗云：“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依人自笑冯驩老，作客谁怜范叔寒。写到家书千点泪，算来归计十分难。此身只当从军死，累尔青鸾镜影单。”时荔村方客如皋，吾乡陶学博国果正为校官，其夫人顾氏偶见此诗，读之泪下，谓学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归耶？盍为谋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为倡，同学诸生闻之，亦醵金以赠，俾其早归，事传远近。又闺秀宋蘅皋，名之淑，李轮霞室也。轮霞久客未归，宋寄以《秋夕感怀》云：“银鸭烧残启碧窗，闲庭风起露华凉。梧桐影里秋如水，蟋蟀声中夜渐长。千里关山添别梦，十年羁旅忆他乡。低头怕见团栾月，只恐天涯也断肠。”呜呼！安得有顾夫人之贤者为厚赠之，团聚其天伦乐事也。

“人从绝巘如鱼贯，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斋公相《随围》诗也。案庾子山《游猎》诗有“石关鱼贯上，山梁雁翅行”，似即本此。然余以为和相未必有此诗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尔相同耳。和相有

《嘉乐堂集》，其子驸马公丰昇殷德所刻。闻驸马亦工诗、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学斋主人尝为余言。

余于癸酉秋日以事往云间，道出昆山，风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见壁间所挂扇面，有沈师濂七律四首，中一联云："文坛耻说为偏将，酒国甘居是附庸。"可想见其抱负。遍访斯人，无有知者。

有人咏雁来红诗云："汉使传书托便鸿，上林一箭堕西风。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此诗甚妙，不知谁作。近友人张映山亦有诗云："塞鸿嘹唳菊离披，庭际幽丛故出奇。是草独无迟暮感，不花能放艳阳时。粗枝大叶风流在，绿意红情夕照知。欲写秋容传晚节，画图犹觉不如诗。"又蒋伯寅之"秋深忘岁晚，叶老代花开"一联亦妙。

邑侯邵公名飓，山阴人，以中书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后改名无恙，字梦余。陈云伯少时尝从学诗。其诗秀骨天成，非时辈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楼》云："霜引边声来朔塞，日摇河色上城楼。"《北固山看雪》云："云痕四合沉诸岛，雪色中开见大江。"《栖霞放舟》云："青山入梦成知己，明月同舟当故人。"《秋夜》云："鹤影倦依凉月立，雁声寒带夜霜飞。"皆名句也。邵殁后，云伯为刻其诗。

徐湘浦司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淡，诗情幽逸，如花开绝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读友人侯贞友焦山诗题后》一首云："文章擅变幻，造化多雄奇。阴阳无轨范，山川有殊姿。长江西来一万里，发源岷蜀东注此。奔冲直下少归束，金焦两山相对峙。海门扼锁气不泄，万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贵人，焦山如隐士。苍岩翠壁睨欲无，青螺点点浮春水。山灵奇气自钟秀，侯生蕴蓄天所授。凭轩句挟海涛飞，拾级语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独醉倒，狂歌唤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诗于此豪。幻想欲跨云中桥，横空万丈连金焦。安得尔我相招要，看君落笔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为之，谓之臧获。然婢之中亦有等级，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即渔童樵青，亦不过供驱使、尽执役而已，未闻有以美丽而得名者。近来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楼尤多，题以雅号，如惜花、采香、待月、绣春之类，然而甘蔗旁生，荔支侧出，似扫眉人不可无此陪衬。马药庵有《赠婢改子》诗四首，云："阿母传呼两字妍，新题锦瑟改么弦。曾闻丫角依兰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绰约二分笼靥浅，玲娟六寸称肤圆。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乌衣已十年。""碗脱娇姿绝代夸，管城分荫托琅邪。俭妆未肯依时世，清韵真堪拟大家。绿绮窗前金可铸，白团扇底玉无瑕。阿谁空学夫人样，那比芳名艳榜花。""丁棱仙侣有方千，谓子山。联袂寻春扣绮关。时复中之音呖呖，翩何迟也步珊珊。周旋翻累当筵立，平视惊从隔座看。多谢小红真解事，金筒玉碗许频餐。""一饮琼浆百感生，蓝桥梦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来恨，久负罗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复尔，似曾相识转怜卿。欲将细语从头问，怕听鹦哥唤客声。"四诗可称绝倒。

以人存诗

于宗尧字二巍，辽东广宁卫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荫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时有神君之颂。《病中咏怀》云："三年花县锁江烟，南国风流事渺然。云外锦峰餐秀色，瓯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满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强将憔悴弄冰弦。"按公卒时年才二十一，详县志。此诗盖公当日为医士陆显甫书扇头者，陆氏子孙至今宝藏焉。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楚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穀人、张警堂、陈东浦、

谢芗泉、王葑町、钱亵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倡，殆有过之。中丞尝于九峰园作秋禊之会，赋诗云："昨得兰亭春禊砚，便思招客兰亭游。兰亭去此一千里，春禊故事知谁修？扬州虹桥亦名胜，冶春词句今传讴。渔洋遗韵继者少，百有余岁空悠悠。今年三月动佳兴，颇乏知己相赓酬。朅来名士稍长集，江天雨霁开凉秋。安江门外水新涨，浩荡岂可输闲鸥。棹歌声发古渡头，蒹葭深处清而幽。浓春桃李反嫌俗，秋禊之乐前无俦。南园水木况明瑟，九点烟岚出庭侧。砚池一曲含风漪，倒影奇峰岳莲碧。我携禊砚适来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为我禊砚开，此峰为余砚山石。异哉此会非偶然，兰亭之人几曾得。座中名士咸叹息，复有丹青润州客。谓陆晓峰。明朝写出秋禊图，洗砚之人宜可识。"一时和者甚多，吾乡徐阆斋孝廉一诗尤妙，附记于此："春秋二七逢秋禊，故事千年人不记。鲁都赋手建安才，临河叙录兰亭字。兰亭茧纸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选楼。一时诗句总寂寞，细毡碑打蛟龙愁。秋禊主人有秋骨，白面绣衣持玉节。锦带红迎吉庆花，金樽绿泻银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觞，江月照客江花香。园中九峰欲飞去，齐吐云气天苍凉。群贤少长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军修禊三十三，公长一岁应兄事。前日公携春禊砚，新诗扬州忽传遍。今朝又作秋禊会，观者人人尽称羡。残醉江皋寄采笺，风流不让永和年。相思一夜秋兰发，花里新吟秋禊篇。"

忆自乾隆戊申岁，余尝与阆斋同客秋帆尚书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尚书擢两湖总督，余回江东，阆斋以与修《卫辉府志》，独留汴梁，送诗云："我留黄河边，送君黄河口。黄河八月浪连天，白日蛟龙挟船走。因君寄信报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来更望长安去，愁绝天涯行路难。"呜呼！以阆斋之才之美，不得中进士，入词馆，卒以从军功试为县令，郁郁以殁，可悲也。

阮芸台宫保以嘉庆元年提督浙江学政，诸生中有长于一艺者，必置高等，赏叹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学奋兴，为一时之盛。宫保尝试湖州，赋《秋桑》诗，和者数十家，有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黄比似菊衣痕，几树萧疏荫荜门。材美早需当世用，价高留待异时论。御寒只为苍生计，历久空余直干存。多少绮罗丛里客，何曾根本与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减却茅檐一片阴。但使阳和调晚节，几曾经纬负初心？春闺自昔相须急，寒士于今得庇深。菊秀兰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疏林。”便尔吐属不凡，颇有霖雨苍生之志。不数年，果中乡榜，成进士，今官翰林侍读学士。

长白斌少仆良，为前任两江总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庆己卯、辛巳之间，官苏松粮道，驻扎常熟。署后即虞山也，有小楼可以望远，题曰“辛峰一角楼”，与吴中诸名士读画论诗，殆无虚日。自题一联云：“群彦集东南，有温李诗才，荃熙绘事；高楼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岭晴云。”年未四十著书盈尺矣。《过拂水山庄》二首云：“江总归来白发新，劫灰余烬恋无因。风骚坛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陈。貂珥苦思推辅座，蛾麋甘让作完人。孝陵铜狄苔花冷，词馆空吟旧院春。”“海天闲话感沧桑，犹有交情忆孟阳。泪化绛云红踯躅，诗题拂水绿荒凉。彦回有寿宁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禅悦简栖聊自慰，东风愁杀柳枝娘。”

吴杜邨观察名绍浣，其祖父俱业鹾，至杜邨与其兄苏泉俱中进士，入翰林。杜邨诗不多作，亦无专集，而笔甚逋峭。尝记其《舟中感怀》二首云：“枫叶兼芦荻，纷纷满客舟。水云千里白，风露一天秋。独宿同孤雁，愁怀寄远鸥。披衣人不寐，剪烛数更筹。”“江湖天地阔，感慨别离多。壮岁犹如此，衰年更奈何！怀人看落日，倚枕发高歌。长啸惊龙蛰，寒风起碧波。”七言如“乡思暗随灯影动，客愁齐逐雨声来”，“乱山钟响僧归寺，古渡灯昏月满船”。《咏梅花》云：“山间月黯谁横笛，江上春寒独掩门。”又《寒夜》云：“众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辅国公裕瑞为豫亲王弟，自号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学斋，有亭台花木之胜，一时名士如杨蓉裳、吴兰雪辈皆与之游。所著有《萋香轩吟草》一卷，十额驸丰绅殷德称其诗清华幽艳，是能熔铸长吉、飞卿而自成一家者。记其《滦阳道中》云："一马长驱挂玉鞭，清秋风景倍萧然。野蛾乱落荒林雪，山鸟斜冲古寺烟。雀舌宜烹疏雨夜，豆棚欲话晚凉天。无眠静对寒檠影，起视云边月正圆。"殊清新可喜。主人尝赠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师冬日八咏》及《春游八咏》诸作，诗甚长，未录也。

婺源齐梅麓庶常彦槐，散馆后出宰吾邑，未及数载，即赋归田，遂卜居阳羡，为侍养计。于其行也，余为刻坡公《种橘帖》赠之。其《留别梁溪》诗四首云："抚字催科两弗堪，八年竽滥大江南。政难言美差无恶，吏岂能廉只不贪。苗长但须除一莠，马蕃焉用禁原蚕。此生足傲东坡处，腹贮山泉百瓮甘。""年年清兴在春深，扃户重将旧业寻。校士可能持玉尺，论文谁与度金针？伫看骐骥骧云路，莫遣鸱鸮集泮林。毕竟词章总余事，读书须得圣贤心。""可怜秋旱稻苗枯，火急符书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终赖郑公图。圣恩浩荡如天大，乡俗敦庞自古无。推解不缘诸父老，哀鸿安得命全苏。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恩赈外，邑之殷富捐资接济，不下十四万缗，全活饥民无算。""一桥一墓五年修，点缀青山与碧流。俗变荆蛮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鸿山，岁久倾圮，予募资修葺。名题丰乐忆滁州。自注云：望亭桥旧名龙汇，久圮，予以赈余之钱兴修，改名丰乐。平川日落渔樵渡，寒食花开士女游。俯仰之间已陈迹，他时还念故侯不？"

袁简斋先生通、迟两公子，虽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诗。迟子名寿芝者，年未弱冠，稿已笋束。记其《游栖霞寺》一联云："清静尚嫌禽作语，玲珑谁与石争能。"颇有乃祖家法。又铅山蒋心余先生曾孙名志伊者，号小榭，能诗。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灵席上。有《题小红雪楼诗卷后》一律云："续书香海记前回，曾见山阳旧雨来。小草每依庭际长，寒花独向画图开。春风自扫元卿

径，尊酒谁倾杜叟醅？赢得词人题妙笔，欲招黄鹤醉江梅。”俱可谓善承家学者。

东乡吴兰雪舍人有姬人绿春，本苏州人，生长盛京。性修洁，爱贞静，善画兰，法陈古白，又能诗，舍人甚爱宠。死时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赋诗云：“冷暖相依仅五年，不应草草赋游仙。早知一病无医法，何苦三生种夙缘。嫁日欢娱如梦里，殓时明丽倍生前。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深春妍暖似秋凉，池馆萧闲接洞房。瓶水浸开红芍药，鬓花簪遍白丁香。虫声呜咽吟幽砌，树影玲珑画粉墙。即用绿春旧句。佳句而今零落尽，但思清景亦沾裳。”“缟衣一换泪先倾，奉母艰难百事并。望远魂消归棹影，追逋梦怯打门声。卖文辛苦怜何补，投绂蹉跎悔未成。孤负同心谋养急，劝抛微禄办归耕。”“津门迢递隔江关，旅泊经春苦未还。廿四花风蝴蝶瘦，一双人影鹭鸶闲。衣香小立飘隋苑，泉味同尝爱惠山。输与梁溪唐孝女，白头卖画尚人间。孝女以卖画养亲五十余年。”“带围宽尽旧湘裙，支枕哀吟未忍闻。双颊断红疑中酒，一梳浓绿怕消云。翻书风过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为爱梅花犹强坐，寒香禁受两三分。”“夜半天风沸海潮，仙舟彩伴似相邀。殁前一日，梦中买舟与姊偕行。买山只道成偕隐，临水何堪诵《大招》。心力无多愁易尽，聪明太过福难消。他生合作痴儿女，莫忆前身是翠翘。”其余妙句甚多，不能尽录。

渔家晒网，每于古戍沙滩、斜日西风之下，鳞次栉比，而青山每为所掩。亡友蒋敬斋有《渔家乐》诗云：“莫教晒网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经人道。敬斋名溶，长洲诸生。年二十许，辄喜讲道学，言语坐立不苟。尝自制寝衣，长六尺余，本《论语》所谓“长一身有半”也。余笑谓之曰：“古之寝衣，似即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斋愕然曰：“吾过矣，吾过矣！”至于下拜，其风趣如此。

钟祥彭毓圃名志杰，以孝廉作宰浙江，任乌程十年，有惠政。尝捐俸刻陈无轩《湖州诗录》三十六卷，为一时所称。毓圃能诗，而尤工于五字。《道场山》云：“断山云为补，浅涧月能添。”《梅雨》

云：“竹翠摇新影，溪流没旧椿。”《送友人》云：“双鹤去不返，孤云还几时？”《晚晴》云：“古树含云润，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庆长，字五云，亦能诗，余为书“题裙室”三字赠之。

扬州阮梅叔明经，为云台宫保之弟，年未弱冠，即能诗歌，为艺林传诵。所刻有《珠湖草堂诗》四卷。余最爱其“万树红连斜照外，一峰青插白云中”之句，此吴澹川《南野堂笔记》、杨芸士《述郑斋诗话》所未采也。

邹君春帆与余同庚同月，先后一日而生，自幼相爱。工于帖括，屡困小试。偶过其书斋，有咏落花诗，尚未脱稿，起句云：“花落客心惊，小园鸟乱鸣。春光原是梦，流水本同行。”读未毕，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种语耶？”春帆笑而不答。即于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诗谶。

顾西轩名铣，同乡东湖荡人。余十七八岁时，尝与同寓吴门之石榴亭，有鲍子知我之感。记其《樱桃花》诗云：“频年作客缘何事，每到春来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觉。

张铁琴彰，长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见。余长其一二岁，每与谈论古今，辄以张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铁琴有诗云：“嫣红姹紫弥天下，关系苍生只此花。”其抱负如此。不数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杨廷锡，吴县光福人。少工诗，语能动人，句必有味。

《月下独酌》云：“杯中有影人成耦，天上无云月不孤。”《春闺》云：“春来心事凭谁问，惟有帘前双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惯经风雨，却傍疏篱护落花。”皆妙。死时年三十，惜无存稿。

纪存

先曾祖奉麓公，当明鼎革时，年仅十三，随先高祖避难阳山白龙庙，至本朝顺治三年，始回故里。尝筑归鹤庵以自寄，即今西庄桥西岸之观音庵也。庵门正对阳山。《苏州府志》云："阳山一名四飞山，又名秦余杭山，实一山也。"公有诗云："一巢重结古荆蛮，真似苏耽化鹤还。忍弃先人栖隐处，故教门对四飞山。"其二云："烽火惊心事已非，翻身云外作孤飞。故园犹有前朝树，留得清阴待我归。"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孙。

余有一扇，画折枝杏花，秋帆先生书一绝于上云："上林佳处午桥边，半染红霞半著烟。记得曲江春日里，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过京口，王梦楼太守见之，又书《桃花》诗于后云："桃花一树艳猩唇，独占名蓝似海春。误入溪流原有路，重来门巷竟无人。迷离夕照红如梦，怅望天涯绿少邻。我愿大千花世界，有花开处尽诠真。"《随园诗话》载严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后花如许，记得来时路也无？"谓其暗中用典，绝世聪明。余以为不如太守之"误入溪流"一联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辄以醇酒妇人为结局者，不一其人。随园先生入翰林时，年才弱冠，散馆后改为知县，简发江苏，历知沐阳、江宁诸县事，有政声。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满天下。而于好色两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吊先生诗云："英雄事业知难立，花月因缘有自来。"实为先生补过也。

团扇之名甚古，汉时已有之。有明中叶，乃行折扇。至本朝为尤盛，遂不复知有古制矣。阮芸台先生于嘉庆丙辰提学浙江，尝得一古团扇，有马和之画，杨妹子题，因依式仿制，以赏诸生之高等者。时钱塘陈云伯大令尚为秀才，岁试赋此题，有云："江南三月春风歇，樱桃花底莺声滑。合欢团扇剪轻纨，分明采得天边月。南渡丹青待诏多，传闻旧谱出宣和。入怀休说班姬怨，羞见曾怜晋女歌。班姬晋女今何有？携来合付纤纤手。阑前扑蝶影香迟，花间障面徘徊久。楼台花鸟院中春，马画杨题竟逼真。歌得合欢词一曲，不知谁是合欢

人？”先生阅此卷，大为称赏，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诗课》及《定香亭笔谈》。不二十年，团扇之制遂行满天下。余亦有《团扇》诗赠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时，制成团扇寄相思。时来毕竟如公少，明月清风一手持。”

余年十七，尝受业于金安安先生之门。先生时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赋诗作书自课。偶命诸公子分赋瓶菊诗，余亦分得堂字韵，有云：“寄人篱下非长策，喜带新霜入画堂。”先生为之击节叹赏，谓诸公子曰：“此生出笔，颇有作意，将来必能自立者。”呜呼！余一生坎坷不遇，岂能自立耶？追忆师言，辄呼负负。

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其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所谓穷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闺秀张文媖子也，有《春日感怀》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伤。雨际孤花难着力，风前归雁不成行。缊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多少闲愁何处写，满庭芳草易斜阳。”又王坦庵《春感》云：“韶华如绣艳阳天，春到贫家亦枉然。破屋正愁连日雨，荒厨已断昨宵烟。鸥团穷海刚三载，燕返空巢又几年。满地蓬蒿人过少，临风独立耸吟肩。”呜呼！安得广厦千万间，留此辈人暖衣饱食，饮酒赋诗，快乐以终其身耶？

一官匏系，垂老离家，此人间最苦之境，顾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为乐，亦未可知也。陈石桥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闽中别兄》一首云：“十载离家音信稀，间关执手见还疑。风尘到老境非昔，儿女来前名不知。旧里半凋闻欲泪，余生相见语多悲。饥驱明日又将别，立马斜阳涂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卖花者，其香扑鼻可爱，拟将此意采入诗中而未得也。偶见市中挂一楹帖，有“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

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诗有无心讥刺，而拈来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门，每于四五月夜，独宿舟中，听蛙声喧杂，终夜不寝，偶书绝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声阁阁最凄凉。荒江月落天将晓，不辨官私闹一场。"一日在长安，有某冢宰见之，笑曰："此诗当为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惊，遂谓："草茅下贱，何敢妄议时事？偶然得句，实出无心。"此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也。

唐守之尝题《渔翁失网图》云："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然余尝见人有营营于名利场中者数十年，至白首无成，依然故我，则不如困守固穷之为得也，故有诗云："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程鱼门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网由来撒最多。"与守之之诗正相反。

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黏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汪春亭《咏灯花》云："影摇素壁梦初回，一朵花从静夜开。想到春光终易谢，搅残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馆愁同结，红到三更喜乱猜。颇觉窗前风露冷，斯时那有蝶飞来。"吴野渡《咏红蓼花》云："如此红颜争奈秋，年年风雨历沧洲。一生辛苦谁相问，只共芦花到白头。"吴信辰《咏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绕砌多，大风一起奈卿何！"高桐邨《咏牵牛花》云："莫向西风怨零落，穿针人在小红楼。"皆妙。

客中夜宿，秋蚊未靖，虽悬幛子，倚如长城，而一蚊阑入，则不寐通宵。其时新凉退暑，残月窥人，四壁虫声，百端交集，实难为怀耳。余尝有诗云："十年落魄未成归，心事如云淡不飞。一个秋蚊缠客梦，半窗残月冷宵衣。拟留诗卷才难副，欲薄功名计亦非。惟有一封凭去雁，为传亲故莫相讥。"因诵宜兴储长源之"灯摇旅思风盈幔，虫语秋心月半墙"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尝论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无有一定。张帆者自然在前，摇橹者自然在后，然而亦看风水之顺逆，江湖之险夷，居先者固可羡，落后者亦未为失也。偶赋《前舟叹》二首云：“前舟后舟一时发，摇摇共指天边月。须臾月晕生长风，前舟张帆如执弓。霎时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云起。欲卸长樯势未能，载得百人同日死。后舟闻变追前舟，无那沧江水急流。看他倾覆不得救，吞声踯躅心烦忧。”“前舟张满帆，后舟滞沙滩。前舟忽破山脚石，后舟反过前舟前。人间风浪何浩浩，为吉为凶未能保。总看收帆到岸时，区区前后何足道。”

摘句

《隋书》载炀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杀身，此古人忌才过甚也。即如谢灵运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庾信之“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语耳。近日诗家愈出愈奇，命意鲜新，立辞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烟波双鬓老，风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还停水上，山已堕云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诗成海月圆”，杨谷帘之“柳摇春雨暗，江涨水云流”，张瑶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叶得秋先”，范履渊之“橹声摇夜月，帆影落晴波”，商响意之“蜂巢当午闹，蚓壤趁凉歌”，俞楚江之“红怜花别样，绿爱柳当初”，刘企山之“缺月依桥断，孤云背郭流”，赵仁叔之“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童二树之“晴流鸣断壑，山影卧空田”，黄星岩之“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樽”，许子逊之“钟声凉引月，江气夕沈山”，李维饶之“峡雨无朝暮，春风有别离”，吴杜村之“落叶疑疏雨，秋云学远山”，储玉琴之“伴佛灯双穗，窥人月半环”，汪泽舟之“木落山无障，江流月有声”，吴师石之“断崖残雪补，清磬夕阳浮”，周东标之“疏雨下黄叶，秋风剪绿葵”，汤述庭之“行共孤云懒，归输独鸟闲”，赵味辛之“水清鱼入定，山古树无花”，吴象超之“白云留晚磬，黄叶卷归

樵”，秦大樽之“风梳平野树，云涌一楼山”，储长源之“雪晴春有态，山活翠难名”，庄印三之“寒乌依夕照，落叶碎秋声”，张仲子之“门临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风之“夜雨洗村径，晓风开稻花”，何秋山之“白头增旧感，黄叶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随春树远，水带夕阳流”，缪牧人之“江连三楚白，山接九华青”，李少白之“一鸟翻云外，千峰落马前”，夏濒江之“病因看月减，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绿余三迳草，红露半墙花”，龚素山之“夜从花影转，秋带树声听”，孙涟水之“江光摇佛面，石色上僧衣”使阿嬷见之，又当何如嫉妒也！

本朝七律，金声玉振，不特胜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谓极一时之盛。国初诸公无论矣，就余所见闻者，如王少林《大梁怀古》云：“三花树色开神岳，万里河声下孟门。”黄浩浩《秋柳》云：“小驿孤城风一笛，断桥流水路三叉。”何南园《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黄野鸿《清明》云：“村角鸟呼红杏雨，陌头人拜白杨烟。”浦翔春《野望》云：“旧塔未倾流水抱，孤峰欲倒乱云扶。”鲁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鸠争落，野店墙头花乱开。”汪泽周《赐书楼眺雨》云：“亭远忽从烟际出，楼高先觉雨声来。”史位存《汴梁道中》云：“云垂平野星初上，马走春沙夜有声。”《有感》云：“扑蝶会过春似梦，湔裙人去水如烟。”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随意绿，花知客意入帘红。”石远梅《山海关》云：“万顷日华浮海动，九边风色卷沙来。”汤述庭《闲居即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举杯喜见月当头。”郭频迦《即事》云：“月与梧桐寻旧约，秋将蟋蟀作先声。”《春感》云：“三月落花如梦短，一湖新涨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旧恨萦三月，细雨斜阳送六朝。”林远峰《灵隐寺》云：“灵泉百道飞凉雨，古磴千盘入乱云。”皆妙。又如曹栋亭之“三秋月色临边早，万马风声出塞多”，张崑南之“松间细路通僧寺，花里微风扬酒旗”，朱子颖之“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石晓堂之“窥鱼浅渚翘双鹭，待渡斜阳立一僧”，邱学敏之“山连齐鲁青难了，树入淮徐绿渐多”，李啸村之“春服未成翻爱冷，家书空寄不嫌迟”，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随梦

醒，残灯多半为诗留”，刘春池之“道在已时惟自适，事求人处总难凭”，凌香坪之“春风久负青山约，旧雨难寻白鹭盟”，吴尊莱之“莫云抱郭霾红树，寒雨连江冻白鸥”，储长源之“春衣乍暖飞蝴蝶，绿酒初香荐蛤蜊”，刘元赞之“三春乡思先花发，万里征人后雁归”，“秋水怀人枫叶落，蓬窗卧病雨声多”，庄印三之“青溪渡口余三户，黄叶声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怜残鬓短，闲云应笑客程忙”，吴退庵之“树碧两行临曲水，天青一角见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维前度树，斜阳已挂右边楼”，汤衎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东风已觉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骖鸾归碧落，风清有鹤响空山”，林汉阁之“窥客挑灯来黠鼠，移秋入户有寒蛩”，王饶九之“两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红叶夕阳村”，吴梅原之“愁消白下鹅儿酒，人在青山燕子矶”，黄賸山之“人间万事成秋草，我辈前身是落花”，仲松岚之“吴楚帆樯随树没，金焦山色上衣来”，郑芸书之“绝壑冻云栖古塔，枯僧破衲补斜阳”，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阵，曲为自度唱无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开”，顾兰厓之“苍苔满径客稀过，凉雨到门僧未知”，冒葚原之“废苑春来花自发，空庭月落鸟相呼”，汪可堂之“三径春归花似雪，一斋人静日如年”，汪周士之“径仄秋花迎客座，夜深凉月恋人衣”，石晚晴之“瘦马踏干黄叶路，寒钟敲碎白云峰”，吴玉田之“山色和烟沉远浦，潮声挟雨吼沧江”，顾兰晖之“万种羁愁当夜集，一年乡梦入秋多”，曹剑涵之“别浦帆归千树碧，隔篱人语一灯红”，王耔园之“报喜灯花红一夜，相思春水绿三年”，阮梅叔之“脚底白云双屐滑，担头红叶一肩春”，吴云坡之“烟迷古塞晴疑雨，云拥深山昼亦昏”，朱天饮之“娱人可爱当窗树，留客遥看雨后山”，常蹇斋之“秋从夜雨窗前听，月在美人楼上圆”，吴苍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泪，白头知己更无人”，徐春圃之“炼句每存千载想，看花不放一春过”，徐德泉之“家无储蓄期邻富，邑有流亡望岁丰”，黄少渊之“芳草池塘寻旧梦，落花庭院算残棋”，如此类者甚多，摘之不尽。又赵瓯北先生集中有拟老杜《诸将》之作，张船山太守集中《有宝鸡县题壁》诗，长歌当哭，俱不可不读也。

卷九　碑帖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师太学仪门内，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广径尺余，形似鼓而顶微圆，其一如臼，相传为周宣王猎鼓也。初弃陈仓野中，按《续汉·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辛氏三秦记》云“陈仓有石鼓山，鸣则有兵”并非上有石鼓旧文也。今金石家辄曰陈仓石鼓者，恐误。唐郑余庆徙凤翔县学，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大观二年，徙汴京国学，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其金，置大兴学。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国学。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仅存者二百八十余字而已。谓为周宣王鼓者，韩愈、张怀瓘、窦臮也；谓为文王鼓至宣王刻诗者，韦应物也；谓为秦氏之文者，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者，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者，赵明诚也；谓为成王鼓者，程琳、董逌也；谓为宇文周物者，马定国也：故王伯厚皆驳正之。至杨用修云得李宾之家唐人拓本全文，恐是升庵伪造。今阳湖孙渊如观察竟取杨本刻诸虎丘孙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纯皇帝以乾隆庚戌亲临辟雍，见石鼓漫泐，为立重栏以蔽风雨，即以原文集为十诗，再刻十石，并御制《石鼓文序》，仍从韩愈定为宣王时刻。圣训煌煌，垂示万古，真艺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时已亡，今所传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据宋人刘跂模拓，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读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据《集古》、《金石》二录，犹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庙灾，则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庆乙亥岁，前泰安令蒋君伯生赋闲无事，独游岱顶，闻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车水寻觅，果得残石两小块，审之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拓数十纸，以贻海内博雅君子，则有翁覃溪阁学、阮云台宫保、梁茝林方伯、孙渊如观察俱赋诗作跋，为一时佳话。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玡台刻石

琅玡台刻石，十二行，计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百六十里，三面临海，即琅玡台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载《史记》，凡七处：峄山、泰山、琅玡、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是也。惟峄山之文独阙，故宋时郑文宝补刻之。元至正间，鲁人申屠驷又以会稽刻石模于绍兴府学。余又尝得徐铉所模碣石门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实可补《史记》阙文，而学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过也。

新莽天凤刻石

山东邹县野田间新出王莽时天凤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后有“后子孙毋坏败”六字，似是墓间石也。今五经博士孟公继烺移置孟庙。嘉庆庚午春，山东金乡县马进士又于巨野县之昌邑聚田间得残碑一段，仅存铭文，上下亦不相连续，有云“宣仁播威，赏恭纠慓”，又云“奋旅扬旌，殄灭丑类，勋烈焕尔，聿用作诗”云云，似此人以武

功而显者。惜无纪年可考，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汉燕然山铭

吴江翁海村征君惠余双钩《燕然山铭》，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楼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庆云，世未易见。余细审之，谓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旦之作氏，冠之作寇，铄之作烁，㬎之作㬎，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于汉隶，必有精鉴，即是重模，亦非近时人所能为之。案此铭《集古》、《金石》二录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俱不载，惟刘球《隶韵》引模数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孙克宏《金石志》皆谓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绝无传拓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是碑旧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片石无存。海内所传，惟有两本，一为商丘宋氏漫堂所藏，一为华阴王无异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拓本之先后。近阮云台宫保又得一本，云是宁波天一阁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后矣。宫保尝自刻一石于雷塘祖茔，并将欧阳《集古录》跋语真迹附刻其上，可谓嗜古者矣。

汉玄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

是碑旧藏吴门蒋韵涛学博家，前阙四十八字，后有丰道生题跋，

知明时与《夏承碑》同藏于吾乡华东沙氏，即真赏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从韵涛侄春皋明经双钩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顾南原作《隶辨》时所未见。

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议郎蔡邕与堂溪典、马日□、张驯、韩说、单扬等奏求正定诸经，而刻至光和中。寻遭董卓之乱，焚烧洛阳宫府官舍，碑已残阙。后魏武定四年，由洛阳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从鄴城移至洛阳。隋开皇六年，又从洛阳徙至长安。转移迁徙，碑益漫灭，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洪氏《隶释》所载，不过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偶于书肆中购得旧本《管子》一部，中夹双钩五六纸，率皆残阙不全，细心寻绎，得《尚书·洪范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鲁诗·魏风》七十三字、《唐风》三十一字，《仪礼·大射仪》三十七字、《聘礼》廿八字，《公羊·隐公四年传》十八字，《论语·微子篇》百七十字、《尧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余字，不详何人所摹。惟视《管子》第一本上有国初徐树丕印记，则知为墙东老人所钩无疑矣。故翁覃溪阁学有诗云："《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盖纪实也。自余模勒之后，南昌学宫有重模本，绍兴学宫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编》亦载之。五十七年，余北行过济宁，钱塘黄小松时为运河司马，又藏有旧拓《尚书·盘庚》五行，《论语·为政》八行、《尧曰》四行。小松属余并刻之，均为艺林罕见之宝。

汉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赵氏所藏，世无第二本。洪氏《碑图》云："碑十六行，石已断剥，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题名四行，行四人。"然则洪不言有阴者，是题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张瘦铜、孔荭谷、孙渊如诸先生俱为考证，实存四百九十九字，较《隶释》少二十五字，此本却多出七字。审其用笔之妙，较《张迁》结体相似，而苍劲过之，汉隶中能品也。

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中平二年

是碑系旧纸旧拓，亦是人间希有之物。据《隶释》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书"、"惠"两字，洪氏所无也。

汉郭有道陈仲弓碑建宁二年

《郭有道》、《陈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谓无愧辞者，惟两碑久亡，欧、赵亦未之见也。今山西介休驿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国初傅青主重书，后郑谷口又书一碑，与傅书并峙，故顾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陈仲弓碑》世亦无有，洪氏所载惟有《太丘长陈寔坛碑》。嘉庆元年，余偶书一本赠山阴陈雪樵骑尉，骑尉遂以刻石，因椎拓数百纸，传播坊间，不知何时流入海外，日本人视为原刻，戊辰、己巳之间，寄信中华海舶，一时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书翻刻以应之。海外人以耳为目，不知真伪如此。

汉淳于长夏承碑建宁三年

吴门陆谨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阙“化行”以下三十字，后有丰人叔、杨景西二跋，即吴山夫双钩之所自出也。王虚舟所见亦即此本。明嘉靖间，是碑与《娄寿碑》俱吾乡华东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

此碑是黄小松司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为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数与《隶释》相符，惟笔画间稍有讹处。江秋史侍御尝释出数字，可补洪氏之阙。

汉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额曰“汉故小黄门谯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审其结体用笔，其为重刻无疑。洪氏亦载此碑，“优游”下似是“氐”字，盖借作京邸之“邸”也；“丧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验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证《隶释》之误。

汉圉令赵君碑初平三年

往时见海盐张芑堂征君案头有此碑，是全张未装者，既复见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张。洪氏云碑在南阳，即今河南之南阳府。数年之内凡两见，似此碑犹在人间，或隐于荒山穷谷间，难以寻觅耳。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吴门春晖堂陆氏，友人王晋康示余《樊敏碑》，视其拓本，的是原刻，为临一过而还之，以为坊间尚有也。后数年欲购不得，当面错过，至今犹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芦山县，后山阴李松云先生知雅州，屡有书托其寻访，终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节署，晤武威张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芦山，完好如旧，又知《高颐碑》在绵州之德阳县城外大路旁。则诸汉碑之存于人间者自亦不少，特无好古之士为之传拓耳。

汉酸枣令刘熊碑

郦道元《水经》载酸枣城有县令《刘孟阳碑》，即是碑也。曩时见歙县巴隽堂氏有双钩本，既又见扬州汪容甫家有宋拓原本，虽经残蚀，其字较多于巴氏，且有出于洪《释》之外者。后江秋史又为双钩，以巴、汪两家合参之，然总缺上半截。后见明州天一阁旧拓本，有“君讳熊字孟阳”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等字，则知江秋史所钩是下半截也。

汉杨氏四碑

《太尉杨震》、《沛相杨统》、《繁阳令杨君》、《高阳令杨著》四碑，欧、赵、洪氏俱有之，惟罕见拓本。嘉庆元年春，青浦王兰泉司寇游西湖，携于行箧。时余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司寇出以见示，观其刻画显著，神气不侔，且字多别体，与《隶释》不合，当是宋人翻本。

两晋六朝碑

两晋、六朝之间，最重书法，见于《晋书》、《南》、《北》诸史，而碑刻无多。今所传者惟《刁遵》、《司马绍》、《高植》、《高贞》、《高湛》、《元太仆》以及《孔庙》、《乾明》、《贾使君》、《郑道昭》、《启法寺》、《龙藏寺》诸碑最为烜赫。其时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论之，大半为俗工刻坏。故后人皆宗唐法，而轻视六朝，殊不知唐初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则曰："譬诸友朋，但择贞贤可交而已，遑问其乃祖乃父乎？"

唐观音寺碣

陆德明为秦王世民撰《观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谓秦王平王世充、窦建德，班师凯旋，驻鞞广武。值夜雨作，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见观音菩萨全身毕露，王顿首拜瞻，乃建此寺。观此已开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谓德明著《经典释文》，世称儒者，何乃作此语，为后世口舌乎？援儒入墨，当自德明始。

唐化度寺碑

欧阳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药撰文，世无全本。案解大绅《春雨集》载河南范谔跋语，云庆历初，其高王父开府公讳雍举使关右，历南山佛寺，见砌下有石，视之，乃此碑也，叹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会石中有宝，破而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问之，僧以实对，石已分三段，乃取数十缣易之以归，置于里第赐书阁下。遭靖康之乱，范氏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罢后，好事者始拓之，已而碎其石，又分为数片。今世所传宋拓本，皆是也。《宋潜溪集》谓当时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乏率更精绝之气。则今世所传宋拓者，恐未必尽是原石耳。

唐孔子庙堂碑

虞永兴《孔子庙堂碑》有两本，一在西安府学，一在城武县学，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彦超所刻也，至元、明时已剥蚀不全矣。往时见商丘陈伯恭学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尝缩临，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书《醴泉铭》，自宋、元、明以来为艺林所重，几至家弦户诵，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拓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残阙，又经俗工洗凿，满纸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时闻吴门蒋氏有佳本，据唐拓刻之，一字无损，然未见原拓，不敢信也。惟吾乡秦氏有旧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坚者遂取翻刻，以售于人，谓之秦板。今坊家锦装檀匣，转相售易，所称宋拓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砖塔铭

《砖塔铭》明末时始出土，石已分为三块，近则愈拓愈坏，又亡去百二十余字，无全本矣。然得片纸只字，犹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劲有法，在欧、褚之间，故学者纷纷，遂为名碑，可见古人用笔，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寻也。撰者为上官灵芝，其下惟有“敬客书”三字。学者谓敬客当姓王氏，或又以敬客为方外者。余独不谓然，撰文为上官氏，则敬客亦姓上官无疑，与《李辅光碑》“巨雅书”同一例。今吴门重刻有十余本，皆以西纸拓之，以充原刻，可发一笑。

唐郎官石记序

张长史以草书得名，世谓之草圣，惟《郎官石记》是真书，太仓王敬美家有一本，为天下所无，董思翁尝模入《戏鸿堂帖》者是也。嘉庆乙丑岁，余在京师，南海叶云谷农部以此见示，后有王济之、元美、敬美诸跋，余为双钩一本藏之。近日吴门顾湘舟上舍又取双钩重模一碑，立于苏州府学尊经阁下，以存长史旧迹云。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

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有二，一为李思训，一为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础，明万历初，宛平令李荫于署中掘地得之，后为王京兆惟俭取去，今所存惟二础。康熙中有宛平令吴涵者，移置顺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载之详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吴门蒋春皋氏，一藏歙人罗养芝家，相传俱是唐拓，余犹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庆元年六月，余尝双钩蒋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报以诗云：“触暑吴阊蒋径闲，手模唐拓《李碑》还。心驰六础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对湖山盟北海，肯随董莫跋张寰。此碑莫廷韩得自张寰，各有手跋。《石经》重晤中郎后，扁二邕斋待我颜。梅溪尝手模蔡中郎《石经》，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题其斋扁。”“燕山名迹几人知？郭逸钩模复许谁？借问群鸿戏海意，董文敏曾模入《戏鸿堂帖》。何如衣带过江时？毕涧飞跋称恽南田蓄一旧本，尝缝入衣中，以防失坠，云云。贞珉元气凭君得，落笔精微不我欺。今日钱君新拓出，重开仙鹤伏灵芝。”越四年，余至京师，毗陵胡蕙麓为宛平令，即以余所双钩者刻石，署壁仍书李荫旧题，曰“古墨斋”。蕙麓闻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与法梧门祭酒共观新刻，两公又赋诗见赠，为一时佳话云。

唐滑台新驿记

李少温《滑台新驿记》不载于诸家著录，似碑亡久矣。吴门贝简香氏得一旧本，有元人吾衍跋语，遂摹之砖板，可以乱真。又《缙云县城隍庙记》有重刻本，在今常熟县城隍庙戏楼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郑公刻，邑人徐栻有记。

唐麻姑仙坛记

南城县有《麻姑仙坛记》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为鲁公原刻。其小字者则赵明诚所云庆历中一僧所书，黄鲁直犹能道其姓名也。自欧阳《集古录》称之，咸以为鲁公亲手书，至陆放翁比之羊叔子岘山故事，亦过矣。试观鲁公书碑，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敬之家庙》、《臧怀恪》、《中兴颂》、《宋广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颜氏家庙》诸碑，有书大小两本者乎？则永叔所谓“愈看愈妙”者，不过一时兴会语，不可遂为典据也。今曾宾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旧拓。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

余家有《开成石经》旧本，其用笔绝类欧阳率更，可备书家一格。《旧唐书》讥其字体颇乖师法，言其与经文相淆杂，非议其书法也。故顾宁人尤诋之，而不知原刻残阙，为后人修改补缀，以至鲁鱼莫辨，顾氏未见原刻，但凭修改之本而驳诘之，误矣。乾隆壬辰岁，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见诸碑率弃榛莽，瞻顾叹惜，始议兴修，赖以不坠。第卷帙浩繁，椎拓之难，装池之费，不能家置一部也。兹记

其目录于此：《周易》九卷，计九石；《尚书》十三卷，计十石；《毛诗》廿卷，计十六石；《周礼》十一卷，计十七石；《仪礼》十七卷，计二十石；《礼记廿卷》，计三十三石；《春秋左传》三十卷，计六十七石；《春秋公羊传》十二卷，计十七石；《春秋谷梁传》十二卷，计十六石；《孝经》一卷，计一石；《论语》十卷，计七石；《尔雅》三卷，计五石；又《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广三四尺不等，都计六十五万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国学《石经》即仿《开成》旧式也。

四唐碑

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唐碑四种：其一为《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福墓志》，开元十二年。其二为《京兆府美原县尉张昕墓志》，开元廿四年。其三为《内侍省内常侍孙志廉墓志》，天宝十三载。其四为《游击将军守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左龙武军宿卫上柱国张希古墓志》。天宝十五载。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冈口登舟，乘黄河南下，曾将四碑带回，安置乐圃之赐闲堂。至嘉庆四年九月，有旨查抄，为钱塘冯鹭亭编修购去，道光六年，又为嘉兴张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

吴门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汉、唐之碑绝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会昌二年九月僧契元书；又一幢无年月，与前幢东西对峙；又一幢亦无年月，座上有宋开禧乙丑闰中秋续刻题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庵道人法住偈语。按朱长文《墨池编》载有咸通五年于僧翰书在洞庭山者，似即此中之一也。其二在

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书，亦东西对峙。其三在甫直镇，今元和县所辖，大中八年秋崔涣书，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样。其四在常熟北山兴福寺，即唐时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陆扆行书，年月剥蚀不可辨，后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树幢僧智峰等名；一京兆全贞书，亦无年月。按钱叔宝《续吴都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间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阅县志，竟以为宋时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镇胭脂墩庵中，上刻“乾符五年岁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当弟子许亮、李帖、代赞各舍三千文”云云，计五处，余皆椎拓之。又一幢在虎丘剑池，显德五年高阳许氏建，则五代周时物矣。

后梁镇东军墙隍庙碑记

乾隆辛亥岁，余在绍兴与修府志，于卧龙山上城隍庙拓得此碑，前载表奏，次列敕旨，最后作记，时在梁开平二年，先武肃王撰文，有官阶甚长。碑以城隍为“墙隍”，以戊辰为“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后晋吴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阳，墓前三百余步，地名头城门，玉皇山即龙山也。东坡《表忠观碑》“龙山之阳，岿焉新宫”是也。碑甚丰，大约高二丈许，龟趺螭首，上有一穿额，题“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书。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剥蚀过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余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无悞。撰文者为丞相和凝，书丹篆额者则司农卿

权令询也。余尝命石工护之，作《护碑图》。碑西南三百余步名玉屏峰，峰下吴氏墓茶园之内，尚有王子《忠献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略小。据《十国春秋》，太常卿张昭撰文，则剥蚀无一字矣。相传为明时太常吴诚、尚书江澜先后占葬时所毁。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访得之。

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

是碑在临安功臣山下净度寺桑园中。碑载普光号令因，为武肃王第十九子，幼通禅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国罗汉寺，时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师，封安国罗汉寺主，加两浙僧统。龙德三年，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众讽经，乃为遗章，申辞王父，圆寂于真身宝塔寺，时年二十有四。王命归窆于锦里功臣山南，营建塔院。是碑撰书系衔皆磨灭难辨，惟有“镇东军节度使”六字及文内“业职忝词林”五字。《十国春秋》载皮光业以文字受知武肃，特赐进士第、秘书郎、右补阙，寻迁两浙观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虽残阙，而词句清丽，其为光业无疑。光业即日休子也。

蜀石经

福州梁莅林先生为江苏方伯，得孟蜀石经《春秋》残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计三页，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传，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后有翁覃溪阁学、家竹汀宫詹跋语，考之甚详，定为孟知祥广政中据蜀时所刻。曾宏父《石刻铺叙》谓为皇祐元年枢密直学士田况刻，非也。先生既赋诗于后，复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宝云。

马楚铜柱铭

嘉庆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拓得五代时《楚王马殷铜柱铭》至京师者。铭文为李宏皋所撰，吴任臣《十国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记注》皆引之。南昌相国为装池巨册，以为至宝。余题其后云："楚王树国建功多，铜柱镌书继伏波。欲识五溪平复事，誓文墨拓好摩挲。""八百年来瘴雨零，行人指点一痕青。吾家铁券今还守，敢胜溪州柱上铭"。相国见之笑曰："此的真钱生诗，不可移易他人。"

宋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石经，在今杭州府学棂星门内，左右两庑，计《周易》、《尚书》、《毛诗》、《中庸》、《论语》、《孟子》、《左传》七种，仅存八十七石。余于嘉庆初年，尝馆于两浙转运使署，府学即在其西南隅。每当春秋佳日，辄同二三知己步入学宫，遍观石经及李伯时所画七十二贤像赞。曩余仿《熹平石经》体书《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即于是时始也。案《元史》载申屠致远为杭州路推官，时有西僧杨琏真伽欲取高宗所书诸经石刻筑浮屠，赖致远力拒之。则今之仅存者，实致远力也。

宋表忠观碑

苏文忠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偰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

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模，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观废，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诸暨余懋棅为府学教授，其同年友赵石函者来视余，忽于斋旁隙地得之，计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时名士如傅玉笥、桑弢甫、厉樊榭、周穆门、丁龙泓诸公，俱赋诗以纪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诸两浙转运使秦公震钧、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粮道张公映玑、暨钱塘知县蒋公重耀，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亦各有诗文以纪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真艺林佳话也。杨文襄一清记云："表忠观诸碑十有四，徙于棂星门北之两偏。"疑此两石之外，尚有十余石，不知沦没何所矣。案绍兴旧刻所云曾孙婿杨偰者，即杨和王沂中子，代州崞县人，见《宋史·杨沂中传》，惟称曾孙婿，殊不可解。据《荣国公忱墓志》，偰娶荣国第三女，其系衔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荣国为武肃七世孙，实是第八代孙婿，何云曾孙婿耶？考古亦无此称呼也。

墨妙亭诗刻

宋孙莘老尝知湖州，汇集汉、唐诸贤名迹石刻于郡斋，署曰"墨妙亭"。东坡为作记，并赋诗刻石，中有云："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盖纪实也。《吴兴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汉、唐诸刻无有存者，惟存东坡诗一石而已。后此石亦断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阳明守仁谪龙场驿丞时得之，曾琢为砚，存十二字，见裘文达公曰修记，一时朝贵俱有诗，蒋心余七古一首尤为绝妙。其一片天启初黄石斋道周得之，亦琢为砚，存十七字，为吴兴姚玉裁所藏，后归桐乡汪氏，

当时如厉樊榭、丁龙泓、蒋心余诸公亦各有诗纪之，载吾友张芑堂征君《金石契》中。余幼时犹见拓本，今《戏鸿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旧刻重摹，非真迹入石也。

宋刻

古有碑无帖，隋开皇时尝以王右军《兰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犹在人间。唐太宗既得《兰亭》真迹，命供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各钩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者如欧、褚诸公皆临拓相尚。又《乐毅论》相传为右军亲手书刻者，其余皆纸素。所传太宗裒集二王墨迹，惟《乐毅论》为石本，当为刻帖之始。自贺季真手模右军书十卷为《澄清堂帖》以开其端，至南唐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军真迹，刻为四卷，为《升元帖》，则刻帖成部者，实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诸镇，四方图籍悉输内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遗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诏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钩模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唐人诸名迹，汇刻为《淳化阁帖》，又有《秘阁前帖》，然大半皆仿书，或唐人双钩，随意集成，未必尽是真迹也。米元章、黄长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后，法帖盛行。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僧慧超与希白临模诸帖，刻石长沙，谓之《长沙帖》。皇祐中，庐陵萧太傅汝器与其弟汝智相继宰和州之含山，得刘楚公丞相《被赐阁帖》，重模载以归庐陵，谓之《庐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请旨，乞以《淳化阁》所未备，取前代遗墨刻之，至建中靖国元年毕工，历十二年而成，凡费缗钱一百十五万，是为《秘阁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刘次庄得吕和卿阁本，临模为《戏鱼堂帖》，有释文十卷，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诏旨以《淳化》、《秘阁》二帖未有之迹入石，为《秘阁续帖》十卷，实居《长沙》、《庐陵》、《清江》三刻之后。大观初，徽宗以《淳化阁帖》漫漶，且王著标题率多舛

错，有诏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题，名《大观帖》，又增入《十七帖》、《书谱》并他帖总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楼下，为《大观太清楼帖》。三年己丑，汝州守谷阳王寀又采集晋、唐、五代名人书刻石，置于郡斋之坐啸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记，谓之《汝州帖》；会稽有翻本，黄长睿深讥其谬。又驸马都尉潘师旦所刻之《绛州帖》，刘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谓之《绛帖》、《潭帖》是也。又黄山谷所刻之《临江帖》，山谷自有释文刻于后。绍兴初，有《国子帖》，又《米帖》。绍兴十一年辛酉，郡守张斛集《秘阁》、《潭》、《汝》、《临江》诸帖，参校而成，为《武陵帖》，又《鼎帖》亦张斛所摹。绍兴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师说为镌薛尚功《钟鼎款识帖》，后郡守谯令宪又别镌王右军之《十七帖》，置于庾楼。淳熙十二年，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阁帖》，谓之前帖，又集王右军《乐毅论》不全本，与《黄庭经》起，及唐明皇、欧阳询、褚庭诲、孙思邈、狄仁傑、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德裕、毕諴、李商隐、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书，共为六卷，每一卷后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字样，谓之《秘阁续帖》。绍熙、庆元之间，太师平原郡王韩侂胄刻《阅古堂帖》；开禧二年以罪死，籍没其家，石入内府，改名《群玉堂帖》计十卷。他如吴云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宝真斋法书》，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冈军重模之《武冈帖》前后总二十卷。湖州张氏之《乌镇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澧阳所刻之《澧阳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阴陆放翁之《荔枝楼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汉《熹平石经》残字以及《黄庭》、《乐毅》、《曹娥像赞》并欧、虞、褚、颜小楷，谓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间，曾宏父所刻之《凤墅帖》及《续帖》，前后共四十册，置吉州凤山书院，七年乃成。云《凤墅》者，刻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画帖》、《时贤题咏帖》。宋宣献之《赐书堂帖》、庐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书彦约之《星凤楼帖》、王曼庆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宝晋斋帖》、贾似道之《世彩堂帖》、太平府学之《姑熟帖》，嘉定间刘元刚集颜

鲁公诸书为《忠孝堂帖》，又留忠宣与曾无玷三帖，又宋人集诸家法书刻石为《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观》为祖本而递增递改者，亦有采集诸名家法书在诸帖之外者，亦有专刻一家者，凡此之类，皆谓之宋刻。其中优劣之各殊，椎拓之先后，真伪之混淆无序，纸墨之浓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语也。

明刻

有元八十余年中，无刻帖者。虽如赵松雪之工书，亦惟究心二王，于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无当于意，临模亦鲜。即虞伯生、鲜于伯机、邓善之、柯丹丘、张伯雨辈善于赏鉴，亦未闻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阁帖》祖本重刻之为《泉州帖》。周宪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为主，而参之以《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书，为《东书堂帖》。晋靖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大观》、《宝晋》为主，而益以所藏，刻为《宝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谓之《肃府本》。成化间，长洲文征仲父子刻《停云馆帖》，章简甫再模之，今谓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锡山华东沙刻《真赏斋帖》，章简甫又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馀清斋帖》。天、崇间，华亭董思翁刻《戏鸿堂帖》；金坛王太史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眉公聚集苏文忠书，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书，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集临蔡君谟书，为《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陆起龙又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皆陆深书；莫方伯如忠及其子云卿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兰亭松雪十八跋》，后周东山又翻刻之。又曾见有《国朝名人书》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记何人所刻也。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

翁最得意书为《小玉烟堂帖》四卷，《莲华经》七卷，他如《铜龙馆帖》、《大来堂帖》、《来仲楼帖》、《鹪鹩馆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宝鼎斋帖》、《清晖阁帖》，皆思翁一手书也。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将内府所藏旧人墨迹，远自晋、唐，以迄本朝，编次模刻，题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又《八柱兰亭帖》四卷。嘉庆九年谕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镮之刻其叔父相国刘墉书，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又成亲王自刻所藏晋、唐、宋、元旧迹为《诒晋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于前代，涿州冯相国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祯末年，至本朝顺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仅有五卷，而题头亦未全也。自是以后，真定梁蕉林相国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国有《拟山园帖》，华亭沈氏有《落纸云烟帖》，又《赐金堂帖》，陈香泉太守有《予宁堂帖》，虞山蒋相国子名洲为山东巡抚时，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笪解元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江西曾观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飧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舍人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文敏照平生所为书曰《玉虹楼帖》十六卷，舍人孙昭薰刻舍人手书为《隐墨斋帖》十卷，长白鄂公西林为陕西巡抚时，刻有《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大令刻有《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观察刻有《平远山房帖》，云南周侍郎于礼刻有《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观察刻有《平津馆帖》，吾乡秦蓉庄都转刻有《寄畅园帖》，嘉善谢若农编修刻有《望云楼帖》，吴县谢氏刻有《禊兰堂帖》，钱塘金氏刻有《清啸阁

帖》，南海叶氏刻有《贞隐园帖》，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近昆山孙少迂刻《寿石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霁堂帖》。余与盛松云员外先刻有《诒晋斋帖》四集十六卷，皆诒晋斋主人书也。

伪法帖

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诗为米南宫诗，后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元丰纪元始戊午，终乙丑，而无壬辰，其为伪迹可知矣。更有奇者，买得翻板《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嘉庆初年，有旌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摘取旧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题跋，半石半木，汇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皆伪造年月姓名，拆来拆去，充旧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论刻帖

张怀瓘《书断》云：“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迹，无论可法不可法，辄刻之帖中以为备，则

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国，以功显，以忠著，非书家也；王荆公、陆放翁，以文传，以诗名，非书家也。藏其墨迹可也，刻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国朝名人尺牍成大部者，费至数千金，殊觉无谓。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为之，非如二王真迹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书，有名家书，有托名书，有同名书，又有并不善书而随手属笔者，亦有他人代书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书断》之所谓法帖者也。

家刻

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总角刻碑，似有来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始出门负米，初为毕秋帆尚书刻《经训堂帖》十二卷，又自临汉碑数种，刻《攀云阁帖》二册，便为海内风行。嘉庆四年己未，游京师，钩刻成亲王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复至京师，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书一鳞片爪，集成小册，为《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刘镮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为书，余时在京师，为之钩勒，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进上。十三年戊辰，为长白铁冶亭宫保刻《惟清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两儿曰奇、曰祥将余历年所临汉碑五十余种模刻，名曰《攀云阁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为相国英煦斋先生钩刻《松雪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择其尤者，辄为模刻，命曰《小清秘阁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为云间沈绮云司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谟诸书帖刻为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门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时二公俱镇闽中，为督、抚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写经堂帖》，起于钟、王，终于松雪，凡八

卷。是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是年，萧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临汉、魏隶书大小数十种刻成四卷，曰《问经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两峰嵋为昭文令，介余选集山谷大小行书六册，曰《黄文节公帖》盖蔡、苏、米三家各有专刻，而文节无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令吾邑，偶见前英相国所刻《松雪斋帖》而爱之，视相国所未备者，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是年冬，钟祥彭毓圃志杰为乌程令，余为刻《吴兴帖》六卷赠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临本《黄庭》、颜鲁公《竹山连句》及宋四家、赵荣禄、俞紫芝、张伯雨、吴仲圭、郭天锡、倪云林等书，合而为一，计八卷，以续《写经堂帖》之后。是年九月，《攀云阁帖》刻成，计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为长白斌笠耕观察取赵、董两文敏墨迹，刻为《抱冲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两年之内，为歙县鲍让斋观察刻余向所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至四年而始成。是时仪征巴朴园、宿厓昆仲索视余所刻诸帖，余因检得六十四石赠之，藏之朴园壁间，命曰《朴园藏帖》八卷。次儿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时成焉。七年丁亥，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遗墨大小楷行草书六册，为《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为肤施张河帅芥航先生刻文与可、苏东坡画竹题跋，计两大册，分装四卷，曰《澄鉴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自钟鼎款识并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诸书，各摹数字，略备体格，本为课孙而刻，亦以便初学观览，为书法之源流也。其余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如秦《会稽刻石》与《碣石门刻石》、《泰山》、《琅邪》、《之罘》、《东观诸刻石》，汉《熹平石经》残字，《郭有道》、《陈仲弓》、《杨伯起》、《曹娥》诸碑及缩本汉碑，《定武兰亭》、褚模《兰亭》旧本、《乐毅论》、《九成宫醴泉铭》、《砖塔铭》、孙过庭《书谱》之类，不可枚举，俱别载《写经楼金石刻目录》中。

卷十　收藏

总论

收藏书画，与文章、经济全不相关，原是可有可无之物。然而有笃好为性命者，似觉玩物丧志；有视为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医。余尝论之：其为人也多文，虽不知书画，可也；其为人也无文，虽知书画，不可也。大约千人之中，难得一人爱之，即爱之而不得其爱之之道，虽金题玉躞，插架盈箱，亦何异于市中之骨董铺邪？

考订之与词章，固是两途，赏鉴之与考订，亦截然相反，有赏鉴而不知考订者，有考订而不明赏鉴者。宋、元人皆不讲考订，故所见书画题跋殊空疏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玄敬、王弇州诸人，始兼考订。若本朝朱竹垞、何义门、王虚舟辈，则专精考订矣，然物之真伪，恐未免疏略。

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为赏鉴；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为好事。若以此为谋利计，则临模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与论书画耶！

看书画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为上等，妙而不真为中等，真而不妙为下等。上等为随珠和璧，中等为优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须见闻，又须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诗文有一日之短长，书画有一时之兴会，虽真而乏佳趣，吾无取也。

《清河书画舫》谓看字画须具金刚眼力，鞫盗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为不然。看字画如对可人韵士，一望而知为多才尚雅，可与终日坐而不厌不倦者，并不比作文论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气和，至公无私，毋惑人言，便为妙诀。看得真则万象毕呈，见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间，并不在学问之深长，诗书之广博也。

晋、唐名迹，品题甚少，即有品题，不过观款题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题咏，题得好益增名贵，题得不好益增厌恶。至明之项墨林，则专用收藏鉴赏名号图章见长，直是书画遭劫，不可谓之品题也。余见某翰林题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笔比拟之，是隔云山一万重矣。

国初北平孙退谷筑万卷楼，藏书甚富，而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退谷殁后，其物大半归黄昆圃家，而散于海内者亦复不少。如记中所载之唐僧怀素小草《千文》、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黄山谷《松风阁诗》、朱晦翁《城南二十咏》、贯休《罗汉》、易元吉《猴猫图》、宣和御题《十八学士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荣禄书陶诗小楷及《枯树赋》，余皆亲见之。

高江村尝言，世人之好法书名画而必欲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者何异？其言甚确。然观其有小印一枚，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见其好之笃，嗜之深，未必能作云烟过眼观也。《销夏录》中之物亦有真有伪，如苏文忠《送安国教授》诗有陈石磵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双钩廓填，而江村亦收蓄之视为至宝，何也？

收藏书画是雅事，原似云烟过眼，可以过而不留；若一贪恋，便生觑觎之心，变雅而为俗矣。试观古来收藏家，从无有传之数百年子孙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书家，前有三宋、二沈，后有文、祝、董思翁诸公，此其最著者，其余如吴匏庵、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称善书，可为案头珍玩。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

有明一代画家，盛推文、沈、唐、仇为诸家之冠，然而可传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进、杜东原、姚公绶、陶云湖、吕廷振、周东村、陈道复、王仲山、袁叔明、陆包山、宋石门、王酉室、钱叔宝、谢樗仙、赵文度、张君度、孙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杨龙友、陈仲醇、李长蘅辈，亦卓然成家。近时收藏书画者，辄曰宋、元，宋、元岂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册条幅，又为海内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从，收取明人之易为力耳。

唐

玄宗《鹊鸲颂》，纸本，高七寸八分，长五尺八寸，纸凡四接，岐缝内俱有“开元”二字小印。结构精严，笔法敷畅，迥非唐以后人所能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后俱有“宣和”、“政和”小玺，盖宋时曾入内府者。相传尚有黄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谨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册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语云：“唐玄宗《鹊鸲颂》，宋时藏于秘府，徽宗朝，有鹊鸲千数集于后苑龙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题于后。宋亡，卷遂流落民间，为指挥方明谦得之。佑谓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鸱枭蔽日、凤皇远避之时，虽有鹊鸲数万，何益于治乱存亡哉！”据此，则知卷后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经训堂帖》者，即此本。

欧阳率更《梦奠帖》真迹，计七十八字。宋时曾入御府，有“悦生图书”，则知又是贾秋壑家中物也。后有赵子昂、郭天锡二题。乾隆戊申岁，太仓毕竹痴员外曾购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梦

奠”二字非吉语，旋复还之。余时在先生河南节署，一见，后不知所归。

虞秘监书《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东阳、莫是龙、王世贞、毛澄、王鸿儒、陈继儒、文嘉、严澂诸题，又钱穀、张凤翼、献翼观款，相传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谓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高可以入《兰亭》、《头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树赋》上，其称重如此。张氏《清河书画舫》则定为米元章临本。余亦未敢视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郁冈斋帖》，经诸赏鉴家品题，自足宝贵耳。

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书于绢素，雄古浑厚，用墨如漆，迥非后人所能模仿。国初藏真定梁相国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岁，为毕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殁后，图籍星散，又为扬州吴杜村观察所有。嘉庆丁卯岁，粤东李载园太守来吴门，携有杜少陵《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其书皆狂草，如张长史笔意，而杜村观察适至，颜册亦在箧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迹，同观于虎丘怀杜阁下。余笑曰：“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介绍也。”按《新唐书》，天宝十二载，安禄山反，鲁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后鲁公以元载谤贬湖州，在大历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时也。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在上清琼宫阴阳通真秘符之前，即海昌陈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后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阙也。按《灵飞经》为唐开元廿六年玉真长公主奉敕写，元袁清容始定为钟绍京书，其说盖本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一语，然亦未能断定为钟书也。明万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吴用卿家，后思翁写《莲华经》，必展阅一过，珍如球璧。庚戌岁，思翁出所写《莲华》七卷，质于太常卿陈公增城所，每卷议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难色，乃以《灵飞》一册辅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来索《莲华》甚急，而陈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复不已，太常之子湖广参政名之伸者，遂

将《灵飞》抵《莲华》以塞其意。参政私将《灵飞》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焕留剑公案，而思翁竟未检及也。至戊辰岁，参政遇思翁于西湖昭庆寺，问《灵飞》无恙否，则已作王谢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陈氏，传至体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乡秦味经司寇素闻《灵飞》名，从中丞借观数四，中丞故为司寇门生，不得已，乃赠之。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殁后，其子静轩太史稍稍夸于人间。中丞任安徽布政时，偶过锡山，以计赚归，仍为陈氏所有，真艺林佳话也。余老友陈无轩学博曾载入《寓赏编》，与余备述甚详。是细麻纸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计六百八十五字，较诸全本，虽仅吉光片羽，而与石本对勘，则结体用笔，毫发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几及也。余年来奔走衣食，以不获一见为恨，后见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从《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并作赵松雪伪跋于后，则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为吴余山文学所购，今中书舍人谢君若农借以上石。嘉庆辛未十月廿日过枫泾镇，始观于若农斋中，摩挲石刻几三十年，一朝得见真迹，喜不自胜。他日尚拟从余山再乞一观，仅模此十二行，以补陈、曾两家之阙，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书《朱巨川告》，白麻纸本，高八寸五分，长五尺八寸六分，计三十二行，前后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玺，盖宋时尝入内府者。其鲜于枢、张可与张宴三题之后，并书《新唐书》本传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戏鸿》、《快雪》祖本也。余在毕秋帆先生家见之，后为豪贵所索，遂入京师。

《范隋告身》，绢本，高八寸，长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后有宋人跋语二十一人，元人跋语二人。今藏吴门范氏义庄，有石刻。

怀素小草《千文》卷，黄素绢本，高九寸，长八尺七寸六分。笔法严密，字字用意，脱去平时剑拔弩张之习，而一趋于自然。后

题“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字势略偏侧，正其晚年作也。后有宣、政三玺，即《宣和书谱》所载四卷之一。卷用黄素八方，每交接处，用军司马印印之。相传素师居永州龙兴寺，即吴吕蒙故宅，寺后浚井，得军司马印，故素师每作书必用是印。后有文休承一题，具载始末，严分宜《冰山录》中物也。本朝康熙中，为商丘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时归入明府。乾隆丙午岁，吴杜村太史购于京师，以赠毕秋帆先生。余尝模入《经训堂帖》，较《停云》所刻，有过之无不及处。

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一曰《金刚经》，吴门陆谨庭所藏。一曰《长寿王品迦絺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经》，吴门黄蒉圃所藏。一曰《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汉阳塔中残经，张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经》吴门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者，不一而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

罗昭谏尝为先武肃王镇海军掌书记，昭宗赐王铁券时，罗正在幕府，则谢表必其手笔也。余年十九，在吴门清嘉坊书肆中见昭谏手书《谢铁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后书“乾宁四年月日臣罗隐代脱”十一字。代脱者，代为脱稿之义也。后有刘青田一题，考之最详。国初藏励宗万家，不知何时流落吴门。当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后为粤东一客所得。屈指四十余年，至今犹在心目。

张僧繇没骨山水一幅，绢本，上列两峰，青绿相间，其下苍松三株，白云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间，落笔雄奇，出人意表。旧为宛平王相国家所藏，画之上方有禹鸿胪之鼎题记。

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着色，真唐人笔法也。本立轴，作袖卷装池，横看，自宋时已然，后有宣和、绍兴小玺及内府图书之印，并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圣旨审定及内侍卢道隆等官衔，又元张金界奴上进题名一行，项墨林家物也。毕秋帆尚书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进呈，今藏内府。

五代

先武肃王赐崇吴院长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帅”五大字，后题“龙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后又大书“都元帅吴越王”六字，下有押，犹今之画稿也。文作骈体，字径六分，绝似苏灵芝《悯忠寺碑》，盖晚唐书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来，世藏台州本家，与铁券并守。忆于乾隆辛亥岁，余在会稽同修郡志，尝借观，为双钩一通，刻《小清秘阁帖》中。至道光癸未岁，余再至会稽，则知为家薪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苏志》，崇吴寺在今吴江县充浦，前临太湖，两洞庭山在望，惟地僻乡隅，鲜有至者。他日拟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犹见五代时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于草书，见之史册，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状七行，后具押字，余前已双钩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朴诸跋皆为人窃去，惟存熙宁、元丰、元祐题名而已。中有贾平章观款，书法极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观铁券，又复摩挲者累日。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迹，凡八行，后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诸题。阮云台宫保尝以示余，余颇疑之，未为双钩，其后卒以刻石，有跋记于后。

王齐翰《挑耳图》卷，前有徽宗御题“勘书图”三字，又“王齐翰妙笔”五字。画一贵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幛之前，衣纹精细，设色甚工，俨然吴道子法也。后有苏东坡、颍滨兄弟及王晋卿题跋。旧为吾

乡安氏之物，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村太史家见之。

世称唐小李将军之画，今所传者绝少。余尝在吴盘斋大令瞵城署中观五代时卫贤所画《广寒宫图》，楼台殿阁，细逾毛发，中有一宫门，上书“广寒清虚之府”六字，离宫别馆，用笔若丝，刻划精整，几无剩意，其款两字在一石隙之间，恐小李将军亦不能过之也。镶边绢上有梁蕉林鉴赏印记，其上又有一小玺，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潇湘图》，思翁旧物也，藏毕秋帆尚书家。卷长丈许，神采焕然，具有远山苍翠，江水潆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乌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渔人布网漉鱼者，盖取谢宣城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二语为境耳。思翁一生画学得力于此。前后有三跋，《随笔》中亦载之。后为豪贵夺去，今不知所归。

宋

高宗赐岳忠武墨敕，草书十四行，在朱色云龙笺上，有“皇帝上用”、“书诏之宝”两玺。此敕旧藏西湖岳庙，为奉祀孙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门先生为浙江布政使，始为装池，题一诗一跋，刻诸石上，嵌于庙壁。时余在转运使署，因将拓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赋诗见寄，余乃请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内之士题咏遂遍，近已满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迹。一高宗草书，在团扇上，书“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忆曾骑款段，随意入桃花”一首，后用“德寿”朱文玺，当为高宗晚年笔；一孝宗书“春云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风度碧岑。既解从龙作霖雨，油然出岫岂无心”廿八字，合装一册，为仁和赵晋斋文学所藏。近时士大夫题咏甚多，余亦题二绝云：“石经剥落长苔痕，遗恨冬青不足论。留得二陵真迹在，蓬门犹识赵王孙。”“焚香再拜启题

封，想见挥豪德寿宫。龙凤升天陵谷改，尚余文翰扇清风。”

陈简斋诗卷，纸本，凡一百零一行，计诗二十三首。旧有张宣公标题，今不存。后朱晦庵、刘西台、危太朴诸跋具在。案《宋史》，简斋名去非，〔高〕（仁）宗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太朴跋语具详始末。

蔡忠惠《谢赐御书诗表》，字如指大，结构精严，后有文与可、米元章二跋。按《续书断》载仁宗深爱君谟书，尝以御笔书“君谟”两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君谟乃作《诗表》谢，即此卷也。往时见云南周氏刻入《春雨楼帖》，后见墨迹，在五柳居陶蕴辉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

又忠惠自书诗稿，计八页，每页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书诗之三下书“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纪行之作也。其第二页《题龙纪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字，则欧阳永叔亲笔也。是册南宋时曾入贾似道家，前后俱有“悦生葫芦”及长字印记，又有杨龟山、张正民、蒋璨、张天雨、张枢、胡粹中诸题。其书虽草草不经意，实君谟妙墨也。

苏文忠书，余所见者不下十余种，真伪参半。按崇宁、大观间，蔡京用事，以党藉禁苏、黄文词，并墨迹而毁之，至政和间始弛其禁，故后世传者少也。曩在京师，见翁覃溪先生家有大书《偃松屏赞》，乃其谪惠州时为书示其子过者，第绢本毁滥不全，余集其数句，刻入《小清秘阁帖》。又有《九歌》六段，是从家恬斋方伯处得，双钩上石，未见真迹。

又文忠书《四十二章经》真迹，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观于汪筠庄明府斋中。书在绢素，织成朱丝阑，高九寸许，长七尺二寸，小楷微带行笔，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数行破裂者，而后幅完好无阙。有宋僧悟静、元王原吉、哱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陈无轩

载入《寓赏编》，兹不复赘。后为筠庄子元度携于行箧，在晋陵舟中遇贼窃去。越二十余年，京口杨子坚忽于友人家见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颂》卷，有赵松雪题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伪书，以售于人，遂借以双钩，与原迹无二，以示毕秋帆先生。时先生为河南巡抚，竟以千金得之，实伪迹也。

黄文节《松风阁》诗卷，高九寸余，纸本，三接，长六尺三寸，无款印。元至治间，为皇姊大长公主收藏，不择人而题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衔。乾隆己酉春三月，观于镇洋毕涧飞家。

又文节书刘禹锡《伏波神祠》诗卷，明时为严分宜旧物，有张于湖、范石湖两题，今藏诸城刘文清公家。信芳尚书尝以示余，生平所见山谷墨迹，此为第一。

米礼部书《宗室崇国公墓志铭》，郑居中撰文，几二千字。余所见者有大小两本，绝似褚河南哀册。后有袁桷、邓文原、黄溍、柳贯、揭汯、叶盛、吴宽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齐梅麓员外家，其一藏扬州鲍氏。按《米襄阳志林》，当时临模米书酷肖可以乱真者有二人焉，一吴云壑名琚，一陈伯修之子陈寺丞，礼部俱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或两人所临也。

又礼部《虹县旧题》真迹卷，无款，有“俨斋秘玩”图书，是华亭王氏之物。后有金大定间刘仲游、元好问两题。云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钩模入帖。

又礼部书杜诗《王宰山水歌》墨迹卷，绢本，后有徐守和两跋。云南周氏曾刻《春雨楼帖》，今藏吴门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注经草稿真迹，余见者有二种：一为嘉善谢若农中翰所

藏，《易·系辞》自“无咎者善补过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计六十一行；一为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论语》“颜渊问仁”至“司马牛问仁”，计五页。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约相同，当是文公一手书者。

朱文公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孙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宾之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有干文传、黄溍、于渊、李东阳、吴宽、周木、陆简、何㝵新、董越、李士实、张元桢、费宏十二人题跋，杨铁崖和诗，后又有陈白沙、谢肇淛、徐渤三题。其黄溍《书城南斋记》称常熟钱君伯广早从其乡先达尚书干先生游，先生守婺源时，得朱子手书《城南斋二十咏》而宝爱之，卒乃归诸伯广，遂即所居东偏构一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号焉。按虞山谱，伯广讳广，千一公七世孙，柳溪先生宽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赵季由太守于吴门寓斋，出示吴云壑书《归去来辞》真迹，笔笔飞舞，全用米法。后有董思翁一题，倾倒殊甚。惜其物已经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国书“慈幼堂”三字，为吴中颅颐医陈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后有陈继、王鏊、刘吉、丘濬、费閤、吴宽、杨士奇、胡㴑、杨荣、金幼孜、李东阳、杨翥、马绍荣、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陈镒、朱仲阳、张昇、靳贵、刘忠、毛澄、杨守阯、吴俨、李傑、杨廷和、陆简、宋瑴二十九人题跋。此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尝倩同邑陶君名赓考诸人名号爵里甚详，有小记附于后。

马远《松阴高士图》，吾乡李芥轩先生所藏，阅百年矣。嘉庆庚申，从子有穀持以示余。按远画本师李唐，用焦墨作树石，笔力矫矫，千古独绝，吴小仙所从出也。

李营丘《秋山行旅》，吴门缪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画，绢素狭，俱是双屏，此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岁，毕秋帆先生为河南巡

抚，闻其名，为物色之，有客携至汴梁者。余时在节署，因获观焉。

米玄晖《云山图》卷，纸本，款题“绍兴十一年九月五日懒拙米玄晖戏作”十六字，后有元人韩性、王逢、杨遵、顾禄、宇文公谅、朱文瑛、陶九成诸题。道光乙酉四月，偶于汪氏见之。

元

赵荣禄书《寿春堂记》，大楷书，是绢本屏幅，剪装巨册者。嘉庆元年，余客两浙转运使幕中，云间陈古华太守携以见示，同海丰张穆庵都转、乌程陈无轩学博披览一过，后阮云台先生尝刻石武林。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乌丝方格，字大迳寸，前有篆书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计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华两跋，钱塘梁文庄公家藏物也。嘉庆元年二月，余谒山舟先生，始观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鉴真帖》，而长白煦斋相国见而爱之，因介余往钱塘双钩，又收入《松雪斋帖》。

二赞二图诗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后有卞华伯、王弇州、董思白、陈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谓是卷学颜鲁公《送蔡明远叙》，兼米海岳用笔，迥异平日之作，洵至论也。向藏毕秋帆尚书家，余尝钩刻入《经训堂帖》。嘉庆己巳，偶游京师，知为刘文清得之，今又为煦斋相国所有矣。

《汲黯传》小楷，用欧笔，烂漫千余言，当为松雪平生杰作。惟余近年所见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补书，绢纸相杂，真赝莫辨。甚矣哉，作伪之人也！

《天冠山诗》，本廿八首，今陕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间，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学江西，得一本，纸墨完好，后松雪自题

云：“道士祝丹阳示余《天冠山图》，求赋诗，为作此廿八首。”按其时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师，官集贤学士，未尝至此山也。陕刻跋云：“予昨游天冠山，且谓山在丹阳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贵溪。”丹阳乃道士号，足证陕刻之不真。然用笔自佳，非近世人所能为之，或曰文待诏少年作也。

小楷《过秦论》三篇，刻于《戏鸿堂帖》者惟一篇耳。嘉庆乙亥，婺源齐梅麓员外宰吾邑，偶谈此卷，云真迹在其同乡董小楂编修处，越数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后当惠赠也。梅麓赋诗云：“鸥波妙墨世原稀，况复香光论入微。赵璧竟从千里去，吴钩今许五年归。米颠豪夺真无赖，季布盟言岂有违。寄语山灵好呵护，莫教化作朵云飞。”他日此卷竟来，余当为员外一并上石，以与《戏鸿》、《滋蕙》两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赋》，松雪平生临本最多，相传松雪曾见过王子敬墨迹者。余曩在京师，见司马达甫中翰家一本，纸墨如新，今为孙制府平叔氏所藏。粤东吴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数行，乞诒晋主人补书之。其余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迹，至《经训堂帖》所刻楷书本，则伪矣，而学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异哉！

《头陀寺碑文》，吴门蒋氏所藏，余于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观察舟中见之，用笔在《洛神》、《枯树》之间，可宝也。

《神仙篇》五首，一张正见，二卢思道，三王融，四陈思王，五郭景纯，后书“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宫道人书”。字如中指大，灵和峭拔，当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笔。然观其卷中如“亿”之作“忆”，“娥”之作“蛾”，“阿谁”作“何谁”，“进趋”作“进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为伪本无疑。今在英相国家。

旧闻当湖家梦庐处有松雪临《黄庭经》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见。道光丙戌春日，偶于梅麓员外寓斋阅之，后无年月可考，审其结

体用笔，实松雪早年书，殊乏英俊之气。有邓善之、杨载等十六人题跋，皆真。

临褚河南《枯树赋》卷，白宋笺本，长洲宋小岩编修所藏，后归毕秋帆先生。有赵孟淳、白珽、陈深、龚璛、周天球、黄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贞、文伯仁、黎民表诸题，最后有太仆寺印及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是明时王敬美家旧物。

“快雪时晴”四大字，乃是题张伯雨临右军帖前者，后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与《寿春堂记》相等，前篆额六行，计廿四字，内两行为后人重补。此卷今藏笠耕少仆家，惜文中阙数行，失去仇公讳字。后有倪钲一跋，云仇字彦中，又见虞道园书《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锷也。

嘉庆己未春，余在京师，过质郡王府，见松雪画陶靖节像，阔袖幅巾，手携一杖，翩翩欲仙，上书《归去来辞》小楷十二行，真妙笔也。郡王薨后，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见矣。

孙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归去来辞》是毕氏广堪斋旧物，余尝模入《集珍帖》中，审其用笔，当为中年之作。

松雪所题《兰亭十三跋》墨迹，并《定武兰亭》，余尝于吴杜村太史家见之，所谓独孤长老本是也。尚有吴傅朋、钱舜举及柯九思二跋。为商丘陈望之中丞所藏，后德清谈韬华观察得之。谈没后，被火，图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数字。今在英相国家。

吴门陆谨庭尝得松雪画《李太白庐山观瀑图》，青绿山水，一纸皆满，无空隙处，而一种幽深玄远之趣，溢于尺寸间，非松雪妙笔不能传之也。后有元、明人题识甚多，其姚公绶一跋最长，惜为后人妄加“赵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为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娄东，在毕涧飞员外家见魏公自绘小像，纸本，长尺许，阔七寸，作一镜，像居其中，仅画半身，头戴一笠，身着月白氅衣，面圆而俊伟，丰神奕奕，微须，真元世祖所称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书赞两行。又在友人处见一像，有自题七律云："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头。老子难同韩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后题"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赵孟頫自题"，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装"。观魏公此诗，其出山服官，非素所愿，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赵松雪尝拜中峰和尚为师，为画一小像甚妙，盘椅一张，师横卧其上，朱履一双脱在椅前。此种画法，古所未见。后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动尊。慈云洒法雨，遍满十方界。化身千百亿，非幻亦非真。觅赞不可得，为师作赞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吴兴赵孟頫焚香谨赞。"此幅往在吴门陆白斋先生家见之，曾倩南浔陆梅圃临过一幅，后为友人攫去。观此两像，皆画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传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绝少。忆于甲寅三月，余在钱塘，晤鲍〔渌〕（绿）饮先生于西湖寓中，见一卷，当是夫人生平杰作，后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于姚，居南浔，一诗一跋，写作俱妙，题云："绿窗无长物，树蕙与滋兰。光风布淑气，扬扬畹亩间。窗外何所有，修竹千万竿。密叶敷下阴，劲节当岁寒。方欣同臭味，且以报平安。吾妹忽来过，绿纱生薄寒。幔结贻佩纕，重之青琅玕。写真一挥洒，翰墨犹未干。古意镇长在，高风渺难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后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国夫人仲姬见访于南浔里第，燕坐君子轩。夫人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爰使女奴磨墨，写此幅于轩中。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为吾子孙者，可不宝诸？俟他日妹丈松雪来看，当又乞题咏也。姚管道杲识。"

赵仲穆书画，昔人称其克绍家风，然用笔太重，重则近俗，无复有乃翁秀色，因知笔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间，虽父子不能传也。余弱冠时，在吴门见仲穆手书长卷，所录古今体乐府小词共计三十五首，后题“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吴德琏姊丈一观”云云，后有文衡山、许初两题，皆精。衡山跋谓德琏者即王国器，魏公长婿也。德琏长于新乐府，当时为杨铁崖所称，故此卷所书，乐府为多，岂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书其先世宋丞相雍国忠肃公允文所撰《诛蚊赋》，桂花纹白绫本，共计七十二行，最后十七行参错书在纸上，盖应其方外交闲上人所请也。后有鲁威、柯九思、苏大年、王敬方、郑元祐、杨椿并元祐书刻石疏共七题。此卷明时藏沈石田家，后归吾乡华东沙氏，至本朝又为梁蕉林所得，毕氏《经训堂帖》始刻之。

饶介之号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乱隐居姑苏，跌宕自喜，尝与云林生往来。工草书，宗怀素。余尝见其《蕉池积雪》诗卷，童梧冈侍郎所藏也，后有金问、魏瀚、吕□、吴昂、王淮、朱应祥、蒋宗谊、姚公绶、鲍浩、马时正十人题跋，并卞令之、安鹿村书画印记，惜为后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张伯雨书，实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种逸韵，与柯丹丘异曲同工。曩从王梦楼太守案头见所书《台仙阁记》，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缣短幅，平生所见甚多，一时难以悉记。

赵大年《江村秋晓图》，绢本，无款，前后有元初人图书印三方，后有龚璛、吴讷、赵孟頫、陈敬宗四题，真迹也。

高房山山水简淡超逸，可与二米相伯仲。余尝见其墨竹一幅，亦可与吴仲圭、顾定之相伯仲矣。有赵松雪一诗题其下，云：“高侯落笔有生意，特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

黄子久与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俱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

清真秀拔，烦简得中，不特为三公之冠，实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时所见画幅甚多，惟在京师内务府胡某家见《浮岚暖翠》一幅为最妙。

王叔明为松雪外孙，画宗李昇，而皴法少异，其品在松雪、大痴之间，万壑千岩，长松修竹，又是一种溪径。余尝见叔明画《紫云山图》真迹，出笔奇古，与平时所作迥异，固知名家一丘一壑，无不臻妙境也。

叔明尝为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余在秋帆先生家见之，高八寸，长三尺许，纸本，不著名款，惟用“黄鹤山樵”印一方，后附孙作撰传，王掖撰序，胡俨撰记，金声跋语，皆一时名手。张丑题云：“万历戊午春获于长洲吴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与九成为中表兄弟，每过南村，辄流连不忍去，兴酣落笔，秾郁深至，可一扫丹青故习，非《松风阁》、《听雨楼》、《琴鹤轩》诸卷所可比伦也。旧时尚有叔明自题篆书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懒游窝图》卷，纸本，高六寸五分，长一尺四寸，后有记二十行，书法类右军《东方先生画像赞》。题款曰“壬寅九日句吴倪瓒为安素先生写”，最后有彭敬叔、徐乘二诗。按《云林集》载此文，文中所谓金君安素者，实先世永谦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荐，辟以人材科，将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读堠山之阳以终其身，距云林所居甚近，家谱所载。是卷昔尝见于陆白斋先生家，既又见一幅，有记无图，毕秋帆尚书所藏，曾刻入《经训堂帖》者，实伪本也。

又尝见云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题“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后有吴匏庵、卞华伯二诗。吴云：“听松庵里试茶还，第二泉边更看山。独有去年诗兴在，云林清㵎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几时还，留得溪亭对远山。老我今为亭上客，啜茶闲试鹧鸪斑。”俱是真迹。

梅花道人书画俱妙，余所见不下一二十种，画竹尤多于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则斌笠耕少仆所藏之绢本雨竹，皆仲圭生平杰作也。又道人有草书《心经》一卷，为诒晋斋主人所藏，后赠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与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属余刻石梅花庵，有跋记之。

顾安字定之，善画墨竹，吴仲圭以苍老胜，定之以秀色胜也。扬州吴杜村观察有小幅立轴，余曾双钩刻石，赠江元卿员外。又吴门王月轩所藏长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钱塘赵氏见一幅，后有屈生题云："海内人传顾定之，生平画竹发清奇。披图记得湘江夜，翠影参差月下时。"

僧大祐书《七宝泉开山顺庵主行实》并道衍书《顺庵主塔铭》合卷，有钱仁夫、李应祯、戴冠三题，吴县光福寺中旧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书时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见成祖之前。

元僧善继三世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在今虎丘半塘桥龙寿山房。相传金华宋景濂是善继后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后。明人题跋观款散题于诸卷上者凡数十处，不能尽记也。

有元一代书法，大约俱由松雪门径，如柯丹丘、白湛渊、郭天锡、张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独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鲜于困学、康里子山、邓善之、周公瑾、杨铁崖、陆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画家，全讲气韵，不名一格，实能超出唐、宋人刻画之习。黄、王、倪、吴无论矣，生平所见者，山水则朱泽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壶、曹云西诸家，花卉人物则王若水、王元章、钱玉潭、孟玉涧诸家，兰竹则郑所南、李仲芳、苏昌龄、顾定之、李息斋及其子遵道诸家，如过眼云烟，不能悉记，皆所谓以气韵胜人者也。

卷十一上　书学

钟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槃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琱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斝觯觚敦簠簋盉甗匜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宧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

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

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貌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趯，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穀、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

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趯；竹垞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侍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学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汩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珪、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

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窦臮《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

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

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道昭〕（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

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时代使然耳。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

《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

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

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书，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

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要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高之论，然其言甚确。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

在第二乘；惟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有一”。又见一书卷，临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模，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三公者，余俱尝亲炙，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卷十一下　画学

总论

唐张彦远《名画记》云："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此千古不易之论也。故凡古人书画，俱各写其本来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尝言，董源写江南山，米元晖写南齐山，李唐写中州山，马远、夏珪写钱塘山，赵吴兴写苕霅山，黄子久写海虞山，是也。余谓画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脸，苏人像苏妆，或各省画人物者，亦总是家乡面貌，虽用意临写，神采不殊，盖习见熟闻，易入笔端耳。犹之倪云林是无锡人，所居祇陀里，无有高山大林、旷途绝巘之观，惟平远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绝，全以简淡胜人，是即所谓本来面目也。若说病讨药，限韵赋诗，死法矣，安能妙乎？

画当以山水为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画为工；元、明之法，以气韵为工；本朝恽南田则又以姿媚为工矣。然三者皆所难能也。

画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为皆非也。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有墨，便是名家。有笔而无墨，非法也；有墨而无笔，亦非法也。

国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于指头画，自此开端，遂遍天下，然

赏鉴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头书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谓之借箸书。余谓凡此之类，皆不可以为训。书画二事，以笔写尚难于工，况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书，足写书，或以口衔笔作书，俱不足为奇，吾所不取。犹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计耳，岂可谓绝技乎？

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珪、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卖〕（买）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尚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此之谓欤？

余生平游历，不过六七省，见有一才一艺者，无不默识其人，而于书画一道，尤为留心。工书者固多，工画者亦复不少。尝与友人论及，书画两事，较时文似易而实难，时文易于中式，书画难于入彀。试看中举人进士者，通天下计之，三年内必有二千余人；工书工画者，通天下计之，三年内数不出一两人也。因就平生所见工画者，汇而记之，各为小传云。

画中人

钱载号箨石，秀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能诗。工写生，不甚设色，兰竹尤妙，书卷之气溢于纸墨间，直在前明陈道复之上。余少时尚见之。

王元勋字湘洲，山阴人。少未读书，而喜于画，人物尤其所长。尝为余临宋本先武肃王像，出笔如篆，自在游行，恐吴道子亦不能过之也。年八十余卒。

王三锡字怀邦，自号竹岭，太仓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痴，而加之以秀润，当时与张墨岑齐名。游历名山，几遍天下，得其片纸，如获球璧。余与竹岭为忘年交，有《膝上鸣秋图》，其所绘也。年八十余，尚喜遨游山水。

王宸号蓬心，为麓台司农曾孙。以举人官内阁中书，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画宗家法，多用渴笔，苍劲中有气韵，为海内所称。太守在京时，有小仆陈桂者，穷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尝以被覆母，而己则和衣以睡。太守怜之，为作山水小幅，上题云："刮毛龟背不成毡，破被将来老母眠。戏语山僮休怅望，为伊十指换青钱。"后题云："此画悬之市肆，当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风趣如此。毕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动笔作画，太守其尤著者也。"

罗聘号两峰，江都人。尝受业于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颇有逸趣。其画梅宗华光长老。喜画鬼，有《鬼趣图》，当代王公大人、骚人墨客，题诗几遍。余初至京师，识其人，往来最密。其妻方白莲，子允绍、允缵，俱传其学。

徐坚字孝先，号友竹，又字覠园，吴县光福人。少贫苦而好学，凡诗文、书画、模印，皆能自辟门径，追踪古人。尝临董北苑《夏山烟霭》、江贯道《秋山雨霁》诸卷，海内名公巨卿，俱有题赠。余十余岁时即识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号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工书

而喜画，人物宗陈老莲，画美人尤妙，京师人称之曰余美人。年八十余，尚能作蝇头小楷。

陆灿号星三，长洲人。工人物花卉，长于写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写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吴中传真妙手也。

姚仔号笠山，为邹小山宗伯书画弟子。工于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尝献画册，赏荷包等物。至今锡山工人物者，犹传其派。

张敔号雪鸿，江宁人。中山东商籍举人，任湖北竹山知县，以冒籍事去官，遂遍游海内。工于写生，可以突过陈白阳。能左右手书画，尤奇，双歌推绛树，二牍有黄华，真近时罕见者。年七十余卒。

陶鼎号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临模宋、元、明各家略备，惟少书卷气。余初至邗上识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学相似。

华冠号吉崖，无锡人。传真妙手，山水树石亦工。尝为质府宾客，官四川司马。仁宗在潜邸识其人，召写御容，赏赉甚厚。

史鸣鹤字松乔，江都人。画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万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绝妙。与山阴童二如截然两途，童以苍老胜，史以韵致胜，亦各人出笔也。余尝有诗赠之云："伸缣写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梦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谱》，自称曰小宋。"尝介余刻《梅谱》一卷，旋为祖龙取去。

张赐宁号桂岩，直隶沧州人。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诏粗豪之笔。花卉人物，虽不甚工，而落笔有奇气。乾隆壬子岁，余入都，见悯忠寺方丈画济颠一幅，颇得吴道子法，因识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禄传父学，亦官江南，稍胜乃翁矣。

莘开号芹圃，乌程人。与同邑陆楳圃学画于沈芥舟，山水、人

物、花卉俱妙。芹圃没后，其夫人徐氏号湘生亦能画，尤善传真，然仅画妇人，至今犹在，年近八十矣。

陆楷号楳圃，其学与芹圃略相似。与余同馆吴门春晖堂陆氏者三年，后楳圃无所遇，坎坷以终。

秦仪号梧园，无锡人。工山水，宗赵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画杨柳尤工，人称曰秦杨柳。

黄震号竹庐，镇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画古圣贤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长。与余同寓毕秋帆尚书家。

金铎字亦山，本太湖厅人，流寓于芜湖者四十余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间，亦工花卉。

方薰号兰坻，石门人。能诗。工山水，淹润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阳山人，与奚铁生齐名。寓桐乡金比部德舆家最久。余尝访之，为余作“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诗意。

奚冈号铁生，钱塘人。工山水，笔墨苍秀，得思翁、南田两家法，老年入李檀园一派，为浙中画家巨擘。近日杭人言书法者必宗山舟，言画学者必宗铁生，此亦一时好尚。铁生尝为余作《养竹山房图》，又似云林生，盖其天分极高，无一点尘俗也。

王学浩号蕉畦，昆山人。乾隆丙午举人。工山水，乱头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吴中画学咸推蕉畦为第一云。

朱本号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笔端颇横，不受羁束。北游京师，与阳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鹤年野云齐名，号为“三朱”。

黄易号小松，钱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工汉隶书，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画山水，入李檀园、查梅壑一派，可称逸品。

周左号渔石，鄞县人。工人物，为余临上官周《鹿门偕隐图》，见者无不称赏。

汪炳文号星葬，江宁人。工山水人物，秀韵莫比。中举人后，会试十次不第。余在京师识之。官桃源教谕。

宋葆醇号芝山，山西安邑人。举人。不甚画山水，画则必宗北宋。精于赏鉴。流寓扬州，为广陵书院山长。没时年近八十矣。

周瓒号采岩，吴县横塘人。工山水人物，细逾毛发，用唐、宋人法，识者谓自仇十洲后无此种笔墨矣。阮云台宫保为浙江巡抚时，常在幕府，然吴门士大夫鲜有知其人者。

古煌号镜水，鄞县人。工人物界画，妙绝一世，今之仇实父也。尝赠余《试茶图》一幅，见者莫不叹赏。

张应均号东畲，长洲人。以明经官四川知县。山水宗北苑。尝为富阳相国代笔，与董耕云椿同在相府，后来者为太仓李大令祥凤也。

马履泰号秋药，钱塘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诗工画，笔下颇有奇气，近金寿门。

胡钟号兰川，江宁人。乾隆丁酉举人，官云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书法亦精，篆、隶、正、草，各体俱备。

孙铨号少迂，昆山举人，以南汇教谕保举，官山东惠民知县。工于山水，苍秀有法，书宗赵、董，为诸王记室最久。

李荣号散木，钱塘人。少未读书，好学不厌，能诗工书，尤爱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后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兰竹花卉，尝为诸幕府书记，有名公卿间。殁于粤东，可惜也。

张莘号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诗，与余同寓虎丘。秋穀尝作画百

幅，乘海舶散布海东诸国，夷人有得之者，珍为至宝，亦以海物为润笔。余赠其楹帖云：“笔底烟花传海国，袖中诗句落吴船。”

吴文澂号南芗，歙县人，流寓山左。能诗，尤工书画，凡篆、隶、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诸事，莫不通而习之。嘉庆十八年，以布衣诣阙上书，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尝寓吴门，行医自食，可称奇士。

潘恭寿字慎夫，自号莲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工，又能模印。当时与王梦楼太守常到吴门，人有得其片纸者，如获至宝。余尝乞其画佛像一幅，绝似丁南羽，近时鲜有其比。

钱堉字鹿泉，其先本山阴籍，游幕蜀中，遂为成都人。自号梅花和尚，不削发，不披缁，状貌雄杰，修髯过腹，为人豁达不羁，而豪于饮。喜吟咏，善颠草，画梅尤入妙品，醉后落笔，逸趣横生，自谓醒时不及也。尝爱虎丘之胜，筑生圹于后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题其墓柱曰：“槐梦醒时成大觉，梅花香里证无生。”以嘉庆戊寅年卒于吴门，其故人周勖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云松号青甫，江宁举人。工花卉，淹雅可爱。书法亦精。尝画《松竹图》寿余六十，较张雪鸿大令别出机杼。

汪梅鼎号浣云，休宁人。中乾隆癸丑进士。山水、花卉，皆臻绝妙，其出笔之雅，似不食人间烟火者，咸谓之南田后身。尝与王铁夫同寓扬州广储门之樗园，余过访之，相得甚欢。

钱楷号裴山，嘉兴人。中乾隆己酉会试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抚。巍科硕望，政事明能，为海内称重，而不知其诗之精、画之妙也。余尝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烟客之间，上题小诗云：“万壑千岩梦乍回，还教弱翰写苍苔。莫嫌下笔多凝滞，瘴海寒云拨不开。”此帧盖在粤西提督学政时所作也。

钱维乔号竹初，阳湖举人，稼轩司寇之弟。官鄞县知县。山水用家法，稍逊于司寇。尝为余作《写经楼图》，气韵颇似元人。

黄钺号左田，芜湖人。乾隆乙卯进士，今官户部尚书。山水喜宗北苑，而为余画《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黄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寿诞，尚书为作《金萱图》，直是白阳山人矣。随笔点染，变化莫测，皆成绝妙。所著有《画品》二十四则，仿司空表圣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泽，中嘉庆辛酉进士，亦工山水，尝画《梅花溪上图》为赠，知其学有渊源。

万承纪号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经补授江苏知县，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马。山水宗吴仲圭，亦工兰竹，篆书尤其所长。在江南二十年，名声籍甚。

裘世璘号守斋，仪征人。以资为郎，历任浙江知县，捐升道员，署江西驿盐道。能诗。工花卉，宗虞山蒋相国一派。

程寿龄号漱泉，甘泉人。中嘉庆壬戌进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隶、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备。为人孤峭，寡言语，不轻与人交接，而聪明绝世，至于词曲及笙笛箫管之属，咸能通习。与同邑诸生王古灵应祥齐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庆乙丑进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讲。工于花果翎毛，落笔苍秀，如石田翁；亦画山水，近华秋岳，寥寥数笔，精妙入神。

改琦号七芗，其祖本北直隶人，官松江游击，遂占籍华亭。工山水人物，有声苏、松间。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号春波，江宁人。官福建盐场大使。工山水、人物，为余作“只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诗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号甫山，阳湖人。官内阁侍读。工山水，近黄大痴。

屠倬字琴鸣，钱塘人。嘉庆丁卯进士，入翰林，出知仪征县，有政声。工书，山水宗北苑，而喜用侧笔，又近云林。

顾洛号西梅，钱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笔下有书卷气。尝见其为阮云台宫保画《花影吹笙图》，又有《晓妆图》扇头，俱妙绝一时，恐六如、十洲无此韵致。

徐鉽号西涧，钱塘人。诸生。能诗，工山水，尝乞奚铁生指授，中年颇近大痴。

陈鸿寿号曼生，钱塘人。以选拔得县令，官至海防司马，引疾归。花卉宗王酉室，山水近李檀园。尝官宜兴，用时大彬法，自制砂壶百枚，各题铭款，人称之曰“曼壶”，于是竞相效法，几遍海内。余谓曼生诗文、书画、印章无所不精，不意竟传于曼壶，亦奇事也。

丁以诚号义门，丹阳人。工于传真，中年补山水、花卉，皆成绝妙。

陆鼎号铁箫，吴县人。工山水、人物。两耳俱聋，终身不娶，以笔墨自给，若有所甚适焉者。尝有句云：“买山无计凭人笑，却写青山卖与人。”为一时传诵。

马冈千，陕西乾州人。能传真，工于界划。适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撰刻《关中胜迹图志》，延冈千入署绘图。时董耕云、黄竹庐诸君皆在幕府，为指示之，又命临模宋、元、明各家，画学自此大进。为毕公作《行乐图》二十四幅，无不称赏焉。

金鹊泉，吴县香雪海人。少为木工，喜于画。尝寓吴门缪松心进士家，松心精于赏鉴，家藏李营北《江南》半幅及诸元、明人画极多，皆命临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号月香，吴人。少时为梨园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于山水，酷似南田。高宗爱其笔墨，尝召入内府，呼之曰桂花。嘉庆四年

三月，仍命供奉内廷，年已五十余矣。凡内府所有赏赐诸王公贵人画扇，皆其笔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识其人，谨饬谦雅，淡于荣禄，外人鲜有知者。其子九思，号默轩，亦工画山水，无有乃翁之秀色矣。僧主云，吴兴人。为西湖净慈方丈。工山水，能书，俱宗华亭尚书，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云必攀留坐谈，终日不倦。年七十余，尚能作书画。

僧铁舟，湖北武昌人。工兰竹，能诗，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间。画当胜于郑板桥，亦贯休、齐己一流人也。殁葬虎丘后山，余为题其墓。

僧懒庵，俗姓沈，长洲人。为画禅寺方丈。工山水，能诗。今退院住善庆庵，筑精舍数间，种竹浇花，有萧然自得之致。

卷十二　艺能

书

扬子曰："书，心画也。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释名》曰："书，庶也，纪庶物也。"无论士农商贾，俱所当习。惟书之为道甚广，有心手之妙用，有美丑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书家，稍知执笔，便好为人师，谓之字馆。乡村市井之徒，亦纷然杂遝，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笔资，皆为其师汨没。何也？盖先知觉后知，原未尝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笃之道，但令其临模己书，合己意而后为善者，此书法之所以日坏而无杰出者也。余以为教人学书，当分三等：第一等有绝顶天资，可以比拟松雪、华亭之用笔者，则令其读经史，学碑帖，游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迹，为传世之学。第二等志切功名，穷年兀兀，岂能尽力于斯，只要真行兼备，不失规矩绳墨，写成殿试策子，批判公文式样，便可为科第之学。第三等则但取近时书法临仿，具有奏折书启禀帖手段，可以为人佣书而骗衣食者，为酬应之学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无天分，少工夫，虽尽日临碑学帖，终至白首无成。

数

数学通于天文、律历，虽为六艺之一，其法广大精微，非浅学所

能尽也。自《周髀算经》开其前，《仪象法要》系其后，至元、明乃大备，而国朝尤精，实超出于前古。圣祖仁皇帝有《御撰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数理精蕴》五十三卷，高宗纯皇帝又有《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于圆历仪象玑衡七政之术，无不洞悉其中，可以无余蕴矣。其余明是学者，前则有薛凤祚、梅定九、江慎修、戴东原诸公，近时则有钱辛楣、屈焕发、焦理堂、凌仲子、张古愚、李四香、蒋蒋山诸公，称一时之盛云。

射

射为六艺之一，古有乡射礼，载于《礼经》，故今天下儒学，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诸生之射者。国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岁以上，俱令习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师教子弟，于小学大义尚未通晓，又安知弧矢之为用乎？夫射者，但求执弓坚，心平体正，自然中的，亦以养性情，备国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也。"余尝论之：今文学诸生，有岁科考、书院考、院课、月课甄别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进者，何独令其荒废，反为诈人武断、包漕说讼之事乎？

投壶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岁，即令从师识字，隔三五年，知识渐开，便多嬉戏之事，如博弈、饮酒、唱曲，皆可以贼子弟之性情，废读书之事业，虽父师教训不严，亦父师之少学问也。至如投壶之礼，今虽不行，亦可使子弟习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筹，更相为用，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使身如鹄立，筹如燕飞，能十投九中，自心旷神怡，则贤于博弈、饮酒远矣。

弹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箫管及弦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弹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购一琴，朝夕抚弄，始从学于鹿裘道士黄忠夫，习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静观吟》、《秋江夜泊》、《塞上鸿》、《梧叶舞秋风》、《梅花三弄》、《普安咒》之类，乃知世之能琴者，盖星罗棋置焉。其时有俞宗灏号梅华，滕鉴号古明，潘奕正号月池，孔继洛号沛霖，田英号静莲，又有夏芝岩、计松年、华禹玉、严卓云、邵象洲诸人，审其音节，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虽古，音则非古，实是今之乐，而非古之乐也。"遂废弃不复弹。盖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岂能古耶？殆与笙笛箫管、弦索琵琶之音相类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乐，马上所鼓，大约起于晋、宋、齐、隋之间，至有唐而极盛，若贺怀智、康昆仑、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传袭，自此历五代、宋、元、明俱不废。其音急而清，繁而琐，白香山诗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者也。近时能者甚多，工者绝少。吾乡有杨文学廷果精于此技，然所弹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调之谓也。其曲有《郁轮袍》、《秋江雁语》、《梁州漫》、《月儿高》诸名色。杨没后，无有传其学者。近惟有吴门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称善手，以此技遨游公卿间，亦今之贺老也。

着棋

余少时每喜看人着棋，娓娓不倦。比长，偶读韦曜《博弈论》，遂深恶之，以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数十年，光阴迅速，则又何必做此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之勾当耶？世传范西平、施本庵诸人为一时国手，所刻《桃花泉棋谱》、《弈理指归》诸书，直可付之一炬。

相传范西平与施本庵寓扬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戏与馆中童子着棋，不能胜，范更之，又不能胜，两人怅然若失。又西平游甓社湖，寓僧寺，有担草者来，范与弈，数局皆不能胜，问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时盛称范西平、施本庵为天下国手，实吾儿孙辈耳！弈，小数也，何必问出身，与儿孙辈争虚誉乎？"荷担而去。

摹印

摹印始于秦，盛于汉，晋以后其学渐微。每见唐、宋人墨迹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无有用秦、汉法者。至元、明人则各自成家，与秦汉更远矣。国初苏州有顾云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龙泓。故吴门人辄宗云美，天都人辄宗穆倩，武林人辄宗龙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虫小技，亦有风气运会存乎其间。近来宗秦、汉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隽堂、胡城东、巴煜亭、鲍梁侣，绩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汉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习见熟闻，易于沾染，其势然也。

山阴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罢官后，寓京师三十年，无所遇，以铁笔游公卿间。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为宗，然必须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譬诸画家，无胸中丘壑，以稿本临模，终是下乘。同时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学士、芜湖黄左田尚书、上海赵谦士侍郎、扬州江秋史侍御、江宁司马达甫舍人，又有红兰主人与英梦禅、董元镜、赵

佩德诸公，俱有秦、汉印癖者也。

汪绣峰启淑，歙之绵潭人。家本素封，以资为户部员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画，尤酷嗜印章，搜罗汉、魏、晋、唐、宋、元、明人印极多，凡金、银、玉石、码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蜡、青田、昌化、寿山，及铜、磁、象牙、黄杨、檀香、竹根诸印，一见辄收，至数万枚，集有《讱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飞鸿堂印谱》三集，皆延近时诸名家攒集而成，海内传为至宝。余在秋帆尚书家，与绣峰时相过从，见余案头有一铜印，鼻钮刻“杨恽”二字，的是汉人。绣峰欲豪夺，余不许，遂长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赠之。其风趣如此。惟少鉴别，不论精粗美恶，皆为珍重，亦见其好之笃也。自称“印癖先生”。

余颇嗜篆刻，十五六时始见吴江张雨槐，是专学顾云美、陈阳山者。比长，闻光福镇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谒之，一见倾倒，因得见所刻《西京职官印录》八卷，是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之考正，如淮阴侯韩信、酇侯萧何，依次刻之。吴中篆刻，自云美后又一变矣。

近时模印者，辄效法陈曼生司马。余以为不然。司马篆法未尝不精，实是丁龙泓一派，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可法者，其在天都诸君乎？盖天都人俱从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汉，无有元、明人恶习，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他如江宁之张止原、蔡伯海，锡山之嵇道昆、吴镜江，扬州之程漱泉、王古灵，长洲之吴介祉、张容庭，海盐之张文鱼，泾县之胡海渔，仁和之陈秋堂，虞山之屈元安，华亭之徐渔村，武进之邹牧村，皆有可观，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刻碑

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来，碑板不下千万种，其书

丹之人，有大家书，有名家书，亦有并不以书名而随手属笔者。总视刻人之优劣，以分书之高下，虽姿态如虞、褚，严劲如欧、颜，若刻手平常，遂成恶札。至如《唐骑都尉李文墓志》，其结体用笔，全与《砖塔铭》相似，王虚舟云必是敬客一手书，而刻手恶劣，较《砖塔铭》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晋公撰文，在柳诚悬当日书碑时，自然极力用意之作，乃如市侩村夫之笔，与《玄秘塔》截然两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类者甚多，其实皆刻手优劣之故。

大凡刻手优劣，如作书作画，全仗天分。天分高则姿态横溢，如刘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云馆帖》，章简甫所刻也。然惟刻晋、唐小楷一卷最为得笔，其余皆俗工所为，了无意趣。

书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时有一时之能手，需其人与书碑者日相往来，看其用笔，如为人写照，必亲见其人，而后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称能事，所谓下真迹一等也。世所传两晋、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于各种法帖，大率皆由拓本、赝本转转模勒，不特对照写照，且不知其所写何人，又乌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与其临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书法，又不可工于书法。假如其人能书，自然胸有成见，则恐其将他人之笔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书，胸无成见，则又恐其依样胡芦，形同木偶，是与石工木匠雕刻花纹何异哉？

刻行、楷书似难而实易，刻篆、隶书似易而实难。盖刻人自幼先从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隶者，犹童蒙学书，自然先习行、楷，行、楷工深，再进篆、隶。今人刻行、楷尚不精，况篆、隶乎？

选毫

笔以吴兴人制者为佳，其所谓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极其妙。然毫之中有刚柔利钝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异。每一枝笔，只要选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则用之经年不败，谓之选毫。相传赵松雪能自制笔，取千百枝笔试之，其中必有健者数十枝，则取数十枝拆开，选最健之毫迸为一枝，如此则得心应手，一枝笔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谚云“能书不择笔”，实妄言耳。

大凡书家以小笔书大字必薄，以大笔书小字必厚，其势然也。功夫浅则薄，功夫深则厚，其理然也。余幼时闻老辈作书，有取香火烧其笔尖然后用之者，故其书秃，无有锋颖，以此为厚，不亦谬乎！

制墨

昔人有云，笔陈如草，墨陈如宝。所谓陈者，欲其多隔几年，稍脱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为陈也。今人言古墨者，辄曰李廷珪、潘谷，否则程君房、方于鲁，甚至有每一笏直数十百金者，其实皆无所用。余尝见诒晋斋主人及刘文清公书，凡用古墨者，不论卷册大小幅，皆模糊满纸，如渗如污。盖墨古则胶脱，胶脱则不可用，任其烟之细，制之精，实无所取，不过置案头饰观而已。

《说文》：“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只要烟细。东坡所谓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近时曹素功、詹子云、方密庵、汪节庵辈所制者，俱可用。如取烟不细，终成弃物。

砸纸

纸类不一，各随所制。近时常用者不过竹料、绵料两种，竹料用之印书，绵料用之写字。然纸质虽细，总有灰性存乎其间，落笔辄渗。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浆，或白芨水，或清胶水拖之，然后卷在木杆上，以椎千硾万硾，则灰性去而纸质坚。米南宫制纸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余年不可，然其质仍松，不可用也。

笺纸近以杭州制者为佳，硾笺、粉笺、蜡笺俱可用。盖杭粉细，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苏州俱所不及也。有虚白斋制者，海内盛传，以梁山舟侍讲称之得名。余终嫌其胶矾太重，不能垂久。

书笺花样多端，大约起于唐、宋，所谓衍波笺、浣花笺，今皆不传。每见元、明人书札中有印花砑花精妙绝伦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纸虽旧，花样总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间，苏、杭、嘉兴人始为之，愈出愈奇，争相角胜，然总视画工之优劣，以定笺之高下，花样虽妙，纸质粗松，舍本逐末，可发一笑。

磉砚

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种，种非一类，只要质理细，发墨易，便是佳砚。其他名色甚多，如鸲鹆眼、黄龙纹、蕉叶白之类，而石质粗笨，不发墨，则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芸台宫保在粤东，又得恩平茶坑石，甚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新坑为优，此前人之所未见。

石之细而发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龙尾，苏之□村，汉宫之瓦当，魏、晋之宫殿砖，松花江之砥石，俱可为砚。近又以日本国石为砚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带，人家墙壁内时时有之，相传为明时倭寇入江南压船带来者，其质坚而细，甚发墨，有黄、紫、黑三种，莫名其为何石，近亦渐少矣。

余尝论磉砚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问做手。如砚材不佳，虽妙

手亦何能为耶？曩时在小仓山房识江宁卫凫溪，手段却好，惟所碔之砚皆是弃材，不过陈设案头，与假古铜磁饰观而已。

铜匠

铸铜之法，三代已备，鼎钟彝器，制度各殊；汉、魏而下，铁木并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铜器废矣。鲍照诗云："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则知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隋之开皇、唐之开元铸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铸有炉瓶，则去古法渐远矣。近吴门有甘、王两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乱真。又嘉定有钱大田者，能仿造壶爵，与古无异；子秉田亦传其法，尝为吴盘斋大令铸祭器十种，为余铸金涂塔铁券。又有江宁人冯锡与者，为余铸如意百柄，蟾镫一具，及带钩、铜璧、灵钟、清磬、铁箫、铁笛、书镇之属，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银，此又甘、王、钱三家所不及也。

自鸣钟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间始进中国，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张鷟《朝野佥载》言武后如意中海州进一匠，能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有一人骑马出，手持一牌，上书"午时"二字，如旋机玉衡十二时，循环不爽，则唐时已有之矣。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然较西法究隔一层。

测十二时者，古来惟有漏壶，而后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风雨，则不可用矣。尝见京师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阴晴表，其法不传于中国，惟自鸣钟表，不论日夜、风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测天象又作浑天仪，以南北定极，众星旋转，玩二十八宿于股掌之间，法妙矣。而近时婺源齐梅麓员外又倩工作中星仪，外盘分天度为二十四气，每一气分十五日，内盘分十二时为三百六十刻，无论日夜，能知某时某刻某星在某度，毫发不爽，

令天星旋转，时刻运行，一望而知，是开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诚精微之极至矣。其法日间开钟对定时刻，然后移星盘之节气线与时针切，如立春第一日则将时针切立春第一线。则得真正中星；如夜间开钟对定中星，然后移时针与星盘之节气线切，则得真正时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质朴，今尚工细，故古玉器中以宋做为最精，而本朝制作较宋尤精，此亦商质周文之义也。近三十年来，玉工渐渐改业，则贱金玉而贵粟菽矣。

周制

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琿渠、青金、绿松、螺甸、象牙、蜜腊、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生亦能之。

嘉庆十九年，圆明园新构竹园一所，上夏日纳凉处。其年八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大小二百余件，其花样曰“榴开百子”，曰“万代长春”，曰“芝仙祝寿”。二十二年十二月，圆明园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二百余扇，鸠工一千余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宝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制，其花样又有曰“万寿长春”，曰“九秋同庆”，曰“福增贵子”，曰“寿献兰孙”，诸名色皆上所亲颁。

刻书

刻书以宋刻为上，至元时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近时则愈恶劣，无笔画可寻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书，如《佩文斋书画谱》、《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及《五礼通考》诸书，尚有好手。今则写刻愈劣，而价愈贵矣，岂亦有运会使然耶？

装潢

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然而虽有好手，亦要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方称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其时海内收藏家有毕秋帆尚书、陈望之中丞、吴杜村观察为之提奖，故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诸工，皆名噪一时。今书画久不行，不过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装法，故工于此者日渐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询主人之性情、年纪、状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独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问耶？”余谓斯匠可与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辄以旧衣定尺寸，以新样为时尚，不知短长之理，

先蓄觑觎之心，不论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诗所谓“稳称身”者，实难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处名胜俱造行宫，俱列陈设，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铜、磁、玉器架垫，有龙凤、水云、汉纹、雷纹、洋花、洋莲之奇，至每件有费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吴郡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一方篷快船，两面窗槅，桅杆两，橹头稍篷及柁篙帆樯毕具，俱能移动。舟中坐三人，其巾袍而髯者为东坡先生，着禅衣冠坐而若对谈者为佛印，旁有手持洞箫，启窗外望者，则相从之客也。船头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盘，盘中安茶杯三盏。舟师三人，两坐一卧，细逾毛发。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得，值白金五十两。然士元好酒，终年游宕，不肯轻易出手，惟贫困极时始能镂刻，如暖衣饱食，虽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闻其名，召至启祥宫，赏赐金帛甚厚，辄以换酒。士元在禁垣中，终日闷闷，欲出不可。忽诈痴，逸入圆明园，将园中紫竹伐一枝，去头尾而为洞箫，吹于一大松顶上。守卫者大惊，具以状奏。高宗曰：“想此人疯矣。”命出之。自此回吴，好饮如故。余幼时识一段翁者，犹及见之，为余详述如此。余尝见士元制一象牙臂搁，刻《十八罗汉渡海图》，数寸间有山海、树木、岛屿、波涛掀动翻天之势，真鬼工也。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于朱鹤祖孙父子，与古铜玉、宋磁诸

器并重，亦以入贡内府。近时工此技者虽多，较前人所制，有霄壤之分矣。

营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择吉既定，然后运土平基。基既平，当酌量该造屋几间，堂几进，弄几条，廊庑几处，然后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圆，而始画屋样，要使尺幅中绘出阔狭浅深，高低尺寸，贴签注明，谓之图说。然图说者仅居一面，难于领略，而又必以纸骨按画仿制屋几间，堂几进，弄几条，廊庑几处，谓之烫样，苏、杭、扬人皆能为之。或烫样不合意，再为商改，然后令工依样放线，该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断木料，动工作，则省许多经营，许多心力，许多钱财。余每见乡村富户，胸无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择日起工，一凭工匠随意建造，非高即低，非阔即狭，或主人之意不适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见不定而又添改，为主人者竟无一定主见。种种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钱已罄，或屋既造而木料尚多，此皆不画图、不烫样之过也。

屋既成矣，必用装修，而门窗槅扇最忌雕花。古者在墙为牖，在屋为窗，不过浑边净素而已，如此做法，最为坚固。试看宋、元人图画宫室，并无有人物、龙凤、花卉、翎毛诸花样者。又吾乡造屋，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尤为可笑。此皆主人无成见，听凭工匠所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工匠断断不能也。盖厅堂要整齐如台阁气象，书房密室要参错如园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称妙手。今苏、杭庸工皆不知此义，惟将砖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

律，既不明相题立局，亦不知随方逐圆，但以涂汰作生涯，雕花为能事，虽经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种老笔主意，总不能得心应手者也。

装修非难，位置为难，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款奥虽无定法，总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旧屋，如改学生课艺，要将自己之心思而贯入彼之词句，俾得完善成篇，略无痕迹，较造新屋者似易而实难。然亦要看学生之笔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仅茆屋三间，梁朽栋折，虽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观察有《重葺文园》诗云："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为第一义，不在山珍海错之多，鸡猪鱼鸭之富也。庖人善则化臭腐为神奇，庖人不善则变神奇为臭腐。曾宾谷中丞尝言，京师善治菜者，独推茅耕亭侍郎家为第一，然每桌所费不过二千钱，咸称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调得宜，便为美馔。

古人著作，汗牛充栋，善于读书者只得其要领，不善读书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读书，欲治庖必需先买办，未有不读书而作文，不买办而治庖者也。譬诸鱼鸭鸡猪为《十三经》，山珍海错为《廿二史》，葱菜姜蒜酒醋油盐一切香料为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时宁可不用，不可不备。用之得当，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当，不特无味，惟有呕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浓厚，南方人嗜清淡；

北方人以肴馔丰、点食多为美，南方人以肴馔洁、果品鲜为美。虽清奇浓淡，各有妙处，然浓厚者未免有伤肠胃，清淡者颇能自得精华。

随园先生谓治菜如作诗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则随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虽极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诗》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饮食俭约，不比今时之八簋十簋始为敬客也。

仆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浓淡相间，时候得宜。譬如盐菜，至贱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后，便是美品。此是文章关键，不可不知。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亚于今之南腿，不过存其名而已。惟鱼之一物，美不胜收，北地以黄河鲤为佳，江南以螺蛳青为佳，其余如刀鱼、鲈鱼、鲫鱼、时鱼、连鱼、鲮鱼，必各随其时，愈鲜愈妙。若阳城湖之壮鳗，太湖之鼋与鳖，终嫌味太浓浊，比之乡会墨卷，不宜常置案头者也。

王辅嗣《易经·颐卦》"大象"注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古来已有此语，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当烹庖时，必以芦芽同煮则可解。坡公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盖谓此也。虾味甚鲜，其物是化生，蚂蚁、蝗虫之子一落水皆可变，煮熟时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鲶鱼背脊有十二刺，应一年十二月，有闰则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类推，有中之者能杀人，惟橄榄汁可解。鸡味最鲜，不论雄雌，养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蟹者，深秋美品，与柿同食即死。

刀鱼本名鲞，开春第一鲜美之肴，而腹中肠尤为美味，不可去之，此为善食刀鱼者。或以肠为秽污之物，辄弃去，余则曰："是未读《说文》者也。"案《说文》鱼部："鲞，饮而不食，刀鱼也。"此鱼既不食，秽从何来耶？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饮食一道如方言，各处不同，只要对口味。口味不对，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果子为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颇有风味。如炒苹果，炒荸荠，炒藕丝、山药、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酱炒核桃、盐水熬花生之类，不可枚举。又花叶亦可以为菜者，如胭脂叶、金雀花、韭菜花、菊花叶、玉兰瓣、荷花瓣、玫瑰花之类，愈出愈奇。

喜庆家宴客，与平时宴客绝不相同。喜庆之肴馔，如作应制诗文，只要华赡出色而已；若平时宴饮，则烹调随意，多寡咸宜，但期适口，即是嘉肴。

或有问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经济，又能立功名，立事业，而无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浅薄也，又曰出身微贱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脔肉，本不可少者。然仅有此一脔肉，而无珍馔嘉肴以佐之，不可谓之盛席矣。故曰：经济文章，自较科第为重，虽出之捐职，亦可以治民；珍馔嘉肴，自较脔肉更鲜，虽出之家厨，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

堆假山者，国初以张南垣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其后则仇好石、董道士、王天于、张国泰皆为妙手。近时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胜于诸家。如仪征之朴园、如皋之文园、江宁之五松园、虎丘之一榭园，又孙古云家书厅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笔。尝论狮子林石洞皆界以条石，不算名手，余诘之曰："不用条石，易于倾颓，奈何？"戈曰："只将大小石钩带联络，如造环桥法，可以千年不坏。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后方称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台池馆，一切位置装修，亦其所长。

制砂壶

宜兴砂壶，以时大彬制者为佳，其余如陈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陈用卿、蒋志雯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

度曲

仪征李艾塘精于音律，谓元人唱曲，元气淋漓，直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近时则以苏州叶广平翁一派为最著，听其悠扬跌荡，直可步武元人，当为昆曲第一。曾刻《纳书楹曲谱》，为海内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即三弦、笙、笛、鼓板亦娴熟异常。余在京师时，见盛甫山舍人之三弦，程香谷礼部之鼓板，席子远、陈石士两编修能唱大小喉咙，俱妙，亦其聪明过人之一端。

十番

十番用紧膜双笛，其声最高，吹入云际，而佐以箫管、三弦，缓急与云锣相应；又佐以提琴、鼍鼓，其缓急又与檀板相应；再佐之以汤锣，众乐既齐，乃用羯鼓，声如裂竹，所谓“头似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方称能事。其中又间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诸名色。忆于嘉庆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师，寓近光楼，其地与圆明园相近，景山诸乐部尝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璈叠奏，令人神往。余有诗云：“一双玉笛韵悠扬，檀板轻敲彻建章。太液池边花外路，有人背手听宫墙。”

演戏

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

演戏如作时文，无一定格局，只须酷肖古圣贤人口气。假如项水心之何必读书，要象子路口气；蒋辰生之诉子路于季孙，要象公伯寮口气。形容得象，写得出，便为绝构，便是名班。近则不然，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簧、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矣。岂风气使然耶？

杂戏

按《文献通考》，杂戏起于秦、汉，门类甚多，不可枚举。然则今世之测变器物及弄缸、弄碗诸剧，愈出愈奇，皆古所无也。道光初年，以国丧不演戏，大家、酒馆辄以戏法、弄碗，杂以诙谐，为佑觞之具，自此风行一时。同乡言心香通守尝置酒招余，戏书二绝云："空空妙手能容物，亹亹清言欲笑人。谩道世间人作假，要知凡事总非真。""蹋球弄碗真无匹，舞剑缘竿未足多。观者满堂皆动色，一时里巷废弦歌。"惟考元吴渊颖有《碗珠》诗云："碗珠闻自宫掖来，长竿宝碗手中回。"似即今之弄碗也，可补古杂戏之缺。

杂戏之技，层出不穷，如立竿、吞剑、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灯、弄刀舞盘、风车簸米、飞水顶烛、摘豆抽签、打球铅弹、攒梯、弄缸、弄瓮、大变金钱、仙人吹笙之类，一时难以尽记。又有一老

人，年八十余，能以大竹一竿，长四五丈，竖起，独立竹竿头上，更奇，不知操何术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戏、弄鼠攒圈、虾蟆教学、蚂蚁斗阵等戏，则又以禽兽虫蚁而为衣食者也。

卷十三　科第

种德

吾乡邹于度忠倚，前身相传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状元舟过金山者，观者咸叹羡之，老僧曰："状元亦人为之耳，有何难哉！"崇祯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兑金者，挟重资赴金陵乡试，泊舟京口，忽起大风，行舟多覆。邹君启其箧指谓人曰："吾财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于是人争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尽矣。老僧于山上见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邹君中式，归，见老僧入室，而于度生。本朝顺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状元及第。

陈理，山阴人，字厚庵，康熙初，官广西平乐府司狱，因入籍。孔兵之乱，曾救释被掠妇女千余人，恐不得脱，遂自烧其庐。事平回籍，幸获无恙。后长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进士，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次子廷纶，登三十九年庚辰进士，官安徽庐州府知府。孙齐襄，应雍正七年保举贤良方正科，历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次齐叡，江南镇江府通判：次齐贤，陕西鄜州知州；次齐芳，湖北监利县知县；次齐庶，刑部直隶司员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举人；次齐绶，恩荫生；次齐绅，中乾隆十七年壬申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其曾孙圣瑞，官刑部陕西司郎中；圣时，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圣传，官福建台湾县县丞，殉贼匪林爽文之难，世袭云骑尉；圣修，官云南府通判：皆举人。玄孙广宁，以袭云骑尉世职历官寿春、兖州、腾越三镇总兵官，兴余为总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昆山徐健庵司寇之祖赠公某，于明时尝为常熟严文靖公记室。时三吴大水，赠公代具疏草请赈，文靖犹豫未决，筮之，因嘱卜者第日吉，乃请于朝，全活无算。生子开法。于鼎革时，有镇将某寇掠妇女数百人，锁闭徐氏空宅大楼，严命开法监守。开法悉纵之，送还其家，遂将空宅焚烧。及某来索取，曰："不戒于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开法连举三子，元文中顺治己亥状元，乾学中康熙庚戌探花，秉义中康熙癸丑探花。

吴县东洞庭山严氏，明季以资雄于乡。顺治乙酉，以赈济难民倾其家。至严晓山，家业又裕。乾隆乙亥，岁大祲，晓山倡捐谷米，同诸善士放赈，四鼓即起，始终理其事，不假手仆从。梦神告曰："汝家乙年种德，当于乙年受报。"至乙未岁，晓山子福中会元，入翰林。乙卯岁，福子荣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岁，荣子良裘又中举人。良裘胞弟良训，辛卯、壬辰乡、会联捷，又入翰林。

吴门蒋宪副公改葬贞山，堪舆云大不利于长房。公冢媳盛夫人谓其子荣禄公之逵曰："子姓至多，若仅不利于我，无妨也。"荣禄素孝，闻母命，即以言达于各房，为宪副公改葬焉。时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种阴德，堪舆之说且将不验。论时日生克，当于丁年发长房。"后荣禄公子光禄少卿文澜，举康熙丁巳；礼部主政文淳，举康熙丁卯。自此孙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顺天三世同榜。时少司马元益自江西学政任满还朝，朝士贺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种德之余泽也。"

缪蕻书名慧隆，吴县诸生。父国维，由进士历官贵州右参政，尝平蛮寇之乱，民德之。蕻书乃叙次历官政绩，走数千里，请祀于闽、于浙、于黔，吴人称公孝行。子彤，自幼颖悟，中康熙丁未状元。孙日藻，乙未榜眼；日芑，戊戌进士。曾孙敦仁、遵义，俱中甲科。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之父名云廷，阴德甚多。尝于除夕，有贩者索仆所负赈，时仆已更他主，告之故，贩遽肆咆哮，公即代偿之。又一

日，家人市帚，卖帚者既去复来，云失其一，公偿以钱，卖帚者睨视谓曰：“使汝不匿帚，肯与我钱耶！”人咸诮公，公怡然也。其忠厚类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乡试；文庄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礼部尚书。

张映葵字筠亭，长庠生，好学能文，敦行不怠，赖砚田尽心教诲，贫无修脯者，无异视也。从学五百余人，成进士者济济。后以拔贡任天长教谕，旬课月试，寒暑不倦，成就甚众。尝摄县篆，有廉声。以赈荒积劳成疾，卒于官，祀乡贤。子光焯、孙凤翼相继科甲。

石琢堂殿撰为诸生时，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凡淫词艳曲坏人心术与夫得罪名教之书，悉纳其中而烧之。一日阅《四朝闻见录》，内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诋文公逆母欺君、窃权树党，并及闺阃中秽事，有小人所断不为者，竟敢形诸奏牍以污蔑之。此编书者亦逆知后人之必不信也，且伪<ruby>谡<rt>ㄒㄧㄡˋ</rt></ruby>文公谢罪一表，以实其过。阅竟，不胜发指，拍案大呼，思欲尽购此书以付诸火，而苦无资也。夫人蒋氏，时庵侍郎侄孙女，颇明大义，欣然出奁中金钏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烬于“孽海”中。是年登贤书，至庚戌岁遂大魁天下，后官至山东按察使。

太仓李塈字仁山。父维德以节俭起家，力行善事。塈有父风，见人缓急必周济之，而推诚相与，益以积德行善为事。延师课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长锡恭，中嘉庆丙辰进士，官翰林；次锡信，乾隆癸卯举人；锡瓒，己酉举人；锡惠、锡晋，嘉庆辛酉同登乡榜。

姚秋农总宪，中嘉庆己未状元。胪唱之前一夕，京师人有梦迎天榜者，见金牌二道，上书“人心易昧，天理难欺”八大字。盖姚高祖陈臬江南，曾以事活万人，知其有阴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锡、金两学仪门，前明时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两匾，志一邑科名之盛也。本朝顺治丁亥、己丑两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鉽、己亥榜眼华亦祥、甲辰探花周弘。三元备焉。解元范龙、会元秦鉽。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学，有欲易此二匾者，一士人争之曰：“匾不可去也。九进士中有高忠宪，三解元中有顾端文，皆一代名贤，岂可去乎！”至今尚仍旧额。

康熙初，有人见赵恭毅公申乔应童子试，仪容肃穆，言语安详，寓一楼，终日兀坐，不闻有步履謦欬之声。后中进士，官至尚书，立朝謇谔，为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与其人之人品学问，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学问也。《梁溪杂事》载明初开科时，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缙绅三老保举生平无过，方准入试，其结状分款至十余条。永乐初，邑中有徐绍德者，以曾共倡女饮酒，为邻人所诘，降廪不与试。其遴选人材如此其重云。

状元、会元、解元，虽三年内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妇人女子皆所健羡。一隔数年，便茫然不复能记其名矣。须其人有功业文章脍炙人口者，方能流传。即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尝考过，自唐至今，计有十三人，所传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辂而已。

冯钝吟先生尝言：“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阴有某进士者，少无赖，不齿于人；中式后，乡人不礼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误矣。凡人中过进士，原该称呼老先生，譬如呼牛为牛，呼马为马，势不能称其为牛马也。”故读书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庵名珑，字云客，长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举京兆试，谒选留都，忽心动，急南还，父病正笃，阅五昼夜而殁，人谓诚孝所感。服阕，补长宁令。洁已爱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诬被揭。其子定求闻难赴粤，焚香吁天，事得白。公回籍，殡葬父母毕，悬亲遗像于书室中，寝兴出入必拜告，终其身如此。后定求中会元、状元，曾孙启丰亦会元、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启丰子绍观、绍升，孙希濂、希洛、希郑，曾孙蕴辉，俱中进士，科甲不绝。

吴编修廷珍，字叔琦，吴县人。幼孤，奉母极孝。十八岁游庠后，梦神谓曰："汝寿止二十，汝知之乎？"吴梦中惊泣曰："修短固定数，但无以报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须努力行善耳。"惊而悟，即奉立命功过格，实力奉行。阅六年，戊辰登乡荐。忽梦游神庙，殿阙巍峨，旁有人谓曰："汝得乡举，乃力行功过格之报也。"从此益自奋勉，奉行愈力；并将功过格诸善本参酌采辑，刊刻行世。嘉庆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求签

康熙己未，编修徐逸少先生公车北上，祷其乡大乘庵土神，得一签，后二语云："今日杏园沉醉后，声声报道状元归。"徐大喜，以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归允肃也，而先生亦捷南宫，授庶吉士云。

吾乡王殿撰云锦，康熙庚午举南闱。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拟不与礼部试，求签于关帝庙，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谁知富贵逼人来"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宫，大魁天下。

关圣帝君签，有"前三三与后三三"之句。酆小山教授云倬为诸生时，祈得之，乾隆癸卯乡试中三名，阅十年，癸丑会试中九名。毛养梧主政绣虎，嘉庆己卯乡试，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

会试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几殁于京邸，年三十三岁。又一士子祈得是签，中六十六名。

苏城蒋腾越公配黄淑人怀孕时，遣妪祷于韦驮神，得一签云："怀孕生男已有期，后来金榜挂名时。"旋生长子曾炘。越十年，复怀孕，又得是签，生四子曾煌。后兄弟俱中甲乙科，曾炘为长沙知府，曾煌为郴州知州。又是签旁注有"绵长宝贵"字，曾炘于长沙任题升长宝道，尤验。

嘉庆甲子科江南乡试，长洲蒋广文景曾于关帝庙祈得一签，有云："自南自北自西东。"及入场，首题为"谨权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后比即用此句，下股对"无党无偏无反侧"。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经语现成，密圈批中。

梦

朱竹垞检讨于康熙辛酉主试江南，拔胡任舆领解。初，胡梦有人授以诗，有"手弄双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车。至甲戌会试，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试后，谒其房师赵恒夫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对果第一。

吾邑赵舜仪，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梦有人告曰："今科解元，教场巷赵姓也。"赵访之巷中，并无赵姓应试者。舜仪乃重价得巷内数椽，迁居以应所梦。及榜发，解元为黄音，果居巷内，庠姓赵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晓。

康熙戊子科兰溪郑孝廉集，素有弱症，入闱复发，倦极朦胧，梦人语云："子中式须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题，乃"由尧、舜至于汤"三节也。甚喜，挥毫如意，遂与乡荐。

雍正癸卯，以登极连开乡、会恩科。范浣浦咸先一岁梦泥金报捷，有“齐第五”三字。及乡试，题乃“子华使于齐”一节，会试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节，皆齐字在第五。范遂联捷，入翰林。

宁河崔解元凤集，乾隆庚辰赴试，祈梦有“功名只在草桥头”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桥，正演《红梨记》赵解元事，是科果抡元。

吾乡有顾东田者，名与沐。曾宿关帝庙，梦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杀牛而去其首，皆置东田前。醒而恶其不祥。后中式戊午科举人，始悟“戌”去心为“戊”，“牛”去首为“午”也。

苏州蒋古愚学博秉铎颍上，督课诸子甚严，时颍上人有“儿童都识孔夫子，祖父当如蒋老师”之句。古愚子国华，乾隆庚午举人，丁丑进士，官至永平守；国萃庚辰、辛巳联捷，官中翰。惟长子学文，富于学，屡踬南北闱，古愚忧之。甲申元旦，梦家中厅联更换，上联“长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联“二人同心颂诗读书”，落款“钟离子彭篯书”。古愚醒后，以告学文，学文愈加发愤，每日三文一诗，寒暑不辍。明年乙酉，举京兆，试书经房，南元次题“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节。从弟禹迈同榜，以诗经房中式。主考同乡彭芝庭大司马为正，满洲钟公名音为副也。

吴香亭玉纶，登乾隆辛巳恩科进士。先于戊寅年除夕，梦灶神引至一处，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开铁柜，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余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鸣金伐鼓，见洪涛中一蛇缘楫而上，一蛇从空而降。寤以告观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谓公必中。蛇者巳也，金属辛。其岁适圣寿开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纶，至是果中会榜，时公年才三十耳。见湘舲阁学所撰年谱。

李石渠先生名殿图，尝官福建按察使。少时祈梦卜科第，梦神语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谓。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刘侍读亨地房。丙戌会试，卢学士文弨荐中，拨入纪太仆复亨房。梦始验。

苏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梦中得诗云：“第一才名第一仙，声华好并李青莲。世人莫笑诗肠涩，匹马秋风落照前。”后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馆钦定一等第一，授编修。及翰詹大考，以诗中错字列下等，改授中书。何下名即李重轮也，则“秋风落照前”五字悉应矣。

泾阳怡廷相邻居有村学究，夜梦城隍庙前有大红缎金书云“庚子科解元柳迈祖”八大字，遂以梦告之廷相。廷相即于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迈祖也。

鼎甲

顺治十年，江南学政石公申岁试，案迟迟不发。既而谓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状元，是以迟滞。”一昆山徐元文，一吴县缪彤，一长洲韩酚。石公召韩，谓之曰：“子文元气浑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发。然光焰太藏，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乎？”后徐、缪两人俱中状元；韩以青衿终其身，其子荧果中癸丑状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评如此。

顺治乙未会试题“诗可以兴”七句。会元秦𫘦卷，本房以为平而弃之。会世祖作此题，典试官探知破题为“诗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进呈，世祖大称赏，朱笔浓圈，击节不置。胪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世祖色变，至第三名为秦𫘦，世祖乃大悦，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甲也。”赐袍服特比状元。一时称之，以为异数。

顺治戊戌状元为常熟孙公承恩，世祖甚器重之。时公生子，入朝，世祖问曰：“尔子曾取名乎？”公对曰：“未也。”世祖曰：“尔是状元，盍名为元？”既而曰：“状元是尔已做过，将来必为宰相，当名曰相。”后公随驾冒风寒，未几卒。其子相，坎坷终身。

苏城吴氏始祖茔，明时葬在胥门外桐泾，与七子山相对。有术者过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当发，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时行中状元，申为吴婿。天启壬戌，陈文庄公仁锡中探花，陈为吴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宁求中探花，彭为吴婿。乾隆壬戌，陆明府桂森中进士，陆为吴甥。嘉庆壬戌，吴裔孙棣华、殿撰廷琛始中会、状。道光壬辰，廷琛堂侄钟骏又中状元。

韩文懿公菼，字元少，家故贫，能力学。性嗜酒，有李太白风。其为文也，原本《六经》，出以典雅，不蹈天，崇决裂之习。补博士第子员，以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后，又以攻讦除名。应吴邑童子试，题系"狂者进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庙朝廷"一句。邑宰见其文，以为不通，贴文于照墙，不取。时海寇作乱，苏郡中有驻防兵来守，韩公家居娄门，其屋尽被圈封为屯兵之所，其装折尚欲著房主办理。公既无居，益落魄不偶。迨昆山徐大司寇乾学来苏，方夜寝，有门生候于门者，争诵公之文以为笑柄。徐闻之，急问公姓氏，曰："此文开风气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见，收为门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闱乡榜。康熙癸丑，会、状连捷，官至大宗伯。噫！韩非徐不足以为师，徐非韩不可以为弟，诚千古知己也。

常州庄本淳学士培因，少时颇自负才华，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与榜眼及第，时学士犹未捷南宫也，赋诗调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弟兄。"后果中甲戌状元。潘芝轩尚书未第时，与其兄树庭中翰咸为名诸生，有声黉序。其封翁云浦参军索余书楹帖一联云："老苏文学能传子，小宋才名不让兄。"后芝轩中癸丑状元，树庭颇恶此联，为易去之。皆谶也。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捡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

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也。"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吴中有谚云："潮过唯亭出状元。"唯亭，镇名也，去郡东四十余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夜，东北风大作，海潮汹涌，直至娄关。明年辛丑，长洲钱湘舲解元棨果中会元，胪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过唯亭。其明年壬辰，吴县吴钟骏状元及第。是科会元马学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顺治戊戌科则常熟孙承恩，顺治己亥科则昆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则吴县缪彤，康熙癸丑科则长洲韩菼，康熙丙辰科则长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则常熟归允肃，康熙乙丑科则长洲陆肯堂，康熙庚辰科则常熟汪绎，康熙壬辰科则长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则昆山徐陶璋，康熙戊戌科则常熟汪应铨，雍正丁未科则长洲彭启丰，乾隆丙戌科则吴县张书勋，乾隆己丑科则元和陈初哲，乾隆辛丑科则长洲钱棨，乾隆庚戌科则吴县石韫玉，乾隆癸丑科则吴县潘世恩，嘉庆壬戌科则元和吴廷琛，嘉庆戊辰科则吴县吴信中，道光壬辰科则吴县吴钟骏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为常熟严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为吴县缪日藻，嘉庆乙丑科榜眼为长洲徐颋，嘉庆辛未科榜眼为吴县王毓吴。

顺治乙未探花，长洲秦鋐也；顺治己亥探花，昆山叶方蔼也；康熙庚戌探花，昆山徐乾学也；康熙癸丑探花，昆山徐秉义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长洲彭宁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吴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吴县潘世璜也；嘉庆辛未探花，

吴县吴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来，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本朝则钱棨、陈继昌二人而已。

吴中会、状连元者凡六人：韩菼、彭定求、陆肯堂、彭启丰、钱棨、吴廷琛也。惟彭氏一家，祖孙会、状。其余则宝应王式丹、仪征陈倓、仁和金甡、嘉善蔡以台、秀水汪如洋，及近时陈继昌六人也。

相传苏州解元，自明弘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场事斥革后，总不利。长洲范龙，吴县申穟、施震铨，昆山王喆生，吴县张兆鹏，长洲惠士奇、施陛锦、薛观光，元和梅戴，常熟仲嘉德，昆山孙登标，昭文李景沂。惟钱棨中会、状，顾元熙官翰林侍讲。其沈清瑞、张祖勋、陆仁虎俱不甚显达，亦异事也。

吴门蒋时庵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会元。圆妙观道士有李仙隐者，戏谓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与字已占两元耳。"初侍郎会试，原拟第七名进呈，高宗御笔亲改第一。殿试卷以重写"策"字，不得进呈。高宗每拆一卷，必问："会元在那里？"问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对以不在内，自六卷以下，遂不复拆。甲午典试浙江，陛辞请训，高宗谓元益曰："你是状元乎？"元益对曰："臣是会元。"高宗曰："你很可做状元。"可知凡人命名之与遭际竟有暗令者。后钱湘舲阁学棨为侍郎门生，且馆于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吴门顾梅坡为龙泉令，入闱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荐卷俱已中定，将出榜矣，诸房考相聚饮，惟一令尚在房阅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谓："此卷可中魁，惜首场第一艺已用蓝笔

抹，奈何？”诸人取阅，咸称善。第已抹，无复荐理。顾公曰：“如果欲荐，吾能洗之。”其法将白纸衬，用净笔洗去，有微痕，加密点焉。随呈荐，主司击节叹赏，即发刻。因魁卷已定，置廿余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鸣宴，见房师某，某指梅坡谓潘曰：“此汝恩师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谢，称门生焉。至辛卯会试，潘首场遇同乡友抱病，拟曳白，潘劝之，且示以己作，嘱其运化。其人喜，直钞之，余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场。闱中两卷俱荐此人，定魁，而会元即潘也。后以雷同并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后仍捷礼闱，入词林，官至御史。其孙恭寿，中道光辛卯恩科解元。

嘉庆戊午科，江南乡试，扬州出文武两解元：黄承吉，江都人；张金彪，甘泉人。其明年会试，会元又江都史致俨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苏州正谊书院讲堂前有喜鹊数十，飞鸣往来。山长泾县朱兰友先生亲见之，以为祥。是年会元为马学易，状元为吴钟骏，俱肄业于正谊者。

康熙乙酉科，长洲蒋学海以五经中式。是科进呈题名录，蒋列于解元之前，称“五经解元”，前此无有也。

异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祯己卯科秦钦翼及子汧也。国朝康熙乙酉，则秦道然与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则周永禧之与子曰万，皆南榜也。曰万与弟某同入泮，与父同举乡试，与季弟曰瓒乾隆辛未同捷南宫，亦科名异事。

有宁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发狂锁禁者已数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试时忽愈，遂进场。及揭榜，中魁选。赴鹿鸣宴，忆及策内脱写第三问，心恐磨勘罚停会试，仍发狂，复锁禁数年而死。

康熙中，有长洲周某，年才舞勺，应院试。遇一痴道人谓周曰：“功名有路消寒会，喜气全凭一字中。”不解何义。及十八岁入泮，则九九也。应乡试数科，始中副车，闻报日值重阳，亦九九也。八十一岁，以老生钦赐举人，亦九九也。殁后以子贵赠官，适九十九岁，亦九九也。消寒之数，无不相符，亦奇矣哉。

吴门蒋西原，中康熙癸巳科乡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会榜第四。虞山孙子潇，中乾隆乙卯科乡榜第二，至嘉庆乙丑科，又中会榜第二。又有杨沂秀者，贵州定远人，嘉庆甲戌进士。幼时为童子试，县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后乡会榜亦俱中第五。挑选陕西鄠县知县，掣签亦第五名。人称为“杨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园殿撰为秀才时，曾入韦苏州祠祈梦，终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觉头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为其一夹，痛不可忍。隔十年后中状元，始悟头上一甲耳。梦神之巧如此。

吾乡有蔡琼枝者，曾遇日者言：“子当得科第，然必为僧乃中耳。”后入泮，学官索贽仪，蔡奇贫，无所贽，学官乃拘而闭之一室，琼枝读书不辍。时场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会学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闻读书声，问：“何人？”曰：“生员也。”夫人曰：“今试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试。将入城，门已闭，寄宿僧寮。是夜衣冠尽被偷儿窃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访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应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余姚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中乾隆辛卯科会元。是科首题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涩滞，至夜半而首艺尚未成，心甚慌惚。忆前己丑科落卷内有“子在陈曰”至“狂简”后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责完篇，并不妄思捷获。而主试者阅至此二比，遂句句叹赏，以为空中议论，通场所无，竟置榜首。先生学问素充，经经纬史，下笔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时，而为帖括题所束缚耶？即或文思偶滞，亦何至抄录绝不相关之题文耶？乃竟以此得元，

亦奇矣哉！可见时艺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县林午桥司马溥，乾隆丙午乡试，诗题“山呼万岁”，因书“帝谓”为三抬，《诗经》“帝谓文王”，乃天帝也，遂贴出。时毕公沅为监临，偶见林卷，曰：“帝谓原该三抬，岂可贴耶！”遂送弥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会试，捷南宫，覆试诗中出句有“从心应莫逾”，又为阅卷大臣所贴，批云：“逾字入七虞，从无仄用。”适和相来，见此卷，遂将批条揭去，仍以进呈。莫解其故，咸以为此人必有嘱托，而林茫如也。隔数年后，读高宗御制诗，有“从心不逾矩斯贞”之句，已作仄声用矣，始知和相记此诗以为证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状元长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状元苏州徐陶璋，榜眼缪曰藻，传胪李锦也；雍正庚戌科，状元钱塘周𤋮，探花梁诗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进杨述曾，探花汤大绅也；乾隆乙丑科，状元武进钱维城，榜眼庄存与也；嘉庆辛未科，榜眼吴县王毓吴，复姓吴，改名英。探花吴廷珍，传胪毛鼎亨也。

祖孙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县有甘汝来，与其父万达、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举于乡。惟汝来官至尚书。

国史有传、父子同登进士者：乾隆己未科，乌程费瀛，子兰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兴邵自镇，子庾曾；嘉庆甲戌科，仁和陆尧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顺天榜，吴县蒋曾煌与其弟业谦、侄元复、侄孙荣也。嘉庆甲子科，蒋荣之子景曾与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顺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进士者：顺治三年丙戌科，胶州法若真、法若贞；六年己丑科，乌程姚延启、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兴储大文会元，弟储郁文、储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兴储方庆、储善庆；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

归安沈涵、沈三曾且联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归安潘汝诚、潘汝龙；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刘湘、刘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长洲张学庠、张学贤，大兴黄叔琬、黄叔璥，山阴沈诗李、沈诗杜，二人本孪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长洲彭绍观、彭绍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宁贾策安、贾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兴邵自昌、邵自悦；五十二年丁未科，灵石何元烺、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乌程王以铻中会元，胞兄王以衔即中第二，廷对状元；嘉庆四年己未科，大兴俞恒泽、俞恒润，满洲廉善、廉能，同登乡榜，同中进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庆蕃、祝庆扬。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昆山徐乾学之子树谷、炯、树敏、树屏、骏，兄弟五人俱中进士；长洲张孟球之子学庠、绍贤、应造、企龄、景祁，兄弟五人俱中乡榜，学庠、绍贤同榜进士，应造亦中进士；大兴金澍、金溶、金潢、金洪、金濬；又邵自昌、邵自华、邵自悦、邵自本、邵自和、邵自巽、邵自彭，则六正榜、一副榜；代州冯履咸、冯履豫、冯履泰、冯履丰、冯履谦，亦同中甲科；又邹平李鹏九兄弟五人俱中乡榜，内中两进士；太仓李锡恭兄弟五人亦俱中乡榜，惟锡恭中进士。

弱冠登第者：顺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陈廷敬，年二十；辛丑蒋埴，年二十；康熙己未李孚青，年十六；辛未黄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贻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励宗万，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蒋麟昌，年十九；乙丑梦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绂，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绍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二十；甲辰蒋攸铦、文宁，俱十九；嘉庆辛未侯官李彦章，年十六。长洲一邑中，蒋埴、彭绍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广东乡试，有陆云从者，年一百二岁，钦赐举人。陆赴鹿鸣宴，房师戏谓之曰：“三场辛苦，还能耐耶？”陆对曰：“百岁蹉

跎，窃自惭耳。”询其何年入泮，陆曰：“乡先达庄有恭中状元之年，门生已应童子试第二次，去年岁试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会试，又钦赐国子监司业衔，实年一百又三岁。京师哄然，咸往观之，貌如六十许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

吴门周存喜放生，尝作《放鲤》诗，末句云：“傥若乘龙去，还施润物功。”后入试，题为“白云向空尽”，诗成，苦结句不佳；忽忆《放鲤》诗，因以二语作结。主司嘉赏，遂中式。

阳湖赵瓯北先生，中乾隆庚午乡榜，其外孙汤文卿锡光又中嘉庆庚午乡榜。先生赋诗云：“我方重赴鹿鸣筵，且喜东床有后贤。一代宾兴传异事，外孙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赋诗呈先生云：“骚坛一代主齐盟，少小相依识性情。难得母家成宅相，竟于甥馆继科名。翘才也算登黄阁，执拂曾经侍碧城。但愿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问前程。”

武科

马全初名璟，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击。与同官某狎语失欢，奋拳相角，某败走，全骑追之，及城濠桥上相搏，俱堕濠水中。观者解纷，至督辕，全复大哗。事闻，制府俱为参劾，时年未三十耳。遂罢官，流落京师。相国傅公惜其材勇，留京营教习。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举。其明年联捷，廷试技勇冠多士，又中状元。前后两榜鼎甲，亦所未闻。

归安胡某，恂恂为善，人极风雅。勉子弟读书，不许驰射。所生四子：长元龙，次跃龙，三虬龙，四见龙，俱中武进士。元龙官广西左江镇总兵官，跃龙官江苏扬州营游击，虬龙官陕西新安镇总兵官，见龙官山东济宁卫守备。元龙次子开琏，以武举官广东龙门协副将。跃龙二子亦中武举。胡某四授诰封，年八十余而卒。以同怀四人而俱中武进士，大江以南所罕见者也。

泰州刘荣庆、刘国庆同胞兄弟为武状元，古今未闻，亦可为熙朝盛事。

卷十四　祥异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钦天监奏称：明年元日午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并绘图进呈御览，宣付史馆。案《汉书》，高祖元年，五星聚东井；《宋史》，开宝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余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庆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瑞，距宋时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应已五见，实我朝亿万年无疆之祥瑞也。

彩云

嘉庆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东月将升，忽见西南方彩云满天，绵亘西北，五色陆离，不可名状。十三、十四五更时，俱有白云如龙，从天河而下，若烟非烟，凌空夭矫，日出始散。

水牛

国初，安东县长乐北乡名团墟，乡民张姓者，畜水牛百头，入水

辄失其一。一夕，张梦牛云：“我已成龙，与桑墟河龙斗，不胜，君可于吾角上系二刀以助之乎？”张旦起，视群牛中谁可系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鳞如龙然，遂以双刃系之。次日，大风雨，桑墟河龙伤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为龙。今过大河，讳“牛”字，过桑墟，讳“瞎”字，否则风涛立至矣。丁丑秋日，余游海州云台山，闻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载《海州志》。

聚宝珠

顺治间，福建漳州平和县范某妻夜起，见地上有红光，从暗中取所带冠子罩住，以火烛之，得一大珠，藏妆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启视，得簪无数，珠在其底，始知为聚宝珠也。因试以金银，无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后改葬其亲，与妻同在墓上，及启圹，有无眼白蛇一条，见风化水。是日取视，珠遂无光，试之亦不验矣。

道士鹅

嘉兴紫虚观，国初有道士薛存素者，为含山盗所劫，索金不与，盗杀之。视其首，乃鹅也，存素仍无恙，盗异而释之。王澹人有《化鹅堂记》。

丘三近

丘三近者，是胜国遗老，削发为僧，名正诣。学问淹博，工书法，何义门先生总角时业师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从鼻孔

中飞出。

乌城

顺治十六年，嘉定县东南乡有乌数千，营一巨巢，四围户牖，俨如城堞。土人毁之，计柴三百余担。明日复营，谓之乌城。

银变虾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面店生理。适有人还银十两，即置于麦囤中。一佣工人见而窃之，随逃出。行不半里许，觉身畔蠕蠕而动，乃走至荒坟，取银解视，则尽变虾蟆，跃入草中，于是仍归供作。迨后太素寻觅此银，其人直言所以，乃与共迹之，则银固俨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产四子

康熙二年，山阴县宝盆陈姓妇一产四子；腹上微见鳞甲。十年五月，单港民家有猪生十二只，皆四耳。载县志。袁简斋《诗话》载直隶完县亦有一产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产三十二男，不杂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绍兴潞家庄人，其妇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宝山县民见海中一蚌，长约四五丈许，中衔一珠，如小儿拳，时时吐纳，白光亘天。俄有五龙盘旋其上，霎时间风雨晦冥，一白龙奋爪攫珠，为蚌所衔啮，良久始脱，忽沉入海，余四龙悉散。须臾天霁，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闻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间。海上珠光一现，数日内必有风雨。其光紫赤，上烛霄汉，忽开忽阖，难以言状。或谓珠光现，两三年内其地必有涨沙，屡试屡验。友人陈云伯尝为崇明令，亲见之，作《神珠引》以纪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兴王店镇西偏有关帝庙，僧偶焚香殿上，见小蛇长尺许，蟠伏神座前，驱之不去。谛视之，首有二角。僧知其异，以果饼饲之，辄食，荤腥则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饮水，人有见之者，约长十余丈。居人逐之，则归庙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后，有估舶过此，舟人见有小蛇蟠伏柁上，驱之又来，如是者数次，舟人遂载以行。行至双板桥，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见一龙自船尾上升，水随之涌，而估舶竟无恙。自此以后，庙中小蛇不复见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扬名、开化两乡之间有虎患，夜行昼伏。报之县官，饬猎户捕捉，绝无音响。至癸酉三月，忽于石坞见之，虎卧草中，莫敢撄者。少年沈二业贩柴，适见之，以坚木干直前击其头，虎大吼跳起，啮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猎人前，放鸟枪毙之。少年以药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岁，虎入董坞民居，伤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鸟枪偕众逐虎，利独擒得之，挥众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扑，朱枪不能发，被伤面

额，朱即以枪直入虎口，两手相持，枪为之屈，虎亦负痛而遁。朱犹纵步回家云。

鱼斗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鱼斗于海中，其声如雷。一鱼死，流入嘉定县地方之小练祈港。龙首人身，长五六丈，腥闻数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县大场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儿，不啼亦不动，称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乡有夫妇二人，喜于为善，老而无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弥月，生出一儿，甚肥白，能啼哭，遂抚育之如己子。后知为牧童与牛顽耍而成胎者也。异哉！亦为善之报。

鱼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赋，例业主得七，佃户得三。时吴门蒋怀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龄，谓公曰："穷佃无告，盍尽与之。"公从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蒋门叩谢。中有佃网得一鱼，重十余斤，以献，蒋受之，给钱二千文。忽见鱼口中吐出一珠，蒋谓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归。"佃喜甚，归，舟至太湖，珠渐大，从掌中跃入河。忽起祥光，涌出一塔，塔顶现楼台，闪烁绚烂，五色氤氲，顷刻而灭。蒋即以此鱼馈其内兄韩东篱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鱼数百头。亦异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卯复震，塔合无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复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刘姓，世业医。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为暴风雨所摧，遂伐去。柏干中空，其脂膏凝结成普门大士像，长五寸许，妙相端严，纤悉毕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锡杖御盗

康熙中，谛辉和尚驻锡灵隐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锡杖横山门间，今夜有凶人来，当慎之。"三更后，果有大盗数十人，各持器械，号呼而来，僧众皆惊。但见锡杖空中自舞，盗皆退避。少顷又来，复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后寺中储粟富有，而盗终不敢犯也。

莺粟鸡

吾邑龙尾陵潘姓者，以训蒙为业，而喜植花卉。所种莺粟结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采之，中有三卵，若鹁鸽子，潘藏之书箧。未一月，闻箧中啾啾有声，启视之，出三雏。试与家鸡领之，不十日而大逾于鸭，观者如市。未几，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硕如鹅卵。人来

购者，十倍其价。潘姓不十年，家饶裕矣。吾乡张介轩翁所目击，作文记之甚详。

鼻中人

有唐与鸣者，东乡人。偶昼卧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两小人，可二寸许，行地上疾如飞。家人惊异，将攫之，仍跃入鼻中而寤。询之，具述梦状，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见祥为祸

吾乡荡口镇华某，同其子赴江阴科试。舟过锡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鲤鱼跃起，正落其舟。华大喜，以为祥，遂将此鲤烹而食之。舟将发，忽起大风，舟为之覆。华溺死，余人皆无恙。此所谓见祥而不为祥反为祸者也。

梁中出血

吴门徐太守忠亮，于雍正初任云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吴门旧居梁上忽有鲜血自空而下，家人异之，遂将屋脊拆开，并无他异。不数月，忠亮以任内亏缺铜斤，遂落职，监追而死。

抉目鱼

海州通潮之港，每岁逢闰，必有一巨鱼或龟鳖之属随潮而上，遂

胶于滩，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数丈。海滨人候之，屡验。大凡东海有巨鱼流入内地者，必无目，无目，故随潮而进也。相传此鱼在海中作风浪翻船至伤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为人所杀，亦如人间杀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鲸鱼眼精为明月珠。《异物志》：鲸鱼死沙中，得之者皆无目。任昉《述异记》：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鲸为阴精，神明在目，其身将死，而神明早已销亡矣。"历参众说，以未谷为长。

猫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孙至今繁盛，旧第犹在，有一猫能作人言。一日猫眠榻上，有问其能言否，猫对云："我能言，何关汝事！"遂不见。又江西某总戎署亦有两猫对谈，总戎偶见，欲擒之，一猫跃上屋去，独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惊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无他异。

失金钏

吴江城外地名盛庄者，有某家开油酒铺。一日友来假贷，不能应手，因将其女金钏付之，暂置质库。阅两月，其友来，将金钏送还，某随手放店柜中。是夜寐未熟，闻柜中有声似鬼啸，举火烛之，见一纸人，手持剪刀，触手即仆，取夹账簿中。乃查柜内，银钱俱无所失，惟金钏无有也。明晨取纸人出视，胸前有鲜血一点，焚之，啾啾作声，不知其何怪也。拟托人到龙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费，是又失一金钏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鳖食鼋

吾乡葛友匡，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鳖，常买数十头养于瓮中，以备不时。一日独坐中堂，闻瓮中作人语云：“友匡，汝欲灭尽我族耶？汝月内当死，还欲害如许性命！”友匡骇之，遂大怒，曰：“见怪不怪，其怪自灭。”尽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

苏州有某富翁者，致资巨万。其子某好食异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鼋，庖人将杀之，见鼋垂泪，以白某，请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断其首，首堕地，忽跃至梁上，咸异之。遂烹而食，味极美。以半馈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仅尝数脔，即目眩神迷，但见屋梁上皆鼋首，扶至寝室，则床帐皆满矣。某自言曰：“有数百鼋来啮我足，痛不可忍。”叫号三日而死。诸人食鼋者皆无恙。

食橘化蛇

广西太平府城东十余里，有大橘树一株，广荫数亩。浙江缙云县有某明经者，宦游过此，时值九秋，红黄实满。方停舆、渴甚，采择其巨而红者一枚，啖之。忽两目发赤，遍体肿痛，先脱两臂，复堕两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县槐塘地方有程姓者，产二男背脊相联，啼声甚响。乃将琴弦作弓锯之，分而为两，以药敷之，不数日，平复生肌矣。后两弟兄皆寿至九十余。此乾隆初年事。

鸡作人言

乾隆十年，东乡黄渡地方有劳姓，家畜一雄鸡，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为妖而杀之，未几以讼狱破家。后见《三冈志略》载：明嘉靖间，有高桥镇民家一鸡作人言云：“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后倭寇至，适值妇女烧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台山清凉寺有大石一，相传为文殊菩萨遗迹。其石方广四丈，上可容数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动，不解其理。高宗庚午西巡驾临，试之果然，上为霁颜。

虫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虫荒，四府不登。其冬，苏州葑门、盘门外红灯四集，有人马之声。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书

朱明经云翔有佃户蔡鸣皋者，家畜黄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则“天下太平”四字。一时观者甚众。汛兵牵入城，报城守营，用醋喷湿，其毛不落。抚军某亦见之，拟奏闻，不果，仍发还。是岁田禾大熟，并无他异，殆丰年佳兆

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见明经自撰年谱。

红鸡蛋

乾隆廿五年，余时才周岁。有鸡生蛋甚红，如胭脂新染，连生八九子皆然。一两年间，合家康安，并无祥瑞，亦无灾异。

失印

诸城刘文正公为东阁大学士时，阁中有银印一颗，忽失去，遍索无踪，已三日矣。公谓中书舍人某曰："纶扉重地，岂有穿窬耶？宜仔细再寻，三日后如不见，奏请交部议处。"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厕，于路上似有物碍足，审视之，乃银印柄也。取之，竟如铁铸，不可拔。急禀刘公，用畚锸掘地始出，不知何缘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来

上海县城内化龙桥，为乔氏世居，厅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许。潮退，荇蓼浮萍淋漓满壁，莫不惊异。未几，乔公光烈为湖南巡抚，其弟照为浙江提督。后三十年，陆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陆耳山先生锡熊为工部侍郎，著《四库全书提要》，海内闻名。

萤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镇西郊，忽一夕萤火团聚，至数十万，周围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烛天，观者如市，五日后方灭。

腌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将坊黄天禽家，夏日切腌蛋一盘，暗中有光如萤火，移灯视之，则无有也，恶而弃之。未几，天禽夫妇、寡媳、两孙相继死，家道亦落。余谓天禽家本应败坏，未必此为祟也。案沈括《梦溪笔谈》载，盐鸭卵通明如玉，屋中尽明。前古已有之。

古树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阅邸抄，见太常寺奏：社稷坛外围街墙内，有年久老槐树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时，忽于树节内生烟，即率领步军衙门人等立时上树，以水灌灭。事甚奇。忆余乙未岁八月，同吴镜江母舅游虎丘，见铁华岩上大枫树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游人聚观，寺僧亦以水灌灭之。归而问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异为？”并言曰：“雍正年间，□桥之东杨巷荡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为盗舟也，遂令家人备器械，鼓噪而前，并无一舟，但见火浮水面而已。观此，则知水亦能生火也。”

异僧

吴门东禅寺有林酒仙像，即宋异僧遇贤也。好酒，喜食鸽，每食后，鸽仍从喉吐出，飞集梁间。至今塑之，以示灵异。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渔舟，以十文买虾。视其钱，皆“太平通宝”。啖后悉吐于

河，虾皆红色，跳跃而去。

阴兵

乾隆乙巳岁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闻人声喧噪，如数万人临阵，响沸数里。左近居民惊起聚观，则寂无所有，第见红光数点，隐见湖心而已。自镇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间，每夜俱有灯光，照彻远近。村人鼓噪，其光渐息，俄又起于前村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饥民载道。吾乡斗山田中，忽生一种黑土，其色微黄而带白星，可以做饼煮粥，颇清香，食之亦饱。一时哄动，近乡居民来取土者，日以万计。同时安徽太和、宿松两县地方，亦有掘蕨得米者，其色纯黑，至数万石，活人无算。当事奏闻，有御制诗。

风龙阵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风龙阵，吾乡石家桥至沈渎、官塘一带，拔木发屋者不计其数。最奇者，有夫妇二人在田中种豆，俱随风飞去，至数里而堕，却无恙。青石一块重二百余斤，亦随风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坟前荒田中，有湖广划子船一只，自空而下，中无一人，惟有青钱四百千。一家卧房内忽发大响，坠一包裹，内有钱七千文、银二锭。又有二人自运河塘上同行，皆飞上天，一堕吴江，一堕常熟，各伤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于是月十四日晚，马桥、板

村、鸿山一路发水，顷刻二三丈，居人逃避仓皇，凡草屋土室，尽为漂没。至吾家西庄桥，水势略缓，然亦至门槛而止。此故老所未闻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头来吴门，寓于东华严寺。来观者，每人索钱七文，日以千万计。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于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严二府俱大水，田庐俱没。余无他异。

猫异

乾隆庚戌年，闵峙庭中丞鹗元抚吴已数年矣，时有内升之望。署中蓄一猫，洁白如雪，为中丞所爱，公余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抚摩之。一日，见猫尾上渐有朱斑，三四日间，则纯赤矣。中丞大喜，抱视诸幕客，咸以为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为高邮巡检陈倚道叩阍入奏，遂被逮。时冯墨香外翰在幕中，亲见其事。

雪中人迹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昼夜堆积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迹各一，两两相并，屋上尤多，苏、松、嘉、湖一带皆然，不知其理也。

双面人

乾隆辛亥秋，余姚仪家桥谢姓产一儿，两面，五官皆备，作直声啼。咸为不祥，弃置野田中，聚观如市。嘉庆丙子七月，常熟西南乡羊尖镇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两头，眉目鼻口皆具。远近观者数千人。案《述异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长安女子生儿，两头异颈，头面相向，四臂共胸。即此类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县菜区南四图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仅见者。知县吴盘斋谓余言。载入县志。

神龙攫珠

河南兰阳城东有王家林，离城四里许。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后，但见红光烛天，人以为火，咸往趋救，并无影响，惟见大杨树上有爪痕，深寸许，宽四寸，从根直上，树瘤中出烟，盖白杨自焚也。先是有两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见有圆光一团，从窗孔中入，大寸许，其光四绕不定。顷之，又有一物如水獭，从梁隙中入，四足方头，长尺许，盘旋梁栋间，忽向东壁伸爪一攫，圆光泻地，又渐缩小而上，仍从窗孔中出，其物亦随而出。忽闻霹雳一声，但见此物身长数丈，已飞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谓如獭者，神龙也；圆光者，珠也。此萧县刘君竹一为余言之甚详。

老母鸡

枫桥市浜高家桥顾姓，为儿期岁，使庖人杀老母鸡，方执刀，划

然自断，人皆诧之。及烹熟，和面食之，受毒者四十余人，三人立毙。盖此鸡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龙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为。一夕，旋飙突起，屋瓦皆飞，天地晦冥，霹雳山倾，雨雹齐发，耳訇神眩，食顷始定，平地水深尺许。有巨舟为风所掣架大树上者，有持伞行人飘去数十里之外者，庭中卷蓬门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庙未损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风雷时，有乡人见二龙空中追逐，向东南而去。

大龟

乾隆甲寅六月，太仓浏河口有沈姓者，以鲞货为业。于海中网一大龟，长一丈二尺，载至梁姓行，数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龟必有明珠，索价二千两，久之无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饮不食，观者填门。梁厌其喧扰，诡言："有司查讯，幸即持去，无累我也。"沈惧，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圉圉焉不动，船乃还。约离三里许，见龟头一伸，放白光三丈余，悠然而去，触浪排空，左旋右转，海水为之沸腾。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视之、载之、放之而巍然不动者，恐伤人耳。真灵物也。

铁人

杭州城隍山东岳庙，有铁人高四五尺，俗谓之"铁哥哥"。厉樊榭有诗，翟晴川《湖山便览》亦载之，言江上浮来也。或传李宫保卫筑

钱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铁甚灵显，凡有人盗窃银钱物件者，失主祷之，十日内必有应验。余监修表忠观时，暂寓涌金门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银十两，心疑是烧饭人张姓者，问之不认。余以危言吓之，其人计无所出，乃到东岳庙叩祷曰："十日不报应，则投尔于西湖。"其事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发痧胀，半日而死，此银尚未用也。后张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龙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吴郡有龙斗于空中，风雨骤至，吹坍洞庭山湖滨民居无算，压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吴江垂虹桥畔忽堕龙皮一张，约长三四丈，鳞大于茶杯。

海兽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盐八团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后，有一兽涸辙沙滩，长八尺余，色纯黑，毛如海虎，尾尺许无毛，四足如鱼刺，头如骆驼，眼口若涂朱。以挺击之，不动；以刀示之，则垂泪。土人观者数百人，咸以为不可杀。抬至海口，遂跃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志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气甚热，仅能着单夹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厨夫，皆赤身用扇。黄昏时，雷声殷殷不绝。元旦辰刻，霹雳数声，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

尺，至午后始止。其年四月，镇闽将军魁公伦入奏闽省亏帑六百万，自总督、巡抚、藩、臬、道、府、州、县皆伏法。

棺影

陕西臬司某，山东人。其诞日前一日，于署中厅事陈设灯彩、寿联、铺垫之类，时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见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见之，两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来问，亦见之。某遂不乐，怃然去，棺影顿灭。其次日，某以旧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异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种包谷，根下宛如人首，眉目毕具。李树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门忽紧闭，不得开，视之，有大蟾蜍百万填塞，日高始散。皆异事也。

锦江巨龟

《陇蜀余闻》载：成都东门江岸有巨龟，不轻易出，出则小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谋逆时，曾一见之。嘉庆丙辰三月，巨龟见于城东之九眼桥，后随小龟无数，游漾水面者三日。是岁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乱。逆苗未靖，而达东教匪接踵起事，蹂躏七载，人民死伤至亿万计。此龟岂预知之耶？按《物类相感志》载：秦惠王破蜀之后，张仪掘土筑城，随时颓圮。后有大龟从涧而出，周旋行走，仪命依龟行处筑之，城始成。又云龟尝处其中，出则境内有贼。观此则是龟由来

久矣。

白异

余自幼居乡，乡间有白虬之患。每当白露、秋分节间，稻禾初熟，于四更时忽起大雾，漫空遍野，雾中有白气一条或两三条，隐隐如白龙，而无头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虬。此物一过，秋收顿减，转熟为灾，农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县官亦不能据实具详，最为民害。此物总在苏、常、嘉、湖之间，别处无有也。案字书无“虬”字，犹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约明季始有之。

星异

嘉庆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众星交流如织，人人共睹。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异。廿五日初更，有大流星陨于南方，光如白昼。先是五六月内，太阳旁有一点小星，与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阴旁亦有一点小星，与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陨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两夜，星移如织，俱由西北而至东南。廿六日夜，东南方星陨，飒飒有声，最后有大星堕于地，其声如雷。

地中犬

嘉庆八年，嘐城顾浦地方东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瓮中，旋失所在。按《晋书》：元康中，娄县人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声，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还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与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

志》曰：“掘地得狗名贾。”盖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庆甲子，长洲徐少鹤学士颋已中乡榜，除夕，与其夫人夜饭，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为祥。其明年乙丑，中进士一甲第二。

迎凉

有陈某者，居近娄门，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闲居，苦于烦热，因将水龙喷水以迎其凉。忽空际堕一砖，有朱篆，是夜暴卒。

抢米

嘉庆甲子年五月，吴郡大雨者几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莳。忽于六月初一日，乡民结党成群，抢夺富家仓粟及衣箱物件之类。九邑同日而起，抢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异事也。其时抚军汪公稼门仅杀余长春一人，草草完结。

墨线

嘉庆十年三月，家小痴客四川之中坝巡司署。初五日早，哄传街上弹有墨线痕，亲自出署观之，自大堂暖阁至头门百余步甬道上，贯墨线一条。询之居民，咸称本镇各街巷暨幽僻处皆然。成都、龙安、

嘉定皆同日弹有墨线，不知何异也。至立夏后，民间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门，每日计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余具者。先是三月初，简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铜，夜梦五人从东来，自称“行疫使者”，将赴成都。问其何时可回，答云：“过年看龙灯方回也。”徐旋省后，适见瘟疫流行，忆及梦中语，即告制军，议以五月朔为元旦。晓谕民间，大张灯火，延僧道诵经礼忏，扎龙灯，放花爆，民间亦助结灯彩。每夜火光烛天，金鼓之声不绝，自锦江门直至盐市口，男女喧沓，歌曲满街，即每岁元宵亦无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凳自行

嘉庆十二年冬十月，长山袁叔野刺史出京，过其焦家桥旧第，已下行李。叔野起如厕，厕上有板凳一条，无端自动，初不甚怪，遂步至后园，距厕上已远。忽见板凳彳亍而来，其老仆亦见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龙带石牌坊

嘉庆十三年五月，歙县槐塘地方忽起风龙阵，有一龙从石牌坊下穿过，两牌坊俱为龙带去，去数十步外始落地，石为齑粉，并未伤人。廿三年三月，离槐塘四五里地名潭渡村，亦起风龙阵，有两三抱大树一株，从地拔起，落于三里之外。树旁居民甚密，亦无所损也。

汉口镇火

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凡老幼妇女躲避大屋如会馆寺庙，亦皆荡然无余，死者枕藉。

天不可测

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华，人人共见。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邮途中，闻蟋蟀声。六月初一，日蚀七分。中伏日，寒冷异常，俱着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经天。十四日，荧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风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罗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为之红。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种种奇异。然是年仅旱灾，米价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华更甚，皆以为明年必又旱，讵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间作，天无十日晴，稻谷俱腐，柴薪大贵。真天之不可测也。

山鸣地动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属及蒲州、同州一带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陕州、阌乡、灵宝亦皆震动。惟解州为尤甚，民房、城垣、祠庙倒塌无算，死者至三十余万人；惟关帝庙大殿五间，屹然不动。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动，或数日一动，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运城诸处复大动如前，后遂寂然。其动时，如闻地中有波涛汹涌之声，人民男妇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帐遮风而已。更可异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条山大鸣，绵亘黄河八百

余里。十二月，甘肃省又有山移之异。

妖言惑众

嘉庆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荣升就擒。自称蓬莱无终老祖朱雀星宝霞佛下降，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说。编造《万年时宪书》，以四十五日为一月，十八月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动二者，为七行。并指通行正字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并为一字，称曰七行字。编造《字母》一书，所布逆词及所造《破邪显正明心录》，并所刻印记，皆从七行字体。又袭旧教有五等执仪名目，复增为九等。以花纪官：一品红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药，五、六、七、八、九品，均以杂花卉为等威。有“九品莲台”名目，以分习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宫、六院、大将军、大学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诸等级。又称能出神上天，亲见天宫殿庭路径，捏画十图，并造脚册，记载宫室名目，谬称成事后规仿营建。又以黄册捏写星宿名，凡十万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于私造书画成，辄向同教人自夸神奇天纵，妄自尊大。同教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书画，竟诧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饥馑。方荣升窃谓灾黎易动，起意倡乱。八月间，潜引其党刻九龙捧珠印记一颗，名为“九莲金印”，云俟三年后坐朝问道时启用，实则逆词、逆书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潜纠徒众，于李乔林家会合拜印，遂将伪造诸星名目诸书焚化，谓能使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众咸敬信之。有三醮妇李玉莲者，本有气臌病，腹便便然，自称怀孕者乃弥勒佛，信者甚众。玉莲又自称曾神游天上，知其福大，应与同举大事；而方荣升亦称玉莲为开创圣母，订期起事云云。其语长，不能备录。时节相百公制府两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将逆首方荣升处以极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迟，其与知逆情之周智荣、赵顺等十人斩首。其言遂息。方荣升浓

眉大目，两颧高峙，临刑时犹顾谓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后断断不可再下降矣。”其缪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出一猛虎，伤人无算，猎户与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车矣。众猎户、官兵禀县固请，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铁鞭，拾级而上，卒遇此虎，竟为所杀。时村家养牛数十头，正在山上，见此虎至，群牛皆退缩，惟一牛独前，与虎熟视者久之，忽奋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将虎皮出晒于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见之，以为真虎也，又奋力一角，力尽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庆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间忽有两童子，衣朱衣，连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边火烧宅，珠娘啼一路。”闽语谓夜为晡，屋为宅，妓女为珠娘，以方言歌之，颇中音节。连歌三日，不知其为谁氏子也。居人以其语不祥，遂告邻近，于中秋夜比户严防，小心火烛。至期，绝无音响。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边起火，延烧千余家，毗连妓舟，皆为煨烬，至五月初一日晡时始熄。计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数至八月又十五日，适符“八月十五晡”之谣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亲见其事。

龙斗

丙子七月廿五日，苏州胥门外双桥茶亭头，有两龙相斗，风雨大作，覆舟者无算，染坊架上布皆飞上天。

风暴

嘉庆丁丑六月十三，汉口镇大江中忽起风暴，飘荡大小船一千余只，死者无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于大江原处漂没大盐船十七只。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东三十里城临矶陡起大风暴，一时人力难施，沉溺粮艘十七只，并淹毙运丁水手男女数百人。巡抚巴公奏闻，奉旨豁免。一月之内，两遇风暴，且同是十七只，亦奇。

大木

嘉庆丁丑六月十七，苏州玄妙观雷击，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无余。有葑门外道士游观其下，同时击死。未几，地方官吏及绅士辈，欲于东西两汇购大木而重葺之，竟无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两渔船入海捕鱼，见水面浮一大木，头尾甚长。因言狼山有观音寺正在兴修，如带往江北，可得善价。即系缆向北行，坚不可动。渔人又言曰："岂有神灵护持耶？吾今带往江南可乎？"言未毕，木即向南，顷刻抵岸矣。其木长八丈九尺四寸，围圆二丈有余。地方绅士备价购之，始得兴修。此木之所来亦奇。归湘帆少府曰："噫，天岂以此木将出，因而震其柱欤？抑殿之不宜毁，特遗此木以成之欤？不先不后，适当其时。然则需材之世，不患无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见用于世也。"

老鹳

吴门有潘姓者，居胥门内之来远桥。家有老鹳巢于庭树，闻其声，颇类人言，似言某处有藏金。乃于后园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鹳庭树亦俱烧死。

蛟与龙斗

嘉庆戊寅五月廿七日，苏州娄门外有地名龙墩者，元和县所辖，忽出一蛟与龙斗，冰雹大作，狂风拔木，雨下如注者一两时，拖坏民房庐舍五十余家，失去男女数人。有一人随风而飞，为龙所攫，背上爪痕显然，从空落下，却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随风飞去，数十里内，并无一粒堕者。又一家船四只、牛一头，与船坊、牛棚一齐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龙墩地方有地一块，不积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掷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谓蛟者即起于此处。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时，有黑龙自东飞来，与蛟斗良久。旋有白龙从北来，如佐黑龙者，逾时而去。其近处居民俱所亲见也。

尘霾

嘉庆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风自东南来，俄顷之间，尘霾四塞，室中燃烛始能识辨，其象甚异。圣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马兰峪、古北口、天津府等处，遍行查访。据马兰关总兵官庆惠奏：是日酉初南风，不过尘霾幛翳，旋有迅雷，阵雨倾盆而已。据古北口总兵官徐锟奏：是日酉初西南风，其色黑黄，闻有雷声，风气即散，小有阵雨，未能及寸。据天津长芦盐政嵩年奏：是日酉初并无尘

霾，室中明亮，北风大作，雨势雱霈，自宵达旦，亦无雷声。又据山东巡抚陈预奏：是日酉初无风雨，至初九日卯寅时，大雨竟日，极为深透。合观各处奏报，情节不同。古人所谓“千里不同风”，是其明验也。

黑云

嘉庆己卯三月十八日，山东临清州城东有黑云三四团，自东南而至西北，白昼晦冥有一二时。次年七月某日，临清城外三四里许有一井，井中出黑气一条，其长径天，上冲云际，一昼夜而灭。

龙见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龙见于洞庭东山，须角毕露，凡十三条，观者如堵。须臾，油云四塞，大雨如注，龙亦不复见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无雨，高田干涸，农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为祈雨。

蟾蜍

嘉庆己卯八月，河决，开封、兰阳一带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数千百头，随小蟾蜍几十万，自北而南，若迁徙状，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球

庚辰四月初，江苏织造府旗杆斗上忽有火球两个，升上落下，更余便起，四更时息，如是者五六夜。抚军知之，差巡捕官往视，果然。先一月前，浒墅关雷击旗杆，并击漏税房庭柱墙壁。与火球之异，不过相距二十余日耳。

群鼠渡江

案《明史稿》：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异，自五月下旬起，千万成群，衔尾渡江而南。嘉庆庚辰五月，瓜州、仪征一带，亦群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间，河南开封府黑冈口一带，先有群鼠渡黄河。或言鼠属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许州东北乡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余间，草房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余间，压死男妇四百三十余口，被压受伤者五百九十余名。见邸报。时州刺史为肤施张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园为余言之甚悉。

畅春园虎

嘉庆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师雷雨夜作，畅春园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贵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两人跃入水中获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额驸杀虎。翰林编修吴慈鹤纪以诗云："太液莲开白于雪，三人晓起看花入。凉风吹鬓巾袖香，池边骇见於菟出。两人急跃清池里，一人已为虎所饵。至尊频蹙催赐金，有旨，赏银五十两与死者。一半残骸付妻子。黑河猛将行如风，长枪大槊何豪雄。虎知当死伏不动，翻身一箭穿其胸。万夫挢舌军吏贺，此勇真能不肤挫。吁嗟乎！期门羽林尽如此，太白欃枪安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报，云探得督宪差官从北回南，于六月十六日路过山东西大道阴平地方。是日天气奇冷异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兖州府、济宁一带皆然。

鸡异

辛巳秋，苏松一带有鸡异者甚多，一鸡两翅上俱生爪，到处皆然。前人谓之鸡距，有五爪者皆飞上天。又常熟东河下有鸡生子，中有小蛇一条，如蚯蚓而动。又余居之南顾家湾有雌鸡变雄，作高声啼。又徐市农家有雄鸡变雌，生子不已。更可异者，江阴有一家雄鸡一只重五六斤，忽不鸣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杀之以佐盘飧，剖腹，中有小人一个，长二三寸许，头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广东省太平门外大灾，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俱为煨烬。先是四、五月间，苏州有谣言不用洋钱，销毁至数百万枚。此或其先声耶？是年直隶、山东发水，被灾者八十余州县。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数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县城内忽狂风拔木，白昼晦冥，大雨霹雳轰然而来，满城人无不惊骇。是时学宫左右风雨尤甚，有魁星阁最高，屋梁瓦石皆飞上天。见火龙一条从阁下蜿蜒而起，斗入云中，拖坍民房、楼观、寺庙数千余间，直至城外，向东南入海而去。是日黄浦客商渔户等船四百余号，漂没者三十余只。亦见有黑龙四条追逐火龙，逾时而没。后闻学中老门斗言，魁星阁下向有大蟒一头，其长数丈，每于春夏之交，蟠据阁之绝顶，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火龙者，或即其化身耶？

环云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见日旁有晕一重，须臾，晕左右又加两重，如连环然。须臾，连环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环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环环之。其光如火焰，有五色，正贯于日之正中。千百条白气俱向东北，未起酉止。是年十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两晕，亦如连环然。日之正中，大环贯之，直圈于两连环之外，其向亦在东北。其大环四角有耳，如小月状，两明两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

卷十五　鬼神

张抚军退鬼

张清恪公伯行抚苏时，值江宁乡试，公为监临。故例，将点名，先召恩仇二鬼进。公大怒，正色而言曰："进场考试者，皆沐浴圣化，束身圭璧之士，尔辈平日何以不报，乃正当国家取士大典，一切关防严肃时，岂许纷纷鬼祟进场沙扰耶？"是科南闱无一病者。

邹二痴

邹公履，名德基，工于书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间。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痴，至今吾邑中人尚称邹二痴为名笔也。其父迪光，中万历甲戌进士，为湖广提学副使，积资巨万，俱为公履造园。园有炼石阁，公履所居也。忽一夕为群盗所杀，官捕数年不得。至国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贿无数，丰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设一榻，张纱帱，卧于阁上，怡然适也。时月色甚明，似有人缘梯而上，带乌纱巾，着红道袍，徘徊大步。高惧，心知为邹公子，乃下床，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据吾阁邪？"以足蹴之，遂堕楼下。从人惊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气绝，人传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盗无踪。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毕，巫忽起行，如邹公子状，唤家奴，取杖痛责之曰："巫者至贱，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

害，实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杀人，事甚平常，安问盗？”言讫，巫仆而醒。

绯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仓、嘉定、宝山一带大雷电空中有二灯前导，中有一绯衣者，乘白龙，甲士数十，亦持镫随其后，远近乡民尽见之。其灯忽高忽低。明晨视，灯光低处，花禾悉坏。

鬼戏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系梨园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来定戏，云在北门王姓，以银十锭，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则巍然大第，堂中设宴。主人出，谓振玉曰：“今日系周岁，不可大闹，以官人幼，不任惊吓也。”遂点《西厢记》，减去“惠明寄书”及“杀退孙飞虎”两出，乃定席开场。众方演唱，振玉独执笛旁坐，暗窥坐中宾客，凡饮酒俱呷入鼻中，其往来男女侍从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异之，以私语其众，众曰：“彼不欲闹，岂所畏在此乎？”于是忽将大锣鼓一响，倏无所睹，乃在昏黑中，则一古墓，惟听松风谡谡而已。通班大惊，振玉遂得疾，不数日死。

钱莲仙

康熙甲子，嘉定陈涵源授徒于龙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来，自道其姓名曰钱莲仙，系元季钱鹤皋之女。按《太仓州志》：鹤皋，上海人。元季吴元年，太仓知州张某以城降张士诚，而鹤皋不从，结诸邑弟子数千人为

变，入嘉定，俱送松江狱，胁以兵刃。当时有集仙宫道士杨仁实救之，即其人也。言与陈有文墨缘，晨夕相聚。钱才调隽绝，命题无不立就。已而渐闻于人，陈亦不以为讳。至丁卯岁，形迹渐疏，一去杳然。陈著《仙姝传》述其事，并录其送别诗云："整顿簪环泣送君，依依难向小桥分。他年不断情缘处，把酒还浇陇上云。"而陈故无恙也。

乩仙

秦对岩宫谕家有乩仙，适吴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观之，宫谕延之入。时所请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请赐一诗。"乩判云："吴兴祚何不拜？"令君言："诗工固当拜。"又判云："题来！"时有一猫蹲于旁，吴指之："即咏此。"又判云："韵来！"吴因限九、韭、酒三韵以难之。乩即书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吴乃拜服。

打眚神

太仓西门水关桥有庞天寿者，素好拳勇。年七十余，忽丧其子。眚回之夕，其徒数十人，聚集豪饮。闻缳帷中窸窣有声，秉烛照之，但见一大鸟，人面而立。庞急将钩连枪扎住其背。此鸟欲飞不得，两翼扑人，宛如疾风，室灯尽灭，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声，如梦魇者。独天寿尽力搠住，死不放手。天将曙，力乏腕疲，鸟竟逸去。次日，庞满面皆青，数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庞后犹活十余年，每见人述其事，犹言："当时恨无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凉

崇明李明经杜诗，年七十余，率其徒数人应科试，自崇抵昆，已薄暮矣。遍觅寓所，已无下榻处，惟东南门柏家厅有楼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时方六月下旬，盛暑郁蒸，诸徒舟车劳顿，已就榻酣睡矣。李独卧不成寐，见残月渐明，楼下如有人声窃窃私语，闻一人曰："如此炎天，楼上诸公得毋太热乎？我辈夜凉无事，胡不上楼代为驱暑？"于是渐闻梯上有声，如连步而上者。李素称胆壮，亦不畏之。少顷，渐至榻前，各执蕉扇一柄。有无头者，则以扇插颈，答答若摇状；无臂者以扇插肩，盘旋于幛前。见数十鬼中，肢体无一全者，或驰于东，或趋而西。一人曰："厢间进士公下榻，我辈盍先送凉？"既而曰："某某虽秀才，尔辈何薄待之？我为之拂暑。"而独不至李。迨诸徒榻前摇扇几遍，将作下楼状，忽齐声曰："扬仁风而不及老贡生，非情也。"遂各举扇一摇，呼啸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凉乎？"皆答曰："凉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为道之。诸徒愕然惊起，不敢复卧。次早，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时，有民人百余，皆潜伏此楼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无一存者。今百余年，此楼尚多祟也。"是日亟迁寓而去。

闻角庵相士

扬州闻角庵，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与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饮，以为乐也。一日，叟谓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语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为神仙。久之，王叟忽不乐，顾相士而泣，曰："某日将与君别去，欲借尊嫂腹为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几，叟不见。是夜相士妻腹中有声，绝似叟语。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积金甚多。妻死后，遂不知其所终。

董庶常

海宁董东亭庶常名潮，在京师，偶步近郊，瞥见一苑，有美人弹琵琶甚哀，潜识其地。次日，与同人访之，惟古冢荒烟，荆棘刺衣而已，为之骇然。未几卒。其同年友汤纬堂吊之云：“红袖琵琶摧玉树，青山烟雨葬琼华。”盖纪实也。

诵大悲咒

长洲吴西桥业医，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余，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诵《大悲咒》十余遍，寒暑无间。偶感微疴，从昏瞀中见二鬼摄去，觉天黯惨如黄昏。至玄妙观东岳殿，仰见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问：“汝平日作何事？”对曰：“诵《大悲咒》。”旁一吏曰：“心不尽诚，虽多不算。”逐之出。两足无力，天又阴雨，沿途唤肩舆，过其妹婿家，停舆直入。见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诘问之，皆惊窜。吴怒而拍案，有煮虾一碟坠满地。乃出门，仍乘舆归。觉已身卧床上，大骇，急命子往询妹家，云：“鬼啸案倾，不知何故也。”吴病痊后，改号曰补余。

春杏

吴门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过门守贞有年矣。忽发狂疾，孝廉往问之，忽诃詈，不识其父也。乃默祷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系湖州沈姓子，少年时私其婢春杏，有孕，为沈子父母逐之，投缳死。后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没。今其魂尚来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须延高僧礼《大悲忏》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

其言，狂疾乃瘳。

马公宋相

吾乡凡完愿酬神，俱有马公、宋相，别设下筵，必先祀之，匆匆送出，然后歌乐荐登上筵。实不知其为何神也。后见《土风录》，相传马公是苏州葑门人，名福，以卖菱为业。每晨担出阊门，过宋相公庙，必敬礼之。后与人争角不胜，投水死。适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帐前驱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伤官。汤文正公灭毁淫祀时，五通神俱用铁链锁押，加以手靠脚镣，如重犯者。先命县官拿下其像，长屹然不动。公正色大骂曰："汝还崛强耶！"遂亲自动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马公、宋相两像，终不能动。问是何神，庙祝诡以财神对，乃释之。至今乡人犹存其祀。

城隍

《宾退录》极言城隍神之灵显，且各立名字，如汉之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之类，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也。据苏州府城隍而言，向闻神是汤文正公斌，继又改陈榕门先生宏谋，既又改巡抚吴公坛，继又改观察顾公光旭，今间又改陈稽亭主政鹤矣。三四十年中，屡易其神，岂阴阳亦一体耶？

嘉庆元年十一月，余在两浙都转运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余，俱已寝矣，忽闻人声沸天，急报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红，延烧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钱塘两县，及布政司、粮、道、学院衙门前一带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兴府方公云亭在

运司前一小楼作寓，见火光中有红灯数百，围护一宅，火至辄息，意此宅必是积善人家，当记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庙也。

钱桂芳者，通州秀才，为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余，忽与妻子泣别，将为陕西褒城县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来拜会相约，吾当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数，哭之无益。"乃洒扫一室，供设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来，仪从甚盛。妻子无所见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迟数年否？"城隍神首肯曰："当代为转详东岳神，其准不准，吾不能主也。"忽不见。越三年，其母卒。未几，桂芳亦死。其门弟子李西阑为余言。

惠山王婆墩对岸有汉纪信庙，里人谓之都城隍庙。每年三月廿八日，为城隍生日，是日歌乐喧天，游人无数。惟后楼三间，寂静无人，登之可以眺远。有男女两人，私约至此，将解亵衣，忽见金甲人叱之，投两人于楼外，适堕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灵也！

长洲蒋时庵少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聪颖。四岁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记忆不忘。佚圃公知其为大器，且训之曰："汝高祖参议公，于明鼎革时，杜门养母，母丧，哭泣以致双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变，一门十五人殉节，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岁，即为二公作忠孝传，伯父光禄少卿紫峰先生奇之。十一入长庠，康熙辛卯、癸巳登乡、会榜，官户部郎中，特简广东廉州府知府。时同邑吴容斋先生由工部员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为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欢天喜地"之谣。及蒋公罢官归，两浙制府李敏达公荐督浙江海神庙工，仲子元泰随行。公一日清晨忽谓元泰曰："吾廿三、四间当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复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征，今夕当去。第我守廉郡，实有愧于朱仲卿之啬夫桐乡也。"公从叔瞿圃公亦在海宁，详询奇兆，公曰："参议公遗训二篇，忠孝两全，此时已证佛果矣。"余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梦中恍惚闻呼殿声，仪从甚盛，云是廉州来接新官者。此雍

正九年事。乾隆中，公侄芝冈公名衡官江西粮道，署藩、臬篆。有藩署书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粤东高廉道幕，屡至廉州城隍庙瞻拜，庙祝常言：神苏州人，最重忠孝节义。有节妇，族人欲夺其产，将谋害之。节妇知其事，避于庙。族人寻踪至，甫入庙，突见皂役数人，持棍击其背，不胜痛苦，遂逃归。节妇自此安居无恙。

扬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旧城府城隍庙起课，每日得数十文，以此度日。有风雨无人来，则枵腹过夜。一日，有商家小伙发财，偶携妻妾入庙烧香，舆从甚盛。倪知之，窃于神前默祝曰："彼为下贱，荣耀如此。我本故家，饥寒如此。何天之无眼，神之不灵也！"是夕，忽梦城隍神拘审，神曰："尔何以告状？彼命应享福，尔命应受苦，俱有定数，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着发仪征县，杖责二十。"一惊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仪征，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时，忽肚痛不可忍，遂开门欲出恭，适遇巡夜官，问之不答，遂褫其衣，责二十板。其甥闻之，立出辩明，已杖毕矣。神之灵显如此。

鬼迷

杭州张仲雅先生名云璈，自言幼时随其尊人任安庆太守，年才七岁，有婢某者，尝伺之。一日，婢闭门浴，忽不见。遍处寻觅，见地板隙似露衣襟，遂发开，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近日独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尝往来于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将雨，宜早收。又言明日应有某夫人来，应办何事，可预为之。无不验也。今日我方就浴，见此女来约，到其卧房。初至一小径，甚窄，遂侧身入，见所居甚华丽，正卧其榻也。"太守疑为鬼物所凭，遂将是室关锁。署中老吏云："数十年前，有某太守妾为夫人所妒，死于署。此其鬼耶？"然婢并无恙，今年七十余矣。

滕县遇鬼

苏州有盛云川、金藻庭者，为吴茂生店伙。进京贸易，共雇一车，过滕县，天忽曛黑，不复辨路。见一大宅，拟投宿，谓其阍人曰：“不意迷涂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为何大官？”阍人曰：“是都统徐大人之居。都统殁后，惟夫人在，须禀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顷，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烛盈前，已罗列杯盘。一公子出，冠服华盛，便与同宴，侍儿歌舞之妙，目所未睹。金局蹐不安。盛以贸易而有措大风，谓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极品，公子得恩荫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俱澜翻否？乘此良宵相叙，且有此美酒佳肴，盍行一令，以见公子才学。”公子又不答。金视之，似有怒容，离席去，侍儿随之入内。一苍头出，谓二人曰：“汝等触怒我公子，将罹祸。念汝等俱苏州人，与我有同乡谊，速随我行。”二人即呼车随之行。计走三里许，至茅舍，苍头推门入曰：“汝等请进，吾有职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烛四照，见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帐视之，一人闭目而睡，寂然无声，须发皓然，身只尺许。正惊疑间，忽有狂风自帐中起，烛光遽灭。二人窜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东方既白，人屋俱亡，实卧于棘业古冢间耳。狼狈而起，车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数里，乃见滕文公问井田处。

神人呵护

苏城史家巷，当雍正、乾隆间，蒋、沈两家各有四第：蒋氏助教坦庵公在堂，父子会魁，兄弟馆阁；沈氏毅斋、砺斋、溶溪三太史同时贵显。里人夜见两红灯往来，东西照耀，光彻通衢，凡二十余年。迨助教殁后，沈亦中落，自此红灯不复见矣。

瞽目见鬼

乾隆戊子岁，苏州沈尘缘学博霈卒于婺源任。其太翁兰谷明府正宰四川郫县，已七旬。家人隐其事，莫之告。及兰谷以双瞽告病归，一日忽谓家人曰："顷间吾目忽明，见霈儿袍服对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实告。

鬼皂隶

锡山北门外有众安土地庙。邻女年十七，颇有姿色。一日女入庙烧香，见泥塑皂隶而笑之。是夕似有人来求欢，似梦非梦，鸡鸣而去。自是无夕不来。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问其貌，女曰："似类某庙中右边皂隶者。"遂授以计，候鬼来时，以灶墨涂其面，次早眶之，果然。其父乃持梃击碎之，鬼不复至。余闻其事，笑曰："皂隶如此淫恶，为土地神者何在耶？"

彭半壶

彭半壶，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术。未弱冠，已入泮食廪饩，有文名。既长，即弃举子业，在龙虎山学法三年。遨游天下，历幕显要，饮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术，人亦不知其术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卧病见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热如火，百医不效。彭适在座，闻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于箧中取木剑一，小羊角笤二，披青布道袍。盥漱毕，焚香，朝北据案而坐，执笔书符，甫一点，疾呼天君名。焚符后，取羊角小笤，三掷三立，观者惊骇。

彭在外方召将，而太夫人已亲见鬼物被神擒去矣。旋闻庭中如数千鸭足声，逃避后园，彭一路追逐，至后园，默运片时，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复来也。”次日，见后园枯桑树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后半壶忽道装，芒鞋竹杖，辞别故人，曰：“从此入山，不复与诸君相聚矣。”问何往，笑不答。或留与饮，仍茹荤酒，不知所终。

鬼婚

有洞庭渔人蒋姓者，其妻死，所遗一子，年四五龄，无人照应。时适有渔船吴氏新丧其夫，生女亦四五龄。于是媒人为之说合，竟再醮于蒋姓。蒋婚未一月，病甚，忽见吴氏故夫鬼来，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与汝无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决不汝〔贷〕（代）也。”盖两家子女长成，又欲为婚姻，已有成说矣。蒋大惧，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与君妻年相若，亦与君为妻可乎？”鬼大喜，跳跃而去。乃写婚书一纸，与楮镪同焚之，不数日而愈，以后寂然。按张华《博物志》、任昉《述异记》俱载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胜郎君，又其最可异者也。

净眼

扬州罗两峰，自言净眼，能见鬼物，不独夜间，每日惟午时绝迹，余时皆有鬼，或隐跃于街市之中，或杂处于丛人之内，千态万状，不可枚举。画有《鬼趣图》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题咏，真奇笔也。乾隆壬子岁，余游京师，晤两峰，辄喜听其说鬼。言在玉河桥翰林院衙门旁，见金甲神二，长丈余。焦山松寥阁前见一鬼，长三四丈，遍身绿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

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仓卒难避，影随溺穿，状殊可怜。又松江胡中丞宝琅，亦净眼，尝清晨见属员，有两鬼在前，横坐于窗槛，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员。闻者莫不惊骇，而中丞怡笑自若。

吴蔗芗名鸣捷，安徽歙县人，嘉庆辛酉科进士，出为陕西咸阳令。能白日见鬼，每日所见者以数万计，似鬼多于人。一日见有两鬼争道，适一醉汉踉跄而来，一鬼避不及，身为粉碎，一鬼拍手大笑。顷之又有一人来，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两鬼，情状最妙，蔗芗亲自言之。

关圣显灵

嘉庆元年，白莲教匪据楚北之当阳，我军急攻，其利用炮。总督毕公正檄军中立时督铸，有一人诣营门，言荆州右卫署后废地中有之，虽立时鼓铸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见。如言掘之，果得大炮十三位、“过山鸟”二十七、小炮九位，大小铁弹子无数。咸以为关圣显灵云。

鬼差救人

苏州王府基，相传为明初张士诚故宫，今桥道废址犹在，有旱河一条，天雨积水，天晴则涸。一夕，有醉人从此经过，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浅，不得死。忽见持灯者从南来，大声曰：“尔被鬼迷耶？随吾灯走。”醉人随之，但见灯上有“长洲县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门中人也。行至玄妙观前宫巷，见持灯者从一家门隙中隐然而入。时醉人方醒，叩之，门闭甚固。少顷，有人开门，哭曰：“吾儿死矣。”乃知持灯者为鬼差耳。

鬼烧天

余寓居钓渚者十二年。钓渚之水，东接华荡，西连家菱、宛山诸荡，水中芦荻甚多。每于春初黑夜，西风飒然，见水滩上灯光闪烁，须臾数千百灯，又并为一灯，天为之红。土人见之者，号曰“鬼烧天”。闻之故老云：顺治间，天下初定，此地贼盗甚多。羊尖有席宗玉者，练乡兵拒之，焚烧盗艘数千只于家菱、白米诸荡，民赖以安。此灯之异，或尚有阴魂未散耶？

阵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处驻防兵丁出师阵亡者，例将辫发解回原籍，照例抚恤，其解官是闽县五虎门巡检韩兴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适客店窄小，巡检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无数鬼物作闹，有一解差胆甚壮，大呼曰：“吾奉宪牌，解汝等还家，因何吵闹耶？”有一鬼答曰：“韩老爷不在此，吾等便说说话何妨！”次日，韩知之，不论水陆，总在一处住宿，安静之至。先是军需局设在厦门之天后宫，前临大海，每至深更，听海中鬼哭，似有百万军鼓之声，夜夜如此。撤兵后遂寂然。

大娘娘

余侄媳杨氏，于归后生一子一女，忽发狂，登墙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吴兴口音云：“大娘娘，我寻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妪骇之，因问：“尊神从何处来？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怀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内侄为后。及分娩，是男

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时，竟将绣花针插入小儿脐中，啼哭死，我亦自经。已告之城隍神，不日来捉汝矣。”言讫，乃大笑。不数日，狂益甚，伏地号呼，若用刑者然，未几死。论者云：“如此案情，极应早报，乃隔三十余年耶！”于以知冥司亦废弛公事也。

唤鸳鸯

锡山有司马问渠者，喜吟咏，馆苏城华阳桥顾氏最久。死后降乩，适顾氏有人在乩前，问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违同燕雁，君臣遇合唤鸳鸯。”不解其语。是年顾氏侍萱名翔云者，北闱中式，首题“君君臣臣”四字。从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萱夫人处报喜，婢名鸳鸯，斯已奇矣。后侍萱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飞，更奇。

嫖鬼

福建南台闽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踝蹄婆”，以其赤脚不裹足也。每与嫖客宴饮，正嬉笑间，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卧榻，自解亵衣，若有人来淫之者。客知之，必远避。移时而醒，问其故，曰：“此水魈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无常鬼

乌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隶青县知县。适发赈，从中节省得七八万金，恐上官督过之，乃告病归。初至家，即见一巨鬼，长数

丈，青面，高鼻，红眼，着白衣，手持铁枪，若欲杀之者。江大惧，急呼家人，忽不见。既而有谣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将所有尽埋之，人无知者。未几，忽中风疾，不能言语，两手足皆跗，终日卧榻上，如醉如痴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状狰狞，五色俱备，作闹无虚日。江既死，家中亦颠倒，只剩一孙。由是迁居，屋售他姓。呜呼，财之作祟固如是邪！

还我胡须

虞山归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随主母往祖师庙上长幡，见前殿有塑像，须甚长，金杏戏挽其须，随手脱去。归而病，忽发狂，作呓语云："还我胡须"，不绝于口，莫解其言。适舆夫来，知其事，主母许以重装，病乃愈。

鬼说话

齐梅麓先生名彦槐，中嘉庆十四年进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时同两三友人游后园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没数年矣，忽于梅树下见之。遂执手痛哭，谈论家事，移时而去。同游者绝不知也。时日将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寻不见；及点灯招之，先生从梅树下应声而出，并无他异。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变。盖冥中亦逆料之也。

买乳

渎川有周某，五十无子，因娶妾。越数年，始得男，喜甚。惟妾

体弱，竟乏乳，因雇乳妪哺之。一日，妾忽作呓语，云："我在冥司费多少钱买一孙，汝产薄，乃不自乳，而雇他人耶！"某审知其为故父语也，因以妾乏乳对。复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买乳来，明日可速遣乳妪去。"且命多焚楮镪。次日妾醒，两乳涌出，遂自乳之，遣妪去。

神洲庙

虞山有神洲庙，不知始于何时。其神为女像，端严美丽，凡妇人求子者辄祷焉。嘉庆己卯岁，有诸生钱云骧者，偕二友人读书其中。钱素狂，适夏月，暑甚，谋移神像，而置卧榻于殿上，一友颔之，一友止之。闻于庙僧，僧亦曰："神最灵，不可也。"钱笑曰："吾视神美，若果灵，当现形与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钱骤病，家人知之，迎以归，病益剧，不数日遂死。其一友颔之者，亦染外症几半年；而止之者则无恙也。

逆子冥殛

吴门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拥厚资，无子，死，遂立某为嗣。某素无赖，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赌，不顾家。及母卒，草草殡殓，停棺不葬者至十余年，并岁时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啸，某秉烛出，忽见其叔父母以梃击之，某大呼逃避，复来击，立时死。家资荡然。

吾邑诸生有郑宗臣者，生一子，年才十五六，习为不善，宗臣恶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为小棺，捏泥像置棺中，题曰"清故邑庠生郑宗臣之柩"，埋于庭前。其仆见而谏之，不听。埋甫毕，两足忽腾踊，痛哭不已，一弹指间，气遂绝。天之诛逆，未有若是之

速者也。

讨债鬼

常州某学究者，以蒙馆为生，有子才三岁，妇忽死，家无他人，乃携其子于馆舍中哺之。至四五岁，即教以识字读书。年十五六，四书、五经俱熟，亦可为蒙师矣。每年父子馆谷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积，乃为子联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骇然曰："某在斯，汝欲何为？"病者曰："尔前生与我合伙，负我二百余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应找五千三百文。急急还我，我即去矣。"言讫而死。余每见人家有将祖父之业嫖赌吃着，不数年而荡然者，岂亦讨债鬼耶？

鬼物凭临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凭临其间，不凭临，不死也。如水火、刀绳、斗殴、跌扑以及虎伤、蛇噬、堕马、坍墙之类，虽是定数，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扬州钞关对河有何姓者，开豆腐店，颇积资财。年二十五六，忽丧其偶。有邻妇新寡，年相若，遂与通，约为夫妇。妇将所蓄五六百金尽以畀何。未几，何听媒妁言，别娶他姓女。妇闻之，忧郁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将死，始呻吟语其所亲曰："吾昨控城隍神，与何质讯，彼已定腰斩矣。"言讫而绝。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风雪时作，黄、淮俱冻，不解者至二十余日。何偶欲入城，过渡，失脚落水，适有寻丈大冰随流而下，触其腰，斩为两截。观者如云，莫不骇异。嘉庆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苏州承天寺前有老妪，年五十许，忽思游虎丘，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丘，死无恨矣。"其夫笑曰："虎丘不在

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随之出阊门，未逾时，已到千人石上。仰见楼阁巍峨，喜形于色，遂拾级登五十三参，至天王殿下，痴立不动。忽闻梁上訇然一声，殿倾矣，此妪压为齑粉，而童子无恙也。观此二事，岂非有鬼物凭临者耶！

王大王二

江阴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进士，官湖南同知。嘉庆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军营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为教匪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杀之以为功。后丁艰，服阕，补顺天府治中。忽发痰疾，尝持刀欲杀王大、王二，日日作闹，家人辈恐伤人，以锡刀换去铁者。殷忽将窗棂乱斫，皆为之断。卒狂死。

三善

吴门顾杏川太史元恺，于嘉庆十八年秋，从金陵乡试归，过京口，偶感冒，寒热大作，忽作呓语，云有北固山神偕镇江府城隍、丹徒县城隍俱来迎，且贺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纪录之矣。”顾不信，遂同往文昌宫查访云云。及归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热

邵北崖《桃渚随笔》载：松江某氏请乩仙，有近邻陆成衣亦降乩曰：“我为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飨，乞寄言某家，为我具热者。”如其言以告邻某。越数日，乩复降曰：“前日

我一言，累其家多费，幸为我再告之：以后祀我，不拘荤素，但求热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热者，余亦尝持此论。考古之鼎彝皆有盖，俱祭器也。其法先将牺牲粢盛贮其中，而以盖覆之，取火熬热，上祭时始揭盖，若今之暖锅然，所谓“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谓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暖锅，即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扫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两指

太仓王氏一楼，素有鬼，人不敢居。诸生陆某馆于其家，独不信，竟移榻。中夜见二鬼，徙倚渐近，一鬼曰：“楼有贵人。”一鬼曰：“什么贵人！”伸其两指曰：“不过此耳。”陆心喜，以为必登两榜。及年六十余，以岁贡乡试中副榜，盖两贡生云。

倒划船

虞山风俗以三月二十日兴龙舟。余见有划船老爷者，一敞口船载一木像，以艄倒行，纱帽袍笏，鬑鬑有须。邑中无赖子弟以仪仗拥护，奉若神明，旌旗满船，杂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传是前明钱御史绣峰家园中采莲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张睢阳手下将官南霁云像以实之，故牌额上称“南府”。后北城无赖羡慕之，亦照样打一船，称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于此。然其所谓“南府”、“北府”者，皆无庙祀，借民房为居，言神爱其家，居住其家，必发大财。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迁别家。轮流旋转，香烛盈庭，宛如祠庙，谓之“落社”，虽邑中士大夫亦不以为怪也。龙舟一出，两船随之，民船皆让，男女老少虽坐舟中，咸起立，屏息无哗，极其诚敬。道光五年，萍乡刘君元龄字房伯，即金门侍郎子。来署

昭文县事，以其在圣宫前“落社”，竟敢乘轿放炮，以为大不敬。遂烧其船，碎其像，一方称快焉。

陈三姑娘

青浦金泽镇有淫祠曰“陈三姑娘”者，有塑像附东岳行宫。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远近数百里内，男女杂遝，络绎而至者，以数万计，灯花香烛，昼夜不绝。乡中妇女，皆装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辄言触犯三姑，必须虔祷。于是愚夫愚妇亟具三牲，到庙求免。庙僧拒门不纳，索费无已，亦看其家之贫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后延入，以为利薮。地方上有庠生杨姓者，为庙中护法，与僧朋比剖分。相传祷祝时必拣择美少年入庙哀求，尤为响应，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吴江之芦墟人，居三白荡边。年十六七，美丽自命，有桑间濮上之行。其父觉之，遂沉诸湖，后为祟，由来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为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禀于臬宪，奉文禁止。又有徐某与杨姓争利互控，松江府历年未审。既若抵任后，闻此言之凿凿，乃奋然亲往庙中，果有其事。遂锁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妆纤足，体态宛然。观者数千人，咸以为不可亵渎神明，叩求宽免，恐触祸也。乃载归，置县堂下，纵火焚之，其讼遂结。民之愚惑如此。其后，闻东岳庙左近有乡妇，半夜忽然讫语，自言为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远徙。其夫少迟，则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气数也。”言讫寂然。即徐少府锁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乡民每有疾病，辄祷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传老相公者，

系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灵未泯，因而为祟。祷者先备肴馔醇酒，置病人榻前，使两乡愚作陪。酒三行，渐移席出门外，且至近水河滨，预雇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即解缆。摇到大河空阔处，陪者忽诡相怒，大骂攘臂，遂将席上所有余酒残肴，尽弃河中，以为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时颇美，偶与和尚一笑，彼此直出无心。其父疑之，遂将三姐捆束，投诸水中。和尚闻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灵未泯，亦为祟。乡闾至刻画像，俗称为“佛马”是也。病者亦祷之。此三事相类，皆狄梁公之所谓淫祠当禁也。

人而鬼

有佣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东乡为人挑棉花入市，其时有四更余，霜风飒然。闻荒冢中隐隐哭声，迤逦渐近，见一女鬼，红衣白裙，披发垢面。李挺立不惧，遂将所挑之杖殴之，鬼随堕地号呼，视之，则人也，盖惯以此法夺人财物者。李骂曰：“汝欲吓人耶？吾破汝法矣。”呜呼，人而鬼，独是人也哉！

卷十六　精怪

鼠食仙草

吾乡九里桥华氏家有楼，扃钥已久。除夕之夜，忽闻楼上有鼓吹声，异之。家人于墙隙中偷窥，有小人数百，长不盈尺，若嫁娶状，傧礼前导，奁具俱备。旁有观者曰："明日嘉礼，当更盛也。"主人颇不信，至次日夜，乃亲视之，听鼓吹复作，花光灯彩，照耀满楼。有数十人拥一鸾舆，而新人在舆中哭，作呜呜声，后有老人坐兜轿，掩涕而送之，女从如云，俱出壁间去。主人大骇，自是每夜于隙间探之。不半月，闻呱呱声，生子矣。又数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师纤长乌喙，白须飘然。向坐兜轿老人，手携童子出拜，师授以《中庸章句》，历历如人间。里中有闻之者，疑信参半。一日，有道人过其门，曰："君家有妖气，当为驱除之，但须以牺牲谷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强诺之。道人仗剑作法，嘘气成烟，旋绕空际，即有金甲朱冠者现前，领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顷，空中掷小人数十，道人飞剑叱之，须臾皆死，盛以竹筐，几盈石许。道人曰："我远来不敢言劳，惟惊扰诸神，酬之宜速也。"言讫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闻梁间疾呼曰："汝辈强项若此，吾为施神术而求一饱不可得，吾曹日繁，将奈我何？"乃知所谓道人者，即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即乌喙白须之蒙师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许，亦无有矣。因此穿堂穴壁，啮橐衔秽，箱无完衣，遗矢淋漓，作闹无虚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诉张

真人。真人祷之坛，乃曰：“此群鼠误食仙草，变幻为祟也。”乃书符数纸。主人归，悬诸楼上，复以小符，用桃木针针其穴，遂寂然。越数日，秽气大作，启楼视之，见腐鼠千余头，中有二白毛长尺许者，似即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万历末年事。按今邑中风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做亲”，即以此也。

张氏怪

吾邑有诸生张熙伯，喜谈术数，多读志怪之书。忽闻梁间有呼相公者，始闻其声，继见其形，形无常，或作伟丈夫，或作十一二岁童子，或作女鬟，举家见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读书，怪挟书亦争诵，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绽处，验之亦同。无何，怪笑檐隙间，熙伯子仰窥其巢，几榻悉具，怪仅长寸许，踞几朗诵，乃金正希稿也。适客至，熙伯方咨嗟无以为馔，怪云：“吾当为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壶、佳肴四五品堕于桌上，宾主啖之极欢。熙伯故贫士，无钱籴米，忽有钱数百置案头。怪亦谈人祸福，无不中者。有客来熙伯家，作歇后语云：“君家索隐行尚在耶？”怪应声云：“子不语固在也。”如是者年余。适张真人过邑境，邑令吴澹元为言于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恳，真人曰：“怪自外来者易去，自心发者难除，然吾终当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当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即去，但须迟我三日。”即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于醢盐食具，莫不捆载而去。越数日复还，曰：“大江以北，烽烟甚炽，吾未有备，将鸠工而饬材焉。惟重惊动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即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锻炼刮磨，铮铮有声，数日而毕。乃集数百人，甲胄而驰，耀武庭中。庭不甚广，而纵横驰骤，五花八门，宛如教场演习兵弁也，一呼拥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广人朱方旦，鳏居好道。偶于收旧店买得铜佛一尊，衣冠如内官状，朱虔奉之，朝夕礼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缘，其形宛如佛像，朱心异之，延之坐，因问："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宫尊者。"谈论投机，道人问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愿与君结丝萝可乎？"朱大喜，请同行，俄至一处，门庭清雅，竹石潇洒，迥非凡境。少顷，有女出见，芳姿艳雅，奕奕动人。道人曰："老夫将倚以终身，君无辞焉。"朱曰："诺。"遂涓吉合卺，伉俪情笃。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无何，女曰："此间荒野，不足栖迟。闻京师为天下大都会，与君居之，始可稍伸骥足。"道人力阻不从，叹曰："此数也。"遂别而行。朱与女既入都，赁居大厦，广收生徒，传法修道，出其门者以千百计。时京师久旱，天师祈雨无有效也。女怂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坛，而黑云起于东南，须臾，甘霖大沛。有司上闻，圣祖因召见，赏赐甚厚，俨然与天师抗衡。天师不得已，心妒之，乃佯与之亲昵，以探其为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谓朱曰："妾有一衣，恳天师用印，谅无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师心疑，与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骤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与君缘尽矣！妾非人，乃狐也。将衣求印，原冀升天，讵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仅存，死期将至，即君亦祸不旋踵矣！"彼此大恸，遂不见。其日天师已奏进，下旨将朱方旦正法。先是云间王侍御鸿绪劾朱妖言惑众，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华子旦者，吾邑人，居严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凉于学宫前石

阑上。一夕，月色甚明，黄昏人静，欲吃烟，思觅火不得，独步入学宫，见小门半启，有女郎露半身，绝色也，见华凝盻，与之火，良久掩扉入。华心荡，归卧书馆，思之不置。忽闻叩门声，启视之，即所见女郎也。自言是学官家人女，见君留情，故脱身至此，幸无漏泄。华喜甚，遂同枕席，缱绻甚笃，至天明而去。自是无夕不至，家人或窥见之，亲友亦知其事者，咸谓学官家人并无此女，恐为妖所魅。华以诘女，女曰："吾实仙也，与子有缘，幸勿疑。"尝偕华诣其所居，幽房曲径，夐异人间。又挟华遍游天下诸名胜，悉记其联额，笔之书。然华体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为妖，而远之无计。一友教以银朱涂其额，如其言，女不觉也。试踪迹于学宫，见碑趺石龟首有朱焉，乃具呈于官，集众碎其首，中有小圆石，坚如铁，斧不能伤，火不能焚也，乃举而投诸湖，绝迹者旬余。一夕，女复至，衣袂皆湿，曰："吾固无恙，但来路稍远，今住此，不复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绝。华妻怒甚，及见之，反转怒为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诞，赛会甚盛，且闻张真人将过境，华匍匐行至南郭，惫甚，憩驿前石上。见一道人，丰神特异，谓华曰："子访真人，无为也。"华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华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门，一粘于卧榻。吾今有事，期中秋为子除之。"华曰："吾惫甚，不能归，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杯，书符其中，令华饮之。华故能饮，持杯觉重甚，饮不能尽。道人取杯尽之，曰："子缘浅，可惜也。"道人径去。而华觉足有力，归如诫粘符。女至门，不能入，越窗而进，至卧榻，不能上，惟抱床足痛哭而已，历数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绝我？"华寂不为动。自后女虽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华方夜饮，耳中忽闻呼华子旦名，知道人至，寻声至后园，见道人背剑系胡芦立月下，出一符，令华偕其妻缚妖出。妖曰："吾至此，复何言！但祈置我于暗处。"乃出掷于墙边。见道人仗剑指妖，有气一条如白练，绕剑而上，插于胡芦中，遂不见。后张真人过锡山，索其符观之，曰："此吕祖亲笔篆也。"后子旦年至八十余而殁。康熙初年事。

忆余于嘉庆二十年秋，偶拜无锡校官郭晴川先生，于明伦堂后见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婴孩，举止闲雅，衣妆亦华丽绝俗，意谓是门斗之女。余时正欲买妾，使人访之，佥云并无其人，异哉！或此怪尚在学舍中耶？

小三娘

湖广麻阳县方寿山中有女妖，白昼现形，空中闻语，自称小三娘。为民厉，民惧，多迁徙避之。县令设醮驱之，不去。时苏州蒋敬夫名焘，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数十人，操一豚蹄，一盂酒，亲履其地，询妖所在。土人曰："山阴有一洞、时闻异声，窥者辄暴死，人莫敢近。"蒋曰："居官不避难，遇难而死，无所悔也。况吾为天子吏，为忠臣孝子之裔，虽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顾惊愕，绅士再三劝阻。蒋曰："诸君岂不知韩昌黎之驱鳄鱼乎？诸君视吾为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后尘乎？"即至其处，吏胥勉强相从。洞口极狭，投以豚酒，焚檄咒之。俄顷，洞中黑风旋起，草木皆鸣。蒋曰："妖能作祟，现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无所见，率众归，路旁见绣鞋一双，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蒋曰："妖已遁，民可无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虎

蒋光禄公茔在娄门外坝基桥。康熙四十年间，有坟之邻近一养媳，买面过蒋坟，稍伫立，倏失去，觅之不得。归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诳也，骂之。养媳哭泣至蒋坟，向天拜祷，回视两旁石兽，有石虎口吐面一缕，因拉姑观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见茔前神灯照耀，逾时灭。明日视之，虎已缺其口，后不复怪矣。

寄橐致富

吴门有某行贾亏本，抑郁无寥。一日，有老翁来寄橐，甚重。一去年余，并无踪迹。因发之，尽黄白物也。暂取运用，致资巨万。越数年，翁忽至，询知其故，如数还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为？我实仙也。汝命应富，但须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杯、鸡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数十年。后其子孙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屡患火灾，不十年而大败。

龟祟

嘉定外冈镇钱又任，途遇人携一小龟，背穹窿如塔，诧而市之，畜诸瓮中。或取置之地，龟亦时行时止，不背人，亦不行他处。邻人吴鼎之妻，颇有姿色，尝坐檐下绩，以口擘麻，乱者即吐弃之。龟时至，食其吐余。未匝月，吴妻忽见一客，衣黑衣，轩然而来，方趋避间，客突入抱，吴妻宛如梦寐，遂为淫亵。自是无夜不来，妇日就尫瘠。诘其由，乃知龟之为祟也，遂杀龟。妇忽大呼曰："是不可饶也！"气顿绝矣。无何而鼎亦亡。

蛇妻

湖州归安县菱湖镇某姓者，以卖碗为业，纳一妻甚美，而持家勤俭，异于常人。一日谓其夫曰："我见子作此生涯，饥寒如旧，非计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听之，遂弃旧业，买卖负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聪慧，延师上学。惟每年端午辄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觉也。长子方九岁，偶至母所，见大

青蛇蟠结于床，遂惊叫反走，回视则母也。因告于师。师故村学究，以祸福之说耸动其夫。妻已知之，遂谩骂曰：“吾家家事何与先生？”是夕忽不见。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吴门有素封某，以资为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东。偶于井中见黑气，召巫视之，曰：“此冤孽也，须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气灭。后三年，气又从井中出，缭绕屋宇。巫曰：“孽已深，须再牒。”又从之而灭。复三年，气再见，巫曰：“孽不可逭矣，须以某道士来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敕勒术，重币延请始至，云：“法事须百金，三日可灭，但需先付其半。”从之。第一夕，道士诵咒持灯，黑影绕灯旁。第二夕，黑影入灯内。道士云：“明日须付清百金，妖始灭。”不从，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灭始清付。”道士怒，碎灯而去。但见黑影满帐，鬼声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隐形术，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闻此道士每夜宿，必独居一室，有凿壁窥之者，见有两女子侍寝，想能摄生魂与之狎，真妖人也。

黄相公

余旧居金匮泰伯乡之西庄桥，东北半里许有村名新宅者，邹氏世居。其旁舍有倪姓为木匠，娶一妻，颇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黄相公来了。”遂入卧房。自此每一月辄来五六次，其夫无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见有白面书生从内出，急将大斧刃之，人随堕地。视之，一大黄鼠也。自后寂然。

蜒蚰精

阊门叶广翁精于昆曲，有《纳书楹曲谱》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颇好狭邪。一日独坐书室中，有女来奔，头挽双髻，曰西邻某家女也。遂与同寝，肤柔滑如凝脂，生窃自喜。惟此女每来，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团如泥银者，莫解其故。越数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谓此蜒蚰精也。

桃妖

嘉定外冈镇徐朝元家，旧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袒衣于树上。一日忽见美男子立于旁，调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娇艳，而神气恍惚。家人密觇之，疑桃为妖，锯之，血迹淋漓，妖遂灭，而女亦寻毙。

狐老先生

山东兖州府城楼上，相传有狐仙。好事者欲见之，必先书一札焚化，并小备肴馔，至期而待，夜半必至，称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动作，绝似村学究。问其年，曰："三百岁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语言文字，无所不晓，独未来之事不言。人有见者，因诘之曰："贵族甚夥，传闻异词，每见有以淫秽害人者，何耶？"先生叹曰："是何言欤！世间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秽害人者，不过如人间娼妓之流，以诱人财帛作谋生计耳，安得谓之人乎？"又诘之曰："然则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闻者为之耸然。

天狗

苏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坟旁老妪陆姓，月下见一物如狗者从空而下，跃水中，攫鱼食之，如是者旬余，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遥见华表上少一天狗，过数日，天狗如旧，或疑此物为怪，击碎之。

男女二怪

胶山乡上舍里之东南，地名□焦洞，有村民夫妇俱年少，妇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妇偶于门首伫立，见一美男子，俊服丽容，过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适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闼入，即日间所见之美男子也，拥妇同寝，极欢。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觉也。未几，其夫亦见一女子至其门，美甚，疑近村无此女。迨夜将掩扉，而女在室矣。即与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后夫妇男女四人共卧，彼此各有所私，似若无见闻者。然夫妇日渐羸瘦，心知为怪，而莫由穷其源。里中父老闻之，乃言村南数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为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众掘之，迫以火，继灌以石灰水，讫无所见，而怪终不去。有道士叶某，习驱妖术，乃延之，设醮三日，遂不复至。

有声如牛

先君十余岁时，常侍先祖母顾太孺人寝于贻燕堂之北厢。一夕，闻堂中有声如牛，猛厉欲绝。急召家人持灯烛之，一无所见，惟半窗残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绍美公忽发痰疾，越五年而终。不识何

怪。

管库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钱塘门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语似北直隶人。其长者年貌不过十七八，少者垂髫，仅十一二，惟十余岁童子能见之。每日索清水一盂、茶二盏置几上。日午后，倩童子借书看，手不释卷，看毕即令童子还之。有人以《金瓶梅》与看者，女略一翻阅，微笑曰："此宣淫之书，不足观。"即掷地下。有老诸生王姓者，博学善考据，携一童子，欲谒之，女适他往，王怅然返。及出门，童子随指空，云女回矣，于是复入。女指座云："先生请坐。"王望空而言曰："吾闻汝等有三十六种，汝何产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则汝何不居燕、赵之间？"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圣驾南巡，吾等护跸而来。"王曰："何不护跸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库。"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库何也？"女曰："本居藩库，今已满期，将欲归故乡耳。"王又曰："闻汝喜于看书，所看何书？"女笑曰："老书呆，凡世上所有之书，皆可观也。"王曰："何书最妙？"女曰："《易经》。"王曰："自汉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汉之施、孟、梁丘、京氏、费氏、焦氏，全注汝能尽见之乎？且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乎？"女又笑曰："此不过讲名物象数谶纬之说而已，精义不在是也。"坐话移时，滔滔不穷。然女所答问诸言，皆因童子传话，王无所闻也。越数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库银五两。

鳌精

世传盲词中有《白蛇传》，虽妇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乐道者，而不知此种事世间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吴郡人，

其女嫁同城某氏。吴门俗例，新嫁娘每过端阳节，辄归宁销夏，舆从而归，其女忽在舆中大叫一声，急急至家，气已绝矣。举家惊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问之，女云："昨在舆中，见黑衣人揭轿帘，遂为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数十人来，似抢夺者，黑衣人亦率其从者数十人拒之，大战良久，忽闻空中语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见两造人皆变原形，俯伏请命而已。黑衣者乃鳖精，从者则虾、蟹、鱼、蚌之属；而与之夺者，则为猴、为蝴蝶、为虾蟆、水鸡也。又闻空中语云：'速送还！'居有顷，但闻水声风声，两耳轰然，已抵家中矣。实似一梦也。"女既醒，无他疾苦，医者来视，亦不服药，以为无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复至，自此作闹无虚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报仇而来，欲娶为妇。有虾精者，亦佐鳖精为祟。鳖精至，女则缩颈而行；虾精至，女则曲躬而坐。许其食，则食量兼人；不许其食，则滴水不能饮。因延圆妙观道士结坛设醮事，或将《易经》扎其额，或持宝刀覆其颈，百计千方，总无有效。一日，诸精怪私相语曰："吾等在此无所畏，不过难过京口耳。"女闻，告其父。某忽生一计，买大舟，携其女将至扬州过年，一面遣人诣江西张真人告状。讵舟至丹阳，鳖精怒谓其女曰："汝辈欲我过江耶？今日便杀汝！"言未讫，女忽瞑，不得已仍还家，时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张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诸精怪告黑衣者曰："闻明日有江西道士来，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绝。

猪首人身

甘肃张佩青先生，乾隆辛丑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未第时，同其友人王元堂，携二仆，俱在兰州皋兰书院肄业。路经猪嘴镇，是日适有大官过境，大小店住宿俱满，惟西口一小铺，尚有空房三间，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张、王两公不得已，将就借宿。至三更时，四人俱

熟睡，忽訇然一声，元堂先惊醒，见有一物，高七八尺许，猪首人身，蓝毛垢面，彳亍而来，一见大骇，恍如梦魇。佩青亦惊觉，大声呼仆，皆不应。店主人闻之，亦惊起，视之，一仆死矣，不知何怪也。后元堂仅举于乡，得大挑，为校官耳。此肤施张芥航河帅为余言之。

投井

吴门陶汝恭，曾受业于族兄啸楼明经。嘉庆元年，年三十许，为鬼怪所惑，自投于井，赖家人救捞，得不死。问其故，据说是日垂晚，有素不识认之蓝衣妇人领至一处，洞门齐开，灯彩炫目，甫入门，遂觉身在舀井，无他异也。自此如醉如痴者累年，遂状其事于张真人。适真人有事来苏，命其法官邹姓者结坛，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刻，乃获之，藏其怪于瓮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苏，晤汝恭，言语如常，时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瓮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条，贴于四遭。儿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状，乃揭开。未半时，痴如故。越年余遂死，其家道亦萧索矣。

狐报仇

嘉庆乙丑年，陕西甘泉县有高中秋者，素无赖，而美须髯，身长八尺。尝入山打猎，有狐数十头，尽为所杀，剥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从天而降，娇美绝伦，自言琼宫侍者，谓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愿自爱也。"中秋窃喜，而无相佐之人，即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营参将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许中秋，为正宫，而让二女为妃嫔。二女者，能撒豆成兵、点石为金之法，试之果然，遂起意谋为不轨。中秋有佣工史满

匮者，欲胁之以为将，史不允。一夕，闻二高与王将割满匮头祭旗起事，约有日矣。满匮急星夜入城击鼓，县令知其事，一面飞禀上司，而以满匮为眼目，尽获之。是时金陵方宝岩先生为陕西巡抚，状其事于朝。中秋等皆凌迟，惟两女子杳无踪迹，盖狐报仇也。

高柏林

江阴高柏林者，少无赖，貌韶秀，住广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终身，得吉笞，心窃喜，私计他日得志，当新是寺。及长，有某邑宰召为长随，颇宠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冲繁，差使络绎。一日，有钦差过，召小高，付以千金，令办供应。小高至驿中，前站已到，仓皇迎接，忽失金，愤极，拟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应发大财，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应铺设，一无所备。钦差故廉吏，一见大悦，以为此人是干仆，即令跟随。嗣后势益大，凡关差盐政，皆任为纪纲，不十年，号称数十万，至郡守、监司皆与通兰谱，出入衙门，延为上客。后果重建广福寺。地方官仰体小高意，亦为科派民间，未免太过，百姓哗然。有作碑记一篇，假官封直达抚军者，抚军察其事，乃据实奏闻，有钦差讯办。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礼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闻马喘声，明晨视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闻事得轻办矣。或曰即此老人往托某公为缓颊，小高实不知。后闻老人乃狐也。

树神现形

阳湖洪大令饴孙，为翰林编修洪稚存子，中嘉庆戊午举人，选授湖南某县知县。署中厅事，旧有园池，古木参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树，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

曰："亟先芟树枝，明日再断其根。"是夜洪梦绿袍者数十人，皆折臂流血，诃洪曰："汝家福禄尽矣，尚敢肆毒耶！"洪惊觉。晨起至厅事，但见池水尽变成血，树皆人立而啼。洪大骇，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网龙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嘘气为黑风。居民每望见其风如黑烟蓬蓬，人皆严闭户牖，行路者则面墙伏壁，不敢触，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学究，喜与婴儿嬉戏，人尽见之，习以为常，并无他害。嘉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两龙来击之。蜘蛛吐丝布网，缚住两龙。两龙窘，格斗半时，滨海皆漫。又突出火龙两条，焚其网，前两龙始遁去。须臾，雨收云散，龙与蜘蛛皆不见。居民于数十里外拾得蛛丝，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质坚腻，或长丈余，或数尺，两头皆有焦痕，真奇事也。大兴舒铁云孝廉为作《蜘蛛网龙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东南四十里，秦、汉时谓之伊闾。《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闾"是也。

借寓

嘉庆辛未岁，诸城刘信芳尚书为江苏学政，将考扬州府属。其试院故在泰州，院东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见一老人来谒，白须飘然，约年七十余矣。老人曰："刘学使将到此间，鄙人有家眷十余口，可否暂借尊府后园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颇闻试院中有狐仙之说，慨然允诺，老人忽不见。遂将后园关锁，不许家人阑入。隔数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园门，见关锁，旋回内宅。忽空中似有人将所抱官人夺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会意，戒勿言。顷刻间，见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镯一双。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开质库，因扩邻屋，见有小狐三头，遂毙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闹无虚日。嘉庆乙亥冬日，质库大烧，深受赔累，以此控告张真人，给牒而归，安静数月，复闹如故。王不堪其扰，将烬余当包陈本四万余金，卖与程姓。忽闻空中人语云："吾与王姓有仇，尔可不买。"其妻闻之甚明，程不信，仍买其包。丁丑三月，包楼复起火，烧尽无余。

采莲朱桂

清江浦有采莲者，本倡家女，风骚绝世。一夕，有美丈夫来宿，并无缠头。每夜辄来，驱之不去，知其为狐仙也。鸨母哀求之曰："仙来此间已八十余日，无一客上门者，岂仙必欲饿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惭而去。又有朱桂者，为茶坊佣工，每夜有好女子来奔。桂穷甚，其女稍稍周济之。后桂母欲为娶妻，其女不许，桂与争之，遂批其颊。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见。此二事，清江人传为奇谈。

獭鬼

长洲有徐某者，富而悭，亲友借贷，拒弗见也。其子年弱冠，颇思干蛊，每为延接，或私自周给之。父大怒，以为不肖，俟其见客时，持杖挞之，欲以绝其将来。未几，其子病，医药难治。或云獭肝可疗也，乃重值寻觅，得一小獭，取其肝。未及服，而獭鬼索命，云："杀吾子以疗尔子，岂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计禳祷，卒无效，

颠痫以死，而家道贫矣。

赖婿

有乡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临河浣衣，忽见水中跃出一少年，大惊，疑为鬼物。次日，有客来议姻事，周未许。客既去，而案头留红纸一张，乃赖氏求亲帖也，正怪乡村无此姓，拟待客来还之。隔月余，忽一少年趋庭，盛服，自称子婿。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婿实姓赖，翁何得赖婚耶？"遂据房屋，设茵榻，馈仪物，并谒亲邻。方择吉期，忽一人来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归去。"少年大恸不止，入水而灭。或谓此少年是獭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医狐

肤施张子涵茂才阅余所辑《履园丛话·精怪》一门，因言其先世东白公善岐黄，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辄醉，戴月而回，率以为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识者，欲请诊视，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约二里许，入深谷中，及入门，见童仆如云，往来不绝。问所诊者何人，少年曰："内子临盆三日矣。"诊其脉，带弦而手微热，似受凉者；视其面，则雪白如玉，绝色也。因开一方，嘱之曰："市上惟王姓药铺为道地。"遂辞归。次日至药铺，果见所开方于案上，不知从何来，而药已空中撮去矣，共异之。其地故多狐，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见山色空濛，苍苔满径，血迹淋漓而已。

火怪

长洲县北乡屈家漾诸处，忽于嘉庆乙亥年冬，有火怪从荒坟中出，如烟一团，滚于地土。凡腐草枯叶，无不拉杂摧烧之。居民惊惧，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爱看戏，地方上倘能唱戏敬我，我即去矣。"于是乡人咸醵钱，演戏三日，其怪寂然。

佛云夫人

钱唐王疏雨观察第四女名稷生，号佛云，年十七，德容兼备，尚未出阁。偶游西湖花神庙，似见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讶诧间，忽有白雀飞入袖中，觅之不得。归而梦与花神相见，自此得病，如醉如痴，自言自语。观察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减。隔一二年，嫁于介休马方伯书欣之公子名鉴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击其背，公子惊而病，二载而没。佛云柏舟自誓，至今嘉庆庚辰，已十余年矣，并无恙也。佛云能诗，工书画，弹琴弈棋，无不通晓，而尤明于音律。初佛云年六七岁，其母夫人钟爱之，送尼院拜为弟子。有老尼酬以银锁，归而变金。问老尼，尼曰："实银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陕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余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为乐。时残月初升，见一人长数丈，头大如栲栳，口阔二三尺，卓卓然来。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毕，长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听听。"樵者复唱，长人复笑如前。每一笑时，山鸣谷应，树木飒飒生风。中有一恶少年，以樵斧烧红，投之长人口中，大叫一声而去。明日，樵者四处寻觅，惟见枯树一大株，节隙处樵斧犹存耳。此乾州马冈千言之，其事与石涛和尚相同。相传石涛在黄山夜坐，见一蓝发紫面长人，张口突入。石涛适围炉火，遂将铁箸夹一红

炭，置其口中，其人负痛疾走。阅三日，石涛偶出山，忽见路旁核桃树一本，杈枒如人状，铁箸与炭俱在焉。此皆山魈木魅之属也。

山魈木魅之属，在处都有，总出于深山中。婺源齐梅麓太守为秀才时，尝与同学读书大障山古寺。一夕，闻窗外窸窣有声，须臾，渐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卧房紧闭，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书籍、笔研、字画以及桌椅、器具，无不为之颠倒。寺僧曰："此山魈也。"又吴门张渌卿，随其父宦闽中，闻某县官署后有鬼物，人不敢近。渌卿素胆壮，夜宿其处，从梁间偷看。至三更时，果有数物非人非兽，往来于庭砌之间；又有庞然而大者一头，长七八尺，亦无首无尾。私念曰："必山魈也。"其次夕，戏将鞭爆五六串以药线相联，复以火药三四斤布置周遭，仍从梁间以待。看所谓鬼物者复来，渌卿炷以火，鞭爆齐发，火药亦飞炽满地，但见数物从火中跳跃大叫，移时而去。及天明，并无踪迹，后遂寂然。

卷十七　报应

德报

元末明初有张某，江西人，积德累世，人无知者。尝卜一地葬其父母，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必当为三公。"张生子五人，长曰振，次曰贤，次曰昭，次曰简，次曰铎，分居五处。其一居湖广，后为江陵相国居正，谥文襄，最先发。其一居四川，入本朝为遂宁相国鹏翮，谥文端。其一居江南，为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庆，为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菊溪相国百龄，谥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蝉联，数世不绝，古今所无。而文和弟廷璐为礼部侍郎，廷瑑为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霭、若澄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若渟为刑部侍郎，尤为一门之盛。

长洲韩宗伯世能与清流令蒋育馨，同登隆庆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陆墓，家贫，早起持帚，扫两岸螺蛳尽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蒋祖京义，居娄门外，敦伦慕义，家贫，稍有蓄，必助族人读书膏火；送弟士修入城应郡邑试，徒步往来，雨雪饥寒不顾也。后永椿以孙贵，赠一品；京义以曾孙若来贵，赠一品。韩、蒋两家，三百年来为吴中望族。

蒋皆我公名育馨，长洲人。年十八，领隆庆丁卯乡荐，万历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录其阴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蛊毒，人

至辄死。公亲自按捕，歼其渠魁，且以治蛊良方刊示通衢，人赖以生者甚众。又清流民俗，女婢鬻于人者，日椎髻赤脚，负汲道中，过时弗嫁。健儿多鲂鳏自处，终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罚，能道令者各赠以银，一夕而毕愿者数千人。民感其德，为立生祠。迨公去任，老幼攀辕，以豆一石置公车前，曰："愿祝好官子子孙孙发科发甲也。"公之子灿即中崇祯元年进士，孙德埈中顺治十五年进士，垓中顺治十六年进士，埴中顺治十八年进士，俱以文学宦绩著名东南。自此曾元以下，登甲第、跻显秩者，至今不绝。

李明嵇字山颜，号蓼园，明末补嘉兴县学生，顺治元年举乡试，授福建古田县学教谕，受知于巡抚佟公国鼐。时闽有流民数千，或疑为寇，将杀之，蓼园力白其冤，得免。尝上佟大中丞诗，云："间尝从行间，历历摩高垒。慷慨谈世事，兴酣掌每抵。海上扬风波，柙中出虎兕。书生佐军威，毋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闾左窃奸宄。城南数千人，如肉登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类迁徙。一时反侧徒，涣然释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贵知心，如公宁有几？平生一片心，士为知己死。长吟以报公，诗人歌乐只。"盖纪实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围累月，及事平，则檄按士子之胁从者，人情汹惧。公谓中丞曰："此邦初定，犹新国也，宜用轻典。惟亟请广招徕，以消反侧。"于是诸学生毕出复业。他邑效法，全闽以安。后蓼园引疾归，生子五人。长琇，官处州教谕；次我郊，官广西盐驿道；次陈常，中康熙癸未进士，历官两淮运使、陕西道监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车；次维钧，附贡生，初授江西都昌县，历官至直隶总督。门第之盛，一时无两，皆积德所致也。见嘉兴李金澜明经所记之《天香录》。

韩诵先公名酚，长洲人，至性过人。父治，由举人知黄岩县事，有政绩，卒于官。公奔丧千余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尽裒所有以济兄，家虽破，绝无几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适张氏，夫妇相继殁，抚其孤成立。其笃于伦谊类如此。子荧，康熙癸丑

会、状，仕至礼部尚书，谥文懿。孙曾俱占甲科。

沈韩倬公名世奕，长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积德累仁。世奕登顺治乙未进士，官翰林。请假归，杜门读书，培植寒畯。赏识韩文懿公于未遇时，人咸服其精鉴。子旭初，康熙丙辰进士，官编修；朝初，康熙己未进士，官侍读。朝初子曾纯，康熙庚辰进士，官义乌县。俱以文学政绩称。后裔入馆选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学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节事未彰，乃叙巡按山东状，伏阙上书，得赠恤。弟殁，抚孤女逾已出。凡宗族贫者，必竭力周之，无难色。中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子骏业、大业俱显贵。孙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镕，七世显贵。

苏城蒋公表，名维城，由岁贡廷试第一，授学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岁大饥，偕弟公逊设粥厂于南翔甫里，日计粟五十石，罄家赈济。又仿京师旧制，与许香谷、张循斋、张晋侯诸先生设堂玄妙观，以收弃婴，各捐田百亩。其余善行，不能殚述。年六十，隐居洞庭，尚未得子。往来太湖，买生物放湖中，三日为期。其夫人袁氏为先生置箑室二人，五年之中，连举五子。先生殁时，其弟公逊先生已卒。甫里人请于当事，为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广东钦州营游击阮公名玉堂，为今云贵总督阮云台宫保之祖。少善驰射，中康熙十四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放湖北抚标中军游击，改署苗疆九溪营游击。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绥宁两县苗民为乱。时云贵总督张广泗为经略，总制全军。阮随各营官兵进剿，杀获甚多。苗民粮尽不能支，乃乞降，近营跪哭。阮察其诚，为请于经略，经略云："设贼诈，汝当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众贼乞降，经略云："发三炮不畔去，乃真降耳。"即对众发三大炮，毙数十人，余众股栗，莫敢仰视，于是受降。当是时，各山贼寨亦并破，老幼退保入横坡，山梁险隘，正路不能攻，而各营官兵由左路奋登突

杀，贼之精锐殆尽，生擒男妇子女三千五百余人，解赴大营。经略欲尽诛其生口，阮为再四谏阻，不从。不得已，乃请曰："壮夫能执兵抗杀者，当诛之；其妇女及男子十六岁以下者，必宜赦免。"经略始可其请。阮既出营，为分别男女年岁，苗民环跪，哭声震于山谷。先择壮年强项者斩之，其余全活，给以口粮，阮之德也。至宫保，中乾隆己酉科进士，入翰林，现官云贵总督，晋宫保衔，赏戴花翎，以文章经济称于时。咸以为积德之报云。

吴县潘大冢宰世恩，其先世歙人。上祖某，居乡有盛德。尝以除夜人定后，秉炬至厅事，见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视之，邻子也。呼而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摴蒱，家尽落，且负人累累。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为胠箧之行。素习公家，门户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诸负？"曰："须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难，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偿负者，十金权子母作小经纪，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头去。隔十余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为谁。因就一村店饮，有男女两少年，见翁至，罗拜于前，谛视之，即除夜赠金之邻子也。盖其人得金后，为旗亭业，居数年，颇获利，娶妇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款洽倍至，杀鸡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买，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为佳兆，请献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恳，始立券，仍厚给其直。远近地师相度之，皆以为此鼎元地也。数世后迁吴，冢宰伯父农部奕隽、比部奕藻先后成进士，冢宰暨其从兄编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语云："吉地非遥，根于心地。"良不诬也。

吾乡孙春台中丞名永清，未第时，尝佐广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为友。值土司以争荫袭相告讦，验其文，皆明时印玺。总督某公将拟以私造符信律，当斩，株连者甚众。春台先私具一稿，怀袖中，见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袭，无反状，岂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

意，且限迫，奈何？”春台出稿示之，方伯读竟大喜，陈于督抚，从之，得活千人。后中丞以中书舍人起家，官至广西巡抚。第三子尔准，中嘉庆乙丑进士，入翰林，历官至浙闽总督。

常州费欧余观察浚之父，故府中书吏也，为人肝胆有智略，状貌奇伟。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阴饥民千余人结党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将入奏矣。费翁直其行，私将文书名簿，诈称失火，尽行烧毁，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贤，置不问，从轻发落。事隔二十余年，至观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陕西督粮道。其公子开绶，中嘉庆庚辰进士，授庶常，年才弱冠耳。

兰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门谋生，为督抚堂官，日积月累，家颇饶裕。年过四十，尚无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资数万，将欲与谁耶？”遂携万金入京，将报捐道员，又自念曰：“官场如戏场，一朝下台，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为美也。”尽以橐中金购买书籍，捆载而回。一到家，先立义学，以教邻里之不能习业者。每当朔望，亲诣学舍，辄以笔墨纸砚给赏诸生，以鼓励之。并立行仁堂，以济贫乏，凡施衣、施棺、施药之事，靡不周至。未几，连生两子，长维岳，号晓峰，中乾隆庚戌进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乡榜，官山西知县。后秦某年九十余，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鹾务起家，后渐中落。尝以除夕避债委巷，听黑暗中有哭声甚惨，以火烛之，则一寒士，以负人无偿，将欲自经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负人无偿者，尔亦何必寻此短见耶？”问其所负若干，曰：“二百金。”探怀中银，适符其数，尽以与之，其人叩谢去。隔十余年，北山之贫如故，而长子澜、次子淮中文武两进士，第三子汉中嘉庆戊午举人，其孙文焕又中道光戊子举人。

夏源泰在齐门西汇开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开一铺，与茅厕相近。一日在厕上得遗金约三百两，待其人而还之，乃木商伙

计也。其人归，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数年后亦为伙计，遂发财。传其子，传其孙，至今犹盛。

无锡东门克宝桥有某姓者，偶入茶馆，拾得一包裹，开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窃自念曰："吾死期将至，安用此为？"坐有顷，见一老妪踉跄而来，且哭且寻，问其故，乃还之，感谢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恶心，吐出硬痰一块，坚如牛皮，以刀断之，旋合为一，咸惊异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至今尚存，家道小康矣。

吴江县皂隶石鲁瞻，居心甚慈，清闲无事，辄取竹板磨极细，或浸粪缸，使人不痛不伤。有私托打重板者，石呜咽不应，曰："吾不忍为也。"如是者五十年，闻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儿孙绕膝。

冤报

康熙时吴中有顾某者，宦于河南。商丘县有富室寡妇，族人谋其产，诬以奸情，且云腹中有娠。州县官得贿，寡妇上控，而顾某案其事，既不能为之平反，而又得贿以护州县官。寡妇知冤不能白，竟于上堂时藏匕首于膝裤中，自剖其腹，立时殒命。顾某以此削职归田。数年安居而已。有齐门外杨姓，贸易兰阳，路过其地，即寡妇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饭店，有大楼三间，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时天已晚，杨急于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楼有鬼，不能留也。"杨自恃胆壮，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妇人，彳亍而来，问："客是苏州人耶？吾有冤欲报，非祸君也。"杨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妇曰："倘能带我去，必有以报大德。"杨曰："惟命是听。其如何能带之法，幸示我也。"妇曰："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妹一声，及上船、过桥，俱低声呼我。至苏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中，斯可矣。"妇又曰："我所以不离此楼者，有金

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即以报君也。”言毕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杨如其言，果获之，遂回吴。顾某是日方演剧请客，杨从众人杂遝中持伞进门，人不觉也。顾方与客燕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立于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缢死。吴门人至今传其事。

余乡张塘桥有某甲，种田为业，家道小康。邻家有佣者，娶一妻甚美。某甲见之，尝窃自念云：“若得此妇为妾，死无恨矣。”遂召佣者置之家，每俟其饱食后令之负重，如是者年余，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为得所愿矣。越一二年，当八九月间，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游行，见丛莽中佣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为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将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闻棺中有声，突出一蛇，啮其足。甲大惊，负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数围，钩之不去，而甲已惫矣。因将前谋告人，一村老幼咸来，且观且骇。甲死而复苏者数次，忽谓其妾曰：“我腹痒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须臾，妾亦死。

山阴沈西园游幕河南，为光州陈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贡生某，一子远游，数年不归。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仅五龄，翁媳相依，纺绩度日。其子出门时，曾贷邻某钱若干，久未偿。窥其媳美，书一伪券，以妻作抵，与权州吏目朱景轼夤缘贿嘱，具词控告。西园判以媳归邻某，贡生不从，发学夏楚，愤甚自经。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将幼女勒毙，亦自经。越一年，陈刺史擢开封守，朱景轼瓜代。而西园亦改就杞县周公幕，又为朱景轼谋干，勒令杞县尉戴师雄告病，以景轼补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之咳嗽，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拧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时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黄昏，西园有大小两仆，取粥进，瞥见窗下立一长人，身出檐上，以巨掌掌大仆面，其小者亦见之，同时惊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仆，面黑如锅煤，莫不骇异。十五

日，署中正演戏，西园在卧房大叫一声而绝。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矗立，两目如铃，见者反走。朱景轼为买棺殡殓，寄于西门外之观音堂。不一年，景轼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风瘫去官。杞县尉仍以戴师雄坐补。昧良之报应如此。汲县林午桥司马为周公荐卷门生，时在杞署，目睹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苏买妾，看一女甚美，询其父为某营守备，以事谪戍，女愿卖身以赎父罪，索价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谓左曰："外貌虽美，而不知其肌肤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观之方成交也。"左亦以为然，商于媒，女泣曰："吾为父，死尚不顾，何惜为人一看耶？"乃于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进。其友亦隔窗偷看，见腰下有黑疵，又谓左曰："此未为全璧也。"事遂寝。女大哭曰："吾为父罪，至于自卖其身，而羞辱至此，尚得为人乎！"自经死。未一年，其友见此女来索命，亦自经。左后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洁癖，酷嗜书画珠玉玩好之物，见有微瑕，立弃之如土苴。尝造一园，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后得进。楼台池馆、曲阑花榭间，稍沾一点尘土，则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换，恐其污体。每日肴馔，非亲自捡点，则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无不知之者。

余同乡邹剑南媳顾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数日，顾氏病下体溃烂，日夜号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产麟儿，今日特来索命，毋见惧也。"闻者惊诧，强问之，顾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阁时，与嫂本无嫌隙，只因藏过其金方一只，以致嫂咒骂不止。后吾母许其赔还，嫂故必求原物。适因嫂小产服药，遂将盐水搀入，血晕而死。今事隔数年，嫂亦乘我产后来索，且日夜坐我床中，药饵皆被其吹嘘，岂能愈乎？"及将绝复醒，如是者数次，自云已到阴司审问，拶两手，夹两足，痛极难忍。家人启视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报

国初苏州大猾有施商余、袁槐客、沈继贤，吴县光福镇则有徐掌明，俱揽据要津，与巡抚、两司、一府、二县声息相通，鱼肉乡里，人人侧目。太傅金之俊归田后，屡受施商余之侮，至患膈症而殁。施下乡遇雨，停舟某船坊内，主人延之登岸，盛馔款留。施见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军器报县拘查，施佯为之解救，事得释，曰："以此报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谢，馈之银，不受。适鲥鱼新出，觅一担送施，以为奇货。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厨下，但见鲥鱼已满厨矣。又见一银匠妻貌美，曰："此妇眼最俏。"匠闻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计夺也。其势焰如此。后金太傅门生某者，来官江苏臬使，闻其名，百般罗织，杖毙之，沉其尸于胥江。沈继贤尝与人斗牌，被人捉一张，曰："我之牌谁敢捉？"其人曰："捉尔何害？"沈唤家人耳语，少顷，县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尔何害？"又一势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满堂骇然，责少年，少年曰："我不认得沈继贤，何妨乎？"未几，少年被盗攀害，下县狱。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脱，踵门叩谢，沈曰："此事乃余讨情。"以五百金还之，少年恳受，不从，感激无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认得我了！"少年始悟。吴俗语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后被巡抚汤文正公杖毙玄妙观三清殿下，满城人称快。徐掌明与昆山之徐联谱，势可炙人，谚云："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尝与至戚黄振生有隙，令人殴死村农，抬尸至黄门，如张员外杀王德、保正诈周羽故事。讦讼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台王公新命断结，办徐掌明发遣，寻以逃归论死。其子逊如，扮盗入孙氏室，强奸妇女，以泄旧忿。一妇被奸时，摸盗手六指，知为掌明子，案破，立斩。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张三余党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谓"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耶！袁槐客死后，其子为盗，问立斩，亦

天报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达，妻顾氏颇美，县役某催科至其家，瞷君达远出，突入内室，举手摸其颈。顾大惊，旋入房自泣曰："此颈为人加手，岂可洗乎！"遂缢死。越两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见顾氏上其舟，役作魅语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适遇来船牵缠其颈，不能解，立时流血死。报应亦奇。

昆山徐健庵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骏，少聪慧，延孝廉周云陔教授。冠卿中式后，与其师同入京试礼部。师管束太严，冠卿以巴豆食之，卒于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宫，入词馆。京师人有知其事者，题其混名曰"药师佛"。药师佛恃才狂放，怨者颇多。雍正初年，以其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当刑部审讯时，有与司寇瓜葛者，欲宽其罪，预告之曰："实出无心。"及讯，冠卿仰见堂上有司员松江胡宗琳侍立于旁，与其师周貌无异，乃大惊，误供有心诽谤者。胡亦力争，遂画稿定罪。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余无一言。余舅祖葛圣修先生尝馆于冠卿家，课其子，知之最详。

昔程伊川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以忠臣孝子节烈之妇，国家有旌表之例。觉罗雅公巡抚江苏，奏准不许滥膺，遂使陋巷穷嫠，向隅饮泣。虽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当为；而妇人女子，素未读书，而能守志不移，始终一辙，是不可泯灭者。雅公素称循吏，此举未免过当。恭逢圣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灾，不惜数百万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岂不知之，而独为此省区区小费耶！后公以征库车城失机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报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门外有一徐氏妇，荷锄往田，忽为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为雷火所焚而未死，击其履粉碎。人争拾视，则以字纸置其子之履也。此慢亵字纸之报。

桐乡一士，好阅淫书，搜罗不下数十百种。有子少聪俊，每伺父出，辄向箧中取淫书观之。从此缠绵思想，琢凿真元，患痨瘵，夭死。其父悲恸不已，相继卒。又某邑一书贾，刻淫词及春宫图像，易于销售，积资四五千金。不数年，被盗席卷，两目旋盲。所刻诸板，一火尽烬。及死，棺殓无措，妻子离散。此编造淫书之报。

湖州某姓，为人阴险，有刀笔才，凡非理之事，经其饰说，便足夺人之听，平生所害不一人。后得一奇疾，发时辄自咬其指，必鲜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伤风而死。此刀笔害人之报也。

有某翰林简放学政，取士颇不公，盈箱累箧，满载而归，遂为富翁，不复出矣。营造大宅两区，一在故乡，一在京师。二十年后，同夕火起，烧尽无余。

吾邑有黄君美者，好结交胥吏捕役，靡恶不为，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日忽发狂，赤体持刀出门外丛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处，自言此某事报。割其阴，曰："此淫人妻女报。"割其舌，曰："此诬人闺阃报。"人问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黄曰："鬼代吾语耳。"又曰："今到剥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联云："冤孽而今重对对，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两日，复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间事。

乾隆初年，吴门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见一妇美艳异常，遂与门下客谋取之，访知为乡镇某家，乃姻戚也，废然返。后复思之，至忘寝食。门客献计云："可立致也。"某大喜，问其故，客耳语而去。越数日，乡镇某家有巨盗，明火执仗，戴面具，缚其妇而淫之，财物一无所取。众怪之，有潜尾其后者，见盗悉下船，去面具，即土豪某也。遂鸣官，缉捕得其实，问立斩。无不快之。

业师金安安先生外孙中铣、中钰，俱家文敏公稼轩司寇之公子。

乾隆甲午岁，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见之。时中铣已得内阁中书，中钰亦议叙中书科中书，两公子俱年二十外，状貌魁梧，聪明绝世，能诗，工六法，真善承家学者。不数年后，俱无疾而死，中铣死于舟中，中钰死于车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确。后余在扬州晤赵瓯北先生，谭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办贵州威宁州刘标亏空一案，讯得原臬司高积曾办公表侄蒋牧论绞，竟挟私加意苛求，遂斩高以报复之。事隔十年，两子俱为所祟。甚矣哉！鬼神之灵也。先是公出差贵州时，道经衡阳，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观公之相，必登台辅，两子簪缨。然眉宇间稍露杀气，公能种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阳，复见其僧，僧大惊曰："可惜！"余无一语。公有两孙，余亦曾见之。一中副车，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语。家道亦凌替矣。

常熟黄草塘有须姓者，以屠牛为业。每杀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为美味。一日，将牛刀安置门上方，忽闻二鼠相争，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断舌死。

又鱼行桥有一猎户，打鸟无算。后患病，医药无效。忽得一梦，梦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须将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树上，将鸟枪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梦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讵鸟枪一发，大叫而绝。

余近邻有薛庆官者，以屠羊为业，家颇饶。年四十余，忽病，病愈后，面成羊状。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阳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归葬。一两月后，有人见薛背一包，持一伞，从后宅周打鼓桥自行自哭。盖鬼复还家云。

枫泾镇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杀狗无算。乾隆丙子岁，沈抱病甚笃，昏迷中，见群犬绕床，争啮其体，号呼求救。临死时，自投床下，两手据地，作犬吠数声。

娄东有无赖杨姓者，以攘鸡为食，其术甚秘，人莫知也。其后，杨背上忽生雄鸡毛一茎，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曰：“此吾偷鸡之报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颇有姿色，而冶容放诞，不异青楼，其夫愤之，未得间也。一夕，闻妻房中有人声，即持刀入，但杀其妻，而脱逃其奸者。其夫惧罪，即时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难，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无可奈何，即书借票与之。棍乃为之计曰：“尔急急回家，勿动声色，点灯室中而半掩其门，俟有人来，即杀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即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间事。

娄门陈生某者，少聪颖能文。年十七，其父远宦，依外祖以居，延师课读。一日晨起，泣谓其师曰：“昨夜梦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发矣！明日冥司当提讯，闻铁索声即去。第嘱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还阳，否则不能转也。’”师闻之，叱曰：“是呓语耳。”至次日晚，生自谓闻铁索声，师无闻也，一霎时，生已死。举家大惊，师亦骇，因述所梦，并嘱勿哭之语，阅两三时始苏。生自言晕绝时，被二役拘出胥门外，见一庙，引入跪阶下，与一女鬼质辨。知三世前系诸生，有同学妇新寡，与之奸，并诓其财物，致郁死。诉冥司，削其籍，转生为乞丐。其邻有某举人者，恒周给之，于是诸恶丐亦求索于举人，不遂，欲相约焚掠其家。生阳许之，而阴告其事。及期，诸丐哗然至其家，已有备，咸为拘缚投诸火，而生亦与焉。入冥冥中，谓已偿夙孽矣。冥司以生有报恩善念，即将举人枉杀事，夺其禄籍与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妇不服，屡控东岳神不已。东岳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讯定夺可也。”近因偶萌恶念，故被拘执耳。生与妇力辨是和非强，渠先来奔；而妇执以诱奸。两造争不能决，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镜来与妇照，果得淫奔状，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妇与生仍哗辨，冥司遂判妇入犬胎，生仍作丐。有号哭跪求于侧者，乃生亡母也。冥司

曰："汝子应削籍，不许识字。"急命一鬼持汤来，将灌生口，其母又哭，倾其半，仅三咽，口甚腥而肠欲裂矣，乃放出。群鬼争索贿，其母又为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阳，速行善事三百条，尚可游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余始平复。后此生力行善事，不数年，果入学。其师王君寿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无赖子，夏日大醉，裸体仰卧文昌殿前。道士劝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无赖犹讪谤不已，且对神像遗溺。忽风雷大作，霹雳一声，削柱木一片，锋锐如刃，适破其腹，划然中开，肠流满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皆为雷火所烧，惟两柱上所挂金字长联，雷火烧处，逐字跳过，无一笔烧坏者。时吴门周勖斋太守适官叙永厅，亲自往验，目击其事。

余见有某太守者，家蓄美丽甚多，选其精于一艺者，号"十二金钗"。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丝作藤，穿碧玉、翡翠为叶，取紫晶、绿晶琢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铺设宋锦为褥，褥上置大红呢绣花坐垫，旁列古铜尊彝，白玉鸳鸯洗，官、哥、定窑瓶碗，及图书玩好之属，与诸美人弹琴弈棋，赋诗饮酒，或并观唐六如、仇十洲所画春册，调笑百端，以此为乐。不数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萧然。又有某显宦者，好优童艳妇，不惜重费。入其室者，两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视，怦怦心动而已。后官败出戍，死于黑龙江，家事亦颠倒不可问，呜呼！天道福善祸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门外有七图张姓者，兄弟四人，无恶不作。皆力田，颇饶裕。新造厅堂一所，费至数千金。尚未进屋也，道光元年五月，忽染时疫，兄弟叔侄以及老少妇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仅存两岁幼孩而已。闻者为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润州，自其祖贸易吴门，遂为吴人。年少美丰姿。见邻有好女，两小无猜，目成心许。求姻不谐，生已别聘，女将嫁

矣，生又诱与为乱。复设计破其婚姻，拟纳为妾，而复不果，女遂抑郁死。未几，时见此女为祟，生遂患羊头风，每发即晕。成婚后，延亲朋演剧宴会，生忽仆地，口称润州城隍同吴郡城隍欲会审，须往听讯，遂瞑。忽闻号泣声，又闻杖责声。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书未到，不能出关，潜伏贡布船，至本籍告准，始会审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阊门崇真宫桥左右失火。时有乡人抢劫一箱，未至家，适其弟自赌博见之，遂夺去。计值百金，一夕而尽。乡人恚愤致病，医药半年，卖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费老心，转破其产。

东台姜又白言其邻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朴诚，娶一妻，美而贤，事翁姑惟谨。初生一子，头顶尖出数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则更高，以为怪而毙之。继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间缺寸许，可望其喉，亦以为怪而毙之。后生二女，皆娇美如其母。呜呼！岂天将斩翟姓嗣，故隐其恶而显其报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邮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观。询之，乃分发广东候补知府卓龄阿与其妻关氏，并本船舵工一人。其仆言，主人在京，伉俪甚笃，独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黄泉相见之誓。母知子将出守，使人谓卓曰："吾母子不见久，譬如与汝为邻，今日远游，亦当来一面。"而卓与关竟驱车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惟舵工同时震死，不知其故。或言卓在京时，负人七万余金，债主十三人，皆山陕放账者，跟随坐索。卓不得已，即与其妻同谋，差舵工郭元良买砒霜，欲药之也。时州刺史某为验其尸下棺，交其仆从回旗，而以放账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报

吴门蒋荣禄公茔在阳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风潮，墓前华表倒地，中一逆子脑，即时陨命。公之曾孙古愚封公曰：“先荣禄生平纯孝，见重于汤文正公。殁后犹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东南任阳乡有不孝妇，欲杀其姑，置毒药于饼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将食，忽有一乞人来求其饼，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红绫衫与之换。妇归家，姑喜示其衣，妇又夺之。初着身，忽然堕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变成猪。邻人咸集，不孝妇犹语曰：“我本应天诛，以今生无他罪过，故变猪以示人耳。”言讫而竟成猪叫矣，独其前脚犹似人手。太仓毛稼夫亲见其事，为余言之甚详。

嘉庆己卯五月十日，有苏州营兵遣担夫挑火药百斤往教场，偶过都亭桥周哑子巷打铁铺门首，铺中正在打铁，有火星爆入药内，忽轰然一声，满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须发俱烧去，尚未死。其人系游手棍徒，日以赌博为事，有老母年七十余，和尚既不能养，亦从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怜其创楚，犹百计医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陕西城固县乡民有不孝妇，平时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庆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妇忽向姑詈骂，喃喃不绝口，姑竟不理，而往别家拜年。有顷，不孝妇入房关门而卧，久之不开，但闻房中有声如牛马走。姑闻之，欲入房视，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门，惟见不孝妇卧于地，一腿变成驴，越数月死。

山东定陶县一农家妇，素虐其姑。姑双瞽，欲饮糖汤，妇詈不绝口，乃以鸡矢置汤中与之，姑弗知也。忽雷电大作，霹雳一声，妇变为猪，入厕上食粪，一时观者日数千人。其后是猪终日在污秽中游行，见人粪则食之，岁余犹未死。案《南部新书》，有河南酸枣县下里妇，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妇人首，而以犬头续之。其事相

类。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节署，胸无墨水，而善于骂人。偶将阖署宾客出具考语，每人定以八字，无不形容绝倒。尝谓人曰：“吾见世之所谓经济文章、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征歌度曲、扫地焚香，以及书画琴棋、风流儒雅之辈，一应着即处斩。”其议论类如此。其治家也，事事亲裁，不经奴仆，而一钱如命，恐人侵蚀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积有良田万亩，大屋一区，计每日进门可得百金，而犹以为未足。后以奸事为人告发，自诣县中，觍面行贿。县官怒，立坐堂皇，取贿置库，一面通禀上司，关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余万两，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调有余，而言语尖辛，必欲胜人以为快。后官县令，积资数万金。惟有一子，亦聪明绝世，遂将所有宦囊挥霍殆尽，至于客死他乡。一孙痴呆，不识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宁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祸云。

残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其下漫火烧炙，鹅跳号不已，遂以酱油旨酒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康熙二十八年，贼匪夏包子起兵谋反，以铁楞炙死，惨酷异常。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来饮者日以千计，群呼曰“鲈香馆”，盖借“鲈”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

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此馆相沿已十余年。至乾隆辛丑岁，长白巴公延三为山西方伯，闻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是者十余人，送按司治其狱，引谋财害命例，将为首者论斩，其余俱边远充军，勒石永禁。张味石大令为余言。

浙中有搢绅寓吴门，御下最残忍。性好淫，家中婢妪无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则褫其下衣，使露双股，仰天而卧，一棰数十，有号呼者，则再笞如数。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态万状，难以尽述。后有传其事于邻近者，咸为愤愤，率众詈其门，主人大怒，皆缚之。自此人益众，打毁殆尽，因成讼。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穷治之，乃下狱，卒以无证据，仅办提解回籍，而案始结，然其家已破矣。有仆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确，将来又不知作何报应也。

折福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可见尧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厕上看书，最为可笑。

云间蔡礼斋者，为侍郎鸿业之孙，左都御史冯公光熊外孙，通才也。最喜在窬桶上看书。乡试十余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县丞，候补南昌，穷苦殊甚。有长子甚聪慧，未婚而死。礼斋亦旋殁。余尝劝之，不听。其一生困顿者，又安知不如余学士之折福耶？

广陵有鹾商女，甚美。尝游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认此女为娼也，不由分辨，遂笞之。女号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梦神语之曰："汝平日将旧书册夹绣线，且看小说曲文，随

手置床褥间，坐卧其上。阴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惩，否则当促寿也。”事遂止。后痛自悔改，以夫贵受封。雍正初年事。

卷十八　古迹

余生懒惰，惮于行役，纪游之处，不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省而已。足迹所到，略志鸿泥，以备遗忘，不可谓之阅历也。江苏为父母之邦，习见熟闻，则从其简。

万岁山

万岁山在皇城西北隅，其南为太液池，中驾以金鳌玉蝀之桥，桥之北为北海，桥之南为南海。楼台掩映，金碧交辉，松桧连云，秀出天表。嘉庆十年七月，曾随前国子祭酒法时帆先生，与文颖馆提调官孙平叔、徐心伯诸公，由西苑门至万善殿，查《道藏》诸经。红莲绿水，瑞日祥云，恍在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也。京师。

丰台

丰台在京城西便门外，为京师看花之所。凿池开沼，连畛接畦，无花不备，而芍药尤胜于扬州。相传即金时之拜郊台，当时有丰宜门、远风台诸名，故曰丰台也。京师。

楼桑村

余出入京师者数次，每过涿州，求所谓刘先主之楼桑村，渺不可得，惟黄沙扑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与其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高五丈余，童童如车盖，皆谓当出贵人，因号曰楼桑村，即今之涿州也。涿州。

董江都读书处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广川镇，相传为仲舒读书处。成亲王有诗云："何人自有《春秋》对，下马应寻董学村。"即此。景州。

直沽

直沽在静海县东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时疏导之处。天津。

九河故道

余尝过南皮，访之土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迹犹有存者，徒骇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马颊在城西南，覆鬴在东南，胡苏在西城下，简、洁俱在城西，钩盘在西北，惟鬲津即今之天津。皆为当时注海之处。南皮。

岱庙

岱庙余凡三至，在山东泰安府城中。南向进泰安门半里许，至遥

参亭，即岱庙前门。庙五门三阙，东西角楼五层，如天子宫室之制。进庙门，则老树参天，古刻林立，东西两旁有穹碑二座，一为宋宣和间立，一为大中祥符间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级，登峻极殿，殿壁皆画东岳帝君出巡回驾仪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门，东有汉柏五株，皆枯朽无叶。西有巨石如石浮图，而无一字，相传为汉武帝时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时置此。出二门转西，进延禧门，有唐槐，枝叶凌霄，苍翠可爱。槐之南为右阙门，揽衣而上，北望三峰，所谓南天门、日观峰者，俱在指顾闲矣。泰安。

泉林

泉林在山东泗水县，泗水出焉。高宗南巡，常幸于此。其地并无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势甚汹涌，真是奇观。《论语》“子在川上”，相传即此地也。泗水。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东济南府西门外吕祖庙前，三窟突起，声如殷雷。相传此泉自王屋山来，为泺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月，余入京，为游第一次，自后每过济南，必往观焉。历城。

南池

山东济宁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而得名也，故今东偏小室中塑一二部像，而以许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楼，前工部尚书和公为巡漕御史时重建。嘉庆庚申四月，余由

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时灵石何兰士亦为巡漕御史，钱塘黄小松为运河司马，同在南池会饮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图书，与州人李铁桥、山西刘镜古、吴江陆古愚同观，为一时佳会云。济宁。

艮岳

艮岳旧址在河南开封府城东北隅，约略计之，在今铁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子嗣，听方士刘混康言，京城东北形势增高，当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为山林，象余杭之凤凰山，曰“万岁山”，周十余里，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勔者，构求天下奇花异木、太湖灵璧以及珍禽异兽、佳果文竹之类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每岁所费以亿万计。调民夫发运，皆越海渡江，至于凿城穿山而至。时东南监司、郡守亦有应奉，又有不待诏旨，但行进物至都，通宦官以献者。后上亦知其扰，稍加禁戢，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技艺，凡六载而成。飞楼杰阁，瑶岛琼台，雄瑰伟丽，于斯极矣。宣和四年，上自为记，以此山在国之艮方，故名艮岳。至靖康中，金人犯阙，城门不开，大雪盈尺，冻饿以死者无算。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以炊饮食。是日百姓入艮岳者以数万计，台榭宫室，为之一空。则当日之所谓芳林园、玉津园、同乐园、宜春苑、凝碧池者，更无从踪迹矣。今相国寺尚存湖石数峰，相传为当时旧物。毕秋帆尚书巡抚河南，尝筑嵩阳吟馆于内署之西偏，亦有数石峙于窗前。每逢宴会，必在此间，余亲到也。祥符。

吹台

吹台，汉梁孝王筑，在开封城东南二里许，即师旷繁台，梁孝王

增筑之，一曰平台。塊然高耸，郁然深秀，阮嗣宗诗所谓“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毕秋帆尚书幕下，尝偕方子云、洪稚存、徐朗斋、凌仲子辈登此台，惟一望平畴，黄沙扑面而已。上有禹王庙，故土人又谓之禹王台。又有三贤祠，祀李白、杜甫、高适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复，为五贤矣。祥符。

相国寺

在开封府城内，齐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国寺。唐睿宗时改为相国寺，明成化间更名崇法寺。崇祯十五年，贼李闯以黄水灌城，遂湮没。本朝顺治十六年，巡抚贾公汉复捐俸重建，今仍曰相国寺。百物充盈，游人毕集，为汴梁城胜地。

梁王城

在今开封府城西北二里，即战国时梁惠王故城。唐高常侍诗所谓“古城苍莽绕荆棘，驻马凄凉愁杀人”是也。

汴故宫

在开封府城内正北，本宋之大内，金人广之。明洪武十二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贡院是也。当时之所谓太乙宫、景灵宫、玉清昭应宫者，皆不可问矣。

夷门

在府城安远门内，亦曰夷山，即汴城东门也，为魏侯嬴故迹。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归，有《出夷门》诗二首，刻稿中。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开封府治内。先世翰林侍读学士藻及文肃公勰先后知开封时所筑，今废。以上皆祥符。

黄鹤楼

黄鹤楼在湖北武昌府城外，临江，以唐崔颢诗得名。其楼高七丈，飞檐画栋，八面玲珑。登楼一望，帆樯千树，烟火万家，真大观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毕秋帆尚书武昌节署，将回江南，方子云、洪稚存、徐朗斋诸君设饯于楼上，吹笛赋诗，月出而罢。余亦书两绝云："倚楼横笛未成音，云影飞来似有心。黄鹤不归云不去，一诗传诵到如今。""晴川阁上月初环，鹦鹉洲边对别颜。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处是乡关。"武昌。

赤壁

赤壁在黄州府城西门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过此。是时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赋诗云："东山初上月，江水自中流。赤壁固无恙，雪堂犹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总浮游。两赋传千古，光芒

射斗牛。”志所称东坡竹楼、横江馆、寒碧堂、快哉、临皋亭诸胜，俱付之引领而已。黄州。

庐山

余自幼梦游庐山，未得一至。道书所谓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炉峰、五老峰、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胜。余过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尝有诗云：“朝发浔阳江，遥望香炉峰。百里连青苍，千岩势嵬岚。境幽罕人迹，云迷讶天通。奔悦未能往，亦足开我胸。”其二云：“尝读石门诗，渺若登灵阙。想见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千余年，应与仙云绝。惟有鲍参军，凌风几探阅。”南康。

马当山

彭泽县东北有马当山，横枕大江。唐王子安舟过其下，遇神人助以顺风，一夕而至洪都者，即此。彭泽。

石钟山

石钟山在湖口县城外，临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从楚北回吴，偶泊舟北门外杨港，遂由西门乘一小舟游石钟，土人谓之上钟崖、下钟崖者也。初见巨石无数，如楼阁然，汩没中流，而又有如牛马、如虎豹者，盘踞于楼阁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许，作弯弓引箭之势，上题“英雄石”三字。时东北风甚急，仰见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涛搏击石罅，其声果如洪钟。正骇愕间，忽见红墙古庙，隐隐有人，舟师指曰：“此观音崖也。”乃摄衣而上，登一小阁，阁之左崖

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深不可测，曰黄龙洞。凭阁而望，但见风帆乱飞，半入九江，半入鄱阳湖也。余急登舟，更欲游所谓下钟崖者，舟人且棹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对白沙洲，但听江声日夜流。人家富贵无三代，每有清官不到头。”其声宛转，亦可以见风土人情之一班耳。顷之回，过城西门，系舟普陀庵下。循径而上，登怀苏亭，亭中有碑刻东坡《石钟山记》。亭右即为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玲珑，俯听钟声，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状，石上题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题，在白云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参政徐达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诗一首，不复记忆，似即纪擒宸濠以后事也。读毕而下，复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亚上钟崖，而两壁如剪，夹一小阁，则奇险更甚于观音崖也。是时日色已晚，风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灯矣。余生平所历佳山水，若江宁之燕子矶，镇江之金、焦两山，和州之天门，彭泽之小姑，黄州之道士洑，严州之钓台，绍兴之绕门山与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叹观止矣。湖口。

浔阳江

九江府治后城上有庾楼，庾亮刺江州时所建，楼下即浔阳江也。城西半里许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诗得名，前榷使姜公开阳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尝停桡亭下。时江波漾月，柳影翻风，南望庐山，青苍不断，江上时有小舟载妇人弹琵琶，真江行绝景也。友人周竹珊诗云：“琵琶一样听来惯，听到浔阳便有情。”德化。

磉矶

磉矶在安徽芜湖县西七里大江中，高十余丈，周围十亩有奇。上有灵

泽夫人庙，相传为三国吴大帝妹孙夫人殉蜀主，以黄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瞿孝廉尝作《礞矶孙夫人庙碑》，典雅可传，余为刻石庙中，可补裴松之注《三国志》之阙。芜湖。

太白楼

太白楼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谪仙楼。楼上下墙壁间题诗几遍。有萧尺木画壁，甚妙，咸以为画胜于诗，近亦刷去不存。当涂。

识舟亭

亭在芜湖鹤儿山顶，俯瞰大江，帆樯四列，相传为谢宣城“天际识归舟”处也。壁间有前明方逢时、王思任题诗石刻。芜湖。

滴翠轩

滴翠轩在芜湖赭山广济院塔旁，宋黄山谷读书处，旧名桧轩，为鸠江名胜。芜湖。

乌江

乌江在和州东南，距江口三里许，有土山甚峻，丛木郁然。山下有项王庙，遗像在焉，两侧以亚父范增、司马龙且配享。后殿塑夫人像，是为虞姬也。又有项王墓在庙后。据《史记》，葬项王穀城，安

得复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会耳。读汪佃碑记，知旧时有唐李少温篆额，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画像半身，石光莹然若镜。余有诗云：“不渡江东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难量。英雄已足称千古，香火还留祭一方。丛木秋风余杀气，鬼磷墓雨落星光。我来舣棹寒塘晚，惟听江流悲未央。”和州。

天门山

天门山在和州东南，与太平府之博望山东西对峙，中隔一江，今人谓之东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携一仆造其绝顶。山形秀削，石路盘纡，俯瞰大江，声喧足底，即李青莲诗所谓“天门中断楚江开”是也。山下设游击一员，以备守御。距芜湖关不过四十里耳。和州。

濡须

濡须山在巢县东南，濡须水所经也。《方舆胜览》云：“濡须山谓之东关，七宝山谓之西关。”胡三省《通鉴注》：“东关即濡须口，亦谓之栅江口，当三面之险，相传为夏禹所筑。”按东关之名，见于《三国志·魏书》、《陈书》及《水经注》，《唐书·地理志》云“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是也。其地高峻险狭，实守厄之所。余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过此。又行数里，过踟蹰山，《春秋》昭五年“楚子观兵坻箕山”，即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须、龙洞诸山，已在微茫烟霭之间，秋林堕叶，半红半黄，落日暮云，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没骨法也。巢县。

孔子台

孔子台在巢县西北五十里，土名柘皋。《名胜志》云：“孔子南游至橐皋，与弟子憩台而反。”即此。按巢县即夏、商时南巢地，周为巢伯国，后属楚，秦置居巢县，《史记·项羽本纪》“居巢人范增”是也。其云橐皋者，春秋时为吴邑，哀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汉置橐皋县，属九江郡。《三国·吴志·朱桓传》及杜预《左传注》、《括地志》，俱有橐皋之名，不知何时讹为柘皋。想“橐”、“拓”音相近，后人又因“拓”字类“柘”而再讹也。巢县。

芍陂

芍陂在寿州南八十里，春秋时为楚相孙叔敖所造。陂周三百二十四里，横径百里。陂有五门，上承淠水，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水北流，经孙叔敖庙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为黎浆；一水曰葛渎。又北流入寿春城中，又北径相国城东，又北出城，注淝水。《寿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龙穴山，东自濠州横石，东南自龙池山，其水胥会于此。”按《后汉书》，建初八年，王景为庐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芜废，灌田可万顷，境内丰赡。《魏书》志建安五年，刘馥修芍陂堰。《宋书》高祖遣毛修之复芍陂，灌田数千顷。又长沙王义欣镇寿阳，使参军殷肃因旧沟引淠水入芍陂，溉田万余顷。自唐、宋、元、明以来，或浚或废。本朝顺治十二年，寿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万世之利也。寿州。

淮水

淮水出桐柏山胎簪峰下，有禹庙，庙前有三井，是为淮源。自汉以来，治淮者尝祷之。余至正阳关，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决，淹没民田以数十万计，为叹息者久之，乃作诗云：“淮渎滔滔控数州，东驰千里未能休。几看祷庙寻三井，安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涨时成窜鼠，阪田没处有浮鸥。我来问渡斜阳晚，白草黄沙漫野愁。”寿州。

颍水

颍水出颍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将之汴梁，道出颍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数日，遇如皋林铁箫，有诗云：“颍水流不息，枫林落日黄。扁舟独西走，群雁向南翔。兄弟经年别，关河去路长。篷窗无限意，还见野鸳鸯。水边鸳鸯甚多。”“暮寒泊村店，沽酒认青旗。犬吠闭门早，樵归生月迟。喜闻乡国信，况有故人期。相对挑灯坐，举杯聊酌之。”阜阳。

钱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岁春三月，始游钱塘，嗣后往来于浙东西者几三十余年。其山则有南高峰、北高峰之峻险，其水则有西湖、玉泉之清洌，其寺宇则有净慈、灵隐之雄壮，其洞壑则有飞来、金鼓之幽深。古迹之多，名胜之雅，林木之秀，花鸟之蕃，当为海内第一。惟八月之涛最为奇观，其来如三座雪峰，其声如百万军鼓，心摇目眩，顷刻而至，则天下所无矣。按钱塘之号，先于周、秦，见《史记·始皇本纪》，至先武肃王筑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钱塘。

烟雨楼

嘉兴府东南有烟雨楼。五代时武肃王第六子元瑭为中吴军节度使，筑烟雨楼于澎湖之上，即此，又名鸳鸯湖。嘉兴。

槜李城

按《史记·吴泰伯世家》，吴伐越，勾践迎击之，败于槜李。据府志云，在桐乡濮院之西，濮院即槜李墟也。其地有范蠡坞。秀水。

魏塘

嘉善东门外有河一道，通清风泾，曰魏塘，亦名武塘。相传魏武帝经此，故名。嘉善。

石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岘山上，是大石一块，中洼，可以贮酒，故又名洼尊。唐开元中，李适之为湖州别驾，每挈所亲登山酣饮。后颜鲁公为湖州刺史，偕宾客、门生、弟侄辈作《洼尊联句》诗，即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圮，而所谓逸考堂者，已片瓦无存矣。乌程。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后。嘉庆癸酉初冬，余始至吴兴，时阳湖赵季由为吴兴太守，遂与寻觅汉、唐诸刻，竟无有存者，遂赋二诗云："苕花正浮雪，橘林新著霜。谢公到郡久，今始来斯堂。握手招

残碑，一笑倾壶觞。墨妙已无亭，寒花尚余香。羲献不可作，颜徐亦难量。俯仰感古今，缅焉暗神伤。”“坡公来吴兴，尝晤孙莘老。酬赠诗最多，当时和者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谁复讨？青山依然在，古刻迹如扫。乃悟金石质，年寿犹不保。何如饮美酒，令我颜色好。”乌程。

王右军别业

按《嘉泰会稽志》，即山阴县东北蕺山下之戒珠寺，寺门有右军塑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诗云：“欲吊右军千载魂，祠堂荆棘断碑存。老僧相见话遗事，问我兰亭几世孙。”山阴。

东府

《吴越备史》云：唐乾宁三年，先武肃王平董昌，敕改威胜军为镇东军，以王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开平二年，升为大都督府，谓之东府。周广顺元年，大元帅吴越国忠懿王即越州东府又筑宫，治园圃，即今之绍兴府治也。山阴。

清白堂

绍兴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时所建，并自作记。乾隆五十七年，余与修郡志，太守李公属余隶书，刻诸堂上。山阴。

越王台

《名胜志》云：萧山县西九里有越王台，李太白诗“西陵拱越台”是也。《祥符图经》云：种山东北亦有越王台。种山即今之卧龙山，在绍兴府城内。其山盘旋回绕，形如卧龙，相传越大夫文种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纲于卧龙山西南又筑一台，有曾耆年篆书三大字，刻诸石，今不存。山阴。

柯亭

柯亭在山阴县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废，即为柯桥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迁亭。汉末蔡中郎避难会稽，宿于柯亭，仰观椽竹，因取为笛，今词家所谓“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诗。山阴。

蓬莱阁

阁在绍兴府署后。《名胜志》云钱武肃王建，即五代镇东军节度使官廨，今府门前有镇东阁，尚其遗址。其名蓬莱者，取元微之诗“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也。宋淳熙元年，武肃八世孙端礼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楶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纲复修，由来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间，余尝盘桓于此，启窗一望，千岩万壑，毕呈案前，幽鸟闲云，时亲坐上，又在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也。山阴。

雷门

雷门即今绍兴府城之五云门。《元和郡国志》云句践所立，以吴有蛇门，得雷而发，表事吴之意。《会稽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每一鼓，声闻洛阳。孙恩之乱，鼓为军人砟破，有双白鹤飞出，后遂不鸣。会稽。

窆石

会稽禹庙，后坐镜湖，前对宛委山，地甚宏敞，而无唐、宋旧碑，惟窆石为最古。石在庙之左偏，状如称锤，上有亭覆之。《图经》云："禹葬会稽，取此石为窆，上有古篆不可读。"王顺伯《金石录》以为汉刻，或以为三国吴告祭文。有宋、元人题名，可辨者惟会稽令赵与升及元人员峤真逸、李倜两题而已。会稽。

兰亭

兰亭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传为越王勾践种兰处，因名。晋王右军《曲水诗序》即于此作也。由娄公埠舍舟而途，约行五六里许，即天章寺。亭在寺东，右军书序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者，至此始信。国朝康熙三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临幸于此，有御书大字兰亭穹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春，高宗纯皇帝南巡，又有御制《兰亭即事》诗一首，即刻其阴。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晓园亨特尝邀袁简斋太史、平宽夫宫詹辈二十一人，作修禊之会，余亦与焉。今五十余年矣，岁月易迁，欢情难再，可为太息者也。会中有桐城姚秋槎观察仿《西园雅集图》作记一篇，

刻于郡志。会稽。

智永禅师书阁

书阁在会稽县之云门寺后，即王右军七代孙智永禅师临池之所也。隋、唐间《禊帖》真本即藏此阁。阁凡七间，甚高敞，阁后皆植竹，直接山顶。世所传退笔冢，即在竹中，今无其迹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尝与袁简斋太史、平宽夫詹事、徐朗斋孝廉、陈斗泉文学一宿其中。会稽。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萧山县城，今为觉苑寺。寺前有梦笔桥，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萧山。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东三百里，自古来游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或蹈前人纪载，未必皆亲历其境也。惟本朝王太初、王季重、潘稼堂、齐巨山四公为得其详。然此山周围数百里，一丘一壑，一溪一涧，风云之出没，花木之兴衰，古今不同，随时变幻，移步换形，即四公者，亦不过领略其大概，岂能穷幽历险，一一笔之于书？余游天台凡两次，所到之地，百不得一，如读《史》、《汉》选本，不可谓之读过《史》、《汉》也。即如石桥之瀑，险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万仞，岂语言笔墨之所能尽？然古人记载，往往言过其实，逾于所见。孔灵符《会稽记》曰：“悬溜千仞，谓之瀑布。”《临海记》曰：“飞泉

悬流，千丈如布。”《启蒙记》注谓“天台去天不远，有石桥，阔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冥之涧”者，皆传闻之误。即如李太白诗所谓“天台四万八千丈”，又谁为之量丈耶？天台。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县北二十里十四都护国寺之东，相传汉永平中，刘晨、阮肇遇仙于此。攒峰叠嶂，左右回环，中有一涧，随山曲折，水穷道尽，则有一洞潜通山足，仰头一望，但见诸峰插天，殆非人境。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会稽郡王墓时过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桐柏宫

桐柏宫在天台县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谓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曲折清幽，至宫门，则一望如平畴，四山苍然，九峰回抱，别有天地。县志云，唐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建，然梁沈约有《桐柏山金庭观碑记》，则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间，道士徐灵符、叶藏质新之，元微之、刘处静为记。五代开平中，先武肃王重建，名桐柏宫。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观。观中有上清阁，阁藏宋太宗、真宗御书，及高宗所临晋、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吴越国王所舍铜像天尊十位，连金银铜所铸火焰台座，檀香三清像一龛，计二百六十区；玉花八株，铜三清像，金银字经二百函；睦亲宅昭成太子宫圣迹四十轴，历代珍袭供奉，至明吴元年遘火，化为丘墟，惟存檀香像一区而已。洪武间重建，永乐中又加新之，其时尚有唐人碑刻，如《崔尚碑颂》，韩择木八分书。本朝雍正间又火，一椽无存。大吏奏请重建，乾隆初年始讫工。今观基虽宏壮，不过十之二

三矣。天台。

李太白书堂

唐李白书堂，在华顶峰最高处，相传太白尝游天台，读书于此。今为拜经台，高僧修道，结茅其上，四围筑以石城护之，防风雪也。其下有积水，为王右军墨池。天台。

石桥

石桥在天台县北五十里，桥之上下有上方广、下方广两寺。其桥在昙华亭之下，如一龙横卧于两崖之间。其上则双涧合流，俱由桥下冲激，遂成飞瀑，一落数丈，声如殷雷，真奇观也。天台。

白云山

台州府城东北隅有白云山，宋绍兴初，有先世赐第，贤穆大长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月，余往台州拜观唐赐铁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间，左右皆菜圃而已。临海。

严子陵钓台

七里泷在严州府东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间，余往来者凡数次。其所谓钓台者甚高，台上有严公祠，两侧配享者为唐之贺知章、宋之谢皋羽也。台下急流汹涌，怪石嵯峨，绿树青山，四围环

绕。祠旁有严氏子孙数家以奉祀事，多以渔樵为业。余有诗云：“直钩钓国曲钩名，富贵原无足重轻。我亦久忘名利者，合来祠下拜先生。”“祠堂倾侧草萧萧，奉祀云礽亦寂寥。犹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渔樵。”建德。

九仙山乌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许曰狮子楼，即五代王审知还珠门也。又里许，过保泰桥，其东为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为乌石山，有坚牢塔。九仙山大石纵横，叠如楼阁，磨崖题名甚多，其可辨者，小华峰之侧有熙宁元年光禄卿、直昭文馆、知军州事程师孟及沈绅、刘彝等七人题名，又廓然台后有绍兴壬子程晋道题名，平远台左方有淳熙丙申陈休斋分书两题，又绍兴二年郑滋德篆书。其郡志所载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坛诸胜，俱无从踪迹矣。乌石山上有李少温篆书“般若台”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题名，不暇细读。坚牢塔凡七级，其第五级有林同颖《造塔记》，有永隆纪年，今俱凿去，尚露笔尖。第七级又有伪闽王延曦宫嫔官属题名，此朱竹垞、吴志伊辈所未搜求者。余尝赋诗云：“琅玡建国太匆匆，两世兵戈一霎中。负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犹筑梵王宫。至今残石留名姓，细辨题年记永隆。极目孤城思往事，塔铃无语怨东风。”闽县。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门外，相传为雷、华沉剑处。山上有明翠阁、景云楼、凤冠岩诸胜。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六日过此，是日东北风甚急，松杉怒号，桃李无色。与山僧坐话者久之，有《建河归棹》诗云：“建河天下险，说起便生愁。众水趋崩壑，群山夹乱流。

身居烟霭国，家在木兰舟。最怕前滩急，停桡更绾留。”“落日张湖坂，奔流势渐平。急鸣巫峡雨，又激海涛声。对饭谁能食，推篷暗自惊。仙霞望不见，惟有暮云征。”“夜泊延平驿，津头月一弯。悲风号独树，野火烧空山。干莫何时出，斗牛不可攀。我来凭吊古，叹息水潺潺。”南平。

卷十九　陵墓

夏禹陵

禹陵在绍兴府城南十五里，见《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汉书》正义、《皇览》诸书。《嘉泰会稽志》云禹巡狩江南，死而葬焉，犹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苍梧。古圣人所以送终，事最简易，非若汉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书，帝王皆不称陵，陵之名实自汉始，今名禹陵者，是后人尊之之辞也。陵有禹庙，甚巍焕，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来，春秋祭祀不绝。明嘉靖中，闽人郑善夫定禹陵在庙南数十步，时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考古者不封不树，后之人何能定其故处？恐附会耳。今庙旁有姒氏者数家守卫之，相传即禹之苗裔。庙中无古碑，皆有明以来所立，惟窆石一块甚古，上有篆书，隐隐可辨，说者谓当是三国吴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尝与修郡志，偕平宽夫侍郎、徐朗斋孝廉亲往拜之。

商吴泰伯墓

吴泰伯墓在吾邑之鸿山，旧名皇山。《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史记·世家》、《正义》注云，泰伯居梅里平墟，在无锡东南三十里是也。汉桓帝永兴二年，诏吴郡太守麋豹修

之，周以垣墉，给五十户守卫其墓，晋肃宗太宁元年，诏祀泰伯用王者礼乐，具王者冕服，建庙于茔城南三十步，命晋陵太守殷师领焉。宋武帝永初元年，敕泰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诏重广泰伯门殿，遣礼部尚书韩太沖祀以太牢，赐金铜香炉一具。十五年，赐泰伯六十四世孙驸马都尉吴世伟苗田千顷，永充庙祀。宋太平兴国三年，敕朝散大夫梁周翰赐墓旁田二百二十三亩，令岁收供奉洒扫。仁宗天圣元年，敕赐绕墓田一百亩耕种，并入墓仓贮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诏吴泰伯以至德庙为额，遣官致祭。元符间，制封至德侯。崇宁初，进封王爵。元仁宗元贞元年，命祭三让王吴泰伯于姑苏至德庙。英宗至治二年，诏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吴泰伯之神，春秋祀之。弘治间，邑人杨文建亭表墓。本朝康熙中，巡抚吴存礼、邑令吴兴祚先后兴修，后为山民侵削，树木殆尽。雍正四年，邑令三乔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给帑修葺，邑令王允谦增建享堂墓门。至嘉庆初年，墓之前后皆为近民开垦，墓门亦颓圮无余，仅存一小碣，有高忠宪公题字。向例，有泰伯庙道士东西两房轮流值管，而终年未尝一至，盖荒废久矣。十六年，婺源斋公彦槐来宰吾邑。先余尝画一图，请翁阁学方纲、曾中丞燠、吴祭酒锡麒、吴学士鼐、范编修来宗辈作为诗文，面呈齐侯，且请修墓，以发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劝赈乡闾，始谒墓所。其明年，岁大熟，尚有赢余，即取造丰乐桥，且以修墓，凡费白金三千两有奇。自此垣墉复整，墓门复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亩，时加防护，侯之力也。后侯以匆匆去县，未立碑文，他日当为书刻之，以传诸后来云。

商仲雍墓

按《史记》索隐注，仲雍冢在常熟县西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太平寰宇记》云，虞山有仲雍、齐女墓，即简文帝《招真治碑》所

云："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衰垄苍茫。"盖齐梁时犹不废也。唐、宋、元、明以来，无有为之表者，国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孙有周姓者，相传为仲雍之后，又立墓门于北门大街，由山麓甃路，直达墓所。五十四年，裔孙等又建石坊，学使曹秀先题曰"南国友恭"四字。近来邑之士大夫辄有讼官，谓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发一笑。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临安县东南十里。《嘉靖临安志》云，因彭祖寿年八百，故号其山曰八百山，里曰八百里。昔武肃王御黄巢，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即此。《东坡诗集》有《彭祖庙》诗云："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空餐云母连山尽，公自注：山有云母，彭祖所采服也。不见蟠桃著子时。施注：老彭善补导之术，并服木桂、云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诗曰："猖狂战国古神仙，曳尾泥涂老更安。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赋》亦引用之，云："天柱高而寿彭祖。"《名山胜概》云："八百山逾横碪，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读。"据诸说，则彭祖实有墓在临安矣。案《水经注》，彭城有彭祖冢。又《续汉郡国志》武阳彭亡聚引《益州记》注云，亦有彭祖冢。二苏之诗，恐是彭城或武阳两地之墓，未必在临安八百里也。

周延陵季子墓

吴季札墓在江阴县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径尺，相传为孔子手书，体

势奇伟。旧志载，唐开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其书，然则唐以前已刻之。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模勒石。今庙中所存者，是宋崇宁二年常州太守朱彦立，盖屡次重刻矣。今丹阳驿前及金坛之九里镇，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周先贤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宫下，《史记》索隐及《吴地记》皆载之，宋、元以来不废。明弘治中，知县杨子器为表其墓。崇祯初，巡按御史路振飞再修。国朝康熙间，参议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间，方伯鄂尔泰又建石坊，题曰“南方夫子”，而苏松粮道王澄慧又筑墙垣卫之。乾隆三十三年，裔孙襄阳太守言如泗、五经博士言如洙等屡为修建，规模宏敞，松楸郁然，为吴中古墓云。

周先贤曾点澹台灭明二墓

山东费县旧有曾点、澹台灭明二墓，碑志久阙矣。嘉庆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曾偕孙渊如观察同过费县，访得之，遂以隶古书丹付县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于曾点墓前，一立于澹台灭明墓前，以垂永久。

周先贤闵子墓

闵子墓，据《太平寰宇记》在范县东，今所传在历城者误也。嘉庆癸亥冬，阳湖孙渊如观察为山东兖沂曹济道，以查赈按行范县，知墓所在，时以河决，不能诣谒。及官粮储道，忽梦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涂状，自称闵子骞。觉而异之，因出俸钱，属县令谭文谟访视废

基，申禁樵采，嗣以县令屡更，事未施行。至华亭唐晟宰是县，始捐廉重修，栽种树木，乞观察为文纪之，并访义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县之义城寺东，并考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周要离冢

余少时在阊门内十庙前，沿城脚下见水潭边有石碣，上刻“古要离冢”四字，横卧荒草中。据《后汉书》注，梁伯鸾墓在要离冢北，却无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茝林方伯为访古迹，仅于潭水中得一碣，即是刻也，后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题”字样，而伯鸾墓终无踪迹。

汉高密太守钱咸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长兴县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为彭祖四十七代孙，墓在长兴县西五里，其山名伞盖山。《西吴里语》云，墓柱上题“汉故旗门将军高密太守钱府君之神道”。

汉富春公钱让墓

万历《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长兴县西五里。按公讳让，字德高，高密太守咸之曾孙。顺帝永和元年举孝廉，除历阳、章安二县长，后从太尉赵峻，辟为西曹掾，迁黄门选部侍郎。九江寇盗周生、范容作乱，诏授广陵太守、征东大将军，讨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广陵相、征东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江东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五十户。夫人徐氏。合葬长城县平望

乡西北梓山，乃江东钱氏第一代祖也。长城即今之长兴县。

汉太子洗马钱京墓

案先世《大宗谱》，公讳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后汉，历东宫舍人、太子洗马，葬长城县吴概山。

汉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会稽志》云，在县东七十二里。《后汉书》，元嘉初度尚设祭之诔之，改葬娥于江南道旁，即此。余于乾隆、嘉庆间尝三过其庙，庙之东偏有双桧亭，宋张即之书。亭后有大小两冢，其大为娥之父母，其小者即娥墓也。余为补书一碑，刻石墓上。

汉东海孝妇墓

余曩尝入京，过郯城县，路旁有东海孝妇祠，香火甚盛。嘉庆廿三年夏，偶游海州之云台山，过新县北二里亦有孝妇祠，祠后有二冢，相传孝妇死，祔于姑墓，土人为立祠焉。然案沈括《梦溪笔谈》，今东海县即汉之赣榆，属琅邪，非古之东海也。《广舆记》谓孝妇是郯人，《一统志》云冢在郯城东十里，又似以郯城为真墓云。

三国吴王夫人墓

华亭南二里许，有屋基废地一块，近处居民有刘叟者，每见有红

裳女子徘徊其间，人有见者，旋入地中而灭，甚怪之。疑土中有异，发之不数尺，获一砖甚古，下有巨椁如屋。旁有穴，以火烛之，有石榻，上卧髑髅一具，前植短碑，有“吴陆公逊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隶。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贮水甚清，经年不竭。后见红裳者复来，或隐或见，其人随感疾死盆为好事者取去，并无他异。此乾隆初年事。

吴大将军丁奉墓

华亭新桥镇东市有丁奉墓。嘉庆八年，农人垦田见一石，携归，石上有“大将军丁奉墓”六字，余俱漫灭。今墓尚存，高三尺许。案《三国·吴志》：丁奉，安丰人。以斩孙綝、迁大将军。迎立孙皓，擢大司马左军师。

晋谢太傅墓

谢太傅安墓，在长兴县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鸦冈，今尚有子孙守墓者。按《晋书》，文靖卒，本葬于建康之梅岭。至陈，始兴王叔陵淫暴，好发古冢。晋世王公贵人多葬其地，叔陵乃发谢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时文靖裔孙名夷吾者，适为长城令徙葬于此，立庙祀焉，有大观三年墓田碑可考。嘉庆三年，吾友邢佺山太守来宰是邑，重修其墓，并赋诗云：“谢公原上夕阳斜，华表岿然树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风云荒冢护三鸦。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犹开晋代花。赖有乌衣贤裔在，蘋蘩重荐不须嗟。”钱竹汀宫詹、秦小岘少寇、阮云台宫保俱有诗纪之，为一时盛事云。

晋永安侯钱广墓

弘治《湖州府志》云，在长兴县西二里。按先世《大宗谱》，公讳广，字敬仲，西晋举孝廉，除上将军。平贼石冰、封云等有功，征补军谘祭酒、扬威将军，领江州刺史，使持节、征虏将军、都督江、洪二州诸军事，封永安侯，谥忠壮。夫人周氏，合葬长城县胡陵山。按《晋书》，永安侯广，名见《周玘传》。

梁临川王钱伯仁墓

按临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举孝廉，除王府兵曹参军、员外散骑常侍。萧梁革命，义不再仕，遂挂冠归。天监二年，诏举世家勋德之士，郡守柳浑表荐之，拜扬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吴郡张氏，子五人：肃之、乐之、邕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宝媛，归文瓒陈公，生子霸先，即陈武帝也。永定初，追赠临川王，见《陈书·外戚传》。又按颜鲁公《湖州石柱记》云：钱氏，长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时，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为昭皇后，墓曰嘉陵，在县北五里。

梁妙严公主墓

苏城闾邱坊巷有息园，今为钱氏家庙，族弟槃溪司马购顾氏依园地增筑之。园中有高阜曰妙严台者，即梁时妙严公主墓，府志已载之。案徐柯《妙严台诗序》云：考梁时公主之见于史书者，有玉姚、玉婉、玉嬛、令嫕、含贞，又长城、吉安皆有封号，不知妙严主何封也。简文王皇后生长山公主，名妙碧，则妙严为简文女无疑矣，旧志

以为梁武帝女，误也。公主之墓西去数百步，今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马一区，故老相传尚是墓前物，今俗称石马鞍头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杰阁，即禅兴寺阁，上有公主像，戴毗罗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状，有宫女十人侍其两旁。相传公主曾下降郡人孙玚，玚死，梁亦旋灭，陈高祖以先朝公主，赐十宫人以优礼之，年八十余而卒。嘉庆十八年，槃溪浚池，得宋时旧刻，似是界石，有“东至王从事地”云云，则此墓唐、宋时犹存也。

陈黄门侍郎顾野王墓

案《吴地记》，顾野王墓在横山东平陆。横山今在吴郡西南十八里。《隋书·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横，故名横山。顾炎武诗序亦以为在今苏州府吴县横山之东越来溪上。今三吴顾氏皆其后也。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据河南府志在偃师者，误也。案《新唐书》本传，遂良贬死爱州，即窆于彼，二男彦甫、彦沖，一孙俱祔。咸通九年，诏访其丧，归葬阳翟，唐人有诗纪其事，安有葬在偃师之说？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汉褚少孙后，裔孙重始居阳翟。又《褚亮传》云，亮父玠，玠祖澹，皆钱塘人。是其先并无居缑氏之说，自史载遂良自爱州贬所归葬阳翟，亦应在今禹州，不得云偃师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开封，偶阅《河南府志》，与洪稚存论及此，故记之。

唐工部郎杜甫墓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师县之土娄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刘煦《旧唐书》载，宗武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首阳山之前。墓志亦云，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祔者，祔当阳侯墓也。是墓在偃师土娄无疑矣。自《河南府志》有“巩人与事”之语，遂沿《司马温公诗话》误载入巩县，反驳元微之祔葬偃师为江陵途次悬拟之词，岂旧唐书亦不可据耶！以嗣业数千里乞丐焦劳，迁柩归葬，岂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祔葬当阳，以慰泉壤，礼也。乃去土娄咫尺，迁就葬巩，既违祖遗志，而又悖元公襄祔之言，断无是理。乾隆初年，为村民所侵，耕为麦地，邑令朱公访出，造营碑记，以复旧制。阅四十余年，又复侵削，旧时墓前本有杜公祠，为乡民改祀土谷神，欲复其旧不可，乃于城西五里堡专建焉。前临通衢，过者易识，后洛水暴涨，栋宇摧颓。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汤公毓倬又为清理，广其兆域，崇其冢封，环以墙垣，前开墓道，树碣大道边，至今不废。汤公又于城西五里堡以旧茶亭改建，其地轩敞，足以栖灵，即以旧祠僧奉香火。五十三年，余游河南，深悉其事。

唐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

颜鲁公墓在偃师县东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乐闲公曾任偃师，尝为清理，墓前有米芾书碑，云：“公之使贼也，谓饯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后有大厄，当会我于罗浮山。后公葬偃师县北山，有贾人至南海，见道士奕，托书寄至偃师颜家，及造访，乃茔也。守墓苍头识公书，大惊，乃卜日开圹视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录于此。

唐遯璞先生墓

按先世《大宗谱》，先生讳师宝，字道圭，隐居不仕，武肃王六世祖。始卜居临安，卒葬临安县石镜乡大钱村，世称遯璞先生。

唐赠尚书右仆射长城令公墓

《庆系谱》云：公讳仁昉，字德纯，遯璞先生子，武肃王五世祖也。卒葬大钱村父茔。

唐赠尚书左仆射检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庆系谱》云：公讳硕亶，字文甫，武肃王四世祖也。高隐不仕，晦迹丘园。夫人陈氏，合葬于临安县石镜乡。

唐宣州旌德县令赠尚书礼部郎右谏议大夫洪胜王墓

《庆系谱》云：公讳沛，字仁泽，武肃王高祖。梁开平中，追赠吏部尚书、左仆射，建庙于临安，春秋致飨，追封洪胜王。配童氏，追封齐国太夫人，改封赵国太夫人，合葬于临安县锦南乡石镜溪祖茔。

唐赠尚书左仆射加太尉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建初王墓

《庆系谱》云：公讳宇，字道古，武肃王祖也。幼承庭训，精习诗书，而性尤至孝。唐赠尚书左仆射，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梁赠检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坟庙记》云：建初王坟在天目乡官田桥中沙里，去县五里，计十三亩二角，坟客宋德。东至盛自福桑园，西至众户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坟后直上大𢿱，分水为界。

水丘太夫人坟

《坟庙记》云：在锦南乡上钱王堡，计一十四亩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坟客李承礼。东至官路，西至钱照田，是钱寿田为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贵为主；北至戴照田，是钱长儿为主。康熙旧志云：水丘夫人墓在县南水丘坞，旁有定安院。《庆系谱》云：水丘太夫人为武肃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敕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夫人，历封楚、魏、梁、陈四国太夫人，累赠晋国、许国太夫人、九华太夫人。年九十余而薨，准敕祔庙配享。生子一，讳宽，即英显王也。

英显王墓

《吴越备史》云：皇考讳宽，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吴越王功高，敕授威胜军节度推官、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加检校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进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乾宁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赠尚书左仆射，累赠特进、检校司

徒、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太尉、太傅、太师、中书令，追封英显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葬皇考太师于安国县锦北乡清风里之原。初，太师薨，王因受制讨董昌，而淮帅杨行密遣将台蒙等围我姑苏、嘉禾等处以应昌，又遣安仁义、田頵等攻我镇戍，昌复构湖州刺史李师悦率兵四千人侵我封境，王命顾全武、许再思自西陵趋石城讨昌，进围越城，遂拔之，昌既死。至四年四月，我师复从海道以救嘉禾，破贼寨十有八所，擒贼将魏约、张宣等及士卒三千余人，嘉禾平。秋八月，王再命顾全武等复姑苏，而昭宗赐铁券适至。其明年，我师救苏州，生擒淮将李近思，斩首一千余级，再战，又斩其将梁琮、张庸等。而杨行密复遣将李简率兵屯无锡，我师复攻之，获其偏将陈益等，余皆散走。冬十月，乃克姑苏，淮将台蒙等皆宵遁，苏州平。其年闰十月，婺州王坛抗命，而衢州刺史陈岌复贰于我。光化二年春，我师复大败陈岌党于龙丘，而命副指挥使方密、罗聚等济师于婺州。其次年正月，淮将康儒、徐从皋等复攻婺州，王命从弟錡率师讨之，遂大败贼徒于轩渚，并绝其粮道，王坛急奔宣城，陈岌降，王以岌为浙东安抚使。是年冬十月，敕遣中使取王形图于凌烟阁。五年之中，王未尝有一日之安，是以缓也。英显王配水丘氏，即太夫人侄女，敕封越国、秦国太夫人，天复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赠太元太夫人，与英显王合葬焉。《坟庙记》云：墓在锦北乡，去县五里，计三顷六十六亩二角四十步，看管罗青，东至官路，见有石云云。泳谨案县志，锦北乡即今之县治也，宋时始建，则今县治二堂之后有钱王墓者，其为英显王墓无疑矣。国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来宰临安，见县治二堂时有异鸟翔集，且循历巷道，空洞有声，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处，入丈许，则石屋宽敞，行数十步，砖甃坚固，见有一碑，模糊不辨，疑为武肃隧道，既出，遂盖净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后绛州赵公民洽莅任，谓神人不并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为祠也，因移建于旧墓前，工垂成，调去。岭南严公天召继之，立石存焉。今土人俱误视为武肃王墓，而实非也。以上先世七墓《临安县志》俱失载。

武肃王墓

先武肃王墓，在今临安县城内安国山下。《备史》云：长兴三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卢詹、刑部郎中杨薰，赐王国信、汤药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八日。王薨于正寝，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闻讣，废朝七日，哀悼不已。诏谥曰“武肃”，命将作监臣李锴、光禄少卿臣张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灵辒殡于衣锦军，即今之临安也。应顺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坟庙记》云：武肃王坟山并祠堂在县城内，计二顷四十五亩二角五十步，看管罗青、吴赞。东至县子城，西至县墙，南至官街火星池，北至大溪庙基，计一十一亩，祠堂基计九亩二角三十步，庙后坟山地计一百四十亩二角。又云：里城东桑园地计七十亩，祠堂西桑园地计一十四亩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后坐安国山，即茅山也。前对功臣山，山上有一塔，为功臣塔，甚耸秀。墓营左右有龙虎沙两条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无存，华表一对，石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两对，石将军一对，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肃王木主，以文穆、忠献、忠逊、忠懿四王配享。享堂之东数武有关帝庙，即吴越之太庙也，今居民尚称之曰太庙山，庙后有石室，即所谓五祖祏也。墓门之前，即是大街。泳谨案：武肃王墓载于《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临安县志》及《吴越备史》、《十国春秋》、《五代史记》诸书。宋时墓基并祠堂，据碑记载有二顷四十五亩二角五十步，其四至余地，皆历历可考。元、明以来如旧。弘治间，邑令王公翔凤、毛公忠相继知县事，尝为置立屋舍栅门，令人看守，禁止作践，春秋设祭。后被土人将墓上东西龙印二山及甬道左右，各筑墙垣，占为园圃，锄犁耕种，放牧牛羊。正德十二年五月，经临安县省祭官陈天显、高爚等十三人禀呈于浙江按察佥事许公赞，批发临安县查勘申详，得侵占人犯盛金等三十四人，即会同署印知事王儒及儒学掌印官，丈量清理，追出山田地

荡共四十四亩五分零，不许占种，立石为界。即将盛金等分别治罪，其各地上原造小房，令其拆卸，仍将丈量细数并招情绘图，备行儒学收掌。饬本县知县廖瑜支给官银，于冢前临街建立大门三间，周围筑卫墙垣，又造享堂三间，拜台一所，着本县城隍庙护印道士梁元崇看守，给帖付照。嘉靖十八年二月，裔孙刑部郎德洪等又请于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公，即批本县查勘清理，又命会稽裔孙生员翘守墓。以旧时祭费不敷，于本县祠典内每年增设祭仪，春秋二仲致祭，每祭照乡贤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计银四两。议将种地山民编为茔户，专管护，其荒秽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形周围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壮观瞻。至隆庆二年间，又被土民吴阿五等三十人占据，并毁坏石器，私创淫祠，复经裔孙彪题呈于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李公，批准清查。遂限侵占之人立书退状，将所占之地还官，着守祠人照址管业，其久住房屋并山田、鱼池等俱令纳租，以为祭费。崇祯初，又被土民赵应元、王七等盗斫松树，裔孙简讨国本、受益等又呈于钦差督抚军门张公，勒石禁约，以惩侵盗，又批准下县国朝以来，坟庙无恙，子孙虽散处四方，未能年时祭扫而春秋享祀不绝。泳于嘉庆元年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往临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吴门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则知于七年七月，为住祠人唐阿七勾结县书张德铨等，盗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孙振礼、锦昌等具呈县主，讵德铨朦混，谓以此为变卖充公之用，反将振礼等七人管押勒结。于是裔孙生员丹陛、大聚等又上控，经杭州府知府成公亲提严讯，追价在案。时泳以惠山家祠未曾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与族人松坡、荫轩、懋溪、佩之、砚茶辈酬费兴修，而太仓宗人伯瑜观察名宝琛者，正为浙江粮储道，将除云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余两，重建照墙石库门，上署“钱武肃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题曰“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谥武肃钱王之墓”三十字，又于东会锦门口立一碑，曰“钱武肃王故里”六大字。时以经费不敷，仅将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苍苔瓦砾，神宫前之积水潆洄，未能挑浚一律扩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泳偕诸宗人祭埽，则知伯瑜廉访又擢浙江

布政使矣。是时地方大吏正入奏大修海塘，其钦差大臣为歙县吴退□都宪，与泳本旧好，遂面递一呈，请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奉旨钦颁“朝宗效祉”四字额，恭悬祠内。而都宪还朝，先捐白金百两为倡，自是抚、藩、臬、运以及两浙诸观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余两。正欲兴修，而为伯瑜方伯借挪先修会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饬临安县知县冯云祥再修，清出胡姓所占东南角竹园一所，于东边照墙上再建一石库门，稍肃观瞻而已。

广陵郡王墓

广陵郡王讳元璙，武肃王第六子。石晋时为中吴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礼葬于吴县南宫乡楞伽山之原，即今之南横山。〔王〕（玉）济之《姑苏志》及《苏州府志》俱以为忠献王者，悞也。墓久湮没，并无碑志，惟存翁仲、石将军、麒麟数事而已。嘉庆初年，为广东嘉应州军犯张乐真盗葬。至十五年春，余与族弟槃溪不忍坐视，首发其事，控诸县府，自此涉讼二年，卒为清复，至今祭之；而广陵嫡支子孙居浙江之象山县者最盛，而未之知也。余尝赋诗云：“荐福山前落日迟，我来祭扫又何辞。螭头有石眠荒草，马鬣无封记断碑。小子尚能清谱牒，时泳正修广陵王一支之谱及广陵王墓域志。诸孙早为建崇祠。槃溪新建五王祠堂，以广陵王、威显公为配飨。王灵赫赫今如在，为祝山神好护持。”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钱塘县龙山之原，今名玉皇山。后晋天福七年二月十九日敕葬。旧时墓基有三百余亩，前案登云山，外案浙江会稽诸山，历历可数。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龟趺螭首，地名头城门，盖

当时尚有墓城也。宋熙宁十年，郡守赵清献公抃以钱氏坟庙芜废，奏改废刹妙因院为表忠观，即在墓左，苏文忠公轼为作碑文。终宋之世，坟庙无恙。元时毁于兵火，则观废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江按察使许公赞始为清理，已被土豪江氏占葬，图蔽所侵，谬指他向，十余年不决。至嘉靖十年，裔孙德洪、大经、应扬、邦祥、楞等复呈监司，请掘圹志以为验。于时御史王公继礼、佥宪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娄公至德，发土夫百余人，而郡佐敖公文瑞、刘公望之躬执畚锸以从事，十日而志见，乃命七日不掩筑，纵民来观，以示征信。远近相闻，扶老携幼，焚香罗拜，观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请诸高陵吕柟大书“吴越国文穆钱王墓”八字，而浙江提学佥事林云同暨钱塘知县王钺为之刻石，即今墓前所立者是也。国朝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旧时墓基所有三百余亩者，惟存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间，为土民先后盗卖。至九年，又有土豪孙兰台之故父贪涎风水，盗葬其亲，并将墓前石人、石兽及华表并天下兵马都元帅牌坊石柱等尽皆毁埋，以图灭迹。爰有二十六世孙志成者，于乾隆三年四月控县，为吏胥得贿蒙蔽，迟延不结，志成愤而成疾，郁郁以死。旋有二十七世孙时号心湖者，体志成之志，刈力扩清，又为弓算经承与管坟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钱在中等通同作弊，讼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愤无告，忽奋然起曰：“明春车驾南巡，吾当叩阍与孙氏权轻重耳。”孙故富家，闻之大惧，而当事亦恐负废弛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纳公兴安治其事，即锁押王君瑞父子及钱在中、孙兰台等，一讯而明，立限孙氏及盗葬者三十余家统于十日内起迁，清出坟山二十八亩九分有零，另请归额，其案始定。今之得以春秋祭扫者，心湖力也。嘉庆初年，泳游两浙都转运使幕中，岁时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钱三十千文，而与住杭诸宗人勷资增筑石冢，计周围十六丈，高八尺余，上覆以土，亦四尺许，而请巡抚阮公元书碑立石，冀垂永久。道光十七年，宗人宝琛为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廷烺、廷燻、治增等又修之。

忠献王墓

忠献王墓在文穆王墓西，两墓并列，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峰下。明成化间，先为太常吴诚占葬，由吴墓北行数十步，为江氏坟堂，坟堂之后有一涧水，甚清澈，再上数十步，有平坡，即忠献墓域也，松楸郁然，并无封冢。又上数十级，为嘉靖中宫保尚书江澜之墓。相传江氏占葬时，既将神道碑文毁灭，而墓之左右前后皆为江氏所有，其时子孙亦有控县者，而江氏势焰甚盛，既不能复，又坐诬告，流戍金陵，土人至今尚目为江半朝。旧有墓基三亩，国初犹为钱氏办粮，雍正八年，江氏一并盗买，竟无从识认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锡山裔孙天球、文炳、俊选等同来祭扫，见平坡上有洞穴，疑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谕钱塘知县邓公云龙亲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计二百四十步。

忠逊王墓

忠逊王墓在会稽县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今误为桑园。《嘉泰会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光谱》云在石伞峰大石屏之下，今土人谓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杨琏真伽将发宋诸陵，浙东西骚动，大家之墓，各将石器埋藏，伐松平冢，恐罹此厄，墓之荒废，当在是时。宋末林景熙诗云："牛头一星化为石，千仞崚增垂铁脊。隆隆隐隐佳气藏，列峰环拱效圭璧。"又裔孙养廉诗云："零落穹碑春雨里，埋藏卧马夕阳边。"细味二诗，其墓在田螺石下无疑矣。国初为邑人屠氏所得，造为坟墓，松楸已高，幸正域尚存，惟存两石柱。道光三年三月初六日，泳游天台回，路过会稽，尝同宗人云亭、匊之辈，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纪以诗云："扁舟出城南，双桨如轻翮。乍过樵风泾，悠然入深碧。携我绿玉杖，著我游春屐。来看

射的峰，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峥嵘，飞泉乱喷激。祏室已无踪，墓门亦残阙。忆昔先让王，践祚方六月。祸起碧波亭，一朝弃簪笏。犹幸骨肉恩，爰护同毛发。迁徙镇东车，竟入神仙窟。诗酒乐余年，子孙满朝籍。至今越州民，思念犹未歇。以上诸事俱见《吴越备史》。遥遥七百载，几见沧海易。何况古墓田，松楸异今昔。翁仲既无语，桑精岂能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谁荐芳，乌啼自朝夕。四山落苍翠，满路生荆棘。一顾三回头，行者咸叹息。我来昌源坂，凭人问遗迹。径窄滑苍苔，马鬣终难识。古寺留斜阳，钟声送行客。谓显圣寺。款款信归桡，镜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有宗人宝琛为浙江布政使，泳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废之故，旋命绍兴太守及山阴、会稽两邑宰勘明清丈，表志立碑。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据《宋史》在河南洛阳县邙山贤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载，何也？案靖康之乱，吾钱氏合族俱随高宗南渡，居于江浙两省者十之八九。绍兴元年，荣国公忱奉母贤穆大长公主定居台州，时金人盘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于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旧时谱牒无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钱塘袁简斋先生游天台，见有一碑，大书“宋秦国忠懿钱王墓”八字，卧于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孙德洪立。先生有诗云：“天台路旁古墓欹，大书忠懿钱王碑。更书南京尚宝吕，为十七世德洪题。其圹旁隆中洼陷，颇似发掘遭赤眉。在昔钱王薨逝后，宋主恩礼无少衰。赐葬洛阳贤相里，不闻此地曾舆机。或者子孙衣冠葬，七百载事难参稽。从来正史与碑碣，往往传闻多异词。崇韬枉哭子仪墓，安生误受熊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树，难呼翁仲说是非。且题数行书所见，郢书燕说存其疑。”道光三年，泳游天台，遍求不得，问山僧，亦无知者。他日当再为寻访，扶其碑而树之。

会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驸马都尉、会稽郡王暨贤穆大长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县西北三十里，护国寺东五百步，凤皇山之阳。泳谨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于汴京赐第，年七十二。未几，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于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长子荣国公忱等奉母贤穆与郡王灵辀奔江南，权厝于丹徒县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贤穆避浙东，旋迁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赐公主营第。绍兴十二年冬，皇太后銮舆北归，贤穆欢呼大喜，乃求入觐。或谓主年高，恐撄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获春秋时见，今国有大庆，可即安不一贺天子乎？"遂行，既至临安，见上并见太后，相为涕泣，上与太后遣使劳问，相望于道。居数日，主寝疾，上趣国医诊视，疾少间。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汤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迁郡王灵辀与贤穆合葬焉，事具家传。道光三年二月，泳游天台，亲拜墓下，荒凉不堪，墓前石坊已圮，仅存两石柱，中间甬道有巨碑，上刻"会稽郡钱王墓"六字，明嘉靖间，余姚裔孙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冢封已洼陷如坎窞，似久无人祭扫矣。为感叹者久之。归而告诸宗人，适是年江南水灾，莫有应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费白金三百两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筑成，并访得郡王长子少保泸州军节度使荣国公忱墓在护国寺东北山之麓，及三子德庆军节度使赠咸宁郡王愐墓在护国寺西半里许大岭山之阳，即泳本房祖也。又荣国第三子观文殿大学士忠肃公端礼墓在护国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抚使笃墓在桃源山，与其孙左丞相赠太师魏国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肃墓东偏，凡五所，俱高其冢封，立碑表志，祭奠而归。呜呼！先世自武肃王以布衣提三尺剑，镇十四州，保民立国，传子及孙，至忠懿王顺天纳土，泽及云礽，功德著于史册，自古莫有伦比。故国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护之册，而为之子孙者，岂忍听其荒废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肃王后，惟忠懿一支

子孙最盛；忠懿之后，惟会稽一支子孙最盛。今江浙郡县奚啻数百万家，皆郡王嫡支也，竟无一人为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也，俱在会稽县宝山，今名为攒宫山。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余随绍兴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顺帝至元中有西僧杨琏真伽者，恃恩横肆，为江南总统，与会稽天衣寺僧福开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泽，带同西僧及部领无赖人等，诈称朝廷有旨，以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群拥陵上。时有陵使中官罗铣者拒之，两相争执，群夫拥而殴之，罗大哭而逃逸。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光竟天，盖宝气也。复发徽、钦、高、孝、光五帝及孟、韦、吴、谢四后之陵，浙东之民莫敢言者。时有唐、林两义士于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识，葬于天章寺旁，以冬青树识之。后真伽事败，其资皆籍没入官，理宗头颅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危素在翰林时，偶燕见，备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诏下北平，返理宗头颅葬旧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归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图以进。于是浙江行省绘图奏上，始行建复，终明之世，禁人樵采。本朝雍正七年三月，钦奉上谕，饬令该地方官于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护，故春秋祭祀，至今犹不废云。

卷二十　园林

澄怀园京师

澄怀园在圆明园东南隅，每年夏月，车驾幸园，尚书房暨南书房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镜，红藕如船，杰阁参差，绿槐夹道，真仙境也。余尝于嘉庆十四年七月，相国英公有笔墨事见嘱，小寓于此。时公为户部侍郎兼副提督，适姚伯昂、席子远两编修新入南书房，同在近光楼盘桓者四十余日，而上海赵谦士少农亦在园中，读画评书，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门外十丈红尘也。余时将回江南，因赋七律四首，云："楼前车马响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顷池台因地起，千年云木傍天开。久钦二妙同民部，恰见双星列上台。惟我清闲无一事，独随野鹤步苍苔。有邻园仙鹤常来栖止，飞翔楼下。""蓬莱十日小勾留，喜共群仙会一楼。太液莲华犹自发，蓟门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乡泪，郑众偏多为国忧。别院笙歌听未歇，鸡人传唱月如钩。""一番秋雨一番凉，立马重门夜未央。谓英公也。玉露珠圆双阙晓，宫槐花落四蹄香。明朝彩仗应无事，昨夕银河倍有光。我亦相思千里道，欲凭行止费商量。""从今归去听秋声，恰与飞鸿结伴行。云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处觅鸥盟。回思旧事千肠结，乍觉新凉百感生。却羡昆明池上柳，世间离别不关情。"

惠园京师

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一池，水甚清洌，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树之间，其后即内宫门也。嘉庆己未三月，主人尝招法时帆祭酒、王铁夫国博与余同游，楼后有瀑布一条，高丈余，其声琅然，尤妙。

万柳堂

万柳堂在京师广渠门外，今为拈花寺，余尝往游数次。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仿元时廉希宪遗制，亦名万柳堂，当时如毛西河、乔石林、陈其年、朱竹垞辈，皆有诗文纪之。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苔也。成亲王有诗云："十日春阴五日雨，崇文门外无尘土。寒草回青趁马蹄，越陌度阡成漫与。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野春无门关不住，锁绿惟凭万烟缕。老僧洒扫御书楼，满壁云龙照腾翥。国初笔迹此间多，竹色墙边无片楮。不知秋井几回塌，莓苔掩抑双猊础。故老风流杳可思，词林句律能从古。赋诗饮酒乐承平，揽迥临深慰羁旅。岂无葫芦嘲学士，亦有莲华歌相府。敝车羸马江南客，眼明到此思洲渚。群鸦剩有后栖啼，双燕如看旧时舞。希宪崇情且莫论，淡对凄如别南浦。落花纷纷已觉多，回首东风真莽卤。"以上京师。

随园江南

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开，读画论诗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月，偶以事赴金陵，则楼阁倾隤，秋风落叶，又是一番境界矣。其旧仆某尚识余姓名，真所

谓“犹有白头园叟在，斜阳影里话当年”也。近年闻先生长君兰村又葺而新之，游人杂遝矣。

张侯府园

张侯府园在江宁府城东，国初为靖逆侯张勇所建，今为刘观察承书得之。园不甚广，大厅东偏有赐书楼一座最高，可以望远，万家烟火，俱在目前，亦胜地也。其他如邢氏园、孙渊如观察所构之五松园，皆有可观。邢氏园以水胜，孙氏园以石胜也。以上江南。

乐圃苏州

毕秋帆尚书为陕西巡抚时，尝买得宋朱伯原乐圃旧地，引泉叠石，种竹栽花，拟为老年退息之所，余为辑《乐圃小志》二卷赠之。尚书殁后，家产入官，无托足之地，一家眷属尽住圃中，可慨也已。案乐圃五代时为吾家广陵郡王金谷园遗址，伯原增筑之。元时为张适所居，明成化间又为杜东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后，又构得之。有赐闲堂、鉴曲亭、招隐榭诸胜。尝赋诗云：“栖迟旧业理荒芜，徙倚丛篁据槁梧。为圃自安吾计拙，归田早荷圣恩殊。山移小岛成愚谷，水引清流学鉴湖。敢向明时称逸老，北窗高枕一愁无。”又有《园居》诗云：“乐圃千年迹，萧斋五亩身。蓬蒿常谢客，花竹总宜人。清旷怀长统，风流属季真。临溪时独钓，吾自老丝纶。”其二云：“投老身犹健，探幽兴未阙。花神催烂漫，竹使报平安。茂树禽声合，高楼蝶梦残。不知人世上，何处有风湍。”呜呼！文定之与尚书，同是状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不相及也！

狮子林

狮子林在吴郡齐女门内潘树巷，今画禅寺法堂后墙外。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元镇、徐幼文共商叠成，而元镇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近人误以为倪云林所筑，非也。明时尚属寺中，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廿七年，纯皇帝南巡，始开辟薙草，筑卫墙垣。其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湖石玲珑，洞壑宛转，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园。后为黄小华殿撰府第。其北数百步，有王氏之兰雪堂、蒋氏之拙政园，皆为郡中名胜。每当春二三月，桃花齐放，菜花又开，合城士女出游，宛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余二十许时尝往游焉，作《狮林竹枝词》云：“兰雪堂前青草蕃，蒋家三径亦荒园。寻春闻说狮林好，借问谁家黄状元。”“虬须园子倚门边，分得秋娘买粉钱。入门疑到天台路，且避前头两少年。”“苍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阑干问小娃。曾记飞虹桥畔立，不知谁拾凤头钗。”“一双绣袜污泥溅，日暮归来空自怜。不是贪游生小惯，明朝还上虎丘船。”

拙政园

拙政园在齐门内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献臣筑，文待诏有记。御史殁后，其子好摴蒱，一夕失之，归于徐氏。国初为海宁陈相国之遴所得，未几，以驻防兵，圈封为将军府。园内有连理宝珠山茶一树，吴梅村祭酒有诗纪之。迨撤去驻防，又改为兵备道行馆，既而为吴三桂婿王永康所居。三桂败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苏松常道新署，旋复裁缺，散为民居，后归蒋太守棨，改名复园。春秋佳日，名流觞咏，有《复园嘉会图》。太守殁后，非复旧时景象。嘉庆中为海

昌查憺余孝廉所得，修葺年余，顿还旧观。今又归当湖吴菘圃相国家，为质库矣。

归田园

归田园在拙政园东，仅隔一墙，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构，中有兰雪堂、泛红轩、竹香廊诸景。今王氏子孙尚居其中。相传王氏欲售于人屡矣，辄见红袍纱帽者隐约其间，或呼啸达旦，似不能割爱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时尝见侍郎与蒋伯玉手札，其时在崇祯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书中言小园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园丁，时加防护云云。其明年，侍郎即归道山，宜一灵之不泯耳。

息园

息园即顾氏依园旧址，族弟槃溪购而葺之。中有妙严台，相传为梁简文帝女妙严公主葬此。嘉庆十三年，浚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时尚有防护也。十六年，又添建先武肃以下五王家庙于前，北向，有江苏方伯庆公碑记。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闾丘坊巷，有藏春园，或即其地也。其东为秀野园，康熙中翰林顾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额，一时名士如朱竹垞、韩慕庐辈，俱有诗纪之。

绣谷

绣谷在阊门内后板厂，国初朔州刺史蒋深筑。初刺史之祖垓，成进士后，隐居读书，偶课园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绣谷”二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颇有法，相传为王石谷

手笔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尝集郡中诸名宿作送春会，坐中年最长者为尤西堂、朱竹垞两太史，张匠门、惠天牧、徐澂斋诸先生尚为诸生，画师则王石谷、杨子鹤，方外则目存上人。是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赋诗作画，为一时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风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后己卯送春会，则以尚书为首座矣。世传《张忆娘簪花图》，即于是园作也。嘉庆中，为叶河帅观潮所得；道光初，又归南康谢椒石观察，作板舆之奉；今又为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蒋氏欲将是宅出售他姓，犹豫未决，为问于乩仙，仙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则上句应矣；后叶氏转售于谢，谢又售于王，则下句应矣。异哉！

怀云亭

怀云亭在东白塔子巷，乾隆间郡人沈观察某占买大乘庵旧基，而造为园宅，未及三十年，而售于周勖斋太守。太守复拓而广之，颇有幽趣，改名朴园。有一峰名归云，甚峭。其东为蒋氏种梅亭。春时百花齐发，群艳争芳，系乐安全盛时四十八第之一，今归潘氏，为古香亭。

瞿园

瞿园即宋氏网师园故址，嘉定瞿远村氏增筑之，其西数十步，即前大宗伯沈归愚先生旧宅也。嘉庆戊寅四月，余尝同范芝岩、潘榕皋、吴槐江诸先生看园中芍药，其花之盛，可与扬州尺五楼相埒。范有诗云："看花车马声如沸，谁问尚书旧第来。"今又归天都吴氏矣。

涉园

涉园在新桥巷东，郡人陆闇亭太守所筑。园不甚广，东近城垣，有小郁林、观鱼槛、吾爱亭、藤花舫、浮红漾碧诸胜。近为崇明祝氏别墅。

逸园

逸园在吴县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焕庐墓之所。右临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诸胜，每当梅花盛开，探幽寻诗者必到逸园。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钟，即孝子孙也，少工诗，同邑顾退山太史择为佳婿。太史之女曰蕴玉者，自号生香居士，亦能诗，与在山更唱迭和，较赵凡夫之与陆卿子殆有过之。在山尝有诗云："空斋尽日无人到，惟有山妻问字来。"可想见其高致也。当时如沈归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马、金安安廉访诸老，入山探梅，辄留宿园中。余年十二三时，尝随先君子游逸园，并见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曰生香阁，阁下为在山小隐，琴尊横几，图籍满床。前有钓雪槎，其西日九峰草庐、白沙翠竹山房、腾啸台，下临具区，波涛万顷，可望缥缈、莫厘诸峰，虽员峤、方壶，不是过也。嗣生香没后，在山亦旋卒，一子尚幼，为地方官买得而造行宫，则向之亭台池馆，皆化而为方丈瀛洲矣。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纯皇帝南巡，驻跸于此，有御制诗五古一首，其结句云："园应归故主，吾弗更去矣。"回銮后，此园遂废。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砾场，无有知其处者。

灵岩山馆

灵岩山馆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筑菟裘也。营造之工，亭台之胜，凡四五载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门，曰“灵岩山馆”，先生自书，下有一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二门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又一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道，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楼下刻纪恩诗及谢表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洌，游鱼出没可数，其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与张君止原尝邀王梦楼太守、潘榕皋农部暨其弟云浦参军，及陆谨庭孝廉辈，载酒携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极文酒之欢。至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此园尚无恙也。自是日渐颓圮，苍苔满径，至丙子年间，为虞山蒋相国孙继焕所得，而先生自出镇陕西、河南、山东、两湖，计二十余载，平泉草木，终未一见，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过是园，回思庚戌之游，屈指已三十四年矣。为题四绝云：“卖去灵岩一角山，园门已付老僧关。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来鬓亦班。”“忆昔春游花正红，曾随杖履殿诸公。坐中最羡三松树，依旧掀髯倚碧空。谓榕皋先生。”“云壑巍然绝世奇，当年亭榭半参差。此中感慨谁能悉，试问墙间没字碑。旧时石刻俱已磨去。”“眼前富贵总堪哀，世事无如酒一怀。却喜今朝风日好，山灵应为故人来。”

寒碧山庄

寒碧山庄在阊门外花步洞庭，刘蓉峰观察所筑，园中有十二峰，皆太湖之选。道光三年，始开园门，来游者无虚日，倾动一时。

水木明瑟园

明瑟园在上沙，初吴江高士徐介白隐居于此，后郡人陆上舍稹增拓之，遂称胜地，秀水朱竹垞检讨为作《明瑟园赋》，后复荒芜。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孙万仞尝得王石谷所绘园图见示，余为补书朱赋于后。忽忽三十年，又为毕秋帆尚书营兆地，今且松籁如怒涛声矣。以上苏州。

东皋草堂常熟

东皋草堂在常熟大东门外，明左少参瞿汝说所筑，子稼轩先生式耜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贯清堂、镜中来诸景。稼轩官户科给事中，本朝顺治三年，以议立永明王事，留粤东西数年，此园遂废。其子伯申守之，吴梅村祭酒有《后东皋草堂歌》七古一首，为伯申作也。近为赵叔才文学所购，亭台树石，犹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蕴山弟往游，烹茶坐话，有沧桑之感焉。

壶隐园

壶隐园在常熟县西门内致道观西南，明左都御史陈察旧第。嘉庆十年，吴竹桥礼部长君曼堂得之，筑为亭台，颇有旨趣，其后即虞山也。越数年，复得彭家场空地，亦明时邑人钱允辉南皋别业旧址，造为小筑田园，种竹养鱼，亦清幽可憩。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门内令公殿右，前台湾知府蒋元枢所筑。后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购得之，倩晋陵戈裕良叠石一堆，名曰燕谷。园甚小，而曲折得宜，结构有法。余每入城，亦时寓焉。以上常熟。

康山扬州

康山在扬州徐宁、阙口两门之间，相传为明状元康对山读书处，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游康山，作半日清谈。其主人为江鹤亭，名春，初为仪征诸生，能诗，工于制艺，当时与天台齐次风齐名，风格高迈，一时名士皆从之游。余于嘉庆二年始到康山，鹤亭已没，见其子吉云。今阅三十年，复见其孙守斋矣。

小玲珑山馆

扬州马主政名曰琯，字秋玉，住东关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及金石、书画、鼎彝、古玉、玩器诸物，与其弟曰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所居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今亭榭依然，惜非旧主人矣。

双桐书屋

双桐书屋即王氏旧园，关中张氏增筑之，在左卫街。园门北向，

进门转右有竹径一条，由竹径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则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径长廊，奇花异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于嘉庆初始至扬州，园主人张丈琴溪辄来相招，极一时文酒之乐。今垂三十余年，则亭台萧瑟，草木荒芜矣。岂园之兴废亦有数欤？

片石山房

扬州新城花园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厅之后，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传为石涛和尚手笔。其地系吴氏旧宅，后为一媒婆所得，以开面馆，兼为卖戏之所，改造大厅房，仿佛京师前门外戏园式样，俗不可耐矣。

江园

扬州江畹香侍郎家有一园，在阙口门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台，直可与康山争胜。中有黄鹂数个，生长其间，每三春时，宛转一声，莫不为之神往。余尝与中丞之侄元卿员外把酒听之。未三十年，侍郎、员外叔侄相继殂谢，此园遂属之他人。余每过其门，不胜惘惘。

静修俭养之轩

静修俭养之轩在齐宁门内，鲍肯园赠公所筑。四围楼阁，通以廊庑，阶前湖石数峰，尽栽丛桂、绣球、丁香、白皮松之属。余于壬午、癸未两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卧窗前，致足乐也。

樗园

樗园在广储门内。嘉庆甲子、乙丑间，吴门王铁夫学博为仪征书院山长，寓此最久，同时汪浣云、华吉崖亦尝寓焉。

平山堂

扬州之平山堂，余于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时九峰园、倚虹园、筱园、西园、曲水、小金山、尺五楼诸处，自天宁门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观，楼台掩映，朱碧鲜新，宛入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今隔三十余年，几成瓦砾场，非复旧时光景矣。有人题壁云："楼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残脂倍可怜。"余亦有句云："《画舫录》中人半死，倚虹园外柳如烟。"抚今追昔，恍如一梦。

九峰园

扬州九峰园，奇石玲珑，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园，相传皆海岳庵旧物也。高宗南巡见之，选二石入御苑，止存七峰，近又颓废，不过四五石而已。高东井有诗云："名园九个丈人尊，两叟苍颜独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以上扬州。

锦春园瓜州

锦春园在瓜州城北，前临运河，余往来南北五十余年，必由是园经过。园甚宽广，中有一池，水甚清浅，皆种荷花，登楼一望，云树

苍茫，帆樯满目，真绝景也。高宗纯皇帝六次南巡，俱驻跸于此。成亲王有诗云：“锦春园里万花荣，媚景熙阳照眼明。百里蜀冈遥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独怜废砌横今古，颇见幽篁记姓名。来日江船须早放，倚阑愁绝莫风生。”

朴园仪征

朴园在仪征东南三十里，巴君朴园、宿崖昆仲以其墓旁余地，添筑亭台，为一家子弟读书之所，凡费白金二十余万两，五年始成。园甚宽广，梅萼千株，幽花满砌，其牡丹厅最轩敞，吴山尊学士书楹帖一联云：“花候过丁香，喜我至刚逢谷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云。”有黄石山一座，可以望远，隔江诸山，历历可数，掩映于松楸野戍之间，而湖石数峰，洞壑宛转，较吴阊之狮子林尤有过之，实淮南第一名园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游，与童君石林、张君石樵辈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岭、芳草垞、含晖洞、饮鹤涧、鱼乐溪、寻诗径、红药阑、菡萏轩、宛转桥、竹深处、识秋亭、积书岩、仙棋石、斜阳坂、望云峰、小渔梁诸名目，各系一诗，刻石园中。

珠媚园通州

珠媚园在通州城东北隅。有州人王景献者，尝为广州太守，得前明顾大司马旧第，为增筑之，极池台花木之胜。其正中为花对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内罕见，明时植也。壬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州城，时泗州陈雨峰为狼山总镇，嘉兴冯椒园为州刺史，置酒园中，欢会竟日，因书四绝句云：“辟疆旧有小峰峦，筑就平泉滞一官。斯事原来千古恨，空留花木让人看。”“万个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将

军。探幽莫讶淮东少，如此名园自不群。”“一湾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红几枝。为语园丁好培植，再栽垂柳万千丝。”“朱廊寥落莫云多，满径苍苔绊薜萝。置酒匆匆人欲去，紫薇花发再来过。”

文园如皋

如皋汪春田观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训。年十六以资为户部郎，随高宗出围，以较射得花翎，累官广西、山东观察使，告养在籍者二十余年。所居文园，有溪南、溪北两所，一桥可通。饮酒赋诗，殆无虚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于悒不乐。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游狼山，将至扬州，绕道访文园，时观察年正六十，须发皓然矣。余有诗赠之云：“问讯如皋县，来游丰利场。两园分鹤径，一水跨虹梁。地僻楼台静，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留我醉壶觞。”“曲阁飞红雨，闲门漾碧流。使君无量福，乐此复何求？阔别成清梦，相思竟白头。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钩。”

塔射园松江

松江张氏有塔射园，在东塔弄后，旧为许氏别业，郡人张孝廉维煦购得其半，葺为小园，以近西林寺塔，故名。园中有紫藤花，开时烂漫可观。旧闻昆山徐健庵司寇家有憺园，园西池内有小浮图影，又苏州虎丘有塔影园，此皆近于城市，与塔相近，理或有之。吾乡小马桥有宝泉堂，族曾叔祖蓉峰先生所建，堂前一井，水甚清洌，井中亦有塔影。马桥距锡山五十里，距苏亦五十里，塔影从何而来？此理之不可解者。

啸园

啸园在娄县治东，明太仆卿范惟一所筑，内有振文堂、天游阁诸胜。乾隆间沈氏虞扬得之，再为修造，清池峭石，窈若深山，不知在城市间也。

右倪园

右倪园在松江府城北门外，沈绮云司马恕所居，今谓之北仓，即姚平山构倪氏旧园而重葺者也。相传元末倪云林避乱，尝寓于此，恐亦附会。园中湖石甚多，清水一泓，丛桂百本，当为云间园林第一。以上松江。

豫园上海

豫园在上海城内，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筑，方伯自有记。其地甚宽广，园中有乐寿堂，董思翁为作《乐寿堂歌》，书于屏障，字径三四寸许，其墨迹至今存焉，余于张芥航先生案头见之。堂前为千人坐，有池台之胜，池边有湖石甚奇峭，名五老峰，有玉玲珑、飞骏、玉华之名，相传为宣和遗物也。今造城隍庙于其中，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虽东京大相国寺不能过之。

日涉园

日涉园在上海县治南，明太仆卿陈所蕴别业，后归陆氏起凤，至其元孙耳山先生锡熊贵，尤增筑之。园中旧有竹素堂，为吴门周天球题，三面临流，最为宏敞。高宗朝，先生以总纂《四库书》成，蒙赐杨基画《松南小隐图》，即以园中传经书屋改为松南小隐，以敬奉之，纪恩也。此园垂二百余年，陆氏至今世守。

吾园

吾园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别业。得露香园水蜜桃种，植数百树，桃花开时，游人如蚁。园中有带锄山馆、红雨楼诸胜，桃林中筑一亭，二鹤居之，每岁生雏，畜之可爱。

从溪园

从溪园在法华镇，亦邑人李氏别业。法华故多牡丹，为东吴之冠，而园中所植者尤蕃茂。花开时，园主人必设筵，宴请当道搢绅辈为雅集焉。以上上海。

三泖渔庄青浦

三泖渔庄在青浦县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兰泉先生所居也。有经训堂、郑学斋、蒲褐山房诸额。先生博雅好古，尤精金石之学，著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余卷，又《湖海文传》、《湖海诗传》共百余卷，皆收罗天下贤豪长者及骚人墨客之作，为东南坛坫。

南园太仓

太仓州城南有南园，前明王文肃公所筑，中有绣雪堂、潭影轩、香涛阁诸胜，皆种梅花，至今尚存老梅一株曰“瘦鹤”，亦文肃手植也。余于乾隆庚戌早春，曾同毕涧飞员外过之，已荒芜不堪矣。绣雪堂壁间有“话雨”二字，是董华亭尚书书，左方书“天启丁卯，同陈眉公访逊之山馆听雨题，四月七日其昌”，计二十二字，墨渖犹存。道光庚寅冬日，偶见程芳墅所画《南园瘦鹤图》，不胜今昔之感，因书二绝句于后云：“昔年踏雪过南园，古寺斜阳草木繁。惟有老梅名瘦鹤，一枝花影倚颓垣。”“相国门庭感旧知，满头冰雪最相思。偶然留得和羹种，曾听前朝话雨时。”王文肃、董文敏与陈眉公三人者最相善，俱年臻大耋。

平芜馆嘉定

嘉定有张丈山者，以贸迁为业，产不逾中人，而雅好园圃。邻家有小园，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许。张恚甚，乃重价买城南隙地筑为园，费至万余金，署曰“平芜馆”，知县吴盘斋为作记。遂大开园门，听人来游，日以千计。张谓人曰：“吾治此园，将与邦人共之，不若邻家某之小量也。”识见亦超。

澹园清河

澹园在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节院西偏，园甚轩敞，花竹翳如，中有方塘十余亩，皆植千叶莲华，四围环绕垂杨，间以桃李，春时烂漫可观，而尤宜于夏日。道光己丑岁，余应河帅张芥航先生之招，寓园

中者凡四载，余有《澹园二十四咏》，为先生作也。

长春园芜湖

长春园在芜湖北门外，即宋张孝祥于湖旧址，本邑人陈氏废园，山阴陈岸亭先生圣修宰芜湖时，构为别业。园中有鸿雪堂、镜湖轩、紫藤阁、剥蕉亭、鱼乐涧、卓笔峰、狎鹭堤、拜石廊八景，赭山当牖，潭水潆洄，塔影钟声，不暇应接，绝似西湖胜概。曩余楚北往回，屡寓于此，时长君恒斋、次君默斋皆与余订兄弟之好，极文酒之欢。迨先生擢任云南，此园遂废矣，惜哉！后三十年而为邑中王子卿太守所购，故名希右园，有归去来堂、赐书楼、吴波亭、溪山好处亭、观一精庐、小罗浮仙馆诸胜。时黄左田尚书亦予告归来，日相过从，饮酒赋诗，为鸠江之名园焉。

玉玲珑馆杭州

玉玲珑馆在城南横河桥前，大宗伯姚公立德所居，以窗前有湖石号“玉玲珑”，故名。按此石相传为宋宣和花石纲之遗，本包氏灵隐山庄旧物也，后归沈氏庾园，又归龚侍御翔麟，已屡易主矣。其石高丈许，颇有皱瘦之趣。道光癸巳冬日，余偶访顺德张云巢都转，曾一至焉。

皋园

皋园在清泰门北，俗名金衙庄，以金中丞曾居于此，故名。国初为余姚严少司农沆所构，中有梧月楼、小沧浪、墨琴堂、绿雪轩、芙

蓉城、怡云亭诸胜。余以嘉庆元年自半山看桃花回，同海丰张穆庵都转访之，园主人托故不纳，怅然而返。至道光壬辰岁，又为严河帅烺卜筑于此。国初严公官少农，今河帅严公号小农，俱住此园，斯已奇矣。其明年冬，余偶至杭州，又偕范吾山观察访之，甫入门，见丛桂编篱，枯槐抱竹，正顾盼间，园丁出，报云有官眷游园，不便入也。乃知一游一豫，俱有小数存乎其间。

潜园

潜园在张御史巷，其门北向，前仪征令屠琴坞得余姚杨孝廉别业，增筑之。园中湖石甚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名曰“鹭君”。道光壬辰岁，嘉兴范吾山观察得之，自徐州迁居于此，赋诗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珑洞藏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伏俯。瘦骨棱嶒莫傲人，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何不油然作云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鸮衔腐鼠。”

长丰山馆

长丰山馆在涌金门外，郡人朱彦甫舍人得王氏别业而扩充之，盖其先世居休宁之长丰里，故名。园中有搴云楼，六桥烟柳，尽在目前，可称绝胜。舍人豪迈好客，每于春秋佳日，与郡中诸名宿载酒题襟，致足乐也。戊戌六月，余借寓楼上，有诗赠之云：“搴云楼外水如天，楼上团团月正圆。清酒一壶诗百首，全家同泛采莲船。”已上杭州。

倦圃嘉兴

嘉兴府城西门内有倦圃，即宋岳鄂王孙倦翁珂故宅，圃甚宽广，俨若山林。嘉庆甲子三月，尝同家恬斋过圃中，荒废久矣。近为陈氏所购，葺而新之。据朱竹垞《曝书亭集》所载，有丛菊径、积翠池、浮岚、范湖草堂、静春轩、圆谷、采山楼、狷溪、金陀别馆、听雨斋、橘田、芳树亭、溪山真意轩、容与桥、漱研泉、潜山、锦淙洞、留真馆、澄怀阁、春水宅诸胜，俱仍旧题，为嘉禾胜地。

曝书亭

曝书亭在嘉兴之梅会里，朱检讨彝尊筑。仅有一亭，吾乡严秋水先生书额，汪蛟门为集杜诗一联以赠，曰："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嘉庆初，扬州阮云台先生督学浙江，尝过访，既为修葺，又刻集杜一联于石柱，并赋诗纪之。道光七年，东莱吕公延庆知县事，又捐俸重修。

南园

李元孚名原，嘉兴王店人，通申、韩之学。所居南园，即王复旦梅墅旧迹，在曝书亭后。园中有延青阁、听月廊、蒲溪草堂、凉舫、玉兰径、见山亭、梅花岭、桂屏、片云轩、虚舟、息机处、镜香桥、知乐亭凡十三景，元孚俱有诗，命曰《南园杂咏》，诸前辈亦多和作，为一时之盛。元孚殁后，竟成弃地，近复种为桑园。事隔五十年，而元孚尚未葬，停柩园中，可叹也。以上嘉兴。

二十五峰园嘉善

二十五峰园，在嘉善县城内环整坊科甲埭，本海昌查氏旧园，有春风第一轩、八方亭、清梦轩、平远楼诸胜，园多湖石，洞壑玲珑。今归苏州汪厚斋氏，终年关锁，命仆守之，三十年来，园主人未尝一至也。

青藤书屋绍兴

青藤书屋在绍兴府治东南一里许，明徐文长故宅，地名观巷。青藤者，木连藤也，相传为文长手植，因以自号。藤旁有水一泓，曰天池，池上有自在岩、孕山楼、浑如舟、酬字堂、樱桃馆、柿叶居诸景。国初陈老莲亦尝居此，皆所题也，后屡易其主。乾隆癸丑岁，郡人陈永年翁购得之，翁之子侄如小岩、九岩、十峰、士岩辈，皆名诸生，好风雅，始将天池修浚而重辟之，复求文长手书旧额悬诸坐上，即老莲所题诸景亦仍其旧，并请阮云台先生作记，一时游者接踵，饮酒赋诗，殆无虚日。嘉庆戊申，余重游会稽，曾寓于此，为作《青藤书屋歌》云："昔我来游书屋里，青藤蟠蟠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生孙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夭矫作势如云张。花开花落三百载，山人之名尚如在。发狂岂肯让弥衡，醉来直欲吞东海。颍川兄弟荀家龙，买得山人五亩宫。引泉叠石作诗料，三杨七薛将无同。吁嗟乎！石篑石公呼不起，门前走狗何足齿。能令遗迹不湮沦，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榛木栅乡，年年寒食拜斜阳。埙篪迭唱归舟晚，春水桃花何处香。"盖文长无后，有墓在木栅乡，将湮没矣，而陈氏昆仲复为修葺而祭扫之，又文长身后之遇也。

寓园

寓园在山阴县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明末御史祁彪佳所筑，有芙蓉渡、玉女台、回波屿、梅坡、试莺馆、即花舍、归云轩、远山堂八景。崇祯乙酉闰月六日夜，彪佳衣冠投池殉节于此，其子理孙等遂葬公园旁，今为祠，塑公像，子孙至今守之。以上绍兴。

造园

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园。今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各县城隍庙俱有园亭，亦颇不俗。每当春秋令节，乡佣村妇，估客狂生，杂遝欢呼，说书弹唱，而亦可谓之名园乎？

吾乡有浣香园者，在啸傲泾，江阴李氏世居。康熙末年，布衣李芥轩先生所构，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树两三株而已，其前小室，即芥轩也。沈归愚尚书未第时，尝与吴门韩补瓢、李客山辈往来赋诗于此，有《浣香园唱和集》。乃知园亭不在宽广，不在华丽，总视主人以传。

有友人购一园，经营构造，日夜不遑。余忽发议论曰："园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园亭，有一花一石者，吾来啸歌其中，即吾之园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积资巨万，买妾数人，吾自用之，岂可与他人同乐耶？"余驳之曰："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顾眼前，傥有不测，一切功名富贵、狗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园亭耶？又安知不与他人同乐也！"

吴石林癖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

《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江片石题其后云：“万想何难幻作真，区区丘壑岂堪论。那知心亦为形役，怜尔饥躯画饼人。”“写尽苍茫半壁天，烟云几叠上蛮笺。子孙翻得长相守，卖向人间不值钱。”余见前人有所谓乌有园、心园、意园者，皆石林之流亚也。

卷二十一　笑柄恶俗附

太无窍

吴梅村祭酒既仕本朝，有张南垣者，以善叠假山游于公卿间，人颇礼遇之。一日到娄东，太原王氏设宴招祭酒，张亦在坐。因演剧，祭酒点《烂柯山》，盖此一出中有张石匠，欲以相戏耳。梨园人以张故，每唱至张石匠，辄讳张为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窍。"后演至张必果寄书，有云"姓朱的有甚亏负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无窍矣！"祭酒为之逃席。

阑玻楼

太仓东门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构一楼，求吴祭酒梅村榜额。梅村题曰"阑玻楼"，人咸不喻其意，以为必有出典，或以询梅村，梅村曰："此无他意，不过道其实，东门王皮匠耳。"闻者皆大笑。乾隆中，铅山蒋心余题一医者之堂曰"明远堂"。人问其典，心余曰："子不闻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尤妙。

五两轻

国初有某监察，眷恋一优儿，连袂接枕者五六夕，赏以五金，其人不怿。一客闻之，笑曰：“此唐时王右丞有诗，已说其轻矣。”问何诗，曰：“恶说南风五两轻。”

打生员

康熙间，苏州太守卢某试童子，有一秀才混入，为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为人代作文耶？”其人仓皇急遽曰：“生员并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责以数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员。”

雌雉

顾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颖异，读《论语》“山梁雌雉”，忽谓先生曰：“前读《〔邶〕（卫）风·雄雉》之诗，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惊其敏悟。

但顾姨姨

吾邑吴承濂、黄蛟起皆名诸生，黄继娶即前妻之妹，而不睦于昆季。一日，两君各送子院试，同一寓，既出场，询知试题为“兄弟怡怡”。黄讲题义作法，吴曰：“子毋但顾怡怡，忘却兄弟也。”黄面赤不言者半日。

性畏蟢子

王司农茂京性畏蟢子，每见必惊惧失色。西田相国其叔也，一日令舆夫密置数枚于肩舆中，嘱勿使知之。明日司农升舆，忽见蟢子，惶惧仆地，将责舆夫，从者具以实告，然司农之愤犹未释也，计思有以报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将酒醋蔗糖共贮于瓶，以遗相国。明旦遇于朝，谓司农曰："昨日见惠之品，大嚼之而无味，究系何物耶？"司农莞尔答曰："老叔以蟢子见吓，小侄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见，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钩其首甚痛，涕泪交并。世宗望见骇异，询其故，乃免冠叩首，诡云："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泪之横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记名，以知府用。后人称曰"蝎子太守"。

王老虎

雍正间，太仓知州有王某者，素性严厉，人称为老虎。治贼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时有口号曰："三击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夹棍，定责三十五。"又曾以试事责死嘉定县假冒童生，嘉定人群起鼓噪。时亦有集《四书》句以成文者，其破题云："有众逐虎，自取之也。"

侮圣人之言

吴门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羁，每以经文断章取义，或涉秽亵语作《四书》文，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则慕少艾”、“男女居室”为题，令人不能卒读，较《西厢》制义、春郊演剧尤有甚焉。曾在某督学幕中阅文，忽折其臂，痛苦万状，作歇后语诗云：“抛却刑于寡妻，来看未丧斯文。止因四海困穷，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请问其目。且过子游子夏，弃甲曳兵而走。”多以虚字押韵，匪夷所思，可以概见。后是人竟偃蹇终身，未及中年，丧身绝嗣，哀哉！大凡喜于侮圣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

溺于声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归田，溺于声色，慕西湖之胜，借居曲院荷风，日与梨园子弟、青楼妓女征歌度曲，为长夜之饮，遂收梨园为义子，青楼为义女，无分上下，合为一家。有轻薄少年书东坡《和文与可洋州园池》诗二首云：“烟红霞绿晓风香，燕舞莺啼春日长。谁道使君贫且老，绣屏锦幛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床趁下风，清香不断思何穷。若为化作龟千载，巢向田田乱叶中。”太守闻之，即移寓去。

糊涂人

人贵晓事，不贵办事。能办事者，亦能偾事；能晓事者，决不败事也。尹望山相国总督两江时，戏谓属员云：“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涂人。”满坐尽笑。明将军亮亦尝言：“吾出军打仗者数十年，从无所怕，生平最怕者糊涂人耳。”两公之言相同。

牡丹亭脚色

乾隆庚辰一科进士，大半英年，京师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真堪发笑。如状元毕秋帆为花神，榜眼诸重光为陈最良，探花王梦楼为冥判，侍郎童梧冈为柳梦梅，编修宋小岩为杜丽娘，尚书曹竹墟为春香，同年中每呼宋为小姐，曹为春香，两公竟应声以为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谢中丞启昆为石道姑，汉阳萧侍御芝为农夫，见二公者，无不失笑。

喜对

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其子坤娶妇。相国与太守本为中表兄弟，送喜对一联云："绣阁团圞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初尚不觉也，次日相国来贺，指此联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什么东西

乾隆戊申年，京师工部衙门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简鸠工新之。时京师有一联云："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久之，无有对者。中书君某，河间人也，语于人曰："此非吾乡晓岚先生不能。"因诣纪求之。纪曰："是亦不甚难对。"踌躇有顷，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书曰："有对固无伤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其人惭而退，都中人哄传。

交相拍手

吾乡嵇涤圃先生承志，尝为河东河道总督，父子两世奇遇。其封翁某，少无赖，置身赌博场，贫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东官署。文敏甚恶之，恐其滋事，训诫綦严，不许出署。翁抑郁无聊，遂逃出，充作河标兵，拔百夫长。后文敏薨，文恭公璜又邀圣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时封翁正在标下，捧茶一杯，打跧以进，文恭为之起立，诸大吏皆见之，疑而不敢问也。至公事毕，有某公从容窃问，文恭答曰："此余族兄也。"乃大惊，自此屡次拔擢，至瓜州守备，而涤圃亦中乡榜，历官至长芦都转运使，遂引疾归。一日偶与如夫人戏曰："吾不欲做显官耳，若出山，珊瑚顶、孔雀翎有何难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顶翠翎，妾愿作绿珠、红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臣愚不敢妄对

苏州汪竺香元亮，博闻强记，为吴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经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则风病时发。有一科会试，头二场已入彀矣，至三场策问，皆元元本本，通场无及。然只对四问，有一问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对"，房官阅之大笑，遂落孙山。

平上去入

平宽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贺之。李松云先生以《诗韵含英》一部为贺，平纳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仪之轻也。明日李来，平诘其故，笑曰："此非四声韵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读，音

豆。下三字一气连读，则得之矣。”平大惭，先生大笑。

雁行

李安公名镇，吴郡名诸生，中某科副车，为人甚迂，事母与兄，动必以礼，而其兄之迂亦不让安公也。一日，兄弟两人往金陵乡试，将登舟矣，其兄谓安公曰：“弟有科举，兄尚录遗，今日之行，弟当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岂有以弟而先兄耶！”逊让不已，遂作雁行，船头窄狭，两人俱堕水中，同伴者大笑。

小字

崇明张南溪诒身长八尺，同时有王铁夫芑孙、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过南溪之半。三人最为莫逆，往来相随。每到玉峰考试，铁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后，诸少年见三人，目为“小”字。癸卯乡试，芷生中解元以去，则又目曰“卜”字。嗣铁夫入京，召试钦赐举人，竟成“丨”字矣，读曰衮。今诸生中尚以此为笑柄者。嘉庆元年，南溪始举孝廉方正，“小”字则全不见矣。

打兔子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或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时嘉定曹习庵学士以丁内艰，为关中书院山长，与先生为亲戚，常居署中。先生偶

于清晨诣其室，学士正酣卧，尚未开门也，见门上贴一联云：“仁虎新居地，祥麟旧战场。”先生笑曰：“此必钱献之所为也。”后先生移镇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余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

何须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国为浙江按察使，李晓园河帅为杭州太守，两公皆汉军，甚相得也。忽以事龃龉，李大愠，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禀见，遂欲告病，文书已具矣。时方酷暑，相国遗以扇，并书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不觉失笑，相得如初。

势利

人情势利，自古有之。《左传》则晋文公重耳之及于难也，《国策》则苏秦始将连横，《史记》则《司马相如传》，《汉书》则《朱买臣传》，言语形容，可发一笑。余谓天下之势利，莫过于扬州；扬州之势利，莫过于商人；商人之势利，尤萃于奴仆，似能以厘戥权人轻重者，当为古今独绝。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张公星为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尝以夏日浴于泮池，门斗禁之弗听也。后渐闻于正副两学师，乃出而呵责之，张则以污泥浮

藻覆面，赤身立水中，两手击水拒之。学师怒，因命门斗拘之尊经阁，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题。张援笔立就，其后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谕者也。”对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训导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两学师愈怒，欲斥除之，然爱其才，竟释焉。

情痴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游秦淮河上，与妓者翘云相爱甚笃，频行，翘云啮舌上血染素帕为赠，以订终身。儿女情痴，一至于此。紫珊为赋《青玉碗》一阕，云：“生绡谁倩佳人织，织就相思，难织同心结。私愿欲教郎解识，为郎忍痛，啮破莲花舌。点点猩红亲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鹃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几时双桨，迎来桃叶，炼取娲皇石。”袁兰村赋《沁园春》词一首，尤为绝妙，亦附于后：“是胭脂痕，是吐绒欤，何其艳耶？怪斑斑染出，似灵芸泪；轻轻点就，异守宫砂。眉作烟含，齿刚犀露，忽见莲开舌上花。明灯下，累檀郎细认，一口红霞。华清汗渍休夸，试比并香痕总觉差。想樱唇欲启，故教款款；丁香强递，愁送些些。色较情浓，心如丝洁，广袖何须斗石华。生绡好，得亲承芗泽，侬却输他。”

读时文

余少见鹅湖华思愚先生，为人质直，好学不倦。或有谓先生曰：“鹅湖真读书里也。”先生曰：“此处并无读书人，子何以见？”或惊讶曰：“若某某者，皆诸生有名于场屋，何谓无之？”先生笑曰：“子言谬也，此读时文者耳，乌得谓之读书人耶！”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礼部会试，有某举人甚富，以夹带枷号。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陈见山

陈见山，苏州人，尝卖药邗上，以此起家开有青芝堂药材，为扬城第一铺。得郑侍御休园为别业，捐同知衔，居然列于诸搢绅商人之间。每有喜庆宴会，辄著天青褂五品补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联曰‘五品天青褂’，诸公能对否？”旁一少年应声云：“六味地黄丸。”

识字

昔蒲城王孝斋进士名综，入京谒选，唱名者读如梁，王不应，曰：“此读‘京’字也。”吾乡周定斋进士名掞，入京谒选，唱名者读如扇，周不应，曰：“此读‘炎’字也。”京师人笑之，咸谓进士不识字之故，小学太浅。余见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中进士后刻同登录，李酷嗜《说文》，因书许斋为“䜌斋”，写书匠不识䜌字，竟书作“䜌邑斋”三字。京师人亦笑之，又谓李公识字之故，小学太深也。

出题

南昌相国彭文勤公尝以周兴嗣《千文》颠乱，另成一本，一字不

易，进呈祝嘏，高宗称其敏慧。其督学江苏时，考己未进，出题俱有巧思，如考两学则出“率西水浒”、“逾东家墙”、“有众逐虎”、“其父攘羊”之类，考三学则出“王之不王”、“朝将视朝”、“行尧之行”之类，不可枚举。其时适值万寿，考八学则出“臣彭恭祝天子万年”，嵌在八题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问曰”、“恭则不侮”、“祝鲀治宗庙”、“天子一位”、“子服尧之服”、“万乘之国”、“年已七十矣”之类。有提调官王姓，雅号王二麻子，适考四学，遂出“王二麻子”四题。“王何必日利”、“二吾犹不足”、“麻缕丝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学则出“李陵答苏武书”，嵌在六题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答”、“后来其苏”、“又尽善也”谓武、“子所雅言诗书”之类。一日考四学，出“洋洋乎”，注：“鬼神之为德”章。又“洋洋乎”，注：“大哉圣人之道”章。又“洋洋乎”，注：“师摯之始”章。即欲退堂早膳。学官禀曰：“尚少一题。”相国沉吟曰：“少则洋洋焉。”堂下诸生，莫不掩口而笑。

李沧云先生为河南学政，乡试前考遗材，士子恐不取，辄欲夤缘以期必得，谓之“买科举”。先生知之，再录一场，出题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宜桂舫中丞为江苏巡抚，考内帘官，稽查甚严，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题云：“其中非尔力也。”凡属此种出题，皆文勤开其端云。

小姐班头

吴门称妓女曰小姐，形之笔墨，或称校书，或称录事。有吴兴书客钱景开者，尝在虎丘半塘开书铺，能诗，尤好狭邪，花街柳巷，莫不经其品题甲乙，多有赠句，三十年来编为一集，名《梦云小稿》。尝曰：“苟有余资，必为付刻，可以纪吴中风俗之盛衰也。”袁简斋先生每至虎丘，辄邀景开为密友，命之曰“小姐班头”。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赠以诗云：“把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卧美人家。年年只学梁间燕，飞去飞来护落花。”先生见之，抵掌大笑曰：“此真小姐班

头诗也。”

张都转诗

海丰张穆庵映玑为两浙都转盐运使时，余为幕中掌书记，每听都转闲话，必以谐谑出之。丙辰三月，与阁学阮公元、方伯谢公启昆、观察秦公瀛同游西湖，三公皆即席赋诗，惟都转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诗作赋，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请教否？曰：春来老腿酸于醋，雨后新苔滑似油。”合座称善。方伯谓都转曰：“君肯作诗，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驺出署，有老妇认为地方官，号哭叫冤，都转停舆讯问者久之。供称其夫某又置别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纪等语。都转忽正色向此妇曰：“我是卖盐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驺而行。合市大笑。

馆

歙县诸生曹某者，素贫苦，惟蒙馆自给。年四十余，以优贡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馆，为作一诗云：“本为求官去，反从问舍来。何时官与舍，两字得分开？”亦可发一笑也。

酱

今南方烹庖鱼肉皆用酱，故不论大小门户，当三伏时，每家必自制之，取其便也。其制酱时，必书“姜太公在此”五字，为压胜，处处皆然。有问于袁简斋曰：“何义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将兵，而善将酱。”盖戏语耳。后阅颜师古《急就章》云：“酱者，百味之将帅，

酱领百味而行。”乃知虽一时戏语，却暗合古人意义，见《随园随笔》。

打油诗

按打油诗始见于《南部新书》，其无关于人之名节者，原未尝不可以为游戏；若借此报怨，或发人隐私，或诬人狭亵，此阴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陈斗泉云：“金腿蒙君赐，举家大笑欢。柴烧三担尽，水至一缸干。肉似枯荷叶，皮同破马鞍。牙关三十六，个个不平安。”此种诗虽谐谑，而炼字炼句，音节铿锵，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尝作打油诗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臠》，中有一首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莫谓是打油诗，其笔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讲泉明经言其友郎苏门庶常，留馆后乞假回里，由粮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馆里两年过。半欧半赵书虽好，非宋非唐赋若何？要做骆驼留种少，但求老虎压班多。当时譬喻话。三钱卷子三钱笔，四宝青云账乱拖。”“几人雅雅复鱼鱼，能赋能诗又善书。那怕朝珠无翡翠，只愁帽顶有珱璩。先生体统原来老，吉士头衔到底虚。试问衙门各前辈，此中风味近何如？”“粮船一搭到长安，告示封条亦可观。有屋三间开宅子，无车两脚走京官。功名老大腾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工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

两槐夹井

旧传有一秀才，于岁试前一日偕友闲步，见道旁有两槐树，中界一井，戏谓其友曰：“明日入场，即用此典故也。”一时笑其妄言。试

后出场，验其文，果有“自两槐夹井以来”一段云云。及案发，列高等，得补廪饩。苏州有徐孝廉者，肄业紫阳书院，课题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后二比有“九貂九骚”对“三薰三栗”，发案亦前列。同人叩问用何书，徐曰：“吾昨见市中有乞儿抢薰肉三块，物主殴以栗子拳三下。至九貂九骚，俗语所谓十个胡子九个骚，十个鬏鬏九个刁，此其典耳。”满座大笑。近时风气，衡文者大率类此，胸既空疏而喜用典故，明知獭祭而视为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诸生之以聪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时文变迁，皆由此辈，可叹也已。

画猪

或谓文中之时艺，犹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文词赋以及杂言小说，无不可书之屏幛，曾见有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文王课

今人占文王课，多用钱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钱课。是筮法之变，非京房《易传》之钱卜也。人有以问余者，答曰：“钱可通神，自然灵验耳。”

赋得诗

今大小试俱有赋得诗，命题多不注出处，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疏也。况岁科两试，并不在诗题之知

与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误认题旨，转为所累。彭文勤公为江苏学政，考长、元、吴三学，出诗题“平仲君迁”四字，诸童生未读庾子山《枯树赋》惟赋晏子搬家，为一时笑柄。

戏言

吾乡华雨棠先生通申韩之学，有名公卿间，常曰：“吾长子才庸而糊涂，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练达，故使其治家。”闻者莫不笑之。虽是戏言，实抒怀抱。

三百铜钱

余友扬州王古灵，能画人物，无古无今，用笔如篆，今之吴道子也。尝画《两仙对酌图》赠余，余题其上云：“三百铜钱沽十斤，两人对酌恰平分。颓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峰推白云。”有一商翁见之，哑然失笑曰：“三百铜钱可以入诗，则三百纹银、三百洋钱皆可以为诗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语也，故俗子难与言诗。

陋吏铭

近日捐官者，辄喜捐盐场大使，以其职与知县相等，而无刑名钱谷之烦也。有扬州轻薄少年用刘禹锡《陋室铭》而为《陋吏铭》者，其辞云：“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候补人员每喜游平山堂，每日命酒宴乐而

已。孔子云：何陋之有？”

圈文章

吾乡有王荣世者，其父乃贩牛估也，一字不识。而荣世少聪颖，喜读书。既开笔作时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阅之，数其圈多者则喜形于色，圈少则挞之。未数年，荣世果入泮。昔赵青藜先生馆选后，掌教徽州紫阳书院，娶两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后皆长成，能作文矣。赵自为批阅，二妾亦各阅其子之文，较相比对，以圈多者为偏爱，必吵骂终日，至于不食。赵不得已，每阅文时，必置算盘于案头，总以圈点同其数，以平两妾之詈。后二子皆中式。

不准

为官者必用读书人，以其有体有用也。然断不可用书呆子，凡人一呆而万事隳矣。有名进士某者，选得知县，到任未几，有报窃案刃伤事主者，刑席拟批，总嫌不当，乃亲书状尾云：“贼，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尔必撄其锋而试之，其被杀也，宜哉！不准。”昔传归震川先生作令，视民如子，每坐堂皇，观者如云，不禁也。一日讯奸情，观者益众，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洒墨水矣。”满堂大笑。

木兰诗

有某公子迷于两伶人，一日演《佳期》，问两人谁为优。余笑曰：“我有定评，只不敢说耳。”某固问，答曰：“《木兰诗》结末二

语。”座中皆大笑。

镶边酒

近时俗尚骄奢，挟妓饮酒，殆无虚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士，不能具缠头挥霍于筵前者，谓之镶边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尝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所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者，岂非镶边酒耶？”

二婢

有某搢绅致仕归，一日之内，连纳两妾。人笑其非，余独谓此公当深于经学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杨生稊。”《礼记》曰：“行役以妇人。”皆老年娶妾之证。余如有钱，必欲效之，亦买二婢。人问曰：“二婢何为？”余曰：“与其夹我于死后，宁若夹我于生前之为乐也。”

狗医

吴郡新郭里有药材铺，铺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医理，里中有疾病，辄请其调治，颇有验。家畜一狗甚驯，姜每出诊，狗必随之，摇尾侍坐以为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乡人患湿气，一腿甚红肿，不知其所由，来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满地，作紫黑色。主人归，痛打其狗，而以末药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误以为虚弱，开补中之剂，狗又号其旁，乃改焉，饮数服即痊。有孕妇腹便便，饮食渐减，姜认其水痼，狗侍其侧，作小儿

声，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药治之，越月而孪生，产母无恙也。姜以此狗知医，每出诊必呼其同行，一时哄传，有狗医之目。后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叹曰："吾道其衰乎！"未几亦病死。余闻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医药，而吴门尤甚。是狗既知内外科，而又兼妇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历数诸医中，岂可多得哉？以视今之舟舆出入，勒索请封，若有定价，而卒无效验，或致杀人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长随

长随之多，莫甚于乾、嘉两朝；长随之横，亦莫甚于乾、嘉两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傲慢败事者有之，嫖赌殆尽者有之，一朝落魄至于冻饿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盗女倡者有之，据所见闻，已不一其人，皆由平生所得多不义之财，民脂民膏也。而间亦有喜于语言文字者，虽无甚要紧，而实可恶。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问毕秋帆制府曰："闻某翰林为尊纪书联，竟称某兄大人，何无耻也！"制府默然，后察其实，遂召此仆逐出之。有周良者，苏州伶人，亦取号莲塘，百文敏公之长随也。尝画《莲塘图》，求海内名公卿及骚人墨客之辈题咏几遍，而诸公亦若惟恐后者。后为曾宾谷中丞司阍，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一家星散。又刘松庵者，陶云汀宫保之长随也。尝画《梦游佛境图》，求大人先生题诗。卷中有五状元、两尚书皆称其先生，或称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为何如人也，诡托官亲，或曰幕友，遂为属笔，后知之，懊悔无已。故为人书题卷册，不可不慎。近复有以秀才而当签押门上者，真斯文扫地矣。

武进刘煦堂刺史官直隶昌平州时，有司阍王诚者，顺天人，自言其曾祖已当长随，积资巨万，家有质库八所。其为人也，老成练达，既无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静坐一室而已。余闻而异之，遂谓人曰："夫执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为执鞭，何

也？意此人以长随为乐者耶！”

孝经通四书熟

江铁君明经荐一业师与某富翁家，其徒赋质甚钝，每日读《论语》两三行，掩卷即不复记忆。主人嫌其师之不善课，啧有繁言。铁君曰：“此甚易事，当令先讲《孝经》。”富翁喜，因令师以《孝经》训其子，朝夕讲诵，越月余而其钝如故也。翁疑其绐已，复造江而询其故，铁君曰：“翁岂未读《三字经》耶？《孝经》通，《四书》熟也。”

绯仙

有女校书号绯仙者，扬州人，善谈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而积蓄数万金，尚未许人也。一日在谢君琅林席上，谈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于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将金银作缠头，实是收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叹息者久之。

面貌册

凡岁科试诸生，面貌册向为循例，虚应故事而已。胡希吕先生视学江苏，详细殊甚，恐有顶冒也。常熟生员沈廷辉，年三十余，册填“微须”。讵先生以微训无，凡有须而填微须者，俱不准入场。廷辉闻之曰：“吾必被逐矣。”进场之前一日，拟嘱学书改正，适学书他

往，寻至三更，不得已往剃头铺将须刮去。旋闻鼓吹声，急赴辕门听点。及唱沈名，先生熟视廷辉曰：“此人又一顶替者，册上填明有须，何以无须？”盖此学书素与沈善，因学使有斥逐之信，特为沈改微为有；而沈则未见学书，不意反变有为无也。无可置辩，废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须被斥，生故与学使强项，先生大怒曰：“汝读书尚不知朱注‘微，无也’解耶？”生笑禀曰：“若然，则孔子微服而过宋，脱得赤膊精光，成何体制也！”先生默然，后无被逐者。

和相

嘉庆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仪亲王传旨，命乾清门侍卫立拿和相交刑部审问，一面抄其家产，至十八日早，赐死狱中。余时在京师，闻见较详，偶阅《冰山录》，知严分宜家产不过二千余万，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尝记元人吊脱脱丞相诗云：“百千万贯犹嫌少，堆积黄金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脚费，不能搬运到黄泉。”吾于和相亦云。

朱玉

秦淮女校书朱玉，颇敏慧，能识人。蓬云孝廉未第时，玉最钦重，以才子目之。后蓬云中式，玉自夸鉴赏之真。嘉庆庚午，赵瓯北先生重赴鹿鸣，尝主其家，是时玉有征兰之信，先生书楹帖一联赠之，云：“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时传为佳话。

素不相能

吾乡邹晓屏相国与秦小岘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论，辄彼此龃龉。后司寇以目疾告归，而相国亦以教匪林清谋叛，不能先事预防，有旨著回原籍，闭门思过，因此同在林居。一日两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国曰："君能见我耶？"从者皆窃笑。

马上得之马上失之

上海赵谦士少农，由监生入懋勤殿行走，历官至户部侍郎。上每巡幸热河，侍郎辄随驾，以较射得孔雀翎。嘉庆十六年，恭缮御制诗，误书"驻"为"注"字，业已刻石进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检举，上以赵素醇谨，不加之罪，仅拔去花翎。京师人有谑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谓马上得之，马上失之矣。"

绣阁英才

本朝文运天开，文章日盛，而间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无人为之选录成大部者。近时某君虽有《撷芳集》，何足数也。余尝戏语孙子潇庶常云："君诗才绝妙，刻集盈尺，而多闲暇，何不精选绣阁英才之诗，都为一集，俾扫眉人吐气乎？昔顾侠君选元诗毕，梦中有古衣冠者数十人来谢。他日君梦中，自亦必有无数红裙翠袖，深深拜谢于君前者，岂非一大快事耶！"

官妓

唐宋时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与元微之欧阳永叔之与苏东坡，皆所不免。近时无官妓，而竟有太守、监司俱宿娼者。余笑曰："此无

他，亦行古之道也。”赵瓯北先生有《题白香山集后》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

升官图

韩城师禹门太守两次落职，余作书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掷升官图，其得失不系乎贤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阅之，为之解颐。

王良善驭

余弟子徐季雅名颖，长洲人，内阁学士颋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为古文，笔端颇横，因促其受业于王铁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问铁夫云：“季雅近为文有进境否？”铁夫曰：“如小驹乱走，尚未驯也。”余曰：“是在王良之善驭耳。”

两耳太聪

族叔印川少府，少与前两广总督吴槐江先生同入泮宫，最为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强健如少年。一日两公相晤，各言近状，少府曰：“余所恨者，两耳太聪也。”先生愕然问故，答云：“近日后生家，专以诈人搭桥、包漕说讼等事，似为一业者，余不欲闻之耳。”

者者居

余游历之地，不过七八省，每见古碑、石刻及匾额、楹帖之类，其最佳者，辄为手记；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额曰“二两居”，楹帖曰“刘伶问道谁家好，李白回言此处高”，在处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带又有酒店一联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喷饭矣；而南阳夏镇各处，家家门上有一联云“五湖天马将，四海地龙军”，竟不知作何语。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庙大殿上有金书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东济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孙渊如观察席上谈及此条，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论语》。”余问曰：“《论语》何章？”曰：“近者悦，远者来也。”一时为之绝倒。

男慕贞洁女效才良

闻西洋人以妇人当家，其夫则反处深闺，插花傅粉，若为其妻妾者。今广东嘉应州亦有此风，然较西洋为优，男人在家读书，女人支持家务，或开张店铺，或出门营生，以养其夫，一切米盐琐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婿知之，恐旷功也。故粤中通省以嘉应一州文风为最盛，科第亦甲于他州县。一日余在袁浦张河帅席中，有北平杨桂山都转自粤东来，偶谈及此事者，河帅笑曰：“此欲翻周兴嗣《千文》二句，当云‘男慕贞洁，女效才良’者也。”满座大笑。

先为阎罗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华，为西河佳话。乾隆末年，袁简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诗，当时有议其非，然简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树著花之诮。近有士子自负才华，先后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诗，都为一集，其中有贵有贱，杂出不伦，或本人不能诗，为代作一二首以实

之，以夸其桃李门墙之盛。此虽从事风流，而实有关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艳称其事者，潘榕皋先生叹曰：“此人死后必转轮女身，自亦工画能诗，千娇百媚，而长安游侠公子王孙为其所惑者，当十倍之，必得相于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过。”余笑曰：“公竟先为阎罗王定案耶！”

恶俗附　出会

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每当三春无事，疑鬼疑神，名曰出会，咸谓可以驱邪降福，消难除蝗。一时哄动，举邑若狂，乡城士女观者数万人，虽有地方官不时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铐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种种恶状，习惯自然，恬不知耻，而反以为乐，实可笑也。近江阴李明经见田亦极论之，有赛会十弊，以为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为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过烧纸钱，击鼙鼓，枌榆坛下，酒奠春风，桑柘林边，人嬉夕照，乐太平之有象，式礼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嚣乡里，妄违礼法，败坏风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确切，深中时弊，略记于后。

一曰渎鬼神。《论语》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闻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过借众人之钱财，供会首之醉饱，愚民不知其故，遂从而和之，一时成俗，百弊丛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曰乱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

若某土地神之为某王某侯某将某相，则不列于祀典，名爵既别，尊卑无序，古今倒置，仪仗各殊，即所谓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钱，妇女因而游玩，其宜禁者二也。

一曰耗财用。一方赛会，万户供张，竟有勉强支持，百端借贷而入会者，亦有典衣粜米，百孔千创而入会者。以有限之钱财，为无益之费用，至于债不得偿，租不得还，冻饿穷愁而不自知者，虽斯民之自贻伊戚，亦由土俗之有此厉阶，其宜禁者三也。

一曰误本业。城市之民俱有其业，乡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俭为本，安有空闲时耶？且赛会皆在三春，既失其时，又失其业，吾实不知其肺腑。且试问此等事为名利乎？为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于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曰混男女。凡乡城有盛会，观者如山，妇女焉得不出。妇女既多，则轻薄少年逐队随行，焉得不看。趁游人之如沸，揽芳泽于咫尺，看回头一笑，便错认有情，听娇语数声，则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唤渡，舟覆人亡，挨跻翻舆，鬓蓬钗堕，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曰煽火烛。无论在城在乡，迎神之日，灯烛辉煌，香烟缭绕，茶坊酒肆，柴火熏天。更有扎彩灯出夜会者，亦有敛民钱放烟火者，设有不虞，难于扑救，奸民亦乘机抢夺，遂不可问，其宜禁者六也。

一曰兴赌博。赛会人杂，易于聚赌，摇摊押宝，纷纷而来。或输钱已竭，尚求亡羊于无何有之乡，或借贷无门，陷此身于不可知之地，剥衣而去，攘臂而来，贻祸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曰聚打降。乡曲狂徒，市中匪类，平时聚饮，三三两两，

尚多相打相击之事。况赛会人众，千百为群，遇店行沽，逢场入局，一撄忿怒，便逞横凶，或莫与解纷，即酿成命案，因而祸延保甲，讼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盗贼。异方匪类，混迹人丛，稽察綦难，穿窬甚便。日间以热闹尽欢，夜静而熟眠失窃，富者金帛霎时俱罄，贫人米粟一扫而空，至于觅贼追赃，计已晚矣，其宜禁者九也。

一曰坏风俗。人本质朴，因出会而多置衣裳；家本贫穷，因出会而多生费用。甚至在城在乡，俱崇华美，小街小巷，迎接亲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风俗因之败坏，其宜禁者十也。

赌

《家语》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诸？"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司马子长谓"博贵枭"，言"便则食，不便则止"，贪之至也。近时俗尚叶子戏，名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按诸律例，凡赌博，不分军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偶然会聚、开场窝赌及存留之人抽头无多者，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官员有犯者，革职枷责，不准收赎。若是其严也。余尝论女子小人，未尝读书识义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国重寄，食禄千钟，不以致君泽民为心，而以草窃狗偷为事，亦终日屹屹，彼此较量，而斯民号呼门外，拘候堂皇，愁怨难伸，饥寒交迫者，不知凡几，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约另具一种心肝者耶！记戊辰十月，余游济南时，菊溪相国尚为方伯，有太守、监司俱为此戏，方伯闻而责之，监司曰："此不过消遣而已。"方伯怒曰："君等非无事者，盍即以公案簿书消遣乎？"监司莫能对也。

卷二十二　梦幻

汲古阁

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时流贼横行，兵兴无定。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为买书刻书之用。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则植以花木，日与诸名士宴会其中，商榷古今，殆无虚日。又有所谓一滴庵者，为子晋焚修处，中揭一联云："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为王新城尚书笔也。当崇祯末年，谷屡荒，人民扰乱，凡吴郡乡城诸富家，莫不力尽筋疲，而子晋处之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晋没后，其子名扆字斧季者，于诸子中最为知名，又补刻书数十种，以承父志，实为海内藏书第一家也。初子晋自祈一梦，梦登明远楼，楼中蟠一龙，口吐双珠，顶光中有一山字，仰见两楹悬金书二牌，左曰"十三经"，右曰"十七史"。自后时时梦见，至崇祯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龙，即辰也。珠顶露山，即崇字也。"遂于是年誓愿开雕，每年订证经史各一部，其余各种书籍，亦由此而成焉。

杨贵妃

顺治乙未，陕西兴平令贺文龙尝夜梦一女子，明珰靓妆，由仪门直升堂级，诉人侵地而去。后一日，贺出门，经杨贵妃墓，乃悟所梦，为之清界而封树焉。

许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纲，为人方正不苟，颇信佛老之说。一日，忽梦二冥使来召，便随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顷，阎君打鼓升殿，司门者报云："东昌府知府到。"纲听称其知府，遂不甚惊。纲上阶，阎君下座相揖，分宾主礼。阎君问曰："公在任时，判许昌弑母一案，得无过当耶？"纲一闻此言，前世事忽然现前，对曰："许昌实不曾弑母，毒杀其母者，乃恶妻也。昌从外归，一知消息，即当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爱难割，含糊隐忍，犹同枕席，尚得为人子乎？纲拟以《春秋》许世子不尝药、赵盾不讨贼之例，断之曰弑母，谁曰不宜？"阎君点头曰："公言是。"乃长揖送下阶，仍命二冥使导之归，遂醒。朱纲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长斋绣佛，杜绝世故，以终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传闻之甚

钱塘吴志伊检讨著《十国春秋》，最详雅可传。尝作《吴越世家》读至欧阳《五代史》"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于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云云，乃叹曰："钱氏据有两浙，几及百年，武肃以来，善事中国，保障偏方，厥功实巨。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

朝，国以是渐贫，民以是渐安，何云非有德泽，虐用其人欤？岂仁者之言耶！”乃尽削《五代史》、《江表志》、《归田录》之讥，谓传闻之甚。是夜检讨梦数百骑，皆铁兜鍪，有金甲绣衣者拥一神人，方准丰下，双童如电，朱衣赤舄，揖吴而言曰：“我唐吴越国王钱某也。崎岖山海间，斩蛟刈鳄，保民立国，不为无功，而为欧阳氏滥贬，幸公为我雪千载冤。”再拜去，吴惊悸而悟，戈声剑采犹击耳轮间也。吴农祥《就正藁》载其事。

鬼胎

国初羊尖席氏有老奴朱云者，尝以其女为主人妾。主人逝，女辄梦侍寝，怀孕四五月而堕，则一物如败荷叶，紫色。医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后其女遣嫁，梦遂绝。

自矜埋葬

刘秀才名大佑，字约斋，长洲人，累举乡荐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后，瘗骨累累。雍正初，城守某将尽徙其遗骼而筑照墙，秀才闻其议，为之悯然，而窘于力，因告贷于友朋，得数金，就其骸之藏于瓶者，倩人善埋之，计埋一百十一具，而金尽矣，秀才虽心怜之，而无如何也。是年秋应省试，仍荐而不售，益郁郁不乐。腊月廿四之夕，秀才因于灶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虽无大阴德，然掩骼一事，当亦可挽回造化，何神听之不聪也！辞色愤愤。越夕，梦至城隍庙中，神升座呼大佑，谓之曰：“汝读书人，岂不知功名迟速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渎神听？若再不悛，当褫汝衿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觉。越三载，中雍正己酉科乡榜第一百十一名，后官中书舍人。

改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砖桥人，博学能文，记其《春怨》云：“杨柳依依绿，春风拂拂吹。封侯君自觅，日暮妾心悲。”颇得古意。少时梦家门口贴进学报单，认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试。是年江南学院为余公正健，果入泮。相传余公本无锡人，三四岁时有远客买去为子，犹不忘其旧云。

梦中判囚

乾隆廿一年，苏州府前石碑忽倒，观者如堵。缘两童抛球误落碑后，一童爬取，碑倒压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妇负回。是时府尊萨公载适回署，询知其事，乃谓书吏曰：“昨夜本府梦上官委余判两囚罪，一囚判斩字，再判一囚，有老妇再四哀求，乃判减等。兹闻老妇负回，真符所梦也。”此童系滕疳药之子孙，及其壮也，无恶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发遣，正合减等之言。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维城以少司寇丁艰回籍，梦见一大碑，上书“哀哀哀”三字，心甚恶之，语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为品，兄将来当着一品衣耳。”未几卒，诏赠尚书衔，赐葬立碑，乃悟其梦。

永和银杏

扬州钞关官署东隅，有银杏树一株，其大数围，直干凌霄，春花秋实。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观察夜梦一人，长身玉立，手持一纸，上书“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树神也，居此一千五百余年，兴亡屡见，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晋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后厄于火，凡一昼夜乃息，既而复青。

陈太守

吴门陈太守基德为诸生时，祈梦，见一所似堂皇者，屏门上惟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后入京乡试，以在科场中为人代作文字事发，拿交刑部，会大旱得雨，有旨赦狱犯减等，遂得出。后卒中式举人，充教习，馆期满，挑知县。不数年，擢河间府知府，接印时入公馆，见有新粘楹帖，适“帝德乾坤大”一门摇转，仅见下联，恍记梦中事。到任未几，旋告病，卒于家。

梦断龙狱

金兰畦司寇官部曹时，有同僚梦至一所，灯烛辉煌，侍卫森列，堂上正坐者为兰畦，旁坐更有二人，外闻数千百人呼冤声，拥一龙至阶前，俱诉曰：“孽龙行雨，漂没居民无算。”一吏趋进曰：“据天条当斩。”金不应，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没过出无心，法当流徙。”吏以例争，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斩！”命即释龙，龙忽跃上天去，呼冤者群詈金，金推案起，遂寤。

损阴骘除名

乾隆丁酉科，龚太史大万、姚主政某同典广西试，首题为“斯民也”二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荐之，忽梦见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损阴骘，不可荐。”某以梦不足信，遂荐之。夜复梦曰：“此卷系抄袭陈勾山旧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荐而不售，衣巾尚在；荐而或售，据新例必除名。汝虽无大处分，何苦害人耶？”某以梦告主司，谓我辈识勾山文，足征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无害也。主司以为然。及到部，磨勘官复梦如前，遂以抄袭除名。

写婚书

苏州有韩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爱仆妇新寡，与仆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无人为作婚书，命生作。生恐伤阴骘，辞之，母固强之，不得已为作一稿，令他人代书。时值秋闱，生有妇归宁母家。未几，妇翁梦神告曰：“汝婿今科本当乡荐，以为人写婚书除名矣。”醒以询女，女曰：“无之。”后归家，与姑言其梦，始告以前事，妇曰：“休矣！”是科贴出，不得终场，后数应试，竟不第。

鲤鱼求救

苏州娄门金命之之侄媳郭氏，夜梦红衣人伏地叩头曰：“我东海县人也，明日有大难，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谓之曰：“汝住何处？得来救汝。”红衣人曰：“现住吊桥堍下某家鱼桶内。”郭应之。及天明，召老仆告其故。至吊桥堍下某家，果有一赤鲤，不过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娄江，摇尾而去。

贺氏第

如皋高云庐有妹名兰，生而颖异，通《五经》，工书法，为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随其叔父涟漪公之衡阳官署。适中元日昼寝，梦有一老妪谓曰："迓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舆，随风飘飘然至一宅院，扁曰"贺氏第"。回廊复道，恍如旧游，惟空旷荒凉，类久无人居者。槛外老梧一枝，风过萧萧有声。堂中设筵席，席上燃香烛，而遂居首坐，老妪旁侍，阶下有苍头祝曰："主人远宦在外，今届太夫人二十周期，老奴具酒馔冥资，望来受享。"祝毕，焚楮帛，金银倾出，老妪急取纳诸袖中，余散满地。复令登舆，送之归，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许。"觉胸中作恶，吐出瓜瓤犹未化也。是年秋旱，署内久无此物矣。逾年而卒，云庐悼之云："魂远可能归故土，梦残曾记话前因。"盖纪其事云。

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聪颖，十二岁能文，先祖甚爱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后七十余年，先君在梦中屡见一少年，并不识认，谓先君曰："吾汝长兄也。吾既无子，又无祭享，奈何？"醒而异之，遂以第二孙庭兰为公后，且命泳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阴阳一理之说，斯可见矣。然隔七十余年始为示梦，何其迟也。

沈肯松

苏州沈念亭孝廉璠为诸生时，居京师最久，一夕梦侍上侧，捧盘进御，盘中有纸卷数十件，上从盘中掣一卷以与璠手，曰："就是他。"璠启视之，乃"肯松"二字，醒而异之。偶归家，适其弟赴童子试更名，璠以梦告父，父曰："用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顺天乡榜，其明年甲辰，中会试第二，历官河南祥符知县，

升归德通判。余游毕秋帆先生幕中，正沈君官祥符时也。

梦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书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为人。尝卧病半岁，一夕，梦徬徨水滨，一巨舸自远来泊，中有一叟，须眉皓然。潘抠衣入谒，问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见公，不识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识吾居，颇忆我所书经否？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彼有人焉，子其无意乎？"潘初不记是何经语，因言："夙昔爱公墨妙，如渴思浆，亦能少酬鄙愿否？"叟起立就几，蘸墨疾书，俄成巨幅，精灵变幻，不可名状。潘喜甚，复请曰："能再书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鹤，望空飞去。潘急起追之，了无所见，惟见莲影摇波，香风四匝，潘手搴莲子，嚼而咽之，甘美无伦，蘧然而觉，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尝记其事。

司马达甫

司马达甫亶，江宁人，河东河道总督𩟗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车，以甲辰召试，钦赐中书。坦白无玼，汲古不倦。常收藏汉铜印谱最多，用顾从义集古印谱之例，分为职官、私印，而私印又分为四声，凡十六册。余游京师，尝寓其家，为定甲乙。后一年，中翰忽病没，年才三十二也。时上海赵谦士侍郎尚为御史，亦有同好，遂将印谱借去。隔一二年，侍郎忽梦达甫来索印谱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岂肯割爱让他人耶？"侍郎异之，遂将十六册检出，还其子名淳者，后遂不梦云。

曹方广

先君故友曹方广鑛，读书自厉，淹贯古今，尝取前人注释诸书，辄为驳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轲终身。嘉庆壬戌十月，族兄啸楼忽梦方广来，补服顶帽，招要同往，啸楼辞以足疾，曹曰："此躯壳也，至此复何顾耶？吾先来致意，缓日再相请耳。"啸楼曰："信如君言，则吾将死矣。吾死并无所怖，第不知增何疾苦？"曹曰："无他疾，亦无所苦也。"遂去。隔数日，啸楼果殁，年八十一。

击蛇

吴县乡民有往穹窿山进香者，见舟子击一小蛇，某在旁戏语曰："蛇能索命，击之者往往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夜，梦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见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击其腮而醒。觉而齿痛异常，忽出黑血数升，延医视之，曰："此蛇毒也。"医治半载始痊，而其人之家资已荡然矣。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时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触暑，腹疾大作，医药罔效，饮食不进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谓泳曰："吾尝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岂数之不验耶？"一夕，漏四下，忽闻异香满室，庭树肃然，先君子忽张目曰："顷吾梦见十神人来，邀余行，余辞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渐思饮食，腹疾亦止，月余始平复。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并无病，夜梦十神人复至，遂谓泳曰："吾将殆矣！"竟以八月廿七

日子时殁，计延寿者十年，亦奇矣哉！

枯骨托梦

吴县木渎镇有一富家，买地作生圹，某孝廉者为经纪其事。孝廉夜梦古衣冠者数人，长揖而言曰：“公贵人也，将来福禄无涯。惟我辈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抛弃，当有以报大德也。”觉而异之。至期开土，果获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弃掷太湖中。未几，孝廉竟发狂疾，月余而死。

诗人黄逵

乾隆辛亥九月，余应绍兴太守李晓园之聘，与修府志，同徐朗斋孝廉寓卧龙山下之慎余堂，即通判衙署也。一夕梦有人布衣蓝履，揖余而言曰：“某玉壶山人也，闻君等修志，来助抄写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后犹能记忆。次日早起，偶展《苏州府志·冢墓》门，见有山阴诗人黄逵者，客死于苏，葬虎丘半塘寺，号玉壶山人墓，因补入《文苑传》。

鬼神弄人

嘉庆癸酉科江南首场，有吴江某姓者，梦一老人告曰：“汝文须用‘稻粱初熟，啄粮恋彭蠡之滨；橘柚方浓，择木念衡阳之浦’四句，方可入彀。”醒而思之，竟无可用之处，因置之。至次场，《礼经》题系“鸿雁来”一句，遂用梦中语。及榜发，竟未售，后领落卷，知文已呈荐，被主司抹此数语，故摈之。因叹鬼神之弄人，亦甚无谓也。

秦桧铁像

千古奸邪，无逾秦桧，堕豕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焚灰，人心犹未快也。今岳坟铁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挥使李隆始铸铜为之，仅秦桧、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游人击碎。万历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铸以铁，而又添张俊一像。本朝乾隆中，熊公学鹏为浙江巡抚，四铁像又已击坏，县官禀闻，拟请重铸。熊未批准，窃念岳王灵爽在天，逆桧沉沦地狱久矣，顽铁无知，何烦重铸耶！是夜熊梦四铁像来，叩谢阶下，醒而异之，仍饬县官重铸，至今存焉。

四十一

苏州蒋以暄于韦苏州庙祈梦，梦至一巨第，门首墙上有真草隶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真书一行下，旁注一“悲”字；草书一行下，旁注一“去”字；隶书一行下，旁注一“存”字；篆书一行下，旁注一“喜”字。醒后，不解何义。未几，其尊甫赠公容斋先生殁，时为乾隆四十一年，真书一行乃验。服甫阕，以暄亦殁，年四十一岁，草书一行又验。以暄生前耽吟咏，多散佚，殁后友人检其遗稿，仅存四十一首，隶书一行又验。嘉庆庚辰，以暄胞侄泰阶官起居注主事，加三级，恭遇覃恩，赆赠以暄朝议大夫，距以暄殁已四十一载，篆书一行又验。

三十三

元和徐孝廉名孝华，初次乡试，在省寓，梦途中猝有一贵人肩舆至，仆从如云，徐避至道旁，舆中人忽招手，谛视之，即其故父也。

言语甚多，醒后都不记忆，惟临别曰：“汝三十三。”徐记在心，然亦不明其义。及嘉庆癸酉乡闱报捷，拆条乃三十三名，始悟所梦。

南游梦

康茂园先生名基田，山西兴县人，乾隆癸酉乡荐后，曾作南游梦，数十年升沉显晦，了不记忆，惟记舟至太仓州城下，听岸上人语云：“此太仓西门也。”欣然登岸，进西门，流览逾时，出北门而去。丁丑成进士，简发江苏知县，似太仓或有缘矣。凡水陆所经，如梦中所遇。补新阳县，东去太仓西门三十里，调昭文，出太仓北门七十里，以为梦兆已验于此。或以升太仓为言，终无验。嗣任岭南，调中州，再至江苏，官职日显，擢任河道总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坝被焚，降太仓州知州，至西门入城，如旧游。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别，公避之，由北门登舟，然后知梦征之乃如此也。因作《南游梦记》。

红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荆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万计。半月前，荆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夜梦有红面金甲神持长鞭驱之甚急，次夜复梦如前，遂欲辞馆。太守问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实告。太守惊曰：“署中恐有火灾耶？”因备水缸数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飘然归矣。及水至，满城尽为冲决。四更初，又有红面金甲神随灯数百盏，由西北至东南，城门自开，水为之泄，活人无算。制府毕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纪其事。

注苏诗

桐乡冯星实先生应榴，中乾隆辛巳恩科进士，历官至四川布政使。告养回籍，从事苏诗，罗百氏之说，以证王、施、查三家之讹，勤心博考，朝夕不辍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梦文忠公来，高冠长髯，相视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约精诚所至，便形梦寐，其理然也。

冥狱

僧允中，俗姓张，号蕴辉，长洲人。其兄芝冈先生凤翼，中乾隆辛丑进士，余旧交也。蕴辉少读书不成，遂出门习钱谷，游幕湖南，有辰州府泸溪县知县黄炳奎者，延为钱席。嘉庆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竞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辄杀之。黄适获得张有一案七八人，正欲办理，刑席他出，遂交蕴辉属稿，蕴辉力劝不从，卒详上论斩。后一年，苗匪平，黄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蕴辉偶至扬州，寓一饭店，夜梦有两人持去，至一处，高门大户，若今之督抚衙门，见一少年上坐于堂皇，两旁吏役肃然，如讯狱者。蕴辉窃自念："岂有人讼我耶？何为至此。"回头忽见黄，黄亦视蕴辉，若不相识者。蕴辉意以为必是亏空案，故累我也。顷之召蕴辉名，上坐者曰："苗人张有一案，汝所办耶？"蕴辉始豁然记其事，供曰："大凡刑、钱两席办案，总听东家做主。如此案当时原劝过，东家不听，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属稿详上官，岂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暂令还阳，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刚经》三千遍，忏悔罪过，便赦汝。"蕴辉不敢再辨，但见黄痛哭，已上刑具矣。前两人复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满地泥泞，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买舟诣高旻寺，削发为僧。余亲

问蕴辉，自述如此。

西华山神

秀水王仲瞿昙，乾隆甲寅科举人，载籍极博，落拓不羁。嘉庆丙子七月，与余同游云台山，看其病重，因促之归杭州寓馆。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余，有钱唐冯霈田者，仲瞿弟子也，忽梦仲瞿着古衣冠，自称西华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间大兴佛法，因声色之孽太重，降为岷山山神，过五十年始可复位。惟欲报一仇，必致荼毒生灵，则终古堕落，然此仇必报也。醒时犹能记忆，此梦亦奇。

王太守

江阴王侪峤名苏，以翰林出为卫辉太守者数年，丁艰后，服阕北行，殁于京邸。适有严方伯名烺者，与太守旧好，遂遣一介携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爱妾某，忽梦其主人来召，且命烹庖，醒后犹能记忆。自此不时梦去。一日，侪峤谕之曰："今日有严大人在此，急作一两样好菜。"嗣后每梦严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后询之他人，曰："严方伯早卒矣。"又闻太守柩南还时，路遇他舟触其船者，其水夫立晕，晕而复苏，曰："王大老爷命跟随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时与侪峤往来，人甚谦雅，不谓其死后灵爽如此。

东平王马夫诈人

江阴诸生有陈春台者，家甚贫，以蒙馆自给。一日出门，忽遇旋风一阵，觉心骨俱冷，归而病作。叩之巫者，说有东平王为祟，家中

人竟请祈祷，春台素不信，亦无力也。有邻媪代为张罗，借得五千钱，一祷而愈。后春台知其事，大怒，乃写一纸告诸东岳，谓东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扰累寒士耶！忽一夕，梦东岳神拘审，春台到案下，闻堂上传呼东平至矣，回顾有着黑袍者，参谒案前。神问曰："今有人告状，尔知之乎？"东平不认。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访，城隍神上曰："卑县已查明，是东平公马夫狡狯，东平实不知。今马夫亦带在此也。"东岳神遂命斩之。春台跪案下，见马夫已绑出，遂诉曰："马夫虽蒙正法，生员所费之五千钱，是挪措者，尚求追还。"东岳神不答，作迟疑状，忽语曰："汝于两月后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满身大汗。隔一两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台渡江去，偶在路旁捡得小纸一张，乃钱票，适五千也。忽思所梦，因向铺户取之而归。此嘉庆廿四年五月事。

自挽诗

虞山赵子梁同钰能诗，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梦若有人谓之曰："尔百日内当死，尚懵懵耶！"醒而怪之，乃仿随园老人作自挽诗四首，云："本来原是梦中身，噩梦无端记得真。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余日再因循。安排床簟须防病，商酌衣衾要顾贫。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诗卷托何人？""细想吾生亦快然，即今五十四流年。弦虽两断难回首，丁已双添是踏肩。薄有才名传世上，差余识见出人前。便教真个形销化，也算逍遥极乐天。""多谢阎浮不遽收，宽期犹得十旬休。已忘书替来生读，未看花增几处游。亟典薄田偿客负，牢持宝砚嘱妻留。直须一点无牵挂，才把文章地下修。""呼来芍药是将离，毕竟瑶棺降几时。学浅忍抛诗弟子，归迟端误女孩儿。事经逆料虽无定，梦出凭空却可疑。万一不材冥主弃，罡风还有引回期。"越三月余，并无恙，真梦之不足征也。

松雪翁入梦

余自束发即学松雪翁书，至十八九岁，最喜临摹山谷，业师林蠡槎先生谓泳受病已深，仍以松雪为退转之法。后每见松雪墨迹，辄留神披览，如《黄庭经》、《乐毅论》、《汲黯传》、《过秦论》及《洛神》、《枯树》、《雪赋》、《头陁寺碑》、《归去来辞》之类，不一而足。中年为英煦斋相国家钩勒《松雪斋帖》六卷，既又为齐梅麓太守钩勒《松雪斋帖》六卷，则余与松雪虽不同时，若有深契焉者。嘉庆十八年九月，余始游吴兴，求所谓水晶宫、莲花庄、红蓼滩诸胜，皆草烟木瘁矣。惟一品石尚在高氏一老寡妇家，鸥波亭则仅存基址在芦苇中，松雪旧宅惟有一门，甚低，元时旧制也。余徘徊于门外者久之，遂告之太守赵公学辙、归安陈公三立、乌程彭公志杰，刻一碣曰“元赵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旧宅之前，一时观者云集。归至南浔舟中，夜梦松雪翁来谢，面圆而白，鬑鬑有须，身着蓝衫，一如曩时在毕涧飞员外家所见松雪自绘小像者。醒而异之，乃作诗曰：“北海追魂迹已陈，公来入梦又何因。燕台一宦原如寄，公与中峰札云：“一官如寄。”鸿迹千年自有真。争说画禅成独绝，但言书法亦谁伦。雌黄却怪华亭老，不肯从公步后尘。”盖董华亭一生评论松雪，至老年则渐渐服膺，乃知松雪之书未易言也。

梦神狡狯

大凡人心地不宁则多梦，语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梦。”余生平无妄想心，而所梦者皆非所思也，岂梦神故作狡狯，以揶揄弄人耶？一夕梦至一处，宛如旧游，高门大户，楼阁巍然。一童子出，惊喜曰：“主公回矣。”忽见仆从如云，左右环列，入堂内，则姬妾满前，拥夫人出见，谓余曰：“两子入京考试，尚未归家，自君之出，

所喜得三孙，阖家康安，岂非幸事！”遂入内室，见金银如出，若比今之藩库，尤为充裕。有五六大柜，启视之，皆珠玉宝器，无暇赏玩。又一柜皆贮古钱，如齐吉货、太公九府钱，以至两汉、六朝钱币，不下数千百种。既而又见唐、宋各监所铸之钱，中有年号从未经见者，正欲翻阅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货志》，为之考订源流，忽闻外堂人声甚沸，一老仆飞报曰：“两郎君皆中鼎甲矣。”铜钲数声，梦为之醒，怅然于枕上者久之。又一夕，梦与中贵人坐，坐上皆列宝器及唐、宋名人书画图籍，有玉鸳鸯一对，高二尺许，莹白如雪，中贵人谓余曰：“此连城璧也。”余取视之，失手落地，分为数片。中贵人声色俱厉，余亦跼蹐不安，跪谢曰：“愿赔还。”乃取家产及所爱书帖悉卖之，不足，又乞旧好张罗借贷，莫有应者，自此大困，饥寒交迫，妻子亦鸠形鹄面，不堪属目也。乃窃自念曰：“人生至此，尚何足言！吾闻世上事有真有梦，若真也，愿速死，若梦也，愿速醒。”顷之，果梦也。余尝有诗云：“人生如梦幻，一死梦始醒。何苦患得失，扰扰劳其形。”李青莲云：“处世若大梦。”为千古达人语，特未言梦之醒耳。

和神国

《幽怪记》载李元之尝梦往和神之国，如死者，数日而复生。见其国人寿皆一百二十岁，皆生二男二女，与邻里为婚姻。地产大瓠，瓠中有五谷，不烦人栽种而实。水泉皆如美酒，气候常如深春，树木叶皆彩绿，可为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论，吾辈若能在此国作百姓，则何有于功名富贵、谋衣谋食事耶！虽羲皇上人不是过也。乃作诗云：“欲买青山愿未成，心头万绪任纵横。何时梦到和神国，无事萦心过一生。”

卷二十三　杂记上

三教

或问儒、释、道何以谓之三教？余答之曰：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而不悖，无非教人同归于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纪晓岚相国有云："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弗恤者，则佛以因果劝人善。"颇与余言相合。今为儒者不知仁义，为释者不知慈悲，为道者不知清静，惟与利是图，则天地亦无如之何矣。

先君子养竹公有言曰："以雪为白，以墨为黑，常人之见也；雪可化黑，墨可化白，圣人之见也；雪即是黑，墨亦是白，道家之见也；白者非雪，黑者非墨，佛家之见也。常人之见实，圣人之见大，道家之见奥，佛家之见空，此三教之分也。"

兄弟和家之肥

天地开辟，即有九州。九州之君，皆天所生，天之视君，犹诸子也。诸子和，则天下治；诸子不和，则天下乱。伊古以来，事莫妙于

尧舜之递传，尚有嫌乎？汤武之革命，虽曰顺应，实起争端。争端一生，天下反覆；兄弟不和，一家反覆。故致中和则万物育，兄弟和则家之肥也。

天人异论

金正希先生云："圣贤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则未敢必也。"蒋雉园先生云："有不可知之天道，无不可知之人事。"家竹汀宫詹曰："两先生皆通儒也，其言异，其旨一。夫子曰'不尤人'，人事可必乎？又曰'不怨天'，天道可知乎？"

情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推而广之，风云月露，因人而情；山川草木，因人而情。声色可以移情，诗酒可以陶情。情之所感，寝食忘焉；情之所钟，死生系焉。然则情也者，实天地之锁钥，人生之枢纽也。然情有公私之别，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则圣贤也；情而私，情而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

可知

兄弟不和，妇女作主，几席生尘，饮食无度，一家之事可知矣。官吏相蒙，奴仆执柄，是非倒置，惟利是图，一国之事可知矣。仁义不施，廉耻道丧，神人交怨，灾异叠生，天下之事可知矣。

戒杀放生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戒杀放生，尤恻隐之至者也。然而天下皆戒杀，则禽兽将为人害矣；天下皆放生，则人将为禽兽役矣。要之扶危济困，是君子之存心；而救蚁埋蛇，亦仁人所并用。则亦何必戒杀，何必放生哉！究为释子之慈悲，而非圣人之仁义也。

徒阳运河

今丹徒、丹阳百里之间，为江潮淤垫，舟楫难行，每到漕船回空之后，辄两头打坝，雇夫开浚，每年所费不资。而一经水浅，不特不通漕运，而商船亦以阻塞，至于物价腾贵，行路咨嗟，而莫可如何也。盍请当事抽分开浚之费，为造船百余只，计口授食，以备不虞。水浅则藉以拨粮，粮过则取以载土过江，弃于瓜步之下，不久成田，招民耕种。而徒、阳两县之闸，以时启闭，不使长开。行之五年，必有大效。

不可少

盐米为斯民之食用，不可少也。盐无税，则私贩绝迹；米无征，则市价自平。官吏为斯民之父母，不可少也。官能清，则冤抑渐消；吏能廉，则风俗自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见老书生矻矻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也。国初魏叔子尝言，人生一世间，享上寿者不过百岁，中寿者亦不过七八十岁，除老少二十年，而即此五六十年中，必读书二十载，出游二十载，著书二十载，方不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也。

廿一经

昔人以《六经》而广为《九经》，又广为《十三经》，其意善矣。近金坛段懋堂先生又言当广为廿一经，取《礼》益以《大戴》，《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又谓《周礼》六艺之书，《尔雅》未足以当之，当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三种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了如指掌。无道学之名，有读书之实。其说甚新。

蒋都督

长洲蒋龙江都督守皖江时，王师已下金陵，不日将至，痛哭曰：“天乎！不可为矣。”乃召妻妾子女于厅事前，谕之曰：“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国亡与亡，死复何憾？若辈尽为俘矣。”妻王夫人进曰：“臣既死君，妻亦死夫，理之当然者。”妾七人言亦如之。次子传、三子祖皆曰：“父为忠臣，儿敢不学孝子耶！”二女与未婚媳赵氏曰：“愿吾门全忠孝节义也。”乃积薪纵火，阖门烧死。都督顾视灰烬，提刀而出，巷战经日，犹杀四十余人，旋自刎。是时公胞侄珍，

官苏州游击，亦遇敌亡。事与周将军遇吉一门尽节事相类，为千古不可磨灭者。国朝乾隆四十一年诏旌胜朝殉节诸臣，都督已予谥忠烈，详《明史》矣。而其随从殉节者共十四人，俱遵旨入祀忠义、节孝二祠，而志乘阙焉，特记于此。

父子大拜

本朝父子大拜者有四家：桐城张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蒋文肃公廷锡，子文恪公溥；无锡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诸城刘文正公统勋，子文清公墉也。其父子俱为一品者：海宁陈清恪公诜为礼部尚书，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钱塘徐文敬公潮为吏部尚书，子文穆公本大拜；富阳董文恪公邦达为礼部尚书，子文恭公诰大拜。

席宗玉

国初吾乡羊尖镇有席宗玉，慷慨尚义，远近称为长者。崇祯十六年冬，忽有如皋李元旦携其母许、其妻姚并子女僮仆辈，悉投奔于宗玉。元旦系大冢宰大生之子，官詹事府少詹，许系大学士许穀女，姚系癸未探花永言女也。元旦赠宗玉诗云：“君岂蓬蒿侣，龙蛇偶寂寥。霜摇三尺剑，月冷数声箫。疏竹成幽径，荒庐接小桥。家贫还甚侠，车盖敢相招。”“畴昔怨离歌，前宵来渡河。那堪芳草路，只送马蹄过。烽燧殊方满，星霜客鬓多。愿期春色里，同剪北窗萝。”“已驾寒江楫，还为卒岁留。老慈牵嫂袂，稚子曳君裘。候雁常虚帛，呼天欲寄愁。即今空汗漫，不复似依刘。”“每成别后梦，即捡隔年书。天地情难老，江湖泪有余。寒云生旧榻，落日忆空庐。满目交游尽，思君总不如。”其明年三月，闻思陵崩，遂大哭辞去，回如皋，阖门殉难。时有义士柏仲祥者，一日能行三百里，负元旦子祥官而逃，不知

置何处。仲祥后被获，死南京。呜呼！自古圣帝明王皆以民为邦本，而至于此极耶！故民贵而官贱，则天下治；官贵而民贱，则天下乱；官贵而民贵，则天地开；官贱而民贱，则天地闭矣。

率由旧章

大凡处事不可执一而论，必当随时变通，斟酌尽善，乃为妙用。余尝论“率由旧章”一语，不知坏尽古今多少世事。有旧章之不可改者，有旧章之不可不改者。至如吾乡之北望亭桥，今改为丰乐桥，南堍为无锡所辖，北堍为金匮所辖。嘉庆二十年将重建时，诸乡民原请造纤路，以便往来舟楫，锡令韩君履宠因问诸乡民，向来有否？曰：“无之。”韩曰：“然则牵由旧章可也。”而监造之绅衿华凤仪辈，因人碌碌，亦不与韩君辩，将陋就简，数月而成。每遇西北风，其流直冲，无有约束，覆舟殒命者，一岁中总有数次。此“率由旧章”之误事也，可畏哉！

峨嵋老僧

江阴朱中丞勋以佐贰起家，官至陕西巡抚，赏戴花翎。先是中丞诞生时，适有老僧在门首化斋，告其家曰：“闻即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儿将来当大贵，六十年后或可于长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陕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书烦为我寄朱大人，我尚知其诞生时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禀之长安令，启其书，无他语，令为转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当束装北上。果于是日得旨，召入京师，以四品京堂用。

修志

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书因革之变，掌褒贬之权，发幽潜之光，垂久远之鉴，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难焉：非邑人则见闻不亲，采访不实，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则又亲戚依倚，好恶纷沓，必至滥收。没其所有则不备，饰其所未有则不实，此其所以难也。

凡重修府、州、县志，无论文章巨公、缙绅三老，总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丛谤也。盖修志与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难，评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恶习，试观诸史如《史记》、《汉书》，虽出马、班之手，尚不能无遗议，况他人邪！

嘉庆十九年，余与修《高邮州志》，将刻成，署曰《嘉庆高邮州志》，州中诸缙绅见之哗然，以为不通，仍去“嘉庆”二字。余笑谓州刺史冯椒园曰：“吾见《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乾道临安志》、《乾道毗陵志》、《淳熙三山志》、《绍熙云间志》、《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之类，不可枚举，岂诸缙绅亦以为不通耶？少所见多所怪也。”

吾邑无锡之名，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无锡名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无锡有志，始于元人王仁辅，一修于景泰冯择贤，再修于弘治吴凤翔、李舜明，三修于万历秦子成。本朝康熙二十九年，乡先正秦对岩、严蕩渔两先生修之；乾隆十六年，浦二田、华剑光两先生又修之。嘉庆十七年，少司寇秦小岘先生又修之，颇将旧志删改，且懒于采访，凡乡间所有人物节孝，概行疏略，颇不满于邑中。余因请之司寇，阅新志所未载者，为采录一编，名曰《梁溪补志》，存稿以俟后来云。

道光五六年间余拟修《虎丘志》，有一缙绅曰："钱某并非本地人，何劳涉笔耶！"余闻之而止。夫虎丘一区，无关紧要，而尚遭人谤，其他可知。案《虎丘志》始于明洪武初王仲宾，久已失传，重修者为松陵周安期，再修于娄东顾湄，元和令周岐凤又修之，震泽任兆麟又修之，皆非本地人也。

八体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今世所传亦有八体：一曰钟鼎文，薛尚功《钟鼎款识》是也；二曰秦篆，泰山《琅邪台刻石》是也；三曰秦隶，《两汉金石器物款识》是也；四曰汉隶，东京汉安以后诸碑是也；五曰钟隶，《上尊号奏》、《受禅》、《孔羡碑》是也；六曰真书，六朝、隋、唐诸碑是也；七曰行书，《兰亭》与《集王圣教序》是也；八曰草书，《二王帖》、《书谱》是也。

性恭谨

余有老友徐翁长，出门曾见山阴何恭惠公焨为河南巡抚时，性恭谨，每得各省同寅亲友公文书启，命仆开函时，必起而拱立，两手捧诵，诵毕然后坐，及答书，亦必拜而后发，其诚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抚，然不及乃翁矣。

袁简斋

袁简斋先生一生不信释氏，每游寺院，僧人辄请拜佛，先生以为

可厌，乃自书五言四句于扇头云：“逢僧必作礼，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礼僧僧见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讲《说文》，一日宴会，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诸公何以不食耶？试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从羊，鲜字从羊，善字从羊，羹字从羊，即吉祥字亦从羊，羊即祥也。”满座大笑，似又深通《说文》者，皆可以开发人之心思。

苏东坡生日会

毕秋帆先生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署中筑嵩阳吟馆，以为燕客之所。先生于古人中最服苏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洪绶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者至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迨总督两湖之后，荆州水灾既罢，苗疆兵事又来，遂不复能作此会矣。呜呼！以公之风雅爱客，今无其继，而没后未几，家产籍没，子孙式微，可慨也已。

改嫁

改嫁之说，袁简斋先生极论之，历举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汉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陈留董祀；《新唐书·诸公主传》，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权文公之女改嫁独孤郁，其实嫠也；韩昌黎之女，先适李汉，后适樊宗懿；范文正公之子妇，先嫁纯礼，后适王陶；文正母谢氏亦改适朱氏；陆放翁夫人为其母太夫人之侄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赵氏；薛居正妻柴氏亦携资改嫁；而程伊川云妇人宁饿死不可失节，乃其兄明道之子妇亦改嫁，不一而足。余谓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

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者误之。总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也。”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虽小学之一门，而有裨于文献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宫室、陵墓、学校、寺观、祠庙，以及古迹、名胜、第宅、园林、舆图考索，全赖以传，为功甚巨。而每见修志秉笔者，往往视为土苴而弃之，真不可解也。王兰泉司寇为《金石萃编》一书，有与诸史互异，辄以证之，此深于金石者也。孙渊如观察尝言：“吾如官御史，拟请旨着地方官吏保护天下碑刻。”此癖于金石者也。

算尽锱铢

每日费用，虽小不苟，所以惜物力、谨财用也。苏州人奢华靡丽，宁费数万钱为一日之欢，而与肩挑贸易之辈，必斤斤较量，算尽锱铢，至于面红声厉而后已，然所便宜者不过一二文之间耳，真不可解也。相传沈归愚尚书贫困时，鲜于僮仆，每早必提一筐自向市中买物，说一是一，从不与人争论，诸市人知其厚道，亦不敢欺，彼时尚有古风。

布衣可贵

嘉庆己巳岁七月，余在京师，英煦斋相国家有笔墨事，尝招余住

澄怀园之近光楼。时公为户部侍郎兼副提督，同寓者为席君子远、姚君伯昂，两编修也。一日五鼓天未明，大雨如注，闻鸡人传唱声，知公已早到宫门矣。两编修闻之，亦急具衣冠，冒雨入朝，不迟晷刻。余时正高卧，枕上朦胧谓两编修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贵也。"

南北气候

故老尝言：大江以北，麦花昼开；大江以南，麦花夜开，总未留神察看。嘉庆七、八年间，偶见麦花皆昼开，殊不信。一老农曰："麦花自国初以来，俱如旧说，其昼开者，始于嘉庆初年。"盖由南北气候日转，犹之北方产梨、枣、瓶果之属，今南方亦有之；南方产姜、莲、慈菰、荸齐之属，今北方亦有之。余于乾隆壬子始入京师，夏间蚊虫绝少；至嘉庆十三、四年六、七月内，每到垂晚，则蚊声如雷矣。

水仓

扬州有余观德者，人颇豪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延烧达旦，观德率众扑救甚力，因创为水仓，起名甚新。其法在闹市中距河较远处，买地一区，前设小门，后为大院，置水缸数十百只，贮以清水，设有不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余友孙春洲尝作门联云："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而常关。"自余观德创后，扬州城内随处皆置水仓，惜其法不行于苏、杭之间耳。

大归四事诗

莲池大师临终时有诗云："病药两非何足辨，死生双幻不须忙。"真达者之言也。余尝见云间张文敏公照有小册，蝇头细书，上题曰"大归四事诗"，殊妙。四事者，衣、衾、棺、椁也。今录于此："儿女千行泪点污，着来寒暖不关肤。谁能立地明三事，漫说升天重六铢。翠袖明珰长已矣，绣裳命卷更何如。早知一向为黄土，虚费区分紫与朱。衣。""越纻吴绫细剪裁，千条百结裹枯骸。闺中绣满梵王字，原上飞成鬼伯灰。不许鸳鸯栖并翼，任他蝴蝶梦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欹枕鳏鳏子夜来。衾。""谁信千年永不开，徒教骨肉隔黄埃。收回天上三春艳，盖尽人间一石才。水土几番灰却了，山林又复斧斯来。还愁仙骨埋难尽，碧落殷勤选玉材。棺。""双手卷然髹沐余，朅来小有洞天居。浑如护惜加穷裤，莫是堤防用槛车。蝼蚁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于。漆园再向枯髅语，为问王孙意底如。椁。"

吴书斆

吴江吴茝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尝举博学鸿词科，不遇，浮沈诸生中，年七十余，无家室，宿食紫阳书院。后辈轻薄，肠肥脑满，视茝堂如怪物，无与言者。一日书院课期，苏州太守孔公名传炯点名，及茝堂，茝堂趋而前，与太守执手问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诸生，太无礼节，敢与我抗礼耶！"茝堂遂挺立慢骂曰："汝父与我同举鸿博科，汝尚在子侄行，岂有孔门子孙而轻视长者乎？"太守大骇，询之他人，知其实，跼蹐谢罪。人称为吴书斆。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业巍巍，莫不称为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厉，宏奖人材，后辈门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

某，欲晋谒，阍人辞以请客。问请何人，阍人曰：“昨日请老师、父执及前辈，今日请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骇然，问其礼，每一席设五六位不等，椅坐上书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肃然。坐定，命仆行酒、上菜、上饭、上茶，一如生人。祭毕，则送诸门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易于传播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重修马嵬驿；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云墓；陈云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东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传播，人人乐道之，何耶？如阮云台宫保提学山东，重修郑康成祠，于浙江重修曝书亭，巡抚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吴时，重修桃花庵；林少穆中丞为杭嘉湖道，重修放鹤亭；陶云汀制府、梁茝林方伯在苏州，重修沧浪亭，并肇建五百名贤祠及梁伯鸾祠；孙渊如观察在山东，重修闵子墓，并访义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范县之义城寺东，则又在毕秋帆诸公上矣。

福慧庵

余旧居之东，有福慧庵者，地颇幽阒，又谓之静室，有莲华域、憩云窝、文昌阁诸胜，国初有杲道人来卓锡于此。道人名圆通，相传为崇祯某科进士，文章书画，无所不长，至于雕文刻镂，皆亲自制作，良工见之缩手。尝手写《莲华经》七卷、《楞严经》十卷，而葡萄一幅，尤为绝作，隐然以温日观自命。余少时读书庵中，尝披阅之。辛巳秋日，偶过圆公塔院，题壁二首云：“艰难心事总成灰，师自红羊劫里来。收束儒书归佛刹，独持禅悦老岩隈。空门安用雕龙手，举世谁怜吐凤才。留得葡萄遗墨在，焚香展读不胜哀。”“廿年不

到憩云窝，殿屋苍凉绊薜萝。拂面红尘成底事，满头白雪又来过。穷通有命凭谁问，福慧难兼奈老何。礼罢远公旧时塔，数声清梵莫云多。”

红白盛事

苏杭之间，每呼婚丧喜庆为红白事，其来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云台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学政，旋有旨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明年，正续配夫人孔氏，为衍圣公胞姊，公馆在钱塘门外，先生乘八座行亲迎礼，卤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内外士民妇女观者以数万计。是年秋，孙补山先生灵柩由广西赐葬钱塘，奉旨入城，舆马之盛，执事之多，从来未有。其上一年，富阳董相国丁邴太夫人忧，从京师扶柩归里，自镇浙将军、都统、巡抚、盐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缙绅皆素衣跪送，而满城兵甲侍从，旌旆飞扬，自江头至六和塔，直接秋涛宫，分列皆满。萧公福禄，其先本回部人，为狼山镇总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丧耦，尚欲续弦，久之无有应者。嘉兴马姓，亦是教门，有闺女年三十八，尚未字人，早拟守贞以终其身矣。至是萧来求亲，女私念曰：“婿年虽老，究属二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较守贞不字，老苦于空房，自为优也。”欣然愿嫁，择日成婚。未期月，萧公升浙江提督，与夫人赴任，道出嘉兴，行归宁之礼。旌旗舆马，笳鼓喧阗，自参将以下与标兵三千余人皆披甲挂刀，排列成行，跪迎于西城门外，观者万人，咸为叹羡。吴门韩旭亭公与潘榕皋农部及其弟云浦公皆八十称觞。旭翁以子尉贵，封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云翁以子世恩贵，亦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俱蒙钦赐寿杖、福字、荷包等物，荣耀乡闾。而榕皋嗣君世璜亦鼎甲，称觞之日，数郡毕至，胞侄殿撰公世恩、中翰公世荣俱侍左右，晋接宾朋。此皆红白事之最盛者也。

诂经精舍

嘉庆初年，扬州阮云台先生一为浙江学政，两为浙江巡抚，于西湖圣因寺旁设诂经精舍，选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习业其中，有东京马融氏之遗风。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吵攘面赤，家竹汀宫詹闻之，笑曰："此真所谓洙泗之间，龈龈如也。"其精舍中肄业诸生，则有洪颐煊、洪震煊、徐养源、徐养浩、陈鸿寿、陈文杰、胡敬、徐熊飞、吴东发、汪嘉禧、孙同元、赵春沂、赵坦、范景福、何兰汀、徐鲲、丁子复、李遇孙、金廷栋、陶定山、张鉴、沈涛、周联奎、顾廷纶、邵葆初、蒋炯、李方湛、吴文健、陆尧春、朱壬、汤锡蕃、王仁、朱为弼、何起瀛、钱林、张立本辈，凡三十余人，为一时之盛。及先生还朝，诸生皆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雕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毕

唐杜牧之梦改名毕而卒，宋邹忠公梦道君赐笔而卒，盖毕字古人已有忌之者。毕秋帆尚书名沅，为两湖总督八年，忽以事降调山东巡抚，心窃喜之。未几仍复两湖之任，遂愀然不乐，谓人曰："吾将终老于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领兵堵御，没于当阳。乃知姓名亦有忌讳焉。

茂林

族弟槃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堡人，系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举、两进士。自言嘉庆元年，苗匪滋事，福大

将军督师。一夕有苗千余人来扑官军，官军急号救于滕氏，立率父兄子弟持器械出佐官军，杀苗数百人，苗遁去，将军以为功，题升十余辈。不数日，苗知为滕氏兵，遂约数千人直歼滕氏，滕氏亦号救官军，官军皆不应，无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砾场，茂林其遗孤也。余时寓息园，闻其语，为叹息者久之。

茝香校书

茝香校书者，本旧家子，长洲人，能画，工词曲。其父某曾为府司马。父没后，与母独居，遂落籍。余尝有诗云："鸾飘凤泊寻常事，一堕迷楼最可怜。"又云："见卿惟念南无佛，安得开笼放雪衣。"盖惜之也。后为鸨母凌虐，忧郁成疾，不知其所终。

杨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从潞河归櫂，有杨氏女婉春者，苏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将附余舟，余以同乡谊，弗却也。行至泇河，适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当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聪慧如此。遂命仆人吹笛和之，歌声嘹亮，听者莫不凄然，因书三绝句为赠，云："泇河水碧鹭双飞，人到良期心事违。赖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机。""客里年华去若驰，抚今追昔不胜悲。听卿一曲《长生殿》，想见开元全盛时。""银河有影度窗纱，乌鹊无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沦落客，不知好梦属谁家。"

赵梅卿

“白璧千双珠作阙，金钗十二玉为裾。人间多少繁华梦，比到梅花总不如。”此王惕甫学博诗也。道光乙酉年，苏州阊门外有妓赵梅卿，素未著名，吴江周蓉裳见之，大为赏识，戏书此诗于梅卿扇上，自是声价十倍，车马盈门。

定数

乾隆十二年秋，东北风起，海水大上，南人谓之海啸，漂没人民屋舍无算。有一人既溺于水矣，忽有一红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寝室，其人烧死，始知红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宝山、福山一带亦海啸，死者无算。有老妇年八十二岁，亦死此厄，生时自言海啸已经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于水。又苏州叶某者，性迂拙，一无所能，其父死，既无产业，且有逋负。叶终日不乐，屡欲寻死，或独宿于枯庙，或时走于荒坟，欲投井则有人救之，欲自经则有人解之，遂投入太湖，忽见朱衣人持挺驱之，得达彼岸，适遇其戚，送以归。叶自述如此，而人亦谓历经诸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居无何，竟窃刃自戕。昔晋惠公死于高梁，卜者先知；周亚夫饿纹入口，卒死于狱。乃知人之死于水火，命之短长，俱有定数。

苓巴鸡

吾邑疡医窦西岩之父，少时在金陵，以千钱买蜀贾苓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于庭，为家畜白鸡啄食之。鸡日渐高大，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鲜妍五彩，巨过于鹅而高倍之，人不识为鸡也。人来观者如市，膏药遂大售，日进千钱，子孙温裕者三世。

机神庙

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塘，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余于戊辰岁为阮云台中丞书《褚公庙碑记》，因悉其事。按唐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想又以织女星为机神也。

鸟枪打雨

嘉庆元年，苗人滋事，上遣福公康安提兵征讨。时值四五月，霖雨间作，无一日晴者。福公忧之，命道士祈晴，不应，乃遣鸟枪兵向天而开，始放日光，隔数日，虽开枪亦不应也。此余弟子杨生补帆在军中，亲见其事。闻甘肃省每遇阴霾，致损田禾，须开鸟枪打散，亦此意也。

五云

五云者，丹徒王梦楼太守所蓄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纤足，善歌舞。余时年二十五六，犹及见之。越数年，五云渐长成矣，太守惟以轻云、绿云、鲜云遣嫁，携素云、宝云至湖北，送毕秋帆制府，审视之，则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谓两云曰："吾为汝开释之。"乃剃其头，放其足，为僮仆云。

换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焜常多与之，并无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亏折，遂歇闭，慨然出门，流落京师者十余载，贫病相连，状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门外，忽见车马仪从甚盛，有一绿帏朱轮大车，坐一女，珠翠盈头，焜遥望不敢近。其女见焜，亦注目良久，遂呼仆从召至车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识认，浑如梦中，唯唯而已。遂命从者牵一马随之入城，至一朱门大宅，见其女进内宫门去，盖某王府副福晋也。顷之，召焜进，谓之曰："余即邻女某人，向与君换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认为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间，焜得数千金，上馆充誊录生，以议叙得县尉，旋升内黄县，擢直隶河间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闻

有某州刺史者，故贼也。先是壬子、癸丑间，有云南刘某入京谒选，随一仆，住驴马市，箧中颇裕。有同寓客知之，故与仆善，殷勤异常，仆偶出，客必为其主左右之，较仆尤为周慎，刘甚感。未一年，掣签得县丞，分发河南，客大喜，诡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当门上，拟随老爷同行可乎？"刘亦喜，乃束装，虽僮仆之亲，无以过也。行至邯郸，刘忽病痧，一日死。仆与客俱大哭，抱持殡殓，寄棺古寺中。客忽向仆曰："吾两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尚复何言！虽然，有计焉，幸箧中凭文在，吾为官，尔为官亲，谁复知之耶？"遂与仆行。未渡河，仆又死，客抵省中，只一人耳。乃缴凭，未匝月，委署某县丞，获巨盗有功，题升知县，乃改名。不数月，屡

获盗，连破七案，又升某州刺史，以良能称。一日，有探差来报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铺，有夫人自云南来，随一弟曰舅爷，早晚将抵署矣。刺史佯喜，即遣两妾前迎，询其所来。妾还报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饰满一箱，白金百余两，仍遣两妾前为开发路费，且曰某日最良，可以进署。复以白金二百两与舅爷，辞以署斋甚窄，断不能款留，请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仆从执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托故他往，谓家人曰："今夜回衙恐迟，尔等勿伺候，宜早息，仅留一妪守内宅门可也。"至三更时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诸妾婢仆皆早睡，但闻主人进房，切切私语而已。后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辕门，适刺史回署，遥拱手曰："僧与大老爷别二十年，今为大官矣。"刺史惧，不与言，使家人许其三千金，僧不允，谩骂曰："汝今逃避何处去耶？"盖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刘夫人亦为殡殓，寄棺于某寺，而与两妾收拾行李，积蓄万余金，同归云南，车辆甚多。

刑罚不中

自古来官家办命案，莫不舍重就轻，辄引《尚书》"罪宜惟轻"一语，或者曰："实刑罚不中耳。"

奇案

余友陈春嘘大令尝官盛京锦县知县凡八、九年，有一案甚奇。有民家迎娶新娘，已登舆矣，行至数里，忽大风雪，不能行，由小路入一枯庙中暂避。谁知风雪更甚，计五日夜不止，至雪晴后，则已二十余日矣。两家始通音问，杳无踪迹，大为骇异，寻至数日方得之，计两家随从男女七十余人，皆冻饿死。

富贼贵贼

吾邑有富翁某开质库，每到库中，必于无人处窃小物以为得意，其伙皆知之，以此开销而向主母索还，以为常也。又虎丘杜开周翁言，有某观察者，每日必窃他人物一两件。一日，管门家人有皮马褂置在签押房，观察窃之，家人不敢问，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问观察，观察曰："不知也。"翁固问，始笑曰："吾早知尔衣，亦不取矣。"此二人一富一贵，皆犯窃疾，何也？

经训堂帖

乾隆庚戌岁三月三日，余寓毕秋帆尚书乐圃之赐闲堂，时正为尚书刻《经训堂帖》，遂取松雪斋所藏《兰亭》五字未损本及唐怀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谟自书诗稿、苏东坡《橘颂》、陈简斋诗卷、朱晦庵《城南诗》、虞伯生《诛蚊赋》、赵松雪《枯树赋》诸墨迹置诸案头，同观者为彭尺木进士，潘榕皋农部，张东畬大令，郭匏雅、陆谨庭两孝帘，弹琴赋诗，欢叙竟日，为一时佳话。尚书殁后，家产荡然，家人辈拓之为糊口计，可怜也。忽忽三十年，诸公半皆凋谢，卷册亦已散亡，惟《经训堂帖》岿然独存，金石之可贵如此。

悟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扬州人。其姊云卿为和希斋大司空侧室，和殁后，云卿殉节。时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师，亲见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贵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倾心，杨花之飘荡

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骆佩香夫人，以守贞自誓。嘉庆甲子十月，余偶过丹徒见之，悟情状如男子，意气豪放，善吹箫，能填词，尤娴骑射，上马如飞，一时名公卿皆敬其为人，真奇女子也。后出家为比丘尼，赵瓯北先生有诗赠之。

裹足

妇女裹足之说，不载于经史。经史所载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艳”，或言领、言齿、言眉目，从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览》云“昔制履，男子方头，妇人圆头”，见《宋书·五行志》。《唐六典·内官·尚服》注，谓皇后、太子妃“青袜、舄，加金饰”，开元时或着丈夫衣靴。则唐时尚未裹足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姁“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钿尺长八寸，减四分为七寸六分。韩渥诗“六寸肤圆光致致”，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杜甫诗“罗袜红〔蕖〕（渠）艳”，乃青履红袜，非金莲之谓也。即《大唐新语》并《国史补》，亦只云马嵬店媪收得杨妃锦𩊚一只，并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诗纪事》段成式《光风亭夜宴伎有醉殴者》诗云：“掷履仙凫起，扯衣蝴蝶飘。”斗殴时其履可以掷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则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帖地，谓之步步生莲花。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至宋时，有裹有不裹。《湛渊静语》云，程伊川先生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始于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尚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未远，必有所见，非臆说也。大约此风至金、元时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锐者，考之于古，亦有所出，出于古之舞服。《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集解》徐广

注云：利屣，舞屣也。舞则见屣。舞屣赤色花纹，薄底，头利锐，缀以珠，似即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张衡《西京赋》“振朱屣于盘樽”，《许昌赋》“振华足而却蹈”又《文选·舞赋》、庾信《舞赋》、顾野王《舞赋》以及曹植《妾薄命》诗，简文帝、昭明太子舞诗俱有言及足者，盖古者女衣长而拽地，不见足，惟舞见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说文》尸部：“屧，履中荐也。”《吴中古迹记》有西施响屧廊，似即今女人鞋中之高屧，故行步有声。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则用高屧，言高荐也。今人谓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也。古乐府有《双行缠》曲，或疑为裹足之证，曲云：“朱丝系腕绳，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众情共所称。”又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诗：“两足白如霜。”夫赋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缠也可知矣。所谓双行缠者，乃缠其两股，非缠其足也。总之妇女之足，无论大小，有高屧无高屧，贵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即《焦仲卿》诗所谓“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也。若行步蹒跚，丑态毕露，虽小亦奚以为！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秦、晋之间，推其能小之道，盖亦有法焉。凡女子两三岁便能行走，四五岁之间，即将两足以布条阑住，不使长，不使大，至六七岁已成片段，不缠而自小矣。而两广、两湖、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今以江、浙两省而言，足之大莫若苏、松、杭、嘉四府，为其母者，先怜其女缠足之苦，必至七八岁方裹，是时两足已长，岂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紧缠，使小女则痛楚号哭，因而鞭挞之，至邻里之所不忍闻者，此苏、杭人习焉不察之故也。然

则苏、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则小，不得其法则大。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盍请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或混将元年以前所生者捏为元年以后，诬妄出首，牵连无辜，亦未可知，相应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见《蚓庵琐语》及《池北偶谈》。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则失之。试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从此永垂万世。由是观之，裹足为不祥之金明矣，而举世犹效之何也？盖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且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卷二十四　杂记下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业巍巍，富贵福寿，近世无比。高宗纯皇帝赐其七十寿联云："耆筵锡庆高千叟，云阁铭勋赞上台。"八十寿联云："纯嘏懋勋延带砺，耆龄硕望重丝纶。"嘉庆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图像紫光阁者四次，两子四孙俱登显秩，真所谓出将入相，全寿全归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命勘荆州堤工，余时在毕秋帆尚书幕下见之，乃身裁短小，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亦奇矣哉！

示子

欲子弟为好人，必令勤读书，识义理，方为家门之幸，否则本根拔矣。今人既不能读书，岂能通义理，而欲为好人得乎？天下岂有不读书、不通义理之好人乎？

语云："忤逆弗天打，一代还一代。"其言虽俗，甚是有理。余则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孙贤愚，今日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为无益，小善积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恶为无伤，小

恶积得多，便是大恶。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间而已。存心于公，公则正，正则便是君子；存心于私，私则邪，邪则便为小人。

妇言是听，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图，父子将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废；父子者根本也，岂可离心。

凶人为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为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贤者视己，似己非而人是；愚者视己，必己是而人非。

得隆庆失隆庆

嘉庆元年，吾乡秦蓉庄都转购得族中旧第曰宝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庆失隆庆”。询此屋盖建于明隆庆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议，嘉庆元年交价，故曰“失隆庆”也，亦奇矣哉！

知音犬

吾乡孙方伯藩家有一犬，闻曲声便至，坐于笙笛者之前，喑喑然似遥相和状，驱之不去，闻之又来，共呼之曰“知音犬”。此犬前世必是优伶。闻纪晓岚相国之祖姚安公，有里人负其金不还，反出怨言。其人死后，姚安公忽梦此人来，适圉中生一青骡，疑其托生，以其名呼之，辄昂首作怒状。此人平生好弹三弦，唱《边关调》。辛彤甫先生有诗云：“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骡侧耳听。”即纪其事也。

苏小妹

或有问于余曰：“俗传苏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谢曰：“不知也。”时余适修《高邮州志》，翻阅《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为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赓实，号元孚，有义行，少游为作事状，载集中，而旧志竟未及。案《墨庄漫录》、《菊坡丛话》俱载东坡止有两妹，一适柳子玉，一适程璿之子之才也。

刘王氏

阳湖有刘王氏者，甚美丽。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刘氏，不一年，刘又没。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无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经死。时无为吴盘斋为县令，验其尸得实，遂将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虽烈，是已醮妇，于例不能请旌，乃赋一诗刻诸墓上，云：“分钗劈凤已联年，就义何妨晚概愆。鸠以换巢难择木，鹤经别调任更弦。也同豫让传千古，莫恨苏章有二天。究胜世间长乐老，几回生敬又生怜。”

秀才

乾隆乙巳岁，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识袁简斋先生于吴门。偶与先生大论时文，一时倾倒，因呈所作《西湖》诗就正，遂载于《随园诗话》中。及刻成后，先生称余为秀才。尝寄书求改，先生答曰：“秀才二字昉于汉，在可改不改之间，昔杨素称孔子为秀才，非今之生员也。”强辞夺理，可发一噱。

小棺材

苏州府城隍庙住持有袁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号。余尝借寓其斋，见案头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长三寸许，有一盖可阖可开。笑曰："君制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则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贵功名、利欲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辄取视之，可使一心顿释，万事皆空，即以当严师之训诫，座右之箴铭可耳。"余闻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欤！

前世事

每见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淡于荣禄，绣佛长斋，与释子往来，常诵经礼拜，此人前世必是高僧。每见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于笔墨，弄粉调朱，写赵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大蛇

吾乡长邱头有大蛇，其穴在于水车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见之，身长数丈，仰头吸露于高阜之上，其人惊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肿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数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设香烛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东南风，黑气一条，迤逦向西北去。其次日发之，惟有古墓，砖大如箕，杳无踪迹，盖龙蛇之灵，事诚有之。今京师都察院有蟒蛇，其围如大柱，而能出入窗棂。内务府西十库内亦有蟒二条，皆首矗一角，鳞甲作黄金色，将启钥，必先鸣钲，恐见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难得糊涂

郑板桥尝书四字于座右，曰“难得糊涂”，此极聪明人语也。余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须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之为妙用也。

东涧老人墓

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乃不及柳夫人削发投缳，忠于受翁也。嘉庆二十年间，钱塘陈云伯为常熟令，访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岩下，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冢，即在其西偏，竟无有人为之表者，第闻受翁之后已绝，墓亦荒废。余为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记查初白有诗云：“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哉！

豪侈

朱鸣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门请见，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问其何来，僧曰：“吾与君同住空山，修行数十年，竟忘本来面目耶？特来点化耳。”命取三盆清水来，曰：“请君看前生。”视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己形容也。再看来生，一疯丐也。朱大诧，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虽疯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门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见。

四字

嫖、赌、吃、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吴门有二绅，俱官县令，一好吃，一好赌。好吃者，有一妪善烹调，一仆善买办，其蒸炙之法，肴馔之美，迥非时辈庖人所能梦见，每一日餐费至十余金，犹嫌无下箸处。其后家事日落，妪、仆亦相继死，至不能食糠秕，卧死牛衣中。其赌者，家中无上无下俱好之，游手之徒亦由此入门，凡田地、产业、书籍、器用尽付撞蒲，不及十年，一家荡然。其人死后，至两女尚未适人，亦邀群儿赌博，不知其所终云。

红裙

妇人无贵贱，母以子贵，妻以夫贵，古之定礼也。至于服色，无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许着红裙，此妒妇之立论，不可遂为典据。杜少陵《纳凉遇雨》诗“越女红裙湿”，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罗裙翻酒污”，东坡诗云“更将文字恼红裙”，则红裙者唐、宋时妓女所用，无所为贵贱也。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楼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谁为之分辨耶？按《大清会典》，妇女之服饰，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况民间耶？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尝仿制一尺，准以工部营造尺为则，将周制铜剑茎较于今尺，则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颜氏所藏周尺较于今尺，则六寸七分；以汉元延尺较今尺，则七寸二分；以汉建初尺较今尺，则七寸三分半；以晋尺较今尺，则七寸六分半；以宋三司布帛尺较今尺，则八寸九分半。可知尺寸之长短，一代长于一代。若以今之裁衣尺较工部尺，则又盈一寸许矣。

贫官

《金陵琐事》载，南坦刘公罢嘉兴太守，训蒙自给。远庵李公罢江西副使，殊无生计，授徒于高淳。又顾横泾先生罢河南副使归家，环堵萧然，客来从邻家乞火煮茗，当时传为佳话。近日长洲蒋少司马元益，历官主试学政，致仕家居，惟以砚田糊口，典质度日。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

一品夫人

吴门韩旭亭封公初聘蒋氏，兰石司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门下士某为女推算，曰："异哉！据命当为一品夫人，然日上冲克太甚，而必夭折，何也？"至八岁果殇。韩又娶顾氏，贤淑知大义，力劝封公迎初聘蒋遗像归，而自居继配。后以仲子谿贵，历官至刑部尚书，叠遇覃恩，赠一品夫人。

孙春阳

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读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尚旧物也。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

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载之，近时袁简斋《食单》亦有其名，但未详耳。

形家言

堪舆家每视地，辄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虽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吴门汪廉访圻，少孤露，年二十余，以蒙馆自给，在阳山聚徒数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买一地，在瓜山绝顶，峻险异常。葬后，便出门游京师，冒宛平籍入泮，连捷中进士，不二十年，官至云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顶，难于祭扫，托所亲就山下筑石路一条，蟠曲而上，费至二千金，甚坚固也。一日有形家过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栖于梁间，惜筑甬道如长蛇注穴中，祸不旋踵矣。"未几，果以亏空事谪戍，家产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陈状元犯土禁

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凡动土迁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辄不利，其说皆出之阴阳家，前史所未闻也。吴门陈永斋观察卜筑于因果巷之薛家弄，不信阴阳选择之言，乃自择一日，启工开土，至尺许，忽见有物如猪头，满头生眼，竟为张闭，观察心甚惧，又窃自解曰："吾状元是文曲星，可以压之。"少顷忽不见，余无他异，说者以为即太岁也。筑至后堂，见骷髅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砾堆于后圃。堂后又有一巨棺，朱漆尚坚，十余人抬之不动，不得已仍覆土而筑墙，

半棺在墙内，半棺在墙外也。工始毕，其长子在京谒选，忽生腰疽而没。讣至，其媳大恸，吞金几死。不一二年，观察卒。未几，蒋夫人亦卒。咸以为犯土禁所致云。

命中缺水

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初生时，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谓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儿在渔舟上乳养百日以补之。"乃召一渔人妇，畀其钱米，寄养百日。及中状元归，侍郎忽念此妇养育之恩，使人踪迹之，其妇尚在，年七十余矣。招致家中，向妇四拜，不数日此妇病，乃送回，即死，咸以为折福所致云。

樟柳神

星命之学，自古传之，而绝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时起子也。宋储泳《祛疑说》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时相同者，而富贵贫贱各异，又何说焉？于是看五星，辨分野，说愈歧而术愈谬矣。然而巫蛊厌胜，皆用本人生命。今吴越间有所谓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咒而毙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争相售买，得之者，为人推算，灵应异常，然不过推已往之事，未来者则不验。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邻人行荒野中，闻有小儿声，似言"奈何"，倾听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间抬得一小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谓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见之，持归戏玩，留家两三日，诸小儿皆不安，或作寒热，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还之，安然如故。

治贼

盗贼横行，捕役庇纵，最为里阎之害，而杀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视为无甚要紧，以至酿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陈春嘘名昶，以举班大挑得知县，分发浙江。其令桐乡时，独坐二堂饮酒，捕偶获一小贼来，问之，无有实供。令含笑自若，谓贼曰："汝能饮酒乎？"曰："能。"遂赐以酒数杯，贼醉矣。复问之："近石门县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贼曰："非小的地界。"春嘘讶曰："然则汝地界在何所？"贼分说甚明。又曰："汝窝有若干人？"贼不肯说，令大怒，示以刑，贼惶遽，遂招三处。即乘夜亲率捕役民壮四十余人，以此贼为眼目，一夜中获数窝，得三十余贼，起赃无算，讯之，连破十三案，棉花案亦与焉。春嘘令桐乡二年，境内肃清，可以开门过夜。近有周太守名焘者，为通州知州时，每获一贼，即断其脚胫。有一贼甚强项，谓刺史曰："小的做贼多年，亦颇知读《大清律例》，割脚胫在何条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问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汝在那一行？"贼口噤，遂割其脚胫。众贼闻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琴心曲

嘉庆丙辰八月，余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十五日夜，与许君春山、孙君复初携古琴茶具出涌金门，泛舟西湖，小泊圣因寺前。于时已二更余，万籁寂然，月明如昼，因命篙师烹茶，余抚琴作数弄，忽有两女子，着碧罗衫，挽堕马髻，容仪不凡，翩翩从柳影中来，窃听者久之。余与春山、复初皆肃然，不敢问讯，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过陈雪樵寓斋，晤陈云伯，挑灯夜话，为述其事。云伯赋《琴心曲》云："珠帘宰地春灯红，主人醉客邀春风。团圆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雾香濛濛。座中惨绿江南客，携琴独坐花间月。自谱新声信手弹，细将旧事重头说。兰桡双桨去年秋，曾向西湖载月游。红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闲采水悠悠。高城夜静沉鱼钥，桂花流影惊飞鹊。佳客

相逢得许衡，词人更复招孙绰。片片流云送画桡，高楼何处夜吹箫。回环梵宇排三塔，指点苏堤认六桥。银浦无声沉万籁，宾朋连袿邀情话。风月无边明远诗，湖山如此华源画。午夜无声月满天，一声柔橹破孤烟。秋江三叠临风弄，欲托琴心问水仙。红墙隐隐离宫近，楼台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锁六宫间，夜乌梦稳双堤静。玉宇高寒展画图，此身濯魄到冰壶。夜山如影人声寂，瑟瑟西风瘦绿芜。忽闻笑语花间出，两美双双堤上立。顾影低徊若有情，月华如水秋衣湿。对此苍茫百感生，凭将幽意托瑶琴。冰弦掩抑焦桐语，写尽相如曲曲心。最怜此际情难识，半是踌躇半怜惜。人影遥随花影流，芳心暗与琴心合。罗带风飘云鬓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绿绮怜君意，何处红楼是妾家。苦向篙师详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叶扁舟归去矣。此时珠斗影阑干，囊住龙腰不再弹。独对银蟾愁不语，夜潮声急海门寒。归舟载取新愁重，玉钗惆怅墙东宋。天风环佩荡余音，残灯红晕芙蓉梦。梦魂仿佛向瑶台，依旧明妆约步来。凉月影中情缥缈，万花深处意徘徊。花前月下还相见，分将团扇遮娇面。自言天上谪仙人，谢君深意空留恋。鸡声喔喔动晨光，一枕游仙未许长。自写新词怜蛱蝶，空将锦字托鸳鸯。从此段家桥畔路，愁过当时鼓琴处。满地苔钱燕子飞，桃花门巷迷崔护。屈指相思秋复春，镜中眉黛画中身。只应一片西泠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闻此言重太息，世间万事空陈迹。花月姻缘事有无，情禅参破成鸿雪。我亦人间有半生，花前曾解唱双行。月中人去琴声悄，一曲长歌万古情。”此诗刻入《碧城仙馆集》中。

唐竹庄

吴门唐竹庄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为人贩买人参，往返沈阳者凡数次，而好为诗，著有《出关诗草》。《出塞》云：“驱车出边塞，天地何茫茫。四顾不见人，千里尘沙黄。横视一气中，山

海交青苍。北风裂地来，沙砾皆飞扬。严阳盛寒气，白日无晶光。坚冰不可渡，驽马停彷徨。区区衣食事，驱我适远方。白云自南来，浩然思故乡。”《燕台怀古》云：“骑马出远郊，落日天苍皇。经过碣石馆，不见燕昭王。市骏得国士，报齐辟土疆。迨后六国衰，全秦独横强。丹虽寡谋识，激烈志慨慷。脱不披逆鳞，燕亦终沦亡。至今易水上，风色犹悲凉。遥遥建国始，布政流风长。召伯有余烈，吾其思甘棠。”笔力沈雄，直接汉、魏，非抽黄对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楼》云：“到此长城尽，洪波入杳冥。百蛮分岛屿，一气混空青。故土思南国，高楼俯北溟。何当趁风色，万里独扬舲。”《度凄惶岭至山海关望长城》云：“策马岭云高，关门倚石牢。千峰蟠朔漠，一线走临洮。楼角侵边色，城根撼海涛。每怀今古事，不尽水滔滔。”《宵征》云：“肃肃戒征鞍，苍苍夜色阑。草枯风力劲，林静月光寒。边柝宵争发，霜钟晓未残。关心长路客，于役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莺花客路稀。云阴低古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烟起，溪桥夕照微。那堪逢令节，游子未忘归。”《登泰山》云：“灵镇东邦望秩崇，岩岩岱岳荷神功。阴阳混合三元上，齐鲁青苍一气中。碣石烟横霄汉紫，扶桑日曜海涛红。蓬莱宫阙分明近，抗手群仙欲御风。”《山海关》云：“雄关特立势巑岏，东北封疆此郁蟠。匝地海声腾朔漠，极天山势控辰韩。龙沙积雪三边白，雁迹风高万里寒。牢落长征豪气在，重来跃马问登坛。”《吉林感怀》云：“朝朝静对吉林峰，迢递音书意万重。知己向谁寻鲍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依羌笛三边月，梦绕江枫半夜钟。乡土不同时物换，一樽浊酒度严冬。”皆慷慨激裂之音。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庆己未进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师即识之，貌不甚扬，而聪明绝世，广于交游，偶作诗，亦清新可喜。尝记

其《临清即事》一首云：“几树垂杨官道斜，不成村落野人家。偶从三尺竹墙里，时露一枝山杏花。昼永人稀初叱犊，陇深麦浅不藏鸦。仲春天气寒犹峭，想得江南摘早茶。”

丧子

顾南雅学士视学云南，忽丧其子，至于痛哭不辍，废寝忘餐。余作诗慰之云：“亡羊当补牢，丧马勿轻逐。君是南国才，岂效西河哭。不见东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见西家子，虽多何足齿。酒囊饭袋奚以为，臧获与台亦如此。人生扰扰无彭殇，直是一梦炊黄粱。百年长作牛马走，促促总为儿孙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时了，有子不如无子好。东门不哭增离忧，伯道无儿少烦恼。我闻青丘言，君应传真诠。恶儿亦何须，愿得一子贤。无灾无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云巅。”

言过其实

赞美之辞，往往言过其实。东坡与米元章书云：“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观元章《露筋碑》、《相论》及五七言诗与其平时笔札，殊无过人处，今人但重其书法之神妙，不暇计其诗文之工拙也。元晖尤逊乃翁，其奉敕审定晋、唐名人墨迹，不过但书右某人书，臣某鉴定恭跋数字，从无一字论断，亦无一字考订者。乃知古人赞美不可尽信，东坡赞人尚如此，何况他人耶？

沧江虹

沧江虹，扬州阮云台宫保坐船也。壬午六月，陛见出京，道出邗上，乘沧江虹直达洪都。时宫保为两广总督，舟中赋诗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开窗远接沧浪水，捩柁初回舶□风。银汉微明低入海，匡庐深碧上连空。米家书画寻常事，莫与雷家剑气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宫保是诗尚在篷板上也。又书四绝句于后云：“挂席沧江正好风，举头西望水连空。柁楼喜读新诗句，知是米家贯月虹。”“两岸衰杨水一湾，苍苍都是六朝山。古来无数兴亡事，尽入寒涛暮霭间。”“萧萧芦荻已深秋，我比芦花亦白头。三十余年如一梦，也将旧事付东流。”“指点金陵话昔时，白云红树最相思。故人犹有何戡在，书寄羊城开府知。”

陈疋吾

陈疋吾名格，前工部尚书文和公五世孙，少工诗，稿多散失，只记其《感怀》云：“桂花香冷露华新，小院秋风伴客身。料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团坐说征人。”《留别》云：“莫向临岐折柳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难得惟知己，天下伤心是别离。”皆妙。

浮签

蒋砺堂相国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时方十龄，后中乡榜，成进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于旧簏中检得童子试卷，上浮签一纸云“蒋攸铦，年十岁，镶蓝旗，金文渊佐领下，身小，面白，无须，习《易经》，坐东文场余字第二号”三十三字。按此号在聚奎堂后，会经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适典试礼闱，复得至会经堂，此纸之出，若为之先兆者。相国因嘱顺天府学官，将是年满洲、蒙古、汉军同进诸生名，注明旗籍，汇为一册，装池而什袭之，而请曹、卢、

英诸相国题诗，一时和者甚众。其明年丁亥，相国出为两江总督，是时延州张芥航先生为南河河帅，亦赋七律四章云：“童子抡科肇有唐，羌无故实隶青缃。词林此日添佳话，名纸多年㘝古香。身小已凝公辅器，文成知噪凤鸾翔。十龄集泮何劳羡，不朽勋猷纪太常。”“纶阁平章赞太清，春风桃李又持衡。捡来故纸呈符讖，抱得初心答圣明。旧地会经身再到，髫龄谭《易》客皆惊。蝉联科第看双凤，早注余庆作瑞征。”“卌八春秋迹已陈，当时片楮亦堪珍。弃持可但同觿□，呵护端疑有鬼神。淡墨填将年贯备，锦缇装就色香新。朱文记录皆名贵，郑重留题老健身。”“更凭若个话前游，九十人中第一流。苦忆主司衡鉴好，也教同学姓名留。秀才本色基台鼎，元老深情托倡酬。谁续《摭言》须记取，宗臣韵事足千秋。”

艳雪山房稿

小湘公子名文焞，内府正黄旗人，以玉牒馆议叙得知县，未补缺。道光己丑岁，始出京师，省其尊甫监督公于淮上。时余在袁浦节署遇之，尝以所著《艳雪山房稿》见示，《从戎曲》云：“玉门关下饮葡萄，霜气棱棱逼战袍。醉后浑忘家万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场白骨积成山，二十从戎老未还。夜半惊闻传羽檄，将军即刻破完颜。”深得唐人乐府遗意，能暗用狄青故事尤妙。又《纪梦》二绝云：“春来心事等飞鸥，梦到青溪旧酒楼。满树桃花人不见，斜阳红映碧波流。”“夹岸垂杨风动摇，醒时转侧尚魂消。分明记得溪头路，杖策听莺过板桥。”亦复清新有味，可补熙朝雅颂之遗。

题壁诗

嘉庆庚午秋，偶过燕子矶山亭，蔓草侵阶，颓垣欲倒，见粉墙上

有七绝一首云："垂垂杨柳碧山嵌，风卷杨花上客帆。燕子无家飞不起，半江丝雨湿春衫。"后无姓名，不知谁作。隔三四年，复过其处，则修葺一新，此诗尚未抹去，岂圬者亦知诗耶？

有人过邯郸，见题壁云："生死世间原草草，功名梦里太匆匆。不如归去沧江上，醉倒花香鸟语中。"又京口题壁云："满篷飞雪觉春寒，怪底停舟缩颈看。似此风波公莫渡，不如归去老江干。"两诗皆用"不如归去"，可见出门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莫楚何耶？清江浦已近东省，凡小民庐舍，大半皆以芦荻为之。道光辛卯岁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没，有旅客题壁云："盲风怪雨日纵横，纸阁芦帘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时携手入愁城。"旅寓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季迪诗云："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可为久客者诵之。

题壁诗鲜有佳者，有《不寐》诗云："夜永寒偏觉，迢迢送远更。朔风何凛冽，残月转凄清。失学羞言禄，无田莫问耕。晓来翻欲卧，曙色半窗明。"读其诗全是天籁，后题秋舫山人，不知谁氏。

释道诗

释、道诗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闲，力学甚易也。亦最难工，何也？自幼披剃，即读经忏，谁能以经史子集贯于胸中哉！若读书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即有一二诗篇，亦必写其牢骚抑郁，而终非释、道之诗也。记目存和尚题《张忆娘簪花图》云："他年得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乃为得体。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湿，浣纱人去不多时"，佛裔之"鱼亦怜侬水中影，误他争啭鬓边花"，句虽新，乃色鬼语，尚得为释、道耶？

有青螺庵客僧名量周者，貌甚恶俗，惟念佛而已。一日有诸名士集庵中作诗社，赋梅花诗，轻视此僧，不之顾。量周忽技痒，求分

韵，得音字，云："几被霜侵与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谁于冷处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茅屋风高门正掩，板桥冻折路难寻。棱棱莫谓无相识，曾有何郎为赏音。"诸名士皆垂头丧气，为之搁笔。

余偶见禅鉴僧《咏四皓》云："因秦生白发，为汉出青山。"一联甚妙。又墨禅师《盘山》诗云："一鸟堕寒翠，千峰明夕阳。"隆光师《即景》云："水绕柴门碧，花欹钓槛红。"又《雨后》云："返照一条溪畔路，晴云几叠画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闺秀诗

沈佩玉夫人，叶中丞世倬孙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蛩吟深夜月，人卧一庭花。"十字颇为士林传诵。又云："四壁虫声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怀》云："走马路迷红杏雨，啼莺声断绿杨烟。"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广仁，五六岁时，祖母苏太恭人授以诗，即能吟诵。后归仁和家小谢廷烺，为谢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咏白秋海棠》云："闲房寂寂掩重门，相伴冰肌玉一盆。凉月西风成独对，花光人影共消魂。颇多惨绿凄清态，绝去嫣红点染痕。妆阁不须银烛照，斜阳亭院未黄昏。"《题黄仲则悔存斋诗稿后》云："才去愁魔又病魔，诗人心力渐消磨。才如李贺天还忌，哭比唐衢泪更多。入坐无言惟懒慢，挑灯有得费吟哦。吾家衣钵相传后，自注：仲则先生曾受业于先伯祖叔宀公。彩笔从今叹逝波。"著有《吟秋阁遗稿》，吴山尊学士为之序。

吴筠字湘屏，号畹芬，上虞学博吴竹溪季女，适嘉兴李杏村孝廉贻德。杏村好学，擅诗歌，畹芬相与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赠杏村云："柳絮因风传谢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风致可想见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庄，相传为翁司寇叔元旧宅也。尝作七律四首，自写胸臆，一时和者至数十字，字字珠玑，不能尽录。周勖斋太守押门字韵云："虞山拱笏青延屋，春水如油绿到门。"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闻达宁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将清福看如水，好去红尘息此肩。"陈上舍柘慈炎云："载酒定多人问字，司花应遣鹤看门。"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辖，乍见洪厓笑拍肩。"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难押，如王艾轩之"得完太璞非容易，一琐名缰便可悲"，袁茂才之"丘壑从心容我懒，烟花过眼替人悲"，俱妙。陈柘慈为伯恭学士之长君，其夫人王氏，名崑藻，号绮思，华亭人，所和四首，尤为绝妙，附录于此。其一云："软红扑面复何为，收拾归心上钓丝。已卜莺迁酬燕喜，何劳鹤怨与猿悲。高情陶令营三径，妙喻庄生恋一枝。看尽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计未嫌迟。"其二云："振衣千仞耻徒论，占得临溪郭外村。岂为逃名辞越水，偶因长啸寄苏门。缓歌漫吊前朝迹，风雅能归异代孙。定有新诗吟白纻，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吴中隔一墙，僦居何幸近华堂。花开绮陌青春短，燕蹴晶帘白日长。落纸乍惊诗笔健，当歌不厌酒杯忙。请看衮衮登台者，可有闲情把玉觞。"其四云："才名夙昔动幽燕，瞥眼星霜历廿年。笔阵钟王无敌手，谭锋荀陆本齐肩。早趋朱邸称词客，晚卧沧江作散仙。最是撑肠五千卷，一瓯茶熟正高眠。"

沈采石夫人名毅，嘉兴人。父山渔明经，讳光春，故禾中宿学，著有《醉墨斋诗集》。母许氏，讳英，号梅村，著有《清芬阁吟稿》。采石少学诗于明经，旋学画于母氏，而又与其弟西雍太守相切磋，一时有左太冲、贵嫔之目，著有《白云洞天诗》一卷。《出塞曲》云："汉王不轻战，命将守塞口。行行日已远，夜夜惊刁斗。丈夫重意气，君恩故难负。日落尘沙昏，身当三军首。大破强胡胆，执馘献我后。功绘麒麟阁，名垂千载后。"《中兴四将歌》云："中兴有四将，韩岳乃可称。张刘何为者，而亦居其名。张骄刘惰不足道，握兵乃比韩岳早。韩岳自是生死臣，金牌痛哭骑驴老。图其像者刘松

年，笑他亦厕韩岳间。此图传之万万古，论功论罪俱昭然。吁嗟乎！张刘地下如有知，请看灵岩西湖两墓定国元勋碑。”《题刘阮入天台图》云：“做到神仙便有情，会仙石上订三生。重游未必来时路，几树桃花照眼明。”《春游》云：“知我春游天乍晴，鸟啼花落踏春行。云山佳处真如画，一幅生绡写不成。”《闻邻曲》云：“歌声宛转是谁家，自启珠帘月半斜。听到四弦凄绝处，一庭银海浸梨花。”皆妙。

李璠字瑶圃，嘉兴人，明经李金澜姊也，适同里太学生张芝梁。芝梁贫不能治生，终年馆于外。瑶圃亲操井臼，奉姑教子之外，辄喜吟咏，著有《倚阁吟》百余首。嘉庆戊辰正月，忽有《别外子》诗云：“卅载齑盐甘淡泊，一宵风雪了因缘。”是夕死。

虞山王云上名岱，能诗，家素贫，常出门负米。其夫人席氏，亦工吟咏，有“愁连双鬓改，贫觉一身多”之句，传诵艺林。

合肥女史赵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读书，尝集古今名媛四百余人，各为小传，题曰《壶史》。又著《香奁杂考》一卷，征引详博。至于韵语，特其余事耳。其论本朝诗则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辄效李长吉，盖天性然也。记其《舟中闻雁》一首云：“柁楼不寐寒灯挑，愁听征雁声嗷嗷。西风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羁臣海上魂应断，独客天涯渺河汉。只有渔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乱。”又《湖上吊韩蕲王》云：“君相筹边只议和，北来鼙鼓震关河。小朝已定红羊劫，大将空悲白雁歌。三字狱成同调少，两宫仇在痛心多。江山满眼都残阙，忍向西湖策蹇过。”慷慨沉雄，能写出蕲王一生心事，则又绝去阮亭蹊径矣。没时才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蒙城张丽坡将军好风雅，尝为江苏抚标中军参将。有女公子名襄号云裳者，年十余龄即能诗，不三四年，著书盈尺矣。有《锦槎轩诗集》十卷，各体俱备。《拟古别离》云：“漠漠塞上云，渺渺榆林树。青山几万重，一别从兹去。前程尚模糊，安问归时路。风雪满征

衣，今宵宿何处？”《游山》云：“指点青山郭，真堪作画图。心随流水逝，目送片云孤。树色分朝暮，山光乍有无。归来忘远近，喜不藉人扶。”《拟岳大将军钟琪奉诏起征金川留别故人之作》二首云：“未许身闲水石间，九重恩诏起衰颜。蒋侯已拟长开径，李广无端又出山。老别那能期后会，壮行原不计生还。却怜旧雨纷纷集，乱树寒云拥剑关。”“乍抛钓艇脱羊裘，共唱《阳关》赋远游。怜我已成强弩末，感君还望大刀头。牙旗影落边城月，筚篥声高绝塞秋。此去百蛮应见笑，邯郸梦里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春日闲居》云：“深闺梦短思悠悠，为怯春寒懒下楼。自笑年来娇养惯，满帘红日未梳头。”七言如“穿云惯舞双龙剑，踏月能开十石弓”，“卷起湘帘看宝剑，烧残银烛读《阴符》”，俱有穿云裂石之声，真将家子也。

自古妇人工诗画者甚多，而能评论古今作诗话者绝少。如皋有熊澹仙夫人者，名琏，苦节一生，老而好学，尝著诗话四卷，其略云：诗本性情，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然天籁。古人用笔，各有妙处，不可别执一见，弃此尚彼。又云：诗境即画境也，画宜峭，诗亦宜峭，诗宜曲，画亦宜曲，诗宜远，画亦宜远，风神气骨，都从兴到，故昔人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也。澹仙诗词俱妙，出于性灵，《题黄月溪乞食图》云：“田园荡尽故交稀，舞榭歌筵一梦非。未必相逢皆白眼，凭他黄犬吠鹑衣。”借题发挥，骂尽世人。澹仙又有感悼词数十首，集曰《长恨编》，类皆为闺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录，兹仅记其题辞《金缕曲》一阕云：“薄命千般苦。极堪哀、生生死死，情痴何补。多少幽贞人未识，兰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黄土。花落鹃啼凄欲绝，剪轻绡、那是招魂处。静里把，芳名数。同声一哭三生误。恁无端、聪明磨折，无分今古。怜色怜才凭吊里，望断天风海雾。未全入、江郎《恨赋》。我为红颜频吐气，拂霜毫、填尽凄凉谱。闺中怨，从谁诉？”

吴藻字蘋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词》，长短调俱绝妙，实今之

李易安也。记其有《虞美人》二阕云："风漪八尺玲珑展，午睡何曾惯。自煎汤药倦摊书，长日如年强半病消除。绿沉瓜是清凉饮，热恼须臾尽。斜阳偏到小窗红，争得阶前添种碧梧桐。""晓窗睡起帘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风，无数海棠摇得可怜红。分明人也因花病，几度慵看镜。日高犹是不梳头，只听喃喃燕子话春愁。"《清平乐》二首云："一庭苦雨，送了秋归去。只有诗情无着处，散入碧云红树。黄昏月冷烟愁，湘帘不下银钩。今夜梦随风度，忍寒飞上琼楼。""弯弯月子，偏照深闺里。病骨阑珊扶不起，只把纱窗深闭。几家银烛金荷，几人檀板笙歌。一样黄昏院落，伤心谁似侬多。"可想见其心事矣。蘋香尤多颖悟，心境甚达，记其《金缕曲》后半首云："心情渐觉今非昨。看庭前、残红满地，又添离索。狼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风恶。因悟到、人生荣落。回首繁华原若梦，再休提、我命如花薄。茵与溷，偶然错。"读之令人下泪。

任蕴昭字梦檀，嘉兴人。生数月而孤，六岁复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聪慧，耽书史，倚两姑习女红，分题拈韵，调笑为乐。年十九，嫁同邑诸生陆少枚颐高。其于归时，有别两姑诗云："分手各无言，惟有泪如雨。寄语世间人，生男莫生女。生男离别少，生女别离多。鼓吹喧满堂，行矣将如何？"颇有古乐府音节。少枚游学广陵，梦檀食贫自若，不数年而没，年二十七。

毕秋帆先生购得朱长文乐圃，不过千金，没后未几，有旨抄其家产，园已造为家庙，例不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圃中，近亦荒废不治，无有过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题壁一绝云："清池峭石古亭台，深锁园扉昼不开。此日恰逢摇落后，花时悔我未曾来。"智珠又有《咏蚕豆》云："花开低傍麦畦边，面面匀圆结实鲜。且喜尝新共樱笋，正当四月养蚕天。"《灯谜词》云："胸中不必多书卷，只要聪明悟得来。"不即不离，清新有味。其女淑慧，号定生，亦能诗。

国初王文简公尝为扬州推官，提唱风雅，极一时之盛。后卢雅雨先生为两淮转运使，在平山堂筱园筑三贤祠，以欧、苏两文忠配以文

简。四方游客，每来谒祠，辄有议论，以文简尚不称与欧、苏同祀也。近复移三贤祠于桃花庵，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为四贤者。嘉庆己卯六月，有莲因女史过祠下，题壁云：“谁人于此祀三贤，风雅骚坛有后先。堪笑扬州花月地，不知水部与樊川。”语中带刺，颇见心思。

做诗阿娘

长洲蒋竹浦封翁尊慈陈太淑人用一妪，素不识字，而喜吟诗。时赠公容斋暨其兄辛斋两先生埙篪唱和，殆无虚日，此妪每从门屏窃听，有明白易解者，辄记不忘，久之亦能自为诗。《中秋无月》云：“最怕中秋风雨来，人家伫月尚徘徊。七龄小姐痴憨甚，拜祝天门两扇开。”用唐人七岁女子赋诗事，尤典切。后辛斋以病废，长卧床褥，知妪能诗，召而询之。适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为题，妪应声云：“十指拳拳不肯开，掌中定捧寸珠来。何缘得近诗人榻，香气还宜问蜡梅。”时有婢名蜡梅者，亦侍于旁，盖戏之也。辛斋为之叹赏，给以吴绫一端，笑谓容斋曰：“此妪可匹郑婢。”初，宅中婢仆素轻妪，以为痴，及见主人优礼，咸呼之曰“做诗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读书盼望为官早，毕竟为官逊读书。”亦妙。

穆庆能为骈体文

嘉庆初，吴门蒋氏玉照堂有小仆穆庆者，喜为骈体文。许穆堂侍御偶过其家，闻鹦鹉能言“春日晴和，新莺百啭；秋风萧瑟，病蝶孤飞”。询之，乃穆庆所撰也。

优伶能解韵语

近日优伶中亦有能解韵语者。陆畹卿云：“吟诗忘月出，弄酒喜更长。”潘映莲云：“愁至闻歌解，花开晤别难。”顾蓉卿云：“日暮扬鞭疲马倦，更深击柝素娥来。”有沈文振者，曾搭集秀班，能书，仿松雪《天冠山》诗，尤奇。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归田琐记》八卷，著者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清初迁居福州。嘉庆七年二甲第九名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员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并兼署两江总督。晚年退居林下，以著述自娱。平生著书数十种，其中较重要著作有《枢垣纪略》16卷，《浪迹丛谈》、《续谈》、《三谈》25卷，《楹联丛话》、《续话》16卷，《制义丛话》24卷，《退庵诗存》、《续存》32卷及《归田琐记》。

《归田琐记》写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四年（1844）间，内容多记述朝野逸事、历史人物，草木虫鱼，医卜星相，读书论学，诗歌楹联，风俗地理之类；第八卷则为作者晚年的日记诗。这些内容对于治史者及了解清代掌故、民俗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且著者久任地方长官，关心经世致用之学，书中有“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炮说”、“请铸大钱”诸条，对巩固当时海防，抵抗英人的侵略及挽救危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梁氏好刻书，《归田琐记》最早的本子即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浦城北东园（梁章钜在浦城的园名）本。这次整理校点即以此本的影印件作底本，以羊城同文堂刻本、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参校。以本丛书体例，遇有错、讹、脱、衍文字径改，概不出校。

目录

校点说明
归田琐记序
跋
卷一
　　归田
　　归舟
　　七十致仕
　　容园
　　文选楼
　　芍药
　　南万柳堂
　　兜兜巷
　　堵江口
　　谥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禫服
　　玙璠
　　鲥鱼
　　治疝古方
　　洗眼神方
　　屠苏酒方
　　折骨伤方
　　被殴伤风方
　　小儿吞铁物方

治喉鹅方
治痰迷谵语方
治积受潮湿四肢不仁方
止血补伤方
屏贼盗咒
卷二
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
炮说
家居
请铸大钱
鲲鲕
饮量
食量
曼云先兄家传
寿序
卷三
闽蛮互称
常成二公
张宜刘升道
陈谠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飓风
陈峤
庆城寺碑
高凤
玉枕兰亭
五经中式
督学屡易

荔枝
皂荚树石榴实
鼓楼刻漏
陈实百问策
麻沙书板
书詹元善遗集后
武夷山志
建阳二宝
承天寺
小李将军画卷
文衡山书赤壁赋册
卷四
黄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贞公
李文贞公逸事
陈省斋
萧蛰庵
谢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张孟词贡士
郑苏年师
福建鼎甲
世进士
兄弟进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试巍科
同榜三及第
会元

宰相尚书
卷五
鳌拜
噶礼
隆科多
年羹尧
讷亲
胡中藻
和珅
卷六
文人奇遇
纪文达师
刘文清师
朱文正师
松文清公
读书
读仪礼
月令气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沪渎唱和诗序
高雨农序
已刻未刻书目
叠韵诗
和卓阁老纪恩诗
楹联剩话
卷七
小说
封神传
三国演义

金圣叹
神木
钓台诗
首县
典史
上衙门
清客
酒令
灯谜
近人杂谜
禀赋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岁酒
豆腐
厨子
小炒肉
奴仆
缝人
卷八
北东园日记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归田琐记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谓大隐乎？餐石髓，撷芝蕤，蓬蘠而行，鞅掌与使，溷迹于春庑，附名于枕流，情则邈矣，非干济之才；垂缨纵，拖青紫，振藻云路，剖符要津，己髟髟其莫龄，犹恋恋于华胱，伐则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阙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师者，斯真能两全之者欤？公以十五世之华胄，策四十载之茂勋，方其珥笔木天，通籍金马，启曲江之宴，被宫锦之荣，同列者争蹑青云，竞击丹毂，而公甫缀鹓鹭，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隐之志，海坞多传经之彦。枕葄六艺，悠游十春，甘使邓禹之笑人，不学颛孙之干禄，书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历藩牧，莅官句吴，驻节章贡，练湖浚而三江稔，金带解而二鼬平，九迁可期，万石奚让。而公让官之表，雅慕叔子为霖之愿，无愧安石《骊驹》三唱，除书在门，鹫鹯一鸣，大吕听律，难进易退，古人是期，书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顾桂管，思得荩臣，畀之封圻，颁以节钺。于是五稔象郡，半载胥台，勋宣道济之沙，绩著伏波之米，练士于瓴甋，战衡于艅艎，朝知李晟为大臣，人呼杜诗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载石，峻峡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径种延龄之菊，书以是服公之勇于任事而恬于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身，爰于暇时撰《归田琐记》八卷，邮以见示。大约仿唐人之《闽书》，沿宋稗之旧例，穿穴百氏，剽窃一家，阐扬忠贞，胪述耆旧。小亦足以正洨长之说，补华陀之书，洵可纲维世风，利泽群汇己。公之经济，具见一斑，垂诸艺林，嘉惠来学。书为韩、范之部吏，随籍、湜之后尘。公诿以校紬，付之剞劂。所愿名山日富，春风正长，他时撰杖座间，亲接绪论。则是编

也，为容斋之初笔，浣花之纪年也欤？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业仁和许惇书谨撰。

跋

四十强仕，七十致仕，经有明训，无所谓归田也。然古者出则从政，归即明农，故归田之赋肇于平子，归田之句著于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犹作有田不归之誓，而欧公竟藉以名其书，自是始以归田为士大夫之美谈。仕宦中人，且以为难能而可贵焉。吾师茝林梁公，少无宦情，通籍后复家居十年始出，苏藩苏抚任内又两次以疾引归，可谓难进易退者矣。然惇书窃读公所撰著，一则曰“归田谁信本无田”，再则曰“归田何事不真归，但惜无田抑又非”，乃知年来高居南浦，不但无田可归，直至有家而不能归，反覆屡形于吟咏中，每令人不忍卒读。然吾师天怀淡定，安土能敦。惇书于岭西侍公最久，窃见公仕学兼优，并无偏废，如《楹联丛话》、《三管诗话》、《铜鼓联吟》诸刻，皆成于簿书丛杂之余。即至梧江防堵，戎马倥偬，羽檄交驰，中夜数起，而尚能抽暇创成《三国志旁证》一书。其忙中整暇如此。况今日之优游田里，闭户著书。俗缘不干，真想自适者乎。此吾师《归田琐记》所由作也。今秋惇书读《礼》山中，忽承吾师以脱稿寄示，自言此书仿欧公《归田录》而成。惇书伏读之余，窃谓欧书自序成于治平四年，其时实尚未归田。欧书不过两卷，吾师书虽亦一百一十余条，而益以日记诗数十章，计分八卷，较欧书多至数倍。欧书多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吾师书亦同其意，而考订详明，包孕繁富。中间如议马头、议江口、议大钱、戒停葬、戒厚殓、戒锢婢诸条，尤为济时之要务，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前行，则视欧书之用心，尤有维系，急宜寿诸枣梨，公之同好，以无负吾师一番载笔之勤。因殚旬余日校勘之劳，付之手民，刊而序之。工既告蒇，复

述作者之本意，书于册后，俾读是编者，知吾师出处之大节，经世之要务，咸备于此，庶无负吾师寄示之殷怀云尔。又闻吾师近方撰《师友集》若干卷，举数十年感恩知己之迹，悉以韵语铺之，而复略叙其生平梗概，附见其投赠诗文。惇书贱名亦幸厕其后。行将脱稿成书，愿吾师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读为快。或再与校雠之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忭祷也夫。惇书谨跋。

卷一

归田

归田之入诗，莫著于苏文忠公；归田之名书，莫著于欧阳文忠公。昔欧公之《归田录》，作于致仕居颍之时，皆纪朝廷旧事及士大夫谐谑之言。自序谓以李肇《国史补》为法，而《国史补》自序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薄，则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盖二书体例相出入。说者又谓李书为续刘餗小说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故虽历千百年而莫之或废也。余于道光壬辰引疾解组，虽归田而实无田。越四年，奉命复出；又七年复以疾引退。则并不但无田可归，竟至有家而不能归。回首双塔三山，如同天上，因侨居浦城，养疴无事，就近所闻见，铺叙成书，质实言之，亦窃名为《归田琐记》云尔。时道光二十五年元旦，书于浦城北东园之池上草堂。

归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粤西量移苏抚，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摄督篆。未几，奉命回苏州办理粮台。时扬威将军驻兵苏州，征发调遣，事极繁重。余昼理简书，夜出巡城厢内外，甫匝月而旧患

眩晕之疾复作。十月廿八日，接见僚属之顷，忽扑地，几不起。即于十一月初二日，专折奏明，乞假调理，一面将抚篆送与程晴峰方伯接护。逾月，复奏请开缺调理，遂于此年正月中旬奉到谕旨，准其开缺调理，于正月下旬移居沧浪亭行馆。二月初旬，买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闻浙东嘆夷猖獗，扬威将军由绍兴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土寇乘机劫夺，行旅断绝，急报再至。遂与逢儿、恭儿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扬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无见闻。舟泊钞关半日，而杨竹圃方伯簧、谢茶石观察学崇飞舆来接，晤谈至上烛而去。杨系亲家，谢系同年，所谓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也。盖至此始愈信宦场之无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强仕，七十致仕，统计人生居官之日，前后不过三十年。盖一人之聪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无不竭之势。倘此三十年中无所表见施为，则此后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则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为限。昔人所讥，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远，夜行不休，前瞻后顾，无所栖泊，不亦太可怜乎！故余两次引归，皆未及悬车之岁。昔《通鉴目录》引韦世康之言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辞。"忆余前居福州时，尝取此十六字镌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则距悬车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议余不应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义，及仕止之恒规而一按之也。

容园

初到扬州，居旅店中，湫隘嚣尘，不可言状。州县官以六块铺

垫、两合纱灯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张建亭观察家极宽敞，虽甫遭八人之厄，而余宅尚多，姑令逢儿往探之。则观察之子松厓郡丞适来，甚有乐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馆一空，主人眷属移居前院正屋，而临池二十余间尚在，因与主人分前后院而居。适仪征阮云台师相先来视余，徘徊瞻眺间语余曰："此名容园，为吾扬州园亭第一所，此池宽广，亦合郡所无。本江畹香中丞之旧宅。余初以少贱，不得其门而入；及为张观察所得，又以素无谋面之雅，裹足不前。今闻足下寓此，乐得藉开眼福。虽残毁之后，尚可旷观，且颓垣碎砾之间，尚有数十本牡丹盛开，足供诗料矣。"时余尚未抠谒师宅，因问吾师府中之园如何，师笑曰："我本无买园之力，即有资，亦断不买园。扬州仕宦人家无不有园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张姓，则呼为张园，李姓，则呼为李园，若我有园，则亦必被呼为阮园，是诚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选楼

扬州有文选楼、文选巷之名，见于王象之《舆地纪胜》及罗愿《鄂州集》，乃隋曹宪以《文选》学开之，唐李善等以注《选》继之，非梁昭明太子读书处也。仪征师宅即文选巷旧址。嘉庆十年，始于阮氏家庙之西建隋文选楼，楼上祀隋秘书监曹宪，以唐沛王府参军公孙罗、左拾遗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贤馆直学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处士许淹配之，吾师撰铭，所谓"建隋选楼，用别于梁者"是也。余素仰楼名，初谒师宅，即拟登楼以慰夙愿，而不知楼实在家庙之西，与吾师宅尚隔一弄也。一日，师折柬召余饮，且傅谕曰："席设文选楼。"余为之狂喜。吾师所藏钟鼎古器，悉庋于此。是日，即饮于楼下，纵观之，时无杂客。而钱梅溪适至，因同入座。师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间此会，能有几回？不可无以纪之也。"时梅溪八十四，吾师七十九岁，余年最

少，而独居首坐，甚以为愧。乃逾日，而朱兰坡至，即留余寓园中。又数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岁，兰坡七十五岁。吾师方欲团为五老会，而唤船警报日迫，吾师已往南万柳堂，梅溪、兰坡均各回苏。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忆文选楼之会，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师若预知其几者，不禁黯然也。

芍药

扬州黄右原比部家芍药最盛，尝招余陪阮仪征师赏之。吾师以脚疾不便于行，端坐亭中遥望之，余与右原则遍履花畦，真如入众香国矣。园丁导余观新绽之金带围，盖千万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诧眼福，并语右原曰："吾师与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实惟园主人专之矣。"故余诗结语云："难得主人初日学，定教金带擅奇祥。"师和余韵云："谢公应为苍生起，花主人应亦兆祥。"盖为周旋宾主起见。而朱兰坡和诗云："试看黄黄金带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钱梅溪和诗云："料得主人应似客，故教金带早呈祥。"则亦专归美于园主人也。吾师望余复起颇切，故余叠韵诗云："生怕山前泉水浊，随缘止止即延祥。"实答吾师诗意。

南万柳堂

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绘图作诗者屡矣。近复得清湘子画片，作为南万柳堂第四图，以新卷命余首题。余谨次自题韵成七律二首，吾师甚称赏之，为附刻于《揅经室续诗》中。诗云："天然一幅水村图，眼福欣当寄庐初。问字忽逢苦瓜画，清湘子亦自号苦瓜和尚。临流便想坐茅渔。北来戢戢投

林鸟，时避海氛者多卜宅邗上。东望茫茫纵壑鱼。安得牵船随杖屦，太平乡里补三余。太平乡为柳堂八景之一。”“若个将身入画图，每逢佳处警吾愚。白鸥敢作谁驯想，黄鸟真知所止隅。黄鸟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万杨柳，主宾晤对几桑榆。鉴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兰坡谓余曰：“我适晤阁老，极折服此诗，谓次韵之作能如无缝天衣，自非老手莫办，并命我亦效颦。我谓此诗选辞沉着，托兴遥深，已如崔颢题诗在上头，继声者必难见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阁老亦以为知言。”

兜兜巷

在扬州日，间与钱梅溪谈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颇雅，不知始于何年，可入诗否？”余记得《柳南随笔》中有此事，一时不能口述，归而检书始得之。王渔洋为扬州司李时，见酒肆招牌大书“者者馆”三字，遣役唤主肆者，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义取近者悦，远者来之意。”渔洋笑而遣之。又扬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径甚多，居此巷者，妇人多以做肚兜为业，而门面又相似，故行人多歧误焉。有作《寄江南》词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扬州好，年少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妇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语仪征师，师为之解颐曰：“我数十年老扬州，今日始闻所未闻也。”

堵江口

余侨寓邗江，无所事事，然日闻海上警报，怒然忧之，当官者惟但云湖都转明伦时从余讲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难保其不犯长江，则瓜洲一带口门不可不预为之计。”都转问计将安出，余

曰："扬州本富盛之区，尚可有为，足下所筦度支，亦尽可挹注，此地若无以御之，则他处更将束手矣。今大江两岸口里，满号之漕艘不下千百只，似可预先调齐，横塞江口，以铁索联为巨栅，每船中预伏数兵，安设枪炮、火器，从头舱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盐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只，使之并力堵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废艘为前茅，以捆徒为后劲，四十里外有此两层扼隘，嘆夷虽猛，恐亦不能飞来矣。"都转闻之，极为动念。正在筹画间，而焦山口早望见夷帆，夷兵倏陷镇江，即回指金陵。不数日，和议已成，此事遂止。余尝为都转题雪舟筹海画卷，第四首之末云："时君已晋秩，雄总度支府。军储堪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长袖乃善舞。上纾宵旰勤，下壮风声树。废艘栅可资，捆徒勇足贾。仍愿备不虞，刍荛幸俯取。"阮云台师谓此崇论宏议，不当仅以诗论也。

谥法

在扬州日，偶与杨竹圃方伯、林岵瞻比部扬祖谈及吾闽省运之衰，因历考国朝吾闽百余年来，文臣得谥者仅五人：一为南安洪文襄公，一为安溪李文贞公，一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从子文恭公，一为侯官陈忠毅公丹赤。盖自嘉庆六年蔡文恭公之后，无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则指不胜屈矣。有一家而得谥者，如平和海澄公黄忠恪王梧、及子忠勇公芳度、从子忠襄公芳世、襄悫公芳泰、孙温简公应缵，异数殊荣，实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晋江靖海侯施襄壮公琅、及子提督勇果公世骠、提督蓝襄毅公廷珍、及族子襄毅公元枚、总兵朱忠壮公天贵，而同安提督黄恪慎公有才、林温僖公君陞、胡勤悫公贵、李忠毅公长庚、邱刚勇公良功、总兵胡武壮公振声，数十年中，同县凡六人得谥，亦盛事也。

按记此后数日，接阅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陈化成，蒙赐谥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与余在吴淞共事三阅月。

宋研

吾闽宋研最多，余斋中即有数方，所见于友人斋头者，亦不一而足。《韵石斋笔谈》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储贡研，载以自随。斯时风鹤传警，阳侯震荡，随行舳舻往往飘没，研之沦于波臣者，不知凡几。厥后渔人蜑户偶或得之，流传闽、广，奚啻天吴紫凤。嘉靖间，福建许姓者，常估于苏，过文征仲玉兰堂，见案上一研，文颇珍重，许曰："此研闽、广是处有之。"文笑曰："此宋贡砚也，乃端溪旧坑，岂易得哉？"许知其说，逾岁，即携宋贡研二十方过姑苏，文见大骇，易其四，士人争购之，颇得高价。后许携三十方客于金陵，士大夫竞买之。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见于乡村训塾。盖宋室将衰，迁于南海，故闽、粤是处有之，不但高宗所携而已。近于扬州购得吾乡郑渔仲先生研，底镌"夹漈草堂"四字，左边有纪文达师铭云："惟其书之传，乃传其研。郁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边有邵闇谷齐然铭云："晓岚受诏续《通志》，漫士先生以夹漈旧研赠之，闇谷居士为之铭曰：'墨绣斑斑阅人几，觚棱刓缺字不毁。夹漈有灵式凭此，六百年后待吾子。'时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裘文达公所遗吾师纪文达公物。余童时似在里中见之，未知即此研否，又不知何缘转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闻阮云台师在相位时，每于岁除前用松江花绢方笺篆书"天下太平"，字如秦汉瓦当体，分贻知好。潘芝轩阁老以四字所出问翰林诸公，皆不能对。师曰："此五经中句耳。"阁老乃分属军机章京数人，各检一经，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见经仅此。

其见于周秦间书者，《邓析予·转辞篇》：“圣人寂然无鞭扑之形，莫然无叱咤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吕氏春秋·仲夏纪》：“天下太平，万物安宁。”《韩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见于汉人笺注者，《诗·维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郑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传》：“麟有王者则至。”何休云：“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其见于史部者，《史记·夏本纪》：“禹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其见于杂子书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来至。”又《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图》：“一角兽者，天下太平则至。”又引《中兴征祥说》：“天下太平，则驺虞见。”此外专用“太平”二字者，则悉数难终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组，以海氛方恶，避居扬州。适吾师亦书此四字见赐。记予以“心太平斋”属伊墨卿书额，翁覃溪师见而讶之，谓予曰：“昔陆放翁以‘心太平’自额所居，人皆谓取《黄庭经》语，然古本《黄庭经》是‘闲暇无事修太平’陆改‘修’为‘心’，盖当南渡之余，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尔？”回忆此语，已隔三十年。今云台师之书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窃愿我师弟以余年长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装为横幅，而纪其前后情事如右，俾观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咫夷滋事之初，民间谣言纷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语，果于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扬州时，和议尚未成，警报踵至，有术士昌言扬城只有虚惊，必无大变，然不免破财。余亲聆其说，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征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师洎各直省并无事端，惟春初东河大工垂成复决耳。又言丙午、丁未两年兵象尤著，众以为时尚远，姑妄听之而已。按阳九、百六、元二之说，自汉以来即有之，而丙午、丁未为国家厄会，则其说实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龟鉴》十

卷，见《文献通考》。后有元人、明人各为《续录》一卷，则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绍熙间由太学上舍除中书，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书，历摭秦庄襄王以后至晋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后元人续记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续记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举时事以实之。其元人《续录》序引阴阳书曰："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禄在巳，午为刃煞，丁禄居午，未为刃煞。"则亦不过术数家言。余生也晚，回数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间，余方十二三岁，然时已梗阻，厦门值林爽文之变，留滞年余，始得归里，亦不可谓非一咎征。然国家敬天勤民，无时可懈，岂待六十年一逢厄会，始议修省？且史传所载，乱多治少，不必尽系丙丁，则其说尽可存而不论；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说，而以人胜天之理，则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扬州日，有广西旧属某州判来谒，自言丁本生父忧，服甫阕，将仍还广西。余顺口问曰："禫服亦已满乎？"某茫然不知所应，盖实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丧有禫，而不知期之丧，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丧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丧，古亦为三年也。"时客中无书，只手录有孔巽轩先生《礼说》一条，遂检示之。孔云："《丧服小记》称为父母、妻、长子禫，据礼妻为夫、臣为君亦禫。《记》无文者，三年之丧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长子与妻并举，则通谓期有禫者也。为父母禫，盖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亦然；为长子禫，盖庶子为其长子亦然。凡父母、妻、长子并有三年之义，虽持重于大宗者不贰斩，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犹当有禫；或疑不杖期并无禫，非也。《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练、有祥、有禫，故亦通称三

年。假令遭丧于甲年之末，除禫于丙年，前后已涉三年也。《春秋左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太子。《墨子》曰：“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后子者，为父后之子，即长子也。是妻丧禫期兼得三年之称也。盖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犹大功有七月、九月之异耳。

玙璠

“玙璠”二字，见《左传》定五年：“阳虎将以玙璠敛。”注云：“玙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读者误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则二字自不宜倒用。《说文》璠字注云：“玙璠，鲁之宝玉。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孚胜。”玙字注则但云：“玙璠也。”余由吴中引疾归，寄居扬州，客有以诗赠行者，句云：“济时今柱石，比德古璠玙。”余面告之曰：“诗句甚好，非所克当。惟以璠玙押韵，尚宜酌改耳。”客艴然曰：“璠玙、玙璠，惟所用之。《左传》虽云玙璠，而孔子之语则明曰‘璠玙’，杜诗‘高价越璠玙’，苏诗‘清庙陈璠玙’，古大家皆如此押韵，然则皆非欤？”余曰：“孔子之语，本是‘玙璠’，明见《说文》，今引孔子语者，或误作‘璠玙’耳，不得以误者为据，而以不误者为非也。《三国·魏志·钟繇传》云：‘晋之垂棘，鲁之玙璠，宋之结绿，楚之和璞。’潘尼《赠陆机诗》云：‘今子徂东，何以赠旃？寸晷惟宝，岂无玙璠。’皆尚不误。至唐以后，始有误沿作‘璠玙’者，实不可不辨耳。”

鲥鱼

居扬州日，偶以江鲥二尾，献阮云台师，师以手柬报之曰：“此

鲥鱼，即《尔雅》之鰣当鲕，曾考之否？”余行箧无书，以属黄右原比部，右原作《鰣鲕说》甚详。按鲥，或作“鲟”，通作“时”，见《韵会》。《尔雅》鰣当鲕注：“海鱼也，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集韵》：“鰣音囚，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或作‘鳍’。”惟《类篇》言其出有时，故名鲥。《正韵》言似鲂，肥美，江东四月有之。然吾闽秋冬间亦有之，则其出有时之说，不尽然也。广西梧州亦有之，名三黎鱼，又呼三来鱼。盖一音之转。其味稍减。此本海鱼，得江水荡涤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扬子江者为佳。余守荆州，过严州，皆得食之。昔人谓荆州有鲥，主起刀兵，不宜食。余以八月食鲥，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无他警，则前说亦不尽然也。此皆右原《说》中所未及者，故附记之。

治疝古方

侨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忆余在清江浦时，亦犯此证，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汤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见效。一日，偶翻旧书，中夹有一纸条云：“辛稼轩初自北方还朝，忽得癞疝之疾，重坠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叶珠，即薏苡仁也。法用东方壁土炒黄色，然后入水煮烂，放沙盆内，研成膏，每日用无灰酒调服二钱即消。沙随先生亦患此证，辛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却在何书钞来，因即以此原纸授居停主人，如法制，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笔记之。

洗眼神方

《暗室灯》书名载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药景锡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传一灵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分，洗之即

愈，复为山东莱州守。未洗之先，须斋戒沐浴，将洗之际，须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传七代，治好者指不胜屈。其方简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为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苏酒方

或问屠苏酒之义，记得《七修类稿》中有之。屠苏本古庵名，当从广字头。《广雅》释庵作“廜□”二字，孙思邈特书此二字于己庵。《集韵》云：“廜□酒，元日饮之，可除瘟气，亦作屠苏。”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药，遂有屠绝鬼气、苏醒人魂之说，可笑也。尝忆得三因方上有此药酒，用大黄配以椒桂。盖孙思邈出庵中之药，与人作酒，因遂名为屠苏酒耳。其方为大黄、桔梗、白术、肉桂各一两八钱，乌头六钱，菝葜一两二钱，各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先从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风一两。

折骨伤方

纪文达师曰：交河黄俊生言，折骨伤者，以开通元宝钱烧而醋淬，研为末，以酒服下，则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一折足鸡试之，果接续如故，及烹此鸡，验其骨，铜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铜末不过入肠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惟仓卒间此钱不易得。后见张鹔《朝野佥载》曰：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酒服之，遂痊平。后因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然则此本古方，但云铜末，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

被殴伤风方

纪文达师又曰：凡被殴后以伤风致死者，在保辜限内，于律不能不拟抵。吕太常含晖尝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黄蜡、鱼鳔三味鱼鳔炒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入无灰酒一碗，重汤煮一柱香，热饮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内不得食鸡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须广布之。

小儿吞铁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尝语人曰："吾校四库书，坐讹字屡经夺俸，惟二事得校书之力。吾一幼孙，偶误吞铁钉，医家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日渐尪瘠。后因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杂书亦有益也。"

治喉鹅方

黄霁青曰：族兄秋坪室钱氏，素患喉鹅。喉鹅者，喉间起疱肿痛，甚者两两胀塞，名为双鹅，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缓，呼吸气闭，往往致毙。钱所患类是，屡治屡发，恒苦之。秋坪尝自粤东归于江山舟次，闻同舟人有谭奇证及治喉鹅方者云：断灯草数茎，缠指甲，就火薰灼，俟黄燥，将二物研细，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虫十个，一并捣入为末，以银管向所患处吹之，极有神效。因关心而默记焉。及归，钱恙复发，较前尤剧，医者束手。忆及舟次所闻之方，亟依法制治，数吹后，则双疱忽溃，呕吐脓痰碗许，旋即平复，嗣是遂不复发。秋坪叹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灯草本喉症应用之品，

至合壁虱为三味，则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从何处得来耳。又喉间方觉胀满起疱者，急以食盐自搓手掌心，盐干，复易新盐搓之，数刻即消。此亦极简便之方。而极有效，曾屡经试验者也。

治痰迷谵语方

李葛峰太守景峄曰：凡谵语者，皆心为痰所摇，应用鲜猪心一具，将辰砂一钱，甘遂二钱，合研为末，藏猪心中，外用牛粪煨热，取出药末，和作两丸，再将猪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时苏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击，故转以告余，因记之。

治积受潮湿四肢不仁方

歌诀云："十大功劳三两重，八棱麻根五钱轻，淫羊藿与千年健，红花当归五加皮，陈皮六味俱三钱，一共八味煎浓汁，配入陈烧四斤足，再加无灰酒十斤，封坛七月随量饮，一月之后见奇功。"此方系扬州异人所传，闻叶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补伤方

姚伯昂总宪《竹叶亭杂记》曰："余侄婿张子畏太守寅官农部时，赴圆明园画稿，车覆，舆夫为轮所压伤，两肾子俱出，以为无救也。余适在朝房，以语申镜汀前辈，申亟录一方见示，且言：昔亲见两舟子持篙相斗，篙刺额角而穿，以此药敷治之而愈，其药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风。余急照方配药，令舆夫敷之，半月而愈；复以治刀、箭、马、踢、跌伤，无不验。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两，白芷、天麻、生南

星、防风、羌活各一两，各研极细末，就破处敷上；伤重者用黄酒浸服数钱，青肿者水调敷上，一切破烂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于平时预制，以治斗殴伤，可活两命。价不昂而药易得，亦莫便之阴功也。”

屏贼盗咒

伯昂总宪又曰：山东李鼎和传得屏盗贼咒语，羁旅路宿，颇可预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盗贼满处走。伽篮把住门，处处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于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女见之。

卷二

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请，于秋仲归抵浦城，有致刘次白抚部一函，语颇切直而有关系，非同寻常尺素书也。因附录于此云。

某自引疾得请后，应即旋闽，因俶装之顷，忽闻浙东㖞夷猖獗，大帅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莠民乘机劫敃，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暂至扬州避之。嗣因扬城警报踵至，探知夷□已迫焦山口，复踉跄挈家于六月初渡江。时京口草木皆兵，一叶扁舟从锋镝中夺路而出。甫过丹阳，即闻镇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带兵大帅齐礼堂参赞慎北来救援，某与参赞曾为甘陇同寅，承其沿途拥护，星夜趱驰，得以安抵苏州。复连夜乘潮至富阳，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闻江南大吏以千万金钱与㖞夷议和，许其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马头互市，业经奏准。呜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权宜之计。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悯东南百姓久遭荼毒，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凡薄海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而咨嗟太息于臣工措理之失当也。七月初至浦城，本拟即日买舟顺流归里，忽闻㖞夷复欲在福州添设一马头，执事已为据情奏请，不胜骇愕。且闻省垣绅户纷纷各为搬移之计，因此观望不前。继闻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驳饬，仰见圣明覆载无私，洞鉴于万里之外，俾滨海臣庶均各安耕凿于尧天舜日之中，为之额手称庆。乃不数日，又闻执

事以此事顶奏，求顺夷情，则诚某之所不解也。试问执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议和，乃我皇上之顺民情以顺夷情，此经中之权，史传中屡有之。今此之请添马头，乃执事之拂民情以顺夷情，果何说以处此！民为邦本，执事于本末之分，顺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审处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马头，于直隶索天津马头，于辽东索锦州马头，则概将惟命是听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暎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马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门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并请于各省会分设马头，又何词以拒之？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舆情，使暎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

命。甚不愿后日以卢龙之责，归咎于当时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风，伏惟垂鉴，幸甚。

按是时吾闽怡悦亭督部方巡台湾，远在海外，省中事务统归次白抚部主持。余在江苏藩任时，次白为太湖同知，曾以浚河便民荐举，加知府衔。次年复以计典卓，荐擢守徐州，洊至开府。以余为举主，执弟子礼颇恭，故余不惮倾倒言之。次白虽不以为忤，而迄不能见诸施行。顷闻㖞夷竟相挈入省城，与大小官吏相通谒，且占住乌石山上之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至是始追咎于始谋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炮说

㖞夷之滋扰羊城也，余适在西省梧州带兵防堵，前后选运大炮，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广州协济，皆经奏明，令事平仍运还各处。嗣闻或失于贼，或沉于海，无一座还西者。既量移苏抚，复在上海防堵，尝与陈莲峰提戎并骑由吴淞海岸一带查演各炮，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亲督局员开铸新炮，亦不下数十座。次年㖞夷长驱直入，城内外各炮尽归乌有，议者遂谓中土之炮远不敌㖞夷之炮，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声夺人者，莫如桅顶之飞炮，厦门及宝山之陷，皆由于此。其火光迸射，纵横一二丈，恃以攻敌则不足，用以惊敌则有余，故统军者惊奔，而众无不溃矣。此《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今日军中前坐此病，则又何我炮彼炮之分乎？自军兴以来，各省所铸大炮，不下二千座。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镇江之陷，每省失炮约四百余座，其为夷船所得者，约千五六百座。厦门之战，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定海之战，葛总兵开炮数日，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亦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但使炮发能中，则我炮亦足破夷；如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

器。夷艘及火轮船多不过数十，大小杉板船亦不过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船。沉一船可歼数十人，坏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夷炮之足畏？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夷炮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伤，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亦不在多，并不在专仿洋炮之式也。或谓炮之能中，专在准头，兼由地势。余谓此亦非确论。陆战之炮，须定准头，而水面之船，则无定势。昔人所谓以呆炮击活船，何能必中，地势之说似矣。然余曾亲登宝山炮台，正当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无突出水面之危，又无四面受敌之虑，尝与莲峰提戎坐谈半晌，深叹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险之形，似他处炮台，更无如此之得地势者。而虚炮一轰，全军皆溃，又何说乎？故曰兵无常形，地无常势，果能众志成城，则又何炮之不可用乎！辞官归里后，有询问夷情者，率以畏炮为言，因摭所知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当官枉顾者，必闭门不纳，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显职者，则不尽然。居是邦而事贤友仁，就高年而采风问俗，于礼原不禁往来也。惟余前后两次皆以引疾假归，疾虽少间，亦未便轻出酬应。诸大吏有辱驾问讯者，无不款接，而从不敢登门谢步，但走伻以一刺相报而已。戚好中寻常庆贺，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则无不往应。人多嗤之，以为既省往来而复赴饮召，何以为守礼？余笑答之曰：礼时为大，称次之，余本以疾归，酬应则有劳形之苦，饮宴则收颐养之功，于养疴最宜，亦最称，如之何其禁之？语所谓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诋讥，抑何其不谅乎！

请铸大钱

余在广西巡抚任内，曾有请铸大钱之奏，为户部议格不行。嗣由江苏巡抚任内引疾得请，于陈谢折内复申此说，则留中未发。比年于邸报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陈请者，大约亦必被部驳不行。韩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婾婀”者，盖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仪卿观察鸿藻亦主此议，知余已经入告，索阅旧稿，因并录前后二稿示之。近日复读吾乡许画山作屏《青阳堂文集》，中亦有请铸大钱一疏稿。画山官职非可奏事，当是为某大僚所拟，或仅存其说而未发，或已经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后所拟十款，则皆切实可行，有辅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备录之，以待施行者采择焉。

一曰严收铜。收铜之法，不在严刑，而在重价。令各直省州县军民人等，按东西南北四乡，分春夏秋冬四时交铜。除佛像不毁外，一切红铜器具，尽行交官。官照库秤设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检、典史等员监督妥书，眼同该花户，当堂称准，随即散给领价执照。每斤给银六两，照内将铜斤银数开载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时赴官支领。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铜斤、克减银价，许该交铜各花户赴就近道府衙门呈控，审实，按赃依枉法科罪。交铜之后，各花户倘尚有不实不尽者，限一年内许陆续呈缴，一年以外，州县官率同所属吏目、巡检、典史等员，仍按东南西北四乡，依春夏秋冬四时，分路严查。如有隐匿红铜一斤以下者，罪杖一百；一斤以上者，罪满流；十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有能提铜首报一家藏匿红铜十斤以上者，审实，官给首报人赏银二十两；五斤以上者，给首报人赏银十两。如虚，予杖八十。铜收尽后，由该州县运送各该省藩库存贮。运费，每铜斤在藩库领脚费银五分。似此既以重价鼓舞之于前，复立严刑督责之于后，天下红铜自然尽归于官矣。

二曰严采铜。采铜之法，令天下凡采红铜之山。由督抚转委道府大员监采。如有透漏铜斤者，本犯按数科罪，一斤以下者，杖一百；一斤以上者，满流；五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十斤以上者，绞监候。监采道府讯不知情，依失察从重议处。如或知情故纵，革职，或

通同舞弊、分赃计赃，准枉法论罪。停采之时，严行封闭，请专设守矿官一员，以正八品佐贰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盗采者，准透漏铜斤律论罪；守矿官论罪，亦与监采之道府同。缘民间红铜现存较少，诚恐不足以供鼓铸之用，故须随时开采，以广财源也。

三曰精选铜。选铜之法，请专用红铜。我朝五代之钱，惟雍正钱间有用红铜者，然多经私毁，改造铜器，民间现存者，百不得一。余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并前代偶存古钱，皆系白铜，与红铜铜色迥别。奸民即欲毁小为大，希图重利，而剂色不同，无能参乱。此专用红铜，所以绝盗铸祸本也。

四曰妙给价。给价之法，每铜斤既定给银六两，如必关支国帑，则数无虑千万，一时断难应给。今定以交铜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将各州县所解到铜斤开局鼓铸。先铸当千大钱及当五百大钱，当千者作银一两，当五百者作银五钱。每花户交铜一斤，给当千者三枚，计作银三两，又给当五百者六枚，计作银三两，共合银六两。似此以民之利，还之于民，民间输铜一斤，即得银六两，不须损上，自然益下。此所谓藏富于民者也。

五曰擅赢余。赢余之法，每铜一斤，可铸当千大钱八枚，作银八两。除鼓铸工料之费，每铜斤去银四钱，又除州县运铜脚费，每铜斤去银五分，运钱脚费，每铜斤去银五分，共去银五钱，实存银七两五钱。今以六两给花户作铜价，计每铜斤净余银一两五钱。通计各直省共一千三百余州县，每州县通算约三万家，家输红铜约五斤，每县可得铜十五万斤。各直省通算约可得铜一万九千五百万斤。每铜斤余银一两五钱，通算约得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万。且随时开采，每得铜一斤，除矿费、运费、鼓铸各等费，总可净余银六两有零。此则不资之富，取之无穷，不须损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谓藏富于君者也。

六曰精鼓铸。鼓铸之法，当千大钱，阳文右曰“当千”，左曰“重二

两”，阴文曰“嘉庆通宝”；当五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五百”左曰“重一两”；当三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三百”，左曰“重六钱”；当二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二百”左曰“重四钱”；当百大钱，阳文右曰“当百”，左曰“重二钱”：阴文皆同，皆用汉文楷书，以便民间别识。由户部先精制钱样，颁发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员监铸。铜剂首要洁净，鼓铸必极精致，轮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杂和铅锡及铸不精工等情弊，将该监铸之员严审定拟，果有侵蚀铜斤，照坏乱钱法罪绞监候。

七曰审铢两。铢两之法，每铜斤铸当干大钱三枚，枚重二两，计三枚，共重六两。铸当五百大钱四枚，枚重一两，计四枚，共重四两。铸当三百大钱四枚，枚重四钱，计六枚，共重二两四钱。铸当二百大钱六枚，枚重四钱，计六枚，共重二两四钱。铸当百大钱六枚，枚重二钱，计六枚，共重一两二钱。每铜一斤，共铸五品钱二十三枚，共重十六两，似此大小轻重，各依其直折半递减，奸民即欲毁小为大，窃取厚利，而铢两适合，并无盈余，无可为利。盗铸之源不禁又绝矣。

八曰禁剪凿。剪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凿轮郭而损缺者，或有盗磨钱质而取铅者，重不如其文，皆废勿用。其敢于作奸损坏之人，准左右邻及地保、族属人等举首；审实，赏举首人当千大钱五十枚，作奸损坏人准盗铸律论罪。

九曰广流通。流通之法，令当千大钱作纹银库平一两，当五百者作银五钱，当三百者作银三钱，当二百者作银二钱，当百者作银一钱，其奇零小用，仍照现在当一制钱，以便行使。凡民间交易，皆准此定价，永远遵行。并农民完粮，商人纳课，俱准作银，照数输将。其有牙行市侩，敢于把持抑阻者，一经发觉，照违制律，从重发近边充军。

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于未收铜之先，由户部刊刻颁发各直省

告示，令民间除佛像不毁外，凡一切红铜器具，尽行呈缴，按东南西北四乡，分春夏秋冬四季，该花户亲自赍铜赴各州县衙门，眼同官胥称准，州县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当堂上兑，兑明，随给各花户领价印照，每铜斤给价纹银六两，将铜斤银数开载分明，期以交铜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领价。倘该管官吏有抑勒铜斤、克减银数等情，许该花户赴就近道府衙门喊告，该道府即行严讯，审实，按数以枉法赃论罪。军民人等如有呈缴未尽者，准一年内续交，一年以外，该州县官及所属之吏目、巡检、典史等员，分路亲赴严查。倘花户等敢于隐匿不缴者，查出，每铜一斤以下者，予杖责；一斤以上者，满流；十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有能持铜呈首者，酌量铜斤多少，官予赏银。此户部刊刻颁布收铜给价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铜之利，匿铜之罪，不必令民间预知，将以更铸大钱，以防匿铜不交之弊。俟铜斤收清之后，于第三年春初，再由户部刊刻颁布各直省改铸大钱告示，凡新收红铜，精选洁净，令各直省巡抚委道员就省开局，鼓铸当千大钱，枚重库平二两，作纹库银一两；当五百大钱，枚重一两，作银五钱；当三百大钱，枚重六钱，作银三钱；当二百大钱，枚重四钱，作银二钱；当百大钱，枚重二钱，作银一钱。凡民间交易并完粮纳课，俱准依数作银作钱，两下行用；其奇零小数，仍用常行当一制钱，以便行使。自更铸之后，永远遵行，万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蠹，胆敢阻抑者，一经发觉，照违制律，从重发近边充军。仍将钱样依式刊示于后，注明非真足红铜，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盗铸杂铅及剪凿诸弊。此户部刊刻颁发改铸钱文，永远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广西陈奏此事，初奉到批回，交部议奏，而部中准驳尚未奉有明文，因复私拟一稿，以备续陈。既奉部行，以现在钱法无弊，毋庸更张，则后稿亦遂束之高阁。兹并录附以示仪卿云。

伏思钱法为济时急需，而铜政实为钱法根本。铜之来路不充，而日勤鼓铸之事；铜之去路不禁，而徒严盗铸之条，犹非拔本塞源之计

也。夫以甚有用之铜，而听其为民间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谓货恶其弃于地者，莫此为甚。大约风气之华靡，以渐而开，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之为用尚少，比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数省为尤甚。如一暖手足之炉，虽小户亦家有数具；一闺阁之镜，乃径宽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壶、一镬，动重数斤。又如大小钲铙，与鼓相配而鸣者，为岁首戏乐之具，从前惟富户乃有之，近则中小户亦多有之。举此三数端，则其余可以概见：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华，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而于是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亦不下数家。至究其铜所由来，并非经商贩运，间有以废铜易钱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则其铜何自而得乎？则皆销毁制钱而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见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钱，即乾隆、嘉庆钱亦甚寥寥矣。非皆毁而为器之故乎？然则居今日而议钱法，舍禁民间铜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无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缴，甚至不缴，则从而搜括之，则滋扰之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且常用之物。骤为厉禁，亦无以服小民之心。窃以为宜令牧令设局公堂，以渐收买之，十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两月，皆输缴净尽，每斤议定给以价银若干。如是则民不扰，而浮议亦不起。虽然，山僻小县，库中附贮之项，皆别有所抵，所征地丁，则随征随解，安得余银以为收铜之资。窃又以为宜从权变通，准其开常平仓，或即照银价以谷给民，或出粜得钱以给之，随时变通，民亦可以无扰，总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铜既净，远者或令销熔，近者或即以原物径解省城总局，然后酌量分别，约上等铜若干，可铸当干，当五百钱；中等铜若干，可铸当百、当五十钱；下等铜若干，可铸当十，当五钱。不过数月，便可集事。但铸造磨砻，必极工致；而米炭工费，必照时价给发，使垆匠有以养身家，然后行之可久。如现在各直省钱局之价，尚是照康熙年间旧定者给发，其中赔贴太甚，则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当议及者也。

鲲鲕

许画山《青阳堂文集》中有《延师说》一首，盖吾乡近事也。说云闽有富室，欲延师教子，访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岁供百金。其子业《南华》者也，初授以《逍遥游》，请曰："鲲何鱼也？"师曰："小鱼也。"富翁窃听而笑之。越三月，业及《庚桑楚》，又请曰："鲵何鱼也？"师曰："大鱼也。"富翁大笑曰："鱼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与卒业乎？"辞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虽老师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画山之责富翁诚是矣，抑其师亦不能无咎焉。《尔雅·释鱼》："鲲，鱼子也。"《国语·鲁语》："鱼禁鲲鲕。"此鲲为小鱼之说所本也。《左传》宣十二年："取其鲸鲵而封之。"注："鲸鲵，大鱼名。"此鲵为大鱼之说所本也。然《逍遥游》之鲲，明为大鱼；《庚桑楚》之鲵，明为小鱼。彼老师者，独不顾文而思义乎？则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实惟其师当之，于富翁何责焉！

饮量

蒲城近日风气，远不如昔，不但谈艺无人，即豪饮者亦少，文字饮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斋师之雅怀雅量，杳不可得。旧时门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庑时，有黄懋昭广文训者，可称大户。其时季述堂运副，亦相伯仲，而意专角胜，终席叫呶，即其内不足之征。逾年则述堂远出，懋昭酒力亦骤退。惟季尧文广文松云尚堪自张其军，一时遂无能出其右者。述堂尝问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侣果可当大户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时，惟见闽邑令海丰张曦亭映斗者，饷客以茶，陪饮以火酒，两杯对举并尽。后客来，复然，可以终日不倦。通籍后，则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饮量食量并洪，尝言火酒或可醉

人，黄酒自可无量，平生并不知醉乡为何似。在安徽藩任时，尝与孙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孙已酩酊，而公仍阳阳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户，可能举其人否？”余曰：“此则吾师纪文达公详言之矣。师云：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余之所闻者，以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余所见者，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著十余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骎骎争胜。晋清曰：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曰：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验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尝饮余家，与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舆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曰：吾相随七八年，从未见其独酌，亦未见其偶醉也。惟饮不择酒，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见顾、缪二前辈一决胜负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余典试得临溪，以书报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传有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恨君是蜂腰耳。”前辈风流佳话如此。近今则如《广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量

相传国初徐健庵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师数十年，无能与之对垒者。及解官言归，众门生醵饯之，谓将供一日醉饱也。安一空腹铜人于座后，凡先生进一觞，则亦倒一觞于铜腹，以至殽胾羹汤皆然。铜腹因满而倒换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间，首推新建曹文

恪公秀先，次则达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必折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折。每赐吃肉，准王公大臣各携一羊腿出，率以遗文恪，轿箱为之满。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则轿箱之肉已尽矣。香圃宗伯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数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极儒雅，惟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颇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大盘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

曼云先兄家传

道光甲辰春，编刻曼云先兄《秋竹斋诗存》九卷，既成书，佥谓不可无序，余何敢序兄诗，顾念兄之行谊，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无言，因摭拾其事为家传一首附焉。传曰：公姓梁氏，初名雷，成进士后，改今名，字脊中，一字曼云，又字曼叔，晚号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于星命之学，于其诞之月前数日，语家人曰："若生于某日某时，必非凡格。"已果应期，实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时也。幼虑其弱，不督之学。十龄，即可应童试，禁弗使出，而向学益勤。光州吴香亭先生来督闽学，闻其为文章宗匠，锐欲入试，诸季父私纵之出，遂得补弟子员。嗣丁叶所公忧，三季父岱岩公作令黔中，携与俱往。逾年为甲寅，闻有恩科，遂辞归，与同怀伯兄虚白公及章钜同举于乡。是科功令，新举人归督部覆试，揭重榜于鼓楼上，冠其曹。嘉庆己未成进士，殿试以十卷头引见，入翰林。是年秋，开实录馆，座主大兴朱文正公领其事，精择儒臣二十八人，奏为纂修。公以新庶常，获与兹选，前后所仅见也。在馆日，屡被纱葛瓜果之赐，又内发折叠扇数十柄敕馆臣之工楷法者分书之，公亦在选。散馆一等，授编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长沙刘文恪公敦留之，不获。文恪尝语人曰："梁三品学，事事称吾意，惜其不能饮酒，无

以传吾衣钵耳。”虽一时戏语，亦足见其契分之深矣。归里未数月，值满洲文远皋少宰督浙学，招之入幕。时抚浙者为仪征阮相国，皆座主也。公往来两节署，请业请益，所学愈进。既又以省母辞归，旋丁内忧，以二亲未葬，又体中多病，遂不复出。公幼颖异，见解多出人意表。六岁学书，即能摹怀仁《圣教序》。叶所公欲令专意楷书，授以快雪堂本《乐毅论》，学之经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军书也。”乃舍去，泛滥学篆隶，而书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绘事。偶作写生花卉，以恽南田设色太浓，每以淡远相胜，然不多作。零缣片楮，人皆宝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托琴德，以自养其天，学之辄有得。有以古琴一具来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押，物主转以相质。公审之，知为唐昭宗年间所制，“升”字或是“雷升”押字。验其二三徽，吟声极清长，非千年物不能。因囊空，不能购，荐之友人，以价廉不之贵，遂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诗闵之，乡里多诧其事。生平笃于友谊，然性落落寡合，不喜与显者往来。里居时，与曾禹门奋春、廖佩香英为贫贱之交，二君皆诗人，时以唱和相劘切。佩香早卒，公为营墓山中，督工四十余日不倦，执杵者皆感激，相劝用力。事毕，题其墓门曰：“黄壤可怜埋傲骨，青山长遣伴吟魂。”在京师时，惟其同年萧山汤敦甫金钊、高邮王伯申引之、涿州卢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镕、桐城吴春麓庤枚、武威张介侯澍为道义文字之交，归里后亦断绝音问。数人中有持节来闽者，则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迹不入州府。有过访者，辄拒不纳，以此得孤傲名。闭户读书，谢绝人事，于医卜堪舆之学，靡不宣究。自言穷经非力所能，杂考据亦性所不近，惟论史及论诗，似别有会心之处。故今所存诗，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许岁时，尝自录所作舌近体一帙，属章巨转呈同里郑苏年先生。先生极赏异之，详加评论，勖之以理性情，精学问，公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终身不忘，诗亦日进。五十岁外，始勒成定本，意欲托章钜以传于世，见于自叙中。时章钜方宦游南北，公书未及达，遽归道山，年仅五十有七。越十余年，章钜再归田，从福州老屋中检取遗稿，其孤儿乃出《秋竹斋吟卷》两帙相示，则皆公所手录，涂乙之痕满纸。因费旬余日之力，钞一副本，而删其

愤懑率易诸篇，次为八卷，附以馆课试律一卷，合成两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笃于情，复深于学者，未易觇其底蕴。惜苏年先生不及见其成也。因属其门弟子王赤兰校付梓人，以质世之知诗者。闻此外杂著尚有《陈氏古音考订》、《读诗考韵新谱》、《四书偶识》、《史汉眉评》、《说文小笺》、《难经发明》、《两汉魏晋宋齐诗式》、《全唐诗随笔》、《唐人风格》、《集杜园说》、《杜韩诗细》、《苏诗钞》，以及《四书文稿》，尚不下数十卷，藏其婿何肫苣孝廉家。论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脏腑清虚，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谓公平生有数反，家无长物而用财如泥沙，不计有无，至锱铢之入，辄相顾动色，不苟取。下于己者，煦煦相欢暱，即穷独孤寡，惴然恐不当其意；而不喜与权贵豪富交，稍不称心，即怒形于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时坦易之处，则又不可测以恒情。此其所以虽践清华，而终归穷困也。忆余与公同上公车，以己未元日过杭州西湖，初游净慈，继至灵隐，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顾，恍有所思。余欲与公同进寺门，促之至再，公坚不入，余颇讶之。归舟中诘其故，公曰："昔曾梦游一大寺，甫至门寺中，钟鼓并作，有僧众欢迎曰：老和尚归来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时无暇留此，迟三十年可也。今日见寺门，宛然梦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则公前身其僧矣。余又乌从而测之。

寿序

甲辰中秋，接刘次白抚部来函，以余七十寿辰，拟欲制一序文为祝。既又思寿序非古，尤非所宜于大人先生。现在重编文集，仅存祝女寿者数篇，其前所存寿序，已尽行删去，今谨成七言律诗二首奉寄云："经济文章两不磨，八闽灵气拱山河。恩持前后岩疆节，惠播东南茇舍歌。白首高风疏傅少，苍生霖雨谢公多。卅年中外劳经画，道履天教养太和。""廿四中书比昔贤，关心民瘼食为天。救荒最著江南

策，达变能归海上船。论报自应仁者寿，辞荣早占福之全。师门此日瞻依近，愿附耆英拜绮筵。”按两律矜炼名贵，固是高手，然谓寿序非古，则不尽然。自前明以来，名人文集中，此体并未全删，但须择其有关系者存之，即与传记文字无异。即如今秋福州亲友公制一序寄祝，系王雁汀太史庆云所撰，虽抚部亦极为击节。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窃冀附传，岂得以寿文非古，概斥之乎？附录于后，以质读者。序云：今上即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乡梁茝林先生七十诞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苏巡抚乞疾归寓浦城，至是乡之士大夫，谋归先生而不得，则共谋以诗文寄祝，而授简于庆云。庆云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顾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辞。梁氏出长乐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间始显。先生由词垣历枢禁，出典封圻，扬历中外四十年。悬车之日，神明不衰，天之笃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于十五世儒冠之家，盖其所从来者远矣。夫人臣事君，大节在进退，惟大臣尤难。其进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为；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禄，而终不以远贤之谤归之朝廷。是故进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还家，主讲席者将十年，读书自娱，不汲汲进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向用，而先生以疾引归。既归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肃藩司，擢抚广西，调江苏，于是再以疾辞，可以有为而后进，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犹难进易退如此。先生之抚江苏，属㖞夷窥我东南，先生督师驻上海，自吴淞至宝山口，斥堠严肃。其经画有方。尤在纵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资敌。时军事属扬威将军，先生积忧成疾，乃疏请致仕。闻先生之将引疾也，遇所知，益剧谈当代人物与否泰消长之理。一月之间，封章再上，人莫测所繇，疑有所掊击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荐多伟人。宦东南久，屡修水利，如泖湖、练湖、吴淞、孟渎为泽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资送留养，凡活六十余万人。昔富郑公在青州，活饥民五十万，自言胜作二十四考中书，先生功德在人，于是为大矣。生平无他嗜好，以著述为性命，强识博闻，达于国家掌故。其居乡，以文献为己任，于经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选》，

旁及艺文杂记，定著若干种。文章润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实兼之。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复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窃谓先生精神强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全始终，使先生得以疾辞，则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利脏，专志积精以适神，颐养天和，相时而动，此则都人士所以寿先生之意也。

卷三

闽蛮互称

福建之为闽，自古及今无异，而今西北人或并以蛮称之。吾乡士大夫，又或并闽之名而不居，而别为称曰东越，曰冶南，皆未详考也。莫古于《周礼》八闽、七蛮之分，郑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芈蛮矣。"按此所引《郑语》史伯之词。上言荆王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难于濮，而蛮季紃自立，乃曰蛮芈蛮矣。谓叔熊既避难居濮，而从蛮俗也。彼不作闽者，贾《疏》谓后人转写者，误郑氏以闽为正。叔熊居濮如蛮，后子孙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然考《史记·楚世家》，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礼》为周初之书，安得先有叔熊之后分七种为七闽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纣时，随从之国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种。孔《传》云："庸、濮在江、汉之南。"杜预《左传释例》直云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乃蜀汉时改益州所置，其地当属梁，益在今四川、云南间。七闽果叔熊居濮之遗裔，何地之相隔绝远耶？许氏《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所指东南，较濮之在西南为得其实。然蛇种之言，实不知所据。近人有据《说文》谬称闽人为蛇种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驳之云："《汉书》明言迁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最为痛快，近人无

以难之。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鲁，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畲民，字亦作佘，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冶县之遗民，而畲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种欤？且蛮之字，许氏亦云："蛇种。"安得蛇种之多如此，岂蛮与闽名异实同？然《周礼》又何以七、八别数欤？窃谓草昧之初，南方闽蛮未通中国，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从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从犬，至犬戎，则直以犬为名。又如"獯鬻"、"㹠狁"之类字，皆从犬，又岂得尽以犬种称之？尝考《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蛮东，在闽西北，则浙西为蛮，浙东南为闽审矣。闽之置郡，始于秦之闽中郡，然秦之闽中郡地大，实兼得汉会稽、豫章二郡之半。扬雄《扬州箴》曰："闽越北垠。"夫东越在《禹贡》扬州域，而云"闽越北垠"，则闽越者，南越也。《文选·魏都赋》：吴蜀二子曰："仆党清狂，怵迫闽、濮。"是吴即闽也。张协《杂诗》云："闽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闽也。宋之问《早发始兴口诗》："候晓逾闽障，乘春望越台。"是韶州曲江亦闽也。李白《题元丹丘山居》云："朅来游闽荒，扪陟穷禹凿。夤缘泛潮海，偃蹇陟庐霍。"此盖用《史记·河渠书》"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语，是庐、九之间亦闽也。独孤及《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云："是亭也，僻介闽岭。"是岭南西道亦闽也。韩文公《送惠师诗》："尝闻禹穴奇，东去觅瓯闽。"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闽南两越之界。"夫两越者，东越、南越也，而在闽之南，则会稽、豫章皆闽也。《史记》："吴太伯奔荆蛮，号曰句吴。"司马《索隐》云："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则是古人合蛮、闽、吴、越而一之。若今时封畛攸殊，各有管辖，则不得竟以蛮为闽也。则又何必辞闽之名而不居，而自诩曰东越，曰冶南以为古乎？

常成二公

韩公作《欧阳詹哀辞》云："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鸟之乐。虽有长才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后人皆据此谓进士始欧阳詹，而声教实开自常衮。然考《闽川名士传》及《淳熙三山志》，则闽人之举进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欧阳前。而独孤及集中载《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室湫狭，敦学荒隳，惧鼓箧之道寝，《子矜》之诗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又曰："每岁二月上丁，习舞释菜。是日，举学士之版，视其艺之上下，审问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导之，讲论以勖之。八月上丁，如初礼。岁终，博士以逊业之勤惰，覃思之精麁，告于公，敛其才者进其等，而贡之于宗伯。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公薨之二年，太常议以公尊教劝学，德洽荒服，乃奏谥曰成。"此段删节原文。按成公者，李椅也。大历七年，为福建观察使，十年，卒官。常衮莅闽，在建中元年，则荜路蓝缕，李实导厥先路，不自常始矣。今学宫特立常公祠，岁时专祀，以为兴文之报，而成公祀典久缺。自李兰卿都转彦章始为表彰之，都转以族望之裔，而亟为此举，虽私而实公矣。

张宜刘升道

余喜搜访乡里旧事，曩有《钓游丛话》之辑，因细碎不能成卷，置之箧中。兹山居多暇，复加甄录，存若干条，不忍竟以饱蠹鼠也。

忆宋刘敞《公是集》有《寄张宜诗》云："张君于礼乐，先进野人也。曩者吾见之，大惊彼何者。须眉交苍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间，不居王郑下。诸士多及门，之子独在野。食有脱粟饭，出无款段马。乡闾行虽高，时俗知亦寡。昨闻修庠序，造士系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专楚椟。养贤须勤渠，风教随周舍。望君万里余，谁谓我心写。"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数百人，多成进士者。"今吾乡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续修省志，必已详列之矣。又记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学正，曾以刘升道之名询余，据云系其邑中名人。余无以答之。后偶翻宋刘翌《灊山集》中有《题水云亭刘升道福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台会有期，沙边筑屋俯清漪。宋香陈紫丹成后，渭绿湘斑族盛时。长者时怀流水念，老兄元爱白云知。一尘不到忘言处，云在青天水在池。"此明为闽人而作，但未详升道里贯，当时言福唐，不必专属今之福清。韶溪欲引为邑先辈之重，故殷殷考订耳。

陈谠

韩侂胄为相时，常招致水心叶適，已在坐。忽门外有漫刺求谒者，题曰"水心叶適"候见。坐中恍然，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书院饭焉。出一《杨妃图》，令跋其后，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又出米南宫帖，即跋云："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犹有此纸散落人间。吁！欲野无遗贤，难矣。"如此数卷，辞简意足，一坐骇然。胄大喜，密语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岂有两子张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不可车载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耳。"胄然之，为造就焉。其人姓陈，名谠，建宁人，后举进士。此见白珽《湛渊静语》。按汉长安庆虬之善为赋，尝作《清思赋》，时人不知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

大重于世。梁张率常日限为一诗，年十六已得二千余篇。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俗人以耳为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阳桥畔有夏将军庙，俗传蔡忠惠守泉时，因修桥遣醉隶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于二十一日酉时兴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阳桥，托始于忠惠，醉隶事则系蔡锡，见《明史》本传，后人因蔡姓而误附于忠惠耳。《闽书》亦以此事属蔡锡，且记桥圮时，有石谶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而《坚瓠集》、《名山记》皆以为忠惠事，并云：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风，舟将覆。闻空中有声呼蔡学士在，风遂止。时母方有娠，心窃喜，发誓愿如果符神言，当造桥以济行者。后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会者又谓吕洞宾遭劫时，避于忠惠处得免，乃谢以笔墨。公造桥时，以之书符檄，故能达海神。其说愈不经矣。今吾乡人讥诞语无根者，谓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锡事载于正史，不必尽虚也。

循吏

吾乡循吏能开风气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衮而已，而不知六朝时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齐书》载愿字士恭，宋明帝时为晋平太守，在郡不治生产，前政与民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蚺蛇，胆可为药，有饷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外山中，经宿复还故处。愿更令远，乃不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也。海边有越王石，常隐云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观试，清彻无隐。后琅

玡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以母老解职。”云云。又载王秀之字伯奋，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郡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云云。可谓清风亮节，后先辉映。独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门》载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乡省府志所论列亦寥寥，未免语焉不详，无以风动来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门》载宋泰始六年，以晋平王休祐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谓之臧兽。吾邦酷吏实始如此。

飓风

《太平御览》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未至前三日，鸡犬为之不鸣，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国以为黑风。按此即南方之台，吾闽滨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间有者，俗谓之暴。或因以飓为飓，谓即暴之转声，则凿矣。

陈峤

吾乡相传有彭祖命长八百岁，七十犹是小孩儿之语，其原甚古。考《全唐诗》载陈峤暮年，仅获一名还闽，近八十。以身后无依，强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亦自成一

章，其末云：“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是唐时即有此语，今小变之耳。

庆城寺碑

福州庆城寺有二碑，一则《琅玡德政碑》，一则宋开宝七年刺史钱昱重修庙碑，皆备载王氏事迹。按欧阳《五代史》谓审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详卿。考审知兄弟三人，长潮，次审邽，审知其季也。故军中呼审知为白马三郎。《新唐书》列传，潮字信臣，审邽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为行。且信之义通于潮，详之义通于审，知当以碑为是。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扫，暇日至庆城寺，与僧滋亭谈禅。滋亭颇通内典，并喜询地方故实，且觌缕庆城寺源流。余告之曰：“尔闻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闻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时，郡城东北庆城寺释迦大像头忽断落坠地，拜石为之碎裂，且肩项皆削平，俨如刀斫。好事者蜂拥聚观，不知其故。陈畏民先生曷曾以诗纪之云：‘漫道金刚不坏身，空门色相本非真。恒河沙内无穷劫，得卖头颅亦渡人。’‘宝月圆光笑故吾，荼毗原不判禅狐。想因未了涅槃债，更遇无情广颡屠。’‘无有余乘最上乘，心风动处灭传灯。太平早付云门棒，鼻孔于今摸着曾。’‘岂真亿万化身多，伎俩宁殊墨顶摩。思议已教人着落，猛回头亦奈如何。’”

高凤

闽县有高凤者，以善卜名，遇物辄以意推，不专用《易》。前明弘治己酉，福州传用养鼎求占科名。凤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问其故，曰：“吾适剖椰子而用养至，其象解圆，当为解元。”又弘治戊午科，镇守内臣书一兴字，令凤占解元所在。凤

曰：“尊意得无在兴化乎？但所书兴字从俗省写，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晓，榜首乃候官林克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师于榜前请人测字，以余茶书一“因”字于桌上。其人曰：“此为国中一人之象，君必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跃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烦君一测。”其人曰：“君此科恐无分，或后此有恩科，亦必中。盖彼‘因’字系无心，君‘因’字系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所执折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烦君一测。”其人敛眉蹙然曰：“君之扇适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终于一衿乎？”后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传其姓名，殆亦高凤之流亚矣。

玉枕兰亭

今人熟闻《玉枕兰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见《太清楼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兰亭》，藏枕中，名《玉枕兰亭》；其二则宋政和间，营缮洛阳宫阙，内臣见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画，视之，乃《兰亭序》，只存数十字；其三则贾秋壑使廖莹中以灯影缩小刻之灵壁石者。率更、洛阳二本，余皆未见，惟秋壑石旧存福州旧家。按文待诏谓贾氏刻有二石，字画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军作立象而鬈心，其一坐而执卷，左有贾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宽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内“会”字磨灭，“群”字、“石”字、“带”字、“流”字有损。萧蛰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长安，得之闽人之手。”盖因秋壑死后，石落在闽，及出闽，仍归于闽之人，亦异矣。近闻为陈鉴亭廉使观以重价购去，又不知何时复能归闽否耶？

五经中式

乡会试有五经中式者，实吾闽开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选举志》载，崇祯甲戌，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帝许送内帘，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则亦吾闽人也。自是以后，丁丑则江西杨重熙，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飙，终明之世，不过此五人。国朝则指不胜屈，然闻其端者，以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为首，次则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及吾郡林文英，此后吾闽乃无继响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陔余丛考》引《汇书》载宋时郑侠之父翚同五经出身。又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则此事自宋时即系闽人擅其长矣。

督学屡易

乾隆丁酉，吾闽督学使者李公友棠，以前台湾御史任内挂误，被召入都。继则范公思皇，莅任数日，即丁艰去。庄公培因，亦以父忧回籍。时录遗属巡抚吴公士功摄其事，其未经科试者，尚余福州、福宁两府。九月后，前汪公廷玙复来成之。汪以甲戌督闽学，丙子夏丁艰回籍。盖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内，学使者凡四易。是时考试章程凌杂，有先乡试而后科考者，福州、福宁两府，于己卯乡试后十一月补科考。有未乡试而即岁考者，福州、福宁二府，于己卯场后入泮者，即于庚辰夏间岁试。有未簪挂而先录遗者，庚辰恩旨开科，福州属七月岁试，场期迫促，于七月末通考令省遗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属新生始行簪挂。又有学政以午后入文庙行香，提调以初更传即夜簪挂者。汪公牌示六月二十日文庙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医，逗留不敢出。逾午，黑云四起，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为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监临赴贡院验工，欲前往伺候，遂于初一夜初更，传新进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火炬沿门呼唤，率以各学人数参差，不克成礼。陈畏民《杂录》详纪之。

荔枝

侨居浦城日，余婿邱乙楼由福州飞寄鲜荔枝两篓，色香味尚未尽变，曾作诗谢之云：“何烦绛雪与玄霜，涤暑仙丸远寄将。挹尽西禅侵晓露，闻于西禅寺侵晓摘下，即装笼登舟。分来南浦满庭芳。似怜吮墨吟喉渴，巧助称觞鞠腦行。时届余七十贱辰前数日。遍与轻红开口笑，好添诗话笔花乡。”时以遍贻浦中亲好，佥曰此数十年来口福也。有以贡荔枝故事为问者，余杂考各书，应之曰：“《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继路，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乃诏罢之。此粤东贡荔枝之始。《唐书》载杨贵妃好荔枝，南海岁贡荔枝，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荔枝。”兵部遂于通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则未言贡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绍兴初始贡，至二十四年，因罢贡温州柑，亦令不得供进。’注云：‘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闽贡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抚颜惺甫检始奏罢之。”

皂荚树石榴实

家曜北处士《瞥记》云：《稽神录》载泉州文宣王庙有皂荚树，每州人登第，则先生一荚。贞明中，忽生一荚半，其年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海录碎事》载，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结实之多少为登科之信。熙宁庚戌，有双实于木末者，又有附枝而双实者。是岁叶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与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负榴花结露枝。”杏林、桂树，陈陈相因，从未见使此二事者。

鼓楼刻漏

福州城中鼓楼，相传旧有刻漏壶，应时升降无爽，今则只设十二时木牌，需人更换矣。闻旧物为周栎园先生取去，不移时，亦沉于海。《三山志》云：熙宁二年，程大卿师孟为郡守，始作铜壶滴漏，设于威武军门。而《福宁志》又以为宋末陈石堂先生所制。石堂名普，字尚德，宁德人，精律吕玑衡之学，以宋遗民不受元聘，隐居授徒，岿然为后学师表。盖创者程，而修者陈欤？

陈实百问策

莆田陈实，字吉生，负气奇杰。为诸生日，上司某谒文庙，属实赞礼。时天大雨，某官拟拜阶上，实高声唱曰："拜下，礼也。"某官遂冒雨下阶。拜已，升明伦堂，听讲令。实讲《大诰》，盖难之也。实高声唱曰："礼读《诰》律，在坐者当立听。"众官俱起。实展《诰》详缓读之，复详为解说。某官竟不得坐，听毕，默默而行。实于永乐四年登林环榜进士，负才不相下，疏言取状元不公。成祖召诘之，对曰："臣百问百答。"成祖命解缙发策，以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二十八将，将将何功为问。成祖临轩对试，顷刻间条对详悉，文彩可观，而环亦悉对无遗。乃罪实发戍三边，其军由曰廷争状元云云。事载《闽书》。实策载《福建通志》，实杰构也。

麻沙书板

麻沙书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虑远行，不敢擅咨。礼部尚书胡濙以闻，许之，并令有司依

时值为买纸，摹印工力，亦官给之，即此可见吾闽书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弘治十二年，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言："今年阙里孔庙灾，迩者福建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上天示戒，必于道所从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伪学，以崇实用。"云云。下礼部议，请敕巡按、提学将建阳书板大为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阳书板字多讹谬，巡按御史杨瑞、提调学校副使邵铣疏请专设官第，于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较，寻遣侍读汪佃行。此皆麻沙书坊故事，吾闽志乘罕及之。兹从《礼部志稿》中录出，以备续修者采择焉。

书詹元善遗集后

此浦城朱清如广文秉鉴所编，时祝东岩方辑浦城遗书，广文急欲附见所著，因克日成此。余门下士詹捧之为元善后裔，欲重梓是集，属余校勘，则原辑义例，实未允愜。如卷首第一篇为《宋史》本传，第二篇为真文忠公所撰行状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县志。县志系现在所修，录县志不如录《福建通志》。《通志》为一省官书，曾经进呈，既录《通志》，则不必再录县志矣。元善初后其舅张氏，后乃复姓詹。此大关节，集中不一见。其同时叶水心適为墓志，叙复姓事甚悉，急应录于真公行状之后，以补史传之疏。苏州郡学有绍熙元年同年酬唱诗，刻中有浦城张体仁七律一首。张体仁即元善，作此诗时，尚未复姓耳。集中所录数诗，皆取自詹氏家谱中，他无所见，而此诗有石刻可征，转未采及，漏略可知。而最可笑者，语录数条中乃采及范紫登《四书体注》，此所当急为删汰者，捧之其应自知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间，余藩牧吴中，任苏抚者为安化陶云汀澍，苏郡丞为遵义王香湖青莲，掌苏州松江两书院者为歙县朱兰坡赞善琦、华阳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为吴棣华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来无间，遂有《吴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征余序，因为搜求故实，知苏郡学有宋绍熙间同年酬唱诗石刻，嘱香湖拓纸读之。按是事在绍熙元年，首

唱者为袁起岩说友，和之者为张元善体仁。时袁以提刑为浙宪，张以提举司仓庾，苏州即浙宪治所，故为吴中同官，且皆吾闽人；余以次和者为成仲邻钦亮、唐致远子寿、胡国敏元功、王文钦艺，均署胥堂；赵景安彦暖、中玉彦卫、从简彦真，均署浚仪，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承勋，署桐川；陈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济澥，署浦城。考张体仁，即詹体仁，《宋史》有《詹体仁传》，叶水心尝为体仁志墓，述及改姓，而本传失书，史之疏也。嘉庆中，浦城有辑《詹元善遗集》者，但从《詹氏族谱》中录出数诗，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张之为一人，其辑《柘浦诗钞》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澥既与袁、詹同年，当为宋隆兴元年本待问榜进士，此石刻又明著其为浦城人，而遍检吾闽志乘选举门，前后并无章澥之名，即厉樊榭撰《宋诗纪事》，自谓搜辑之勤，而于詹元善、章仲济此诗亦未之见，记载之难如此。近钱竹汀先生作《养新录》，始于此刻有所论定，惟王文钦误作文卿。又言惟子寿不署里居，以《吴郡志》证之，亦是吴人，则石刻中唐致远子寿，显与成仲邻、胡国敏、王文钦同系胥台，何竹汀先生亦熟视而无睹耶？今备录石刻中十二人诗，以补《宋诗纪事》之缺。而余年来搜辑闽中宋诗，又藉此补入袁起岩、张元善、章仲济三家。然则金石文字之可贵，欧阳公所谓集古为有益者，真不虚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间，杨雪英光禄庆琛致仕归田，小住浦城，独游武夷，归为余述游事，并问《武夷山志》以何部为佳，余曰：“我只阅得董天工一志尚详悉，然有不可尽信者。如云控鹤仙人名属仁，尝驾鹤至武夷。时魏王子骞与张湛等祷雨龙潭，仙人适至，骞等具恳，遂获甘霖，湛因献诗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马垂鞭入紫云。空里只闻三奠酒，龙潭波上雨纷纷。’据萧子开《建安记》载，湛献诗乃沈韵唐体，当是宋绍圣间祷雨于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误为湛诗。余编山

志，初亦删削。忽一夜梦一仙骑鹤悬空而至，黄发束髻，面长枣色，两夹辅有卷须，全身鹤羽，问余曰：‘闻子修山志，湛与我诗载否？’余应曰：‘载矣。’仙曰：‘此真诗也。前志、后志或削去，误矣，今载便是。’但闻鹤羽淅淅，从空而去。按此事说梦荒唐，未可执以为据。故余所辑《东南峤外诗钞》不录此诗。而如《汇书》所引《武夷山记》云：‘武夷君命宋小娥运居巢。’又《真仙通鉴》云：‘吕真人、钟离先生会武夷山，谢英妃抚长离。注：鬻栗也。’又《武夷记》：‘武夷君食沙红鲊，注：虾也。食石蚐臘。注：小蟹也。’此皆旧说相传，而董记转遗之。”

建阳二宝

黄璧庵刺史文瑄云：建阳虞氏家有二宝，其一为连环竹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约二分。两圈连环相套，欲析为二，须藏于衣底，得暖气则分；欲合为一，亦于衣底连之。其年建阳火灾，虞氏析此圈，一执于手，一掷于空际。顷刻有光一圈，渐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围邻家皆毁，虞宅无恙。旋执手中之圈，于灰中寻所掷之圈，合之如故。其一为绢本画一轴，铜盆一具。其画已霉黑，虽置极明处，亦无所见。贮水于盆，悬画于壁，俯视盆中水，则画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现，牧童、樵子皆能行动，纤毫毕露。璧庵馆于虞宅，曾亲见之。璧庵笃实人，所言当不妄。余侨居浦城，距建阳百余里，尝以询其邑人，俱不能详。近璧庵亦已归里，惜卧病不能出，无由再质之。或疑此语断不可信。余谓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见决其必无，既谓之宝，自有非意计所能测者。说部中有载外岛意达里亚之罗玛城中，有流觞曲水，铜铸群鸟，遇机一发，鼓翼而鸣，各具本类之声。又云西齐里亚岛，有天文师名亚而几墨得者，尝遇敌驾数百艘临其岛，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一时烧尽。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将下海，牛马骆驼不能运，几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举手，舟如山岳

转动，须臾下海无阻，此自不可信。若辛弃疾《南烬纪闻》载契丹主耶律延禧语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颗，大如鸡卵。每穴有珠一颗，月圆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绛纱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颗。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汤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万木花卉屋宇间，经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烧之降天神，香闻数百里。当契丹为金所灭，二物不知所在。”世间果有此奇物乎？然亦无以断其必无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异迹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传一僧畜异志，欲掘百井以为兆，后功亏其一而止。井上筑石塔数处，凡苍蝇飞集塔上，无论多少，头皆向下，无有小异者。山门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隐梅影一枝。每年梅树开花时，影上亦有花；生叶时，影上有叶；遇结子时，影上有子；若花叶与子俱落之时，则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视无物，远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图。至天将雨时，石上绽出水珠，亦俨然结一魁星形也。此缪莲仙《涂说》所载，惜屡晤苏鳌石，皆忘却一问之。

小李将军画卷

浦城周仪轩运同凤雏家藏旧画，卷首有宣和瘦金书“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图”九字一条，下有御押。忆余在吴门曾见小李将军《海天落照图》长卷，画法与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义。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谱录，只有小李《落照图》，并无《旭日图》之目。《落照图》亦宋秘府物，尝入贾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刘氏，历有源流，而此卷无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迹。卷中烟

霞缥缈，钩勒精严，亦纯是武卫家法，断非宋以后画手所能仿为。惜不及数尺，即绌然而止，知尚有后半幅，为人割移，别作一卷以售欺。卷后赵松雪所书《海赋》及邓巴西、袁清容、吴匏庵诸跋，并属伪迹，更不待言矣。余于嘉庆癸酉冬，携家北上，小住浦城，曾从仪轩借观一过，未经谛勘。仪轩富于收藏，实自以此为甲观也。道光壬辰，得请归田，复过浦城，时仪轩已逝，其二子芑源广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为。今年秋，复得告归，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与芑源等发箧纵观，再四审视，因㝡缕书此而归之。自幸前后三十年，眼力颇有所进，不虚此一段翰墨缘。且愿芑源昆仲，就现存之迹，剔去卷后各伪跋，重加潢治，以无负此唐人妙迹，庶可于无佛处称尊云尔。壬寅十月望后记。

文衡山书赤壁赋册

陈无轩《寓赏编》载文衡山前、后《赤壁赋》行书册，称为浦城祖君莪在藏本，盖即吾师舫斋先生之封翁也。余于嘉庆戊辰、己巳间，掌南浦书院讲席，日侍舫斋师谈宴。彼时未读《寓赏编》，不知吾师家藏此迹，未曾请观。今侨居浦城，吾师早归道山，虽知有此迹，而无由过问矣。翰墨之缘，即一寓目而亦不可强如此。按苏文忠有自书《赤壁赋》本，今三希堂已为摹刻。朱子云："'盈虚者如代'，今多误作'如彼'，尝见东坡手写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则仍作"如彼"，岂朱子所见又别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共适"作"共食"，又不可解。又按坡公《跋龙井题名记》云："予谪黄州，参寥使人示以题名，时去中秋十日，秋涛方涨，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元丰三年八月记。"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丰三年为庚申，越二年为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后二游而已。

卷四

黄忠端公

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蔼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相传石斋先生就逮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绝粒，大帅忧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无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仪，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历数二公之家世阀阅，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而去。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时大帅亦闽人也，大书牌云：“伪阁部黄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后数年，石斋子至江宁求遗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诣之，兵款至浃月，乃与到古墓，取匣开视，面尚如生，遂以归葬。《榕村语录》所载如此。

洪文襄公

相传洪文襄公承畴，当明崇祯十四年松山被陷时，京师传闻公已殉难，崇祯帝辍朝赐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矣。方祭第九坛，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罢祭，而行状已遍传人间。归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吊，撰行状，不复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关起。有好事者，尝得其前后两行状，订为一本。然公自顺治元年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即出驻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后再出为楚、粤、滇、黔诸省经略，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当顺治九年九月，钦天监奏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者，内大臣等议，请驾往边外迎达赖喇嘛。公率同大学士陈之遴，疏称：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与争光；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处处入告，非圣躬远幸之时。达赖喇嘛自远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劳圣躬亲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载《国史列传》，则公当

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见矣。

又闻吾闽各郡，在京皆有会馆，泉、漳两会馆本系合一，乡谊最暱。自国初洪文襄公入相后，公以南安籍，专拜泉馆同乡，而漳馆人遂不通谒。彼时泉馆人无论京宦、公车，无不所求辄遂，攸往咸宜；而漳馆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馆中人五六辈相与私议曰："洪阁老虽不我顾，究竟不是别乡人，我辈一概不往修贺，毋亦于乡谊有阙。今泉馆人皆欣欣向荣，且有怂恿我辈先施者，姑尽吾礼可乎？"众以为然，遂于次日率同往谒。阍人传命曰："既系同乡，亟应请见。但公事实难摆脱，稍暇即当出城谢步耳。"越日，即有军官来报曰："中堂准于明日出城，到漳馆天后神座前拈香。"于是五六辈者饬馆役洁整神龛，洒扫庭院，具茶以待。届时，又有军官飞报曰："中堂已出前门矣。"漳馆时在冰窖胡同，距大街不远，于是五六辈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肃迎，各于舆前一揖，公在舆中一拱，而舆已飞过。人马喧腾之际，五六辈者竭蹶步随。甫入馆门，见公拈香已毕，请诸位登堂叙话。则见铺陈粲烂，灯彩辉煌，地罽堆花，茶香扑鼻，皆耳目所未经。公数语寒暄毕，即起登舆。五六辈者又急出街口肃送毕，徐步而归，则依然旧日门庭，适所见者，全无踪迹，惟神座前两行绛蜡，一炷藏香而已。于是同人皆惘惘相对曰："顷莫非一梦否？"呼馆役询之，亦曰："我随诸位往复迎送，且茫不知前后之何以改观也。"既各归房中解衣，则各卧床中皆安设元宝库银一个云。按此龙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呜呼，公之干略，即此可觇其概。盖实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贞公

安溪李文贞公，当耿逆构难时，有蜡丸告变之功，吾乡人至今德之。惟陈省齐先生梦雷因此与公有隙，其绝交书中斥之不遗余力，揆之当时情状，恐不尽然。文贞学养之粹，定不出此。读《榕村语录》

自记之语，当得其实，附录于此，以待论定云。

人当大惊惧时，切不可就处置事，此时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机不可缓，因旁言乱听，急忙应之，十件十错。某自经郑寇、耿逆之变，身尝试之。当郑寇披猖时，欲招某出，某不应，遂致怒，声言欲祸予家。彼时若一言稍靡，便贻名节之羞；若过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动声色。数日后，有王友者问某作何计，某曰："仆不过一穷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来牵之而去，即与见面矣。"友曰："招之不见，牵之而见，可乎？"某曰："招之无可见之礼，牵之有可见之义。何也？招之而见，不为殿下臣，必为座上客；牵之而见，则为簿下囚矣。"友曰："见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礼待，则从容告以实情，仆非明之臣子，而实我朝之词臣也。倘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为贤，未有贤而失节者。彼于明家失节之人，皆杀之流之，则仆之不宜为用明矣。如虑仆有别图生变者，请侍老父老母携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发淡水洋，亦命也。"王友为之称善，其后竟得瓦全。倘仓卒应之，则心气惊惶，思虑未能周到，刚柔缓急之间，皆足以偾事致祸矣。

李文贞公逸事

安溪李文贞公之先代，本聚族乡居。国初时，有剧盗亦姓李者，欲占据其乡，已挈党踞李氏祠堂，索供钱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门外商议。时公方九岁，随其封翁杂立稠人中，为盗魁所见，呼其进祠，抚摩而噢咻之，并假封翁以词色。一日，忽谓封翁曰："你此孩子让与我，我便挈众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时族众已共闻此语，群哀恳于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为保族起见，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复归，愿熟思之。"封翁无可奈何，私以问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众大欢，盗魁亦喜甚。乃择吉日，与其妻高坐中堂，广张灯彩，令封翁领公行父子礼。盗魁本自

有一子，少公一岁，遂令行拜兄礼。事毕，乃送封翁独归，而令公以父子相称。公不从，盗曰："适已从矣，何顿改也？"公曰："适遵父命，不敢不从；今父不在此，何从之有？"于是盗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与之食。翼日，入室视之，公殊无所苦。复闭其窗槛，以烟从外薰之一日夜，意必闷倒矣。启户觇之，则伏于地，蹴之起，阳阳如平常。盗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实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势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转托之。自古绿林无不败之局，我既与彼同姓，将来或借以延一线血食，亦未可知。"盗魁以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还其子，并郑重付其幼子，使抚养之。刻日即统众盗他去。后盗果被获，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现在李姓族谱中别有一支，附于宗图之后者，即幼子所传也。呜呼，盗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谓盗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闻诸泉州张莪圃观察慎和。

又文贞公之墓，在安溪某乡。康熙间，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风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将危，道士告之曰："汝为我所生，而此病已万无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门，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风水，谋之久矣，必得亲生儿女之骨肉埋之，方能有应，但已死者不甚灵，现活者不忍杀，惟汝将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划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于文贞公之墓前。自后李氏门中死一科甲，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减收若干斛，则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觉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节，村中迎张大帝为赛神会，彩旗导从甚盛。行至文贞公墓前，神像忽止，数十人舁之不能动。中一男子大呼曰："速归庙，速归庙！"众不得已，从之至庙。男子据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须往擒治之。"命其徒某执锹，某执锄，某执绳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众如其言。神像疾趋如风，至墓，令执锹锄者搜墓前后。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飞，其角旁有字，则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绳索者往缚道士。时公家族众亦至，鸣之官，讯得其情，置道士于法。李氏

从此复盛，而奉张大帝甚虔。此事闻之漳州黄清夫侍御照，今袁简斋《续齐谐》中亦载之。

陈省斋

吾乡相传国朝《图书集成》一书，成于陈省斋之手，实未核也。恭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陈奏。杨文有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据此则《图书集成》之成帙，非省斋所能专其功，而省斋之负才跅弛，读此亦可见其概矣。

萧蛰庵

雍正六年六月，礼部议覆福建总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萧震，于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变，与原任邵武府知府张瑞午等合谋讨贼，事泄身殉，妻妾媳婢同时死节。查张瑞午等，俱经予恤；萧震亦应照品级致祭一次，入功臣庙。其妻林氏、妾张氏、媳郑氏，俱应准其旌表，给银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于名分，停止入

祠。”疏上从之。按此事传闻异词，尤西堂《艮斋杂说》云：“侯官萧震，以顺治壬辰进士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后巡盐两淮，家资巨富，与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萧之内子和药劝其自尽，萧弗从，遂污，伪命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斩东市，籍其财，得三十六万。康熙甲子，余至三山过其居，已废，问其妻子，无复存者，慨然悲之，作诗云：‘人生富贵本无常，生缚摩诃事可伤。多少朱门皆白屋，空留燕子话兴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妇人，悲哉！”尤氏所记如此，然余又闻亡友谢甸男言：“萧蛰庵知耿变将发，北行至仙霞岭。耿藩使人遗以锦步幛，广可数亩。萧故豪侈，得幛即大征菊部，流连数日。逆谋成，遂被禽。其后死，以缳首在乌石山之邻霄台。先是，萧有句云：‘但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至是而乡人更‘诗酒’二字为‘尸首’。”则与腰斩东市之说殊矣。谢古梅阁学《小兰陔诗集》有《秋日登邻霄台吊萧蛰庵先生》四律，亦颇著微词。诗云：“秋风秋草越王城，缓步登楼吊古情。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台鹣鹭存遗草，南土鲸鲵略盛名。魂倘归来天水黑，乱峰风木助悲鸣。”“碑传百字擅才雄，幕府当年纪厥功。原注：公与当事修复道山古迹，镌崖勒铭，纪年月，颂功德，文不满百字，名百字碑，在邻霄台之右。能与名山开面目，独无奇计出樊笼。荒台草木千年恨，乐土桑麻一梦中。原注：台成日，公榜联曰：“但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惆怅功名成往事，可怜文献泣西风。”“衰草黄沙骨已陈，曾闻父老说能真。陈书不惮操吾肘，原注：时道山就废，公与会城绅士议兴复，致书督抚，言论俊侃，士论壮之。修史犹难赎此身。一剑可能酬国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鹤如相忆，侍御功名半是尘。”“亭余故址委蒿莱，昔日风云罢酒杯。秦汉文章埋故土，曹刘名姓蚀苍苔。岘山羊泪魂应恋，塞上陵碑首屡回。欲告巫阳招未得，寒鸦数点夕阳来。”盖当时尚无定论也。

谢古梅先生

谢古梅先生道承书学褚河南，国朝闽人善书者，当以先生为巨擘。俗传其与狐女倡酬，所谓媚兰仙子者，其真伪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励学，实为儒宗，一时罕有其匹。恭读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谕云："据大学士赵国麟奏称，谢道承在祭酒任内，训导有方，国学诸生因其升任，具呈恳留。朕思内阁学士，尚非繁剧之职，成均事务，可以兼摄。且从前邵基升任之后，亦曾行之。谢道承着仍兼国子监祭酒。"当时成均钦式如此，亦可谓信而有征矣。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龄中即以圣贤之学自奋。文勤为安溪李文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寻安溪轨范。我朝二百年来，闽人与爰立者，惟安溪与公两人。而公相业较安溪尤粹，朱文正师尝称蔡公直上书房四十年，其培养启迪于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诸皇子孙曾辈，对公之容，莫不肃然蔼然，敬信悦服。公亦知无不言，而纯朴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师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亲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时，每遇巡检、典史，亦执礼甚恭。或以为过，公曰："欲使乡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虽宰相亦必致敬，庶几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乱者或鲜矣。"故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闻公殁后数年，有某典史往乡捕人者，为公族众拥至蔡氏宗祠中，扃门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愤极，诉之漳州守，求伸冤。守问典史曰："此冤必应伸，但汝以官为重乎，抑以冤为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则我必能为汝伸冤；倘仍舍不得此一官，则请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罢。呜呼，此漳、泉之刁风所由日炽也。

张孟词贡士

张孟词名腾蛟，汀州宁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师试汀州府属秀才，孟词文为幕客校阅者置劣等。师覆阅之，大加惊异，擢冠其军。翼日覆试，愈加赏识，召入署中授业，而幕客已于前夜袱被去矣。逾年，举乡试第一。自是师宦迹所至，辄与偕，爱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尝寄孟词书云："孟词年兄，近想起居日畅，彤廷对扬，五色云缦，蓬瀛高步，一鸣归昌，可胜颂耶？近作《漫兴试笔》中一绝云：'三千闽士校雄雌，第一应推张孟词。万锦云霞天上笔，双清梅雪岁寒姿。'盖纪实也，亦可知老夫之倾倒于足下矣。陛请如准，可罄积悰，诸雅裁不一。"后孟词于癸丑会试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补殿试，卒于京中，年仅三十有八。孟词为人温而介，才高而苦学。尝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删益之为书，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骈体文数十首，没后为金兰畦尚书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独存诗二十余篇耳。文正师得孟词死耗，寄家人书并诗云："孟词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气短。然则汝辈不能望其肩背，尚逐队会试，妄希进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词，文如孟词，学如孟词，犹不得一进士出身，然则倘有侥幸成进士者，岂不愧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较之蔡廷举、林澍蕃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睹，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云台之福慧双齐，何修而得此耶？自问我之无能为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来与知孟词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长吉序》云：'不独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于斯人亦云然。果昌谷为修文之长，宋玉为朱衣之职，尚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绝不以文字为重，犹之云霞花草而已，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呵呵，子侄孙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诗云：'不朽文谁属，长吁天祝予。玉楼真促李，丹篆莫兴徐。华暂芬优钵，材偏耻寿樗。空群标骏骨，伯乐痛何如。''忆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焦。九旬亲拂拭，一响震空寥。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赏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举乡试第一。视尔真麟角，逢人说凤条。钟期犹未死，山海向谁招。''心是幽兰素，人如大玉清。五车便炙^{锞}，三箧富遗籯。润色吾东里，研摩奏两京。生为余草《十全颂》进呈，特荷褒赉。眼中真国士，一第尚虚名。'生未及补殿试而

卒。‘友于怜弱弟，郑重托遗编。魂返几千里，生离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层天。苍昊如求士，呼空首荐贤。’慧易题三界，才难赎百身。奇文应泣鬼，苦学亦伤神。玉局来因旧，云旗去路新。苍茫司命意，老泪落斯人。’”纪文达师亦有哭孟词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却隔蓬山一万重。记得为君题缳帐，禹门已上不成龙。”自注：“余为君作挽联有‘和璧虽珍终在璞，禹门已上不成龙’之句。”第二首云：“魂绕棠梨一树花，九泉应悔读《南华》。谁知入眼黄金屑，缘我曾游卖饼家。”自注：“君卷被斥时，余引《公羊传》争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坟鬼唱莫凄凉，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韩吏部，哀词原自吊欧阳。”自注：“谓石君诗也。”阮云台师哭孟词云：“张孟词志趣高洁，风仪峻朗，博闻玄览，颖秀迈伦；所为文沈博绝丽，有相如、子云之目，一时文人鲜与抗者。既乃甫中进士，未及廷试而卒，宜石君师恸之深也。墨卿同年与孟词少齐名，交最深，今摹其像，并装石君师诗翰于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识孟词，为题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难，玉山颓后玉楼寒。爱才欲望张文蔚，少慰儒魂请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请赐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黄仲则、张孟词等，拟乞吾师请于朝也。”

郑苏年师

郑苏年师讳光策，字琼河，又字苏年，闽县人，与先大夫为读书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学，古心自鞭，家贫不能就外傅，与同怀弟云轩孝廉自相师友。姿禀岸异，髫龄老成，博综群书，规模宏远，登乾隆己亥乡荐第二，遂为故太傅朱文正师入室弟子。既联捷成进士，以不获馆选为歉，退候吏铨，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趋赴杭州行在献赋，与江浙绅士合试于敷文书院。监试者为故相和珅，独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纳卷者必屈膝。先生侧目

之，愤形于色，乃约闽士林樾亭、王兰江等六七人以长揖退。和珅衔之，遂束闽卷不阅。时江浙士皆窃笑之，先生洒然返里，不以为意，益肆力于学。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自《通鉴》、《通考》外，若陆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琼山、王阳明、吕新吾、冯犹龙、茅元仪，本朝之顾亭林、魏叔子、陆桴亭诸公著作，靡不贯串，如数家珍。值林爽文滋扰台、阳，诣军门条上十二议，为福文襄节相所采用。及红旗既报，徐两松中丞往办善后事宜，又条上八议，福、徐二公并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辞。中年病足，濒危而复起，因自号苏年。绝意仕途，以授徒养母为事，主讲鳌峰，勤于训迪，严惮有法，人才奋兴。桐城汪稼门、高阳李石渠二中丞并钦慕之，谓不减蔡文勤风矩也。余以子婿为受业弟子，熟闻先生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于著述，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存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呜呼，先生之持论如此，故虽穷年矻矻，迄无成书，仅存诗古文十余帙，亦未编定，自题为《西霞丛稿》而已。嘉庆乙丑，余为辑《西霞文钞》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诗钞及俪体文钞，则已编而未梓。合文钞读之，先生之本末已见。近陈恭甫编修撰次《东越儒林文苑传》，近人如林钝村、官志斋、郑在谦、陈贤开辈，皆厕名其间，而先生独不与。因详为论列，以为捃逸，搜沉之助。或曰编修为孝廉时，曾修后进谒见之礼，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进之于道，毅然以乡先达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学，济物之功，而戒其毋以风流自赏，适中编修之忌，遂衔之不释。果尔，则编修亦褊人耳，所论撰又足据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闽登状元者十一人：闽县陈郊、洪武丁丑。陈谨、嘉

靖癸丑。侯官翁正春、万历壬辰。怀安龚用卿、嘉靖丙戌。长乐马铎、永乐壬辰。李骐、永乐戊戌。莆田林环、永乐丙戌。何潜、景泰辛未。永春庄际昌、万历己未。长泰林震、宣德庚辰。建宁丁显。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闽县唐震、洪武戊辰。林志、永乐壬辰。长乐陈全、永乐丙戌。连江赵恢、宣德癸丑。晋江黄凤翔、隆庆戊辰。李廷机、万历癸未。杨道宾、万历丙戌。史继偕、万历壬辰。庄奇显、万历癸丑。南靖李贞、永乐乙未。建安龚锜、宣德庚戌。宁化张显宗。洪武辛未。探花十人：闽县陈景著、永乐乙未。莆田黄旸、永乐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傑、成化壬辰。戴大宾、正德戊辰。晋江张瑞图、万历丁未。龙溪谢涟、宣德丁未。林釬、万历丙辰。漳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吴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仅李廷机、张瑞图、林釬而已，余则不惟少显官，亦多夭死。而陈郊、陈谨、龚锜，则又皆死于非命。本朝百有余年，未有状元而屡得榜眼。邓允庭先生启元授编修即卒；吴剑虹先生文焕散馆改部，转御史，遽引疾归；林青圃先生春校稍升至通政司副使，亦镌级去位；而赵秀山先生晋则且以科场事病死狱中。故林樾亭先生谓科名每与福命相妨也。近则廖钰夫鸿荃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状元为林勿村鸿年，榜眼为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运由此转机欤？

世进士

吾闽在前明有五世相联成进士者，兴化府一家，柯英中弘治己未科，英子维熊中正德丁丑科，维骐中嘉靖癸未科，维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维骐孙茂竹中万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万历甲辰科。四世相联进士者，吾郡亦一家，林元美中永乐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中弘治己未科，庭机中嘉靖乙未科，廷□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机子爊中嘉靖丁未科，烃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进士

前明吾闽同怀兄弟进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陈仲完、陈洵仁，永乐乙未刘凤、刘麒，林文秩、林文秸，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渊，嘉靖丙戌倪组、倪缉。兴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节，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兰。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弘治癸丑黄铭、黄鑅，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万历庚辰谢吉卿、谢台卿。余则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无闻焉。本朝则嘉庆壬戌叶申棻，乙丑叶申万，己巳叶申芗，及廖鸿藻、鸿荃皆福州人，惟廖为同榜云。

少年科第

闽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乐甲午科，林文秸年十三中永乐辛未科，兴化戴大宾年十三中弘治辛酉科，郑一鹏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郑云鹏年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楫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怀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黄日睿年十五中万历丁酉科，杨元锡年十五中崇祯癸酉科，漳州陈晔年十六中永乐甲午科，吕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岁以上者，则指不胜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载宋大中祥符八年，连江黄鳌以六岁应童子举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俙以四岁应童子举赐出身，更为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长乐林赐中洪武癸酉科，及子侨中正统

戊午科。兴化有三世解元者，黄寿生中永乐应天戊子科，及孙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弘治甲子科。

三试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试并擢巍科者：福州两家，林志以解元、会元而登榜眼，李骐以解元、会魁而登大魁；兴化二家，杨慈以乡试第一、会试第二，而登二甲传胪，戴大宾以乡试第三、会试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两家，李廷机以解元、会元而登榜眼，庄际昌以亚魁、会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闽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并得尤为美谈。洪武辛未科，榜眼为宁化张显宗，探花为邵武吴言信；永乐丙戌科，状元为莆田林环，榜眼为长乐陈全；壬辰科，状元为长乐马铎，榜眼为闽县林志；乙未科，榜眼为南靖李贞，探花为闽县林景著。万历壬辰科，状元为侯官翁正春，榜眼为晋江史继偕。至宣德庚戌科，则状元为长泰林震，榜眼为建安龚锜，探花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闽，洵为海滨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则状元林鸿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会元

前明吾闽登会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为闽县陈郊，永乐壬辰为闽县林志，乙未为怀安洪英，嘉靖壬戌为福清林春，乙未为侯官许

穀，己未为闽清蔡茂春。兴化一人，永乐辛丑为莆田陈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为南安傅夏器，万历癸未为晋江李廷机，辛丑为同安许獬，己未为晋江庄际昌。延平府一人，隆庆戊辰为大田田一隽。本朝则惟顺治辛卯陈常夏一人。按陈常夏字长宾，又字铁山，龙溪人。榜后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园集》。里党罕能举其名者，率以为吾闽本朝无会元，失之矣。

宰相尚书

吾闽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入，而泉州即有十人，建安杨荣，沙县陈山，福清叶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继祚、黄鸣俊，漳浦黄道周，其余李廷机、史继偕、张瑞图、杨景辰、黄景昉、蒋德璟、林顾楫、陈洪谟、刘麟长，皆晋江人，林釬，同安人，皆泉属也。本朝及今百余年，惟泉州李文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尚书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闽县林文安公家，则有三代五尚书之盛。瀚谥文安，廷□、廷机俱瀚子，爊、烃俱廷机子。本朝直至嘉庆壬申，浦城祖舫斋先生始晋大司寇，未逾年即以病去位。近则陈望波先生为大司寇，廖钰夫为大司空，或后此源源而来欤？

卷五

鳌拜

山中故人往来，每喜询朝中故实，以扩闻见。或问何为布库之戏，余谓布库是国语，译语则谓之撩脚，选十余岁健童，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康熙初，用此收鳌拜，故至今宫中年节宴，必习演之。或问鳌拜为何人，曰：国初勋旧，无不知有鳌拜者，迨后罪状昭著，而列圣犹曲加轸念，叠沛恩施。恭读乾隆四十五年谕曰："朕恭阅《实录》，见鳌拜以从征，屡立战功，历封公爵。圣祖仁皇帝嗣统，与内大臣苏克萨哈等，为辅政大臣，并加太师。是时皇祖冲龄践阼，鳌拜受事，以后即专权自恣，擅作威福。因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坐伊子倭赫，并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萨尔弼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弃市，并坐费扬古怨望，亦弃市，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其弟穆里玛。又苏克萨哈系鳌拜姻娅，亦以论事龃龉，积而成仇。因苏克萨哈籍隶正白旗，鳌拜欲以蓟州、遵化、迁安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诏遣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与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丈量酌易，经朱昌祚等勘明，奏请停止圈换。鳌拜即坐苏纳海以拨地迟误，昌祚等以纷更妄奏，悉逮治弃市。且以苏纳海族人英俄尔岱为睿亲王私党，令部臣尽削世职，以泄其忿。并以苏克萨哈疏称往守陵寝，得以生全之语，即诬坐以怀抱奸诈、存蓄异心二十四大罪，应予磔死。皇祖鉴其诬，坚不允所请，鳌拜攘臂强奏累日，竟予绞决，并诛其族属。又

入对时，辄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时有窃鳌拜马者，即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特长。皇祖以鳌拜党权不法，怙恶弗悛，用人行政专恣妄为，文武各官欲尽出伊门下，与穆里玛等结成党羽，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倚仗凶恶，毁弃国典，特降谕旨，严拿勘审，并亲加鞠问，情罪俱实。诸王大臣拟请正法，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从宽革职籍没，同其子那摩佛一并拘禁。迨伊死后，仍念其旧勋追赐一等男。皇考世宗宪皇帝御极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是鳌拜一身之功罪，载在册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为国宣勤，功铭钟鼎，尤当深自敛抑，律己奉公，以保全终始。况以辅臣躬承顾命，翊赞机务，更宜小心谦谨，不可稍涉纵恣。乃鳌拜当日自恃政柄在握，辄敢擅权骫法，邀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若非皇祖英明刚断，立予拿究，渐将跋扈难驯，政事亦不可问。至圈地一案，相持不决，百姓环诉失业，几至酿成大事。皇祖不即加诛，仅予褫夺，仍给男爵，已属格外之仁；至皇考复还公爵，时因念鳌拜旧劳，伊孙达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盖于鳌拜擅权纵恣，固所熟闻，至其不法款迹，如《实录》所载，累累若此，未必一一胪悉也。今朕备稽事实，迹状显然，若不核其功罪，明示创惩，在鳌拜一家之侥幸所关犹小，而后之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佥邪乎？所有现袭鳌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无过犯，且令承袭，俟出缺时，即行停袭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谕旨，给予一等男爵，世袭罔替，已足以示国家法外施恩旧勋之意矣。”谨按康熙之元，上甫八龄，鳌拜正当国，恃其劳绩，肆行无忌。上早洞悉其奸，在内日选小内监，令之习布库以为戏。鳌拜或入奏事，并不之避，且以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无所顾忌。一日入内，忽为习布库者所擒，十数小儿立执鳌拜付外廷，遂伏诛。以势焰熏灼之权奸，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如此除之，行所无事，非神武天授，其孰能与于斯？

噶礼

旧闻吾闽赵二令太史晋典试江南，以关节破案，实与总督噶礼朋比为奸。又苏抚张清恪公伯行，因此事与噶礼互揭，罪几不测，惜未详其颠末，后询之史馆诸公，始笔记之云。

噶礼由荫生历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仁皇帝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礼随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第一起兵粮，叙功升盛京户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抚。噶礼曾以霍州牧李绍祖保题潞安守，及绍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议革噶礼职，奉旨留任。御史刘若鼐疏劾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万两。知府赵凤诏为噶礼心腹，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下噶礼回奏，得辩释。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纵庇贪婪知县王绶赴巡城御史呈控，事闻，且列款入奏：一、通省钱粮，每两索火耗银二钱，除分补大同诸处亏帑外，入己银共四十余万两；一、指修祠宇，用印簿分给通省，勒捐入己；一、纵令汾州同知马遴婪赃分润；一、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馈送银两；一、因词讼索临汾、介休富户亢时鼎、梁湄银两；一、纳知县杜连登贿，许调缺，及连登以贪婪被揭，复曲加庇护；一、隐匿平定州雹伤不报。请究赃治罪，又下噶礼回奏，亦以无左证获免。旋内迁户部左侍郎，复外擢江南、江西总督，历疏劾罢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及张清恪公抚江苏，以事积忤噶礼。至是公发辛卯科场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之吴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书张鹏翮赴扬州会审。张与噶互相疏劾。上复命张鹏翮会同总漕赫寿查审覆奏，噶礼免议，张伯行革职赎徒。上切责张鹏翮等掩饰和解，瞻徇定拟，遣尚书穆和伦前往覆谳，仍如所拟定议。得旨："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之谕旨现在，此所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复谕九卿等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邱》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在口内迎驾，朕试彼

骑射俱好，朕于是时已心疑噶礼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寻九卿等议：二人并任封疆，互相讦参，有玷大臣之职，均应革任。上命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于是天下快之。未几噶礼之母叩阍，称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谋害伊命，噶礼妻以别户子幹泰为己子，纵令纠众毁屋，噶礼携资财与妻子移居河西务，奸诈凶恶，请正典刑。下刑部鞫讯得实，拟将噶礼凌迟处死，妻论绞，色勒奇、幹都并斩，幹泰发黑龙江，家产入官。得旨：噶礼令自尽，妻亦从死，余悉如部议。

隆科多

仁庙升遐之日，大臣承顾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宪庙恩遇极隆，亲政之初，谕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皆书写舅舅隆科多。谨按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父佟国维之子，袭公爵，官吏部尚书，加太保。后以四十一款重罪应诛，雍正五年狱成，奉旨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禁锢，死于禁所。狱词载隆科多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玛岱之事，屡奉圣谕，隆科多明知干犯，复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庙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乃诡称曾带匕首，以防不测，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欺罔之罪二；时当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县关㛹原系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紊乱朝政之罪一；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亦必生事端，紊乱朝政

之罪二；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紊乱朝政之罪三。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奸党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奸党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铎巴海，不行查参，奸党之罪三；比昵伊门下行走之蔡起俊，奸党之罪四；徇庇阿锡鼐法敏，将仓场所奏浥烂仓米着落历年监督分赔之案，巧为袒护其奏，奸党之罪五；曲庇菩萨保，嘱托佛格免参，奸党之罪六。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不法之罪一；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门笔帖式詹泰，嘱托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换成例，不法之罪三；发遣安西人犯应给口粮，并赤金等处应裁应补兵丁之处，故行推诿，欲以贻误公事，不法之罪四；因系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岁寒”之语，向人夸示，以为姓应图谶，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将私取金银豫行寄藏菩萨保家，不法之罪六；挟势用强，恐吓内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贪婪之罪一；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二；收受满保金三百两，贪婪之罪三；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贪婪之罪四；收受甘国璧金五百两、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红宝石，贪婪之罪七；收受姚让银五百两，贪婪之罪八；收受张其仁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扬银二万两，贪婪之罪十；收受吴存礼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银一千五百两，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国勷银二千四百两，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禄银二千两，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萨保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疏入，邀宽典，我朝之恩礼故旧，仁至义尽，盖史册所未闻也。

年羹尧

隆科多因议年羹尧罪状，徇庇不协，坐削去太保，革去尚书。按

年羹尧父遐龄，湖北巡抚。羹尧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历充四川、广东试差。不十年，擢为四川巡抚。西藏军兴，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以功晋四川总督，旋授定西将军。西藏平，入觐，赐弓矢，授四川、陕西总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军兴，授抚远大将军，督奋威将军岳钟琪进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进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龄如其爵，长子斌给子爵。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补服，黄带紫辔。值庄浪番贼滋扰，又率岳钟琪剿平之，叙功，次子富给男爵。时四川巡抚蔡珽被羹尧劾，入京得召见，因陈羹尧贪残诸款。又羹尧尝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觐，以奏对荒谬革职。时劾羹尧者纷起，论曰："年羹尧曾妄举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滋事，反以降番复叛，巧饰具奏。又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诛戮大过，致此昏愦，岂可仍居总督之任。念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补授杭州将军。"嗣山西巡抚劾羹尧私占盐窝，擅用正课，西安巡抚亦劾羹尧借口捕治盐枭，率兵夜围郃阳民堡，致死多人，并下部议罪。羹尧行至仪征，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饰，部臣请逮问。又合词奏羹尧罪状累累，请正典刑，并议尽革世职。得旨：令将军、督抚、提镇各抒己见入奏。旋据各省次第举发，复奏请速加诛戮，章下所司。时已逮羹尧来京严鞫，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尧罪迹昭彰，弹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一、奏缴硃批谕旨，故匿原折，诈称毁破，仿写进呈；一、见浙人汪景祺《西征随笔》诗词讥讪，及所作《功臣不可为论》，语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锁子甲二十八，箭镞四千，又私贮铅子，皆军需禁物；一、伪造图谶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调兵捕郃阳盐枭，致死良民八百余，奉旨查询，始奏并无伤损，后乃奏止伤六人；一、南坪筑城，官弁骚扰番民，不即劾奏；一、诡劾都统武格等镇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时，私嘱咸宁令朱炯贿奸民保留；一、纵令刘以堂诈冒已故保题武功令赵勋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金，羹尧妄奏毫无受贿；一、西宁效力者实止六十二员，册报一百九员；一、

退役王治奇冒军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门黄土填道，官员补服净街；一、验看武官用绿头牌引见；一、设座当会府龙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鹅黄佩刀荷囊；一、擅用黄袱；一、官员馈送曰恭进；一、纵子穿四团龙补服；一、与属员物件，令北面叩头；一、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下跪；一、行文督抚书官书名；一、进京沿途填道叠桥，市肆俱令闭户；一、馆舍墙壁彩画四爪龙；一、辕门鼓厅画龙，鼓吹乐人蟒服；一、私造大将军令箭，将颁发令箭毁坏；一、赏赉动至千万，提镇叩头谢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两次恩诏到陕，并不宣读张挂；一、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于私室启发；一、不许同城巡抚放炮；一、勒娶蒙古贝勒七信之女为妾；一、以侍卫前引后随，执鞭坠镫；一、大将军印不肯交出；一、妄称大将军，行事俱循俗例；一、纵容家仆魏之耀等朝服蟒衣，与司道、提镇官同坐；一、违旨逗遛仪征；一、勒令川北总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结邪党沈竹、戴铎等怀欺惑众；一、袒庇私人马德仁阻回甘抚石文焯参劾奏疏；一、本内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专擅之罪六：一、建筑郃阳城堡，不行题请，擅发银两；一、委侍卫李峻等署理守备，奉旨饬驳，仍不即行调回；一、擅用私票行盐；一、谕停捐俸，仍令照旧公捐；一、捕获私盐，擅行销案；一、守备何天宠患病，不照例填注军政，又嘱直督李维钧勒清苑令陆篆接受前任王久猷亏项。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现任职官，纵任私人夺缺；一、军前官兵支粮实册，不先咨晋抚诺岷，欲令迟误致罪；一、尚书绰奇自军营商办粮饷，清字咨文，不交新任总督岳钟琪，欲令违误军需；一、捏参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杀伤多人；一、欲令李维钧为巡抚，屈陷原任巡抚赵之垣；一、遏抑中书阿炳安等军功。其残忍之罪四：一、郃阳盐枭案内，故勘良民无辜冯猪头至死；一、锁禁笔帖式戴苏；一、劾金南瑛等七员，急欲出缺与私人；一、不善安辑蒙古台吉济克济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贪黩之罪十八：一、收受题补官员银四十余万两；一、勒索捐纳人员银二十四万两；一、赵之垣罢职发往军营，羹尧勒馈金珠等物价值二十余万两；一、受乐户窦荣银两；一、收受宋师曾玉器

及银万两；一、遍置私人私行盐茶；一、私占咸宁等盐窝十八处；一、收受鸿胪寺少卿葛继孔古玩；一、索属员傅泽沄贿，不据实劾亏帑；一、西安、甘肃、山西、四川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一、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奏随往陕省；一、掠各番衣服为己有；一、私征新抚各番租粮；一、擅取蒲州盘获私盐价银一万两；一、遣仆贩卖马匹；一、私贩马发各镇勒重价；一、遣庄浪县典史朱尚文赴湖广、江浙，贩卖四川木植；一、令人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其侵蚀之罪十五：一、冒销四川军需入己；一、冒销西宁军需入己；一、冒销军前运米费入己；一、侵用各员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筑布隆吉尔城，冒销工料入己；一、隐匿夔关税银，又加派粮规入己；一、盘获私茶，取罚赎银入己；一、侵用河东盐政盈余入己；一、西安米万石未运赴西宁，冒销运费入己；一、宁夏各卫贮仓谷及留西宁养马银，并收入己；一、侵用城工余银入己；一、抄没塔儿寺硼砂、茜草诸物，私变价银入己；一、侵用纪连诏等捐解银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计赃银三百五十余万两。罪凡九十二款，供状明白，律应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并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斩，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极边，其父遐龄，兄广东巡抚希尧，革职免罪。于是就狱中传谕羹尧曰："历观史书所载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实心为国，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备兵，又命于八月进兵，尔故意迟延，及严加督催，然后进剿，孤军冒险，几至失机。又如尔令阿剌纳之兵由噶斯前进，涉险恶必不可行之路，岂非欲陷害阿剌纳乎？又如尔令富宁安将骆驼三千，从巴里坤送至布隆吉尔，为无用之需，岂非设计欲陷害富宁安乎？又私调岳钟琪之兵至西安，尔令舍近就远，纡道数千里，欲使蔡珽运粮不及，岂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军务大事，而尔视为儿戏，借快私忿，尚得谓之有人心者乎？又如尔所奏善后十三事，于不应造城处议造城，不应屯

兵处议屯兵，筹画边机如此草率，是诚何心？青海用兵以来，尔残杀无辜，颠倒军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谳，即就所议九十二款。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尧子俱赦回京。

讷亲

乾隆之初，诸城刘文正公甫任总宪，即疏劾讷亲职掌太多，任事过锐，乞加裁抑。时讷亲方为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阅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一路营伍，洊升揆席，恩遇之厚，甲于朝班。因金川之役，张广泗久无成功，命驰往经略军务，卒至偾事。恭读乾隆十三年谕云：“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讷亲。金川虽云小丑，而老师糜饷，克捷无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敌忾之念。讷亲身为大学士，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欲请身往视师，彼时傅恒即曾陈奏，愿效前驱。朕以封疆大吏，自能办理，不必特遣大臣，即应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讷亲之先，未经俞允。及经略需人，因以付之讷亲，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许厚恩，自知奋勉。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不思以士卒攻讨之力，转使建碉资寇，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竟敢奏称军士夤夜向碉放枪，伊在营中望见火光。经朕督饬始行前进。而近

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屡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营，我兵数十人即各鸟兽散，将领不复相顾，观此情形，是众未奔而伊等辄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风溃散。以受恩之满洲大臣经略重务，偾事至此，尚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后折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朕因其久无就绪，不得已传谕询问，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奋，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获更生，即置军务于度外，托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试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过思家耳。以讷亲平日之心思智虑，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谓任其经略无方，辄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将视朕为何如主！伊非不虑及此，而敢于遽请回京者，众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称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过如庆复之革职家居，转得优游自逸，为嗣续计，向来赏赉丰厚，尽足自娱。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请督师，朕亦必以此任相属。而彼地险碉林立，攻取维艰，即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绩，不过与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与伊无所加损。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旧臣，伊必且复用，是治罪之条，乃伊所预料，即奉到前旨，亦无所悔惧。惟此旨洞鉴其肺腑，伊当俯首无辞，始悔其蓄谋之大谬耳。此朕向所谓小聪明是大糊涂也。不如此不足成其为讷亲，而众人之不能见及，即其逊于讷亲之处。是朕从前任用讷亲，原未为误也，今诸王大臣合辞奏请将讷亲交部治罪，于法本无可逭，但须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夺降旨。”会讷亲回奏至，谕曰：“讷亲所奏，更复浮混无耻，且皆委过于张广泗。讷亲以经略重臣，军中调度，皆听指挥，功过无可旁贷，岂容一切推卸在张广泗。如折内所称各情节，讷亲身为经略，果实见其非，何难据实参奏，即一面参奏，一面提问，亦无不可。观其迟回不断，并非伊见不及此。盖以一参张广泗，则军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责愈重，惟留以为卸过之地，将来即或无功，而归亦尚藉张广泗为之代任其责，居心若此，是岂受恩深重、实心任事之大臣所为乎？况伊揭内所称自任举失事，即顿兵二十余日不敢前进，是怯懦委靡，全

无愧愤激励之意，咎无可辞。至所询伊并不亲身督战，惟在帐中坐观诸事，亦据一一俯认不讳，因奏请将伊交部严加议处。夫迟误军机，畏缩观望，设令讷亲处分他人罪状，有不问以斩决者乎？而自乃仅请交部议处，此岂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谕曰：“讷亲办理金川军务，乖张退缩，老师糜饷，经诸王文武大臣等参奏，朕谕令侍卫富成将伊举动言语，逐一据实陈奏。据富成奏称，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讷亲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取，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罢兵。况金川之事，自因其与泽旺构衅，涉及边圉，不得不发兵致讨，朕实非利其土地人民，轻启兵端。前后所降谕旨，皆讷亲同办之事。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悉斟酌，倘有不能殄灭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毋得含糊两可。且于伊奏折内批示云：‘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增兵费饷，朕所不惜。若终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讷亲以亲信重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费如许物力？是今岁之稽迟，皆讷亲之贻误，咎更何辞！又或虑奏到时，为军机大臣及办事司员所知，亦宜亲笔密缄，直达朕览，何得谓之不敢上纸笔入告？此等紧要情节，不敢入告，岂如伊历来折奏，摭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转谓敷陈之道，当如是耶？夫面从而退有后言，乃人臣所当切戒。讷亲所称后来不可轻举妄动之语，军机大臣等能窥见其隐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决裂，且无子嗣，计无所出，辄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无识者之称誉，而以穷兵黩武之名，归之于朕，此其心怀狡诈，实出意想之外。朕诚不料十三年以来，加以隆恩渥泽，而讷亲之忍心害理，竟至于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难耶？讷亲又云：‘上只虑我胆大，我如何当得起。’讷亲退缩偷安，不敢冲锋夺险，实乃毫无胆量。朕方责其过于畏

葸，过于胆小，何尝虑其胆大？昔伊祖冒险登陴，流矢贯胫，著于女墙之上，犹能负伤血战，不以为苦，为国家建立大功，今其孙委靡至此，实朕所不能解。又讷亲闻云梯兵过辄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办理得妥，何致圣心烦躁，又令如许满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为可骇。满洲官兵，有勇知方，一闻调遣，无不鼓舞振跃，志切同仇，皆众人所共见。朕方深嘉悦，而讷亲乃以为受此苦累，伊从军营中来为此浮言，摇惑众心，俾众人闻之，不知贼境如何险阻艰难。此惟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金石同坚，不为所惑耳。兵丁一闻此言，勇往之气，有不略为消沮者耶？明系伊自不能成功，而转忌他人之成功，故为此语，巧于离间众心，而不顾国家之大事，此其罪可胜言耶？著将此旨晓谕中外知之。”寻命尚书舒赫德逮讷亲赴军营，会同经略傅恒等，一面讯明，一面即将伊祖遏必隆之刀，于营门正法，令军前将弁士卒共见之。

胡中藻

国初于前明臣工之归款者，率仍还以显职，保其初终。如钱谦益之有才无行，为朝廷所深恶痛绝之人，至令天下销毁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而明谕中犹称止欲斥禁其书，并非查究其事。同时之大学士陈名夏，辗转矫诈，屡次从宽免死，乃犹与同僚宁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两事。”宁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以其语上闻，而其时但治名夏以抹删谕旨，作奸犯科诸款，于前两语，亦置之不问。盖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齐一，故朝廷每以宽大处之。乃不料百余年后，尚有丧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谨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谕：“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

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诗张，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无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非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人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

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吾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亦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朴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笈’，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间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贤良祠》诗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彖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必欲避熟，经书不乏间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

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此书已数年，意谓必有朋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庭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和珅

和珅之败，余适在京师，而尚未登朝，无由悉其罪状。后二十年入军机，乃从档簿中得其梗概，与外间所传，颇无歧异。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觇列之，以为负国营私者戒也。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纯庙升遐，和珅方为总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广兴疏发其罪。初八日，奉旨拿问，下刑部，并下各直省督抚议罪。直隶总督胡季堂条陈其罪，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并列其冀州城外坟茔前有石门楼，石门前开隧道，正屋五间，称曰飨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曰配殿，大门称曰宫门，外围墙二百丈，围墙外设堆拨，土人称曰和陵，墙西阳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间。定制：亲王坟茔，围墙不得过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应有之物。于是始将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当睿庙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大罪一；圆明园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肩舆出入神武门，坐椅轿直进大内，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报任意延搁不递，大罪五；纯庙圣躬不豫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大罪六；纯庙力疾批章，间有未真之字，辄口称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管理吏、

户、刑三部，一人把持，变更成法，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大罪八；西宁报循、贵贼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摺驳回，隐匿不递，大罪九；国朝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乃故违谕旨，无论已未出痘，俱不令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以姻亲匿其重听衰惫之状，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以曾在其家教读，俱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随意撤去，大罪十二；私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槅段仿照宁寿宫式样，大罪十三；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称，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大罪十五；真宝石顶，非所应戴，乃藏数十余颗，并有整块大宝石，为内府所无者，不计其数，大罪十六；家内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大罪十八；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监呼什图，时称内刘，籍其家，亦十余万，且为其弟刘宝梧捐纳直隶州知州，刘宝榆守备衔，刘宝杞州同衔，则和珅之平日贪纵狂妄，除大罪外，已难悉数矣。时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拟罪名奏上，如胡议。上以时当谅暗，不忍使大臣弃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没后，续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讯其家人，言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谈笑低声自语，人不得闻。窥其心，又不仅封殖贪黩之可罪矣。其金银库内帐，及大柜内珠玉等项什物帐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监罗玉持出查对一次。女子四名，香莲、蕙芳、卢八儿、云香也。籍和珅之家人刘全、刘陔、刘印、胡六家，除金银外，当铺八座，内监呼什图，即内刘。家得米麦、谷豆、杂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时文安、大城两处被水，分给两县作为口粮籽种。又分和珅之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丰伸殷德尚十公主。半为庆亲王府。时尚为郡王。及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讳绵愍。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此项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镫较大内所陈，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

两门外云。

卷六

文人奇遇

或问古人致仕以七十为期，亦有过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须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时，侍中罗结，年一百七岁，除长信卿，年一百一十，听归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则存乎其人之禀赋，又岂可测之以常情乎？本朝乾隆初，沈归愚先生以六十六岁中戊午省试，六十七岁中己未会试，馆选，七十岁散馆，授编修，七十一岁以大考二等，晋侍讲学士，七十二岁典试湖北，七十四岁乞假回里，七十五岁还朝，直上书房，晋礼部侍郎，七十六岁为戊辰会试总裁，七十七岁患噎疾，奉命许其归里，享林泉之乐，七十九岁迎驾于清江，是冬，进京祝圣母万寿，蒙撰赐《归愚诗序》，八十五岁再迎驾，加礼部尚书衔，九十岁又同钱陈群迎驾常州，赐诗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终，谥文恳。以一介书生，暮年新进，备叨异数，复享大龄，事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过，身后果以文字之故，削衔夺谥。古人常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况以文人当之，能无惴惴哉！

纪文达师

世传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说殆不尽虚。相传纪文达师为火精转

世，此精女身也，自后五代时即有之。每出见，则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群击铜器逐之。一日复出，则入纪家，家人争逐，则见其径入内室。正哗然间，内报小公子生矣。公生时，耳上有穿痕，至老犹宛然如曾施钳环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缠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又性喜动，在家无事，不肯坐片时也。又传公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后，蟒即不见，说甚不一。少时夜坐暗室，两目如电光，不烛而能见物。比知识渐开，光即敛矣。或谓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验之，传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晏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举箸而已。英煦斋先生尝见其仆奉火肉一器，约三斤许，公旋话旋啖，须臾而尽，则饭事毕矣。《听松庐诗话》云："姜西溟不食豕，纪文达不食鸭，自言虽良庖为之，亦觉腥秽，不下咽，且赋诗云：'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以梅花、海棠为比，虽不食鸭，而鸭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阁杂记》云："公善吃烟，其烟枪甚巨，烟锅又绝大，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家至圆明园吸之不尽也，都中人称为纪大锅。一日，失去烟枪，公曰：毋虑，但日至东小市觅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购还。盖此物他人得之无用，又京中无第二枝，易于物色也。"

刘文清师

诸城刘文清公，亦由精灵转世。其归道山之岁，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内阁堂上，座后有一白猫，体态甚伟。当公未至时，固无猫也。此物自何来，人亦不知。堂上中书、供事等群见之，而未敢言。及公退，猫亦遂不见。二十四日，公卒。或猫即狐也，公将卒而神出见，然则此狐为公前身矣。

朱文正师

朱文正公观察吾闽时，先资政公及诸伯叔父皆受业焉。余入都以门下晚学生礼晋谒，公颔之。及己未公主会试，先兄曼云出门下。余谓兄之师例亦为师，欲改称而公未之许。迨壬戌廷试，公与读卷之役，擢余卷为第一；后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语也。适余进谒，告余曰："读卷所得士，例可抗颜为师，况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后可不必再执小门生之礼。太老师尊而不亲，老师亲而不尊，我于君家师友渊源之谊，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许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旧耳。"时公年已逾七十，见客恒闭目隐几，以杖支颐，杖头置青绢一方，盖以拭目也。与客谈亦多不睁目，语杂谐谑，有东方曼倩之风。尝语余曰："顷到孔子庙廷，见左右两人护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蒋予蒲也。"时蒋方在朝为京卿，余亦不敢诘其原委。甲子上幸翰林院，欲令与宴者皆即席为诗。公奏是日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恐心分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语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为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翰林衙门土地神，旧传为昌黎韩公，公以为代韩公者为吴殿撰鸿。一日，丁祭毕，坐轿过土地祠，公自轿中回头作拱，大声曰："老前辈有请矣。"除夕有门士至家，与公谈岁事，公举胸前荷囊曰："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馈岁仪呈报曰："此门生某爷、某爷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因号盘陀老人。有请乩者，谓公系文昌二世储君，名渊石，故字石君。奏请加封号，行九拜礼。喜为人说因果，尝言某某前生为其妇，某某为其妾，某某为其子，前世有缘，故恒结今世缘也。卒之日，卧处一布被布褥而已。上亲赐奠，甫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诗，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谈钱"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青乌之术，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于京业锻。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

行，迍邅已甚，居与朱翁邻，每出入扃户，即属朱翁视焉。居数岁，将归，谓朱翁曰：“承翁爱已久，愧无以报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处，翁能移殡此乎？”翁谢以无力置地。术士言此地价不昂，我力尚能买以赠翁也。因以千文买芦沟桥西镇冈塔前地一区，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殡来，树下即穴也。后嗣当大贵，然须坚嘱后人，若贵，切无以土冢不华，别加土山与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虽入阁，惟土坟一丘，树二三十株而已。公殁后，公之侄山东方伯锡爵于坟后培以小土山，中央画一红日。居无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孙观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职责戍，侄孙澄守常州府，复左迁病废。累世簪缨，顿嗟零落。近公之曾孙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将土山毁去，乃举于乡，由教习得县尹，公后起乃渐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于中朝之名公伟人，有识有不识，而无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从余得其详者。余与公相聚日浅，公骑箕时，余已外宦，屡驰信京师，索其行状志铭不可得。但知公以嘉庆十五年，由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间，复起为尚书，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谥文清而已。间有所闻逸事，曾笔之书，兹录出以应问者，凡七条云。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睿庙梓宫自热河回京，初奉安于乾清宫，继乃择日，奉移于观德殿。是日出东华门，进景山东门，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员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万人。余亦在班中，遥见上步行甫半，忽趋至甬道边，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声，跪伏者亦抢地大哭。众远察之，则松公也。时公仅赏一骁骑校，不过兵丁拔补之阶，而至尊当哀痛迫切之际，竟能于千万人中物色见之，非平日鱼水之契，有异寻常，何克臻此。异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赞勷矣。公出为伊犁将军，时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

京，附银五十两，以为迎取夫人路费。适役夫未行，而银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费。公家故素俭，长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挡，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亦不择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将军夫人之已至也。署旧有别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门，供馔之外，每月与钱十千，婢媪佣值，俱取给焉。院内正屋三楹，中为堂，夫人居堂东，西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顶礼毕，坐堂中与夫人啜茗，闲语半时而出，仍扃其门。而夫人每日当四更必起栉沐以待之。公之礼佛，不间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间寒暑。同时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简，每日黎明即起，䫜面毕，即驾骡车传食于同城寅好署中，亦无间寒暑。那绎堂师时亦在西域，尝戏语人曰："我若死入轮回，必与阎罗相约，或再为男人，或转为女身，或堕落畜类，惟命之从，但不愿作策大人骡及松将军夫人耳。"公由伊犁将军除吏部尚书，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马，喇嘛之使人乘一骡，易骑而行，自涿州连宵至圆明园，其家人戚友迎于长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园已四更，扣军机章京直庐之门，司阍者呼叶老爷起，公属为具折。叶老爷者，户部郎中叶云素继雯也。是日叶公非入直期，重公之为人，不敢辞，而公亦不问其姓名，即以叶老爷称之而已。次日入见，即呈讲《大学》首章，以为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出借勒相国肩舆候客，家人始闻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公顾问曰："此谁家戚谊也？"长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公身材仅中人，而体气壮实，有庄敬日强之功。惟自边臣内擢后，头每涔涔动，镇日不已，即入对亦然。余时以军机章京诣公宅画稿，值酷暑，公以烧酒及西瓜饷余。时余方编辑军机题名，并从公询枢垣故实，语颇叨絮。公因令解衣纵谈，因乘间问公头动之故。公慨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时，手刃叛回至数百人，未免杀戮过重，至今耿歉于中，不觉震动于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罗汉，心极慈祥，自是活佛度世，节钺所莅，无人不被其泽而饮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镇边作用，不知者或以杀降为公咎，岂知公者哉！公奉差往江南查办事件，得旨引对后，即欲挈值宿行李

出城，不回私宅，因随带之司员部署不及，吁公稍缓时日，公许以晡时出城。时方巳刻，乃枉途至韩桂舲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独酌，并令韩家人等磨墨供写大字。偶闻宅门外喧嚷声，询之，则卖鸡担与阍人争价也。公立取担入，如其价全买之。向内宅借京钱四千，交付讫，而以鸡嘱阍人曰："为我交韩太太，加意喂养肥美，俟我差旋时，再来大嚼也。"语毕，遂出城住长新店。再逾日，而随带之司员始赶到同行焉。公赴江南总督时，路过袁江，时费筠浦督部淳因防汛驻河上，款留公于行馆午饭，宾主皆大户。饮至灯时，公欲易烧酒，费从之。公谓费曰："两人饮，毕竟寂寞，此地寮属尚有知酒趣者否？"费曰："即有之，亦不过数十杯即颓然，求可以陪我两人者，殊不易得，无已，惟有河辕中军某副将者，庶几其可，然官卑职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将亦二品官，但取能饮，何较官职？"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与费且饮且谈，而某副将从旁默饮，一杯复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辞归舟，且曰："黎明如顺风，当即解缆，不复来告辞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晓，费遣官探之，则回报："南风甚大，断难开船，中堂已和衣睡矣。"无何，而费诣公舟谢步，并邀公重至行馆。曰："既风大，不能行，何不再畅饮一日？"公诺之。早饭肴馔已陈，公曰："昨某副将饮得甚闲雅，何不仍召之来？"费令人促之，则云："某副将昨夜回署，即不能言动，今晨已奄逝矣。"公与费皆大惊，草草饭毕，即回舟冒风解缆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公喜为擘窠书，尤喜作大"虎"字。每觅大幅纸，尽幅为之，间以赠人，或人以纸求书者，无弗应。枢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纸，不敢求。公自谓此字可驱邪镇鬼，盖亦不尽然也。闻在江南督署，有中军某副将者，驱干甚雄伟，适得大纸一幅，磨墨数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挥，而笔尚有余墨，因顺势向某副将脸上一涂，掷笔大笑曰："此单料张桓侯也。"某副将不但不以为忤，且以为荣，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读书

圣人以身教人，不过曰好古，曰好学，曰不如学，其屡称颜子，亦不过称其好学。今人动以讲学为迂阔，且以为宋人之恶习，不知圣人已以学之不讲为忧，则讲学岂足为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说学，而其害遂中于人心，国本殊堪隐忧。忆嘉庆十余年间，余掌南浦讲席，其时邑中士大夫尚讲究读书，院中肄业生亦欣欣向荣，日以诗文相质证。虽所讲亦不过俗学，然所汲汲在此，则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无暇兼为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调不谈已久，无怪乎风俗之日偷，而可与言者之日鲜也。癸卯夏间，苏鳌石廷尉廷玉由苏州回闽过浦，余留在北东园中谈宴数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归，尝语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从无一入耳之书声，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务读书，同与浩叹。因忆《江行杂录》中载司马温公过鸣条山余庆寺，寺中父老五六辈请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与诸生讲书，村人不及听，今幸相遇，愿得闻其略。"公即取《孝经·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二句，此独无，何也？"公默然谢曰："生平虑不及此，当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语人曰："吾今日难倒司马端明矣。不知公后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话，今日不但无此人，亦并无此事矣。王渔洋先生云："尝闻耿道见说古本《庶人》章末有诗二句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附记于此，以广异闻。

读仪礼

内外孙中有稍聪颖者，自谓五经及《周礼》、《尔雅》皆已读遍，锐意欲读《仪礼》，而塾师中不必皆已读《仪礼》者，遂有择师而事之意，余不谓然也。忆余少时，与泽卿兄同塾读，先叔父太常公

每课泽卿兄读《仪礼》，竟能背诵如流，而先资政公却不以此相督责，谓必须五经烂熟，然后再治《仪仪》，否则徒劳而罔功。昔韩文公以大儒尚苦《仪礼》难读，况后生小子乎？嗣余出从外舅郑苏年师学为制义，偶以俎豆之事命题，时余方阅无锡秦氏《五礼通考》，将俎豆故实，分比胪列粲然，大为苏年师所激赏，谓皆从《仪礼》中来，实则未尝肄业及之也。未几，应新郡伯观风，题为《端章甫》，时余方阅吾乡林樾亭先生《三礼陈数求义》，于端章甫制度颇有会心。阅观风卷者，为萧山王南陔先生绍兰，以余卷独能贯穿《仪礼》，擢冠其军。自是余始耻声闻之过情，而大作读《仪礼》之想，偶辑成《仪礼节本》四卷，谓稍简易可备授徒之资。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陆亭广文大经，则以为中多疏舛，不足以示后学，于是又毁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难成也。今诸孙中果有能读《仪礼》者，此正古人所谓难者不避，岂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阅历者正告之，窃自比于识途之老马云尔。

月令气候

诸孙中有读《月令》者，执简而问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与时宪书所载亦有异同？"余曰："岂但此两书异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权舆于《夏小正》，此后则《汲冢周书》、《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所载字句，各有错出，然亦不过小异而大同。惟王冰注《素问》所引《吕氏春秋》七十二候，则与今行《吕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发声'下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鴽'下有'牡丹华'，'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华'，'麦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荣'，'蛰虫坏户'下有'景天华'，此皆无关宏旨。惟今时宪书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间改为'麈角解'，已奉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齐萧子范之作不传；梁周兴嗣所次，据《梁书》、《南史》皆以为王羲之书，乃《尚书故实》云："武帝命殷铁石于钟、王书中拓千字，召兴嗣韵之，一日缀成。"《玉溪清话》亦云："梁武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兴嗣次韵成文。"所说不同。《宋史·李至传》亦言是钟繇破碑，而盛百二《柚堂笔谈》云"右军所书即钟《千文》也"。金坛王氏《郁冈斋帖》题曰："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起四句云：'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洁，君圣臣良。'结二句与周氏同。"是周兴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为人书《千字文》，"律吕调阳"作"律召调阳"，观者或以"召"字为误，请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误，'吕'字乃误也。"宋吴坰《五总志》云："隋智永禅师居长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岁，写真草《千文》八百本，人争取之，但作'律召调阳'者皆是。"按"闰余"与"律召"，正是偶对，不知何时误作"吕"字。余斋藏董香光手书册，亦作"吕"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儿、三儿、五儿及长女、三女，悉比户而居，内外孙十余人，皆不过十岁上下，塾师延至四五人。有初学执笔者，每写"上大人"等字，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如何讲解，多不能对。余告之曰："《水东日记》载金华宋潜溪学士濂晚年喜写此，必知所自。《说郛》中亦载之，大抵取笔画稀少，易于识认耳。祝枝山《猥谈》云：此孔子上其父书也。'上大人'为一句，'孔'为一句，乃孔子自称名也。'一己化三千，七十士尔'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为一句，盖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

也。‘作仁可知礼也’为一句，作犹为，仁与礼相为用，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也。此说不知所本，要足以广异闻。”

沪渎唱和诗序

道光辛丑秋，余驻兵上海，防堵英夷，适朱兰坡同年琦、黄霁青太守安涛，先后来访，皆昔年宣南诗社旧侣。兰坡别不过七年，霁青则别二十余年，此番不期而遇于戎马倥偬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时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馆中，饮酒赋诗。乃不数日，即为抟沙之散，怅良会之大难，惜胜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觌缕其事，而匆匆未暇以为也。今夏养疴浦城，忽承霁青以诗文集见寄，反覆卒读，如同晤谈。诗名《息耕草堂诗集》，文名《真有益斋文编》，中有《沪渎行馆雅集诗序》一篇，则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适有同心，为之狂喜，遂亟录之，庶几此文传，而吾辈亦因以俱传也。文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沪渎，适泾县朱兰坡先生，因嵇、吕之契，访崔、李之交，命驾而来，盍簪有喜。时长乐梁公，方开府吴中，筹边海上，为东道主，续南皮游。折简而材官驰，张筵而卫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满杯，香生九醞。邈矣达官之高致，依然京国之故情。听晚吹于营门，方愁送客；点风灯于牙帐，倘许收欢。沪渎人杂五方，地无重险，戎心狡启，蒿目多艰。前此疆吏，或闭关以禁奸，或沉船以塞口，商民交病，怨嚣繁兴。公则秉和以辑众心，主静以孚众志，斟酌于同欲，措置于无形。以故人孑孑而公有余，人皇皇而公独暇。否则朝野殊其荣素，身世判其闲忙。又安望羽书填委之余，寻文燕从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罢，公顾谓鄙人良会无多，今日可惜时之过也，文则永之。速羡罗□，争砍陈于风云之表；迟惭司马，勉磨钝于砥砺之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邺中公宴，让彼七子之多；汉上题襟，即此一编之续云尔。

高雨农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归田，暇辄类次前后所为杂文，自知体杂而辞支，不足以言载道。顾三十年来，时有纪事之作，不忍弃之如遗，姑摭拾丛残，就正于高雨农中翰。雨农遽为之序，且有溢美之辞。噫，余文不足存，而雨农之序则甚可传。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录于此，他日儿辈或编梓余文，则雨农序实启之，不可不记。序云："韩子论文曰慎其实，夫其谓实者，岂专于文求之哉！不于文求之而充其实，岂不足于文哉！譬置两人集于此，一无实而求工于文，一有实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论，宜求工者胜，不以自名者绌矣。然彼无实之文，于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体格焉，又肖其声情焉，可谓尽其心于文字之间者。要之体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声情之肖，优孟之衣冠而已。羊质而虎皮，但见其可狎，不见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实者，亦既昭晰无疑，优游有余矣。即不以文自名，其为文者故在也。因综论之，自韩子复古后，同时之柳、李，宋之欧阳、曾、王、三苏，元之虞，明之归、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实而可贵者，区其体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总揽横贯，学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韩子以为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欧阳子以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气充溢，方烜照不泯，岂不可自成一家哉！长乐梁方伯莅林先生，起家词臣至今职，勋劳内外，为国屏翰。其著《紫藤吟馆诗钞》，久风行海内；既成政归，裒其文若干卷，为《退庵文存》，属澍然论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于仕宦，亦半耗于诗，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谨对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谓有人之见存，未见其能工也。已受而卒业，见有清明和吉者，有总揽横贯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叹曰：兹岂非实遂而光煜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于文也。'谨述所见，请质以报，敢云序先生集哉！"按雨农此

序，作于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召复出，迄兹十年中间，人事牵率，又添作杂文数十篇，而心计愈粗，故步愈失。雨农久已物故，此后谁复相知定吾文者乎？掷笔为之怃然。

已刻未刻书目

余髫龄即慕著书之名，与泽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检陶九成《说郛》中所录各小种，刺取他书补之。先大夫斥之曰："陶书本系节录，何烦汝补，此韩文公所谓无益费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从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谓有斐然述作之意者，听其所为，犹胜于他玩弄耳。"登乡荐后，复稍稍为之。先外舅郑苏年师又训之曰："古人著书，多在迟暮之岁，或出穷愁之余，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于此。"余皆谨识之，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师，日与通儒硕士上下其议论，又京秩清暇，非书籍无以自娱。即外宦后，案牍余闲，别无声色之好，亦惟甄微阐幽，抱残守缺是务。岁月既积，卷帙遂多，而衡诸古人著述之原，其实毫无心得。回忆先大夫及太常公、苏年师之训言，不觉爽然若失。今年逾七十，笔砚久荒，料检陈编，皆数十年心血所存，不忍尽弃，中有已刻问世者，有尚未能付梓者。自怜享帚之愚，难免覆瓿之诮，姑录存其目，付后人知之，俾无失散云尔。

《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自序。未刻。

《孟子集注旁证》十四卷自序。未刻。

《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祝芳斋师序。未刻。

《仓颉篇校证》三卷就孙渊如观察原本而校补之。未刻。

《称谓拾遗》十卷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刘金门侍郎序，汤敦甫阁老序，刘次白中丞序。已

刻。

《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未刻。

《三国志旁证》二十四卷未刻。

《南省公余录》八卷谢芗泉侍御序，附卢文肃师、戴金溪尚书、颜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蓬湘林都统、达玉圃郎中各题词。已刻。

《枢垣纪略》十六卷朱咏斋尚书序，自序。已刻。

《春曹题名录》六卷未刻。

《东南峤外书画录》二十卷未刻。

《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序，朱兰坡侍讲序，自序。已刻。

《玉台新咏读本》十卷未刻。

《制艺丛话》二十四卷朱兰坡侍讲序，杨芸士明经序。未刻。

《试律丛话》十卷吴棣华廉访序。未刻。

《楹联丛话》十二卷陈莲史方伯序，自序。已刻。

《楹联续话》四卷自序。已刻。

《巧对录》四卷自序。已刻。

《长乐诗话》八卷自序。未刻。

《南浦诗话》四卷祖舫斋师序。已刻。

《东南峤外诗文钞》三十卷陈恭甫编修序，皆录五代以前作。未刻。

《闽诗钞》五十卷皆录宋以后至国朝各诗。未刻。

《三管诗钞》五十八卷辑录广西通省古近人遗诗。已刻。

《三管诗话》四卷。自序。已刻。

《三山唱和诗》十卷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辑。未刻。

《东南峤外诗话》二十卷未刻。

《江田梁氏诗序》九卷自序。已刻。

《退庵诗存》二十四卷翁覃溪师序，附蒋砺堂阁老、刘金门侍郎、陈望波尚书、曾宾谷中丞、叶筠潭方伯、吴巢松侍讲、陈恭甫编修、吴棣华廉访、郭频伽、董晋卿、杨芸士三明经题词。已刻。

《退庵诗续存》八卷自序。已刻。

《退庵随笔》二十四卷汤敦甫阁老序，贺耦庚制府序。已刻。

《闽文复古编》六卷未刻。

《闽文典制钞》四卷自序。已刻。

《沧浪亭志》四卷自序。已刻。

《沧浪题咏》二卷张兰渚中丞序，林少穆尚书序，杨芸士明经序。已刻。

《梁祠辑略》二卷朱兰坡侍讲序，为吴中新建梁伯鸾高士祠作，自序。已刻。

《江汉赠言》二卷黎湛溪河帅序，王槐午观察跋。已刻。

《东南棠荫图咏》三卷朱兰坡侍讲序，自跋。已刻。

《吴中唱和集》八卷自序，王香湖方伯跋，皆录吴中同年唱和之作。已刻。

《葑江别话》四卷皆录壬辰年引归吴中，同人送别之作。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陈芝楣中丞序，道光乙未奉召时所辑。已刻。

叠韵诗

余作《七十自寿诗》，浦中人和者寥寥，每借口于韵脚之难。其实余成此诗时，即已为和作者地，并无险难之韵也。适杨竹圃亲家自扬州寄和原韵诗至，余即叠前韵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复叠前韵寄祝。虽诗格愈低，而运转自如，并不觉为韵所缚也。因备录前后两叠韵诗，以谂观者，以示家人，使知余虽老衰，而于此事尚复兴不浅耳。杨竹圃亲家次韵寄和拙作《自寿诗》，叠前韵赋谢云："俚言一片付鳞鸿，四十余年过景匆。君之季父养亭先生，延先资政公主讲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在嘉庆二年。变灭云烟凭海上，逍遥日月自壶中。偶因陶写诗无债，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两个信天翁。""归田何事不真归，双塔三山梦里违。阛阓讵堪参卉服，英夷要住白塔寺。庭阶且自看莱衣。豪情君欲凌沧海，时君将就养哲嗣安丰场官之任，地在监城海滨。小筑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粤山之麓。但愿故人长健在，桑榆异地共晴晖。""尚忆邗江一櫂移，绿杨深处两家宜。二分明月空怀悄，万朵名花春事迟。小合苔岑增感怆，谓谢茶石。无端萍水又分离。时海氛甚恶，扬人纷纷欲逃避。余初与君相约静镇不动，既乃各自食其言。伯劳飞燕匆匆散，从此天涯系远思。""朋好来年聚话难，知君一例起长叹。卜居有愿诗人老，杨雪茶光禄有诗来夸新宅之美。行水无功国典宽。廖钰夫尚书。旧帅仍怀忠悃赤，苏鳌石督部。逐臣深望诏书丹。林少穆督部。春明伴侣晨星似，何日团圆续古欢。"叠前韵《寄祝竹圃亲家七十寿》云："同是乘时遇顺鸿，回头人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

乞，为念时艰岂热中。泽在云司应有报，风清榆塞不言功。公由刑部郎出为榆林兵备道。盛时进退原容易，林下新添矍铄翁。”“连城新道孰当归，到处安家愿不违。公本，籍连城，迁居福州新道，兹复寄居扬州安家巷。筹笔深心消黑劫，彯缨异数称斑衣。公以武冈军功蒙，赏戴花翎。倦还岂学陶元亮，戒养难留束广微。公甫晋卿秩，旋乞养归为感九重宏锡类，白头犹许恋慈晖。”“侧闻仙侣晚舟移，无恙归帆稳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归。诗兴多缘朋旧起，手谈不厌夜眠迟。偶钻故纸仍游戏，暂掌安定书院讲席，旋即辞去。为勖新硎听别离。哲嗣四人皆从政外出。安得腰缠再骑鹤，称觞一醉尉相思。本拟再游邗上，亲奉寿觞，闻公将就养安丰，遂不果。”“七十年华古所难，神交何必索居叹。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添筹海屋宽。公诞辰当正月，安丰地滨海。话旧尚能霏玉屑，延龄端不籍金丹。松萝竹柏齐珍重，记取新开八袠欢。古人以七十一岁为开八袠，《容斋随笔》言之甚详。”

和卓阁老纪恩诗

余本拟年逾七十戒诗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数日，即次韵汤敦甫阁老同年《游龙杖诗》。甫脱槁寄去，不旬日，又接卓海帆阁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纪恩诗》，复连宵于枕上成之，自笑甫说戒诗，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坚定可知。或笑余开年但和两阁老诗，未免势利，余亦无以自解也。明知此后不复编诗付梓，而又不忍听其过若飘风，姑付录之于此。记得嘉庆壬戌传胪后，恭读圣制诗，注云：“庶异日卓有表见，人称名榜。”今始知公姓于四十年前早兆于天语之中，宜其为名榜中第一人也。诗云：“有喜联翩近圣颜，更欣新诏及春颁。九重早日资霖雨，嘉庆壬戌传胪日，圣制诗有“若渴求贤望作霖”句。百廿余年重雪山。蜀中自遂宁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迨兹一百廿三年。表见真符天语谶，承平但望日思艰。云龙追逐当时志，愧我衰龄独闭关。”“仰镜倾风九品铨，公久掌铨衡，即以冢宰晋端揆。酬庸合被

王恩偏。杜房已久参丹地，近年参知政事者以公为最久。瓌颋由来共本天。谓哲嗣鹤溪编修。盛可弹冠怜我老，何须搦管怵人先。元唱于百日后始得捧读。寄声三百霓裳侣，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联剩话

余撰《楹联丛话》，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湘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阮云台师为怂恿余充成之，于是又有扬州翻刻本。既归闽，侨居浦城，汇检后得者，又编成六卷付梓，题曰《楹联续话》，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续录见寄者，则细碎不能成编、而竟置之，又复可惜，因附入《归田琐记》之后，庶不负录寄者之盛心云尔。

粤西余小霞州判应松所录寄联话最多，如姜南蓉塘纪闻一条云：“正德中，以江都赵鹤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鹤政尚严厉，所至考校生员，多所罢黜，众议纷然，搢绅亦多厌之，竟以此罢官。鹤去，以贵溪江潮代之。潮亦风裁凛然，生员之伤弓者犹畏之。潮出巡至齐河县，其分司壁间有题对句云：‘赵鹤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风波。’潮见之，遂投劾归，恐招怨也。”又《聪训斋语》一条云：“圃翁尝拟一联，悬草堂中云：‘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条云：“李东阳寿商文毅辂七十对联云：‘自古年华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来稀’语，自是佳典。我朝乾隆年间，恭逢高宗纯皇帝寿登七十，自称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宝，则此后普天臣子断不可再有古稀之称，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贸贸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程南樵《樵余诗话》云：“汪瑟庵先生为安徽学政时，循例至金陵试院考录遗才，撰楹帖云：‘三年灯火，原期此日飞腾，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风，曾记昔时辛苦，仍是一囊琴剑，重到钟山。’道光初，有太平广文某，以送考来

金陵。故事：广文送考者，例向学使求所属遗才二名，是科为沈小湖学使，一概谢绝。某广文戏改前联云：‘三年辛苦，只求两个遗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计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拼着一条老命，撞死钟山。’后学使亦微闻之，不罪也。”又余小霞赠汪西芝巡检楹联云：“菜根滋味知君惯，潭水交情爱我深。”皆切其姓。又壬寅罢官，舟过藤县，温心山明府鹏翀初建访苏亭落成，代姚若虚撰联云：“万里赴琼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抚笠屐，我从画里拜先生。心山以茝林中丞师所遗《苏公笠屐图》勒石。”又自撰一联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为过客，空江一曲向谁弹。”盖檃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诗意也。又代鹤松圃年重建阳朔县书院讲堂一联云：“文笔耸层霄，爱此间对万壑潆洄，教化由来先党序；书楼崇讲席，愿多士做千秋事业，显扬不仅为科名。”文笔、书楼皆阳朔古迹也。又代曾幼竹明府挽兴静山太守云：“廿年无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刘，久而弥笃；一病犹勤官事，更堪伤危将易箦，语不及私。”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谱已千秋，是名宦传人，最堪惜正盼迁莺，遽悲化鹤；齐民同一哭，况平生知己，更难忘几番说项，五载依刘。”又应松挽吴荷屋中丞云：“为名士，作词臣，任封疆大吏，爱路近家园，小住桂林营绿野；工书画，考金石，著燕许文章，怅迹疏坛坫，遽闻兜率迓香山。”时中丞侨寓桂林，应松解组后，甫得联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馆舍，故次联及之。又万乙楼太守集杜句赠应松云：“古来材大难为用，老去悲秋强自宽。”又忆得湖南抚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来迎，谈次，问湖南有新闻乎？某猝不及对，久之乃曰：“无新闻，惟近时有一对甚工，有某县令姓续名立人者，一人戏以其姓名演成一对云：‘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此语颇脍炙人口。”抚部笑而罢。及到任，竟摭以他事劾去。抚部不知何所见，实则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学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当时诸生所献，每石镌一诸生名，今尚林立无恙。笥河先生报政将还朝，适介弟石君师来代，先生撰亭联云：“偶为选地看山

计，若慰连床话雨情。”运化无痕，自非老手不办。

徐树人观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高唐州武庙为山西乡祠观察撰联云：“乡人到处皆祠祝，先帝当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又集唐开元《泰山铭》字为楹帖云：“载锡之光，百禄是荷；则笃其庆，万福攸同。”又一联云：“积德承先，子臣弟友；虚心稽古，礼乐文章。”又济南府江南会馆云：“表海溯雄风，今乐何如古乐；明湖联旧雨，济南胜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为其祖母称觞，余大儿逢辰赠联云：“致欢久协曹全谚，介福长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说重亲。致欢，用《曹全碑》语，非素讲汉隶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语。

有杭人赵京者，因病入阴司，举头见柱上一联云：“人鬼只一关，关节一丝不漏；阴阳无二理，理数二字难逃。”后署“会稽陶望龄题”。

广东省城有武林会馆，在归德门外晏公街，杭州商贾于此醵金创建。既落成，其乡人梁应来绍壬为撰楹帖云：“一阕《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赤兰《避暑钞》中载侯官连梅耦明经攀桂所作楹联多可采，如云：“暗室中须问心得过，平地处亦失足堪虞。”“幼不学，壮无能，伤今老大；过愈多，功又少，请自乘除。”“始念佳而转念不佳，见义无勇；一事错而凡事皆错，择术未精。”“四十二年碌碌无奇，安得出人头地；三百六日孳孳为利，何堪昧我性天。”“显扬之谓何，筋力渐衰，叹利名无就；教诲不可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贤。”按“利名无就”四字，近俗有友人代，改之曰“行藏无据”，似较胜也。

朱竹垞先生尝为施粥厂作联云："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此较《随园诗话》所载题养济院一联，稍有含蓄。

贵州省某驿馆中有一联云："满眼尽穷黎，奚忍多用一夫，误他举家生活；两头皆险路，何不缓行几步，积君无限阴功。"仁人之言，亦积无限阴功，便是当头棒喝矣。

袁简斋先生尝言，神庙联以用成语为宜，然亲切浑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闻张睢阳庙一联云："须髯辄张，凛凛有生气；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此本传与韩文本为睢阳写照，难得天然作对耳。又金陵三圣庙祀刘、关、张，其联云："若傅粉，若涂朱，若泼墨，谁言心之不同如其面；为君臣，为兄弟，为朋友，斯诚圣不可知之谓神。"此联脍炙人口，然三圣字已觉未安，而"傅粉"、"涂朱"、"泼墨"等语，皆不见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傅，而"朋友"二字，又是虚谈矣。

京师浴堂门首联云："入门兵部体，出户翰林身。"盖上句借音为冰布体，下句借音为汗淋身也。嘉庆乙丑，聂蓉峰铣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万寿，聂复以撰进颂册赏编修，有友人戏举浴堂联句赠之，皆以为巧合。

张诗舲方伯知余方续集联话，自桂林手书一纸寄来云："文远皋先生以翰林历掌文衡，官步军统领，卒于驻藏大臣之任。丧归京师，曾撰联奉挽云：'内相经文兼纬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龙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南同知王汉沉焉，越七日，求尸不得，以衣冠敛，亦撰联吊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轻似蜕；九重赐恤，王尊名节重于山。'又题风洞山云：'漓江水绿招凉去，常侍诗清赏雨来。'又题五咏堂云：'雄藩胜览曾开囿，太守风流尚读书。'"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余有所撰知好挽联，必出手

制，然但抒哀恨，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计工拙也。在扬州挽淮扬观察李石舟国瑞云：“吴会领班联，实政真无惭益友；淮扬瘁心血，虚衔何以慰衰亲。”余在苏藩，会调石舟为首郡，甚资臂助，既擢淮扬道，以河壖出力，加运使衔，殁时其慈亲尚在堂也。又挽江宁方伯成兰生世瑄云：“望断黔阳，可怜万里云飒，依然将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风鹤，了却孤臣。”客冬嘆夷之扰，余防堵上海，督部远驻镇海，时金陵惟兰生一人支拄，风鹤之警，无日无之，往来书问，间日必至，皆商略夷务军情，意见颇合。自余引疾后，兰生势益孤，遂以忧死。闻灵船由长江回贵州，尚烦太夫人扶衬也。在苏州日，挽吴县令贺吉人崇禧云：“百里旧神君，剡牍未酬举主愿；卅年前进士，盖棺犹是宰官身。”吉人为余十余年前所荐卓异，至今未进一阶。近余重莅吴门，复以同知奏荐，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见矣。又寄挽归安沈香城别驾廉云：“淮浦最倾襟，脱颖为君欣得地；吴门方扫榻，遗函报我已生天。”余延香城于袁江署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后，改执弟子礼甚恭。近以夺官归里，余急折简迎之，甫得报书，旋闻化去，尚未及中寿也。在浦城挽周芑源广文云：“一乡善人，勖哉一弟分忧，一孤在抱；两行老泪，痛此两年盛会，两世交期。”余到浦后，逭暑消寒之会颇盛，芑源辄在坐，尝称之为一乡善人，同人无异辞也。又寄挽杭州许太淑人云：“桂岭芜城，随地齐歌众母母；萱心莲性，生天早现法身身。”太淑人之子，两淮分司小琴惇诗、粤西太守芍友惇书，皆余门下士，居官并有循声云。

余解组后，戏作一篆印云“难进易退”。学者阮云台师见而喜之，为推其意，辑古语作楹帖相赠云：“难进易退，易事难悦；先劳后禄，后乐先忧。”余甚愧其言。谢荼石同年赠联云：“乾隆末举秀孝，嘉庆初历翰部，道光间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顺；经史部有旁证，艺文家喜博稽，政事门备掌故，等身著述自千秋。”今年为七十诞辰，福州王赤兰以联寄祝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话，富如诗集，略数平

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语而衍之者也。

卷七

小说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乡村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可弹可唱者，通谓之小说。据《七修类稿》云：起于宋时，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兴。如云话说赵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斋诗所谓“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则其来亦古矣。

封神传

吾乡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长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无忧贫也。”乃因《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为《封神传》，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竟大获利云云。按《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旧唐书·礼仪志》一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有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太平御览》十二引《阴谋》，所载与此略同，而以祝融、玄冥、勾芒、蓐收为四海神名，冯修为河伯神名，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惊云云。则知太公封

神，古有此说。今人于门户每书“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亦非无所本矣。

三国演义

《关西故事》载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启窗越出，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墙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以此相泣。”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东行至涿州，张翼德在州卖肉，其卖止于午，午后即将所存肉下悬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举此石者与之肉。”公适至，举石轻如弹丸，携肉而行。张追及，与之角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履亦至，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云云。语多荒诞不经，殆演义所由出欤？按今时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见《明会典》，今会典亦循旧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为四戊午，则非也。公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当在六十上下，果戊午，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鉴目录》，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无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记年月日，不及时，故唐李虚中推命犹不以时，见《韩昌黎集》。按今演义所载周仓事。隐据《鲁肃传》；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余近作《三国志旁证》，皆附著之。

金圣叹

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详。王东溆《柳南随笔》云：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民之卟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初世庙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归途过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净慈寺中，儿辈以运木井为疑。寺僧云：相传为宋嘉定时，道济大师因起净慈殿，需大梁栋，悉由此运出。适殿材已具，故后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凿凿，语似不经。然佛力无边，有不可以常理测者。何燕泉《余东序录》载：永乐四年，肇造帝京宫殿，工部尚书宋礼承命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过声吼如雷，巨石为开，肤寸不损。事闻，诏封其山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虽不载，而时代甚近，谅非子虚，则净慈之事，何足为怪？记嘉庆辛酉，余在京过夏，是年京畿大水，顺天府属三河等县，水高数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与水

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灯。或有龟鱼蹲其上，相传为龙造宫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谓木取于平谷县深山中，或十余年，或二十余年辄一取，其岁必大水。又有老妪言幼时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状，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诣戚某家，怜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窗以窥，但见鱼鳌纵横于地，惊而退，乃遥呼曰："日高矣！"顷之客出，故如昨也。临行留一物置檐间为谢，嘱勿移动。及水发，村庐尽淹，此家独无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为灾，直隶百余州县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间，有十三人衣青，鞋袜襦裤皆一色，腰斧锯，过平谷西门外饭肆，各食素馒头，告主人以取木归，与前辛酉过其店者形状相类。众皆惶惧，恐复被浸，至是果然。然则龙宫伐木，事有明征，佛殿运木，理亦可信矣。

钓台诗

七里滩舟中，偶从篷窗望见钓台，高倚天半，回忆四十余年前曾经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儿辈，有踊跃欲系缆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谓登台者多不利，遂止。余曰："此语不必尽然。"然记嘉庆辛酉年，公车过此时，同计偕者五人：齐北瀛鲲、陈酉山国铨、吴和庭观乐，皆不欲登。余与陈虚舟龙标贾勇陟其巅，曾有诗纪之。是科北瀛成进士，酉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与虚舟打氍毹而回，则不可谓俗谚之竟属子虚也。因翻示我周行中诗句示之，谓"羞见先生面"二语，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儿问此诗有可考否，余曰："此诗见《元诗选》，为赵蒙斋所作。蒙斋名璧，字宝仁，云中怀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诗选》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据也。"

首县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极言冲途附郭县之不可为，因举俗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语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随笔》已载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阳曲令，常述此语，则其来亦远矣。近时有作首县十字令者，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语语传神酷肖，或疑“认识古董”四字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县交代，全凭首县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尝于万廉山郡丞承纪处见英德石山一座，备皱瘦透之美，中有赵瓯北先生镌题款字，云系在丹徒任内交代，抵四百金者。又于袁小野郡丞培处见一范宽大幅山水，亦系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认识古董，设遇此等物，何从判断乎？若第十字所云，则亦惟南中冲途各缺有之，偏远苦瘠之区，尚攀跻不上也。

典史

各县典史为流外官，古但称吏攒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曲终奏雅，则非但雅谑，而官箴矣。

上衙门

州县衙参情状，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编为戏出者，尤堪喷饭。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

惊，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此皆余所见所闻者，当时不觉其可笑，归田后历历忆之，真可入《启颜录》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编为十字令者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有续其后者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则更进一解矣。程春庐曰："果能如是，虽近今翰苑诸君，何以加此。"然吾见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谑者，宋人即尚之。如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师渡滹沱河，既济未济。或曰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当时盖指王荆公也。前明陈询忤权贵被谪，同僚送行，因饯席说令，陈循曰："轟字三个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远上寒山石径斜。"高穀曰："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询自言曰："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张、李二人互相谑者，张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间举令，李曰："古有刘更生，今有张更生，手中一本《金刚经》，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张曰："古有赵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

里，是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无锡令卜大有，善戏谑，闻新任宜兴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与同僚武进令商议，其日有公宴，预拟一令，欲以窘新宜兴。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从者罚一巨觥。”乃曰：“两火为炎，此非盐酱之盐，既非盐酱之盐，如何添水便淡。”武进令曰：“两日为昌，此非娼妓之昌，既非娼妓之昌，如何开口便唱。”新宜兴方令曰：“令不难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众曰：“但言之。”方曰：“两土为圭。此非乌龟之龟，既非乌龟之龟，如何添卜成卦。”众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马逢时事。

灯谜

《韵鹤轩笔谈》云：灯谜有十八格，曹娥格为最古，次莫如增损格，增损即离合也。孔北海始作离合体诗，其四言一篇曰：“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比他可忘。玫琁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如第一句“渔”字，第二句“水”字，“渔”犯“水”字而去“水”，则存者为“鱼”字。第三句“时”字，第四句“寺”字，“时”犯“寺”字而去“寺”，则存者为“日”字，离“鱼”与“日”而合之，则为“鲁”字，余皆仿此。此外复有苏黄谐声、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门垂柳诸格，要不及会心格为最古。《国语》：“秦客为廋辞于晋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谜之缘始也。在《左氏》则有“河鱼庚癸”之言，在乐府则有“藁砧石阙”之句，皆近于谜，特未施诸灯耳。国初毛际可作七绝十六首，每句隐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内，遂为传作。近时偶阅《七嬉》，见《冰天谜虎》中一百二十八谜，颇有思致。如“一点胭脂”，打“赤也为之小”；“传语报平安”，打“言不必信”；“红旗报捷”，打“克告于君”；“人人尽道看花回”，打“言游过矣”；“恨不作第

一人”，打“气次焉”；“官场如戏”，打“仕而优”；“昱”打“下上其音”；“走马灯”，打“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吃烟”，打“食在口则吐之”；“亥”打“一时半刻”；“亚元”，打“又是一个文草魁首”；“专门名家”，打“这人一事精，尤为警策”。余友僻耽，亦尝制《四书》古人谜，俱能别开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华周”；“准饬差”，打“许行”；“春风才度玉门关”，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丝套”打“绵驹”；“三千宠爱在一身”，打“王欢”；“莫把丰肌认太真”，打“瘠环”；“自诉平生不得志”，打“陈辛”；“巨鳌无力冠灵山”，打“戴不胜”；“古貌”，打“陈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升按察司”，打“飞廉”；“孙”，打“子产”；“日躔大梁之次”，打“离娄”；“帝高阳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龙子”。余谓之曰：“如‘日缠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须得天文家来猜矣。”渠曰：“谁家没得时宪书乎？”余为语塞，以是信开卷有益之言为不谬。

近人杂谜

余养疴吴门，居沧浪行馆中时，来视余者为苏鳌石、吴棣华、钱梅溪、杨芸士、吴青士诸君子。病间亦不欲闻近事，酒次惟杂举觞令为戏。时值上元灯节，或以外间街市灯谜相闻者，率不能惬人意。因忆说部所载灯谜，有极浑成大雅及甚可解颐者，如“松子”猜《四书》一句；父为大夫。“分明《周易》语，却是《楚骚》心”，猜《四书》两句；象曰：“郁陶思君尔。”“止子路宿”，猜《四书》一句；季氏旅于泰山。“打胎”，猜《四书》两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书》一句；懦夫有立志。“四个头，八只眼，四只手，十二条腿”，猜《四书》一句；牛羊父母。“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活的，两个死的，两个有名姓的，两个无名姓的”，猜《四书》一句；华周、杞梁之妻。“游方和尚庙无人”，猜《四书》两句；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节孝祠祭品”，猜《四书》一句；食之者寡。“睢阳城”，猜《四书》一句；巡所

守也。“国士无双”，猜《四书》一句；何谓信。“朱笔写词字”，猜《四书》两句；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书》一句；平旦之气。“佯”，猜《四书》两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核”，猜《四书》两句，不连；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犹是杨、卢、骆，勃也何因要在前”，猜《书经》一句；王不敢后。“佳文字”，猜《书经》一句；惟敦学半。“主器莫如长子”，猜《诗经》一句；笾豆大房。“前头吹笛子，后头敲破锣”，猜《诗经》二句；鱼丽于罶，鲿鲨。“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猜《诗经》一句；与子成说。“朗诵《汉书》、《史记》”猜《左传》一句；有班马之声。“带见小门生”，猜《左传》一句；老师费财。“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猜官名一个；玉环同知。“晋襄公”，猜字一；爷。“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猜字一；败。“春雨连绵妻独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从左看到右，此字在口头，从右看到左，居间却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叫八马”，猜字一；语。“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骚。“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来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峰耸翠”，猜唐诗一句；山从人面起。“么二三四六”，猜宋诗一句；才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几谏”，猜鸟名一；子规。“浣花草堂”，猜鸟名一；杜宇。“觅黑车王”，猜《西厢记》一句；全不见半点轻狂。“掠”，猜《西厢记》一句；半推半就。“禽”，猜《西厢记》一句；会少离多。“太史公下蚕室”，猜《琵琶记》二句；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用时丢在地下，不用时安在桌上”，猜物一；木珓。“子龙单身保阿斗”，猜药名三；常山、独活、使君子。“韩文公像”，猜《四书》两句，不连；今日愈，故退之。“卫宣美梦长庚入怀”，猜《礼记》二句；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为本。“戊辰”，猜《易经》二句；天数五，地数五。“吊者大悦”，猜《易经》一句；先号咷而后笑。“上是马，下是字，下是马，上是字，两头是马，中间是字”，猜字一。交。

禀赋不同

昔人以夜卧不覆首为致寿之原，取其夜气之不郁蒸。又有百病从脚起之说，盖涌泉穴与心相通，风最易入，故养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禀赋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论者。相传曹文恪公秀先卧被仅四尺余，只覆胸腹而已，赤两足置于被外，虽严寒亦然。刘文清相国墉卧被甚长，睡时将被折为筒，叠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于被中，并将上半反叠如包裹状，虽酷暑亦然。是皆罕闻之事。然两公毕生泰然，并无伤寒伤热之证，且各登上寿考终，则理之不可解也。忆余官袁浦时，于霜降安澜后，同两部公觞河上三大宪，孙寄圃节相居中，左为颜惺甫漕帅检，右为张莲舫河帅文浩，自巳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帅微露倦容，两目稍闭，节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帅瞿然曰："我正听曲，何曾睡耶？"节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时睡？"漕帅曰："必到亥初。"节相大笑，复左右视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语毕，复大笑不止，且对漕帅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帅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戏可观，有酒可酌，又胡为必睡耶？"满堂为之欢噱。少顷，漕帅问节相曰："且请教中堂，在署以何时睡？"节相曰："我照常办事时，必到子正始睡，否则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无有不睡者矣。"漕帅哂曰："然则中堂不必言何时睡，但当言今日办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为大笑。二公言此时，皆年已逾七十。常闻人言，亥子之间必须熟寐一二时，否则大伤阴气。二公起居，远不相谋如此，而厥后并享大年。然则大贵人固不可以常情测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饱食安眠为有生乐事，不知多食则气滞，多睡则神昏，养

生家所忌也。昔应璩诗言中叟得寿之由，曰量腹节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孙思邈方书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里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诀了。"马总《意林》引道书云："欲得长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无屎。"此皆古人相传养生之诀，而余于今人亦得其证。记在京日侍戴可亭师，请示却病延年之术，师曰："我督学四川时，得疾似怯证，或荐峨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谓与余有缘，能治斯疾。因与对坐五日，教以吐纳之方，疾顿愈，至今数十年，乃强健胜昔也。"时师年已八十余，风采步履，只如六十许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时食人乳一茶杯。或传师家畜一乳娘，每隔帐吸乳咽之，乳尽辄易人，盖已廿余年，师讳而不言也。余偶问曰："即此已饱乎？"师大声曰："人须吃饱乎？"又闻黄左田师谈："我直南齐、直枢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为苦，惟亥子二时得睡即足耳。在枢廷日，每于黎明视奏折小字，不用灯光，其目力远胜少年人。"后师引年归，甫得高卧，至日高时始起，而两眼骤昏矣。

品茶

余侨寓浦城，艰于得酒，而易于得茶。盖浦城本与武夷接壤，即浦产亦未尝不佳，而武夷焙法，实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转运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较胜，其价亦顿增。其实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画墁录》云："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今考北苑虽隶建州，然其名为凤凰山，其旁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东坡作凤咪砚铭有云："帝规武夷作茶囿，山为孤凤翔且嗅。"又作《荔支叹》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直以北苑之名凤凰山者为武夷。《渔隐丛话》辨之甚详，谓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

来武夷溪水合流，东去剑溪，然又称武夷未尝有茶，则亦非是。按《武夷杂记》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过北苑龙团，周右父极抑之。盖缘山中不晓焙制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是宋时武夷已非无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贵尔。元时始于武夷置场官二员，茶园百有二所，设焙局于四曲溪，今御茶园、喊山台其遗迹并存，沿至近日，则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且粤东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赝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竞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种而已。山中则以小种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种，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厦门人所讲工夫茶，号称名种者，实仅得小种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种，如雪梅、木瓜之类，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约茶树与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与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类推。此亦必须山中之水，方能发其精英，阅时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峰中不过数峰有之，各寺观所藏，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之锡瓶贮之，装在名种大瓶中，间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瀹之。其用小瓶装赠者，亦题奇种，实皆名种，杂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种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香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语，余屡为人述之，则皆闻所未闻者，且恐陆鸿渐《茶经》未曾梦及此矣。忆吾乡林越亭先生《武夷杂诗》中有句云："他时诧朋辈，真饮玉浆回。"非身到山中，鲜不以为欺人语也。

品泉

唐宋以还，古人多讲求茗饮，一切汤火之候，瓶盏之细，无不考索周详，著之为书。然所谓龙团、凤饼，皆须碾碎方可入饮，非惟烦琐弗便，即茶之真味，恐亦无存。其直取茗芽，投以瀹水即饮者，不知始自何时。沈德符《野获编》云："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采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置茶户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实自明祖创之，真可令陆鸿渐、蔡君谟心服。忆余尝再游武夷，在各山顶寺观中取上品者，以岩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于常时，固由茶佳，亦由泉胜也。按品泉始于陆鸿渐，然不及我朝之精，记在京师恭读纯庙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云："尝制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则较玉泉重二厘或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及西山之碧云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则更无轻于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积素而烹之，较玉泉斗轻三厘。雪水不可恒得，则凡出山下而有洌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故定为天下第一泉。"

百岁酒

余在甘肃晤齐礼堂军门慎，授一药酒方，谓可治聋明目，黑发驻颜。余服之一月，目力顿觉胜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两，当归一两二钱，茯神二两，党参一两，麦冬一两，茯苓一两，白术一两，熟地一两二钱，生地一两二钱，肉桂六钱，五味八钱，枣皮一两，川芎一两，龟胶一两，羌活八钱，防风一两，枸杞一两，广皮一两，凡十八

味，外加红枣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烧酒二十斤，煮一柱香时，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随量饮之。军门云："此名周公百岁酒，其方得自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寿已逾百岁，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无七十岁以下人。"余至粤西，刊布此方，僚采军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医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火既济，真是良方。其制胜全在羌活一味。此所谓小无不入，大无不通，非神识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几，余引疾归田，侨居南浦，有患三年疟者，乞此酒一小瓶饮之，前后凡两人，皆应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为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无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轻服。"与粤西名医之言正相反，余闻之，为齿冷而已。余同怀弟灌云广文，素嗜饮，中年以后，已成酒痨，每日啜粥不过一勺，颜色憔悴，骨立如柴，医家皆望而却走。适其长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录此方寄之。灌云素不饮烧酒，不得已，以绍酒代之，日饮数杯，以次递加，半月后，眠食渐进，一月后，遂复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见，则清健较胜十年前，而豪饮如故。据言并未服他药，只常服此酒，日约三斤，已五年矣。夫绍酒之力，固不及烧酒之厚，然服烧酒者，日以两计，服绍酒者，日以斤计，则其力亦足相敌，故其效并同也。余五十余岁时，须发早白，须亦苍然，自服此酒之后，白发竟为之稍变，初亦不觉，惟剃头时，自见所落发针不似从前之白，始知黑发已有可据，惟白须如旧。细思其理，酒气向上，故于发易见功，而下垂之须，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谓之菽乳，相传为淮南王刘安所造，亦莫得其详。又相传朱子不食豆腐，以谓初造豆腐时，用豆若干，水若干，杂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于原秤之数，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边外绝域，无不有此，凡远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

即安。家常日用，至与菽粟等，故虞道园有豆腐三德赞之制。惟其烹调之法，则精拙悬殊，有不可以层次计者。宋牧仲《西陂类稿》中有恭纪苏抚任内迎銮盛事云："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并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着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六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鳇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并传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等语。"今人率以豆腐为家厨最寒俭之品，且或专属之广文食不足之家，以为笑柄，讵知一物之微，直上关万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谙烹制之法，而郑重以将之如此，惜此法不传于外。记余掌教南浦书院时，有广文刘印潭学师瑞紫之门斗，作豆腐极佳，不但甲于浦城，即他处极讲烹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尝晨至学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办，然再三询访，不能得其下手之方。闻此人今尚在，已笃老矣。又余在山东臬任，公暇与龚季思学政守正、讷近堂藩伯讷尔经额、恩朴庵运使恩特亨额、钟云亭太守钟祥，同饮于大明湖之薛荔馆，时侯理亭太守燮堂为历城令亦在座，供馔即其所办也。食半，忽各进一小碟，每碟二方块，食之，极佳，众皆愕然，不辨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拟于饤饾会，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后此味则遂如《广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细故，往往过而即忘，而偶一触及，则馋涎辄不可耐。近年侨居浦城，间遇觞客，必极力讲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秘传也。

厨子

徐兴公《榕阴新检》中载吾乡曹能始先生学佺与二友同上公车，惟先生携一仆，凡途中饮馔之事，皆先生主之。仆善烹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费，颇有烦言。一日，仆请先生与二友分爨曰："我实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仆即请去。"先生曰："我实不能以仆故

而开罪于友人。”听之。临行请曰：“我即当回闽，但乞一信带呈家中人，俾知并非负咎被逐耳。”与之信。时方行到苏州，比先生至京，而此仆早已抵闽，盖即苏州发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诘其故，曰：“我实天上之天厨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应给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当之？”语毕，遂不知所之。闻此二客后亦各享大年，盖月余日饱饫天厨之效云。按袁简斋《续齐谐》中亦载曹能始先生饮馔极精，厨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调。先生宴客，非董侍则不欢。先生同年某，督学蜀中，乏作馔者，乞董偕行。先生许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来奉侍。督学凡人，岂能享天厨之福乎？”言毕，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见。二书所载各异，而皆属之能始先生。且徐兴公与先生同时人，见闻尤近，必非无因矣。余家有陈东标者，颇能烹调，辄以此夸于众，众因戏呼之为天厨星，实则庸手而已。余于能始先生，无能为役，则陈东标之于董桃媚，又岂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过夏，主游彤卣侍御光绎家。时同居者为叶莲山太史大观，黄星岩奎光、陈研农羲二邑侯，王虚谷锡龄、陈德羽鹏飞二孝廉，谈次各举所嗜之馔品，侍御以小炒肉为最佳，众皆笑之。然侍御厨中所出之小炒肉，则实可于口，无怪其侈为俊味。未几，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饮宴间有以此语告者。先生曰：“彤卣尚是讲究家，若我则所嗜惟肉，生平行滕所经，无论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倾，有肉可饱处，便足陶然。酒不论精粗，肉亦不论煮法也。”侍御与先生皆巨人长德，故不苛求饮馔如此。余每饭必与厨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为寸炒钱绳，颇不下箸。厨子手段固拙，而余则有愧乡先哲，未免为饮食之人矣。忆在京中，闻一故事云：年羹尧由大将军贬为杭州将军后，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适得其姬，闻系年府专司

饮馔者，自云但专营小炒肉一味，凡将军每饭，必于前一月呈进食单，若点到小炒肉，则我须忙得半日，但数月不过一二次，他手所不能办，他事亦不相关也。秀才曰：“何不为我一试之？”姬哂曰：“酸秀才，谈何容易？府中一盘肉，须一只肥猪，任我择其最精处一块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计，从何下手？”秀才为之□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赛神会，每会例用一猪，今年系我值首，此一猪应归我处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诺之。届期，果抬一全猪回，姬诧曰：“我在府中所用系活猪，若已死者，则味当大减，今无奈何，姑试之。”乃勉强割取一块，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进一碟，属秀才先尝之，而仍至厨下摒挡杂物。少顷入房，见秀才委顿于地，仅一息奄奄，细察之，肉已入喉，并舌皆吞下矣。按吾乡俗谚，有每尝美味者，必先将舌头用线羁住，即此故事所由来也。闻者盖无不发一大噱云。

奴仆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宫，于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仆宫最不佳，听之而已。官京师十年，无一如意者。旧闻京官仆资，每月京钱一千，余月给京钱二千，冀稍用命，而顽梗如故。时余方直军机，在家日少，留家之仆，率皆高卧。有看门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并背言：“如此薄资，又复苛责，只索不干了。”余微闻之，不与较也。是夜仍须入直，五鼓即起，饭未毕，而室中郑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尔尚抱病，何事早起？”则对曰：“我微闻周仆要辞去，言甚决，婢媪辈亦述其悻悻情状，今日君须入直，不得不早起觇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门。而是午适奉出守荆州之命，翼日，即须递折谢恩，因留直不出，而饬随仆回家取衣服铺盖以进，微询周仆情状，则云：“照旧谨慎看门，并不提及前话。”时喜报早到门矣。后此仆随予出京，历荆州、淮海两任司阍，甫以他故斥去。熟闻京官之

仆，偶有过失，辄不敢大声呵斥，恐其即散。盖工资甚薄，而又无他出息，无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年，则情形顿异，所用仆辈，偶有过失，只有被逐，而从无告辞者。或谓所入较丰，不无恋恋。余则谓奴仆宫虽不佳，而有官星照压之，虽狡狯，无所施其伎俩，非仅有所恋也。自壬辰初次引归，家居三年，只一六十余岁者应门。值奉召复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谨录出，加封送阅，余方照常早睡未起，而此仆遂将此封置之几上，并不促余起视。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归，侨寓浦地，则所用者益离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门，则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尝戏呼之为三分奴，谓一人须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静言思之，则此三分奴者，又非无因而至前。盖奴仆之服劳于主，固有财以动之，亦有义以临之。当外宦时，我为国家出力，为百姓劳心，此辈既归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则早眠晏起，毫无所事，我身既于国家无益，于百姓无关，而尚责此辈以为我出力，为我劳心，岂非不恕。夫既无义以临之，又无财以动之，则此辈之随感而应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顺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气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无所怨尤。于其际适读东岩重梓刘念台先生《人谱》，中有警虐使奴仆一条，后引传曰：“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乃不觉处之坦然也。

缝人

缝人通称裁缝，以能裁又能缝也。而吾乡之学操官音者，因缝与房音近，讹而为裁房，众口同音。余家妇女多随宦者，自负为善说官话，亦复呼裁房不绝声，牢不可破。余尝笑之，则群辨曰：“司茶者为茶房，司厨者为厨房，则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则剃头者亦当称剃房，裱褙者亦当称裱房，木匠亦当称木房，泥水匠亦当称泥房乎？缝人之拙者，莫过于浦城，其倨傲无礼，亦莫过于浦城。浦人风尚节俭，士大夫率不屑丰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长年制衣不倦。余常

往来一二知好家，厅事无不有裁衣棚架者。缝人见客过，皆坚坐不起，余偶以语门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尝呼此间缝匠为大王，盖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妇女辈，每奉之如上宾，惟所指挥，此风殆不可化也。余归为儿女辈述之，无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缝人为大王，而裁房之称，终不肯改。其偷窃衣料及皮絮之属，又极巧而实拙，迥不在意计之中。余宅中偶制新衣，使仆辈督之，辄至喧呶不止。适余换制一皮马褂，用月色绸为里，甫制成，即掷出令换钮扣，且斥之曰：“一钮扣尚且钉错，似此本领，何喧呶为！”渠狠目熟视再四，大作京腔曰：“并无钉错，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马褂斥之曰：“若尔所钉不错，则我之旧衣俱错矣。此系以月色绸为里，非以为面也，自应照常左扣右绊，何得右扣左绊？”因使仆辈尽出翻穿之长褂及马褂示之，并厉声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辩。自是之后，凡缝人之气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谨默。夫一技虽细，而既专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忆蒋伊臣《鉴录》中有一条云：“嘉靖中，京师缝人某姓者，擅名一时，所制长短宽窄，无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请入台年资。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辈初任雄职，意高气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任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当前短后长。不知年资，不能相称也。’”此虽谰言，却有至理，又岂此间大王所与知乎？

卷八

北东园日记诗

早年向学，中岁服官，日必有记，用资稽考。自归田后，无所事事，遂辍笔焉。而山中岁月，闲里居诸，亦不忍竟付飘风，漫无省纪，间以韵语代之，三年以来，忽忽积成数十首。儿辈喜其语质易晓，而多逸事可传，并乞加注语，以畅其旨，则犹之乎日记云尔。因自题为《北东园日记诗》，附入《归田琐记》之余，以待继此随事增加，仍不以诗论也。

归田何事不真归，但说无田抑又非。直是有家归不得，三山双塔隔斜晖。事详第二卷。

小巷深深苏厝衕，随方寄庑是家风。运期自愧无高节，那得人皆皋伯通。吾家伯鸾高士，易姓运期，见《后汉书》及《广韵》。

沧海横流到处难，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时屏息蓬门里，信是屯邅骨相寒。初到浦数日，即值城中民变。县官被顽民倒抬出城，横加凌辱。城东富绅某新宅，遭其拆毁，势且汹汹，即在余之后门，人声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惟杜门屏息而已。忆吴棣华同年《苏州送行》诗有“去住无安土，屯邅念老臣”之句，语最沉着，为时所称，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为今日写照也。

买宅由来重买邻，急何能择且因循。枭鸾不碍分栖稳，燕雀终归大造仁。卜宅之初，横逆之来，至不可理喻，未几即归我，循扰如鱼鸟之亲人也。

一丘一壑旧花园，新居本宋待制章衡花园旧址，花园衙即因此而名。陋巷重开驷马门。那有满籯余万卷，获持昕夕祝长恩。新宅本荒区，余筑大楼五楹贮书万卷其上。

誓墓高风不可寻，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转姚岐仑，空对西风泪满襟。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茔在梅亭山，先严慈及先室墓在姚岐仑，相距不及一里。俗呼仑作去声，按《广韵》、《集韵》，仑并卢晃切，音论，则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归里翻成踏雪鸿。只有东园闲草木，频年应恋主人翁。住福州仅二十余日，复匆匆买舟旋浦，回首东园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岭右苦相随，今日山乡事事宜。三十年来离合迹，花间题遍尚无诗。余历官江南、岭右，长女兰省皆随侍，余曾以百花画卷赐之，每一离合，必题数字卷末，以存泥爪，但无诗耳。

附兰省和韵

万里金城有梦随，天教移节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藩，万里长途，无从随侍。自开府岭右，移节吴中，则无日不趋承左右也。年来幸得趋庭近，燕寝香中且学诗。

敢说云龙上下随，莱衣班后亦相宜。绛趺朱萼庭阶盛，愧读兰陔洁养诗。

两家眷属一家通，惜暖怜寒卅载中。最喜琅琅听夜读，画堂西畔小楼东。三女寿笙于归后，仍随余同居垂三十载，备极扶侍之劳。今内外孙皆能读书，已就宅中分东西就塾矣。

水复山中去住忙，晓梳脱发晚称觞。一年之聚何年再，梦绕君家兰话堂。四女兰衡，别将十年，因余七十寿辰，间关到此，仅作一年欢聚，即复旋归。

附兰衡和韵

忘却扁舟远涉忙，欣随雁序共称觞。只今回首千山外，但觉神驰绿野堂。

莫笑年来山泽仪，天香也与小园宜。致身富贵何须早，用杜句。满眼云霞只自怡。园中牡丹颇盛，初次开筵，招客赏之，后但闭门自怡而已。

频年春色归金爵，镇日香风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淡对，西峰定有梦通灵。金爵、玉瓶，皆名花之异种者，吴鲁庭所赠也。鲁庭家福州西峰里。

附逢辰和韵

南中无数佳花木，第一难忘是玉瓶。怅望东园归未得，青春何处醉刘灵。

笋庄佳处遍开觞，增绿来青地未荒。更愿主人清兴发，鸿泥重踏息阴房。祝东岩屡招饮于笋庄之偏增绿轩，环池而坐。池之东，即来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榻之息阴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处一身藏，当日侁侁弟子行。转眼风流易消歇，更无人问旧书堂。余掌教南浦书院六年，极一时人文之盛，今名山如旧，而情事顿殊矣。

屋后青山辟洞天，闲来选胜续前缘。仙坑那及仙楼好，释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与东岩步游仙楼，并寻仙人坑之胜，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纷纶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灯不外求。岂为声名劳七尺，漫言志业在千秋。《魏书·李炎之传》云："异见异闻，心之所愿，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劳七尺也。"第三语本此。

第一名区梦笔山，三年胜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灵笑，鸟自高飞云自闲。城西梦笔山，为此邦第一旧迹，荒废已甚，屡闻议修，而迄未举行。

千峰百嶂转芝城，添作山厨鲎尾羹。更喜海蜉来突兀，持螯一例

助诗情。鲎与鲟皆海族，而建宁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负担求售者始频至。

年来老渴颇难支，梦到西瓜又荔枝。果许沉瓜还擘荔，惜无高会续南皮。此首为梦中所成，适儿辈好事，果为购寄西瓜、鲜荔，因酌改梦中句纪之。

酒间忽报枇杷来，白香山诗枇作入声。满座齐倾大白杯。何必贪心更弹铗，老饕已觉老怀开。恭儿自京回，过浙中，先寄到鲥鱼、枇杷，鲥鱼虽已变味，而枇杷尚鲜美也。

循陔远道见深情，欣听门前郭索声。莫怪长筵徒大嚼，且增诗事到山城。丁儿携眷北上，过浙中，寄到霜蟹两大筐。次日，开筵觞客，即用丁儿来诗韵记之。

附丁辰寄诗

望云何以寄遥情，聊伴柴门剥啄声。正是菊黄橙绿候，北东园里壮诗城。

饯岁居然甘蛎粉，销寒间亦荐螺香。频烦子舍殷勤寄，竟把他乡当故乡。福州除夕饮，家家必设蛎粉。适逢儿寄到蛎枣，因仿为之，美不可言。时丁儿亦觅得香螺数枚，遂以充销寒之品。

南宫门巷净无尘，达生于邦，玉圃仪部之子。旧日台江侠客贫。史生文邦，曾寓福州南台。我正大声劝诚是，麦舟应续画图新。二生不克葬其亲，余皆力成厥事。忆在苏州，曾助曹艮圃比部墜坚葬亲，比部绘《麦舟图》为谢，吴中名流题咏者至数十家。

附史生和韵

误趋歧路怅前尘，旧业依然守素贫。何幸义声深感激，画图慰我表阡新。

附达生和韵

先畴旧德忆京尘，眷念清门下士贫。二十余年霜露感，麦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说

昔圣门之论孝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凡以事、葬、祭三者并重也。今人于父母无不知事，其死也无不知祭，不如是则有不孝之名，而无以自立于人世。而独于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说乎？盖死者一日未入土，则一日之体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顾安之，则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后之祭如不祭也，而犹靦然自立于人世，曰吾已尽子孙之道，其谁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习成风者，其故有二：一则碍于兄弟之多，各执意见，以为此利，彼或不利，即间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经安葬之后，他房或小有事故，即归咎于主葬之人；一则惑于风水之说，在己毫无主见，亦绝不细心访求。或云某向不利，则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择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释服，载在《礼经》。且《大清律》中明有职官三月而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条，此国法也。稽之于古，则《南史》载兖州刺史滕恬、乌程令顾昌，皆以未葬亲而入仕，为清议所鄙。《唐书》载颜真卿劾奏郑延祚母死不葬，有诏终身不齿。《宋史》载刘昺与弟焕皆侍从，以亲丧未葬，坐夺职。又张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转运使判官之任，贬知高邮。又《道山清话》载孙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罢斥。此仕宦家所当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过格》云："久淹亲柩者百过。"《道经》又言："每岁腊日，北帝统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间坟墓，其子孙即时修补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祸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则子孙未能发达。"则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经》所载，犹指坟墓不修者言之，况淹柩不葬，并坟墓而无之者乎？今之宦者，纵不能遵《礼经》，亦奈何甘犯国法乎？今之士民，纵思幸逃阳律，亦奈何忍受冥诛乎？夫

既不畏国法，不顾冥诛，则不得不大声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实也！”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恶名，而幡然变计，力挽前愆，毋论宦族士民，一转念间，昔之有靦面目者，将悉化为孝子顺孙，于以消沴而迎祥，岂不嫩欤！

齐鲁晨星落落稀，借韵。廿年踪迹费相思。大云忽作东南荫，我为苍生喜不支。徐树人观察宗幹令泰安时，余曾以循卓荐之。近奉命监司漳海，实闽南长城也。过饮园中，尽索余近刻观之，匆匆留一诗而去。数年来过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语为小园增重，此为开山第一章矣。

附徐观察诗

回首齐山九点烟，功收霖雨羡归田。竹竿引水龙吟细，铜鼓藏雷鹤梦圆。薜荔翠萦文石上，芙蕖红到研池边。饱尝珍馔兼书味，喜获珍珠载一船。吾师所赐己刻书甚富。

长年梨枣似云屯，善与人同即福门。群笑两家真好事，留香室与北东园。余好刻书，而东岩亦同。近复辑刊善书十种，时恭儿方刻《劝戒近录》、《续录》、《三录》，余亦有杂著待刻。梨枣之烦，只此两家，浦人咸咄咄以为怪事也。

陋巷年来藏器深，遑言橱箧继双林。顼墨林、梁蕉林。高轩过我倾家酿，竟夜红光烛斗参。自寓浦后，过客无有询及书画者。近黄琴山观察德峻因查勘封禁山过此，始为发箧，择其尤者纵观之。观察本鉴赏家，复富收藏，穷一日之力，并几评赏，四年来第一韵事矣。

御屏风上列龚黄，未负江南一纸忙。滨海忽闻民气活，荐贤功幸在维桑。王履之太守月宾久宦江南，循声卓著。余于辛丑秋专疏保荐，遂由直牧擢守来闽。时徐树人观察方奉讳归去，而履之即补守漳州。初为漳民惜，旋为漳民庆也。余丑秋在江南疏荐者仅五人，履之与练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云湖即于是冬擢两淮都转，而黄石琴今已开府粤东矣。

真畏出门贪客来，柴扉频为故人开。如何衮衮披肝侣，都作纷纷

把臂回。年来故人过此者，如苏鳌石督部、杨雪椒光禄、廖钰夫尚书，皆留饮园中，连日盘桓，不忍舍去。

惊心薄俗太支离，失笑高门半守雌。一纸卮词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杨枝。浦城锢婢之风，牢不可破，余曾撰《锢婢说》一篇，以代暮鼓晨钟，乃殊少警觉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价，而中两婢，乃从锢婢之家转鬻而嫁之者，不可谓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锢婢说

古礼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则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为最迟也。《孟子》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诚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穷而无告者，莫如鳏寡孤独，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犹不必其相兼。而其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皆至于垂老而后废，非穷于人，实穷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则幼而卖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顾，非孤而何？值应嫁之年而禁锢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则终身无生子之望，非独而何？以一人之身备历其穷，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归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视而无睹乎？况婢女长大，情窦必开，倘奸淫事发，不但误其终身，而中冓贻羞，本家亦难以自解。甚至生子又从而残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独不思及果报，念及子孙乎？吾愿凡有使婢年将至二十三岁者，必须亟为择配，否则听其适人，薄给本主之财。若本主有心禁锢，许婢家自陈于官，而族怜为之举首，有隐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择嫁者，尤在不论身价，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报之说，犹隐也；子孙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约皆读书明理知文识字之家，诚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寻绎之，必默然有所动于中。语云："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实有无藉官长之董劝，文字之激发者，否则，冥然罔觉，悍然不顾，吾甚恐其不得齿于齐民，不得立于人世，而将不可一朝居也。果报云乎哉，子孙云乎哉！

乡隅俗尚本无凭，亲见充街赤舄曾。今日衰翁偏古异，一双朱履万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无不穿朱履者，问其说，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时而尽改也。近万荔畇郡倅寄赠天台万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笋筵开，有客形容惨沮来。谁信九泉能避劫，可怜一纸晚闻雷。偶以花朝觞客，有最后至者，颜色惨沮。众皆怪而诘之，则日内先坟方被掘，棺内金银器为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殓说》，何以付之不问。客泣然曰："此坟造于十余年前，若我得早读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祸？"余曰："但愿继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说，亦尚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殓说

有询于余曰："山县患盗，而其祸莫烈于斫棺，比年此案叠出，官亦无如之何，巨绅富户，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礼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晓之曰：死者必殓，礼也。古字殓本作敛，取敛首足形而已。今《会典》及《通礼》并载官员丧礼，越日小殓，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殓衣，三品以上，五称，复三禅二；五品以上，三称，复二禅一；六品以下，二称，复一禅一，过此则为逾制而悖礼。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殓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称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银压首，珠玉周身乎？闻比年破案者，率系女棺。然则以厚殓而招盗，亦明矣。而凡子孙之殓其亲，父母之殓其女，家长之殓其卑幼，犹必曰宁厚而无薄，是名为爱之，而实所以戕之，无益于死者之毫末，而徒贻以身后之灾，剥肤之惨，在子孙为不孝，在父母家长为不仁。而推其原，则由于不合礼而已。故吾曰：惟礼可以止之。夫循礼，自可消患于无形；不循礼，其罪即极于不孝不仁，而无以自解。然则仁人君子，能无思变计哉！

移居赠我石为兄，问字频来浦酒赖。七十九龄尚清健，老来第一

老门生。史生经邦以石盆陈酒为寿，今年七十九岁矣。

数百年来一石盆，无端飞入北东园。从来寿世关文字，安得坡公雪浪痕。大方石盆，亦购自詹氏者，三面雕镂颇工，而空其一面，兹为镌数字为铭，非敢拟定州雪浪盆也。铭云："此数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东园中，他年当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庵老人书。"

文翁雅意访名师，说士浑无党援疑。谁料狺狺起群喙，公门一纸大离奇。郭少汾邑侯忽诣余曰："南浦书院至今尚未得师，实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与逢儿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则君延余儿掌教，自无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则此局断呼不宜。"因别举所知以对。侯以为然，乃定议。后竟有以"梁绅顶荐，邑侯勉从"等语列名控诉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韵

溪工何必子方师，一吓偏来腐鼠疑。莫怪佩兰争舐掌，城中索索本无奇。后二句合用昌谷、玉溪诗意。

人生由命岂由他，用韩句。人海风云宦海波。七十悬车聊自慰，且凭儿辈补笙歌。七十寿辰，适五儿子共聚一堂，为广征菊部，以助称觞，始听之。

偶向闲中作小忙，新知旧学互商量。更信儿辈谈因果，散作人间翰墨香。恭儿方辑《劝戒录》，余屡以旧闻附益之。

频年未悔守枯株，诸色诸光照座隅。百朵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种与凡殊。吴鲁庭以优钵罗花一盆见赠，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丛拱，一月始谢，光色异常。

邂逅城西赏菊筵，笋将再入大溪沿。乌衣亭榭重重改，触我相思十四年。东岩招至大溪沿旧宅看菊，忆壬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怆于怀。

三年皮骨走峥嵘，梦到春明身已轻。爱日且增初日学，望云兼慰看云情。逢儿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寿辰，旋冒暑北来称觞，今又为异族所

迫，甫回福州，即复挈家来浦。北东园中无隙地，因令英儿分宅而居，颇有联床话雨之乐。

附逢辰和韵

乌山头角太峥嵘，迫我三年踪迹轻。画地良难迁地苦，侧身北望岂恒情。

敢言豪杰事峥嵘，身世鸿毛孰比轻。多少群鱼游釜底，依然濠上寄闲情。

爱怜少子亦恒情，古训原须贤父兄。何暇燕山希实桂，但期本色绍书声。英儿颇不悦学，近与大儿同居，以怡怡兼切偲，渐可转移气质矣。吾郡最以五子登科为美谈，然如廖仪卿、叶莅汀家，皆五兄弟连登乡荐，而不入此数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后，不得称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霁峰家门有此扁。现省垣公评以郭达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韵

敢负趋庭教诫情，蓬麻扶护望难兄。一经世守谈何易，愧说丹山万里声。

且尽循陔洁养情，先鞭云路仗诸兄。他乡信美仍吾土，赢得连床听雨声。

十余代衍秀才家，旧德清门世所夸。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传者十五叶。河间纪文达师视闽学时，曾手制“书香世业”四字榜于堂。要向壅盐寻事业，莫凭京秩诩清华。余大、二、三儿皆以监生登乡荐，而四儿独由秀才进取，议叙部曹，因作此勖之。

附映辰和韵

旧是书香世业家，一衿幸获讵堪夸。显扬报称无穷事，但欲联芳接棣华。

天伦乐事萃华堂，绿酒红灯夜未央。如此团圆良宴会，可无诗句压清狂。初伏宴于韫玉堂，中伏宴于致曲山馆，末伏宴于思补堂，山居不可无此逭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韵

檐铎丁东响画堂，风轮四面转中央。冰桃雪藕凉如许，忽捧红云喜欲狂。风轮之制，以圆木为干，周围插木扇，各缘以素绸，中镕铁为柄，而弯其受手处，下承以架，以一人转其柄，即四座风生矣。中伏日适寿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别有诗纪之。

漫言岁月去堂堂，博得三旬乐未央。转瞬小池残暑退，延秋高会续清狂。

附恭辰和韵

人意齐趋昼锦堂，闭门乐事未渠央。纳凉正可添诗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韵

皆山楼上读书堂，余受业师住皆山楼上。灯火新凉夜未央。且听陔南方视膳，敢耽酒趣托诗狂。

附兰省和韵

人生乐事恋高堂，长日壶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绕膝学儿狂。寿研二妹、寿溥四妹时皆在福州。

附三子妇婉蕙和韵

吉金贞石护深堂，欣对长生颂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颇富，婉蕙日所用砚，即大人所赐“长生无极”汉瓦当也。却忆大椿当赤日，无多群从次公狂。时家严大人远在海盐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侧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内忧外侮困群才。此时正合抽身去，且为名园尽一杯。刘次白中丞乞归过此，留饮园中，极赏水石之美，称为名园。

老来博弈岂荒湛，饱食中嫌不用心。藉免出门憧扰扰，犹胜午枕梦沉沉。余素不喜博弈，老境颓唐，聊借眷属，抽暇为之，借消炎暑却午眠也。

池草堂中灯火凉，皆山楼下听琅琅。夜阑人静浑无事，且把欧碑课数行。两孙皆能临欧阳信本《皇甫碑》，每于夜阑人静后课之。

文运由来仗起衰，彼都人士罔闻知。雨淋日炙余心恻，无作神羞礼亦宜。浦城文昌宫久圮，旧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为花会匪徒凭以测梦，雨肩至受巨钉无数。余为之恻然，而都人士莫有过而问者。因就东岩所购旧地及逢儿所存新地，独力鼎建于硕辅社之西。此举实借以救败，尚不暇言侥福也。

忽闻鹾海起狂澜，碧水丹山尽改观。坐看憧憧三阅月，消寒雅集亦阑珊。自签派鹾商檄到后，合邑惶惶，深山中亦时闻剥啄声，三阅月始稍静，消寒集为之不终，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迹清，借书谈艺乐将迎。何缘迫促离乡去，秋室从今有俗声。门下士祝岐山闭门读书，不关外事，城中知蓄书可谈艺者，惟此一人。而签商之檄一到，不数日即督促登舟去，为之黯然。“扬雄秋室无俗声”，李长吉句也。

大府风闻曷可当，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瓯臾止，但笑蚍蜉撼树狂。浦城举商花名，始由制军访闻，旋据郡守申报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举之家，横加疑谤，竟有集矢于余者，今已涣然冰释矣。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语出《荀子》。

侧目骄阳作畅晴，怨咨谁复问舆情。玉清毕竟垂慈易，一洒甘霖起颂声。骄阳兼旬，怨咨丛起，若非甘霖骤至，恐民不聊生矣。时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为之加一餐也。

半夜浑成喜雨诗，平明唱遍瞽儿词。侯门都作沉沉梦，翻笑衰翁局外痴。拙作《喜雨诗》，和者数家而已，余皆噤不出声。

久惜蕉林继墨林，当年惜墨并如金。翁覃溪师尝言项墨林、梁蕉林皆收藏家，惜无著录可考。南来北至多新得，助我烟云一室深。近日逢儿从福州至，恭儿从京师归，皆有新得书画。时余方辑《退庵题跋》，将脱稿矣，因此复有增订。

附逢辰和韵

书画禅兼翰墨林，不分瓦注与黄金。零缣片楮关文献，亦费搜罗岁月深。今春在家，汇装书画数十册，皆前明及国初时人，吾乡先哲居其大半，增入题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韵

荟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挥金。云山花草齐收拾，谨报高堂愿海深。时大人方辑金石书画题跋，以尚少宋人画迹为嫌，属恭辰于北行之便稍为物色。适过吴中，以重价购得赵幹、米元晖、赵子固各真迹以报，大人喜甚，每披读，辄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岂易苏，嶙峋虎角起长吁。他年若咎卢龙卖，我亦当时士大夫。唤夷估居乌石山，大兴土木，虎头生角，形家所最忌也。闻当官已与相安，而我民则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辞三万里，著书须计一千年。借用近人诗句，忘其姓名。可怜粤麓非屏麓，望断苍茫敕勒天。昨有传林少穆已赐环入关者，为之喜而不寐，实谣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与少穆为比邻者数年。

巾帼犹分惜字忙，可知此事系天良。灵心慧腕雕镂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儿初到浦，即倡为惜字之局。其妇婉蕙，实力襄之。近复以浦俗馈遗食物，必加剪纸吉语其上，所残弃字迹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语，作为花样种种，并自撰《代吉祥说》，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韵

为襄善举不嫌忙，意美还应并法良。吉语果能成吉事，人间

何处不迎祥。

深闺姑姊助清忙，剪剪轻痕手法良。犹胜雕镂茶果巧，家门琐事亦凝祥。笱如、寿生、婉兰诸姑姊，皆助余剪镂花样，浦城积习，最尚茶泡，雕镂果品，必以精巧相夸，其实徒费工夫，不如此之有裨于惜字也。

附代吉祥说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纸之会，诚盛举也。惟各家尚有习而不察，竟等于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见人家馈送食物，无论大盘小盒，其上每加红纸一块，或方或圆，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语，如“长命富贵”，“诸事如意”之类。不知此纸本系无用之物，一转瞬即蹂躏于童婢之手，再转瞬且沦弃于藩溷之区，其能于收物之顷，即将此纸随手检归惜字篓中，以待焚化者，盖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积家则多；一日如此，积日则多。其婚娶喜庆之家，所用尤繁，则所作践之字尤甚。今欲骤令各家不用此纸，其势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变易之。窃念各家用此之心，不过意取吉祥，别无他说。兹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杂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样十六纸，分赠各家。务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亲及亲，广为传布。此事虽小，藉可免作践字纸之孽，当更为人家吉祥之征。夫敬惜字纸，尽人所宜为，而士大夫尤应互相劝惩。若闺中更能随时襄助之，庶内外同心，更无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鉴之矣。

一纸遥遥互继声，暮年亲故倍关情。盐城更比芜城远，安得腰缠驾鹤轻。杨竹圃素不言诗，近为余所挑，既和余寄寿诗，又成自寿诗十首。想盐城海滨，舍此亦无可消遣也。余颇有重游扬州之愿，而盐城滨海益远，为之奈何。

乡邦文献共关心，早惜虚糜数万金。今日却非当务急，寿山福海枉崇深。接廖钰夫、魏和斋信，以奉大府谕令捐刊省志。此诚盛举，而此日实非其时。忆嘉庆年间，有长沙僧寄尘者，在乌石山大书“寿山福海”四字磨崖，实与彼时郡城殷赈恬熙气象相称。今则名山已归异族，鹾海正涨狂澜，当务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复廖钰夫尚书魏和斋山长书

日来接诵来函，诸叨绮注，承以《福建通志》一书，待刊已久，亟应付之枣梨，以垂久远。仰见情深文献，谊笃乡邦，并传述刘制军钧谕，令某与苏鳌石先生首捐，为士夫倡，并谕应同荐绅倡始，继及官僚，令即裁复，以便转达大府等语，自当禀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详。前此数万金付之一掷，至今啧啧人口，众怨未消。且通志为合省官书，必应合通省官绅之力以成之，自当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县遵办。今转欲荐绅倡始，官僚继之，于名不正，于言不顺。况以目下情形而论，外侮未退，鹾务方殷，他处所不敢知，即以某现居浦城而论，举商之事未息，半载以来，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数，现在追呼日至，绅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于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断难冀其望风慕义，踊跃从公。某伏处山邑，有家难归，闭户养疴，不预时局，愚昧之见，聊布区区，尚望阁下与在省同人从长计议。或仰藉大府风声，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尽绵力，以步诸君子后尘，断不肯置身事外也。专此，复请道安，顺璧侍谦，统祈朗鉴，不备。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校点说明

《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清梁章钜著。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茝林、茝邻，号退庵，福建长乐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称疾致仕，终官江苏巡抚兼理两江总督。平生宦历遍及京师、山东、河北、甘肃、江浙、湖广各地。梁氏于学无所不窥，著述宏富，达77种之多。《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为其卒前四年间陆续“纪时事，述旧闻”而成的杂记，也是他最后的三部著作。

作者“纪时事”，包括时局风云，人物交游，本朝典章、制度、掌故，苏州、杭州、扬州、温州、雁荡等地的游踪胜览等，翔实丰赡，言之有物，颇有可采。如“请铸大钱”、“淮盐情形”、“披山洋盗”、“收铜器议”等条记行政，《丛谈》卷四记职官，均具史料或实录价值。梁氏曾与陈化成共御英国侵略者，为鸦片战争亲历者，书中《鸦片》、《英夷》、《颜柳桥》数则，及有关林则徐、阮元、许乃济的零星记述，尤能丰富读者的历史认识。而纪游中对胜迹的沿革兴衰详考穷搜，娓娓谈来，亦每每一新耳目。至于“述旧闻”，则广涉名物、史事、轶闻、典故，举凡艺文、小学、金石、碑版、书画、方技、博弈、医药、饮馔、物产，知见所及，无所不录，考订辨误，详晰精当，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腹笥。如《续谈》卷二、四论小说、戏曲，《三谈》卷一录棋事，卷二考历代年号等，均为后人所重视。此外，书中还收有梁氏这一时期的纪游诗、友人唱和及相关的诗话，亦颇清隽可诵。时人谓全书“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

膏笔端”，洵为实言。

此次标点，《浪迹丛谈》取道光丁未（1847）亦东园刊本，《续谈》取道光戊申（1848）亦东园刊本，《三谈》取咸丰七年（1857）杭县郑氏小琳瑯馆刊本，其中前两种为梁氏家刻本，后一种为梁氏的校刻本。而以宣统三年（1911）扫叶山房石印本《梁氏笔记》为参校本。书中明显的误刻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浪迹丛谈卷一
浪迹
别北东园诗
西湖纪游诗
钱塘
西湖船名
金衙庄
慕园雅集诗画册
虎丘寺周鼎
张皋文编修
刘芙初编修
金山
焦山
云台师唱和诗
眉寿说
红船
相府新旧门联
太傅衔
浪迹丛谈卷二
广厦
棣园
小玲珑山馆
二十四桥
建隆寺
桃花庵三贤祠

真一坛
水仓
喜雨唱和诗
下河舟中杂诗
重阳
喜雪唱和诗
师友集
少穆尚书赠联
焦山纪游
颜柳桥
云台师寿联
但都转寿联
浪迹丛谈卷三
许周生驾部
吴槐江督部
李秬轩廉访
许小琴分司
童石塘郡丞
陈颂南给谏
沈鼎甫侍郎
吴退□尚书
俞陶泉都转
陈玉方侍御
庄虞山总戎
浪迹丛谈卷四
翰林院缘起
大学士缘起
学士缘起
谥法
追谥

夺谥
谥文
谥文正
封爵
武阶
绿营武阶
武职回避
伞盖
世职
鼓噪
武生武举
虚衔
仰
改元
永嘉
保大
日本
浪迹丛谈卷五
请铸大钱
请行钞法
开矿议
行贝议
暎夷
鸦片
水雷
炮考
天主教
均赋
斛制
赦令

科目
冗员
浪迹丛谈卷六
郑谦止之狱
姚明山之诬
三保太监
狮
龙神
睢工神
升官图
杨令公
赵普
宋江
张居正
外夷月日
平淡
巧拙
以意命名
以五行命名
恶名
丑名
避讳
触讳
九锡
浪迹丛谈卷七
巧对补录
杂谜续闻
浪迹丛谈卷八
方药
目疾虚实

天然水
皮硝桑叶汤
冰黄散
揩牙方
固齿仙方
物入肺管
小儿脱肛不收
产妇胎衣不下
接骨仙方
祛邪灵药
蛇咬蜂螫
疝气
鼻血
鱼骨鲠
服核桃
服海参
神仙酒
《居易录》《分甘余话》各方
无颜录两方
解砒毒方
延寿丹
三世医
雄黄酒
人参
高丽参
参价
肉桂
叶天士遗事
浪迹丛谈卷九
石鼓文

窖伯卣盖后释
焦山鼎铭
乙瑛碑
张迁碑
碑中称讳
私谥
昊与皓通
碑书夫人
碑书遭忧
总叙旁及
魏代兼用
碑有旁注
中元后元
空格书
人死别称
填讳
尼称和尚
顾命
单名空格
碑志异文
李斯字
诸葛砖
瘗鹤铭旧拓本
绝域金石
买王买褚
苏米署名
书画精鉴
王晋卿索苏书
鲜于伯几诗刻
李待问

思翁书品
记笔三则
记纸四则
特健药
写真
黄要叔
蒲延昌
小李将军
易元吉
华光僧
无李论
合作画
倪云林
高房山
宝绘录
沈石田世家
江山雪霁卷
海天落照卷
秋山卷
米画不过三尺
杨二山鉴赏
宋漫堂鉴赏
王弇州鉴赏
王百穀题跋
牧牛图
考试画师
张翼
任靖
有笔有墨
浪迹丛谈卷十

诗话
叠字诗
倒用成字
宋左彝论诗
谢康乐诗
陶靖节诗
河梁诗
太白诗
温飞卿诗
李长吉诗
徐筠亭说唐诗
陈午亭说杜诗
李文贞公说杜诗
苏斋师说杜诗
苏斋师说苏诗
刘宫保说杜诗
王东溆论诗两则
郭频伽论诗两则
诗集之富
旗字押韵
菊花诗梅花诗
说诗谑语
中兴
禅语翻进一层
浪迹丛谈卷十一附
人日叠韵诗
留别邗上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毘陵舟中有怀邗上诸君子人系以诗皆一年中往来至熟者也即以代柬奉寄
小泊吴门长洲熊民怀传栗元和孙达斋琬吴县李麓原蒙泉三邑侯招

同海防郡丞何竹芗士祁前太仓州牧蔡柳堂维新泛舟虎丘登云岩寺
绝顶访寺中王子吴鼎不得怅然作诗
杭州三桥址新宅杂诗
浪迹续谈卷一
灵岩山馆
狮子林
绣谷
瞿园
息园
孙春阳
淮盐情形
梁封翁
天目山
机神庙
玉皇山
五百罗汉堂
天竺大士下山
表忠观碑
徐处士
小有天园
雷峰塔
保俶塔
大佛殿
理安寺
秋涛宫
潜园
苏小小墓
长丰山馆
案牍文字
戒石碑

浪迹续谈卷二
东瓯杂记
首涂杂诗
夏湖舟行诗
过温州旧事
永嘉闻见录
温处道署
温州郡署
郡署楹联
东瓯王庙
王右军墨池
二十八井
容成洞
飞霞洞
飞霞洞口题名
戏彩堂
英济庙楹联
永嘉忠义节孝祠楹联
浩然楼
池上楼
江心寺门联
江心寺楼联
谢公亭
文公祠
卓公祠
双忠祠
王梅溪逸事
卓忠毅谥
卓忠毅逸事
淫祠

王克
潘柽
文信
东瓯学派
四灵诗派
王梅溪前身
温州旧俗
琵琶记
荆钗记
瓯柑
海错
浪迹续谈卷三
雁荡
大龙湫
雁荡亦名雁宕
游雁荡日记
浪迹续谈卷四
宫僚雅集杯
小沧浪七友杯
老饕
精馔
东坡肉
食禄
酒名
烧酒
绍兴酒
沧酒
浦酒
燕窝
熊掌

豆腐
面筋
不食物单
浪迹续谈卷五
东瓯王始末
王谢优劣
张文忠公
罗山全集
文庙两遗像
双忠祠碑
陈忠毅公传
福贝子事略
张园楹联
骨牌草
江心寺诗
揖峰亭诗
除夕元旦两诗
梦中诗
浮石
右旋螺
𡿨春
飓风
浪迹续谈卷六
戏彩亭联
看戏
文班武班
生旦净末
工尺
封神传
姜太公

甘罗
苏秦激张仪
貂蝉
周仓
王昭君
祝英台
单雄信
尉迟恭
李元霸
红绡红线
长生殿
双忠传
脱靴
卸甲封王
梁颢
三门
陈季常
扫秦
孙白谷
秋香
一捧雪
浪迹续谈卷七
道光年间四太傅
元旦开笔
上大人
千家诗
百家姓
三字经
万字文
手不释卷

添注涂改
十六罗汉
四大金刚
韦驮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尼庵
运木井
十二属
杨公忌
归忌往亡
赏善罚恶
物故
璧
缙绅
东西
老草
求佛
十二经脉
石门观瀑
温州科目
武三元
节俭正直诗
浪迹续谈卷八
悬车
黎明
灵澈诗
通用字
同姓名
自鸣钟

龙泉窑
入学忌偶年
秀才
柬面书正字
署名加制字
不宣备
横箸
龙生九子
猫衰犬旺
酒色财
嫖
嬲
见怪不怪
三多
致刘玉坡督部韵珂书
浪迹三谈序
浪迹三谈卷一
观弈轩杂录
浪迹三谈卷二
改元之始
元号相同
易世仍称旧号
通鉴删纪元
纪号之变
历代年号
浪迹三谈卷三
八十九十曰耄
太牢少牢
句践
韩通

周太祖柴后
纔字
赤
架阁库
佐杂擅受
明史纪事本末
冠玉
鹊起
李瀚蒙求
父子同名
避家讳
梅花诗
豪歌协韵
弟靡
齐物论
读离骚
十反
儒林参军
唐人避讳
多字
三字字
太上感应篇
杨扬一姓
葭莩
古田逆案
杏仁
螟脯
闽谚
送穷日
水味

中郎有后
本纪
送春诗
浪迹三谈卷四
七十四岁初度诗
戏彩堂诗
和卓海帆相国诗
徐信轩观察诗
长孙入泮诗
得曾孙志喜诗
贺林少穆督部诗
五郡守诗
披山洋盗
戏彩亭诗事
石门
仙岩
蔷薇花诗
说铃冥报录二则
浪迹三谈卷五
酒品
惠泉酒
兰陵酒
千日酒
烧酒
搀水酒
绍兴酒
女儿酒
火腿
海参鱼翅
鹿尾

燕窝
黄羊
靖远鱼
黄河鲤
土参
波棱菜
蕨菜
白菜
瓢儿菜
芥蓝菜
食单四约
鲥鱼
瓯江海味杂诗
浪迹三谈卷六
收铜器议
古人用尸之意
应变
嚏
猫
烛营
神童对
王荆公诗
笪
新齐谐摘录
鹅血治噎
都天庙联
不作诗久矣迩来为友人所促辞不获已因得诗三十首姑附于此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浪迹丛谈卷一

浪迹

余于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间。客有诵杜老“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之句以相质者，余应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与近侍殊科。现因随地养疴，儿孙侍游，更非无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归，不得已而近于浪迹。”或买舟，或赁庑，流行坎止，仍无日不与铅椠相亲。忆年来有《归田琐记》之刻，同人皆以为可助谈资。兹虽地异境迁，而纪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亦复逐日有作。岁月既积，楮墨遂多。未可仍用“归田”之名，致与此书之例不相应，因自题为《浪迹丛谈》。“浪迹”存其实，“丛谈”则犹之琐记云尔。

别北东园诗

侨居浦城，四载有余矣。北东园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而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儿辈每劝余远游以避之。适浙中许芍友太守惇书书来，招游西湖，因于仲春之吉，幡然出门，挈恭儿眷属过岭。濒行，成《别北东园》四律以纪，不知者尚以为西笑也。诗云：“浪迹原非计，怀居岂谓贤。本来同寄庑，何事不归田。去住无安土，吴棣

华廉访旧赠句。穷通总乐天。鼓咏莪副宪旧赠句。莫疑云出岫，漫学地行仙。”“耸身泉岭上，仙霞岭，即古之泉岭。洗眼越溪行。且快鸥凫性，都忘燕雀声。烟霞三竺丽，花柳六桥明。老尚耽游事，无人会我情。”“妇孺竞追随，浮家亦自宜。时恭儿偕妇携两孙往扬州归宁，余亦藉访竹圃亲家也。分无羁旅感，真慰友朋思。浙中许芍友、云间练笠人太守、邗上但云湖都转，皆渴欲相见。已过悬车限，何烦运甓疑。时有谓余以舟车习劳，将为重出计者。烟波凭所适，那有北山移。”“东园不能住，何况北东园。时事难高枕，吾生惯出门。栖栖竟忘老，耿耿未酬恩。且复添诗料，珍留雪爪痕。”

西湖纪游诗

此番出门，以游西湖为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许芍友连日导游，游事亦颇畅。此平生第一胜践，佥谓不可无诗。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为诗，且老而倦吟，成诗实亦不易。惟于事后追忆，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过有韵之游记云尔。其词云：“西湖我曾到，一别三十年。中间屡经过，人事多牵缠。今兹挈家来，尽将俗虑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来颠。吾徒许太守，分日排吟笺。吾友杨与甘，杨飞泉太守鹤书，甘小苍邑侯鸿。供帐随所便。张郎善导游，张仲甫中翰应昌。胜践开必先。金王两尊宿，金亚伯廷尉应麟，玉兰沚观察有壬。急急招湖舷。南山达北山，往还若飞仙。外湖溯里湖，六桥如梭穿。韬光最高顶，目极东海壖。更矜腰脚健，直蹑丹台巅。下山有余兴，齐寻古玉泉。纤鳞如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观，屹立长堤边。摩挲碑碣壮，照耀湖山偏。凡兹所历区，恰能补从前。况复侪辈惬，少长杂群贤。逢、恭二儿皆侍游。岳云方再兴，邂逅萍波圆。郑仁圃太守瑞麒，适北上过浙同游。白头不期遇，犹记霓裳翩。堤上遇张静轩同年鉴，时已七十九岁。山川古来美，时事难巧连。自非脱缰锁，那能恣蹁跹？天教迟算身，酬此登眺缘。作诗聊纪实，非期后人传。”按余之初游西湖，在乾隆五十九

年。彼时诗胆甚粗，立成五言绝二十首杂纪之。至都门，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观近作，即录以应。先生不加批点，还之，且曰："我生平不敢轻作纪游诗。君此后游事正盛，西湖当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言绝句也。"余为之愧赧者累日。此后屡过西湖，遂不敢再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记事，本亦不敢言诗。回忆五十年前，有道箴规，今老矣，而工夫不加进，曷胜悚然。记得《癸辛杂识》中载：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斋携之而来。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此天造地设好处也。"语虽粗浅，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势，为可喜云云。今人为诗，少能似此之质而韵、简而该者，则转不如存拙矣。

钱塘

钱塘令甘小苍问余曰："某以首县，衙参辄居首坐。而外间率称仁、钱，京师之仁钱会馆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前明郡县旧志，并先仁和，次钱塘，不知当时何所依据。伏查我朝《大清会典》及《一统志》、《皇舆表》，皆以钱塘居首，自应谨遵。且考《史记·秦本纪》：三十七年，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越绝书》：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钱唐。《咸淳临安志》云：秦会稽郡，为县二十六，钱唐居其一。'唐'字本不从土。旧志引《诗》'中唐有甓'，释云：'唐，途也。'迨唐时始加土，后遂因之。至仁和之为县，始于宋太平兴国三年，见《元丰九域志》。《资治通鉴》注亦云，宋初始改钱江曰仁和，其不应列钱塘之前审矣。"忆余巡抚粤西时，有杭人呈递履历者，偶书钱塘为钱唐。有某太吏斥其误，某员力辨非误，而某太吏愈怒，至相诟厉，时两讥之。

西湖船名

杭州特鉴堂将军特依慎，儒将风流而怀抱深稳。当道光壬寅，英夷犯东浙，公以参赞与扬威将军相抗，扬威甚齮齕之，而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扬威蹶而公独全也。公本吾闽驻防，相遇于杭，叙乡谊甚笃。暇日尝招同杨飞泉、甘小苍及恭儿饮于西湖朱庄，竟日泛舟而归，各赋诗纪之。余得一律云："郊坰小队碧波湾，画里楼台一再攀。三日前甫游此。邂逅客星依上将，招邀循吏话乡关。杨、甘皆吾闽人。雄谈不觉花皆舞，纵饮浑忘鬓已斑。漫说镜中缘偶聚，天教此会重湖山。"湖舫中小扁"镜中缘"三字，将军所题也。将军询余：湖舫旧扁名目，可得闻乎？余举《曝书亭集》中一则示之曰："西湖船制不一。以色名者为游红，申屠仲权诗'红船撑入水中去'，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为龙头，白乐天诗'小航船亦画龙头'是也。为鹿头，杨廉夫诗'鹿头湖船唱赧郎'是也。有形色杂者，中为百花十样锦，钱复亭诗'又上西湖十锦船'是也。有以姓名者，如黄船、董船、刘船，见吴自牧《梦粱录》。大者谓之车船，盖贾秋壑所造，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者谓之瓜皮船，欧阳彦诗'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诗'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时最著者为总宜船，盖取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之语，李宗表诗'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几度涌金门外望，居民犹说总宜船'是也。"按此朱竹垞先生自录所见所闻，嗣厉樊榭先生又增广为《湖船录》。今则名目愈多，殆难究诘矣。

金衙庄

杭州城中园林之胜，以金衙庄为最，初属章桐门阁老，后为严小农河帅所得。余与河帅同官南河时，熟闻河帅盛称此园之美，谓"我

若保得三年安澜，定当乞身归去，营此菟裘”。后果符其愿。闻初归里时，益加崇饰，蔚成巨观。余初与严帅有约，他日过杭，必信宿园中为快。及余果得引疾过访，值严帅逭暑湖庄，但从门外遥望芙蕖一片而已。严帅归道山后，闻此园又将出售，而皆嫌其屋后大池与城濠相通，夜间颇难防守。而余则正爱其一水盈盈，有浩淼之观，非寻常园林所易得也。时余方在城中相宅，有为此园蹇修者，谓但得二千缗之价便可赁居。余谓二千缗价本不昂，但修理之费亦非二千缗不办，非力所能任，因置之。回思章阁老、严河帅皆有德于余，华屋山丘之感，曷其有极！漫成一律，以记鸿泥云：“杭州第一好园林，我到纷来感旧心。相府潭潭兼旷奥，侯门鼎鼎半萧森。天成夏木千章绕，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来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按此园为前明金省吾中丞学曾别业，故至今尚称金衙庄。入本朝为皋园，归少司农严颢亭先生沆，今归严帅。城中又有庾园，顺治中为沈香岩绍姬所构，今归沈莲叔鹾使拱辰。皋园前后皆归严姓，庾园前后皆归沈姓，亦杭城一故实也。莲叔之哲嗣小莲孝廉，觞余于庾园，导观所谓玉玲珑石。按厉樊榭《东城杂记》云：“玉玲珑，宋宣和花纲石也。上有字纪岁月。苍润嵌空，叩之声如杂佩。本包涵所灵隐山庄旧物，沈氏用百夫牵挽之力，致之庾园。”又沈香岩《玉玲珑》诗自注云：“石名玉玲珑，灵隐包园中物也。高数丈，大十围，数百人挽之，历两月余始达庾园。”合二说观之，则此石似非其旧矣。

慕园雅集诗画册

舟泊吴门，董琴南观察招同朱兰坡同年、杨芸士明经、高复堂观察集饮慕园。兰坡叠前唱和韵成二律，余与同人皆有继声。琴南复属其哲嗣幼琴作为画册，而和者益多，将成巨观矣。兰坡诗云：“胥台我欲掩柴荆，旧侣神驰本性情。感事难禁增首疾，吟诗渐懒斗心兵。幼安避地知匆遽，元亮归田免虩惊。目觊前缘能续否？相逢不意盖先

倾。”“仙霞岭外牡丹林，惜别虹桥直到今。五载光阴何迅速，千秋著述肯销沉。梗萍莫慰安家愿，葵藿终殷望阙忱。幸得西湖移宅近，闻将赁居杭州。扁舟访戴约登临。”同时和作者，如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风中鹞，儿戏忧深霸上兵。小圃茶瓜留客易，故侯车马避人惊。中丞小住胥江，往来屏谢驺从。”复堂句云：“蒿目横流随去住，抚膺硕画付浮沉。率真聊遣联吟兴，论世仍殷报称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裙，尊前且喜暂休兵。湖山胜处居堪卜，烽火销余梦不惊。”语皆沈着。此外和题者尚十余家，如彭咏莪副宪句云：“谁信山中无乐土，空闻海上久销兵。”吴西穀京兆句云：“此日禽鱼还识客，当年草木尽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寻鸿雪痕如昨，偶忆鲸波骨尚惊。”潘功甫中翰句云：“窃思勇退诸公早，尝答升平一疏沉。”皆蕴畜宏深，足增斯册之重。附录余和韵云：“横流何地设柴荆，垂老奔波岂性情。到处栖迟思寄庑，无端块垒便谈兵。邮签深愧频烦报，吴中余旧治，至今往来，尚烦邮吏探报。园户多嫌剥啄惊。难得五君继高咏，襟期都向酒杯倾。”“第一名园翰墨林，慕园佳胜，甲于吴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闻梨枣新编富，兰坡所辑《国朝文钞》，卷帙甚巨，近正开雕。肯听丹铅旧学沉。琴南以吴江新刻王西庄《蛾术编》见赠，中有拙序。软语依然谈艺乐，狂歌同此济时忱。灵岩清旷穹窿奥，拟其秋来一再临。席中有秋后游山之约。”

虎丘寺周鼎

道光庚寅，余在苏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钱梅溪参军访虎丘云岩寺中周王子吴鼎，顾伊人《虎丘志》所称大香炉也。闻此物曾数转入人家，乾隆间始复还寺。今寺僧十八房，轮月守之，未尝轻出示人。余就僧房观之，尚实灰于鼎腹。因与程、钱二君详加审视，且诂且吟，并制椟刻铭，付寺僧郑重守之。时吴中耆旧，同赋诗以纪，侈为盛事，期与焦山南仲鼎并传不朽，实江南第一吉金也。今岁重游吴

门，忽闻此鼎已失去，不胜疑惑，而又未得其详。惜行程匆促，尚须回棹时细按之。

张皋文编修

过毗陵时，访张皋文编修之后人，不得见。访皋文之甥董晋卿后人，亦不得见。晋卿为黎襄勤公所赏识，余官淮海监司时，与相契重，每藉以询皋文梗概。皋文所著《茗柯文编》，闻其名而未得读其书，惟阅恽子居《大云山房文稿》中所载一条，不胜钦慕，惜此时无此人，亦不闻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皋文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散馆，已以部属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为编修。文正屡进达之，而皋文龂龂以善相诤、文正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皋文言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文正言天子当优容有过之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敢坏朝廷法纪，惜全之何用。文正喜进淹雅之士；皋文言当进内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埸者。皆詹詹大言，救时药石。"皋文与曼云先兄同成进士，同入翰林，余曾于庶常馆数晤接，承其青睐，而不知其伟抱如此。彼时亦不知皋文工篆书，未及索其片纸数字，至今过其故里，时为惋然。

刘芙初编修

过阳湖时，访刘芙初同年宅，不能见其后人，求《尚絅堂集》亦不可得。忆在京师，与芙初结宣南诗社，芙初本惊才绝艳，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尽。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贫瘁，晚患风痺，闻每饭尚烦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未路至此，甚可伤也。或问才尽之说，于古果有征乎？余考史称江文通在禅灵寺梦张景阳索去匹

锦，宿冶亭又梦郭景纯索还五色笔，自尔才尽，此事自非子虚。惟前人论才尽者，以宋魏了翁之说为最正，然是讲学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尽，则信有可稽。文通杂拟诗三十首，载在《文选》，最为著名，后人多效为之。然如《陈思王赠友》云："日夕望青阁。"以青楼为青阁，岂非凑韵。《谢临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以初晰为初阳，亦是趁韵。《刘文学感遇》云："橘柚在南园，因君为羽翼。"以羽翼说橘柚，亦无解于就韵。《潘黄门述哀》云："徘徊泣松铭。"松是松楸，铭是志铭，二字连用，未免牵强。《郭弘农游仙》云："隐沦驻精魄。"此用《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即郭语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孙廷尉杂述》云："凭轩咏尧老。"谓尧及老子，则不伦。又云："南山有绮皓。"谓四皓中之绮里季，则偏举。又云："传火乃薪草。"此用《庄子》"为薪火传"之语，而草字凑韵可笑。《颜特进侍宴》云："瑶光正神县。"赤县神州，岂可摘用神县二字？又云："山云备卿霭，池卉具灵变。"以卿霭为卿云，已属生造，以灵变为灵芝，更奇。《袁大尉从驾》云："云旆象汉徙。"谓如天汉之转：《谢光禄郊游》云："烟驾可辞金。"谓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羡：则又成何语乎！凡此，似皆可以才尽例之也。

金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为守风不能渡江，又贪看都天庙会，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恭儿偕其妇婉蕙，挈佳年、俦年两孙，坐红船游金山。适丹徒县官饬纪纲，就山中设午餐，遂憩而饮焉。婉蕙喜谈诗，席间问余曰："金山寺诗，自以唐张祜一首为绝唱，此外果无人不阁笔乎？"余曰："记得孙鲂亦有诗云：'万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橹过妨僧定，涛惊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可谓夸矣，而实不及张之自然。乃李

翱亦有诗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梦，惊湍溅佛身。谁言题韵处，流响更无人。’后四句全袭孙意，不知何故。三人皆唐人也。郎仁宝谓明人莆田黄谦者，乃次张韵而又不及，尤为可笑。余谓袭前人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韵尤难，然亦视其人之才力何如耳。在京师时，尝与吴兰雪谈诗。兰雪极笑黄仲则《黄鹤楼》诗，‘必次崔颢韵为胆大气粗，且悠韵如何押得妥。虽以仲则之才，我断其必不能佳耳’。适架上有《两当轩诗钞》，余因检示之。兰雪读至‘坐来云我共悠悠’，乃拍案叫绝，曰：‘不料云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压倒此韵。信乎天才不可及矣！’”饮次，有导佳年等观郭璞墓者。婉蕙问曰：“窍闻郭璞善葬，而必择此地，其理何居？”余无以判其说，但谓此是历来相传，究竟无碑碣可据。因举《金山寺志》中所载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诗，告之云：“遗音寂寂锁龙门，此日青囊竟不闻。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无地拜儿孙。后尚有四句，忘不能举其词。”又有沈石田一诗云：“气散风冲岂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数莫逃兵解，世上人犹信葬书。”如扣晨钟，寐者可以深省。然不如“墓前无地拜儿孙”七字深切而有味也。

焦山

初到邗上，知好即欲招游焦山。忆官苏藩时，以开坝催漕诸役，盖无岁不登金焦，又于乙未年曾偕逢儿、映儿信宿焦山松寥阁，备领山中胜事，辄为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山，因汉处士焦光隐此，故名。罗茗香曰：“闻之江郑堂藩，言樵字当作谯，不知其义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载京口有谯山戍，《太平寰宇记》亦以谯山为戍海口之山。《嘉定镇江府志》云：‘江淹《焦山》诗旧本作“谯山”。’是皆郑堂所据。知北宋以前，尚名谯山。谯有望远之义，故戍楼名谯楼，戍山亦名谯山也。宋以后始以焦孝然之事附会之。孝然避兵娶妇于扬州，见《三国志》注。彼时孝然年尚幼，未必即有隐焦

山、被三诏之事。且孝然为魏以后人，蔡伯喈卒于汉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赞，当别是一焦君，似蔡亦无为孝然作赞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传已久，而古字之从谯，似我辈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为然。焦山水晶庵中，有长沙陈恪勤手书一联，云：“山月不随江水去，天风时送海涛来。”跋云：“此山中旧联，不知为何人所作。今久无存，山僧数为吟诵，余甚爱之。以属对不甚工，或亦传述之讹，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庵中林少穆尚书亦书此联，作“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跋云：“此朱文公句，陈恪勤不审所出，易‘江月’为‘山月’、‘流水’为‘江水’，又误以‘直’作‘时’。今重书以正之。”按陈恪勤固以意轻改旧句，而少穆亦偶未审也。此宋赵忠定公汝愚同林择之、姚宏甫游吾乡鼓山诗句，朱子喜之，为摘“天风海涛”四字大书磨厓于岊峰顶，后人又为建“天风海涛”亭。今亭久圮，而摩厓字犹存，此句亦长在人口，不知者遂误以为朱子诗。今赵诗载《鼓山志》，厉樊榭《宋诗纪事》亦录之。此联以题鼓山固佳，今若移题焦山，则情景尤真切，故乐为辨之。记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开门正对石公山”一联，殊工雅，忘却何人所题。石公山即象山，正与焦山相对也。又记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时，借庵诗僧犹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诞辰，借庵索余补赠联句。时从游者已停桡相待，乃手挥十四字与之云：“山中鹤寿不知纪，世上诗声早似雷。”句虽未工，而意颇切，借庵称谢不绝口。而余则久忘之。今此联尚悬海西庵壁，阅之如同隔世矣。

云台师唱和诗

余以五月廿日卸装邗城，廿一日走谒阮云台师相。时吾师年八十有三，阔别五年，虽语言步履稍不逮前，而精神兴致极好。廿五日即承折柬招余同毕韫斋茂才泛舟湖上，饮于长春桥畔之邗上农桑，吾师所修复别业也。归舆率成一律奉谢，云：“溯洄邗上旧农桑，雅爱清

游寂寞乡。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属知章。舫中画本资欣赏，适携旧藏书画数事，于舟中共观，极为吾师所欣赏。市外盘飧许饱尝。我本公门杂桃李，长春花柳共成行。师于门外湖塘新栽花树甚夥。”三十日复承招同诗人王望湖、阮慎斋、孟玉生、僧小支游双树庵看竹，叠前韵一律云：“洗眼精篮话宿桑，相逢都在水云乡。寻花乍入长春地，看竹还歌有斐章。古调闲中欣静契，时听僧树庵弹琴。清斋午后快同尝。是日蔬食茶话，并不设酒。穀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笼纱墨数行。寺中有吴穀人、伊墨卿二先生遗墨。”前诗正在录呈，而吾师适以诗飞示，云：“偶过双树听琴韵，不向红桥问玉箫。平仲古阴浓盖竹，辛夷新叶绿于蕉。悟开梧月灯窗夜，拟待荷花池露宵。同是随时爱光景，惜无覃老共今朝。”注云：“中丞适以苏斋谈诗画册索题。册名《灯窗梧竹图》。”余复次韵奉呈云：“梧竹诗情久寂寥，钧天复与振风箫。苔痕恰好连双树，孟玉生与双树庵僧并号树庵。茶话何烦配一蕉。谢绝春游过僻地，直须云卧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画理真堪永夕朝。”适吴笏庵京兆以《邗江寓居画卷》属题，卷中布景正连及虹桥以西双树庵一带，故及之。吾师近以老眼模糊，懒于作字，有以书画求题者，辄草草应之。与人来往小简，往往狂草错互，有须以意会通者。惟有求擘窠榜书者则无不应盖，不甚费目力，且易于纵腕力也。然亦极有斟酌。近有新庶常以匾式求大书，乞作“绍衣堂”三字，吾师应之。越日，将原纸送回，并加一小笺云：“此三字不难一挥，惟有人问所据何书，我不敢以《康诰》之言对也。”其矜慎有如此者。

眉寿说

云台师尝与余对坐良久，熟视而言曰：“君眉间有二长毫，此寿征也。经典中屡言眉寿，如‘绥我眉寿’、‘以介眉寿’、‘眉寿无有害’、‘眉寿保鲁’、‘眉寿万年’。《仪礼·士冠》、《少牢》皆有此语。钟鼎文字中言眉寿尤多，其文象形为𥄳，直是画出寿眉之面。前数年嘉兴老友

张赤未来相见，其眉间亦有毫长出寸许。时赤未年已七十有六，余曾作《眉寿说》贻之。今君眉与赤未同，益足证经典中眉寿之象。惟眉寿古多而今少，岂今人固不如古人哉？”按吾师今年八十有三，眉却无毫。或曰：有寿而不必长眉者，未有长眉而不寿者。然细察吾师，耳间有长毫数茎，而余耳际亦微有毫。记得相书中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下绦。”今眉毫、耳毫皆有征，惟项下绦则尚未详辨耳。

红船

今大江来往之船，以云台师巡抚江西时所制红船为最稳，且最速。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后各处皆仿造，人以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师所制之船，随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师所手题，有沧江虹、木兰身、曲江舫、宗舫诸号。数十年来利济行人，快如奔马，开物成务之功伟矣。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联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相府新旧门联

云台师旧宅在旧城之公道巷，自回禄后，始迁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于数年前初到扬州，即谒师于旧宅。巷口有石牌楼，大书“福寿庭”三字，大门口贴八字大联云：“三朝阁老，一代伟人。”时观者多以为疑，谓师之枚卜在道光年间，何以有三朝阁老之称？不知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则阁老之称，由来已久。或又疑“一代伟人”四字，颇嫌自夸。余初亦无以应之，后读

《雷塘庵主弟子记》，乃知师于嘉庆五年在浙江巡抚任内，奏陈筹海捕盗等因，曾奉有“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之谕，此是敬录天语，并非自夸也。后吾师亦微闻人言，遂于新宅大门改书云：“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则更不招拟议矣。按王兰泉先生《湖海诗传》中吾师诗下小传，有“年华正盛，向用方殷。加之以开物成务之功，进之以诚意正心之学，洵一代伟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语。而吾师究以为涉于自炫，故改书之。老臣谦抑之盛心，可以风矣。

太傅衔

云台师以今年丙午乡试重宴鹿鸣，大吏奏入，得优旨晋加太傅衔，并有三赴鹿鸣之望，荣宠极矣。按吾师本以太子太保原衔，越加七级而至太傅，如斯旷典，前此所未闻也。谨考本朝满汉大臣，生前以太傅加衔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畴、范文肃文程、鄂文端尔泰、曹文正振镛、长文襄龄，不过六人。余如马文穆齐、佟端纯国维、佟忠勇国纲、奉文勤宽、谢清义升、杨敏壮捷、顾文端八代、王文恭顼龄、张文端英、朱文端轼、钱文端陈群、蔡文恭新、董文恭诰，皆由身后赠太傅衔。其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者，则惟刘文正统勋一人。若吾师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荣，科名之旷遇，宜邗江大夫士欢欣鼓舞，啧啧以为美谈矣。余客居无以为贺，献一联云：“异数超七阶，帝眷东山谢太傅；嘉宾伫三肄，天留南国鲁灵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黄徵三通副赞汤为吾师门下士，由金陵闱中寄联相贺云：“鸾诏亲褒，历相三朝贤太傅；鹿鸣重宴，同年一榜。小门生。”亦工不足而切有余也。又山西平定州张石洲穆以集杜句贺云台师重宴鹿鸣加太傅衔楹帖云：“从来谢太傅，只似鲁诸生。”师甚赏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为工。按杜诗《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诗末联云：“从来谢太傅，丘壑道难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

诗中一联云："耻为齐说客，只似鲁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浑成也。云台师有老妾刘恭人，即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师两次断弦，得其内助力为多。生子祜，登道光癸卯乡荐，现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刘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适吴刺史公谨，崧圃阁老子妇也。今岁七十寿辰，师讦同人为之制锦称觞。余亦制一联往祝，句云："鹿宴沐恩浓，正及臣门膺旷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翼日师亲来谢步，并曰："此番同人所赠联轴颇多，惟阁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温温恭人，母以子贵；潭潭相府，日引春长。"先是右原以酒筵献，吾师以手简谢云："此席恰为暖寿而来，暖者温也，所谓'温温恭人'是矣。"右原即因此制成联句，庄重浑成，真可入余《联话》也欤！

浪迹丛谈卷二

广厦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扬州，借居流芳巷张松厓郡丞容园中者三阅月。水木之胜，甲于邗江。今岁重至扬州，则松厓已赴官袁浦，许小琴为卜居南河下之支氏空宅中。宅无园圃，而高梁广厦，亦是邗江第一家。于逭暑为宜，而家人犹有苦热者。因口占一律示之云：“借人广厦乐栖迟，随分都忘故土思。但舍高官何必隐，弗耽佳句易成诗。纵横铅椠家人笑，脱略衣冠过客疑。只惜万方同苦热，清凉心地有何裨。”尝录呈云台师，谓末联别出一意，必如此诗方非空作。适修林少穆中丞信，亦附呈此诗，中丞回信云：“读寄诗，甚羡甚愧。末二句尤觉深人无浅语耳。”此宅前厅最崇敞，壁星泉制军、梁楚香抚军过访，皆讶余财力之雄，而不知其为借居也。星泉曰：“虽是借居，然不可无一题扁，以纪一时鸿爪。”余拟题为“随安室”，属许珊林太守篆之。后进有大楼，儿辈亦请题扁。余笑曰：“可署为‘见一楼’乎？”或请其说。余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拟戏摘二字耳。”或曰：“此句究出何典？”余曰：“此唐人诗也。韦丹《寄灵彻》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田计，五老岩前必共闻。’灵彻酬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或作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客曰：“既有扁矣，可无联乎？”余复戏集唐宋人句云：“即知远客虽多事，将谓偷闲学少年。”客为赧然。

棣园

扬城中园林之美，甲于南中。近多芜废，惟南河下包氏棣园为最完好。国初属陈氏，号“小方壶”；继归黄中翰，为“驻春园”；最后归洪钤庵殿撰，名“小盘洲”；今属包氏，改称“棣园”。与余所居支氏宅，仅一墙之隔。园主人包松溪运同，风雅宜人，见余如旧相识，屡招余饮园中。尝以《棣园图》属题，卷中名作如林，皆和刘澄斋先生锡五原韵。故余亦次旧韵，率成一首云：“人生适意在丘壑，底用豪名慕卫霍。有山可垒池可凿，闭户观书殊卓荦。何况耽耽盛楼阁，满眼金迷复彩错。二分明月此一角，南河名胜画舫拓。《画舫录》中所未载。永叔荷花魏公药，千载风流春有脚。卸装我忆寄庑昨，隔墙先听鸣皋鹤。名园果冠绿杨郭，闲居永昼舆轩乐。何必缁尘溷京洛？因依幸许芳邻托，日日从君泥杯杓。”园中有二鹤，适生一鹤雏，逾月遂大如老鹤。余为扁其前轩曰“育鹤”。松溪问余曰：“夙闻鹤为胎禽，而此乃卵生，何也？”余曰：“鲍明远《舞鹤赋》云：‘伟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为仙禽也。《相鹤经》云：‘千六百年形定，饮而不食，与鸾鹤同群，脱化而产为仙人之骐骥。’《博物志》云：‘鸿鹄千岁皆胎生。’鹤、鹄古今字。然则未千岁以前，固依然卵生矣。”

小玲珑山馆

邗上旧迹，以小玲珑山馆为最著。余曾两度往探其胜，寻所谓玲珑石者，皆所见不逮所闻。地先属马氏，今归黄氏，即黄右原家，右原之兄绍原太守主之。余曾检《扬州郡志》及《画舫录》，皆不得其详，遂固向右原索颠末。右原为录示梗概云：康熙、雍正间，扬城鹾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园。其一在南河下，即康山，为江鹤亭方伯所居。其园最晚出而最有名，乾隆间翠华临幸，亲御丹毫。鹤亭身后因

欠帑，园入官，今仪征太傅领买官房即康山正宅，园在其侧，已荒废不可收拾，终年键户，为游踪所不到。盖康山以康对山来游得名，扬郡无石山，仅三土山：平山、浮山及康山是也。康山若再过数年，无人兴修，故迹必愈湮，恐无有能指其处者，而不知当日楼台金粉、箫管烟花。蒋心余先生尝主其园中之秋声馆，所撰《九种曲》内，《空谷香》、《四弦秋》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一时觞宴之盛，与汪蛟门之百尺梧桐阁、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马之旧迹，皆在东关大街。汪、马、江三公皆鹾商，而汪、马二公又皆应词科。汪氏懋麟，江都人，由丁未进士授中书，以荐试康熙鸿博，为渔洋山人高足弟子。园中有百尺梧桐、千年枸杞，今枸杞尚存，而老梧已萎，所茁孙枝，无复曩时亭苕百尺矣。此园屡易其主，现为运司房科孙姓所有。至小玲珑山馆，因吴门先有玲珑馆，故此以小名。玲珑石即太湖石，不加追琢，备透、绉、瘦三字之奇。马氏两兄弟，兄名曰琯，字嶰谷，一字秋玉；弟名曰璐，字半槎，皆荐试乾隆鸿博科。开四库馆时，马氏藏书甲一郡，以献书多，遂拜《图书集成》之赐，此《丛书楼书目》所由作也。然丛书楼转不在园。园之胜处，为“街南书屋”、“觅句廊”、“透风透月”、“两明轩”、“藤花庵”诸题额。主其家者，为杭大宗、厉樊榭、全谢山、陈授衣、闵莲峰，皆名下士，有《邗江雅集九日行庵文宴图》问世。辗转十数年，园归汪氏雪礓。汪氏为康山门客，能诗善画，今园门石碣题“诗人旧径”者，犹雪礓笔也。园之玲珑石，高出檐表。邻人惑于形家言，嫌其与风水有碍，而惮鸿博名高，隐忍不敢较。鸿博既逝，园为他人所据，邻人得以伸其说，遂有瘗石之事。故汪氏初得此园，其石已无可踪迹，不得已以他石代之。后金梭亭国博过园中觞咏，询及老园丁，知石埋土中某处。其时雪礓声光藉甚，而邻人已非复当年倔强，遂决计诹吉，集百余人起此石复立焉。惜石之孔窍为土所塞，搜剔不得法，石忽中断。今之玲珑石岿然而独存者，较旧时石质不过十之五耳。汪氏后人又不能守，归蒋氏，亦运司房科。又从而扩充之，朱栏碧甃，烂漫极矣，而转失其本色，且将马氏旧额悉易新名。今归黄氏，始渐复其旧云。

二十四桥

扬州二十四桥之名，熟在人口，而皆不能道其详。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二十四桥，隋置，并以城门坊市为名。后韩令坤者省筑州城，分布阡陌，别立桥梁，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或谓二十四桥只是一桥，即在今孟玉生山人毓森所居宅旁。玉生尝导余步行往观。桥榜上有陶文毅公题“二十四桥”大字，询之左近建隆寺、双树庵僧人，俱未敢以为信。按杜牧之《樊川集》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云。则所谓“二十四桥明月夜”者，自必罗布于九里三十步中，不得以一桥当之。沈括《补笔谈》亦云：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与《樊川集》微有不同。所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沔茶园桥，次东大明桥，原注：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原注：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原注：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河师桥、周家桥、原注：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原注：今存。广济桥、原注：今存。新桥、开明桥、原注：今存。顾家桥、太平桥、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原注：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原注：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原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原注：现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然则即沈括所纪，除九桥外，亦止有二十桥，所谓二十四桥者，究竟无由凿指其地。适玉生以《二十四桥画卷》索题，余漫应之云：“我居扬州不识路，二十四桥定何处？桥头忽逢贤主人，手捧画图索题句。或云此桥是陈迹，或云廿四此其一。二分明月非古时，一片彩虹岂畴昔。招提近接建隆龛，胜迹遥连双树庵。诗禅画髓琴心并，我欲扶筇过再三。”跋云：“双树庵僧工琴，建隆寺僧工诗，玉生则诗画并工。竹西精华萃于此地，则以二十四桥之名专属之

也固宜。”玉生亦自号树庵，盖二十四桥侧有古大银杏一株，士人呼为晋树，树中空处，恰可筑室。得余诗，甚喜，越日即成《树庵图》，兼次余韵云：“蜀冈山下隋堤路，旧有樊川高咏处。秋风凉夜渺余怀，时倚红阑老觅句。题桥片石久无迹，‘烟花夜月’四字今不知所在。桥是桥非名则一。古人风雅地因传，安见今人不如昔。诗人何日来同龛，花为四壁树为庵。于此间得少佳趣，举杯月与先生三。”玉生曾受业于方茶山先生，故其诗笔迥不犹人。近拟于晋树前添筑草堂三间，符南樵为作《募资小启》，词藻甚美，迄无应者，余濒行时曾述之但云湖都转及许小琴分司襄成其事，亦竹西一美谈也。

建隆寺

建隆寺本后周李招讨重进旧宅，宋师入城招讨，力不能支，合室自焚，因敕建为寺，即以建隆年号为名。近僧小支手辑《建隆寺志》，并绘《建隆寺图》，征名流题咏。余次云台师韵云：“竹西讲忠义，似梅香破腊。古寺抱冬心，千载不萧飒。支公爱神骏，怀古如响答。冷缘与俗判，胜践招我踏。阐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浊，鄙词委尘劫。《姜白石》有淮海浊乐府，即咏李招讨事。宋臣之言，自应尔也。珍兹图志传，敬伫香火接。隔邻梅花岭，贞风共猎猎。”时小支欲于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讨祠龛，征余楹柱之语。余集唐刘兼、陆龟蒙诗句应之云：“万叠云山供远恨，一家烟雨是元功。”近但云湖都转亦题一联云：“宋史何妨称叛宋，周亲毕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庵三贤祠

扬州名胜以平山堂为最著，平山堂诗以王荆公“一堂高视两三州”一律为最佳，平山堂楹联以伊墨卿太守“隔江诸山”十字为最壮。余

于壬寅夏初来游，亦曾撰一联云：“高视两三州，何论二分月色；旷观八百载，难忘六一风流。”谢椒石同年嘲之曰：“联句实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数目字多至七八，非古人所讥‘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上，游桃花庵，登三贤祠堂，与黄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商撰楹帖。右原为杂举《东坡志林》、《墨庄漫录》、《避暑录》事，为合拟一联云：“四朵兆金瓯，是二千石美谈，不因五色书云，谁识名流皆五马；万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旧，若溯三贤谥典，合将祠额署三忠。”时罗茗香亦拟一联云：“胜地景芳徽，卅载三贤俱典郡；同龛昭祀典，两文一献共称忠。”按韩忠献之守扬，在庆历六年，欧阳文忠则在庆历八年，距苏文忠之元丰守扬时，恰三十余年。此前后两联俱见典雅，非不学人所能办，当不让李兰卿独步于前矣。李兰卿旧联有“谥并称忠”语，故即具意而衍之。因用前联署余名，以后联署恭儿名，悬之壁间，而疏其缘起于此。越日，茗香又拟一联，云：“杨柳拂堤塍，追溯前徽，于宋历仁神两世；桃花遍祠宇，传来美谥，至今合文献三忠。”亦佳制也。

真一坛

中秋后一日，罗茗香招同黄右原、巫小咸在真一坛看桂花，并观吴道子画轴、赵松雪行书卷，徐问松道士所宝也。吴道子所画，系真武帝法身，气象极庄严。此外，各道教皇箓画像不下百十轴，末皆题“崇祯十年右都督田弘遇同妻一品夫人吴氏造”。按弘遇之女即田妃，以崇祯元年册为礼妃，旋加贵妃，弘遇以女贵。继妻吴氏有才艺，妃似之。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吴梅村集中《永和宫词》所谓“扬州明月杜陵花”，即咏其事。崇祯十年，正田氏贵盛之日，然此蘸箓多轴，亦非田氏夫妻所能创为。盖道教盛于嘉靖，京师道藏殿观必多传流。田氏所奉最夥，后载回扬州，又经流落各处，今问松道士陆续收回，故成此大观，遂为邗城一巨迹

也。是日小咸为余写真，庭前有三鹤迭鸣迭舞，坐桂香馥郁中，观游人如织，因得一律云："暂辞阛阓入烟萝，欲界仙都足浩歌。怪伟丹青吴道子，纤妍翰墨赵鸥波。尘容愧写头陀老，香味浑忘鼻观和。坐听庭阶声一一，明心虽迥待如何。"云台师曰："结句别有寄托，可谓情深于文。"按吴道子画迹，生平所未见，此会实关眼福，故特纪以诗。适问松索书楹联，因即以诗中"怪伟丹青"十四字应之。

水仓

扬州城内街巷，多设水仓，其法甚善，他郡县所宜仿行也。相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每延烧彻昼夜。有余观德者，人颇豪侠，视而悯之，因创设水仓。其地在人烟稠密距河稍远之区，买屋基一所，前设门楹，中为大院，置水缸百十只，满贮以水，复置水桶百十只，兼设水龙一二具，扬州俗语谓之水炮。设有左近报火者，汲桶可以立集，炮夫可以即行。孙春洲为作门联云："事有备以无患，门虽设而常观。"余尝过皮市街，见有广济水仓，门上勒石扁，字极佳，询之，则鲍崇城所作也。字体极得诚悬法，因增其名入《随安室书录》中。罗茗香云：水仓门联原本出句系"井用汲以受福"，后始改"事有备以无患"。余又改为"事前定则不跲"，又别拟一联云："玉瓒何烦裨灶让，金莲永免祝融灾。"近日各衢路增设愈多，章程愈密，可谓法良意美。

喜雨唱和诗

扬州今年之热，倍于往年。正在郁蒸不可解间，闻但云湖都转设坛祈雨，甫下令而浓云倏布，旋沛甘霖，彻三日始止，喜之不胜。因口占四截句简云湖，并约同人和作，云："广陵使者久宜民，牲璧关

心果有神。侧耳灌坛才肃令，阿香早已走飙轮。”“三日为霖信不差，滂沱声里杂欢哗。南河庑客犹飞舞，何况芜城十万家。”“但快祛炎见尚低，三农从此洽群徯。放晴待上平山望，何处新秧不插齐。”“游宦何如听雨眠，陆成翁句。三家村里好相怜。荷衣云阵真堪恃，亟献新诗祝有年。”扬州人以云台师相、饴原总宪及余为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故耳，故末首有“三家村”语。饴原总宪和诗云：“只合相公成二老，我惭诸葛大名齐。”云湖都转和诗云：“共传邗上耆英会，夏气先清三老家。”皆答此句意也。吴笏庵京兆和云：“扬州民本是公民，催雨诗成笔有神。公自不居归使者，非关使者始随轮。”“应是龙行点不差，天瓢夜半泻声哗。扬州万户连云起，此雨偏宜是小家。”“晓起油然势尚低，望云心果慰民徯。丰年岂独占淮楚，一熟还应及鲁齐。”“洗足关门听雨眠，东坡句。独家村里自相怜。公诗以‘三家村’自比三老，故即以‘独家村’为比。遥知三老风流剧，定说予今尚少年。”此外和韵者尚十余家，而此四诗最脍炙人口云。

下河舟中杂诗

余与杨竹圃亲家别已五年，今夏挈眷属来扬州，本拟即可把晤。乃竹圃于今春抱重恙，虽已痊愈，而气体虚羸，惮于远涉，且时方酷暑，只宜养疴于安丰场署中。余因渴欲相见，遂于初秋四日，买舟径为东淘之游。住署斋者十日，时竹园已健胜如常，复拏舟同游海陵，访魏笛生观察。又盘桓三日，始分手归舟。时竹圃年七十一，余年七十二，笛生则年七十五，皆轻健无龙钟态，海陵城中观者啧啧，以为老人星聚，殆不虚也。余有《下河舟中杂诗》十二首纪之，他日或可编入方志乎。诗云：“席帽山头秋气清，扁舟飞出绿杨城。竭来已厌筝琶耳，要作听风听水行。”“闽江邗水路三千，凤泊鸾飘又几年。谁信抟沙仍得聚，好风吹到月华圆。”“宦海前尘不倦谈，家常情话转喃喃。助君儿女团圞趣，记取当年老退庵。时三子妇亦挈小孙归宁。”“借人

官阁避尘嚣，豆架瓜棚亦足豪。绕座素兰如客淡，倚墙红蓼比人高。”“不妨终夜听滂沱，欹枕喧传屋漏多。我正归舟要新水，东淘涨接海陵波。”“官舍融融子舍春，不嫌地僻不忧贫。累君小试调羹手，一醉饕翁动浃旬。谓雪峰世讲。”“承明旧侣猛回头，海角天涯一聚沤。樽酒匆匆快谈艺，便将三日抵千秋。谓笛生观察。”“连日欢筵杂醉醒，三人二百十余龄。海城童叟齐骧首，信有天边小聚星。”“此间刺史旧同官，助我清游续古欢。爱读剑南碑记好，碧云香雨一庭宽。张东甫州牧招游光孝寺。寺建于晋义熙，南宋奉敕改今名，陆放翁为碑记。香雨楼在大殿后，方丈额‘碧云’二字，为宋宁宗所书。”“圌关形势实巑岏，往事迷离付浩叹。眼底胸中今了了，何人真措泰山安。登泰山墩，望见圌山关，即当年英夷由海入江之路。山因州为名，山顶有岳忠武庙，盖忠武尝知泰州也。圌，市缘切，音遄；又是为切，音垂，皆古音，并见《唐韵》及《集韵》。今江南皆呼圌山为徐山，则因垂音而转耳。”“归海归江路不明，桑麻井里总关情。须知得守真须守，两害相衡但取轻。近闻运河各坝齐开，所过下河低田未免淹浸，为之慨然。”“茱萸湾外最喧豗，壁虎桥边听溯洄。旧日布帆无恙在，兼旬访戴已归来。初由湾头进下河，即茱萸湾也。归途仍坐去时原舟，由壁虎桥出运河，以避湾头闸之险浪。”附录竹圃和作云：“滨海衙斋冷，长年无客临。径生荒草满，门掩白云深。忽见故人刺，如传空谷音。七月初六日，阍人走报公来。始以为误也，既见名柬乃信。趋迎真倒屣，狂喜自难禁。”“语笑分明是，相逢岂梦中。何期居僻地，竟得挹清风。话旧供鸡黍，称觞荐韭菘。是日为公诞辰。更怜娇弱女，随侍省衰翁。”“已下悬陈榻，还乘访戴舟。公在安丰住十日，复偕公同往泰州访魏笛生观察。高情方外约，遗迹箧中搜。张东甫招饮光孝寺，时公方有《师友文钞》之刻，笛生为搜罗丛残附益之。童叟各青眼，主宾皆白头。古欢只三日，良会足千秋。”“同是他乡客，他乡又别离。十九日，公即由泰州回扬州，余亦归安丰。一江分去路，两地系相思。泥雪飞鸿迹，蒹葭白露诗。论文重剪烛，尊酒更何时？”

重阳

今年重阳，初拟步游平山堂，因阻雨不能出，遂闭门与家人煮酒持螯以遣之。适佳年孙背诵杜老《重阳》诗，余因戏借杜老诗句为发端，得七截二首云：“重阳独酌又何妨，苦忆横冈第一堂。满拟扶藤微步上，满城风雨正迷茫。”“老去悲秋别有因，支离早是挂冠身。茱萸酒熟霜螯美，何必相寻落帽人。”回忆仕宦中外数十年，遇重阳日，无有不出游者。或作宾，或作主，或盛集，或独游，或有诗，或无诗。惟在京师戊寅重阳日，与顾南雅、龚季思二同年登西山上戒坛之游为最奇绝，曾有句纪之云：“谁能重九辰，真造大千表。”此外游事皆平平无奇耳。其有故而不出者，则扈跸辽沈时，以寒疾兀坐行帐中；又前数年提兵上海时，以军务倥偬不暇出；及此次邗上阻雨而三云。重阳多晴，此雨亦数十年来所未见，故不可不记。吾乡黄莘田先生诗云：“谁能令节都无负。”信然。

喜雪唱和诗

邗江一冬无雪，农民望泽孔棘，粮艘需水尤殷。乃于立春前数日，祥霙广布，厚至一尺有余。喜舞之余，漫成四截句以纪之。云：“一冬望眼忽眉轩，乱舞横飞肃不喧。‘乱舞横飞岂有涯’，宋文公咏雪句也。千尺遗蝗万家麦，欢声早已浃郊原。”“坐看名园玉戏奇，是日张松厓郡丞招同陆梦坡藩伯饮容园中。红灯绿酒照霜髭。琼思瑶想吾何有，漫与当场喜雪诗。”“闻说联樯督罢难，京江定许助银澜。同云漠漠连朝合，更盼天膏万里宽。”“居然盈尺表年丰，脉脉惟归造物功。几辈裹头作吟事，先应挑动笏庵翁。谓吴西穀山长。”时以诗呈云台师，师即命驾过访，并袖和诗见示。中一首云：“一冬无雪麦苗干，况复多藏逼岁残。赖有丰年先表瑞，老夫拂袖不知寒。”盖日内正有票盐验赀之役，邗城积金至千余万，甫于日前散出，而瑞雪旋来，此吾师所以喜中加喜也。翼日吴笏庵山长和诗云：“亦知喜雪共凭轩，早有诗人笑语喧。却道清游更多兴，不辞一片踏寒原。”“我亦思吟句未奇，空教

撚断数茎髭。儿童为报缄函到，说是先生又送诗。”“素怯尖叉和句难，东坡借雪每生澜。公今幸未来相斗，差喜拈时韵脚宽。”“也如喜雨庆歌丰，公前有喜雨诗。应是诗催笔有功。后辈敢争前辈句？笏庵终让退庵翁。”又叠韵云：“虚皇昨夜降瑶轩，下界无闻鸟鹊喧。侍从都教骑白凤，纷纷齐过乐游原。”“曼衍鱼龙戏自奇烂银点额玉垂髭。若教剖出冯夷蚌，更得明珠缀入诗。”“莽莽沉沉欲视难，太阴昼合海翻澜。不因滕六能施逞，粉本何由得范宽。”“见来姑射已占丰，捧出黄人与献功。试为举头应更喜，白漫漫作碧翁翁。”余亦叠韵和答云：“欣闻陋巷迓高轩，又报诗筒往复喧。一雪顿关飞动兴，更思蹑屐走寒原。”“敢学尖叉斗韵奇，几人同我撚吟髭。从今好约延陵叟，但遇佳题莫负诗。”“咄咄盐赀聚敛难，漫藏真怕起狂澜。用云台师诗意。朱提甫散祥霙至，且喜财源万里宽。”“身闲但祝屡绥丰，诗退还余酒有功。喜雨未几旋喜雪，长年惟学信天翁。”腊雪未消，集同人作坡公生日，再叠前韵答笏庵云：“时晴佳想共轩轩，乐事良辰笑语喧。客子光阴真率会，不妨高宴续平原。”“行藏异趣各矜奇，满座华貂照雪髭。坡诞饱看坡字画，是日以坡公《定惠院月夜偶书》诗册并墨梅轴示客。可无数字打油诗？”“寓公那复识时难，有客能翻舌本澜。笏庵诗云：‘千万商银聚不难，堆银天更助添澜。若教捏得都成铤，我欲先开笑口宽。’玉戏天公果成铤，底须崇论问桓宽？”“老去衰颜借酒丰，闲中铅椠亦论功。联华素发成诗话，王荆公《咏雪》诗：‘素发联华惊老大。’便署扬州十一翁。笏庵诗云：‘八三太傅貌犹丰，刻镂无妨摄养功。翁少阮翁年十一，我还十一小于翁。’故戏答其意。”或问：“近年京师祈雪之事频烦，外直省亦间有之。此礼于古有考否？”余曰：“祈雪之典起于北宋，《宋史》祈报礼曰：‘凡旱、蝗、水潦、无雪，皆禜祷焉。’其见于本纪者，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始命近臣祈雪，直至绍圣元年十二月，终北宋之世，祈雪祷雪事凡十五见。《周礼》中虽无祈雪之文，而《左氏传》昭公元年明载子产之言曰：‘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时乎禜之。’此即三代祈雪之明证。今《文献通考》只有祈雨、祈晴，并无祈雪，则马氏之疏耳。”

师友集

余撰《师友集》十卷，凡二百六十余人。脱稿于道光壬寅冬月，嗣为儿辈匆匆付梓，未及细加校勘，错误不免，挂漏尤多。今冬始以刻本呈云台师鉴定，吾师遽宠以序云：“丙午岁除前，梁茝邻大中丞送到《师友集》，读之竟日不倦。古人云‘老见异书犹眼明’，夫以日接红纸细书之函，老目更昏，对此安得不顿明也？历数六十年间举世交游，有一人能诗能笔、议论又皆公允如此者乎？胜于良史，胜于佳集，此他日必传之作也。因喜而缀言于简端。道光二十六年，颐性老人阮元识。”按此书至扬州始分布，尚有沈鼎甫侍郎、程晴峰中丞、彭咏莪副宪、但云湖都转、吴红生大守、黄右原比部各题词，拟汇刊卷首，以志雅谊云。

少穆尚书赠联

三儿恭辰五上公车，依然故我，近缘福州旧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并悉索敝赋纳赀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养，非得已也。时陕甘捐输之事，少穆尚书主之。余作手函恳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复书相贺，中有“哲嗣以二千石洊登通显，台端以八十翁就养湖山”云云，余谢不敢当。而心艳其语，嘱少穆就此演成长联，将悬挂于武林寓斋，以为光宠。甫逾月，少穆果手制二十八字长联见寄，并缀以长跋，词翰双美，感愧交并。时方辑录《楹联余话》，得此又增一美谈，不禁眉飞色舞也。句云：“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跋云：“茝林中丞老前辈大人，自出守至开府，常往来吴越间。今哲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养公于西泠。公游兴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与湖山重缔夙缘矣。昨书来索楹帖，以则徐前书有‘二千石’、‘八十翁’对语，嘱广其意为长

联，并欲识其缘起。忆公昔历封圻，距守郡时才一纪耳。今悬车数载后，复以儿郎作郡，就养于六桥三竺间，此福几生修得！若他日再见封圻之历，承此衣钵之传，岂不更为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馆侍生林则徐识于青门节署，时年六十有三。”少穆由西域赐环后，先权陕甘总制，旋抚关中，绥辑番民，管理捐务，公私具举，欢颂载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开垦屯田，厥功尤伟。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近虽因病陈情，行将感激复出，且闻已饬哲嗣楫之编修还朝供职，其为心存君国，实远迩所同钦。适承公以长联寄赠，不揣固陋，亦勉成数语报之。虽不足以揄扬盛美，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亦聊纪一时翰墨缘也。句云：“麟阁待劳臣，最难西域生还，万顷开荒成伟绩；凤池诒令子，喜听东山复起，一门济美报清时。”按此联书就，缄寄关中，适公已擢移滇黔总制，未知得达与否。而公所惠寄之联，则早已装治完美，悬诸杭州三桥址新宅中，众目快瞻，且脍炙人口矣。

焦山纪游

扬州同人盛称钟立斋太守大志洲宅之美，拟于花时往游。清明前一日，立斋遂招同邹公眉观察、程柏华别驾光治先为焦山之游，由钞关门登小舟出大江，换坐红船。是日东风甚大，兼有微雨，顺流逆风，用满帆折数十戗始抵焦山。别已十余年，山中风景不殊，而不无今昔之感。晚饭后，看秋嵓、松明对弈。忆乙未年夏，与逢儿、映儿信宿松寥阁，亦看二僧对弈，其一即秋嵓也。是夜宿水晶庵中。明晨散步山门外，观对岸石公山形势，即象山。登三诏洞，手剔陆放翁、米海岳磨厓字，凡山中诸胜迹扪历略遍。复回水晶庵，向寺僧索观戊子岁所交藏杨文襄公玉带并诗画卷。玉带如旧，而匣边已裂；诗画卷为披阅者多，装池尤损。因与柏华商另制匣并重装卷，柏华慨然任之。是日饭后，仍坐红船，不数里即达翠屏洲，登岸入立斋宅。洲旧为江中浩淼之区，相传观音大士卓锡所成，故名佛感洲，后为诗人王

柳村豫居之，改名翠屏洲。立斋卜宅于此，已数十年，柴门临水，杂树环之，亭榭参差，溪流映带。时桃花盛开，一重一掩，迤逦可数百步，想武陵源不过如是也。是夜宿江村读书处，明晨饭后用肩舆约廿余里达扬城，途中桃花尚十余里不断，高柳间之，古人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者，信有之矣。山中得诗四首，时《焦山还带诗画卷》题者已满，柏华为装第二卷，因即录诗于卷端，以志缘起云：“朅来屡游地，自别十三年。江海镇如此，风云防未然。吉金剩周汉，旧雨杳齐钱。谓齐梅麓、钱梅溪。玉带还山久，重来缔夙缘。”“灵山一回棹，便入翠屏洲。宅以诗家重，名仍佛子留。福人宜福地，良日况良俦。谁信芜城外，江村事事幽。”“为践寻芳约，游山复看花。绕身习池水，泼眼武陵霞。荷沼还成约，绕屋皆荷塘，主人有花时重来之约。桃庵那足夸。平山堂下之桃花庵，花事逊此远矣。竹西富园馆，让此野人家。”“难得苔岑合，还饶翰墨缘。寻诗浑似梦，读画莫非禅。郑重新书好，李兰卿所修《焦山新志》，板闻在苏州某家，住持僧□□恳余理还之。沈吟长物编。钱梅溪曾约余同撰《焦山长物志》。更须铭瑞室，惜少笔如椽。立斋乞题斋扁，因用六朝钟记室语应之。”

颜柳桥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英夷兵船闯入圌山关，将犯扬州，周子瑜观察札委余东场盐大使颜柳桥崇礼驰往招抚。颜有胆略，素喜任事，遂与办事商人包恪庄计议，禀商但云湖都转，许即相机办理。颜即于初八日随带羊酒鸡豚等物赴瓜洲，渡江至象山纤道瞭望。值夷船飞帆驶进，势甚凶猛。象山与焦山紧对，颜伺其抵焦山马头，以礼招呼，效郑商人弦高故事，头顶说帖，跪献江干，因得上夷船，见其头目郭士利，引与郭酋相见。词色慷慨，晓以敬天心保民命诸语，郭漫应之。次日，复带金币等物，以婉词导之。时夷人已将瓜洲民房占踞，并遍树赤帜，将江路全行堵截，无一民船往来，而火轮船及三板

船已有七八十只，尽拦入金山、北固之麓。颜探闻郭酋主战，噗酋主和，正在设法谋见噗酋，而镇江已破。传闻驻防海都统闭城锢民，尽遭屠戮，颜心胆俱碎，即欲为脱身计。而包以扬城危在旦夕，力怂恿之，颜亦以扬州若失则夷船必溯江而上，金陵、皖江一带俱不可问，遂激于义愤，幡然复出，因吗利逊见噗酋。吗能通汉语，颜晓以战争之害、和议之利，转述于于噗酋，始有献银百万、不入扬城之议。归复于包，包为转请于都转。时城中人人危惧，移徙者十之七八，颜复上夷船，嘱吗酋与噗酋，允为减银数，往复数四，议给洋银五十万元，每元作银七钱一分。遂面与噗酋定约，旋即分次送给，而扬城安保无恙，居民亦旋定安辑矣。余初闻颜柳桥之名，住扬州半载，未见其人，故无由详其通款之事。后遍询同人，得包松溪、程柏华所述，柏华复嘱颜来谒，因悉其颠末而叙次之如此。是役固由但都转、周观察主持，而颜与包之功亦不可没。包现为总商，家门鼎盛，颜亦得运同衔，其子某孝廉且以郡守候选矣。

云台师寿联

英夷之不犯扬州，京师士大夫以云台阁老之居邗江，比汉郑康成之居高密，而以英夷比黄巾之保郑公乡也。逾年，值八十寿辰，恭蒙赐寿，彭春农学士以楹联寄贺云：“新恩又见临裴野，近事争传保郑乡。”即指此事。

但都转寿联

英夷初犯京江，扬郡人家已纷纷逃窜。赖但云湖都转竭力防堵，加意抚循，不一月，即各安其居。扬人甚德之。值都转九月诞辰，各制楹帖以致其颂祷之忱，然语或过当，甚有以郭汾阳、李西平为比

者，则拟于不伦矣。惟云台师撰七字联云：“菊花潭里人同寿，扬子江头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份，不能不推为大手笔也。

浪迹丛谈卷三

许周生驾部

过武林时，访许周生驾部之后人。惟其第六子子双茂才延𣪍在家，承以《鉴止水斋集》见赠，并屡承招饮，助余相宅甚殷。周生与曼云先兄同成进士，余曾相见于京师。迟久，始得读其诗文集。窃谓己未科人才最盛，时论以当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鲍双梧、吴山尊、张皋文、陈恭甫、王伯申诸太史，而鲜及周生者。周生颖悟非常，博通坟典，自经、史、诗、文外，如小学、算术、医方、释典，靡不涉猎，其视翰苑诸君子，皆有过之无不及者。其论学也，谓经义中之大者，不过数十事，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今日岂能复了之？就令自谓能了，亦万不能见信当时，取必后世云云。其论政也，谓两汉功曹掾史，皆择邑之高望者补之，六朝时令史犹重。至明，而吏始与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未闻以操守称吏也。无高名之可慕，无厚禄之可耽，则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图乎？今欲吏不为奸，则莫若高其品，使士人为之，士人为吏，习知政务，无迂懦不晓事之患，其于治道必有所裨云云。最为明通之论，皆非诸贤所能见及。又云：西士弥纳和为余言，近三十年，测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迟，在赤道规上，约八十余年可一周天。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测候，故自来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读《大集经》云：大星宿，其数有八，所谓岁星、荧惑、镇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逻侯星。则西土所测，其

荷逻星欤？此条亦足以广异闻，录之以谂言天文者。

吴槐江督部

过苏州时，寻当日问梅诗社诸老，如韩桂舲尚书，石竹堂、吴棣华二廉访，彭苇间太守，尤春樊中翰，皆早经凋谢。惟董琴南观察及寓公中朱兰坡、杨芸士二君健在而已。过平桥里，访吴槐江督部，门庭尤阒寂。询其孤，不可得见。督部系先资政公戊子同年，复与先叔父太常公同登己丑中正榜。余以子弟礼晋谒，问政采风，最叨教益。余将以疾引退，公遽昌言于众曰："如此好藩伯，而为上台所挤，不能安其位，如地方何！"盖误闻人言，以与程梓庭抚部不协之故。虽非事实，亦足见其期待之殷矣。公家居，久不亲笔墨，独喜余修沧浪亭，为作五古长篇纪之。又尝与余诊缕枢廷遗事，娓娓不倦，多余内直时所未闻。余曾撰入《国朝臣工言行录》中，书多，一时未能付梓，先附著其逸事于此云。公举顺天戊子乡试，出编修秦公承恩之门。时尚书父学士推公星命，讶曰："师为假总督，弟乃真总督耶？"后秦公果以吏部尚书署直督，而公历楚督、直督，以两广总督终。公由中书入枢直，洊历台谏，擢通政司参议。时和珅为枢长，即欲令公出直，曰："通参班厕大九卿，应退出军机。"阿文成故善公，争之曰："故事，副宪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不得直军机，通参阶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给事亦官五品，并未出直也。"和珅益衔之。嘉庆初元，纯庙以训政忧勤，丙夜即起视事。召军机大臣，皆未到；旋召章京，惟公与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对称旨。少顷，和珅入，上曰："军机事繁，吴熊光甚明干，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和珅谓："吴某官才五品，与体制未符。"上即命加吴三品衔。和又奏曰："吴某家贫，大臣例应乘轿，恐力不办。"上命赏户部饭银一千两。和珅与公共事，每多龃龉，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吴与戴本同被召，奏曰："戴衢亨由状元出身，已官学士，在军机日久。用吴

不如用戴。”上哂曰：“此岂殿试耶？”和珅语塞。未几，戴卒与公同加三品衔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公以忠直为上所知，屡欲简畀封圻，商之和珅。和奏曰：“适有直隶布政使缺，可补也。”上从之。后悟外省布政阶资远出军机大臣下，以让和珅，和奏曰：“吴某以三品顶戴骤易红顶，已被深恩矣。”上颔之。旋授河南巡抚。公在楚督时，有劾公擅作威福，下行文檄，语气竟与上谕相同。上笑曰：“吴熊光在军机年久，每日拟写谕旨，手笔已熟，故外任亦不觉信手直书。此后宜痛自检点，毋得颟顸干咎。”寄谕饬之。公初赴楚督任，未出豫境，有协防陕西兵赵士福等二百余人，以缺饷两月，逃回本营，而陕省咨会亦至。公命集讯。或言是皆应死法，公非豫抚，可无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饷，必矣。协防非临阵，回本营非逃匿山海，岂可同论哉！”遂杖首谋者二人，余悉分拨豫边防堵，诸镇将给与口粮。公由楚督调直督，引对时，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矣。”公奏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使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若稍形松懈，则伏戎于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上韪之。嘉庆十年，东巡盛京，旋跸驻夷齐庙，公与董文恭、戴文端同起引对。上曰：“外人言不可听。此次有言道路崎岖，风景略无可观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风景甚好，人言岂尽信哉？”公越次对曰：“皇上此行，欲面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以为万世子孙法，岂宜问道路风景耶？”上曰：“卿，苏州人也，朕少扈跸过苏州，风景诚无匹矣。”公曰：“皇上前所见，剪彩为花，一望之顷耳。苏州城外，惟虎丘称名胜，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街皆临河，河道逼仄，粪船络绎而行，午后臭不可耐，何足言风景乎！”上曰：“如若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耶？”公对曰：“先朝至孝冒天下，臣从前曾侍皇上进谒，亲奉圣谕曰：‘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系朕特简之大臣，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也。”上动容纳之。公尝语人曰：“刑赏者，国家之大权，而寄于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驳之术处之，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万端，故遇事必当详审而后行。赏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有益于民

生，虽不符例，赏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于世道，有益于人心，虽不符例，刑所必及也。虽不得请，亦必再三力争之，乃为不负。若忧嫌畏讥，随波逐流，其咎岂但溺职已哉！”

李秬轩廉访

余过杭州时，小住月余日，城中大吏皆来握晤。惟家楚香中丞宝常为山左旧属，特鉴堂将军为吾闽驻防，素有相知之雅，余皆新交也。李秬轩廉访龠通，为高阳李石渠中丞殿图之子。中丞抚闽时，欲招余入节署课读，已送关书订入馆矣，而中丞旋量移江右去，遂不果，其学徒即今廉访也。廉访晤谈时，每自惜无缘侍教，然当年署斋课艺，常屡荷批削，至今尚敬存箧衍中，盖缘叶茝汀庶常送来者。茝汀即其授读师，因须赴京散馆，故荐余以代，而余则久忘之矣。闻楚香中丞言：浙中同寅，最结实可恃者，惟廉访一人。且闻廉访由两淮都转擢浙臬，其在扬州任内，一尘不染，诸务肃然，足以空前绝后。去任时，鹾商例有重赆，悉却之。今秋闻其在浙物故，为之气短，本拟俟其灵榇过邗时登舟一吊，适余有海陵之游，彼此相左。并传闻扬州鹾商仍以前却之赆致送其阃中，仍却不受，谓遗教如此，不敢不遵，众无不啧啧嗟异之。然则廉访之清操，不但化及家人，而且行之身后，可谓难矣。诗云“刑于寡妻”，廉访有焉。呜乎，可以风矣！

许小琴分司

余此次出门，西湖之清游发于许芍友太守，邗江之寄庐成于许小琴分司惇诗。芍友与小琴为同怀兄弟，并余门下士，师友之谊甚笃，而意趣各不同。论者以为两人有冰炭之分，谓芍友清而小琴热，又谓芍友视天下无易事，小琴视天下无难事。盖芍友遇事必熟思审处，计

出万全而后行，小琴遇事则挺身直前，期于必成而后已，皆通才可倚恃而肝胆照人者也。小琴得余抵杭信，即于扬城预为相宅。初以张氏容园为可居，既知其大费修理，乃借南河下支氏一空宅，整门户、庀器具以待余，而先以诗相迎云：“老去清游亦壮哉，西湖丽景本天开。门生却被桃花笑，未向蓝舆问讯来。”“香山诗句昨称觞，写入鸾笺十六行。前已和吾师《七十自寿》诗，兹又次《乙巳初度自述》韵。八秩今年开及二，愈多佳境蔗甘尝。”“邗江近与曲江连，旧部讴歌政绩贤。多少名花灿金带，待公来预魏公筵。”“一丘一壑纵无奇，张子野家宜赋诗。谓张松厓司马容园暂可停骖。比似小玲珑馆好，扫苔先慰鹤猿思。”

童石塘郡丞

扬州耆旧如晨星，提唱风雅者绝无人，而鉴藏书画之风亦久阒寂。余初至邗江，邹公眉观察锡淳告余城中收藏家惟童石塘郡丞濂一人，屡约余同往其斋中纵观佳迹，以旱热懒出门，迁延未果。既得快雨于夏至日，石塘偕谢默卿郡丞淮，招同邹公眉及吴红生太守葆晋、钟浥云郡丞承露、许小琴分司暨恭儿，集东园畅饮一日。石塘为淮北监掣，默卿为淮南监掣，两宫如骖之靳；石塘专好书画，默卿专工诗词，两人之雅尚，亦鹾宦中铮铮者也。是日余于归舆中得一诗云：“朅来三度入陈芳，余游东园，至此凡三度矣。俯仰流光逝水忙。旧雨恰逢新雨快，忘年齐乐小年长。是日夏至。盛堪寄庑容羁客，座客多劝余移寓此中避暑者。终惜浮家异故乡。余福州小园亦名东园。多少诗禅兼画髓，深谈尚拟坐华堂。”默卿官署驻仪征，每数旬甫得来扬一次。而石塘寓廨近在同城，此后读画评书，遂来往无虚日矣。是会默卿和韵诗最为蕴藉，附录于此，云：“偶缘消夏惜余芳，又见新莺乳燕忙。杖履重陪人愈健，园亭三到日方长。漫言贡市通殊域，应念林泉阻乐乡。公家福州以英夷通市，不得安其居。淮家松滋，亦有三国时陆抗所筑乐乡城也。幸得群公同话旧，不须瑶草赠青堂。”

陈颂南给谏

吾乡陈颂南给谏庆镛以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风采。旋以事左迁，解组归里，舟过扬州。余与君初未觌面，忽得把臂畅叙，如旧相识，快不可言。翼日罗茗香设馔，招同黄右原、刘孟瞻文淇、杨季子亮暨恭儿，同饮于天宁门外之玉清宫。一时名流，不期而会，洵胜缘也。玉清宫之右即史阁部祠，饭后复偕同人入祠谒墓。忆余往返扬州，凡二十余度，不知梅花岭在何处，耿耿不释者垂五十年。至是始获伸瞻仰之情，深以为幸。其端实由给谏开之，此会可不朽矣。是日右原有诗，余亦口占二截句纪之云："天教主客画图开，名士名臣杂沓来。愧我老衰无所似，呼儿但覆掌中杯。""五十年来一瓣香，梅花岭路耿难忘。欲题楹柱无椽笔，拱手文山与武乡。"同人属余撰楹联，余谢不敏。盖堂中先有严问樵保庸一联，以文信国、武乡侯相比，联语见下本第十一卷。殆无人不为阁笔矣。余在浦城，即闻给谏抗疏劾前扬威将军诸人不应起用等，因得旨嘉奖，中外啧啧，传播以为美谈，实未见其疏稿也。既相遇于扬州，乃得索阅原疏，因节录如左，庶使读者廉顽起懦，各有同心焉。其词曰："臣某奏：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竭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惟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上而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也。民何好何恶？好贤而恶不善耳。倘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端不过优悠寡断，而其后遂贻害于国家，经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纷纷藉藉，惟知船炮之足惊，谁复典刑之是惧。去年秋后，夷船退出大江，烽烟稍静。我皇上赫然震怒，于失律之罪，法有难宽，始命沿海疆臣，将一切败将逃官，详查确核，交部治罪。于是最辱国之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牛鉴、浙江提督余步云，后先就逮，部臣按律，问拟斩候。余步云情

节较重，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拊掌称快，佥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而今而后，前车之鉴凛然，谁复肯蹈必然之诛，而不求生于一战哉！乃二十六日，即奉上谕，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哄传，人情震骇。既而徐徐解曰：古圣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类是？未几，且以三品顶戴为热河都统矣。旋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令海内糜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以作士气而餍民心，何况鞶带再加，脱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之奕经又可少减，然我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历行间。骋其虚□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杀将覆军，一败不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事，而罪已不胜诛矣。臣亦知奕经为天潢贵胄，我皇上笃念亲亲，必不忍遽加显戮。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应圈禁终身，销除册档，以无贻宗室之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已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我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诸人，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犹存，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为热河都统，密迩神畿，有识无识之徒，无不抚膺太息，以为我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宸聪者，必仍系此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之愚昧，未审皇上所谓阿者何人，所谓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以阿为即墨，将无誉者毁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力奋天威，收还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舆情可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沈鼎甫侍郎

嘉庆壬戌春榜同余成进士者，凡二百五十余人。今官于朝者，惟卓海帆阁老一人，此外龚季思尚书、沈鼎甫侍郎，皆已引退而尚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则安徽朱兰坡侍读、浙江张静轩通政、朱椿年邑侯、四川王六泉太守、福建林鉴塘编修及余。回忆四十五年来，落落晨星，今海内只此九人而已。今岁余薄游江浙，于杭州晤静轩，于苏州晤兰坡，小住扬州，而鼎甫由京挈家来，忽得相见，尤堪惊喜。因留畅叙数日，并招同邹公眉、程柏华、熊竹村饮宴流连，各赠诗以纪。鼎甫少余三岁，而健谈健饮有余所不及者。余以旧刻《师友集》示之，离合之感，各为黯然。鼎甫屡掌文衡，余询其门下士最显者何人。对曰："一为林少穆，一为陈颂南，皆君同乡也。"余曰："只此两人，已足为门墙之光，其余不问可矣。"鼎甫喜读宋儒书，濒行，余以《名臣言行录》两函赠之，以备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胜，留诗为别云："海内称诗伯，吾曹仰伟人。晨星同客路，旧雨见天真。谁砥中流柱，凭扶大雅轮。廿年离合绪，往事付前尘。""开径招三益，谓邹公眉观察，程柏华、熊竹村两世讲。延宾话一尊。载披《师友集》，洞见性情原。北宋名贤汇，东莱史例存。《兼承吕东莱大事记》之赠。读书赖攻错，感极欲忘言。"

吴退□尚书

吴退□尚书，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谈，遂成死别。今秋其灵榇过扬州，适余有海陵之游，不获登舟一哭。逾月，其孤昌照以行状来，读之黯然以伤。余在京日，尝与同年言：退□生平有四反：体极羸弱，而豪饮之气，辟易万夫，一也；不喜谈文章，而屡司文枋，二也；家居极俭约，而推财济物，毫无所

吝，三也；贰司空时以不谙工作为歉，而督办浙江海塘，将数十年未修之工同时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禄寺卿与朱咏斋、李芝龄二同年同日被命为会试副考官，礼部凡题请会试考官，光禄卿例不列衔，此数十年来异数也。行状言体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层。或言此琐事，行状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为疑。后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实达天听，屡承垂询及之，则亦不可不载也。鼎甫又言退□每严冬必着夹裤、棉裤、皮裤三层，京中戏称之为“三库大臣”，则聊资谈柄可矣。

俞陶泉都转

闲与两淮鹾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忆陶文毅公整理淮鹾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心仪者也。时陶泉方守金陵，闻信力辞，文毅以余手书示之，陶泉语塞。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丛兴。自陶泉莅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余在兰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讣，为之涕如绠縻。适其孤以急信恳余转递平罗，余手挥一联寄挽之云：“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素闻耦贺庚督部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长管淮鹾，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联正檃括其意。今年在扬州，闻公眉观察亦有一联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

陈玉方侍御

陈敦之郡丞延恩，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书名，克继前武，而才气通达，则有跨灶之称，不似侍御之古执也。相传侍御在刑曹时，一日司厅门外车夫喧斗，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陈老爷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处置。侍御熟视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识。"车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识也？"侍御不得已，令转其背视之，曰："诚然。"一时传为笑柄。按《名臣言行录》中，载魏国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马卒，岁满辞去。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耳。然则今之玉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风味，未可厚非矣。

庄虞山总戎

武臣以不惜死为要义，言语小节，在所轻也。余同乡庄虞山总戎芳机，曾为京口参将，有遗爱。余今年过镇江，尚有询其近况，及闻总戎已物故，并有含涕吁嗟者。武员之得民心如此！忆任参将时，与余同官，值入觐回，告余曰："我此行几误事。入见时，上问：'汝自江南来时，可见过蒋攸铦？'我对曰：'没有。'三问三对如前，上变色曰：'汝太湖涂！岂有江南武官来京，而不向江南总督辞行者乎？'我急对曰：'有有有。'上容稍霁。数语毕即出，而浑身汗透矣。"余诘其故，庄曰："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名帖拜我，我又未尝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甚么蒋攸先蒋攸后乎？"余笑曰："此自君之疏失，然无碍于理。主上宽仁，断不汝罪也。"庄颔之。未几，即升广东总戎去。余初次引疾旋里时，卢敏肃公正为两广总督，一日见庄，曰："汝识梁茝邻否？"曰："同乡旧好也。"卢曰："茝邻近

作神仙，汝知之乎？”庄大惊曰：“作何处神仙？”卢笑曰：“已引疾归田矣。”庄始悟。此亦总戎回闽时向余面述者。记得乾隆间有南省某总戎入觐者，时值南河漫口，奏至，上问：“汝过清江浦时，情形若何？”对曰：“浩浩怀山襄陵。”上首肯，曰：“然则百姓光景如何？”对曰：“百姓如丧考妣。”上斥出之，翼日即有嗣后凡武臣引对，不准通文之谕。此则无理取闹矣。按宋臣高琼，尝从宋主幸澶渊。琼请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城，百姓如丧考妣。”上乃幸北城。虏退后，命寇准戒琼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书语也。”语载《名臣言行录》。古今人事暗合有如此者。

浪迹丛谈卷四

翰林院缘起

我朝天聪三年，始设文馆于盛京。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一曰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一曰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之属。各设大学士掌之。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内阁，另设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学士缘起

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加恩授为额外大学士，盖即今之协办大学士也。乾隆十三年，谕曰：“《大清会典》开载‘内阁满、汉大学士员缺无定，出自简任’等语，本朝由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未有定数，自是官不必备，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间

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朕思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又大学士官衔仍兼殿阁，《会典》所载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画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即不必开载，著增入体仁阁名，则三殿三阁，较为整齐。再大学士缺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朕思大学士职司赞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开缺，应俟至一月以后，乃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若缘事降革，则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又五十八年谕以大学士职居正一品，无庸复兼从一品之尚书虚衔。皆载在《会典》，永著为例。

学士缘起

今人率称中书为舍人，其实古之中书舍人，尊于今之中书远甚。国初自大学士以下，又设满、汉学士及侍读学士。顺治十六年裁满、汉学士，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俱改为中书舍人，照现在品级加卿寺衔，则亦非今中书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设学士及侍读学士。康熙十年，始定满、汉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谥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韩菼以工制义追谥文懿，三十年王士禛以工诗追谥文简，尤为稽古殊荣。

追谥

有因其子孙奏请而追谥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八月内病故。未蒙谥典，伏乞皇上加恩赐谥。”允之，得谥勇壮。此尤为盛朝旷典，此后未有踵而行之者。

夺谥

有生前得谥而身后削夺者。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于顺治九年三月得谥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夺谥。又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谥文恭，四年三月夺谥。又云贵总督下三元于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得谥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夺谥。以劝忠励绩之事，仍严黜陟予夺之权，亦视其人之自取而已。

谥文

凡由词臣出身者，谥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撰“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又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璂谥端简，何亦词臣，而不用“文”字，莫详其故。询之馆阁老辈，亦不能答。

谥文正

凡臣工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说也。《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及恭考我朝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为第五字，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正"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按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见《钱塘先贤传赞》。我朝之得谥文正者，百余年来亦不过数人，如睢州之汤，诸城之刘，大兴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来，则惟歙县曹太傅而已。相传吾闽安溪李公，初拟谥文正，后以在学政任内夺情事，改谥文贞。信乎此谥之难能而可贵也。

封爵

《文献通考》极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论。顾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废。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实万世不易之良规。惟今人遇公、侯、伯，辄称为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称，而于我朝封爵之制实未之考也。成周以来，列爵惟五。秦汉时爵二十级，并非世职，其世袭者只有侯爵，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则公、侯、伯之下，并未立子、男之爵，而别立五等

之世职，则共为八等。彼时尚未定汉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为子职，阿思哈尼哈番为男职，各分三等，以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凡公、侯、伯，无论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为正一品，一、二、三等男为正二品，一、二、三等轻车都尉为正三品，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

武阶

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以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盛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寄圃先生晋揆席，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

绿营武阶

国初绿营提督、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委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武职回避

武职有与文职异者二事。文职皆回避本省，武职则于乾隆十二年议定：副将、参将无论水师陆路，均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守备准于五百里外及隔府别营题补；至千总末属微员发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虑，仍留本省题补，不必回避。又河营参将员缺，如果无籍隶他省、熟谙河务之人，亦准于本省人员内保题补用。又议准水师与陆路不同，若必尽用他省之人，恐一时不能熟练情形，转于水师无益，嗣后水师副将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职遇丁忧，毋论大小，皆令离任，而武职初制则凡遇亲丧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职，不准回籍。康熙间，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军机调遣者，不在此例。凡有亲丧各官，二十七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盖

《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职

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

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

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淮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

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

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

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闾，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巨鹿太守、扳授顿丘太守以下二十余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

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大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

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麈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

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甕，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憙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憙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憙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甕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穀、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祐已有此号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

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詹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嗐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茗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浪迹丛谈卷五

请铸大钱

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折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折，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折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埴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

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

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

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檃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

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丱人之职，丱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后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云南大理银

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磜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

行贝议

行贝之议，尤骇听闻，特齐民狃于目前习而不察耳。今民间贵重之物，皆曰"貨"、"寶"，贸易之事，皆曰"買"、"賣"，其字无不从"贝"，可见古时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没其名。考职贝之贡，自夏时已然。《仪礼》之"江贝"，郑氏注云："贝，古以为货。"桓宽《盐铁论》云："夏时以元贝。"谓夏以贝为币也。《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幺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朋。"又分贝货为五品：大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以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谓"货贝五品"。至秦始废贝用钱，汉时犹钱贝并用，晋以后遂不行至今。窃谓物之贵贱，视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贝，则上以是令，下以是听，即与银同。近人有用贝五美之说。其一曰遵圣，赞曰：贝之为物，载于圣经。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复古，赞曰：

贝之为物，中古所宝。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赞曰：银曰纹银，贝曰文贝。美在其中，采发于外。四曰无伪，赞曰：钞之难行，人为易伪。贝出于水，实生于地。五曰便民，赞曰：钱重银轻，可以致远。贝亦如银，便于流转。数语尽之矣。

暎夷

暎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暎夷之利益，暎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暎船在黄埔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囉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暎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暎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暎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

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鸦片

近日暎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其用心可谓苦矣，其设想亦可谓周矣，然究非政体之所宜，即陈奏，亦恐难邀俞允。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折，奉旨交广东大吏会同妥议，不知彼时如何覆奏，未见施行。今节录其原折如左，以备采择云：“为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请变通办理事。窃照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应其时，谓之上瘾，则废时失业，莫此为甚。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已者，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查鸦片烟之品有三，一曰乌土，一曰白皮，一曰红皮，皆暎咭唎属国所出。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其后遂入例

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以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项，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乌土为上，每箱约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洋银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洋银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以库平纹银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由是洋银有出无入矣。夫以中国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可言。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计，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银，然西洋诸国通市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惟暎咭唎耳，乃因暎咭唎而概绝诸国之互市，则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将何以处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成廛，内洋商船皆得转致，又从何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随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但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曾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澍夷商一案；继任督臣卢坤，亦曾拿获梁昌荣一案，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个，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将窑口匪徒姚九、区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害终不能戢，盖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逞其鬼蜮伎俩，法令亦有时而穷。更有内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夺，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谅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公。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或效职趋公，或储材待用，岂可听其沾染恶习，至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恐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

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岂无毒性，从未闻有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万余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事，诚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谨以上闻，伏乞密饬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确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国计。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水雷

粤东近传咪唎㖞国夷官创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底，藉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船，罔不破碎。粤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凡九阅月而成。曾经将水雷器具二十副赍京，恭呈御览。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隶总督、天津总兵会同演试，旋据覆奏，于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会同演试，用径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扎成木筏，安于海面，坠定锚缆，将吃药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面水势亦围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云云。并纂成《火雷图说》，进呈刊布。窃谓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创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此器如何能恰到敌船之底，又恰能使敌船浑然罔觉，坐待轰击，则皆非瞀儒浅识之所敢知矣。

炮考

《归田琐记》中有《说炮》一条，颇中今日情弊。而礮之缘起，

末之详也，或以为问。余乃摭拾所见各书，告之曰："礮"字俗作"砲"，潘安仁《闲居赋》"炮石雷骇"，其最先见者矣。李注："礮石，今之抛石也。"然《说文》无"礮"字，"旄"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碓敌。"是许氏以旄为炮。《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自后人有火炮之制，俗遂从火作"炮"字，非也。火炮之用，始见于宋杨万里《海蟾船赋》，序云："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坠炮，坠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霞，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然此乃纸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炮子为攻击之具也。炮之用铁始于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炮攻城，始于元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炮，以攻破襄阳，名曰襄阳炮。明永乐间平交阯，始得神机枪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详见《明史纪》。又《兵志》云："佛郎机炮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炮之用铜，始见于此。至我朝天聪五年，始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详见《皇朝礼器图式》。造火药法，《洴澼百金方》中所载颇详，盖硝、磺、炭三者，皆须研得极细，必捣至万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条，以细如笔管者为妙，必去皮去节，带皮则烟多，有节则易炸也。制好后，必须放手心燃之，药去而手心不觉热者方为合式。余提兵上海时，苏州局员来缴新制火药，余嫌其未净，令以手心试之。委员皆缩手不前，曰："前缴药时，皆不如是。"余曰："此试火药定法也，然则前此收药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驳回，令其再捣。再缴时，以白纸铺桌上试之，药去而纸绝不烧，于是众始叹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黄冈吴德芝有《天主教书事》一篇云：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其术长于推步象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庙，曰天主堂，宏丽深邃，人不敢窥，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细民愿归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按一名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中列十字架、刀、锥、钩、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阖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灸，妇女亦裸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殓。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穷民惑于此，每堕其术中。而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皆几其炼术可得，相与尊信之，称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张。所刻《口铎》一书，其言谓万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坛方泽、光岳祀典、宗庙祖考，皆极其唾骂，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无始以来，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则天久倾颓，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则生于汉哀帝十四年。其说之狂悖如此。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康熙中，黄冈令刘公泽溥深恶之，议毁其庙、逐其人，胥吏有从其教者，惩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责以多事，盖钱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满公上言其恶，朝廷纳之，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

天主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之。三月，奉通檄尽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旦洗濯，因喜书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主持者。

均赋

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抉择。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絜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征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侂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絜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

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絜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絜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

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

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

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崇文、弘文生等，或驳杂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员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敕裁汰冗员。直隶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余员。广东省裁廉州府同知，肇庆府通判，高、廉两府司狱，南海、番禺两县河泊所大使，长宁、始兴两县训导。江南省裁江苏华亭县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归县丞兼管，镇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归镇江府知府兼管，金坛县湖溪巡检无巡防之实，江宁府照磨无专管事宜，扬州府检校无专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沟闸座、督夫启闭事宜，改归扬州府经历兼管。陕甘省裁丞倅等官五员。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粮通判一缺，又抚州、袁州、九江三府府磨，又武宁县高坪司巡检、薪淦县檐山司巡检、德兴县白河司巡检三缺。又云贵省奏锦屏县幅员偏小，所有知县、典史、训导，俱着裁汰，地丁钱粮，就近改归开泰县管理，惟锦屏地方民苗杂处，未便乏员，着改设锦屏县丞一员，仍归开泰县管辖，又裁磐石司巡检一缺。又南河裁丹徒县丞、仪征县闸官、如皇县县丞、兴化县县丞。又云南裁曲靖府同知，剑州所属弥沙井盐大

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照司狱，顺宁府知事。又浙江裁绍兴府北塘通判，衢州府粮捕通判，杭州府属之城北务，钱塘县属之西溪务，湖州、绍兴二府司狱，宁波府属象山、赵嶴巡检，严州府属建德县县丞。又长芦裁芦东、沧州运判一缺，归并天津运同，胶、莱运判一缺，归并滨乐运同，兴国场大使一缺，归丰财场兼管，又登宁场大使一缺、信阳场大使一缺，并着邻境寿乐场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顺、常德两府通判二缺，柳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检七缺、训导六缺。又福建裁县丞二缺、司狱六缺、巡检九缺，皆杂见邸报中。所裁已不为少，然此外尚有不实不尽者，惟在各督抚大吏随时察看办理，亦撙节之一端。圣经所谓生财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谓非当时之急务也。

浪迹丛谈卷六

郑谦止之狱

吾乡黄石斋先生以疏救郑鄤事下狱，祸几不测，而鲜有能详其始末者。惟长洲沈归愚先生曾论之云：“前明郑谦止鄤以非辜而被极刑，余初未知其详。见《杂说》所载，谓鄤母吴性酷劣，杀婢者屡，郑因假乩仙语，令其父杖之。及读鄤前后对簿狱词、司寇冯英谳语与宫詹黄石斋及鄤父郑振先揭，而后知《杂说》为讹传。杀鄤者，始终温体仁一人也。鄤初入翰林时，见文震孟指斥魏忠贤疏留中不发，因上书极言留中之弊，始勒归，继削籍，家居十有四年。思陵诏复官，始入都，谒首辅温体仁。体仁问：‘南方清议若何？’鄤谓：‘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体仁谓：‘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鄤谓：‘用人则才出，不用人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之识韩淮阴，宗留守之识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体仁阳谢之，意彼锋铓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阴思有以剪除之。甫一月，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纠鄤，得旨下部严鞫。夫人必选懊无识、祸福萦心，而后可惑于二氏之说。鄤父振先为仪曹时，见中官宰执互相联结，以‘中朝第一权奸’劾沈一贯，几蹈不测，中心不悔，则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疑惑而披剃为僧乎？鄤母吴以礼教自律，仪曹贬官，万里相随，恬然自乐，胡为有杖妻之事？又鄤以建言被谪，鄤母喜见颜色，曰：‘苏文忠母云：“儿为范滂，吾胡独不能为范滂母？”吾今始可云有子矣！’鄤何憾于母，而迫父杖之？宜屡鞫而无罪可入也。体仁于

是落司寇冯英职，移狱于镇抚司。先是韩不侠从学于鄤，交最厚，不侠女二岁，与鄤次子喆三岁缔婚。后不侠夫妇没，女归为养媳，一载病死，时年一十二岁，此族党周知者。至是体仁以厚赀属奸人许曦，诬以奸媳致死，体仁更纠严刑，终不得实。体仁时以弹劾者众，帝亦心动，放归，然犹必欲杀鄤，属曦与陆完学编造秽亵歌词，使阉寺上闻。上既闻而怒不可回矣，崇祯己卯八月乃磔。死前一月，鄤犹成《尚书讲义订正》、《苏文忠年谱》、《勖子二十余则》。黄石斋先生谓：‘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越五年甲申，明亡。按鄤死固冤，然祸止及一家，而思陵之亡国，实由体仁。以体仁阴贼险狠，为孤孑，结纳宦官，窥伺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体有用之士，无一立于君侧，而后其心始快焉。由是斫丧国脉，至于鱼烂瓦解而不能救，则体仁实为魏藻德、马士英、阮大铖之先声，而思陵转以为忠，宜其国之亡也。因论郑鄤之狱，而推论及之。鄤将死时，语其二子，谓世间杀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杀者莫如口。知口之为祸而卒致祸也，此才人气盛而不能自抑也。祢衡以口得罪于曹瞒，以才见杀于黄祖，何独不然！书此并为尚口抱才者诫。”吾乡徐时作曰：“此论面面俱到，然尚有未尽之义。《易》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观其人之友，而其人可知。温体仁所交者，刘志选、曹钦程、周延儒、薛国光之徒也；郑谦止所交者，吴中则文文肃震孟、漳浦则黄石斋道周、上虞则倪文正元璐、山阴则刘念台宗周诸公也。君子小人，若冰炭黑白之分矣。使谦止果有秽行，文肃、文正、念台肯为之哭泣于身后，石斋肯为之辨冤于生前，几至自罹其祸哉？”前文未及，因漫识之。

姚明山之诬

古近名士褒贬人物，笔之于书，彼此传闻失实，使正人被诬，不胜枚举。然无关大节，犹可也；若妄肆讥评，则大为不可。如我朝姜

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学士拟传辨诬》一篇云：“何元朗称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我翰林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而衡山名长在天壤间。今世岂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哉？自钱虞山称快此言，载之《列朝诗选》，而明山之后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将北上，姚氏数人持东泉尚书父子传志见示。复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绝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时出其间，如唐世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陈后山诸人，犹能以学行自立，而足以风厉乎天下。今则惟衡山先生足当之，而先生之秉道谊，立风节，明经术，工文章，尤有高出于数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赙，以崇孝也；麾宁藩之聘，以保忠也；绝猗顿之游，以励廉也；谢金张之馈，以敦介也；不慑于台鼎之议，以遂其刚志也；不溷于辎亵之诏，以植其坚贞也。天子贤之，擢官翰苑。官仅三载，年方五十余，慨然起南归之兴。吾每谬言晋之不得，竟三疏得请以去。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于爵禄之上，罻罗之所不能取，樊笼之所不能收，翻然高翔，如凤皇之过疏圃而饮湍濑，下视啄腐鼠以相吓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尽向往之志，备极赞扬之词。而于诗末章则曰：‘岂是先生果忘世，悲歌尽在五噫中。’其知衡山也深矣。钱虞山不考，漫笔之书，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复著其说，于拟传不重诬耶！明山可传，不独议礼一节。其居官屡有建白，据古证今，义正辞核，惜其中年凋丧，不竟其志。而何氏谓今世遂无道及者，彼自不识明山，于明山固无损也。复按家传志铭，皆云杨文襄引公同修《明伦大典》，公耻不肯与，同馆皆嫉之。而拟传云‘涞虽以议礼受杖，后与修《明伦大典》，不终其节’。余在史馆，疑而请之监修徐公。公命请取《大典》检阅，同修者绝无姚名，遂命删此一段，然其稿犹传播人间也。此是姚公大节所系，彼既罹祸于生前，复被诬于身后，史笔之陷人，岂必在张桂群小下哉！”

三保太监

前明三保太监下西洋，至今滨海之区，熟在人口，不知何以当日能长驾远驭、陆詹水栗如是。按《明史·郑和传》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赍金帛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临之。和经事三朝，先后凡七奉使，星槎所历三十余国。第一次在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王景宏等，至五年九月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献所俘三佛齐酋长，戮之。第二次在永乐六年九月，再使往锡兰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赦不诛，释归国。第三次在永乐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苏门答剌，禽其伪王，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第四次在永乐十四年，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因命和等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第五次在永乐十九年春，和等复往，二十年八月还。第六次在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旧港即三佛齐。酋长请袭宣慰使职，又使和赍敕印赐之，冬还，成祖已晏驾。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历往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前后所得珍奇贡物，如真腊国即今之柬埔寨。贡金缕衣、象五十九，阿丹国贡麒麟，苏禄国贡大珠，重七两有奇，忽鲁谟斯国贡麒麟，又贡狮子，麻林国贡麒麟、天马、神鹿之类，不能悉数，而中国之耗费亦不赀矣。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时通使西番者，有司礼少监侯显。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令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十一月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国。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

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治纳朴见者，地居五印度中，侵榜葛剌。十八年，复命显往宣谕，遂罢兵。宣德二年，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狮

纪文达师《如是我闻》云："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已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康熙间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罅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航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狮俯首一嗅，已怖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厩马十余，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曾橐笔对写一图，笔意精妙。阿公未署名，旧藏博晰斋前辈家。后售于余，尝乞一赏鉴家题其边云'元人狮子真形图'，以元代曾有献狮事也。"余至京，曾以此事询吾师，师即出图见示，则翁覃溪师题字也。并云外间画狮者，其粉本皆从此出。今又五十年矣，不知此图尚在吾师家否也。郑光祖《一斑录》云："狮产西域，土人觅孩狮豢而驯之，自元、明至今，屡入贡。康熙间贡狮二，带往口外打围，遇两罴甚大，莫之敢撄，放狮搏杀之。一罴重一千三百斤，一罴三百斤。老狮力尽亦毙，小狮旋亦逸去。"又云："有小说记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有会试举子，倩内监引至虫蚁房看狮。黄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狮蛮者豢之。狮居之阱，浑铁作柱，复以铁索二条系其

项，左右炼之。若欲放出，则先将大铁桩长可六七尺、围径尺，末有二大圈，以桩钉入地中，止余二圈在上。然后牵狮铁索，出扣于上，两狮蛮左右掣之，不令动。内监命戏彩球，蛮取两球大如斗，五色线结成，蛮先自戏舞，狮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乃掷与狮，以两足捧之，玩弄不置。内监令从者取一犬来，未至数十武，犬即仓皇惊仆，溲便俱下。狮亦似有觉者，撤去球，作嗔视状，大吼一声，草木屋瓦皆震动。蛮禀曰：‘活生口至矣！’恐触其怒，因毙犬掷与。狮舒两足擎之，吹气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风卷叶，犬亦软如败絮，类无骨者。内监曰：‘凡物见狮，骨先自酥，故其食亦连骨。不若虎之食兽，必用舌㗊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狮之所以能食虎豹而为百兽王也。’后不数年，是狮亦死。相传狮粪即苏合香云。”

龙神

平生仕宦行役，往往触暑长征，回首犹有余畏。偶阅《柳南随笔》中，载有龙君赠白云事，神为之往。后复阅《铁槎山房见闻录》，载有龙君送乌云事，常谓此等良缘，往往有之，惜吾生无此奇遇耳。因汇录于此，以志景慕之忱云。《柳南随笔》称：江西贵溪令某，有循声，与龙虎山张真人往来甚熟。一日真人留某饭，有一侍者，貌甚怪丑，腥气迫人，某屡目之。真人曰：“此龙神也。因获罪天曹，谪令山中服役，今将届满，特无人为之声说耳。君居官清正，为天曹所重，若肯代渠一请，必可复登忉利天也。”某曰：“余凡夫，何能为力？”真人曰：“公但首肯，我当代为章奏，公于名下用花押即得矣。”某漫应之。逾数日，再至山中，则前侍者已来叩谢。真人曰：“荷公大力，已准还龙宫矣。”复顾侍者曰：“先生之恩，岂可无物以报？”侍者曰：“自获咎破家后，龙藏已空无所有，无已，则当赠白云一朵耳。”某亦不知白云为何语，姑颔之。后某以行取八都，盛夏北行。途中日有白云一片，护荫其舆，毫无暑气，至京乃散。乃晤即

龙神所赠也。此康熙年间事。又《铁槎山房见闻录》称：文登丛少保兰以工部尚书为三边总制，初通籍时，亦曾为贵溪令，尝于张真人处遇同乡李龙神，曾求公向真人缓颊，欲回家视母。公为代请，真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滨而行，免伤禾稼耳。"忽霹雳一声，龙神已不见矣。后公每暑日徒行，顶上必有。乌云一块相覆，即龙神之报也。此前明嘉靖年间事。

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员来谒，意气轩昂，语言无忌。自言系由衡工投效，得官甚速，并述彼时有一对句云："捷径不在终南，河水洋洋，大有佳处；补缺何须吏部，睢工衮衮，竟开便门。"且言亲在睢口工次，目击合龙时，实有神助显应，众目共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记得嘉定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累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事后刑部奏闻，奉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然则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与"河神"同，或其名已为之兆矣。

升官图

余有怀潘芸阁河帅诗云："同舟本前定，一笑晤邢房。"阅者多不得其解。盖余于嘉庆乙亥年，与芸阁同官京师，偶因献岁，共在林少穆斋中赌升官图，余与芸阁适同入河防一路。至道光乙酉，芸阁与余

果同从公淮浦，絮谈及之，信是天缘前定，前后刚十年也。或问："升官图仿于何时？"按此图相传为倪鸿宝所作，前人谓之选格，亦谓之百官铎。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实此戏自唐时即有之，方千里《骰子选格序》云："开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阳，有风甚紧，系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号进士者，以穴骼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数丰贵而约贱。卒局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献通考·经籍门》有《汉官仪新选》一卷，刘敞撰，取西汉之官，而附以列传黜陟可戏笑者杂编之，以为博弈之一助。又《武林旧事》"市肆"记有选官图，列于小经纪内，亦即此戏。余亡友李兰卿曾手创一图，取《明史》中职官，尽入其中，分各途各班，以定进取，极为精核。余曾怂恿其镂板以行。自分手外宦后，此局遂疏，今无从复问矣。

杨令公

嘉庆间，余扈跸滦阳，过古北口，见有大庙，土人呼为杨令公祠。嗣阅《明统志》及《密云县志》，皆载之，《丰润县志》亦有令公村，谓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按杨业生平未尝至燕，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顾亭林已辨之。《宋史》杨业，《辽史》作杨继业，辽人称为杨无敌。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业副潘美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契丹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陷寰州，护军王侁令业趋雁门北口，业以为必败，侁逼之。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不食，三日死。业子延昭为保州防御使，昭在边城二十余年，契丹惮之，呼为杨六郎。延昭子文广，字仲容，为定州路副都总管，皆以骁勇闻。此今说部所演，不尽诬也。

赵普

偶为友人招观剧，余不谙昆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为余左袒者，适呈戏单，余点《访普》一出，盖昆曲与秦腔并有之，曲文初无小异，客谓余之善调停也。或问："此事果有之否？"余谓《名臣言行录》中引《邵氏闻见录》，即有此事。云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与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秦王一节耳。

宋江

《水浒传》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迹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按《侯蒙传》虽有使讨方腊之语，事无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腊以四月擒，或借其力；但其时擒腊者，据《徽宗本纪》以为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据《童贯传》以为宣抚制使童贯，据《韩世忠传》则世忠以偏将穷追至青溪峒，问野妇得径，渡险数里，捣其穴，

辛兴宗掠其俘，以为己功，皆与宋江无涉也。陆次云《湖壖杂记》谓六和塔下旧有鲁智深像，又言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时进征青溪，或用兵于此。稗乘所传不尽诬，惟汪韩门以为杭人附会为之，恐不足信。

张居正

近日梨园有演《大红袍》全部者，其丑讵江陵张文忠与奸佞同科，并形容其子懋修等为乱臣贼子之不如，殊为过当。张太岳当前明神宗朝，独持国柄，毁誉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修等，亦并非纨绔下流。考《湖北诗录》，载张懋修字子枢，万历庚辰廷试第一，授修撰，遘文忠家难，冤愤投井，不死，绝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遗籍，泪渍纸墨间。天启辛酉，文忠墓忽有白气，如云如烟，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时子枢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满林皋，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细，浊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调，青山有二毛。从来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荫尚宝司丞，崇祯甲申正月，献贼掠荆州，忧愤不食死。有《绝命词》云：“八十空嗟鬓已皤，岂知衰骨碎干戈。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今夕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俱可想见其忠义之气。至文忠之曾孙别山先生同敞，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则文忠之泽，固久而未斩也。按说部中杂载江陵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下。既败，杨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长江之险，地方官为联舟如岸，俾乘辕以济。及败，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浣焉。”有名下士批驳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陆行至襄阳，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传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进京，帝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传“五步一

井”、“十步一庐”概之，恐是由内河渡江溯淮，陆行入京也。

外夷月日

余在粤西，见粤东有刻本载外夷月日者，姑存之以广异闻云。外夷暎咭唎、咪唎噯及大小西洋、大小吕宋、咈囉哂、嗬囉等国，每岁以冬至后十日为元旦，足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每至四年，于二月内闰一日。自奉耶龢教之年计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将外夷各月分名色及其日数，开列于左：正月曰然奴阿厘，共三十一日；二月曰飞普阿厘，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吗治，共三十一日；四月曰嗾悖厘尔，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润，共三十日；七月曰如来，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黠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一月曰娜民麻，共三十日；十二月曰厘森麻，共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传之月分名色也。其称我中国各月分，亦别有名色，如正月曰乏士们，二月曰昔鲠们，三月曰塌们，四月曰哸们，五月曰辉色们，六月曰昔士们，七月曰森们，八月曰噎们，九月曰那引们，十月曰鼎们，十一月曰林们，十二月曰都嗾尔们。

平淡

《张太岳集》中，甚有见道之语。如云：“凡物颜色鲜好、滋味秾厚者，其本质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谓之砂床，炼之则极鲜红；花卉含苞率皆青白色，至盛开，乃有彩艳；红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红；解盐初出池，其色红白而味淡，虽少食之不咸；茗之初采，其芽皆白。此皆物器之最佳者，故凡人之才性，以平淡为上。”刘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至于才智勇敢，出群

绝伦，皆后来之彩色华艳、滋味醁厚者也。”

巧拙

张太岳曰：“今吴中制器者，竞为古拙，其耗费财力，类三年而成一楮叶者，是以拙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恶虚文、责实效，又骛为拙直任事之状，以为善宦之资，是以忠为诈也。呜呼！以巧为巧，其敝犹可救也；以拙为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诈为诈，其术犹可窥也；以忠为诈，其术不可窥也。用人者于此又当进一解矣。”按汪稼门尚书督吾闽时，凡遇牧令之披敝衣、着旧靴者，必加青眼，而不知皆被猾吏所欺也。

以意命名

《吴志·孙休传》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霍为太子。”注曰：“休诏曰：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霍，霍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茴，茴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奠，奠音如兕觥之觥；字弢，弢音如元礥首之礥。音元。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音如有所拥持之拥。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抄旧文会合作之。”不知其何取乎尔也？

以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命名，递及子孙，盖取相生之义。此事盖盛于宋时，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构；朱子父松，孙塾、埜、

在，曾孙钜、钧、鉴、铎、铨，玄孙溯、洽、溍、济、濬、澄；李焘子垕、垔、塾、岱、壁、臺，孙铠、锡；陈源子栎，孙照、勳，曾孙埜、圻、基，玄孙鏊。然《昌黎集》有《王屋县尉章坰墓志》，其大父名构，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镐、镮、銶、锐，则唐人已有之。又《唐史》崔铉子沆，裴钧子洙，高钑弟锴，钑子湜，锴子湘、涣，皇甫湜子松，皆同此意也。

恶名

王渔洋先生《居易录》云："明宗室诸藩生子，例由礼部制名。主者索贿，不满意辄制恶字与之。如崇祯壬午举人朱慈愁，衡府王孙也，字火西，诗文有盛名。愁字盖取'愁人'二字牵合之。"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宗籍凡袒免亲己，上赐名受官，或寓不典之言，如令诛、令鲧等，不可概举。"乃知此风宋人已有之。顷予在都堂阅揭帖，见苗蛮有名阿斩、阿亡者，尤可骇笑。

丑名

古人以形体命名，如头、眼、耳、鼻、齿、牙、手、足、掌、指、臀、腹、脐、脾之类皆有之。而《庄子·达生篇》有祝肾，《列子·汤问篇》有魏黑卵，《北梦琐言》有孙卵齐，则不知所取何义。至以畜类命名，尤古人所不忌。卫之史狗，与蘧伯玉、史鱼同为君子。卫宣公之臣司马狗，《汉书·人表》列之中中。司马相如初名犬子，南齐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齐·张敬儿传》云："父丑，官至节府参军。始其母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儿，故初名狗儿。后又生一子，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辽史》懿祖之后，有小将军狗儿，圣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儿。又有辽将赤狗儿，见《金史》。又金

世宗子郑王永蹈，名石狗儿。又《李英传》有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又有都统纥石烈猪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宁猪狗，皆以孝行闻。又有中书参知政事狗儿，则不知何姓。而《北梦琐言》有李□蛆、郝牛屎，《辽史·皇族表》有辽西郡王驴粪，《金史·宣宗纪》有四方馆使李瘸驴，《元史·泰定纪》有太尉丑驴，则尤不雅矣。昔欧阳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或戏谓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儿，要易于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自是恶谑，亦可见古人所不忌。然亦何至行之仕宦，列之史书，如前所云者，此则真不可解也。

避讳

古人避讳有绝可笑者。如唐代讳"虎"，以虎为"武"足矣，乃又改虎为"兽"；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足矣，乃又改薯蓣为山药。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讳"构"，乃并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祯"，乃并真、贞、征皆避之。至如子孙避祖父之讳，如淮南王父讳"长"，《淮南子》凡言长处悉曰修。苏文忠祖讳"序"，凡苏文中序皆作叙、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甚至刘温叟以父名"乐"，而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积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践。若夫朱温父名"诚"，以其类"戊"，改戊己为武己，杨行密父名"怼"，以与夫同音，而于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触讳

宋殷淑仪卒，谢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

殊有凤毛。”谓灵运有后也。灵运子凤早卒，超宗父也。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曰：“悬罄之室，复有异物耶？”曰：“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以触讳，遽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暗乃去。及超宗候王僧虎，因往东斋诣其子慈。慈正学书，超宗曰：“卿书何如虎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还，呜乎，如超宗者，所谓明于责人而恕于责己者乎！

九锡

或问古有九锡之名，不知所自始。按《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云：“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注云：“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于纬书《礼含文嘉》，云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是也。近人宦场中，有戏指知县擢同知、知州为“加九锡”者。时节相孙公寄圃与余数之，则一为水晶项珠，二为白鹇补服，三为朝珠，四为红伞，五为红心雨帽，六为红心拜垫，七为马前踢胸，八为大夫诰轴，而偶忘其一。众思索不得，或曰尚有宜人诰轴一分可以当之。公大笑曰：“所谓有妇人焉，八锡而已。”

浪迹丛谈卷七

巧对补录

前录《巧对》，有未详者，兹复补之云：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擢进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诰。年七八已能文，毕文简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对。元之不思以对云："但取心中正，无愁眼下迟。"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云："鹦鹉能言难似凤。"坐客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云："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此事见《邵氏闻见录》及朱子《名臣言行记》。

吾乡宋时陈北山先生，子𦍒，年十一，器度英伟。朱晦翁过访北山，𦍒侍侧。晦翁令属对曰："一行朔雁，避风雨而南来。"𦍒应声云："万古阳乌，破烟云而东出。"晦翁大奇之，谓此子气象不凡，异日名位不可量也。后为龙图阁学士。

《韵语阳秋》云："东坡先生归宜兴，道遇孙仲益，方髫龀。问习何艺？答曰：'方学对句。'先生曰：'衡门稚子璠玙器。'仲益应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先生抚之曰：'真璠玙也。'"

《锡金识小录》云："郡丞吴及郡判董至无锡，饮红白酒而醉。吴出对云：'红白相兼，醉后不知南北。'董对：'青黄不接，贫来卖了东西。'"又云："有宴客食鳖，鳖有卵子。或口占云：'雌鳖腹中龙眼

蛋。’适王础臣至，指席间应声曰：‘雄鸡头上荔支冠。’座客服其工敏。”又云：“王召幼称神童，学使者召至学宫，指鹊巢命对，云：‘乌尾鹊巢中展翅，学鹤未能。’王信口应曰：‘锦鳞鱼海内扬□，化龙立就。’使者惊喜。”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遁思携之赏月黄埠墩，宿焉。晨起入山，时重雾未霁，偶遇父友，试以对云：‘山径晓行，岚气似烟烟似雾。’应曰：‘江楼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又云：“相传华学士鸿山幼时，梦中常有人诵‘芭蕉斜卷一封书’之句。后出使朝鲜，其国王出对云：‘皂荚倒垂千锭墨。’学士略不思索，即口应云：‘芭蕉斜卷一封书。’座皆惊异，敬礼逾等，及归，赠赉倍于寻常。”

黄右原为言：《齐东野语》中《对偶》一门，尚有可采者。如云：“《羲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善待问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则安，危则危。”“《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五形之属三千，《小过》、《大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己为人。”“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者官人，腰间各别。”“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观音大士，

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按以上数联，俱可为谈助，而“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尤为妙合自然，只千古而无偶矣。

右原又言：石成金《联瑜》中载有数联，虽非巧对，而天成格言，似可附录。如：“施恩望报，势且成仇；为善求知，弊将得谤。”“每想病时，尘心渐减；常防死日，善念自生。”“天最分明，只是性慢；人能算计，其如命何。”“浮躁一分，到处便招尤悔；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一生在君父恩中，问何报称；凡事看儿孙分上，劝且从容。”“话虽来到口边，三思更好；事纵放得心下，再慎何妨。”“悟恩是仇种，情是怨根，则往日之爱河得渡；知无学为贫，无骨为贱，则当前之地步颇高。”“戒色有神方，惟聋耳瞎眼死心三味；养生无别法，只寡言少食息怒数般。”“处苦况而尚能甘，才是真修之士；当乐境而不知享，毕竟薄福之人。”“苦辩争强，赢得也输气力；穷奢极欲，算来何益精神。”

《棻堂节录》云：“客有戏以‘梅香春意动’属对者，谓此语意双关，久无人对。予对以‘桃叶晚情浓’，客喜其工稳。又有以长联请对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点翰林，压十八学士。’予对曰：‘万年天子，必尊爵一齿一德一，达尊归一，宣丹诏，晓亿万生民。’又有以药名属对者曰：‘白头翁牵牛过常山，遇滑石跌断牛膝。’予对曰：‘黄发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风烧成草乌。’又有以字属对者曰：‘十口为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对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来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对属对者曰：‘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旧已有人对过，但不工细，因为更正上句云：‘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属对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对曰：‘三瓜为瓜，三水

为淼，三石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归源。’又一属对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又女变心成怒，心恨奴孤。’又一对曰：‘天设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来共成三白散。’对曰：‘地生良药，名芩名连名柏，煎去都成大黄汤。’以上数对，虽未为精巧，然于初学作对者，亦可开扩其心思焉。”按“梅香春意动”，罗茗香旧有对云“杜老壮心衰”，亦别调也。旧闻谢椒石言：镇海陆生志道，少工属对，不假思索。尝九岁应童子试，邑侯令其属对曰：“镇海县童生九岁。”应声曰：“大清国天子万年。”侯奇之，携入水阁面试，饮以茶，曰：“入阁饮茶，连步可登麒麟阁。”复应声曰：“临池染翰，何年得到凤凰池。”年十二，补博士弟子员，卒年仅十有五。或谓此儿早慧，宜不永年，然余闻史望之前辈亦九岁应县试，邑侯试之对云：“閒看门中月。”史应声云：“思耕心上田。”后史位登正卿，寿逾八秩。何以早慧者又能永年乎？然“思耕心上田”五字极有理致，可称名对，且已为福寿之征矣。

余同年果益亭将军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颇佳者，或嘲之曰：‘胸中乌黑嘴明白。’余为代对曰：‘腰际鹅黄顶暗蓝。’”以鹅黄对乌黑，暗蓝对明白，皆极灵活，众为解颐。近年有因𠸄夷之扰，捐输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联云：“头上有情彯翠羽，胸中无策退红毛。”语含讥讽，亦巧不可阶也。

江南李义贤，字芝庭，熟于唐人诗集，尝著《秀谷集》，集唐诗，气体自然，无异己出。如以张轸“山晓月初下”对蒋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别》，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对王维“疏雨过春城”；《宿东岩寺与僧夜话》，以沈佺期“流涧含轻雨”对姚合“穿山踏乱云”；《客中逢杨已军》，以孙逖“今日逢新夏”对钱起“前程未夕阳”；《江边闲眺》，以徐牧“惭无下钓处”对孟浩然“徒有羡鱼情”；《宿瓜步》，以徐祐“浅水孤舟泊”对李商隐“残灯独客愁”；《途中》，以温庭筠“门静人归晚”对赵嘏“枝闲鸟下空”；《元旦》，以谭用之“瓮边难负千钟绿”对卢仝“镜里堪惊两鬓霜”；《咏柳》，以刘禹锡“一声玉笛

向空尽”对姚合“万架金丝著地娇”；《江口夜泊》，以冷然“岩边树动猿下涧”对罗邺“溪上月沉人罢舂”；《悼古诗》，以李商隐“萧何只解追韩信”对李憕“贾谊何须吊屈平”；《游吴氏林亭》，以许浑“山翠万重当槛出”对杜光庭“烟岚一带隔帘浮”；《登江楼》，以罗隐“瓦榼尚携京口酒”对薛据“布衣恐惹洛阳尘”：皆工稳绝伦。

吾师纪文达公尝言：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客举“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公应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举“孟子致为臣而归”，公应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别才。

记得陈芝楣中丞知余有《巧对录》之辑，亦杂录所集成语寄示，惜寄到在后，书已刻成，而中丞亦倏骑箕去矣。慈亟为补录如左，如：“虚室生白，飞阁流丹。《庄子》语及王子安序。”“千寻玉海，丈六金身。《梁书》，佛经。”“酒香留客住，诗成倩鸟吟。东坡、香山。”“酒气和芳杜，诗篇占白蘋。集香山句。”“清泉泻万仞，落日衔千峰。同上。”“秋草独寻人去后，水云初起雁来初。刘长卿、崔涂。”“闲拈蕉叶留题咏，醉折花枝当酒筹。集香山句。”“苍藤翠壁初无路，野草闲花各自春。集东坡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华夜碧，大河前横。《世说》、《诗品》。”“小窗多明，俯拾即是；《易林》、《诗品》。众山倒影，乘空欲飞。《水经注》。”“砥德砺材，道徽高扇；《易林》、唐文。剡诗缉颂，思纬淹通。《文心雕龙》、《世说》。”“抱朴守贞，蓄为王宝；论仁议福，完若金城。《易林》、《韩诗外传》。”“惟道集虚，人之水镜；《庄子》、《世说》。知足不辱，家有芝兰。《老子》、《易林》。”“著手成春，暗与道合；《诗品》、《世说》。用心若镜，清恐人知。《庄子》、《晋书》。”“玉壶买春，酒为欢伯；《诗品》、《易林》。琅函吐秘，诗杂仙心。唐文，《文心雕龙》。”“春桃生花，黄鸟来叶；明月作昼，白云带山。《易林》、《水经注》。”“裁云制霞，一花千叶；《文心雕龙》、《易林》。缨峦带阜，十步九寻。《水经注》、《易林》。”又辑《诗篇》名为对者，如：“《大明》，《小驺》。”“《思文》，《常武》。”“《有驺

》，《无羊》。”“《遵大路》，《信南山》。”“《扬之水》，《殷其靁》。”“《皇皇者华》，《渐渐之石》。”

张南山维屏《诗人征信录》云：“彭文勤公经进稿，其中多属对工整，典重浑成者，偶录数则于后，亦可为初学开拓心胸之助。如《恭进礼器图式表》云：‘天下有三重，议礼制度考文；圣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监。’《驾幸天津》云：‘王者之治，三十年而后仁；天子所都，五百里曰甸服。’又云：‘潴流成池，有淀盖七十二；阻泺为界，其址自宋辽金。’《御制节序诗跋》云：‘春七日，秋七日，七见来复之心；五重午，九重阳，重叶刚中之德。’《万寿经坛表文》云：‘天子所至曰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以人情为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寿。’《万福集成赞跋》云：‘兕觥田畯，豳籥之三曰无疆；凤翔吉人，《卷阿》之四曰纯嘏。’《御制诗跋》云：‘是谓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旸而旸；则知小人之依，先忧而忧，后乐而乐。’又云：‘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推行是；无形之阴晴雨雪，我润泽之，我渗漉之，我泛布濩之。’《恩赐知过论谢折》云：‘心惕若以乾乾，圣原无过，言达之而亹亹，民可使知。’《恩赐鹿肉谢折》云：‘承筐肄《宵雅》之三，食苹空愧；受禄颂《天保》之九，戬谷罄宜。’《恩赐鸡雏待饲图墨刻谢折》云：‘在治忽，观古人之象，绘作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图成《无逸》。’《恩赐台湾墨刻谢折》云：‘十二时不翼而飞，天之所助者顺；千万里如指诸掌，圣不可知谓神。’《请编辑万寿盛典折》云：‘奉三无私，圣人之作也，如覆载照；致四必得，昊天其予之，以保佑申。’‘请诵六章之诗，川至日升月恒山阜冈陵松柏之茂；廑敦九功之叙，利用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恩抚江西偏灾谢折》云：‘君上补造物，无不接之青黄；父母笃恩勤，有必周之黔赤。’《恩免钱粮谢折》云：‘国家丰亨豫大，再筹三十年之通；民户朝饔夕飧，或鲜万千斯之积。’‘富非藏国，利本因民。’‘矧当太仓之陈陈相因，何如高廪之多多益善。’《御制诗文十全集进表》云：‘不得已而用，师往有功；无所为而为，我战则克。’《恩赐居内城谢折》

云：‘播晨纶于西苑，得为氓而仁许受厘；曝冬日于南荣，将改岁而恩谋入室。’‘容身环堵，忆跧江国之牛宫；待漏觚棱，不隔禁城之鱼钥。’《恩赐紫禁城骑马谢折》云：‘齿非加长，实维逾格之施；步本不工，弥切殊堂之感。’”

云台师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升少詹事。例应觞客，因邀同衙坊局诸君，在一枝轩看菊。坐中文远皋庶子举一句云：‘墙上竹枝书个个。’请诸公对之。余应声云：‘盒中枣子叱来来。’宫庶初不以为工，迟日检《汉书》，知为东方朔故实，乃极口称之。”

嘉庆年间大考，翰林有已开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镕得免。内有彭宝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为作一对云：“三等状元苦矣，老彭辞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钩边。”

《随园诗话》云：“诗中用经书成语，有对仗极妙者。前辈卢王岩云：‘腹不负公公负腹，头既责余余责头。’近人吴文溥云：‘我自注经经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无青草霜飞后，菊有黄花雁到初。’汪韩门云：‘白凫去后成衰老，黄雀飞来谢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绿波芳草色，杂花生树乱莺飞。’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壮艾三年药，汝似王瓜五月生。’皆用经书、乐府成语也。余亦戏集乐府云：‘背画天图，子星历历；东升日影，鸡黄团团。’”

前辑《巧对》，所录缪莲仙、汤春生四书对语，皆浑成可喜。今复阅其《文章游戏二编》，尚多可采者，亟登之如左。二言云：“子路，申枨。”“狼戾，虎贲。”“疾视，徐行。”“王豹，子羔。”“徙义，近仁。”“效死，舍生。”“有李，以桑。”“孽子，嬖人。”“恶莠，揠苗。”“放踵，及肩。”“摩顶，服膺。”“蹙頞，胁肩。”“红紫，玄黄。”三言云：“乐其乐，忧亦忧。”“行以告，坐而言。”“私妻子，危士臣。”“无愠色，不疾言。”“为营窟，反藁梩。”“仁者静，顽夫

廉。”“勿欺也，何畏焉。”“有喜色，无怨言。”“强哉矫，恭而安。”“武王烈，太甲贤。”“何以异，是则同。”“疏逾戚，弱役强。”“无他技，有余师。”“要于路，遇诸涂。”“和无寡，德不孤。”“文胜质，实若虚。”“而强酒，如探汤。”“蒲芦也，脍炙哉。”“无齿决，不目逃。”“衣夫锦，书诸绅。”四言云：“施于四体，执其两端。”“原泉混混，维石岩岩。”“子曰忠矣，《书》云孝乎。”“修其天爵，教以人伦。”“言语必信，礼貌未衰。”“隐几而卧，逾墙相从。”“忽焉在后，毋以从前。”“自卫反鲁，由邹之任。”“十目所视，四体不勤。”“睨而不视，过之必趋。”“无见小利，则乱大谋。”“屦之相似，毛犹有伦。”“磨而不磷，钻之弥坚。”“父召无诺，嫂溺不援。”“好是懿德，攻乎异端。”“内无怨女，下不尤人。”“再斯可矣，一以贯之。”“乐只君子，哿矣富人。”“兵刃既接，弓矢斯张。”“以小易大，辞尊居卑。”“尧帅诸侯，舜为天子。”“则何益矣，在所损乎。”“夔夔齐栗，睊睊胥谗。”“若保赤子，如见大宾。”“友于兄弟，乐尔妻孥。”“以吾一日，加我数年。”“无目者也，惟耳亦然。”“各于其党，不相为谋。”“处士横议，隐居放言。”“失诸正鹄，见乎蓍龟。”“舍馆未定，居处不安。”五言云：“得其心有道，反诸身不诚。”“君为来见也，吾其与闻之。”“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然后知长短，不能成方员。”“而后嫁者也，则将搂之乎。”“孳孳为善者，郁郁乎文哉。”“而皆去其籍，则不如无书。”“人病不求耳，女安则为之。”“而从心所欲，然后耳有闻。”“无以贱害贵，将使卑逾尊。”“我不憾焉者，吾何慊乎哉。”“不愿乎其外，又顾而之他。”“士诚小人也，子绝长者乎。”“罪不容于死，爱之欲其生。”“其故家遗俗，虽孝子慈孙。”“上士倍中士，小贤役大贤。”“使已仆仆尔，其心休休然。”“鲁人为长府，曾子居武城。”“非求益者也，其寡过矣乎。”六言云：“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谓大丈夫。”“则吾未之有得，于人何所不容。”“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病无能焉。”“吾斯未之能信，人皆有所不为。”“何为其号泣也，庶几无疾病与。”“是闻也非达也，虽得之必失之。”“今愿窃有请也，吾未尝无诲焉。”“所以别野人也，岂为厉农夫哉。”七言云：“求水火无弗与者，于禽兽又何难

焉。”“是皆穿窬之类也，则与禽兽奚择哉。”八言云：“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故曰尔为尔我为我，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非其道也，非其义也；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抑王兴甲兵危士臣。”九言云：“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十言云：“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前阅汤春生《文章游戏》中有杭州地名集对，以其地其名皆非所习，姑置弗录。年来将卜居杭州，已赁得三桥址一宅，相宅时，周历城厢，闻见颇熟，将来往复衢巷，亦不能不习其名，因择其尤雅驯者，录之如左。二言云：“官巷，衙湾。”“泥坝，土桥。”“湖墅，山墩。”“仓巷，棚桥。”“古荡，新桥。”“马弄，车桥。”三言云：“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红庙儿。”“芭蕉弄，葫芦兜。”“红门局，白井亭。”“草鞋岭，箬帽滩。”“珠冠弄，玉带桥。”“砚瓦弄，棋盘山。”“石屋洞，草桥门。”“金钱巷，元宝街。”“楚妃巷，越王山。”“狮子巷，猫儿桥。”“大仓后，小学前。”“助圣庙，兴贤坊。”“八仙石，三圣桥。”“十八涧，六一泉。”“佛慧寺，仙灵桥。”“浑水埠，清河坊。”“凿石巷，打铁关。”“里塘巷，后市街。”“六克巷，千胜桥。”“六和塔，四宜亭。”“祖庙巷，宗宫桥。”“金门槛，石牌楼。”“朱霞弄，青云街。”“祥符寺，淳佑桥。”“桐枝巷，松毛场。”“羊角埂，狗毛滩。”“塔儿巷，灞子桥。”“小娘弄，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银巷，文锦坊。”“黄泥岭，乌石峰。”“梅青院，柳翠桥。”“仓基上，饷部前。”“萧山弄，余杭塘。”“百福巷，万安桥。”“猪圈坝，鸡笼山。”“威乙巷，拱辰桥。”“新塘上，旧府前。”“火德庙，水香庵。”“八盘岭，九曜山。”“同安里，太平桥。”“海会寺，江涨桥。”“老东岳，赛西湖。”“城头巷，湖心亭。”“栖霞岭，登云桥。”“猪婆弄，鳖子门。”“林司后，薛衙前。”“扇子巷，靴儿河。”“猪头巷，鸭卵兜。”“虎跑寺，龙吟庵。”“延龄埠，流福沟。”“木屐弄，苕帚湾。”“夕照寺，初阳台。”“三桥址，百井

坊。”“保叔塔，渡子桥。”“蝙蝠洞，螺蛳门。”“燕子弄，雀儿营。”“白马庙，青龙街。”“高丽寺，满州营。”“孩儿巷，丈人峰。”四言云：“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胡打笤巷，嵇接骨桥。”“城南古社，梅东高桥。”“神霄雷院，天汉洲桥。”六言云：“二圣庵，三圣庙；十字路，五字桥。”“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峰，北高峰。”“老龙井，小龙井；新马头，旧马头。”“义井巷，义门巷；孝子坊，孝女坊。”“多子街，多福弄；旌德观，旌功坊。”“严官巷，蔡官巷；成衙营，莫衙营。”

罗茗香云：“向在京师，翁二铭学士以别字对难之，出句云：‘孙行杏者挑行形李上太行杭山。’余对云：‘服不猛氏穿不本入声借走华不敷注。’又出句云：‘午梦未醒春睡足。未字虚实兼用。’余对云：‘朝妆莫整宿酲慵。莫字亦虚实兼用。’又有男女人名互对者，如‘徐夫人’对‘石公子’，‘冯妇’对‘王男’之类；又有古今人名相对者，如‘公孙丑’对‘王伯申’，‘白乙丙’对‘朱子庚’之类；又有经书对，如‘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彼留子嗟，彼留子嗟’，‘相鼠有皮，刲羊无血’，‘蔼蔼王多吉人，渺渺予末小子’之类；又有数目巧搭者，如‘唐四杰王杨卢骆，宋五子周程张朱’，‘五行金木水火土，七音齿腭舌喉唇’，‘三代夏商周，九赋上中下’，‘四声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时’，‘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九宫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之类，皆未经前人道过者。”茗香读书养亲，其母年逾九十尚康强。茗香有集句联悬于厅事云：“九十日有□，八千岁为春。”

茗香又云：“扬州有缺口门、湾头镇，旧传一对云：‘缺口何尝缺，湾头自有湾。’颇自然。又‘无锡锡山山无锡’之句久无属对，朱兰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对之。又有以节气作对者，句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绝对云：‘一掌擎天，五指三长二短。’久无人能对者，后为徐青藤所属云：‘六和插地，七层四面八方。’”

罗茗香云：“今岁仪征太傅重宴鹿鸣，同时有四佳话。大兴俞恒

润为太傅门下士，师生同科重宴，佳话也。浙江嘉庆戊午解元张廷济亦太傅门下士，今科其子庆荣又领解，父子解元，佳话也。两丙午、一戊午，同属午科，佳话也。而张、俞皆同出太傅门下。故余偶成一对句云：‘丙象著文明，衣钵相传，同赓鹿野；午科多胜事，箕裘领解，接武蟾宫。’亦纪实之言尔。”

茗香尝自述其所撰地名对，如“道士洑，和尚原”，“苦水铺，甘泉山”，“葱岭，蒜山”，“黄河，青海”之类；又有“木果木，地名。花椒花蔬名。”，“阴口，《左传》地名。阳肤四书人名。”，“夏小正，书名。魏大中人名。”之类。又有书名对，如《春秋》对《申子》，《春秋传》对《山海经》，《四元玉鉴》对《百子金丹》之类。

江南某年五月童试，题系“夫人自称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秋乡试，题系“君子不以言举人”，某生遂连捷。有客戏撰联语赠之云：“端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出语歇后为“小童”，对语歇后为“举人”，可谓巧凑。

俚俗对语有甚可解颐者。近在安丰场署与杨竹圃亲家酒次剧谈，竹圃云：“有一田叟携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将释耒而归，命其子属对曰：‘迷濛雨至，难耕南亩之田。’适有一客徘徊田畔，遥对云：‘泥泞途遥，谁作东家之主。’叟因邀其至家避雨，语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备茶汤。’客对云：‘宾既来兮，厨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茅屋小，略坐片时。’客对云：‘且喜华堂宽，何妨数日。’既设席，饮至夜深，叟曰：‘谯楼上冬冬冬、铿铿铿，三更三点，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盏，但愿一醉解千愁。’叟请客就寝，曰：‘匡床已设，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定留早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见其磨刀，诘之曰：‘借问嘉客，何故操刃而磨？’客曰：‘无故扰东，定当杀身以报。’叟惊曰：‘倘死吾家，未免一场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须十两烧埋钱。’叟入内，移时捧银进曰：‘首饰凑成十两。’客秤之，曰：‘戥头尚短八钱。’因揖别，叟送之门曰：‘千里送君终一别。’客曰：‘八钱约我

必重来。’叟笑曰：‘恶客恶客，快去快去。’客谢曰：‘好东好东，再来再来。’”按此客实恶，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闻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语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莲句也，当问之古人。”相与一笑而罢。

杂谜续闻

《归田琐记》中有近人杂谜数十条，所见所闻亦尚未尽。兹小住邗上，与严问樵、罗茗香剧谈，复有所得，因杂次之，以为酒边茶次一解颐云尔。

古无谜字，自《鲍照集》始有井字谜。古人但谓之隐语，盖莫古于《左氏传》“麦曲”之语、“庚癸”之呼，降而为《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说》之“黄绢幼妇”，后又衍为离合体，《石林诗话》载孔北海四言一章。已见《琐记》。又《杨升庵集》云：“后汉魏伯阳《参同契后序》云：‘郃会鄙夫，幽谷朽生；委时去害，依托丘山；修游寥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皆谜语之权舆也。

《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新序》：“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皆即今之谜语。《文心雕龙》云：“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迷也。”“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又博举品物。”据此，知三国时已有辑之成书者。《七修类稿》云：“隐语转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有编集四册曰《文戏》；金章宗曾为刊本以行，曰《百斛珠》；元至正间，朱士凯编者曰《揆叙万类》；前明贺从善编者曰《千文虎》：今皆不传。

《越绝书》不知何人所作，杨升庵据其书后序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谓汉人袁康所作。又《越绝篇·外传》云：“文字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

与之同名。”乃隐“吴平”二字也。黄佐曰：“吴平因袁康所录而成书也。”

古乐府“稿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复有山”，言出也；“何当大刀头”，言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也。然稿砧之义，究不得其的解。

《青箱杂记》云：“徐铉父延休，博物多闻，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署后有后汉太尉许𨱗庙碑文，即许劭撰，碑阴有八字：‘谈马砺毕王田数七。’人莫能晓。延休解之曰：‘谈马即言午，许字也；砺毕即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数七是六一，立字也。’”

《三国志》注：“曹操初作相国府门，自往观之，题一‘活’字，人皆不晓。杨修曰：‘门中活，乃阔字也。相国嫌其太大耳。’”

宋陶穀使于南唐，书十二字于驿舍云：“西川犬，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人皆不解。宋齐丘曰：“乃‘獨眠孤馆’耳。”

洪䢼《旸谷漫录》载儉字谜云：“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过。”或云此谜是王介甫所作。《平江记事》云：“元达鲁花赤八剌脱国公，倜傥爽迈，谈吐生风。一日燕集，随口行一令云：‘一字有四个口字，一个十字；一字有四个十字，一个口字。不解者罚一巨觥。’坐中皆不能晓，叩之，乃‘圖’、‘畢’二字。”

王介甫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农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东坡先生解之云：“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艸也，艸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庐陵官下记》云："曹著机辨，有客试之，因作蛙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应声曰：'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卧也卧。'客不能解。著曰：'我谜吞得汝谜。'客为之大惭。"

陈亚自为亚字谜云："若教有口便哑，且自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任生棱角。"按蔡忠惠尝嘲陈亚云："陈亚有心终是恶。"亚答云："蔡襄无口便成衰。"亦巧谑也。

嘉定孙恺似致弥以诗名于世，常熟冯定远班题其集云："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覆宝盖，清谈梵宫。"亦仿"黄绢幼妇"之意，谓"绝好宋诗"也。

有作四书谜者，"井田三万六千里"，猜"则是方四十里"。"个"，猜"有臧倉者阻君，君是以不果来也"。"凭君传语报平安"，猜"言不必信"。"《五木经》"，猜"博学之"。又"走马灯"，猜"明则动"。"二九一十八，不是十八；三八二十四，不是二十四；四七二十八，不是二十八；五六方三，不是三十"，猜"其实皆什一也"。又"缘何惧内"，猜《诗经》一句。"伊威在室"。

有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十一字猜"歲"字，谓止少一戌也。又一人曰："我亦照此式猜一字。"叩之，曰蜀字。谓獨少犬也。皆有思致。

近日吴中多尚《西厢》谜，如"一鞭残照里"，猜"马儿向西"。"连元"二字，猜"又是一个文章魁首"。皆妙。而"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猜"说哥哥病久"，尤为出人意表。

罗茗香述，扬州有一俗谜云："一片丹心后代传。"猜人事一。拉纤。盖丹字读作当，代字读作带，传字读作船也。

浪迹丛谈卷八

方药

余禀赋素弱，晚年似转健胜于前，盖常服百岁药酒之力。惟时有目赤牙宣之患，因思昔人言“治目如治民，治齿如治兵”，常仿其意行之而不能，竟付之不治也。故每翻旧籍所载及客谈治眼、治齿方，辄试行之，亦颇有效。因杂录之如左，并旁及所闻杂方药。药取易求、方皆简易者，附入《丛谈》之后，亦利济同人之公心也。适阅《旧唐书·孟诜传》，云：“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善药莫离手。”窃取其意云尔。

目疾虚实

《医学心悟》云：“目有五轮，合乎五脏：眼眶属脾，为肉轮；红丝属心，为血轮；白色属肺，为气轮；青色属肝，为风轮；瞳人属肾，为水轮。”是知目者，五脏精华之所系也。目疾须辨明虚实为要义。凡暴赤肿痛，畏目羞明，名曰外障，实证也。久痛昏花，细小沉陷，名曰内障，虚证也。实者由于风热，虚者由于血少；实则散风泻火，虚则滋水养阴。然散风之后，必继以养血，经曰：“目得血而能视也。”养阴之中，更加以补气，经曰：“气旺则能生血也。”数语尽其理矣。

天然水

凡目疾初起，用洁净开水以洁净茶杯盛之，用洁净玄色绢布乘热淋洗。后水混浊，换水再洗，及洗至水清无垢方止。如此数次即愈。水内并不用药，故曰天然水也。

皮硝桑叶汤

余偶患目肿，童石塘郡丞濂见之曰："何不用药水洗之？"余曰："我每日早起，必用洗面盆中热水泼眼至一二百下，又常用桑果熬汤洗之，仍有此患，何也？"石塘曰："桑叶水须加皮硝，一同浓煎洗之，方有效。"如法果愈。因忆余向来洗眼方中，独少皮硝一味，适阅《良方集录》中，乃知皮硝、六钱拣净。桑白皮二两洗净，生者更佳。二味本系洗眼仙方，法用二药入新沙罐中，河水煎透，倾出澄清，温凉洗之。少顷又洗。每月止洗一日，须自早至晚洗十余次。洗期以正月初五、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四、七月初三、八月初十、九月十二、十月十二、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初四，每清晨起，斋戒焚香，向东洗之。一年，患轻者已可见效，老年患重者，三十六个月定能复明如初。此系光明吉日，不可错误。按此方曾经翁覃溪师面授，日期相同，云系得之异人所传，洗之已四十年。时吾师已年逾八十，自云中年尝仿文待诏故事，每岁元旦用瓜子仁书坡公"金殿当头柴阁重"绝句一首，六旬后，又以胡麻十粒黏于红纸上，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岁元旦，书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书，始叹曰："吾其衰矣！"果于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归道山云。

冰黄散

童石塘曰：“古方中有冰黄散，以治牙痛最灵。用牙硝三钱、硼砂三钱、明雄黄二钱、冰片一分五厘、麝香五厘，合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有神效。”

揩牙方

《云烟过眼录》中有一方云：“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藏，瓶用黄泥封固，以炭火五六个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合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方令坚固，并治衄血动摇等患。”按擦牙杂方极多，惟择其经试有验者录之。如川椒、细辛各一两，草乌、筚拨各五分，共研末，以擦欲落之牙，可使复固。又有用枯矾、松香、青盐各等分研末者，亦有效。然均不如支筠庵观察方廉所传一方，云：“生大黄一两、杜仲五钱、熟石膏八钱、青盐一两，合研为末。”值余牙痛颇剧，用此方顿瘥，则真擦牙之第一善方也。按世传牙痛方，尚有用细辛、芫花、川椒、小麦各五钱煎汤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咽下。或用好烧酒漱口，亦可。或用桂圆一个，开入食盐令满，烧透存性，擦之。或用番瓜蒂焙研擦之，亦效。

固齿仙方

《玉壶清话》载：“莲花峰有断碑，读之乃《治齿乌须药歌》一首，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槐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毁，研末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须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

物入肺管

《一斑录》云："常昭城中有巨姓子，甫七八岁，于四月食鲜蚕豆，以最大一粒弄于口，不料气吸而入于肺管。即时委顿发喘，医皆束手，自薄暮至夜半，竟死。其家只此一子，母悲悼不已，未久亦亡。惜其时未有喻其理者：但捉儿两足使倒悬，则所入之豆，一咳即出，本非药可治，何用延医？三十年前，珍门庙有小儿食海蛳，误吸其壳入肺管；又七八年前，有家仆之子十岁，亦吸海蛳壳入肺管，并延至月余日而死。皆不知治法而贻误也。"又云："小儿以豆误塞鼻管而不能出，但将此儿两耳与口掩紧，不使通气，乃以笔管吹其无豆鼻孔，则豆必自出，去之甚易矣。"

小儿脱肛不收

用不落水猪腰破一缺如荷包，中入升麻，湿纸厚包煨熟后，去升麻。令儿吃腰子，俟药性到后，以温水洗肛自收。

产妇胎衣不下

鲜荷叶剉碎，浓煎服，即下。又一方：用日用酒瓶口一吹，即下。

接骨仙方

五加皮四两，雄鸡一只，黑者更妙。去毛，连皮、骨、血合五加皮捣烂敷患处，用布包裹，一周时揭去。不可太过时，内自完好。再用五加皮五两，用酒浓煎，尽量饮醉，熟睡为妙。

祛邪灵药

于莲亭《闻见录》云："有客言人被邪蛊惑者，但用鳖甲和苍术烧之，其邪自退，试之屡验。"

蛇咬蜂螫

鲜梧桐叶嚼涂之，效。又方，用牛粪敷之，亦效。

疝气

昨少穆中丞自关中来信，称疝气复作。记得余《归田琐记》中载一方，未知已经试否？顷闻友人述有二方，亦甚简便。一以大瓮，烧红炭墼其下，炭上放白胡椒数粒，使患者解衣坐瓮上薰之，神效。一取鲜橙子一枚，略捣绽，以浓酒煮之，熟后去橙饮酒，亦神效。已作信与中丞矣。

鼻血

降香、三七、槐花米各二钱，小生地五钱，煎服立止。

鱼骨鲠

威灵仙、桔梗各五钱，黄酒煎，冲黄糖服，立下。

服核桃

核桃补下焦之火，亦能扶上焦之脾，但服之各有其法。旧闻曾宾谷先生每晨起必啖核桃一枚，配以高粱烧酒一小杯，酒须分作百口呷尽，核桃亦须分作百口嚼尽。盖取其细咀缓嚼，以渐收滋润之功，然性急之人往往不能耐此。余在广西，有人教以服核桃法：自冬至日起，每夜嚼核桃一枚，数至第七夜止；又于次夜如前嚼，亦数至第七夜止；如是周流，直至立春日止。余服此已五阅年所，颇能益气健脾，有同余服此者，其效正同。闻此方初传自西域，今中土亦渐多试服者，不甚费钱，又不甚费力，是可取也。

服海参

余抚粤西时，桂林守兴静山体气极壮实，而手不举杯。自言二十许时，因纵酒得病几殆，有人教以每日空心淡吃海参两条而愈，已三十余年戒酒矣。或有效之者，以淡食艰于下咽，稍加盐酒，便不甚效。有一幕客年八十余，为余言海参之功，不可思议，自述家本贫俭，无力购买海参，惟遇亲友招食，有海参，必吃之净尽，每节他品以抵之，已四五十年不改此度。亲友知其如是，每招食亦必设海参，且有频频馈送者。以此至老不服他药，亦不生他病云。

神仙酒

神仙酒，乃国初江南赵尚书传自康亲王者。当日王统大军征西藏，有道士诣军中献仙方，造酒以饮三军，可驱除瘴疠，且多服能延年。方开：烧酒十斤，醋一斤半，黑糖一斤半，河水二斤，川乌一

枚，草乌一枚，用面包裹煨热切片，淡竹叶三钱，菊花三钱，用小袋装药，将糖水调酒入坛，择无鸡犬处治理，其火候以炷香为刻。王初见此方了无异处，以道士为妄，扶出，道士遂不见。王始惊异，依方制造，果有效。当时王与赵尚书契好，赵素患疯疾，得此方饮之，宿疾顿除，夫妇俱年臻九十余。此方遂遍传于人，以疗疯疾，无不应者。

《居易录》《分甘余话》各方

偶读王渔洋先生《居易录》及《分甘余话》所载各方，喜其博雅而可以济人，因摘录其简便者数条如右。

《居易录》云："京师煤炭皆有毒，惟室中贮水盆盎中，毒即解。又或削芦菔一片著火中，即烟不能毒人。如无芦菔之时，预干为末，用之亦佳。"

又云："《续夷坚志》称，阿魏散治骨蒸、传尸劳、寒热、羸弱、喘嗽。方用阿魏三钱，研青蒿一握，切向东桃枝一握，细剉细草，如病人中大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药，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温服之。服时分为三次，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许时再服。丈夫病用妇人煎，妇人病用丈夫煎，合药时，忌孝子、孕妇、病人及腥秽之物，勿令鸡犬见。服药后，忌油腻、湿面、诸冷硬食物。服一二剂后，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即当尽服之。或吐或痢，出虫皆如人发马尾之状，即瘥。""服阿魏散后，或虚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汤补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钱，人参三钱，远志去心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剉为末，生干地黄四钱，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许时更一再服，谨避风寒。若未安，更作一剂连服之"。

又云："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起时，采独科苍耳一根，

连叶带子细剉，不见铁器，但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至一碗。如疮在上，饭后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尽为度。如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以膏药傅之。”

又云：“治一切恶疮，用瓜蒌一枚，去皮，用瓤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纹者佳。无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见铜铁。患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

又云：“宋英宗御书固齿及血衄方：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瓶，黄泥封固。用炭火五斤，煅至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末，早晚用。”

又云：“《芦浦笔记》载治喘方：用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洗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盏，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者。”又云：“一方用新罗即今高丽。人参一两，为末，鸡子清和为丸如桐子大，阴干。每服百粒，温腊茶清下，立止。”

又云：“治男妇气血亏损及喘嗽、寒热重症，用人参一分，真三七二分，共为末，无灰热酒调服。日服三次，有奇效。”

又云：“《清暇录》载陈刚翁云：痘疮不可多服升麻汤，只须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又括苍陈坡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痘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一士人教以用狗蝇七枚，蝇冬月则藏狗耳中。擂细，和醇酒少许调服，移时红润如常。又其次女痘后毒上攻，遂成内障。一老医用蛇蜕一具，净洗焙燥，天花粉即瓜蒌根。等分细末之，入羊肝内，麻皮缚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旬日而愈。”

又云：“用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治失血症，奇效。”

又云："四川提督总兵官吴英说：昔得秘方，治扑打跌伤极效，虽重伤濒死，但一丝未绝，灌下立苏。往在福建为副将时，军中有二弁相斗，皆重伤，其一则死矣。吴驰往视之，惟心头气尚微暖。亟命以药灌入，觉胸间喀喀有声，不移时张目索食，翼日遂能起行。自后屡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阴干，用时每野菊花一两，加童便及无灰酒各一碗，同煎热服而已。""又一方，求退胎毛小鸡一只，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

又云："治咽食、倒食症，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饭，食八日，不饮滴水，效。""又一方，用虎肚烧灰，存性，好酒调服，效。"

又云："治伤寒症用糯米粽无枣者，和滑石末砸成锭，曝干，烧炭浸酒，复去炭热饮之。病在七日内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亦汗。"

又云："陈说岩总宪说：蔚州魏敏果公象枢。初无子，或教以每日空心服建莲子数十粒，遂生子。李总宪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验。"

又云："空中木通连白葱须各三寸半，半酒半水煎服之，治疝气如神。"

又云："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温服，治虐症，不久近即愈。"

又云："周益公《二老堂杂识》一条：治头风而吐泻，用枳壳、白术煎汤下青州白丸子，甚效。"

又云："牛膝、车前子三钱，共五钱同剉为粗末，将来白水煎。此乩笔也。空心服之，治病溺不下。"按犀角、玳瑁二物磨水服之，亦效，又见《分甘余话》。

《分甘余话》云："治腋气，热蒸饼一枚擘作两片，糁蜜陀僧一

钱许，急挟之腋下，少睡片刻，俟冷弃之。”

又云：“治暴血，以蛛网为丸，米汤送下，立止。”

又云：“立秋日未出时，采楸叶熬膏，傅疮疡，立愈。”

又云：“皮硝入鸡腹中煮食，消痞。”以上方见《说梏》。

又云：“治喉闭急症，用鸭嘴、胆矾，研极细，以酽醋调灌，吐出胶痰即愈。”

又云：“熊胆少许，用净水略润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如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以银箸点眼，能去瘴翳及赤眼，最效。”以土方见《癸辛杂识》。

又云：“《枫窗小牍》载东坡一帖，云足疾用威灵仙、牛膝二味，为细末蜜丸，空心服。此方有奇验，凡肿病、拘挛皆可愈，久服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威灵仙虽得真者，必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之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视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鸲鹆眼。”

又云：“新安罗某治痔方：用稀熬烧酒七斤，南荆芥穗四两，槐豆五钱，捣烂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无颜录两方

周栎园《书影》云：“唐开元钱烧之，有水银出，可治小儿急惊，甚验，见《无颜录》。”

《无颜录》又云：“宋会之，杭州人，元时名医也。鲜于枢记其治水蛊法，以干丝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为度。去巴豆，用丝瓜炒陈仓米，如丝瓜之多少，以米黄为度。去丝

瓜，研为末，和清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丝瓜，象人脉络也。去而不用，藉其气以引之也。米，投胃气者也。”

解砒毒方

纪文达师《笔记》云：“歙人蒋紫垣流寓献县程家庄，以医为业，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赀，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不救。一日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矣。死者诉于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将赴转轮，赂鬼卒，得来见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言讫，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为末，水调服之而已，无他秘药也。又闻诸沈丈丰功曰：‘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从不妄语者，此方当亦有验。”

延寿丹

前明华亭董文敏公，有久服之延寿丹方。公年至耄耋。精神不衰，皆此丹之力。传之我朝，服者亦不乏其人，俱能臻老寿，享康强，须发复元，腰脚增健，真却病延年之仙方也。闻康熙间有人珍公所手录此方，字带行草，是晚年所书云。药品开后：

大何首乌，取赤、白两种，先用黑豆汁浸一宿，切片晒干，又用黑豆汁浸一宿，次早用柳木甑、桑柴火蒸三炷香，如是九次，不可增减，晒干听用。合后群药共若干两，此味亦用若干两。

菟丝子，先用清水淘洗五六次，取沉者晒干，逐粒拣去杂

子，用无灰酒浸七日，入甑蒸七炷香，晒干。如是者九次，为末一斤听用。

豨莶草，五六月间采，用长流水洗净晒干，以蜂蜜同无灰酒拌匀，隔一宿，蒸三炷香，如是者九次。晒干，为末，一斤听用。

桑叶，四月采人家所种嫩叶，以长流水洗净晒干，照制豨莶法九制，为末八两听用。

女贞实，用冬至日摘园林中腰子样黑色者，用装布袋，剥去粗皮，酒浸一宿，蒸三炷香，晒干，为末八两听用。

忍冬花，一名金银花，四、五月间摘取阴干，照制豨莶法九制，晒干，为末四两听用。

川杜仲，用厚者，去粗皮，以青盐同姜汁拌炒，断丝八两听用。

雄牛膝，用怀庆府产者，去根芦净肉屈而不断、粗而肥大者，为雄酒拌，晒干，八两听用。

以上杜仲、牛膝，且莫为末，待何首乌蒸过六次后，不用黑豆汁拌，单用杜仲、牛膝二味同何首乌拌，蒸晒各三次，以足九蒸之数。

生地，取钉头、鼠尾、原枝大枝者晒干，为末四两听用。

按：以上共七十二两，合何首乌亦七十二两，再合旱莲子熬膏一斤，金樱子熬膏一斤，黑芝麻熬膏一斤，桑椹子熬膏一斤，同前药末一百四十四两，捣数千槌为丸服之。如膏不足，用蜂蜜增补之。又按：阴虚人加熟地一斤；阳虚人加附子四两；脾虚人加人参、黄芪各四两，去熟地；下元虚人加虎骨一斤；麻木人加

天麻、当归各八两；头晕人加玄参、天麻各八两；目昏人加黄甘菊、枸杞子各四两；肥人多湿痰者加半夏、陈皮各八两。各药加若干数，则何首乌亦若干数。

三世医

偶闻家塾中为孙曹讲《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窃记少时读注疏，似不如此。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问脉诀》。《脉诀》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旧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且历考古近名医，并未闻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据也。

雄黄酒

吾乡每过端午节，家家必饮雄黄烧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录》云：“雄黄能解蛇虺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内服，只可分厘之少，更不可冲烧酒饮之。有表亲钱某，于端午大饮雄黄烧酒，少时腹痛如服砒信。家众误认为痧，百计治之。有知者云：‘雄黄性烈，得烧酒而愈烈，饮又太多，是亦为患也。’急觅解法，而已无及矣。”

人参

人参随王气转移，而东方尤为生气所托始，故历代人参多产于东

南、东北，而西方无闻焉。《梁书·阮孝绪传》云："母王氏有疾，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当时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兆，故钟山之参为上品；而上党为天下之脊，亦王气所钟，故前朝所用人参，皆即今之党参。古方中用参率以两计，以斤计若非今之党参，安得有许多人参乎？惟唐人林宽《送人归日东》诗云："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即今辽东，则在唐时已为产参之区。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高丽参

高丽参即人参，同是长白山所产，在山之阳为人参，在山之阴为高丽参。高丽在山阴，其被阳光之气自不及山阳之盛，故所出之参性亦稍寒。嘉庆初，其价大贵，至近时而大减，相去不啻倍蓰，不知何故。有选大枝者，合糯米、姜汁屡蒸而屡晒之，其功亦不在人参下也。

参价

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尝读赵云崧先生诗序云："曩阅国史，我朝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丽人诡称明朝不售，以九折给价，而我朝捕获偷掘参者，皆明人，以是知丽人之诈，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价稍贵。然考查悔余壬辰、甲午两岁，俱有《谢揆恺功惠参》诗，一云'一两黄参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两'，皆康熙五十年后事也。乾隆十五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

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诗中所云“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又云“乃因价不訾，翻若天势利。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良可慨也。扬州每年有奉发参斤，向由内务府按盛京等处所进参斤，分别奏明，发交两淮变价。其参有四等、五等以及泡丁、渣末各项名目，其价由四百换以至一二十换，多寡不等，约计每年应缴变价银十三四万两，例皆按年递缴。所得之参，除呈送督部、运司外，余按各商家引数分派。闻近年因㖞夷滋扰，将所发粤海关参斤，又分派于各省关道变价，报解亦略同淮商之例。而外省之参，因此充足而不乏，但不甚佳耳。

按人参实是灵药，可以活人，而方与病违，则其祸亦不旋踵而至。余在京，亲见伊云林先生朝栋偶患风痹，其哲嗣墨卿比部访求医药甚切。值纪文达师来视疾，谓切不可用参，墨卿不能守其言，先生遂成痼疾。又余外舅郑苏年师，因隔邻不戒于火，力移缸水扑救，致跌足受伤。先大夫往视，亦嘱亦不可急投参剂。适徐两松中丞师以参相赠，服之，亦成痼疾，此皆余所目击。后先室清河夫人笃疾几殆，亲眷皆劝服参，余力持不可，最后始以高丽参代之，亦竟愈，从此遂力劝人慎用参剂。而不知近日之参，远不如乾隆间之性味，虽误用而其害尚轻也。忆纪文远师《笔记》中有《乩仙论参》一条云：“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以藏府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不至下焦，以荣卫论，参惟至气分而不至血分。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安得有生参乎？古参出上党，秉中央上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宜。”云云。此恐非今医家所及知也。

肉桂

近日不但真参难得，真桂尤未之闻。吾乡名医陈卓为常言肉桂之

上品，其油饱满，其皮不及分，稍触之，油即溢出，所以称为肉桂。有一客仅得二寸许真肉桂一块，包以油纸，藏于荷包中，满座皆闻其香。适与一人对坐，闻噎隔之声不绝，询其患此已两年余。乃出荷包中所藏，自以小刀削下约四分许，以开水冲半杯令服之，须臾噎声顿止。因复削四分，令再服，复以两四分之渣合冲半杯令三服。未及灯时，而旧疴顿失矣。并云试此桂时，曾削几分投开水壶中，其沸立止，其泡亦顿下，因此知真桂能引火归源，其下咽之效殆亦如是矣。余官粤西五年余，闻越南国入贡之桂，皆在粤西各郡中转购以充数。嘉庆中，潘红榛廉访册封越南，其国王以一枝相赠，云此系镇库之物，今库中亦仅留一枝。红榛即以转赠李芸圃水部，其实亦不过中土之常品也。余每年例办土贡，精选好桂，实未得有惬心之品。大抵宽厚壮观者，皆不可恃，惟浔州之瑶桂条狭而皮粗、肉薄而油足者较佳。红油、紫油者，虽厚亦不佳，惟以黑油者为上品，盖黑油能滋阴入肾，以收引火归源之功。紫油尚可，红油则反助火上升，红油、紫油者，其味必辣，惟黑油则甜润，此可立试而辨也。

叶天士遗事

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当时。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既得其术，辄弃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临证指南医案》十卷，亦其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附以论断，非尽天士本意也。世称天士为天医星，亦非真有确据。相传江西张真人过吴中，遘疾几殆，服天士方得苏，甚德之，而筹所以厚报。天士密语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财物相加，惟于某日某时过万年桥，稍一停舆，谓让桥下天医星过去。”真人许之。而是日是时天士小舟适从桥下过去，城内外遂喧传天士为天医星矣。天士宿学虚心，为一时之冠。其老母病热，而脉伏甚似寒证，天士审证立方，其难其慎。中夜独步中庭，搔首自言

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汤。"其邻叟亦行医者，窃闻之，次早到门献技，用白虎汤一剂而愈，其名顿起，而不知其即出于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归，骤雨道坏，有村夫素识天士，负以渡水。天士语之曰："汝明年是日当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届期疡生于头，舁至天士门求治，与金遣之曰："不能过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尝肩舆行乡村间，适有采桑少妇，天士令舆夫往搂抱之。桑妇大怒詈，其夫亦扭舆夫殴打。天士从旁解之曰："此妇痘疹已在皮膜间，因火盛闭不能出。此我设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已亦果然。有木渎富家儿病痘闭，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远，恐不肯来。闻其好斗蟋蟀，乃购蟋蟀数十盆，贿天士所厚者，诱以来，出儿求治。天士初不视，所厚者曰："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洁大桌十余，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桌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不死。有外孙甫一龄，痘闭不出，抱归求活，天士难之。女愤甚，以头撞曰："父素谓痘无死证，今外孙独不得活乎！请先儿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俯思良久，裸儿键置空屋中，自出外与博徒戏。女欲视儿，则门不可开，遣使数辈促父归，博方酣，不听，女泣欲死。至夜深归，启视，则儿痘遍体粒粒如珠，盖空屋多蚊，借其嚼肤以发也。邻妇难产，数日夜，他医业立方矣，其夫持问，天士为加梧桐叶一片，产立下。后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叶，以是日立秋故耳。过此何益？"其因时制宜之巧如此。以医致富，然性好嬉戏，懒出门，人病濒危，亟请，不时往，由是获谤。然往辄奏奇效，故谤不能掩其名，以高寿终。

浪迹丛谈卷九

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既据唐韦苏州、韩昌黎及苏勖、窦臮言，定为成周之物，又据宋董逌言定为成王所作，因考前人如欧阳公、朱子及郑渔仲，皆疑莫能定，惟金人马定国决为宇文周物，近人武虚谷亿又决为汉人所制。马定国仅以字画为断，固难据依，武亿则直指“趍趍六马”句，以为周制驾四，至汉始驾六，此必汉人目习汉制，脱手以见于文云云，则亦未见其审也。《书·五子之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正义云：“经传之文，惟此言六马，汉世此经不传，余书多言驾四者。”按今人以《五子之歌》为伪古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礼·子张问入官》云：“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逸周书·王会解》云：“天子车立马乘六。”《荀子·劝学篇》云：“六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骥不致。”又《议兵篇》云：“六马不和。”《庄子》逸篇云：“六铁蒙以大绁，载六骥之上。”《吕氏春秋·忠廉篇》云：“吴王曰：吾尝以六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书，则安得谓周制必不驾六乎？

宮伯卣盖后释

余旧藏此器，前已载入《退庵金石跋》中，据《积古斋款识》，

题为“门犹卣”，因参酌为释文，虽已梓行，实未详尽也。道光丙午，侨寓扬州，适晋江陈颂南给谏由京归舟过访，云数年前，曾承仪征阮师相以此器拓纸寄京，令订释之，据拓纸，铭实七字，曰“阙作𡨦伯宝尊彝”。首字上从门，下从非，为缺，合为一字，即“阙”字，《左》昭十五年传：“阙巩之甲。”阙当即所受封者。𡨦，本释作𡨦，《说文》：“宄，古文作𡨦。”器作𡨦，未详何字，惟检钟鼎文，邑旁多作𠬝、作𠬝，此字近𠬝，今定为𡨦字。殷侯国有鬼侯，班氏彪曰：“邺西鬼侯国也。”《隋图经》：“临水县有九侯城。”鬼、九、宄皆音相近，疑古本作𡨦，后省宀作九，又误邑为𠂤，故或亦作阢，九本侯爵称伯者，吉金中多称某伯、某甫之义乎？给谏之言如此。既又索此原器摩抚之，定为商尊，果尔，则与余斋之商爵为俪，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铭

焦山鼎铭，自顾亭林、程穆倩以下，释文甚多，或以为商器，或以为周器，或为文王时物，或为宣王时物，迄无定说。余旧得徐兴公释文原纸，林吉人为手录诸家歌诗缀其后，曾装潢成册，呈之翁覃溪师，师为题跋，并缀五言长篇。师有旧辑《焦山鼎铭考》一书，甚详备，至晚年复疑此鼎之伪，曾于题徐册中露其旨，且将旧辑鼎铭考之板毁弃不存。余藩吴中时，曾亲至焦山，手量鼎腹，并精拓铭纸以归。私欲参互审订，折衷一是，而讫无悟入之处。今岁至扬州，复晤罗子茗香，乃得读其《周无专鼎铭考》，独于铭首“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冥搜而显证之，定为周宣王物，为之心开目明。盖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统三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厉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岁，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终己未，计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

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吻合，断此鼎为周宣王时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忆仪征师《积古斋款识》中谓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铭不类商器，当是宣王时臣，则已先茗香言之，特茗香实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称快耳。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惟徐兴公一释文耳。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敞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竟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后汉书》证之，雄为吴雄，戒为赵戒也。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云：“《三王世家》并载诸臣奏疏，其著朔可为后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云云，前言戊申朔，则乙亥为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则癸卯为二十六日。中兴以后，有司失其传，如《先圣庙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岳庙碑》载‘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乌有知朔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赘矣，今世碑记、祭文踵先汉故事可也。”武虚谷云：“按中兴之初，犹存西汉遗制，《后汉书》隗嚣檄文云：‘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则为二十一日也，吴氏之言信有本哉。”

张迁碑

《张迁碑》："腊正之傺，休囚归贺。"桂未谷谓傺即蔡之异文，《小尔雅》："蔡，法也。"《禹贡》："二百里蔡。"郑注："蔡之言杀，减杀其赋。"《左传》："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盖张君治穀城，末减狱讼，省刑释囚，故下文有"《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之语。武億谓傺释作蔡，与句内腊正无涉，当作祭祀之祭。汉正腊日有此旧典，岁终大祭，从吏人宴饮也。《后汉书·虞延传》："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还。"《华阳国志·王长文传》："试守江原令，县收得盗贼，长文引见诱慰，时值腊晦，皆遣归家。"此皆因腊纵囚，与《碑》正合。按武说胜桂说，然以祭祀为说，似转迂。傺当与际通，腊正之际，即《华阳国志》所谓腊晦也。可不烦言而解矣。

碑中称讳

《西狭颂》首云："李君讳翕。"《曹全碑》首云："公讳全。"《飨孔庙后碑》首云："史公讳晨。"此三碑，皆即时所立，可见生前不嫌称讳也。《樊毅华岳庙碑》云："樊府君讳毅。"《孙叔敖碑》云："段君讳光。"《修尧庙碑》云："济阴太守河南匽师孟府君讳郁。"下及令、丞、尉皆称讳。《灵台碑》："济阴太守魏郡阴安审君讳晃。"以下令亦称讳，惟丞、尉但直称名。盖汉人尊上，体固宜然，不如后世之避忌也。

私谥

《司隶校尉鲁峻碑》云："于是门生汝南于缺、沛国丁直、魏郡马萌、勃海吕图、任城吴盛、陈留诚屯、东郡夏侯弘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谥宣尼，君事帝则忠，临民则惠，乃昭告神明，谥君曰'忠惠父'。"又《玄儒先生娄寿碑》云："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刻石作铭。"此后世私谥所由昉，在汉时即已盛行。至唐韩昌黎铭孟郊，书贞曜；柳子厚表陆先生，书文通，名儒亦用此例。《隶释》以群下私相谥为非古，而不知其来已久矣。

昊与皓通

《孔羡碑》以"太昊"作"太皓"。按《淳于长夏承碑》、《冀州从事郭君碑》并言"皓天不吊"，《外黄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郙阁颂》"精通穹皓"，义并作昊。盖古文昊、皓、浩、皜本通用。《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复。"杨倞注："皓，与昊同。"《楚词·远游》："历太皓以右转兮。"注："皓，一作皜。"刘熙《释名》："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班孟坚《幽通赋》："昊尔太素。"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谓浩尔太素。"皆足为证。

碑书夫人

《汉金乡长侯成碑》后书"夫人以延熹七年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终"。顾亭林证以《郎中马江碑》，云："夫人冤句曹氏终，温淑慎言，曰女师，年五十五，建宁三年十二月卒。"此后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朱竹垞《跋侯成碑》亦云："终汉之世，侯君而外，夫妇合藏，仅有《郎中马江碑》并书夫人曹氏祔焉。"按《戚伯著碑》云："太岁丁亥，娉妻朱氏，旬期奄遂霣没。"《隶释》考碑有"太岁丁亥"字，当是建武或章和年所刻，则已在建宁之前。又《相府小吏夏

堪碑》亦有“娉会谢氏，并灵合柩”之语，朱、顾亦所见未到耳。

碑书遭忧

《汉安平相孙根碑》云：“遭公夫人忧。”《汉谅州刺史魏元丕碑》云：“遭泰夫人忧。”按孙根父为司空，故母称公夫人，泰即大字，汉制惟列侯母称太夫人，此盖借称以尊之耳。

总叙旁及

今人为人作志铭，往往有总计其生平所历之官，而以数语括之者，其体亦自汉人开之，《车骑将军冯绲碑》云“一要金紫、十二银艾、七墨绶”是也。又今人立碑勒石者，往往附署刻石者姓名，亦自汉有之，《武梁碑》云：“良匠卫改雕文刻书。”《隶释》云：“此碑兼列良匠之名，与《郙阁》列石师，《孔耽神祠碑》所列治师名同。”

魏代兼用

《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群臣言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下诏：宜仍先号以为魏。”似当时改号称代，帝实不从。而《崔浩传》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则与《本纪》之言不应。今考太和二年《始平公造像记》云：“暨于大代。”又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首亦题“大代”，而《修中岳庙碑》于“太代”字又凡两见，又延昌三年《司马景和妻墓志铭》首题“魏代”，皆与《崔浩传》语合，则恐《本纪》疏矣。

碑有旁注

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顺和尚行记》，“见”字旁注：“胡甸反。”又咸通十三年郑仁表撰《左拾遗孔纾墓志》，“将”字旁注：“去声。”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无也。又《孔碑》载故事，赤尉从相府得朱绂殿中，此县尉得侍御史之由，史志并缺之。

中元后元

刘禹锡撰《杨岐山广禅师碑铭》，述广公始生之辰，岁在丁巳，当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腊，五十二而终，终之夕，岁值戊寅，当德宗之后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碑刻纪年称中元、后元，亦他碑之希见也。

空格书

唐人临文遇推崇本朝字面，辄用空三格，或跳行书之，惟《汜水等慈寺碑》中独空一格，而《任城桥亭记》乃有空四格、六格、七格、十格不等，不能详其何义也。至《嵩高灵胜诗碑》则以“三川守”及“贤导”等字亦空三格，更不可解。

人死别称

凡人死曰卒，曰没，曰疾终，曰溘逝，曰物故，曰厌世，曰弃养，曰捐馆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颜鲁公撰《徐府君神道碑》

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弃堂帐于相州之安阳。”又有称“启手足”者，独孤及撰《夫人韦氏墓志》云：“启手足之日，长幼号咷。”又权德舆撰《杜岐公志铭》云：“十一月辛酉，启手足于京师。”又梁肃撰《皇甫县尉志铭》云：“启手足于嘉兴县私第。”又宋李宗谔撰《石保吉碑》云：“启手足于丰义坊私第。”又有称“隐化”者，陈子昂为其父元敬志铭云：“隐化于私宫。”又有称“迁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铭》云：“迁神于舟。”又道士卒，有称“解驾”者，见《许长史旧馆坛碑》，有称“遁化”者，见颜鲁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称“迁神”者，见李志暕《唐兴圣尼法澄铭》。亦有称“迁化”者，见《唐宣化寺尼见行塔铭》，有称“舍寿”者，见《唐济度寺尼法愿志铭》。僧卒有称“迁形”者，亦有称“迁化”者，见《唐道安禅师塔记》及僧维新等经幢，有称“示灭”者，见刘禹锡《牛头山融大师新塔记》。

填讳

《徐浩碑》为次子岘所书，倩张平叔填讳。《麻衣子神字铭》为孛述鲁翀所撰，二男孛述鲁远书文，时父已没矣，因倩李珩填讳。

尼称和尚

唐开元中，有《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志铭》，又有《都景福尼灵觉龛铭》，亦称尼为和尚。按《通俗编》引《广异记》：“大历时，某寺尼令婢往市买饼，见朱自劝，问曰：‘汝和尚好否？’又云：‘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此皆唐时尼称和尚之证。

顾命

古人上下皆得称顾命，《后汉书·赵咨传》云：“子允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祇、建譬以顾命。”又《蔡中郎集》朱公叔墓前石碑：“其孤野受顾命。”《陈太丘碑》：“临没顾命。”《司空临晋侯杨公碑》：“寝疾顾命。”又《唐开元中镇军大将军吴文碑》：“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

单名空格

今人题名中，凡单名者，每于姓下空一格书，令与二名者齐。或以为不典。按唐梁升卿书《御史台精舍碑》，其碑额、碑阴、碑侧题名者一千一百余人，凡单名者，中皆空一格书。今此碑现存，是唐已有此例也。

碑志异文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丘、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词铭，同者乃十七八。

李斯字

少时闻汀州府城外之苍玉洞有秦李斯字，意其为峄山枣木，本好事者摹刻于兹。后至汀郡，往游其地，岩石崎嵚，如壁如广，镌前人

题咏颇多，而无所谓李丞相字者。既阅府志，《古迹门》云：“苍玉洞中一石，肤理光莹，镌李斯‘寿’字，与今篆文颇异。”乃知向所闻者即此。夫李斯始作小篆，其时并无隶书，今此直是楷书，绝不见古朴之致。流俗传讹，固无足怪，而周栎园先生《闽小纪》亦以为斯翁书，何哉？

诸葛砖

四川成都贡院，相传是蜀汉宫基，至公堂上屋瓦，尚多旧物，质坚而细，与铜雀瓦相似，可以为研。每方纵横约皆尺余，旁有小字云：“臣诸葛亮造。”素禁窃匿，故士子出场，亦必搜检，后因防范匪易，于乾隆三十年尽行拆卸解京。此《一斑录》所据蜀人之言，并云伊家现有瓦一片，不知确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现存何所，何以无一人得见者？

瘗鹤铭旧拓本

丁儿从吴门以重价购得《瘗鹤铭》旧拓本，有翁覃溪师跋。然楮墨未精，颇无神采，尚不及余斋旧藏之残拓一纸。今年携至扬州，呈云台师，以为真旧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几，从孟玉生处购得一册，存二十五字，册前有姜镛题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间所作。此迹亦至宝，海内之所希，惜姜镛未详其人耳。

绝域金石

纪文达师《笔记》云：“嘉峪关外有阔石徒岭，阔石徒译言碑

也。有唐太宗时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碑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故至今并无拓本。”又云：“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薰，遂模糊都尽。惜当时无画手橐笔其间，描摹一纸耳。今人喜收罗金石书画，而不知沦在绝域，为耳目所不经见者，尚如此之多也。”

买王买褚

宋、齐之际，人语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盖时重大令，而敬元为大令门人，妙有大令法者也。唐中、睿之季，人语曰：“买褚得薛，不落其节。”盖时重河南，而少保为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成切对。

苏米署名

相传苏行书署名，草头右先横；米行书草头，右先直。此言于米，犹未尽合。盖“芾”之上半，乃从⺊，并非草头，作者当先两直，后两点，凡米款真迹皆如此。其下半系先作一，次作冂，次中直透上而下，实即“㡿”字省文耳。虽行草皆可以此辨之。若伪米迹之款，则直于草头下加市矣，岂通人如海岳，乃至自误其名乎？米书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黻”，六年以后始改书作“芾”，是元祐辛未年也。

书画精鉴

虞山钱曾云：“唐太宗临右军书，作‘戩’字，虚其戈，以令虞世南

足之，示魏徵。徵曰：‘圣作惟戈法逼真。’明成祖观一画，群臣皆以为赵千里，滕用亨独定为王晋卿。展视卷尾，果有诜名。必如此，始可谓之精鉴。”

王晋卿索苏书

王晋卿贻东坡书云：“吾日夕购子书，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遗我，毋费我多绢也。”东坡乃以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黄州作《黄泥坂词》并《跋》二百余言遗之。

鲜于伯几诗刻

余旧藏鲜于伯几扬州诗四十韵卷，付恭儿守之。今年小住邗上，恭儿偶以呈阮太傅师，师谓此元末诗翰一大观，且有关邗江故实，亟应钩摹上石，藏之扬州。适黄右原比部亦欣然为市石察书，选工镌勒。按鲜于款谓作于至元癸巳，是元世祖之三十年。鲜于生于元宪宗七年丁巳，终于大德六年壬寅，此其三十七岁所作。卷后旧有范昌、刘天爵二跋，皆未详其人，且字亦不甚佳，故均未入石。据刘跋，谓此诗为《困学集》中所未载。余检《扬州府志》，亦无此诗，近日拓得察院廨中所立鲜于书《御史台箴碑》，似由展转翻摹，非出困学手书，远逊此迹。此吾师所以亟于勒石也。师有别业在邗上农桑，今即将此石陷于亭壁，使远近观者皆可椎拓，亦公诸同好之盛心云尔。

李待问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自许书法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

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相传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也。此与赵松雪焚鲜于伯机书正同，皆恐系无稽之语耳。

思翁书品

尝见昔人论思翁书：“笔力本弱，资制未高，究以学胜，秀绝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辄减色。凡人往往以己所足处求进，伏习既久，必至偏重，画家习气亦于此生。习气者，即用力之过，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是以艺成，习亦随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饮药，令举体充悦光泽而已，不为腾溢，故宁见不足，毋使有余。其自许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此恽南田与石谷论书画语，颇有精理。

记笔三则

卢言《杂说》云：“世传宣州陆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后子孙犹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州，先与二管，谓其子曰：‘柳学士能书，当留此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遂与常笔。陆云：‘先与者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

世俗言蒙恬始造笔，非也。《尚书中候》言神龟负图，周公援笔写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经》，簪缥笔；是周、孔时已有笔矣。成公绥有《弃故笔赋》云：“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颠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

之玄管，属象齿于纤锋。”是笔之制，已备于仓颉时矣。《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制笔率用兔毫，或用羊毫、鸡毛、鼠须、狼毫、貂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见《中华古今注》；有用麝毛、貍毛者，见《朝野佥载》及《树萱录》；有用狨毛、獭毛者，见黄山谷《笔说》；有用鹅毛者，见白香山诗；有用猩毛者，见王荆公诗；有用雉毛者，见《博物志》；有用猪毛者，见王佐《文房论》；有用胎发者，见唐齐己诗；有用人须者，见《岭南异物志》。

制笔谓之茹笔，盖言其终日含毫也。《笠泽丛书》有《哀茹笔工》诗；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笔》诗。今制笔者尚守此法，但以口𦈡之使圆，而茹笔之名，鲜有人道者矣。

记纸四则

昔苏文忠公尝书赫蹄云：“吾此纸可以劖钱祭鬼，后五百年，当受百金之享。”当时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岂止百金之享已哉！

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云：“文衡山曾见一纸，广二丈，赵文敏不敢作字，题记而已。不知纸工以何器成之。”

王东溆《柳南续笔》云：“太仓王文肃家，有宋笺，可长十丈，米元章细楷题其首，谓此纸世不经见，留以待善书者。后公属董思翁书之，思翁亦欣然曰：‘米老所谓善书者，非我而谁？’遂书满幅。”

南唐澄心堂纸，陈后山以谓肤如卵膜，坚洁如玉，此必亲见其纸之言。然在宋时，已称罕觏，故刘功父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亦不识”是也。余家藏李龙眠《白描罗汉卷》，文二水跋以为是澄心堂纸，其坚白异于他纸。又藏李后主行书册，则纸质稍厚，色又微黄，疑当时纸色不必一律，必

谓澄心堂纸白色者，无据也。

特健药

往见收藏家于旧书画之首尾，或题“特健药”字，亦有取为篆印者。考《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驸马武延秀阅二王之迹，强学宝重，乃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评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为上者题云‘特健药’，云是突厥语。”其解甚明。乃《辍耕录》不喻其义，而《香祖笔记》又以字义穿凿解之，益误矣。

写真

吾闽曾波臣以传神擅名，如镜之取影，为写真绝技。《图绘宝鉴》称其开辟门庭，前无古人。先此惟戴文进为妙艺，相传永乐间文进初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遂向酒家借纸笔，追写其像，聚众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传吴小仙春日同诸王孙游杏花村，酒后渴甚，从竹林中一妪索茶饮之。次年复至其地，妪已下世。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笔写其像，与生时无异，妪之子为哭失声。

黄要叔

蜀广政中，淮南道通聘信币，中有生鹤数只，蜀主命黄筌写于殿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彩态度，更愈于生，往往致生鹤立于画侧。蜀主叹赏，遂目为六鹤殿。又新构八卦殿，命筌于四壁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时五坊使呈雄武

军所进白鹰，误认殿上画雉为生，掣臂者数四，蜀主叹异，命学士欧阳炯撰《壁画奇异记》，见《益州名画录》。又蜀后主尝诏筌于内殿观吴道玄画钟馗，乃谓筌曰："此吴画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命筌改进。筌于是不用道玄之笔，别改以拇指抉鬼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玄所画者，眼色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画，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视之不妄，乃喜，见《宣和画谱》。米氏《画史》云："苏子美所藏黄筌《鹬鸮图》，只苏州有三十本，更无少异。今院中作屏风画，率用筌格，稍旧退出，却无处可辨。"又东坡《与钱济明书》云："家有黄筌画龙，跋起两山间，阴威凛然。旧作郡时以祈雨，有应。"然则筌画之难辨而可宝，自宋时已然矣。

蒲延昌

蒲延昌于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时福感寺僧模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见之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遂画《狮子图》以献。时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疠，以之悬于卧内，其疾顿减。怪而问之，对曰："昔梁昭明太子以张僧繇狮子愈疾，名曰辟邪。其来久矣。"亦见《益州名画录》。

小李将军

人但知李思训之子昭道称小李将军，而不知成都李升小字锦奴，画得思训笔法，同时与昭道声闻并驰，亦称小李将军。见《宣和画谱》及《益州名画录》。

易元吉

米襄阳《画史》云："易元吉，徐熙后一人而已。世但以猿獐称之，可叹。"或曰：元吉尝画孝严殿壁院，人妒其能，只令画猿獐以进，后且为人所鸩。

华光僧

画梅花者，始于北宋之僧仲仁，而著于南宋之杨补之。仲仁，会稽人，住衡州华光山，陶宗仪《画史会要》所称"华光长老"也。黄山谷诗："雅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其为当时所重如此。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绍兴初，有华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乃得仲仁之传。

无李论

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称：景祐中，李成之孙宥为开封尹，命相国寺僧惠明购成之画，倍出金币，归者如市。米元章为作《无李论》，耳食者遂谓世无李画，不知米论但就一时言之也。

合作画

南唐李后主有与周文矩合作《重屏图》，见《清河书画舫》。关仝画山水入妙，然于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见《德隅斋画品》。此皆后世画人合作之始也。

倪云林

《式古堂画考》有倪元镇设色画，款署“天顺三年春三月松云隐林倪珽”。其再题款，已作“瓒”字，则在至元四年也。董思翁跋云：“云林画，世无设色者，此亦一奇。”

高房山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销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属翟云屏临成二幅，又以十金属郑雪桥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芨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里。先装一幅，因原画绫边上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嵌于内。毕涧飞适卧疴不出房，一见叹赏，以八百金购之。及病起谛视，虽知之已无及矣。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陈中丞以五百金购之。今其真本仍在吴门，乃无过而问之者。

宝绘录

前明崇祯间，有云间张泰阶者，集所选晋、唐以来伪画二百件，刻为《宝绘录》，凡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宋以前诸图，皆杂缀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人题识，终以文衡山，而不杂他人。览之足以发笑，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耶？《四库书提要》云：“《宝绘录》二十卷，上海张泰阶撰。泰阶字爰平，万历己未进

士，家有宝绘楼，自言多得名画真迹，持论甚高。然如曹不兴画，据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已仅见其一龙首，不知泰阶何缘得其《海戍图》。又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卷轴累累，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阎立本、吴道玄、王维、李思训、郑虔诸人，以朝代相次，仅厕名第六、七卷中，几以多而见轻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历代诸家跋语，如出一手，亦复可疑也。”

沈石田世家

《式古堂画考》载沈贞吉、恒吉山水两种。贞吉名贞，字南斋，又字陶庵，又号陶然道人。其弟恒吉，名恒，字同斋，号覠庵，即启南之父也。他书即以贞吉、恒吉为名，误矣。贞吉自题画云：“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傍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解缆，潮平鼓枻，潮落放歌归去。时人错认严光，自是无名渔父。八十三翁沈贞题于有竹居。”恒吉自题画云：“此老粗疏一钓徒，服也非儒，状也非儒。年来只为酒糊涂，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无，名也何图，利也何图。烟波染就白髭须，出也江湖，处也江湖。时雨方霁，寤寐北窗，展玩古法书名笔，聊为作此，赠诚庵老友一笑。沈恒。”观此，知启南以词画名家，渊源有自。启南寿至八十三，其父恒吉亦六十有九，贞吉则题画之年已八十三，一家老寿，所谓烟云供养者，良不虚乎。《清河书画舫》云：“传闻覠庵之父曰兰坡，尤能鉴赏书画，游心艺苑。”而《弇州续稿》载启南之弟名豳，字翊南，善画。《梅村文集》又载启南之孙名湄，字伊在，画学赵承旨。则家学相传，前辉后光，益远矣。

江山雪霁卷

王右丞《江山雪霁卷》，董思翁所称“海内墨皇”者也。本为华亭王氏嫁奁中物，后归娄东毕部郎涧飞，其值千三百金。卷长六尺，绢光腻如纸，其色略起青光，画绝工细，但有轮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画之迹。其笔意惟李成、赵大年略相似，北宋后无此画法也。旧无题识，只文衡山隶书引首，及董思翁、冯开之、朱元价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军欲得，靳固不与。扬州吴太史杜村数往就观，部郎感其意，谓言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太史颔之，遂偿值捧归，坐卧必与俱。后游江右，陈望之中丞索观，诡言不在行箧中，度必诣寓斋穷搜，乃对卷先叩头致罪，权置榻下，杂溷器之侧。告之曰：“绍浣今日有难，暂屈君处此。客去，即请公出，焚香以谢。”中丞来，遍觅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动，遂攫之而出。因约假观数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见，命其子妇、太史之妹转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复厚赀之。时太史旋囊已罄，妹以哀词求之，坚持不可，强索而归。

海天落照卷

王弇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图》云：“真本为宣和秘藏，转落吴城汤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太符意迫得之，汤见消息非常，乃延仇实父别室摹一本，将为米颠狡狯，而为怨家所发。守怒甚，将致叵测，汤不获已，因割陈缉熙等三诗于仇本后，而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置酒泣别，摩挲三日，而后归守，以归大符。大符家名画近千卷，皆出其下。寻坐法，籍入天府。隆庆中，一中贵携出，其小珰窃之。时朱忠僖领缇骑，密以重赀购之。中贵诘责甚急，小珰惧而投诸火。余归息弇园，汤氏偶以仇本见售，为惊喜，不论值收之。”按孙月峰言“徐文贞家有此图数本，多为人乞去，今有最下一临本尚存，犹自可喜。其所图日光之闪烁明暗，及水中日色，海滨人瞻望，与夫薄暮人争赴家，市人收拾市物，形状踊跃如生，不可毕述”云云。然则实父只摹一本，弇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儥。忆余少日里居，亦

曾见一本，但觉光彩夺目。惜尔时不知辨验款跋、稽证源流耳。

秋山卷

余在吴中，有以恽南田尺牍册来者，因价昂不果售，但录其记《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尝谓黄一峰墨妙在人间者，惟润州修羽张氏所藏《秋山图卷》为第一，非《浮岚》、《夏山》诸图所可伯仲。间以语王烟客奉常，谓君研精绘事，以痴老为宗，然不可不见《秋山图》。奉常惧然，向宗伯乞书为介，并载币以行，抵润州，先以书币往。比至，门庭阒然，虽广厦深闷，而厅事惟尘土，鸡鹜粪草几满。奉常大诧，心疑是岂藏一峰名迹家耶？已闻重门启钥，僮仆扫除，主人肃衣冠揖客入，张乐庀具，备宾主之欢。继出《秋山图》示奉常，一展视间，骇心洞目。其图乃用青绿设色，写丛林红叶，翕赩如火。上起正峰，纯是翠黛，用房山横点积成，白云笼其下，云以粉汁淡之，彩翠烂然。村墟篱落，平沙小桥相映带，灵奇而浑厚，色丽而神古，视向所见诸名本，皆在下风，始信思翁叹绝非过。奉常既见此图，观乐忘声，当食忘味，神色无主，明日停舟，使客说主人，愿以金币相易，惟所欲。主人哑然笑曰：'吾所爱，岂可得哉！不得已，暂假往都下，归时见还。'时奉常气甚豪，谓终当有之，竟谢去。既而奉常抵京师，奉使南还，道京口，重过其家，阍人拒勿纳矣。问主人，对以他往。因请前图一过目，使三反，不可，重门扃钥、粪草积地如故，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昼夜念此图不可得，后与石谷述其事，为备言当日寓目间，如鉴洞形，毛发不隔，口摹手拟，恍若悬一图于眼中者。其时思翁弃世久，藏图之家亦更三世，未知此图存否何如每与石谷相对叹息。适石谷将有维扬之行，奉常曰：'能一访《秋山》否？'以手书属石谷携书往来吴阊间，对客言寄之客奉常语。立袖书于贵戚王长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于是张氏之孙某，悉取所藏彝鼎法书名迹来，王氏大悦，延置上座，出家姬合乐享

之。张氏遂以彝鼎法书名迹合抵千金为寿，一时群知《秋山》妙迹已归王氏。王氏遣使招娄东二王公来会，时石谷先至，便诣贵戚。揖未毕，大笑乐曰：‘秋山图已在吾橐中。’立呼侍史取观之。展未及半，贵戚与诸食客皆觇石谷辞色，谓当狂叫惊绝；比图穷，惝恍若有所失。贵戚心动，喑曰：‘得无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须臾，传奉常来。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惊问：‘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昔日先生所说，历历不忘，今否否，乌睹所谓《秋山》哉？虽然，愿先生勿遽语王氏。’奉常既见贵戚，展图，辞色一如石谷，强为叹羡，贵戚愈益疑。顷元照亦至，石谷乂先谕意，元照亦诺之，乃入，大呼：‘《秋山》来’，披指灵妙，赞叹缅缅不绝口，戏谓非王氏厚福，不能得此奇宝。于是王氏释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观者，岂梦境耶？抑神物变化不可测耶？其家无他本，人间无流传，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贵戚一弹指而取之，可怪已。岂知既得之，而复有淆讹颠错？王氏诸人，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为予述此，且订他日同访《秋山》真本，或当有如萧翼之遇辨才者。”

米画不过三尺

米襄阳自言作画只作横挂三尺轴，宝晋斋中所悬长亦不过三尺，乃不为椅所蔽，人行过，肩汗不着。

杨二山鉴赏

孙月峰《书画跋》谓杨二山太宰雅好书画，每向飞凫人曰：“有假者持来我买，真迹重价我买不起。”此是本色人语，然往往亦得佳者。

宋漫堂鉴赏

宋漫堂自言善鉴别书画，能于暗中摸而嗅之，便可定其真伪。此语似欺人，而实有此理，盖所见古迹多，而又有神解悟入，非可与浅人道也。《筠廊随笔》载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号，众始叹服。后此事传至黄州，司理王俟斋丝犹未深信。一日宴客，厅事悬一画，公从门外舆上辨为林良画，迨下舆视之，果然。俟斋为心折。

王弇州鉴赏

朱国桢《涌幢小品》云："王弇州不善书，好谈书法。其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说一唱，于是不善画者好谈画，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古语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于书画一时独步，然对人绝不齿及也。"其诋谌弇州至矣。然弇州品题书画，赏鉴家实不以为谬也。王弇州购得赵文敏《济禅师塔铭》，为之跋云："月来买文，钱为之一洗，恐儿辈厌，不能浮大白快赏之。"按此与王右军以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情事正同，然一恐觉，一恐厌，两家儿遂分高下。而一不废丝竹，一不能浮大白，古今人信不相及乎？

王百穀题跋

《式古堂书画考》载：赵岩《神骏图卷》后有松雪翁书苏东坡

诗，跋云：“赵岩所画，深得曹、韩笔法。余亦好画，何能及也。故以杜子美诗书之。大德五年菊节，子昂。”“杜子美”三字实偶笔误，而王伯穀跋乃谓“拾遗集无此作，古今词人之作散逸不传者，宁独此歌，余按图索骏，乃并得诗，恐非天厩真龙，不传老杜雕龙”云云。此何异痴人说梦乎。

牧牛图

《昨梦录》载：南唐李后主有《牧牛图》，献于宋太宗，图中日见一牛，食草栏外，而夜宿栏内。太宗以询群臣，皆莫知之，独僧赞宁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画之，则夜见；沃焦山石磨色画之，则昼见。各一牛也。”按珠脂别无经见，沃焦山亦非人迹所能到，恐此系一时取辨应对。丘至纲《俊林机要》则以为用大蚌含胎结珠未就如泪者，立取和墨，欲日见者于日下画，欲夜见者于月下画。此说似尚近理，然珠泪恐亦难得，此事究未经亲试，不敢遽断其是非矣。

考试画师

前明英宗试天下画师于京中，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为题。诸画工皆于花卉上妆点，独戴文进画天松顶立一仙鹤。一人画芭蕉下立一美人，于唇上作一点红，朝廷竟取画美人者。时皆为戴惜不遇。余谓戴画用意固高，然于春色二字究未关会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时画工戴德淳事。德淳画“蝴蝶梦中家万里”，作苏武牧羊卧草蝶中，亦善用意。

张翼

《兰亭续考》载：王逸少尝作意书表上穆帝，帝使张翼择纸色长短相类者临写，而题后答之。初视亦不觉，详视乃叹曰：“小儿乱真乃尔耶！”是在当时已自疑如此。

任靖

纪文达师曰：“右军杂帖多任靖代书，盖靖学书于右军，后大令又学书于靖也。事见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今尚在《隐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即历代书家传记亦佚其名，盖不幸而湮没耳。”

有笔有墨

张青父云：“古人论画，必曰有笔有墨，人多不深究其理。盖但有轮廓而无皴法，即谓之无笔；有皴法而无轻重、向背、明晦，即谓之无墨。古人有云：‘石分三面。’此语是笔亦是墨，可参之。”惟昔人尝见王右丞《江山雪霁图》，但有钩勒而无皴染，则岂得谓之无笔乎？

浪迹丛谈卷十

诗话

寄庐邗江，长夏无事，儿辈每喜听余谈诗。余谓论诗要旨已具《退庵随笔》中，兹复记忆旧闻若干条应之。积日又成卷帙，不敢言诗话，仍附之《丛谈》，以备遗忘云尔。

叠字诗

诗中用叠字，实本《三百篇》，后人乃复错综变化之。有一句三叠字者，吴融《秋树》诗“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滚滚然”句用之。有一句连三字者，刘笃诗“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木兰词》“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及白乐天诗“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一句四叠字者，《古诗》“行行重行行”、《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是也。有两句互叠字者，王胄诗“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联皆叠字者，《古诗》“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联皆叠字者，昌黎“南山延延离又属”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王渔洋《居易录》云："韩诗多倒用成字。"盖本诸《三百篇》。孙季昭《示儿编》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从、稷黍、瑟琴、鼓钟、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孙子、女士、京周、家邦、鼐鼎、息偃之类，不一而足。

宋左彝论诗

宋左彝大樽《茗香诗论》，语多沉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如云："物之无益于人者，人弗贵之，史称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是非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者已过半矣。然则诗之能益人，亦何间于穷达哉。如此则庶乎其道尊。"又云："曲写闺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热，非教也。'我心匪石'，言性不可改；'不能奋飞'，言义不可去；'实命不犹'，言命不可挽。《蝃蝀》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于古英雄失足，岂不以此哉！"

谢康乐诗

谢康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自谓语有神助。后人誉之者，遂以为妙处不可言传，而李元膺又谓反覆此句，实未见有过人处，皆肤浅之见也。记得前人有评此诗者，谓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对空床，衾影昧节候。"乃其根也。"搴帏暂窥明"以下，历言所见之景，至"池塘生春草"，始知为卧病前所未见者，而时节流换可知矣，次句即从上句生出，自是确论。若《吟窗杂录》谓灵运因此诗得罪，托为阿连梦中之语，遂有"王泽竭，时候变"之评。夫古来诗案之周纳人罪者多，于论诗何与乎？

陶靖节诗

陶渊明爱菊，人皆知之，而于松亦三致意焉。如“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下又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下又云“连林人不见，独树众乃奇”，皆以自况也。东坡论陶公《乞食》诗云：“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然《苕溪渔隐丛话》称渊明隐约栗里、柴桑之间，或饭不足；及颜延之送钱二十万，即日送酒家，其旷达又如此。

河梁诗

今人赠行诗，辄以河梁为言，谓托始于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不知《河梁》之作，已见《吴越春秋》，云勾践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遂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乃作《河梁》之诗。

太白诗

客有语余曰：“太白《早发白帝城》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考《水经注》瞿塘峡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然则白诗误。”余曰：“此考据固精，然诗家则不应如此论也。”

温飞卿诗

吴修龄乔曰：“凡诗意之隐僻者，词多纡回婉转，必须发明。如温飞卿《过陈琳墓》，诗意有望于君相也。飞卿于邂逅无聊中，语言开罪于宣宗，又为令狐绹所嫉，遂被远贬。陈琳为袁绍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谓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视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陈琳，以便于措词，亦未必真过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言神交以叙题面，引起下文也。‘词客有灵应识我’，刺令狐绹之无目也。‘霸才无主始怜君’，怜字诗中多作羡字解，因今日无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是以深羡于君耳。‘石麟埋没藏春草’，赋实境也。‘铜雀荒凉起暮云’，忆孟德也，此句是一诗之主意。‘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言将受辟于藩府，永为朝廷所弃绝，无复可望也。怨而怒，可谓深得风人之意矣。”

李长吉诗

王唐堂士俊《詹言》云：“向闻人言：李长吉集中无七言律。一日读《南园》绝句第十一首，嫌语意未完，急以第十二首连读之，始知本为一首而误分者。诗曰：‘长峦谷口倚嵇家，白昼千峰老翠华。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牵苔絮长莼花。松溪黑水新龙卵，桂洞生硝旧马牙。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幅染朝霞。’”

徐筠亭说唐诗

徐筠亭时作曰：“孟襄阳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少陵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气魄已无可加。而孟则继之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则继之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渺之情，摄归至小。两公所作，不谋而合，可见文章有定

法。若更求博大高深之语以称之，必无可称，而力蹙无完诗矣。”

陈午亭说杜诗

陈泽州相国《午亭文编》中有《读杜律话》二卷，所解有胜于前人者。如：“晴窗点检白云篇”，前人求其说而不得，遂以汉武《秋风词》“白云飞”当之。按《汉书·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从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唐书》：“开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册于封祀坛之□。”所谓“白云篇”，疑即指此，时杜公方献《三大礼赋》，又欲奏《封西岳赋》。如此解白云二字较明，上下文义亦贯。又“掖垣竹埤梧十寻”，埤字解者各异，不知埤与卑同，言竹埤梧高也。《晋语》：“松柏不生埤。”《汉书·刘向传》：“增埤为高。”《子虚赋》：“其埤湿则生苍莨兼葭。”皆可证埤与卑之通用。又“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陶侃之奴，旧注皆不知所出。窃疑陶侃当是陶岘之误，岘有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后岘投剑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体磔裂，浮水上。陶奴入水，卒死蛟龙；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类而用之。又云：《诸将五首》，当合而观之，又当分而观之。一“汉朝陵墓”，二“韩公”“三城”，三“洛阳宫殿”，四“扶桑铜柱”，五“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对，一责代宗时御吐蕃诸将，一责肃宗初讨禄山诸将，其事相对，其诗章法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对，一举内地削，以责宰相临边之将徒烦输挽，一举远人畔，以责藩镇兼相之将不能镇抚，其事相对，其诗章法句法亦相似。末则另为一体。读杜诗者以此类推，亦可想当日炉锤之苦，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又云：“夔府孤城落日斜”，此当与第一首“孤舟”例看，盖以客子言之，虽蜀麻、吴盐、清秋万船，不碍其为“孤舟”；虽白帝、夔州两城相连，赤甲、白盐闾阎缭绕，不碍其为“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辅黄图》云汉初长安城狭小，惠帝更筑之，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谓

之南北皆可。其说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一主帝为枢星。上句言“日”，此句言“斗”，又言“望京华”，以类而言，非南斗明矣。公诗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类。“奉使虚随八月槎”，非谓乘槎到天河徒为虚语。盖此“乘槎”亦与第一首“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系舟不能至京华，故曰“虚随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飞飞”，燕子是将去之物，“故飞飞”者，若见客不去，故以飞飞将去嘲之。《云安子规诗》“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两“故”字意同。“匡衡抗疏功名薄”，旧解太略。公于天宝初应进士不第，献《三大礼赋》，授河西尉，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与衡初以文学射策科甲不应令，除大常掌故，调平原文学略似。后于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遗，以上疏救房琯获谴，得免推问，未几出为华州司户参军，遂弃官流寓于蜀。广德初，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二年，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未几辞幕府离蜀，大历初至夔。视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侯，果何如乎！注家于衡之文学经术与史高辟荐本末，皆不及，然则古来抗疏者多，何独以衡为言乎？“刘向传经心事违”，旧注亦太略。公献赋授官，与向初献宣帝赋颂数十篇亦略同，后遂流滞于外，不能入朝，欲如向之数进数退、传经以寄忠悃，得乎？衡之抗疏，多传经义，向之传经，亦讽时政。其前后疏多及经义，故云。

李文贞公说杜诗

吾乡安溪李文贞公于诗未为精诣，而说诗则时有创解。如云：“凡诗以虚涵两意见妙，如杜《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两句，夜则水落鱼龙，秋则山空鸟鼠，此一说也；鱼龙之夜，故闻水落，鸟鼠之秋，故见山空，又一说也。《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居夔而园菊两度开花，则羁旅之泪非一日矣，又见一孤舟系岸而动归心，此一说也。观花发而伤心，则他日之泪乃

菊所开，见孤舟而思归，则故园之心为舟所系，又一说也。盖二意归于一意，而著语以虚涵取巧，诗家法也。”又云：“能学杜者，无过于李义山，而义山诗中，又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语为最似杜。言己长忆江湖以归老，但志犹欲斡回天地，然后散发扁舟耳。”按此解实前人所未及，杜老《寄章十侍御》诗云：“指挥能事回天地。”此义山“回天地”三字所本。

苏斋师说杜诗

余弱冠即喜为五、七言诗，而于诗义实茫无所知也。四十岁还京师，游苏斋之门，始得咯闻绪论，则悉非旧所得闻者。尝以杜诗“阴何苦用心”语质之苏斋师，师曰：“杜言‘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气读乃明白也。所赖乎陶冶性灵者，夫岂谓仅恃我之能事以为陶冶乎。仅恃在我之能事以为陶冶性灵，其必至于专骋才力，而不衷诸节制之方，虽杜公之精诣，亦不敢也。所以新诗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后，而后拍节以长吟之，苟其一隙之未中窾，一音之未中节者，仍与未改者等也。说到此处，不觉搁笔而三叹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敢宽假乎！‘二谢’者，非果二谢有此事也。语意之间，直若欲云杜陵野老将能事，不便直说，而假二谢以言之，曰岂知具二谢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学阴、何之艰苦，刻意以成之乎！苦字非正称之语，乃是旁敲之语，试看有二谢如许之才力，而却亦甘为阴、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字只似就阴、何一边，卑之无甚高论，若谦下、若敛抑之词，其实亦何尝阴、何果实如此，直是对上‘二谢’、‘能事’，不得不如此。若似谦卑敛退之窘状者，夫然后上七字‘二谢’、‘能事’四字轩然飞扬而出。知此义，乃知下七字与上七字，阴阳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阴、何一边，低下一着，乃使‘颇’字笑而受之。然则所谓陶冶性灵者，非虚张架局也，实在其中，叩之有真际焉。‘新诗改罢自长吟’，实实愈咀之愈有味，正恐索

解人不得矣。即此一篇，可作杜诗全部之总序矣。吾尝谓苏诗亦有一句可作通集总序，曰‘始知真放在精微’，真放即豪荡纵横之才力也，即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精微即细肌密理之节制也，即此下七字所云阴、何苦心也。二谢、阴、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阴铿集》、《隋志》仅一卷，盖所传已无多，在杜公必尚见其全诣，必深得其秘要，是以又云‘太白似阴铿’，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阴铿为比，则此间即离含蕴之故，后人焉能窥见之。而渔洋直斥为阴铿芜累，则亦非慎言之道耳。”又云：“老杜《望岳》起句‘夫如何’三字，乃是从下句倒卷而出。齐鲁二邦不为小矣，顾不解其何以青犹未了也？晋人《望岳》诗云：‘气象尔何物？’亦作讶而问之之词，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误解作空喝起下之词，则乖其义矣。”吾师于杜诗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凡二十三过，最后始成《读杜附记》之定本，凡字句之异同，皆详列句下。然章钜忆少时所见杜诗旧本，乃作“岱宗大如何”、“大如何”与“青未了”，字则偶对，意则相生，气象更为雄实，似较“夫如何”为胜。惜见此本后，吾师已归道山，不及相质耳。又云：“‘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气势凌厉，可为后学入手门径。须知自字乃自身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燕自超诣’句同。”按如此说诗，则作者精神愈出。若钱箨石先生，必以‘麒麟’与‘第一’为对偶，则又何关于诗律哉！亡友谢甸男震亦以“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四十”与“轩辕”为对偶，与钱说同。又云：“‘石门斜日到林丘’，或注石门属齐州，或谓与涧道对，不必实指其地。然《居易录》云：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题张氏隐居处。李太白有《石门送杜二甫》诗：‘何言石门路，复有金亭开。’亦其地。山不甚高，大石峡对峙如门，故名。山南有两小阜，俗称金耙齿、银耙齿者，子美诗‘不贪夜识金银气’，盖偶然即目耳。”又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说者曰：帝喜霸之能写真，故催金赐之，而圉人、太仆自愧叹无技以蒙恩赍耳。惟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此深讥肃宗也。’考是诗始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帝既见先帝之马，当轸羹墙之念，乃反含笑而赐金，不若圉人、太仆，见马犹能惆

怅而怀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始知深入无浅语也。又云：“‘风帘自上钩’，自字乃独自之自也。江楼对酒，忽见月吐，径自起钩帘纳之，其旁无侍媵可知。自字正对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与末句酌酒相贯，与五、六句鹤发、貂裘相接。”此论向无有拈出者。又云：“《咏桃树》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时事耳。中四句乃指往日言之，旧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即首句不斜之注脚。回忆小径不斜、五桃遮门之日，乃天下车书一家之日，非今作诗之寡妻群盗日也。盖少陵之室门内五桃，原不禁人摘食，今当乱后，人自为计，家自为谋，不免为篱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门之径，不得不迁就斜曲以升堂矣。回思昔日直入门，直升堂，入门即见桃树，堂室不妨其遮，秋则食实，春又开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实看花之境，且鸟雀亦同此飞翔栖止之常。即一居室，而胞与无私之景象，蔼然在目。于是慨然远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诗寡妻群盗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该非一事也。”

苏斋师说苏诗

苏斋师云：“坡公《自普照游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诗一小结构，今偶为拈出，自来学坡诗、读坡诗者，皆不知也。入手四句云：‘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传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极矣。次云：‘山僧怪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妙在借此一托，则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此并自己亦抽出，则此游之清幽，竟到二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野桃看覆髻。’二句乃作俗艳以反形之，此针锋也。结云：‘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言实觉此游之太清幽孤峭也。本应以清幽孤峭作收场，却反以俗艳作收裹，如此乃谓之圆笔。又《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起句云：‘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坡公有《墨君

堂记》，谓竹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字与上句之字皆指竹，题本是送其人，而诗则直以所画竹为主。次云：‘素节凛凛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于似竹写其人。次云：‘清诗健笔何足数。’清诗健笔，四字二层，双顿而出。此句写其人，则不必复以似竹说矣，故合其人之诗笔言之。此是著题之正面，然却是宕开。所以要宕开者，本以似竹为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说明，请问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遥齐物追庄周。’此七字，则真化工之笔也。《逍遥》、《齐物》，《庄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却取齐物二字为此诗之主。齐物者，己与物齐，即‘南郭子嗒然丧我’之意也，即坡公《题文与可画竹》‘忘其身’之义也，直欲将文与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遥二字，则其追庄周之妙不圆也。逍遥乍看似不及齐物之切，岂知坡公以其在集贤院与在陵州等而视之，所以‘齐物’之上必用‘逍遥’二字，而后‘追庄周’三字乃圆也，而后上句‘清诗健笔’乃圆也。次云：‘夺官遣去不自觉。’夺官遣去四字又双顿而出。夺官谓辞去集贤，遣去谓出守陵州，以此本题实事作接笔，而后逍遥齐物之旨乃圆也。处处有实境，而顶上圆光始出，此岂空言神韵者所知。次云：‘晓梳脱发谁能收。’又是妙极化工之笔，并非写其老态也，直是将文与可作一茎枯竹，写其萧萧之落叶耳，然后知‘逍遥齐物追庄周’之妙，真化工之笔也。‘夺官遣去不自觉’，到此乃神圆也。又并非借竹为喻，即其上面素节欺霜秋，亦何尝明言借竹为喻，只缘此老笔有化工，不知不觉将一个文与可作为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圆合收裹之所以然，即渔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亲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间，真见文与可秃鬁脱发之老态，所以竟将陵州童山写出一个无发之秃顶来。又是真境，并非借喻。结句云：‘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为正意，而文与可之形神全于竹得之。至此仍以墨君结住，而通首俱圆矣。此两篇七古皆不过六韵，而上下明暗相承衔接之妙，他人数十韵之转换，气力不足以当之。深味此二篇，即坡诗数十韵之大篇，无以过此矣。必知此秘，而后能铺陈排比、开拓纵横也。如杜、如韩，篇篇皆当如此用

意读之。”

刘宫保说杜诗

刘金门宫保风诰《存悔斋集》中，有《杜诗话》五卷，多未经人道语。如云：“杜老为晋征南将军预之后，其《祭远祖当阳君文》云：‘春秋主解，稿隶躬亲。’述预为《春秋左传集解》也。《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则其根柢经术，固有自来。诗中援引，如《怀李白》云：‘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以季武不忘韩宣一事，翻成两语。《兵车行》云：‘新鬼烦冤旧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旧鬼小’语。《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马。’本‘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语。《投赠哥舒开府》云：‘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以翰年老风疾，比之廉颇；玄宗赐音乐、田园，比之魏绛赐女乐、歌钟，运用神明，洵为克承家学者矣。”又云：“《汉·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国，汉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长安南三十里。’按长安城东有霸陵，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即乐游原，宣帝筑以为陵，曰杜陵。东南十余里，又有一陵差小，许后所葬，谓之少陵。其东即杜曲，陵西即子美旧宅。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以此。”又云：“公只有一妹，嫁韦氏，从夫远宦。有《元日寄韦氏妹》诗。《同谷歌》‘有妹有妹在钟离’，则已嫠妇寓居时矣。曰‘我已无家寻弟妹’，曰‘弟妹萧条各何往’，曰‘弟妹悲歌里’，曰‘无由弟妹来’，曰‘弟妹各何之’，曰‘故乡有弟妹’，曰‘团圆思弟妹’，数数及之，重人骨肉之感。”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过使树鸡栅。然《熟食日》诗并示两儿，一则曰‘汝曹催我老’，一则曰‘他时见汝心’，旧解指公先茔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当节日回首邙山，仍嘱二子以毋忘拜扫。其论良是。或据元稹《系铭》‘宗武病不克葬’，疑为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论次之。’则宗文尔日尚存，且并非不能

守先业者。宗文小名熊儿，《得家书》诗云‘熊儿幸无恙’，初无失爱。宗武小名骥子，特以幼见怜，故‘骥子好男儿’、‘骥子春犹隔’、‘骥子最怜渠’，频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诗，以精《文选》饱经术劝其力学，即以‘休觅彩衣轻’、‘莫羡紫罗囊’诫其敦行，安得谓公有誉儿癖乎？《云仙杂记》载宗武以诗示阮岳曹，阮既答以石斧一具，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闻之，曰：‘欲使自断其手，不尔，天下诗名又在杜家。’说者遂有‘三世为将，道家所忌’之喻。考史传绝不载宗武诗，毋乃公所谓‘失学从儿懒’，仅解记诵而不能精进者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无怪公之借渊明以自解嘲也。”又云：“诗评‘许浑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诮，论公处境宜然，然遂以公不善作愉乐语，则非也。公之写喜事，专取神会，如‘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喜官军之压贼也。‘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喜好雨之知时也。‘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喜浣花草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喜崔明府相过也。‘共说总戎云鸟阵，不妨游子芰荷衣’，喜严郑公再至也。‘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是迁居赤甲之喜。‘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是寄弟蓝田之喜。至《草堂》诗云：‘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随事生欢，善言喜者，宜莫如此老。”又云：“‘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此是何等醇谊！‘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此是何等高识！‘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是何等旷观！‘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旧书·文苑传》斥公褊躁无器度，抑独何欤？”又云：“公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大珠脱玷翳，白日当空虚。’‘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绝妙机锋，知自有证

入处。”又云：“昔人谓杜诗长于讽刺，多《小雅》变声，于颂扬体或不相宜。此说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万方频送喜，毋乃圣躬劳’，‘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三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云孙’，‘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出银瓮’，此等语体，大声宏粲，然盛明景象，非善于立言者，定只一味粗豪气耳。”又云：“《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识南塘路’，是欲去未去；二首‘百顷风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旁舍’，是入门所见；五首‘随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来看客’，是坐已久；七首‘阴益食单凉’、八首‘醉把青荷叶’，是饮酒间情况；九首‘醒酒’、‘听诗’，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门’、‘回首’，是归时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后人作连章，可随意多寡颠倒位置也。《重过何氏五首》，一首‘重来休沐地’，二首‘犬迎曾宿客’，三首‘自今幽兴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开说，五首将‘到此应常宿’合拢说，处处是重游，确乎不是初到。”

王东溆论诗两则

王东溆曰：“古人诗，于题中字必不肯放过。如老杜之《重过何氏五首》，其着眼处在‘重过’二字，所以为佳。吾观王渔洋《三登高楼》诗，于‘三登’字全不照顾，已非古法，而字句杂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联既用晚霞残照，而第五句又用云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临眺，一首之内，忽朝忽夕，可谓毫无伦次矣，不知《箧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绛帻、翠裘、衣冠、冕旒、衮龙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犹病其太杂。若见渔洋此诗，能无掊击？”又云：“诗贵锻炼精工，亦须疏密相间。若字字求工，则反伤真气矣。诗贵含蓄蕴藉，亦不妨豪荡感激。若句句求澹，则不见精神矣。诗贵

意存忠厚，亦不妨辞寓刺讥。若语语浑沦，则全无作用矣。此语盖亦专为新城而发，正中新城之病。”按以上两则，皆应补入余《读渔洋诗随笔》中。

郭频伽论诗两则

郭频伽麐《诗话》云：“余最厌宋人妄议昔贤优劣。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轩轾李、杜，退之‘蚍蜉撼树’之论，未必不为此而发。山谷以杜《北征》为有关系之作，昌黎《南山》诗虽不作亦可，以此定《北征》为胜于《南山》。诗讵可如此论耶！”频伽又有《樗园消夏录》云：“宋四灵之论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党竹溪之论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语皆名隽，可为东涂西抹者下一针砭。”

诗集之富

古人之年高而诗多者，在唐为白乐天，在宋为陆放翁。乐天自写诗文，藏之名胜，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放翁诗初编四十卷，再编通前八十五卷，此一家著作之多者也。宋绍熙辑唐人绝句，阑及前后代，第及万首。而我朝辑《全唐诗》，一代三百年，凡得二千二百余人，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此古来总集之多者也。恭读乾隆一朝御制，以集计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万二千七百七十八，而《乐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则真亘古所未闻。穹昊之繁星，不足为其灿列；广舆之画井，不足比其分罗矣。

旗字押韵

康熙己未试博学鸿词，施愚山卷，阁拟一等，上以“旗”字押韵，偶误书“旂”，改置二等。此施于旗、旂二字，素不甚分晓也。旗入支韵，《周礼》：“司常所掌，熊虎为旗。”将军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与众期其下也。旂入微韵，《周礼》：“交龙为旂。”《释名》：“旂，倚也。画两龙相依倚也。”按旂从斤声，实当入真韵，《小雅》“夜向晨”与“言观其旂”韵，《左传》“龙尾伏辰”与“取虢之旂”韵。古音当如此，尤施所不及知也。

菊花诗梅花诗

王荆公《菊花》诗有“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之句，冯定远评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咏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钟士季《菊花赋》“百卉凋瘁，菊花始荣”之语，一枝二字则陈羽诗“节过重阳人病起，一枝残菊不胜愁”已先用之矣。颜黄门谓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诚哉是言也。自《说苑》有“越使以一枝梅遗梁王”之语，陆凯有“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之句，从此咏梅者遂多用“一枝”。然陶诗：“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是“一条”亦梅花故实，而罕有承用者。

说诗谑语

说古人诗有吹毛求疵者，虽未免刻谑，亦颇有理趣。如“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觅句》诗也，或以为是失猫诗。“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罗隐《咏牡丹》句也，或以为是画美

人诗。“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曹唐《汉武帝宴西王母》诗也，或以为是鬼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杨蟠《咏金山寺》句也，或以为是牙人量四至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吴僧咏白塔寺句也，或以为是分界堠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白香山咏杨妃句也，或以为是目连救母诗。“秦地关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骆宾王《咏古》句也，或以为是算博士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自点灯来”，程师孟咏所筑堂句也，或以为是登厕诗。“王莽弄来仍半破，曹公将去定平沉”，李山甫《览汉史》诗也，或以为是破船诗。至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脍炙人口，而陈辅之以为有类于野蔷薇。夫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影散漫，焉得横斜，此则肆口诋谌，无理取闹矣。或有人谓坡公曰：“此二句咏桃咏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当耳。”斯言最为冷隽。近有咏梅花者，云：“三尺短墙微有月，一湾流水寂无人。”语亦幽静，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一幅偷儿行乐图也。”亦可谓谈谐入妙矣。

中兴

“中兴”中字，古人每平仄两用。毛公《诗·烝民》序“周室中兴”，杜元凯《左传序》“绍开中兴”，陆德明《释文》并切去声。杜老《达行在》诗“新数中兴年”，坡公《送王雄州》诗“威声又数中兴年”，皆作仄声用，与《释文》合。然杜老《秋日夔府咏怀》诗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诗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诸将》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三中字又读平声。王观国《学林新编》云：“音钟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也。”则平仄皆可通矣。至“中酒”之中字亦然。“中酒”二字，始于《汉书·樊哙传》，即《国策》所谓“中饮”也。颜注：“音竹仲反，谓不醒不醉，饮酒之中

也。”然太白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廓诗“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坡公诗“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俱作平声用。惟顾亭林必谓中酒犹云半席，当读平声，以颜注为非是，则转无所据矣。又“尚书”之尚，唐人诗多作平声，然《梦溪笔谈》云：“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尚为常者，秦人音也。”《辍耕录》亦云：“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医之类，并时亮反。后世乃讹为辰羊反。”然即以诗言，唐人原有仄用者，如杜老《题瀼西草堂》诗云“欲陈济时策，已老尚书郎”是也。

禅语翻进一层

诗文之诀，有翻进一层法，禅家之书亦有之，即所谓机锋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卧轮偈云：“卧轮有技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翻之云：“惠能没技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庞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后有杨无知翻之云：“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讨甚闲功夫，更说无生话。”海印复翻之云：“我无男婚，亦无女嫁。困来便打眠，管甚无生话。”后之主席者多举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艮斋杂说》有三首云：“树边难著树，台上莫安台。本来不是物，一任惹尘埃。”“问君何技俩，有想还无想。心起心自灭，菩提长不长。”“木意须婚，石女须嫁。夜半吼泥牛，解说无生话。”

浪迹丛谈卷十一附

人日叠韵诗

丁未人日，在扬州集罗茗香、黄右原、严问樵保庸、魏默深源、吴熙载廷飏、毕韫斋光琦作挑菜会，古无此目，借坡公“七种共挑人日菜”句为名。扬州饮馔丰侈，习以为常，聊存示俭之私忱，或可衍成竹西韵事也。

人日以七种菜饷客约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无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无行乐便。清流宜冷集，陈册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斋诸老诗画册》示客。莫笑寒庖俭，期传挑菜筵。

次日右原倒用前韵飞示即倒叠和之

大户角三雅，是会问樵、熙载与恭儿以巨觥拇战，皆大户也。雄谈惊四筵。如斯成胜践，何可阙吟篇。未敢催诗急，徒惭趁韵便。拙作误用暄字韵，右原以天字易之，因即驰布在会诸君子。挥觞增意气，结束好朝天。右原诗中有“将上计车”之语，时恭儿亦拟逐队北行。

试灯夕东园观剧貂帽被窃再倒叠前韵解嘲

谁信试灯会，先成落帽筵。挂冠吾本色，搔首几新篇。短发人争笑，科头我最便。此心一无着，用内典“我头有冠，我心无冠”语意。归路月中天。

云湖都转招同陆梦坡方伯荫奎咸松甫观察咸临
吴红生许芍友二太守饮运署中三叠前韵谢之

纸醉金迷地，风柔月大天。满堂循吏贵，一个寓公便。颇忆停桡会，频成刻烛篇。题襟高馆在，何日再开筵。从前每过邗江时，曾宾谷、张云巢、郑梦白、俞陶泉各都转无不留饮，无不在题襟馆，有诗纪之。

松甫观察招同梦坡红生暨钟浥云李叙堂安中二
郡丞集东园岭上看梅花四叠前韵谢之

一洗莺花眼，东园别有天。静参鼻功德，小试脚安便。孤岫林逋梦，时将移居武林。扬州何逊篇。须防清景失，弦管又开筵。是夜即在园中观剧。

上元日右原招游小玲珑山馆五叠前韵谢之

胜地当佳节，玲珑小洞天。不妨途奥折，幸我脚轻便。旧事兴衰感，名流唱和篇。右原为余谈小玲珑石颠末，并检示《邗江唱和集》。直须花烂漫，重与醉琼筵。

上元次日吴红生太守钟浥云童石塘谢默卿李叙堂四郡丞
赵漱崖祖玉洪芹野上庠许小琴三分司

招同梦坡方伯观剧六叠前韵谢之

八仙偕陆海，一叟乐尧天。笑柄正头责，谓窃帽事。老饕聊腹便。春韶花月夜，歌吹竹西篇。我欲斟商爵，齐登福寿筵。是会余挈恭儿及佳、俦两孙同入座，三代一堂，同人以为佳话。余藏商爵，铭作“子孙父”三字。

小琴以鹿尾见饷七叠前韵谢之

似此珍奇味，来从朔雪天。分将情款款，负此腹便便。秋狝行厨记，春明退食篇。转蓬重遇此，郑重压春筵。

罗茗香吴熙载招同童石塘及恭儿集饮玉清宫八叠前韵谢之

兼旬事征逐，忽入玉清天。地擅郇厨美，人皆边腹便。搜寻嘉树迹，《画舫录》言玉清宫多古树，今殊未见。检点白云篇。跬步梅花岭，还应荐菊筵。

石塘招同胡润芝太守林翼罗茗香吴熙载及恭儿小饮九叠前韵谢之

欣联墨缘侣，招集冶春天。殽核推精美，石塘治庖甲于邗上。烟云养静便。是日饱观新得书画。纵谈新治谱，润芝新以郡守分发贵州。细酌旧吟篇。茗香、熙载俱以《人日叠韵》诗相质。此会真堪纪，非徒捉醉筵。

吴笏庵京兆以米贵诗见示十叠前韵答之

敢云诗即史，自古食为天。共有先忧感，难言果腹便。廪囷北极

计，粳稻东吴篇。何以升平答，休夸烂漫筵。时有捐输京米之例，民间米价骤昂。

右原以人事牵率不克上公车作诗抒愤十一叠前韵以广其意

好客孔文举，耽诗白乐天。早登官衮衮，况复腹便便。一第真尘土，千秋自简篇。君家花事盛，金带伫开筵。六年前在君家陪云台师看芍药，有“金带围”之祥。去秋师蒙恩超加太傅，即其应也。

杨笠卿郡丞时行自金陵来访饮之以酒十一叠前韵赠之

客接黄初古，花晓亭方伯常称笠卿似魏晋间人。春同白下天。不辞江路阔，来看寓公便。往复桂邕话，沉吟《师友》篇。以新刻《师友集》赠之，闻其尽两夜之力读竟。六年一回首，草草此离筵。

恭儿北上十三叠前韵送之

宦游须得地，久速总由天。射策原堪贵，分符亦自便。恭儿已由捐输知府入都引见，尚拟顺赴计偕。平山新画本，人日近诗篇。更羡长安会，团团樱笋筵。时二儿、四儿均在都。

逢儿自京到邗十四叠前韵志喜

忆从经岁别，到及暮春天。报国真非易，移官听所便。逢儿近拟由京员改外。家常半时局，情话杂吟篇。喜值莺花好，频开主客筵。

建隆寺僧小支招看银藤花十五叠前韵

别趣寻名刹，幽芳满佛天。迎眸欣纂纂，摩腹愧便便。行箧无书，以未详此花故实为愧。初日琼花观，临风玉树篇。兹游况非偶，洗眼起堂筵。募建李招讨祠龛之议，是日始成，即偕程柏华相度基址。

董梓亭吏部作模偕严问樵邑侯招饮玉兰山馆
十六叠前韵谢之

新来金芍地，旧是玉兰天。楼前玉兰一树参天，扬城内外所仅见也。退吏同潇洒，名园最静便。楹间黄老帖，楹帖有分书作“金丹学黄老”句者，笔法甚伟而不署姓名。池上白公篇。临池一亭子绝佳。等是浪游客，何妨烂醉筵。

恭儿以捐输知府召见于圆明园便殿敬录
天语缄寄十七叠前韵恭纪

五度槐忙客，居然近九天。星辰通笑语，苑殿引清便。洗手一麾始，拳膺六事篇。天语以操守谆勖。名场能自致，何必羡樱筵。

右原病痺月余日知余首涂有期不能晤饯以诗惜
别十八叠前韵答之

隔月不相见，同城如各天。幸余诗往复，差识体安便。胜地旧今雨，名山内外篇。文章交有道，何必惜离筵。

恭儿以三月二十二日出都门四月初九日到扬州计前后十八日
耳三月是小建。行程之速意料所不及也十九叠前韵志喜

迢递三千里，飞腾十八天。宣来天语速，眷极老臣便。恭儿敬述天

语，备询章钜衰病情形，并有“不料也是七十岁外人，自然不能出来”之谕。伏地恭聆，不胜感激涕零也。但切归田耻，遑同誓水篇。惟应师卫武，日与警宾筵。

邹公眉童石塘招同逢儿恭儿泛舟湖上作竟日之饯二十叠前韵谢之

欣成湖上约，正值艳阳天。花柳三春过，壶觞竟日便。墨缘珍旧迹，过邗上农桑，观云台师所勒鲜于伯机诗石。弈理伫新篇。是日观弈，夜分始罢。屡促城闉钥，犹团画舫筵。

红生招同逢儿饮于郡廨二十一叠前韵谢之

六一华堂宴，二分明月天。不知离别近，但快笑谈便。易度银壶箭，入席少顷，即闻辕门初更炮声。余约以二炮撤席，主人颔之。既逾夜分，杳不闻炮声，始知扬州郡廨向不声二炮也。相与一笑而起。休忘玉带篇。适以《焦山还带》第二图属红生补题。沉沉良夜好，嘻出漫惊筵。出郡署时，忽闻南河下火警。飞舆而回，乃知所距尚远也。

四月十八日登舟公眉先一日过江复饯于京口之来青阁二十二叠前韵谢之

地主还分地，天涯别有天。公眉以丹徒人寓居扬州，故两地并设饯席。三山平槛出，一阁枕江便。为感依依谊，休嗤草草篇。临歧重回首，压尽竹西筵。

留别邗上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绿杨郭外草离离，蓝尾筵前画舫移。三宿浮屠犹有恋，一年寄庑可无诗？竹西名士趋吟席，谓罗茗香、吴熙载、刘孟瞻、黄右原、杨季子、谢梦鱼、符南樵诸君子。城北横冈遍酒卮。此去浮家信烟水，春秋佳日最相思。

毘陵舟中有怀邗上诸君子人系以诗皆一年中往来至熟者也即以代柬奉寄

阮太傅师

吾师蕴名德，时方杜德机。旷典天若纵，达尊今所稀。师以重宴鹿鸣，超加太傅，余适在扬，躬睹其盛。岿然鲁灵光，照耀桑榆晖。尚余老门生，惜别增依依。

沈饴原总宪

总宪今耆英，长于我一岁。和诗速且工，捉饮醉不计。匝年欢比邻，一别阻良会。余去扬州时，公适回通州，未及面别。南河屹三老，惜未成妙绘。邗上人称阮太傅师暨公及余为“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也。余尝欲貌为一图，而因循未果。今则天各一方矣。

吴西穀少京兆

西穀蓬池老，辞官未及年。乐育本家法，君为穀人先生少子，相继为

扬州山长。著作惊时贤。喜我作吟侣，唱酬无停篇。一椽小安家，栖迟亦可怜。君卜居城东小安家巷，为足疾所困，经年不出户庭。

但云湖都转

桓桓都转公，两淮一纲条。芜城遍舆颂，霖雨当崇朝。闲情事铅椠，大业非虫雕。君方批点温公《通鉴》，即付梓矣。五年再分手，所期成久要。

姚蓉舫观察

新交如故交，有道复有神。论政且论学，相亲如饮醇。金焦固可恋，西湖尤清新。敬当效前驱，有脚移阳春。临别握手，惟愿君擢移浙中时，余方卜居武林城内也。

吴红生太守

太守我世好，京华多酒痕。好风聚邗江，欢笑难具论。三间六一堂，容我群纪喧。回头想伊人，清风共轩轩。嘉庆间过扬州，伊墨卿先生饮我于六一堂，直至此会继之。

钟浥云郡丞

浥云侈经济，一官不知老。此才宜守郡，廿年负襟抱。愿君敛壮怀，修防亦自好。有人甘易地，闻之一笑倒。红生太守尝言：一官如可互易，实愿以扬州守换江防厅也。

童石塘郡丞

石塘楚之杰，名场顺风行。北票与南纲，一手持其平。我来倾盖交，相对无俗情。揩眸饱读画，扪肠饫调羹。君收藏极富，曾招余发箧饱观。又精烹饪，屡承召饮。

许小琴分司

小琴游侠气，于事靡不任。海陵一末秩，何足混其襟。鸡虫竞得失，世路多嶔崟。我作壁上观，愿君但愔愔。时有泰州分司一席，君例可补，而争者甚众，可笑也。

邹公眉观察

邹公瑚琏器，乃隐盐策间。卅年宦游侣，奔走凋朱颜。临歧一再饯，京江湾复湾。杯酒何足道，此谊高于山。君在扬州，已于湖舫畅饯，复过江，再饯于京口之来青阁，盘桓竟日，始郑重分手去。

钟立斋太守

立斋老成人，镇静无嚣纷。克家有令子，能武复能文。君长子以抚夷著效，次子以孝廉直秘阁，有声。信美翠屏洲，招我作《停云》。感声不绝口，旧事徒纷纭。君所居洲宅近焦山，土匪劫掠无忌。时余方抚苏，颁发格杀勿论之示条，始获肃然。君家受益尤深，屡为余感述之。

支筠庵观察

支九京口彦，才情轶辈侪。谈锋落河汉，酒户包渑淮。云司旧驰声，陇干民望偕。伫看岳云起，为霖洒无涯。君由比部郎外任平庆道，以丁艰归。

支菊溪观察

支十善干事，义气薄霄穹。今年领商务，持平实公衷。君近请以北票洒带南纲，持论甚畅。潭潭好屋宇，借我作寓公。他年说寄庑，难忘高伯通。余借居广厦一年，君不受赁值。濒行，以旧藏苏文忠墨迹卷报之。

包松溪运同

松溪俊异才，肝胆常照人。名园足奉母，名花足娱宾。棣园中牡丹、芍药皆异凡种。许我结胜缘，隔墙托芳邻。居然绿杨城，分作两家春。

程柏华别驾

柏华名家流，长才无不宜。至今耤绿轩，珠履多光仪。焦山一长物，建隆一忠祠。仗君能好事，千秋系人思。焦山玉带匣及诗画卷皆损敝，君重整之，并装成第二图卷以供续题。建隆寺中募建李招讨祠龛，已有成局，即日可兴工。此二事皆与余商酌行之。

黄右原郎中

右原善读书，颇不理于口。独为我倾心，风义兼师友。偶缘末疾缠，惜别呼负负。韩陵一片石，永好胜琼玖。近因抱病，不获晤别，临行以奇石相赠。

罗茗香茂才

茗香贫而乐，守道无凡情。读书万卷破，养亲九旬盈。数学最精究，可接梅宣城。愧我非昌黎，何能重侯生。茗香历为常镇榷使幕宾，余曾荐入周子瑜观察处。而观察忍去官，此席遂中断者数年。近复于姚蓉舫观察处说项，观察与余善，谅可推爱相延也。

熊竹村指挥

竹村爱风竹，卜居必潇槮。大言满堂室，投辖多贤豪。饫我以精馔，醉我以醇醪。更期西子湖，清秋共游遨。临别约秋后为西湖之游。

严问樵邑侯

问樵老翰林，外宦殊蹉跎。沪滨始相逢，良晤苦不多。重寻竹西欢，酣饮复高歌。余初识君于上海，在戎马倥偬之间。今岁重聚扬州，始有诗酒之乐。此才岂终弃，时命知如何。

张松崖郡丞

松崖喜结纳，世交尤倾倒。容园割宅居，离合太草草。壬寅夏借居容园，旋闻㖞夷之警，匆匆分路而逃。抟沙有聚时，觞酒罄怀抱。所惜河上官，先我挂帆早。君由袁江奉差回扬小聚，旬余即先我而去矣。

范吾山观察

观察我旧交，回头十余年。相见各衰老，相惊雪盈颠。吾山与余同官江南，订交吴下，越十余年始重晤于邗上，则相见各已皤然矣。邗江信佳丽，

何似西湖边？君如归去来，我当先着鞭。吾山本家杭州，所居潜园为城中胜迹。今春即有归杭之意，约为余作湖山导游，而展转未能成行。兹余先期登舟，吾山期以秋中必到也。

张尧仙邑侯

尧仙名父子，文采鲜曈昽。尧仙为云巢先生哲嗣，由庶常改邑宰，官蜀中，以公事镌级，旋丁艰归，寓居扬州。宦海屡浮沉，中外如飘蓬。竹西遍棠阴，萧然环堵宫。与我诗相磨，南河两寓公。云巢由两淮都转擢总鹾政，去思满人口。而尧仙所寓敝庐，乃仅蔽风雨。与余同居南河下街，日以诗相往复而已。

魏默深州牧

默深名进士，而甘牧令卑。不默复不深，外宦岂所宜。比年富述作，时流多惊疑。默深著书甚富，近复成《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创辟。此才合台省，优为国羽仪。

小泊吴门长洲熊民怀传栗元和孙达斋琬吴县李麓原蒙泉三邑侯招同海防郡丞何竹芗士祁前太仓州牧蔡柳堂维新泛舟虎丘登云岩寺绝顶访寺中王子吴鼎不得怅然作诗

自别灵山十六年，门生故吏尽华颠。白公祠里深深酒，感旧怀人已惘然。

千秋神物忽销沉，负我当年一片心。几个顽僧关劫数，争如玉带海云深。余官江南，以访获虎丘周鼎、赎还焦山玉带为两快事。今焦山经咯夷蹂躏，玉带尚完好无恙，而虎丘周鼎乃已得复失。诘之寺僧，语言恍惚，手无斧柯，无如之何矣！

杭州三桥址新宅杂诗

浪游随地足蘧庐，但傍湖山便卜居。赁庑尚非无草宅，欣看绕屋树扶疏。寓居扬州一年，虽极高梁广厦，而扬人谓之“无草之宅”。

架石疏池并杂花，寻常书画客偏夸。居然吾亦吾庐爱，南北东园又一家。余三徙宅，而东偏俱有小园。

小山丛桂影迷离，二十年来梦屡移。信美他乡似吾土，曼华精舍又哦诗。官河上时，曾作《小山丛桂行看子》，同人题咏甚盛。福州东园中有老桂一株，斋扁为“曼华精舍”。今新宅中桂树最多，故及之。

删却芭蕉得地宽，补将新竹正檀栾。北窗一枕潇潇梦，可似黄楼六月寒？前后院中皆有芭蕉，因于竹醉日删去后院数株，补栽新竹。忆初入东园时，亦于黄楼下补竹，今已成林矣。

未能免俗有闲忙，家具无多自摒挡。笑与儿曹谈宦趣，回头鲍老久郎当。时恭儿以捐输知府观政浙中，逢儿适随侍至此，亦有改外之意，故连日与之絮谈宦场情味也。

随常茶饭费经营，日有嘉鱼入馔精。但笑俗肠无雅嗜，食单删却水晶羹。浙厨喜烹莼菜以进，美其名曰“水晶羹”，则余所不下箸也。

出门最喜近西湖，竹杖棕鞋是故吾。跬步涌金城外路，徐行尚不

倩人扶。宅距涌金门不过半里，出城即湖堤也。

三桥址畔别成村，西壁坊中静不喧。街门有旧题“西壁坊”三字。留与武林增故实，随安室里亦东园。许珊林太守为作“随安室”三字篆额，孙子和别驾为作“亦东园”三字隶额。

浪迹续谈卷一

灵岩山馆

过苏州时，有客约余游灵岩山馆。余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因欣然拏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门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嘉庆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

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未一见。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到，丘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其实也。近年辑《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今始录得，将补入《楹联三话》，则此游亦不虚矣。

狮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狮子林者，余笑谢之。盖余于吴郡园林，最嫌狮子林之逼仄，殊闷人意，故前官苏藩时，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并无片语纪之。或谓此园为倪云林所筑，则亦误也。曾闻之石竹堂前辈云：“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而云林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耳。”明时尚属画禅寺，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廿七年，南巡莅吴，始开辟蔓草，筑卫墙垣。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园”，则人所鲜知也。

绣谷

苏州阊门内有绣谷园。余过吴门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因置之。此园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厓河帅所得，后归余同年谢椒石观察，及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张匠门、惠天牧、徐徵斋、蒋仙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谷、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

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后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瞿园

苏州之瞿园，即宋氏网师园故址，后归嘉定瞿远村，复增筑之。园中结构极佳，而门外途径极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盖其筑园之初心，即藉此以避大官之舆从也。余在苏藩任内，曾招潘吾亭、陈芝楣、吴棣华、朱兰坡、卓海帆、谢茶石在园中看芍药。其西数十步，即沈归愚先生旧庐，尝约同人以诗纪之，且拟绘图以张其事，而迁延不果作此。数君子皆老斫轮，果皆有诗，必可以传。今则如抟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余年重到，为之慨然。

息园

息园即顾氏依园旧址，钱槃溪购而葺之。园中有高阜曰妙严台，相传为梁时妙严公主墓，载在苏州郡志，以为梁武帝女。按梁时公主之见于史书者，有玉姚、玉婉、玉嬛、令嫕、含贞，又长城、吉安，皆有封号，不知妙严主为何人。惟简文王皇后，生长山公主，名妙碧，则妙严似是简文所生。旧志以为武帝女，恐未确矣。此台西去数百步，今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马一区，俗称“石马鞍头”，相传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为禅兴寺，寺中有妙严公主像，戴毗卢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状，旁有宫女十人。相传公主下嫁郡人孙旸，旸死，梁亦失国。陈高祖以前朝公主，赐十宫人以优礼之，年八十余而卒。嘉庆中，此地浚池，得宋时古碣，是四至界牌，则当时尚有防护也。

孙春阳

京中人讲求饮馔，无不推苏州孙春阳店之小菜为精品。或因余官吴门久，欲知其详者。余以所闻告之曰：孙春阳系前明人，祖居宁波，万历中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读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实旧物也。铺中形制，学州县衙署，分为六房，曰南货房，曰北货房，曰海货房，曰腌腊房，曰蜜饯房，曰蜡烛房。售者由外柜给钱，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领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月一总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余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门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萃集，何啻数万户。而惟孙春阳铺为前明旧家，著闻海内，铺中之物，岁入贡单。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书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录之。近时袁简斋《随园食单》亦有其名，但皆未详其颠末耳。

淮盐情形

余至苏州，同人多欲闻淮鹺情状。苏州向食浙盐，于两淮盐务两不关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详，故多絮谈及之。而不料余亦门外汉也。或问何为验赀？余曰：此特票盐局员所设之巧法耳。淮北票盐之政，已行之十余年，据言淮北额例行盐三百一万五千余引者，今行销至六百十万六千余引，是溢于额销一倍也。奏销正杂诸款征银三百余万两者，今征至一千一百十二万两有奇，是益于课额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认办淮北江运入岸引盐，原额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应销盐一百六万一千余引，今止请运四十一万九千余引，其虚悬之课，历系以票盐之溢课拨补，并每年以票盐盈余

协贴淮南银四十余万两，又代纳淮南悬课银三十余万两。是票盐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虑者，设局收税，有挟多争先之虞，挈签挂号，又有无赀空号之弊。自十八年，始定为验赀之法，令各票贩将盐价成本若于引先行呈验，统交分司收存。其有赀浮于盐者，将银登时发还，将盐均摊折扣，每年四十六万引，一齐开局，而请托争竞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验赀，必于岁暮集旧城前鹾政署内。以数间之废廨，聚亿为之巨赀，数日间民间白镪为之一空，士民啧有繁言。仪征师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诗有“漫藏诲盗”之语，诚可寒心。去冬余在扬州度岁，目击验赀之举，亦颇切杞人之忧。闻江浙之以赀至者，竟有千余万之多，乃知东南财力尚裕，将可忧者又转为可喜。故余《喜雪叠韵》诗云：“朱提甫散祥霙至，且喜财源万里宽。”诚有慨乎其言之也。又问：近闻扬州商人有欲撼动票盐局者，其说云何？余于鹾政未尝涉手，而道听涂说，亦复时为讲求。曩尝私录为书，今则参以近时闻见，颇能言其梗概。窃谓两淮盐务，南北虽同一课运，而轻重悬殊。南盐原额一百三十余万引，正杂捐带共课五百余万两；北盐原额二十八万余引，正课三千余两。其行销之地，南北犬牙相错，南盐课赋重于北盐九倍，场盐运脚经费亦数倍于北盐，故口岸售价贵于北盐。而小民趋贱避贵，越境侵占，最为便捷，此北盐销运愈畅，南盐销运愈绌之所由来也。然多销十万引北盐，只多十余万两之课；多销十万引南盐，即多五十万两之课，此则必急求南销畅旺，方于国课有裨也审矣。查两湖口岸，虽有川、粤、潞三省邻私侵灌，而向来销数，每年按额总有九成，极滞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来，则年减一年，上年实销不过六成以外。盖因向日邻私，川有宜昌门户，潞有襄阳隘口，粤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经严查堵缉，则淮盐销数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于湖北黄州府属陆路毗连，又信阳州于湖北水路相通，并无隘卡门户可堵。故北票越占愈多，南纲销数愈绌，徒致库少杂款，商赔正项，已运之盐堆积两岁，未办之引请运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轻，此邻私之病在皮毛，北盐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难医。若不及早变通，必致南盐一败涂地。专司北盐者，可以置身事外；统辖两淮者，

未免措置为难。况北盐专以验赀为巧法，而现当银源艰滞之时，每届冬底，农之完粮须银，商之纳税须银，漕务之兑运须银，河工之购料须银：公私之需银方殷，而徒因验赀之故，不论远近，俱因此而屯聚千万银两，更使银路不通。其实不过收票税数十万两，遂使国计民生，处处窒碍，钱价日减，盗贼繁兴，此病之尤甚者也。议者谓南纲折减以来，亦复销运两滞，仍有悬引七万余引；虽予以缓纳提售，设法已尽，而口岸半为北盐蔓占，徒多尘积。且缓纳有关库贮，提售有碍输销，仍于南纲课运不利。今权拟一南北通筹、轻重兼顾之法，莫若于七万余悬引外，再于派运数内按成酌提七万余引，共成十五万引，以北票四十六万引核成搭配：凡办北票三千余引者，配办南盐一千引；如办此项提配数内南盐一千引者，配办北票三千余引。南则无须缓纳提售，于库贮转输得益；北则免其验赀出利，于北票成本有裨。北课全而南课亦全，南课清而北课亦清，库款渐裕，而南盐销数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试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断其是非。姑论列之，以俟当局之采择焉。

梁封翁

余在杭州，偶与山舟先生之后人同席，今忘其名，盖曜北先生之从子某也。席中盛谈其家世，谓文庄公诗正之封翁，少时诣一相士，问曰："可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则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则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盖协办耳。"后以明经学博老，而以文庄贵封大学士。时席间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载《茶余客话》，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则古今天下应无两矣。"余曰："今天下实无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闲鼓吹》载苗晋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来事。问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

然爰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为怪诞。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家宰居摄三日。古今事之相类，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榷使明惇甫福，精堪舆之学。余于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将瓜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势，因迁延数日，方得与余把晤。忆惇甫榷浒关时，值余为苏抚。时吴中被水，关税绌甚，惇甫不胜焦急。余莅任之次日，即为奏免外来米税，而关政顿纾。惇甫甚德余，因订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归。此次得再晤于杭州，实出意外。惇甫喜与余谈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势，余告以来龙系天目山。惇甫知之而无由履其地，因问：“君何由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巅，彼时匆匆一上，不暇畅览，迄今逾五十年，则尽忘之矣。然不可谓非平生一壮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车过浙。时亡友曾禹门奋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临安，留余署中两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应，县民因请官步祷天目山，谓此事数十年不举，如果虔诚斋祷，断无不灵。禹门从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兴，先一日余亦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随禹门出城。西行三十余里，天已大明，邑民请官步祷，余亦随之。禹门手柱香前行，悉撤伞盖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余里，至山顶大寺，忘其名，禹门跪拜默祝。礼竣，寺僧供素饭毕，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门。一老僧语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书所称三十四洞天。此间即天目最高处，昔人所谓北望震泽，南临严滩，东瞰钱塘，西眺宣歙，千余里间可指顾得也。”余方欲与之细谈，而从者以山下已起黑云，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舆处，遂大雨如注，欢声若雷。盖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余人，同声齐呼“曾青天”，余亦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劳、泥淖之

险。下山势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归途又坐小肩舆冲雨而行，忽热忽凉，翼日而痁作，直至归福州后始渐痊可，故无暇以一文一诗纪之。因惇甫之询，聊短述如此。

机神庙

恭儿观政浙中，甫到数日，即奉宪委诣机神庙行香。问以机神仪状，但称目本短视，无由瞻仰神像，惟照赞礼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礼而已。因翻《杭州府志》，云机神庙在城东北隅，褚河南裔孙讳载者，得机杼之巧于广陵，而归教其里中，于是杭之机杼甲于天下。宋至道元年，始于杭置织务，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织造即此，然则其来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为机杼者，复立机神庙。神之缘起，引《淮南子》高注，以为黄帝之臣伯余也。又读钱梅溪《履园杂记》云：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唐，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然则合二书观之，其为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为伯余，亦系黄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仪乎？按《唐书·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织染署祭杼。想是以织女星为机神。然星辰系中祀，即织女星，亦不应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庙仪节多不可解，即如火帝庙，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独用二跪六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为帝，能无用帝者之仪乎？

玉皇山

祭机神庙之后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儿不知玉皇山原委，请余考之。余谓玉皇山即是育王山，《大清一统志》言：育王

山，即龙山峰之最高者，有登云台，乃钱氏郊天之所，宋圜丘亦在焉。俗称锅子山，壁立尖耸，特异诸山。其前有龟山，亦宋郊坛也。岭有玉皇庙，故称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龙山者，钱氏郊天之所。释老之谈，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遗意也。今庙外设七星缸，满贮水其中。盖地据一城最高处，以水制火，亦厌胜之义耳。

五百罗汉堂

杭州城内外梵宇以百数，惟西湖之净慈、灵隐两寺有五百罗汉堂。金姿宝相，奕奕欲生，环楹回旋，状如田字，故俗亦呼为“田字殿”。闻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异态，无一雷同。记得刘一清《钱唐遗事》云：“净慈罗汉堂内，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幕之。偃蹇便腹，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今无此龛，则阅时又各有兴替矣。世传罗汉皆海贼现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经义》，言有五百商人采宝出海，值盗攘去，并剜其目。商日夜号痛，欲向无所。或告之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若与我重宝，引汝见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为说法，各证阿罗汉果。《大论》言“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又一说云：“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或云阿𠹌，或云应真，则皆无生之义也。凡妇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因相传有数罗汉之说：就所到处，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纪数至某尊，视其标题之佛号，以为终身之断。然佛号义多奥难，每不可以理会，故有验有不验。余初出山时，亦曾到净慈默数一过，遇如意杂尊者像，其义即不可解。然今回忆中外扬历数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谓之如意；而所历宦境，亦不可谓之不杂。断章取义，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数一过，遇增福寿尊者像，则恰合大海收帆境象矣。

天竺大士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请天竺观音大士下山为极致。相传入城时，虽极晴明之天，亦必有片云相护，三日内无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闻历年以来，亦有竟不应者，而民望已塞，舆情亦平，当官者惟有自咎礼意未虔，复送上山，以待数日后重请。若此典稍缺，即难免谤议繁兴，虽以吾师仪征太傅之有德于杭，而举行稍缓，竟大不协舆情，甚至有不逞之徒，将条香杂投舆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尝与罗镜泉学博谈及此事，不知起于何时。镜泉为检《西湖游览志》一条相示。中载宋孝宗时，上庠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士刘大誉赋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未雨”之句。时赵温叔为相，孝宗欲因此罢之。会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有为诗者曰：“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宣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温叔闻之，遂乞免云云。则此事自南宋已然矣。吾乡福州，亦有请鼓山涌泉寺窑变观音下山求雨者。忆余里居时，值夏旱，藩臬两司、粮盐两道，会谒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将会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问：“鼓山距城若干里？”对曰：“来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为之，不必关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设神位于九仙山之大士殿，司道复诣署，请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眼见得是无雨了，若明日依旧如此，将若之何？我不能仆仆上山，君等自为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连宵达旦，次晨司道等又诣署请拈香。公问：“今日山中作何状？”佥曰：“今日合众诵经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独留诵经一日，后日再送可也。”众喜诺而出。公亦出，上山拈香尽礼。程公亦素不信佛者，盖至此而不能不回心皈向矣。闻余同年李芝龄视浙学时，每不乐与斯会。尝语陈望坡抚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犹城中之将军、学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县及院司道

府等，而但向将军、学政等衙门哓渎，有是理乎？”抚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为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语也。”芝龄亦一笑而罢。

表忠观碑

钱梅溪曰：“苏文忠公《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契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摹’，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府学教授余懋栋忽于斋旁隙地得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于当事诸公，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各有诗文纪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遂成艺林佳话云。”按此述表忠观碑之源流，无有简而该似此者。暇日余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在观中摩抚旧碑，商量拓纸，莲溪嘱余考其事。既归，乃录以遗之。

徐处士

《宋史·隐逸传》：“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绝进取意。庆历初，与郭京俱召见，命为大理评事，固辞。乃赐号冲晦处士。后居杭州十数年卒。”《北窗炙𬌗》云：“钱唐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

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夹湖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忉处，即冲晦之故庐。冲晦以数学显，时士大夫皆宗之。尝谓孙忉曰：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唐。以钱唐永无兵燹也。”按蒲宗孟《题徐冲晦高士旧隐》诗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谒帝布衣还。尚嫌姓氏腾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间。大隐不妨居市井，高吟何处问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云自无心水自闲。”今孤山遗迹，妇孺皆知，而万松岭之旧庐，屡访之不得其处所。愿与吾闽人士之官斯土者商之。又闻灵石山栖真院侧，有浦城章郇公德象墓，又梅花岭下沙盆坞，有福清陈寺丞刚中墓，皆吾乡名贤旧迹也。惜无济胜之具一一访之。陈寺丞在建炎中主议恢复，忤秦桧，遂与张九成等七人同谪，差知虔州安远县。有“同日七人俱去国，何时万里许还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闽诗话》否。

小有天园

小有天园为南屏正面，旧名壑庵，郡人汪之萼别业。石皆瘦削玲珑，一似洗剔而出者，晁无咎诗所谓“洗土开南屏”者是矣。自乾隆十六年圣驾临幸，始御题为“小有天园”。其最著者为琴台，米海岳磨崖楷书“琴台”二字，大径三尺。闻其上有苏才翁、蔡君谟题字数处，则剥蚀但存仿佛而已。又有磨崖隶书《家人卦》、《乐记》、《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径八寸，末题“右司马温公”五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吴自牧《梦粱录》皆谓是温公手笔，独周密谓是唐人遗迹，后人于右勒刊温公款。朱竹垞先生谓此皆非是，考《宋鉴》，称绍兴八年上谕大臣曰：“司马光隶字甚似汉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书乃《中庸》与《家人卦》，皆是修身齐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崖合乎《宋鉴》所载，当是诸大臣闻思陵面谕，请刊于石者。卦旁又有篆书“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崩云”四字，仙人洞又有磨崖《艮》卦及《损》、《益》二卦，并隶书，字径六寸，则皆不知何人所书矣。此余五十年前亲到园中所目击手扪者，此后即无由

再到其地。嘉庆中重游南屏，尚闻汪氏要出售此园。后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时废为平地。窃谓南、北山亭馆之美，古迹之多，无有出此园之右者。乃转眼即鞠为茂草，今且沦于无何有之乡。幸余犹及见之，且能言中，中年以后所遇知好，则皆未曾涉此园者，亦无从与之饶舌矣。山灵有知，能无与余同此浩叹哉！

雷峰塔

《临安志》云："雷峰为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会之说也。毛西河《诗话》云："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俗作雷峰，以回、雷声近致误。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此明可验者。"按李卫《西湖志》云："《六书正讹》：雷，古作回，小篆加雨以别之。"据此，今回转之回，即古雷，字故回峰亦作雷峰。《临安志》竟作"雷峰"，且云雷姓所居，其说固未合；但毛奇龄以为回、雷声近致误，则亦未明古字通用之义也。至峰之有塔，建自吴越王妃黄氏，亦名黄妃塔。或以语音致讹，呼为黄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塔内以石刻《华严经》围砌八面，岁久沉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又塔下有金铜罗汉像一十六尊，各长数丈寻，则吴越时僧道潜请移供净慈寺内，即今五百罗汉堂之缘起也。俗传西湖有白蛇、青蛇两妖，镇压塔下。前明嘉靖时，塔有黑烟抟羊角而起，喧传两妖吐毒欲出，迫视之，则聚虻耳。塔旧有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后毁于火，惟孤标岿然独存。陈仁锡评为老苍突兀，如神人搢笏；李流芳则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诗料矣。

保俶塔

西湖之宝石山，巍石如甑，即《隋书·地理志》之石甑山也。宝俶塔在其巅，吴越时初建，凡九级。宋咸平间僧永保重修，减去二级。以后屡毁屡建，皆至七级而止。杭州旧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称之为“师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涌幢小品》云：钱王弘俶入觐，留京师，百姓思望，乃筑塔名“保俶”。然以士民直呼君长之名，似于情事不近。《霏雪录》云：原名宝所，俗讹保叔。宝所之义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诗话》，云“保叔者，宝石之讹，盖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闻起祥云：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即指宝俶塔也。

大佛殿

宝石山之麓有秦皇缆船石，相传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谓西湖旧通江海，故可舣舟，语殊荒诞。宋僧思净就石镌佛，故亦名石佛山。构殿覆之，后毁于火。明永乐间重建，额曰“大佛禅寺”。佛只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数过西湖，闻人言而伟之，今秋始获瞻仰。忆十余年前，过邠州大佛寺，观尉迟鄂公就山石所凿大佛，则十倍于此。曾有诗纪之，云：“古邠石佛镇崇巉，鄂国英姿信手劖。要与大千增岸异，普教丈六让庄严。地当履迹遗墟壮，景称凌烟杰阁嵌。却忆真兴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诗以就此题，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

余来往杭州，必过西湖。熟闻理安之胜，而未得一涉足为恨。丁未秋，始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因看桂花，由满觉陇、杨梅坞肩舆直达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积雨之后，从流水声中延缘而

上，尤为胜绝，昔人诗所谓“湖山浅而媚，此地独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灵卓锡于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号，缚茅孤楼，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为诗扬之。泉在寺左法雨岩下，自石脉中滴沥下溜，洒空成雨，盖数百年不断于兹矣。寺之最后、最高处，为松颠阁，有董文敏书扁，地据全寺之胜。忆阅《西湖游览志》，言此阁之后，更有符梦阁，契灵尝梦一僧云：“此处虽佳，更有佳处。”引至其地，顾而乐之。迟明，缘萝而上，宛符梦境，因凿壑开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径路艰阻，懒于导游欤？余在京师时，熟闻人言，觉罗桂文敏公及歙县曹文正师，俱系理安僧度世。今松颠阁柱有文敏弟杏农观察桂菖一联，跋语甚悉。故余诗末联云：“果否真灵关位业，清凉亭下一盱衡。”即纪其事也。

秋涛宫

余屡泊舟钱唐江边，或六和塔下，榜人辄有避潮之事。每潮至时，试向船头探望，则一线银涛，截江而过，舟中即震撼不安。或来在夜间，则合江喧腾，人声、船声鼎沸，推窗窃视，惟见一片茫茫，不两时许已达富阳城下，然此皆值小潮时也。忆嘉庆己未正月初三，曾肩舆走武林城中，于桥上望见城外大江中，如十万玉龙排涌而过，为之目骇神驰。间尝为杭人述之，据云此数十年前事，近来潮小，虽以大潮期内，亦不能有此奇观。余问潮小之故，则曰：此自关地脉之衰旺。从前杭州有“火烧雷峰塔，沙壅钱唐江”之谚，今皆应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桥址，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吴山，为观潮之会。初饮于延庆山房，旋至城隍庙门外候潮，值潮迟来而客早散，未畅所欲观而去。满拟于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观，佥曰观潮之地以秋涛宫为最胜，惟其日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来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挤，不如前一日往观，亦在大潮期内也。遂定于十七日，挈恭儿、敬儿、婉蕙子妇、俦年八孙，于午后往秋涛宫前楼。坐待移时，而对

江极远处忽起红白数道。白即潮痕，红是为斜阳所衬。瞬息间，变为银山万道，杂遝而至，倏在眼底。楼前栏槛俱若有动摇之形，楼上人无不失色者。时江中有弄潮十余船，忽出忽没，尤堪震骇。未几而岸土崩颓，水变黄色，而潮已过矣。此潮直趋此地，而此楼适压其冲，若稍高一二尺，鲜不为潮所打者。闻极大之潮，亦不过至楼下短墙而止，从无逾墙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间。而当时择地构造之工，不可谓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诗纪之云："候潮门外候潮来，临水奇观第一回。万顷云涛驰阵马，满江冰雪杂晴雷。居高但说凭轩稳，狎视终非作楫才。谓江中弄潮各小舟。东望茫茫龛赭畔，更堪妖蜃起楼台。""近说秋涛欠大来，钱唐岸上几低回。谁知泼眼仍如雪，何处闻声不似雷。近年浙潮不望，而此次却大如往时。往复自应随地转，燮调端望出群才。归心正拟乘潮发，直溯桐江上钓台。"

潜园

武林城中，潜园之名颇著。其地在下段最远，屠琴坞太守倬得余姚杨孝廉别业而增筑之。园中湖石最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郭频伽名之曰"鹭君"。道光间，此园归范吾山观察玉琨，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来居，与余有导游西湖之约，值余以就养东瓯别去，犹殷殷以来春为期也。吾山口不言诗，而诗甚清丽，尝有《赋鹭君》诗一首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珑洞藏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首俯。瘦骨崚嶒莫傲人，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既不油然出云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鸮衔腐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怀才被斥，此诗殆借物以抒兴也。

苏小小墓

特鉴堂将军于西湖修治苏小小墓，建亭其前，题曰“慕才”。好事者竞歌咏之，而于苏小小之人，实未深考也。按苏小小有二：一为南齐人，见何蓬《春渚纪闻》，南齐名倡也。墓在钱唐县廨舍后，考旧县治在钱唐门边，距西泠桥不远，似即今之苏小小墓。一为宋人，见郎仁宝《七修类稿》，云苏小小钱唐名倡也，容俊丽，工诗词。姊名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款洽二年，赵益贫，盼奴周之，使笃于业，遂栖南省，得官，授襄阳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赵赴官三载卒，有禄俸余资，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一以与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谋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钱唐，有宗人为杭倅，托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没矣。小小亦为於潜官绢事，系厅监。倅遂呼小小诘之曰：“於潜官绢，汝诱商人百匹，何以偿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赐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顺，因问：“汝识襄阳赵司户耶？”小小曰：“赵司户未仕之日，盼奴周给之，后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赵司户亦谢世矣，遣人附一缄及余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缄。”乃拆书，惟一诗云：“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试问钱唐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阳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於潜绢事无？”倅乃尽以所寄付之，力主小小归院判偕老焉。此则宋之苏小小也。元人张光弼诗云：“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怜。”注：“坟在嘉兴县前。”朱竹垞先生遂据此力辨苏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钱唐之墓为附会。盖尚不知钱唐名倡，原有两苏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长丰山馆

长丰山馆在涌金门外湖边，郡人朱彦甫中翰得王氏别业而扩充之。盖其先世居休宁之长丰里，故即以名其园，以示无忘故土，其实远近游客，但呼之为朱庄。园中亭沼鲜明，花竹秀野，有搴云楼尤佳，南北高峰，六桥烟柳，皆在眼底，实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于去夏，为特鉴堂将军招同杨飞泉太守鹤书、甘小苍邑侯鸿，暨三儿恭辰，饮于朱庄之水木明瑟轩中，纪以诗云："郊坰小队碧波湾，画里楼台一再攀。三日前甫到此。邂逅客星依上将，招邀循吏话乡关。将军本吾闽驻防，杨与甘亦皆闽人。雄谈不觉花皆舞，纵饮浑忘鬓已斑。漫说镜中缘偶聚，天教此会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极赏此作，而尤以结语为壮丽称题。今年长寝雨后，赵蓉舫学使招同固莲溪将军、蒋誉侯司业元溥、冯和亭编修培元，泛舟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后饮于朱庄，余亦有诗纪之云："镜中一棹泛初阳，收尽山光与水光。难得五君闲里集，来同六月雨余凉。灵峰突兀增心赏，灵峰寺观寺僧所藏书画。古洞阴森靳坐忘。紫云洞极深肃，入其中，不知是暑月。是日游女如云，故不能驻足即去。长日浪游不知倦，更寻明瑟好湖庄。""上将星明对斗魁，双双仙客引蓬莱。仗君邂逅成高会，愧我追随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须知古谊重岑苔。名流胜践齐珍重，但为催诗首重回。"按前后三诗，同人皆有和韵，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队原儒雅，仙侣同舟并轶材。"隐括将军、司业、编修三公，举重若轻，群推妙手。莲溪句云："兴至偶然诗脱稿，时平一任剑生苔。"押苔韵，新颖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语。此皆可入《西湖诗话》者也。

案牍文字

恭儿初登仕版，于案牍文字未谙处，间以质余。而余则早如退院僧，不能随叩而应。行箧无书，即有书亦懒于寻检，惟随所问就所知而条答之，其问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不能宣之于笔者，亦不及详也。姑附于丛谈之后云尔。

功令

《史记·儒林传》云："余读功令，至广厉学官之路。"谓学者课功，著之于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为公家之令，则不知起于何时。

令甲

戴埴《鼠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汉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复生。《江充传》注：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没入车马。章帝诏：令丙，棰长短有数。当时各有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为令甲，非也。"按《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云："令甲称其忠。"如淳《汉书》注云："令有先后，故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即戴说所本。然《宋史·杨时传》："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则已如今人之称令甲矣。

公文

《三国志·赵俨传》："公文下郡。"《北史·苏绰传》："所行公文，绰皆为之条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称。

文书

《汉书·刑法志》云："文书盈几阁。"《中论·谴交篇》云："文书委于官曹。"《世说·政事门》云："何骠骑看文书，谓王、刘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按今之文书，古亦谓之官书。《周礼》：小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照得

《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对二字。如'照对礼经，凡为人子，不畜私财'，又云：'照对本军，去年交纳人户'云，多不胜举。间用照得者，惟约束侵占榜，及别集委官收籴革米船隐瞒之条而已。所云照对，盖即契勘之義；照得，则'照对得之'省文也。"按今公移皆用"照得"，盖自宋已然，而无有用"照对"者。

须至

《朱子文集》云："公移榜帖末，多用须至字。如云'须至晓示者'、'须至晓谕约束者'，看定文案申状，亦云'须至供申者'。"翟晴江曰：今公文中，以此为定式，问其义则无能言之者。据《欧阳公集》，《相度铜利牒》云"无至误事者"，《五保牒》云"无至张皇卤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无至"，劝之曰"须至"，其辞仅反正之间耳。

伏惟

林之奇《尚书解》云："如今人言'即日伏惟尊候'之类，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按汉乐府《焦仲卿妻诗》："伏惟启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质自天。"则汉以来即用之矣。

施行

《能改斋漫录》云："今朝廷行移下州县，必云'主者施行'，本《后汉·黄琼传》语也。"《史记·萧相国世家》："便宜施行。"《汉书·

京房传》：“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结

《续通鉴》：宋宁宗时禁伪学，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具甘结，申说并非伪学之人云云。“甘结”二字，似始见此。

遵依

今之遵依，即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对众审讫，必取服辨文状。”按今律，仍有狱囚取服辨条，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则有服而无辨矣。

移

《汉书·公孙弘传》：“移病免归。”注云：“移书言病也。”《后汉书·光武纪》：“置僚属，作文移。”注引《东观汉记》云：“文书移与属县也。”《文心雕龙》云：刘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关

《文心雕龙》云：“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宜详。”《宋书·礼志》载文移格式，有某曹关某事云，即今所仿行也。

准

周必大《二老堂杂志》云：“敕牒‘準’字去‘十’为‘准’，或谓本朝因寇準为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而为准。其实不然。余见唐诰，已作‘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顷在枢密院，令吏辈。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据此，则南宋时已通行作“準”，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于何时也。

仰

今官文书自上行下，率用仰字。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来甚古，君之于臣，亦有用此者。《北齐书·孝昭纪》：“诏定二王三恪是非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不始于前明矣。贾昌朝有《字音清浊辨》，云：“仰上声，下瞻上也。又去声，上委下也。”则不知所据何书。

白

《后汉书·钟皓传》：“钟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谓陈述事义于上曰‘白’，是也。

禀

今人由下陈请于上之语，率用禀字。翟晴江谓禀字未见出处，非也。禀为受命之词，亦有请命之义。《书·说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非禀字之出处乎？

申

《云麓漫钞》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训曰重，今以状上达曰申闻，施于简札曰申解，皆无重义。即如解字，古隘切，训曰除。而词人上于其长曰解，士人获乡荐亦曰得解，皆无除出之义，不知何故。"

详

《淮南子·时则训》："仲夏之月事无径。"注："当请详而后行也。"今由下请上之文曰详，似已肇于此。

吊

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书中钓、调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员考试，应作调，而作吊；吊文卷查勘，应作钓，而亦作吊，是也。"《寓圃杂记》云："官书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即如查，音义本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用作查理、查勘，则有稽考之义。吊，本训伤、训悉，今用作吊卷、吊册，则有索取之义。票，与'慓'同，本训急疾，今用作票帖。绰，本训宽缓，今用作巡绰。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𩠐

《说文》："𩠐，断首倒悬也。音读若浇。"《广韵》："汉令：先黥、劓、斩左右趾，𩠐首，葅其骨，谓之具五刑。"按枭首之枭，依此当作𩠐，然《汉书·刑法志》已作枭字，何休《公羊传注》，亦有枭首之语。文十六年。

枉法

史游《急就章》：“受赇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财者枉曲正法，反以为仇也。”按今之坐赃者，以枉法赃为最重。《唐书·李朝隐传》：“赃惟枉法当死。”

处分

《南史·沈僧昭传》：“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北史·唐邕传》：“手作文书，口且处分。”按此二字，史传中屡见，胡三省《通鉴音注》亦甚明，当作去声，音问。白居易诗：“处分贫家残活计。”刘禹锡诗：“停杯处分不须吹。”皆可证。时人谓近来多误读作平声，则非此二字之谓也。处分犹今言处置，自应读去声。若今人以被吏议为处分，则自作平声，谓分别而议处之也。与上所引殊别。

诖误

今人谓因事而失官者为罣误，当作诖误。此二字亦甚古。《史记·陈豨传》：“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后汉书·寇恂传》：“狂狡乘间相诖误。”《易林·履之革》云：“讹言妄语，转为诖误。”皆作诖。

发觉

《汉书·高帝纪》：“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淮南子·氾论训》：“县有贼，大搜侠者之庐，事果发觉。”《后汉书·梁松传》：“数为私书请托郡县，发觉，免官。”今官文书中犹习用此。

辞讼

近人称讼狱为辞讼。《汉书·薛宣传》：“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三国志·杜畿传》：“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令归谛思之。自是少有辞讼。”

告示

古之条教号令，今统谓之告示。《荀子·荣辱篇》：“仁者好告示人。”《后汉书·隗嚣传》：“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则其来亦古矣。

邸报

《宋史·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民间犹未及知。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语，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二字见史始此。然《唐诗话》：“韩翃家居，有人叩门贺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荐君名，已除驾部郎中制诰矣。’”则唐时已有邸报之名矣。

花押

《东观余论》云：“唐时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即花押也。《魏书》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北齐·后主纪》言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后人遂合二文，名之为花押。唐彦谦诗“公文持花押，鹰隼驾声势”是也。

舞文弄法

《史记·汲黯传》：“张汤好兴事，舞文弄法。”又《货殖传》：“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北齐书·孝昭帝纪》：“廷尉、

中丞，执法所在，绳违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书·武帝纪》求谠言诏：“舞文弄法，因事生奸。”则此四字由来久矣。

先斩后奏

《后汉书·酷吏传》序：“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注云：“先行刑，后闻奏也。”此即今人所谓“先斩后奏”者。今各直省督抚，遇重犯，有先请王命，即行正法之条，亦可谓之先斩后奏，即古人之先行后闻矣。

谩上不谩下

《宣政杂录》载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之。因其制作之法，谓曰“谩上不谩下”。按此语不甚分明。今人有“瞒上不瞒下”之语，似即本此，而以“瞒”为“谩”。

刁风

桂未谷曰：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刁”代“雕”耳。

六曹

今上下衙门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房。《群碎录》云此为六曹，相传为宋徽宗所设是也。若《文献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参军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掾”，则为今经历、照磨之属，非吏胥矣。

门子

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礼》：“正室谓之门子。”注云：“此代父当门者。”非后世所谓门子也。《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辨。”注云：“门子，门下之人。”此稍与侍僮相近。《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道山清话》：“都下有卖药翁，自言少时曾为尚书门子。”则竟属今所谓门子矣。

八字例

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以”者与实犯同，谓如监守贸易官物，无异实盗，故以枉法论，并除名、刺字，罪至斩绞并全科。“准”者与实犯有间矣，谓如准枉法准盗论，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皆”者不分首从，一等科罪，谓如监临主守职役，同情盗所守官物，并赃满数，皆斩之类。“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谓如诸色人匠拨赴内府工作者，若不亲自应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类。“其”者变于先意，谓如论入议罪犯，先奏请议其犯十恶，不用此律之类。“及”者事情连后，谓如彼此俱罪之赃，及应禁之物，则入官之类。“即”者意尽而复明，谓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类。“若”者文虽殊而会上意，谓如犯罪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以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

戒石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相传是宋乾德

三年敕郡国各立戒石碑，上勒“尔俸尔禄”云云十六字，盖采蜀孟昶之辞也。《容斋续笔》载孟昶全辞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语皆不工，惟经表出者，词简理尽。按《玉海》载：绍兴二年六月，诏有司摹勒黄庭坚所书太宗《戒石铭》，遍赐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儿编》亦以为太宗，而《雅俗稽言》又以为真宗，要皆以为采取孟蜀之言。惟《集古录》以为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见其辞。明皇择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谓新戒者，即明皇之所颁，与孟蜀之语无涉。至《七修类稿》又载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铭，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十六字，则更不知所出矣。

浪迹续谈卷二

东瓯杂记

余寓居杭州五阅月，藉口于不以筋力为礼，酬应阔疏，惟时与王礼门观察、金亚伯少卿、张仲甫中翰、罗镜泉、许子双二广文往复剧谈，以消日力。当事则与赵蓉舫学使、固莲溪将军屡有西湖之游，间为小诗唱答而已。而恭儿以听鼓应官，略无暇晷，委谳之狱，层见叠出，委查之件，络绎而来，自言两月中往复钱唐江已六度矣。一日，楚香中丞语余曰："日来温州守缺人，敬叔可到班顶委。君能同往而不惮远行否？"余正色对曰："此上台用人之大柄，余何敢以私意可否其间。"时恭儿方奉委三衢，查询要案未回。越日院檄即至，同班中竟有觊得而生妒心者，亦有知为瘠地而不屑就者。窃念东瓯为四十三年前旧游之地，彼时系由福州陆行，越福宁一府，入平阳、瑞安而至永嘉。此时由杭州东去，则皆行滕所未经，舟舆屡换，诚为周折。且由东路则须越严州、金华、处州三府，由西路则须越绍兴、台州二府，极边之郡，千里而遥，无怪英俊者之裹足不前，而爱我者为之踌躇至再也。而余业已浪迹江湖，游兴吟情正因之勃发，遂尽谢招饯俗缘，刻日成行。随地随事，笔之于纸间，或铺之以诗，不自知其为老衰，亦聊以存一时之泥爪云尔。

首涂杂诗

“悬车已六载，未能达乡里。一年再俶装，浪迹何所止。兹行聊自慰，就养名颇美。且偕子舍欢，都忘筋力弛。或较地肥瘠，或妒且或诋。是皆流俗情，但堪笑露齿。闭门谢饮饯，矻矻束行李。留供扁舟中，偷闲理故纸。时方校补《三国志旁证》，挟稿自随。亦有惜别者，慰以相见迩。所惜一畦花，明春姑舍是。新种牡丹数十本，属赁屋者善视之而已。”“温州浙东郡，更在海东偏。佥言千里程，舟舆境屡迁。逼仄复逼仄，老衰非所便。我意殊不尔，怀安岂能贤。有家未得归，远近奚择焉。况我旧游地，回头卅三年。昔为饥驱客，今学地行仙。江山旧识我，但饶雪盈颠。朝发富春渚，暮过鸬鹚原。举杯看钓台，诗兆非偶然。八月间《观潮》诗：“遐心便拟乘潮去，直溯桐江上钓台。”顺风更相送，无烦百丈牵。飞腾越三州，吟情早轩轩。”“永嘉本古郡，古来山水滋。华盖矗其颠，屋江周其湄。谢客有池楼，右军有墨池。往时贤太守，卧理自所宜。比年萃渊薮，海水方群飞。屡报蛟鳄警，且防犬羊窥。莫矜斗山险，但为孤屿嬉。居安不弛备，万事凭一麾。专城即长城，庶其敬听之。”“迢迢桃花岭，登降六十里。其高切青冥，其势尚迤逦。虬松作山骨，修篁被岩趾。我来方贞冬，小阳春可喜。柏花白如梅，红叶衬其里。一重复一掩，时复露峛崺。近山竞平揖，远山可俯跂。万朵青芙蓉，簇簇落眼底。名同斤竹佳，路颇仙霞似。遥开台宕奇，雄控瓯括峙。绝顶境愈幽，豁然洞门启。所以怀玉仙，直将剑阁拟。杨文公诗有剑阁之比。”“青田蕴名胜，久擅山水窟。石门仙所都，旧是洞天一。门前千重云，门内数片石。容可万人余，想自三古辟。最奇一条水，云外泻千尺。其端若匹练，天绅绚绝壁。其末如散玑，滃滃雨韬日。或署为仙泉，或题作喷雪。皆洞中亭名，见志乘中，今不可考矣。惟余《圣水碑》，斑驳字犹赤。亦有磨崖诗，未足称名笔。开自康乐公，重以诚意伯。人杰地始灵，我惟眷陈迹。洞中有诚意书院，堂中有刘文成公像。”“山行日日晴，徒侣无怨咨。夏湖甫登舟，浓云先四垂。颇闻大田干，麦苗方待滋。冬温亦可虑，洒润良所宜。船背忽送响，溪心暗增肥。既免沾湿苦，无愁滑路危。一酌聊自快，卧成喜雨诗。转枕天已明，船窗漏朱曦。洗眼入东嘉，悠然卸征衣。”

夏湖舟行诗

自处州至夏湖登舟，俗又称为下河。中经青田入永嘉，皆顺水。而沿途多滩，舟行荦确中，颇似吾闽建溪，但不如建溪之艰险耳。距温州郡城百里而盈，即须候潮，盖本系顺水，为潮所冲，反成逆流，故又必俟退潮，始克随潮前进。此江自青田县承处州府大溪，东经七十二滩，流入永嘉境内，始安流少石，因称安溪，又绝似吾闽自囷关至竹崎关一路。故余有诗纪之云："笋将换得木兰舣，荦确声中走怒泷。七十二滩都历遍，安溪真似竹崎江。""诗思迟于下水船，瞥来双塔涌中川。推窗细认江心寺，已隔前尘四十年"。

过温州旧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酉，余先叔父太常公以庶常入京散馆，途出温州，访张莪圃先生慎和于分巡道署。张与公为乙未会试同年，话旧甚殷。时海盗充斥，温与吾闽接壤，盗案之到官者月常百十起，太半皆闽人。而诬扳者亦多，甚至水师弁兵妄拿无辜、以觊功赏者。适有吾闽渔船五十余人，为盗匪所扳，公熟闻其冤，为言于张，登时讯释，舆论翕然。此五十余人者，遮道拜谢而去。越十五年为嘉庆九年甲子，余亦薄游东瓯，时分巡道东粤陈观楼先生昌齐为先资政公会试荐卷师。先生本词垣老宿，余以门下晚生礼进谒，甚承款接，谈艺极欢。适有同邑长乐渔船无辜被扳者，其数亦五十余人，余为乘间言之。登时饬县，尽行开释。吾乡人在温州商贩者甚多，一时欢声雷动，谓前后十余年中，方便功德，遥遥相对，不谋而合如此。今相距已数十余年，而温郡东关外吾闽商贾尚啧啧乐道其事。惟念太常公及余，彼时皆不速之客，信宿其地，而各有此一段善缘。今恭儿以一麾莅止，手握郡符，诚以康济为心，亦何善不可为，何冤不可理！因述

旧事以勖之。

永嘉闻见录

余在武林，行箧本无多书，温州道阻且长，更未便于携带，计惟于到日从事一瓻而已。而孙雨人学博同元语余曰：“此间文献销沉，除府、县志外，直是无书可借。”余为惘然。学博为诒穀先生志祖哲嗣，能世其家学，著作裒然，司铎永嘉垂二十年。余久耳其名，一见遂如旧相识。晤谈之次日，即出所著《永嘉闻见录》两卷相示，则积十余年之力，捃摭坠简，辨章旧闻，与夫山川之显晦、祠廨之兴废，旁及方言、物产，靡不广记而备言之。余粗为披寻一过，已如获异宝。学博今年七十有七，而老学不衰，健谈靡倦，俾余得稍知东瓯故实者，独赖此人此编。则虽无书可借，不为忧矣。又学博为余言：“永嘉学中有两茂才佩云、鬲云者，爱客礼贤，喜储书籍。家有园林之胜，近人称为‘曾园’，来斯地者必往游焉，将来可为借书地也。”余心识之。

温处道署

康熙中，铁岭高且园公其佩分巡此邦，即题道署后园为“且园”，有小轩，额曰“剋绿轩”。余于嘉庆甲子游东瓯，谒陈观楼先生。先生携余游且园，见轩名而疑之，不敢质也。后十余年，朱沧湄先生文翰继任此职，乃考之曰：“此间俗相传为冠绿轩，按‘冠’字从寸，此扁字分明从刀。朱人有诗云：‘剜破玻璃绿一方。’似即名轩之义。刓字本应作剜，亦可省笔作刓。其从完作剋，想有所本，要即剜、刓之通假字耳。”沧湄先生之言如此，亦未知当时果是此字否，要殊胜呼作“冠绿”耳。沧湄先生有自制楹帖云：“妙作画图观，五色目迷高铁岭；恩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甚工切，余已录入《楹联三话》中。

昨庆云圃观察廉招余饮园中，始知旧分十景，惟剋绿轩尚是高公旧迹。乾隆间，三韩徐公绵复加修扩，有衔远山亭、筠廊、藤花径、亦舫、养竹山房、小春草池、莲勺、梅花书屋、松化石斋之目，各系以诗，并为小记勒石。此后，昆明杨公潼又有《重葺且园记》及诗，汾阳韩芸舫先生克均有《且园栽花记》，亦勒石壁间。惟余师静乐李石农先生銮宣五古十首，则词意俱超，实足为此园增重矣。

温州郡署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金人入临安，高宗航海，至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入温州港，二月一日次温州江心寺，赐名龙翔，十七日幸府城，驻跸州治，三月十四日降旨移跸，十九日发温州，遂自定海还越州。此见《建炎笔录》，《乐清县志》引之。盖宋高宗实驻今郡廨三十二日。今廨内外规模壮丽，而遗迹无一存者，惟东客厅中有柱础四方，又两半方，石色灿然，雕镂精致，迥非寻常廨舍所有，其为当时旧物无疑。忆余巡抚桂林时，节署为前明德藩旧址，其规制极恢闳，而旧物亦无一可考，惟二堂后两大门兽环，铜质极精，雕镂极细，外间所未睹，亦可信为王府之遗，恰与东瓯柱础可成匹对。按旧志载晋太宁间，州署建于华盖、松台两山之间，谢灵运、颜延之典郡，多亭阁园池之胜，今皆无可考。又《浙江通志》载温州郡署中，有瑞景楼、红萼楼、中山亭诸胜，今皆废。乾隆二十四年，郡守李琬重修中山亭，今亦仅存遗趾。道光乙未，南丰刘养云太守煜于署东修葺池馆，题曰“二此园”，盖取“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之义，自为之记。园中强分八景，曰阅音山馆，曰碧净玲珑馆，曰味无味斋，曰九折廊，曰墨池，曰品雪盦，曰笔峰亭，曰转玉洞。其哲嗣彝生明经斯恒有《二此园八咏》，并勒石于古柏轩之左近，又渐就圮废。余谓恭儿曰：“此园不可不修，倘得补实此郡，必当刻日兴工。今权篆之。日月久暂不可知，且矢此愿可也。”

郡署楹联

郡署旧为建炎驻跸之区，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属，为两浙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内廨，楹柱无一佳联留题，岂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为此耶？自恭儿莅任，始于东客厅中制一额曰“节俭正直之堂”，而于楹柱书“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两语。盖余初出守荆州时，曾书此十二字于客座之旁，恭儿至今服膺不释耳。既又欲制公堂联语。考昔贤守郡者，以王右军、谢康乐为最著，故县中有王谢祠之建。此间山海要区，今昔情形顿异，有未可以王谢之卧理概之者。余令其隐括此意为之。越日恭儿即以拟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须常念海山深阻；旧堂共千载，敢但希王谢风流。”虽亦常语，而尚质实不浮，因即令其揭诸堂楹，以谂观者。

东瓯王庙

温州旧迹，以东瓯王庙为最先，犹吾闽之祀无诸也。旧志载：东瓯王庙在华盖山下。王姓驺，名摇，越王句践七世孙，为秦所灭，遂率其民从诸侯灭秦，又从汉灭项籍。惠帝三年封东海王，没葬瓯浦山，因立庙焉。明以前皆称永嘉地主昭烈广泽王，洪武间始诏定为东瓯王。按汉封号本曰东海王，特以都东瓯，故共称为东瓯王。而《史记》已有东瓯王之号，故明祖遂仍之。考驺摇之被灭于秦，当在始皇之三十三年丁亥略取南越地时。越八年为汉高祖元年，其佐灭秦灭楚，当即在此数年中。又越十五年为惠帝三年己酉，始举高帝时越功，立为东海王，都东瓯。其卒年无可考，而《史记·封禅书》载越人勇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敬鬼得寿，言固荒诞，而百六十岁之语，必是当时相传如此，非尽无稽。惜别无所征，但言东瓯王，亦

未知即属驺摇否也。

王右军墨池

今温州郡署东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传为王右军守郡时所凿。而镇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迹，而此是后人附会者，或云镇署之墨池，初亦没于民间，而后理出之者。余谓《晋书·王羲之传》，并不言其守永嘉，惟郡县旧志，皆承宋元数修之后，纪载凿凿。旧志《祠祀门》有王谢祠，在华盖山下，祀晋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谢灵运。邑人王叔杲有《王谢祠记》，略云：“两贤治郡之绩，虽世远莫详，而任敬亭《郡志》尝曰：‘永嘉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书，由是人知向学。’盖并以循吏称而声迹流播。泉曰‘墨池’，堂曰‘梦草’，坊曰‘康乐’，民至于今称之。”又郡志《坊表门》有五马坊，谓王羲之守郡，尝控五马出游，故名。又引万历旧志，谓墨池在城内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于此，米芾书“墨池”二大字。又叶式《墨池记》云：“右军刺温，多惠政，暇辄复临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即右军涤研所，至今水面时时见墨点如科斗，汲之无有。”又石门劳大与《瓯江逸志》云：“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阳畤百里，皆种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即此地。”又旧志载城北八里有华岩山，中有黄岩洞，其石可为砚。王右军帖云：“近得华岩石砚颇佳。”又引谢灵运与弟书云：“闻恶道溪中九十九里，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尝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览亭，额系王羲之笔，亭久圮，字迹犹存。凡此皆右军在永嘉之实事，想宋元以前尚有他书可征，不能因《晋书》本传偶未及之，遂断为右军必未守永嘉也。今署东墨池上隶书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载右军为永嘉太守，于署凿池，曰墨池。考《晋书》，右军无守永嘉事。池之有无，疑信间耳。前守刘君讳德新，嗜古士也，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实之，岁久剥落。余

修葺公廨，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儿子埙作隶体，重镌焉。传信欤？传疑欤？俟论定于博闻之君子。乾隆强圉大渊献厉相月书于署东之留闲轩，斟城李琬。”按李系山左寿光人，乾隆丁亥、戊子间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语意游移，殊不足为墨池重，但惜米襄阳旧迹，不知何时为大力者负之而趋耳。又按《四朝闻见录》云：“留元刚字茂潜，以宏博应选，使酒任气。永嘉刘锡祖、父，掩据羲之墨池且百年。后为世仆所发，公断其庐，得池于卧内，刘氏遂衰。”留茂潜为丞相申公之子，建炎中知温州军州事，当时此事甚伟。所可笑者，刘氏以前贤名迹掩之卧内，不知是何肺肠耳。

二十八井

《郡志》言郭璞扞城时，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今俱无可指名。惟城中有最著之井数处，或即在二十八井之中。一为县学署中之炼丹井，井阑用青石六方砌成，六角形，内分刻阳文“容成太玉洞天”六大字，旧传王右军书。余尝觅得拓纸视之，殊未敢信。阑外向南，又有阳文石刻云“至治癸亥菊月丙申，朱善敬立庄严胜事”四行凡十六字，亦莫详所自也。一在巡道署且园之后，有水一区，中立石柱数条，内有一条刻“古井”二字，则其下必有一井也。一在府署东偏墨池中，有石甃一区，想亦系古井久湮，因凿池而得井，故特表出之。一在东山书院谢祠阶前，井阑内面石刻云：“开元寺僧利卿，谨舍净贿壹拾叁贯文有余，重修义井一口，并置井阑甃砌等。所期福利，上答四恩，下资三有者。时至和元年甲午岁十一月二十七日题记耳。”孙雨人曰：“净财字屡见唐宋石刻，净贿二字颇新。又耳字可笑，唐宋人舍塔等石刻题字，常用此字作收，亦相沿俗习，不求甚解也。”一为东门内横井巷有大井，石阑内横刻“天宿”二字。余如《县志》所载，兴文坊有井，道爱坊有井，康乐坊有二井，简讼坊有井，永宁坊有二井，问政坊有井，甘泉坊有井，寿宁坊有井，集善坊有井，宝珠坊有井：亦不过十二井，于二十八井之数，所佚多矣。

容成洞

《郡志·山川门》“华盖山”下，引万历旧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锁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书为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龟潭、三生石、青牛坞、丹井、蒙泉诸胜。”按《广舆记》云：“黄帝时容成子修道处，宋仁宗遣使访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学署，即容成洞旧址。署后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约四尺，上宽约四尺余，下带尖势，无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等，向西南面者亦无字，向东北面者居中镌篆体“三生石”三大字。篆字之前，镌隶体“太玉洞天教主长溪张大光印证”十一字。长溪为吾闽之霞浦，张大光曾为永嘉教谕，即霞浦人，见府县志。后又镌“中书舍人柳楷重摹”八字。据《郡志·选举辟用门》载：“明瑞安县柳楷，童子中书舍人。”即其人也。但此未知即系宋高宗所访之石否。柳款明言重摹，恐字非旧字，石亦非旧石矣。

飞霞洞

飞霞洞在积谷山上，相传东汉刘根隐此，乘赤霞至天台访紫灵君，故有飞霞之名。洞倚城墙，其旁有大樟树，后人因树建楼，老干横出窗外，人皆呼为卧树，最为奇观。前人题咏者颇少，余前游诗仅有“卧树犹存六代心”七字，未足以尽其胜。余师李石农先生，有用韩公《山石》韵七古一章甚壮，诗云：“豫章树大石罅微，老干出罅神龙飞。耽耽楼阁压不住，玃空夭矫鳞髯肥。天公有意弄奇诡，树耶龙耶知者稀。岂是刘根亲手种，千年仙去猿鹤饥。不然根盘节错等闲事，何以倒悬横卧裂石穿岩扉？我来留云亭上坐，茶烟竹籁摇烟霏。兴酣飘飘出尘表，鼓动细枝青十围。高排天阊下地轴，白云如海风吹衣。步虚偶弄白玉琯，脱辔不受红缰靰。大呼一声骑树去，婆娑游遍

沧溟归。”又余同年朱文定公士彦一长歌，尤卓荦不群，今并录之，以张此树故实，云：“昔陟戒坛寺，卧龙之松一见之。今游飞霞洞，卧树之楼乃尤奇。仙人何年种石壁？半空挺出轮囷姿。传闻此地昔日著灵怪，青牛罔两毋乃尔所为？空山偃仰千百载，樵苏匠斧了不知。楼头百尺足高卧，下视万木真卑卑。豫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溜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谢公植，甘棠遗爱留今兹。世间万物各赋命，老寿岂可常理期。秦松久闻称位号，孔桧仅得延旁支。海风飙忽晚潮响，相逢我亦津梁疲。摩挲礧砢三叹息，岩栖尚有至和碑。”余兹游亦补作一诗云：“又作飞霞古洞游，重看大树阅千秋。仙株岂果刘根种，美荫真从谢客留。己觉山楼遮不住，莫教地轴隘难收。也应回首丘山重，若更横行那得休。”则因物起兴，又别有感触矣。

飞霞洞口题名

飞霞洞口有石碑，刻“至和二年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酿报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树堪倚。郡守陈求古率通判王希颜、邑令孙奕台会于岩石之上，醉书以记”。孙雨人学博曰：“《永嘉志·职官门》，知县仅有孙奕，并无孙奕台。今碑外用砖瓦砌一神龛，其字大半为砖瓦所掩，不能全读，惟奕字下确是台字，会字上俨是寿字。恐其中有脱误之字。久之，始从友人借得碑石全文读之，则台字下、会字上脱‘幙陈确、从事赵颉、杜仁寿’十字，顿释胸中之疑。惟台幙二字难解，或幙即幕之变体。处州丽水南明山高阳洞，亦有‘郡幙刘辅’之题名，可以互证。”余谓此说诚是。幕字移下“巾”于左边，即为幙字。台幙，犹今人之称宪幕耳。此是北宋石刻，此说可入《两浙金石志》也。

戏彩堂

《温州府志·职官门》有通判赵屼，《古迹门》载“戏彩堂”引《方舆胜览》云：“在倅厅，通判赵屼迎其父清献公抃就养，因名。苏子由有《寄题戏彩堂》诗云：‘春晚安舆遍浙东，永嘉别乘喜无穷。橐装已笑分诸子，吏道何劳问薛公。堂上寿樽诸掾集，室中麈论万缘通。兴阑却返林泉趣，幕府长留孝悌风。’”按东坡有《次韵子由送赵屼归觐钱唐遂赴永嘉》诗云：“归舟转河曲，稍见楚山苍。候吏来迎客，吴音已带乡。言从谢康乐，先献鲁灵光。已击三千里，何须四十强。风流半刺史，清绝校书郎。到郡诗成集，寻溪水溅裳。芒鞋随采药，茧纸记流觞。海静蛟鼍出，山空草木长。宦游无远近，民事要更尝。愿子传家法，他年请尚方。”王注：“次公曰，屼，清献公之仲子也。清献守杭，屼将倅温，先归觐亲而后之官。过南都，子由作诗送之。时先生在徐，次其韵。”今子由《戏彩堂》诗已载《温州府志》，则此诗似亦应补录入《永嘉县志》。余别杭州时，同人有举此事为颂者。余曰：“迎养事固相类，然如赵清献公之清风亮节，已未易攀跻，更安得有眉山兄弟之诗，足以张其事以传诸永久哉！”

英济庙楹联

温州瑞安门，俗呼大南门。出城半里许，有英济庙，俗呼白马庙。相传神为昭明太子，既无旧碑可考，里人亦无能详其原委者。庙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马溯光仪，彩仗霓旌，尚振英风昭肸蚃；黄麋谈故事，仁浆义粟，长传闾泽济嗷鸿。”跋云：“英济庙神灵最著，里俗相传梁昭明太子拯饥来此，时乘白马，故又称白马庙。”云云。按《郡志》未载此事，前史亦无可征证。昭明何以能来温拯饥，事属茫昧，惟此联尚非俗笔。适余辑《楹联三话》，到温州旬余日，偶入庙睹此，因附录之。孙雨人学博云：“《续雁荡山志》载，卧云禅师重建罗汉寺于谷内芙蓉峰下，劚地得古石碑，高二尺，阔一尺，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号昭明禅寺，及造宝塔一所以奠温庥康盛者。

大梁大通元年丁未岁上元志。’考《梁书》，太子统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谥昭明，岂有五年之前先有立号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谓此碑必好事者所为。”若此碑果真，则是唐以前所遗，当为东瓯第一贞石耳。程浩《雁荡开山说》、李象坤《雁山志余》并载此事，乐清县志已辨其诬。

永嘉忠义节孝祠楹联

永嘉县学之东偏，旧有忠义节孝祠。嘉庆初，为飓风所圮，嘉庆末始重建。朱沧湄观察文翰为碑记其事，又各为之楹联。忠义祠云：“近圣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滨而处，明德惟馨。”节孝祠云：“儿女尽能之，一点热肠，三分血性；家庭常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录入《楹联三话》中。

浩然楼

江心寺西偏有浩然楼，相传为孟襄阳题诗遗迹，因建此楼。秦小岘先生谓楼名不应直斥前贤之名，改题为孟楼，镌跋于额纪之。余按谢康乐《游孤屿》诗铺陈景物，言不及寺观，旧志载唐咸通中始建东塔，宋开宝中始建西塔，至建炎驻跸于此，而丛林始盛，则是楼当亦成于宋、元以后。楼之西为文公祠，盖信国公流寓旧址。拜瞻遗像，正气如生，始恍然于浩然之名，实寄尚友之慨，与襄阳两不相涉，小岘先生之改题似未深考。忆余四十三年前登此楼，曾私辨之，而系以诗云：“凭栏泼眼尽秋光，城树村烟俯莽苍。历览敢希谢康乐，标题漫借孟襄阳。江山如此清辉在，人物当年逝水忙。谁识浩然留正气，西偏丞相有祠堂。”故人郭频伽明经麐极以为是，曾编入《灵芬馆诗话》。今年重登此楼，则楼中有近人一联，跋语所见，亦与余同。而寺僧游客，亦尚同声称为“孟楼”，可笑也。余前诗专辨浩然楼旧额不

必改题，而于江心寺之题面、题情，实未赅括也。兹游周览寺中略遍，又偕吴平一思权、程介笙祖寿二郡丞及恭儿饮于浩然楼中，游事视前较畅，因补成七律一首以纪之。俯仰四十余年，而诗不加进，姑录附此，但益汗颜而已。诗云："江上诸山对酒杯，江心古寺忆曾来。建炎旧事徒增慨，信国遗风亦可哀。漫借孟楼作诗话，更无谢客擅清才。天涯水气长如此，杜诗：'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四十年余首重回。"

池上楼

《永嘉县志》载池上楼，引《太平寰宇记》云："谢公池在州西北积谷山之东，谢公梦惠连，得诗于此。"又引《万历府志》云："在丰暇堂北。"今久已无存。或云在今城守营守备署中。余询之孙雨人学博，据云今积谷山俗呼为东山，池似即在今东山书院左右。十余年前，郡人张鉴湖观察瑞溥致仕回籍，曾乞蔡生甫先生之定书池上楼扁字，就东山书院之前购隙地十余亩，辟为亭馆，颜曰"如园"，临池建楼三楹，即将蔡扁悬挂其中，以存谢公之旧。若营署之旧迹，别名梦草堂，是明人旧迹，与池上楼全无涉也。

江心寺门联

孙雨人学博《永嘉闻见录》云："江心寺外门旧有联云：'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旁署'宋状元梅溪王十朋书题'。余谓此等似巧实拙，断非梅溪手笔。即如联意，亦止须'云朝朝朝散，潮长长长消'，何烦重叠至八字耶？"并引蔡葵圃之言曰："题曰宋，曰状元，本人断无此款式，其为好事者假托无疑。"忆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目击此联，以其费解笑置之。旋里后，乃知闽县乌

龙江之东山上罗星塔，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过客皆不知所谓。相传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读而喜之。众请其说。道人笑曰：“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朝’字又下平声。凡下平声者，皆应作潮字读。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平声；第五‘长’字上声；第六‘长’字又是平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是言潮汐长消而已。”言讫，道人遂不见，或以为纯阳现身也。按此塔联与寺联字句互异，其为仙笔与否，不可知，而塔联似较简明有意趣，故余曾录入《楹联续话》中。学博言道光壬辰，风痴大作，此联吹入江中，不知飘流何处。而余今冬重游，则寺门仍有此联，却无前款，后题“章安蔡朝珂重录”。

江心寺楼联

江心寺楼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龄尚书一联，最为时所传诵。句云：“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初日芙蓉，晚风杨柳，一楼千古两诗人。”此外朱沧湄观察亦有句云：“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台。”亦颇超脱。又楼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云集唐人一联云：“潮平两岸阔，江上数峰青。”亦尚自然，此则闻之孙雨人学博，余两度登楼，实皆未见此联也。按芝龄尚书“初日”、“晚风”八字，是合谢康乐、孟襄阳言之，二公皆与孤屿有关，可称巧合。而徐铁孙权守荣一联云：“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则直书孟襄阳之句，且跋云：“书此以实孟楼之名。”是为小岘先生扬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诗而无联，近始补制一联云：“风景不殊，四十年余旧泥爪；江山如许，二千里外小金焦。”

谢公亭

江心寺西偏有谢公亭。考杜少陵《送裴虬尉永嘉》诗："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据《太平寰宇记》："孤屿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屿有二峰，谢灵运所游。后人建亭其上。"而《县志》乃有"谢公亭不知废于何时"之语。绎杜老诗意，则唐时亭已无存。而明人何文渊宣德时永嘉郡守。有《谢公亭记》，林彦有《登谢公亭》诗，并见永嘉县志。似唐宋以来，此亭乃屡废屡修矣。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国公像，为前巡道秦小岘先生所摹。有赞有诗，并系以跋。跋云："《温州府志》及《永嘉县志》俱称德祐元年，公与陆秀夫、张世杰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昰、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陆秀夫追及于道，张世杰自定海至，奉益王为兵马都元帅，昺副之。是此时公并未在温，无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闽，公始自高邮泛海来温，上表益王劝进。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为卫王，皆德祐二年事。《县志》称德祐元年亦误。"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县两志，并无文天祥同立益王之文，且俱明标德祐二年，不知小岘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也。小岘先生有一联云："杜宇声寒，柴市一腔留热血；梅花梦断，瓯江千载泣忠魂。"颇工丽。然尚不如彭清典联云："孤屿有邻，喜得卓公称后死；严陵在望，直呼皋羽哭先生。"尤为警切矣。又有一长联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敢问何为浩然之气，在地为河岳，经天为日星。"初闻此联语，极为叹赏，而不知何人所制，今乃知为李石农师所题。盖信国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门，"古谊"二句即其卷中评语。不独忠肝铁石，信国果践斯言，而伯

厚之具眼知人，亦为龟鉴矣。此吾师所谓“久要不忘”也。若非稽此故实，鲜不疑上联所作为何语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为卓公祠，祀前明户部侍郎卓忠毅公敬。从前纪载各书，率称卓忠贞祠，实沿误也。公旧有祠，前明中叶，奉诏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万历间郡守卫承芳始移建于江心寺文公祠之右。岁久倾圮，我朝康熙中，郡人陈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学使者吾闽雷翠庭先生铉，复率永嘉崔邑侯锡重修；甲午，曾邑侯唯亦从事焉。顾规制稍狭，祠中名流榜联及过客题咏，少所概见，视文公祠喧寂迥异，为之怒然。按史传载，建文初，忠毅尝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疏入召问，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寝。燕王即位，责以建议徙封，离间骨肉，然犹怜其才，命系狱。姚广孝故与有隙，进曰：“敬之言诚见用，上讵有今日乎？”成祖不得已斩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焦弱侯竑作祠记，叙述独详备，所当镌之祠壁者也。祠中有旧联二，颇沉着，一云：“祠接谢亭，亦有文章惊海内；忠符信国，并悬肝胆照江心。”系雷翠庭先生所题。一云：“沥悃陈谟拒不庸，遂使奸邪误国；捐躯赴难同一死，却教沟渎无颜。”系诸城窦东皋先生光鼐所题。翠庭先生又有一扁云：“忠炳几先。”亦极警切，名人手笔，故自不同。余亦思学制一联，而屡不就，漫缀一诗云：“湛族当年泪不收，江心遗庙尚千秋。敢言养士真收报，恨不移封作隐忧。末路可怜遭病虎，故山应悔错骑牛。革除旧事谁相理，赖有天朝谥典优。”

双忠祠

双忠祠在华盖山上，康熙中题请崇祀温处道陈丹赤、永嘉令马琅，皆殉耿逆之难者。祠额系御书，盖异数也。按陈丹赤系吾乡闽县人，康熙十三年任温处道，觐回中途闻闽变，兼程抵瓯，与绅民誓固守，以待援师。为献城叛镇所胁，被害，赠通政使，谥忠毅，祀名宦，吾乡陈秋坪先生登龙之高祖也。《郡志》中小传，数语寥寥。忆余少时，即读林畅园师茂春诗，集中有长歌一首，叙述详备，足以传忠毅公，因亟录出，以备他时修志者之采择云尔。题云《陈君秋坪出其高祖温海道佥事忠毅公遗像见示，为作长歌以赠》，云："我朝定鼎际初载，版籍河山尽四塞。碧海鲸鲵取次清，罗平妖鸟谁留在。恩波带砺策殊勋，炙手封藩势绝伦。桂宫自辟铜龙寝，芝册亲镌铁券文。狼烽忽报闽南起，吮血磨牙等封豕。东海凫毛预告妖，三山鱼烂愁难止。凭陵杀气亘中霄，竖子迎降翻见招。箭锋直抵钱王塔，斗舰纷乘罗刹潮。陈公本是英雄士，两浙门庭左右倚。须戟全因愤激张，孤身不畏流离死。蜂屯蚁聚在边封，独力支持恨不穷。辛苦量沙怜道济，艰难誓众泣臧洪。岂知扼虎雄谋壮，叛魁已入军符帐。盗钥逢孙启北门，挥戈朱序临淮上。忠肝赤胆气慨慷，仗剑临戎愤莫当。睢阳甘向危城陨，卞壶都因骂贼亡。天弧一日歼群丑，凶徒自献藁街首。劲节当邀延赏恩，贞名合并旂常寿。至今后嗣袭余芬，遗像棱棱此日存。乌衣本是诸王后，敝履谁知楚相孙。故家遗物愁萧索，一领青衫甘落泊。题柱羞过司马桥，叨荣难上孙弘阁。百年旧德尚如新，振奋终期此日身。卧看云霄盘健翮，不愁沧海兀穷鳞。"余里居时，熟从秋坪先生游，忠毅公遗像久已瞻仰矣。

王梅溪逸事

江心寺僧某，曩阅说部载其事，今并书名、僧名俱忘之。有道行，适王梅溪读书寺中，僧识其非凡，常敬礼之。寺前有临江片地，屡筑屡圮，每工甫就，辄有龙来搅翻，僧其思所以止之。一日，饮梅溪酒，乘其醉，恳之曰："江岸有一片地，是居士主之，今求舍与老僧，以便畚筑，何如？"梅溪曰："如何舍法？"僧曰："但求舍字一纸，署名注押可矣。"梅溪如言付之。越日兴筑间，龙复来，僧以舍字遥示之，龙即帖然而去。梅溪为宋代名臣，其能孚及豚鱼，宜矣。又《瓯江逸志》载：梅溪之大父格病笃，思得鲫鱼，方盛暑，不易致。梅溪之父辅祷于井，钓得巨鳞以进，父病旋愈。时梅溪年十一，亲见之。此与王祥卧冰事相类，孝感之门，又宜其克昌厥后矣。

卓忠毅谥

瑞安卓惟恭侍郎，《明史》有传而无谥。万历间《府志》，载庐陵刘球为之私谥忠贞。康熙间《府志》，载隆庆初诏录革除诸臣谥，敬曰忠贞。而《静志居诗话》则云顾锡畴典礼容台，始定革除事，实赠敬太子太保，谥忠贞，似又在崇祯间。言人人殊，至我朝乾隆四十一年，诏赐公谥忠毅，而公身后易名之典始定，足以慰公于九原。前后歧说纷如，皆可不问矣。

卓忠毅逸事

《府志》末载卓忠毅逸事一则，惜不言所据何书，甚可以资谈助，因录之。其词曰："卓敬年十三，读书宝香山中。一夕夜归，遇暴风雨，迷失路径。遥见林外火光，趋赴之，乃一小院，中有读书声。叩门，一童应声出曰：'先生知郎君来，使吾相候。'卓仰视门扁，题曰'体元'，入见一老翁坐灯下，卓前揖之。翁起劳苦曰：'深山

风雨昏黑，得毋惊乎？’卓曰：‘此吾晨昏之常，但恐贻亲忧，得一烛寻归路可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烛。郎君且燎衣。’卓起解衣，问童子曰：‘翁为谁？’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名，但称逍遥翁。’又问：‘子何名？’曰：‘少孤。’卓疑为隐君子也，更前致敬曰：‘余家只在山下往来，山中至熟，未闻有体元院，亦未闻有逍遥翁。敢请？’翁曰：‘吾世业医，隐中条山中，后因避难，闻陶隐居有丹室在此，采药南来，结庵小憩。不久亦还故山，郎君无用知也。’顷之衣干，卓乞归。翁曰：‘郎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骑之，昏夜泥淖，当有所恃。’卓大喜。即命少孤牵牛出，复呼一童名少逸曰：‘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取出一僧帽，谓卓曰：‘既不能款留，敢以此为赠。’卓辞曰：‘吾书生，将期匡济天下，安得相戏？’翁曰：‘第收之，他日当自理会也。’卓坚却，翁再三叹息而已。卓遥窥笼中，悉箍桶匠所用物及僧家衣钵耳，遂骑牛致谢别去。及抵家，人已就寝，惊问故。具以告，举火将牵牛入，忽抖擞咆哮而逸，则一黑虎也。一室震骇。比明，访体元山居，不可得。数日后，于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址旁，有一古庙，仿佛雨后所经者。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笔墨犹新，循其路归，见虎迹历历尚存焉。”按《瑞安县志》云：“宝香山在县南，越江十五里，小屿临江，三面水绕，状如浮虹。今东西涨淤，惟北面滨水，为明卓敬读书之所。”

淫祠

梁学昌《庭立纪闻》云：“《史记·封禅书》：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其后匡衡奏罢之。《三国志·王朗传》注：会稽旧礼秦始皇，与夏禹同庙，朗为太守，除之。此古者祀厉之意。盖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故泰厉、公厉、族厉之祀，先王皆举而不废。然因有此典，后世建立淫祠，遂假以为说，岂可训乎？温州有秦桧祠，朱文公毁之；王振祠，天顺元年立，见钟惺《明纪编年》；魏忠贤祠，则天启时处处

有之。”又宋高文虎云：“温州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州人迎配，合为一庙，乃杜拾遗、伍子胥。”按今郡城并无杜拾遗、伍子胥祠，杜与伍足迹并未到温，宜不得有祠，不知此笑柄从何而起。今城内外并无他淫祠，惟载在祀典而剥陊待整者尚多。是所望于贤有司之修举废坠耳。

王克

《颜氏家训》卷五载：王克为永嘉太守，有人饷羊，集宾欲燕，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炙，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此孙雨人《闻见录》所采，事不足存，而王克之名不见于郡、县志。此六朝人，当与谢康乐、颜延年、裴世期先后守郡，而无人道及之者，知志乘所佚多矣。

潘柽

《永嘉县志·经籍门》载潘柽《转庵集》一卷，《文苑门》有传。按《梅涧诗话》云：“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古人深处。举进士不中第，用父赏授右职，为阍门舍人。题钓台一联云：‘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为人传诵。”按此联余辑入《楹联三话》，其实是一七律之颈联，今载《瀛奎律髓》中。诗云：“蝉冠未必似羊裘，出处当时已熟筹。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此前四句，虽常语而却旋转自如，后四句则平率矣。诗派虽开四灵之先，其工力实不相上下也。

文信

翁覃溪师《复初斋文集》中，有《跋文雪山墨迹卷》云："文信号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书所作五言律、七言绝句，凡八诗，不著岁时。予考雪山《题赵彦征画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证之此卷《题扇》诗'江南京国'、'钟峰驻马'之语，则前诗所称'听宣谕'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后之辑明诗者，却未之及。"按洪武初既有诗，则为元人无疑。而今郡、县志皆失载，何也？

东瓯学派

永嘉学统，宋以前无可征，自南渡而后，人文始盛。南丰刘起潜埙《隐居通议》云："初周恭叔首阐程、吕氏微言，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是千载之已绝，霍然如醉忽醒，如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身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印于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也。薛士龙奋发昭旷，独究体统，帝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陈纬其终也。四人，乡之哲人也，此叶氏所著《温州学记》之说。"案此说隐括源流，叙述赅备，而独为温州府、县志所不采，今之士大夫盖鲜有知之者。自孙雨人学博，始录于《永嘉闻见录》中，并以意列为谱系于后。开山第一人，为周恭叔行己，再传三人，为郑景元伯英、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三传四人，为陈君举傅良、叶行之幼学、吕伯恭祖谦、叶正则适，可谓明辨晰矣。今府县所列人物，尚不能如此之有端绪也，故急表而出之。

四灵诗派

宋时有四灵诗派，皆永嘉人：徐照字道晖，号灵晖，诗曰《山民集》；徐玑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诗曰《泉山集》；翁卷字续古，号灵舒，诗曰《西岩集》；赵师秀字紫芝，号灵芝，诗曰《天乐堂集》，当时即其号而目之为“四灵”。四人中，惟赵师秀尝登科出仕，诗亦最工。纪文达师尝云：师秀诗如“楼钟晴听响，池水夜观深”、“朝客偶知亲送药，野僧相保密持经”，徐照等能之；而如“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则徐照等所弗能道也。

王梅溪前身

《爱日堂丛钞》载王龟龄詹事十朋有《记人说生前事》，其略云：“余少时有乡僧，每见必曰：‘此郎严伯威后身也。’余访诸叔父实印大师，叔父曰：‘严阇黎，汝祖母贾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门之师也。博学工诗文，戒行修饬。汝父母昔以无子为忧，政和壬辰正月，吾师卒，汝祖梦吾师至，集众花结成一大球，遗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来。”是月汝母有娠。吾师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儿时能诵千言，喜作诗。人以汝眉目及趣好类之，故云。’又尝谓人曰予不善书，作文写字两俱不佳，而严阇黎尤工笔札。愧而曰：‘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多愚也？’”按此记亦见《梅溪文集》中。而汪圣锡作《王忠文墓志》云：“梅溪遗戒，丧事毋得用佛老教。”《困学纪闻》载真文忠《劝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侍郎盖梅溪也。见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奉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也。”梅溪貌类释处严，乡人戏谓严后身，事或有之。而以汪圣锡及真文忠之语证之，则其卫道辟佛，岂彼氏之说所能囿其生平

哉！

温州旧俗

温州风俗朴淳，旧有“小邹鲁”之号。惟闻民间有尤为悖理者二事，不可不急为革除，而世所喧传坐筵一事，特其小者也。相传嫁女之家，专信占命者之言。如谓女命有犯败父母家者，嫁之前数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尼庵。前一夜，将女装为乞丐，携筐捧碗，步行他屋以待。又相传人家父母有偶染时疫死者，全家禁不举哀，入棺后，安置平地，亲属悉避往他处，三日始归。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若新妇三朝坐筵，则陋习相沿已久，不过即三朝庙见之礼，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已。盖是日专延女客，不延男客，而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约伴牵连而至，直抵筵前，并可周览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袁简斋老人所云“客可与新妇互相酌酒，并可择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劝酬”，则询之比间衿耆，实无其事。间有无赖少年，藉口于简斋老人之语，而稍露萌芽者，即为贤太守所惩创而止。简斋老人于裙屐脂粉之艳谈，无不推波助澜，以助诗料，初不计其言之过情。其诗所云“不是月中无界限，嫦娥原许万人看”，亦是强词夺理，并非事实也。近有浙中张茂才光裕，赋《东瓯坐筵词》七古一章，颇合近时情趣，胜于简斋诗多矣。因附录之，将来或可入东瓯志乘，以存其实也。诗云：“蝶使迎宾鹊渡仙，醉人风日嫁人天。隔宵女伴窥妆镜，明日邻家邀坐筵。坐筵时节难回避，洞辟重门声鼎沸。百部笙歌艳曲翻，两行珠翠香风腻。妇献姑酬礼节娴，分番把盏庆团圞。列仙依次陪王母，群卉争开拥牡丹。酒半乐停筵不撤，新妆各换仍归席。重剔银镫眼更明，重观宝玉心尤惜。可惜娇莺学舌时，乡音互异听难知。徒将平视憎公幹，那解狂言笑牧之。有客径歌《将进酒》，主人在旁

急摇手。似说当年太守贤，滥觞有禁君知否？筵散华堂罗绮空，归来魂尚绕花丛。问人艳述嫦娥美，曾咏《霓裳》到月宫。”

琵琶记

祝枝山《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叶子奇《草木子》云：“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庄岳委谈》云：“今《王魁》本又不传，而传《琵琶记》，《琵琶记》亦永嘉人作。”近翟晴江《通俗编》引《青溪暇笔》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则诚，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因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此陆放翁诗，非刘后村也。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本朝遣使征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记进者。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其见推许如此。”《留青日札》云：“时有王四首，能词曲，高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百花家。则诚悔之，因借此记以讽。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为王四。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太祖微时，尝赏此戏，及登极，乃捕王四，置之极刑。”又《说郛》载唐人小说云：此说见元人周达观《诚斋杂记》。“牛相国僧孺之子繁，与蔡生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赵处，能卑顺自将。蔡官至节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于此，则诚何不直举其人，而顾诬蔑贤者耶？按《太平广记》引《玉泉子》云：“邓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谓曰：‘吾有女弟，子能婚，当相为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婿李氏，顾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归，李抚膺大哭。牛知其卖己也，请见曰：‘吾父为宰相，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惟夫人，今愿一与共之。’李感其言，卒同处终身。”乃知则诚所本者，《太平广记》也。今考蔡邕父名棱，字伯直，见《后汉书》

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见《博物志》。《琵琶记》作蔡从简、秦氏，其亦故为谬悠，与《荆钗记》同一狡狯欤！《静志居诗话》云："高则诚撰《琵琶记》，填词，几上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盖文字之祥，虽小技亦有如此者。

荆钗记

世所演《荆钗记》传奇。乃仇家故谬其词，以诬蔑王氏者。《天禄识余》云："玉莲乃王梅溪之女，孙汝权乃同时进士，梅溪之友，敦尚风谊。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权实怂恿之。史氏所最切齿，遂令其门客作《荆钗》传奇以蔑之。"《瓯江逸志》载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此二语者，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特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可见矣。为御史，首弹丞相史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尝使之为十二牧，其謇谔如此。故史氏厚诬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圹志》载："令人贾氏。王、贾同邑且世姻，故令人归于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归我家，今三十年。"其为世好旧姻，夫妇偕老可知，焉有入赘权门，致妻投江之事？《圹志》又云："女二人，长嫁国学进士钱万全。"盖即钱玉莲也。撰传奇者谬悠其说，以诬大贤，实为可恨。施愚山《矩斋杂记》亦详辨之。

瓯柑

永嘉之柑，俗谓之瓯柑，其贩至京师者，则谓之春橘。自唐、宋

即著名，东坡《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诗云：“燕南异事真堪纪，三寸黄甘擘永嘉。”王注：“杜子美诗：‘三寸如黄金。’”施注：“温州永嘉郡，岁贡黄甘。”查注：“韩彦直《橘录》：‘橘出永嘉郡，甘乃其别种，而乳甘为第一。故温州谓乳甘为真甘。温四邑皆种柑，而出泯山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围，颗皆圆正。’”按今《永嘉县志》，“泯山”作“泥山”，见《物产门》，而《山川门》无此山名。所云七寸围之柑，今实未见。韩彦直谓吴、越、闽、广之橘，皆不敢与温柑齿，语殊过当。余尝谓吾乡珍果，能兼色香味者，惟荔支与福橘。山东之平果，香味固佳，而色殊淡；西北之蒲桃，色味俱可，而香则未闻；瓯柑之香味可匹福橘，而色亦不如：珍品之难求全如此，则不得不推荔支为第一矣。孙雨人尝语余曰：“温州夏间亦间有鲜荔，盖闽中海舶因顺风带来者，其价亦不贵，不过一二文一颗。惜用米汁水浸过，其味稍差。”余谓吾乡人说荔子，有“一日香变，二日色变，三日味变”之说，则经时致远，无怪其味之差。惟昨晤莆田人吴云峰，言海舶若遇顺风，由莆三日可到此，不必定浸米汁。读同年朱文定集中，有《在温州初食荔支》，亦是一证。诗云：“红尘一骑轻于烟，令人往忆天宝年。不知涪州品最下，杨环所嗜嗟何颠。岭南差胜仅得虎，未如闽中擅十全。兴化挂绿未易得，红壳中有绿一道如金带围，味最美。丁娘陈紫纷争妍。小住瓯江二十日，黄柑贱买不论钱。东南长风海程速，三日已到莆阳船。风味才及十之八，已压百果无随肩。罗襦欲解芗泽发，肌肤冰雪穰且鲜。摩挲爱惜始入口，琼浆满颊甘溢咽。昔年偶读君谟谱，食指跃跃口流涎。今来东南遘瑰宝，欲啖三百希坡仙。世间谁能识正味？身之所至情斯迁。此行直为饮食出，以口役足毋乃偏。北上犹将示我友，岂徒逐逐趋腥膻。”

海错

余因将就养东瓯，遇久客温州者，辄询以土产海鲜各物。客

曰："海味有明府者，为食品所常需，曝而干之，可以致远。江西人销售最夥。坐客皆异其名，余生长海滨，亦未悉为何物。及至温州，询诸土人，乃知即吾闽所谓墨鱼也。本名乌鲗，又名乌贼，两须长如带，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腹中含墨，见人及大鱼，则噀墨方数尺。背上一骨，独厚三四分，两头尖，色白，轻泡如通草，入药名海鳔鲍。其谓之'明府'者，以含墨噀人，义同贪墨之吏耳。"余闻之失笑曰："但言明府，何必皆贪墨。此鱼噀墨自隐，藉以避人，反因此为人所觉，不能自遁。彼墨吏之消沮闭藏，自谓其术甚工，而不知反为人所识破，致自陷于罪网者，往往类此鱼矣。"龟脚，即石蛣，郭景纯《江赋》："石蛣应候而扬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蛣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花。"江淹有《石蛣赋》，序云："一名紫蘦。"又《本草》作石蜐，一名紫蛣，生东南海中石上。又《平阳县志》："一名仙掌。"吾乡谓之促蛣，其花似爪，爪下皮内有肉甚美。惟长乐海滨有之，不能至福州。余至长乐，始得屡食，而署中上下内外人等皆未曾见过，方相与笑诧其形，更不知如何烹制矣。吾师林畅园有《食龟脚》长古一首，如云："碨砸象瓦楞，槎枒露掌指。双甲一罅开，片肉隆中起。色混蟹壳青，质斗石华紫。薄劣扁螺同，鲜脆车螯拟。桃花醋泼醅，芥叶酱充旨。"可称体物惟肖。海蒜，即吾闽之涂笋。《郡志》引《海族记》云："出沿海。又名涂笋。"则与吾闽同。其状如蚯蚓之大者，浑沌无首尾头目，而其味则绝美。庖人不知煮法，厨下仅一闽人，亦未曾见过，故至今尚未得朵颐。瓯江虽有此物，想士人亦所不嗜。即如海鳗，为鱼中佳品，而士人不敢鲜食，必腊之而后登盘也。蛎，具体而微，《郡志》引《天中记》云："乐清县新溪口有蛎屿，方圆数十亩，四面皆蛎，其味偏好。"谢灵运《答弟书》云："前月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又引《永嘉旧志》云："瓯江蛎黄最佳。"余至此，每日皆饱餐之，然味略如吾闽之石蛎，洛阳桥下最多，不如长乐所种之蛎房，其肥美足为海错之冠也。蚶，咏与吾闽相仿，而质较小，故肉与血皆不能丰满。浙蚶以奉化所产为最佳，杭州有之，而温州转无，则以本地所产既充，不必借才他处也。然《温州府志·特产门》却无蚶，不知何故。石首鱼、江瑶柱、西施舌，随时皆

有。平心按之，石首鱼不如福州，江瑶柱不如宁波，西施舌不如登、莱、青各府。聊充常馔，不足为口福之夸也。

浪迹续谈卷三

雁荡

东南滨海，有三山最著者，天台、雁荡、武夷也。余于嘉庆间主浦城书院讲席，就近游武夷。适祖舫斋尚书师亦于数月前游武夷归，互出游记相质，告余曰："吾夜宿天游观，曾梦由天游峰顶飞游雁荡，梦境甚奇，子能为我纪之乎？"适几上有《雁荡山志》两本，余因假回，读而喜之。今四十余年，而果遂雁荡之游，但惜不获与吾师相质，因亟记吾师之语，以践宿诺焉。天台有孙兴公一赋，武夷有武夷君宴幔亭一事，皆在汉、晋以前。惟雁荡最晚出，唐以前便无可考。昔朱子言武夷各峰头，每有虹桥板横斜闲架，当是洪荒洚水之际，上巢下窟之遗。余于雁荡亦云然。盖洚水荡涤既久，土壤渐疏，山骨始露，其著名于世独迟耳。

大龙湫

雁荡之奇，以大龙湫为最，初入山，即悬心眼间。忆客秋获观石门洞瀑布，已叹奇绝，庆云圃观察告余曰："君若观大龙湫，则石门洞又不足言矣。"探闻数日前赵蓉舫学使经过，缺此一观，殆为阴雨之故。而余锐意欲往，乃从细雨滑道中，与侪辈贾勇而前。极思以长歌纪之，惟翻阅图经，殊少杰作，自知钝腕，亦不能孟晋前修，诎然

而止。但忆袁简斋老人一首，尽态极妍，足以醒人心目。其中段摹写云："分明合并忽分散，业已堕下还迁延。有时软舞工作态，如让如慢如盘旋。有时日光来照耀，非青非红五色宣。到此都难作比拟，让他独占宇宙奇观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满面喷寒泉。及至逼近侧，转复发燥神悠然。"其结尾比拟云："天台之瀑何狂颠！此山之瀑何婵嫣！石门之瀑何喧阗！此山之瀑何静妍！化工事事无复笔，一瀑布耳形万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小，水亦变化如飞仙。"盖非此如椽之笔，不能传出大龙湫之全神也。亟为拈出，以谂同游者。

雁荡亦名雁宕

唐僧一行，分天下山川为南比二戒，南戒至雁荡山而尽，此雁荡著名之最古者。厥后亦称雁宕，前人谓"雁荡以水言，雁宕以石言"是也。余在山中七日，实不能登雁荡雁湖，而于峰石之奇，则已领略其十之五六。然大龙湫之水，即由雁荡雁湖而下，兹游以此为骊珠，故拙记拙诗，仍以"雁荡"为题，而不复用"宕"字。将出游之前二日，杨子萱邑侯以施六洲元孚《游记》见示，盖六洲尝修《雁荡山志》，此即其志稿中数条。至乐清日，蔡子树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荡游法》一小帙见示，皆足为导游之资也。因并记之。

游雁荡日记

道光戊申春三月，接乐清大尹安庆蔡子树琪来信，请游雁荡。子树为柳堂刺史维新之子，柳堂尝受业余门，故子树修门下晚学生礼。雁荡在其辖境，甚愿为导游主人。先是次儿平仲丁辰，由京员请假来温省视，知雁荡近在百余里间，即拟于仲春之月，侍余前往。而三儿敬叔恭辰，以补行郡试事甫竣，不数日学使者按临，例充提调，皆弗

克出游，颇以为恧。直至三月望后毕事，乃令其请于巡宪，随余同往，于二十三日辰刻，挈两儿偕幕中画师冯芝岩懋温州卫守府廖菊屏寿彭，同出城泛瓯江，趁回潮东去。廖善诗而冯善画，篷窗谈艺甚欢。而东风挟雨顶潮，其势甚厉，行至三江口，舟颇震撼，幸五人者皆素惯风涛，言笑自若。日未亭午，即抵馆头，菊屏先于别舟预庀晨餐，相与饱啖讫，时子树已饬役来迓，遂舍舟而舆。积雨之余，泥淖艰险异常，簸摇一时许，仅行五里。再进过一小桥，路始渐平。又行三十余里，渡沙岙岭。岭半奇峰错出岩际，又间有小瀑布。余笑曰："此其为雁荡前驱欤？"下岭入乐清县城，子树已于郊外相迎。入县廨，规模甚宏敞，左右墙头，皆青山夹起，气象雄伟，如人之两颧高耸。用形家言相度，非大府节堂，不足以当之。闻此间学使者过境，皆下榻其中，历来闽、浙督部视兵经此，亦驻节焉。而大尹眷属，则仅起居于东偏，知非一官一邑所能专其胜矣。子树以盛筵相款，适菊屏带一大鲥鱼佐之，遂与张灯畅饮，并商游事焉。

二十四日，晨起，雨涔涔下，至午犹不止，佥知今日须阻游事。正烦闷间，子树忽招到菊部，谓当藉丝竹以陶写之，并邀同城景云圃协戎祥、姚武成都府修文来陪饮宴。至夜分始散。亦游山客中一别调也。

二十五日，晨起，雨稍歇，即会食登舆。出县东门三里，过后所城，前明御倭时所筑也。未几，雨复作，行二十余里至虹桥午餐，市廛殷赈，不亚县城。饭后雨又稍霁，行三十里至芙蓉村宿焉。《县志》载宋太平兴国中，全了法师遇西域梵僧，教之曰："汝有缘在浙东海滨，有花名村、鸟名山者，是诺讵那尊者道场。汝当于是建刹安身。""花名村"者即芙蓉村，"鸟名山"者即雁荡。此地为雁山门户，所谓西外谷也。

二十六日，微雨湿衣，不碍游事。晨食后，出门数里，过丹芳岭。《县志》谓以地多花木，故名。俗称四十九盘岭，盖合上下数之，东上极陡，西下稍坦夷也。《县志》载明人戴溪记云："四十九

盘俯大海，恍蹑蓬莱、临弱水，盘尽则拥出诸峰，肃然迎客，冠云披霞，望之神举。”亦善于形容者。下岭数里，即能仁寺，宋僧全了初入山，结庵于此。咸平初赐名承仁寺，政和中改名能仁寺，郡守闾丘昕奏请赐额，遂为雁山大道场。我朝顺治九年、乾隆十九年，两经修整，今俱倾圮，仅存大殿三间。寺前有戴仁峰、火焰峰，其尖俱为云雾所掩。寺右有昙花庵、灵岩庵、嘉福院，并廑存旧址。地上有大铁镬，修将倍寻，广亚之，腹内有铸字约略可辨，云“清信弟子刘仁晟，谨施净财铸浴镬一口，舍入嘉福院，永充无碍浴室，时皇宋元祐七年，岁次壬申，十一月记”等语。或云为遥制火焰峰者，近是。镬中可容十许人。夫浴室而必求无碍，真彼教语，不值一笑，宜为《两浙金石志》所不收矣。饭毕出寺门，急寻大龙湫，盖全山第一奇观也。其障曰连云，壁立千仞，环抱里余，独开东南一面，如天阙焉。路愈狭，亦愈陡，同人各换坐竹兜，缘锦溪西北行。锦溪者，湫水所经去也。且行且视，有奇峰从人面起，中裂如削者，为剪刀峰。雁荡之水以大龙湫为最奇，雁荡之山以剪刀峰为最奇，或名一帆，或名天柱，移步换形，不可方物，故俗或又号为八面峰。前人云：“造物者争奇汇胜，两美必合。”信哉。彳亍数武，并竹兜亦不易进，同人皆去兜而步，余亦勉从之。而湫水下注乱石间，如迎客，又如拒客。与同人衔尾各踏乱石而行，足二分垂石外，若与水相争，无一妥步。遥见障端，有苍烟状勃勃上浮，凌空飞泻，若决银河而下。至近处，又成一片苍烟，飞沫溅身，衣帽尽湿。忆僧贯休诗云：“龙湫宴坐雨濛濛。”真通神之笔。盖长年如此濛濛，非必真雨也。湫前有数石柱横卧潭边，当是诺讵那亭故址，旧亦名宴坐亭，即西域书所云第五尊阿罗汉观瀑坐化处。相传其间有龙湫庵、白云庵、云静庵、观不足亭，则并故址亦不可考矣。旧闻湫壁中有磨崖“万泉惟一”四字，与同人细心遥睇，不得踪影。又忆余同年友朱文定公《游大龙湫》诗云：“诺具那踪未易寻，杜审言题犹可觑。”自注云：“壁上题名。”亦遍寻之不获。世人皆言此山至宋始开，除张又新、吴畦、僧贯休外，五代以前并无题咏，乃杜审言系初唐人，已有龙湫题名，见王献芝《游记》，似文定亦目见之。此乃唐迹，何以不入《两浙金石志》中？惜无由起

文定于九京而质之也。时日已过午，子树请余出山，仍由官路坐肩舆度马鞍岭，岭凹石岊，状如马鞍，故名。此岭为分东、西谷之界，岭外为东内谷，东北为玉霄峰，朱子所谓“欲登之以望蓬莱”者。旁有黄岩洞、仙人榜、玉屏峰，又迤东陡起者，为列仙嶂、履云阙、鹰嘴峰、紫薇嶂，悉以图经之名印证之，皆可望而不可即。由紫薇嶂而东，入灵岩山，两岩对峙，作狮虎状，寺亘其际，则訇然中开，崇峦怪石，森列万状。其前紫翠层叠，烂若锦屏者，为屏霞嶂，其后石磴数百级，折作数十盘者，为安禅谷。同人皆从渍苔滑石中贾勇而登，余亦扶筇抠衣，强随其后，实有既竭吾力、欲罢不能之慨。十余息而始达其广，寺僧导观所谓龙鼻水者。绝壁之下，窍而为洞，石龙嵌焉。蜿蜒数百丈，垂入龛底，伸一爪据于地，卷首爪旁，作悬鼻状，石色绀丽而腻。鼻端有小孔，出泉涓涓弗息，拭其鼻孔，泚然如汗出腠理。寺僧为言此水，积冬夏旱涝不爽，而不知所自来，游客多掬以洗眼，谓可去翳疾。时余已出洞，乃悔交臂失之。寺僧又导寻别径，观小龙湫，则具体而微，虽小其名，犹远在他瀑布之右。山间好事者尝准之，云大龙湫高五千尺，小龙湫高三千尺。惟小龙湫之水沿崖而泻，不能如大龙湫之凌空飞舞，千态万状，以是为大小之分云尔。徘徊久之，仍回灵岩寺，往返道左，见磨崖横书“天开图画”四大字，手扪其款不可得。旧志谓是晦翁书，果尔则何以不入《两浙金石志》乎！是夜宿净名寺中。寺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重修于嘉祐七年，每届学使者出巡，皆经宿其地，故壁间有阮太傅师及朱文定、李芝龄同年诗翰。寺后为伏牛峰，高数十丈，殿后有大石屏，丰颠削址，如人额之外颒，下可容数百人，游客起坐其中，如在堂庭，风雨所不至也。屏之左角，有古柏一株，亭亭直上，其杪几与伏牛峰巅相并。子树为庀晚餐于客堂，菊屏谓不如移设屏下。因肆筵畅饮其间，并商量石壁题名之式。余拟横勒“洞天福地”四大字，用八分书，下云“道光戊申季春，福州梁章钜挈次儿丁辰、三儿恭辰，偕松江廖寿彭、绍兴冯懋来游。主游事者，安庆蔡琪，同摩崖记之”。凡六行，行八字。子树已力任其事，俟回郡署，书纸寄之。

二十七日，晨起，仍会食于伏牛峰之屏下。出门寻灵峰寺，自灵岩至此，十里而近，故俗有“二灵”之称。路旁石壁罗列，如凤皇、斗鸡、灵芝、双笋诸峰，若隐若现在云雾中，有应接不暇之势。遥望罗汉洞，横矗空际，未易攀跻。复舍舆而步，蹑飞磴数百级，磴尽为台，台上穹窿周覆，方广可容千人。本名灵峰洞，以中有应真像，故群称为罗汉洞。洞口两石相倚，为一线天，飞泉从空喷下，散为珠帘。寺僧设茶灶于此，相传过客到此，至诚瀹茗，往往成乳花。何为乳花，未详其说。洞中奉大士像，旁列十八应真像，壁间又杂缀三百应真像。他寺皆五百应真，此独三百，亦未详其说。又有诺俱那像，甚古，旧传诺俱那即十八应真中之第五尊者，而贯休所画罗汉，第五为伐阇那弗多尊者。恭读乾隆御制《改定罗汉赞跋》，第五为跋杂哩。逋答喇尊者。其异同之故，亦不得而详也。右畔有一达官像，又旁侍二女像，前明王思任游记称汉宗室刘允升，弃家同二女佞佛，实开此洞。愚谓此事他无可考，《郡志·仙释门》亦无其名，汉宗室者，当以其姓刘为卯金之后耳，必非汉时人。洞中石刻，又以为东晋人，皆不可信。袁简斋《随园诗话》中有一条云：“雁宕观音洞最高敞，可容千人，坡共三百六十七级，余贾勇登焉。相传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刘允升偕二女成仙于此，塑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留恋，有口号云：‘垂老出仙洞，一步一踌躇。自知去路有，断然来时无。’”词意惝恍而加儇薄，类佻达少年所为。简斋游雁荡时亦是七十老翁，似不应有此吐属耳。出洞又行数里，渡谢公岭，俗传为谢康乐蜡屐所经，故名。或又言谢公是别一人。今此岭下有谢家屿，皆谢姓聚族而居，则与康乐无涉。余谓康乐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今斤竹岭与丹芳岭相近，此说亦不为无因矣。过岭，即望见老僧岩，一名僧拜石，俨然一秃顶头陀，袈裟合掌，神情毕露。旁有立石，如小沙弥附耳而谭者，随舆宛转里余，犹有恋恋不忍别之状。忆余游武夷，初入山时，有玉女峰亭亭玉立，屡转多姿，大有迎客之意。此间将出山，则老僧岩拱立云际，步步向人，大有送客之意：恰成匹对。再行数里，遂出东外谷，至石梁洞。洞口两石相倚，水自石出，石梁横跨其间。缘石梯而上，跻礼佛坛，有三石佛岿然苍莽间，若相次而行，又若比

肩而语，不知其高几百仞也。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备官廨中。会稽章一亭守府来谒，并馈盘飧。是日山行仅六十里。至此为东外谷，亦雁山之门户也。盖游事至是而毕，卸装既早，因出笔砚，属菊屏将每日所游历各景，次第开列，以供作日记之需。复属芝岩将所历各峰寺，亦顺其前后排次一稿，以为画长卷之粉本。适恭儿以纪事七律一首呈阅，诗云："难得良游盛事并，雁山容我雁行明。安舆云际盘盘转，彩服春深缓缓行。自古登临无此乐，几人仕宦有闲情。能诗能画皆仙侣，谓菊屏、芝岩。况复渊源沆瀣清。谓子树。"丁儿旋以和恭儿韵诗呈云："循陔敢说二难并，让尔班春彩服明。雁谷东西周览遍，龙湫大小等闲行。濛濛烟雨皆诗画，历历峰峦各性情。更喜导游乡彦好，莆田一派话来清。子树本闽产，由莆田忠惠公分支。"二诗皆能真切，不屑屑于模山范水，均可存也。

二十八日，因是日道里最长，黎明即起。晨食后由大荆进发，至石溱行馆小憩。过清江渡，泛小舟于巨浸中，久之始达彼岸。午后至虹桥，饭于来时旧馆。是日多跨海塘而行，极望烟波浩淼，岛屿潆洄，自非海上名山，又焉得兼此壮观乎！饭后又行三十里，始回乐清县城。幸城中有灯火来迎，且竟日暄霁，涂潦已干，否则肃肃宵征，不免拖泥带水矣。

二十九日，早起，会食毕，即出城，子树送至城外而别。循旧路达馆头，行馆中已备午餐。未刻登舟，潮尚未平，而东风甚大，因即挂帆西发。一时许已抵郡城，遂入署，与家人述山中游事。家人向余索诗，余愧无以应之。每忆舆中盛有作诗之意，而多为贪看峰峦所误。因思此山晚出，前人名作寥寥，惟近人如袁简斋前辈、李石农师、朱文定公、李芝龄尚书各有诗，则词意兼美，实足驾前贤而上之。每读新志所录，益为之阁笔。回郡斋后，又矻矻以日记为事，更无暇火速追逋。回首生平所历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诗纪之，独于雁荡不留一句，未免山灵笑我老衰。乃勉成长歌一首，不追景而专纪事，且笑语人曰：此余之禁体游山诗也，亦藏拙之一端云尔。诗

云："三十二岁登武夷，七十四岁陟雁荡。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壮。五月郡斋颇刺促，一卷图经久想望。入春俶装期屡迁，刻日登舟兴自旺。熟闻永嘉山水滋，独此当时非辈行。谢客开山所未及，居然游福与之抗。谢公岭本别一谢，耳食附会殊孟浪。谢康乐曾由斤竹涧过岭，是雁荡之外户，并未入山，故无诗。惜无同怀客共登，此语分明寄遥怅。兹山融结不知始，土石填塞孰疏创。想自洪荒开辟余，千年洚水所演漾。高下涂泥渐剔除，玲珑山骨始奥旷。诸光诸色佛面目，一重一掩鬼腑脏。山灵迟久不甘郁，天公施设或过当。岩泉浩浩太古声，烟雨濛濛无尽藏。探奇只要探骊珠，纷纷鳞爪非所尚。同侪诧我腰脚好，人所到处都不让。二儿扶侍一筇稳，但饬门生省供帐。冯工绘事廖工诗，二客能从亦倜傥。写景何如纪事真，枯吟懒画壶卢样。山中七日即游仙，草草出山神已畅。"

附录次韵各诗

余作纪游长歌，于回郡斋后始脱稿，而次韵各诗，已承陆续见示。兹皆附录于拙诗之左，仍以同游者居前，不同游者次之。比年永嘉风雅，亦甚寥寂矣，或藉此以引其端，且增余诗事也。

次儿丁辰和韵云："我曾饱探山水窟，桂林阳朔恣莽荡。五载缁尘殊混人，瞥回东南情已壮。东瓯省视本名区，况有名山森在望。侧喜高堂镇康强，饮酒作诗神并旺。九州涉八岳游三，家大人有'九州涉八，五岳游三'小印。一时名流孰辈行。游山尤矜济胜具，游福要与谢公抗。扶筇便指雁峰颠，拿舟先泛蜃江浪。乐清大尹殷导游，偏教阻雨作惆怅。笙歌彻云云不开，冒雨游山转奇创。入山首采大龙湫，万丈苍烟半空漾。灵岩灵峰递相接，伏牛障下最清旷。昂藏卓立老僧躯，奥秘冥搜山鬼脏。移步换形真莫测，谁锡嘉名愜心当。拄杖频闻荦确声，安舆稳度崔嵬藏。如斯乐事关天伦，何必清流慕台尚。他乡舞彩世所艳，仕路先鞭我甘让。衙斋三月极酣嬉，话雨山中更连帐。随车

隐约《甘泽谣》，循陔邂逅佳游傥。山中世上底须分，七日千年同此样。怡神何必山乐官，题诗直拟神人畅。”

三儿恭辰和韵云：“簿书期会真困人，荏苒三春负骀荡。乍闻游山有成约，虽未出门心已壮。出门况是循陔乐，海上神山笑在望。神山可望且可即，雁行携手兴愈旺。宦场快事那有此？山中父兄自辈行。陶公门生巧相值，篮舆迥异尘容抗。苏公二客恰能从，脱略形骸恣谑浪。我本郡守须行春，近游并无越境怅。漫学右军五马出，敢同谢客开山创。忆昔侍游粤岭西，玉簪禇崒罗带漾。桂林阳朔奇更奇，倚天拔地奥复旷。时方应举事占哔，那有诗心刻肝脏。兹游殆未可无诗，随车之雨亦恰当。连日阴雨，闻农田待泽正殷。所怜耳目不暇给，吟肠空似转轮藏。引我入胜大龙湫，送我出山大和尚。谓老僧岩。贯休之偈旧所熟，周邠之图肯多让。已嘱冯芝岩作图。伏牛峰前石为天，罗汉洞中云作帐。壮观还兼遒海雄，归路循海塘而行。移时已卜重来傥。旬日内，督部巡阁，又须到此祗迎。遄归依旧案牍尘，重坐衙斋理官样。但喜高堂腰脚强，遑言游子心神畅。”

蔡子树和韵云：“海上名山在吾境，习闻南戒尽雁荡。山巅十里开平湖，飞猱难上心空壮。驾言就道问村花，芙蓉大小森在望。四十九盘高入云，登云顿觉心神旺。摄衣联步踏苍藓，浑身汗流气行行。能仁铁镬委荒烟，破碎难与火峰抗。盘纡险径到龙湫，万里长风吹雪浪。九天玉龙喷珠玉，沾衣法雨何须怅。马鞍岭外现灵岩，安神幽谷伊谁创。洞中鳞甲破天飞，窗前鸾凤随云漾。五老相迎净名寺，潭清洞古兼奥旷。更辟灵峰一线天，刳开山腹空腑脏。大士应真错杂陈，乳花似滴卮无当。半空高架玉虹腰，狮吼猿吟环法藏。殷勤迎客复送客，云际相随一和尚。逞奇炫异出天然，海内名山讵多让。我公游兴老更浓，连日蓝舆随绛帐。小子喜托龙门后，拘牵吏事惭倜傥。一年守土未曾来，风尘仆仆愧依样。山中七日幸追随，出山犹觉情怀畅。”

廖菊屏和韵云：“公与山水有奇缘，历数游踪恣豪荡。九州涉八

岳游三，胜人腰脚老益壮。重寻旧梦来东瓯，雁荡名山近在望。探奇觅胜快登涉，津津道之兴愈旺。招邀伴侣结同游，主客彬彬我行行。公偏略分更纡尊，粗官竟许分庭抗。五人共济一苇杭，乘风直破三江浪。顽阴老雨纷迷离，胜守衙斋作惆怅。陶公蓝舆苏笠屐，开自古人非我创。兹山奇谲莫能名，水飞石怪云游漾。龙湫瀑布龙鼻泉，耳目惊骇心神旷。俗尘十丈苦久积，且吸清流洗腑脏。百二奇峰卅一岩，象物呼名悉允当。造物何年巧施设，包孕山灵夸宝藏。刘家父女此修仙，想见前贤志高尚。欲买青山与结邻，尘缘未了姑相让。回头云锁芙蓉村，归来梦绕梅花帐。读公赠我扇头诗，文采风流真倜傥。倡吟不屑画壶卢，纪游我亦翻新样。出山可惜太匆匆，七日生还情未畅。”

冯芝岩和韵云：“我生癖嗜画山水，聊借烟云写浩荡。可惜五岳未一登，拈毫难称胸怀壮。今年浪迹来东瓯，海上名山喜在望。忽闻仙侣订游事，俶装顿觉精神旺。扁舟一叶载酒轻，达官词客分辈行。山林缘重意气合，荷衣竟与簪纓抗。底事天公起妒心，直向江神争急浪。诘朝冒雨强登临，烟雾迷漫倍惆怅。随车之雨亦自佳，一幅画图自天创。岚光变幻渺无端，最好龙湫半空漾。瀑布高从峰外悬，纤埃不染生空旷。远峰隐约现螺鬟，石骨玲珑透腑脏。清奇浓淡无不有，天工施设诚各当。愧我钝腕未能描，辜负山灵开宝藏。归来读公诗与记，真觉丹青无以尚。即使迂痴再世生，见公妙笔亦须让。何时买山作小隐，日取烟霞作供帐。平生屐齿随地多，如此奇缘遇亦傥。便面何妨缩本摹，长绡要仿前贤样。微名或附骥尾传，学诗也许虫吟畅。”

杨子萱邑侯名炳，永嘉令。和韵云：“先生示我《雁荡》诗，境界清微愈莽荡。蝇头便面楷法工，七十四叟腕力壮。我困簿领夫从游，东坡笠屐近可望。是日细雨压轻尘，杜鹃开遍春正旺。肩舆扶舁有门生，子弟闾闾非行行。古迹指点按图经，老僧微笑尘容抗。最奇绝处大龙湫，瀑布奔沦走雪浪。我昔南诏曾打包，僻壤好山忆惆怅。边陲

无人锡嘉名，造物有心吝开创。公之开府粤岭西，奇峰耸秀水清漾。倚天拔地纷呈材，洵柳柳州记奥旷。饮茶故自搜奇肠，摘蔬亦许蹴梦脏。浮烟涨墨都删除，但探骊珠语至当。善哉广长本无舌，不容拦入莲花藏。浩浩太古见胸次，即以诗论无以尚。吮毫纪事如追逋，老笔直教谢客让。归来一帧倩画师，卧游好写青绫帐。山中七日未匆匆，子猷乘兴信倜傥。不似时贤山水滋，描摹面目鞋底样。读罢恍闻山乐官，《箫韶》入耳八音畅。”

孙雨人学博名同元，永嘉县学教谕。和韵云：“温郡夙称好山水，胜境相沿推雁荡。冷官居然铨永嘉，身犹未到心先壮。相隔不过三日程，欲往游之引领望。同乡却好遇徐公，酣饮耽吟神气旺。旧好徐君飞涛幕游在温，曾经约伴同游。我亦当时腰脚强，恃强欲混少年行。深入不虑烟云迷，直上思与猿鹤抗。忽因官事阻游踪，误听旁人语谑浪。时有戏言职守不便轻离者，因不果往。其实闲曹不必拘也。登临败兴意索然，拟作诗词写惆怅。传说游山须勇往，莫定行期谋屡创。多生议论少成功，心似悬旌易摇漾。凿山细想始何人，得此清闲地空旷。开辟难窥造化心，神奇别出仙灵脏。成形惟肖谢雕琢，锡以嘉名咸曲当。不图仙境在人间，幻出庄严大宝藏。质朴常存太古风，金碧辉煌全不尚。分无眼福甘守株，即有佳招亦退让。痴想听诗叟有知，闻峰有名‘听诗叟’者。勾引梦魂来纸帐。今幸快睹纪游歌，椽笔描摹倍俶傥。承贻便面日吟哦，如见庐山真模样。溯旧事更读新诗，风生怀里情交畅。”

朱梦九大使名锡龄，永嘉场大使。和韵云：“浙东古称名山二，天台之外惟雁荡。惜我缘浅未能登，听公传说精神壮。此山百有二十峰，画屏翠黛遥相望。变幻千端形象奇，迷离五色神光旺。诸峰罗列似儿孙，位置高低分辈行。别有龙湫辟大观，从天直下势莫抗。如云如雨又如烟，迸泻寒潭成巨浪。谢公未到应长嗟，李杜无诗亦堪怅。惟有我公福德兼，解组闲游境独创。曾经泰华过衡阳，直自江湖溯汉漾。平生历尽好山水，到此尤觉心神旷。手攀日月豁双眸，口嚼冰泉涤五脏。年过七十脚愈轻，日著千言语悉当。寻幽直上最高顶，论诗别具

法眼藏。二苏辞掖来趋庭，德星忽聚真堪尚。太守花间左右扶，潘舆莱彩岂多让。既招诗画客同舟，还有门生随绛帐。父子兄弟共登临，贤主嘉宾尽倜傥。似此佳游世所鲜，果然平地神仙样。更读诸家唱和章，继声顿觉情怀畅。”

长女筠如名兰省，归前温州郡丞祝普庆。和韵云：“我家居与武夷邻，未登武夷况雁荡。今年重作东瓯游，高山仰止心先壮。永嘉名胜许饱探，不堪草草回头望。循陔幸随予季后，共喜高年神采旺。牵裳联袂颇不寂，三家儿女粲成行。客冬与平仲弟、寿笙妹各携儿女同来。张园曾园已日涉，三生石更飞霞抗。江心寺接六朝云，揖峰亭俯春江浪。正夸游事关游福，匆匆又起骊歌怅。时以家事，将返浦城。忽闻钧天震群耳，柳记韩歌并奇创。摹写龙湫烟雾宽，想像雁湖云水漾。一百二峰离复合，五十四岩奥亦旷。卓立都成佛相癯，恢奇尽抉山灵脏。神工鬼斧始何年？移景换名靡不当。使我目骇兼神驰，望洋如入波斯藏。所惜山中少磨崖，物以罕珍弥足尚。杜审言字半有无，朱晦翁题孰揖让。最笑刘家父女痴，千年苦守观音帐。相传东晋刘允升携其二女修真于此，今有像在观音座侧。非仙非释定何物，踪迹如斯岂倜傥。我不能游尚许吟，胸中自有名山样。他年倘获登武夷，诗心定比今番畅。武夷九曲，舟中可坐而至，不似雁荡之艰险。已约家大人，他日终当一侍游也。”

三子妇婉蕙名渼皋。和韵云：“春闺昼长一事无，忽闻高堂说雁荡。闺中分无出游缘，虽不能从心亦壮。忆从梧江达漓江，丁酉冬日，曾随夫子由粤东抵粤西节署省视。披图日对黄公望。倚天拔地森在眼，篷窗益增吟思旺。桂林岩洞曾饱探，郊坰屡结姊妹行。五年眼福冠平生，玉簪罗带纷揖抗。移官忽转衡湘帆，浮家更泛洞庭浪。从此江湖系梦思，但拈诗笔增惆怅。长江浩浩帆席轻，大艑峨峨画稿创。岳阳楼上暑若秋，黄鹤楼前江合漾。吴楚平连一水通，金焦直接平山旷。年来时事多变迁，似要诗人换诗脏。半年随宦来东瓯，永嘉山水尤惬当。孤屿突兀回鹘奇，始知造物无尽藏。雁荡迢迢姑舍是，日读图经亦足尚。何物当年刘允升，枯寂山中我甘让。黄钟高唱埙篪随，莫笑虫吟

出寒帐。仙山或许随宦过，天姥岂徒梦游傥。名山自来资美谈，和诗我要翻新样。晓窗伫听山乐官，也堪宴坐心神畅。”

丁芝仙女史名善仪，归永嘉令杨炳。和韵云：“闺中夜雨殊寂寥，读公游记信跌荡。放舟不畏风浪狂，蛟龙压伏诗胆壮。馆头早餐登肩舆，沙岙奇峰历历望。岩间亦有瀑布飞，龙湫前驱春水旺。雨工阻游且张乐，偃师傀儡等辈行。天然合拍山乐官，《下里》《巴人》竟难抗。西域梵僧东海缘，芙蓉托钵游非浪。诺讵那尊者道场，遗迹莫寻空惆怅。四十九盘诸峰排，能仁古刹天水创。浴室何须无碍求，古井波澜戒轻漾。八面峰际苦彳亍，一峰一转奥兼旷。宴坐有亭雨濛濛，听诗叟合涤腑脏。龙鼻泉可去眼翳，仙真游戏语或当。天开图画何人镌，惜哉未入金石藏。迎客送客太匆忙，笑煞云中一和尚。何如武夷玉女峰，游屐踏遍不相让。我公七日山中住，一记直可作诗帐。山水刻划多名家，自惭弱笔少倜傥。山灵有知应一笑，遗大志小亦新样。即日随宦纵游览，访异搜奇更酣畅。外子移官石浦，应道出雁荡也。”

浪迹续谈卷四

宫僚雅集杯

余官都中时，曾承纪文达师召饮，谈及康熙闻有“宫僚雅集”酒器十事，彼时十人各制一具，分守之，今不知入何人之手。此器既分制有十，断不至尽行消磨，属余与及门便中物色焉。前数年，始闻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曾致书询其梗概。时海帆方抚浙，复书言此杯为那文毅师所赐，每杯底各有题名，最大者为睢州汤公，最小者为新城王公，想当时以酒户之大小分属之。制造古雅，其光黝然。拟即仿制一具寄赠，仿制不难，惟杯底题名系于白银上作黑字，历久不灭，此间银工尚未得其法，容稍迟报命云云。未几而宦辙分移，杯亦不至，余且久忘之矣。今冬就养温州，与孙雨人学博晤谈，乃知雨人处亦得一具，亟向索阅，则与海帆所述正符。盖以白金作沓杯，合重二十八两，外界乌丝花草，内镌诸公姓字、里居，旁镌“宫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为次。首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绎堂，江南华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隶清苑人。次王泽宏，字昊庐，湖北黄冈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霈，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次李录予，字山公，顺天大兴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阴人。次王士禛，字阮亭，山东新城人。皆一时同官坊局讲读者。十人中，如汤文正公、沈文恪公、张文端公、王文简公，人人皆熟知其名；此外六人，如郭棻、耿介均为顺治壬辰进士，王泽宏为顺治乙未进士，田喜霈为顺治辛丑进士，李

阜、李录予均为康熙庚戌进士，名位皆在显晦之间，转因此牵联以传，则古人骥尾青云之喻，良有以也。雨人言此器为其先侍御颐谷先生所得，当时里中诗酒之会，必举此杯，以杭堇浦、梁谏庵二先生为大户，各有诗，余家宝此盖数十年云。适十二月十九日，杨子萱、蔡子树二邑侯招同人集张鉴湖观察如园中，借此杯传观而传饮之。余是日有诗云："烦阴老雨久迷离，觑得晴朝慰所期。巧借苏公生日酒，来寻谢客旧时池。小园合让归田筑，园为张观察归田后所筑。胜迹何妨择地移。消受名贤好杯斝，岁寒此会可无诗？"第七句即咏此杯也。翼日，雨人复以所刻《清尊集》见示，则吴子律广文衡照、汪小米舍人远孙及雨人此题佳篇咸在焉。余因之忍俊不禁，别为五古以答雨人云："名流作雅集，或传或不传。此杯奚足多？重在姓字镌。当时十君者，一一宫僚联。酒户有大小，杯亦随差肩。潜庵实领袖，名德当开先。渔洋杯独小，翻疑最少年。华亭与桐城，声望齐凌烟。余亦卓荦徒，风雅相牵连。经今百余载，家世多推迁。后尘景芳躅，神往觥筹边。君家几何时，得此封酒泉。武林盛者彦，风采殊蹁跹。人新物则旧，事往情弥鲜。颇闻樽簋间，击钵多名篇。豪饮复豪吟，何论名位偏。转笑《渔洋集》，此题俄空焉。吾曹生愈晚，感故兼怀贤。良辰追古欢，摩挲亦良缘。愿君慎守宝，灵光同岿然。引满为君寿，当歌宾初筵。"按此器除孙雨人处现存一具，合之富海帆处一具，皆凿凿可据。昨次儿丁辰从京假旋省视，述及大兴刘宽夫侍御位坦处亦有一具，曾屡饮之，则今海内实已有三具。想此后亦必有续出者，特未必皆属当时物主耳。余正拟召匠仿制，雨人来函云："道光丁亥，杭州张柳泉太守曾来借观，并命银工仿为之。作手不精，未免有玷斯器。窃思此杯之可贵重，在当时共饮此杯之人，今即用黄金为之，亦无足取。况今日之银工如朱碧山者，亦何可得？若不能得庐山真面，刻画无盐，徒滋后人之疑，似不如省此一番制作也。"其言颇为有理，因附记于此。

小沧浪七友杯

余初意欲仿制宫僚杯，以孙雨人之言而止。而温州银工极欲献技，且言白质黑章，亦所优为。恭儿为请曰：“何不姑试之？仿其意制为小沧浪七友杯，亦传家之一器也。”余诺之。盖余为苏藩时，与陶云汀中丞师有小沧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岁生，既合绘成长卷，又勒石于沧浪亭。诸同年皆张之以诗，其事益喧播人口，为江南佳话，且寿诸贞珉矣。今若铸成银杯，则金石之缘，更当传之不朽。因与恭儿商量铸式。宫僚杯系海棠样，兹改为六角沓杯，间用乌丝花草，仍以酒户之大小为序，各镌名于杯底。首安化陶文毅公澍，元和吴棣华廷琛次之，泾县朱兰坡珔次之，余又次之，宝应朱文定公士彦次之，吴县顾南雅莼次之，华阳卓海帆秉恬殿焉。小沧浪者，江苏抚署东偏之池馆也。七友画卷藏余家，七友图石在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之左庑壁。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间，迄今已二十年，存者惟兰坡、海帆及余三人而已，焉可以不记。杯既成，乃系以诗云：“我怀小沧浪，水石犹清妍。我忆七友集，当时半华颠。中天落落小聚星，盛事独许江南偏。行藏出处不一致，天涯邂逅如飞仙。陶公伟躯最大户，小饮亦如鲸吸川。只今树立重南国，文毅之谥非唐捐。棣华风雅轶流辈，能诗能饮情弥鲜。中间仕宦稍不达，诗诣已到三唐前。兰坡惯以书下酒，酡颜自摩腹便便。我亦眷此杯中物，连床谈艺时涣然。咏斋南雅各志气，飞腾酩酊常差肩。尚书风采肃朝右，学士疏草喧中边。海帆独不胜酒力，但矜潇洒宗之年。人生聚散会逢适，抟沙放手亦可怜。匆匆廿载如电掣，七友俄剩三人焉。海帆相业在钟鼎，兰坡著述多巨编。独我德功两不立，主恩未报惭归田。相望南北幸健在，相见何日团初筵。一杯聊似鸿爪印，遑计后来传不传。但比康熙之间宫僚雅集器，煌煌名榜后起何必输前贤！”

老饕

余酒户不大，而好为豪饮，家本贫俭，而好讲精馔。每读《孟子》“饮食之人”语，辄为汗颜。然历观古近之人，不好此者盖鲜。坡公诗“我生涉世本为口”，乃真实无妄之语，非俗流所可诋讥也。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杀生。半生宦迹所经，于吴中之沧浪亭，桂林之五咏堂，皆举放生之会。近年于脚鱼、水鸡、黄鳝、白鳝诸物，皆不入厨下，又与坡公《岐亭》诗旨正合。所愧者，仍不能不察于鸡豚耳。中年以后，每作诗，多自称“老饕”，往往为家人所笑。余谓“老饕”字见用于坡公，宋人诗中亦屡见。《瓮牖闲评》引谚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苏东坡作《老饕赋》，盖眉毫、耳毫皆寿征，老而能健饮健啖，则亦寿征，故谚连类及之。余以悬车余年，就养子舍，养非一事可竟，而以饮啖为大端。《孟子》言曾子养曾皙，即以酒肉为养志之征，后世亦何尝有以老饕笑郕国公桥梓者哉！惟《左氏传》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杜注：“贪财曰饕，贪食曰餮。”盖分注饮食、货贿二义。《玉篇》亦同。今入于饕字似皆误用，而以贪食为餮，则绝无他文字可证。盖自坡公以后，皆不免沿讹至今耳。

精馔

先大父天池公尝语人曰：“古人之讲求精馔者，非徒以徇口腹之欲，盖实于养生之道为宜。”人不能一日离饮食，若所入皆粗而不精，即难免有损而无益。故《乡党》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子注云：“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盖圣贤于饮馔之事，亦无不以精粗为养人害人之分也。先大父年至八十，犹健饮健饭，七十余岁时，每饭后犹必稍习铅椠之事。常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有

碍于荣卫，故藉此以消导之。”稍后则目力、腕力俱差，饭毕犹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最后并脚力亦差，亦必与人对弈一局，曰：“饭余必脾倦，纵不能劳力以疏通之，亦必须劳心以运动之。”家虽贫，而烹饪必致精，故先资政公及先叔父太常公多方侍奉。时亲戚中有陈甥者，颇工烹调，专倩之入厨下。先大父每食，旁无陪侍，清酒不过三巡，嘉肴亦不过三簋。然不喜以宿物复进，毕即以分赐孙曹。余时方髫龀，最承慈爱，沾赐独多。次则曼云兄，此外诸孙则有间矣。余家本寒素，而讲求饮馔者惟先大父一人，五服周亲凡百十人，而享大年者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自余入仕途，所见师友中，惟孙寄圃师、黄左田师、石琢堂先生及董琴南观察四人，最精烹饪，而皆享大年。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间询余曰：“世言‘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此话究出自何典？”余按《明道杂志》载钱文穆公云云，《老学庵笔记》亦载谚云云，而不知魏文帝诏语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实此语所由来。《困学纪闻》尝引之。

东坡肉

今食品中有东坡肉之名，盖谓烂煮肉也，随所在厨子能为之，或谓不应如此侮东坡。余谓：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食禄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东都，尝召僧问休咎。对曰：‘相公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惨然曰：‘我昔梦行至晋山，尽

目皆羊，有牧儿数十迎拜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识此，未尝泄于人，今果如师之说耶？’后旬余，灵武帅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僧曰：‘羊至此，已为相公所有。’未几，贬没荒裔。”按俗以此事又误属之吕蒙正，谓当食万羊，而晚达不及食之，仅抉其目为羹，一啜而卒，则无所据也。近人又传朱竹垞先生喜食鸭，一日病中梦游一园，园后推门入，有一大池，池中养鸭无数。问池边叟曰：“此鸭属何家？”叟曰：“当尽以供君食耳。”未几病愈。又数十年，病中复梦至其处，宛然旧游地，则池中仅存两鸭。复问人曰：“前此池中鸭甚多，何以今仅剩此？”则曰：“尽被君吃完矣。”嗒然而醒。从此敕家人永不食鸭。越日，有出嫁女从远乡来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鸭，携两熟鸭来献。先生嘿然，不数日逝矣。此与李文饶事颇相类，因类记之。

酒名

今人嗜酒者，称酒为“天禄”，憎饮者，又呼酒为“黄汤”。不知古人但称“杯中物”，无咎无誉，最为质实。余生平屡戒饮，而屡破戒。忆《事类合璧》中载吴衍戒饮，阮修以拳殴其背曰：“看看老逼痴汉，忍断杯中物耶！”此语若预为我棒喝者。悬车以后，遂止不戒，且无日不与酒为缘。按陶渊明诗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孟襄阳诗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杜老诗云：“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又云：“忍断杯中物，只看座右铭。”高达夫诗云：“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外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有故实相传也。

烧酒

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李宗表称阿剌古酒，作诗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当十味且浓。”则真今之烧酒矣。今人谓之气酒，即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粱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尝闻外番人言，中国有一至宝，而人不知服食，即谓高粱烧酒也。并教人服食之法，须于每夜亥、子之间，从朦胧睡梦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肴佐之，服毕仍复睡去，大有补益。余以仕宦劳碌之身，亥子间未必都能就枕，且温酒庀肴，起居扶侍，亦难得此恰当之人。适山左有属令，授以夜半服烧酒之法：制一小银瓶，略如洋烟壶，口用螺丝转盖。以暖酒灌满，怀于汗衫兜肚之夹里，酒可通夜不凉。兼以小银盒贮薄肴，置于枕侧，夜中随起随服，随服随寝，不烦人力，而恬适自如，最为简易。余自山左即如法行之，迄今将二十年，凡遇知交，即以此法语之，信从者亦众。每当寒宵长夜服此，尤有风趣，非党家羊羔会中人所知也。

绍兴酒

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而亦有横生訾议者，其于绍兴酒之致佳者，实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如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州人口音实同鸡舌，亦竟以此通行远迩，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新疆绝域。平心而论，惟口音一层，万无可解，刑钱亦究竟尚有师传，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即绍兴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贩愈远则愈佳，盖非致佳者亦不能行远。余尝藩甘、陇，抚桂林，所得酒皆绝美，闻嘉峪关以外则益

佳。若中土近地，则非藏蓄数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养女，初弥月，即开酿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则至近亦十许年。其坛率以彩缋，名曰花雕，近作伪者多竟有用花坛装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坛以轻为贵，盖酒愈陈则愈缩敛，甚有缩至半坛者。从坛旁以椎敲之，真者其声必清越，伪而败者其响必不扬。甚有以小锥刺坛，□出好酒，而以水灌还之者，视其外依然花雕，而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择平实之地，用木板衬之。若在浮地，屡摇之，则逾月即坏。又忌居湿地，久则酒味易变。凡煮酒之法，必用热水温之。贮酒以银瓶为上，瓷瓶次之，锡瓶为下。凡酒以初温为美，重温则味减。若急切供客，隔火温之，其味虽胜，而其性较热，于口体非宜。至北人多冷呷，据云可得酒之真味，则于脾家愈有碍。凡此，皆嗜饮者所宜知也。今医家配药用酒，必注明无灰酒，佥言惟绍兴酒有灰。近闻之绍兴人，力辨绍酒无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将漓，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语似可信。

沧酒

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今人则但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如其初耳。阮吾山谓沧州酒，止吴氏、刘氏、戴氏诸家，余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云云。试思酒至十年，虽凡酒亦未有不佳者，何必沧酒耶！相传沧州城外酒楼，皆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楼上剧饮，醉去，不与值。次日复来，饮酒家亦不问也。三老复醉，临行以余酒倾泼门外河中，水色渐变，以之酿酒，味芳冽胜他处。中间仅数武，过此南北水皆不佳，沧酒之得名以此。刘紫亭凤翔为阮吾山述之甚确，载在《茶余客话》。余初次由运河舟旋，过沧州，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

浦酒

浦城土物，以红酒为最，浦人最珍惜之，饷客以此为敬。然三巡后，必以他酿易之，谓此酒性热，不宜多饮。其实不尽然，乃惜酒之故也。余侨居五年，始得畅饮。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动，稍易地即恐变味。然余官粤西，长女筠如自浦来署省视，途经三千里，时阅两月余，姑带此酒一坛，到日发之，甘美如故，盖亦初意所不及料也。酒色如琥珀，真所谓色香味兼之者。若能于酿时，即选泉加米，复贮至十年，恐海内之佳酝，无能出其右者矣。

燕窝

燕窝出广东，阳江县最多。或云海燕采小鱼营巢，故名燕窝。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并精液吐出，结为小窝，衔飞过海，倦则漂水上暂息小顷，又衔以飞，人依时拾之。《闽小纪》云："燕窝有乌、白、红三种，红者最难得，可治小孩痘疹。白者愈痰。"今闽、广入贡者，鲜白无纤翳，云系人力折制所成，非天然如是也。吾乡许青岩方伯松佶云："燕窝产海岛中，穷岩邃谷，足力绳竿之所不及。估舶养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系猿背上，纵之往，升木蹑崖，尽剥塞贮囊以归。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数日始返，估客以果饵充囊中，俾之远出不饥。拙者出即剥塞囊中，归而倾囊，不过数片，为果饵占地也。黠者将果饵倾岩窦间，剥塞满囊，往返数四，尤为便捷。此一猿值数百金，价数倍于拙者。"许谨斋黄门志进每晨起，用燕窝合蔗浆蒸食之，以融软为度，谓他人皆生食也，可终日不溺云。

熊掌

熊掌味洵美，余在甘肃，曾同时购得十副，以两副寄福州家中。闻家人不知制法，过夏遂为虫蛀尽，不堪用矣。记得《茶余客话》有一条云："熊掌用石灰沸汤剥净，以布缠煮熟，或糟尤佳。曩见陈春晖邦彦故第墙外，砖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当日制熊掌处，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点蜡烛一枝，微火熏一昼夜。汤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豆腐

余每治馔，必精制豆腐一品，至温州亦时以此饷客，郡中同人遂亦效为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其可口与否，亦会逢其适，并无相传一定之方。前阅宋牧仲《筠廊随笔》，载康熙年间，南巡至苏州，曾以内制豆腐赐巡抚宋荦，且敕御厨亲至巡抚厨下，传授制法，以为该抚后半辈受用。惜当时不将制法附载书中。近阅《随园诗话》，亦有一条云："蒋戟门观察招饮，珍羞罗列，忽问余：'曾吃我手制豆腐乎？'曰：'未也。'公即着犊鼻裙，亲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盘飧尽废。因求公赐烹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归家试作，宾客咸夸矣。"却亦未详载制法。想《随园食单》中必诊缕及此，手边无此书，容再考之。惟记得所最忌者二事，谓用铜铁刀切及合锅盖烹也。

面筋

今素食中有面筋，若得佳厨精制之，可与豆腐同称佳品。惟烹制

之难，亦与豆腐同。余在桂林时，厨子最精此味，以饷同人，无不诧为稀有。而吾乡人多不食之，家人尤相率戒此。诘其故，则以店中制面筋者，率以两足底踹之。此诚不能保其必无，若系家厨自制，则断无此弊。此物自古即重之，《梦溪笔谈》云："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老学庵笔记》云："仲殊性嗜蜜，豆腐、面筋皆用蜜渍。"近人《一斑录》中，亦有制面筋干一法，亦雅人清致，非俗子所知也。

不食物单

《随园食单》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蔬菜，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余由寒俭起家，更何敢学制食单，徒取老饕之诮。而恰有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恶者，列为不食物单，聊示家人，兼饬厨子，以省口舌之烦云。

牛肉。犬肉。以上两物，系守祖戒，十数传至今，别房子侄或有出入，而余本支从未破戒也。水鸡。一名石鳞，一名骨冻，亦名乌皮。惟南省山中有之，种类极多，而皆可于口。脚鱼。广西山中有极大者，名曰山菜。白鳝。黄鳝。以上四物，皆近年始戒。鳇鱼骨。一称明骨，一称鲟脆，质甚洁白，而了无余味可寻，徒借他物作羹材而已。其价甚昂，故厨子侈为珍品，因之有伪为者，其无味则同。羊肝肺。羊腰同。猪头肉。烧肝花。大肉丸。鸡蛋汤。排骨。香肠。鸡卷。铁雀。以上皆荤品。葛仙米。产自广西，而通行于各省。余在桂林五年，并未尝一以饷客也。百合。扬州人最喜用之，其味略苦，余素未下箸也。莼菜。此江浙雅品，不食之未免不韵，然不能强所不好也。黄瓜。北人最嗜之，新出嫩条者尤所珍贵。金瓜。最毒。闻取绝大金瓜，藏贮月余日，腹中便生蛇子。红萝卜。香椿。延荽。锅渣。以上皆素品。

浪迹续谈卷五

东瓯王始末

东瓯之名，起于东瓯王，而东瓯王之始末，人多不考，未免数典而忘其祖。惟乐清施六洲元孚《释耒集》中，有《东瓯王辨异》一篇，考订至为详晰，将来当入志乘，因附录于此云："东瓯王摇，姓驺氏，夏裔，越王勾践七世孙。越亡，王以遗民徙东瓯，用其先世生聚教训法，自君其国，变鳞介为衣冠。瓯人怀之，故王没而庙食百世。王于史无特传，而散见于史志。或以王为瓯阳氏，或以为顾氏，皆非也。其曰瓯阳氏者，越自无疆灭于楚，楚封其子于乌程瓯余山之阳，曰瓯余亭侯。子孙因以为氏，蜀江瓯阳氏其裔也。然越子孙受封者，惟瓯阳亭侯，余则散而南迁，如《台志》所谓保方城山者不一。王独来东瓯，故氏驺，不氏瓯阳。而《郡志》谓世守其祀者，亦为瓯阳氏，昔人谓其后世与蜀江通谱，理或然也。曰顾氏者，夏裔有封顾伯者，子孙以国为氏，海宁顾氏其裔也。惟谓顾伯之后，周时世王东瓯，传闻异词，未可深信，大抵王既贵显，故族类多援之耳。且瓯阳谱以王为无疆七世孙，顾谱谓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王寿百六十岁，《史记》越人勇之言可证。越自勾践五世至无疆，当显王三十五年，为楚所灭。历百二十八年，为汉高元年，王从诸侯伐秦，又四年，从汉高灭项，封海阳侯；又十年，为汉惠三年，都东瓯；又三十八年，为汉景三年，东瓯亡。《史记》叙王都东瓯，下即云后数世亡，是王当卒于汉惠时。顾谱谓王卒于封王年，颇与史

合。自越亡至汉惠三年，才百四十二年，则无疆灭时，王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时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当为无疆孙，否则从孙辈耳。至谓其父生赧王时，其间才八十年，更可无论矣。王之从诸侯伐秦也，谈者谓秦废越为郡县，故伐秦；其从汉高伐项也，谓以伐秦之役，项弗王摇故；或又以楚覆越，项世为楚将，覆越未必非项，而以秦、项之伐归美于王之复仇。余谓此皆意拟之辞。夫以秦、项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举事，光明磊落，王既得民，举而用之，伐秦灭项，诛暴安民，固无庸别为之说也。顾谱谓王薨，谥曰信，传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时辞王爵为侯，在位九年，谥曰悼，传子建，所谓汉景三年亡国者。然《汉书》谓汉武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上使严助发兵救之，是瓯之亡犹后于此也。意者汉景三年建亡，中国废其爵，而建子孙仍自君其国乎？《郡志》又谓王薨，葬瓯浦山最高处，有杜蜂如拳大，护其墓。其事甚异，此则细事，史不及载欤？”

王谢优劣

温州太守以王、谢为最著，故王谢祠之建，在处有之。尚论者或疑王右军之守郡，不见于史传，而于谢康乐则并无异议。惟乐清施六洲之著论，则大不然，其词曰：“吾乡墨池坊旧有王右军祠，拔于飓风，永嘉参议王公重建于华盖山。其后郡守龚公合祀谢康乐，屡废复兴。近观察副使王公建祠积谷山麓，则专祀康乐，而右军之祀废。噫！右军、康乐，固孰宜祀耶？两人皆瓯守，皆有文，然观右军贻殷浩、桓温及与谢安、谢万等之言，具言其忠君爱国之志，而兰亭痛悼、力砥狂澜如右军者，庶足风世。与康乐显于晋又仕于宋，其大节已不可问，而旷逸不检，负才傲物，卒罹罪辜。其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其将耻臣宋室耶？将以家世晋臣而思奋耶？为人臣而怀二心，此豫让所不齿者，即此而观，人品安在？谁谓兴兵逃逸，为史氏之深文耶？夫祀二人，是将以其人风世也。官师导之，儒士摩

之，四方则效之，然则风我郡者，宜右军耶？宜康乐耶？敢书之以为制祀典者告。”

张文忠公

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又似胜江陵一等。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公初名璁，以与上名熜字音同，疏请改名，赐改孚敬，并赐字茂恭。入阁之后，所奉世宗御札至八百余道，内或称张尚书、张少傅、张罗峰，或元辅张罗峰、大学士张罗峰、张少傅罗峰，后钦改罗峰为罗山，每面呼罗山或茂恭，遂有御札称张罗山，或元辅罗山少师、大学士张罗山、元臣张少师、内阁张元辅，又屡称少师张茂恭，或元辅张茂恭、内阁元臣张茂恭，具详见《谕对录》中。王世贞至别记之，为皇明异典。又特赐银印二枚，以为密封奏御之用，凡关讲学论政者，以“忠良贞一”印封进，若朝政有差，忠言未纳，有所敷陈，以“绳愆弼违”印封进。更名后，特赐新印一颗，篆曰“永嘉张茂恭印”。公以为君前未有臣称字者，奏缴不听。公于嘉靖辛巳成进士，因议礼为众所不悦，壬午出为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礼未正，仍上疏争之，与桂萼同被召，拜翰林院学士，乙酉擢詹事，丙戌晋兵部左侍郎，丁亥敕掌都察院事，是冬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戊子加少保，纂修《明伦大典》成，加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己丑主会试，其秋乞归，行至天津召回，辛卯又乞归，壬辰召回，进华盖殿大学士，复以疾乞归，其冬即召回，乙未复以疾乞休，乃许致仕。丙申遣官视疾，手诏趣还朝，至处州疾作，不果至，诏强起之，至金华疾又作，仍回，敕建贞义书院调理。旋薨，赠大师。盖公自释褐至政府，才六年，引归而复起者四次，而终遂首丘之愿，获全身后之名，其进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余

来温州，寻宝纶楼遗址不可得，都人士言公颠末亦不详。久之，始得读《谕对录》十卷，又是公孙汝纪、汝经重镌之节本，然所存者仅此矣。录前，有吾乡晋江蒋公彦者来守温州，曾为之序，中言公归而后公为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七十年，四方无貂珰之扰，默受公赐而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扼腕而思公，谓第以言礼取贵，非真知公者云云。可为公定评矣。

罗山全集

余家中有前代《灵峰山巢书目》，中载《罗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张孚敬撰。其子目列《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壁经讲章》五卷，《杜律训解》六卷，《宝纶楼和御制诗》四卷，《罗峰文存》八卷，《罗峰诗存》八卷，《奏疏》八卷，《谕对录》三十五卷，《贞义书院杂著》数十卷，可谓富矣。乃余至温州访之，无一存者，惟略闻其家中，尚存有《敕谕录》三卷，《钦明大狱录》、《灵雪编》各二卷，《大礼要略》二卷，《贞义书院诗稿》、《文稿》、《葩经全旨》、赋各数卷。及托人确访之，又不可得。忆数年前在吴门时，陈芝楣中丞新锓《张太岳集》，以一部赠余，读之不忍释手。江陵之精神干济，毕见于集中，则又不能不为永嘉抱此憾事矣。

文庙两遗像

前明嘉靖初，永嘉张文忠公孚敬建言：凡直省各学圣贤塑像，皆改用木主，朝议从之。温州文庙各旧像，时方议撤，绅民等不忍毁弃，俱归之海中。当舟楫纷纷发送之际，民间私夺回二像，一为端木子像，直送至大南门外长弄内小祠中，缘端木有货殖之称，即奉为土

地之神，今其地遂呼为土地堂巷，而庙门悬额仍题“端木祠”。一为澹台子像，因闻貌恶，改妆青脸，奉为东岳之神，即温元帅也。地距土地祠约二里许，而庙貌之巍焕过之。惟土地祠楹联俱切端木，东岳庙中楹联则俱切东岳，而全与澹台无关。

双忠祠碑

余前记温州双忠，只详吾乡陈忠毅事，而未及永嘉令马忠勤始末。兹从重建双忠祠中，录得商丘宋牧仲先生所撰碑文，至为赅备，因亟登之。府、县志《碑碣门》均弗载，抑独何欤？碑云：“双忠祠者，故奉敕建以祀死节之臣温处佥事陈公、知永嘉县事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耿叛于闽，势张甚，浙东、西大震。温州首被围，二公相与谋曰：‘温界闽、越之交，无温，是无闽、浙也。吾侪读圣贤书，誓以死守，脱不济，义不可苟活。’约既定，洒泣登陴，帅士民，画守御计甚备。而总兵官祖宏勋者，潜通贼为内应，佯以缺饷激怒其众，一军甲而噪，劫二公会议于郡之大观亭。二公大声曰：‘欲饷则与饷耳，是何为者！’又反复开谕以国恩不可背负。宏勋语塞气夺，恐众心动，益大怒。时陈公方以扇指麾，突以白刃横击，手随扇坠。马公瞋目大呼，亟起搏贼，贼从后挥刃，中公顶，流血被面。公即以首捽宏勋曰：‘吾与若俱死矣！’俄群贼蜂至，遂同遇害，至死骂不绝口。时甲寅六月朔日也。丙辰，王师定闽、浙，上其事，诏从优议赠恤荫祭葬祠礼，复赐陈公谥忠毅，独马公格于阶例，不得予谥。会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莅吴，时马公之子以参议督粮吴会，援陈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请。得俞旨，赐谥忠勤，又御书‘旌劳葵忱’扁额，俾揭祠首，盖异数也。先是双忠之建，地故湫隘，又制粗朴庳陋，而忠毅故有专祠，有司率诣此奉行故事，以故兹祠享祀不虔，风雨不戒，陊剥漫漶，日渐就圮坏。参议君惧亵越宸翰，无以副朝廷优渥至意，乃谋所以新之。而温人闻命，咸来言曰：‘祠之不饬，吾侪小人之罪也。’于

是惭怛交责，踊跃输委，木石、瓴甓、丹漆、灰铁之属，弃牣峙积，不鸠会而具。乃召工师相方视址，叶谋移构于华盖，朴斫版筑，子来趋事，凡三阅月而告竣。为门、为庑、为堂、为宇，峻整宏靓，辉辉翼翼，焕然改观。已乃揭御书于前荣，龙跳凤翥，金碧焜耀，观者无不愕眙震耸，或仰而叹，或俯而思，欢呀悦喜，庆未曾睹。升主之日，有司庶职咸在即事，登降馈献，罔或不龚。牲硕酒清，礼备乐举，邦民和会，耄倪歌咏，懿乎哉，洵足以侈上恩而妥忠灵也。既卒事，参议公谒余，载拜乞言，镌诸丽牲之碑，俾志其重建始末，后得以考。余夙钦二公之高节，不敢以不文辞。窃惟古来之以双忠称者，莫过于唐之张公巡、许公远，韩昌黎氏谓其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贼势，举唐天下之所以不亡，咸归功焉。今温，全浙之门户也，首婴逆锋，旁邑窃窃观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靦颜苟活，自余必从风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视死如饴，甘蹈白刃，以身作忠义倡，故闻风者争自奋励，坚壁齮齕，卒能保有浙西，贼不得尺寸入，以待王师之戡定。是则二公之功，比于张、许，其又奚愧！抑考张、许之在唐也，奸邪之徒，犹有异论，而其时为之上者，虽事褒赠，亦未有赫赫异数之加。我朝崇德报功，待死事诸臣甚厚，计甲寅距今三十余年，而恩施无已，揆诸前代，莫与比隆。盖上之待下与下之事上，其可谓交至尔矣。呜呼！何其盛哉！按二公，皆起家乙科，陈公初司李于蜀，课最入郎署，旋以佥事出守。马公始任山左之昌乐，有惠政，补永嘉，不数月而化大行，其治绩皆有可纪，兹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陈公讳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辛卯举人，由温处道佥事赠通政司通政使，谥忠毅。马公讳琛，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甲午举人，由永嘉县知县赠布政司参政，谥忠勤。参议公名逸姿，字隽伯，由荫生历任今职，有能名，受知于上，将大用，请额建祠，忠勤于是有子，例得附书。乃系以诗曰：‘惟清受命，奠覆九区。有蘖其间，为貐为□。盗煽八闽，蹂躏浙土。蕞尔海疆，门户搘拄。于铄陈公，持宪是邦。揕胸碎首，毙于顽凶。马公骂贼，发指眦裂。与城俱亡，啮齿喋血。双忠烈烈，生气不磨。帝曰余恫，赠恤有加。死勤庙祀，载在典礼。靡不有初，阅世而圮。烈

烈双忠，久而弥赫。载沛殊恩，龙章用锡。新祠斯作，侈于旧观。柏版松楹，寝成孔安。葵藿之倾，太阳斯照。惟帝念哉，是旌是劳。璇题有烂，如日正中。照示来裔，高广有融。蜃江之滨，吹台之址。鲁公、信国，鼎足焉峙。有穹斯石，锲以铭诗。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陈忠毅公传

近年吾闽纂修《福建通志》，重为陈忠毅公立传，杭州陈扶雅善操笔成之，于当时事实甚详。《通志》梓行，尚须时日，谨先录原文，以贻观者。传云：“陈丹赤，字献之，侯官人。顺治八年举于乡。十七年，授四川重庆府推官，权重庆、夔州知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为十三家所据，征师四集，丹赤筹粮饷以济军食，复招流亡，垦荒莱，缓刑禁，以苏民困。蜀平，以最擢刑部主事。丁内艰归，起补原官，迁员外郎。谳狱多平反，监天津关税，不名一钱。迁兵部郎中，出为浙江佥事、分巡温处道，权按察使。丹赤以温州濒海，分巡无兵何以守，康熙十三年三月入觐，草封事，请复标兵。至山东，会滇变作，诏天下入京官还守。丹赤还至东昌，闻闽藩耿精忠反，方食，投箸起曰：‘温州与闽接壤，闽叛，必首攻温州。温州失，全浙不可支矣。’即弃舟陆行，兼程至维扬。时自长江至钱塘戒严，舟楫无敢夜行。丹赤驾小舟，四昼夜至杭州，谒抚军计事，即驰赴温州为守御计。当是时，平阳叛将司定猷通耿逆，以兵逼瑞安，副将杨春芳声言往援，实无斗志，海寇朱飞熊又乘间入内港。乡民争提挈挽负入城，守城者欲不纳，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今民辇米粟入城，民即吾兵，食即吾饷，亟宜纳之与共守。’于是来者数万人。然贼已逼温州，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情汹惧，城中官弁多通贼。丹赤草檄，告急于提军，插飞羽，日驰数十次，而援师犹未至。丹赤独守南门，誓与城存亡。贼知之，并力攻击，丹赤亦不避矢石，以忠

义激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先是总兵祖宏勋与贼通，伪遣游击马文始协守，实以窥丹赤意。丹赤誓以身殉，宏勋于是陈甲仗于城东大观亭，集文武官议事，思以兵胁丹赤，丹赤弗知也。千总姚绍英知其谋，谏勿往，不听。既至，见兵皆露刃，夹阶立。坐定，宏勋曰：‘无兵无食，将何以守？’丹赤曰：‘提标前鋒已集五千，何谓无兵？粮饷可给六月，何谓无食？’宏勋曰：‘无船，奈何？’丹赤曰：‘江上水师战舰御寇于下流，民船迎援师于上流，何患无船？’宏勋语塞。贼党出耿逆书，诱献城。丹赤怒，碎而投诸地，曰：‘此岂可以污吾目耶！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宏勋持丹赤手，复好语慰曰：‘公独不念骨肉坟墓在闽耶？’丹赤麾宏勋手曰：‘封疆之臣，但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宏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丹赤指宏勋骂曰：‘叛贼！汝杀我，朝廷必寸磔汝！’兵刃交下而死。时六月朔日也。永嘉知县马琛跃而起曰：‘国家豢养若辈反党，贼杀封疆大吏，吾耻与若俱生！’骂不绝口，遂同遇害。丹赤时年四十六，事闻，诏三下，议恤赠通政使，荫子一夔入监，赐祭葬，谥忠毅。三十五年，敕建双忠祠于温州，祀丹赤及琛。琛，陕西人。闽人复祀丹赤于道山。三十八年，一夔迎驾于杭州，赐‘名垂青史’额，曰：‘以旌尔父忠。’乾隆五十九年，诏殉难诸臣未予世职者，给恩骑尉世袭。大吏以丹赤四世孙登龄袭职。登龄卒，子驹袭。”按辽海刘廷玑《在园杂志》中有一条云：“甲寅闽变，浙东温州总兵官祖某，潜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资福山之大观亭，集众官议饷。巡道陈公丹赤、永嘉令马公琛皆在坐。逆镇厉声云：‘兵饷不前，士尽饥馁，抄陈道家，足以给饷。’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莪者，挺身前曰：‘尔欲抄吾道主家，岂非反耶！’遽扶陈公出。逆镇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尔等享高官厚禄，早已顺贼，一心惟知有贼也！’逆镇愈怒，挥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后邑人立祠祀两公，庑下设林莪像，被皂服，懔懔有生气。”周声炯记中所云“此是我所亲信者，随我上山”，当即此人也。

福贝子事略

康熙十三年甲寅闽变，温州二月闻警，三月方知耿精忠谋反，已有贼据分水关。沿海居民入城避难者，纷纷不绝。温镇总兵祖宏勋谋害温巡道陈丹赤及永嘉县马琭，即迎贼众及伪都督曾养性进城，盘踞全郡。浙抚奏闻，特命固山贝子福喇塔授为宁海将军，偕康亲王带领旗兵至杭州，会议征剿。康亲王分路由衢州救闽，福贝子救护温、台等处。至十五年冬，逆贼次第扫平。时温州府学生员周声炯，字慕峰，随贝子行间，曾以亲所见闻手撰一记。余从孙雨人学博处借读所录稿本，因节删如左云："康熙十三年甲寅闽变，温州二月已闻警，巡道陈丹赤、知县马琭谕各总党正、保长，各将城上垛口创造挨牌一面、猛棍十条，以防贼寇。四月间，平阳游击司定猷招贼过海，缚其主总兵蔡朝佐，献纳城池。温镇祖宏勋有家人高姓者，混号'割稻高'，结盟数十余人，潜与贼通。贼进屯西山，六月朔，宏勋集文武官于大观亭曰：'今日议军机大事，不许带人上山。'巡道陈知有变，指一人曰：'此是我所亲信者，随我上山。'各步行至亭，宏勋指西山贼营谓陈曰：'敌兵甚盛，有何高策？'陈应曰：'贼兵临城，非战则守，目下战为上策。'割稻高遽拔刀刺之，跟役亦遇害。马知县大骂曰：'这就反了！'高亦刺杀之，高自刺陈后，忽然仆地，身如捆缚，口称'陈大老爷饶命！'卧地身死。知府蔡兆丰跪献印信，宏勋迎贼进城，宣谕居民剪辫开店，加宏勋为安远将军，以平阳副将李宫墙改授参政，兼理督学事。又命贼党吴旗鼓在郡城关帝庙征收钱粮，鞭笞乱下，痛哭之声，遍闻里巷。时贼众甚多，恐粮饷不继，将民家铜器尽行追比，即开伪局铸钱，名曰'裕民通宝'。又铸大炮，镌曾养性姓名其上，聚众数十万。八月，遣吴长春、朱飞熊攻乐清县，乐协、苏慕代死之，乃长驱攻下嵊县、天台、仙居等城。时曾养性赴黄岩助战，朱飞熊请从水路带兵攻台州，吴长春请从陆路带兵攻黄岩。十四年八月，贝子自钱唐江飞渡绍兴，进发，遂斩伪都督吴长春于黄岩，伪将

军朱飞熊水战中弹，毙于台州。贝子乘胜连复数县，曾养性从水路逃回温州。贝子统兵追蹑，因温州生员夏声字君周为乡导，从楠溪沿山至青田，渡江抵温。贼由上塘抵御，贝子预于绿嶂地方之宝胜寺伏甲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佯退绿嶂，贼尾追近，号炮一声，伏兵齐出，截住石甲湾。贼首尾不能相顾，溺死及杀伤者无算，贼势大溃。养性闻报，急于西南城外房屋尽行拆毁，将屋柱运至西城陡门头，造木城一带，至三角门止。又运粗石墙于陡门头，隔河造石城一带；又自陡门头起至三角河止，造泥笔。离石城掘河数丈，将泥运入笔中，名曰泥笔城，将及完工，岂期大兵从楠溪间道而来。道路崎岖，贝子亲自牵马步行，风雨骤至，帐房未到，与士卒同在雨中，相为劳苦。遂发兵攻青田，越和岭，至威宁滩，编簰为欲渡之势，处州石帆、杨梅冈等贼，望风俱逃。时贼船自郡江至青田港，鳞次栉比。贝子命乔千总带领甲士数百，在下冯山鸣鼓摇旗，作安营状。贼瞭望以为不复进兵，不料大兵已潜由溪口过平堰滩，从白溪一路逾天长岭，直至郡西山，屯营于君子峰上。中有瓯浦岭，东南角三峰连续，直达护国寺；左曰万丈平山，贝子常登其巅，相度形势，俯视郡城，了如指掌。即令各旗安营，而每日用大炮攻城。贼兵惊扰，被伤者众。时当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无人收割。贝子查随征官员，独缺永嘉县丞一员，遂发令箭一枝，命夏声管永嘉县丞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闻信，相继而出。夏声用永嘉生员林文纶、字绾青。周声煜字翼子。二人相与助理，劝谕百姓收割，并劝往营盘贸易。贝子每日遣人巡视，如有强买者，以军法从事。众皆悦服。贝子正议进兵，讵意贼于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将所制火箭于西山相近之旸岙、吕家岙、净屿寺诸山下埋伏，于二更时分潜出三角门，水陆齐犯，投火烧着各营盘。贝子即派夸兰达丹母布、总兵陈世凯等出战，大炮打沉贼船不可胜计。贝子登高瞭望，用诱敌计，令被烧下营移踞上营，谨守要隘，亲督大军，下山杀贼。贼兵因无队伍大败。追至将军桥、灰桥等处，扼其归路，贼不能过，尽堕水中，水为不流。斩首二万有余，活擒贼将无算。吴旗鼓全家俱没，曾养性坠马，浮水逃入郡城，坚守不出。贝子登紫芝峰，见将军桥、新桥、姑娘庄一带大河内积尸填溢，不觉

流泪，语诸将曰：‘此等皆朝廷赤子，我奉命救民，今杀伤如此，能不心惨！’至护国寺坐定，慨然曰：‘我一路想来，终觉不忍，此积尸作何处置？’总兵陈世凯、巡道姚启圣、知府王国泰、知县郑廷俊在旁，领一老民徐应龙参见，曰：‘此人目下收拾尸骸，已有数百具。’贝子稍慰，即发赏一封，谓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须择人助理，事成后，当请给官职。’指陈世凯曰：‘好个将官，可称为陈铁头！’复谓诸将曰：‘贼今退入城中，心胆俱裂，唾手可破。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当体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杀以伤天和。’众皆曰：‘此我王之阴功，瓯民之大幸也。’至五月，天气炎热，不能进兵。适康亲王咨请会闽征剿，时营内有大小炮三四十位，贝子悉心筹画，押运过岭，众军继之。行近灵福，贼又于袋头山拦截，势甚猖獗。继闻养性自大败后，兵已十去八九，此处贼船，皆自瑞安、平阳调到。诸将请战，贝子曰：‘为将之道，必动出万全，方能取胜。’时大炮过山已有三十余位，现存九位，尚在横山五凤楼山脚。因选强兵丁，于夜静时潜运大炮，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明，各炮齐放，值潮盛长，贼船不能退，我兵疾趋港口，攻击无遗，比西山之战更为威猛。谍报养性自袋头山再败后，独守孤城，已有归顺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速至，以解倒悬。贝子遂于八月十八日自处州进发，至石塘岭，即遣陈世凯进兵，自率步骑继发。二更至双岭张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贼营。贼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连破九寨，遂过石塘。贼复聚战，贝子亲督指挥，贼又连败六阵。大兵遂至岭下，乘势渡河，伪都督连登云等皆鼠窜逃命，遂恢复云和等县，而温、台、处三郡遗孽尽灭。由龙泉振旅入闽，耿逆惊惧投首，养性在瓯，闻报亦剃发归顺。瓯民以护国寺曾经贝子驻驾，山谷幽静，遂建祠，请贝子禄位供奉焉。声炯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桥，九月大兵经过，适遇正蓝旗阿玛，挈之同行，一路随征。故贝子征剿之事，亲见亲闻，谨记如右，以见贝子之奠我东瓯，其丰功伟烈、威武仁慈有如此者。”按今吾闽康亲王祀事甚盛，而此间贝子祠则故址久湮，殊失崇德报功之意。闻孙雨人学博言：耿藩之乱，恢复温、台、处三郡，实赖福贝子之力。向因贝子屯兵西山，在三角门外。即在西门护国寺之旁，设立专

祠，旋因飓风倾圮，遂移栗主供奉护国寺中正殿后。正殿又为飓风所坏，栗主亦失所在。道光乙酉，云南嶍峨徐云笈来令永嘉，访知其事，补立栗主，送华盖山双忠祠中安设。乙未仲夏，马忠勤公五代孙云骑尉名廷绩者，由陕西乾州本籍来温，整理山地祀田，周历祠宇，见陈忠毅、马忠勤中间，增设贝子栗主，即具禀有司，以为贝子与两公并设，名位既不相称，亦与祠名双忠不合。现闻护国寺正殿业已修复，旁有小屋三间，尽可仍安贝子牌位。即择六月十七日，亲送栗主入寺。惟闻寺僧言，寺旁旧基尚存，约需费三百千钱，即可补盖小祠，以复旧观，较为得体。是所望于贤有司之修举废坠者矣。

张园楹联

温州城中有三园，皆足供士大夫游宴之所。在西为陈园，曲径通幽，台榭错出，聊堪小憩。陈园之南为曾园，则水木明瑟，亭馆鲜妍，远出陈园之右，其所编桂屏、所筑水槛，尤具匠心，为他园林所未见。思以两诗纪其胜，尚未能成章也。在东为张园，紧贴积谷山下。按《太平寰宇记》言谢公池在积谷山之东，积谷山即今东山，则谢池旧趾，似即在此山之左近。故张鉴湖观察亦就此地辟园起楼，以存其意，而属蔡生甫学士书“池上楼”三字为楼匾。楼之左为鹤舫，并水依山，最为幽胜，余屡游宴其中。山即东山之麓，水即城下之濠，实为城中第一胜区。因撰一柱联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

骨牌草

骨牌之戏，自宋有之，《宣和谱》以三牌为率，三牌凡六面，即设子之变也。近时天九之戏，见于明潘之恒《续叶子谱》，云近丛睦

好事家变此牌为三十二叶，可执而行，则即今骨牌“碰湖”之滥觞也。今张氏如园中有骨牌草，春深时丛生各地，草叶狭而长，其叶尾各有点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惟虎头略少。余在扬州时，即闻有此草，佥言若得三十二叶点子皆全者，可沿血证，而实未曾目见此草。今乃于如园中亲手摘视，未知先有此草而后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后生此草？不可得而详矣。

江心寺诗

余游江心寺，前后四十余年，仅成七律两首，客有嫌其写景未畅者。今春自雁荡回，甫旬日，而杨子萱大尹招同郡城各官饮于江心寺之浩然楼，盖子萱新得擢官，以此为披云之宴也。席次索诗，因叠《雁荡长歌》韵应子。子萱本有和韵诗，用此觊其叠和，并约席中诸君同作，或可成东瓯诸事云尔。诗云：“名山归来甫十日，又得欢场续雁荡。出城咫尺亦名山，苇杭直压潮头壮。永嘉仙吏得美除，画本欲留浚仪像。适约冯芝岩写真。长筵普与宾僚欢，俊游助我吟情旺。合城使君作公宴，鱼鱼雅雅各辈行。山僧笑我非当官，寓公亦许分庭抗。名区本在雁荡前，风流未尽沙淘浪。三唐诗事历可数，直到建炎始惆怅。御舟忽来天水碧，当日龙翔事草创。宋高宗幸此，改江心寺为龙翔寺。漠漠城阴隔岸移，双双塔影中流漾。六朝人物尽销沉，半壁江山自清旷。即景只应本色诗，平远无烦钵肝脏。失笑俗流忌裹足，宦途所拟亦无当。此邦人以此寺为畏途，每相戒弗至。而仕宦中人又有一至必且再至之谶，皆无稽之言。江南也是小金焦，更谁好事安书藏。金山有文汇阁藏书，焦山有阮太傅师所设书藏，师尝言江心寺亦宜仿此为之。我爱西偏屋宇新，不喧不寂愜所尚。便是江村长夏幽，寄傲羲皇岂多让。闲来弥勒与同龛，山月为灯云作帐。免得扁舟来去频，日狎风涛夸倜傥。出自比门入西门，兹游往复已新样。是日回舟，为风潮所遏，不得收泊北门。作诗聊如追急逋，诗成一枕始休畅。”

揖峰亭诗

温州近郭可游观之地，以江心寺为最，而揖峰亭次之。江心寺为古来名胜，山水方滋，自非寻常亭馆所得比拟。而揖峰亭近在城市，俯挹大江，其雄胜似更在江心寺之右。亭据回鹘山之顶，台榭突兀，栏槛参差，瓯江东北岸诸山尽在眼底。惜名流壶觞罕来，诗事寥寂，不及江心寺之磊磊天地间耳。新春晴日，甫为杨子萱大尹招饮亭中，始得揽其胜概，思以一诗纪之，而屡不成章。乃于花朝日，复携同平仲次儿、敬叔三儿、筠如长女、寿笙三女、婉蕙子妇、芍卿孙妇同挈榼往游，尽一日之欢而返。筠如先成一诗云："出城瞥见鹘回头，庙里楼台槛外舟。平列众峰多北向，右偏孤屿欲东流。藤萝古洞穿云过，金碧斜阳对酒收。却忆宵深才系缆，循陔即许奉良游。腊底到瓯，于深夜在此收泊，不知其上即胜区也。"婉蕙次韵云："重阃远出国西头，回鹘山前不浪舟。历历帆樯平槛过，茫茫日夜大江流。岩椒屡见炊烟起，石壁全凭返照收。最喜栏边露孤屿，晴春三日两佳游。三日前，甫为杨芝仙夫人招游江心寺，皆有诗，此作即叠前韵也。"

除夕元旦两诗

《温州府志》及各县志并云，自温峤以西，民多火耕，虽隆冬恒燠，故名温州。余初闻而喜之，于丁未十月二十六日抵温，初尚暄霁，冬至前后则连日阴曀，风雨交加，逾月不止，而寒沍愈甚，始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也。至岁除早起，则大雪纷如，佥谓数十年来所未见。窗前有大蜡梅一株，嫌其为狗英，略弗盼睐，至是乃竟成琼柯玉叶，幻出奇观。思作一诗纪之，而瑟缩畏寒，弗能成句。至晚而雪愈大，乃口占五十六字云："温州自昔以温传，我至方知不尽然。匝月顽阴长蔽日，连江寒雨欲弥天。忽看急雪来残腊，喜趁新春入旧年。

是日亥刻立春。独有客窗增栗烈，裹头只合酒为缘。”次日元旦，忽大晴，急披衣起，则朝暾射眼矣。复得五十六字云：“欣报窗暾照眼开，庭柯啅鹊已喧豗。谁知苦雨穷阴后，也有祥风暖旭来。半日阳春初布濩，万家淑气早恢台。老翁事事成疏懒，但转吟肠日几回。”此真打油腔也。以纪温州气候之异，姑题为《除夕大雪》、《元旦新晴》二律而存之。

梦中诗

余于丁未小除日，夜卧温州郡斋之树德堂东偏，于梦中忽成一诗。醒而记之，耿耿在抱，清晨援笔录之，乃一字不遗，而不自知其意旨所在。尚恍惚记其题曰《游仙词》，覆视之，竟似玉溪生《无题》诸作也。漫付儿辈和之，久之，皆以彭字韵大难，无一应者。乃于新春花朝，接福州许门第十一妹蓉函来信，竟以和诗相寄，格律老成，韵脚谐稳，真堪愧倒须眉也。余诗本不必存，因蓉函之和作，遂不忍弃去，因附录之。诗云：“驾鹤方嫌鹤背轻，却缘霖雨阻瑶京。犊裈漫倚垆头卓，蠹简难凭柱下彭。人海波澜原有主，仙家眷属岂无情。只应独抱蟠桃实，撒手蓬莱自在行。”蓉函和作云：“朝衫脱后一身轻，人世逍遥即玉京。宦海岂能羁管乐，诗坛孰敢敌韩彭？鹤飞蓬岛游仙梦，雁断闽天望远情。想见莱衣驰五马，安车奉作赏春行。”

浮石

孙雨人尝语余曰：“前数年在温州郡斋，亲见二物，至今思之，不能格其理。当前政刘养云太守改建二此园时，购大青石二十余方，堆贮墨池之旁。一夕池岸偶圮，石尽倾陷池中，惟一方独浮水上，形似椭圆，约重三四十斤，质视他石光润，岂空青之类欤？太守招余及

戴竹坡通守坚午饮目验，曾命人抱此石沉之池中，用长木拄之，仍浮水面不下。因名之曰浮石。曾命余次婿胡瑶阶孝廉书农学士次子。作小赋纪之，后闻此石为养云太守携归南丰矣。近甲辰年，徐铁笙郡丞来权郡篆，七月风痴大作，郡署大堂下有大樟树，相传为北宋物，向东歧出之枝，为风所折。权守因其材质坚致，琢成小尺三十枝，仿汉虑俍铜尺之式，颇古雅。旋于空枝中得一小木圈，光滑可爱，中径约六寸，厚一寸余，圈面隐隐有黑纹，类蛟螭之状，直似鬼工所成。名之曰樟环，自为铭词三十二字纪之。此与浮石二物，皆余所目击，而迥出思议之外。因并记之，以俟博物君子。”按雨人有《浮石》七古一首、《樟环》五古一首，并载《永嘉闻见录》中。

右旋螺

温州海滨，有以右旋螺壳来售者。其质甚小，横径不及寸，而长不过寸余。因忆吾闽藩库所藏之右旋白螺，其大视此螺不啻十倍，知此其细已甚，未必通灵，且索价甚昂，遂置之。按吾闽藩库所藏，始于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文楷、李墨庄舍人鼎元充册封琉球国使，陛辞日，蒙赐右旋白螺，供奉舟中。盖此螺能镇风暴，来自外番。恭读《高宗御制文三集》中，有《右旋白螺赞》，注云每年藏中喇嘛于新正及万寿节进丹书，所陈供器，时有献石旋法螺者，以为奇宝而不多见，涉海者携带于舟，则吉祥安稳，最为灵异等语。赵、李内渡后，此螺经吾闽大吏奏请，留于福州藩库。嗣后有渡海者，皆得赍供舟中。此后册封琉球使者及闽中督抚将军东渡台湾者，无不供奉舟中，间遇风暴，皆得化险为平。民间不知，以为定风珠，实白螺也。又按吾闽本有定风珠，相传康熙间周栎园先生为闽藩时，出门日恰值大风，南门大街两旁招牌幌子无不摇动。惟一棉花店前，所挂多年棉球幌子，屹然不动。先生目而异之，不计价买归，乃中有一大蜘蛛，腹藏大珠。屡试之风中，不小摇动。初亦贮之藩库，后先生移任，携之

去。

燎春

恭儿于立春日，率属在郡堂上照例鞭春。礼成后，忽一声炮响，不知其故。询之属吏，乃知温俗于春至时，大户院落及小户门首，皆预折樟树一小枝，带叶烧之，并有俚俗咒语，名之曰燎春。按《集韵》，燎音谈，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辑俗字编》谓："温人于立春日焚樟叶，曰燎春。"孙雨人云："温州土语，凡小儿退热谓之疰夏。杭州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疰夏。其义各别，然恰与'燎春'二字成一妙对也。"

飓风

《南越志》云："飓风者，具四方之风也。常以五六月发。"永嘉人谓之风痴。《投荒杂录》云："岭南诸郡，皆有飓风，以四面风俱至也。"按此说杨升庵已驳之，李西涯亦谓具四方之风者，乃北人不知南人之候，误以颶为颶耳。颶音贝，佛经云："风虹如贝。"《六书》："颶，蒲妹切，海之灾风也，俗书误作颶。"吾闽人呼颶为暴，其音相转，其理正通。又谓之风颱，颱字字书所无，正如永嘉之风痴亦他书所未见耳。

浪迹续谈卷六

戏彩亭联

温州郡署，寓眷属于三堂。庭院极宽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气，必于前廊构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为岁时演剧之所。恭儿题亭扁曰“戏彩”，跋云：“宋温州通判赵屼，迎养其父清献公于倅厅，构‘戏彩堂’，当时传为盛事。东坡、颍滨皆有诗。已详第二卷。今资政公亦就养郡斋，而兹亭适成，因以名之。”并请余撰为楹联。余亦即用此事题柱云：“舞彩又成亭，故事远惭清献德；逢场凭作戏，正声合补广微诗。”时次儿丁辰由内阁请假南来省视，亦于亭角附题一联云：“胜地许循陔，成兹乐事；齐心殷舞彩，让尔先声。”跋云：“敬叔弟属撰亭联，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谓一时佳话矣。

看戏

吾乡龚海峰先生官平凉时，其哲嗣四人皆随侍署斋读书。一日偶以音觞召客斋中，四人者各跃跃作看戏之想。先生饬之曰：“试问读书好乎？看戏好乎？可各以意对。”其少子文季观察瑞穀遽答曰：“看戏好。”先生艴然斥之退。长子端伯郡丞式穀对曰：“自然是读书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谈也，谁不会说。”次子益仲孝廉受穀对曰：“书也须读，戏也须看。”先生曰：“此调停两可之说，恰似汝之为

人。”三子小峰邑侯对曰：“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先生掀髯大笑，曰：“得之矣。”闻其时甘肃有谭半仙者，颇能知未来事，先生延致署中数月，临行手画四扇：一作老梅数枝，略缀疏蕊，以赠端伯。一作古柏一树，旁无他物，以赠益仲。一作牡丹数本，以赠小峰。一作芦苇丛丛，以赠文季。且语先生曰：“将来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视此矣。”由今观之，则与所答看戏之言，亦隐隐相应也。

文班武班

剧场有南戏、北戏之目，不过以曲调分。近人有文班、武班之目，文班指昆曲，武班指秦腔，则截然两途矣。余金星不入命，于音律懵无所知，故每遇剧筵，但爱看声色喧腾之出。在京师日，有京官专嗜昆腔者，每观剧，必摊《缀白裘》于几，以手按板拍节，群目之为专门名家。余最笑之，谓此如讲古帖字画者，必陈《集古录》及《宣和书画谱》对观，适足形其不韵，真赏鉴家断不如是也。忆在兰州日，适萨湘林将军由哈密内召入关，过访，素知其精于音律，因邀同官以音觞宴之。坐定，优人呈戏本，余默写六字曰：“非《思凡》即《南浦》。”握于掌中，将军果适点此两出。余曰：“君何必费心？余已代为之矣。”开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语余曰：“戏虽小道，而必以雅奏为高。若猥语乱谈，则舆隶所乐闻，岂可以入吾辈之耳？”余曰：“君言诚是，然既已演戏，则征歌选舞，自以声色兼备为佳。若徒赏其低唱恬吟，则但令一人鼓喉，和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数十人于后台，为之结彩张灯，肆筵设席，而品评其行头之好、脚色之多乎？”合座群以为然，而湘林为之语塞矣。比年余侨居邗水，就养瓯江，时有演戏之局。大约专讲昆腔者不过十之三，与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净末

生、旦、净、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旧事》所载，亦多不可解。惟《庄岳委谈》云："传奇以戏为称，谓其颠倒而无实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命以净也。"枝山《猥谈》则云："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称，又或托之唐庄宗者，皆谬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云市语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装旦色，净曰净儿，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义理之有？"至《坚瓠集》，谓《乐记注》言优俳杂戏如狝猴之状，乃知生，狌也；旦，狚也，《庄子》："援猵狚以为雌。"净，狰也，《广韵》："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广韵》"犬性骄。"谓俳优如兽，所谓犹杂子女也。此近穿凿，恐非事实。

工尺

工、尺等字，宋、辽以来即用之。《宋·乐书》云：黄钟用合字，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夹钟清用五字。辽世大乐，各词之中，度曲协律，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即朱子所谓半字谱也。

封神传

余于剧筵，颇喜演《封神传》，谓尚是三代故事也。忆吾乡林樾

亭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读《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俶诡，非尽无本也。我少时尝欲仿此书，演成黄帝战蚩尤事，而以九天玄女兵法经纬其间；继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经》所纪助其波澜；又欲演周穆王八骏巡行事，而以《穆天子传》所书作为质干，再各博采古书以附益之：亦可为小说大观，惜老而无及矣。

姜太公

余尝观《访贤》一出。世皆称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此班优人通名，乃云七十二岁，众皆笑之。余曰：此优暗合道妙，殆有所授之，未可厚非也。《荀子·君道篇》云：“文王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齵然而齿堕矣。”东方朔《客难》亦云：“太公体仁行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韩诗外传》四亦云：“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谭《新论》亦云：“太公年七十余，乃升为师。”《后汉书·高彪传》亦云：“吕尚七十，气冠三军。”皆不言至八十始遇文王也。惟《孔丛子·记问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传》齐管妾婧语亦同。今世人皆仿其说。然《越绝书》：“计倪曰：‘太公九十而不伐纣，磻溪人也。’”《楚词·九辨》亦云：“太公九十而显荣。”《淮南子·说林训》注亦同。则其年且过八十矣。歧说错出，余为戏据《说苑》一条以折其衷。按《说苑·尊贤篇》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盖《荀子》各书所载，乃相周之初，《孔丛子》所载，乃封齐之末。原始要终言之，则众说皆合矣。

甘罗

俗皆称甘罗十二为秦相，殆本《史记·甘茂传》：“罗年十二，事秦相吕不韦，以说张唐、说赵功封为上卿。”按上卿非必丞相也。罗祖茂，曾为左丞相，俗语殆因此而误。然《北史·彭城王浟传》云：“昔甘罗为秦相，未能书。”《仪礼疏》云：“甘罗十二相秦。”杜牧诗云：“甘罗昔作秦丞相。”则此误亦久矣。

苏秦激张仪

戏彩亭前家宴，有演《投赵激仪》剧者，诸儿女皆茫然不知所谓。余笑曰：“尔等纵不读《史记》，亦未观《列国志》乎？”翼日，次儿丁辰即检《史记》以进，因付儿女遍视之，乃各恍然大悟。“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良不虚也。因节录其文如左，用便观者云：“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念莫可使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戒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奉以车马金币，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

君忧秦伐赵，败约从，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呼！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貂蝉

《三国志演义》言王允献貂蝉于董卓，作连环计。正史中实无貂蝉之名，惟《董卓传》云“卓尝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长吉作《吕将军歌》云：“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盖即指貂蝉事，而小说从而演之也。黄右原告余曰：“《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此事异同不可考，而刁蝉之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汉书通志》今亦不传，无以断之。

周仓

《三国志演义》言关公裨将有周仓，甚勇，而正史中实无其人。惟《鲁肃传》云：“肃邀与关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关云云。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周仓，明人小说似即因此而演，“单刀”二字，亦从此传中出也。然元人鲁贞作《汉寿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明以前已有其说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遂相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亦见《顺德府志》，谓与参军王甫同死。则里居事迹，卓然可纪，未可以正史偶遗其名而疑之也。王棫《秋灯丛话》云：“周将军仓，殉节麦城，而墓

无可考。稽其遗迹，即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因访麦城故址，在邑东南四十里，久被沮水冲塌成河，仅存堤塍，名曰麦城堤。有任生者，梦将军示以葬所，遂告知县陈公。掘其地，深丈许，露石坟一座，颇坚固。乃掩之而封树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伪者，夫去地丈余，乌知有墓，且一经掘视，昭然不爽，则英灵所格，岂子虚哉！”

王昭君

《汉书·元帝纪》云：“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檣为阏氏。”《匈奴传》云：“王墙，字昭君。”惟《后汉书·南匈奴传》作嫱。钱竹汀先生曰：“《说文》无嫱字。《左传》‘妃嫱嫔御’，唐石经本作墙。”则《匈奴传》作墙不误，而《元帝纪》之檣恐转误，檣子《说文》亦未收也。《西京杂记》言汉元帝使画工写宫人，昭君独不行赂，乃恶写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及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惟抱琵琶出塞，乃乌孙公主事，与昭君无干，傅玄《琵琶赋》序详言之，载在《宋书·乐志》。后人因石崇《王明君辞》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云云，遂附会以为昭君尔。杜诗“千载琵琶作胡语”，殆亦本于石崇。

祝英台

《宣室志》云：“祝英台，上虞祝氏女也。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

为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单雄信

《旧唐书·李密传》：单雄信尤能马上用枪，后降王世充，为大将军。太宗围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绩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少退，太宗由是获免。《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秦王与王世充战，骁将单雄信骑直趋王。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乃翼王出。按此二传所述，一事也。今演剧者备言徐世绩、尉迟恭，皆有所本。

尉迟恭

《唐书·尉迟敬德传》云：尉迟敬德婞直，颇以激切自负。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在其上者，曰：“尔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罢，召让之。致仕后，闻太宗将伐高丽，上言：“夷貊小国，不足任万乘，愿委之将佐。”帝不纳。诏以本官为左一马军总管，师还，复致仕。按今演剧者，有《打朝》、有《装疯》两出，盖“打朝”实，“装疯”虚也。

李元霸

《唐书·高祖诸子传》：高祖二十二子。窦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业十年薨，年十六，无

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谥，曰卫怀王。按今小说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无之。

红绡红线

《昆仑奴传》云：大历中，有崔生，其父与盖代勋臣一品者善，使生往省疾。一品召生入室，有三侍妓皆艳绝。命衣红绡者擎含桃，与生食，辞出，复命红绡送之。红绡示以手语，生归而神迷意夺。家有昆仑奴摩勒，探知其情，曰："此小事耳。"乃以青绢为生制束身衣，负之逾十重垣，入歌妓院。院有猛犬，挝杀之。生搴帘见妓，妓问："何神术至此？"生具告摩勒之谋。乃召勒入饮之，且曰："贤爪牙既有此术，何妨脱我槛牢？"摩勒曰："此亦小事耳。"复双负之飞出。及旦，一品惊觉，自知是侠士挈之，惧他祸，不敢声问。红绡卒归于生。又《甘泽谣》云：红线者，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也。至德后，两河未宁，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田承嗣男，以浃往来，而承嗣方募武勇，觊并潞州，嵩忧闷，不知所出。红线言："能解主忧，请暂放一到魏城。"乃入房饬行具，倏忽不见。嵩危坐以待，闻一叶堕声，起问，即红线回矣。报曰："某子夜二刻达魏城，历数门，及寝所，见田亲家枕剑酣眠。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身生甲子与北斗神名，某遂持合以归，守护人无一觉者。"嵩大喜，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夜有客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谨却封纳。"承嗣惊怛绝倒。明日专使归命，红线乃辞嵩曰："某前本男子，因误下孕妇虫症，谪为凡贱女子。今既十九年矣，且全两城人性命，可赎前罪还本形矣。"嵩集宾友饯别，线伪醉离席，遂亡所在。沈德符《顾曲杂言》云："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稳，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谓之《双红》，遂成恶趣矣。"

长生殿

《长生殿》戏最为雅奏，谙昆曲者无不喜之，而余颇不以为然。即如《絮阁》、《搜鞋》等出，陈陈相因，未免如听古乐而思卧，而《醉酒》一出尤近恶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戏之起，传闻各殊。虞山王东溆《柳南随笔》云："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于是诸王府及阁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独不及吾邑赵星瞻徵介。时赵适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狱，凡士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秋谷赞善执信、海昌查夏重太学嗣瑮，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登第，而赵竟废置终身矣。"近日钱唐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云："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遍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赵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

布满天下，故朱竹垞检讨赠洪裨畦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之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惟两书所记，各有不同，百余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质之。

双忠传

演张巡、许远故事者，大率依附《唐书》，言张巡守睢阳，括城中老幼，凡食三万口，又杀爱妾飨士，许远亦有杀奴哺卒事。惟扬州江防丞钟浥云力辟其说，以为张、许名将，必无此残忍不仁之事，且著为论以辨之。浥云好为议论，往往惊其四筵，同人亦鲜不反唇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说，为诸公释争，可乎？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云：绍兴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军屯淮东，每遣小校数队候望。有何兼资者，领五千人至六合县西，望见军马自西北来。兼资敛所部隐芦荻中，闻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为鬼兵，乃免胄出见，拜问神号。答曰：‘某唐张巡。’指对坐者曰：‘此许远。’指下坐者曰：‘此雷万春，此南霁云。’兼资少亦读书，因再拜顶礼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万余人，果然否？’张曰：‘有之，而实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杀生人也。’又曰：‘史言张大王杀爱妾，许大王杀爱奴，不知果否？’张曰：‘非杀也，妾见孤城危逼，势不能保，欲学虞姬、绿珠之效死，故自刎。许大王奴亦以忧悸暴死，遂烹以享士，盖用术以坚士卒之心耳。’兼资见雷万春面止一疤，因拜问曰：‘史言将军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当时六箭，五着兜鍪，人人相传谓吾面着六箭，不动，吾亦当之，庶扬声以威之耳。’此事虽未足深信，然问答数语，颇中情理，足与史传相参。浥云其亦可藉此以伸其说耳。”

脱靴

今剧场演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论者多以为荒诞，而不知事本正史。《旧唐书·李白传》云："日与酒徒醉于酒肆，玄宗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

卸甲封王

剧场演郭子仪奏凯回朝，初入见，奏曰："念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全礼"二字，甚合古意。《曲礼》："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蒌拜。"注云："蒌拜则失容节，蒌犹诈也。"疏云："着铠而拜，形仪不足，似诈也。"盖以铠不宛转，故致形仪不足，所谓不能全礼也。《孔丛子·问军篇》："介胄在身，执锐在列，虽君父不拜。"《史记·绛侯世家》："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皆足与《曲礼》相证。

梁颢

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梁颢《登第》诗："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天福三年是五代晋高祖戊辰，雍熙二载是宋太宗乙酉，中间相距四十七年，夫以弱冠应举，即四十余年而后登第，亦不应如世所传"八十二，魁大廷"云云也。《宋史》本传明言雍熙二载举进士，赐甲科，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才二十年，则颢亦不得以八十二岁登第。史传之言，各有差互，此当阙疑。

三门

有优人以牙牌呈请点戏者，中有《三门》一出，客诘之，优人曰：“此即鲁智深醉酒耳。”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误山门为三门？”余解之曰：“此殆非误也。《释氏要览》云：‘寺宇，开三门者。’《佛地论》云：‘谓空白、无相门、无作门，故名三门。’然则作山门者转误，特非优人所能见及耳。然山门亦自有出处。《高僧传》云：‘支遁于石城山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苏文忠公留佛印、玉带于金山，亦有‘永镇山门’语。”

陈季常

南戏有《跪池》一出，北戏更演为变羊一事，尤为诞妄绝伦。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为陈季常，则不可不辨耳。《艺文类聚》载京邑士人妇大妒，常以长绳系夫足，唤便牵绳。士密与巫妪谋，因妇睡，士以绳系羊，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巫曰：“先人怪娘积恶，故郎君变羊。能悔，可祈请。”妇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祷祝。士徐徐还，妇见，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犹忆啖草不美。”妇愈悲哀。后略复妒，士即伏地作羊鸣，妇惊起，永谢不敢。按此事与陈季常无涉，而陈季常之惧内，则自古著名。季常名慥，与东坡交好。坡诗有“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次公注云：“龙丘居士，指言陈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柳氏则以杖击照壁大呼，客至为散去。故因诗戏之。”又《容斋三笔》云：“黄鲁直有与陈季常简云：‘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方，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示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是。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

不解事耶？’”则柳氏之妒名，固已彰着于外，故苏、黄亦不妨质实言之耳。《在阁知新录》云：“世以妒妇比狮子，而《续文献》称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说殆本此。”

扫秦

戏场有《扫秦》之疯僧，即济颠，俗以为地藏王现身。《江湖杂记》载其事云：“秦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址。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峰’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之。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数卒随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按《云荳淡墨》所载，与此略同，《丘氏遗珠》所载，亦有“东窗事发”语，知此戏不尽属子虚也。

孙白谷

在扬州宴剧，适演孙忠靖潼关之战。通名时，误以“传”为“傅”，钟浥云郡丞疑之，客有力辨是“傅”非“传”者，余亦猝无以折之。归寓后，始广借《明史》、《通鉴辑览》、《纲目三编》、《胜朝殉节诸臣录》及《孙白谷集》阅之，乃皆作传，不作傅。盖宋儒有陈君举名傅良者，人多误为“传良”，此实传庭，又或误以为“傅庭”。耳食之徒，遂习焉弗察耳。

秋香

姚旅《露书》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给谏论严氏，廷杖死。道

人七岁为任子，十七与客登虎丘，适上海有宦客夫人拥诸婢来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丧，外衣白衫，里服紫袄绛裈，风动裾开，秋香见而含笑去。道人以为悦己，物色之，乃易姓名叶昂，改或于作𡢁人子，往贿宦家缝人，鬻身为奴。宦家见其闲雅，令侍二子读书，二子爱昵焉。一日求归娶，二子曰：‘汝无归，我言之大人，为汝娶。’道人曰：‘必为我娶者，愿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愿也。’二子为力请，与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袄绛裈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贵介，何为人奴？’道人曰：‘吾为子含笑目成，屈体惟子故耳。’会勾吴学博迁上海令，道人尝师事者，下车，道人随主人谒焉。既出，窃假主人衣冠入见。令报谒主人，并谒道人。旋道人从兄东游，其仆偶见道人，急持以归。宦家始悉道人颠末，具数百金，装送秋香归道人。道人名之任，字应生，江阴人。本姓华，为母舅赵子。”按今演其事为剧，移以属唐伯虎云。

一捧雪

《一捧雪》传奇，他处少演者，余惟从苏州得观。盖即苏州事，故苏人无不能言其本末。所谓莫怀古，乃隐名，若谓莫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沈德符《野获编》云：“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家，难以阿堵动，乃托苏州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贤中丞往还，思贤名怿，弇州山人世贞之父。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以善价购之。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一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时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之。有妒中丞者，直发其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者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

王襄《广汇》云："严世蕃尝索古画于王忬，云值千金，忬有临幅，绝类真者，以献。乃有精于辨画者，往来忬家，有所求，世贞斥之。其人知忬所献画非真迹也，密以语世蕃。会大同有虏警，巡按方恪劾忬失机，世蕃遂告嵩票本论死。"《广汇》所载稍略，而情节与《野获编》相同。又孙之𢿱《二申野录》注云："后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赎得其一体，熟而荐之父灵，大恸，两人对食毕而后已。诗画贻祸，一至于此！况又有小人交构其间，酿成尤烈也。"按所云诗者，谓杨椒山死，弇州以诗吊之，刑部员外况叔祺录以示嵩；所云画，即指《清明上河》卷也。又按汤臣即汤裱褙，今苏州装潢店尚是其后人。闻乾隆间，尚有汤某者精于此艺。余初至苏时，则群推吴文玉者为绝技，余所得字画颇佳者，皆以付吴。其工值不论资，而装成自然精绝。继至，则吴文玉己物故，有子继其业。虽一蟹不及一蟹，然究系家传，海内殆无第二家矣。

浪迹续谈卷七

道光年间四太傅

道光丙午，余居扬州，适仪征师以重宴鹿鸣，蒙恩加太傅衔。师受宠若惊，嘱余考国朝加太傅衔者若干人。谨按我朝满汉大臣，生前得太傅加衔者，不过六人。如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肃、鄂文端、曹文正、长文襄，皆已详前书。其由身后得赠衔者，亦不过十余人。而吾师更由太子太保衔，超加七级至太傅衔，尤为旷典。乃甫逾两年，在温州郡署接阅邸抄，则戊申正月初二日，长洲相国潘芝轩公亦由太子太保恩加太傅衔，以状元宰辅位冠朝端，而膺兹异数，尤为稽古殊荣。仪征师以林下得之，芝轩公与曹文正师以现任得之，前后不过十余年中，更为国家盛事。余于三太傅皆有知遇之感，而仪征师与芝轩公又皆夙缔文字之缘，惜追随曹文正师，适在机务填委之时，不获乞其片言只字为憾耳。芝轩相国为余题汉瓦研册，已录梓入《师友集》中。甲辰年，余以《七十自寿》诗寄呈相国，即赐和韵四章，手书金笺横幅寄赠，时已七十六岁，而声律完足，写作俱精，读者无不叹为天人，而预知其福泽之未艾也。因属儿辈宝藏之，而附录其句于此云："话别春明记十年，康侯述职会朝天。丙申岁，君擢抚广西，来京握晤，忽忽已十年矣。移从桂岭承恩渥，喜听兰阶报捷先。辛丑君移抚江苏，是年哲嗣长君成进士。玉节三持晋开府，金阊两度赋归田。藤花早诵琳琅集，又寄亲书《自寿》篇。""康济当年奠泽鸿，至今犹颂富韩公。三英久著旬宣绩，四郡频资浚瀹功。率属勉登《循吏传》，爱才真有古人风。更欣

余事沧浪葺，逸韵应追宋漫翁。”“闻道黄楼乐遂初，园林清福足相于。传经近接三珠树，君与先兄树庭甲寅同年，令嗣吉甫与次儿曾莹辛丑同年，平仲己亥出余通家何子贞门下，敬叔丁酉乡举，与余犹子遵祁同年。注选旁搜万卷书。君所著《文选旁证》，极为赅洽。金石怡情征上寿，烟云过眼富吾庐。君收藏金石书画甚富。悬车真羡神仙侣，早仿鸿胪绘《卜居》。君仿禹鸿胪《卜居图卷》，名流题咏殆遍。”“天教谢傅卧东山，琴鹤随身自在闲。矍铄正夸吟兴健，婆娑尽许俗尘删。衰迟愧我称先进，勇退如公得大还。重宴鹿鸣开九秩，耆英应冠杖朝班。”

元旦开笔

今人于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红笺庄书两语，如“元旦开笔，百事大吉”之类，或作“动笔”，或作“举笔”，士农工商皆然，随人所写无一定也。记余少时，先资政公于开年必令书“元旦开笔，读书进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则令书“元旦开笔，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县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语余曰：“汝现应举，但书‘元旦举笔’可也。”是年果举于乡。此后则违侍之日多，音容杳不可复接矣。忆余偶问此事起于何时，公曰：“似前明即有之。前人多作‘把笔’，《五灯会元》载净慈道昌举此语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此是三家村里保正书门的。’又《大梅祖镜》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记得东村黑李四，年年亲写在门前。’则此事由来久矣。”按吴中相传林少穆、陈芝楣二公，同在百文敏公金陵节幕度岁。署中宾朋颇盛，元旦清晨，齐至林少穆房中贺岁，见壁间贴“元旦开笔，领袖蓬山”一红笺。次至陈芝楣房中，见所贴红笺正同此八字，不谋而合。二公亦相视而笑。是岁少穆即登馆选，逾数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为一时佳话。忆余于道光辛丑冬在江苏巡抚任内，引疾奏请开缺，岁除尚在节署候旨，权篆者为程晴峰方伯，与同僚商同劝余销假。时余闭门谢客已久，晴峰拟以元旦入见时面陈，是日直入余卧室，见余几上有红笺，

楷书“元旦开笔，归田大吉”八字，默然而出，语同僚曰：“宪意已决，似无烦口舌矣。”同年吴棣华闻之，笑曰：“‘元旦开笔’等字，无人不写，而‘归田大吉’之语，似前此竟未之闻，可为此事开山手矣。”

上大人

余前撰《归田琐记》，载祝允明《猥谈》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谓此系孔子上父书，近似有理。叶盛《水东日记》：“宋学士晚年写此，必知所自。”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语。既阅《通俗篇》载《传灯录》云：“或问陈尊宿：‘如何是一代时教？’陈曰：‘上大人，邱乙己。’”《五灯会元》亦载郭功甫谒白云，云曰：“夜来枕上作《个山颂》，谢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公初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据此，则知唐末先有此语，北宋时已为小儿诵矣。其文特取笔画简少，以便童蒙，无取义理。祝氏之说，未免附会无稽矣。

千家诗

宋刘后村有《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所录惟近体，而趣尚显易，本为初学设也。今村塾所谓《千家诗》，上集七言绝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而增删之，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又或作《赠毛伯温南征》，实不可解，可知增删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盖赵乃本朝国姓，钱氏奉正朔，故以钱次之，孙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则南唐李氏，次句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嫔妃也。”按陆放翁自注：“农子十日乃遣子入学，所读《杂事》、《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则《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千姓编》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记”，岂即所著耶？明洪武时翰林编修吴沈等，据户部黄册编为《千家姓》，见《杨升庵外集》。盖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庵漫笔》云《百家姓》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是也。

三字经

扬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诸城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全文墨迹，将钩勒上石，寄书属余题其册首。按《三字经》世传为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广东顺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间有别本，多出元、明统系数句，是明人所添。萧良有《龙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大板《三字经》，明蜀人梁应升为之图，聊城傅光宅为之序，较旧板多叙元、明统系八句。纪文达师言《赵南星集》有《三字经注》一卷，其宋以后亦多出数句，而与萧良有所述又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书，是从何本也？

万字文

《千字文》人所熟知，问以《万字文》，皆瞠目矣。按《万字文》，隋满徽撰，去周兴嗣作《千字文》时，年代殊非悬绝，而传世独罕，当是因其繁多之故耳。近年有重编《千字文》为祝嘏之辞者，始于彭文勤师，时吾乡游彤卣侍御亦集赋一首，皆一时极思，可称杰

作，此在乾隆庚戌八旬庆典时。至嘉庆庚辰叶东卿兵部志诜献万寿颂册，重编《千字文》十首，名为《万言颂》，则更度越前人矣。

手不释卷

郑苏年师主鳌峰讲席，来从游者甚众。师校阅课卷，必详必慎，几有日不暇给之形。时余读《礼》家居，师令襄同校阅，自镌一小印，曰“手不释卷”，笑谓余曰：“此四字究不知始于何时？”余曰：“但记得《华阳博议》中有此语，而不名一人，如谓马怀素、口思礼、于休烈、李磎仕宦中不释卷者，刘昺、鲁肃、崔林、辛术军旅中不释卷者，刘实、王起、赵逸、崔元翰耄耋中不释卷者，司马光童稚中不释卷者，裴皞乱离中不释卷者，皇甫谧、裴汉疾病中不释卷者。”师赏其博洽。

添注涂改

今科场格式，卷末须注明添注涂改，盖自唐时即有之。唐试士式，涂几字，乙几字，皆令注明。乙音主，与𠃊同，文字遗落，钩其旁以补之，画作乙形，今人以为甲乙之乙，误矣。又《汉书·东方朔传》“辄乙其处”，谓止绝处𠃊而记之，如今人读书以朱识其所止，作乙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十六罗汉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罗汉索题者，并言世称十八罗汉，而此只十六，无乃缺欤？余曰：十六罗汉之名，自古所传如是。释典载佛伽梵

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阿罗，故张僧繇、卢楞伽所画，皆止十六。《清波杂志》载苏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求山谷题名号，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来挂搭。"《江西通志》载贯休于云堂院画罗汉，已毕十五，从禅定起，写本身以足之。则十六之数，历有明证。惟《东坡集》有《十八罗汉赞》，前十六尊与梵志合，后二尊一曰庆友，一曰宾头卢。然宾头卢即宾度卢跋罗堕阇，实复出也。然贯休所画罗汉，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读纯庙集，中有《唐贯休十八罗汉赞》，始知西城十六应真外，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一为戛沙鸦巴尊者，一为纳达密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罗汉名。按东坡所赞，于罗怙罗尊者，则曰"龙象之姿，鱼鸟所惊"，似指降龙；于伐那婆斯尊者，则曰"逐兽于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罗怙罗，即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贝策，辗转传讹，致此舛错。今谨依西湖圣因寺所藏贯休十六罗汉遗迹、御制赞跋考定：第一为阿迎阿。达机尊者，原题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二为阿资答尊者，原题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三为拔纳西尊者，原题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第四为嘎礼嘎尊者，原题第七迦理迦尊者。第五为拔杂哩。逋答喇尊者，原题第五伐阇那弗多尊者。第六为拔哈。达喇尊者，原题第六耽没啰跋陀尊者。第七为嘎纳嘎巴萨尊者，原题第三宾头卢颇罗堕誓尊者。第八为嘎纳嘎拔哈。喇缀杂尊者，原题第二迦诺迦伐跋尊者。第九为拔嘎沽。拉尊者，原题第五拔诺迦尊者。第十为喇呼拉尊者，原题第十罗怙罗尊者。第十一为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原题第十六注荼半托迦尊者。第十二为毕那楂拉拔哈。喇缀杂尊者，原题第一宾度罗跋啰堕阇尊者。第十三为巴纳塔嘎尊者，原题第十半托迦尊者。第十四为纳阿噶塞纳尊者，原题第十四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五为锅巴嘎尊者，原题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六为阿必达尊者，原题第四难提密多罗庆友尊者。伏读御跋，云"唐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见《宣和画谱》，自广明至今垂千年，流传浙中，供藏于钱塘圣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驻西湖行宫，诣寺瞻礼，因一展观，信奇笔也。第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音；其名次前后，亦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爰以今定《同文韵统》合音字并位次注于原署标识之下"云云。时僧明水复为敬谨勒石，余于客秋游西湖，始

从寺僧乞得拓纸一副，归而敬述之如此。

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彼教但称天王。《长阿含经》云："东方天王名多罗吒，领乾闼婆及毗舍阇神将，护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琉璃，领鸠槃荼及薜荔神，护阎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护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王，领夜叉罗刹将，护郁单越人。"谓之金刚者，以所执之杵号之耳。《婆沙论》称四天王身长一拘卢舍四分之一。西国以五百弓为拘卢舍，八尺为弓，盖其长百丈。故凡塑天王者，皆特长大也。

韦驮

《翻译名义》云韦驮是符檄，用征召也，与今所谓护法韦驮无涉。其护法者盖跋阇罗波腻，"跋阇罗"此云金刚，"波腻"此云手。因其手执金刚杵，遂以名之。按今大小丛林头门内，皆立执杵韦驮，有以手按杵据地者，有双手合掌捧杵者。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为接待寺，凡游方释子到寺，皆蒙供养；其按杵据地者，则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风调雨顺

《唐书·礼仪志》："武王伐纣，五方神来受事，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王业《在阁知新录》："凡寺门金刚，各执一物，俗谓风调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

者顺也。独顺字思之不得其解。”杨升庵《艺林伐山》云：“所执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顺。”然则《封神传》之四大金刚，非无本矣。

国泰民安

今人言“风调雨顺”，必连举“国泰民安”四字。记得《六研斋笔记》载项子京藏芝麻一粒，一面书“风调雨顺”，一面书“国泰民安”，云出南宋官中，异人所献者。然则此八字之相连成文，由来久矣。犹忆观剧时，有一出忘其名：某县令在任，颇作威福，去任之日，三班六役环送。令问曰：“自我莅此地后，外间议论如何？”众答曰：“自官到此，风调雨顺。”复问曰：“今我去此地，外间议论又如何？”众答曰：“官今去此，却也国泰民安。”令为嗒然。

尼庵

余官江苏时，往来丹徒河干甚屡，习见一尼庵，颇冷落。近年过之，则门户斩新，香火甚盛，相距不过十余年耳。偶因夜泊，与庵旁一老翁诘其颠末。翁年逾七十矣，慨然曰：“凡寺观之盛衰，虽关气运，而人事亦与有功焉。此庵初不振，一日遇都天庙会，甚热闹，庵前赶会之船不少。有美妇趁船到此登岸，一足误陷污泥，急行入庵，众目皆睹。而舟子忽哗言妇给船钱一百，乃是冥资，急入庵理论，则庵中并无此妇。方与庵尼诘论，舟子忽见座上大士像一足遍染污泥，乃大惊悟，伏地叩首，即将冥资焚于炉中。于是阗塞入庵聚观者，无不合声诵佛，信为大士显灵。适舟中人又来报香气四腾，众益骇异，远近传闻，自此施舍沓至，香火遂煊赫至今。实则妇与舟子皆庵尼所伙串，妇一入庵，即卸装改容，而以污泥移入大士足下耳。此事近来

知者渐夥，而庵之灵感如旧，则其气运尚未衰也。”

运木井

西湖净慈寺之运木井，余已载其说于《归田琐记》中，而不知苏州之玄妙观亦有此奇事。嘉庆二十二年，雷击玄妙观，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势，甚可危。然遍选东、西两汇之木材，无以易之。是冬，常熟福山口外渔舟于水中遇一浮物，视之巨木也。拟牵往江北售卖，半济，风阻而回，再往，又如是。异之，始曳入港，则风水皆顺，直达县城东门外言港桥停泊，观者如堵。其木可两围有半，水苔青绿满其上，木梢刊“崇祯三年”四字，“祯”、“年”两字甚分明，“崇”、“三”两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苏城人闻之，出钱数十千购去，而玄妙观因此与修大殿，至今完固。夫天生巨材，上镌前代年号，自是因工入选。乃选而未用，历二百年之久，浮沉于汪洋浩渺之中，卒无遇合。一旦自来，以供要用，此与桧园所载“大慈寺建转藏殿少一梁材，海浮大木济之”，其事前后略同。大抵巍峨庙宇，皆有运可凭，鬼神弄其巧以应运，未可皆以为事出偶然也。

十二属

十二辰各有所属，其说始于《论衡》。《物势篇》言其十一，所缺惟龙；而《言毒篇》有“辰为龙”、“巳为蛇”二语，合之今说，已无参差，而统谓之曰禽。《北史》宇文护母贻护书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梁沈炯有《十二属》诗，“属”之称当在此时。《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所说十

二兽，无虎而有师子，盖彼方名虎曰师子耳。其所以分配之义，则《旸谷漫录》言之颇详。据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虎、龙、马、猴、狗五指，而马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朱子尝论《易》：“乾马、坤牛、震龙、巽鸡、坎豕、离雉、艮狗、兑羊，此取象自有来历，非假譬之。”十二属颇与八卦取象相类，得云无来历乎？翟晴江曰：“观苍颉造字，亥与豕共一笔小殊，而巳字直象蛇形。”则其来历夐矣。

杨公忌

《轨论》云：“宋术士杨救贫，习堪舆术，为时俗所推。其说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杨公忌’。然其日多贤哲诞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尝君、崔信明、苏东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蒙祸害。”按今人所传，“杨公忌”以正月十三日为始，余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两日，一为初一日，一为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为十三日。然不信其说者多。忆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亲友并以此杨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资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后清河君佐余历官中外，膺二品诰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寿，族中皆以为有福完人。则又何忌之有乎！

归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归家避归忌日，其说最先《后汉书·郭躬传》，云：“桓帝时有陈伯敬者，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注引《历法》云：“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通鉴》卷一百十五

注引《历书》云："二月以惊蛰后十四日为往亡。"此皆于今选择书所载不符。然《论衡·辨崇篇》云："涂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殡柩，未必还以归忌。"则古人已驳之矣。

赏善罚恶

杭州吴山上城隍庙头门外有墙，四面甚高广。慈溪盛小垞本以大隶书作"赏善罚恶"四大字，极奇伟，此庙不毁，此字亦当不磨也。或疑此四字所出不古。按《公羊传序》疏云："《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云笈七签》："天真告圣行真士云：'行善益算，行恶夺算，赏善罚恶，各有职司，报应之理，毫分无失。'"则此四字之由来亦久矣。

物故

古人称死为物故。《史记·司马相如传》："治道二岁不成，士卒多物故。"《汉书·苏武传》："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师古曰："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璧

世人于却人馈遗，率书其简曰璧，翟晴江谓归璧事出《左传》、《史记》者凡五：其一为晋献公用荀息议，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随以灭虞，荀息操璧前曰："璧犹是也。"此与今人却馈之情事不合。一为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津人得之，将卖之，石也，王定

而献之，复为玉。此明言为玉，而不得以璧代之。一为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赵璧，蔺相如奉璧往，视秦无意偿城，使从者怀其璧亡归于赵。此秦恃强诈取，相如以死争归，此何等事，似不宜用于和好之交际。一为秦使者夜过华阴，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龙死。"使者奉璧，具以闻，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此更非嘉事。惟《左氏传》僖二十二年，负羁馈公子重耳盘飧，置璧，公子受飧，反其璧。此一事最切合，故今人多援此为比。至晴江又谓：当本《仪礼·聘礼》"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载记·聘义》"已聘而还圭璋"轻财重礼二事。然《聘义》注，明言财谓璧琮享币也，是所还惟圭璋，而璧固受之，则于今人用璧之义愈不合矣。故家曜北直断为用负羁事，又言《左氏传》昭十三年，有卫人馈叔向羹与锦，叔向受羹反锦事，则用锦字亦与璧相同。若今人有用蔺相如事竟用赵字者，则恐不可为训也。

缙绅

今人呼乡宦之家居者为缙绅，其实当作搢绅。搢，《说文》训插，《礼·玉藻》言搢珽，《内则》言搢笏。《晋书·舆服志》云："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所谓搢笏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亦作荐绅，《史记·封禅书》注云："郑众注《周礼》，云'搢读曰荐'。则荐亦是进，谓进而置于绅带之间。"故亦作荐绅。惟《史记·封禅书》："缙绅者不道。"故今人皆仿之称缙绅。但言搢绅、言荐绅，二字意不平列，而言缙绅，则二字必平列作对。老杜诗"北斗司喉舌，东方领缙绅"，皇甫冉诗"地控吴襟带，才光汉缙绅"，宇文融诗"杂沓喧箫鼓，欢娱洽缙绅"，则皆作平对也。

东西

伊墨卿太守语余曰："向闻朱石君师言，世俗通行之语，但举东西而不言南北者，东谓吾儒之教，即孔子之东家某；西即彼教，谓西方之圣人。举此二端，足以函盖一切矣。惜当时未闻所据何书。"余尝私质之纪文达师，师笑曰："石君笃信彼教，故其论如此。"然余尝闻明思陵偶问词臣曰："今市肆交易，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辅臣周延儒对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东西耳。"思陵善之。余谓周乃小人捷给，取辨一时，亦未见确凿。《齐书·豫章王嶷传》："上谓嶷曰：'百年亦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得。'"似当时已谓物为东西。物产四方而约举东西，正犹史记四时而约言春秋耳。

老草

朱子《训学斋规》云："写字未问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老草。"据此，则今人言"潦草"者，乃"老草"之讹，因音而转耳。

求佛

相传康熙间，朝廷遣汉大臣张鹏翮往谕俄罗斯。于二十七年五月朔出居庸关，经蒙古四十九家地界，入噶尔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数人，面目类罗汉，而身骨俱软，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跏趺似罗汉状。内一僧能华语，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国，遍游普陀、五台、峨嵋诸名山，不见有佛，后闻达赖喇嘛似之，及往见而知其非也。又传闻外国有金丹喇嘛是佛，涉穷荒往视之，又非也。今值喀尔喀，为厄鲁持所败，抢去行李，失散同伴，仅存残喘耳。张语之曰："尔舍生死，游遍中外求活佛，而究竟天下果有佛耶无耶？"僧笑

曰：“今日乃知其无矣。”张曰：“既知其无，盍反而求诸心，鹿鹿奔走何为耶？”僧唯唯乃去。时有勇于辟佛者，执此事大张其喙，又有攘臂争之曰：“有西土僧语人曰：‘我闻中土有圣人，遍寻至山东，见衍圣公，而知其非也。究竟天下之圣人，有耶？无耶？’”辟佛者语塞。余谓“即心即佛”四字，最为彼教真实之言。必待一真活佛当前，始为见佛，又有何益！吾儒之书曰：“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圣。”其于彼教，又将毋同？按此条见《一斑录》所载。张文端公有《奉使日记》一书，内无此条，不知此何所据也。

十二经脉

今人于文字间，往往舍习用之本名，而辄欲仿古。一纪时也，不言甲、乙，而必曰阏逢、曰旃蒙；一纪地也，不言江、浙，而必曰姑胥、曰于越。此犹不过取新耳目，于施用初无所妨也。若乃延医诊脉，按证制方，而亦必隐奥其语，变易其名，使病者回惑自疑，旁人游移而鲜据，诚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即如五脏六腑之分为十二经也，肝与胆相表里，脾与胃相表里，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肾与膀胱相表里，心包与三焦相表里，此尽人宜知之矣。今不言肝胆，而必曰足厥阴、足少阳，不言脾胃，而必曰足太阴、足阳明，不言心与小肠，而必曰手少阴、手太阳，不言肺与大肠，而必曰手太阴、手阳明，不言肾与膀胱，而必曰足少阴、足太阳，不言心包与三焦，而必曰手厥阴、手少阳。言者纵能了然于口，闻者未必即了然于心。避熟而就生，舍易而就难，是亦不可以已乎！

石门观瀑

去秋舟过青田，上岸观石门洞瀑布。忆游武夷之水帘洞、渔梁之

万叶寺，瀑布皆震耀人间，得此可称鼎足。归舟中，拟作小记纪之，而钝腕枯肠，不能相称，勉成一诗了之而已。至温州，获读张丹村作楠太守《梅簃随笔》中一则，与余是游情景迥异，景固奇，亦其笔之奇足以达之也，因亟录以供卧游云："丙子秋，始游石门。沿洄游过石帆，溪游屈曲行万山中，颇似严濑。至洞口登岸，双峰对峙如门，遥见瀑布挂峭壁间。时大雨新霁，过小桥，行百余步，即有水花随风飘洒，密若雨点。乃易雨衣持伞，再行数十步，至石门书院，则风更紧，如雨点者更密，不能前进矣。仰望万斛飞泉，喷薄倒泻，长数百丈，若白龙腾空而下者。下注池石，怒而跃起，卷成雪堆，又若龙斗深湫，盘拏作势，崛强波心者。风声、水声，震山撼谷，对面不闻人语，则又若独行空山中，风雨骤至，雷电交作者。伫至片时，衣衫尽湿，发竖齿击，舟人掖余回舟中易衣。日才过午，遂解缆，直抵青田。又次日回棹再游，则飞流中断，滃漾作雨状，随风飘洒，如云烟聚散，欻忽百态。又如素练迎风，摇曳不定，视前景又一变矣。"按余近游情景，恰与太守后游相仿。太守前游，仅抵石门书院而止，其距瀑布尚远。余则安行徐进，不觉直抵瀑边，视太守所诣近至数倍，并无飞沫溅身湿衣之事。而飞舞眩急之状，所见愈真。既思其故，皆是日风势之顺逆为之。太守值打头风，余则立于风背，故情事顿殊，不足为异。拟俟回棹时细加领略，不知能似太守之前游否耳？

温州科目

温州科目，南宋时最盛，有一年出身至数十人者。其兄弟同科、祖孙父子接迹，如永嘉吴氏者，不可枚举。状元得五人：绍兴丁丑乐清王十朋、隆兴癸未永嘉木待问、嘉定辛未永嘉赵建大、嘉熙戊戌平阳周坦、淳祐辛丑平阳徐俨夫。武科亦得十人，平阳极盛，绍兴陈鳌、陈鹗，乾道蔡必胜，淳熙黄裒然，绍熙林管，端平朱熠，淳祐章梦飞，咸淳翁谔、林时中，皆平阳人，惟景定蔡起辛为瑞安人。

武三元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温州则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万历丁酉顺天乡试、戊戌会试、廷试皆第一，官锦衣卫千户。刚介不避权贵，博通经史，善书工诗，手不释卷，时称为文武全才。

节俭正直诗

恭儿权守温州，适东偏客廨无额，因取“节俭正直”四字榜之。时值府试，补考泰顺县文童，偶以此四字为试帖题，通场无妥协之诗。斋塾中内外孙等，初学为试律，问此题应如何作法。余告之曰：“此题四字平列，若以唐人之格绳之，自以合写浑写为正；若以近时风气论之，则必以分贴四项为工。六韵者可用一层分贴，八韵者竟须用两层分贴。今日馆阁诸公乃优为之，原非所望于童子试。且此题四字皆仄声，点题即不容易，毋怪乎通场之无合作也。”恭儿五试春官，皆俪得复失，于试帖用力颇深，自为拟程一首，越日即以手稿呈阅。虽未为警策之篇，而运笔尚能空灵，配词亦颇匀称，在此题亦可称合作，因附录于《丛谈》之后，以为内外孙准绳焉。诗云：“节俭寻常事，还兼正直思。一麾临要地，四字奉良规。礼要随时撙，用‘撙节明礼’语。廉真待养宜。用‘俭以养廉’语。从绳先检柙，用‘木从绳则正’语。如矢莫差池。用‘其直如矢’语。守约防嗟若，用‘不节若则嗟若’语。惩奢合示之。用‘国奢示之以俭’语。形端同此表，用‘形端表正’语。道见自无私。用‘不直则道不见’语。经训西河古，句本子夏《小序》，而朱子述之。臣心北阙知。客夏请训时，即承以此语谆谕。悬楣资触目，日诵五鸵诗。”时次儿丁辰由内阁衙门请假南来省视，欢聚署中，即令其襄同校阅，遂亦拟作一首，则又别出机杼，与恭儿所作乃异曲同工，因并录之。诗云：“经训兼庭训，翘瞻四字楣。家常原节俭，正直备箴规。度本随心制，用‘节以制

度’语。纯凭与众宜。用‘俭吾从众’语。蒿邪须判别，用邢峙论邪蒿事。蓬植自扶持。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语。象齿焚先凛，豚肩陋不辞。政行凭所帅，用‘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语。绳在孰能欺？用‘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语。南国周王化，东瓯太守诗。循陔饶乐事，握管佐委蛇。”

浪迹续谈卷八

悬车

余以六十八岁引疾归田，或让之曰：“《礼》言七十致仕，故古人以七十为悬车之年。今君未及年而退，毋乃过急乎？”余曰：“《通鉴目录》载韦世康之言曰：‘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三国志·徐宣传》云：‘宣曰：七十有悬车之礼，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辞疾逊位。’今余之退，不犹行古之道哉？且吾子亦尝深考悬车之义乎？《白虎通·致仕篇》云：‘悬车，示不用也。’此当解也。抑余尝读《公羊·桓五年》传疏云：‘旧说日在悬舆，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悬舆致仕。’《淮南子·天文训》亦云：‘日至于悲泉，爰息其马，是谓悬车。’此古义也。大约皆言迟暮宜息之期，初何尝必以七十为限乎！”

黎明

余于逆旅中，见壁上近人所书朱柏庐先生《格言》，首句作“犁明即起”，同行者笑以为误笔。余谓此非误也，今人但知作黎明，而不知古人正作犁明。《史记·吕后纪》注：“徐广曰：犁犹比也，诸言犁明者，将明之时。”又作犁旦，《南越传》：“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隐云：“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是作犁明正合古义。又

今人以早晨为清早，而不知古人但作侵早。杜老《赠崔评事》：“天子朝侵早。”贾岛《新居》诗：“门尝侵早开。”王建《宫词》：“为报诸王侵早入。”翟晴江曰：“侵早即凌晨之谓，作清早者非。”然杜老诗“老夫清晨梳白头”，清早即清晨之意，亦未为不可也。

灵澈诗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无不知诵此诗者，而率不知为唐诗，且不知为释灵澈诗，且不知此诗为宋庆历中始出。按《集古录》云：世俗相传此二句以为俚谚，庆历中，许元为发连使，因修江岸，得石刻于池阳江水中，始知为释灵澈诗也。

通用字

《两般秋雨庵随笔》云：“马字之为用不一，然不外记数、象形二义。《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马，衡银之物曰法马，赌博之物曰筹马，又以笔画一至九数曰打马，此皆记数之马也。木工以三木相攒而歧其首，横木于上以施斧斤，谓之作马，俗亦称木马。插秧之机名秧马，《周礼·掌舍》‘设梐枑再重’，注：‘行马也。’又纸上画神佛像，祭赛后焚之曰甲马，又都会水陆之衡曰马头，又三弦上承弦之物曰弦马，净桶曰马桶，此皆象形之马也。惟檐铁曰铁马，船舱内边门曰马门，则不知何所取义。”余按铁马亦是象形，只乘马者皆从边上，则舟中之边门亦象形也。惟今人面食，必用数碟小菜佐之，其名曰面马，则实不知何所取耳。又头字为用亦不一，俗以在内为里头，在外为外头，在前为前头，在后为后头，在上为上头，在下为下头。或疑外头、下头二字少用，不知“娇声出外头”，李白诗也，“下头应有茯苓神”，曹松诗也，皆语助辞耳。以人体言，眉

曰眉头，骆宾王有“眉头画月新”句；鼻曰鼻头，白居易有“聚作鼻头辛”句；舌曰舌头，杜荀鹤有“唤客舌头犹未稳”句；指曰指头，薛涛有“言语殷勤一指头”句。器用之属，如钵头见张祐诗，杷头见东坡诗。地面之属，如田头、市头、步头之称，更不胜枚举矣。又按《归田录》云：“打字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黏纸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名儒硕学语皆如此。遍检字书，了无此义。”《芦浦笔记》云：“世言打字尚多，不止欧阳公所云也。左藏有打套局，诸库支酒谓之打发，印文书谓之打印，结算谓之打算，装饰谓之打扮，席地而睡谓之打铺，收拾为打叠、又曰打迸，畚筑之间有打号，行路曰打包、打轿，杂谑曰打诨，僧道有打供，又有打睡、打嚏、打话、打点、打合、打听，至如打面、打饼、打百索、打绦、打帘、打荐、打席、打篱笆之类。”《能改斋漫录》云：“打字从手从丁，盖以手当其事者。”此说得之矣。按打字古自音滴耿，不知何时转为丁雅，今时并收入马韵矣。

同姓名

古今同姓名者，详见梁元帝及明余寅、周应宾所撰《同姓名录》。近人汪龙庄又有《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于邵氏《续弘简录·凡例》。所列九伯颜、十五脱脱外，尚有十一伯颜、十二脱脱，盖元明以后同姓名者尤夥，悉数难终。今试将本朝大臣内之与前人同姓名者略举之：如孟津王文安公铎之前，有唐僖宗朝同平章事王铎；王炎子。钱塘黄文僖公机之前，有宋撰《竹斋诗话》之黄机；字幾仲，东阳人。青阳大宗伯吴襄之前，有吴三桂父吴襄；福建巡抚王恕之前，明已有两王恕；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之前，有明撰《理性元雅》之张廷玉；延安人，万历庚戌进士。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之前，有宋王安石之弟王安国；

大兴朱文正师之前，有明撰《名迹录》之朱珪；字伯盛，昆山人。青浦王侍郎昶之前，有《三国志》中之王昶；同安李忠毅公长庚之前，有宋撰《冰壶集》之李长庚；蒲城王文端公鼎之前，有辽作《焚椒录》之王鼎；当涂黄勤敏师钺之前，有明靖难给事中黄钺。常熟人。其庶僚及名人，亦复难以枚举也。

自鸣钟

《枫窗小牍》云："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执辰牌循环而出。"此全与今之自鸣钟相似。吾乡福州鼓楼上，旧设十二辰牌，届时自能更换，相传此器是元时福宁陈石堂先生普所制，传流至康熙间，为周栎园方伯取去。则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岂必索之外洋人哉！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制自鸣钟，而齐梅麓太守彦槐以精铜制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钟表之法，自能报时报刻。以测星象节候，不差毫厘。则虽以西人为之，亦不过如此矣。

龙泉窑

龙泉窑出龙泉县，以绿色匀净、裂纹隐隐、有朱砂底者为佳。自析置龙泉入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泉几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窑，仍称龙泉，亦可笑也。青瓷窑地在琉田地方，按龙泉旧志载，章生二尝主琉田窑，凡磁出生二窑者，必青莹如玉。今鲜有存者，或一瓶一盘，动博十数金。其兄章生一窑所出之器，浅绿断纹，号"百圾碎"，尤难得。世称其兄之器曰哥窑，称弟之器曰弟窑，或称生二章云。

入学忌偶年

《北史》：李浑弟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许。《北齐书》亦云："绘年六岁，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绘窃其姊笔牍之间，遂通《急就章》。"按史传所云偶者，言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耳，非忌偶年入学也。所云年俗忌者，恰不知何忌耳。余以六岁入学，虽于学无所成，亦不见有所忌。今人五岁入学，既嫌太小，而必抛置此六岁一年，不亦甚可惜哉！

秀才

秀才二字，始见《管子·小匡篇》："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昵，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杨升庵谓始于赵武灵王"吴越无秀才"之语，考其原文，乃是"秀士"，非秀才也。《史记·儒林传》：公孙弘等议，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是秀才科名所自起。《日知录》云：唐代举秀才者，止十余人。凡贡举，有博议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其次明经，其次进士。《明实录》云："洪武十四年六月，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则今世学者所恶闻之号也。

柬面书正字

今人柬面必书"正"字，盖自前代已然。《觚不觚录》云："故事，投刺通于柬面书一'正'字，虽不知所从来，而承传已久。丙子入朝，见投刺俱不书'正'字，盖为避江陵讳故也。"按今时仍通用之，其有或

改书‘端’字、‘肃’字者，则各自避其家讳耳。闻杭州人言：梁文庄诗正家中，群从柬帖，悉用“肃”字。

署名加制字

今人居忧服中，有不得已与人通简帖之事，只须于姓名上加“制”字，不必更于名上加粘素纸。惟断不可用“从吉”二字，余于《退庵随笔》中已详言之。而近人多漠不关心，即通人亦有习而不知其非者，或更缩写“从吉”二字作“善”字，冒禁忘哀，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按“制”字最古，《礼记·丧服四制》，有以恩制、以义制、以节制、以权制。世专于丧言制，盖本于此。至“从吉”二字，始见《晋书·孟陋传》：“陋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亲族迭劝之，然后从吉。”则不可以为三年内之通称明矣。唐律“不孝”条，居父母丧，释服从吉者，徒三年。今律释服从吉，载于十恶之条，即期丧从吉，亦杖六十。人亦奈何甘犯科条，而徒以能书“善”字为巧乎！

不宣备

《浩然斋视听钞》云：“今人答尾云‘不宣备’，本《文选》杨修《答临淄侯笺》，末云‘造次不能宣备’。”《香祖笔记》云：“宋人书问，尊与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备’，朋友交驰曰‘不宣’，见《东轩笔录》。今人多不辨，然三字之分别，殊亦未解。”又沈括《补笔谈》云：“前世卑者致书于尊，书尾作‘敬空’二字，盖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语，以待尊者之批反耳。”余闻之纪文达师曰：“札尾作‘谨空’二字者，以所余之纸为率，余纸多者必作‘谨空’字，或作‘庆余’二字，所以防他人之搀入他语耳。”

横箸

李义山《杂俎》谓食毕横箸在羹碗上为恶模样，而此风经久未改。徐祯卿《翦胜野闻》云：“太祖命唐肃侍膳，食讫横箸致恭。帝问曰：‘此何礼也？’肃对曰：‘臣少习俗礼。’帝曰：‘俗礼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谪戍。”按此礼诚不宜施于天子，若今人宴会往往如此，未可厚非，而卑幼之于尊长，尤非此不足以明恭。今时下僚侍食于上官，即食毕亦往往作为未毕之状，以待上官之放箸。此正无于礼者之礼，未可尽斥为恶模样矣。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之说，不知始自何书。《升庵外集》云：“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弘治中，御书小帖以问内阁，李文正据罗玘、镏绩之言具疏以对，今影响记之：一曰赑屃，好负重，今碑下趺是也；二曰螭吻，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好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狻猊，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好闭，故立于门铺。”按李文正、陆文裕俱尝记此，其名亦或不同，陆谓出《山海经》、《博物志》，考二书今皆无之。翟晴江谓本镏绩倡其说，但云得于故册面上，疑其权时应命所撮造，故升庵云影响记之也。

猫衰犬旺

吾闽有“猫衰犬旺”之谚，谓人家有猫犬自来，主此兆也。然此语

亦自古有之而各不同。娄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来，可占吉凶。谚云：‘猪来贫，狗来富，猫儿来，开宝库。’”此与闽语不合。又江盈科《雪涛谈丛》载其邑谚，有“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来”，故猪、猫二物皆为人忌，有至必杀之。又《雅俗稽言》云：“俗称‘猫儿来，带麻布’，又称‘猫儿来耗家’。”盖其家多鼠耗，故猫来捕之，因“耗”误为“孝”，又因孝布转为麻布耳。金海住先生云：“此等语闻诸长老，谓是已然之效，非将然之祥也。穷则墙坍壁倒，猪自阑入之；富则庖厨狼藉，狗自赴之；开当铺则群鼠所聚，猫自共捕耳。”

酒色财

今人率以酒色财气为四戒，莫知其始。按《后汉书》，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财、色也。”王祎《华川卮辞》云：“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时添一气字，殆始于明人。

嫖

今人读嫖为瓢音，《字典》云：“俗谓淫邪曰嫖。”故世有“嫖赌饮三般全”之谚。按此字传记中甚少见，惟《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立为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注：“嫖，匹昭反。”金悔住云：“‘嫖以忽’，犹言飘忽，谓远别父母也。嫖字与嫖姚校尉之‘嫖’义同，不关妇人淫邪事。”

嬲

嬲，奴鸟切，古人每用此字。嵇康《与山巨源书》：“足下若嬲之不置。”《隋书·经籍志》序：“释迦之苦行也，诸外道邪人并来嬲恼，以乱其志，而不能得。”《世说·政事》篇有署阁柱云：“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诗家更多用之。梁吴孜《春闺怨》云：“柳枝皆嬲燕，桑叶复催蚕。”王安石诗云：“细浪嬲雪于娉婷。”韩驹诗云：“弟妹乘羊车，堂中走相嬲。”

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此语起于唐时，亦实有此理，可作座右铭也。《艺文类聚》引《见异录》云：“魏元忠未达时，家贫，独一婢。方炊，有老猿为看火。婢惊白公，公曰：‘猿闻我阙仆，为执炊耳。’又尝呼苍头未应，犬代呼之。公曰：‘孝顺狗也。’又独坐，有群鼠拱于前。公曰：‘汝辈饥求食于我乎？’乃饲之。又一夕夜半，有妇女数人立于床前。公曰：‘汝能徙我于堂下乎？’妇人竟舁堂下。曰：‘可复徙堂中乎？’群妇舁旧所。曰：‘能徙我于街市乎？’群妇再拜而去，曰：‘此宽厚长者，可同常人玩之哉！’故语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三多

今人每以三多为颂祷之词，问其出典，辄以华封三祝应。然华封事见《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未尝指为三多也。三多事惟见《玉海》，载杨文庄公徽之言曰：“学者当取三多，乃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今俗言多福、多寿、多男子，实无所出；华封人但言多男，不可强合。孙志祖《读书脞语》亦辨之，并云：“若尧

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则三多并非佳语矣。”

致刘玉坡督部韵珂书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闽浙总督刘玉坡督部由福建巡阅至浙江，将以次按临温州。未到之前一月，有杭州友人飞书告余云：“刘督部近有不满于足下之语，不审何故。”余亦茫然不知所由来。越日，书又来，云：“侧闻足下所刻《归田琐记》中，有诽谤督部之诗，深所不喜，恐温州相见时或费唇舌耳。”余始恍然有悟。伏思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诽谤乎？且匿怨而友其人，古人所耻，此事诚不可以隐忍含糊，若无以自明，即无以对友。因寻绎往事，手缮长函，先期遣仆迎投。其辞曰：“忆自乙未，道出武林，匆匆一晤，倾盖投纻，此后遂成神交。继则粤西同官不果，曾蒙颁寄楹帖挂屏，至今奉为墨宝。迨至吴越邻治，当羽书扰攘之际，仅得尺素频通，而不获亲承教诲，然彼此相契之笃，迥异寻常，异姓手足之称，即此时所订也。自执事总制闽浙，日著荩勤，某早以病告归，伏处浦城山邑，常与药饵为缘，亦不敢以寒暄虚文渎尘视听。前岁因家食不给，挈儿辈出，代为谋官作糊口计，继因左支右绌，集腋不成，遂在扬州迁延一年。彼时忽得都中友人信云：‘刘玉翁颇有不适于足下。足下与玉翁均是爽直一路人，何以彼此不合？为公乎？抑为私乎？’某始闻之而骇，继谓此旁观拟议之私谈，无足介意。乃昨得杭州友人信，又有齿及此事者，并云甚以拙刻之《归田琐记》为非。是则不能不为执事沥陈之。夫以执事所处之地，诸多棘手，某所深知。特愤时之过，不禁形诸笔墨。然局中之难，局外人不代为设身处地，转从而啧有烦言，本非恕道。某前以病辞官，即不能保人之不相责，今且虑人责之不暇，而敢于责人乎？窃谓拙刻中有《致刘次白中丞》一书，因恨异族之逼处，语颇切直。次白虚中雅怀，并不以为忤，过浦城时，犹蒙访我敝庐，宴谈竟日，极欢而散。岂次白不辨，而执事转为代抱不平

乎？无已，则有二诗，乃全为举商一事而发，被举之家，横加疑谤于某，不得已以诗自明。诗意不过谓此事实发自上，非起自下。诗云：‘大府风闻曷可当，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瓯臾止，但笑蚍蜉撼树狂。’或执事之不满于某，即为此诗乎？举商之事，是非自有公论，岂一人口舌所能争？惜执事到闽时，某以水陆程途错互，未得促膝细陈，又不便形诸楮笔耳。其第二诗为喜雨而作，则直是赞扬执事之实情。诗云：‘侧目骄阳作畅晴，怨咨谁复同舆情。玉清毕竟垂慈易，一洒甘霖起颂声。’盖是时令浦邑者奉行不善，以致大结民怨，谤议沸腾，直至四月杪，执事洞彻根由，立将某令撤任，而民心始定，颂声甫作。旋沛甘霖，玉清垂慈，正谓此也，故不禁欢欣鼓舞道之。‘玉清’二字关合台号，且于诗后事注月日以明之，以窃附于诗史之义，浦之人士至今能述之，执事何不一加俯察乎？至卷末覆廖尚书、魏山长一书，则就事论事，抚今追昔，更与执事不相干涉。忆前戊子、己丑间，合省捐修通志，共有数万金，彼时付一故绅主持，如掷卢牝，至今为人口实，皆尚愤愤不平。前捐之数，出于浦城绅富者即不少，此次劝捐信到，正值举商之际，目击逃避者纷纷，实属难于为力，不免切实言之，并非于梓乡义举视之漠然。原书谓奉大府传谕而来，其或即缘此而遂开罪于执事乎？惟是执事芥蒂之端，数者必居一于此，而在某实一无成见。即以目前而论，若果与执事龃龉不合，岂有为子指省捐官，而偏择一龃龉不合之第一大宪，托其宇下，夫即不望其垂青格外，独不畏其遇事吹求乎？则虽至愚者，断不出此矣。究之拙刻，皆信笔直书，实不免有招忌之处。即如前呈之《楹联续话》中，有‘两将军难兄难弟，一中丞忧国忧民’二语，经执事作信力劝而删之，此足见执事关爱之深，亦即足征鄙人之倾倒于执事者非一日矣。乃执事不前好之念，而以逆亿相加，则信乎投杼之言，古今动色矣。某获交海内贤豪，不下百十辈，周旋且数十年，从无匿怨而友其人及凶终隙末之事。尚愿执事熟察此信，顿释前疑，且既蒙结为异姓手足，则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所望于执事者，正未有艾也。儿子现权瓯守，仅免赔累，转眼亦即须交卸，补实尚遥遥无期。楚香先生为十九年前山左同官，直至前岁，始得重晤。其待儿子

颇厚，现在温州之署，虽系顶委到班，而恐某惮于远行，曾托旁人再三下询，意殊可感。此番转恐以我两人龃龉之故，不无瞻顾于中，尚望执事以前言业经冰释，附函关会，俾得坦然于胸。敢拜下风，所裨不浅，晤教在即，诸容面罄。不宣。”

附玉坡督部覆书云：“阔别十有余年，并尺书亦多阻隔，近始以校阅之役，班荆道左，备领麈谈，盖已愿慰生平。乃复惠赐锦联洋烟，以示永好之意，而且珍肴叠沛，每饭不忘，佳酿延龄，濒行见贶，故人之有加无已，真令受之者感谢难名。别后登程，犹觉神依左右。回思我两人心性之契合，言论之投机，可一日亦可百年，可自信亦可共信，固非因久不相见，遂为流言所中者。昔读吾兄《归田琐记》诸大作，曾因诗旨渊微，浅识不无误会，迨后子细绀绎，殊觉命意措词，有过誉之情，闻之足以自勉，岂等《谷风》之章刺及朋友耶？交友之道，必兼规劝，即使我兄不满于弟，不妨直言相告，亦奚必托诸歌咏而使之闻之？前事怀疑，本已冰释，嗣在黄岩途次，接读手札，再三捧诵，仰见真情挚意，流露行间，不特我兄之襟怀朗然若揭，即弟之前后衷曲亦无不尽入鉴中。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至于如此！设使相逢不偶，尺素鲜通，窃恐他人之致书我兄者，尚不止‘为公为私’之语一再传来，即蒙我兄相信有素，而谮之者或无端构衅、或借题作文，必使得行其说而后已，则我兄之包涵于弟者，固无已时，而弟之开罪于我兄，正不自知其凡几矣！昔日倾盖如故，今兹白首如新，此中之作合，天也，非人也。青蝇之集，可置勿论。专泐申谢，并布歉忱。即请钧安，伏惟霁鉴。不备。”

浪迹三谈序

长乐梁敬叔观察以先中丞公《浪迹三谈》付手民，命智董斠勘。智亲炙公言论，公遇智颇异于众人，观察复命智缀一言，附不朽之名。岁壬寅，公既归田，丙午迄己酉，自浦城移居武林，游吴门及邗江，就养东瓯。丁未冬，《浪迹丛谈》刊成。戊申冬，《续谈》刊成，《三谈》甫得六卷。读是编者，多举宋洪文敏以方公，智窃谓文敏生南宋偏安之代，涉揽不能周中原，交游不能遍四海，典籍且散佚，掌故亦不能求备。公则遭逢盛世，接引贤才，又当《四库全书》告成之后，博探中秘，渔猎靡穷，资见闻之多、广江山之助为何如也，文敏之不若公者一。文敏仅中选词科，授职馆阁，屡知州府，曾以奉使辱命被论罢官。公则由翰苑改部曹，直枢垣，擢郡守，历藩牧，任封圻，官中外数十年，从无一稍干吏议之事。经济文章之交著，宜乎朝野交重而仕学交优矣，文敏之不若公者二。文敏《容斋随笔》五集，固为南宋说部之冠，《随笔》外仅传《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两书，殊无关学问。公则于四部各有撰述，凡六十余种，已刊行寓内四十余种，皆有益于后之学者。文敏之作《容斋一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其《四笔》之成不费一岁，《五笔》亦阅五年。而公于四年中，但所札记，辄成巨册，文敏之不若公者三。唯《容斋随笔》传入禁林，孝宗称其“□有好议论”，受知之荣，较为过之。然他日偃武修文，重开四库馆，采访所及，得邀乙览，未可知也。已昔文敏从孙总刊《随笔》五集，何同叔为之序，恨不及识文敏，与其子其孙相从甚久。今智视同叔之于文敏为幸，而欲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则又乌乎能！同叔之言曰：“可以

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智第举同叔之推文敏者以推公，同叔之言，盖于公是编为尤当。世之博雅之君子智足以知公者，奉公之绪余尚如是，则推公实突过文敏，信不阿云。咸丰七年丁巳秋九月朔，年家子罗以智谨序。

浪迹三谈卷一

观弈轩杂录

戏彩亭之右老桂之阴，有精室一间，余日观弈其中，即额为“观弈轩”。恭儿善弈，偶于公余之暇偕朋辈为之，凡遇弈者，多被饶子。余问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实，则皆曰不能举。因取古今弈事，杂录数十则以示之。行箧无书，不能备也，然大略则已具于此矣。昔《论语》举博弈以譬用心，《孟子》言弈小数，亦必专心致志，弈与学将毋同。窃愿为学弈者发其蒙，并为举弈者进一解焉。道光己酉暮春之月，福州七十五叟退庵老人书于东瓯郡斋。

张华《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按皮日休《原弈》云：“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虽弈秘再出，必用吾意焉。夫尧之仁义礼智，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道教其子哉？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纵横者流，岂自尧、舜哉！”

《抱朴子》云：“棋子无比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新论·专学篇》云：“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当弈之时，有吹笙过者，倾心听之，将围未围之际，问以弈道，则不知也。”

《通玄集》云：“围棋两无胜败曰芾。”按芾有绵、免二音，《说

文》：“芾，相当也。”今人赌物相抵谓之芾，俗言谓之和。

刘义庆《世说》云：“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按王中郎者，王坦之也。在哀制中，客来，即用方幅为会戏，故曰坐隐。支公者，支遁也。又《群仙传》云：“王积薪夜宿村店，闻隔壁围棋。及明视之，则无棋局，问之，乃手谈也。”又按《颜氏家训》云：“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则知此语由来尚矣。

《世说》又云：“王导尝与其子悦围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亦得尔耶？’”

胡应麟《笔丛》云：“今围棋十九道，纵横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汉制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按韦曜《博弈论》云：“枯棋三百。”李善注引邯郸淳《艺经》云：“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笔谈》云：“弈棋古用十七道，与后世法不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钱竹汀先生云：“尝见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棋谱，首载孙策赐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皆十九道，疑是后人假托。《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载晋蔡洪《围棋赋》云：‘算涂授卒，三百惟群。’是晋时犹未加也。”又按柳子厚《柳州山水记》，有“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云云。是即胡应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说所由来。或棋局稍有不同，不可为典据也。

《晋书·谢安传》云：“苻坚入寇，京师震恐，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安夷然无惧色，遂命驾出别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顾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苻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竟，便摄于床下，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曰：‘小儿辈已破贼。’既而还内，过户

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又《阮简传》云：“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严。简方围棋长啸，吏曰：‘劫急。’简曰：‘局上劫亦甚急。’”按此实不可为训，不得以谢安石藉口也。

又《祖逖传》云：“逖兄祖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弈棋。’纳曰：‘聊以忘忧耳。’”

《齐书·王谌传》云：“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齐书·萧惠基传》云：“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巧于斗棋。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未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晓不寐。世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也。”

《三国志·王粲传》云：“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按《北齐书·河南王孝瑜传》亦言覆棋不失一道，似当时有能覆局者便已惊之若神。而今人之稍工弈者，类能覆局，不足为异。良由后世弈诣高于前代，况古棋纵横十七道，今棋纵横十九道，则古易而今难。今人之能覆局，似亦较王粲、孝瑜为精也。

《三国志·费祎传》云：“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祎至，敌遂退。”

《南史·齐武陵王晔传》云："晔常破荻为片，纵横以为棋局，指点形胜，遂至名品。尝于武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献王曰：'汝与司徒手谈，当小推让。'答曰：'晔立身以来，未尝一日妄语。'"

又《羊玄保传》云："玄保为黄门侍郎，善弈，宋文帝亦好弈。一日，帝召，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其子戎曰：'金沟清泚，铜池摇扬，既佳风景，当得剧棋。'"

《宋书·徐羡之传》云："羡之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

《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入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

王志坚《表异录》云："宋明帝好围棋，而诣甚拙。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帝终不觉也。"

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上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

《酉阳杂俎》又云："僧一行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承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续酉阳杂俎》云："北宋雅禅师建兰若于东都龙门，庭中桐始花，有异蜂声如人吟咏，视之，具体人也。网获其一，置纱笼中。忽数人翔集若相慰状，云：'叱！叱！予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十幅，君出可为礼。'禅师举笼放之。"

薛用弱《集异记》云："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

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处，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置。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围棋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棋天洞览》云：“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并棋子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胜则征饼饵牛酒。”

《棋诀》云：“王积薪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

《北梦琐言》云：“滑能善弈，忽有一小子自云张青，与能对弈，思甚精敏。能异而诘之，曰：‘我非世人，天帝使我召公着棋耳。’能忽奄然。”

《北梦琐言》又云：“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于此，姓邓，能棋，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过十数子而

已。邓生倦立见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金十锭获免，良可笑也。”

干宝《搜神记》云：“贾佩兰说：在宫，每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彩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葛洪《西京杂记》云：“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任昉《述异记》云：“信安郡有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按《松窗百说》云：“人间所以贵慕神仙者，以其快乐无恼、长生久视耳。今斯须便过百年，朝夕已经千载，不知自开辟以来，终得几局棋也？”

《幽怪录》云：“巴邛人家橘园，有大橘，如三斗盎。剖开，有二叟对弈。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

《唐书·李泌传》云：“帝召泌，初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说。’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

陶穀《清异录》云：“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凭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唐苏鹗《杜阳杂编》云：“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

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按：今所传范西屏《桃花泉弈谱》首局，即“九五镇神头”，凡四十四变，大抵即顾师言遗诀也。

《郡阁雅谈》云：“唐廖凝十岁《咏棋》诗云：‘满汀沤不散，一局黑全输。’作者见之云：‘必垂名于后。’”

《梨轩曼衍》云：“围棋初非人间之事，其始出于巴卭之橘、周穆王之墓，继出于右室，又见于商山，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

《白孔六帖》云：“取蜕龙牙一枚临局，自然机变百出，智慧自生。”按，蜕龙牙从何处得之？聊广异闻可也。

《宋史·潘慎修传》云：“慎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弈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

《宋史·吴越世家》云：“上遣中使，赐钱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谕旨曰：‘朕机务之余，颇曾留意。以卿在假，便可用此以遣日。’”

宋马永卿《嬾真子》云：“‘玉子纹楸一路饶，偏宜檐竹雨潇潇。

羸形暗去春泉涌，猛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麈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同于局上消。’右杜牧之《赠国手王逢》诗。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牧之尝云：‘棋于贪勇之际，所得多矣。’‘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若至七十，犹有万日也。”

姚宽《西溪丛语》云：“蔡州□信县，有棋师，闽秀才也。说尝遇一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四库全书简明录》云：“宋晏天章撰《玄玄棋经》一卷，凡十三篇，盖以弈通于兵，故仿《孙子》之篇数，于弃取攻守之道，言简而理该。历代国手，无能出其范围。”

刘仲达《鸿书》云：“围棋有十诀：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

邢居实《拊掌录》云：“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何薳《春渚纪闻》云：“弈棋古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赐王景文药，时景文方与客行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耳。”

《春渚纪闻》又云：“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

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曰：‘势似北。’更行百余，其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筹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云：‘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致远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祗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着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胜，而失应棋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着，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着。已而请仲甫尽着。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着，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服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祗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按刘仲甫有《棋诀》一卷，凡四篇，后附《论棋杂说》，则即晏天章棋经之末篇，仲甫为之注耳。

钱希白《南部新书》曰：“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性躁怒作，家人辈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世说补》云：“苏养直隐京口，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养直不起，师川造朝，时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曰：‘今日还须让老夫下此一着。’师川有愧

色。”

《荆公诗话》云：“苏子瞻言：太宗时有贾元侍上棋，太宗饶元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和其挟诈，谓曰：‘此局复输，当搒汝。’既而满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围一局，胜当赐绯，不胜当投泥中。’既而局平，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是汝不胜。’命抱投之水。乃大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

苏东坡《观棋》诗序云：“司空表圣有‘棋声花院闭’之句。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古松流水间，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妙也。”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空中，卧而仰视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饶得某先，天下无敌手矣。’”

蒋正子《山房随笔》云：“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着，但不敢耳。’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示聂云：‘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范正敏《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本不高，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局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至苦思劳神，不如其已。’”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着棋竭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着，终老不能加也。”

《山堂肆考》云：“林和靖每云：‘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

着棋耳。’”按此语殊过，围棋何可与担粪并论，不得以和靖而为之词。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故为此谰语以自解耳。今人目棋品低者，谓之为“臭”，殆此语为之滥觞也。

胡应麟《甲乙剩言》云：“余年八龄，即喜对弈。时已从塾师授书，每于常课外必先了竟，且语师曰：‘今皆弟子余力，请以事弈。’塾师初亦惩挞禁之，后不复能禁，且于书案下置局布算，天下遂无敌手。”

魏瑛《耕蓝杂录》云：“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辄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凡手所能拟议矣。”按此事余素不敢信，尝与友人按此法演之，二三十步外即隔阂不能通。友人亦好学深思者，终不得其故。或天亶聪明者，自优为之欤？

《耕蓝杂录》又云：“我朝弈师，以范西屏为最。范名建勋，海昌人，偶骑驴至扬州探亲，路过一棋局，入与对枰，连负两局。局中人责负钱，范曰：‘我身边适无钱，但有一驴可抵。’众诺之，即牵驴去，初不知其何许人也。越月余日，而范复至，连胜两局。众议价以钱，范曰：‘不须钱，即还我旧驴可矣。’盖范前度适欲舟行他往，无地寄驴，故借棋局喂养，至是则加茁壮矣。于是众始知其为范西屏也，相与爽然。”

《耕蓝杂录》又云：“吾福州乾隆间有薛翁师丹，素称国手。余弱冠即从之学弈，初饶九子，至十年始进至饶两子。今又十年，不能再进半子也。尝私问其命名之义，翁曰：‘昔尧以围棋教丹朱，余岂敢言师尧，但窃愿师丹而已。’味翁之言，乃谦逊而实自负也。”按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蕴藉，与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饶先王父弈，在先两之间。先王父对弈，必令余侍旁敛子。偶私叩以弈事，翁曰：“足下

若有志学弈，但务学士大夫之棋，不可学市井之棋。今后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视甚高，一局未终，而鄙倍嚣陵，令人不可向迩，此即所谓市井之棋也。”先王父令余识之。又按，余虽及见薛翁，而未尝一日对弈。至嘉庆间，始偷闲从弈师学弈，一为钟望高，一为林茂敬，皆足与薛翁抗手。钟以学力胜，林以天资胜，而薛则学力与天资并胜者也。此二人者，余视之皆高不可攀，其时与对手者，一为余同年郑成纶，一为云骑尉何文上。郑亦以学力胜，何亦以天资胜，虽视国手尚远，然在士大夫棋品中，亦可谓大雅不群者矣。此外有王登碧者，为福州府署皂役，人颇粗俗，貌亦颟顸，惟与围棋，则甚觉温雅，故曼云兄颇重之。亦著有棋谱数十纸，为人所称。善饮酒，余尝与对弈，辄在鼾睡中。诘其故，则曰：“昨夜伺候本官坐堂，彻晓未睡耳。”昔宋李憨与人弈，皆昏睡，但随手应之，多出人意表。此人正类是，未尝得其一着之差也。余尝叩以弈诀，曰：“士大夫之棋，自有根器，不可如我之下流。但须处处出人头地，不被人笼罩，即得之矣。”呜呼，此亦可谓隐于弈者矣！

方勺《泊宅编》云：“朱正夫致仕家居，杜门谢客。一日，晓容大师自京来谒，公欣然接之。二子行中、久中，秋试不利，皆在侍下，公强使冠带而出。容一见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睥睨久之，径辞出。后三年，久中谋赴举之资，暮至六和，才泊岸，见容在寺中遥揖。久中归，与之款。是秋二朱至京师，舍开宝塔寺，容寓智海禅刹，行中预荐，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答，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仁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客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曰：‘此必下第人欲丐出关之资。’士人立于门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曰：‘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上，已置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辄手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也。”

范公偁《过庭录》云："旧家多藏异书，兵火之后，无复片纸。尚记有一《黄须传》云：李靖微时，甚穷，寓于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窃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饭罢，濯足于门，见一黄须老翁坐于侧，且熟视，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见其于身皮箧中，取一人头切食，甚闲暇。靖异之，乃亲就问焉。翁曰：'今天下大乱，汝当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则汝当为王。汝可从我寻之。'靖随翁数程，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翁同伫立，云：'不见其人矣！'顷又有一披衣从中出视弈者，盖太宗也。翁警曰：'即此人当之，汝善佐其事。'遂别，饯，留连久之，语靖曰：'此去四十五年，东夷中有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乱，贞观中，东夷果奏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异哉，异哉！"按此与《虬须客传》相仿佛，疑本一事而误演之。

浪迹三谈卷二

改元之始

改元始于汉文帝之十七年戊寅，称后元年，其后景帝之八年壬辰，称中元年，又七年戊戌，称后元年。至武帝，始以即位之元年称建元元年，后遂或仍或改，以迄于今。《随园随笔》云：“古以虞、芮质成之年，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记》：秦惠文君十四年，更为元年。《竹书纪年》，魏惠王有后元年。《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疑是汤崩不逾年而改元之证。”按改元之制，古亦无一定。唐、虞终三年丧，舜、禹皆行之。而逾年即位者，周也。然汉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称元年，《功臣表》称平阳侯曹参元年，《诸侯王表》称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为嫌也。后世惑长生之说，乃缩去其已往之年，而为更新之号，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册万岁”，魏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元号相同

《随园随笔》载年号雷同者，“建武”有七，“中兴”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成”有六，“永和”有五，“应天”有五，“太平”有五，“建兴”、“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

德”、“光天”、“天兴”、“天正”俱有三，其余“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贞观”、“天宝”俱有二，又指不胜屈矣。按随园所列，尚多未备。如“永兴”有六相同，“甘露”、“永康”、“永安”、“建元”、“建平”皆五相同，“永平”、“太和”、“大安”皆四相同，“嘉平”、“龙兴”、“元兴”、“永宁”、“太宁”、“太定”、“太安”皆三相同，其二相同者，如“天禧”、“天德”、“天顺”、“天启”、“天玺”、“和平”、“黄龙”、“皇始”、“元康”、“元和”、“元嘉”、“天汉”、“延兴”、“延和”、“天保”、“光天”、“贞元”、“青龙”、“咸康”、“五凤”、“武平”、“武成”、“绍兴”、“承光”、“永初”、“永建”、“永嘉”、“永熙”、“永昌”、“永泰”、“永隆”、“景福”、“凤皇”、“至德”、“至元”、“太始”、“太兴”、“大同”、“大宝”、“大和”、“大德”、“大庆”、“建和”、“建义”、“上元”、“正德”诸号，真指不胜屈也。

易世仍称旧号

《随园随笔》又云：“唐昭宗天复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称天复五年，而哀宗亦称天祐。梁太祖崩于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仍称乾化三年。晋高祖建号天福，至重贵已改开运矣，而后汉高祖仍称天福。至于高祖、隐帝俱称乾祐，周祖、世宗、恭帝俱称显德，大抵五代之际，乐于因循也。”

通鉴删纪元

《随园随笔》又云：“《通鉴》遇一年两纪元之事，必硬删其一，如后唐闵帝改元应顺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删去应顺，则闵帝之数月天子无故遭削矣。《史记索隐》讥史

迁全没惠帝之六年，而不为之作本纪，亦此类也。”

纪号之变

梁曜北《瞥记》云：“年号自汉武帝始，前此惟纪年而已。嗣后皆仍之，惟北魏废帝、恭帝、周闵帝、金末帝、元明宗、宁宗无年号。而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至明年四月复旧。此纪号之一变，旋即殂落，非佳兆矣。”

历代年号

元鼎　元封

郎仁宝《七修类稿》云：“上古无年号，不过纪甲子而已。世以为始于汉文帝后元，不知后元应由前有元年，故称后也。如景帝，则又有中元、后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方为有号之始。而刘氏据《封禅书》得鼎改元，以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补，以足武帝之始。又据元封改元始有明诏为证，而夹漈郑氏亦以为是。予谓既以元封明诏而言，则当以元封为始，又何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然在‘元狩’因得白麟而称，‘元光’因见长星而称，又何不可乎？至于元封有诏，偶尔，因是年巡边封禅之后，大颁天下，故曰以十月为元封，不当据此即以为始。若以其前有司补称，则末年复以文、景称后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补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该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时，因封禅后，又加中元二字，犹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为改元，明系以中元另起，错矣。观范史于《祭祀志》内，载本年封禅后赦天下之诏曰：‘以天下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尚

冠‘建武’于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号，最为有理，但遇事遇瑞，即屡易之，岂如本朝之高出千古哉！”

永嘉

后汉冲帝在位一年，改元永嘉，崩，年仅三岁。《学斋占笔》云：“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得汉碑石，作‘永熹’。”以‘嘉’为讹。何义门《读书记》又引《左雄传》作永熹为证。按，晋怀帝亦改元永嘉。

建元

晋康帝名岳，改元建元。或谓庾冰曰：“郭璞谶云：‘立始之际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验。

永昌

晋中宗元帝小字铜环，以太兴元年即位，五年改元永昌，即崩。初即位，有日夜出之象，及改元永昌，郭璞复以为有二日之象。而齐废帝小字法身，元号亦为永昌，初废为郁陵王，后为萧鸾所弑，在位仅六个月。

兴宁

《晋书·五行志》云：“哀帝隆和初，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足。’朝廷闻而恶之，改年曰兴宁。人复歌曰：‘虽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帝寻崩。”

大亨

大亨乃晋安帝年号，史家以为桓玄伪号，误也。考元兴元年三月，桓玄自为丞相，改元大亨，明年十月始篡位，则大亨乃安帝年号，而史家以此号为桓玄所改，《晋书·安帝纪》并黜之，概用元兴纪年矣。按此号实为桓玄败兆，《晋书》、《隋书·五行志》、《梁书·武陵王纪传》及《容斋续笔》、《玉海》并云，年号大亨，识者谓“一人二月了”之兆。而桓之败，果在元兴三年仲春。五月，帝复位。

天正

梁豫章王名栋，高祖曾孙，大宝二年八月为侯景所立，十月即为景所废。又高祖子萧纪，大宝三年四月僭号于蜀，明年七月，兵败见杀。史言栋改元天正，纪改年亦与栋暗合，识者曰：“‘天’字二人，‘正’是一止。”各一年而灭。永丰侯㧑叹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

建始　永始

桓玄，桓温孽子也，晋元兴二年十一月，废安帝，自称楚帝。明年五月，败走江陵，伏诛。梁谏庵曰：“初出伪诏，改年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赵王伦伪号也。’又改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广运

后梁帝名琮，在位二年，隋征入朝，废为莒国公。《北史》本传

及《隋书·五行志》并云，琮改元广运，识者曰："'運'之为字，軍走也。吾君当为軍所走乎？"及入朝京师，江陵父老陨涕曰："吾君其不反矣！"按晋少帝开运亦同，故迁于契丹。

天保

齐显祖文宣皇帝高氏，名洋，受魏禅，都邺。《北史》云："初，帝践阼，改年天保，识者以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年乎？又谣曰：'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马子，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曾问太山道士：'吾得几年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及期而崩。"《容斋续笔》云："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梁明帝亦用此，尽二十四年。或蕞尔一邦，非祀祥所系也。"

贞明

梁末帝初名友贞，改名瑱，太祖子，在位十一年，元号贞明。唐兵入，命其将皇甫麟进刃，崩。或析"瑱"字为"一十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德昌

齐主名延宗，高祖孙。《北齐书》云："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号，不间日而被围，经宿至食时败。年号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隆化

齐后主名纬，世祖子，在位十二年，为周师所逼，禅于太子恒，称太上皇帝。及恒禅于任城王阶，称无上皇，寻被执，封温国公，后遇害，年二十三。有隆化年号，时人离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见《隋书·五行志》。

宣政

周高祖武皇帝名邕，字弥罗突，世宗弟，在位十八年，有宣政年号。《隋书·五行志》云：“宣政改元，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其年帝崩。”

大象

周静皇帝名衍，改名阐，宣帝子。在位三年，禅隋，封介国公，寻遇害，年九岁。《隋书·五行志》云：“宣帝禅位，改元大象，萧岿离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

大业

《隋书》：隋炀帝即位，改年大业。《隋书·五行志》云：“大业改元，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来’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涂炭之毒焉。”

显庆

唐高宗年号，《玉海》云或作明庆。《日知录》云：“唐中宗讳显，玄宗讳隆基，故唐人凡追称高宗年号多云明庆，永隆年号多云永崇。”

永隆

闽王曦初名延羲，晋天福四年立，改号永隆，后为其臣所杀。陶穀《清异录》云："王曦淫刑不道，黄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唐隆

唐殇帝，中宗子。逊位睿宗，开元二年终，年仅十七。《玉海》云或作唐元、唐安、唐兴，盖开元以后避讳改称。钟渊映《建元考》云："《唐会要》、《唐大诏令》皆书唐隆，实明皇践阼之谶，犹汉安乐之炎兴也。"此刘后主之元号，亦应司马氏之名。

咸通

唐懿宗名漼，初名温，宣宗子。苏鹗《杜阳杂编》云："初，宣宗制《秦边陲曲》，云：'海岳宴咸通。'及上垂拱，而年号咸通焉。"按《元和郡县志》，河南县中桥，咸通三年通。志成于元和八年，不及懿宗，实咸亨三年也。因避肃宗讳，改亨为通，遂与懿宗咸通混。

大和

唐文宗九年，改元大和，或作太和，误也。李德初析大和字为"一人八千口"，见张读《宣室志》。

金统

黄巢自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年为金统。”

乾德

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于梁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辅公祏于唐武德六年称帝于丹阳，即陈故宫居之，国号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纪》云：“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宫人入内，见其镜背志‘乾德四年铸’，召窦仪诘之。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按宋小说，窦仪或作陶穀，或作卢多逊，当时尚未记有辅公祏也。杨文公《谈苑》、陈鹄《耆旧续闻》，并记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宋小说又载：乾德初，元丹阳人掘地，获古钱，文曰“乾德通宝”，则并国号、年号而同之矣。

太平兴国

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贵耳集》云：“当时有‘一人六十卒’之谶。”太宗五十九而止。

天圣

宋仁宗年号天圣，《归田录》云：“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议者谓撰号取‘二人圣’，悦太后耳。”张端义《贵耳集》亦云，于文取“二圣人”，故当时有“二人口耳”之谶。

明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议者以为“明”字于文为“日月并”，时母后临朝也。见欧阳公《归田录》。《贵耳集》亦云：仁宗、刘后并政，“明道”曰“日月同道”。《宋史·夏国传》：元昊避父德明讳，称宋“明道”为“显道”。顾亭林《日知录》：范文正《与元昊书》，亦改后唐明宗为显宗。

康定

宋仁宗有康定年号，欧阳公《归田录》及《玉海》谓好事者以为康定如谥法。

崇宁

岳珂《愧郯录》及《玉海》并云，神宗改元熙宁，徽宗改元崇宁，皆同刘宋陵名。沈作喆《寓简》、袁文《瓮牖闲评》并谓，年号最忌与前代谥号、陵名相犯，熙宁、崇宁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按《宋书》，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追尊为章太后，陵曰熙宁；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为宣太后，陵曰崇宁。又《贵耳集》：“崇宁钱上字，蔡京所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书，‘寧’字去心。当时谚云：‘有意破崇，无心宁国。’”

重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殿名，犹我之宣

德门也。年名实重熙，后避天祚嫌名，乃追谓重和耳。”

宣和

《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谶，为‘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帝。”又《说铃·谈往》云：“宣和，契丹宫门名。徽、钦至彼，见额而始悔。”

靖康

宋钦宗年号。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迁，康王在济州，耿南仲、汪伯彦等皆劝进，且谓靖康纪元，谓“十二月立康”之兆。《容斋续笔》：“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中兴。”《玉海》云：“靖康，或谓如谥法。”

建炎

李心传《朝野杂记》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

隆兴改乾道

宋孝宗之二年也。《玉海》云：“隆兴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兴伪号也，因曾布《日录》而后见。”《容斋续笔》云：“隆兴，嫌与完颜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楼钥《攻愧集》云：“《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隆兴，故叛臣赵谂尝用，虞公以为载籍所不载，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签书王刚中奏此事具见曾布《日录》，不当复用。’”李心传《朝野杂记》云：“王瞻叔

为参知政事，言赵谂谋逆，以隆兴纪元。会太常检故实以进，上愕然，遂改乾道。”

寿昌

辽道宗年号。按《辽史》作“寿隆”，《玉海》无“寿隆”，有“寿昌”。钱大昕《辽史考异》云：“洪遵《泉志》载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祐，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元乾统。’予家藏《易州兴国寺碑》、《安德州灵岩寺碑》、兴中府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皆署寿昌年号。《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亦称寿昌，无有称寿隆者。可证寿隆乃寿昌之讹。”案《愧郯录》引范成大《揽辔录》，称“寿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旧闻》云：“阜成门内白塔寺，建自辽寿昌三年。”并可为证。

大定

金世宗年号也。《金史》载海陵在扬州，闻帝改元大定，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出其书示群臣，即预志改元事也。

崇庆

《金史·五行志》：“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庆。既又改至宁。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案俗谓虎为大虫，“大崇至”者，谶言大虫至也。

至元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至元。"《涌幢小品》称，大明者，以别于小明王也。是元、明两代，皆用二字为号，与"大汉"、"大唐"、"大宋"为臣下尊奉之辞者不同。又李翊《戒庵漫笔》云："明初恶胜国之号，称吴原年、洪武原年。"此亦史所未详。案元世祖于中统之后，改为至元。元顺帝于元统之后，亦改至元，诏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仍为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旧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帝不听。按晋中兴，与惠帝同号建武；魏太武与太宗同号永兴；唐肃宗与高宗同号上元：皆在顺帝之前，何云"于古未闻"耶？

彰圣嘉庆

交阯李乾德于宋熙宁五年立，在位六十一年，纪元二，有"彰圣嘉庆"四字年号。按杭州人有藏泥金罗汉画卷者，署款为"嘉庆丁卯有发僧海仑"。考乾德立于壬子，卒于壬子，丁卯乃乾德十六年，为宋哲宗元祐二年，海仑盖即其国人。其称嘉庆者，单举二字也。魏元号"太平真君"，史止称"真君"；宋、元号"太平兴国"、"大中祥符"，钱文只称"太平"、"祥符"。近有著《历朝纪元录》者，谓乾德年号嘉庆，殊误。

建文

谢肇淛《五杂俎》云："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建文之号，亦同御名，惠帝名允炆。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尔？"案梁末帝名友贞，改名瑱，而年号仍用贞明，汉隐帝名承祐，而年号仍用乾祐；西夏赵仁孝父名乾顺，而年号亦用乾祐：皆不可解。

永乐

明成祖改元永乐，《五杂俎》云："永乐之号，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又皆盗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

正德

明武宗改元正德，《五杂俎》云："正德同夏乾顺之号，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

泰昌

明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崩。《说铃·谈往》云：昌乃"二日"，是天启继之。

崇祯

吴伟业《绥寇纪略》云："崇祯时，有人诣通政司投疏，谓年号宜用古字作'宗'，盖以山压宗，故不安，从古文作'宗'，则宗社安于泰山也。人以为妖言。"

隆武

明唐王名聿键，太祖子唐定王桎之后。顺治二年五月，南都亡，六月王立于福州，纪元隆武，明年八月卒。吴震方《说铃》云：有无

名氏《谈往》一册，云隆武乃“降止”也，一年即败。

通乾

前代有曾拟定元号而后不用者，如唐高宗之“通乾”。《唐书》本纪：仪凤之三年四月，诏改明年为通乾，十二月罢之。《玉海》云：“以反语不善停。”所谓“反语不善”者，今不得其解。

丰亨

宋神宗熙宁之末，诏议改元，执政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改元丰。见《容斋续笔》及叶梦得《石林燕语》。

风和

庄季裕《鸡肋编》云：“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菜香门’，因更修，见其铁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造。’此不知何代纪元，不见载籍。”孙奕《示儿编》“纪元”一条云：“以天纪者有‘神雷’，以宁纪者有‘乂宁’，不知所出。”

重熙

《宋史·汪应辰传》：“孝宗内禅，议改元重熙，应辰谓辽兴宗尝以纪年，遂改隆兴。”

龙兴

前凉张骏时，有黄龙见于揖次之嘉泉。左长史氾韩，言宜因龙兴改号，以彰休征。骏不从。《晋书》及《十六国春秋》并载之。

龙虎

师颜《伪南迁录》谓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按孟珙《蒙鞑备录》云：“鞑人称年曰兔儿年、曰龙儿年。”其时尚未改年立号也。师颜之语不实，姑记之。

神爵

《宋书》载宋世祖大明七年十一月，车驾习水军于梁山，有白爵二集华盖。有司奏改神爵元年，诏不许。

纯熙

宋孝宗乾道九年冬至郊赦，改明年为“纯熙”，已布告天下，后六日改“淳熙”。或谓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或谓“纯”旁作“屯”，不宜用也。《容斋续笔》、赵彦卫《云麓漫钞》及《玉海》并载其事。

文明

《梁书·太宗本纪》云：“帝初即位，制年号，将曰‘文明’，以外制强臣，谓侯景。盖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义。恐贼觉，乃改

为‘大宝’。”

元庆

唐德宗初拟改年“元庆”，后用李泌之言，改“贞元”，合贞观、开元之名，以取法二祖。见《玉海》。

天元

唐德宗初拟改年“天元”，后不用。案《玉海》云：“天元为周号，而李泌议之。”其实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非年号也。

乾统

宋孝宗曾拟用之，后因契丹已用而更议。案楼钥《攻愧集·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御笔欲用‘乾统’，而北朝曾用之。辽天祚。别拟四号以进，遂改‘乾道’。”

炎兴

《玉海》云：“宋高宗欲用‘炎兴’，以刘蜀已用而更议。”

大庆

《唐书·南蛮传》载：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兵部侍郎韩愈谏讨西原蛮，请改元“大庆”，普赦，不纳。又见《昌黎集·论黄家贼状》。又《玉海》载：“大庆，金国。”而金实无此号。

执中靖国

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国，曾肇以唐建中为疑，欲改“建”为“执”，宋帝不从。案《宋史·王觌传》：“改元诏下，觌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宜以德宗为戒。’帝曰：‘梁末禅位，年号“太平”，太宗不忌也。’”

浪迹三谈卷三

八十九十曰耄

《曲礼》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释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恐后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园札记》云："先太常谓当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变称，无缘于八十、九十同称曰耄，而于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学之期，称之以悼，何其不祥也。况九节俱是成数，则'七年'之为'九十'无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按《白虎通·考黜篇》引《礼记》此文，正与姜说暗合，是可据也。

太牢少牢

古祭用牲，必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为主。少牢无牛，有羊、豕，而以羊为主。一牲即不得牢名。见《仪礼·少牢馈食礼》疏。《曾子天圆篇》云："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此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所自出也。

句践

句践事吴，此孟子以前事，然《孟子》中又有宋句践其人。而《战国策》中，又有荆轲游邯郸，见叱于鲁句践事。句践名义，不知所谓，何战国时人争尚此名乎？荆轲见叱于鲁句践，过榆次，又目慑于盖聂，盖二人剑术皆出轲上。轲语燕丹云："吾待客与俱。"得无即句践与聂乎？使轲果虚心与之游，必尽得其术，于入秦之举未必无功。惜皆交臂失之。

韩通

《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此自是欧公之疏。或谓通之死，在宋已受禅之日，于例不当入《五代史》，符彦卿、李洪信等，功名显于五代，而没在宋初，即不为立传。此史家断限之法宜尔。按符彦卿历仕两朝，没在宋初，自应入《宋史》；若韩通，未尝一日仕宋，其捐躯殉国，为周而死，若不为立传，则无可位置矣。后《宋史》创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韩通，以补欧公之阙，此史例所当变通者也。

周太祖柴后

袁文《瓮牖闲评》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备唐庄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鸿沟遇雨甚，逾旬不进。其女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黝色花项者，乃极贵人，愿事之。'即郭威周太祖也。竟为皇后。"按《五代史》，周祖即位，后已先卒，"竟为皇后"四字，当云后册封为皇后。但《五代史》家人传不载此事，不知袁氏所据何书。

纠字

《金史》有纠字，而字书不载。钱竹汀先生曰：“记曾有小说家书读为管，不知所据。”孙颐谷先生曰：“纠疑糺字之误，盖部落，有糺聚之意。”按《金史·百官志》有诸纠详稳一员，在诸部落节度使之下、诸移里堇司之上，纠盖部落之类。《辽史·耶律隆运传》亦有纠详稳。

赤

元代官名多用“赤”字，其官之最尊、断事主生杀者为札鲁火赤；凡内外文武大小掌印办事之官，皆名达鲁花赤；知书通文义者，为必暗赤；佩櫜鞬侍左右者，为火儿赤；掌服御事者，为速古儿赤；族贵者，为赛典赤；执贱役者，为玉典赤；兵之勇健矫捷者，为探马赤。此外又有哈剌赤、奥鲁赤、合必赤、温都赤、昔宝赤、怯里马赤，皆当时国语，俱散见各纪传中。今《元史国语解》中，分注甚为详晰。

架阁库

今中外官廨皆有架阁库之名，人多不考其始末。按《能改斋漫录》载仁宗朝周湛为江西转运使，以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立千丈架阁，法以数月为次，严其遗失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此今各衙门设架阁库之缘起乎？

佐杂擅受

《燕翼贻谋录》载：“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

司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按今令申佐杂不准擅受，即此意也。

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人皆知为谷应泰所撰，而姚际恒《庸言录》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后为某以计取之，攘为己有。其事后总论一篇，乃募杭州诸生陆圻所作，每篇酬以十金。”归安郑元庆《今水学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纪事本末》本徐绩村著。绩村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进士，礼部侍郎。为诸生时，蒙谷识拔，故以此报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而绩村转得脱。”然与姚说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云海昌士人名谈迁，亦不知所据。

冠玉

《史记·陈丞相世家》：“绛、灌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饰冠以玉，光虽外见，中非所有。”《南史·鲍泉传》帝责泉亦曰：“面如冠玉，还如木偶。”近人多以此二字为美称，若检本书示之，恐非所喜矣。

鹊起

六朝人多用鹊起二字为美词。《宋书·谢灵运传》：“初鹊起于富春，果鲸跃于川湄。”《文选》谢玄晖诗：“鹊起登吴山，凤翔陵楚甸。”其意并同。李善注引《庄子》云：“鹊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时则义行，失时则

鹊起。”然则鹊起亦非美词矣。

李瀚蒙求

今学童初入蒙塾，必先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诸书，愚谓此外即应授以李瀚《蒙求》。今通行本皆作李澣，盖从《通鉴》本。《五代史·四夷附录》亦作李澣，而《困学纪闻》诸书皆以为李瀚，《五代史》李瀚无传，附见《桑维翰传》中。按《通鉴》，李瀚与兄涛并仕石晋，为翰林学士。“瀚”与“涛”义相近，当是瀚字。郭巨埋儿一事，后儒多议其贼恩，而李瀚《蒙求》但云郭巨将坑，则实未埋也。按《太平御览》引刘向《孝子图》曰：“郭巨分财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寄住邻宅。妻产男，虑举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掘地欲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券题还巨，遂得兼养。”是郭巨之儿不终埋，与《蒙求》之语正合。又《蒙求》载黄香扇枕，而《后汉书·黄香传》却无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子传赞》云：“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王观国《学林》云：“注《蒙求》者引《东观汉记》曰：黄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与渊明传言事父互异。”按《后汉书》本传言黄香九岁失母，年十二辟为门下孝子，尽心奉养，则香犹有父在。且《太平御览》引“黄香事亲，暑则扇枕，寒则以身温席”。但云“事亲”而不分别父母，无妨九岁以前母在之时亦扇枕温席也。扇枕世所熟传，温席则鲜有述者。又《蒙求》载子建八斗，按李义山诗亦有“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之句，注家皆引《南史》：“谢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斗。”今检《南史》，并无此语，亦不知《蒙求》所据何典也。又《蒙求》载萧芝雉随，按《太平御览》引萧广济《孝子传》，此事正作萧芝，但未详何代人。杜少陵《奉萧十二使君》诗：“王凫聊暂出，萧雉只相

驯。”亦用此事。而《事文类聚》载萧望之为郎，有雉数十，常随车翔集。按《汉书》萧望之本传并无此事，此《事文类聚》误以萧芝为萧望之耳，当以《蒙求》正之。又《蒙求》载阮简旷达，注家多未详。案《水经·渠水注》引《陈留志》云：“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侧有劫贼，外白甚急数，阮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蒙求》似即本此。今吾乡陈枫阶大令宸书有《李澣蒙求注》，已梓行，所当家置一本，而吾乡人不甚重之，可怪也。余行箧亦无其书，尚未知所注何如耳。

父子同名

古人命名多不可解，至有父子同名者，尤为匪夷所思。《汉书·王子侯表》，广陵孝王子广平侯名德，其子嗣侯者亦名德。《梁书·林邑传》林邑王范阳迈死，其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复名阳迈。《明史·刘荣传》，有刘江父子同名。《襄阳隋处士罗君墓志》：“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皆事之绝奇，不知其何所取义也。

避家讳

世传杜子美母名海棠，故全诗不及海棠，此不知所出何典。子美父名闲，见《旧唐书·文苑》本传。或疑本集诗曾两押闲字，一《留夜宴》诗云：“临欢卜夜闲。”一《诸将》诗云：“曾闪朱旗北斗闲。”以为不避家讳。其实非也。有卞氏圜杜诗本，盖出宋时，《夜宴》诗作“留欢上夜关”，盖有投辖之意。“卜”字似“上”字，“关”字似“阑”字，因而笔误耳。“北斗闲”作“北斗殷”，盖《汉书》有“朱旗绛天”语，朱旗既闪，北斗自赤，应用殷字。惟是时宣祖正讳殷，俗本遂改作闲，全无义理。后此祧庙不讳，则所谓“曾闪朱旗北斗殷”者万

无可疑，又何必改字以触讳乎？

梅花诗

宋人陈从古字希颜，裒古今梅花诗八百首。其自序云“在汉、晋未之或闻，自宋鲍照以下，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十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其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云云。今其书未见，此语仅载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按方虚谷《瀛奎律髓》中“梅花类”亦多至六十余首，皆五、七言律，而唐律亦不过十余首，余皆宋诗。其小序云：“梅见于《书》、《诗》、《周礼》、《礼记》、《大戴礼》、《左氏传》、《管子》、《淮南子》、《山海经》、《尔雅》、《本草》，取其实而已，未以其花为贵也。惟《诗》‘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礼·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始华’，一言卉，一言华。自《说苑》有一枝梅遗梁臣之事，则梅以花贵，实自战国始。自《荆州记》载陆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之句，则以梅花入诗，实自晋时始。沿唐及宋，则梅花诗殆不止千首，而一联一句之佳者无数矣。”梅花诗之源流如此。

豪歌协韵

宋人说部中，有笑闽人作赋协韵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盖至今吾乡漳、泉人语音，尚不免此病。然苏子由蜀人也，亦宋人也，而《巫山庙》诗云：“归来无恙无以报，山下麦熟可作醪。神君尊贵岂待我，再拜长跪神所多。”则亦以豪通歌矣。又《严颜庙》诗云：“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载字已讹。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

高。”又云：“吾爱善折张飞豪，乘胜使气可若何。”又云：“我岂畏死如儿曹，所重壮气吞黄河。”皆豪与歌通用也。何以独笑闽人乎？按萧、肴、豪三韵，今人皆独用，惟作古体可以通用，而独与十一尤韵不能相通，奈吾闽人尤韵与萧、肴、豪往往相混，即语音亦然，最为可笑。其实则古人已有相通者，如《毛诗》“役车其休”与“日月其慆”为韵，“如山之苞”与“如川之流”为韵，“与子同袍”与“修我戈矛”为韵，“浸彼苞萧”与“念彼京周”为韵，“驱马悠悠”与“言至于漕”为韵，“惟参与昴”与“抱衾与裯”为韵，“如蛮如髦”与“我是用忧”为韵，“武夫滔滔”与“淮夷来求”为韵，“以谨惛怓”与“以为民忧”为韵，“鼓钟伐鼛”与“淮夷三洲”为韵。宋玉《高唐赋》“正冥楚鸠”与“垂鸡高巢”为韵。《易林》“依霄夜游”与“与君相遭”为韵，“后事未休”与“不得逍遥”为韵，“稷契皋陶”与“微子解囚”为韵，“东家杀牛”与“汗臭腥臊”为韵，“不宜动摇”与“傅母何忧”为韵，“路与县休”与“侯伯恣骄”为韵，“失志怀忧”与“如幽狴牢”为韵，“为穆出郊”与“名曰竖牛”为韵。《急就草》“亡命流”与“槛车胶”为韵。《楚词》“秋风兮飕飕”与“舒芳兮振条”为韵。王逸《九思》“令尹兮謷謷”与“上下兮同流”为韵，“心烦愦兮意无聊”与“严载驾兮出戏游”为韵。《九章》“遂自忍而沉流”与“惜壅君之不昭”为韵。《招隐》“岁莫兮不自聊”与“蟪蛄鸣兮啾啾”为韵，“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与“偃蹇连卷兮枝相缭”为韵。陆云《夏府君诔》“君望斯周”与“戢翼洪条”为韵。刘桢《鲁都赋》“俯仰哮咆”与“丧偶失俦”为韵。刘劭《赵都赋》“鸣籁箫”与“镜清流”为韵。崔骃《反都赋》“散紫苑之饶”与“辨胡亥之丘”为韵。陆机诗“飞沉是收”与“腾光清霄”为韵。韩愈《楚国夫人墓铭》“义以家酬”与“始自郎苗”为韵，《祭穆文》“惟其嬉游”与“草生之朝”为韵，又与“多君子寮”为韵。以上皆见经传及古集，此外尚不可枚举。若以今人为之，鲜不为名流所讥矣。

弟靡

郭频伽为余作《诗钞》序，有“与时弛张而不为弟靡”语，录稿者以“弟靡”为“弟靡”，频伽斥之曰：“弟字误也。此余用《庄子》语，不可错写。”按《庄子·应帝王》篇“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本作弟靡。《释文》弟徐音颓，丈回反，盖弟、颓声之转。《列子·黄帝篇》作“茅靡”，注云“茅靡当为颓靡”，是也。今本《庄子》于弟字偶缺一笔，字书遂于弓部增“弟”字，始于《正字通》，非也。《类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正本《庄子》。《集韵》十五灰有弟字，“不穷貌，一云逊伏”。宋本《集韵》并不作弟字。孙颐谷曰：“《埤雅》茅靡，言其转徙无定。一作弟靡，弟读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又一解，然可证无作“弟”字之理矣。

齐物论

《庄子·齐物论》，今人多以“齐物”二字连读，而宋人多以“物论”二字连读，谓物论之难齐而庄子欲齐之也。案《文选·魏都赋》“万物可齐于一朝”，刘渊林注云：“庄子有齐物之论。”刘琨《答卢谌书》云：“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皆不以“物论”二字连读。若《文心雕龙·论说篇》，则直云“庄周《齐物》，以论为名”，尤可证六朝之旧读矣。近人多尚古而薄今，而不知宋人之读“物论”，尚不如今人之读“齐物”为有据。且苏诗中亦云“逍遥齐物追庄周”，即宋人亦何莫不然？

读离骚

昔人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成名士”，谓《离骚》之不易读也。余十一岁随学厦门，先资政公即以此授读，分日为课，每读三百字，凡八日而竟。及长，从郑苏年师游，师亦令读此。则漫应

曰："已读过。"师愕然曰："汝亦知读此乎？"试以句义，茫然不能应，乃悔所业之未精而《离骚》之果不易读也。最后始得读吾乡龚海峰先生之《离骚笺》，则怡然涣然，觉难读者转为易读。忆在浦城作《七十初度》诗，诸孙有不知"初度"二字者，出《离骚》示之，于是有欣然欲读者。今年就养东瓯，夏日正长，因督佳、俦二孙于正课之隙，分日读之，乃展转至数旬而不能竟其事。记余在京师时，与伊墨卿谈及《离骚》，墨卿自言少侍其尊甫云林光禄公，值有谬误事，公怒欲扑责之，门客为之解劝，公因罚令一夜读《离骚》自赎。墨卿自初更朗诵至鸡三鸣，即能背诵，一字不遗云云。回里时，间与林樾亭先生述其事，先生亦言少时为其尊甫山阴公名其茂，曾为山阴令。督责，偕弟香海太史，俱以一夜读《离骚》终篇，黎明背诵，不误一字。此二事恰相似，墨卿、樾亭二先生并非有绝人之禀，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已如此。然则熟读《离骚》、作名士，顾可易言哉！王叔师《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予，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草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只用五十余字括之，而二十五篇深情隐恨毕露，此灵均之功臣也。

十反

世俗相传老年人有十反，谓不记近事偏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而远视转清，哭无泪而笑反有泪，夜多不睡而日中每耽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爱食软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即出，少饮酒、多饮茶，儿子不惜而惜孙子，大事不问而絮碎事。盖宋人即有此语，朱新中《鄞州志》载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齿不能嚼硬，且饮酒、饮茶不能偏废，只此二事稍异，余则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予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时闻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因成一联云：'夜雨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花。'"则当

去嚼硬、饮茶二事，而以此二事凑成十反也。

儒林参军

张兰渚师巡抚福建时，延余入幕，为代撰奏御文字，又校勘所进遗书四十余部，并分注《御制全史诗》六十四卷，凡三年有余日。迨师移节吴中，而余亦入都补官矣。时戏作一小印曰“儒林参军”，或疑其杜撰不典。按《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开馆立学，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又《晋书》江统子惇传：“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正是外僚幕职，或改作羽林将军者误也。余辞出幕后，拟将此印赠林少穆庶常，而少穆旋亦入都供职，遂移赠刘敬舆明经。

唐人避讳

古人避家讳，有绝不可解者。李长吉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盖此风起于六朝，而唐人因之。《唐律》有一条云：“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疏义云：“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盖其初本避父祖名之本字，后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新唐书·贾曾传》：“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萧复传》：“进复户部尚书、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改统军长史。”降至五季，犹沿此习，《五代史·刘昫传》：“太常卿崔居俭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则不知此律何时始除也。

多字

近人之多字，无如毛西河先生。按先生名奇龄，又名甡。字两生，又字大可，又字齐于，又字于，又字初晴，又字晚晴，又字老晴，又字秋晴，又字春迟，又字春庄，又字僧弥，又字僧开，皆杂见集中。其取义有不甚可解者，今人但称为西河先生而已。西河者，其郡望，非字也。尝见先生作《李自成传略》，首三句云："李自成，米脂人，字硠生。"亦足见先生之喜称字矣。

三字字

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王渔洋《池北偶谈》及徐位山《管城硕记》各载数人外，孙颐谷《读书脞录》云：尚有张天锡字公纯嘏，崔宏度字摩诃衍，又兴唐寺主尼法澄字元所得，见开元十年塔铭。神和子姓屈突，名无为，字无不为，见《续博物志》。卢抱经先生云：宋遗民有"千载心"者，亦三字字也。

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隋、唐两志俱不载，惟《晋书·慕容皝载记》："皝雅好文籍，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疑即今之《感应篇》也。《潜丘札记》云："《太上感应篇》，宋理宗命郑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

杨扬一姓

杨用修云：羊、阳、杨、扬本一姓。扬子云自以蜀无他杨，其扬字不从木。而杨用修云：吾家子云亦同关西之杨，特子云好奇之过，

独自标异尔。孙颐谷云：《汉书·扬雄传》，据其自叙，出于晋之杨侯。而《广韵》“杨”字注：“又姓，出弘农、天水二望，自周杨侯，后并于晋，因为氏也。”其“扬”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从木之杨姓，并无从扌之扬姓矣。杜诗《壮游》云：“以我似班、杨”谓班固、扬雄也。其下又押“心飞扬”，则固以子云之姓从木矣，故《夏日杨长宁宅》诗又云：“醉酒扬雄宅。”

葭莩

有代余作应酬答启者，以“葭莩”对“桑梓”，自夸其工。余曰：“此不过常用语料，工则未也。”其人艴然，余曰：“此对仗并未妥，何工之有？且君亦知‘葭莩’二字所从出乎？《汉书·中山靖王传》‘今群臣非葭莩之亲，鸿毛之重。’注：‘葭，芦也。莩者，其筒中白皮至薄者也。’以鸿毛为对，则二字非平列可知。前人文字经用者，如蔡邕《让高阳侯表》：‘事轻葭莩，功薄蝉翼。’则以‘蝉翼’对‘葭莩’。魏徵《为李密檄郇王庆文》：‘预占磐石，名在葭莩。’则以‘磐石’对‘葭莩’。温庭筠《书怀》诗：‘浪言辉棣萼，何意托葭莩。’则以‘棣萼’对‘葭莩’。至东坡诗‘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著一中字，极为明白。乃知前人诗文用事，总未尝不求甚解轻易落笔也。”

古田逆案

少时熟闻里中故老谈古田县逆案，其事在康熙之末，当时尚能举其里居姓氏，今则忘之矣。初起事时，不过数十人，家有面山小楼，常聚群不逞轰饮其中，私造天书宝剑，壮火药预埋于对面山中，盖仿篝火狐鸣故事。夜间火发，群往掘视，翌日即竖旗称号，不半月全家党羽悉就擒获。弃市日，有旧友遇诸途，惊问何往，则曰：“我干一

小事去。”临刑时，顾其妻子，尚称尊号，不少贬语，极从容，闻之无有不捧腹者。忆读《十六国春秋》，恍惚亦有此事，不知古田人知有此事而仿为之欤？抑不知而与古暗合乎？昨读家曜北《元号略》，亦载一事云：“莱芜人王始，以妖术聚众于太山。晋元兴二年四月，自称太平皇帝，号其父固为太上皇，兄林征东将军，弟泰征西将军，南燕慕容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朕躬虽在，复何聊赖？’其妻赵氏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复尔！’始曰：‘皇后，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环筑之，仰视曰：‘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此与吾乡所传古田人，口吻一一相肖，聊录之以资剧谈。前后遥遥千百年，古今人真未尝不相及也。

杏仁

《癸辛杂识》载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死。”又宁都魏际瑞诗《石山人画莲绝句》注：“莲身皆药，惟心食之令人烦杂。”按此二味，今医家所常用，而此说则鲜有知者，因亟录之。忆余在吴门时，门下士魏巡检邦鲁默深之父。通医理，而时时劝余饬合家人毋饮杏酪，毋嚼杏仁，盖有见及此者也。

螟脯

浙东滨海，最重乌贼鱼，腊者行远，其利尤重。尝闻主人呼之为明府，不知其故。或以为腹中有墨，似县官之贪墨，今县官率称明府也，余已笔之于书矣。顷阅《七修类稿》，云乌贼鱼暴干，俗呼“螟脯”，乃知此称自前明已然，今人不考，误沿为“明府”耳。

闽谚

吾乡土谚有最俚俗而无理者，曰“丈母伤寒，炙女婿脚后跟”。而不料杭州亦有此谚，惟“伤寒”作“腹痛”耳。梁山舟先生曰：女婿，“女膝穴”之讹也。见《癸辛杂识续集》“针法”条下。

送穷日

《四时宝鉴》云：“高阳氏之子，好衣敝食靡，时号贫子，正月晦日死于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故退之《送穷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诗曰：‘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竟如寒食竞渡之事止于此日也。

水味

归安孙迟舟先生名承恩，乾隆壬辰，以第二人及第。其从祖屺瞻司空在丰，康熙庚戌亦以第二人及第，里人因目迟舟为“小榜眼”。有《种纸山房诗集》，中有《选温明府之崇安》诗云：“御茶堪配昆仑水，绝品人间或未知。最是官斋清绝地，一瓯啜向退衙时。”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黄河第一。”此论不知出何典，抑躬亲品定之欤？

中郎有后

《晋书·羊祜传》：“祜，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将进爵，乞以赐

舅子蔡袭。诏封袭为关内侯。”则中郎未尝无嗣。而《蔡克别传》亦云：“克祖睦，蔡邕孙也。”克再传为司徒谟，则中郎后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无嗣哉？又《代醉篇》载：“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发。后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适发与承俱病，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承竟病死。”邕女之贤如此，而《后汉书·蔡邕传》无闻，《列女传》止载文姬没胡中生二女、赎归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妇。史之漏略如此。

本纪

何元朗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王东溆云：“陈承祚《三国志》亦然。三国之中，惟吴之立国最早，在汉献未禅之先，已久与中国抗衡。至吴与蜀并峙，其历年无几，若必以蜀汉为统，是不得详三国之始末矣。况三国并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固已隐然言外乎！”

送春诗

杭州城东有药园，康熙中，毛西河先生会同城诸名士，于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诗。橐笔者数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钱景舒杲年甚少，独集唐句为之，如用王建、杜甫句云：“每度暗来还暗去，暂时相赏莫相违。”又用翁绶、白居易句云：“百年莫惜千回醉，一岁惟残半日春。”先生极赏之，录入《西河丛话》。

浪迹三谈卷四

七十四岁初度诗

余就养东瓯郡斋，适值七十四岁初度。一交七月，恭儿即召菊部于戏彩亭称觞，情文备至，合城宾僚来观礼者秩如也。惟日来雨风间作，虽残暑不侵，而于田禾未免稍损，且逢儿、映儿在京师，丁儿在浦城，敬儿在福州，四女儿亦无一在膝前者，不如甲辰年七十寿辰诸儿女团圆为可乐也。因戏拈六言诗四首以纪之云："偶然亭名戏彩，谁信此事非虚。自戏彩亭成后，至此始连日演剧。但知及时行乐，遑问此后何如。""二十三科进士，五十八年秀才。海内此人有几？故乡犹未归来。""六日笙歌杂遝，一天风雨迷离。急呼儿辈撤去，怕听民间怨咨。""望望南北互隔，迢迢道里几千。试问年年此日，何时复似辰年？"

戏彩堂诗

《蓉塘诗话》云："宋赵屼倅温州时，其父清献公致仕家居，屼以就养，作堂名戏彩。公题诗堂中云：'我憩堂中乐可知，优游逾月竟忘归。老莱不及吾儿少，且着朱衣胜彩衣。'"案此诗今载《清献集》，而温州郡、县志俱未录，未免失之疏矣。近年余亦就养郡斋，恭儿仿其意作戏彩亭，余追步清献韵作诗云："浪迹清怀只自知，故

山在望岂忘归。名流堪笑名心重，尚较朱衣与彩衣。”又按世人但知以一琴一鹤为清献故事，而不知其尚有一白龟一匹马也。《石林诗话》云：“赵清献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车就道，以琴、鹤、龟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藉甚。再移蜀，公时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乃入见。帝问曰：‘闻卿以匹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云：‘马寻旧路知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自纪其实也。”

和卓海帆相国诗

余与海帆别十四年矣，海帆来信甚勤，每信必有诗索和，老懒都无以应。近复缄寄新作菊花、梅花、秋海棠、水仙四种诗，皆用渔洋《秋柳》韵，与馆阁诸公酬唱者，洋洋洒洒九百言，心甚慕之。惟老境颓唐，吟肠枯涩，随大兵，当大役，实所不能，闲作小诗，以塞雅意，真《左氏传》所谓“御靡旌摩垒而还”也。《咏菊花》云：“相公意不重姚黄，但爱秋容晚节香。更有新诗寄桑苎，海山深处一篱霜。”《咏梅花》云：“铁骨冰心宋广平，中朝事业正和羹。怜余浪迹随方转，一角孤山梦不成。孤山看梅之约，历二冬皆不果。”《咏秋海棠》云：“秋花原不比春花，况复幽芳别一家。有色无香浑不语，自应夕秀让朝华。”《咏水仙》云：“得水能仙耐岁寒，余九岁时咏水仙，有‘得水能生即水仙’之句，父师皆奖誉之。梅花妙语沁脾肝。来诗有‘又与梅兄伴一年’句，绝佳，想当压倒元白矣。小斋亦有彝斋迹，惜不同君并几看。来诗有‘子固双钩’之语，因及之。”后接海帆复书，甚赏此诗，以为老手与众自异，则过誉也。

徐信轩观察诗

临川徐信轩观察敬官庄浪县丞时，适余藩牧兰州，延入署中钩稽公事。相聚不及半年，即别去，此后不相见者十二年。丙午夏，余薄游浙江，则君已作守嘉兴，迎晤余于烟雨楼舟次，一倾积愫，又复沟水东西。今年君量移杭州首席，则余已就养东瓯，示复凭尺书往复而已。前月余已《长孙入泮》小诗奉报，承君和诗并叠韵，叙在甘藩廨中聚会之乐，情溢乎词。余因复叠韵寄答，十四年踪迹，此会为不虚矣。太守诗云："遥望东瓯翠嶂连，即今治谱得真传。朱颜上应昌期瑞，青眼曾邀昔日怜。雅抱随时多著述，清怀到处足林泉。爨材飘泊同流水，愧负知音十四年。"余叠韵答之云："前诗恰与后诗连，无限深情一纸传。正喜要津腾达易，莫须浪迹老衰怜。离肠客梦缠孤屿，照眼山光忆五泉。甘藩署斋正对五泉山，余与君日从事其中。襟上杭州酒痕在，开樽伫我拜新年。"

长孙入泮诗

重阳日接福州家书，知长孙侨年得入郡庠，诗以志喜云："开函忽喜笑声连，世业书香又一传。衰老情怀聊自慰，秀才风味最堪怜。况欣犹子同初地，时同堂侄祐辰亦同案入县庠。只惜亡人早及泉。清河夫人犹及见此孙。好语诸孙应学我，回头五十七余年。"忆余于乾隆辛亥年入学，再逾二年，便当重游泮宫矣。因戏及之。案此诗同时和者颇多，而皆以怜字为难韵。惟杨子萱邑侯炳句云："阿买曾经韩愈赏，客儿应得谢玄怜。"用事新颖。而兰笙十弟句云："孙枝擢秀遥相庆，子舍分荣亦自怜。"盖同案之祐辰，即兰笙长子也。自然工切，皆不为韵脚所缚者。

得曾孙志喜诗

己酉元夕，接福州家书，知侨年孙新得一男，叠前泮喜韵纪之云：“一堂四代喜相连，千里书来吉语传。不觉眉梨开口笑，遥知头角动人怜。藻芹香里春如海，灯月光中酒似泉。珍重吾家开盛事，吾家前此未有四代同堂者，先大父八十二岁归道山时，长孙尚未授室也。曾门从此乐年年。古人称曾祖为‘曾门’，见《唐书·孝友传》。”

贺林少穆督部诗

滇南永昌汉、回不靖，酿成巨案，前人办理，皆不协机宜。自少穆总制滇、黔，剿抚兼施，肤功迅奏，遂膺懋赏，加衔宫保，赏戴花翎。尝与赵蓉舫学使谈及之，为足继鄂西林相国之勋名。蓉舫即滇人，极感颂之，有诗云：“谁谓苗顽甘白刃，须知蛮触亦苍生。长卿谕意惟驰檄，诸葛攻心讵耀兵。”皆纪实语，少穆可当之而无愧矣。余僻居东瓯，久之始得阅邸抄，亦寄贺以诗云：“致身贵乘时，立功不择地。官人仰明哲，终获长城利。桓桓宫保公，耿耿壮夫志。东南不得朋，西北且历试。帝曰往汝谐，滇黔作总制。此邦近抢攘，勰和良匪易。惟公媲韩、范，仁者勇兼智。调度固有方，事会巧相值。先几震远迩，胜算自指臂。肤功刻日奏，上赏遂身被。指挥靖风尘，谈笑息羹沸。颂声浃蛮陬，允合止戈义。书生偏知兵，吾侪尽吐气。须知古名臣，即在人间世。前闻某大臣称：林某奏疏虽工，而全不知兵，何能办贼？又有某制府称：我不知书，不知古来所称名臣者何若。今与林某共事，窃谓古之所谓名臣，不过如此。其言皆上达天听，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比年感吾乡，仕宦颇不振。岂皆君子人，易退而难进。仗君树伟绩，深结九重信。文通复武达，一酒边远吝。万里传好音，群伦悉奋迅。海邦非无贤，零落不堪问。雪山有故帅，极思骥足骋。城中廖、杨、叶，拱手齐孟晋。年华都未衰，各各殷报称。牵连倘弹冠，荣怀有余庆。愧我百无补，浪迹忘老病。迟迟见朝录，豁眼读新命。吾友方腾骧，吾乡伫干运。喜极翻恧然，何时合爪印”。“青宫系国本，古重保傅尊。吾郡二百年，此阶尚乏人。福州乡宦，本朝从无加宫衔者，公骤得太子

太保衔，更近来所罕遇也。我公蕴名德，异数超等伦。顾名倘思义，凡情岂所论。愿君即内征，清切依紫宸。三天极谕教，六太资频频。指顾拨席晋，兼倚枢地亲。居高泽愈远，综理化如神。胜于秉节钺，方隅限边垠。否则作使相，三江民望殷。河海漕盐计，一一需陶甄。惟公筹之熟，万汇皆生春。故人方伏处，逖听俱眉轩。扁舟或近便，阔怀伫一伸”。

五郡守诗

道光戊申初冬，浙江大府以各属县催征不力，将绍兴、湖州、温州、台州、金华、严州五太守并奏请摘去顶戴。时恭儿以权温州事，亦与焉，余勉之以诗云：“空中严檄忽飞过，可奈延年《五咏》何。初宦自应居下考，好官要岂在催科。不妨子舍豪情减，但惜吾乡笨伯多。谓台州张松泉太守，此举吾闽人居其二。且祀和甘普丰瑞，大家齐唱萨婆诃。”附录《摘顶记》云：“道光戊申，恭儿权守温州，余就养郡斋者一年矣。是年十一月初旬，忽接省檄，大府以各属县催征新粮不力，将督催之五郡守奏请摘去顶戴，恭儿亦在其中。查温州所属初起钱粮，实俱已批解在途，而尚未到省，故省檄汇入全未破白单内。浙属十一府，以温州为最远，距省千里而遥，水陆屡换，视他属程途尤为艰折，迟到自非无因。而催科政拙，咎无可辞，此大府裁成愧厉之盛心，应善体之。且所属之玩视，正可借此助其激催之势，亦未始于事无裨。不日奉到谕旨批回，即当钦遵办理。佥曰外省故事，凡奉文摘顶者，在外郡县率多有名无实，惟进省谒见大府，则须实行摘去，回署时仍可照常戴用。余笑曰：‘摘顶系遵旨之事，既奉旨而不遵行，必俟谒见大府时始暂为之，是视朝廷不如大府也。此岂居官者所宜出此乎？’摘顶而不实摘，外省陋习似此者甚多，余皆曾目击之，然在末秩微员，已属非是，二千石为面承训谕之官，有表率僚属之责，则断不可如此。惟近日知好之通候于余者，率谓此风流罪过，无足介怀，

则犹是世俗之情，以余老迈之年不欲见此不如意之事耳。而余则谓即此一事，其可喜处转有数端。少年初宦得缺后，每虑其志高意满，借此小惩大诫，未必不有益于身心，一也。属员疲玩之积习，忽目击本管上官之代人受过，苟有心人，未必漠然全无所动于中，二也。时当献岁新韶，难免有酒食往复之事，今既摘顶，自未便以华筵觞客，更未便赴人盛招，转可谢却应酬，专心案牍，三也。顶带既摘，虽蟒衣貂褂仍可服用，而断难戴无顶之朝冠，则凡遇坛庙大典，都不应厕身其间，暂免星夜奔走之劳，转遂粗官偷闲之计，四也。余官中外数十年，从无一稍干吏议之事，回首未免惶然，今儿辈初入仕途，即为余偿此愧负，自觉心安理得，本不足累我天怀。而爱我者乃鳃鳃以为慰谕，转浅之乎视我矣。惟此案凡五人，而吾闽即有二人，台州张太守。余新有诗纪之云：‘不妨子舍豪情减，但惜吾乡笨伯多。’出句以勉恭儿，对句且叹闽人拙官之多，因记其事，并为当官者正告云。”

披山洋盗

温州海洋辽阔，为盗匪出没之区，近日此风尤炽，而舟师所获，不过零星小伙，故无所忌惮，积日滋多。戊申腊月十七日，新获任叶玉田镇戎万青，巡海至披山外洋，遇洋盗大船五只，率所属战船悉力攻击，生擒巨盗林蒂等五十余名，又登时击毙及轰沉落水数十名，救释被胁难民数十名，并收获炮械无数。余因过镇署，亲见堂上器械林立，有大炮六位，并重至数百斤，皆从盗船中运来者也。而逖听纵谈者，犹或疑其有所粉饰，吁可叹矣！时恭儿方权温守，本有丁勇随同舟师协捕者，是会适遇粤省商船，即邀其协同攻击，亦生获蔡阿直等十三人。佥曰此温州文武数十年来所仅见之事也，不可以无记。因成二律，约同人共歌咏之云：“横海楼船壮鼓鼙，坎门岁暮羽书驰。力驱敢避掀腾险，逖听犹烦粉饰疑。助顺欻来舟共济，适值粤东大伙估船，邀其助击。倒悬亲解命如丝。谓喊救难民数十人。欣看巨炮充庭满，尽是

孙卢队里遗。”“频年捕获笑零星，此举真堪播大庭。争望飞章达丹扆，普教重赏被沧溟。先声自慑蛟宫胆，众志能消蜃穴腥。近说渔山渊薮阔，渔山为近日群盗萃集之所，在宁波、台州交界海中。从兹捧海定浇萤”。案是役获盗颇多，为近今所稀有，故闽中大府颇以为疑。余因致书详哉言之，亦冀后来者有所劝云尔。

戏彩亭诗事

戏彩亭仿戏彩堂而作，不过为岁时觞咏之所。自赵蓉舫学使张之以诗，而赓唱始盛。阮仪征师相复宠之以序，而题赠愈多。余因思辑为《戏彩亭诗事》，以存其概，而远近投寄者一时尚未能齐来，付梓尚需时日。因先录赵学使诗并仪征师相序，先与众共读之，以备缘起云：“揽胜题诗遍浙东，安舆到处兴何穷。宦游最好永嘉郡，颐养直过清献公。藤杖吟云身自健，荔乡隔岭路原通。从来仙福能兼少，况有高文万古风。”跋云：“前辈茝林中丞，就养令嗣敬叔太守权瓯篆署中，人谓与北宋赵清献公就养瓯倅事相类。窃以公封圻硕望，退归后流览山川，著述益富。今官舍近接珂乡，且彩服承欢，同探雁荡、龙湫之胜，君身自有仙骨，绕膝况皆诗人。揆之赵清献之戏彩堂，恐未必如此美备也。因次苏颍滨韵，录呈大教，聊以志倾慕之忱云尔。”余即日依韵和答云：“两度趋承越海东，客怀离绪共何穷。最难胜地逢宗匠，无补清时是寓公。胜赏诗连春草后，公两度临瓯，皆在深春之月。健探路未石门通。连日议寻石门旧址，以未得路径，不果往。游山更鼓登临兴，直驾龙湫最上风。公前游雁荡，以阴雨未登大龙湫，愿此游补之。”学使临发之前一日，余召菊部饮饯于戏彩亭，学使复叠前韵相赠云：“堂名戏彩纪瓯东，盛会重开兴不穷。贤守承欢过赵倅，高斋投句愧苏公。东坡有《赠赵阅道高斋》诗，并继子由赠戏彩堂句。游山未许云偕访，公去春游雁荡，余以案临台郡先行，未克同往。观瀑今看径可通。去春将至大龙湫，以雨水，自崖而返，今拟补游也。两度招邀聆麈论，且欣弦管坐春

风。”跋云：“茝林前辈就养东瓯，与赵清献公事相类，而福且过之。因次颍滨韵奉赠，猥承赐和，兼蒙招集戏彩亭。仰仙福之能兼，感情文之交至，用叠前韵赋谢，以志盛会幸逢云尔。”案此诗亦书扇以赠，并蒙集禊帖字留题一联云：“山水林亭，自得清趣；管弦觞咏，以娱大年。”次日，余复次韵奉答云：“转眼鸿飞西复来，匆匆握晤意何穷。戏场欣看老莱子，是日菊部正演老莱子故事。诗事须追康乐公。学使属同人齐和此诗。将相连茵九斗肃，是日叶容斋总戎亦在座。温郡山形如九斗，因名。云烟落纸百蛮通。学使濒发，尚手挥楹联百十幅分赠宾僚不倦。一亭从此增声价，留与辎轩采越风。”越月，承仪征师相寄序云：“宋元丰间，三衢赵屼倅温州，迎其父清献公侍养倅署，构戏彩堂，一时艳称其事，东坡、颍滨二先生并有诗。后七百余年，而福州梁敬叔太守权温篆，其尊甫茝林中丞亦就养郡斋。太守援清献故事，构戏彩亭署中，以为岁时觞咏之所，中丞顾而乐之。道光间，昆明赵蓉舫学使按试东瓯，学使与中丞旧相善，遂以诗相酬答。一时歌咏之欢，宾朋之盛，浙东人士播为美谈。中丞因摭成《戏彩亭诗事》一本寄余，属以数语张之。窃谓中丞之抚吴也，恩惠浃于吾乡，至今熟在人口。其抚粤西五年，控制得宜，桴鼓无警，余曾手制楹联赠之云：‘江乡仁惠传荒政，岭表恩威播外夷。’综前后宦绩，其与忠献之帅蜀，将毋同？今敬叔虽初登仕途，才望已不在赵屼下，古今人何尝不相及哉！信乎蓉舫学使之言，恐当日清献之戏彩堂，不能如斯之美备也。余老衰，久不作诗，而乐述其事，因即列其缘起，以复中丞，为当代之服官者劝，且为后之续东瓯志乘者有所考焉。道光己酉春日，扬州八十六老人学愚弟阮元书。”

石门

永嘉、青田两县并有石门，皆谢客屐齿所经。惟永嘉石门最高顶一诗甚著，青田之石门相传为谢客所创辟，而却无诗，或取最高顶一

诗镌之石门岩壁者，误也。青田石门之胜在瀑，而最高顶之诗言不及瀑，其为永嘉之作显然。然自谢客后，历千百年，游事绝少，不知何故。余至东瓯年余，亦鲜有谈及此者。己酉暮春，昆明赵蓉舫学使按临过此，因翻志乘得之，始属地方官访其途径。知由瓯江一潮可达山口，有两大石如削开，因名石门。稍进数里，为千石村，村后有古寺，寺后十里始为最高顶。学使以骁征不果往，余心怦然，因于四月十八日，挈恭儿偕张镜蓉邑侯、廖菊屏守备、叶心湖广文、冯芝岩画师，拏舟乘早潮往，竟日而返。作此纪之，云："游山如读书，当进不可止。而况最高顶，昔贤所题拟。谢公登石门，开山或兹始。故蹊与新术，并入云梯峙。中间百千年，寥寥几屐齿。寺老山复荒，无人复料理。星轺天上来，健探姑舍是。赵蓉舫学使至，始议游事，迄未果行。吾徒更好游，耳食即仰企。欣联侪侣愜，矧值风日美。短篷压潮雄，轻榼穿云驶。一条瀑离披，千石村迤逦。禅关静无尘，野衲颇知礼。胜朝有老佛，宝墨剩瑰玮。前明惠帝曾栖遁于此，有大书'精严戒律'四大字，上嵌'大明帝胄'一印。不知何人注其下，云'大明帝孙雪经道人书'九字。大地忽逼仄，吊古漫嗟唏。饱餐恰亭午，陟巅尚十里。徒御多畏难，老怀且振靡。笋将屏不前，筇枝镇自倚。连岩猛穷攀，仄径惕旁睨。居然造其极，岂真中有恃。本坡公诗话。遥晞江达海，近睇天连水。九斗拱在下，三州历可指。乃嫌旧诗孱，未尽名迹伟。闲情助吟料，借地杂樽簋。糟香透天关，拇战吓山鬼。罡风催客下，斜阳去人咫。返棹疾如飞，吟笔渴欲泚。当年笑客儿，惜无同怀子。六人惠然集，千载能有几？欲傲松雪翁，谓蓉舫学使。且莫青田比。青田亦有石门，是谢公所辟，而却无诗。他时伫采风，曷可以无纪！"

仙岩

瑞安县之西北四十五里为仙岩，与永嘉接壤，道书称为二十六福地，相传是黄帝修炼之所。宋陈傅良尝读书其中，其名始著。有梅雨

潭飞瀑及雷响潭最胜，山口桥亭有朱子题“溪山第一”扁，字尚存。余于嘉庆间薄游东瓯，有客约定游期，为雨所阻不果，忽忽至今四十五年矣。道光丁未冬，重至温郡，即谋游事，又迁延年余，始挈恭儿偕张镜蓉、廖菊屏、叶小湖、冯芝岩质明出城，拏舟前往。穷日之力，始回郡城，于舟中默成五十六字纪之，并索同人和作云：“回头四十五年光，夙愿谁知老竟偿。古帝丹炉云尚护，名贤书舍草犹香。千层潭底晴雷殷，百尺岩头夏瀑凉。漫与道家夸福地，溪山第一信难忘。”

蔷薇花诗

三月初八日，廖菊屏守备招同人至官廨看蔷薇花，畅饮而归，口占二截谢之云：“惊心花事渐阑珊，少府夫人锦被团。白香山诗：‘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微雨轻阴好珍护，待余垂老雾中看。”“闲身却为看花忙，破例开门赴饮乡。畅作海城蓝尾宴，红须绿刺总无伤。储光羲诗有‘高处红须’、‘低边绿刺’之语，陆鲁望诗有‘芳菲虽照日，苦刺欲伤人’之语，因戏用之。”是日郡署适扃试文童，余特破例开门而出，亦寻芳者一新样也。

说铃冥报录二则

杭州贡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祐桥相国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后答拜一友，登吴山过劳，踉跄归卧，即时若气绝者。自玉尔时觉身轻举，如在半空，魂随上下，历境冥渺，四顾茫茫。行百里而遥至一大野，更转道左，见红墙粉界，碧瓦朱门。有一童子前导，再进百步，则殿宇嵯崇，延袤数十里。重门洞开，两廊庑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县。其往来奔走者，皆青衣绛袍，手各执簿，杂遝排拥，几不能前。每到一门，则有数十力士执戈扬盾，拦阻狰狞。细诘

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从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门榜曰：“乾坤一照”，见金碧辉煌，异香从空中来。又进一门，其联曰：“轮回生死地，人鬼去来关。”入内阴森闪赫，不敢仰视。逡巡间，见左首有杭州府门署，复道逶迤。到大室，见伊旧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生。叙寒温毕，自玉曰：“余今病势至此，恐无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内，两次对簿，考核天下善恶诸人。今阎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禄添年，与海内百余人同时旌异。禄寿正长，何必过虑？”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间，闻鸣鞭震耳，众肃然曰：“此阎君将升殿时也。”各署中官役悉趋而出，自玉随之出。见诸阎君垂帘高坐，执牍诸人各趋殿下，高声念云“某省某府某某于某月某日某处行善事几件；某某于某月某日某处行恶事几件”，对簿销差，阎君即加改抹。约有数时而退。次日考核详明，亦复如是。阶下油铛火柱，剑树刀山，每置人于中，糜烂殆尽，忽现原身，又受一刑，凄惨悲号，不忍闻见。又有旗帜鼓吹，迎送不绝。赏罚甚严，历历可畏。时见陈侍御元倩及家大行鲲庭诸君聚坐一堂，自玉过而见之曰：“诸台翁如此风节，世所罕俦。”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获重阎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时王昭平先生从内出，曰：“弟辈彼时幸尔矢志，少得无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弃名谢世，亦可谓无忝所生。”皆冠带袍服，威仪甚都。其时自玉长君逢垣，亦在彼作记室。逢垣言“没时，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补数”之语。自玉又闻每日考核两省，须男子查尽，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则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带袍服，逐队而前。无何唱自玉名，自玉从众中趋出，见王、陈两先生及家鲲庭皆旁坐，第六殿阎君向昭平先生辈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众曰：“然。”阎君下行宾礼，坐，赐茶，皆红磁钵，味香烈。阎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贞洁，不淫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亏心，钱不妄取，屡行阴骘，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与字俱有福于人间。”自玉曰：“鼎新日恐过戾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阎君笑曰：“正在此议加君寿，永为众式。”自玉益惶悚不敢当。阎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无不登记，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

自玉亦忘之久矣，极蒙阎君赞赏。阎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恶，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则杀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贫贱者乎？正以功名不牵，则身名自泰。此正赏罚转移的微权，如君勤学一生，区区乡榜屡得屡失，止以明经终者，正泰君之身名耳。总之富贵电光，功名泡影，真中有假，色处皆空，痴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赏不胜罚，善不胜恶，奈何？”自玉曰：“方今杀运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无度。想上帝亦无如之何耳。”阎君曰：“诚然诚然。君回阳，可向诸人委曲开导，要学做好人，总不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须要念头上做起，善恶果报，昭然不爽，此间丝毫不漏。世人百般装饰，都无用处。君为生人痛加鞭策，勿谓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辞出。昭平诸先生送自玉就道，时众人闻自玉从榻上连启口曰：“我欲到相国寺去。”顷刻已苏，此盖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随拈一偈曰：“去时如彼净，来时如此明。何生亦何灭，撒手可间行。”渐即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余，犹行步如飞，精神若少壮云。

又云杭州凌聚吉，名萃征，住新宫桥南首，于崇祯丁丑生一女。癸巳年女十七岁，忽遘奇疾，状若中风，目瞪头旋，食顷始苏，言见一黑面。平复两三月，忽又一发。遍访名医，服药无效。至今乙未四月间，年一十九岁，每发愈重。聚吉俟其发时，谛加审视，觉口中谇谇作声。聚吉与之语，辄忽应答往复，方知为鬼所凭。乃专求治鬼，凡僧、道、巫、觋遣禳醮荐之法，无不毕试，辟邪、镇鬼之药，无不毕投。鬼作语曰：“我系前世冤家，向冥禀白而来者也。”至问其冤业所起及何处乡贯，辄答云：“久当自知。”迨至五月二十五日，凌女见前黑面之鬼，复押一白面者同来，且言：“明日当摄汝魂，六月十三日阴司悬牌赴审。”至明日午后，女方坐稠人中，大呼：“二鬼至，已将我魂缚去矣！”遂复晕倒。自此以后，辄见二鬼押持操纵，不可复食睡。每合眼，则二鬼与争辩，聚吉辈与言，鬼便借女口应答，于是方知其为索冤。黑面者言：“我扬州人，名倪瑞龙，白面者名袁长儒，与我同里，俱系富室，两相诘讼。”言凌女系扬州察院，姓

刘，“彼收我银若干，复毙我命于狱，我被毒药所害，故面黑，含冤至今已六十载，今来索命，无复他求。”问其致讼之由，则云瑞龙有地五十余亩，售与长儒，未经了绝。而长儒得地，即虑反复，便投一大家，云已转卖。瑞龙计穷，无可加贴，由此仇恨，互相讦告。今长儒已绝无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凿凿可据也。言已，复带凌女游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剑树铁床、磋磨臼碓、水浸石压等狱，又如鬼门关、望乡台、孟婆庄、破钱山等处，无不遍历。且言奈何桥仅阔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声，悉呼痛楚，即分形变畜如虫蚁之类，苦不可言。大概始则大地如泼墨之黑，久之中又历历可见。又或游善人长者之处，则略有微明，灯烛辉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则竟如光天开朗，池中或开红白莲花，香气袭人，堂户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处也。又殿侧大厅院一所，即阎君宾馆，中有乡绅二百余人，冠带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辈，一时忘其姓字。又有当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类最多，总聚处亦无善恶诸相。又三党亲戚中，或有见者，或不见者，或有与言者，或不与言者。又见母氏高年白发，倪瑞龙诋之云：“此一个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应称太夫人，鬼子敢尔耶！”聚吉闻之，总疑怪诞难信，然又念报冤之说，世亦尝有，计惟诉之本府城隍，求其别白是非。于是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词，大意谓果系真冤，杀人者死，负人者偿，夫复何辞。假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扰害无辜，则神听聪明，立赐处决。兼令凌女拜祷观音大士，日诵三千声，求其解冤释结。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见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来，言明日五鼓候审。而袁长儒者，如有恐栗之状。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审理。候开门升堂，三人进跪堂下，瑞龙先言：“伊在扬州作宦，既受我赃，复害我命。”凌女因言：“据说我受汝赃，但我既为官，岂能躬自诣狱来害汝命？是谁持药，药是何物？须还明白。”瑞龙语塞。城隍因言：“汝辩有理，人命何与汝事。但不应贪污受赇。汝既为官，私取民财，难免罪过。”因指瑞龙言：“汝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丧命，姑责五板。”因指袁长儒令说，长儒已自股栗，诿言

不知。城隍怒，令夹，见吏卒上夹，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放夹，责三十大板。审讫，城隍分付："我衙门不定罪，十三日仍听殿里审去。"如是遂出。自始至苏，约半时顷，此则六月初十日五鼓审勘事也。城隍纱貂锦袍，灯烛香案，殿上诸吏，俱带外郎帽办事，阶下俱是隶卒拱立，堂陛宽厂，殊非人间庙宇也。至凌女每对簿，则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禀诉，即与倪、袁二犯同跽，禀毕即站立左旁，其体与齐民迥别。又审后瑞龙来凌家，虽若愤懑，然强梁稍沮，即其同长儒索酒食纸钱，辞亦稍衰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巳时三殿阎王挂审，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语劝解，且许其审毕送女复还，仍予银钱，兼设酒食。鬼诺之。迨至辰刻，见冥司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笫，至此忽自起立，索换衣衫，与家人作别，甚惨。言已就瞑。聚吉按视脉息，但迟极，不竟断绝，手足冷而心头微暖。又少顷，闻言"此路晒甚热"，盖其苏时，正赤日将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吃饭去。"言毕欠伸而苏。因言方去见者，是三殿阎王，侧立司善恶二判官，阶下俱小鬼狱卒，狰狞可怖，牛头马面守门。始闻唱名黑面者名倪瑞龙，次唱女名刘某，按聚吉自注其名，不便显列，又云号玉台。又次唱袁长儒，则白面者。阎王廷讯，二判持簿查阅。瑞龙与女争辩，亦如对城隍时语。一判大声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银不少，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虽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岁，未曾孝养，愿且放回。阎王因言："汝尚孝，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寿命可延。如或不改，仍来受罪。"倪瑞龙令其投托苦人家，以在生作恶，仍责以戒训。其袁长儒不责，令收监受罪十年。仍令二鬼送还，凌女遂从床起，急令烧送纸钱羹饭，以赠其去。又从前焰口数坛超度二鬼，无甚应响，惟集庆隐崖禅师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严，至是将施食，时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雅不信鬼，颇怀腹诽。女即于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骂我？"问之果然。又云："今日施食极诚，法师极有道力，故寒林亲身自来。但我辈既尔长往，刘公必须一送。"女因靓妆冒雨出中堂，坐视焰口，若无病者。而江君亲见寒林黑面吐火形见，惊怖虔拜。自是之后，二鬼绝迹，凌女沈疴如失去。凌女嫁后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夭亡。按聚吉自

序云：“凡纪籍所载前生宿世因缘果报之说，闻之熟矣，以是为释氏之苦心警世之权语，儒者所不道也。岂知今日近出己身，耳闻目见，曾非影响，姓名俱有对证，虽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隐，谨述其事如左。”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计十八日，粒米不进，目睫不交，当其去也，则僵卧竟如死人。及其苏醒，安居如常，始终曾无一语模糊其间。幽冥警策之语甚多，笔不尽载，要不敢增饰一字，以堕妄语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势位、负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广作不良，伤心刺骨，无所不至。岂知现世所不报者，即再世之后、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隐毒，愿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也。因将前后始末备载之，或亦冥冥之中，唤群蒙而肃官箴之意云。”

浪迹三谈卷五

酒品

随园老人性不近酒，而自称能深知酒味。其称绍兴酒如清官循吏，不参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故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搀水者亦不能过五年。此真深知绍兴酒之言矣。是则品天下酒者，自宜以绍兴为第一。而《食单》所列酒名，则首为金坛于酒，次以德州卢酒，仍不免标榜达官之故态；又次以四川郫筒酒，则又未免依附古人之陋习。据称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然则竟饮梨汁蔗浆可矣，又奚烦饮酒乎？大凡酒以水为质，而必借他物以出之，又必变他物之本味以成为酒之精英。即如酿米为酒，而但求饮之者如饭汁粥汤，不知其为酒，可乎？西北口外马乳、蒲桃，置于暖处，每日用箸纵横搅之，数日味如酸浆，力可敌酒，名曰“七格”。然则随园所饮之郫筒酒，得无即此物乎？

惠泉酒

随园称惠泉酒用天下第二泉所作，自是佳品，而被市井人苟且为之，遂至浇淳散朴，殊为可惜。据云有佳者，恰未饮过。余记得三十许岁时，曾从徐望钦同年家饮所藏陈年惠泉酒，绝美。初不知何酒，

据云其叔父十年前从无锡带回者，盖酒底本佳，历年复久，宜其超凡入圣矣。此后官大江南北者十余年，往来九龙山下者廿余次，不能一再遇之。然究竟领略一次，足以傲随园矣。

兰陵酒

唐诗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今常州实无此酒。随园老人自夸饮过兰陵美酒，或偶遇之，而必属之相国刘文定公家，则又是标榜达官故态矣。余谓必求琥珀光者，惟浦城之红酒足以当之。似此色香味俱佳，再得藏至五年以外者，当妙绝天下矣。语详《浪迹续谈》第四卷。此则随园老人所不及知也。

千日酒

左太冲《魏都赋》云：“醇酬中山，流湎千日。”《博物志》亦载刘玄石千日酒事，皆沿误也。《周礼》“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疏云：“昔酒为久，冬酿接春，清酒久于昔酒。”是酒名千日者，极言其酿日之久，后人乃附会为一醉千日之说耳。酒贵久酿，亦贵重酿。忆余在兰州时，为齐礼堂提军招饮，席半别出一酒尝之，色如清水，味微甘香，余不知其名。礼堂曰：“此蒙古人所酿蒲桃酒也，其名为‘阿尔气’。”余微嫌其薄，礼堂曰：“此其初酿也。若略加酸乳，入锅重蒸之，名‘阿尔占’，则味较浓。三酿者为‘和尔占’，四酿者为‘德普舒尔’，五酿者为‘沾普舒尔’，六酿者为‘薰舒尔’。多一酿，则色加浓而味益厚，香益洌，以足下之量，饮至十钟，无不沾醉矣。”盖田园中所出之物，无不可以酿酒，而蒲桃之性尤与酒相宜。余在兰州所食之蒲桃，至长不过二寸余，尝闻口外人说：吐鲁番之蒲桃，长至三四寸，可以切为四瓣。则以此酿酒，其性有不酿厚者哉！

烧酒

凡酒皆愈陈愈贵，烧酒亦然。隨园言烧酒乃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礌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烧酒若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变为良民，便无火气，殊可交也，但不可使泄气耳。

搀水酒

酒之搀水，可以法分之，惟搀过多，如六分酒四分水，便无法可施。若七分酒三分水，只须于严冬日将酒坛用薄纸封好，夜中露天庋之，次早将坛打开，其上必结薄冰一层。将冰去尽，则所存者皆酒矣。余官京师时，每夜辄用大碗将此法施之，则次日所饮无非醇酒也。

绍兴酒

绍兴酒之梗概，已于《续谈》中详之。昨魏默深州牧询余绍兴酒始于何时，余无以应，惟记得梁元帝《金楼子》云："银瓶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则知六代以前此酒已盛行矣。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若今时所造，则或过而辣，或不及而淡，断不能以甜酒二字概之。闻彼处初制时，即有路酒、家酒之分，路酒者可以行远者也，家酒则只供家常之用，而美恶分焉矣。

女儿酒

相传绍兴富家养女，甫弥月，必开酿好酒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余已载其说于《浪迹续谈》中。近闻杭人言是男家所酿，直至娶妇时以此酒为纳币之需，故谓之女儿酒，则其说微有不同。嗣阅《格致镜原》所引《投荒杂录》云："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寘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似即世所传女儿酒矣。惟绍兴旧志载有豆酒、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诸名，而豆酒之名最著。其法以绿豆为曲，统名之曰老酒。又有名萧酿者，萧山县金井为徐氏园，邑人酿酒多汲此水，是以萧酿与越酿并重。《名酒记》云："越州蓬莱酒，盖即今之绍兴酒。"今人鲜有能举其名者矣。

火腿

今人馈送食物单中，有火腿者，率开"兰薰"几肘。初笑其造作不典，而不知其名乃自古有之。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兰薰，俗名火腿，出金华，六属皆有，出东阳、浦江者更佳。有冬腿、春腿之分，前腿、后腿之别。冬腿可久留不坏，春腿交夏即变味，久则蛆腐。"盖金华人多以木甑捞米作饭，其饭汤酨厚，专以饲猪，兼饲豆渣糠屑，或煮粥以食之。夏则兼饲瓜皮菜叶，故肉细而体香。凡茅船渔户所养尤佳，名"船腿"，较小于他腿，味更香美，煮食之其香满室。《东阳县志》云："薰蹄，俗名火腿，其实烟薰，非火也。所醃之盐必台盐，所薰之烟必松烟。又一种名'风蹄'，不用盐渍，名曰淡腿，浦江为盛。"陈达夫《药鉴》云："浦江淡腿，小于盐腿，味颇淡，可以点茶，名茶腿。陈者止血痢、开胃如神。"或传数十条火腿中，必有一条狗腿。盖初醃腿时，非杂以狗腿则不成，故货腿人亦甚珍惜之，不肯与人。偶有得者，则其味尤美。此说不知何所据。余素不吃狗肉，即得之亦不知其味也。按志乘中所载火腿颇详，而此物之

缘起则从未有考证，即古今人亦绝无吟咏及之者。惟记亡友吴巢松侍讲诗集中，有《咏花猪肉》五古，甚博雅，惜手边无此书也。

海参鱼翅

《随园食单》言海参、鱼翅皆难烂，大凡明日请客，须先一日煨之，方能融洽柔腻。若海参触鼻，鱼翅跳盘，便成笑语，可谓言之透切。忆官山左时，有幕客赴席回，余戏问肴馔如何。客笑曰："海参图脱拒捕，鱼翅札伤事主。"合座为之轩渠不已。惟随园谓鱼翅须用鸡汤搀和萝卜丝飘浮碗面，使食者不能辨其为萝卜丝、为鱼翅，此似是欺人语，不必从也。随园又谓某家制鱼翅，不用下刺，单用上半厚根，则亦是前数十年前旧话。近日淮扬富家觞客，无不用根者，谓之肉翅。扬州人最擅长此品，真有沉浸醲郁之概，可谓天下无双，似当日随园无此口福也。

鹿尾

《随园食单》谓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此固不待尹公而始知之也。特南方人未尝此味者，直不知耳。余入直枢禁，每冬间，辄得饱啖，自关口福。外宦后由清江浦及山左、吴门，亦皆得朵颐，时清河夫人皆随任，并亲手奏刀而薄切之，不烦厨子也。迨擢抚岭西，虽去京师愈远，而本署折弁往来，携带尤易，并可与幕客共尝之。余尝有句云："寒夜何人还细切，春明此味最难忘。"桂林人传为名句。俯仰今昔，不胜感慨系之。自归田以后，徒劳梦想而已。

燕窝

随园论味，最薄燕窝，以为但取其贵，则满贮珍珠宝石于碗，岂不更贵。自是快论，而其撰《食单》又云：“燕窝贵物，原不轻用，如用之，每碗必须三两。”则不但取其贵，而且取其多，未免自相矛盾矣。今人徒务其名，用三钱或五钱生燕窝铺于碗面，而以肉丝杂物衬之，竟似白发数茎，一撩不见，固形其丑。而必以三两为限，则无与于味之美劣，徒以财力相夸而已。今京师好厨子包办酒席，惟格外取好燕窝一两，重用鸡汤、火腿汤、磨菰汤三种沦之，不必再搀他作料，自然名贵无已。即再加数钱以见丰盛，断无须加至二两。若三两之说行，则徒为厨子生发，为厨下留余，何益于事。至言在广东食冬瓜燕窝，甚佳，则亦不可信。冬瓜无本性，亦无本味，不得谓之以柔配柔、以清配清。近人更以鸽蛋围其碗边，亦取柔配柔、清配清之意，皆于真味不加毫末，更无谓矣。按燕窝一物，美劣悬殊，价值亦异。如广东澳门及吾闽厦门所产，洁白不待言，而其丝之长，至与箸等，只须一两即可充一碗而有余。此须相物为之，如此燕窝必以三两塞一碗，则反讨太多之厌矣。

黄羊

余在兰州，饱食黄羊，所谓迤北八珍也。佥谓口外之黄羊，则更肥美。元杨允孚《滦京杂诗》云：“北陲异品是黄羊。”即此。其状绝不类羊，而与獐相似。许圭塘诗“无魂亦似獐”，亦即此。惟獐角大而黄羊角小，又其尾短而根白色为差异。戴侗《六书故》直以黄羊为獐，误矣。按汉阴子方祀灶用黄羊，窃谓阴是贫家，祀灶安得此异品？考《尔雅·释畜》“羳羊黄腹”，阴所祀当是羳羊，而邵二云先生《尔雅正义》直以今之黄羊当之，恐误。《周礼疏》：“《尔雅》：‘在野曰兽，在家曰畜。’”黄羊其可畜乎？

靖远鱼

甘肃靖远县，黄河边瘠区也。冬季黄河中所出小鱼，长不过三寸，县官取而腊之，岁底则以分饷省中各大吏及同官院司，每署二百尾，道署、府署，每署百尾，余以次而杀，岁以为常。省中每以此为献岁美品，余循例收之，惟某制府独峻却焉。越日，余偶留制府晚餐，出此佐酒，制府食之而美，而誉不容口，并诘所从来。次日即遣家丁向余索此鱼。余合署食之已过半矣，乃以剩余五十尾献之。当时从县志中翻出其名，今久忘之，但呼为靖远鱼云。

黄河鲤

黄河鲤鱼，足以压倒鳞族。然非亲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也。余以擢桂抚，入觐京师，至潼关，即欲渡河，城中同官皆出迎，争留作晨餐。余曰："今日出门，甫行二十里，不须早食，拟再行二十里，方及前驿午餐为宜。"费鹤江观察曰："缘此间河鲤最佳，为他处所不及，且烹制亦最得法，不可虚过耳。"余乃从所请，入候馆，食之果佳，当为生平口福第一，至今不忘。吾乡惟鲥鱼可与之敌，而嫌其多刺，故当逊一筹也。京师酒馆中醋溜活鲤亦极佳，然风味尚不及潼关，殆以距黄河稍远耳。《随园食单》中独遗此味，实不可解。潼关固随园行縢所未到，而京中之活鲤，岂亦不足系其怀来乎？

土参

距温州府城数十里，为永嘉场滨海斥卤地。出一物，似鳆鱼，无

头无足，色青，而质亦较嫩。或云即小鲍鱼，又似无刺之小海参。据土人云：其腹中具腑脏，须尽剔去。制食脆美，土人名之曰土参，以比之海参也。适与朋好作饤饾会，人各二味，重复者有罚。廖菊屏出此品，则不但从未入口，并从未闻名。署中多滨海客，携归示之，亦各不能识，其物当为《海错志》所不收也。

波棱菜

波棱菜亦呼波菜，菜之至无味者也，而偏入《随园食单》，亦不可解。以余从不下箸，故家厨中亦鲜购此物。自官京师入枢直，官厨乃顿顿有此。余以素不食，置之不论，而枢直前辈有由外省大僚入觐者，往往留饭直庐中，则无不询及此菜者，如姚亮甫、康兰皋二先生，尤喜食之，谓此乃枢直中一佳品。相传数十年如是，及余同辈，无知此者，惟程春庐大理尚能述其说。盖删尽旁枝，专留肥干，加以浓油，复多用上好干虾米炒之，其美处乃非常菜可比，余自是始得味而喜食之。偶还家，索之厨下，则其无味如故。盖既不用浓油，又无多好虾米，且以为常菜忽之，撷之不精，瀹之不净，又何能发其精英乎！前明说部中载成祖微行民间，食黄面豆腐干及此菜而甘之，询其名，店佣以“金砖白玉板”、“红嘴绿鹦哥”对，白玉板谓腐干，绿鹦哥即此菜。而《随园食单》中于“波菜”条下，谓杭人名此为“金镶白玉板”，自是偶误。以杭人述语，不应如此舛讹也。

蕨菜

陶雲汀先生最喜食蕨菜，或云其干者即吉祥菜。余亦喜食之。忆与同官吴门时，每饭必具，而烹制尚未得其法。《随园食单》谓用蕨菜不可爱惜，须尽去其枝叶，单取直根洗净煨烂，再用鸡肉汤或煨或

炒，自别有风味。按《食物本草》云：“此味甘滑，令人消阳道，眼昏腹胀。”非良物也。陶公嗜此，未必不受其累。又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记》载郗鉴镇丹徒，二月出猎，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觉心中淡淡，成疾，后吐出一小蛇，悬屋前，渐干成蕨。此生食之患，不可不知。

白菜

北方白菜，以安肃县所出为最。闻县境每冬必产大菜一本，大可专车，俗名之曰菜王，必驰以首供玉食，然后各园以次摘取。山左所产犹佳，迤南则其味递减。惟吾乡浦城所产，尚具体而微，广西柳州所出，亦略与北地相仿。近吾乡永福亦产此，俗呼为“永福白”，较胜于浦城。去冬余薄游温州，有以山东白菜相馈者，皆以永福白充数。盖福州由海舶来者，南风三日即至，而天津、山东之海舶，向不入瓯江也。此菜以吴红生太守所制为最著，同人皆赏其菜中尚带辣味，而不知其暗搀生萝卜耳。

瓢儿菜

瓢儿菜惟江西与南京有之，其质与北方白菜相似，而风味各别。近人烹制多不得法，即《随园食单》盛称干炒菜心之佳，亦未尽其味也。余在京师，与同年作消寒会，惟南昌黄俊民观察煨此独美，与煨白菜略同。自出京后，此味遂成广陵散矣。

芥蓝菜

芥蓝菜本闽产蔬品中之最佳者，而他省无之。然吾乡人仕宦所至，率多于廨中隙地种植。近闻京官宅中亦多种此，他省人亦喜食之。按《群芳谱》载："擘蓝，一名芥蓝，芥属。南方人谓之芥蓝，叶可擘食，故北人谓之擘蓝。叶大于菘，根大于芥薹，苗大于白芥，子大于蔓菁，花淡黄色。"余就养东瓯，曾从吾乡人吴云峰乞得数根，种于后圃，每觞客辄出此佐食，众以为美。或曰此即《鹿鸣》诗所谓蒿也，未知然否。《群芳谱》引苏诗云："芥蓝如菌蕈。"亦未知即此物否。客中无书，俱无以考之。

食单四约

郎仁宝曰："食为人生大计，况年老者尤所宜讲。尝见一书云：'食烂则易咀嚼，热则不失香味。'余更为益二语云：'洁则动其食兴，少则不致餍饫。'尽之矣。"忆余藩牧吴中时，韩桂舲尚书与石琢堂廉访、朱兰坡侍讲举消寒会，有食单四约，云早、少、烂、热，即与前人之论恰合。洁字所不待言，而早字尤与老年为宜也。是时韩与石皆大年，善颐养，约同人各以诗纪之。余诗云："振衣难俟日高舂，速客盘筵礼数恭。朝气最佳宜燕衎，寒庖能俭亦从容。午餐迟笑雷鸣腹，卯饮清如雪饫胸。触我春明旧时梦，禁庐会食正晨钟。早。""百年不厌腐儒餐，方丈能无愧此官。五簋好遵先辈约，万钱休议古人单。艰难食货应加节，真率宾朋易尽欢。愿与吴侬返淳朴，岂徒物命慎摧残。少。""无烦砺齿要和脾，老去都存软饱思。莫等熊蹯滋口实，何妨羊胃混时宜。调和烹饪皆归礼，歌咏燔炙本入诗。仙诀也须凭火候，漫夸煮石便忘饥。烂。""大都作法不宜凉，何况尊生服食方。悦口本无嫌炙手，平心刚好称披肠。残杯世界春常驻，冷灶门风客共忘。独有名场惭翕翕，年来肝肺已如霜。韩文'不为翕翕热'，杜诗'回首肝肺热'。热。"时吴棣华同年亦有作，与余诗皆为吴民传诵。

鲥鱼

廖菊屏守备连日招客看花，皆郡署中同人也。余适新获江鲥一尾，即以赠之，俾佐一觞，并叠前韵索和云：“莫嫌一尾到珊珊，助尔欢场锦簇团。此物由来关宦味，卅年世态静中看。”“眼福还兼口福忙，醉乡胜否黑甜乡？嘉鱼名卉偏多刺，莫怪题诗易感伤。”忆自卅余年外宦后，凡遇鲥鱼，率皆属吏争先呈献，即同人往复投赠，亦取自官中而已足，从未破费囊中一钱。辞官以来乃反是，故前诗三、四句戏及之。又蔷薇多刺，鲥鱼亦多刺，二物巧值一时，故后诗三、四句戏及之。

瓯江海味杂诗

余就养东瓯已逾年，所尝海味殆遍，实皆乡味也，以久宦于外，乃久不得尝耳。昔朱竹垞先生客永嘉数日，有《海味杂咏》十六首。余曷敢比竹垞，而口腹之好同之。因亦随物缀以小诗，而名号各殊，并各赘数言为小引，俾观者有所考焉。

王瓜鱼　此鱼以四月王瓜生时出，吾乡因呼为王瓜，亦称瓜鱼。而他乡人多呼为黄瓜鱼，因复称为黄鱼，皆误也。其实古名石首鱼。“瓜鱼乃常馔，甘美而清真。长年有如此，何烦梦鲈莼瓯江长年有此，即吾闽亦不能也”。

鳗鱼　此海鳗也，瓯人多不敢食，小者间以充馔，稍大即鬻之，故大鲜鳗颇难得也。“河鳗我所戒，河鳗即白鳝，吾乡呼为壮鳗，近年始与黄鳝同入戒单云。海鳗我所嗜。瓯人戒鲜食，咄哉不知味”。

鲥鱼　鲥鱼冬出者愈美，吾乡间亦有之。昔人谓鲥鱼以夏时出而名，疏矣。余今岁于重阳前，对菊花置酒赏之，足增诗事矣。“蒸鲥

赏牡丹，吾乡每以四时土物与四季名花一一相配，置酒赏之，为韵事。如鲥鱼配牡丹，荔枝配荷花，蟹配菊花，蛎配梅花也。吾乡乐事仅。奇哉菊花天，兼有持螯韵”。

带鱼　此与吾乡同，而阔且厚者颇难得。“带鱼如带长，我但求其宽。烹制倘如鲥，美堪佐春盘此鱼家人率以常馔忽之，余尝为友人留饮，以白糟猪脂，同蒸鲥法治之，乃美不可言”。

鲒鱼　鲒鱼俗名锅盖鱼，肖其形也。其美全在肝，他乡人鲜知味者，此间厨子亦剔去之。“鳞族乃无鳞，厥形亦可吓。谁知美在肝，不减河豚白肝金黄色，其味酷似河豚白，其性亦略相同。余尝呼为鲒鱼黄，恰可对河豚白也”。

鲶残鱼　吾闽长乐、福清有之，别有土名，有声无辞，莫能译以上纸也。此间乃呼为龙头鱼。“鲶残名最古，《方言》莫能收。冰肌复玉质，如何称龙头《正字通》有此名，吾乡干者亦名龙头鲟”。

鲎　瓯人多不敢食，嫌其形也。烹法亦难，厨子多为之束手。“鲎帆如便面，离奇形可憎。烹制亦实难，安得天厨星鲎尾最佳，然烹制实难得好手”。

蛎　此吾乡所谓石蛎，滨海皆有之，总不及长乐所产之丰美，而其味则略同，入秋即登市也。“蛎房海之美，当冠加恩簿。吴航与新溪，甲乙未易谱蛎房自以吾长乐县海壖所种为最美，而《天中记》称乐清县新溪口有蛎屿，方圆四十亩，四面皆蛎，其味偏美。余至温州匝年，并未得尝，以问乐清尹蔡琪，亦莫能答也”。

蛏　此与吾闽同，而其质较小。忆小住扬州时，杨竹圃亲家由盐城寄惠玉箸蛏，食之绝美。今一海相通，而此味渺不可得矣。“蛏味次于蛎，佐馔亦所宜。独惜水晶人，继见竟无期在扬州时，以玉箸蛏分饷吴笏庵京兆，承和诗，以‘白角衫裹水晶人’为比”。

蚶　瓯江多蚶，入秋即登市，但丰美不及奉化所产耳。“瓯江颇多蚶，登盘甫新秋。但不及奉化，饱餐敢多求”。

石蛄　郭景纯《江赋》云：“石蛄应候而扬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蛄，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江淹赋云一名紫蘈，《平阳县志》云一名仙掌，皆肖其形也。“石蛄即龟脚，其形似笔架。粗皮裹妍肉，难免厨子诧上层如笔，下層皮甚粗，剥之则内肉绝白而嫩。温州厨子不谙制法，诡言海中所无，强之，始购于市也”。

蜉　蜉为海蟹，蟹为湖蟹，蜉性甘平，蟹性峭冷，人人知之。而瓯人群呼蜉为蝤蛑，且变其声为“蝤蠓”，则殊可笑也。“蜉乃海中蟹，其性殊甘平。沿讹称蝤蛑，坡公语可凭坡公尝言：读山谷诗文，如食蝤蛑，令人发风动气。今食蜉者，殊无此患。又吕亢《蟹图记》称，蟹有十二种，一曰蝤蛑，两螯大而有细毛，八足亦有微毛。今蜉二螯八足，皆极红润无毛，是蜉与蝤蛑迥为二种，不能强合，特著之以正告瓯人云”。

蠟　蠟与蜉相似，亦产于海，而性独冷，其味亦少逊于蜉。若以椒盐拌之为腥，则殊可口。“蠟亦海蟹族，性异美复减。腥盘加椒盐，风味转不浅可以酒醉，可以糟醃，加之椒末，不嫌其冷”。

□血　此真□血也，闽、瓯海中皆有之。若吾乡所谓□血，则海蜇之腹下红肉，与此迥别。此物鲜者未得见，腊之可以行远，外人不知为何物矣。“水母且有血，《食单》所未详。瓯俗亦珍此，令人梦江乡”。

乌贼　即墨鱼，浙东滨海最尚此，腊以行远，其利尤重。其味亦较鲜食者为佳。“乌贼即乌鲗，吾乡称墨鱼。沿讹作明府，县官亦何辜瓯人呼此为明府，初不知其故，或以为《腹中》有墨，比县官之贪墨者，以县官率称明府也。余已于《丛谈》中辨之。顷阅《七修类稿》云：‘乌贼鱼曝干，俗呼螟脯。’乃知此称前明已然。今人不考，但循其声讹为明府耳”。

浪迹三谈卷六

收铜器议

前因银少钱贵，公私交困，因请变通钱法，以裕国便民，专折上陈。昨奉到硃批，交部议奏，而部中准驳尚未奉有明文。伏思钱法为济时急需，而铜政实为钱法根本，铜之来路不充，而日勤鼓铸之事，铜之去路不禁，而徒严盗铸之条，非拔本塞源之计也。夫以甚有用之铜，而听其为民间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谓“货恶其弃于地”者，莫此为甚。大约风气之华靡，以渐而开，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之为用尚少，比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数省为尤甚。如一暖手足之炉，虽小户亦家有数具，一闺阁之镜，乃径宽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壶、一镬，动重数斤，又如大小钲铙与鼓相配而鸣者，为岁首戏乐之具，从前惟富户乃有之，近则中小户亦多有之。举此三数端，则其余可以概见。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华，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而于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城亦不下数家，至究其铜所由来，并非经商贩运，间有以废铜易钱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则其铜何自而得乎？则皆销毁制钱而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见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钱，即乾隆、嘉庆亦甚寥寥矣，非皆毁而为器之故乎？然则居今日而议钱法，舍禁民间铜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无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缴，甚至不缴则从而搜括之，则滋扰之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且常用之物，骤为厉禁，亦无以服小民之心。窃以为宜令牧令设局公堂，以渐收买之，十

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两月，皆输缴净尽，每斤给以价银一钱五分，如是则民不扰而浮议亦不起。虽然，山僻小县库中附贮之项，皆别有所抵，征地丁，则随征随解，安得余银以为收铜之资，窃又以为宜从权变通，准其开常平仓，或即照银价以谷给民，或出粜得钱以给之，随时变通，民亦可以无扰，总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铜既净，即以原物统归省城总局，然后酌量分别铸造，不过数月，便可集事。但铸造磨砻必极工致，而米炭工资必照时价给发，使炉匠有以养身家，然后行之可久。如现在各直省钱局之价，皆照康熙年间旧定者给发，其中赔贴太甚，则其弊更不可言矣。钱既铸成，令当商每家领去，使民行用，而兵丁口粮及各工程杂款，皆以此种钱给之。即百姓持此钱以完钱粮，亦一例收之，然后免其疑贰，可以畅行而无碍矣。

古人用尸之意

舒白香梦兰论古人祭必用尸之深意，以为可以维持宗法而固其国本。其义甚创，而其理实精。盖恐正言之，而愚妄之夫未必深信，于是设为尸，以服其祖宗之服，居其祖宗之位，无论其为臣、为子、为诸孙，一旦为尸，则皆以祖宗事之，神之所凭，即吾所当拜，何敢以齿德傲也。习见乎此而不之怪，则其国其家，一旦有孩提嗣爵、宗嫡世禄诸大礼，凡诸尊贵，谁敢不从，亦谁敢不敬。其神明式凭之重，又过于一祭之尸，尸尚受拜而不辞，我且拜之而有素，何况于继体为后，正位设朝。祖宗之灵俨如在上，伯叔诸舅敢异议乎？举朝上下，但知有祖宗社稷神灵所凭依之人，无论其贤愚长幼，皆当敬事，如先王、先公、先大夫无可疑者，而名分定矣，群心服矣，逆志销矣，国本有不固者乎！然究其推明义例于无事之时，维持宗法于不言之表，实赖有尸祭之法，潜移默化其强宗尊属不驯之气及奸雄贵戚僭乱之心于平居祭祖拜尸之日，而习焉不觉，此圣人之道、先王之礼，所以微妙深远，而未可以小儒俗学躁心而轻议者也。

应变

前明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学。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万岁，公入部，延僚属告之。娄驾部曰：“昔张乖崖守蜀，三军呼万岁，乖崖应之甚善。”公曰：“且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阍人谢宾客勿通，静坐思数策。明早以语驾部，驾部不答。公乃问曰：“当时乖崖何以处之？”曰：“亟下马，亦呼万岁。”公喟然叹曰：“吾辈安能及古人！彼仓猝应变而有余，吾终日思之而不得。”

嚏

《诗》“愿言则嚏”，笺曰：“愿，思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故汉有《嚏耳鸣杂占》十六卷。东坡《元日》诗“晓来频嚏为何人”，康进之《负荆曲》“打嚏耳朵热，一定有人说”，皆本此。又《法苑珠林》“世尊嚏，诸比丘咒愿言长寿。时有居士嚏，佛令比丘亦咒言长寿。”《燕北录》：“戎主太后嚏喷，近位臣僚齐声呼‘治夔离’，犹汉呼万岁。”今俗传小儿喷嚏，亦呼“百岁”及“大吉”以解之，则亦皆有所本也。

猫

朱竹垞咏猫事词，征引极博，然有二事未曾引用者。元好问《游天坛杂诗》注：“仙猫洞，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猫独不去。”又魏禧《画猫记》云：“俗传二危合画猫，鼠辄避去，盖宿与日并值危也。”

烛营

《淮南子·精神训》：“子求脊管高于窍，烛营指天。”高诱注：“脊管，下窍也。烛，阴华。营，其窍也。”佛家名阴为马藏，《观佛三昧经》云：“时耶输陀罗，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诸奇特，惟有一事，于我有疑。采女众中，有一女子，名修曼陀，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历年，不见其根，况有世事。复有一女，名曰净意，白言大家：我事太子，经十八年，未见太子有便利患，况复诸余。尔时诸女，各各异说，皆谓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昼寝，皆闻诸女欲见太子阴马藏相，尔时太子，于其根处出莲花，其色红白，上下二三花相连，花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又忽如丈夫形。诸女见已，不胜喜悦。现此时，罗□罗母，见彼身根，华华相次，如天劫贝，一一华上，乃有无数大身菩萨，手执白华，围绕身根，此名菩萨阴马藏相。又佛告阿难：我初成道，在熙连河测，有五尼犍，共领七百五十弟子，来至我所，以其身根，绕身七匝，铺草而坐，即作此语：‘我无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尔时世尊，告诸尼犍：‘汝等不知如来身分，若欲见之，随意观之。’尔时世尊，从空而下，即于地上，化作四海，中有须弥山，佛在山，正身仰卧，放金色光，晃映诸天。徐出马藏，绕山七匝，如金莲华。尼犍见已，大惊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议。”云云。此真梵夹中奇文，所谓“不可思议”者也。

神童对

《七修类稿》载金茂之言：“云、贵间人绝不知诗，偶遇一秀才试之以对，时值暮春，曰‘马踏红尘风力软’，果无能对者。余偶思古诗‘鸡鸣紫陌曙光寒’岂非天生对乎？又有‘乾坤圣世空搔首’句，久未有

对，或对以‘云雨巫山枉断肠’。又课徒云：‘人间自古无仙骨，池上于今有凤毛。’皆旧诗今对，天生而成。”余谓此等出句，本非成语，安知非先拈对句，而强就之乎？又载何仲默入场时，最少，其兄背以进之。御史出一对云：“弟骑兄作马。”遂应曰：“子证父攘羊。”又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审里役于清道观，随父至观，县唤问：“何家儿，曾习对乎？”时有双鹤飞鸣，县曰：“三清殿上飞双鹤。”袁应声曰：“五色云中驾六龙。”复语之曰：“投子四方开六面。”袁应声曰：“丈夫一德贯三才。”此庶可为神童对乎！

王荆公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诸书引者，皆以为王荆公之诗。郎仁宝曰：“《临川集》不载此诗，不知究属何人？以格律论之，亦必宋人耳。”按此是白香山诗。郎氏偶失考则可，必以格律定为宋诗，则未免武断也。

笪

《广韵》：“笪，音亶。”《集韵》：“笪，音妲。”盖上、入两音。《博雅》：“击也。亦姓。”国初有笪重光，镇江人。余侨居浦城时，权浦令者为西江笪慕韩，余尝询其姓源，据云此字似于古无考，“余姓盖自东汉以后始有之。相传王莽欲绝汉后，时宗室皆逃避四方，易姓自匿。捕务方急，有一宗室夜漏踉跄出城，达旦而倦卧于竹林之下，遂易姓为笪。后事平而出，即以此字著代”云云。此笪令自述其先，当不误也。陆游《南唐书·卢文进传》：“文进在金陵，为客言，昔陷契丹，尝猎于郊，遇昼晦如夜，星纬灿然，大骇。偶得一胡人问之，曰：‘此之谓笪日，何足异？顷自当复。’良久果如其言，

日方午也。”《南部新书》亦载此事，作“笪却日”。按卢文进为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即辽上京临潢府，今为奉天之锦州，亦不闻有所谓笪日者，或地脉渐转，异气渐消，古有今无之事往往如此耳。《唐书·突厥传》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以为灾异也。然今塞北苦寒之地，盛夏而霜，固无足异，即三日、五日并出，亦时时有之。盖寒气逼天，凝为此状，非日出也。

新齐谐摘录

偶阅随园老人《新齐谐》，即《子不语》。佳年、俦年二孙每请余絮谈其事。因闲摘其最可喜者数条告之，不但资博闻之益，且可备不时之需云尔。

“毗骞国王”一条云：“《南史》载毗骞国王头长三尺，万古不死。谢济世《西域记》云毗骞王生于汉章帝二年，本朝称董喀尔寺呼尔托托，康熙时曾命使者至其国见之。王头如桶，颈如鹅，俱长三尺，张目直视，语不可辨。其子孙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载康熙《天文大成》。”

“黑牡丹”一条云：“福建惠安县有青山大王庙，庙之阶下所种皆黑牡丹花，开时数百朵，皆向大王神像而开。若移动神像，则花亦转面向之。不知果否，俟得惠安人问之。”

“彭祖举柩”一条云：“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举柩者曰社儿等六十人皆陈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犹在，号曰‘社儿墩’。彭祖墓在何地，俟考。”

“黑眚畏盐”一条云：“诸城王宪荣言：其地殷家庄多古圹，圹中有怪物，仅黑气一团，高可丈许。每夜出昼隐。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矢地辄作啸，声如霹雳，令人心震胆落，惟见者问者则罔觉也。啸

毕以黑气障人，至腥秽，人辄晕绝。里人相戒为畏途，昏暮无行者。有盐贩某，醉中忘戒，误蹑其地，前怪忽突出遮道。某以木挑格之，若无所损，不知为计，急取盐撒之，物渐逡巡退缩入地。因取箩中盐悉倾其处而去。晓往踪迹，见所弃盐堆积地上，悉作红色，旁有血点，腥秽难闻。此后此怪遂绝。”按盐、米皆可驱邪，今人尚习其说。

“僵尸畏枣核”一条云：“尤明府佩莲言：河南某地多野厝棺，常有僵尸挟人。土人有法治之：凡被尸挟者，把握至紧，爪甲入人肤，终不可脱。用枣核七个钉入尸脊背穴，上手随松出。如新死尸奔，名曰‘走影’，乃感阳气触动而然，人被挟者，亦可以此法治之。”

“人皮鼓”一条云：“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盖嘉靖时汤都督名宽者，戮海寇王艮之皮所鞔。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不如故也。”按余曾游北固山，寻狼石及大镬，不可得，无暇访鼓矣。

“缢鬼畏魄字”一条云：“凡遇缢鬼者，但以左手两指写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入即不能出矣。”

“鸡毛烟辟蛇”一条云：“李金什言：鸡毛烧烟，一切毒蛇闻其气即死，凡蛟蜃亦然，无能免者。盖蛟蜃与蛇皆属阴，鸡本南方积阳之象，性属火，为至阳，故至阴之类触之，无不立毙。此《阴符经》所谓‘小大之制，在气不在形’耳。”按余官广西，习闻此事，然烧以驱之足矣，必尽绝之，似亦不必也。

“灵符”一条云：“万近蓬言：胡中丞宝瑔病剧时，忽语家人曰：‘明日慎闭吾户，不唤勿入也。’明日将暮，夫人疑之，自窗隙窥。见房内设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头大如十石瓮，目灼灼翕动。中丞北向与相对，桌上列纸笔，方握管，似与问答，第见口动，亦不闻声。夫人大惊，排闼入。中丞掷笔而起曰：‘汝败吾事

矣！不然，可得尚延岁月。然此亦天数也。速备吾身后事，三日后当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头属何神怪？时张六乾在座，曰：‘此名灵符，文昌宫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护。昔朱子注《四书》，每见之，而文思日进。复能招之来、麾之去，遇疑义辄与剖晰。中丞盖欲召之来以祈禄命，不意为妇女所败也。’予因询其出何书，曰：‘朱子集中序上载其事。’因记之。”

“治肺痈”一条云：“蒋秀君精医理，遇一红袍鬼，问曰：‘君是名医，敢问肺痈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药？’曰：‘白朮。’红袍鬼大哭曰：‘然则我当初误死也。’”

“水鬼”一条云：“赵衣吉云：鬼有气息，水死之鬼羊臊气，岸死之鬼纸灰气，人闻此二气，皆须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嚣’字，如舟中忽闻羊臊气，则急写一‘嚣’字，可以远害。”

“牛生麒麟”一条云：“乾隆四年，芜湖民间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见肠胃，中实如蟹。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载此事。”

“王谦光”一条云：“王谦光者，温州府诸生也。家贫不能自活，客于通洋经纪之家。习见从洋者利不赀，谦光亦累赀数十金同往。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继又往，人众货多，飓风骤作，飘忽不知所之。见有山处，趋往泊之，触焦石沉舟，溺死者过半，缘岸而登者三十余人。山无生产，人迹绝至，虽不葬鱼腹中，恐亦难免为山中饿鬼。众皆长恸，昼行夜伏，拾草木之实，聊以充饥。及风雨晦明，山妖木魅，千奇万怪，来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风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饥渴顿已，神气清爽，识者曰：‘此人参也。’如是者三月余，诸人皆食此草，相视各见颜色光彩，如孩童时。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数十，见人在山，泊舟来问。知中国人，遂载以往，皆朝鲜徼外巡拦也。闻之国王，蒙召见，问及履历，谦光曰：‘系生员。’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耶？’因以浮海为题，命谦光赋之。谦光援笔而就曰：‘久困经生业，乘槎学使星。不因风浪险，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馆待如礼。尝得召见，屡启王欲归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资，送谦光并及诸人回家，王赐甚厚。谦光在彼国，见诸臣僚赋诗高会，无不招致，临行，赆饯颇多。及至家，计五年余矣。先是谦光在朝鲜时，一夕梦至其家，见僧数甚众，设资冥道场，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绖以临，谦光亦哭而寤。因思不归，家人疑死设荐固矣，但我无子，巍然衰绖者为何？诚梦境之不可解也，但为酸鼻而已。又年余抵家，几筵俨然，衰绖傍设，夫妇相持悲喜。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梦回之夕。又问衰绖为何人之服，云房侄入继之服也。因言梦回时亦曾见之，更为惨然。”按此条当补入《东瓯杂记》，可续采郡、县志中。

鹅血治噎

尝闻武昌小南门外献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药不效，临殁谓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为祟，逝后剖去殓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经案，久相传示。阅岁，适有戎帅寓寺，从者杀鹅，未继其喉，偶见此骨，取以挑刺，鹅血喷发，而骨遂消减。后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鹅血可治，数饮遂愈。遍以此方授人，无不验者，书之以备世之一助。

都天庙联

过京口日，闻都天庙会甚盛，盖数十年来所未有。因停棹两日，凭篷窗纵观之。至邗上，为云台师述之。及师为言甲辰年新修庙时，乡人请制楹联，因手书付之曰：“颜许同名，唐代人伦维气类；李韩论定，熙朝庙貌屹江淮。”当时奸臣曾劝睢阳以天道，公骂曰：“汝不

识人伦，焉知天道！”此人伦二字所本。语颇况著，且“人伦”、“庙貌”二字皆双声也。按此当补入《楹联续话》，谨先记于此。又按《说铃》载睢阳灵异一事，并附录之：“黄州南门外安国寺旧有睢阳张公祠，正德初，太守卢濬遍毁神祠，误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舆卒目不识丁，神附其口，骂曰：‘尔以我为何人，敢尔肆傲耶？’命具楮墨，走笔书云：‘皇天生我兮男儿，君王用我兮熊罴。力拔山兮风雷，气贯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枪捋剑，星未落兮击鼓掀旗。捣贼室兮焚寨，脔贼肉兮充饥。食马草兮既尽，杀妻妾兮心悲。誓与死战兮身披铁甲，愿为厉鬼兮手执金锤。亦莫指我为张仪，亦莫指我为张飞。是张巡兮在世，与许远而同时。在东岳兮押案，都统事兮阴司。侍蓬莱兮殿直，任酆都兮狱推。景佑真君兮人间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资。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知。’太守睹此灵异，惭愧惶惧，具牲醴鼓乐，拜而舁神归座焉。”

不作诗久矣迩来为友人所促辞不获已因得诗三十首姑附于此

五月念三日阮云台师招同毕韫斋茂才泛舟
湖上饭于长春桥楼归舆率成

溯洄邗上旧农桑，楼下旧扁。雅爱清游寂寞乡。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属知章。舫中画本资欣赏，适携旧书画数事同观。市外盘飧许饱尝。我本公门杂桃李，长春花柳共成行。师于楼下湖塘新种花树甚夥。

云台师招同王望湖阮慎斋孟玉生偕僧树庵游
双树庵看竹并听僧小支弹琴叠前韵

洗眼精蓝话宿桑，相逢都在水云乡。寻花乍入长春地，看竹还歌有斐章。古调闲中欣静契，清斋午后快同尝。谷人往矣伊人妙，珍重笼纱墨数行。

前诗正录就而吾师以诗飞示谨次韵奉呈

梧竹诗情久寂寥，钧天复与振风箫。苔痕恰好连双树，玉生与建隆僧双号树庵。茶话何烦配一蕉。几有春游过僻地，直须云卧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画理真堪永夕朝。适吴笏庵祭酒以《邗江寄寓图》卷属题，卷中景正连及虹桥以西双树庵一带。

题吴笏庵祭酒清鹏邗江寄寓画卷即次自题韵

君本家钱唐，乃停广陵棹。我亦榕海族，他乡有何好。异涂而同趋，随地可娱老。古来贤豪人，如此正不少。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登堂殊愔愔，入画非草草。坐床纷吟笺，插架余史稿。末病资延年，清课学起早。见君自题诗。居然寓公重，莫笑酒户小。居士惭我忙，安家为君祷。

为沈饴原题虹桥修禊画卷

二百年来又此图，竹西韵事古谁如。风流继起东阳沈，待续他年画舫书。

已把闲身入画图，近来耆旧果谁如。寿星都在南河下，欲傲新城老尚书。外人以仪征师相暨公及鄙人为南河下三老。

喜雨简云湖都转

广陵使者久宜民，牲璧关心最有神。侧耳灌坛才肃令，阿香早已走飙轮。

三日为霖信不差，滂沱声里杂欢哗。南河庑客犹飞舞，何况邗江十万家。

但快祛炎见尚低，三农从此洽群徯。放晴试上平山望，何处新秧不插齐。

游宦何如听雨眠，三家村里好相邻。荷衣云阵真堪恃，亟献新诗祝有年。

右原招同罗茗香饮福茨堂

快雨新回百卉芳，佳辰恰值闰端阳。重来旧雨寻樽酒，喜有文章聚草堂。逋客回头浑似梦，腐儒促膝话偏长。竹西歌次古时乐，争似高斋文字祥。

答吴笏庵

我昔号退庵，正持急流棹。佥言退即安，芝南语亦好。时贤但知进，勇进遂忘老。仕止各有宜，此道识者少。树立半茫昧，利禄自缠绕。报国真区区，劳人何草草。用兹径情行，避人起疏稿。恋栈非所甘，悬车岂为早。仗公忖我心，进退系不小。陈义信卓阔，贻诗胜颂祷。

再叠前韵

既辞宦路辙，合理穷海棹。如何舍吾土，翻爱他乡好。横流不能

安，奔波敢辞老。卉服杂乡里，此事古所少。横江一叶来，旧路三叉绕。访旧已寥寥，寄庑殊草草。矜持几古物，凌杂半旧稿。不烦筋力礼，且适起睡早。屡承杜律细，爱乞晋楷小。来往成风流，笑谢王孙祷。

笏庵诗札往来称谓过于谦抑非克承当叠前韵奉教

忆同上林柯，夙共人海棹。岑苔匪自今，孔李本世好。维时丈人行，巍巍蓬池老。鸿文我能熟，名德世所少。幸随大阮后，许向函丈绕。试律荷绳削，钞胥杂行草。先叔父九山公曾携余谒尊甫于京邸，以所作试帖就正，《承批点极》详。至今理残箧，尚存旧时稿。乾隆末有九家试帖之刻，有正味斋《芳草堂芝香阁》三卷稿，皆余手录。撰杖喜犹及，登朝惜不早。觋缕与君听，幸勿再谦小。西江贤使君，同此齐心祷。

题许莲史西湖钓游图

我昨游西湖，浃旬兴未已。无端来邗江，但向画中企。君本湖上客，钓游忆乡里。我亦恋名区，一椽屡侔揣。君家大阮贤，尊甫尤我喜。助我成卜居，清波隔尺咫。三桥连六桥，西家即西子。与君作比邻，伴君狎烟水。高秋君重归，彩笔灿生蕊。正当鱼龙变，非为鲈鲙美。拏舟许我随，引觞报君许。伫成第三图，醉倒桂香里。

题包松溪棣园图

人生恣意在丘壑，底用豪名慕卫霍。有山可垒池可凿，闭户观书便卓荦。何况耽耽盛楼阁，满眼金迷复彩错。二分明月此一角，南河名胜画舫拓。永叔荷花魏公药，千载风流春有脚。卜居我忆寄庑昨，隔墙先听鸣皋鹤。名园果冠绿杨郭，何必缁尘溷京洛。浪游幸许芳邻

托，日日从君泥杯杓。

为小支和尚题建隆寺图

竹西讲忠义，似梅香破腊。古寺抱冬心，千载不萧飒。支公爱神骏，怀古如响答。冷缘与俗判，胜践招我踏。阐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浊，鄙词委尘劫。珍兹图画传，敬伫香火接。隔邻桃花岭，贞风共猎猎。

金衙庄

武林第一此园林，我到纷来旧感心。相府潭潭兼旷奥，侯门鼎鼎半萧森。天成夏木千章绕，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来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初为章文简公旧宅，后属严小农河帅，皆余旧知也。

立秋日偕黄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孟玉生山人游建隆寺寻李招讨遗趾

建隆寺想建隆年，廿四桥头一角偏。城北林园同此寂，竹西歌吹果谁贤。寻诗客冷浑忘暑，怀古情深不话禅。愧我留题无俊语，伫将秋菊荐寒泉。

题金亚伯廷尉大江泛月图

月光如水水如天，天堑茫茫未有边。谁识澄清无限思，扁舟一老独芒然。

尚忆冲湖夜渡忙，松寥东指几帆樯。清时何敢谈形胜，读画因君

一慨慷。

为金亚伯廷尉题其先代三十六陂春水图

甫登豸华堂，旋游珠湖滨。君家世德远，累叶钟名臣。珠湖有遗爱，卅六陂犹新。沐泽复泳勤，永作江南春。我昔吏淮浦，深感河伯仁。无端陈堰开，殃及下河民。治黄不治淮，昏垫难具陈。焉能起名贤，硕画堪遵循。田庐方待命，畚筑须躬亲。至今颂遗爱，召埭同嶙峋。

题杨飞泉太守鹤书清夜焚香小照用李春湖侍郎韵

早岁欣连袂，声华满士林。他乡重握手，宦海共盟心。桂岭千觞会，余抚桂林时，君奉差过访，大醉数日而去。桐山万里阴。君随任子侄并醇谨。识君清夜意，慎矣四知箴。

又题杨飞泉太守桐叶坐题诗小照用苏鳌石廷尉韵

观场回首卅余年，异地相逢亦夙缘。何必画图方省识，题诗老守正飘然。

佛自西来海自东，诚求冥漠本相通。新晴助我游湖兴，一路灵山颂碧翁。杭州城苦雨已久，时方迎天竺大士入城，余告中丞须祷天后，群以为然。越日果畅晴，送大士还山，时余亲见之。

舟泊吴门董琴南观察招同朱兰坡同年高复堂观察翔麟杨芸士明经集慕园兰坡叠前唱和韵二律因次答并约同人和作

横流何地设柴荆，垂老奔波岂性情。到处栖迟思寄庑，无端傀垒便谈兵。邮签深愧频烦报，三吴旧治，所过尚烦驿史探迎。园户应为剥啄惊。难得五君继高咏，襟期都向酒杯倾。

第一名园翰墨林，能无知古又知今。欣闻梨枣新编富，兰坡所辑《国朝文钞》闻已开雕。肯听丹铅旧学沉。琴南以新刻王西庄先生《蛾术编》见赠。软语依然谈艺乐，狂歌同此济时忱。灵岩清旷穹窿奥，拟共秋来一再临。

固莲溪都护以重修西湖灵峰寺碑文见示作此以当赞叹

北山幽绝厌西湖，一角精蓝菀不枯。灵杰讵徒关气运，胜区原要伟人扶。

再传名德岂寻常，一片贞珉万丈芒。正是涌泉须慧日，旌麾伫望指吾乡。吾乡鼓山涌泉近日不振，甚望都护莅闽，如修灵峰故事也。

题周半樵西园葺居册

易简高人乐有余，长才也复恋闲居。知君嗜好酸咸外，拓室应添善本书。

随方寄庑正遑然，老笔输君句似仙。数笏西园如果得，也应好手倩龙眠。

福州急足至儿辈附寄土物各系以诗

忽闻香气出邮筒，习习先生两腋风。龙井龙湫齐压倒，归心已绕幔亭东。丁儿寄武彝茶。

□蜞风味少人知，水稻菁英土脉滋。梦到乡关六月景，千畦潮退雨来时。敬儿寄□蜞干。

蔽天错认作飞蝗，谁信龙身有虱藏。谈笑不遑王景略，只应把酒话江乡。侨孙寄龙虱。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啸亭杂录》十卷、《啸亭续录》三卷，是清代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槤所著的一部笔记。

昭槤，号汲修主人，又号檀樽主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第八代孙，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嘉庆七年（1802）授散秩大臣，三年后袭礼亲王爵号。二十年（1815）因过被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被提前释出。道光二年（1822）任宗人府候补知事，九年（1829）病卒，终年五十四岁。

昭槤身为天潢贵胄，仕途虽不得志，但所交大多为皇亲国戚、文武大僚、名儒宿学，加之他又爱读史传之书，善于吟诗作文，见闻既广，形诸笔底，举凡清中叶以前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社会习尚等方面，在这本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有的还相当详备。后来之研究清代史事者，从此书中获取不少可贵之史料。

《啸亭杂录》有结一庐朱氏藏本、光绪初年醇亲王奕譞所刊九思堂刻本、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申报馆丛书》续集本、《说库》本等。这次标点整理用的底本是进步书局石印本，校以其余各本。各本间偶有个别文字上的异同，则择善而从，概不出校，以免繁琐。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啸亭杂录序
啸亭杂录卷一
太宗伐明
太宗读《金史》
设间诛袁崇焕
用洪文襄
收孔耿二王
世祖问喀尔喀使者
世祖勤政
世祖善禅机
世祖画牛
亲定陵寝
圣祖拿鳌拜
论三逆
爱惜满洲士卒
崇理学
解《易》占
优容大臣
善天文算法
不改常度
拜明孝陵
世宗居藩大度
世祖不兴土木
理足国帑
宠待大臣

用顾天成当作成天
赏花钓鱼
察下情
朱批谕旨
善禅机
杖杀优伶
禁抑宗藩
纯皇初政
圣祖识纯皇
西苑门习射
杀讷亲
平西域
听报
重经学
不忘本
重读书人
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善待外藩
土尔扈特来降
书《无逸》
不用内监
翻译
不喜朋党
至诚格天
友爱昆仲
孝亲
用傅文忠
杀高恒
恶章攀桂
食鱼羹

用福文襄
诛伍拉纳
雪睿王冤
定恩骑尉
绿营定世爵
哨鹿
松苓酒
答钱香树奏折
纯庙博雅
纯庙赏鉴
内湖珠兆
今上待和珅
却贡玉
辛酉工赈
虔祷风神
重朱文正
亲骨肉
啸亭杂录卷二
淳化帖
金元史
本朝文人多寿
本朝父子祖孙宰相
本朝状元宰相
张魏公
国初定三院
本朝宗室辅臣
宗室科目
宗室诗人
宋置封椿库
宋金形势

吴春麓语
旭亭家书
德济斋夫子
醉公
元泰定帝
朱清　张瑄
国初官制
汉军初制
国初尚右
三王旗纛
王府属下
先恭王家训
经验良方
先惠顺王神力
宋太祖解兵权
宋武臣
五大臣
启心郎
元顺帝
刘药村
刘孝廉
鄂尔奇短视
十王亭
汉军各营旗纛
范文肃公厚德
成王书法
褚库巴图鲁
徐文定公
史文靖公
马彪

图文襄公用兵
刘海峰
刘文正公之直
谢芗泉之疏阔
本朝内官之制
巴延三
杨武勋王
何温顺公
洪豁尔国
刘文清
卫司空
阿尔萨
横闰侍郎
活佛掣签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盛司寇
阿文成公用人
舒文襄公预定阿逆之叛
崇政殿
鄂西林用人
奎壮烈
云梯
克勤郡王墓
啸亭杂录卷三
记辛亥败兵事
郭刘二疏
朱白泉狱中上百朱二公书
西域用兵始末
李壮烈战迹
啸亭杂录卷四

岳青天
昌龄藏书
马壮节公
萨赖尔之叛
李昭信相公
乌提督
孝感之战
王文雄
杨时斋提督
议政大臣
领侍卫府
汤文正
黄文襄
金川之战
朱检讨上书事
王太仓上书事
佟襄毅伯
王文端
朱文正
李恭勤公
盛京五部
天津水师
关税
广赓虞之死
松相公好理学
吉制府之死
三姓门生
三文敬公拦驾
曹剑亭之谏
汉人任满缺

啸亭杂录卷五
缅甸归诚本末
啸亭杂录卷六
平定回部本末
台湾之役
癸酉之变
滑县之捷
廓尔喀之降
銮仪卫
绿营虚衔
绿营功加
伪皇孙事
和王预凶
恒王置产
安王好文学
德济斋建园亭
红兰主人
果恭王之俭
武虚谷
雒昂
梁提督
张文和之才
仲副宪
啸亭杂录卷七
质王好音律
成将军
洪稚存
伊将军
钱文敏
阿司寇

孙文定公
尹文端公
陆中丞
徐中丞
裘文达公
傅阁峰尚书
顾总河
宋总兵
马僧
王公降袭次第
王府官员制度
宗室小考
宗室婚嫁
宗室任职官
于文襄之敏
梁瑶峰
康方伯
嵇文恭公
尹阁学
完颜藩司
吴达善
图学士
军机大臣
三品任军机大臣
军机御史
高天喜
黄标
徐端
博尔奔察
张太监

恒公之清
木果木之败
傅厚庵
艾公知人
木兰行围制度
宋延清
钱辛楣之博
苏昌
佟国舅讲《左传》
陆双全
汉军用满缺
啸亭杂录卷八
内务府定制
堂子
额经略
札克塔尔
西山活佛
法和尚
阿里玛
三焦
秦腔
王树勋
画眉杨
魏长生
茅麓山
烟兰小谱
乔道人
岳少保之死
毒死幕客
闵抚军

李中丞
舒梁阿三公远见
马侯
信勇公
仙提督
富公
李毓昌
石仓十二代诗选
恒侍卫
傅文忠之谦
私造假印案
伊桑阿
盛京先朝旧物
洪文襄之降
黄文襄设幕馆事
五国城
礼烈亲王纛
桂香东侍郎
张若瀛
书剑侠事
洪文襄款客
张文端代作诗
高江村
内院笔帖式
裕陵闻香
蒋文肃入场
陈提督
禄相公
亮总兵
超勇王

军营之奢
李漱芳
俄罗斯
熊志契
阿文成相度
蔡必昌
四神祠
苏相国
杨诚斋军门
信庄二王生命
先悼王善六合枪
钦训堂博古
赵护卫
费武襄公知大体
啸亭杂录卷九
宁王养菊
花老虎
穆富二将
和相善谑
赵泰安
自鸣葫芦
三杨将军
鸡公山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大溪滩之捷
先修王善书
和真艾雅喀
玉瓮
年羹尧之骄
太和门箭

王文简公补谥
莲筏
娄真人
戴学士
诗谶
诗龛
韩贞文先生
仕宦最速
仕宦最久
兄弟鼎甲
神童
诸葛显圣
线量美人
蒜学士
烟洞山
神树
满洲跳神仪
满洲嫁娶礼仪
海超勇公
伊犁疆域
蒙古儒士
马太傅
孔王祠
绿头牌
膳牌
宗学
八旗官学
张凤阳
老年科目
青年科目

吴留村
敬一主人
安南四臣
瞿圃状元
张状元
权贵之淫虐
魁制府
伍弥相公
窦东皋
鲍海门
京师园亭
程鱼门
松筠庵
赵忠愍公祠
成容若
甘啸岩
贾筠城
姚姬传之正
何义门
先礼烈王骸箭
杨文勤
谢济世
永相公
金海住先生
英梦禅
海参领
费直义公
汪参军
韩大任
赵勇略

拉傅二公
巴将军
曹学士
都尔伯特
啸亭杂录卷十
稗史
华山道士
笪侍御
南征小校
查相国
绿营增世袭
蒋钦
忠臣狎妓
李巨来夙慧
刘文定
刘武进相公
权臣奢俭
周文恭公语
滕乡勇
九大家
文体
权臣同列
三王绝技
书贾语
本朝理学大臣
满洲二理学之士
古长城
海道
侍卫教场
异姓王

直恪公厚德
索家奴
王西庄复明
山舟书法
勇健军
车骑营
帝王入狱
宫女四万
索明二相博古
宋人后裔
三年丧
四布衣
本朝从祀
明非亡于党人
三分书
折子
图尔泰
朝鲜废君
将军
世禄品级禄米
三诏
岳威信始末
阿文成公用兵
义仆
衣衣道人
清宁宫
纯皇爱民
理藩院
八旗之制
驻防

吴廷桢
赐奠
配享
郊劳
拉总宪神力
呼延碑
书法
叶副将
毕制府
湖北谣
八大王
土国宝
王述庵书
世俗之论
嘉庆初年督抚
嘉庆初年谏臣
苗氏妇
舒太夫人
纪晓岚
明用度奢费
噶礼母
方灵皋之直
青楼
应制诗
庚子火灾
孙文靖
黑经
苏州街
甘庄恪
书光显寺战事

章嘉喇嘛
江阴口谈之诬
毛文龙之杀
兆武毅公
蒋生
袁子才江赋
宪皇用鄂文端
硕制府
姚制府
施青天
钱南园
荆州炮
稗史
季教谕
谢芗泉
啸亭续录卷一
纯皇后之贤德
大雩
御营制度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太庙用王府中太监
十五善射
曲宴宗室
廷臣宴
茶宴
山高水长殿看烟火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大蒙古包宴
赐福字
赐荷包灯盏诸物

派吃跳神肉及听戏王大臣
大戏节戏
端午龙舟
御前大臣
红绒结顶冠
金黄蟒袍
香色定制
朝服龙团
四团龙补褂
大臣赐紫
宗室公赐紫
赐朝马
黄马褂定制
花翎蓝翎定制
亲郡王赐三眼花翎
双眼花翎
外官赐花翎
赐奠
赐陀罗经被
赐宅
清字经馆
石经
千叟宴
宗室宴
北郊斋宫
亲祷
射布靶
文臣射鹿
奏事处
奏蒙古事侍卫

常朝
万寿节
本朝祧庙之制
荐新
射牲
皇后入庙之制
寿皇殿
安佑宫
皇史宬
皇上日阅实录
喜起庆隆二舞
武官乘轿
鹰狗处
上虞备用处
虎枪处
御枪处
善扑营
向导处
蒙古医士
批本处
翻书房
上书房
南书房
如意馆
廷寄
上谕馆
国史馆
本朝钦定诸书
啸亭续录卷二
韩旭亭

张云汀

黄雅林

尤水村

超勇亲王

褚筠心

宁秀生有髭

张汉潮渡汉江

稗事数则

王文靖

查初白

先恭王之正

张夫子

海神祠

佟昭毅

吴六奇

郭尚书

赵恭毅

费襄庄之杀活佛

百菊溪制府

李仲昭

李鸿宾

勒相公

金司寇

许壮烈

张总兵

成知州

刘文清语

佛典属

刘凤诰

德尚书

帽头毡帽
明参政
刘清
小说
考据之难
明人论先烈王
定数
海超勇盗马
郭汾阳逼娶妾
元裔之多
本朝待外国得体
二逆少子
谙达
荣恪郡王
陈寿山
顾星桥
本朝富民之多
麻状元
王文肃
陈文肃
王功伟
啸亭续录卷三
明史稿
晓屏相公
和相见县令
质庄王义犬
伊总宪
胡桂画
关槐
图文襄公厚德

刘全母
王西庄之贪
铁冶亭尚书
玉阆峰侍郎
蒋元亭侍郎
熊铅山司寇
陆大司马
彭氏科目之盛
鲍双五侍郎
陶珏卿
庆丹年相公语
姚姬传先生
杨升庵诗
福文襄王夫人
明太傅家法
蔡葛山相公
王鸿绪
朱文正宅湫隘
性情之偏
古史笔多缘饰
报应之爽
盗贼之讹
舒文襄公末节
年大将军先兆
朱文正公之直
夜谈随录
松相之谪
诗文涩体
服饰沿革
贵臣之训

明相国
安三
明春二公论战
朱检讨题词
谲谏
流俗之言
置岁不用闰法
牧庵相国
李赓芸之死
刑部郎官
阿尔稗画
煤驼御史
国朝诗别裁集
吴制府
胡合庵
昼晦
孙文正取四城
法时帆谑语
睿忠王致史阁部书
洛翰
侍卫结衔之误
魏柏乡相公
乾隆初年督抚
元初人物之盛
李御史
满洲跳神仪合于禘祭
自鸣钟
史书氏族
转庵和尚
王奋威

佛言须弥山
和相后裔
名臣论识
汤义仍制曲
以羊运粮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啸亭杂录序

《啸亭杂录》一书，礼亲王汲修主人所辑也。王讳昭槤，性嗜学而善下，遇名儒宿学辄爱敬，退值读书，于古义之歧疑，品类之纯驳，务商订精确而求其所安。士有一得，不妨反复辩论，采纳折衷焉。王固好善忘势，而时贤亦乐从之游。寻以驭下严获谴，益谦抑韬晦，不欲以名见。平生所作诗文甚夥，率散逸无存者。此篇又其随手编辑，益听其散漫而不惜矣。乙亥春，醇邸得此篇，厌其芜杂凌躐，尽失其真，复求诸其邸，又得若干篇，细加厘正，并原稿而删节之，编次之，凡五阅月而成完书。呜呼！王不欲以名见，而不能禁赝本之流传，是名之终不可掩也。赝本之流传，而仍归于醇邸之厘正，又实之必不容没也。殆亦王嗜学爱士之苦心，有默相之者欤。当醇邸编辑时，按次序任钞录者，德院卿钟、松铨部龄之责。编既成，详校对付剞劂者，则年与潘观察骏德之事也。工竣，爰叙其颠末如右。

光绪六年岁在上章执徐皋月，赐同进士出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蒙古耀年谨书。

啸亭杂录卷一

太宗伐明

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崇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也。帝乃因其不备，假科尔沁部道，自喜峰口洪山入。明人震惊，蓟辽总督刘策潜逃。帝率八旗劲旅抵燕，围之匝月。诸将争请攻城，帝笑曰：“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因解围向房山，谒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归。伟哉帝言，虽周武观兵孟津，何以异哉！明人罔知深谋，如姚希孟辈，反谓本朝夙无大志，真蠡测之见也。至本朝修《明史》，本文庙实录为《崇焕传》，其故始白。

太宗读《金史》

太宗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尝读《金世宗本纪》，见其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曾御翔凤楼，传谕诸王、大臣，不许褒衣博带，以染汉人习气。凡祭享明堂，必须手自割俎，以昭诚敬。谆谆数千言，详载圣训。故纯皇帝钦依祖训，凡八旗较射处，皆立卧碑以示警焉。

设间诛袁崇焕

本朝自攻抚顺后，明人望风而溃，无敢撄其锋者。惟明巡抚袁崇焕固守宁远，攻之六月未下。高庙怫然曰：“何戆儿乃敢阻我兵力！”因罢兵归。故文皇深蓄大仇，必欲甘心于袁。己巳冬，大兵既抵燕，崇焕千里入援，自恃功高。文皇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札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何待之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乃毛西河谓洪初不降，继命优人诱惑。洪故闽人，夙习好男宠，因之失节。何厚诬之甚！故明帝初闻其死，设坛以祭，非无因也。

收孔耿二王

皮岛自诛毛文龙后，众皆解体，孔有德等据登、莱叛，为明将击败，逃入海峤，流离无所归。文皇帝闻之，乃命达文成公等往相抚

绥，招孔、耿二王至盛京。上亲迎至都门，赏赉甚厚，即日授都招讨印，命其兵为天祐，故其将卒皆用命。尚平南、沈续顺等相继归降，明皮岛遂墟。

世祖问喀尔喀使者

章皇即位，时甫七龄。时喀尔喀使者来朝，随班祝贺，拜跪失仪。上即宣问。侍臣答以远方使者，未娴礼节，上乃悦。时上在冲龄，即聪慧若此。

世祖勤政

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世祖亲政后，任法严肃，凡大臣专擅如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辈，无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惧，夙弊尽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世祖善禅机

章皇帝冲龄践祚，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尝召玉琳、木陈二和尚入京，命驻万善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惟王文靖、麻文僖、孙学士诸文臣扈从，互相问难，有远公虎溪之风，真天纵夙悟也。

世祖画牛

章皇勤政之暇，尤善绘事。曾赐宋商丘冢宰《牧牛图》，笔意生动，虽戴嵩莫过焉。王文简公士祯曾记以诗云。

亲定陵寝

章皇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乌者，视丘惊曰："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奠我国家万年之业也。

圣祖拿鳌拜

余尝闻参领成文言，国初鳌拜辅政时，凡一时威福，尽出其门。因正白旗圈地事，以直隶总督朱公昌祚、巡抚王公联登、户部尚书苏公纳海与之龃龉，乃将三公立加诛夷，圣祖不预知也。尝托病不朝，要上亲往问疾。上幸其第，入其寝，御前侍卫和公托见其貌变色，乃急趋至榻前，揭席刃见。上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因即返驾。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数日后，伺鳌拜入见日，召诸羽林士卒入，因面问曰："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帝因谕鳌拜诸过恶，立命擒之。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

论三逆

国初既定云、贵，因命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等世守边圉，以为藩镇，后渐跋扈，拥兵自重。圣祖欲除之，召诸大臣谋画，惟富察

尚书米思翰首言其兵可撤，明相国珠和之，余皆嘿然。上曰：“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谕。三逆果叛，时争咎首谋者，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相感上恩，竭力筹画以致成功也。

爱惜满洲士卒

国初自定中原后，复遭三逆之乱，故八旗士卒多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丁口稀少。上尝怃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一获满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当时时加赏恤，至为之代偿债务，凡抚字之术，无不备施。虽一时不无滥溢，而满洲士卒感戴如天，凡征讨之所，争先致死焉。

崇理学

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

解《易》占

噶尔丹叛时，侵犯乌兰布通，其势甚急。上命李文贞公占《易》，得《复》之上六，文贞变色。上笑曰：“今噶尔丹背天犯

顺，自蹈危机，兆乃应彼，非应我也。”因立下亲征诏，果大捷焉。

优容大臣

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厚待儒臣，如张文端英、高江村士奇等，朝夕谈论，无异友生。与李文贞光地谈《易》，每至子夜，诸侍从多枕戈以待。又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如明相虽贪擅，上念其筹画三逆之功，时加警策，终未置之极典。徐健庵乾学昆仲与高江村比昵，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上知之，惟夺其官而已。尝谕近臣曰：“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

善天文算法

自明中叶泰西人入中国，而算法、天文精于中土，中土因大统法系许鲁斋所定，故终扼其说不行。仁皇天纵聪明，夙习算法，特命灵台皆以西法为主，惟置闰用中法。以合《尧典》。千年错失，定于一旦，然后乾象昭明，千岁可坐而定。乃知圣人御世，故天预令西法传入中土，使上因之悬象布命，亿万年之景运，固先兆于是矣。

不改常度

仁皇临御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虽酷暑燕处，从未免冠。见纯皇帝诗注中。

拜明孝陵

仁皇帝六巡江、浙，每至江宁，必幸明孝陵，拜谒如仪。尝曰："明太祖一代人杰，不可亵慢。"其他如辽、金诸陵，亦皆如谒明陵制。其雅慕先代如此。

世宗居藩大度

世宗居藩邸时，一切外间人情物理，无不通彻。凡屏藩外任者，上皆命将其省封域、产殖、丰庶、贫啬等情，具载一小册呈览，是以天下利弊，如指诸掌。理密亲王时为储位，上事之最敬，而王先受宵小言，待上甚薄。及王被罪，圣祖将王缚置空庐，不许人谒见。上亲持汤羹以进，守者遏之，上曰："吾惟知尽昆弟之情，不知顾己之利害也。"圣祖闻而善之。

世祖不兴土木

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档案，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理足国帑

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

给。宪皇即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如河防海塘等巨费外，皆罢不修，体恤民力。特置封椿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每令直省将天下正供籴米随漕以入，故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

宠待大臣

世宗夙知大臣禄薄，不足岁用，故特定中外养廉银两以济其用。其外，岁时尚赏上方珍物无算，以通上下之情。鄂文端公召入时，上特命海司空望为之起第于大市街北，凡器用物具，无不备置。张文和尝小疾，及病痊后，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众争来问安，上笑曰："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其优待也如此。陈中丞时夏宦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云、贵有司，置传送其母至其任所。岳威信公钟琪以边勋置高位，或谤其系岳武穆后，欲复宋、金世仇之语，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后公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门关以慰之，其体下情若此。故一时将相感上威德，无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郅隆之化也。

用顾天成当作成天

上以蔡中丞嵩依附年党，因籍其家。得顾太史天成《咏星星草》诗稿，疑其语涉讥讽，命蔡索其全集进呈。见《恭挽圣祖》诗云"已过虞舜巡方日，尚少唐尧在位年"之句，上因之泪下，曰："草莽之间，乃有此忠臣耶！"因召入，特赐编修，命值上书房以示宠云。

赏花钓鱼

世宗驭下严肃，然每假以辞色，以联上下之情。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宫，赋诗饮酒。每佳时令节，必赐诸王大臣游燕，泛舟福海，赏花钓鱼，竟日乃散。故当时堂廉之间欢若父子，无不可达之情也。

察下情

雍正初，上因允禩辈深蓄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有引见人买新冠者，路逢人问之，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谢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元云锦于元旦同戚友为叶子戏，忽失一叶。次日趋朝，上问夜间何以为欢，王以实对。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状元郎。"因袖中出叶示之，即王夜间所失叶。王制府士俊出都，张文和公荐一健仆，供役甚谨。后王将陛见，其仆预辞去。王问何故，仆曰："汝数年无大咎，吾亦入京面圣，以为汝先容地。"始知为侍卫某，上遣以侦王劣迹也。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

朱批谕旨

上于即位后，虑本章或有所漏泄，故一切紧要政典俱改命折奏，皆可封达上前，无能知者。上于几暇，亲加批览，或秉烛至丙夜未罢。所批皆动辄万言，无不洞彻窾要，万里之外有如觌面，奖善服奸，无不感浃肌髓。后付刻者，只十之三四，其未发者，贮藏保和殿东西庑中，积若山岳焉。

善禅机

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临莅后，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故于十一年稍讲禅理。所著《悦心集》及谕诸寺院等谕，皆直达上乘，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又谓木陈颇通世法，非禅宗正眼，黜其法派。又以皓月所宗以袈裟传派，实为魔道，并着撤其钟版以辨邪正。又以张紫阳虽道教，其《悟真外篇》实通禅理，并著归入《释藏》中，以广法门。皆只眼正见，直达如来之真谛也。

杖杀优伶

世宗万几之暇，罕御声色。偶观杂剧，有演《绣襦》院本《郑儋打子》之剧，曲伎俱佳。上喜，赐食。其伶偶问今常州守为谁者，戏中郑儋乃常州刺史。上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因将其立毙杖下，其严明也若此。

禁抑宗藩

国初入关时，诸王多著劳绩，故酬庸锡类之典，甚为优厚，下五旗人员皆为王等僚属，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如两广总督杨琳，为敦郡王属下，王曾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杨亦无如之何。上习知其弊，即位后，禁抑宗藩，不许交通外吏，除岁时朝见外，不许私谒邸第。又将所属值宿护军撤归营伍，以杀其势。故诸王皆凛然奉法，罔敢为矩外之行。自今上下安便，皆上之威德所致也。

纯皇初政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一时辅佐之臣如鄂文端尔泰、杨文定名时、朱文端轼、赵泰安国麟、史文靖贻直、孙文定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圣祖识纯皇

纯皇少时，天资凝重，六龄即能诵《爱莲说》。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过于余。”乃命育诸禁庭，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尝扈从之木兰，圣祖枪中熊仆，命纯皇往射，欲初围即获熊之名耳。纯皇甫上马，熊复立起，圣祖复发枪殪之。归谕诸妃嫔曰：“此子诚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体？”由是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

西苑门习射

乾隆初，上每月朝孝圣宪皇后于畅春园者九，因于讨源书室听政。己巳秋，天气肃爽，上乃习射门侧，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侍从诸臣无不悦服。齐侍郎召南曾纪以诗，上赐和其韵，即命镌诸壁上，以示武焉。

杀讷亲

上即位初，以果毅公讷亲为勤慎可托，故厚加信任。讷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然自恃贵胄，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戊辰春，金川蠢动，张制军广泗率兵攻之，因其地势险阻，不获克捷。上命讷往为经略。讷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有三千军攻碉，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讷乃毫无举措，惟日乞增兵转饷，至有欲乞达赖喇嘛、终南道士为之助战之语。上大怒，立褫其职，初尚令其往塞外效力，后因其匿败事闻，立封其祖遏必隆之刀，即于中途斩之。故众皆悚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苟安之念也。

平西域

乾隆初，既命傅阁峰尚书鼐等与准噶尔议和，互通市易。甲子岁，噶尔丹策零既没，不数年间，篡弑相仍。辛未春，酋长蔺喇尔来降，上素谙蒙古语，已悉知其篡弑之情。甲戌秋，辉特长阿睦尔撒纳款关请降，欲请兵收复四卫拉，时诸耆旧狃习辛亥败兵事，皆以不纳为便。上深悉其情，谓“天与人归，时不可失”，乃内断于衷，立主用兵事详后卷。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其间虽有成功赏赉之费，然视往昔，边防转饷十不一二，足见上之贻谋宏达，非人臣所及也。

听报

上自甲戌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诸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重经学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学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蹑足而退矣。

不忘本

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居之既久，渐染汉习，多以骄逸自安，罔有学勋弓马者。纯皇习知其弊，力为矫革，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责，或命为羽林诸贱役以辱之。凡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然后许入场屋，故一时勋旧子弟，莫不熟习弓马。金川、台匪之役，如明将军亮、奎将军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场，一代武功，于斯为盛。上尝曰："周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再满洲旧族，其命名如汉人者，上深厌之，曾谆谆降旨，不许盗袭汉人恶习。曾有"汉人以钮钴禄氏为郎者，盖鄙之为狼"之谕，言虽激切，亦深恐忘本故也。

重读书人

上虽厌满人之袭汉俗，然遇宿儒耆学，亦优容之。鄂刚烈公容安不谙国语，上虽督责，然厚加任使，未尝因一眚以致废弃。国太仆柱习为迂缓，尝校射禁庭，国褒衣大冠，侍卫有望而笑者，上曰："汝莫姗笑，彼为儒士，今乃能持弓较射，不忘旧俗，殊为可嘉也。"其优容如此。

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上自奉俭约，深惜物力。初即位，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江、浙组绣，代以刻丝。御膳房日用五十金，上屡加核减，至末年岁用仅二万余金，近侍虽告匮，不顾也。然攸关民间大计者，则豁然不计有无，西域、金川用兵至一万万零四千余两，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曾于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税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粮四次，每举率以亿万计，而上初不为之吝惜也。

善待外藩

蒙古生性强悍，世为中国之患，虽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当时柔然、海都之叛，未尝罢绝。本朝威德布扬，凡毡裘月窳之士，无不降服，执殳效顺，无异世臣。纯皇恢廓大度，尤善抚绥，凡其名王部长，皆令在御前行走，结以亲谊，托诸心腹，故皆悦服骏奔。西域之役，如喀尔沁贝子扎尔丰阿、科尔沁额驸索诺木巴尔珠尔、喀尔喀亲王定北将军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尔、阿拉善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无不率领王师，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其子孙亦

屡登朊仕，统领禁军，以为夸耀。故上宴蒙古王公诗注“其令入宴者，率皆儿孙行辈”，其亲谊也若此。故上崩时，诸蒙古部落皆擗踊痛哭，如丧考妣，新降都尔伯特汗某，几欲以身殉葬，其肫挚发于至诚，不可掩也。

土尔扈特来降

准噶尔本元太尉也速后与徐达战于通州，见《明史》，以元纲不整，遂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卫拉特，曰都尔伯特，曰和硕特，曰土尔扈特，各立可汗以为辅车之计。后土尔扈特部落以噶尔丹不道，故率本部落迁入俄罗斯，彼国以其愚戆，时加欺凌。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迩，土尔扈特部长闻之曰：“吾侪本蒙古裔，今俄罗斯种类不同，嗜好殊异，又复苦调丁赋，席不暇暖。今闻大皇帝普兴黄教，奚不弃此就彼，亦良禽择木智也。”遂率其全部涉河而归，绕道行万余里，始达哈萨克。失道行入戈壁，复斃数万人，抵边者十之三。上闻之，命舒文襄公摄伊犁将军篆，往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楞请上勿纳。上曰：“远人来降，岂可扼绝？况俄罗斯亦大国，彼既弃彼而南，而又挑衅于此，进退无据，黠者必不为也。”舒既抵边，察其心实恭顺，乃受其降，厚加抚绥。彼既穷窘欲绝，今获意外之惠，乃诚心感化，然后四部落皆为我大清有也。

书《无逸》

上于勤政殿扆间御书《无逸》一篇，以示自警。凡别馆离宫，其听政处皆颜“勤政”，以见虽燕居游览，无不以莅政之要。后暮年少寝，乃默诵《无逸》七“呜呼”以静心。见御制诗注。

不用内监

自世祖时，殷鉴前代宦官之祸，乃立铁牌于交泰殿，以示内官，不许干预政事。纯皇待之尤严，稍有不法，必加棰楚。又命内务府大臣监摄其事，以法周官冢宰之制。凡有预奏事者，必改易其姓为王，以其姓众多，人难分辨，其用心周详也若此。有内监高云从素与于相交善，稍泄机务。上闻之大怒，将高立置磔刑，其严明也如此。

翻译

上夙善国语，于翻译深所讲习。然尝谓："国初惟以清语为本，翻译为后所增饰，实非急务。"故屡停翻译科目，自戊寅至戊戌，凡二十年，未尝举行。后阿文成公桂因旗籍出身无所，始奏请开翻译乡场，以勉旗人上进之阶，然非上之意也。

不喜朋党

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

至诚格天

纯皇敬天法祖，乾健不息，践位六十年间，命亲臣代郊者二，余皆亲襄祭祀。己卯夏旱，至六月不雨，上亲自斋宫步祷圜丘，未竟日，甘霖大沛。壬子夏，旱既甚，上宣召九卿科道，召对于勤政殿，下罪己诏，言本朝并无强藩、女谒、宦官、权臣、佞幸之弊，惟土木繁兴，引为己责，命群臣直言以匡救其失。是日申酉时即雷雨大作，四郊沾足。又丙辰、丁巳间，邪匪叛乱，糜烂川、楚三省。上于内寝设几，夜间叩祷吁天，求延国祚，故逆氛日渐孱乏，以底灭亡。

友爱昆仲

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然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和恭王少时骄抗，上每多优容。尝命王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已晡，上尚未退朝，恭王请上退食。上以士子积习疲玩，未之许。王激烈曰："上疑吾买嘱士子心耶？"上怡然退。傅文忠责王曰："此岂人臣之所宜语？"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请罪，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语，汝身应粉齑矣！其言虽戆，心实友爱，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语也。"友爱如初。果恭王因救火迟误，复交通外吏，事发，上惟绐戍其宾客，降王为贝勒，事不深诘，以保全之。王惭恧病发，上往视疾，执手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恧之若此？"即日复王爵，慰谕者再。其厚待也天性若此。

孝亲

纯皇侍奉孝圣宪皇后极为孝养，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后天性慈善，屡劝上减刑罢兵，以免苍生屠戮，上无不顺从，以承欢爱。后喜居畅春园，上于冬季入宫之后，迟数

日，必往问安视膳，以尽子职。后崩后，上于后燕处之地皆设寝园，凡巾栉、㯃椸、沐盆、吐盂，无不备陈如生时，上时往参拜，多至失声。又于园隙建恩慕寺，以资后之冥福焉。

用傅文忠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揽大纲，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

杀高恒

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厘费故，拟大辟。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恶章攀桂

淮扬道章攀桂，以吏员起家，人工献纳。上南巡，章司行宫陈设，欲媚上欢，以镂银丝造吐盂设坐侧。上见之，矍然曰："此与孟昶之七宝溺器何异？"心甚恶之，终其身未迁其官。

食鱼羹

金川用兵时，累岁未得进，至乙未冬，始克勒乌阿围。文成公桂以捷书进。上方用膳，因念将士用命，潸然泪下，适落鱼羹中。上即命封鱼羹以赐文成，并申明其故。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报上之眷也？”

用福文襄

福文襄王康安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台湾之役，福戚宗室恒瑞以逗遛失机，上命入京讯质。福以戚故，故缓其行，乃于战阵时首列瑞功，以希免罪。上谕福云：“使恒瑞果将材，何以汝未至时，并未睹其专战，而一旦勇健若此，岂以戚畹而袒庇乎？朕深为汝惜也！”福文襄承命之下，战栗失色，花翎动摇竟日。

诛伍拉纳

伍制军拉纳继傅文襄督闽，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以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魁将军伦劾之。上大怒，并巡抚浦霖罢斥，槛解入京。时和相擅柄，故缓其行以解上怒。上计日不至，立命乾清门侍卫某飞骑召入，于丰泽园庭讯。伍、浦皆服罪，立置于法，和亦无能为力。是日冬月，天气和暖，人皆以为刑中故也。

雪睿王冤

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摄政，定鼎规模，多所裁定，薨后议罪革爵。饶余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封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故，世宗特斥其封。纯皇夙知二王功高，于乾隆戊戌特复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孙淳颖袭封，并命配享太庙。安王嗣封辅国公，以承其祀，实盛德事也。

定恩骑尉

国初定世爵，自公至云骑尉，凡二十四级，以为赏功之次。然云骑尉甫袭三次，又阵亡后裔与战绩加者，无所区别。上轸念殉节之员，未易代即停封，甚为悯恻。故特定恩骑尉之职，凡阵亡人员，其封爵袭替者，皆赏给恩骑尉，以世其家，真旷典也。

绿营定世爵

国初定制，凡旗员阵亡者，荫以世爵，汉员犹沿明制，惟荫以难荫，官及其身而已。纯皇念一体殉节而有等差，不无偏袒之势。下诏命凡汉员文武各员如有阵亡者，皆荫以世职，虽微员末吏亦得荫云骑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难以数千计，盖上之恩泽沦浃之深也。

哨鹿

上搜猎木兰时，于黎明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引入深山叠嶂中，寻觅鹿群。命一侍御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急发箭殪斃，取其血饮之。不惟延年益壮，亦以为习劳也。

松苓酒

纯庙时，张文敏照献松苓酒方。于山中觅古松，伐其本根，将酒瓮开坛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后掘之，其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上偶饮之，故寿跻九旬，康庄日健，有以哉。

答钱香树奏折

上庚寅岁举行六十万寿礼，钱文端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札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风趣也如此。

纯庙博雅

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万几之暇，惟以丹铅从事。《御制诗》五集，至十余万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皆莫晓。上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又出《污卮赋》考词林，众皆误为窳尊。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彭文勤尝进呈百韵排律，上立读之，曰："某某出韵。"后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

纯庙赏鉴

纯庙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堂。其他如韩滉《五牛》，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于景阳宫，皆有所谓。可知勤政之余，其所以怡情悦性者，皆不凡也。

内湖珠兆

乾隆初，有小内侍夜于御湖泛舟，见神光烛天，自湖中出。因网罗之，得蚌径尺，中有明珠寸余，二颗相连如葫芦形。内监不敢匿，因以进上。上嵌于朝冠，珠晶莹异常。夫御湖非孕珠之地，而能获此奇宝，盖天预为之兆，以肇六十重元之盛也。

今上待和珅

丙辰元日，上既受禅，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上待之甚厚，遇有奏纯庙者，托其代言，左右有非之者，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珅又荐其师吴稷堂省兰与上录诗草，觇其动静。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及纯庙崩后，王黄门念孙、广侍御兴等先后劾之，上立命仪、成二王传旨逮珅，并命勇士阿兰保监以行，珅毫无所能为。控制上相，如缚庸奴，真非常之妙策。恭读《味余书室稿》中《唐代宗论》有云："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乃知睿谋久定于中矣。

却贡玉

今上亲政时，首罢贡献之诏，除盐政、关差外，不许呈进玩物，违者以抗旨论。论中有“诸臣以如意进者，朕视之转不如意”之语。时和阗贡玉，辇至陕、甘间，上即命弃诸途中，不许解入。故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赈

辛酉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水淹南苑，漂没田庐数百里，秋禾尽伤。上减膳撤乐，步祷社稷坛祈晴。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赈赈，粥厂有所不及，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又特简大臣四出查赈，截南漕数十万石以备缓急。又筑建永定西堤，上亲为巡视，指定方略，堤遂以成。其忧勤民瘼，实为旷古所罕睹焉。

虔祷风神

癸亥秋，杞县河溢，冲圮衡家楼，上命侍郎那彦宝堵御，经冬未竣。余闻内务府大臣戴公明德言，甲子春，上偶泛湖，值东北风甚骤，上因念北河若得此风助，庶可竣工，乃即于舟中拈香祷之。未逾旬，那公奏北河合龙，信得东北风助，去上祈祷甫三时，非上精虔，何以致此。后闻莫侍郎瞻菉云，此为黄金大坝，康熙中曾漫溢，经数十年始竣工，未能若是之速。信百灵之效顺也。

重朱文正

今上在藩邸时，朱文正为尚书房师傅，朝夕训迪。上深知其醇正，于亲政后特召入都，日加亲信。朱故宿儒，亦持躬勤谨，时有嘉猷入告，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至癸酉林清之变，骈戮百余人，上恻然哀悯，命有司于菜市口筑坛超度，犹秉文正之教也。文正既没，逾年上驻跸赵新店，犹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辅，松楸在望”之谕焉。

亲骨肉

今上即位后，厚待仪、成诸王，虽不假以事权，每有过失，必宽容之。仪王性刚愎，在上前作尔汝辞。成王遇事模棱，不竭力以报效。上待之如旧。己巳秋，庆郡王游桃花寺行宫。乙亥秋，仪王奉祭裕陵，私回京邸，有司议以黜革，上惟罚锾示惩而已。诸王子孙皆封贝勒、贝子诸爵，至于孩提，皆授以应封顶带。其连枝友于之爱，实后世所罕见也。

啸亭杂录卷二

淳化帖

法帖之久，无如《淳化阁帖》。其后鼎、绛、汝诸帖互相仿摹，愈失旧规，近日祖帖收藏家无过而问者。惟大内所藏，系当日所赐毕士安者，篇帙完善，墨渖如新，成亲王曾见之。纯皇帝珍惜如宝，特建淳化轩以贮之。又命于文襄摹刻上石，颁赐诸王公卿，虽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金元史

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云騢录》，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王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如《完泽传》，甫载郭□□劾其贪酷诸款，而后又言其“（公）正廉洁”、“惜名器”、“重士节”诸语。梁德珪，本传载其与相臣比昵为奸，为何炜所劾。而其传又言其“遵守先朝法度”、“谏臣浮竞”、“使其不终其位”等语，臧否如出二手，盖皆碑版之文故也。

本朝文人多寿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阅之，索然气尽。余按本朝文人多寿，可以证王之失。如王文简公士祯七十七，朱竹垞彝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归愚尚书德潜九十五，宋漫堂荦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八，方灵皋苞八十二，袁简斋枚八十二，钱辛楣大昕七十七，纪晓岚尚书昀八十二，彭芸楣尚书元瑞七十三，姚姬传鼐八十四，翁覃溪方纲八十余，梁山舟同书九十二，赵瓯北翼八十二，四公至今犹存。

本朝父子祖孙宰相

王弇州载明代门族之盛，按本朝父子调梅以济升平之盛者，指不胜屈。如阿文端公兰泰之子为傅文恭公明安，阿文勤公克敦子为文成公桂，张文端公英子为文和公廷玉，刘文正公统勋子为文清公墉，马文穆公齐之侄为傅文忠公恒，其子为文襄公康安。高文良公斌之侄为文端公晋，其子为参政公书麟，皆父子宰相。惟温文简公达孙为相国福，其子今相国伯勒保，尹文恪公泰子为文端公继善，其孙为今相国庆桂，皆三代持衡，为升平良佐，实古今所未见也。

本朝状元宰相

本朝阁臣，最利鳌头。如傅聊城以渐为顺治丙戌状元，吕常州宫为顺治丁亥状元，于文襄公敏中为乾隆丁巳状元，庄参政有恭为乾隆己未状元，梁文定公国治为乾隆戊辰状元，王文端公杰为乾隆辛巳状元，戴文端公衢亨为乾隆戊戌状元。今七卿中有潘芝轩世恩、胡希庐长龄、茹总宪棻、王司空以衔、姚阁学文田凡五人，皆有调羹之望焉。

张魏公

世之訾张魏公者，皆谓其不度德量力，专主用兵，几误国事。殊不知其误不在佳兵黩武，反在过于持重之故。按宋、金强弱之不敌，夫人知之，魏公即勉力疆埸，亲持桴鼓，尚未知胜负若何。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余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故郦琼对金梁王言“宋之主帅，皆持重拥兵，去战阵数十里外，不如王之亲冒矢石”之语，盖指魏公而言也。

国初定三院

文皇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内院，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戊戌，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戊辰，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保和殿大学士不常置，惟张文和公、傅文忠公拜焉。体仁阁大学士初以杨节相廷璋、杨节相应琚先后大拜，皆不终位，故戴服堂《藤阴杂记》内谓其名不祥。然刘文清公、今曹相国振镛递相任之，卒无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本朝宗室辅臣

本朝定制，宗子无爵者，与八旗世臣同授朝职，然为辅臣殊不利。康熙初，忠懿公塔拜子班穆布尔善尝拜东阁大学士，以鳌拜党诛。觉罗勒德洪拜武英殿大学士，后以事罢斥。觉罗吉庆以粤督有廉

名，授参政，以永安州兵事失机褫职，公自吞烟具死。宗室琳宁继之，以失察书吏事，降官致仕。宗室禄康拜东阁大学士，初以失察舆夫博降都统，复以失察曹伦谋逆事，遣置盛京，皆不终其位。盖以天潢骄纵，易以致咎，故卒无继李洊国、赵忠靖之相业者。

宗室科目

康熙初，尝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见紫幢居士文昭诗中。乾隆乙丑复设科目，中达麟图，戊辰中良诚，辛未中玉鼎柱。后以达侍班失仪罢斥，遂停文科目。嘉庆己未，今上亲政，从肃亲王之请，复设乡、会试，壬戌中果齐斯欢、慧端、德明阿三人。果为郑恭王胞侄，慧为简良王曾孙，德即良祭酒子，皆入词林，一时称盛。其后累科皆中二三人。果今洊至户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馆降秩，今任宗人府理事官。

宗室诗人

国家厚待天潢，岁费数百万，凡宗室婚丧，皆有营恤，故涵养得宜。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红兰主人、博问亭将军、塞晓亭侍郎等，皆见于王渔洋、沈确士诸著作。其后继起者，紫幢居士文昭为饶余亲王曾孙，著有《紫幢诗钞》。宗室敦成为英亲王五世孙，与弟敦敏齐名一时，诗宗晚唐，颇多逸趣。臞仙将军永忠为恂恪郡王嫡孙，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顾也。樗仙将军书诚，郑献王六世孙，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自比钱若水之流。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镈从事，以为习劳。晚年慕养生术，每日进食十数，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谅其品

矣。先叔嵩山将军讳永□，诗宗盛唐，字摹荣禄。晚年独居一室，人迹罕至，诗篇不复检阅，故多遗佚。近日科目复盛，凡温饱之家，莫不延师接友，则文学固宜其骎骎然盛也。

宋置封椿库

宋太祖起自布衣，深悉民间疾苦，故平定诸国后，自奉俭薄，积左藏之余，立封椿库。尝欲待足五千万后，捐资契丹，以赎燕云之地。如其不与，则以其资厚赏军士，兴师恢复其土。及澶渊和后，不复讲求，则以其财供土木祠祷之费。至神宗时，日忧国用之不足，王荆公以新法济之，卒招靖康之祸。孝宗天资英敏，复置封椿库以为灭金之资，暮年积钱四千万缗，他物称是，后为韩侂胄取为赏赐燕好之资。至理宗时，国用复绌，以致灭亡。世之如宋太祖、孝宗之举，皆胜夫庸浅之主，而子孙不知爱惜，反消耗于声色土木之间，良足慨惜。然则丁谓、王钦若、韩、贾等，所为可容诛乎？

宋金形势

宋自建隆、开宝后，民不知兵者一百余年，一旦金人以飙迅之势，破京俘主，其势实不可与敌。然建炎之初，河北尚为宋守，河南、淮右，坚城数十，自相保障，使高宗重任宗忠简等，使其固守残疆，渐为恢复之计，则金虽强，无能为也。乃先避敌南下，一闻兵燹，首倡泛海，方自以为得计。明州之役，几不自保其躯，其不为石头之降者，幸耳。使金兵攻破临安即设置郡县官吏，以一旅穷追，虽有智者亦无如何矣。梁王智不出此，乃复仓卒凯旋，致有黄天荡之战，乃金自失其机，非宋人有能御者。其后张、韩、刘、岳等练集士卒，防守边隅，至绍兴庚申、辛酉间，宋兵日见强盛。金兵自入中

国，习于安逸，其强不及于前，故韩常每为之忧惧。顺昌、朱仙镇之役，宋人屡次获胜，而高宗狃于见闻，甘心乞和称臣，以致大仇不复，受金人朽木灯檠之欺，良可悲也。

吴春麓语

吴春麓御史赓枚，桐城人，中嘉庆己未进士。性忠悫，颇以理学自命。与余交最笃，尝与余书曰："奋与愤，盛衰之本。勤与惰，成败之原。贪与廉，得失之林。宽与虐，恩怨之府。静与躁，寿夭之征。忍与激，安危之券。谦与盈，祸福之门。敬与肆，存亡之界。"此数语，真见道之言也。

旭亭家书

韩旭亭先生讳是升，今大司寇桂舲葑父也。性和蔼，居家勤俭，年四十，即弃儒冠，游食四方。余少及其门。尝语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骄盈而不败者。"恒以谦抑自居，虽仆夫媪妇，必接之以温颜。其子虽屡任封疆，而先生朴素如故也。尝寄书与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颇佳，所植菽稷，颇足酿酒，笔墨足以代耕，尽有余享。汝所获廉俸丰朊，其养赡妻孥之余，犹有余资，切勿贪分外之荣，致使七十垂尽之翁反被汝所累也。"故司寇谨守先生教，始终以敬谨受今上知遇，屡登高位，皆秉其家范也。

德济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吏者，以简仪亲王为首称。王讳德沛，郑庄亲王之

裔也。少应袭公爵，王让其弟，己入西山读书。怡贤亲王荐于朝，世宗闻而异之。召见，问王所欲。曰："惟愿百年后于孔庙中食块冷肉耳。"上奇其言，即任户部侍郎。后屡任封疆，不名一钱，每到处务立书院，聚徒讲学。尝谓人曰："人心为风俗之本，未有人心浇漓而风俗朴厚者。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复古，非讲学无以明之。如使风俗日移，胜纷据于呼唔之学多矣。"尝与河督高斌议论不合，高欲岁减革扫沙船，王力持之不得。时语先人曰："古人制度，安可轻易改革？吾年就衰，恐不及见。汝今年少，应见河患之日增，异日当思吾语也。"后癸酉秋，水漫张家路头，果如王所料，时王薨已二年矣。其后河患日增，至竭海内脂膏以供之，犹尚无补于患，则王之先见若何也。讲学家尊之为济斋夫子云。

醉公

睿忠亲王嗣曾孙名塞勒，性爽伉。嗜糟醨，日夜不醒，虽朝会，酒气犹熏然，人呼为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鲠。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黜，东宫虚位，圣祖命诸臣集议。时廉王觊觎大器，揆叙、王鸿绪复左右之，公愤怒起于座，高声曰："惟有立雍亲王，天下苍生始蒙其福也。"众为之憬然。后世宗即位，召公责之曰："当日汝言，几有危于朕躬。然汝忠鲠可嘉，嗣后慎勿多言也。"公免冠谢曰："臣一时直性，不能自遏抑也。"后乾隆戊戌复睿邸，追赠公王爵。

元泰定帝

元泰定帝乃晋王甘麻剌子，为世祖嫡长孙。南坡之弑，帝虽与闻，然立执其使，驿递以告。其未及达者，天也。即位后，即首戮铁迭等，明示天下，颇有叔孙昭子之风。其视晋简文之拜桓温、宋理宗

之宠弥远者，不啻霄壤。崩逝后，青宫践祚，统绪有归。乃燕帖木儿心系周王，乘间夺国，其后文宗卒膺大宝，而以篡杀之罪归之，非公论也。

朱清　张瑄

朱清、张瑄，以隶卒之贱，受世祖知遇，以海艘济运。及夫末际，岁运至四百万之多，使太仓陈陈相因，红朽不可食，亦有赖于二人者。何以一旦致罪，乃至身首不保，后世亦未有鸣其冤者，何也？

国初官制

国初甫定辽、沈，官职悉沿明制。其总摄国政者，有五大臣、十大臣之分，其余设总兵、副将、游击、备御之分，而皆阶以等级如一等总兵官、三等游击之类。其后改为国语，无复汉名如固山额真之类。入关后，始改总统旗务者为都统，每旗一员。其参协者为副都统，每旗二员。其下设参领、佐领等官，惟世职名仍沿国语。如一等阿思呢哈番、三等拜他拉布哈番之类。乾隆初，从舒文襄公议，始设汉衔，其一品者为子，二品者为男，三品者为轻车都尉，四品者为骑都尉，五品者为云骑尉，而官名乃厘正焉。

汉军初制

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文皇帝悯之，拔其少壮者为兵，设左右两翼，命佟驸马养性、马都统光远统之。其后归者渐多，入关后，明降将踵至，遂设八旗，一如满洲之制。康熙中，平三

逆，其藩下诸部落亦分隶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领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领三十。其不足者，拨内务府包衣人隶焉，于是其制始定。盖虽曰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今生齿日繁，其从龙丰沛旧臣，尚不能生计富饶，而聚若辈数万人于京华，又无以令其谋生之道，其当轴者宜有远略欤？

国初尚右

国初世沿古制，凡祭祀明堂诸礼仪，皆尚右。祭神仪，神位东向者为尊，其余昭穆分列，至今犹沿其制。故先烈王以宗老，孔定南以藩臣之长，皆居右班云。

三王旗纛

孔定南、耿靖南、尚平南等归顺时，未隶旗籍，文皇名其军为天祐军，特设白、绿、黑诸旗纛以赐之。见《八旗通志》。

王府属下

国初定制，皇帝亲将之旗有三：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凡所升擢，皆由诸王公掌之。其后升平日久，诸王习于骄汰，多有虐其所属不堪言者。世宗习知其弊，故命惟王府护卫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余皆隶有司，诸王之权始绌。然犹许岁时庆吊，趋谒如制。至今护军营操习，仍用各王府旗纛，犹存旧制。近有妄男子身隶王府旗籍，乃声言

并非王府臣仆等语，真故违祖制也。

先恭王家训

先恭王袭爵垂五十年，其勤俭如一日，不好侈华，所食淡泊，出处有恒，虽盛夏不去冠冕。尝曰："吾心如权，凡事至，皆量其轻重，然后理之。"又曰："凡执权者，宜开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使进取之士壅滞怨望。"时和相当朝，每苛责诸士子，先人每不以为然。尝诫椹曰："朝廷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汝等应志之。"

经验良方

余尝患鼻衄，至流血数斗，竟夕不止，以青黛、紫菀诸物治之，毫无应验。有人送一方，用千瓣石榴花烧灰，以酒调之，塞鼻中，其血立止，屡试果验，因志之。

先惠顺王神力

国初诸王，披坚执锐，抚定辽、沈，先烈亲王诸子中，如克勤郡王、颖毅王诸王，平定山左，各著有劳绩。惟先惠顺王以年幼未经从军，然天授神勇，众罕与匹。生有髭须数十茎，人争异之。顺治中，有喀尔喀使臣至，与近臣角觝，俱莫能撄。王闻之，请于烈王，伪为护卫入朝，杂于众中，使臣与斗，应手而仆。世祖大悦，赏赉无算，时年甫弱冠也。后尝告人曰："此间殊寂寞恼人，未若诸天乐也。"烈王方讶为不祥，未逾年薨。

宋太祖解兵权

宋祖生于兵间，颇知五代藩镇之弊，故假杯酒解释兵权，使骄兵悍将无所用智，实为一代良法。然聚兵于京师，习为骄纵，而天下州郡不复置兵，一有变乱，皆请兵于朝，故其国势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祸。使当时如唐府兵之制，易其将不汰其军，使重臣递相抚御，以为强干弱枝之制，安得坐丧其业哉！

宋武臣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得以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

五大臣

国初太祖时，以瓜尔佳信勇公费英东、钮钴禄宏毅公额亦都、董鄂温顺公何和理、佟忠烈公扈尔汉、觉罗公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焉。

启心郎

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坐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

去。

元顺帝

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刘药村

刘药村名大槐，海峰先生之弟也。馆于明太傅第，课子弟甚严。性迂阔，初不知人间有分桃断袖事者，闻之以为人伦大变，作檄以讨论之。又性恶女尼，每于市衢间遇之，必归蒙以红绫被卧竟日，以为厌胜，其迂妄也如此。

刘孝廉

吴夔伦学士言，康熙中有刘孝廉名禄，河南人。善风角占卜。仁皇召直蒙养斋，欲授以官，孝廉屡辞。随上北征，粮饷乏济，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从幸滦阳，一日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居高处，以避水厄。时方晴霁，夜间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又善风鉴，尝谓张文和公、史文靖公皆异日太平宰相。壬寅

冬，乞假归省。至冬月望日，匆命家人制缞服，向北哭之竟日，及哀诏到，正仁皇崩之后二日。后孝廉卒于家。

鄂尔奇短视

鄂司马尔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视，性聪敏，读书数十行。显扬后，颇耽声色，与相公异趣，时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尝浴足，公仓卒至，相公不及摒挡，加足于怀，司马急以烟筒击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猫何罕物，而兄珍之于怀，何也？"盖以足为猫云，人传以为笑。

十王亭

我文皇抚定辽、沈，规模阔大，而集思广益，纳谏如流。造十王亭于宫右侧，凡有军国重事，集众宗藩议于亭中而量加采择。故当时政治肃清，良有以也。

汉军各营旗纛

汉军八旗旗纛，皆用描洒金飞虎。前锋营用五色飞虎旗，香山健锐营用黄色绿蓝，火器营用蓝色绿黄，以辨制度云。

范文肃公厚德

范文肃公文程为宋忠宣公裔，国初仗剑谒军门，太祖曰："名臣

后，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滦州，独得保全阖郡生灵。大兵入关时，公参决帏幄，劝睿忠王秋毫无犯，为明帝发丧，并护送倪文贞公灵柩南归，凡忠义之士皆褒奖之。时定赋税，有司欲以明末练饷诸苛政为殿最，公曰：“明之亡，由于酷苛小民，激成流寇之变，岂可复蹈其所为？”因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故其簪组鼎盛，为八旗巨室云。

成王书法

成亲王讳永理，为纯皇十一子。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时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

褚库巴图鲁

褚库巴图鲁姓萨尔图氏，少为先烈亲王牙将，勇绝一时。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颈为明兵所刃。公左手抚额，右手犹手刃数人，僵于城侧，其气仅属，大兵因以破城。时有善医者云其喉未断，使妇女抚吸其气，犹可望生。时命妓女如法治之，用巨绳缝其颈，公果得复生。至顺治中，从上幸南苑，弯弓逐兽，马蹶，其颈复断，公因之薨。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元梦，舒穆禄氏，杨武勋王裔也。公父生公时，梦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为志。公中癸丑文进士，与韩慕庐同榜。高不逾人，鼻艴然为紫缨络，性和蔼，遇大节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贝子允禟以觊觎大器，世宗命诸大臣议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诚不容诛，愿皇上念手足之情，暂免一时之死”等语，情词肫挚，上为之动容。寻以罪谪为中书舍人，公即抱案牍，持铅管从事。诸同侣有逊之者，公曰：“否，此仆之职，敢不黾勉从事。”退与诸舍人讲寅谊，其不苟也如此。其孙舒文襄公，复以勋业见称于世。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翩然，尝有不时宣召，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体云。

马彪

马壮节公彪，固原人。少无赖，尝冲突固原提督仪仗，提督命杖于辕门。公问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为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奋然曰：“吾以提台皆天人耳，若由行伍进，吾犹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终不入此城也。”遂仗剑从军。时大兵进讨回部，公奋身用命，积功至总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会饮者，公力辞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时也。”后以平撒拉尔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门，挥去侍从，步入其阛。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后接其众乡里父老，设酒欢宴终日，指其牌曰：“吾非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此聊以报德也。”

图文襄公用兵

图文襄公讳海，马佳氏。辅翊世祖、圣祖二朝，功业卓然。初，公为中书舍人，负宝从世祖之南苑，上心识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谓众辅臣曰："某中书举趾异常，当置于法。"众以无罪请。上曰："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因立授内阁学士。不数年，洊至大学士。康熙初，奏茅麓山之捷。甲寅冬，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公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数万人，公令以翌日聚德胜门外。是日黎明，公已整装至教场，甫检阅毕，即趋以疾行，不许夜宿，每至州县村堡，即令众家奴略掠之，所获金帛无算。不数日至察哈尔，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货宝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富贵终身也。"众踊跃从事。公率众夜围其穹庐，察哈尔部长布鲁尼不及备，仓卒御敌。我兵无不一当百，卒擒之，公分散财帛，奖励士卒而归。陛见时，仁皇责其虏掠宣府等郡县，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谢罪曰："臣实无状，然以舆佁之贱，御方强之敌，若不以财帛诱之以壮其胆，何以得其死力？然上不即诛，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也。"仁皇大悦，曰："朕亦知卿必有所为也。"因命公复西征焉。

刘海峰

刘海峰先生讳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谒李穆堂侍郎，惊曰："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其见重如此。举博学鸿词科，鄂文端公业经首选，张文和恶其才，因曰："此吾乡之浮荡者。"因易以刘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终其身。居京邸，其弟馆于明

太傅家，先生恶其权贵，乃避居朱都统沦瀚宅，破壁颓垣，蔼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而先生归乡后，音书杳然，其高傲也如此。

刘文正公之直

刘文正公当乾隆中久居相位，颇为上所倚任。公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尝有世家子任楚抚者，岁暮馈以千金，公呼其仆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窭者可也。"有赀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归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焚车事，另载后卷。其人大节不苟，然性疏阔，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复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祀，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

本朝内官之制

世祖抚定华夏，习知前明阉宦之弊，故立铁牌于交泰殿，戒内官不许干预朝政。其官不过四品，皆隶内务府总管，岁时谒见如堂司制，颇有周官冢宰统摄之制。纯皇帝乾纲独揽，防驭内官尤严，有高云从者，稍干涉外事，上遵章皇旨，立时磔死，若辈皆凛然敬畏。和相虽贪黩无状，然制内官最严。其军机随侍尝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闻之，奋然曰："梁为朝廷辅臣，汝辈安可轻之？"立杖数十，命与梁叩谢乃免。故当时寺人俯首，惟命是从。近日内务府大臣多由僚属骤迁，又无重臣兼领，故敬事房总管辈多与诸大臣分庭抗礼，无复统辖之制。至苏大司空楞额曾对众曰："今日尚未见吾都堂。"虽一时之谑语，亦可觇风气矣。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军机司员，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尝当值宿，时西域用兵，夜有飞报至，大臣俱散出，纯皇帝问值宿者，以巴对。上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巴小臣，初觐龙颜，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时有上亲侍小内臣鄂罗里，人素聪黠，颇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阅之，称嘉者再，因问其名，默志之。数日，语傅文忠曰："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因立放潼商道，不数岁遂至两广总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无建树，终以贪黩罢归，为鄂怨恚者再。以节钺宗臣，其才反不若阉竖，亦可丑也。

杨武勋王

余外祖舒穆禄武勋王讳杨古利，以开国功臣封王尚主，为异姓诸臣之冠，其功业载余文集中。王末年，从文皇帝征朝鲜，大捷后巡视山谷，天大雾，中伏弩而殒。按《北齐书》，韩贤破韩木兰后，检阅甲仗，有余贼藏尸边，待贤近，举刀斫之，中胫而卒，与王差仿佛也。

何温顺公

高皇初起兵时，满洲军士尚寡，时董鄂温顺公讳何和理者，为浑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乃延置至兴京，款以宾礼，而以公主妻之。公乃率众归降，兵马五万余，我国赖以缔造。萨尔浒之役，卒以败明师者，皆公兵马之力也。其前妻闻其尚主，怒，扫境而出，欲与之战。高皇面谕之，然后罢兵降。故今袭世爵者，皆系公主所出，其前夫人所生者，不许列名。国语呼为“厄吓妈妈”，盖讥其鲜德让之风也。

洪豁尔国

今鄂罗斯北有洪豁尔国，国势富强。护军统领百公顺尝至其境，谓其人善于骑射，有三韩之风。其国自言先世系由索伦迁移者。按《辽史》，西辽耶律大石自天祚被擒后，遂率众西移，凡万余里，自称西辽，其后为爱乌罕所灭。今其国岂其苗裔耶？

刘文清

刘文清公墉为文正公子。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

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及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纯皇召见新选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彖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矣。然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时毫无疾病，是日犹开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下玉箸垂寸余，亦释家所谓善解脱者。余初登朝，犹及见其丰度。一日立宫门槐柳下，余问朱文正公五矢之目，朱未遽答。公喟然曰：“君子务其大者远者。今君以宗臣贵爵，所学者自有在，奚必津津于象物之微者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见，终有异于众也。

卫司空

卫司空哲治历任封疆，以廉能著。其抚粤西时，谢侍御世济子犯法，公锻炼其子，因波及侍御，袁简斋太史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盖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恭王亲见其召对，纯皇帝问近日封疆大吏臧否，公自谢其无状。上言：“置汝姑勿论，其外究竟孰为优劣？”公对曰：“惟江西巡抚阿思哈耳。”时阿宠眷最渥，而公敢撄之，亦难能也。

阿尔萨

阿相公尔萨以胥吏起家，屡任封疆。不喜科目，尝谓傅文忠公云：“朝廷奚必置棘场，三载间取若干无用人，以为殃民误国之具！”经傅呵斥，颇为士林所讥。然居官清介，籍没时，其家惟黄连数十斤，当票数纸而已。亦近日大吏之所罕见也。

横闲侍郎

雍正初，年大将军羹尧宠眷甚渥。尝入京陛见，世宗因命其于正大光明殿阅朝考卷。时复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绕出前庭，路颇迂折。年方起座，闻后楹丹扆欻然四扉洞开。年趋视之，则某侍郎横闲于其旁，盖自启扉以便其行。时谓之“横闲侍郎”云。

活佛掣签

西藏喇嘛自宗卡卜兴扬黄教，其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言永远转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其徒众稍有道行、为人推许者，亦必踵其转生之说，以致呼尔毕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资产者，乃请托达赖喇嘛，指其子侄为的乳，互相承授，与中国世爵无异。纯皇帝习知其弊，因其陋习已久，难以遽革，因命制金丹巴瓶，设于吉祥天母前。遇有呼毕尔罕圆寂者，即拣其岁所生产子之聪慧者数人，书名于签，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封名掣之，贿请之弊始绝。时谓之“活佛掣签”云。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投诚，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排扉而入，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

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盛司寇

盛司寇安，满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贰。颀然岳立，须眉苍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贤纯皇后崩，时有周中丞学健、瑟制府尔臣等以违制剃发伏诛。有锦州守金文淳者，禀命于府尹，然后剃发。事发，纯皇震怒，命立诛之。公叩首请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公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佯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上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赦之，公施然叩谢如常。时市曹万目共睹，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书房傅导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真师保之妙选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登荐牍，故人皆乐为之用。兴将军奎以将校从事，公奇其貌，曰：“此将材也。”因与之副将札，命其攻克某岭，即日克捷。其后卒为名将。如王述庵司寇昶、韩桂舲司寇尉、百菊溪制府龄、朱白泉观察赓额，皆以微员赏识，其后皆为卿相。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策。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赏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

死。其薨前数日，自知死期，于其诞辰置酒作乐终日。训其子孙，励以纲常名节，曰："余从此长诀，不复训教尔等矣！"病笃时，将其兵书诗文稿尽命焚之，曰："无以此误后人也！"余尝往吊，见其厅第湫隘，居然儒素，较之当时权贵万厦巍然者，薰莸自别，比之李文靖厅前仅容旋马者，未为过也。

舒文襄公预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既以分置阿逆家属获罪，降为马卒，公即荷殳执靮，甘与士卒同伍。及闻班忠烈公第密劾阿逆之事，曰："阿逆叛志已决，不可使得其家属傅虎以翼。余虽得罪，曾任大臣，出疆专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署士卒，围其营帐。其夜阿逆果率众至，欲虏其家属牧厂。我兵猬集，争先用命。阿知有备，乃踉跄遁去，其家属终为我虏获焉。上闻之大喜，立复其位。

崇政殿

高皇初定辽、沈，建立宫室，卑浅其制，殊有茅茨土阶之意。今陪京宫殿，大清门内即为崇政殿，为视政朝贺之所。其后凤凰阁，分限内外。内为清宁宫，内奉神位，即为燕寝之地。其旁六宫分峙，制作极为俭朴，亦可想见祖宗开创之艰难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尝命张制府广泗征花苗，开筵设乐，谈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暮，张

不得已请公将略，公愀然曰：“老夫误用人矣！夫转运糗粮，备整甲仗，有不备者，惟老夫是问。至于军机难测，转瞬间已自变易，惟在为将临事处决，安有预定机谋而能胜人者哉？”张慑服其言。其他如哈军门元生、董将军芳皆出其幕下，卒为一代名臣。此数人至其家，皆执洒扫贱役，而其家亦佣仆视之，如郭汾阳之于李西平、马北平也。

奎壮烈

奎壮烈林为孝贤纯皇后之侄，以椒房甲第，勇力过人。其兄忠烈公明瑞尝殉节滇南，故纯皇帝不欲使其临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间，惟愿杀贼复仇，上为之动容。其后从征缅甸、金川，皆以趐捷建功。后任伊犁将军，公乃纵酒指挥，尝集众官饮，其不胜者，仰鼻灌之。至登屋瓦上，与近侍酣饮。有犯法者，公剥其皮，以盐揉之，其人号痛竟日始毙。为海禄所劾罢职。其后复从征廓尔喀，疽发于项，仍力疾从军。孙文靖公士毅往候其疾，公执其手曰：“疾何必问，大丈夫不能马革裹尸，乃至殗滞床箦，亦可丑也。”至卒，惟以军务未蒇为忧，语不及他。然性耽书史，好作小诗，有曹景宗之风。尝读《元史》，王述庵侍郎问其所向慕，公曰：“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贞足矣。”亦可觇公之志矣。

云梯

文皇帝时，攻取明人城堡，多以云梯制胜。乾隆戊辰金川之役，其地多筑坚碉于绝壁悬崖上，官军屡攻弗克。纯皇帝阅实录，乃仿其式制造云梯，命八旗子弟日以演习，其后专隶健锐营。再征金川时，卒收云梯之功，始能捣倾贼窟。丙辰间，湖北奸民窃发，毕秋帆制府

屡攻当阳不克，上乃命海内绿营皆习其技，以昭文皇帝威德焉。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讳岳托，先烈王之长子也。壬午冬从征山东，薨于途。丧返，文皇帝痛甚。及葬，命开其隧道，以便岁时赐奠，抚柩而哭。故至今未封其圹，以志荣遇。纯皇帝及今上翠华东幸，皆亲往赐奠焉。

啸亭杂录卷三

记辛亥败兵事

康熙丁丑，仁皇帝亲征沙漠，噶尔丹穷蹙自缢，其侄策零多尔济奔窜阿尔泰山北，稽首称臣。仁皇帝受降凯旋，朔漠荡平。其后数岁，策逆休养生息，招徕噶尔丹藩臣，部落渐强，侵犯喀尔喀部落。仁皇震怒，练兵筹饷，为深入计。宪皇帝践祚，欲竟仁皇帝未竟之绪。会策逆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聪黠，善驭士卒，诸台吉乐为之用，宪皇帝遂决议讨之。朱文端公轼、沈总宪近思皆以为天时未至，惟张文和公力为怂恿。时费直烈公嗣爵傅尔丹者，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有名将风，张荐以为帅。筑大将坛，率满洲、绿营等五万兵讨之，诸蒙古藩臣皆执靮以从。时达忠烈公福力谏不可，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之势，何云不可？"达曰："策零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况天溽暑，未易兴师。"张文和旁赞曰："六月兴师，载诸《小雅》，君未果知耶？"上曰："达福患暑疾，盍以卤汁灌之！"达词色愈厉。上曰："然则命汝副傅以行，尚敢辞耶？"达语塞，遂叩首出，礽祷于明堂。上亲酌傅公，以宠其行。是日，大雨如注，旗纛尽湿，狼狈出国门，识者以为不祥。时从征为查副将军弼纳，巴将军赛，副都统戴公豪、海公兰、西公弥赖、定公寿、苏公图、马公尔齐，侍郎永公国、塔公尔岱，皆一时将帅之选焉。

八月，会师于科布多城。噶逆遣将伪降，言其国携贰，与哈萨克迭战经年，马驼羸弱，可袭灭其部落。傅公信其言，欲进师，定公寿曰：“噶逆闻警，敛师境内，静以观变，其谋可知。我师莫如耀兵境上，以扬我武，全师凯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虏片言，突入敌垒，以黩其武哉？”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穷蹙之余，安能敌精强之士？不御敌，非勇也，汝何懦怯自损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仆曰：“汝持此以归葬焉。生子名寿，以志难也。”永公国曰：“国闻用师乘瑕而战，未闻无隙而能致胜者。今噶逆亲亲用能，人惟求旧，选不失材，贤不失位，疆圉远辟，牧养蕃滋。彼虽犯我师旅，尚当良筹以御之，而况敛兵蓄锐，乃可深入自暴其师乎？”海公兰曰：“量敌而入，将之能谋也；知难而退，武之善经也。敌未可轻，武未可黩，俘虏之言奚足为信？羸师待敌，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傅赩然曰：“我国家之所以无敌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汉儿之习，自弱其势哉？”因命整军以进。主事何公溥执辔以谏，傅曰：“蕞尔竖儒，安识兵家事！”因以鞭挥何手而去。马公退告众曰：“此师殆哉！”戴公豪曰：“带组具存，何畏死无具也？”查公弼纳曰：“余刀俎余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以马革裹尸，幸矣！”查前因允禟朋党故，廷议大辟，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及出境数百里，不见贼垒，获侦者，云在博克托岭，傅遣苏公图往剿。未数里，闻胡笳声远作，氈裘四合，如黑云蔽日，傅惧，移师东，陷和通淖尔，华言大泽也。定公谓傅曰：“违众陷师，谁之咎也？”傅默然无语。定公曰：“言在先，敢辞死乎？”遂与马公尔齐率师援苏。兵既接，忽大风蔽日，雹如牛首，我兵血战间后无继师，定公寿中矢殒，苏公等俱没于阵。西公弥赖率本部援之，兵溃身殉。贼遂犯大营，傅命蒙古兵御之。定制，科尔沁王公树红纛，土默特旌树白纛以为志。转战间，科尔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达赖奋身入贼垒，白旌耀然。众知蒙古兵败，曰：“白纛兵入贼队矣！”诸军遂大溃，终夜甲仗声不绝。傅举趾失措，惟抚驭满洲士卒曰：“慎无墮家声也。”永公国刎颈死，戴公豪、海公兰自缢于幕杙上，何公溥儒服雅步曰：“死为国殇，永享俎豆，荣矣！”遇贼而死。有蒙古参领某潜渡淖，遇妇人骑以追，推某

河中，水浅得不死。医士汤某，苍黄奔窜，扬言曰：“余有丹药，吸之可以免渴。”卒无应者，陷于贼。傅杂士伍奔窜出，查公弼纳跃马舞刀，贼皆披靡，溃围而出。不见傅，以其已死，恐蒙陷帅罪，曰：“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而死。达公福殿军被杀，巴公赛血战死之另见下卷。惟塔公尔岱冒锋矢出，中枪穿胫，血殷征衫，蒙古医以羊皮蒙之，三日始苏。贼获诸士卒，皆以皮绳穿其胫，盛以皮袋，载诸马后，从容唱歌而返。蒙古科尔沁王逃匿萑苻中，以千金赂傅，傅受赂，扬言于众中：“蒙古白纛者先败。”乃收公沙津斩之，蒙古士卒皆忿怒。

溃军事闻，上震悼曰：“朕悔不听达福言，今无及矣！”乃厚恤其家。达故权臣鳌拜孙，耻其祖所为，故尽节云。乃斥傅爵，赏恤诸溃卒。后二年，噶逆众大入，赖额驸超勇亲王战于光显寺事另见，其势始衰，遂讲和焉。初，上命傅尔丹与岳威信公钟琪会议进兵策，岳公赴傅穹庐中，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傅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岳笑而漫应之，出语人曰：“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后卒如岳公所料云。

郭刘二疏

国朝惩明代之失，罔许言官挟私言事，紊乱纲纪。然遇骨鲠之士弹劾权要，列圣必立加奖劝，以旌其直。如郭华野之劾明、余二相及王、高诸人，刘文正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论，有足取者，备录其疏于左。

郭疏云：“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诸款：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汧，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

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心腹拱立以待，即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议、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一，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其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债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縻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俱略指参。总之，明珠一人，其智术足以弥缝过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之罪，罄竹难书。伏祈霆威，立加严谴，天下人情无不欣畅矣。”

其劾王鸿绪、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由睿裁，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恣事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悉，试约略陈之：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

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一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弟兄，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ruby>榥<rt>损</rt></ruby>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雒口地方。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李方，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削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穷之溪壑，是士奇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可诛者，三也。皇上圣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馆史书编纂未竟，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极矣！士奇乃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馈送，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矣。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所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以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

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

其刘之弹张文和、讷果毅云：“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责备恒多。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惟稍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饬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仁皇帝曾降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请以三年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二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时蒙召对，向用方隆。我皇上用人行政，无非出于至公，讷亲之居心行事，亦当极图报称。但臣虑讷亲以一人之身，承办事务太多，或有疏失。臣虽不能知其所管项何所当去，愿皇上谅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项，使其专心机务，得以无所错误。再其任事过锐，逢迎者渐众，请皇上时加训饬，讷亲得以有过知改，常承主眷。”二公疏上，皆得嘉旨，若合符节。

朱白泉狱中上百朱二公书

朱白泉观察原名友桂，涵斋先生孙也，今改名朱尔赓额。涵斋于仁皇帝以绘事供奉内庭。观察虽入赀为郎，性甚刚毅，勇往敢为。屡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夏，随菊溪制府、韩桂舲中丞剿抚洋盗张保、张郑氏等，颇树功绩，上特赐孔雀翎。后任江安道，因主议增长苇荡事宜，为河帅陈凤翔所控。上命巨卿往讯。其人本迂愎，为凤翔所蛊惑，卒以冒功不实论罪，谪戍伊犁。白泉与余最善，忆戊午岁冬，夜与白泉及谢芗泉侍御小集绿筠

堂，挑灯剪烛，谈论天下古今事，涔然泪下。白泉以王文成自许，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终以任事犯众怨，自撄其罪。今录其与百、朱二公书，以见其事之颠末云。

其与百制府书云："盖闻人之穷通有数，事之成败有时，是不必以口舌争也。物理之是非有定评，国家之体统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气用也。额虽不才，然奉教于先生长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窃闻辱名为上，辱身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为下。额自上年九月接奉恩命，调任江巡，依持节麾，俾供驱策。受圣祖累世豢养之恩，怀名师特达知遇之感，抚心切齿，罔报涓埃。窃谓料物为河工之根本，苇荡为料物之基业，悉心剔弊，期裨切益，比较正额之外，增出过倍。然拨荡为购，减厅员冒销之利；按束交方，拂营员偷换之欲。额以只身独撄众怒，固已知其祸不旋踵，功废垂成。日昨以陈竹香遣丁京控，蒙钦派巨公前来查讯，验尾帮驳回之料，取船弁挟怨之词，厅营共证，合翻此局。从吏议而诬服，戴覆盆以望天，从古如兹，况在微末。文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何以见燕市击筑之夫，对赵北悲歌之士？今以愚昧，于此获罪，所知为之流涕，路人为之叹息。抚躬自问，为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圜土，长歌而膺徽纆者也。额始谓今年柴荡陆续出运，七堡、顺清河两处漫口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厅奇险藉以抢护，诚恐自此废束，贻误堪虞。以今思之，成败早迟，皆有期合，实由天定，非关人事也。额于十一年作守潮阳，海氛告警，大帮压境，荼毒生灵，惊怖城市。额捐资集勇，谨守疆埸，绝济匪之源，挫触藩之锐，卒能化枭为鸠，闾阎安堵。绎堂制府谓那公彦成以为能，言听谋决。匪目李崇玉以计就擒，大帮朱蕡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风涛永戢。而绎堂先生旋被严劾，竟坐投荒，时额以居忧，得以漏网。三载之后，老夫子秉节海峤，仍用前策，以贼攻贼，生路既开，输诚踵至，鲸波遂恬，舶帆无恙，此亦乘势待时，事半功倍之明征也。安知苇荡之功，不更待有异日乎？不过为人臣子，有见利于国者，不敢委之时数，而濡滞不前耳。至于宦辙升沉，一官如屣，久已膜外置之矣。抑闻之，物不得其

平则鸣，额之所遇，似不可谓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伦，余姚、莱阳之辈，斯并义冠云天，文雄霄壤。当其拂逆殊疆，颠沛垂死，不闻有伏阙讼冤，危辞表愤。诚以卿大夫不比齐民，曲直苍黄，非争一口。额待罪监司，通籍中外三十余年，若复效尤竹香，于获罪之后再行申诉，岂不重为天下耻笑？如《汉书》之所谓‘贾竖子争言，何其无大体’者乎？惟愿老夫子大人调气颐神，珍重柱石之身，幸勿以额为念。额被谴至重不过谪戍，数年之后，循例邀恩，犹可效其犬马，则额虽在万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额之故，至烦圣睿，是额之疏拙，不能周详以为师门光宠，而转使慈怀耿耿，则负疚愈深。额远览先圣知命之教，中考昔贤处变之方，近验己身经历之迹，反求本身贞厉之故，区区寸心，伏乞采察。”

其与朱方伯锡爵书云：“窃念弟历官中外，世受国恩，自量移江南以来，思欲稍竭涓埃，勉图报称。再四延访，知江南重务，莫大于防河，而防河机宜，莫先于储料。苇荡营者，国家之官地，料物之所从出也。自齐敏悫齐苏勒开之于前，嵇文恭璜守之于后，天产地利，固足金堤。比年以来，苇营废弛，料价翔贵，南河库贮，岁糜金钱数百万。仍复缮堤不完，漫口屡告，皆由工无存料，猝难购买，欲事抢厢，已成冲决。而苇营地亩一万二千余顷，岁产柴千万束，徒令滩棍、狡兵据为利薮，盗卖采割，转贩到工，额诚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度德量力，奋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严明，有司效命，果获扫除积习，实收成功，于旧定正额二百四十五万之外，增出余柴四百三十余万束。而众怨沸腾，谤书满箧，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议，竟挂弹章。若以参词核之，不复少加辩雪，将含垢后世，传笑四方，额实无以自容于天下矣。谨按参词曰‘以采樵之刀本采草，而草又不足原估之数，工程不归实用，钱粮尽成虚糜’云云。去年办理苇荡时，左营俱系净柴，右营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产苇柴、乌荻、盐蒿、红草、蒲头五种相间，名五花头，束交工适用，所以照例详定与苇、青、净柴三七匀配。乃星使临工，以为巧立名目，不容申辩，苇船诸人，遂各希指承顺，有‘三成苇七成草’之语。不知例载杂

草每斤一厘三毫，此采樵刀本，仅发一分二厘一毫。是所办之柴，即不必问五花头与抽改情弊，全以草论，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蒲草一束，节省将及一分，一百万束蒲草，即节省三万两。何况右营出运之柴三百余万，业经交厅厢用取，有工收册报工段为准。左营未运之柴，现俱存储荡中，委员查验方回，乃欲概行抹煞，而以为不适工用，虚糜钱粮乎！此额之所不解也。又参词曰‘尽荡搜括之苦累，樵兵实所难堪’云云。查《工部则例》载，苇营所产之柴，尽数采交，其余柴之余，除量为酌赏外，即行尽数归公。其有私动余柴茎束者，官则从重参处，兵役则严行治罪。自苇营废坏，十队效目勾通附近滩棍，偷漏柴束，转买南河。厅员领购之价，干没其余，效目据官产之柴，因以为利，樵兵人等不过分沾余馥。历来办荡之员，归苦累于樵兵，分私肥于效目。若以功令绳之，则罪将有在矣。然额昨于奉委时，深知其弊，不肯波及前事，但思调剂兵夫，故详定章程，内樵兵给与耕地，借与牛具种籽，船兵月饷仍旧。虽照乾隆以前旧例，设船归厅自运，而船兵随船驾运，并无失业。又另加一柴束给厅员，使厅员挪抵购料，于购价内筹贴食米。是樵船各兵等从前乞怜于效目者，其盗卖之利小，此时取给于公家，其调剂之利大。而况两营樵兵，左营尚属额设，右营多系雇役，向来效目以四五文一束雇采，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雇采，食力为佣，加倍得利，何从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纵使有司奉行不力，樵兵竟有苦累，亦当备求实惠，重议恤兵以运柴，不得留柴而养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弃此额产苇柴徒供欲壑，令司农有仰屋之嗟，天府縻水衡之费，又额之所未解也。又参词曰‘把总钱永胜据实具禀蒲草，即将钱永胜顶戴摘去，勒令受装蒲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五日，钱把总在荡督装，以‘连柴夹草受装出荡，已有一百九十余帮，尚存船八十余帮，现在受装’具禀。额因查荡时，柴束并无蒲草，知系预为抽卖抵换地步，即于十八日接禀严行批饬。后恐荡内耳目难周，果有包蒲夹草等弊，随于十九日据钱把总所禀，札行韩守备，移会王参将，一体严查驳换。又恐承办之人未免回护，添委知县刘平骄专查有无夹草，钱把总并未再有禀白请验柴束。是额之批饬，专为不许受装夹草而设。迨后顺清河漫口抢筑，需料孔

殷。钱所运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里，顺风五六日，观望不前，潜回浦寓。是以会同库道，摘顶示惩。其去具禀蒲草时，案隔半月，仰卷可征。钱把总希图脱罪，巧构南箕，而星使验明批禀，不顾文理之顺逆，以剔除夹草者反为勒装蒲草，遂使海上楼成，台中谳定，此又额之所未解也。又参词曰‘汰黄堤运到之柴，经各厅具禀短少’云云。本年八厅共禀称，浚船所带净柴，大捆者俱执以自卖，余柴概不交纳。及拆称垛，计每垛净柴只一万四千余斤，而每垛折短茸草有一万一千余斤。额去冬尽荡搜括时，收买余方之例，业经会库道裁革，船兵何从得有余柴？其沿途抽改无疑。是以各道特奉制、河二宪委审得实，责处目兵。然苇营兵目积弊相沿，旋有山安厅禀请验收到工苇柴。经委员覆禀，验明船兵所交之柴，夹杂短少，每船另有净柴数百束。吊验四束，称重九十余斤，的系荡内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妪幼女跳河拼命。而山安厅自禀，与船目议明，以原捆交工，八折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语。众证确然，而乃以为畏惧威势，草率了案。以监司公定案卷为虚，以奸弁挟怨巧言为实，此又额之所未解也。又参词曰‘左营荡柴虽无夹草，而每束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来荡内产柴，湿、干、枯递分三种。其初采时，盘箍捆成，以三十斤上下为度。一年之后，内重耐干者，有二十四五斤，不耐干者，即止十五六斤。不过报部之时，彼此牵算，约以二十二斤。其实厅员领帑自购之料，并无此数。今左营荡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储一年，岂无耗折？而折内既有‘堆积愈久，折耗愈多’之语，又曰‘荒储荡地，未运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岂得以为采柴罪过？且幸而未经出荡，星使犹得以验无夹草。设使河道通行，船兵出运，沿途抽拔改捆，则蒲草亦与右营等耳，观者岂复代为区别哉？不即左营以验右营之无草，转以耗折为斤重之不敷，此又额之所未解也。总之，苇荡之事，非众人之所乐成，而草创经营，亦非一年所能尽善。是以今年围估新届，将下茂五花头不行估采，将二尺四寸箍口加宽四寸，又奏明试行三年，酌中定额，若果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于国计民生，岂无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尽废，今年新估八百万束，随在盗卖，莫复过问。刻下虽奉到谕旨，仍须核实采办，再定章

程。而聚讼纷纷，适从谁是，群小泄泄，威令不行，纵有桑榆之效，已见东隅之失，岂不深可痛惜哉！额见收时，星使并未按问，但令随带司员代具亲供。至额将印卷七套呈核，又裁截要证印稿七件，然后发还。菊溪先生深愤不平，额在狱中曾上书菊溪先生，自明成败有时，劝勿仰烦圣虑。迨定拟覆奏后，外间传有折稿，菊溪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令郭禹修者，与安徽包慎伯盖实始终荡事，见额狱且不测，竟私走春明，欲为诉冤。二人去后二日，额始知之，遣急足数辈，追及汶上而返。会台谏中有劾菊溪先生者为马履泰、吴芸，上命星使密侦于彭城。回奏一疏，具言所劾虚无，并为额洗雪，云‘前征洋匪，辛苦备尝，家无余财，人所共知’。或以此重邀天恩，末减罪状。然前此严参乍入，自分立正典刑，乃高厚鸿慈，仅与荷校三月，是圣主好生之德，业已宽无可宽，何敢再行希冀？惟额除弊太骤，众谤群疑，虽执法大臣，亦为所惑。卒之阴察其冤，抗表代白，略不护前，额之愚忠，或尚犹有可取，而三代直道之风，其真至今未泯矣乎！故缕㝢布呈，以达区区，伏望阁下于众恶必察之下，存日久论定之识也。”

观察二书，前书隐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体；后书分条驳诘，以洗涤百世之名，合而观之，可互相发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准噶尔自光显寺之败事见后卷，决意请和，至乾隆四年，和议始成。又许通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马货物皆限以数。噶尔丹策零于乾隆十四年死，生三子一女：长曰喇嘛达尔札，次曰那木扎尔，又次曰莫克什，女曰乌兰巴雅尔。阿札母贵，蒙古最重嫡庶，国人因立阿札坐床。坐床者，华人言即位也。那木扎尔杀莫克什，喇嘛达尔札自危，乃弑阿札而自立。乌兰巴雅尔与其夫拥戴有功，因其委任疏远，叛去，达又擒而杀之。当是时，大策零事见上卷王孙达瓦齐与辉特台吉阿

睦尔撒纳另居雅尔地方，各有阿拉巴图数千户华言奴也。达瓦齐于达尔札为近族，贵而无位。阿逆出身微贱，而狡黠凶狠迥异。诸酋亦皆不平达尔札之所为，与之相抗，不奉教令。达尔札命众讨之，达瓦齐等兵败，窜入哈萨克。达尔札以二人不除，终为祸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万追之，期于必获。达瓦齐计无所出，日夜涕泣而已。阿逆曰："与其束以待擒，何若铤而走险，兵法所谓'往扼其吭'者也。"因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刃，于山岭僻境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突入其幕。达尔札方围炉拥妾饮酒，阿逆趋而杀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国也，以卫藏据其右臂，欲与之和，使无后顾之患。因以其女妻拉藏王子入赘其国，阴说拉藏王颇罗鼐叛中国。颇感仁皇帝之恩，固守臣节。策逆怒，遂亲率师由回部之沙雅尔潜袭卫藏。近星宿海，为导者误入大泽中，沮洳难行，人马多死，穷蹙而归，遂斩其赘婿。其妻有遗腹女，长而适阿逆父。阿逆初生时，满身鲜血，或谓其复仇而来也。达瓦齐既立，不能统驭其属，岁多叛亡，每遇急难，必檄阿逆至，与之调停。阿逆诮让之，达瓦齐不甘，曰："彼虽才能，终为我之臣仆，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为己所立也？"其后，达部署渐定，因曰："不诛阿某，祸终未艾。"因统倾国兵讨之。阿逆不敌，十九年，遂率所部二万余人来降，且乞师往靖乱，欲借我兵力灭达瓦齐而己得据其位也。

纯皇帝实知其国内乱之可乘，足以竟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今事会适至，乃天以其国畀我大清，时不可失，遂决意用兵。时举朝不知准噶尔内乱，狃于辛亥败兵之事，不愿劳师动众，惟傅文忠公一人力赞成之。上曰："卿，朕之张华、裴度也。"阿逆入觐，上以抚绥事急，乘马三日而至热河，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詹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胆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两路进兵：北路以班直义公第为定北将军，阿逆为定边左副将军副之；西路以陕督董鄂公永常为定西将军，萨赖尔为定边

右副将军副之。尽简八旗子弟、吉林、索伦诸精锐士卒从之。所至准夷各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齐抵伊犁，达瓦齐阻淖为营，众尚万余。我兵追及之，侍卫阿玉锡以二十二人骑直薄其营，呼噪突入，贼众惊溃。达瓦齐窜走，阴计阿克苏回人伯克霍迪斯为己所立，必不负之，因率亲丁百余骑逃至回疆。去阿克苏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达瓦齐之党以为不可信，而达以为与其有恩，遂杀牛酌酒，与众酣醉后，霍迪斯尽缚之入城。后承班公檄，献诸军门，并获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先后槛入，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达瓦齐人固庸恧可悯，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羶气不可近。上命为御前侍卫，终优容之。

准夷之先，故有四卫拉特，华言四部落也，部各有汗。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后，仍其旧设四汗众建之而分其力，如喀尔喀之编七旗，至今长享太平。而阿逆志不在此，上预烛其情，甫出兵，即密谕班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为科尔沁亲王，与阿逆言语相通，气类相近，令与之偕行，俾耦居无猜，实阴伺之。乃额驸为其所绐，反与之昵，阿逆遂恃为奥援。既平伊犁，阿逆处事多不禀承将军，生杀自专，置副将军印不用，用其国汗旧用小红钤记。发书邻部哈萨克及俄罗斯等国，皆不言降我朝，但谓率满洲、蒙古兵来定准噶尔。又使其党等流言不立阿逆为汗，终不得宁。班公忧之，鄂襄烈公曰："吾侪大臣，所谓消患于未萌。昔拉忠烈公诛朱尔墨扎事见后卷，身虽殉死，终膺懋典。吾等可仿而行之，此傅介子请缨日也。"班曰："阿逆叛迹未见，安可妄诛藩臣，以撄上之怒哉？"遂密以其事驰奏。上命即军中诛之，毋濡忍贻后患。而是时大兵皆凯旋，随二公者仅五百人，余皆新附众，班公遂不敢举事。上先有旨，命阿逆以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则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额驸奉旨先归，阿逆私以总统旧部之意乞

其代奏，并约以期，如得请旨，当七月下旬至。及额驸归，事已中变，遂匿其奏。阿逆待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八月中尚无信，疑事已变，入境且得祸，遂阴召其众，张幕请额宴。酒数行，起谓额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其境，如驱牛羊入市，大丈夫当自立事业，安肯延颈待戮？"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旌旗耀日，拥阿逆出营去。阿逆徐解副将军印组，掷与额曰："汝持此交还大皇帝可也。"遂据鞍驰去。额林沁多尔济瞠目视之，无如之何。阿逆遂寄声伊犁，嗾其叛，又遣其党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军台，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果蜂起为乱。仓卒兵少，班、鄂二公扼腕无计，鄂曰："今日徒死，无济于事，有负上付托矣。"班公持剑太息久之，刎颈而死。鄂故书生，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剸腹而死。事闻，上以额驸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来文端公请曰："愿皇上念孝贤皇后，莫使公主遭嫠独之叹。"上挥泪太息，贳其死，只褫其爵。额林沁多尔济以元裔故，特与赐死。改命公策楞、公达尔党阿由巴尔坤速进兵。

二十二年，参赞公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逆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报台吉诺尔布已擒阿逆至，遂驻兵俟之，而不知报信者即阿逆之侦者，以为缓师计，阿逆得从容而去，遂逃入哈萨克。上怒，拜瓜尔佳公哈达哈、钮祜禄公达尔党阿为定西大将军，加大学士衔，以擒阿逆事专委之。复命握二大将军印，使阿逆心以为傅文忠公至，冀其自投罗网。达至哈萨克界，阿逆方借哈萨克兵来拒我兵，击败之，擒其酋长，愿往说其主阿布赉擒阿逆来献。达受其绐，纵之去，卒无音耗。达复使人询之，讫未得要领，而西路降夷巴雅尔噶尔藏多尔济、哈萨克锡喇尼玛舍楞等皆群起叛乱。都统公和起歼焉，兆文襄公惠复有济尔哈朗之围事见后卷。上以诸贼甫受封赏辄叛，知厄鲁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结，故命喀尔喀超勇王成衮札布出北路，兆文襄公出西路，皆于三月中起行。会诸贼自相蹂践，扎那噶布尔袭杀噶尔藏多尔济，呢玛又欲袭扎那噶尔布不果。阿逆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塔拉，欲自

立为汗。闻我兵将至，又遁去，诸贼皆窜匿。于是兆文襄擒原任内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任散秩大臣厄尔锥，音图伦楚擒原任贝勒纳奇木，海超勇公兰察擒巴雅尔，乌尔登擒呢玛，扎那噶尔布已病死，台吉珲齐达瓦以其首来献，惟阿逆尚未获。六月，兆文襄公使爱将军星阿、阿拉善王罗卜藏等追阿逆至哈萨克，其长阿布赉以为大兵取其部也。锋刃既交，我兵势寡，阿拉善王曰："与其同没，何若冒死说敌，犹可冀免。"因脱帽蹈烟炮驰去，作蒙古语曰："吾来说降。"阿布赉因收军见王，王从容曰："吾亦系也速后王之父阿宝始降本朝，固厄鲁特也。因归降故，荷大皇帝抚绥，裂土封之，永为藩服。今部长蕞尔小国，何可信阿逆之言，自与天朝为敌，是代人受祸也。"阿布赉悟，请降为属国。适阿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赉约以诘朝相见。先使人收其马，阿逆惊，又逃，阿布赉执其兄达什策凌送军门。事闻，上大悦，封罗为亲王，受阿布赉降，令其岁时纳贡如朝鲜、琉球云。

阿逆徒步入鄂罗斯，为樵者所得，守卡之玛玉尔官名送往其国。我侍卫顺德讷寻踪往，玛玉尔诿为不知。时廷臣议，又恐挑鄂罗斯之衅，兵连不结，陈文勤公有将帅、粮饷、帑饷三议，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门关。上笑曰："皆书生迂语，不足与较。"因命理藩院行文鄂罗斯索之。阿逆患病死，鄂罗斯以其尸送入边。上命素识阿逆之林丕多尔济往验尸，属实，于是阿逆之局始结。上命兆、富二将军择地过冬，明年再尽剿厄鲁特之漏网者。二十三年春，兆文襄由博罗布尔，苏富公由赛里木，如猕场中分两翼合围，约相会于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渔猕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

计自准夷内乱以来，惟杜尔伯特策楞内附，始终无异志。其王策楞临终时，谆谆嘱其子孙报效天朝，百世毋忘此德，故其所部得保全，至今无恙，世袭藩封云。其次则达什达瓦之妻，当阿逆初叛时，正伊犁骚扰之际，独率所部款关来投。上悯其诚，使居巴里坤，后徙

热河，编其人为兵，俾资饷以给。若沙克都尔曼吉不从乱，全部内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尔等之乱，上谕巴里坤大臣雅将军尔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则坦怀以待，勿使疑，否则先发制人，毋令为肘腋患，初非必欲杀之也。雅故书生，不敢保，时饷正乏，而沙请粮不休，雅患本军缺粮而又赍敌，遂令裨将阎师相率五百人入其垒，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阎曰："此擒吴元济时也。"遂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如两白蛇蜿蜒穹庐中，以至于死。雅以沙谋叛被杀报，上封雅为一等伯。雅归朝日，拜其祖祠，叹曰："李广以杀降不封侯，至于失道自刎。今我罪逾于广，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其后果以失机被诛事另见。上于庚戌中咏西域诸故事，犹及雅之滥杀云。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剃禽狝无噍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鄂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自此偃息兵戈，垦辟屯田，中原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陌巷间牛羊成群，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自有天地以来，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也。

惟纯皇帝天亶聪明，乾健不惑，见事机可乘，顺天而行。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或一二日无军报，则延望不释，盖数年如一日也。领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长，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见肺腑，分别功过，信赏必罚。是以人人效命，有进无退，成此大功。历观史册，汉、唐以来，何代可以比隆者也。

李壮烈战迹

闽中固积富区，自总督雅德、伍拉纳等骄奢贪纵，吏治废弛，下属习为懈怠，海中盗艇猖獗，鲸鲵日盛。闽中水师懦怯，莫敢与撄，提督倪斯得老而耄，不谙纪律，惟令士卒避寇而已。故蔡牵、朱渍等啸聚海滨，兵至十万，于乙丑冬突入台湾，赖浙江提督李公长庚抵死御之，台湾得以恢复。

公同安人，由武科起家，出为浙江副将。福文襄王康安见而奇之。时安南阮光平阴叛本朝，命其夷官等入中国海面掳劫，以充其国帑，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钉疏板薄，不能冲突波涛，长庚愿倾家造船，以适其用。惟火药非私家所有，愿公赐之，其余不费官丝毫物也。"王大悦，奏署总兵衔，并赐银数万。公乃造海船数十艇，不加镂饰，与客船无异，率兵三千，尾追夷艇。夷人以为客船，遂返舟与之敌。公乃旗鼓突出，声振数里。加以飓风大作，海涛汹涌，公士卒百倍，枪炮骤发，贼舶惊溃，覆船数百殆尽，俘斩数千人，生擒夷伪官伦贵利等以献。王优奖之，请命于朝，任海坛总兵，浙抚阮公元倚为左右手。公虽武人，好读书，乐静坐，与阮公唱和无虚日。

台湾之役，公已将蔡牵贼艇围于鹿耳门，计日可擒。其时所率多闽兵，公浙中精兵只五百余人，蔡牵以赕钱四百余万遍豢闽中将卒，诸将遂解体，不为力战。数日，牵遣娈童蹈小船伪献降书，欲效郭循之策。公觉之，抵书于地，褫衣刃见，公立诛之。是晚大风雨，蔡牵乘势解缆而去。公方饮酒，立倾杯整队进，闽中兵无不披靡，莫有继者。公太息曰："朝廷养兵百余年，一旦用之，乃反为贼之间谍，诸将帅果何为者？"因全军而归。闽督阿林保置酒与贺，筵间从容笑语曰："海上事易为掩饰，如公以蔡牵假首至，余即飞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当受帷幄之赏。如此则海氛告成，此局易了，岂不胜冲突鲸涛，侥幸于万一哉！"公奋然曰："于清端之捉贼，姚制府之用

兵，长庚所知也。石三保、聂人杰之擒，长庚所未解者。皇上之所以委任长庚者，盖欲使永靖海氛，以绥民命，其成功与否，则天也。公以文吏徜徉中外，故宜幸其事，早蒇其功，仆则视海舶如庐舍，不畏其险也。公今以逗挠劾长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讳长庚之死，皆惟公命之是从也。仆一武夫，犹知以死报国，公以世臣名族，扬历封疆，纵未娴于军旅，亦罔识‘忠孝’二字乎？公何其浅视仆也？”遂推几而出。其幕客谏曰：“将军误矣。自闽、粤用兵以来，生灵糜烂者几数百余万，皆以蔡牵一人故也。今或假传其授首，以博天颜之喜；或羁縻以官爵，收其桑榆之效，则其局可了。将军宴坐衙斋，缓带投壶，不亦乐乎！定必冒风涛之险，必欲涸其巢穴，一旦飓风阻路，音耗莫通，粮饷莫继，士卒散亡，纵竭将军一人之力，难以敌猰□百万之师。倘稍失利，大吏朦胧奏之，将军必遭狱吏之辱矣！”公慨然曰：“君不闻王彦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语乎？仆虽不肖，愿与蔡牵同日死，不愿与其同天生也。”闽督故恨之切齿。至渔山之战，公舶遭风失信，阿遂诬公逃寇不知所之入奏。赖阮公以公受伤入告，上优诏奖之。

后于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战于黑水洋，时蔡牵以三舟舣岛，去公艇半里耳，寇势已穷迫，公因山为垒，以逸待劳，舟师四面围之，计日以擒。而闽督以飞檄催战，动以逗挠为词。幕客劝公封章以奏，公斫舷怒曰：“大丈夫以死报国，不受唾面之辱也！”因整军进。下令军皆持短兵，以为必死计。及战，浙军无不一当百，有卒校跳牵船上，牵几被其擒，以众寡不敌，死之。而牵奴林小貍素识公面，暗中指示，由篷窗中出火枪，中公胸。公茹痛呼诸将部署其事曰：“诸君不杀此贼，老夫死不瞑目矣！”因长号而终。事闻，上震悼，封一等壮烈伯，谥忠毅，祀昭忠祠。

公卒后二年，公部将邱公良功、王公得禄等，率公旧卒，建功海上。时闽督易以方保岩制府维甸，与二将合志歼贼。戴文端公衢亨时掌枢柄，凡所请，无不立时俞允，中无阻挠，二将得以用命。蔡牵投海

死，其子小仁获而奴之，海氛遂平。然皆由公裹血茹疮，大小百余战，于惊涛怒浪之中，使贼无以休息，其精锐日见耗亡，是以继之者奇功之易蕲也。

啸亭杂录卷四

岳青天

岳少保起，满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贪黩著，公入署时，命仆自屋宇器用皆洗涤之，曰“勿缁染其污迹”也。后与将军某抗，罢官。今上亲政，首起用为山东布政使，俄调任江南巡抚。公以清介自矢，夫人亲掌签押，署中僮仆不过数人。出则驺从萧条，屏却舆轿，瘦骖敝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馆，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侈之风，为之一变，实数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驭下甚宽，然不假以事权。尝与客共谈，指其侍从曰：“若辈惟可令其洒扫趋走，烹茶吸烟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辈者，安可使其与闻？从来大吏多不能令终者，皆倚任若辈为心腹故也。”其夫人尤严正，公尝往籍毕弇山尚书产，归已暮，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尚书即以耽于酒色故，至于家产荡然。今相公触目惊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为耶？”公长谢乃已。故吴民至今思之，演为《岳青天歌》，以汤文正之后一人而已。

昌龄藏书

傅察太史昌龄，傅阁峰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

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公自手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

马壮节公

马壮节公讳铨，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与同僚角觝故罢官。入京营为武弁，傅文忠公甚倚任之。复中庚辰探花，世人荣之。荐至四川提督，从征金川。时温相国福拥兵不进，公慨然曰："金川蕞尔小夷，经大兵两度挞伐，不能获尺寸之利，乃至屯师经年，老师縻饷，安用将帅为也！今相国以台司重臣，不能出险用奇，使彼畏威革面，惟知置酒高会，挞辱士卒，终将何物归报天子？真所谓空摇羽扇、无计请缨者也。"温笑斥其妄。其后木果木之败，公殿后队，手戮数十贼，力尽乃死。同难者有董提督天弼、牛提督天畀，皆不及公之勇烈云。

萨赖尔之叛

准夷初乱时，达什达瓦部下有宰桑萨赖尔者，不肯他属，率千户首先降。纯皇帝召见，询以准夷事，萨曰："目今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况往昔噶尔丹在时，优待下属，亲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亲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围，争较禽兽，弯弓驰骋，毫无君臣之别，故人乐为之用。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謦咳之下，死生以之。故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悦，授散秩大臣。其后，其国互相篡弑，卒如萨言。及阿睦尔撒纳叩关，萨复奏其为众部所畏服，正可资以前驱，迅扫残孽。上乃拜萨为副将军，率所降众往讨。及伊犁复变，班、鄂二公召萨议之，萨曰："阿逆智勇兼

备，何可以撄其锋？不如裹粮先归，覆命天子，将准夷全部畀之，则其祸立解也。”鄂襄勤曰：“为王守土之臣，安可以地资贼？当此危急之时，理宜效死弗去，岂可捧首逃窜，致对于司败也？”萨拂然曰：“竖儒安知兵家事！”因策马去，改易厄鲁特衣冠以叛。及策公楞收复伊犁时，萨复腼颜以归，迎大军于土鲁番。上命械至京，陈文勤公请首诛之，上曰：“死绥之义，惟士大夫之所宜守，萨赖尔乃藩部孱臣，安知大节？未可苛加责备。如卿所言，反高视萨赖尔矣。”因命其泥首于班、鄂二公之柩前，乃释其缚。后复授内大臣，数年始卒。夫以亡国俘虏，因其归诚之早，乃至谅其苦衷，曲法以贷，亦可觇纯皇帝之宽仁大度矣。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国侍尧，为忠襄公永芳四世孙。少以世荫膺宿卫，纯皇帝见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满洲副都统。部臣以违例尼之，上曰：“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比也？”后任广东将军，即转两粤制府，先后几二十余年。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故謦咳之下，人皆悚栗。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任云贵总督，以受纳下属贿赂故下狱。廷议大辟，上终怜其才，故缓其狱。复历任陕甘、两湖、浙闽诸制府，而贪黩仍如故。其督闽时，值台湾之变，上以常青非将材，恐不能守台郡，令其全师以归，待福文襄王至，再筹进取。公以台为岩邑，一旦失守，非十万兵不易取，恐有失机宜，因将谕节去数语，录寄常青，然后具疏请罪。上大悦，以为处置得宜，有古大臣风度，赐双眼孔雀翎，褒谕奖之。其处大事明决若此，亦未可徒责以素丝之节也。

乌提督

乾隆甲午，寿张民王伦作乱，孙总兵惟一举兵剿之，众寡不敌。徐中丞绩檄合省兵，与河督姚立德会剿，战于柳川。贼初起事，皆乌合众，见官兵甚畏。徐故书生，纪律颇疏，又令将军器缚载后乘，仓卒遇贼，士卒皆徒手与敌，遂至大溃。宗室某首先逃遁。徐中丞避兵东昌，贼遂猖獗，进围临清。时守将为叶清，故武科子弟，善于诗，书擘窠字，仓卒乘马伤髀。署知州秦震钧与参将乌公大经任守城责，各堞立烽燧，造火器及击木礌石等具，严察奸谍，晓谕居民，令其分地而守。贼屡次攻之，火器骤发，毙贼无算。贼首王伦对城张黄盖，奏鼓乐，指挥其众。公令敢死士数人突出击之，几获伦，其党抵死御之，仓卒奔去。后舒文襄公率禁旅救之，其围始解。舒公召公询其颠末，公应对详明，舒荐于朝。纯皇帝召见，奇公貌，曰："真将种也。"公故修髯岳立，望之生畏云。后荐擢至甘肃提督，终于任。

孝感之战

癸酉秋，余掌棘闱搜检事，与明参政亮同事数日，闻其谈孝感战事颇详，故檃括其词于卷中。

明云："嘉庆丙辰夏，湖北孝感滋事，毗连三省，贼众蚁聚数万。总统永公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余方获罪，以侍卫衔自西域归，纯皇帝命余往代。余行至当阳，路谒毕制府沅，时惟有固原、西宁兵五百人，毕全畀之。余曰：'今孝感啸聚数月，已伤官兵数千，是其贼中必有知兵之士。若不十倍其众，难以破敌，此王翦之所以请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谋而后进，以零丁积畏之兵，御锐气方刚之贼，是驱羊入虎，投刺待缚也。'毕无以对。适陕西德镇公光率其兵三千人至，愿随余往。毕大喜曰：'此天助将军以成功也！其糗

粮、器械，吾愿任之。’余大喜过望，鼓励以行。数日至杨镇，民已逃窜，街市空阒。贼闻余至，皆领兵守其寨。余率众守桥，笑谓众曰：‘此羸张飞尚可御几许敌也！’众故余旧部下，皆谈笑以答。余命诸将鸣鼓吹角以致贼师，贼果蜂涌至，余据地势，杀伤颇相当。贼诧曰：‘吾侪与官军斗，未有不闻声而溃者，此老子殊耐战乃尔。’嗣闻为余，皆相顾欷歔曰：‘此老尚无恙耶！此吾侪命蹇故也。’次日，贼绕道上北山，据建瓴以觑我。德镇请战，余曰：‘贼勇狠而锐，未易藐视。’因以千人付之。德固未经战阵，既见敌，未鼓而火枪骤发。余闻其声，惊曰：‘孺子误乃公事，此军殆矣！非出奇，万无以胜之。’因怒马独出，率将士数十人行荒畦间。绕出数里，畦间骸尸纵横，皆永公兵溃死者。适有江西溃卒二百自德安至，三五散坐黄金庙侧，方爇火聚食。余笑曰：‘虽余幕中谋士所资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敌必矣！’遂呼其将士至，慰以善言。诸军闻余名，争先踊跃请战。余授以旗鼓，命掩伏山侧，余遂趋贼垒。其垒外松棚下，余贼方瞭望，余骤发矢伤数人，贼错愕间，江西兵展旗鸣笳以进。贼互相践踏，曰：‘伏兵至矣。’贼中有红巾者，声扬于众曰：‘慎毋惊恐，速发大炮以御。’我兵闻皆披靡。余诳曰：‘炮炸矣。’贼固乌合，不解用炮，炮果裂，声震山谷，我兵突烟而入。余因纵火焚其松棚，火光燎然。山上贼闻之，皆退归巢，因阖其四门为避守计。时德镇所率兵亦振旅还。其固原士卒皆争先用命，夺其西壕梁进，贼当门拒之，兵无以入。德镇请用蔡人擒公孙翩计，述《左氏》‘多则死二人’之语。余曰：‘彼一勇夫，故可施此计。今贼至万人，徒伤勇夫，非计也。’因命积柴。时他门外贼未觉察，适大风霾，因风施火，俄见万厦骤焚，我兵合围其壕。贼无路行，突烟出者咸堕于壕，哭声震天，火光竟夕。火三日始烬，于焦骨中取贼首及骸尸，其贼遂平。捷闻，纯皇帝大喜，复余职而责永，永遂恚且恨。至己未岁，余方逐张汉潮于汉中事见另卷，永为松尚书筠所劾，其私度为余漏言，乃密疏劾余。上命那尚书彦成代领余众。余已擒张汉潮，方振旅而被逮，致使功败垂成，殊可惜也。”其言颠末若此。

明故宿将，谈战斗事，形状如绘。简兵储糗，咸如兵法，非他人所易及者。余记丙辰夏间，潘箬舟侍御名绍经，蕲水人。闻明复起用，笑谓余曰："吾乡人方制肩舆，请明入楚，吾甘心愿为其舆夫也。"虽一时戏语，亦可觇公之威望也。

王文雄

自嘉庆丙辰春楚匪滋事，当事者过于持重，遂至蔓延三省，用兵十载，方至扑灭。其中殉难者，提臣为王公文雄、花公连布、富公成、穆公克登额，镇臣则诸公神保、朱公射斗、袁公国镆、何公元卿、施公缙、德公光、凝公德、扎公尔杭阿、李公绍祖。其中死尤烈者，以王、穆、花三将为最穆、花事见另卷。王公，贵州人。由行伍荐至通州协副将，率直隶兵往援郧阳。时陕抚为秦公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贼遂猖獗，挺入陕境，至盩厔，秦惟闭城独守，日夕哭泣，目皆肿。公仓卒率直兵绕道击之，陕境保全，公之力也。事闻，秦受上赏。公累击贼，贼皆畏之，恨入切骨。庚申夏，于栈道中猝遇贼。贼觇知公兵力单弱，乃四出纷击。公转战竟日，路既险峻，粮复断绝，遂为贼擒。公喷血痛骂，贼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头目之人，不可令其速死，以泄吾愤。"乃支解竟日。贼既退，军士于草中寻遗骸，惟余一臂而已。诸大将死节惨者，莫公若也。事闻，上震悼，赐世袭一等子。其嗣开云以世荫任台谏，建白有声，今出为顺德太守。

杨时斋提督

国家升平日久，提、镇皆由武科积劳以致开阃，初未娴于武略者居多，故川、楚之变，将帅多不知兵，以致败衄。其身经百战而功绩尤著者，以杨时斋军门为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举入营。红苗

之变，公以材官奔走其间，福文襄王见而奇之，曰：“此将材也。”因擢至专阃。时宜制府绵督陕、甘，畏葸不前。公谏曰：“甘、凉兵为天下劲卒，阿文成公曾将以平西域，今诸将犹有能谈及者。制军据河山之险，拥精锐之卒，自关、陇西下，建瓴之势，破敌必矣。奈何以百战之卒，而畏乌合之众也哉？”宜不能用其策。额经略至陕，倚公为左右手。公修髯伟貌，善抚驭士卒，其部下皆邪匪所反正者，腰悬长刀，形状凶险，而公颐指气使，爱戴之如父母。故十载之间，所至克敌，声价赫然。公有黄骡，日驰数百里，公乘以退贼，未有能及之者，故贼人畏之如虎。其部下诸将如杨公芳、游公云棟、吴公廷刚、祝公廷彪皆由偏裨而公拔至专阃。有郭令公之于李西平、浑太尉之风。白马关叛军之役，官兵业经败北，公独骑至贼队中，说以大义，贼即抛戈而降，其为贼所佩服若此。甲戌春，公陛见来京，上召见，优奖之，赐紫禁城骑马，乾清门侍卫里行，武臣中罕有比者。今镇陕中几十余载，而勇健犹如故云。

议政大臣

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雍正中设立军机处，议政之权遂微，然犹存其名，以为满大臣兼衔。乾隆壬子，纯皇帝特旨裁之。

领侍卫府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寰区，镶黄等三旗为天子自将，爰选其子弟，仿周官宫伯之制，命曰侍卫。其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曰御前侍卫。稍次曰乾清门侍卫。其值宿宫门者，统曰三旗侍卫。设领侍卫内

大臣六员，外大臣六员，散秩大臣无定员，俱以世荫公侯并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诸尚书下，侍卫跻三阶。选其才俊者充随邸协理事务，班领十二员每旗四人，掌文书政令诸事。凡其班有六，班分奇偶以为离合。其制凡十二日为一转。每班先于园中值宿四日，后入禁中值宿二日，空闲六日，以为休沐之暇，更番轮值。其行幸驻跸，宿卫一如禁中之制。扈从，后扈二人，于御前大臣内简命；前引十人，于内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卫内简命。遇郊、庙诸大祭祀，升殿、庆贺及巡幸启跸、回銮日引导，常日驾出，则以侍卫二十员充前导队豹尾班侍卫。选功臣后裔六十人，日以二十人直后左门，乘舆出入，以十人执豹尾枪，十人佩仪刀侍于乾清门阶下左右。驾出，侍卫殿于后，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领之。巡幸方岳、木兰行围，御前大臣侍卫暨乾清门侍卫均随从轮直。侍卫以二班或三班随从，日行以侍卫二十人前导，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豹尾枪殿如常制。次二班侍卫列队后行，或内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卫什长二人率黄龙大纛行，其余仍分令稽察逾越喧哗者。驻跸行营，以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御营两厢。御营黄幔城旌，以侍卫二十人四隅分宿，网城门内，以侍卫什长三人率亲军校等三十人环拱宿卫。其御跸圆明园日，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于朝房住宿，其禁城则命内大臣一员代之。朝会班次，岁于十二月将应入坐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锋护军统领、暨外省来京之都统、将军职名开列进呈，恭候钦定。其散秩大臣世袭者数人，为蒙古明安贝勒后一人，佟忠勇公国纲后一人，李懋烈公国翰后一人，觉罗武功郡王后一人，石忠毅公廷桂后一人，杨额驸舒后一人。每缺出时，移咨该旗，将应袭人员开送，引见补授。其兼摄者，为上驷院侍卫，每旗七人。其兼尚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处侍卫，各有专司，统于三旗额内。汉侍卫其一甲一名者充头等侍卫，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卫，二甲内简选三等侍卫，三甲则简选蓝翎侍卫，如文员之编检焉。

汤文正

汤文正公斌抚吴时，以清介自励，敦厚风化，其下属有贪酷者，皆善为劝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惩之。郭总宪琇时任吴江令，以贪黩闻，公檄至省，教以贞廉。郭曰："琇所以贪酷者，以供前任某抚军之欲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请宽一月之期，如声名犹若昔，请公立置典刑可也。"归自洗其堂庑曰："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其政治为之一变。公首荐于朝，后卒为名臣。徐中允汧既殉明节，其子俟斋昭法不仕本朝，隐于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驺从，徒步访之。俟斋辞以疾，公徘徊门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粝，公为之醉饱，时人两贤之。仁皇帝初南巡，公引驾自盘门入，以为吴郡中最冷落者，曰："无得使上知吴奢荡，有损圣德。"又请免漕粮数千百石，吴民至今感之。时纳兰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抚军某，岁以万金馈之以为常。公终年不投一刺，明衔之。会立东宫，明告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导之，如汤某，其选也。"仁皇帝允其言，遂召公以尚书衔守詹事府事，入辅东宫。公素严正，入朝多所建白，人争疾之。尝待漏朝房，众方促膝欢语，见公至，皆鸟兽散，终日无一人对语者，公笑谓人曰："吾今入哑人国矣。"明犹恚怨不释，命翁尚书叔元明章劾之，上知其忠，故优容之。一日赴黄木厂查木，归，晚犹健饭如常，次早卒然薨，人以为明遣人阴鸩之也。乾隆中，特旨追谥文正。

黄文襄

乾隆中，汉军人登仕版者，多以玩法被罪，其始终圣眷优隆者，惟黄文襄廷桂一人而已。公以武弁历任岩疆督抚，其操纵严切，下吏多不善之，而上眷为独注。其督陕时，西域用兵，投诚之虏酋既宜抚

绥，其窃发叛逆又应剿捕。兵出万里，粮运维艰，公以为先安内而后攘外。外夷跳梁，国无大损，若因军需驿骚，致内地有事，则所系者大。乃命运粮车十家抽一，厚其值，许带什物贸鬻，民踊跃争先。又以凡事豫则立，粮待尽而后运则士饥，马待缺而后补则战衄，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开池蓄豆，马到行且喂，以故驰千余里愈壮。台站有缺米者，曰："吾抚兰时，曾买谷三百万石分贮河东、西，正为此耳。"盖公久知纯皇帝之欲西讨也。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酇侯、刘晏褒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公素咯血，既理军务，中夜辄起，或张目达旦，致积劳成疾。疾剧时呓语，犹以马驮、粮运、进剿、擒贼诸务喃喃不绝，官吏文武绕榻环听，为之泣下。上以其未及预饮至之礼，深惋惜之。然性阴刻，督江时，值上南巡，公逼诸乡绅，命各出重资办演灯彩，而不为之上达，为钱侍御所劾。又与雅将军尔吉善不睦，故阴绝其粮，使其士卒饥馁，致采青杏叶以食事另见，雅因之获罪。故世以此诟之。

金川之战

金川为汉冉駹地，隋置金川县，唐属雅州，至明隶杂谷安抚司。其地高峰插天，层叠回复，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桥通往来。山深气寒，多雨雪，所种惟青稞、荞麦。其番民皆筑石碉以居，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接。康熙中内附后，莎罗奔以土舍率兵从岳威信公征羊峒有功。雍正元年授为安抚司。莎罗奔既得官号，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于是有"两金川"之称。莎罗奔寻以女阿扣妻泽旺，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师。十二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时制军庆复用兵瞻对土司，草率完局，颇不当上意。巡抚纪山觊觎其位，遂主用兵进剿之说。纯皇帝壮其请，纪山因命副将张兴仓卒进兵，反为所败。上知纪山不足有为，庆复又以班滚事被逮，因命张公广泗改督川陕，主剿金川。张故老将，初随鄂文

端公征苗，所向披靡，因易视金川，与诸苗寨相等夷，遂慷慨覆旨，谓旦夕可以奏功。调兵三万分两路：由川西进者，攻其河东噶拉依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诸碉卡。副将马良柱已乘胜攻克孙克逊，贼众慑服，累具禀请降，张公以小丑故，毁书辱使，务期捣其巢穴。又因马未请命而战，因檄调马还，改以他将。贼乘势建筑巨碉，蓄粮养锐，我兵阻于险隘，终不得进。张公泥于前奏，不敢据实入告，仍以期于冬尽殄灭丑类为言。至十三年春，诸将反多失事，张兴为降番所诱被戕，噶固土兵与贼交，游击孟臣死焉。张公复以增兵练饷为请，上疑其妄，乃命大学士讷公亲往督师，岳威信起自废籍，授总兵衔。命岳公由丹坝取勒乌围，张公由昔岭取噶喇依。议甫定而讷公至。讷故近臣望族，负上恩宠，锐意灭贼，遂谕军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违者以军法从事。诸将身蹈锋火，总兵任举、副将买国良歼焉。讷自是不敢言战，仍倚张公办贼。张公复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讷复密劾张公袒庇黔兵，轻信胡士勇诸款。时莎罗奔之弟良尔吉在我军中，张公为其所愚，倚为心腹，反为贼之耳目，军中动息，贼悉先知，早为之备。故兵老气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上大怒，立逮张、讷二公，先后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为经略，将八旗劲旅，复调吉林、黑龙江诸趛捷之士以从。傅文忠临行时，上亲祷明堂，张黄幔以宴公，亲酌之酒。命于御道前上马，设大将旗鼓，军容颇肃，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公既至军，任冶军门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又侦知良尔吉之奸，召至幕中，责其二心之罪，立置于法，人皆畏惧。又于雪夜攻克坚碉数处，察其道路险峻，非人力之所易施，据实奏闻。上亦知群鼠穴斗，无须劳我兵力，会孝圣宪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为念，贼亦畏惧，具禀于岳威信公代为乞降。傅文忠公命岳公来会师，岳公乃袍而骑，从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贼巢，莎罗奔等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公目莎罗奔，故缓其辔，笑曰：“汝等犹识我否？”众惊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请降，争为前马，导入帐中，手茶汤进。公饮尽，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群番欢呼，顶佛经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帐中，公解衣酣

寝如常。次日，莎罗奔率子郎卡，入傅文忠公营投降，傅公拥莲幕，诸将士佩刀环侍。岳公引二酋入，跪启事，傅坐受岳公拜，始呼二酋入，抚以威德。二酋战栗无人色，匍匐而出，谓其下曰："吾侪平日视岳爷爷为天上神祇，傅公何人，乃安受其拜？天朝大臣，固未可量如此。"金川遂平。傅、岳二公凯旋，上郊劳于黄新庄，行抱见礼。封傅文忠为忠勇公，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褂，宝石顶，紫缰辔；复岳公旧爵，加"威信"二字以宠异之。立碑太学，大赦天下，诏与民休息焉。

朱检讨上书事

朱检讨天保，字九如，满洲人。父朱尔讷，任兵部侍郎。公中康熙癸巳进士，入词林。时理密亲王居东宫，以暴戾故，仁皇帝废之，储位久虚。廉亲王允禩觊觎其位，揆叙、王鸿绪复左右之，欲阴害理密亲王。公隐忧之，具疏曰："皇太子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如赵申乔等羽翼之，将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其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视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两全，汝舍孝全忠可也。"因趣之入告。时仁皇帝幸汤山，公早出德胜门，有百数鸦栖其马前，似阻其行者，公挥之去。疏上，仁皇帝欷歔久之。会近臣阿灵阿素为允禩党，因媒孽其间，曰："朱某之疏，为希冀异日宠荣地步。"上大怒，置公于法，侍郎公荷校死，而理邸卒以寿终。

王太仓上书事

理密亲王既废，储位久虚，仁皇帝因命众王大臣保立东宫。时允禩党羽布满中外，王鸿绪后至，掌书“八”字以示众，众遂共保廉亲王为储位。仁皇帝震怒，问首谋之人，众莫敢对，以马太傅齐首衔，故问拟大辟。因谓众曰：“朕必立一刚坚不可夺志之人为尔天下共主。”盖谓宪皇帝也，众莫能测上意。王太仓相国掞年七十余，自念受恩深，当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文肃公锡爵于明神宗时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干其蛊，遂于丁酉五月密奏建太子，恳恳数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储者，上不悦，遂并发公疏，命内阁议处分。忌公者引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止宫门外不敢入。圣祖顾左右，问王掞何在。首辅李安溪奏掞待罪宫门，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蹈前明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公闻命趋入，免冠谢。上坐乾清宫，手招公跪，耳语良久，人不能知。

后五年辛丑正月，公复疏前事，语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谦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圣祖震怒，召集诸王大臣，降旨责公植党希恩，并令覆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公就宫门阶石上裂生纸，以唾濡墨奏曰：“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头发为白。臣愚，信古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诏王掞应谪戍军台，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随诸御史代往，为父赎罪。当待罪时，满、汉文武，期门宿卫，以至京师之秀士耆民，争来窥观。老相国有爱君之心可敬，然无不咋舌代公危者，虑上怒之不测也，至是齐向公拜贺歌呼。明年元旦，诸大臣上寿，无公，圣祖发还札子，命列公名以进。随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命起原官，视事如初。是年圣祖崩，宪皇帝即位，召公奖誉久之。公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佟襄毅伯

佟襄毅伯伊勤慎为忠毅公巴笃理嗣。乾隆中任领侍卫内大臣，典宿禁者数十年。先恭王与之交最契，尝言公虽无赫赫名，然驭下最严肃。每早朝，黎明，公独正襟坐中左门，将入直侍卫按簿呼唱，朝服佩刀，率之以入，有迟至者，令其次日自负襆被出以辱之。景运、隆宗二禁门内，非奏事入待旨及上所宣召者，虽王公大臣不许私入。故当时禁籞严警，有终身列部曹而不识乾清门者。自公故后，日渐废弛，至有侍卫旷班，累日不至。每夏日当直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嘻笑。至圆明园诸宫门，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余任散秩大臣时，曾告当事者，当事者笑曰："使其裸背者具全，已为厚幸，君尚何苛责哉？"其玩愒也若此。故追思曩昔，老成之人实有益于国也。

王文端

余登朝最晚，不及见诸先达，惟王文端公尚未去位。逾年公始致仕归，故时瞻其丰采。公高不逾中人，白须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方熏赫，梁文定公国治为其揶揄若童稚。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一日，和相执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和艴然退。然纯皇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夺其位。今上亲政，公为首辅数年，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亦优待之。其致仕归日，上赐以诗，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命皇次子亲为祖饯以荣之。

癸亥春陈德之事，公时已致仕，急入内请安，谓余曰："德为庖厨之贱，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贿以行。明张差之事，殷鉴犹存。吾见上时必当极力言之，以除肘腋之患，聊以尽老臣报主之心可也。"后上召见，公应对如前，上深然之。会某相国恐株连其戚，急治其狱，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门之变。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赐祭焉。

朱文正

今上亲政之后，宽仁厚德，不嗜杀人，皆由朱文正公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公讳珪，大兴人。年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聱苍古，与兄竹君学士筠齐名。年十九登进士，为乾隆戊辰科，时大雨连绵三日，盖即为公霖雨兆也。纯皇帝深重其品，刘文正公复荐于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鲁少文，而珪、筠兄弟与纪昀、翁方纲等，皆学问渊博，实应昌期而生者。"上曰："纪、翁文士，未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数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时抚军为黄检，文襄公之孙也，少年纨袴，贪黩骄奢，公时匡正之。黄以公为腐儒，不足与谈，因劾公为迂滞。纯皇帝优容之，改公以学士，入直上书房。时为甲午春季，盖已为豫教今上计。公欣然就职，日导上以今古嘉猷。侍讲幄十年余，无一时趋之语，今上甚重之。后以孙文靖公荐，纯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晓吏治事。"遂授安徽巡抚。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业师吴修圃驷为公所取士，尝谒见公，时夏日酷热，公饲吴以瓜，亦必计价付县隶，其不苟也如此。公经学醇粹，爱惜人才，所保荐如荆道乾、王秉韬等，其后皆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闱，所取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原湘、孙尔准、谢崧等，皆一时知名士。尝于闱中子夜搜得吴山尊鼐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烛批点，曰："其佳处在某处，老夫眼方倦，不能执笔，君可代为之书，此吴山尊文也。"榜发果然，其赏鉴也若此。故其薨日，上甚震悼，亲临奠醊。世共惜之，以为刘文正公后一人而已。

然性纯厚，易为人欺诈，有贪吏某知公嗜好，故为衣服蓝缕状以谒公，竟日谈皆安贫之论，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及赦归，公掌铨日，力为昭雪，欲复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贪状，公艴然曰："若其人者，可谓忠于朝，友于家，为今世之闵、颜，安可辱之以贪名也！"又取文尚引据经典，故士子多为盗袭獭祭之学，文风为之一

变。素嗜许氏《说文》，所著诗文，皆用古法书之，使人不复辨识。晚年酷嗜仙佛，尝持斋茹素，学导引长生之术，以致疽发于背。时对空设位，谈笑酬倡，作诡诞不经之语，有李邺侯之风。余尝与共宿郊坛，时鲍双五病剧，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禄命方长，安得骤死？"若实有先知者。然双五果病愈，致位通显。则公之仙伎，亦未易窥测也。

李恭勤公

本朝汉名臣中，其以赀郎进者二人：一为李敏达公卫，一为李恭勤公世杰。公贵州黔西州人。少入赀为江南某司巡检。纯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时雨后泥滑，上登舟时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抚恐，缚公请命。上笑曰："微员中有如此忠爱者。"命立擢知州。后官至四川、江南总督，以廉能称职。纯皇帝屡欲以为阁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公督川时，蜀中自金川用兵以来，府库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穷极奢侈，后征调赋敛无艺，州郡皆疲敝。公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郡，即以公事来者，不过数日。不得蓄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公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新莅任，公思不为置酒则太恝，置则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时，馈一烝豚、一烧羊，使标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于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饭。元日，则先饬厨为饽饽十数斛，有下属谒见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劳苦，盍饷以食。"遂设食，饲之毕，公然后出坐堂皇，受礼毕，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属员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傔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属员皆应曰："喏。"于是元日虚文始革，其风趣也如

此。及督两江时，福文襄王征台湾，檄调各督抚府库饷银，他人无不应命，惟公力持不与，曰："不见部文征拨，誓不敢发此饷，有亏朝廷之府库也。"福亦无如之何。其严厉又如此。

盛京五部

章皇帝初定北京，盛京设昂邦章京一员，及驻防官员兵丁若干，以为陪京保障，时未遑设文吏。至康熙初，丁口渐盛，其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设户部侍郎一员，继而次第设立礼、兵、刑、工侍郎各一员，陪京之制始备。其未设吏部者，以其地官员无多，仍由京中铨选，故不备。其后王侍郎原祁请增设汉员以备体制，部议不果行。

天津水师

雍正中，宪皇帝念津门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设满洲水师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其协领下若干员，兵三千名，守御海口，以防鲸涛不测之变。然满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乾隆丁亥，纯皇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风，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俱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

关税

直省关税，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稽之，共四百三十三万，当时天

下最为富饶，商贾通利。其后司事者觊久留其任，每岁以增盈余，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八百四十六万有奇。其数业经倍蓰，故其后每岁日形亏绌。行之既久，司事者预为之计，将亏绌之数先行存贮库中，然后重征其税，将所剩盈余私饱囊橐，而其亏绌数目，乃归正供销算，是以每岁徒有赔补之名，而从无有倾其私橐者。至嘉庆十九年，浒墅关亏缺二十余万，其他关税亏缺称是。而借以正额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倾家荡产，裹足不前，乃使物价昂贵，于民生大有亏损。当管库者，应详细筹画，使轻其征收之苛，而核其实入之数，虽不能及乙卯之丰腆，亦必以乾隆癸酉酌中为则。每岁年销年款，则国课不致虚悬，而贸易者实沾其惠，实上下两益之术也。

广赓虞之死

广侍郎兴，高文端公第十二子，以赀郎补官。少聪敏，熟于案牍，每对客背卷宗如瓶泻水，不余一字。任祠部时，王文端公识为伟器，荐升给谏。嘉庆己未，首劾和相贪酷，今上嘉其直言，立擢副都御史，令掌川中军需。时用兵数载，司事者任意挥霍，不复稽核。侍郎司事数月，力为裁核，每月省糜费数十万，而国帑赖以充裕。当事者恨入切骨，以骚扰驿站入奏，上优容之。又与魁制府伦互相讦劾，乃降补通政卿。居逾年，复任刑部侍郎。时秋曹诸卿，有由久任司员擢者，皆轻渺之。侍郎阅数稿毕，即大声曰："误矣！"众询其故，侍郎曰："某条实有某例，而今反称比照。某条实无正例，乃反云照例云云。未审诸公业经阅目与否？"稿首则朱墨淋漓，皆已画诺。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妪，反倒绷孩儿若是。"众乃慑服。时上颇加倚任，侍郎亦慷慨直言。当召对时，凡庭臣舞弊诸状及闾阎细事，必详赡入告，每逾数刻。犹忆甲子冬，余与侍郎先后入对，亲聆玉音曰："汝与初彭龄皆朕倚任之人，何以外庭怨恨乃尔？"侍郎俯首称谢。故朝臣颇惮忌，然未有敢首先摇动者。

有内监鄂罗里者，少为纯皇帝近侍，年七十余，尚及见高文定公斌者。尝至朝廊与侍郎促膝谈，颇以长辈自居。侍郎艴然曰：“汝辈阉人，惟当敬谨侍立，安可与大臣论世谊也？”鄂恨入切骨。会以内库绸缎窳败故，鄂即以侍郎私行抽换入奏，上尚优容之，命鄂出以告侍郎。鄂出漫言之，侍郎未省为上旨，坐而辨之。鄂入，即以其坐听谕旨奏之。上大怒，命削职家居。素与侍郎不协者，遂蜂起媒孽其短，豫、齐二抚复交劾之。上亲讯日，尚欲缓其狱，侍郎未省上意，乃辨论不休，初无引罪愆语。上怒，遂置之法，其赃款实皆有司赠馈及侵蚀李姓析产之资，无分毫枉法者。

侍郎性爽朗，少随文端公居两江，久习染南人风度。举趾迂缓，不入时趋，惟以驱奸逐恶为念。遇事诋人阴私，锋铓凛然，人多隐恨。然心无城府，事过即忘，故忌者恨侍郎若仇，而侍郎罔觉也。既得志，骄奢日甚，纵容家人贪鄙，不复稽察。又性耽风月，以致日拥优伶，饮酒终夕，反寄耳目于若辈，识者讥之。初与余交甚笃，后因余屡诤，故日渐疏远，然其礼貌如故。戊辰春，侍郎自山东审案返，余遇于圆明园宫门外，侍郎仰面谈论，旁若无人状。余退告人曰：“赓虞既骄且溢，奇祸不旋踵矣！”侍郎果以是冬败，余言不幸而中也。

松相公好理学

自和相秉权后，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故时风为之一变。其中行不阿者，惟松相公筠一人而已。公性忠爱，幼读宋儒之书，视国事为己务，肝胆淋漓，政事皆深忧厚虑，不慕近功。镇伊犁时，抚驭外夷，视如赤子。凡哈萨克、布鲁特、俄罗斯诸国贡使至日，公皆呼至坐前，询问其国之治乱，亲赐以食，教以忠孝之道，并曰：“我大清国所以立万年基者，惟赖此二字也。”辞行时，厚加赏赉，其丰貂锦币

之物，满载而返，故属国爱若父母，涕泣而别。又以国家经费有常，不可以边鄙故，致有绌国用。乃议开屯田数百万顷，皆命满洲士卒耕之，并与以牛粮种籽，厚其赏恤。故人乐为之用，岁省边费巨万。又重于交谊，倾盖之士，与之告匮者，即解囊与之，毫无吝色。故任封疆数十年，而家无担石。上深知其忠正，擢为参政御前大臣。公于召见时，凡民间隐情，街谈巷谚，无不率口而出，毫无隐忌，故人多尼之。癸酉秋，复出为伊犁将军，新疆闻其复来，庆若更生，老稚荷担以迎。公笑抚之曰："鲰生此行，颇不寂寞也。"其冬擢为首辅，仍兼摄伊犁事。朝中之士君子皆翘首以望其归也。

吉制府之死

粤东制府为天下繁华之区，居是官者，无不穷奢极欲，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宝玉，载满海舶而归。惟觉罗吉制府庆督粤几十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浑如儒素。壬戌冬，博罗之变，公率孙提督全谋极力剿捕，业已蒇事。而抚臣某素暴戾争柄，公屡宽假，而某恐为公所害，因先发制之，密劾公疲软失机数事，上命其究诘。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囚服，并去仆从，锒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詈以谰谩之语。公浩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搤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某遂以轻生上闻。公子寿喜，袭祖荫散秩大臣，与余同官者二载。余尝往投刺，其家荜门圭窦，初不知为曾任封疆者，则公之清介可知也。

三姓门生

于金坛相国敏中当权时，凡词林文士无不奔竞其门。有探花者，

人愚暗，争慕时趋，命其妻拜于妾某为母，情谊甚密。及于公死，梁瑶峰秉枢柄，某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馈以珊瑚朝珠。纪晓岚参政时，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之句。某惭恧，谢病归。及嘉庆己未，朱文正公内召，某复匍匐其门，腼颜求进。时又有叠前韵者，云“人前惟说朱师傅，马后跟随戴侍郎”之句，时谓之“三姓门生”云。

三文敬公拦驾

余外舅三文敬公保，以翻译进士出身，任两湖、浙闽总督，入拜东阁大学士。公人愚暗，不悉吏事，动为人欺绐。屡任封疆，簠簋不饬，时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过之。然幼读宋儒书，大节不苟。癸未夏，纯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时任直隶按察使，至密云，霖雨数日，潮河水骤发。上欲乘骑渡河，公叩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至尊，岂可轻试波涛？使御驷有失，虽万段臣等之躯，何可追悔！”上以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勩以扬武勇为言，公曰：“皇上此行，奉太后乘舆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独不识太后之舆安奉何所？”上动容，为之回辔。又督闽时，浙抚王亶望既丁艰，自以督办海塘为言，夺情视事，又不遣眷属回籍。公恶其蔑伦，密疏劾之，王因此获罪。其为上书房总师傅，尝集古今储贰之事，曰《春华日览》，教授诸皇子。词虽弇陋，为成亲王所讥，然不失师保之体。故卒后，上亲谥文敬，盖取责难于君之义也。

曹剑亭之谏

曹副宪锡宝，上海人。成乾隆丁丑进士。任给谏时，和相专擅，

其仆刘全尝交接士大夫，纳贿巨万，造屋逾制，僭如王侯规度，公密疏劾之。先商之同乡某，某潜修书驰告和相，和相令刘全拆毁如制。及公疏上，纯皇帝命公率近臣往毁其宅，以奏对不实论，上优容之。公自恨为友所卖，侘傺以死。己未，今上亲政，和相既伏诛，念公往言非谬，因追赠副都御史，特与之荫，以旌其直云。

汉人任满缺

雍正中，满洲副都御史缺出，一时乏人，宪皇帝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保许公希孔宜任风宪，上曰："彼汉人，碍于资格。"鄂公曰："风宪衙门所关甚巨，臣为朝廷得人计，初不论定制也。"上乃用许公为满副宪缺，逾年始调汉缺云。

啸亭杂录卷五

缅甸归诚本末

缅夷，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国。宋宁宗时，史志始有其名。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责其贡赋而还。明初设宣慰司，聊以羁縻，间亦尝修贡赋而还，其事详正史。其时缅地不过数千里，附近之提凉、猛养、猛拱、猛密司，蛮暮、木邦、落卓、来卡、猛乃、拥会、金坎、毋得马、大山、宋赛、锡箔、猛樟、猛素、孟艮、整欠、整卖诸大土司，尚非所有。及莽体瑞之子莽应里渐强盛，明所设三宣、六慰大抵皆服属于缅。本朝顺治十五年，大兵破贵州，明主由榔奔缅甸。时定西将军爱星阿、吴三桂等于十八年十一月入缅，师至木邦，白文选降于茶山。康熙元年，缅酋自相篡弑，杀明宗室及黔国公沐天波等数百人。将军等索明主，缅人不与。师至阿瓦，缅人惧，遂献明主。师归，缅人遂不通朝贡，其世次亦不可考。至雍正九年，缅酋与整迈构兵，缅目蟒古叮在九龙江遇守备燕鸣春，有“告知国王，明年进贡”之语。鄂文端公以闻，得旨：“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致。”

乾隆十一年，开茂隆厂。云南永昌、顺宁徼外有佧佤，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佧佤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其长曰蚌筑，自号葫芦王，不知其所自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也。所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似盔，穿花衣，俱跣足。夷民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裤，刀耕火种，军器惟刀镖弓弩。又有夷目蚌坎、幸猛、莽恩、莽闷，俱系蚌

筑弟兄叔侄，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禀，称愿归顺。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总督张允随奏言："葫芦乃系化外野夷，输诚内附，请将此项厂课，饬令减半抽收，一半赏给该酋长，以慰远人之心。"得旨允行。

十三年，镇康土司刀闷鼎报缅夷愿通职贡，不许。十四年二月，茂隆厂吴尚贤入缅甸。先是，迤西道承差贾兴儒，奉差往茂隆厂访缉厂犯邹启周、张宽果等，茂隆厂委吴尚贤于十二月丙戌派带练兵一百余人，分起前往访缉。壬辰，吴尚贤带练兵八百余人，贾兴儒随同自厂起身。癸卯，至幹猛。十五年正月朔日乙巳，厂练已擒邹、张二犯至幹猛，押解回厂，吴尚贤带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赴缅甸。时上年缅人所遣土目五人请进贡者，尚在镇康，吴尚贤要令前导。丁未，自幹猛起程。庚戌，至木邦。木邦令头目猛占等八十余人从之。丁巳，至锡箔。庚子，至宋赛。吴尚贤等于所过土司地方，皆有馈遗，遂致书于贵家。贵家者，随明主入缅之官族，其子孙沦于缅，自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贵家头目宫里雁，素与缅甸有隙，因率兵阻之。吴尚贤至麻里脚洪，又遣人致书讲和，贵家羁其来使，吴尚贤遂会缅兵三千余人至德岭城，与贵家数挑战。三月庚戌，贵家出迎敌，诈败，吴尚贤前赴之，为贵家所败，缅甸复遣人和解之。吴尚贤渡麻里脚洪回厂，贾兴儒于五月癸丑带张宽果回大理。尚贤意欲邀功，因谋说缅酋莽达拉遣使入贡。莽亦荒淫无道，众叛亲离，遂从其言，具表来降。十五年七月，葫芦茂隆厂课长吴尚贤禀称："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命工匠制造金银二钵，篆刻表文；又造贴金宝塔，装载黄亭；毡缎缅布土物，各色驯象八只入贡。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差彼国大臣一员，头目四人，象奴夷众数十人出境过江，于四月已抵边界，请代奏。"督抚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会按察使，粮、盐、迤东、迤西四道议。以前镇康土州刀闷鼎禀报缅酋请通贡，已不许，今禀内绝不言及。且明置缅甸宣慰司，表内未称宣慰旧衔；又有"蚁穴自封，夜郎天外"之言，更不叙明使臣衔

名。吴尚贤前禀与今禀又复互异。至木邦乃缅甸所辖，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诚，木邦即缅甸之叛逆，必至大起衅端，亦有妨于国体。吴尚贤初到厂地，恃强凌弱，今率缅甸来归，实有邀功之意。且外国归诚，亦断无借一厂民为媒进。将来缅甸设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应则失统御之体，应之则苦师旅之烦，恐鞭长莫及，反难善处。况前明频通赋贡，受侵扰者数十年。我朝久置包荒，获宁谧者百余载。边境之攸宁，原不关乎远人之宾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巡抚图尔炳阿竟据禀词并表文入告。表文曰“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聆谕旨”云云。十六年六月，得旨准贡，凡筵宴赏赉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怀。因遣官伴使赴京入贡，至十月贡使回滇。寻逮吴尚贤。尚贤本无籍马脚，于茂隆山开厂，督臣张允随佥委充当课长，积私财捐通判职衔。于厂地制造枪马弓弩，张黄盖以自豪，年来侵酋长赏银三万二千余两。前诬邹启周抢掠外域致死，后令杨么四等于厂外地枪毙客民彭锡爵，经尸弟彭锡禄控告。是岁充通事随缅使入贡，于途挟重资招摇生事，总督爱必达奏请革职。于十六年九月拿审，拟大辟。旨未下，瘐死于狱。

十七年三月，敏家攻阿瓦，破其城。上年十一月，缅国贡使回抵耿马，即闻滚弄江外有警。十二月，耿马土司罕国楷遣人伴送缅使至木邦。先是六月内，缅酋遣子糯喇他蟒左同弟色亢瑞冻至猛乃城迎贡使，未至。是年三月，敏家破阿瓦城，以率敏拖五巴喇扎居之，缅酋避居约提即、戛撒坝等处，居无定所，其子糯喇他蟒左亦避居锡箔。四月，缅使抵猛乃，搭建亭阁，贮敕旨御赐，欲俟其国平定始旋。十八年九月丙寅，木梳头人瓮藉牙与贵家战，胜之，乃令贵家及约提即之兵共五千人围敏家。又景卖卞普幹官之子占朵蟒率众至猛乃，亦欲据缅。十九年正月，缅使及缅酋子遣人赍蒲叶书至耿马，未及回国，

缅酋莽达拉即为得楞、锡箔所杀，子色亢瑞冻出奔。缅国无主，瓮藉牙起兵，声言复仇，纠合缅属各土目，击败得楞诸夷，遂自立于木梳城，寻徙阿瓦。凡缅国旧属土司，皆遣人降服之，有不服者，辄治兵攻击无虚日。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向有岁币，至是不复输，瓮藉牙击溃之，追至猛乃，获所贮敕书御赐。遣人四出求缅酋子，色亢瑞冻避入木邦，瓮藉牙追之。二十年六月，耿马、孟定等土司以木邦警闻。十月辛亥，色亢瑞冻挈妻喇打那叠玉及亲属头目男妇等八十余人、缅僧二人，渡江入猛卯，总督爱必达、巡抚郭一裕会檄猛卯土司衎玥，遣之使去，越二月始出境。瓮藉牙犹遣人在木邦城征象只，索童女，木邦土司罕蟒底乃置色亢瑞冻于滚弄江内。二十一年二月，复迁至蛮弄寨，建草楼数楹，夷众挈盒馈饔飧焉。益逼近内地之耿马、镇康，督抚会檄防御甚严。六月壬辰，景卖属之猛放缅目波颠遣老缅四人来迎，色亢瑞冻遂挈家由白沙水渡滚弄江而南，波颠率众五十余人迎赴猛放。猛放至木邦计三十余程，此后遂莫知其踪。

二十三年二月，缅酋瓮藉牙攻陷木邦。木邦在耿马外，为耿马、孟定、镇康、孟连之藩篱。落卓土司地大而强，瓮藉牙据有阿瓦，落卓首先归附。于是瓮藉牙寇劫波龙厂，遂威胁木邦索其贿。贵家宫里雁与结些国人纠约厂众至木梳铺劫杀，兵始退。时缅酋莽达喇之族弟占朵莽者，先分居景迈，宫里雁遥附应之。十二月，宫里雁谋攻落卓，会占朵莽及木邦土官之弟罕黑至落卓劫杀，落卓大败，复引缅酋瓮藉牙及各土酋之兵谋攻贵家及木邦，以泄其忿。二十四年三月，落卓先锋兵六千余人至腊戍，是时占朵莽率猛交兵一千人驻猛乃，乘落卓兵练远出，间道已赴落卓。木邦土司罕蟒底闻缅甸、落卓兵至，乃发屯练堵御，遂迁其家属于大桥邦囊，翼日与宫里雁出臼小坡与落卓决战。越二日，木邦城陷，罕蟒底奔蟒戛，家属渡滚弄江至那离，又迁于锡峨。缅兵入踞木邦，人民逃窜，波龙厂众多归于内地，沿边土司拨练防守。宫里雁率兵练男妇二千余人渡滚弄江，奔蛮东、蛮弄，势甚穷蹙。又由白沙水驻南溯，欲假道孟艮、耿马往佧利佤，求占朵蟒所在会兵复战。而占朵蟒已袭破落卓，率兵练还救木邦，木邦复

定。罕蟒底、宫里雁复渡江回永昌，镇府闻报，率兵二百名于四月辛酉出御，行抵姚关，旋即撤回。二十五年，缅酋瓮藉牙死，其子莽纪觉嗣，与各部构兵如故。

二十七年正月，宫里雁被缅酋追杀甚急，由猛榜奔至耿马，又由孟定之邦模、南板入莽旦，穷蹙无归。五月丁酉至猛戛，并至孟连之猛尹，散处各村寨。初，宫里雁自阿瓦奔出，带练一千三百人，至木邦，拨给占朵莽五百人，实止带练八百人，又胁从阿瓦缅子、木邦摆夷及掳掠男妇共三千余人。既抵猛尹，猛尹头目率众驱之，宫里雁乞内附，寄住孟连地方。孟连土司刀派春遂赴猛尹收其兵器，户索银三两，将其众安插于猛尹各圈寨。宫里雁不欲受土司管辖，已相嗟怨。总督吴达善知其有七宝鞍，乃亡明至宝，太监王坤由北京内库窃去者，向其索取。宫里雁以其祖宗所传重物，吝不与。吴遂挈其妾婢六人赴石牛厂。刀派春率宫里雁之妻攮占及男妇一千余人至孟连城，刀派春又向攮占及头目撒拉朵索牛马童女以贿吴达善。攮占忿，于闰五月丁丑夜，纠众焚杀孟连城，刀派春家属三十余人俱被害，逃免者仅应袭刀派先及刀派春妾二人。戊寅，攮占、撒拉朵率众逃散，至猛养、佧佤各处。刀派春族兄刀派英闻变，率练追剿，而猛养、佧佤两处夷众亦各要路劫杀，攮占大败，逃窜无踪。派英寄信石牛厂民龙得位、王天和等，将宫里雁好为款留，宫里雁实不知也。七月，永昌守杨重谷檄耿马土司罕国楷，带练诱擒宫里雁并其妾婢六人，及另行拿获之余党阿占、阿九二人，因解赴省。布政使姚永泰曰："孟连之变，雁不与知，况其夫妻不睦，雁是以避居两地。今若留雁，可以为缅酋之忌惮，不可代敌戮仇也。"按察使张坦麟审称："宫里雁虽坚供不知情，但势穷来归，先令妻属诡计归服，以致其劫掠，罪有攸归。且连年与缅酋掳杀，既经拿获，断不可仍留夷地之害，应正法。"吴达善以前鞍不与，故切齿于雁，遂左袒张议。适缅酋至木邦，声言前往整欠、景线相战，因遣头目蟒散至孟连，索宫里雁所胁从之缅人。刀派英悉将缅众遣回，益知内地虚实。十月丁未，杀宫里雁，以其妾婢分给功臣。吴达善既遂其志，乃檄缅人，谕以宫里雁业经诛杀，宫

里雁之妻攮占及凶目等，当即拿送以靖余孽。时攮占已嫁莽酋弟懵驳，故缅人以为有心羞指其淫行，益加忿恨。会木邦、罕黑勾结，遂滋扰内地之耿马。耿马虽属内地，于缅亦有岁币，缅目普拉布率兵来索，阑入孟定，执土司罕大兴，兵及茂隆厂。时永顺镇田允中调邻近各营官兵亲率进剿，吴达善恐其连兵致败，露其前事，乃飞檄田镇责其轻率，遂还师。耿马土司罕国楷率兵御缅于石牛厂，厂委周德会闻田允中进发，恃为屏障，率其厂练于滚弄江截缅人归路，击杀普拉布。吴达善以周德会为杀良冒功，竟置之于法，而缅人益轻中国。

二十八年十一月，缅人犯猛笼。莽纪觉既兼并诸土司，东之景线、整卖、孟艮、整欠，皆以力战迫胁附从。复言普洱之十三版纳原隶缅甸，遣播定䣍寄缅文于车里宣慰司，索其贡献。率贼众至打乐隘口，猛遮拨练御之。遂犯猛笼，劫掠村寨，猛笼不能御，土弁刀乃占、召龠等被害。普洱镇刘德成领兵至思茅，遣兵前赴九龙江，吴达善饬调元江土练未至。次年春，缅贼始退。时复分兵至我遮放边外，扬言来索木邦官，吴达善畏葸，惟戒官兵不与之战而已。会莽纪觉病死，贼乃退。三十年，莽纪觉死，其弟懵驳嗣，时贼势愈肆强横，其西之结些，南之白古、大姑拉、小姑拉，悉为其所据。是年贼犯普洱。普洱在省城之西南，幅员辽阔，与缅甸之孟艮、猛勇、整欠接壤，南通南掌，所属有九龙江、车里宣慰司及倚邦土守备、六困土守备，猛遮土千总、普籐土千总，猛阿、猛笼、猛腊、猛旺、整董、猛乌、乌得土把总，大小十三土司，俗称十三猛，又称十三版纳。其间九龙江、猛遮、猛阿、猛笼、猛腊并猛遮所属之猛海，及九龙江所属之橄榄坝、小猛仑、猛龠、补角等处，均逼近外域。上年九月，匪酋召播率众一百三十余人至九龙江，要车里宣慰司前赴阿瓦会盟。时吴达善已调陕甘，总督为刘藻，老儒也，不识事体，以“王者须正疆理”为言，命驱逐之。明年春，贼人饱扬始去。五月，贼众复由整欠渡九龙江，至猛腊、乌得、猛乌、整董、猛旺，各土弁率众驱逐。贼踞猛腊、猛龠，普洱镇刘德成遣土目擒获贼目叭信、波半、阿浥等，解审正法。是时缅酋虽恣肆，亦不敢抗官兵，实遣人于十三猛索赋。

十三猛系雍正年招降，而亦输赋于缅，叭信三人传为在十三猛之贸易人，悉歼之，贼因愤而思逞。十月，缅贼复由整欠入猛龛。整欠头目召教、其子召渊，与车里宣尉司为一族。车里所辖之猛龛头目叭先龛，召教恶其不逊，遂纠缅贼攻之。孟艮头目召丙、召散，以同祖弟兄分掌其地，召丙逐召散，召散约头目召猛照同攻召丙。召丙逃入内地之镇沅府乞降，召散遂有孟艮之地。后结缅贼追逐召丙，于是缅贼益出入九龙江一带矣。十月，提督达启由会城巡阅赴普洱，十一月抵普城，即闻贼耗。普洱镇刘德成，率本镇兵八百名前往思茅一带弹压，提督移知总督亦前往，刘藻即移兵茨通，提督达启亦进驻思茅。刘藻闻缅人入犯，先遣后营游击明浩赍银三千两备犒，复遣标兵八百人，以甫抵任八日之参将何琼诏及员弁三十八人率之，前往援剿。时缅贼西由孟艮入打乐，至猛遮、九龙江；东由整欠至整哈渡，至橄榄坝，猛阿之整控渡亦复有贼。达启分兵四出堵御，何琼诏、明浩及守备杨崑带兵一百人前赴猛阿。何琼诏等素无备，止于江干，守备杨崑率四十人，于子刻先济整控渡，何琼诏等从之。至午刻，官兵悉渡，甫行数里而杨崑兵已覆，琼诏兵猝遇贼，各仓皇避匿。刘藻遂以何琼诏阵亡告，而何琼诏及军众等后先由威远所属蒙撒江归。刘藻复以闻，上察其诈，切责督臣，命鞫琼诏等。

三十一年，总督刘藻自杀。刘自遣标兵后，屡接提镇启禀，知贼势已猖，欲躬往，按察使良卿复从臾之，止挈丞令陈元震、唐思等数员，午夜猝发，于除夕抵普洱，进驻思茅，乃檄调各营兵数千。是时琼诏等已失事，贼势日炽，传烽逼近思茅城，刘乃退于普洱府治。刘本懦弱，既已前奏失旨，时分调各路兵之檄时发时止，人莫知所从，以致漫无经画。会上以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而降刘为巡抚。刘益惧，无所措手足，因于三月癸酉中夜，挑灯默坐，驱侍者出，自刭不殊，宛转于床榻间，七日乃死。三月，所调兵已集。楚姚镇华封具报以召丙为向导，率兵由猛遮克孟艮，召散逃遁无踪。普洱镇刘德成具报以叭先龛为向导，率兵由橄榄坝至猛龛。副将孙尔桂具报由车里至猛笼，会攻整欠，克之，召教降。提督达启由猛笼攻猛勇，召齐降。

时瘴疠大作，贼众亦退。是月丙戌，总督杨应琚至普洱。是日以捷闻，请赏给召丙、叭先龛三品指挥使职衔，管理土务。孟艮、整欠各留兵八百名，猛散留兵二百名驻守。五月，提督达启卒于军。启捍御边城，颇有劳绩，时在孟艮，受瘴疠卒。滇人思之，宾从无一存者。以李勋代。李至数月，亦受瘴卒。九月，猛龙沙人暨猛勇、补哈、猛撒等相继内附，而总兵华封复招抚景线、整卖、孟艮小头目等诣军门投诚。

是年四月，杨应琚既绥定普洱回省城，以前巡抚常钧有“莽案事毕，即办木匪”之奏，爰饬调文武及习熟外域情形者至省商办。腾越副将赵宏榜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腾越之西南为南甸、干崖、盏达三土司，是即所称三宣者，为腾越之屏翰。三宣之外为蛮暮，蛮暮之西为戛鸠、猛拱、猛养，东为猛密、波龙。自腾越关外，复有止丹、弄种各山寨，野人族类甚繁。是时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时有机可乘。赵宏榜，楚人，少为波龙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总督杨应琚初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复怂恿之，杨信其言，于是令道镇府州官各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腾越知州陈廷献则锐意进取。杨应琚怒阻议者，陈大吕惧，改初议。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滋不悦。而陈大吕、陈廷献革职。开化同知陈元震即驰檄缅甸，号称合各国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以震慑之。又密布牒分遣通事至各土司说降。初，杨应琚议檄调官兵八千人，至是只调三千人，俟八月到永昌，蛮暮、木邦降后，其附近各土司再相机办理。

六月，赵宏榜带兵五百名抵铁壁关，陈元震遣人至蛮暮。时土司瑞团赴阿瓦未归，其母、妻及弟坤商以所属五六十寨三千余户请降。宏榜遂率二百人袭蛮暮之新街，一鼓克之。坤商率头目于七月甲午赴永昌，途次为赵宏榜要至军营。宏榜于关外抚止丹、弄种、六醋、喇

痛、邦领、蚌林、暮习、鲁缅、喇同、草朵、习董各山寨野人。八月乙卯，陈元震以戛鸠、允冒投降，头目线蔑、猛猛捧瓮撒老安等男妇五人解报。陈廷献报猛密土司亦欲乞降，遂关请永顺镇调集兵马，欲领赴猛密。未行，而赵宏榜先于七月内赴新街。瑞团自缅甸回至速帕请降，猛密所属之猛连坝头目线官猛赴新街军营请降，赵宏榜又遣人招抚猛拱、猛养。九月，木邦降。先是木邦既屡遭兵而属缅酋，立困相为头目，又执木邦土司罕宋法之弟罕蟒立于阿瓦城以为质，复立者皆以监之。者皆者，缅官名也。既而罕宋法杀困相等三十余人，乞内附。会罕宋法即死，时者皆尚在木邦，木邦夷众请立其弟线瓮团。缅酋不允，又执其土舍法坤象，传闻于内地，缅宁通判富森招之，然瓮团亦未敢骤降。未几，其侄线五格为质于阿瓦，闻木邦变，杀守者窜归，瓮团于是内附。富森并招抚缅宁以外佧佤，带其长至永昌，俱加褒奖。时缅酋已调遣贼众数万，分道四出，一由蛮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于木邦之猛樟、大视罕、锡箔、宋寨等处皆驻有重兵，我兵定议以御之。是月，总督杨应琚赴永昌受降。时陈大吕等以蛮暮之新街踞缅甸水陆之冲，自新街下速帕，水路四五日可到缅甸，自猛密、波龙，陆路七八日可到缅甸，计日可望成功。

赵宏榜兵前已在新街，新街在铁壁关外江干，为互市之所，兵丁受暑者多。缅贼于八月中旬遣头目觇军营为乞降状，赵宏榜不察，犒而遣之。时新街兵少，各路警报时至，杨应琚乃饬永顺镇都司刘天佑、腾越都司马拱垣，领兵四百余自翁冷出关，于九月庚午到新街。丁亥，赵宏榜方祭纛飨士卒，缅贼乘船猝至，帆樯衔接，倏急蜂拥蚁屯者数千人，登岸攻栅。翌日，贼势益张，都司刘天佑死之。赵宏榜力战，相持者两日一夜，官兵被困不能御，赵宏榜收病伤各兵同军械，于草房内焚烧，乃与马拱垣等溃围，间道由野人寨退驻铁壁关。瑞团至铁壁关，赵宏榜安置于陇川，其族属人民，遁出关外野人村寨。时总督杨应琚方行次永平县之太平铺，闻警报即遘疾，乃加调官兵分剿。

十一月，永北镇朱仑进攻楞木，不克，退守陇川。是时东路永顺镇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欲进攻木邦。西路永北镇朱仑带兵驻铁壁关，欲进攻蛮暮以复新街。云南提督李时升于十一甲月戌自永昌起程，辛巳至铁壁关。缅贼自新街至林冈固守，我兵四千余人，亦于楞木山头分布七营。壬午，朱仑出铁壁关，癸未，至楞木。缅贼请于次日会战。甲申卯刻，贼约二万众喊叫前进，我兵营栅踞山之巅，向下施放枪炮，杀贼甚众。贼复缘箐盘绕，向上仰攻，我兵施放连环枪炮，杀贼数千而不退。朱仑见贼势猖獗，至丁亥，相持者四日，请援甚急。提督李时升拨宛顶兵七百名赴援。是日我兵出栅下攻，贼佯败，山腰炮火起，官兵受伤者二百余人。戊子，贼张橡皮挡牌，自辰至午，方放连环枪，挡牌忽撤，已立营栅一座，益逼近大营。李时升告急于杨应琚，不应。己丑，官兵坚壁不出。庚寅，贼诈为乞罢兵，杨应琚乃以楞木之捷入告。是时贼甚众，又限于林谷阻深，朱仑既不能克复新街，而缅贼先犯万仞关，竟入盏达矣，蔓延遂至户腊撒。贼氛四炽，烧劫村寨，李时升又调楞木之兵二千名应援。万仞关在腾越西，与神护、巨石二关并列。时神护、巨石每关仅兵一百余名，万仞驻兵二百名，都司马拱垣领之。马拱垣以拿解奸犯，回至干崖。十一月己丑，缅贼约二千余众由戛鸠遂犯万仞关而入。时都司张世雄领兵四百名驻盏达，赴铜壁谋与驻守之游击班第会攻贼众，贼益近至盏达，焚掠土司城及太平街民居。壬辰，贼抵铜壁关下，班第等于翁冷立栅抵御，贼众仰攻，相持者竟日，贼旋纵火焚烧，官兵撤回关上。甲午，贼众潜逾关，在山岭架炮于树下击，火光四起，官兵溃散。班第出关外，贼兵蹑其后，死之。张世雄间道回营，贼遂踞铜壁关。时李时升驻铁壁关，闻警。临沅镇总兵刘德成领曲寻镇兵七百、寻沾营兵二百，游击清泰领抚标兵四百，游击郝壮猷领督标兵八百，已于丙戌出曩宋关至南甸。李时升遣游击马成龙、守备马云、沈洪等带兵九百名由户撒前攻，檄催总兵刘德成等从后夹击。刘德成既拥兵干崖，迁延不进，马成龙等复迟回海巴江外，不能径渡，李时升差把总田荣督战。戊子，马成龙等始渡江，水没腰，火药皆湿。伏贼突起冲杀，游击马成龙阵亡，守备汪纪亦于坝尾阵亡，兵丁伤亡者众，仅存未及

渡江之七八十人。

十二月丁酉，贼渡江至户撒，李时升遣游击邵应泌、守备刘世雄等，带官兵一千二百名前赴户撒救援，贼连营扎驻于平原。壬寅，李时升遣副将陈廷蛟、都司陈斌，抽拨楞木官兵六百名。甲辰，李时升又遣游击刘国良，都司张璋、周印，守备程辙等，带兵一千名，均赴撒山头，树立营栅。贼众来攻，我兵随枪炮拒敌。时刘德成尚驻干崖，饮酒高会，掳妇女，纵兵淫虐，取富户资以为缠头费。李时升连檄七次，刘德成拥兵不进，作跋扈语。总督杨应琚闻之，遣缅宁通判富森持令督战，不从则以军法从事。刘不得已，始于乙巳日领兵抵盏达。贼见户撒兵渐加添，而又惧刘德成之击其后也，是夜于营外添设号火，散放马匹，仍作疑兵，贼已潜退。我兵不知，尚枪炮竟夕，至晓践入其栅，皆空垒也，始觉其遁。总督杨应琚遂以大捷奏闻。是时缅贼方议乞和，而兵复至。先是李时升以兵寡故，屡檄楞木兵，时朱仑遂以欲攻其外先清其内为辞，决意撤兵。十二月己亥，缅目莽聂渺遮复至参将哈国兴营外，愿吃咒水乞罢兵。壬寅，朱仑放火烧寨撤兵。甲辰，退回铁壁关，派兵一千五百名驻铁壁关外之板橙坡防守。癸卯，侦报者称有贼至。酉刻即放火焚烧粮食，火药声振山谷，乘夜仓皇疾走，村寨四处皆火起，枪炮之声不绝于耳。黎明始退抵陇川，而楞木之众又由南库弄河、板橙坡犯铁壁关矣。于是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退至杉木笼山，而由户撒退回之贼众，尚盘踞铜壁关下。十二月壬子，刘德成抵翁冷，贼设伏诱战，德成扎营，坚壁不动。癸丑丑刻，贼乘月落雾起，统众来攻，官兵放连环枪，贼不能进，杀贼众三百余人，贼退至铜壁。甲寅，出关而遁。乙卯，刘德成遣守备黄化等领兵进剿，闻贼遁，乃令黄化领兵六百名驻铜壁关，各关俱添兵防守。总督杨应琚自途次遘疾，渐若失心，巡抚汤聘以闻。上命两广总督杨廷璋来滇。比廷璋至，而杨应琚之疾渐愈。时杨应琚方以捷闻，且恃前和议，谓已受降蕨事，杨廷璋遂返粤。前此，上遣侍卫傅灵安来视疾，傅灵安，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子也。往还数四，奉旨即以总兵补用。

是时贼犯铁壁关，入陇川乞降，总督杨应琚许之。复犯猛卯。户撒之东四十余里为陇川，总兵朱仑既退驻陇川，提督李时升恐缅贼之横截我军于外也，乃退至杉木笼山。缅贼之由库弄河、板橙坡犯铁壁关入也，李时升调游击邵应泌户撒之兵二百名，檄催朱仑领兵三千名，前赴铁壁堵剿，并令刘德成饬副将陈廷蛟带兵一千名，赴弄贯要截贼归路。朱仑、邵应泌等既不遵调遣，俱回杉木笼山，刘德成复执守关之议，于翁冷顿兵不进。贼众四千余人遂至弄贯，连营树栅，分兵四出，焚掠村寨，掳掠我弁兵者十余人。旋据陇川，札营缅寺，陇川河外亦结营六七座。乙卯，朱仑领兵至陇川。次日午刻，贼以马骑挑战，我兵分翼袭之。越二日，李时升遣游击豆福魁领兵七百名来会，朱仑派兵设伏，定议进攻。戊午卯刻前进，贼分兵三路迎拒，我兵奋勇攻敌，伏兵分路拒杀，贼败，我兵围之。庚申午刻，贼骑自弄贯来援，突于丛林冲出，官兵惊溃，贼营亦乘机鼓噪而出，追逐数里。时领兵参将哈国兴，游击毛大经、刘国梁、豆福魁，都司张璋、周印，守备孙梦贵、魏嵘、程辙等俱不听总兵朱仑之令，悉撤回营，军械枪炮遗失者多，总督杨应琚仍以克捷奏闻。

是时，李时升分檄临元镇刘德成由户腊撤出陇川，永顺镇乌尔登额由户思朗出陇川，三面会攻，不果行。总督杨应琚遣副将孙尔桂赴朱仑军营。镇沅府龚士模革职，开化同知陈元震从之，传令剿抚相机速办，盖阴示以和了局也。辛酉，至朱仑军营。是日，缅目莽聂渺遮在陇川河，于都司张璋营外乞和。癸亥，求见哈国兴。贼目至陇川河西，哈国兴出营，在陇川河东，各遣通事一人，于河中土墩传说。逾一二时，贼献哆啰呢四匹、腌鱼三担，哈国兴犒以绸缎银两，贼定时日撤兵回巢。总兵朱仑报之，总督杨应琚遂以“缅酋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领兵土目莽聂渺遮诣军营乞降，恳赏给蛮暮、新街，以为贸易资生之路”入告。是日，贼还我弁兵八人，撤至弄贯，迁延未去。提督李时升檄饬总兵朱仑侦探贼信，贼已以其资重运送铁壁关，赴新街下船。朱仑不识兵机，复遣精骑追之。贼以为败盟也，于除夕日由邦中山复犯猛卯。

三十二年正月丁卯，贼既据猛卯城，时提督李时升驻杉木笼山，总兵朱仑、副将孙尔桂移兵弄贯。戊辰，李时升遣副将哈国兴，游击刘国梁，都司田万锜、周印，守备温廷秀、魏嵘、程辙等领兵一千二百名，副将孙尔桂、游击毛大经等领兵一千名、土练三百名，俱赴猛卯。贼众已赴底渡扎筏，城虚无人，哈国兴、孙尔桂遂率兵练二千人，入猛卯城居之。贼众将济，闻我兵至，决以为败盟，悉反攻城下。我兵旋复堵塞，施放枪炮，贼攀城而上者用沸汤注之，杂击以石块。哈国兴登城督战，枪伤左腮，穿落牙齿者十一。把总朱才进受枪破脑而死。贼遂连营城下，围困我官兵者七日。哈国兴遣兵丁觅间道至李时升陇川军营请援。李时升先已调刘德成领兵一千四百名将至陇川，令乌尔登额领兵二千名由宛顶渡速养江，以击贼后。时贼兵盘踞，分布要隘，乃遣素克金泰领兵八百名，由虎踞一带小路前进，陈廷蛟领兵二千余名，由邦中山前进。乌尔登额先已至速养渡，沿江邀截。贼往御之，战于对岸，闻我援兵既至，复回迎敌。丙子巳刻，我兵至猛卯山脚，遇贼，战胜之。至城下，土练三百名先缒城出，乘势掩袭，贼兵溃散。是夜官兵宿城外，遣人援梯通信。丁丑，城始开，官兵会合追剿，贼兵迎敌。次日追至底麻江边，悉力拒敌，游击毛大经、都司徐斌、守备高乾陷于泥泞，被贼镖枪阵亡，贼遂浮江而遁入木邦。

总督杨应琚、提督李时升以“猛卯边外匪众七八千人欲至木邦滋扰，官兵攻杀，贼已败遁，现在追剿”以闻。是月辛卯，总督杨应琚以猛卯贼退，境内已宁，将议止。而前所奏将蛮暮、新街赏给贸易，经上察其伪，屡奉严旨，责其粉饰欺罔。乃遣总兵朱仑、乌尔登额，楚雄游击莫淳、邵应泌等领兵八千人，沙练、波龙厂练一千人前进木邦。朱仑二月丁酉自弄贯起营，途次迁延，越二十四日辛酉始至木邦。时贼据木邦者万余，是日午刻，即与我兵迎敌。孙尔桂持令督战，杀贼甚众。贼退，据江留营九座。是日，木邦所辖村寨俱被贼焚掳，夷民逃窜。军糈均藉内地挽输，委游击袁梦鳞、李文广领兵八百名分布各台，护送粮运。袁梦鳞等均于内地之分星塔、三台山、弄伍

分驻，外域只景阳兵一百名，暮董、底麻兵各五十名，其孟撇、蛮黑、南库弄三处并无兵练运粮。拨雇牛马四千余匹，委粮员威远同知张遐龄、效力知州徐名道随营供支。贼众截阻粮道，三月丁卯至南库弄，辛未日至蛮黑，劫掠牛马粮食，杀死马夫。壬申，总兵朱仑奉旨逮问，官兵以孙尔桂、乌尔登额统领之。三月，哈国兴退自新街。先是新街贼众已退，李时升抵铜壁关，进抵野牛坝。李时升奉旨提问，哈国兴率赵宏榜，参将四十一，游击郝壮猷、雅尔姜阿、吴大士等领兵三千余名前进，庚午抵蛮暮，贼众百余人遁去。甲戌，抵新街，并无一贼。总督杨应琚复据哈国兴禀报，以克复新街奏闻。是时炎瘴已炽，官兵染病者相继，哈国兴禀请撤兵。总督杨应琚遣迤西道陈作梅、永昌府陈大吕赴新街会勘确情，哈国兴遂自新街撤兵，驻杉木笼山。

是月癸巳，云南提督杨宁至木邦军营。杨宁素以勇敢著，任广东将军，时奉命速赴任。至是抵营攻贼，夺获旧寨，嗣相持者久，而孟艮之贼已犯孟连矣。贼知我师粮绝，于四月戊戌数接战。贼情狡诈，出没无定。壬寅，至篆金塔劫运粮牛马，杀伤官兵，沿途阻隔，粮运不继。己酉，又至蛮暮，贼拥众攻击甚急，我兵已七日无粮，不能支。提督杨宁下令撤兵，兵即溃，游击莫淳、俊德死之，杨宁遂于是日至蛮暮。壬戌，入黑山门。时乌尔登额已被劾，即逮入都。入孟连之贼，于三月癸酉自木邦入境，孟连土练及佧佤之练不能抵御。贼据孟连，烧劫募乃厂，应袭土司避居景杏。乙酉，贼破孟连之黑河。丙戌，至上猛尹、猛猛，拨练于辣蒜江御之，不克。贼至猛猛，入耿马、孟定，四出焚劫。夷民仓猝不知贼至，尚贸易于街场，力作于田亩，均被掳掠。是时顺宁府城兵甚单，木邦之贼未退，总督杨应琚调发木邦官兵由滚弄江前赴攻剿，不能即至。顺云营参将苏国富领兵亦在滚弄江浒，缅宁居民震恐，拨练于那椒河、大蚌江、打雀山各安隘防守，凡盘踞二十余日，贼始由滚弄江两路而去。是月，缅贼复据整卖、景线、孟艮。先是三十一年七月，总督杨奏请将整欠兵六百名、猛撒江兵二百名撤回。九月，又请将猛艮、整欠兵全撤，留楚姚镇华

封协同普洱镇宁珠驻守。缅贼忿整卖、六本、景线、孟艮、整欠之背己也，谋以报之，遂据整卖、六本，蔓延至景线，逼孟艮，又由老本趋整欠。十二月，六本土司召猛斋闻缅贼欲至六本，征调景线、景海土练。景线集练九百，景海集练四百从之，而缅贼先以破六本，景海土守备召罕彪同回景线防守。

三十二年正月，缅贼至景海，召罕彪等领练迎战，不克，退回景线。甲午，缅贼至景线，景线宣抚司呐赛同召罕彪等合力攻战四日，不克。呐赛、召罕彪奔孟艮，孟艮指挥使召丙亦挈族远徙。是时，楚姚镇华封驻扎普洱，乃与普洱镇宁珠同遣驻防打乐，猛混之游击司邦直、守备潘鸿臣带兵九百名进守孟艮，游击权恕带兵二百名赴打乐策应。时止把总韩荣，外委赵喜、马伯贵三员带兵二百名驻打乐，司邦直等均在猛混，观望未进。而缅贼已据孟艮，前趋打乐、老本一路之贼众亦至猛勇。猛垒弁冶进前往迎之，被贼围困受害，贼遂犯猛垒，欲入猛笼。整欠头目召教之子召渊敛银赂贼，谋结内犯，诸猛震恐。二月辛酉，缅贼至打乐。时把总韩荣、外委卜发等及二百余名住打乐，闻警，韩荣即派卜发领兵三十名，住三岛坌路堵御。贼猝至，韩荣及兵众皆战死，生还者三四人。游击司邦直遣潘鸿臣领兵二百往援，途遇受伤兵，知打乐已陷，引军回。邦直、鸿臣及游击权恕俱遁回九龙江驻札，缅贼遂入猛混、猛笼。时华封已出九龙江，遣都司甘其卓赴整控堵御。猛笼之贼欲赴整欠，叭先捧乞救甚急，贼遂渡整欠江，逼近猛龛。华封自九龙江前往补角，遣司邦直驻小渡口，权恕至橄榄坝以御之。缅贼之由孟艮窜入打乐也，司邦直等遽行退避，转以接阵杀贼捏报。

时总督杨应琚之次子重英以江苏按察司来滇，有仿古监军之名。乃会同云南巡抚汤聘劾奏，守备潘鸿臣先瘴身故，总兵华封、宁珠，游击司邦直、权恕，都司甘其卓俱拿问，邦直、恕、其卓俱正法。是月，革大学士总督杨应琚职，逮入都，以承恩公明瑞代。四月，巡抚鄂宁至普洱，汤聘赴贵州。鄂宁即劾杨重英骄纵，去监军号，以道府

衔从征。巡抚鄂宁旋以“瘴气大作，普洱无可办事，应回省”具奏。得旨嘉奖，令赴永昌会办进剿。五月，总督明瑞至省，即赴永昌，巡抚鄂宁亦偕往。明瑞以将军兼制府，给满洲兵三千，调川、贵及滇省兵二万余，以副都统额尔景额为参赞，给关防。调河南开归道诺穆亲为滇盐道，陕西汉中道钱受穀为滇迤东道，及军机司官傅显、冯光熊襄军事，议大举剿贼。

明瑞至，则首发杨应琚欺罔之罪，疏略言：“缅甸，土人呼为老缅，或呼为莽子，盖指前酋之姓。木匪乃今酋，原为木梳长，是一非二。至木邦等土司，种类繁多，杨应琚以莽已绝灭，引为己功，误木缅另为一事。新街亦民、夷交易之所，原无庐舍，其荒唐妄诞之处，不可胜数。以致调拨毫无意见，一闻议降，旋即撤兵，动失机宜。滇兵积久废弛，无斗志，将领亦未谙阵战，遗失炮位军械无算。”复奏劾李时升、朱仑、刘德成及乌尔登额、赵宏榜罪，皆报可。李时升、朱仑、刘德成皆伏法，乌尔登额、赵宏榜下狱。六月，解前总督杨应琚至避暑山庄，命廷臣鞫得实。上大怒。暴其罪于天下，令自裁。是时杨应琚长子前永昌府知府重穀解湖北任，奉旨省亲至滇，因索玩器于瘴故前腾越州知州陈廷献之家人，杖杀之，论抵。是月，逮贵州巡抚汤聘。

是月，总督明瑞条上大举机宜，略曰：“前次办理，种种草率，动失机宜。如永昌、腾越、顺宁、威远、普洱沿边土境二千余里，迤西七关八隘，旁通侧出，绝少险要可守之区，若处处驻兵，二三万众亦不敷分派。今臣亲督劲兵，鼓勇进剿，贼必救护巢穴。其各土境阨要总区，如九龙江、陇川、黑山门等处，自应留营，派委妥员，慎选兵练，侦探贼警，随时剿逐，知会就近土司应援。其余崎岖小路，只令各总兵驱将弁使人长川游巡备御。如此则防守之兵大减于前，而声势不分，较为得力。先于新街水路上游，量为伐木造船，使船料木片沿江流下，先声牵缀。彼知将长驱水道，必于此设备以分其势力。兵自永昌、腾越两处出口，由宛顶、木邦一路作为正兵，其余或分两路

三路，由猛密等处并进，俾得联络声援，出奇设疑，使贼疲于奔救。前所需兵粮，系雇觅夫马设站滚运，拨兵护送。此次进剿，不若裹带为便，细核购办牛只驮载，所费且有节省。官兵出口后，自黑山门、遮放以内，仍照例安设台站，备递文报至军前。遇有奏报，即于进剿官兵内择妥干马壮者数十员名，长川送至黑山门交递。如经过外夷部落，有诚心归化者，酌留官兵数十或二三百名，作一大台站以资递送。倘得依此相机酌办，更属周妥，递事亦较便易。”并条列军械、粮运、驮载各款，俱报可。是月，又查办遮放运粮官员，奏逮同知胡邦佑、守备陈谟下狱。寻释，令随营赎罪，考订舆图中地名。七月，劾曲寻镇总兵索柱，以其称疾偷安也。得旨落职，效力自赎。是月，以提督杨宁办军务多舛，奏请以贵州提督谭五格调补。杨宁寻亦革职。是月，复劾永昌府知府陈大吕，以其勒买军粮，纵衙役短价也。是月，补罕朝玑为把总。罕朝玑者，耿马土司罕国楷之从子也。先是，二十八年，土司罕国楷禀其子不孝及通谋周国惠，审讯无实，留会城，以随征功授土把总。兹复以去岁有功，且通夷、汉语，授把总。是月，复查粮员逃入者，以提督李时升呈出书稿内有“粮员吴等纷散去”语也，革典史夏之璜职。其吴楷、张志元、胡绍周、陈正楷等，皆以原无派拨护粮官兵得宥。福灵安卒于永昌。七月，整欠召教率缅贼陷猛龛，追叭先捧，遂犯猛腊，至九龙江。先是，缅贼由打乐入者，据猛遮之猛混未散，由猛勇入者，据猛笼札营盘踞。德保已授普洱镇，同开化镇书敏于四月丙午先至九龙江军营，调到官兵四千二百名。正值烟瘴炽发，钦奉谕旨，轸念士卒，乃令停兵，蓄精养锐，将领分遣弁兵于补角、小猛仑、橄榄坝、茨通驻札防守。

猛勇之召工既附缅贼，整欠之召教、召渊恶叭先捧之授指挥使而并得管辖其整欠也，务谋执叭先捧以泄其忿。六月癸巳，召工、召教、召渊率贼众二三千人至猛龛，叭先捧与之力战经旬，景线呐赛、景海召罕彪集练助之。奈军粮匮竭，火药铅弹俱无，夷民困饿难支。丙午，猛龛遂陷，叭先捧遁入茶山之漫了寨，呐赛、召罕彪等窜入内地。是时开化镇书敏驻小猛仑，普洱镇德保驻九江之大渡口，召工等

追摄叭先捧，遂入猛腊。七月辛卯，缅贼三百余人及附从之猛勇、整欠、孟艮摆夷约千人，贵家余党二百余人，至小猛仑，书敏隔江施放枪炮。日既午，书敏病笃，遂回缅寺，留官兵堵御。至晚，缅贼从上游而渡，官兵冲散，书敏奔茨通之小寨，令都司那苏泰带兵二百名堵御蛮赖。闰七月乙未，贼由通茨至蛮赖，那苏泰死之，书敏由倚邦至旧垤，病故。德保在九龙江闻风逃遁，率四达色等，徒跣历九昼夜回至思茅，住二日，率将官等复赴九龙江。缅贼三百余人至橄榄坝、小猛养，焚烧掳掠，由整哈渡而退至孟艮盘踞。普洱知府及参将报知总督明瑞，即参奏德保，解京正法，书敏戮尸枭示。乃饬署普洱镇七十一、昭通镇佟国英率兵分驻小猛养、补角，凡外域投诚之难民寄居各猛者，俱行赈恤。

九月，将军兼总督明瑞议进剿。时领队大臣内廷侍卫率满洲官兵，川、贵镇协率川、贵将领弁兵，及本省派出之官兵，俱抵永昌。四川、广东、广西解运之牛马，滇省各府、州、县所办之粮马亦陆续到齐。及定议分为两路，将军明瑞率大兵由木邦进取锡箔，参赞额尔景额由老官屯进取猛密。时从征者员外郎富显、冯光熊，道员诺穆亲、钱受穀，道府杨重英、郭鹏冲、萧日章，革职知府陈元震、胡邦佑，同知图敏，提督谭五格，镇将得宝、李全国、柱达兴阿、王玉廷、哈国兴、本进忠、长青，及文武员弁。以李经朝、翁得胜等为通事，充向导。线瓮团、线官猛、线五格等俱在军。二路约相会于阿瓦。乙巳出师，会天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饥且冷，多疾病，糗粮又尽湿，裹粮以牛，行不能速。至潞江，人众船少，不能毕济。十月壬戌，始渡毕。至营分兵，将军明瑞以庚午师次宛顶，越八日，整队入木邦，军容甚盛。时参赞珠鲁讷以十日至腾越，进木邦，即留守，给以兵五千，俾为声援。以杨重英、郭鹏冲及陈元震、胡邦佑司印务粮饷。十二月，参赞额尔景额卒于老官屯军中。时景额亦于十月癸卯抵腾越，与提督谭五格率官兵于十一月壬辰出虎踞关，趋猛密。越六日至老官屯，贼已立木栅，进攻不能克，日与接战，亦不能胜。我兵久屯于坚栅之下，人亦多疾病，额尔景额幽恚以死。上

优叙之，以其弟额尔登额代。

是月，将军明瑞率万二千人抵锡箔江，结浮桥以渡。至蒲卡始遇贼之前哨，擒数人，询知贼聚于蛮结，遂进攻蛮结。贼果立十六栅以待，领队大臣观音保麾众先据山之左臂，贼来争，不得上。翌日，两军相持未决，而顾贼栅甚坚。其法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栅之外又开深壕，植竹木于旁，皆锐其末而外向。贼有栅自护，我枪炮不能伤，而贼从栅隙处发鸟枪击我辄中，此贼之长技也。哈国兴请分三路登山，俯趋而薄之，军士皆奋。时出边已逾月未见贼，至是始与贼遇，无人不欲杀贼也，一呼而直逼其栅。有黔兵王连者先跃入，十余人继之，贼恇乱不知所为，多被杀。遂破一栅，乘势复攻得其三，而十二栅之贼乘夜尽遁。盖贼自新街交兵以来，从未经此大创，已首窜喙伏，不敢复抗矣。明将军亦一目中伤几殒，越数日始稍愈。领队大臣观音保、札尔丰阿等咸劝乘胜退兵至木邦，整旅复进。明将军负锐气，欲直抵阿瓦。观音保曰："我兵出师时已失军装，今军器日见其少，粮饷不足，恐难深入以受其绐。"明忿然曰："汝气馁否？非夫也！"观音保傲然曰："若非满洲丈夫，吾侪共将军死可也！"因进军象孔，去阿瓦只七十里。失道，而军中粮已匮，明将军集诸将议，诸将惩前言，莫敢有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而又虑猛密路之师或已先入，而将军转退兵，则法当死。闻猛笼有粮，且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消息，于是定计就粮猛笼。贼探知我兵不复向阿瓦，又我病兵为贼所掠者，询知军中粮尽，纠众来追，及我于章子坝。至是无日不战，明瑞与哈国兴、观音保等更番殿后。至猛笼，果多粮，军士赖以济。会岁暮，即其地度岁，共驻兵七日以行，而猛密之信杳如也。是月，参赞额尔登额以九千众攻老官屯木栅，不克。师久顿，贼众日增，王玉廷阵亡，时锡箔路音信已断。得旨，令前赴应援，乃与提督谭五格撤兵回。时仓卒撤兵，又不设殿，贼得以袭我之后，军器亦失。乃入关，贼即尾随入户撒、拉撒二处，恣抢掠。时副将孙尔桂、王振元俱由关退回驻札，贼闻有备乃退。额尔登额侦猛卯及邦中山梁有贼，不敢进，乃旋师至陇川所属之猛笼，迂途月余，由

龙陵出宛顶。

三十三年春，明瑞自猛笼取道大山土司以归。猛笼粮尚多，而牛马俱尽，无可驮运。人各携数升，余皆火之。将至大山，又有蛮化之捷。先是，贼之缀我也，每夕驻营犹相距十余里，不敢近。至是，我兵营于蛮化山巅，贼即营于山半。明瑞浩然曰："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益将肆毒于我，无噍类矣。"贼久识我军号令，每晨兴，我三吹螺而启行，贼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螺者三，而我兵尽伏于箐中以待，毋得有一人留营者。令既下，翌日三螺毕，贼果谓我兵已行也，争蚁附而上。我兵万众突出，枪炮声如雷，贼惶遽不及战，辄反走，趾及顶背，自相蹴踏，死者无虑二千余人，我兵乘势击杀又一二千人，坡涧皆满。是役我兵伤者数人，总兵李全受伤死。自是贼不敢近数日，每夜在数十里外轰大炮数声而已。而贼之先一日过者，已栅于要路。明瑞留五日，以所得牛马分犒军士毕，行至其处，则已攻不能拔。有波龙人引以间道，始得出。过波龙老厂，新厂是贵家所采银处，居民遗址尽数十里，计当日厂丁不下数万，已皆为贼冲散尽，愀然者久之。而贼复增兵追至。是月，木邦兵溃。上年十二月，珠鲁讷驻师木邦，分拨参将王栋赴锡箔摆台站，索柱赴宋赛摆台站，守备郭景霄于天生桥摆台站，丁丑皆起程。甲申，索柱侦得有贼兵至语，即前进，遇贼战，路阻。丙戌，退守锡箔桥。正月辛卯，贼数百来攻，次日贼数千至，以大炮攻。守备郭景霄方渡河接索柱营，见贼四面来攻，即溃，参将王栋营兵亦溃。索柱等冲出。次日，总兵胡大猷之师复溃于葫芦口，索柱阵亡。辛丑，贼锋及木邦，参赞珠鲁讷誓死率文武七十人出御，乃付印及御赐将军之宝匣于陈元震，言我死汝以是归。元震惧，即偕郭鹏冲逃入内地。珠鲁讷出师，隔河遇贼，归而欲以印征兵，而元震已赍印遁。因移知巡抚鄂宁，鄂宁即参奏。得旨以叛论，置极典。明日壬寅，贼大至，珠鲁讷自刭，执杨重英，我兵大溃，总兵胡大猷与胡邦佑咸阵殁，广南府经历许景淹亦自刭死。木邦一路台站俱断，其贼首乘胜率猛密、木邦二路之众，毕集于明将军垒。

明瑞行抵小猛育，贼已猬集，不下四五万人。我兵当分七营，而环视四围，皆贼也。而额尔登额尚驻兵宛顶，去小猛育仅一舍，竟拥兵不救。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贼栅矣。"乃命诸将达兴阿、本进忠等率军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贼，相从者领队大臣观音保、札尔丰阿，总兵哈国兴、常青、德福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亲兵数百人。及晨，血战于万贼中，无不一当百。已而札尔丰阿中枪死，巴图鲁侍卫皆散，副都统德森保竟降贼。观音保发数矢连殪数贼，尚余一矢欲复射，忽收而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刺喉死，恐矢尽无以自戕而被执也。明瑞身负数伤，亦虑落贼手，力疾行，距战处已二十里，气仅属，乃从容下马，手自割发授家人使归报，而自缢于树下。家人以木叶掩其躯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计自章子坝与贼接战，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及昏时归营，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士共之。所将皆饥疲创残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士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及其死也，非不能自拔出，盖以阿瓦未平，惧无以返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达，遥望阙庭，进退维谷，故徬徨展转，决计以身殉。又不忍将士之相随死也，结队徐行，持重自固，使贼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去宛顶不过二百里，计将士皆可到，然后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贼中。呜呼！此意良可悲矣。方军势日蹙时，斗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蹙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则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猷，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癸酉，兵将至宛顶者已多时，巡抚鄂尚未知将军阵亡的耗，即将"额尔登额、谭五格逗遛不进失误军机，及得将军声息并不通知内地，实属有心贻误"具劾。奉旨俱逮问。越数日，得将军凶问上闻。上震悼，赐恤立祠。后于四月中，命侍卫兵弁及将军明瑞之家人数人，赴猛育寻收将军遗骸，归葬京师。额尔登额解赴京，上亲讯，额尚以无粮对。上愈怒，廷讯时，谭五格自称老臣，上命侍卫挞至数百，额尔登额论磔刑。明瑞丧到日，上亲奠于郊，即用额尔登额以享之，谭五格

亦正法。是月，命协办大学士阿里衮来滇协办军务，即授为参赞，以鄂宁为总督，调江苏巡抚明德为云南巡抚。

三十三年二月丁亥，授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傅恒俟将次进兵再行前往，阿里衮已赴滇，舒赫德即驰驿遄行。是月，派荆州满洲兵一千五百名，成都满洲兵一千五百名，赴云南，以荆州将军永瑞统之。是月，派京兵来滇，时以进剿。于去岁三千兵之外，复派健锐营营兵一千，火器营兵二千，前锋护军二千，令将校率领，陆续来滇，其前锋护军二千，旋停止。是月，以五福为云南提督。是月，副将军阿里衮抵云南，时幕府为郎中明善、员外郎萨灵阿。三月，参赞刑部尚书舒赫德抵永昌，会同总督鄂宁密奏筹办情形，略以每兵千名应需马三千九百，非马十万不足济用，又称现已设法招致缅匪投诚。疏上，得严旨发原折命廷臣遍阅，饬其乖谬可鄙可笑之处。下部议，革尚书职，得旨，给副都统衔前赴乌什，令总督鄂宁复奏。是月戊戌，猛勇召功率其弟召糯腊及缅贼目布足挞喇带缅子三百人，猛勇、整欠摆夷三百人，由猛勇、猛笼遂至九龙江外。越二日，昭通镇佟国英，护普洱镇七十一，率兵于蛮红接战，炮击佟国英手掌，官兵奋勇阵亡者数十人，贼众退至猛混。乙巳，缅贼节盖率缅子一百余人，孟艮召散率摆夷四百余人，由大猛养进，猛遮土弁刀召钤伏弩截杀，次日亦退至猛混，与召坎等会合。己酉，出打乐隘退归孟艮。寻奉旨，荆州、成都兵俱赴普洱。是月，副将军阿里衮等请调邻近各省道、府来滇，办理军务，派出道三员，知府六员，其丞、倅、州、县、佐杂每省各派四五员。晦日，都司哈廷标于宛顶遇大山土司之从子阿笼，云二月间随伊季父于猛烈地方谒见将军明后，于猛育冲杀相失。副将军阿里衮、总督鄂宁奏准暂为养赡，俟进兵时往勘情形酌办。四月，撤随将军明瑞进剿之兵回京，其老官屯一路之兵仍留滇。

是月，缅酋差我兵之被俘者许尔功等八人，具蒲叶缅文求和，并赍杨重英禀一封，称“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意，且缅国各头目俱愿

投诚，是以苟延至今。同客长李万全、尹士玢等宣谕我国德威，极力招抚，仍照旧例办理”。与守备程辙、卢怀亮、马子健、王承瑞等同具。副将军阿里衮以闻，不许。五月，总督鄂宁复奏云：“舒赫德称廷论复剿缅匪一事，急切不能前驱扫穴，贼匪投诚，即遣人探去，亦未为不可。实因冒昧误称设法招致。”得旨，二人所见乖谬，彼此原属相等。下部议，革总督鄂宁职，奉旨鄂宁降补福建巡抚，以阿桂代。时阿桂在伊犁，总督印务以阿里衮署行。宥乌尔登额、宁珠、华封、赵宏榜罪，令在军营效力。赵宏榜行次河南襄城县，中痰，至七月卒。是月，巡抚明德赴永昌。是月，以滇兵恇怯积懦，拨贵州兵五千名来滇拨补。是月，木邦酋苗温差人至猛古地方之蛮遮寨头人金猛处，令送字与遮放土司，恳内地八土司代乞求和，并侦探从前八人具书求和之信。其缅文内有“天朝四位大臣来滇，可否准和”之语，副将军阿里衮据奏。七月，奉旨：“普洱今岁不必进兵，驻札普洱将军永瑞等加意防守。”是月，严奸民贩货出缅之禁，汰滇冗兵，议改曲寻、楚姚、永北三镇为副将，改定营制，于大兵事竣后行。总督阿里衮、巡抚明德修省城至永昌一路倾颓道路。八月，调四川马五千八百，驼载马骡二千。九月，总督副将军阿桂抵滇，时幕府为革职郎中王昶、中书赵文哲。十月，副将军阿里衮驻兵于腾越，遣侍卫达里善至南坎，杀二百余人。海兰察至顿拐，亦杀二百余人。袭戛鸠前锋，抵江边焚其寨栅，又杀贼六七百名，以马力不足，未渡江而还。具奏，巡抚明德以经理马匹不善，得严旨。十二月，广东、广西营马及购买马共一万，于下旬陆续起程，期于明岁春间抵滇。奉旨查讯“本年二月，乌拉撒地方被兵一事，前巡抚鄂宁何以奏报并无一贼，副将军阿里衮等奏称房屋未经焚毁，抢去四百余人及牛马”。寻落巡抚鄂宁职，给侍卫衔，军营效力。是月，派索伦兵二千名来滇。明年春，复派一千，吉林兵一千，盛京新满洲西僰兵一千。

三十四年正月，奉旨令台湾总兵叶相德选福建水师兵二千赴滇。戊申，阿里衮、阿桂俱授为副将军，其总督以明德补授，巡抚以喀宁阿补授。二月庚午，大学士忠勇公经略傅恒自京起程。是月，复派厄

鲁特兵一千余名。三月，命伊犁将军伊勒图来滇。提督五福、将军永瑞率兵巡边，行次打乐遇贼，剿杀出境。是月，经略抵滇，即驰赴永昌。先是滇省颁布谒见经略仪注，自平夷至永昌修馆舍，戒仆夫以待。时从行之幕府为侍读学士毓奇、侍读孙士毅、给事中刘秉恬、郎中博卿额、主事惠龄。是役也，前后征调本省兵一万六千名，四川兵七千名有奇，贵州兵四千三百名，满、汉兵共三万有奇，议以九月二十日以前抵永昌，以待进取。是月，降云南总督明德为江苏巡抚，以彰宝为总督，经略奏留暂办总督事。寻以阿思哈为总督，复奉旨令阿思哈于新街扼要之地驻守。以彰宝为云南巡抚，调喀宁阿为河南巡抚，俟彰宝到任，再赴新任。是月，令护军统领伍三泰、副都御史富显等赴野牛坝。时船料钉铁已备，至秋初，船造成，而富、伍俱以瘴卒。五月，续派京兵一千名，即先派前锋护军之半也。六月，奉旨："阿思哈到滇后，其巡抚印务原著明德署理，阿思哈带兵前进后，总督印务亦着明德署理。"七月，降荆州将军永瑞、云南提督五福为三等侍卫。寻革职，以开化镇调驻思茅之兵丁张国宁因奸被杀，约束不严也。以本进忠为提督，旋卒，以长青代。

经略既至永昌，越八日，两阿将军及伊犁将军伊勒图偕至。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经略迟之，谓"若是须坐守四五月，既縻饷，且军初至，当及锋而用，久则气懈，非计也"。其进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从锡箔，则阿瓦仍隔江外。惟腾越州西戛鸠江即大金江之上流，过江则为猛拱、猛养两土司。前明王骥征麓川，追思机发到此，刻石江边，所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养可捣其木梳之老巢，由木梳至阿瓦又皆陆行，步骑可直抵城下。乃定议大兵渡戛鸠而西，其偏师先议在普洱为声势，后改议从猛密夹江而下，造舟于蛮暮以通往来。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经略大兵起行。阿里衮时病疡不能行，经略请留养疾，阿里衮誓从征，乃留阿桂于蛮暮督造战船。经略至戛鸠，集舟结筏，凡十日乃毕。师次猛拱，土司官浑觉先遁，絷其小妻招之，乃来降，献驯象四，贝叶书一，牛百头，粮数百石。至猛养，亦有牛米之献。于是所历二千余

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粜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猛拱、猛养虽缅属，非缅腹地，故缅酋不遣兵来。而缅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则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调闽、粤习流之士亦至，将由蛮暮江出大金江。贼已列船扼江口，阿桂击败之，贼目宾雅得诺被创死，由是江路无阻。伊勒图往迎经略，遇于哈坎，经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蛮暮。是役也，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贼轻我兵，遂以大众水陆来犯。阿桂将步兵，哈国兴将水兵，陆路之贼先沸唇至，旌旗蔽野，势张甚。阿桂麾兵以鸟枪连环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贼不支，遂大溃，我兵追杀无算。哈国兴率舟师顺流下，贼犹列舰以拒。有闽兵跃入贼船，一贼泅水遁，闽兵即入水斩之。贼夺气，我兵欢而奋，因风水之势蹴之，贼船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江之西亦有贼，结栅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之，连破二栅，余贼皆逃。

是时诸路军皆大捷，会经略病重，诸将遂欲以是蒇功，阿里衮曰："老官屯有贼栅，前岁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经略以下皆随之。贼栅据大坡，周二里许，自坡迤逦下插于江，栅木皆径尺，埋土甚深，遇树则横贯之以为柱。栅之外掘深濠三层，濠外又卧横木之多枝者，锐其末于外，名曰木签，守御甚备，我兵阻旬余不得进。先用大炮击之，栅木甚坚，不折，有折者，贼辄补之。哈国兴斫箐中老藤长数百丈者，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夜往钩其栅，三千人曳藤以裂之，为贼觉，斫藤断而罢。经略又命火攻，先制挡牌御枪炮，一牌可护数十人，以两人舁而前，十数人各挟薪一束随之，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签越濠，至寨下，方燃火，忽西北风起，火反烧我军，遂却回。最后遣兵穴地，至其栅底，实火药轰之。栅果突然起高丈余，贼惊绕，喊声震天。我军挺枪抽刀，以待栅破而掩杀。无何，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盖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贼自是惧。其栅之插入江者，开水门以

通舟，运粮械不绝。阿桂谓如是则贼终无坐困之日也，拨战舰五十，越过其栅截之。时阿里衮已病甚，犹力疾攻栅，视枪炮最多处辄当之。经略虑其伤，令统舟师以息劳，战舰整列，贼粮械不得入，由是益惧。其酋帅曰眇枉模者，遣人来乞和，愿结栅于两军适中之地，请将军等往莅，眇枉模亲来面受要约。经略不许，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乃遣哈国兴往责眇枉模以进表、纳贡，返土司地诸事。议未决，眇枉模左顾而去，哈国兴单骑入其栅责之。眇枉模不敢见，别遣人出请如约，经略遂凯旋。

三十五年春，谒上于津门，自请罢劾。上怜其疾，优容之。傅文忠因之忧恚而卒。总督彰宝遣守备苏尔相往责前之约，乃被拘留。上大怒，复议兴师，以前副将军阿桂首倡罢兵议，因褫其职，以白衣从军。会金川蠢动，遂罢南征议。逾四年，金川平，上复命阿桂往云南会总督李侍尧相机进兵。会缅酋纵苏尔相还，其事乃已。至五十四年，缅酋懵驳被弑，其弟孟陨初为僧，国人立之，因遣使输诚纳贡，遂纵杨重英还。重英自陷缅，独居萧寺几二十年，未改本朝冠服。上大喜，受降，召缅使朝见于避暑山庄，优赉之，许其十年一次入贡。复重英道衔，比以苏武之节，御制《苏杨论》以旌之。重英寻卒。缅酋从此感化臣服，如他属国焉。

啸亭杂录卷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罗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时，即令率其回人至伊犁种地出租赋，遂囚于地牢者数载。我兵平伊犁时，释使归，俾仍长所部。二十一年，将军遣侍卫托伦泰往，未能定要约。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抚，波罗泥都谓霍集占曰："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不如自长一方。"乃诡词诳阿敏道入库车城，拘系之，弗使归。时方讨阿睦尔撒纳，兼有青滚杂卜之变，未暇问及也。已而阿敏道复为彼所害，是其负恩肆逆，不可不讨。

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尚剿洗厄鲁特余孽，乃用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五月，兵至库车城，贼目阿卜都克勒木据城守，于是趣兵进攻。回人素懦怯，然守城遵古制。雅固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霍集占来救，率最精巴拉鸟枪八千，由阿克苏之戈壁捷径而来，与我兵遇于城南，鏖战竟日，大败入城。其城依山冈，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炮攻不入。时提督马得胜献掘地道计，于城北一里掘入，已及城矣，而将军急于收功，严令昼夜力掘，回贼瞥见灯光，其机遂泄。贼匪自内用水灌之，士卒尽没，雅将军咄嗟无他策，惟严守之，待其自毙。新降回目鄂对告曰："语云：'困兽犹斗。'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其必乘我不备以

兔脱之，返其巢穴，整兵复来，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爱曼，水浅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成擒矣。”雅以其言叵信，唯下令并力攻取。一日暮，索伦老卒于城下牧马，闻城中驼鸣似负重状，归奔告将军曰：“其驼鸣高且健，贼将遁矣。”将军时饮酒，笑曰：“健卒，尔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开西门，由渭干爱曼涉水遁，果如鄂对言，而我兵未知觉也。后数日，阿拉难尔等开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库车城，怨鄂对之不附己也，凡其亲属皆杀之。其妻依热木亦被获，方少艾，霍集占欲纳之，依热木不从，因缚其二子一女，掷城下扑杀之。困依热木于高楼，日加窘辱，依热木乘间逃匿阿克苏。库车既降，鄂对手刃其仇三十余人焉。

事闻，纯皇帝以雅尔哈善坐守军营，听贼去来自如，略不设备，乃革其职。命尚书纳木札尔代之，侍郎三泰参赞军务，皆驰驿往。又以兆文毅公剿伊犁贼将尽，命即以其兵自伊犁径赴回地。上复念兆所统兵久劳于外，皆已疲，乃预调索伦、察哈尔往济师。兆文毅至军，库车已降于雅将军，阿克苏亦遣人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文毅遇雅将军偕入，传旨斩顺德讷，即前守卡纵霍集占遁去也。逮雅将军送京，择城中伯克鄂对随军，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总兵阎师相率驻兵守。时舒文襄方为兵，效力军前，亦令留阿克苏赞画诸务。兆文毅即起程，有乌什城伯克霍集斯者，即前缚送达瓦齐者，遣其子呼岱巴尔氐来迎。九月朔，兆文毅至乌什，以霍集斯熟回部事，与同进叶尔羌，分遣侍卫齐凌扎布偕鄂对往抚和阗六城。十月，兆文毅至叶尔羌。其城周十余里，霍集占已坚壁清野，凡村庄人户悉移入。初六日，我军分七队进，贼两门各出四五百骑来迎，我兵击败之。贼又从北门出数百骑，索伦兵欻然遁，赖健锐营兵数百，岸然不动，我兵得以济，又败贼众。贼入城不复出。

兆文毅以兵少不能围城，欲伺便取胜，乃择有水草处结营，即所谓黑水营也。闻纳、三二将军将至，遣爱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侦知

贼蓄在城南棋盘山，欲先取之以充军实。十三日，由城南夺桥过河，甫过四百余兵，桥忽断，贼出四五千骑来截，步贼万余在后。我兵阵而前，骑贼退，步贼以鸟枪进，我兵方击步贼，而骑贼又从后夹攻，兼有自两翼冲入者。兆文毅马中枪毙，再易马又毙。我兵为贼所截，散落成数处，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杀贼无算，而我兵阵亡者亦数百人，受伤者无算，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俱战殁。日暮收兵，归护大营，过河者亦泅水归，马力疲乏，不能冲杀，遂掘壕结寨守。所掘濠既浅，垒亦甚低，贼可步屦入，遂日夜来攻。我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贼惧我兵致死，欲以不战收全功，别筑一垒于濠外，为长围守之，如梁、宋所谓夹城者，意我兵食尽当自毙也。而营中掘得窖粟数百石，稍赖以济。贼又决水灌营，我兵泄之于下游，其水转资我汲饮，已而随处掘井，皆得水。又所占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贼以鸟枪击我，其铅子着树枝叶间，每砍一树，辄得数升，反用以击贼。惟拒守日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掳至者，杀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啬，会除夕，明忠烈公瑞、常中丞钧皆至其帐聚语，屈指军粮过十日，皆鬼箓矣。某公慨然谓："吾出肃州时，有送酒肴者，所余饪饤今尚贮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时绝粮久，皆大喜过望，既饱而去，则私谓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觉泣下。盖自十月中旬被围，已将百日，无复生还望也。纳义烈公木札尔、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爱隆阿军，闻兆文毅等战，率二百骑冲入，为贼所杀。兆文毅告急之文，遣索伦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苏。舒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计其身之为兵也，即飞章驰奏。

时富将军德尚在准噶尔搜捕余孽，上命为定边右副将军，速往援。会预调之索伦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先接兆文毅信，选兵六百，马二千，驼一千往赴。舒文襄守阿克苏，能和辑诸回目无异志，乌什则霍集斯妻子及总兵丑达驻守，鄂对往抚和阗六城，亦俱

降。十二月，索伦及内地兵已到二千余，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将军德闻兆文毅被围之信，亦速赴，二十五日，与舒文襄会于巴尔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尔璊，贼五千余骑迎战，我兵仅二三千，且马少，皆步行，发枪矢毙贼甚多。然贼恃其众，战不解，我兵进击辄退，甫收兵又来攻，凡转战四日夜，碛地无水，皆嚼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于沁达尔，势阻不得进，又几殆。适阿参政里衮偕鄂博什及马驼至，爱隆阿亦以兵从，望见灯火如繁星，知我兵与贼相持处也。阿参政大呼突进，千余兵噪而应之，驼一千、马二千蹴地声又壮，贼骇夺气。阿参政从左，鄂博什从右入，援兵骤合，富将军德乘势掩杀，贼始大奔，然犹未知兆文毅之存殁也。先数日，兆文毅军中见贼之围守者日渐少，继又闻数十里外枪炮声，知援兵已至，遂冲垒而出。先使人探报，得达富将军德垒，诘朝两军相见，将军以下皆无恙。计自去年十月至今，孤军在万里外陷重围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极涕出，额手颂圣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调兵，得应期赴援，益服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队回阿克苏，贼见我两路兵合，势益盛，不复敢邀截，惟远在数里外觇望而已。途次闻和阗六城，其二城已陷于贼，兆文毅遣瑚尔起往援之，富将军德继进，二城寻复。

闰六月，内地所调兵饷俱集阿克苏，遂两路进师，兆文毅往喀什噶尔，富将军德即由和阗往叶尔羌。两和卓木已率其眷属党与先遁，两城旧回目遣人至军前送款。十四日，兆文毅至喀什噶尔，十八日，富将军德至叶尔羌，各回人皆具鼓吹，进羊酒，迎以入。盖两酋虽为其部长，然在准噶尔久，惟伊犁种地之回人同羁旅相倚赖，而旧部本不联属。及归，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归之人及厄鲁特避兵来投者为亲兵，故其窜也，皆相率随之，旧部人莫有从者。兆文毅既抚定喀什噶尔，寻驻叶尔羌办善后事。富将军、阿参赞、明忠烈、阿文成等追贼，七月七日，及之于阿尔楚尔，大败之。二十五日，及之于哈喇库勒，又大败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库尔淖儿，乃拔达克山部落接界处也。贼先据山麓以待，富将军等麾兵进击，自巳至未，贼犹以死拒。乃选鸟枪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压之。贼辎重有攀援过山

者，有阻于淖儿岸者，方惊惧失措，霍集斯、鄂对大呼“降者不杀”，于是回众数千各率其眷属乞降，声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万二千，牲畜万计，器械无算。两酋向拔达克山逸去，富将军德等追入，檄谕其汗素尔坦沙缚以献。二十八日，两酋果往投，素尔坦沙执之，而遣人为两酋乞命，谓我回部经教，凡派罕帕尔子孙，不得执送人也。富将军德等胁以兵威，谓不献，则大兵即入。素尔坦沙乃杀两酋，以霍集占首来献，其波罗泥都首为其从人窃去。素尔坦沙旋来降。遣使入觐。

回部平，武功大定，颁诏天下。兆文毅公班师归时，上郊劳于杨武村，行抱见礼，赏赉优厚。封兆文毅为一等公，富将军德为一等侯，余迁秩有差。自此叶尔羌诸部慑服如内地臣民，自今甲子周浃，而恭顺仍如故也。

台湾之役

台湾自古不通中国，《文献通考》云：“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澎湖旁有毗舍耶国。”盖即是也。明末，为荷兰夷人所据。国初时，明将郑成功自江南败归，遂取其地以为国。及其子经当三逆叛时，屡乘间入犯海疆，先良亲王遣吴兴祚、姚启圣等收复金、厦二门。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克澎湖，经愤悒卒，子克爽降，台湾乃隶版图，特设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其地东倚山，西傍海，北至鸡笼城，南至下淡水，长千余里，东西阔四五十里或十余里。山之东则层峦叠嶂，皆生番所居，打鹿为生，不隶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贵叛，水师提督蓝廷珍荡平之。雍正元年，以诸罗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及淡水同知。六十余年以来，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

忌。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当事者不能得主名，则诡以生番报，谓番性嗜杀，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杀人者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官吏，而番亦衔怨次骨。

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险族繁，恣为盗贼囊橐。闽、广间故有所谓天地会者，为奸徒结党名目，爽文借以纠约群不逞之徒，啸聚将起事。太守孙景燧至彰化，趣县令俞峻及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驻营于五里外大墩，谕村民擒献，否则村且毁。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焚者实无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全军覆没，赫、耿、俞皆死焉，时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贼乘势陷彰化，孙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悉为所杀。十二月六日，又陷诸罗，县令董启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为贼所害。凤山县有庄大田者，亦盗魁，乘乱起。十三日，陷县城，县令汤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总兵柴大纪及监司永福、同知杨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贼屡攻之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贼已遣伪官来监税，有泉民林凑等起义擒之，是以府城、鹿港两海口俱未失。

闽中闻变，时总督雅德被逮，将军常青本以宁王府长史起家，老而耄，以和相私人故，得署督印。时毫无措置，惟檄黄仕简及陆路提督任承恩入台擒贼。时黄病初愈，策杖而行。任为金川殉难总兵官任举之子，少年世荫，素不知兵。二将军仓卒入台，仕简由厦门渡海入府城，承恩亦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贼势稍敛。仕简卧病冰簧，因命大纪北取诸罗，总兵官郝壮猷南取凤山。大纪骁将也，率乡兵数百，说以大义，转战贼寨间，屡擒其首，遂恢复诸罗，固守之。壮猷南出二十里，为贼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理杙贼巢仅四十里，亦观望不敢进。壮猷顿兵几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进凤山。凤山空无人，招民复业，贼即潜入其中，与外贼相应。三月十日，城复陷，游击郑嵩死焉，壮猷等遁归府城。先是，二

月中，上见两提督彼此观望，恐不能速殄贼也，有旨命常青往督师。青不得已，迁延入台，踞府城。百姓以青为督府，当知兵，人心稍定。闽督李侍尧甫莅任，即预约广督孙士毅调兵四千备缓急。而凤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台。贼方攻城急，赖以不陷。李侍尧又奏调浙兵三千，上益以驻防满兵一千，令将军恒瑞为参赞赴府城，提督蓝元枚亦为参赞，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诛郝壮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而常青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时贼虽猖獗，势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而诸将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师，城中士民咸设犒酒以待。甫交绥，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啸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迨官兵从邻省调至闽，又守风过海，凡两三月，则我兵仅增万，而贼已增十万矣。

诸罗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涕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牵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雉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大纪数遣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青笑曰："若是呆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终不发兵救之。副将蔡攀龙请行，上复严旨督责，青不得已，命孱弱兵数百，使攀龙率之往援，咸殁于敌，惟蔡仅得入城。诸罗之围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而贼禁粒米不得入城，城中士庶，已饥疲不能支。上谕大纪命拔身出，大纪以士庶已共守久，恐遭贼屠戮，誓死不出。奏闻，上垂泣曰："大纪忠

诚，虽古名将何以复加！所谓我君臣各尽其道也。”因封大纪为一等嘉义伯，世袭罔替，赐银一万两。念诸罗被围久，特改名嘉义，以旌士民。

时常青在府城，欲弃城遁者再，赖诸将护持，因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和相晏见奏之，上亦预烛青必偾事。六月中，即调陕督福康安为将军，及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来统兵，并发明诏，声言调兵十余万来灭贼。冬十月，所调蜀番及粤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当即往鹿港进。会飓风不得渡，守风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顺风，一昼夜数百艘尽抵鹿港海口，樯竿如栉，列数里。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十一月八日，福康安等起行，贼方列拒于崙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海兰察笑曰：“此一群犬耳，何畏之有！”遂麾兵入。盖时常青伪造蜚语，谓贼有异术，实不可撄。福康安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复击杀之，伺隙者至朱稠山，再败之，即以是日抵嘉义。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歔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而大纪部下诸将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后皆有所建树，立功海上，盖承大纪训也。

嘉义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绝，贼遁而聚于此。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贼自猖乱以来，狃见常青畏怯，以官军不足畏，不虞此次之难抗也，遂遁归大理杙。贼巢已筑土城坚固。二十四日，官兵至，贼犹数万出拒，退而复集者数次。既夕，我兵伏沟坎间，贼执炬来索战，我兵在暗中，贼不能见，而我兵视贼，则历历可数，发枪箭无不中贼。贼自知失计，遽灭火，复击鼓来攻。我兵又从鼓声处击之，杀死无算。黎明进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携孥走，据守集集埔。其地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

里，其所预营，厄险处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腾而上，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十三日，先获其孥，福康安又遣使入大山，怵以兵威。生番惧，遂献爽文出。而庄大田虽与林爽文同逆，又各自号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益焚掠聚粮为抗拒计。已又思出降，计未定，而福康安已于十六日抵牛庄，大田仓猝出拒，败而走，官军连蹴之，累战皆捷。极南有地名郎峤者，负山临海，最辽阻，庄大田力不支，与其党潜匿焉。福康安先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水，自以大兵环山围之，贼冲突不能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数千，庄大田遂就获，台湾平。

上大喜，封福康安为一等嘉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辔以旌之。其余将士皆优赉焉。常青以失机被逮，复以重贿赂和相，和以其年老多病语奏，上宥之。逾年，复为礼部尚书，卒终于任，至今台民犹有余憾焉。

癸酉之变

白莲邪教起自元末红巾之乱，明季唐赛儿、徐鸿孺等相沿不绝，盖由狐怪所传，其经卷皆盗袭释氏之文，而鄙亵不成文理。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为重，又有天魔女诸名位，以持斋修善为名，而暗蓄逆志，谋为不轨。其教自京畿迤南，学习者众。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门提督时，曾捕获黄村妖妇某氏伏法，其党惩治有差，其风稍息。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诸省，遂有嘉庆丙辰楚北揭竿之乱，兵兴九载，然后扑灭。其传习京畿者，久而益炽，又变为八卦、荣华、红阳、白阳诸名，大吏相安无事，不复根究。

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庄。幼为王提督

炳弄童，随王于苗疆久，颇解武伎，遂为彼教所推，尊为法祖。其人颀身黧面，髯张如猬，自以智谋过人，其实愚鲁异常。因掌教久，积募银米，家业颇丰，遂蓄不逞之志。大内太监多河间诸县人，有刘金、刘得才等，其家即素习邪教者。选入禁中，遂与茶房太监杨进忠等传教，羽翼颇众，因与林清交结。会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又奏改癸酉闰八月于次春二月，诸贼乃以为预兆。又其经有“八月中秋，黄花落地”语，遂附会其说，以为本朝不宜闰八月，故钦天监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杨进忠颀而长，面目凶险，遂以铸军器为己任，暗于宣武门铁市中铸刀数百柄。林清邀结其党数千人，其中祝现、屈五、刘第五、刘呈祥、支进财、陈爽、李五等为巨魁，遂与刘得才等暗约，于九月十五日午时入禁城起事。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伦者，侍郎曹瑛后也。家素贫，尝得林清佽助，遂入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连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福昌欲于十七日起事，盖以是日上驻跸白涧，诸王大臣皆往迎銮，乘其间也。而林清狃于经言，未及改期。本欲聚数百人入，而诸逆监以为大内地不广阔，难容多人，又妄恃林清果有邪术可以致胜，而清又倚赖诸逆监谙熟禁中路以为导引，遂以二百人为额。然其人皆市井无赖，初无智略，又其谋不慎秘，颇为人知。林清尝步行街衢，风开其袂，露悬坎卦腰牌，为市人所窥见。又饮于友人室，醉后露大逆语。然诸有司皆以株连太监，故不敢究诘。至黄村同知张步高与林清结为昆仲，以希他计。吁，可怪也！其党祝现者，本豫王包衣人，居桑垡村，充豫王府庄头，家颇丰。其弟祝嵩庆颇不善兄所为，知其反期已决，奔告豫王。豫王裕丰初欲举发，会有尼之者，豫王于壬申年上大阅南海子日，亦曾寓宿林清家中，故匿不敢奏闻。芦沟司巡检陈绍荣，因居民逃窜，访知其谋，于数日前申报宛平县。县令某已有签派弓兵会同擒剿之札，既而不果。步军统领吉伦，贪吏也，营员久相申报，吉伦以事干禁籞，不肯究讯。数日前，方携酒游香界寺，吟咏竟日，托言迎銮白涧，是日驺从出都门。有左营参将某，攀舆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测，尚书请留，以为民望。”吉伦正襟厉色曰：“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挥舆竟去。

十四日，林清贼党分二队：其东自董村至者，以祝现、屈五为首，约由东华门而入；其西自黄村至者，以李五、支进财为首，约菜市口齐集，由西华门而入。正阳门外开庆隆戏园刘姓者，亦其党羽，曾授逆职为巡城御史。是日延李五等入其戏园观剧，酣饮竟日，而营坊诸官莫有过而问者，其去木偶几希矣。十五日午，太监刘得才引祝现等由东华门入，会有卖煤者与之争道，贼脱衣露刃，为司阍官兵觉察，骤掩其扉，贼喧然出刃，阑入者陈爽等十数人，屈五等皆遁逃。有今礼部侍郎觉罗公宝兴者，侍直上书房，甫退直出，适遇贼舞刀入，白光灿然，宝踉跄奔入。时署护军统领为杨述曾，汉军人，由参领起家，初无智略，因率数护军御之，杀数贼于协和门下，而官兵受伤者亦多。宝侍郎遂命掩景运门，入告皇次子。皇次子从容布置，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严命禁城四门，促官兵入捕贼。刘得才引二贼入苍震门，欲手刃太监督领侍常永贵，泄其夙忿，为太监顾某击擒之。其由西华门入者，时仓卒门不及阖，遂全队入，杨进忠与其徒高广福引之。尚衣监为制上服处，杨尝乞其补缀而不与值，司衣者拒之。杨以是隙，遂引贼入，全行屠害，存者无几，有老妇数人藏于荆棘中获免。遂入文颖馆，杀供事数人。陶凫芗编修梁方校书，闻门外履声橐然，突然问曰："金銮殿在何所？"其愚蠢也若此。陶仆骆升方提茶榼至，遂以身障凫芗，贼伤数刃，凫芗得以免。其贼遂丛集隆宗门，门已阖，有护军某知事急，怀合符于身，亦被数刃，懵然卧阶下，合符得以保全。贼由门外诸廊房得逾墙窥大内，皇次子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贝勒绵志亦趋入，随皇次子捕贼。复有二贼潜入内膳房屋中，众内监击杀之。

时诸王大臣闻变，皆由神武门入，余在邸方与僮手弈，闻变，骋马入。至神武门，庄亲王绵课、贝子奕绍亦先后趋至，闻贼已聚攻隆宗门。纳兰侍郎玉麟方迎驾归，短衣踉跄入，皆聚集城隍庙门前，时官兵至者未逾百人，余皆仆隶而已。众错愕无策，镇国公奕灏，勇士也，掌火器营事，因曰："是日火器营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备拣出征时有滑县之变，可招而至也。"余应声曰："君言大是。"伊乃骋骑去。时镇

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瑞龄曰：“禁内隘窄，恐有不测之变，可速备车乘，以备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首拂其论，曰：“此系何等语，乃敢出口耶？”众皆默然，其心实叵测也。成亲王永礼后至，时已被酒，乃大呼曰：“何等草寇，敢猖獗乃尔！贼在何处？俟吾手击之。”因脱帽露顶，势甚雄伟。时内监有言贼甚凶猛，已攻中正殿门，入者约计二百余人，盖即其党也。亦实有醇良辈登延薰阁数十人，眺览于外，屡促官兵，声泪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须臾，奕灏率火器营官兵入，凡千余人，鱼贯横枪，意甚踊跃，实祖宗百年涵养之功也。庄王因率百余人，并矛手数十，从西城根进。余在后督率官兵后至者，励以大义，皆奋勇前进。副都统公安成者，超勇公海兰察子也，少年勇锐，时方徐行，余抚其背曰：“君乃勋臣世荫，不可有坠家声。”安乃奋勇而前。遥闻枪声訇然，知官兵已对敌也。时有数十贼入慈宁宫伙房者，庄王首射一贼，应弦而倒。官兵复枪伤数人，贼遂披靡。庄王同安成、奕灏先后追至隆宗门，贼首李五、祝现方积直宿者之襆被于檐下，意欲纵火。庄王率众攻之，擒获数贼，其余皆由南遁去。时副都统苏公尔慎、钮钴禄公格布舍方衔命南征入京整行装者，闻警趋入，亦首先杀贼。有侍卫那伦者，纳兰太傅明珠后也。少时家巨富，凡涤面银器，日易其一，晚年贫窭，一冠数十年，人争笑之。是日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时有劝其缓行者，那故迂直，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因急趋至熙和门。门已闭，那方徬徨间，适贼蜂至，遂被害。高广福时杂于众贼中，因引贼由马道上城，腰出白旗摇展，或书“大明天顺”，或书“顺天保民”，皆庸劣可哂，以白布裹首，呼号于雉堞间。奕灏、苏尔慎因上城驱逐，高广福持旗呼众间，奕灏弯弓射之，自城楼坠殒，众声欢忭如雷。有御书处苏拉某，乃导李五匿于御刻石榻间。余督后兵自武英殿复道进，有理藩院员外郎岳祥，海兰察之婿也，貌甚勇健，与余路遇，愿从杀贼。时贼有迎拒者，镶蓝旗护军校常山以枪击之，坠于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与之手绢以为识。众愈踊跃，时擒毙贼数十，官兵之势愈盛。贼有自投御河死者，有匿于城堞草中者，有匿于五凤楼者，如鸟兽散。时天殆黑，与今礼部尚书穆公克登阿遇，穆骤

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曜。"盖安众心也。穆固长者，不解余意，因曰："月光终不及日。"余即指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固皎如昼也。"时诸王大臣皆黾勉从事，然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遥雅步于御河岸者。以天潢贵胄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视，亦可谓无心肝人矣。钮钴禄宗伯庆福，修髯垂腹，公服挂珠，正襟坐于军机处阶上。人问之，曰："今日望日，敢不公服？"其迂执也若此。时庄王等皆入隆宗门内，余念西华门为贼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夺门出，因率火器营兵数百屯于门侧。会成王命护军统领石瑞龄、义烈公庆祥、散秩大臣绵怀、副都统策凌分守四禁门，庆公祥乃率其所管正蓝旗护军营弁兵至西华门，会英诚公福克谨、原任礼部侍郎哈宁阿皆偕至。庆固多才智，其营参领赶兴，为缅中失节之德森保子，人亦勇健，思幹父蛊，因与余露宿驰道上。中夜时，有太监张泰者，即于己巳春同鄂罗里共倾陷广赓虞侍郎者，时亦通贼，由城堞蛇行，伏于东华门马道上，为奕灏所擒，始知有内监通贼状，此十五日事也。

至五更，月色皎洁如昼，余与庆公命岳祥率数十兵上城巡眺，庆公又命长枪手数十拒守西华门洞，终夜间寒风凛然。内务府衙门中尚有佚贼，砍某郎中肩逃去。闻大城内柝声丛杂，竟夜不绝，盖玉念农侍郎率步兵巡逻，甚严密。天殆明，乌云自西北起，霹雳砉然，人皆辟易，俄而大雨如注，军士火绳俱灭。闻五凤楼中有人沸声，余命火枪齐发，然雨势甚大，因退屯咸安门下。是时兵弁无不怨雨非时者，后知是夜逸贼匿于五凤楼者，欲于是时纵火突出，会闻雷声惊溃，雨复灭其火种，固国家无疆之福，天有以佑之也。天始明，有南薰殿人报其中有贼者，余率兵十数人入其栅内，余立土墩上指挥其众。有正红旗火器营护军校福禄者，冒险入，擒数贼出。贼有攀树逾垣者，亦为兵弁所获。有名史进忠者，人甚黠，余因命岳祥以善语诱之。其始言姓刘，盖以刘得才为可恃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现率众入西华门语。会庄王率长枪手数十人拥至，余告其故。王曰："适才奕公灏亦于锡庆门前讯问陈爽，供与之合。"余因与之筹画兵食，

王蹙额曰："内务府仓中现不发粮，奈何？可命余护卫向街巷中市饼饵，聊充竟日之餐可也。"因率众巡逻去。今户部侍郎宗室果齐斯欢至，衣襟尽血，云："余适才巡至五凤楼，见一贼匿于扉侧，余往擒之。贼挺刃至，被余手刃之。"气色甚壮。果为壬戌宗室进士，勇健乃尔，不负维城裔也。因耳语余曰："闻有内监通贼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庆公因问，果告如初，因共嗟叹。刑余之辈，历代无状乃尔。本朝立制綦严，乃敢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共餐其肉也。时天已晴霁，余因亲同岳祥上城巡视，见正红旗兵列营于西华门，军容甚肃。余凭堞问，乃康逼军修队也。午间，庄王亲至散给饼饵，数人共一枚，不足充饥。余与庆公议，因修书寄家中，命运米数十石以供军食，从门隙投出。至晚米始至，军士饱餐欢然。日落时，有火器营领札某，入御书处巡视，闻石隙中有人语，出呼兵入。庆公命赶兴持刀首入，众兵弁随之，余与庆、福二公往拒其门。贼出与斗，官兵踊跃擒捕，如巢中捕雀焉，鱼贯累然擒出凡二十四人，首谋之苏拉亦与焉。余讯之，彼战栗无人色。李五甚狡捷，与官兵格杀，被伤甚重，是夜毙焉。官兵欢声如雷，士气益壮。闻是日，豫王裕丰及原任大学士禄康托言出购军食，竟开东华门出，须臾乃徒手归，言无炊饭处，竟不知作何状也。黄昏时，讹言有贼犯西长安门者，庆公与余同鼓励将士，命列队以待，兵士有惊诧者，余欲正法，众乃帖服。久之，始知为古北口提督马瑜率兵由密云至京，城北尘土蔽天，致有此讹传也。晚间，庄王入告督领侍常永贵，因擒刘得才数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

次日昧爽，上遣和硕额驸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和硕额驸科尔沁郡王索诺木多布斋、固伦额驸固山贝子玛尼巴达尔、今大学士托公津、今吏部尚书英公和先后入京，盖于路次闻警报也。命八旗都统各于界域中擒捕逆匪，恐有逸贼潜大城中也。时各都统闻命皆趋出，惟成、庄二王及奕灏、安成等数人未动，殊有识也。时庄王已将林清名姓居址密札告玉侍郎麟，会英公和至，已授步军统领，因命番役张吉、高铎、徐永功三人往宋家庄擒捕林清。会有宋某举发其事，因命

为引导。时由东华门溃散者，已归告林清，清踌躇竟夕不寐，绕床嗟叹，然犹希冀曹福昌之逆党应承于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徼幸，因未逃遁。黎明时，张吉等三人已至其家，扉尚阖，张扣扃久之，林清着燕服出。张吉伪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清大喜过望，欲登车，其姊闯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独往。"张、高等推妇仆地，遂驱车返。妇踉跄归，命数十人追之，车已入南苑门，门随掩，追者无及，返。是日亭午，忽传上自燕郊回銮，逾时遍禁城皆知之。贝勒绵志持钥立东华门楼上伫望，景运门皆洞开，久之声迹杳然，盖即福昌之党所为也。余方假寐，闻之不及着靴趋出，庆公曰："事关巨大，我等有守城责，不可擅离，恐有他故也。"余心是其言。是时诸王大臣于各偏僻处搜捕，先后又获十余贼。有刘姓者缚卧隆宗门侧，闻火枪声，自相怨艾曰："吾早言是物凶狠，终不能成事，若辈不听好语至此。"可见贼众皆乌合而至也。然始终不获祝现、刘呈祥二人，或曰死于东华门，着青衣者类呈祥，然无左验。至祝现踪迹诡密，必有逆党藏匿之者，其事不可深诘也。是日，谕旨至，深奖皇次子之功在社稷，封智勇亲王，贝勒绵志以扈翌功，亦封郡王职衔，赏食俸银一千两。又择于十九日回銮，命诸王大臣毋庸远接，以靖人心。是日，庄王率兵出巡九门归，人心稍定。晚间骤闻禁城外喧哗声，俄时遍满街巷，讹言太平湖在城西南隅。业经接战，又云西长安门已破，遍都城人声沸腾。时科尔沁贝勒鄂尔哲依图有母丧，闻变，墨缞守神武门外，纪律颇严。俄有冠五品顶戴花翎人驶马至，云欲调官兵出禁城御贼，鄂询之，即趋去。又有骑白马人沿街传呼有贼，盖即福昌之党羽，期于是夜举事者。果益亭侍郎守西栅栏，有其营兵校报贼至者，果立缚杖之。时大僚有欲启神武门出兵者，幸为庄王所阻。守午门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赖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午门，阒无一人，归报皇次子，改命公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以无虞，此安成亲告余者。是夜，余闻变，亦愀然变色，赖庆公抚御士卒，列队以待，命岳祥、赶兴上城瞭望，谓余曰："此队文武二员殊可嘉也。"俄而大风蓊翳，新寒侵骨。至夜半，人声渐息，实无一贼焚掠，盖贼党煽惑，使我兵自践踏也。闻是夜北城有兵

家，其夫出守禁城，而家无一人，其妻闻变自缢者。又闻有全家殉节者，惜不知其名。最可诧者，策凌之逃，合朝无人举劾，而是夜倡乱者，惟擒曹福昌一人，余皆不为究诘。司寇讯曹伦父子时，亦未有一人问及此夜之事，反代林清云“欲俟滑县李文成贼至”之语，以诳君父，此余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

至次早，北风凄紧，日色无光，士皆披裘立，尚寒栗无人色。所擒贼有冻毙者，其余哀号之声不止，庆公曰：“余不忍闻也。”余曰：“此皆碎尸不足以泄吾愤者，君可谓‘子子之仁’也。”庆亦赧然。时同至文颖馆，始知陶凫芗尚在，匿于柜中，绝粮已三日矣。至晚，秋卿始命司员录诸贼生供，然后启神武门，递送诸贼于狱中。是日，余至克勤郡王寓中，始食秋梨数枚，前此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

明日，余同诸王公迎驾于朝阳门内，常服挂珠，用兵礼也。辰刻，上乘马入都门，夹路士卒欢拜，重睹圣颜，余不禁潸然泣下也。上抚御士卒，缓辔入宫，即下罪己诏。诸王公大臣集乾清门跪读，不禁呜咽失声，唯铁冶亭宗伯云：“我辈若此尽职，而皇上惟言丛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上立命开内外城诸门，以安人心，又特赐将士食，命御前侍卫等视食毕，然后复命。又命庄王及贝子奕绍等入太庙、社稷诸宫殿，搜捕余贼。次日，召王公大臣于乾清宫面谕：“近日诸大臣因循怠玩，有为朕宣劳者，众必阴挤杀之，以致有此大变。”余首奏曰：“皇上此言真切中今日之病。然臣等世受国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闻报时，即命回銮，皇父陵寝在咫尺间，亦不能谒。前讹言有贼三千直犯御营之语，朕谕御前王大臣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死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因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凉德之咎。”众皆呜咽痛哭，叩首请罪。成王因言：“皇上如此圣明，百姓纵不能爱戴如父母，何以疾之如寇仇？此必有所致祸之根，容臣密奏也。”上可曰：“兄可急缮奏闻，王大臣中如有能摅忠悃者，可缮折以

奏，待朕裁定。”众叩头谢。上又曰：“此中亦真有为朕出力者，朕习知之，不必因此生怠也。”众又叩首出。时有欲合避邪丸药，使诸内监服之以却其邪谋者。继又作尔汝之辞，上皆笑而不答。既出，余笑谓成王曰：“此何异杨武陵默诵《华严》却贼之故智也？”成王艴然曰：“伊之才何得譬武陵，直郭京、申甫流耳！”因脱帽掷床上，众皆轩渠。是时拉旺多尔济等奉旨率健锐营兵弁往剿东董村及宋家庄诸处，贼已弃巢逃窜，超勇王遂聚火焚其室，终夜火光燎然。京兆尹以贼人啸聚，请独对，而超勇王等适率劲旅凯旋，其漫无闻见至此。巡城御史曹恩绎、陆泌遣侦者巡逻于右安门，获太监杨进忠家书，始知其通逆谋。盖伊引贼入，见庄王率劲旅至，伊即逃入直房，闭门晏寝。至是事定，始遣仆通信于其家，乃被获，实天意也。上命承恩公和公世泰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

二十三日，上御丰泽园，亲讯逆党，诸御前侍卫佩刀环立，威仪甚肃。上命庄、超勇二王坐于御座侧，引刘得才、刘金至，上问曰：“汝等皆朕内侍，朕有何待错汝等，乃萌此逆谋也？”二阉贼俯首称主子饶命者再。上笑曰：“汝既顺林清，应与朕作尔汝之辞，何得尚称君上？”二贼无词。上因命夹打毕，牵去。复引林清至，上问其何故蓄逆谋，林清曰：“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上又讯问其党，清曰：“有包衣人祝现为党中巨魁。”上因回顾刑部诸臣，问祝现何在。尚书崇禄奏曰：“业经正法。”侍郎宋公镕奏曰：“尚未缉获。”上首肯之。因顾庄王曰：“外间讹言太监皆叛，今日审明除此数逆外，朕之内侍非尽叛也。”玉音申谕者再，盖安反侧心也。因命将林清等即时正法，遂起立，众扈从入宫。余是日亦佩刀随往，目击其事。后乃有妄言林清有诸邪术及诸悖逆不服之言，皆齐东语也。其后步军统领、五城御史等，陆续捕获从逆贼党，上优赉升擢有差。乃革吉伦、玉麟职。其日未及入禁城之大臣，大学士刘权之、刑部尚书祖之望、礼部尚书王懿修等，皆命致仕。副都统杨述曾以其协和门捕贼功，宥死，戍于边。护军统领明志以是日入直者乃其所属，亦革职，发往东陵赞礼郎上行走。后于十月

间，步军统领英公和因访获曹福昌从逆有证，遂逮其父曹伦至，御讯于丰泽园，即时正法。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曹福昌临刑时告刽子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此英诚公福克进亲闻知者也。逾年，裕丰匿告事发，革其王爵。其党虽陆续就擒，然祝现、刘第五至今逋逃漏网，尚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愤悒也。

呜呼！林清一妄男子耳，焉有当此海宇升平之日，聚数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禁阙，图谋不轨，洪荒以来，有此事乎？而凶狠之辈，听其怂恿指挥，甘罹危险，以图侥幸于必不能成之计，亦可谓至愚矣！

滑县之捷

河南滑县，地邻直、东三省，易于藏奸。有李文成者，素习白莲教，为若辈所推服，与林清相勾通，约于九月中起事。有县吏牛亮臣、主计冯克善，皆与逆谋。又有宋元成，身躯壮伟，多黠智，乃勾通东昌、曹州、大名诸逆贼。时又有曹福昌、刘得才党羽内应之举，诸贼恃为泰山，有司有知之者，皆不敢举发。滑县知县强克捷，陕西韩城人，中戊辰进士。人素忠梗，乃收捕李文成于狱，根究结党逆谋。上司有阻之者，强不为所撼。牛亮臣、宋元成遂纠结贼众，于九月初九日劫狱入署。强闻难，朝服立于堂中，以大义责之曰："汝辈皆朝廷赤子，奈何崇信邪教，甘谋不轨？自古红巾，几见有为帝王者？乃为此灭族之计，吾为汝父母官，应代为悲也。"众有感其惠者，不忍戕害。宋元成首犯强公，因屠害家属数十人。其媳徐氏，美而艳，贼欲犯之，徐瞋目大骂，怒啮贼背。贼怒，醢其躯。劫文成出狱，遂据城叛。时欲结队北上，有教谕吕某佯降贼，因绐之曰："昔川、楚教匪蔓延九年，所以终为官兵扑灭者，因其不据城池，无所固守故也。今可高筑雉堞，闭关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后会师北上，

始能保万全也。”贼信其说，遂屯聚道口诸村堡，以为声援计。

事闻，上命直督温承惠为总统，率古北口提督马瑜及护军统领富兰、副都统格布舍、苏尔慎等，率直隶、河南等处绿营兵以讨之。温驰至正定，闻禁城变，复率兵归保定。上以其失察林清及逗遛故，褫其职。改命陕督那彦成督师。命简健锐、火器二营兵二千名，命侍郎公庆祥，副都统御前侍卫桑吉斯塔尔，副都统积德、长庆等率之往。时山东东昌亦有应之者，赖盐运使刘清，副将马建纪、张拱辰等率兵抵御，诛夷无算。上又命固原提督杨遇春率陕中兵讨贼。杨固宿将，所统兵皆降贼，技勇熟练，身经百战者，杨善为抚驭，得其死力。时河南巡抚高杞被围于浚县，富兰等统兵救之，围乃解。那绎堂驰至军，请申明纪律，檄调各省兵马。上责其逗遛，那谓人曰：“不教而战，是殃民也。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与之战，反为所败。是以人心震慑，不敢复撄其锋，以致蔓延日久也。今吾当厚集兵力，一鼓灭之。”遂屯河阳未进。杨遇春领关西兵至，先率数骑驰入贼垒，遍观形势，曰：“乌合之众，易擒也。”会吉林、黑龙江劲旅至，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诸贼垒。

时李文成于官兵未合围时已驱车遁，以被知县强公夹伤，故迁延不能速行。那绎堂命总兵特顺保、杨芳，副都统德英额等追之。李文成遁入林县司寨，山中径路曲险，赖获土人导之以进。官兵有溃散者，赖杨芳斩数骑，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贼势稍衰，我兵得以前进。贼皆溃散，坠涧壑死者无算，尸与涧平，我兵踏贼腹背以进。李文成知事急，自焚死，司寨之贼始尽。其据城者，犹日将白旗招扬，以期外援。时将林清等之首示之，贼皆以为伪，以林清内有奥援，其事定当早成，其愚暗也若此。宋元成遂遣冯克善潜出围北上，以侦林清事之成败，及号召其党羽，至河间旅店中，为知县张翔所获。时上命今大学士托公津驰赴大名，率富兰、马瑜等讨长垣诸贼，以次扑灭。那绎堂用杨时斋提督掘地道计，初于城西北掘之，为贼所破。复于西南隅掘之。既爇，城轰然崩溃，杨时斋持皂旗首登

堞，桑吉斯塔尔继之。会城隅关帝庙被焚，火光照如白昼，我兵乘胜，无不用命。那绎堂与高公杞登土阜，督率进兵，至天明，屠戮贼人殆尽，于破屋中擒牛亮臣、徐安国二贼首。贼畏惧，无不延颈受戮，积尸若山阜。凡九十日，滑县乃平。教谕吕某亦自缢死。

事闻，上大悦，封那彦成三等子，赐双眼花翎，杨遇春二等男，高杞一等轻车都尉，余皆优赉有差。近年用兵，未有若是之速者。因恤强公，赐谥忠烈，建专祠以祀之。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明参政亮初虑亦与余合，后知其计左，因谓余曰："贼自趋灭亡，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时虽命余呼贼为兄，亦所情愿也。"余亦大笑。后果符余二人所料云。

廓尔喀之降

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乌斯藏以西一大部也。乌斯藏即古佛国，今分为前、后两藏。自蜀省打箭炉西行七十二驿，至前藏，又十二驿，至后藏。又十二驿，至济陇，又三十驿，至石宿桥，为后藏极边地。过桥以西，则廓尔喀矣。前藏有胡土克图曰达赖喇嘛，相传为宗卡布及门高徒，世世转轮为之。每将死，则自言其往生处，其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婴儿即奉以归，谓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伪不可知。而准噶尔、喀尔喀及内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为佛教大宗。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其名位视达赖喇嘛稍次，而诸蒙古、番人亦崇奉惟谨。此二藏古吐番地，元世祖时，有八思巴专为帝师，明成祖时有哈麻立册为大宝法王，未尝待以属礼也。我朝文皇帝时，达赖喇嘛知大东有圣人出，遣使万里相朝贺，其后为厄鲁特所劫去。圣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统兵入藏，收复其地，拥达赖喇嘛归，坐床于布达拉，以为绥安蒙古之计。初，有番目颇罗鼐，以功封王爵，统两藏事。其子朱尔默特叛事见后卷，遂不复封王。以藏事统归达赖喇嘛及班

禅管理，于是以教主兼国王之事，尤倚天朝以为重。

有丹津班珠尔者，本班禅部下头人，以罪被黥，窜入廓尔喀，结其酋喇特木巴珠尔。复以通商事，后藏人倚班禅势不与其值，遂相结怨，其人突入后藏据之，此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纯皇帝命川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统兵剿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谙番人语，遂命监其军。巴忠自恃为近臣，不复为鄂、成二人所统属，遂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愿岁纳元宝一千锭以赎其地。廓尔喀欲立券约以为凭信，时达赖喇嘛以为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约而归。逾年，廓尔喀头人索岁币，达赖喇嘛吝不与，其有呈进表文，语不恭顺，复为驻藏大臣普福匿不以闻。廓尔喀头人遂劫藏中头目玛尔沁以为质，复构兵入后藏，掳掠而归。驻藏大臣保泰拥兵不救，并欲弃前藏归，赖达赖喇嘛不肯轻弃重器以免。事闻，上震怒，巴忠畏罪，投河自毙。乃命褫保泰爵，改名俘习浑，国语所谓贱役也。乃命粤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大将军，统索伦、吉林及川、陕诸路兵入讨之。其粮饷则命大学士孙士毅主藏东路，驻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济陇以外则惠龄主之。

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进兵。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速疾，于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师。先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聂拉木进，总兵诸神保驻绒辖，防其抄袭后路。福康安、海兰察二人与贼战于擦木，战于玛尔辖，直抵济陇。成德亦由聂拉木转战而入，凡贼所侵后藏地悉复。六月庚子，遂入贼境，贼举国来，据于噶多溥。福康安分前队为三，令海兰察统之。又分前队为二，福自统之。遣护军统领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与贼争持，福康安由间道冲贼营，海兰察又绕山出贼营后，与福相合势。共克木城、石卡数十，追奔至雍雅，俘其头人某，成德亦克铁索桥，进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诸神保亦至利底，以壮军威。于是举国汹惧，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缓我兵也，弗可听。”严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粮再进，历噶

勒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余里，凡六战皆捷，所杀四千余人。至热索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橐鞬负火枪以休息，贼乘间入，我兵狼狈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阵亡者。贼复遣人乞和，福康安遂允其请。贼献所掠金瓦宝器等物，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恭进驯象、番马、及乐工一部，上鉴其诚，乃许受降。八月丁亥班师。

是役也，巴忠既辱国于前，福康安复偾师于后，犹赖夷人畏葸，为国家威德所慑，故尔献表投诚，以结其局。后之用兵绝域者，应引以为戒欤。

銮仪卫

本朝銮仪卫相沿明锦衣卫之制，而不司缉探之事。掌卫者一人。其属凡七所：左所掌辇辂，右所掌伞盖、仪刀、弓矢，中所掌麾、幡幢、节钺、仗马，前所掌扇、拂、炉、盒诸物，后所掌旗、瓜、吾仗，驯象所掌仪象、骑驾、卤簿、《铙歌大乐》，旗手所掌金钲、鼓角诸物。设衙于刑部之次，其属校尉舆隶等仪，犹相沿明制。凡冠军使等官之任，拜印升堂，吏皂趋贺，悉如大部制，故其秩虽次领侍卫府，而威仪过之。钟鼓司司谯漏，城北钟鼓楼，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神武门钟楼，凡上驻跸圆明圆，则每夕鸣钟记更漏，上在宫日则已。午门钟鼓，凡上祀郊庙受朝贺，则鸣钟鼓以为则。其属员，国初俱设汉员，后以满洲侍卫间之，名曰銮仪卫侍卫。雍正中，厘正官阶，改汉员为汉军，满洲侍卫亦改定冠军、云麾等名。惟汉武科甲侍卫仍旧名，其后许外放绿营武弁。汉军人员视为捷径，每多委托，掌卫者复有苞苴之纳，故其风日颓，不可挽回。至今上亲政初，大加整饬，复特简大臣挑取，其弊始革焉。

绿营虚衔

国初沿明制，绿营总兵官有勋劳者，递加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诸名目，盖明五军府官也。其最优始加将军之名，如赵良栋勇略将军，潘育龙绥远将军，杨捷昭武将军是也。至乾隆十八年，纯皇帝厌其名近虚伪，乃皆裁革，定提督为从一品，官阶始厘正焉。

绿营功加

八旗定制，凡从军有功者，视其功之优次，与之功牌。分三等级，凯旋日，兵部计其叙功，与之世职。绿营则有功加之目，凡临阵奋勇者，与之功加一次，然核计功加二十四次，始叙一云骑尉。较之八旗功牌，殊为屈抑，是以其世袭寥寥，武弁不肯用命，职由此也。近日纯皇帝恩旨，将其阵亡人员，一体与之世职。然功加之制，尚未有奏及者，亦有司之责也。

伪皇孙事

庚子春，纯皇帝南巡，回銮时，驻跸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驾，云系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妒嫉，故襁褓时将其逐出，僧人怜而收养，至于成立。初，履端亲王讳永瑊，纯皇帝第四子，出继履恭王后。其侧福晋王氏，王素钟爱，有他侧室产次子，上已命名。时王随上之滦阳，而次子以痘殇告，其邸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秘莫能明也。上亦风闻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讯其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嫡妃言“其子殇时，余曾抚之以哭，并非为王氏所弃者”，言之凿凿。上乃

召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童子相貌端庄，颇敦重。坐军机榻上见诸相国，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珅来，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没也。”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励堂侍郎成时为军机司员，乃傲然近前批其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乃敢为此灭门计乎？”童子惶惧，言系树村人，刘姓，为僧人所教者，其谳乃定。时人以保有隽不疑之风。事闻，斩僧人于市，戍童子于伊犁。后又于其地冒称皇孙，招摇愚民，为松相公筠所斩。然闻其邸太监杨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哭者，非真也。”然则僧人之教伪童，盖亦有所凭藉，非无因而至者也。

和王预凶

和恭王讳弘画，宪皇帝之五子也。纯皇帝甚友爱，将宪皇所遗雍邸旧资全赐之，王故甚富饶。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钗》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又性喜丧仪，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必忌讳其事。未薨前，将所有丧礼仪注皆自手订。又自高坐庭际，像停棺式，命护卫作供饭哭泣礼仪，王乃岸然饮啖以为乐。又作诸纸器，为鼎、彝、盘、盂诸物，设于几榻，以代古玩。余尝睹其一纸盘，仿定窑式而文致过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后，其子孙未及数年相次沦谢，亦预凶之兆所感应也。

恒王置产

恒恪亲王讳弘晊，仁皇帝孙也，幼袭父爵。性严重俭朴，时国家

殷盛，诸藩邸皆畜声伎，恢园囿，惟王崇尚儒素。其俸粢除日用外，皆置买田产屋庐，岁收其利。人以吝啬笑之，王曰："汝等何无远虑？藩邸除俸粢田产外，无他贷取之所，不于有余时积之以待后人之储，则子孙蕃衍时，将何以为析产赀也？"然诸邸以骄奢故，皆渐中落，致有不能举炊者，而王之子孙富饶如故。人始识王之先见也。

安王好文学

安节郡王讳玛尔浑，安亲王岳乐子也，少封世子即好学，毛西河、尤西堂诸前辈皆游宴其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尝选诸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行世。今杭大宗《道古堂集》中载延接阎百诗，误以为宪皇帝事。盖宪皇居藩邸时，谨介持躬，育德春华，从不引见外人，见朱批谕旨甚明。况御制集中亦无赠阎百诗诗。盖王曾受业于阎百诗，故于送终之礼甚备，而俗呼安王邸为四王府，以致相沿讹传为宪皇也。

德济斋建园亭

德济斋夫子嗣简亲王爵时，邸库中存贮银数万两。王见，诧谓其长史曰："此祸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无贻祸于后人也。"因散给其邸中人若干两，余者建造别墅，亭榭轩然。故近日诸王邸中，以郑王园亭为最优，盖王时建造也。

红兰主人

红兰主人讳岳瑞，安亲王子，安节王弟也。善诗词。崇德癸未

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安王因以命教其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主人喜为西昆体，尝延朱襄、沈方舟等为上宾。方舟妻某，迟方舟久不归，作《杭州图》以寄之，当时传为佳话。主人尝选孟郊、贾岛诗，为《寒瘦集》以行世。以宗藩贵胄之尊，而慕尚二子之诗，亦可谓高旷矣。

果恭王之俭

果恭王讳弘瞻，宪皇帝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后。善诗词，幼受业于沈确士尚书，故词宗归于正音，不为凡响。居家尚节俭，俸饷之积，至充栋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视各下属，有不法者，立杖责之，故众皆畏惧，无敢为非者。壬午夏，九州清晏灾，王后至，与诸皇子接见，谈笑露齿，为纯皇帝所窥见。会其门客有干请政事者，上乃褫王爵，降为贝勒。王乃闭门谢客，抑郁生疾。上往抚视，王叩首衾裯间，惟谢过自责而已。上感恸，呜咽失声，归即加封亲王。会以疾薨，上特谥曰恭，盖取楚共王之意也。

武虚谷

武虚谷亿，河南偃师人。中庚子进士。任山东博山县县令，有德声。甲午秋，寿张王伦倡乱，为舒文襄公所扑灭，或传伦实未死，潜匿于他方。庚戌间，山西人董二告王伦藏匿山西某县。和相时专柄，欲希封赏，乃授意觉罗牧庵相公长麟，令其侦缉。牧庵拂其意，以虚妄对，和相艴然。其属番役某，欲获和相欢心，因献计仍向齐省缉访，或可得踪迹。和相乃密签役往山东，至博山县，其役恃和相势，擅作威福。公擒至署中，取捕役签票视，票惟书二公役名，而同伙行

者凡十五人。公督责之，捕役抗横无礼，公大怒，以大杖责数十。役归告和相，和相怒曰："县令疯耶！乃敢杖吾胥役。"乃授意于山东抚臣，以他事劾罢公职，公归装惟书数十簏而已。嘉庆己未，有荐公于朝者，上命昭雪，复公职。而公已先时卒，士论惜之。

雒昂

嘉庆己未，上亲政时，首下求言之诏。九卿台谏等纷纷白简言事，四方布衣之士亦有上书于乾清门以希进用者，然率皆急功近名之士，初无觥觥见事业者。惟雒太守昂，以从九品末职，上书言教匪事，上以其言中肯綮，命乘传从军。太守即短衣匹马从诸大帅后，随同捕贼，以勇略见长于额经略，屡登荐牍，数年间置身司马。今任荆州太守，亦旷达士也。

梁提督

梁提督朝桂，少为黔中步卒。从征金川时，勒乌围为贼垒之险峻处，两次挞伐，皆阻于其险，不能进攻；阿文成公围之经年，未得进取。梁公奋然进曰："朝桂闻将恃斗才，不藉斗力。今贼垒坚碉丛立，我兵仰而攻之，彼据建瓴之势，下以击我，人非木石，焉能抵枪炮之险，是殃民也。今不若觅他岭嶂为贼所不守者，绕道以攻其后，可使贼进退失险，我兵合以击之，可收功于旦夕，此狄东美所以下昆仑关之故策也。"阿文成公奇其言，与之数百卒，立授参将札付公。因率众卒，草衣卉服，自丛岚叠嶂间以刀掘路，士卒各怀一铁钉，踵迹相接，攀钉而上。至夜半，抵贼垒，于营后攻之。贼以为自天而降，仓卒奔窜，官兵仰攻其下，贼遂尽歼。后公洊至广西提督，台湾时亦著劳绩云。

张文和之才

张文和公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当时颇讥其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至八十余，书尝颠倒一语，自掷笔叹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对，问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之名姓，公缕陈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无所错误。又以谦冲自居，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然其善于窥测圣意，每事先意承志，后为纯皇帝所觉，因下诏罪之，逐公还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亦公有以致之也。

仲副宪

仲副宪永檀，山东济宁人。中乾隆丙辰进士，为鄂文端公得意门生。时步军统领鄂善受商人俞某之贿，公首发之，鄂遂伏法。又劾大学士赵国麟、侍郎许希孔等往工部胥役俞姓家吊丧，有失大臣之体，诸人为之降黜有差。纯皇帝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擢副宪，以旌其直。时张尚书照以文学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谮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

啸亭杂录卷七

质王好音律

质恪郡王讳绵庆，质庄王子也。幼聪敏，庄王督之甚严，初不解何所谓度曲者。与余交最密，自童丱时即日相亲谊。尝劝余性之卞急，至于再三，至有众叛亲离之言。语虽激切，实中余之过失。又余有狠仆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眊焉，非醇正者。"余初不信其言，后果为其所卖，故余终身感王之德。王自辛酉夏始亲音律，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较之深学者尤多别解。时有优童王月峰，髫龄颖俊。王每佳时令节，于漱润斋红牙檀板，使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体颇孱弱，后复有芮公虞之事，故抑郁而终，年甫二十六。上悼惜之，特赐银五千两以为赙焉。

成将军

成将军德，姓钮钴禄氏，额直义公族孙也。幼从阿文成公征金川，颇多战绩，阿尝曰："裨将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后征廓尔喀、苗疆，亦多战绩。后征楚中教匪，时总统为楚制府福宁，性暴愎，每失将士心。攻旗鼓营、凉山诸贼匪，株守经年，无尺寸功。公随其军，心甚抑郁，其戚某往探公，公设酒待之。将饮，公笑曰："席上无可欢者，可以数贼匪之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战，公结装

去，闻火枪声，须臾擒数十贼归，酒尚未寒也。公因掀髯浩叹曰：“若此草窃，较之金川番匪，实十不当其一二，何难灭此朝食？而当轴辄以养贼自重，真不解其何心。老夫此生功名，终于此矣！”因潸然泪下。不逾年，公以疾告归，颐养林泉者数载，然后终。其子提督穆克登额，亦勇猛有父风，累破贼匪，贼人畏之如虎。后殉节于川中，上甚悼惜，特赐世袭一等男以旌之。

洪稚存

洪稚存编修亮吉，阳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纵饮。善考订，其著《乾隆中府厅图志》及《东晋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学问渊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当时窾要，人争诵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荐于朝。先生乃于朱座首斥其崇信释道，为邪教首领之语，朱正色曰：“吾为君之师辈，乃敢唐突若尔？”先生曰：“此正所以报师尊也。”又讥王韩城相公为刚愎自用，刘文清公为当场鲍老，一时八座，无不被其讥者。后裹装欲归，复上书于成王及朱石君、刘云房二相公，多诽谤朝廷语。成王以其书上闻，上悯其书生迂鲁，戍于伊犁，未逾年，即放归田里，以其书常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上之宽大也若此。先生既放还，亦纵酒自娱，不数载，卒于家。其所著古文，多载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于世教焉。

伊将军

伊将军勒图，少贫窭，几不能举餐。充侍卫，尝代人持豹尾枪以食其赁赀，人争贱之。从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尝与论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某处，如聚米为山状。阿文成异其人，及归，即荐公代其

任。公抚绝域先后二十余年，驾驭得宜，抚恤番夷，辄以至诚怵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萨克等处，皆畏威怀德，至呼为父。公性廉洁，馈羊至十数，即不收取，而赏赉倍优渥。又定开屯田、练士卒、犒夷众诸制，至今遵之。纯皇帝喜其守边宁谧，尝赐诗，比之赵充国、班定远焉。后卒于任，番夷悲恸，至有剪面文身者。上悼惜之，封其子为一等伯以旌之。

钱文敏

钱文敏公维城，中乾隆乙丑状元，选为清书翰林。公性聪敏，以国书为易学，遂不复用心，至散馆日，辄曳白。纯皇帝大怒曰："钱维城以国语为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若此！"将置于法。傅文忠公代请曰："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上召至阶下，立命题考之。公倚础石挥毫，未逾刻辄就。上异其才，命南书房供奉。后遂洊升至户部侍郎，宠眷甚渥云。

阿司寇

觉罗少司寇阿永阿，以笔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性聪敏，善词曲。尝定秋审册，公扬笔曰："此可谓笔尖儿立扫千人命也。"纳兰皇后以病废，公欲力谏，以有老亲在堂，难之。其母识其意，喟然曰："汝为天家贵胄，今欲进谏当宁，乃以亲老之故以违汝忠荩之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从命，因置酒别母，侃然上疏。纯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以博一己之名耶？"特召九卿谕之。陈文恭公曰："此若于臣宅室中，亦无可奈何事。"托冢宰庸曰："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为人子者何忍于其中辨是非也？"钱司寇汝诚曰："阿永阿有母在堂，尽忠不能尽孝

也。”上斥之曰：“钱陈群老病居家，汝为独子，何不归家尽孝也。”钱叩谢。上乃戍公于黑龙江，命钱司寇归终养焉。逾年，后既崩，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礼，亦戍于伊犁。二公先后卒于边，未果赦归也。

孙文定公

孙文定公嘉淦，字懿斋，太原县人。公父以侠闻，杀人，公年十七，与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计脱父于狱。中康熙癸巳进士。雍正元年，公以检讨上封事三，曰：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宪皇帝壮之，立召对，授国子监司业，累迁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荐教习某，宪皇帝不用，公争益坚，上掷笔与之曰：“汝书保状来！”公持笔欲下，大学士某呵之曰：“汝敢动上笔耶？”公方悟，捧笔叩头。上大怒，反缚置狱，拟斩。已而谓大学士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可银库行走。”公出狱，不抵家，径趋库所。果毅亲王疑公故大臣，黜必慊于怀，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言，谓公沽名，收银有缩无盈。乃出不意，突至库视公。公方持衡，伛偻称量，与吏卒杂坐，劳苦均共。问所收银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别置一所，请覆之。”王辜榷良久，无丝毫盈绌，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为转奏。上亦愈信公，命署河东盐院。纯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习一弊疏》，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臣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见，孔子可以无大过为喻。上嘉纳之，一时传诵焉。后督直隶，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仰赖租种旗地以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许增租夺佃。有刁民故为抗欠者，许讦之官，官代为征收，解旗分领。至今旗、民赖以相安无事。后以讯谢侍御济世

事不实，免官。傅文忠秉政后，力荐于朝，召补副都御史，寻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傅文忠尝延公会食，公往谒其邸，未入座，遽趋出。傅怪问之，公曰："某处设反坫，某处建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将速归缮疏劾之也。"傅公长跽，请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欢饮终日，其严直也若此。

公内峻外和，相对者如登泰、华，坐春风，非不阳和熙熙，贮在颜间，而业已置人于青云上，虽有下界诿诿语，不特不敢出于口，亦并不能生于心。好静坐，退食之余，一经相对。公既负直声，屡蹶屡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孙公耶。遂有匪人伪奏疏一纸，语甚悖，托公所为，穷治经年，始得主名。天子知公忠，无他肠，宠遇益隆。而公终不自安，以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寝不寐，情怀忽忽，一切所以补塞晏、参密勿者，弥口不宣，即家庭间亦寂然无复知者。薨时，上甚悼，谥文定。今上即位，念其忠梗，诏荫其孙銮为员外郎，以旌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继善，字元长，姓章佳氏，世居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罢祭酒家居。宪皇居藩邸时，命祭三陵，天会雨，因宿于公家，与文恪公语，奇之，问："有子仕乎？"曰："第五子举京兆。"曰："当令见我。"及公试礼部，将谒雍邸而宪皇已践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进士，引见，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选入翰林，未逾年，即授广东按察使。甫抵任，迁副总河。未半年，迁江苏巡抚，去释褐甫六载耳。公白皙少须眉，丰颐大口，声清扬远闻，着体红瘢如朱砂鲜，目秀而慈，长寸许。年三十余即任封疆，遇事镜烛犀刻，八面莹澈，而和颜接物，虽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其督南河也，上命开天然坝，公不可。适浙督李敏达公卫入觐，过清江，传旨严饬，且云："卫已奏明，黄水小开固毋妨。"公覆奏："李卫不问河身

之深浅，而但问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浅坝开，宣流太过，则湖水弱，难以敌黄之强。”方草奏时，幕中客齐为公危，有治装求去者，公不为动。宪皇帝喜曰：“卿有定见，朕复何忧？”辍御衣冠赐公，而加公太子太保。

纯皇帝登极，公屡任中外，先后督两江几三十年。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公亦视江南为故乡，渡黄河辄心开，不侵官，不矫俗，不蓄怨，不通苞苴，严肃慊从，所莅肃然。将有张施，必集监司下属曰：“我意如此，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则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以总督语有所因循也。”以故公行鲜有败事。所理大狱，雍正间江苏积欠四百余万，乾隆间卢鲁生伪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连万千。而公部居别白，除苛解姣，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

公清谈干云，而尤长奏对。宪皇帝尝告公曰：“汝知督抚中当学者乎，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是矣。”公应声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不学其愎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类佛而不喜佛法，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推毂，提训孳孳，如袁简斋太史、刘绳庵相国、秦涧泉状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后拜文华殿大学士，仍督江省。次年召还，临行时，吏民环送悲号，公不觉凄怆伤怀，过村桥野寺，必流连小住，慰劳送者。其再督江省时，吴民有“吉甫再来天有眼”之谚云。年八十余，卒于位。其家三代宰辅，世人荣之。

陆中丞

陆中丞讳燿，字朗夫，吴江芦墟人。生即端悫。六岁受《孝经》、《论语》，以古贤圣自期。乾隆壬申举京兆，补中书。入军机房，傅文忠公倚为左右手。屡迁州郡，以廉直称。公风骨秀整，静气

迎人，虽恂恂谦谨，造次必于儒者，而临大事则屹不可动。甲午，寿张王伦作乱，距运河甚近，人情汹汹。有欲闭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闭城门，是示之怯也。且乡民争入城，何忍弃之？"乃募乡兵拒守，而身坐城阛，弹压稽察。贼知济南有备，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鸡犬不惊焉。后屡迁至湖南巡抚。公事母孝，初选守大理府，再迁甘肃监司，俱以亲老调近省。抚楚时，见属吏有笃老亲犹来赴补，恻然悯之。奏官员凡亲年七十，虽有次丁，俱许终养，一时中外人归养者千余人。临终前一月，犹奏湖南社仓谷业已敷用，其息谷请免征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札子启告柩前，慰公泉下爱民之心，时公已殁二十余日矣。公所著《切问斋丛书》，皆选本朝诸名臣奏疏见诸施行者，各分门类，其注疏尤详备，为后世之绳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讳士林，山东文登人。父务农。公幼闻邻儿读书声，乐之，跪太母前曰："愿送儿置村塾中。"许之。遂中康熙癸巳进士，累迁至福建汀漳道。漳俗，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或请用兵，公曰："无庸。"命壮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怵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对出。乃伏其仇于旁，仇大呼曰："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众惊散。嗣后捕犯，犯无据山者。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纯皇帝问："山东、直隶麦何如？"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寻迁江苏巡抚。公于要路不通一刺，而于乡会师门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狱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产，逼嫁之，与群匪篡焉。妇刎于途，诬以坠水。公坐堂上，见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诉，召兄某质之，则毛发析洒，

口吐实情。公深愧以鬼道设教，而满庭胥吏皆有见闻，不能掩也。凡谳，决宪于辕垣，绝人影射。守令来谒，命判试其才，教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戒之哉。夫律例犹医书《本草》也，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绝不自矜。尝贺长至节，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挥，家人耳语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惭谢过。少顷，论公事快，挥洒如故。听讼饥，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顷，髭颐尽赤，盖误硃为饴糖，笔箸交下，不能复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灯荧荧然，手披目览，虽除夕元辰勿辍。幕下客怜之，治具邀公，公猛啖，不问是何膳饮。其平素精神寤寐、偃仰唾涕，知爱民忧国，惟日不足而已。故于服食居处，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于丰，亦不容心于俭也。抚吴未逾年，以疾乞归养，舟次于淮安卒。其遗疏云：“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云。上悼惜，赐祀贤良祠。年五十八。

裘文达公

裘文达公讳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廪生荐博学鸿词。四年，中进士，大考翰林名最高。迁侍读学士，任九卿者三十余年。公貌清整，眉有浓翠，顾盼间精神渊映。居恒喜宾客，工谐谑，搜奇语怪，了无倦色。而遇事神解超释，每诣一曹，受一职，手文书嘿然，数日后判决如流。二十一年，王师征伊犁，公面奏军务机宜，纯皇帝大悦，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赐御衣冠，乘传至巴里坤传宣圣意。会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诡称押送诸番，探信卡伦，公与哈密镇臣祖云龙缚畀总督发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种地者七百人，公请暂留为卫，拨沙洲五卫麦石添备支放。其剩余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粜之，上皆奖许。公以一书生，冒矢石行万里外，与陕甘督抚、满洲诸将军计议密勿，而能下协边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

公听视机警，受大任举重若轻。上爱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与大学士刘文正公先后奔走，前命未覆，后命又至，半途回车，朅朅东西。虽侍内庭，领六部，而英荡款关，足迹常遍天下。公所谳决，无苛严，亦无纵舍。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当先审其受病之由，再论治病之法，就一县一府而言，病有其处，合一省而言则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处，合数省而言又不然。若仅于一处受病处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则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可为后法。凡遇政事，诸大臣或探圣意，噤龂不前，而公独抗声有犯无隐。上鉴其诚，虽忤旨时加严训，不逾时恩礼如初，亦与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赋诗存问，医药不绝于道。加太子少傅。薨时，赐谥文达，入贤良祠。

傅阁峰尚书

傅阁峰讳鼐，号爽斋，姓富察氏。世以武略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扬声，精骑射，读书目下数行。年十六，侍宪皇帝于藩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雍正元年，补兵部右侍郎。年大将军以骄汰诛，穷其党，公谓廷臣曰："元恶已诛，胁从罔治。"鼐侍上久，能知上之用心。倘诸公心知其冤而不言，非上意也，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无算。隆科多以罪诛，公言其子岳兴阿无罪。上疑公与隆有交，故为岳地，谪戍黑龙江。公闻命，负一箧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尝谕准噶尔形势，上不以为然。用兵数年，所言验，乃召公还，予侍郎衔。上违和，医药皆公掌之。十年春，命公监大学士马尔赛军。会贼为超勇襄亲王败于光显寺事见后卷，由拜达理遁，公请于马曰："贼败亡之余，可唾手取也。鼐远来，虽马疲，犹能一战，愿大将军给轻骑数千助鼐。事成，归功将军；事败，鼐受其罪。"马嘿然不出师。再三言不应，公长跽以请，马戚副帅李杕曰："违将令者可

斩也。”公愤激，自率兵开城门出，而贼已先时遁，以马病不能穷追。事闻，上大悦，赐孔雀翎，移佐平良郡王军，斩马尔赛徇于军。

会贼有求降意，而盈廷诸臣皆欲遣使议和罢兵。上问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统罗密、侍郎阿克敦往。时战争连年，虏氛甚恶，穷沙万里，雪没马鼻，行人迷路，认人畜白骨而行。公闻命，不办严，径上马驰抵策零部落。噶尔丹策零坐穹庐，红氍毹为褥，金龙盘叠高五尺，侍者貂蝉持兵，女乐数行，弹琵琶献酒。公从容宣诏，音响如钟。贼酋伏地，观者以万计，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国大皇帝使臣好状貌也。”诏划阿尔泰山为界，策零曰：“阿尔泰山不毛之地，中国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厉血刃，与喀尔喀争来之地，宁忍弃之？”公曰：“以为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圣祖征噶尔丹，通好尔国，尔国主伐叛助顺，缚噶尔丹来献，在途病死。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置驿设守有年矣。今犹有是言，是非背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岂非大不祥乎？”策零语塞。思以利害动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见公，曰：“议不成，公不归矣。”公叱曰：“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诶诶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诸酋相目以退。翌日，策零如约缮表，求公转奏，并遣宰桑同来，献橐驼、明珠等物，和议乃定。

纯皇帝即位，迁刑部尚书，以事免。公宽于接下，太杂；刚于事上，太戆。伉爽自喜，好声矜贤，简节而疏目，故每撄其祸焉。果毅亲王任事时，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伺王发声，听未毕，辄拒曰：“王误矣？”王不能堪。宪皇帝责公曰：“汝知果亲王何语而又误耶？”公亦不能答也。

顾总河

顾总河琮，姓伊尔根觉罗氏，太傅公八代子也。太傅为宪皇帝授经师，故宪皇帝厚待其家。公以荫起家，乾隆中，累迁至河东总河。公性梗直，好宋儒书，每日恒置一篇相对，灯火荧荧，如课读诸生也。所期高远，以古名臣自命。每大事，侃侃正论，不避利害，人以“铁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为铁汉也。”果于友谊，公之督河时，前督完颜伟病于署中，家属已先行，公为之守护汤药，旬日无倦。完颜公谢之，公曰：“吾辈共事君父，即与昆仲无异，安有兄病而弟不为之经理者乎？况公家属已去，今无亲者在旁，琮敢不黾勉从事乎？”完颜公感激垂涕曰：“弟来生补报之可也。”后完颜公卒于署，公即董其丧事，含殓从厚，人争称之。所统河上兵卒，教以兵法技艺，皆狷捷英俊少年。尝与李敏达公遇，李素以知兵自负，其亲随皆关西壮伟之士，笑谓公曰：“若此脆薄之物，何以御敌？”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为西夏所轻，故制渗金具戴以接战，恒多奇捷。如用吾部下兵，可效狄公之法可也。”因命与敏达公部下用兵角抵，李兵将应声而倒，公大笑。李惭而谢，其知兵也如此。

宋总兵

宋总兵元俊，字甸芳，江南凤县人。以武进士任四川城守营守备，迁阜和营游击。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诺木袭杀革布土司，其党小金川酋僧格桑亦发兵侵明正土司，据斑斓山阻官兵进路。被害者相继告急，总督阿尔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贼巢责问原委。至刮耳崖，索诺木迎谒，诡以革番内变为词。公知其诈，归告阿公曰：“两酋角抵为奸，虽阳顺而阴怙恶，非一大创不可。如兴师，当先取小金川。”即献三路进兵之策：一从斑斓直探小金川门户；一从尧碛截取甲达金山梁，救达围而趋美诺；一绕小金川尾闾，由约查进攻逊克宗。阿公以其计奏闻。上命副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分路进兵，总督阿尔泰驻扎后路，居中控制。当是时，蜀中敉宁日久，文武恬熙，一

旦军兴，相顾嗜嚄。两金川地势奇险，碉卡柴立，兵将未言色沮。公独能聚米借筹，历历指画，于是将军运粮出战，一切惟公是询。公探知小金川所占明正之达岭山梁与巴底巴旺相连，密令参将薛琮挟巴酋暗击山梁，而自统兵从甲楚渡河攻之。贼腹背受敌，大惊奔溃，收复纳顶碉寨百余。即用纳顶土百户为前导，直捣约咱。贼愈困，闻大兵至，即走遁。时提督董天弼破甲金寨，副将军温福收复斑斓山，再克卡丫。上大喜，擢松潘总兵，赏花翎，时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计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圣谕褒美。公益感激，将直捣贼巢，旋奉将军命调回筹办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夺河东时，小金川求救于索诺木，索许之，将袭我后路。公得巴酋密报，遣使至刮耳崖责问之。索诺木知情得，撤回原兵，于要隘处增碉固守。公请于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诛。然犯险强攻，徒伤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报仇雪耻之心，尤悉形势，可使也。"遂密遣番酋乘夜逾山，约诸酋连结各寨为内应，而自率游击吴锦江等，由节木郭渡河据勺藏桥。举炮为号，革番从内突出，与官兵合力夹攻，斩千余人。进围丹东角洛，收复革境三百余里。事闻，上愈嘉奖，赐荷包宠异之。先是，公别遣守备陈定国，潜约绰斯甲布土司屯兵甲尔垅坝上，听候调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川酋畏绰土司之蹑其后，不敢倾巢出战。大兵虽在东南，而制胜在西北，甲尔垅坝上虽按兵不动，而金、革两处已扼咽喉，公算略深沉，皆诸将所莫及。时上意大兵乘胜即可擒取索诺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轻进，为制府桂林所劾。调回大营，随即革职。公长身岳立，音响如钟，髯尺许，望而知为伟人。料敌审势，毫忽不爽。初收复革番，所用兵不过千计，及进攻金川，公建议北路必需三万人，当事者疑公怯，不听所请，卒无成功。后副将军明亮广集汉、土兵三万人，先通路，后进兵，其言始验。

公待士信，用法严。与参将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时，制府重公，命以游击领兵，节制诸将。公磨利刃与薛约曰："某地某日会，我后至，君斩我。"及公至所期处，而薛逾二刻始来。公遣飞骑持刀

呼取薛参将头，薛望见笑曰：“薛头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公犹手缚之见制府，以功论赎乃已。先是驭番者，平时视若草芥，及蠢动，又畏如虎。国家所赏缯帛，易以窳滥，酋叩首领去，归视大恚，笑掷于路。公有赏必佳物，其人辄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率子若女环视左右，公赐以茶烟簪珥，儿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悚息听命。打箭炉边关以外官将行李，俱畏夹坝出没，惟公与果齐盛太守之箱箧，蛮夫争为背负，或遗于路，必擎送行幄。诸番小有动静，先来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动合机宜，是以所向有功。后川督桂林拥兵不战，又私以银与番夷，归赎溃兵，为番夷所姗笑。公与前督阿尔泰连名劾之，上持疏曰：“阿封疆老臣，所言必不误。桂林乃负恩若此，法不可贷。”时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于连名者，恐阿为宋所绐。”上惑其言，使某贵臣勘之。贵臣左袒桂林，因劾公狂藐状，公抑郁而死。死之日，番夷膀面环哭，声振岩野。平居以忠义自许，思立功名，然性刚，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议论，慷慨迅厉，旁若无人，以致谗忌者众。身后籍没，两子戍边。有张芝元者，以走卒隶公麾下，拔参将。四十一年春，大将军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凯旋时，芝元书公战状，抱一册哭陈辕门。阿公代为之奏闻，邀恩赦其子归。人莫不叹张之能报德，公能知人也。

马僧

江宁严星标、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大将军年羹尧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不顺，宪皇帝命年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兵讨之。功成，年亦骄抗，二生恐为所累，以年衰辞归，年厚赠金币送还。宿蒲州，有两骑客来，状虓猛，所肩行李担，铁也。天明行，晚复来宿，心悸之，卒无如何。又客馆逢二僧，皆狷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吴语曰：“谁无眷属，何看为？”始知其一为尼，急乱以他语出。不敢按站，行十余里即宿。僧来，排闼踞上坐，

扬其目而视之曰：“我疑若书生也，乃亦盗耶，橐内赤金二千从何来？”二叟骇曰：“天下财必为盗而后得耶？朋友赠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将军客也。”曰：“然。”曰：“几杀好人。”起挟女尼走东厢，酌酒饮，倚而歌，听之，秦声也。抵暮，两骑客亦来，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闭门卧，僧独步檐外，啧啧曰：“好马，好马。”亡何，两骑客去。僧闯然叩门，严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头颅，都可将去，但有所请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无儿，杀之耶？释之耶？”僧笑曰：“我不杀汝。先去之两骑客，乃杀汝者也。”诘其故，曰：“凡绿林豪测客囊，皆视马蹄尘，金银铜分量，望尘了然。两盗雏耳，虽相伺而眼眯，误赤金为钱镪，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

问僧何来，曰：“余亦从年大将军处来也。公等知将军平青海是谁助之功耶？余故吴人，少无赖，好勇，被仇诬作太湖盗，不得已逃塞外。随蒙古健儿盗马久，性遂爱马。亡何，见岳公钟琪所乘，彪彪然名马也，夜跳匿厩中，将牵其缰。未三鼓，公起视，自饲马，四家僮秉灯至，余不能隐，被擒。公上下视，问：‘行刺者乎？盗马者乎？’曰：‘盗马。’问：‘白日阑入者，夜逾墙者乎？’曰：‘逾墙。’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马讫，命随入室，案上酒肴横列，公饮巨觥，而以一盏见赐。随解衣卧，大鼾。迟明，公起盥沐毕，唤盗马人同往大将军府。公先入，良久，闻军门传呼曰：‘岳将军从者某，赏守备衔，效力辕下。’岳旋出上马，顾曰：‘壮士努力，将相宁有种耶？’亡何，余醉与材官角斗，将军怒，赐杖。甫解裤，岳公至，曰：‘我将征西藏，为汝乞免，汝从我行。’时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副都统达鼐、西宁总兵黄喜林各领兵先，自领五百人为一队，约某日会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营门谕二将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罗卜藏久稽天诛，昨其母与其弟红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机不可失。’手珠宝一囊，金二饼，顾余曰：‘先遣汝召贼母来。贼所驻穹庐外有网城，结金铃于上，动辄人知，非善逾者不能入。贼营帐四，上有三红灯者，其母也。对面帐居罗卜藏，左右居丹津、红台吉二酋，珠宝与金将以

为犒。此大事，汝好为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头出，公起身入。天大雾，余乘雾行三十余里，至贼网城，果如公言。余腾身而入，果帐烛荧然，母上座，二酋侍侧。母六十许，面方，发微白，披红锦织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将军以阿娘解事，识顺逆，故遣奴来问好。囊宝贝奉赠，金二饼馈两台吉。’二人闻之喜，叩头谢。余知功将成，诈曰：‘将军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顾犹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氈，厉声曰：‘去则去，不去，我覆将军。’其母曰：‘好蛮子，行矣。’上马与二酋随十余骑，行不十里，岳公迎来，将其母与二酋交达、黄二将分领之。须臾前山火光起，夹道炮发，斩母与二酋，回入军营。次日，谍者来报，罗卜藏丹津已逃准噶尔部落。岳公命竿三头，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将军营，往返才十五日。三月朔凯旋，岳公首举余功，大将军赏游击衔。余诣军门谢岳曰：‘某杖此仅半月耳，大丈夫何颜复来？愿辞公归，别图所报。’公笑曰：‘咄，吾知汝终为白首贼也。’厚赐而别。归次泾州，宿回山王母宫。昵妓女金环，年余资用荡尽，不能归。忆幼时习少林寺手搏法，彼处可栖，遂与金环同削发赴中州。苦无马，逢两盗骑善马，故夺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夺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视厩，则夜间已将肩铁担屈而圆之，束二马首于内，不可开。二盗气夺，故遁去。言毕，挟女尼，舒其担，牵马门外，拱手作别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卫、田文镜两总督所辖地方，毋忧也。”

后三十余年，二叟亡。严之孙用晦过河南登封县，遇少林僧论拳法，曰：“雍正中异僧来传，技尤精，然无姓名。好养马，因称马和尚。后总督田文镜禁严，僧转授永泰寺环师。今环师亦亡，其徒惠来者，能传其术。”用晦心知马和尚即此僧，环师者金环妓也。欲访惠来，以二寺相距十余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袭次第

国初开创辽、沈，凡宗臣贵位，统名贝勒。崇德元年，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辅国二公，皆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统名曰入八分王公，盖即加九锡之意也。其未入八分公以及镇国、辅国将军，皆冠珊瑚顶。奉国将军视武臣正三品，奉恩将军视武职正四品，秩皆与流官同。旧例，亲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递降一等封。亲王众子封辅国公，亲王庶子封辅国将军，郡王以下递降同。故安王诸子皆封僖勤诸郡王，盖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禄繁重，乃改亲王无论嫡子、众子皆封未入八分辅国公，郡王以下递为减等。而考以翻译、马步射，其伎皆优等，然后授以本职，否则递相降等授爵。其亲、郡王皆世袭罔替，贝勒以下皆降袭，至辅国公然后世袭。而辅国公又无复降袭之例，其未入八分辅国以下，皆降至奉恩将军，世袭罔替。而无论军功、恩封，皆一例办理，故杜度、彰泰诸贝勒有开创大功者，亦皆一体降袭，未免无所区别。纯皇帝笃念宗亲，故特分定军功、恩封之例，其有勋劳者，无论王、贝勒，皆世袭罔替。其恩封者，亲王递降至镇国公，郡王递降至辅国公，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递降为未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递降至镇国将军，辅国公递降至辅国将军，皆世袭罔替。然后宗爵始厘正焉。

王府官员制度

定制：亲王长史一员，头等护卫六员，二等护卫六员，三等护卫八员，四、五、六品典仪各二员，牧长二员，典膳一员，管领四员，司库二员，司匠、司牧六员。世子减二、三等护卫各二员，余如故。郡王减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四品典仪二员，牧长一员，典膳一员，余如故。长子减头等护卫三员，余如故。贝勒减头等护卫四员，而增设司仪长一员，二等护卫二员，减五品典仪一员，司牧、司匠等皆裁减焉。贝子减二等护卫六员，而增设三等护卫一员，减六品典仪二员，而增设七品典仪二员，八品典仪二员。镇国公等减三等护

卫二员，余如故。其包衣参、佐领，亲军校，护军校，包衣骁骑校，皆视其佐领亲军马甲之多寡，以递设之。惟怡贤亲王以赞襄世庙，庄恪亲王以辅翌高宗，封双亲王，其护卫皆倍增之。嘉庆初，上谕仪、成二王，皆增设头、二、三等护卫各二员。定亲王、庆郡王皆增设头等护卫一员，二、三等护卫各二员，盖俱旷典，非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上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上以清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风俗攸关甚重，因增应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岁以上者之小考。于十月中，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亲为考试清语、弓马，而先命皇子较射，以为诸宗室所遵式。诸宗室视其父之爵，列次考试。其优者，带领引见，上每赐花翎缎匹以奖励之。其劣者，停其应封之爵以耻之。故诸宗室无不谙习弓马、清语，以备维城之选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纯皇帝笃念宗室贫乏，以致失产无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详为抚恤，分以等第。其最贫者，赏银三百两；其次者，半之，命其回赎田产，以资生理。又念其婚丧事件无所瞻仰，故特命王公中赐其行辈最尊者，命司宗室红白事件。遇有婚嫁者，特赐银一百二十两。死丧者，特赐银二百两，以为妆、赙之费，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每有不循正轨，至屡烦圣谕教斥者，真罔有知识之人也。

宗室任职官

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荫，无有任职官者。康熙中，仁皇帝念宗室蕃衍，初无入仕之途，乃钦定侍卫九十人，皆命宗室挑补。雍正中，裁汰宗人府满洲司员笔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员充补。乾隆中，又设宗室御史四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嘉庆己未，今上亲政，特设宗室文翻译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然后宗室入仕之途，视为广裕，而亦皆鼓励以思自振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军机大臣入参密勿，出览奏章，无不屏除奔竞，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讷亲，其人虽溪刻不近人情，而其门庭阒然，可张罗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爱惜文才，延接后进，为世所訾议。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无苞苴之议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簠簋不饬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默，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几二十年，而初无所谯责者，有以哉。

梁瑶峰

梁文定公国治，中乾隆戊辰状元，入直南书房。累任学使，后以粤东事免。复擢湖南巡抚。入继于文襄辅政，故当时有“于梁”之称。其实公醇谨持躬，不敢滥为交结，与文襄异趣也。其抚湘时，其家人索属下贿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终日，初无怨嗟，惟吸烟草而已，亦不知为其奴所绐也。在军机时，和相以其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剃公发以为嬉笑，公亦欢容受之。亦可觇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基田，山西兴县人。久任江南，由县令以至方伯，未出省界，故于河道颇熟。其任河道时，督率将卒防守河堤，动以军法从事，其稽延时，立加枷杖，故人皆怨嗟，然河汛赖以无虞。邳、宿河溃，公立埽上指挥士卒，俄而狂澜大作，埽为之欹，众为公畏，而公声色愈厉，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帅告人曰：“康公真天人也。”著有《河防筹略》，洞悉历代水利，如在指掌，后人颇以为法。嘉庆己未，公任河帅时，弊窦山积，恐为公所揭出，故不肖官吏阴纵火焚积料以掩其迹，公因之罢官。后上复赐公太仆寺卿衔，命督办河务，而为要路扼腕，不能施为，公因告病归京邸。公素服海参丸，老年体力轻健，步履如飞，年九十余始卒。

嵇文恭公

嵇文恭公璜，文敏公曾筠子也。少以大臣子赐进士出身，数年即

洊卿贰。公貌清癯，遇事端谨，颇有识见。为史文靖公所推，继程聘三相公为相。时于、和以贪刻闻，而公以和平处其间，初无所建白。然和相素加谗慝，纯皇帝召见，尝戒之曰："曹、莽之为，非人臣之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余重赴琼林，为近代之盛事，时人荣之。然遇大事颇不苟，台湾道永福初与柴义勇公龃龉，故加以萋菲之语，柴因之获罪，福亦以贪酷故，同下狱。勾决日，廷臣皆左袒之，上顾公，公抗声曰："永福为守土大员，不可轻纵。"上乃勾决，闻者快之。公暮年，上有温旨，遇躯不适则免朝。公每早起，必自揉伸其躯久之，曰："今日舒畅。"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忧谗畏讥之至矣。

尹阁学

尹阁学壮图，云南蒙自人。成丙戌进士，久历部曹，始洊至内阁学士。时和相专擅于内，福文襄豪纵于外，天下督抚习为奢侈，因之库藏空虚，民业凋敝。公夙知其弊，故上疏详之，纯皇帝为之动色。和相忌公所为，因奏即命公驰传普查天下府库亏空，而令侍郎庆成监之。庆固贪酷者，每至省会，初不急为盘查，而先游宴终日。惟公枯坐馆舍，举动辄肘掣，待其库藏挪移满数，然后启之榷对，故初无亏绌者。庆以公妄言之，降为主事，公即告终养归。当其草疏，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公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其忠鲠也如此。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温谕久之，加给事中衔。以其亲老，命乘传归。复与奏折匣钥，命其遇事条奏，久之乃卒。

完颜藩司

完颜藩司岱，满洲人，河帅伟之孙也。以甲科任献县令，颇著廉声。后历任为河南藩司。时白莲教初起，所在蜂拥，势难阻遏。巡抚景安素懦怯，性复刚愎，故累为贼所驱逐。惟公率羸卒数千，守双沟数月。公性慷慨，凡所经费，皆早裕为筹备，不问出入，故人皆踊跃，乐为之用。贼屡犯豫界，悉为公所击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仲春，大小百余战，无不堵御得宜。时淅川有蠢动者，公告之景，景即命公捕获之。公曰："萑苻小寇，易为扑灭，中丞可往奏功绩，以抒朝廷之忧。襄、汉间诸贼匪势颇凶恶，非岱无以御之。"景惑于初起者难于抵御，而双沟有险可恃，因促公往。公急为掩击，贼尽数就擒。景贪其功，因弃双沟而蹑公后，诛杀难民，以大捷闻，遂膺伯爵之封，而公惟议叙而已。其襄、汉诸贼，遂乘其不备，大队阑入南阳，由卢氏出武关，与川匪合，其逆焰遂不可制，皆由景安贪夺公功之咎也。公卒以劳瘵卒于军，上悼惜之。余向得公行状，其载淅川功颇详悉。后为友人取去，不复记忆，故聊书其梗概，不足尽公之勋也。

吴达善

吴制府达善，满洲人。其先世由辽左移驻西安。初未至京都，以公贵始入，迁其族入旗。公以丙辰进士，累任陕甘、两湖、云贵总督。其督陕甘时，继黄文襄之位，办理军需，无不循其章程，故屡邀上眷注。其督云贵时，以谋宫里雁珠鞍不遂故，乃妄加刑戮，以致构起边衅，颇为人所訾议。又乘其时丰庶，遂任意贪纵，民多怨畏。然其督楚时，继爱必达宽纵之后，吏治玩弊，盗贼充斥，公乃严加整饬。命营员构线，擒获江湖大盗凡数百名，皆立加诛夷，悬其首于江干，累累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时盗贼戢迹，不敢纵横，商贾便之，亦严吏中之铮佼者也。

图学士

图学士塔布，满洲人。中戊辰进士，官至侍读学士。公貌清癯，懒撄世情，中岁即以疾见告。筑室于西郊外数里，篱扉茅檐，轩窗精雅，院中叠石为山，奇峰崒嵂，路径迂折，饶多清趣。其后圃艺花种蔬，公亲为之灌课。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学闵遍揽西郊诸兰若。尝风雪中共策骞行，访潭柘、戒坛诸名胜，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咏，颇不修栉字句，有靖节、放翁之风。后即筑墓于舍旁，病剧时，告妻孥曰："死即埋我于此，不必移置城中，反劳往来仆仆也。"言讫端坐而逝，其夫人从公之志。门下士争为吊唁，戒坛僧感其惠，筑专祠以祀之，亦近日独行之士也。

军机大臣

国初设内三院外，其军国政事，皆付议政诸王大臣。然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宪皇习知其弊，故设立军机大臣，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并拣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为僚属，名曰军机章京，其升擢仍视本秩。然后机务慎毖，议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视其班秩，故张文和在内廷居傅文忠公上，近日董太傅诰亦居托相国津上，无论满、汉也。所掌银印龟纽，藏于内府，有应用印者，皆立时请印出，大臣监视用毕，随即缴还，盖防偷换弊也。其下役，皆选内府中之童子，惟司洒扫，旧例及冠时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隶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练者，仍姑留之。然犹呼为小么儿，盖沿旧名也。

三品任军机大臣

自雍正中设立军机后，皆尚书、侍郎摄其职。惟乾隆乙卯，军机大臣乏人，时戴文端衢亨、吴制府熊光以久任军机章京，熟习政事，纯皇帝特擢为军机大臣。以资格故，赐三品顶戴，时人荣之。

军机御史

军机为枢密重地，非特有诏旨，不许擅入。故军机司员至今不叩年节礼，犹沿旧制。自和相专擅后，其所属繁多，无地画诺，故皆丛集军机处阶下待之。相沿日久，皆直入堂中回稿，视为泛常，故政事易为泄漏。今上习知其弊，特命满、汉御史二员，每日轮流立军机处阶上。有阑入者，即时纠劾，然后人不敢私谒，纪纲始严肃焉。

高天喜

高总兵天喜，其先为准噶尔部人。雍正中为我兵所掳，有高姓者抚以为子，故冒其姓焉。双颧凸出，须髯猬刺，每饮酒日以石计，犹不醺然。当兆文毅公被困济尔哈朗时事见后卷，数月音问不通，当事者遣使侦之。时风雪凛然，人皆惮行，惟公慨然应命，往返数千里，以十日还，卒通兆公之信。上大喜，立擢游击。未逾年，即任至总兵官。兆文毅公复被困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战而死，上甚悼之。

黄标

福文襄王督粤时，简练水师，募奇才异能之士，优为赏擢。有守备黄标者，由水师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于海洋中出没月余，视波中之鱼鳖，历历可数。王奇其才，立擢参将，后洊至翼镇总兵官。捕

获海盗，尤多伟绩云。

徐端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庆戊辰、己巳间，开浚海口，改易河道，縻费帑金至八百万；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惟河帅徐公端，自河工微员以廉能著，受今上知，特擢河东副总河，寻复即真。公久于河防，习知当事之弊，尝浩叹国家有用赀财，不应滥为糜费。每欲见上悉陈其弊，同事者恐其将积弊揭出，所株连者众多，故每遇事尼其行，使其终身不得入都陛见，以致抑郁而死。至贫无以殓，而所积赔项至十余万，妻子无以为活，识者悲之。继公者为陈凤翔，以直省贪吏入赀为永定河道，复有大力者为之奥援，立擢河东总河，其去天津县令任未期年也。后以妄放潴水故，为张制府百龄所劾，上命立枷河上，闻者快之。凤翔复遣其家人入都讼冤，当事者力缓其狱，得以释回。未几以惊悸死于河上廨中，无人不欣然也。

博尔奔察

纯皇帝抚视臣庶，阔怀大度，有时加以狎谑，以联上下之情。有内大臣博尔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谑。辛未春，扈从南巡。至镇江口，上放烟火，有被烟熏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黄烟所熏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时黄文襄公督责过严，故公寓言之。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旁曰："此皆因引见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

不能引弓也。”上乃释然。又上一日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惧。时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统之弟至矣。”汪都统札尔故修髯如戟，上抚掌大笑。上尝行窄巷，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者，上望而问之。公骕马奏：“此步兵花园也。”上大笑。又上书“福”字，公立于侧，上笑谓曰：“汝亦识此中佳否？”公应声曰：“知之。上所书福，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谲谏皆若此者，亦东方朔、简雍之流也。

张太监

嘉庆初，有宫殿监督领侍张进忠者，人严厉，驭下整肃，好批小内监之颊，人皆以“嘴巴张”呼之。然性忠鲠，尝奏事内庭，上偶欹坐，张捧黄匣不入。上询之，张曰：“焉有万乘之主，卧览天下奏章理也？”上立正襟危坐。张乃捧疏入，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皆类是也。

恒公之清

宗室辅国公恒禄，简仪亲王侄也。素禀王之庭训，故以廉洁著。其任吉林将军时，俸饷外毫无沾染。尝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账簿手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籍没时以为证也。”故当时人皆畏法。产参甚旺，无敢私贩之者，国家每岁增消数千票，辽兵兵饷赖以接济，初不转运太府财也。有当事者索貂褂数衣，公售其辽东旧产以偿之，初不索诸商贾，其清励也若此。

木果木之败

明参政亮谓余曰：“兵家之事，宜于乘锐直进。若不审敌势，坐失机宜，使兵心至于溃败，虽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温将军木果木之败，可为殷鉴。昔宋总兵元俊事见本卷乘胜直捣美诺，若当时厚集兵力，一鼓歼灭，金川可以早定。乃温公狃于易胜，不复调檄各路兵马，惟日与董提督天弼辈置酒高宴。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屡次劝阻，温公反以其煽惑军心，致登白简，上召还额驸。护军统领伍岱者，辽东骁士也。见温公所为，浩叹曰：‘吾闻速拙，未闻迟巧。焉有屯兵贼境，而日以宴会为务者？吾固辽海健儿，未审兵法有若此而能致胜者也。’温公大怒，罗织伍以他罪致戍，以至人心不服。温公性复卞急，遣绿营兵三五十人共取碉卡，有致伤者，温反督责之，人心益为忿懈。海超勇公兰察至，扣刀诮温公曰：‘身为大将，而惟闭寨高卧，苟安旦夕，非夫也。今师虽疲老，使某督之，犹可致胜。若公终不肯出战，不若饮刃自尽，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温公拂袖起，亦无有所指挥也。又迁延月余，贼人侦知我兵疲弱，乃整劲旅数千，直攻营寨，我兵不战自溃。海公初对敌，即诧曰，云：‘气已颓散，不可与战，余马首欲东，可与诸公期会于美诺寨也。’因驰马破围去。温公方雅服督战，为贼所擒，董公天弼、牛公天畀、张公大经等皆死之。师遂大溃，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锁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吾方结营美诺，见溃兵如蚁，往来山岭间。吾遣人止之，溃兵知吾在，止者数千，吾为之收留犒赏。兵方安眠，适有持铜匜沃水者，误落于地，有声铿然，溃兵即惊曰：‘追者至矣！’因群起东走，势不可遏，其丧胆也若此。故吾与阿文成公收兵养锐，至逾二载后军心始振，然后用以克敌。大将用兵，慎勿使其心颓丧至此也。”明故宿将，非久历戎行者不能作此语也。因笔记之，以为易于谈兵者戒也。

傅厚庵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动，毗连三省。时福文襄王为滇督，因率兵讨之。时贵州提臣花连布，骁将也，立解永绥之围，苗颇惊畏。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崖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继之者为明参政亮，复以湖北教匪故，匆匆北归，未及创惩。傅厚庵鼐者，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参政因荐公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剪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昔夙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也？"因转战数旬，苗民大败，奔还其寨。公率众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入汉界者，吾当檄及诛之。有匿不与，吾必阖寨屠夷，不汝贷也。"苗匪稽首，惟命是从。公乃厚加抚恤，曰："叛即吾仇，降即吾子也，忍不抚育之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上大喜，加公按察使。因陛见归，触暑暴疾，殂于途。上甚悼惜之，加巡抚衔以旌之。

艾公知人

英诚公艾星阿，扬武勋王之孙也。同吴三桂入缅，擒获明主由榔，有功绩，任领侍卫内大臣。初，索相国额图以椒房擅宠，明太傅珠时为侍郎，因交结索公，得以见知于仁庙。艾公谓索曰："吾视明公才智，皆出君上，今虽因君见用，而其志殊有所畏懦，盖忌公同事故也。他日齮齕公者，必明某也。"索不悟其言。其后明太傅招引高江村、徐健庵辈结为朋党，索终为其所挤落职，抑郁以终，果如艾公之料云。

木兰行围制度

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盖辽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也，素为翁牛特所据。康熙中，藩王进献，以为搜猎之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故群兽聚以孳畜，实为天畀我国家讲武绥远之区。故仁庙每岁举行秋狝之典，历朝因之，绳法先猷，永远遵行也。

其行围时，蒙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识之。两翼末，国语谓之乌图里，各立蓝纛以标识之，皆听中军节制。凡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行围之制有二：一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不合，谓之行围。合围之制，则于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并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其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齐至看城，则为围合。合围后，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按玛尔噶者，蒙古语帽也。声传递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俟上入围，则日已辰末巳初矣。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薄，至冈阜，离驻跸行营约略二三里许，惟视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是之谓看城。比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广场不过三里许，自围墙外至放围处，即重设一层，乃虎枪营士卒及诸部落射生手等，专射自围内逸出之兽，而围内例不准射也。日出前，上自御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俟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乃自看城出，御櫜鞬，诸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瞭如指掌，而行围之疾徐进止，口敕指挥，凡二三十里间射飞逐走，左右是宜。诸藩部落、蒙古仰瞻圣武，莫不欢欣踊跃，以颂“一人有庆”也。或遇有虎，则围暂不行，俟上看殪虎毕，然后听敕而行。每围场收，

至看城，则上即驻马，惟观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而已。或值是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奉旨特开一面以逸之，仍禁围外诸人不准逐射。猎罢，上回跸大营，谓之散围。诸部落各按队归营，日甫晡，而一日行围之事奏毕矣。

若哨鹿日，制与常日不同。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凡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旨，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而侍从及扈卫之臣，只十余骑而已。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欣然引领，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或有时上引诸文士赓唱终夕，以示暇焉。诚为良法，垂远百世，宜所遵慕者，实非汉、唐诸君较猎于上林、骊山，惟知驰骋田猎之为娱者，所可比拟于万一也。

宋延清

勒相国保督黔、滇时，南笼诸苗叛逆，毗连粤西，时川、楚教匪蠢动，川、黔将士昭檄以北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于抚驭，虽骑兵走卒，公皆能呼其名，有功罪者，立为惩赏，故人皆为之效死。有宋延清者，山东人，其父为刘文清公舆夫。延清乃骁勇无敌，勒相视为骨肉，每饮宴，间邀与同坐。延清尝入苗寨杀贼，竟日不出，公设酒以待。至日暮时，延清持双刀，背负首级十余颗，以绳贯之，其甲裳尽赤，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公望而喜，手酌以赍之，然后命其易服，饮酒竟夕。后延清复入苗寨，为贼所害，公悼惜之。其后为经略时，所有帐下裨将，如桂涵、罗声皋、罗思举、马瑜、施缙等，皆由将校擢至开阃，卒赖以平贼焉。

钱辛楣之博

钱辛楣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进士。幼聪敏，过目成诵，凡天文、地理、经史、小学、算法，无不精通。所著《经史答问》数卷，其畅发郑、贾之学，直接嫡孔，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者。近时考据之儒，以公为巨擘焉。又习蒙古语，故考核金、元诸史及外藩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上书房时，质庄王尝获元代蒙古碑版，体制异于今书，人皆不识。因询诸章嘉国师，倩其翻译汉文。因命吾题跋端末，吾方挥毫，先生过而见之曰：‘章嘉固为博学，然其译汉文某字句有错误者。吾有收藏元时嶝嶝所译汉文，可取而证之。’因归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误处毕见，故人皆拜服”云。闻其归后，曾著《元史续编》，采择颇精当，惜未见其本焉。其所著小学诸书，翻切颇为精当，惟所讲字书，株守许氏《说文》，别解者皆遭排斥，故取择颇褊窄焉。

苏昌

苏昌，满洲人。以翻译进身，累任浙闽、两粤总督。其材具庸下，为僚属所揶揄，坐拥苞苴，初无善政。其子富纲，为滇督几二十年，其贪婪倍于其父。目不识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讲释，合省传为笑柄。后卒以贪婪正法，人皆快之。然苏昌督粤时，其属县有巨室横毙人母，反诬其子殴死者，其案久具勾决，本已下。昌疑其冤，复亲鞫之，得其实，乃上疏自劾。纯皇帝奖谕之，因将县令抵法。亦当时督抚之罕能者，秉节钺者宜法效焉。

佟国舅讲《左传》

佟国舅国维，为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谨恪，虽屡膺重任，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故其殁后，宪皇帝手书“仁孝勤恪”之额，表于墓道以旌之，盖有以也。其论最疵谬者，尝告人曰：“左丘明之文果神妙，世间有疯马牛共驰之，焉能相及也！”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觉也。

陆双全

广赓虞侍郎当权时，好畜声伎，凡酒宴间，每掷缠头以千百计。余尝规劝之，侍郎殊不以为然。有陆郎双全者，苏州人。貌韶秀，为侍郎所钟爱，每燕寝间，非陆侍侧，则终夜不寝。侍郎被罪时，其声伎皆逃窜，惟双全随之入狱，视其饮膳甚谨。侍郎临刑日，双全奔赴市曹，以重贿付刽子，速使其毙，免诸痛楚。及后双全抱尸痛哭，几殒，遂眠藁市侧数日。送侍郎至兆域，有其族人阻葬者，双全戟手骂之，卒葬侍郎于其先人冢侧。侍郎子遣戍，双全复送出关，然后涕泣而别。亦伶人中之守义者，故表出之。

汉军用满缺

汉军，国初时定制皆用汉缺，至于六部司员，则自有专缺，汉人选法不致壅滞，而其升转亦易。雍正中，尽裁汰其额，并入汉员中，是以汉军升转，倍觉烦难。纯皇帝时，汉军破格有用满缺者，范时纪曾任满缺户部侍郎，范宜清曾任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尧曾任热河副都统，孙庆成曾任满缺户部侍郎兼护军统领。今上时，范建丰曾任满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热河都统，张百龄曾任满缺刑部尚书，后调左都御史，皆旷典也。

啸亭杂录卷八

内务府定制

自古宫禁，服御、饮食、燕好，必须有专司之者，惟《周礼》分设各官统属冢宰，所以合宫府为一体，其制实为良美。后世人主皆委宦寺掌之，故阉人得以专擅，因之越俎犯章，干预国柄，皆因督御仆夫，不得其人故也。我朝龙兴之初，创立内务府，以往昔之旧仆专司其事。入关后，复以明三十二卫人附丽之，凡内廷之会计、服御、物饰、宫御、武备等皆统属于内务府大臣，纪纲严肃，与周制统属于冢宰之制相符。其阉人寺宦，则惟使之供给洒扫之役，毋得任事，将汉、唐、宋、明历代诸弊政，一旦廓而清之，其法度之精详，规模之宏远，尤为超越千古矣。

其职掌：广储司。凡库有六，曰银库，曰缎库，曰衣库，曰茶库，曰皮库，曰瓷器库。各有专司，惟茶库兼收人参，为六库中之最要。初名御用监，顺治十八年改设专司焉。其初，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乾隆中，上亲为裁定，汰去冗费若干，岁支用六十余万两。其后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较诸明代，每勒取金花银两，徒充阉人之囊橐者，真不啻霄壤之别也。

会计司。掌领皇庄田亩诸事。田地各有等第，盛京庄八十有四：一等庄三十五，二等庄十，三等庄八，四等庄三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一等庄六十六，二等庄四，三等庄二十，四等庄百二十

一。喜峰口、古北口外庄百三十八，均一等。归化城庄十有三。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一等庄五十七，二等庄十有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有一，半庄七十一。每庄设庄长一人，瓜田菜圃置长亦如之。庄赋共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赋粮九万三千四百四十石，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刍八万一千九百四十束各有奇。凡编比壮丁，每三年一次，盛京及关外、口外各庄，由总管、将军、都统等，畿辅由府委官，各具册于府，由府汇册奏闻。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给以庄地、人丁，公主郡主赠嫁亦如之。选宫女，于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册送府，奏交宫殿监督领侍等引见。入选者留宫，余令其父母择配，其留宫之女，至二十五岁遣还择配。凡收录内监，由礼部册列姓名、籍贯移府，总管太监察其来由无异，乃委年老内监一人验实具奏，候旨分拨。年老者听其回籍为民。凡支领内监月费，执事人匠役饩廪皆隶之。

掌仪司。凡飨奉先殿之礼，于大内景运门之东，建奉先殿，朔望瞻拜，时节荐新，生忌祭享，出入启告，以展孝思。前殿、后殿均九间，中为穿堂以联，前后缭以周垣，供奉列圣、列后神牌。凡朔望、万寿圣节、元正、冬日及国有大庆，均恭奉列圣神牌，前殿祭飨，礼成还御后殿寝室。其礼仪祭器，一如太庙之制，惟不设牲俎，不行饮福受胙礼，王公不陪祭。其乐名《贻平》、《敉平》、《敷平》、《绍平》、《光平》、《乂平》诸名，异于太庙之奏，其遣官行礼，亦与太庙仪同。凡遇列圣、列后诸圣诞、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岁除等日，于后殿行礼，神位前设有灯酒脯果实焉。寿皇殿尊奉仁皇帝、宪皇帝、纯皇帝御容，凡遇圣诞及忌辰，皇上躬率诸皇子及近支王，展谒行礼，其岁时奠献，一如事生仪。凡燕外藩之礼，岁除及正月十五日赐外藩蒙古宴，奏请钦命进酒大臣、内管领备筵九十席，宴于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届时鸿胪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入，领侍卫内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职亦预焉。皇上升殿，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礼，座。尚茶正升迩御筵，降乃进茶丹陛清乐作，奏《海宇升平》之章，尚茶正率

侍卫等举茶案由中道进，至檐下正中北向，跪，注茶于碗。进茶大臣奉茶入中门，群臣皆就本位跪，进茶大臣由中陛升至御前进茶，退立于西。上饮茶，与宴之臣僚咸行一叩礼。进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陛降，出中门，众皆坐。侍卫等分赐与宴臣僚茶，皆于本位一叩，饮毕，复行一叩礼。尚茶正撤茶案，退，乐止。展席幂，乃进酒，如进茶仪。进酒大臣出，尚膳正率尚膳进膳。殿廷清乐奏《万象清宁》之章，尚膳正奉旨分赐食品于各席遍，乐止。奏《庆隆舞》、《扬烈舞》仪见后卷。以次毕，殿内奏《喜起舞》毕，上简召王公大臣赐酒，群臣咸跪受，一叩，卒饮。朝鲜国俳进，百伎并作，退。尚膳正升，撤御筵，降，与宴之王公大臣等谢宴，行一跪三叩礼。丹陛大乐作，奏《治平》之章，皇上还宫，鸿胪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设宴其邸，与内廷宴同。凡皇子婚礼，先期移文钦天监，谛吉以闻。乃命夫妇偕老之大臣传制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几子为福晋。"福晋父率阖族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择吉简内大臣侍卫随皇子诣福晋家行定亲礼。福晋父率阖族彩服迎于大门外，延皇子入至正寝。于福晋父母前行三叩礼毕，皇子回宫，福晋父率族人送大门外。谛吉行纳采礼，以内务府大臣宫殿监督领侍充使。及门，福晋父迎入中堂谢恩，行三跪九叩礼，与宴大臣陪福晋父及族人之在官者宴于中堂，内务府命妇女官同陪女眷宴于内室毕，内务府大臣暨宫殿监督领侍回朝复命。成婚先一日，皇子于皇上、皇后前行礼，福晋母率诸妇至皇子所居宫中，设床帐妆奁，工部于宫门及皇子所居宫皆悬彩。届吉时，于皇子宫设锦褥二，东西向，设酒馔案于前，置两爵两卺于案。请皇子西面，福晋东面，相向行两拜礼，各就坐。执事者执金瓶，女官以卺爵酌酒，合和以进，皇子与福晋皆饮，乃进馔。酒馔三行，皇子与福晋皆起，仍行两拜礼，撤馔案。次日，皇子偕福晋朝见皇上、皇后，女官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礼，福晋居右稍后，行六肃三跪三叩礼。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旨授为和硕公主、郡主暨宗女抚养中宫者，其下嫁之礼，各视爵秩以别差等，筵宴会礼部办理。其进时宪书，进春牛，皆如礼部仪。凡妃嫔大事，皆会礼、工二部按例遵行。

都虞司。掌内府兵卫等事。凡训练内府护军、骁骑，岁以春秋二季，由该管官督率操演，各赏罚有差。凡宿卫大内，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钥，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直宿。其直宿西华门北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凡皇后内廷主位出入，以内务府总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内府护军统领一人，护军参领四人，护军校十人，率护卫豹尾班执枪者十人，佩仪刀者十人，翌卫护军百人导引扈从。皇子、福晋出入，递减骑从。凡畿辅行宫，京东七处，京西四处，京北六处，口外十三处，各设千总若干人，分隶汤山、盘山、黄新庄、热河各总管管辖。凡捕牲乌喇官弁亦隶属焉。

慎刑司。专理太监、苏拉等词讼。凡审谳内府所属人犯，罪在杖一百以下者，本司依律议结，杖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拟，如事干宫禁者，请旨鞫问。凡内监私逃，按其次数，分别自首、被获，治以枷杖之罪。

营造司。凡匠役均有定额，内府所属人在官执艺者，于佐领管领下选取，招募民匠，于工部咨取。又设司匠领催以督率之，缺则取补，惰则革除。凡修造紫禁城内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会工部，大内缮完，由内监匠人，皇城墙垣有应修理者，奏交工部，均由钦天监谳吉兴工。

庆丰司。凡牧所定额，设内三圈于西华门外，养骟牛十有二，驾牛六，牡牛三，青牛一，乳牛无定数。设三外圈于南苑。设羊六圈于丰台，设牛羊群牧于张家口外，各牧所牛羊，均由该管官烙印。凡典牧，设厩长、厩副若干人，厩丁、司菽等夫，以递增减。口外牧群，设总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群协领、牧长、牧副、牧丁若干人，隶张家口外总管管辖。大凌河牛群隶盛京将军管辖。凡郊庙祭祀，皆用厩牛焉。凡出牧，岁以三月十五日后四月初一日前，均于南苑宽闲丰草之处牧放，停止刍菽。以九月二十日后十月初五日前，各归原圈饲养。凡劝惩内外各圈，视牛犊毙损之多寡以别功过。游牧诸群，每三

牛三年孳生一犊，三羊三年孳生二羔，于定数内缺少者治罪，定数外孳生者，由该总管奏闻。

上驷院。凡圉牧设内厩于皇城，外厩于南苑，设牧群于盛京及张家口外。以畜马蕃庶，籍其数而颁之，凡出牧惩劝稽查，与庆丰司牛羊同。凡供直马，以内厩御马四，齐其毛，具鞍辔立院门外。行幸驻跸，以御马六，立圈门右如之。凡遇车驾巡幸日，以十马备上乘御，由内院大臣奏请于御马内。拣其尤良者以从，其需用驾车马、公马及橐驼之数，附疏以闻。其扈跸之各执事官役、内监所乘之马，由所司行院，如数以公马拨给。凡祠马，岁春秋二祭祷马于神，系帛于御马鬣尾以为识，凡三十匹。附养四色马四十匹，令祭堂子，率以十匹诣神前受釐，系丝帛亦如之。

奉宸院。掌御园亭河道，南苑、西山稻田诸事。凡网户，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岁给银米有差。其河道应通浚者，知会工部修理。凡稻田，玉泉山十有五顷，供上方玉食，余田三十余顷，皆征租赋。御河、三海诸处，岁各有莲藕之租，均量地薄征，以供内庭莳植花卉之用。

武备院。掌上甲胄、弓矢、兵仗及鞍辔行帐诸事。凡御盖，皇上御殿，设绣盖，巡幸卤簿，设黄罗销金九龙三檐曲柄华盖。凡设褥，上春冬用黑貂，夏秋用黄龙绮，均于换季日更易。凡兵仗，皆由院敬谨修造。御用弓矢，皆选盛京之良楛砮石造成。凡采办物料，岁支崇文门税务银千两，交各省敬谨采办。以上皆内府之所专司。若内务府大臣得人，则宫府之禁綦严，纪纲整肃，实为超轶汉、唐诸制多矣。

堂子

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既定鼎中

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祇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东南建上神殿，南向，相传为祀明将邓子龙位。盖子龙与太祖有旧谊，故附祀之。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凡立杆祭神于堂子之礼，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日举行。祭日悬黄幡，系采绳，缀五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备陈香灯。司俎官于大内恭请神位，由坤宁宫以彩亭舁出，行中路至堂子，安奉于祭神殿内东向，陈糕饵九盘，酒𦉢三。圆殿陈糕饵三，酒𦉢一，楮帛如数。司俎官以赞祀致辞行礼。大内致祭后，越日为马祭神于堂子如仪。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余月朔日，大内遣司俎官率堂子官吏于圆殿奠献糕酒，行礼如仪。是日，内管领一人，于上神殿献糕酒楮帛，亲、郡王各遣护卫一人，于上神殿献楮帛。凡浴佛之礼，岁以孟夏上旬八日，司俎官率执事人等，自大内请佛至堂子祭神殿，陈香灯献糕酒，王公各遣人献糕。执事设盥盘，赞祀二人浴佛毕，六酌献，三致祷如仪。是日大内及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凡出师展拜堂子之礼，皇上亲征如仁皇帝征噶尔丹事，诹吉起行，内府官预设御拜褥于圆殿外，及内门外御营黄龙大纛前，兵部陈螺角，銮仪卫陈卤簿，均如仪。皇上先诣圆殿，次诣纛前，均行三跪九叩礼。六军凯旋，皇上入都门，先诣堂子行礼。命将出师，皇上率大将军及随征将士诣堂子行礼，仪均与亲征同。凯旋日，诣堂子行告成礼，均与古之祃禂告功明堂之礼相同。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

额经略

额经略尔登保，吉林人。少以侍卫从福文襄王征台湾、廓尔喀、

苗疆诸部落有功，洊至护军统领。楚苗之役，公受瘴得疾，时福文襄、和宣勇相继卒，亦有传公已故者，其家已为之设位祭，久之始知其讹。嘉庆己未冬，授经略，督办三省教匪。公虽武人，为富尚书德甥，故夙知兵法，待下过严厉，然遇有功者，必亲为抚视。又延胡学士必显为幕客，凡出师皆请其参酌，故每战必胜，贼皆畏惧。闻庆总宪溥言，公行师川、楚时，如数日不遇贼，则抑郁不乐，鞭挞士卒不已。闻鼙鼓声，即踊跃据鞍，指挥三军，欣然从事。及凯师归，公必命烹肥羊，呼众将士至，邀与同食，公亲持刀为之割削，视诸将如骨肉。言语质朴，如违其制，则当筵谩骂，初不少贷。一日，游总兵云棟违公节制至败衄，公骂之曰："汝何畜产，乃敢违乃公令以致败辱！如杨遇春小儿，断不致若此。"时杨方在坐，而公初不顾忌，其真率也若此，故人皆为之用命。甲子春归朝，任御前大臣。余于朝廊遇之，高不逾中人，性和蔼，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乙丑秋病笃时，上遣庄亲王往视，王嘉其勋绩，公瞪目曰："吾有何功可计，殊愧死矣！"其谦冲又如此。然性好杀戮，擒贼至，无论老稚尽皆歼灭，尝曰："毋留此贼种，致他日更生事变也。"故卒无嗣，人皆为之惜云。

札克塔尔

札克塔尔，金川番部人。其父某为索诺木所杀，故公自弱冠投诚。因秘献入番捷径，阿文成公得以进兵成功。纯皇帝念其幼稚，命近臣抚视之，后洊至护军统领。公虽外夷，性敏捷，川、楚之役，公每膺师旅，未尝败北，军中敬畏之，呼曰"苗张"，无敢撄其锋者。丙寅秋，瓦柴关兵变，公首趋赴。时西安驻防兵已为贼冲溃，势甚猖獗，公怒马独出，手杀数贼。贼有识之者，诧曰："苗张至矣！"因皆奔溃。杨时斋提督继至，为之抚慰，贼皆弃甲请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皆二公之功也。壬申春病卒于邸，上悼惜之，赐金币，令人董其丧焉。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间，有顺义民妇张李氏，善医术，兼工符箓祈祷之事，病者服其药辄瘥。又有宦家妇女为之延誉，争建西山三教庵、西峰寺与之居，虔为供奉，号为“西山老佛”。后烧香者既众，男妇杂沓，颇有桑间濮上之疑，为有司所惩治，将张李氏伏法，其风始息云。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熏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撄。果毅公阿里衮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阿恐狱缓，为之缓颊者众，乃遍集诸寺僧寮，立毙杖下。逾时要津之托始至，已无及矣，人争快之。至于市井间绘图鬻之，久之未已也。

阿里玛

国初有骁将阿里玛者，能自握其发足县于地，又能举盛京实胜寺之石狮，重逾千斤。战功甚巨。入京后，所为多不法，章皇帝欲置于法，恐其难制，有巴图鲁占者，其勇亚于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与之语，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掷于庭外数十武，因数之曰：“汝何等人，乃敢与吾斗勇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儿安惜死为？何须用绐计也！”因受缚，坐车中赴市曹。至宣武门，阿曰：“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因以

足絓城门瓮洞间，车不能行。行刑者从其语，阿延颈受戮，其颈脉如铁，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刀割其筋，然后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三焦

医家载十二经之脉，其所言手少阳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处，诸医家或分上、中、下三俞为三焦以敷衍之。然六阳经络皆为六腑之所系，故命为阳，未可统指背俞，漫无定所。盖三焦男子藏精之处，为肾脏之外腑。肾赋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为其腑，即命门之关键也。或有被磔刑者，见其膀胱后别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即三焦之谓也。世之盲医不察而妄相指拟，致使十二经之名殊缺其一，亦古今行医者之所宜晓也。

秦腔

自隋时以龟兹乐入于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乐横行，故琵琶乐器为今乐之祖，盖其四弦能统摄二十八调也。今昆腔北曲，即其遗音。南曲虽未知其始，盖即小词之滥觞，是以昆曲虽繁音促节居多，然其音调犹余古之遗意。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节忧，故趋附日众。虽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

王树勋

王树勋，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微职。树勋幼入京应试，不售，乃于广慧寺为僧，法名明心。性聪悟，剽窃佛氏絮语，以为直通圆觉。又假扶乩、卜筮诸异术，京师士大夫多崇信之。树勋以重贿赂诸人之阍者，故多探刺其阴私事而扬言于外，故人愈尊奉之。蒋予蒲、庞士冠等以词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余达官显宦为其门人者无算。朱文正公，正人也，亦与之谈晤，其他可知矣，为和相所访拿，树勋复以重贿赂司员吉伦，为之袒护，因末减其罪，勒令还俗而已。树勋后游荡江湖间，时值川、楚教匪倡乱，松相公筠时督师湖北，树勋杖策军门。松公故喜佛法，树勋投其意指，公大赏鉴。因命易装为道士，入某寨中说贼降，公大悦，奖以七品官衔。树勋复从军数载，积功至襄阳太守。尝入都引见，刑部尚书金光悌，贪吏也，因其子病剧，延树勋医治。树勋怵以祸福，光悌至长跪请命，人哄传为笑谈。为御史石公承藻登诸白简，上下其章讯之，得实，上奖之曰："真御史也。"因褫树勋职，遣戍黑龙江。光悌以先物故，得免置议，蒋予蒲、宋镕等黜降有差。夫树勋以一浮荡僧人，乃敢以口舌干请诸大僚为之荐引，致身二千石之贵，其虽遭遣戍谪，死穷荒，不无厚幸。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为缁衣弟子，以至遭其笞挞之辱，亦可谓斯文扫地矣。

画眉杨

京师有善作口伎者，能为百鸟之语，其效画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画眉杨"呼之。余尝见其作鹦鹉呼茶声，宛如娇女窥窗。又闻其作鸾凤翱翔戛戛和鸣，如闻在天际者。至于午夜寒鸡、孤床蟋蟀，无不酷似。一日作黄鸟声，如睍睆于绿树浓阴中，韩孝廉崧触其思乡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伎矣。

魏长生

魏长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时京中盛行弋腔，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淫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其徒陈银官，复髫龄韶秀，当时有青出于蓝之誉。长生既蓄厚资，乃抽身归里，陈遂继其师业。当时百官殷富，习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为和相所觉察，因荷校银官于缇帅署前以辱之，为缓颊者，皆谪贬有差。乃逐陈银官归川中，其风稍息。银官不知所终。嘉庆辛酉，长生复入都，其所蓄已荡尽，年逾知命，犹复当场卖笑。人以其名重，故多交结之，然婆娑一老娘，无复当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于旅邸，贫无以殓，受其惠者为董其丧，始得归柩于里。长生虽优伶，颇有侠气。庚子南城火灾，形家言西南有剑气冲击，长生因建文昌祠以厌胜。又纳兰太傅孙成安者，初与其狎昵，后遇事遣戍归，贫无以立，长生尝赠恤之，亦其难能也。

茅麓山

茅麓山在郧阳界，毗连三省，广数千里。明末时，流贼余党郝摇旗等窜入其中，复有明疏宗某，郝等崇奉为主，恃险假息。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哩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烟兰小谱

自魏长生以秦腔首倡于京都，其继之者如云。有王湘云者，湖北沔阳人。善秦腔，貌疏秀，为士大夫所赏识。有宗臣某，尝拆其园中楼阁，为其偿逋债。湘云性幽蔼，善绘墨兰，颇多风趣。余太史集为之作《烟兰小谱》，以纪一时花月之盛，以湘云为魁选云。后湘云改业为商贾，家颇富饶，至今犹在云。

乔道人

乾隆庚戌、辛亥间，有乔道人自陕右至。貌清癯鹤立，面微晕红，自云数百岁，曾经明末鼎革事，与孙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诞，然谈兵家事历历如绘。或云为年大将军之溃卒，曾经青海战事，故所言了了，然无左证也。今漕帅李公奕畴深为崇奉。乔居一小庵中，饮啖如常，毫无他异。壬戌五月中，卒于旅邸，亦卒无他奇验，盖如《抱朴子》所言古强类也。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红庙玉皇阁，能预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钮钴禄缇帅明安尝延其在海淀寺中筑坛祈晴，颇有小验。上以其惑众，命逐出境外，亦不知其所终。

岳少保之死

昔苏东坡以不及见范文正公为恨，盖不同朝故也。岳少保起入为少宗伯时，余已任散秩大臣，因直宿中禁，不得常至西苑，故未能与公一会，至今心犹耿耿。闻公入都时，已抱沉疴，京中素无邸舍，因寓居友人家中。后病笃时，迁于某寺中，龛灯缳帐，浑如旅客，实近日大僚中所罕见者。其夫人赖友生为之置室，亲纺织以度日。而其本

旗都统某，因公有代属员分赔款项，立逼夫人鬻室充公，人皆为之切齿。未逾岁，某卒以贪事败死。

毒死幕客

有某江督任苏抚时，其父为福建将军。某岁出洋船数百艘，名为其父饮膳之赀，实阴鬻米于外洋以获重利，皆幕客某为之经理。后江督高文端晋闻客练达幕事，欲亲为延聘。某公恐泄其阴事，因延幕客会饮，置毒酒中，以灭其口。至今苏人犹能言之。

闵抚军

闵抚军鹗元，乌程人。中乙丑进士，累任安徽、江苏巡抚。初任皖时，以廉洁自重，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近思录》诸书背诵如泻水状，人皆慑服。袁简斋先生笑曰："如其廉洁果实，不过高辛氏之孽子流耳。况外木强而内多狡诈，不近人情，乃王荆公之絮余，徒贻害苍生耳。"人皆以其言为过当。及抚吴日，颇改前节，苞苴日进，动逾千万，人始服袁之言。时李昭信相国以贪墨获罪，上严谕令各督抚议其罪。人皆希上旨以为可诛，独闵探知上有怜才意，乃以议贵议功为言，复以诸督抚养廉实不敷用，必须受诸陋规始足以充公项等语。上虽严斥，心是其语，李相因之末减其罪。时以其弟获罪，降为三品顶戴。故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云。后以庇属员冒征案获罪遣戍，人争快之。其家置产券约，皆惟书"文"字，盖预防籍没也，其用心溪刻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屡任封疆，以廉能著。抚粤时，海盗充斥，边民为之逋薮，督臣巴延三性懦怯不能制，公设关禁，严为查究，谕将士泛重洋，冒波涛，严为捕缉。未逾年，擒盗数千人，公诛首恶，其余皆纵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撄白刃也！"故民皆感服，舆人诵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之语。卒以劳瘁卒，上甚悼之，谥恭毅，荫其子为中书。

舒梁阿三公远见

乾隆初，政令宽大，一时辅翌大臣，皆忠正有远略。尝见梁文庄诗正掌户部时上疏稿，核计度支盈绌，如在指掌。略言"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然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兴土木之功，黩武之师，以为持盈保泰之计"。当时人皆咎其言利。至嘉庆初年，河水屡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载，国帑为之告匮，始服公之远识预定于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间，纯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备，因建营于蓝靛厂间，欲令鸟枪兵丁皆携家往住，以便演习。舒文襄公上言："火器为国家要务，不可使尽居城外，以致内城无备，仓卒用之，难以立至。"上从其言，因分为内外二营。至嘉庆癸酉秋林清之变，有赖内营火器，始能即时扑灭。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贾贩绸缎往新疆，皆令官与之平准，而命其携银以归，不许私置货物入关，以干禁令，盖预防内地银两有所亏缺也。又乾隆庚子，上以天下殷富，乃议改绿营名粮。名为公费，而招募补实其额，以为足兵之计。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上意，乃改巡捕五营之制，天下督抚因而议行，岁糜费国帑三百余万，国用因之不足。甲戌春，今上从廷臣议，始复旧制。

若三公者，可谓谋虑深远，得辅相之道矣。

马侯

奉义侯马兰泰者，元裔也。其祖某，国初时归降最先，故膺五等之封。雍正中，北征准噶尔，马为副将军，屯察汗赤柳。军中无以为娱，马乃选兵丁中之韶美者，傅粉女妆，褒衣长袖，教以歌舞，日夜会饮于穹幕中。为他将帅所举发，夺爵遣戍焉。

信勇公

信勇公玛木特，厄鲁特人。初为准噶尔宰桑。乾隆癸酉，都尔伯特汗策凌来降事见后卷，达瓦齐遣公追之。既入边，复逸出，副都统达青阿诱公擒之。纯皇帝谕曰："玛木特倘召之不至，或至而心怀不服，则擒之可。今遣使往辄至，不明惩其罪，反诱擒，非也。"诏宥罪遣归，给衣冠。公感上恩，稽首而还。后我兵入，公感激前事，且念达瓦齐不足事，乃赴副将军萨拉尔军，请内徙。因入觐，上念归志诚信，授内大臣。时议征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为左副将军，以公为参赞。公密奏曰："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命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军抵伊犁，公多赞画功，封三等信勇公，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守扎哈沁，以疾留伊犁。闻阿逆叛事见前卷，将脱归之兵卫，为逆党擒赴阿逆所，阿逆慰之曰："准噶尔与天朝疆域殊异，尔欲内向何也？不如归我，当善视之。"公怒唾而言曰："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达瓦齐篡而虐，圣天子讨其罪，噶尔丹策凌嗣已绝，我不内归将焉往？且天朝已擒我，不即诛复释还，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何忍背之？尔先我往，圣天子待尔厚，尔乃谋逆。今既擒我，我何惧？死则死尔，大军至，将磔汝，犬犹不食尔肉

也。”阿逆惭，缢杀之。事闻，上震悼，御制《烈士行》以奖之。公生长穷荒，乃知忠义若尔，实为中原士大夫之所宜景行者也。

仙提督

仙提督鹤翎，山东人。甲午秋，王伦叛逆，时公为千总，随副都统尹公吉图入汪家小楼搜缉王伦。尹公骤抱伦背，为贼党刀剑丛至，尹公仆地。公奋身前，救尹公出，因背受刃伤如画，三日乃苏。舒文襄公奏闻，上立擢为守备，后洊至湖南提督。征苗匪时，有劳绩焉。

富公

宗室辅国公富春者，敬谨庄亲王裔也。任杭州将军，时抚军王亶望，贪吏也，性耽声色。元旦日拜圣牌，王以困酒故，日中始至。公正色责曰：“元日履端兹始，拜牌臣子礼仪，安可迟延若是？殊玩愒于时日也。”王长跽请谢。公退谓人曰：“王公其不久乎！为人臣者不以笃敬将事，能无遭天谴乎？”逾年，王果以贪纵败，卒如公言。

李毓昌

李县令毓昌，山东即墨人。中嘉庆戊辰进士，拣发江苏试用。淮安报水灾，大吏遣公往查核。故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山阳令王伸汉，贪吏也，有冒增户口事，为公访察，将欲举发。伸汉惧，乞太守王某代为缓颊，公力拒之。伸汉乃遣其仆包祥，乞公从者李祥、顾祥、姚升等，私以贿进言。公正色曰：“今岁某赴科场，皇上所命题，即以德本财末为言。某虽不肖，敢欺君纳贿耶？

明日并以此禀诸制府可也。”李祥等赧颜退，告诸包祥。包祥惧，因以其贿赠顾祥、姚升等，命谋害公以灭口，顾祥等许诺。是晚公赴太守宴归，明早即欲解缆。时公寓古寺中，寂阒无人。夜间，公独酌自遣，仆等因以毒酒进。公饮觉之，遂停杯，血流于颐。仆等愈惧，因以帛勒死之，以自缢闻。王伸汉并贿通检验者，遂朦胧通禀。公柩归家，公叔某于亵衣中睹血迹，因上控都察院。上大怒，会缇帅缉获姚升，尽得其实，然后逮伸汉入，鞫供如前。因立置典刑，包祥、顾祥、李祥、姚升等皆正法。赠公知府衔，荫其子为举人，上复御制诗以旌之。或云公柩归时，其家已释然，公托梦于其叔，言其屈枉，已授江都城隍神位，箧中有血衣可证。其叔如其言，启箧视之果然，因而成讼。其语近诞，不足信也。

石仓十二代诗选

《四库全书提要》云：《石仓十二代诗选》五百六卷，曹学佺著。学佺工诗，去取颇有别裁。其明诗分初集、次集，《千顷堂书目》尚有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则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较《四库》所收多至千余卷矣。古逸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元诗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集十一册，十集四册，续集十册，再续集九册，三续集五册，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五续集三册，五六续集一册，南直集八册，浙集八册，闽集八册，社集十册，楚集四册，川集一册，江西集一册，陕西集一册，河南集一册。九集后不分卷，以册代卷，其曰三四续、四五续，义例难通，而雕镌完好，制印清楚，自是闽中初拓精本，法时帆祭酒颇加赏鉴，以为近世难觅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以致遗佚，不复得为全豹，殊堪扼腕也。

恒侍卫

宗室侍卫公恒斌，字绸文，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辅国公韬塞裔也。充三等侍卫。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以事谪伊犁，方卧病不起。公奋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为？"遂陈情当事乞代奏。有旨责其沽名，褫职，仍命从父行，纯皇帝殊恻然也。公竟行，昼夜侍父疾，至废寝食。父每怒其愚，公无几微怨。抵伊犁，父疾以瘳。阿文成公时为伊犁将军，贤其行。寻哈萨克新附，遣使入贡，奉旨择贤员伴送，阿公因命公充伴送官入京，途间驭陪臣，忠信得大体。上召见加慰藉，仍授三等侍卫，留京供职，盖特恩也。公请毕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上允之，擢二等侍卫。三十年，乌什回人叛，公随明忠烈公瑞由伊犁倍道进抵乌什，战屡捷。三月朔，领兵为左翼，阵城南山下接战，贼更麇至，公奋勇邀击之，所向披靡。贼惧，隐城壕诱公，公怒马前，万镞齐发，不及御，殁于阵。事闻，上轸惜，因宥其父罪还京，赐恤如例，荫云骑尉。

傅文忠之谦

傅文忠公恒以椒房勋戚，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如孙文定嘉淦、岳威信钟琪、卢巡抚焯等，皆起自废弃田里；毕制府沅、孙文靖士毅、阿相国尔泰、阿文成桂皆公所赏识者，后皆为封疆大吏。其子文襄王复以英年拥节，屡镇边隅。累世三公，门多故吏，殊有袁氏之风。闻公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其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汪文端公死，公为之代请，得荫其子承霈为部曹。舒文襄公籍没遣戍，公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故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然于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又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风俗因之转移，视诸卢

怀慎布衣脱粟，吕蒙正之休休有容者，殊有愧于昔也。

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冒支国帑。其于钦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两。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领银两，必须诸司空签押毕，关知户曹，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画者。其习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也哉？宜夫我皇上屡降明谕，谆谆之告诫也。

伊桑阿

贵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贪黩闻，为下吏举发。上命初颐园侍郎往讯得实，解京正法。上怒其暴虐，复遣侍郎瑚图灵阿于中道赐死。伊初闻旨，以为诈伪，不肯受命。瑚使人缚之，乃叩头乞贷须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何处去也？”因以帛勒毙。夫以封疆世族，至于玩法致罪，已无颜以对人，乃摇尾乞怜如犬彘就死状，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盛京先朝旧物

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又崇谟阁藏高皇

帝旧履，以牛皮为之舄，护以绿皮云头。又有先朝登山负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为之，制甚朴素。想见祖宗开创之艰，公刘走马之什，古今如合符节也。

洪文襄之降

文皇之收服洪文襄事，已详前卷中。闻范冢宰建丰言，洪被擒时，文皇命先文肃公往说，洪谩骂不已。文肃以善言抚之，因与谈论今古事，时有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文肃遽辞归，奏文皇曰："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后文襄果降，如公所料云。

黄文襄设幕馆事

黄文襄事迹，已见前卷。闻公督陕甘时，正值西北用兵，公督师肃州，乃设一公馆，凡藩、臬、兵备道、州、县等，所司军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镇日危坐中堂，其邮骑至，直入馆院，公启封视之，应付何司者，立时分派，目击其抄稿钤印毕，即以咨覆。故应付急速，无以留滞，军事得以易蒇。司军事者宜以为法也。

五国城

五国城在今白都纳地方。乾隆中，副都统绰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又获古瓷器数千件，因得碑碣，录徽宗晚年日记，尚可得其崖略。云于天会十三年寄迹于此，业经数载。始知金时所谓五国城，即此地也。

礼烈亲王纛

先烈亲王同郑庄亲王征辉发，夜间，大纛顿生光焰，郑王欲凯旋。先烈王曰："焉知不为破敌之吉兆也？"因整师进，卒灭其国。故今余邸中纛顶，皆悬生铁明镜于其上，有异于他旗之纛，按定制，纛顶皆用铜火焰。盖以志瑞也。

桂香东侍郎

觉罗香东侍郎桂芳，兴祖直皇帝裔也，为两湖制府图公思义孙。性豪宕。中嘉庆己未进士，上召见，曰："奇才也。"因日见信任，不数年即登九列。家素贫，窭然不鸣一钱，门生有馈纳者，公曰："以束修贽先生，其谊甚古。然某任司农，尚可充用，不敢拜受其惠。"因封还之。时相有以苟且为政者，公深恶其人，至面责之曰："不意宗臣中有如公之行者，真污蔑带间物矣。"某公恨之次骨，然亦无如公何也。癸酉秋，林清之变，公拟奏稿数条，预以示董蔗林，董曰："公言虽是，恐不能迎合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时，尚以迎合为言耶？"董公为之拜谢乃已。其奏上，上皆嘉纳之。甲戌春，钦命往粤西审办成林案，病寓于武昌，未数日暴卒。上悼惜之，奖以忠鲠有古大臣风焉。先是，公祖制府公，公父观察公恒庆及公身，三世皆没于楚中，亦一异也。

张若瀛

张若瀛，文和公之族侄也，以吏员任热河巡检。纯皇帝幸滦阳，有随侍太监某滋扰民间。若瀛抚以善言，太监愈咆哮，乃命缚之，立

加大杖数十。方敏恪公时督直省，大诧曰：“张某疯矣！”乃立劾之。上察其情，曰：“非太监恣行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风，诚可嘉也。”因立擢为同知，而遣戍其太监。真圣主大度有异于人也。

书剑侠事

余友毕补垣云：“粤西永宁州有陈氏者，家巨富。尝饮于州署中，席间有伟丈夫闯然至，衣服鲜美，年甚髫稚，与州牧款洽。陈异其人，讯诸州牧，牧曰：‘此所谓李氏子，至州已三载，惟以交纳官吏为事，实未详其世族。’陈有少女，因欲赘李为婿，倩州牧为媒。李慨允之，惟约曰：‘每月有数夕，吾应夜出会客，莫相为阻。’陈允之。既赘数月，每夕出，终夜不返，所招徕者皆峨冠奇服，相貌儵丑之辈。陈叟亦颇悔为姻，既已赘之，无如何也。吴中有叶氏子者，少无赖，好剑术，有老妪导之，能以剑为双丸，纳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击其肩背，终无血迹。老妪因曰：‘此麻姑避剑法也。’叶拜学其术，因出游于外。时王师征缅甸，有转饷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银数百鞘。守吏大惊，因督责胥隶捕缉，终日笞挞。有老胥曰：‘银至数百鞘，非一人之所能持，如其伙众多，声应喧沓，何以守者阒然无所闻见？其中必有异也。’因号泣路旁。叶氏子适至沅，异而问之，老胥告其故。叶怜其老，曰：‘吾可为代觅之。’因赴滇、黔物色之，终不得其要领。一日，路之永宁，遇李生于途，诧曰：‘此小李将军也，奚以至此？’因问诸路人，曰：‘此陈氏赘婿也。’叶氏子遂至陈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陈亦讶曰：‘数日前吾婿颇暴富，未审其财物所自，岂即盗官项耶？’叶曰：‘夜中令汝女细询之。’陈叟告其女。晚间李生至，入户，见妻色凄然，曰：‘此必有异。’因究诘之。女战栗无人色，长跽以谢。李生疑有他故，因拔壁上剑将斩之。叶氏子自窗跃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泄其机者为某甲，请斩吾首可也。’李嗒然弃剑曰：‘吾

兄奚至此？吾事败矣，不可久居于此。’叶氏子忿然责之曰：‘吾侪以义为重，岂可盗官家物，使遗祸于他人以遭天谴也！’李生曰：‘诺。兄可速回楚，官帑保无遗失，吾亦弃此而他徙矣。’叶氏子因辞陈叟归，李生亦以其日弃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库得所失鞘，封印如故。叶氏子既归吴中数载，相物色者愈众。叶氏子曰：‘布衣而享妖异之名，其祸足以杀身。’因辞其父母，云欲之点苍山学道，至今未归”云。此甲寅秋日告余者。今补垣已殁廿载，未知其事确否？聊漫录之，以志异云。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谢事，复独居侘傺，有其同乡士人往谒，公拒不见。士人归旅邸，无聊甚，晚间喧传相国回拜，已至门矣。士人趋出，公降舆握手，故作寒温泛语久之。入则四庭肴馔备陈，珠帘绣幕，华灯辉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时名士。既而笙管缤纷，伶工毕集。演剧数出，酒数行罢，公起告辞，士人送出，公又辞让，须臾乃登舆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灯如豆，破壁颓垣犹如故也。盖公久蓄将略，无所施为，聊借款客以展其怀抱耳。

张文端代作诗

王文简公士祯，诗名重于当时，浮沉粉署，无所施展。张文端公英时值南书房，代为延誉。仁皇帝亦素闻其名，因召渔洋入大内，出题面试之。渔洋诗思本迟滞，加以部曹小臣，乍睹天颜，战栗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墨丸，私置案侧，渔洋得以完卷。上笑阅之曰：“人言王某诗为丰神妙悟，何以整洁殊似卿笔？”文端公谢曰：“王某诗人之笔，定当胜臣多许。”上因命文简改官词林，

因之得置高位。渔洋感激文端终身，曰：“是日微张某，余几作曳白人矣。”

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华亭人。家甚贫窭，鬻字为活，纳兰太傅明珠爱其才，荐入内庭。仁皇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猎，皆命江村同禁籞羽林诸将校并马扈从。故江村诗曰：“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盖纪实也。江村性趐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惬圣怀。一日，上猎中马蹶，上不怿。江村闻之，乃故以潴泥污其衣，趋入侍侧。上怪问之，江村曰：“臣适落马堕积潴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辈南人，故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意乃释然。又上登金山，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乃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墨，微露其迹，上如其所拟书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内院笔帖式

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后内三院改为内阁、翰林院、翻书房等署，而督、抚衙门笔帖式仍沿旧衔，未及更正云。

裕陵闻香

刑部侍郎永祚言，其任工部司员时，督办纯皇帝大葬礼事。甫启地宫石门，闻有异香自隧道出，清芬可爱，如是者数日乃已。盖寝宫幽闷日久，山岳秀气所钟灵也。

蒋文肃入场

蒋文肃赫德，初名元恒，永平滦州人。幼为诸生，善望气术。明天启丁卯，公赴科场，夜间闻明远楼鼓声，惊曰：“此颓败之音，其国安能久长？”故不终闱而去。遍游九边，云：“王气葱蓥，聚于辽、沈，其间必有圣人御世，吾蓄材以待可也。”逾年，文皇帝入关，公杖策军门。上阅其文喜之，因改今名，遂携出塞，不数载以致大拜云。

陈提督

乾隆己巳，上命工部侍郎三和修理静漪园别馆。中有复道可通西苑，上几暇之余，尝乘小舆率诸内侍数人，由复道往监工，外庭殊未知也。时陈提督杰为中营千总，日夕危坐宫门侧，督率工匠缔构，初无怠容。上心识其人，谕傅文忠曰：“汝中营有伟髯千总，其人勤朴可任事。”因询其名姓，命文忠保荐之，不数载遂至专阃云。

禄相公

宗室相国禄康，为诚毅贝勒裔，于宗室中属长行。嘉庆初，辅政数年。继和相既败之后，欲反其政，故持躬清介，驭下宽大，僚属感其小惠，翕然呼为良相。然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其所操持，率皆以市井毁誉为之趋慕，罔识朝廷大体，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最可哂者，一日余会公于禁中，蒙公教诲甚笃。余因述其祖德，公赧颜曰：“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计功？”余为之骇然。按诚毅贝勒为显祖幼子，开创时勋劳称最，

以病薨于邸，经太祖亲临哭奠，立碑旌功，事具国史。而公所言如此，诚为骇异。因细询之，乃误以褚英贝勒之事归之诚毅，按褚英贝勒为太祖长子，以事赐死。诚所谓数典忘其祖矣。后以故纵舆夫聚赌事，降副都统。复以失察曹伦事，遣戍辽东，侘傺以卒。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

亮总兵

伊尔根觉罗总兵亮禄，以世荫任河南城守尉。嘉庆庚申，川、楚教匪滋事，已逾数载。豫省将校，皆檄调他往，抚军吴公熊光亦率兵堵御卢氏。腹心千里，兵力虚弱，故宝丰、郏县教匪藉以谋逆。时布政马公慧裕护抚篆，省中惟满兵千人而已。马公因命公率满兵同往。马公故书生，未娴军旅，公曰："吾闻兵贵神速，未闻迟巧。今贼初滋事，率皆乌合之众，易于扑灭，不可使其蔓延日久，有害苍黎也。"乃驱兵疾行，未三日至，贼尚未知觉。公即率公围其堡塞，声言满兵自京中至，数逾十万。贼未知虚实，使侦者探伺。公命树八旗大纛，五色绚烂，并命兵卒以鞭笞马腹，使其腾蹶嘶号，声震数里，贼已畏惧。至夜间，公起曰："此正擒贼时也。"因吹角命士卒喊号进，公首先逾濠，焚其塞堡，士卒益用命，一鼓歼之。回报马公，马公方距鞍危立，战栗不能上马也。及事闻，上大喜，立擢公副将。后任云南开化镇总兵，未逾年卒于任。按宝丰为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达，无不襟连，微公乘贼之瑕，即时扑灭，倘至盘踞日久，豕突于江、淮、濠、颍之间，则其祸有不可忍言者矣。若公者，谓之社稷之臣可也。

超勇王

超勇王成衮札布，额驸襄亲王之长子也。襄亲王光显寺之战，功在社稷事见后卷。王嗣掌定边左副将军印，父子专阃，军中荣之。其族贝勒青滚杂卜，因其兄额林沁多尔济以故纵阿逆故赐死事见前卷，阴煽惑诸喀尔喀蒙古诸藩曰："元太祖裔无正法理。"欲共谋叛逆。其檄至王所，王大怒曰："焉有人臣犯法，而其骨肉代为复仇之理？吾家世笃忠贞，岂可效叛人之谋，自蹈诛夷也？"因首发其谋，复寄札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令其谕所部知大义，俾勿惑。事闻，纯皇帝嘉之，即命王统师以剿，曰："大义灭亲，此王茂宏所以仗安东节也。"王率诸喀尔喀藩部兵力为追捕，青滚杂卜计穷，拥兵自卫。王传檄诸部，宣布国家威德，其党皆散，惟余青滚杂卜父子数人，宛延沙漠中，迷失道路，为官兵所擒。上大悦，赐王金、黄带，封其子为世子，以优赉之。王白皙，微髭数茎，不类蒙古世族。知兵法，有元臣木华黎所著之兵法，王世收藏之，暇时拥一编展诵，故用兵多合古法。掌大将军印几四十年，未尝戮一偏卒，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吾敢恣意诛戮，贻祸于后人耶？"其弟郡王车克登布以勇捷见称，上尝以霍去病、曹彰比之。

军营之奢

宗室副都统东林，文皇帝第十子韬塞裔也。任侍卫时，从征川、楚教匪凡十余年。其亲为余言者云："军中縻费甚众，其帑饷半为粮员侵蚀，任其滥行冒销。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蚀帑银至五十余万两。然其奢费亦属糜滥，延诸将帅会饮，多在深箐荒麓间，人迹之所罕至者。其蟹鱼珍羞之属，每品皆用五六两，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赏赐优伶，犒赉仆从之费不与焉。有某阁部初至，石为馈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故其所侵蚀者，转皆荡尽，至死无殓费，人争快之。军中奢靡之风，实古今之所未有也。"闻明参政亮言，其随明忠毅公瑞征乌什回部时，军中大帅惟有肉一胾、盐酪数品而已。其事

未逾数十年，而其风变易至此，其作俑者可胜诛乎！

李漱芳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视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栾大，恃公之权势，招徕无赖辈肆行市衢间，无人敢过而问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谨传家，故能奕祀而保大。其家奴游荡，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风日滋，反贻累于椒房，其攸关甚巨。"乃命捕大，审得实，立登白简。纯皇大悦，立遣戍栾大，傅公罚锾有差，而擢公为给事中，以旌其直焉。其后以谏匿灾事失实降官，人争惜之。

俄罗斯

俄罗斯国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之极北，东西袤长数万里。东接黑龙江，西连安集延、敖罕诸部落。其人黑晰窅目，衣服、食物、语言、文字皆近西洋，与蒙古部落习俗悬绝。其文官皆洋中人为之，武官始参用本国人。其主名察罕汗，女传已七世，生男则为异姓人，生女始为国种。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长子分封绝域，来往数万里事见《元史》，即为俄罗斯之始祖"云，然则彼国亦元裔也，其世系莫可考矣。

熊志契

熊文端公赐履，汉阳人。相仁皇帝先后几三十年，忠清刚介，崇尚理学，当时号为贤相。薨时，家无担石，赖族人熊本主丧，始获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钟爱。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

无人训迪，遂至目不识丁。仁皇念公旧德，召见志契，欲赐科目，因问曰：“汝所羡慕者何？”志契童呆，因遽曰：“我欲策骞驴游都市中。”上嗟叹曰：“赐履无子矣！”因命归。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驷院赐驴一头，以遂其志。后志契以孔目终其身，历官几四十余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余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与和相同值军机大臣十数年，既薰莸不相合，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安南国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馈公土仪，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问陪臣好。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赉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公相不识‘顺、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浃背，出谓人曰：“此诚宰相语。”公有上赐马，一日脱缰去，圉人入告，公方观书，曰：“觅之。”既获覆命，公徐曰：“好。”仍读书如故。其相度也若此。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庆守，云能过阴间，预知冥中事。福文襄王征廓尔喀时，蔡往谒见。王因问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军，蒇事必速，冥中只造册数月。此后不数年，川、楚间当有大劫难至，冥中已造册数年，尚未已也。”王因问册中名姓，蔡怃然曰：“未来事不可预言，依稀记得秋帆制府乃册中首领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大令庆祥亲告余者。其时楚中尚无兵燹之事，余责以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变，其后川、楚教匪蠢动，兵连九载，始得荡平，果如

洪令所言云。

按《杂录》中不录鬼怪诡诞之语，以为近日奇异小说过多，有意避其窠臼，惟载此段与费直义公事者费事载后。费事乃余幼闻先人所述，必非荒渺之语。此言实系余闻于未变之先者，故漫记之，以志异云。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状貌伟然，甲胄峙立。闻故老云为瓜尔佳直义公费英东、舒穆禄武勋王杨古利、钮钴禄果毅公额亦都、瓜尔佳公劳萨四公之像。孝庄文皇后念其旧勋，故塑像祀于庙中。乾隆戊寅，寺中灾，太监等往扑救，见四像宛转欲动。急扶之出，四神像即似趋行状，不数武已至门外，得以无恙。亦一异也。

苏相国

苏相国凌阿，姓他塔拉氏，中庚申举人。晚年与和相联姻，始洊公卿，龌龊守位，无甚表见。任江督时，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其劾杨天相诬盗案事，众皆为杨抱屈。杨正法日，六营合祭，哭报震天，几至激变，赖陈军门大用安抚之始已。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瑶华主人弘旿尝笑谓余曰："此活傀儡戏也。"和相赐死后，公即予告，复命守护裕陵，久之乃卒。然其少时充中书舍人，请诺于政事堂中，众皆笑其庸劣，惟鄂文端公曰："诸君莫轻视苏公，其人骨相非凡，将来必坐老夫位也。"人皆以为公一时谑语，后卒践其言，亦一奇也。

杨诚斋军门

杨诚斋军门芳，贵州人。少贫窭，读书应试未就，乃充行伍，藉军粮以赡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窃发，毗连黔境，铜仁诸苗亦乘时蠢动。攻铜仁寨时，游击为孙总兵清元，欲弃寨避贼，公奋然曰："芳闻咫地寸土，莫非为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于贼？"孙壮其言，因与贼战，乃至败绩。时福文襄王督师，命诸将移寨，闻兵败，怒，欲置孙于法。孙叩首曰："非裨将之过，皆杨芳一人意也。"王命缚公至，诘曰："汝何人，乃敢抗吾法？"时兵卫森严，堂宇深邃，公大声曰："芳幼读圣贤书，惟知忠孝字。今寨虽小，为天子所畀付，若轻弃，是违君命也，故芳欲一战以扬士气。其胜之与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执殳效命，早裹尸马革矣。"言既终，愀然长啸。王壮其言，命为亲军，日见委任，不数载官至专阃。公与杨时斋军门为布衣交，遂至通谱。公善谋，时斋善战，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者。其守陕安镇，政令宽洽，民感其惠。公尝入陛见，其署篆者暴虐，激变营兵，乱军蒲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旧德，曰："杨夫人在，慎勿杀害也。"因共舁夫人轿，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驭士卒也如此。

信庄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庄慎亲王永璋同年月日生，庄惟后信数刻，时互以兄弟称之。稽其福命，信先庄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淳颖以复睿忠王爵故，因赠王为亲王。庄慎王无子，嗣其弟子承袭。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庄慎王少亦赐公品级，历副都统等官。虽文武少差，而其升转如一，亦一异也。

先悼王善六合枪

先悼王讳椿泰，先良亲王嫡子，幼袭王爵。阔怀大度，抚僚属以宽恕，喜人读书应试，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枪，手法奇捷，虽十数人挥刃敌之，莫之能御。又善画朱砂判官，尝于端午日刺指血点睛，故每多灵异。余少时尚见一轴，其判俯首视傍侧，如每有所睹，每使人警畏云。

钦训堂博古

宗室辅国公永璥，号素菊，理密亲王孙也。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为甄别真伪，凡经公品题者，百无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汪文端公尝倩公分别所藏卷轴，公抚摩终日，曰："惟米襄阳一帖近真迹，其余皆伪鼎也。"汪为之勃然变色，公亦不顾也。余幼时拜谒其室，见架上书卷纷披，惜未得一寓目。近闻皆至散佚，殊可惜也。

赵护卫

赵护卫名赫绅，其先蒙古人，为余邸僚属。性忠醇，先修王命傅先恭王，凡医药饮食，皆赖以调护。乾隆乙亥春，邸中有护卫双爱者，出境滋事，先人劾之，爱因反噬为奉先人命者，而引护卫为证。时先人与时相不睦，因嗾某尚书欲坐实其事。时尚书据高座，侍郎等左右列，护卫囚服缧绁入。尚书故作怒状，欲护卫引陷先人，加以三木者再。护卫仰天大呼曰："如本王知情，方隐匿之不暇，敢据实以入告乎？皇天后土，实鉴斯情，赫绅虽死，不敢诬王以求活也。"尚书为之气夺。时赵方伯荪英为部郎，因进言曰："绅已老，不可再加以

刑，何不以鞫绅者而鞫爰也？”尚书语塞，不得已引爰鞫之。甫加刑，爰即输服，先人之冤始白。而护卫卒以创死。

费武襄公知大体

费武襄公扬古，以戚畹故封伯爵，为抚远大将军，征噶尔丹。既奏凯，众皆欲露布扬功绩，公却之，其奏折惟言兵至某处失迷道路，宛转山径中数日，又于某处败绩，又于某处绝粮数日，皆臣失算之故。赖圣天子洪福，得以无虑。今侥幸成功，实出意外之语。幕客或咎其失体制，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见奏功之易若此，必长其好大喜功之志。军中士卒劳瘁，不可不令上闻之，以消异日穷兵黩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体云。

啸亭杂录卷九

宁王养菊

京中向无洋菊，篱边所插黄紫数种，皆薄瓣粗叶，毫无风趣。宁恪王弘皎为怡贤王次子，好与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种，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名目，凡名类数百种，初无重复者。每当秋塍雨后，五色纷披，王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倡，不减靖节东篱趣也。王又自制精扇，体制雅洁，名东园扇，一时士大夫争购之，以为赏鉴云。

花老虎

花军门连布，满洲人。以世职洊至南笼镇总兵官。性质直，与人交有肝胆。少时读书，曾习《左传》，故于战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觐，半道值铜仁红苗杀官吏反，福文襄王以总督进剿，檄留公随营。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绥围。公率百余骑长驱直入，破毁苗寨数十。苗人皆乌合众，未见大敌，大惊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尔？"因远相奔溃，永绥之围立解。时公着豹皮战裙，故苗人呼为"花老虎"云。王大军至，令公结一营，当大营前御贼，悉以剿事委之。王日置酒宴会，或杂以歌舞，公则昼夜巡徼，饥不及食，倦不及寝。苗匪既知王持重不战，乃兽骇豕突，或一日数至。公竭力堵御，贼已

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昼夜，须发尽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贼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剿。公御贼山梁上，转战益奋，中鸟枪三，堕入深涧中，诟骂不绝口。贼欲钩出之，乃自力转入岩石中，折颈而死。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事闻，上震悼，特赐祭葬云。

穆富二将

川、楚教匪窃发，鹿挺兽骇，蔓延三省。一时诸大将多拥兵自卫，任其奔突，惟知掳掠良民以供糈食，故当时呼官兵有“红莲教”之目。惟穆军门维、富将军成二将督齐、鲁兵堵御甚严，贼人畏之，群相戒曰：“慎勿犯二眼纛将军。”盖山东旗纛皆绘二太极图云。穆，江南人，少隶山东行伍。征王伦时手毙贼帅，为纯皇帝所喜，每见之即问曰：“穆维尚未升擢耶？”故不数年即至开阃。后以劳瘁卒于军中。富公，满洲人。少充巡捕营将佐，以趍捷称。后擢成都将军。以救援觉罗牧庵参政故，殉于阵，上深惜之。

和相善谑

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又安南贡金座狮象空其底者，和诧曰：“惜其中空虚，不然，可多得黄金无算也。”为夷官所姗笑，其器量浅隘如此。尝阅《闻见后录》，载章子厚好为市衢之谈，以取媚于神宗之语，可见今古权奸，如出一辙也。

赵泰安

赵泰安相国国麟，山东人。理学名儒。纯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纶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时吁咈都俞，朝野传为盛事。后有民人俞长庚父死，延诸大臣往吊唁，谢以重贿。或言公亦偕往，为仲副宪永檀所劾。公力为辨白，其事终无左证。上以其言戆急，殊失大臣之体，乃迁公为工部侍郎。公即日谢病归故里中，十数载始薨云。

自鸣葫芦

康熙中，吾邸辽东庄头某家植蔬菜，篱间结一巨葫芦，中能作音乐之声，献于先修王。修王异之，因进于仁庙。上甚为爱惜，日置养心殿中，后随殉景陵云。

三杨将军

乙卯春，苗匪窃叛，福文襄王率师征之。有神兵数千助阵，苗匪因之败溃。土人云与三杨将军庙相近，王奏于朝，特建祠以祀之。见邸抄。

鸡公山

先良亲王南征时，于鸡公山与耿逆接战，时有神兵助顺，中有披发仗剑者，云系真武神助战，王请立庙祀之。见《池北偶谈》。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率师讨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无不为王所识。有拔自行伍间者，姚制府启圣、吴留村兴祚，皆以县令起家，王优待之，不数年洊至封疆大吏。赖征南塔、黄总兵大赖、蓝将军理、杨昭武提，皆由王所赏识，卒至专阃。黄有黑甲，重三百余斤，王凯旋时，黄持以为馈，余少时犹见之。铁光照耀，虽勇趑之夫，着之不行数武，亦可想见将军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滩之捷

良王进师衢州时，贼将马九玉据大溪滩，又名太极滩，以遏我师。王率诸将身先用命，贼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转战竟日。王坐古庙侧，指挥三军，纛旗为火枪击穿者数十，二护卫负寺双扉以庇之。王饥进食，典膳者方割肉，为枪所毙，而王谈笑晏如也。我兵踊跃击贼，贼遂大败去，九玉自是敛兵不复出战。随王二内监，闻枪箭声震惧，遂自缢于庙中。王既胜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夜抵江山县。王曰："若不乘其锐攻之，使贼有备，旷日持久，非计也。"乃乘月下攻之，其县立下。常山闻警遂降，直抵仙霞岭。岭下有湲溪，贼目金应虎拢其船于对岸，我兵不能渡。王踌躇假寐，梦先烈王抚王背曰："此岂晏安时耶？绕滩西上数里，其浅处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将至上流，果觅浅处，遂断流而渡。贼人以为兵从天下，故不战而溃。

先修王善书

先祖修亲王，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薨时，先恭王尚幼，多至遗佚。余尝睹王所书《多心经》，用《圣教序》笔法，体势遒劲。又其所书《友竹说》、《会心斋言志记》，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遵时尚也。又善绘事，洪大令庆祥家藏王所绘白衣观音像，趺坐正襟，庄严淡素，即王当时赠其祖农部公德元者，惜所传无多焉。

和真艾雅喀

吉林东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滨海而居，剪鱼皮为衣裙，以捕鱼为业。去吉林二千余里，即金时所谓海上女真也。其旧俗，父母至六十诞日，即聚宗族会饮，刲其父母躯肉，以供宾客，埋其骨于户枢前，岁时以为祭奠，其乡党始称孝焉。仁皇帝习知其弊，许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污习。至今其部落及岁时至吉林纳聘，将军即购买民女乘以红舆代宗女，以厚奁赠之。其部落甚为尊奉，初不计其伪也。

玉瓮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瓮。按：《辍耕录》，“黑玉酒瓮，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围圆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广寒殿”云。其后屡易朝代，废置某道院中，以为酱瓿。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于道院见之，因贱价赎以归。进上，仍置故处。纯皇御制《玉瓮歌》以纪其事，命廷臣赓和，以郑虎文之诗为最。其词曰：“天启圣瑞玉瓮出，惟圣克受昭声歌。臣愚未睹法宫宝，伏读睿藻心为摹。瓮广三尺容五石，随形窅突浮圆荷。刻划类铸象鼎物，长风蹴踏万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睒瞲腾鼋鼍。阳冰

不冶阴火阗，怪变灭没吞江河。伊谁铲削运鬼斧，或巨灵掌吴刚柯。吾思此玉当在璞，磈然万古藏嵯峨。百灵孕含胚太极，润及草木辉岩阿。原为圣役剖凿出，宛转人世袭臼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差媕婀。如延津剑泗水鼎，神物终化理不讹。于时恭承陛下圣，万方贡献声猗那。人无遗贤物鲜弃，希世宝肯终烟萝。熊熊龙气光烛夜，乃迹而得归搜罗。转敕内府输朽贯，千金易致驷马驮。陈之广殿重图训，奠如金瓯无倾陂。龙翔凤翥发天唱，四十八人鸣相和。呜呼隐见会有遇，委弃道院岁已多。冬菹实腹泥没足，学士恁吊资吟哦。拂拭偶及光万国，经天不掩同羲娥。甄幽拔隐寄深慨，谁其会者空摩挲。异物且贵况奇士，努力明盛无蹉跎。”

年羹尧之骄

年大将军羹尧受宪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黄服饰，三眼花翎，四团龙补。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赏四品顶戴，实为近世所无。年既承天眷，日渐骄迈，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而年犹不悟。至书“夕惕朝乾”为“朝惕夕乾”，语意干指斥，故上决意诛之。籍没日，其家蓄妇女旧包头数箧，云欲作绵甲者。又有刀剑无算。命其交将印于岳威信，时年迟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事不谐矣！”始改就臣节。其降为杭州驻防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其余威尚如此，实近日勋臣所未有也。

太和门箭

豫德亲王下江南时，王铎、钱谦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诚伪，命都统舒穆禄谭泰往侦之。公至太和门，门扉为故明旧物，生铁包裹，甚为坚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惊骇，以为神力。今其箭犹存。每翠华南幸时，有司饰其楛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简公补谥

渔洋先生入仕三十余年，以醇谨称职，仁皇帝甚为优眷。因与理密亲王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没无恤典。纯皇时与沈文悫公谈及近日诗道中衰，无复曩日之盛之语，沈公乘间曰："因不读王某之诗，盖以其卒无谥法，无所羡慕故也。"上因命同韩文懿茨补谥焉。

莲筏

万寿寺僧人莲筏，长洲人。为寺中住持十数年。貌清癯，萧然白发，为出世状。颇解禅理，与章嘉国师谈论经典，每至竟日，国师深服其博。莲公背谓人曰："章嘉经典虽谙熟，然未解阿罗汉道，尚下乘学也。"其诗清新，饶有别趣。与韩旭亭、法祭酒唱和，颇有"虎溪三笑"之风。丁巳春，余至寺，师为款茶，年已七十余，尚轻健如故。未久谢世。闻其圆寂数日前，至郑邸盘旋竟日，曰："七宝池边已促吾行，不复参谒王矣。"此石琴主人亲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识也。

娄真人

娄真人近垣，江西人。宪皇帝时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有妖人贾某之鬼为患，真人为之设醮祷祈，立除其祟。又在上前结幡招鹤，颇有左验。上喜之，封“妙应真人”。真人虽嗣道教，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红尘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邸，问其养生术，真人曰：“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烧猪，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娄公为真学道者，始能见及此也。”年九十余始仙逝。

戴学士

戴学士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时，公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下江山县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员札付。仁皇帝召见，喜其能文，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公善天文算法，与南怀仁诘论，怀仁为之屈，心甚忮刻，因诬公通东洋。上大怒，遣戍黑龙江。后赦还，卒于旅邸，人共惜之。

诗谶

《朝野杂记》记寇莱公“去海只十里，离家已万山”，后果贬谪雷州，以为诗谶。按余友毕补垣敦尝有诗云“空濛人浸一江烟”之句，后出仕为开化丞，果溺水毙。袁简斋先生丁巳岁寄余札尾云：“恐从此雁少鸿稀，望长安如在天上矣。”余讶以为不祥，后不久果下世。可见落笔之时，机兆已现，不必待蓍龟始先知也。

诗龛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运昌，中式时，纯皇帝曰：“此奇才也。”赐改今名。祭酒居净业湖畔，门对波光，修梧翠竹，饶有湖山之趣。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入韦、柳之室，颇多逸趣。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任司成时，惟以奖拔后进为务。同汪瑟庵先生选《成均课士录》，其取售者率一时知名之士，海内遂为圭臬。己未春，上疏请旗人屯田塞外事，上以为故违祖制，降官编修，因引疾去官以终。先生慕李西涯之为人，访其墓田，代为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谢芗泉侍御等鸠工立祠，岁时祭享焉。先生与余最善，每相见，励以正身明道之词，坐谈终日不倦，实余之畏友也。

韩贞文先生

韩贞文先生馨，长洲人。少时习字，董香光见而悦之，曰：“此子日后必以书法擅名。”年七岁，书“五人之墓”碑碣，人争异之。至国初，隐居不仕，惟以习学禅定为事。晚年披发头陀，作出世装。其弟某有习科名者，先生曰：“皇清以义受命，其垂统之谊甚正。然吾侪生于季世，食明之粟已久，不可为失节之妇，以为异日子孙羞也。”其没后，门人私谥曰贞文先生。今大司寇尉即先生玄孙也。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后，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东侍郎中式五年间，擢内阁学士。董鄂少司马恩宁中式七年，官至亚卿。卢少司农荫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鸿胪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及期年。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窦东皋尚书任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刘秉权任户部郎中三十二年，吉通政兆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庄少宗伯存与中探花时，其弟状元公培因寄诗与其兄云“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间有宋祁”之句。后果中甲戌状元，未久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纯皇帝东巡，济南张宦家有童子，年七岁，能默诵《五经》及上御制《乐善堂集》中诗。上大喜，钦赐举人，命后宫遍览之。一时传为神童，不久即卒。

诸葛显圣

嘉庆辛酉，台中丞斐音奏称，川匪阑入汉中时，犯定军山。其间有诸葛忠武侯祠，贼恍惚见侯纶巾羽扇，率神兵数万助战，贼因以败溃去。上命葺祠以报其德，事见邸抄。

线量美人

蒋司农赐棨，为文肃公孙。承先代家世，上颇优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分庭抗礼，颇自堕其家声。朱文正公曰："使戟门不趋和相，自守家范，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终未能改一官阶，徒自减其声价，甚无谓也。"侍郎颇好声色，以为妇女颀而长者，其交始久。故预制墨线，合其度者方为收用，时谓之线量美人云。

蒜学士

翰林学士兴安，满洲人，中庚戌进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药，皆以蒜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病。"人争笑其迂，呼为"蒜学士"云。

烟洞山

兴京永陵前有案山，高数丈。夏秋间，其山洞中尝出白云一缕，蓊然岭头，终日不绝，土人呼为烟洞山。实国家发祥之瑞也。

神树

永陵中，原皇帝享殿侧，有榆树一株，高数十丈，荫庇神殿。其树枝干诘屈若虬龙状，树腰有瘿数百颗，闻土人云："每帝后上宾时，其瘿自陨一枚，五朝皆然。"实为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兆，宗周卜

世之祥，未足比也。

满洲跳神仪

明堂之制，余已载诸前卷中。凡八旗长白旧族跳神之仪，今书录之，以为文献之征。宗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月前于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曲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献牲各二，名曰乌云华言引祀也。前一日，敬制糕饵，用黄黍米以椎击碎，然后蒸馈，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盘，以为敬献。其大祀日，五鼓献糕于明堂如仪。俟其使归，主人吉服向西跪，设神幄向东，供糕酒素食，其中设如来、观音、关圣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词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诸词。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击神版及弹弦、筝、月琴以和之，其声呜呜可听。巫言歌毕念祝词，主人敬聆毕，叩首，兴。司香妇敬请如来、观音二神位出，户牖西设龛，南向以供奉之。司俎者呼“进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词毕，以酒浇牲耳，牲耳聒，司俎者高声曰：“神已领牲。”主人叩谢。司俎者挥庖人进，刲牲俎，烹毕，及熟荐，选牲内之最精者以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谒，巫人致辞。主人叩毕，巫以系马吉帛进，巫者祝如仪。主人跪领吉帛付司牧者，叩，兴，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许出户庭中，讳言死丧事。宾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门，以志敬焉。暮时供七仙女、长白山神及远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幕隐蔽窗牖，以志幽冥之意。其祝词，舞刀、进牲祝词如朝仪，惟伐铜鼓作渊渊声，祝词声调各异焉。次早设位于庭院神竿前，位北向，主人吉服如仪。用男巫致词毕，以米洒扬，趋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刲为俎醢，和稻米以进，名曰祭天还愿焉。再明日，于神位祈福，供以饼饵，以五色缕供神前。祝辞毕，以缕系主人胸前，以为受福。凡三日祭乃毕。其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域者，其祀典礼仪皆同，但不于明堂报享焉。惟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于神位侧。纳兰氏则供

羊、鸡、鱼、鸭诸品，其巫用铜铃系腰以跳舞之，以铃坠为宜男之兆焉。有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上以为仪，盖其先世有劫祀者，故预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为制云。

满洲嫁娶礼仪

满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问。男家主妇至女家问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以为定礼，名曰小定。择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婿往女家问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设，男家入趋右位。有年长者致词曰："某家男某虽不肖，今已及冠，应聘妇以为继续计。闻尊室女颇贤淑著令名，愿聘主中馈，以光敝族。"女家致谦词以谢。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仪。既进茶，女家趋右位，男家据宾席，或设酒宴以贺。改月择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绸缎、羊鹅诸物，名曰过礼。女家款待如仪。男家赠银于妇家，令其跳神以志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赠妆奁嫁赀视其家之贫富，新婿乘骑往谢。五鼓，鼓乐娶妇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绝，谓之响房。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新妇怀抱宝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时，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词焉。礼毕，新婿、新妇登床行合卺礼，男女争坐被上，以为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兴，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礼如仪。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谒。三日或五日妇归宁父母，婿随至其家，宴享如仪。满月期，妇复归宿女家，数日始返，然后婚礼毕焉。

海超勇公

国家挞伐四夷，开辟新疆二万余里，南驱缅夷，西剪金川，惟赖

索伦轻健之师，风飙电击，耐苦习劳，难撄其锐。其中勇往绝伦以功名终者，惟海超勇公为巨擘。公讳海兰察，索伦人。幼从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尔殪之，纯皇帝特赐侍卫。其后每经战阵，以勇力显。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驱使辱詈，听命惟谨。尝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具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后南征台湾，福文襄王趋拜下风，公始为之尽力。三日攻破鹿洱港，贼人以为天人从空而降，自相践踏以毙。后征廓尔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上深悼惜。后川、楚教匪叛，上浩叹曰："使海兰察在，此贼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战阵，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骋骑绕自贼队后，观其瑕可乘者，然后集兵攻之。或以数十余骑阑入贼队，左右射之，使贼队紊乱，我兵因以致胜。又能枕弓卧地听之，知贼马之众寡，及嗅马矢知敌去之远近，皆与古人暗合。其长子安禄随征川、楚教匪，殉节川中。其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声伎，日游狭巷中。然勇干有父风，癸酉林清之变，余目睹其杀贼无算焉。其婿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称职，盖幼禀岳氏训也。

伊犁疆域

国家绥定新疆，戢宁西域，设立职官，星罗棋布，因地制宜，开屯列戍，以为驾驭边氓之计，既善且备。因综其崖略，以见国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准噶尔建庭之地，因之定为将军驻防之所。建惠远、惠宁二城，设将军一人，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五人，分统满洲、蒙古、绿营、索伦、喜伯、厄鲁特、回民诸营，以为边防阨要之区。其漠南去伊犁三千余里，曰乌鲁木齐，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提督一人，掌漠南军务。通北去驿路，实为新疆门户重地。其北近哈萨克曰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一人，扼外夷要路。其地西连哈萨克，北界俄罗斯，为二国邮贡要隘。其哈萨克入冬后则迁

幕于卡伦内避寒，春夏始驱逐之。实为北门关键也。其山南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一人，协办大臣一人。其为拔达克山接壤，风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辖皆二和卓木遗氓，抚绥尤宜得体。其北曰叶尔羌，其西南曰和阗，皆设办事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采办玉石，以为贡献。其地富渥，天时和暖，有类内地，非漠北穷荒瓯脱者比也。其南五百余里曰乌什，曰库车，曰阿克苏，皆设办事大臣各一人，为回部心腹之区，绥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鲁番，设领队大臣一人。其地为古火州，夏时天气炎酷，焦烁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间始出为市，岁以为常。其北曰古城，设领队大臣一人。其城相传为唐李卫公建节之所，温相国福从纪晓岚议，因建城焉。其又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设办事大臣及营汛诸官，其转通粮帑，开牙设堠，咸如内地焉。

蒙古儒士

敖汉部落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额驸彭楚克林沁者，尚简亲王郡主。通文艺，熟习辽、金、元诸代事，尝与裘文达公谈三史事，裘为之瞪目，然以他书卷询之，彭亦不能骤答也。纯皇帝呼之曰敖汉先生，见御制诗注中。彭既习汉俗，不乐居本土，故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

马太傅

马太傅齐，富察氏，为文忠公之伯。历仕两朝，居相位者几三十余年。时明、索既败后，公同其弟太尉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云。公不甚识字，延西宾课子弟学，其师不时至，太傅告僚属曰：“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

也。”时人传为笑谈。

孔王祠

定南武壮王祠在阜城门外，春秋遣太常卿祠享，盖顺治辛卯王殉节桂林时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颓坏，榱桷倾折，丹青垩艭，无人奏请修葺者，盖有岁修祭田为祠官所侵蚀，故不敢揭报，恐破其奸也。履端亲王永瑊有孔王祠长律一首，格调遒劲，故备录之。其诗曰：“王本尼山裔，支分辽水东。风云需际会，草泽见英雄。皮岛才初展，吴桥计渐穷。王先随毛文龙驻皮岛，嗣因吴桥兵败，乃奔我国。天教投上国，时至树宏功。缔造膺皇眷，招徕锡命隆。师仍提旧部，衔独授元戎。我太宗命仍统所部兵马都元帅。袍解丰貂暖，筵张秘殿融。直将心腹待，应竭股肱忠。兵特称天祐，天聪八年，赐王所统兵号天祐兵。恩尤出圣衷。鼓鼙劳乍效，银币赍何丰。是年闰八月从征，由大同入败明兵，恩赐银币。国号承基大，宗王拜爵同。崇德元年，封王为恭顺王。威扬平壤外，声震塞垣中。降将开山海，偏师佐邓冯。贼氛旋拉朽，明业已飘蓬。定鼎邀殊赏，为屏冠上公。自兹频讨乱，所向辄横空。捷屡驰吴楚，铭兼勒华嵩。同豫亲王平定江南等处。定南封更晋，攘外奖宜崇。疆圉偏多事，干城合鞠躬。蛮方琛未献，粤徼道宜通。六月五日，奉命往定广西。远统貔貅往，亲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癃。反侧行看尽，功名惜未终。潢池妖复炽，萑泽孽潜讧。九年，李定国入犯桂林。大帅成孤注，危城倚上穹。来援音杳杳，出战势匆匆。冠裂肝俱碎，袍沾血尽红。肯将身落贼，争觉气如虹。素帛全忠节，丹忱报亶聪。城陷，王自缢死。盟无惭带砺，军竟化沙虫。马革酬专阃，牛眠敕考工。烈名标武壮，旷典荷帡幪。我偶纡吟辔，人来说殡宫。由来能择主，浩叹缅英风。”

绿头牌

定制，凡召见、引见等名次，皆用粉牌书名，雁行以进。王、贝勒用红头牌，公以下皆用绿头牌。缮写姓名籍贯及入仕年岁，出师勋绩诸事，以便上之观览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朝奏事者，皆书名粉牌以进，待上召见。于用膳时呈进，名曰膳牌焉。

宗学

雍正中，特设宗室左、右翼各学，拣王公等专管。岁时钦派大臣考其殿最，以为王公奖罚。左翼在金鱼胡同，右翼在帘子胡同，皆设宗室总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饷公费等事。三岁考绩，授七品笔帖式，以为奖励。觉罗、八旗各设学一，其总管、副管如宗学之制。满教习用候补笔帖式，汉教习用举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时特赐衣缣，以御寒暑，其体制实为周备。为天潢者，不思奋志读课，互相砥砺，乃至甘于沦废者，亦可谓徒自暴弃矣。

八旗官学

雍正中，设八旗官学，凡三品。设咸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择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补学弟子。月有帑糈，不计岁月，俟入仕

后，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综理其事，其教习皆用进士，或参用举人，非旧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学，在景山内，皆内务府子弟充补。其制与咸安宫同，为内务府总管所辖。其次曰八旗官学，每旗各设学一，择本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子弟补充。以十年为期，已满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为挑补。为国子监祭酒所司，亦附于太学之意。其立制非不详备，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贿进，教习惟图博其进身之阶，不复用心课艺。或有处馆于外，终岁不入学者，其子弟挂名其间，亦图免博士弟子之试。其视太学生以贿进者，相去无几，实有负祖宗之良法也。

张凤阳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有大侠张凤阳者，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有郭解、鲁朱家之风。时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盖谓伊与明、索二相也。张尝憩于郊，有某中丞驺卒至，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其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其结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会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悦，咸感王惠焉。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陈检讨维崧举宏博时，年逾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楼村式丹五十九会状，宫恕堂鸿历五十

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璂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琏七十二；辛丑，陆坡星奎勋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刘起振八十岁授检讨。己未，沈归愚尚书六十七入翰林。张总宪泰开六十二。癸丑，吴种芝贻咏五十八中会元。嘉庆丙辰，元和王岩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试卒。己巳，山东王服经八十四入翰林。皆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国朝年少登第，顺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陈文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梦年十八，纳兰侍卫成德年十九。己未，李凡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黄昆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贻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励少司寇宗万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梦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绂年二十。甲戌，戈太仆源年十九。丁丑，彭绍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鼐年二十。甲辰，蒋制府攸铦年十九，文侍郎宁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烺年十九，其弟宁夏守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庆己未，张侍御麟年十八。

吴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命南征，一时奇材异能之士，皆经拔擢。吴留村兴祚，父大圭，绍兴人。明末时负贩辽东，先烈王收为幕客，掌会计之事，任头等护卫，邸中皆呼为“蛮宰”。公以乙榜知无锡县，有惠政。因与上官忤，罢官，落拓江、淮间。适遇良王南征，公杖策进谒。王大喜，立授同知札付，命攻紫琅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

时吴逆将韩大任败走吉安，拥众数万犯汀洲，闽中大震。公启王曰：“此可折简而招也。”因轻裘率数骑入大任军，叩其垒。大任延入，公长揖毕，仰天大哭。大任惊问其故，公曰：“吾来生吊将军也，安得不哭？将军所以威行海内者，以吴王待将军如心腹之重故也。今托以专阃，深信不疑，数年之间，未建咫尺之功，屡为官兵所败。铤而走险，深入闽南。康王拥告捷之师，挟久逸之众，破将军如摧枯拉朽耳。将军兵败身辱，孤骑南下，吴王杀之如机上骨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仆预为吊也！”大任迟回久之，曰：“然则归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来，实为王使以迓将军之师，请公解甲归朝，效命大邦，可保终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众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异汾阳之见回纥也！”公历任至两广总督，同姚制府取金门、厦门有功。郑氏既降，其将蓝理曾受明鲁王将军封号，率三千众据岛不降，公说以大义，理乃受命。时纳兰相公明珠与公不睦，乃不增理标下粮饷，皆公以私财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贼无算。公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至今赖以丰庶焉。其后以事去官，降副都统。仁皇帝北征噶尔丹，命公转饷。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运卒走捷径，先达军中。时御营已绝粮数日，上大喜，谓理密亲王曰：“吾父子有济矣。”因询运粮官名，近臣以公对。上曰：“究竟旧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抚。未数月卒。公既感良王恩，岁时修僚属礼甚恭。王建邸时，奉旨命天下督抚佽助，公毫无献纳，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适进帘榻古玩诸物，价逾万金，设之庭寝，无不合度，盖公预令人丈量而制办者也。王意释然。虽小节，其敏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讳高塞，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镇国公，世居盛京。主人善文翰，诗多清警。爱医无闾山幽雅，尝于夏日读书其间，有辽东

丹王之风。孙赤厓旸以事戍吉林，主人留于邸中数载，遇赦始归，其爱才也如此。有《寿祺堂集》行世，渔洋《池北偶谈》中曾采其诗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乃迁安南故王黎维祺宗族入京，入镶黄旗汉军旗分。其陪臣黎侗等四人不肯剃发改服，上怒，置诸狱中。及今上即位，命移居火器营，四臣欢然就道，吟咏不辍。及嘉庆癸亥，农耐国长阮福映灭光平裔，献表称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国王，因放四臣归国，亦蛮夷中俊杰之士也。

瞿圃状元

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之矍为瞿，人皆笑之，呼为“瞿圃状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艰归。会有楚中人貌甚狰狞，挟巨斧于其宅旁，日相窥伺，为其觉察，因递解归。终不知何事以致之，盖有夙怨故也。后居家修池塘，猝中风卒。是日雷雨异常，众皆谓其为雷所击云。

张状元

张状元书勋，元和人。少贫窭，奋志读书以求科目。秋间，院中晾粟米，其父命其看视，状元以读书故，其粟为鸡食尽，状元未之觉也。按汉高凤以读书故，其粟为鸡食尽，遭其父责，状元之事其有似

也。

权贵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后卒以劳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伦，完颜氏，副将军查弼讷孙也。性勇干，纯皇帝召见，询以家世，公自述战功，口如泻水，因授福建将军。公喜声伎，尝夜宿狭巷，为制府伍拉纳所觉，欲劾之。伍固贪吏，尝纳属员贿，动逾千百，有不纳者，锁锢逼勒。又受洋盗贿，任其劫掠，毫不捕缉，五虎门外，贼艇云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过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吏，举止有同盗贼，贪黩无厌，不知自相愧悔，乃反欲劾人耶？传曰，'无瑕者可以责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贪纵，并闻省库藏亏绌事。上大怒，立置伍于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畹，故公直名闻于当时。及今上亲政，公丁艰归，以直见知。时勒相公为经略，待满兵甚严肃，故蜚语上闻，命公往代其任。公至营宣谕毕，勒公即就逮，合营诉其冤抑，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涣散，不复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贼人偷渡，无为其抵御者，公以是获罪赐死。然其刚鲠之气时相发露，非近日模棱诸公所易及也。

伍弥相公

伍弥相国泰，蒙古人。其父以破准夷功，封诚毅伯。公少膺宿卫，任散秩大臣先后几五十余年，以勤慎称。与先恭王交最笃。其后任西安将军。撒拉尔回民叛时，公应调往援，途中遇制府勒尔锦止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弈小伎，心无卓见尚不能致胜，况兵家事，乃指麾大将如儿戏，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进。时兰州被围甚急，赖公兵先至，军威乃振。后以和相戚畹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心甚轻之。及判决事，公素持大体，事无稽迟，文成叹曰："真宰相才也。"反与之结姻焉。班禅额尔德尼来朝，上命公护送，往返数千里，公不与谈，不和南称弟子，惟行宾主之谊。先恭王赴质庄亲王约，同谒班禅于清净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随人蹊径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于伍公多矣。"其严正也若此。

窦东皋

余幼时闻韩旭亭先生言，当代正人以窦东皋为最。时阅其劾黄梅匿丧奏疏，侃侃正言，心甚钦佩，以为虽范文正、孔道辅无以过之。后入朝，闻成王言，公迂暗不识政体，素恶宋儒书，明道、晦庵诸先生至加以菲言詈之。又以方正学为元恶大憝，致兴靖难之祸，其议论殊为怪诞。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希上赐紫禁城骑马，日跨胡床于家中，以勋其劳，颇为舆人姗笑。又素善青乌术，以诸城县应出二辅臣，及闻刘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过望，置酒欢宴终日，殊乏大臣之度。后闻蒋孝廉棠言亦然，故并录之，以俟考焉。

鲍海门

鲍海门先生皋，丹阳人。善诗赋。尝客淮、扬间，时天下殷富，邗上诸大贾富逾王侯，皆延先生为上客，献以金帛，先生颔之而已。其诗苍劲，音节铿然，有北地、信阳之风，而丰致过之，故名重一时。其子雅堂之钟以进士补中书舍人，其诗亚其父云。

京师园亭

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米万钟所造，结构幽雅。今改集贤院，为六曹卿贰寓直之所。其地多诸王公所筑，以和相十笏园为最，近为成邸所居。又右安门外有尺五庄，为祖氏园亭，近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数椽，水木明瑟，地颇雅洁，又名小有余芳，春夏间多为游人宴赏。其南王氏园亭，向颇爽垲，多池馆林木之盛。嘉庆辛酉为水所冲圮，后明太守保售之，力为构葺，修缮未终而太守遽卒。故今池馆尚未黝画，半委于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程鱼门

程鱼门编修晋芳，新安人。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阅，而君舟车仆从之费颇不资，家中落，年已四十余矣。癸未，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辛卯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几，上开四库馆，诸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先生大喜过望。先生耽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它

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付会计于家奴，一任盗侵，公不勘诘。以故虽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乞假赴陕中，将谋之毕中丞沅为归老计，至冒暑旸，至署，未半月卒，人争惜之。

松筠庵

松筠庵在宣武门外向闸，为杨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云庄司寇季堂会诸僚友醵金立祠，绘公像及同事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犹忠愍手植，想见当日清贫之状。韩旭亭先生有《过忠愍祠》诗甚佳，盖丁未年初立祠时作也。

赵忠愍公祠

赵忠愍撰，云南人。明崇祯间仕至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城陷时，为流贼所害于白帽胡同。其时党人气盛，公以边远之士，未及攀跻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赐谥时皆未之及。乾隆初，公同乡侍御傅为讦为之表白，始补谥忠愍，立专祠以祀之。在悯忠寺旁，今为云南会馆云。

成容若

成容若德，为纳兰太傅长子。中康熙癸丑进士。时太傅权震当时，而侍卫素嗜丹铅，与诸名士交接，初不干预政事。惟吴汉槎谪戍黑龙江，以顾贞观舍人向侍卫乞怜，故侍卫阅其寄吴小词。词甚凄苦，恻然曰："都尉'河桥'之作，子荆'楚雨'之吟，并此而三矣！此事

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专任其责，毋烦兄更多言也。”贞观曰：“人生几何，顾以十年期之？”侍卫乃白太傅，援例赦还，一时贤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诸家经解数千卷，名《通志堂九经解》，一时诵焉。

甘啸岩

甘啸岩运源，襄平人，为忠果公文焜曾孙。少随父司马公游川、楚、滇、黔，西至卫、藏，故诗体浑厚遒劲，有唐人风味。为刘海峰先生弟子，海峰甚赏识之。与先恭王交最笃。先生既屡试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饮酒肆中，遇舆夫负贩，皆招与饮，曰：“近日公卿皆若侪辈耳，余有何区别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为英德县象冈司巡检。福文襄王闻其善绘事，欲招致之，命韩桂舲司寇为介绍。先生复书曰：“某虽不肖，岂可以笔墨为羔雁也！”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邸时，与韩旭亭先生最笃，曰：“梁园宾客皆充数辈，惟君可当其选。”其轻傲白眼之习，至老犹如故也。

贾筠城

贾筠城虞龙，汉军人。其祖某，任陕西道，以贪黩籍没。孝廉少年落拓，贫难自立。与朱石君兄弟砥砺为古文学，先恭王见曰：“此奇才也。”因延致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骂坐，人皆厌之，独先王识其品。与朱子颖运使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后赘于马府尹璟第，稍以自给。以痨瘵终，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时邸中有老儒王功伟富顺，拘方之士，文字迂腐，与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尝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贾筠城死，岂非天下快事！”虽一时谑语，亦可觇孝廉之学矣。

姚姬传之正

桐城姚姬传先生鼐，成癸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刘文正公素加赏识，曰："近日文人能知政体者，惟姬传一人而已。"公为方灵皋弟子，故古文学归震川，而精粹过之。其纪事体多模仿庐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后，公即请假归里，以教课为生。居乡循古礼，日讲政书于塾中。有贾人子以重币聘，公力却之，曰："鲰生虽贫，不能受无义之财也。"今年八十余，轻健如故，犹著述不休。庚午重赴鹿鸣，赐四品章服。又数年始卒，论者以品望为桐城第一云。

何义门

何义门先生值南书房时，尝夏日裸体坐，仁皇帝骤至，不及避，因匿坑中。久之不闻玉音，乃作吴语问人曰："老头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非有心诽谤也。"上大悦，乃舍之。此钱黼堂侍郎樾亲告余者，以南书房侍臣相传为故事云。

先礼烈王骹箭

先礼烈王所遗箭一，镞与笴皆以木为之。镞长今尺六寸，径三寸，围九寸，周围有觚棱者六，窅处穿孔，数亦如之。笴长三尺六寸，括之受弦处，宽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而中之。按《唐六典》："鸣箭曰骹。"《汉书》亦云："鸣镝，髐箭也。"字书或作"髐"。吴莱诗"远矣鸣髐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于庙，余命王处士嘉喜绘为图，延诸名士题之。其中吴舍人嵩梁、孙太守尔准诗为最，因录之。吴兰雪诗云："烈王腰间大羽箭，射马射人经百战。耳后劲风啼

饿鸱，箭力到处无重围。皂雕翻云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阵前奋胄摧贼锋，雪夜斫垒收奇功。边墙踏破中原定，帝铭彤弓拜家庆。箭传三尺六寸长，百石能开猿臂强。白翎金干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泽。王有名马能报恩事见《汪尧峰文集》，作歌我昔贻王孙。千金骏骨市谁买，三脊狼牙幸犹存。愿王宝此功载旌，楛矢贡已来周廷。”孙平叔诗云：“白羽森森开素练，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画犹胆寒，何况沙场亲眼见。沙场饿鸱叫鸣镝，箭锋所向无坚敌。敌人未识六钧弓，魂陊晴霄飞霹雳。我朝弧矢威八荒，贤王赤手扶天阊。萨尔浒战如昆阳，二十万众走且僵。电闪横驰克勒马，蹴踏明骑如排墙。入关三发歌壮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廊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间兔与獐。勋成麟阁铭殊绩，垂竹东房存手泽。狼牙鸭嘴不可得，独此流传有深识。我闻唐代传榆𣪍，主皮礼射尊周胶。即今金革永不试，楛矢枉自随包茅。文孙七叶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杨文勤

杨文勤公锡绂，江阴人。任漕帅二十年，以清介称，纯皇帝甚宠之。其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后共称之。谢芗泉巡南漕归，告余曰：“见公所定条例，每项皆有宽饶余利，使人乐于从事，故一时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其后某公皆加撙节，国课所多无几，而诸事丛脞，至私货载满舱板，而官米以致亏绌迟滞。故老成之见，非浅识者之所能知也。

谢济世

谢侍御济世，广西临桂人。中辛丑进士。补谏官三日，劾河督田文镜偏袒知县张球而妄劾黄振国、邵捷春之事。时田督以风励自持，

为宪皇帝之所倚任。疏上，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主使者，因下刑部，严鞫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众讯之，公曰：“某自幼读孔、孟书，知事上以忠荩，即为孔、孟所主使也。”讯者语塞。狱上，遣戍军营数载。纯皇帝登极，赦还，洊任至湖北督粮道。复与巡抚许容龃龉罢职，人争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贵，为提督布兰泰子。布历任封疆，以苛虐称，而公以宽大济之。洊至浙江巡抚，有廉声，共以为朱文端公后一人而已。入为礼部尚书。时侍御李公漱芳以劾忠勇公家奴栾大，以直鲠称，复以条奏失职，降礼部主事。会有员外缺，公以李一人引见，无拟陪者。纯皇帝以其违制沽名，谪为副都统，守回疆。时高朴以贪虐，回民恚怨，将激变，公首劾其事。上诧曰：“永贵之罪，原不至贬谪，然朕命其西行，适足以发高朴之奸，消祸乱于未萌，似天启朕衷也。”会籍某大臣家，获公尺牍，言万里远行，皆自招罪戾，毫无讪妄之意。并言此地他物皆备，惟缺查糕，望便赐数两诸语。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风也。”命驿赐御厨查糕数斤以旌之。会召还，拜协办大学士，未几薨于位。公少时值军机时，与阿文成公齐名，时称“二桂”云。

金海住先生

金海住尚书甡，中壬戌状元。值上书房，质庄亲王为其弟子。公善时文、应制诗，王善学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鲠，遇诸皇子有嬉笑者，即面折之。体肥伟，夏日裸体园中，初无忌惮。时禁庭词臣皆有所贡献，公遇万寿节，贡莱石菊花一枚，号曰“东篱寿友”。同事者诮

其弇陋，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备，奚赖吾辈措大所贡献？其所以收纳者，联君臣之情故尔。此物吾所珍惜，故贡诸丹陛，亦野人献芹意耳。”人皆服其诚朴。

英梦禅

梦禅居士英宝，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抚，一门赫奕。而居士隐居不仕，有张摄之之风。善绘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书法俊逸可喜，尤善指头画，识者以为高且园侍郎后一人而已。其兄抚齐时，居士闻其延纳缁流，又交结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丝自励，谨避嫌隙，犹恐察访不周，自招罪戾。岂可结交权要，倚冰山为巢窟，其祸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败，人皆服其先见云。

海参领

海参领秀，满洲人，为褚库巴图鲁裔见前卷中。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嬉笑。参领耻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窍乃已。时方七岁，其父叹曰：“此何异符生之刺目也！”洊至正红旗参领，以廉能称。时和相建议，以官厩马散兵丁饲养，会八旗大僚议，人皆应言如响。公独曰：“国家所以不惜数百万金钱以为刍牧费者，良以天闲重务，备缓急之用也。今若散给兵丁，虽稍济其生计，倘一旦用之，则恐侵冒者众，徒以繁刑害众，无以济实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龌龊官，乃敢抗乃公议耶？”卒如和议。后今上习知其弊，复命立厩饲养，所糜缮葺之费不赀，而公卒已数年矣。玉阆峰侍郎保，文士也，夙与公善，尝曰：“使八旗参领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将荐于朝，而公力辞，卒以劳瘵终，论者惜之。

费直义公

费直义公英东，瓜尔佳氏，为苏完部长。国初时，首先归顺，高皇帝任为五大臣，事具国史。闻先恭王言，公病终时，有侍卫某乞假归里。回兴京时，路遇大风霾，某乃下马伏地，见风中火焰烈然，有数百小蛇附风而行。已而见巨蟒，其径如瓮，某慑栗无人色。闻巨蟒作人语呼曰："汝非某侍卫乎，吾乃费英东之魄，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毕归本垣位，汝可归奏聪睿贝勒，慎勿以吾为念也。"语毕，蜿蜒而去，已而风息。侍卫归时，公已薨二日矣。其事虽近怪诞不经，然先恭王亲闻其五世孙哈达哈语者，谅非虚谬，故笔记之，以志降甫骑箕之瑞焉。

汪参军

汪参军松，汉军人。少为参领，为李都统熺所赏识，倚如左右手。都统公被谮，公亦罢斥。先恭王延为记室，邸中护卫多骄悍不法，参领于中调护之，颇更旧习。时傅文忠当位，以宽厚博众誉，公独不善其所为，曰："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愒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阗冗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有以启之也。

韩大任

韩大任归降，余已详载。其入觐时，仁皇帝以其为吴逆将，因留

为内务府包衣参领。后随佟忠毅公国纲征噶尔丹，官兵已致胜，而伏贼猝发，忠毅公殉于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久合诛戮，蒙上恩不死，得延残喘已十载矣。今岂可坐必死之律，白头脱帽，身膺徽缠，复对狱吏乎？以此残躯，贻芳后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然后致死。时吴逆将马保降，命九卿会鞫，有某将军为彼所败，时亦在坐。保昂首曰：“某帅慎勿多言，吾虽不识汝面，而熟识汝之背矣。”盖讥其败溃也，某将军为之腆颜。在狱时，必以吴逆所赐袍蒙衣上，曰：“吾不忘其旧德。”盖效小说家关帝覆旧袍之故事，亦可谓愍不畏死矣。

赵勇略

赵勇略良栋，宁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于陕甘总督孟乔芳。从英王征陕，授潼关游击。再随大学士洪承畴征云南，迁副将。康熙元年，平西王吴三桂奇公，奏推广罗镇总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辞。三桂大怒，欲劾诛之，总兵沈应时巽词以解免。随入阙，补天津总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陕西大震，宁羌、惠安兵变，杀经略、提督，仁皇帝命公征之。议者疑公陕人不可信，公请留家口于都，而己率劲兵前往，上许之。时官兵败散，屯堡荒废，公沿路晓示，招兵归原汛，劾贪墨，募健儿，军威大振。斩首逆熊虎等四人，宁夏平。上疏奏蜀为滇、黔门户，若不先恢复，则滇、黔路不通，请乘胜进兵。上许之。公率兵抵密树关，遇贼，败之，擒其将徐成龙，遂取徽县。过高山深箐数十重，昼夜兼行，抵白水坝，时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坝为川江上流，与昭化唇齿，俗号铁门槛。贼防守尤力，沿江立营，为石囤木栅设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违者斩。”黎明，公骑孱马，率麾下五千人，横刀渡江。江浅，为万马腾簸，波涛尽立，呼声震天。贼连发炮，伤数十人，无敢回顾者，贼大惊曰：“此老将军令如山，不可抗也。”方半渡，天忽风，吹马如吹舟，顷刻抵

岸，斩贼将郭景仪等，获旗帜器械马匹无算，余贼奔窜。追之，再胜于石峡沟，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无犯，收金银印二百六十，伪札千，奏缴之。上大喜，手诏褒美，加勇略将军、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公密奏滇、黔倚蜀为捍蔽，今蜀已得，而吴三桂又新死，宜乘机速进。上许之。

当是时，王师征滇，贝子彰泰自贵州进兵滇池，将军赖塔自广西进兵黄草坝，满、汉兵十万余，围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万石。公至军，即向贝子陈三策：其一称我兵匝围太远，自归化寺至碧鸡山东西七十余里，呼调不灵，宜掘里壕相攻逼。其一称欲取内城，先破外护，使贼匹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别收养，不宜尽发满洲为奴。贝子不悦，以满洲语相驳诘，而公又不解，瞠目抵牾。幸公已奏闻，诏下悉如公策，贝子不得已，与兵二千攻得胜桥。公望见桥头炮台甚密，白昼攻所伤必多，乃伏兵马于南坝两岸，分步兵为三队，营壕墙，墙上多架交枪、子母炮，身披厚绵，持大刀督阵。夜二鼓攻桥，贼尽出死战，其帅郭壮图亲搏战。三进壕墙，而伏兵三起应之，列炬如星，枪炮雨下，贼败走。公夺桥，追至三市街，再败之，天犹未明也。平旦入东南二门，郭壮图自焚，三桂孙世璠自杀，余贼尽降，云南平。

公本秦人，性戆，取蜀时见罪于将军吴丹。丹为明珠侄，珠心怵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复不平，屡上疏争。珠主使其党人御史龚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斩。上优容之，命乞骸归里。上征噶尔丹时，复幸其邸，问方略，以行叙公功，封一等子。尝谕侍臣曰："赵良栋果良将，惟性褊狭，与人每多龃龉。朕不用，实保全功臣也。"放归数年卒，谥襄忠。乾隆中，纯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赵曰泌为一等勇略伯云。

拉傅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荫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伎。乾隆戊辰，奉命同傅襄烈公清同为驻藏大臣。傅为孝贤纯皇后之兄，性甚忠鲠，其弟文忠公贵，公尚于人前呵叱之。时藏王颇罗鼐新故，其子朱尔墨特札布性凶悍，与准夷勾通，诬其兄某谋逆，手剚其胸，计日举事。二公密劾，上命岳襄勤公钟琪率兵讨之。道里辽远，岳公不时至，而贼逆谋益日炽，二公计曰："语云'千里裹粮，士有饥色'，况兵行万里乎！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而岳公不获进讨，非惟徒死无益，而是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二公因矫诏召朱至楼上宣诏，预去其梯，朱跪拜际，傅公自后挥刃立断其首。贼众围楼数重，二公自知不济，傅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挥泪挟刃跳下楼，杀数十人，肠出，委蛇于地，然后死。事闻，上震悼，封二公为一等伯，建双忠祠于石大人胡同以祀之。

巴将军

巴将军赛，为郑献亲王孙。其父武襄公巴尔堪征吴逆时，被创而死。公同抚远大将军傅公尔丹征准夷，傅公兵既溃事见前卷。公力战溃围出，觅傅公不见，以其已被贼害，慨然曰："余为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之秋，不能斩将搴旗以雪国耻，乃以陷师得罪，何面目归见妻孥也？"因复驰入贼垒。有裨将某逃出，须臾，见贼人以矛挑黄带示曰："汝之宗室已被吾辈戮矣。"事闻，赠公爵，谥襄愍。乾隆中，以其子简恪王嗣献王封，追赠王爵，祀昭忠祠。

曹学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上书房者，为内阁学士曹某。性迂鲁，每以帝子皆生深宫，身体柔脆，必须辅以药石，因上疏言“近日诸皇子日习书史，驰骋鞍马，身甚劳瘁，皆宜服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之源”等语，为上所斥云。

都尔伯特

都尔伯特汗策凌、亲王策凌乌巴什于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诚，上锡以王爵，优恤奴仆，定其游牧地方，以资生息。策等感上抚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时，谆谆告其长史曰：“天可汗之恩，万世不可负也。”策凌乌巴什投诚时，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时西域大定已数十年矣。

啸亭杂录卷十

稗史

按：纪晓岚宗伯《滦阳续录》载五火神事，力辨其妄。因思委巷琐谈，虽不足与辨，然使村夫野妇闻之，足使颠倒黑白。如关公释曹，潘美陷杨业，此显然者。近有《承运传》，载朱棣篡逆事，乃以铁、景二公为奸佞。又有《正统传》，以于忠肃为元恶大憝。又本朝佛抚院盲词，以李文襄公之芳为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为奸，使人竖发。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传后世，不加禁止，亦有司之过也。

华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师白云观道士往游西岳，夜宿湘子亭，见一道士，丰颐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余。与之谈国初事最悉，京师道士怪而问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满人，少从英王西征，战功最多，荐至参领。后随经略莫洛征王辅臣，洛为辅臣所诱杀，吾侪恐以陷帅获罪，乃隐避此山中，已六十余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书归，并告其居址里巷、子孙姓字。道士归访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谁何云。

笪侍御

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声。尝劾明珠、余国柱二相国，弃官而去，不知所终。有吾邑金氏子，随其舅氏之官甘肃，遇道士于汉龙山，年九十余，作江南语。状貌伟然，颇善书法，自云曾为谏职，以劾权相去官。然自称绣发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屡叩之，不告也。后金氏子归告诸士大夫，皆云其状仿佛侍御，然终无佐证也。

南征小校

大兵讨吴逆时，有涿州小校充军以行。校初入伍，无他技，惟善烹饪，故留营中为军士具食。一日，爇饭初熟，贼劫营入，众军奔溃，校仓皇恐无余粮，因以饭囊系马后。囊蒸马背，马咆哮转入贼队，贼将惊惧，我兵因之转败为胜，大破其众。主将嘉之，拔为队长，后累功至护军参领。李静轩先生少犹见之，其人自具其颠末，初不甚讳云。

查相国

查相国郎阿，满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抚，无所施为，人争鄙之。其童名钮钮，遂呼为“牛丞相”云。然性笃厚，尝置产容城，田中有杨椒山祠，查感其忠，自拨二顷付畀子孙，以为香火赀，而自食其余租。后以罪籍没，其田久无售者。上念其耆旧，因命赐其余产，惟此田存焉。时人以为其一念之善报云。

绿营增世袭

国初旧制，八旗官员阵亡，赐云骑尉世袭，绿营则仍沿明制，例与难荫，非特旨者不予焉。乾隆甲辰，上谕兵部云：“国家满、汉视为一体，同为殉节之士，岂可功赏之间有所异也？”乃命文臣自大学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总，皆以次赏给世袭，与满臣同之。故川、楚之役，将士争先用命，皆上之厚泽所感也。

蒋钦

今传奇家演杨椒山写本时，见其旁有鬼哭，初不见于史策。按《明史》，御史蒋钦劾刘瑾时，曾夜闻鬼哭云云，盖即钦事。演剧者以椒山名重，故附会之也。

忠臣狎妓

自古忠臣义士皆不拘于小节，如苏子卿娶胡妇，胡忠简公狎黎女，皆载在史策。近偶阅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欧阳文忠公诸集，皆有赠妓之诗。数公皆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因偶题诗云：“希文正气千秋在，欧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具在，也皆有赠女郎词。”

李巨来夙慧

李侍郎绂，性聪慧，少时家贫，无赀买书，乃借贷于邻人，每一

翻译，无不成诵。偶入城市，街衢铺店名号，皆默识之。后官翰林，库中旧藏有《永乐大典》，公皆读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难公，无不立对，人皆惊骇。后典试江南，闱中卷几万本，公皆披示，铅华纷披，无不中肯，实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刘文定

刘文定公纶，武进人。少时家贫窭，曾至绝食。尝以竹烟筒乞烟草于邻家，邻人诮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后受知尹文端公，首荐博学宏词。张文和公喜其文颖锐，既读其诗，至"可能相对语关关"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后致位宰相。本朝汉阁臣不以科目进者，惟公一人而已。

刘武进相公

刘武进相公於义，性刚毅，受宪皇知。曾佩征西将军印，屡破准夷，时人荣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余岁，奏事养心殿，跽跪良久，立时误踏衣袂仆倒。公体素肥壮，加以御座高耸，因之暴薨，上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刘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时人以为笑谈。

权臣奢俭

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当论其大节，初不在奢与俭也。汾阳王姬妾数十人，寇莱公蜡泪成堆，卒为名臣。秦桧之不着黄衫，王安石之囚首垢面，非不俭朴，然终不免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阁臣历任封圻，簠簋不饬，

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着毳氐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尝操演士卒，有司某适馈银五万，某挥散军士，略无吝色。至于和相则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餐薄粥而已。然二公贪婪，如出一辙，初不以奢俭易其行也。

周文恭公语

周文恭公煌任武政时，语旭亭师云："今天下惟川、陕、楚、豫甲兵甚少。其地当中原腹心，道路险阻，一旦有盗贼窃发，恐非有司所能办者。"欲见上陈奏经略，会以病去官，不果行。后川、楚教匪作乱，果以兵势单弱，不及防备，遂使蔓延，九载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也。

滕乡勇

滕乡勇嘉瓒，辰州人。苗匪叛时，公同弟兄数人，纠合乡兵，屡破贼寨，苗人惮之，谓曰"滕爷爷"。傅文襄王倚为左右手，甚宠信之。公为之画策，指视苗洞山川险易如指掌间。苗人惮之，闻公兄弟他出，夜中潜兵围宅，全家被害。兄弟甚愤激，请兵于王。会王疾甚，他将忌公勇略，不与一卒，且调撤其乡兵。公乃率兄弟某，支身入苗洞，力杀数十人，遂被害。事闻于朝，上甚惋惜，赠云骑尉，世袭其家云。

九大家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之后，钮钴禄氏宏毅公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之后，为九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九族为最云。

文体

汪钝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败，衰世之文也；颠倒纰谬，乱世之文也。后生为文，岂可昧于辞义，悖于经旨，专以新奇可喜，嚣然自命作家？倘亦曾南丰所谓乱道、朱晦翁所谓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是也。"乃知文章盛衰，关乎世道。今幸值右文之世，而近日学者多以割裂古书，剿袭成语以为博雅，而课士者复多取之，诚亦过矣。惟辛酉科王韩城掌北闱，一洗前人陋习，专以清醇为主，而落第者反謦訾不休，亦可笑矣。

权臣同列

自古权臣擅国，必以简默易制之人引为同列，以为事无肘掣，抑且炫己之长。如杨国忠之于韦见素，卢杞之于关播，蔡京之于何执中等，秦桧之于杨愿、段拂，温体仁之于张四知等，无不皆然。惟蔡确与温公共相，严嵩、徐华亭先后同列，后皆为其所制。近日和珅相时，首相为阿文成公，遇事辄相梗轧。后阿公薨，乃引其戚苏公凌阿同相，遂肆无忌惮矣。阁中惟王伟人相公素与之忤，后珅会鞫时，首坐即韩城也。故知古今奸臣，如出一辙，亦势不容已也。

三王绝技

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世胄，无不操觚从事。如红兰主人、敬亭主人，皆屡见渔洋杂著诸书矣。乾隆中，简仪亲王品行端醇，崇尚理学，其刚直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阳明，殆有过者。慎靖王诗笔清秀，擅名画苑，可与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亲王为今上之兄，端醇儒雅，书法擅长，论者谓国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三王皆以屏藩之贵，涉猎文翰，转非占毕之士所可及者，信所谓天资，非人力也。

书贾语

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资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

本朝理学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间，理学大臣颇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严厉，赵恭毅公之鲠直，张文清公之自洁，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杨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孙文定公之名冠当时，李巨来、傅白峰之刚于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宽于待下，鄂西林之勋业伟然，刘诸城之忠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闻之太傅、傅龙翰敏之笃学，甘庄恪汝来之廉，顾河帅琮之

刚，陈海宁、史溧阳之端方，陈桂林、尹文端之政绩，完颜伟、张师载二河帅之治河，杨勤恪公锡绂之治漕，皆扬名于一时，谁谓理学果无益于国也。

满洲二理学之士

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转于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为松尚书筠，蒙古人。虽不以科目进，然品行廉能，立朝不苟。和珅当国时，尝与之抗，纯皇笃任之。居家好理学，程、朱之书，终日未尝离手。性孝友，其叔某，虎而冠者也，侵占其田，日相诟詈，虽公官至六卿，而其叔驱使之无异奴隶，尝命手执炊，公笑受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公曰："伦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为唐水部嵩龄，满洲人。成辛巳进士，曾任兖沂道。少时以才能称，老而归于理学，曰："聊足以自忏耳。"理学之书无不具在，余尝借观之，公惊曰："君狂诞之士，而乃肄业及此耶？"盖予素以清狂著也。二公虽官阶、出处不同，然于举世不为之时，尚能笃于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为也。

古长城

自木兰北数百里，有土堆巍然，东至俄罗斯，西抵准夷界。蜿蜒数千里，屯戍墩堠，犹有存者，土人云古长城也。按始皇前未闻筑长城者，岂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仡禅通所筑也？然则始皇之见亦为愚矣。

海道

按《宋史》，徽宗遣马政报书于金，当时云“艰难险阻，始达其国”云云。按金时已据会宁，今盛京诸地，俱为所有。宋时自登州航海，可朝发而夕至，何艰难之有？岂政不识海道，故纡其路与？抑记事家之附会也？

侍卫教场

国朝最重骑射，凡羽林虎贲之士，其退直之暇，尝较射于教场中，即明内操地也。镶黄旗在皇城东北隅，临御河。正黄旗在闻华寺后，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内地也。

异姓王

本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国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泛海来归，封孔为定南王，耿为靖南王，尚为平南王。吴三桂以请兵功封平西王，扬古利以世臣故追赠武勋王，孙可望来归，封义王，黄芳度以殉节赠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福康安以征苗薨于军，特赠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现袭贝勒，盖旷典也。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讳超铎，满洲望族也。曾历任西安、凉州、安西、黑龙江诸处将军。纯皇笃任之，尝曰：“满洲世族未忘旧习者，惟某一人而已。”公性直笃，任西安时，其前将军杜赖性贪鄙，屡扣粮饷，至自制饼饵令军士以重价购之。公至三日，立劾其贪，士卒快之。任西安提督，金矿事发，牵连数百人，狱未决，公竟命释之。僚属有请之

者，公曰：“金矿窄不容足，安可容数百人？盗者必获重宝以远扬，奚累及无辜也？”后盗果于他境获之。任黑龙江将军，奏开倭市、许开垦诸疏，夷民便之。有馈参者，公笑曰：“吾日啖数升，自能强健，安用是物为也？”因取小参啖之，曰：“已领命矣。然其味甚苦，无所取也。”人笑其朴，亦可觇其廉矣。

索家奴

索相当权时，性贪黩，一时下属多以贿进。然多谋略。三逆叛时，公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吴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烛治军书，见一修髯伟貌者立其旁，问曰：“汝得非吴王刺客乎？”客长跪俯首。公曰：“然则取吾头。”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领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见公批示军机，咸如身至其地，料理军书，竟夕不寐，诚良相也。某虽愚，岂敢刺贤相？”因反接请死，公笑挥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执奴仆役甚恭，公驱使无不如意。后公下狱，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按公此事可比张魏公，然张以忠贞立朝，名播后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国纪，反有负于客所望矣。

王西庄复明

王光禄鸣盛家居时，目已瞽者数年。后遇高邮医曾某，以金针拨其翳，双目复明。赵瓯北曾以诗传其事云。

山舟书法

梁山舟同书，文庄公子也。官侍读即引疾归。善书法，远近驰名，日本、朝鲜诸国贡使，争以重价购之。论者谓近日善书者：刘石庵相公朴而少姿，王梦楼侍读艳而无骨，翁覃溪规摹三唐，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犹在。惟公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汪文端、张文敏后一人而已。

勇健军

雍正中，西虏未靖，上号召天下壮士，得数千人。其最者，能开二十石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返。又能开铁胎弓，及举刀千斤者，号勇健军，命史文靖公司之，屯巴里坤以备不虞。后西夷来朝，始罢此军。故当时盗贼稀少，四海靖谧，论者谓帝善于牢笼勇士，不使其为非也。

车骑营

雍正中，上命九卿筹御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献车营法，其制仿邱濬旧制，稍加损益。凡车广二尺，长五尺，用一夫推辇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以载糗粮军衣，夜则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以随之，其余五队，则团护元戎，以防贼入劫战，并具图以进。上命满洲护军习之，号车骑营。后北征时，屡以车师取胜。然其制严重，难以连行，和通之败，辙乱旗靡，道路壅塞，士卒多有伤损。论者归咎车战，遂废其营。然此役乃将帅骄慢，误堕贼计，未必皆车骑之咎也。故存其图以待后之用者。

一車圖

卒　卒

車夫車將

卒　卒

營居圖

伍圖

車　車

車

車　車

營居車圖

乘圖

伍　伍

伍

伍　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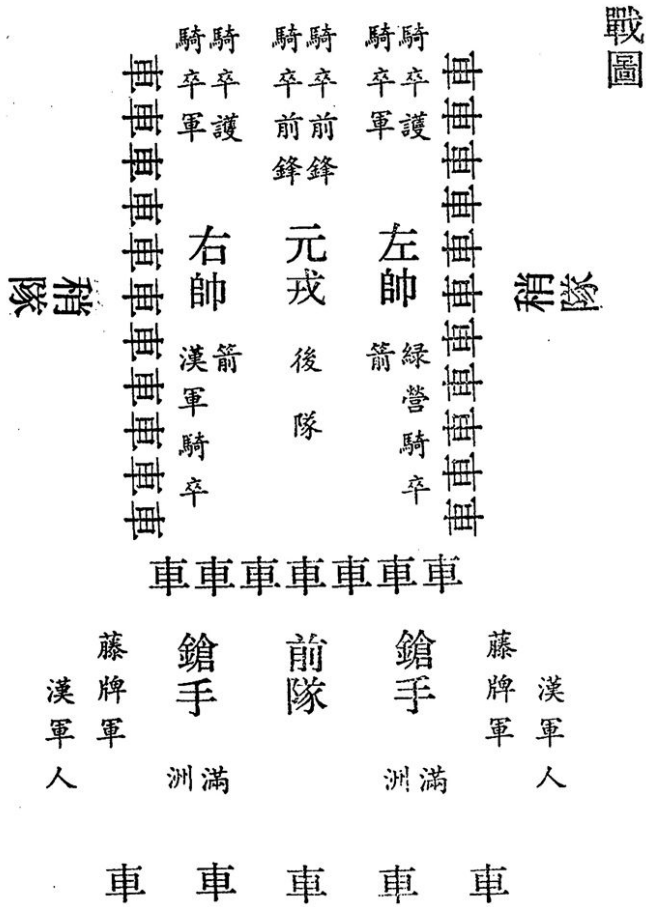
營隊仿此

隊　左隊　隊

後護　後隊　主帥　前隊

隊　右隊　隊

車
車
車



帝王入狱

传奇家演帝王未兴时，多有入狱受困苦者。按古今惟汉宣帝少时，以巫蛊系狱，赖丙吉护之以免。光武少时，曾与李轶词讼于严尤。陈宣帝流入西魏，系禁多年，此外更无他帝王系狱也。

宫女四万

按开元时，后宫女官多至四万，久禁不放，亦奢汰极矣。按本朝定例，从不拣择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其幽娴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其余者任其自相匹配。后宫使令者，皆系内务府包衣下贱之女，亦于二十五岁放出，从无久居禁内者，诚盛德事也。

索明二相博古

索额图、明珠并相时，权势相侔，互相仇轧。后索以事伏法，明为郭制府琇所劾罢，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绝技。索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明相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以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

宋人后裔

两汉以下，为宋室最为悠久。虽屡遭变迁，其业犹存，即亡国后，其后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谓元顺帝为天水苗裔，事虽暗昧，未必无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数百年之后，尚有巍然兴者，何盛德之至也。

三年丧

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惟我纯皇帝孝挚性成，力阻浮议，使千载之陋更于一旦。今上复能继述前美，恪遵先志，实为三代后之第一美谈也。

四布衣

乾隆中，上特开四库全书馆，延置群儒。刘文正公荐邵学士晋涵，于文襄公荐余学士集、周编修永年、戴东原检讨震于朝。上特授邵等三人编修，戴为庶吉士，皆监修四库书，时人谓之“四布衣”云。

本朝从祀

自明嘉靖间增祀孔庙，两唐诸儒及宋、元、明三代无不具列。本朝罕有继者，惟乾隆初增祀陆稼书阁学一人而已。按国家右文之代，名儒辈出，如名臣汤文正公、李文贞公、孙文定公、杨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绂、方苞之于理学，顾炎武、胡渭、毛奇龄、朱彝尊、惠栋、任启运、江永、顾栋高等之于穷经，极一时之盛。乃有言职者从未议及，何也？

明非亡于党人

近日訾议理学者，皆云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珰擅政，其国之势，已岌岌不保者数矣。赖臣下克明大义，遇事敢言，以弥缝其过失。不然，如英宗之

被虏，武宗之游荡，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国，而国未遽亡者，未必非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阉擅政，诛戮贤臣，殆无免者。然后寇势日炽，中原土崩，与东林诸君子何与焉？及夫唐、桂诸王奔窜海上，其势万无可救者，而诸臣日谋恢复，蹈死如饴，是明人之报主，亦云至矣。而今犹噢咻不已者，何哉？

三分书

乾隆中，上既开四库全书馆，分发京师诸处。甲辰春，翠华南幸，念江、浙为艺林之薮，其天府秘本，多有贫士难购办者，因命续录三部，分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实艺林之盛事也。

折子

自明太祖后，立通政司，凡内外章奏，皆须于其司挂号后，始能达入九重。故权相多以其私人专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动作，无不先知。故使谠言正论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严嵩之于赵文华是也。宪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内外诸臣，凡有紧密事务，改用折奏，专命奏事人员若干，以通喉舌，无不立达御前，初无辁辐。数百年之弊政，于是始革。通政司惟掌文书而已，无曩日之权也。

图尔泰

康熙中，有满洲科臣图尔泰者，叶赫巨族也。与明珠同族，初不善其所为。尝劾奏满臣权重，汉之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咳

之下，无敢违者，殊非立政之体。以忤当日权臣，谪黑龙江。公素尚理学，于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礼拜。人争笑其迂，亦可以觇其行矣。

朝鲜废君

明人《十六朝小纪》中，曾纪朝鲜王李琮篡弑其叔恽事。朝鲜嗣王力辩其诬，具载于《池北偶谈》中。今《明史》依违其词，亦无明文。然吾邸属有韩氏者，其谱言先世明琏为朝鲜武臣，为恽所任用。后李悰因淫于宫阃，据夺大位，囚恽于某岛中，以石灰矐其目。韩氏尽被族诛，惟其始祖云与其弟霓星夜逃窜，几被擒获，凡三月始至盛京投诚。太宗义其忠于所事，因授轻车都尉世袭云云。则是《小纪》所载，未必尽诬也。

将军

古有伏波、楼船诸将军名号，未有以将军为官名者。国初四方未定，多有以重臣佩诸将军印将劲旅屯戍者，后遂沿为满人总兵之名号。惟察哈尔、乌鲁木齐及天津水师称都统，余皆称为某处将军，秩一品，视提督上。盛京初名内大臣，后亦改今名云。

世禄品级禄米

本朝沿三代之制，设立勋爵，以待有功。有古世禄之宠，而不畀以权，使功臣之后安享太平，而无败坏决裂之患，实法三代而有胜者焉。初定公、侯、伯名位，历级有九，子、男以下，以国语称之。乾

隆初，允御史舒赫德请，改子、男等名号。公位视三公，冠珊瑚，服斗牛补，袭次二十有四，禄米六百石。侯、伯服与公同，侯次二十，伯次十八，禄米四百石。子位视正一品，服麒麟，岁禄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视正二品，次十，禄米二百石。轻车都尉位视正三品，次八，禄米百石。骑都尉位视正四品，次五，禄米五十石。云骑尉视正五品，次三，禄米六十石。凡位八，级二十有一，品位厘然，使功臣之胄有所赡养，较迈汉、唐之制远矣。国初以开创勋者，不论阶次，咸世袭罔替。其顺治九年后封者，始以次为沿革，其间有功业伟然，上特命视开国元臣世袭罔替者，盖异数焉。乾隆中，纯皇特念阵殁殉难诸臣，其后裔官一人，赐曰恩骑尉，位视正七品，世袭罔替，亦旷古未有之泽也。

三诏

国初世爵，与职任官员无异。每逢恩诏，辄晋其秩，故有以子、男而躐至公、侯者，爵位未免滥觞。康熙中，议准凡三诏所加者，皆递减至其本封，故近日档案，皆有三诏递减之语，即此者也。三诏者，谓入关、定都及世祖亲政诏也。

岳威信始末

岳威信公佩抚远大将军印以入觐，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置纪于法。然尝闻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准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

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建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其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党类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廪缚，以善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入次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诬一满人卑贱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尔回民叛，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时阿文成公视中牟决口工，未即趋赴，上命和相往摄其篆。和固自负其才，欲于公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和于是恨公入次骨，故终身与之龃龉，盖构衅于此也。

义仆

乾隆乙卯，宜制府绵总督陕甘时，好盘诘私贩，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来贩玉者，尽被所获，立正典刑。有故巡抚某，贪吏也，以罪戍边，使其仆李七往来贩玉。事发，李挺身自认，谓主人初不知情。大吏胁以三木，李执辞如初，因论李大辟罪，某夺俸而已。及被刑日，李尚谓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无悔心。呜呼！公以宗戚之近，而为商贾之行，乃使其仆衔冤地下。今虽华衮显然，不及死者多矣。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时，有画士年九十余，相貌伟然，自号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尝谈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问之。道人泫然泪下曰："某本满人，初属某满洲将军，从征吴逆。某将军以军降，某耻为其下，故乘夜潜出，遂流落江湖间，以卖画为活。"因言当日满洲诸将自尚善贝勒一路外，皆怀二心，有欲举襄阳以北降者，赖蔡制府毓荣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后幸吴逆冥诛，其党自溃。又闻东西两路屡次奏捷，始不得已进兵。按东路为先良亲王，西路为马文襄公。及贼平后，诸将皆蒙上赏，而东西两路反有以败亡致罪者，良可慨也。杜亦愤懑，故入都后屡举以告人云。

清宁宫

国初列圣，皆以俭朴开基。天聪间，虽卜都盛京，然其宫殿制度，率皆草创。清宁宫为列圣后燕寝处，其壁间悬以篝灯，纯皇曾纪以诗。仰见祖宗勤俭之风，譬夫陶复陶穴，可并驾而驱矣。

纯皇爱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祇录上纪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属国官也，国初建置故上林旧址。初置蒙古尚书一人，侍郎二人，秩视六部同。汉院判一人，秩三品。满、蒙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汉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经历二人。故朱竹垞集中有"赠宋院判"云云，盖漫堂尚书曾任是官也。后康熙中，汉员尽裁去，惟满员独存。司蒙古内、外部落诸务，分司五，曰旗籍前、后司，录勋，宾客，理刑。后改旗籍后司曰柔远，宾客曰王会，录勋曰典属，又特设徕远以司回部，遂析为六。旗籍专掌内四十八部落疆域、袭封、谱族、旗制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占。其台吉有分析者，以加其赋，人丁滋蕃满百者，许改官属以督之。其滋畜牛羊诸物，视其土之寒暖可种植者，许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汉人，及以货易土者戒之。诸王公有袭封者，先许以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后授以印绶。其弱小者，择族人之忠正者护其印，既冠而后纳之。三岁修其谱牒，辨其贵贱，勿许冒贱为贵，以良为莠。每旗设都统一人，秩二品，副车二人，秩三品，诸王公自选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岁课其政令，有不职者易，暴戾者罪之，并饬其诸王公焉。

王会司掌朝贡、会盟、聘享、武备诸政令。藩王凡充补近侍者，

岁一朝，余则三岁一朝，各于岁终分班入觐，分其名位，给以廪膳。凡朝，郎官领入大内，位宗室王、公下，朝见如仪，元旦、上元亦如之。岁朝上宴诸藩于紫光阁，郎官领进，自阳泽门入，宴于阶次，奏乐，拜谢如仪。翌日，宗室王公序以享之。将归，辞谢于乾清门，礼臣宴享如仪，赏赉有差。贡则视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币以及牛羊诸物，部臣受贡。翌日，寓其使于署中。俸币则视宗室王公之半，有勋业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馑者，部长捐金以救，乏则告于方伯，请赈于朝。凡使入，许以驿传，视其途而赉之。国有大丧，则集诸藩王奔讣入次，举哀如仪。典属司掌外尼堪四部落，北入瀚海，西绝羌、戎，凡青海、西藏诸土属焉。各分视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绩，旗制会盟，咸如内藩。屯戍将帅士卒，食其屯用，乏则请饷济之。每岁阅武，本司员二人往视之，其技良者，赉其部长，兵仗弱者，示以罚焉。柔远司掌外盟诸部朝觐、宴享、聘纳诸仪。尼堪诸长四岁一朝，薄海诸长三岁一朝，笃本、西藏诸部长不限以年，五岁请命于朝，许则觐之。贡期，尼堪三岁一贡，西藏间岁一贡。各视土之所宜，尼堪贡马、驼、羊、羯诸物，西藏、青海贡藏香、□毳、马、驼，其享使颁赉如内藩焉。徕远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会、聘享诸政。嘉峪关外回部有十，曰吐蕃，曰丕占，曰沙兰，曰昆辰，曰鄯颜，曰班，曰武始，曰韩干，曰叶羌，曰和阗，尽统属之。其旧疆建诸王二，咸如蒙古诸藩，余则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长吏也，各视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绩，优者褒以币帛，劣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户口丁数皆藏其籍，三载更之。回俗以十为数，计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钱曰普儿，皆委伯克以司铸焉。田赋以种为则，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二，民田十一，有常赋焉。关税三十取一，皮币二十取一，其畜产余物各视其多寡以征之。岁贡各视土之所宜，厥贡皮币、果蓏、金刀、毛毯，以岁终纳焉。俸币视秩授以田土以代俸薪，长吏三百亩，中士百亩，下士八十亩，丁二十五亩，有其屯戍伯克均其粮以差之。外藩如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爱乌罕诸属国，皆置译使以通其语，朝聘宴享，悉如朝鲜、琉球仪制。理刑司掌蒙古诸刑名，自斩绞外，罪止鞭朴，不及流徙，而以牛马作赎刑焉。罚数维九，牛三马

六，递以加之，穷者贯之，富者倍之。

猗欤！北人自秦、汉后，匈奴、突厥递雄其部，汉、唐主不能与抗，乃至和亲纳币，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边烽，又环然至矣。至若本朝，威德伟然，毡庐月窟之长，无不匍匐庭除，争为臣仆。故列圣裂土封之，世畀其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固如是也，岂汉、唐孱弱之主所能及哉！

八旗之制

我国家以神武开基，龙兴之初，建旗辨色，用饬戎行。始建两翼，其后归附日众，乃析为八。以本部所属者为满洲，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明人为汉军，合为二十四旗，制度备焉。每旗制，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参领五人，佐领以百丁为率，无定官，而每以骁骑校一人隶之。镶黄、正黄居都北址，次两白，次两红，次两蓝，皆四周星拱以环禁城。凡城池、衙署、仓库，皆以骁骑马兵守之，各于禁门外置公厅，都统、副都统更番值夜，以备不虞。火灾则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预焉。禁城灾则并往视，怠者绌之。皇上巡狩则增街衢之守俗名街堆子。归则撤之。每三岁编审户口，稽其幼壮，除其逃亡，书版藏于户部，其有冒充滥入，以及隐匿不报者，罪其有司焉。阅选秀女，以三年为率，届期户部移文造籍申选，有隐匿不报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递申刑部以督捕焉。

大阅士卒，皇上亲御甲胄，巡阅营队，八旗将士，简精蓄锐，集于演所，肃听军令。阵法：汉军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东，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东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卒八十人，引旗四人，长枪手二十。鹿角傍列炮十，鸟枪百，藤牌百，矿夫三十人，御炮车夫百人，纛十，执纛卒三十，小旗二十，负旗将士二十，红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金夫十，海螺五。每旗参领三，散秩官十，骁骑

校十。每翼都统二，副都统每旗各一。满洲火器营，左翼四旗在汉军左翼，右翼如之。鸟枪夫百二十人，护军百二十人，总统五人。每旗纛二，执纛四，海螺十人，金五，鼓一，委传宣官八人。金下麾旗者扬旗，鼓声大作，鹿角夫前进，分队而立，藤牌卒跳舞作斩虏状，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声一进，鸟枪夫列队而进，枪声齐发，声乱声虚之地，子落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声初奏，枪声顿止。俄而擂鼓如前，麾旗者扬旗，枪进如前，如是者九。连环枪作，满洲前锋护军乘马者自两翼出，彼此奔驰，烟雾冲天，三军作冲围状，呼声如哗，盘旋者数，枪止乃已。金声再奏，八旗骁骑卒冲阵而出，海螺画角齐奏，旌旗耀日，队伍整暇，传宣官呼收兵者三，军士咸顿首欢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礼成，上还御营。翌日赏赉有差。每岁春秋咸集于仰山洼村在德胜门外十里。简练如仪，惟将士衣素服，不着戎胄以别之。演试火器炮石，岁以春秋，用兵臣奏请，钦命大臣同汉军都统演炮于芦沟桥，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有赏，否则罪之。军政五载一举行，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贪；二才能，曰长、平、短；一骑射，曰优、平、劣；一年岁，曰壮、中、老，以次定赏罚焉。故其纪律详明，守职綦重，仿《周礼·遂人》之制，举而为官，出而为伍，凡力能舞勺者，无不持殳执锐，为王御侮。其较前代养抚市井之徒，而徒糜费国帑，得失不啻倍蓰矣。但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甲兵有额，而生齿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滥其籍，故使闲者日众，不事生业，不无穷匮。虽国家屡有厚赉，难以博济其众。若在朝公卿，有为国家计久远者，宜仿《周礼》寓兵于农之策，开垦塞上闲田，以及京畿旗税官地，使其各事南亩，生有定业。三时务农，暇以讲武，国家若有所调遣，可朝呼而夕至，则其体恤耆旧之制，益昭然从厚矣。

驻防

古人云："千里持粮，士有饥色。"则知调拨之兵，非惟缓不救

急，抑徒糜费国帑，疲劳士卒。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如近日河南宝丰教匪时有不靖，当时河南镇兵皆调拨殆尽，赖开封士卒从马中丞慧裕往相攻讨，立时翦灭，亦其制之一效也。

吴廷桢

吴太史廷桢为诸生时，以诗鸣世，宋漫堂尚书喜之。圣祖南巡，尝迎驾于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吴中才子也。"上因命扶上御舟，当面御试，以圣驾巡幸为题，限江韵。吴应声曰："龙舟彩鹢动旗幢，圣主巡方至越邦。"上问侍臣曰："舟至何处？"对曰："已至吴江。"公乃续曰："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钦赐举人。

赐奠

国家笃念旧臣，凡陪葬福、昭诸陵王公诸功臣，翠华临幸，必赐奠焉，以宠耆旧之臣。先烈王入关后始薨逝，故未陪葬昭陵。乾隆戊戌春，纯皇帝念王首创义举，功冠诸臣，因特行赐奠礼于园寝中，哀恸久之，赐诗以旌其功，实旷典也。

配享

国家有大勋劳历显中外者，皆行配享太庙礼，盖古纪于旗常之遗意也。西庑功臣为扬武勋王、额宏毅公、费直义公、图昭勋公、图忠

义公、马文襄公、蒙古超勇亲王、鄂文端公、张文和公、傅文忠王、福文襄王、兆文襄公诸人。东庑诸王，国初惟以武功郡王等四人配享，盖以其绝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贤亲王。乾隆戊戌，上特念开创诸王功业伟著，未得与斯享，因命增祀礼烈王及睿忠王、郑献王、豫通王、肃武王、克勤毅王诸王于东庑中，亦一时旷典也。

郊劳

国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凡有将帅凯旋归者，列圣皆行郊劳之礼。康熙中，先良亲王之平耿逆，安和亲王之定两湖，贝子彰泰之平滇南，凯旋时，上皆亲幸芦沟桥以郊劳之。乾隆己巳，傅相公恒平金川归，纯皇特筑坛于黄新庄以旌其功。后兆文襄公惠平回部归，阿文成公平定两金川归，上亦行是礼云。

拉总宪神力

拉总宪卜敦，董鄂氏，满洲望族也。有勇力，能弯十石弓左右射。善诗文，不加点，顷刻数篇，以及外国番语，无不毕具，真奇人也。性刚直，立朝不苟，尝忤某相国，因远戍西藏。会藏王叛，公殉于难，事见前卷，兹不复载。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复西域乌鲁木齐，筑城郭时，掘得汉裴岑《破呼延碑》，字体完善，远胜《曹全》、《夏侯》诸拓本。石逾千载，尚未剥落，真奇物也。纪晓岚尚书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书法

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然明王凤洲尚书素不善书，尝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时纪晓岚尚书、袁简斋太史皆以不善书著名。按《晋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东宫官领而以尚书疑事命其判决。贾氏乃命张泓代对，而太子手书以呈，武帝称善。按惠帝愚暗，世所罕见，乃能手书决辞以对，笔画端楷可知。然则善书亦何足贵也。

叶副将

叶副将清，临清人。洊至本协副将。王伦之变，公尝抱疾与知州秦公震钧同守其城，凡十余旬。贼人啸聚甚多，昼夜围之。公应时堵御，患痢疾，势甚委顿。秦公尝劝其休息，公曰：“吾闻均之死也，与其死疾，宁死于贼。”遂带疾从军。赖大军云集，其城获全。公卒以疾死，上甚怜之。

毕制府

毕制府沅，庚辰状元，历任两湖总督。性畏懦，无远略。教匪之始，毕受相国和珅指，不以实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载始靖，人争咎之。姚姬传先生至曰：“戮毕沅之尸，庶足以谢天下。”其受谤也若此。然好儒雅，广集遗书，敬重文士，孙渊如、洪稚存、赵味辛诸名士，多出其幕下。尝岁以万金遍惠贫士，人言宋牧仲后一人，信不虚也。

湖北谣

毕公任制府时，满洲王公福宁为巡抚，陈望之淮为布政，三人朋比为奸。毕性迂缓，不以公事为务；福天资阴刻，广纳苞苴；陈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橐以赠，然后得免。时人谣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之语。又言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变，良有以也。今毕公死后，籍没其产，陈为初颐园所劾罢官，惟福宁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苏州阊门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须眉伟然，着本朝衣冠，有风疾者祷之辄愈，俗名“箭风八大王”。云系国初王公，孤舟招抚其土，土人疑为奸细，凿舟毙之。后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国初下江南时，云屯席卷，所向无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盖偏裨之将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为王公，建祠以祀。理或然欤？

土国宝

土国宝者，明太湖盗也。国初归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荐授苏州巡抚。性残暴，一时搢绅故老，无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粮案，株连生员数百，尽行斥革，震动一时。后又交通郑氏，欲以地叛，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搬取其兵马粮饷，尽赴江宁，然后露章劾之。国宝侦知，欲逃，城门已闭，夫妇因缢死钟楼，中外快之。

王述庵书

己未夏，吴中有杖责诸生之狱，今得王述庵少司寇《与平恕书》，文甚遒劲，故具载之。书云：“违晤经时，伏稔执事兴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吴下，备知诸生获罪，深为骇异。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其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言语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朴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此非该令平日与富户结交往来，受其馈赂，即系意存庇奸，为事后得钱之计，情事显然，不待推求而可见。诸生之不平则鸣，有何足怪？惟是时承审之员，非该令平日结纳之上司，即系狼狈为奸之寅好。通臬将赴湖南，不顾其后，而抚军初莅新任，以至四出查拿，牵连数十，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成何政体？当今律令内，从未有生员借贷不还，遂致责革之条。若以聚众为名，亦当视其应聚与否耳。汉时太学生举幡阙下，见于《汉书》不一，唐之太学生为阳城而聚集，宋之太学生为李纲而聚集，至周朝瑞等为赵汝愚而聚集，史册载之，不一而足，以为美谈。盖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诸生理屈词穷，纠众以挟制县令，重惩之宜也。若县令先以挟私违制，则人有同心，岂能默尔？一呼百应，吁告上台，以求利断，自无不可。斯时即宜告承审各员，研究富户平日与该令有无交结，何以讨好若此。果无他故，然后科以性情凶暴违制擅责之咎，仍另为该生起限，宽缓清还，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狱，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中，那绎堂司空言宜抚军为人仁厚，刘竹轩仓场亦言其老成精细。及昨过苏相见，谦和恭敬，抑然自下，实有古贤臣风范。特其时两司未到，狱案已定，而执事又无一言救正，纵地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躏，此必非抚军之本意也。今者荷蒙皇上垂照如神，洞烛其违例擅责之由，降旨再饬制军研审，制军居心公正，未必谓然。然成事不说，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

知。倘执事以系铃者解铃，则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进京，仰见皇上典学右文，而王韩城、刘诸城二相国以及石君冢宰、绎堂司空，赞翊熙朝，爱才好士，力持大体，恐承旨之下，于此亦不慊然。弟见数十年来，小省学政，职分本微，奉督抚如上司，与州县相结纳，甚至幸其嘑尔蹴尔之助，嫜婀唯诺，殊为可耻。若夫江、浙学差，皆三品以上大员，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学业不进，词章不工者，令广文夏楚之，其余则是曰是，非曰非，所以重人才而励廉耻。今执事久以词林雅望，荐受主知，兼旦夕入赞纶扉，惟是扶持士类，主张名教，庶可与石君诸公相见耳。至近来州县所以鱼肉诸生，其意盖在立威。威立而诸生箝口结舌，则庶民何敢出而争控？是以狱讼之颠倒，征收之加耗，无所不至。比者言路大开，江南漕政，横征重敛，已一一仰叨圣鉴，故制府亦力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县或有阳奉阴违，倍收多取，恐生监连名讦告，而州县指为哄堂闹事者甚多，未知执事可能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后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县之失，而即科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焰而长其气，则吏治之坏，不知伊于胡底也。弟陈臬三司，且于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为堂上官，所见生监控告之案，不胜枚举，然未见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于此者。弟与缘事诸生，并无门生故旧之雅谊，一至苏州，即知此案已上闻，并荷圣明指摘。所以不辞饶舌者，实以此案追债事轻，关于士气者大，而关于将来漕弊者尤大，且为执事风节所关。夙叨世好，度无肯效忠告之谊者，故忘其愚戆，用布区区。如或以规为瑱，则韩文公之《诤臣论》，欧阳公之《与高若讷》及《与杜祁公论石介书》取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与韩、欧诸文并传而不朽矣。

世俗之论

世俗鄙夫之论，似是而非，亦有关于风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尝

记吴人所作《岳青天歌》以美之矣。今有某散骑见余记，讥之曰：“岳公木偶人耳，受其下属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张禺荚报销之政，重使苛扰，闾阎受其灾害，乌得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非不韬匿其光，然而久之其光华仍照耀于天下也。况自古正人贻笑于后人者，亦复不少，如子产之智尚受绐于校人，黄霸不识鹞鸡，皇甫嵩以董卓为正人，袁粲失计于刘秉，房、杜以萧瑀为俗学，魏元忠荐郭霸，富郑公以王安石为君子，胡安国之附秦桧，真西山有‘一锅面’之谣，皆不失为君子，又何独岳公哉？况当时督抚不尚廉而尚才，故使贪婪之风遍于天下，奸民因之摇动，至今流毒未远，反覆思之，实堪切齿。而岳公独能自守，时人颇非笑之，岳公不顾。至今天子力革其弊，天下守臣始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风始革。独是岳公于举世不为之时而慨然为之，亦豪杰之士也。纵使有所过失，诸君子宜代为隐匿之不暇，何况岳公清贞刚介，其过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不备责往日之贪婪者，而责岳公鳃鳃之过，亦见其自比于贪墨之吏，设淫词而助之说也。”某赧颜而退。

嘉庆初年督抚

今上亲政之始，政治维新，一时督抚罔非正人，如岳中丞辈已详载于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时。今因某公之论，故详载之。

长公麟，觉罗氏，中乙未进士。抚吴中时，廉名素著。尝私行街市间以察下吏贤否。首清漕政，下属抗之，公斥其最贪者，力持其议，故吴民至今赖之。尝忤和相，遣戍伊犁数年。今上召入，命为陕甘总督。

陈公大文，会稽人，成辛卯进士。乾隆中历抚两粤，以能吏名。今上初政，首调山东。其省大吏屡非其人，吏治废弛，贪污遍野。公至日，剔清漕务，首劾贪吏三十余员。公性深严，凡下属叩见，皆温

颜以对，谈论良久，然后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贪贿若干，予皆悉知，若不速改，余劾章已定草矣。"故下属咸畏之。故哄传曰"山东民不反而官反"之言，亦可觇公之为人矣。

觉罗吉公庆，武功郡王某世孙。性温厚长者。初抚齐、越诸邦，虽无所施为，去后民辄思之。每于署中构屋三间，不采不琢，仅庇风雨。室中惟设长几一、椅十数、宋儒书数册而已。凡判事、见客、起居、饮食，无不于其室中，他屋皆封锁之，其俭朴也如此。

今任两广总督加协办大学士高公书麟，文恪公晋之子也。首擢安徽巡抚，有善政。纯皇帝最喜之，加两江总督。以忤和相故，贬谪西域数载。今上亲政，首擢浙闽总督，再调云贵，劾罢前督富纲，人谓仁者之勇。其弟副宪公广兴，以劾和珅擢官，屡劾大吏。公不喜其所为，尝于上前告之。后调两湖总督，屡奏大捷。尝于炎暑中奔驰山谷间堵剿教匪，不使入境，卒以是构疾薨。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

汪公志伊，桐城人。以县令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抚，皆以廉著。尝陛见热河，公惟乘一敝车，束襆被于其中，后随二奚奴而已。往来都邑数十，人皆不知其为封疆大吏也。请客惟用二簋，不事口腹。又尝疾天下废讲宋儒，因刊《幼学仪节》之书，皆总括濂、洛之书为之，人争目为怪物。书制府特与之甚契，后易以某制府，情性不适，因引疾去，人争惜之。

台公布，蒙古人。初任户部银库郎中，时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故任意纵贪，侵盗官项。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公至日，与员外郎和公德盟诸库神，积弊为之一清，人以为瑞云。后任广西巡抚，粤西储粮亏缺甚多，公调停数年，仓庾充牣，下僚争庆。公性廉明而不外显，尝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与之抵牾。时人有疑之者，余曰："韩、范上殿，争之如虎；蜀、洛二党，讫如寇仇。然均不失为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

初公彭龄，莱阳人。初任御史，劾彭参政元瑞兄子冒充吏员事，彭公为之罢官。时言路久闭，无敢与大员忤者，公毅然疏入，人谓之“鸣凤朝阳”云。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其民谣曰：“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公即并其谣劾之，陈为之罢官。任云南巡抚，前抚江兰，虎而冠者，公又劾罢之。逾年以亲老陈情，改补京职。后任巡抚为伊桑阿，任黔抚时即以贪婪著，又冒铜仁苗洞功绩，入境后勒索沿路供用，滋扰下属。公已去任，闻之叹曰：“均为天子大臣，岂可以去官故，即目睹下民受害而弃之不顾？”又露章劾之。上震怒，以手书奖公而赐伊自尽，滇民大悦。

吴公熊光，常熟人。初任军机时，以才能著，纯皇帝与今少司农戴公衢亨特擢卿贰。和相以非己保荐，故改补外吏。今上亲政，首擢河南巡抚。时豫省重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盗贼遍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为之定保甲，聚乡勇，堵御卢氏东境，不容一贼犯边。处之数载，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赖之。今迁两湖总督。

王公秉韬，汉军人。以县令起家，累迁颍州守。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颍州甚近，豫省大吏皆畏葸闭关，任其寇饱扬去。公慨然曰：“均为天子守臣，岂可以疆域故，致遗害于众也！”因同提臣定公柱团结乡勇数千，战于境上。定公故知兵，军容甚整，公复励以忠义之言，助其粮饷，屡破贼垒，贼甚畏之，踉跄而去，豫省赖之以安。朱石君司农，时守皖抚，甚器重之。今上亲政，首荐为奉天府尹，有德政。今任河南道总督。公性方正，不好沽名。长制府麟、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辄不喜其为人，尝曰：“长三、汪六，皆名过于实者，不足为贵也。”

荆公道乾，介休人。性直朴。为县令时，尝着敝衣冠独步上辕，败絮应手出，人争笑之，不顾也。以朱石君荐，代其为安徽巡抚，虽无所更张，而下属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请客惟用五簋，饭脱粟而已。后以疾去官，人争惜之。

阮公元，仪征人。家世任武职，惟公以科甲著，自释褐至卿贰甫五年。好博学，群经诸子，无不通贯，尤精《尔雅》小学诸书。以朱石君荐，任浙江巡抚。前中丞以贪名著，而公易以宽和，下属相庆以为更生。温、台盗贼充斥，公与提臣李长庚设法捕之，其风稍戢。性和蔼而能守正不阿，尝有县令欲谋美缺，以贿干其父某代为之请，公谢曰："元未仕时，此身本属父母，今承乏为天子大吏，岂可以私犯义？"绝不允其请云。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折，尝卿之而不名云。

嘉庆初年谏臣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诏，故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虽期间不无以妄言获咎者，然其补益良多矣，故列名于后。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同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珅奸慝诸款。即时伏法，人争快之。

今任内阁学士蒋公攸铦，汉军人。尝劾外省贪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秦承恩诸人因之先后获罪。外省吏治为之更张，实自攸铦发也。

副宪公瑚图灵阿，宜制府绵子也。性豪迈，不屑小节。今上亲政，公首条关税、盐务诸弊，又请却纳贡献，停止捐纳，一时皆懔其丰采云。

马公履泰，仁和人。今上亲政，履泰首论湖督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之罪，安为之罢职。又论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难民宜抚诸条，上尽从之。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附。时翻译科场，皆近

臣子弟借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繁不胜言。言官以其伤众，无敢言者，但括取文场弊聒渎不休，惟善首论翻译诸弊，场务始严。公后迁太仆卿，八旗士卒畜养马匹，多有冒领其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其弊遂清。满人恨入切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事闻，首谋者伏诛。今迁盛京礼部侍郎。

张公鹏展，广西人。任御史时，颇为敢言。尝陈奏出师八弊政，皆中窍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专擅一时，诸堂官多包庇之。后迁光禄少卿，犹恋恋其司职。鹏展劾请离任，其略云："以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专擅二十余年，其余司官皆出门下。故使比昵为奸，无阻之者，良可慨也。"上遽允其请，人争快之。

和公靖额，满洲人。以翻译起家，而素重文士。满洲举人，旧例三科后始简选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历科三十余年，不能入仕，反不若汉人大挑之捷径。靖额深悯之，因陈请同汉人例，一体选授县令。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争颂其德云。

卫公谋，济源人。成辛巳进士，年七十余，始为谏官。福文襄王康安虽屡立战功，然所历封疆，苞苴广进，没后复膺重典，未免滥觞。今上责那绎堂司空谕旨有"福康安历任封圻，簠簋不饬"之语，因备论王贪婪诸状，不宜配享太庙，子孙享其非分之荣。上虽未允其请，一时之公论与之。

周公栻，宁夏人。初论外省大吏，多有参劾属员，"初无劣迹，恐悃逼无华之人，不得上司之欢心，以致被劾者众。请嗣后照大计例，许其付咨引见，则其员之贤否，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可使大吏专擅之习，为之稍减"。上允其请。庚申夏，彭芸楣尚书入内，落马昏仆，朱石君司农因以己舆载出。故事，大内无特旨不容车轿出入，栻因劾之，其略云："朱珪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云云。又温藩司承惠，冒以乡勇功为己功，又依附罪抚秦承恩，致使武关有失，亦附

劾之。当时虽奉严旨，未数月，石君舆夫有闯禁门，故殴伤守者，上切责之，尝曰："周栻之言甚正，殊堪嘉也。"

沈公琨，归安人。江苏生员之狱，巡抚宜兴庇护属员，又信任管门家人，致使苞苴日进。特造严刑以讯告者，有"小夹棍"、"头脑箍"诸名目。又于国丧中任意演剧，无所忌惮。琨皆一一陈之，乃罢兴职。逾岁，上欲巡幸盛京，琨复上疏阻之，亦见称一时云。

萧公芝，汉阳人。久淹词馆，及用御史，年已七十余。上疏奏端正风俗反朴还纯，以天道人心启沃上闻。其文洋洋数千言，皆有关于政治，一时翕然称之。

王公宁炜，山东人。尝上疏言"上之用人行政，宜习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举，遽加升用。如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荐用，然考核其实，殊有未称者"云。

游公光绎，福建人。曾上疏言："今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愿效魏玄成《十思疏》以裨治化。"上奖之。后满洲某侍郎因公争愤，上曰："游光绎之言不为无见，殊属可嘉。"后以劾黄公永沛罢职，人争惜之。

苗氏妇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死，发殡于朝阳门外，一时王公大臣无不往送，余亦从众而行。比至，车马壅阻，因饭于农家。逆旅苗姓有老妇云："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余赧颜以退。不逾年，和相果败，卒应其妇之言。嗟夫！当和相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

舒太夫人

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有时惑于势利之见，以致以贱凌贵，以高就下，人多耻之。然至感其义行，与之联姻，初不计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难能，于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见之。太夫人姓马氏，为文襄公曾孙女，直恪公嫡配也。初感吾邸赵护卫之义，护卫名赫绅，事见前卷。欲为吾表兄某聘其孙女。吾母以其为家君僚属，故为之代辞。太夫人曰："吾虽贵族，然能与忠义之士结为亲谊，其荣多矣！奚必计其族之贵贱也？"卒订其婚。生子某，龆龄已入学。舒氏虽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进者，人皆以为太夫人盛德之报云。

纪晓岚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人争服之。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十数斤，终日不啖一谷粒，真奇人也。

明用度奢费

明代岁入帑金，不过数百万，然其国用十倍于今。九边月饷，半饱私囊，六部耗费，多不可计，其宫殿一切鸠工取材，皆倍于今。乾隆中，重修明长陵，启其寝殿护板，皆以生铜铸之。又康熙中，通沟浍，其沟皆以巨石筑之，其中管粗数尺，皆生铜所铸也。又西什库中尚余宫人鞋数十箱，皆以珠宝饰之，其糜费也若此。故迨至末年，国

帑匮乏，致借饷于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造蜚语，言内库财帑丰盈，庄烈帝靳之不赏军士，何其僻也！

噶礼母

康熙中，两江总督噶礼，满洲人。贪婪一时，家资巨万。尝造金丝帐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数百。而其母昵其少子，初不喜礼之所为。会礼与张清恪公伯行互相参劾，圣祖初颇右礼，乃置张公诏狱。而吴民素服张公，从行者数千人，争至畅春园代为张公请命。上益厌张之沽名。会问安于孝惠章皇后宫，礼母固后近戚，上遇之，不及避，上因询其子所为，何以与张龃龉故。其母乃言其子贪状，且言张之冤谴。上怫然曰："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因置礼于法，而复起用张公。后其母贫窭，以织纴为生，其族之无知者，咸归怨之，时谚曰"噶礼之母，为祸之祖"云。然母亦贤矣哉！

方灵皋之直

方灵皋先生受世宗知，以罪累而致卿贰。性刚戇，遇事辄争。尝与履恭王同判礼部事，王有所过当，公辄怒，拂袖而争。王曰："秃老子敢若尔！"公曰："王言如马勃味。"王大怒，入奏，上两罢之。公往谒查相国，其仆恃相公势，不时禀。公大怒曰："狗子敢尔！"以杖叩其头，血涔涔下。其仆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见，公云："君为天子辅臣，理宜谦冲恭敬，款待下僚，岂可纵豪仆以忤天子卿贰，公误多矣！"卒拂然去，查长揖谢之乃已。后复至查邸，其仆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来矣！"其惮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载，政事多有匡裨，尝密荐来相公保、魏尚书廷珍、方敏恪公观承、顾河帅琮、方中丞世俊于朝，后皆卒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鲠，故表出

之。

青楼

近日皆以青楼目为娼妓之所。按《南史》，齐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东昏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是青楼乃帝王之室，未可以名贱者之居也。

应制诗

近日有满洲某制府，初非科目进身，韵语非其所长，自以为善。又好拟和应制诸题目，人争笑之，自不觉也。铁冶亭保尝与戏曰："兄诗殊胜少陵。"某尚谦谢。冶亭徐曰："少陵应制之诗，无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灾

乾隆庚子，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或言火灾之先，有卖菜佣梦一人告曰："京师当有火灾，汝视某火神庙额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视，其守者询知，因暗涂豕血以戏之，次日果有是灾。人皆以为妄言。按《淮南子》云："历阳有老妪颇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告曰：'此国当没于湖。妪视东城门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妪数往视，门吏问之，妪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血以涂其门，明日妪早往视，便走上山，国没为湖。"然则古即有此事也。

孙文靖

孙文靖相公士毅卒时，余尝作四律挽之，或有讥誉非其人者，因焚其稿。近读《东坡集》，见有《挽韩绛诗》三首，备推其人。按绛为王荆公所引，世人呼为护法沙门，初非端士，而苏公褒之如此，可见先辈之忠厚也。嗟夫！文靖虽有交给权要、殒师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断，下属震畏。当其时，贪吏如李侍尧辈布满天下，而公独以廉著。每出巡，轻车减从，不择饮食。尝邮传至江西，时余业师程蓉江先生为县令，往谒之，公即呼与对食，惟蔬食数簋而已。又连劾巴延三、富勒浑二满洲贪吏，皆时人之所难能者。余尝比之明周忱、胡宗宪，信非阿谀，反有胜于绛也。

黑经

喇嘛有咒诅之术，凡蒙古有所争斗，必令其徒诵之，时有验者，名曰“黑经”。然其掌坛番僧往往自毙，盖邪术也。按汉武帝尝命丁夫人祀祠，以诅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罗僧，善咒诅人，魏太武尝用之。盖即此术之滥觞也。夫以堂堂之国，不能以威德胜人，而欲仗区区之异术以厌其敌，其志亦鄙矣。

苏州街

乾隆辛巳，孝圣宪皇后七旬诞辰，纯皇以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云。

甘庄恪

甘庄恪汝来，吴江人。少任涞水令，有德政。时有御前侍卫某，往放御鹰，蹂躏田苗，公即命锁至庭，大杖数十。大吏闻之，惊曰："某令疯耶？"因共劾之。圣祖笑曰："不畏强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后迁至吏部尚书。乾隆初，纯皇坚意复三年丧，诸臣莫详其制。公时任礼部，依据经注，参定大礼，繁俭当理，后皆遵之。后暴薨于署，同事者为相公讷亲，因亲送其丧归。讷先入，见老妪缝纫于庭，讷误以为奴婢，因呼曰："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妇愕然曰："汝为谁？"讷备告其故，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讷因问有余资否，夫人曰："有。"启囊出银八金，曰："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讷因感泣，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上亦感动，命内务府代理其丧，入贤良祠。

书光显寺战事

雍正庚戌败军之事，余既详书于前卷矣。今阅先外祖行述，乃知光显寺大捷之事，其谋乃发出于一偏帅，因详书之以志往事。初，富尔丹之既败也，虏势日张，无敢撄其锋者，因阑入喀尔喀界。时超勇亲王策凌远屯他戍，酋帅利其厚赀，欲掳其游牧。其副曰："彼为盟长，北藩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遏吾归，诺颜难生还也。"酋长不从，乃破其寨，掳其妻孥，驱牛羊数万以行，因南犯大青山。当是时，先修亲王屯归化城，顺承郡王屯贺兰山，互相犄角。闻警，先修王调宣、大二镇卒整旅以待。事闻，世宗命大学士马尔赛佩抚远大将军印，一等侯李杕副之，率精卒数万人遏其归路。虏酋知有备，因而南掳，诸蒙古无敢拒者，败亡者数部落。

时超勇王闻警趋归，知其妻孥已被掳，仓卒计无所出。适先外祖舒穆禄直恪公讳绰尔铎，以理藩院侍郎转饷至彼，超勇王因谒之，告其故，且欲奔诉于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杰待王，今乃知王直匹夫耳！夫蒙古诸藩以王为最，朝廷方恃以办贼。今虽妻孥失陷，然其劲卒尚存，王若统率诸部，尽力向敌，遏其归路，则可一战成功。然后妻孥可全，疆域可复，朝廷则必旌王之功，厚赉以酬其劳，其收功远矣。今若不顾大计，单骑归朝，诸将帅不明王心，必以王为败绩，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诸部，不复为王有也。"超勇王感激叹曰："君言良是，男儿一腔血，当为诺颜倒也。"因返旆以向敌。诺颜者，蒙古所谓君也。直恪公复命使谒顺承王，乞出师以相助。超勇王闻之，益用命。其护卫某能日行千里，尝立高峰上拱手作雕立状，贼人不觉。王因命其潜入贼营，悉知其虚实，然后檄调诸部落蒙古兵，得三万人。王曰："贼众三十万，以一诛十，可以御敌矣。"乃会顺承王，请其孱弱满军以行。顺承王简其精锐付之，超勇王笑曰："吾所以请王师者，欲以其饵敌也。不然，王师纵强，焉能御彼百战之师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显寺。王笑曰："其险已为吾据，贼虽百万，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众请王登山据险，王曰："贼知吾据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军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诸满军背水而阵，诸蒙古军于河北，而己率劲旅万人伏于山侧，且属诸将曰："闻胡笳声即率以进。"部署始定，贼众果大至。见我背水军尽满洲卒，其酋笑曰："前日败亡之余，复敢与斗，囚仆可增额矣。"其副曰："策凌，人杰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岂甘心于吾？而吾往来数千里，并未见其御敌，恐彼驻师于此以遏吾归也。"酋笑曰："彼国之制，从无以外藩将满兵者，彼乌敢在此哉！"因率众越险以进。满师皆披靡，弃甲沿河而走。虏众适追掠间，闻阵作胡笳声，须臾旌旗遍满山谷间，王倏作蒙古语曰："策凌在此，阻君之行。"因率众从右山下，驰如风雨，王掷帽于地曰："不破贼，不复冠矣！"其军无不一当百，争先用命，谷中之尸可踏而行也。贼狼狈渡河以逃，河北诸蒙古将闻笳声结队以进，复半渡以击之。虏众大溃，其副战死，酋帅率数百人骑白骆驼阴夜以遁，河水尽为之赤。王

从容于马上弹琵琶唱胡曲以归。

先是马尔赛之师屯于乌兰城，以为虏不复经此，因日置酒高会，置军事于不理。李杕故马戚，惟其言是用。及诸路捷书至，其军士咸欲出师立功，马屡止之。复闻贼哨骑至，诸将复请命，曰："吾奉命屯戍于此，未奉命退贼也。"诸将士衔刀斫柱，间有泣者，李杕以鞭挥之曰："守吏紧闭其关，其越出者，吾以军令斩之。"诸将益愤。傅阁峰尚书鼐时以偏裨从军，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贼归路，今逆贼天亡其魄，豕突于此，正男儿杀贼立功时，奈何紧闭其关，任其扬去，坐失机宜也？"因率本部斩关而出。马不得已，始下令追贼，时虏已远去矣。适副都统达尔济受先修王节制追至，马误以为虏师，因命军士击之，两军互多伤损。然后知之，乃收兵归，托辞为贼行速急，难以追及入告，贼竟得从容去。奏入，世宗大怒，因斩马尔赛于军，李杕长流塞外，超勇王等论功封赏有差。虏帅归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谋勇兼备，未可撄其锋也。"然后虏酋始敛兵戢众，微吐和意。上复遣傅阁峰尚书鼐、阿文勤公克敦往谕其间，和议乃成。事详傅阁峰事，兹不复载。越十年，超勇王薨于军，纯皇帝念其勋劳，命配享太庙。蒙古王公以勋劳侑享庙廷者，王一人而已。

嗟夫！当是时诸大将坐拥强兵者，不下十数，莫不养寇自重，不肯御敌。幸而直恪公筹画于前，超勇王奋激于后，乃始摧挫其锋，和议始成。若非马尔赛之闭关纵寇，则其酋可擒，其部可灭，不待夫日后其国内乱，自相败亡，历二十年之久始克收复其土也。

章嘉喇嘛

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然亦有聪慧之士生其间者，

如章嘉国师者，西宁人，俗姓张。少聪悟，熟悉佛教经卷，纯皇帝最优待之。性直鲠，上尝以法司案卷令师判决，师合掌曰："此国之大政，皇上当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人所敢预也。"又寺与某相国邻，师恶其为人，卒不与之往来。其尤著者，为折服哲敦番僧叛谋之事，故详载之。

乾隆乙亥，阿逆之谋既露事详前卷，诚勇公命喀尔喀亲王额林沁伴之入觐。额中途泄其谋，故纵阿去。上震怒，赐额自缢。故事，元太祖裔从无正法者。诸部蠢动，曰："成吉斯汗后从无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国师为主，势多叵测。师时扈从木兰，上以其事告之，师曰："皇上勿虑，老僧请折简以消逆谋。"因夜作札，备言"国家抚绥外藩，恩为至厚。今额自作不轨，故上不得已施之于法，乃视蒙古与内臣无异之故，非以此尽疑外藩有异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宜诛，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于漠外，安可妄动嗔相，预人家国事也？"遣其徒白姓者日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哲敦已整师刻日起事，闻白至，严兵以待，坐胡床上，命白匍匐而入。白故善游说，备陈其事颠末，哲敦已折服。更读师札，乃善谕白归，其谋乃解。夫蒙古素称强盛，历代以全力御之尚不能克，师乃以片纸立遏其奸，亦可嘉也。师守戒甚严，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典尽识其字，人争异之，亦彼教中笃行之士也。或言师有奇术，因造诸怪诞不经之事以归之，则非余所敢知也。

江阴口谈之诬

国初豫通王下江南时，所至摧朽拉枯，无不立下。惟江阴城守推典史阎公应元为之拒守九十余日，大兵四集然后破之。夫以卑员末秩，能于万不可为之时，乃欲坚守臣节，誓死不降，亦可悯也。乃近日江阴口实谓"阎公守城时，大兵屡为所败，至于三王九将尽被所害"云。按国初并无亲藩陨伤，即满洲诸大将亦未有殉节于江阴者。

盖当时偏裨之将偶为所伤，土人欲彰其功，故尔张大其词，初不知阎公之忠在于百折不回，初不计其谋略之疏密也。近日刘圃三《祀阎典史》文亦有云“遂使南顿旧臣，几伤贾复；濠梁诸将，先殒花云”诸语，亦沿其误，故详辨之。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骁将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机也。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杀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兆武毅公

徐英公选将，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争笑其诬。然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终返玉门之道，浑瑊不荷吐蕃之枷，载在史册。近日如兆武毅公惠，果其人也。公白氏，孝恭仁皇后族孙。王师定伊犁时，公以偏裨从事。会将军策凌、玉保等先后褫职，命公权护其印。未逾月，四卫特部受阿逆指挥，四部齐叛，欲擒公献于阿逆。公先时知，时所帅惟蒙古兵二千、官军数百而已。诸将震惧，永相国贵时在其军，曰：“均之死也，与其束手待毙，何若

全师以归。且战且行，不过逾月可抵边境时以乌鲁木齐为镇边，皇上念战士之苦，未必尽施于法先是永将军常以退兵伏法。纵受斧钺，不昧狐死首丘之义，士卒犹可得而生也。”公尚犹豫，曰：“永将军殷鉴不远，不如继班、鄂二公于地下可也。”都统莽阿难，老将也，掀髯笑曰：“将军休怯，若以阿难独当殿队，可保诸君生入玉门。”公从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队于后，有追兵至，辄为莽所败，夹锋矢间，贼争畏之，曰“无敌修髯将军”。转战数十日，虏贼渐远，公欲屯营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余十日粮，而去边境尚数千里。若使粮尽兵散，强敌追至，何以御之？”因日驰数百里，卒入内境，官兵未损一人。上大喜曰：“介子、耿恭，不过如是。”因封公武毅伯，赏赉无算，复命公佩定西将军印往剿回部。

时雅将军尔哈善以迟缓致罪，公乃轻骑直入，至阿克苏为贼所困，公因临黑水而阵。先是，鄂参赞实曾阻公曰：“我兵径路生疏，岂可冒险直入？倘敌人夹以攻我，虽欲生还，不可得也。”公不听。至是，鄂公曰：“致使全师受困，谁之咎也？若听实言，焉得至此！”公惭甚，因命勇士数十人，各怀羽檄，突围而出，抵阿克苏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时屯阿克苏，因立命诸将往救。豆提督斌、高总兵天喜、石都统三泰先后往救，皆没于阵。石为贼获，缚诸高竿命石降，石骂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丑虏，以求旦夕之生哉？”大骂不绝。贼因用炮击之，犹闻其厉声云。时粮已绝，鄂公实等先冲围死，军士咸煮鞍革以全其生，悬伏山谷间以救其饥。赖富将军德率偏师自小道入，贼不为备，因得冲队以入，杀贼无算。公复率残兵自内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其围，振旅而归。公先后两遭危患，皆死生不容发间，竟得保全其身，归膺高爵，非其福泽丰厚，曷以致此也？

蒋生

年大将军羹尧镇西安时，广求天下才士，厚养幕中。蒋孝廉衡应

聘而往，年甚爱其才，曰：“下科状头，当属君也。”盖年声势赫濯，诸试官皆不敢违故也。蒋见其自用威福，骄奢已极，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胜威，其祸立至，吾侪不可久居于此。”其友不听，蒋因作疾发辞归。年以千金为赆，蒋辞不受，因减半与之，乃受而归。未逾时，年以事诛，幕中皆罗其难。年素奢侈，费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诸簿，故蒋辞千而受百者，此也。

袁子才江赋

袁子才先生性聪慧，滑稽一时。黄文襄公督两江时，袁为属员。黄本恶儒者，谓先生曰：“子号子才，以才子自命欤？”先生曰：“然。”黄曰：“然则命汝顷刻为文可乎？”先生曰：“能。请公命题。”黄厉声曰：“江赋。”复请限字，曰：“一万。”复请限时，曰：“三时。”先生砥墨濡毫，笔不加点，凡奇诞字尽加水旁，须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倾倒曰：“汝果名不过实也。”

宪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内务府时，宪皇时龙潜藩邸，尝有所请，公拒之曰：“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为公忧。上见公即谕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任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因立授江苏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揆。

硕制府

硕制府色，兆文襄公侄也。历任四川总督，有贤声。色白皙寡血色，身颀而长，亭亭如玉树，俗呼曰“泥塑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启圣，从先良亲王平耿逆有功。《随园文集》载其任南海令，前官有亏空数万，公尽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铸十万弹。往谒先良王，王与之语，大奇之，因檄两广有司均其所亏云云。余闻姚氏子云，公为亏空事已罢官，解送归旗，抵扬州，暂寓于两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窥其貌伟然，语其父曰：“某县令非久在人下者。昨闻其为前官代认亏空罢斥，吾家广蓄资财，何不可借彼以偿国帑，使彼得复其官，他日必获其报也。”其父从之。公因得复官。会先良王南征，公与吴伯成巡抚兴祚旧识，故因吴为介绍以见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后大用，以十倍偿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与袁记有所抵牾，因笔记之。

施青天

施漕帅世纶，有权术。任京兆尹时，金吾帅托公和诺以宠幸冠一时，轿前常拥八驺，施遇诸涂，乃拱立道旁，长揖以俟之。托惊骇下轿问之，施忽厉声曰：“国制非王公不设驺马，吾以为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为汝也！”欲立劾之，托谢之乃已。同时于襄勤公成龙，二公皆名盛一时，俗呼曰“施青天”云。

钱南园

乾隆中，因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劾大臣获咎，故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戒诲。钱南园澧深恶之，曰：“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乃陈奏山东巡抚国泰诸贪婪不法及国帑亏空事。上震怒，命刘石庵相公往彼审讯，尽得其实。乃置泰于法，立迁公官为通政副使，时谓之鸣凤朝阳。后以事镌级，再补言官。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立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议，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所私弊，诸大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揽权之渐。请皇上命珅拆毁其寓，遇事公同办理，无得私自处判。”疏入，上嘉其言，即命公入军机以监之。逾年公暴卒，上甚悼惜之。

荆州炮

丙辰冬，贼犯荆州时，屯卒皆远调。兵力甚寡，副都统勒福日夜守之，势甚急。尹太守乃于城中掘得大炮数十，皆康熙甲寅所铸，铜虽锈涩，犹可施用。炮声所至，贼立奔溃，其围遂解。按康熙中顺承王德尔锦守荆州，闻吴逆兵至，踉跄而归，盖当时所铸者，恐以资吴，故埋瘗于地下。何期百余年后，犹为我兵所得用，致使垂破之城，危而复安，亦有天意存也。

稗史

稗史小说虽皆委巷妄谈，然时亦有所据者。如《水浒》之王伦，《平妖传》之多目神，已见诸欧阳公奏疏及唐介记，王渔洋皆详载

《居易录》矣。近有《盛世鸿图》杂剧，演曹彬南征故事，谓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药迷宋将，自相残杀。语虽怪诞不经，按《北史》，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词惑众，与李归伪作乱，自号“大乘王”。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以杀害为事，后为刺史元遥所破。然亦有所托也。

季教谕

韩旭亭师言，江阴有季教谕，性怪诞，语多不经。旭亭师好游览山水，季谓之曰：“君何时遇虎豹，乃作其小餐也。”其乡有耆英会，季曰：“何所谓耆英，谓之‘风烛会’可也。”又戏作讨海寇檄。或有谓非宜者，季曰：“人安得缚向菜市口，锋刃过颈，爽如冰霜，以为快也。”按《北史》，刘居士为千牛备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发反缚籧篨上。”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诞人也。

谢芗泉

谢芗泉侍御，性豪宕，尝蓄万金，遨游江、浙间，抛弃殆尽。尝曰：“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与余交最善，尝屡戒余之浮妄躁进，余慑服之。尝曰：“君子之交，可疏而厚，不可倾盖之间，顿称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庆初，和相当权时，其奴隶抗纵无礼，无敢忤者。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驰车冲驺从，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因焚其毂，人争快之。王给谏钟健希和相意，劾罢公官，管御史世铭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问之者，答曰：“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今上亲政，复特召为祠部主事。

啸亭续录卷一

纯皇后之贤德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贤淑节俭，上侍孝圣宪皇后，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氂绒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每加敬礼。后从上东巡，崩于德州舟次。纯皇帝深为哀恸，故于文忠父子恩宠异常，实念后之德也。

大雩

本朝列圣，忧勤民瘼，每于雨泽愆期，必敬谨设坛祈祷。乾隆七年特旨：每岁巳月，择日行常雩礼，如冬至郊坛之制。皇帝躬诣行礼，所用敬衣旗帜皆皂色，以祈甘霖速降。常雩既举，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岁三坛，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斋戒陪祀。如仍不雨，还从神祇等坛祈祷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祷昊天上帝于圜丘，不设卤簿，不除道，不作乐，不设配位，不奠玉，不饮福受胙。三献，乐只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为八列，各执羽翳，歌纯皇帝御制《云汉诗》八章。余仪与常雩同，祭后雨足则报祀之。所以感格苍穹，轸念农业，实为自古所未有也。

御营制度

凡列圣每岁秋狝木兰，巡幸直省，除近畿数处建行宫外，其他皆驻跸牙帐，名曰御营，亦崇尚俭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护军统领一人，率其属预往，相度地势广狭，同武备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设立行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设连帐旌门，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亲军宿卫。网城门八旗护军统领率官兵宿卫，又外八旗各设帐房，专委官兵禁止喧哗。御营之前，扈从诸臣不得驻宿，东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营百步。扈从人等各按翼驻宿，皆北上，最前为王公，次大臣侍卫，其次大小官员扈从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帐。御前大臣、内府官员人役均驻北面，去行营二里外。前锋营相形势设卡伦于路左右，各竖飞虎旗帜以为侦哨，以禁行人之喧嚣者。其中顿营或一或二，各视途之远近焉。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纯皇帝念宗庙执事礼，宜尽用近支宗室，骏奔襄赞，以联本支百世敬迓神庥之意。故命岁暮太庙祫祭，凡捧帛执爵诸执事官，皆用圣祖以下宗支诸王公将军充之，特赐花翎以优宠焉。视明代惟使龌龊黄冠数人滥充助祭者，真超越其制多矣。

太庙用王府中太监

乾隆八年，纯皇帝以太庙中司香太监为太常寺召募，悉皆庸悍老

稚，宫府所不收留之辈，借以充数，不足以昭诚敬。故命自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监二名，以备庙中司香洒扫。复赏给七品首领一员，以司其属。不惟下联宗室之情，而各王公皆选青年洁净者充之，奔走庙廷，以昭明禋之礼，典甚巨也。

十五善射

国初定制，选王公大臣以及满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禁庭射者，赏戴花翎。凡皇上御射，皆侍其侧，命射则递射之，名十五善射云。

曲宴宗室

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

廷臣宴

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勩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

茶宴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

山高水长殿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不加丹垩，前平圃数顷，地甚爽垲，远眺西山如髻，出苑墙间，浑如图画。是日申刻，内务府司员设御座于楼门外，凡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以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上入座，赐茶毕，凡各营角伎以及傧侏兜离之戏，以次入奏毕，上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洵异观也。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凡侍座者咸预焉。次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宫，诸大臣以次归邸。时已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洵升平盛事也。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礼详前卷内务府定制中，典甚巨也。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

赐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翼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

赐荷包灯盏诸物

定制，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灯盏数对及福橘、广柑、辽东鹿尾、猪、鱼诸珍物无算。外廷大臣择其圣眷优隆者，亦赐荷包一，皆佩于貂裘衿领间，泥首宫门前以示宠眷。盖堂廉之间，情意欢洽，浑如家人父子，实一代之美制也。视诸前朝高座深宫，寄耳目于宵小，罄欬之际诛夷立逮者，真不啻霄壤间也。

派吃跳神肉及听戏王大臣

定制，大内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于坤宁宫，钦派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面北坐，诸臣各蟒袍补服入，西向神幄行一叩首礼毕，复向上行一叩首礼，合班席坐，以南为上，盖视御座为尊也。司俎官捧牢入，各实银盘，膳部大臣捧御用俎盘跪进，以髀体为贵。司俎官以臂肩臑骼各盘设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遵国俗也。食毕赐茶，各行一叩首礼。上还宫，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赐糕糍酏齊，各携归邸。至上元日及万寿节，皆召诸臣于同乐园听戏，分翼入座，特赐盘餐肴馔。于礼毕日，各赐锦绮、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宠眷焉。

大戏节戏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庭诸喜庆事，奏演祥征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寿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又演目犍连尊者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藻词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日华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曲文，远不逮文敏多矣。嘉庆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罢演诸连台，上元日惟以月令承应代之，其放除声色至矣。

端午龙舟

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每召近侍王公观阅，以联上下之情。今上亲政后，亦屡循旧制观之，然每以雨泽愆期，罢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鉴明弊政，不许寺人干预政事，命内务府大臣监之。然内廷事务，每乏统领之人。仁皇习知其弊，特设御前大臣，皆以内廷勋戚诸臣充之。无定员，凡乾清门内之侍卫司员诸务，皆命其统辖。每上出宫巡幸，皆命其櫜鞬扈从，代宣王言，名位优重，仿两汉大将军之制而亲谊过之。初尚命军机大臣代摄，今上亲政后，特分析其职，而体制尤为厘正。初无王公兼摄者，乾隆中，命喀尔沁固山贝子札尔丰阿兼之，其后蒙古藩臣递摄其职。嘉庆初，上特命睿恭王及定、庄二王兼之，实旷典云。

红绒结顶冠

国朝定制，皇上燕服，宫中冠红绒结顶冠，凡皇子皇孙皆以是为礼服，甚属尊重。近支王、贝勒得上赐者，许常冠戴，辅臣间有赐者，皆不敢戴。惟张文和公蒙特旨许元旦日冠戴，时以为非常之荣。成王尝戏谓余曰："吾帽冠只值清钱百文，然胜汝辈数百金之顶多矣！"时红宝石顶价甚昂，故王以为戏云。

金黄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黄蟒袍，诸王特赐者始许服用。乾隆初，诸王蒙赐者过半，实称一时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特赐之，时以为荣。今上亲政后，惟荣恪郡王蒙赐服焉。

香色定制

古之东宫皆服绛纱袍，盖次明黄一等。国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后储位久虚，渐忘其制。近日庶民习用香色，至于车帏巾帨无不滥用，有司初无禁遏者，亦未习典故故也。

朝服龙团

定制，惟皇上御服朝衣，于腰阑下前后绣龙团各四，诸王以下皆用素缎数则，以为辨别。近日南中所绣朝服衣料，无论品级皆用龙团各四，初无以素褶沽者。余尝购市料服之，成王见而责曰：“君素称守礼者，亦滥为服用耶？”先辈之知定制若此。

四团龙补褂

旧制，亲王服四正龙补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龙补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为与御服无别，乃奏改亲王服二行龙二正龙补服，郡王服四行龙补服，以为定制。诸王有特赐四正龙者，许服用焉。异姓初无赐

四团龙者。雍正中，年大将军羹尧特赐四正龙补服，不久即以骄败。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优宠，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两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台湾功，皆赐四团龙补服。孙文靖以入安南功赐之，未浃旬即以溃兵闻，遂缴还成命焉。惟文忠公每入署办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补服，以示谦云。

大臣赐紫

国初，诸勋臣以开创大功赐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阁臣则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和相珅，勋戚则福驸马隆安、福尚书长安、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海超勇兰察皆赐紫色舆服。嘉庆中，庆文恪公桂、德继勇楞泰、额威勇尔登保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赐紫焉。

宗室公赐紫

旧制，亲、郡王用金黄舆服，贝勒、贝子用紫色舆服，宗室公与大臣同。乾隆五十二年，特赐宗室镇国公、辅国公紫色舆服，其未入八分公仍旧制云。

赐朝马

明制，诸朝臣皆左右长安门步行至午门，从无赐禁门骑马者。故阁臣沈鲤扶病入掖垣，屡至颠仆，为时人所怜云。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

入直，尤为旷典云。

黄马褂定制

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舆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花翎蓝翎定制

凡领侍卫府官、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銮仪卫，满员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鹖羽蓝翎，以为辨别。王府头等护卫，始许冠戴花翎，余皆冠戴蓝翎云。

亲郡王赐三眼花翎

亲、郡王、贝勒为宗臣贵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双眼孔雀翎，以为臣僚之冠。乾隆中，顺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以充前锋统领，故向上乞花翎，上曰："花翎乃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傅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为美观。"上始许之。因并赐皇次孙今封定王者三眼翎，曰："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由是亲、郡王屡有蒙恩赐者。嗣后纯皇帝欲定五眼花翎为亲、郡王定制，为和相所阻，未果行云。

双眼花翎

国初勋臣，功绩伟茂，多有赐双眼花翎者。乾隆中，赐双眼花翎者，阁臣为傅文忠公恒、尹文端继善、兆文毅惠、舒文襄赫德、于文襄敏中、阿文成桂、和相珅、福文襄康安、孙文靖士毅，勋臣为富勤勇德、伊将军勒图、海超勇兰察、永制府保、觉罗制府吉庆、和制府琳。嘉庆中得赐者，阁臣为保文恪宁、庆文恪桂、勒相公保，勋臣为明参政亮、额经略尔登保、德继勇楞泰、那制府彦成。惟彭军门承尧、王军门得禄以绿营将佐得双眼花翎之赐，尤为宠遇优隆。以槎之不肖，于九龄时即蒙纯皇帝赐双眼花翎，实为千古荣遇，至今思之，犹感激涕零云。

外官赐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恪观承官直隶制府时，圣眷颇优，以古北口大阅故，公特乞赐花翎。上笑曰："若尔侏儒状，亦爱花翎耶？"因特赐之。嗣后外任督、抚，屡有蒙恩赐者。惟刘文正公督陕时，特赐花翎，公回京时即日缴还，上亦优容，不加厚责也。

赐奠

国家宠待臣僚，遇有勋绩昭著者，饰终之典，有上亲临赐奠者，亦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赐者，代不乏人。惟乾隆戊戌，上念先烈亲王开创功，特往园寝赐奠。嘉庆丙子，今上念朱文正公傅导功，亲往其墓赐奠，皆一时旷典云。

赐陀罗经被

本朝王大臣有薨没者，上特赐陀罗经被。被以白绫为之，刊金字番经于其上，时得赐者以为宠幸。盖即古人赐东园秘器类也。

赐宅

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地势湫隘，凡赁屋时，皆高其值，京官咸以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诹诿，势所不免。列圣咸知其弊，故汉阁臣多有赐第内城者，如张文和赐第护国寺胡同，蒋文肃廷锡赐第李公桥，裘文达曰修赐第石虎胡同，刘文定纶赐第阜成门大街，刘文正统勋赐第东四牌楼，汪文端由敦赐第汪家胡同，梁文定国治赐第拜斗殿，董太保诰赐第新街口，皆一时之荣遇也。

清字经馆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字始备焉。初贮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贮焉。

石经

汉灵帝时，立《五经》石碑于白虎观，蔡邕等为之校刊。其碑经魏、晋之乱，尽皆湮没。唐开成中，刻《九经》文于国学，至今传千余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间有明人补刊者，字体恶劣，实无足观。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于乾隆初上之。特赐国子监学正，藏其书于大内。乾隆庚戌，上念衡奠经之功，未忍磨灭，乃命刊其书于太学中，乙卯春告成。笔力苍劲，灿然两庑间，士大夫过者，无不摩挲赏鉴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余人于丰泽园，更其殿名惇叙殿，以示行苇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于乾清宫，凡三千余人，极为一时之盛。嘉庆甲子，今上遵循旧制，复宴近支宗室百余人于惇叙殿，赐酒赋诗。其联句诗为成王所拟书，词翰并妙，抒写一时盛典如绘，非他词臣所拟者之可及也。

北郊斋宫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因循未建斋宫。纯皇帝念祀典甚巨，未可二郊异宜，因建北郊斋宫，规模一如南郊，然后二郊之制始备。乾隆己巳，上宿斋宫，以天时暑热，从者多有渴者，因仍旧制斋于内宫，体恤臣僚故也。其后斋宫为更衣别殿，不复驻跸焉。

亲祷

康熙中，孟夏间久旱，上虔诚祈祷，由乾清门步祷南郊，诸王大臣皆雨缨素服以从。南未至天桥，四野浓云骤合，甘霖立降。乾隆己卯，上因旱，屡祷于三坛、社稷，雨不时降，乃步祷于南郊。次夕，澍雨普被，岁仍大稔，上咏《喜雨诗》以志之。二圣轸念农食惟艰，甘屈万乘之尊为民请命，其于桑林之责，千古若合符节也。

射布靶

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无不习勋弓马，殊有古风。每岁上狩木兰前，将派往扈从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等，习射于出入贤良门，上亲阅之以定优劣，其中三矢以上者，优赉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护军、前锋营每旗拣选善射者百人，上亲阅视，其中优者，立为擢升，岁以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宾射之别，今每春习射，及秋狝前习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于春秋大射之仪，尚未之备。余立朝时，每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礼，终必有议及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岁射布靶时，汉大臣官员有能射者，亦许与及，上每特赐花翎以旌奖之。赵谦士侍郎每岁贯侯，屡为文臣之冠，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衢亨任修撰时，随从木兰，尝射鹿以献，纯皇帝大悦，曾赋天章以记其事焉。惟江畹香中丞兰于习射时，甫弯弓，其韘崩坏，弓矢尽落于地，上大笑，时谓之“江三丢”云。

奏事处

国朝鉴明季科臣纷嚣，每致政务丛脞，特设立奏事处，遴选六部、内务府司员之能书写者为奏事官。十年一为更易，统属于御前大臣。又命御前侍卫一员总统其事，凡外庭章奏，许其传达。盖以其官职卑末，不敢壅滞耳目。至于露奏本章，仍令六科传递，以符旧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奏蒙古事侍卫

旧制，选六班蒙古侍卫中之熟谙蒙古语者，与奏事官同事，专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国语谓之卓亲辖。盖以其语言气习与之相近，易通晓其意指，亦柔远人之一道也。

常朝

自后唐明宗改入阁仪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历代相沿，以为巨典。本朝列圣忧勤政事，凡离宫燕寝，无不披览奏章，召对大臣，堂廉之际，甚为通达。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将军、六曹冗员，无政事之责者，于每月五日朝集于午门前，朝服坐班。上驻跸大内日，王

公皆于太和门坐班侍卫，赐茶始散。上驻跸园中时，王公则同百官坐班午门外，科道官轮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时谓之“常朝”云。

万寿节

本朝万寿节，王公大臣文武职官等咸蟒袍补服，于黎明时排班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于出入贤良门外。上龙袍珠冠入座，鸿胪官唱排班，引导宣赞，一如大朝仪。上受贺毕，始还宫。如遇上幸木兰时，诸王大臣则齐集午门外遥祝万寿云。

本朝祧庙之制

自商、周时尊契、稷为始祖，历代相沿，各追崇四亲帝号，供奉太庙，而开创之君反居其下。至亲尽庙祧时，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历有百年，其典不备，如唐之宪、懿，宋之僖、宣，屡经罢复，浑如儿戏，识者讥之。本朝太祖肇基东土，抚有寰区，追崇原皇帝四圣神主，即安奉于太庙后殿。遇四时祭享，遣亲王一人为之摄祭；元旦万寿节日，特遣官致祭；每岁祫祭时，则命觉罗官恭捧四圣神主合祭于太庙中，礼成仍安奉于后殿焉。时享之时，既不预九庙之数，复不压高皇帝南向之尊，实祭典之良制，百世宜遵奉者焉。

荐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庙，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后荐新，所以示亲渔也。”今奉先殿每月荐新，仍沿明制。而列圣秋狝木兰，凡亲射之鹿獐，必驿传至京，荐新于奉先殿，即《月

令》王亲渔之意也。

射牲

古礼，王祭于庙，亲射牲以献。今坤宁宫跳神仪，凡牲入，上迎出户，俟牲进，上随入，跪视庖人执鸾刀以屠割毕，方叩头兴。即古射牲之遗意也。

皇后入庙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则祔祀于庙，设位于其姑下，然遇行祫祭之礼，动多关碍。至明世宗预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本朝定制，凡后先帝崩时，则奉安神主于奉先殿夹室中，俟大行皇帝崩后，始一同入庙。如孝敬宪皇后、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皆沿是制，有胜于古制多矣。

寿皇殿

寿皇殿在景山门内正北，殿凡九室，重檐金楹，一如太庙之制，供奉列圣御容。上遇元旦、岁暮及圣诞、忌辰之日，皆行亲谒礼。凡诸皇子、皇孙及近支亲、郡王，皆从行礼。其旁永思殿，即列圣苫庐地，凡瞻谒日，必于永思殿传膳办事，盖亦示孺慕之意也。

安佑宫

安佑宫在圆明园西北隅，朱扉黄甍，一如寝庙之制，内供奉仁皇帝、宪皇帝、纯皇帝三圣神牌。上于临御园中日，行瞻谒礼。每年四月八日，率领诸皇子近侍拜谒，其朔望荐熟彻馔，一如生时礼。皆隶内务府大臣承办，即古原庙之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东华门外迤南，与普度寺相近，盖明南内地也。殿庑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内贮金漆柜数十，盖古人金匮石室之意。凡列圣实录、玉牒、圣训皆藏其中，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严密。余于丁卯冬奉迎《纯皇帝实录》，曾一至其地。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余本，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写精工，非隆庆间誊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匆匆瞻礼，不得从容翻绎，未审是书尚存与否也。

皇上日阅实录

列圣于每早盥沐后，即敬阅列朝实录一卷，自巡狩斋戒外，日以为常，虽寒暑不间也。闻觉罗侍读荣昌言，其书皆收贮内阁大库内，每前一日，中书舍人启钥取书，用黄绫袱包裹，外用楠木匣盛贮，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启钥，同事以为次早可及，遂不获开。五更时，上已遣小内侍索取。余是日承值，乃匆匆启库取书，未及盛匣，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觇圣主之勤于法祖也。

喜起庆隆二舞

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沿，有《喜起》、《庆隆》二舞。凡大燕享，选侍卫之狷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国语奏歌，皆敷陈国家忧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和，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喜起舞》。又于庭外丹陛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禺马作逐射状，颇沿古人傩礼之意，谓之《庆隆舞》。列圣追慕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见当时草昧缔构之艰难也。

武官乘轿

旧制，武官一品皆乘轿。纯皇帝以满洲大员皆宜夙习劳勩，不可耽于安逸，故将都统、将军、提督等乘轿之制，尽行裁革。惟领侍卫内大臣例无明文，然向率以诸王大学士兼之，未有单衔者，故皆因循乘轿。惟英诚公阿克栋阿一人初无他官，以家室贫乏，不能豢养舆夫，故独乘车以行。后超勇王拉旺多尔济以足疾，喀尔沁贝勒丹巴多尔以受重创故，皆特旨赐轿。继其位者为科尔沁郡王索诺木多布斋、科尔沁贝勒鄂尔哲依图，皆因循坐轿。丙子冬，上特旨罢斥，仍交部严议焉。自是武臣无乘轿者矣。

鹰狗处

鹰狗处向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总统二人，以侍卫兼之，豢饲御前鹰狗，以备搜猞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许其蟒袍纬帽，为执事人中之品最高者。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务，不宜蓄于禁垣内，因命迁于东安门内长房，其职事为之稍贱，众视为冗员焉。有吾宗宗室琅岩侍卫萨彬图者，素好与文士交，及兼鹰狗总统，因书鹰狗处少卿衔帖，投刺于翰苑家，众争笑之。

上虞备用处

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之狷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诸劳勩，以备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之制，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

虎枪处

定制，选各营中将校精锐者，演习虎枪之伎，凡巡狩日相导引。上大猎时，其部长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觅虎踪迹。凡猛兽出，其部长排枪以伺。虎跃至，猛健先以枪刺其胸仆之，谓之递头枪，然后群枪林至。其头枪者赏赍优渥，故人思效命焉。纯皇帝定制，凡杀虎时为虎齕毙及被创者，照军营殉难受伤例赐恤焉。

御枪处

乾清门侍卫中选火器精熟者数十人为御枪处，巡幸时日相导引。其长服黄缘红马褂，余者皆红缘白马褂，以为辨别。凡上合围时，皆下骑执火器翼列扈从，以防猛兽奔突。上用御火枪击兽时，则争相贰副焉。旧时郊行，免其相从。近自癸酉之变后，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以扈跸焉。

善扑营

定制，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牴之戏，名善扑营，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与外部藩角抵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纯皇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员者，盖以其勇挚有素也。和相当轴时，令巡捕营将士亦选是伎。其后文远皋宁任金吾时，以其贱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罢之。人称其识大体云。

向导处

定制，凡上巡狩时，预遣大臣率各营将校之深明舆图者，往勘程途，凡御跸、尖营相去几许，及桥梁倾圮道涂芜滓者，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向导处”。先是获是差者，皆为美选，沿路苞苴，肆意征索，稍不满意，则以修治道涂为名，凡坟墓陇亩任其蹂践，有司畏之如虎，罔敢稍拂其意。后纯皇帝知之，将其最暴者惩治数人，然后其风稍敛焉。

蒙古医士

定制，选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齐息园侍郎坠马伤，首脑涔涔然，蒙古医士尝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故时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黄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觉罗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于巨富。授其徒法，先将笔管戕削数段，令徒包纸摩挲，皆使其节合接如未破者，然后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批本处

国初，鉴明季秉笔太监专擅弄权之弊，特简满翰林官一员，满内阁侍读一员，满中书舍人六员，在内廷行走，专司批发之责。凡本章，大学士票拟上，经上批览毕，即交该处用清字批示，然后交付内阁学士恭录圣旨发抄。故机宜慎密，从无敢迟滞删改者，实当代之善政，俗谓之“红本”云。该处行走人员皆许挂珠，用红雨襜帽，每遇岁时，内廷赏赐咸预其列，以示荣云。

翻书房

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鼎定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烦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之盛。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

上书房

本朝鉴往代嫡庶争夺之祸，永不建储，皇子六龄，即入上书房读书。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面北向，近在禁御，以便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上书房，命鄂文端、张文和二公充总师傅。二公入，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实从古帝王乞言之制也。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定

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恐蹈举业弇陋之习。日课诗赋，虽穷寒盛暑不辍，皆崇笃实之学。其较往代皇子出阁讲读，片刻即归，徒以为饰观者，真不啻霄壤分也。其圆明园书房在勤政殿东，屋凡三进，地宇幽邃，有纯皇帝御书“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时呼为“三天”云。

南书房

唐、宋优重词林，最为清秘，凡制诰草麻外，一切机务皆与商榷，故其品为高要。明代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视之与部院等，坐耗俸资，毫无一事，惟以为入阁之阶。故大拜后，不娴政事，动为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识“情面”二字，郑以伟有“穷于数行”之叹，安问其燮理之道也。本朝自仁庙建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故高江村之权势赫奕一时。仁庙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故一时卿相如张文和、蒋文肃、厉尚书廷仪、魏尚书廷珍等皆出其间，当代荣之。列圣遵依祖制，宠眷不衰，为木天储材之要地也。

如意馆

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室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乾隆中，纯皇帝万机之暇，尝幸院中看绘士作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时以为荣。有绘士张宗苍，以山水擅长，仿北宋诸家，无不毕肖。上嘉其艺，特赐工部主事，实为一时之盛。其他如陈孝泳、徐洋辈，皆以文学优长，或赐举人一体会试，或以外郡佐杂升用，亦各视其才具也。

廷寄

列圣天纵聪明，凡诏谕外吏，剀切机宜，辄中窾要。恐传抄后有所泄漏，反使干臣难以施为，故一时机密事件，皆命军机大臣封缄严密，由驿传递，名曰廷寄。向列封面标军机首揆名姓，自阿文成公没后，纯皇帝嫌涉专擅，命改为军机大臣等寄云。每月兵部将所寄封数，及寄外任何人名目，汇奏一次，盖亦杜大臣有所私请托。实一代之良法，较诸前代纶音未降而舆隶咸闻者，真不啻霄壤之别也。

上谕馆

本朝列圣，家法相承，谕旨颁自枢府，或每谕万言，或日颁数旨。纶綍式昭，积累繁富，恐有所遗漏，故特立上谕馆，设主事二人，笔帖式若干人，专司恭录清、汉谕旨。每数月后汇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简阁臣二人综理其事。真远胜往代惟命词臣视草诰制，又以骈体肤阔，陈陈相因，所谓依样画葫芦者，真无济于实事也。

国史馆

国初沿明旧制，惟修列圣实录，附载诸勋臣于内，只履历官阶而已。康熙中，仁皇帝钦定功臣传一百六十余人，名曰《三朝功臣传》，藏于内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诸王公大臣传始备，然惟载丰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勋业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取材，皆凭家乘，秉笔词臣，又复视其好恶，任意褒贬。如开国名臣何温顺公和理、费直义公英东等诸传，其文寥寥数则。而如蔡绥远毓荣、苏侍郎拜几至万言，皆剽窃碑版中语也。纯皇帝夙知其弊，于乾隆庚辰，特

命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重简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将旧传尽行删薙，惟遵照实录、档册诸籍所载，详录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断，以待千古公论，真修史之良法也。后又重修《王公功绩表传》、《恩封王公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书，一遵是例焉。嘉庆庚申，上复命补修列圣本纪及天文、地理诸志乘，儒林、烈女等传附之，一代之史毕具矣。其续录者，以十年为则，陆续修之，以为万祀之计也。

本朝钦定诸书

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今胪列其目于右。

经部：《易经通注》四卷。《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御纂周易述义》十卷。《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日讲礼记解义》二十卷。《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御注孝经》一卷。《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御纂律吕正义》五卷。《御纂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御定音韵阐微》十八卷。《钦定同文统韵》六卷。《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钦定音韵述微》一百六十卷。

史部：《钦定明史》三百六十卷。《御批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开国方略》三十二卷。《御定三逆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

《续编》三十三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临清纪略》十六卷。《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平定廓尔喀纪略》。《平苗纪略》。《平定三省教匪纪略》。《辛酉工赈纪略》。《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硃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钦定明臣奏议》二十卷。《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六十卷。《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御定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钦定热河志》八十卷。《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三十卷。《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皇清职贡图》九卷。《钦定盛京通志》一百卷。《词林典故》八卷。《续词林典故》□卷。《钦定历代职官表》□卷。《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新定大清会典》□□卷。《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新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钦定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钦定续通志》一百四十四卷。《钦定皇朝通志》一百卷。《钦定皇朝通典》二百卷。《幸鲁盛典》四十卷。《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钦定大清通礼》四十卷。《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国朝宫史》三十六卷。《续国朝宫史》□□卷。《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八旗通志二集》□□□卷。《大清律例》四十七卷。《钦定天禄琳琅》十卷。《御制详鉴阐要》二十卷。

子部：《御撰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圣谕广训》一卷。《庭训格言》一卷。《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御制日知荟要》一卷。《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御定执法成宪》八卷。《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钦定医宗金鉴》九十卷。《御定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御

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御制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御定星历考源》六卷。《钦定协记辨方书》三十六卷。《钦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四十四卷。《续石渠宝笈》□□卷。《钱录》十六卷。《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钦定西清砚谱》二十四卷。《御定古今图书集成》五千二百卷。《钦定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御定骈字类篇》二百四十卷。《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御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御定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二卷。《御定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御注道德经》二卷。

集部：《圣祖仁皇帝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世宗宪皇帝文集》三十卷。《高宗纯皇帝乐善堂全集》三十卷。《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卷、《余集》二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余集》□卷。今上皇帝《味余书室集》□□卷。《御制文初集》□□卷。《御制诗初集》□□卷、《二集》□□卷。《御定全唐文》五千卷。《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御定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卷、《补遗》二十二卷。《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二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御选四朝诗》二百九十二卷。《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御选唐诗》三十二卷。《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卷。《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续皇清文颖》□□卷。《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御定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御定词谱》四十卷。《御定曲谱》十四卷。

啸亭续录卷二

韩旭亭

旭亭先生寄子尚书公家书，余已载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炯如电，喜作溪刻语，使人莫能禁受。尝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黄阁学孙懋，当早贵，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过格以自警，凡利众济人事，皆勉力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尝大病，梦人语曰："汝发愤改过，造化已延汝寿矣。"及病愈，貌和蔼，有识之者云："非复当年形状矣。"老年远游燕、粤、吴、越，身愈轻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寿八十，经上赐匾旌之。越二岁，无病终，实近世之罕见也。忆丙午间，师尝设席余邸，因余性卞急，谆谆相戒，以己身为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终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师教也。

张云汀

张云汀名宾鹤，浙江余杭人。性豪宕，不羁小节。诗学杜、韩，其七古苍凉劲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诗客礼、怡诸邸，与嵩山叔交甚笃。先王喜其才而诮其品，尝曰："使云汀读宋儒一篇书，其怪僻当不至是。"尝与先王饮于清流激湍飞觞醉月之候，裈落于席，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后以落拓卒于京邸。怡王讷斋主人尝刊其诗以行世，亦甚怜其才也。

黄雅林

黄雅林初名俊，字石咸，辽阳人。为明青州太守某后。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殉节，其子孙遂流落，寓籍陪京云。先生学问渊博，矜才使气，医卜艺术之书，无不周览，时时述稗官家言，闻者绝倒。自以其名不雅驯，遂易名颓，以痴者自居，盖俗诮痴呆者，每谓之大头云。亦好奇士也。诗画仿郑板桥，有意矫俗，反使性灵汩没。先恭王甚惜其才华不由正轨，时有诗文就之商榷，先生辄加抨击，酒酣耳热，宾主喧阗，声惊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时未尝不嘉其忠告，交谊仍如故也。馆于宁邸时，贝勒永福已袭封，先生督责甚严。时有倨色，先生勃然曰：“尔冠则朝廷贵爵，尔身犹吾弟子也。”命免冠重责数十，至跽谢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荫，仪真人。善绘事，诗宗放翁，间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从先恭王之辽、沈，往返数千里。有《出塞诗》一卷，皆苍凉吊古之作，袁简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旷，不屑小节。用浓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颇有凌云之势，江乡诸盐客多珍重之，名与王梦楼相埒。晚年寄迹释道，于内典颇精熟。年八十余始卒。

超勇亲王

余向记超勇王光显寺战绩于前卷，今于其嗣王处得王家乘，其功尚有未详处，故补书之。王先世为元太祖第四子后裔，居喀尔喀赛因诺音部。康熙中，准噶尔台吉噶尔丹势强，侵喀尔喀四部，尽为所

破。王时弱冠，负祖母单骑叩关降。仁皇帝怜之，置宿卫，授轻车都尉爵，赐第京师，尚纯悫长公主，至洊封郡王。雍正中，遣归游牧。九年，征准噶尔时，王请从征，上从之，命从顺承王驻察汗河。傅尔丹既偾师于和通淖尔见前卷，贼众追蹂，阑入内境。顺承王拥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虏骑充斥，大军败亡，安用将帅为也？"因率本部卒迎贼于鄂登楚勒。时贼势鸱张，赤帜遍野，王曰："此未可以力争。"因命其部将巴海夜入贼垒以致师，王伏精锐于林莽间。巴海率哨骑奔贼大队，贼众追之，伏起，王吹角于队，我兵无不一当百，转战竟日。贼仓卒遇大敌，不及备，遂为我兵所歼。王阵擒贼首二，皆百战渠魁，贼帅小策零堕骑，裸身跨白驼遁，漠南肃清，时谓北征第一战功云。逾年，复有光显寺之战，王威名镇漠北，虏骑震慑，不敢复南牧矣。

及纯皇帝即位，授王定边左副将军，镇乌里雅苏台。傅阁峰尚书归，定和议见前卷中，上命王会议。虏使哈柳至，强辩士也，谒王于京邸。哈柳诮王曰："闻王漠北有营帐，奚必居于京邸？"王曰："国家都于此，我随君而居，即为吾土。喀尔喀乃藩部，若人有园囿然，何足道也。"柳又言："王幼子思归见前卷，欲传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为吾嫡长，其余孽何足齿及？汝部纵放归，吾其请于皇上，必戮于宗也。"哈嗒然退。王复面奏纯皇帝曰："今北虏挟臣子以为重，臣若许之，适足以长其骄心，恐无益于国事。况此不肖子不即殒灭，赧颜偷生，无足存也。"上诏奖之，比之乐羊云。复命王修书答之，和议乃成。庚午，王薨于军，遗表请归祔公主园寝。上惋惜之，命配享太庙及贤良祠，外藩得预侑食者，惟王一人，盖异数也。嘉庆甲戌，礼部尚书成宁以王为外藩，故撤贤良祠神牌于后殿。事闻，今上震怒，立褫成职，盖犹念王之勋也。

其孙拉旺多尔济颇有祖风，尚和静公主。掌宿卫四十年，所领将卒，无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当权时，诸王大臣尽交其门，而王独与之梗，今上甚为优眷。癸亥春，有陈德之逆，喀喇沁贝勒丹

公某已为所刺伤，王以手捘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废时，王面诘某贵臣曰：“礼王何罪，公乃罗织至此？使宗藩斥革如发蒙振落，吾侪外臣何足道也！”贵臣赧然退。王因于岁首谢病归藩，愤悒而薨。余与王素乏缔交，乃情挚若此，深有感于心也。刘文清公尝比王为金日□，余以其谨慎寡过处有类霍大将军，日□尚非其匹，实为朝廷重臣也。王薨之夕，有大星陨于西北，讣至，恰如其期，亦一异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长洲人，为沈文悫公弟子。少时与赵舍人文哲、曹学士仁虎等结社，号“吴门七子”。诗宗盛唐，无宋、元卑靡之习。尝修《西域同文志》，谙习新疆古迹，所作《西域咏古》诸诗，音律尤苍凉合格。先恭王尝曰：“近世不为袁、赵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鲠，和相秉权时，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辈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终身不谒铨选，曰：“此膝不为权臣屈也。”尝赏鉴余诗文，临归时，余题四律赠行。先生即日挑灯和之，其末作《玉胡蝶》词，尤多规劝，余心感其言。然性纡缓，多为人所愚，任湖南学政归，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

宁秀生有髭

纳兰侍卫宁秀，为太傅明珠曾孙。生时有髭数十茎，罗罗颐下。年弱冠，颜貌苍老，宛如四五十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异也。

张汉潮渡汉江

嘉庆戊午夏，教匪张汉潮自秦窜入楚境，势甚猖獗。楚督景安畏懦，远避武昌，贼如风飘豕突，无所抵拦。汉潮欲渡汉江以窥全楚，时汉阳最为富饶，市廛毗连数十里，甲于天下。闻警，商贾惊避，有老贾某祈于关帝庙。会大风骤起，飘泊贼人舟楫，毙于江者如鹜也，汉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狈返秦中，自是不敢东下，逾年乃为明参政亮所擒。当时假使贼得济，蹂躏江、淮，其祸不可问矣。信夫，国祚昌炽，水伯得以默为佑护也。

稗事数则

乾隆末，定王屡摄金吾印信。正阳门外火灾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

陈春淑副宪，性鲠直敢言，满朝以怪物目之。广赓虞侍郎尝谓余曰："仕途以我与王暨陈副宪为三怪。"殊为愤懑。余笑曰："吾今日诚为周处矣。"盖狎以广为虎、陈为蛟也。后春淑降官编修，尝路遇余，余降舆立市间，语移时，舆夫皆诧，私语曰："是何侘傺老翁，而王为之谦逊若此？"余闻之，笑谓傔者曰："非轿夫不能道此语也。"

张靖逆秉枢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尝侍班而冠缦忽断，不及缝纫。恐上出见之，乃以下僚启事笔于颈下绘之如缦然，人传为笑柄云。

宗室镇国公永玉尝馈蒸鹅于顺义侯田公国荣，阍人误以蒸鸭告之。田诧曰："吾年已老，从未见此巨鸭也。"后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贫，得上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是日上祀雩坛，某不及伺上回宫，乃于天桥路侧泥首称谢。成王笑曰：“自有郊祀以来，从未有在此叩首者，某公此举，恐桥神亦有所惊讶也。”

曹剑亭之劾和相家奴刘全，余已载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尝狎昵某伶童，后为全所夺，故公衔怨劾之。”后廿余年，花晓亭侍御杰之劾鹾贾查有坼侵冒国课，人复以此语归之。甚矣！不乐成人之美若此。

甘啸岩先生运源，为忠果公曾孙。幼师刘海峰，书画精绝。诗文上宗七子，殊有豪气，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书。有某大臣延其书写奏牍，先生以灵飞经法为之，某公大怒，挥之门外，曰：“甘某名望若尔，乃其书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军门攀龙，为将军元生子。元生随鄂文端公征苗有功，军门子国兴复以勇健著，三世拥旄，时人荣之。公为回属，素禁豕肉。外祖舒直恪公名见上卷任西安将军时，与公甚善，尝请会食。哈公每嫌蒸羊品味不佳，异日庖人潜以猪肉托羊馔，哈食之甚美，褒奖备至，初不觉异味也。

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觉也。

褚筠心学士于庚寅科同国学士柱典试江西，国故文理庸劣，而不许褚同定一卷，乃自为批阅。同时全阁学魁与边学士继祖典试浙江，全故疏懒，终日不阅一卷，任边选中。时人谚曰“全亏边继祖，裹住褚廷璋”云。盖北人呼“亏”、“裹”与“魁”、“国”同音也。

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语。自言直枢庭时，尝召见，上适阅明参政亮捷报，命王阅之。王习为常，奏此战惜未护渠首，使张汉潮得擒明亮，始为佳事。上正色曰：“若是则不佳矣。”王始省悟，免冠叩

谢出。

赓阁学泰，满洲人。中己酉孝廉。以资深历显职，面目臃肿，人争厌之。与人言，习语“可不是”三字，人以“赓可不”呼之。宗室辅国公晋隆，性滑稽，一日于坐中骤问赓曰：“今日天气甚寒。”赓习以可不应之。又云：“君观某大臣貌可作龙阳否？”赓亦漫应之。为某大臣所责，至跪谢乃已。

明副军泰，宁夏驻防久。以功绩洊至副都统，人多粗疏。一日带领引见，时明司镶黄旗汉军，其都统为荣恪郡王，王又兼摄领侍卫内大臣。故事，领侍卫府阶最高，故先入殿，明睹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赐坐，上命之坐，众大臣叩头谢，明亦随之叩坐如仪。为上诧之，明始知误，免冠谢罪，即日罢之。

王文靖

王文靖熙，宛平人，为文简公崇简子。少年登第，章皇帝喜曰：“公辅器也。”然当草创之际，非习国书无以济大事，乃命供奉内廷，上亲为之教习清文，兼习释典。与孙学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上登遐时，命公与文僖同撰遗诏，因授顾命。康熙中正首揆。吴逆叛，其子应熊因尚主故留京师，时莫敢言。公首劾之，其疏要语云“不斩应熊，无以寒老贼之胆”云云，仁皇帝乃正应熊之罪，时人快之。公家训曰：“祭墓无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过俭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诚为太俭。然日后子孙侪于庶人时，则易于措办，若敖氏之鬼不至于易馁也。”人服其言。薨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丧，为之罢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国初诗人，以王、施、宋、朱为诸名家，查初白慎行继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其诗句亦颇俊逸峭劲，视西厓、义门诸公自为翘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尝随驾木兰，褒衣襜服行山谷间，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风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狱，缇系入京。宪皇帝阅其诗曰："查某每饭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刚直，某相国当权时，与余邸为姻戚，先王恶其人，与之绝交。又当时誉鄂文端公相业，先王颇不以为然，曰："居相位者，当有相度。西林偏袒乡党，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喜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诸公，每训椹必以诸城为式。文恪薨，王亲临其丧。壬戌冬，路过三河旅店，见壁有文达诗，挑灯属和，涔然泪下，其真挚也如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伦于寿张率党北上，围临清，势甚汹恶。王笑曰："贼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扬，而屯坚于城之下，此自败之道也。"逾旬，果为舒文襄公所灭。又石峰堡回民叛时，王曰："西北用兵，当决水道使其涸守自毙。"后阿文成公果用其计以破贼。当缅甸用兵时，王尝咎其不用火攻。后椹见明参政亮述先王言，公曰："当时吾尝屡言于文忠叔，奈蛮地匝月无风，难以施行，亦天意耳。"又与先王言不谋合也。

张夫子

明监军张公春，于大凌河被擒，见太宗不屈，上挽弓欲射之。先烈王谏曰："此人既不惧死，奈何杀之以成其名！"上从之，命达文成厚养之。公独处萧寺中，聚徒课读，一时开创名臣如范忠贞、宁文成

辈，皆曾执经受业者也。居数年卒，上厚葬之，时人比之文中子教授河汾诸徒，所以启唐之基也。自古款待胜国忠臣，莫之能及，既能全彼之忠，又不伤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视我文皇殊有愧也。满大臣某入都后，告明臣某曰："汝国有一张夫子而不知用，反为我国教育英才，诚可惜也。"余尝读明臣奏疏，至有毁公为李陵、卫律者，真所谓颠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台中有海神祠，塑明内官像三人祀之。传即熹宗于南海覆舟时拯帝所溺毙者，帝封三人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当时正人君子为魏阉所害者，指不胜屈。其辽左、奢安殉死诸公，如王三善、张铨等，亦颇有人。帝罔知怜恤，乃煦煦于溺死之阉珰，亦可谓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巴笃理，为忠正公养正之族侄，国初时，随忠正来归。从征朝鲜、北京、遵化、大凌河诸战，皆有功。天聪甲戌，为明曹忠果文诏所害，文皇甚惜之，赠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永庆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时有斩齐将高敖曹者，周人岁赐其帛，至周亡犹未已。曹忠果乃能摧斩大将，实为明将中难能者，庄烈帝不惟不赏其功，乃反以恇怯论戍，吴兴化甡屡救之不报。赏罚颠倒若此，欲国不亡，乌可得乎！

吴六奇

吴六奇，浙人。少负大志，家奇贫，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尝加周恤，公深感之。后仕粤西桂王时尝有功，至总兵官。投诚本朝，随尚平南可喜屡擒海寇有功，洊至提督。孝廉尝以与修伪史故，株连狱中，几不能免死。公特疏为之解救，卒白其冤。因聘查至粤中，厚为赠赆以归。其署中有峻石高数丈，查爱之，摩挲抚惜，因醉题“绉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盖吴潜使人运至矣。今越中传为佳话云。

郭尚书

郭尚书四海，纳兰氏，为金台吉之后，即明所谓海西部落也。以文荫，康熙间屡任胕仕，尝以宗伯兼摄司寇数年，亦异数也。然闻其多权术，任科道时，有以贿进者，公于夏日皮冠重裘围炉斗室中见之。继乃仍登白简，其人反噬，公诘其谒见时日。其人言衣冠居处状，众以为必无之理，乃脱身事外，亦巧宦之极者也。

赵恭毅

赵恭毅申乔登第后，以古道自居，人争厌之。公托疾归，曾买妾媵，其故宦家女，以负债故卖之。公觇知之，慨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节，冯商之举不可为之继乎！”乃立送女归家。事渐闻于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谊之士也。”公闻命出，洊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时，廉邸伶人杀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谢曰：“天子之法，不能为王屈也。”宪皇帝重其人，登极后，屡奖誉之，以为人臣之式云。

费襄庄之杀活佛

费襄庄公之平噶尔丹事见上卷，久炫耀于人耳目。公尝随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号活佛者，见上颇倨傲，公即挥刃斩之。上尤其行，公曰："番僧虽尊，亦人臣也。岂可使其倨于君父前，乱我国法！使其果有异术，则臣抽刀时，伊早令伽蓝辈按捺，不延颈待戮矣。"人争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龄，张姓，内务府人。成壬辰进士，馆选编修。尝领署事，阿文成公见曰："公辅器也，异日功名当不在老夫下。"其后官阶蹭蹬，翱翔科道者二十余年。公颇热中觖望，韩旭亭师尝曰："大器晚成，公无须躁进也。"今上亲政后，立擢山东按察使，不数载遂至封疆。公性聪察，遇事敏干，赏识人材，如朱白泉廉使、温臬使承志，皆拔自微员，故人乐为之用，以集大勋。其再任粤东时，百姓匍匐庾岭，以迓其纛，盖恨其来迟也。时海盗充斥，连樯百舰，出没波涛间，人莫敢撄。公任温、朱二公入盗舰中，说匪首张保降，保观望未果。朱觇知其妻郑一嫂颇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赕赛百万馈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诱降以邀功者，时不可失也。"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潜入郑寝中解衣酣寝，诱郑以荐枕焉。郑氏因慨然曰："同辈中几见有白首贼耶！纵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说保曰："吾所以赍汝者，以汝有丈夫气也。今察之，非知时事者。向来海上诸雄，所以能肆掠者，盖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撄其锋。今百公健吏，反前所为，必欲尽殄灭其党类以报天子。今不及早稽首军门，则其兵朝暮下，汝辈俨如齑粉，妾不欲同君尽也，请自今始，断其缡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惧，因同郑降。公复督率将帅攻乌、石二

匪，炮石骤发，二匪艇皆倾糜，海水为之色赤，粤东洋匪尽歼，实海上第一功也。事闻，加公宫保衔，赐双眼花翎，朱、温诸公赏赉有差。公貌岐嶷，面如削瓜，虽谈笑间而凛然有忿状，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龙图比之。逮夫名誉既彰，乃顿改初节，搜求苞苴，动以巨万。闻其为江南制府时，每出巡阅，后车数十乘，征收珍错海物，至数百桶之多，他物称是。又以重贿交结权要，侦探秘旨，然后傅会迎合，故人莫敢撄其锋锐。初颐园大司马素不直公所为，因巡察江南时露疏劾之。上命重臣往查亏帑，公左右阻袒，初卒以不实罢职，人颇不满公所为也。尝为御史吴云参劾，终莫能害。丙子冬，以劳瘵死，上下诏褒宠之。继之讳灾为松相公所劾，始罢其奠醊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盐策利弊。长芦盐课有易称之弊，每引浮数百斤，以致壅滞难消，动损国课。又有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故鹾政日见疲弊。公补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枚举其弊。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审讯，咸皆引服，查有圻论戍，其余降革有差，人争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调取文卷故，为台长所劾，罢归。其中奥援未易知也。

李鸿宾

海疆之祸，鸿宾为两广总督时贪而纵之，致令该夷肆行无忌。养痈贻患，实自鸿宾始也。

李御史鸿宾，新建人。成辛酉进士，馆选，改官御史。时值林清之变，公上数疏，皆言朝廷利弊，洞中窾要。上嘉其直言，立擢河东副总河，汉员升迁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运河淤壅，微

山湖蓄水尽涸，粮艘壅滞，公立率下属疏瀹，上流湖水通畅，船只得以济运，实近年之罕见者。逾年，丁母艰归。

勒相公

勒相公保，温相国福之子也。温以木果木偾事。公统师时，尽反父政，待绿营士卒颇优厚。与文士论交谊，如石殿撰韫玉、石太守作瑞辈皆收罗门下。马军门瑜、忠壮公全弟、镇将国锐为全子，公皆与之论世谊，故人皆乐为之用。惟满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役，几受青蝇之害，赖继起者偾事，公乃复拥旌旄。与额经略等先后杀贼，川、楚教匪为之尽歼，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谐饮酒，赏赉颇丰，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与之交。在军中不喜谈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于将帅，使其各尽所长。又力持坚壁清野之策，故贼入无所掳掠以底败亡。入阁后益敛锋芒，日事饮宴以取要人之欢。遇知大体者，亦加礼貌，实多智士也。然数任封圻，簠簋不饰，在蜀数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赋”之谣，见胡柏坪之弹章。又性卞急，责奴隶多酷虐，有致毙者。所使令皆优伶，致喜怒为若辈所操，亦嗜声色之过也。

金司寇

金司寇光悌，安徽含山人。性溪刻，外貌刚果，心实阴险。任刑部司员时，惟以酷虐为政，济其贪婪。阿文成公为其所绐，以为豪吏，颇任信之。和相理部务时，立斥其柄，人争快之。嘉庆初，和既偾事，公卿交章荐之，金亦广为交结，使众延誉于朝，张通政鹏展曾露章劾之，不能伤也。洊至江西巡抚，入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为耳目，任意周内罪名，有辇金币贿者，虽入大辟，立为昭雪，否则

酷虐犹如故也。故使司员朋比为奸，文成公所贻良法，更改无余，至今犹为烈也。有市贾冀姓者，其妻私御车人，随之逃匿，为冀某所侦获。因以重贿赂金，金援奴奸主妻律，皆拟斩决。诸大臣欲调停其说，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谳，二人皆戮于市。未浃月，其子暴卒，金于途中遇鬼，连称悔之无及，于舆中泥首者再。舁之归，尸已僵矣。后事闻于朝，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屡举其事以诫刑官焉。

许壮烈

许壮烈世亨，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时，以功洊至专阃。阿文成公颇器之，曰："武臣中识大义者，惟许某一人而已。"任广西提督。会安南国王黎维祁为其邻清化王阮光平所逐，叩关请兵。其时孙文靖公士毅为广督，自负将才，主意用兵。公曰："蛮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连祸结，未易已也。"孙不听其言，乃率领两广诸镇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师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调兵。孙公遽以大捷闻。入黎城，据其王宫，饮酒赋诗，不以贼为意。公谏曰："吾兵深入重地，自应慎重。况光平未战遽退，恐有不测，宜及其未至，振旅入关，上计也。"孙曰："介胄之士，尔何知也。"及光平复率师至，维祁骤弃国走，贼势汹涌，孙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马谏曰："公为大臣，若有所伤，有关国体。世亨一介武夫，受上知遇，位至拥旄，以身殉国可也。"因令诸将护孙公入关，独率数百人赴敌，尽殁焉。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将及我师。总兵尚公维升，平南王裔也，少年勇锐，因率兵御之。转战竟日，尚手戮数十人，甲尽殷焉。以后援不及，因抚剑叹曰："丈夫死绥，志也。然不死大敌，而亡于小丑，未果尽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耻可也。"因自刭死。孙公遂撤江桥，狼狈率残卒入关。总兵张朝龙、李化龙亦先后死焉，所有辎重甲仗，尽为敌获。事闻，纯皇帝以

公为知大体，甚加惋惜，封壮烈伯，祀昭忠祠。其子军门公文谟以侍卫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张总兵

张总兵芝元，川中人。少为小校，隶宋总兵元俊麾下，宋抚恤甚厚，公感其德。后宋公以枉获罪，侘傺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复随明参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为贼侦，凡军中事无不泄漏，公进言明将军曰："军中机宜动为贼觉，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号，乃阴为贼谍，非剪除之，则贼无灭日矣。"明公韪其言。会大风雪，乃命公率数十人故为出差状，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语，自取囊中脯鲊，与僧寮煮酒痛饮，情甚欢洽，番僧皆醉饱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风火酷烈，番僧辈皆爇死，贼谍乃断。后公屡立战功，洊至参将。丙申春，金川平，凯旋时，公书宋总兵战状，抱一册哭陈军门。阿文成公讯之，公曰："非宋公，芝元无以致此，敢不报其大德？况宋公所以获罪者，乃触怒阉帅，罗织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陈其战绩，乞公转奏于朝，若犹以功微罪重，则赏罚出自朝廷，芝元心无憾矣！"文成公笑曰："壮士也。"因代为奏闻。邀恩赦其子归，人皆以为宋公知人，公能报德云。辛亥冬，廓尔喀再乱，抢掳札什伦布。公率数百孱卒，转战山崖中。时大雪弥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挥大刀指挥，番卒皆感激用命，卒御贼归巢。孙文靖公曰："达赖喇嘛之杵，转不如张总阃之刀灵也。"时人传为笑谈。公以劳瘁卒，傅文襄王奏于朝，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满洲人。以笔帖式洊至冀州知州。时甘肃道员蒋全迪

以冒赈伏法，子孙皆遣戍，其妻孥流离失所，尝觅食直隶。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卖其媳为奴。公买其媳归，成婚日，怜其娜袅羞涩，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为外吏，岂可幸其患难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孙辈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还，并厚赠赀囊，送其妻媳归籍。士人争颂其德焉。

刘文清语

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尚奢华，凡翰苑部曹名辈，无不美丽自喜，衣褂袍褶，式皆内裁。其衣冠敝陋、悃愊无华者，人皆视为弃物。时刘文清公故为敝衣恶服，徜徉班联中，曰："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豁矣。"时人争服其言。

佛典属

蒙古典属佛尔卿额，顺义王俺答裔也。其祖锡拉被掳至，隶上驷院牧马。仁皇帝于内苑阅马，见其竟日无怠容，曰："此金日□侍也。"因擢侍卫。宪皇帝御极，廉亲王允禩等觊觎大位，拉公首发逆谋。宪皇帝悦之，擢内大臣，其子孙皆膺胗仕。公其长孙也，年十六即擢宿卫。尝擎盖于马上假寐，误惊御骑。纯皇帝恶之，以贵臣子不即责。徜徉禁闼三十余年，未逾一级。公性滑稽，作谑语。时上最喜赞礼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蜩蝉辈亦足贵耶？某虽不肖，实能揣摩其调，秋娘纵老，犹可献倚门技也。"因与擢其选。上大喜曰："尔亦能作是耶？"立擢鸿胪卿。未逾年，授副都统。时和相擅权，旨未下时，有贺之者。公告人曰："余之升擢，犹弈者反着其子，尚未定也。"人争笑之。今上时，洊至理藩院尚书。公素不信

佛，谓世无轮回事。病革时，呼子孙环列榻前，众以为有遗嘱。公忽张目曰："此时目前尚无一鬼至，是终无鬼矣！寄语世人，莫信浮屠说也。"语罢瞑目逝，是临终尚作笑柄也。

刘凤诰

刘少保凤诰，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试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众监试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书法极秀劲，可给烛使终篇。"榜发，擢高第。公于常公终身执弟子礼，人争与之。公性豪宕，少假馆蒋司马元益宅，蒋公喜其俊雅，欲纳为婿。久之，公尝使酒詈仆夫，蒋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与修《高宗实录》告成，加太子少保，近日贰卿加宫衔者，惟公一人，人争羡之。督学浙江，以严酷驭士子，为言官所劾，谪戍黑龙江。时将军有贺表命公代撰，表至，上谓近臣曰："此刘凤诰笔也。其文愈佳于昔，可谓穷苦始工也。"未久，放归田里。按北魏时，高聪以罪遣戍瀛洲，代州牧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聪之笔。"古今事时相同若此。

德尚书

德尚书瑛，姓通颜觉罗氏，满洲望族也。年六十余，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洊至户部尚书，已八十余矣。与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会，时人荣之。公貌清癯，性俭朴廉洁，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驷马，人比之公孙弘。以其刚毅胜之。尝入直枢庭，其下属告人曰："其他费不具论，即四时衣冠之赀，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贫也若此。后以失察胥吏罢官。至今年九十余，身犹健云。

帽头毡帽

余少时，见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制如暖帽而窄其檐，其上用红片锦或石青色，缘以卧云如葵花式，顶用红绒结顶，后垂红缦尺余，无老少贵贱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凉，用青缎缝纫衬凉帽下，如今帽头状，初不以为燕服也。至于毡帽，尚沿明式，皆农夫市贩之服，人皆贱之，近十余年盛行。帽头蟠金线组绣，其上至有用明珠宝石嵌者，如古弁制，惟顶用红绒结顶，稍异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间徜徉市衢，欲求一红缨缀冠者，未易见也。至毡帽则以细毯为之，檐用紫黑色，或有缀金线蟠龙以为饰者，非复往日粗野之制，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制，不复睹矣。

明参政

明参政亮金川、孝感诸战功，已详前录矣。其少时，尚履懿亲王郡主，夫妇勃溪，王颇厌之。王母定太妃薨，奉移之东陵，秋间道路积潦，舁夫皆惮行。公时襄事，因以巨杖击舁夫，自先行泥淖中，舁夫乃娓娓从命往。行数日，队仗整肃，如行军焉。王大喜曰："诚吾佳婿也，他日可为名将。"是公少时，举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闱乡试，纯皇帝偶问傅文忠公曰："汝家有与试者无？"文忠以公对。上曰："世家子奚必与文士争名？"因擢蓝翎侍卫，命从征西域。公甫出闱，即匆匆就道，亦一异也。公虽以武功显，然娴文墨，吟小诗，善写墨竹，故屡历文阶，人不以为过也。

刘清

本朝用人不以资格，故朱衣客以道员用总兵官，见渔洋《池北偶谈》。然皆国初开创之际，近百余年未见以文员改武者。刘松斋清以县吏起家，著“青天”名，屡征川、楚、山东教匪，皆有战功。公性粗率，喜嗜樗蒲，于文吏坐使酒骂座，喜与士卒共饮谑，初乏方面之威仪。又以挥霍贫乏故，颇有簠簋不饬之举。屡遭踬蹶，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宽贷之。丙子秋，以山东盐运使改登州总兵官，公大喜过望，曰：“老臣得以尽其职矣！”命下之日，举朝咸以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小说

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余以小说初无一佳者，其他庸劣者无足论。即以前二书论之，《水浒传》官阶地里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纡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难铺排，然亦必各见圭角，始为著书体裁，如太史公《汉兴诸王侯》是也。今于鲁达、林冲详为铺叙，至卢俊义、关胜辈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无一见长处。又于马麟、蒋敬等四五人层见叠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笔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庄后，文字益加卑鄙，直与续传无异，此善读书人必能辨别者。《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此，必为赝作无疑也。世人于古今经史略不过目，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称赞不已，甚无谓也。

考据之难

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随园随笔》中载宋太宗高梁之败，中辽人弩箭以崩，虽本王铚《默记》，然太宗自幽州败归后二十余年始崩，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况《默记》所载狄武襄跋扈，韩魏公擅权，至以司马温公之劾王广渊乃授执政之指，直与胡纮之劾真、魏可同传矣，其踳驳不一而足，奚足据为典要？至赵瓯北《檐曝杂记》，以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中犹存，其言直同呓语。未审老叟何以昏懵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论先烈王

尝读全谢山《鲒埼亭集》，载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东国乃能恪遵成命，推让其弟。又能为之扞御边圉，举止与圣贤何异，其国焉得不兴？"盖谓先烈王让国事也。其时传闻异辞，尚不知先王拥戴文皇出于至诚，高皇帝初无成命也。董崇如与友人书云："东国部主虽老，其子某雄鸷非常，才略不出曩霄公之下，将来边警尚未已也。"是二人为明臣仆，乃推尊烈王至此，当时神武英略，洵可知矣。

定数

《太平广记》载：唐张文瓘居中书数年，未能食一堂餐，以为命

蹇。余自乙丑袭封，至乙亥十载间，凡朝廷大燕会及内廷听戏等嘉礼，皆未曾预。己巳今上五旬万寿，余适丁内艰，不得与逢盛典。自今思之，曷胜垂涎，感叹其命之蹇，应与文瓘同也。

海超勇盗马

海超勇公兰察，从征西域、金川、台湾诸战功，超封五等，为近日武臣之冠。值内廷时，与蒙古巴林郡王巴图相善。二人皆有骏骥，扈跸木兰，王欲以己马易公骑，公不许，王曰："余夜间使人盗去，公勿瞋也。"公笑应之曰："大佳。"王果使人晚间往窃，见骏马独立荒原齕草，因潜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执马缰伏其内，盖公预为之备也，因大呼曰："寄语汝王，吾公行当窃王马矣。"使者归告，王命防闲严密。夜半忽闻帐外大呼"盗马者乘马去矣！"俄而万帐齐呼捉贼，如山岳崩势，王马皆惊逸出栈，及追转，而名骏已失。盖公潜至王帐后使从者群呼，及防者出视，而公乘马行矣。事虽猥琐，亦一兵机也。次早二人相见，欢饮竟日，王卒以马赠公，盖深服其智也。按《太平广记》柴绍弟盗马事，与公正同。古今豪杰，皆未可绳以法度也。

郭汾阳逼娶妾

尝读《剑侠传》昆仑奴盗红绡事，其人曰"当朝一品，再造社稷"语，实为郭令公无疑义。按红绡曰"家本良家，为主君逼娶为妾，至今心犹耿耿，故愿随崔生潜逃"诸语，事虽出于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见当时法网之宽，故人乐为尽力。虽如汾阳谨慎，尚有小德出入之举，而世人并未以为非。岂若后世人情嚣悍，虽行如曾、史，稍有不当，则浮议蜂起，利害随之，其功业安得建树也！

元裔之多

自古胜国之裔，以元裔为最优。顺帝之嫡支虽为额森所灭，喀尔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尔沁、巴林、奈曼、敖汉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胄，今悉列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其长子封于绝域，去中国万余里，其地似今俄罗斯。然则元之世泽延长，较诸江干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语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尔沁、土默特二部落姓乌梁哈，为元大将阿朮后，今杜陵郡王邸中尚存谱牒，嗣王曾命余为序，故知之甚详。今元裔薄之曰，系汉人王姓篡窃其地，非蒙古裔者，诬蔑之谈也。

本朝待外国得体

列圣柔远绥邦，抚安华夏，皆得操纵之道。喀尔喀四部落及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归降时，皆不去其汗名，盖以其地处遐荒，不足与较。今既仍其名号，异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伤国体。所谓蛮夷相攻，王者不治，较诸前代争款市之名，受吾祖之绐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罗斯国未通贡表，故彼此关会不用诏旨，惟令理藩院行文于其玛玉斯衙门，如有司咨牒之状，实得中国驭夷大体，胜于富郑公之争多矣。使宋室于契丹早行此制，乌有燕云连兵之祸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时，其妻子为舒文襄公所擒事见前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晬，纯皇帝怜之，命永锢监中。年至四十，尚未出狱，不识牛马之形状。嘉庆甲子、乙丑间始卒，狱中皆推为祭酒焉。又回部霍集占之子

某，赐傅文忠宅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揽事权，颇为殷富。回部王公辑瑞至者，叩拜其门，某坐受之，主仆之礼俨如也。

谙达

国朝定制，凡皇子六龄入学时，遴选八旗武员弓马、国语娴熟者数人，更番入卫，教授皇子骑射，名曰“谙达”，体制稍杀于师傅，盖古保氏之遗。按，明顺义王俺答即为小王子之保氏，故众相沿称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绐，亦弇陋之一端也。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朱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纯阳为师，命柳仙侦察，即世所谓柳魅者。公敬礼视吕祖稍杀，时皆以为荒谬。成王忽曰：“然则为朱先生之柳谙达矣。”众皆粲然。

荣恪郡王

王讳绵亿，荣纯亲王子也。纯王少时，国语骑射娴习，为纯皇帝所钟爱，欲立储位。纯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于声色，身体孱弱，至中年无日不病，或对人终日不复接谈。今上令王乾清门行走，以习劳勩，然其疾终不愈也。性聪敏，善书法，诵古今经史，出口如瓶泻水。余尝以《荀子》、《淮南鸿烈解》诸书询之，王背诵娴熟，然亦未见王常读书也。遇大节侃侃不苟。癸酉之变，王时扈从，闻警，或犹泄泄然，王泫然出涕曰：“上为吾辈何人，即以亲谊论之，犹当代分其忧，况万乘之尊乎？”因进谏，请上速回京中，以静人心。上首肯之，即日回銮，因重视王，曰：“朕侄辈惟绵亿有骨肉情也。”宠眷日优。王逾年即以劳瘵薨，上悼惜之。

陈寿山

陈处士松，字寿山，天长人。性豪宕，善绘事。少游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日与寿山谈，置其画不论可也。先生绘事，少师板桥诸派，故颇为人所訾议。然善画松，尝于夕照寺壁间画大松数株，枝干长数十尺，夏日观之，谡谡有声，如身立深山中，人争爱之。以先生终身笔墨，惟此为最云。淹蹇以终，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为恤养，至今犹存。年已八十余，萧萧白发，亦可悯也。

顾星桥

顾太守宗泰，长洲人。少为诸生时，喜声望，筑月满楼招延宾客，饮酒赋诗无暇日。为沈文懿公弟子，故诗笔清隽，尚沿正宗。强仕后，始登甲第，偃蹇粉署廿余年，壮志不为稍衰。客余邸，与余最善。有诗赋相商榷，先生必为忠告，亦淳朴之士也。然性喜躁进，以巧宦自目。序余诗稿，书官阶至三十余字，旭亭师笑曰："今世兼摄事者，自和相下即星桥欤！"其热中也如此。晚年负债山集，一麾出守，众债帅日集，其门如市，卒乘弇栈车潜逃出京，人争以为笑柄。至粤东后，以结习致罪，制府劾免其官。归吴门后，贫苦益甚，寄食友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悫致通声气，及文悫被论后，先生惟恐牵连，逢人告曰："沈公非我之师。"亦稍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

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结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故屡为言官弹劾，致兴狱讼，不及祝氏退藏于密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王氏初为市贩弄童，后以市帛起家，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闻其子弟云，器皿变置犹足食五十载，其他可知矣。亦皆极一时之盛也。

麻状元

本朝顺治壬辰，始许满洲子弟廷试，与民籍另置一榜。头场四书文二道，二场论一道而已。麻文僖公尔吉中廷试首名，人争呼为“麻状元”，今其宅犹存，人呼为“状元街”云。其后停试，至癸丑复开科，即与民籍贡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肃

王文肃公安国，性刚毅，操守廉洁，虽屡历朊仕，其贫窭如故也。每早登朝，家不举火，偕幼子同舆往，公入内堂餐，市饼饵数枚，令其子坐舆中食之，充饥而已。履懿王与之善，尝佽助之，公辞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与王有所交结也。”其子侍御念孙以弹和相著声望。喜讲水利，屡任河员，卒以河决罢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孙也。

陈文肃

本朝汉阁臣率以耆儒硕德，始获登庸。故历黄扉，无不白发骎骎者。惟文肃大受以大考受上知，其参政时，去释褐甫十载，人争羡之。公性刚峭，岐嶷伟貌。善吏事，历任封圻，以廉敏称职，诸下属畏如神明，莫敢欺诈。然多溪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报。有道员明公福者，伊文端公之孙也，为公门生，任粤东粮储道。公之两粤制府时，明公适丁艰归，遇诸水程，明公具刺谒公。公适假寐，阍人不时通，明公慨然扬帆去。及禀，欲见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粤中摭拾明浮收粮米案劾之，明因致大辟。后数十年，其子辉祖卒以贪婪伏诛，众皆以为公苛刻之报云。

王功伟

王功伟富顺，汉军人。性迂拘，学问弇陋，除《四子书》、时文外，他书籍莫睹也。然直朴，颇明大义，见有人受奴隶欺者，必从旁证之，屡遭人怨詈，先生不顾也。自以为善陶、猗之术，屡开市店，资财为人绐尽，而先生自以为倍获，人前津津道之，其志终不衰也。以致落魄，布衣敝袍尚不能给，训课蒙童以为糊口计。绳床土锉，终日书声喧聒不已，而先生不以为厌也。尝病眩晕，恒恐毙于道途，每出行必小纸书其姓名居址以防颠仆。余笑谓曰："昔刘伶荷锸自随，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归于田庐是虞，何其不达也若此！"先生亦无以对也。后卒以贫困终。

啸亭续录卷三

明史稿

向闻王横云《明史稿》笔法精善，有胜于馆臣改录者。近日读之，其大端与《明史》无甚出入，其不及史馆定者有数端焉。惠宗逊国事，本在疑似之间，今王本力断为无，凡涉逊国之事皆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济一传以存疑也。永乐以藩臣夺国，今古大变，王本于燕多恕辞，是以成败论人，殊非直笔。然则吴濞、刘安辈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责之为愈。至于李廷机与沈榷、沈一贯，毕自严与陈新甲同传，未免鸾枭并栖，殊无分晰，不如史臣之分传也。周、温二相为戕削国脉之人，乃不入奸臣传，而以顾秉谦龌龊辈当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谬戾处不可胜纪，后史臣皆为改正，盖首创者难工，继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纪较史本为详，然其事迹今已见《钦定通鉴辑览》，亦无庸赘叙。至于奏牍多于辞令，奇迹罕于庸行，则二史病处相同，殊有愧于龙门，惟视宋、元二史为差胜也。

晓屏相公

邹晓屏参政炳泰，无锡人。登科后不登权要之门，徜徉词馆者三十年，以资深得跻卿贰。好古书画，收藏甚富。尝得《化度碑》宋拓本，至质衿裯以易归。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赝物满架

阁，不及余数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洊至冢宰。与胡合庵图理争兵部铨选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夺，卒以见谪。余是日遇公于九松山古寺中，公历言胡变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恋恋此位何为？当以去就争之，不可使朝廷之法自我坏也。”余钦服其言，以为有古大臣风。上亦重其品望，诞日赐内府梨园部曲以荣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属。尝于政事堂谓铨选部君曰：“汝部中皆卖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激怒阖部司员，皆欲挂冠去，赖同事者劝谕乃止。故僚属嗟怨，不以实告。兼京兆数载，致延林清之变，而公尚不知也。是日踉跄入朝，履声橐橐然，向人语曰：“事出仓皇，我亦无法措置。”昏然坐军机处阶上，默无一语，众皆笑之。卒以是免官。归时囊无赀装，至卖书画以行。闻法时帆言，公所著《午风堂丛谈》，皆载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颇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书为之，实无足取也。公善吟诗，体裁正宗，颇有随州、青丘遗趣，实近日公卿辈所罕能也。

和相见县令

右安门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权盛时，凡入都谒选，争以谒见为荣。有山东历城某令入都，求见和一面，以夸耀于同寅，以二千金贿其阍者，于和相归邸时，长跽门前，自呈手版。和相于舆中呵曰：“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时传以为笑柄。

质庄王义犬

质庄王尝畜小犬名蘋婆，颇驯顺解识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毙，亦一异也。

伊总宪

近日宗室中洊列卿贰者，多不称其职任，如禄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较著者。继起为伊总宪冲阿，为豫良王犹子，以资深致大员，初无所表见于世。甲戌秋，任总宪甫数十日，忽奏检拾无名揭帖，有滑县民某首告京师有林清逆党，欲于万寿节起事，阑入神武门之语，举朝骇然。至期阗无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马彰阿告余曰："吾侪家长称觥之期，其子弟仆长尚预戒同事勿以不详事见知。今万寿令节，伊公以惑乱人语入告，何其舛也！"余首肯其言。又闻中城副指挥史作霖梦蛟言："前伊公已至公署，园中并无应奏事件，若预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隐僻，甫为总宪，何以讦者即详其居址官职，殊堪骇惑。"或云伊素好左道，尝引扶鸾邪术之人寓其宅中，其迹隐秘，莫可详也。以是见谪乌里雅苏台将军，人心大快。未逾年，复以奥援授理藩院尚书，初不惬公论也。

胡桂画

内府伶官胡桂善绘事，仿董北苑、黄鹤山樵诸家酷肖。尝作《长城雪霁图》，见纯皇帝御制诗中。其子九思亦善绘事，通书翰，拜法时帆祭酒为师。客质邸，以文墨自娱。尝作小诗，清隽可喜，较之时帆，实入室弟子也。

关槐

关司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赀为中书，夤缘成进士，初未尝能文翰也。拜傅额驸隆安为师，自相夸耀，人争鄙之。亦自以为能绘

事，凡岁时贡画数百幅，以供内庭糊壁，复馈遗诸内侍，故其值房中槐画为多。时中书盛公敦崇亦善绘事，故人诮之曰：“关花盛树岁朝胡。”盖二人所长也。晚年跛足，尚复恋栈。尝同余召见乾清宫，槐蹩躠上阶，成司马书谓余曰：“吾若有其家赀，早罢官归去，尚复阻后进之路何为也。”槐乃以贫窭自居，冬日服单襜衣，室不举火。谢芗泉侍御往拜之，延之坐土锉上，窗不糊纸，寒威凛然。谢笑曰：“余虽年迈，然不以此残躯陪君为冻饿鬼也。”而槐初不怍然，但谢贫乏而已。

图文襄公厚德

图文襄公平察哈尔、川、陕战功，余已详载前卷矣。幼时闻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为公曾孙女：“公掌刑曹时，与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将明代酷法尽皆删除。奏释死囚长枷匣床，以免狱卒凌虐。又毁明代镇抚司酷刑，如吕公绦、红绣鞋诸虐具，以免后人效法。当时翕然颂德。至今马、姚二氏簪缨不替，有所由来，汝小子其勖诸！”今余以虐刑治强暴，致罹刑网，静思罪愆，真有愧先外祖母慈训也。

刘全母

和相家奴刘全，幼时为人执鞭，家甚贫乏，至冬月着单衫，瑴瑴有声。和相揽权时，甚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余间，曾为曹剑亭所弹劾。士大夫不肖者争与之结姻眷，有萼山、楚滨之风。其母甚贤慧，及全富时，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虽豪富，敢忘旧日景况耶。”故全受禀母教，罔敢干犯国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毙人命事，以遭刑诛，而全母卒以善终。

王西庄之贪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诹，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铁冶亭尚书

余束发与冶亭尚书交，已廿余年，喜其诗才俊逸，议论今古是非，侃侃正论，以为有古大臣风范。后闻其历任督抚，以傲戾称，考核下属，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优劣。又袒庇科目，颇蹈明人恶习。乃因王伸汉之狱，谪贬西域。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时滥毙人命，致遣戍吉林，颇诧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后闻人言，当癸酉秋林清之变时，公独召对，尽述阉宦不轨之谋，又发十七日夜之事见前卷，故上从其言，搜捕逆党颇急。太监杨进忠造刀逆谋，又为其门生御史陆泌、曹恩绎所劾发，致阉宦恨之切齿，造诸蜚语上闻。适遇西域之咎，重遭重谴。公尝选八旗诸耆旧诗数十卷，颇为繁富。任齐抚时进呈，上御制序以宠之，赐名曰《熙朝雅颂集》，颁行天下。

玉阆峰侍郎

冶亭弟阆峰司马玉保，诗才敏捷过于其兄，品高雅不趋声闻。纯皇帝时，恶八旗词林学问弇陋，特亲试之，擢公兄弟二人，众以轼

辙、郊祁比之。公学淹博，尝读武经诸书，自以为知兵。台湾之役，傅文襄王、海超勇公膺上赏，公以蓝鹿洲《平台纪略》示余曰："昔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荫一轻车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其功，不及蓝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时，公欲请缨自荐，为人尼止。上知其才，欲擢为晋抚。有公邻某公，先以赀贿和相，因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故公有诗曰"春风先已入邻家"之句。其家复遭妇道不职，终日勃溪，因郁郁成疾，寄居冶亭园庭以没，人争惜之。

蒋元亭侍郎

蒋元亭侍郎予蒲，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时人荣之。公好讲辟谷术，朱文正公引为室弟子。又以释迦、柱下之道异致同功，故合释、道二学著书立说，时人颇以为恬静。然躁进取，急于名利，凡要津当道，无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厌弃如敝屣。尝与其徒某于秘室谈道，有听之者，皆容成御女之术及奔竞要津秘窾耳。毕子筠孝廉深恶之，曰："元亭之倡邪说，与川、楚教匪何异？况假元漠之言以为终南捷径，何其舛也！"余以毕子为知言。后卒以师事僧人王树勋为石御史承藻所劾罢，郁郁归去，久之乃死。

熊铅山司寇

熊铅山司寇枚，江西人。少中戊子解元。屡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吏多揶揄之，年六十余始登九列。壬戌科主会试总裁，于闱中拟墨，文字荒疏，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为氍毹子传为笑柄。纪晓岚批其文曰："中有一团浑穆之气。"亦讥其不中轨也。公以江西名隽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谬至此也。

陆大司马

陆司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成任垂三十年。纯皇帝召见，怜其衰老，数年中立擢大司马。尝问之曰：“卿年迟暮，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公对曰：“臣任司成时，日课国学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殊不以为苦也。”上笑颔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为王者所必诛，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苏彭氏设文昌神乩坛，南畇先生以孝友称，其孙大司马公复中元魁，祖孙状元，世所希见。司马之子绍观、绍升、绍咸，其孙希郑、希洛、希曾，其曾孙蕴辉皆成进士。今司寇公希濂复登九列。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岂真获梓潼之佑耶，抑别有所致之也？

鲍双五侍郎

鲍双五侍郎桂星，虽以妄言失职，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时，为涞水方氏主计臣，出入百万，计无遗策，方氏赖之以富。为中州学政，督课士子最勤，五更时即朝服坐堂皇，校阅文字。以河南士风多弇陋，故命题多以典故考诂，以诱士子勉于学问诵读。其叙中州试牍有云：“士子弇陋不已，必至有怀挟代倩之弊，而国法随之矣。”语虽激烈，亦见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学政时，闻林清乱，慷慨就道，数日急驱至京。时滑县道梗，公主仆数人直摩贼垒而过，尝曰：“吾既以身许国，岂可畏祸纡行，以干名义也！”途中上疏调剂兵食，语多裨益，上采行之。故滑县之成功较速，公之策居多。公为余之畏

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禄，公每劝宜急修葺，以存国体，至丙夜修书，洋洋数千语以责之。又余挟优过其寓，公拒不纳，其严厉也若此。

陶珏卿

余素狎优伶，屡为吴春麓侍御、鲍双五司空所斥，心甚惭恧。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如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貌虽齐李、蔡，然性多伉爽，才敏捷，颇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资财，多周济贫窭。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中之翘楚也。

庆丹年相公语

丹年相公，三世调梅，古今罕睹。性平和，居枢府数十年，初无过失，举趾不离寸跬，人比之王岐公。忆其初赐双眼花翎时，缓步出神武门，风度安翔，众誉之曰："世罕见此和平风度，所以载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乱，公年垂八十，抱疾于邸，踉跄坐肩舆入内，昏然坐顺贞门阶下，终日无所指挥。人有告其变者，尚从容曰："此语自何所闻，若辈安敢如此横逆！"人争笑之。卒以是致仕归。逾二年薨于邸，谥文恪。

姚姬传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颖南游，携姚姬传诗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笔，异日诗坛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进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严正，刘文正公甚倚任之。会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归里，掌文教者四十余年。古文遒劲简炼类归震川，而雅淡过之。年八十余，庚午重赴鹿鸣，赐四品章服。又数年始卒，论者以其品望为桐城第一流云。

杨升庵诗

尝读《杨升庵集·海估引》云：“海估帆乘鲸浪飞，绡宫夜取万珠玑。翻身惊起蛟龙睡，血污青泠竟不归。偃月堂空罢舞尘，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莲子随他去，不及当年石季伦。”乃讥夏文愍之词。盖桂洲居相位时，亦复贪婪倨傲，原非贤佐，不过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悯之。今《鸣凤记》演河套剧，居然黄发老臣，可与葛氏、姚、宋并列者，亦未免过褒也。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颜觉罗氏，总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决断，配文襄王廿余年，封疆案牍，尝为佐理。安南国王阮光平既归降，纯皇帝欲其来朝以贳其罪，而阮畏天朝法，不敢亲至，文襄王忧之。夫人曰：“此相公祸福关头，使光平不亲至，何以归报君命？”因呼使臣吴俊入署，隔帘与之商榷，久之曰：“吾侪虽裙钗辈，敢以此头保光平不死，务须招其至粤，以彰君德。”吴故善辞令，驰入安南，力说光平，以夫人辞告之，光平始入觐。纯皇帝大悦，颇优赉之以归，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后，夫人持家数十年，以严厉称，闺门整肃，人争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尝育奴子英魁，为纳兰氏之旧仆，言明太傅珠于康熙中既为郭华野所劾，曰："勋名既不获树立，长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广置田产，市贾奴仆，厚加赏赉，按口赒以银米，冬季赐以绵布诸物，使其家给充足，无事外求。立主家长，司理家务，奴隶有不法者，许主家者立毙杖下。所逐出之奴皆无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况他处也。"故其下爱戴，罔敢不法。其后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至成公安时，以倨傲和相故，撄于法网，乃籍没其产，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权奸保家，其才故有过人者，所以能历百年而不败也。

蔡葛山相公

蔡文端公新，文恪公世远侄也。文恪为纯皇帝藩邸旧学，故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悫，理学传世，为安溪正脉，故虽以过失屡遭上严旨，而敬礼犹如故也。为上书房总师三十余年，诸皇子皆敬惮之。乙巳春，予告归里，诸皇子赋诗送行，时人比之疏傅。庚戌秋，入京祝嘏，上谓和相等曰："今岁王会图慎勿使蔡新见之，恐其谏章即至也。"其为上所重至此。余幼闻先恭王言："尝自滦阳返，遇公于途，公立降舆。先王止之，公曰：'某非为王降舆也。'乃正襟北面，恭请圣安毕，然后相见。"其大节不苟如此。年九十余始薨于家，实升平人瑞也。

王鸿绪

王尚书鸿绪之左袒廉王，余已详载矣见前卷。近读其《明史稿》，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摘无完肤状。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之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湫隘

《涑水纪闻》载宋臣杨砺为真宗东宫官，即位，拜枢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辇不能进，帝因降辇步至其第，慰劳甚至。按朱文公薨时，上亲往吊，门不容御舆入，上步至其灵前，哭之甚哀。古今圣君贤臣，如出一辙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偏急，尝为质恪郡王所箴曰："兄至众叛亲离时，始信弟言之不谬也。"余尝以为过激之谈，今终以暴戾致愆，深悔不从其语。然古以郭汾阳盛德，卒因暴怒杖死判官张谭；陈执中为宋相，以无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儿年方十二，累行笞挞，穷冬髀缚，绝其饭食，挛囚至死，为赵清献所劾；汉相魏相以挞毙婢子故，为赵广汉所究治，皆历见诸史册。诸公皆当世名卿贤相，其过失如此之甚，终未以此罢斥。何况惩治强暴，法虽苛刻，究未致毙，乃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耻也。

古史笔多缘饰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节隆重，指不胜屈，近时人材寥寥，何古

今之不相及若此。尝与毕子筠孝廉谈及，子筠曰：“君泥诸史册语，故视古今异宜。不知本朝人才之盛，为前代所不及。先朝无论已，即以目下人才论，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谈理学，岳少保起、蒋励堂攸铦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才锋敏捷，庆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谦让，额经略、德将军之战功克捷，杨军门遇春之宣劳西北，王提督得禄之扬誉东南，李壮烈长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节，强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星之死事，汪瑟庵廷珍、吴山尊鼐、鲍双五桂星之文学，拟之前代人才，有过之无不及者。使史笔有所润饰，皆一代名臣也。”余韪其言。近读王文正笔记，丁鹤相言：“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耳。”言虽出于奸邪，未必无因而发也。

报应之爽

宋时，章惇少时，私人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妪妇，为妇所讼，赎铜乃免。其后为政苛虐，卒有岭南之行。近有某相公，少时貌甚美丽，尝奸于大姓宅，其仆愤极，欲刺杀之，幸误中帽乃免。其后高朗令终，为一代之贤臣。吁，亦异矣！

盗贼之讹

《闻见录》载：相传黄巢不死时溥之诛，乃自髡为僧。张全义见于洛南禅寺，号雪窦禅师，有《自题小照》诗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阑干看落晖。”纪晓岚《滦阳续录》亦辩魏阉不死阜城，乃假缢貌似者代之。袁简斋又言李闯不死九宫山，为某寺和尚，曾有见其遗像者云。余按黄巢、阉、闯罪恶通天，虽醢诛之未尽人快，奈何转为隐讳，务以考终归之，未审

执笔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时，有僧人赠王剑，裣书“闯”字，群亦以为李逆不死。余以必系贼人遗物，为愚蠢僧人所获，献之以邀厚赉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为出亡，又唐王被擒后，有言脱逃至五指山为僧之语，乃遗民未忘故主之意，无论真伪，犹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节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时，极言天下利弊，当时号为“铁汉”。后内任金吾，外掌军旅，皆以刚直见称，故刘文正公力挽为相。及居首揆，锋芒日敛，殊蹈模棱之习。王伦之役，复逞军威，多杀无辜。又上疏言禁民间私蓄火器，为言官所纠，比以秦皇销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招抚者，以致贼人蔓延日炽，反不如公之除莠务尽之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无，自明中叶始入中国，赖本朝化治升平，故犹未尽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际，使有是器，以烈焰攻城邑，吾民鲜孑遗矣。盖公之智虑深远，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将军先兆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先’。”盖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时，年果偾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讲帷时，以羽翼今上故，忤某贵臣。后其舆人殴伤官

兵，某贵臣因嗾护军统领某重劾之，以泄前愤。赖上优待公，惟治其舆人罪。然谓侍臣曰："师傅所当优礼者，至其舆人务须以法治也。"后未逾时，贵臣即获罪，侘傺以终。统领家以中冓之私，杀伤其子，统领亦以他事劾免。蒋香杜孝廉笑谓余曰："朱相公果能驱使黄巾力士阴谴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公真有其术，以伊素日品行，亦必不为。其天报之不爽耳。"蒋以余言为然。

夜谈随录

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著《夜谈随录》行世，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其中有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已属狂谬。至陆生楠之事，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所论劾者，亦侥幸之至矣。

松相之谪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镇伊犁，又复三载，丙子秋始归朝任御前大臣，以直鲠称。丁丑夏，畿辅亢旱，上下诏求言。公上疏谏阻东巡，上以其故违祖制，应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衔谪为察哈尔都统。其疏云："臣某跪奏，为恭读朱笔谕旨，惶恐焦急，敬沥微忱事。窃臣昨日仰蒙召见，命阅御制《望雨省愆说》毕，臣随赴军机处，众官公同捧读之下，万分惭悚，跼蹐不安。兹因顺天府所属缺雨，以致我皇上引咎自责，宵旰忧勤，天时稍释。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复谕及癸酉九月之变，诚如圣谕，旱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仅知趋走为勤，实有应得之愆。若徒以虚言塞责，不惟辜恩负职，亦恐天理难容。因念皇上于来年诣盛京，恭谒列祖陵寝以告成

平，典礼攸关，固不宜缓。又以连年河流顺轨，漕运迅速，各直省普庆丰收，原可举行巨典。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独在三辅之区，臣愚以为皇上展敬之诚，已荷列祖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陵寝工程，沿途曾见旗民，颇形艰窘，是以于十九年春间由新疆曾经恭折奏请皇上缓诣盛京，荷蒙谕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后，日侍天颜，屡蒙谕及二十三年恭谒祖宗陵寝，彼时臣以连年雨旸时若，收成丰稔，固应举行斯典。今乃三辅旱象已成，或系祖宗眷佑，昭示景象，暂停举行以为苏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不揣冒昧，恭折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睿鉴。臣无任惶恐惭悚之至，谨奏。”

诗文涩体

宋子京诗文瑰丽，与兄颉颃。其《新唐书》好用僻字涩句，以矜其博，使人读之，胸臆间格格不纳，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学士诗文亦然。余尝谓法时帆祭酒云：“读《新唐书》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实难舒畅也。”法公为之大笑。

服饰沿革

国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红绿组绣者，先良亲王有月白绣花褂，先恭王少时犹及见之。今吉服用绀，素服用青，无他色矣。花样，康熙朝有“富贵不断”、“江山万代”、“历元五福”诸名目。又有暗纹蟒服，如宫制蟒袍而却组绣者，余少时犹服之。袍褂皆用密线缝纫，行列如绘，谓之实行，袖间皆用熨折如线，满名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则无矣。又燕居无着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无论男女燕服皆着之矣。色料初尚天蓝，乾隆

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着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绿袍之义。纯皇帝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近日优伶辈皆用青色倭缎、漳绒等缘衣边间，如古深衣然，以为美饰。奴隶辈皆以红白鹿革为背子，士大夫尚无服者，皆一时所尚之不同也。

余少时见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制如暖帽而窄其檐，上用红片锦或石青色，缘以卧云如葵花式，顶用红绒结顶，后垂红缦尺余，无老少贵贱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凉，用青缎缝纫衬凉帽下，如今帽头状，初不以为燕服也。至于毡帽，尚沿明式，皆农夫市贩之服，人皆贱之。近十余年盛行。帽头蟠金线组绣，其上至有用明珠宝石嵌者，如古弁制，惟顶用红绒结顶，稍异古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间徜徉市衢，欲求一红缨缀冠者未易见。至毡帽则以细毯为之，檐用紫黑色，或有缀金线蟠龙为饰者，非复往日朴素，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制，不复睹矣。

贵臣之训

定例，坤宁宫祭神胙肉，皆赐侍卫分食，以代朝餐，盖古散福之意。有贵臣领侍卫者，因训其属曰：“居家以俭为要，君等朝餐既食胙肉，归家慎勿奢华，晚间惟以糟鱼、酱鸭啖粥可也。”某侍卫应曰：“侍卫家贫，不能购此珍物。”某公乃语塞。其生长富贵，不知闾巷之艰难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洵非虚也。又诫同族少年曰：“在外慎勿胡乱行走。”少年性黠，因故为不解状，某公赧颜良久曰：“所谓嫖妓等事是矣。”少年曰：“我辈外间皆名宿娼也。”一堂哄然。

明相国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参政为首揆。公于乾隆丙子、丁丑间即从征西域，久拥旌节，董太保居政府廿余年，视公犹为后进。年已大耋，乃登台席，自渭滨钓璜之后，实为再见。信升平人瑞也。按宋乔行简，亦八十余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足称也。

安三

明太傅擅权时，其巨仆名安图，最为豪横。士大夫与之交接，有楚滨、萼山之风。其子孙居津门，世为鹾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与其连姻眷者，亦数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论战

人臣死绥，古今通谊，然必有济于国，始为可贵。若如赵括、邱福之徒，非不舆尸殉死，不为世所重也。闻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战，海超勇公实预其事。甫交绥，海公即大呼曰："军气颓败，此溃师之兆也。吾马首欲东，诸君努力冲围，悉会师于美诺可也。"因策马归，故身不预难，其后卒以灭敌，盖留身有待也。春将军宁亦世代拥旄者，言对敌如角抵然，稍觉势异，即放手再与之扑，不然必颠仆矣。自古如邺、鄢之役，九节度之败，皆师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经军旅者，其置论乃如是，此与杨存中舍淮守江之论相似，非亲身经历者，必以其言为懦矣。

朱检讨题词

朱检讨天保谏立东宫事，余已载之矣。近于崇效寺观拙庵和尚红杏图小照，康熙中词林如王渔洋、朱竹垞辈，率皆题咏。公题七绝一首，诗亦隽逸可喜，乃知其别字鹤田也。因匆匆阅看，未得抄录其诗，心殊觉怅惘也。

谲谏

圣祖既废理邸，揆叙、王鸿绪辈恐其复立招祸，因造诸蜚语以闻。仁皇帝怒，欲置王于重典，众莫敢谏。领侍卫内大臣娄公德纳，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时上自畅春园还宫，欲明颁诏旨。公先日燕见，曰："闻护军统领某得暴疾，肉尽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体胖著者，次早上入宫，某统领佩刀侍神武门，丰伟如故。上诘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体之丰瘠乃现于外者，尚讹传至此，何况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罢其诏云。

流俗之言

《避暑录话》载，宋时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获燕王头"，盖当时以取燕为急务也。雍正中，尝与准夷构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曰："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夸张若此！"盖谓策旺拉布坦也。余少时闻老妪妇犹言及之，可见准夷鸱张一时，非纯皇帝之神武，安能剪灭其国，夷为郡县？其威德胜于宋代，不啻霄壤之别矣。

置岁不用闰法

宋沈括《梦溪笔谈》载置岁法，言“每岁以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凌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如此则算术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纪岁，初无置闰之法，入中国后始增置闰之条。括当时声教不通，乃其论与西法暗合，亦精于算律矣。

牧庵相国

牧庵相公长麟，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进士，以部曹洊至督抚。性聪敏，历任封圻，以廉明称。任吴抚时，擒获强暴，禁止奢侈，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每就食于面馆，吴人传为美谈。抚晋时，和相觊觎上公之爵，因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晋省某家，和相因公陛见至京，握手宫门柳下，嘱托再三曰：“无论其真伪，务坐为逆党，吾与公偕得上赏矣。”公至晋访之，皆无实据，某实董仇家，故欲倾陷。公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也？”因坐董二以诬告，大忤和相意。后因闽中事牵连，谪戍西域，盖为之报复也。今上亲政后召入，历任闽、陕诸制府。后以母老入都参知政事，以目眚致仕，久之乃卒。余尝与公直宿禁中，问其私行，余以节钺大员，小民皆所熟识，恐无济于实事。公曰：“吴中风俗狙诈，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众也。”余服其言。公赤皙，修髯伟貌，言语隽雅，坐谈竟日，使人忘倦，人亦乐与之交。然性好奢华，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铁冶亭冢宰尝规之，公曰：“吾久历外任，亦知置宅过多，但日后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足矣。”亦善为拒谏也。任司寇时，比昵某尚书，故治广赓虞侍郎之狱颇急，又误判巫蛊事致

伤多人，颇为人口实云。

李赓芸之死

李公赓芸，江苏奉贤人。成庚戌进士，历任郡县，以廉能称。屡登荐牍，时以为天下清官第一。累迁至闽藩，时汪公志伊为闽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矫为廉洁，尝刊《小学规范》诸书行世，李公素轻之。尝乘新轿入督府，汪公训之曰："奢者必贪。君初为方面大员，慎勿美于服饰，蹈往昔窠臼也。"公愤然曰："芸虽不肖，为天子大吏，稍饰舆服，诚不为过，实耻效布被脱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衔其语。会有改教县令朱履中讦公受其陋规，及其仆黄元索诈赕钱数百元，皆系相沿旧规，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辅罗织其狱，涂希汪意，私具状逼公画诺。公不服，以辅拍案厉声诟之，日夜锻炼不休。公怫然入寓，怀冤状自缢死。事闻，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鞫其狱，闽中士大夫争伏钦差寓门，以鸣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狱。事闻，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抚王绍兰职，涂以辅以迎合故，遣戍黑龙江，复命荷校三月于戍所，公冤乃白。闽中乡绅复建公祠于省中，春秋肸蚃，以报其德云。余向不识汪公，素闻其廉名，心甚折服。辛未夏，会汪于静明园柳荫下，听其谈吐矫饰，颇不惬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轻薄。又闻王河帅秉韬云："长三、汪六皆矫名之士，未足为贵。"心尝疑之。复遇牧庵参政于朝，悉知其人，于汪公终有所惑。不意终身之名，败于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矫诈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尔喀时，有刑部郎中某以荐擢召见。上问

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外间声名如何，某应声曰：“外间咸服二人将略，比古罗成、敬德也。”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悔之，告于人曰：“老夫以某相貌丰伟，故登荐牍，孰意为熟谙小说人也。”人传为笑柄云。

阿尔稗画

舒穆禄武勋王之侄都统公谭泰，以武勇闻。大兵下江南时，曾射江宁太平门，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后坐事诛。其孙少冢宰公阿尔稗，幼育溧阳相公家，精于绘事，盖谭公与陈相比昵故也。曾以画虎著名，赏鉴家宝之，以比僧繇龙云。又绘《西域贡狮图》，见纪文达《滦阳消夏录》中。今于秀峰主人庭上见公画鹰，怒目炯裂，劲翮锋棱，有风云扶抟之势，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驼御史

宪皇帝时，求谏甚切，凡满、汉科道皆令轮班奏事，如旷职者，立加罢斥。有满洲御史某，奏禁卖煤人毋许横骑驼背，以防颠越，上斥其官。时传以为笑柄，谓之“煤驼御史”云。

国朝诗别裁集

沈归愚宗伯选《国朝诗别裁集》进呈御览，纯皇帝以其去取纰缪，令内廷词臣更为删定行世。然其中犹有未及改者，如闺秀毕著《纪事诗》，乃崇德癸未饶余亲王伐明，自蓟州入边，其父战死，故诗有蓟邱语，非死流寇难也。当其时海宇未一，不妨属词愤激。归愚

选入，已为失于检阅，而内廷诸公仍其纰缪，此与商辂《续纲目》滁州之战，书明太祖为贼兵同一笑柄。又黄子云诗，以舒穆禄少宰阿尔稗为元人。盖野鸿未登朝籍，故引证或有所错误，而词臣辈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吴制府

吴公达善任楚督时，擒捕江洋大盗甚夥，已载之前卷矣。近闻其乡人言，有童子窃葱数茎，为肆人告发，公即请王命诛之，人皆以为过当。公曰："数岁童子即凶残若是，俟其成立，为大盗无疑义矣！"其嗜杀也若此。又闻其父为西安驻防，家甚富，尝牟利于主算者，主算者算尽锱铢，其父犹以为未足。主算者艴然曰："然则一本万利，莫读书若也。"其父恍然悦服，因延名师，督课严肃。故公昆仲者以科第起家，至今为巨族云。

胡合庵

胡合庵太宰任楚抚时，有下僚进谒，以事为公训责。下僚请罪，自称"糊涂、该死"者再。公以犯其嫌名，因曰："糊涂又复无礼，此所以宜责也。"其人始悟。人传为笑柄云。

昼晦

戊寅春，雨泽稀少，狂风日起。浴佛日，余结伴游万寿寺，时天气晴和，热甚，着单衣犹觉挥汗。午后黑云由东南来，风沙霾暗，余即驱车归。甫入室，犹未解衣，天顿昏黑，室中燃烛始能辨物。至逾

时顷，火云四起，天渐明朗而暴风愈甚，竟夕乃已，亦一异也。闻市廛车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妪佝偻为风吹毙者，又有遗失幼孩者，一时传为谈柄云。

孙文正取四城

尝读孙征君《夏峰集》中《孙高阳相公行状》，载崇祯庚午收复永平四城，颇多伟绩，以为谀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读《八旗通志》，乃知当时文皇帝虽东归，所留守者皆一时勇将，谋士如图雄勇公赖、图果毅公尔格、范文肃公文程及劳萨、叶臣等，俱在围中。高阳能以新集乌合之兵力撄其锋，使诸名将弃城远去，实一时之奇捷，较之韩蕲王大仪镇、岳武穆朱仙镇之功，有过之无不及者。明庄烈帝乃视为泛常，仅荫一锦衣指挥，其后因凌河之役，立加罢斥，真赏不酬功矣。然则亡国非不幸也。

法时帆谑语

某司空督学中州时，好出搭题以防剿袭之弊，致经文多割裂，法时帆学士心恶其行。其后某复督学楚中，往辞法公，公多所奖誉，某心喜悦。及临行时，时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为诿诿可乎？"某询其姓氏，时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载，请公慎勿将其文再行割裂也。"闻者抚掌。

睿忠王致史阁部书

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史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札，

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畛域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侯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正词严，不惟颉颃一时，洵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二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刘姓，中原人。以佣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觉罗龙某叛时，阴夜怀刃入高皇帐，公觉，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卫上以出。后犹能执锐御敌，高皇帝嘉之，倚为左右手。卒于起义之前，故不得预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隶内府。闻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为公作行状，手书镌以行世，惜未睹其本也。

侍卫结衔之误

国朝定制，凡御前朝夕侍侧者，名御前侍卫，其次曰乾清门侍卫，无论王、公、武大臣、侍卫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统名领侍卫府侍卫，以分等级。近日武进士改充侍卫者，其门榜皆书御前侍卫，相沿成习，实为僭妄。余为散秩大臣时，曾屡向侍卫处主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饬禁，彼皆以为不急之务，未即更正，不知实为紊乱官阶也。近读钱辛楣詹事所作《许提督成麟神道碑》，亦误书为御前侍卫。公为当代考据名家，乃亦未谙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乡相公

国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为巨擘。今观二公家乘，蔚州初为冯铨所重，虽云座主，究系比昵匪人。后又以海昌株连罢官。及复召后，以撤藩事请诛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辙。又以地震请诛索相以应灾咎，亦有违宋景之心。至吴逆叛时，首建招抚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语。虽曰持重，几误国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乡相公居谏垣时，首劾张缙彦为明庄烈复仇，其后屡劾刘正宗、陈之遴诸阁臣，为章皇帝所引重。至请罢吴三桂居滇南一疏，尤为预测奸谋。其要语曰“滇、黔、蜀、粤地方边远，今将满兵遽撤，恐一旦有变，有鞭长莫及之虞。再荆、襄为天下腹心，请设满兵驻防，以一重臣督之。无事控制边区，以消奸宄窥测之心，有事驱除，以通四方水陆之道”之语，尤为卓识。使当时用其言，可无三逆同叛之祸，其相业胜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抚

纯皇帝初政时，擢用满洲诸臣为封疆大吏，皆极一时之盛。若简仪亲王、尹文端公、黄文襄公等，事已具载矣。其他如那公苏图以武臣起家，历任七省制军，薨日家无担石。其抚苗一疏，议论宏远，预识末年红苗之乱，尤为卓见。吴春麓侍御尝读其疏，谓余曰：“那公初无赫赫名，乃能深虑至此，反胜黔督名将多矣。”时黔督为张公广泗，以知兵著也。马公尔泰为费直义后裔，任两江、闽省诸制府，亦以廉谨称职。策公楞为果毅公裔，性刚毅，颇为僚属所怨，然识见明敏，卒为世重。雅公尔图明医理，尝侍孝圣宪皇后医药，为纯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抚时，亦以廉洁著。其请罢祀田制府文镜一疏，世多称之。傅公德清贞刚介，素谈程、朱之学，为徐文定、杨文定二公所赏识。任豫抚时，前抚臣王士俊以苛酷为民所怨，公下车时，立更其制，欢声遍野，有“三月鲁治”之称。去任时，万民挽车泣送，拥塞闾巷。实皆干城桢干之选，不负上委任之专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下之人品醇正，可继美商、周者，惟东汉及元初而已。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时所用将相，如耶律文正、杨中令惟中之相业，许文正、窦学士默、姚文宪枢之文学，刘太保秉中之谋画，商孟阳挺、郝伯常经之刚直，廉中书兄弟之忠鲠，史丞相天泽、伯右相颜之战功，张都统宏范、李统制恒、阿太尉朮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时者。较诸褒、鄂、房、杜，功业相似而醇茂过之，岂赵中令、曹武惠所能企及？萧、曹、徐、常辈之机诈龌龊者，更无论矣。其后渐染漓俗，尊用国人，致使至元仁政颓败而丧亡随之，亦自贻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躯伛偻而敢言直谏。上于上元夜赐诸王公大臣观火戏，公尝谏阻之，以为玩物丧志。上喜吟诗，公亦谏，恐以摛翰有妨政治。上韪其言，见《御制诗注》中。上尝召见，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当时以钱贵故，诸大臣议变法制，公上疏阻之。历举前代之政，洋洋万言，已预料近日钱价涌贵之弊矣。

满洲跳神仪合于禘祭

余考满洲跳神仪，书前卷矣。近闻宗老云："其南向陪祀正中位，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礼上溯远祖，旁及毁庙，与今满洲所祀者殊多相似。然则跳神礼仪，实沿古明堂之旧制，益有征矣。

自鸣钟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纯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尽绝也。按《唐书·天文志》云："浑天铜仪，立木人二于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击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钥交错相持，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书氏族

魏收作《北魏书》，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类序，世系厘然。至其人无足载者，亦必书其官爵，有类谱牒，诚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赖兹以传，今人犹可溯其门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于是例，故其传记踳驳，多所遗落，致有苏不台一人二传之误，见讥于后。当时若用魏氏之例，乌能羼乱至是哉！后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转庵和尚

近读吴留村遗稿《与转庵和尚书》，实有裨于史官，故详载其事。和尚俗姓孙，名旭，余姚人。尝中顺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乡人咸感其惠。有盗邱甲聚不逞者数百人，肆为闾阎之害，邑令不敢撄。君慨然曰："目睹邻里受害而不为之救援，非夫也。"因选强弓利矢，命壮丁负鞬，夜攻其巢，咸射杀之，独邱甲潜逃，隐恨刺骨。时海禁森严，君素慕郑延平知兵，尝谓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郑公。"盖用明太祖奖王保保语。邱甲挟蜚语讼诸邑

中，邑令亦与君素有嫌隙，因诬君通海上，置诸狱中。君素勇健，夜毁梏逾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会吴逆叛，伪将军韩大任招致帐下，甚为赏鉴，曰："真奇男子也。"会大任屡寇萍乡，为安亲王军所阻，吴逆促其师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吴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闻其语，大悦，曰："此丈夫报国时也。"因说大任曰："将军之事吴王至矣，为之辟地攻城，战无不克，数月之间招徕数郡，未闻王有尺素之词为之奖誉。今一旦偶愆师期，即肆意辱骂，俨然以奴隶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逮夫大业既成，吾恐君家钟室之祸，复有见于今也。"韩为之色沮。会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抚，大任迟疑未决，君复进曰："今大清恢复闽、越，事业已成，吴王之败在于目睫，将军何尚作儿女之态，致贻机宜也？"大任乃从招抚。先良王承制表授道衔，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于非罪，不得已逃诸贼薮。今得返归乡井，复为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缧囚之躯有污章甫之荣也哉！"因辞职不受。久之，剃发为僧，居杭州侣云庵，号转庵和尚。年八十余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奋威

惠定宇《精华录注》载：王奋威进宝之下保宁，贼将据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贼众愕然。公因说以顺逆，贼人开关延入，井里不惊，曰："此仁义将军也。"近阅《唐书》马北平之下长春宫，贼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贼人因斩李怀光以降。古今名将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须弥山

佛经言须弥山高数万由旬，日月绕山周行，为其山影所蔽，遂分

昼夜。其言与欧罗巴之术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地以分度数，今南北两极实有征验，非佛氏荒诞可比。盖经文盛于六朝，其时何承天辈皆言盖天之术，故阇黎辈剿袭其说，未必果出于佛言也。贝勒存斋主人永瑢言："今日之翻译经典，即如南人学习国语，只能仿佛大概。至其曲转微妙处，终有一间未达者。"真有识之言也。

和相后裔

和致斋当权时，赫奕一时，其赐死后，门楣衰替。其子丰绅殷德，号天爵，善小诗，俊逸可喜。尚和孝公主，初赐贝子品级，因父获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与方士辈讲养生术，余每嬉侮之。卒以是致喘疾，号数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丰绅伊绵，号存谷，初袭宣勇公，嗣降袭其祖荫一等轻车都尉。善堪舆，贵家争延致之，间有验者。以抑郁故，饮醇酒近妇人，卒以劳瘵终，去其弟没未数年也。惟余一幼子，年甫四龄云。

名臣论识

余幼读邱文庄言，以海运为必不可复，可省国家经费无算。后见陈瑄十议，乃知明成祖原欲复海运，以其害多利少，乃罢其役。又向以当复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耏治军律，以刖治盗，以劓治贪，可岁免死百余人。尝执此论与韩桂舲司寇辩诘，韩莫能答。近读宋臣《杜纯传》，王安石时欲复肉刑，先议以刖减盗死罪，纯论曰："利欲所在，势莫能遏。今以死惧之，岁犯刑者犹不减千人。若以刖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众，是诱民为非也。"安石乃罢其议。可见古人见识宏远，非吾辈所及也。

汤义仍制曲

汤若士“四梦”，其词隽秀典雅，久已脍炙人口矣。近读《唐书》，始知明皇东巡，陕州守进百宝牙盘及彩舫献伎，乃韦坚事；吐蕃信唐间谍，诛杀悉啰啰丞相，乃萧嵩事。皆载在正史。若士取材于兹，托为卢生梦中事迹，以真为幻，亦可喜也。

以羊运粮

乾隆末，廓尔喀用兵时，和制府琳督粮饷。以久战荒徼，艰于转运，公乃命驱羊负米，以济军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边准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贼人遁，路既辽远，佥患乏食之虞，完颜安国曰：“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追之。”襄从其言，遂擒贼首，固先有行之者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目录

校点说明
冷庐杂识自序
卷一
尊师重道
四库全书卷册
艺林佳话
有美堂后记
博学鸿词
颜中丞
乌镇
骥隙驷隙
形容失实
予台我朕
皇甫芝庭诗
八仙岩
破邪论序
金布衣
石屋烟霞二洞
印章
对语敏捷
解元连捷
鸦胆子
徐文长胡稚威
潘文恭公
吴薗次太守四六
罗愿

萧何陈平韩信
古书
行军之道
世说新语里谚
他日异时
须发早白
胡梁园比部
赠僧联
徐霞客游记
何书田
蠼蛟
彭文勤公
张太史联
首饰
敛葬
卑职
挝鼓捕盗
后稷至文王
周隋
崇尚贞节
唐文粹
生员
受业
徐楚畹
冷泉亭
张梦庐
黄莘田诗
苍耳子虫
鱼骨凳
沈晓沧司马诗

艺文志
鞭
玉芝堂谈荟
陶安
逸民榜
秘法
倪太史
麦粉
四子书集注
黄滔诗
罢荔枝贡
别赋
温八吟
陶渊明祠堂记
四三杨
唐骈体文
秦殿撰
汉口竹枝词
王伯厚
孤山梅石图
诸葛丞相祠联
蔡学博
原
自呼其名
当
勺药椒
实来
甲申十九忠臣
申时行王锡爵
韩文公庙碑

慎枢公
汪子黄
鸳鸯湖棹歌
戚公饼
地有湖山美
文字之鉴
陆费中丞诗
桑水部
张长清
陶太守联
两浙校官集
郭频伽诗
四子书说约
王忬杨选
六世之字命名
三邦
古今字义
樊绍述
曾子闵子
师
开城门却敌
龟策列传
文家操纵之笔
裴行俭
嵇封翁
西青散记
陆太常
吴集潭孝廉
文信国公四六
希踪靖节

四库全书表文
虞凤娘
华歆
木
家礼
埤雅
蜡烛
冯文介公
廖少司农
诗品
陈云伯
谥文成
露筋祠诗
功令
饑饥饿
皇甫韵亭诗
对花啜茶
兄弟联名
七巧图
卷二
忠义传
李方叔
匾用成语
郑太守
义塾联
卷面题诗
典狱
徐铁海
典当
莲衣僧

方正学
张杞山
沈蟾客先生
闵中丞
杨忠武公
程京丞
穷通翁
二宋
徐瘦生
吴石华词
授经偶笔
顾母
孙文靖公
计学博诗
罗提督
字典
丁掇英先生
倪烈妇
除夕奏凯
魏侍御联
蜈蚣入腹
食忌
冯中丞
林文忠公
复父仇
诸葛武侯祠堂碑
赵太史
彡石公
文选字句
山斋留客图

医宗四大家
五月五日生
冯少司寇
顾菉厓
毕大令
钱王祠联
雪诗
朋友
饧
李梅卿
吴香竺诗
朱绿筠
浙江乡试录叙
三续千字文
周礼
改月改年
祖孙父子同名
仲廉甫札记
醵钱启
李孝廉
顾侍读
周孟侯先生
新乐府
孙愈愚
吴香圃诗
关帝谥
刘三山
沈鹿坪师
腊
起复

叶素庵
端木舍人
孔子生日
孙瀛帆诗
祷神文
谳狱
孔孟弟子
名与姓通
嗣征
同姓名同字
文体相似
有澹台灭明者
七修类稿
经史数见字
一言
银顶
俗称
帅中丞
黄少司马
小军机
李方伯
红豆
杨拙园先生
改姓
梁元帝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梳铭
舒元舆铭
印章隐姓名
张睢阳庙联

巢居阁
琴铭
沈氏姑
学林
七夕诗
目疾秘方
吐生
卷三
论文
误信降人
隗嚣
河间妇传
方侍郎
游龙杖
赵少宰
文昌神
治生
善于法古
同共皆悉等字
君子小人
达德首知
忘己之难
父母
谏
贿赂免祸
舒铁云
于观察诗
香屑集
李忠定公
胡霖若

姚廉访
永乐大典
冯柳东
徐咏梅
悼亡词
谥义
孑孓虫
浙江学使署联
愚汀公
进士归班
姚侍郎奏牍
同谥
取蜀将帅
公忠
画工
金岱峰诗
姜太史
阮文达公拟疏
悼亡诗
双节乞诗启
吴布衣
星查兄诗
孙子潇
吴梅村
文字沿袭
郑太史
麦饼
徐观察
琵琶亭
王建孟知祥

柳文
说用兵之害
新唐书
八君子图
三高祠
郑御史
钱少詹
王文端公
却老要诀
锡奴铜婢
周苏门
安次香
茌平旅壁词
巴鲫膏
王仲瞿
四声
浙抚署联
吴京丞
元遗山
用心精专
宏简录
明加田赋
李文靖徐文靖
蹁履倒屣揽履
你
天寿天焘
鲍防
武功县志
诗赋奇格
尺牍新钞

卡
桂林一枝
石鼎联句诗
识时观变
唐
字
张乖崖
思患预防
张春舫
温稼生
寄园销夏图
严比玉
弈国手
斗兰
乡闱覆试
王笠舫
朱笠亭说诗
王廉访
梁学士
墨谱
沈汉甫
岳忠武王铜印
李少司寇
鹿洲公案
西塞山
西南夷传
吴烈女
诗分唐宋
担粥
卷四

高东谿
朱大令断狱
大游仙诗
下第词
冯侍御
菱塘棹歌
内阁中书
倒句倒字
诗囿于习
曲端
麒麟
贺失火
唐宰相无谥
明待功臣
唐县尉
李易安朱淑真
明东厂二校尉
秋畦公取士
赵屏山
张八愚比部诗
晏元献
破体字
翻用前人诗意
金史
拂珊图
对对难
跕班
重字
一挥九制
金佗

李安远
隋文帝废长
胡大海
明公主郡主
剑
韩陵片石
范文正公子
七月诗
宦寺
六驳
警枕
柏梁台诗
方术传
州箴
史越王表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
父子精相术
柳仲涂文
陈寿不妄劾人
辎重
韩侂胄函首至金
爱惜士子
喜雨志乎民
双烈
传述易讹
民之父母
西游记
严石帆诗
青腿牙疳
冯侣笙诗

窃人之书
转败为功
撰述传信
讨武曌檄
石敬瑭杜重威
单传
夏山如怒
秋鸿馆词
张孝廉
郎蟹
吴澹川诗
六舟僧
张解元诗
志书
秋鸟
祖德
天时
酒令
费宏
焉
寡能克众
公
史记复见之句
两浙辖轩录
叶杏楼
高伯平
药忌
世其道德
朱瓣香词
君

父
母
疾风知劲草
画状元
煮人狱
汤火伤方
李司马
郑笏君诗
葛壮节公
郭参政诗
何小山词
海蛳诗
倒用印
周南卿诗
长人
高斗枢
明崇祯朝相
王绍宗
王佥事
山涛王戎
玉堂
玉
太上感应篇
吴越
三字字
藏书
表章苦节
李杜
颜氏家训
一代奇才

程筠轩诗
灵星门
乩
十目一行
李笠翁
万方伯
卷五
医学源流论
嘉靖冤狱
赐书加点
常食之物
方文辀
何文安公挽联
洪地斋
滦阳于役图
大成殿藏旧主记
鲥鱼
史文靖公
科名盛事
讨贼誓词
凡将篇
师古
文辞袭用
郑崧阳
为学之道
王文成公用兵
从吉
至公堂
父子同试鸿博
五绝佳作

凌茞沅
孔梧乡
鲲溟侄
女弟子
自然气化
扬雄
明阁臣状元
复句
发语辞
古列女传
潘太守诗
唐伯虎
臭字入诗
赋韵
孙春沂
孔大令
左忠毅公
裴晋公
蔡明经
瑀华妹
义田
谢侍郎
张太史联
称人为官
建文帝
二鸟诗
何文肃公
七李杜
苏绍
尊经阁祀典

神缸
外吏起家入阁
王惺斋大令
案
维莫之春
疏表杰作
九言诗
吴柳塘诗
初三月
麈角解
顾亭林狱事
汪文端公
对联复字
真赏难逢
俚语本佛书
韩诗外传
论衡
琼
杯中角影
明史体例
语意相似
郭子仪
文章流别论
豫章行乐府
清和
飞英塔
华陀庙联
徐沖晦
疮方
玄真子祠联

蒙求
文选
安仪周
齐名
明政
朝邑志
成仁取义
李太白濑水贞义女碑
知县承袭
邝湛若
荆轲
天禄识余
歇后语
前汉丞相谥
叠字
忍字
杨守谦客
五圣丹
方公祠
吴祭酒尺牍
会试总裁五人
学政三年六人
题句镌竹
三世能诗
用民兴利
汉书造语绝异
千里驹
有明一代至文
黄鹤楼联
西村集

传神写照
张少宗伯
博古通今
三圈手
临文不讳
续名医类案
卷六
顾蒹塘诗
姚姬传比部诗
朱立斋诗词
小本书
姚文僖公
功在怨磨
钩慝
叶馨陔先生
麈史
玩好不可溺
明史
诗酒券
图作佛图
桐乡
水龙
葛壮节公诗
刘园
四代同堂
父为部民
璞玉之喻
叠字词
齐少宗伯
活人种竹

班马异同
陈太仆
禽言
乌尔吉祭酒
三殿五城
聊斋志异
宋四六
未婚守贞
箴
朱庄
咏史诗
不系园
葬会
陈殿撰诗
著述当自定
斋号
昭君诗
玉泉雪水
器铭
周文忠公
沈又希先生
钱景颜先生
吴小宋大令
武昌府署联
疏用呜呼语
金元玉
海忠介公
水仙
猴经
传胪

汪太史
鲁云崖大令
皇甫养亭先生诗
西湖
罗汉像
童二树画梅
孟子外书
百家唐诗夷坚志
明伦堂联
小山词钞
瓴甋录
藕湖泛月图
赋重发端
汉唐
宋石经
浙闱号舍
三字经
任昭才
教子
戴石屏诗
从祀
逸民列传
明代县令
王节愍公
屠太守
集字联
明季大臣
四书逸笺
小词长调
彭泽父

欧阳公七律
夜纺授经图
西湖秋柳词
明登科录
鸳水联吟
吊脚痧
蔡浣霞先生
羊车
浙西要害
卷七
陈忠愍公
陈学博诗
西湖长生祠
天一阁
都门竹枝词
禁咒治病
马从龙
子衿非淫诗
孙秦倡和词
房晖远
刘后村
更迭交战
报喜
严比玉藏书画
唐冰溪先生
沈妪传方
吴烈女
归宫詹
戴益生
刑名幕联

知不足斋丛书
府州县同名
箸谜
改官诗
写书求官
今胜于古
追尊称帝
地志
姚兵部
沈菁士诗
阮文达公联
许秀山
学官联
槟榔
许氏科第
槜李
赵仪姞诗
理财
大佛寺联
鹿坪师联
世次
鼠
唐明府
戴孝廉诗
沈胎簪诗
葛壮节公骈语
上官皇后
避讳
劫寨
明阉祸

吴中行
经学理学
柳仲涂作铭
刘轲
斛铭
养一斋诗话
龙井寺
茅畇公挽联
竹杖浸厕
九言联
妆域
观龙舟诗
归去来辞序
顾横波小像
一字师
千字文
刘太史诗
姚明府
思忠录景忠录
徐阮邻师诗
李芝龄师诗
元骈体文
梁楚生诗
学医宜慎
岳王祠联
恽南田诗
评苏诗
铁画
沈观察
汤将军殉节诗

金总宪论诗
吴雪坡诗
岳小坡诗
蒋礼山
舅氏周愚堂先生
字宜从今
朱梅叔
题棺
关侍郎
江西三魏
明状元争夺情
沈观察诗
严伯牙诗
韬光
西山文集
干霍乱
石灰
刘忠义
卷八
奔走
名字沿误
芋
三坟五典
晁具茨诗
文终文质
古今人表
药诗
二母知人
马
李德裕张孚敬

拟旨
荀崧女
翘字
鸠槃荼
独寝不惭于魂
四字异体
杨修刘显
乌程三相国
孔子弟子考
久任
名号谥
田田钱钱
誊录
作者七人矣
扬无咎
乡会试题
奇名
宋犄山诗
李鹤杉
迁居诗
父子能诗
彡石公诗话
徐鹤舟
王晓庵
一线天题辞
道情
场屋中忌讳字
土物
两世秋元
竹夫人

像
西征日记
恩科
袁随园
志学箴
丽辞
高文端公
妇人悼亡诗
油污衣方
朱相国
劳孝廉
岳忠武于忠肃
眉生侄诗
给烛
徐观察
锦囊集
难经经释
董枯匏
任子不齐
晋唐文章
聪训斋语
陶弘景
除夜诗
五律句用仄声
王微之
黄绾
桑水部诗
张浚
仞
市

丘大理
咏菊
郑中丞诗
韩文公辟佛
嵇叔夜
芭蕉树
泉甘而酒冽
陈士奇
酇侯
作文增益
殉葬
朱侍郎诗
采芳集
三元
蜜丁马甲
七上黄鹤楼散人
良心官
自锄明月种梅花
朱文正公诗
兄弟同登科
孔太恭人
谭涤生诗
黄韵珊词
垂训朴语
卓倚兀
先生
来歙传
终篇用也字
贪生倖福
吕氏春秋

王穀塍
陈朴堂诗
徐敬斋明经
顾媚柳是
芗畇公撰联
历代甲子纪元表
静宜女史诗
甲癸议
孔宥函司马
彡石公联
寿序
犬门
家传单方
江忠烈公
大钱
姚梅伯词
笙鹤楼
陈参议
周遇吉
赤水元珠
赤城杂诗
小琅玕山馆诗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冷庐杂识》是清人陆以湉撰写的一部笔记，全书主要记述作者自己的读书心得及平生见闻，较多地保存了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些大僚、学官、文人、学士以至巾帼女士、市井小民的若干诗文作品，这些人的集子在当时或以后均已散佚不传，赖此书移录的少数篇什可供查考采撷。

作者在经史著作、诗词曲赋、金石书画、历史地理方面皆有所探研，所作评述考证，亦时有可取之处。此外，作者似乎对医理药方特感兴趣，书中常有论及，还收录了不少据说确有奇效的单方，可供中医界参考。

陆氏生活的年代正碰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本书即记载有陈化成、葛云飞等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并壮烈牺牲的事迹，有些记述还相当生动详细，可补史书之不足。

作者陆以湉，字敬安，号定甫，浙江桐乡人。生于嘉庆六年（1801），三十五岁中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任台州府教授，二十九年（1849）调杭州教授。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杭州，他辞官回乡以授徒为业。太平军退出杭州后，于同治四年（1865）受聘为杭州紫阳书院讲席，不久病卒，享年六十五岁。

《冷庐杂识》最早的刊本是咸丰六年（1856）八卷本，并附有续编。之后有《清代笔记小说大观》八卷本、《清代笔记丛刊》八卷本，光绪十九年（1893）乌程庞氏刊八卷本。这次整理用《清代笔记丛刊》本作底本，用其他各本作校，少数文字上的异同择善而从，概

不一一出校。早期刊本所附续编系作者两次编纂之《千字文》，以无参考价值，故摒去不录。

冷庐杂识自序

学莫贵于纯，纯则不杂。著之为书，可以阐渊微之蕴，成美盛之观。此必具过人之质，复殚毕生才智以图之。用力深，斯造诣粹，理固然也。余不敏，幼惟从事举业，弱冠即以是授徒。三十五岁通籍，宦游武昌，未逾年，改官归，复理旧业。三十八岁为校官，幸遂禄养，冀得舍帖括，专精典籍，而势不可舍，事与愿违，孜孜于手披口讲，迄今又十七年矣。自念半生占毕，于道无闻，且以心悸疾，不克为湛深之思。虽诗词小技，亦未底于成，近岁屏弃不作。暇惟观书以悦志，偶有得即书之，兼及平昔所闻见，随笔漫录，不沿体例，积成八卷，名曰《杂识》。盖惟学之不能纯，乃降而出于此，良自愧也。至于搜采之未精，稽考之多疏，论说之鲜当，则甚望世之君子正其失焉。咸丰六年岁次丙辰二月朔日，陆以湉书于杭州学舍。

卷一

尊师重道

雍正二年二月，奉上谕：“帝王临雍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菜伊迩，朕将亲诣行礼。以后奏章记注称‘幸’非宜，应改为‘诣’字。”三年十二月，上以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具奏。奏称：“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字；凡系地名，皆更易他名；至于书写常用之际，则从古体‘㞢’字。”奉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㞢’字，是仍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足副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意。”四年八月初八日，上亲行释奠礼，太常寺卿呈仪注，献帛进酒皆不跪。上特跪以将敬，命记档案，永远遵行。圣天子尊师重道，远轶前古，宜乎人文化成，臻极盛也。

四库全书卷册

高宗纯皇帝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藏庋。乾隆四十七年，第一分告成，排庋于文渊阁，书凡三万六千册。计经部十类，六百九十五部，一万二百十四卷，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十五类，五百六十三部，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卷，

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子部十四类，九百三十部，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六卷，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五类，一千二百八十二部，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七卷，二十八架，二千十六函。又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各缮一分安贮。有愿读中秘书者，许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圣天子昌明文教，嘉惠多士之心至矣。

艺林佳话

冯砚祥有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刻一图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长笺短札，帖尾书头，往往用之。仁和吴兔床明经骞得宋本咸淳《临安志》，又得乾道、淳祐二志，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所藏书卷中多用之。吴门黄荛圃部曹丕烈多藏宋板书，颜所居曰“百宋一廛”，吴以“千元十架”揭榜与之敌。聊城杨至堂河督以增得宋板《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两汉书》、《三国志》，颜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是皆可为艺林佳话。

有美堂后记

吴山有美堂，故址久废，今杭州府治后堂乃袭是名，刊欧阳公记于屏门。嘉庆癸酉夏四月，大兴翁覃溪学士方纲为严少峰太守荣作后记，手书刻石于堂之西偏。记为欧公作驳难，纡折淡荡之致不及欧公，而意义深密，有裨吏治，特录于此。

“昔欧阳子为梅公仪作记，以游览之胜归于斯堂，愚窃非之。梅公取赐诗‘地有吴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欧公实切杭、湖言之，曷为而非之乎？君子于友，宜择所当务者以告之，钱塘湖山之美，则一语足矣，何赖乎作记？为斯记者，宜举习俗之工巧，邑屋之华丽，悉

衷诸质朴，而勉以勤俭，持以淳厚，然后所谓富完安乐者，贞之于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风俗之美焉。又言临是邦者，选公卿侍从之臣，因而言宾客、占形胜。此则宜导以早作夜思，黜贪举廉，惩奸剔弊，厘案牍以靖闾阎，防微而烛隐。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吏治之美焉。杭人文艺，甲于东南。往者浙西文汇、紫阳院课诸编，多尚华缛。是宜崇经术，使士皆研精传注，不苟为炳烺之观，然后风会益趋于淳实。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文章之美焉。欧阳子岂不知此，而徒娱意繁华之是称耶？今则官清而政平，士务学而民安业，胥入于圣天子绥和焘育之中，使欧阳子居今日，其文当不如彼矣。吾友严子少峰，即欧阳子所谓清慎好学者也。故窃举曩所疑于欧阳文者，为吾严子记之。”

博学鸿词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其制微有不同。己未三月，试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丙辰九月，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丁巳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己未试一场，赋一、诗一。丙辰试二场，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经、史、论各一。己未取者，进士授编修，余皆授检讨，其已官卿贰、部曹、参政、参议者，皆授侍讲。丙辰取者，一等授编修，二等进士、举人授检讨，余授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己未，自大学士以下，至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兵马指挥、刘振基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祺荐吴元龙。等官，皆得荐举。丙辰，三品以下官荐举者，部驳不准与试。己未，凡缘事革职之官，皆得与试。陈鸿绩以革职知县，试授检讨。丙辰，部驳不准与试。考词科之制，自唐以来，未有如我朝搜罗宏广、英彦毕集者，洵旷典也。两科人才，皆以江南为极盛。己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己未王顼龄、丙辰刘纶入阁，皆江南人也。其

次，则浙江为盛，己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颜中丞

连平颜瀞亭中丞希深，乾隆时官平度知州。因公事在省，适遇大水，民皆登城避水，太夫人命速发仓谷尽数赈饥，为上官所劾。上谕："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该抚不加保奏，翻加参劾，何以示激劝？"乃即擢知府，母予三品封衔。后官至巡抚。子检，由拔贡官至直隶总督，迁漕督。孙伯焘，由翰林官至浙闽总督。历考前史，擅发仓廪振民者，间或蒙朝廷嘉奖，从未有褒宠优隆若是者。幸得遭遇圣朝，膺兹异数，而天之所以报施者亦至矣。

乌镇

吾里旧名青墩，有溪为界，溪东曰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西曰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故又名双溪，今则概称为乌镇。近日名流过乌镇诗不少，惟仁和杭堇浦太史世骏一律最切当："苍凉西北栅，六邑一湾通。远树归帆隔，斜阳戍垒空。风流思九老，颱颓倚孤篷。回首吴趋路，荒荒有朔风。"盖由苏之杭有捷途，必过镇之西北栅，其地乃吴江、震泽、秀水、桐乡、乌程、归安交界之所也。

骥隙驷隙

《史记》张良、魏豹传皆有"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语。又《李斯传》云："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墨子云："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今人引典，只用"驹

隙”，罕有及“骥隙”、“驷隙”者。

形容失实

史传有形容失实之语。如《史记·蔺相如传》记相如持璧却立倚柱，则曰“怒发上冲冠”；《赵奢传》记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则曰“屋瓦尽振”；《项羽本纪》记羽与秦军战，则曰“楚兵呼声动天”，皆描摹传神之笔。事虽虚而不觉其虚，弥觉其妙，此龙门笔法，所以独有千古也。《晋书·王逊传》袭其语而增一句，曰“怒发冲冠，冠为之裂”，则近于拙矣。

予台我朕

《尚书》辞义古质，而“予”、“台”、“我”、“朕”等字，往往并见。《论语》中“吾”、“我”、“予”等字，亦复参互用之。如“二三子”节，先言“我”，后言“吾”。“吾有知乎哉”节，先言“吾”后言“我”。“子疾病”节，先言“吾”后言“予”。至《孟子》“好辩”章，则先言“予”，继言“吾”，终言“我”。盖文家错综变化之法，已肇端于斯。

皇甫芝庭诗

吾邑皇甫芝庭茂才墀，持躬醇谨，乡里无间言。工作试帖诗，应试赋《春随人意生》诗云：“江花三月暮，谢草半池春。”见赏于学使者。入泮，所作试帖诗甚多，惜身后散失殆尽。

八仙岩

台州城西北隅八仙岩，奇石布列，境绝幽胜。旁有小池，水清冽可爱，名曰鉴泉。岩前吕祖殿，药方甚灵，求者不绝。殿中对联数十，惟临海严孝廉乘潮作最佳：“看下方扰扰红尘，富贵几时，只抵五更炊黍梦；溯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凭一点度人心。”

破邪论序

虞永兴《破邪论序》最为世所宝贵。余观昆山叶征君奕苞《金石录补》谓：“《破邪论序》有云：‘太史令傅奕，学业肤浅，识虑非常，乃穿凿短篇，凭陵正觉。法师愍彼后昆，撰《破邪论》一卷。’夫胡僧咒人，奕破其妖妄，识者韪之。今反以为邪，世南从而和焉，何也？”又观桐城姚姬传比部鼐《惜抱轩笔记》谓：“《破邪论序》自署衔‘太子中书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得有中书舍人？永兴父名荔，而序中用‘薜荔’字，此必唐时僧徒寡闻见者所妄作伪托，欲以自取重于世耳。”以二说证之，其非永兴书可知。吁！世俗鲜精察之识，而以伪为真者多矣，不独此帖为然。

金布衣

钱塘金布衣农，画梅竹苍劲绝俗，晚又画佛。自署号最多，曰冬心先生、曰稽留山民、曰曲江外史、曰昔邪居士、曰龙梭仙客、曰百二砚田富翁、曰心出家庵粥饭僧。余于杭城骨董肆得其画竹一幅，题曰“凌霜雪，节独完。我与君，共岁寒”。笔墨高古，良可宝玩。

石屋烟霞二洞

杭州石屋、烟霞二洞，皆在南高峰下。余于咸丰辛亥往游，由赤山埠折而南，行二里许，至石屋岭。岭不甚高，有亭可憩。逾岭即为石屋，洞宽广三丈，深丈许。中凿释迦佛、诸菩萨像，四壁镌罗汉五百余，皆涂以金。左壁题名云："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按，志称东坡题名字甚漫漶，相传党禁时镌去。兹所题字画完好，而笔法俗嫩，定是近人伪托。题壁诗大半剥落不可读，惟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隶书铭十三字，尚可辨识。云："嵌崟兮石屋，中有素书兮留我读。"洞西北有窟甚深，颜曰"沧海浮螺"。稍南又一洞，曰"瓮云"，汶上刘玉坡制军韵珂所题，有记刻石。东又一洞，为石别院。东北又一洞，为小石屋。皆凿佛像，洞额题曰"湖南第一洞天"，款字已灭。洞外屋舍倾圮，门径亦芜，惜无好事者为之修辟。又行二里许，过满觉陇，为烟霞岭。岭峻甚，石滑不留履，攀萝扪葛而上，半里始抵洞。洞在岭之颠，有庙十余楹，结构小而轩宇明洁，翛然尘外。登楼望远，隔江诸山皆在指顾。洞深四丈，广丈许，外宽内隘，皆刊佛像。有姚伯昂侍郎元之题"湖南第二洞天"，隶书。左壁吴越千人功德塔尚存，俗称千官塔。上有都指挥使吴延爽题名。延爽乃吴越文穆王恭懿夫人弟也。寺僧智慧为具午饭，小住半日，俗虑净涤。窃谓石屋之旷爽虽胜烟霞，而幽奇逊之。且凡洞皆在山麓，此独在岭脊，凌虚缥缈，当为西湖诸洞之冠。

印章

印章以切为佳。钱塘袁简斋太史枚之"三十七岁致仕"，萧山汪龙庄大令辉祖之"双节母儿"，语最新确。他若兴化郑板桥大令燮之"康熙

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衍圣公孙庆镕之“九岁朝天子”，则自述其遭遇也。归安孙太史辰东之“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则自道其形状也。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之“团扇诗人”，则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学使也。至如杨铁崖之“湖山风月福人之印”，唐六如之“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魏叔子之“乾坤一布衣”，则尤显著于世，非此三人，要皆不能当也。

对语敏捷

高宗纯皇帝燕见词臣，出对曰：“氷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应声对曰：“丁香花，百人头，千人头，万人头。”仪征阮文达公元在翰苑时，仁宗睿皇帝因燕见，命以其姓名属对，公即对曰：“伊尹。”对语不难，难在敏捷，非有夙慧者不能。

解元连捷

解元连捷，几中会元，而抑置第二者，一为乾隆壬申恩科浙江解元李祖惠。秀水人。是秋会试，已定元矣，总裁海宁相国陈公世倌以同乡引嫌，改列第二，而以第三邵嗣宗太仓人。抡元。李归班，官终江西高安县知县。一为嘉庆戊辰恩科江南解元顾元熙。长洲人。己巳会试，总裁钱塘相国费公淳取列第一，侍郎英公和以第二名孔传纶二三场奥博多奇字，遂易置焉。顾终翰林院侍讲，识者谓李、顾闱作实胜邵、孔，使不抑第二，则三元可得矣，岂非命乎？又德清许方伯祖京，乾隆戊子领解，己丑会试，卷已摈弃，为武进刘文定公纶搜得，惊诧曰：“有文若是而弃之乎？”遍示诸总裁，皆叹赏，即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谓此卷乃“礼记”，俗谓“礼记”为孤经，乃言孤经不可中元。文定依回久之，遂置第五。至今首艺犹脍炙人口，而会元徐阆之

闱作，世鲜有知之者。

鸦胆子

鸦胆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轩文囿医案甚称其功效。用三十粒，去壳取仁，外包龙眼肉，拈丸。每晨米汤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药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肠曲折之处，搜逐湿热。《本草》不载，见于《幼幼集成》，称为至圣丹，即苦参子也。药肆多有之。吾里名医张云寰先生李瀛，亦尝以此方传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以治休息痢，无不应验，兼治肠风、便血。凡热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虚寒下痢忌之。

徐文长胡稚威

明山阴徐文长渭，与我朝山阴胡稚威天游才相若，遇亦相似。文长为诸生时，提学副使薛应旂阅所试论，异之，置第一。及为胡宗宪所知，秋试前，尝极力为之地，卒为帘官某所遗，竟以诸生终。胡以明经应博学鸿词试，鼻血污卷，扶病出。比应京兆试，翰林某入闱分校，自诩曰："吾必中胡某，为阖榜光。"卷落其房，而某不能句读，即钩勒皆误，时乾隆辛酉年也。比甲子，长安朱某以庶吉士分校顺天，其父与胡素交好，倡言"入闱不中胡君卷，则尔辈剜吾目"。及得胡卷，又以奇古不能读，反加红勒焉。辛未以经学荐，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称胡词章，遂不得召见，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书屋集》，胡有《石笥山房集》，皆传播艺林。遇不遇仅一时耳，其才则千古矣。

潘文恭公

吴县潘文恭公师世恩，试童子时，终日端坐，不离试席，吴县令李昶亭逢春异之，拔置前列。因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对：“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又云：“青云直上。”公对：“朱绂方来。”李决公必贵，后为状元宰相。某公赠联云：“大富贵，亦寿考；蓄道德，能文章。”说者谓今代伟人，非公莫能当此语也。

吴蘅次太守四六

江都吴蘅次太守绮《送王阮亭司李维杨序》云：“官名大李，地有垂杨。”琢对绝工。末二联云：“呜呼！风雅薄则朋友之道衰，行谊乖而治化之本阙。子之往矣，言修谢传之甘棠；我且归焉，用访岐公之芍药。”笔力陡健，语意亦细腻沉着，不徒以妍丽见长。

罗愿

宋罗汝楫子愿，知鄂州，有善政。曹泾作《本传》，引《新安续志》谓：“鄂州大旱，愿立日中请祷，致疾而卒。”王祎作《小集后序》亦云然。乃《宋史》谓：“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庙。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于像前。”是欲假以神忠武，而适见其妄也。聪明正直如忠武，岂因其父之恶而谴及其子哉？

萧何陈平韩信

萧何听鲍生之言，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又用召平之言，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又从客之说，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遂释高祖之猜疑。陈平从陆贾之计，交欢周勃，用能诛诸吕而安刘。韩信听李左车之计，抚赵服燕，又用蒯通之策，袭齐而定临菑。此三人者，皆智虑绝入，而犹赖谋猷之益。可知事理之奥，取诸己者隘，得诸人者宏也。

古书

古书之名，今有改减其字者，如《周易》称《易经》，《尚书》称《书经》，《孔子家语》只称《家语》；《五代史记》去“记”字，《古列女传》去“古”字，《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皆去“义”字，《说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说新语》去“新语”二字。习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

行军之道

孙坚、孙策，皆以单骑出行，为仇家所杀。裴晋公计吴元济，亦尝率轻骑观兵沱口，贼以奇兵掩击，幸李光颜有备，力战却之，不然殆矣。故圣人行军，必以惧为先，以谋为主，诚慎之也。

世说新语里谚

里谚见于经传者最古，《史记》、《汉书》次之，其百家之书，则惟《世说新语》为后世所乐称，以其辞之质而隽也。试略举之：“举却阿堵物”、“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犹言这个也。“那

得乃尔”、“失士卒情，外人那得知”，“那得”犹言“何得”也。“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一出”犹言一次也。“何乃淘”，吴人以冷为“淘”也。“拉拻自欲坏”，“拉拻”犹言摧裂也。“殊不尔”、“聊复尔耳”，“尔”犹言“如此”也。“叹息绝倒”、“当复绝倒”，“绝倒”犹言“笑倒”也。“善于托大”，“托大”从容博畅之意。“伧父”、“伧道人”、“伧奴”、“伧鬼”，吴人以中州人为“伧”，明其为别种也。“使君如馨地”、“正自尔馨”、“阿见子敬”，“馨”与“阿”皆语助辞。“下官家有两娑千万”，“娑”亦语助也。至于前此所已有者。如“太丘问炊何不馏”，“馏”字见《尔雅》，“唐突西施”，“唐突”见《后汉书》。此类尚多，不备述也。

他日异时

“他日”有作前之日解者，《孟子》“吾他日未尝学问”是也；有作后之日解者，《论语》“他日又独立”、《孟子》“他日见于王曰”是也。“异时”亦然，《史记·秦始皇本纪》“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此指前之时也；《苏秦列传》赞“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此指后之时也。字同而义殊，经史中似此者多矣。

须发早白

气血衰则须发易白，每于此征年祚焉。余观《晋书·王彪之传》云：“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而官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异禀，不可以常情测矣。又宋杜祁公衍，年过四十，须发尽白，卒年八十。

胡梁园比部

吾郡石门胡梁园比部枚，督学贵州，实心校士，以主持风教自任。堂立碑铭云：“穷极勿贿卖关节，苦极勿需索供应，忙极勿抛掷文字，怒极勿凌虐生童。”嘉庆癸酉，值拔贡之期，悉心拔选，得人称盛。

赠僧联

赠僧联用佛家语，数见不鲜。钱塘吴嶶客太史敬羲赠虎跑寺平山和尚联云：“炉火红深，与我煨芋；窗树绿满，烦公写蕉。”具有雅人深致。

徐霞客游记

明江阴徐霞客宏祖《游记》，叙生平游历之处，由中国遍及遐荒。自万历丁未年二十二即出游，至崇祯己卯自滇得足疾归，几于无岁不游，无地不到。其游也，持数尺铁作磴道，穷搜幽险。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饱，能襆被单夹耐寒暑。其尤异者，脚力健捷，日从丛箐悬崖，历程过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树下，燃松拾穗记之。盖他人之游，偶乘兴之所至，惟霞客聚毕生全力，专注于游，勇往独前，性命不顾。其游创千古未有之奇，其《游记》遂擅千古未有之胜。霞客亦能诗，《题小香山梅花堂》云：“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流利可讽。

何书田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簳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簳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蠼蛟

蠼蛟音矍搜，虫名。《玉篇》曰“蛷蛟”，《博雅》曰“蟛蛷”，昌黎诗“蜿垣乱蛷蛔”，即此。吾乡俗呼为“蛤蛸”。二须六足，状如小蜈蚣，而体较短阔。匿居隐处，溺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痱而大，身作寒热。《千金方》云：“画地作蠼蛟形，以刀细取腹中土，以唾和涂之，再涂即愈。”近又传一方云：“入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滚汤浇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气类相感，抑何奇耶！

彭文勤公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天资绝人。督学浙江时，试卷皆自阅，几置卷数百，二仆侍侧，左展卷，右收卷，循环不息，侍者告疲，公优游自若也。按试告示，有“大场则万卷全披，小试无一字不阅”语。乾隆丁酉典试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议论识力，词采气局，色色皆妙。试卷万余，遍加评隲，著语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吾邑某先达荐而不售，卷评一字曰“庸”，因是发愤揣摩，尽变其习，即于次科获隽。是科副主试茅耕亭阁学元铭，出闱后赠公联云：“闻士颂之，自吴於越；读公文者，如韩欧阳。”公在

翰林时，高宗纯皇帝尝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随破题，先示首句云“举八士而得其七”，公即应声云“皆兄也”。嘉庆丙辰，圣制《新正千叟宴毕仍茶宴廷臣于重华宫》诗，命群臣次韵。和珅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惬，属公改正。公即易以“帝《典》王《谟》三曰若，《驺虞》《麟趾》五吁嗟”，一时和者皆莫能及。

张太史联

钱塘张太史曰衔，学优品懋。通籍后，不与当道往还，樵苏不继，萧然自得。题联于堂曰：“相对半床书，冀渐臻圣域；但啜一瓯粥，誓不入公门。”

首饰

《毛诗》：“副笄六珈。”《传》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首饰”二字始此。刘熙《释名》有《首饰篇》，凡冠、冕、弁、帻、簪、缨、笄、瑱之属皆列焉，是统男妇而通名曰“首饰”矣。今独以号妇人钗、珥等物，盖犹沿《诗传》之说。

敛葬

《礼》：“越日小殓，三日大殓。”盖望其复生也。今则越日大殓者多矣。《礼》：“三月葬。”盖死者入土为安也。今则积岁不葬者多矣。送死大事，而迟速乖违，风俗之敝，亦人情之偷也。

卑职

元袁清容桷《上柏柱修辽金宋史事状》自称“卑职”，袁时官翰林侍讲学士，乃为此称。今翰林于上官前称“晚生”，惟外官自五品以下，见上司则自称“卑职”。

挝鼓捕盗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令村置一楼，悬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窃始发，便尔擒送。宋薛季宣治武昌时，金兵且至，而县多盗，乃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此治盗之良模也。又明李骥为河南知府，境多盗，骥为设火甲，一户被盗，一甲偿之。犯者，大署其门曰“盗贼之家”。又为劝教文，振木铎以徇之。此则清盗之源，尤牧民者所当取法矣。

后稷至文王

史载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罗氏《路史》历证古书，谓：“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不窋非后稷之子。公刘之去后稷已十余世，其可考而见者，自不窋至文王，十有七世。”马氏《绎史》亦主其说。姚姬传《经说》谓：“文王五十而娶太姒，武王娶邑姜亦年四十。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寿长而娶晚，是以自不窋而后，十六君而阅千年。”若据此说，则必十六世皆六十外始生子矣。

周隋

周世祖保全元氏，分授庶官。隋迁周鼎，尽灭宇文氏之后。迨炀帝夺嫡，宇文述实主其谋，后即为述子化及、智及所弑。报复之道昭昭矣。

崇尚贞节

墓志，妇人之书再适也，见于宋子京之志张景妻唐氏，及陈了斋之为太令人黄氏墓志铭；女之书再适也，见于陈了斋之为仁寿县君高氏墓志铭。盖宋世士大夫家妇女再适者，不以为异，故范文正公《年谱》，且书其母谢氏再适长山朱氏。今制崇尚贞节，妇人再醮者不得请封。雍正元年，诏直省州县各建节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励风教、维廉耻者至矣，宜不复沿陋习也。

唐文粹

姚铉《唐文粹》中，欧阳詹《自明诚论》、吕温《诸葛武侯庙记》，立说颇谬。韩昌黎《革华传》意致不及《毛颖传》，似可不选。至段文昌《平淮西碑》，远逊韩作，何取彼而舍此？如爱其才藻，则奚不并存之耶？然其大要以复古为主，搜择博而别裁正，一代文物之盛，赖是以存，宜其继《文选》而垂范来世也。

生员

《日知录》谓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员三万有奇，盖现存之数也。今天下岁取生员二万五千三百余名，约计现在之数，以三十年为准，凡岁试科试各十，共得生员五十余万名，可云盛矣。

受业

门生谒座师、房师帖只书姓名，盖始于国初御史杨雍建言，中式士见主司，但用姓名书帖，不得称“门生”。今惟手板书姓名而无称谓，若用之柬启，则皆书“受业”，盖以避“门生”之称也。

徐楚畹

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尝寓吾里北宫，每为人论一命，无贵贱皆取百钱，题一诗简端云：“若肯妄为些子事，何须更泛孝廉船？儿童莫向先生笑，强似人间造孽钱。”后官天台教谕，卒于任。

冷泉亭

杭州冷泉亭有联云：“泉是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相传为董香光句。又天台范抡选题联云：“涤热肠，泉是冷好；卫净土，峰故飞来。”句有作意。西安吴辛峰学博庆泰谓“故”字平弱，当以“特”字易之，良然。

张梦庐

同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医名隆赫。道光间，应闽浙总督无锡孙文靖公之聘至闽，时公患水胀已剧，犹笃信草泽医，服攻水之药，自谓可痊。张乃详论病情，反覆数千言劝其止药。私谓其僚属曰："元气已竭，难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论大略云："专科以草药为丸为醴，峻剂逐水，或从两足滂溢，或从大肠直泻。所用之药，虽秘不肯泄，然投剂少而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药犹用兵，攻守之法，参伍错综，必主于有利而无弊。从未有病经两年，发已数次，不辨病之浅深，体之虚实，只以峻下一法为可屡投而屡效者。盖此症之起，初因饮啖兼人，胃强脾弱，继则忧劳过度，气竭肝伤。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饮食之厉禁，进暴戾之劫剂，不啻剿寇用兵而无节制，则兵反为寇；济师无饷而专驱迫，则民尽为仇。公何忍以千金之躯，轻其孤注之掷耶？彼草泽无知，守一己之师传，图侥幸于万一，以治藜藿劳形之法，概施诸君民倚赖之身。效则国之福，不效则虽食其肉，犹可逭乎？此愚之所痛心疾首，而进停药之说也。"语殊切直，特录之以告世之溺惑于庸医者。张有谒孙宫保句云："身思报国仔肩重，病为忧民措手难。"见所刊《闽游草》中。

黄莘田诗

国朝闽诗人以永福黄莘田大令任为首，所著《香草斋诗》，风华韶秀，戛戛生新，七绝尤胜。《泰安道中山行》云："倡条冶叶拂青骢，帽影鞭丝困午风。十里枣花香不断，行人五月出东蒙。"《劝农》云："暖风晴日卷双旌，立马来听布谷声。一事最饶田畯韵，木棉花下看春耕。"《西湖杂诗》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阳不可听。千树桃花万条柳，六桥无地种冬青。""梨花无主草空青，金缕歌残翠黛凝。魂断萧萧松柏路，满天梅雨下西陵。""懒慢无心上画桡，青旗沽酒不曾招。不知细雨裙腰草，绿到春风第几桥？"

苍耳子虫

苍耳子草，夏秋之交，阴雨后梗中霉烂生虫，取就薰炉上烘干，藏小竹筒内，随身携带。或藏锡瓶，勿令出气。患疔毒者，以虫研细末，置治疔膏药上贴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贴时须先以针微挑疔头出水。余在台州，仆周锦种之盈畦，取虫救人，屡著神效。比在杭郡，学舍旁苍耳虫甚多，以疗疔毒，无不获效。同邑友人郑拙言学博凤锵携至开化，亦救治数人。彼地无苍耳草，书来索种以传。又青蒿虫治小儿惊风最灵，余孙荣霖曾赖此得生。此二方皆见《本草纲目》，而世罕知其效，特志之。青蒿虫亦在梗中，焙干研末，和灯心灰汤调送下。

鱼骨凳

台州城中东岳庙有鱼骨凳，阔一尺，长丈余，中平，两端曲形似凳。庙祝云："是鱼之尾骨，其脊骨更大，在海滨某庙中。"按《隋书》，漕国顺天神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盖视此更巨矣。昔人谓水族惟鱼最大，信然。

沈晓沧司马诗

吾邑沈晓沧司马炳垣，自幼好为诗，以名孝廉为外吏，手版靴尘，不废吟咏。佳句如《镇江》云："岸高山比势，地隘水为门。"《天津》云："关锁东西钥，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大观穷日月，孤势出楼台。"《皂河》云："鸥情随水远，柳意得春先。"《扬州》云："明月随人过淮浦，暗潮带雨入江城。"《过畏垒湖》云："远水帆飞林影外，高楼人在雁声中。"皆超心炼冶，不愧作

家。

艺文志

《唐书·艺文志》凡小说家书，无不采录，独不及应制之赋，试帖之诗。《明史·艺文志》不列名家时艺稿，盖史例宜然也。

鞭

刘宽、崔景真俱用蒲鞭。又崔伯谦用熟皮为鞭，不忍见血，示耻而已。此皆无愧慈惠之师矣。

玉芝堂谈荟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类摭故实，累牍连章，可称华缛。然其书尚有二失：一则搜罗未遍，即正史犹有所遗；一则援引昔人文辞，每不标明某书。前之失犹可言也，后之失既乖体要，且蹈攘善之愆矣。

陶安

明太祖优任陶安，赐门帖子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惟刘基、宋濂乃足当之。安尝自谓"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语非谦也。刘、宋晚岁，帝眷寖衰，而安独以礼遇终。余按：基卒于洪武八年，濂卒于洪武十四年，而安卒于洪武元年，然则安亦幸而早亡，得以保全恩宠耳。

逸民榜

乾隆癸卯科浙江乡试，首题“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获售者鲜登第，时称“逸民榜”。嘉庆癸酉科题“刚毅木讷近仁”，所取文皆恬静之作，登第者绝少，时称“哑榜”。丙子科题“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所取文皆动宕发皇，登第者独多，时称“响榜”。大抵场屋文字，察理宜精，而才不可敛；审法宜密，而笔不可枯。必也以沉实之思，运高华之气，风骨近于古，而声调合于今，斯为举业利器。

秘法

杭州吴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钱购三条，曰“持家必发”、“饮酒不醉”、“生虱断根”，固封慎重而与之，云“此诀至灵，慎勿浪传人也”。归家视之，则曰“勤俭”、曰“早散”、曰“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终无能诘难也。

倪太史

震泽倪太史师孟，幼颖悟，七岁时，与蔡某同塾读书。蔡亦聪俊，举《四书》注“倪，小兒也”以戏之。倪应声曰：“蔡，大龟也。”客于席间令作“蚕豆”破题者，倪即云：“豆以蚕名，可食而不可衣也。”

麦粉

嘉庆己卯年，杭城大火，一王姓家四邻俱毁而岿然独存。人询其家有何善行，则曰：“无他，惟五世不以麦粉洗衣服耳。”余按：仁和沈梅村大令赤然《寒夜丛谈》云：“麦为百谷之始，所以养人之生者甚广，而世人多以之浆洗衣服，甚至裙裩足缠亦用之，云如是则耐著，且易去垢也。今试以一家计之，每日约费麦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万家计之，每岁共需麦四五千万石。嗟乎！登之则历四时，食之则遍天下，徒以区区污私浣衣之故，悉举而弃之沟渎中，暴殄天物，无逾于此！安得家喻户晓，而为世惜此无穷之福耶？”此论最为明切，无如举世习惯，莫知警戒也。

四子书集注

士子习《四子书》，皆恪遵《集注》，而往往不能全读。乙未岁，在京师同人宴饮，秀水汪子黄同年焘举令云：“述外国《四书》一句，不能者罚。”众无以应，哗辨云：“此书从未寓目，得毋杜撰耶？”汪曰：“出孟子‘仁也者，人也’节《集注》，非僻书也。”检视果然，乃各饮罚酒。偶阅董东亭太史潮《东皋杂钞》，云：“周雅楫清原，以康熙己未召试入翰林。一日入直，圣祖忽问以‘增广生员’四字，周不能对。上哂之曰：‘《四书》尚不读全，何云博学？’后检之，乃在‘子适卫’章，圈外注‘唐太宗置增广生员’云云。”可见当日鸿词中人已如此矣。

黄滔诗

钱塘袁简斋太史枚《随园诗话》，载晚唐人辞某节度使七律前四句云：“去违知己住违亲，欲策羸骖屡逡巡。万里家山归养志，十年门馆受恩身。”以为一往情深，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惜不记其全章

与其姓名。按：此乃黄滔《辞刑部郑郎中诫》诗，其下半首云：“莺声历历秦城晓，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蓝田关外路，连天风雪一行人。”第二句乃是“欲发羸蹄进退频”。滔字文江，莆田人。昭宗乾宁二年擢进士第，官四门博士，后迁监察御史里行，充武威军节度推官。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滔规正有力焉。滔又有《题陈山人居》句云：“隔岸青山秋见寺，半床明月夜闻钟。”写景亦佳。

罢荔枝贡

宋李复古迪留守洛阳，始贡牡丹花；蔡君谟襄为福建路转运使，始进小团龙茶。贤者乃亦为此。南宋洪君畴天锡为福建安抚，罢荔枝贡，后贤胜前贤矣。本朝道光元年颜惺甫制军检巡抚福建，亦奏罢荔枝贡。

别赋

江文通《别赋》起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乃赋中绝调。后惟王子安仿之，作《采莲赋》云：“非登高可以赋者，惟采莲而已矣。”调虽相似，情韵则不逮矣。

温八吟

王定保《唐摭言》谓：“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孙光宪《北梦琐言》谓：“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为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人号‘温八叉’。”今人征典但知有“八叉”，罕知有“八

吟”矣。

陶渊明祠堂记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视矫世绝俗之士，相去悬殊。后世但知其人品之高，卓越千古，即史氏亦仅以隐逸目之。惟宋罗端良愿《祠堂记》最能得其品谊之实。其略云：“渊明生百代之后，独颓然任实。虽清风高节，邈然难嗣，而言论所表，篇什所寄，率书生之素业，或老农之常务。仕不曰行志，聊资三径而已；去不曰为高，情在骏奔而已。饥则乞食，醉便遣客。不借琴以为雅，故无弦亦可；不因酒以为达，故把菊自足。真风所播，直扫魏、晋浇习。”又云：“在县日浅，事虽不具见，然初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缱绻之意，与视俨等不殊。只此一语，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虽指公田为酒之利，然来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时，而《传》遽有种秫之数。又督邮小儿，虽不束带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决去留也。此为未深知渊明者。”端良此文及《淳安县社稷坛记》，甚为朱子所称，盖以持论之独精也。

四三杨

阳湖赵云松观察翼《陔余丛考》谓：“史有三‘三杨’，乃晋杨骏、杨珧、杨济，唐杨凭、杨凝、杨凌，明杨士奇、杨溥、杨荣也。”按《元史》，杨湜，稿城人。与中山杨珍、无极杨卞齐名，时人有“三杨”之目，是有四“三杨”矣。

唐骈体文

《新唐书》不录骈体文，然亦间书一二。如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斥武后罪云：“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于公异为李晟作《平朱泚露布》云：“臣既肃清宫禁，祗奉寝园，钟簨不移，庙貌如故。”封敖为武宗作诏书慰边将伤夷者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又草《李德裕定策功进太尉制》云：“谋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为武宗诏王元逵、何宏敬伐刘稹云：“勿为子孙之谋，存辅车之势。”是皆唐人骈体文中精粹语也。

秦殿撰

嘉定秦簪园殿撰大成，事母纯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悦，则长跪请罪。家贫，躬啖藜藿，奉母必甘旨。尝续娶某氏女，婚夕，女泣不止，询知已有夫，父母以其贫，逼改嫁。急招其夫至，令即夕成婚，以奁具赠之。迨乾隆癸未，春闱报捷，房师戴太史第元见其字甚劣，谓之曰：“子字仅可三甲，速学焉，或可望二甲耳。”乃昼夜临池，功日进，比殿试对策，字益工。先是诸城刘文正公统勋阅卷，已定长洲褚廷璋第一，同郡某素有隙，语文正云：“外间早已迎新鼎甲矣。”公勃然曰：“岂我亦有弊乎？”遂以十一卷至二十卷进，而改置一卷至十卷于后，秦竟大魁多士。岂非德行格天，有此美报耶！

汉口竹枝词

余姚叶茂才调元《汉口竹枝词》三百首，述人情风土，俚语居多。其赋《后湖词》有云：“散步人来远市阛，一回心境得宽闲。眼光直到天穷处，夕照黄陂数点山。”笔意独俊逸可喜。

王伯厚

陆子元《声隽》载：“宋鄞人王某，以贩马为业，畜一猕猴。其妻夏日醉卧，猕猴与之合，醒后知之，大恚，杀猕猴。自是有娠，生二子应麟、应龙，厥状肖焉。是殆谓伯厚昆季也。”按：伯厚之父名㧑，登进士，官至朝请大夫、吏部郎中。家世仕宦，安得有贩马之事？伯厚弟应凤，非应龙。其生也后伯厚八年，特与之同日耳。伯厚生于嘉定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褚氏《坚瓠集》乃备采其说，不为考正，讹以传讹，岂非诬蔑前贤耶？

孤山梅石图

滇中大理石象物赋形，最称异品，其大者尤为难得。阮文达公由云贵总督入都，以《孤山梅石图》石赠林文忠公，时为江苏巡抚。林谢简云：“荷琼瑶之宠锡，真过百朋；欣水墨之纷披，须论万里。惟此烟云吐纳，本苍山灵秀之钟；况乎树石萧疏，绘孤屿横斜之影。忆杭郡久开节钺，即逋仙亦在帡幪。当年揽胜名区，探梅寄兴；此日系怀旧部，琢石成图。割翠绿之千重，肖丹青之一幅。登诸棐几，恰疑鹫岭飞来；障以湘帘，似有鹤声远至。出娜嬛之仙馆，清供弥珍；惭和靖之宗风，俗尘难浣。”于此想见老辈风流，虽赠答间，亦有雅人深致。

诸葛丞相祠联

蜀诸葛丞相祠联云：“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兴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丈原。”“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

师。”语皆可传。

蔡学博

诸暨蔡东轩学博英，举乾隆丁酉孝廉，司训江山县二十余年，以扶植人伦为己任，兼留心于民瘼。岁饥，劝各大姓于宗祠输粟平粜，嗣是歉岁则踵行之，全活无算。后以老病乞归，自庠门达水次，饯送者数百人，咸欷息曰：“好官去矣！”卒祀名宦乡贤祠。著有《俟采副草》，立言皆平易笃实，有功名教。其《论名》云：“世有忠臣孝子，而其后不昌，人以为不获其报。不知名者，造物之所宝，忠孝而受大名，则已厚报之矣。若其后复昌，是犹称贷者之偿其本而加以息也。且人世美名，易浮乎实。苟好名而实不相副，即为盗名。名之盗，天之贼也，得免诛谴幸矣，尚冀后嗣之必昌乎？故古人以名胜为耻，余以为名胜则更可惧。惧之奈何？绝去沽名念而勉为其实，则可矣。”又《与从侄翀书》云：“以我病躯，居此闲官，而犹不自暇逸，闻者必笑为愚。然每观得美名而其实不副者，后多不昌。盖名为造物所宝，窃而得之，必干天谴。我自到此，外间以虚誉相推，其实于人无所裨益。吃此地饭，用此地钱，而又谬被佳名，返己自思，时深警惕。故凡职分所可为，而有关公事、有益地方者，皆欲尽心力而为之，不敢苟且，不敢偷安，均此畏心愧心耳。”观此，可想见其孳孳力行，不求人知之实学。

原

《日知录》谓：“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礼》‘原蚕’、《文王世子》‘末有原’、汉‘原庙’之‘原’，皆

作‘再’字解，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改此。”余按：《孟子》“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泉混混”；《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司马相如传》：“尔狭游原。”皆作本字解。《易》：“原始要终。”原谓寻其本也。然则改“元”为“原”，正未可议矣。

自呼其名

鸟兽自呼其名，见于《山海经》者甚多，皆非世所常有。其见于他书者，禽则有鹛、有鸦、有鹈、有脊令、有鹧鸪、有鹃、即鹭。有鸟乙、即齐燕人呼为鸟乙，盖取其名自呼。有鸭。虫则有蛤蚧、有庞蜂。原其始，人特因其鸣声而命以名，后遂以为能自呼其名。凡禽言如布谷、脱布裤等，皆若是也。

当

邝湛若有《前当票序》、《后当票序》，全谢山《春明行箧当书记》述之，因谓《六经》、《三史》无有“当”字。按《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赍赏，典当胡夷。”注：“当，丁浪反。”是“当”字所自始也。

勺药椒

勺药，香草也，而赠之于相谑之日。椒，芳物也，而贻之于䨓迈之时。人汩其情，物亦违其用矣。世之治也，礼教隆而妇职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次《采葛》，《召南》所以次《采蘩》也。

实来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实来。”三传皆以为州公自曹来，惟胡传以实为州公之名，且推衍诸侯失地名之义，谓迫乎大国而失国者，非其罪也，可以诸侯之礼接之。若不能修道以正其国，自底灭亡，如蔡献舞、邾益、曹阳、州实之徒，则待之以初，乃礼之过也。以今考之，蔡献舞、邾益、曹阳之失国，传皆详载其事，独州公不书见灭于何国。且《左传》以为度其国危，故不复，则其为人，当犹能量力度德，而不至于恣肆妄为。似不当于无所证据之事，加以罪名，至与蔡献舞等同科也。

甲申十九忠臣

甲申十九忠臣，附以孟章明为二十。南都又益以陈侍御纯德。世祖赐谥，独无纯德。黄梨洲征君以甲申之难，侍御在俘戮之列，而杂入之，意者以此不预乎？余按《明史》本传不言俘戮，惟云：“都城陷，贼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见，众摄纯德入。还邸恸哭，遂自经。”因考范文忠公以下二十人，皆闻变即时致命，而侍御独死于入见之后，此所以不得谥也欤？

申时行王锡爵

赵用贤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申时行、王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甚矣其悖也！夫申、王亦吴人为大臣者，道在泽民，况乡邦疾苦，尤当力为拯救，乃反加以谯让而沮之，是诚

何心哉！二人之不得为良臣，即此可见。又吴中白粮为累，民承役至破家。给事中张栋请令出资助漕舟附载，申时行、王锡爵绌其议，见《李献可传》。

韩文公庙碑

阳湖恽子居大令敬《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云："公之辟佛，辟于极盛之时；宋人之辟佛，辟于既衰之后。宋人之辟佛，以千万人攻佛之一人；公之辟佛，以一人攻为佛之千万人，故不易也。"可为名言至论。

慎枢公

先祖慎枢公讳琛，乌程庠生。居室在承寿堂南偏之楼，因号南楼。少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作诗文千言立就。尝与友人泛舟里中，自南栅浮澜桥至北栅白娘子桥，凡九里许。默识两岸人家招帖，归书于册，覆之一字不讹，友大惊服。与本生先祖秋畦公为再从兄弟，友爱甚笃，卒年仅二十有九。秋畦公哭之恸，后遂以先君子嗣之。公诗稿甚多，惜皆散佚。今搜辑七首列于篇，其采入《两浙𨍏轩录》、《湖州诗录》者不复载。《游飞来寺登峡山》云："禅林开绝胜，山路转清阴。一径苍苔滑，千峰花雨深。梵声通鸟语，云气满衣襟。好向风泉侧，琮琤写玉琴。"《清远早秋》云："卷帘官阁惜淹留，风景萧闲及早秋。王粲生平最多感，无穷心事在登楼。"《自赣州来逆风寒雨日行不过二十里闷甚作诗》云："高林纷落叶，密篠丛寒烟。赣江三百里，风雨滞归船。"《归兴》云："薄晚林峦秀色，日斜村落微红。我与沙鸥有约，归舟又及秋风。"《晚过七姑祠》云："夕阳江上七姑祠，肃肃灵风挂桂旗。无限好山似云髻，蘋花香

外影离离。”“一样青山窈窕妆，不将眉黛嫁彭郎。到门几曲青溪路，落日清风桂馆凉。”《衢州两岸人家皆种橘为业丹黄万树诗以赏之》云：“秋林霜重熟黄柑，胜日行吟兴倍酣。满眼西风篁步镇，挂帆何异洞庭南。”“水缩烟寒橘柚村，千林金弹压柴门。两年灯火天涯梦，记擘新黄对酒尊。”秀水高均儒填讳。

汪子黄

秀水同年汪子黄孝廉焘，天才颖异，英气逼人，书法秀挺，诗亦清俊。道光壬辰秋试后，潜入贡院观填榜，见己名在十三，赋诗云：“广寒宫阙异人间，防卫森严昼掩关。亲见上真注名姓，居然身到列仙班。”癸巳会试，因其叔寅禾太史世樽分校，回避不与试，赋诗云：“五云缥渺阻仙津，书剑萧然客邸春。怕向黄金台下过，落花三月作归人。”乙未闱后，留寓都中，旋于丙申正月病卒。诗稿散失，今记忆所及者，惟此二首，急录之以拟吉光片羽。

鸳鸯湖棹歌

吾乡自竹垞太史赋《鸳鸯湖棹歌》后，继作者数十家，虽品格各殊，而风致皆可玩味。道光辛丑，南海罗萝村学使文俊试禾郡士，复以命题，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贤者：“裴公岛上柳毵毵，细浪三篙已涨蓝。毕竟诗人名不灭，踏云独访芋香庵。”秀水汪韩度。“宣公桥畔水潆洄，三影亭前去复来。唐代文章元代曲，劝郎还上读书台。”秀水蔡之沅。“水边水鸟尽双飞，和雨和烟立钓矶。郎向分湖抛妾去，妾从合路载郎归。”海盐沈炳垣。“百里官塘日往还，陡门西去玉溪湾。看看两岸田如罫，平望南来不见山。”石门程禧。“甲粢乙黍更亲桑，民到于今颂越王。试向天文觅牛女，便知耕织万家忙。”桐乡金鹤清。

戚公饼

吾浙市肆所售光饼，以戚少保继光兵间遗制得名。瑞安项雁湖文学霁以为宜避少保之名，改称“戚公饼”，作诗纪之。有云：“孔类缗钱形，啖解连环结。携来肉串县，穿作鱼贯密。”文学幼耽吟咏，长弃举子业，专意攻诗，中年下世。其弟几山学博傅霖，编其遗诗曰《且瓯集》付刊。余最爱其《夜舟入郡橘花作香二十里不断》绝句云：“碧流如玉驾扁舟，树影离离夜气秋。新月一钩花两岸，水香扶梦到温州。”“温州”二字，鲜有入诗者，此独擅长。

地有湖山美

乾隆丁酉科，彭文勤公主试浙江，以“地有湖山美”为诗题，得“梅”字。盖本宋真宗赐梅挚守杭州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也。“吴”误作“湖”，公自请议处罚俸。然自是文人学士，遂以“湖山有美”作诗料。盖公负一代盛名，言可为典，且改“吴”作“湖”，句法尤浑括而有味也。

文字之鉴

乾隆时，吾乡叶氏家业隆起，作堂颜曰“养浩”，自后家中人死亡相继。有善测字者，指扁字曰：“叶为羊食，又值牛口，焉得全？”急毁去之，乃安。余考刘绩《霏雪录》载张乘槎能以拆字言吉凶。洪武初，参知政事刘公某、王公某莅任浙江日，改拱北楼为来远楼，槎往视之，曰：“三日内主哀丧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刘公以历日纸边坐法。王公延槎问故，槎曰：“来者，丧字形；远者，哀字

形。旁二点相续者，泪点也。”公命槎易之，乃为镇海楼。此等解晰字义，真非寻常智虑所及。复按陆俨山深《豫章漫钞》，载其郡中谯楼，太守题扁曰“壮观”。同知王卿，陕西人也，见之忿然曰：“何名‘壮观’？自我西音乃‘赃官’耳。”又绍兴郡斋厅事扁曰“牧爱”，戚编修润谓太守曰：“此可撇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形声近似之际，可与宋人“德迈九皇”、“克长克君”等语，同为文字之鉴。

陆费中丞诗

吾邑陆费春帆中丞璪，由明经起家县令，历官至湖南巡抚。自幼即耽吟咏，在长沙节署时，筑校经堂课士，尝以《湘江竹枝词》命题，自赋十二绝，极玄邈悱恻之致。录二首于此：“斑竹涓涓泪尚零，望湘亭上吊湘灵。孤篷听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满洞庭。”“三十六湾芦荻秋，飞花如雪扑郎舟。请看今夜湾湾月，双宿鸳鸯已白头。”

桑水部

杭州桑弢甫水部调元游五岳归，题联书室云：“六经读罢方持笔，五岳归来不看山。”其为塾师时，先命徒读经，背诵如蒙童，经熟始教以文法。选天、崇文二十六篇，详加评语，令熟诵之，以是登科第者甚多。绍兴某名士经术湛深，而文格重钝，不利于试，年逾四旬，犹困场屋，因受业于门。桑阅其文，曰：“病已深矣。”悉屏其所习文，戒勿寓目。授以曹垂灿进士《君子之至于斯也》文，令专诵三月，始课作文。迄一年，诵曹作已数万遍，竟易重钝为轻灵。乃曰：“此后惟子所诵，投无不利矣。”次岁即举乡闱，联捷成进士。

张长清

吾里张长清负异才，制艺高卓。四十余岁始入泮，首题“夫子不答”，破云：“天道有应而不应，圣人不对而亦对也。”次题“仲尼祖述尧舜”，有云：“三代以上，道在尧、舜；三代以下，道在仲尼。尧、舜者，中天之仲尼；仲尼者，春秋之尧、舜也。”传诵一时。未几即卒，无子。才士之厄甚矣！

陶太守联

吴县陶太守庆增，以翰林起家，道光己亥科为浙江副典试，所取多知名士。己酉岁，于济南府任所丁母忧，哀毁过甚，肝气疾剧而卒，年仅四旬，其父犹在堂也。殁时自挽联云：“死而有知，应喜慈亲仍聚首；生何所恋，长离老父独伤心。”闻者莫不悲之。

两浙校官集

上虞许齑生教授正绶，司铎湖州，选国朝两浙校官之诗、古文辞，编集付梓，作征刻启，分贻同志。有云：“二百年之文献，不薄冷官；十一郡之典型，无轻前辈。”其诗集于咸丰初告成，虽采辑未遍，而发潜阐幽，琳琅满目，亦足为寒毡生色。

郭频伽诗

吴江郭频伽明经麟，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白于雪。屡试不售，橐

笔江湖，诗名噪一时。所著《灵芬馆集》，气骨清隽，洗净俗尘。余最爱其言情之句，摘录于此。《西湖春感》云："二月落花如梦短，一湖春水比愁多。"《汶上道中却寄载园》云："岁月不多须爱惜，功名无定且文章。"寄《寿生独游》云："狂因醉后轻言事，穷为愁多废著书。"《梦中得句》云："忧果能埋何必地，人犹难问况于天。"《雪持表弟至杭得家中书赋赠》云："此地逢君同是客，故乡如我已无家。"《客中饮酒》云："身世不谐偏独醒，饥寒而外有奇穷。"

四子书说约

舅氏周古轩先生榦，志行醇笃，无愧古人。生平无他嗜好，惟研精经书，深探理奥，著有《四子书说约》、《易庸春秋集义》诸书。《说约》尤为精粹，间有与朱子《集注》异者，自谓非敢矜奇，惟求归于至当，以阐明圣道而已。谨为摘录于左。"仪封人"章云："封人一见夫子，而即相称如此，其德亦可知矣。夫子之周流删定，正是设教致治，不必待得位而后见也。故《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亦不必谓身为天子而始言受命。若夫子承先王之道统，立万世之人极，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非受命而何？故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命之笃于夫子也，盖已久矣，岂得以势位言之哉？其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彼谓天生夫子，正以垂教天下万世，不必以位之得丧而患之。将，殆也，拟议之辞，非谓将来也。若以得位言，则封人之言不验矣。""子在川上曰"章云："水有原则其流不息，道有本则其用不穷。观其逝之万殊，而知其来之一贯。夫子欲学者小德之川流，以悟大德之敦化，告诸往，欲其知来也。夫往，至费也，来，至隐也。往之费，人皆见之，而其费必根乎来之隐，则惟知道者乃能知之。盖道必有本，本立则道自生，而其逝自不舍昼夜矣。学者见水之不息，而不知道之不息，知道之不息，而不知道之所以不息，此夫子所以寄慨无穷也。岂

徒无间断之意哉？孟子告徐子说，乃此章正解。”“棘子成”章云：“夫子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是文质相等之意，则子贡之言未为失也。盖文阳质阴，阴阳不偏胜，而后得中可久耳。惟质为近本，夫子有宁俭毋奢之说，子贡所以先以君子称之，而后救其失也。”

王怿杨选

王怿为蓟辽总督，把都儿、辛爱数部将西入，声言东。怿遽引兵东，寇乃以其间由潘家口入，渡滦河而西，大掠遵化、迁安、蓟州、玉田，驻内地五日，京师大震。怿遂被逮，死西市。杨选为蓟辽总督，辛爱与把都儿大举，自墙子岭、磨乃峪溃墙入犯，京师戒严。选遣副将胡镇等御之，不胜。寇留内地十日始北去。初，谍者言寇将窥墙子岭，部檄严待之，而三卫为寇导者，绐选赴潘家口，以是寇势乃张。选遂坐死，戮于市。余按二人之见怒于世宗者，虽不仅因此事，然即此事论之，已足见其防御之疏，被谴实咎所应得。吁！有主兵之责者，其于知彼知己之术何可忽哉！

六世之字命名

晋、宋间人命名，往往数世同用“之”字，而惟王氏为独多。人皆知王羲之、献之、靖之、悦之四世以“之”字命名，不知有六世相同者，如王廙之、胡之、茂之、裕之、瓒之、秀之，及彪之、临之、纳之、准之、舆之、进之，其名皆载在史册。

三邦

《禹贡》“三邦”，颜师古谓“荆州界，本有蛮、荆、楚三国，致贡箘簬、楛，其名称美也”。此说胜于诸家。毛晃以为“《春秋》书‘荆人来聘’，即楚人也。《诗》称‘因时百蛮’，蛮非一国之名。谓蛮、荆、楚为三邦，恐非经意”。余谓蛮、荆、楚皆属荆州之域。毛氏云“荆即楚人”，然安知非当禹之时本为二国，逮后始为楚并，如春秋之晋分为战国之梁，而梁亦可称晋耶？蛮虽有“百蛮”之称，然《礼记·明堂位》又言“九蛮”，《周礼·职方氏》又言“八蛮”，《诗·蓼萧》序注又言“六蛮”，则“三邦”之所云蛮，亦何不可指为一国欤？

古今字义

字义有行之今而古未备者，如“寺”字，古作官府解，不指僧寺也。“兵”字，古作兵器解，不指兵卒也。“字”字，古作抚字解，不指文字也。有行之古而今不用者，如毒兼善恶，祥兼吉凶，落兼始终，臭兼香臭，诞兼信诞，乱兼治乱之类。又如下事上亦言慈，上规下亦曰谏，贵贱皆称朕，生死皆称讳，男女皆称僮。如此之类，古之异于今者，不可悉数。

樊绍述

樊绍述《绛守居园池记》，如“涎玉沫珠”、“瑶翻碧潋”、“嵬眼颁耳”、“提鹈掣鹭”、“风月灯火”之等句，奇隽可讽。又如“万力千气”、“苍官青士”，后世多引用之。其余大半艰涩，虽有诸家注释，未能尽析其旨。吴居正谓昌黎盛推绍述，谓其词必己出，不烦绳削而自合，文从字顺，则其他文殆不尽若此矣。余按《唐·艺文志》，《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今皆不传，所传者仅此记与《绵州越王楼诗序》，岂真人情好奇，转以奇而得传欤？

曾子闵子

圣门以孝称者，曾子、闵子。曾子被杖于父，闵子见疏于后母。盖惟境处乎变而能尽子职，为人之所难为，斯为孝之至。“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是之谓欤！

师

古之为师也以道德，降而托之于经术，如田氏之授《易》、孟氏之授《礼》是也。降而托之于辞章，如韩子《答李翊书》、柳州《答韦中立书》是也。又降而托之于举业，假以为利禄之资，则师道衰而学术益替矣！有志世教者，当思所以救之。

开城门却敌

诸葛孔明以万人屯阳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至前，士失色，乃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懿常谓孔明持重，而猥见势弱，疑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趋山。此计盖不独孔明也。

汉李广尝以百骑却匈奴数千骑。又元铁哥从征乃颜，其党塔不歹率兵奄至，铁哥谓：“彼众我寡，当设疑以退之。”于是帝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敌按兵觇之，惧有伏，夜遁去。夫匈奴、塔不歹等固可以疑沮之，司马懿智谋素优，使为尝试之计，分二十万众之二三以击之，则阳平之城可得矣，岂孔明之谨慎而敢出此？此事见郭冲三事，裴世期驳之是也。

龟策列传

《五经》中《诗》皆用韵，《周易》、《尚书》、《礼记》、《左传》亦各有韵语。子则《荀子·成相篇》全用韵。至以叙事之文而为此体者，则惟《史记·龟策列传》。此篇为褚生所补，其叙宋元王得龟事，二千八百余言皆用韵语。语多悖妄，《索隐》、《正义》讥其烦芜鄙陋，《史通》以为无可取，信不诬也。

文家操纵之笔

文家操纵之笔，太史公最为擅长，有以一句纵，一句操，而于一篇之中屡见之者。试以《鲁仲连列传》证之，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曰："与人刃我，宁自刃。"曰："吾与富贵而绌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此皆以两句自为开合之法也。

裴行俭

裴行俭兼文武才，用兵无不胜，其法不外诡谋诱敌及用反间而已。突厥伏念来降，行俭谓"受降如受敌"，敕严备，亦以防其诡也。使珲瑊知此，何至为尚结赞所劫哉？

嵇封翁

无锡嵇留山封翁永仁，客范忠贞公幕中，耿精忠叛，与忠贞公同被系，三年遇害。狱中作《百苦吟》、《和泪谱》、《续离骚》，寄友人收藏之。题诗云："此身若遂沉沦死，留与寒家子弟看。"后其子文敏公曾筠并其遗集汇刊之，世所传《抱犊山房集》是也。方公殉难时，文敏公甫七岁，其室杨太夫人守志抚孤，备尝艰苦。后公入祀忠义祠，太夫人举节孝，特旨旌门，子孙文恭公璜。相继入相。天之报施，亦云至矣。

西青散记

金坛史梧冈教授震林《西青散记》，多托为神仙幽渺之辞。最爱其讽世之语，隽而不腐，胜读劝诫陈言。"一生有可惜事：幼无名师，长无良友，壮无善事，老无令名。贫贱人可惜者二：面承唾，为求利；膝生胝，为求荣。富贵人可惜者二：临大义，沮于吝；荷重任，败于贪。聪明人可惜者三：妄讥议，谓之薄；自炫奖，谓之骄；怀愤激，谓之躁。豪侠人可惜者三：助凶人，得暴名；挥泛财，得败名；纳庸客，得滥名。"又云："才子罪孽胜于佞臣。佞臣误国害民，数十年耳。才子制淫书传后世，炽情欲，坏风化，不可胜计。"

陆太常

嘉兴陆儆岩太常绍琦，康熙己丑进士，以词林起家。督学广西，以其地去中土远，内杂夷獠（僚），不能尽知功令，罹罪至死，迷不得悟，乃奏请诸生诵习律令，得旨通行，著为令。临殁，手书训子，

自述生平不妄交一人，不妄为一事，不妄取一钱。闻者许为实录。

吴集潭孝廉

仁和吴集潭孝廉光昇，大兴朱竹君学士筠之师也。为学根柢经史，试礼部不第，年过七十，赐学正衔。其辛未会试“舜之居深山”，一节文结曰：“是以古之圣人，其静也如山，其动也如水。”主司孙文定公以示同考，或曰：“结无‘之、乎、者、也’字，不当中式。”遂乙。庚辰“既而曰”四句文，有曰：“祸重于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文已中式矣，主司指摘字句，谓“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簠簋不饬”等语，又斥之。学士作哀辞，中云：“言必有出兮，如己出而。聋耳骇兮，目眩而噫。何必僻书兮，转喉触颐。周经谊语兮，佥谓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罢之。静动山水兮，语以重遗。昔孙文定兮，执卷而咨。莫为先容兮，遭按剑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盖指此也。

文信国公四六

文信国公诗文秉正气而成，雄绝一代，四六亦工。集中载《山中厅屋上梁文》，有云：“未问君王，便比赐鉴湖之宅；何须将相，方谋归绿野之堂。”又《五色赋记》，言唐谢观《白赋》云：“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寇豹《赤赋》云：“田单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纣之年，血流漂杵。”更仿之作《黑赋》曰：“孙膑衔枚之际，半夜失踪；达摩面壁以来，九年闭目。”客绝倒。一客赋黄曰：“杜甫柴门之外，雨涨春流；卫青塞马之前，沙含夕照。”一客赋青曰：“帝子之望巫阳，远山遇雨；王孙之别南浦，芳草连天。”因反观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

血，皆著迹。且“漂杵”是武王一处事，“燎原”与田单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尧时十日并出，烁石流金；秦宫三月延烧，照天烛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如何对？”或对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此虽游戏笔墨，亦可见公于斯道，曾殚钻研之功也。

希踪靖节

明何涛为安庆推官，到官三日，吏白当伏谒监司，涛颦蹙曰：“非吾所能。”即弃官去。陈庸为荆门州同，莅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门不入城郭。此皆能希踪靖节者。

四库全书表文

乾隆四十八年，编纂《四库全书》告成，进呈表文系献县纪文达公昀所撰，刊入全书卷首，公遗集中亦编入焉。公门人长沙刘相国权之跋其后云：“《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不惟过目不忘，而精神实足以相副。经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笔疾书，一气呵成。而其中条分缕析，纤悉具备，同馆争先快睹莫不叹服。总其事者，复令陆耳山副宪锡熊、吴稷堂学士省兰合撰一表，属吾师润色，终不惬意，仍索吾师所撰表，列名以进。高宗纯皇帝谓：‘此表必纪某所撰。’遂特加赏一分，咸惊睿照之如神也。”按《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亦公所撰。说者谓公才学绝伦，而著述无多，盖其生平精力，已毕萃于此书矣。

虞凤娘

明义乌虞凤娘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恳其父，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绝口不言，自经死。余谓女之死，徒以伤亲之心。史传载之，岂但以其志之洁，为末俗所难能，而书以示风欤？

华歆

《后汉书·伏皇后纪》载曹操逼帝废后，以华歆为郄虑副，勒兵入宫，收后下暴室。歆于灵帝时已举孝廉，官郎中，而敢于凌虐帝后，不臣甚矣！乃《魏志》称其“清纯德素”，《晋书·华表传》亦称歆“清德高行”，是岂得为直笔乎？

木

五行之系于八卦也，木居其四，以天地发育之气始于木也。木生于春而行于东方，故属之巽。其兼及坎、离者，坎为水，水，生木者也；离为火，火，木所生也。艮则当冬春之交，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故亦取象焉。

家礼

翁一瓢森《四时读书乐》，朱柏庐用纯《家训》，世人以为朱子所作，此其误犹可言也。至《家礼》一书，疏谬甚多，乃后人依托以传者，流俗信而用之，何也？

埤雅

《诗经》咏马二十六种，《埤雅》所载者十三种：鸨、骐、鬲、骆、白颠、骤、骓、黄、骍、骃、骏、骍、驹。惟驵不见于《诗》。《埤雅》所不载者，亦十三种：骊、骡、皇、骓、驽、骅、骣、驷、雒、骰、骣、鱼、骲。陆农师固深于《诗》者也，凡释鱼、兽、鸟、虫、马、木、草、天二百九十六条，引《诗》者乃有二百十条。

蜡烛

《礼记》“烛不见跋”注云：“古未有蜡烛，惟呼火炬为烛。火炬照夜易尽，尽则藏所然残本。”按：《西京杂记》“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韩翊诗所谓“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是也。观此可知当时民间尚未有蜡烛，则烛之用蜡，或始于汉。《物原》谓“成汤作蜡烛”，恐未足据。

冯文介公

仁和冯文介公培元，少孤贫，母何太淑人自课之。性聪颖而劬于学，为文不起草，伸纸立就。精楷法，落笔迅敏，乡会试中式，全卷无添注涂改字。殿试副本亦真书，皆从来所罕有。道光甲辰，以第三人及第，历官光禄寺卿。咸丰壬子，督学湖北，十二月武昌府被陷，公入署后园古井殉节，年仅四十。事闻，赠侍郎衔，赐谥文介。公为诸生时，肄业崇文书院，见知于掌教胡书农学士敬，课作多刊行。如《老兵》云：“万里秦时月，苍茫出塞尘。余生髀有肉，独戍胆包

身。倦羽三更雁，寒衣百结鹑。建囊无底事，中外一家春。”《课读声》云：“勖来勤业坐萧辰，膝下娇儿喜最驯。传授范滂苏学士，经诒韦逞宋夫人。青毡寂寂遗编在，纱幔依依问字频。记得芸窗占毕处，尚留余韵乐慈亲。”《西湖采莼曲》云：“门外波光碧似油，翠罗衫子卸珠楼。杨丝柔弱莼丝滑，一样相思两样愁。”皆为士林传诵。兼工墨梅，画辄题其上，得者珍为三绝。

廖少司农

将乐廖莲山少司农腾煃，以孝廉起家，宰休宁，擢御史，历官卿贰。康熙乙酉主试江南，赋诗有“承命重惊山岳负，焚香虔矢帝天临”。榜发，尽孤寒知名士，群情悦服，下第者亦洒泪追送江浒。按：国初主试，恒有由举人出身者，雍正时犹然。如元年云南主考鄂文端公尔泰，时官员外。二年湖北主考蔡仕舳、四川主考许隆远是也。此后则罕有矣。

诗品

钟记室《诗品》，自汉迄梁百三人，别本一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汉七人，魏十一人，晋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齐三十人，梁十人。汉四百余年只得七人，宋、齐以下仅百年而得六十余人。盖五言之学，六朝始盛，抑略于远而详于近，理则然也。惟同时昭明太子《文选》诗六十二家。《诗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韦孟、束皙、应贞四言，张衡七言，既不列于品，若汉之苏武、应玚，晋之卢谌、司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刘铄，皆以五言著称，乃亦见遗，然则所取殆犹未备欤？又如以刘桢列上品，陶潜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违失，昔人多议及之。然其铺观

列代、撮举同异，实能推究渊源，阐明旨趣。且百余人之诗，今不尽存，尚赖此以流传，俾得考见得失，诚于诗教有功，可为后学之津梁也。

陈云伯

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少负才名，后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吴，所至有惠政。补官江都县，前令以迎送为事，积案盈万。陈初至，署听事曰："勤补拙，俭养廉，更无暇馈问送迎，来往宾朋须谅我；让化争，诚去伪，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诲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讯断，不逾年而积牍以清。诗长于歌行，才藻富有，雄视一时，近体亦韶秀风华。著有《颐道堂集》行世。五言如"百花承辇路，片月下宫墙"、"疏星江浦树，残月海门潮"、"翠落中峰瀑，青横太古苔"、"阑干花四面，楼阁树中间"，七言如"雁外晚钟横白塔，烟中寒月上朱楼"、"水榭微波秋落叶，江楼斜月夜闻箫"、"落花到地飞还起，芳草如烟踏更生"、"奇石涌云临水立，寒泉漱雪隔花飞"、"地因久住艰言别，人为多情易写愁"，皆妙。

谥文成

谥文成者，汉张良，晋郄鉴，宋殷景仁，唐卢怀慎，南唐晋王景遂，明刘基、王守仁。张良、刘基、王守仁为不愧。本朝制国书大臣达海、额尔德宜及乾隆时大学士阿桂谥文成。

露筋祠诗

王阮亭尚书《题露筋祠》诗云："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论者推为此题绝唱。按：米襄阳《露筋祠碑》云："神姓萧，名荷花。"诗不即不离，天然入妙，故后来作者皆莫之及。

功令

言举业者，必恪遵功令，不敢旁采他说，立异求胜，即笺疏家言，亦有从之而见黜者。嘉庆戊寅恩科浙闱三题"民事不可缓也"至"亟其乘屋"，归安名宿杨拙园知新主"夜作绞索以待明年蚕用"立说，房官呈荐，主司谓"此说若有所本，当入选，否则恐遭磨勘，吾不任其咎也"。房官乃遍搜《孟子》诸家注释，并无此说，杨竟被黜，而不知本《毛诗》中孔疏，非僻书也。又乾隆间李学使潢岁试嘉郡，经题"隰有六驳"。某生素负文名，主毛传"驳如马，倨牙，食虎豹"立说，竟以纰缪黜置四等。因忆宋王旦知贡举，论题"当仁不让于师"。有举子主贾逵说，以师为众，旦恶其说黜之。以旦之贤而犹若此，况其下焉者乎？

饑饥饿

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

皇甫韵亭诗

同里皇甫韵亭茂才坤，情怀倜傥，豪于酒，诗笔亦俊，所作随手

散弃。偶检箧中，得其遗稿三首，急录之。《咏菊》云：“几番疏雨润，老圃菊初黄。月色一篱淡，露华三径凉。秋深人比瘦，夜静影俱香。谁送白衣酒，花前畅引觞。”《题沈镜湖垂钓图》云：“江北江南汗漫游，归来逸兴寄扁舟。白蘋风急秋将晚，一尺鲈鱼欲上钩。”“得鱼换酒且高歌，鹭友鸥宾日日过。爱向水云深处泊，满船明月卧烟蓑。”

对花啜茶

对花啜茶，唐人谓之“杀风景”，宋人则不然。张功甫《梅花宜称》有“扫雪烹茶”一条。放翁诗云：“花坞茶新满市香。”盖以此为韵事矣。

兄弟联名

兄弟联名始于汉季，如刘琦、刘琮，应玚、应璩是也，然如伯达、伯适已兆其端。明吕兆祥《东野志》称伯禽少子东野氏，第三代生二子，长晖，次晞。六代生二子，长缙，次绅。此则史册所不载矣。

七巧图

宋黄伯思《燕几图》，以方几七，长短相参，衍为二十五体，变为六十八名。明严澂蝶《几谱》，则又变通其制，以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错形，如蝶翅。其式三，其制六，其数十有三，其变化之式，凡一百有余。近又有《七巧图》，其式五，其数七，其变化之式多至千

余。体物肖形，随手变幻，盖游戏之具，足以排闷破寂，故世俗皆喜为之。

卷二

忠义传

卢奕在《忠义传》，其孙元辅以能绍其祖附焉，其子杞乃入《奸臣传》。得罪于名教，虽有贤父令子，不能逭其恶也。

李方叔

苏文忠公典贡举遗李方叔，吕大防有“失此奇才”之叹。文忠殁，方叔哭之恸，且为相地卜兆，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盖其知己之感，有不在形迹之末者，非若薄俗之士，徒以穷达判恩怨也。

匾用成语

乾隆间，京师武庙制匾，某亲王邸西席江苏贡生某，拟“天子重英豪”，合圣意，赏六品衔。又如仓颉庙题“始制文字”，盘古庙题“人之初”，引用成语皆切当。

郑太守

吾邑郑渔帆太守心一，以名幕起家，由佐贰官至袁州太守。因病乞归，卜居苏州。时有故乡之思，题书室联云：“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

义塾联

杭城义塾立法甚善，仁和费星桥方伯丙章题联云：“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激励寒畯，词意肫切。又许齑生教授题严州义塾联云：“虽非千万间，居然广厦；为语二三子，慎厥初基。”语亦简贵。

卷面题诗

咸丰壬子，浙江乡试第二场，山阴某生在闱发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题二绝句云：“记否花前月下时，倚栏偷赋定情诗。者番新试秋风冷，露湿罗鞋君未知。”“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款书“山阴胡细娘”。某生旋卒于寓所，轻薄之报，可不畏欤！

典狱

道光甲辰夏，陕西神木县民李述秀与族妇李苏氏有私，为族女李春孩所见，欲杀之以灭口。李苏氏以镰柄殴伤其左右脚腕，李述秀以镰柄入阴户，即时殒命，移尸悬于李春孩之父果园。邻人钱述法望见趋问，诈称李春孩骂伊等为贼，起衅致毙。事闻于官，县令王致云据供定谳：李苏氏援斗殴律拟绞，李述秀杖徒。牍上，巡抚李星沅、臬

使傅绳勋以李春孩年甫十三，有何忿恨致迭殴而伤阴户？属西安郡守李希曾覆讯，始得实情，改谳援谋杀律，李述秀拟斩，李苏氏拟绞。奏闻，得旨："王致云褫职，李、傅、李以审讯精详，俱加二级。"同时有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口角，为石文平殴伤，愤懑自缢。石文平贿嘱康王氏伪称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与有怨，扬言康陈氏之死系康王氏、石文平因奸谋毙。指挥萧培长、王莹访获审讯，康王氏等畏刑诬服。迨启棺检验，适雪后阴晦严寒，未用糖醋如法罨洗，误认缢痕为被勒，遂以谋杀定谳。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白之堂官，请旨覆讯，始得实情。改谳康王氏以受贿私和，石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问杖流。奏闻，得旨："萧培长、王莹承审失入，从重发往新疆，遇赦不赦。杨文定留心折狱，平反得宜，即擢补员外郎。"二狱皆见邸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讯验率略而然，可以为鉴。

徐铁海

华亭徐铁海讱，幼时甫入塾，即能辨四声，塾师奇之。比长，酷好吟诗。后以饥驱，客游诸侯，足迹半天下。晚年移家清平山下，编集为《清平山馆诗钞》。佳句如"雪消山闾寒叉手，月到溪桥夜觅诗"、"霜前一雁横云路，海上诸山落酒杯"，皆有逸致。其《六十生朝自述》云："橐笔生涯百不堪，关河万里走孤骖。眼看五岳曾经四，惟南岳衡山未到。手散千金已过三。余自只身出门及移家武林并内子故后，凡有长物寄存戚友处者，尽为毁没，合计三次破家而三复之，所耗实多。梅鹤笑人徒自苦，湖山容我不嫌贪。也知浪迹非长策，直拟西泠结草庵。"见者可以识其生平矣。

典当

翰林院地望清切，而每有空乏之虞。宋杨大年《请外表》有云：“汉臣之饿且欲死，难免侏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兴，敢怀子路之愠。行作若敖之馁鬼，徒辱甘泉之从官。”近某太史作口号云：“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艰窘之状，情见乎辞矣。

莲衣僧

莲衣僧量云，楚人。少习儒业，晚投空门。爱西湖之胜，栖止涌金门外之灵芝寺，署所居曰未簅室。同年音玉泉司马德布为题联云：“结屋古城下，洗钵清溪傍。”莲衣工书，亦能诗，尝自题其像，有“快意事教来日少，故人坟比远山多”之句。

方正学

明成祖令方正学草诏，正学投笔于地，且哭且骂，致干成祖之怒。世或议其激烈已甚，方氏望溪亦论其任刚而自谓不屈者，以圣贤之道衡之，正所谓震于卒然而失其常度。不知其哭骂之时，乃正气所达，不能自已。颜常山舌，段太尉笏，古人类此者多矣，何独于正学而议之！善乎《明史》传赞曰：“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论断平允，可以息众喙矣。

张杞山

震泽张杞山布衣萼，质朴无他嗜好，惟喜为诗。著有《吟雪轩诗

稿》，句如“寒云沉浦雁，暮雨入江潮”、“乱红霜后叶，一碧水中烟”。《闰九日同人游荻塘》云：“登临休怅是他乡，秋老林皋野菊黄。今日招邀须尽兴，百年几度两重阳。”《山塘杂咏》云：“白纻清歌夙擅场，至今《水调》听吴娘。萧萧暮雨红桥外，不是离人也断肠。”雅有石湖风味。

沈蟾客先生

嘉兴沈蟾客先生攀桂，同年石庵孝廉养和之尊人也。喜行善事，以郡城南北官塘圮没，时时溺人，乃倡捐修筑，躬自监督，不辞劳瘁。自嘉庆己卯至道光壬辰，塘路百二十余里皆陆续修固，赋诗纪事，有“问津不唱公无渡，百里湖山指点中”之句。

闵中丞

归安闵峙庭中丞鹗元九岁时，其外舅尚书毛公于元宵宴客，中丞以旧姻与焉。公作对属客曰：“元宵不见月，点几盏灯，为河山生色。”是日适届惊蛰，中丞即对曰：“惊蛰未闻雷，击数声鼓，代天地宣威。”公大称赏，遂以女妻之。

杨忠武公

近世名将以崇庆杨忠武公遇春为第一，才勇既伟，知遇亦隆。由固原提督迁陕甘总督，武臣授文职，旷典也。公髯长三尺许，经大小二百八十余战，无不身当先，未尝受创。平张格尔凯旋，兵初过州县，横甚，殴知县。报闻，反见责，公意不谓然。比至，梱责带兵官

各四十，受责者五十余人，斩殴官者以徇，兵后不敢哗。在固原任二十余年，每营简练精壮三百名以抬炮列前，继以鸟枪，十人一长，习进步连环枪，以次弓、箭、刀、矛、喷筒、火弹，层层护之，用马队翼于左右，署其名曰“速战阵”，天下称劲旅焉。

程京丞

吾邑程春庐京丞同文，少负异质，湛深于古。尝读书吾里分水书院，戏题于几曰：“胸中无所不有，一事未能到手。儒林名宦山林，待我四十年后。”嘉庆己未登第，由兵曹入枢垣，一时典册皆出其手，名望隆起。方将大用，遽卒，士论惜之。

穷通翁

太仓王相国掞之督学浙江也，取士公平，人有“穷通翁”之谣，言所取皆寒士宿学而能文者也。后湖北李某来督浙学，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扬者虽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时有谣云：“文宜浅淡干枯短，人忌胡麻胖黑长。”

二宋

《陔余丛考》谓有三“二宋”，指《宋史》宋琪、宋雄，宋郊、宋祁，《元史》宋本、宋褧也。余按：《元史》宋子贞与族兄知柔，人称“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广善书，称“二宋”。又本朝长洲宋既庭教谕实颖与宗弟畴三，俱以孝廉知名，时称“大宋”、“小宋”。道光癸卯浙江乡试，临海宋卫、宋瑱以同祖兄弟同举孝廉，其

同年亦以“二宋”称之。

徐瘦生

吾里徐瘦生茂才照，工书，喜为诗。家贫，授徒自给。中年后，绝意进取，课读之暇，兀坐高吟，怡然自得。尝题联斋壁云：“志不求荣，满架图书成小隐；身难近俗，一庭风月伴孤吟。”诗稿甚富，殁后皆散佚无存。

吴石华词

嘉应吴石华学博兰修，酷好倚声，所著《桐花阁词》，清空婉约，情味俱胜，可称岭南词家巨擘，录其尤者于左：《菩萨蛮》云：“愁虫琐碎啼金井，离人渐觉秋衾冷。一味做凄凉，梦魂都不双。　当年相恋意，万种心头记。酒醒一灯昏，更长细细温。”《廉州七夕寄内·虞美人》云：“一年又到穿针节，楼角纤纤月。素馨棚外倚栏杆，最忆二分风露玉钗寒。　人间无限银河水，相隔长千里。九回今夕在天涯，只有心头梦里不离家。”《梁子春梅属题春堂藏书图·乳燕飞》云：“一夕酸心话，问平生说犹未忍，那堪图画。阿母昔兼师与父，储取缥缃满架。将旧日钗钿都舍。一盏寒灯亲口授，有缫车、伴尽啼乌夜。衣絮冷，寺钟打。　而今回首悲亲舍。哭秋风树根请竟，泪涔涔下。剩有缁帷常入梦，犹待残机未罢。算此种深恩谁写。任说马周当富贵，痛泉台、何处频封鲊。我亦是，伤心者。”学博尝谓“岭峤精华之气，荔支得其七八，如敝乡者，桃又得其二，兰辈数十人，共得其一耳”。

授经偶笔

嘉兴钱新梧给谏仪吉，官京师，无力延师教子，与其室陈炜卿女史尔士亲自督课。女史尝于讲贯之暇，推阐经旨，著《授经偶笔》，以训子女。“《内则》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纫，学女事以供衣服。”说云：“古者妇功在于麻枲、丝茧、织纴组纫，其成也，质实坚重而可以为久。后世乃以刺绣为工，轻而易败，朝为被服之华，夕同土苴之弃，耗力费财，甚无谓也。古者黼黻文章以奉朝祭，此庙而不宴者也。今俗尚侈靡，妇女履底或有绣文。是古昔祭服之饰，今缘之履底矣。又若绣衫、绣扇充溢吴市，敝化奢丽，视若寻常贾生所谓‘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其言切中习俗之弊。

顾母

顾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祯时旌表节孝，即《明史·烈女传》所称王贞女也。先生有《与叶讱庵书》，辞荐举云：“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孝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盖其辞决，而其志弥可哀矣。

孙文靖公

无锡孙文靖公尔准，以翰林起家，由知府历官浙闽总督，兴利除弊，懋著勤能。乾隆戊申，应北闱试报罢，有《赠黄炳奎》诗

云：“昨朝银榜揭天门，姓名琐屑知谁某。男儿立身有本末，何物科名堪不朽。”又己未岁礼闱报罢，作《三十自寿》词云：“但说文章堪报国，恐苍苍未尽生才意。”识者早决为大用之器。

计学博诗

秀水计寿桥学博楠，崇尚风雅，兼精于医。著有《一隅草堂诗集》，句如“黄叶覆松径，寒泉鸣竹林”、“风多秋在树，人静月当门”、“才非有用穷何怨，性本多情老愈深”、“贪闲转觉离家好，多用先愁卒岁难”、“梅柳东风来海燕，桃花春水上河豚”，皆妙。

罗提督

东乡罗提督思举，战功见于魏默深州牧源《圣武记》者详矣。偶阅周芸皋观察富阳凯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称，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薙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衔其口。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猴故其群也，急相逐，益惊，越山数十重，后不复至。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及贩鬻人口者，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又有巨恶某唆讼，守欲得之，以属公，公佯不悦曰：“是文官事，何语我？”夜逾垣入其室，见为草状及稿匿所，出使数人候门外，复入启扃，人稿俱获。曰：“昨所以不许者，彼耳众，欲令不为备也。”

字典

《字典》十二集，二百十四部，旁及备考、补遗，合四万七千三十五字。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不在此数。《韵府》四声一百六韵，合一万二百五十七字，上平声二千二百七，下平声二千一百十三，上声一千八百四十四，去声二千二百九十六，入声一千七百九十七。只及《字典》四分之一。而世俗通行所识之字，不过四千有余，仅十分之一耳。

丁掇英先生

吾里丁掇英先生元采，归安籍。先伯父彡石公乡举同年也。刻苦好学，尤耽楷书。生平书殿试卷不下二千本，十上公车不第，赋诗志感云："十度长安客，途穷眼孰青。风尘徒自苦，文字竟无灵。对镜悲双鬓，挑灯伴一经。故交挥泪别，从此老林坰。"后司铎秀水二十年，乃告归，卒于家。先生与彡石公投分最密，遂订儿女姻。长子虚谷学博仁咸为彡石公长婿。彡石公罢官后，羁寓甘肃，寄先生书，备述升沉之感，谨录于左："自别履綦，屡更寒暑。每因去雁，思作报章。而忧从中来，操翰复辍。今者一官再踬，万念皆灰。帐设扶风，门稀立雪。酌鲁酒而薄醉，听秦声而寡欢。奇愁塞胸，抑郁谁语，窃愿为阁下陈之。仆赋命多穷，性复寡断。当丙寅岁微罪去官，片帆归里，即能名心永息，故业重温。成茂先励志之诗，著虞溥劝学之诰。束修之羊时至，问字之酒频来。则虽不能如仲长统之乐志丘园，向子平之毕愿婚嫁，而蒙来求我，热不因人，怡怡然无所得失也。而乃贫犹乞郡，老更离家，典杜陵之衣，书孟尝之券，技穷鼹鼠，迹类羝羊。以致远道间关，频年奔走，积劳成疢，望远难归。迨至计无复之，而悔已晚矣。犹谓尘劳已倦，仕籍犹存，虽西笑之自惭，或东隅之可补。不意惊波复起，锻翮重遭，当宦辙之初停，忽官阶之遽去。元冬垂

尽，边地苦寒，听箫鼓而心惊，睨刀环而目断。萧寥卒岁，侘傺回车，何为而来，破涕成笑。二月中，行抵长安，幸赖董观桥中丞悯穷鸟之投怀，拯枯鱼于涸辙。荐主同州讲席，始得暂为枝借，免作飘蓬。然已精力俱疲，神魂欲窜。每当天寒日暮，月冷风凄，一灯荧荧，独与影语，几不知此身犹在人世也。或者谓：羌村杜老，终遂生还；穷海坡公，虚传死信。苟年华之未迈，岂归计之难成？不知松菊全荒，终当乞食；樵苏不爨，何以为家。倘使憔悴还乡，啼号举室。青裙病妇，贫无沽酒之钗；白雪娇儿，寒索然糠之火。乞数升而未得，米市价高；怀一刺以空投，侯门终绝。刘伯龙徒为鬼笑，阮嗣宗莫救途穷。而且家少薄田，纵乏催租之吏；客持旧券，还须避债之台。呼负负兮谁怜，抱区区而莫诉。斯时也，即房中奏曲，亦作秋声；膝下含饴，都无甘味矣。又何如飞鸿印雪，一任留痕；落叶打包，长为行脚也哉。嗟乎！试看白发，已逼残年；不及黄泉，更无归路。兴言及此，涕泗交颐。想阁下闻之，亦必为之抚膺三叹也。韶春余闰，昼景方长。阁下作明山宾之学官，坐元行冲之讲席。酒材分致，菜把生香。官不劳形，梦亦成趣。君诚乐矣，仆有憾焉。忆丁未岁，与君同赴大挑，君乃薄外吏而不为，仆则得冷官而复失。寒毡无分，皓首徒悲。缅想曩时，只增浩叹。在蜀时，曾有奉怀句云：‘宦海无波只此官。’由今思之，斯言益信。端函削牍，聊布夙心。愁人之言，动多激楚。伏惟鉴察，不尽依驰。”

倪烈妇

倪烈妇，仁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东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谨事舅姑不衰。阅八年，舅姑以家贫，欲嫁之，阴纳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妇佯诺，即晚检半臂一、耳环一，以与姑曰：“是犹足为数日养。”夜半投于河。迟明父至，述夫妇同梦女归以死告，且谓上帝命为河神，无苦也。方共骇愕，里中哗传太平桥河有尸，被发蒙

面，上下衣密缝，视之则妇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妇尸独覆，人莫不异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诏旌其门，里人为葬于栖霞山下，赵茂才之琛题其华表云：“碧水冷银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标石碣，墓邻孙氏聚贞魂。”

除夕奏凯

逆回张裕尔背叛，四城失陷，宣宗成皇帝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统兵征剿，四城收复。张逆潜逃至噶尔铁盖山，为兵丁杨发、田大武所擒，其时为道光丁亥除夕。将军驰奏凯音，有句云：“开九重之阊阖，欢传凤阁椒花；听万里之铙歌，喜溢鳌山灯火。银旛彩胜，祥光孚耀于红旗；玉烛金瓯，瑞气常凝于紫陛。”切时令抒词，非比寻常称颂。先是，克复四城时，张逆潜逃，有议请割弃四城者，有议屠戮叛众者。将军以四城失守，援兵未至，半多逼胁，良莠难分，诛之不胜诛。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脱使群起疑惧，铤而走险，为张逆添羽翼，与四城为劲敌矣。于是胁从出卡，眷属得免缘坐，竟藉以勾摄张逆入卡就擒，人莫不服筹画之善。

魏侍御联

天竺白衣送子观音殿楹联甚多，皆庸浅不足道。惟钱塘魏春松侍御成宪所题，裁对自然，不失读书人吐属。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杨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

蜈蚣入腹

明张冲虚，吴县人，善医。有道人以竹筒就灶吹火，误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碎鸡子数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与咽，遂大吐，鸡子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事见《吴县志》。按：明江氏瓘《名医类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其人顿饮之，须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与雄黄细研，水调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尝有是患，录之。

食忌

医书所载食忌，有无药可解者，录以示戒。痧症腹痛误服生姜汤，疔疮误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误服生地黄，青筋胀。即乌痧胀。误认为阴症投药，渴极思水误饮花瓶内水，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鳖，肴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饮馔食之。

冯中丞

吾邑冯柯堂中丞钤，历官楚、皖，有惠政。抚皖时，于后圃莳梅及蔬果，颜曰“菜根香”，题楹帖云：“为恤民艰看菜色，欲知宦况问梅花。”诵之可想见其志趣。

林文忠公

林文忠公在河工时，题所居室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题客座联云：“芦中人出，河上公来。”又赠河丞张姓者联

云：“乘槎直到牵牛渚，载笔同游放鹤亭。”切地切姓，人咸叹其工妙。

复父仇

唐以前，复父仇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宪宗时，梁悦复父仇，职方员外郎韩愈议，复仇之名同而其事各异，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自后多得减死，然犹不免于戍，如明之何竞、张震皆然。至本朝蓬莱王孝子之复父仇，竟得开释，复功名，则以典狱者贤能，能体圣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谳词推原律意，尤足以维国宪而厌人心。全谢山太史祖望作《王孝子传》，载其事甚详，兹略述之。

王孝子名恩荣，父永泰，因置产与县小吏尹奇强角口，被殴中要害死，时恩荣甫九岁。祖母刘氏讼之官，不得直，仅给埋葬银十两，祖母内伤，自缢死。母刘氏瘗其姑，槁厝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泣血三年，病甚将死，授恩荣以官所给银曰：“汝家以三丧易此，恨不可忘也。”恩荣洊罹大事，家尽落，依舅以居，励志读书。稍长，补诸生。誓于父柩前，寻仇，以斧自随。其舅谕之曰：“竖子之志固当，但杀人者死，是国法也。尔父之鬼馁矣。”恩荣流涕听命。年二十八举子，辞于舅，曰：“可矣。”遂行。两次遇奇强，斫以斧不死，脱去，远遁栖霞。相隔八年，奇强偶返蓬莱，入城过小巷，恩荣突出扼之，劈其脑，脑裂，以足连蹴其心而绝。恩荣乃自系赴县，会奇强家讼当日永泰故自缢，非殴死。县令欲开棺验视，恩荣请曰：“小人已有子矣，宁抵死，不忍暴父骸以受毁折。”叩头出血。县令恻然，乃为博问于介众，皆曰恩荣言是。遂径详法司，法司议曰：“古律无复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杀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教人复仇也。恩荣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后叠杀不遂，虽非即犹是矣。况其视死如饴，激烈之气有足嘉者。相

应特予开释，复其诸生，即以原贮埋葬银还给尹氏，以彰其孝。”时康熙己丑年也。莅恩荣事者，抚军则中吴蒋陈锡，提学则北平黄侍讲叔琳与滇南李观察发甲也。余按：唐李肇《国史补》云：“衢州余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垍当国，李鄘司刑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以王孝子事相较，非今之远胜于古耶？康熙己未，乌程有严孝子廷瓒复父仇，诣县自首，县令欲生之，为请于上司。方俟督抚具题，而孝子已死于狱，盖为仇家贿狱吏杀之也。牧民者鉴此，益当加意致慎矣。

诸葛武侯祠堂碑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余于武林帖肆得之，乃明蜀府丞奉滕嵩所镌补者。碑高八尺，阔三尺九寸，字廿一行，行五十字。首行题“节度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裴度撰，营田副使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赐紫金鱼袋柳公绰书”，末行题“元和四年岁次己丑二月十九日建”。首行空处有“弘治十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蓝田荣华跋”。钱宫詹《金石文跋》尾作“巡抚”者误。其下滕嵩跋语残缺，不见镌补年月，惟有“由唐建今将盈千载”语，当在有明中叶以后。末行空处有“康熙十一年巡抚罗森跋”。诸跋语俱有剥落处，碑文上二格下四格亦然。惟末行年月以下，粤东藩使胶西宋可发跋，楚楚可诵，云：“读唐碑，文瑰丽，书端严，称双绝匪溢。当时不以文字推裴、柳，重本也。文传者文重，人传者文亦重，彬彬君子哉。”碑文以《唐文粹》校之，微不同，如“震慑”之“慑”作“叠”；“谋久驻之计”，“谋”作“为”；“上下无异辞”，“上”字前多一“而”字；“志愿未果”作“日日未果”，尚皆无可指摘。至“荆州”之“荆”作“故”，“罢

甿”之“甿”作“甽”，于义未安。若是笔误，则以之上石，何草草耶？朱元章谓柳尚书字胜其弟诚悬，今观此碑，笔力柔靡，远不逮矣，岂因重镌而失真欤？

赵太史

乾隆乙未科会试，奉新赵太史敬襄卷为房考白麟阅荐，三艺已刊，拟第四名。总裁以前十名试卷例应进呈，重加校勘，见赵卷第五策用“大歷”字，白以为已改写作“曆”，不为犯讳，总裁嵇文恭公独以为不可。白争之甚力，文恭疑愈深，卒摈弃之，于是取中在后之卷。策中用“慶歷”、“萬歷”等字者，皆斥之。自后科场禁例，除“閱歷”字照常书写外，其本字系指天文者，虽经改写而古字本通，试卷内必宜敬避。盖文恭弱冠登朝，畏慎无过失，独尝于进呈文字内，有引御制诗用字未经改写者，坐是出南书房，故生平遇庙讳、御名，倍深敬畏。然宋制尚避嫌名，则古字本通之字，自宜谨避也。赵于庚寅科以十五岁登贤书，自是蹭蹬公车者二十余年。至嘉庆己未科，始以第三名登第，入词林，改吏部主事。未及半年，即乞归，授徒二十余年而卒。著有《竹冈斋集》。

彡石公

伯父彡石公历官郡守，清而不刻。初抵惠州府任，归善县学博甘某年已八旬，龙钟叩谒，耳又聋，应对俱谬，或讽可以年才黜之。公曰：“士人毕世勤劬，仅得备位下曹，已足怜悯，况博学乃老而后官，非官而后老，何忍苛求乎？”卒善视之。迨公移任高州，甘即登白简。公自幼刻苦力学，于诗嗜之尤笃。晚年自定《青芙蓉阁诗集》六卷，海内传诵之。嘉庆己卯岁，星查从兄瀚摄篆徐闻县，公得信，

作诗勖云：“南天遥隔海漫漫，书到都从隔岁看。道远忽如迁客去，身亲方信宦途难。刑书未读犹儒术，民隐能知即好官。载石郁林先德在，莫因宝玉厌贫寒。”诗不载集中，盖绝笔也。公即于是岁捐馆，知交挽章极多，同邑孔梧乡学博广覃题联云：“典郡矢清廉，归装片石；论诗重忠孝，大集千秋。”语最警切。

文选字句

嘉庆间，场屋中式文字习用《文选》字句，往往有讹妄不通者，如“垂衣裳而天下治”题，文用《东都赋》“盛三雍之上仪”一段，不知雍宫建自汉朝，黄帝、尧、舜时无之，且赋语云：“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而文中抄用，因坊本注释“服”下有“音匐”二字，遂误以为正文，书作“鼈铺鸿藻，信景铄扬”，而截去“世庙正雅乐”五字。割裂纰缪，真堪发噱。见给事中辛从益所陈条奏中。

山斋留客图

道光己亥，余选台郡教授，廨近阛阓，榱栋多倾，而地势宏敞，西南诸山列户外。余稍稍葺治，隙地皆补以花，众香满室，每与二三佳客清言竟日，几忘身在城市。爰作《山斋留客图》，并赋诗以寄兴云：“空斋闭门居，闲散伍丞掾。经世愧无术，幸愜庭帏恋。廊庑日清旷，一毡此安宴。迤逦城外山，浓翠扑人面。烟云莽终古，倏忽状万变。于斯悟尘幻，荣利又奚羡！愿偕素心侣，抚景恣笑拚。情真略形迹，俯仰任所便。品题各挥毫，秀绿入吟卷。回睇阶下花，深丛正摛绚。”“浮生役万事，形悴神亦伤。岂如适我性，优游饫众香。韶春淑气转，繁英媚晴光。花开杂五色，轩楹列成行。佳客抱琴至，角巾

共倘佯。客至不常聚，花开不恒芳。见花复见客，曷不尽百觞。酒罢乐未已，揽衣舞回翔。江湖多风波，吾党兴自狂。淹留日既夕，月华吐遥冈。”

医宗四大家

新安罗养斋浩《医经余论》云：“医宗四大家之说起于明代，谓张、刘、李、朱也。李士材辈指张为仲景，不知仲景乃医中之圣，非后贤所及，况时代不同，安得并列！所谓张者，盖指子和也。观丹溪《脉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间、戴人、东垣之说，余无所及。其断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专以三家为重。《格致余论》著补阴之理，正发三家所未发。由是攻邪则刘、张堪宗，培养则李、朱已尽，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见。且同系金、元间人，四大家之称由是而得耳。”此说足以证数百年相传之讹。

五月五日生

俗忌五月五日生，然史书所载，如孟尝君、胡广、张桓侯飞、王凤、王镇恶、齐后主、齐南阳王绰、崔信明、宋徽宗、翁应龙、纪迈、辽懿德皇后、赵元昊等，其遭遇不同。最奇者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见《金史》。

冯少司寇

临海冯蒿庵少司寇甦，康熙己未殿试充读卷官，事毕，赐茶乾清

宫，命与同列赋诗。冯诗先成，有“还看景运息戈铤”句，上谕“‘铤’韵稍生，险韵排律用之不妨，律诗似宜他择”。即面奏改“定有邹枚供视草，还看房魏画凌烟”云云，上首肯称善。施愚山侍讲为赋诗云：“受诏近传新句好，亲承天语与深论。”朝士艳传之。冯工于七律，如《归舟杂兴》云：“北望云山燕市远，南来舟楫楚程多。”《寒食杂诗》云：“儿女灯前同是客，园林枕上几还家。”俱佳。

顾菉厓

吾郡石门顾菉厓修，性嗜吟咏，兼善丹青。迁居吾邑，筑读画斋，绘图以见志，有“曾留秾绿常开径，只爱丹青不买山”之句。与歙鲍菉饮孝廉廷博交好。亦喜刊书，有《读画斋丛书》行世。

毕大令

文登毕恬溪大令以田，精研古训，尝谓宋儒好凿空，以俗训训古经，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书策所载，皆子纠兄而桓公弟顾于千载下意变其长幼，以伸己议。识者韪之。年七十，以举人大挑一等，分发江西，委署安义。值赦令，邑有兄杀胞弟之案，大令列之不准援赦。上游驳斥，大令执“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之经义以诤之。大府已定劾休，适歙程春海侍郎恩泽主试广东，取道豫章，大府款之，侍郎问大令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补崇义，卒于官。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杨志堂河督刊行于世。

钱王祠联

杭州钱武肃王祠在涌金门外，规制宏敞。有王文成公题匾，云："顺天者存。"楹联则有诸城刘文清公墉题云："启匣尚存归国诏，解弢时拂射潮弓。"又孙文靖公题云："衣锦还乡，保万民于安乐；上疏归国，启百世之蒸尝。"又裔孙嘉定伯瑜中丞宝琛题云："功在生民，惜传闻异辞，信史尚留曲笔；德垂奕祀，怅播迁中叶，支流莫溯渊源。"

雪诗

道光辛丑十一月，吾乡大雪，高积丈许，压圮屋宇，伤人甚多。时余司铎台州，台地少雪，是岁雪亦有数尺。同人用坡公《北台书壁》韵作诗，裒然成集，录其尤者于此："同云酿出六花纤，一阵惺松一阵严。密糁渐飘风外絮，薄融初著水中盐。积三尺厚封苔径，添一分光映画檐。无限好山排几案，霎时失却旧青尖。"临海洪裕封。"漫空六出舞秾纤，侵晓寒尤较夜严。花发庭前皆白玉，霞飞岭上误红盐。回风态擅三春絮，夺月光凝万户檐。好沁诗脾嚼梅蕊，冷香透彻齿牙尖。"仁和钟茂才宪尧。"声静檐铃不触鸦，霏霏玉屑碾云车。冰纹冻折垂头竹，粉本新翻没骨花。驴背一鞭人觅句，马蹄千里客思家。夜深检点删余草，涂抹淋漓墨渖叉。"钱塘陈茂才景曾。"不待月来明画阁，乍回风舞触雕檐。"阳湖贡茂才云锦。"围炉啸咏冰裁句，比户欢呼玉积檐。"仁和冯茂才煦。"开径鸿留双爪印，迎门鹤舞一身花。"临海张明经英元。余亦有作云："园亭冻影噤啼鸦，门外沉沉少客车。大地湖山开静域，诸天色相幻空花。僵眠梦冷高人宅，禁体诗严学士家。试向梅枝问消息，满林香簇玉丫叉。"

朋友

太仓陆桴亭先生世仪《思辨录》有云：“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书，不能使之传世，惟天能使之传世。然天亦不能使之传世，读其书而心好之者能使之传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云《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谭则几不传，而况不为子云者乎！乃读书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书而惟恐其传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其论至奇，亦至确。

饧

临海洪佥事若皋《南沙文集》，谓方书金、银、玉、石、铜、铁俱可入汤药，惟锡不入。间用铅粉，亦与锡异，锡白而铅黑，且须锻作丹粉用之。明名医戴元礼尝至京，闻一医家术甚高，治病辄效。亲往观之，见其迎求溢户，酬应不暇。偶一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加锡一块。”元礼心异之，叩其故，曰：“此古方尔。”殊不知古方乃“饧”字，“饧”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医，妄谓熟谙古方，大抵皆不辨“锡”、“饧”类耳。余谓今之庸医，不特未识古方也，即寻常药品，亦不能辨其名。有书“新会皮”作“会皮”，盖不知“新会”是地名也。有书“抚芎”作“抚川芎”，盖不知“川”与“抚”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见者。

李梅卿

嘉兴冯柳东教授登府之室李梅卿女史畹，早娴翰墨，倡随静好，盛年殂谢，教授深悼之。女史尤工词，自题《倚梅图》，有“雪影压残鸟梦，月痕冷靠花身”之句。其《寒夜·南柯子》云：“细点瓜齑谱，闲栽萱草花。三年为妇惯贫家，且喜芦帘纸阁手同叉。　兽火温箫局，蛾灯罢纺车。戏他小女绾双丫，懒放鸳针今夜较寒些。”殁后，

教授题《城头月》词于后云：“唐诗一卷曾亲授，红豆双声就。箫局偎寒，纺车絮雨，梦也休回首。　芦帘十载为新妇，草草分离骤。写韵楼空，横琴月冷，总是断肠候。”

吴香竺诗

吾郡石门吴香竺大令文照，嗜吟咏，有句云：“一官如独客，万事付闲吟。”尝赋《移居秀州倾脂河》诗云：“桥回夹岸有人家，一半帘栊绿树遮。惯饮倾脂河畔水，生成儿女尽如花。”人咸称颂之。

朱绿筠

钱塘朱绿筠女史璘，聪慧能文，矢志不嫁。当代闻人，欲见一面不可得。家贫，售诗画以自给。余曾见其扇头画菊，题诗云：“无花开尔后，风雨已重阳。醒却繁华梦，甘为冷淡妆。有心难向日，无骨不凌霜。底事翩跹蝶，犹思挹晚香。”是真能孤芳自赏者。

浙江乡试录叙

明万历初年，各省乡试皆由外吏巡按等官主文柄，自十三年乙酉科，始遣京朝官临校。浙江正考官则为无锡孙宗伯继皋，副之者为刑科右给事中江夏常居敬，监临为巡按御史王世扬，提调为左布政使衷贞吉、右布政使余一龙，监试为按察使冯时雨、副使史继志，同考试官为推官王守素、知县周孔教、学正黄宏敕、教谕杨启新、林岳伟、倪思益、杜方伟、刘怀民、廖自伸，训导陆策合，提学佥事苏浚。所选士三千七百有奇，取九十人。见宗伯所作《浙江乡试录叙》。

三续千字文

宋长洲侍其良器䛗作《续千字文》，不用周兴嗣《千文》中字。江阴葛氏刚正又作《三续千字文》，亦无复字，并自注万四千余言。篇末云："梁韵昔叙，䛗篇今录。申浦葛叟，昭勋族胄。《七略》旁览，三篇继就。俱诠诂注，俾诲髫幼。序识卷末，聊示悠久。""昭勋"句盖指其伯祖丞相文定公邺，理宗时绘像昭勋崇德之阁，刚正在从孙之列，故曰"族胄"云。

周礼

《周礼》之制，王莽用之而败，王安石用之而亦败。方正学一代伟人，乃以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借口。无他，古与今异势，不可强以所难行也。《礼》"时为大"，信夫！

改月改年

武后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一月，自天授元年至久视元年，凡十一年。玄宗改年为载，自天宝三载至肃宗至德二载，凡十四年。法令不能行久远，亦何事变更为！

祖孙父子同名

魏安同之父子皆名屈，是祖孙同名也。汉强侯留章复，其子又名复；广平节侯德，其嗣侯亦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杨迈；罗处士父子

名靖；元杨文振父子名文修；明刘忠武父子名江，是父子同名也。汉刘繇父名舆，长子基，字敬舆，是以祖之名为字也。吴越钱文穆王名元瓘，子忠献王佐字元祐，是以父之名为字也。

仲廉甫札记

《仲廉甫札记》，太仓冯伟人伟著，中多论学之语，有云："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义，其旨一也。仁以心之离合言，义以事之是非言。故不处不去，孟子之所谓义，而孔子谓之仁；杀身成仁，孔子谓之仁，而孟子谓之取义。尊德性之学，与道问学之学，旨亦如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问学之所以存心也；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尊德性之所以致知也。后世互相抨击，各持一是而不可通，岂非意在门户，而心得之实转荒乎？"此说可以破朱、陆异同之见。至谓"太虚刻刻在前，而人不见，见之而不能师之，能师之者神圣仙佛也，师之则与太虚同寿矣。人能以太虚为师，安得以异氏目之？"是欲合儒、释、老之教而混之，毋乃言之失当乎！

醵钱启

同邑沈芝岩茂才逢源，天才亮特，为督学山阳汪文端公廷珍所赏拔。少订姻于张氏，家贫力学，锐志进取，誓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犹未售，亲戚劝其毕姻，为嗣续计。而孑然一身，家无担石，乃为醵钱以成婚焉。既屡不得志于有司，益纵于酒，每当夜深人静，持杯独酌，狂呼恸哭，辄惊其四邻，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无子。遗稿散失，录其《醵钱启》云："伏以纳币无过，五两判于《周官》；有财振人，八厨茂于《汉纪》。谢公遗帐，助隐之为周旋；仆射营婚，致子琮无暇日。盖合独以时者，礼也；假人不德者，义也。自来

逸轨，多载前文。源束发受经，早谙昏义；弱冠弄翰，间肄闺辞。慕鲍宣之风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门合胖，订两小于朱丝；张姓连天，系一纱于玉臂。固已姻连白建，喜得胜流；缘合老人，即期报板矣。然以为情萦儿女，惧累英雄；肘系香囊，恐妨书史。求凰有曲，不惊在御之声；特雉无媒，未设早婚之令。以故凉宵弋雁，星剩匏瓜；春社飞鸳，风虚少女。乃者仲卿龙具，京师弃其无才；昭谏白衣，云英笑其未脱。十年不字，负此韶华；三星在天，歌残邂逅。历姹紫嫣红之候，春事已阑；闻口脂面药之颁，痴情渐悔。满身风露，识季迪之欲婚；一阕朝飞，笑牧子为未达。梦已征于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虑缣练茧□，难捐嘉饰；方樏牢烛，不少门财。在戴良有布被之将，亦希高隐；而裴航无杵臼之聘，终隔仙源。库乏男钱，罂干女酒。盖几几乎泥中有絮，春风徒吹；洞口无桃，胡麻空熟矣。于是草玄弟子，戴笠故人，将使凫不单行，心成一袜。集千狐之腋，暖到鸳帏；分一叶之阴，春回鸾树。乌珰十事，不令贻笑纯材；玉镜一枚，即可相攸温峤。是则长源迎妇，供帐遍于北军；宁戚欲妻，平章待夫管子。阮修婚费，敛自名流；黄姑聘钱，贯从天帝。以今拟古，足可轩渠。故乃洒墨管城，命词侧理，抒予结约，告尔苔岑。类杲卿索花粉之需，异吴市竞金钱之掷。行见两行花烛，悉有耀之自他；一色禄纱，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谁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预防他日揶揄之语。”

李孝廉

嘉邑李孝廉贻德，深于经学，兼工诗、古文辞。嘉庆戊寅岁登科，年已五旬矣，留京十载不归。其同年某卒于京邸，因赋诗云：“故鬼未还新鬼纤，怜人犹自恋长安。”未几亦卒，闻者悲之。

顾侍读

仁和缪莲仙艮，编刻《文章游戏》，类皆娱情肆志之辞。惟长洲顾耕石侍读元熙二赋，命意高远，非等寻常笔墨。《污卮赋》序云：“晋傅咸《污卮赋》，谓卮为小儿窃弄，误堕不洁，以比士君子之隳行。呜呼！卮也，而弄诸小儿，何待其既污而后咨嗟太息哉！”赋曰：“天下之宝，任之匪人。既污而悲其遇，实未毁而丧其真。故球图不可玩之以妇寺，而大阿不可假之于童昏。”《唐花赋》序云：“南方窖花，牡丹为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开而无香，且易悴。”赋曰：“泉之窍于山也，人凿其胚；玉之蛰于璞也，人斫其胎；花之孕于根也，人发其荄。吁！此人之所以笺物，而物之所以宁处于不材。”二赋寥寥数语，而即小见大，含孕无穷，名作也。

周孟侯先生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贡生，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著清德，母夫人梦砚生花而生公。比长，聪颖绝人，又励志于学。尝坐小楼，去梯三年，读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艳发，名噪一时。吴兴庄廷钺将刊《明史》，以厚币聘公。先一夕，公梦其父畀以一合，启视之，则赫然一人头也，惊而寤。适庄使至，有警于是梦，峻辞却之。及《明史》祸发，诸名士株连被戮者多，公独脱然无累，识者谓世德之报。屡不得志于有司，牢骚抑塞之气悉寓于文辞。著有《圣雨斋集》，其《宫词》八十首，寄兴无端，尤足令才士读之，同声感喟。摘录五首，以当尝鼎一脔：“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梦，巫山只在画栏西。”“垂杨深闭画楼春，花送黄昏莺送晨。三十六宫闲似水，平明催召虢夫人。”“金铃猧踏落花泥，

辇路苔痕旋欲迷。谁道举头刚见日，凤楼疑在十洲西。”“碧箫吹破思依依，听尽宫莺半掩扉。最是无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侬飞。”“翠剃宝鬓玉膏新，一对菱花一怆神。每恨蛾眉绿如许，不如影里李夫人。”

新乐府

山阴胡茨村观察介祉，取明崇祯、弘光时事作《新乐府》六十篇，篇各有记，载述甚详。顾往往有与正史异者，如：《诸公子篇》，谓魏大中子学濂官庶常，污甲申伪命，而略其死事一节。《东江叹篇》，谓毛文龙盛时，参貂书币，走津要如织。陈继儒负盛名，方游辇下，独不及，心衔之甚。适于钱龙锡座谈东江事，言毛跋扈僭越当斩状，钱因以语袁。祸酿于微细，而中于封疆，横议之罪，真不容诛。不知此乃妄传，未可据以为实。《卢家军篇》，谓象升率亲兵赴战，行至贾庄遇刺死，而《明史》则纪其战死蒿水桥，事甚悉。《三罪辅篇》，谓误国之罪以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为称首，杨嗣昌实心任事，才又足以济之，帝知之甚深，故眷倚独重。使廷臣不以门户掣肘，俾得专心办贼，未必无成。顾攻者纷纷，遂使忧危愤郁，方寸扰乱，以抵败亡。此说尤为失真。余观《明史》本传，崇祯时，先后增赋糜饷，嗣昌主之，实为祸本。复庇熊文灿以抚贼误国，厥罪甚大。又陷卢象升战死；恶方孔炤，劾下诏狱；抑孙传庭，使不得遂其志，而贼势益张。嫉忮之私，视体仁等亦无甚异，谓之实心任事，不可也。《悲潼关篇》，谓孙传庭死于乱军，而《明史》则谓其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假皇后篇》，谓或言初福王世子殁，德昌郡王序当嗣位。马士英为凤督，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观，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负博进者，持以质钱”。士英物色之，则以为真嗣福王矣。国变后，遂推戴以邀援立功，天下皆以为嗣福王即皇帝位矣。彼童氏以为今嗣福王即昔之德昌王，而抑知昔之德昌王非今之即皇帝位者

耶？故有断断不可见者。按：此说亦正史所摈，不足信也。其所为《乐府》，惟《悲潼关》一篇音节近古，云“潼关天下险，大督将家才。一战王师没，三秦贼骑来。河流终古恨，风雨至今哀。白日行当堕，挥戈力岂回”。

孙愈愚

乌程孙愈愚明经燮，刻苦于学，耽吟咏，尤工为古文辞。尝与震泽张渊甫学博履书曰“文章之道，一真气所弥纶。自时文兴而士安于剽窃摹拟之习，去而习古文亦同此伎俩，安得不伪？究之天下，惟真者为能感人于无穷，而伪者只可欺一时之目。自古文章传真而不传伪，故读书不必多，而要在通其意；抒辞不必丽，而要在达其心”云云。又尝选欧阳永叔、苏老泉、东坡、曾子固、刘原父、李太伯之文各数十篇，朝夕讽诵，而不取王介甫，恶其辨言乱政也。

吴香圃诗

吾里吴香圃茂才全昌，归安人。少有隽才，稍长，以诗赋受知于学使者阮文达公。入郡庠，屡试不售，辘轲憔悴以老。著有《香草斋诗钞》。《西溪》云：“采药西溪行，寒流曲如带。日落牛羊归，村墟暝烟外。”《寄俞生香俨》云：“漂零萍梗又经秋，此夕思君独倚楼。寒雁一行何处去，白云天远大江流。”又断句云：“残年衰鬓客，独夜大江船。”“落日树边尽，孤舟溪上归。”“楼头细雨三更笛，江上寒潮一叶舟。”“小溪疏柳谁家阁，极浦斜阳独客舟。”“久病人如秋树瘦，苦吟声比夜蝉寒。”皆清逸可讽。

关帝谥

关帝谥壮缪，人皆谓缪非美称，独绵竹黄州牧成章持论辨之，云：“昔关帝之谥壮缪也，陈寿以谥法‘名与实爽曰缪’，传谓帝刚而自用，戾以致败也。又或谓‘武功不成曰缪’，千载下卒无一人为帝表暴者，而不知皆非也。按：《礼记·大传》‘以序昭穆’，古本作‘缪’；《左传》‘穆’多作‘缪’，若秦穆公，史皆称‘缪’，是穆与缪古文多通用。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缪’，‘中情见貌曰穆’。夫布德执义、中情见貌，孰有过于帝者？谥曰‘壮缪’，盖伤帝之死国，与宋岳飞谥‘武穆’同意。而‘壮穆’作‘缪’，亦犹‘秦穆’、‘鲁穆’之或作‘缪’也。今世俗以缪为横戾之缪，以为恶谥而讳之，非情事也。”黄之论如此。余以为“秦缪”之谥，昔人尝以为非美名矣。黄说虽辩，终不能举历久相沿者而易之也。伏读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钞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着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圣谟煌煌，洵足彰圣神之德，而垂示万古矣。

刘三山

广州刘三山孝廉华东，志行高洁。洋商某夤缘入乡贤祠，三山力持清议，忤大吏意，褫为布衣，士论惜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燮赠以

诗云：“天柱风云事可嗟，闲身且伴铁梅花。三山姬人名铁梅。富人名肯扬雄载？自把文章吊白沙。”

沈鹿坪师

归安沈鹿坪师焯，家练市镇。少好学，夏夜同人皆散步纳凉，独默诵所习经，常达旦不辍。屡试高等，每一艺出，人皆传诵。时俗学以剽窃涂饰为能，矫其弊者又貌为高古，不中有司程度。公折衷至当，探经书之蕴，而出以高华；究理法之精，而归于沉实。以故游其门者，大小试无不利。公精于数学，乾隆丙午举秋试后，杜门授徒，不与计偕。人劝之就试，公曰：“吾当于乙卯岁获售，今犹未也。”届期，果以二甲第八名登第。先是有显官私人榜后通款于公，谓词林可得，公力却之。既而以知县归班，改就教职，补官台郡学博。台于前明科甲极盛，人才辈出，今则稍稍衰矣。公曰：“振兴文教，乃吾责也。”遂进多士而劝之以学，远近向慕，登堂负笈者踵相接。公视其质之高下，循循善诱，数年之后，文风渐复。嘉庆己卯引疾归，馆于青镇严比玉太守廷珏家，余亦亲受业焉。公阅余文，谓曰：“子作文无根柢，犹欲筑室而无土木也，安得成？”余于是始知殚力于经，后得忝窃科名，皆公之力也。公生平所作制艺不下数千首，诗、古文辞亦遒整有法，惜皆散佚。兹录箧中所存诗三首于后。《留别严比玉珮仙》诗云：“桃李春深苜蓿肥，偶伤怀抱拂衣归。时有丧明之痛。儒官久忝齐竽滥，学术终惭郑璞非。忽枉新莺求友唤，故教秋燕傍人飞。频年坐拥谈经席，拟返衡茅昼掩扉。”“话到衷肠首重回，沉吟且尽手中杯。曾闻良玉烧须试，漫道黄金散复来。循吏声名多郡秩，赀郎词赋总仙才。不辞临别将言赠，记取荆花一处栽。”《题李梅修抚心图》诗云：“子舆日三省，伯起夜四知。古人贵慎独，炯若鉴在兹。劳劳方寸地，旦夕轮辕驰。暗室虚无人，想见肺肝时。勿问马得失，勿问蛙公私。中有丹元子，俯首将何辞？君家见闻录，言行皆人师。

绘图藉自儆，嘱我系以诗。我亦问心者，前任台监理庙工楹帖，有“事可问心宁任怨”之句。抚此重致思。致思且勿语，语恐旁人嗤。”

腊

《月令》：“腊，先祖五祀。”《正义》云：“腊者，腊也。谓猎取禽兽以祭先祖五祀也。”然则“伏猎侍郎”亦非甚谬，未若“金根车”之改“金银车”也。特其人不学，遂贻口实。且古人作书可以通假，后世则不能耳。近有士子试艺，误书“非”为“飞”而被黜，此字古亦有通用者矣。

起复

宋刘珙为江西安抚。继母忧，起复。珙曰：“三年通丧，三代未之有改。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又为汉儒之罪人乎？”丞相史嵩之丁父忧起复，徐元杰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臣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其论起复之失，最为恳至。读此觉明吴中行诸人论张江陵夺情，意激而辞烦，犹未能得其要也。

叶素庵

仁和叶素庵孝廉金书，才华富赡，工书画，善吟咏。家贫，鬻文京师以养亲。中年殂谢，士林惜之。尝赠余扇头墨梅，题诗一绝

云：“风雪漫天腊正残，一枝素萼独凌寒。拈毫写出清癯骨，未许人间俗眼看。”今已为友人携去，每诵遗什，辄为惘然。

端木舍人

青田端木鹤田舍人国瑚，天才颖异，以诗赋受知于阮文达公。官归安学博十余年，后以精究地理为禧尚书恩所荐，万年吉地工成，特赐中书，加六品衔。持品高介绝俗，在京师不事干谒，萧然斗室，惟以著述自娱。相国某慕其名，招之不往，以此浮沉冷宦，不得迁擢而卒。所著有《易指地理元文》、《太鹤山人诗集》。《在归安学舍作》云：“官阁焚香过十年，乌皮尚恋旧青毡。日长散帙无公事，睡起匡床有俸钱。百代看成灯下烬，一乡逃入酒中天。玉河东畔莲庄北，听唱渔歌月又圆。”《寄园紫藤精舍作》云：“朝隐频年未放还，寄园今寄我清闲。看花西寺逢三市，土地庙每三日花市，与寄园只隔一墙。视草东垣隔八班。每八日一诣中书直庐。官悟茶香人短榻，佛灯书味夜空山。中供观音佛龛。紫藤老惜生涯薄，每倚春风借酒颜。”寄兴闲远，读之可想见其为人。断句如《哭林西溪》云：“山川如故徒埋骨，天地无情莫著书。”《寄太鹤山房》云：“文章事大愁言命，仕宦途多幸息心。”《淮安作》云：“城根驿路藏秋草，树杪河声走夕阳。”《出仪真青山头江口》云：“潮生城郭添新渡，木落江湖出远帆。”《落叶》云：“风高古屋秋如雨，月满空山夜已霜。”《黄浦舟夜》云：“一行杨柳烟为岸，四面芦花水是天。”《淮阴吊韩信》云：“一代英雄儿女手，百年恩怨布衣时。”《鲥鱼》云：“四月如银宜贵客，一生多刺比风人。”皆摆脱凡近，戛戛生新。所作联语亦可诵，《挽温州林石笥》云：“气绝凌云，他日岂遗司马稿；泪倾流水，此时先碎伯牙琴。”《挽朱雨亭》云：“愁寄天边，子始成名身易箦；哀传日下，父终遗命世传经。”

孔子生日

上元叶健庵中丞守兴安府时，郡诸生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禀请赴庙行礼。公为辨示止之，谓“嗣后诸生不得复为此举。倘各塾师生以终岁读孔子书，不可无以申敬，应于春秋祭丁日，各于私塾行释菜礼，似为得礼之正。即陋俗相沿，必欲于八月二十七日展其诚敬，亦只谓之释菜则可，谓之祝寿则不可。其俗称谓‘孔子会’，则尤不可”云云。余按：《礼部则例》载：“八月二十七日恭遇先师诞辰，大内至王公百官均致斋一日，各衙门不理刑名，民间禁止屠宰，前期缮绿头牌具奏，得旨，并出示九门及礼部前。”是孔子诞辰之期已垂功令，有官职者届期均应致祭。兴安府诸生禀请行礼，似不得訾为陋俗，惟不应用便服，且有祝寿及“孔子会”等称耳。

孙瀛帆诗

仁和孙瀛帆茂才光裕，博学能文，中年弃帖括为申、韩家学，暇则恣力于诗，才藻艳发，倾倒一时。道光癸卯，客台郡滋阳张兰台太守庭桦幕中，一见如故，遂订交焉。以所著《树萱草堂诗钞》见示，佳句如《南山古寺题壁》云：“落花满径鸟啼寺，斜日半肩僧上楼。”《箴作诗者》云：“花到半开香正好，酒经重酿味逾醇。”尤长于乐府，道光辛丑、壬寅间英夷扰浙，曾赋《从军咏》十章，激昂悲壮，于行间情事描写曲尽，可称诗史。兹录其二。《乍川戍》云：“塘绕当湖环乍浦，浙西重镇搘门户。都护防城击桴鼓，东指舟山郁风雨。帆樯出没无定所，健儿横戈吼如虎，气压惊涛吞丑虏。一旦沿塘集楼橹，炮火轰天飞猛炬。弃甲曳兵掷弓弩，抱头纷窜虎如鼠。官兵散，贼兵聚，官兵为客贼兵主，主人移居让客处。主人未归客亦去，往不追兮来不拒。君不见乍川戍，昔时重镇今旷土。朝廷养

士二百年，后先奔走曰御侮。”《杉青闸》云：“鸳湖水草黏天碧，杉青闸口苔藓啮。闸外屯军幻尘劫，草染鹃红水呜咽。乍川失守寇氛迩，鹤唳风声禁不止。居民闻警纷避徙，揭竿之徒乘乱起。将军下令诛汉奸，杀人如草多株连。甘凉健儿势汹涌，遇敌则怯遇民勇。摩厉以须逢狭路，尔来好送头颅去。奸民狡黠良民懦，奸民漏网良民诛。将军非嗜杀，健儿岂尽诬？与其失不经，宁杀不辜，纵杀不辜休怨予。芳兰尚以当门锄，况犯虎威捋虎须。尸累累，血濡濡，乌鸢喙肉委路隅。亡何有乡名子虚，一丘之貉谁贤愚？吁嗟乎！将军令，司马法，昨日诛某乙，今日戮某甲。簿录虽分明，犹虑有冤胁。奈何罹罗雉，不及呼名鸭。点鬼无名鬼亦愁，模糊夜哭杉青闸。”

祷神文

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宰江都日，江水涨，淹田庐，民不得栖食，因斋戒为文，祷于禹庙及江海祠曰：“念小民之或忘帝力，实出无知；譬人子之偶拂亲心，定容悔过。”道路传诵，以为名言。

谳狱

萧山汪龙庄大令辉祖，由名幕而为循吏，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已风行海内，所有谳狱之辞，略志于此。无锡县民浦四童养媳王氏，与四叔经私，事发，依服制当拟军，汪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驳。汪议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养未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为翁，翁之弟是为叔翁，又驳。汪曰：“翁者，对妇之称。王氏尚未为妇，则浦四之父亦未为翁。其呼以翁者，沿乡例分尊年长之通称，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抚军因王氏为四妻而童养于浦，如以凡论，则于四无所联

属。议曰：“童养之妻，虚名也。王习呼四为兄，四呼为妹，称以兄妹，则不得科以夫妇。四不得为夫，则四叔不得为叔翁。”抚军以名分有关，又驳。议曰：“《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王未庙见，妇尚未成，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为比。《书》云：‘罪疑惟轻。’妇而童养，疑于近妇，如以王已入浦门，与凡有间，比凡稍重则可，科以服制，与从轻之义未符。况设有重于奸者，亦与成婚等论，则出入大矣。请从重枷号三个月，王归母族，而令经为四别娶，似非轻纵。”遂得批允。

江淮卫漕船多满十年，粮道发价改造。其间有停运三次二次者，户部以未满十运驳，取擅动库项职名，司钱谷者援例顶详。总漕不准，商之汪。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运为计，创也，非破其十运不可。”乃为之议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来止计十年，而不扣足运。但船只一项，利于行驶，不利停泊；盖一经停运，久泊河干，上之日晒雨淋，犹有苫盖银两，时为检点，至船底板片泥胶苔结，日渐朽损。若因船身无恙，勉强起运，重载米石，远涉江、黄，设有疏虞，所关非细，故不敢因慎重钱粮，致误天庾正供。既满十年，不得不造。”议上，总漕大为许可，达部允行。

长洲县妇周张氏年十九而孀，遗腹子继郎十八岁将授室而殇。族以继郎未娶，欲为张之夫继子，而张欲为继立嗣。辗转讦讼，前令皆批房族公议，历十八年未结。因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张指一人可以立孙，而房族谓其襁褓甫离，未必成人。后又另议，终至宕延。汪拟批：“张抚遗腹继郎，至于垂婚而死，其伤心追痛，必倍寻常。如不为立嗣，则继郎终绝，十八年抚育苦衷竟归乌有，欲为立嗣实近人情。族谓继郎未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儿，此语未见经典。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礼》有明文。殇果无继，谁为之后？律所未备，可通于《礼》。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乾隆十九年张氏欲继之孙，现在则年已十六，昭穆相当，即可定

议，何必彼此互争，纷繁案牍？”因立继书，遵依完案。

乌程县冯氏因本宗无可序继，自抚姑孙为后。比卒，同姓不宗之冯氏出而争继。汪议：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之说，绝其争端。

孔孟弟子

孔子弟子自称名，孟子弟子如万章、咸丘蒙，有自称“吾”者。孔子弟子称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称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问仁者七，问孝者三，问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问皆不及此。正不独孔子之称弟子以名，孟子之称弟子曰“子”，可征其随世变而异也。

名与姓通

《通鉴》“五代、后汉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日知录》云：“考之自唐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之辈，皆载之史书，益信其言之有据。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余观士大夫命名连姓为义，唐、宋已然，如李无言、魏嗣万、程九万、王佐才、安如山、凌万顷之类。明初亦间有之，如凌云翰、成始终、夏时正、傅汝舟、傅汝楫之类，惟自嘉靖以后而始盛耳。

嗣征

宋吴氏仁杰《两汉刊误补遗》，辨证精核。其论羲和，主坡公“羲和忠于夏”之说，谓“《嗣征》作于夏之史官，故其本序称‘嗣后

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后世之辞。如司马氏讨诸葛诞而假魏帝诏以为恭行天罚也。孔子序言‘嗣征，往征之’，此所以正羿专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贬也”。不知既出于羿之史官为欺天下后世之辞，孔子何以列之经？且羲和既忠于夏，序何不言及之，而惟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耶？

同姓名同字

古今同姓名者不可胜数，同姓名同字，余所知者，仅有三耳。典籍所载，恐尚不止此数，漫识之以俟续补。王承字安期，一晋人，湛子；一梁人，俭孙，暕子。张先字子野，一宋天圣二年进士，开封人，仕至知亳州鹿邑县，年四十八，欧阳公为作墓志铭；一宋天圣八年进士，乌程人，仕至都官郎中，年至八十余，能为诗及乐府，号“张三影”，欧阳公称为“桃杏嫁东风郎中”。陈凤字羽仙，一上元人，嘉靖乙未进士，累官陕西参议；一无锡人，嘉靖时布衣。

文体相似

韩文公作《樊绍述墓志铭》，即似樊之奇特；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铭》，即似尹之文简而意深。罗鄂州作《尔雅翼序》用韵，王伯厚、宋景濂序亦皆用韵。盖惟才力足以相敌，故即能用其体也。

有澹台灭明者

武进士亿《经读考异》：“《论语》曰：‘有澹台灭明者。’谓近读多以‘有’字连下为句。考此宜以‘有’字为读，盖对师问而应曰‘有’也。

与《孟子》‘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之也。’亦以‘有’字句绝，‘北宫黝’属下，语势正同。”余按：《孟子》有字句绝有四：“交邻国有道乎？”“贤者亦有此乐乎？”“不动心有道乎？”“然则有同与？”问答皆以“有”字相应。此处上下文法不同，似以“有”字连下读为是。

七修类稿

郎瑛《七修类稿》谓李商隐袭谢逸诗句，又以西台为南唐李建中，王阮亭《香祖笔记》曾訾其误。以余观之，疵谬尚不止此。如：隐语昉于《左传》“麦曲”、“山芎□”之喻，而以为起自东方朔“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南道主人”见《魏书·裴延俊传》，而以为始于唐郑余庆。“亲家翁”见《隋书·房陵王勇传》，而以为始于五代李愚诮冯道。谓“今之祭物众矣，名亦工文”，备述“黍曰芗合”数语，而不知其出于《曲礼》。谓表德用“甫”字起自王荆公，而不知《后汉书》已有之，如袁闳字夏甫，杜密字周甫，葛龚字元甫之类是也。谓“点心”始于《能改斋漫录》，而不知本于《唐书·郑傪传》，吴氏特引其语耳。谓赵明诚为清献公中子，是误以正夫为阅道也。谓刘健今尚在，年已一百七，而考之《明史》，则云“卒于嘉靖五年，年九十四”。其他谬误尚多，未遑悉正也。

经史数见字

经史各有数见之字，《周易》“也”字，《尚书》“哉”字，《诗经》“兮”字，《左传》“将”字、“故”字，《史记》、《汉书》“乃”字，《南史》“便”字、“深”字，《新唐书》“叵”字。

一言

一言有作一句解者："一言以蔽之"、"一言可以兴邦"是也；有作一字解者："一言可以终身行之"是也。又"六言"、"六蔽之言"，亦作"字"字解，后世诗家所云"四言"、"五言"、"七言"，殆昉于此。

银顶

道光戊子年，言官奏请改正服色，以混戴金顶者甚众。饬令遵例，惟七品官及进士举人得戴素金顶，八九品官及贡生戴起花金顶，生监戴银顶。一时购顶更易，肆中赖以获利。寒士皆购锡顶代之，肆工杂之以铅，历时未久，色即黯黑。有力者以银铸实心顶，约重一两许，加以磨琢，望之与六品砗磲顶无异，往往于酒筵酣饮之时为人窃去。行之年余，仍沿旧习，间有守法之儒犹戴银顶，则群哗笑之。甚矣，习俗之难更也。

俗称

今之称谓有与古相反者，如《尔雅》谓妻之昆弟为甥，而今则称为舅矣；《仪礼》舅之子称内兄弟，而今则称为表兄弟矣，此犹有所本也。至如称五世祖为太高祖，或称高高祖，称父之舅为舅祖，当称大舅，见《后汉书·张禹传》，又称祖舅，见《晋书·应詹传》、《南史·袁彖传》。称从母为姨母，称姑为姑母，称姑夫为姑父，或称姑丈，称妻父为岳父，称妘为伯兄，称弟子妻为弟妇，皆习俗沿讹，不可以入文辞。若称舅氏为舅父，则《史记》已有之。称外舅为丈人，外姑为丈母，则柳子厚文已有之。

帅中丞

黄梅帅仙舟中丞承瀛，抚浙有惠政。乞归后，以公余银四万两发商生息，永为浚湖之资。胡书农学士赋诗纪之，有“闻道归无半顷田，为民留费岁三千”之句。

黄少司马

昆明黄少司马琮，道光丙戌馆选，戊申岁，以父母年跻大耋，陈请归养，其奏牍有云：“八千里外，高堂之梦想时殷；十五年来，一日之瞻依未遂。白云徒望，遥隔乡关；清夜自思，难安寝馈。”情辞恳挚，不必以设色为工。

小军机

纪文达公性喜诙谐，尝作《京官》诗数十首，传诵一时。犹记其《小军机》一律云：“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围炉侍妾翻貂褂，启匣娇僮理数珠。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有京官不愿外迁观察，而老于京卿贫病而死者，公戏挽之云：“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李方伯

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少时孤贫力学，乡、会试乾隆丙午、庚戌。皆以经策受知于大兴朱文正公珪，会试几得元，以律句用“毛诗”二字

未妥，抑第六。因赋诗云：“泥金报去人皆后，淡墨书来我最先。”盖填榜从第六名起，五魁后入也。又殿试后赋《纪恩》诗云：“待诏齐来金马门，贤良策进帝亲抡。筑坛将以为皆得，扬觯人真廑有存。鼎足三分须有福，奎躔五纬已承恩。孙山名第非容易，频占前茅感可言。”乡试第四，殿试第六。李以县令莅官浙江，卓著循声，洊擢闽藩，洁清自矢。以劾僚属，为其诬讦。大府素忌李之公正，必欲周内其事，质讯时肆意胁侮，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上震怒，遣二星使实勘，闽人合词讼冤，事得白。主其狱者皆得严谴，闽人快之。

红豆

吴藺次太守词云：“把酒祝春风，种出双红豆。”有毗陵女子日诵之，以为秦七、黄九复生，时号“红豆词人”。长洲惠研溪大令周惕居近吴郡东禅寺，寺有红豆树，移一枝植斋前，自号“红豆主人”。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赋《红豆》诗云：“故园酒祝吴林蕙，别浦人祠惠半农。”半农乃砚溪之子士奇，著有《红豆斋小草》，乡人因其斋名称“红豆先生”。盖用本朝典也。

杨拙园先生

归安杨拙园先生知新，绩学能文，屡困闱试，读书益力。好赒恤贫乏，家以中落。后长子蕉雨观察炳堃出宰中州，禄入稍裕，好施益甚。著有《夙好斋诗钞》，句如《晚登南城》云：“落日在高树，平芜生夕烟。”《初秋登望崧台》云：“江山留故迹，天地入新秋。”《送姚干之》云：“桃花柳絮随孤棹，流水青山入远村。”《秋闱报罢》云：“世事分明论成败，人情顷刻变炎凉。”《春初由豫抵家》云：“千里云山迂客路，一天风雪送归人。”皆足嗣响唐人。

改姓

姓有去字之偏傍而改者，鄫之为曾，由来久矣。王莽末，疏广孙孟达避难去踈之足而为束。王审知据闽时，人避其讳，去沈之水而为尤。文彦博先世本敬氏，以避讳改。金履祥先世姓刘，避吴越讳而改。黄子澄死靖难，子易其姓为田，名经。魏忠贤时，魏氏有去鬼而为委者。又如熊为能、慎为真、敬为苟、谢为射之类，不可悉举。

梁元帝

梁元帝于甲戌岁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楼子》自言于丙申岁婚，则是年方九岁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计自年十四迄于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数，疑必有误。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咏之，见谗谤交构之际，犹不忘君也，读之可以怨；《子衿》咏之，见学业衰废之时，尤亟须友也，读之可以群。

梳铭

《明诗综》七十一卷项真名下，《静志居诗话》云：“予尝见其为闽人铭梳奁曰：‘人之有须，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笔

法极其飞舞，绎其语，殆亦非真狂生也。”余按：《铭》乃卢仝所作，见《唐文粹》云：“人之有发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项盖减易其字而书之耳。

舒元舆铭

舒元舆《玉箸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容斋随笔》称之，以为有不可名言之妙。余按：元舆所作《陶母坟版文铭》，语亦简妙：“彭蠡之滨，峨峨高坟。有晋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为邻。后千万年，卜谁为邻？西江悠悠，东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坟更高。”

印章隐姓名

有于印章隐姓名者，如姜白石夔之“鹰扬周室，凤仪虞廷”，乃运典格也。徐文长渭之“秦田水月”，乃拆字格也。盖昉于辛稼轩“六十一上人”印文。

张睢阳庙联

台州巾子山张睢阳庙屡著灵应，郡人奉祀甚虔。楹联云：“慷慨誓师，守睢阳蕞尔之区，孤城中人皆乐死；从容尽节，振河北英雄之气，千载后貌尚如生。”运意精湛。又云：“保障在江淮，业肇中兴，正史论功先郭李；辉光齐日月，心明大义，孤城著节迈颜卢。”语亦圆稳。

巢居阁

祠宇楹联往往工拙互杂，独西湖巢居阁联语皆可传诵："祠傍水仙王，北宋尚留高士躅；树成香雪海，西湖重见古时春。"陈若霖。"梅鹤寄高闲，遗稿千秋笑司马；湖山写清冷，寒泉一掬拜坡仙。"朱上林。"华表千年，遗蜕可闻玄鹤语；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吴廷琛。"山冷好教梅似续，巢新应有鹤归来。"方应纶。

琴铭

浦城祝桐君司马凤喈精琴理，以前人琴谱阐发未详，著《琴谱》四卷。蓄一琴，名"秋声"，其自题曰："嘉庆戊寅，予始学操缦于伯兄秋斋先生。庚辰，姊夫詹正斋赠是琴，材质古厚，而漆剥音敝，置之有年。嗣稍识琴理，因悟修斫之法。道光辛卯，手自治之，伯兄为题'秋声'二字，以雅器复完，其音清实也。咸丰辛亥五月，兄遽谢世。明年夏，予驰驱吴、越、燕、鲁，携是琴行，抚之感怆，爰题辞曰：惟石之岩桐生巅，孤高适性枝刚坚，斫之为琴历长年。气与质浑木液竭，铿然发音疏以越。抑兮实，泛兮清，秋声移情，永怀伯兄。甲寅七月既望，凤喈撰。"属予为之铭，曰："斫之补之质完善，抚焉调焉韵清远。山遥水纡，息游与俱。万虑涤除，悠然古初。挥弦正谱持特识，四海知音未易得，言念同气意何极。"

沈氏姑

沈氏姑蕙心，德性幽闲，大母施太恭人最爱之。少娴吟咏，诗格清新，姑夫沈虚舟咸孚为归安名士，结褵未久即得痼疾。姑遂绝口不

吟诗，幼时所作，亦深自讳匿，不以示人。余请之再三，始得见之。《咏松》云：“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繁华队里身。”《秋日闲居》云：“翠幕初寒小阁幽，茶烟袅袅拂帘钩。一庭秋色堪吟赏，底事诗人惯说愁。”《秋夜》云：“细雨初收爽气浮，香飘桂树露华秋。姮娥也爱窥书史，先遣清光入小楼。”

学林

王观国《学林》谓：“汉、晋以来，卑者呼尊者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则曰‘足下’，而称尊者为‘座下’、‘几下’、‘席下’、‘阁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备’、‘不次’，其义一也，今平交用‘不宣’，尊者与卑者用‘不具’，卑幼与父母尊者则用‘不备’，而居丧则用‘不次’。‘顿首’、‘稽首’、‘叩首’，其为恭敬之礼则同也。今居父丧者用‘叩首’，母丧者用‘叩头’，又何谓耶？此皆出于近世吉凶书仪，世俗不考其是否，而咸遵用之，问其义则不能别也。此亦徇俗之太过也。”余按：近世尊与卑曰“足下”，称尊者曰“阁下”，而无“座下”、“几下”、“席下”等称。“不宣”、“不备”、“不具”，大略与宋时相同，惟“不次”未尝专用于居丧。又如“不既”、“不尽”、“不戬”、“不悉”、“不一”，皆与“不宣”并用。至于居父母之丧则概用“稽首”，此皆了无取义，而习尚相沿，即通人亦莫能易。殆所谓“礼从宜”者欤。

七夕诗

余杭陈炜卿女史尔士，钱新梧给谏之室也。习经史，工吟咏，赋《七夕》诗，命意最高：“梧桐金井露华秋，瓜果聊因节物酬。却语

中庭小儿女，人间何事可干求？”

目疾秘方

患目赤者，小便时以指醮入目中，闭目俟其自干，日三四次即愈。惟当净洗手面，以免不洁之咎。此方载《医学纲目》，他书不恒见，屡试屡验，秘方也。又《石室秘箓》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钱，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吐生

《泊宅编》谓天地之间有吐而生子者，鸬、鹚、兔凡三物。按：蟾蜍亦吐生，见《埤雅》。

卷三

论文

魏文帝《典论·论文》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似不若杜牧之《答庄充书》为得其要，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盖文而无意，则气亦无所统驭。韩、苏之文，气极盛矣，然非研理之精，有意以宰制之，安能几于斯乎？

误信降人

汉岑彭征公孙述，述遣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元察罕帖木儿信降贼丰士诚言，观营垒，遂为所刺。明胡大海喜降将蒋英、刘震、李福之骁勇，留置麾下，致被戕害。是皆昧军旅思险、隐情以虞之义者。

隗嚣

隗嚣为更始所征，不听方望之言而甘心臣事。迨光武招之，则信王元之计，负险拒固，卒至于亡。盖有爱士之雅而无察言之明，视窦融之识时归命，相去远矣。

河间妇传

柳子厚《河间妇传》，遣辞猥亵，昔人曾讥之，然其文固有为而作。其记游戏之所，一则曰浮图，再则曰浮图，可知佛庐之贻害甚烈，而妇人之喜入庙者，可以警矣。

方侍郎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誉之者以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李安溪。毁之者谓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钱竹汀。鄞全谢山太史祖望尝谓："侍郎生平，于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为史迁、退之适传皆如此，乃大疏忽处也。"余谓作文不留心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非独望溪为然。至其文格清真简洁，要当推为一代宗工，钱、全二公皆不逮也。

游龙杖

《诗》"隰有游龙"，陆玑疏云："一名马蓼，高丈余。"萧山汤敦甫协揆金钊尝取其干以为杖，轻而易持，名曰游龙杖，赋诗咏之。

赵少宰

河阳赵少宰士麟，政绩昭显，兼优理学。所著《敬一录》有云："朱、陆入手不同，其于大原则一。学术止论差不差，不论同不同。"持论平允，可息两家聚讼之喙。

文昌神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县两庠外，又有祠十余处。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醵钱会于祠中，笙歌彻夜，三日而后罢。城东北隅白云山麓正学书院亦有是会。临海宋心芝学博经畲题联云："二月二日迓神庥，祈天上星君，文皆夺命；一甲一名承旧学，愿海滨士子，试辄抡元。""一甲一名"盖指临海秦尚书鸣雷，于嘉靖甲辰年登第，所居故址在书院侧。

治生

许鲁斋尝言，学者以治生为急，士之患贫者，往往借口斯言，妄求封殖，是特误会其旨耳。今观其言，曰："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审乎此，则知所谓治生者，必准乎义之所宜，岂导人趋利哉？

善于法古

西门豹为邺令，投巫妪、三老于河，而河伯娶妇之俗以革。后汉宋均为九江太守，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民男女一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盖即祖邺之意而变通之，是善于法古以为治者。

同共皆悉等字

同、共、皆、悉等字，《汉书》往往有之，陈寿《三国志》尤多，略识于此。“同共戮力”、《臧洪传》。“咸共赠赐”、《管宁传》。“悉共会聚”、《仓慈传》。“皆悉俱东”、《陈群传》。“咸悉具至”、《先主传》。“并咸贵重”、刘封等传后评。“士人咸多贵之”、《张嶷传》。“众悉俱济”、《吴主权徐夫人传》。“若悉并到”、《韦曜传》。

君子小人

贤如颜浊聚、段干木、周处，其初尝与强暴为伍。奸如王莽、秦桧、严嵩，其初亦著善良之名。是以一息尚存，小人皆可以自新，君子必不可以自恃。

达德首知

窦武、何进诛宦官不速，反召祸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桓彦范等诛二张，不尽夷诸武，卒贻后患，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此皆由于识之不精，故三达德必以知居首。

忘己之难

陈白沙弟子张诩，为白沙作行状云：“成化己丑，礼闱卷为人投之水，复下第。后二十年，御史邝某闻之礼部尚书某从吏云，某所为也。先是，先生寓居神乐观，科道诸公往来请益无虚日。既而某被科

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恶之深。揭晓，编修某时为同考官，主书经，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戩，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称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会试时，礼部尚书为姚夔。本传称彗星见，言官连劾夔，夔求去，不允。又称其在吏部时，留意人才，不避亲故。王翱为吏部，专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颇右南人，论荐率能称职。史之所言如此，则夔固能拔擢英豪者，乃独逞私憾于白沙而摈之。甚矣，忘己之难也。

父母

汉召信臣、杜诗称“召父、杜母”；宋知广州邵煜、陈世卿亦称“邵父、陈母”。邵以凿海濠通舟，飓不为害；陈以奏免计口盐，广人歌之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所行止一事，而名垂无穷，盖泽之及人远也。

谏

唐穆宗问柳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此以笔谏也。宋太宗幸景龙门观水碓，因语侍臣：“此水出于山源，清冷甘美，故余润所及，凡近河水，味皆甘。”宋琪对曰：“亦犹人之善恶，以染习而成。”此以水谏也。金杨云翼患风痹稍愈，哀宗问愈之之方，对曰：“但当治心，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此以医谏也。是皆能得讽谕之术者。

贿赂免祸

晋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魏邢峦惧为元晖、卢昶所陷，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乃得解。二人皆有大功于国，而犹恃贿赂以免祸，殆亦时会使然，若遇主圣臣直之朝，当不出此。

舒铁云

大兴舒铁云孝廉位，诗才藻逸，书法亦秀挺绝伦，兼善音律，每填词曲，辄按弦管以调之。侨寓吾里十年，后从王朝梧观察之黔，值征南笼仲苗，为观察治文书。威勤侯勒保见而器之，恒与计军事。仲苗平，勒侯移督四川为经略，率三省兵攻白莲贼，招之往，以母老道远辞之。既归，贫无以养，乃乞米吴、楚间。出行携二大箧，一储书籍，一贮丝竹，此外行李萧然也。岁归省母，在真州闻母丧，戴星而奔，不纳勺饮者弥月，以哀毁卒。与先伯父彡石公论诗最契，其《咏陶靖节》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最为公所称赏。曾遗公书，自道其作诗甘苦，云：“承评论拙诗如‘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谓‘稍敛其锋，而出以沉郁顿挫’，则实位诗短处，而己知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诚知己之言，敢不服膺！而谓位尚有所不愜于心耶？诗稿本系草录，即乞批评于上，暇日掷还，则受益无量。夫作诗文者，比于当仁不让，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尚有‘尊酒重论’之句，况其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读书之日少，偶得佳句，辄复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敛，以期不懈而及于古，并愿多读书以广其识，而旧时习气尚未全除。今兹所言，正乃切中其弊：‘愿邓将军捐弃故技，更授要道。’谨以此言书诸绅矣。今年仍与鹭庭太史公同往扬州，未知明年又在何处。重承关念，附及此言。乌

戍程君拱宽七言近体颇佳。禾中则更寥寂，何日一棹南湖，细扫青苔之榻？位虽不胜杯勺，犹当谋斗酒以歌太守醉也。”舒年十岁即下笔成章，年十四随父翼官粤西永福令，读书署后“铁云山房”，因以自号。

于观察诗

文登于莲亭观察克襄，风雅工诗。归田后，爱武林山水之胜，移家来居。赋《自寿》诗云：“古稀历过四年余，为爱西泠筑室居。策杖闲行同辈少，杜门却扫世情疏。湖山杳霭堪游目，花木幽深且读书。乐趣思寻周茂叔，清风皓月自如如。”观察著有《铁槎诗存》，钱塘周雨亭观察澍序，称其“险夷一视，无非中正和平之意，以写缠绵悱恻之音”，信然。

香屑集

华亭黄唐堂宫允《唐香屑集》，集唐诗九百四十二首，各体皆备。其自序集唐骈体文三十余言，工巧浑成，极才人之能事。自言应试屡黜，穷愁外侮，百感纷至，每用艳体为集句，寓美人香草之言，以写忧而寄思，盖皆未通籍时所作也。卷末自题云：“日日成篇字字金，方干。酒浓花暖且闲吟。罗隐。诗中得意应千首，姚合。颇学阴何苦用心。杜甫。”“多少鱼笺写得成，刘兼。直应天授与诗情。陆龟蒙。阳春唱后应无曲，黄滔。尽是人间第一声。崔涂。”其自负亦不浅矣。

李忠定公

咸丰元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奏请以宋臣李纲从祀文庙，礼部议准从祀文庙西庑，在先儒胡安国之次。其大略云“查历代从祀诸儒，皆以德行纯懿、有功经学者为要。至我朝康熙年间，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始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盖圣门政事之科，原与德行文学并重。厥后，雍正年间，以汉臣诸葛亮从祀，道光年间，以唐臣陆贽、宋臣文天祥从祀。此四人者，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列于从祀巨典，诚圣朝教忠之至意也。兹查李纲仕宋，历官观文殿大学士，忠言谠论，定倾扶危，仓卒尚守围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议，躬佐中兴。《宋史》称其负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于死，而爱君忧国之心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史笔昭垂，洵为千古定论。至其生平著述，为该抚原奏所称者，有《易传内外篇》、《论语详说》二种，原奏所未称者，有《中兴至言》、《建炎类编》及《乘闲志》、《预备志》各种，今皆不传，仅存其序于集中。其为文渊阁所著录者，惟《梁溪集》八十卷及《建炎时政记》二种而已。臣等细观其文集、奏议，于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纯忠亮节，皎然不磨。核其品学、经济，实与诸葛亮、陆贽、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当一体崇祀，以奖忠义”云云。

胡霖若

乌程胡霖若孝廉缙，少负才名，阮文达公督学吾浙，试诸生《十台怀古》诗，胡居最。尝祈梦西湖于忠肃公祠，见镜中有“会元”二字，乙丑闱后，报录误以会元胡敬名姓相似，驰报捷元。是科孝廉卷以额满见遗，取誉录第一，未几即卒，盖梦已兆之矣。其友归安郑梦白中丞祖琛悼以诗云：“《十台》诗句动公卿，长爪通眉太瘦生。花信满城飞不到，一生名姓误韩翃。”

姚廉访

桐城姚石甫廉访莹，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道光二年，为县令台湾，兼摄南路同知。时大府以前台道叶世倬言，欲改班兵为召募，总兵观喜疑不能决，就廉访问策，为议上之，观公以为然。叶公旋擢闽抚，面对犹及此事，上命与总督筹之。三年，赵文恪公来督闽、浙军，见此议，乃罢。其议大略以为“台湾自康熙时入版图，迄今百余年，设立重镇，水陆十六营，弁兵一万四千有奇，皆调至内地，三年更易。既有兵糈，后有眷米，岁费十数万，天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为之哉？盖尝推原其故，窃见列圣谟猷深远，与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家室，必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家室，使之尽力疆埸，然后亡躯效命。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干显戮，不敢有异心也。使罢换班之制改为召募，则与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设有不虞，彼先勾接，将帅无所把握，吾恐所忧甚大，不忍言矣。且兵必使常习劳苦，屡陷危机，庶不致畏葸而却步。此惟班兵则能之，虽不免调发之烦，养赡之费，而恃此以保障全海，其利甚大。若召募，则其害不可胜言，并无所利，可以决所从违矣”。廉访尝言：“近时武人，大都习为文貌，弃戈矛而讲应酬，以驯顺温柔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喜之，以为雅歌投壶之风。嗟乎！行阵之不习，技艺之不讲，一闻炮声，惊惶无措，虽有壶矢百万，其能以投敌人哉？驯弱如此，无宁粗猛。粗猛之甚，不过强梁。强梁即勇敢之资，善驭之犹可得力，驯弱则鞭之不能走矣。”语尤切中要害。

永乐大典

明《永乐大典》割裂群籍，分隶各韵，原书遂多散佚。明代士人纂书梓行，亦皆芟削篇句，使后人不能见古人全书。迨我朝开四库馆，汇萃遗编，俾各书均成完帙。又复搜求浩博，参考精确，流传广远。宜乎人才辈出，著述如林，而校刊群书者，俱能详慎不苟，一变前代简陋之习也。

冯柳东

冯柳东教授宰将乐县一年，即改就教官，司铎宁波。大吏重其才，将荐之朝，力辞，赋诗见志云："邱为奉母贫常乐，彭泽辞官老益坚。"著述甚富，阮文达公为刻《补考三家诗异文疏》，徐辛庵侍郎士芬为刻《金石综例》，李昶林宫赞泰交为刻《论语异文疏证》。故其诗有"厚禄早看同舍贵，新书难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词，其《散馆一等改官闽中留别都下诸同年·满江红》云："一枕瞢腾，蓦催醒、春婆梦早。也莫问，得时欢喜，失时烦恼。风好已通蓬岛路，水空忽换《霓裳》调。想君恩、只许住三年，瀛洲渺。　诗书债，粗完了；功名事，浑难料。看策勋清镜，头颅催老。仕本为贫宁厌俗，禄犹逮养何嫌少。试今朝、骑马作粗官，由他笑。"和者数十家，皆莫能及。比在四明，作《种菜图》，自填《满庭芳》调云："种豆棚低，饐瓜亭小，千古老却英雄。长镬短柄，不数草堂风。漫说周妻何肉，清斋供，菜肚都空。小园赋，寒畦一棱，春韭更秋菘。　昨宵新雨足，丁宁阿段，好灌连筒。并桔槔无用，俯仰都慵。料理瓜壶经济，头衔换，老矣园公。休赊望，飞钱篱落，生计笑邻翁。"又作《杨柳岸图》，自填《长亭怨》慢调云："又听到栖鸦时节，冷雨疏枝，秋声来骤。送别年年，乱条攀尽，忍分手。销魂短艇，早催度，河桥

口。柳纵有青时，却不管离人消瘦。　马首。怅残阳千里，倦向西风沽酒。一丝影里，已换了，暮蝉亭堠。问那处夜笛楼头，恐归去，绿阴非旧。但有晓风尖，付与莺僝蝶僽。”题词盈幅，亦皆逊原唱之佳。

徐咏梅

德清徐咏梅茂才球，学术淹通，尤敦志行。为赘婿长兴，独居一室，惟以文章自娱。暇则访遗碑，搜故实，竟日不以为劳。尝游龙华观旧画，得沈石田、文衡山诸手迹，熟视不忍释。至卷尾，见明季尚书乌程某氏名，掩卷惟恐不速。其生平议论必依名节，文章必守矩矱。著有《还印庐集》。诗最工七绝，如《立夏前一日呈严九丈许大》云：“鼠姑开到十分时，胜侣招要未是迟。我欲驱愁愁不去，春来心事落花知。”《嘉禾舟中》云：“侵晓蛙声乱野塘，黄云覆垅漾晴光。渔歌欸乃冲波去，疏柳前村又夕阳。”饶有风味。

悼亡词

仁和沈秋卿藩掾星炜，少游胶庠，壮历幕府，屡试不遇，乃试吏于楚北。上游重其才，咸刮目待之。著有《梦绿山庄集》。词胜于诗，《悼亡·临江仙》词十阕，情文交至，尤为集中之冠，特录之。序云：“亡妇江来归四年，情好綦笃。丁春月吉，举丈夫子，遂得羸疾，渐成不起。病中令余坐榻前，絮话一切，弥留时仅一执手而已。痛定悲来，不能自已，爰作《临江仙》十首。”“记得楼头深夜语，几分春到梅花。天寒翠袖薄罗遮。月和人瘦，透影上窗纱。　今日琐窗成独倚，无憀忆遍年华。东风依旧满天涯。断肠玉笛，吹梦入谁家？”“记得春前江上别，离愁黯尽黄昏。罗巾空惹旧啼痕。香寒被

角，应许梦温存。　不信浮云催聚散，而今真个销魂。此情欲语更谁论。迢迢彩石，何处问西昆？”“记得沧江归路晚，飞鸿远寄相思。三生恩义少人知。红笺记注，珍重乍开时。　一别秋风人隔世，锦书惆怅何之？泪寒鳏枕雁来迟。凄凉心事，望断碧云祠。”“记得画眉窗下立，粉香轻浣罗衣。落花消瘦草痕肥。翠分浅黛，一角远山低。　痛绝当年京兆笔，柔情已逐云飞。月中环珮是耶非？空余遗挂，掩幔却依稀。”“记得荆花开五树，东风忽殒双枝。谢庭残雪燕归迟。衰亲健在，犹赖汝维持。　何事仙云才现影，玉箫又动离思。伤心阿母最堪悲。七年一瞬，三度丧琼姿。”“记得良言曾劝我，读书须惜分阴。功名水到自渠成。忍将心力，轻弃十年情。　毕竟珊瑚沉断网，梦花空许相寻。西风无那又飘零。青灯负我，我自负卿卿。”“记得天涯逢七夕，掐云初见秋河。可堪经岁别离多。绿窗消息，争奈薄情何！　似此星辰原昨夜，剧怜潘鬓蹉跎。阴阴凉月转垂萝。阑干风露，盥水欲生波。”“记得绣帘风影细，并刀乍剪轻纨。彩丝无力挽双鸾。絮痕着处，点点唾花寒。　几向空房寻旧迹，新愁又上眉端。模糊卷本鼠拖残。年时针线，和泪更重看。”“记得凉飕吹碧树，愁心不耐清秋。短衣喜趁薄寒收。遥知临箧，中夜自绸缪。　太息年华同逝水，孤蟾影破琼钩。寂寥庭院晓霜浮。茧丝抽尽，双袖冷香篝。”“记得伤心临去日，喘丝欲断还连。相持纵有万千言。不成一语，忍痛向重泉。　曾是达人应作达，此情何计周旋。茫茫来日快抽鞭。好将心事，同证后身缘。”

谥义

明代谥“义”者，惟大学士高公穀谥文义。国朝顺治初，大学士德州谢公升谥清义；乾隆中，云南临元镇总兵武威王公玉廷征缅甸死事，谥勤义。

孑孑虫

杭城水浊，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孑孑虫。《以斋杂著》谓："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为阳，日没至鸡鸣前接者为阴。阴阳水各自为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自无孑孑虫之患。"泾县胡子晖《子贯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属阳，午后之雨属阴，独阳之水取养金鱼子，不生虫蠆。"

浙江学使署联

浙江学使署在杭州府学之东，署中桃李甚繁，有牌额，题曰"桃李门"。学使彭文勤公题大堂联云："天地自成文，湖山有美；国家期得士，桃李无言。"萍乡刘金门侍郎凤诰联云："使节壮湖山，东南坛坫；文光拱奎璧，咫尺宫墙。"皆按切其地，不可移置他处。

愚汀公

本生曾祖愚汀公讳炘，历官兴化、清远知县，恺悌真诚，民皆爱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郡守嫉之，谗于大府，入计典罢归，时年六十有六。宦橐萧然，仍事笔耕。问字者麕至，公因材训迪，孜孜不倦。尝谓"农人自食其力，余则自食其心矣"。有句云："登堂尽是论文客，入箧从无造孽钱。"仿晏元献法，字纸之废弃者，必剪取空隙处，置箧中以备用。谓子弟曰："此虽细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题联于箧云："用勿弃余，常为此生留后福；类无嫌杂，须知斯世少全材。"会稽高燏荣填讳。

进士归班

进士归班，铨选每稽时日，而寒儒当报捷后，费用不资，转增逋负，往往仍橐笔售文，犹难自给，不免室人之谪。宋危逢吉有《妇叹》诗云："记得萧郎登第时，谓言即入凤凰池。而今老等闲官职，日欠人钱夜欠诗。"描摹情况，惟妙惟肖。近时进士则归班者少矣。

姚侍郎奏牍

桐城姚伯昂侍郎元之，因事被议褫职，旋奉命授内阁学士。姚缮折谢恩，其略云："圣无弃物，木虽朽而仍雕；帝有恩言，垢纵污而顿涤。钦承新命，回忆前尘。燕识旧巢，庇厦之欢更洽；羊追歧路，补牢之计弥殷。臣惟有事事讲求，时时省察。向倾葵藿，感恩有胜于迁除；收望桑榆，纠过常萦于寤寐。"措语雅近宋人。

同谥

魏罗斤、罗伊利皆谥静，魏独孤库者、隋独孤罗皆谥恭，唐韦肇、韦澳皆谥贞，是祖孙同谥也。魏韦道福、韦欣宗皆谥简，唐丘和、丘行恭皆谥襄，姚懿、姚崇皆谥文献，是父子同谥也。唐窦琎、窦诞皆谥安，是叔侄同谥也。梁萧昂、萧昱皆谥恭，是兄弟同谥也。五代以后则罕见矣。

取蜀将帅

《容斋四笔》谓取蜀将帅多不利，如汉岑彭、来歙，晋邓艾、钟会，唐魏王继岌、郭崇韬、康延孝，宋王全斌、崔彦进皆然。《吹剑录》亦云开禧间，杨巨源、李好义讨吴曦，皆为安丙所杀。余观自宋以下，元之阔端取成都，招降利州、潼川，塔海取汉、邛、简、眉、阆、蓬等州，遂宁、重庆、顺庆等府，纽璘取彭、汉、怀、绵等州，李德辉取重庆、合州，后俱得保功名以终。殆因所取者只数郡，未得全蜀地也。然宪宗之自将伐蜀也，由宝鸡攻重贵山，所至辄下，而竟崩于合州城下。明傅友德、廖永忠平蜀还，受上赏，后皆赐死。尤奇者，汤和亦同时征蜀，以军后至无功，赏不及，而和独获令终，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公忠

王旦、吕夷简皆为宋初贤相，而一因遵行天书，一因导废郭后，匡救偶疏，贻惭没世。殆由私心未净，遂致大节不纯。此古人言忠所以必先公欤？

画工

歙程易畴学博瑶田，辨画工《带月荷锄归》之误，谓“月一弯而在左，阙亦在左者有二时，一当初五六日，人向南，日已过中，加未申时之间，月未及中；一当廿六七日，人向北，日升加辰巳时之间，月已过中。二者并日在天，月虽如是而不可见，矧农人归恒薄暮。初三后数日间，则有新月可带。其画在人左，则必阙其右；若画在人右者，又必阙其左。廿六七之残月在天，当丁夜时，其形亦然。然夜半以后，发晌以前，非农人归息之候”云云。观此，知画虽小道，贵有格致之功，且必运以灵思。如杨行密之画工绘李克用眇目状，作臂弓

拈箭之形，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深惬克用意，得免死，厚赂遣归。宋人画《踏花归去马蹄香》，以数蝶随骑擅长。国朝画院祗候金廷标画《琵琶行》，不似唐寅直写一女抱琵琶，而画白乐天等属耳之情，为高庙所称赏。至画之率略者，若昭君则有帷帽，二疏则有芒蹻，陶母剪发则手戴金钏，汉祖过沛则有僧，斗牛则尾举，飞雁则头足俱展，掷骰呼六则张口，皆不免为世口实。明仇英一时作手，而《苏李泣别图》所绘橐驼皆作马蹄，谓非疏于研考之故乎？

金岱峰诗

秀水金岱峰教授衍宗，诗沉着清老，无描头画角习气。其《木瓜》诗二首，理真词隽，不落赋物家窠臼："梨一益百损，楙一损百益。所以古之人，投之俾有获。苞苴之礼行，岂曰报可责？幡幡者惟瓠，戋戋者有帛。承筐亦几何，要在情不隔。能令受者心，生死感其德。琼琚于木瓜，奚啻过什百？敢曰报礼然，期以身许国。聊比玉之华，贡此一心赤。""万物无贵贱，见用则皆珍。一物适一用，致用则在人。望梅可蠲渴，呼楙能缓筋。格物得其理，取效疑于神。物理有相感，何况人心真。"又有《梦从军作》云："据鞍草檄秃千毫，万帐无声北斗高。请为将军窥敌垒，雪中跃马夜横刀。"气格高爽，雅近中唐。

姜太史

慈溪姜西溟太史宸英作《吴约庵墓志》云："国家制科，三年即放进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试所录士又无论以千计。其间贤不肖杂糅，冠未上头，一经未上口，猥列贤书，冠进贤，以齿序于搢绅者何限。而宿学硕儒，砥行立名，踸踔而不得进，

终于襕衫席帽，赍恨入棺。如吴氏一门，祖孙、父子、夫妇之间，至以涕洟相慰勉，贫老至死不悔。彼为之有司者，果公与明非耶？讵独无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视之，穷通得丧，彼在外者亦何与己事，奈何当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没齿有不平之叹也。”每一诵之，辄为感喟不已。盖太史久困名场，年七十始登第，生平呕心矮屋，艰苦备尝，故言之剀切若是。太史于康熙己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挂吏议，遂发愤死刑部狱中。吴江陈大令苌挽以诗，有“文章旧价欣方慰，辛苦初心悔已迟”之句，盖伤之也。

阮文达公拟疏

阮文达公于乾隆辛亥年大考，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阅卷大臣见公赋博雅，而不识赋中“峦”字之音，置三等，继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谕：“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为一等一名，遂由编修洊升少詹事。其拟疏辞云：“臣向疏：郅支单于兼并外国，日益强大，杀辱汉使者，在廷诸臣未有为陛下画策者。都护延寿、副校尉汤，远戍西域，特发符节，勒师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斩阏支氏，请悬首稿街夷邸以威远服。是沉谋重虑，制胜万里，师徒不劳，兵矢未折，功莫伟焉。而议者徒以汤矫制，不论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将在外，有可以振国威、制敌命者，专之可也。今延寿、汤不避死难，为国雪耻，而竟无尺寸之封，其何以劝帅兵绝域者？昔李广利之于大宛，旷日持久，靡敝师旅，仅获数马，功不敌罪，孝武犹且侯之；今郅支之功，当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议，臣窃惜之。宜请释其矫制之罪，赏其克敌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刘向之疏意也。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

辱汉使哉！此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遗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蒇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侥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公尝谓所以改第一者，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

悼亡诗

黄莘田《悼亡》诗，情真语挚，凄惋动人，远胜王阮亭作，摘录八首于此：“马鞍山下奠壶浆，麦饭多应减旧香。为叩墓门申余恸，今年不是妇亲将。”“为儒盼至为官后，依旧辛勤百事乖。错嫁文人更谁怨，诗书贻累到裙钗。”“每为迁客滞天涯，万里寒更鬓有华。没齿一言忘不得，七年除夜五离家。”余己丑下第出都，后客汴中三载，庄孺人除夕寄书，有“万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夜五离家”之句，时儒人归余七年矣。“鹿门即是白云乡，浪向红尘约一场。多少寒盟言在耳，不堪闲坐细思量。”“凄凉旧事散如云，感逝伤离到十分。屈指连年知己尽，闺门何可再无君。”“若论谦约宜遐福，同享期颐未过情。长汝十年还健在，不应汝便薄浮生。”“亦知此事人多有，其余昏昏拨不开。出去无聊归又闷，等闲枨触上心来。”“残灯欲灭未明天，病骨衰颜照独眠。早晚急营三亩地，与君同穴不多年。”按：《中州集》秦略《悼亡》诗，元遗山称其高出时辈，以视黄作，安见今人不及古人耶？其诗并录于后：“自古生离足感伤，争教死别便相忘。荒陂何处坟三尺，老眼他乡泪数行。多事春风吹梦散，无情寒月照更长。还家恰是新寒节，忍见堂空纸挂墙。”

双节乞诗启

汪龙庄大令于所居建双节堂，为其继母王、生母徐征诗文多至七百余家。有乞言前后二启，其后启中句云："念罔极德终难报，止此征词；料吾身生亦有涯，要诸没齿。"又云："跂望而首惟九顿，先人之英爽凭焉；立言而名在千秋，作者之精神聚矣。"语最沉着。

吴布衣

杭州吴布衣彭年游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妇为志庐茂才之室，结褵一载，茂才卒，烈妇于七七之期自经于茂才死所。一时文人俱赋诗哀之，吴得句云："蝴蝶有情同出梦，鸳鸯到死不分飞。"见者推为绝唱。

星查兄诗

星查兄瀚，幼时沉静好学，以赋诗受知于阮文达公，入邑庠。先伯父彡石公历典名郡，清廉自矢，不名一钱。兄仰事俯育，搘拄艰劬。尝赋诗志感云："多事转思为客好，无田始信读书难。"后宰花县，慈惠抚民，以不善事上官罢归。著有《愜所遇居诗草》，《送穷叹》、《避债谣》二诗尤为人所传。《送穷叹》云："草艇缚茅钱镂纸，麦饭一盂羹二簋。破帽遮头倒两屣，磬折开门揖穷鬼。鬼曰嘻嘻君勿嗔，解纷片语请具陈。君家三世绾青银，胡不买田百顷腰千缗？处脂不润甘食贫，粗饭脱粟衣悬鹑。廉吏之孙廉吏子，被褐负薪奚足耻？穷为善士福之始，清白厚贻无过此。愿君世世子孙永保之，俎豆我应千载祀。君不见黄头郎君久待诏，脑满肠肥托权要。铜山摧塌钱

奴吊，馋鬼愁涎穷鬼笑。”《避债谣》云：“韩侯昔未遇，漂母一饭淮王城；陶公走乞食，邻翁解意壶觞倾。千金之酬意亦厚，冥报相贻事则有。感恩戢义尚不足，天涯何处逋逃薮。我生贫薄天所遗，可怜臣朔常苦饥。途穷反为友生累，报之恨晚敢云避。西风猎猎云茫茫，主人僵卧客在堂。还似饥驱叩门日，言辞苦拙意未详。客语转亲气转下，曰我岂为索逋者。十千沽得樽中酒，银瓶玉壶为君泻。我闻此语颜为酡，重君恩义为君歌。长江万里走东海，公义更比江水多。君不见塞上老翁失马时，祸兮宁非福所基？集枯集菀偶然耳，若负公恩有如水。”

孙子潇

常熟孙子潇太史原湘，乡、会试名皆第二，旋以二甲进士入词林，妻席道华寄诗有“温峤仍居第二流”之句。舒铁云孝廉为作长歌，有云：“搢笏犹胜读杜牧，张筝聊可嗤丁棱。元祐碑中文潞国，昆明池上沈云卿。”盖皆切第二运典也。

吴梅村

咏吴梅村诗最著者，吴江王载扬藻云：“百首淋漓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嘉定金绳武慰祖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可谓异曲同工。梅村出山，侯朝宗尝遗书力阻，后有《怀古兼吊朝宗》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襟。”又《临殁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悔恨之意深矣。

文字沿袭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讹者，如以北堂萱草为母，以桑梓为同乡，以莺鸣为求友，以折桂为登科，以鳣堂、苜蓿、广文为校官，以诞为生日，以乾没为监守自盗，《汉书》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没。"以榇为有尸之棺，《小尔雅》："空棺谓之榇，有尸谓之柩。"以八分为隶。此类至多，皆沿袭不能改也。

郑太史

陈大士晚膺乡荐，其座主晋江郑大白太史之元尝为作制义序，其略云："大士以古文辞名于世，今人之学之者，其制义之文而已。大士制义亦不容学，其深渺奥博、高不可诣者，常足使人困于艰；其得意疾书、率尔成文者，又足使人走于易。大士名最久，浮沉蹭蹬亦最久。其文若与功名为仇，而世之为制举文者，慕效之不止，岂非真有足以服人者在乎？文章之境，情与理二者。无大士之情之理而学大士，是故工拙不同，而谤誉各异。此岂大士之过哉？李北海一代书流，人争写其字，北海语人曰：'学我者拙，似我者死。'予举以告学大士之文者。"夫以大士之文，犹屡踬名场，幸得太史而始遇。太史赏其文而不愿人效其文，盖以应举之文，必不可以高深从事也。斯诚知言也哉。

麦饼

郑大白太史诗，《明诗综》不采。今观其所著《克薪堂集》，诗多俚率语，惟《赐麦饼诗序》可备故实，云："麦饼宴始嘉靖间，迄

今崇祯五年，九十余年矣，盖旷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诞，有不落夹，制黑黍饭，用不落叶包之，为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夹。世庙盖尝聚大内佛骨佛牙万斤，焚之宫中，始革其制，以四月五日荐麦寝庙，因赐百官，义深远矣。”

徐观察

汉军徐铁孙观察同年荣，由知县起家，文学政事卓著一时。公余惟事吟咏，兼工画梅。性嗜石，舟舆所至，辄拾取佳者以归，藏之斋中，颜曰“石婵娟室”，各系以诗。尝行温州道中，遍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诧忽笑，舟子不知其为何事也，因赋诗云：“惨绿娇黄尽可怜，赤如初日翠朝烟。囊开白舫青帘里，心到苍山碧海前。蜀道无如此间乐，外人从笑老夫颠。南来置得传家物，阳羡无须更买田。”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边，乾隆癸亥，观察沈阳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楼，题额曰“江天遗韵”。壁刊白傅遗像，是南薰殿本，嘉庆中歙人方体所摹。登楼四望，前临大江，后对庐山，左则古木千重，右则人烟万井。楼下回廊旋绕，境极幽旷，游人题咏甚多。观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妇，更谁重此听琵琶！”殊寓感慨。

王建孟知祥

王建、孟知祥先后据蜀，建子衍见灭于后唐，惨遭赤族；知祥子昶见灭于宋，册封楚王，诸子皆膺显秩。薛《史》谓：“幸与不幸，

何相去之远！”余观建之兴也，所至杀掠，蜀中诸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衍又荒淫不道，致速丧亡。知祥入蜀未尝杀戮，复抚民以仁惠。昶虽任用庸臣，而在国二十八年，尚能以仁慈为治，抚养群黎。然则幸与不幸非皆由自取乎！

柳文

柳子厚《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历载其父执共十人，其志宇文邈则曰“龊龊自守”，袁滋则曰“出使辱命”，崔损则曰“为相无所发明”，柳冕则曰“颇躁”，郑元均则曰“强抗，少所推让”，盖不尽用褒词，洵为独创之格。尝见选柳文者，仅标其目曰《先友记》，竟若为子厚之友也者。而所载人数不及其半，亦妄甚矣。子厚又有《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附载其友十三人，子厚即自列其名于第四，是亦一例。

说用兵之害

自来说用兵之害者，莫如汉贾捐之《弃珠厓议》，有云：“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后汉肃宗从太仆袁安议，许还南部所得生口于北虏，乃下诏曰：“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墝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盖袭用其语。唐张柬之《论兵戍姚州之弊》云：“今减耗国储，费调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于千里之外，朝廷无丝发利，而百姓蒙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辞较略而意更沉挚。至

李华《古战场文》，则推衍焉而益畅其旨矣。

新唐书

宋景文喜生涩字句，《新唐书》中如“耘夫荛子”、《武后传》。“凭固不受”、《李轨传》。“可胜咤哉”、《窦威传》赞。“偃革尚文”、《萧俛传》。“牝咮鸣晨”、《长孙无忌等传》赞。“道无掇遗”、《郎余令传》。“朝不保昏”、《酷吏列传》。“偷景待僵”，《沙陀列传》赞。此类甚多。

八君子图

王安石为误国小人，刘敏叔画《八君子图》，乃与韩王、魏公、潞公、欧阳公、温公、苏公、黄太史并列，未免薰莸相混。袁清容为作赞云：“矫矫贞姿，涅而不淄。吾将畴依，为学是师。”推崇失实，亦未得评论之公。

三高祠

吴江三高祠祀范少伯、张季鹰、陆鲁望。宋刘清轩赋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元谢应芳上书饶参政谓：“蠡事越亡吴，吴仇也。礼不祀非族，法宜去。请祀太伯、仲雍、季子，而张、陆列其旁。”饶韪其言，会乱中止。余观《宋史》，洪咨夔知龙州，毁邓艾祠，更祠诸葛亮，谕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举殊快人意。洪在理宗朝卓著风节，宜其能更革积俗，厘正祀典也。

郑御史

张居正夺情，其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疏论被黜，人尽知之。又有刘台疏劾居正专恣，傅应祯、朱鸿谟疏语侵居正，得罪以去，皆其门生也。又泾县御史郑锐亦出居正门下，疏论夺情事，有云：“为辅臣忠孝迫于两难，垦乞圣慈酌去留之权宜，以植万古纲常事。恳暂容其奔丧图葬，使得以少尽人子之情；仍敕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终全大臣之义。”语较吴、赵为和婉，《明史》不载，见赵绍祖《泾川丛书》。

钱少詹

嘉定钱竹汀少詹大昕，生周岁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书指示，皆能确认。晬日盘陈百物，惟取一笔，祖青文茂才王炯谓“此儿他日必有文誉”。入词林后，与纪文达公齐名，有“南钱北纪”之目。性强记，经史半能背诵，遇有疑义辄检以互勘，期通晓而后止。人有新刻书持质者，必正其讹。如嘉善谢金圃侍郎墉校刻《荀子·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据《书》“平秩南讹”《史记》本纪作“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谓古文“为”与“伪”通，两“伪”字皆当读若“为”字。余姚卢抱经学士文弨校注颜之推《观我生赋》，不解“王凝坐而对敌，白诩拱以临兵”二语。谓“白”应作“向”。汉末黄巾贼起，向栩言于河上，北向诵《孝经》，贼自消灭，见《后汉书·独行传》与《晋书·王羲之传》。凝之闻孙恩寇至，自言诸大道鬼兵相助，事正相类，言其不设备也。又卢补注《颜氏家训》，于《诫兵篇》“宋有颜延之”句，疑延年无领兵覆败事。以《宋书·刘敬宣传》证之，曰：“此是颜延，非颜延之

也，后人妄加‘之’字耳。”又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宋人据《山海经》疑为“刑天舞干戚”，五字皆当校改。以为“形夭”二字非讹，宋本《山海经》自误耳。颜师古《等慈寺碑》以“刑夭”与“贰负”对文，今石刻尚存，字画分明，“刑”、“形”古文相通，“夭”转为“天”则大谬矣。后镇洋毕秋帆制军沅补注《山海经》，遂用其说，正向来刊本之误。

王文端公

韩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时，在陕甘总督尹文端公、巡抚陈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二公甚重之。乾隆辛巳捷南宫，廷试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弥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特拔公卷置第一。《御制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盖是时西域底平，开疆蒇绩，而公适抡元，诗特及之。数十年遇合，恩礼加隆，已基于此矣。

却老要诀

唐柳公度年八十余，有强力，尝云：“吾初无术，但未尝以气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耳。”孟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尝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明海宁贾铭年百岁，太祖召见，问其平时颐养之法，对曰：“要在慎饮食。”张本斯《五湖漫闻》云：“余尝于都太仆坐上见张翁一百十三岁，普福寺见王瀛洲一百三十岁，毛闲翁一百三岁，杨南峰八十九岁，沈石田八十四岁，吴白楼八十五岁，毛砺庵八十二岁。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仪，问之，皆不饮酒。若文衡翁、施东冈、叶如岩，耄耋动静与壮年不异，亦不饮酒。”《松江府志》：李玉如大耋

犹健步行四十余里，或问以养生之术，曰：“七情之中，惟怒难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凯承茂才烺，耄年矍铄，能于灯下作细字，卒年九十六。余尝叩以何术摄生，曰：“无他，五十岁后不御内，生平不使腹受饿，尝携佩囊置食物，饥即啖之而已。”此皆可为却老要诀。

锡奴铜婢

温足瓶名“锡奴”，苏州薛一瓢雪镌铜杖，字曰“铜婢”，此可以为对。

周苏门

钱塘周苏门大令向青，以孝廉宰楚之广济县，锄除豪猾，几为中伤。日久，公论始出，上官咸知为良吏，量移汉阳县，未及中寿，遽卒于官。著有《勾麓山房诗草》，语多真挚。如《过滩》云：“方知天地间，险多平者鲜。只求心性安，勿怨时命舛。”自题《省过图》云：“幼读圣贤书，长识忠孝字。感激至君亲，无端为雪涕。”皆出自性真，不关缘饰。断句如“午后百花静，春深群木高”、“柴门日仄移帆影，桑径风高落剪声”，亦佳。又《途间口号》云：“烟灶颓墙半水痕，绿杨阴里剩孤村。石壕夫妇方团聚，忍使催租吏打门。”真蔼然仁人之言也。

安次香

蜀中安次香上舍崇庚，才调倜傥，工绘事，喜吟咏，幕游浙中。

先君子官遂安学时，与之相识，征歌角酒，情好甚敦。尝赋《西湖柳枝》诗云：“春水平时扬绿波，一生消受好风多。长亭万缕都输汝，不系离愁只听歌。”饶有风致。

茌平旅壁词

至京师沿途旅壁题咏甚多，往往有佳者。道光癸巳，春闱被放还南，于茌平旅壁见江南念重学人赠歌者秋桂二词，情味苍凉，殆下第后有托而言者，惜未知其姓名。其词云：“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鹃弦低按处，凄凉，密雨惊风雁数行。　我自鬓毛苍，怪汝鸦雏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者，苍茫，烛灺樽空泪满裳。”“宛转拨檀槽，浑似秋江涌怒涛。乐府于今如呓语，魂销，劝汝人前调莫高。　上客《郁轮袍》，惭愧村姝慢拈挑。卿唱新词吾亦和，萧骚，今古怜才是尔曹。”

巴鲫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踊潜，余外祖也，三葵园先生以清，俱好善乐施。贾人某负逋五百金，贫不能偿，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传痈疽秘方相赠，按方制送，获效甚神，录之以广其传。

仙传巴鲫膏奇方。治发背痈疽、疔毒，一切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力能箍脓，不至大患。

巴豆、五钱，去壳。鲫鱼、两个，重十二两以上者。商陆、十两，切片。漏芦、二两。闹杨花、二两。白及、五钱，切。香木鳖、五钱，切。

蓖麻子、三两，去壳。锦纹大黄、三两，切。乌羊角、二只。全当

归、二两，切。两头尖、三两，即雄鼠粪。白敛、三两，切。穿山甲、二两，切。黄牛脚爪、一两，敲研。猪脚爪、一两，敲研。虾蟆皮干、二两。川乌、五钱，切。草乌、五钱，切。苍耳子、四两。元参。二两，切。

鼠粪雌多雄少，雌者两头圆而无毛，雄者两头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虾蟆干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药入大广锅内，用真麻油三斤半浸三日，熬至各药焦黑，滤渣再熬，沸乃入后药。

飞净血丹。廿四两。

用槐柳条，不住手搅，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后药。

上肉桂、五钱。乳香、四钱，去油。没药、四钱，去油。上轻粉、四钱。好芸香。四钱，去油。

此五味俱研极细，徐徐掺入，用铜箸搅匀，待凝冷，覆地上十余日，火毒退尽乃可用。

王仲瞿

秀水王仲瞿孝廉昙，倜傥负奇气，文辞敏赡，下笔千言立就。家贫，依其外舅以居，赋诗有“娘子军中分半壁，丈人峰下寄全家”之句。举乾隆甲寅乡试，闱作沉博绝丽，脍炙一时。与舒铁云孝廉交最深，舒赠以联云：“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士文章。”在京师时，法梧门祭酒式善重其才，与孙子潇太史、铁云称为“三君”，作《三君咏》。适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师南汇吴白华总宪省钦荐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诸不经语入告，睿皇帝斥吴归里，而王应礼部试如故。然卒憔悴失意死，识者悲之。

四声

字之上、去声，误读者尤多。观山阳阮少司寇葵生《茶余客话》所载成语，合平、上、去、入者，亦有舛谬，可知沿讹已久，且不独吾乡为然也。附录于后并订正之。

君子上达。　何以报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悦。

能者在职。　邦有道谷。道，上声。泾以渭浊。　忘我大德。　生有圣德。

充耳琇实。　神保是格。是，上声。瞻彼旱麓。旱，上声。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道，上声。

沉湎冒色。　雷夏既泽。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朕，上声。宏父定辟。

天祸郑国。　天子建德。　端冕搢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国。

君子是识。是，上声。天子建国。　公子御说。　司马仲达。　萌者尽达。

寒暖燥湿。燥，上声。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钟鼓既设。　天子下席。

君子进德。　天子视学。视，上声。天子用八。

乙未秋，余在都中与叶素庵孝廉、归安温稼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间仿行前令，共得二十余句，附录于后：

坤厚载物。　天五地六。　于女信宿。　维此二国。　童子佩韘。

蒲与二屈。　吾子好直。　将以众逆。　其子幼弱。　齐与晋越。

商纣暴虐。　公子弃疾。　何以冀国。　昭子退曰。　刘子挚卒。

曾子怒曰。　曾子问曰。　征鸟厉疾。　毛者孕鬻。　三老在学。

觞酒豆肉。

浙抚署联

浙江巡抚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观承联，云："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其后，公之侄受畴来督闽、浙，复题联于署云："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自跋云："乾隆戊辰，先伯父恪敏公由直隶藩司抚浙；余昔为此邦守令，今继伯父之后，亦由直隶藩司擢任；余弟维甸又曾以总督权抚事，六十年来三持使节，洵殊遇也。敬诵御赐诗中'新猷旧政，有守无偏'之句，谨录成联，以志国恩世德云尔。时嘉庆癸酉六月上浣也。"

吴京丞

钱塘吴西谷京丞清鹏，于嘉庆丙子登贤书，所作《攀桂仰天高》

诗，有云：“万花齐入手，一镜正当头。”主司叹赏，称为通场之冠。

元遗山

元遗山为崔立撰碑，纳降改服，诒后世口实。而搜罗散失，作《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等书，俾金源氏一代文献因之而存，其功岂浅鲜哉！赵云松观察诗云：“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持论平允，是能知遗山之心者。

用心精专

高达夫五十学诗而成名，杜祁公七十学草书而尽其妙，由于用心之精专也。彼当壮盛之年，而因循自废，盍亦以二公为师乎？

宏简录

袁随园谓邵尚书《宏简录》有天王、宰辅、功臣、旌德、台谏、庶官之称，已属无谓。如宋之高琼、唐之裴寂，尤不应以功臣目之。更有《杂行》一门，以田承嗣、李怀仙、祖孝孙、薛怀义、上官婉儿列为一传，不伦甚矣。余谓是书有不当缺之字而缺者，如员外郎缺“郎”字，节度使、宣抚使缺“使”字，枢密院缺“枢”字，贤良方正科、博学宏词科缺“科”字，凌烟阁缺“阁”字之类，不一而足。册辞牵涉自己处亦乖体裁，如唐《韩愈柳宗元传》册云：“唐文三变，韩、柳著称。论道不同，观过难凭。特怜半世，与罪为朋。我今百年，莫与相竞。”《唐文翰传》后册云：“刘氏三长，人所最难。一愿逢时，亦愿有官。逢时孟浪，有官素餐。嗟我何人，独抱岁寒。删千万冗，

洗百亿瘢。五史汇成，足称大观。子子孙孙，莫漫封刊。”《富弼韩琦范仲淹传》册云：“始称韩、范，终曰富、韩。班班建立，晔晔同观。遭逢盛世，奋起单寒。嗟予何苦，罹此多难。一事无成，惭彼寸丹！”

明加田赋

明之加田赋，始于万历，极于崇祯。万历时之议加赋者周永春，成之者李汝华也。崇祯时之议加赋者梁廷栋，成之者毕自严也。彼四人者，徒知为一时计，吁，亦何益矣！

李文靖徐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尝言：“居重位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所谓庸人扰之是已。”明徐文靖公溥亦云：“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二公皆名宰相，而所言如是，盖息事即可以安民。彼际承平之世，而变更成法，以建树为能者，实二公之罪人也。

蹞履倒屣揽履

《汉书·隽不疑传》：“暴胜之为直指使者，不疑盛服至门上谒，胜之蹞履起迎。”师古注谓：“纳履末曳之而行，言其遽也。”《三国志·王粲传》：“中郎将蔡邕贵重朝廷，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又：“邴原谒魏太祖，太祖揽履而起，远出迎。”此皆可想见折节下士之谊。

你

你字本作伱。《后周书·异域波斯列传》：“你能作几年可汗？”此其字之初见于史也。又《北史·李密传》：“与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传雅语？”

天寿天焘

王伯厚《玉海》载唐太宗子泰封魏王，改封濮王，僭号改元天寿。元僧觉岸《释氏稽古略》载唐代纪年，昭宣帝后有少帝濮王纯一代，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焘，旋复被鸩。二事均不见于正史。濮王纯并无其人，时代遥遥，末由辨其真伪矣。

鲍防

穆质举贤良方正，时比岁旱，策问阴阳祲沴，质对：“汉故事，免三公，卜式请烹弘羊。”指当时辅政者。右司郎中独孤愐欲下质，礼部侍郎鲍防不许，曰：“使上闻所未闻，不亦善乎？”卒置质高第。刘蕡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对策指斥宦官，第策官冯宿、贾餗、庞严以为过古晁、董，畏中官不敢取，其时惜无如鲍防者排众议而拔之。防传中惟此事著称于世，而冯宿等以不能取蕡贻谤千古。后之取士者可以鉴矣。

武功县志

康对山《武功县志》七篇，计二万一千余言，体例谨严，纪述精核。而《官师志》善恶并载，褒贬互施，俨然《春秋》笔法，尤为人所难能。《人物志》兼载后稷、唐高祖、太宗，《列女志》兼载姜嫄、大姜，其识亦迥超流俗。王文恪公《姑苏志》载晋穆帝后何氏、后周宣帝四后，例适相符。近世修《苏州府志》者，以后妃自详正史，非郡县志所宜载而去之，谬矣。

诗赋奇格

韩文公《南山诗》用“或”字五十一，“若”字三十九，“如”字七。欧阳公《庐山谣》二百九十六字，只叶十三韵，此诗中奇格也。舒元舆《牡丹赋》用“或”字十二，“如”字二十四，此赋中奇格也。

尺牍新钞

《尺牍新钞》十二卷，祥符周栎园侍郎亮工所辑，明季及国初名人笺启皆悉采入。篇首全录《文心雕龙·书记篇》以为序，创体也。选例二十条，末条云：“彦和抽文心之秘，《雕龙》扶简牍之精，后世言辞翰者，莫得逾范焉。故是集即用原文以当弁首，无烦属序，徒系支言。前贤明体之书，若为今人预制，近代发函之作，先获哲彦宣源。”推是义也，岂独一书？凡有作者，皆当定例。所采尺牍，不尚华藻，颇有粹语，略志数篇于后。

杜于皇浚《答某公》：“仆尝有言，自古小人之祸，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于成君子之名，业已受小人之祸，天下事因之破坏者不少矣。区区愚见，得之十年读史，敢以为左右献。”陈兴霸孝威《与门人饶子》：“正人当庇人，不当为人所庇。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尚余半在人，其相去远矣。”唐肯堂堂

《与减斋舅氏》：“舅氏之明远俊伟，宜救八闽之艰危，毋图一身之贵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随人而作止；宜以丰功令望可辉耀于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禄可夸诩乎众庶者自待。此非特区区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于千百人者，身虽利，子孙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无利于一身者，身虽不利，其利必归于子孙。舅氏宜深念之，勿谓甥迂论。”王鞠劭相说《答学道辛全》：“读《养心录》，知足下之于道深矣，而不佞愿效刍荛，少为删之。《易》之冠经，《论语》之冠书，《道德经》之冠诸子，《通书》之冠诸儒，孙武子之冠兵法，惟其简也。简则后来不得以伪杂者溷之，而于醒世捷，传世远，亦立言者之责应如是耳。”梅杓司磊《与儿耘》：“昔朗三兄尝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闭门读书与开门结客不可偏废，不读书则根本不立，不结客则闻见不广。’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与之称贷，交贵人不可丐其竿牍。我既无求，则士气自壮，而彼之骄惰亦无由生。成己，亦所以成物也。’今时名士皆一切反是，岂不可惧可叹！”吴曰庸第《与友》：“前人著《剪灯余话》，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会处出此书，亦为物类所鄙。此不过唐小说之流，而识者犹惜闲检如此。今书肆邪刻，有百倍于画眉者，其迹近于儿戏，其见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毁天下淫祠，当世伟之，至今犹令人闻风兴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书之害洊于贤智，吾不知辅世长民者作何处是？”吴冠五宗信与周雪客、赵梦白先生作《齐人文》云：“‘励名行者，不以饮食为细；畏清议者，不以妻子为愚’二语，不知提醒多少醉梦人。我辈为文，不能开导人心，扶翼世道，虽艳如花，热如火，只堪覆瓿耳。”朱密所吾弼《示弟》一札：“寄吾弟不暇长语，第谓做官当如将军对敌，做人当如处子防身。将军失机，则一败涂地；处子失节，则万事瓦裂。慎之哉！”

司马温公作书有误字，旁注“𠂆”，盖用非字之半，见《云麓漫钞》。今人误书，旁注“丶”或注“丶”，殆即“𠂆”之遗意，历久而变者欤？

桂林一枝

桂林陈莲史方伯继昌，廷试时，因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初拟第二，歙曹文正公振镛谓：“本朝百余年来，三元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师刊“桂林一枝”图章赠之。

石鼎联句诗

韩昌黎《石鼎联句》诗，有以为斥时相者，吴安中谓皆退之作，如《毛颖传》，以之滑稽耳。所谓弥明即退之，侯喜、师服皆其弟子。苕溪渔隐曰：“公与诸子嘲戏，不应讥诮轻薄如是之甚。且序云：‘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年九十余。’此岂亦退之自谓耶？《仙传拾遗》有《弥明传》，虽祖述退之之语，亦必有是人矣。”此说似胜于吴，然谓有弥明其人，恐《仙传拾遗》亦无足据。且弥明之诗既若是之奇特，则生平所作必多，何不闻有他作传于世间？而唐人诗文中更未尝有称其人者耶？独斥时相之说，似为得之。当公奏讨淮西之事，执政不喜。及为潮州刺史，宪宗将复用之，又为宰相所沮，诋为狂疏。方是时，李逢吉、皇甫镈、程异之徒，以褊小之才，膺鼎鼐之任，罔克同心辅治，而惟以媢忌为事。公于是托为此诗以讥之，其云：“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语意显然可见，特恐为人所訾，故托之弥明以传。其所为序，

皆假设之辞，非果有其人也。

识时观变

窦融以河西归汉，冯盎以越归唐，钱俶以吴越归宋，此皆能识时观变、顺天心而保民命者，其泽延后嗣也，宜哉！

唐

佛书“唐”字往往作“徒”字、“空”字解，如《妙法莲华经》“福不唐捐”是，又“唐受”、“唐扰”，义亦同。

字

字有分其名之半者，如宋关詠字永言，谢翱字皋羽，明傅恕字如心，刘侗字同人之类是也。有倒易其名者，如宋吴大有字有大，明冒起宗字宗起是也。有叠字者，如阎尔梅字古古是也。以名为字者，唐以前恒有之，唐以后寥寥。余所知者，宋有戚同文、陈亚之，元有丁鹤年，明有郑克敬、王敬中、周孟简。女子以名为字者，国初有徐昭华。一字之字，自周、秦至唐恒有之，唐以下惟明汝南诸生秦镐字京。一字之字而即以名为字，则惟唐有之，刘济、李琇、张巡、宇文审、李翛、郭暧、刘叉。以姓为名者，明有沈沈，著《酒概》四卷，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张乖崖

张乖崖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卞急抑何太甚！然世俗皆好谀尚谄，正赖以此维之，庶刚方之概不致尽泯。

思患预防

晋出帝初立，大臣议告契丹，致表称臣，景延广不肯，但致书称孙而已。契丹怒，数以责晋，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以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他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莹知其言必起两国之争，惧后无以取信也，因请载于纸以备遗忘。延广敕吏具载以授莹，莹藏其书衣领中以归，具以延广语告契丹，契丹益怒。越六年，德光犯京师，执延广，召乔莹质其前言，延广初不服，莹从衣领中出所藏书，延广乃服。明都御史韩永熙官江西时，忽报宁王之弟某王至，韩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王入，具言兄叛状，韩辞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韩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当辟，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乃释。本朝睢州汤文正公斌巡抚江苏，河督靳辅议罢浚海口工，而起高邮车逻镇筑高堤，束内水高丈余不能出海，总督于成龙力排其议。仁庙命尚书萨木哈、学士穆成格会公及总漕徐旭龄合勘，兼问七州县耆老。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罢工者十八九，谓宜并罢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向之，公力争，使者曰："公言吾当口奏。"及公内召，上语及海口，公对"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愕然曰："尔时汝胡不言？"公具陈前事，召二人与质对，二人强辩，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后，即汇士民呈牒并某议具文书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抚所，檄取，旬日后可覆视也。"二人语塞。上怒，立罢之，而发官帑，遣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浚下河。此皆得思患预防之道者，非明烛于几先而虑周于事

后，其孰能之？

张春舫

同邑张春舫大令枋，积学能文，举嘉庆辛酉孝廉，由教习得知县。己卯岁将选矣，是科捷礼闱。试卷首题“修己以安百姓”，误书“修”作“修”，磨勘罚停。于庚辰岁殿试，以知县归进士班铨选，因赋《游仙诗》云：“可怜一阕《霓裳》咏，证果翻迟十二年。”时归班者约十二年方选。旋于甲申岁卒。

温稼生

温稼生工部，余癸巳、乙未入都皆与同行，留寓全浙老馆，与郑拙言学博三人同院而居。余与拙言闭门习业，稼生则欢场结客，角酒征歌，偶一拈毫，顷刻成文，才锋锷锷，余自愧弗如也。丙申同捷春闱，授职后以工曹需次稽迟，郁郁不得志，益纵酒自放。癸卯秋，以疾卒于京邸，年仅四十二。余哭以诗云：“惨绝邮亭讣，天涯别泪潸。羁魂千里外，幻梦十年间。少妾淹空邸，新纳姬人，尚留都中。衰亲恸故山。伤心江上雁，同去不同还。”“忆作春明客，深情独我知。癸巳、乙未计偕入都，皆同寓寄园。联吟花写韵，赠别柳攀丝。丙申夏捧檄出都，君饯饮于陶然亭，赋诗赠别。岂意重逢日，翻成永诀时。庚子秋，晤君于武林，匆匆话别，讵知竟不复见。千秋身后事，珍重一编诗。”稼生工吟咏，善写山水，尝自题画扇赠余曰：“春明联袂已经年，乡树苍茫隔远天。记取他时归隐地，白云青嶂霅溪边。”斯人已矣，遗墨犹新，每一展诵，辄为欷歔累日。

寄园销夏图

道光乙未春试后，留寓都门，偕同人避暑寄园。园为休宁赵天羽给谏吉士故居，僻处城西，人迹罕到，古木参天，绿阴蓊翳。相与列坐清话，情志洒然。园之南，轩楹幽折，杂花满庭，昕夕徙倚其间，把酒论文，不知身之是客。出都后，回忆前游，历历萦抱，因追绘成图，赋词二阕记之："故老吟踪剩。百余年、风流阒寂，室庐犹韵。宦隐园林稀热客，片席名山栖稳。溯往事、残碑同认。手种榆枝高出屋，郁苍苍、界断红尘境。新月上，泻凉影。　阑干十二通花径，想樽边、掀髯啸傲，几经闲凭。踠地筠帘低不卷，半榻炉烟摇暝。似前度、敲诗清景。雨过空阶苔翠合，早一天、秋意来疏鬓。茶梦熟，北窗枕。"《金缕曲》。"掩重门、碧云深锁，林蝉时递幽响。绳床竹几安排好，风趣自然疏旷。偕偃仰，任大扇宽鞋，箕踞形骸放。闲情跌宕，趁菡萏香浓，芭蕉叶满，索醉倒佳酿。　招凉地，数处轩虚牖敞，囊琴携共来往。人生能几知音聚，况有烟霞供养。天末望。算别后、光阴倏忽年过两，迢迢结想。问画里亭台，三千里外，旧侣更谁访？"《摸鱼儿》。

严比玉

严比玉太守与余同受业于沈鹿坪师，推襟送抱，情谊独敦。太守好学工诗，兼有济世之志。官滇南，循声懋著，方将超擢，遽以疾卒。遗稿未刊，记其昔时游西湖句云："风来云气初离树，雨过泉声尚满山。""高寺钟声随涧落，隔江山势拥潮来。"《赴都谒选留别同人》句云："千里关河成独往，廿年灯火负初心。"皆可传也。

弈国手

本朝弈国手首称范西屏世勋，施襄夏绍闇次之，皆海宁人。范著《桃花泉棋谱》，施著《弈理指归》，并行于世。施性纯孝，父病刲股。工诗善琴，不独以弈见长。近时海宁陈子仙亦善弈，海内少双。

斗兰

斗草见于《岁华纪丽》，斗茶志于《茶录》。《中州集》冯内翰璧致仕，居菘山龙潭，山中多兰，每中春作花，山僧野客，人持数本诣公，以香韵高绝为胜，少劣则有罚，谓之斗兰。此事类书罕载。

乡闱覆试

北闱乡试中式，久停覆试之例。道光乙未科，南海曾公望颜知贡举事，奏称北闱乡试顶冒代倩之弊日甚，请复覆试之制，得旨允行。是科以文理不符被黜者二人。直省乡试中式覆试，则始自道光甲辰科，以中式者多抄袭陈文，遂定斯例。

王笠舫

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于诗，尝谒蕺山书院掌教奉贤陈古华太守廷庆，适有馈江瑶柱者，太守曰：“子能为我用馋字韵赋此者，当烹以酌子。”因押全韵成诗，其警句云：“升沉一柱观，阖辟两当衫。”太守叹赏，称为绝唱，遂命歌者奉觞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

日寄家人》诗云："与月乐天花乐地，将诗惊鬼酒惊人。"笔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别离》云："黄金最轻薄，买取别离愁。不若长贫贱，同心到白头。"寓意微婉，深得风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剧，致书盱眙汪观察云任云："日来饮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呕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几下世。

朱笠亭说诗

海盐朱笠亭大令炎，博雅工诗。其评沈归愚尚书《唐诗别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弁言一则尤足为后学指迷，云："是集严于持择，辨格最正，一切傍门外道，芟除殆尽，以之导后学，是为雅宗。入手须辨雅俗，近今有两种格体：一为考试起见，读试帖如剪彩刻绘，全无生气；一为应酬起见，翻类书，用故事，如记里点鬼，绝少性情。此固毕劫不知诗也。又或取法于古，各立门仞，亦有两体：其从《瀛奎律髓》入手者多学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从二冯所批《才调集》入手者，多学晚唐纤丽一派，或失之浮。是皆不能无偏。且《律髓》止载律诗，《才调集》第及中、晚，亦颇未备。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论太高，《十种唐诗》散入各集，未易寻其涂径，故惟归愚先生此书最便拾诵。此书外，更取阮亭《古诗选》玩习，则五七言诗已得其大凡。再以《十种唐诗》参看，近体亦略该备。然后于《文选》、《乐府》采撷菁华，于宋、元名人诗集博其机趣，挥霍万象，惟我所欲矣。"

王廉访

睢州王廉访缯，由知县起家，卓著循声。属邑民安某客于外，继妻高氏通于刘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谋乱之，女不从，共戕女以

死。公曰：“高母道已绝，仍照故杀子女律拟，其何以戒为继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杀妻前夫之子律论斩。具题，报可。遂著为例。其为江南按察使也，宿州某生携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临产，妻兄之女来视，数日，妻子均中毒死。馆人曰：“若与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于州，刑讯，女不胜楚，遂诬服。公疑之，问馆中来往者何人，女曰：“只十二岁学徒耳。”召而曲诱之，曰：“师抶我急，因置砒面中。”生之妻兄乃得释。无锡民某与攻皮之匠殴，已而匠死。有僧故与某仇，证为伤重致然，令如僧所诬论拟。公察斗殴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诘曰：“伤久何得不医？”具言医矣，检所用方，则匠死伤寒耳，僧乃伏。平反多类此。苏州胥门外有坊，曰“民不能忘”，为汤文正公建也。公与同乡，民即镌公姓氏于其次。

梁学士

钱塘梁山舟学士同书，为文庄公诗正长子。二十五岁举乾隆丁卯科孝廉，三十岁应壬申恩科会试，未第，特旨赐与殿试，入词林。三十六岁大考二等，擢侍讲，是年丁所后父艰归。既淡于荣利，又素鲠介，恐不谐于俗，服阕后引疾不复出。尝赋诗云：“一事比人差胜处，不曾强仕已归田。”

墨谱

明方于鲁《墨谱》，程君房《墨苑》，绘刻精工，艺林清赏。较其优劣，当以《墨谱》为胜。《墨苑》中自著序记，语涉矜夸，其搜罗名人题赠虽多，而如顾秉谦、沈淮等笔札亦皆载入，未免薰莸相杂。且此书为文房清玩，乃胪列时人，备志科第、官爵，殊乖雅道，

不若《墨谱》之能得体要也。《谱》中载汪仲淹《墨书》述于鲁之言曰："试墨如试金，当略其色泽，求其神气。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为下，黯沕无光，或有云霞气，又下之下也。"此数语可为相墨金针。

沈汉甫

震泽沈汉甫茂才金渠，好学能文，屡试不遇，郁塞无聊之思悉于诗寓之，著有《春风庐诗集》。句如"竹色隐高屋，杏花明短墙"、"十里涧声寂，一肩山影凉"、"雨声寒客馆，花事老山城"、"湖光吞树小，山气压云低"、"江上白波双浆去，山前红树一僧归"、"烟村半夜鸡声早，水国三秋雁影低"、"落日一星明树杪，微波双桨出蘋花"，皆妙。

岳忠武王铜印

嘉庆戊寅，山阴李宏信以所藏岳忠武王铜印归于栖霞岭王祠，属王廿四世孙秀元世守之。金坛段骧作记，摹刊祠壁。印准今尺寸六分有奇，厚三分。其文曰"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飞印"。阴文五行，行六字。凡三十字，盖古印字之最多者。

李少司寇

寿光李松园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时，有翁强污其妇，妇爪伤

翁面得免，畏其再逼，遂自尽。众谓伤翁不孝，不宜旌。公谓妇此时惟恐不免耳，是无妨于孝，仍宜旌。钱文敏公维城从其言，由是遂知名。

鹿洲公案

漳浦蓝玉霖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阳、潮阳时所纪，节录以见折狱之良：陈氏兄弟伯明、仲定，争父遗田七亩构讼，谓兄弟本同体，何得争讼！命役以一铁索絷之，坐卧行止顷刻不能离，更使人侦其举动词色，日来报。初悻悻不相语言，背面侧坐。至一二日，则渐渐相向。又三四日，则相对太息，俄而相与言矣。未几又相与共饭矣。知其有悔心也，问二人有子否，则皆有二子。命拘之来，谓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构讼。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争夺，无有已时。吾为汝思患预防。"命各以一子交养济院，与丐首为子。兄弟皆叩头哭曰："今知悔矣，愿让田不复争矣。"曰："汝二人即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愿也，且归与计之，三日后定议。"翼日，其妻邀其族长来求息，请自今以后永相和睦，皆不愿得此田。乃命以田为祭产，兄弟轮年收租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由是兄弟妯娌皆亲爱异常，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西塞山

湖北有西塞山，一名道士矶。湖州亦有西塞山，亦名道士矶。张志和《渔父词》所云"西塞山前白鹭飞"，乃在湖州时作，而放翁《入蜀记》指为湖北之西塞山，《广舆记》等亦沿其误。

西南夷传

王伯厚谓柳州《游黄溪记》仿太史公《西南夷传》。按白香山《冷泉亭记》云："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邓牧冲《天观记》云："两浙山水之胜，最东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余杭最；逆天目、大溪上，有十八里曰洞霄宫者，是为大涤洞天，又余杭最胜处也。"史鉴《韬光庵三天竺寺记》云："环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为最佳；据西山之佳惟四寺，灵隐为最胜；领灵隐之胜有五亭，韬光为最幽。"盖皆效其体也。

吴烈女

湖州太湖滨绿葭湾吴烈女，以贫故养于夫家。夫曰李时新，佐父九皋治肆事于湖北，女独与姑居。姑与疏族李大炮通，时来饮酒，使女给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抶女无完肤。大炮与姑谋，并污之以塞其口。姑于是为好言诱女曰："大炮有恩于汝夫，汝善事之，汝夫归，以汝为能报德也。"因出金跳脱与之曰："此大炮所赠。"女取而掷之地。时六月六日，俗必食馎饦，姑与大炮共为馎饦，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炮与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炮强灌之，则啼而走。傍晚，女浴于室，大炮从暗中突出，欲走，门已闭，遂自后窗投于水。邻妪救之起，微有气，至夜半苏，复自投于水，竟死。族人以大炮逼奸致死报县，乌程令庄有仪素不解事，县人谓之"庄糊涂"者也。检验时，姑坚执大炮无逼奸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时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泽县盗案发，大炮论实坐斩，众愤稍泄，而逼奸之案已结，无可翻，烈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当事，请旌于朝。归安方焘作征诗启以表彰之，

有“千寻雪浪，净涤淤泥；一片冰心，朗昭河汉”之句。

诗分唐宋

王右丞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介甫诗“萧萧抟黍声中日，漠漠春锄影外天”，同一咏鹭鹂也，一则妙合自然，一则巧极人工，唐、宋之分即此可见。

担粥

担粥法始于明季嘉善陈龙正，简而易举。道光癸巳，林文忠公抚吴，冬荐饥，仿行此法，雇人挑赴各城，以济老弱贫病，活人无算。

卷四

高东谿

宋高东谿先生登，上渊圣皇帝五书，集中尚存其四，大旨皆主于任用君子，黜退小人。有云："昔汉元帝承宣帝之后，好贤不坚，恶恶不著。知萧望之、周堪、张猛之为贤，任之且贰而勿专；知弘恭、石显之为恶，去之且疑而勿决。卒焉小人道长，而高祖之业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后犹尔，况陛下承衰弊之余！必欲振起中兴之业，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为此辈昏惑，臣恐宗社倾覆，而陛下犹不知也。臣于彼时，虽欲为陛下言之，已无及矣。臣老母年六十余，别无兄弟侍养，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宠，偷活归耕，于势当然。而乃不避斧钺，愿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系，万一陛下肯听臣言，则我祖宗基业，可以永保无穷，而臣虽杀身破家，固已无恨矣。"又云："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于德，赖一伊尹而卒能中兴；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励精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终致祸乱。今陛下始即宝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无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胜为宗庙社稷痛哭！人常以古为鉴，而陛下不能；以今为鉴，则其不明莫甚也。"其辞恺切沉痛，洵能言人所不敢言。惜高宗不知信用，卒为秦桧所抑，贬黜以终，可慨也。

朱大令断狱

朱竹君学士文正公负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闻于时。长

名堂官，大荔县丞；次名垣，以进士历官济阳、长清县令。长于断狱，遗事详见学士文集，节录之为司民牧者龟鉴焉。济阳少妇周新嫁王巧，一月妇归宁而归，明日巧死。翁媪及邻人以巧食妇所煮粥而遽腹痛呕泄死也，谓妇毒夫死，讼于官。朱命以粥及所呕者饲狗，狗不死。又召吏审巧之死，无毒状，独齿噤坚不可启，视其私则入腹中。乃趣召妇曰："死者口不启，汝罪而冤不能明也，汝能启其口，当为汝辨之。"妇泣而前跪，启焉，观者皆骇。吏持银匕入死者喉验毒，出以示众，皆曰中毒非是。朱固问妇以巧死时状，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即饮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谓翁、媪及邻众曰："是乃死于阴淫寒疾也，顾欲坐妇毒死夫乎？"皆再拜谢，扶妇去。后妇竟为巧守节。县故狱具，有以鸟枪取凫雉而火自后发中人洞胸死者，当抵罪。朱即争曰："此无死法。"上官诃驳数四："惨死如是，而故纵耶？"朱曰："律过失杀条曰，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正载贪射禽兽之文，知县不能枉律断狱。"卒争如所引乃已。县有役以事逮民，民死，归即敛讫。已而讼役杀之，转辗三十年不决。上官檄朱会所在检骨，骨在浅土败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检也。"朱令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和及四墙柳方，土正见，徐徐拨土，正首足向，幂以席，寮坎注醯，须臾，骨如蒸状。仵人即检讫，告曰："尸独脑骨紫血伤见方寸许。"众喜，谓得情。朱熟视之，曰："未也，此伤处涤可去。"众笑曰："伤三十年入骨，岂可涤耶？"朱呼水刷之，骨白无涴，而讼遂息。或曰："于录无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伤者，紫色中重而外轻，若晕渐减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众叹服。

大游仙诗

沈鹿坪师之子还浦茂才珠复、锡田茂才埰晋，皆克承家学，食饩于庠。汪文端公视学吾浙，以"拟曹唐大游仙诗"题试士，师时秉铎台

郡，与还浦、锡田皆有作，公大称赏，有“老凤清雏”之目。师《刘阮洞中遇仙子》云：“竹露松烟夹道苍，忽闻人语破幽茫。花间有犬休捎帨，谷口无莺自奏簧。隔水遥窥惊未定，迎风小立话偏长。殷勤劝进胡麻饭，不唤刘郎便阮郎。”《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准约腰支理旧裳，洞门春寂锁愁长。碧山有约泉声杳，红树无情月影茫。邂逅飞觞还是梦，侵寻坐幙复谁香？虹桥未便经离别，也对寒星望玉郎。”还浦《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漫随金蝶化衣裳，愁比人间别更长。《黄竹》歌残云黯淡，玉梅梦香月微茫。泉调琴筑难为韵，花扑帘栊衹自香。犹忆胡麻饭初熟，加餐两两劝仙郎。”《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云：“石上分明记会真，在山缘隔出山尘。关心风月夸僚婿，过眼烟霞失比邻。藤杖龙钟空自老，桃花狼藉不胜春。重来北陇休腾笑，身到仙源得几人？”锡田《仙子送刘郎出洞》云：“碧云无际是天台，流水何曾去复来。久住不知尘世别，濒行始惜洞门开。香分芍药肠应断，绿到蘼芜首重回。从此沃州山下路，更无人迹长莓苔。”《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懒奏琼箫整羽裳，离愁更比世间长。朱栏十二春岑寂，碧宇三千路杳茫。瑶草有情空自绿，桃花无语为谁香？遥知下界还相忆，几度樽前唤索郎。”数诗皆为时传诵。锡田嘉庆己卯闱作甚佳，竟不得售，投井而死。师因是凄郁，乞病归。还浦亦屡荐不售，未及中寿而卒。俱可悼也。

下第词

沈锡田戊寅下第，赋《陌上桑》词，语绝凄惋：“传来一纸魂销，顷刻秋风过了。旧侣新俦，半属兰堂蓬岛。升沉异数如斯也，漫诩凌云才藻。忆挑灯，昨夜并头红蕊，赚人多少。　愧刘蒉策短，江淹才退，五度青衫泪绕。桂魄年年，只恐嫦娥渐老。清歌一曲，凭谁诉，惹得高堂烦恼。梦初回，窗外芭蕉夜雨，声声到晓。”

冯侍御

吾邑冯孟亭侍御浩，于乾隆戊辰科登第，乾隆乙卯重赴鹿鸣宴。季子鹭庭太史集梧供职京师，先为具呈掌院，有云：“缅前事以兴怀，有如得隽；偕后生而与齿，亦可忘年。”人皆传诵之。

菱塘棹歌

张梦庐学博精医理，求者盈门，所得金尽以赒亲朋，殁之日家无余资，第积书数千卷而已。家居后珠村，尝采村中事作《菱塘棹歌》百首，兹录其五首云。“村北村南尽水乡，西塘过去又东塘。扁舟到处皆秋色，十里菱花冷夕阳。”吾乡旧名朱村，又与前朱村接，故又名复朱。近烂溪，溪中曾产珠，又名珠村。“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橹咿哑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鸶飞。”鹭鸶桥在村东二里。“英雄千古总荒莱，烟树空濛杜宇哀。一片桃花红雨里，踏青人上将墩来。”将墩在村北，高数十仞，可登眺。相传明胡宗宪追倭至此，乃尸骸所积之地也。“绛春桥畔是侬家，绿树深深酒旆斜。一径墙阴人迹断，南风开遍紫藤花。”曾祖佩千公自大树洲迁居绛春桥北，今世居焉。“小姑一语误鸳鸯，指点孤坟怨恨长。日暮寻芳人影散，梨花冷落野庵傍。”康熙间，乌镇孔秀才慎修移家珠村，事母至孝。娶妻杨氏，甫三日，为小姑所谮，不悦于姑。慎修终曲承母意，誓不同寝。后母殁，遂遨游四方三十余年，卒于云南。杨氏百计迎骨归，未几以哀死。里人悲之，醵钱合葬古仙庵侧。

内阁中书

京朝官惟内阁中书舍人进身之途最多，有以进士引见而得者，有以进士授即用知县后吏部拣取引见而得者，道光丙申恩科行之，拣取十二

人引见，用六人。有以会试荐卷中取为明通榜而得者，乾隆间有之，今不复举行。有以举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试取列优等而得者，有由举贡捐输而得者。婺源王葑亭通政友亮，于乾隆己丑会试列明通榜，授此官，有《谢友人贺启》云："锻羽南宫，方笑中眉无勇；摛毫东掖，忽欣除目有名。维舍人昔在中书，与学士对称两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处之清严，争谓此途为华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头衔埒于新翰林，体统超乎散进士。何期下第，反得升阶。未登千佛经，敢夸出世之佛；试览百官表，幸陪入阁之官。某学书不成，识字有数，受深恩而逾分，蒙远誉以过情。谷莺上鸡树而栖，虽云大乐；野鹭占凤池而浴，只觉增惭。"王又有《谢人惠玉如意启》，起联云："人生几事如意者，举俗爱其名；君子于玉比德焉，良工琢为器。"语亦隽妙。

倒句倒字

《汉书》每有倒句，如"更议不宜时，霍山自若领尚书"、"必我也，为汉患者"之类是也。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论议"、"失得"、"贵富"、"旧故"、"疑嫌"、"病利"、"病疾"、"并兼"、"悦喜"、"苦勤"、"惧震"、"柔宽"、"思心"、"候伺"、"激诡"、"讳忌"、"稿草"之类是也。

诗囿于习

皇甫子循汸言：关中之诗粗，燕赵之诗厉，齐鲁之诗侈，河内之诗矫，楚之诗荡，蜀之诗涩，晋之诗鄙，江西之诗质，浙之诗啴，吴下之诗靡。此皆为习所囿也。惟有志之士，能矫其失以归于醇耳。

曲端

曲端为张浚所杀，死非其罪，人皆惜之。然端嫉李彦仙声绩逾己，当娄宿攻陕，浚使端出鄜坊，绕其后救之，而端诡托不行，致使陕城陷没，金人得以并力西向。不忠不义，其罪甚大，史以刚愎恃才訾之，犹未足概其生平也。

麒麟

《明史》外国贡麒麟者甚多，阿丹国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尔雅·释兽》："麟，麇身，牛尾，一角。"注云："角头有肉。"《京房传》云："麟，麇身，牛尾，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明史》所言颈长如此，未见古书，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别种，非真麒麟。

贺失火

《韩诗外传》：晋平公藏宝之台烧，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柳州《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盖本于此。

唐宰相无谥

唐宰相多无谥者，李泌功在社稷而亦无谥，尤为缺典。

明待功臣

明待功臣之薄甚于汉。刘文成归后，惟棋酒度日，盖即子房辟谷之意。然犹不免于胡惟庸之毒害，可慨也！

唐县尉

唐举进士第者，往往授县尉，应举不第，乃亦有谪官县尉者。如贾岛为长江县尉，温庭筠为随州县尉是也。考唐制，县令有京县令、上县令、中县令、下县令，尉亦如之。京县尉从八品下，上县尉从九品上，中县尉、下县尉皆从九品下。岂黜陟各异其地耶？

李易安朱淑真

德州卢雅雨鹾使见曾作《金石录序》，力辨李易安再适之诬。谓“德父殁时，易安年四十六岁，又六年，始为是书作跋，是时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犹嫁，嫁而犹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后悔之，又不肯饮恨自悼，辄谍谍然形诸简牍。此常人所不肯为，而谓易安之明达为之乎？观其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护头目，如见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此子舆氏所谓好事者为之，或造谤如《碧云瑕》之类，其又可信乎”？陈云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说往往污蔑贤者，如《四朝闻见录》之于朱子，《东轩笔录》之于欧阳公，比比皆是。”又谓：“‘去年元夜’一词本欧阳公作，后人误编入《断肠集》，渔洋山人亦尝辨之。遂疑朱淑真为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词非朱淑真作，信矣。李易安再适张汝舟

事，详赵彦卫《云籠漫钞》，诸家皆沿其说。卢氏独力为辨雪，其意良厚，特录之，以俟论世者取裁焉。

明东厂二校尉

明东厂为祸之酷，自古未有，独有二校尉以义烈闻。其一苏宣，大名府南乐县人。给事中杨爵下诏狱，东厂使人更迭侦伺，积五日一报。宣至狱中，知爵昼夜匣锁，右胫前为匣木转磕成伤疮。宣自起匣上木，以重瓦间合胫处，使相去寸许，自此疮愈。复有谗宣者，下宣狱，笞五十，夺其役。爵即狱中书片纸慰宣，宣答曰："公当开广心胸，勿以宣为念。"是秋，爵放还田里，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诗赠别。继宣者杨栋，霸州人。母病，割股调羹以进。爵与刘、周二子下狱，不能自食，栋以东厂使来觇，力言于司官，得代供米物。事见万历间武进张按察使师绎《月鹿堂文集》。

秋畦公取士

先祖秋畦公，讳世埰。宰密县时，乾隆丙午、戊申秋试分校，竭昼夜之力悉心评阅，所取皆知名士，时称为得人。丙午分校时，尝赋诗云："梧井朱门落叶深，咿唔声隔院沉沉。艰难一字频搔首，容易三场尽惬心。啖果试回咀后味，赏琴须辨爨余音。秋风几树天香动，吹向寒山老桂林。"是科闱前，毕秋帆制军试大梁书院诸生，拔祥符方松磐方伯载豫卷冠多士，决其必售。填榜之夕，不闻唱其名，心窃讶之，及拆前五名卷，则以第四名魁。其经即公所取房首也，乃叹曰："今益信文章自有定价，而司衡鉴者亦煞费苦心矣。"归安朱闻填讳。

赵屏山

吾郡石门赵屏山茂才宗藩，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由是人皆义之，名誉益起，当道争以厚礼延聘。性刚直而明敏，主人有过，必面规之。尝谓“急事缓办，缓事急办”二语，实为幕学要诀。盖事出仓卒，心神未定，稍一任性，即贻后悔。必慎始图终，熟思而审处之。若微渺之事，人每忽而置之，不知积少成多，弊即自此生矣。时以为名言。道光庚子，赵在临海县幕，余时司铎郡学，过从频数，投分甚深。辛丑冬，去之苕上，作诗留别，先君子及余俱有和章。原倡云：“小住山城迹似蓬，交情缱绻共春融。行踪自笑同迁客，归计惟应伴钓翁。载月好探苕水曲，停云怅望越天空。明年待续寻芳兴，记取花开菡萏红。”先君子和云：“天涯游躅转如蓬，倾盖欢心水乳融。醉引壶觞同傲俗，笑看杖履各成翁。君与余同辛丑生。百年吟席留真赏，千里归帆指远空。此后相思隔江树，离愁题寄彩笺红。”余和云：“望望吟腾逐去蓬，归程千里雪初融。酒樽乐志柴桑叟，茶灶随身笠泽翁。驿路正逢梅破腊，屋梁愁见月当空。何时重践论文约，窗烛更深剪碎红。”

张八愚比部诗

吾邑张八愚比部桓，积学能文，兼工诗律。乾隆庚戌会试，诗题“老当益壮”，朱文正公器其诗为老手，特拔之入额。诗云：“天道惟贞一，人心在自强。敬为难老术，勤即永年方。质劲霜弥茂，花迟圃更香。鞍矜神采壮，镜感鬓毛苍。此类丘陵小，难齐日月光。戒犹思抑抑，谟益念洋洋。本是无终始，何曾有弛张。健行归体撰，不息运

乾纲。”张由文安县令捐升郎中，素谙刑名学，有所评论，众皆服其公允，遂主谳稿。卒年五十有五。疾亟时，神明清朗，案头有水仙一本，口占云：“那与春光再斗妍，羁魂一缕逼凋年。谁教垂死开双眼，得见凌波第一仙。”著有《海隐山房诗集》。

晏元献

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诗词并见。诗为《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元已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艳艳杯。云云。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词为《浣溪沙》调：“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云云。小园香径独徘徊。”元献得上句，弥年未能对，王琪为对下句，元献大喜，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王之才固足称，元献服善之雅，亦何可及耶！

破体字

朝考殿试最重书法，大要以黑、光、匀为主，并不可有破体字。犯此者，读卷官票签为识，不得在前列。乾、嘉间，竟尚赵松雪体，破体字亦不以为嫌。曾见嘉庆乙丑科彭状元浚殿试卷，破体字极多，甚至恶书作“恶”、所书作“所”。今则一笔不可苟且矣。

翻用前人诗意

诗有翻用前人意者，如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陈灿霖《古怨》则云：“独卧绣窗静，月明宿鸟啼。不嫌惊妾梦，羡汝是

双栖。”朱受新《春莺》则云：“任尔楼头啼晓雨，美人梦已到渔阳。”李太白“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徐翔鹍则云：“人道横江恶，侬道横江好。不是浪如山，郎船去已早。”杜牧之“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相饶”，潘其灿则云：“朝来揽明镜，白发感蹉跎。毕竟无公道，愁人髯畔多。”张祜“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卢雅雨鹾使《留别扬州》则云：“为报先畴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扬州。”此类未能悉数也。

金史

昔人谓《金史》叙次明净，胜于《辽》、《元》。然如《后妃传》后所载海陵私其从姊妹莎里古真、余都，“莎里古真在外为淫泆，海陵闻之大怒，谓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又：“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此等猥亵语亦皆采述，殊失体裁。

拂珊图

先祖秋畦公与海盐俞是斋先生琨交最笃，曾为公画《拂珊图》，名流题咏，不乏佳作，摘录于左：

戊子小除，陆秋畦大兄属予作《甫里图》，戏为写此。忆少时《和友人渔父》一律，并以移赠云：“夷犹一棹出芦藂，艇子前头坐钓翁。杨柳岸边停急雨，栗留声里趁斜风。烟波阅尽江山老，夜月歌残天地空。不是无才甘避俗，闲身爱住浪花中。”是斋俞琨。

“笠泽已著鲁望书，钓竿更拂巢父树。他日相逢载缺瓜，还共白

蘋洲上住。”“多君怀抱比雪清，着屐几两书百城。梦绕霅川千尺水，乌篷泊处柳风轻。”秋畦大兄既属题字，复成此二绝，以博一笑。朗夫弟耀。

“宛宛垂杨映石滩，溪山佳处有渔竿。知君偶此成高寄，不为缁尘插脚难。”“两载深情惜我遐，一尊酒尽即天涯。送行并触思归兴，西定桥边日未斜。”秋畦老世兄属题，拙修嵇璜。

秋畦大兄往反公车二十载于兹，学甚富，身甚贫，而不知其寄兴甚超逸。今岁庚寅春，将以先世事归里，予勉留之不得，适携所为《拂珊图》属题。按图名本取杜诗“钓竿欲拂珊瑚树”句，乃不自为照，而貌天随子其上，盖亦自况云尔。昔天随自号江湖散人，予惧秋畦之或将终焉也，故有落句以志慰讽云。“觌面分明笠泽翁，笔床茶灶旧家风。人依丛碧深青里，境在寒烟宿雨中。入海漫寻巢父逸，哦诗还比日休工。只愁催踏看花马，便号江湖恐未同。”题为“秋畦大兄老同年，弟赵佑”。

“偶然吟意在江湖，且复烟波作钓徒。四面云山围舴艋，一湾风露泊菰蒲。心原似水同行止，志不求鱼任有无。我上秋船寻伴侣，蘋花香里定招呼。”己丑初冬，题“奉秋畦老先生清教，秋船冯华”。

“淡淡春波濯柳丝，一竿风月貌天随。依稀陆汇溪头路，舴艋舟中万轴诗。”题“奉秋畦太年伯大人诲正，再侄震东”。

对对难

吾郡有师弟同赴省试，至武林关，天晚关闭，师出对曰：“开关迟，关关早，阻过客过关。”弟应声曰：“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是科弟获隽。

跕班

参谒上官各有定期，俗名“上衙门”。届期，下僚必黎明赴官厅，俟上官出入，皆趋俟庭隅，鱼贯序立于傍，敛容屏息以示敬，谓之曰“跕班”。凡在督抚署，则于司道、郡守之出入皆然，在司道署，则于郡守之出入皆然。他如庆贺、祭祀、迎送诸礼节，凡上官所到之处，无不先往伺候其出入。故需次省会者，奔走仆仆，几无暇日。余在楚北时，同僚灵宝许明府虎拜，尝改翰林口号“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终朝事业惟跑路，毕岁功名只跕班。”又戏作联语云：“寒城跑路，满面尖风；古庙跕班，一身明月。”盖纪实也。

重字

重字古作二，今则从丶。乾隆中，江西举人姚近第二场第四篇重字未经重写，磨勘官签“违式，应议”。武进刘文定公覆勘，奏折云：“此等本无应议明文，第举子决科墨，义理宜详慎，不得与自作行草书札，概从两点省文。且在题字中，如不按题纸重写，即应贴出，除此卷照签交议，并请敕部明著为令，俾共识遵循。”

一挥九制

宋刘原父敞在西掖时，一日追封皇子公子九人，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明刘主静定之亦尝一日草九制，笔不停书。又中旨命制元宵诗，内使却立以俟，据案伸纸，立成七言绝句百首。原父论著流传天下，而主静撰述无闻。然《明史》所载章疏二篇，义正词

严，亦足垂不朽矣。

金佗

吾郡金佗坊，宋岳珂故里。珂《金佗粹编》自序谓“先生佩佗绶于鄂，不肖幸绍封旧封”，则“金佗”乃因封爵取义，后遂以名其居。按《尔雅·释训》“委委佗佗”，孙炎谓“佗佗，长之美”，“佗绶”之“佗”，意盖本此。今俗皆作“金陀”似误。

李安远

唐李安远历官潞州都督、怀州刺史，卒谥曰安，追封遂安郡公。谥与封叠犯其名，史册罕见。

隋文帝废长

隋文帝自谓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乃卒废太子勇而立广，遂底灭亡，则以听妇言而惑佞臣也。勇又多内宠，干帝后之忌，自启衅阶，欲免于祸，得乎？

胡大海

《保越录》述元吕珍守绍兴拒明军事甚详。时明首将为胡大海，纵兵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又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实之以水银，

面皆如生，被戮斩污辱者尤甚。据此则宋之陵墓一发于元初，再发于明初矣。考《明史·胡大海传》，大海善用兵，每自诵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乃《保越录》所载若此，岂当日国史掩讳其恶欤？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无再嫁者，即此可见宫帏礼法之肃，视唐世迥殊矣。

剑

《西溪丛话》云：欧公父墓表云：“回顾乳者剑汝于其旁。”《曲礼》曰：“负剑辟咡诏之。”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今按：集中作“剑汝而立于旁”，茅氏八大家本则作“抱汝而立于旁”，“抱”字虽明显易解，不若“剑”字之典奥。

韩陵片石

庾子山谓“韩陵片石，堪与共语”，盖指温子昇所撰《定国寺碑》，为高欢克尔朱世隆纪功也。今观其文，辞采华缛，殊乏风力。其末云：“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纪此无忘。”极意褒美，至以“天销”、“地沦”相形，措辞亦乖体要。

范文正公子

宋令文有三绝，子之问以文章起，之悌以勇闻，之愁善书，各得父一绝。范文正公之子各得其父一体，仲子纯仁得其德量，三子纯礼得其文学，幼子纯粹得其将略。以视宋氏之子，盖远胜矣。

七月诗

《七月》诗八章，章十一句，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之体皆备。诗中言“一之日”二、言“二之日”三、言“三之日”二、言“四之日”二、言“四月”一、言“五月”二、言“六月”二、言“七月”七、言“八月”六、言“九月”六、言“十月”五，三月阙，则以“蚕月”代之。盖天时与人事相权，而后调燮之用精、爱育之利溥也。

宦寺

汉以后宦寺之祸，史不胜书，然亦有贤者。如汉吕强，北齐田敬宣，唐杨复光，后唐张承业，宋邵成章，明怀恩、覃吉、何鼎、李芳、陈矩、王安，简册褒称，美名著焉。知人贵自立，不患类之贱也。

六驳

“隰有六驳”，毛传云：“驳如马，倨牙，食虎豹。”陆玑疏云：“驳马，梓榆也。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驳马，故谓之驳马。”《正义》谓：“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兽。”余谓非独此也。《诗》凡山、隰对举者七，阪、隰对举者二，南山、北山对举者五，皆不言及兽，可知传之说未若疏之说为长。

警枕

钱武肃王用警枕，司马温公亦用警枕，兴王、贤相勤劳正相同也。

柏梁台诗

联句长篇始于《柏梁台诗》，诗凡二十六句，句各叶韵：时、来、材、哉复二韵，治、之复三韵。自大司马迄上林令，各就其职事言之，至末二句郭舍人云“啮妃女唇甘如饴”，语忽涉于亵；东方朔云“迫窘诘屈几穷哉”，语又近于谐。视三代以前君臣赓和之作，相去远矣。

方术传

《水经注》引邓德明《南康记》：卢耽为交州治中，元会至朝，化为白鹄，威仪以石掷之，得一只履。步骘为广州，恶之，以状列闻，遂至诛灭。然则王乔之凫舄，竟得天降玉棺，百姓立庙，何其幸耶！《后汉书·方术传》语多怪诞，盖不免出于附会，已为葛洪《神仙传》、晚出之刘向《列仙传》等书作滥觞矣。

州箴

扬子云《十二州箴》，冀、兖、青、徐、扬、荆、豫、益、雍、幽、并、交是也。《初学记》所载，多凉、润二州。其《润州箴》

云：“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兴。”此皆汉以后事，岂得谓子云所作？徐公硕儒，当不若是之舛，或其书为后世妄人所增，有是误耳。

史越王表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史越王辞免太傅，作表，欲用‘侵寻岁月，七十有三’，未有对，余有锡之父对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大称赏。”谢伋《四六谈麈》又云：“吕成公《求退表》‘侵寻甲子，六十有三；补报朝廷，万分无一’，乃出于李黄门邦直。”明杨仪《明良记》则又谓：“刘文成公作表用‘蹉跎岁月，六十有三’，未有对，高峰和尚对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则焚，而火浣布、凤首木等，独得火不燋。又火油得水，焰弥盛，钱武肃王尝用以胜淮师。

父子精相术

唐袁天纲、客师父子精相术，明袁珙、忠彻亦父子精相术。珙相人，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技也而进乎道，胜古人矣。忠彻阴险，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齕之，术虽精，不足称也。

柳仲涂文

柳仲涂文近于艰涩，盖承五代骫骳之习，力矫其弊，意在于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辞之工拙不暇计也。其《东郊野夫传》曰：“年始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其同好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又《昌黎集后序》曰：“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离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又《再与韩洎书》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间，称能文者，惟足下与我两家。开之学为文章，不类于今者余三十年。”其学之专且勤如此，宜乎倡一代风气之先，立言不朽也。

陈寿不妄劾人

明刑部尚书陈寿为给事中时，言时政无隐，独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寿于成化时，尝劾去镇守中官不检者，又劾万贵妃兄弟及中宫梁芳、僧继晓，知其非竟不劾人也，特不妄劾耳。

辎重

辎重有三解，《前汉·韩安国传》颜师古注：“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故行者之资总曰辎重。”盖以辎、重为两车，谓车以衣蔽之而载人，重车则载物也。《释名》：“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厕也，所载衣物杂厕其中也。”李善《二京赋》注引张楫云：“辎重，有衣车也。”盖皆以辎重为一车，而一则谓人与衣物并

载，一则谓以衣蔽车而兼载人物也。今人以辎重为行者载物之车，是又于三说之外别著一说矣。

韩侂胄函首至金

韩侂胄既死，将函首至金，黄度以为辱国，倪思谓有伤国体，楼钥独言奸凶已毙之首何足惜。此君子一言以为不知也。

爱惜士子

福建长乐梁敬叔观察恭辰《劝戒近录》云："嘉庆戊午，闽乡试，新城陈鉴亭观察以盐法道在贡院头门点名，并监视搜检。有应试广文怀挟一包裹，兵弁搜得献之。陈公取包裹置坐右，谓兵弁曰：'既有怀挟，应再细搜。'兵弁乃重检考篮等，禀曰：'无之。'陈因目广文曰：'既无怀挟，汝不进去何待？'广文乃领卷径去，而兵弁瞠视无一辞，旁观者皆称颂不置。"夫科举之搜检，前代即有之。功令不得不严，而奉行不可不存宽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体，以养士子廉耻之原。如观察者，可谓知政体矣。后观察官至仓场侍郎。因忆嘉庆甲子科浙江乡试，阮文达公为监临时，事绝相类。第一场点名时，搜检官某以士子怀挟之文字跪白于公，公若为弗见也者。某乃起，置文字于案，公取视之，正色曰："此旧帐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尝谓僚属曰："士子入闱，能带文字，不能带福命。国家严怀挟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辈当仰体圣主作人之意，爱养为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顾大体乎？"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贵寿考兼备一身也。又道光壬午北闱，仁和蒋侍御诗为科场巡号官，有号役讦告某士子怀挟文字，蒋谓："若果怀挟，则当搜检时，诸王大臣岂肯纵其入闱？此必汝藏匿之物，借以挟诈耳。"立予杖责而逐之，是亦能以爱惜士

子为心者。

喜雨志乎民

道光丁未科新进士朝考，诗题“喜雨志乎民”，语本《穀梁》。惟江西万良点明出处，有“勤民志鲁僖”句，以一等三名入词林，年已六十四。

双烈

嘉庆元年七月，京师民崔升偕妻陈氏至杭州投亲不遇，无所得食，同缢于西壁坊客寓。钱塘县令蒋重耀为葬于万松岭侧，且作判辞以立案。其略云：“共处太平，何至谋生无转计？良由狷介，愿甘骈首不求人。虽匹夫匹妇之自经，愚诚可悯；然同死同生之大节，理实无亏。用特捐廉，即为构地。掩兹双骼，遂其夫洁而妇贞；锡以一抔，庶几行成而名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燮为赋《双烈行》，有云：“生则异乡死同穴，一贫致死长郁结，一死守贫真决绝。钱塘江水表汝洁，岭上万松表汝节。殉名殉夫总一辙，士与女兮视双烈。”后土人于其墓旁立祠祀之，大著灵应，祷祀不绝。先是乾隆时，杭州有何氏子与邻女高氏有盟约，高父母别为议婚，女遂与何同时缢死。仁和令唐仁植判令合葬，谳语云：“目击双悬，心怜共命。民彝本由物则，惟从一之足嘉；王道原顺人情，尚有终之能正。教必豫童牛之牿，逾闲难责诸蚩氓；风或殊艾豭之归，节取弗遗于侗俗。用捐廉糈，俾勒贞珉。歌蒿借孔雀之词，文梓起鸳鸯之冢。庶几连理长荣南国，一抔永傍西泠。”一时传为美谈。好事者竞登其墓，或携楮帛奠之。自崔墓兴而何墓遂废，今并不能确指其处。盖崔之死虽不得云正命，而夫缢妇殉，义烈足风，视彼何郎，迹判贞淫，固不仅以

连理双鸳，供骚人之凭吊也。吾友孙瀛帆茂才谓闻诸故老云：“万松岭畔向有匪人，夜劫孤客，俗称‘打闷棍’。土人祷于崔祠，屡显灵验，由是宵小潜踪，行旅获安。此外，尚有驱虎、逐疫诸迹。”果尔，则有功德于民，其历五十余年而香火勿替也固宜。

传述易讹

《雪浪斋日记》以李太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属之欧阳公，特以“晚”易“人”。以王湾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属之灵澈，特以“月”易“日”，以“暮”易“旧”。又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徐师川诗也，《中州集》则以属之张公药。传述易讹，往往若是。

民之父母

州县署旧有联云：“最防官折儿孙福，难副人称父母名。”语意警切。嘉庆间，秀水邑令某初至，颇著仁声，士民赠以匾云：“民之父母。”未几改操，广通贿赂，或于其匾侧题一联云：“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后被劾去。

西游记

《西游记》推衍五行之旨，视他演义书为胜，相传出元丘真人处机之手。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是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

言。此足以正俗传之讹。丘氏自有《西游记》，见《道藏》。

严石帆诗

吾邑严石帆明经光禄，性耽吟咏，文场久困，益刻苦为诗。尤长于五律，如《夜饮金养真肄耕草堂》云："回首平生事，为欢只友朋。深村凉夜酒，细雨草堂灯。旧侣稀堪惜，吟怀老倍增。一尊共相赏，此外复谁能。"《秋夜》云："忽又流光换，飘萧髩已残。浮生垂老易，盛世见才难。河汉影相隔，梧桐阴自寒。西风动瑶瑟，幽怨不禁弹。"格老气苍，不堕凡近。断句如《灵岩》云："春深吴苑树，烟锁太湖山。"《赠铁隐上人》云："禅心窗外菊，诗意画中山。"《舟泊吴兴》云："细火桥边市，疏钟郭外山。"三押山韵，皆妙。

青腿牙疳

咸丰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龈肿烂，两腿青胀，其势甚剧，诸医不效。乌程温醉白□诊之，谓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药，惟食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痊愈。又一戴姓妇人病证相同，亦食马乳得痊。按：此证见于《御纂医宗金鉴》八十四卷"外科门"，长洲唐笠山大烈所著《医宜博览论》曾述及之。吾乡罕有此证，医家知此者亦鲜矣。

冯侣笙诗

南海冯侣笙明府锡镛豪于诗，官太平时，与钱塘范春船学博元伟论诗甚契，吟筒往还无虚日。所刊《于滇集》二卷，乃捧檄采铜滇南

纪行之作也。五言善写景，七言善写情。如《罐子窑道中》云：“乳山围故垒，老木卧残垣。”《黔阳杂咏》云：“天驱三伏尽，地割万峰开。”《留别太平士庶》云：“身如游客忘程远，情在苍生惜别多。”《秋日偶成》云：“酒缘闷酌翻难醉，棋为愁敲更易输。”《苍梧留别邓星槎》云：“与我相同惟宦况，赢君如许是乡愁。”皆为集中警语。

窃人之书

窃人之书为己有，自昔已然。如虞预之窃王隐，郭象之窃向秀，何法盛之窃褚生，宋齐丘之窃谭子是也。元、明以来，如吴澄《三礼考注》，晏璧曾有之；倪士毅《四书辑释》，胡广等袭之；唐汝询《诗史》，顾正谊据之；张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张岱《石匮书》，谷应泰得之。改名《明史纪事本末》。近代王尚书《明史稿》，实万季野所缮也；傅观察《行水金鉴》，实郑芷畦所撰也；王履泰《畿辅安澜》，实戴东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

转败为功

宋与金议和，种师道劝钦宗乘金师度河半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后患。”比京师城破，钦宗思其言，嗟痛之。元兵围襄阳危急，汪立信说贾似道，选兵五十万，沿江距百里而屯，刁斗相闻，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似道不从，元师遂渡江深入。伯颜知立信之策，叹曰：“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明李自成陷山西，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西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给事中吴麟徵力主其说，辅臣陈演、魏藻德谓无故弃地二百里，不可。麟徵复为议数百言，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不省。比贼势日

逼，帝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而已无及矣。此三策者，皆可转败为功，而乃以浅见沮之，卒底于亡，是岂得仅诿之天命哉！

撰述传信

蔡中郎自言，为人作碑，未尝不有惭容，惟为《郭有道颂》无愧。韩昌黎文，刘叉讥之为谀墓。虚辞悦人，知贤者亦不能免。尝观尹河南《刘彭城墓志》云："某撰述非工，独能不曲迂以私于人，用以传信于后。故叙先烈则详其世数，纪德美则载其行事，称论议则举其章疏，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此则所谓修辞立诚，可为撰述者法矣。

讨武曌檄

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云："陵土未干，训誓在耳。"骆宾王《讨武曌檄》演作四句云："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可谓善于脱化。

石敬瑭杜重威

石敬瑭为李氏婿，乞师契丹以灭唐；杜重威为石氏婿，乃亦降契丹以亡晋。天道之不爽若是。

单传

汉扬雄五世单传，童乌既没，继绪无人。周勰自曾祖父扬至勰孙恂，六世单传，皆知名，此后不闻有济美者。孔子之子伯鱼七传至鲋，始有弟子襄。以上俱单传，迄今胄裔蕃衍，英彦世出，盖盛德之后，积久益昌，非常人所能并也。

夏山如怒

郭熙论画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恽平叔格改"如滴"为"如怒"。窃谓摹雨后之景，"滴"字为胜，若当晴杲炎赫之时，"怒"字尤肖其真。《诗》云"夏云多奇峰"，盖亦于"怒"字意为近。

秋鸿馆词

杭州武林门内天后宫，栋宇宏敞，虽在城市，境极静僻，余己亥秋曾寓居于此。北厢之壁有丁见堂诸君题词，读之想见当时文藻之盛。恐日久湮废，备录之以贻同好。《秋鸿馆词》，调寄《满江红》并序："西湖勾留有年矣。秋九月，同人毕集，篛篷蜡屐，酒楼禅榻，游必竟日，聚必卜夜，会合之乐，得未曾有。入冬将各散去，金溪补官北上，选楼赴维扬，小茗归栖水，丹生返娄东，九能归吴兴，春谷入都门，骊泉与余归禾中。念良会之难再，相与倚声，作者有七。湖山恋人，苍然云表。朔风初厉，远怀何如。嘉庆戊辰十月既望，丁子复识。""鸿影连江，却都被、西风留取。肯浪掷、爪痕点点，秋光轻负。一月闲心鸥外远，两湖清响尊前有。怅临风、何处觅坡翁，频搔首。　屐不折，穿云走；船不系，摇风久。向乱泉声里，禅关遍叩。坐到南屏钟动处，饱看西子妆成后。问青山、别后倚晴空，相思否？"嘉兴丁子复见堂。"横笛江城，又搅起、离愁千斛。乍倾

倒、同岑小住，浊醪共漉。夕照峰头高下屐，秋声树里东西屋。恁更阑、不厌把新诗，三过读。　谁挑得，蕉林鹿？谁认取，柯亭竹？叹匆匆分手，云龙难逐。风月且谈今夕事，升沉莫向君平卜。唱骊驹、寒色上征衫，肠回毂。”仁和王崇本骊泉。“秋剩无多，扫败叶、不容停着。恰意外、萍踪三两，湖山栖泊。名字蚤从香国饮，性情别向尘樊凿。倚疏狂、一例结苔芩，谁绳削？　英灵气，王郎斫；圆妙想，鄱阳谑。尽澜翻盾陷，总谐牛铎。襟上酒痕凄似雨，江边帆影闲于鹤。绕天涯、何处乏新知，浑非昨。”开化戴敦元金溪。“雁叫霜寒，已看到、六回圆月。天付与、湖山诗酒，一时清绝。携屐频来今旧雨，对床莫辨云泥客。况连朝、放棹豁双眸，枫林色。　燕台路，风尘隔；鸳湖畔，烟波阔。问茫茫后会，者番堪惜。我向西州应恸哭，时得娄东汪照庭讣。人过北郭伤离别。待重逢、何处续前游，寻鸿迹。”钱塘王槐丹生。“如此湖山，能几度、良朋胜游？才盼到、酒香菱熟，已是残秋。旧雨声消黄叶路，新寒梦醒白蘋洲。正风前、一笛弄凄清，人倚楼。　娄东水，家尚浮；竹西月，客还留。更蹇驴冲雪，远度芦沟。丛菊怕沾羁旅泪，疏杨难绾别离愁。把片情、且付与烟波，随去舟。”仁和李堂西斋。“芾芾霜风，吹落叶、敲窗如雨。频唤酒、烧残红烛，已经几度？杯底破除千载恨，城头留恋三通鼓。约明朝、小艇更看山，西泠路。　欢娱事，元无数；别离恨，长终古。算雪鸿萍水，且休回顾。此去诸公须爱惜，后来我辈休尘土。再十年、重与证前盟，烦鸥鹭。”归安严元照修能。“棹入西泠，畅好是、秋光浓候。合便把、杖头钱挂，联来吟袖。花港画船人去远，蘋洲渔笛吹来又。剩空狂、怀抱未消除，还如旧。　南屏路，寻僧走；万峰顶，携樽就。爱吟诗声里，晚钟清透。好句欲分红叶艳，遥岑已共黄花瘦。奈鞭丝、摇动各天涯，分襟骤。”代州冯振声春谷。

张孝廉

嘉兴张孝廉昌衢，英才卓荦，人皆以大器目之。嘉庆丙子，秋试中式，揭晓后，数日即卒。一月间，连丧其子女，妻亦自缢以殉，惟一老母存焉。其同年平湖高孝廉一谔恸以诗曰："仙才合守旧青毡，蕊榜生平欠宿缘。怪尔文光腾万丈，一时冲破玉楼天。""连理枝开顷刻花，伤心最是折兰芽。独抛白发灯前坐，地下依然聚一家。"令人不忍卒读。

郎蟹

安吉郎苏门观察葆辰，画蟹入神品，人皆宝贵之，称为"郎蟹"。自题诗亦多佳者，录其七绝二首，云："秋来不减持螯兴，愿学东坡守戒难。聊借砚池无数墨，写生且作放生看。""橙黄橘绿稻花疏，杯酒双螯小醉余。若使季鹰知此味，秋来应不忆鲈鱼。"

吴澹川诗

秀水吴澹川明经文溥，诗品高远，阮文达公谓为两浙诗人第一。著有《南野堂诗集》，五言如"桐影方流月，琴声不见人"、"莺啼春去后，客到雨深时"、"江湖多落木，风雨急归舟"、"暮雨啼禽缓，残春过客稀"、"峡云开晓色，关树老秋声"、"鸟飞风未定，人语月初生"、"别浦流春水，闲门落古花"，七言如"并州雁到枫初冷，江上人归橘又黄"、"青山独行路不尽，白日欲暮春无多"、"一笑身家书卷外，半生心事酒杯间"，皆清逸出尘。吴自言幼嗜吟诗，三十岁而成癖，寝食都废。尝有《示儿》诗云："秀才衣钵传三世，选佛功名隔一尘。除却惊人诗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可想见其用力之深矣。

六舟僧

杭州近日诗僧，首称海宁六舟达受，工草书、墨梅，尤精金石篆刻。得怀素大小草书千文墨迹，钩摹上石，赋诗纪之，有“自喜不贪缸面酒，莫教萧翼赚《兰亭》”之句，阮文达公称为“金石僧”。江夏陈芝楣中丞銮，尝延主吴门沧浪亭畔大云庵。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赠以联云：“中丞教作沧浪主，相国呼为金石僧。”后又主西湖南屏方丈，厌酬应之烦，退居海宁白马庙，吟讽自得，人皆重之。

张解元诗

嘉兴张叔未解元廷济，家居新篁里，嗜奇好古，自商、周以来至近代，凡金石、书画、刻削、髹饰之属，无不搜聚，构清仪阁藏之，各系以诗。其题黄文节公书“新篁”臂阁自注：竹高八寸二分，阔二寸四分，字高三寸三分，阔二寸二分。嘉庆辛酉，从诸城相国所藏文节书刘宾客《伏波神祠》诗墨迹摹得。云：“谁镌寒玉半规如，两字涪翁老笔余。有客临摹须阁学，此君抬举自中书。灯前万画蝇头细，窗外千竿凤尾疏。为喜嘉名符小里，爱渠吾亦爱吾庐。”《袁永之北征图》绢本横卷。高六寸七分，长二尺五分，陈道复画。前有祝京兆题“北征”二大字，后有祝京兆、王雅宜、文寿承、彭寅父、顾华玉、钱贵、汤子重、汤子凤、陆芝生、金元宾、袁邦正、袁尚之、袁补之、袁与之诸题咏。　嘉靖四年乙酉科，袁永之袤领应天乡荐第一，此其入都时诸友人送行作也。云：“匹马胥台赋北征，旗亭杨柳故交情。文章门第倾耆旧，风雨河桥梦弟兄。早岁应须成富贵，传人何必薄功名。十年三上长安道，愁听阳关叠几声。”笔意清俊，兼饶情味。

志书

国朝志书如平湖陆清献公陇其《灵寿志》，不登寺院，黜异端也；不载坊表，尚暗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如乐毅《报燕王书》之类，欲人博求之典籍也，体例最严。会稽章实斋学诚作《永清志》，叙例有云："近人辑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因力为厘正，别具文征，其识亦卓。近时乌程纪石斋磊、震泽沈退甫眉寿作《震泽镇志》，以烈女载流寓、释道之前，亦足矫流俗之弊。

秋鸟

吾乡土产秋鸟，味绝鲜美，出乍浦陈山屠康僖公墓，当是日本国所产，秋来春去。初至剖其腹，犹有青椒。大者名蛓毛鹰，亦曰鸛鹕，中者花鸡，小者钻篱，详载沈季友《槜李诗系·附考》。此物惟宜碎切，豕膏和糖霜、椒末渍以酒酿蒸食，或细切调鸡卵蒸食，亦佳。有苕西人购数瓶归家炙啖之，枯劲无味，诧为不佳，尽弃其余，传以为笑。吴江郭频伽明经麟尝与诸名士赋《秋鸟词》，一时推为绝唱。其词云："荒林落照，认宰树苍茫，一群惊噪。纤缴鸣弦，已有弋人寻到。陶村马疃披绵好，算总输、酒边风调。蜀姜鸣釜，吴盐点雪，櫡瓶开了。　问何事轻离海峤？有绿衣同戏，红椒堪饱。万里头颅，来博樽前人笑。云罗满地西风早，想江湖羁雌多少？料应梦断，蛮天一角，暮烟孤岛。"调寄《桂枝香》。

祖德

彡石公幼时，即为愚汀公所钟爱，乾隆丁酉登贤书，愚汀公已不及见，秋畦公作诗示彡石公曰："记否垂髫日，桑榆祖暮龄。陶潜归乞食，伏胜老穷经。顾汝扶鸠杖，呼予过鲤庭。兴宗期此子，倚枕重丁宁。""风木增吾痛，思亲涕泣然。一官邀薄禄，十载隔重泉。清白

遗家训，丹铅记手编。勉旃怀祖德，从此著鞭先。”彡石公晚年每一诵之，辄为陨涕不已。

天时

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芒种后丙日起霉，小暑后丙日断霉。夏至后一日起时，三日初时，五日二时，七日末时，必有南风，逾旬方止，谓之起趠风，即苏诗所谓“万里初来舶趠风”也。夏至后三庚起伏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冬至日起九，九九八十一日。大寒后逢戊起腊，立春日止。有谓春分、秋分后戊日为社，夏至后五庚为末伏者，非也。

酒令

蔡宽夫《诗话》谓唐人饮酒必为令，有举经句字相属而文重者，曰“火炎昆冈”，乃有“土圭测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尝与友人宴饮效此为令，仅得二句，曰“山出器车”，曰“一二臣卫”。

费宏

费宏三入内阁，其却钱宁，拒宸濠，忤张璁、桂萼，峻节卓著，无愧名臣。惟大礼之议，第署名公疏，未尝特谏，不得与杨廷和、蒋冕、毛纪、石珤等以直言去位，惜矣！

焉

“焉”字古有以为发声者，如《礼三年问》“焉使倍之”，《周礼》秋官之属行夫“焉使则介之”，《荀子·非相篇》“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淮南子·时则训》“天子焉始乘舟”是也。当涂徐位山征君文靖，作《之乎者也矣焉哉语助七字诗》十四首，引据浩博。惟“焉”字语助当作尤虔切，而诗中多用于虔切者，如“焉支”、“焉逢”、“焉见”、“焉知”、“焉甘”之类，盖以作尤虔切者，搜索尤艰也。然荀书独未引及，殆偶遗之欤？

寡能克众

段会宗以三十弩至昆弥所，手剑击杀番丘。傅介子以二壮士刺杀楼兰王。薛万均以死士百人走窦建德二十万骑。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贼万。马璘以五百部士败史朝义师十万。李存孝以十八骑拔洛阳。刘整以十二人取金信阳城。岳少保以五百骑破金兵五十万。寡足以克众，惟智勇兼备者能之。否则，行险轻进，鲜有不败者。

公

父称子为公，见《晁错传》。君称臣为公，如汉文帝称田叔、武帝称车千秋等，史不胜书。至宋哲宗时，宦者朱用臣谥议，有“天子念公之劳，久徙于外”之语，措词尤失体。

史记复见之句

《史记》复见之句，往往有更易其字者，如：《商君列传》“家给人足”，《平准书》、《货殖列传》则云“人给家足”。《楚世

家》“三年不蜚，蜚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淳于髡传》则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秦始皇本纪》“饭土塯，啜土形”，《李斯列传》则“塯”作“匦”，“形”作“铏”，《自序》则云“食土簋，啜土刑”。至《高祖本纪》、《自序》，皆云“拨乱世反之正”，而《自序》有云“匡乱世反之于正”。《留侯世家》“运筹策帷幄中”，赞云“夫运筹策帷帐之中”，一篇之中亦自不同。

两浙辒轩录

阮文达公督学浙江时，裒集十一郡本朝已故名人诗为《两浙辒轩录》，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书农学士之尊人葑唐上舍涛《古欢书屋》诗亦采入录中。学士赋诗以志云：“天教浙水启龙门，文士泉台尽感恩。一代登楼操选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无专集名难假，才偶同时例不存。条例：凡诗无专集及生存者不入选。甲乙编排微意在，续修留待后贤论。”“国风从此补三吴，尚有羲娥未摭无。一品集繁存爵里，条例：凡名公巨卿集足单行者，只选有关出处数诗以存梗概。四灵家小辑《江湖》。艺林采备他年志，诗派分添此日图。感极樗材荷培养，更蒙捃拾到潜夫。”

叶杏楼

同邑叶杏楼茂才文照，笃志好学，家贫，授徒为生，昼督馆课，夜乃自课，恒达旦不寐。每应试被放，辄哭泣数日，目为之肿。常云：“若得登科录中题名，虽死何憾。”竟以力学得疾卒，年未及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生只为名心死，六极惟将恶字除。”语甚沉痛。叶作小诗亦有致，曾记其《春雨遣闷》一绝云：“阵阵风吹密雨斜，薄寒帘幕湿阴遮。空庭尽日无人到，独倚阑干数落

花。”

高伯平

墓志铭每乞显者为之，多饰说不可信。吾友高伯平明经均儒，自为妻墓志铭，手书命其子行信篆额并刻，语独简质，铭辞尤真挚动人。“闽高均儒妻，姓陈氏，秀水人。父讳耀，母氏毕。妻以嘉庆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生，九岁丧父，十三岁字均儒，即就育于吾母。明年，妻母卒。又明年，母命成昏礼。越二十有七年而妻卒，时为咸丰二年四月壬午，年四十一。子行忠、行信、行笃，行信嗣从兄缃儒。女玲，字孙庆丰三琭，殇。今卜于四年正月辛丑，从吾母葬于海盐县元保山先兆之侧。辞曰：‘之子归予方笄兮，吾母顾之而尤怜。予孤寒以客游兮，恒千里而经年。岁时归省晨昏兮，母谓妇职之罔愆。泣思吾母之慈爱兮，仿佛犹闻乎斯言。即斯言以铭幽兮，已足襮之子之贤。’”伯平先世由闽徙浙，今隶籍秀水，游清江最久。杨至堂河帅以增重其学行，与订忘分之交，属校刊书籍甚多。

药忌

吴江徐灵胎征君大椿谓：“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异，欲骇愚人耳目，将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举数端以示儆戒。人中黄，肠胃热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药则是以粪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飞净入末药，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药，外症、痘症偶入煎药。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河车、脐带，补肾丸药偶用，今入煎剂，腥秽不堪。又脐带必用数条，肆中以羊肠龟肠代之。蚌水，大寒伤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阳明热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条酒

冲，已属不典，今用三四十条，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蛴螬、即桑虫。蝎子、胡蜂，皆极毒之物，用者多死，间有不死者，幸耳。石决明，眼科磨光，盐水煮，入末药，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剂，何义？白螺壳，此收湿糁药，亦入煎剂，其味何在？鸡子黄，此少阴不寐、引经之药，今无病不用。燕窝、海参、淡菜、鹿筋、丑筋、鱼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药剂。必须洗浸极净，加以姜、椒、葱、酒方可入口。今与熟地、麦冬、附桂同煎，则腥臭欲呕。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伤肺，令人声哑而死。橘白、橘内筋、荷叶边、枇杷露、查核、扁豆壳，此皆方书所弃，今偏取之以示异。”余按：徐氏所指，诚切中要害，惟海参淡食最能益人，尝有食之终身而康强登上寿者，惟不宜与熟地等药同煮耳。又枇杷露治肺热咳嗽，获效颇速，似不当在屏弃之列。

世其道德

昔人谓古之世其道德者，汉有袁氏、杨氏、陈氏，唐有柳氏，宋有吕氏、韩氏，明有孙氏。然袁之有术、柳之有璨、韩之有侂胄，实为门户之羞。此皆在于季世，殆因乎国运欤！

朱瓣香词

山阴朱瓣香同年守方，才藻绝俗，登第后遽下世。尝于秋夜枕上戏咏“声”字，用独木桥体作《醉太平调》词十二解，殊有别情，漫录于此：“高槐怒声，修篁恨声。萧骚叶堕阶声，破窗儿纸声。”“沉沉鼓声，寥寥磬声，小楼横笛声声，接长街柝声。”“邻猧吠声，池鱼跃声。啾啾独鸟栖声，竹笼鹅鸭声。”“虫娘络声，狸奴赶声。墙根蟋蟀吟声，又空梁鼠声。”“重门唤声，层楼应声。村夫被酒归声，听双扉阖声。”“兰窗剪声，芸窗读声。孀闺少妇吞声，杂儿啼乳声。”“喁喁

暱声，喃喃梦声。咿唔小女娇声，有耶娘惜声。”“盘珠算声，机丝织声。松风隐隐涛声，是茶炉沸声。”“风鸣瓦声，人离坐声。窗盘叩响连声，想残烟管声。”“床钩触声，窗镮荡声。檐前玉马飞声，似丁当珮声。”“空堂飒声，虚廊颼声。花阴湿土虫声，作爬沙蟹声。”“遥声近声，长声短声。孤衾挨到鸡声，听晨钟寺声。”

君

君，《尚书》称“辟”、称“元后”、称“皇帝”，《诗经》称“天子”，《礼记》称“后王”，《战国策》称“陛下”，《史记》称“上”、称“巨公”，《汉书》称“朝廷”、称“天辟”、称“至尊”、称“圣上”、称“县官”，《后汉书》称“上帝”、称“天公”，《独断》称“天家”、称“大家”、称“官家”，《三国志》称“明上”，魏、晋、六朝时称“官”、称“殿下”，《后魏》称“皇上”，《左传箴》称“君天”，《北史》称“大尊”，唐时宫中称“宅家”，《唐语林》称“崖公”。

父

父，《尔雅》称“考”，《战国策》称“公”，《列子》称“家公”，《史记》称“翁”，《韩诗外传》称“先生”，《广雅》称“爽”、“爸”、“爹”、“爹”，《方言》称“傢”，《晋书》称“大人”，魏、晋、六朝时称“尊”，隋《回纥传》称“多”，《北史》称“郎”，《北齐书》称“兄兄”，《旧唐书》称“哥”，《古诗》称“耶”，闽俗称“郎罢”，关东称“罢罢”，吴俗称“老相”，又称“爷爷”，称“阿伯”，北方称“老子”，江州民称“大老”，韩昌黎《祭女挈文》自称“阿爹”，《周易》称父母为“严君”，今则专以称“父”矣。

母

母，《尔雅》称“妣”，《诗经》称“母氏”，《广雅》称“媓”、“毗”、“婢”、“妳”、“媪”、“姐”，《金史》称“阿婆”，《古诗》称“娘”，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称“阿妳”，《汉书》称嫡母为“民母”，《北齐书》称“家家”，《汉书》列侯子称母为“太夫人”，《陆放翁家世旧闻》称庶母为“支婆”。

疾风知劲草

《猗觉寮杂记》云“疾风知劲草”有五事，谓《后汉》王霸，《南史》庾仲远，《唐》萧瑀、裴谞、李绛也。按：《隋书·杨素传》，素平汉王谅，帝手诏劳素云：“古人有言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唐萧瑀为太宗所重，太宗赐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当本于此。

画状元

唐岱号静岩，满洲人。官参领，工山水，圣祖御赐“画状元”。见胡书农学士《国朝画院录》。

煮人狱

霍邱范二之为某媪赘婿，逾年忽不见，范父讼于官。县令王某雇乳妇为媪同村人，问以媪婿事，曰：“闻之邻家，知以奸被害。”王信

之，严刑拷讯，范某氏供与义兄韩三有奸，恐败露，共杀范二之，锉碎其骨，煮化其肉以灭迹。韩三与媪供皆同，旋于其房后检得碎骨，定案达府。犯供翻异，府以碎骨为证，犯谓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听，遂达臬司。时秉臬者为夏邑李书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无戚容，供词太熟，疑有冤。反覆阅牍，得间曰："死者肉煮骨锉固已，肺胃肝肠等物何在耶？"复以是讯之，犯皆愕然，供各异词。公曰："是真有冤矣。"遂停鞫以待。越半载，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问之，即范二之也。因负博进他遁，探知家难，特来前，冤狱因是得解。使因犯无翻供，定案申详，立杀三命，则院司得重咎，府县且拟实抵。一时无不服公之识。并谓有盛德者，必有厚报。是时公年五十余，尚未有嗣，次年举一子，名曰铭皖，以地志也。后又连举数子。公中乾隆庚子进士，铭皖中道光庚子进士。公年八十余，重遇恩荣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同年，为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巨案之德也乎！公从弟检斋大令道融《疆恕堂文稿》记此事甚详，因节其略，为世之司狱者告。

汤火伤方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表弟周莲史太史士炳为余言之，因录其方以备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在台郡时求者甚众。道光癸卯夏，有患汤火伤，遍身溃烂，医治不效，来乞方药。检阅是书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涂，时秋葵花方盛开，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贮油瓶中，以施人，无不应手获效。

李司马

罗江李石亭司马化楠，以进士宰余姚，有循声，复摄平湖县事。

前令某七年积案三千有奇，司马计日定程，早、午、晚决讼各数事，纵民观听，三月尽理。民为之语曰：“云雾七年，三月见天。”尝言居官有六字诀：眼到、身到、心到。行政以仁爱为主，不轻勾摄，曰：“堂上一点硃，民间数点血也。”乾隆壬申分校浙闱，得嘉兴李虹舟祖惠卷，呈荐主试李鹤峰宗伯因培，遂定为元。榜发，知为浙中老宿。宗伯赋诗庆司马得人云：“吾宗有墨绶，岷峨发精英。乍如得荆璞，价重十二城。遗我共欣赏，古色果峥嵘。”司马和云：“两浙文才薮，此卷超群英。想见腹便便，何处拥百城？席夺五十重，意气犹峥嵘。”

郑笏君诗

乌程郑笏君孝廉祖球，高才短命。其弟梦白中丞裒遗诗，刻为《红叶山房集》。佳句如《过清凉寺》云：“危石下秋瀑，幽篁深夕阳。”《渚渔》云：“鱼飞挟风力，湖黑劲雷声。”《入菁山》云：“四围半僧寺，一径万梅花。”《独对亭夜坐》云：“绝壁松涛晴亦雨，空山虫语夏如秋。”《表忠观》云：“魂魄犹思造南宋，文章何幸遇东坡。”《古壁》云：“画像阴森神鬼守，诗题漫漶姓名虚。”语皆警特。

葛壮节公

山阴葛壮节公云飞，为定海总兵，以父忧去官。逾年，英夷陷定海，大府以书属公墨绖从军事。公方督耕田间，即趋归白母，母张太夫人曰：“金革无避，汝受国恩厚，行矣，勿复疑。”遂诣镇海，请尽出劲兵扼金鸡、招宝两山间，又以计俘夷军师安突得，夷大惊扰。公设计请乘机收复，巡抚乌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议，大府命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帅师协守，时

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头空旷，增筑土门。又请自竹山门至摘箬山遍列炮，县治后晓峰岭筑炮台，以杜侵越，小竹山门下塞其江路，对土城诸岛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谓必如是则定海可固。督师裕谦以费辞，则请借三年俸廉兴筑，督师怒曰："是挟我也！"坚不许。八月，夷再犯定海，众二万余，我兵合三镇仅四千。飞书大营请济师，督师疑其张大，戒死守毋望援。公苦战六昼夜，日仅啖数饼，耆老有煎参以进者，公投诸水与众共饮之，士卒皆感奋。戊戌，天大雾，夷全队逼土城。公闻风帆海水声，知夷舻将至，炮击焚之。夷倏遁，分道攻晓峰、竹山。晓峰无炮，夷众夺间道上，并攻破竹山门，遂下薄土城。时土城兵分守他所，麾下仅二百人。公率以拒敌，持短兵奋呼而进，杀戮无算。至竹山门，方仰登，一酋长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径登。酋骇，乃以炮背击公，洞胸，穴如盌，前后四十余创，遂卒。

定海义勇徐保夜迹公尸于竹山门，雨霁，月微明，见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两手握刀不释，左一目睒睒如生。欲负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归见太夫人乎？"负之起，乘夜内渡。大吏护公丧还山阴，张太夫人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时王、郑二总兵皆死难，而公死尤烈。事闻，上悼甚，赏加提督衔，世荫骑都尉又一云骑尉。赐长子以简文举人，次子以敦武举人，予谥壮节，祔昭忠祠，且立专祠以祀。御制祭文云："朕惟良臣蹇蹇，昭大义于匪躬；巨典煌煌，沛鸿恩于赐恤。唯忠贞之克笃，斯褒予之重申。尔原任浙江定海镇总兵提督衔葛云飞，识邃韬钤，律娴步伐。初膺甲第，旋摄水师。荐牍屡登，不愧干城之选；崇阶洊陟，叠邀纶綍之荣。迩以螳怒当车，蛙鸣自井。念兵戎之未靖，资骠骑之先驱。叱咤风云，施壮士天山之箭；超腾矢石，帅丈人地水之师。同仇者一德一心，贾其余勇；连战于六昼六夜，誓不空还。军鹅鹳而皆惊，贼鲸鲵而待扫。方谓金精气壮，离披麾下之尘；何期石鼓声沉，仓卒矛头之恸。忠魂不返，毅魄犹馨。览奏心伤，为之涕贾。畀殊恩更及其子，式焕新纶；命大吏常恤其家，重颁内帑。秩均一品，义设专祠。於戏！鼓鼙思将帅之臣，

易名两字；俎豆视功宗之礼，炳节千秋。灵如有知，尚其歆格。”天语褒忠，至优极渥。同时避敌幸生之臣，读之当益滋愧矣。

郭参政诗

长洲郭参政谏臣，《明史》无专传，其《发严氏奸状事》附见《林润传》中。有诗集四卷，钞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具载本末。而朱竹垞太史《明诗综》、沈归愚尚书《明诗别裁》皆未采入。今录四首于后。《秋日都门送别有感》云：“为送南归客，翻怜北驻人。白云凝望远，华发共愁新。落日湖边橘，秋风江上莼。何时返初服，吾亦任吾真。”《夜宿仪真公馆》云：“风色晓来定，涛声听渐平。大江当县绕，片月向人明。柏府寒乌集，松阶夜鹤鸣。沉吟灯下坐，多少别离情。”《柳枝词》云：“河桥青眼竞窥春，淡著烟光别样新。留却长条休浪折，春来多少远行人。”《送王司业同年北上》云：“江上西风动客旌，故人相对眼俱青。一杯赠别休辞醉，世路于今畏独醒。”又断句“芦岸近沙频下雁，渔村隔水远闻鸡”、“十里暖烟迷竹坞，一篙春水没鱼梁”，皆清逸可讽。

何小山词

青浦何小山上舍其章，精医术，尤工倚声，著有《七榆草堂词》，殁后其兄书田茂才其伟刊行于世。予最爱其《题西溪渔隐图·菩萨蛮》云：“玻璃冷浸莲湖月，鲈鱼风起秋波阔。流水绕渔村，蓼花红到门。　言寻栖隐处，客向烟中去。疏柳挂斜晖，扁舟犹未归。”《送春和朱淑真韵·蝶恋花》云：“一寸柔肠愁万缕，才得春来，又送春归去。借问东风和柳絮，卷将春色归何处？　打起枝头双杜宇，听到声声，总是凄凉意。告诉落花花不语，西楼日暮潇潇

雨。”一写景，一写情，各臻其妙。

海蛳诗

咏海蛳，前人罕有佳句。开泰徐新斋观察同年之铭诗独擅长。如“七层塔涌螺纹细，九曲珠穿蚁穴匀”、“高簇犀痕罗刹齿，小盘蠡样释迦头”，皆新警夺目。

倒用印

段秀实取姚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以追朱泚所遣之兵。令言时为将军，是以司农印诈为将军印也。《五代史·周本纪》倒用留守印，《李崧传》倒用都统印，则皆伪作诏书，而以印诈为天子玺矣。盖当军兴扰乱之顷，故得假以绐众耳。

周南卿诗

周南卿茂才幼以神童名，娴吟事。家贫客游，足迹半天下，所至名公卿争迎之。著有《抱玉堂诗集》，断句如《送郑渔帆司马得告还里》云：“才子偶将官作达，高人多以病为名。”《三十初度》云：“家累催人儿女大，名场责我友朋多。”《挽吴穀人祭酒》云：“湖山气并文章秀，天地恩容出处宽。”语皆俊拔。

长人

叔孙得臣获长狄侨如，《左传》杜注谓长三丈，《公羊》何注谓长百尺，《穀梁》范注谓长五丈四尺。据《国语》，仲尼称谯僥长三尺，大者不过数之十，自当以杜说为正。按《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夏默，乞活人；护磨邢，胡人；申香，奄人，皆长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殆即长狄之种类欤？

高斗枢

明崇祯初，鄞高斗枢为长沙兵备副使。时土寇蜂起，长沙止老弱卫卒三百，城库雉堞尽圮。斗枢至，建飞楼四十，大修守具。临、蓝贼艘二百余抵城下，相拒十余日，却去。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抚定余众。十四年，进按察使，移守郧阳。郧被寇且十载，属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斗枢至甫六日，张献忠自陕引而东，斗枢与知府游击等分扼之，战频捷，贼不敢犯。十五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四攻郧，卒不克而去。当是时，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独郧在。夫以如是之才，仅使局守偏隅，而庸劣如熊文灿、杨嗣昌辈，转握重兵以讨贼，安能免于偾军误国哉！

明崇祯朝相

明崇祯朝五十相，文震孟最贤，入阁三月遽罢。而奸如温体仁，辅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犹病剧而投以峻削之剂，欲不亡，得乎！

王绍宗

王绍宗写书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敢赢。徐敬业起兵，闻

其行，以币劫之，不肯赴，几为所杀。后事武后，官至秘书少监，乃与张易之兄弟交结，见废。始树介节，而终隳令名，则以不能择人故也。

王佥事

明昆山王佥事志坚，穷经辨志，有古儒者风。官南驾部时，雅不欲以游闲谈宴把玩日月，而又谓随俗诗文徒以劳神哗世，非有志者所为。乃要诸同舍郎为读史社，九日诵读，一日讲贯，移日分夜，矻矻如诸生时。少间，借金陵焦氏藏书缮写勘雠，盈箱堆几。尝赋《怀李长蘅》诗曰："一编余故簏，字画麻姑细。仿佛共丹铅，深夜重门闭。"诵之，可想见其居官况味。凡为闲曹者，当以佥事为法，庶几术业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山涛王戎

山涛之称王衍也，以为"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王戎则以为"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褒贬悬殊，即此可判二人优劣。而《晋书》乃谓戎有人伦识鉴。噫，过矣！

玉堂

汉玉堂乃天子所居，又为嬖幸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则又为讲舍。宋学士院有玉堂，太宗曾亲幸，又飞白书"玉堂之署"以赐苏易简，欧阳公诗云："金马并游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犹寒。"自是玉堂遂

专属之翰林。

玊

《后汉书》司徒玊况，“玊”音肃，“丶”在中画之上。今世所行汲古阁本误刊作“玉”。玊工亦从玊，说见《正韵》，而《正字通》驳之。今坊本皆“、”在中画之下。道光乙巳会试，第三题“至于治国家”四句，御笔书玊人之“玊”，独“丶”在中画之上，可以正流俗之讹矣。

太上感应篇

元和惠松崖征君栋《太上感应篇笺注》引顾欢堂诰，以为太上者，太古上德之人。是书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为之。尚德者用兹无悔，乃君子之光；背义者以此思忧，实小人之福。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曰“感应”。余按：《太上感应篇》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其言祸福，与圣人余庆、余殃之旨同。注者多人，惟征君所笺，阐发精深，敷陈古雅。其体有散，有骈，有韵语，要皆撷经籍之华，示躬行之准，洵有裨于后学，而不得与寻常劝善书并观。

吴越

吾乡为吴、越之地，聚讼纷纷，惟梁氏玉绳之说最核。云：“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陈师道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盖为《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句所误。以《春秋》内、外传考之，吴地止于松江，非浙江

也。浙江乃越地，故《国语》曰：‘勾践之地，北至御儿，西至姑蔑。’”

三字字

《湛园札记》谓张夭锡字公纯嘏，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三字之字，古今仅见此二人。余按：《北史》三字字甚多，周文帝子十二人皆三字字，如孝武帝字陀罗尼，武帝字弥维突之类。义皆难晓，惟公纯嘏文义可通。至宋刘伯贡父，兄弟曰伯曰仲，即五十以伯仲之义，不得谓之三字字矣。

藏书

藏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唐杜暹云“鬻及借人为不孝”，语何隘也！宋李常积书万卷于庐山，以遗后之学者。不藏之藏，其识远，其量宏矣。

表章苦节

归太仆《书张贞女死事》，悯其为强暴戕害，而邑令不为申雪。又作《张贞女狱事》、《张贞女辨》，复与唐虔伯、李浩卿，嘉定诸子殷、徐、陆三子等书，详晰论之。后果以诸生言，正奸人胡岩罪，而贞女之节大白于世，乃《明史》不采入列传。又太仆集中如宣、曹、韦、陶、沈节妇，王、计烈妇碣、传，皆极意经营之作，所以发幽光而维持名教也，而史多不载。因叹古今来苦节懿行殁世无闻者，何可胜道。此数人者，犹幸有太仆表章得垂不朽耳。

李杜

黄常明《碧溪诗话》云：“李太白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窃忝也！”此论诚然，然犹未足以尽之。少陵篇什，固多忠君爱国之辞，顾其褊躁之性，见之事为，恐亦无裨实用。观其上疏力救房琯，称其才堪公辅，言竟不售。而太白救免汾阳，卒赖以匡扶社稷，厥功甚巨，是岂少陵所能几耶！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辞旨明切，足资劝戒。至其《归心篇》尊崇释氏，谓非尧、舜、周、孔所及，且云：“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穰佉之国，则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乎！”谬妄乃尔，实为全书之玷。

一代奇才

胡天游征君自言为古文学韩昌黎，涩险处时似唐刘蜕、元元明善。前人如王阮亭、朱竹垞诗文，遍摭其疵痏。时桐城方望溪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诋之，以故忌之者众，全谢山太史至诋为“夫己氏”。平心论之，望溪之文高洁，固一代正宗；天游之文雄杰，实一代奇才。观其《与朱孝廉书》云“近世于文章，绝无解者。但得竖夫刍儿，涂巷语言，乃谓之工，反是乃谓之不工。工不工傎悖若此！彼其作者，肯徒为之。柳河东碑饶娥、范晔传皇甫嵩妻、李习之传杨烈妇，虽古今传之，其于辞犹未工。仆尝观《三国志注》、《五代史》，皇甫士安叙庞娥亲，欧阳公叙李氏，与习之《高愍女碑》，激

发尽意，可为工矣。假出自今世，使众读之，必有背嫉交訾，深相不善者。嗟哉！凡人行事，自圣贤、豪杰、忠臣、孝子、悌弟、信友、奇行、异节，欲使闻于后，要不能不藉文以传。今之俗人知托乎文矣，顾懵其能者，偏好其不能者，敝渍陋鄙，一至于此，可为悯笑”云云。持论若此，宜文之不谐于俗也。

程筠轩诗

同邑程筠轩茂才拱宽工诗，晚岁精研医理，求治者踵至。寿臻大耋，诗集散佚，偶于友人案头见其残稿二首，急录之。《将进酒》云：“君饮酒，我歌诗，劝君频举金屈卮。醉乡别有一天地，乐处不许凡人知。左手携刘伶，右手招阮籍。空囊无一钱，杯中之物不可缺。吏部醉卧酒瓮边，翰林自称酒中仙。古人旷达乃如此，肯与礼法之士相周旋？繁花满林，倏焉委路。红颜少年，伤心迟暮。人生有酒且须饮，美景良辰莫虚度。明星煌煌照西厢，锦筵银烛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累十觞，樽空举瓢酌天浆。”《迁居感赋》云：“男儿的是可怜虫，三十头颅未送穷。虚向怀中藏故刺，谁从爨下赏焦桐？酒称大户千钟少，诗号长城五字工。惆怅立锥无地可，满天风雪响哀鸿。”

灵星门

圣学棂星门当作灵星门，上元程绵庄征君廷祚尝辨之云：“《诗·丝衣》小序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汉高祖始令天下祀灵星。《后汉书》注：‘灵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灵星。’《宋史·礼志》‘仁宗天圣六年，筑南郊坛，置灵星门。至理宗景定间，移用于圣庙’。盖以尊天者尊圣也。《建康志》、《金陵志》并云‘圣庙立灵星

门’，《元志》误以‘灵’作‘棂’，后人承而用之，则不知其义之所在矣。”程所辨如此。余按：《明史·礼志》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学成。庙在学东，中大成殿，左右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星门。”是棂星之当作灵星，审矣。

乩

韩昌黎为《李于墓志铭》，言其服柳泌水银药以死，类及以药败者六人，为世诫。德清许周生驾部宗彦效之，为《吴台卿哀辞》言“台卿笃信乩言，长斋礼拜，忘其体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语。方夏暑大郁肺，遂病血而死。因谓乩之术始犹一二好事者信之，继则朴实之士信焉，继则聪明之士亦信焉。祸福以乩为筮，学问以乩为师，疾病以乩为医。背阳而入阴，舍昭昭而即冥冥，其幽阴沉墨，足以销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于死”云云。余观近日乩方盛行，往往服药而速之死，盖其为害尤烈。无如习是术者，终溺惑而不知返也。

十目一行

阮文达公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厚民湛深经术，精校勘，因昔人云：“书不饱蠹鱼、经俗子误改，书之福也。”因以名楼。诗云：“严子精校雠，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公此语可为粗心读书者针砭。夫一目十行，由于天资过人。诚使质之钝者十目一行，则用心密而获效宏，岂逊于一目十行者乎？所谓学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李笠翁

华亭董阆石含《莼乡赘笔》谓："李笠翁性善逢迎，士林不齿。所作《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今观其书，诚有如阆石所云者。又有《尺牍》一册，干谒公卿，多作乞怜之语，尤为庸鄙。惟《史论》二卷持论较胜。如谓汉文问决狱，所以重民命；问钱谷出入，所以惜民力。为宰相者，正当因势利导，劝之省刑罚，薄税敛，陈平乃以夸诞之词掩其疏略之过，不可谓识大体。谓唐相杨绾，而郭令公减乐，非徒成人之美，盖欲修好于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惟恐将相不和，为强寇所伺。谓项羽不渡乌江，固疑为亭长所执而然。然其疑之所自始，则以乌江片土，此时非鸡犬不惊之地，亭长何人，能不随众避兵而尚舣船以待乎？况汉王起兵时，亦一亭长也，此日之亭长，安知非当年同事之人受计而来？羽于斯时，既无他舟可避，而死于亭长之手，不如自刎之为烈。此等议论，殊有见地，过《一家言》远矣。

万方伯

明德化万方伯衣，官福建参政时，倭犯兴化，悬金募敢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贼。贼薄城，守者矢石雨下，奇兵邀击，斩其渠魁，众遁走。未几，贼又悉众来攻，乃赏健儿十余人，携火药夜缒城下，令分投纵火，贼处处扑火，无暇攻城。城中人得纵射扑火贼死，贼遂不扑火。火愈炽，督城上守者益坚，燃炬鼓噪，击柝达旦。贼见威甚，乃皆遁。迁按察使。倭再寇闽，至北岭，将图福州。以五百人覆岭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岭上，度贼过，合而衷贼，贼大溃，斩获无算。后官河南布政使，为巡抚所龁，乞病归。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身在匡庐第一峰。"屏居三十年，著有《草禺

子》行世，后人重刊，改为《万子迂谈》。方伯《明史》无传，而拒贼事深合兵法，偶阅《迂谈》，采录之。

卷五

医学源流论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有病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莫若择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与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论惩药误而发，微病用之最为稳善，养生家不可不知。

嘉靖冤狱

明嘉靖时冤狱，莫甚于李福达，而陈洸次之，皆因议礼而成。以是知名不正，必至于刑罚不中也。又张福狱亦由私忿而致奇冤。李福达事见《马录传》，陈洸事见《叶应骢传》，张福事见《熊浃传》。比类观之，可以知其失矣。

赐书加点

侯景将镇河南，请于高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及欢疾笃，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乃降梁。隋文帝爱其子汉王谅，与之约：“若玺书召，验亲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盖即袭景之智。景大憝不足道，隋文废长立爱，乃亦假小智以济私恩，宜其速底败亡，致谅亦不得其死也。

常食之物

医家谓枣百益一损，梨百损一益，韭与茶亦然。余谓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参苓、莲子、龙眼等，皆百益一损也；凡峻削之品，如槟榔、豆蔻仁、烟草、酒等，皆百损一益也。有益无损者惟五谷。至于鸦片烟之有损无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众，亦可悯矣。

方文辎

乾隆时，淳安方文辎大令棨如主讲杭州紫阳书院，郡中名士如陈勾山太仆兆仑、杭堇浦太史世骏、金长孺大令虞皆不服。乃拈“驱蛇龙而放之菹”题为课，诸人所作才气雄肆，只就“驱”字“放”字著笔，方作独诠发“菹”字，众始悦服。

何文安公挽联

道州何文安公师淩汉，幼失怙恃，家贫，刻志励学。通籍后，叠掌文衡。道光辛卯，典浙试后，即督浙学。待士外严而内和，校阅公明，士论翕服。庚子，薨于位，海内之赠祭文挽联者，嗣君编录成集刊之，今摘其尤于左。英相国和云：“再世获传衣，最喜缘深堪历久；三台期接席，那知望切竟成空。”副宪毛伯雨师式郇云：“累世簪毫，方期启沃酬恩，尚克同心作霖雨；数旬骓牡，岂意春明话别，不堪回首望停云。”曾京卿望颜云：“朝露洒遗笺，问几人东阁重窥，有子才如苏右相；春明陪末座，忆两载南车亲奉，前贤怅失郑司农。”钱给谏仪吉云：“渊云大文，赵张为政，奋建家风，时望兼汉廷数子；省台故事，都邑讴思，门墙述训，令名传荆国先贤。”鄂太史恒云：“一品荷殊荣，文望官声，端谨咸钦臣节粹；千秋逢异数，崇衔美谥，幽冥应感圣恩深。”汪明府仲洋云：“践道一身修，贯乎言功者德；易名当代少，止于理义曰安。”

洪地斋

临海洪地斋孝廉坤煊，负异才。朱文正公视学至台，地斋方居内艰，物色得之，命以墨绖与古学之试，遂于乾隆己酉岁拔入成均，与萧山王畹馨绍兰、东阳楼更一上层齐名，称为“浙东三杰”。壬子应试北闱，报捷后，偶感时疾，自疑虚羸，误服参苓而卒，距揭晓甫十日。宋觠山明府世荦悼以诗云：“泥金报捷正喧阗，谁遣巫阳下九天。泉路又添才鬼席，家门刚启贺宾筵。元城空说留经笥，伯道何时卜墓田？太息都门分手日，八街槐影语缠绵。”“藉甚文名落拓身，每于疏散见天真。怜才竟负朱公叔，古貌空传杜子春。地斋目微眇。万卷书凭棺束骨，千金方误药沾唇。地斋知医，自饮其方而卒。都门旧雨知无几，谁送灵辆下潞滨？”

滦阳于役图

先伯父彡石公官京师时，与诸名流为诗酒之会，江都罗两峰布衣聘亦与焉。乾隆壬子三月，公奉命往热河校文津阁《四库》书，罗为作《滦阳于役图》，并题诗云："欲雨不雨吟春阴，欣然结社成诗林。觞咏同君展修禊，恐此会后还追寻。""春华正放长安陌，驾言滦阳事行役。佥云小别各罄欢，莫负当筵酒脂碧。"图作青绿山水，著色不多，神韵独绝。

大成殿藏旧主记

杭州府学文庙，重修于嘉庆壬戌年，时司事者为邵上舍志锟，以庙主已敝，乃更易新者，藏旧主于大成殿座后，而为之记。钱塘陈曼生司马鸿寿书之，刊于大成门外东廊。其辞曰："考古庙主，藏用石室。有事则陈，既纳北壁。为辟火灾，兼示静谧。后世敬礼，备谓尊不可撤。以座宁主，丹漆是饰。维大成殿座，遵后世式。厥制崇高，工用镂刻。岁久勿治，华采或蚀。兹庙貌既新，敬鸠众力。储材重作，旧观勿失。又今两庑主，改选嘉栗。尊新藏旧，藏处宜密。谨于座后，仿古夹室。尽安旧主，俾永无佚。藏同祧主，惟祭不必出。爰识始末，使后重修者悉。时元黓阏茂壮月吉日，承修学宫人邵志锟谨述。"

鲥鱼

《尔雅》："鰣，当魾。"郭璞注："今江东呼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魾。"邵氏《正义》谓："即鲥鱼。"杭州鲥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

价甚贵，寒窭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胡书农学士诗云："银光华宴催登早，鲲味寒家馈到迟。"体物殊切。

史文靖公

溧阳史文靖公贻直，祖鹤龄，父夔，子奕簪，四代皆以翰林起家。公于康熙庚辰联捷成进士，年甫十九。在外督抚七省，在内六官之司，罔不爰历。居相位垂二十年，名注朝籍六十四年。乾隆庚辰重赴琼林宴，癸未薨于位，年八十二。名位福寿，罕有其比。

科名盛事

本朝祖孙会状，惟长洲彭侍讲定求，及其孙尚书启丰。尚书之婿阳湖庄学士培因，亦大魁天下，可称科名盛事。

讨贼誓词

明临海陈木叔函辉，尝作《告太祖讨闯贼誓词》云："敌王所忾，请其挥鲁阳指日之戈；与子同仇，应先击祖逖渡江之楫。"又云："济则君之灵，为臣无二；心在人之内，誓死靡他。"读之觉忠义之诚，溢于言表。

凡将篇

司马相如《凡将篇》云"钟磬竽笙筑坎篌"，同时《柏梁台》诗

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相类，其源盖出于《诗经》“椅桐梓漆”、“鲦鲿鳈鲤”等句。而七字成句，则如《礼记》“喜怒哀惧爱恶欲”，《尔雅》“永悠回违遐逖阔”、“缉熙列显昭皓颓”等语，已肇其端。迨史游作《急就篇》“稻黍秫稷粟麻秔”等句，亦皆以七字隶七物。后世诗人多效之，如韩昌黎《陆浑山火》诗“鸦鸱雕雁鹰鹄鹃”，苏东坡《韩干牧马图》诗“骓驱骃骆骊骝骟”，刘青田《二鬼》诗“蚊蝱蚤虱蝇蚋蜞”等句，其尤著者也。

师古

事必师古，然亦何可泥哉！齐泰、黄子澄援汉削藩之议，而燕师以起。杨士奇、杨荣引弃珠崖之说，允安南黎利立陈氏为后，遂致弃地殃民。马中锡效龚遂化渤海盗事，抚令流贼解散，卒无功致谤，下狱死。漫言法古，而不审时度势以图之，鲜有不败者也。

文辞袭用

古人文辞有不嫌袭用者。邹阳《谏吴王书》云：“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樊准《荐庞参书》用之，孔融《荐祢衡书》亦用之，《三国志·吕蒙传》亦用此语。

郑崧阳

明崇祯时，武进郑崧阳翰林鄤，以杖母之诬受极刑。漳浦黄忠端公道周谓：“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余姚黄征君宗羲作《崧阳墓表》谓：“公为奸相温体仁所陷，路人知之。

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验之以事也。水落石出，余详之公卿之贤者。仪部崇阳之父振先。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仪部遂挟妾以出，流转僧寺，颇为人所指目。公无可奈何，而夫人笃信佛乘，与一尼甚昵，公求尼为之劝解。尼神道设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将降祸于夫人，夫人受戒悔过，仪部始得安其室。一时好事相传，以竹篦参话之法，讹为扑作教刑之事。当公之受诬，欲陈其本末，则恐有碍于父母，故宁隐忍就死，赍冤于地下，岂非仁者之心欤！虽然仪部之眷妾，夫人之妒，亲之过小者也，使公蒙诟丑大诽于天下，其轻重可无辨乎？是故公之狱不明，则奸相之恶不著，此后死者之责也。”崇阳事载于《明史》者未详，得征君之文而始白。吁！以庄烈帝之偏忮，温体仁之狠贼，锻成此狱，可谓奇冤。

为学之道

凡为学之道，见闻欲其博，术业欲其约。萧山毛太史奇龄作诗、古文，必先罗列满前，考核精细，方伸纸疾书。其夫人陈氏性悍妒，以毛有妾曼殊，辄詈于人前曰：“尔辈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獭祭所成。”毛笑曰：“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纯熟，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嘉兴钱文端公陈群，少时尝问于秀水徐阁学嘉炎曰：“学何以博？”徐曰：“读古人书，就其篇中最胜处记之，久乃会通。”后述于朱太史彝尊，朱曰：“斯言是也。世安有过目不遗一字者耶？”姚姬传比部尝效作词，嘉定王太常鸣盛语休宁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姚闻之，遂不作词，且多所舍弃，以古文名世。余按：此三者，皆为学切要之言，有志者当奉以为法。

王文成公用兵

王文成公好讲学而精于用兵，其讨大帽山贼师富也，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公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遂擒师富。其讨横水贼谢志山也，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之。其勦余贼于九连山也，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禽斩无遗。宸濠之乱，虑其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因先遣间谍以计挠之。凡此皆出奇制胜，所谓兵不厌诈，非小儒所能知也。

从吉

三年之丧，乃凶礼之大者。世俗居丧，而通名以庆贺，必书“从吉”，失礼甚矣！至父殁母存，则曰“孤子”，袭古昔有国者之称，通人亦尝辨其非，然犹可援孟子“穷民”之说以为解，未若“从吉”之尤谬也。

至公堂

贡院至公堂有高宗纯皇帝御题联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兴贤共天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又御题七律四首，结句云：“寄语至公堂里客，莫将冰鉴负初心。”大哉王言，洵足为主文者仪式也。

父子同试鸿博

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有父子同试者，山阳张鞠存吏部新标、毅文太史鸿烈是也。吏部以顺治己丑进士官中书，擢主事。时漕使者任诸蠹胥播恶江淮间，吏部甫释褐，即抗章发其恶，赃累巨万，下巡按御史秦世桢案验得实，窜殛有差，朝野咸称其风节。

五绝佳作

杜于皇濬《咏东坡》云："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王百朋锡《咏太白》云："谁道谪仙狂，豪情托举觞。目无高力士，心识郭汾阳。"以二十字浑括其生平，在五言绝句中虽为别调，然自是佳作，可传也。

凌茝沅

钱塘凌茝沅女史祉媛，丁松生丙之室也。事亲孝，兼工诗词，于归一载，遽卒。松生为刊遗稿《翠螺阁诗词》。诗如《里湖棹歌》云："辋川庄外浪迢迢，携得青樽复碧箫。商略侬舟泊何处，嫩寒春晓段家桥。"词如《菩萨蛮》云："檐铃惊破红闺梦，晓妆人怯余寒重。纤手卷帘衣，风前放燕飞。　落红纷似雪，倦了寻香蝶。楼外易斜晖，春归人未归。"皆清逸。女史生于四月八日，制有玉牌，镌"与佛同生"四字。

孔梧乡

同邑孔梧乡广覃司训临海，余与居同里。及官台郡学，晨夕往来，情好弥洽。尝赠以诗云：“闭户寻真乐，全忘礼法苛。闲身书供养，豪气酒消磨。官冷何妨懒，诗传不在多。从游倘相许，未厌数经过。”孔诗笔俊爽，如其为人，尤长于七律。《放怀》云：“传到千秋人几何？茫茫身世太蹉跎。出山踪迹云无定，逝水生涯梦易过。可惜后来知者少，不堪前事愧吾多。放怀且饮尊中酒，眼底升沉一刹那。”《偶作》云：“乱书堆里置身宽，我本儒生称此官。境到悟时心渐敛，过因改后梦方安。不知报德谈何易，可惜留名事大难。且向灯前课儿读，几家传得旧毡寒。”

鲲溟侄

鲲溟侄宪曾秉性聪颖，为先伯父彡石公所钟爱。道光辛巳乡试，俺得复失，以是抑郁无聊，复患咯血病，遂弃举业，入赀为州吏目，需次畿垣。诗名藉藉，大府皆垂青焉。侄与余总角时共砚席，每分题赋诗，吟哦达旦。壮岁睽离，邮筒常寄诗酬和。侄有怀余诗云：“读过书应嫌我少，删余诗尚比人佳。”又云：“百里知难屈俊贤，天台杖策望如仙。平生道学兼文艺，不独才名媲郑虔。”推崇过当，心窃愧之。丙午余读《礼》家居，侄亦奉讳南还，以所著《缮性居诗草》见示。谢华启秀，造诣乃益精矣，录其尤者于此。《易水吊荆轲》云：“万死无回顾，荆卿亦大难。囊中利匕首，眼底白衣冠。热血一朝洒，悲风终古酸。英雄成败异，不必咎燕丹。”《保定秋思和纶斋三弟秉枢都门秋思韵》云：“有弟长安市上游，合并踪迹海中沤。弟客京华，余羁保定，距三百里，聚晤不易。著书同作千年计，识字常担万古愁。少日有才期用世，异乡无客不悲秋。阿兄潦倒今尤甚，更许添修五凤不？”《岳忠武王墓》云：“沉沉铁像跪孤坟，一代贤奸众目分。只为南轩能干蛊，青山寂寞曲将军。”《反游仙》云：“娜嬛秘册费深藏，只是黄芽绛雪方。易造玉楼难作记，始知人世有文章。”《露筋

祠》云：“曾从江上吊曹娥，又挂轻帆此地过。庸行千秋归女子，死贞死孝两难磨。”

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讲诗》，其女弟子徐昭华所作也。初，昭华请业于西河，命题仿六朝体，《赋得拈花如自生》诗云：“明珠照翠钿，美玉映红妆。步移摇彩色，风回散宝光。蛛丝髻上绕，蝶影鬓边翔。谁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拟刘孝标妹赠夫》诗云：“流苏锦帐夜生寒，愁看残月上栏杆。漏声应有尽，双泪何时干？”又云：“芙蓉花发满池红，黛烟香散度帘栊。画眉人去远，肠断春风中。”西河深赏识之。余尤喜其《塞上曲》云：“朔风吹雪满刀镮，万里从戎何日还？谁念沙场征战苦，将军今又度阴山。”“长云衰草雁行平，沙碛征人向月明。思妇不知秋夜冷，寒衣还未寄边城。”“驴骑三千出汉关，雕戈十万卧燕山。月明近塞频驱马，尚有将军夜猎还。”感慨豪宕，出自闺阁，洵非易及。西河序其诗云“昭华既受业传是斋中，每赋诗，必书兼本，邮示予请益。陆续得如干首，留其帙，不忍毁去，遂附予杂文后，存出蓝之意”云云。近日袁随园《女弟子诗》盖仿此而益臻其盛，然人既多，而诗不尽佳，失之滥矣。

自然气化

龙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人则易齿，此自然之气化也。

扬雄

柳仲涂谓扬雄《剧秦美新》讥莽而非媚莽，且以雄之著书而作经籍为圣人，曾南丰谓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王介甫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其余褒之者未遑悉数，自朱子《纲目》书“莽大夫”而论始定。近世文人复有袭柳氏诸家之说为雄辨白者，然皆偏护之见，终无以易乎朱子之说为能得其真也。

明阁臣状元

明阁臣百六十八人，史无传者二十六人：权谨，洪熙。张瑛、陈山，宣德。苗衷，正统。俞纲、王一宁，景泰。靳贵，正德。袁宗皋、贾咏、张壁、张治、吕本，嘉靖。吕调阳、余有丁，万历。史继偕、周如磐、丁绍轼、朱延禧、冯铨、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天启。来宗道、杨景辰、何吾驺、谢陞。崇祯。明状元八十九人，史有传者三十八人而已：吴伯宗、任亨泰、黄观、张信，洪武。胡广，建文。曾棨、陈循，永乐。马愉、曹鼐，宣德。刘俨、商辂、彭时，正统。罗伦、吴宽、谢迁、费宏，成化。伦文叙、康海、顾鼎臣，弘治。杨慎、唐皋、舒芬，正德。罗洪先、唐汝楫、申时行，嘉靖。张元忭、沈懋学，隆庆。朱国祚、翁正春、唐文献、焦竑、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万历。文震孟，天启。刘理顺、刘同升、魏藻德。崇祯。

复句

《论语》有复句而不相连者，如：“焉用佞？弗如也。”“贤哉！回也。”“禹吾无间然矣，天何言哉？”是也。《孟子》亦有之。《战国策》、《史记》效之，而文法益变矣。

发语辞

经书发语辞《尚书》最多，“都”、“俞”、“吁”、“咨”、“嗟”、“猷”等是也。《论语》“噫”字，《孟子》“恶”字，《礼记》“嘻”字，《左传》“呼”字，《史记》“唉”字、“嚄”字、“咄”字，此数字亦互见于他书，至“吓”字则惟《庄子》有之。

古列女传

春秋时，妇人以全节著者，《诗》惟共姜，《春秋》惟纪叔姬。刘向《古列女传》乃增卫宣夫人、蔡人之妻、息君夫人、齐杞梁妻、楚平伯嬴、楚昭贞姜、楚白贞姬，其说有异于诸家者。且晋圉怀嬴列于节义，则是不再嫁矣，说亦与《左传》异。

潘太守诗

湖北兴国潘太守观藻，官台州有年，其同年某侍御以葬父告贷，不允，入都嗾同列劾其过误，罢官。赋《留别台州》诗，为时传诵。云：“为观日出蹑三台，万八峰头涤笔来。碧海笑看鲲变化，青天自许鹤徘徊。平临箕斗空成锦，管领湖山信费才。好谢石梁双涧瀑，年年花发瀹离杯。”“休道壶瀛最上头，三山才近好风收。一麾到海真蛇足，八口浮家问鹤楼。魔力能嘘无缝塔，含砂偏射下滩舟。波涛见惯归帆稳，山月江风鄂渚秋。”“桃源归溯楚江清，十万花光夹岸迎。宦海浮沉今结局，尧天歌咏付余生。黄冠紫绶都如梦，红树青霜饯此行。莫待潇湘芳草绿，春山处处子规声。”“书生面目太酸寒，试着初

衣觉便安。不厌清贫求小郡，也须福慧了粗官。无田致悔归田晚，到海信知观海难。敢对西风怨摇落，赋闲原是赋秋潘。”

唐伯虎

宋有二唐伯虎，一眉山人，唐庚之兄，初名瞻，后名伯虎，见《宋史·文苑传》；一全州人，进士，终梧州推官，见王巩《随手杂录》。

臭字入诗

臭字入诗，少陵“朱门酒肉臭，道有冻死骨”，独有千古。《中州集》刘内翰瞻“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亦自可诵，然不可以拟杜诗矣。

赋韵

赋韵以四平四仄为率，后唐庄宗时，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从质以“后从谏则圣”为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五平三仄，为识者所诮。近世赋韵有七平一仄者，如《严子陵钓台赋》，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为韵是也。有一平七仄者，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赋》，以“抚事感慨作剑器行”为韵是也。此岂古法所宜有乎？

孙春沂

杭州孙春沂贰尹曰点，寸园伯父之婿也。工书善弈，豪于饮，兼好吟咏。试北闱，屡荐不售，乃筮仕江苏，非其志也。诗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余知己泪，湖山易动故园心”、“诗句欲成灯有味，春寒犹在酒无权”，皆清逸可诵。

孔大令

吾邑孔蔚庐大令广平，生而早慧，九岁，咏御炉香云：“夜深常绕君王宴，不逐寒风去渺茫。”有先达某公叹曰：“此韩冬郎再世也。”宰陆川县，折狱至慎。尝摄北流县事，岁旱，劝民平粜，而豪家皆居奇以待厚值，细民弗堪，相率掠其储粟。适提镇在州，县去州近，豪家夜奔诉，各张大其词，开列劫盗数百人。提镇不察，按牒广捕，概予重杖，贯其耳，缚示众。捕势如风，将激变。急诣提镇请尽付之细鞫其情实，首事者坐以长流，次责惩有差，观望者尽释之，豪家及无赖皆帖服。其事亲至孝，母有痺疾，发时转侧需人，躬自扶掖，不假手于人。病剧，仓皇避人涕出，尝母粪，为其妻陆孺人所窥见，禁勿语。陆临殁，始泣以语子妇云。

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光斗尝言：“元祐去乱法不去乱人为错。”又言：“李伯纪知争事不知争人，事之失一事，人则无穷。”皆名言也。被逮时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觉范滂“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二语，犹伤于激。

裴晋公

宋强至《韩忠献遗事》谓：“公论近世宰相，独许裴晋公。”“公又尝云：‘若晋公点检著，亦有未是处。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晋公何处，恨不得闻之。”窃意宰相当佐人君进贤退不肖，晋公历相四朝，勋德隆茂，无可指摘。惟刘蕡以对策诋宦官见谪，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李郃上疏请回所授官，以旌蕡直。晋公于斯时不能采群言以回君听，擢蕡而用之，忠献所云，岂为是欤？

蔡明经

德清蔡明经寿昌，少有神童之称，赵太守学辙府试，爱其才，以女妻之。尝偕游碧浪湖，赵口占“鱼蹙水纹圆到岸”句，命之对，即应声曰：“龙嘘云气直冲天。”后卒于都门，年仅三旬，士论惜之。

瑀华妹

长妹瑀华贞静而慧，八岁读《诗经》、唐诗，俱成诵。十岁学为诗，出笔韶秀，先伯父彡石公见之曰：“此吾家女学士也。”性不喜华饰，屏弃粉黛。有讽以稚年非所宜者，则曰：“自有本来面目，安用俗艳为？”许姻同里严琴史茂才铨，年十六病卒。著有《裁香室诗钞》一卷，摘录数首于此。《漫兴和定圃兄韵》云：“佳境可行乐，莫愁生有涯。杯邀千古月，庭种四时花。山色当门近，泉流绕屋斜。挥毫成一笑，得句漫笼纱。”《冬日沈织云表姊韫珠侄女过谈有作》云：“北风吹不尽，寒意入帘来。庭积未残雪，室藏将放梅。恰逢知己至，顿使笑颜开。拟共围炉坐，携樽倒绿醅。”《舟中即事》云：“春光已满画桥西，野岸周遭望欲迷。流水声中孤棹远，夕阳影里远山低。沿堤柳叶藏莺语，夹路花香衬马蹄。载酒归来天正晚，一钩新月挂前溪。”《枕上》云：“欹枕当寒夜，残更隔院催。新诗吟未

稳，进入梦中来。”《偶作》云：“一桁花枝压画檐，小窗日影上书签。恐妨梁燕归巢路，满院东风不下帘。”《过蠡泽》云：“桥边烟影淡无痕，桥外春波绿到门。十里东风吹不尽，桃花开遍夕阳村。”

义田

吾郡石门蔡学博载樾，承其父大令德淳遗命，仿范文正公义庄之法，为田以赡其族人。乃与从弟载坤合出七百万钱，以七之一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万钱入质库，岁得息钱四十二万，族中之茕独五十以上者，妇女寡而不嫁者，幼孤无养者，废疾者，计日给米五合、钱十文，青年守节者倍之，冬夏各给以衣帐。敛死者，买公地葬之。大小试各有赠，获隽者加厚焉。六十以上遇生辰各有赠，视其年以定轻重。贪墨酷吏及民为匪类堕其家声者，虽妻子屏不与。告于邑令为规条，以垂永久。其时在道光六年九月，宝应朱文定公师士彦为作记以传。窃思尊祖收族之道，莫善于义田，自文正公创始后，效法者代不乏人。此举规模虽不及前人，然量力而行，俾族人不至失所，其意甚厚。诚使世之拥高赀者，皆能遵而行之，其有裨于风俗人心，岂浅鲜欤！

谢侍郎

谢金圃侍郎屡掌文衡，鉴别精核。乾隆辛丑主春官之试，同事者有吴侍郎玉纶，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曰：“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倒口即吞。”二语实本《寄园寄所寄》，言者以闻。侍郎曾督学江苏，吴亦曾督学福建，高宗纯皇帝密询两省大吏，江苏巡抚闵鹗元覆奏以道路之言，事无实迹。而闽督李侍尧有幕客李三俊，亦辛丑之不第者，代李草奏，文致其词。上以事虽无实，清议不谐，于是吴降三

品卿，侍郎亦降为内阁学士。后于己酉岁三月初，上书房诸臣以会试期近，候主文之信，同时皆不入直，因此并予谪降，侍郎遂降为编修，免入上书房。嘉庆中，追赠三品卿。侍郎于乾隆己亥典试江南，得长洲钱阁学棨，置解首。辛丑主试春闱，阁学会、殿试皆抡元，而是科所取曹文正公、德州卢文肃公，皆为名相。得人之盛，一时莫与并云。

张太史联

某记室随玉尚书麟塞外数年，甚见推重。玉卒后，某乞人代为挽联，鲜当意者。时平湖张海门太史金镛以计偕入都，为撰句云："短后记裁衣，历雪窖冰天，万里追随班定远；长安仍索米，剩鸢肩火色，九衢恸哭马宾王。"蒲城相国王文恪公师见之，极口褒赏。旋入词垣，才望著一时焉。

称人为官

俗称人为官，系以姓与行，初唐人文往往有之。如王勃序云："张二官松驾乘闲，桂筵追赏。"又云："宋五官芝庭袭誉，盛文史于三冬；桂幄凝欢，照绮罗于九夏。"又云："白七官天台杰气，地乳奇精。"杨炯序云："杨八官金木精灵，山河粹气。"骆宾王序云："尹大官三冬业畅，指兰台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又云："阎五官言返维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开筵浮白玉之樽。"今则罕有以此称入文字者。

建文帝

《明史》书建文帝自焚，而于《程济传》书“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盖野史皆言出亡，故亦存其说也。

二鸟诗

韩文公《二鸟》诗，方崧卿据欧公《感二子》诗及东坡《李太白画像赞》以为为李、杜而作，柳仲涂以为刺释、老，朱子《考异》以为为己与孟郊而作。按：诗中“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等语，似与方、朱之说不相符合，当以柳说为长。

何文肃公

明孝宗朝，何文肃公乔新为刘吉所憎，罢归十四年，中外多论荐，竟不复起。尝贻李燧书云：“归田以来，忧患不干于心，毁谤不入于耳，视陆宣公在忠州，盖过之矣。方壮时犹不如人，况老且疾，岂可再起以取后生描画哉！倘相知有问及者，烦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当世用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终哉？寇莱公、王三原且然，况其他乎！”此非特立品之高，抑亦知几之哲。吁！使夏贵溪能知此义，亦不至于杀身矣。

七李杜

李、杜有七：汉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魏书》世宗诏王肃曰“英惠符于李、杜”，此合晋杜预、魏李冲而言之。唐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宋李韶、杜范。又《新唐书·杜审言

传》“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至杜子美诗云“李、杜齐名真忝窃”，又指李衔矣。

苏绍

康对山《武功县志·人物》苏氏最多，然如苏则之孙、苏愉之子苏绍，金谷园赋诗最胜，见《世说新语》，独不采入，岂以其仅为文人，如《通鉴》之不载屈原、杜甫耶？纂纪亦綦严矣！

尊经阁祀典

金岱峰教授司铎临安，用全谢山太史《尊经阁祀典议》而稍变通其说，恪遵功令，以《十三经注疏》为主，参以《大戴礼记》、《国语》、《说文》，其已入两庑者不赘。《易》祀王弼、韩康伯、孔颖达，《诗》祀毛亨，《周礼》、《仪礼》祀贾公彦，《礼记》祀戴圣，《左传》祀杜预，《公羊》祀何休、徐彦，《穀梁》祀杨士勋，《孝经》以唐明皇未便列入，专祀邢昺，《论语》祀何晏，《孟子》祀赵岐、孙奭，《尔雅》祀郭璞，《大戴礼记》祀戴德、卢辩，《国语》祀韦昭，《说文》祀许慎外，增祀功在群经之河间献王刘德，暨作诸经音义之陆德明，共二十一人，馀不概及，据所读书而言也。学使者姚伯昂侍郎允其请，爰设栗主于阁上，以春秋二、八月仲丁祭之。醵钱百金，生息以供祭品。其祭文云：“伏惟起以义者，有未见之礼六；传其言者，居不朽之名三。况乎抉经心而执圣权，阐微言而明大义。以先觉起后觉，实经师为人师。兹际清时，特修旷典。等旧德先畴之食报，陋儒林道学之分途。馨香补两庑之遗，诂训仍专家之守。治崇正学，朝庭敷醲化于鼓钟；礼奉先师，庠序肃明禋于俎豆。尚飨！”泪官温州教授，又奉祀许、郑二儒于仓圣祠，手题联匾。仓

圣祠匾云："圣德天生。"联云："作黄帝史官，记动记言，鼻祖神灵明四目；开元公《尔雅》，《释诂》《释训》，耳孙著述衍《三苍》。"许公叔重龛扁云："学祖。"联云："家传十四篇，书合《三苍》为一；律讽九千字，学通《五经》无双。"郑公康成龛匾云："经神。"联云："微言守遗，当奉大师为表帜；实事求是，敢从二氏问传薪。"

神缸

天台县署三堂有神缸，人犯之，每有殃咎，胥吏等岁时祷祀，恒宰鸡沥血以祈福。余于壬寅夏至署见之，缸覆地上，四围离地寸许，高不及二尺，圆径三尺有余，血痕凝渍其上。仁和沈兰亭煌有记刊于壁，其文曰："五福神，相传即缸神也。守斯土者，朔望必祭。神之灵爽，始于本朝康熙间，以是县志无可考。袁简斋太史《续齐谐》曾记之，未之详也。煌于道光癸巳秋就馆兹邑，询之父老及署吏，始知其说有三：一曰县署向属窑基，是为窑神，然县志载，署治历年久远，并无增扩之举，其说似不足信。一曰神缸本朝初由海门逆流而上，至青溪乃止，内有五蝠，随波不散，邑令神之，因迎入署，即五福神缸之说欤？而一则谓其下有井，前明有投井殉难者，后人以缸覆之，而悬不着地，其由忠烈之气上升而使然耶？阮芸台协揆督学浙东时，曾一发之，果有井。噫！此三说也，其殉难之说为可信焉。夫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石言莘降，史册昭然，况秉乾坤之正气，焉有不历久弥新者乎！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于他邑，又岂独堂东之神桂云尔哉！"余闻之县吏云，巡抚阮公元发缸后，即丁内艰去。其时，学使刘公凤诰亦发视之，未几以科场事获谴。自是邑人奉祀益虔。

外吏起家入阁

大学士自外吏起家者：阳城田文端公从典，康熙戊辰进士，为英德令；泰安赵公国麟，康熙丙戌进士，为长垣令。赵公宰邑时，勘灾，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许给扶以行。

王惺斋大令

嘉兴王惺斋大令元启，积学工文。手批《归震川文集》，抉发精当，摘记数则于此："读书各有所见，如一部《史记》，古今人称美者，累千百言未已，吾独谓妙处只是层理清晰。震川文亦然。""震川文只落笔处一二语，便定一篇之局，自后虽波澜百变，而皆不离其宗。盖篇篇如是，故能随方布陈，而无一成之辙迹可寻，其妙在一切字。""震川文只是一个精切而有条理，人徒以宽博目之，不知震川者也。""人但知震川文学《史记》，见有感慨处便谓学《史记》，不知震川之文之妙，在意理稠叠而折皱分明，此其所以为真《史记》也。""太史公为《吴王濞列传》，首尾四千余言，结云：'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后下。'只用二十四字括尽。震川《陶节妇传》结云：'妇年十八嫁于舸，十九丧夫，事姑九年，而与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湾，在县南千墩浦上。'只用三十余字，真有一口吸尽西江之势，昔人所谓命世之笔力也。"

案

案有以为床者，《周礼·天官》"王大旅上帝，则张氊案"是也。有以为食器者，《考工记》"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注云"玉

案”是也。有以为几者，许氏《说文》所云“几属”是也。张平子《四愁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注以为古“盌”字，当是《考工记》“玉案”遗制。《史记·万石君传》“对案不食”，《田叔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盖皆指食器言也。扬子《方言》：“案，陈、楚、宋、魏谓之槅，自关东、西谓之案。”当亦指食器。类书有属之几案者，似误。盖《方言》皆以类相从，案在盂、碗、杯、鬣、杯落、箸、筒之间，故知其为食器也。

维莫之春

《诗》“维莫之春”，句法绝奇，王元长《曲水诗序》引之，以“粤上斯巳”为偶，盖即仿其句法。

疏表杰作

本朝疏表杰作，备于《俪体金膏》一书。其最佳者，如礼亲王永恩等《请祝万寿表》云：“建极保极，会运世乃统于元；大生广生，禄位名必得其寿。”直省将军督抚永玮、刘莪等《请祝万寿表》云：“极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乐舒长；入人也深，阅五十二年而弥加沦浃。”又云：“虽天地为心，如父母不言施报；而岁月以冀，即愚贱亦具性情。”大学士公阿桂《奏请编缉八旬盛典疏》云：“九五演易，九五演范，叠五策天地之全；八千岁春，八千岁秋，积八入宫商之颂。”又云：“嘉筵绍于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于蔀屋，孙生孙者二百家。”两广总督孙士毅等《贺平台湾林爽文表》云：“波澄海国，看王师洗甲而还；春暖台阳，庆边黎启扉而卧。历溯圣主当阳之显烈，敢以削平蜗角，遽事颂扬；而仰睹先几烛照之睿筹，则即绥靖鲲身，亦绳祖武。”礼亲王《谢赏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文折》

云：“书诵者万本万遍，越七观六义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而忭颂。”大学士朱珪《谢进御制说经古文跋谕折》云：“百四十四篇之经训，日月光悬；八千大千世之心传，孔姬道贯。作而善述，合文思勋业于一人；君实兼师，示心学躬行于万祀。”户部侍郎曹文填《请䘏封胞伯故廪生曹某》云：“廿年家塾，劬劳不异于所生；一品朝荣，追逮忍歧于自出。”大学士于敏中《谢赐双眼花翎》云：“若朝阳之翔翙羽，罕能比此文章；如顺风之遇鸿毛，安足方斯遭际。”河南巡抚和蔺《谢赏戴花翎》云：“动色凛梁鹈之翼，岂徒耸异于观瞻；关心比池凤之毛，倍切钦承于负荷。”莆田郑王臣《谒陵表》结联云：“继封禅七十二君，尤握贞元之秘；后天皇万八千岁，长为仁寿之君。”皆堂皇博大，不愧作家。

九言诗

九言诗最难自然协律，用以颂圣尤难。嘉庆己卯年六旬万寿，郑笏君孝廉代某尚书作《九佳全韵》诗，端庄流丽，传诵一时。篇长不及备录，摘书起结以见一斑。起云：“皇帝御宇二十有四载，乾行不息百福颂孔皆。海隅日出幸生太平世，衢歌巷舞直到长安街。三皇各称一万八千岁，我皇之德更与天地偕。”结云：“轩辕以来四千五百岁，闰桐推算无如今兹佳。八百赓歌卿云纠缦缦，九成乐作凤凰鸣喈喈。微臣愿效葵藿向阳意，导涓测海深愧盘泥蛙。芜词谨缀九百九十字，窃符九九之数陈尧阶。”

吴柳塘诗

震泽吴柳塘茂才祖修，淡于声利，壹志丹铅。诗主清新，如《芜湖绝句》云：“关吏狰狞去复还，客囊颠倒在江船。书签莫怪无人

检，文字何曾值一钱。”《除夕七绝》云：“牢落从他岁序迁，绝无人怨与人怜。平生受尽痴呆益，论价应须十万钱。”《法雨泉》云：“山颠高下势潆洄，时为琮琤听一回。世上浊波流不尽，此泉莫放出山来。”皆有为而作者。余尤爱其《送查韬荒携家还海宁》断句云：“何堪久客逢归棹，况复中年别故人。”情溢于辞，令人寻讽不厌。吴有仆杨清，能诗，《题琉璃河关壮缪庙》有“铁枪不为朱温死，此地如何庙寿亭”句，命意亦新。

初三月

道光丁亥，偶与严比玉太守阅吴澹川明经《南野草堂笔记》，有与吾邑汪霁堂濂作《初三月》酒令。吴先成令云：“初三月，玉一钩，问何人挂在柳梢头？”汪云：“初三月，影纤纤，学姮娥眉样两头尖。”吴续令云：“初三月，似指爪，半弯儿掐破青云表。”汪亦续云：“初三月，未分明，想佳人睡起眼才醒。”余谓比玉曰：“此吾乡故事也，曷效之。”比玉因成令云：“初三月，映残晖，镜开奁才露影些微。”余云：“初三月，魄生刚，讶高悬弓势未全张。”比玉续云：“初三月，逗檐端，似广寒宫瓦覆弯弯。”余亦续云：“初三月，色无多，要团栾须盼浃辰过。”时比玉之弟佩仙分守在座，亦成令曰：“初三月，吐华新，宛天仙妆罢半开唇。”今二君已皆宿草，回溯前尘，恍如春梦，因追忆而备录之。

麈角解

时宪书十一月改“麋角解”为“麈角解”始于乾隆戊子年。高宗纯皇帝以为木兰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于夏，惟麈角解于冬，曾于南苑验之，特正其讹。又命时宪书纪年仍增注六十一岁至百二十岁，使花

甲环周，益绵寿世之庆，盖始于乾隆辛卯年云。

顾亭林狱事

顾亭林狱事，志乘未详，见于《与颜吏部光敏书》，特录其略：先是苏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吕中伪造《忠节录》，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讥毁本朝，罗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以为挟害之具。又伪造原任阁辅吴甡一序，诈其子中书吴元莱银二千两。事发，刑部定谳，即将沈天甫等斩决，此康熙五年中事也。次年，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姜元衡删易此书，增入黄氏唱和诗，控其主与兄弟子侄作诗诽谤本朝，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皆有讪语。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师闻之，即出都，抵济南，幽絷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牍，谓姜元衡所控之书，即沈天甫等陷人之书，事旋解，株连二十余人均得开释。处士赋诗六章纪其事，有“伟节不西行，大祸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门诀荡荡，日月相经过。下闵黄雀微，一旦决网罗。平生所识人，劳苦云无他。骑虎不知危，闻之元彦和。尚念田画言，此举岂足多！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阿。”诗集中皆不载，详见《颜氏家藏尺牍》。

汪文端公

山阳汪文端公廷珍为大司成时，训迪勤密，取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一时人才彬彬极盛。会稽莫侍郎晋、德化郑太史兼才，才藻尤富，皆为公所赏识。莫尝戏谓郑曰：“吾若典试，必能取子为元。”后莫先入词林，嘉庆戊午岁，典试福建，郑果以第一人登科，士论翕然，皆无间言。夫东坡于李方叔，尚有“眼迷五色”之叹，以今方古，实乃胜之矣。

对联复字

对联有以复字见长者，归安徐阮邻师保字，题甘肃盐茶同知署云：“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凤台余菊晨观察士瑮，题送子观音祠云：“大德曰生，愿众生生生不已；至诚无息，求嗣息息息相通。”安化陶文毅公澍，题育婴堂云：“父兮生，母兮鞠，无父母，有父母，此之谓民父母；子言似，孙言续，犹子孙，即子孙，以能保我子孙。”蔡东轩学博司训江山县，岁饥，劝各大姓输粟平粜，题联于堂云：“尽力尽心，未能尽职；任劳任怨，不敢任功。”

真赏难逢

世俗以夫妇之事为敦伦，以使令奴仆为饬纪。嘉庆己卯科，吾浙秋试，某房官阅文，见有“饬纪敦伦”句，大骇曰：“敦伦岂可饬纪？怪诞极矣！”亟以笔直抹之。同邑卢茂才康锡，应秋试被放，闱文用“舍车而徒”句，为房官所抹。沈茂才逢源，岁试前列，文用曾南丰“真人出而天下平”句，旁评云：“杜撰。”余亲见之。可知场屋文字，真赏难逢，即寻常语句，亦有被抑者，更何得炫异求新乎！

俚语本佛书

俚语有出于佛书者，偶阅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漫识于此：眉毛、《成具光明定意经》。胁肋、《四分律》。脓血、《增一阿含经》。床铺、《佛本行集经》。钥匙、《杂宝藏经》。店肆、《中阿含经》。吃酒、《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搔痒、《贤愚经》。欺侮、《胜天王般若经》。

布施、《须赖经》。调戏、《解脱通论》。抬举、《舍利弗阿毗昙论》。痕迹、《解脱通论》。狗咬。《大威德陀罗尼经》。

韩诗外传

《隋志·韩诗外传》十卷，李善注《文选》，引孔子登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余家事，及汉皋二女事，徐坚《初学记》，引鲁哀公穿井得玉羊事，今本皆无之。盖十卷虽仍《隋志》之旧，而已非全书矣。

论衡

王充《论衡》毁圣讦亲，获罪名教，其余诞妄之语，难以悉数。至论行善福至，为恶祸来，谓由于遭遇适然，不因人事，是与《易》“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书》“惠迪吉，从逆凶”之旨显相背戾，不将率天下之人去善而就恶乎？古今来悖理之书鲜能传世，此独历久不废者，盖其引证浩博，才辩宏肆，而篇帙繁富，亦时有平正之辞，足以矫俗祛伪也。学者于此书，当审择而节取之。

琼

程氏大昌《演繁露》云：“《说文》：‘琼，赤玉也。’《诗》有‘琼琚’、‘玉佩’，《左氏》‘楚子玉为琼弁玉缨’，皆对别言之，若等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琼比梅、雪，皆误。”余按：《诗·木瓜》篇毛传云：“琼，玉之美者。”则与玉对举，安知不以精粗为别耶？又按：《齐风》毛传云：“琼华，美石。琼莹，石似玉。琼英，美石似玉。”其言似玉，则色白可知，似不必泥《说文》之言。

杯中角影

《晋书·乐广传》载杯中角影事，与《风俗通义》所纪杜宣事绝相类，二书文法各异，而《晋书》简要胜之。

明史体例

《明史》体例极精，姚广孝入列传，不以僧许之也。秦良玉入列传，不以女视之也。阉党、佞幸、奸臣列于宦官之后、流贼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贬之也至矣。

语意相似

《史》、《汉》有语意相似而叠用者，略识于此。《史记》“空言虚语”、《高祖本纪》。“内外表里”、《礼书》。“逾年历岁”、《赵世家》。“延年益寿”、《商君传》。“匿意隐情”、《张仪传》。“露兵暴师”。《主父偃传》。《汉书》“年衰岁暮”、《冯衍传》。“俊雄豪杰”、《蒯通传》。“飘至风起”、《蒯通传》。“道辽路远”、《中山靖王胜传》。“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吾丘寿王传》。“招殃致凶”、《李寻传》。“残贼酷虐，苛刻惨毒”、《翟方进传》。“等盛齐隆”、《王莽传》。“穷凶极恶”、《王莽传》。“思过念咎”、《郎顗传》。“道尽涂殚”。《司马相如传》。《后汉书》“欢欣喜乐”、《马融传》。“怨恨忿怼”、《孙程传》。“陟危历险”。《莋都夷传》。

郭子仪

《新唐书·高郢传》：“郭子仪怒判官张昙，奏抵死。郢引奏甚力，忤子仪意，下徙猗氏丞。”《南部新书》谓郭令公惟奏杖杀张谭，物议为薄。“谭”即“昙”之讹也。汾阳盛德，乃有此事，是可知惩忿之难。

文章流别论

挚仲洽《文章流别论》以“交交黄鸟止于桑”为七言，以“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为九言，与《毛诗》异读。其说当有所本，然玩其文义，自当断读为宜。

豫章行乐府

薛道衡《豫章行》乐府云：“不为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视唐人“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意更深曲，不独“空梁落燕泥”句足以动人也。

清和

长洲沈归愚尚书德潜《说诗晬语》谓“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明指二月。谢康乐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犹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云云。按：《岁时纪》“四月朔为清和节”，又魏文帝《槐赋》“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谢玄晖诗“麦候始清和”，刘士章诗“首夏实清和”，是以四月为清和，不始于宋人矣。

飞英塔

湖州飞英塔在北门眠佛寺，主阖郡文风。乾隆甲寅，塔圮重修，五年之间出两殿元。乙卯王勿庵侍郎以衔，己未姚文僖公文田。至道光乙未，塔又圮，阖郡会试，遂无一人登第。丁酉重修，戊戌，钮松泉庶子福保大魁；甲辰，周缦云侍御学濬以第二人及第。嗣后科甲复盛，风水之说，非无凭矣。塔高四十余丈，中又有石塔，高数丈。己亥秋，余与乌程周莲伯孝廉学濂昆弟登其颠，梯级玲珑，蹑空而上。莲伯有诗纪游云："浮屠涌招提，报德资镇奠。陊剥生辉光，象教力能变。七级森嵯峨，八窗互贯穿。密勿穷攀跻，危梯蹑螺旋。腾身压雕鹗，矫首切星汉。众山苍弁来，环卫若鳌忭。具区亘北户，际天渺无岸。俯揽菰城中，一气入凌眄。短树牛毛疏，连甍蚁垤间。是时风日佳，天宇肃清晏。笨云惭未能，自笑樊篱鹜，愿乞飞霞佩，携手游汗漫。"

华陀庙联

客有述华陀庙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又云："岐黄以外无仁术，汉晋之间有异书。"称前联尤佳。余谓"曹颅"、"关臂"事，皆不见正史，不若后联之大方也。

徐沖晦

徐沖晦处士，宋仁宗时召对，除大理评事，固辞，后居杭之万松岭。精象数，谓子孙世世勿离钱塘，永无兵燹。按：徽宗宣和三年，方腊作乱，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杭州，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

二月，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馘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翌日宵遁，大兵入城，腊旋就擒。计腊所陷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是沖晦之言亦未必验，特宋、元革除之际，兵不血刃，安堵如恒，异于他处之屡遭杀戮耳。

疮方

余姚吴蓉峰学博麟书，患脓窠疮，医久不痊。后有相识遗一方，云得自名医，为疗疮第一良药，如法治之，果愈。余于庚戌年患此甚剧，亦以此方得痊。兹录于左：

厨房倒挂灰尘、三钱，锻，伏地气。松香、一钱。茴香、一钱。花椒、一钱。硫黄、锻，一钱。癞虾蟆、一钱。枯矾、一钱。苍朮、一钱。白芷、一钱。朱砂。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用鸡子一个，中挖一小孔，灌药其中，纸封固口，置幽火中燉熟，轻去其壳，存衣，再用生猪油和药捣烂，葛布包之，时擦痒处。

玄真子祠联

平望平波台玄真子祠有联云：“泛镜水千塍，归来餐菰饭莼羹，地真仙境；听棹歌一曲，随处有荻花枫叶，我亦渔人。”笔意潇洒可喜。

蒙求

《蒙求》一书，所以资童幼之诵习，作初学之阶梯。晋李瀚创为之，徐子光为之注，名曰《蒙求集注》。宋王逢原又作《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以王逢原所作未备，从而广之，分三十七类，名曰《广蒙求》。然有对偶而无韵，注又简略。刘班取两汉事，括以韵语，名曰《两汉蒙求》，王芮历叙帝王世代，略述古今事迹，名曰《历代蒙求》，徐伯益集妇女事实为韵语，名曰《训女蒙求》，元吴化龙集《左传》事为韵语，名曰《左氏蒙求》，胡炳文集嘉言懿行可为则效者，属对成文，以启导初学，名曰《纯正蒙求》。此数书，今世尚有其本，而得采入《四库》中者，则惟《蒙求集注》、《纯正蒙求》。又有为诸家所著录而其书罕传者，则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蒙求增注广韵》、《小说蒙求》，宋范镇《本朝蒙求》，胡宏《叙古蒙求》，孙应符《家塾蒙求》、《宗室蒙求》，宋舒津《蒙求》、《续蒙求》和《李翰林蒙求》之类是也。

文选

唐初，李善与许淹、公孙罗并承江都曹宪为《文选》音训苍雅之学，而李注盛行于世，与颜师古《汉书》注并称。开元中，吕延祚复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共为之注，与李氏注并行。然当时文士，如李匡乂作《资暇录》，丘光庭作《兼明书》，深斥五臣之谬远逊李氏之精核。夫淹通如李氏，其所未详者且百有十四，亦可见此书之博奥，有未易沿讨者矣。唐、宋士人皆习此书，迨熙、丰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颁于学宫，主司以之取士，于是以穿凿为能，以附会为工，而《选》学渐废。然而承学之士，代不乏人，精于是者，若洪氏迈、王氏应麟，皆有论辨，足以发明其旨趣。盖其书历久常新，故其学阅久弗替，后人虽有《广文选》、《续文选》等书，终不能与之争衡也。

安仪周

周芸皋观察《内自讼斋文集》载朝鲜安仪周事甚奇，其略云：“仪周名岐，从贡使入都，偶于书肆见抄本书，不可句读，以数十钱购归，细玩之解，乃前人窖金地下，录其数与藏处，皆隐语。遍视京都，惟明国公屋宇房舍似之，即世所称大观园也。乃求见明公曰：‘公日用以千万计，度支将不给，愿假金十万，不问所之，三年还报。’因指所坐室柱曰：‘发此砖，可得金如数。’公笑，命具畚锸，获如所言，遂付之去。至天津业盐，为商三年，还谒曰：‘幸不辱命，息三倍。’公曰：‘是亦不足供吾用，愿再为我谋。’曰：‘无已则假金百万。’公笑曰：‘安得发地再得之？’仪周起，请遍观诸室，至寝门内，曰：‘是可得。’发而与之。乃至扬州为商，三年报曰：‘倍之，俟公取用。’公曰：‘其再经营之。’又十余年，仪周老，辞归国，公留与饮食，曰：‘若异人，有异术。’曰：‘非也，岐得异书，知藏金处，请为公尽言之。’因一一指其处。公曰：‘若不需耶？’曰：‘此公物，天以与公者，仗公福，已得赢余，足自给，拜公赐矣。’仪周好宾客，济贫困，多豪举，富收藏，尽以书画归国，子孙留者为安氏。”观察谓仪周知物之有主，不妄取，而以力取其余，似有道者。余谓仪周躬自致富，而能施与不吝，崇尚风雅，诚足志也。

齐名

韩、柳齐名而声气异，元、白齐名而志节殊。观其平时酬赠，惟事辞章，责善之风邈矣。

明政

明多敝政：阁臣夺情，典礼替矣；廷臣予杖，刑章悖矣；厂臣侵权，名位紊矣。庄烈帝励精图治，不能改其失，此所以终不竞欤！

朝邑志

王阮亭谓韩五泉《朝邑志》与康对山《武功志》并称，先辈称为巨丽。今按：《朝邑志》字仅五千七百余，笔墨简古，洵为杰作。然名宦不载事实，选举不载年岁，失之太略。纪杨恭报复知县事，乃小丈夫所为，未免采择不精，未若《武功志》之简而能核也。

成仁取义

文信国公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死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及第在理宗宝祐四年丙辰，年二十有一。《宋史》谓年二十，盖举成数言也。公与弟壁同举进士，后壁降元，公季弟璋亦仕于元。公狱中诗有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又云："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又与嗣子升书有云："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呜呼！成仁取义，何人不当勉为，乃同体之亲，异趋若此。公之所云，殆以事已至斯，且谊关骨肉，不得不尔，岂国而忘家之本志哉？

李太白濑水贞义女碑

李太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欧阳公《集古录》、赵德甫

《金石录》皆不著录，其文则见于《唐文粹》。考《史记·伍子胥传》不志贞义女事，自太白详述之，而其事始显。夫子长世为史官，勤搜散失，顾于贞女佚之。因叹古今贤媛德茂行卓而湮没不传者，可胜数哉！太白诗冠有唐，文亦清俊迈俗。《文粹》所载凡二十篇，大率皆投赠登临之作，惟此文表杨幽光，体裁庄雅。昔曹娥孝行，得邯郸淳之碑而始著；而贞女奇节，亦恃太白之文而益彰。迄今过濑渚之旁，世远风微，遗徽寥寂，而抚览碑铭，诵“明明千秋，如月在水”之辞，犹令人遐溯英淑，悠然慨慕。文章之有裨世教，岂浅鲜欤！

知县承袭

知县有承袭为之者。国初，辽阳甫置县，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义乌陈达德率百人以应，授辽阳令。勤垦辟，招商贾，兴文学，逾年，政化大行，卒于官。其子瞻远奉诏承袭，盖异数也。时为诸生，衰绖受职，踵父之故辙而循次成功，邑人感慕，为之立祠。历官常州同知。达德能诗，有《游灵鹫》句云：“磬入岩松初地寂，龛生海月晚潮来。”

邝湛若

明南海邝湛若父子殉难事，《南疆绎史》不载。今参考诸书，录其遗事以补之。邝露，南海人。初生时，甘露降于庭槐，不饩母乳，有憨上人见之，曰：“此天上玉麒麟，岂嗅人间乳气耶！”以露水调米汁饩之，因名露，字湛若。五岁，父命作甘露诗，应声而就。及长，工诸体书，学骑射。尝跨马值南海令黄恭庭行幰，下骑弗及，黄怒拘之，御史梁森琅为请罪，弗释，遂亡命走广西。游岑、监诸土司，为瑶女执兵符者云弭娘书记，归撰《赤雅》一编。崇祯末，补诸生，学

使以恭、宽、信、敏、惠校士，露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黜置五等，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赋诗数百篇，才名大起。戊子，以荐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王师至，露与诸将死守，十阅月而城陷，幅申抱琴而死。露好诙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气。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器，有二琴，一曰“南风”，宋理宗宫中物；一曰“绿绮台”，唐武德年制，明康陵御前所弹也。因贫，以所玩质子钱，二琴亦时出入质家。作《前后当票序》，有诗云：“三河十上频炊玉，四壁无归尚典琴。”少尝师事阮大铖，洎阮罗织东林，乃贻书绝交，侃侃千言。子鸿，字剧孟，亦畸士。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丙戌之役，抗命不从，率北山义旅战于广州东郊，死之，赠锦衣千户。余谓湛若，奇人也。乃贻书绝交，守城死节，是奇而能协于正矣。世有以狂目之者，岂足见其真乎！

荆轲

《纲目》荆轲书盗，袁随园非之，其论甚辨。余谓轲既欲生劫秦王，当先量力之能否，力所不能为而冒昧行之，徒杀身湛族以速燕之亡，能毋贻笑于天下后世哉！窃谓《史记》所书刺客，当以荆轲为最下：当其待客未来，因太子丹之请，遂发怒不能姑待；且知秦舞阳之往而不反，而仍与偕行，谋之不慎，事安得成？

天禄识余

杭堇浦太史跋钱塘高江村侍郎士奇《天禄识余》云：“不观《左传》注，妄谓绎皇为冢前之阙。不观《汉书》注，妄引《后汉纪》以证太上皇之名。不观《水经》、《文选》两注，妄诧金虎冰井以实三台。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青云’二字，莆田

周方叔以为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聚头扇’，已见之金章宗《词咏》，出《归潜志》。乃谓元时高丽国始贡。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八米卢郎’，见《齐》、《隋》两书，姚宽《丛语》云‘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数之多也’，乃用元微之《八采诗》‘成朱伏卢’为证，是知一未知二也。”余观此书，有经书习见语，亦皆采入，其志冷僻之典，又多不标所出之书。至于舛误之处，亦不止此。如《十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西国王献吉光毛裘，色黄，盖神马之类，入水，经日不沉，入火不燋。”乃谓“入水不濡”，又脱“入火不燋”句。《古今注》：“荷花一名水芝。”《酉阳杂俎》：“湖目，莲子也。”乃谓“莲子，湖目。芡实，水芝”。“亲家”，见《后汉书·应奉传》注，见于史者，始于《隋书·房陵王勇传》，乃谓见《唐·萧嵩传》。《仪礼·士昏礼》云：“日入三商为昏。”贾公彦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乃谓《周礼》“漏下三商为昏”，商，音滴。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昳”，本《左传》昭五年杜注，乃以“昳”为“映”，而引王仲宣诗“山冈有余映”证之。于此见著述之不易也。

歇后语

宋吴开《优古堂诗话》谓“友于”见《南史》“刘湛友于素笃”，《北史》“李谧事兄尽友于之诚”，又陶渊明诗“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按“友于”二字，《后汉书》已有之，《吴弼传》：“陛下隆于友于。”又《晋书·冯纨传》：“陛下友于之情甚笃。”“色斯”，亦始于《后汉书·左雄传》：“或色斯以求名。”“赫斯”，始于《后汉书·曹节传》：“发赫斯之怒。”“贻厥”，始于《晋书·贾充传》赞。盖歇后语之滥觞也。

前汉丞相谥

前汉丞相四十五人，二十人无谥，平当、平晏父子为相，皆不得谥。至于王商之刚直而谥曰戾，张禹之奢淫而谥曰节，亦拂乎是非之正矣。

叠字

李易安《声声慢》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叠七字，昔人称其造句新警。其源盖出于《尔雅·释训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叠字凡一百四十四，"殷殷惇惇"一段连叠十字，此千古创格，亦绝世奇文也。

忍字

张公艺书"忍"字，即"不痴不聋，不为家翁"之意，似与"家人严威"之旨有殊。不知骨肉之间，以分相维，亦以情相接。故于大防宜谨，不得以玩肆致吝；而于小节宜宽，不可以操切生嫌。其义未尝相悖也。

杨守谦客

洪武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

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吴、张之对，盖为陈平“有主之者”一言所误。按：嘉靖时，俺答入寇保定，巡抚杨守谦率师入援，薄俺答营而阵，无后继，不敢战。客有劝之战者，应曰：“周亚夫何人乎？”客曰：“公误矣，今日何得比汉法？”守谦不纳，竟以失误军机弃市。客之识，胜吴、张二人远矣。

五圣丹

癫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书虽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萧山韩氏所传五圣丹获效如神，救人不可胜数。韩氏惟制药施送，秘不传人。郑拙言司铎开化，从其同寅汪睦斋学博世钤处得此方，见示。汪喜录单方，制良药施人，此方得之于其至戚，乃自韩氏窃得者。汪按方制药以拯人，无不应手取效，因录之以广其传。

上号当门子、一钱。梅花冰片、一钱。火硝、三分。上号腰面雄黄、一钱。九制炉甘石。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点近鼻处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点七次，再隔一日又点七次，虽重伤者自愈。若犬咬至二十日外者不治。若用药后误吃羊肉，用药再治，迟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发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闷死、时疫、伤寒、癍发不出者，亦用此药点眼角，男左女右。

方公祠

名宦建专祠，子孙亦得祔祀永世勿替者，天台方公祠其最著矣。公讳印，号朴庵，安徽桐城人。明弘治间，以孝廉知天台县，薄赋、

省刑、劝农桑、治学校、抑豪奸，一切以真诚出之。为县九月卒，囊中仅余俸银八钱。僚佐、吏民为助棺殓，小民罢市相吊，寻入祀名宦祠。万历间，玄孙大镇巡按浙江，建祠，置田百余亩，属学宫收租，后渐为官役侵渔，祠宇芜圮。道光十二年，十一世孙传穟观察浙东，侦知其故，乃尽以其田属邑令，使择绅士之贤者司其事，岁登出入之数于官，纤悉必书，申之大府，著为定律。方氏子孙，阅数岁必至祠省视。以桐城县印文为凭，祠中给资斧钱六十千。由是堂宇崇焕，历久常新。祠中从祀者为公之玄孙大镇，浙江巡按。九世孙观承、浙江巡抚。观本，秀水知县。十世孙受畴、闽浙总督。维甸，浙江巡抚。十一世孙传穟，宁绍台道。盖皆官于浙者。

吴祭酒尺牍

钱塘吴穀人祭酒锡麒官京师时，耽情《骚》、《雅》，不屑奔走权门，以致品望日高，而生计日薄。尝贻友人书云："弟藏身人海，终日闭门，亦谓软红不到，而釜中鱼长，甑里尘生，几欲服却粒丹，行食气法，修到太虚真人地位。"又云："自唱还云之曲，本拟有田可种，借奉晨昏。无如饥来驱我，遂复入春明之梦，两年羁绊，一步不移。大抵生平好作冷人，天故以冷待之。破帐纸窗，索索然若时有西风吹到，不自知砭肌消骨也。"读之可想见清寒风味。

会试总裁五人

国朝会试总裁，惟顺治丁亥、己丑二科皆七人，其后或四人，或三人二人而已。道光己丑科，曹文正公奉命典试，以老病辞，上不允。时总裁已四人矣，特增一人，于是歙吴大司农椿以光禄寺卿典试，盖异数也。

学政三年六人

太湖李学士国杞，道光己丑馆选，癸巳大考，“马援讨交阯论”，误书“阯”作“趾”，列四等，罚俸二年。戊戌大考，“心共寒潭一片澄诗”，次联云：“双清观我相，一片励臣心。”御笔加圈，列一等第一名，由编修擢侍讲学士。己亥，督学浙江，关防告示有“年少登第，学识浅陋”之语。未几，御史萧山高枚参其宽纵，召至都，未及启程，即以瘵疾卒，年仅三十余。督学三年一更任，而自丁酉至庚子共易六人，前此所未有也。丁酉冬，华阳卓侍郎秉恬来，升总宪去；戊戌春，桐城姚侍郎元之来，升总宪去；己亥春，侯官廖侍郎鸿荃来，升总宪去；是夏，李继之；庚子春，江阴季正詹芝昌来，是秋以丁忧去；南海罗学士文俊来，在浙三年，最得士心。

题句镌竹

余姚吴蓉峰麟书官仁和训导，署有竹林小池，种花满园，终日讽咏其中，不问俗事。因题句镌竹，自述其乐趣云：“广文冷官，不理词讼。教授生徒，镇日闲空。有客入门，便衣迎送。散步竹林，随口吟讽。饮酒微醉，华胥一梦。睡起醒来，抱孙自弄。快活逍遥，卓异勿用。可笑神仙，苦修山洞。”

三世能诗

唐人三世能诗者：钱起，子徽、孙可复、可及、珝；柳公绰，子仲郢、孙璞、璧、珪、玭；章八元，子孝标、孙碣；卢氏则纶以下四世，才藻尤盛。本朝三世能诗：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子昆田、孙稻

孙，为最著。

用民兴利

宋种世衡筑青涧城，初无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钱。"居数日，及泉，民甚赖之。王明为鄢陵令，故事，有所献馈。明曰："令不用钱，可人致数束薪刍水际，令欲得之。"得数十万，明取以筑堤，由是民无水患。明李中巡抚山东，岁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绝而饥者济。陈幼学为确山知县，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此皆得用民兴利之道者。唐代宗将幸华清宫，先命完葺，柳子华为修宫使，设棘围曰："民有得华清宫瓦石材用，投围中，逾三日不还者死。"不终日，已山积矣。此则胁之以威，乃权宜之术矣。

汉书造语绝异

前后《汉书》造语有绝异者，如《刑法志》云："不祥莫大矣焉。"《燕刺王旦传》云："其者寡人之不及与？"《东平宪王苍传》云："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岂况"二字屡见，不及备引。《赵壹传》云："三王亦又不同乐。"《宦者传论》云："社稷故其为墟。"此等句法，后世罕或用之。

千里驹

"千里驹"之见于史者，汇载诸说部家，而徐氏《玉芝堂谈荟》、

赵氏《陔余丛考》所记较多：汉刘德，魏曹休，晋傅咸、刘曜、苻朗，宋张敷，梁萧暎、王茂、任昉、袁昂、刘杳、丘仲孚、王规，北魏李伯尚、李孝伯、袁跃，北齐冯翊、王润、崔昂、元文遥，北周杜杲，隋张虔威，唐李暠、李千里，宋赵子渲，辽耶律的琭，共二十五人。余为补四人：曰李景年、《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朱友伦、《旧五代史》。赵犨、《旧五代史》。张汝霖。《金史》。《鲁连子》有徐劫之弟子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黄山谷见其甥洪刍诗曰：“不意江南泽，产此千里驹。”此皆不见于史，而《陔余丛考》亦引之。　又宋仁宗称刘永年为“刘氏千里驹”，见《宣和画谱》。晁无咎称晁咏之为“吾家千里驹”，见《曲洧旧闻》。

有明一代至文

冯恩子行可《请代父死疏》、杨继盛妻张氏《请代夫死书》，皆有明一代至文也，虽暴戾之主，阅之当为释怒。乃行可赖通政使陈经入奏，恩得减死戍边。张氏书为严嵩所遏，而继盛遂死，权奸之祸烈矣。

黄鹤楼联

湖北黄鹤楼联甚多，录其最著者：“一上高楼，缅当年江汉风流，多少千秋人物；双持使节，喜此日荆衡形势，纵横万里金汤。”史贻直。“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殊恋恋，落梅时节且登楼。”钱楷。“恨我到迟鹤已去，怪人来早诗先传。”“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尊，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皆空残笛在；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栏杆外滚滚波涛，任千古英雄，挽不住大江东去；窗户间堂堂日月，尽四时凭眺，几曾见黄鹤西来？”

西村集

明史明古鉴《西村集·吊内阁陈某》诗云：“何事先生早盖棺，薤歌声里路人叹。填门客散恩何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海已无前日利，冰山谁障旧时寒。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生已复官。”按《明史·陈文传》言“罗伦论李贤夺情，文内愧，阴助贤，益为时论所鄙”。又言“既参大政，无所建明，朝退则引宾客故人置酒为曲宴。专务请属，遇睚眦怨必报，名节大丧”。此诗盖道其实也。

传神写照

“传神写照”，见于《晋书·顾恺之传》，后世谓之“行看子”，亦称“行乐图”。至今日而此风盛行，几于人各为图，竞出新意命名，求人题咏。甚至有空纸一幅，名曰“尸解图”以乞诗者，真愈出愈奇矣！

张少宗伯

镇洋汪少司空廷屿，以第三人及第。初名璿，补博士弟子员，学使桐城张少宗伯廷璐张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吾下。”为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为昆弟行也。有相士之特识，兼有爱士之虚衷，江南人至今称之。

博古通今

袁随园宰江宁，城中韩姓女为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氓

次日送女还家。女已嫁东城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约，控官退婚。袁晓之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岂肯作诓语者？第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李读诗大喜，两家婚配如初。是知听讼者当博古也。汪龙庄大令官湖南时，宜章县寡妇郑宋氏无子，欲继亲侄郑观，族人谓观无兄弟，且父死，不宜后他人。宋诉县及州，越四年，诉本道，发汪关讯。汪曰：“观宜嗣宋无疑。孀妇立继，听其自择，昭穆相当，独子勿禁。《传》曰：‘已孤不为人后。’谓不受命于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继，天子命之矣，又何讯焉？”因止宜章不传两造，援例详结。是知听讼者当通今也。

三圈手

东阳楼枚臣茂才梯霞，少负隽才，年十八，病盲，犹健于文，与友朋斗艺，以指圈桌可立就，时人号曰“三圈手”。学使周春坊清原至金华，执卷求试曰：“某盲，艰于书，不艰于作，乞得书敏者二人，七艺当立成。”如其言，果然。又命作诗，冲口如应响，遂补博士弟子员。事属破格，人皆称楼之才，而尤颂学使之贤云。

临文不讳

昔人为祖与父作墓表家传，皆直书祖、父之名，不假他人填讳，当是临文不讳之义。近代名人，如全谢山太史集中《先公墓石盖文》，姚姬传比部集中《姚氏长岭阡表》皆然。明都穆《南濠诗话》亦书父讳，盖不欲泥避讳之说，致亲名不彰耳。

续名医类案

钱塘魏玉横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言，采取繁富，间有辨论，亦皆精当。玉横自述医案数十，其治病尤长于胁痛、肝燥。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证。谓医家治此，每用香燥药，耗竭肝阴，往往初服小效，久则致死。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饮者不宜，方用沙参、麦冬、地黄、归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数证，获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误用香燥药者。

卷六

顾蒹塘诗

无锡顾蒹塘明府翰宰泾县有恩，廉洁自矢，后亏帑项被劾，邑民醵钱代偿，力拒之曰："吾宁获谴，不忍累吾民也。"既遣戍，怡然就道。著有《拜石山房诗钞》。《道出松陵》绝句云："短笛吹残倚柁楼，此身只合伴浮鸥。芦花也有江湖恨，一夜秋风已白头。"饶有风致。断句如《夏日田园》云："绿杨阴下缫车响，紫楝风中煮饼香。"《卧病》云："梦中得句全篇少，枕上怀人远道多。"皆可讽诵。

姚姬传比部诗

姚姬传比部以古文名天下，诗亦清俊可诵，如"地拥江声出，天横雨势来"、"雨歇群山响，春深万木齐"、"石壁凌江阁，风林隔浦船"，俱佳。姚与赵云松观察皆于嘉庆庚午重赴鹿鸣宴，赵绘为图，姚题诗云："敢道与君成二老，与逢此会亦千秋。"语亦婉妙。

朱立斋诗词

长兴朱立斋紫贵，司训杭州，诗名隆起。尝于温州道中得句云："沿街墙比竹篱短，贴水桥如板凳低。"惟亲历其境者，始知其佳。又有《诸将拟杜》诗云："元戎宠冠百僚班，共盼肤功指顾间。

缓带轻裘羊太傅，围棋赌墅谢东山。马驮残月宵移帐，旂卷清风晓渡关。队队银刀人簇拥，错疑新破蔡州还。”“潜师宵济费安排，谁遣多鱼漏泄来。烂额焦头新鬼大，短兵狭巷几人回。岂容小丑成坚壁，敢向危时议将才。赤手长鲸畴缚取，至今磷火有余哀。”“寂寂兰陵破阵歌，运筹借箸定如何。空将并命怜盱眙，终冀安边有牧颇。犄角先同猿鹤化，苍黄转恨兕犀多。伏波横海登坛久，肯向雷池一步过。”“翁洲消息断经年，岛屿波涛路渺然。风利争传黄盖舰，火攻竟报李苗船。果能志奋中流楫，自可功书幕府笺。烽燧未消忧水旱，何人筹及大农钱。”“雪花消后杏花红，谁掣鲸鱼骇浪中。鼠目獐头膺上赏，鸡鸣狗盗奏奇功。亲贤授钺风云壮，巴蜀飞符士马雄。不有捷书驰海甸，诸公何以答宸衷？”诗盖成于英夷陷宁波之后，旨深语警，独出冠时。词亦清俊，录二首：《买陂塘》天寒岁暮，乡思无端。陈君筱初，同此清况，谱是调奉柬。丁酉岁不尽九日，书于安阳学舍。词云：“甚无端，水程山驿，天涯偏又萍寄。浮云富贵非吾愿，何况一官匏系。疏懒意，也不拟、飘零湖海求知己。闲愁唤起。正落叶堆门，残蕉颰牖，风雨响窗纸。　同心侣，却有哦松隐吏。谁怜家世兰锜？青袍十载萧骚感，仿佛寒毡滋味。春及矣，只愿逐、宾鸿北向成归计。栏杆自倚。算最是无情，桃花峻岭，乡路隔千里。”《台城路》高大樗仙将赴南溪县尉之任，出《枫江话别图》索题，述此解，时己亥立夏后二日也。词云：“大江东下君西上，天涯又萦离思。酒载吴船，诗编蜀道，三峡啼猿声里。清时宦味，尽官阁看山，了无尘事。曲水平桥，最怜挥手旧珂里。　芙蓉塘畔甲第，记林泉选胜，容与文史。夜雨连床，谓令弟芾堂观察。春风进艇，我亦曾陪裙屣。零襟断袂，有如雪杨花，替人垂泪。待话相思，绿波传素鲤。”

小本书

小本挟书始于宋时，见戴埴《鼠璞》，近时坊间所刊尤多，且多

讹字。道光庚戌年考试教习，诗题“山雨欲来风满楼”，得“阳”字，乃许浑《咸阳城东楼》诗句也。小本书刊“咸”作“戊”，沿其讹而被黜者百余人。

姚文僖公

姚文僖公官内阁中书时，常至阁取历科状元殿试卷观之，日必书卷一本。嘉庆己未科，大魁天下，论者谓殿试卷字为本朝状元之冠。公秉性刚正，尝以事忤某协揆意，殿试时，某适阅卷，匿其卷他处。仁和孙补山相国士毅觅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谓此卷写作俱佳，摈之何以服人？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进呈御览，特拔第一。此固由于天定，而相国怜才之意，亦可感也。公时艺绝高，初为广东主试，嘉庆庚申。所取文皆古淡，通榜无人登第。继为福建主试，辛酉。乃降格取之，遂有登第者。后为山东主试，丁卯。皆取才气发皇之作，登第者独多。自谓取士后盛于前，取文则前胜于后，常以为憾。

功在怨磨

明夏尚书原吉，治水吴中，民初不便，询诸父老，父老对曰：“相公开河，功多怨多。千载之后，功在怨磨。”公断而行之，功施到今。本朝黎襄勤公世序治南河用碎石，栗恭勤公毓美治东河用砖，南河有石可采，东河无石，故以砖代。皆为众议所挠，两公毅然行之，遂以成功。予谓凡举非常之事，鲜不致怨，惟有大识力者，乃能坚忍持之。然必有千载之利，始可排群议以成大功，若利不能及久远，而亦强民力为之，则悖矣。

钩慝

《折狱龟鉴·钩慝门》载：王恭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珹家，养五年，产犊三十头。恭还索牛，舅曰："牸牛二头已死，当还四头老牸，余非汝牛所生。"恭诉于县，县令裴子云以恭付狱，追盗牛贼李珹。珹惶怖而至，叱责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汝庄内。"珹不服。唤贼对辞，乃以布衫蒙头，立南墙下。珹急吐款云："三十头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盗得也。"子云令除恭头布衫，珹惊曰："此是外甥。"子云曰："是即还牛，更欲何语？"复谓珹曰："五年养牛辛苦，特与五头，余并还恭。"闻者叹服。又载江阴令赵和，《唐阙史》作赵宏。咸通初审问淮阴民隐讳东邻赎契钱事，东阳令侯临追还他邑民寄姻家财产事，皆相类。又《金史·移剌干里朵传》云："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邻家。贼平索之，邻人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却之，乃诉于州。干里朵阳怒械系之，捕其邻人，诘之曰：'汝邻人坐劫杀人，指汝同盗。'邻人大惧，始自陈有欺钱之隙，乃责归钱而释之。"其事亦相类。近世良吏仿此而著循声者不可胜数。亦有与此相反而蒙诟者。余戚江苏田某，以二千金予张某购丝，张不与丝而匿其金。田诉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大府。大府以无券不允，且加责焉，田发恨死。此咸丰四年事也。

叶馨陔先生

同邑明经叶馨陔先生绥祖，学识渊通，兼达世故。里有争竞者，以数语解纷，皆屈服。嗜酒，喜交游，每当良辰令节，招集朋好，酣饮忘疲，恒出新意为觞政以娱宾，入其座者，辄流连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岁授徒自给，心绪抑郁，年未及六十而卒。其自挽云："半生豪气销杯酒，垂老愁怀托砚田。"盖纪实也。先生于余为父

辈姻，且比邻而居，幼尝侍谈宴，记其酒令数则。一字三笔而《四子书》中只一见者：个、“若有个臣”。勺、“一勺之多”。弋“弋不射宿”。古钱四字备四声者：大泉五十、永通万国、天福镇宝、正德通宝。二物并称有奇耦之分者：冠履、钗环、领袖、杯箸、扁对。成语三字叠韵者：典浅显、轻清灵、皱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三字同一韵者：田延年、高敖曹、王方庆、刘幽求。一字分两字而三字同在一韵者：虹、蝃、祺、祎、伸、谖、愔。

麈史

王彦辅《麈史》谓《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菱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

玩好不可溺

王思质怿贻严世蕃以《清明上河图》赝本，世蕃恨其有意绐己，假失机事致之死。程季白宝爱将乐石，构一轩藏之，董思白为题曰乐雪斋。后官中翰，为权贵邀取，不与，贾祸以死。玩好之不可溺也，岂独珠玉宝贿为然哉！

明史

王尚书鸿绪《明史稿》三百十卷，《明史》定为三百三十二卷，并目录四卷，为三百三十六卷。本纪建文帝改称惠帝；列传据《元史》裕宗、睿宗之例，改称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兴献皇帝为睿宗兴献皇帝，别为一卷；表增功臣、外戚；列传增阉党，周延儒、温体仁改入奸臣列传；本纪、列传俱增赞语；其余各有增减改易。总其成者，大学士张廷玉也。谨案：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互异，考核未定，尚书奉敕纂修，于雍正元年稿缮进呈。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明史》始告成，先后阅六十余年。视前代之克期讫事，挂漏舛误者，相判天渊，洵足为一朝之信史也。

诗酒券

太仓王蓬心太守宸，以画作支酒票。嘉善黄霁青观察安涛，因求题图诗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诗，须以酒将意，名“诗酒券”。作歌纪之，有“彼以酒来我诗去，一纸公然作凭据”之句。

图作佛图

徐阮邻师宦成解组，以平生所历之境，绘图三十四幅，各以四字标题，首页曰《图作佛图》，自题赞曰：“忽梦忽觉，独来独往。海阔天空，水流花放。万里行脚，十年折腰。青山鹤怨，白发虫雕。梯仙无技，搏鬼无力。视此牟尼，即心即佛。”

桐乡

桐乡由崇德分县，始自明宣德五年。其名甚古，汉河东郡闻喜邑旧名桐乡，今为闻喜县，属山西绛州；庐江郡舒有桐乡，朱邑为吏即此地，今为舒城县，属安徽庐州府。

水龙

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之制于倭人，久而他处渐传其制。其行于天津县者，法尤善。城内外置水龙四十八，各隶以二百人，人皆土著，按期练习武力，无事仍安常业，有事则一呼毕至。盖即寓兵于此，而使之可守可战，远胜于召募流民以捍卫者矣。

葛壮节公诗

葛壮节公绩学能诗，不愧儒将。佳句如《游赵氏园》云："生机三径草，风味半床书。"《夜登金山》云："鹤鸣山月悄，鼍吼海天空。"《商山遇雨》云："水声归壑健，雨气入林昏。"又《登第》诗云："事业人皆争一第，功名我自励千秋。"异日致命遂志，此语已为之兆矣。

刘园

湖北武昌府城内刘园，乃明故藩遗址，在将台驿之东北，因山而构，建于乾隆癸丑岁，吴白华学使题曰霭园。通州刘纯斋太守锡嘏为作记，并题联云："挹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檐前帆影度遥空。"园第一门西向，内僻地数亩，皆缭以垣，有祠祀花

神，题联云：“五百年为园主人，高台曲池，点缀江城如画里；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风甘雨，氤氲香国得春多。”北有茶社，榜曰“来鹤”，游人于此小憩。第二门东北隅南向，内有梅苔、鹤露山房、小天台、白华亭诸胜，俱在东偏；向西，小天台之西有佳山草堂，向南可望江景。入第三门，一小径，东有吸江、春草二亭。径尽有堂三楹向东，颜曰“一池秋水半房山”。堂东有池，池东有树，树阴环绕，凉意袭人，于此避暑最佳。堂之北，即主人内室。园不宏敞，而幽邃静逸，翛然尘外，洵为鄂州胜地。丁酉岁，余屡游焉，曾题诗云：“一径穿云入，楼台漾碧虚。人为盘谷隐，地是辋川居。旧作藩王宅，今成处士庐。不胜怀古意，凭眺重踟躇。”“莫负山林胜，幽踪且暂淹。江声走虚壁，岚气逼深檐。古砌蟠藤曲，疏篱引蔓纤。好诗扪石赏，写景韵重拈。”吴白华学使有诗刻石。

四代同堂

道光丁未科庶吉士伍肇龄，四川邛州人，年十七。曾祖时格、祖琨、父荣光皆存，四代同堂，一时传为盛事。

父为部民

归安张兰渚侍郎师诚抚闽时，兼摄闽浙总督事。其封翁在家，亲故往贺，翁曰：“我不意作儿子部民，君何贺耶？”闻者传为佳话。

璞玉之喻

《孟子》璞玉之喻，盖本《左传》制锦数语，《战国策》王斗之

言尺縠，魏牟之言尺帛，赵客之言买马，其命意略同，而遣词各异，可悟文法之变。

叠字词

李易安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乔梦符效之作《天净沙》词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叠字又增其半，然不若李之自然妥帖。大抵前人杰出之作，后人学之，鲜有能并美者。

齐少宗伯

天台齐息园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试翰詹诸臣，题为“竹泉春雨赋”，人皆不知为御画，宗伯作独称旨，特取一等一名，擢阁学。其赋天语褒奖，即写入御笔画卷之后，装潢成轴。宗伯因赋诗纪恩云：“赋比相如定不如，却登玉轴五云书。武皇纵叹凌云笔，只听傍人诵《子虚》。”宗伯之从兄周华，性怪诡，为逆犯吕留良讼冤，锢刑部狱数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为道士。子某迹至武当山，迎之归，年逾六十，乖僻如故。自作诗文，署地舆字，隐以配吕之天盖楼，宗伯戒之不听。会熊中丞至台，周华突出献书，有狂悖语，劾奏，置周华极典，宗伯坐是落职。

活人种竹

明嘉善孙贤良询善岐、黄术，医痊不受酬赠，惟种竹一枝于宅旁，久之成林。自题诗有“活人种竹不种杏”之句，雅韵高风，未易求

之近世。

班马异同

元和蔡铁耕云《癖谈》六卷，详稽钱制源流，其论马、班异同最精。谓："《平准书》云：'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又云：'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曰：'铸三铢钱'，既言其重矣，故曰'文如其重'。曰'识曰半两'，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汉书》概作'重如其文'，便有不可通者，马、班优劣，即此可定。"

陈太仆

陈勾山太仆，文章德业为世儒宗，典试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试也，书榜毕，监临范中丞灿谓公曰："楚有谚云：'若要好，看黄、孝。'今黄冈、孝感中式人多，众所膺服。"后所取士张梦杨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别其纯疵，明白批示。发卷后，下第士子多来求见，公指以要领，各得其意以去。有刘龙光者，闻公讲论，感激欣喜，至于泣下，次科联捷成进士，历官御史，终其身执弟子礼。公尝赋《书榜》诗曰："千枝烟桦欲烧空，淡墨先题后押红。要好由来看黄、孝，拔尤适得五人同。"前五名皆黄冈、孝感县人。

禽言

黄霁青观察《禽言诗》引，谓江南春夏之交，有鸟绕村飞鸣，其

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麦插禾”，江以北则曰“淮上好过”，山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锄”，常山道中又称之曰“沙糖麦裹”，实同一鸟也。余按：此鸟即布谷，《尔雅》所谓“鸤鸠鹈　鴂”者是也。《本草·释名》又有“阿公阿婆”、“脱却布袴”等音。陈造《布谷吟》序，谓“人以布谷为催耕，其声曰‘脱了泼袴’，淮农传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个’者，以意测之”云云。吾乡蚕事方兴，闻此鸟之声，以为“扎山看火”，迨蚕事毕，则以为“家家好过”，盖不待易地，而其音且因时变易矣。

乌尔吉祭酒

蒙古乌尔吉氏时帆祭酒，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幼聪颖，七岁时，塾师以“马齿菜”命属对，以“鸡冠花”应。乾隆己亥、庚子，乡、会试连捷，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终庶子。扬历清华阅二十余年，未尝与直省学政及乡、会典试分校之役。两试翰詹，并以三等左迁。盖祭酒雄于文而楷法不逮，故每试皆以此见绌。初名运昌，乾隆五十年迁庶子时，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黾勉上进”也。

三殿五城

唐麟德殿有三面，故称三殿，亦曰三院。今京都五城，兼中、东、西、南、北而言，盖即此义。

聊斋志异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　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宋四六

彭文勤公有《宋四六选》一书，又采诸家书为《宋四六话》，名篇杰句，美不胜书，兹录其为时传诵者。邓温伯《立哲宗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体也，惟立长可以图万世之安；国家大器也，惟建储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离明震长，绵帝祚于亿年；解吉涣亨，洒天人于万宇。"洪景严《孝宗受禅赦文》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楼攻媿《光宗内禅诏书》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陈正甫《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严恭而事帝。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一毫从己之欲。"能写出宁宗心事。苏子瞻《益州谢表》云："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李伯玉为侍讲，误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为草《谢表》，有曰："讲学方新，聿陈古谊；临文不谨，误触嫌名。凛雷电之震惊，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华；载考《夏书》，禹称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岂齿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独，既重犯于严威；功惟重，罪惟轻，乃大恢于圣度。"萧翀登科岁，第一人本赵忠定公。故事，设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属籍挂仕版者，当逊避。唱名日，升萧为榜首，《谢启》有云："豫飞龙之选，淮安论次以当先；无汗马之劳，酇侯何功而居上？"用宗室及萧家事。

未婚守贞

女子未嫁守贞，归震川以为非礼，作论辨之，后儒往往信其说，此一言而有乖名教者也，今以诸家之说正之。朱氏彝尊《原贞》云：“自婚姻之礼废，而夫妇之道苦，民至有自献其身者矣。《蒙》之《蛊》曰：‘见金夫，不有躬。’贞也者，后世之所难。虽过于礼焉，苟合乎从一之义，是则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而况其未婚者乎！谓之从可乎？曰：夫妇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异室，无异火泽之相睽。自将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纳之以纯帛，则犹山泽之通气，其感与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异其志，乃所谓恒其德也。《礼》：女子未许嫁而笄，燕则鬈首；许嫁笄而字，则为之缨。盖至嫁而后主人亲脱之。凡此者，明系属于人，所以养贞一也。则从之之义也。”武进刘文定公书《徐贞女事》云：“历观古史所揭，《独行》、《卓行》诸传，为中人以下男子示砭者，不讳过情之节，岂一一规模经训云乎哉？况女子哉！”仁和赵氏坦书《贞女张素云事》云：“《礼·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斩衰往吊。’《礼经》之文如此。夫既葬而除者，以其未成婚也。斩衰而往吊者，存夫妇之义也。其不著明嫁与不嫁者，圣人固不以守义强人，亦不禁人弗为，殆欲人之自尽其道焉耳，此圣人之深心也。且许嫁之命，非出于父母乎？吾知守其初而已，吾何容心于其间也哉！”

箴

中岁自省，深愧言之不能谨，行之不能敦，学易荒而交易滥也，

因作箴以自警。《言箴》云：“言之甘欤？徒累己德；言之直欤？或遭憎嫉。将择人以抒诚，又患无知人之明。哲人缄口，今吾独否。负气自矜，逞才为能，曷由守扑以保身？”《行箴》云：“百行之善，令闻未遽宣；一行之恶，已蒙厥愆。善恶之几，辨之宜审。稍纵即误，敢不凛凛。勿谓善蒙垢，可弛勤修；勿谓恶无损，致招悔尤。已往难追，后来当勉。早夜以思，孜孜实践。”《励学箴》云：“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譬彼嘉树，本固斯发。又如泉流，源远不竭。研嗜宜笃，造就乃深。古圣敬修，尚惜寸阴。矧余小子，敢逸豫以放心！噫嘻！岁月易逝，其肯为余待耶？今兹不力，得勿贻后之悔耶？”《慎交箴》云：“哲人求友，必尚乎德。以义以信，是当取则。众人得朋，恒徇乎私。相优相狎，慎勿效之。亲贤远佞，为功匪易。在持厥守，兼扩其智。昔者君子，择交至精。结纳勿滥，切磋有成。今予小子，奈何不慎。观人无识，应物失正。悦不若己，咎将日增。庶用告诫，尚其敬承。”

朱庄

杭州涌金门外西湖滨长丰山馆，俗名曰朱庄，朱彦甫中翰俊别业也。台榭明丽，花木幽深，中有搴云楼，揽全湖之胜，尤为登临佳境。荷池数亩，花时香气袭人，池旁有亭曰觚亭，中翰自为之记，题于壁。其辞曰：“亭在水木明瑟轩后，轩占山馆之胜，清流环匝，垒石为山，杂莳花木。左则重楼相望，而右构造此亭。戊戌冬落成，形半方，有两角而未名，高子高甫名之曰觚，余欣然应之曰：‘子之善为名，实获我心也。觚之始为酒器，与彝、尊、盏、斝异，于宫室曰觚棱，其形方而有角，盖峻厉廉隅，未尝不适于用。其或与时俯仰，如脂如韦，甚或破觚以为圜，觚哉觚哉，汩其真矣。觚又兼简牍之义，将与客共登斯亭，琴樽间作，可操觚而赋之。抑觚之谐声为孤，予抱西河之痛有年矣，孤影孑立，与世寡谐，洵子之善为名，实获我心也

夫！’辟地有亭，亭成有名，因亭之方有两角，而名有觚，皆物之后起而偶然者也。太虚为室，明月为牖，造物本无尽藏，将逍遥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与浑沌者游，则亦忘其为觚矣，而何有于此亭也与！道光己亥春正，长丰山民自记。”

咏史诗

南康谢蕴山中丞启昆《咏史》七律五百二十六首，琢炼名贵，自成一家。句如：“玉检封中呼万岁，金童海上引三山。”汉武帝。“十载覃思《二京赋》，千秋绝唱《四愁篇》。”张衡。“益州刺史三刀梦，建业将军百丈船。”王濬。“学道卅年呼宰相，读书万卷作神仙。”陶弘景。“朱三跋扈凄凉诏，郑五平章歇后诗。”唐昭宗。属对工切，妙合自然，正不必以议论见长。吴穀人祭酒为作序云：“公事才闲，吟笺已设。一灯摇雨，如梦古人；万叶呼风，忽来好句。”恰能写当时吟趣也。

不系园

明季钱塘汪然明孝廉汝谦，啸傲湖山，制一舟，名“不系园”，题诗云：“种种尘缘都谢却，老耽一舸水云间。”又作《不系园记》，其略云：“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至种种，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然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压水锁之，不得入。癸亥夏，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厨，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

中置家僮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圉丘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黄参议汝亨为作《不系园约》，标以十二宜九忌。十二宜云：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殽不逾五簋、却驺从。九忌云：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汪又有小艇曰“随喜庵”，曰“观叶”，曰“小团瓢”，曰“雨丝风片”。近日西湖船若“半湖春”、“摇碧斋”、“四壁花”、“宜春舫”、“十丈莲”、“烟水浮家”、“小天随”等，皆堪游憩，然如“不系园”之有廊有台，则未之见也。

葬会

浙西淹葬之风由来已久，国初德清唐灏儒先生举亲葬社，约吾邑张杨园先生履祥推广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亲者，宗首、副传之各宗首、副，汇八宗吊仪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会聚，即登社约曰：“某年、月、日，某人某亲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为期，过期不葬者不吊，所以示罚也。后又增一条：“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后续行者少，淹葬之风仍然。道光辛丑年，吾里邱雨樵茂才青选复举葬会，纠同志四十人，于四月望日各赍钱五百赴会所，拈阄以定，应得之人，即予钱二十千为葬资。如愿让他人先得，亦听其便。钱存公所，豫备砖灰等物，不得携归。砖灰等购自窑所，价视肆家特廉。岁推二人司其事。每岁人各出钱二千，给四人葬事。费不耗而事可久，其法最良。倡始于西栅，而东、南、北皆效行之。吾里善事孔多，此举为称首，诚能推而广之，使天下无不葬之亲，岂不美欤！其在穷乡窭人，或以用砖费大，则朱子白云葬法，价廉而工坚，最宜效法。世俗又有以糯米捣和沙

灰，谓尤坚固可久，抑知暴殄天物，不可为训。湖州某方伯殁后，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孙贫而无赖，窃发棺售之，遗骸暴弃。虽其孽不在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也。

陈殿撰诗

蕲水陈秋舫殿撰沆，工诗。时楚有寇氛，作诗贻友人云："桃花破屋开残雪，燕子空坟语夕阳。"时皆传诵。

著述当自定

程篁墩词章负盛名，求其文者，多门下士代笔，殁后刊集，大半赝入，瑕瑜互见。吕新吾学业醇笃，其集为后人所编，俳谐笔墨，无不具载，为全书累。知文人著述，必当及身自定也。

斋号

南宋后始有斋号，而史传皆从略。志书系号，始于景定《严州志》。近日钱警石学博《海昌备志》从之，谓数十年来友朋相呼，俱以斋号，诗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略之，亦为失实。然斋号每出己意，字则命之亲长者多，诗文自署，究不当舍置也。

昭君诗

诗人之思，日出不穷，即如咏昭君者，唐、宋以来，佳篇不少，

近代更有翻新制胜者，略识所见于此：“天低海水西流处，独有琵琶堪唤语。断丝枯木本无情，犹胜人心百千许。”胡稚威。“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穹庐若使诏留行，金屋欢娱岂终极？一传祸水入后宫，燕燕尽啄皇孙空。自谋则过君谋忠，画工毋乃真国工。”沈濂。“一辞宫阙出秦关，长得丹青识旧颜。为报君王休爱惜，汉家征戍几人还！”颜光敏。“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刘廷献。“远嫁呼韩岂素期，请行似怨不逢时。出宫始觉君恩重，临去犹为斩画师。”赵翼。“胭脂零落倍销魂，急雪严霜泣暗吞。敢向琵琶传怨语，至今青冢亦君恩。”那彦成。“战骨填沙草不春，封侯命将漫纷纭。当时合把毛延寿，画作麟台第一勋。”许宗彦。“无金赠延寿，妾自误平生。”沈德潜。

玉泉雪水

高宗纯皇帝巡跸所至，制银斗，命内侍精量泉水。京师玉泉山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如之。其余诸水，济南珍珠重逾二厘，扬子江金山下中泠重逾三厘，惠山、虎跑各重逾四厘，平山重逾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及西山之碧云寺各重逾一分。遂定玉泉为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又量雪水，较玉泉轻三厘，遇佳雪必收取，以松实、梅英、佛手烹茶，谓之“三清”。尝于重华宫集廷臣及内廷翰林等联句，赋《三清茶》诗，天章昭焕，洵为升平韵事。

器铭

器之有铭，由来远矣，见于历朝者不可悉数，兹择近人所作辞旨简质者录之。方望溪侍郎《砚铭》：“磨而不磷，静以守黑。”又《澄泥砚铭》：“甄之陶之久益坚，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

全。”钱竹汀宫詹《圆砚铭》：“怀孔之璧，守老之黑。”又《笔管铭》：“毋用汝锐，可以百岁。”纪文达公《截刀铭》：“当断则断，以齐不齐。利器在手，孰得而参差。”又《瓜砚铭》：“无用者半，益之以枝蔓。君子摛文，鉴于兹砚。”金冬心《缺角砚铭》：“头锐且秃，不修边幅，腹中有墨君所独。”梁山舟学士《自用砚铭》：“磨不磷，涅不淄，坚白之德吾所师。”又《小砚铭》：“不雕不琢，完尔太璞。”又《折叠扇铭》：“一阖一辟，造化在手。明月半规，清风满袖。”程易畴学博《小圆砚铭》：“余能方，弗能圆，宜与而相周旋。”吴江周叔斗茂才梦台《印泥盒铭》：“红泥田，玉龙耕种垂蜿蜒，收令名，乃有年。”孙愈愚明经《笔铭》：“三寸管，一丈舌，慎持之，有鬼责。”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印匣铭》：“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轻终身臧。”杨至堂河督《砚铭》：“涅不缁，蕉叶白，知其白，守其黑，说心研虑介于石。”高伯平明经《朱砚铭》：“勘六籍，文字之益，惟中藏者赤。”余尝作《笔铭》云：“纯兮兼兮判厥品，朱兮墨兮视所近，勤习慎持，用无不宜。”又《墨铭》云：“色暗德馨，体刚坚而用文明。早夜研摩，以成我名。”

周文忠公

明周文忠公凤翔遗集七卷，其族孙源搜罗散坠，于嘉庆癸酉付梓。集中《论筹兵饷》略云：“摧锋陷阵则无兵，脱巾呼庚癸则多兵；杀贼攻城则士不力，唾有司背噪击戕道将则力。”又云：“夫此健儿，美衣食，饱妻孥，酣酒肉，皆四海之穷民，敲骨抽髓，鬻男嫁妇以供之者也。乃当敌而敌愈猖，剿寇而寇益溃。甚至调一大将援某地，不过以一二千人往，而又多浮额，一遇大敌，缩而自保。寇退，则割平人级以张功盖罪，掳掠饱扬而入，铙吹纷如矣。”指陈当时情事，切中其弊。公召对，尝陈“吏速化则治不成，民重征则盗不息”。又尝论学曰：“学不可立党，立党则必争，奚能见道？昔朱、陆之

辩，虚心求是也；今之辩朱、陆，私心求胜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论史曰：“三代而后，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粱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宗族共天下。”赵氏吉士《续表忠记》备述之，称为名言。公尽节时，贻父母书云：“国君死社稷，臣子无不死君上之理，况男黍列从臣，官居讲职乎！父母生育教诲，以有今日，男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男事毕矣。罔极之恩，无以为报，矢之来生。万祈珍调康茂，勿以男为念。日晷已促，不得尽言。”读此，知当日贰臣有以亲在为解者，皆无所逃罪矣。

沈又希先生

秀水沈又希先生范孙，为文高古不近俗，年七十犹应秋试，迄不获一第。尝诲其孙莲溪观察濂曰：“我困踬极矣，汝兄弟取科名必易。虽然，所望于汝曹在品学之醇邃，科名尚在所后。”生平喜为诗，客游四方，一时名士皆推重之。尤与山阴童二树山人钰相契，二树写梅花于雪香斋，友人方辂悬诸斋壁，时正苦寒，百虫尽蛰，忽有一蜂徘徊帧上，绕花不去，先生作歌纪之，有云：“雪湖画梅蜂食须，明刘雪湖画梅寺壁，蜂食其须殆尽，见王遂东《雪湖梅谱序》。树翁画梅蜂绕株。遥遥相去二百载，淋漓大笔同沾濡。”凡六叠韵，而二树叠韵至百篇，一时传为美谈。

钱景颜先生

嘉兴钱景颜先生复，由县丞官至大兴县知县，每举苏文忠公“遇民如儿吏如奴”语而申之曰：“民果不良，亦奴也；吏果良，亦儿也。然大势吏强而民弱，吏黠而民愚，故每事必持以平。”胥役相与语

曰：“曩者百姓畏吾侪，今吾侪反畏百姓矣。”听讼必令两造各言是非，于愤争时伺其隙，徐出一言而决。尝曰：“家人诟谇，不悉其颠末，尚难定曲直，况小民见官长多畏葸，更加以声势，使不能言，何以听焉？”两造具服，即判牍尾，俾堂上审视。其不识字者，吏朗诵使闻，曰：“稍缓则弊生矣。”以是所至无留狱。先生之子警石学博，以文学昌其家，孙曾济美，其食报远矣。

吴小宋大令

仁和吴小宋大令章祁，以名孝廉宰蜀之蓬溪县，视民事如家事，尤以振文风、端士习为先务。尝曰：“邑宰于民最亲，于士为尤近，接以礼，联以情，孚以推诚相与之心，动以束修自爱之念，未有不乐于为善者。不此之务，而徒咎士风之不醇，可乎？”以故终其任，士无干文网者。在官三年，以劳瘁卒。邑人感其惠，建祠奉祀，记以联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故曰仁者无敌；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此以没世不忘。”

武昌府署联

湖北武昌府署联，惟周太守廷绶所撰最佳，云：“十城表率，九郡先驱，亿万姓属目相看，刑赏惟求孚众志；廿载司曹，一麾出守，二千石仔肩孔巨，清勤不敢负家声。”词致稳惬可诵。

疏用呜呼语

《明史·吴廷举传》：“巡抚应天诸府。改南京工部尚书，辞不

拜，称疾乞休。帝慰留。已，复辞，且引白居易、张咏诗，语多诙谐，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勒致仕。”其疏载集中，有云：“亲友劝臣治任，每诵白居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之诗；寮吏止臣辞官，辄举张咏‘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之句。”又云：“比无官守，将近先庐，沿途访药寻医，已至吴头楚尾。东湖路近，难忘水木之心；西广云深，益动首丘之念。罪深渤海，事闻不待报而行；身等羁鸿，路尽失所归为恐。呜呼！零灰久冷，焰岂复燃；老马已疲，齿无复壮。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远，老病之人，又复夜行冥走，以饵虎狼之口，以葬万仞之渊，此岂人情所愿有哉！臣言至此，肝胆毕陈，危苦尽露矣。”夫奏章体宜庄重，而疏慢若此，其获谴也亦宜。

金元玉

明上元诸生金元玉琮，酷嗜学书，寒暑无间。每夜作书，以五寸长烛为度，烛尽而止。王百穀谓詹仲得赵承旨之皮，陆文裕得赵承旨之骨，惟元玉能得其髓。文徵仲好收元玉书迹，都一箧贮之，名曰“积玉”，其为名流赏重如此。可知业未有不勤而后能传者。世之士夫，耽生前之逸乐，欲冀身后之声名，妄矣。

海忠介公

《松江府志》载，隆庆初，开吴松江久无功，及海忠介至，吏请为行署于江之北岸，公素俭朴，而命择所居务深邃，人卒不解。诘旦，略出巡视，即召二千户一主簿入，数其不职，斩之，席藁埋厅事后。万众骇愕，并力疏凿，阅月而毕。而三人故无恙，发其所埋，悉是大豕。按：《明史》称忠介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似未必用此权

术，况以豕易人，岂无人见，而能令万众骇愕耶？疑志所载不实耳。

水仙

伍子胥、屈原、孙恩、陶岘，皆有“水仙”之称，五代徐钓者亦称“水仙”，杭州西湖又有水仙王祠，仙而称王，尤奇。

猴经

药物中有猴经，乃牝猴天癸，治妇女经闭，神效。李心衡《金川琐记》云：“独松泛之正地沟，山高箐密，岩洞中猨猱充仞。土人攀悬而上，寻取所谓猴经者，赴肆贸易，多至百斤。”此可以补诸家《本草》之阙。

传胪

往时会试在二月，乾隆十年，始展限三月，以待春温。往时会试揭晓后，例以磨勘需日，于五月五日殿试，初十日传胪。乾隆辛巳年，高宗纯皇帝念多士守候时久，命速行磨勘，更期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此后遂为定例。殿试后，阅卷大臣拟列甲第名次，进呈钦定，于二十四日先拆前十卷，按名引见，名曰“小传胪”。传胪之日，诸进士有不到者，小传胪之日，则无敢不到，恐名在十卷中，传宣匆遽，不及趋赴而获咎也。

汪太史

钱塘汪韩门太史师韩，雍正癸丑进士。早岁工诗，中年罢官后，一意穷经，著述宏富。初入词馆习国书，赋《龙书五十韵》，李穆堂学士绂见之叹异，携其诗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学士曰："吾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由是名益著。兹录其诗中间十韵，并自注于此。"垂训肇龙兴，天命间，制靖书。承基缵奕世。自两文成来，榜式大海、额尔德宜俱谥文成。词臣所专肄。经大义微言，史编年纪事。各各穷干枝，往往破疑贰。综博定清文，瞭焉宝鉴对。《清文鉴》凡二十一卷，分三十六部，二百八十类。纲领三十余，毛目二百类。蚁磨运左旋，龙宾呼十二。弩磔昉形模，点围循位置。清书乃修饰蒙古字而成，惟加点与围与变用捺法，见雍正间御纂《庭训格言》。四声该仄平，万物括开闭。约之宗谐声，衍之蕴六义。"太史论诗谓："习俗所尚，曰轻，曰脆，曰新，曰巧，而余之意，则在不轻而重、不脆而坚、不新而旧、不巧而浑。"窃谓近人学诗，皆沿袁随园流弊，此言可救其失。

鲁云崖大令

江西新城鲁云崖大令成龙，莅政勤敏，暇即观史，以为此有用之学，足裨吏治。宰怀柔时，土瘠人满，旗、民杂处，食常不足，且多火灾。乃劝民积谷，每二十五里设仓一所，而荒歉有备。其救火之法，则设为木筹，每火起，辄携至火所，令民运水，互相救应。运水一次给一筹，火止缴筹，因其多寡而予之钱，邻里不相救者有罚。自是怀柔火不能灾。

皇甫养亭先生诗

同里皇甫养亭先生椟，绩学能文，兼工吟咏。与秋畦公交好，尝

有题公诗稿绝句云：“晕碧裁红几幅笺，清吟流播五湖船。林泉高致诗如画，著色丹青赵大年。”“我亦耽诗读郑笺，只今般若未登船。平生自笑如潘纬，古镜工夫枉费年。”

西湖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杭州最著。福建福州府亦有西湖，朱子集中《西湖》诗云“湖光尽处天容阔”，其起句云“越王城下水融融”，对句云“潮信来时海气通”，乃闽之西湖也。道光戊子年，浙闱主司以此句命题，盖误以为浙之西湖诗也。

罗汉像

西湖云林寺、净慈寺皆有五百罗汉塑像，圣因寺有贯休十六罗汉像石刻，昭庆寺又有象山金贞女绣幡五百罗汉像。贞女许字同邑黄氏，未嫁而夫卒，闻讣奔丧，入门守节。于事舅抚嗣之外，手绣此幡，寒暑无间者十余年而后成，苦心坚操，弥足重也。

童二树画梅

童二树画梅少粉本，时于月下濡翰，纵横欹侧，皆成妙画，故所绘无一复者。铅山蒋心余太史士铨见童画梅，寄以诗云：“我不识君见君画，每对梅花身下拜。”幼时，友人刘凤冈梦童化为梅二树，因以为号。生平题画诗往往奇验，尝元旦为周进士世绩题画，有“第一朝开第一花”之句，是年周发解。汤容煟有仆僮乞画藕，因题诗曰：“具此清净姿，何为乎泥中？”僮数日殇。

孟子外书

《史记》谓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风俗通》则谓孟子受业于子思，而《孟子外书》又谓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此书乃后人纂辑诸书而成，其说有与《孟子》异者，如陈仲子卒，孟子诔之曰："吁嗟仲子！廉洁以保贞兮，求名而得名兮。数齐国之高士，舍仲子其谁称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于陵兮。吁嗟仲子！名长存兮，可慰于九泉兮。"夫孟子方以仲子为"乌能廉"，安肯称之如此？辞亦浅易不类。

百家唐诗夷坚志

王介甫选《百家唐诗》，当删取时，用纸帖出付笔吏，吏惮于誊录，易以四韵或二韵诗，王不复再视，故所选不皆佳。洪景卢撰《夷坚志》，急于成书，妄人多取《太平广记》中事，改窜首尾，别为名字以投之，径以入录，致为后人所訾。甚矣！著述不可假手于人也。

明伦堂联

学宫明伦堂联，遂宁张文端公鹏鹗所题最为堂皇博大："先圣道并乾坤，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皇教同尧舜，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

小山词钞

宋晏叔原幾道《小山词钞》一卷，补钞一卷，其裔孙仪征彤甫廉

访端书从《钦定历代诗余》及《四库全书·小山词》录出刊行。黄山谷序称叔原仕宦运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是叔原之为人，正自异于流俗，不第以绮语称矣。其《长相思》一阕，语浅情真，尤为集中别调："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瓴甋录

台郡近多古砖，宋心芝学博嗜之成癖，自吴建衡以下迄于明，搜罗三百余种，编次成集，详为考证，颜曰《瓴甋录》。冯柳东教授题诗云："荒草秋坟世代遥，赤城山下晚萧萧。残砖零落千年字，一片苔花认六朝。""遗篆荒凉佛窟山，南朝太尉手书传。宋曹太尉勋墓砖乃其手书，今已出土。永和故事分明在，访古来寻癸丑砖。"台州有"永和九年岁癸"砖。余亦题其后云："荟萃遗文手自编，标题远溯建衡年。从知汉瓦秦碑外，别有千秋翰墨缘。""墓门荒草碧迢迢，劫火沉沦阅几朝。重与品题传姓氏，九原遗恨可应销。"宋工书，兼精篆刻。曾司训乐清县，不久即告归，杜门谢客，著书自乐，识者高之。

藕湖泛月图

舅氏家笠泽之藕湖，嘉庆丙子迄己卯，余从舅氏周厦松先生森游读书湖上，时与诸表兄弟放舟湖中，吟赏忘倦。道光甲午，表兄周铁霞舍人士烱绘《藕湖泛月图》属题，尘事牵率，未有以应。丁酉冬，自楚改官归，卜宅于笠泽东偏，距湖三百余武，过从频数，抚景兴怀，谱《金缕曲》以践前诺云。"斗鸭栏边路，尽诗人、烟波啸傲，

放怀朝暮。弹指番风催信早，一夜红英遍吐。又咏就、搴芳新句。画舫沿流忘远近，看娟娟、纤魄遥峰露，香雾外，曳柔艣。　频年浪迹抛吟侣，想姮娥，多应笑我，抗尘何苦？千里扁舟寻旧约，胜地移家小住。重领略、江乡佳趣。三五凉辉邀共醉，待更阑、便宿花深处，清梦稳狎鸥鹭。”

赋重发端

试赋最重发端，唐、宋人所作流播艺林者，如裴晋公《铸剑戟为农器赋》：“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韦彖《画狗马难为功赋》：“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李程《日五色赋》：“德动天鉴，祥开日华。”陈佑平《权衡赋》：“俾民不迷，兹器维则。”贾馀《蜘蛛赋》：“凉风起兮秋初，步檐宇兮踌躇。”黄滔《秋色赋》：“白帝承乾，乾坤悄然。”郑獬《圜丘象天赋》：“礼大必简，丘圜自然。”宋祁《王畿千里赋》：“测圭于地，考极于天。风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陈元裕《大椿八千岁为春秋赋》：“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赋》：“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人君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此类不可悉数。近代名作，虽未能上追古人，其见称于世者，亦可约举焉。吴祭酒锡麒《秋声赋》：“迥野千里，危楼一角。油灯欲昏，酒梦初觉。起古愁于虚空，荡余心于眇邈。并万族之可怜，激寒吹以相扑。”蔡明经寿昌《白桃花赋》：“竹外水滨，春风写神。呼之欲出，此中有人。”赵霖《召伯埭赋》：“路过芜城，当川原静处以凝望，见古埭萧然而寄情。”邵堂《蓼花赋》：“白苹洲外，黄叶村边。鱼梁浅水，古渡寒天。轻阴阁雨，连树梳烟。四围空阔，一派鲜妍。”蒋念晋《春山如笑赋》：“林岚景色，翰墨神仙。山光镜里，人

面春前。”韦光黻《西山探梅赋》：“余寒犹峭，众芳未妍。关心昨夜，惜别经年。东崦西崦之路，欲雪未雪之天。逗韶光于岁暮，识芳信于春先。”顾成俊《桃花源赋》：“花坞兮沉沉，隔红尘兮碧岑。”张炳《菊花枕赋》：“积秋一囊，缄香万片。睡味能甘，淡格逾绚。”

汉唐

汉之衰也，何进召董卓以速祸；唐之衰也，萧遘召朱玫而致乱。是以圣人御宇，博选辅弼之彦，而谋必佥同；厚集宿卫之兵，而权必独揽也。

宋石经

宋高宗御书《石经》，今在杭州府学大成门外两廊壁中，《曝书亭集》谓“左则《易》二、《书》六、《诗》十有二，《礼》向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右则《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阙其首卷，通计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桧一跋，吴讷椎碎”云云。以余考之，左《易》二、《书》七、《诗》十、《中庸》一、《论语》七、《孟子》十一；右《春秋左氏传》四十八，通计八十六碑。秦桧跋刊在《诗经》碑尾者尚存，楷法遒整，宛似思陵。乃其人既遗臭后世，则翰墨亦为儒林所羞称，虽字画端好，适为此碑之玷耳。

浙闱号舍

吾浙闱中号舍，按《千字文》字排次，祥代天，翼代羽，协代

竭，玄、黄、洪、荒、盈、昃、火、帝、人、皇、吊、民、伐、罪、毁、伤、难、量、墨、悲、作、圣、空、谷、祸、因、恶、积、君二十九字皆不用。东文场祥至器八十七字，祥、宇、日、辰、列、寒、暑、秋、冬、开、成、律、调、云、致、露、为、金、丽、玉、昆、剑、巨、珠、夜、果、李、菜、芥、海、河、鳞、翼、龙、鸟、始、文、乃、衣、推、让、有、陶、周、商、坐、问、垂、平、爱、黎、臣、戎、遐、台、率、归、鸣、在、白、食、化、草、赖、万、旧、身、四、五、恭、鞠、岂、女、贞、男、才、知、必、得、莫、罔、彼、靡、己、信、可、器。西文场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张、来、往、收、藏、余、岁、吕、阳、腾、雨、结、霜、生、水、出、冈、飞、阙、称、光、珍、柰、重、姜、咸、淡、潜、翔、师、官、制、字、服、裳、位、国、虞、唐、发、汤、朝、道、拱、章、育、首、伏、羌、迩、体、宾、王、凤、竹、驹、场、被、木、及、方、此、发、大、常、惟、养、敕、慕、烈、效、良、过、改、能、忘、谈、短、恃、长、使、覆。仪门傍东夹道丝至习十三字，丝、诗、羔、景、维、克、德、名、形、表、传、虚、习。西夹道欲至资二十七字，欲、染、赞、羊、行、贤、念、建、立、端、正、声、堂、听、福、缘、善、庆、尺、壁、非、宝、寸、阴、是、竞、资。皆自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夹道父至温二十一字，父、事、曰、严、与、敬、孝、当、协、力、忠、则、尽、命、临、深、履、薄、夙、与、温。独自南而北。计共二百三十四字，共号舍一万二千三十间。每科应试人数，多则一万二千余，少则不及一万，以故录遗，鲜有摈弃者。明初，棘闱与杭郡庠相连。天顺间，守臣奏士子屡有作弊，改于城东废仓地。旧用木舍，万历四十年，御史李邦华易以砖，永绝火患。号衙向为泥道，嘉庆九年，阮文达公为巡抚，甃之以石。往时号舍一万余间，人数多时，添设厂号，不免风雨漂摇之苦。道光初，郑梦白中丞与当道创议捐资，扩增千余间，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三字经

童蒙所诵《三字经》，相传为王伯厚作，此流俗之说也。周公时

无《六经》之名，不当云“著《六经》”。大、小戴《礼记》乃大、小戴所撰，不当云“注《礼记》”。《困学纪闻》尊蜀而抑魏，其所叙述，蜀先于魏，亦不当云“魏蜀吴，争汉鼎”。经史之大者，疏舛若此，其他可无论矣。

任昭才

阮文达公记任昭才云：“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抚浙治水师时，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数时之久，数十里之远。余所获安南大铜炮，重二千余斤，兵船载之，遭飓沉于温州三盘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命昭才往图之。昭才用八船分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满载碎石。自引八巨绳入海底，系沉船之四隅，以四绳末系四石船为一番。系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变为空船，浮起者数尺矣。复以二番四绳之末，系二番之石船，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数尺矣。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炮毕升于水面矣。余擢昭才为武弁，以病卒于官。”按：宋费衮《梁溪漫志》云：“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殁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以紫衣。”昭才之计，正与此同，其力尤不可及，惜遽卒，未得显用于时。

教子

明代女子工科举之文者，惟孙忠烈公子文恪公继室杨文俪，仁和工部员外郎杨应獬之女也。教子成进士者四人，铣、钪皆尚书，铤侍郎，锫太仆卿。史载铣主大计，力杜请谒，以言不见用，累疏引退，

卒谥清简。尝曰：“大臣不合，惟当引去。否则有职业在，谨自守足矣。”钀为吏部考功文选郎，澄清铨法。掌南枢时，矿使横出，妖人噪众为乱，钀请重典治之。逻卒四出，给事、御史交劾钀滥杀，钀乃三疏求去。然钀去，妖党竟蔓延十余年，致烦王师。兄弟之志节经济，卓卓可称，知其禀承母教者，不独在文章矣。

戴石屏诗

戴石屏诗：“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明徐巨源世溥效其体云：“羁旅客中客，乱离身后身。”盖易写景为写情也。唐僧澹交《写真》诗云：“已是梦中梦，更逢身外身。”以活句作对，其体稍异。

从祀

朱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著录九十八人，从祀者七十九人。从祀崇圣祠者二人：颜子无繇、曾子点。尚有十七人不在从祀之列：薛邦、申续、申棠、公伯寮、廉瑀、孺悲、公罔之裘、序点、仲孙何忌、仲孙说、孔璇、惠叔兰、常季、子服何、宾牟贾、鞠语、颜涿聚。窃谓公伯寮得罪圣门，自应见黜，此外似当陈请补入。

逸民列传

《后汉书·逸民列传》：“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陶靖节《五柳先生传》仿用之，《北史》用此语尤多。

明代县令

卢少楩柟忤县令蒋某，蒋假役夫压死事，捕卢论死，破其家，赖谢茂秦入京师白其冤，系狱十五年得释。冯已苍舒以议赋役事，触县令瞿四达，遂以他事罗织下冯狱，未几死狱中。明季县令威权乃若是！

王节愍公

钱塘王节愍公道焜，《明史》附《朱大典传》后，其详见于陈勋所作小传。云："乙酉，王师南下，子孝廉均，勒名仕籍，公曰：'甲申之难，余可以死而不死，将有所为也。今家亡国破，我父子世受国恩，死且晚矣。尔死则尚有老母在，我死则汝可以有辞，是我一死而上报君父之恩，下全母子之谊，复何恨！'遂自经死。均为童子时，割股以疗母。公没，事后母色养备至，穷老江乡，终身不仕。忠臣孝子，一门盛事，人犹以为天之报施善人何其穷阨如此。呜呼！自此论出，宜其士气丧、人心坏，士大夫蝇营鼠窃，败名教而颓风俗，岂细故哉！"陈氏此论，不徒为节愍父子表微，且可激励千古之人心，特志之。

屠太守

杭州屠琴坞太守倬，好蓄奇石，有异品三十六枚，各署以名：泰阶符、太古雪、紫云回、岭上晴云、天风海涛、烟江叠嶂、小剑阁、九叠屏风、一寸楼台、玉女窗、寿者相、紫衣定僧、半面钟馗、渔丈人、铜仙佩、米家砚山、玉浮图、珊瑚网、玉镜、柘枝舞、捣药杵、

百结连环、青芝、玉井莲、半段松、丁倒莲房、束笋、飞龙骨、蜡凤凰、玉辟邪、雾豹、角鹰、戏鸿、江天一雁、子母鸡、海月。太守自作《三十六峰图》，同时名流题咏殆遍。太守初以县令居忧，甫服阕，特旨授袁州知府，不一月调九江，越七载病殁。盖居忧时已病，寓居维扬，竟不能之官。尝有句云："头衔已署五湖长，遥领匡庐又一年。"比殁，齐大令彦槐挽以联云："一病负殊恩，九派沧江怀太守；十年成大觉，二分明月吊诗人。"

集字联

集字始于东坡之集《归去来辞》，近时人多集《兰亭序》字作楹帖，如"室有山林乐，人同天地春"、"惠日朗虚室，清风怀古人"、"目揽九流修向《录》，情游万古得彭年"、"一人知己亦已足，毕世自修无尽期"、"室因抱水随其曲，竹为观山不放长"、"风人所咏托于古，静者之怀和若春"、"与世不言人所短，临文期集古之长"、"得趣在形骸以外，娱怀于天地之初"，皆得雅人深致。三韩马朗山观察慧裕，尝集《兰亭序》字联语成编刊行，摘录于此："永怀当世盛，所乐在人和。""当大人之事，听贤者所言。""坐山林以终日，观天地之大文。""毕世修为尝在己，一生遇合尽由天。""无事在怀为极乐，有长可取不虚生。""人品既为时所仰，天怀尝与古相期。""清品犹兰，虚怀契竹；朗抱若水，和气当春。"医家联云："能修其事同良相，得遇斯人自永年。"又摘录其集《洛神十三行》字联云："侣畴交以信，诗礼志从先。""人无信不足，言是心之声。""言诗明素志，抗礼接欢颜。""神清悦我志，辞达解人疑。""神交以志合，心远为情牵。""长言清以厉，素志远而超。""和其声以流咏，超众志而为言。""神灵申甫斯扬烈，心远渊明自解诗。""诗礼托先人之荫，啸咏明素志而言。"

道州何子贞同年太史绍基，集字对句最多，尝见其集《争坐位帖》字联一册，录其尤者于左："九功惟叙使勿坏，百度得数而有

常。”“宣德道情文乃贵，明微谨始礼为宗。”“与其过纵何如谨，到得能诚自会明。”“岂愿文才过屈宋，勤思圣道仰颜曾。”“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两足不出门半尺，一室坐拥书百城。”“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当与古人争。”“闻常言辄有至理，爱别致便非本心。”“且自思立足何地，岂可辄抗颜为师。”“藏异书贵得初本，收古画须检裂文。”“有三尺地身可坐，到五更时心自清。”“如张子野真词伯，是李将军乃画师。”“诚意功夫唯谨独，匡时事业贵知人。”“时事亦当参古礼，人为不敢恃天功。”“对月横安高士榻，论文喜得古人书。”“纵目古今还自省，侧身天地一无言。”“伦理只从天事见，功名贵自本心来。”“古《易》九家皆见圣，《鲁论》半部足匡时。”“燃名香宜对古画，见明月又来故人。”“书城高大能藏道，心地光明始爱才。”“时闻其过我尤喜，愿同此心君莫疑。”“目未曾见莫言怪，心所不安斯谓危。”“悟到前身应是月，数来益友莫如书。”“岂独安分守身为事，欲作顶天立地之人。”“将相公侯，盖亦有命；射御书数，皆谓之文。”“若知者行其所无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坐榻横书，升台校射；然香品画，对月开樽。”“武将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纪盛，如日之升。”“瞻言古人，便若同世；措置难事，亦如平时。”“揆高度深，九数所极；指事会意，六书之纲。”“天爵在身，无官自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力排异端，将军破贼；心存天理，行子还家。”“见人之过，如己有失；于礼既得，即心所安。”“力排众论，乃见独是；心师古人，自为一家。”“习八分书，得陕本贵；存百家目，自《隋志》传。”“尺书可当十部从事，名作便是五言长城。”“就已然情，知未来事；于独居地，见大众心。”“有功不伐，闻过则喜；为道日损，积德能升。”“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天爵崇高，初无阶级；书城割据，各异门涂。”“意之所忽，过从此长；众有同欲，功不可居。”“圣业颜、曾，清名郭、李；相才文、富，士品裴、王。”“参三六九易数，皇极斯寓；合百二十国书，《鲁史》乃兴。”“何必开门，明月自然来入室；不须会友，古人无数是同心。”“戴圣祖高堂，《士礼》从知家相作；子长事安国，《尚书》真见古文来。”“《士礼》守容台，本东鲁两圣人所定；佛书破藏

海，是南朝众才子之文。”“明理自平居，莫到有事时存两端念；置身须得地，当为从古来第一等人。”“行路有何难，我曾从天柱、九疑、终南、紫阁、太室、三涂，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师真不易，所愿与高堂、二戴、安国、子长、相如、正则，同依东鲁圣人家。”

明季大臣

明季大臣率多庸劣可笑，如桐城人给事中孙晋，遇枢臣张凤翼于朝房，自言其乡恐罹寇，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起西北，不食南米，贼马不饷江南草。”闻者粲然皆笑。又秦抚甘学阔呆不解事，贼至不遣兵，手记下都虞侯缚治。左右绐以亲往，则缓服盛舆从逐之。薄暮，宿一堡，闻人马声，其下将弃之去，前驱传曰：“督师来。”相见愕眙，告以贼难扼，辄怖，急还走，甃城门以瓴甓，谨录钥牡，不敢张目视。又熊文灿督师之受事也，神志惝怳自失，疏言：“臣至蕲、黄，见被贼近一岁，而野有鸡鹜，仓有稻粱，沿江饶给，盗之招也。若尽迁民与粟，闭之城中，俾贼无所掠，当自退。”中朝见者无不姗笑。又豫抚常道立持军不整，馈遗供顿，邑索千金。久驻襄城，阳言遮捍睢、许，实贪其无贼。有殿军未尽，候者传曰：“贼至。”惧而颠，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两齿相击。又杨嗣昌代熊文灿为督使，其上彝陵讨贼也，驻彝陵一月不进，取《华严经》第一卷，谓可诅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闻。当时朝廷用此等人掌兵，国事安得不坏！

四书逸笺

应城程是庵进士大中《四书逸笺》，援据精博，有足补《集注》所未备，且有足正《集注》所未及者，摘录以资参考。“束带”，《说

字》云：“在腰为腰带，在胸为束带。”腰带低缓，束带高紧。公西华束带立朝，盖当有事之际，仓卒立谈，可以服强邻，即折冲樽俎之间意，泛作礼服非。“宾客”，《周礼》注：“大曰宾，小曰客。”为君臣之别。“民食丧祭”，何晏《集解》引孔氏注：“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吾岂匏瓜”节，孔注：“匏瓜得系一处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当东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系带一处。”“绿竹”，孔颖达疏：“绿，王刍也。本《尔雅》。竹，萹竹也。”“正鹄”，皆鸟名，鹄小而飞疾。《大射礼》郑注：“正，齐、鲁之间谓之题肩，皆鸟之捷黠者。射之难中，取以为的。”“宗器”，郑氏注：“祭器也。”“华岳”，华山，名；岳，亦山名。《周礼》：“豫州山镇曰华，雍州山镇曰岳。”《尔雅·释山》云：“河南曰华，河西曰岳。”举二山与下二水对。“麋”，泽兽，阴；鹿，山兽，阳。“寡妻”，赵注：“寡，少也。”嫡妻惟一，故曰寡。“鼓乐”，赵注：“鼓乐者，乐以鼓为节也。”“麒麟”，二兽名。郭璞云：“麒似麟，无角。”《诗》疏：“麟，黄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兽误。“乘屋”，赵氏谓：“乘，盖其野外之屋。”盖为田事计，宜豫完其在田之宅，若邑居之屋，已入而处之矣。“徙”，赵注：“受田易居也。”盖井田之法，不受田则不易居，无轻徙者。“大略”，赵注：“略，要也。”言井田未及其详，已举其要。大要者，大事之要也，润泽其余事耳。“诡遇”，横而射之曰诡遇。“今兹”，兹，年也；今兹，犹今年也。“营窟”，二字各一义，《礼运》注：“营者，营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穴于地中。”“市井”，古者因井为市，故曰市井。“南阳”，山南曰阳，岱山之南谓之南阳。疏云：“岱山，即太山，在齐之南。”《四书备考》引南阳府之南阳县，误。“黎民”，黎本训众，又训愚，此当训众。盖言五十、七十衣帛食肉，其余众民，亦不饥不寒。“君子之泽”，新郑高氏曰：“泽谓容貌色泽，犹《礼》云‘手泽、口泽’也。”盖五世之内，其人虽不可见，见其人者犹有存焉，其形容、音响，尚有称述之者。至于五世，见其人者亦皆已殁，而形容、音响不复可知。若君子之流风余韵，虽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斩？“丘民”，赵注：“丘，十六井也。”丘民，谓丘间之民。得乎丘田

之民，便可为天子，犹“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之意。

小词长调

作小词，贵含蓄，言尽意不尽。韩南涧《霜天晓角·采石蛾眉亭》云：“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横黛，愁与恨，几时极。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作长调，贵曲折而清空一气。王沂孙《摸鱼儿》云：“洗芳林、夜来风雨，匆匆还送春去。方才送得春归了，那又送君南浦。君听取，怕此际，春归也过吴中路。君行到处，便快折湖边，千条翠柳，为我系春住。　春还往，休索吟春伴侣。残花今已尘土。姑苏台下烟波远，西子近来何许？能唤否？又恐怕、残春到了无凭据。烦君妙语，更为我将春，连花带柳，写入翠笺句。”二作各极其妙。

彭泽父

明兵部尚书彭泽守徽州，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目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武耶？”既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泽益痛砥砺，历著政声。此事大有古风。按：吾邑李临川先生《乐见闻杂记》载一事，亦与此同：寿光刘文和公珝，致政家居，封翁尚在。一日，文和他出，乘轿归第，封翁偶同客在门，文和不知引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竟以轿杠加责。此等家法，岂易有耶？

欧阳公七律

欧阳公七律，卓炼警健处，令人百诵不厌。如《唐崇徽公主手痕》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上杜相公》云：“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此最著称于后世者。余若“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寄秦州田元均》。“朝廷失士有司耻，贫贱不忧君子难”，《送王平甫下第》。亦调高响逸。东坡才气虽大，若论风格，恐犹逊一筹耳。

夜纺授经图

嘉兴钱文端公陈群之母南楼老人善绘事，公曾进画册于高宗纯皇帝，题诗卷首，并题“清芬世守”四字。公幼时，父省亲于信安，南楼老人授公兄弟经，夜必篝灯课读，以其余辉躬自纺绩。后三十年，公奉母于京师，写《夜纺授经图》，题诗云：“母兮儿饥，终朝诵读，不可以为粟。母兮儿寒，终夜咿咿，不可以为衣。一解。秋夜长，秋月白。母曰嗟！汝父行役，儿不学，我废绩。废绩妇所羞，不学人所惜。□之绎之永今夕，谁予和？鸣促织。二解。促织鸣，络绎声。桁上衣，手中丝。手中丝，盘中餐。儿毋啼饥，儿毋号寒。为诵《孟子》终七篇。三解。昔孟有母，恃子实怙。汝今不勤学，吾何见汝父？他日父归，行见挞汝。挞汝犹可，毋弃先人绪。譬厥纺，千万缕，一失理，纷莫数。思之思之，泪下如雨。四解。儿跽膝下，将母勿怒。儿请卒业，然后寝处。奇文难字，母训母诂。英声华词，是猎是咀。母曰乐哉！天实助予。圣贤在上，实闻斯语。五解。”后高宗纯皇帝阅公《香树斋集》，见其诗，特赐题二绝句云：“篝灯课读淡安贫，义纺经锄忘苦辛。家学白阳谙绘事，成图底事待他人。”“五鼎儿诚慰母贫，吟诗不觉鼻含辛。嘉禾欲续贤媛传，不愧当年画荻人。”公复乞当代名公题咏成轴。其孙润斋中丞臻因索观者众，虑其致损，乃摹勒于石，恭和御韵题诗于后，有“愿将‘世守清芬’句，凛诵王言励后人”之句。

西湖秋柳词

归安杨秋室明经凤苞，博雅迈伦，屡试不得志，赋《西湖秋柳词》以寄意。前后积七十二首，情味并胜，于《西湖竹枝词》外，别开诗境。摘录于左，以拟窥豹一斑云：“回首东风十万条，画楼亚处斗纤腰。香车去后游骢散，闲杀红阑第四桥。”“玉钩帘幕自年年，红粉飘零更惘然。惆怅披香秋色好，无人晓起听凉蝉。”“会芳故苑最魂销，花月当时妒细腰。凄断御沟流水外，昏鸦归去认前朝。”“霏霏凉露湿池台，太息芳年去不回。记取总宜园内树，也愁天外雁声来。”“芙渠吹堕谢家船，堤树重攀又六年。自与秋槐共零落，行人愁蹋故宫烟。”“露条烟叶渐阑珊，翠馆人归夜正寒。月落平湖秋色远，梦回几度卷帘看。”

明登科录

明洪武四年登科录，一甲三名，二甲十七名，三甲一百名。一甲一名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一甲二名三名及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县丞。浙江中式三十一名，杭州二，明州五，绍兴十一，金华一，严州一，温州二，台州八，处州一，嘉兴、湖州、衢州三府皆无。其籍贯有民籍、儒籍、军籍、站籍之分。是科二月十九日殿试，二月二十日即张挂黄榜，宣谕除授职名。

鸳水联吟

道光戊戌秋，嘉兴岳余三茂才鸿庆与其友数辈结鸳湖诗社，每岁四集，分题后限期收卷，乞名流评定甲乙，前五名皆有酬赠。事历三

秋，编成十集，择其尤者付梓，名曰《鸳水联吟》。摘录绝句数首，以当尝鼎一脔。《子夜冬歌》云："窗前种天竹，欢来发几枝。采之当红豆，一粒一相思。"海盐黄韵珊宪清。"寄情尺素书，呵冻字不成。更有模糊处，泪与墨交并。"嘉善黄松孙。"忆郎去远道，独自高楼凭。郎意飞作雪，妾心结成冰。"秀水孙啸岩瀜。《十国春秋吴越杂事》诗云："褒功恩礼冠当时，试读煌煌铁券辞。孤负江东明大义，不曾一讨五经儿。"秀水于秋浍源。"一字褒讥属史官，横征事合子虚看。庐陵千古如椽笔，尚觉文章公道难。"孙瀜。《夏日圃居杂兴》云："紫茄白苋影参差，一径浓阴月上时。竹榻夜凉诗梦醒，莎鸡啼出豆花篱。"平湖贾敦艮。《送燕》云："玉娘湖畔草萋萋，王谢亭台路已迷。惟有雕梁旧时月，随君直度海云西。"海盐吴彦宜廷燮。

吊脚痧

吊脚痧症至速，服药不及，必先外治。急用糟烧一大碗，烫热，入斑猫末搅匀，乘热熨四肢，数人用手连拍之，冷则更易，熨至小便通，转筋自止，再饮煎药，可以获痊。此方同邑张雨杉茂才光裕所传，云其亲历疗治多人。世俗所传之方，仅用烧酒，无此神应。

蔡浣霞先生

吾邑蔡浣霞先生銮扬，由仪曹出知延平府，风雅好诗。公事之暇，于署中大观楼集同人及其子伯翼鹾尹鸿恩、季成少尹鸿宪为诗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摘录数首于左。《啰唢曲》云："四面安帆幅，南乡定北乡。黄河凡九曲，曲曲是回肠。""石鱼不上水，铜乌不转风。琵琶曾暗卜，只在九江中。"浣霞。"几卜金钱信，思君别泪多。双悬明月镜，分影照修娥。"伯翼。《盘香》云："述迭长萦恨，

兜娄欲悟禅。累云金塔小，印月玉环圆。蠡甲氤氲合，螺文宛转连。相思灰一寸，心字亦回旋。”浣霞。《游仙》云：“十二层楼紫玉箫，阆风西角彩云飘。红墙有恨难通月，碧海无情易上潮。殿上不知方朔贵，窗中但倚阿环娇。七台真录依稀在，重注黄金字半销。”浣霞。“彩鸾招我到蓬瀛，姹女瑶妃一笑迎。五岳真形杯底隐，十洲新记袖中成。灵田草长呼龙种，小海书回附鹤行。曾记瑶台扶梦起，入门应识许飞琼。”伯翼。“云飞大绶紫罗裳，归去三台夜未央。珠袖回风鸾尾瘦，玉笙吹月鹤翎凉。笑传宫拍双声引，醉乞天厨九酝方。云笈内篇仍背录，桃花何事误刘郎。”季成。

羊车

《周礼·考工记》“羊车”注谓：“羊，善也。若今之定张车。”疏谓：“汉世去今久远，亦未知定张车将何所用，但知在宫内所用，故差小为之，谓之羊车也。”《释名》：“羊车，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今犊车是也。”《隋礼·仪志》：“羊车，小儿数人引之。汉代或一人牵，或驾果下马。梁贵贱通得乘之，名曰牵子。”是羊车未尝驾羊也。《南史·宋文帝潘淑妃传》：“帝好乘羊车经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帝每去户，羊辄舐地不去。”羊车驾羊，始见于此。《晋书·胡贵嫔传》亦言以盐汁洒地引羊车，特不言羊舐地。

浙西要害

宋王仲言《玉照新志》载其父性之于建炎己酉春上浙西帅康允之书，乞备西境，言极激切。是冬，敌骑果至，取道之境，悉如所言。今观其书，切中浙西要害，特录之：“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因钱氏建国始盛。请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润，下连大江，浙

西观察使治所在京口，盖相距数百里形势也。其东沧溟，虽海山际天，风涛豪壮，然海门中流至浅狭，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窥。其南则浙江以限吴越。惟州西境无大山长川，虚怯可虞。钱镠始因宣歙群盗米直、曹师雄作乱，自乡里起兵，保有临安，至败黄巢于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于两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应：新城县圣安都，杜棱守之；富阳县静江都，闻人宇守之；临安县石镜都，董昌守之；余杭县龙泉都，凌大举守之；盐官县海昌都则徐友；及北关镇则刘孟容；临平镇则曹信；浙江镇则阮结。又置都知兵马寨于龙泉、临安以为援。建八都堂于府第，日与幕宾聚议。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兴寺于西湖，匪特祈福为观美而已，实据诸峰之险为候望也。结婚宣歙节度使田頵，犄角以备江南李氏。盖钱镠本临安人，又立功起于西境，故知此形势为尽，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观之，今昔虽异，利害一同，自余杭、龙泉无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径抵城下。龙泉拒安吉、广德甚迩，今日议者，惟于苏、润二州置帅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务也。某愚戇过计，万一敌骑过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广德，以摇钱塘，则数百里响动，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从邦人之至愿，考八都旧迹，别行措置，闻诸朝廷，使金陵、宣歙与我相为表里，出兵据险守要，事无不济。余杭、临安两邑土豪，比诸县最为骁锐，择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于金汤之固矣。”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兼及守御之策，独遗此书，故备志于此。

卷七

陈忠愍公

同安陈忠愍公化成，由行伍积军功，官至提督，威望着一时。故例，提镇不得官本乡，上以非公莫能膺海疆重任，破格授厦门提督。道光庚子，英夷扰浙东，命沿海严防，特移公江苏。抵署甫六日，闻舟山失守，即帅师驰赴吴淞口，审度险要，列帐西炮台侧以居，三易寒暑，未尝解衣安寝。优待士卒，犒之厚，而自奉甚俭。或馈酒肉，必峻却之。时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谣。每潮来，必登瞭望，戒军士曰：“平时宜休养，毋辄来辕。如有警呼之不应，刑毋赦。”尝与制府牛某大阅，见近地兵多弱，而上江各营较强，牛曰：“是可当前锋乎？”公曰：“近者皆有家室虑，且服吾久，无离心。客兵恐难恃。”及战，果先遁。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公益鼓励军士，以大义喻之。时他邑皆骚动，惟吴淞左右恃有公，安堵如故。五月，夷船大集，公登台守御，日夜不怠。初八日，自卯至巳，发炮千余门，伤大夷船五，火轮船二，夷人势欲却，适牛制府携兵出城，夷从樯头望见，置炮于樯击之。牛急召守小沙背之徐州总兵王志元来，而王已遁去，牛惧亦遁，众兵随之皆窜。夷人复奋力攻击，公孤立无助，犹手发炮数十次，身受重伤，炮折足，枪穿胸，伏地喷血而死，年七十六。民闻公死，皆大惊曰：“长城坏矣！”老幼男女无不号泣奔走。夷酋入城，登镇海楼酣饮，或作华语曰：“此战最危险，但有两陈公，安能破耶？”酋大笑。有武进士太湖刘国标为公所赏识，随行戎间，忍创负公尸藏芦丛中，阅十日，以告嘉定县令。辇尸入城，殓于武帝庙，面如生。事闻，诏赐专祠，予骑都尉世职。淞江人哭公

哀，作诗成帙，颜曰《表忠崇义集》。宝山王树滋为作《殉节始末记》，余特撮其大略，并录诗之佳者于左云。“一木难支大厦倾，将军殉节万民惊。丹心料有天垂鉴，白日愁看鬼横行。公已成仁甘就死，士惟见义竟忘生。怒涛夜激芦花岸，阴雨灵旗战鼓声。”上海王城。“皓首不能生击贼，丹心惟此死酬君。”上海陈培庭。“肘常旁掣生余愤，掌仅孤鸣死竭忠。”崇明施子良。“右师邴泄驱车后，壮士勾卑在列时。”上海林曜。“事到艰难惟一死，身经保障已三年。”上海曹树杏。

陈学博诗

同里陈友梅学博锡，绩学能诗，晚岁以岁贡官青田训导，萧然一毡，吟哦自得。殁后遗稿散去，余从其孙邦柱处检得数首存之。《芝田》云：“百里芝田隶括苍，一城斗大似村乡。龙须草细密成席，龙须岩生草如龙须，土人取绳成席，名曰龙须席。鹅卵石圆高筑墙。民间砖墙甚少，大车以石卵砌之。晓雨采樵闺女惯，邑之八外都，有钟氏，聚族而居，不婚外姓。生女不缠足，自幼耕田砍柴，嫁后入市交易，其夫守户而已，谓之畲民。夜灯课读塾师忙。师有兼夜课者，人家子弟，或昼耕而夜就傅。何当群鹤重飞集，科目聊增艺苑光。”明永乐庚子，鹤大集，一邑中式十六人。自后鹤至必得科名，然亦寥寥矣。国朝一百六十余年以来，登科者仅四人。《张贞女并序》云：“贞女，吾镇张希贤女也。许字沈氏子，未几沈卒，誓欲归省，遂缟素以往，只影茕茕，克修妇道，阅八载病亡。其节可嘉，赋诗以俟采风者。　未识夫君面，终身愿托依。共牢惟木主，入室便麻衣。八载冰霜洁，千秋节义稀。他年冢树上，鸳鸟定双飞。”《读秦纪》云：“若教博浪毙秦皇，定见扶苏帝万方。始识一椎非幸脱，天心正欲速嬴亡。”

西湖长生祠

西湖长生祠极多楹联，佳者莫宝斋侍郎题诸城窦东皋总宪光鼐长生位云："怜才心事无双，教泽深长留学校；知己生平第一，师恩高厚并君亲。"山阳李芝龄师宗昉题汪文端公长生位云："政并白苏遗泽远，文成雅颂继声难。"杭郡绅士题帅仙舟中丞长生位云："两浙人来，岁祝选湖山胜境；双堤门外，风流继唐宋名臣。"又题金门侍郎长生位云："归兴托莼鲈，一代文章留北阙；清芬接梅鹤，百年风教在西湖。"

天一阁

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凡五万三千余卷。阁在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蓊翳，与阛阓相远。明嘉靖中，尧卿少司马钦归田后，构以藏书，其异本得之丰氏熙坊者为多。书藏阁之，上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仍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司马殁后，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以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嘉庆间，阮文达公巡抚浙江，命范氏后人编成目录，并金石目录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余年，遗籍常存，固由于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严密，克保世泽于弗替，宜名垂不朽，为海内藏书第一家也。

都门竹枝词

《都门竹枝词》不知何人所作，语多鄙俚，其描摩逼真处亦足令人解颐。《时尚》云："多多益善是封条，拉扯官衔宋字描。远代旁

枝搜括尽，直将原任溯前朝。”《京官》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候选》云：“昔年黄榜姓名联，此日居然掌选铨。堂上点名堂下应，教人不敢认同年。”《考试》云：“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头犹去看招牌。”《教馆》云：“一月三金笑口开，择期启馆托人催。关书聘礼何曾见，自雇驴车搬进来。”《观剧》云：“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

禁咒治病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义不甚雅驯，而获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测。余内人之乳母顾妪，其父曾习祝由科，传有二咒甚验。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见土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治法：以右手按螫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一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螣青地扁乌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亦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干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臂置稻干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其泥向螫处擦之，即愈。

马从龙

《明史》载烈女“谷氏，余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学，赘之于家。数日，邻人宋思征责于父，见氏美，遂指逋钱为聘物，讼之官。知县马从龙察其诬，杖遣之。及氏下阶，茂将扶以行，氏故未尝出闺阁，见隶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惭发赭，推茂远之。从龙望见，以

氏意不属茂也，立改判归思。思即率众拥舆中而去，氏乘间缢死。从龙闻之大惊，捕思，思已亡去”。因疑似之迹，而使贞女含恨以死，此由于辨之不精，而发之太骤也，听讼者可不慎与！

子衿非淫诗

《子衿》非淫诗。萧山沈补堂豫引《晋书》左贵嫔《离思赋》“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谓如果亵狎之什，岂有椒壁之宠，而写诸彤管者乎？证据甚确。

孙秦倡和词

吴门孙月坡茂才麟趾，家贫嗜学，尤工填词。旅食金陵，与江宁秦雪舫部曹耀曾交好，倡和成编。孙《送雪舫之豫章》词云：“帆影摇云，潮声咽雨，客里暗添离绪。樱桃门巷送春天，忍教抛故园尊俎。帘栊日暮，抱湘瑟拂弦愁误。倚危阑，料今宵魂梦，相随柔橹。　长亭路，几个啼鹃，几簇无情树。看山此后共谁游，叹才人也如飞絮。辞家最苦，道弹指归与便赋。怕君归，侬又扁舟远去。”《西子妆》。秦亦有词留别云：“莺慵燕倦，春残还又，扁舟催理。短短芦芽，引着片帆千里。驿门不用栽杨柳，已是魂消流水。待新词谱就，鹃弦弹处，怕人垂泪。　满江干、是恨南朝胜迹，怨碧愁红无际。坐向篷窗，多少旧情重记。渡头一枕游仙梦，袖带匡庐云气。把归期再订，黄梅熟后，楝花风里。”《陌上花》。二作皆有情味。

房晖远

隋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房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晖远此言，根据经术，又能导君以正，深得献替之义。"五经库"之誉，良不虚也。

刘后村

宋刘后村克庄知建阳县时，《咏落梅》云："东风谬掌花权柄，郤忌孤高不主张。"言官李知孝、梁成大劾其谤讪，郑清之力辩得释。后赋《访梅》诗云："菊得陶翁名愈重，莲因周子品尤尊。后来遂判梅公案，断自孤山迄后村。"其自命高矣。惜晚年为贾似道一出，志节未坚，能毋让和靖独有千古哉？

更迭交战

李自成攻宁武，周遇吉悉力拒之，城圮复完者再，伤其四骁将。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前队死，后复继，官军力尽，城遂陷。按：南宋张鬻守南剑州御寇，分州兵为数队，令多具饭。将战，则食第一队人，既饱，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队人；度所遣兵力将困，即遣第三队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队亦如之，更迭交战，士卒饱而力不乏。鬻之计深合古人之法，惜为自成所用也。

报喜

娄县姚春木上舍椿《晚学斋文集》谓吴节愍公不从剃发，自缢死，所遗家书题曰“报喜”；徐玺丞无念，乙酉阖门殉节，亦称“喜终居士”。盖明士大夫固已尽忠为喜耳，苛论者未之知也。余谓苛论者，盖以好名之积习深也，抑知其激发忠义，慷慨捐生，实足扶翼名教，愧天下后世之苟且图存者。如是，则好名正足贵耳，奚病焉！

严比玉藏书画

严比玉太守家藏书画甚多，道光甲申春，曾与董石农山人棨同观，最佳者如李龙眠《真武像》、赵承旨《洗马图》、戴文进《夏木垂阴》大幅，俱入神品。又文衡山《雪景》大幅，自题诗云：“云埋岭树雪漫漫，天削芙蓉万玉攒。小蹇不辞山路永，十分诗思属吟鞍。”李流芳《山水》，自题云：“每爱疏林平远山，倪迂笔墨落人间。幽人近卜城南住，为写东风水一湾。”亦皆妙品。

唐冰溪先生

同里唐冰溪先生琦，熟精《史》、《汉》，文品极高。乾隆庚辰乡墨“樊迟请学稼”一节，中比云：“凡人有所学，当自识其为吾，知有不可不如者，而后知有可以不如者。人有所请，当识师之为吾，而知有举世不如者，而后知有举世皆如者。”笔意清隽，非巨眼亦不能识也。生平有洁癖，每赴宴饮，必自携杯箸以往，终席盥漱十数次。初得中正榜，引见后，以口嘘气，以手拂尘，上以为书呆子，后班遂撤不引见，人皆以此咎先生。登第后归部铨选，时年已五十，自以无济世具，不之官。垂老犹以授徒为业，年七十五，卒于分水书院。

沈妪传方

单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书，往往有乡曲相传，以之治病，应手取效者。吴江沈妪服役余家，曾传数方，试之皆效，备录之：痔疮，用皮硝煎汤，乘热熏洗，此方治热毒皆效。　小儿雪口疮，马兰头汁擦之。　眼癣，大碗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汁滴碗，取抹患处。

吴烈女

永康吴教谕士骐之女宗爱，字绛雪，国色也。幼慧，十余岁，父教令作诗，诗辄工，兼工绘事。嫁邑诸生徐明英，早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伪总兵徐尚朝陷处州，游兵至永康，邑人麕窜。尚朝令人宣言曰："以绛雪献者免。"众议行之以纾难，势汹汹。绛雪念徒死贻桑梓忧，乃伪请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年仅二十四。道光癸卯，桐城吴廷康为永康丞，慨绛雪死一百七十余年，邑人无以文发之者，为刻其遗诗二卷，而属海宁许农部楣为之传。予述其略如右，且摘诗句于左。《秋夜偶成》云："香缘漏永熏还冷，锦为愁多织未成。"《春晓寄二姊》云："山含软碧犹春雨，门掩浓阴半落花。"《春日有怀素闻》云："疏风小圃宜莺粟，细雨新疏采马兰。"《忆外》云："贫家蔬笋怜佳节，驿路风波阻远人。"又《寄外弟绝句》云："贫贱驱人少胜筹，天台境好任淹留。寻仙不是韶年事，好遇桃花便转头。"

归宫詹

国初顺天乡试，主考官用翰林，同房官用部曹、行人、中书等官，而直隶省实缺知县及候选进士亦皆用之，见常熟归孝仪宫詹允肃康熙辛酉为顺天主考官入闱誓辞。前此士子竞趋声气，宫詹守正不阿，一秉至公，榜发，下第者哗然肆诋，冀兴大狱。时蔚州魏敏果公象枢以朝端重望，步行随一仆，携红褐垫至宫詹邸第门外，行四拜礼，曰："我为国家庆得人。"复赋诗以纪事，谤者乃息。其誓词有云："绝夤缘奔竞之阶，务求实学；杜浮薄夸张之习，不采虚声。对阅公堂，退无私语。期诸同事，各矢此心。倘或为利营私，徇情欺主，明正国法，幽伏冥诛。甘受妻孥戮辱之惨，必膺子孙绝灭之报。洁诚具告，神其鉴之。"

戴益生

嘉定戴益生孝廉增，性情诚朴，学问淹通，乙未岁见于京师，如旧相识，遂与订交。丙申出都后，不复相见。戊戌得其来书云："与阁下别久矣。晴窗孤坐，辄复相忆。引领南望，悄焉于怀。去春得书，知已启行往楚。及固翁谓舅氏固轩先生。入都，又接书并惠笔墨二种，良朋厚爱，铭戢良深。屡欲作答，实缘楚水燕山，鳞鸿鲜便。相知不在形迹，谅不责其疏懒也。客秋阅邸抄，知阁下改就教职，都中朋辈咸谓阁下失计，而增独心悦诚服，其钦佩有莫可形容者。夫牧令之难，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以视苜蓿一盘，诗书万卷，寻古贤之乐，储名山之业，其得失何如？有定识，有定力，阁下于此真不愧一'定'字。增春关四写，故我依然。自知猿臂将军，封侯无命，不过逐队入试，尽其在我，不敢作'上林栖一枝'想也。教习已报满，以教职用，圣恩高厚，适如私愿。固翁说阁下已就馆苕上，甚慰。固翁人品学问实可师事，惜远寓东城，不得昕夕过从耳。兹因固翁南旋之便，率泐布臆，临颖驰溯，不尽觌缕。"戴尝有《述怀》诗，句云："耽书枉自穷三味，作客何堪过十年。"读之令人感喟无已。辛丑

岁，闻其以疾卒于家，年仅四十。命不副德，遇不副才，是可痛也。

刑名幕联

汪龙庄大令为刑名幕宾时，书联座右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近有人赠刑名幕宾联云："求其生不得则无憾，勿以善之小而弗为。"语亦警迫。

知不足斋丛书

歙县鲍菉饮先生廷博，寓居吾里之杨树滨，好学博闻，尤喜搜罗散佚。乾隆时，开四库馆，献书七百种，钦颁《图书集成》。旋刻秘籍数百种，曰《知不足斋丛书》。进呈乙览，宸翰赐题卷首，有"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之句，睿皇帝复赐以举人。两朝褒宠，可谓极稽古之荣矣。所刻丛书，校订精审，风行海内。尝谓"与其私千万卷于己，或子孙不为之守，孰若公一二册于人，与奕祀共永其传"。今其孙曾辈以书为业，奇编宝笈，价重艺林，盖犹食其报云。

府州县同名

今天下幅员广远，府、州、县同名者甚多，汇记于左以备考。钱竹汀宫詹《潜研堂集》中《辨名帘》尚有遗漏，兹所记者较详，亦未必无舛误处，俟再考正。

府同名

太平。安徽、广西。

州同名

通州、直隶、江苏。　开州、直隶、贵州。　赵州、直隶、云南。　宁州、甘肃、云南。　永宁州。山西、广西、贵州。

县同名

会同、湖南靖州、广东琼州府。　海丰、山东武定府、广东惠州府。

泸溪、江西建昌府、湖南辰州府。　清溪、四川雅州府、贵州思州府。

凤台、安徽凤阳府、山西泽州府。　安仁、江西饶州府、湖南衡州府。

桃源、江苏淮安府、湖南常德府。　龙门、直隶宣化府、广东广州府。

石门、浙江嘉兴府、湖南澧州。　新安、河南河南府、广东广州府。

兴安、江西广信府、广西桂林府。　永安、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

乐安、江西抚州府、山东青州府。　甘泉、江苏扬州府、陕西延安府。

石泉、陕西兴安府、四川龙安府。　太和、安徽颍州府、云南大理府。

清河、直隶广平府、江苏淮安府。　山阳、江苏淮安府、陕西商州。

海阳、山东登州府、广东潮州府。　东乡、江西抚州府、四川绥定府。

宁乡、湖南长沙府、山西汾州府。　新昌、江西瑞州府、浙江绍兴府。

广昌、直隶易州、江西建昌府。　建昌、直隶承德府、江西南康府。

安平、直隶深州、贵州安顺府。　清平、山东东昌府、贵州都匀府。

镇平、河南南阳府、广东嘉应州。　石城、江西宁都州、广东高州府。

兴宁、湖南郴州、广东嘉应州。　咸宁、湖北武昌府、陕西西安府。

大宁、山西隰州、四川夔州府。　广宁、奉天锦州府、广东肇庆府。

华亭、江苏松江府、甘肃平凉府。　山阴、浙江绍兴府、山西大同府。

三水、陕西邠州、广东广州府。　宁远、湖南永州府、甘肃巩昌府。

永定、福建汀州府、湖南澧州。　安定、陕西延安府、甘肃巩昌府。

宣化、直隶宣化府、广西南宁府。　昌化、浙江杭州府、广东琼州府。

德化、江西九江府、福建永春州。　安福、江西吉安府、湖南澧州。

建德、浙江严州府、安徽池州府。　唐县、直隶保定府、河南南阳府。

永福。福建福州府、广西桂林府。

三县同名

东安、直隶顺天府、湖南永州府、广东罗定州。

龙泉、浙江处州府、江西吉安府、贵州石阡府。

西宁、直隶宣化府、甘肃西宁府、广东罗定州。

新宁、湖南宝庆府、四川绥定府、广东广州府。

长宁、江西赣州府、四川叙州府、广东惠州府。

永宁、江西吉安府、河南河南府、四川叙永厅。

怀远、安徽凤阳府、陕西榆林府、广西柳州府。

定远、安徽凤阳府、四川重庆府、云南楚雄府。

安化、湖南长沙府、甘肃庆阳府、贵州思南府。

长乐、福建福州府、湖北宜昌府、广东嘉应州。

四县同名

太平、安徽宁国府、浙江台州府、山西平阳府、四川绥定府。

新城、直隶保定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建昌府、山东济南府。

箸谜

《北史·咸阳王禧传》载箸谜云："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盖以讽贪墨者也。袁简斋太史《咏箸》诗云："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即本此谜之意。按：《中州集》周驰《咏箸》诗云："正使遭谗口，何尝废直躬。"寓意似胜袁诗。

改官诗

道光丙申，至楚需次，自知无济世才，陈请改官，赋诗云："凫鹭小队降心从，学步邯郸苦未工。三复昌黎《盘谷序》，出山深悔负初衷。""红尘滚滚扑征衫，堕落何由骨换凡。宦海波涛深莫测，几人安稳得收帆？""抚字催科两不胜，有弦可改蹇堪乘。思归若待秋风起，欲脱尘袜恐未能。""簪笔雍容志已虚，不如归去旧蓬庐。高风输与瀛洲客，万卷名山正著书。"吾郡冯太史登府现为宁波教授。"求贤大府礼优崇，刮目居然到阿蒙。衮衮诸公多伟略，不才何用滥竽充。"中丞周公之琦命俟秋闱分校，后方伯张公岳崧谓当一视县事，乃决去留，不然将后悔，余力辞始允。"书生济世少奇猷，得就闲曹愿已酬。莫怅云衢升未

竟，有人平地尚淹留。”既改官，作《归兴》诗云：“此去真为泛宅行，扁舟江上订鸥盟。酒从黄叶声中醉，诗向青山影里成。高枕连宵酣旅梦，小笺沿路记归程。掉头笑谢风尘侣，图史萧然万虑清。”“百丈云梯未可阶，寒毡仍问旧生涯。只惭报国心终负，且喜还山梦竟谐。书卷随身无恙在，田园乐志有人偕。卜居拟傍渔翁宅，苔霅烟波处处佳。”

写书求官

《大唐新语》李袭誉谓子弟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十顷，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写得书万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夫写书而仅以求官，见何卑也！然必有万卷之书，始可求官，亦岂易事耶？

今胜于古

祭之用尸也，葬之用殉也，腠之以侄也，刑之以肉也，妇人之以废疾、无子出也，古也有之，今则亡。是今之胜于古者。

追尊称帝

唐世追尊称帝者，高宗子孝敬皇帝弘，薨即尊称为帝，是以父尊其子也；睿宗子让皇帝宪，追尊于玄宗时，玄宗子奉天皇帝琮，追尊于肃宗时，是皆以弟尊其兄也；肃宗子承天皇帝倓，追尊于代宗时，是以兄尊其弟也。

地志

钱竹汀宫詹跋《成化四明郡志》云："王文恪公撰《姑苏志》，杨礼部讥其不通。或请其说，曰：'此《苏州府志》也，而云姑苏，名不正矣，文焉得通？'当时传诵其言。予谓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试即宋、元地志之传于今者言之：梁克家《三山志》、陈耆卿《赤城志》、杨潜《云间志》，非宋之州郡县名也；徐硕《嘉禾志》、张铉《金陵新志》、秦辅之《练川志》，非元之路名县名也。志苏州而以姑苏名，何渠不可！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至于诗、赋、记、序，自可不拘斯例。"窃谓宫詹引《三山志》等书，以排杨礼部之言，其说是矣。至谓行状、碑志亦史之类，当遵时王之制，则地志独非史之类乎？而岂得同于诗、赋、纪、序之可不拘斯例乎？伏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志书题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名实，良有未安。"此诚持平之论矣。

姚兵部

归安姚镜堂兵部学㟧，学问赡博，品尤高卓。官京师数十年，寓破庙中，不携眷属。趋公之暇，以文酒自娱，朝贵罕识其面。曾典贵州乡试，门下士馈贽金者，力却之，惟赠酒则受，因是贫特甚。出不乘车，随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堕半，见其鞟，每彳亍道中，郡儿争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尝赋《梅子》诗云："臭味偏于吾辈近，风怀莫遣女郎知。"一时推为绝唱。其他佳句，如《谢人送菜》云："但使斯民无此色，愿教我辈味其根。"《送闵贡甫之扬州》云："养志未须嫌禄薄，读书大好是官闲。"皆清妍绝俗。

沈菁士诗

乌程沈菁士比部同年丙莹，幼耽吟咏，以家贫亲老，奋志功名，刻苦攻举子业。通籍后，遂专力于诗，所造日上。其寓感诗，有慨言之，深得主文谲谏之旨。《叹鸮》：悯罹法也。“鸟将雏，雏飞在路隅。有鸮有鸮善取子，空中一击无完肤。手爪毒，网罗触，鸮有罪兮不可赎。鸮与雏何怨？雏与鸮何仇？与鸮亦无怨，与雏亦无仇。只缘攫取口中哺，乃盐其脑桩其喉。口中脯，曾有几？惟命鸿毛判一死，饥不择食至于此！呼嗟乎！安得粟满野，葚满林，鸱鸮鸱鸮兮化为祥禽。”《悼蛹》：伤剥下也。“美人织当户，五色工纂组。可怜机中缕，缕缕皆辛苦。吴蚕作茧口卒瘏，吴蚕作蛹蛰复苏。献茧者谁心胆粗，剥取入己肥妻孥。剥茧一何酷，蛹在茧中哭。蛹哭渺不闻，生机渐以蹙。宛转将死未死时，我为请命前致词：蛹兮蛹兮好护持，生子明年还吐丝。”

阮文达公联

嘉庆初，阮文达公抚浙，为乡试监临，题贡院联云：“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上，东浙潮生。”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之太夫人八秩寿辰，公贺联云：“多子两魁天下士，侍郎乾隆乙卯状元，其弟以锷同科会元。大年三历太平朝。”钱塘魏春松观察成宪之出守扬州也，公赠联云：“两袖清风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扬州。”又题吴山吕祖殿澄心阁云：“仙佛缘中，湖山胜处；楼台影里，云水闲时。”是真能吐弃凡艳，天然入妙者。

许秀山

临海许秀山布衣保，喜种花，尤爱兰菊，菊种多至百余，每至花时，五色缤纷。先君子恒从乞种，因书联以赠云：“啖淡饭，著粗衣，眷属团圆终岁乐；伴幽兰，对佳菊，花枝烂漫满庭芳。”又题其《琴鹤图》云：“流俗不可侣，伴身惟鹤琴。山空凉月皎，亭古绿阴深。双翮有仙骨，七弦皆道心。幽居惬真赏，长此涤尘襟。”许精于医，为人诊病，不计酬金。曾传余秘方，试之皆效，附录之以济世。治头风：用头风膏药入草乌末少许贴之。　治牙痛：用北细辛五钱、薄荷五钱、樟脑一钱五分，置铜锅中，上覆小碗，纸糊泥封，勿通气，缓火熏之，令药气上升至小碗，取涂痛处。　治刀伤久烂：用生糯米，于清明前一日一换水，浸至谷雨日晒干，研末敷之。　治火烧伤方：鸡子煮熟，去白取黄，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捣匀抹之。

学官联

学博向称冷官，以其位卑禄薄，不能自豪也。苏州教授李时庵恩沛自题大堂联云：“扫雪呼僮，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堪发一噱。萧山傅芝堂学博箋作联自嘲云：“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语更谐妙。然事简责轻，形神安泰。仁和宋学博成勋有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又孙学博学垣联云：“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是均能道寒毡趣味者。至福清林译之“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林官海宁教谕。国初人。则辞质旨深，直可作官箴读矣。“禄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见明姚宣《闻见录》。左忠毅公光斗官中书时，尝以题其堂联，林盖袭用其语。

槟榔

医书槟榔治瘴，川、广人皆喜食之，近则他处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沉降，破泄真气，耗损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识受害之由，嗜之

者终无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川、广人皆食槟榔，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此论槟榔之害最为切要。知非特无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槟榔者其鉴之。

许氏科第

嘉庆、道光以来，仁和许氏科第最盛。驾部谨身《闱墨房评》云：“数来族望，寰中能有几家？问到科名，榜上视为故物。”称许可云允当。

槜李

嘉兴本槜李地，所产李，即以是为名。色红肉脆，而味绝鲜，吾郡果品以此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传为西施所掐，此殆饰说耳，而文人赋槜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赋云：“传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吴之西子，胭脂之汇舟移。经纤指之一掐，量心赏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亿于来兹。虽彼美之云亡兮，仿佛若或睹之。”金学博介复诗云：“此邦书《越绝》，彼美忆西施。指点痕如捻，流传事不疑。”沈明经翼诗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输钱。”皆指此也。

赵仪姞诗

上海赵仪姞女史棻，归安汪参军延泽之配也。天性高朗，有丈夫风骨。博习经史，兼工吟咏。著有《滤月轩诗集》，句如："残红尽落啼莺老，众绿新生好雨多。""五夜怀亲空有梦，十年遣日只凭诗。"《春晚》云："才脱春衫换夹纱，东皇何事便思家。杜鹃声里斜阳暮，深闭幽窗避落花。"俱娟妙。

理财

三代以下善理财者，莫如刘晏，不善理财者，莫如王安石。一则利国而不伤民，一则害民而遂病国也。

大佛寺联

西湖大佛寺有沁雪泉，其题联云："沁雪贮寒泉，一片清虚，照彻大千世界；开山成宝相，十分圆满，想见丈六金身。"语特雅切。

鹿坪师联

沈鹿坪师作对联，警炼自然，人争传诵。恐日久散佚，备录于此。太均神祠云："德并高禖，犹众之母；慈同大士，则百斯男。"乌程城隍神祠云："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贯日；片语留身后誓，铁面凌霜。"神为张睢阳像，脸色黑，以有"为厉鬼杀贼"语也。吾里李临川先生祠云："德仰儒宗，次立功，次立言，殁而可祭于社；名垂史册，古遗直，古遗爱，过者犹式其闾。"严比玉太守之母蔡太恭人四十生辰联云："长日彩衣孙抱戏，盛年纱幔子传经。"蔡太恭人挽联云："礼重延宾，七载倍钦陶母谊；训垂翼子，一家齐凛敬姜箴。"李鹤杉学博日

曦之尊人秋霞先生允枫挽联云："惭未因群随谒纪，惨于见绍辄思康。"鹤杉从师游，而师与秋霞先生未尝谋面。德清陆虩庵先生震七十寿联云："地本仙居，鸠杖亲携寻药饵；官真吏隐，鹤觞小酌咏梅花。"时官仙居教谕。湖州杨氏祠堂联云："祠开苕左新门第，村纪关西旧世家。"题某道士居云："受录开宗，千秋香火人间世；栖真卜筑，一室烟霞物外身。"官台州教授时，督修文庙，题堂联云："事可问心宁任怨，功难藉手敢辞劳。"

世次

《汉书·孔光传》："孔光，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孙也。"皆连身叙世次。《北齐·神武纪》："六世祖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湖生谧，谧生皇考树。"乃离身为六世。后人叙世次皆离身，如穆员、陈子昂、柳子厚、苏子美父志，称高祖上一世为"五代祖"、"五世祖"是也。

鼠

《尔雅》隶鼠于《释兽》，以四足而毛，谓之兽也。《埤雅》隶鼠于《释虫》，以其为穴虫之长也。鼠之种见于《尔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异种者为鼹鼠，一在寓属，一在鼠属。有与鸟同穴者为鼵。至《释鸟》之鼯鼠，《释虫》之鼠负，则与寓属之鼹鼠，皆名鼠而实非鼠矣。

唐明府

吾里唐明府炳，由庶吉士改官桃源县令，殁后有挽之者云：“天上谪仙，此去依然参桂署；人间隐吏，今来何处问桃源？”人皆称其雅切。

戴孝廉诗

杭州戴孝廉兆元工诗，嘉庆戊辰会试，诗题“天临海镜”，友人某以病倩戴代作，诗起联云：“善纳真如海，能容即是天。”以是获售。而戴竟不第，坎壈终其身。

沈胎簪诗

同邑沈胎簪大令淮，受业于先君子。工篆刻，能诗，以拔贡官山左。惩胥吏之弊，赋《感事》诗云：“为宰百事难，尤难在胥吏。以彼阅历深，况加嗜欲蔽。奸猾本性成，乘间工窥伺。翻案或缘情，见利岂思义。譬犹虎而冠，出柙人争避。去诈复去贪，要在能驾驭。苟能烛其奸，尽法无轻恕。安得清风来，好驱大暑去。”言之可谓深切。又有《扬州杂诗》云：“一椽遗宅没寒芜，澜息波平井已枯。三月烟花春似海，更无人问董江都。”“香漂粉泊怅无家，啼遍垂杨剩暮鸦。一赋芜城已凄绝，不堪更访玉钩斜。”绰有情味。

葛壮节公骈语

葛壮节公以水师起家，擒斩海盗，不遗余力。尝伪作商舟以诱贼，屡获巨寇，贼惧，为之谣曰：“莫逢葛，必不活。”官镇海总兵时，巡洋劳瘁，感暑，卧病甚剧。时闻闽省盗船百余拦入浙海，大府

檄公率三镇兵船总巡。公力疾前往，先以书驰告曰：“寸心自誓，期尽瘁以事君；一息尚存，敢偷安而负国！”时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将时，会稽宗涤楼侍御稷辰赠联云：“武穆两言，不爱不怕；文成一诀，即知即行。”公尝手书一联揭于治事之堂，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诚；任事惟忠，决机惟勇。”并自作擘窠大字，颜其堂曰“威惠”，论者谓能不负所言。

上官皇后

《汉书·外戚传》：“孝昭上官皇后立十年，昭帝崩，昌邑王贺即位，尊为皇太后。贺废，宣帝即位，为太皇太后。”是时后年仅十五耳，而有太皇太后之称，乃史册所未有也。《纲目》书后立时年五岁，与《汉书》不符。按：后立于昭帝始元四年戊戌，崩于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年五十二。以此推之，自应从《汉书》六岁为是。《汉书》又曰：“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此“四”字当是衍文。

避讳

古来避讳改字，至今尚有沿用不变者。汉吕后名雉，改为野鸡；梁武帝小名练，改练为绢；唐高祖之祖名虎，改虎子为马子；太宗名世民，改民部为户部；吴越文穆王名元瓘，改一贯为一千；宋英宗名曙，改薯蓣为山药；宋寇莱公为相，诸司公移避其名改为准。地名尤多，吾浙虎林，以避唐讳，改称武林；嘉禾，以避三国吴太子名，改称嘉兴；括州，以避唐德宗名，改称处州。其他更难悉数。

劫寨

守城者必劫寨，昔人之言当矣。今为广其旨云：御敌者必用侦，诱敌者必用伏，攻敌者必用间。古人制胜之术，大率如斯。

明阉祸

江阴杨大令宁谓有明一代，如王、汪、刘、魏，其害固不可容言，其余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阉人者。按：《明史》载永乐三年，命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命内官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址；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因谓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然则明之祸莫甚于宦官，而宦官之祸，实基于太宗也，安得谓其不任阉人哉！

吴中行

吴中行劾座主张居正得直谏名，然终不可为训。流及既衰，遂有阉党御史智铤受业赵南星门，而疏诋南星为元恶者。

经学理学

言经学者，宗宋必斥汉；言理学者，宗程、朱必斥陆、王，何见之小耶！试观本朝孙夏峰、汤文正，理学皆宗陆、王，而未尝悖圣道也；东吴之惠氏、东浙之万氏，经学皆宗汉，而未尝悖圣教也。譬之登山者，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远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迷于所往，则固殊涂而同归也。

柳仲涂作铭

柳仲涂为其外祖父伊阙县令太原王公作墓志铭，其文首纪葬之年月与地，末纪名字三代与卒年，中叙事实，则全述其舅氏信诏之言，盖仿昌黎《襄阳卢丞墓志铭》述其子之语、《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述其妻之语例，乃变体也。铭语亦简质，云："男贤若父，女贤若母。斯焉为谁，柳开外祖。名兮传于世，骨兮归于土。洛水邙山，千秋万古。"

刘轲

唐刘轲行藏最奇，初为僧，继为道士，后进士登第，以能文章名。所作《农夫祷》有云："农人不饥而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语特精妙。轲为僧时，因葬遗骸感梦而精儒学，策名任史官，见《南部新书》。

斛铭

常熟蒋雨亭制军陈锡之父侍御伊，尝铭其斛曰："出此入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殛其人。"制军谨守家法，凡遇迁除，辄蠲佃租。外叔祖周葵园先生以清收租斛内嵌木一方，视他斛减二升，刊字于木曰："少收几粒，多收几年。"至今遵用之。

养一斋诗话

诗话类取近人之诗，易涉标榜，惟山阳潘彦辅孝廉德舆《养一斋诗话》尚论列代，至明而止。其论悉禀圣人诗教之旨，以心术行谊为本，以气骨韵味为主，近时诗话，当以此为首矣。略识数则于左："《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饾饤浅尽而已。""学诗当先求六义，唐以前比兴多，宋以来赋多，故韵味迥殊。""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余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媟之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虖！此岂性情也哉？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强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诗之螟螣也。'性情'二字，颇不易言，更勿误认。""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吾取虞道园之诗者，以其质也，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竹垞、归愚选明诗皆及亭林，皆未尝尊为诗家高境，盖二公学诗见地，犹为文采所囿耳。"

龙井寺

西湖龙井寺重修于乾隆二十六年，明年仲春，高宗纯皇帝敬奉慈舆，省方南服，驻跸湖滨。旬日之中，翠华四至，亲洒宸章三十有一，自来名胜莫之能比，见于浙江巡抚庄有恭碑记。余于咸丰元年重

九日往游，寺宇全圮，残碑断碣，偃仆荒草间，仅存秦淮海祠庑三楹，壁间刊《龙井题名记》及无锡秦小岘侍郎瀛一跋一记、谢蕴山中丞二诗。因恐数年之后并此亦毁，急录之以备湖山掌故。跋云："谨按：始祖淮海先生以宋元丰二年至杭州，与龙井僧辨才善，有《龙井记》、《龙井题名记》，并见集中。元丰二年己未至今乾隆六十年乙卯，阅七百十有七年，而瀛以备兵浙西至龙井。《龙井记》故米襄阳书，今壁间碑石乃明华亭董文敏仿米书补书者。《龙井题名记》则寻觅不可得。瀛既属长洲周瓒敬摹先生像，选工上石，并补录《龙井题名记》。镌像后，付龙井僧嵌置寺壁。无锡裔孙瀛谨识。"记云："龙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龙井著也。辨才居龙井何以著？以余远祖淮海先生为辨才作《龙井记》者也。先生以绍圣初，尝由国史院编修出为杭州通判矣，而其与辨才往还，则在元丰二年。时先生方自淮如越省亲，过钱塘，与参寥访辨才于寿圣院之潮音堂，憩龙井亭，据石酌泉，为之题名，又为之记。乾隆乙卯春，瀛监司浙右，过龙井，既尝摹先生像，并补书《龙井题名》，镌诸石，嵌龙井壁间。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气节与苏文忠略同，两公于杭皆有遗迹，今文忠与李邺侯、白刺史、林处士并祀孤山，称'四贤'，而先生则无有祠而祀之者。龙井故先生旧游处，不可以无祀。爰于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则以辨才祔焉。瀛尝按先生游龙井，与辨才善，旋别去。其后先生倅杭，在绍圣初，辨才示寂于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殁，而龙井之名犹特以先生与辨才而著。圣天子时巡莅止，亲洒翰墨，天文炳煜，照耀山谷，盖贤哲之流风远矣。龙井故在风篁岭上，俗称老龙井，今龙井距风篁岭半里许。所谓寿圣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即道贬处州，是以无政迹可见。今栗主称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尝奉有倅杭之命，则从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庆元年十二月朔日。董其役者，前浙江临海县知县无锡华瑞潢、龙井僧广浩。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无锡裔孙秦瀛撰，翰林侍讲钱塘后学梁同书书。"诗云："'杖策呼龙伴夜吟，挥毫对客听潮音。封侯那敌识苏面，说偈同来印佛心。淮海无双推国士，衣冠中岁宴琼林。倚笻久作归欤想，篁岭风泉托意深。'被谪杭州又处州，觚棱十载梦仙游。熙丰绍

复怜诸老，党籍迁移到远陬。乌鹊栏杆人去后，古藤花影月明秋。雨深溪路黄鹂语，仿佛先生在上头。’丁巳夏日，谒少游先生祠二首，南康谢启昆。”

芗畇公挽联

先君子芗畇公讳元锜，生于先大父秋畦公临海县学官廨，时乾隆辛丑年也。道光己亥，以湉司铎台郡，迎养署中。先君子精八分书法，求者坌集，应之不倦。性嗜花，栽植盈庭，四时灿烂不绝。兴至，则纵游岩壑，或与二三朋好瀹茗衔杯，优游永日。与人仁恕诚恪，周急惟恐不及。甲辰九月，以中风疾弃养，台人士吊者皆哭失声，投赠挽联，录其尤者于左。山阳郭太守恒辰云：“鳣舍怡情，看三径香多，省识人如菊淡；鲤庭侍养，怅六年吏隐，遽闻诗咏莪哀。”长白双协镇德云：“七十载德望常尊，子舍衔鳣，济美克成名进士；万八峰吟踪重到，仙区化鹤，归真定列上清班。”武进冯明府翊云：“鹤俸慰桑榆，台岳重游，六十年前来处去；鲤庭茂桃李，楹书可读，五千言在殁犹存。”萧山张学博锡戊云：“名成鲤对，诰锡鸾封，最惬心镜水辞官，先君子于戊戌岁摄会稽县学事。霞城就养；闲即栽花，病还作草，忍撒手金英正放，墨渖犹浓。”临海傅学博兆兰云：“阅历遍名区，玩水登山，七秩精神欣矍铄；笑谈聆讲幄，栽花赌酒，五年杖履忆追陪。”临海洪明府瞻陛云：“随宦海为汗漫之游，樽酒常携，中圣中贤，无非乐趣；就禄养于降生之地，名山久住，是仙是佛，合有前因。”同里孔宪采填讳。

竹杖浸厕

刑伤，饮小便止痛解毒，获效最神。秀水诸襄七宫詹锦之先人有

为县吏者，悯刑人之痛苦，每竹杖必浸厕中，久而后用之，如是者数十年。迨宫詹显达，人咸谓因是得报。

九言联

九言挽联难得佳者，尝于仁和陈子诚茂才世敬家见其尊人座联云："蒙二爻，以子克家为吉；箕五福，得考终命而全。"用经语妙造自然。

妆域

杭堇浦太史《道古堂集》有《妆域联句》诗并序云："妆域者，形圆圜如璧，径四寸，以象牙为之，面平，镂以树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龙蟠屈状。旁刻'妆域'二小字，楷法精谨。当背中央凸处，置铁针，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针卓立，输转如飞，复以袖拂，则久久不能停，逾局者有罚。相传为前代宫人角胜之戏，如《武林旧事》所载'千千'、《日下旧闻》之'放空钟'之类。盖藉以销吹花永昼，题叶间思，所谓妆域者也。"诗长不备录，摘其中间十韵。云："乌三匝未栖，蕉百回仍剥。"赵信意林。"蓬卷无根株，涡洄乱清浊。"沈嘉辙栾城。"徐时影缤翻，急处势腾踔。"吴焯尺凫。"气渴犹蚁旋，局残屡鹤啄。"赵昱功干。"文窗纷合围，红袖竞关扑。"嘉辙。"快夺金百镒，偏输玉双珏。"信。"回肠托防闲，匪石谩谣诼。"厉鹗太鸿。"拢髻婢争看，扶腰女初学。"嘉辙。"眉颦侧轻钿，臂瘦动宽镯。"世骏。"人语喧行廊，花光扬绣桷。"焯。摹写情状绝佳。

观龙舟诗

嘉庆间，御制《观龙舟》诗，命诸祠臣赓和，皆为“水嬉”嬉字韵所窘，鲜有合作。钱塘陈荔峰师嵩庆和句云：“四海鱼龙呈曼衍，九重珠玉戒荒嬉。”盖是日方以《崇俭黜奢诏》宣示中外，故诗意及之。睿皇帝大称赏，谕为诸诗之冠，由是宠眷有加，遂跻卿贰。

归去来辞序

陶靖节《归去来兮辞序》一百九十八言，叙次详尽，语朴旨深，有此辞必有此序，而其美始全。近世坊本往往芟去不刻，谬矣。

顾横波小像

程春庐京丞博雅嗜古，所蓄书画甚多。余曾于其侄银湾参军世樾处，见顾横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祯己卯七夕后二日，写于眉楼，玉樵生王朴。”左方诗二首云：“腰妒杨枝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淮南龚鼎孳题。”“识尽飘零苦，而今始得家。灯煤知妾喜，特着两头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灯下，眉生顾媚书。”

一字师

李绅吏正叔孙婼之婼读为敕咎反之误。杨廷秀吏正干宝为于宝之误。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嗣立“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作“信”。皆所谓一字师也。他若范文正公《严先生祠

堂记》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宋省试赋题“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满场皆曰“诣南门而听焉”，惟魁多士者改“诣”为“出”。王贞石《御沟》诗：“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贯休改“波”为“中”。任翻《题台州寺壁》诗：“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有观者改“一”为“半”。陆举之“岩边桂树团丹雾，石上苔花阁绿云”，王荫伯改“团”为“生”，改“阁”为“动”。张虞山养重“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王渔洋改“增”为“生”。陈香泉奕禧“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改“峰”为“山”。是亦于一字分工拙也。此类尚多，未遑悉载。

千字文

周兴嗣《千字文》，今之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取其字无重复，且众人习熟，易于检觅也。雍正元年，礼部议准，乡、会试朱卷字号，将《千字文》内不佳字样拣去荒、吊、伐、罪、毁、伤、悲、虚、祸、恶、竭、尽、终、贱、离、颠、亏、疲、逐、邙、惊、坟、弱、倾、困、灭、弊、刑、剪、杳、冥、黜、讥、极、殆、辱、耻、逼、索、寂、寥、散、累、遣、戚、凋、委、落、宰、饥、厌、故、祭、祀、颡、悚、惧、恐、惶、骸、垢、骇、诛、斩、贼、盗、捕、叛、亡、魄、孤、陋、寡、愚、诮共七十五字，又亚圣孟子名应避，及数目四、五、六、九等字与号数复，亦皆勿用。余按：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以千字文编页，改“祸因恶积”为“禄因功积”，盖亦以字之当讳而易之也。

刘太史诗

阳湖刘芙初太史嗣绾，天才藻发，早岁入成均，与莫宝斋侍郎齐名。年过四十，始以第一人捷南宫，朝野皆以大魁期之，而刘则以闱作未佳惭憾成疾，殿试时，书卷潦草，遂不得鼎甲。所著《尚绸堂诗集》，佳句如“江远全浮树，山低半入城”、“霁雪他乡树，春灯独夜船”、“野水自成渡，乱峰争入楼”、“江上春阴孤店外，客中寒食百花前”、“好春似水难消劫，名士如花易散场”、“梦来好夜连天远，情到中年比海深”、“棋局在心还敛手，酒杯如影不离身”，吐属隽妙，不愧名士风流。刘久困名场，羁旅漂泊，感慨无聊之意，悉寓诸诗，如“身世漫将书慰藉，姓名都与刺消磨”、“全家别后贫兼病，独客归来哭当歌”、“琴余焦尾声都死，烛烬伤心泪亦干”、“生原有恨偏同世，归已无聊况异乡”、“万念总由蚕自缚，一生只有蠹相怜”，情辞悱恻，读之尤令人辄唤奈何。

姚明府

道光庚子，英夷陷定海，邑令姚履堂怀祥赴水殉难。越九年，其友谢厚庵参军兰生，以明府分校时蓝笔所作诗刊石吴山祠中，杭州太守徐信轩先生敬为作启征诗，词气雄壮，结段尤佳，云：“当夫神祠月黑，山阿雨来，远闻鹤笙自天而下，明府披上清之法服，驾逍遥之云车，陟降在庭，摩挲片石。灵旗东指，茫茫怒涛。戍鼓无声，妖烽绝焰。叹葬身之得所，吾从冯夷；听招魂于异乡，谁非宋玉。邈彼英爽，庶几乐胥。呜呼！颜鲁公握拳透爪之气，早知在《争坐位》间；岳鄂王怒发冲冠之词，宜对峙栖霞岭上。”

思忠录景忠录

参军又纂《思忠录》、《景忠录》，表扬死难诸人，钱警石学博为题长歌，叙述甚详。其辞曰："谢君昔日曾从戎，军门论事惊凡聋。有手恨不能杀贼，濡染大笔思劝忠。凡死夷难尽著录，托始吾浙之甬东。姚知县，怀祥，福建侯官人。全典史，福，甘肃人。李县丞，向阳，云南昆明人。先后死。朝廷重寄果何人，漫言死职无文臣。不见乍浦同知韦逢甲，山东人。上海典史杨庆恩，山阴人。与夫运饷知县颜履敬，甘肃人。皆不避贼图生存。事闻荷褒恤，乃共武臣死难同荫其子孙。武臣首数陈提督，化成，同安人。吴淞作镇若山岳。壮哉至死犹横矟，从之死者有六忠，韦印福、钱金玉、龚龄垣、许林、许攀桂、徐大华，皆领官兵，亦与其难。娄县廪生杨秉把撰《六忠传》，厚庵云尚有外委姚雁宇。不愧将军之部曲。厦门与虎门，大角连沙角。闽粤诸将多死绥，提督关天培，总兵江继芸祥福，三江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鹤举。后来甬上四镇亦卓荦。寿春总兵王锡朋、处州总兵郑国鸿、定海总兵葛云飞、狼山总兵谢朝恩。更有朱家父子兵，金华副将朱贵及其子昭南。大宝山头在慈溪县。死尤酷。死虽酷，功实多。从死之士卒，其名亦不磨。所惜张总戎，朝发。功罪犹殊科。同时有直笔，若文若诗歌，谢君一一勤搜罗。天知谢君剧好事，先遣收藏棘闱字。乙未乡试，厚庵从事外帘，姚公怀祥以分校蓝色笔写字赠之。异时摄职之永嘉，突兀堂前见题识。葛公云飞楹联在瑞安副戎署，厚庵手拓，与姚公遗墨同征题咏。完人遗墨得合并，力透纸背想忠义。更教华盖谒双忠，陈忠毅公丹赤、马忠勤公琛，同死耿精忠之难。马公之侄颖姿、家人张亦宝亦死焉，有祠在温州华盖山。吊古伤今同一致。同官率钱新崇祠，碑传遗文急编次。先人纪录有《思贤》，厚庵之先横山先生应芳，有《思贤录》，记宋道乡邹公事。续以《景忠》《思忠》可连类。开缄字字光芒寒，读之使我惨不欢。粤西方探赤白丸，愿以此激壮士肝。呜呼小丑勿蔓衍，即日荡平罢征战，安良除暴赖郡县。岂无治行称最善，请君更补循吏传。"

徐阮邻师诗

徐阮邻师以名孝廉出宰秦中，大吏皆刮目相待。擢阶州牧，解组归，林下优游，娱情诗酒，著有《抱碧堂集》行世。诗尤长于七言律，句如《秋感》云："百虫愁语古今感，一笛凉生天地秋。"《由汜水抵巩县》云："阴谷双轮雷入地，颓崖一线井窥天。"《山行》云："树颠野戍云拦路，山罅人家石筑门。"《初冬石嘴山旅夜》云："十月苦寒边地早，一樽清话故人同。"《游拙政园》云："四围花溆鸥眠艇，一径松阴鹤候门。"《寄怀吟谷叔豫章》云："九派江流归棹远，一春柳色小楼多。"清华流逸，不愧作者。又《江船杂咏绝句》云："江回滩绕百千湾，几日离肠九曲环。一棹画眉声里过，客愁多似富春山。"情味绝似渔洋。

李芝龄师诗

李芝龄师于嘉庆丙子年继汪文端公来浙视学，秉文端公之训以衡文，一时名士皆荷裁成，无沧海遗珠之憾。公莅浙时赋诗云："诏持使节莅南邦，紫塞迎銮荷泽庞。天语宠褒文第一，九日，喀喇河屯行宫召见，奉有"考试差第一，往视浙学"温旨。师恩泣感士无双。辛酉选拔，师为嘉善钱黼堂先生，曾以"国士无双"命题。兹行过师故里，不胜知己之感。搜才期副丹宸望，上有"浙江人文渊薮，当取有用之才"之谕。继响难赓《白雪》腔。时接汪瑟庵师之任。五夜霜钟催早发，扁舟寒雨下吴江。""秦、黔万里捋吟须，况此名山似画图。得友更欣逢白傅，时同年吴棣华廷琛守杭。无诗或恐负西湖。淡妆浓抹皆奇格，秋实春华总奥区。多少楩楠期入贡，肯遗大泽夜光珠。"情文斐娓，迄今士林犹能诵之。

元骈体文

元骈体文不及宋人之精警，而炼词工雅，亦有足采者，兹就《文类》中摘录以识其概。阎复《丞相阿朮赠谥制》起云：“边外开边，四达弗庭之域；将门出将，三持分阃之权。”姚燧《左丞许衡赠官制》起云：“天非继圣学之坠绪，则不生命世之大才；国欲与王道以比隆，肆用为烝民之先觉。”姚燧《耶律钧赠官制》起云：“臣克厥艰，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王构《丞相荅剌罕赠谥制》起云：“予故宣力于四方，所赖人才之协助；天不憖遗于一老，其何治化之成能。”程鉅夫《丞相卜怜吉封河南王制》起云：“抚帝业之艰难，爰思将帅；启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孙。”谢端《御史大夫相嘉顶利封谥制》起云：“列爵之等以驭贵，孰加于诸侯王；元勋之胄而象贤，宜膺于三锡命。”吴澂《谢赐礼物表》起云：“接地风云，际会亲逢于明主；丽天日月，照临远及于老臣。”卢亘《贺亲祀太庙表》起云：“九重御极，太平端拱于中天；万舞奏庭，顺礼告成于清庙。”虞集《贺正旦表》起云：“阳春发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会同，溥博如天之为大。”谢端《贺亲祀南郊表》起云：“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己之诚；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杨文郁《贺千秋笺》起云：“阳常居于大夏，方收养毓之功；震一索为长男，载启亨嘉之会。”姚燧《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阳王制》末云：“呜呼！何但上下床，尽余子可束之高阁；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于下泉。”王构《翰林承旨姚燧父桢赠官制》末云：“於戏！贞风千古，岿然不废鲁灵光；太史一家，嗣者无惭汉司马。”邓文原《许衡妻敬氏封魏国夫人制》末云：“於戏！夫妇相敬如宾，亦既追荣于偕老；公侯必复其始，尚其启迪于后人。”王士熙《太史令王恂赠谥制》末云：“於戏！元气所凭，不存亡于生死；九原可作，尚哀荣于始终。”徐世隆《贺东昌路平宋表》末云：“骏奔效命，正海内一家之时；虎拜扬休，上天子万年之寿。”邓文原《贺圣节表》末云：“广文王有声之诗，载歌

律吕；衍殷宗无逸之寿，虔祝华嵩。”

梁楚生诗

杭州梁楚生女史德绳，为冲泉少司空敦书之女，归德清许周生驾部宗彦。平生惟耽吟咏，著有《古春轩诗钞》。《即景呈夫子》云：“薄云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远天。”《送接山四兄之粤西任》云：“江山胜处诗尤健，儿女多时宦亦愁。”皆集中佳句也。

学医宜慎

程杏轩《医案》历叙生平治验，颇有心得。惟治张汝功之女暑风用葛根、防风等药，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络热开里窍之剂，而势益剧，变成痉症而殁。因谓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药。而不知暑风大忌辛温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风，劫耗阴津，遂至热邪入里。观此可见医学之难。忆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灏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见发热、恶寒、头痛，延同里某医治之。某医道负盛名，诊视匆遽，误谓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药二剂，而神昏肢冷。余时方自郡城归，更延茅平斋治之，以为热邪入里，用生地、元参、银花、连翘、竹叶等味，竟不能痊。人皆归咎于茅，而不知实误于某也。并记于此，以明学医之宜慎焉。

岳王祠联

岳王祠联云：“百战妙一心运用，两言决千古太平。”又云：“子孝臣忠，决战早成三字狱；君猜相忌，偏安还赖十年功。”又钱伯瑜中

丞联云："万里坏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搘半壁，伤心南渡君臣。"又王之裔孙镇南为浙江运使时，修葺祠宇，题联云："天章褒臣节，想当年竭力致身，忠孝兼全，万古精诚光日月；祖训衍家传，愿奕叶承先启后，蒸尝勿替，千秋俎豆炳湖山。"皆警策。

恽南田诗

武进恽南田格画花卉为本朝第一，而诗、字亦佳，时称"三绝"。所著《瓯香馆集》，佳作如《送江西罗饭牛》云："长天孤鹤又西飞，八月新凉到客衣。歌吹竹西留不住，满江秋月一帆归。"《湖上张李二子在闽南不至》云："十年吴客不闻箫，珠树三山入梦遥。秋到闽南人未返，愁心多作海门潮。"格韵俱胜。

评苏诗

苏长公诗才雄气豪，独有千古，然不善学之，每流于粗。纪文达公评公诗，针砭处切中要害，有裨学者，录数条于此。《南康望湖亭》诗："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评云："但存唐人声貌，而无味可咀，此种最害事。而转相神圣，自命曰高，稍或訾謷，辄嗤曰俗，盖盛唐之说愈多，而盛唐之真愈失。"《送范德孺》诗："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遥想庆州千嶂里，暮云衰草雪漫漫。"评云："太落送行诗窠臼，此真可赠遍天下人者。"《读孟郊诗》诗二首："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蟜，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

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不忧踏船翻，踏浪不蹈土。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纻。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评云：“即作东野体如昌黎、樊宗师诸例，意谓东野体我固能之，但不为耳。然东坡以雄视百代之才，而往往伤率、伤漫、伤放、伤露者，正坐不肯为郊、岛，少一番苦吟工夫耳！读者亦不可不知。”

铁画

芜湖铁工汤鹏，能揉铁作画，花竹虫鸟，曲尽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范之，悬于壁，或合四面成一灯，锤铸之巧，前此未有。汤殁后，其法不传，或有仿为之者，工拙悬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赋此有句云：“乍看似墨泼绢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风飘秀色动兰竹，雪摧老干撑松杉。华轩逼人有寒气，盛暑亦欲添衣衫。最宜桦烛晓春夜，千枝万蕊发翠岩。元明旧迹共谛视，转觉暗淡精神槭。”摹写绝妙。

沈观察

吾邑沈青斋观察启震幼时，父介亭封公庭光馆于外，母孔太恭人亲教之读。太恭人有《寄外》诗云“窗下看儿温《鲁论》，灯前教婢拣吴棉”及“夜枕先愁明日米，朝寒又典过冬衣”等句，皆纪实也。观察官运河，太恭人板舆就养，戒之曰：“毋虑不足而多取一钱，毋恃有余而多用一钱。”嵇文恭公韪其言，为题“慎一斋”额，观察即以名其诗集。集中佳句如“日影半窥树，山光高入城”、“夕阳孤鸟没，春雨一篙

深”、“僮沽酒去自磨墨，僧叩门来惟借书”、“疏雨断桥驴背酒，浅滩孤艇鹭傍灯”，皆有隽致。观察博学多闻，兼工尺牍。其幼子秀生乃暮年所得，冯星实鸿胪应榴以书贺之，观察答柬有云：“插成阴之杨柳，我本无心；画依样之葫芦，君其努力。”吾里北栅外分水书院为观察所创，地有三元阁观察手题联云：“天锡名山储二酉，人登杰阁兆三元。”

汤将军殉节诗

咸丰癸丑年二月十一日，金陵被陷，将军祥厚力战殉难，总督陆建瀛乘轻舆遁，为乱兵杀。时武进汤雨生将军贻汾寓居金陵，于城陷之次日赋《绝命诗》，投城北李氏园池死，年七十有六。遗命芦席卷埋竹园内，以手卷百余殉。后抛弃殆尽，诗、文稿亦散失，惟《绝命诗》为仆携出得传。先是，将军之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父荀业随任。乾隆时，林爽文之乱，父子同殉，邑人呈请敕建父忠子孝祠。将军以难荫世袭云骑尉，官至乐清协副将。工诗爱士，有古名将风。服官三十年，以病告归，居金陵二十年，将军尝题联于金陵所居之堂，为艺林传述：“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至是殉节，洵克绳先烈而不负国恩矣。其《绝命诗》云：“死生轻一瞬，名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将军之侄成烈刊以征诗，并次韵作《哀挽词》云：“授命临危日，成仁蹈义秋。全归能继志，绝笔见贻谋。矍铄心仍壮，沉埋骨未收。遗命以芦席卷埋竹园内。双思堂下水，清冷更何尤。”“陈书谈要略，公曾刻《金汤十二筹》诸书，去岁尝以战守灭贼诸略上书江督陆建瀛，恐贼有卒至江宁之势，陆笑而不用。擘画已经秋。保卫乘城绩，道光壬寅、咫夷犯顺，公与在籍绅士周开麒、蔡世松设保卫局，同心防堵，奉旨褒奖。艰危在野谋。燎原讵易扑？覆局竟难收。赫赫谁当路，能无众口尤！”陆帅自九江，一昼夜遁归江宁，安庆因之而溃，复撤采石扼险之师，师入城，金陵因之而

陷。“金陵龙虎地，一夕黯然秋。只有闻风遁，苏抚杨文定，先驻江宁，闻陆帅溃于九江，即日遁还京口，复遁江阴，镇江亦陷。曾无未雨谋。黄巾犹未合，赤帜已全收。白发丹心炯，身歼孰可尤。”“家国无穷恨，当兹多难秋。枕戈期遂志，投笔未成谋。莫泄心胸愤，何能涕泪收。从戎吾计决，报复庶无尤。”一时和者甚多，钱塘张一篪茂才炳诗最佳，附录于后：“碧血四十字，寒潭万古秋。林泉能赴义，忠孝故诒谋。尽室艰谁托，孤城黯未收。鬼雄知不瞑，迅望扫蚩尤。”“江南谁覆餗？众口自阳秋。尸有王彭祖，才无孙仲谋。邻防军太玩，逸老策空收。退舍帆何遽，翻难阻石尤。”陆帅自九江驶风，一昼夜退回金陵。“遂使窥三郡，徂春又及秋。金钱縻内帑，玉帐待成谋。孤愤敷天积，疮痍遍地收。却思筹十二，空忆策严尤。”将军曾刻《金汤十二筹》诸书，及防守事宜。“风雅思公昔，笏笪万个秋。壬辰之夏，曾乞公墨竹。宦从鸥比淡，田与鹤分谋。名有湖山识，忠皆翰墨收。男儿森大节，只字亦殊尤。”

金总宪论诗

仁和金桧门总宪德瑛，诗骨坚意警，不主故常。其评昌黎《桃花源图》诗云：“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如《桃源》，陶公五言，尔雅、从容、草荣、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诘不得不变七言，然犹皆用本色语，不露斧凿痕也。昌黎则加以雄健壮丽，犹一一依故事铺陈也。至后来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使拘拘陈迹，则古有名篇，后可搁笔，何庸多赘。诗格固尔，用意亦然。前人皆于实境点染，昌黎云：‘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议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执一

而不知变也。”观公此论，可知其诗得力之所在矣。

吴雪坡诗

同里吴雪坡上舍铉堂，少嗜为诗，出语清俊，以不善谋生，家计日窘。有友媚事显者，招之往，谓“从我游，则饶裕可立致”。吴力拒之，托《咏燕》以见志云：“社日重来觅旧巢，一双飞去傍花梢。莫夸王谢门庭好，恐被寻常百姓嘲。”晚年益肆力于诗，斗室酣吟，萧然自得，无儋石储不顾也。著有《弃余偶存草》，录其最佳者于左。《咏史》云：“小勇凭血气，大勇尚智谋。荆卿狗屠耳，翻与虎狼仇。覆燕不足惜，终负於期头。至今易水上，悲风常飕飕。咄哉张子房，乃欲效其尤。”《游硖石东西两山》云：“紫藤花外啼暮禽，碧云寺前数峰阴。云根倒插下无际，绝壑奔流泉瀑深。夕阳欲落犹未落，何处炊烟出茅屋。槎枒怪石立如人，一路寒声响丛竹。”《送儿》云：“我已无家别，儿今别更难。一身何处去，双泪几时干。世路风波险，年华草木看。此生须努力，菽水望承欢。”《秋海棠》云：“谁弹粉泪染猩红，蟋蟀栏边见几丛。绝色从来多晚嫁，休将迟暮怨西风。”

岳小坡诗

嘉兴岳小坡上舍廷枋，少有至性，尝剜左股以疗母病。后父病剧，又割股以进，病寻瘳。及父母殁，哀毁骨立，朝夕恸哭不已，闻者感叹。好读史，工韵语，尤长于七言。如《溪上晚步》云：“风定一蝉嘶独树，雨余双鹊立孤枝。”《舟中即景》云：“细草碧分游客路，远山青落酒人卮。”《忆凌镜蓉》云：“廿年孤馆诗人泪，万里浮云壮士心。”俱堪讽诵。

蒋礼山

临海蒋礼山明府履，以名孝廉官闽之德化县，有循声。调南平县，适台匪滋事，大师进讨，过兵络绎，供应不赀，遂致赔累。清查案起，名列亏项三等中落职，羁闽八年始释归。殁后，其友太平戚鹤泉教授学标为铭以哭之云："凤凰之出，为世文章。风雨冥晦，坠翮而伤。啁啁小鸟，得意方翔。仰首问天，其理茫茫。"蒋好吟咏，尝郊游得句云："疏竹曲通径，寒梅高过墙。"颇为时流所称。其寓闽中时有句云："妻子田园多割舍，未能抛得醉时吟。"可想见风趣矣。

舅氏周愚堂先生

舅氏周愚堂先生桢，幼即嗜学，尤好吟咏，尝赋《采桑曲》云："鸠声喔喔唤轻寒，泥滑青郊行路难。愁绝桑阴春欲暮，一痕浓绿上眉端。"人莫不赏其风韵。秋试不得志，援例入成均，应京兆试，题诗闱中云："鬻栗吹声急，谯楼漏已深。高堂千里梦，矮屋十年心。曙色明寒幙，秋香溢上林。良材焦尾识，莫谓少知音。"放归后，益肆力于诗。家居震泽之藕湖，有复古桃源洞，因绘图题诗见志云："我是渔郎惯招隐，桃源久住不迷津。"

字宜从今

钱唐古作"唐"，今之钱塘县作"塘"。荡阴古作"荡"，今之汤阴县作"汤"。纯留古作"纯"，今之屯留县作"屯"。酗古作"酗"，今之邠州作"邠"。茬平古作"茬"，又作"茌"，今之茌平县作"茌"。太山作"太"，今之泰安州作"泰"，非若太原、太平、太湖等之仍作"太"。

吴淞江作“淞”，今之松江府作“松”。载在舆图，达于寰宇，皆以从今为宜。

朱梅叔

吾里朱梅叔明经翊清，乌程籍。少擅才藻，有声庠序间。秋试屡见黜，感愤之思皆寓之诗。道光辛巳，鲲溟侄乡试俺得复失，因作《闺怨》诗，索同人和。朱有诗云：“传语长门姊妹家，漫题红叶寄天涯。苎罗村里如花女，犹向溪头自浣纱。”见者皆为阁笔。与张梦庐学博交好甚笃，无子，其女适梦庐之子榦斋明经光锡。妻卒后，孑然无家，遂依榦斋以老。尝赋《五十自述》诗云：“荒村风雪数归鸦，孤馆凄凉阅岁华。怅望千秋还着我，侧身四海已无家。酒浇竹叶都成泪，笑索檐梅幸有花。多谢孟公投辖意，不教萍梗向天涯。”其卒也，榦斋为之棺殓而无力营葬，其徒周莲史太史士炳与同人谋醵金助之，属余作启，曰：“盖闻自古皆有死，必藏幽而乃得所归；博爱之谓仁，能泽枯则其施更厚。是以掩埋之典，详于《礼经》；窀穸之规，载于《左氏》。俾蒿里荷慈云之覆，庶杨郊免暴露之悲。况夫望重师儒，生同乡国。缅其品而同殷景仰，述所遇而共切凄伤。生前之落魄无依，衔忧已极；死后之游魂未奠，饮恨尤深。如已故明经朱梅叔先生，幼秉异姿，长通群籍。才高命蹇，行洁途穷。六十年苦志怀铅，疗贫乏术；五千言遗书在箧，嗣业谁人？晚托婿乡，遽游仙岛。家无尺寸之土，族鲜期功之亲。未卜牛眠，莫崇马鬣。荒原萧瑟，犹淹两世之骸；浅土飘零，应堕九京之泪。在死者既难瞑目，惟仁人能不伤心。某等敬慕仪型，谋营兆域，祈舍金以布地，用集腋而为裘。幽灵克安，功德无量。惠及泉壤，永垂梓里之芳声；载之简编，可续麦舟之故事。”此举乐助者六十余人，集资百余金，遂并其父母妻之柩合葬于珠村，以其余资属榦斋存息，供岁时享祭焉。

题棺

德州程正夫自作一棺，题曰“休息庵”，作诗曰：“板屋萧然四壁周，愚人息矣圣人休。”山阳阮吾山司寇葵生自制棺，题诗其上，有“未死何妨暂贮书”之句。萧山汪龙庄大令治寿木，题前和曰“汪龙庄归室”，并作诗云：“平生愿力志全归，六十三年幸庶几。得到藏身须茧室，居然无缝是天衣。材从楚产缘非偶，制比桐棺魄可依。盖后何时真论定，硜硜素履任褒讥。”吾里徐瘦生茂才终身不娶，自署其棺曰“独室”，并题联云：“埋忧待荷刘伶锸，行乐先题表圣诗。”先君子芗畇公于台州购得嘉木，制为棺，题曰“止止居”，书联云：“一生倏忽少壮老，万事脱离归去来。”

关侍郎

仁和关云岩侍郎槐，官中书时，以善画供奉内廷。入词林后，直南书房，充《四库全书》提调官，兼武英殿提调。寓斋前植双松，中罗群籍，为退息之所。适赐诗有“松下敞书寮”句，因恭篆“松下书寮”四字为斋额。仪亲王赠诗云：“柳边归院金莲烛，松下仙寮玉局书。”梁文定公国治赠诗云：“青松白鹤望蓬莱，中有神仙读书乐。”皆纪实也。侍郎督学广东时，遵惠研溪先生之教，童子有能成诵《五经》者，为青其衿，士风翕然丕变。奏覆试童生加经文一篇，遂定为例。

江西三魏

明江西“三魏”：良弼、良政、良器，以道德著，新建人；本朝江

西“三魏”：伯子际瑞、叔子禧、季子礼，以文章称，宁都人。皆同胞也。良器有弟良贵，官最显，而黄氏《明儒学案》遗之。

明状元争夺情

明阁臣李贤夺情，罗伦争之而见黜；杨嗣昌夺情，刘同升争之而被谪。皆状元也，可为科目增光。张居正夺情，修撰沈懋学与吴中行、赵用贤谋，各上疏，吴、赵皆受杖去国，而懋学疏章为人所持，不果进，乃贻居正子嗣修书，又与工部尚书李幼滋书争之，遂引疾归。是亦可谓贤矣。

沈观察诗

沈莲溪观察少工《四子书》文，登第后，历中外三十年，名益重，年届六旬，遽乞归。怡情吟咏，诗不摹拟前人，而思笔超隽，迥轶凡近。《朱买臣墓》云：“城东抔土春草春，严将军墓近作邻。当年上书不报粮用乏，邑子一荐离风尘。布衣怀绶绶少见，守邸掾吏惊逡巡。但夸富贵耀乡里，无怪愚妇轻买臣。侍中素贵见陵折，床上小吏彼何人。恩仇报复祸亦及，悔不道中行歌长负薪。”《决计》云：“掉头决计出风尘，落叶朝衫脱有因。万事不关归里日，百年难得去官身。首回清渭思华省，道遇桐庐恋旧民。布袜青衫聊自适，豆羹芋饭未嫌贫。”《南中春暮》云：“乾坤到处斗戈铤，风景南中尚俨然。燕子梨花三月雨，河豚柳絮一溪烟。暖浮士女湔裙水，晴泛儿孙上冢船。只有老怀难自慰，朝朝北望寸心悬。”《无能》云：“已甘人笑百无能，风味萧闲亦自矜。菊影半窗留客酒，虫声四壁读书灯。少年偶作逢场戏，老去真如入定僧。若论文章身后事，胸中五岳尚崚嶒。”断句如《秋兴》云：“树高留月久，石瘦宿云多。”《夜坐》

云：“月明虫絮客，灯暗鼠窥人。”《怀苍石上人》云：“诗格瘦如藤络石，棋心尖似笋穿墙。”《山僧》云：“堕地虎须坚似铁，窥窗鬼眼碧于灯。”皆清隽可讽。

严伯牙诗

同里门人严伯牙鲆，比玉太守之长子也。从宦滇南，以县丞在滇试用。道光丙午，永昌郡回纥肆扰，上官命司军饷兼督乡勇助剿。时贺制军长龄巡察严密，不携驺从，突至营中，群僚皆以休暇他适，惟伯牙在焉，由是垂青，逾格以军功荐擢县令。伯牙娴于吟咏，在军中不废翰墨，到处留题。著有《餐花室诗稿》。《从军》云：“关门山色带斜曛，羽檄交催转饷勤。马迹千盘寻汉垒，蚕丛百里辟蛮云。枕戈易醒刀环梦，投笔犹争翰墨勋。早晚枚皋驰露布，铙歌归听瘴江渍。”《西征曲》云：“几堆白骨葬莱芜，是处青山叫鹧鸪。麦饭纸钱寒食雨，又添新鬼哭头颅。”断句如《呈少穆宫保》云：“年少自知更事浅，官卑愈觉受恩多。”《由宝宁调任荔波入都引见留别滇南》云：“一卷随身无长物，九州行脚笑粗官。”语皆清俊。

韬光

由灵隐至韬光，路约里许，石级三百余，山径曲折，沿路皆修篁密篠，浓绿杳深，醉人心骨。僧家以巨竹卧径侧引泉，相续不断，泉声丁丁然，静听移时，尘虑都涤。比至山颠，四望空阔，近挹明湖、之江，远望沧海，又别有一世界。庵中题诗甚多，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句，云“翠云入丛篁，赤城盘叠障”，正如登高而呼，俯视众山，皆培塿矣。

西山文集

学者编先正文集，往往搜罗散佚，以多为贵。然或不知简择，并存其酬应世故不甚经意之作，致贻后世口实。则虽意在表扬，适以累之。真西山先生以道统自任，而集中诗文往往推扬二氏。其为史弥远特授正奉大夫文，称其“宽宏而缜栗，刚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诚，足以卫王室；有亡身殉国之节，可以通神明”。又《金国贺正旦使人到阙紫宸殿宴致语口号》句合曲词，有“两国交驰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圣历从兹天共远，年年玉帛会枫宸”等语，皆为后人所訾，殆编集者疏于审别，不能汰其失欤！

干霍乱

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痧，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饮盐汤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症王宇泰《证治准绳》谓由脾土郁极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而吴鞠通《温病条辨》谓由伏阴与湿相搏，症有阴而无阳，方用蜀椒、附子、干姜等药。窃谓干霍乱亦如湿霍乱，有寒有热，当审症施治，不得专主热剂。吴氏书阐发治温病之法，辨论详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论尚局于偏，恐误来学，特正之。

石灰

《仁和县志》载，明成化时，湖墅凌知州煜家有一黄斑虎，自南河游至，投凌之后巷，诸门不闭，虎入据厅上，大吼一声，凌众破壁逃避，虎遂登楼。时凌之孙妇抱婴儿未起，虎偶捱壁，壁倒，适覆妇

身，不遭伤害。地方奔告有司，即召猎户二十余人擒剿，彼此相顾失色，无策可施。一老者令以石灰入稀布口袋，兼带竹缚火把，择轻健七八人升楼屋，揭瓦进日光，虎必仰首，即摇灰袋眯其目。继将火把下燎，虎必开口，随以坚利长枪入口内，不容转吮，乃呼众猎户登楼交刺之。如其策，果擒获，不伤一人，阱送官司，各受重赏。按：吾郡某典，亦尝以此法擒寇，乃道光年间事也。时方岁歉，劫掠时闻，典主预选众健儿守夜，并储石灰、刀械。一夜寇至，坏大门将入，众健儿出其不意，以石灰喷之，寇目皆眯，刀械齐发，遂被擒。

刘忠义

嘉庆十八年，直隶教匪林清谋逆，实赖陕西咸宁刘公斌首发其事，党与擒而期会误，得以即时戡定。公为滑县老岸镇巡检，勤其职，奸民畏之。尝饮聂监生所，酒半，私语公曰："是邑将有变，亟去官，可免。"时八月十五夜也。因时微行村落中，闻治兵仗声甚厉，侦铁工，具知贼李文成与林清首尾谋逆事，告守令，皆难其事，即讯铁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亲致之县。讯文成，折其胫。贼始与林清谋定九月十五日期，至是不及待，九月七日，夺城门以入。公时居典史署，闻变，即更短衣，持械出，遇贼于衢前，击杀二贼，子嘉善皆死。事闻，赠官知县，谥忠义，子宝善荫袭云骑尉，改文职为贵州某官。此事详见上元梅伯言户部曾亮《柏枧山房文集》，乃《圣武记》所未载者。

卷八

奔走

《诗》：“予曰有奔奏。”传、笺之义各不相合，正义乃强合之，既以“奏”为“宣布”之义，又以“奔走”之义属之，其说难通。传以为“喻德宣义”，于“奏”之义则当矣，而“奔”字难通。惟笺以“归趋”为义，其说最协，盖奏、走古本相通也。

名字沿误

汉司徒王况，或误作“玉”，当作王，音宿。王巾字简栖，作《头陀寺碑》，巾当作屮。唐倪若冰，或误作“水”，当作冰。宋米元章名芾，或误书“芾”，从亠巾，当作芾，从一巾，《说文》作“市”，古韍字。雁湖居士李壁，宋史误从“玉”，当从土，作壁。赵与褱，宋史误作“裕”，当作褱。元康里獿獿，《元史》误作“獿”，读若夔，当作獿，读若猱。又鲍照不当作昭，谢朓不当作眺，此类尚多。

芋

芋在处皆有，而蜀地尤美。王子渊《僮约》凡四言“芋”，曰“养芋”，曰“发芋”，曰“臛芋”，曰“窖芋”。盖物土所宜，言之不厌其详也。

三坟五典

三皇五帝之书，春秋时尚存，《三坟》、《五典》是也。秦以后无传，传者乃伪耳。嬴政之焰酷矣哉！

晁具茨诗

五言诗于第一字第三字读断，七言诗于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读断，晁具茨冲之集中恒用此体，如“四海皆行路，吾何必此途”，乃第一字读断也。“五十年升平一迷，都驱万骑出关西”、“金躞蹀微鸣蹑影，锦连钱不动追风”、“老去幽栖谁比数，传君诗一邑人惊”，乃第三字读断也。“出郭借人乘岂肯，自夸骑入大明宫”、“借有三千两钟石，定无八百石胡椒”，乃第五字读断也。

文终文质

谥以文称者至多，而谥文终者惟汉萧何，谥文质者惟宋罗从彦。宋钱惟演初谥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二字亦史册罕见。

古今人表

《汉书·古今人表》，后人多以疏舛訾之，惟钱氏大昕谓其“列孔子于上圣，颜、闵、子思、孟、荀于大贤。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降居中等。孔氏谱系具列表中，俨然以统

绪属之。其叙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论语》二十篇中人物悉著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后儒尊信《论语》，其端实启于此”。梁氏玉绳复为之考，且谓“别于九品，确当为难。毫厘之差，诚所不免。而屡经传写，紊脱尤多，非尽班氏之咎”。按：《人表》自三皇迄秦，圣智贤愚凡二千百十三人，后世藉以考鉴得失，可为法戒之资。唐韩佑仿之作《续古今人表》十卷，惜不传。顾氏栋高作《春秋人物表》，分贤圣、纯臣、忠臣、功臣、独行、文学、辞令、佞臣、谗臣、贼臣、乱臣、侠勇、方技十三等。又《列女表》分节行、明哲、纵恣、不度三等，品核较精，然采列未备，视《人表》体例有殊。修史者诚能循班氏之轨，辨析九等，代系以表，俾一朝淑慝之分犁然显著，不有裨于劝惩之道欤！

药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陈亚之喜赋药名诗。药诗者，始于唐人张籍，有‘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下枝’之诗。人谓起于亚之，实不然也。”余按：梁简文帝集中有药名诗，如“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等句，是药诗亦不始于张籍矣。

二母知人

王珪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母李尝曰：“而必贵，然未知所与游何如人。”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大惊，敕具酒食，欢尽日，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潘孟阳母，刘晏之女。初，孟阳为户部侍郎，刘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刘视之，喜曰：“皆尔俦

也，不足忧矣。向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刘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二母知人，一信之于未达之前，一察之于既显之后，其识鉴皆不可及。

马

十二生肖中，兔、蛇、猴皆不入卦象，凡言虎之卦三，履、颐、革。而说卦不及焉；言马者八卦，坤、屯、贲、大畜、晋、睽、涣、中孚。而说卦取象，且有三卦，乾、震、坎。知马之为用广矣。

李德裕张孚敬

李德裕以荫入官，乃抑进士科；张孚敬登第，在部观政，迨议大礼，擢学士，诸翰林不与并立，后乃尽黜翰林官。视古大臣忘私进贤，盖迥殊矣。

拟旨

明仁宗时，夏忠靖公原吉拟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问公，公曰：“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专，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则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旨哉言乎！宜至今因之不改也。

荀崧女

荀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崧小女灌年十三，率

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诣平南将军石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访遣子抚率三千兵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奇节如此，纪载罕有，惜《晋书》仅志此一事，而不详述其生平。

翃字

《丹铅总录》谓："后周皇后服制：受茧则服鹜衣，听女教则服鹑衣，归宁则服翃衣。鹑、翃字惟见此，盖苏绰所制也。"余考"翃"字，字书不载，而"鹑"字则见于《尔雅·释鸟》，云："鞬雉，鹑雉。"注："今白鹑也。江东呼白鞬，亦名白雉。"宜云翃字惟见此，乃合。

鸠槃茶

《太平广记·夫为妇吹火》诗："吹火青唇敛，添薪墨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茶。""鸠槃茶"乃佛经语，或作"拘辨茶"、"究槃茶"、"恭畔茶"、"弓槃茶"，皆一也。言瓮形似冬瓜也，以是为喻，状其容之丑也。前乎此者，《庄子》有之，云："瓮瓮大瘿。"

独寝不惭于魂

刘勰《新论》"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盖本《晏子春秋》"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魂"字实胜"衾"字。

四字异体

四字异体而音义皆同者，惟麤、粗、觕、麄。麤，古麄，俗粗、觕通用。

杨修刘显

魏武题“活”字于门，杨修知其嫌门阔；又题“合”字于酪杯盖头，杨修知为“人一口”。梁武署沙门讼田者曰“贞”，而刘显知为“与上人”。二子之才隽矣，然卒为所忌，聪明何可恃乎！

乌程三相国

明季乌程有三相国，所居相距不过九里，时有“九里三阁老”之谣。朱文肃公国桢倡“均徭”之议，东南大水，又请改折，德泽及人，乡邦推重。沈㴋结纳客、魏，温体仁奸私误国，闾里羞称之。三人皆载《明史》，而府县志列传独详文肃事实，沈、温则讳而不书。肆志一时，陨名千载。呜呼！此亦足以为鉴戒也。

孔子弟子考

朱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谓“欧阳子有言：‘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试稽之《论语》，所云‘门人’，皆受业于弟子者也。‘颜渊死，门人厚葬之’，此颜子之弟子也；‘子出，门人问’，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又‘门人不敬子路’，此子

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曰：‘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此子贡之弟子也”云云。然予观《论语》，“童子见，门人惑”，此当为孔子之弟子，不得谓是孔子弟子之弟子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此当为子夏之弟子，不得谓是子夏弟子之弟子也；“孟子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此当是孟子之弟子，不得谓是孟子弟子之弟子也。以此证之，朱之说岂其然乎？

久任

牧民官必使久于其任，而后与民相习，得以尽抚绥之略。明兴百余年间，澄叙官方，勤求上理。居职最久者，如赵登知湖州府，自宣德至正统十七年。刘纲知宁州，由建文二年进士，官府谷知县迁擢，在宁州三十四年。吴祥知嵩县，自永乐至宣德三十二年。中叶以后，此风渐渺，吏治亦不如前矣。

名号谥

尧、舜、禹称名，汤称号，文王、武王称谥，由质而文，即此亦可觇世运。

田田钱钱

女子双名最多，独辛稼轩妾田田、钱钱，因其姓而名之，与其他双名者异。

誊录

浙人乡试，每以金贻誊录手之善书者，潜递关节，属其誊卷，朱色鲜明，字画光整，易动阅者之目。亦有已获科名者，贪得厚利，冒应是役，甚至私携墨笔，点窜试文，中隽则可得重酬。此风始自绍兴人，沿及诸郡。道光丙午秋试，士子一万一千余人，其不购誊录者只三千余卷，仅得售三人。盖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识为苦，辄屏弃不观也。犹忆壬辰榜后，谒见房师乐平齐星舟先生双进，嘉庆丙子举人，官终石门县知县。先生谓："汝文佳而字体模糊，耗我半夜心力始能辨晰。尤赖主司爱才，取墨卷校对，方得入彀。"尔时购誊录者未多，而弊已若此，幸遇乐平、山阳、天津三先生，不致摈弃，知己之感，毕世勿谖也。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矣"，王氏谓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包氏谓荷蒉、荷蓧、仪封人、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程伊川又谓"作者"之谓圣，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是也；袁俊翁《四书疑节》则谓专指当时而言，宜主包氏之说，特封人本以得时行道为心，初不与彼六人同行，当以微生亩易之。此说创而实确。

扬无咎

杨姓皆从木，惟宋清江扬无咎祖汉子云，从扌不从木，二千年来典籍中不多见也。

乡会试题

乡、会试题，首题《论语》，则次题为《中庸》，首题《大学》，则次题为《论语》，三题《孟子》，此定例也。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以无《论语》题，主试皆获谴。吾浙乡试出《大学》题，闱中必有火灾，故老相传康熙初三次皆然。康熙癸卯首题“生财有大道”一节，壬子首题“如切如磋”六句，庚午首题“无所不用其极”。自是以后，浙闱不复出《大学》题，盖沿以为例矣。

奇名

明番禺罗宾王官南昌府同知，罢归，筑哭斯堂于里门，此堂名之最奇者。吾邑冯学博嗣京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意，筑别业曰大悲庵，此庵名之最奇者。朱竹君学士视闽学时，令士子人采一石，筑亭署中供之，各镌姓氏于上，颜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最奇者。洪洞范鄗鼎所著杂文名《草草草》，此书名之最奇者。

宋觕山诗

宋觕山大令，乾隆戊申孝廉，中岁宰扶风，七载即挂冠归，著有《红杏轩诗钞》。其宰扶风时，案牍之暇，不废吟咏，所赋《小游仙》诗有云：“本是瑶池会上仙，浣纱小谪玉河边。自言爱女佳期近，又索黄姑助嫁钱。”“暂插朝天白玉簪，归来依旧捣双砧。七襄任汝纤纤手，争奈银河负债深。”“甫报瑶池桂树秋，武皇又作绛河游。上清毕竟论门第，怪道登仙总姓刘。”“漠漠春阴淡淡烟，扬州未到早

腰缠。早知驾鹤飞升易，悔读《黄庭》五十年。”盖皆有为而作。断句如《陈思王墓》云：“奸人有后天难问，才子封王福未悭。”《虎丘》云：“庑下千秋高士少，水边三月丽人多。”亦研锤入妙。

李鹤杉

李鹤杉学博博闻强识，才藻富有。小试以《长鬣呼余皇赋》受知于学使李芝龄师，入邑庠第一人，称为李长鬣。道光甲午闱作，为副主试歙县徐廉峰太史宝善所赏，而正主试以次艺犯下，黜之。“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题文用“血气”二字。旋于乙未获隽入都。太史招之往，使在弟子之列。李献诗有“名倾元叔登朝日，恩感昌黎荐士年”之句。寓都门，得诗盈箧，编为《北行草》。其赠《端木鹤田舍人》一律最佳，诗云：“岁星游戏住人间，车马盈门自闭关。一架藤花留散吏，舍人寓寄园紫藤精舍。十年薇省话清班。海隅应诏恩原渥，日下雠书老未闲。料得韦编三绝后，舍人著《易指》已刊。等身事业付名山。”

迁居诗

舒铁云孝廉寓居吾里乡思桥，偶与友人书云：“比张融之居建业，彼尚多此一舟；若相如之返成都，我并无其四壁。”沈青斋观察见之，即以南花桥老屋借居，且寓书曰：“但住无妨，且行弗顾，所望泥金之捷先贲蓬门耳。”舒因赋诗以谢，有云：“南花桥头秋水绿，扁舟愿写移居图。移居之图尚可写，羌此高义今则无。”时乾隆甲寅岁也。

父子能诗

宋浦城詹应之慥、詹元善体仁父子能诗，厉樊榭《宋诗纪事》皆遗之。应之《寄胡籍溪》诗云：“雨过溪头鸟篆沙，溪山深处野人家。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光到楝花。”《春怀示邻里》句云：“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声燕作家。”元善《幽居》诗云：“投老安闲世味疏，深深水竹葺幽居。床头昨夜风吹落，多是经年未报书。”风致俱妙。

彡石公诗话

先伯父彡石公《诗话》谓：“吴穀人祭酒深于友谊，少与沈臞莽交最笃。臞莽病剧，适自严江归，急往视之，但及一执手而已。因哭之以诗曰：‘我作孤游君独愁，独愁春去又成秋。半年怆我方归棹，一病闻君已卧楼。旧事可怜如梦过，轻帆幸不被风留。只争片刻犹相见，得见能教不泪流？’清空一气，读之凄惋。今观全集中所刊，已皆改易，云：‘无限凄凉对素琴，曾于贱子托知音。友朋实有家人意，风雨宁渝生死心。独立无端斜照冷，此情千古大江深。但逢峰啸泉吟处，认尔魂归枫树林。’气格虽较庄重，然转逊前作之真挚，并录之，以质精于斯道者。”

徐鹤舟

同里徐鹤舟布衣石麟，籍隶乌程，少孤而贫，训蒙自给。程筠轩茂才倡《梅魂》诗，索和于人，徐作为所赏，以女字之。未娶得痿疾，乃更刻苦为诗。病三十载忽起，程方将送女毕姻，而徐竟以伤暑暴卒。其从侄春粼为刻遗稿以行世。其《梅魂》诗云：“仙姿缥缈总无形，归去罗浮与洞庭。玉笛吹残空自怨，瑶琴抚罢遣谁听？雪寒孤月村边白，烟冷数峰江上青。欲觅芳踪何处所，满林香雾夜冥

冥。”断句如“淡烟三亩竹，斜日一村鸦”、“山云秋带雨，海月夜生潮”、“桃花山路分诸涧，杨柳人家聚一村”，俱佳。

王晓庵

震泽王晓庵处士锡阐，学究天人，尤以濂、洛、关、闽为己任。崇祯甲申之变，欲死者再，父母强持之乃止，遂闭户不出，穷约终身。尝赋《绝粮》诗云：“尽道寒灰不更然，闭关岂复望人怜。平时空慕荣公乐，此后方知漂母贤。何必残形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与吴江潘次耕太史耒交甚笃，尝遗潘书论史学云：“世称良史三家：司马氏、陈氏、欧阳氏。龙门进吕雉于本纪，而孝惠、两少帝不序，子宏尚著其名，前少帝且逸之。陈寿帝魏退蜀名吴，寇忠武而贼壮缪。永叔于乱臣贼子，一切帝制予之名号，稍正者，悉被贬黜，千古谓之良史，良史矣！紫阳《纲目》，俗尚薄之，下至《季汉书》、《宋史新编》，谁复罹齿！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义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持论精核，最为潘所服膺云。

一线天题辞

西湖飞来峰下一线天，岩洞幽深，为避暑胜境。关云岩侍郎题辞刊石云：“龙洞窅窆，鹫峰嶙峋。岩松偃盖，涧草敷茵。六月无暑，四时有春。听泉品石，养性怡神。”字作八分体，秀润可爱。

道情

徐灵胎征君颖悟绝人，游庠后厌薄时艺，岁试，题诗卷后：“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鳞逐队游。”因是见黜，以布衣终其身。于学无所不通，尤精医术，名重一时。好作道情，一切诗文，皆以是代之。自谓构此颇不易，必情、境、音、词处处动人，方有道气。著有《洄溪道情》行世，录二首于左。《劝孝歌》云：“五伦中，孝最先。两个爹娘，又是残年。便百顺千依，也容易周旋，为甚不好好的随他愿！譬如你诈人的财物，到来生也要做猪变犬。你想身从何来？即使捐生报答，也只当欠债还钱，那里有动不动将他变面！你道他作事糊涂，说话欹偏。要晓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个婴年，定然是颠颠倒倒，倒倒颠颠。想当初你也将哭作笑，将笑作哭，做爹娘的为甚不把你轻抛轻贱？也只为爱极生怜，到今朝换你个千埋百怨。想到其间，便铁石肝肠，怕你不心回意转！”《邱园乐》云：“做闲人，身最安，无辱无荣，无恼无烦。朝来不怕晨鸡唤，直睡到红日三竿。起来时篱边草要芟，花边土要翻，香蔬鲜果寻常馔。只听得流水潺潺，鸟语关关，顽儿痴女跟随惯，绿蓑青笠随时扮。也有几个好相知，常来看看。挂一幅轻帆，直到我堂湾，带几句没要紧的闲谈细细扳。买碎鱼一碗，挑野菜几般，暖出三壶白酒，吃到夜静更阑。”

场屋中忌讳字

场屋中用忌讳字，往往被黜。嘉庆丁丑，孔梧乡学博卷已入额，旋因诗中“圣化”二字见摈，以死亦言化也。嘉善陆孝廉浚，工制艺。道光癸巳春闱，首艺识者决其必售，陆亦自谓文可夺命矣。榜发，竟被放。比阅落卷，则主试已填中式名次，复涂去，以次艺用“骞崩”二字也。捧卷大哭，目尽肿，寻得病，卒于都中。丙申殿试，何子贞太史卷已列进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为阅卷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应制诗赋尤宜庄重，袁简斋太史己未朝考，诗题“因风想玉珂”，以“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一联，几被斥，赖尹文端公力

争，始获隽。家鲲溟侄辛巳秋试，三艺俱为主司所赏，以诗有“嫦娥如许近”句见摈。又汪龙庄大令乾隆乙未科会试，中式第三，大总裁嵇文恭公以“灯右观书”诗中用“重瞳”字，《史记》不专指舜，不便进呈，移改四十六名。可见衡鉴者抉择精严，即应用字面，亦当审慎也。

土物

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此明王恒叔士性《广志绎》之言也。自今观之，如杭之茶、藕粉、纺绸、纸扇、剪刀，湖之笔、绉纱，嘉之铜炉，金之火腿，台之金橘、鲞鱼，亦皆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

两世秋元

道光丙午科，浙江解元嘉兴张庆荣，乃嘉庆戊午解元张廷济之子，犹及身亲见之。六十七名归安郑训成，曾举丁酉、己亥、甲辰三次副车，年甫二十五。时人为之语曰：“四科乡荐咸推郑，两世秋元艳说张。”

竹夫人

“保抱携持，朕不忘五夜之宠；辗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词》也，工妙鲜匹。朱瓣香同年又仿《毛

颖》、《革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鲍瓌珑传》，有云："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云：'感郎绸缪意，许侬情久长。郎意虽云热，侬心只自凉。''肯以雨露浓，而忘抱冰雪。郎自竭郎欢，侬自尽侬节。''兰蕙有幽馨，桃李多艳姿。阿侬无他好，虚心足郎师。'"寓意深婉，得风人旨。

像

张华《博物志》："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后世祀鬼神用像，盖昉于此。

西征日记

吾里孔雅六学博宪采，绩学能文，尤敦品谊。尝游秦中，历主古莘、文昌、岷阳书院讲席。训迪谆谆，士心悦服，以文就质者甚众，坐是得眩症，遂归。撰《西征日记》，备载游迹。有云："兰州北门外桥名镇远，以船为之。横排二十四只，自南岸达北岸，每船相离寻丈。船填土石，头尾用大铁索，囊砖石沉河底，复用大铁链连贯之。链环大如盘，余两手不能举一环，不知几何重也。两岸均有铁柱插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约丈余，相传为明初所铸。船面铺大木板数层，以草土填平，沿河联以红栏。凡往来甘、凉口外者，悉由此桥，车马日以千计，谚所谓'天下黄河一道桥'是也。冬河冰合，制府率僚属祭河神，始拆船桥，车马皆行冰上。正二月间冰泮，仍驾以桥。冰桥之最可危者，在将泮未泮时，两岸冰已有罅漏，车马仍往来如织，旁观为之寒心，习惯者自若也。"雅六有《渡冰桥不果》诗云："脚踏黄河冰，魂飞白塔山。黄河对岸山。山峭险而峻，冰薄危乎艰。往来车马驰间关，已溺犹将凋朱颜。如何以身临深渊，父母发肤同一斑。不如仍

上望河楼头去，昆仑星宿影落杯酒间。”望河楼在南岸，今为皇华馆。

恩科

本朝待士极优，凡有覃恩，必有乡、会恩科。万寿恩科则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岁在癸巳。时士子以上六十万寿请开恩科，事下礼部，咸以旧例所无难之。大学士王公掞时为尚书，独曰：“以万年之圣主，当六旬之大庆，此岂有成例可援？若以靡费为嫌，则民间家长生日，子孙僮仆尚不惜出所有招集宾客，矧富有四海，而区区计及于此？”遂如所请以上，立命举行。自后乾隆、嘉庆、道光，皆踵行盛典，皇太后万寿亦皆有恩科。而道光三十年间，正科十，恩科五，共计十有五科。恩泽之渥，文治之隆，亘古未有也。

袁随园

袁随园诗名重一时，近则訾为佻薄者多，且诋其晚年放荡之失。平心而论，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愧循吏。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又其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笃于故旧。尝为亡友沈凡民司祭扫，三十年如一日。程编修晋芳死，负五千金，往吊，焚其券，且抚立其孤。喜汲引后进，成就者众。盖其经济行谊，皆可师法，惜为才名所掩也。

志学箴

杨至堂河督与林文忠公同官有年，文忠以“学有经法，通知时务；行无瑕尤，直到古人”书赠楹帖，河督因作《志学箴》以发明其意云：“士希贤，曰尚志。惇五典，敬五事。先植基，经与史。汉、唐、宋，汉学精于训诂，唐学详于疏证、宋学深于理义。学无异。非汉、唐，则典章，制度无存，故注疏为尚；非程、朱，则风俗人心莫挽，故践履为先。其于学之实事求是，一也。凡《七略》，原其始。若九能，余技耳。思济人，务求己。依于仁，寿命久。”久，古读若已，《诗·旄丘》“久”与“以”韵。《六月》“久”与“喜”韵。《蓼莪》“久”与“耻”韵。《汉镜铭》“长保二亲利孙子，作吏高官寿命久”。吾友高伯平之子行信以《说文》字作篆刊之，附跋谓论学大公，息群儒之聚讼，良然。

丽辞

赵清献诗有“春窗恼春思，一枕杜鹃啼”之句，司马温公词有“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之句，范文正词有“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之句，韩魏公词有“愁无际，武陵凝睇，人远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词有“罗带同心结未成”之句，后学每以之借口，竞作丽辞。不知惟立品如数公，乃可偶一为之，若后生小子，沾沾焉于此求工，鲜不为心术之累。

高文端公

满洲高文端公晋由监生授泗水令，洊历府道，至两江总督，晋文华殿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未尝一日立于朝。特恩殊遇，近世罕有其比。

妇人悼亡诗

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吾邑孔瑶圃女史沈青斋观察之母。诗云：“甘回蔗境亦何曾，卅八年光感废兴。七品头衔添白发，一编手泽共青灯。医从隔岁来无益，命入残冬读未能。风雨南窗思往事，偷生此际独沾膺。”语独沉挚。又嘉兴戴兰英女史诗云：“一曲离鸾唱夕晖，轻尘短梦万缘非。可怜稚子情痴甚，犹着麻衣待父归。”亦凄惋动人。

油污衣方

油污衣，面涂法最佳。用生面粉入冷水调匀，厚涂污处，越宿干透，以百沸热汤和皂角洗之，油化无迹。

朱相国

高安朱相国轼，九岁时，父携至巨室某氏，某见其文秀，问读书否，对曰：“《五经》甫读毕，学作破题。”时方筑室，因以“锯木”为题。公应声曰：“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携之登楼，以“小子登楼”令对。公应声曰：“大人入阁。”某知为伟器，令在家塾肄业，以女妻之。

劳孝廉

劳孝廉文元，杭州人，工制艺，有声。嘉庆己巳会试，首题“君子喻于义”一节，文有云：“小人之喻，足以尽天下之利；天下之利，不足以尽小人之喻。”识者谓得“喻”字之髓。榜发不售，旋以病卒，士论惜之。

岳忠武于忠肃

文人立论，往往好逞偏见，如魏叔子谓岳忠武不当班师，侯朝宗谓于忠肃不谏易储，非社稷臣，皆拂乎理之正。仁和应潜斋征君扔谦云："恢复者，一时之功也；受命班师，万世君臣之正也。武穆之全者大矣！终宋之世，将无一人跋扈者，谁之力也？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武穆之无成，乃所以有终也。"此论出，而忠武之心白矣。袁随园云："大臣者，以安社稷为容悦者也。彼正统者，得罪于社稷人民，譬如吏弃城，将弃军，遗敌之擒而侥幸返国，幸矣。复欲偿其官、荫其子孙，此何理也？夫忠肃，固社稷臣也。但愿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愿其君有谦让之小节。就使博一谏名，未必遽干主怒，而不出此者，其所见者大而用心纯故也。"此论出，而忠肃之心白矣。

眉生侄诗

眉生侄秉枢，幼颖悟，八岁学为文，落笔隽敏，异于常儿。道光癸巳游庠，年甫十三，旋于丁未入词林，乙巳春闱后，留寓京邸。尝赋《都门秋思》诗，为诸名宿所称。兹摘录其二首云："人海茫茫自溯洄，遣愁聊复一樽开。孤吟欲与秋声敌，百感都随月影来。未了名心休作达，惯经离恨转生才。频年书剑飘零极，不信黄金旧有台。""麝煤烧尽雁书沉，回首乡园思不禁。云里关山孤客梦，月中砧杵万家心。生偏耐冷怜秋菊，倦即知还愧暮禽。检点寒衣更惆怅，缁尘痕比去年深。"又《高唐州》诗云："满院琵琶闹夜分，离人到晓不曾闻。梦魂先要寻家去，那有闲情管雨云。"语亦清俊。

给烛

殿试不给烛，岁试、科试亦然。《制科杂录》云：“康熙己未，试博学鸿词，晚出者十余人，皆给烛竣事，洵为破格抡才。”道光间，滨州杜石樵侍郎堮督学浙江，士子亦得给烛。吾郡某生，能文章，而构思甚迟，作字又拙，历试以不完卷被黜，年四十余，犹困童子试。比公按试，某日晚仅录首艺，公命给烛完卷，俾游于庠，逾年遂登贤书。公之待士宽仁类如此，宜其躬膺多福，后起炽昌也。

徐观察

娄县徐玉厓观察长发，备兵蜀中建昌，接僚属之暇，辄与诸生讲学，民安之，忘其为长吏达官。年七十乞归，赋诗留别，有句云：“风雨将阑防失足，溪山大好要回头。”语意深切，可为恋栈者指引迷津。

锦囊集

武康徐雪庐孝廉熊飞，采辑当代杂流诗为《锦囊集》二卷，颇多佳句，节录以广其传。秀水钱梅，号玉崖，卖肉韭溪桥下，以好诗贫其家，乃肩二竹筐置彘首、羊胃、鸡跖、鸭腩于中，售诸市以自给。筐下诗幅鳞次，遇小异流俗者辄出以赠之。《登凌秋阁》云：“江涵斜日千砧急，人倚西风一剑寒。”《金陵怀古》云：“天际楸梧留二寝，云间宫殿失千官。” 嘉兴郁心哉，字秋堂，寓乍浦，以沽菽乳为生业，自称粗粝腐儒。《和王墨庄移居》诗云：“占断清阴数亩赊，水村茅屋作烟霞。先生不种门前柳，渔父空寻渡口花。春暖闻莺

初转药，月中放鹤自煎茶。世人那得知名姓，此是方壶隐士家。”
海盐张炎，字淡玉，尝卖饼平湖之清溪。日肩炉釜，行吟村落间，得句就村夫子索笔砚书之，饼为儿童攘窃一空，弗顾也。《咏白菊》句云：“老圃月三径，晓霜秋一篱。”为时所称。　南汇张宏，字野楼，少工诗，以嗜酒致贫，困顿不能自给，辱身为门隶，循墙觅句，终日不休。《春日吴门道》中云：“渡江三日雨，寒食一村花。”《登闸港桥》云：“风阔片帆来极浦，天空一雁度斜阳。”　华亭朱铎，字愚谷，狱卒之子。尝于邻馆见《纲目》残本，读而悦之，因蓄钱购书，苦不能多，见人辄问：“家有书乎？”乞借读。后得高青丘诗，大悦之，朝夕讽诵，下笔辄似青丘。后以父老更役，为狱卒阅十年。院司谳狱，偕众狱卒至苏州，及期当归，谓众曰：“我为狱卒，以养父也。今父死，我何狱卒为？然不可以是辞于官，因循至今。公等自去，我不归矣。”遂赴水死，闻者莫不悲之。《怨歌》云：“昨夜春风来，庭前弄颜色。不用下珠帘，是侬旧相识。”《焚香》云：“焚香小阁前，幽绪忽凄然。亲老愁更役，诗多那换钱。风花判落溷，山豆莫成田。坐忆当年事，生涯亦可怜。”　甘泉汤振宗，字绣谷。负才不遇，尝依人纪纲盐筴，往来豫章、荆楚间，苦吟不辍。《答唐淡村》云：“风雨空庭花落后，江湖秋水雁来初。”《即事》云：“华发无情催客老，青山不语看人忙。”　平湖钱文藻，字愚泉，以剃发为业。年未及冠，即工五七言。后为童子师，专意吟咏，所诣益进。《游僧院》云：“看花香引路，坐石藓侵衣。”《郊行》云：“渔艇迎凉依柳泊，村鸡报午隔花啼。”《秋日同人村店小饮》云：“负山茅屋松成径，临水渔庄竹拥门。”　钱塘阮松，字秋山，业剃发。所居与余慈柏学博为邻。学博擅墨梅，阮得其指授，间作小诗，亦清妙有神韵。《雨夜怀友》云：“听到更残倍寂寥，西风送雨转萧萧。空山一夜泉流急，人隔前村旧板桥。”

难经经释

徐灵胎《难经经释》，辨正误谬，有功医学。其释分寸为尺，分尺为寸，云："关上分去一寸，则余者为尺；关下分去一尺，则余者为寸。"诠解明晰，可谓要言不烦。

董枯匏

秀水董枯匏茂才耀，禀其父石农山人家法，书画皆秀逸，诗品冲淡似韦苏州。句如"浮云拂澄宇，白日下危檐。云净淡溪色，松高落翠阴"。又《咏闽兰不开花》云："孤芳不媚世，空谷甘寂寞。移种庭阶前，幽怀欣有托。真意不在花，勿厌得气薄。不见木槿花，朝开暮还落。浮荣亦何为，吾将藏吾朴。"寄托高旷，即此可见。

任子不齐

秀水盛秦川大令百二《任城书院学海楼释奠先贤任子记》谓："任氏谱载任子少孔子六岁，楚以上卿礼聘不就。有《诗传》、《礼纬考》及《逸语》三篇，其弟子有东门子高、蒯伯仪。皆他书所无，当表出之。"

晋唐文章

欧阳公云："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坡公云："唐无文章，惟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盖取其意识高卓、合于乐天知命之旨耳。若论文章，此岂足以尽之？至于宋之文章，苟持此意衡之，其惟坡公之《赤壁赋》乎？

聪训斋语

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有云：“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四语可括诸家训辞千万言。

陶弘景

陶弘景受知于齐帝，迨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又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夫既自号隐居，何乃与人家国事？且忘齐帝知遇之隆，而干宠新朝，洊膺恩礼，以是远拟巢、由，得无有余怍耶！

除夜诗

文衡山《甫田集》除夕诗至多，其《甲寅除夕杂书》绝句情味最胜：“千门万户易桃符，东舍西邻送历书。二十五年如水去，人生消得几番除。”“多事关心偶不眠，随人也当守残年。不须更说新春事，来岁今宵在目前。”“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是文词。”“小童篝火洁门闾，为说新年忌扫除。却有穷愁与多病，无因岁晚一般驱。”“遥夜迟迟烛有花，家人欢笑说年华。人生勿苦求身外，常得团圆有几家！”

五律句用仄声

五律无一句全用平声者。一句全用仄声，如孟浩然《送友东归》

起云：“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杜少陵《蕃剑》起云：“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齐己《早梅》起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皆是。此类尚多。

王微之

《困学纪闻》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陈燿文正杨以为王徽之，胡㢸《拾遗录》以为元微之。按陆农师佃《和孙勉教授》诗：“仲舒玉杯足瑕颡，中散珠船不光彩。”自注云：“中散谓王微之。”则陈、胡之说皆误。

黄绾

《明史》，黄绾为绍兴知府，以宽大为治。因核陈洸狱，为张璁、桂萼等所诬，被征，士民哭震野，争致赆，绾止取二钱。汉刘太守宠后，此可媿美。

桑水部诗

桑弢甫水部咏古诗，时出新义。《王文成公祠》云：“千载武宗辉庙号，多缘新建大功成。”《于忠肃公墓》云：“黄屋何缘重入塞，可怜只论夺门功。”皆可作史评。

张浚

杨诚斋谓张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然其功固大，其过亦甚多，前人訾之者众矣。青浦王兰泉司寇昶，论尤明畅，大旨谓："宋南渡之时，天下形势尚可为，高宗以军国重事付浚，而乃刚愎自用，致四十万人坐丧于娄宿之手，四方震动，兵气沮丧，宋之不亡，不独诸将力战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则曷为劾李纲，挤赵鼎？宋室中衰，小人盘互，仅仅一二贤臣，而复出死力以倾轧之，专权固位，桀骜自雄，其心尤有不可问者。他如王庶，小将也，信之而杀曲端；郦琼，剧盗也，任之而拒岳飞；邵宏渊，骄卒也，护之而败李显忠。好恶拂人，故三督师而败衅。良臣绝迹于内，良将离心于外，士卒糜烂于疆埸，宋之天下有可为而卒至于不可为，皆浚有以致之。愚以为其才甚庸，其识甚暗，其量甚狭，其自用也甚专。宋儒以南轩故交相推重，不敢作一指摘语。最可异者，至以诸葛武侯比之，或嘉其不主和议，彼韩侂胄曷尝不伐金也！"司寇之言如此。余又考诸《宋史》，如：张守与浚力争不当罢刘光世兵柄、吕祉不可令抚淮西，浚不从；仇念说浚以精兵自寿阳、汉上径取旧京，浚不能用；汪伯彦既贬，浚与秦桧援郊祀恩，起伯彦知宣州；浚尝荐秦桧可任大事；富平之役，杨晟、吴玠力言勿轻进，郭浩言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衅而动，浚皆不听；又以督府乏用，议加征于民；又不救陈东、欧阳澈死，且奏胡珵笔削东书，欲使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几至召乱，将珵追勒编置。盖其生平瑕颋，未可缕数矣。

仞

仞字解，包咸七尺，赵岐八尺，王肃四尺，应邵五尺六寸，朱子注《论语》从包，注《孟子》从赵。程氏瑶田谓度广以寻，为八尺；度深曰仞，必七尺。是则包说为长矣。

市

市，南方曰市，北方曰集，蜀中曰疾，粤中曰墟，滇中曰街子，黔中曰场。

丘大理

淮安山阳丘侍讲象升，官大理寺左寺副时，吴三桂倡乱，军民为所惑。逃人五十，率众悔悟来归，刑部以叛逆论，事下三法司。丘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还归，减罪二等”争之曰：“百姓胁从者不少，若绝其归命之诚，只益坚其为贼耳。”众韪其言，遂驳正，上报可。旗人有与父异居而后母与邻人私者，父愤不能制，语子曰：“儿为我杀之！”子夜杀后母及邻人于室，自归有司。有司论极刑，部院核拟如所论。丘持不可，曰：“《春秋》书‘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仇，而以大逆论，无乃非《春秋》之义乎？”乃以两议上，诏特从末减。其平反大狱类如此。

咏菊

先君子最爱种菊，每至秋日繁花满庭时，招同人宴赏。尝赋诗以寄兴云：“丛丛秋色映烟萝，老圃霜飞未改柯。气可凌寒无碍瘦，品能耐久不嫌多。一庭清影超尘垢，三径幽香伴啸歌。好约前溪素心侣，东篱晨夕试相过。”

郑中丞诗

郑梦白中丞《小谷口诗钞》，调秀词雅，卓然可传。《行间感兴》云：“半杯入手共谁论，寸管从教掌北门。东海羽书驰赤紧，西兴钟鼓断黄昏。惊沙雁影寒云渡，小队鸦兵细柳屯。凄绝曹娥江上思，九旬慈母九重恩。”《津门新乐府》云：《堆盐坨》：警侈靡也。“船头击鼓声琅琅，大包捆载来芦场，万夫连臂如雁行。一堆两堆作山立，千堆万堆苦未息，赤足蹈沙白于雪。海门落日寒无衣，得钱且免全家饥，东门换米西门归。道逢主翁不相识，豪奴夜拥飞舆出，红灯高宴梨园客。”《十字围》：思水利也。“忠毅疏，潞客谈，冀北何地无江南。咿咿哑哑水车动，绿杨委地春鬖鬖。长官一片心，农夫千日力。棋盘画出十重围，白沙化作黄金色。斥卤可耕渠可通，古今农事将毋同。吁嗟乎！落落海滨地，茫茫古人意。居民懒畚锸，竞逐鱼盐利。丰碑下马拜贤王，苔痕绿上斜阳字。”断句如《长城驿》云：“画本夕阳人影淡，棋盘乱石马蹄斜。”《新绿》云：“含笑眉痕初嫁女，称心袍影乍官身。”《歌风台》云：“贫贱人情丘嫂釜，艰危世味太公羹。”《青山镇》云：“分水入江湖尾大，背山成屋市腰长。”皆刻意新警，不落恒蹊。

韩文公辟佛

韩文公辟佛，而诗集中多赠僧之作，后人疑之。余观其《送惠师》云：“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送僧澄观》云：“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送灵师》云：“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巡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知制，纷纭听其然。”皆语含规讽，与辟佛之旨未尝相悖。至《与大

颠三书》，则为后人讹托，可无疑也。

嵇叔夜

“竹林七贤”，惟嵇叔夜不得其死。余按：《晋书》称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而竟横罹酷刑，则以不礼钟会，遂为所谮。嗟乎！士君子处世，何可以贫贱骄人，而不恪循礼节哉！

芭蕉树

王渔洋《居易录》云：边司徒华泉诗“自闻秋雨声，不种芭蕉树”，或议之，谓芭蕉不得称树。因引《花间词》“笑指芭蕉林里住”，以为既可称林，顾不得称树耶？余按：芭蕉树见于《维摩诘经》，又谢皋羽《逃暑崇法寺》诗云：“棋局雨生苔藓文，袈裟晴挂芭蕉树。”固已先言之矣。

泉甘而酒冽

《泊宅编》谓欧阳公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大书重刻，改“泉冽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王渔洋以为实胜原句。今按：集中作“泉香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为佳。

陈士奇

陈士奇驻兵重庆，为张献忠所执，大骂而死，可谓死得其所。当

士奇督学政时，好与诸生谈兵，及秉节钺，反以文墨为事，军政废弛。石柱女将秦良玉图全蜀形势，请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贼奔突，置不问，蜀以是扰。然则蜀之罹祸，士奇不得辞其责，幸以死报国，不至蒙诟于后世耳。

酇侯

汉萧何封酇侯，后汉邓禹、臧宫亦封酇侯，皆属南阳郡，音作管切。禹更封梁侯，定封高密侯。宫初封成安侯，更封期思侯，又更封酇侯，定封朗陵侯。独何未尝更封，且世承酇封，至王莽败始绝。高后时，何子禄薨无嗣，乃封何夫人同为酇侯。妇人封侯，前此罕见。

作文增益

作文固无取冗长，然用字有以增益而愈佳者，如欧阳公作《昼锦堂记》云："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今昔之所同也。"后增二字，作"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乃觉更胜。又作《史炤岘山亭记》云："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章子厚谓宜改作"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方为中节，公喜而用之。黄山谷《题仁宗飞白书跋》，末云："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增"自"字语意乃足。于此知作文之法，不得概以简削为高。

殉葬

秦穆公殉葬百七十七人，三良之贤而亦与焉。康公陷父于不义，

乃知魏颗、陈尊己其贤洵不可及。后世殉葬之俗犹未尽革，至明英宗遗诏，始命不得以宫妃殉葬，此真能恤人命而祛敝习者。

朱侍郎诗

海盐朱虹舫侍郎方增爱才若命，寒畯之士，尤加意拂拭，士论翕然归之。道光甲申八月，考试翰、詹，诗题“昨夜庭前叶有声”，上特赏其诗二三四六联，朱笔加圈，拔置一等第一，遂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内阁学士。诗云：“西风昨夜吹庭馆，忽听窗前飒飒音。落叶满阶惊晓梦，凉声一径动秋心。夕阳古渡仍红树，斜月疏帘尚绿阴。此日篱边闻语蟀，旧时枝上忆栖禽。幽怀偶触高楼笛，清韵还添小院砧。瘦碧半丛余弱草，浓青十里减平林。回思烟柳萦遥浦，又见霜枫染远岑。独有苍松留劲节，曾沾雨露九重深。”

采芳集

平湖钱孝廉步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艺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书》中艳丽字句，游戏成文，嘻笑怒骂，无所不有。如《妁》一字题文云：“宿瘤也，以为仙姬；姣僮也，以为娇客。在媒或以众见共闻，尚存廉耻，而妁乃备极其形容。优隶也，以为俊秀；贫窭也，以为豪华。在媒早以微言温语，任意相欺，而妁乃更从而点缀。”又云：“本以妇人轻信之耳，妁复鼓彼如簧，遂使母氏专权，父虽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闺独处之娇，妁竟诱诸觌面，遂使高堂未许，女先遥慕之而如迷。妁之巧者，意仅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阅历。倘以彼列诸冠盖，即是苏、张游说之俦。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惑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悦男。故以彼略试逢迎，遂谐秦、晋婚姻之好。”描写若辈情状，如铸鼎象形。又《妻辟纑》题云：“窃慨今天下

之多不廉，大抵皆其妻为之也。”《其母》题云：“且天下容有不爱亲之子，断无不爱子之亲。”《一妾》题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妇。上竞谐媚而妾在朝，下尽逢迎而妾在野。”持论奇快，皆可作当头棒喝。

三元

赵云松观察赠三元钱湘舲阁学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个，事迹半在青史留。”盖指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也。张又新、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商辂，史皆有传，王曾、宋庠、商辂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若张又新之谄附败名，王宗哲之降贼偷生，适为科名之玷耳。按：《辽史·王棠传》“乡贡、礼部、廷试皆第一”。是亦三元也，赵诗不之及，何耶？本朝三元：长洲钱棨、乾隆己亥解元，辛丑会、状，官至内阁学士。临桂陈继昌，嘉庆癸酉解元，庚辰会、状，官至江苏布政使。皆克敦行谊，无愧名臣。

蜜丁马甲

嘉庆丁卯科浙江乡试，诗题“挂席拾海月”，绍兴吕学博承恩诗云：“蜜丁曾共品，马甲亦同名。”为主司赏识，取中三十四名。按：蜜丁见《海物异名记》云：“蜜丁，魁蛤之子也。”李时珍《本草纲目》谓：“即瓦屋子，又名蚶。”马甲见韩昌黎诗云：“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洪氏注云：“即今江瑶柱。”周必大亦有诗云：“珠剖蚌胎那畏鹬，柱呈马甲更名珧。”吕诗未见佳，殆取其运典新僻耳。

七上黄鹤楼散人

湖北黄鹤楼踞山面江，为登临胜境。道光丙申冬，余宦游武昌，曾登七次，穷览景物，作口号云：“半年家寄武昌郡，七度身登黄鹤楼。领取江天无尽景，平生奇绝是兹游。”迄今人事迁流，胜游难再，因作“七上黄鹤楼散人”图章，以志当时吟躅云。

良心官

秀水朱梓庐休度，官山西广灵知县，慈惠诚信，人不忍欺。莅任七年，休养生息，民日迁善，百姓皆呼为“良心官”。

自锄明月种梅花

“自锄明月种梅花”句，复见最多。宋刘翰《种梅》诗云：“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赵复《自遣》诗云：“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元萨天锡诗云：“今日归来如昨梦，自锄明月种梅花。”明卓敬诗云：“雪冷江深无梦到，自锄明月种梅花。”

朱文正公诗

嘉庆初，和珅伏诛。御制诗颁示臣工，朱文正公和句有云：“寄语普天诸父老，共欢曾亦事陶唐。”措语得体，为一时和章之冠。

兄弟同登科

兄弟同登科，世所常有，而咸丰辛亥恩科，浙闱兄弟中式者独多。秀水陈丙曾、陈诵曾，平湖方钊、方钧，归安张兴义、张兴诗，瑞安黄体立、黄体芳，皆同父也。秀水陈令仪、陈令瑜，则同祖也。而余杭褚维垲中式二十五名。与其子成绩中式二十六名。连名，其徒仁和金绳武亦同榜获隽，褚是岁在金氏课读。尤为科场佳话。

孔太恭人

嘉兴朱九山观察其镇之母孔太恭人昭蕙，幼娴文翰，书法亦工。年十三，父笙陔明经广南客游山左，中秋玩月，赋诗云："今夜团栾月，清光万里同。恐添慈母思，不敢说山东。"一时皆称异之。观察书法秀劲，负盛名于时，盖得于母教者多。观察授馆职后，由京寄书，禀请迎养，作三绝句示之，有"瞻云且缓思亲念，好把文章答圣朝"及"暇日凤池须记取，旧汀鸥鹭莫相忘"之句。

谭涤生诗

杭州谭涤生茂才廷献，幼有神童之称，诗不作唐以后语。所著《化书堂初集》，佳什綦多，节录四首。《寓言》云："顾兔岂长圆，沧桑几更变。人生不称意，坐觉微躯贱。山榛陉有苓，美人如可见。羲和鞭日车，欲去不得恋。盛年惜早衰，清镜悲颜面。望远生古心，涕泪如流霰。"《行路难》云："读书尽万卷，颇识忠孝字。学道行十年，与君斟酌仁与义。人生百年不为少，追逐衣食非我事。行路难，声莫悲。今日是，昨日非。携手出门望白日，惟见浮云东西南北

飞。”《遣兴》云：“江乡聊寄迹，流水绕书堂。深竹有人语，野花随径香。相期与农圃，招手话耕桑。习静空山里，闲中日月长。”《送袁藜谷归新城》云：“予已不得意，子今行路难。江湖尊酒别，风雨柁楼寒。士信无长策，贫尤恋故欢。蘼芜山下是，欲采路漫漫。”

黄韵珊词

海盐黄韵珊孝廉宪清，才调倜傥，著有《茂陵弦》、《帝女花》、《凌波影》等院本，为时所称。小词亦工，《浪淘沙》一阕尤饶情韵，云：“秋意入芭蕉，不雨潇潇。闲庭如此好凉宵。月自缠绵花自媚，人自无聊。　别恨几时销，认取红绡。凤筝音苦雁书遥。醒着欲眠眠着醒，灯也心焦。”

垂训朴语

吾邑陈太华学博其德，明季有道之士，著《垂训朴语》遗后，有云：“省闲言语以补诵习，则拙者敏；省闲心思以绎义理，则愚者通。独立于万物之上，乃为有志；能屈于万物之下。乃为有养。人非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仍是好人。故以过告我者，爱我之甚也，以过责我，则我之师也；若以过容我、谅我，则彼为君子，而我不适成为小人乎！吾人居心，常以好事望人，常以好意度人，纵使百受人欺，不失为忠厚君子。”又《惜阴说》云：“凡人纵以百年为期，十岁以前，尚属童蒙，五十以后，又属哀耗，止有四十年可用精力，而夜复当其半，岁时、伏腊、冠婚、丧祭诸务，大略又费十年。以此思之，真所谓一刻千金。”语意警迫，学者皆当书之座隅。

卓倚兀

卓子、倚子、兀，皆无木字，司马温公《书仪》可证。今书作“桌”、“椅”、“杌”，流俗之误也。

先生

经书“先生”之称，名义各别：《论语》“先生馔”，谓父兄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谓成人也。《孟子》“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谓师也；“先生将何之”，谓学士年长者也。《仪礼》“士相见礼，若先生异爵者”，谓致仕者也。今人称师曰“先生”，而凡当尊称之者亦曰“先生”，盖其所由来远矣。

来歙传

《后汉书·来歙传》“父仲，娶光武祖姑”，而隗嚣将王遵，乃以歙为光武之外兄。且歙之孙稜，尚光武子显宗女，稜之孙定，尚显宗曾孙安帝妹。稽其世次，证以外兄之称，则仲当是娶光武之姑耳，“祖”字疑衍文。

终篇用也字

《困学纪闻》云：“欧阳公记醉翁亭，用‘也’字，荆公志葛源，亦终篇用‘也’字，盖本于《易》之《杂卦》。韩文公铭张彻亦然。”余谓终篇用“也”字，始于《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三

篇，凡用“也”字六百九。《诗》、《墙有茨》、《君子偕老》篇亦然。《荀子·荣辱篇》、《孙武兵法·行军篇》、《论语》、《孟子》亦有此体，《公羊》、《穀梁》二传尤多。唐、宋以还，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柳仲涂《李守节志》、苏东坡《酒经》、陈止斋《戒河豚赋》、汪浮溪《胡霖志铭》皆仿其体，为后世所传。元姚燧《仰仪铭》终篇用“也”字四十一，乃四言体，又格之变者矣。

贪生倖福

唐太宗、宣宗、武宗，皆以饵丹石殒身，宪宗、懿宗，皆迎佛骨后即殂。庸暗者无足怪，英哲亦然，则害于贪生倖福之私也。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汤欲令伊尹住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此以诡谲之术诬圣也。又谓：“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此以比党之说诬圣也。当日悬千金而人无能增损，高氏诱谓：“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良然。

王穀滕

萧山王穀滕大令宗炎，学问淹博，性尤恬退。家有中人产，仅足温饱。既通籍，遂杜门不出，筑十万卷楼，以文史自娱。子端履入词林，即贻之书曰：“我已知足，汝当知止，毋恋浮名而失真乐也。”因亦乞病归。大令著有《晚闻居士集》，尝谓：“宋艺祖以受禅开基，《通鉴》自不得以魏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纲目》自不得以蜀为

伪。”读书论世，其说至精。又《自题竹圃图》诗云：“百尺楼边半亩园，梅花结子竹生孙。此中合与幽人住，香到芹坭绿到门。”“五十年来鬓已丝，天街尘染碧衫缁。头衔写入农书里，不枉人称老画师。”可以想见其风趣。

陈朴堂诗

嘉善陈朴堂上舍世鉴，幕游粤东，判牍之暇，不废吟咏。有《感怀》诗，句云：“家难识路何须梦，诗易穷人不敢工。”颇为时流所称。

徐敬斋明经

同里徐敬斋明经斐然，归安籍。博通群书，探研不倦，尤好为古文之学，自唐、宋以迄国朝，采辑诸家，辨其源流，撷其精粹，汇编成书。其论唐文云：“唐人无韵之文，率不可读。昌黎突然起八代之衰，柳州起而与之敌，古文一道，荜路蓝缕之功，以二公为首。习之之精醇，可之之警拔，牧之之倜傥，表圣之安详，袭美之纵恣，鲁望之简古，其嗣音也；顾宣公之沁人肺腑，卫公之绝尘而奔，于韩、柳虽非同调，亦断不可泯，爰汇选而论定之。他若漫郎之僻涩异常，独孤之菁华未备，张文昌流传甚少，皇甫七客气未除，以及刘宾客、白香山、李玉溪、罗昭谏诸人，各有所长，均非正轨，概从舍旃。”其论宋文云：“自韩、柳辟古文之一途，至北宋而极盛。盖宋初尚沿唐季之习，柳开、郑条、穆修、张景之徒，挽之而不足，欧公得昌黎文于破麓中，登高而呼，学者响应，曾、王、三苏辅而翼之，徂徕、涑水、河南、盱江、二刘、三孔润色其间，秦、黄、晁、张、后山、方叔之流克承其绪，于是北宋之古文冠绝古今。呜呼，观止矣！南宋之

文导源北宋，顾扶疏劲健则有之，而微伤于剽而不留；和平醇正则有之，而究病其直而少致。然粹然无疵，文与理兼到者，朱子而外，实繁有徒，亦学者所当从事也。《文鉴》止于北宋，两宋合选，寥寥罕觏。而宋人文集，搜采两难，南宋集尤少，即藏书之家亦未数数见。数十年以来，北辙南辕，风樯篷底，有所见即借钞，或录草稿以归。自辛酉迄壬辰，首尾三十有二年，得文一千七百六十七首，厘为十有六本，颜曰《宋文偶见》。极知不全不备，挂漏良多，然后之君子欲遴选两宋文者，其或将有取于斯。”今其书皆散佚无存，惟所刊《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及《今文偶见》行于世。

顾媚柳是

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

芗畇公撰联

萧山缪磐谷上舍安邦，幕游临海，有姊卒于家，而甥已远出，七年不通音问，其友代作挽联，不当意，质之先君子，乃为题云：“七载思儿，望断双鱼空堕泪；三秋梦竖，影抛只雁最伤心。”缪为叹绝。又仙居王某治痘有名，其戚撰联赠之，屡改未就，先君子援笔书云：“身居仙境成丹易，手补天工保赤多。”一时咸叹为工切。

历代甲子纪元表

仁和董杏塍明经醇，博通群籍，尝以六十甲子为格，取《史》、《鉴》所载历代正闰纪元年号，按格分注，以便考索，名曰《历代甲子纪元表》。第一甲子为黄帝元年，第十一甲子为夏少康自有仍弃虞之年，第二十一甲子为商祖辛十祀，第三十一甲子为周孝王十三年，第四十一甲子为周赧王十八年，第五十一甲子为晋惠帝改元永安之年，第六十一甲子为唐昭宗改元天祐之年，第七十一甲子为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明经生于第七十六甲子之年，正月书成，适当五十初度，乃咸丰三年癸丑也。

静宜女史诗

鲲溟侄之继室静宜女史陈葆贞，嘉善陈朴堂上舍世[illegible]之女，禀承家学，雅擅清才，著有《绮余书室诗稿》。如《秋夜对月有怀外子》云："孤月上林端，秋光满画栏。遥怜今夜客，不向故乡看。虚幌谁同倚，征衫泪未干。男儿四方志，所叹为饥寒。""岂有封侯愿，空教别故乡。料应思骨肉，谁与话温凉。怀灭三年刺，人添两鬓霜。上堂亲已老，何日理归航？"《闻粤中有警寄外》云："落拓江湖客，行藏不自由。那堪羁旅日，重抱乱离忧。处贱无奇策，依人岂善谋。归期应早定，江上理扁舟。""百越愁回首，高堂有老亲。频年无信息，此日又烽尘。长是伤离别，何由共苦辛？愿随飞雁去，重作岭南人。"《王昭君》云："紫塞长门一样悲，何心终老向宫帷。不如绝域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杨太真》云："一死能教国难平，马前值得早捐生。红颜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负盟。"《保阳寓中作寄外》云："纷纷尘事扰居诸，谁识清闲福有余。侬不鸣机君谢客，且来同读古人书。""品谊文章泣鬼神，世间如子合长贫。请看乘传成都

客，何似皋家庑下人。”石门方幼樗参军廷璐称为“洗尽铅华得正声”，非虚誉也。

甲癸议

乌程严铁桥学博可均，才高学富，睥睨群流。某进士来见，叩以《汉书》事，未尽了了，则曰：“君仅知时文耳，吾失言矣。”其玩世傲物类如此。尝搜辑唐以前文，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缮写，历二十七年而后成，以无资，未得付梓。著有《铁桥漫稿》十三卷，诗如“虚窗三面水，老树半边春”、“一路听流水，前村多落花”、“峭帆追日去，惊浪蹴山回”、“潮生沧海白，日落大江黄”，皆得唐人三昧。严为建德教谕时，义乌有高才生某，为忌者所诬，见弃于其父。事闻之官，大吏欲为超度，万难措辞。严闻之，乃为《甲癸议》一篇，致其房师闽抚韩芸舫克均。督部见之，大称赏，据其说入爰书，事赖以解。其辞备载稿中，大略谓：“甲在外二十八年，拥高资归，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举秀才，仪表出群。丙与乙素有隙，丁睨甲资，党丙而挤乙，称乙奸生子。甲耻之，逐乙。而事闻令长，令长以律无文不能决，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议。癸议曰：‘窃谓乙事寻常耳，可以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寿考者，世间多有。俗说妊八月而生难育，盖不确，阚泽在母胞八月，叱声震外，见《会稽先贤传》。其不及七月者，黄牛羌种，妊六月生，见《魏略》。其逾十月者，苟氏孕十二月生苻坚，呼延氏十三月生刘渊，张夫人十五月生刘聪，见《晋书载记》；庆都孕十四月生尧，见《帝王世纪》；钩弋夫人怀昭帝十四月乃生，见《汉书》；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见《搜神记》；阳翟有妇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见《嵩高山记》；太康温磐母怀身三年然后生，见《异苑》；长人国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见《外国图》；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见《括地国图》；老子托

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见《濑乡记》；老子母怀之七十岁乃生，生而白首，见《神仙传》。载籍极博，妊逾十月者，悉数难终。甲在外二十八年而归，而乙年二十六，盖其妊二年无足为异，宜片言昭雪，丙丁宜不论。’大吏曰：‘癸议以谓妊二年，允哉！’据以覆奏，于是甲乙复为父子如常。”余按：《元史·黄溍传》云：“母童氏梦大星堕于怀，乃有妊，历二十四月始生溍。”此尤近而可征者。

孔宥函司马

曲阜孔宥函司马同年继镍，诗才超俊，深以学力，气韵直逼古人。诗稿盈尺，刊未及半，录其最著者。《高邮湖作》：“洪湖抱天影，炯为智者忧。万古波涛居，一线堤防留。大官日召令，买石穷山丘。以石抗蛟怒，筑堰如长虬。下堰楚州脚，上堰淮山陬。汩汩水衡钱，化为蜃与鳅。久客熟湖水，呜咽胸中流。”《寄山阳潘四农师用陶诗拟古韵》：“泽国累年馑，大官无岁荒。小吏朝暮谒，上堂复下堂。戟门列风旆，鼓角吹苍茫。弦酒客在阁，涕泗农在场。一堤障龙蛇，城郭参丘邙。度支竭租赋，水与金低昂。老兵抱锹卧，腹饱防河方。久客傍淮甸，闭户空嗟伤。”《扬州杂诗》：“廿载邗江路，行吟动值秋。客怀看月减，往梦与云浮。野竹山光寺，清风文选楼。旅游复何事，飘泊问沙鸥。”“藏用两无补，聪明百不能。宦情晓岸月，诗境雪山僧。零落川光改，羁栖夜气增。又停江上棹，来对驿楼灯。”皆卓然可传。宥函于咸丰四年秋来游武林，遍探西湖诸胜，屡过余斋，尝即席赋诗相赠云：“东山游钓暮云边，经典传家愧汝贤。莫叹无衣聊卒岁，共怜有母傍余年。荒衙鲑菜新醽醁，上国莺花旧管弦。廿载梦回江岸晓，鸥波万里接烽烟。”所作楹联亦挺拔可诵，《题钱武肃王祠》云：“吴越之间，至今乐土；汉唐以后，无此贤王。”《挽泾县包慎伯明府世臣》云：“衰白际时艰，孤恨荒愁，蹈东海而死；文章憎命达，片言只字，与北斗长垂。”

彡石公联

从姊纯葆，伯父彡石公之长女，适同里归安丁学博仁咸，贤明淑慎，三党交称。其殁也，年仅中寿。彡石公哭以联云：“堕地而半龄失恃，提携保抱，端赖重闱，想当年教养恩深，倘泉下相逢，应亦怪尔来太早；宜家而众口称贤，黾勉勤劬，克襄内政，悲此日死生路隔，纵命中有定，独何如我老难堪。”

寿序

寿文始见明陶学士安集，至归震川而益多。方望溪作寿序有云：“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体要者，尚能择其人之可而不妄为，而寿其亲者，亦必择其人之可而后往求。今之人则不然，其所求必时之显人，而其文则佣之村师幕宾无择也，其所称则男女之美行皆备，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琐琐者并著于篇。”其言可谓切中。然非特寿序若是，即祭文、墓志等亦然。即此可见世俗之陋，鲜不慕势利而喜夸大也。

犬门

官府案牍，有更易一字而轻重悬殊者，吏胥每藉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大宗伯长龄之封翁，尝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为法。封翁尝为州吏，承行盗案，犯供纠众自大门入，已定谳矣。翁知众犯因贫苦偶作窃，非真巨盗，言于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认盗情，必非久惯为盗者，今首从皆斩，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缮招册为辞。翁请于大字添一点为“自犬门入”，且言某仰体公好生之心，并无私

弊，官悟而从之。一举笔间而拯十余人之命，宜其食报于后。按：《五代史》张居翰改诏书“一行”为“一家”，免蜀降人千余，其事亦有足称。

家传单方

单方之神验者，可为世宝。余家传有数方，屡试屡效，济人多矣。恐久而失传，特志之。刀伤：用苧叶末糁之。端午夏至日，各采等分，晒干俟霜降日磨末。　受湿气烂腿：用松香不拘数，釜中用水，慢火煮，以焚一炷香为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方能凝结，否则胶滞。换水再煮。如此换八次水，煮八炷香时候，松香之毒始尽。研极细末入猪油，捣烂调匀，用隔纸膏摊之。其法以长薄油纸折成两方块，一面凿满针孔，一面摊药，将两面合拢，药折在里面，以凿针一面向患处贴上，线围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　隔纸膏式：□半纸凿满针孔，半纸摊药。一切疮：用槟榔、木鳖子、穿山甲血余、雄黄、硃砂、黑砒、大风子肉各二钱五分，研极细末，入土硫黄七两五钱，煮烊为锭，菜油磨搽，日三次。　牙缝出血，名牙红：用元明粉，研细末糁之。　一切无名肿毒：用鲜桑枝火爇，向患处熏之。小儿头烂，名染瘨头：用铜青一钱，沥青一钱，松香一钱，蓖麻子肉四钱，同捣烂，以布一方，如染瘨头大，摊药包患处。　跌打损伤：用冬瓜子炒研细末，温酒冲服三钱，日二次。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忠源，字岷樵，湖南宝庆人。由拔贡举于乡，为学官。道光二十八年，新宁逆匪寇宝庆，公与弟忠浚、忠济、忠淑集族人团练乡勇，屡挫寇锋。事闻，擢知县，赏戴蓝翎，发浙江试用，权知秀

水县事。时浙西大水，公请帑十万抚恤，上官从其请。明年补丽水，以父忧归。相国赛尚阿经略广西，招之，隶乌都统幕，旋以劳升同知。募乡人千余，日训练之。宝庆民善斗，公又善抚之，故所至破贼，楚勇之名闻天下。贼窜长沙，屡追歼之。由知府擢道员，赏花翎，湖南效用。寇退而土贼四起，浏阳遵义堂为百余年盗薮，聚党万余人，公整楚勇剿杀贼五千余，获大炮百余，火药无数。复剿湖北诸土贼，戮首至二万余人，升按察使。奉谕赴江南大营。会江西围急，率楚勇赴之，与贼日夜鏖战，贼用地雷破城，公自缺处出奋击，先后斩馘二千余，城旋修固。贼复穿地道六，公率勇自城内迎掘破之。自五月十八日被围，至八月二十三日贼始乘风遁去，城几陷而获安，公之力为多。诏赐二品顶戴，复臬司任。未几，皖城告急，诏命巡抚安徽。时旧治已为贼据，改省治庐州，公至，居民大半逃散，方训练抚辑，而贼率万众来攻，外援不至。十二月十六夜，贼乘大雾缒城，且发地雷，四更城破，公力战，受重伤，弁某强挽公下城，以辔进，公嚼其指，乃释手。公遂投水西门塘死，年四十有四。秀水庄芝偕舍人仲芳纪公事甚详，今节录之如此。谭涤生茂才挽诗有云："悲凉许国身，奔走亦以疲。枝拄阅数旬，饮泣人登陴。虽缓雀鼠掘，谁为膏油遗？逍遥七千人，犄角空相持。军门大星陨，山崩走熊罴。"皆纪实之辞也。

大钱

咸丰甲寅年，以军兴费繁，始铸咸丰重宝当十大钱，重四钱四分。凡百钱，用通宝八十，重宝二。浙江于八月廿二日颁行，设大美官钱局主其事。考重宝钱文，始于唐乾元，嗣后南汉刘龑乾亨、闽王延政天德，宋仁宗庆历、神宗熙宁、徽宗崇宁、理宗端平、嘉熙，辽穆宗应历，金章宗泰和，皆有重宝钱。历代钱制，有小钱而亦书重宝者，唐乾元、辽应历是也。大钱而不书重宝者，如唐开元、天祐，宋

大观、嘉泰、嘉定、淳祐，明大中、洪武、天启之类甚多。然重宝之义，似于大钱尤宜。至历代之当十钱，如王莽之么泉一十，只重七分三铢。后周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五代李璟永通泉宝、王延羲永隆通宝，宋庆历重宝熙宁重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金泰和重宝，元大元通宝，明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天启通宝，其制轻重不等，最重者莫若洪武通宝钱，当十者重一两。钱制之便民而通行最久者，汉有五铢钱，唐有开元通宝钱，皆小钱也。其行大钱而不能久者，钱重则耗费繁，而无济于国；钱轻则盗铸多，而有害于民。今能酌轻重之宜，而与时变通，自可行之久远也。

姚梅伯词

镇海姚梅伯孝廉燮，生秉异资，于学无所不窥，尤精于倚声。著有《疏影楼词》，自题《疏影》调云："天门海峤，倚绿梅、擫笛清响如啸。夕隼云盘，秋鹤风嘶，高寒或是同调。江淹宋玉凭千古，总一样、愁深欢眇。尽半生，锈铗蟫徽，托与美人香草。　侬自狂歌自赏，当前任、赢得流俗评笑。两宋三唐，换羽移宫，落寞词仙多少。江篷荻雨花帘月，且畅写、随时怀抱。算拂笺，香北茶南，但欠红儿娇小。"此可想见其寄托矣。

笙鹤楼

杭州吴山城隍庙后淳素房笙鹤楼，俯瞰西湖，境绝超旷。明胡宗宪御倭时，曾于此筹议海防，楼额为董香光所题。落成之日，胡命酒宴赏，海内文士与会者十七人，各赋七言诗一章。后毁于火，志乘失载。马秋药太常履泰独悉其事，因书额以复旧迹。道光乙未，昭文蒋

宝龄绘为图，一时词人赋诗纪之。兹录二首于左：“楼台传胜迹，笙鹤想遗音。世事有兴废，青山无古今。尚余秋药叟，能话老梅林。旧地喜重筑，迢迢异代心。”邬鹤征。“笙鹤逍遥赋远游，太常蝶去更难留。神仙缥缈寻常事，我欲榜书筹海楼。”戴熙。

陈参议

钱塘陈午桥参议鸿，官御史日，稽查户部银库，屏绝苞苴，终日危坐，官人进茶汤皆谢绝之。越十年，库吏侵蚀案发，刑部谳狱，咸供惟陈御史任内无染无弊，公论始出。尝建言轮班日讲，以为“康熙、乾隆间，设官使日缮进经史讲义，讨论益精，义理愈出，辨别益确，施措愈明，兼可鉴别其才猷，考验其学识。既备咨访之具，即储简拔之才”。识者称为千古名言。

周遇吉

《明史·周遇吉传》载，其守宁武，“城陷巷战，为贼执，大骂不屈。县之高竿，丛射杀之。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刻期将遁，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宣府总兵王承荫表亦至，遂决策长驱。抵居庸，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复开门延之，京师遂不守。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是遇吉之守宁武，必不轻于一死，故为贼所惮如此。乃瑜次人王瑆所作《节录补闻》谓“李自成急攻城，语守陴以周遇吉献，否且屠。遇吉闻之，使人缒己城下，见自成大骂，竟为贼磔杀”。胡天游《石笥山房文》转信以为实，且斥正史陋妄，而诋遇吉之死为不合于义。果尔，则遇吉特弃城以畀贼，贼亦何必刻期谋

遁哉？

赤水元珠

孙文垣《赤水元珠》阐发医理，有裨后学。惟载制红铅之法，为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钟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寿之说，遂讥朱丹溪不可过服之言为非。不知《本草》称延年之药如蒲黄、石龙刍、云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泽泻、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草》又称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鲜不受其害，是岂可过泥其辞乎？善乎缪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发病者不可胜纪，服之而获效者，当今十无二三。"《经》曰："石药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无惑方士有长年益寿之说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胜之害。

赤城杂诗

余自四十岁后不甚为诗，固由性懒，亦以此道难精，徒耗心神，无益也。在台州时，诗兴尚剧，尝赋《赤城杂诗》，附录八首，就正大雅："祖德清芬守一毡，轩楹遗制尚依然。登堂重认梁间字，手泽存留六十年。"秋畦公司铎临海，乾隆庚子岁修葺学廨，梁间题字犹存。"师门自昔受恩偏，瞻拜空祠意怆然。沈鹿坪师司铎台郡最久，台人士奉祀于祠。子舍遗书零落尽，不堪回首十年前。""廿年旧雨溯依依，苜蓿休嫌壮志违。孔梧乡司训临海，朝夕过从，藉破岑寂。杯酒深谈故乡事，便教沉醉亦忘归。""半亩空园护短墙，春来消息问群芳。闭门漫道闲无事，排日栽花课正忙。"严亲性嗜花，栽植满庭。"古坛槐影郁苍苍，金碧楼台接上方。自问名心消已尽，漫劳仙枕梦黄粱。"八仙岩祀纯阳真人，香火绝盛。"踏春山径路夭斜，胜侣招邀羽士家。西北高楼帘尽卷，夕阳影里

望桃花。”八仙岩在城西北隅，春日游入皆于此登楼观桃花。“双帻峰前路乍分，一声樵唱隔林闻。秋阴夹径鹤无语，中有幽人眠白云。”“石径巉岩步屧迟，碧云深处去寻诗。夕阴欲合山光暝，犹为泉声住少时。”

小琅玕山馆诗

严比玉太守诗，因未见全集，仅识数句于三卷中，今刊此书甫竣，适比玉长子伯牙大令鈇归自滇，持其遗稿《小琅玕山馆诗》十卷见示，云“于甲寅岁在黔付梓，三十年前酬赠之作，皆在集中”。回忆一堂聚处，选韵联吟，曾几何时，而万里招魂，中年永诀，亦可伤已。展诵既竟，补录十首于此。《相见坡》云：“幽涧越岭听，绝巘连云度。深谷开要涂，峻坂障前路。峰转迷西东，崖暗失晨暮。怪石猛虎斗，细径修蛇赴。接武渐盘旋，交臂各惊怖。阴壑笼晴氛，曲阿积寒雾。下磐惧高趾，沿壁阻阔步。亭亭恋夕阳，欣欣对嘉树。念旧觌面艰，怀新赏心遇。相见几时欢，出险犹睠顾。”《散赈行》云：“校场千人万人立，但闻欢呼不闻泣。一人日给米一升，行者日少居日增。民兮免散亡，民兮脱沟壑。陈陈相因太仓粟，安得尽以济茕独？不言抚字言催科，羽檄纷纷民奈何！当官谁学监门郑，图献流民补荒政。”《奇怀定圃》云：“并世此良友，斯文一作家。步趋皆学问，气味近烟霞。闭户挥青镂，循《陔》补《白华》。相思不相见，明月几回斜。”《扬州赠三弟昆圃廷瑢》云：“东风催客买归舟，又向扬州作小留。鲰菜五湖寻旧梦，莺花三月种新愁。但容人海时相见，何必家山定共游。为语看云眠亦得，诗成还送屋西头。”“寻芳湖上屡招邀，强与离前慰寂寥。彻夜笙歌听北里，隔帘花雨话南朝。客中乡泪随春尽，身外闲愁借酒消。占得二分好明月，阿戎真比阿龙超。”《到家日作》云：“回棹重寻水一湾，绿杨影里叩柴关。两年足履江湖险，万里身从殿陛还。宦味略尝云共淡，行装乍卸梦俱闲。只愁一纸官书促，容易归山又出山。”《九日同人翠屏山登高》云：“年

来我亦怅离家，插到茱萸感鬓华。万里乡心惊落日，一庭秋色在黄花。吟情未许催租减，帽影无妨带醉斜。知是明年又何处，好留鸿爪印天涯。”《雨霁》云：“几日浓阴匝远村，寒波绿涨旧沙痕。春风吹过廉纤雨，一路落花红到门。”《杭州别竺云》云：“风月年年纪胜游，无端离思动残秋。路回日落人何处，独上西湖旧酒楼。”《板桥》云：“曾向秦淮访六朝，明漪瑟瑟柳条条。一官万里行将尽，秋雨秋风又板桥。”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校点说明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梁绍壬著。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的祖父梁履绳对《左传》颇有研究，著有《左通补释》，以绩学有名乾隆间。梁绍壬濡染家学，能诗工文，曾于道光年间考中举人。他的卒年不详。据道光十七年（1837）他的表兄汪适孙在《两般秋雨盦随笔》的序文中所述，“君之书成，而君之身杳矣”，可知他的卒年当在此以前。

《两般秋雨盦随笔》共八卷，是一部以记载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事迹、评述诗文以及论学考证等为主的笔记著作，内容相当广泛，资料也较丰富，对文史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本书虽记述不多，但还是有所反映的。例如《鸦片》记述了鸦片的祸害，《洋钱》记述了洋钱在我国的流通情况，《三江赋重》揭露了封建王朝对东南一带人民的残酷压榨，《林抚军奏疏》更全文收录了林则徐在道光十三年所上的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的奏疏。这说明作者还是比较关心时政和民间疾苦的。不过，书中也有一些毫无意义的清闲之作，反映了作者的封建士大夫的观点和趣味。

本书刊本较多，有道光十七年钱唐汪氏振绮堂刊本、文德堂本、光绪十年钱唐许氏吉华室重刊本、光绪十八年铜活字本，宣统元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年间文明书局印行的《清代笔记丛刊》本等。这次校点，以吉华室重刊本为底本，并用振绮堂本、文德堂本和《清代笔记丛刊》本进行参校，凡遇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卷

二目录中原有《张月娟》一题，但各本均阙文，现将这一标题删去。书中引文错漏，或明显错字，如《佩觿》作者郭忠恕误作郭忠愍，苏辙字号颍滨误作颖滨等，也径行改正。

目录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咏物诗
    周诗多韵少韵
    桑中诗别解
    张船山诗
    集对
    张仙
    瓯北控词
    诗值五千金
    秦良玉词
    二名偏称
    弄堂
    汀茫
    辨姓诗
    西湖竹枝词
    金元七总管
    金陵诗僧
    武弁能诗
    徐宝幢
    杜撰
    西泠感旧诗
    拾没
    不惜
    吕叔简语

伯夷叔齐
兰因馆
猪语牛鸣
须换银米
琴娘
杨妃诗
世俗诞妄
陶篁村
钱宗伯对
石异
高小姊
鳖子亹
讽刺诗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云诗
科场对
因诗得赠
张子野
火浣布
苏州状元
乳姑图
宽恕
代笔
镜听
瓦刺
无题诗
赵篠珊
和尚太守

五时衣
中秋诗
张晏埋骨
干支戏
名士受窘
毒谑
中庸非孔门书
阮王二宫保撰联
琵琶记
毛
番枪子
南屏僧
学海堂
律中变调
索诗瘢
老少年诗
治夔离
桴炭
姚古芬
药转
飞吟亭卢生庙诗
中兴文字
春阴词
山人
禁宰犬猪
群仙液
续榜进士
朱闲泉诗
狼跋鸳鸯
李逊之

新婚词
刘子明语
谢叠山琴
春寒
雷琼道署堂联
西楼记
浓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带
变身韦陀
葬说
都啬盐阜
挽对
汪彦章
高凤卿
蚌佛
四书偶语
异禀
徐文长
贡院对
题画诗
潞王琴
武庙对联
宋端宗屐砚
西施诗
黄梅桥
寻常音误
对联
过洋乐

孔万
曲阜孔林
青词
尧舜禹汤所举
乱世之臣识大体
借书
丧心语
博士待诏
尼姑
小说传奇
镣子
赵普
国书
滇南不知孔子
贵贱同诞
古人名作
笔端刻薄
三杨
墓树
牡丹
簪花楼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圣讳
三虫
卷二
周芷卿
京官苦况
吃醋

焦烈妇
花帘词
寿联
秋潭二乡先生诗
谢表
典试改充
圣童
圈儿信
铁鞋岭
赵秋舲
信
十半软半
吴台卿
下第制义
吴公雅谑
竹影词人
喝火令
条幅扇头诗
长十八
李后主词
沈去矜卷子
短钱
侄
达诗
集句
蜘蛛
破题
阮大铖祭文
频罗庵挽寿联
中书诗

供春
御舟
白撞雨
珊瑚树
岳王诗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武陵娘子
梅龛诗佛
命
莫如用猛
分茅砫
红豆
木龙血
王廉访挽联
寿星
毛西河
同年嫂
尚纲堂诗
卢费对
谷城诗
贺知章
落英
嫁
厶字
商灯
任邱边
赛鹦哥
咏史诗
腋气
于庙祈梦

门对
单传句
袁赵蒋
袈裟绣龙
八斗万斛
一典两用
赤子
鼻天子陵
僧诵中庸
藩臬
岳王论
干阿奶
跳行
添注涂改
吴澹川
见过亭
彭文勤试题
食量
作诗不必识字
混称
弥勒对
戏名对
悼亡词
软金杯
二苏
阎典史
金花夫人
魏环溪语
梁文康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铜盘
文信国绿端蝉腹砚
品酒
前朝后市
鸦片入策题
阵亡疏语
太誓
二我
玉髑髅
瑶俗
鬼轻巡检
麻阳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叠字诗
财色
汤武
识遗论相
彭生铁杖
薛能
苏文
至圣封号
中贤亚圣
春秋人物
常平
而已
寿王妃
书词与史笔迥异
影妻椅妾

毕赵
宗室诗词
食其
佛
诗祸
仁义
儒作禅语
拘泥
卷三
黄孝子
屈戌
赵南星砚
李西斋
祭文
池塘生春草
胜朝奢靡
纨袴
诗傍门户
在璞堂老人
京师梨园
银杯
理学偏僻
青躬道人
仔
碧城仙馆诗
频罗庵主
作诗取法
枕代头
张讱庵
惩矫

痘疹
侮圣非贤
荆钗记祭文
青芙蓉阁诗
丞相胡同
漱玉断肠词
背苏州
拍曲几
密蔷薇
补子
病诗挽联
荔支
端午
顾受笙
南梁北孔
卢沟桥
陈眉公
墨派滥调
诗求新异
崔红叶
老先生
五官并用
闺秀
谢道韫
柳如是
黄子未
蕉叶
绝唱
乩示闱题
洋钱

耻认祖宗
诋毁东坡
海忠介
老少同榜
黄石斋断碑砚
集虚
酒树糖树
瓶水斋诗
梧桐
子同生
闺秀诗
诙谐本色
宋玉
小救驾
苏芷香
十些
葛秋生
致赵秋舲书附来书
附别后秋舲来书
祈梦
麻蛋烧猪
钞法
哲那环
字音假借
象牙
钓台诗
绝人太甚
割裂题
诗学太白
荆轲诗

异物
武成
青州从事
物性
武人口吻
岩墙
骗
诸葛锅
龟鱼佩
威德入人心
词曲取士
纸月
虚字入诗
胡旦
诗用俗称呼
叠句单传
享国之久
昼寝
校人
下官
辨名非字
易安词
闪门跨闾
汗青杀青
小县少古迹
急语成话柄
短小人词
名姓在五十笔外
毒药库
卷四

邵飞飞
鸦片
四海
竹楼
锥刀砚
范增诗
艮心居士
金铃小犬图
对月曲
好名
西厢记
山歌
听月楼诗
苏杭游女
告墓文
马字
书中绝句
摸秋
横看
舜兄
古人名字
贾秋壑
四书对
李秋雁
晏元献诗
江城梅花引
安公子
对联
梁瀛侯语
读书

孔子
花押
苏绣鞋
别号小照
香市
梁秋草
王伯穀
联谱
烟波钓徒
蔡木龛
程十然
山现字画
诗家烘托法
小颠
薛白杨唐
云起石
莲笠
饿乡记
橘红
菩提叶
麻疯女
复姓
庸主知人
鼻子
反切
眉子砚
三家店题壁诗
灯谜
天下大师墓
飓信

拂水山庄
韵兰
重宴鹿鸣纪事
诗忌正论
李袁轻薄
昆明池对联
滕王阁黄鹤楼对联
诗宗唐音
巍字改书
地窖
副车诗下第诗
三十六江楼
鬼诗
行比伯夷
菱落
村学诗
会馆对
朱侍御奏疏
陈小鲁
三虫
土语入诗
一杯羹
竹衫瓶菊
规矩草
临终对句
党奸
量人蛇
果下豹
城隍
白鸽标

种痘
金兰会
三江赋重
浑不似
迦陵填词图
王紫稼
李郎
介甫东坡
明妃诗
因诗得妇
荐书
伶俐不如痴
狐仙能画
长生殿
考差会课
卷五
在疚记
宗彝
同姓
治中
脱十娘顾二娘
六女
躲破鼓
上舍
桂花新
挽联
文庄奏语
孙征君语
志哀
竹枝

胸襟
废纸
父子异趣
兄弟异趣
居官不听子弟言
温伊初
柏相诗
喜鹊
魔浆
纨袴传
马坡巷
私蓄
帝王言动
难博学
蒙古儿
清勤堂随笔
黄蓉石
狼巾
乐氏枣
嫁娶
惜阴
操北音
无题诗
下体
张南山
公孙
避讳
行路歌
砯
缺文衍文

返魂梅
赠酒资
丧服
诗与景合
铭
不好玩物
县令念佛
醋瓶画匣
识字
四忌铭
段拂
欲富贵
桐花阁词
缓葬
魏野
吹皂荚
绍兴
馄饨汤注砚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素泪江山
岳忠武砚
异产
楚姑
怙恶
张胡子
侵宅诗
潮州乐府
湖胶
秦桧镬

重建始兴文庙碑记
家教
古砖
友渔斋诗
渔洋山人诗
同人集姓氏
无题诗
写榜吏
字无对
周槐
硕人
逸书
宋主荒淫
通
诗品
雷异
高怀
讲易
圣相师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注作小讲
安南表
丽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诗人工对
党奸之尤
厕诗对
小人
虾蟆给事

弟妇
氽
缀数
丁拐儿
笑柄有本
代写书
治眼齿
奚铁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异
阳明
问家乡诗
糖霜
诗书次序
武后
读书
卷六
圣人
分字
端砚
瓜子梦
鼎甲同榜
半边红
唐子畏墓诗
陈恪勤诗
河豚赝本
目出
琵琶亭
司成受拜

牡丹鹦鹉
到
两相对联
先臣告养
唐公韵事
指爪
粤歌
射潮
媒竹
迷坑
祥酒帘
绿郎红娘
集诗袭诗
隋镜
蝇异
小峨嵋
二刘妃图
没字碑
集庆寺
十五魁巷
梦中反切
一把雪一把连
软玉珪
奸雄喜怒
妒女泉
三敬仲
公在乾侯
生圹死轩
古今异俗
铁枪

诗冢
以宋比周
黎女
厨娘
骨董鬼
虫达印
高颖楼
相似
加高
问宅诗
乡试命题
曾点
仆碑
招牌对
西江古迹
称寿
桃金娘
书地
女侯
九折臂
少君
丁鹤年
县郡
老伯
左氏错简
左氏创解
梅花诗
咏盐诗
胎生
秋香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两状元
摸龙阿太
人隔天河
洗福禄
响铃坟
温铜刀
蝴蝶会
朱锦山
李笠翁墓
燕台小乐府
管杏花
铁马
家书署姓
马闸子
阳明之学
笙磬同音
活孟子
不倒翁
不能诗
六和塔
姬姜被难
名之显晦不同
王坟豆
鹧鸪米
讳
解经可噱
封神传
真字
书卒异词

徒法无益
孔子删诗
麾蚤
韩公帕苏公笠
毛诗酒令
孟子始尊伊尹
水晶
市井食单
殿寺新名
念珠钟声
和尚破荤
任翼圣
武弁临终诗
胆异
聚珍版
优剧
鲜鱼生葱
戴记
富贵诗
三十而立
三阵
急急如律令
逼人太甚
烧尾宴
挽联
硬记
缩骨痨
烧香
王荆公
蔑

卷七

古今人比拟
陈三元
思归诗
土司妻
太白小像
义髻
重拜花烛
振振
祁阳竹枝词
醋溜鱼
徐闻县
三垂冈
出关诗
黑蝶
桃源诗
下第诗
太太
诗中之时
夫己氏
大连少连
珠江竹枝词
瞽人填词
羊肾羹
参商
土炕
余椒云
闵子弟
青
文字

平山堂
江西
五大夫
岳庙对
武庙对
侍郎林
亲戚
饯优诗
撕
贼秃
老
荅
烈皇惨诀
一壮
四壬子图
名姓之误
先臣先妾
颜子
大明湖趵突泉
先大父夬庵公传
雌雄牝牡
点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诗
象胆獭肝
左右
者这
制义碍诗
西域诗
行状

履历
阮亭司寇对联
名字之妄
谦语成谶
相士
相门对
毛西河
僧道
侯元经
赌空
绝命词
金乌玉兔
爷爷
赵秋谷
十万卷楼
三字狱
文幂酒
挂冠
诗占身分
药别名
圆梦
怀嬴
葡萄
头
槟榔
文士浅陋
林抚军奏疏
东周
斫
破瓜

口采
偷书官儿
明左藏
避讳
公牍
隋唐演义
言可樵
父母称呼
杀人
函丈方丈
无稽之谈
佛诞
纸褥
女娲
败子
达语不可为训
银槎
定风螺蜈蚣剑
耳诵
樱桃青衣
圣穀篇语
杨讱庵
米价
东坡行二
测字
朝鲜诗
惊燕
赊抵折
诗魔
须臾

枨怀词
一丁
厘毫丝忽
大太
题驿诗
称名
命名双声叠韵
四书令
晋文公梦
宋孝宗
异才戾气
大行
汲冢书
酒卢
化鹤
子呼公
酒价酒味
二形二声
精灵
王介
互用典故
经语诙谐
安吉
卑之无甚高论
望帝
卷八
太字通世
忽亲
阴寿
首阳山

左传对
佘太君
戒杀生
山魈僬侥
愿为人妇
蔗虫
徐中山女
野合
寓钱
步
三苏祠对
腹葬
鬼畏桃
方夫人诗卷
蜕岩词
知训见字
程少山
鬻栗
袍
尖头靴
频罗庵诗
云贞寄外书
河东山西
双声
黄雀银鱼
土馒头
罢官诗
馐妇吟诗
百花冢
翰苑吏

西施封神
朝僎
郭汾阳
通文
家弟家孙
李东白
物理
举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十二时
薜荔
侏儒
对联
妯娌
妻作夫志铭
帐
葵扇
柴窑
诗评
咏旒亭画壁诗
秩
任城太白酒楼诗
砚瓦
太公
行酒之法
邓会
伏波
寿堂
姬

马精化蚕
白发
苏小小
邱嫂
吴日章
进士不读史记
口语成谶
虎狼
后身
同气之异
阿蛮
妒律
史阁部书
万岁
钢
修竹杨家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莼菜
绣帐锦帐
禽兽殉难
帝王别号
成语对
粤僧诗
文人诗
动物出土
公牍
误出经题
饧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答县官
讳
孪生次序
四克
日月灯
拾遗记
尚主
台阁诗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阳朔县
典故歧出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序

予中表兄晋竹梁君，以宰相之华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读书，偻指数典，膏肓箴乎经疾，然疑订为史评。凡夫《北梦琐言》、《西京杂记》、《诗人玉屑》、《艺苑金针》以及《七签》、《真诰》之编，《五灯》、《珠林》之册，靡不参同结契，考异名邮。陋小说于黄车，约条抄于青简。入张公之室，记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剧谈著录。成《秋雨盦随笔》若干卷。予受而读之，轧轧乎锦线之抽机，磊磊乎星徽之溢目已。综其全旨，约有四端：一曰稽古，则《经典释文》之遗也；一曰述今，则《朝野佥载》之体也；一曰选胜，则模山范水卧游之图也；一曰微辞，则砭愚订顽徇路之铎也。夫田敏白及，识物昧其名；杨修赤泉，论族紊于系。或目骇豹文之鼠，或口呿同穴之鹄，导鲜通津，佩无迷谷。君则画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铜盘，搜比干之墓碣。奥如羊绩，不误于杕枝；博如马迁，无讥于尸口。岂非事求其实，而解别于常乎？又若见淆烝而不知，问鲁壶而莫对。人非稷嗣，孰究朝仪；地限伧荒，徒工野录。君则沐浴乎家泽，晋接乎祖庭。登多宝之船，咳唾无非珠玉；入众香之国，薰陶尽是旃檀。故能掇英拾华，吐糟弃粕，总四朝之闻见，通万国之语言，绍《矢音》之遗芬，文庄公集名《矢音》。演《瞥记》之余绪。谏庵先生有《瞥记》。韩家经纬，王氏璠玙，吾于此书，信其济美矣。今夫龙门之作，因阅历而始奇；东坡之文，引江山而为助。士有心通八极，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过瓮牖之闲评、枫窗之小牍已耳。君则近游吴市，远适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峡。盖吾舅氏宦辙所至，君每从焉。借官舍以作书堂，采土风而襄县谱。登高克赋，遇物能

名，具升岳浮海之才，为凿险缒幽之致。方音辑去，轶事探来，贤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馨逸。其情畅，其兴豪，此所以纵吻生涛，把金杯而跌宕，锯辞落雪，捉麈尾而流连也乎？至于五门嚄嚄，闻马舍之猪声；三台峨峨，贡虞卿之虾鲊。往往诮深郑酤，毁甚滕屠，矜对镜之青㲉，吐烧城之赤舌。君则无心玩世，有意牖民，不删寺人孟子之诗，窃比公是先生之记。而或谓雕刻世态，有干天和；摹绘物情，微伤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触邪者，固不能学味道之模棱，等魏公之妩媚也。嗟乎！秋无可梦，一灯黯淡而摇青；雨最能愁，万叶凄凉而坠碧。君之书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双双鹣翼，听冷月于泉台；君配蕉卿黄夫人撰有《听月楼诗》二卷。藐藐凤雏，少孤星于曙后。极才子伤心之遇，为文人薄命之尤。蚕吐余丝，蠹留剩字，又曷禁拔剑斫地，把笔问天也哉！昔先兄为外大父刊《左通补释》，今予拟为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编先之。零章断简，虽难侔武库之珍；选义考辞，要无愧杂家之作。览之者爱其记丑而博乎，吾恐畏甚口而适适然惊且走也。道光十七年，太岁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适孙拜序。

卷一

咏物诗

近时诗家咏物，钩心斗角，有突过前人者。扬州张喆士《咏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无山妇女愁。"长洲女士陶庆余《咏鹦鹉》云："一梦唤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汉文章。"皆合两典成一联，而雄浑独绝。胶州李霞裳进士《咏甘草》云："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侯。"题外使事，尤奇而确。仁和周南卿茂才《咏钱》云："眼孔小于穷措大，面形团似富家翁。"尽相穷形，嬉笑怒骂皆有。钱唐卢小凫布衣《咏夹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烂漫，美人消息总平安。"隽妙之思，令人意远。又相传有《咏新月》句云："映水有钩鱼却钓，衔山无箭鸟惊弓。"可谓刻画入神。至吴江郭频伽明经《咏诗筒》云："之子远行少鸿雁，美人赠我有琅玕。"则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议矣。

周诗多韵少韵

《周颂·烈文》篇末多一韵，《天作》篇末少一韵。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呜呼前王不忘'六字于'子孙保之'之下，则两篇皆叶韵矣。二诗相连，盖误简也。"说甚精确，具见读书细心。

桑中诗别解

《鄘风·桑中》一篇，《小序》、《集传》皆以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匏学博光彝云："此戴妫答庄姜之诗，所以报'燕燕于飞'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宫、淇上者，皆当日话别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庄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与弋皆姜氏同姓之国，因怀庄姜而兼及当时之媵妾也。"其说甚新。海匏五经皆有著作，今殁后不知稿尚存否？

张船山诗

张船山太守问陶尝于吴门密蓄一妾，于其夫人游虎丘时，故使相遇于可中亭畔，晤谈许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赋诗云："秋菊春兰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云栈通秦蜀，暗画蛾眉斗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仓庚疗妒恐无灵。天孙冷被牵牛笑，一角银河露小星。"韵人韵事，足为山塘生色。

集对

家大人尝集一楹联云："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以东坡诗对祢衡传，天然比偶，惜无人能当此语者。

张仙

吴县蒋国源题孟昶像云："锦江花草化春烟，蜀主风流绝可怜。赢得美人怀旧宠，赵家宫里祭张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绘蜀主孟昶像

祀于宫中。太宗见而问之，诡其词曰张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瓯北控词

赵云松观察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词为袁、赵两家息讼，并设宴郡斋以解之，想见前辈风趣。其控词云："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其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

诗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贵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朊仕家居，于其公车北上，以五千金遣之。公子赋性不羁，楚馆秦楼，一路挥霍，比至京师，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场，嗒焉若丧，称贷而归。翁初怒其不肖，欲诃责之，及还家，首搜行箧，见诗稿中有二句云："比来一病轻于燕，扶上雕鞍马不知。"翁且怜且喜曰："得此二句诗，则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词馆，此可为花柳诸公作一段佳话，今则无此撒漫浪子，并无此跌宕诗人矣。

秦良玉词

尝于友人斋中，见悬秦良玉小像一帧，上钱谢盦先生枚题《金缕曲》一阕，风流悲壮，殆罕其俦。其词云：“明季西川祸，自秦中飞来天狗，毒流兵火。石砫天生奇女子，贼胆闻风先堕。早料理夔巫平妥。应念军门无将略，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妄男耳，妾之可。蛮中遗像谁传播？想沙场弓刀列队，指挥高座。一领锦袍殷战血，衬得云鬟婀娜。更飞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飒爽，论题名愧杀宁南左。军国恨，尚眉锁。”

二名偏称

今人二名者，往往于笺牍中单称一字。按晋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传》，祝鮀述践土之盟，其载书云：“晋重鲁申。”昭二年，莒展舆奔吴，而《传》曰：“莒展之不立。”又《晋语》曹僖负羁，称叔振铎为先君叔振，则割裂之称，由来已久，马迁、葛亮，其滥觞耳。

弄堂

今堂屋边小径，俗呼弄堂，应是弄唐之讹。宫中路曰弄，庙中路曰唐，字盖本此。

汀茫

顾亭林先生邃于古音，尝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晏，青主于户外呼曰：“汀茫久矣，犹酣卧耶？”先生怪其语。青主曰：“君精古音，岂

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与大笑。

辨姓诗

潮州太守黄霁青先生安涛，嘉善人，工诗，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误书黄为王。先生作诗答之云：“江夏琅玡未结盟，廿头三画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吴郑，敝姓曾连顾孟平。须向九秋寻鞠有，莫从四月问瓜生。右军若把涪翁换，辜负笼鹅道士情。”工整熨贴，风趣独绝。

西湖竹枝词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台》、《锦城》、《摩云》等集。《西湖竹枝词》二十首，为人传诵。录其三首云：“钱唐太守醉西湖，堤上花枝也姓苏。郎是东风侬是草，将春吹绿到蘼芜。”“叶叶东风杨柳青，青骢得得傍花行。劝郎收却金丸弹，留个莺儿叫一声。”“十景塘边是妾家，小楼斜对木兰花。西邻阿妹声相似，莫误敲门去吃茶。”清丽芊绵，情文斐亹，铁崖诸老不得专美于前矣。

金元七总管

吾杭清波门外，有庙曰“金元七总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陈姓者云：“可对‘唐宋八大家’。”众赏其工绝。案康熙间徐紫珊所撰碑记，谓神元时人，七者行次，总管其官名也。

金陵诗僧

金陵水月庵僧镜澄，能诗，然每成辄焚其稿。携李吴澹川文溥录其数首，呈随园先生，先生激赏之。吴谓镜澄宜往谒先生。镜澄曰："和尚自作诗，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爱和尚诗，非爱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岁》诗云："留君且住岂无因，比较僧贫君更贫。香积尚余三斛米，算来吃得到新春。""新栽梅树傍檐斜，待到春来便着花。老衲不妨陪一醉，为君沽酒典袈裟。"其风致如此。

武弁能诗

浦情田守戎，尝诵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韩侂胄，将军已作郭汾阳。"立论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于吴门响山堂陈氏见之，出诗文稿若干卷见示，多有可观。记其五言绝句一首云："最爱初三月，弯环恰似钩。郎心钩不转，钩起妾心愁。"情词婀娜，绝非弁员口吻。

徐宝幢

仁和徐宝幢茂才恭俭，工诗文，年四十，目双瞽，口授经文课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记其《西湖棹歌》二首云："大船埠头杨柳青，小船埠头春水深。劝君莫惜买船费，过却春光无处寻。""钱唐江上大潮多，游客登舟唤奈何。侬自年年弄湖水，生来从不识风波。"音韵深得竹西之遗。

杜撰

"青春鹦鹉，杨柳楼台。"司空表圣《诗品》句也。陈曼生司马集二句对云："绿绮凤凰，梧桐庭院。"注云："张子野词。"请曾伯祖山

舟学士为书楹帖。学士爱其工丽，欣然书之。后遍查子野词，并无此二句，盖竟属司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旧诗

姚大升孝廉，江苏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后随父宦闽，重过武林，访之，则香消已逾岁矣。因赋《西泠感旧》诗四章云："江南荡子恨无家，锦字坊西问狭邪。芜馆秋灯留蝙蝠，荒陵春水没虾蟆。故人尚指楼头柳，渔父空迷洞口霞。辜负沙棠舟上客，酒尊诗卷到天涯。""窈窕文窗启碧轩，美人家近苎萝村。芳兰佩结翻经样，杏子衫娇泼酒痕。斗草人归春绰约，卖花声破梦温存。争知旧日青骢客，哭过枇杷白板门。""楼头别语太凄清，乍似长生七夕盟。绝代可怜人早死，十年未见我成名。临流浅土埋苏小，残月香词唱柳卿。安得并骖瑶岛鹤，苍烟吹破岭头笙。""西泠曲港漾平沙，桥上黄昏噪暮鸦。榆柳洲边新鬼火，桃花门里旧儿家。玉鱼葬合肌犹暖，金蜕魂归月易斜。知否萧郎重到此，短诗和泪泣琵琶。"哀艳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为心声，固不宜尔也。

拾没

字典：不知而问曰"拾没"。没，母果切，音么，今北人所谓什么也。

不惜

草履名"不借"，其来已久。按《齐民要术》作"不惜"。黄扶孟云："当以不惜为是，谓此物极贱，虽履泥湿弃之，亦不爱惜也。"

吕叔简语

明吕叔简云：“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恨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二语可为居官、居家者座右铭。

伯夷叔齐

张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试，以伯夷、叔齐命题。有作八比文者，则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齐二比也。先生题俳语于卷上云：“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帐的东西，做成了一味吃不得的大炸八块。”可为喷饭。

兰因馆

白香山诗云：“钱唐苏小是乡亲。”家在钱唐而墓不在钱唐，竹垞老人辨之详矣。然西泠抔土，千古艳称，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为湖山点缀，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夺归秀州，未免已蹈争墩之习。至小青诗云：“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为虎林冯氏家姬，虽杂见诸家小说，而衣香鬓影，若有若无，人尚凭虚，墓于何有？乃陈云伯大令文述特筑其墓于孤山之麓，并附以云友、菊香，且为之志以征之，复建所谓兰因馆以实之，可谓极才人之好事矣。咏巫山者不云乎：“朝云暮雨连天暗，神女知来第几层。”赋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引人入胜，正在缥缈，必欲求其人以实之，不几梅鹤笑人耶？然其题咏之作，有不可磨灭者，兹特录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杨妹子，小名应唤菊夫

人。”方稚韦孝廉懋朝句云：“乐府好歌三妇艳，乡亲况有六朝人。”吴飞卿女史规臣云：“桃叶画船题叶女，梅花禅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韫女史端纪事四首最佳。其诗云：“郑家娇婢解吟诗，和靖风流想见之。遗址误寻高菊硐，翟晴江以菊香墓为高菊硐，臆说也。前身合是谢芳姿。踏青春访琼姬墓，朱竹垞、毛驰黄两先生曾访之。飞白宵题玉女碑。诸九鼎作墓志。更乞茂漪书一过，簪花楷法妙临池。”翁大人乞墨琴夫人楷字勒石。此咏菊香。“焚馀诗草返魂香，遗集真应号断肠。齐国淑妃原著姓，小青，冯姓。蒋家小妹是同乡。小青，广陵人。镜湖桃叶鸥盟远，女弟紫云适会稽马髦伯。画阁梅花鹤梦凉。屏居孤山别业。最忆横波摹小影，眉楼一角写斜阳。”顾眉楼有摹小青小影。此咏小青。“又见杨娃小印红，容华才笔丽惊鸿。容华，杨炯女侄。丛残著录留湖上，诗见张遂辰《湖上编》。轻薄姻缘说意中。李笠翁《意中缘》传奇以杨云友配董香光，谬论也。谢逸画图寒翠晚，谢彬有云友及林天素小像。汪伦潭水夜星空。尝客汪然明春星堂。依然智果西头路，绝胜仙霞万点枫。”云友死，天素返闽中。此咏云友。“碧城坛坫久名家，多少蛾眉礼绛纱。仙子玉炉三涧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冢秋飞蝶，映水红楼晚噪鸦。更访吴宫双玉墓，牡丹厅畔竹阴斜。”翁大人近为琼姬、小玉营墓于虎阜塔院牡丹厅下。琼姬，兰闾女，名胜玉，又名滕玉。小玉，夫差女，亦名紫玉。四诗典丽风华，洵堪垂远，传之后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猪语牛鸣

“公冶长解猪语”，见皇侃《论语疏》，可与“介葛卢闻牛鸣”作的对。

须换银米

京师四喜班陈双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将留须，掌班者苦止

之，每年愿加包银若干，遂不果留。偶阅《莼乡赘笔》，华亭顾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园。一日，家演剧，有名旦善装杜丽娘，而已须髯如戟，因强其剃须。乃曰："俗语去须一茎，偿米七石，倘勿吝，乃可从命。"顾抚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家人从旁细数，计削去四十三茎，立取白粲三百石送之。须之遭际，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妇也。雅善鼓琴，偕其夫游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请授琴，群姬并从学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妇遂流落，转辗至浙，往来大姓家，虽略行其道，要非复曩时之尊重。每当酒阑灯灺，缕述旧情，未始不泪涔涔也。余闻而感焉，为赋《金缕曲》二阕云："双泛珠江橹。尽风流，泰娘身样，莹娘眉妩。生小自娴文君技，花底秋桐惯抚。总羞学、寻常菊部。一曲水云潇湘调，竟公然转入临淮府。鹣比翼，凤鸾伍。鼕鼕夜静军门鼓。好良宵，阑干月转，花阴亭午。半臂添寒尚书醉，屏后金钗楚楚。齐俯首、邯郸学步。绛帐高谈勾挑法，把霓裳谱作鸳鸯谱。飘泊恨，不须诉。""划地鹃啼血。怪无端，房中曲奏，鼓宫宫绝。华屋俄成山丘感，化去朱门剑舄。有多少、花啼柳泣。何况堂前双飞燕，更谁容重向雕梁歇。飞絮影，化萍叶。漂流却向明湖侧。恁匆匆，宫移羽换，珠狼翠藉。旧日鞋尖三千拜，今日鹑衣百结，回首望、侯门天隔。大有水云捶琴意，莽江山重话梁园雪。春梦事，感而述。"嗟乎！始则王侯笑傲，继则宾客飘零，比比是也，独一琴娘也哉？

杨妃诗

美人例为人怜，虽至亡国败家，犹有起而原之者。袁简斋先生先开脱杨妃，一则曰："《唐书》新旧分明在，那有金钱洗禄儿？"再则

曰：“如何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赵瓯北先生竟褒奖杨妃，一则曰：“马嵬一死诸军退，妾为君王拒贼多。”再则曰：“张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杨妃死殉君。”

世俗诞妄

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济宁有宋江庙，为盗者尝私祈焉。汲县有纣王庙，凡龙阳胥祷于是。颍之卫灵公庙，闽之吴天保庙，亦然。涌金门外有张顺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扬雄、石秀庙，闽楚多齐天大圣庙，黔中多杨老令婆庙，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谬误者，陈州城外厄台有庙，颜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庙，画百牛于壁，牛王居其中，则冉伯牛也。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于是合而为一，则杜拾遗、伍子胥也。雍丘范郎庙，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将军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为偶，题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戏之曰：“何不兼塑仙鹤郎君？”世俗诞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庙中司事之人，吾乡名之曰“庙鬼”，所作所为，往往戏侮神圣，如关帝手中所执之扇，末署款云：“云长二兄大人属书，愚弟诸葛亮。”真堪发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会，各庙神像俱迎聚于西湖玛瑙寺前，于是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观世音敛衽拜。”尤堪捧腹也。

陶篁村

会稽陶篁村先生元藻买墅于西湖葛岭之麓，名曰“泊鸥山庄”。六十余，娶一妾，为馒老计。家曾伯祖山舟学士调以诗云：“病来久不见陶潜，隔着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边。”“闻说蓉江泛橹枝，已成阴后未凉时。一枝椰栗无人管，付与樵青好护持。”“不是朝云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维摩。对门有个林和靖，冷抱梅

花奈尔何？”“好将斑管画眉双，莫染星星鬓上霜。比似诗人张子野，莺花还有廿年狂。”此四首随园老人已采入诗话中。复有《再调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镜复如奁，中有飞来比翼鹣。恼煞画船楼外泊，红阑添上一重帘。”“一幅新翻秘戏图，海棠侧畔老梅株。问年三五盈盈月，不见犹怜况老奴。”先生没后，如君守志不嫁。后四十余年，余与先生令孙春田学博轩游，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余，长斋绣佛，足不出户，每食则设于先生小像之侧，进酒侑食，如事生礼，亦一段风流佳话也。先生工诗古文词，兼长制义，顾南北十上乡闱，不得售。在京师有日者兼精风鉴，谓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无分功名。虽然骨格清奇，不名世，当寿世也。”使相诸郎，则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绝意进取。二子廷琛、廷琡，先后登甲科，出宰剧县。先生买宅湖山，徜徉诗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补弟子员入场，先生见猎心喜，意欲重携铅椠。诸侄辈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于是春田来奔告于山舟学士，学士往谓之曰：“篁村，尔求死耶？何其老而无耻也？”先生曰：“吾文兴颇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学士曰：“是不难，俟首场毕后，君为拟程，吾来同作。”届期，学士偕先生至青云街陶氏书坊接考，知首题为“夫子之墙”一节，两公共砚，凝思论题，举笔文成，皆清微淡远之音。比榜发，则是科中式之文，皆捃摭《尔雅》及《广雅》、《考工》、《三礼》而成者。学士谓先生曰：“此中须丹壁垣墉，吾与子黄土颓墙，复从何处讨生活耶？”相与干笑而已。

钱宗伯对

嘉兴钱蓉石侍郎载奉命祭尧陵，辨今尧陵之非。既覆命，具折奏之。折计二十七扣，奉旨申饬。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试，取顾问作解首，三艺皆骈体，经磨勘停三科。京师以二事为对云：“三篇四六短章，欲于千万人中，大变时文之体；一折廿七余扣，直从五千年后，上追古帝之陵。”

石异

宋牧仲《筠廊偶笔》载，有人于归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鸳鸯石一枚。后复过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鸳鸯石一枚。因琢双杯，宝用之，已奇绝矣。壬幼时尝闻山舟学士云："有人宝一水石，上作山树形，尾有杜诗一句云：'石出倒听枫叶下。'其人绝爱，行箧中常以自随。一日过黔州某溪，偶于篷窗把玩，失手堕水，因停舟雇人捞取。良久，得一石，大小无异前石，而花纹迥殊，末亦有诗句，则'橹摇背指菊花开'也。再下搜取，复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启时，御前牌子高永寿，年未弱冠，丹唇鲜眸，姣好若处女，宫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饮之际，高或不与，合座为之不欢。后端午日，随帝游西苑溺死，见《天启宫词注》。

鳖子亹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莅浙，见文牍中有"鳖子亹"三字，投牍于地曰："此明明是亹字，何得误读为门耶？"一吏从旁从容拾牍，援《大雅·凫鹥》之说以进曰："旧注，亹，音门，谓水流峡中，两峰如门也。"某公怃然曰："微子几误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师也。"某公之虚怀，此吏之博雅，人两美之。

讽刺诗

讽刺之诗，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赋而宜比兴也。咏蝉诗云：“莫倚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咏瀑布诗云：“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咏铁马诗云：“底事丁冬时作响，在人檐下不平鸣。”咏夏云诗云：“无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闲处作奇峰。”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蕴藉者。惟仁和单斗南先生咏蚊诗云：“性命博膏血，人间尔最愚。嚼肤凭利喙，反掌陨微躯。”此则痛诋之不遗余力，贪谗之吏，读此能无凛乎？

不白

陈太仆句山先生，年逾耳顺，须尚全黑。裘文达公戏之曰：“若以年而论，公须可谓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㟧湖之滨，狮山之侧，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宫人墓也。山阴邵姜畦先生诗云：“㟧湖湖水明如镜，照出兴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绿，钱唐风雨翠华来。”余曾过其地赋二绝云：“㟧湖一水近兰亭，浅土埋香尚有灵。当日承恩知未遍，翻从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钿冷翠翘，谁将遗事问前朝。宫人斜外雷塘路，一样伤心廿四桥。”

食酒

有阛阓子作日记册云：“某日买烧酒四两食之。”人遂传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国传》曰：“定国食酒数石不乱。”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则酒之言食，其来有自。

方子云诗

歙县方子云僦屋长干，忘情荣利，诗凭意造，近体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关》云：“山势盘元气，湖声折大荒。”《舟次》云：“石争双派水，云斗雨来风。”《登金山》云：“万古不知地，金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气青楼阁，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双峡束江通楚蜀，万峰送雨落淮徐。”《润州怀古》云：“人锄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旧夕阳。”《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云白，月乍离山抵日红。”《石湖舟中》云：“风急忽疑星欲堕，舟移如与月同行。”《镇海楼》云：“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清凉山》云：“高阁红扶临涧树，小亭青受隔江山。”绝句如《长干寺见隔院玉兰》云：“粉装玉琢素衣裳，拂面风来特地香。不阻游人阻词客，人间无赖是红墙。”《新月》云：“云际纤纤月一钩，清光未夜挂南楼。宛如待字闺中女，知有团圆在后头。”《小亭独坐》云：“小亭三面叠云根，坐把浇愁酒一尊。西下夕阳东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温。”风韵独绝。

科场对

谢金圃墉、吴玉纶、德定圃保、沈云椒初典试，颇不满于众口，作对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玉纶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云椒衣里藏刀。”双关拆字，巧不可阶。又浙江乾隆丙子乡试，两主考一姓庄，一姓鞠，庄公颟顸而鞠公不谨。有人集杜句嘲之云：“庄梦未知何日醒，鞠花从此不须开。”尤极现成。鞠试毕回京，语陈句山太仆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诘之，公曰：“吾适思《月令》‘鞠有黄华’耳。”鞠大惭，未几死，人以为语谶云。近有某公分校礼闱，卷中有用《毛诗》“佛时仔肩”者，则批云：“佛字系梵语，不可入文内。”复有用《周易》“贞观”二字者，则又批云：“贞观系汉

代年号，不可入文内。”因有为之对者云：“佛时是西域经文，宣圣悲啼弥勒笑；贞观系东京年号，唐宗错愕汉皇惊。”又姚秋农总宪典顺天乡试，有用《尚书》“率循大卞”者，则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误。”是科蒋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尚书》“不率大戛”者，则批云：“‘大戛’二字不典。”因对云：“蒋径荒芜，大戛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农一笑对秋吟。”语妙绝伦，皆可与“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同作科场话柄也。

因诗得赠

三山郑汝昂工诗，贫甚。一相知令广东，郑寄诗云：“三尺儿童事未谙，饥来强扯我襕衫。老妻牵住轻轻语，爷正修书去岭南。”其人得诗，因厚赠之。案《青琐集》载，张球献诗于吕许公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儿童啼哭饭箩空。内人低语向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郑诗盖本于此。

张子野

宋祁呼张子野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欧阳文忠又呼为“桃李嫁东风”郎中，以子野《一丛花》词有“不如桃李，犹得嫁东风”之句也。见范公称《过庭录》。

火浣布

庄芝阶舍人仲方自蜀中归，携火浣布一方，遍示同人，质厚且粗。以手扪之，泠泠然冷湿憯肤，虽入火不燃，而见焰则黑，并无愈濯愈洁之说。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织；其次火木之皮所

织，纹理细腻，并出海南诸国；最下则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绒，生岩隙间，土人采以为布，能去诸物之垢，不可为衣，芝阶所携，即此是也。

苏州状元

本朝殿撰，吴下为多，有苏人以此夸于座中。忽一人冷语曰：“苏州出状元，亦犹河间出太监，绍兴出惰民，江西出剃头师，句容出剔脚匠，物以类聚，无足怪也。”案此戏语，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摭言》载一则云：“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希矣。’”

乳姑图

山阴某，忘其姓名，有题《乳姑图》诗云：“儿勿啼，婆婆将与汝枣梨，儿且去骑竹马嬉。儿前牵娘双泪流，东边一只儿要留，口讲指画向婆语，婆婆不小吃乳羞！婆婆不小吃乳羞！”不铺张尽孝门面语，而描写妮妮之态，自然入情。

宽恕

唐唐临性宽仁多恕，欲吊丧，令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馀衣，惧不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宋王旦局量宽厚，家人欲试之，以少埃投羹中，公惟啖饭。问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曰：“我今日偶

不喜饭，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为法。

代笔

古书名家，皆有代笔。苏子瞻代笔，丹阳人高述。赵松雪代笔，京口人郭天锡。董华亭代笔，门下士吴楚侯。山舟学士书名噪海内，而从无代笔。汤昼人庶常锡蕃、沈友三明经益颇肖公书，尝为人作字，署学士名，实非代笔也。

镜听

昆山徐大司寇乾学昆季三人，未第时，除夕相约镜听。乃翁侦知之，先走匿门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诸子知翁之戏己也，不顾而走。则有二醉人连臂而来，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痴儿子，你老子的话是不错的。”盖以俳语相戏也。已而果应其言。又钱唐黄文僖公机未遇时，镜听闻二妇人相语云：“家有二鸡，明日敬神，宰白鸡乎？宰黄鸡乎？”其一曰：“宰黄鸡可也。”机鸡同音，遂以为谶。

瓦剌

西海有鱼，名瓦剌，其目入水则暗，出水则明。凡物皆动下颏，此鱼独动上腭。见人远则哭，近则噬，故西域称假慈悲者曰瓦剌，制之者惟仁鱼。盖此物遍身鳞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许是肉，仁鱼鬐最利，故能克也。仁鱼性极慈，尝负小儿登岸，误毙之，遂触石死，而独能制彼，所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无题诗

余在京师，凡遇诸伶侑座，酒阑灯灺，往往漠然。人或以矫情讥，或以木石诮，逌然不顾也。一日见某部某郎，不觉倾倒，形输色授，颇难自持，然独茧抽丝，无由作合也。因赋无题二章云：“寻到蓬山别有春，好将绮笔写芳因。钩辖格磔浑难语，扑朔迷离两不真。愿作鸳鸯申后约，化为蝴蝶梦前身。玦镮消息全无准，肠断愁红闷翠人。”“不沾情处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后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莲子苦心多。鸟因衔恨思填海，狐为生疑怕渡河。欲托微波通一语，生防前面有鹦哥。”

赵篠珊

仁和赵篠珊先生铭，湖北安陆县知县，以罣误归，一琴一鹤，颇有祖风，担石无储，不改其乐。尝作小词自遣，记其游西溪《齐天乐》云：“清流澹沱，有一鹭飞来，白头似我。”又《临江仙》咏秋海棠叶云：“断肠人不见，留得绿衣裳。”皆绰有风趣也。

和尚太守

王树勋者，山西人，始为京师木兰院道者，后剃发为悯忠寺僧，饶于资，遂潜自蓄发，遵例报捐同知，选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会调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发其奸，严询得实，遂编管黑龙江，先于刑部衙门前荷校两月，然后发遣。大兴舒铁云孝廉有《和尚太守谣》一篇纪其事，诗长不备录，记其起四句云：“弃民为僧如秃鹜，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边住，事败黑龙江上去。”读之失笑。

五时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妇，必有五时衣。按《齐明帝纪》：“武陵王阅太后遗物，命留五时衣各一袭。”五时者，谓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遗，故犹有此名。

中秋诗

王次农明府辰在京师，集同人赏中秋，限秋字赋诗。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为时传诵。又吾杭同人小课，以月饼命题，姚古芬五律起联云：“举头看明月，把酒问青天。”以苏对李，天造地设，黄相圃先生模击节叹赏，以为此题绝唱也。

张晏埋骨

金玉珠宝，无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时相反者。宋寿州张侍郎、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相去数里。有盗发张墓，得宝器甚多，遂完其棺，掩覆其穴。继发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带一，盗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躯，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戏

明王完虚中丞点，万历甲辰进士，好谐谑，初仕为邹平知县，与章丘接境。一日，与章丘令相见。令问公年，答云：“乙亥。”回问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邹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

害。”又有人贺新婚回，人问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则曰：“新有妇人，一似鬼丑也。”

名士受窘

达官厌弃名士，名士遂傲慢达官，然亦有时受其窘者。吴江郭频伽麔饮于友人处，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气凌人。频伽语气之间，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谑作而言曰：“频伽先生有何开罪，却句句奚落下官？”频伽曰：“公读书中秘，言当雅驯，奈何以稗史之谈，挂诸齿颊？”太史曰：“《晋书·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称臣，但称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称下官，礼也。先生独未之前闻乎？”频伽惭不能答。

毒谑

明嘉靖间，一内珰衔命入浙，与司北关南户曹、司南关北工曹饮宴。珰欲侮缙绅，乘酒酣为对云：“南管北关，北管南关，一过手，再过手，受尽四方八面商商贾贾辛苦东西。”此珰故卑微，曾司内阍，工部君所素识者，因答曰：“我须相报，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后门，后掌前门，千磕头，万磕头，叫了几声万岁爷爷娘娘站立左右。”珰怒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劝而止。虽属毒谑，实侮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门书

叶书山庶子谓《中庸》一书，非子思所作。其说云：“伪托之书，

罅隙有无心而发露者。孔、孟皆山东人，论事俱就眼前指点。孔子曰：‘曾谓太山。’又曰：‘太山其颓。’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山称华岳，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托无疑。”

阮王二宫保撰联

刘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诞辰，仁庙赐寿，备极恩荣。阮芸台宫保撰联云：“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历六科之贤孙，又将为宰相，八座声名惊海内；帝祝期颐，卿士祝期颐，合三省之黎庶，以共祝期颐，九旬福寿庆江南。”盖其时文清以两江总督，遥执相权，而洵芳先生已阶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庆蕉园宫保镇粤，王省厓尚书鼎赠联云：“恩衍韦平，祖父子孙三宰相；家传忠孝，弟兄叔伯四将军。”巨制鸿题，足以称其家乘。又先文庄既相后，嵇文恭赠联云：“秋圃黄花韩相国，春风红杏宋尚书。”台阁颂扬，又何其妍丽也。

琵琶记

高则诚《琵琶记》，相传以为刺王四而作。驾部许周生先生宗彦尝语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弃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讥之。其曰牛相者，谓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则元人纪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据此，则斯剧本起于宋时，或东嘉润色之耳。”然则宋之《琵琶记》为刺蔡卞，元之《琵琶记》为指王四，两说并存可也。

毛

《佩觿集》云："河朔谓无曰毛。"今粤中及西蜀皆然。按东坡请人吃毳饭曰："饭也毛，菜也毛，萝蔔也毛。"则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犹曰纪载方言，叙述游戏耳。《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五代史》："黄幡绰赐绯毛鱼袋。"则典册高文，亦用之矣。

番枪子

万红友先生《词律》一书，其辨《洞仙歌》之杂入《丑奴儿》，《揉碎花笺》之为残缺，《祝英台近》、《莺啼序》之别无添字，《三台》之分两段为三段，《笛家》之当移掇句读，细心校订，允推词学功臣。他如《啸余图谱》之复收误收，如《金人捧盘》之即《上西平》，《蝶恋花》之即《一箩金》，《念奴娇》之即《赛天香》，《六丑》之即《个侬》，《高阳台》之即《庆春泽》，《望梅》之即《解连环》，《过秦楼》之即《惜余春》，《雨中花》之即《夜行船》，《玉人歌》之即《探芳信》，《红情》、《绿意》之即《暗香》《疏影》，莫不丑诋之不遗余力，其辨体辨句，可谓精且确矣。然亦有时校勘未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韩玉《番枪子》一调，而数阕以后，又收李献能《春草碧》一调，细考字数句法，无不相同。且韩词尾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即以为名，亦犹《贺新郎》之名《乳燕飞》，《水龙吟》之名《小楼连苑》，《临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标，并非异制。然则《春草碧》之即为《番枪子》，无疑也。惟有数字平仄稍异，依先生旧例，则当收作又一体，或于韩词旁注可平可仄字样，而以《春草碧》之名附于《番枪子》之下，则事归一律矣。

南屏僧

净慈寺主讲明中大恒，善诗画，画笔雅近井西老人，诗五言特隽。《过平和桥》云："鱼虾争小市，鸡犬乱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愧高人吐属。示寂时寿五十八。辞世偈曰："五十八年一报周，谢家活计霎时收。披蓑赤脚千峰去，不问芦塘旧钓舟。"继之者曰让山篆玉，工隶字。五言句云："凉话竟忘久，松风不断吹。"是真得静中三昧者。又继之者曰主云际祥，工画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了义，善鼓琴饮酒，画山水，兼工小诗。此外则有万峰庵之小颠，尤能以游戏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诗僧，其泉石秀灵有以致之欤？

学海堂

阮芸台宫保到处好提唱风雅。道光四年，于广东观音山建学海堂，仿浙江诂经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夹路，修竹绕廊，中建厅事三楹，后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颇极潇洒之致。每月集书院生童于此，课诗古文词焉。宫保自撰楹帖云："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极古香古艳之致。

律中变调

旧人咏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专为春。"陈子肃妓馆诗云："青铜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谁家娘？"余姚郑耕馀赠人句云："人皆欲杀今之白，我醉须埋昔者伶。"嘉兴吴澹川题《周香度诗稿》句云："抛五斗米就三径，腹万卷书手一杯。"海昌陈益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于新嫁娘。"会稽胡西垞咏蓼花句

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咏十月桃句云：“刘郎再来岁云暮，王母一笑天为春。”诸联倔强盘曲，句法新而用意别，皆七律中之变调也。

索诗瘢

“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觅句诗也，人以为是失猫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罗隐咏牡丹诗也，人以为是女障子诗。“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曹唐汉武宴西王母诗也，人以为是鬼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杨蟠咏金山寺诗也，人以为是牙人量四至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吴僧白塔寺诗也，人以为是分界堠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香山咏杨妃诗也，人以为目连救母诗。“秦地关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骆宾王咏古诗也，人以为是算博士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自点灯来”。程师孟咏所筑堂诗也，人以为是登溷诗。“王莽弄来仍半破，曹公将去定平沉”。李山甫览汉史诗也，人以为是破船诗。虽属揶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陈辅之以为有类于野蔷薇诗。夫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影散漫，乌得横斜，是真无理取闹，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谓坡公曰：“此二句咏桃咏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当耳。”斯言最为冷隽。近有人咏梅花句云：“三尺短墙微有月，一弯流水寂无人。”语极幽静，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一幅绝妙偷儿行乐图也。”可谓诙谐入妙矣。

老少年诗

赵瓯北先生《咏老少年》句云：“鸡皮三少候，鹤顶百年功。”李散木先生《咏老少年》句云：“白发上阳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

科。”一写其貌，一写其意。又有人一绝云：“一曲琵琶塞外哀，梦为小草傍宫苔。秋风系足书传到，犹带阏氏血泪来。”全从雁来红三字着想，巧不可阶。

治夔离

俗凡小儿女喷嚏，呼“千岁”及“大吉”。考《燕北录》，戎主太后喷嚏，近侍臣僚齐声呼“治夔离”，犹汉呼“万岁”也，俗盖本此。

桴炭

《老学庵笔记》：谢景鱼家藏陈无己十余札，皆托酒务官买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盖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观“浮思”《广雅》作“桴思”可见。白香山诗：“日暮半炉桴炭火。”则桴炭之称，唐时已有之矣。又蜀人烧竹为炭，亦见笔记。

姚古芬

姚古芬伊宪，仁和诸生，工诗赋，九试棘闱不得售。戊子出场，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编修阶吉、颖双侍御逵吉之胞妹。生小工诗，貌亦妍雅。乃结缡未及一年，猝患疯疾，蓬垢独居，时而对影喃喃，时而书空咄咄，顾矇昧之中，犹日诵《文选》、《离骚》不去口。古芬百计延治，迄于无功，然终身鳏居，不易其志。曾赋无题四章云：“彩鸾六六数双眠，记聘云英已十年，越国村溪看姊妹，汉家楼殿寓神仙。红檐风怯丁冬铁，锦瑟春安子夜弦。指点蓬莱山不远，只教为雨莫为烟。”“岂关噩梦召巫医，病从一梦而起。毕竟聪明误可知。人世因缘来鬼妒，女儿心地亦书痴。幻成海蜃空空见，想落

杯蛇渐渐疑。不是飞龙真没药，当归情事费猜思。”“手把芙蓉读楚骚，一声楼笛下江皋。酒怀蕉萃羞郎索，镜影蓬飞怨伯劳。梦里月干双照泪，天边云阁远题毫。北征杜子归来日，旧绣空江坼海涛。”“秋河牛女各西东，掩抑心犀未敢通。杜宇卿为且过鸟，守宫侬亦可怜虫。难消香茗多才福，忍种离支侧挺丛。谁夺王珉好团扇，紫樱花下太匆匆。”读其诗，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药转

玉溪生《药转》诗向无明解，江都陈午桥太史笺注，谓闻之朱竹垞云：“是如厕之义。”本道书，然亦只五六一联用如厕故事耳。又有以为男色者，亦苦无据。近有注义山诗者云：“此系咏闺人弃私产者，次句换骨者，谓饮药堕之，三四谓弃之后苑，五六借以对衬，结则指归卧养疴也。”此说奇辟，然不知何本。

飞吟亭卢生庙诗

世传吕纯阳应举时，遇钟离子于逆旅，授以仙诀，遂不复之长安。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有人作一绝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逢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针砭处意极正大。有人《过邯郸卢生庙》诗云：“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向先生借枕头。”诙谐处意极洒脱。

中兴文字

宋高宗南渡禅位，太后诏书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犹在。”秦桧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阁，有朝士

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虽皆不称，然俊伟高华，自是中兴文字。

春阴词

吴穀人祭酒词华盖代，然偶以雕琢掩其才气。稚存洪太史评其诗如“青绿溪山，尚未苍古”是已。余谓祭酒著作，以倚声为最，余酷爱诵其《望湘人·春阴》词一阕云：“惯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误抛多少春色。半带闲愁，半迷归梦，黯黯蘼芜空碧。阁处云浓，禁余烟重，欲移无力，最晚来、如雪东栏，一树梨花明白。辜负饧箫巷陌，已清明时过，懒携游屐。只润逼薰炉，约略故香留得。天涯燕子，问伊来也，可有斜阳信息？听傍人、半晌呢喃，似怨暮寒帘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旧皆有韵，自竹垞先生误之，遂沿讹至今。细腻熨贴，玉田、白石不得专美于前。余向拈此题，曾赋《金缕曲》云：“春在冥濛处。怪东风，无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浓煞柳，娇煞海棠一树。更何俟绿章乞取。庭院深深帘窣地，腻薰炉润，逼沉檀炷，香篆外，逗飞絮。佳游已误寻芳侣。好繁华，楼台十里，莺花无主。划厚浓云痴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阳一缕。梁燕呢喃声不定，似猜详明日风还雨。镇相对，说愁绪。”脱稿颇自惬心，读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陈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时。有黄白仲者，闽人，惯游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诗自负，好衣鲜衣，曳华靴，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一日，拜客归，橐中窘甚，舆夫索雇钱，则曰：“汝日拥黄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钱耶？”舆夫曰：“公贵人也，无论舁五体以出，即空舁此两靴，亦宜酬我厚

值。”彼此争言不已，一友过而解之曰：“一荣其肩，一高其足，两说俱有理，各不受赏可也。”舆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猪

宋徽宗崇宁间，范致虚为谏议，谓“上生壬戌，于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徽宗允其议，命屠狗者有厉禁。明武宗南幸扬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太师镇国公朱钧帖云：“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且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晓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将豕牲不许喂养，并易卖宰杀，如敢故违，本犯及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古今怪事，无独有偶如此。

群仙液

奉圣夫人客氏，命美女数辈各持梳具，环侍左右。偶欲饰鬓，遽挹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传自岭南祁异人，名之曰群仙液，服之令人老无白发。”见《天启宫词注》。

续榜进士

湖州严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续榜进士。尝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赐，绛市俄传六日苏。”运典极天成之巧。

朱闲泉诗

仁和朱闲泉司训人凤，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诗善画，久困场屋，遂改习度支，游粤东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砚堂诗词稿》。余最爱诵其《金陵怀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马凤阳，小朝廷上剧披猖。下流地岂唐灵武，伪种人非夏少康。一网尽成罗汉狱，两年空似俳优场。可怜南部烟花录，断送留都土一方。”“谁言淮北不须忧，警报时闻急上游。蟋蟀相公空富贵，虾蟆天子太风流。金牌曲谱桃花恨，铁瓮戈沉燕子愁。留得繁华旧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楼。”沉雄顿挫，音节苍凉。其他佳句，五言如《霁雪》云：“日冷难争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楼》云：“波光沉小艇，塔影压春愁。”《冲泉逭暑湖上白云庵》云：“楼开三面水，风乱一池荷。”七言如《将抵邗上舟中遣怀》云：“吟情似水初分派，归梦如云欲渡江。”《半闲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别廖莹中。”《临安怀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梦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强半说平安。”《夕阳》云：“尽多寒色翻鸦背，大有闲心送马蹄。”《送何兰士太守出守宁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旧谏臣。”《出都别友》云：“人从漂泊遗鸿爪，天入清寒健马蹄。”《落叶》云：“平野尽消无赖绿，夕阳都作可怜红。”《白楼送别》云：“半幅帆开风五两，一枝笔走路三千。”《南城寓斋》云：“树因驱暑生风叶，蝉已知秋怕雨声。”《塘栖夜泊》云：“雁将来候芦先白，霜到浓时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楼》云：“湖云贴水欲成雨，风叶当窗先借秋。”警炼超拔，皆卓然可传之句也。

狼跋鸳鸯

《豳风·狼跋》一篇，诗人比兴以类，奈何以狼比圣，周公虽处危疑，何至如狼之跋疐。蜀人杨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绕于人之四旁甚疾，人为之战惧自失，然后食之。诗人盖以狼之跋疐比四国，而周公处其中不惧也。”又《小雅·鸳鸯》一篇注云：“鸳鸯于飞，则毕之罗之矣；君子万年，则福禄宜之矣。”夫鸳鸯之罹毕罗，此岂吉

祥善事，而以兴主人之福禄。管东溟曰：“此刺幽王之诗也。二章一反一正，以为讽谏，于飞则毕之罗之，在梁则戢其左翼，明静者之无咎，动者之有灾也。”二说最得。

李逊之

羊城旧仓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娇小殊甚，双翘之窄，目所未睹。惠州李逊之颇眷恋之，余戏赠四绝云：“芳草芊绵易夕阳，枇杷门巷旧平康。分明紫玉钗儿梦，合让风流李十郎。”“百啭歌喉一捻腰，媚香扇坠比风骚。销魂最是双莲瓣，风飐蜻蜓立不牢。”“门隔王家对仲家，桃源有路认无差。怪他多事闲蜂蝶，误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苏星伯醉中访之，误叩别家之门，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悬，酒酣曾否意团圞。君将有事佛山。勾花伴柳休猜我，李下从来不整冠。”

新婚词

家凫舫兄敏事，眉有断痕。其完姻也，张舫怀茂才玉海作《贺新郎》词调之。记其后阕起处数语云：“羊车玉貌真无偶，只微瑕眉峰青处，断云横岫。我有传家京兆笔，先与檀郎补就。”诙谐入妙，可谓雅谑矣。

刘子明语

宋刘十功字子明，隐居不仕，赐号高尚先生。答王子常书曰：“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此数语甚奇辟。

谢叠山琴

新安吴素江于土中掘得谢文节公琴一张，长三尺四寸，额广四寸，蛇腹断纹，琴背署曰“号钟”，铭曰：“东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为一，垂千万古。”分隶凡二十字，下有叠山款识。吴君遍徵题咏，题者不下数百人。原唱四首，余酷爱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变麻衣。催来江上潮无信，弹响冬青叶乱飞。青鸟罢歌皋羽泣，黄冠相送水云归。只应一例沧溟外，同调西山赋采薇。”音节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吴县周茂才以丰有句云：“晚风吹雨百花残，不典绨袍买醉难。还是去衣还去酒，费人斟酌是春寒。”陈云伯大令文述摄宝山篆，有吏工诗，大令镌宝山诗吏印章赠之。吏有句云：“晨爨虚时偏昼永，敝裘典后忽春寒。”两押春寒字，俱有风致。

雷琼道署堂联

广东雷琼道驻扎琼山县，大堂楹联暗藏琼州全府州县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镇琼山，开乐会以会同官，统府州县群僚，独临高位；澄迈往之怀，清扬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万儋崖诸邑，共感恩波。”组织极自然之致。

西楼记

袁箨庵于令以《西楼记》得名。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舆夫曰："如此良宵风月，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箨庵狂喜欲绝，几至堕舆。真卖菜佣奴，俱有六朝烟水气也。

浓墨淡墨

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公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全取丰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菎蔽象棋，有六簙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为棋子，非今之所谓象戏也。今象戏不知起于何时。刘向《说苑》云："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闲居好象棋，亦战争之事。'"似七国时已有此戏。《太平御览》又谓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复与今之象戏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戏，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敌国始准横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无回。棋盘三角，中为大海。三角为山为城，兵旗车马俱行山城，炮火过海。起手大抵两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际，亦须互相救援，缘主将一亡，则彼军尽为所吞，以两攻一，势莫当也。故往往有彼用险著制人，而我反从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钩心斗角，更难于二人对局者。谱见《昭代丛书》。

小照

小照之例，景则春花秋月，事则弹琴咏诗，千潭一印，已成习

套。何梦华丈元锡曾有小影一，绝不布景，已则云帔星冠，内家妆束，题曰："维摩居士现天女身而说法像。"于胶山绢海中，别立一帜。

郭婆带

郭学显乳名郭婆带，粤洋巨盗也。虽剽掠为生，而性颇好学，舟中书籍鳞次，无一不备。船头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在洋驿骚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军莅任，议主招降。郭率众投诚，予以官爵，力辞不受。于羊城买屋课其诸子，以布衣终，殆盗中之有道者欤？

变身韦陀

雍正中，有番僧号活佛，倨受王公礼拜，绝不为动。惟岳襄勤公钟琪则必先膜手。人问之，答曰："此变身韦陀也。"

葬说

青田端木国瑚著《葬说》二卷，全以《周易》为经纬。按《文献通考》有《八五经》一卷，八卦五行，相墓书也，则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啚盐阜

都啚二字，啚字音闭，本《周礼》都鄙之旧，从啚，省文也。广

东盐店皆称某阜，其实各店大书特书者，悉埠字也。然今日寻常话及畧作闭音，阜作部音，鲜不以为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与浒关作许关，同一沿习。

挽对

韩芸舫先生克均为福建巡抚，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属公挽，多主颂扬，先生俱不惬意。制军孙平叔先生尔准一联云：“解脱拈花刚佛日，证明因果在仙霞。”韩公见而叹曰：“毕竟名士吐属，自与人不同也。”

汪彦章

《韩诗外传》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笔端。”三端之中，笔端最烈，谓其冰霜一语，斧钺千秋也。然亦有时不足凭者，宋汪彦章为南渡词臣弁冕，入《文苑传》，其贺李纲右丞启云：“精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既名高而众媢，乃谗就而身危。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其推崇可谓至矣。及李为张浚所诬落职，彦章草制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夫正卯。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则美谀之如彼，后则丑诋之如此，尚论者将何所适从乎？迄今千载而下，李公之名，争光日月，而彦章则人人知为有文无行之人。此等笔端，不足避而反为助矣。

高凤卿

高凤卿名殷，吴妓，寓扬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气。其楹帖云：“愧他巾帼男司马，饷我盘飧女孟尝。”语颇跌宕。尝病中自画兰竹帐额，题绝句云：“袅袅湘筠馥馥兰，画眉笔是返魂丹。旁人漫拟图花谱，自写飘蓬与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隅太守倬游真州，寓居楞伽禅院，即东坡先生写经处也。夜梦室中光明，现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壳，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纪其事，一时和者甚众。

四书偶语

诸葛武侯庙集四子书为对云：“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关帝庙对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义冢对云：“揜之诚是也，逝者如斯夫！”当铺对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四境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无改，一介不以与人。”又拄杖铭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俱确切不移。

异禀

鲜于叔明嗜食臭虫，权长孺嗜食人爪，刘邕之嗜食疮痂，唐舒州刺史张怀肃、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人精，贺兰进明好啖狗粪，辽东丹王好啖人血，明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谈》载吴江妇人好食死人肠胃，皆理之不

可解者也。

徐文长

会稽家文定公国治里第，在绍兴府城东，地名曲池，明徐文长青藤书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举家崇祀甚谨。此屋每遇科场之岁，尝有人借寓读书，先生必显灵异。如有人入彀者，则红袍而出，否则青衿也。又曾于萧山王氏见所藏文长小像一幅，方颐广额，白皙朗秀，戴乌巾，衣白袍，斜坐鹿皮裀上，旁侍立一子，自题赞语于上云："骨法重，躯瓠白，便便经史一百册。须积风，起大翼，最晚明岁此时得。子能和，在阴鸣，复似雨鹳不作鹏。"下有"天池漱仙渭"五字。又一行写"万历乙亥仲秋，绘者沈樵仙也"十二字，书法苍逸，画亦简老。

贡院对

杭人观潮，例于八月十八日，盖因宋时以是日教演水军，倾城士女，无不往观，非谓江潮独大于是日也。阮芸台宫保为浙江监临，于行台中题一对云："下笔千言，是槐子黄时，木犀香候；出门一笑，正西湖月满，东海涛来。"何等风流兴会！又宫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对云："枫叶荻花秋瑟瑟，闲云潭影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风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题画诗

题画之诗，全要逸趣横生，国朝以金冬心先生农为最。其题画马诗云："芳信传来第几番，双蹄踏遍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风里，骑过吾

家两状元。”盖一谓金公德瑛一谓金公甡也。因马而思及状元，奇矣；因状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题老马诗云：“玉辔金鞯锦作鞍，嘶风啸月渡桑干。而今衰草斜阳里，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呜咽。又有李鲝者，善画，与冬心先生齐名。画水仙一帧，题诗云：“绝世风姿陈妙常，绝无脂粉杜兰香。最天然处难描画，愁煞苏州陆子纲。”别有风趣，可想其人韵致。

潞王琴

吾杭南关榷署，为明季潞藩旧邸，见张廷谟府志。本朝定两浙，潞王首先投诚，救免一城生灵，杭人德之，呼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尝制潞琴数百，编列字号。余曾藏一张，乃第十三号，西斋李大有《清平乐》词一阕咏之。

武庙对联

关帝庙对联，集句则“旧官宁改汉，遗恨失吞吴”，最道得壮缪心事出。其次则“汉家宫阙来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吴宫花草埋幽径，魏国山河影夕阳”，俱浑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伦拟无惭，允当首屈。又“圣以武成名，刚毅近仁，于清任时和中，更增一席；学于古有获，《春秋》卒业，在《诗》、《书》、《易》、《礼》外，别有专经”。厚重矜庄，工力悉敌。京师前门外侯庙有一对云：“汉封侯，晋封王，有明封帝，圣天子非无意也；内有奸，外有虏，中原有贼，大将军何以处之？”闻此一联为左忠毅劾魏奄时所上，然此乃请命之词，非表彰之语也。曾在武林门外见一对云：“此吴地也，试问孙郎有庙否？今帝号矣，何烦曹氏赠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庄雅气。至所传侯降乩诸联，同是稗官气太重，为后人伪托无疑。

又许州有地曰“辞曹处”，有对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从今后走遍天涯，再休言万钟千驷；曾许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岂敢忘杯酒绨袍。”全组织本传语，别有机杼。

宋端宗屐砚

石径尺许，里凹外刓，底有四足，如屐形，一足刻端宗押。相传毗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后其孙孝廉贫甚，有欲购者，请以黄金对值。孝廉摩挲三日夕而后去之。说见陶馨之《屐砚履历》。既归桐乡汪季青舍人，舍人属顾文渊为屐砚斋图，汪苕文有记，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诗。

西施诗

袁简斋先生咏西施诗云：“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词亦婉。及读毛驰黄先生句云：“别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觉含蓄蕴藉，较袁更胜。

黄梅桥

黄梅桥先生彬，外舅铁年先生胞弟也，钱塘诸生，久困棘闱，四旬外以瞽废。记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学士赙赠，其时仓卒，未有谢柬，梅桥先生自以素笺书之。学士见而藏诸箧中，谓壬曰：“我生平睹临松雪书者多矣，未见有如此神似者，汝辈学赵字，以此为金科玉律可也。”梅桥先生今将六旬，尚无恙，居武林门外之夹城巷。

寻常音误

寻常之字，本有专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习焉不察，信口讹传，未免伏猎金根，贻讥大雅，连蜷雌霓，见笑文人。兹特胪举之，以便初学。飓风，海大风也。飓，音具，误作贝。潢污，积水也。潢，音横，误作黄。鳆鱼，海鱼，即石决明也。鳆，音暴，误作复。峥嵘，山峻也。音橙宏，误作争荣。覆瓿，废纸覆瓮也。瓿，音蒲，误作剖。滑稽，诙谐也。滑，音骨，误作猾。䫜然，大笑。䫜，音䫜，误作展。侯鲭，侯家之馔也。鲭，音蒸，误作精。鼎铛，鼎镬也。铛，音撑，误作当。阌乡，陕州县名也。阌，音闻，误作受。老媪，女老之称也。媪，音奥，误作愠。隽永，言有味而长也。隽，前上声，误作俊。神荼郁垒，门神也。音伸舒郁律，误作本音。暴露，显露也。暴，音卜，误作抱。灾沴，阴阳气乱也。沴，音戾，误作疹。卢、灉、兖州二水名也。音雷雍，误作芦惟。虑虒，邑名也。音卢夷，误作本音。祆庙，胡神庙也。祆，音轩，误作妖。泛驾，马有逸气不循轨也。泛，音捧，误作贩。粮饷，军食也。饷，商去声，误作向。腽肭，肥也。音兀纳，误作温芮。土著，土人也。著，音酌，误作注。冰檗，寒苦也。檗，音柏，误作蘖。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格，误作吃。悃愊，至诚也。愊，音逼，误作福。狻猊，狮属也。狻，音酸，误作俊。竣事，蒇事也。竣，音逡，又音悛，误作俊。郦食其，汉人名也。音历异基，误本音。楚些，宋玉《招魂》助语词也。些，梭去声，误作本字。睚眦，目相忤也。音爱蔡，误作涯疵。驵侩，牙人会两家贸易者也。驵，音掌，误作疽，或作徂。愧恧，惭也。恧，音忸，误作赧。靓妆，妆饰明婳也。靓，音倩，误作觌。劻勷，急遽也。勷，音禳，误作襄。斡旋，转圜也。斡，音握，误作干。桅枪，彗星也。枪，音撑，误作锵。鄜州，地名也。鄜，音孚，误作鹿。朱提，邑名，地出银，故白金曰朱提也。音殊时，误作本音。屏营，惶恐不安也。屏，本音，误作丙。酗酒，醉怒也。酗，音许，误作汹。孤鹜，鸟孤飞也。鹜，音木，误作务。宓子贱，春秋人名也。宓，音伏，误作密。金日磾，汉人名也。日磾，音密低，误作本字。万俟卨，宋人名也。音木其屑，万俟误本音，卨误窝。李阳冰，秦人名也。冰，音泞，误作本字。樊於期，燕人名也。

於，音乌，误作本字。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误作本字。吐谷浑，夷人名也。音突浴魂，误作本音。可汗，戎酋之称也。音克寒，误作本音。甪里先生，汉人名也。甪，音鹿，误作角。曲逆，邑名也。逆，音遇，误本音。嫪毐，士无行者之称，又姓也。音涝蔼，误作廖毒。冒顿，匈奴也。音墨突，误作本音。绵蕝，叔孙通草创习礼处也。蕝，音撮，误作绝。格泽，星名，妖气自地属天也。音霍铎，误作本音。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看书细心不师心，则得之矣。

对联

太白酒楼对云："我辈此中宜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浑脱无对。又黄鹤楼对云："楼未起时原有鹤，笔经搁后更无诗。"亦飘忽有致。螓矶祠对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工稳贴切，独有千古。西湖白云庵月老对云："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以曲对曲，尤极现成。潮州双忠祠祀张、许二公，对云："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语颠扑不破。于忠肃公庙对云："恃社稷之灵，国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继之。"古雅切实。史阁部墓对云："心痛鼎湖龙，一寸江山双血泪；魂归华表鹤，二分明月万梅花。"洒落有致。送子观音殿对云："我费尽一片婆心，抱个孩儿付汝；你须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佛口圣心，自然入妙。痘神庙对云："溯从前未判妍媸，到此鸿濛开面目；过这关方为儿女，全凭祖父种心苗。"亦亲切有味。广东香山书院对云："诸君到此何为？岂徒学问文章，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在我所求亦恕，不过子臣弟友，尽五伦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词质而不郛。

过洋乐

李竹隐用，字叔大，东莞人，以孝闻。宋末，中国丧乱，竹隐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其国人，皆被化，呼为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归里，人以为荣。至今会城举殡，必用此乐前导，倭衣倭帽，名曰过洋乐。

孔万

陈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兄妹，明丞相万安与万贵妃通族，奸邪行事，千古一辙。又万文康晚年阳痿，得门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传洗鼻御史是也。因以其方进帝，署曰："臣安恭进。"后帝崩，大珰出示朝堂，厉词诮责，文康唯唯。此等谄媚，虽严分宜亦不屑为也。

曲阜孔林

曲阜圣林，相传周公曾卜葬于此。既而曰："吾无德以当之，五百年后，有圣人出而当之。"夫周公之邃于易，精于数，宜其前知若此。厥后孔子之葬，曾子、子贡实主持之。虽后来之神灵屡显，抔土绵长，固由圣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尽善经营，固有百倍于后世青鸟之术者。而四方观葬，曾子且谓之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其词之谦退雍容若此。可见圣贤无所不学，而又不欲以诡异之说示人也，量顾可及哉？

青词

青词乃醮坛请祷之词。明世宗朝，大臣词臣悉从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极工者。曾见一联云："揲灵蓍之草以成爻，天数五，地数五，

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截嶰竹之筒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相传系夏贵溪手笔。

尧舜禹汤所举

宋试士策，以尧、舜、禹、汤所举为问，则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为对，而不知所问者，汉时阁门谒者四人，四时各有所举，乃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张汤举秋，贡禹举冬也。见《宋稗类钞》。

乱世之臣识大体

三代以下，乱世之臣识大体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汉而心乎汉，猛不仕晋而心乎晋。亮临终不辍伐魏之师，猛临终谏止伐晋之举。其事虽异，其意则同也。此论震泽任心斋兆麟发之，而其说则本于侯朝宗。

借书

“借人书一痴，还人书一痴。”见杜征南与儿书。后人作借书一瓻。孙愐《唐韵》瓻字注云：“瓻，酒器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器也。”而黄山谷《借书》诗：“时送一鸱开锁鱼。”瓻又作鸱，当别有所本。但痴之易瓻，不知起于何时。余意古人于书，矜重之至，不肯轻易假人，而阴谋者乃设为贿赂以饵之。藏书之人或因良酝可恋，偶尔破悭，未可知也。渔洋《池北偶谈》载，归熙甫与门生王子敬一帖云：“东坡《易》、《书》二传，曾求魏八不与，此君殊俗恶，乞为书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书雅人事，乃亦徇势力

如此，异哉！

丧心语

宋吴伯举守姑苏，蔡京一见大喜，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中书舍人。后以忤京落职，知扬州。客或有以为言者，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此真丧心病狂之语。

博士待诏

博士待诏，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称，剃头匠又有待诏之号，积习之沿，不知何昉。

尼姑

汉刘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东晋妇人阿藩，习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称。何充舍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小说传奇

小说起于宋仁宗时，太平已久，国家闲暇，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名曰“小说”。而今之小说，则纪载矣。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而今之传奇，则曲本矣。

镣子

《宋稗类钞》：“仁宗幸后苑回宫，索浆甚急。宫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则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镣子必是盛酒浆之器，如今铫子、铞子之类，下语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杨升庵则曰：“镣子，庖人之别名也。”引军牢牢子为证。以为镣牢音近，义颇牵强。及阅宋陈随隐《从驾记》，载茶酒等班有御燎子之名，此则可为确证。又阅魏泰《东轩笔录》，亦载此事：“帝曰：‘吾屡顾不见僚邻女子。’”名色又异。且镣字三处不同，究不知宜何从也。

赵普

宋太宗尝与赵普议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维翰者与之议乎？”普曰：“维翰爱钱，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孔小，苟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此语分明隐刺瓜子金事。

国书

《法苑珠林》云：“造书凡三人，长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曰仓颉，其书下行。”今国书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军为先师。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庙。

贵贱同诞

《宋稗类钞》："文潞公八字，洛阳一老人与之符合，而穷达不同。浼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陆之异，然明年某月，当与公起居饮食，同一享用，不过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觅一旧人谈往事，或以老人荐者，公一见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会及亲友招游，亦携以往。公坐右则拐老人于左，坐左则拐于右。九月后，公去洛，而老人之踪迹疏矣。"又宋人小说载，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与东京郑粉儿子支干并同。

古人名作

储中子在文云："陆士衡《五等诸侯论》，苏廷硕《东封朝觐坛颂》，独孤至之《梦远游赋》，韩退之《进学解》、《毛颖传》，孔可之《大明宫纪梦》，欧阳永叔《王镕传》、《王淑妃传》、《伶官传》，苏子瞻《十八罗汉像赞》、《战国养士论》，陈同甫《上孝宗书》，皆得太史公之神，当与《项羽本纪》同读。"李安溪光地云："辟佛几篇名文，宜汇置一处。范蔚宗《西域传赞》，傅奕《表》，韩退之《原道》、《佛骨表》、《与孟简书》，宋景文《李蔚传赞》，朱文公《释氏论》，合而观之，彼教无所逃罪矣。"

笔端刻薄

赵秋谷始与阮翁相得，后乃龃龉，因作《谈龙录》一编，句句赞，却句句刺，至尖极冷，下笔如刀。推其由，不过因不借声调谱之故，亦何至忮刻如此，然犹曰文人相轻，积习使然耳。至梅圣俞《碧云騢》一书，其于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诋污，不遗余力，夫人知

为必无之事，而凿凿言之，跃跃书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怀才不偶，因而归怨宰执，为此丑诋，妾媵婢女之所为，而乃名士为之乎？且迄今千载而下，两公之名，争光日月，而圣俞反因此而共识为有文无行之人，则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钱世召《钱氏私志》于欧阳文忠多有微词，而簸钱一事，尤哓哓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而《归田录》又未叙文僖美政之故，怨嚣之于人，顾不甚哉！总之，发人阴私，攻人暧昧，实则丧人德，虚则丧己名，快一时之笑骂，淆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实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嫁名圣俞者。"

三杨

明永乐宣德间，杨荣、杨溥、杨士奇皆秉钧轴，同在阁中，则参谒者难于称姓，故以东西南位别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杨；溥，荆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杨；荣，闽人，闽在京师之东，故曰东杨。亦犹本朝北刘中堂、南刘中堂之称。

墓树

西湖岳忠武墓，树枝皆北向，人人知之也。韩城有苏属国墓，树枝皆南向，可为的对。

牡丹

青城山丈人观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号大将军；一高五丈，号小将军。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阃外之尊，尤为众香国中生色。

簪花楼

明武宗幸清江浦，驻尚书金濂第，以后楼居刘美人。刘性爱花，当时供顿必进鲜花朵，日凡数次，后人呼其楼曰刘美人簪花楼。

武王

孔子以周德为至德，而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立言何等婉约！韩文公《伯夷颂》无一词及武王，末乃云："虽然，微二子，则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其罪武也，凛然如刀锯斧钺之加，而锋铦不露。至东坡"武王，非圣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见晋张华《博物志》。四字觉惊心动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纸鸢系诏，而援卒不来。隋炀帝木鹅系诏，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诸侯解体已久，视等弁髦，更不可以骊山烽火例也。

圣讳

前代虽未有避圣讳之令，然而日在人心，能无凛凛。唐文宗赐裴

度诗：“我家柱石裴，忧来学丘祷。”以天子而名圣人，且用其语，故无嫌。韩文公诗：“柄用儒术崇丘轲。”王荆公诗：“驱马临风想圣丘。”犹云出以庄雅也。至杜子美《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以帝王百世之师，呼而侪之于盗跖，可乎？

三虫

唐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聚徒五百，束修自给，有西河济南之风。尝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田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虫，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鬻奴婢而食也。”见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说甚解颐。

卷二

周芷卿

周芷卿颐庆，钱唐人，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工诗及词，性极风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赋《西泠惆怅词》，而属余为之序云："山横西曲，绿珠未嫁之年；雨过南园，红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门；碧汉红墙，半天隔路。采蘼芜而不见，赠芍药以无由，此西泠惆怅之词所以作也。芷卿茂才，以卫玠乘车风貌，当陆机作赋年华，偶游西子之湖，忽入东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缘；油壁青骢，便拟同心之结。而乃东南孔雀，妾是罗敷；西北牵牛，郎非河鼓。拥双楫于十三湾下，桃叶难迎；恨一枝于五百年前，莲花未蒂。然而两情叩叩，一脉依依。愿作鸳鸯，绣上双函之枕；思为胡蝶，飞来百褶之裙。于是雪绛缄愁，云蓝织恨。梦中彩笔，化作烟云；空际华严，弹成楼阁。《青玉案》声声肠断，梅子黄时；碧纱厨黯黯魂销，桐花白后。几家帘阁，遍传绝妙之词；何处阑干，不划相思之字。问柔肠其脉脉，怜弱骨以珊珊。剪来半幅秋江，有谁涉汝？吹皱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犹复诗托无题，心怀有美。宓妃留枕，陈思设想之词；神女为云，宋玉荒唐之赋。信琅玕之情死，遂湖海之气消，君意缠绵，予怀枨触。吴宫花草，平原十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梦。偶留鸿爪，遂缚蚕丝，追思椒壁红时，枣帘绿处，钗头赠玉，约指留金，图白傅于屏风，画放翁于团扇。今者柔情似水，软梦成烟。尚怜昔日风姿，枇杷树底；空忆旧时月色，杨柳梢

头。仆本恨人，怕听凄凉之笛；卿须怜我，莫吹宛转之箫。”芷卿艳思绮想，终以此等事回肠荡气，不永其年，惜哉！殁后诗稿零落，记其集玉溪生诗三十二首，中有句云：“刻意伤春复伤别，可堪无酒又无人。”“地下若逢陈后主，人间惟有杜司勋。”“神女生涯原是梦，月娥孀独好同游。”真是天衣无缝。又同塾时共作帖体，何星桥夫子烺以“南村诸杨北村卢”命题，芷卿句云：“太真红玉色，少妇郁金香。”运典入化，真粲花妙舌也。

京官苦况

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偶阅《宋稗类钞》，章伯镇学士云：“任京职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可见此风自古已然矣。

吃醋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者也。公作杭语从容语之曰：“阿奶，我系盐务官职，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妇

乾隆元年，宣城陆某，生员也，娶妻焦氏。陆好呼卢，荡其家。一日赌负，将售妻以偿。焦侦知之，赋诗八章，投缳死。邻族鸣于官，题请旌表，得旨褫陆衿，断其八指，一时快之。八诗末首云：“百

结鹑衣冷不支，郎归休在五更时。风酸月苦空闺里，犹有床头四岁儿。”言之呜咽。凡嗜博者，可以为戒。

花帘词

吴蘋香女史初好读词曲。或劝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笔赋《浪淘沙》一阕云：“莲漏正迢迢，凉馆灯挑，画屏秋冷一枝箫。真个曲终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暮砧敲？黯黯魂销，断肠诗句可怜宵。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轻圆柔脆，脱口如生，一时湖上名流，传诵殆遍。自后遂肆力长短句，不二年，著《花帘词》一卷，逼真《漱玉》遗音。《祝英台近·咏影》云：“曲阑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应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帏推卧。”《河传》云：“春睡刚起自兜鞋，立近东风费猜。绣帘欲钩人不来，徘徊，海棠开未开？料得晓寒如此重，烟雨冻，一定留春梦。甚繁华，故迟些，输他，碧桃容易花。”《南乡子》云：“吹到鲤鱼风，凉杀秋花一朵红。怪得黄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疏帘细雨中。香篆袅房栊，倦倚熏篝鬓影松。多事青灯挑不尽，重重，偏向钗头缀玉虫。”《柳梢青·题无人院落图》云：“不索烧茶，一重帘卷，几折阑遮。杨柳楼台，桃花世界，燕子人家。东风幅幅窗纱，望翠袖非耶是耶？鹦鹉前头，秋千背面，没处寻他。”《如梦令·燕子》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绣帘深处。软语话多时，莫是要和侬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许。”蘋香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而独呈翘秀，真夙世书仙也。又尝作饮酒读骚长曲一套，因绘为图，己作文士妆束，盖寓速变男儿之意。余为题图有句云：“南朝幕府黄崇嘏，北宋词宗李易安。”盖非虚誉也。

寿联

锡山邹小山先生一桂有门生某，弟兄皆词林，二子并登甲科，而其母则以侧室正位者也。七十诞辰，求先生撰寿言，先生令诸门生拟之，俱不称意。盖不难于颂扬得体，而难于得尊者之口气也。先生自撰俪句云："有子有孙，都成名进士；多福多寿，是谓太夫人。"于是执笔者咸叹服。又张船山太守为吴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寿联："惟善人现寿者相，有令子为天下师。"亦古朴有味。

秋潭二乡先生诗

家秋潭先生，讳文泓，文庄胞叔，钱唐诸生，以文庄贵，遂不乡试，耻以官卷中故也。诗境冲淡孤冷，《垂钓》云："一溪新涨失前汀，照见青山处处青。香饵自香鱼不饵，钓竿只许立蜻蜓。"《题采芝图》云："山间石上烂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茹还自寿，不来朝市说祯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见。二乡先生文浣，钱唐布衣，好以俗语入诗，工稳熨贴，人比之杨诚斋。殁后诗稿零落殆尽，仅传剩句，如"天地多情犹与活，江湖何处不容狂。""人间冷语能销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霁》云："溶溶白满桃花港，郁郁青迷松木场。"《漫成》云："廉如蜩蚻依然瘦，懒似蜒蚰总不肥。"《不雨》云："雷声请客空生喜，雨点当官忽散场。"《感怀》云："愁多不了消除帐，老去难悬回避牌。"皆可诵也。

谢表

乾隆中，有某镇李总兵，上忽赐以御制诗全部。李谢表中有云："乍聆天语，真目所未睹之奇；欲赞微词，凛口不能言之惧。"措词得法，适如其分。

典试改充

大学士无锡嵇文敏公曾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抚即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兰生，雍正壬子以安徽学政即为江南正考官。典试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圣童

鄞县全祖谦，谢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龄入塾，即通诸经章句。蒋蓼厓先生见而奇之曰："此圣童也。"一日，戏以小剪剪纸，伤指，感风而病遂笃。临危，于几上大书"鲤也死"三字，而破之曰："圣人不得有子，圣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岁耳。

圈儿信

有妓致书于所欢，开缄无一字。先画一圈，次画一套圈，次连画数圈，次又画一圈，次画两圈，次画一圆圈，次画半圈，末画无数小圈。有好事者题一词于其上云："相思欲寄从何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我密密加圈，你须密密知侬意。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整圈儿是团圆，破圈儿是别离，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把一路圈儿圈到底。"无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铁鞋岭

杭城黄泥潭，上曰铁鞋岭，亦曰铁冶，其实则铁崖也。昔人于此掘得一石，曰"杨铁崖读书处"，故名。其下别有真修庵，旧为海昌查

伊璜孝廉别墅，即款留大力将军处也。铁崖岭山麓，相传有败更楼。败更不知何意，或云犹言煞更也。国初毛驰黄先生《吴山踏月记》有“过败更楼叩吴廷彝门”云云，则当时尚有此楼，不知废是何年。又带湖楼在清波门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宪设以备倭寇者，今久废矣。乡先生陈墨樵景钟诗云：“清波门外带湖楼，闻说巍巍俯碧流。四面峰峦窗外入，两堤云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声壮晓秋。今日荒城访遗迹，斜阳粉堞动深愁。”又笙鹤楼在吴山城隍庙，羽士陆天乙作，董思翁为颜之曰笙鹤，今亦久废矣。

赵秋舲

仁和赵秋舲庆熺，铁岩大空殿最来孙也。性倜傥，工诗词，家贫读书，傲骨风棱，逸情云上。道光辛巳举于乡，壬午连捷南宫，引见归本班铨选，此才不入词馆，惜哉！弱冠时曾随其叔祖筱山大令铭宦游楚北，赋《楚游草》一卷。犹记其《金陵杂诗》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镜殿光，六宫学士女儿妆。南朝才子都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出身皇觉忽飞升，孙祖传家感孝陵。孙作缁流祖还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议论新警，足以夺目。又在楚时，其所聘室卒，作《续离骚招魂》哭之，词旨悲艳，末题《浣溪沙》一阕云：“检点青衫有泪痕，十年前事最销魂，偏他细雨又黄昏。鹦鹉一篇才子泪，桃花三尺女儿坟，不知何处吊湘君？”又《长相思·薄游西湖》云：“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低，断桥流水西。杜鹃啼，鹧鸪啼，楼外斜阳一酒旗，杨花不住飞。”《苏幕遮》云：“玉阑干，金屈戌，帘外长廊，廊响弓弓屧。鬓影春云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松，笙字涩。心上烧香，香上心先灭。安得返魂枝底叶，便做青虫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几尺长，中有双枝橹。杨柳小于人，便解留船住。歌声遏暮云，酒气蒸香雾。又落碧桃花，红了来时路。”此种小令，柔脆轻圆，酷肖北宋人手笔。

信

今人寄书，通谓之信，其实信非书也。古谓寄书之使曰信。陶隐居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又虞永兴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乐府云：“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坠井，一去无消息。”皆可证也。高江村《天禄识余》辨之甚详。

十半软半

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强半，亦曰太半。又《枚乘传》：尚得十半，谓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诗：“家酿唯残软半瓶。”犹小半也。十半、软半字甚新。

吴台卿

平湖吴台卿先生显德，松圃协揆之侄，山舟学士之甥也。幼聪敏，年十六，受知于提学大兴相国朱公，补博士弟子员，才藻冠时，以为芥拾青紫矣。乃十上乡闱，未离席帽，郁郁不得志，遂遁而学仙，日从事乩鸾，叩长生之术。年未及四十，以病瘵卒。时太夫人寿逾六旬，犹在堂也。学士挽联云：“天道竟何知，不许阿奶留李贺；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泪哭羊昙。”读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义

举子下第，情状可怜。陈午桥通参鸿未第时，戏为制义二比写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节题文句调。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

得者进士，而于举人无恙也。设诸公非为进士故，挟其文章经义，试帖楷法，以博取人间馆与幕，与一切誊录教习，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诸公不愿也。文人无厄地，所自信者学问，而命运则不敢必也。设诸公以不中进士故，当其袍褂靴帽，服饰铺盖，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鱼池，岂不甚乐，何忧闷若斯也，而诸公不敢也。”沉快之处，令人破涕为笑。忆丙戌下第，寓全浙会馆，叶嵋生明经来为余述之。

吴公雅谑

金棕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结，教授扬州时，四方往来，凡知名之士，无不投见。推襟送抱，文酒流连，殆无虚日。饮馔极丰，或有诮其过侈，类于鹾商，不似广文苜蓿者。兴化谕吴公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坐客为之哄堂。吴名逢圣，桐城人，后知台湾府。

竹影词人

海昌陈敬贞，工词。有句云：“见他竹影横窗，疏疏密密，总写着个人两字。”杭堇浦太史呼为竹影词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号忆兰，钱唐人，著《怀兰室词》。有《喝火令》一阕云：“弱絮黏红豆，名花委绿苔，一奁秋水镜初揩。闻道香泥旧径，重印凤头鞋。欲见无端借，相期有梦来，模糊心事系春怀。记得盟时，笑指鬓边钗。记得鬓边钗上，双凤不分开。”旖旎独绝。

条幅扇头诗

偶见条幅书一绝云："山映帘栊水映窗，浣纱人在苎萝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门掩东风燕子双。"极其风致，惜不知为何人所作。又于扇头见一绝云："一夜东风草剪齐，如丝春雨湿香泥。销魂细柳营前路，半踏弓鞋半马蹄。"亦爱不忍释。询之，知为姑苏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长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诗词中常用之。长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逻禄《塞上曲》云："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沿边。"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后主词

南唐李后主词："最是仓皇辞庙日，不堪重听教坊歌，挥泪对宫娥。"讥之者曰："仓皇辞庙，不挥泪于宗社，而挥泪于宫娥，其失业也，宜矣。"不知以为君之道责后主，则当责之于在位之日，不当责之于亡国之时。若以填词之法绳后主，则此泪对宫娥挥为有情，对宗社挥为乏味也。此与宋蓉塘讥白香山诗，谓忆妓多于忆民，同一腐论。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庙下斜街全浙会馆，塘栖姚镜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属题，则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谦手书诗卷也。先生于顺

治乙酉泛棹苏常，时南都新破，百姓流离，目击情形，凄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诗，写成长卷，计古今体诗四十余篇，末缀小跋，字画苍劲，诗格浑成，允为名迹。是卷藏塘栖金氏，姚君部试，托其携入都中，遍征题咏。展卷名公巨卿，山人墨客，诗词歌赋，无美不臻。余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令〕黍禾荒后蕨薇高，莽乾坤泪痕多少。江山余战伐，发鬓剩刁骚，凤泊鸾飘，留下这磨不灭的遗民数行稿。〔步步娇〕落日姑苏寒山道，小泊停孤棹，见流离战骨抛。叹几劫红羊，歌几回朱鸟，雪涕太无憀，对篷窗写出伤心调。〔折桂令〕这几首过明湖，清泪频飘，恨一时鼙鼓，闲却笙箫。那几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遥。这几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吊毅骨，于相祠高。这几首江左萧条，海国游遨，还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别生交。〔江儿水〕呜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箫。你天涯眼见黄尘扫，你浮生梦醒黄粱觉，你闲身许作黄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伤，别有这凄凉怀抱。〔雁儿落〕想当年酒三杯，浇来义胆豪。泪千行，流得诗肠燥。橹双枝，撑开战血波。笔千言，写不尽惊心貌。呀！早玉箫声断广陵潮，眼见那边上将军万宝刀，当不起玉弩儿三千搅，留不住金瓯儿一半牢，波也么焦，更谁将东节移王导。悲也么号，赢得个西台哭谢翱。〔侥侥令〕留几幅残笺兼断楮，尽教人短诵又长谣。心香一瓣虔烧，恨不识先生貌，只认得押角的红泥把姓氏标。〔收江南〕待提起昔年遗老呵！笑忠义，枉云高，有几个西山曾赴辟贤轺，有几个北山又被移文诮。怅贞松自雕，叹芳兰自熬，只剩得梅边一集殿南朝。〔园林好〕展遗书龙眠虎跳，诵遗诗鸾姿鹤标，有大节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烧，算纸劫不相遭。〔沽美酒〕喜装签，玉共瑶，喜装签，玉共瑶，留下这伤心一卷续离骚，看故国河山裂纸条，这些些墨藻，问几番零落几搜牢。零落在蛛丝虫爪，搜牢在海绢山胶，看待作兰亭墨妙，何处许茂陵求稿。今日个风凄月寥，茶干酒销，许诗人展图凭吊。〔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宝，问何人笔尖儿横扫？这是那十子内的西泠沈氏草。"

短钱

唐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除二十文。梁武帝时，有东钱、西钱、长钱之分，以七八十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晋时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谓八扣九扣也。

侄

《尔雅·释亲》篇云："女子谓晜弟之子曰侄。"引《左传》"侄其从姑"为证。今男子称兄弟之子曰侄，失之矣。兄弟之子当称从子，谓从子而别也。又呼犹子。案，《论语》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则犹子二字，似又可作师呼弟子之称。兄弟之孙曰犹孙，见唐元稹《李公建墓志铭》。

达诗

会稽陶菊坡章焕《五十初度》诗云："纵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长生也听天。"真是达人之语。又有人《垂老娶妾》诗云："我已轻舟将出世，得卿来作挂帆人。"感喟处更写得蕴藉。至唐子畏句云："黄泉若遇好朋友，只当飘零在异乡。"小颠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来迟罚一杯。"虽同一达观之语，而一觉其伤感，一觉其俳优矣。

集句

姚古芬尝集旧句云："北方佳人，遗世而独立；东邻处子，窥臣者三年。"对仗天造地设。又山舟学士尝集《水经注》语云："帛什理于

是山，作金五千斤，救百姓；小夫人以两手，将乳五百道，向千儿。”其语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嘘气为黑风，居民每望见风起如黑烟蓬蓬，则皆严闭户牖，风过乃已。一日，龙击之，雷雨既作，蛛吐丝网，龙窘不得出，格斗凡数十，须臾而濒海皆水矣。始有火龙者二，焚网出龙，蜘蛛遁不知所往。诘旦，于数十里外，有物纵横散落，圆腻色灰，围如人臂，或数寸，或一二尺，金石无所伤，而两头皆焦火痕，盖蛛丝也。大兴舒铁云孝廉有《蛛丝网龙篇》纪其事。

破题

商邱安舜庭世凤童子时，向郡守求试。守指路旁“此屋实卖”四字，令作破题。安应声云：“旷安宅而弗居，求善贾而沽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齐”四字破题云：“甲子以后无天，首阳之外无地。”亦觉奇伟可喜。

阮大铖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铖文，极狡狯。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马阮公之丧，至自浙东，沈某为文以祭曰：‘古称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观之，岂独恩为知己哉？孔融博文强记，操非不知之；颜真卿纯忠大节，卢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杀愈速。天下后世但知操、杞妒贤，而不知于两公未始不称相知也。余少贱，未识司马，闻公掇巍科，登华胕，附中常侍势，与士君子为仇。说者遂诋公为假

子，导杀正人。余谓不然，逆珰嗣子满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损，效吮痈舐痔之行，媚衔宪握爵之人，具翻江搅海之才，行坠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过光禄。雄狐九尾，不得与彪虎雁行，于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阅公封事，入赞道列，终身不齿。说者谓公深仇先帝。余谓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复为采录，则恩怨亲仇，与众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摇群论，使公十七年林壑，养鳞甲，丰羽毛，得甘心快意为杀人具者，伊谁之赐耶？于以知公之阳仇而阴德也。公词曲奔走一时，说者谓愤时嫉俗，科诨皆指正人。余谓不然，弘光半载，公涂面登场，自为玩弄，及窜鸠兹，公曰："我必不学伯嚭走钱唐。"无论自比宰嚭，作谶钱唐，一语不出前史，作剧者神子胥之灵，以褫公等谗邪之魄，公目不识史，胸中但有梨园稿本，以国为戏，于以知公之胆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杀周、雷二公，复兴钩党狱，说者谓公流毒宗社。余谓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独公也。公不杀，群小必杀之。即不然，而贤奸并列，邪正不分，终令大厦莫支，狂澜失砥，而后殒命报国。论者不责其见几之不早，即讥其返正之无术，故死于公，犹愈自死也。即同难诸君，雕虫小技，当与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弹墨以永其名，虽公为国谋不忠，为身谋不祥，而为诸君子谋则善也，于以知公之事险而意厚也。公闻变倡逃，说者以卖君误国，律与马同罪。予谓不然，公与马密谋定策，如置弈棋。然马贪夫败类，自公出而劝以戕贼毒螫，及悔为所用而事已去。浙东一战，马尚同方合志，不知输诚纳款，公又先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何委质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同荣名，天实为之也。公临岩一跌，身首异处，智能保首领于生前，不能全躯于身后，谁分其尸，谁传其首，岂非天哉！于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议公险，予为公平之；人议公深，予为公浅之；人议公毒，予为公厚之；人议公巧，予为公拙之。独人高公词曲，予独畜以俳优。谓公以人国侥幸，正坐此病，九原有知，当亦以为知言也。予隔县诸生，不知公何风闻，怨毒为甚。友人曰："君庚午闱后，有人以闱义质公爪牙，君见评阅，当座叱之，其人忿而谒公，借君为质，公于是伏欲杀之机

矣。”或又曰：“君渭阳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为大行给谏，侍御绝不与通。又，公欲以故人礼遇子，子不屑仕也，公于是又增欲杀之目矣。”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祢衡，其面辱阿瞒无人礼，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视余，昔秦桧、胡安国始未尝非同党，及末路败坏，子胡寅、胡宏以和议不合，答书甚严，桧虽心恨，未至于杀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虽欲杀予，予即未见杀于公，而以称相知，则有窃附古人者。忆党祸初发，公庭语坐客，二沈倔强，必生致。二沈，眉生与余也。夫倔强之名，世所讳，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谓不知我。自公降后，同人为余动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狯人也，其于余一发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尚得脱，今游魂余烬，焉能钩致周内，复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为也。”余不可谓不知公。今有人绸缪款洽，而实泛常，公操利刃，设深阱，使我流离琐尾，然犹窃附知己，魂如有灵，当临风一笑也。’”文甚长，节录之。此文嬉笑甚于怒骂，朽骨有知，能无汗泚。

频罗庵挽寿联

山舟学士所撰挽寿联极多，兹择其尤者敬录之：“四十年生有自来，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殁而犹视，心伤桑梓母何依。”挽汤昼人妹丈，辛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馆，没于京师，年四十，生母犹在堂。“天北掩台垣，见说槐音中夜断；江东失宗衮，心伤荆树一齐摧。”挽家文定公，时冲泉弟亦没。“朝无谏草，家有赐书，卅载清声光简册；公应骑箕，我悲陟岵，一时血泪洒葭莩。”挽姑丈张藻川侍郎。“刘先生之夫人，无惭铭志；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孙曾。”挽丁龙泓夫人。“孝思尽宦海家园，荣亲养亲，一笑生天证佛果；道望齐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几人入座哭春风。”挽庄对樵师。“青宫授几，洛社图形，官府神仙皆慧业；备达尊三，擅绝诣四，儒林文苑并传人。”挽钱蓉石侍郎，时以上书房致仕。“帝畀以河，三策勤劳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风节媲关西。”挽蓝素亭河督。“万里儿啼，此日愁攀贤令辙；卅年老泪，隔江空盼少微星。”挽陶

篁村，时令子官黔。“名在千秋，服郑说经刘杜史；神归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钱竹汀宫詹。“画里传衣，夙契偶同永长老；山中献盖，前尘谁证衲禅师。”挽明中和尚。余画过去僧像，师为补衲。又师与先君同在诗社。“绝笔诗成，写照髯仙，明月清风人已远；平生墨妙，瓣香冰叟，虹楼瀛海世争传。”挽孔谷园。殁前，有题苏尺牍诗，“明月清风”，诗中语也。天瓶居士，谷园妇翁。玉虹楼，谷园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书也。“竹萎蕉枯，此日是师真面目；焚香洒水，当年惟我旧朋俦。”挽佛裔师，次句指恒公寂时。“海邦至竟思贤宰，湖社从今感寓公。”挽华秋槎。“路近西州，争忍重过空洒泪；门荒孟氏，从教明日罢登高。”挽许表母舅，九月八日卒。“一品恩还，魂魄长依华屋；九重念旧，馨香宜彻幽泉。”挽家春淙二兄。“天际彩衣荣右衮，手中色线补垂裳。”寿曹司农令堂八十。“螭坳旧齿符天寿，雁塔新题冠佛名。”寿嵇中堂八十以万寿年生日，重赴琼林。“八座起居，令子宫袍慈母线；重闱燕喜，南阳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十八，吴年伯母八十寿，令子开藩河南，故用南阳菊事。“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业；屏风团扇，还山官府即神仙。”寿王述庵八十。“甲子从头开上寿，神仙自古有曾孙。”寿许小范六十，时已有曾孙。“东方先生善谐谑，南极老人应寿昌。”寿赵次乾。

中书诗

有人作嘲中书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且喜中堂是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平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谢尧山念功为余言之。

供春

宜兴砂壶，供春为上，时大彬次之。时壶尚可得，供春则绝迹矣。供春者，《阳羡名陶录》以为童子，查初白词注以为吴家婢也，

未知孰是。

御舟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跸进诗。时会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属其代作。内有句云："千帆飞渡江南岸，一片黄旗识御舟。"文襄击节，惟援笔将飞字改拥字。先生尝语人曰："易飞为拥，便见警跸尊严，此真一字之师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点大而疏，粤人谓之白撞雨。土谚曰："早禾壮，宜白撞。"见《广东新语》。

珊瑚树

吴淞总兵杨华言："澎湖之南，海清见底，然悬缸百丈不能测也。中有珊瑚树四株，大可合抱，巨鱼数十环之，若典守者然。"

岳王诗

向阅某小说，见有咏岳王诗一首云："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寥寥数语，用笔严冷之至。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学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三峰，每一石镌诸生一人姓名，即其人所献也。

武陵娘子

常德蠡山庙，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娘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瓮诗佛

西江吴兰雪中翰嵩梁工诗，高丽使臣得其所著诗，称为诗佛，而筑一瓮以供之，种万梅树云。

命

圣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测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谈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时之干支，合为八字，遂以为命可推测而知。番禺张南山维屏司马作《原命》驳之，其说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虚中，推年月日时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为凭，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于唐尧之元，载《通鉴前编》。《本经世历》定为甲辰，《竹书纪年》则以为丙子，《路史》则以为戊寅，《山堂考索》则以为癸未，是则今所据之干支，其为此干支与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谓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说新快，足破术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额楹联，或意主颂扬，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宽和，政体然也。独广东东莞县署二门以内，高营绰楔，大书四字曰：“莫如用猛。”为江南仲柘泉明府振履所题。仲公宰是邑，颇有政声，盖东莞之俗，好勇斗狠，急则治标，刑乱用重，亦是权宜之一术。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语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书特书，乌可以示后人哉？闻直隶枣强县署一对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不知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则得之矣。

分茅砫

吾杭学使署前有石砫，砫上刻“天禄”字，下有云雷文，名“分茅砫”。盖学署初为都指挥府，今官废而砫犹存，土人尚以都司卫名其地焉。

红豆

葛秋生姑丈庆曾斋中悬一联云：“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语极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拟，红豆句则许滇生侍讲所对也。又姚古芬丈赠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红豆两家灯。”上句豪宕，下句情挚。

木龙血

绍兴三江闸，名应宿闸，明郡守汤公所筑。初筑时，水大不得

合，祈于神，梦神语曰：“若要此闸成，除非木龙血。”寤而不解所谓。适有皂吏名莫龙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数十万人，吾何惜焉！”遂禀郡守，自投于水而闸以成。至今汤公祠犹以莫龙配祀。陶春田广文轩《应宿闸》诗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黄堂死后功。”盖纪实也。

王廉访挽联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抚以至典史，一城之官处分殆遍。廉使王公惟恂以无术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身为三品大员，轻生以殉，识者少之，而其志则可闵也。蔡生甫学士之定挽联云：“刚毅木讷近仁，生原无忝；聪明正直而一，没则为神。”

寿星

临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顺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时。康熙丙辰，从贝子征耿逆，血战斩寇数十人，适贝子遽卒，未及奏功议叙，年四十九始补博士弟子员，继而贡成均，官遂昌司训。乾隆辛巳，蒙恩授国子监司业，庚寅加翰林院侍讲，时已百十二岁矣。当七旬时，孙曾已盛，逮百龄外，曾孙复举曾孙，因赋诗云：“身历四朝沾浩荡，眼看七代长儿孙。”盖纪实也。陈太仆句山先生赠诗云：“华皓何来云水头，宠加新秩返扁舟。酒钱未卜凭谁与，壶药翻叨为我投。薄宦梦惊山北檄，散仙行逐海东鸥。独留佳话传台阁，曾与耆英大父游。”相传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热一冷。王饮其热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无他过人，视声色货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寿星呼之。又杭有乡民赵振鲸者，嘉庆甲戌一百岁，蒙恩赐六品顶带。山舟学士为书坊对云：“身历四朝，太平黎庶；寿登两甲，盛世耆英。”赵来谢时，自江干拿舟入城，泊盐桥，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

拜跪无所苦，同来者系其长孙，已六十三矣。赵君为人短小，无须髯，好观剧。会里社演剧，赵挺身挨入人丛，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赵回视之，其人须发皓然，因问曰：“翁年几何？”曰：“八十三岁矣。”赵笑曰：“然则与我大小儿同年也。”于是闻者哗然。后年百有九岁，无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广西庆源，有蓝祥者，年一百四十四岁，乡人耕凿自安，不谙朝典，叔祖为详请旌褒，恩赐六品顶带，并设宴府堂以待之。其曾元扶掖而来，耳目无翳障，饮啖过人，顾能画人物，因倩其画寿星一幅，寄呈山舟学士。学士题寿星赞百余字，并画勒诸石，今其碑犹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诗文，必先罗书满前，考核精细，始伸纸疾书。其夫人陈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尝妒恨，辄詈于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乃成。”先生曰：“凡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后生小子，幸仿行之，妇言勿听也。”又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图右史，兼住夫人，中为会客之所。先生构思诗文，手不停缀。质问之士，环坐于旁，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盖五官并用者。同时萧山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皆淹贯博雅，故时有包、毛、沈、蔡之称。后三公皆以诸生老，而先生独名满天下，并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妇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义，询之舟人，曰：“凡业此者，皆桐庐严州人，故名桐严曰同年，字之讹也。”

尚绸堂诗

阳湖刘芙初先生嗣绾，以名孝廉困顿场屋，春官十上，始得抡元，授职编修，十余年而一阶未展，殁于京师，著《尚绸堂诗》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连天鸡唱乱，到地雁声孤。"《溪路》云："天寒鱼减脑，月晕蚌添胎。"《白沟河》云："地余南渡恨，人数北征才。"《宿龙泉寺简周箌云》云："古佛与苔绿，病僧如菜黄。"《荀卿墓》云："三迁齐祭酒，一脉鲁诸生。"七言如《草堂杂诗》云："贪灌名花延井近，誓删恶竹让墙高。"《佛音阁》云："野花都已得禅意，山鸟半能呼佛名。"《中秋后一夕独步故园》云："碧天无语又今夕，红树笑人非少年。"《无题》云："新样东风吹玉笛，旧家明月在银钩。"《散步》云："篱花有意争先发，野草无名转后凋。"《病起有怀》云："好日短于磨剩墨，清宵长似篆余香。"《到庶常馆纪恩诗》云："人说传灯须选佛，自惭舐鼎便成仙。"《废堠》云："车犹记里分双只，戍不知更误短长。"《荒墅》云："赌残绿墅棋都散，卖到青山画亦寒。"《金川门》云："已见殷汤传太甲，谁知姬旦负成王。"《春暮湖楼》云："碧槛空时齐放鸭，红楼好处不离莺。"皆可诵也。

卢费对

周莲塘大司空兆基薨，卢南石少宰荫溥代之，费西雍京兆锡章往吊于周，一哭而殂。京师为之对云："一品头衔让南石，三声肠断失西雍。"属对工绝。

谷城诗

李长蘅《谷城口号》诗云："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渔洋山人酷爱此二句，后过谷城不见一花，因赋诗云："薛北滕南屡问津，远看山色黛痕新。惟余一事堪惆怅，不见花开白似银。"几疑下句有可议矣。先高祖文庄公《东阿旅店题壁》诗云："东阿南望尽模糊，如黛山光黯欲无。我比渔洋更惆怅，风蓑雨笠谷城图。"则上一句又几几乎在可疑可信之间。今读先大父《丙午过谷城》诗："怊怅渔洋句漫猜，看山谷下独徘徊。檀园自是诗中画，滕县花偏为我开。"自注云："余今过谷城，见四围山色，遍野白花，始信前辈诗不妄作，渔洋或非其时耳，遂成二十八字证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脱口，乃经三四人，经二百余年，始能坐实，可为笔墨中一段佳话也。

贺知章

大父《冬夜读诸史提要》诗云："醉里神仙有几人，镜湖未赐敢抽身。墙头喧诉声如海，急杀风流贺季真。"按《唐书》贺知章在礼部选郎，取舍不公，门荫子弟喧闹盈门，知章不敢出，乃舁一梯于后园，出头墙外以决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纠众于琐闱外作闹，新进士徘徊门外，无由入谒。或呈一诗嘲之云："门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纷纷正未央。我献一梯兼一策，墙头高立贺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洪兴祖补注云："秋花无自落者，当训如我落其实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说云："访落诗，训落为始，意落英为始开之花。"其说甚新，然以上句堕字意合之，似从前说为是。

嫁

妇人谓嫁曰归，不知男子亦可称嫁。列子云：“国不足，将嫁于卫。”注：“嫁，往也。”妇人曰归宁。钱起诗：“才子欲归宁，棠花已含笑。”则归宁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蒋子《万机论》云：“主失于国，其臣再嫁。”若是则嫁亦可训为仕也。

厶字

今商贾记帐，银每两换钱若干，或每人分钱若干，每字俱作厶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注：“邓，厶地。”陆德明《释文》云：“不知其国，故云厶地。”厶，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灯

今人以隐语黏于灯上，曰“灯谜”，亦曰“灯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灯市有以诗影物，幌于寺观之壁，名之曰‘商灯’。”则此制由来已久矣。

任邱边

直隶河间府任邱县边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绝，故北闱有“无边不开榜”之谣。有孝廉边君，在京师广座中，一人展问乡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边。”盖自矜其门阀无人不知也。俄而回问其人，其人逡巡曰：“某乃曲阜孔。”于是孝廉大惭。

赛鹦哥

杜鹃花盛行南中，阳羡土人有染成浅绿色者，名之曰“赛鹦哥”。

咏史诗

咏史以组织工稳，比拟熨贴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咏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过江来。”山阴陈某咏周平王庙云：“扫除文武千年业，成就《春秋》一部书。”又咏曹娥碑云：“伤心少女随严父，题背中郎诵外孙。”歙县曹俪笙相国咏司马相如云：“才子同时夸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扬州闵莲峰咏孔北海祠云：“要为鲁国奇男子，不比杨家最小儿。”舒铁云孝廉咏郝经使馆云：“北海已闻苏属国，西河犹馆鲁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咏汪水云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签谢道清。”以上诸联，或运用见长，或浑脱制胜，皆卓然可传之句也。余有咏周公庙诗句云：“一相祸延明叔侄，六官书误宋君臣。”自谓嵚奇，愿以质之大雅。

腋气

人患腋气，俗谓之狐骚臭，粤人为尤甚。崔令钦《教坊记》云：“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谓腋气也。

于庙祈梦

毗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时，祈梦于忠肃庙，梦神予字一帧，录唐诗

云："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结句是玉壶，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壶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谓。后举博学鸿词，制题为《璇玑玉衡赋》，恍忆前所梦，文思沛然，遂中选，授检讨。所谓玉衡妙也。后历官清要，以宫詹予告，谢恩讫，赐印章一方，出朝视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壶。"寻思旧梦，忽然惊悸，返第而卒，所谓玉壶不妙也。又韩城相公未遇时，祈梦忠肃庙，至则先有人在焉。问占何事，曰："求子也。"遂并铺而卧。其人梦神赐以竹管二枝，再叩，则曰："问汝并卧之人。"公梦神与语，叩请终身，则亦曰："问并卧之人。"寤而各述所梦，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梦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极，举手加额而祝曰："愿你状元宰相。"后皆如其言。

门对

董观桥制府教增，金陵人，节钺闽浙，爱西湖山水之胜，买宅于杭城之三拨营，拟解组后作平泉之墅，榜其门云："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诵之。乃未及予告而先生已归道山，所买之宅转售于顾渚茶中翰。易其联句云："圣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盖其时中翰甫自戍所归来，丁艰后主讲山东历城书院故也。

单传句

偶集湖舫，关方谷学博枞以古人独传名句为令，首举曰："满城风雨近重阳。"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枫落吴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无人随意绿。"令官并命饮酒。众问其故，方谷曰："诸公所举并有全篇，若重阳七字，则自催租败兴以后，不闻有起而续之者，是真千古单传之句也。"于是众乃心服，以次

受罚。

袁赵蒋

简斋大令、云松观察、苕生太史，一时齐名。桐乡程春庐同文心仪三公，而蒋以未见而没，因绘拜袁揖赵哭蒋图，以志景仰。昭文孙子潇太史原湘则专推袁、蒋二公，其诗云："平生服膺止有两，江左袁公江右蒋。庐山瀑布钟山云，一日胸中百来往。"钱唐张仲雅大令云璈又瓣香袁、赵二公，颜所居曰"简松草堂"，后即以名其诗集。盖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阳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评三公之诗云："袁诗如通天老狐，醉则见尾；赵诗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蒋诗如剑侠入道，犹余杀机。"洵称确论。稚存先生诗才奇险，好作惊人之句，有人仿其体调之云："黄狗随风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闻者绝倒。洪聚生平所识诗人，作为诗评，凡数十家。或问之曰："公诗如何？"洪自评云："仆诗如急湍峻岭，殊少回旋。"

袈裟绣龙

高庙南巡，净慈寺明中上人迎驾。上顾问时，偶以手拍其肩。因于紫衣肩上绣金龙一团，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勔所衣锦袍，徽宗常以手抚之，遂绣御手于肩上。又尝与内宴，帝以手亲握其臂，因以黄帛缠之，与人揖，此臂竟不动。

八斗万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论斗分才，奇矣。《西堂杂俎》载汤卿谋句云："古今只有万斛愁，而我独得九千

斛。”论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为彭泽令，其友人赠一对联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运典恰切。

一典两用

刘越石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某。”谢惠连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一典两用，摛词错综法也，然此等究不可为法。

赤子

《康诰》曰：“如保赤子。”《传》曰：“赤子未详何义。”或曰：“始生之儿，其色赤，故名。”虞兆漼《天香楼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献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为证。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儿长仅一尺也。”其说颇为有据。

鼻天子陵

始兴县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传昔人掘地见铜人数十，拥笏列侍，俄闻墓中击鼓，大惧而返。或曰：“是槃弧坟。高辛有犬戎患，募得犬戎吴将军头者，赐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山衔一首至，果吴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为武陵蛮之始。”杜君卿驳之云：“黄金古以斤计，秦始曰镒。三代分土，汉始分人，古安有万家之封？将军周末官，吴始周末姓，古无是也。且槃弧之讹，因盘古起，今明明曰鼻天子，则不得以槃盘同音为此臆说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庳，庳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粤盗名，割据之称。”然僭号称王称帝，无称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驹重订《始兴县志》，断以为盘

古之墓，曰：“鼻之为言始也，盘古始为天子，故追尊之也。”盘古本粤产，两广盘姓，皆其苗裔。雄州乡落多盘古仓，会昌盘古山，湘乡盘古保，雩都盘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寿，始兴原属荆州，毋亦其显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酃邑，虞舜九疑，皆距不远。至广陵有盘古冢，昔人谓其神假，南海蛮洞中有墓，亘三百余步，则安知鼻天子陵非盘古真墓欤？《通志》又载“铜人搢笏等事，谓浑沌安得有此”，其见亦迂。昔鲁共王坏孔子宅，闻金石丝竹声，岂壁中果有此耶？铜人之事，亦犹是耳。据此则为盘古墓无疑。余尝赋《鼻天子陵》诗云：“始兴之兴自何始？王气钟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兴，始兴剩有天子陵。杨髡之所不能窃，黄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龙种远绵延，可有子孙尚隆准？漫将野语记齐东，非族纷纷说犬戎。丝竹居然闻鲁壁，金人无恙出秦宫。吁嗟乎！古来古墓无此古，洪荒以前一抔土。三皇五帝尽耳孙，万岁千秋此鼻祖。”

僧诵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无锡顾伊人孝廉素与善。孝廉妇疾革，诸医束手，延木文至，并不携经卷佛像。询之，曰：“经须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无经卷。”曰：“圣经足矣，何必佛书？”因与《中庸》，焚香读之，如宣梵呗，三复而去。中夜，妇汗出顿愈。

藩臬

藩字始见《毛诗》，臬字始见《康诰》。梁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许。”此藩司初见史册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尔丁为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始视事，见狱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无用刑具。’”此臬司初见史册之文。

岳王论

吴穀人祭酒《岳忠武论》云："补已缺之金瓯，论功行戮；返将消之玉弩，为敌报仇。"此联警绝。结句云："人间之铁案无私，请质东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试看大小眼将军。"向特爱其工整，及阅《有正味斋全集》，则此联业已删去，盖谓其落小家数也。前辈之自占文品如此。

干阿奶

俗呼干娘之母及姑曰"干阿奶"。按《北齐书·恩幸传》："穆提婆母陆令萱，尝配入掖庭，后主襁褓中，令其鞠养，呼干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书出格曰"抬头"，《金石录》称唐之中岳嵩山碑，书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抬头也。

添注涂改

乡会试卷于文后写添注涂改字数。按宋咸通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曳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如有，即言字数。"见《容斋随笔》，此科场中添注涂改之所本也。

吴澹川

槜李吴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诗宗正始之音，五古以冲淡制胜，七古以健挺见长。录其近体五言，如《隔溪访友》云："别浦流春水，闲门落古花。"《雨霁》云："冻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骑马过鲫鱼潭晚憩竹溪寺》云："马蹄迟落日，人意缓春风。"七言如《登华山》云："无边紫塞秋风起，一片黄河落照来。"《有赠》云："独行蓟北山山雪，不见江南树树花。"《秋闱后客徐中丞幕中酒间蒙赏诗句书以志愧》云："无分秋风吹桂树，浪传疏雨滴梧桐。"七绝如《山塘春思》云："齐开画阁倚笙歌，一样帘栊映绮罗。底事春风欠公道，儿家门巷落花多。"《渡江》云："东来两扇布帆轻，每遇风波夜转惊。船底江声篷背雨，旅人听得最分明。"《西湖杨柳词》云："留人小驻惹人怜，伤别伤春不计年。只管自家枝上绿，那禁吹到鬓丝边。"皆性灵洒落之作也。

见过亭

伊犁有见过亭，盖为谪官而设。刘金门宫保过之，题一对云："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运用成语，天造地设。

彭文勤试题

文勤督学浙江，所命试题，如王二麻子斩绞徒流杖类，俱极巧妙。一日，至敷文书院课士，山长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题，肄业生云"至于岐下"，请考生云"放于琅玡"，肄业童云"馆于上宫"，请考童云"处于平陆"。公谓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题之意否？"对曰："不知。"公曰："横看去。"乃"至放馆处"四字也。又试金华，九学同场，

将出题，教职中偶禀他事，语杂仲四先生。公问：“仲何人？”曰：“武义岁贡，设帐郡斋者。”遂连书九题：“武王是也”、“义然后取”、“岁不我与”、“进不隐贤”、“士志于道”、“仲尼之徒”、“四时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众”。合“武义岁进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场，题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场教职中耳语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书四题，“大王尊贤”，“西子席也”，补足设帐郡斋之语。覆试总题，“仲壬四年”。仲闻之，谓太守曰：“宗师前后试题，胜于为我作传矣。”又试处州初场，府尊不到，委同知点名。次场来谒，公曰：“太尊今日才来？”对曰：“方从省下来，不获已，故命同知来。”公曰：“来与不来，听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场，太尊来，益昭慎重。”对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学出题，自一字至七字止：“来”、“医来”、“远者来”、“送往迎来”、“厚往而薄来”、“不远千里而来”、“而未尝有显者来”。经题：“七日来复”、“凤皇来仪”、“贻我来牟”、“郯子来朝”、“礼闻来学”。以问答中多来字故也。及试童生次场，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点名。公笑谓教职曰：“太尊今日真不获已也。”题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恶”、“知其所止”、“来者不拒”。其敏慧类如此。又闻某方伯试士命题云：“伯牛有疾”、“子路请祷”、“充虞路问”、“康子馈药”、“瞽瞍杀人”、“右师往吊”、“门人治任”。盖其时督学新亡，方伯摄行试事故也。

食量

诸城刘文清相国，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盎，大容数升，每晨则以半盎白米饭，半盎肉脍，搅匀食之，然后入朝办事，过午而退。同时尹望山相公，但食莲米一小碗入朝，亦过午而退。然两公同享盛名，并臻耆寿。此如宋张仆射齐贤，每食啖肥猪肉数斤，夹胡饼黑神丸五七两；而同时晏元献，清瘦如削，止析半叶饼以箸卷之，捻其头一茎而食，后亦并享遐龄。盖各人禀赋不同，未可以饮啖论福泽也。

作诗不必识字

《宋书》：沈庆之手不知书，目不识字，世祖逼令作诗，庆之口授颜师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庆之常言：“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北齐斛律金不解书，乃其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为一时乐府之冠。又《随园诗话》载有樵夫哭母作《长相思》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自然音节，所谓天籁非耶？

混称

《汉书》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没”。今混称乾没为赃入己之称。《说文》：堪，天道也；舆，地道也。今混称堪舆为地理。《尸子》注妇女曰“姑”，儿童曰“息”。今混称姑息曰溺爱。《礼记》疏有才能曰“奚”，无才能曰“奴”。今混称奚奴曰家人。《说文》：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今混称饕餮曰口馋。《尔雅翼》：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今混称婚姻曰亲串。诸如此类，不可胜记。

弥勒对

某寺弥勒佛殿一对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无柴，只剩得大肚宽肠，为告众檀越，信心时将何物布施？日日坐冷山门，接张待李，但见他欢天喜地，试问这头陀，得意处有什么来由？”禅机活泼，不嫌其俗。

戏名对

同人小饮，集戏名对偶为令，兹择其尤工者录之。惊丑《风筝误》。对吓痴。《八义记》。盗甲《雁翎甲》。对哄丁。《桃花扇》。访素《红梨记》。对拷红。《西厢记》。扶头《绣襦记》。对切脚。《翡翠园》。开眼《荆钗记》。对拔眉。《鸾钗记》。折柳《紫钗记》。对采莲。《浣纱记》。麻地《白兔记》。对芦林。《跃鲤记》。教歌《绣襦记》。对题曲。《疗妒羹》。春店《万里缘》。对秋江。《玉簪记》。哭像《长生殿》。对描容。《琵琶记》。败金《精忠记》。对埋玉。《长生殿》。三挡《麒麟阁》。对七擒。《三国志》。逼试《琵琶记》。对劝妆。《占花魁》。打虎《义侠记》。对骂鸡。《白兔记》。看袜《长生殿》。对哭鞋。《荆钗记》。刺虎《铁冠图》。对斩貂。《三国志》。乱箭《铁冠图》。对单刀。《三国志》。拜冬《荆钗记》。对赏夏。《琵琶记》。告雁《牧羊记》。对嗾獒。《八义记》。思饭《金琐记》。对借茶。《水浒记》。斩窦《金锁记》。对刺梁。《渔家乐》。投井《金印记》。对跳墙。《西厢记》。送米《跃鲤记》。对拾柴。《彩楼记》。相面《宵光剑》。对审头。《一捧雪》。醒妓《醉菩提》。对规奴。《琵琶记》。盗令《翡翠园》。对偷诗。《玉簪记》。饭店《寻亲记》。对酒楼。《翠屏山》。北樵《烂柯山》。对西谍。《邯郸梦》。落院《绣襦记》。对借厢。《西厢记》。小妹子《时剧》。对胖姑儿。《慈悲愿》。闹天宫对游地府。《安天会》。醉易放易《鸣凤记》。对相梁刺梁。《渔家乐》。大宴小宴《连环记》。对前亲后亲。《风筝误》。

悼亡词

项梅侣学正名达与余为总角交，恂恂温雅，正如公瑾醇醪。丙戌成进士，以知县即用。君请于朝，愿就学正本班铨补。舍花封之烂漫，甘槐市之萧条，亦可想其襟怀之冲淡矣。长于制义，尤精算学，闲作小词，极细意熨贴。记其《祝英台近·悼亡》词一阕云：“恼蜂

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许。愁立苍苔，花影乱深坞，如花人已天涯，花开依旧，争忍见翠围红舞？漫延伫，犹记双袖凭阑，冷香上诗句。能几番游，风月竟抛去，只除梦里归来，梦醒何处？重帘外断烟零雨。”清思婉转，逼真白石遗音矣。

软金杯

金章宗有软金杯，乃劈鲜黄橙为之，可与碧筒杯作对。

二苏

元好问题《苏氏宝章集》句注：“长公忠义似颜平原，次公冲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称者。

阎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阴阎典史孤城死守两月余，城破殉难，我朝赐谥立祠。祠堂对云：“七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义，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传临难自题，海昌都湘帆同年嶟有七古一篇云：“世间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谁一典史。甘受炮打誓不降，十万军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鲠喉舌，杀气阴森暑雨雪，百攻百御历七旬，仓廪已空雀鼠绝。坏云压山山为倾，蹈刃如饴无一生，可怜芙蓉好城郭，围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阴乃芙蓉城，攻蒂则花自落矣。”乃专攻花家坝，城遂破。白昼鬼火寒冥冥。呜呼两京大官恋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数。读史数公同调人，万梅花下一阁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诗，南归同舟，得尽读之。《舟中闻雨不寐》云：“书无可读灯光灺，醉不成乡酒力微。”《舟中杂诗》云：“渔艇归时成小市，断霞明处见孤村。”又

云：“已分功名鲇上竹，不如归去鸟投林。”《道中和贾兰皋》云：“平沙尽处盘孤鹗，远树浓边见一城。”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广东金花夫人庙最多，其说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讳也。本巫女，五月观竞渡，溺于湖。尸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侧，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处女，有巡按夫人方娩，数日不下，几殆，梦神告曰：‘请金花女至则产矣。’密访得之，甫至署，果诞子，由此无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粤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娘，后以其能佑人生子，不当在处女之列，故改称夫人云。”庙碑载，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时，其时太史奏昴星不见。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时，夫人卒，始奏昴星复位，盖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系南汉女巫。按会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汉高祖所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诸书载南汉神女庙，只有谭氏二女及龙母两庙，并无金花神庙，则其说未可信也。明张参政诩诗云：“玉颜当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无心还片片，晚风吹落万人家。”写得极其缥缈。《广志》言神庙不知始自何时，成化五年，巡抚陈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毁之，粤人奉神像于南岸石鳌村，其后复建故处，即今仙湖街庙是也。乾隆间，翁覃溪学士方纲视学粤东，适至仙湖街，见男女谒拜，肩舆不能过，怒命有司毁之，于是复奉祀于石鳌村。四月十七神诞，画舫笙歌，祷赛极盛云。

魏环溪语

魏环溪尚书象枢《有庸斋闲话》云：“偶见水与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状焉。水，君子也，其性凉，其质白，其味冲，其为用也，可浣不洁者而使洁，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相混。油，小人也，

其性滑，其质浊，其味浓，其为用也，可污洁者而使不洁，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击而不相容。”诚名论也。

梁文康

粤东梁文康储髫龄时，已具公辅之量。相传幼时两眉俱绿，一日自塾中归，误仆于地。父迟庵掖起之曰：“跌倒小书生。”公应声曰：“扶起大学士。”迟庵与诸子浴于小沼中，出对云：“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公对曰：“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时年才七岁耳，而吐属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广郡窑头村人言，蒙近野诏，字廷伦，亲迎时，妇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于每句之上。公遂吟云：“河汉浮槎到五羊，南风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来争看，狗吠仙姬会阮郎。”其妻劝公力学，以雪四字之耻。公发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进士，授翰林，官佥都御史，卒祀乡贤祠。

芙蓉

岭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红，又次日深红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铜盘

曾宾谷方伯藏宣德铜盘，方径三寸五分，内刻御制《锦堂春》词云：“映日秾花旖旎，萦风细柳轻盈。游丝十丈重门静，金鸭午烟清。戏蝶浑如有意，啼莺还似多情。游人来往知多少，歌吹散春声。”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国绿端蝉腹砚

砚修广各三寸余，受墨处微凹，底圆而凸，象蝉腹沿左边至顶，刻谢皋羽铭云：“文山攀髯之明年，叠山流寓临安，得遗砚焉。忆当日与文山象戏，谱玉𨺅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铭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苌弘骨。’”款识“皋羽”二字。袁简斋先生贮以檀匣，而识原委于匣盖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临平渔父网得此砚于临平湖，王仲瞿居士舟过相值，知为文文山故物，以番钱廿元得之，转以见赠。余仿竹垞咏玉带生故事，为作匣，兼招诗流各赋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记于小仓山房，时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庆癸酉，余偶憩云林寺。次日独游弢光，遇一老僧，名致虚，善气迎人，与之谈，颇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饥否？蔬酌可乎？”余方谦谢，僧已指挥徒众，立具伊蒲，泥瓮新开，酒香满室，盖时业知余之好饮也。一杯入口，甘芳浚冽，凡酒之病无不蠲，而酒之美无弗备。询之，曰：“此本山泉所酿也，陈五年矣。老僧盖少知酿法，而又喜谈米汁禅，此盖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于是觥斝对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壶，携至山下，晚间小酌。次日，僧又赠一瓻，归而饮于家，靡不赞叹欲绝。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尝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禀性刚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勿尚也。于是乎不得不

推绍兴之女儿酒。女儿酒者，乡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酿此酒，迨出嫁时，始开用之，此各家秘藏，并不售人。其花坛大酒，悉是赝本。且近日人家萧索，酿此者亦复寥寥，能得其真东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陈者，已是无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归自京师，汪小米表弟拉饮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旧贮二十坛，殁后，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余载，遂无人问鼎。而藏酒之室，又极邃密，终日扃牡，更无人知而窥之者。以故二十年来，丸泥如故。眷西归，始发之，所存止及坛之半。正简斋先生所谓“坛高三尺酒一尺，去尽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则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搀之，则芳香透脑，胶饧盏底，其秾厚有过于弢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尝第二次好酒也。仆逢曲流涎，到处不肯轻过，闻之人语云：“不吃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过其地，沽而试焉。呜乎！天下有如此名过其实，庸恶陋劣之名士乎？论其品格，亦止如苏州之福贞，惠泉之三白，宜兴之红友，扬州之木瓜，镇江之苦露，邵宝之百花，苕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腻则又过之，此真醉乡之魔道也。而其中矫矫独出者，则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黄极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记某年，余游萧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镇祁，情极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种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盖三套矣。余饮一杯后，主人即将杯夺去。主人巨量，止饮二小杯。是日，余竟沉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谓千日九酝者，亦即此类，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则未免神奇其说耳。余居广东始兴一年有余，彼处有所谓冬酒者，味虽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后方有，来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询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瓮，第三日即可饮，半月坏矣。”一日，有曾姓乡绅邀余山中小酌，举杯相劝。余视之，浅绿色，饮之清而极鲜，淡而弥旨，香味之妙，其来皆有远致，诧以为得未曾有。急询何酒，曰：“冬酒也。”问那得如许佳？曰：“陈六年矣。”余又叩以乡人不能久藏之言，曰：“乡人贪饮而惜费，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酿，须墨江某山前一里内之水，不可杂以他流，再选名曲佳蘖，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陈？余家酿此五十余年，他族省穑，不肯效为之也。”余生平所尝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

来，沉湎于酒，脏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结习所存，不能忘也，因历忆生平饮境而一纪之。宋俞文豹《吹剑录》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险难。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贰；困，困于酒食；未济，有孚于饮酒。”可见酒乃人生之至险也，可不戒哉！

前朝后市

宋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黄侍讲以王氏《新说》为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意以为据荆公之学，必然希旨。上曰：“不独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义焉。”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鸦片入策题

今年甲午，广东乡试策题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条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为利息，甚至取其种之大害于人者而广播之，民不知其敝精力，耗财用，大半溺于所嗜，视其为用，与菽粟等，而且胜之，将何以严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内地之乌烟也。此物入于高文典册，前此未有也。

阵亡疏语

宋人荐阵亡将士疏略云：“虎头食肉，彼何人斯？马革裹尸，深负公等。战河南，战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东，出山西，再作明时之将相。”造语真挚，九原应有感激涕零之意。

太誓

《尚书·太誓》：泰言大也。或曰："伐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谋，故曰太誓。"则穿凿矣。

二我

宋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见宋彭乘《墨客挥犀》。又史延寿，嘉兴人，以善相游京师，视贵贱如一辙，箕踞袒裼，从不称名，称我，时人呼为"史我"，乃知若辈亦无独有偶。

玉髑髅

有人掘唐明皇坟，出其尸，则髑髅一具，皆化为玉，急为揜之，见《太平广记》，其事甚怪。但小说载明皇假寐西内，李辅国欲谋弑之，以铁椎击其脑不动。明皇曰："我自服叶法善丹药，骨节寸寸皆化为玉，金石不能伤也。"刺客大怖而退。则其说亦有可证。

瑶俗

瑶俗负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谓男首系狗王之头，而女肩则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贵之。俗夫妇不同宿，择晴昼入山僻处，尽一日之乐，插松枝于路口，曰插青，人无敢继入者。其交也，衔弩裸体，遗精草莽，岚蒸瘴结，是生短狐。

鬼轻巡检

先君宰始兴日，清化司巡检蔡君洗凡廷栋，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七十余，而精神矍铄，饮啖过人，广颡丰颐，耳长过颊，见闻极博，又健于谈，悬河一开，沛然莫御。但谈至兴酣，则支节往往失脱，如天起怪风，民家七只酱缸，吹过江面；又京师西山开煤，穿穴地道，现已穿至某处，道里分刌不差累黍。此等事并非全属子虚，而自彼述之，则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状殊可笑也。又喜说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余次，而与之相搏者亦累累然，从未有为鬼所败者。方谈此时，摹形绘色，数脚论拳，大声发波，险语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时也。一日方谈，余戏之云："君为鬼所轻矣，待明年升转一阶，必来相报，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翻宋无名氏《异闻随录》一则示之云："南恩州阳春县，即古春州，有异鬼栖于主簿署，白昼现形，不胜其扰。有斑直者为巡检，初到任，簿招与饮，语及此事，词未毕，而鬼已立于巡检身后，因引手捽之，而鬼仆于地。巡检且捽且殴，鬼顾簿哀鸣求救，乃得脱。其家以为必将迁怒，终夕弗寐，比晓寂然。启户，见壁间大书曰：'巡检粗人，不足较也。'遂绝。"阅毕，诸人无不狂笑哄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已。

麻阳陋俗

蔡君又谈一极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阳县某镇，凡红白事，戚友不送套礼，只送分金，始于一钱而极于七钱，盖一洋之数也。主人必设宴相待，一钱者止准食一菜，三钱者三菜，五钱者遍肴，七钱者加簋。故宾客虽一时满堂，少选一菜进，则堂隅有人击小钲而高唱曰："一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进，则又唱曰："三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钱以上不击，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见虚实，而穷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

唱者，或犹是古人白席之遗。

天子妃

猫别名也，见《鹤林玉露》。盖以武后杀萧妃，妃临死曰：“吾愿生生世世为猫，武为鼠，呃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见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龙妃，可为的对。俗言猫为虎舅，言虎事事肖猫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扬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于丙戌北行，旬日间两遇之，因各纪以诗。《渡湖》云：“广寒八万四千户，太湖三万六千顷，姮娥子与洞庭君，良夜迢迢斗清冷。弯弯月子照当头，翦翦春风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樯乌北向不住啼，玉龙满天鳞甲飞。空江浩浩冷逾净，白水不动青山肥。此时微醺中卯酒，我挂轻帆出京口。平视都无鸟鹊飞，远听全静蛟龙吼。炫眼光明四面开，水晶宫阙玉楼台。藏将锦绣江山去，换出琉璃世界来。千叠波争万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焦两点斗婵娟，彼也投琼此献璧。嗟我年来守故山，柴门高卧冷袁安。岂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广寒。篷窗此景难描绘，万顷空濛一尊对。蕉叶拚教醉鹚头，梅花未免辜驴背。萧萧行李冷羊裘，枨触关山万里愁。鹤太禠褷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扬州。”病中追忆旧游，不觉神往，因纪之。

叠字诗

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吴融《秋树》诗“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刘驾诗“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

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白乐天诗“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一句四叠字者，古诗“行行重行行”，《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是也。有两句互叠字者，王胄诗“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联叠字者，古诗“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联叠字者，昌黎《南山》诗“延延离又属”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下十四叠字，则出奇胜格，真匪夷所思矣。

财色

古人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者，农桑也；末富者，商贾也；奸富者，盗贼也。”又云：“一顾倾城，再顾倾国者，色也。大者倾城，小者倾乡者，富也。财色之际，可不慎哉！”

汤武

南巢牧野之事，后之人执定“应天顺人”四字，处处为汤武回护而不必也。夫子序《书》曰：“汤胜桀，武王胜殷杀受。”此与《春秋》“许世子止晋赵盾”，同一笔法也，曷尝有恕词哉？

识遗论相

宋绍兴中，一纪之中，命相十四，张焘以为言和战纷纷，必无成功。何况明思陵十七年间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铁杖

“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宋人句也，不过咏猪肉包子耳，而造语特奇。

薛能

先伯祖谏庵先生云：“唐之诗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极。”尝举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论之。昨偶阅其一绝云：“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卧龙。”夫以孔明之出，建无藉之业，完托孤之责，以教万世之为人臣者，乌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苏文

罗大经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生平，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无复滞碍也。”朱文公论苏文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贬词矣。

至圣封号

夫子既殁，历秦、汉、晋、宋、齐、梁、陈、隋未有封号，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礼臣定议为至圣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称帝。”于是止加“元圣”二字。陈随隐讥之曰：“异代尊崇，何预于周？邦直之罪，所当笔诛。”愚谓李论甚正。夫子乃万代师表，封帝封王，下侪于城社之神，本轻亵矣，况生而谨守臣节，殁而膺此僭称，夫子必不愿也。故封自以至圣先师最为允当。

中贤亚圣

元仁宗以孔子为“中贤”，唐姚崇遗令以孔子为“亚圣”，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郑子产、晋叔向、士燮、鲁叔孙婼、子家羁、吴季札、卫蘧瑗、齐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物。齐晏婴、鲍叔牙、晋赵衰、赵武、祁奚、魏绛、秦伯里奚、楚沈尹戌、宋公子目夷、郑子皮、鲁季友、仲孙蔑、卫石碏、公叔发、晋荀蒧诸人，亦皆后先竞秀，不可没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然有法无人，胥归无益。宋陈止斋曰：“《周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盖年下则出，恐贵谷伤民也；年上则敛，恐贱谷伤农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时，有常平之政，而无常平之名。《周官》所言，即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俞因论台谏失职疏中，有“款所喜请者，不过谒景灵宫而已”，朝廷遂以为“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镌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见《侯鲭录》。及阅《稗史》载云：“洪平斋新第后，上史卫王书，自宰相至州县，无不指摭其短。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庙堂，进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权纳贿，倚势

作威而已。’凡及一职，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时相怒之，十年不调。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闲。’”两说未知孰是。大约此公于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检点，以至终身蹭蹬于两虚字中也。

寿王妃

明皇娶杨玉环，乃寿王之妃。《长恨歌》、《连昌宫词》长篇叙事，俱未道及，盖为国讳也。惟李义山云：“龙池赐酒厂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虽微露其意，而语极含蓄。宋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写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咏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书词与史笔迥异

向常论汪彦章之于李伯纪，一启一制，判然如出两人。今读昌黎《上大尹李实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脏，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谓至矣。后作《顺宗实录》云：“实谄事李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邦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凌铄公卿，勇于杀害，人不聊生，及谪通州长史，市人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与前书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书乃过情之誉，史乃纪实之词。”然而誉之亦太过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椅妾

《清波杂志》：太学生吕荣义为上庠录投进诗，有“影妻椅妾”之语，较“梅妻鹤子”更奇。

毕赵

高宗至临安，问篙工二人姓名，曰：“赵立、毕胜。”高宗大喜，以为中兴可必。宋毕渐及第，赵谂居第二人。报者飞马匆匆，道旁问何人状元，报者探名纸视之曰：“毕斩赵谂。”盖三点模糊也。后赵果以谋逆伏诛。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征，谚所谓口头谶者，果有之耶？

宗室诗词

相传俚诗，有“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诗也。帝在宫方欲灼艾，有宫人戏诵此诗于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罢炷艾。宗室之盛者，酣豢富贵，其衰者料量衣食，屏弃诗书，固然其无足怪。《贵耳集》：宋赵介庵，名彦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词有“波里夕阳红湿”之句。阜陵问谁作，左右告之。曰：“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盖深喜之也。

食其

前汉有郦食其、审食其，此二字意义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约因慕其为人，如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故亦名相

如。且名食其者，不独郦、审二人也，前有战国之司马食其，后有西汉之赵食其，必郦、审慕司马之为人，而赵又慕郦、审之为人，故陈陈相因也。”

佛

佛入中国，傅奕、韩退之以为自后汉明帝始。然《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元寿元年，博士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是释氏之经，自前汉已有之。又《汉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曰：“此劫余灰也。”则佛于武帝时，似已入中国。至薛正己记仲尼师老聃，师竺乾，则似三代已有之，然诞妄不足信也。

诗祸

《瀛奎律髓》注：钱唐书肆陈宗之起工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讥弥远也。而《鹤林玉露》则以为此诗系太学生敖器之作，句亦小异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盖诗系陈作，而人嫁名于敖者。言者上闻，因命毁《江湖集》版。敖与陈俱得罪，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器之当韩侂胄秉轴时，《䜣赵忠定》诗末二句云：“九京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没代孙。”韩闻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于诗中得祸，笔墨之间，可不慎哉！诗祸之兴，起于杨恽“南山种豆”之句，自后罹其网者，不一而足，然总因怨望讥刺，有瑕可摘。至于“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年年岁岁花常发”等句，以好诗而反得奇祸，则又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仁义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恰是天然意义，胜荆公字说之穿凿多矣。

儒作禅语

"居士闻木犀香否？吾无隐乎尔。"此以彼法参我法，故觉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贾挺才讲《孟子》，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犹作引证指点语，于理无碍。或问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胡举邵尧夫先生诗答之云："门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满地生荆棘。"则竟是参禅矣。又陈洪范问林艾轩祭酒："圣人之于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复问魏聘君国录，答云："正如京师人卖床帖，恰用得着。"语意虽亦平坦，然岂非岔入话头一路耶？

拘泥

司马温公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往，程颐固争，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证。子瞻曰："明堂乃吉礼，非歌之谓也。"颐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麈糟鄙俚叔孙通。"见宋孙升《孙公谈圃》。迂儒拘墟之见，往往如此。且《论语》但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并未云"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也。如颐言，则是日欢庆，即闻父母之丧，亦不奔耶？多见其窒碍也已。

卷三

黄孝子

仁和黄小松司马易尊人松石处士树穀，孝子也。父殁于保定，处士走数千里，函骨以归。沙石穿麻鞋，血痕缕缕。有《负骸图》诗云："负骸孤走保阳城，日日愁霖泪雨倾。只有父魂儿命在，夜来同宿昼同行。"其先人官少参者，人呼黄佛儿。处士诗云："为展松楸到梵村，墓门华表百年存。白头老妪遥相指，黄佛儿家七世孙。"处士工铁笔，小松司马继其学。

屈戌

窗门之钩，旧名屈戌。程十然丈曰："戌字当作戍字，戍有守义。屈戌者，屈铁以为守也。"赵秋舲同年云："尤西堂词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韵，则训戌为戍，前人已有之矣。"

赵南星砚

余幼时曾见有人持一砚来，上镌赵忠毅公款识，有铭云："东方未明，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揭大阉，事成铭汝功，不

成同汝贬。”当时草劾珰疏，盖用此砚也。

李西斋

李西斋，名堂，字允升，钱唐布衣。为词酷摹白石，著有《梅边笛谱》二卷、《篷窗剪烛集》二卷，久已脍炙人口矣。诗不常作，然间亦一吟。晚年贫无立锥，逃于曲蘖。道光辛卯，以病殁。汪小米中翰汇其所作《冬荣草堂诗》，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园居杂兴》云：“苔凉无鸟下，水净见鱼行。”《胡眉峰、朱闲泉、徐西涧登吴山大观台远眺》云：“云阴含雨过，江气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惊秋信早，老爱夕阳迟。”《晓过南湖》云：“岸转入高柳，湖宽无近峰。”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缘烟岸绿沉树，花拥春山红过湖。”《怀汤典三客白下》云：“绿涨鸭头三月浪，青横驴背六朝山。”《呈吴穀人祭酒》云：“廿年宦橐新诗本，一领朝衫旧酒痕。”《渡鄱阳湖》云：“篾帆出没树中树，沙岸界画湖外湖。”《张文献公祠》云：“手录方呈金镜去，容华已选玉环来。”皆清丽可诵。王兰泉司寇昶尝题其诗云：“吴下沙维杓张冈迹已陈，兰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尘。西泠又见西斋出，始信风骚在逸民。”其为前辈推许如此。

祭文

祭文之简古者，宋李观祭欧阳太夫人文云：“孟轲亚圣，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陆放翁祭朱文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忘，庶其歆飨。”赵介如祭贾似道文云：“呜乎！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吴丞相潜；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哀哉尚飨。”明武宗祭靳阁老文云：“朕在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渡江，闻先生讣。哀哉尚飨。”此数篇，记十五岁时随长辈葛岭埽墓，先伯祖谏庵公

在湖舫述示，且训之云：“闻汝师述汝作文，动辄千言。少年举笔，固以充沛为主，然不可不知凝炼之法。偶举数则，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训，而敬述之如此。

池塘生春草

谢康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自谓语有神助。李元膺则曰：“余反复观此句，未见有过人处，而誉之盛者，则又以为妙处不可言传，其实皆门外语也。”案《陶弇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乃其根也。‘褰开暂窥临’下历言所见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卧病前所未见者，而时节流换可知矣。”此评自是确论。若《吟窗杂录》谓灵运因此诗得罪，遂托以阿连梦中授之。权文公评之云：“池塘者，泉州潴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候变，今日变鸣禽，是候将改也。”夫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亦复何所不可，若以之论诗，则入魔道矣。

胜朝奢靡

严分宜父子擅权，贿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录》所载，籍没之数，仅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余万两而已。考刘瑾之籍也，银七千万两。朱综之籍也，银五千万两。魏忠贤之籍也，银三千万两。并见徐树丕《识小录》。则阉寺之贪婪，更百倍于宰执，累朝剥削，末造之贫，兆于此矣。恭读圣祖仁皇帝上谕，言明崇祯时，后宫花粉之资，每岁开支至七百余万两，则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节俭，而积习相沿，犹复如此，国家安得不民穷财尽耶！

纨袴

晋帝见歉岁民饥，谓左右曰：“何不食肉糜？”辽主见道上饿夫，谓左右曰：“何不食干腊？”千古庸暗，如出一辙。宋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米，试问米从何出？”一人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见从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也。纨袴不辨菽麦，往往如此。

诗傍门户

吴修龄《围炉诗话》云：“今人作诗，动称盛唐。曾在苏州，见一家举殡，其铭旌云：‘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豆腐店王阿奶之灵柩。’可以移赠诸公。”此虽虐谑，然依人门户者可以戒矣。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斋夫人芳佩，勤僖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继室也。工诗文，有知人鉴。乃翁相攸时，携文二首，一为吴颉云修撰，其一则芍坡中丞也。展转不能决，以示夫人。时吴方诸生，汪犹布衣也。夫人阅吴作曰：“是当早发，然英华太露，诚恐不寿。”阅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须晚成。”翁遂舍吴而议汪。后吴果大魁，官位不显，且未享遐龄。汪则扬历中外，阶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贵寿考，今则孙阶之兰玉森森矣。余为夫人之再从弥甥，幼时得侍謦咳，言论挥霍，旁若无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笔力出入襄阳，一洗脂粉气象。嘉庆丁卯，山舟学士重宴鹿鸣，赋诗四章，和者不下百余人。夫人时年八十，和诗三章，评者以为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岁，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诗，侍夫人日，

屡有唱和。夫人既殁，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则弹琴咏诗，焚香礼佛而已。著《语凤巢诗稿》。记其金陵诗二句云："啼鸟犹呼奈何帝，居人尚说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想见矣。

京师梨园

京师梨园四大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其次之则曰重庆，曰金钰，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当遏密八音之际，未得耳聆目赏。次年春，始获纵观，色艺之精，争妍夺媚。然余逢场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处，闲居无事，时复中之。四班名噪已久，选才自是出人头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杰出之人，擅场之技，未可以郤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专唱昆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园。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节既异，装束迥殊，无足取焉。表弟苏蔚生雅有今乐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园，一月之中，周而复始，谱为小录一编，界以乌丝之阑，装以红锦之裹，题其签曰燕台乐部，分日下梨园，录而属余为之序云："首善繁华之地，太平歌舞之时，几处旗亭，能讴《水调》，谁家箫鼓，不按《凉州》。既纸醉以金迷，复花交而锦错。楼台十二，一时卷上珠帘；裙屐三千，几个偷来铁笛。固已猜疑长乐，仿佛广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号斜川，爰当定子之筵，屡顾周郎之曲，衫裳倜傥，襟袖温存。每当灯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旧雨，无花有花，未尝不高倚阑干，俯临珠玉。评量粉黛，环肥燕瘦之间；品藻冠裳，贾佞江忠之列。红牙拍去，青眼搜来，莫不采菲无遗，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重庆、金钰、嵩祝，分隶七部，合汇一编。排如春水鱼鳞，准递年年之信；序似秋风雁翅，不愆月月之期。其间粉墨登场，丹青变相。铜琶铁板，大江东高调凌云；翠绕珠围，小海唱低歌醉月。选声选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嗔，可歌可泣。于是按图集锦，照谱征花，看来欲遍长安，佳处争传日下。群仙簇彩，大罗自有因缘；一佛拈花，下界都来供养。亦足遍邀袍泽，同听

《霓裳》也已。其他舞彩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应天上，序班未遍人间，不隶梨园，难归菊部。爰己同于割玉，情匪类于遗珠。至若赵北新音，秦西变调，仰天抚缶，但唱呜呜，匝地繁弦，惟闻艾艾，已同郐下，概比郑声，凡此旁搜，俱不赘列。顾或者恨撷芳玉籍，未识雏莺乳燕之名；采艳金台，不书董袖鄂香之事。岂知酒阑灯灺，茶熟香温，但陈玉笥之新编，不类燕兰之小谱。然而三年宋玉，好色虽异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幸迥殊乎崔灏。使仅阑凭侬袖，亦知眼过烟云；倘教钗挂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兹者寄情丝竹，用佐琴樽，聊寄娱耳之资，不叙销魂之事云尔。”

银杯

孙雨人学博同元，家藏宫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沓杯，如梅花形，重二十八两有奇，外界乌丝，内镌诸公姓氏、名号、爵里于底，以量之大小分属焉。首汤潜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绎堂荃，江南华亭人；次郭快圃棻，直隶清苑人；次王昊庐泽宏，湖北黄冈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湄喜霈，山西代州人；次张敦复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录予，顺天大兴人；次朱即山阜，浙江山阴人；次王阮亭士禛，山东新城人，共计十事。

理学偏僻

王荆公以《春秋》为断烂朝报，不列六经。程伊川以《资治通鉴》为玩物丧志，禁人勿习。讲理学者，偏僻往往如此。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随园老人之甥也。家贫，以诸生老。治诗，格不求高，而专事精洁。《偶成》云："萝添老树衰时叶，云补青山缺处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懒，女比儿柔不厌多。"《咏鼠》云："怪它两眼小于漆，长看世人梦未醒。"颇得元人风味。晚年自号青躬道人。或问其故，曰："无米无穴，精窮而已。"其风趣如此。

仔

粤俗呼泥腿曰"滥仔"，呼幼稚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阴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岁内男女曰"囟门仔"，呼纨袴曰"阿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经注》云："娈童丱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则以为骂詈之词，与"羔子"、"蹄子"等矣。

碧城仙馆诗

陈云伯大令《碧城仙馆诗》，是其少作，皆香奁侧艳之词，后刻《颐道堂全集》，大半删去。犹记其《无题》二句云："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余幼时酷爱诵之。

频罗庵主

释氏呼木瓜曰"频罗"。吾家堂前有一株，盖前代树也。山舟学士因自号频罗庵主。公性淡荣利，且自以鲠介不谐于俗，丁艰后，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圣宪皇后八旬万寿，公入都祝厘，迎驾次，上顾见曰："汝来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圣母万寿后即回籍。"时太仆陈句山先生与公同列，退而诧谓公曰："顷上方向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实有足疾，何敢欺也。"时陈以恩重不得乞身，故

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对君惭汗出如浆。”纪实也。五十五年，祝高庙八旬万寿，有劝公必谒时相者。公毅然不顾，即日出都。《家居赋答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芜，壮不如人况老乎！苦笋硬差良有愿，葫芦依样已难摹。休言报国文章在，只合投闲草木俱。物不答施天地大，始终惭负是顽躯。”“北望君门首重回，一门三世荷栽培。臣心不似蓑蓠草，天意须怜拥肿材。絮已沾泥飞不起，豆和灰冷爆难开。他生愿作衔环雀，再上觚棱高处来。”公平居俭于自奉，一冠数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内，不喜饮宴。故随园老人赠诗有“一饭矜严常选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为人祝寿，壬子七十诞辰，设凶具于门以谢客。故自述诗有云：“老夫自祝飞光酒，一具桐棺万楮钱。”道其实也。嘉庆十六年冬，公患发疽，危笃中见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万里烟云开瘴户，一天风雨护神炉。”病遂愈，因自号新吾长翁。九十诞辰，张岐山问莱寿联云：“人近百年犹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人赏其工。公配汪恭人，长公一岁，先公二年卒。公挽联云：“一百年弹指光阴，天胡此靳？九十载齐眉夫妇，我独何堪！”公以嘉庆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殁前数日，手书讣稿，遗命不治丧，不刻行状。同里众绅士挽联云：“朵殿奉丝纶，四百纸述事记言，史馆犹传大手笔；明湖思俎豆，九十载清风俭德，邦人长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矜式士民，题请从祀乡贤，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倾城会送，前此无其盛也。

作诗取法

驾部许周生先生尝语余云：“孔子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近人作诗，温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闻之先辈云：“凡押哑韵而能响者，其人必贵；押险韵而能稳者，其人必夷。”亦是名论。

枕代头

明熊经略廷弼既逮入狱，其卧处有一藤枕。每晚人静礼北斗，则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变。就刃时，奉传首九边之旨，西曹郎俄录其首，则空无所有，惟见一藤枕，大骇，相戒勿泄。亟报魏阉，大索不得，遂秘其事。而九边所传之首，实非经略真颅也。此事甚新，见始宁陈氏《秋曹日录》。

张讱庵

张讱庵，又姓韩，甘肃人。状貌修伟，膂力绝人，遨游江浙间，每来西湖，则必寓余家之葛林园。一肩行李，无傔从。善饮啖，斗酒彘肩，未尝告饱，蔬菜脱粟，未尝苦饥。所识多两江知名士，与之谈，述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则某年奉某上谕，行某事，某官治某省，损益某政，元元本本，纤巨靡遗。尤好谈兵，酒酣以往，言年岳西征事，须眉俱跃跃也。一日，忽来别曰："家有老母，年逾九十，书来趣归，行有日矣。"问："何不早归？"曰："实不相隐，某少年亡命，浪迹江湖，今时移势易，仇家物化，无批根者，愿及未填沟壑，至父母邦而首丘焉。"遂遍别所知而去，去时年已七十余，今不知尚存否也。

惩矫

雍正间，学使某公以清厉自矜。一日，有业师来求饮助，以清贫辞。师嬲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恶之，传旨申饬，命藩库扣学政养廉银五百两与其师，天下快之。

痘疹

痘疹，李时珍以为始于马伏波征武溪蛮，染此疾归，名曰“虏疮”，不名痘也。《文苑英华》：莆田黄滔《陈先生集序》云：“陈黯幼能诗，十三袖诗一通，见清源牧。时面豆新愈，牧戏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咏之？’黯应声曰：‘玳瑁应难配，斑犀定不加。天怜未端整，满面与装花。’”此尚咏豆痂，非面麻也。旧有新婚词云：“高卷珠帘明点烛，请教菩萨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乱加圈。”则竟咏面麻矣。

侮圣非贤

王莽处处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学《周礼》。王莽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可怜周公、孔子，千古为两个姓王人薅恼。又宋淳熙中，监察御史陈贾奏理学欺世盗名，乞加摈斥。太学诸生为之语云：“周公大圣犹遭谤，伊洛名贤亦被讥。堪笑古今两陈贾，如何专把圣贤非？”从来怪事，无独有偶如此。

荆钗记祭文

《荆钗记》传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瑶台一轮月。妻阿，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按此词亦有所本。孙季昭《示儿编》云：“北朝来祭皇太后文，杨大年捧读，空纸无一字，因自撰云：‘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堆雪，桃园一枝花，瑶台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时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词浮艳轻佻，施之君后，失体已甚，乌可为训。钱竹汀宫詹云：“大年死于天禧四年，其时仁宗未即位也。章献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则其为委巷不经之谈无疑。

青芙蓉阁诗

桐乡陆杉石太守元镐所著也，咏史之作最擅长。《吊史阁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吊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宽司马，直笔何堪失董狐。"《邯郸道中》云："间道何年归白璧，游仙有客梦黄粱。"《咏汾阳王》云："世望中兴无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长安怀古》云："一代乱源方镇表，千秋法鉴寺人诗。"《咏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门一代得人多。"《马伏波祠》云："粤国战功横海大，汉廷家法寡恩多。"宏词肃括，皆卓然可传之句也。

丞相胡同

京师绳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严分宜之赐第在焉。毗连半截胡同，中有一宅，旧为海昌查小山所居，今归吾乡大银台姚公亮府祖同。宅内听雨楼者，东楼赏鉴书画处也。曲槛长廊，宏梁巨础，规模轩厂，罕有其伦。堂之东隅，地有巨窖，甃以青砖，扃以石户，严关铁牡，启之深邃不可测，盖当日藏弆珍异之所也。或曰："其时京攸秉轴，贿赂充斥，有暮夜夤缘者，往往于地中纳约。"理或然欤。

漱玉断肠词

《漱玉》、《断肠》二词，独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书致诮，一以"柳梢月上"一词贻讥。后人力辩易安无此事，淑真无此词，此不过为才人开脱。其实改嫁本非圣贤所禁，《生查子》一阕亦未见定是淫奔之词。此与欧公簸钱一事，今古哓哓辩论，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也。"

背苏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则低鼾，盖苏式也。时谓之“背苏州”，颇雅而谑。余戏作《背苏州歌》云：“吴鬟且莫唱，越髻且莫讴，四座静勿哗，我歌背苏州。苏州肌理嫩如水，苏州颜色烘如蕾，相君之背亦风流，时样妆梳斗娇美。灵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妆上翠楼，明月圆时休正面，懒云堆处莫回头。妆台软掠轻梳罢，留与南朝周昉画。山眉水眼且休论，雾鬟风鬟已无价。吁嗟乎！粉颈香肩骨肉匀，摹来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顾倾城处，仍是西湖画里人。”

拍曲几

卢代山岱，钱唐人，住山儿巷，抱经学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张，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犹隐隐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黄铁年先生家，见《昉思度曲图》，毛西河、高江村诸巨手俱有题咏，山舟学士为跋识数语，归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传奇《长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泪》、《四婵娟》、《青衫湿》三种，今其稿犹存黄氏，盖先生为文僖相国孙婿也。

密蔷薇

嫁女送亲，所在皆然，广东顺德县为尤甚。凡来者环立门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蔷薇”，其名色甚新。

补子

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汪韩门《缀学》言之详矣。刘若愚《芜史》称宫眷内臣，腊月廿四日祭灶后，穿葫芦补子；上元，灯景补子；五月，艾虎毒补子；七夕，鹊桥补子；重阳，菊花补子；冬至，阳生补子；此则在品服之外，随时戏为之者。至李闯制补服，以云为品，一品一云，九品九云，伪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国衣冠也。

病诗挽联

周生先生病中尝语余云："夜来得句，颇切近状：厌闻家事常如客，爱看名山悔不僧。"后阅《鉴止水斋》无此二句，盖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殁前三日，自撰挽联云："月白风清其有意，斗量车载已无名。"是能了然于去来者矣。

荔支

余向慕岭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广州，三月至潮阳，其时荔支尚未实也。偶于大令王潜庵先生鼎辅席上谈及之，先生曰："子毋然，荔支于北不如葡萄，于南不如杨梅，徒浪得虚名耳。"余初闻而未信，比还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语真定评也。因为诗纪其事，中有句云："媵来西域才为婢，卖到南村合是奴。"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维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专指五月矣。盖端者，始也，首也，犹今言初五也。

顾受笙

嘉善程上舍亭治困场屋，乾隆辛卯题诗号壁云：“油幕轻明不障寒，未灰蜡炬泪难干。中秋一片团栾月，已在风檐九度看。”读之怃然。然人犹无恙也。若我顾受笙表兄均，亦复九度秋闱，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于号舍。余作挽联云：“矮屋痛长眠，文战呕心，竟尔修文归地下；良宵惊恶耗，月圆撒手，从今赏月怕秋中。”呜呼伤已！受笙生平专攻制艺，诗亦间作，没后二年，余归自粤，令弟星符以其遗稿一册，属余点定，略摘一二，以存豹斑。《勖星符益生两弟》云：“忆到从前悔浪游，韶华浑似水东流。天涯漫怨无青眼，门内将何慰白头。万里独看边月苦，十年应念夜台幽。衣单我亦悲秋冷，各有伤心莫倚楼。”盖受笙与星符同母，时萱堂已去世十年，而益生尊人渚荼先生方谪戍乌鲁木齐也。沉挚之语，读之酸鼻。其他断句，如《青浦舟中》云：“和风皴野水，破网熨斜曛。”《旅感》云：“读史不多休吊古，学诗虽好易伤时。”《即事》云：“藏枝小鸟间关语，破浪老渔拨剌鸣。”《方羹梅太守招赏牡丹，即席用吴穀人祭酒水绘园看牡丹韵，兼怀令兄莲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忆玉关人。”皆可诵也。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园先生继涑刻《玉虹楼鉴真帖》数十卷。先生之书，瓣香天瓶居士。高庙东巡，临书以进。上熟视曰：“好像张照。”同时梁文山明府嶽亦学张书，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今人以南梁为山舟学士，误矣。

卢沟桥

关之为暴，自古而然。天下之关，以卢沟桥为最。凡入都者，自巨公大僚，以至商贾百姓，莫不倾筐倒箧，勒索多方。惟乡会士子，例不稽察，然见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资，至三至再。丙戌会试，余偕黄阆甫明经同行，大车二辆，早发长新店，比至桥，刚辰巳之交。关上见箱笼稍多，任意讨赏。余以问心无愧，听其嘈杂，再三剔嬲，赠以青蚨四百片，行进彰义门，已交未正矣。余戏作七古一首纪其事云："东方睒睒鸡既鸣，膏车秣马重前征。行行三里复五里，大桥已向卢沟横。我遵公车之旧例，检点文凭付书记。关吏见我书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车陈其情，一词上达君且听：既无胡椒八百斛，又无瓜金一十瓶，车中本非郑商人，褚中安有晋知莹。问我南来何积蓄？才八斗，愁万斛，书数十卷诗百幅，脚下缁泥三寸足，面上黄尘三斗扑，其余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词，索我一斤两斤之酒资。却笑行装太萧索，请言其苦君勿嗤。我上扬州只一宿，不见腰缠并无鹤；我向袁江三踯躅，未闻馈赆嗟垂橐；千山万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吃粥。今日春明襆被来，空余一钵沿门托，却有二百青铜钱，赠君小饮黄垆边。明知未足饱欲壑，聊以馀润分书田。吏前睨视久不报，欲接不接心口较，暗思措大总穷酸，买菜添来亦可笑。我窥其意无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携。书生已是大破费，当作犒师十二之牛皮。吏闻我言心悄悄，急取文书放关早。车声隐隐过桥来，一鞭直指长安街。"

陈眉公

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问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盖讥其在贵人门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举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儿，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谁靠？"眉公曰："画眉儿嫁了白头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负了青春年少。"合座称赏，宦遂订交焉。铅山蒋苕生太史《临川梦》

院本内有《隐奸》一出，刻意诋毁眉公，出场诗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亦谑而虐矣。

墨派滥调

制义中有所谓墨派者，庸恶陋劣，无出其右。有即以墨卷为题，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叠床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调圆熟，则当日之所谓弸中彪外者也。

诗求新异

某作诗，力求新异，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须六百挞平王。"语奇而殊无理。此与"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何异？又有句云："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夜叉头。"风趣差胜。

崔红叶

昔有崔黄叶，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观察次子瘦生《如梦令·红叶》词云："为爱吴江晚景，渡口斜阳相映。点水似桃花，无数游鱼错认。风定，风定，一样落红堆径。"洪稚存太史呼为崔红叶，可与陈帘钩廷庆、鲍夕阳以文并传。

老先生

新选广东韶州府仁化县李某，贵州人，由进士截取者。初谒上官，称老先生。朱榦臣中丞桂桢奏请改教回籍。按弇州《觚不觚录》：“外省司道称巡抚曰‘老先生’，称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则渠似亦不为无本。

五官并用

昆山朱厚章，字以载，沈归愚尚书亲见其令二人各操纸笔，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长律，而手自书《孝子传》。序与长律皆工，所书传无一脱误，殆五官并用人也。以鸿博征，惜未试而卒。

闺秀

昔人云：“女子无才便是福。”然今之闺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语云：“闺秀之诗，其寻常者无论，即使卓然可传，而令后之操选政者，列其名于娼妓之前，僧道之后，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虽刻酷，而亦有理，愿以告玉台之治诗者。

谢道韫

道韫当孙恩难作，神色不变。及闻夫与子皆死，乃命婢肩舆抽刃出门，遇贼手刃数人，遂被掠。外孙刘涛才数岁，贼欲害之。道韫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顿改容释涛。及道韫嫠居一室，节终其身，智勇坚贞，巾帼丈夫。世但传雪庭联

句，步障解围，失之远矣。

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杨，见钮玉樵《觚剩》。又别号影怜，见《珊瑚网》。

黄子未

黄子未若济，嘉善人，潮州太守霁青先生之胞弟也。不求仕进，专事讴吟，与频伽郭先生昆季相友善，著《百药山房诗稿》。《夏日漫兴》云："新僮驯习如调鹤，旧稿安排似补琴。"《秋日游徐氏池亭》云："柳如写影欹池面，鹤似闲吟步径中。"《社日》云："客都别去花为伴，春到浓时草亦香。"《夏夜》云："桃笙久卧如冰滑，纨扇新题有墨香。"《晨起》云："荷叶两枝摇水鸭，桐花一树闹山蜂。"《草阁》云："溪边云隔前村雨，树杪帆飞别浦潮。"《信江书院题壁》云："雨足一江春水碧，风甜十里菜花黄。"《湖楼小饮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阳颓老宿，半堤疏柳画秋娘。"皆精炼可法。

蕉叶

广东东莞呼奴之大者曰"蕉叶"，其说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恒满座。一仆俊雅，好谈议，每当挥麈，仆必儳言，主频怒以目，夷然不顾也。一日，主诫之曰："座中皆士大夫，汝臧获，焉得置喙？倘仍前辙，决不汝贷矣！"仆唯唯。又一日，座客评花并及叶之大小，有谓橘叶至大，有谓莲叶至大，仆屡欲辨驳，因惮主括囊。既一客吟曰："遍索群芳谱，轮囷叶数莲。谁还能摭取，开橐赠金钱。"仆闻

之，张目视主人曰：“任由夕烹于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气。”因指画客前曰：“《草木状》云：‘蕉叶长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则荷叶非大，蕉叶之大，乃无伦耳。”群客哗而起曰：“是也！吾辈何俱不忆及也？”各厚赐之。

绝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无人。”商宝意先生令爱咏苔诗也。“流水杳然去，乱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孙秀芬咏夕阳诗也。可为二题绝唱。

乩示闱题

嘉庆丁卯，浙江乡试，有人以闱题叩乩仙，批云：“内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题，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内外者，题内题外也；四百字则明指四时百物矣。

洋钱

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此四种来自外洋。曰北流锭，曰镪，此二种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米时哥。又有鬼头之名，来自红毛，亦谓之公头。夷国法，嗣王立，则肖其像于银面。《史记》所谓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转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节制两粤，爵嘉勇公。有司以公头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粤中用钱，千敲百凿，率皆烂板。其发江、浙者，曰出舱光板，无一椠痕，每圆以广平称之，足重七钱二分。以寻

常通用烂钱易之，每圆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咏洋钱》句云：“一种假情留半面，十分难事仗圆光。”写得不黏不脱。

耻认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谟，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孙惭其先人，多自诡为君谟后。犹今无锡秦氏，的系会之之后，然无不诡为淮海裔孙也。”奸雄之名，虽子孙亦避忌之，可畏哉！

诋毁东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苏氏，其与汪尚书书云：“苏氏之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秦观、李廌，皆浮诞轻佻，士类不齿。”丑诋如此，抑何忍也？

海忠介

忠介无子，相传天启间，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谁谓公无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谁谓公无孙，天下之直臣慈孙，皆公孙也。”将焚之，有风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按《纲鉴辑略》，天启元年，荫名臣海瑞子晏入监，则公有子矣。钮玉樵《觚剩》谓崇祯间，公之孙名祖述者，造船载货出洋，遂得上天，则公有孙矣。疑族人为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谢立山启祚，高要诸生，年九十四，始领乾隆丙午乡荐，赐翰林院检讨。秋闱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恒以“半百子孙图”五字，合成一“寿”字赠人。及百二岁，相国朱公珪以闻，诏加编修，赐寿宇昌文匾，时人荣之。是科番禺刘朴石先生彬华，年十五，老少一榜同登，至今传为佳话。

黄石斋断碑砚

曾宾谷方伯于广陵市上，得一砚，系坡公题墨妙亭诗。断碑一片，广三寸七分，长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吴越胜事”，一行曰“书来乞诗”，一行曰“尾书溪藤”，一行曰“视昔过眼”。以背面作砚，右偏之上，刻断碑二隶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铭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为八分书。

集虚

乡城聚众贸易之处，北人曰“集”，从其聚而言之也；南人曰“虚”，指其散而言之也。宛丘有地，名羲神实。罗苹《路史注》：“实者，对虚之名。天文，旗中四星为天市，其中星多则实，虚则耗，神农所在，人民常实，非若虚砦，朝实而暮虚也。”

酒树糖树

缅甸有酒树、糖树。酒树实如椰子，剖之皆酒，色莹白而甘，能醉人。糖树细叶柔干，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饧，食之令人饱。见《怡亭杂记》。

瓶水斋诗

大兴舒铁云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吴。诞之夕，母沈梦一僧，手折桂花从峨嵋山来，故小字犀禅。十岁下笔成章。父翼，官广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贡，随父出镇南关迓使者，赋铜柱诗相赠答。弱冠登贤书，屡游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绝意进取，奉母以居。母殁，以哀毁卒。与昭文孙子潇太史、秀水王仲瞿孝廉相友善。法时帆祭酒式善尝作《三君咏》以赠之。著《瓶水斋诗集》。赵云松先生跋其诗云："开径如凿山破，下语如铁铸成，无一语不妥，无一意不奇，无一字无来历，能于长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龙雨樵先生跋其诗云："他人之诗有六家，铁云则兼有三长。他人之诗有四声，铁云则兼有五音。他人之诗有唐、宋、元、明，铁云则兼有《离骚》八代。"其为前辈心折如此。诸体中七古为最，如《破被篇》、《张公石》、《任城太白酒楼》等作，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兹录其七言近体，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残咳吐，江湖满地旧文章。碧憎霍霍双鹰眼，红踏荒荒四马蹄。"《曲阜拜圣人林下》云："劫火红烧秦月令，史才青削鲁春秋。出家仙佛开生面，入彀英雄到白头。"《夷门怀古》云："六国输赢归妇女，一关开闭老英雄。"《金谷园》云："名士十年无赖贼，美人双泪有情侬。"《汴梁宋故宫》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帐中酒热帝衣青。"《卧龙冈》云："两表涕零前出塞，一公安乐老称藩。"《剑阁》云："一枝草送姜维去，半夜毡拖邓艾来。"《皋亭山》云："一树凤皇收王气，半堂蟋蟀死秋声。"《书仲瞿经解各说后》云："壁中丝竹红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书〈壮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东林姓氏党人碑。"《仓圣祠》云："从此鸳鸯多识字，只留獬豸与驱邪。"《赠吴穀人祭酒扬州》云："残梦已赢楼薄幸，老成犹见殿灵光。"《屠琴隅大令贻〈是程堂诗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绝千秋书画诗。"《题蒋秋浦侍御》诗云："三百里中黄歇浦，一千年后白香山。"《七夕》云："岂有牵牛笑妃子，漫云顾兔悔嫦娥。"诸联戛戛独

造，真无一语拾人牙后慧者。

梧桐

江西峡江县玉笥山，某姓别业在焉。树木茂密，中有梧桐一株，尤翘出林表。夏月，人每纳凉其下。一日为迅雷所拔，根底有锡十余斤，清泉一洼，澄澈如镜。解其木，中成雷天大壮卦象，点画分明，片片无异，亦一奇也。

子同生

偶见有作灯谜者，“公与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射《四书》一句：“然则有同与。”心思颇曲折，惜乎有伤忠厚。案桓公六年，经书“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传》曰：“志疑也。”朱子驳之曰：“圣人一笔一削，堂堂正正，岂有以暧昧之事疑其君父者。”其说是也。然愚谓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记，而独于庄公记之，其中岂无深意？文姜淫乱，越境成奸，恐后之读史者，或有嬴吕之嫌，故特于十八年夫人姜氏如齐之前，大书特书曰：“子同生。”以明其的系吾君之子，故曰志疑者，非以传疑也，乃以释疑也。《诗》曰：“展我甥兮。”《春秋》曰：“子同生。”皆别嫌明微之要旨也。

闺秀诗

嘉兴徐简，字文漪，吴于庭副室也。诗云：“沉香亭子玉勾栏，植遍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红芍药，此花开日已春残。”立意甚新，无人道过。山阴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长于史学。翁尝抚而语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红集》。萧山毛西河选浙江闺秀诗，独遗

之。王寄诗云：“王嫱未必无颜色，其奈毛君笔下何？”用典恰合。山阴祁忠愍公女德茝，字湘君，《临镜》诗云：“一奁秋水寒无影，十样春山淡有痕。”丰神绰约，齿颊生香。姊德渊、德琼并能诗，忠愍家子弟美丰仪，故其时有祁门男子尽佳人、妇女皆才子之目。

诙谐本色

诙谐词语必须本地风光，方可解颐啧饭。有笔客生一子，丰硕肥满，或戏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选料，此家用货，非比卖门市者，安得不佳？”又有书客举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视之曰：“原板初印，神气一丝不走，其非翻刻赝本，盖可知也。”又有一厨司举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气，即是油盐酱醋之精也。”闻者绝倒。

宋玉

有客至澧州，见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可补纪载之缺。

小救驾

广东始兴，民俗剽悍，寻常出入，男带刀，女带锥，无人无之。又有鸳鸯小匕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驾”。事虽悖而号则甚新。

苏芷香

苏芷香校书，吴门人，貌娟秀而性极孤冷，流寓于杭之西湖。李

小牧茂才丙颇眷恋之，令弟听松茂才寅为画梅花便面，题一绝云：“西泠曲港断桥边，冷抱烟霞不计年。指点孤山三百树，此花曾受小青怜。”语极庸峭。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时称“十些”。有云些、月些二僮，尤聪俊，能记孝廉诗。乞书者命二些诵而书之，名曰“活锦囊”。

葛秋生

葛秋生庆曾，仁和诸生。人极醇讷温雅，工诗古文词。顾久踬场屋，郁郁不得志，江淮游幕，益复无聊，终以病瘵卒于家。四壁相如，遗稿率多散佚。犹记其《早秋即事》二绝云：“磁缸雨过小盘蜗，圆蕊微黄叶半遮，道是今年浚湖后，渔人都卖水萨花。”“曙风吹影堕残釭，乱贴檐前铁马撞，约看牵牛花早起，竹阴深处去开窗。”诗境清绝。秋生向设帐于横河桥治中许小范先生学范宅中，薄游以后，感今追昔，因绘横桥吟馆图，属同人题咏。余为赋《买陂塘》词一阕。同年赵子秋舲题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词云：“〔新水令〕莽天涯，何处挂诗瓢，瘦书生，鬓丝吟老。江湖寻旧梦，风雨感离巢。十载横桥，今日个才画出停云稿。〔步步娇〕记当初载酒元亭，同倾倒，问字师安道。时受业戴九桥先生，因九桥亦在许氏安砚也。金兰簿订交，砚北花南，一例儿排年少。顾影换青袍，翠生生都似春来草。〔折桂令〕畅好是嫩年华，过眼如潮，秋去春来，柳又千条。百忙中跳上征桡，两处相思，红豆灯挑。这壁厢风尘懊恼，那壁厢书札迢遥，故人儿几个云霄，几个蓬蒿，一霎时赌酒评花，倒做了雨散云飘。〔江儿水〕吴市空弹瑟，秦楼待引箫，念家山忽作思亲操。束琴书，试鼓回波棹，返

乡园，好比投林鸟，一任那雪泥鸿爪，亏的杼下流黄，博得个萱花微笑。〔雁儿落〕再休提踬名场，剑气消。说什么困寒毡，心绪槁。你看有的是痛黄垆玉树凋，有的是走京华花插帽，但诗成且倚玉笙调，但酒来且索金樽倒，兴来时齐向白云嘲，闷来时共对青天啸。花朝，放明湖双桨好；寒宵，拥红炉合座邀。〔侥侥令〕重开新画阁，再整旧书巢，喜荷衣叉手诸郎少，浑不是感离群，赋寂寥。〔收江南〕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话今朝，记风檐立雪订深交，不多时桃花三月广陵潮，叹生成蕙泣兰啼料，向潇湘走遭，向潇湘走遭，苦煞我一灯秋雨续《离骚》。〔园林好〕盼鱼书，长江路遥；忆朋侪，离魂暗销，依旧的南飞鹊噪。重把臂，饮醇醪，重识面，赠琼瑶。〔沽美酒〕望横河水一条，望横河水一条，认桥边许丁卯，他是裙屐风流甲第高，没些儿尘扰。王摩诘更相招，把闷愁怀，毫端轻扫；离别恨，画里勾消。索旧雨，题诗须早；倩新知，补吟亦妙。你呵！擘名笺，乌阑自钞；爇名香，银炉自烧，这图儿须索自收藏好。〔尾声〕从今不恨知音少，拚个烂醉狂歌也意气豪，你看那一树藤花开泛了。”

致赵秋舲书附来书

余戊子春至粤，是岁冬忽患咯血症，幸而无恙。次年春间，故乡戚友喧传余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死。秋舲闻之，为位而哭。迟之又久，始知其讹，因以书来示余。余报书云：“秋舲同年足下：仆以伯伦嗜酒之身，忽得长吉呕血之疾，空江冷署，一病经年，意将物化蛮邦，长与故人生死辞矣。乃春蚕未死，尚许牵丝，而秋雁遥来，欣逢剖素，注存而外，兼述异闻。猥以春来王粲之不归，讹传海外东坡之已死，风言影语，莫识来因，一介鲰生，何忌何惜！夫彭殇等视，颜蹠不齐，达者观之，讵有欣畏。所可喜者，良朋爱我，痛哭湖山，较之生索挽歌，寿陈槥具者，更饶风趣。知交之涕泪，荣于流俗之揄扬多矣。微之垂死，病中得读香山笔札，如投灵药，如赐神针。大夫《七发》之笔，痼疾全除；记室一檄之文，头风顿愈。生死肉骨，肺膈铭

之。往岁长安之行，仆非游倦，顾瞻时势，进取良难。厥有数端，请陈其略。夫玉雕楮叶，寸阴不废其功；虱视车轮，三载必专其力。仆溷迹尘埃之内，置身案牍之旁，柔史刚经，久沦肺腑，秦章汉律，渐入膏肓。加以役志锥刀，瘁形筹尺，而谓挟货殖之传，可游琼苑，持名法之学，能贡玉堂乎？此其尼行之故一也。矧夫公车竞发之时，甫当仆病未能之日，虽卷葹未死，难忘向日之诚，而蒲柳将零，敢作抟风之想？叫鹧鸪而南飞翼倦，望燕鸿而北向心惊，势难握铅椠以登程，载刀圭而就道。岂有嘶风病马，能随良御先驱；而喘月胡牛，敢望相公垂问者乎？此其尼行之故二也。且夫远游者必饰裘马，挟策者不废金资，苟宦橐之稍赢，庶行囊其克壮。而乃官清似水，事集如云，开门有烂用之钱，扪箧无盖藏之赆。晏子卅年之貍制，已付债家；孟光百岁之荆钗，胥归质库。雀皆罗尽，蚨不飞来，势难分老亲鹤俸之肥，作游子貂裘之费。此其尼行之故三也。而况有资成季子之行，无人于缪公之侧，老父性高简略，雅厌纷纭，乘厩内之家驹，不知牝牡，徙床头之阿堵，绝口钱刀。使左右不有亲臣，将筹画重劳长者。公私交瘁，栽花之鬓易皤；服事徒虚，寸草之心更歉。此其尼行之故四也。然而志慕风云，气留湖海，扪王猛裈间之虱，尚爱高谈；听刘琨枕上之鸡，犹思起舞。时当明圣，敢高在涧之思；倘遇旁求，又见辟门之典。意欲重鞭赭白，复踏软红，跌宕燕南，遨游赵北。倘再秋鸿铩羽，病鹤雕翎，然后服末路之盐车，计身后之酱瓿，区区者志，茫茫者天，如彼如斯，能耶否耶？若夫花天酒地，追东阁之曩游，冷雨凄风，记西窗之往事，某年某月，如梦如云。今者病废文长，悲凉藤馆；徐宝幢恭俭。风流姚合，惆怅蓉城。姚古芬伊宪。王乔控鹤于海边，王紫卿廷垣。葛洪采药于江上，葛秋生庆曾。聚如萍絮，离若参商。而吾两人者，昔为蛩䗪之依，今作燕劳之避。湖边杨柳，难牵别绪而来；岭上梅花，孰寄离情而去？加以蛮方慝厕，下邑周旋，劳心极绌之度支，蒿目无情之牒牍，俗尘斗扑，雅韵云消，盍陈偏隅积弊之风，以渎他日贤侯之听乎？墨江当冲北道，扼要南方，孖水岑山，绝少和平之气；蛮花犵鸟，全非妪煦之春。以故林密藏奸，草深聚匪，盟香会火，开来一县白莲；孽帛妖旗，飞出满城黄鹞。花巾扎

额，绣铁横腰，每当月黑风高，山深水曲，蚁屯估客，千艘捆载而来；乌合幺么，一网搜牢而去。虽复屡惩重法，严示明条，而乃朝令悬头，夕祸旋踵。其民情之剽悍，有如此者。今夫吏为社鼠，役是城狐，所在皆然，于斯为甚。阳作官之牙爪，阴与贼为腹心，每当密捕渠魁，细研胁党，秋毫察处，泥首者未毕其词；春色藏时，属耳者早通其信。术偏工于纵虎，师早漏于多鱼。然犹故示先机，虚耗在官之费；私开法网，广搜买命之钱。于是晋未兴师，秦先遣谍，青虫变幻，化为蝴蝶而飞；黄雀深藏，返被螳螂之诱。其胥役之诗张，有如此者。至若郑居两大，敢辞玉帛牺牲；齐出一军，例献资粮犀屦。然而大官一饭，中人十家，缝染酒浆，非时之需必备；翟阍炮辉，惠下之泽无虚。大舟舳而小舟舻，十夫推而百夫挽。盘匜载路，鲁馈吴师者百牢；委积连云，晋馆楚穀者三日。又况劣弁之贪饕无厌，鹜已献而索凫；豪奴之喜怒难防，狐作威而假虎。或至莠言自口，蜚语成灾。其供亿之纷繁，有如此者。且夫绅士为里党观型之地，巨室为国家藏富之区。无如吞噬成风，桀骜积性，乡邻一攘窃之细，束缚而诬以强梁；家庭一诟谇之微，风影而攻其帷薄。无故囚人子弟，勒取赎之多金；有时戕及祖宗，发已埋之朽骨。律例之所难逭，神鬼之所不容，而乃比比皆然，时时习见，难成信谳，孰挽刁风。其薄俗之浇漓，有如此者。际此蛮隅，又当瘠壤，佩鞙都尽，簸挹徒虚。当局者既费运筹，旁观者亦难借箸，愁城兀坐，乐境全非。矧仆自遘疾以来，从事耆苓，小除曲蘖，学苏公之量，不过三蕉，登张子之筵，怕尝九酝。用是逸情顿减，狂兴都消，心冷如灰，肠枯若井。虽复偶拈楮墨，闲事讴吟，而寒暄酬赠者居多，图绘性灵者绝少，欲如尔日之雨窗选韵，雪舫联诗，月榭填词，风帘读曲，岂可得哉？岂可得哉？此仆所以梦寐追寻而形神飞越者也。足下以优闲之岁月，乐潇洒之琴书，荡风雅之襟怀，养循良之体度。语道德则关西夫子，论经济则江左夷吾。未栽满县之花，先负力田之米，德门悬榜，孝友可风，陋室泐铭，书律兼读。此日宜风宜月，置君于阮咸谢朏之流；他年为雨为霖，期尔以卓茂刘宽之治。勤修令德，勉之！勉之！秋风以凄，行矣自爱。”又此信之前，曾有诗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备录之以见两人之

交谊。其诗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自在故乡，我翔南北翼。故乡好湖山，不能与君陟，异乡好江山，不能共君识。相思复相思，耿耿在胸臆，何当樽酒欢，乡味试莼鲫。”其一。“去年辞帝京，重九黄花秾，归来刚十月，湖上开芙蓉。陆家旧酒炉，一次欣相从，陈家旧酒炉，有约难相逢。中间七八面，未尽倾离悰。君怀似鹤懒，我性如云慵，加以两三旬，风雨疏其踪。去日苦太短，倏忽成残冬。”其二。“残冬十二月，游子将南征。西窗小话别，风雪送我行。我行至江口，行李累不轻。十三停桡待，十四返楫迎，十五蟾兔满，柔橹离江城。”其三。“四日严州山，六日龙游路，加以五日期，行抵西安渡。一滩复一滩，滩滩逢水怒；一山复一山，山山被云妒。写我风雨怀，疗我烟霞痼，篷窗了无事，酒渴骥奔赴。复有老坡仙，蕉叶不知数。谓姨丈苏子斋太守。醉狂醒亦狂，怀抱各倾吐。”其四。“平生惯行役，南北车驱之。风饕兼雪虐，未尝逢雨师。何期常山道，忽遭痴龙痴，自辰以至酉，大雨兼寒飕。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迟，改尖以为宿，饥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盖无吝词，绝似曹阿瞒，赤壁逃兵时。”其五。“翼日天乃霁，晓发玉山驿。行行重行行，已届小除夕，遂为饯岁计，旅店得安宅。人生本如寄，矧乃远行客。眷属厂开筵，亲朋团作席，忽忆岁辛巳，与君得同舶。爆竹满扬州，三更轰饮剧，记否雪泥中，有此鸿爪迹。”其六。“春王月二日，挂帆发西江。广信至河口，河口下弋阳。贵溪三百里，彭蠡环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阁瞻滕王，帝子不可见，才子不可望。水天混一色，四顾空茫茫。”其七。“西江文才薮，其人峻且洁。逶迤至庐陵，山水乃秀绝。水纡徐为妍，山卓荦为杰。由其水纡徐，笔乃作委折；由其山卓荦，气乃奋激烈。永叔得其品，文山得其节，迄今数百年，影事空飘瞥。问山山喑痖，问水水呜咽，皋羽如意残，处仲唾壶缺。”其八。“百里复百里，万安还万安，万安县进滩。莫击三千水，须防十八滩。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难，水小介于石，水大观其澜。丁宁众篙师，过此而朝餐，忽见沉舟破，坎坎置河干。”其九。“昔过天妃闸，闸上水如驶，今过天柱滩，滩上石如齿。履险贵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语操舟人，风波不足恃。短绳上下牵，长篙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进不及

咫。我辈论前程，坎坷亦如是，世人用机心，险巇甚于此。”其十。“赣州至大庾，计里三百三，看山复看水，如饮能沉酣。其山耸空翠，其水拖软蓝，其花艳桃李，其木纷楩楠。颇闻厥土瘠，县官苦难堪，始信佳山水，富贵人不谙。”其十一。“梅岭一重关，其形若剑阁，一峰锐且高，一峰削而落。两峰相去间，七扶五扶博。何年六甲开？何时五丁凿？中间一径通，人行蟹郭索。马后飞雪花，马前绽桃萼，始信南北分，此一大关钥。”其十二。“平生看画图，厌见大青绿。窃谓山水清，不应如此俗。今日广州来，丽景亲寓目，峰峰瘦且皱，树树绣以缛；一水漾玻璃，群山环碧玉，尚觉所见画，设色苦不足。安得仇唐笔，到处写一幅。”其十三。“山之至奇者，莫若观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万仞坚。临水一石罅，小艇通其前，沿缘蚁行进，九曲如螺旋。中有两重屋，石栈相钩连，须臾透光亮，见水复见天。石壁削而崱，正出如飞檐，钟乳一一垂，倒挂珍珠帘。江波流浩浩，泉水鸣溅溅，两声相应处，微妙何人诠？此时凭虚立，已若凌云烟，尚须十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势若将崩填，猿猱不可上，鹰隼不得骞，但觉半空际，掷下青花莲。”其十四。“迤行入峡江，中有飞来寺，较之灵鹫峰，未便遽轩轾。亦有冷泉亭，寒冽不可试。雄奇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先登快拔帜，余亦从之行，步步惧颠踬。盘旋陟其巅，扪碑剔藓字，微闻飞鸟声，罡风刷云翅。”其十五。“广州好荔支，我来犹未熟，青蕉叶成林，红棉花在木。最妙黄皮橙，其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气幽以馥。槟榔好风味，实绀叶深绿。枇杷桃李等，一一已盈掬。惟笋则不佳，毋乃出苦竹。”其十六。“韶华刚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见红杏风，但见黄梅雨。我从极北来，骨相寒几许，忽而冷水浇，忽而沸汤煮，窃恐外病来，握冰兼置褚。安得内丹成，婴儿共姹女。”其十七。“二八侑酒鬟，佳者连城璧。大或鬓笼头，小亦发垂额。葱指何纤纤，莲翘何窄窄。浮蚁颊生潮，啭莺喉按拍。惟当兰言吐，钩辖而格磔，将毋床笫间，亦须置重译。一笑谢佳人，无言情脉脉。”其十八。“始兴苦差役，其地当繁邮。民气更剽悍，厥性好斗殴。《周官》言理财，储蓄须充周。孔门贵折狱，两造必立囚。何图蕞尔邑，在在难应求。所出倍所入，瓶耻而罍羞。所杀非所犯，李去

而桃留。近闻有啸聚，行劫兴戈矛，督师去剿抚，未得诛其酋。老亲闻是事，未任心先忧，晨昏趋侍下，何以宽亲愁？”其十九。“行役复行役，行踪本无据，甫从广州来，又向潮州去。时奉严命至潮。潮阳王大令，哲嗣我姑婿。藉彼海水宽，涸鲋望挹注。迢迢二千里，迅速敢犹豫，未识代筹者，可能借前箸。”其二十。“韩公贬潮州，苏公居惠州，我途所必历，遗迹堪遐搜。谷雨后七日，片帆发江头，上水复上水，日日看罗浮。所恨尘事扰，不能着屐游。孤篷一何闷，以酒浇其愁。迤行十二日，登陆而舣舟。”其二十一。“秦岭家何处，蓝关马不前，当时偶然作，千载讹乌焉。我来云横处，十里皆山田，须臾至山顶，舆夫各息肩。峨峨刺史祠，入庙展拜虔，中间塑公像，立马悬崖巅。旁有二侍者，僵冻状可怜，壁间貌湘子，鹤氅何翩翩，口横一枝笛，足下生云烟，颇如剧所演，度叔桃林边。公志在辟佛，公心岂慕仙，香火类优戏，毋乃诬前贤。况复蓝关地，实在秦西偏。考公集中此诗，作于陕西。胡为好事者，移而至南天。”其二十二。“歧岭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至潮州，为期止五日。尚须渡重洋，卌里附海舶。自梅溪渡至潮阳，历海面四十里。书生一寸光，大地许蠡测。屈指到明晚，行事可以毕，嗟余半年来，行程七千七。得诗刚百篇，饮酒过三石，拉杂书报君，愧乏纪游笔。”其二十三。“吾兄拥皋比，一卷不释手，谋食养老亲，持家仗健妇。季弟近何如？弱女今安否？去年嫂弥月，璋瓦未分剖；今年定育麟，举家开笑口。昔我出京时，进士选丁丑，究须几鹏蟀，方得印悬肘？倘有双鲤鱼，一缄须报某。”其二十四。“最忆是姚合，谓古芬。今年赋闲居，可有问字者，牵羊造其庐。诗兴定不减，酒怀复何如？中年不得意，冷抱一卷书。秋风使者来，艺海搜璠玙，庶几协泰占，拔茅连其茹。”其二十五。“许劭滞京国，吉斋。王乔去天台，紫卿。葛洪客江左，秋生。项斯走燕台。梅侣。落落此数子，往日俱同侪，一旦尽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见者，为我道离怀，并祈述近状，可以佐酒杯。”其二十六。“城西黄阆甫，城北朱二泉，瑶墀、瀛。二君皆有书，各媵以数篇。劣札走蛇蚓，露封呈君前，请君寓目后，一一加封钤。并烦颖士奴，分致双鱼笺，归来酬酒资，三百青铜钱。”其二十七。“我趁梅开来，我待梅开去，未知能与无，迢迢故乡树？乡树

不可望，于此且小住，岂不思奋飞，沾泥已如絮。扬州鹤不肥，罗浮蝶何趣，区区一第名，得失岂吾虑。”其二十八。

附别后秋舲来书

晋竹仁弟同年：判袂年余，有记忆而无笔札，非疏也。心所欲言者，笔足以达之，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笔不足以达之。加以人事变迁，心绪恶劣，以此沉吟吮毫，欲缄辄止。故君致两缄，而仆无一字也。书窗日暖，请详言之。自吾弟赴粤后，即已岁暮，俗务沓来，入春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抑尚逗留西江，故不能函也。入夏梅雨连绵，炎日如火，从游者文可寸计，终日拈管批抹，犹恐不及，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书，并读好诗，秋风拂拂，纸上生凉，即拟报赠，而诗思为帖括所涩，故不能函也。场事毕，文债完，拟将吾弟诗与同人遍阅，以知旅况，而古芬于出闱之夕，猝疾长逝，惊魂骇魄，顿觉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后嗒焉伤逝，而犹有私望者，春闱在迩，吾弟当买棹旋杭，庶可秉烛寻欢，一倾积愫。后晤君修，始知不果成行，缩地无术，故欲函而仍不能函也。去岁无日不在阻风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灶日，过阆甫处，忽传言吾弟有少微星陨之说，归家一恸，哽不成声。事固可疑，然因古芬之死，已信天于才人，本不甚惜，此情此理，当或有之。是后无日不痛君，亦无日不梦君，故除夕阖宅欢腾，而我独神亡质在，梅酸莲苦，方寸自知。正月初，又为人作伐，旋赴剡江，回家接君第二函，喜动眉宇，深恨何处忌才人，作此恶语。然无此波折，一年之积闷难消，且无以见他日相逢之乐耳。秋生、紫卿去年因考回乡，相会吴山，约试竣作湖上游，不料旬日中四人已亡其一。才奇命薄，莫过古芬。秋闱报罢，彼此星散。近闻秋生客海州，亦复卧床不起。因思人生中年以往，有哀无乐。颇思十五年前，君家诗社，姚家酒社，飞觞选韵，张宴评花，方谓此乐，吾辈未艾。不意转瞬飘零如此，旧游如梦，恨不登凤皇山顶，搔首问天。然使当世而有吾两人在此，乐终有望也。

惟愿天涯珍重，仆亦同之。吾弟诗绝艳矜才，惟稍有袭迹之病，近则格律老成，卓然一家。墨江差役烦多，吾弟维持左右，分所当为，惟椿庭得能迁调，吾弟仍宜作长安之行，世俗固非所愿，然有不得不为者。如我将来，亦出一辙，性情同者，当不河汉斯言。兄景况如常，家用日剧。丁亥腊月二十七夜，内子举一男，现才牙牙学语。老母康健，弟妹无恙。故乡诸友，啸云不获见，受笙、寻园偶见，梅侣彼此欲见而不得见，阆甫不时常见。附陈近状，不尽言宣。此信到日，迅赐回音，勿以疏懒而报之也，幸甚！幸甚！庆熺顿首。

祈梦

杭城于于忠肃公庙祈梦，苏人于况太守庙祈梦，京师于二相公庙祈梦。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贤掌梦甚奇。又《封氏闻见记》言，雍丘妇人多于孔庙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之堂者，此事更奇。

麻蛋烧猪

煎堆一名麻蛋，以面作团，炸油镬中，空其内，大者如瓜。粤中年节及婚嫁，以为馈遗。德清佘半眉钦曾以八律咏之，警句云：“安得规模如此大，不堪心腹竟全空。”“四面圆光皆客气，一番投赠半虚花。”又粤俗最重烧猪，娶妇得完璧，则婿家以此馈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头者，盖夸富也。如不致送，则媒氏随押妆奁，背负其女而归矣。其他赛愿敬神等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观音诞辰亦荐此品，岂佛门清净之戒，不到南天欤？

钞法

崇祯十六年，欲行钞法，以流贼渡河乃止。其时建议，有九妙十便之说。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银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其铜悉铸军器，十曰钞法，民间货卖，并可不用银，天下之银，竟可尽入内库。嘲之者曰："一二袭取，三四实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无盗，九强十富，策果大奇！"

哲那环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大环，名曰"哲那环"。见郑元祐《遂昌杂录》。

字音假借

流连二字，可作留联，《琴赋》："乍留联而扶疏。"络绎二字，可作骆驿，后汉《郭伋传》："骆驿不绝。"干支二字，可作幹枝。浩瀚二字，可作皓旰，《瓠子歌》："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邱阜二字，可作魁父，《列子》："子之力不能损魁父。"潦草二字，可作恅惮，《文赋》："恅惮烂漫。"浮图二字，可作苏涂，《后汉书》："马韩诸国，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又立苏涂。"跼蹐二字，可作局迹，夏侯太初文："岂其局迹当时。"周章二字，可作辋张，《南史·桓康传》："欲辋张，问桓康。"差池二字，可作柴池，相如赋："柴池芘廆。"甘脆二字，可作甘毳，《聂政传》："朝夕得甘毳，可以养亲。"逡巡二字，可作侵寻，《史记·汉武帝纪》："始巡郡县，侵寻于太山。"剥落二字，可作暴乐，《尔雅》："毗刘，暴乐也。"黾勉二字，可作闵免，见《谷永传》。酩酊二字，可作茗仃，梁简文曰："刘尹茗仃有实理。"纡回二字，可作迂威，六朝诗"山径转迂威"。藏弆二

字，可作臧去，《陈遵传》：“与人尺牍，皆臧去以为荣。”慨慷二字，可作凯康，《神女赋》：“心凯康以乐欢。”逍遥二字，可作消摇，《湘烟录》：“庄子逍遥，古作消摇。”及锋二字，可作及蜂，《韩信传》：“及其蜂东向，可以争天下。”依稀二字，可作碫磪，《海赋》：“碫磪其形。”率尔二字，可作帅尒，《甘泉赋》：“帅尒阴闭。”唐突二字，可作荡突，柳宗元《晋问》：“荡突硉兀”；又作砀突，马融《长笛赋》：“奔遁砀突”；又搪揳，子建《牛斗诗》：“行至土山头，欻起相搪揳。”担荷二字，可作儋何，《国语》：“负重儋何。”依回二字，可作猗违，《孔光传》：“猗违者连岁。”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诗：“陶谢不枝梧。”造次二字，可作草次，《春秋》隐四年注：“草次之期。”寂寞二字，可作寂漠，《楚词·远游》：“野寂漠其无人。”首鼠二字，可作首施，《汉书·邓训传》：“小月氏胡，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幕府二字，可作莫府，《李广传》：“莫府省约文书籍事。”麾下二字，可作戏下，《史记·项羽纪》：“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憔悴二字，可作蕉萃，《左传》：“虽有姬姜，无弃蕉萃。”眉妩二字，可作眉诩，《汉书·张敞传》：“京兆眉诩。”大风可作大凤，《史记》：“缴大凤于青丘。”他如倥偬可作控总；著雍可作祝犁；矫饰可作桥饰；甲坼可作甲宅；冯夷可作冯迟，又可作冰夷；胭脂可作胭蔽；扶苏可作榑匹；委蛇可作祎隋；蟾蜍可作詹诸；吝啬可作遴啬；含糊可作啗嘝；踌躇可作迟伫，又可作跢跦；提携可作隿鷈；孚尹可作妇筠；陆浑可作贲浑；盘桓可作畔桓；涒滩可作芮汉；揖让可作揖攘；斒斓可作豳敹；号咷可作嘮啁；鼋鼍可作鼋鳝；伛偻可作蠏蝼；衾裯可作衾帱；肺腑可作肺附；供张可作共张；归藏可作韙匪；凤皇可作朋皇；性情可作甡崧；洞庭可作铜庭；骨朵可作脉朊；龃龉可作锄铻；蜗牛可作瓜牛；亮阴可作梁暗；怂恿可作总臾；阖冗可作阖茸；强圉可作强梧；渤海可作贲海；中允可作中遁；爵盏可作雀钱；曼衍可作曼羡；罔两可作方良；惝恍可作敞苋；影响可作景韻；坎窞可作歛窫；迢递可作遒遰；抑戒可作懿戒；照耀可作照難；容貌可作颂皃；柔兆可作游姚；颦笑可作傧笑；博浪可作博狼；惆怅可作倜倡；俎豆可作柤桓；獯鬻可作荤粥；天竺可作身毒；

踯躅可作趧趎；局蹐可作趨趚；孕育可作娩粥；亭毒可作亭育；仿佛可作俩佛；密勿可作蠠没；披拂可作翍翍；开闭可作閰囤；凹凸可作容窊；鸾雀可作鸾朔；陌落可作伯格；阡陌可作仟佰；玄黓可作横艾；酬酢可作仇柞；澹泊可作憺怕；糟粕可作蕷魄；垠堮可作鄞鄂；磅礴可作旁魄；踊跃可作踊趭；寥落可作牢落；恐喝可作患猲；奄忽可作颱颬；月窟可作用龘；鬵发可作哗泼；杪忽可作翲忽；饘粥可作键鬻；菉竹可作藻薄；霢霂可作溟沐；孤竹可作觚竹；四渎可作四窦；昭穆可作侣穆；鬼谷可作鬼臾，又可作鬼容；盥漱可作涫涑；冲澹可作祌禫；要妙可作窈眇；节操可作节敹；近唁可作迎这；遁窜可作遂窜；扼腕可作扼掔；简在可作简裁；璀璨可作萃蔡；冶媚可作蛊媚；逸豫可作佾忤；扇屭可作奰屢；魑魅可作离录；累赘可作诹诿；瘴气可作鄣气；泄柳可作世柳；尚绸可作尚蕀；泰丙可作裔矜；陈宝可作陈寀；獬豸可作觟觿；蓓蕾可作琲瓃；梁父可作亢父；芣苢可作桴苡；许子可作邾子；终南可作终隆；欢兜可作鴅哎；骅骝可作华聊；裨谌可作卑湛；沉潜可作湛渐；徜徉可作方羊，又可作常翔；帆樯可作帆粲；卞和可作弁瑀；滹沱可作亚驼，又可作滹池；伶伦可作泠纶；萧条可作霄雿；秋千可作鞴輿；寂寥可作淑湫；芋绵可作珞眠；蹒跚可作媻散；乌孙可作户孙；翩翻可作翩幅；氛氳可作樊蕴；婴孩可作膺孜；沉灾可作沉蔷；荆舒可作荆荼；嗫嚅可作岩哎；流苏可作纇囥；雕菰可作安胡；须臾可作须摇；揶揄可作歋歈；埽除可作骚除；须眉可作须糜；栖迟可作徲伲；雨师可作宋韦；枓希可作斗献；辛夷可作新雉；嗟咨可作嗟资；屠维可作徒维；四肢可作四胑；园公可作圈公；黄钟可作圜钟；荓峰可作粵夆；乌江可作盬江；曲江可作曲红；旃蒙可作端蒙；蛟龙可作蚗龙；西施可作先施；塘陂可作唐波；罘罳可作桴思，又覆思，又罘罦，又穿思，又浮思。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古音多假借也。

象牙

象牙性坚，而制器者雕镂山水人物，细入毫发。闻之匠氏云：“凡牙锯解之后，醋浸经宿，则软如腐。雕成，再以木贼草水煮之，则坚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钓台诗

钓台诗云：“云台争似钓台高。”此七字最浑成。翻其意者云：“不有云台诸将在，钓台亦在战争中。”佳则佳矣，然此乃驳前诗之诗，非咏钓台诗也。范文正诗云：“子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不铺张而景仰之意自见。方正学诗云：“去邪当远色，治国先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见几，却向桐江钓烟水。”正襟危坐而谈，自是第一等议论。至罗泌诗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浪说到如今。当年若着渔蓑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虽属翻陈出新，未免寻瑕索垢。余最爱唐权文公诗云：“心灵栖灏元，缨冕犹缁尘，不乐禁中卧，却归江上村。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报故人。”为得温柔敦厚之旨，此题绝唱也。

绝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传；香山之诗，李相掩卷而弗视。恶其人，遂恶其诗。赵王收解系，见水中之蟹而愤生；忠敬恶诸桓，见木旁之姓而亦怒。恶其人，并恶其姓，真退人坠渊心地。

割裂题

鲍觉生先生桂星督学河南，出题每多割裂，士子逐题作诗嘲之

云：“礼贤全不在胸中，纽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顾鸿。“世间何物最为凶，第一伤人是大虫。能使当先驱得去，其余慢慢设牢笼。”驱虎。“广大何容一物胶，满场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包变草包。”及其广大草。“屠刀放下可齐休，只是当年但见牛。莫谓庞然成大物，看他觳觫觉生愁。”见牛。“礼云再说亦徒然，实在须将宝物先。匹帛有无何足道，算来不值几文钱。”礼云玉。“古来惨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伤。不见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试油汤。”十尺汤。“没头没脚信难题，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处去，剩将一子独孤恓。”七十里字。“秋成到处谷盈堆，又见渔人撒网回。不是池中无别物，恐防现出本身来。”谷与鱼。“纸上筌蹄迹可求，葩经专纪草春秋。一生最怪莺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兽草。“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处藏。欺侮圣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袭水。“拣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贪心。旁人不晓题何处，多向红楼梦里寻。”宝珠。“但凭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刚肯怕磨。任你费将牛力气，姑来一试待如何。”坚乎磨。

诗学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诗学太白，极有神似者。如《过仙人拍手崖》云：“天仙大笑来人间，可怜天上无青山。白榆如钱落我手，安得琼楼亦卖酒。看山把酒乐如何，不比仙宫礼法多，时乎时乎仙亦不可以蹉跎。”《招叶二青游天台》云：“索君笑，赠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铜山若肯尽沽酒，九万仙人齐拍手，一朝饿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来，相与挈榼游天台。笑口且共桃花开，桃花飞落掌中杯，照我颜色如红醅，今日少年若长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荆轲诗

金匮徐镕庆大令，诗才卓荦，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意，有《玉山阁稿》。洪稚存太史评其诗如“神女散发，时时弄珠”。记其《易水怀古》一篇云：“秦皇按剑吞诸侯，燕丹太子思报仇。荆卿慷慨以身殉，临行更请将军头。将军断头头不落，背有人头血漉漉。倒悬双眼看荆轲，不到咸阳不瞑目。咸阳宫阙郁崔嵬，列戟如山九殿开，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轲含笑捧头来。将军头对秦皇面，督亢图穷匕首见，此时秦皇手无剑，十万貔貅不上殿。殿下负剑频诏王，王却击轲轲入创。匕首不利药囊利，人术虽疏亦天意。呜乎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见渐离之筑张良椎。”奇气郁勃，读之可下酒一斗。

异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面可以入馔，此菽粟外之食也。冰丝可以成缯，火毛可以织布，此蚕桑外之衣也。雪蛆可以疗疾，银蛀可以煎镪，此动植外之用物也。

武成

前明番禺庞一嵩先生言：“《周书·武成篇》当以古武成为正。盖书名武成，纪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略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总叙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后，则因诸侯朝会，而示以继志述事之故，以见伐商不违乎先。底商以后，则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顺之故，以见伐商不违乎神。既戊午以后，则覆说用武之详，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后，则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终大告武成之意。书有纲领，有条目，先略后详，反始要终，浑浑全全，脉络通贯，不必挨顺时日，而时日有可考，此所以为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顺月，流水说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谓宜从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

生之说如此，识以俟讲求经学者。

青州从事

世说桓公有主簿，善别酒，佳者曰“青州从事”，恶者曰“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言好酒下脐，恶酒凝鬲也。从事美官，督邮贱职，故以为比。而徐彭年《家范》云：“其子问青州从事谓何？曰：‘《湘江野录》：青州从事，古善造酒者。’”此又一说也。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貍及黄爵，必以蜜涂之，虽沸炸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武人口吻

宋党太尉令匠写真，写成视之，怒曰：“我前画大虫，犹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见江邻几《杂识》。安禄山以樱桃赐臣子，作诗曰：“樱桃满筠筐，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或请易下二句以押韵，禄山大怒曰：“我儿岂可使居周贽之下？”见《鹤林玉露》。吕文德起土豪，为大将，至保傅，然愚鄙不识字，每佯痴，好无礼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师。每曰：“他不曾教我识字。”见《黄氏日钞》。张献忠尊梓潼帝君为始祖，命翰林作册文，皆不称意，乃自作云：“你姓张，咱啰子也姓张，咱与你今日连了宗罢。”见《绥寇纪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岩墙

陈大昕好饮。一夕，与一同僚席中谈及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遂断酒终身，可谓立地成佛矣。

骟

骟马宦牛，羯羊阉猪，镦鸡善狗净猫，皆阉也。见《臞仙肘后经》。马曰骟，亦曰犗。见《说文》。

诸葛锅

平谷县乡民掘地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遂投以米，即熟，下有"诸葛行窝"四字。乡民以为有宝，碎之，其釜夹底中有水火二字。见《代醉编》。

龟鱼佩

唐百官佩金鱼，武后朝佩金龟，或曰："唐姓李，故以鲤鱼为瑞；后姓武，故以元武为瑞也。"其说甚新。

威德入人心

今人道及关壮缪、岳忠武之名，则自然凛栗，威之在人心者远也。论及诸葛孔明、司马君实之死，则自然流涕，德之入人心者深

也。

词曲取士

相传元人以词曲取士，而考选举志及典章，皆无之。或另设一门，如今考天文算学一律，特以备梨园供奉耳。惟试录中一条云："军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医匠、阴阳、写算、门厨、典雇、未完等户，愿试者以本户籍贯赴试。"僧道应试，已属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诞矣，此不可解。

纸月

汉冀州从事郭君碑："大荒载纸月戊申。"纸月甚奇，隶书以为不详所出。山舟学士《日贯斋涂说》云："纸字当即子字，犹是之为氏，非之为飞，皆见汉志汉碑，古字音通也。"

虚字入诗

"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并舍者谁青可喜，两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虚字入诗，天然生动，又一格也。

胡旦

宋胡旦少有俊才，尝曰："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至将相，虚生也。"后虽魁天下，终以忤物不显。晚年目疾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

贵侯传，其人少贱屠豕，以为讳之非实录，书之难措词。问旦，旦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宰天下之志。”闻者叹服。

诗用俗称呼

《甲乙剩言》载一御史中丞除夕诗，中有“荆妻太太”之句，人以为笑。白乐天诗：“惟有夫人笑不休。”司空图诗：“姊姊教人且抱儿。”亦嫌过俗。

叠句单传

赵高相秦，指鹿为马，指蒲为脯，指牛为犬，今人但知“指鹿为马”一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漆书三灭，今人但用“韦编三绝”一句。

享国之久

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三代以来此其最久。春秋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后此无之。

昼寝

宰予昼寝，侯白《论语注》及李习之《笔解》俱作昼寝解。许周生先生云：“《南史》何尚之为侍中在直，颜延之以醉诣焉。尚之望见，便阳眠。延之发帘熟视曰：‘朽木难雕。’”则六朝旧解，俱作昼寝无疑。

校人

校人掌马之官，校人职曰：“家四闲，马二种。”子产位上卿，宜有掌马之人，生鱼畜池，亦不过见校人付校人耳。朱子《孟子》注又另撰一主池沼小吏之名，恐无所据。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于六朝，不知先见于《汉书》曰“下官不职”。

辨名非字

旧以阿衡伊尹，尹非名，字也。祭公谋父，谋父非名，号也。皆非。《太甲篇》：“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国语》：谏征犬戎，祭公自称其名谋父于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词

易安《一剪梅》词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气，其实寻常不经意语也。

闵门踦闾

闵门而与之语，见《公羊》；踦闾而语，见《国语》，皆隔门限说话也，若今内外帘官然。

汗青杀青

《青溪暇笔》：“古著书以竹，初稿书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浮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则杀青而书于竹素。杀，音赛。削也，言去青皮而书竹白，不可改易也。”此说极明畅近理。而或者曰：“以火炙竹令汗，杀青杀，音煞写书，谓之汗青。”说殊扭捏。

小县少古迹

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于国初始分置，割新会、恩平、新兴三县而成者。水曲山深，羌无古迹，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苏渡，云坡公贬海南，自惠之琼，道经新会，值江潦暴涨，乃从山僻小径取道，故开平有苏渡，因公所过而名之也。又离城百里马山，有陆秀夫墓。按新会、潮州俱有陆秀夫墓，《通志》亦两存之。而邑志乃力辨张、陆殉难之处，皆在崖山，即今崖门。崖门去开平最近，故墓以此为真。夫以远近争虚实，其说殊杳渺。总之，弹丸小邑，僻陋自惭，盖不得不为此巧偷豪夺之行也，一笑。

急语成话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请医，服药罔效，势迫危殆。闻一名医自京师至，急自往延之，约以即日过胗。医曰：“尊翁久病，恐入膏肓，晚生薄才，未必有挽回之力，奈何？”其子曰：“大人虽卧床日久，未遇扁、佗，今必须先生一行，死马当活马医可耳。”闻者绝倒。

短小人词

友有咏短小人《黄莺儿》一阕云：“矮子寸三高，进阴沟，插雉毛，鹅黄蚕茧烟毡帽，扇箍儿束腰，拐杖儿灯草，梨园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阳白菜错认做老芭蕉。”

名姓在五十笔外

友人有以此为令者，或云习凿齿，或云谢灵运，或云苏蕙兰，余独举萧鸾。盖三字者尚多，而两字者则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满十笔为限者，仅有人举士子孔、子人九二人。

毒药库

宋政和初，上始躬揽权纲，御马新巡大内，至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乃贮毒药之所也，前代用以杀不廷之臣者，诏命罢之。见陆放翁《避暑漫钞》。内言药共七等，鸩鸟犹在第三，其上有手触鼻嗅而立死者，更不知何药也。

卷四

邵飞飞

邵飞飞，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诗书。稍长，能吟咏。及笄，以才色闻。里中有求之者，其母辄曰：“吾女当随贵人，焉能为牧猪奴配？”王师讨闽寇，总制幕宾罗某者，道经其居，见飞飞浣衣湖畔，惊为绝色，乃遗母千金，以继室为词。既归，大妇悍妒不能容，使阍奴强妻之。弱质苟延，香魂旋化，作上下平韵三十绝句以见志。兹录其数首云：“荻帘日影自迟迟，乱绾乌云掠鬓丝。羡杀隔邻谁氏女，金钱闲掷买胭脂。”“白云缥缈望中迷，独倚窗前掩面啼。万里漂零亲念否？碧梧不是凤皇栖。”“哮声狺语听多般，翻道他人鴃舌蛮。怅望夕阳芳树外，娇莺嘹呖话家山。”“挑灯含泪叠云笺，万里缄封报可怜。为问生身亲阿母，卖儿还剩几多钱？”“想后思前恨转加，误人都是浣溪纱。既然负却当年意，何必寻春到若耶！”“柳色青青咏汉南，树犹如此我何堪。输他邻妇无思虑，碗大葵花满髻簪。”“北地风高凛冽严，漫天风雪压前檐。炕头不是金炉火，马粪如香细细添。”诸篇怨而涉怒，闻者伤之。

鸦片

鸦片产于西番，彼处名为合甫融，见徐伯龄《蟫精集》。向止行

于闽、广，今则各省并皆渐染。其类有三：一曰公斑，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乌土为上，即公斑。白皮次之，红皮又次之。红皮又有三种：花红为上，油红次之，别出吗喇及盎叽哩者，名鸭屎红，见杨秋衡《海录》；又名阿芙蓉，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凡内洋载鸦片之船，曰趸船。省城包卖之户，曰窑口。其往来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龙艇。贩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岁来二万余箱，乌土约八千箱，每箱约八百圆。白皮约一万三千箱，每箱约六百圆。红皮约二千箱，每箱约四百圆。计岁耗洋银约一千五百万圆。嘉应州吴石华学博兰修《弭害文》辨之甚详。且近时内地俱有能种者，在浙者曰台浆，在闽者曰建浆，在蜀者曰葵浆。耗精伤财，废时失业，莫此为甚。余曾有《鸦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铺，阴房鬼火红模糊，中有鸢肩鹤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兰非鲍气若草，如胶如饧色则乌，或云鸟粪或花子，运以土化抟泥涂。加以水齐炮制法，文火武火煎为酥，清光大来渣滓去，炼金而液成醍醐。此品来自西域地，居奇者谁番贾胡，朝廷严禁官晓谕，捆载来若牛腰粗。关津吏胥岂不觉，偷而赂者千青蚨，况复此辈尽癖嗜，一见宝若青珊瑚。近闻中国亦能制，其物愈杂毒愈痛，吁嗟黄金买粪土，可为痛哭哀无辜。颇闻此物妙房术，久服亦复成虚无，其气既窒血尽耗，其精随失髓亦枯。积而成引屏不止，参苓难起膏肓苏，可怜世人溺所好，宁食无肉此不疏。典裘质被靡不至，那顾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床头犹自声呜呜。"有江南程某者，已成大瘾，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因作洋烟诗十数首。内有句云："不觉渐成长命债，岂知早受一灯传。"言之呜咽。又装烟之管，俗名曰枪，价有昂至数十金者。有人句云："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警绝。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从海外来，海棠、海榴是也。又海红花即山茶花，海桐花即七里香，吴陆子渊尝植四花于圃，建亭其中，名四海

亭。

竹楼

常州府署中，有竹楼一所。某太守题一对云：“未知明年在何处，不可一日无此君。”集句天成，且的是官斋中语，故妙。

锥刀砚

家秋潭先生于所亲家见一砚，石质细润，良材也。其家不之贵，用以覆瓿，且磨刀锥，伤痕数处。先生乞归，名锥刀砚，镌铭其旁云：“磨刀则磨，磨锥则磨，磨墨则磨，磨人则磨。”

范增诗

钱舜臣咏范增诗云：“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尊前若遂鸿门计，又一商君又一秦。”陈中孚咏范增诗云：“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生平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二诗痛快，可括东坡《范增论》一篇。

艮心居士

艮心居士，舅氏华荔生先生别号也。先生讳文榹，字绣之，号荔生，又号冬玉，行九，少余二岁。幼与余同学，不屑沾沾于帖括，因改习名法度支，顾亦以繁重厌弃之。因小就书记，游江西，游广东，游浙江，虽各有际遇，而糊口之外，内顾维艰，以故郁郁不得志。辛

卯之冬，以患发疽，卒于象山县署，时年甫三十七，无子，以兄子为嗣。生平好吟咏，所存不多。没后为收其遗稿，残笺断楮，多半漫糊。《感怀》云："春水自深非借雨，秋云渐薄不关风。"《冬柳》云："依依老去风情减，絮絮飞来雪色寒。"《梅雨》云："乱如人意添愁重，酸入天心洒泪多。"《美人风筝》云："红粉亦能通线索，青云何必不裙钗？"又绝句云："泼墨天容吝晚晴，冷吟闲醉未分明。年来别有闲愁绪，不种芭蕉听雨声。"皆可诵也。

金铃小犬图

先伯祖谏庵公藏明世宗所画金铃小犬图一帧，秀丽明婳，想见几暇宸翰之精。下缀七言绝句二首云："猎罢西山万马屯，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铃小犬虽无力，此际还知报主恩。""小吠花阴为守宫，苍鹰搏击志相同。君恩已是难酬报，况复图形纪汝功。"末署曰"臣嵩奉敕谨题"，居中御印篆"天河钓叟"四字，世宗别号也。《书画谱》载明宣、宪、孝三宗能画，而世宗无闻焉。得此可补纪载之缺。考嘉靖号尧斋，万历号舜斋，天启号禹斋，嘉靖又号雷轩，又号天河钓叟，俱见《万历野获编》。

对月曲

赵秋舲《对月曲》内《江儿水》一支云："自古欢须尽，从来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儿斗，我十三窥你妆儿就，我廿三觑你庞儿瘦，都在今宵前后。何况人生，怎不西风败柳！"初三三句，未经人道。

好名

杨铁崖至嘉禾，选同人诗，夜已半，闻门外剥啄声，启视，则皆禾中能诗者也。人人持金缯，均乞留其诗。杨笑曰：“生平三尺法尚可假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奕、金炯四首。诸人相顾错愕，固乞宽假，至有涕泣长跪者。遂俱挥出门外，闭关藏烛曰：“风雅扫地尽矣。”随园老人选诗，丹阳贡生何震负诗一册，踵门求见曰：“苦吟半生，无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无所取，则某将投江死矣。”先生大骇，为称许数联，欣然而去。己不能传而求附人以传，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西厢记

《琵琶记》影借中郎，《荆钗记》污蔑十朋，夫人知之。至双文之事，风流话柄，千古艳称，然考《旷园杂志》，载唐郑太常恒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间，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则《会真》一记，特寓言八九耳。又兖州阳谷县西北，有西门冢，大姓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妻吴氏、妾潘氏族，见《香祖笔记》。小说所记，或亦风影其词欤？

山歌

山歌船唱有极有意义者，如“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的梳个盘龙髻，小的梳个杨烂头”。前人谓其始同终异，以比性本善而择术遂分也。吴船山歌云：“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音调悲惋，闻之令人动羁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将败，童谣云：“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茶结子，好种柿，柿蒂乌，摘了大姑摘小姑。”音节真如古乐府。又儿童

扯衣裙相戏唱曰："牵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儿不着地。"《诲刍录》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牵衣裙，禳之以衣裳；不着地，禳之以寝床。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语，檃括《斯干》，后二节诗甚奇。吴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吴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弯环双黛螺。天上月儿糖饼样，中间不信有姮娥。"痴语亦有致。

听月楼诗

亡室黄孺人，名巽，字顺之，号蕉卿，萧山训导黄公超女，文僖相国七世孙女也。年十九，来归于余，醇谨恭俭，族戚无闲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粤，孺人以母病不能从。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症，孺人闻而心惊，间关度岭，乃未及半年，猝得风疾，沉绵床笫一载有余，竟尔不起。余作挽联云："四千里累尔远来，父在家，母在殡，翁姑在堂，属纩定知难瞑目；廿三年弃余永诀，拜无儿，哭无女，继承无侄，盖棺未免太伤心。"实事实情，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孺人受外姑雷夫人教，解吟咏，著《听月楼稿》，喜读元人诗，故所作多与之相近。《偶成》云："滑芴春笺临晋草，玲珑小几供唐花。"《寄颖卿妹萧山》云："家远愁看花姊妹，病多难配药君臣。"《不寐》云："蛩语闹于牛马斗，鸡声难若凤鸾鸣。"《病中偶成》云："竹径乱敲风似翦，蕉阶不住雨如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过六千日，一饮真须三百杯。"《咏手炉》云："却为摩挲知冷暖，偶从翻覆见炎凉。"《呈程十然丈》云："帷绛经言飞白字，杀青史笔比红诗。"《雨后看山》绝句云："玻璃水镜净于揩，螺髻多从雨后开。无数青山青不够，暮云添出一峰来。"《湘湖采菱曲》云："吴江女儿采莲花，凌波绰约如朝霞。越江女儿采菱角，隔水轻盈笼芍药。儿家生小湘湖边，只种秋菱不种莲。种莲莲子心中苦，剥菱菱实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风紧，三五鸦鬟荡双艇。戏牵菱叶钓竿丝，笑指菱花镜奁影。采菱菱角红，颊晕双涡浓；采菱菱角绿，眉痕两峰蹙。

菱根丛杂菱刺多，纤纤素手临清波。鲤鱼风起芙蓉外，蝉鬓生寒可奈何？春风采莼莼欲小，秋风采菱菱渐老，年年春去又秋来，不及儿家颜色好。采菱复采菱，菱船四面来前汀。湖水净逾碧，湖山瘦且清，双桨只在波中停。菱歌静后不知处，却向湖头浣纱去。”诗二卷，未暇付梓也。遗稿重翻，曷胜於邑！

苏杭游女

苏人风俗，凡妇女下山，舆夫每倒抬而行。有人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头。”杭人风俗，凡妇女游湖，每逢上岸，观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晴侬乞雨，要他微雨散闲人。”二语俱极风致。

告墓文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于江干之诸桥，窆事皆山舟学士经营，有告墓文云：“呜呼！雁行中断，荆树半摧，境有幽明，情无睽隔。忆昔童年丧母，吾两人如形影之相依；壮岁登朝，吾两人亦𨻶蛩之相负。自宦分中外，合少离多，迨病滞乡闾，我南尔北。方冀归田有日，白首同依；何图先我云亡，黄肠空递。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妇殁早殡于前楹，岁久未安乎幽室。维兹山名百子，筮协龟从；所奇事隔廿年，珠还剑返。地师无媒而自至，山灵虚席以相迎，似有数存，岂非天幸！赐茔在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冢所经，我先尔子尔孙之列。从此幽灵永奠，同穴相庄，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呜呼！阿兄老矣，泉台之相见有期；吾弟闻乎，华表之来归何日？哀哉尚飨！”沉痛之语，令人酸鼻。窀穸之役，先大父夬庵公躬亲畚挶，乃卜葬甫终，而大父亦病而长逝矣。学士挽联云：“齿发已如斯，泉下相寻知有日；丹铅俨然在，箧中忍展未完书。”次联所云，以大父所著

《左通》未曾卒业也。迄今四十余年，《左通》一书借表弟汪小米中翰远孙之力，亦已付刊，敬翻手泽，曷胜泫然！

马字

马字之为用不一，然不外记数、象形二义。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马，衡银之物曰法马，赌博之子曰筹马，又以笔画一至九数曰打马子，此皆记数之马也。木工以三木相攒而歧其首，横木于上以施斧斤，谓之作马。插秧之杌名秧马。《周礼》："掌舍设槿枑再重。"注："行马也。"又俗于纸上画神佛像，祭赛后焚之，曰甲马。又都会水陆之冲，曰马头。又三弦上承弦之物，曰弦马。净桶曰马子。此皆象形之马也。惟檐铁曰铁马，船舱内边门曰马门，则又不知何所取义。

书中绝句

董东亭癸酉闱后，从市上买旧书数种，内有《文中子》一本，涂乙狼藉，于夹叶中得方寸纸，蝇头书二绝云："一树桃花卧绿芜，春阴帘外雨模糊。宵来乡思知多少，又听东风舞鹧鸪。""垂杨踠地绿丝齐，绣阁无人落燕泥。闲倚熏笼思往事，冷香和梦过横溪。"款曰"淞云"，盖闺人之作也。

摸秋

鸠兹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宜男兆，名曰摸秋。

横看

古人览书，五行十行并下，皆言直看也。韩宗伯菼撰昆山徐大司寇行状云：“公与姜太史宸英观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横阅之，已又横阅其中间，复俯而横阅其下截，遂乃尽举其辞。姜大惊，以为绝才无对。”

舜兄

舜妹敤手，舜妃癸比，俱有明征。《越绝书》：“舜兄狂弟傲。”又《尸子》云：“舜事亲养兄，为天下法。”舜兄不可考，二书不知何据。

古人名字

仓颉帝姓侯名刚，见古篆文。许由字武仲，见《庄子释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见皇侃《论语疏》。仲雍字熟哉，见《史记》注。后稷字度辰，见《路史·后纪》。箕子名胥余，见《庄子·大宗师》。比干名胥余，见《尸子》。瞽瞍名槐，见孙海门《稽古名异录》。纣字受德，见《汲冢周书》孔晁注。微仲名泄，字子思，见《家语本姓解》。商均名章鹬，见《金楼子》。巫咸名祒，见《庄子·天运》。朱张字子弓，见《释文》王弼注《荀子》。弦高字随牛，见《淮南说林》。祁奚字黄羊，见《吕氏春秋·去私》注。羊舌大夫姓李名果，见闵二昭三疏。老聃名元禄，见《路史》；又名乾，字元杲，见《前凉录》。介之推姓王名光，见方氏《通雅》。易牙名亚，见孔疏。晋解扬字子虎，见《说苑》。孟懿子字子嗣，林放字子邱，并见《闽中金石记》仓颉庙碑。吾党直躬姓石名奢，见《韩诗外

传》。公冶长名芝，见《论语疏》。漆雕开名凭，字子修，见宋杨简《先圣大训》白水碑。扁鹊名少齐，见《周礼疾医释文》。宋仲几字子然，见《春秋分记》、《通志·氏族略》。文种字少禽，见《文选》陆机《豪士赋序》注。孟子字子居，见《礼部韵略》及颜师古《急就章》注。陈仲子字子终，见《列士传》。告子名胜，字子胜，见陈琳《为曹洪与魏文书》。伯乐姓孙名阳，见《庄子疏》。荀卿名况，见刘向《荀子序》。

贾秋壑

贾似道初入相，有人赋诗云："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盖久知其相业之不终矣。在位时，曾令人贩盐百船，至京师卖之。有人赋诗云："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多载相公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又行推回田亩之令。有人赋诗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赋诗云："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又荆襄方危之际，汪紫原以三策投似道，一谓抽内兵过江，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设都统，七千里江面才三四十屯，设两大藩府以总之，缓急上下流相应；二谓久稽使者，不如遣归，啖缓师期；三谓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准备投拜。贾得书大怒，罢汪归金陵。不数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赋诗云："厚我墙垣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五诗皆轻倩浅易，然的是杭人轻薄口气。

四书对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泾县，颇贪酷。一日辰起，见厅事帖一对

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学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无后乎？”

李秋雁

李纫兰女史佩金江苏长洲人，山阴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词，著《生香馆集》，逼真漱玉，年三十余卒。杨蓉裳农部芳灿之夫人为之序，孙古云袭伯均次而刊之。李又有《秋雁》诗四首，中有句云：“偶听弓弦惊寤寐，久疏笺字报平安。筝无急柱宁辞鼓，琴有哀音未忍弹。”不脱不黏，幽怨之思，溢于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为李秋雁。

晏元献诗

元献尝举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谓的是富贵人吐属是已。然余尤爱其“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埽雪天”。愈冷淡，愈风流，而又绝无衰飒气，真有福泽人语也。

江城梅花引

词中《江城梅花引》一调最难措手，长句转接处易俚，一病也；短句重叠处易滑，二病也；两段结处易涩，三病也；措语类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绝唱，罕有嗣音。顷得郭频迦麐一阕云：“一重方空一重纱，采莲花，采菱花，爱住吴船，生小号吴娃。墙内红楼楼外水，有明月，照鸳鸯，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

斜，云又遮，听也听也，听不到一曲琵琶，渐渐西风秋柳不藏鸦。欲倩西风吹梦去，还只恐，梦魂中，太远些。”音节和缓，情景迷离，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家构亭制府肯堂《石幢居士吟稿》二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诗余十数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内有《安公子》一阕云：“不道春归也，一春飘泊名花谢。风雨妒花飞片片，可怜狼藉。愁得我瘦无半把春难借，肠九曲独立回廊下。更萦怀抱，彻耳莺啼，声声娇姹。待把流莺骂，骂时休想莺儿怕。离怨系来心里病，画工难画。他自过曲台芳榭闲消夏，更不管零落蔷薇架。恨云恼月，者样痴情，向谁同写？”情致缠绵，敬为录而存之。

对联

偶见剃头铺一对联云：“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工雅浑切。又大道边茶亭一对云：“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浅语颇有禅理。又吾杭涌金门外藕香居茶室对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集坡诗恰切，可入西湖志余。

梁瀛侯语

瀛侯先生《日省录》云：“天下无难处之事，要两如之何；天下无难与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语似旧而实新，似迂而实切。

读书

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是涵养性情事。孔明读书略观大义，是讲求经济事。冥心躁气者不得借口。

孔子

《清净法行经》称孔子为光净童子，《造天地经》以孔子为儒童菩萨，《酉阳杂俎·玉格》以孔子为玄宫仙真，《灵位业图》以孔子为太极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属可笑，然侮圣亦甚矣。

花押

安禄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见曾慥《类说》。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潦草，人以为类反字，见《石林燕语》。韦陟五云体，亦是花押。陈仲醇云："钟离权花押，作一剑形。"见《香祖笔记》。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苏绣鞋

明苏子平衡《咏绣鞋》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人以苏绣鞋呼之。古人诗云："愿得将身化锦鞋。"此公何其旖旎也！然以此得名，较之鸳鸯鹧鸪，风斯下矣。

别号小照

近俗市侩牙人，俱有别号，后生小子，并画小照。舒铁云怀王仲瞿诗云："文如谢灵运，武如郭子仪，有名而无字，古人亦大奇！后世好标榜，称谓日日新，走卒号居士，达官署山人。相如商傅说，将如汉马援，版筑非自图，云台未尝见。后世重形貌，画像日日增，男女竞红绿，富贵私丹青。我爱王仲瞿，其人无他殊，既不取别号，亦不画小照。"

香市

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孙渊如观察诗云："丝带束腰绵衬额，游廊叉手走东西。"描写下路妇人，形景如绘。

梁秋草

高叔祖午楼公，讳梦善，文庄胞弟也。年十五举于乡，六上春官不第，出宰直隶蠡县，卒于官，著《木雁斋诗稿》。《秋草》诗最传诵，警句云："马散玉关肥苜蓿，月明青冢冷琵琶。"时呼梁秋草。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诗云："山上杜鹃花作鸟，墓前翁仲石为人。"有人戏效其体嘲之云："身上杨梅疮作果，眼中萝卜翳为花。"闻者绝倒。盖王时患恶疮，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联谱

狄武襄不祖仁杰，郭崇韬哭拜汾阳，人之贤否，自是不同。张献忠僭号于蜀，追尊梓潼帝君为始祖，盗贼之行，悖谬固不足责，若唐有天下，以老子为始祖，何亦诞妄乃尔耶？余家旧遭回禄，谱牒无存，先胄遥遥，已不可考。忆在京时，有人以梁鸿、梁灏为问者，余笑应之曰："硕德巍科，不敢扳扯，惟绿珠、红玉，千古风流，当认为远代闺秀耳。"

烟波钓徒

圣祖幸海昌，捕鱼赐群臣，各赋诗谢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檐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钓徒。"词意称旨。忽内侍传语云："宣烟波钓徒查翰林。"盖同时有声山学士，故以诗别之。此可与"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作的对也。

蔡木龛

蔡木龛布衣焜，钱塘人也。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河下，身为鹾务司会计，而往来皆文士。家贫，爱客若性命。室无应门五尺之童，惟一老妪给事。门悬竹梆一事，客至击之，则此妪启扃而出。内门设题名簿，凡访者先书姓氏焉。登其堂，修洁无尘，茗碗熏炉，位置贴妥，酒谈茶话，客便是从。性不爱花而爱草，墙阶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种，芊绵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几。则寻常种类，一经是翁浇灌培植，鲜媚迥异凡恒。尤酷爱翠云草，卧榻之院，宽可数弓，贴地平铺，一碧无隙，每当夕阳新雨，望之如西洋翠罽盖。贮水之筒，扫叶之帚，去秽之纱囊，无一时离手也。翁不作诗而善谈论，腹笥极

博，嫉恶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语必刺入骨。又好游谈，一丘壑之胜，必穷其境而后已。性又极介，不妄取与，而待人接物，则仍煦煦作春气，殆市隐之流欤。木龛有小照一帧，诸人题遍，尚余尺幅，时余客京师未归，木龛曰："当俟晋竹归来，属其补题。"讵意余于六月十九日归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侄婿何叔明携图来，为述其遗意，余题《金缕曲》一阕云："市隐风流绝。展遗图琳琅满纸，纸留一隙。闻说先生曾有语，待我归来赘笔。讵咫尺音容顿隔，恼煞石尤风太利，竟迟帆五日成长别。思往事，泪沾臆。须眉矍铄犹如昔，恁匆匆红尘撒手，鹤笙吹彻。天上尽多瑶草种，绝胜人间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植。识字打钟原本分，说径山曾托前生钵。翁临殁，自言前生为径山僧。泡梦语，感而述。"

程十然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忠清里之双眼井巷。性通脱，善谐谑，少游兖沂间，出入群公卿门。劝之仕，且助之资，夷然不屑也。有老母，归而课徒奉甘旨。好弹琴，受教于李玉峰先生，尽得其法。尤善制琴，座侧斤锯彩髹，无不毕具。尝得一旧琴曰春风，其声清越无匹，因自制曲曰《烈风雷雨颂》，非至交而知音者，勿与弹也。好读《春秋》，著《春秋正义》一书，荟诸说而折衷之。尤精历算诸学。酒量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议论风生，相知中少所许可，有合意者，则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忧，以毁卒。无子，亦可哀已！余尝欲为程、蔡二君作合传而未果，因兼述其梗概如此。十然尝诵其玉峰师绝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门去，千峰万峰任所之。青溪无言白云冷，落叶满山秋不知。"诗境超绝。

山现字画

广东肇庆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托冈，绝壁上现“父母”二字，四面树木丛杂，而字画中寸草不生。又葱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叶缠绕，虽精于画者不能及。或以物击碎其花，拂拭复见。又永州苏山石以水淋之，锯破，其像有观音、弥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苏山”四字。

诗家烘托法

《咏老马》诗云：“齿长几何君莫问，沙场旧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见。《咏方镜》诗云：“秋水一泓明见底，照来谁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见。此所谓烘云托月法也。又有人《咏一丈红》诗云：“五尺阑干遮不住，尚留一半与人看。”以五尺剔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红，即蜀葵花也。

小颠

西湖诗僧小颠，预治槥具，署一小扁，题曰：“阿呀。”又于所居山房榜一联云：“老屋将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几时来？”其风趣类多如此。诗则冲淡之中时见奇峭，有《万峰山房稿》。

薛白杨唐

康熙中，毗陵四书家，薛瑨、白某、杨大鹤、唐某。时有“薛白杨唐”之目，可与“苏黄米蔡”作的对。

云起石

天台齐息园宗伯主讲敷文书院时，每当山雨欲来，云气滃起，必识其处。及霁，随一童往锄之，辄得一石，上有古篆云字，积久至盈箧。最后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状若雕刻，自此遂不复见，而先生亦不久归道山矣。异哉！山长马秋药先生履泰课士，尝以云起石为题咏其事。

莲笠

《六砚斋笔记》曰：“莲初出水，为骤雨所霖，辄中夭。因出新意，剪荷叶线缝之，作兜鍪状，名曰莲笠。雨则遍覆之，较锦帐覆牡丹，尤为韵致。”

饿乡记

漳浦蓝鹿洲先生鼎元杜门讲读，岁饥，作《饿乡记》云：“醉乡、睡乡之境，稍进焉，有饿乡，玉、苏二子所未曾游也。风土与二乡上下，但节尚介，行尚清，气尚高，又二乡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齐造是乡，爱不忍去，乡人留奉为主，凡过客，悉禀命别去留。孔子适陈，道经是乡，夷郊迎甚恭，以主位让。孔子不顾，然亦重韪其意，偕弟子停骖七日。其后曾参、原宪辈，尝窃往游，与夷、齐甚相得。於陵仲子矫廉于齐，投是乡三日。夷曰：‘辟兄离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惭而去。汉周亚夫弃通侯尊，徒步款门。夷曰：‘莽夫岂足居此！’然来者不拒，因别筑数楹居之。未几，而幸臣邓通贸贸然往。夷大怒曰：‘吾乡干净土，竖子敢来相辱！’命扑杀之。而延晋处士陶潜，高风涤秽，然潜性放诞不能安，每越境与王无功游，夷亦不禁。梁武迫侯

景，逃是乡，夷不纳，固请乃可，卒免侯景刃。夷惧为天下逋逃薮，乃集乡人，更训典，严条约，凡贱隶鄙夫，富贵庸人，亡命至止，悉拒不纳。自是游者日以众，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敬礼周旋，去来任意者，若唐韩愈、宋吕蒙正，代止数人。元之初，谢枋得至焉，夷、齐乐其同志也，倚为性命交。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门而入者。吾友黄越甫尝游是乡，归言佳胜。余初未信，比偕越甫同往，未半途，觉道路险巇，复勉进，忽气象顿宽，别有天地。山茫茫，水淼淼，人浑浑噩噩，三光飞弹，大块转圜，俯视王侯卿相，持粱齿肥，俗孰甚焉！夷、齐为余言：‘天将有意斯人，必先使历是乡以增益之。’余笑不信，但乐其乡之不余拒也，辄数日一往，往则与夷、齐上下千古，深以为独得之秘，恨王、苏之不获从吾游也。”鹿洲先生，雍正间人，以明经宰广东，政有循声，甫署广府而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橘红

世传化州橘树，乃仙人罗辨种于石龙腹上，共九株，各相去数武，以近龙井略偏一株为最。井在州署大堂左廊下，龙口相近者次之，城内又次之，城以外则臭味迥殊矣。广西孝廉江树玉著《橘红辨》，谓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转黄，柚熟透才转黄。闲尝坐卧树下，细验其枝叶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饰其皮曰红，实好奇之过云。

菩提叶

嘉庆丁巳六月，广州飓风大作，光孝寺菩提树皆拔起。中丞陈公大文命树工栽之，培以豆谷腴泥，树复生，年余复槁。寺僧乔庵离相往南华寺分其种，仍栽故处，今翘然葱茜矣。按《五代·僭伪传》，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树为大风所拔。南汉林衢《光孝寺》诗云：“旧

煎诃子泉犹冽，新种菩提叶又繁。”据此则树已屡易，非复达摩手植矣。

麻疯女

粤东有所谓麻疯者，沾染以后不可救药，故随处俱有麻疯院。其间自为婚配，三世以后，例许出院，以毒尽故也。珠江之东有寮，曰疯塾，以聚疯人。有疯女貌娟好，日荡小舟，卖果饵以供母。娼家艳之，啖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顺德某生见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从，以生累世遗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余，再访之，则女于数日前为生投江死矣。生大恸，为封其墓，若伉俪然。番禺孝廉黄蓉石玉阶作歌纪其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叶狂花正愁绝。疯人有女初长成，貌似夭桃心似铁。扁舟学泛石城霞，错被旁人艳色夸。绮籍耻登南部记，丽词羞唱后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黄金断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谁复珍馐具。枉说佳人是可儿，啼饥消尽旧腰支。枇杷花发难通屐，杨柳春浓懒画眉。凤城年少慕倾城，闻道珠江有丽卿。冀北马空真少偶，花南鸟啭况多情。阿娇早把多娇重，绿珠不惜明珠奉。知命从教诵小星，背人好把衾裯送。情根难断意缠绵，妾负君情两可怜。流传三叶歌《芣苢》，懊恨更番事管弦。语入郎心心已槁，盈盈泪堕郎怀抱。桃叶江心欲渡难，莲香卷内因君恼。一从分作两鸳鸯，镇日恹恹病掩房。已拚精卫终填海，无复啼鹃哭望乡。香魂泯灭蛟龙守，水仙为伴湘妃友。消息惊传太瘦生，断肠人似牵丝藕。鬓影钗光尚宛然，招魂剪纸向江天。几时得遂三生约，再结韦家后世缘？”余谓此女不独于生有情，兼且造福无量，盖不欲以病躯贻害他人也，真是放下屠刀手段。蓉石年逾弱冠，工诗古文词，先君壬辰分校秋闱所得士也。

复姓

孟昶时，翰林学士范禹偁冒姓张，天成中登第复姓，上郡守启曰：“昔年上第，偶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引用独切。

庸主知人

蔡京立党碑，徽宗允之。然宴会强蔡攸饮酒，攸辞以酒力不胜。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是亦知君实之贤也。秦桧力主和议，言于帝曰：“方今天下须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帝曰：“朕北人将安归？”桧语塞。是亦知会之之奸也。乃知之而犹溺之，此其所以为庸主也欤？

鼻子

今俗詈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据。按王伯厚《汉制考》云：“始生子曰鼻子。”又民母，嫡母也；支婆，庶母也，见汉服虔注。

反切

反切之学，近日罕有讲求者。三家村课徒，以两字颠倒相呼，可得本音，此欺人之谈也。不知双声，不能反切，不辨字母，不知双声。辨字母不难，只要练得口吻熟耳。大兴李氏《音鉴》一书，极明白晓畅，玩之当自得也。

眉子砚

陶绥之，会稽人，篁村先生之侄也。因其祖为广西司马，遂寄籍广东番禺县，补博士弟子员。人极淳朴，酷好风雅，尝得叶小鸾眉子砚一方，腰圆式，面有犀纹，形如半弯新月，背有跋云：“舅氏从海上获砚材三，分致予兄弟。琼章得眉子砚，缀以二绝云：‘天宝繁华事已陈，成都画手样能新，如今只学初三月，怕有诗人说小颦。’‘素袖轻笼金鸭烟，明窗小几展吴笺，开奁一砚樱桃雨，润到青琴第几弦。’”下署曰“己巳寒日题”，印章“小鸾”二字。按此诗《反生香集》中失载，惟近日陶凫乡太守有《咏眉子砚》词，所记正与之相同。绥之得此，遍征歌咏，裒然成册。余为填《摸鱼儿》词一阕归之。册中余最爱诵郎苏门太守葆辰三绝云：“仙迹留传未肯销，摩挲片石也琼瑶。不然铜雀台前瓦，谁更春深忆二乔。”“一握端溪玉不如，再休想像画眉初。自传晚镜偷窥戒，不写黄庭便紫书。”“尘愿都从佛法抛，更无恨上月痕梢。先生若为修眉史，竟与《心经》一例抄。”又吴石华学博兰修《疏影》词云：“三生片石，有黛痕隐隐，依旧凝碧。字瘦如人，诗靓于春，都是可怜香泽。昙花悴后瑶琴冷，共一缕玉烟萧瑟。最伤心细雨樱桃，又过几回寒食。犹记疏香旧事，小颦初画了，无限怜惜。煮梦年华，写韵风神，转盼已成今昔。彩鸾未许人间嫁，更莫问蓬莱消息。算只有眉月婵娟，曾照那时颜色。”

三家店题壁诗

先大父己丑出京，过三家店，见壁间题五绝句云：“十载长安蔟泪痕，几将心事托朱门，非关老大无车马，自恋三生旧石魂。”“回文织锦苎萝纱，底道天津是妾家，红豆落时郎有意，为侬飞雨洗残花。”“休将颜色共人争，莫问章台旧日名，从此铅华冰雪净，幸随司马老长卿。”“地北天南有尽头，离魂愁垒望中收，纵教尘污花纱绣，不数飞英逐水流。”“同云缥缈朔风高，脱尽烟花梦自遥，怕说天津桥上月，多情惟有广陵潮。”下署“天津薄命女左手书”。大父和诗云：“古墙尘网笔踪昏，无限芳情动旅魂，人事左来书亦左，留将右手

拭啼痕。”

灯谜

近人作灯谜，心思突过前人，以余所闻之佳者备录之。朗诵《史》、《汉》。有班、马之声。松子。父为大夫。直把官场作戏场。仕而优。红旗报捷。克告于君。分明《周易》语，却是楚骚心。象曰郁陶思君尔。止子路宿。季氏旅于泰山。打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一乘轿子两人抬，跷脚跟班随后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怕妻羞下跪。懦夫有立志。四个头，六只眼睛，四只手，十二只脚。牛羊父母。前头吹笛子，后面敲破锣。鱼丽于罶鳡鲨。挑灯闲看《牡丹亭》。光照临川之笔。士曰既且。言游过矣。第二个士曰既且。又先于其所往。鸣金收军。使毕战。君子从来陋巷居，小人偏得住华庐。若将四角齐声去，两处园亭尽是虚。好恶。核。果在外，仁在其中矣。鸦。爵一齿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师与有无名乎。灶妾。纳诸厨子之房。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小生不是。平旦之气。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玉环同知。昱。下上其音。佯。何可废也，以羊易之。晋襄公。爷字。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败字。春雨连绵妻独宿。一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人字。十字在口里，无头又无尾，若作田字猜，便是呆秀才。鱼字。夫妻猜拳，一个叫五，一个叫八马。语字。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来看三百二十三。非字。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活的，两个死的，两个有名字的，两个没名字的。华周杞梁之妻。如夫人。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一鞭残照里。马儿向西。连元。又是一个文章魁首。禽。会少离多。亥。一时半刻。掠。半推半就。太史公下蚕室。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幺二三四六。才有梅花便不同。似曾相识燕归来。永不忘在王家。主器莫若长子。笾豆大房。游方和尚庙无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前诱后诱。事父母几谏。子规。浣花草堂。杜宇。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跳，一个跑，一个吃人，一个吃草。骚

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凌霄花。节孝祠祭品。食之者寡。王不留行。孟浩然。跪池。后来其苏。张别古寄信。货郎儿一封书。佛骨表。是愈疏也。睢阳城。巡所守也。国士无双。何谓信。朱笔写词字。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梁冀飞章白太后。疾固也。或正面见长，或假借示巧，诸法略备，皆卓然可传之笔也。

天下大师墓

京师西山天下大师墓，竹垞先生以为是房山僧塔，后人附会之为建文帝墓也。国初沈方舟先生用济诗云："曾闻近迹入禅关，身似浮云到处闲，解道龙蛇潜草野，何年弓剑傍桥山？缁衣那有中官识，御马谁迎老佛还？一自樱桃无荐地，肯留青树在人间。"曰曾闻，曰解道，曰那有，曰谁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词，以著《致身》、《从亡随笔》等书之伪，真诗史之笔也。方舟又有《咏思陵》句云："一剑割将公主爱，九门报道寺人开。"语极悲壮。

飓信

粤中濒海多风，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九月发者为台。台甚于飓，而飓急于台。习海道者，设为占候之法，或按节序，或辨云物。正月初四日为接神飓。初九日为玉皇飓。此日验则一年皆验。十三日为关王飓。二十九日为乌狗飓。二月初四日为白须飓。三月初三日为元帝飓。十五日为真人飓。二十三日为妈祖飓。即天后诞辰也。凡真人报多风，妈祖报多雨。四月初八日为佛子飓。五月初五日为屈原飓。系大台之旬。十三日又为关王飓。六月十三日为彭祖飓。十八日为彭祖婆飓。二十四日为洗炊笼飓。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台旬。七月十五日为鬼飓。八月初五日为大台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风迅发不常。十月初一日亦为大台旬。十八日为弥陀飓。十二月

二十四日为送神飓。舟行大洋，飓可支，台不可支，盖飓散而台聚也。

拂水山庄

国初以来，咏拂水山庄诗者多矣，总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二句，为得温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钧衡，专史席，乃二者皆违其愿，故率多感愤之词。陈卧子题壁诗云：“黑头已自羞江总，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诗史也。虞山晚年家居，与当轴一张姓者饮宴，剧演《烂柯山·悔嫁》，刘氏白语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张石匠？”以张公在座，伶人遂改张为王。钱因拍案击节曰：“得窍阿得窍！”俄而刘氏复白云：“你如何负了朱氏？”张亦拍案颦蹙曰：“没窍阿没窍！”钱大恧。又钱一夕于门外闲步，衣一轻衫，圆领窄袖，盖燕居之服，就料改为，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趋过之，谓曰：“老先生可谓两朝领袖。”谑亦虐矣哉。

韵兰

韵兰者，京师春台部中名旦也。色艺冠绝一时，顾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极眷恋之，形相色授，颇见妒于同侪，而捉月盟言，誓同枯菀，盖不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恸，赋《惜兰词》二十章，征同人哀诔，而属余为之序云：“桃开千岁，人间为短命之花；昙现刹那，天上乃长生之树。从来朝露，本苦无多；况属彩云，尤其易散。然而水莲泡幻，达观久付虚空；泥絮沾濡，情种能无抑郁也乎？如春台部兰郎者，泥巢乳燕，花苑灵狸。家住玉钩斜，骑鹤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缕曲》，啭莺闻呖呖之声。芳名则雅爱兰香，绝调已盛传杨叛，固已蜚声乐籍，驰誉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龙；日下寓公，新来鸣鹤。偶顾绿幺之

曲，顿生红豆之思。于是众里目成，暗中心许。赭白马城头蹀躞，公子相逢；金错刀袖底铿锵，美人赠我。每见潘车掷果，携手相将；保毋鄂被薰香，销魂真个。妒之者以为失身之凤，爱之者以为比翼之鹣。而乃长乐难期，短缘已促。杏林深处，难探及第之花；芍药开时，原是将离之草。于是数声杜宇，一阕阳关，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镮之合。孰意杨花命薄，桐树生孤，莲葯侬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卧相如之病，彼也春风作王粲之游。既而长剑归时，大刀唱后。不惜黄金似土，来作缠头；岂知紫玉成烟，已伤委骨。用是怆怀珠璧，堕泪琼瑰。犹思人约黄昏，去年元夜；依旧门临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爱河之水矣。然而空谁非色，短岂殊修，使问天果属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台终老，落拓梨园，玉籍长留，沉浮菊部。将春残杨柳，飘零京兆之眉；秋后莲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鬑鬑潘貌，能销黯黯江魂，则与为弥子瑕之色衰，毋宁作卫叔宝之看杀。而况樱桃一曲，芳名总在人间；霓羽千秋，旧谱已归天上。以视桃笙秋老，断袖先凉，萧瑟风悲，买丝谁绣者，一则名花似草，一则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怜香情重，破璧神伤，缠绵则玉藕牵丝，惆怅而金荃赋什。顾或者谓终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奁，究损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断，何雀脑之思深？岂知钗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欧公亦自多情。而况书剑漂零，檀槽知遇。岂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帐之情；殁后沉珠，不吊秋坟之魄者乎？由是敷陈丽藻，抒写哀思，乞我弁言，题之卷首。化笔墨烟云而如画，请看北苑春山；悟迷离扑朔之非真，试读《南华·秋水》。”

重宴鹿鸣纪事

嘉庆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遇鹿鸣盛典，亲知子侄，咸以呈请转奏为言。公曰：“吾以世受国恩之人，偷安五十余年，无万一之报，在家即其罪，许在家即其恩，焉敢复生冀幸耶？”固请，不获命，事几寝

矣。祭酒吴穀人先生适自维扬归，以为言于公必不可，乃合绅士数十人具呈曰：“呈为桑梓耆英，科名人瑞，公吁具题，恳请恩准重赴鹿鸣事：窃以人惟求旧，当思前辈之典型；礼重兴贤，正借群伦之冠冕。恰支干之周市，秋试应期；喜福寿之曼延，春风到座。既振羽仪于先路，宜光樽俎于今朝。如原任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梁同书，黻冕承华，诗书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郑公通德之门，推于梓里。久膺华选，早历清班。读中秘之书，蹑裾鳌禁；领内史之职，珥笔螭坳。洎乎引疾丘园，养疴林薮。子羽勿由之径，春草自生；晏婴已敝之裘，冬月犹拥。犹复文驰玉轴，群钦骚雅之才；墨蘸金壶，人慕晋唐之格。信是翁之矍铄，实一代之灵光。兹者祥届丁年，花开乙榜。剩郄林之一，心尚留丹；歌《鹿鸣》之三，诗仍肄雅。袍如立鹄，只添冰样之头衔；身早登龙，合认烧余之尾段。伏愿甄以髦学，降礼耆年，当德星垂曜之期，扬寿世作人之化。用光奏牍，俾与宾筵，庶招蓬苑之神仙，来作儒林之领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请看老桂之荣；万物乐得其由庚，预庆斯文之瑞。谨呈。”呈既上，巡抚清公奏稿曰：“浙江巡抚清安泰谨奏：为耆绅重遇鹿鸣，恳恩预宴，以光盛典事：窃据藩司崇禄详据杭州府钱唐县详称，查有该县在籍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现年八十五岁，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举人，届本年丁卯浙江乡试之期，已历周甲，应请循例重赴鹿鸣恩宴等情，具详前来。奴才查梁同书系木天旧籍，林壑高踪，年已近乎期颐，科再逢乎丁卯。是皆圣朝重熙累洽，蕴为休征；皇上雅化作人，蒸成异瑞。遴佳辰以令宴，髦耆增逾分之荣；偕硕德以登筵，科目获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壅于上闻，为此恭折具奏，伏祈睿鉴。”旋于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清安泰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系乾隆丁卯科举人，本年又届丁卯乡试，恳请循例重赴鹿鸣筵宴一折。梁同书系原任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早登乡荐，供职词垣，归志林泉，年臻耄耋。兹届周甲宾兴，欣逢礼宴，洵属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书著赏给侍讲学士衔，重赴鹿鸣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钦此。”公拜命后，于次日恭诣万寿宫谢恩讫，归来随具谢状云：“原任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梁同书，呈为恭谢天恩，恳请据情转奏事：

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书乡举之岁，花甲一周，鹿鸣再赋。恭承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闻，特蒙我皇上念纶阁旧臣，推恩下逮，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谕旨：‘梁同书系原任大学士梁诗正之子，著赏给翰林院侍讲学士衔，重赴鹿鸣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钦此。’即于次日恭诣万寿宫，叩头谢恩讫。窃念同书世受国恩，身叨门荫，清书散馆，大考迁官。在京供职，两充分校入闱；以病告归，三度祝釐赴阙。无健飞之翮，翻怯风抟；非中伐之材，徒虚匠顾。长愿为太平歌咏之民，岂复有非分恩华之想。乃今锡之礼宴，宠以清阶。俾蓬藿余生，重沾雨露；桑榆晚景，益被光华。里党传为美谈，士林纪为荣遇。惟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殿廷，遥望九重，蝗忱莫达。用抒寸牍，葵向难名。为此具呈，伏求代奏，不胜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揭晓，十三日礼宴，是科典试为万和圃侍郎承风、吴荷屋编修荣光。先期仁和县送仪注单云：“本年乡试有原任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梁，重赴鹿鸣筵宴，应送金花台盏，表里宴席，照例备办外，届期朝服诣抚衙，俟主试茶毕，侍讲梁乘舆由中门入，堂檐降舆，各大人出迎檐下，行宾主礼，相揖毕，藩、臬、运三司监试提调各道下，俱相揖毕，杭州府引新举人上堂排班，侍讲梁另设拜单，望阙谢恩。其筵宴位次，设于堂之东北隅。”是日倾城士女，夹道环观，公归赋纪恩诗四章云：“姓名何意达天阊，白发重新拜宠光。使者并修前辈礼，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烧尾，一番登场等戏场。可惜弟兄双折桂，北枝今日不齐芳。舍弟沖泉，于是科登顺天榜。”“自分西湖作钓徒，帽箱绶笥久模糊。公裳点检烦朋旧，篮舆萧疏笑仆奴。流水再经人面改，夕阳虽好日轮徂。怪他市上人如蚁，不看郎君看老夫。”“诏许归来五十年，此身早荷主恩偏。不图旧籍蓬山上，又领新班阆苑先。天上谪仙宫锦贵，山中宰相白衣传。臣今耄矣难言报，一炷心香祝圣虔。”“前贤十度赋嘉宾，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吴大炜、甲午范承式、癸巳钱宗墅、丁酉赵世玉、雍正癸卯陈克镐、乙酉吴嗣富、乾隆乙卯冯浩、戊午顾光、范崇棨。我占人间分外荣。老妇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铭旌。比还九转才初转，若话三生又一生。养就百年无用物，要将歌啸答升平。”四诗既出，一时和者不下数百人。先是七十余岁时，至南屏山上

冢，偶见土人方姓，悬画一帧，乃装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题名录，距公乡举之岁，恰当花甲一周。公因题五古一篇于其上云：“我年二十五，卯岁领乡荐。上溯六十年，此榜实羔雁。忆予堂谒时，群集随诸彦。领袖鹤发翁，岿然如鲁殿。谓录中四十三名周公天相，钱唐人。风貌既甚古，章服亦不贱。私窃问姓名，爰莲分一瓣。少年曾筮仕，秩视诸侯半。杜诗县实诸侯半。归卧田里间，后生蔑由见。恭逢盛典举，重预嘉宾宴。今复卅载余，翁久随物变。即予同年生，八九已露电。乃于山人庐，忽睹纸半片。上镌千佛名，一佛曾识面。当时取士严，额仅逾大衍。副榜一至十，同考十二县。衡鉴堂中人，氏号一一缮。不独脚色详，次第具乡贯。字迹颇工整，首尾无漫漶。想见诒卖时，狼藉坊市遍。此纸过百年，独再优昙现。异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弆等吟笺，装背作画卷。某也后进人，彰美在所先去。索书五字诗，留下一重案。”自康熙丁卯至嘉庆丁卯，距一百二十年，而以乡人片纸之收藏，隐为之兆，公于无意中而见之，而题之且叙及周翁重宴一事，若作后来人之左券也者，抑何奇欤？

诗忌正论

陆稼书先生《南村寨佛寺》诗云：“亦是聪明奇伟人，能空万念绝纤尘。当年可惜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议论自是绝顶，然未免道学气太重。又元人《牡丹》诗云：“枣花似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种翻新，殊煞风景。即如姮娥、织女，原属子虚，而妙论奇思，澜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诬，大可哂也。

李袁轻薄

李笠翁十二种曲，举世盛传，余谓其科诨谑浪，纯乎市井，风雅

之气，埽地已尽。偶阅董阆白《莼乡赘笔》载，笠翁之为人，性龌龊，善逢迎，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捧觞行酒，并纵谈房术，诱赚重价。盖其人轻薄，原于天性，发为文章，无足怪也。又撰《西楼记》之袁于令，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犹强作少年态，喜纵谈闺阃，淫词秽语，令人掩耳。后寓会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痒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不言，二十余日，舌本俱尽而死，绮语之戒，其罚如此。夫洪稗畦《长生》一曲，卒伤采石之沉，汤玉茗文章巨公，四梦之成，特其游戏，乃犹以《牡丹亭》口业，相传永堕泥犁，况下此者乎？

昆明池对联

云南昆明池大观楼对联，每联长至九十字，孙髯翁所题。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走长蛇，南盘舞鹤，骚人韵事，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烟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临风，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绩丰功，费煞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尽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霜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叶扁舟。"长句硬盘，如僧绰之棋，累而不坠，真杰笔也。

滕王阁黄鹤楼对联

滕王阁千古名胜，对联佳者绝少。惟商丘宋牧仲先生一联云："依然极浦遥天，想见阁中帝子；安得长风巨浪，送来江上才人。"吐属名隽，且见贤公卿爱才之度。湖北黄鹤楼对云："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

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独有千古，后有作者，亦如崔灏题诗，诸人搁笔矣。

诗宗唐音

诗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为宋，元之为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见天地文运，变化无穷。若必尽法乎古，则何不一一而绳以汉、魏、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绳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刘后村则云：“宋诗突过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大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业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正学瓣香东坡，故有此语，然足以针砭墨守盛唐者。

巍字改书

天启朝魏珰生祠遍天下。山东巡按李精白祝词云：“尧天巍荡，帝德难名。”“巍”字，“山”移下书，惧压上公之首，此等谄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地窖

萧山县内西河下，酒铺中有一地窖，石门封锁。曾有人入视之，内有朱漆巨棺一，石桌、石床备具，棺左右有油七缸，浅已过半，灯火尚明，人为添油而复闭之。相传为宋万俟卨墓。奸邪残魄，千载犹存，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副车诗下第诗

有人六赴乡闱，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业怜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运典大方。又仁和缪莲仙艮下第诗有句云：“妻子望他龙虎日，科名于我马牛风。”亦极工趣。

三十六江楼

广东广州府三水县江口，有行台，旧为督臣阅兵驻节之地，后迁于肇庆府，其址遂废。芸台宫保改为书院，规模极其宏壮，飞阁临江，题曰三十六江楼。盖谓北江所汇者九，浈江、始兴江、墨江、锦江、翁江、麻江、湨江、政宾江、苍江也。西江所汇者二十七，北盘江、南盘江、龙塘江、思览江、牂牁江、柳江、漓江、郁江、浔江、西洋江、洛青江、驮蒙江、黄龙江、橘江、荔江、藤江、绣江、横槎江、邕江、秋风江、贺江、新江、白马江、金城江、绿瓮江、蕉花江、武阳江也。诸江之水合流于此，故以为名。可与二十四桥、十四妆楼同为诗料。

鬼诗

“流水涓涓芹努芽，织乌西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此鬼诗中之最峭者。“盘塘江上是儿家，郎若游时来吃茶。黄土覆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此鬼诗中之最逸者。又姚古芬丈尝诵其江南杨姓友人鬼春词句云：“数点鬼灯移近岸，夜深苏小踏青归。”设想幽绝。

行比伯夷

《橘颂》云："行比伯夷。"有以此命题者，汤昼人庶常锡蕃句云："叟真称大老，奴肯附新王。土贡犹怀夏，山呼讵改商。"巧不伤雅，落落大方。

菱落

菱角最易落，故谚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对"十榛九空"，工切无比。又粤人呼荸荠曰马蹄，以对龙眼，亦甚工也。

村学诗

海昌郭臣尧好为俳体诗，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学诗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学》、《庸》也。"末句趣甚。

会馆对

广东武林会馆，在归德门外晏公街。吾杭商贾于此者，醵金创建。既落成，属余撰戏台对云："一阕《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书此者，李听松也。

朱侍御奏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义劝捐。有潘仕成捐银一万二千两，蒙恩赏给举人。嗣浙江叶元堃、江苏黄立诚陆续捐输，亦照例赏给，阁臣遂欲永以为法。侍御朱公嶟奏云："窃惟赏赐者，劝善之经；科目者，求贤之道。国家设科取士，三年大比，录其文艺优长者，贡于春官，名曰举人，诚盛典也。上年畿辅荒旱，收成歉薄，节荷皇仁浩荡，赈粜频施，小民已无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议劝捐。本年二月，据潘仕成捐银一万二千两，蒙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此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时从权之至计，原未尝著为定例也。且潘仕成本系副贡，去举人一间耳。赏给举人，是于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岂漫然哉？厥后叶元堃、黄立诚陆续报捐，经巡视给事中顺天府尹奏请议叙，蒙敕下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遂乃比照银数，请赏举人，虽曰以昭画一，然于圣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时权衡之道，要未能深详体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窃谓适足生富家侥幸之心，而阻寒儒进修之志。向来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门，非举人出身者，不得与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银捐赈之故，而得为举人，则未登仕版者，将可报捐中书；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竞趋捷径，滥厕清班，欲肃官廉，亦已难矣。况准其一体会试，则得陇望蜀，谓举人既可幸邀，进士何难弋获？于是买通关节，雇请枪替，各种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侥幸之心也。至单寒下士，既不能鲜衣华服，奔走形势之途，又不能遵例纳财，置身通显之地，其所以系属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穷经砥行为务，而未甚厌弃者，良以举人一途，为进身之阶耳。今若以多士进身之阶，为一时劝捐之计，不论学问之浅深，但较银数之多寡，如能累万，不啻升三，一经报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为贵，科名亦觉其轻，识趣日卑，术业渐废，臣故曰阻寒儒进修之志也。颇失士望，徒生幸心，以为故常，未见其可。论者但以请赏花翎，未便率行议准，因而请赏举人，不知花翎举人，均为圣朝名器。而细按之，

则花翎，实器也，举人，虚名也。实器以待有功，虚名以彰有德，互为表里，未可低昂。彼输财助赈者，急公好义，固不可不量加鼓励。然在士庶，或酌给匾额，或议叙职衔；在官绅，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级，已足示鼓励而劝捐输矣。若请赏举人，则所得无几，所伤实多，应请旨饬下顺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抚，嗣后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如有捐输应奖之处，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请赏给举人，庶经制定而人绝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励志。而于劝善赈民之道，仍未有碍也。”疏上，奉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仰见圣主明聪，名臣风格，谨识录之。

陈小鲁

陈小鲁行，仁和布衣，负才斿弛，嗜酒，工长短句。家贫，训蒙卖字以自给。性孤介，不谐于俗，坐是益困顿，日泥饮垆头，有伯伦荷锸之风。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于友人黄山渔家，贫无以敛，同人助之殡葬。一女，曙后星孤，寄居外家。予为搜辑遗稿，积五六年，得如干阕，汇而刊之。词出入苏、辛，小令酷肖板桥。《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树报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风吹折两三竿，缺中来远山。古人只道出门难，入门难，江北江南也作故园看，玉门何处关？”《太常引·答陈月墀》云：“蒲帆十幅挂江干，来倚我危栏。受得一宵寒，便说到灯残梦残。入门风月，出门烟雨，无意上吟坛。指点与君看，杨柳外青青远山。”《浣溪纱·怀董九九》云：“一世杨花二世萍，无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漂零。掬水攀条无别意，百般怜惜汝前生，何人知我此时情。”《太常引·水上人家》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亩蒹葭，七八亩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梦有些些，只不管朝云暮鸦。”诗非其所长，然间亦一作。如《寄友》云：“我家门外鸡枫树，不见君来不肯黄。”《杂诗》云：“宝刀若赠黄衫客，定斩无情李十郎。”亦琅然可诵也。又小鲁好以俗语俗字入词，余付梓时，悉删汰之。有“貂裘换酒醉言”一

阕，久脍炙诸友人口，以余汰去，颇怅怅。因亟录之，其词云：“觉得魂儿骤，梦初醒，被池冰冷，一灯红瘦。斗大眼花看不定，撑下床来行走。似颠倒风前杨柳，渴杀刘伶难忍耐，索茶汤笑向妻开口。妻不语，两蛾斗。苍天生我卿知否？早安排几千万石，无愁春酒。明日杏花村里去，还要尽情消受。待记取归来时候，跌进门来须照管，玉纤纤扶住劳卿手，直睡到百年后。”

三虫

《道德篇》：“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聋虫，鳖也。又马亦称聋虫。《抱朴子·广譬篇》：“晋文回车于勇虫。”勇虫，螳螂也。张衡赋：“刚虫搏击。”刚虫，鹰也。

土语入诗

古人“娵隅跃清池”，以蛮语入诗。“误我一生踏里彩”，蒙古语入诗。今李宁圃太守《潮州竹枝词》云：“销魂种子阿侬佳，开襆千金莫浪夸。高卷篷窗陈午宴，争看老衍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侬佳，梳拢曰开襆，呼婿曰老衍。舒铁云《黔苗竹枝词》云：“马郎房底好姻缘，偻指佳期不计年。插遍青山黄竹子，哝哝还索鬼头钱。”注，俗结婚于邻建空房曰马郎房。合卺三日，女归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头钱，不与，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犹向女之子索者，则谓之鬼头钱。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于坟前祭焉。“山房缥缈际青天，百尺梯头踏臂眠。才到三更春梦觉，泪花一斗听啼鹃。”注，克孟牯羊亲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闹尸。至明年闻杜鹃声，则举家号恸，悲不自胜，曰：“鸟犹岁至，亲不返矣。”先大父《题汪亦沧日本国神海编》云：“贡院繁华系客情，朝朝应办几番更。筵前只爱红裙醉，拽盏何缘号撒羹？”注，贡院者，彼邦馆唐人处也。

佐酒者，号曰撒羹。“胶青拭鬓腻髣鬟，妾住花街任往还。那管吴儿心木石，我邦却有换心山。”注，妓所居之山曰换心山。

一杯羹

有人作《太上皇》诗云：“得意斯为天下养，失时要作一杯羹。”刘芙初编修《咏陈平》云：“笑问社中分肉手，如何处置一杯羹？”二诗读之，真堪失笑。又孙子潇太史《芒砀怀古》诗云：“威加四海诛元功，羹分一杯弃而翁。君不见蛟龙白日与媪遇，龙种何曾属太公？”奇论辟空，得未曾有。

竹衫瓶菊

王香雪州佐乃斌《咏竹衫》句云：“六月最宜君子服，三秋还叠女儿箱。”周南卿茂才三燮《咏瓶菊》句云：“白水订交真耐久，黄金垂尽易生寒。”各有风致。俱李小牧云。

规矩草

热河避暑山庄苑墙之外，草皆滋曼，一入苑内，则弥望蒙茸，如铺绿罽，人呼为规矩草。

临终对句

淳安方朴山先生病革时，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语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为对？”先生枕上闻之曰：“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言毕而

逝。

党奸

王莽篡汉，刘歆作符命。司马篡魏，阮籍作《劝进文》。王世充篡隋，孔颖达草《禅议》。大儒名士，何不爱其羽毛若是？

量人蛇

广东琼州有量人蛇，长六七尺，遇人辄竖起，量人长短，然后噬之。土人言此蛇于量人时，鸣声曰“我高”，人亦应声曰“我高”，蛇即自坠而死。

果下豹

果下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罗浮山巅有兽小如猕猴，名果下豹。

城隍

城隍二字，始于泰之上六。《礼》：“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注，伊耆，尧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郑灾，祈于四鄘。宋灾，用马于四鄘。”鄘，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盖始于尧时。城隍之有庙，则始于吴。《太平府志》云：“城隍庙在府承流坊，赤乌二年创建。”其后祀之者，则见于六朝，如北齐慕容俨以祀城隍破梁军是也。他如韩昌黎、张曲江、李

义山、杜文贞，俱有祭城隍诗文。五代钱镠，有《重修墙隍庙记》，以城为墙者，避朱全忠父名也。其封城隍为王者，见于后唐废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见于元文宗天历二年。洪武初，诏天下府州县建城隍神庙，封京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平、和滁为王，府为伯，县为侯。至以神鬼为城隍者，见于《苏缄传》，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其后范旺守城死，邑人为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为灌婴，杭州城隍为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粤省以倪文毅为城隍，雷州以陈冯宝为城隍，英德以汉纪信为城隍，诸如此者，不可胜纪。"按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传为治阴间之事，则又见《夷坚志》。今七月二十四日为都城隍诞辰，相传是日为筑城之始云。

白鸽标

粤有白鸽标之戏。标主以《千字文》二十句为母，每日于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数百倍之利。其余以次而降，四字以下为负。其法以二文八毫钱为一标，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从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扳罾、小扳罾、河汊、百子图等目。谓之鸽者，凡鸟雄乘雌，鸽则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而合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义盖取此。

种痘

种痘始于宋真宗朝王旦，其后各相授受，以湖广人为最。今西洋夷医咂哈呅善种痘，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比时行之痘大两倍，儿无所苦，嬉戏如常。夷言本国虽牛马亦出，恒有毙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无不应验，于是其法盛传。然又必须此痘浆方得，他痘不能，故

互相传染，使痘浆不绝，名曰牛痘，诚善法也。又有所谓神黄豆者，产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视常豆稍巨，用筒瓦火焙，去黑壳，碾细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儿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为期，半岁服半粒，一岁一粒，递加至三岁三粒，则终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气服之，以二十四粒为度。

金兰会

广州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李铁桥廉使沄令顺德时，素知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涂父兄目，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

三江赋重

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絜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征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侂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

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絜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絜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絜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浑不似

琵琶古名枇杷，又名鼙婆，昭君常用琵琶坏，令胡人改为之而小。昭君笑曰："浑不似。"后讹为"胡拨四"，又讹为"虎拍思"，又讹为"琥珀思"，纷纷聚议，其实即琵琶一物也。

迦陵填词图

陈其年填词图，一时题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裘文达公曰修五绝句。其一首云："卷中诗伯首渔洋，诸子飞腾各擅场。一事难忘惆怅

处，不将余瀋貌云郎。”读之忍俊不禁，不意此老亦风趣乃尔！

王紫稼

渔洋山人称李琳枝为真御史。李巡按江南日，有优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纵不法，皆仗毙之。王紫稼者，即龚芝麓、吴梅村、钱虞山、陈迦陵诸公所咏王郎者也。

李郎

毕秋帆尚书沅李郎之事，举世艳称之。袁大令、赵观察俱有《李郎曲》，而袁胜于赵。余最爱其中一段云：“果然胪唱半天中，人在金鳌第一峰。贺客尽携郎手揖，泥笺翻向李家红。若从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写得有景有色，溧阳相公呼李郎为状元夫人，真风流佳话也。

介甫东坡

王荆公极其佩服长公，见尖叉雪诗，诧曰：“东坡使事，乃能如此神妙耶？”指“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以示其婿蔡卞。卞曰：“此不过形容雪色耳。”公曰：“尔何知？玉楼肩名，银海眼名，并见道书，故佳也。”又荆公在蒋山，有人传东坡表忠观碑草稿至。公熟读数过，谓座客此文系何体，叶致远曰：“不知其体，要是奇作。”蔡元庆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荆公笑曰：“诸公未知，此太史公二五世家体也。”盖于文字之间，沆瀣如此。后因字说，渐至龃龉，遂尔成隙。荆公固执拗，坡翁亦多所狎侮，坦白人遇忮刻人，安得不贾祸耶？

明妃诗

明人《昭君》诗有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高季迪以为绝工，王阮亭以为村学究语，两朝诗老，孰非孰是？

因诗得妇

明王子宣旬《宫词》云：“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云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晚凉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见而悦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得妻，甚奇，然亦正复不愧。

荐书

四岳举舜数语，千古荐书之祖也。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询以天下之才，岳对以匹夫之行，后世奏章如此，鲜不以为迂矣。妙在尧立时俞允，以为父子兄弟二伦，确乎可信矣。于是妻之以二女，复事之以九男，以观其夫妇、朋友二伦，然后进于君臣。由是五伦备矣。乃历试诸艰，畀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后知大圣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寻常如此。

伶俐不如痴

向在友人家，见一阳羡砂钵盂，用以为水注，旁缀一绿菱角，一浅红荔支，一淡黄如意，底盘一黑螭虎龙，即以四爪为足，下镌“大彬”二字，设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不伦不类，莫知其取义。后询一老骨董客，谓余曰：“此名伶菱俐荔不钵如意痴螭。时大彬、王元美旧

有此制。”乃知随处皆学问也。

狐仙能画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晓岚纪宗伯在滦阳，寓楼颇多，闻有善画者，先生盛具酒脯而祷焉。祷毕，铺笺纸三十幅于几上，并附一诗云：“仙人自古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越三日而登楼视之，则已设色完好矣，遂携而下，复以酒果祀之。

长生殿

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送名士。至宫赞赵秋谷执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遂衔之刺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仁庙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京师有诗咏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诗有三首也。其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与，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垞检讨赠洪稗畦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咏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

考差会课

京师考差之年，各衙门诸老先生亦有诗文会课之事，亦犹士子之乡会试也。道光壬午，余寓京师苏子斋姨丈宅。一日，先生邀同部七人晚饭，约以日晡即至，各作试帖一首，题为“左右惟其人”。迨上烛缴卷者，仅有四人，内于公克襄一首，记其中四句云：“辅也还兼弼，臣哉即是邻。是谁肩厥辟，惟汝翼斯民。”以肩翼二字贴左右，何等浑脱大方！

卷五

在疚记

明忠庄朱公，讳之冯，字德止，号勉斋，京师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难。著《在疚记》，中多粹语。有云："隐恶扬善者圣人也，好善恶恶者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颠倒善恶以快谗谤者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带山中，产兽曰宗彝，类猕猴，巢于树，老者直居上，子孙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孙居下者出，得果即传递至上，上者食，然后传递至下。先儒谓："先王用以绘于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张献忠乱蜀，焚毁城市祠庙，惟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庙，盛有增饰，且追尊帝君为始祖。遇张桓侯庙，亦不敢毁。唐黄巢之乱，屠戮无算，然独厚同姓。如黄姓之家，及黄冈、黄梅等县，皆以黄字得免。盗贼之行，如出一辙。然今人之暴富贵而即忘其族里者，殆盗贼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读如字，非。《周礼·天官》：“凡官府都乡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曰：“中者，要也。谓职治簿书之要也。”则中字宜与中伤、中酒等字同音。

脱十娘顾二娘

王阮亭先生诗云：“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注，金陵旧院有顿、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江宁脱十娘者，年八十余尚在。万历中，北里之尤也。陈句山先生诗云：“谁将几滴梨花水，一洒泉台顾二娘。”注，顾二娘，吴门人，善制砚，住专诸巷。

六女

广州顺德县李氏，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乱，誓志同死，连臂投渊。见渔洋山人《池北偶谈》。然广郡六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顺德有伍某者，知陈村生员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为富户，派助兵饷，使人谓李曰：“以六女归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尸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龟山之阴。事闻，下伍于狱，瘐死。又增城黄灿阳妻汤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爱，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虾，汤孀守，与五女共处楼中。崇祯戊辰，贼黄仲积攻楼，汤与五女坠楼死。邑令方大猷有诗纪之。顺治癸巳，李定国攻新会茭塘诸乡，治战舰应之，定国败走。藩兵至，侦知李良宰富，诬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即免。李靳不与，兵围其居。李有六女，登楼自缢，良宰坠楼被杀。乾隆丙申三月，贼众劫新会邝佳俸

家楼，时有女邝兰娘、胡鹤娘、胡寅娘、胡带娘、廖宽娘、邝妹娘，惧辱坠楼，人呼“坠楼六贞女”云。

躲破鼓

昔有人养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号不已。主人遍觅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号人之避内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群属忽之。约二三新差巡按者领教，掌院厉声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归来不可使人笑。”闻者凛然。

桂花新

蒋苕生太史《空谷香》传奇，鲁学连《移官》出内《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远出桐江，柔橹声中过富阳。塔影认钱唐，何处是故人门巷？”叙自严州至省城，光景历历，如在目前。余久羁岭表，梦绕家山，一再诵之，悠然神往矣。

挽联

姨丈苏子斋先生绎初入翰林，继擢御史，镌级，捐复员外，补刑部湖广司，转郎中，出为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艰起复，简山东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粤接讣，命壬为挽联云：“侍直西清，珥笔西台，又尽职西曹，出治懋勋猷，两省春风思太守；耗传东浙，心伤

东鲁，奈身羁东粤，招魂长叹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烺会试场中得病，十四日而殁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挽联云：“十四日病莫能兴，幸乔梓相依，属纩尚能亲含玉；令嗣访斋亦因会试在京。三千里没而犹视，痛桑榆垂暮，倚闾空自盼泥金。太翁来若先生，年八十余，犹在堂也。”

文庄奏语

先文庄公在政府，一时援引，如陈句山太仆兆仑、孙虚船通议灏，皆名宿。或有以公庇护同乡言于上。一日，召公谓曰：“人言尔庇护同乡，自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公顿首对曰：“臣领皇上无则加勉之训。”时服其有体。

孙征君语

苏门孙征君钟元先生奇逢尝题壁云：“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希冀者未来，最悠忽者现在。”此三语真世人药石也。

志哀

先君疾终开平官舍时，不孝甫会试下第旋里，惊闻凶耗，匍匐南来，含殓未亲，罪难擢发。鸳湖陆琴台先生咸高时在幕中，掌书记，赋《台城路》挽词二阕云：“春残忽尔维摩扰，林禽正呼归去。君时有归田之意，缘逋累未果，至暮春疾作，乡心更切。逋重千钧，载无片石，相对只增愁绪。刀圭何补，恨秦缓来迟，玉楼先赴。省医至，已不及矣。化鹤飞凫，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遍岭峤，看碑题堕泪，奚减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钵，况有传经小杜。谓嗣君晋竹孝廉。真无憾处，尽撒手

红尘，游神紫府，满目悲凉，弥留无半语。君临终与家人无一诀别之词。”“知君一去无依恋，凄凉殡宫谁奉？下第刘蕡，思亲仲子，可有夜来凶梦？晋竹时赴试未回。关山阻壅，只寡鹄孤鸾，据床啼涌。更是伤心，左家娇女雪衣送。萍踪飘散太促，想芙蓉幕卷，情绪千种。寄白堂闲，苍城署厅之额曰寄白堂。拈红会散，六十二旬欢纵，余尤谊重。感伯也当年，榜花曾共。太翁夬庵先生与先胞伯戊申同榜。两世科名，君又与星槎家兄同年。抚棺增一恸。”情真意挚，令人哀感，谨泣而志之。

竹枝

岭南竹枝词多矣，余最爱彭羡门先生一首云：“妾家溪口小回塘，茅屋藤扉蛎粉墙。记取榕阴最深处，闲时来坐吃槟榔。”风韵独绝，绰有古音。

胸襟

陈同甫作忠臣论，以武庚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为而发，盖讥高宗之缓于复仇也。又高宗定都临安，同甫醉中睨视之曰：“决钱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师作诗曰：“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创建，虎踞龙蟠，自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视之，其胸襟为何等耶？

废纸

萧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册页一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时某县呈状一纸，万历时某科题名录一纸，崇祯时某家房契一纸，隆庆时某年春牛图一纸，宣德时某典当票一纸，弘治时某姓借券一纸，天启时某

地弓口图帐一纸，景泰时某岁黄历太岁方位图一纸。数百年废物，以类聚之，亦入赏鉴，可谓极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异趣

曹操杀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独爱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蔡京立党碑，禁苏、黄文字，子絛论议，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职。赵明诚，赵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恶党人，明诚撰《金石录》，每遇苏、黄片纸只字，必收藏，以此失爱于正夫。权奸之势，可以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异矣哉。

兄弟异趣

曹丕篡汉，陈思王植变服而哭。司马炎篡魏，习阳亭侯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废黜而卒。王荆公行新法，弟平甫颇不直之。一日，荆公见吕惠卿，平甫于内吹笛。公使人谓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使人答曰："请相公远佞人。"宋郊为相，俭约自奉。弟祁为学士，游宴奢豪，以十重锦幛覆屋，为长夜之饮。郊使人谓曰："寄语学士，记当日读书某山，夜半啜冷粥时否？"祁答之曰："传语相公，试问当日夜半啜冷粥，是为甚的？"同气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听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进遗风》云："杨文定公溥执政时，其子自乡来省。公问曰：'一路守令闻孰贤？'对曰：'儿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贤。'公

曰：‘云何？’曰：‘即待儿苟简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识之，即荐升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趋奉之勤惰疏密，张我威福，其子弟即借父兄之势，以吓当路，而父兄即听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励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呜呼，贤矣！

温伊初

温伊初训，粤东嘉应州长乐县人也。道光乙酉，撰拔贡生，壬辰举于其乡。是科先君分校秋闱，其房师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长乐温某也。”揭晓果然。故伊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执弟子之礼甚恭，著有《登云山房文稿》，纯学昌黎。又《梧溪书屋诗》四卷，不屑屑作宋元以后语。有七古一篇，纯用盲左，语颇奇恣。其题云《余赠铁孙雪庵诗有武库森然排甲戈句今铁孙赠余诗纯以兵喻复效其体奉酬》。诗云：“徐君治诗如治兵，穷兵日日寻战争。兵连祸结无时已，坐令两国荒春耕。余与铁孙皆以舌耕。翩然大师复加我，畏君之威请行成。室如悬罄野无草，一任强敌来纵横。焚舟济河秦师锐，闭关塞窦晋国惊。悉索敝赋虽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华元登床见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请君退师三十里，哀怜敝邑许之平。溯惟首祸始何人，实我小国敢自矜。余先以诗赠铁孙。息侯伐郑不量力，宋公厕伯徒虚名。漫云匹夫不可狃，岂知大国宁敢轻。窒皇蒲胥车剑及，组甲被练千百并。左广右广次第驾，上军下军迤逦行。莒嫠纺绩城可度，堇父悬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陈何酷，斩祀杀厉吴正勍。华泉取饮两骖絓，炊鼻下车一足鬶。背城一战吾倘能，休兵三驾君已赢。果然牛瘠豚能偾，始信鸡斗雄先鸣。嗟我与君匹楚晋，城濮报郕胜败更。欲效向戌弭兵法，玉帛相见交于庭。止戈为武绎古义，散厥马牧之郊坰。却忆南山射虎将，来诗言访雪庵。力能饮石谁抗衡。请君更张十万弩，我从壁上瞪双睛。月过上弦利行师，试执同律听军声。”

柏相诗

柏鞠溪节相总制两江，与河督陈公凤翔意见不合，遂相倾轧。陈公奉旨革职，并荷校河干，旋以愤卒，一时不免物议沸腾。柏公作《感怀》诗四首云："淮甸云沉月上迟，夜寒独坐梦醒时。霜欺短鬓愁低首，花放长檠笑展眉。棋局定能淆黑白，蛙声那复问公私。路人万口惊相告，鼠穴牛车事亦奇。""狂花满眼哄沉醺，说鬼谈禅异所闻。镜里无形难觅影，峰头有石易生云。服辕老马愁前路，铩羽秋鸿感旧群。箕斗插檐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胶漆雷陈托旧盟，相逢一笑素心倾。平生自诩汪汪度，宇宙曾垂矫矫名。海市幻成楼有象，并刀剪处水无声。著书辨谤浑多事，付与千秋月旦评。""懒从龟策问行藏，尺短何能较寸长。只恐身名终碌碌，空令岁月去堂堂。忘家久作离尘想，多病难寻辟谷方。作梦游仙心境朗，五云楼阁气苍茫。"事虽不纯，而诗则名贵可诵。

喜鹊

明东阿于慎行《穀山笔麈》云："窦参为相，其族子名申者，为给事中，招权受赂。参每迁朝士，常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时以喜鹊目之。及参赐死，申亦杖杀，喜鹊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为喜鹊者，可以戒矣！"此语甚新。

魔浆

梁武帝断酒肉文云："酒是魔浆。"可与"福水"二字的对，盖一颂一戒也。又谚谓酒曰："其益如毫，其损如刀。"旨哉斯言。

纨袴传

三原孙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读书，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车。少年不学稼，朝出乌衣巷，暮饮青楼下。岂知树上花，委地不如蓬与麻。可怜楼中梯，枯烂谁论高与低。尔父尔兄归黄土，尔今独自当门户。尔亦不辨亩东西，尔亦不能学商贾，时衰运去繁华歇，年年大水伤禾黍。旧时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声最怒。相传新使君，怜才颇重文。尔曾不识字，张口无所云。卖田田不售，哭上城东坟。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贵人闻不闻？"云间孙铉批曰："此诗可为纨袴子作传。"

马坡巷

马坡巷，近东花园，为上马坡；北抵清泰门，为下马坡，旧名马婆巷。元奉化戴帅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绝句云："思乡处处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云似柳，马婆巷口过清明。"盖巷犹南宋时名也，见厉樊榭《东城杂记》。

私蓄

明程至善《无颜录》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无。无者，非败子即呆人也。父母贫，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夬庵公云："亲富而有私蓄，必能俭约自处，省缩赢余。若假亲名以谋非分之财，据为私蓄，或至贻父母恶名，则其罪亦与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动

宋艺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则大官必日杀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屡顾铫子不得，遂隐忍入宫。渴甚索饮，左右问：“何不言？”帝曰：“言之，则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者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馅饼，来日御膳房起面者，剥果者，制糖者，开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须银五钱，便可在东华门口买一大盒矣。”盖帝在潜邸，早稔其价也。朝廷之一言一动，其不可忽如此。

难博学

杭堇浦太史世骏记问渊博，乡人难以俗字，竟无以对，传为话柄。考《江行杂录》载：“鸣条山有余庆寺，司马温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辈请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与诸生讲，村人不及听，今幸为略说。’公即取《孝经·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二句，此独无，何也？’公默然谢曰：‘生平虑不及此，当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语人曰：‘吾今日难倒司马端明矣。’”王渔洋云：“闻耿道见说，古本《庶人章》末有诗二句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又孙退谷古本《孝经》与今本迥别，附记。

蒙古儿

市井以为银之隐语。按国书，“蒙古原作银解”。盖彼时与金国号为对耳。《一文钱》传奇《罗梦》出云：“蒙古儿，觑着他，几多轻重。”谓元宝也。

清勤堂随笔

先文庄公在朝日，蒙赐御书清勤堂额，敬悬里宅，昭示子孙。夫处家以清，则凡屋舍之朴，服御之俭，饮食之菲，燕会之薄，以至锥刀之利不争，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处家以勤，则凡朝夕之省，祭飨之节，教诲之严，诵读之密，以及交接之礼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轨范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庙作怀旧诗，其《先臣》一首云："奉职恪且勤，居家俭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随笔五则，敬录于左。

大司农赵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俭素，下体不着寸丝尺纨之饰，江南贤达，往往效之，于俗有益。"

陶石簧云："世族只为体面二字，凡应酬日用，必须华赡。因之日事典卖，使祖业荡然。逢人乞贷，使亲友畏避。居官则窃帑藏，朘闾阎。居乡则事居间，恣渔猎。身心劳瘁而弗辞，名行隳裂而不惜，己之体面，终不能顾，岂非大错。"

从来蓄珍异之物，未有不招尤贾祸者。即藏名人字画以传子孙，亦非贻谋之道。门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虽与佳者，辄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鉴哉！

粉墨登场，所费不资，致滋喧杂之烦，殊乏恬适之趣，且招盗诲淫，为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当永戒也！

朱文端相国，自奉甚约，抚浙时，饬所部凡婚嫁丧葬，贫富各有品式，务崇朴实，勿事华靡，宴会则簋极于五而止，时翕然从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风古朴，自陆比部多冠盖交，豪华相炫，遂靡然一变。今冢宰王公，率先复古。往时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虽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楼船箫鼓竞以夸胜，自公不举乐，不张红，遂相率而改其旧习。公见人厚款，则靦然起。见人炫服，则愀然忧。每与

人言，节俭一端，不但可以裕财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横取，人品贤否，每系乎此。谆谆往复，绅士多承其教焉。”

黄蓉石

番禺黄蓉石孝廉玉阶，弱冠即有声庠序，四方名士，多与之游。道光壬辰举于乡，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温雅，工诗古文词，所著《蓉石诗钞》，仅窥四卷，非全豹也。录其《读邝湛若赤雅有怀》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将遗俗笑狂奴，妙舞天魔兴不孤。怀远巴人空有泪，日南野女本无夫。山坳冷笑啼钩鹄，水面含沙怯短狐。面代髑髅椰酿酒，尚留时节祀盘弧。”“怜他攻掠苦难休，鼓角频看野战稠。木客好吟新乐府，扶南原是古诸侯。奇兵出没相思寨，明月笙歌独脚楼。便上奇云亭上望，离人多少轸乡愁。”“惊心齐指乱峰闲，十去征夫九不还。黑日暗霾人鲊瓮，阴风寒彻鬼门关。髑髅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点苍鸎啼碎后，蛮烟蛇雾有无间。”“李白岩边急乱流，昔时骚客此勾留。风前单舸蘅芜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旧维藤县舫，谪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迟暮，凄断哀猿咽上头。”“绝顶河山旧有缘，闲云鸟迹荡无边。蘅皋荔浦骚人赋，莲荡松杉小有天。香冢土花沉玉笛，蛮溪阴雨暗铜船。时丰共唱升平乐，竞渡铙歌会五年。”“流落人间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无家张俭褰裳去，有恨灵均茧足来。百粤已从鸣铗老，诸蛮留取著书才。天南法物飘零尽，不见当年绿绮台。”沉雄顿挫，绮丽芊绵，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学士旧藏虫窠一枚，云：“太翁蓥林编修公，以围棋决赌，得之严氏者。严自何处来，未晓也。”其色枣赤，状之大小长短亦绝似，不镂自雕，如细目之网，缘督为经，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着树枝

处，痕深陷而直，贯彻上下，以是知为虫所结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甡曾有诗咏之。学士和诗云："此虫真合号雕虫，蠹化犹惊织作工。袜雀结房嫌致密，簿蚕成茧欠玲珑。谁纫越客千丝网，疑堕仙樵一剪风。六十余年遗蜕在，那堪重问主人翁。"学士殁后，是物为张岐山少尉问莱乞去，携入川中矣。许周生驾部宗彦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据。

乐氏枣

《群芳谱》：山东新城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旧传乐毅自燕携来之种，亦曰"毅氏枣"。见《太平寰宇记》。以对"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妇当不如吾家，嫁女当胜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谨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而妇难知，所关甚重，岂可忽哉！"《袁氏世范》云："有男虽欲择妇，有女虽欲择婿，又须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痴愚下，若娶美妇，岂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丑拙狠妒，若嫁佳婿，万一不和，卒为所弃。凡夫妇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审之罪也。"此可为嫁娶之法。

惜阴

黄山谷与驹父尺牍云："尺璧之阴，当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读书，以其一为棋酒，公私皆办矣。"此犹自暇逸之论。明莲池师《竹窗二笔》云："古谓大禹圣人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而佛言'人命

在于呼吸’，夫分阴之中，有多少呼吸，则我辈何止当惜分阴，一刹那、一弹指之阴，皆当惜也。”又伊庵权禅师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过，未知来日工夫何如。”励精若此，阅之竦然。

操北音

钟仪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吴越王作乡里之音，而长老尽欢，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随园老人《卮言》一首云：“卫侯效夷言，取笑自弥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缘何窭人子，谰语偏咿嘎。好学垤泽呼，不待楚人咻。满口杂夷夏，唇齿皆王侯。未登拗项桥，先为反舌鸠。终竟神不王，改字难改喉。大言虽炎炎，闻者摇其头。傒音玄女笑，蛮语参军愁。何不操土风，高师一楚囚。”读此诗，亦当失笑而结舌矣。按《抱朴子·讥惑篇》云：“有转易其声以效北语，既不能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则此陋习，由来已久。

无题诗

有人以无题诗，上下平韵三十首示余。阅之，对仗工整，设色绮丽，而七宝楼台，拆无片段。遂朗诵一过，即行缴还。又有人以《真娘墓》一首示余，其词云：“儿家生小住金阊，却把金阊作故乡。马足残花怜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阳。碧苔多处生红豆，青冢旁边种白杨。一寸鞋尖一寸草，禁烟时节土犹香。”雒诵回环，击节靡已。一友见而谓余曰：“二君诗，子何轩轾之甚？”余答曰：“此梅禹金旧例也。宣城邱华林尝赋梅花诗百首示禹金，禹金但为句读而已。一日闽人林初文以一绝句示梅云：‘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扬州第几桥？’梅击节叹赏，逐字圈赞。邱见之愠曰：‘林诗二

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诗二千八百字，至少岂不值得二十八圈乎？’闻者传以为笑。”

下体

男子下体曰阳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马藏，见《三昧经》。亦曰烛营，见《淮南子·精神训》。亦曰余窍，见《列子·仲尼篇》。亦曰秽穴，见《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势峰，见《瑜珈师地论》。亦曰睾丸，见《素问经》。

张南山

张南山维屏，番禺人，道光壬午进士，湖南知县，现官司马，工古文。恽子居称其文为岭南柳仲涂。尤留心于国朝人物，所撰《诗人征略》一书，于尚论中寓阐幽意。又有《听松庐诗草》十一卷，其咏史乐府，另为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铁崖之室。其他五言，如《落叶》云：“有时兼雨点，无处着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围大野圆。”《浮湘》云：“雾因衡岳重，月到洞庭多。”《汉阳晚眺》云：“西风吹汉水，秋色满江城。”《思归》云：“霜浓枫叶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独坐》云：“纵无清露蝉终洁，果有名花蝶易痴。”《感秋》云：“名心淡似秋云影，客梦清于古井波。”《北程纪游》云：“如何东下钱唐水，不入南条《禹贡篇》。”《下第遣怀》云：“恋岫云容多黯淡，送春天气易悲凉。”《楚中怀古》云：“臣里梦魂春树外，君山眉黛夕阳中。”《西栽晓行》云：“一村晓雾白成海，万顷春苗绿到天。”《闲居杂诗》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雾影迷离天远近，烟痕狼藉水西东。”《城南野望》云：“绕篱水暖芦根活，穿树风柔麦气和。”《百花坟》云：“莺花黄土埋香骨，盘敦青楼享盛名。”

公孙

震泽任中甫兆麟《读经杂说》云：“《豳风》：‘公孙硕肤。’孙当作如字，公为季历孙，周南文王子，亦称公族公姓也。”其说不知何本。

避讳

福大将军威震中外，属吏有犯其祖父讳及本身名者，必当面申饬。故其时禀启，改康为泰，改安为宁。按寇莱公作相，诸司公移，讳其名，改为准。又汴京旧有平准务，因蔡京父名，改为平货务，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东、京西，改畿左、畿右，则此风由来久矣。

行路歌

“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只一看，又有挑脚汉。”言虽俚浅，足以醒世。

砯

杜工部有赠表侄王砯诗。砯，音厉，《说文》引《论语》曰：“深则砯。”谓履石而渡也。

缺文衍文

《论语·尧曰篇》曰：“予小子履。”上当有“汤”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东十余里准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干并出，相传为宋时物。康熙中，树忽死，垂四十年复活，枝干益繁，花时光照一院，阮芸台协揆题其名曰“返魂梅”。

赠酒资

沈菘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与陈丈二西灿、奚丈铁生冈交最密。所居土垣，围荒畦数棱，艺花莳菊，瓦屋二椽，萧然四壁。尝雨中著书，以伞缚椅后，坐其下，盖避屋漏也。工诗，老年诗本为人窃去，殁后，其人攘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哗于众，其人遂并板毁之，故其诗不传。鲍渌饮《咏物诗存》刻其《夕阳》二律。先生好饮，窘于杖头。黄小松司马自济宁归，赠以酒资。赋即事诗一绝云：“故人归访故山栖，怪我葫芦久不提。笑赠青蚨三百片，晚来依旧醉如泥。”其风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为之作传。

丧服

大祥后为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丧服计闰不计闰，向未知确义。震泽任中甫为之说云：“《士虞礼》：‘中月而禫。’郑康成据中一以上释之，谓中间一月，王肃据文王受命惟中身释之。”愚谓中月当如《学记》中年义，《杂记》：“期之丧，十五月而禫。”汪苕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据间传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据《三

年问》二十五月而毕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据《丧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郑氏得其中，故历代因之。且《三年问》、《丧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仪礼》删之，不可为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郑注《虞礼》为是。”《穀梁传》谓：“丧不数闰。”《公羊传》谓：“丧数闰。”《郑志》谓：“丧以月数者计闰，以年数者不计闰。”是三年与期不计闰，大功以下计闰也。何休云：“闰为死月数，非死月不数。”盖闰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闰月，未尝不数，若闰当除丧之月，则亦不数，此又不可不知也。

诗与景合

余尝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浅一碧，红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写之，苦无好句。偶读孙子潇太史诗云：“水含山色难为翠，花近霞光不敢红。”适与景合，真诗中画也。又尝夜登吴山，风月清皎，烟雾空濛，颇惬游骋。今读屠修伯大使秉《吴山夜眺》句云：“江湖两面共明月，楼阁半空横断烟。”亦恍如置身其间。

铭

铭之为体，于诗词外另具笔墨。冬心先生以古胜，板桥居士以峭胜，频罗老人以趣胜，各臻其妙。余未窥涯涘，间亦效颦，兹荟其记忆者备录之。自用砚铭：“石友石友，与尔南北走，伴我诗，伴我酒，画蚓涂鸦不我丑，告汝黑面知，共我白头守。”葫芦座铭：“丰下锐上，两轮相荡，是之谓依样。”方镜铭：“辉光刚健，圭棱四见，照来谁有如田面？”独眼砚铭：“有文字缘，有文字祸，尔具只眼，可能觑破。”象牙算盘铭：“劈二五偶，分上下床，焚身而犹近于贿，是真没齿不忘。”竹臂搁铭：“有未干之墨，无停缀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将为尔策汗简之勋。”棋奁铭：“知其白，守其黑，便便于腹了了胸，旁观不若尔能

嘿。”枕铭：“甜乡醉乡温柔乡，三者之梦孰短长，仙人与我炊黄粱。”鸦片烟枪铭，为雷君少石浼作：“可以助茗战，可以却酒兵，可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杀敌致果而以枪为名。”又为陆琴台作：“苍筤尺八匀而坚，可吸瑶草呼秋烟，谁其主者餐霞仙。”雁足镫铭：“距非鸡，掌非凫，独立一足秋风孤，假之光明玉雪铺，不以为传书之使，而命为守更之奴。”笔饮铭：“拜管城封，锡汤沐邑，给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润泽之，无有枯渴笔。”笔床铭：“贪墨者败，藏锋者待，中书之君甚矣惫，偃之息之将汝赖。”茶船铭：“酒有舟，饮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于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惧执热也。”阳羡砂壶铭：“上如斗，下如卣，鳌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眼镜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锡暖酒壶铭，为沈吉人作：“先锡以汤泉，后锡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砂印色盒铭：“居图书府，成印信功，宠以白沙之筑，锡以紫泥之封。”梅花帐额铭：“学林和靖，以梅为妻。学赵师雄，以梅为姬。梅兮梅兮，吾亦与尔同梦兮。”又有友人买一竹丝镜奁，制作精雅，乞余为铭。余曰：“不若直书渔洋山人句‘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为天然赞语也。”

不好玩物

吕蒙正为相，有以古鉴献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为？”又有以古砚求售者，云：“一呵即润，无烦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担水，亦止直十文钱而已。”此与东坡驳古墨同一谐谑。玩物之戒，直令卖骨董者神丧气沮。

县令念佛

《楼攻愧集》七十九卷：“前辈有为县令者，公退，以贯珠诵佛。其叔父见之云：‘汝欲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县，尚想

做佛耶？’言造业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谓此犹有悔过之意，若今之县令，并不肯手捻贯珠，闲中忏悔矣。

醋瓶画匣

程子曰：“贵姓子弟，于饮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将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陈醋瓶，洛中之史画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为醋瓶画匣鲜矣！然摴蒱六博之好，倡楼妓馆之游，往往破家荡产，又岂止瓶匣而已哉！

识字

读书必须识字，今人口习授受，漫不经心，《说文》、《玉篇》等书束之高阁矣。朱子云：“读书须精韵学，要熟反切，莫从俗读半边字，不辨形声。”呜呼！读半边字之诀，千百年不失其传，而字学之不讲也久矣。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曰：“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又李济翁《师资录》云：“谚曰：‘学识何如观点书。’点书之难，不惟句度义理，兼须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铭

江邦申《耳目日书·四忌铭》云：“著书忌早，处事忌扰，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去尘，米元章之婿也。元章有洁癖，见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后，仕至参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贵

明释袾宏《直道录》云：“宣圣儒之宗主，所当朝夕礼拜而供养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经《论》、《孟》，所当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而诵《准提咒》。事文昌，持《准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则在富贵。夫富贵在天，圣有谟训，文昌、《准提》何与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贫相也；欲贵者，贱相也；急欲富贵者，夭相也。”见《樗斋漫录》，此言最砭人。

桐花阁词

岭南多诗人，而词家绝少。嘉应吴石华广文兰修著《桐花阁词》，郭频伽先生以为跌宕而婉，绮丽而不缛，有少游之神韵，而运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黄金缕》云：“柳丝细腻烟如织，病过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怀抛不得，都来压损眉峰窄。可怜生抱伤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长策。葬罢落花无气力，小阑干外斜阳碧。”《减兰·过秦淮》云：“春衫乍换，几日江头风力软。眉月三分，又听箫声过白门。红楼十里，柳絮濛濛飞不起。莫问南朝，燕子桃花旧板桥。”余酷爱诵之。

缓葬

杭人缓葬之弊，昔人以为起于南宋，谓欲返骨汴梁，故设为权厝

之计。而实不尽然。缓葬者，惑于风水之说也。司马温公著《葬论》，剀切详明，因节录之。论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赍送不必厚，厚者有损无益，古人论之详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古人卜宅卜日，盖谋人事之便耳。今之葬书，相山川冈畎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于此，非此地此时不可葬也。举世信之，久而不葬。问之，曰：‘岁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归也。’曰：‘贫无以办具也。’夫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为乃如是，曷若无子孙者，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而殣之耶！古葬期远不过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庐，哀亲之无所归也。今人背违礼法，未葬除服，从宦四方，食稻衣锦，于心安乎？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于葬何预？就使皆如葬师之言，人子当哀穷之际，何忍暴露其亲，自营福利耶？昔吾诸祖之葬也，家贫不能具棺椁，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银珠玉之物，未尝锱铢入圹。将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询阴阳，此必不可。’吾兄伯康无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师而询之？’佥曰：‘近村张生，良师也。’兄乃招张生许以钱二万，曰：‘汝能用吾言，吾畀尔，不则将求他师。’张曰：‘唯命是听。’于是兄以己意处岁月日时及圹之浅深广狭，皆取便于事者，使张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无违议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备侍从。宗族之从仕者二十三人，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殓，装办而行，圹成而葬，未尝一言及阴阳，迄今无他故。余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为谏官时，乞奏禁天下葬书，当时执政莫以为意，今著兹论云云。”又仪封张孝先先生，亲丧不可久停说云：“古者三月而葬，谓死者入土为安，非为子孙之福荫也。近世惑风水之说，有停至数年、数十年者，水火盗贼，皆足为虑，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为定例，童生生员亲丧未葬者，不准应试；举人进士亲丧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试铨选，俱令地方官具印结，邻里具甘结，方为合例。庶停丧之风，可少息矣。”余尝作缓

葬说云：“杭人之死其亲，以卜风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长富贵者绝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为。乃方且群有词曰：‘某家乏嗣，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坟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谋日益坚，缓葬之心日益固，地师淫瞽煽惑之术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孙，方奢望于世间，群姓之祖宗，久环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择地之说，富家有之，编氓筚户，何亦浮攒浅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挟重资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术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贫户者其有买山之资耶？且习见夫士大夫之矜式乡里者，犹山积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为吾侪之诎于力而格于势者，固无责焉耳也。’然则富家者自处于忍人逆子之数，而绝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乡之善人有集腋以营义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资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为安也。而独于其父母则异之，彼岂不曰：‘吾将有待耶？’人生百年，寿无金石，汝待时，时不待汝，汝子汝孙幸而贤，干汝蛊，不幸而不贤，行败汝家。向之权厝于低垣浅屋中者，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躏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谋长，而不知迁延之祸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缓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礼废。族葬之礼废，由睦族之谊亡也。’曷言族葬废而缓葬兴也？古者葬不择地，《周礼》：‘墓大夫掌邦墓地域为之图，令民族葬，昭穆为左右。’晋有九京，汉有北邙，凡国冢墓皆萃焉。后世择地之术起，于是人卜一丘，丘卜一穴，穴卜一两棺，虽有高陵平原，延袤数亩，而为彼术所弃者，仅立之石，树之木以观美焉耳。地愈占则愈尽，人愈亡则愈多，无怪售地之价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难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废也？假如父母既殁，兄弟数人，或独断以主谋，或和衷以共事，准古制逾月三月之条，循圣人称家有无之训，奉而祔之祖茔，至不难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亲既死，相视不谋窀穸者无论，有矫矫者出，不徇群议，独任巨艰，亦云善矣。然而既葬之后，或数年或数十年，举家平平无恙，尚翕然无异词。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业之菀枯分焉，寿数之修短异焉，则举而归咎当年营墓之人，曰：‘职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窃疑其弟若兄之自谋福荫，而移祸他人也者。

呜呼，此等逆亿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为痛哭，可为流涕者矣。然则堪舆不足凭乎？非也。白鹤之示灵也，青鸟之集异也，乌在其不足凭也？顾不观从来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灵者焉，有得之梦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迁葬者焉，究之阴德耳。呜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则若何？曰：‘生养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无石无水焉足矣。启其穴，无风无蚁焉足矣。营其圹，以坚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循分以尽礼，留余以予人，竭力以安亲，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扪心，俯仰无愧，果足以载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阴祐其云礽者，吾不信也。无希冀之妄念，无侵夺之阴谋，而溟漠之中有不隐报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溪刻其心，儇薄其行，龙断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为后来者富贵寿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隐居陕州，寇莱公访之，谢以诗云：“昼睡方浓向竹斋，柴门日午尚慵开。惊回一觉游仙梦，村里传呼宰相来。”逸则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陕郊寺》诗云：“愿得常加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则其处烟霞而不忘轩冕可知。申和孟涵光隐居广羊山中，有达官自京师寄书，申报以诗云：“日日秋阴命笋舆，故人天上落双鱼。荷花未老新醪熟，为道无闲作报书。”简傲似更出魏上。

吹皂荚

闺中女儿以笔管吸皂荚水，吹五色泡为戏，此事未有人咏者。叶雨辅先生以倌赋《钗头凤》一阕云：“春归闷，眠难稳，闲来吹个团团晕。虚空界，圆光蔼，窗边才过，又飞帘外，快快快。朱唇吮，香泉

润，笑拈湘管郎肩喷。风前摆，儿曹待，明珠无数，霎时何在，再再再。”雨辋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书屋诗余》。《醉春风·无题》云：“偷眼窥人俊，私语从他问，点头绝不一沉吟，肯肯肯。明月怀中，明珠掌上，十分圆稳。来去何凭准？好梦难重省，收灯挨过又清明，等等等。燕子谁家，柳花无定，一天春恨。”《一剪梅·卢沟道中》云：“城角拖云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来也卢沟，去也卢沟。晚店琵琶拨不休，曲似凉州，泪似江州。长空瑟瑟思悠悠，月挂眉头，人挂心头。”

绍兴

绍兴酒各省通行，吾乡之呼之者，直曰绍兴，而不系酒字。以人而比，则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则隃麋、朱提。俱以地名，可谓大矣。

馄饨汤注砚

《清异录》：“金陵士大夫家，饼可映字，馄饨汤可注砚。”饼固宜以薄为主，若汤可注砚，则其乏味可知。今京师致美斋清汤馄饨，是其遗制。

王澹音

娄县杨子掞室人王澹音韫徽，紫宇观察之女也。著《环青阁诗稿》，古风极佳，不能备录。近体如《荆州道中怀古》云：“千古词章开屈宋，三分事业创孙刘。”《秋风》云：“莼乡归兴输张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叶》云：“寒蝉抱处栖难稳，老蠹书成字半欹。”《病

中述怀》云：“愁如碧草逢春长，身似黄杨厄闰频。”颇见风骨。

孟子逸句

《扬子》载：“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无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见梁武帝《答臣下神灭论》。“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勇智之过，生平患祸所遵，正当仁义为本。”见萧子良《与孔中丞书》。按《汉书·艺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应仲远曰：“孟子绝粮于邹薛，作中外书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语气多不类。

素泪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丰溪浯村，山水暴涨，堤决，获石碑，泥滓模糊，濯藓花读之，有“素泪江山”四字，笔力遒古似率更，无题署。先是村多练姓，明副都御史子宁裔也。按《明纪》，子宁江西新淦人，淦距丰不越境，或缘瓜蔓钞，避难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遗迹。或云祠额，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详见丰溪徐白舫编修谦《悟雪楼诗初集》。先生诗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远火雨中楼。”《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棱瘦，月高人影微。”《过友山居》云：“云亲常入闼，鹤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趋沼合，斜雨逼灯昏。”《地僻》云：“雨微蕉独觉，风远竹先声。”《快心》云：“深苇合溪色，远风迟雁声。”《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无风松自寒。”《秋旅》云：“蝉去有余响，松高无静柯。”《山中夜寂》云：“风声移水近，月势趁云飞。”《舟行暴风》云：“风骄驱峡走，龙怒挟江飞。”《入仙岩寺》云：“花对佛微笑，云随人入来。”

岳忠武砚

砚色紫，体方而长，背镌“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字，无款。又镌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铭之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书，谢真书，文草书，皆遒古。呜呼！三公者后先死南宋，毅然克践所言矣。复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题识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观于西陂主人斋中。”西陂者，宋牧仲荦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观，道光元年，东阳令陈海楼履和于都门市上得之。”

异产

产之异者，禽兽妖怪夜叉，肉球肉带，种种不一。大抵皆由邪气所感。最奇者，《续太平广记》载：“万历丁未，吴县石湖民陈妻许氏，怀妊过期不产。一日请治平僧诵经祈佑，其夕腹痛急，忽产下一胞，剖而视之，乃一秤银铜法马子也，权之重十两，背有铸成字样，为‘万历二十二年置’七字，邻里传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载：“徐州吴氏，产子五十四日，小儿忽呕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钱七十二文，轮郭周正，皆有年号。”更奇。

楚姑

楚姑，义帝女也。帝为项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杀。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县署后山，相传即姑葬处，见县志。

怙恶

王处仲误食厕枣，是小世面。王介甫误食钓饵，是大奸回。其怙恶之心，即小可见。

张胡子

《频罗庵集杂言》云："洿池之鱼，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鱼，逃不过张胡子。"有以张胡子问者，余无以应。或曰网也。询无出处，则亦臆揣之词。偶阅《太平广记》，言"张胡子者，渔人。一日，于江头网得大鱼，腹有朱书云：'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尽张胡子。'"始知其来历。又小说载："杨寿子者，渔人。宋淳熙中，于南城县章山支港网一大鱼，重百斤，额有红字云：'三度入潮门，四度当大水，下梢却逢杨寿子。'"与此事绝相类。

侵宅诗

宋杨尚书玢，致仕归，旧宅为邻里侵占，子弟以状白公。公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光殿基望，秋风衰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又杨尚书翥住宅旁地，为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杨之度相似，可以风矣。

潮州乐府

粤俗以潮州为最坏，黄霁青太守作乐府十首，一曰《翻金罐》，

戒迁葬也：潮俗溺于风水，妄思趋吉避凶，既葬其亲，复出诸土，水之火之兵之，瘗骨以坛，名曰金罐，易其处曰翻，甚有屡迁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风水不知有与无，尔祖尔父生何辜，死后窵壤不得安其居。百镒延堪舆，千金买山地，抔土犹未干，掉头旋复弃，发丘斫棺析骸骨，何异狐埋更狐搰，子孙忍为盗贼行，富贵焉能畀凶悖。美哉金罐藏诸幽，夜来鬼哭声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觊觎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盗换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斥乱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为强，乞养他人子，非独单门然也。其有貌为鞠育，包藏祸心者，更多故矣。异姓乱宗，显有功令，是宜斥也。“螟蛉子，多奚为？曰以保族撑门楣。老无儿，嗣厥后，吁可怪，九子母，伤人抵罪李代桃，平时豢养同豕牢，给资行商涉洪涛，割蜜饲蜡酬其劳。性命谬相托，恩义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恶，此孽由来君自作。凡讼养子不肖者称螟孽。”三曰《女儿布》，伤乖离也：潮俗嫁女，以葛布办装，称家多寡。其极精细者，名女儿布，所以遗稿砧者。婚姻道衰，夫妇相弃，布乎布乎，非以结绸缪者乎？是可伤也。“女儿布，产棉阳，采葛澡丝凝雪霜，细如鲛绡薄蝉翼，非烟非雾含风凉。富家嫁女多越好，贫家嫁女一匹少，为郎制衣稳称身，服之无敎期偕老。可怜一朝恩义疏，夫弃妇兮妇背夫，犹是箱中一匹布，谁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惩械斗也：潮俗强悍，负气轻生，小不相能，动辄斗杀，名曰打怨家。非条教所禁，口舌所谕，势已积重，官则权轻，威克允济，区区补救奚为乎？是宜何如惩也！“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诉官衙？睚眦辄尔兵相加，壮丁在前老弱后，藤牌鸟枪卒然凑。今日斗，明日斗，彼洞胸，此绝脰，一哄纷纷如怒兽。杀人者谁莫穷究，官来弹压空寨逃，祠堂屋宇点火烧，出此下策真无聊。亦有调停两和怿，反复无常旋构隙，小惩大戒终何益？呜乎！安得十万糗粱三千兵，制事许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蛮村慑伏民无争。”五曰《买输服》，哀被诬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问，辄指告懦而富者，为索钱计。欲壑既满，大仇亦忘，否则剔嬲不已。出钱者命为买输服。弱肉强食，倾家有之。为问司谳而保富者谁欤？是可哀也。“买输服，鬼头银。锱铢积累多艰辛，乃甘跪献控诉斗杀之家人。杀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穷子乙富室，择肥而噬奇货居，一棺肯盖千金躯。悭囊破，出无奈，强者欢娱弱者贺。岸上饿虎饱，水中饥鲸馋，可怜有冤

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阙碑长衔。”六曰《宰白鸭》，悯顶凶也：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氓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宰白鸭，鸭羽何襦褴？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待。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顶凶类多孤子，所得身价，彼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继续香火也。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街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劝君牍尾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七曰《速吊放》，恶掳赎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结党掳人，关禁索贿，甚有凌虐至死者。被害诉牒，必吁曰速吊放。以人为货，甚于盗贼，是可恶也，而能恶之者谁也？“速吊放，情词哀！叩头向县官，火急乡间来。老爹如不来，阿总亦可使。潮俗称官为老爹，皂役曰阿总。速吊则生迟则死，赎还者多，吊放者少，忍气复吞声，群凶婪肚饱，穷鱼脱网鸷鸟嬉，不加诛殛官何为？试看被掳人，鸠形鹄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鹅积成堆。掳人者每以坚木凿两穴，钳其足，名曰木鹅。”八曰《阿官崽》，讽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习于浮薄，好弄斗靡，争妍取怜，恬不为怪。土人目之为阿官崽。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谓，是可讽也。“阿官崽，荒于嬉，赵先生，难为师。搔头弄姿兀自喜，柳巷穿来又花市。千金结交游侠儿，六篷密昵婵娟子。香囊紫，袴褶红，金环饰耳摇玲珑，危哉呼娘复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娘某妹相呼，若忘其为男也。好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会》，儆赌博也：潮俗赌风莫盛于花会，厉禁虽严，旋革旋复。盖诱以厚利，趋之者多，往往败家丧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打花会，花门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从何处捉，一钱之利十倍三，奸巧设饵愚夫贪，一人偶得众人慕，坑尽长平那复悟。夜乞梦，朝求神，神肯佑汝，梦若告汝，不知厂中饥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张纸。打花会者，写此投厂，并按日存记厂中所开名目，故谚有纸棺材之语，谓好之者，必自毙也。”十曰《罂粟瘴》，叹鸦片也：向由西洋来，本取罂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内地亦有种以射利者，流毒日广，有识者目为罂粟瘴，是可叹也。“罂粟瘴，难医治，黄茅青草众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饴，床头荧荧一灯小，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呜乎！田

中罂粟尚可拔，番舶来时那得遏！”采风者可以观矣。

湖胶

太湖冰，土人谓之湖胶。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银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冻之夜，常有红灯千百，聚散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芗城九龄有诗纪其事。

秦桧镬

吾杭藩署之东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铁镬一，广上锐下，口径四尺，深可二尺余，向有盖，今亡，传是秦会之铸以烹人者。烹人之说，不见纪载。嗟乎！下流归天下之恶，况桧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为之辩也。

重建始兴文庙碑记

先君向不喜作诗古文词，凡有乞为者，辄命壬代构。惟《始兴文庙碑记》，是手定之稿，无集可归，敬为录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运出于天，文才产于地，文学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县而立之学，而诞敷之教，有盛有衰，岂钟毓之偶偏欤？抑师儒之不讲欤？将所以妥神灵而肃庙貌者，相度失其宜欤？未可知也。始兴县学，宋嘉定朝创建于白石冈，一时人文蔚起，谭焕、刘藻诸公，后先炳美。迨元天历中，一迁郭头，再迁县西。前明嘉靖己丑，知县钟世彦迁于东门街。万历中，知县蒋时谐复迁于县西。万历辛亥，知县杨大顺精堪舆学，仍迁白石冈宋旧学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后，迨我国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县卫克堉误听形家者言，拆毁旧

学，更立子山午向，迄今四十余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恻焉伤之！今天子御极之七年，桂林阳君耀祖来宰于斯，邑人呈请改建，因捐廉创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选格定之。卜地之吉，无过旧基，惟嫌山向有碍。且奎楼之建，与龙气乖方，难以钟灵毓秀。于是转改旧向。经始之日，浚土尺余，果得旧殿础基，前后一揆，不差累黍。噫，异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见夫殿桷庑础，以次鼎新。杰阁崇祠，并皆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阅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时，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庙成，属记于余，余不能经营其始，而乃得聿观厥成，何其幸欤！爰次颠末而书之，以志前邑侯惓惓爱士之诚，以彰乡人士殷殷崇学之笃，行以卜我国家骎骎得人之盛也。时道光九年，岁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兴县事钱唐梁祖恩谨记。时秉铎兹土者，教谕兴宁陈德香、训导香山赵允菁也，例得备书。”

家教

寄鱼封鲊，千古艳称。刘球之弟玭，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还，贻书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又新城耿华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诗云：“家内平安报汝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圣时。”家教之正，古人不得专美于前矣。

古砖

仁和明经赵宽夫先生坦好聚古砖，于断垣败甃间，极意搜讨，前后共得凡六十有一。为孙吴纪元者二，为两晋纪元者二十一，始吴主亮太平元年，迄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为吉利语者四，曰“吉利叶宜”，曰“万岁不败”，曰“羣吉日造”，曰“六月黄吉”。为题识姓氏者六，

曰“褚谒者”，曰“陈叔惟”，曰“贺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记”，曰“哙壁”。为古钱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厌胜之品。为方胜者二，为人形者四，为双鱼者一，其字有篆有隶，悉方整古劲，画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号曰保甓居士云。

友渔斋诗

嘉善黄退庵先生凯钧，霅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渔斋诗》。诗以清洁为主，七律最长。《花朝自营生圹》云：“鹤归华表知何日，牛上荒丘会有时。”《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态，将雨行云惯逆风。”《除夕》云：“老仆关门先酩酊，群儿入座便团栾。”《秋热静坐》云：“风高却得双桐引，池小难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煮将鞭笋饶风味，采得丝莼带雨香。”《中秋对月寄安涛京师》云：“始信人间有离别，不知天上可高寒。”《冬斋》云：“瘦竹偎花相媚妩，痴云酿雪费商量。”《仲夏小山园遣兴》云：“深林听鸟有新语，僻径敲门惟故知。”《和剑南夏日闲居韵》云：“荷承疏滴圆融走，梅长新梢自在横。”《小山园看菊即事》云：“风吹客鬓何妨短，霜逼花头未肯低。”《初夏园居》云：“服盆兰旧香犹烈，出水荷新叶尚尖。”《消寒杂咏》云：“梅蕊藏春圆似豆，霜华杀草利于镰。”《烟雨楼偶题》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殢春阴欲化烟。”《枕上喜晴》云：“云可归山无变态，鸟先得气有欢声。”

渔洋山人诗

阮亭先生诗风流绝代，而随园之论之也，多微词。盖一则文深于情，一则才余于学，故不能十分沆瀣，其实静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赵宫赞《谈龙录》，刻意雌黄阮翁，则又因私怨，无当公评。惟“朱贪多，王爱好”六字，恐二公亦无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胜朝至国初名士，斯为极盛。先君宰开平，松柏司巡检冒芬，是其裔孙，特假而手抄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终蔡启僔，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无题诗

无题诗与香奁诗，界若鸿沟。李义山之诗，无题诗也；韩冬郎之诗，香奁诗也。盖无题之什，不必尽写情怀，而香奁之篇，则竟专作腻语，至闲情风怀，则指实事矣。客有以无题诗示余者，余曰：“此香奁体也。”因作无题十六首和之。其词云：“十二屏山梦不通，自将闲恨诉东风。亮无海鸟能衔石，但有杯蛇惯误弓。密意迷离猜豆蔻，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镮信息全无准，肠断零烟剩雨中。”“一种缠绵百番痴，怕提前事惹相思。风怀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支。湘竹多愁偏忍泪，海棠无语但垂丝。落花总被封姨妒，不许金铃好护持。”“徐拍红牙唱绿腰，来时玉笛去时箫。从教北里迎中妇，肯令东风锁小乔。杨柳帘栊无赖月，枇杷门巷可怜宵。何当选梦疏窗下，甲煎名香细细烧。”“不愁地远恨情魔，眼底红墙即绛河。东宿是张西宿角，南山有鸟北山罗。蕊宫环珮依稀听，桂府楼台曲折多。手把芙蓉忆芳泽，不知何处托微波。”“疑云认雨了无痕，多少廋词托梦魂。黄绢心思猜石碣，红绡手语报昆仑。早看玉兔开奁镜，只恐仙厖吠洞门。为告重来刘阮道，桃花零落易黄昏。”“飞燕何能遇伯劳，空怀琼珮泣江皋。谁歌子夜新团扇，可有并州快剪刀？旧字乌丝藏未灭，新名碧玉记能牢。青溪白石通门路，认取他时泛小舠。”“秋风吹送玉河槎，重叠红楼认欲差。愿作蟾蜍吞北斗，化为蝴蝶梦南华。九疑山曲浑无路，三折江横半是沙。空对遥天忆芳草，滩前闲杀白蘋花。”“莫把无郎问小姑，陌桑曾为唱罗敷。鸳鸯自是头相责，乌鹊空怜尾毕逋。已

冷情肠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炉。蛮笺百幅都题遍，脉脉愁怀诉得无？”“天香飘处月娟娟，证到拈花未了禅。洛女神光离后合，嫦娥心事缺中圆。生香蕙叶因兰误，出水荷根被藕缠。安得重磨双慧剑，斩除旧业与新缘。”“十分将息爱花心，春在冥濛底许寻。出谷鸟新声琐碎，听冰狐小意沉吟。将词又默三眠起，欲语还羞七纵擒。便使微风吹皱水，已看情比绿波深。”“半泓清浅即蓬瀛，玉佩明珰未可凭。纵许画帘飞紫燕，那堪丛棘惹青蝇。六萌车走雷千道，三里花迷雾一层。隔水盈盈谁驾鹊？黄姑欲渡竟无能。”“话到怜侬倍可怜，定情诗作断肠篇。一丸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风鸟不前。草草短缘驹易过，漫漫长恨鹊难填。空余一掬灵均泪，洒向西风黄叶天。”“已向菩提证忏除，可堪绮障又萦纡。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牟尼记恨珠。絮早沾泥难捉摸，花因堕溷太黏濡。此身总被牢笼误，惭对檐前结网蛛。”“巫云只在第三峰，从此蓬山一万重。细雨阶前开芍药，轻雷塘外见芙蓉。恼公裁句诗情幻，归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鸿传信息，青笺红泪一齐封。”“迢迢两地已参商，况有中间鸩鸟翔。莲子倒垂愁愈结，柳枝横种恨难偿。龙飞出骨难成药，麝死留脐总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争不断人肠？”“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将余恨谱红牙。多情惜别怜芳草，有泪无名哭落花。半阕新词《金缕曲》，一条心路玉钩斜。幽怀欲写终难写，惆怅江天日暮霞。”

写榜吏

钱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试江西。写榜吏陈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写文武三十二榜，求公书以为荣。公赠诗云：“桂籍凭伊腕力传，白头从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书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复写武榜，解首唱名，则其孙腾蛟也。掀髯一笑，笔堕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诗。时蒋苕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绝云：“榜头题处笑开眉，七十年来鬓若丝。官烛两行人第一，夜阑回忆抱孙时。”真佳话也。

字无对

天下之字皆有对，如大小、长短、厚薄、深浅之类，惟渴字无对。见《宋稗类钞》。

周槐

华山槐相传为周时树，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击其半，华竹楼舅氏文桓自华阴归，携其一片赠邵东篱姨丈广鉴。因遍征同人咏之，此可与龙雨樵太史南山松皮并传。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谪戍携归者。

硕人

《左传》："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谓赋《硕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说，详于次章，至无子之云，以传义考之，未有所见。窃尝反复末章，而得其说焉。夫所谓庶姜孽孽者，谓娣侄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有朅者，谓众子中有朅然健以武者也。言众妾多士，而庄姜之无子自见。"其说甚新。

逸书

洪容斋《二笔》云："《说文》于逑字下引《虞书》，旁逑僝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则出于《虞书》，今亡矣。案旁逑，方鸠，或古人通用，今其语明明在也。至下句则竟逸书矣，然亦见于《左氏桓二年传》，惟匹耦字异耳。

宋主荒淫

《宣和遗事》载徽宗幸李师师家。师师，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见《东城杂记》。孙祖荒淫，后先一辙，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墙有茨》，庶顽通于君母。《左传》："孔悝之母，与其竖浑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齐庄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晋祁胜与邬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诗品

司空图《诗品》何等超妙，随园老人仿而作《续诗品》，然只是论，非品也。郭频伽先生作《词品》，其微至处，独可步尘表圣。许玉年明府又有《画品》。

雷异

嘉庆壬申，广东新宁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适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将绝嗣，盍鬻弟以娶妇。"兄曰："得妇而失弟，不可以为人，不如其无妇也。"村富户闻而义之，语其兄曰："吾正需佣，今予若三十金，若弟为我佣，而当其息，弟得食，若得妇，不两利乎？他日有金，可赎也。"从之。妇归，窃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

夫泣，语以故。妇曰：“得妇而失弟，不可以为人，不如其无妇也。”归谋诸父，展转得三十金，藏诸笥。既而索之，亡矣，愤而自缢。葬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开，妇活而小姑死，金掷于地。盖小姑归宁，知嫂藏金处，阴窃之，而妇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赎其弟。事见鹤山吴鸿来孝廉应逵《雁山文集》。

高怀

方正学偕叶夷仲辈，夜登巾山绝顶，饮酒望月，剧谈千古。因曰：“昔苏子瞻与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踏月而归，以为‘太白死后，三百年无此乐矣’，斯又子瞻死后，三百年无此乐也。”余尝游金山，见洪稚存太史题壁诗句云：“玉带风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巅。再从以上追前辈，采石矶头李谪仙。”其高怀正复相似。

讲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张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也。见《王莽传》。”如此解经，可以喷饭。

圣相师王

秦会之，人尊为圣相；韩平原，人尊之为师王。二名可作对。

任忠勇神道碑

袁简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将，应运生祈父之才；巴蜀从军，从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将生平揭尽，是何等魄力！

朱注作小讲

曾见明人某省某科题，为"子在川上曰"一节。解元文起讲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发之。"全抄朱注，一字不移，不知当时未行朱注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注作讲，实属超妙。亦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国进贡，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过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雨露。"语极恭顺得体，且措词嫣润，中国亦无有能过之者，莫谓偏隅无才也。

丽人行

虞山孙子潇太史有《丽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爱诵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难买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卧。春风学得柳妖娆，邻家女儿羞舞腰。长安贵人初赐第，高筑层台贮小乔。绿波一朵红莲起，艳李秾桃尽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怜，彻夜欢声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尽黄金贵人死。贵人死，美人逃，胸前带得金错刀，和烟和月筑楼住，开窗自弄秦时箫。美人门前五陵骑，裘马翩翩称人意。使君有妇罗无夫，相逢何必还相避。君不见梁

绿珠，花飞玉碎何其愚？季伦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躯。又不见关盼盼，红褪香消都梦幻，尚书剑舄已成尘，及早开帘召双燕。贵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贵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黄金铸娇女，死后他人乐歌舞。刘伶爱酒酒为生，潘岳种花花对语。至今花不开潘岳墓前春，酒不浇刘伶坟上土”。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觞政·八之祭》云：“饮必祭始，礼也。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酒之圣也。祀为饮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渊明、王无功、邵尧夫。十哲曰：郑文渊、徐景山、嵇叔夜、刘伯伦、向子期、阮仲容、谢幼舆、孟万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彦国、毕茂、张季鹰、何次道、李元忠、贺知章、李太白以下则祀两庑。至若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以酝法得名，无关饮徒，祀之门垣，亦犹校宫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蓝也。”愚谓以宣尼为饮宗，终觉侮圣，不若推靖节先生为尊，而诸子中再另选一人祀之，较为允协。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诏，诏成，明日仰药死。明永乐令楼琏草诏，草归，逡巡自缢死。忠义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长安石工安民，不肯镌司马君实名字。九江石工仲宁，不肯镌东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闻岳飞狱下而去职。明林祭酒因陆监上书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马孚因弟昭弑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温谋逆而大骂。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诗人工对

滑稽，诙谐也，亦吸酒曲器也。见《清异录》。故苏颂诗曰：“自知伯起难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盖庸峭训挺拔，而又为承梁小木，可见古人运典属对之工，宜荆公见银海玉楼之对而叹绝也！

党奸之尤

李贽极称武后、冯道、丁谓，以曹操、司马懿为圣人。王安石力辨《剧秦美新》之为谷永作，而以扬雄为大贤。夏竦赞美李林甫相业。渔洋山人称邱某谓秦桧谋国，远胜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争严嵩不当入奸臣传。是皆党奸之尤者也。

厕诗对

魏善伯征士题范觐公中丞厕上对云：“文成自古称三上，作赋而今过十年。”典雅稳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称，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颖考叔称之于君。“愿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阎没女宽称之于相。后乃为厮役下贱之称矣。宋钱世召《钱氏私志》载：“宣和中有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王，归朝，授检校少保节度使，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称我家。每日念《天童经》数十遍，忽曰：‘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二十余句，凡称我者，皆改为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虾蟆给事

宋绍兴中，大旱，禁屠宰。谏议大夫赵霈上言曰：“自来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鹅鸭，请并禁止。”时因呼为“鹅鸭谏议”。明给事沈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虾蟆，汤若士目为“虾蟆给事”。人谓汤曰：“得不伤轻薄乎？”汤曰：“吾政欲为此公垂不朽，与鹅鸭谏议作切对耳。”上见《闲燕常谈》，下见《万历野获编》。

弟妇

弟之妻万不可称妇。《戴记》大传曰：“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驳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妇，且为之谚曰：“长嫂为娘。”显背礼经，可怪也。

氽

人在水上曰氽，人在水下曰㚔。沈去声。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氽字问人者，其人不知，沉吟良久曰：“据字义，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为近。”座客皆称善。有顷，忽问者敛容起谢曰：“怪底某前日于某寺中，见一经题曰《妙氽莲花经》也。”于是诸人均大悟而抚掌。

𢫬𢫬

以手量物轻重曰𢫬𢫬。见《庄子》注。或曰颠笃，音义同也。今各处口谈，尚有此语。又以一心权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儿

衙门向呼官亲曰火腿绳子，以其高而无民，兼有朘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儿。叩义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则其分为至，且居二四之左，大无外也。若离二四则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蕴藉而善谐谑。一夕，京邸小饮，座皆杭人，以笑话为令。二泉有"树竿曝衣而插于木磉者，衣重风紧，屡屡吹倒。一人曰：'须用石磉，方可不动。'一人曰：'石不动乎？何以染坊元宝石，吾见其自朝动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脚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阳山，每日千万人脚踏，何又不见其动也？'曰：'彼乃大而实心，故难动耳。'曰：'然则城河桥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见其动也？'"按此俳语，亦有所本。东坡先生《艾子杂说》曰："营邱士造艾子问曰：'凡大车之下，及橐驼之项，多缀铃铎，其故何也？'艾子曰：'车驼物大且多，夜行狭路相逢，难于回避，以声相闻，使得预避耳。'营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悬铃铎，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鸟鹊多托高以巢，粪秽狼藉，故塔铃所以警鸟鹊也。'营邱士曰：'鹰鹞之尾，亦设小铃，安有鸟鹊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鹰隼击物，或入林中而绊足絷线，偶为木之所绾，则振羽之际，铃声可寻而索也。'营邱士曰：'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虽不究其理，今乃知恐为木枝所绾而便于寻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线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导也，为死人生前好诘难，故鼓铎以乐其尸耳。'"与此戏语正相类。

代写书

代巾帼写家书，虐政也。余幼时曾为一亲串写寄夫书，口授云：“孬儿们俱利腮，犹言解事也。新买小丫头倒是个活脚蟾儿，作事且是溜瞰。犹言快。惟雇工某人系原来头。初次也。周身僵爬儿风。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窜乎？”曰：“依我写。”于是只好连篇别字，信手涂抹。近阅吕居仁《轩渠》载二则，极相似，录之以并作一笑。“陈氏寓严州，诸子宦游未归，有族侄大琮过之，婶令作寄子书。因口授云：‘孩儿耍劣奶子，又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上声。儿肐音胖。胝音支。儿也。’大琮不能下笔。”又“京师有营妇，其夫出戍，以数十钱请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忔音忤。憎，每日恨入声。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吃温吞蠖脱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以钱还云：‘你且别倩人写去。’”盖二子不肯写者，生恐落笔别字，不若余之无耻也。

治眼齿

宋张文潜曰：“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

奚铁生

奚铁生征君冈，号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画山水花卉，兼善大隶，精篆刻，诗才清绝，俱为画所掩。与山舟学士善，里中凡有求学士书扇者，则一面必征君画也。于余家为群纪交，先伯叔祖先大父并相结契，昕夕过从。先生性嗜酒，而尤喜剧谈，半酣以往，或多

所白眼者，故人恒忌之。晚年遭回禄境，三子先公殁，遂无嗣，以兄子伯玉茂才润为嗣。殁后十余年，其友顾西梅先生洛为之追摹遗像，极其神似。装册征诗，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诗可以为先子小传。”遂录而存之：“蒙泉先生老故乡，在昔为我大父行。大父之殁岁癸丑，又十载后公云亡。其时壬也尚童稚，未获杖屦亲辉光。公之风流及文采，我父诏我言之详。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秋水和春阳。先生之品峻且洁，皎如孤鹤云中翔。先生之诗妙天趣，冬心樊榭有瓣香。先生之画擅众美，衣钵徐立山华秋岳兼陈玉几方环山。先生铁笔恣奇古，后先丁叟砚林伯仲黄小松。先生大隶脱凡近，上法汉魏兼宗唐。先生酒怀更磊落，一饮往往倾百觞。泉明歌啸伯伦哭，嗣宗潇洒元龙狂。从来名宿主多寿，矧有闲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朅来变局成沧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闉市舍俱罹殃。先生三子并蔚起，凤毛麟角森光芒。一时玉树共摧折，西河老泪空盈眶。继以娇女亦兰萎，遗书莫授悲中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烬化签轴兼缥缃。移家方遂卜居愿，又悲老母终萱堂。呜乎人生匪金石，那禁连恸摧肝肠。一朝泪尽骨髓竭，公亦相继归北邙。其才何丰遇何啬，此意吾亦疑穹苍。公殁距今廿余载，墓门草宿松杉长。虎头居士公老友，追思遗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彦，谨守此册池新装。携册示我索我咏，展视佳什纷琳琅。蠃庵谏庵伯祖旋园接山叔祖两老人，其上各有留题章。六七年来并殂谢，对此那不心藎伤！请识所闻具如右，作歌继事书其旁。歌成我尚有余感，祖庭追忆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犹困一衿，现就幕广东。

些

楚词些字，沈存中以为梵语萨婆诃三合之音。夫其时佛教未入中国，岂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也。“椒聊且，远条且”，《唐风》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既曰归止，曷又怀止”，《齐风》也。各各不同，又将何解？盖列国并有方音，此是其卒语之词耳。

路化王

许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庆元学博，性嗜饮而好诙谐。一日，座中忽举问曰："戏剧中八大王，余尝考之，已得其人。昨阅《五虎平西》小说，有所谓路化王者，称李国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间访来者，其人有可考否？"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过因狄太后有侄封王，故设言此人以作陪衬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说亦未之见，更不敢置喙。后阅宋魏泰《东轩笔录》，首一条即记云："李太后始入掖庭，才十余岁，惟一弟七龄，太后临别，手结刻丝鞶囊与之，拊背泣曰：'汝虽沦落颠沛，不可失此囊，异时我若遭遇，必访汝，以此为物色也。'后其弟佣于凿纸钱家，然常以囊悬胸臆，未尝斯须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势将不救，为纸家弃于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见而收养之，怪其衣服百结，而胸带鞶囊，问之，具以告。院子怒然惊异，盖尝奉太后旨令物色访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时太后封宸妃，真宗已生仁宗矣。闻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为右班殿直郎，即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显官，后至殿前都指挥使，领节钺，赠陇西郡王，世所谓李国舅者是也。"据此，则其人并非杜撰。

物性之异

石入水则沉，而泗滨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则浮，而南海有沉水之乌木。水类出水即死，风类入水即死，而鹅凫龟蟹则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顺风而行速，马逆风而行速，皆物性之异也。

阳明

阳明之学，誉之者半，毁之者亦半。甚有丑诋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则太过。然愚谓公亦有自取之处。公尝诋朱子，以为“祸不下于洪水猛兽”，今天下皆紫阳之徒也，无怪千夫之集指矣。

问家乡诗

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王摩诘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王荆公诗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三诗机轴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见。古人只有饧，乃煎米蘖而成者，见《三礼》注。宋玉《招魂》：“胹鳖炙，有蔗浆些。”是以浆代糖用也。《后汉书·显宗纪》：“以糖作狻猊，曰糖猊。”此熬糖为膏耳。《吴志》：“孙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则稍炼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国取熬糖法，诏扬州取蔗作瀋，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然只是今沙糖樵之技。惟坡公过金山寺，作诗送遂宁僧图宝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颂，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诗云：“远寄糖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埽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糖霜之见于文字者，惟此二诗。然苏所咏者，尚红糖霜。而黄所赋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宁王灼有《糖霜谱》：“大历中，有邹和尚者，来小溪之伞山，结茅以居，跨白驴，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寸纸，系钱驴背，负之市。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蔗苗，黄诉于邹。邹曰：‘汝未知以蔗糖为霜，利可十倍，吾语汝以塞责可乎？’试之果然，自是流传其法。邹末年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

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萨化身，而白驴乃狮子也。”

诗书次序

变风终以周公，变雅终以召公，周开王化之始，召赞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诗》终《商颂》，《尚书》终《秦誓》，商以启周之先，秦以继周之后，其旨微，故其文显也。

武后

则天朝，张、薛承辟阳之宠，右补阙朱敬则上书切谏，中有“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充宸内供奉。无礼无义，益于朝听”云云。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其言虽出忠悃，然秽语竟入奏章，可乎？

读书

宋裴恽诗，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谓我？”宰执奏：“晋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须博览，不然几错罪恽。”由是耽味经史，中夜不休，宫中目上为老博士，见宋令狐澄《大中遗事》。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文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见宋释文莹《玉壶清话》。见古君臣交相责难，真如师友切磋。又《涑水记闻》：“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益也。’”至哉斯言！隋帝李主，是为殷鉴。若唐文皇之圣学渊深，宏文肃括，则天

纵之姿，又当别论也。

卷六

圣人

《左传》：“御叔曰：‘焉用圣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时人谓之圣。”看圣字，身分本不高，疏证极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圣人谁能修之？”言夫子圣人，乃能修之。御叔谓臧武仲为圣人，是非独孔子，其言殊属梦呓。郑《箴膏肓》以为“武仲者，述圣人之道，鲁人称之曰圣。”武仲述圣，亦复何据。陆稼书先生《三鱼堂剩言》云：“此圣字，与《周礼》知仁圣义忠和《尚书》惟狂克念作圣，睿作圣，诗人之齐圣，皇父孔圣，诸圣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补释》云：“《抱朴子·辨问篇》云：‘善围棋之无比者，曰棋圣，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曰书圣，卫协、张墨有书圣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曰木圣。张衡、马忠有木圣之名焉。’又《乡饮酒义》云：‘俎豆有数曰圣。’足知圣为通誉，可旁证也。”似较郑说，于义为长。

分字

曲阜孔谷园先生以书名家，殁后所存墨迹，子侄分藏之。其远族人无所得，乃从本家乞得一巨幅，碎裁而均分其字。焚琴斫杖，情属可嗤，然考米襄阳《志林》所载：“有人收得虞世南与圆机书一纸，剪

开字字卖之，至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鹤口二字，得铜砚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头。”则古人已先有为之者矣。

端砚

端砚之辨最难，非生长斯土悉心穷究者，不能知也。嘉应吴石华学博兰修从事于斯，著《说研》六则，兹并节录之：

水岩，亦名老坑，明万历后所开，内分四洞，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东洞。按赵希鹄《洞天清录》：“下岩有旧坑无新坑，上中二岩则皆分新旧。”此宋所称旧坑也。陈子升《砚书》：“明成弘间，端石有老坑之名，即宣德朝天诸岩之石，水岩开于近日。”此明季所称老坑也。高兆《端溪砚考》：“正洞、东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畛《砚坑述》：“老坑有中洞、东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后所称老坑也。

周氏《砚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称岩子坑。”据此，则岩仔坑又即宋之下岩也。宋下岩塞自崇观前，今水岩开自万历后，地越四五里，作谱者混而一之矣。

水岩大西洞，犹宋之下岩北壁，皆称绝品。次小西洞，次正洞，东洞为下。《广语》云：“东洞尤美。”《端溪砚考》云：“正洞为上，东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据。

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细不欲粗，欲活不欲枯，欲沉不欲露，欲晕不欲结，如淄尘翳于明镜，如墨瀋着于湿纸，斯绝品矣。一鱼脑，白如晴云，吹之欲散，松如团絮，触之欲起者，是无上品。亦名鱼脑冻。冻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与红下矣。一蕉白，如蕉叶初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洁者次之，黄而焦蓝而灰下矣。一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蓝无际者上也。阴而晦下矣。青花者，

石之荣。鱼脑、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荣无质，必傅他质而著之，傅于天青者上品，傅于鱼脑、蕉白者无上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一曰冰纹冻，白晕纵横，有痕无迹，罥如蛛网，轻若藕丝，是谓异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纹如线，适损毫墨，虽曰冰纹，非所尚矣。

唐询《砚录》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内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为墨掩，常可睹也。"按砚心必不宜有眼，水岩石眼外层有淡墨晕，眼嵌石中，其圆如珠，初磨见淡墨圆晕，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层亦愈多，睛见而眼适中矣。再磨则睛去，愈磨愈小，层亦愈少，皮见而眼去矣。故宜眼处见睛而止，不宜眼处见皮而止，毋再磨也。

石工治砚成，锻以火，傅以蜡，饰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砚积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伤其水质耳。

宋、明俱有砚贡，我朝悉除去之。每岁端午，督抚但以端砚九方，随葵扇、葛布、香珠进之，皆新坑纯净之石。嘉庆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则形容石质妙处，不减毛西河《观石二录》。

瓜子梦

无锡邹子度忠倚幼祈梦于忠肃祠，梦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数之，得五十四枚，因名忠倚。后闲居，其夫人戏以瓜子排作"状元"二字，壬辰会试，中式五十四名，殿试一甲第一，遂符梦兆。

鼎甲同榜

顺治戊子，顺天乡试第四名张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纶，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龙，己丑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后熊典试

浙江，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央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更奇！

半边红

康熙时，吴逆叛兵逼建城，镇帅怯欲降。其属张游击者，请战，数却贼。张好着羊绒绛袍，单马入阵，战酣，辄袒露半袖，军中因号曰“半边红”。镇帅忌之，诬陷以死，一军皆哭。后人吊以诗云：“楚歌千古怨兰丛，汉将空余一骑雄。何事茅檐诸父老，负暄闲说半边红。”

唐子畏墓诗

商丘宋牧仲先生荦抚江苏时，曾为唐六如修墓。韩文懿公题诗云：“在昔唐衢尝恸哭，只今宋玉与招魂。”用典恰切。

陈恪勤诗

陈恪勤公鹏年文章事业，彪炳一代，而诗极潇洒。绝句云：“隔帘幽韵上焦桐，一曲湘灵奏未终。略记年时春雨后，海棠初试小熏笼。”抑何旖旎也！

河豚赝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画。杨次翁守丹阳，元章过郡，杨作羹以饭之，曰：“今日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实他鱼，公可无疑，此赝本耳。”其诙谐特妙。

目出

《左传》：“荀偃瘅疽，生疡于头，及著雍，病目出。”钱唐汪季怀瑜曰：“《灵枢经·寒热病篇》云：‘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疡生而伤其脉络，目无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浔阳江琵琶亭，题咏甚多。乾隆中，唐蜗寄英榷九江，置纸笔于亭上，令过客赋诗，开列姓名，交关吏投进。唐读其诗，分高下以酬之，投赠无虚日，坐是亏累，变产以偿，怡然绝不介意。去官后，过客思之，为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

司成受拜

新进士受鼎甲拜，戒不得动。相传头动则害状元，左右手动则伤榜探。嘉庆辛未，天门蒋丹林副宪祥墀为祭酒，一甲一名为蒋笙陔修撰，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赠以诗云：“回忆趋庭学礼时，国恩家庆喜难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迟。”父子行此大典，一时传为佳话。

牡丹鹦鹉

粤东黎美周客扬州郑氏影园，与词人即席分赋《黄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钱虞山拔美周第一。郑氏以书报曰：“君已录牡丹状头矣。”以二金罍赉之。后美周过吴下，人皆呼牡丹状元。其诗有

曰：“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皆丽句也。时邝湛若亦赋《赤鹦鹉》七律十章，有句云：“舞爱玉环低翠袖，歌怜樊素啭朱樱。”又曰：“飞琼阆苑乘朱雾，小玉璇宫化紫烟。”一时传诵，有黎牡丹、邝鹦鹉之称。

到

广东顺德人谓欺曰到。案《史记》“张仪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隐》曰：“到，欺也。”犹俗云“张到”，谓张网得禽兽也。到，得也。张仪善欺人，故谓欺人曰“张到”也。

两相对联

桐城张文和公七十寿辰，高宗赐对联云：“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常州程文恭公薨，赐对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可谓备极荣哀矣。

先臣告养

乾隆中，先文庄公乞假养亲，赐“莱衣昼永”四字扁额。又赐诗云：“翻祝还朝晚，卿家庆更深。”天语肫挚，可谓极矣。又嵇文恭赠对联云：“花宴琼林，温仲舒由大魁秉政；堂开昼锦，王文献以宰相养亲。”亦堂皇有体。

唐公韵事

吴县城西北有桃花坞，旧志称为宋章粢别业，唐解元寅筑居于此，有梦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文待诏。天启中，杨端孝大潆改为准提庵。国初，宋中丞荦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来，隤废靡遗。嘉庆六年，善化唐陶山观察仲冕知吴县事，因拓庵东别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颜其室曰桃花仙馆。且访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门外横塘王家村，封植而题识焉。并赋七律八首云：“绮罗弦管总成尘，一种才华阅世新。纵酒地为浇酒地，看花人是种花人。可怜谢客无遗宅，何必逋仙有后身。燕麦兔葵芟剔尽，绛桃依旧占芳春。”“第一风流自爱名，佯狂独得圣之清。奏书不逐严夫子，挝鼓真同祢正平。半偈悟禅空电逝，小楼读画尚花明。饶他文酒求余韵，三百年来识此生。”“吾宗衢后数尤奇，牢落悲深旷代知。司马青衫同洒泪，尚书红杏旧题词。谓商丘宋中丞。衔碑土近要离冢，拾翠人归短簿祠。千古英豪齐下马，况传华胄备官司。”“荒烟蔓草剩寒灯，仙馆重开问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迹一联，刻之祠楹。梦墨遗编付剡藤。表墓式闾吾岂敢，名流好事写韩陵。”“白玉楼成隔两尘，水村山郭几番新。未知若个眠云处，想见当年荷锸人。兰若旧藏题后碣，菰芦雅称梦中身。横塘十里秋声馆，合与芳园一例春。”“荒丘冥漠不书名，访到山桥涧水清。指点青磷孤月出，侵寻黄壤乱云平。一坏马鬣新封大，三尺鸡碑小记明。过客莫歌蒿里曲，早临兜率悟无生。”“菱芡重重鼎俎奇，横阡设祭暮鸦知。《唐风》剩有毛苌传，楚些曾无宋玉词。崇祯甲申，毛子晋尝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纪以碑，今荡然无存，惜商丘中丞时未曾议及。地以沧桑沉断础，人于伏腊走丛祠。秋来雁税从新占，凭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业照元灯，墓碑仍题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记老僧。花坞吟樽延客赏，石湖钓艇许吾乘。城开更注千年漆，松茂长搴百尺藤。疑冢却媸铜雀妓，空教卖履望西陵。”事既风流，诗尤隽雅，可谓韵矣。

指爪

唐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铸钱时呈样，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爪印也。又禾中檇李有半月痕，相传是西施爪印。二美人俱以指爪传，甚奇。

粤歌

粤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歌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词必极艳，情必极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乃为极善。长者名“摸鱼歌”，三弦合之，盖太蔟调也。其短调踏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梳横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无实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时修德，流荡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骑马到林池，斩竿筋竹织筲箕，筲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刺负恩也。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云：“岁晚天寒郎未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云：“大头竹笋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言如此好也。”诸如此类，情深词艳，深得风人之遗。又粤西峒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余句不等。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

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种，以此推之，则苗人跳月之歌，当亦有可观，惜无人译之者。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连珠而起，声若雷轰，名三口浪。相传旧有九口，马伏波射减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减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骄，三口连珠若雷吼。”人知钱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媒竹

赌妇潭在广东龙门县蓼溪水口。相传有二童男女戏赌，各持竹一片，从上流掷下，云：“两竹相合，即成夫妇。”俄而果合，遂谐伉俪，故名潭曰“赌妇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诗云：“两边生竹合无痕，生竹能成夫妇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孙。”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广东广宁县北五十里，有圆岭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笋者一一识其处，称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广宁圆岭笋，迷人九十九条坑。”其山横亘十五里。

祥酒帘

长白祥药圃鼐，乾隆丙戌进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尝作《酒帘》诗云：“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都下盛传，呼为“祥酒帘”。

绿郎红娘

广东女子，多有犯绿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红娘以死者。谚曰：“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则朋从其思，少女之思往，则绿郎之朋来，少男之思往，则红娘之朋来。皆婚姻不及其时，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诗袭诗

鲁哀公诔孔子曰“昊天不吊”，《节南山》诗句也；“不憖遗一老”，《十月之交》诗句也；“嬛嬛在疚”，《闵予小子》诗句也，说见《路史发挥》五，此当是集诗之祖。又“毋逝我梁”四句，《谷风》、《小弁》凡两见，可见诗人亦相蹈习，则曹孟德之“呦呦鹿鸣”四句，其生吞活剥，有以借口矣。

隋镜

友人得隋宫镜，索诗，余赋二绝云：“六代繁华影事徂，菱花藓晕总模糊。不知大业深宫里，曾见君王好颈无？”“当年粉黛此泥沙，尚指团栾说帝家。便使隋堤明月在，可能还照玉钩斜？”

蝇异

嘉靖间，御史三水何维柏按闽，疏论严嵩被逮。闽人哀号攀送，有无数小蝇，朋飞薨薨，如泣如诉，止于舆，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出郭十余里，乃散。抵京入狱，蝇集如前。见屈翁山《广东新语》。夫以蝇之可恶，诗人讥之，而示异如此，可见嵩之谗谮，并蝇不若矣。

小峨嵋

钱唐杨西明星耀于市购得一石，高尺有半，径倍之，质白而润且坚，起二十四峰，形如束笋，丘壑毕具。识者曰："此蜀产雪精石也。"盖峨嵋之积雪凝结而成，因名之曰"小峨嵋"。杨君有诗答王淑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心忡忡。虽无负郭之田石尤妇，却有奇书万卷诗千筒。手植海棠二十载，年来作花百万娇春红。疏花细草各有态，纸窗竹屋交相通。往往梦游峨嵋与天姥，焉能舍却布被陟险支枯筇。峨嵋之神嘉余颇懒散，特遣一峰缩入长房之壶中。壶中灵气不可测，幻出二十四朵青芙蓉。昨在西蜀今吴东，欲与鹫岭争雌雄。山神或恐两损失，不如及早归弘农。主人得之大欢喜，置之广径傍古松。恍疑来自龙王宫，水气沁入云濛濛。又疑三代以前古积雪，虽有扶桑烈日炼不融。遍身苔藓青三冬，独有一峰不染如秃翁。其余众峰环抱如屏风，一峰蜿蜒起伏如游龙，一峰微露圭角无寻踪，疑是排衙石，罗列埋荒丛。又疑吼山观鱼之奇境，中央临水万顷涵清空。此乃峨嵋分支排衙吼山之变态，奇妙只可归天工。云间王子亦好事，走马出郭远过从，相与合掌各拜倒，自谓如此奇石真难逢。明日寄诗烦奚童，磊磊落落兴颇浓。我岂海岳君坡公，君家飞泉之石我昔寓目殊玲珑。淑亭有英石，名飞泉，余昔赋诗。自昔宋人宝燕石，只可譬之绿珠归石崇。世俗茫然不顾等蒿蓬，石兮石兮吾将与汝成始终。"诗颇恣横。

二刘妃图

宋高宗有二刘妃图，潘悦题诗云：“秋风落尽故宫槐，江上芙蓉并蒂开。留得君王不归去，凤皇山下起楼台。”语含讽刺，而诗特清婉。

没字碑

谢太傅墓碑无字，伟绩丰功不胜记也。秦太师墓碑无字，秽德丑行不屑书也。桧死，诏撰神道碑，士大夫无一执笔者，见俞德邻《佩韦斋集》及彭大翼《山堂肆考》。同一事而相隔天渊若此。又秦桧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集庆寺

寺在灵隐寺之东，宋理宗阎贵妃香火院也。初建时，贵妃父良臣欲伐材灵隐，以供屋材。僧元肇，号淮海，作诗曰：“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许移松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诗彻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朝，香火极盛，与云林相埒。相传二十八诸天首中，各有宝珠一粒，乾隆中，为一海宁人取去，自是山门顿衰，今惟断垣四面，古佛一龛而已。

十五魁巷

十五魁巷，宋名石乌龟巷，旧有宝奎寺，宋相乔行简故第，后舍为寺。乔自嘉熙末拜平章军国重事，年已八帙，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园有沼，聊为卒岁之谋；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见《齐东野语》。

梦中反切

唐张镒为工部尚书，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累旬无耗。忽夜梦有人云：“任调拜相。”寤而寻绎不解。外甥李通礼贺曰：“舅作相矣。任调反语是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俄而白麻果下。见薛用弱《集异记》。此等圆梦，真是匪夷所思。

一把雪一把连

韩世忠在军中，独骑驰马，使一把雪，执信字旗。一把雪者，趍捷善走之人也。见蕲王神道碑。一把连，明宫中近御太监，凡入侍则抹布小刀，一一佩带，以备上用，名一把连。见叶某《明宫词注》。

软玉珪

李鹿苹协揆旧藏软玉珪一事，可以屈伸，如玳瑁明角者然。协揆开府粤东，一夕，署不戒于火，珍宝悉为煨烬，此珪匆促取出，因触物碰去一角。尝考《杜阳杂编》：“唐代宗于兴庆宫复壁，得软玉鞭。盖天宝中异国所献，光可鉴物，屈之则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虽以斧锼锻斫，终不伤缺。”据此，则触物而碎者，尚非宝物也。

奸雄喜怒

秦桧子熺，状元及第，李文肃贺以启云：“一经教子，素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敢起邻翁之羡。”桧大喜。见杨囦道云庄《四六余

话》。汪彦章贺以启云："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盖东阁郎君之未有。"桧父子大怒。彦章自此得罪，羁置湖湘。见沈作喆《寓简》。同一颂扬，而言对仗，则汪尤胜于李也。奸雄喜怒，其不可测如此。

妒女泉

刘氏妒妇津，人人知之。唐张泌《妆楼记》云："并州有妒女泉，妇人靓妆彩服至其地，必兴云雨，云是介之推妹。"则真无稽之谈矣。

三敬仲

齐高傒，谥敬仲；公子完，谥敬仲；管夷吾，谥敬仲。三人同谥，盖皆小心谨慎，不矜才使气者。然而卒成伯业，九合一匡。诸葛自比管仲，其《出师表》云："先帝以臣谨慎，故托臣以大事。"盖古来成大事者，未有不本于谨慎者也。

公在乾侯

左氏解经，惟"郑伯克段于鄢"数语，如老吏断狱，字字风霜。其他则长于叙事，而略于诠义。至公在乾侯两传，尤属差谬。昭公由齐而居郓，郓溃而适乾侯。郓，鲁地也。于郓言居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逼君之势也。乾侯，非鲁地也，于乾侯言在者，明以为如不在也，此无君之心也。谁尸其位，谁夺其权，一字之诛，严于斧钺。而左氏乃曲为之解，一则曰"非公且征过也"，再则曰"言不能外内也"，三则曰"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于鲁侯苛三尺之条，为季孙开一面之网，长乱蔑伦，孰大如是？且安见三十二年之公在乾侯，为不能外

内。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为不能用其人乎？然则左氏之说，第回护其所作之传而已，乌足以言解经也哉？

生圹死轩

古今人多有营生圹者，余曰可对“死轩”。宋毕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轩”，以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也。见《研北杂志》。

古今异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余杭门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槥。”今则移而至于候潮门矣。又言：“居人多于天竺祈梦，求功名者尤甚。”今则移而至于于忠肃庙矣。案余杭门即武林门也。

铁枪

王彦章，号王铁枪，今其迹犹存。又《旧五代史·王敬荛传》：“能用铁枪，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铁枪也。《宋史纪事》：“李全能运铁枪，号李铁枪。”嘉庆中，阮芸台协揆抚浙时，海氛不靖，有张永祥者，英勇过人，号张铁枪。协揆之治盗也，多资其力。后屠琴鸣太守倬宰仪征，协揆以此人荐之。故太守之缉捕，有声于江南。

诗冢

陶篁村先生自订诗稿毕，其不入选者，以石匣藏而瘗之，名曰“诗冢”，索人题咏。山舟学士有句云：“未必见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

山。”

以宋比周

陈孚《勿轩集》：“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香山黄宗大畿论学云：“前之三代，由夏历殷而文成于周。后之三代，由汉历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醰粹，周宋其齐轨乎？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见略同。

黎女

黎人妇女，面涅花卉虫蛾之属，号“绣面女”。其绣面非以为美，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文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又先受聘则绣手，临嫁先一夕乃绣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以为记号，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谓“雕题”是也。

厨娘

廖莹中《江行杂录》言：“京都中下户，生女长成，随其姿质，教以技艺，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盖以其縻费也。”大约此风后来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冒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绘园，先期延一有名厨娘至，问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将何等之从？”问其所以异，曰：“席之上者，须羊五百只，中席三百只，下席一百只，他物称

是。”主人曰：“上太费，下太简，中可也。”如言，备物以待，顾观其如何处分。及期，厨娘至，从者以百十计，己则珠围翠绕，高座指挥，诸人奔走刀砧，悉仰颐气。先取三百之羊，每只割下唇肉一片备用，余皆弃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于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闻者错愕，其奢滥如此！

骨董鬼

凡作骨董之业，吾杭人目之为鬼，以其将赝作真，化贱为贵，而又依权附势，必凭借乎贵人。盖以鬼蜮之谋，行其鬼狐之技者也。姑就其大者言之：宋徽宗立花石纲，而以朱𩰫统之，凡民间之一草一石，悉辇归内府。故江南士庶，以家藏异物为不祥。见《宋稗类钞》。则朱𩰫者，道君之鬼也。高宗好搜访古玩，恨未辨真伪。毕少董良史载古器书画赴行在，帝大悦，月给俸二百千，后权知东明县，又搜求古书画载赴行在，人呼为毕骨董。见《三朝北盟会编》。则良史者，思陵之鬼也。贾相当轴，收古铜器法宝，所鉴画有悦生堂小印，皆谭玉辨验。见《三朝野史》。其书籍则门客廖莹中为之刊校。见《癸辛杂识》及《居易录》。案鬻书者，人亦目之为鬼，则谭、廖二公者，秋壑之鬼也。韩侂胄建阅古堂于临安，其图书皆向若水所定。若水即以兰亭殉葬者也。见《癸辛杂识》及《砚北杂志》。则若水者，平原之鬼也。严世蕃建听雨楼于京师半截胡同，藏弆珍玩书画，其门下汤勤实鉴别之，即戏剧所谓汤裱褙者是。则汤勤者，东楼之鬼也。其他比比，指不胜屈。此辈炫人，往往创为不经之论，而言彝器则必商、周，言砖瓦则必秦、汉，言字画则必晋、唐，丧志耗财，莫此为甚，谓之曰鬼，其实并鬼不若也。或曰若辈所售，皆前代手笔及丘垅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谓之鬼，于义亦通。

虫达印

昨岁游湖上，汪小米携示小玉印一方，上镌“虫达”二字，云：“一扬州人藏之，寄索题咏者。”案虫达系汉高功臣，亦封列侯，然《汉书》一见而外，他无可考。自来名士巨公，其手泽流传，或赝或真，业已充栋。因寻此极闲极冷之人，造为古迹以诱重价，使人谅其万万无作伪之理，而不知其正以作伪也。山鬼伎俩，一何可笑！

高颖楼

忆在塾时，钱清高颖楼先生第以自挽诗及告存诗寄征先君题咏，盖仿随园老人例也。业师何星桥夫子烺谓余曰：“颖楼殆将死矣。”余作而对曰：“此等风流，本不可有二，矧文人游戏，厥事正多，何必此作印板文字，以唐突先辈耶？若竟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未读《礼》乎？《王制》云：‘八十月告存。’简斋先生年臻耄耋，故用此二字。今颖楼年未盈四十，而亦为此，是赵孟矣，其能久乎？”俄而果卒。

相似

曹孟德之横槊江上，似温太真之击楫中流，颇有义勇气。韩平原之定议伐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颇有英雄气。秦缪丑之自操笺奏，似陆忠宣之手缮章疏，颇有忠荩气。贾秋壑之幅巾鹤氅，似诸葛公之羽扇纶巾，颇有潇洒气。桓元子之挂袍石上，似羊太傅之流涕山头，颇有名贵气。严介溪之读书山堂，似范文正之断齑僧寺，颇有苦节气。王介甫之囚垢诗书，似朱晦翁之寝馈章句，颇有道学气。马贵阳之半壁笙歌，似文信国之故乡声伎，颇有豪迈气。然而非其人，则谬以千里矣。

加高

今杭俗饮于酒肆，令当垆换酒，率曰加高。案耐得翁《都城纪胜》，酒楼名为山一山二山三，牌额写过山，谓酒力高远也。

问宅诗

余因先人官事，羁滞岭南，梦绕家山，益生惆怅。故乡人之流寓于此者，酒边谈次，以余住宅为问。因成七绝答之云：“花市营边井字楼，竹竿长巷巷西头。到门却请君回首，湖上青山点点秋。”“当日先臣绿野堂，文庄既贵，始卜居于此。而今零落剩荒庄。试从和合桥头望，望见侬家薜荔墙。宅中墙四面皆薜荔，近更蔓延，垂出墙外。”“木瓜香过木樨生，堂前后有木瓜树一株，老桂七株，皆百余年物也。花草平泉旧有名。闲说玉山堂外事，对门有客泪柴荆。玉山草堂，顾瑛读书处也。余家为顾且庵侍御旧宅，今其裔孙适安先生，尚住对门。”“酒社诗坛迹已虚，当年裙屐乐何如？瓶花紫竹都无恙，几个儿孙读旧书。余家书屋，颜曰两般秋雨盦。先高伯祖荛林编修尝偕陈太仆句山、厉征君樊榭、吴尺凫焯、丁龙泓敬、金寿门农诸先生，月课诗社，不则集瓶花斋或紫竹山房。瓶花斋，尺凫先生斋名。紫竹山房，句山先生斋名也。”“花记签名树记牌，云林片石藓痕埋。山舟学士性极爱花，凡兰菊诸品，悉手自标题，以待来年识认。所居曰假山馆，其山乃一张姓名手所堆者。至今门外行人过，犹指襄阳宝晋斋。”“海棠庭院极清幽，我祖当年著作楼。插架尚余残稿在，何人更续鲁春秋？先祖夬庵府君著《左通》一书，未竟而殁。共分八门，今所刊者，《补释》一门耳。”“青青三径最情牵，北辙南帆绝可怜。为语故乡知己道，江湖憔悴十三年。”“屋后犹余圃一区，有松有竹有枌榆。这回归卧柴门去，添种梅花一百株。”

乡试命题

吾浙乡试，例不出《大学》题，以其不利也，广东亦然。或有犯者，非贡院被火，则主司有祸，而尤忌圣经一章，其理有不可解者。

曾点

《檀弓》："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曾点系圣门高弟，岂无故而发此狂兴，必当时居丧无哀戚之容，治丧多僭越之礼，故为此讽谕，亦主文谲谏之流也。王青萝云："孔门多乐道，然颜子之乐实，曾点之乐虚。"可谓名言。

仆碑

仆韩愈淮西碑，而用段文昌，韩遂以仆碑得名。仆郑棫南园碑，而用陆务观，郑反以仆碑免祸。人之有幸有不幸，亦文之有幸有不幸也。案《南园记》，韩本以属杨万里，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韩恚，杨遂卧家十五年。见《余冬序录》。据此，则杨之高见，胜陆远矣。

招牌对

纪文达公尝集京师招牌，为对甚夥。如诚意高香，细心坚烛，学经蒙并授。店槽道俱全。之类，俱极工整。案《老学庵笔记》载："临安扁榜对，有'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代儒医陆大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弟子寇保义卦肆'。"可谓无独有偶。

西江古迹

都督阎公婿《滕王阁序》，是其宿构，得王子安作，遂匿而不出，可见古人服善。意其文亦佳作也，惜稿不传。浔阳江琵琶一曲，千古艳称，然此妇姓名莫考。蒋苕生太史《四弦秋》传奇以为花退红，想亦寓言十九。余过西江作二绝云："落霞孤鹜叹奇才，紫盖青旗暗夺胎，可惜当年佳婿稿，不曾留付后人来。""夜半琵琶发曼声，青衫有客泪纵横。空江一个商人妇，传到而今没姓名。"

称寿

世之称寿者，率以十为数，至吾杭有以九为数者。岭南及江西宁都，则以十之一为数。魏禧谓："前之十年，必加一而成。后之十年，必从一而生。此大《易》贞元之义也，于礼为宜。"

桃金娘

桃金娘，粤中草花也。花似梅而微锐，色似桃而倍赤，中茎纯紫，丝缀深黄，八九月实熟，青绀若牛乳状，味甘，可养血。粤歌曰："携手南山阳，采花香满筐。妾爱留求子，郎爱桃金娘。"案留求子，即使君子也。

书地

今人诗文酬答，于名上书地，往往好用古称，此大谬也。屈翁山《广东新语》一则云："近人称广东为岭南，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

岭南道，合粤东西及安南国而言。宋则分广东为广南东路，广西为广南西路，今概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东乎？为西乎？且昭代亦分广东为岭南三道矣，专言岭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为海北道，琼州为海南道矣，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今徒曰岭南，则一分巡使者所辖已耳。且广东之地，天下尝以岭海兼称，今言岭则遗海，言海则遗岭，将称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粤乎？汉之南越乎？吴晋之交广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书广东，此著述之体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国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为法。

女侯

汉阴安侯，高帝伯兄妻，丘嫂也。临光侯，樊伉母吕嬃也。妇人封侯，始见于此。

九折臂

《左传》曰：“三折肱知为良医。”《楚词·惜诵章》：“九折臂而成医兮。”盖文异而义则同也。

少君

《左传》：“从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绳祖曰：“少君即小君，犹小卿为少卿，昭三十。小寝为少寝哀廿六。之类。”杜氏世族谱以少君为南子号，非也。案蒯聵有杀母之心，故辄有拒父之事，亦业报也。

丁鹤年

弘治中，四川周洪谟，泊舟邗江，夜梦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号友鹤山人，家维扬。”后周官南京翰林，以诗寄扬州太守王恕曰：“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王得诗，集耆老问之，方知丁鹤年即友鹤山人，元末隐居，建文时没于成都，王以此复周。见《尧山堂外纪》。夫从来前身之说，或由自悟，或由人指点，未有以己告己者，岂佛家所谓身外身耶？

县郡

《汉书·地理志》：“始皇变封建而为郡县。”顾氏《日知录》历引《左传》、《国策》、《史记》以驳之，为郡县不始于始皇。不知当时诸侯私立郡县，大国有之，小国则否。至胥天下而为郡县，何尝不始于始皇？不过其名不自秦始耳。不然，班氏岂未读古书者耶？春秋县大而郡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战国郡大而县小，魏惠王后七年，上郡十五县是也。见《大事记》。又《逸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据此，则郡县之名，自周初已然矣。

老伯

今人于父执，率称老伯。舅氏华春涛先生岑松则必比较年齿，长于父者曰老伯，少于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昔米元章与人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记此以博一哂。

左氏错简

《左僖二十五年传》："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晋侯以下二十八字，当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处原"，正说赵衰当为原大夫之由也，错简在下耳。见高邮王伯申师《经义述闻》。

左氏创解

《桓五年传》："王亦能军。"杜注："虽身败军伤，犹殿而不奔，故言能军。"师解曰："王已伤矣，尚安能殿，亦当为不字，形相似而误，言王之余师，不复能成军耳。"《宣十二年传》："晋之余师不能军。"正与此同。若作亦字，于上下文义皆隔阂矣。

《庄十四年传》："寡人出，伯父无里言。"杜注："里言，无纳我之言。"师述庭训曰："里言，谓不通内言于外也。"《襄二十六年传》："卫献公使让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对曰：'臣不能贰，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内外之言，即所谓无里言。

《僖九年传》："以是藐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与诸子县藐。"顾宁人《杜解补正》曰："藐，小也。"惠定宇补注曰："吕忱《字林》曰：'藐，小儿笑也。'"师解之曰："杜以藐为县藐，诸为诸子，以是县藐诸子，孤斯为不词矣。《文选·寡妇赋》：'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广雅》：藐，小也；孩，小儿笑也。'"俗本脱一"孩"字，惠遂以藐为小儿笑，其失甚矣。顾训藐为小，是也，但未解诸字。今案，诸即者字也，诸、者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或诸，即或者。《尔雅》释

鱼：“前弇诸果，后弇诸猎。”诸，亦者也。藐诸孤，犹言羸者阳耳。《周语》：“此羸者，阳也。”

《僖三十二年传》：“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杜注：“以其深险故。”师解之曰：“此非传意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者，言汝必在此间战死，不可在他处，死有定所，乃可收尔骨也。”《公羊传》：“百里子与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嶔岩，吾将尸尔焉。’”《吕氏春秋·悔过篇》：“蹇叔谓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为吾尸汝之易。’”皆其证也。《宣十二年传》：“逢大夫指木谓其二子曰：‘尸汝于是。’”事与相类。

《宣十一年传》：“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杜注：“楚大夫县尹皆僭称公。”师解之曰：“县公，犹县尹，与公侯之公不同，如谓楚僭称王，其臣僭称公，则楚贵官无如令尹司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县大夫乎？《襄二十五年传》：‘齐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齐棠邑大夫。’齐县大夫亦称公，则非僭可知也。不然则公尊于侯，齐君但称侯，而臣乃僭公乎？”

《成三年传》：“荀罃之在楚也，郑商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褚为何物。师解曰：“褚，装衣也。《玉篇》。褚，衣之橐也。《说文系传》。褚，囊也。《集韵》。《襄三十年传》：‘取我衣冠而褚之。’注曰：‘褚，畜也。’《吕氏春秋·乐成篇》作‘子产贮之褚’。可装衣，亦可装物。《说文》：‘𥳑，帽也。’又曰：‘帽，载米𥳑也。’《系传》曰：‘𥳑，囊也。’《庄子·至乐篇》：‘褚，小者不可以怀大。’贾子《春秋篇》曰：‘囊漏贮中。’《通俗文》曰：‘装衣曰袵。’则褚、袵、贮、𥳑，并字异义同。褚可装物，亦可装人，故商人欲置褚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传》：‘陈乞以巨囊载公子阳生。’事与此类。”

《成十六年传》：“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杜注：“林父奔走不复故道。”《释文》：“从，徐子容反，或如字。”师述庭训曰：“杜言‘不复故道’，故

徐读为踪迹之踪，若读如字，则不复从之下，须加故道二字，义始明白。且林父兵败而归，未必不由故道也。从，盖徒字之误，郯之败，舟中之指可掬，则徒众之不反者多矣。故曰不复徒，三句相对为文，《晋语》作‘郯之役，三军不整旅’，亦指徒众而言。”

此以上七则，并详《经义述闻》，窃爱其创解，谨节录而恭识之。

梅花诗

山谷云：“欧阳公极赏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不知和靖别有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何以弃此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说见《苕溪渔隐丛话》。细玩二联，各有妙处，然今人但脍炙前二句，而不及后二句，何也？

咏盐诗

曾见《咏盐》诗二句云：“调成天上中和鼎，煮出人间富贵家。”甚新，惜不知为何人所作。

胎生

世传鹤胎生，其实鹤有卵，非胎生也。惟鸬鹚却是胎生，见《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窃婢秋香事，小说家多艳称之。案南京旧院妓，有秋香，后从良，有旧相识求见，以扇画柳题诗拒之云：“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旧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见梅禹金《青泥莲花记》。祝枝山有题秋香便面诗云：“晃玉摇银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行间著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是盖又一秋香也。

苗夫人王夫人

唐张泌《妆楼记》云：“苗夫人，其父太师，其舅张河东，其夫张延赏，其子弘靖，其婿韦皋。”妇人之贵，无如此者。然碧鹳郎君，延赏不识，而夫人独识之。则其卓鉴，又有夐绝千古者，非寻常巾帼可比也。又元载败事，其妻王夫人博闻强记，朝廷欲令为宫中女史。夫人曰：“十六年太原节度使女，二十年宰相妻，谁能更记得长信昭阳之事。”主司上闻，俄亦赐死。其气节亦高出乃夫上矣。

蔡氏两状元

蔡宗伯升元，传胪诗云：“入对彤廷策万言，句胪高唱帝临轩。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盖一谓蔡公启僔也，一时传诵焉。

摸龙阿太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业医，尝采药堕溪，手摸石，滑而蠕动，负姚上，两目如灯，照见须角，委姚地上，腾云去，始知为龙也。手触

涎处，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药，病立愈。人呼之谓“摸龙阿太”。

人隔天河

乾隆己未朝考诗题“赋得因风想玉珂”。袁简斋先生句云：“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阅卷者以语涉不庄，将摈之。尹文端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于是众议始定。先生馆选后，乞假归娶。朝士赠诗络绎。毗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绝曰：“金灯花下沸笙歌，宝帐流香散绮罗。此日黄姑逢织女，漫云人似隔天河。”盖调之也。

洗福禄

常州风俗，腊月二十六日浴，曰洗福禄。二十七日浴，曰洗啾唧。啾唧，即祓除之意也。

响铃坟

嘉禾梅里，俗传南宋王妃时云卿墓，人上其冢，有铃声，名响铃坟。赵味辛司马怀玉有诗云：“纨扇珠襦一夕捐，松楸今属野人田。可怜委骨埋香日，已是残山剩水年。”“玉钩一样怨秋萤，此地犹传有响铃。绝胜寒琼拾幽草，西陵夜夜哭冬青。”

温铜刀

漆其鞞以铜饰之，铜其茎以银镂之，茎得周尺七寸六分弱，身长

三其茎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茎不寒，故名温铜。传为明戎政尚书陆公完学遗物，思陵赐也。汝南许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会

今同人携酒一壶，肴二碟醵饮，名之曰蝴蝶会。匪仅谐声，亦以象形也。颇雅，可入吟咏。

朱锦山

锦山，乌程人，能陈二十四种乐器于前，以手口及头足动之，皆中节。又能奏各种曲，间以拇战等声，亦臻其妙。自言尝给事故相邸中，败后辞去，复还吴中，以素业糊口云。近广东亦有所谓锣鼓三者，正与之相类。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筑于杭州云居山东麓，缘山构屋，名曰层园。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阳。钱唐令梁允植题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圮，仁和赵宽夫坦命守冢人沈德昭修筑之，复树故碣，且俾为券藏于家，可谓风雅好事者矣。

燕台小乐府

京师奢靡，甲于天下，而诈伪亦甲于天下。余尝作燕台小乐府五首，《梨园伶》云："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转歌喉袅

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楼台十二醉春风，过午花梢日影红。此际香车来巷陌，此时脆管出帘栊。帘栊掩映娇妆束，场屋频频滚弦索。须臾花枝照眼明，飞上九天歌一声。歌声未罢欢声满，就中谁得秋波转？曲罢翩然下坐旁，犹留粉晕与脂香。凭将眉语通心语，好把歌场换酒场。酒楼携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高阁。闲泛鹅儿弄斝尊，不容鹦母窥帘幕。承颜伺色最聪明，射覆藏钩靡不精。欲即偏离抛又近，情无情处动人情。情多不及黄金贵，几束吴绫谋一醉。梦里温柔镜里人，甘心竟为他憔悴。憔悴青衫兴已阑，一鞭又跨别人鞍。试看花底秦宫活，谁念车傍范叔寒。”《赝骨董》云：“世间何者为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间何者为真灵？日星河岳贤圣经。彼食肉者何伧父，以假作真新作古。遂使市井售利徒，穷极妆点相欺诬。先秦铜鼎汉玉斝，阿房宫砖未央瓦，李斯古篆右军书，戴嵩老牛韩干马。湘帘棐几清绝尘，一一帖妥而横陈。若者商周若虞夏，平视群材高索价。吁嗟乎我生已后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宝物出非偶，鬼护神呵妖魅守。书言用器惟求新，当王者贵物最珍。羲皇以前瓦与石，纵在人间何足惜。君不见贫儿乞食善解嘲，原宪之杖颜回瓢。又不见奇珍从古无世寿，玉玺而今已非旧。”《跑热车》云：“雷声砉砉长安街，九逵大路扬尘霾。忽然到眼疾如驶，奇肱之车飞而来。车中之人美如玉，锦带吴钩新结束。车傍之仆秀且明，窄襟秃袖双貂缨。执鞭者如齐越石，意气骄人殊自得。此时可有阖门妻，窥见夫郎好颜色。试问轮蹄为底忙，来从何处去何方？却离罗绮开筵地，会向氍毹选色场。色围香阵销魂剧，镇日笙歌喧不绝。锦上繁花火里蛾，此车亦复因人热。热场热客自营营，冷眼看他褦襶行。直为炎官效奔走，非关汗马博功名。缁尘我亦驱驰客，敝车代步聊栖息。相看肥马气扬扬，自笑蹇驴行得得。若风从，若云从，骋而先者毛羽丰，真不愧车如流水马如龙。为鸡口，为牛后，跂而及者牛马走，未免叹车如鸡栖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应候开无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时者珍后时宝，开在当时转如草。挽回造化信有之，斫削元气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不须剪彩方隋宫，不须羯鼓挝春风。顷刻千红兼万紫，云罗霞锦开重重。京师女儿美如玉，最妙芳龄十五

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鲜耀目。颇闻罗帐夜横陈，暖炕熏笼熨体频。人亦如花娇养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颜转眼浑非旧，玉骨香桃可怜瘦。自是英华早发舒，面痕容易观何皱。矧兹弱植力无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纵有十重金步障，难留隔岁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应亦恼。不若移根冷处栽，自开自落年年好。岂知好景发年年，争得非时竞逞妍。若使名花都有寿，何人肯费买春钱？”《八角鼓》云：“十棒花奴罢歌舞，新声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说亡是兼子虚。虚中生实无生有，别是人间一谈薮。操成北地土风音，生就东风滑稽口。有时按曲苏昆生，有时说书柳敬亭，有时郝隆作蛮语，有时公冶通鸟声。有时双盘旋空际，公孙大娘舞剑器；有时累丸掷空中，痾偻丈人承蜩功。须臾座中响弦索，引上雏儿一双玉。不习梨园旧谱声，自调菊部新翻曲。曲边人物尽风流，燕样身材莺样喉。入局先输钱买笑，当筵又费锦缠头。眼波眉语通消息，别有温柔描不得。巧谑新谐倍有情，秾歌艳舞都无色。由来此戏五方同，不及京师技最工。此辈亦须官样好，马伶无怪客严公。”

管杏花

史文靖公馆课庶常，以春日即事命题。管水初—清诗中一联云：“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史公击节，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铁马

檐铁曰“铁马”，向不解马字之义，偶阅唐冯贽《南部烟花记》：“临池观竹既枯，后每思其响，帝为作薄玉龙数十片，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因风相击，听之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以什骏代，故曰马也。”

家书署姓

山舟学士尝见诸城刘文清相国与其父文正公家书，末署款云“男刘墉百拜”。赵味辛司马曾见明王文成与父太宰公书，名上亦书姓。盖当时风尚使然，今若效之，便哗然矣。

马闸子

今人以皮为交床，名马闸子，官长多以自随，以便于取挈也。按唐明皇作逍遥座，远行携之，如折叠椅，盖即此物之权舆乎？

阳明之学

王文成公功业彪炳，卓然为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高明。而议者极意诋诃，至谓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贼，而亡于阳明。是何言欤？黄梨洲云：“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是犹豪奴之慢宾客，猘犬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笙磬同音

沈无咎，字子慕，乌程人，少工诗，性疏傲，尝以鬻鱼为业。所居有渔庄亩许，得鱼则跣足入市，所需值不二言。又善结彩珠为灯，挟灯赴广陵求售。一日，过某商门，商素闻其名，还其灯，以白金一镒为赠。无咎大怒，委金于地曰：“若较价值，吾不怪。牧猪奴何知，而令我受腥膻物耶？”毁其灯，不顾而去。客武进，一时士夫多与之交，其诗名《梦花集》。女子汤朝，武进吕氏侍儿也，字蕉云，亦能

诗，见无咎诗而好之，因题四律以示无咎，遂聘为妻。于是朝诗益进，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磬同音》。

活孟子

明陈白沙以学为粤倡，其学一宗濂洛。姜进士麟者，始见白沙，曰："吾阅人多矣，如陈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殆非人也。"人问之，辄曰"活孟子，活孟子"云。白沙初应聘至省，观者数千万人，图其貌者以百数计，市井妇孺皆称为陈道统。入京，授翰林院检讨，以养母还山不仕。宪庙升遐，哀诏至，先生赋诗云："三旬白布裹乌纱，六载君恩许卧家。"家居尝戴玉台巾，玉台，山名，巾象之也。扶青玉杖，插花帽檐，往来山水之间。有诗云："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带玉台巾。"又云："拄地撑天吾亦有，一茎青玉过眉长。"又云："两鬓馨香齐插了，赛兰花间木犀花。"其风流如此。白沙弟子百余六人，以林缉熙光为最。白沙殁后，湛文简露祀之于衡山岳麓精舍，其后文简卒，因以配享焉。

不倒翁

赵云松观察作不倒翁诗，欲用"黄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对。明日方浴，忽忆"白题胡舞"，真绝对也。喜而一跃，浴盆顿破。

不能诗

世传曾子固不能诗，非不能也，不过稍逊于文耳。唐张道古，名贶，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旸今已久，喜雨自

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此则真不能诗者矣。事见唐张鷟《耳目记》。

六和塔

吾杭江干开化寺塔，曰六和塔。开宝三年，智觉禅师延寿，始于钱氏南果园开山建塔，后废。宋绍兴二十六年，僧智昙重建。案《四朝闻见录》：“卫泾，字清叔，自佥幕奉召，而不入国门，翱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艺圃集》：“李沆有《六合塔》诗。”然则和者，合之转音，今北人口音，呼合如和字。俗传六和塔，系元僧杨琏真伽裒宋陵骨而成，实非也。裒骨之塔曰镇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吴僧《白塔寺》诗，所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即此是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头白塔今不见。”则镇南塔自明初已划去之矣。又《江月松风集·白塔》诗：“宋宫传自唐朝寺，白塔崔嵬寝殿前。”则在大内是又一白塔也。

姬姜被难

宋共姬待姆不至而死于火，楚贞姜待符不至而死于水，妇人之义，守礼大于避害，二夫人之事相同，皆能人之所难能者也。后之议者，谓其知守经而不知达权，误矣。

名之显晦不同

郭翼《雪履斋笔记》：“张俊有爱姬张秾，乃钱唐妓，颇涉书史。拓皋之役，俊发书嘱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赵云以坚其心。俊以其书缴奏，上亲书奖谕。”张、韩皆中兴名将，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贱，

亦奇矣！施彦执《北窗炙𣏟》：“钱唐两处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万松岭，夹湖相望。徐之孙忉犹守故庐，语人曰：‘先祖有言，子孙世世勿离钱唐，永无兵燹。’”先生名奭，赐号冲晦。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冲晦，盛称梁红玉，而不及张秾，亦有幸有不幸也。

王坟豆

九曜山下有隙地焉，相传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为孝惠太后之父，旧称邵皇亲坟，杭人讹为邵王坟。其地产蚕豆甚佳，俗呼“王坟豆”，此可与“东陵瓜”同作邵氏典故。

鹧鸪米

渔洋山人《居易录》：“弋阳汪少宰伟赴一中官请，设饭止半盂，而香滑异常。问米所从出，云：‘四川以岁例进贡者，米生于鹧鸪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来年则更取之。’”其事甚异。先伯祖谏庵先生有《鹧鸪米歌》云：“鹧鸪鹧鸪吾问尔，尔何不学雄鸡自断尾？胡为苦唤行不得，犹护尾中二粒米。鹧鸪向我鸣钩辀，请对以臆知是不？白鹭缞，青凤裘，鹤氅翠翎雄雉头，征取羽毛助文采，山林搜捕遭危殆。可怜更有触网罗，燔炙煎烹调鼎鼐。岂若米自尾中生，不劳播谷频催耕。各以两粒充玉食，香净突过长腰粳。但使年年来去无羁缚，予尾翛翛予亦乐。”

讳

书传之论讳，然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与卢抱经学士论讳书》及《书讳辩后》二篇，极赅博精核，爰敬录之。《书》云：“伻来

辱书，是前月十日所发，毗陵至杭，仅六百里，奚迟滞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讳，引据精核，先生之论详矣。然窃有疑焉。即以天子诸侯言之，周襄王名郑，而不闻郑国改封。鲁废具敖二山，而有公孙敖。卫襄公名恶，而其后有大夫齐恶，何以不讳？齐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孙平公名成。举谥则犯名，讳名则废谥，宜何如讳？且有子孙与其先世同名者，高圉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厉王名胡，而僖王名胡。晋惠公名夷吾，而灵公名夷皋。郑武公名掘突，而厉公名突。蔡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公名姑容，而文公名益姑。莒渠丘公名朱，而犁比公名买朱鉏。若夫武王，一代之宗也，而卫有公叔发，郑有公子发。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兹舆期，莒之祖也，而后世有兹丕公及展舆、庚舆。季胜，赵之祖也，而春秋有赵胜，战国有公子胜，平原君亦名胜。陈完，田齐之始祖也，而陈成子有兄曰完。凡此岂得援舍故讳新之例，以为词耶？又有以祖父之名为氏，如《杜世族谱》、《郑氏族略》所载者，则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复讳，亦不必入门而问矣。是皆愚昧所未解，愿先生再诲之。”《书后》云：“《旧唐书》讥退之《讳辨》纰谬，岂以李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耶？王观国《学林》引唐人康骈《剧谈录》曰：‘元微之以明经擢第，愿结交李贺，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微之惭愤而退。后登要路，因指贺祖名进，不合应进士举，遂致辘轲。’乃知毁贺者，微之也。惟称祖讳进与言父晋肃异。然退之颇有误处。《史记·天官书》：‘气来卑而循车通。’《裴氏集解》谓‘车通避汉武帝’，则不讳辙之说恐非。杜上声，度去声，杜、度二字不同音。杜度，见《晋书·卫恒传》，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声，非去声，且犯高宗正讳，即宪宗时高庙已祧，不讳而讳，辨中似不宜见此字。曾子父名点，不名皙。宇文化及逆党孟秉，《隋书·炀帝纪》、《唐书·窦建德传》并作孟景，以秉与昞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璇玑玉衡，以玑与基同音而改之，则不讳浒势秉机之语，殊未尽然。盖唐俗重讳，自天子迄士大夫家，虽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于父名乐，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退之此辨，殆借以讽世欤？至周密《齐东野语》引

《讳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为布帛为布皓，肾肠为肾修。’今文无之，此乃《颜氏家训·风操篇》语，弇阳老人误以为韩文也。”

解经可噱

群儒羽翼经传，而间有极可笑者。桓六年经书“实来”，杜注谓“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故曰实来”。此解原属牵强，盖从阙文之说为是。而家氏铉翁引“子皮实来”、“巩伯实来”为证，以为“天王使人下聘”。毋论圣人不作此廋词隐语，且作经未成，而反引未来之传以为注解，有是理乎？襄二年，“葬小君齐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齐姜为成公夫人，穆姜为宣公夫人，传文甚明。公羊独疑其词曰：“齐姜与穆姜，则未知其为成夫人欤？宣夫人欤？”而何休直以齐姜为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齐姜先薨，多是姑；穆姜后卒，理宜为妇。”夫姑后妇殁，妇先姑逝，亦修短之数，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经，殊属可笑。又鲁定公母不书薨，遂引仙传，以为服五加皮致不死。羊舌大夫以盗献羊埋头事发，掘舌为证，因而得姓，可谓不经之谈。

封神传

《封神演义》一书，可谓诞且妄矣，然亦有所本。《旧唐书·礼乐志》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案五车二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颛顼、蓐收、河伯、风伯、雨师也。又《史记·封禅书》：“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则俗传不尽诬矣。今凡人家门户上，多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亦由此也。

真字

十三经无真字，盖正字，即古真字也。正鹄、正月、雨无正，皆是。今广东各艺招牌，如教识正银、正山水，皆不作真字，尚有古风。又经书中假字，皆作假借解，盖真假二字，古悉用诚伪也。

书卒异词

凡人死曰卒，曰殁，曰疾终，曰溘逝，曰厌世，曰弃养，曰长逝，曰捐馆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弃堂帐，颜鲁公徐府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弃堂帐于相州之安阳。"又曰启手足，独孤及独孤公夫人韦氏墓志："启手足之日，长幼号啕。"权德舆杜岐公志铭："十一月辛启手足京师安仁里。"梁肃皇甫县尉志铭："启手足于嘉兴县私第。"宋李宗谔石保吉碑："启手足于丰义坊之私第。"又曰隐化，陈子昂为其父元敬志铭："隐化于私宫。"又曰迁神，柳宗元崔敬志铭："迁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驾，见唐许长史旧馆坛碑。曰遁化，见颜鲁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迁神，见李志暕唐兴圣尼法澄铭。曰迁化，见唐宣化寺尼见行塔铭。曰舍寿，见唐济度寺尼法愿志铭。僧卒曰迁形，亦曰迁化，见《唐道安禅师塔记》，及僧维新等经幢。曰示灭，见刘禹锡《牛头山融大师新塔记》。

徒法无益

《周书·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饮酒之禁，何至其严如此？盖其时朝歌化纣之俗，酗酒太甚，故特设厉禁以止之，所谓刑乱国用重法也。明洪武初定例："凡吸烟者杀无赦。"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见当日亦以此为鸩毒，故立法如此之峻，

而今则人易叶而户抗，奇矣！窃谓鸦片之禁，近日愈严而行愈广，余谓不及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烟旱菰而后止。地日产其戕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伤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删诗

阮亭司寇《池北偶谈》谓孔子正乐而并未删诗。其论云："《论语》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家语》对哀公问郊，亦曰'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知古诗本有三百，非孔氏手定也。又左氏列国卿大夫燕飨赋诗，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删定，了然可见。"然其说亦有未可尽通者，如《茅鸱》、《河水》、《新宫》、《辔之》、《柔矣》等篇，独非赋诗也乎？今则全篇逸去。其他"素以为绚兮"一句，"唐棣之华"四句，见于《论语》。"兆云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愔愔"六句，见于《左传》。"昔吾有先正"五句，见于《小戴记·缁衣篇》。"鱼在在藻"六句，见于《大戴记·用兵篇》。"国有大命"三句，见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无词，《貍首》亦然，则谓三百篇外绝无删动，亦未见其允当。大约或篇或章，均系旧逸。而单词骈句，尚错杂于简端。孔子定诗时，则竟删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谓古诗三千，而删存止于三百，则马迁传闻之误，前人辨之详矣，其说殊不足信。惟《墨子·公益篇》有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诸子之说，固不足尽信，然凿凿言之，不知即此三百篇耶？抑别有所谓三百者耶？

麾蚤

礼器不麾蚤，旧注训麾为快，谓祭不以蚤为快也。其说殊属晦涩。杭堇浦太史世骏《续礼记集说》引归安郑氏曰："此言临祭之时，

极其诚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所谓手容恭也。蚤与搔，古字通耳。”似较旧说，于义为长。

韩公帕苏公笠

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惠州嘉应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二物甚韵。

毛诗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饮，行一酒令，须四言《毛诗》二句，合成一花，要并头、并蒂、连理，如“宜尔子孙，男子之祥”，隐宜男，此并头花也。“驾彼四牡，颜如渥丹”，隐牡丹，此并蒂花也。“不以其长，春日迟迟”，隐长春，此连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称伊尹之任，辨伊尹之志，论伊尹之出处，明伊尹之见道统，七篇之中，屡屡言之。而孔子口中，绝未论及，彤野之师，桐宫之放，事为其创，功罪俱难言之也。圣人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尽信者，《格古要论》及刘贡父俱云：“水晶为

千年老冰。”然此物出于广东潮州，潮州乌得有冰？且有黄晶、紫晶、绿晶、茶晶、墨晶、发晶之别，其非冰也明矣。考《铁围山丛谈》载，“政和间，伊阳太和山崩，裂出水晶。”则是石中所产无疑。又案，刘贡父与一弁员同座，偶言及水晶系是何物，贡父曰：“不过多年老冰耳。”冰、兵同音，盖戏语也，本不可以为据。

市井食单

猪耳朵，名曰“俏冤家”；猪大肠，名曰“佛扒墙”，皆苏人市井食单名色。

殿寺新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样，而光武洛阳有却飞殿，见《七修类稿》。寺名多取安禅祈福字样，而蜀中成都有相思寺，见《香祖笔记》。

念珠钟声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异名疏》：“梵语钵塞，此名数珠，乃引接下根，牵果修业之具也。”《瓦釜漫记》：“念珠凡一百零八枚，盖取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准一岁之义。”其曰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钟声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义，而击之法，各处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绍兴歌云：“紧十八，慢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共成一百八。”

和尚破荤

人馈得心大师鸡子若干枚。师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壳包，也无皮骨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在人间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脱。张献忠攻渝，见破山和尚，强之食肉。师曰：“公不屠城，我便开戒。”献忠允之。师乃食肉，说偈曰：“酒肉穿肠过，佛在当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若唐僧人某，“但愿鹅生四脚，鳖着两裙”，人以为俊语。又某僧劈伽蓝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锅中还未烂，伽蓝再取一尊来。”人以为洒脱，余谓此不但魔道，直是饿鬼道、畜生道矣。

任翼圣

任翼圣宪副启运九岁读《孟子》终，饮泣不食。乃祖问其故，曰：“岂有读‘然而无有乎尔’二语，而不悲者乎？”后晚年学《易》，研思极虑，忽神游乾坤图内，身如委蜕。一霎，八卦划然开朗，始苏。盖如卧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见震泽任心斋兆麟《有竹斋集》。

武弁临终诗

明杭吴东昇，武弁也，年八十卒，临终诗曰：“嘱咐儿孙送我终，衣衾棺椁莫丰隆。停丧只好经旬外，出殡须行径路中。念我行藏无大过，请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信山家吉与凶。”杭人奢于丧而缓于葬者，当奉此诗为玉圭金臬。

胆异

诸物之胆，皆附肝不动。蚺蛇之胆，随日而转，分上中下三旬。熊胆随时而转，分春夏秋冬。象胆随月而转，分十二建。盖象具十二肖肉，如正月建寅，胆在其虎肉是也。

聚珍版

沈存中云：“庆历中，有毕昇为活字版，用胶泥烧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铜为木之后，近闻亦多散失。顷广东新制活字版一付，以黄杨坚木为之，现已有二万余字，随时增益，大约至五六万字，可以足用。吴石华兰修、曾勉士钊两学博，仪墨农孝廉克中主司其事，将来可成一巨观也。

优剧

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时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舆情也。秦桧当国，和议既成，无迎还二圣意。又桧一日于朝堂假寐，误坠其巾，都察院吴某立置曲柄荷叶托首，安于椅后，遂名曰“太师椅”。有二优因戏于上前，一人捧太师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缓步而出，耳后带大金镮二，垂至前肩。一人问曰：“汝所带是何物？”曰：“此名二胜镮。”一人直前，将双镮掷诸其背，曰：“汝但坐太师交椅受用足矣。二胜之镮，丢之脑后可也。”韩侂胄当国，恃功妄作，诸事皆矫旨行之。偶值内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史弥远当国，威福日盛，凡有夤缘者，必奔走其门。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剧。一人扮颜夫子，喟然而叹。子贡在旁曰：“子何忧之深也？”颜子曰：“夫子之道，仰弥高，钻弥坚，未知何

日望见，是以叹耳。”子贡曰：“子误矣。今日之事，钻弥坚何益，只须钻弥远足矣。”余谓伶人之慧心壮胆，固属可嘉，而诸帝之侧闻谲谏，如聩如聋，何也？

鲜鱼生葱

东坡《仇池笔记》，以徐问真啖鲜鱼生葱为异人。古人盖未知食鲊之说。所谓鲊者，特干鱼片子耳。今则南中以鲜鲊为佳品矣。至生葱之味，美实过于熟葱，北方人人啖之，南人亦十有五六，尤不足奇也。

戴记

读《礼记》，删《丧服》，本无此法，必不得已，《檀弓》、《三年问》二篇，不可删也。

富贵诗

作富贵诗而用金玉珠琲字样，此大忌也。宋李既方句云：“书标卷数金泥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寒乞之相，反令人不可耐。

三十而立

《一夕话》载三十而立破题云：“两个十五之年，虽有椅机而不坐焉。”又《钗钏记》传奇中亦有此科诨，而不知确有此典也。《北梦琐言》：“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甚耻之。

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政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闻者无不绝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别具会心，抑孝廉口授时，即出此秘解也？

三阵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王义方谓之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名半千。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对曰：“臣观载籍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以臣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利，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织，得地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去此三者，其何以战？”高宗深加嗟赏，对策上第。见唐刘肃《大唐新语》。愚谓此数语，不但词理正大，兼有以消其握奇逞谲之谋，而动其休养仁爱之念也。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道家敕语也。解之者曰：“律令，雷部之兽，其行最速，故以为比。”然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车骑将军幕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二千石守丞廷义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马四十匹，驴二百头，给内侍”云云。此檄梁师成得之以入石，然则急急如律令，乃汉之公移常语。张天师汉人，故沿用五字，道家得其祖述耳。

逼人太甚

卿宗与崔杼远近，如明公之于陈恒，天生此一对篡贼。卿宗与萧何远近，如明公之于曹参，天生此同时相国。此不过一时相谑之词耳。若陆机入朝，卢志问曰："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云："如君于卢毓、卢珏。"此则逼人太甚矣，宜其贾祸也。《南史·王俭传》，政府见一选人姓谭，戏曰："齐侯灭谭，那得有卿？"对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可谓捷给矣。

烧尾宴

烧尾之义，向但知鲤鱼将化龙，过龙门，惟尾不化，天火自后烧之，乃成龙去。又一说云："烧尾者，虎豹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见叶梦得《石林燕语》。二说不同。又烧尾宴，《唐书》大臣拜官，献食于天子，名曰"烧尾宴"。而小说所载，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宴之，名曰烧尾宴。"二说亦不同。

挽联

挽联不知起于何时，古但有挽词而已。即或有脍炙二句者，亦其项腹联耳。《石林燕语》载："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容挽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此则的是挽联之体矣。

硬记

小儿读书，勉强背诵，名曰"硬记"，亦可谓之"热记"。见叶梦得《避暑录话》。

缩骨痨

葛秋生姑丈以病瘵卒，身首渐小。医者云："此名缩骨痨。"其病罕闻。按宋彭乘《墨客挥犀》载："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此其是欤？

烧香

《尚书》："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虽祭名，考之礼："焚柴泰坛。"《周礼》："升烟燔牲首。"则是祭前燔柴升烟，皆是求神定仪，初无所谓烧香之说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近人崇释氏，多好用香。盖西方出香，释氏动辄焚香，以示洁净，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于迎神之后，奠币之前，行三上香礼，郡邑或有之，朝廷则无是，宋时犹存古制也，今则又不然矣。

王荆公

公久居枢要，有谏官言："公宅枕乾刚，貌类艺祖。"公上疏请罪云："宅枕乾刚，乃朝廷所赐。貌类艺祖，乃父母所生。"仁庙嘉纳，此官直是没得说。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蔑

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是也。隐公名息姑，当时史官为之讳，

犹定公名宋。《哀廿四年传》：孝、惠娶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讳新，故哀为定讳，定不为隐讳。《汲郡古文》云：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魏史不为鲁讳，则此为隐讳明矣。”愚按此说不然，讳有改文，而无删文，况为地名，尤无笔削之理。且历考《春秋》，庄公名同，而十六年书“同盟于幽”，二十七年书“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五年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七年书“郑杀其大夫申侯”，十六年书“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壬申，公子季友卒”，“丙申，鄫季姬卒”，二十一年书“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二十八年书“壬申，公朝于王所”。成公名黑肱，而十年书“魏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襄公名午，而六年书“壬午，杞伯姑容卒”，十年书“甲午，遂灭逼阳”，十七年书“庚午，邾子牼卒”，十八年书“楚公子午帅师伐郑”，二十六年书“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壬午，许男宁卒于楚”，二十九年书“庚午，卫侯衎卒”，三十年书“甲午，宋灾。”定公名宋，而元年书“晋人执宋仲几”，四年书公会刘子、晋侯、宋公某某“于召陵”，六年书“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十年书“宋乐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陈”，“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十四年书“卫赵阳出奔宋”，“齐侯、宋公会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十五年书“郑罕达帅师伐宋”。俱直书不讳，何独于隐而异之？若云隐为首公，亦讳始祖之意，则纪载之文，宜归一例。闵元年书“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哀三年“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何又不讳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为穿凿耶？

卷七

古今人比拟

明穆文简孔晖以鲧比王安石，其论曰：“鲧名重，安石亦名重；鲧圮族，安石亦圮族；鲧湮汨，安石亦湮汨；鲧志在平水土，而有害无利；安石志在谋富庶，而亦有害无利。”袁简斋大令以刘后主比齐桓公，其论曰：“桓公，庸主也；禅，亦庸主也。然桓公虽嬖易牙、竖刁等，而独信任管仲。后主虽宠中官黄皓等，而独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为群小所挠也。”先伯祖谏庵公以周宣王比唐玄宗，论曰：“宣王之与玄宗，皆两截人。宣王中兴，玄宗亦中兴，而末路则皆不振。宣王《车攻》以下，皆颂扬之诗；《祈父》以下，皆讽刺之作。玄宗开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宝以后，杨、李相而乱。盖有英武之才以创其始，而无沉厚之德以持其终也。”此等比拟，俱极贴切。

陈三元

桂林相国陈文恭公，世居横山村，筑培远堂。嘉庆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孙喆臣守睿，癸酉解元，尝梦状元名继昌，遂改名，以庚辰领会状，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云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游还珠岩诗刻云：“岩中石合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天子圣神贤哲

出，庙廊继步策华勋。”后四句，陈公名字悉见，亦一奇也。相传伏波岩下，有石如砫，向离岩二尺许，谶云：“岩连石出状元近。”则竟相连矣。状元夫人为李侍郎宗瀚女侄。李寄诗云：“矫矫文公五世孙，南交科第夺中原。三头掌故今双绝，千佛名经有几尊？独秀高擎天极柱，一枝青出桂林村。相期位业齐王宋，培远贻谋属相门。”“胪传大宋已更名，世美家声叶凤鸣。刚道珠岩浮柱合，又传石刻满城惊。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谶早成。圣代得人方共庆，肯教温饱负生平。”“剥复天心未易量，祝融荡扫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旧平泉宰相庄。人羡唐夫年始壮，我怀君子泽弥长。泥金漫说门楣喜，白叟黄童尽若狂。”先是广西贡院前大楼久圮，形家谓宜改建，甫落成，而陈遂捷三元。制军阮宫保诗云：“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名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注，近科状元吴信中、洪莹、蒋立镛、吴其浚、陈沆及陈继昌，皆予门生门下之门生也。陈会试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绍所荐。荐之夜，总裁黄左田宗伯钺梦有人持阮元名帖来拜，及定元，竟以广西卷书榜，知得两元。大司农卢南石先生谓黄曰：“梦合矣。”楷堂札述其备细于阮宫保，宫保答诗云：“第一房中蓉镜开，荐贤我亦梦中来。事从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抡桂岭，姓名端合借云台。凭君入格非常事，应有朱衣暗里回。”真一则玉堂佳话也。

思归诗

方坦庵宫詹诗云：“老妻书至劝归家，为数乡园乐事赊。彭泽鲤鱼无锡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牵萝已补床头漏，扁豆犹开屋角花。旧布衣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可想见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广西云贵多有土司，虽有降罚处分，例不革职。其废弛不法者，奏革后，择其子袭之，故俗谓土司曰“铁纱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为聘，过门时乃悬之项下，谓之“挂印夫人”。娶后，印即掌于其妻，呼为“护印夫人”，筑高楼以居之，曰“印楼”。民间税契者，例价千钱之外，另折钱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钱”，即护印夫人之花粉钱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齐春帆进士元发，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养在署，襟怀坦荡。尝游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龛供之，旁镌小楷一联云：“谢宣城何许人？只江上五言诗，令先生低首；韩荆州差解事，放阶前盈尺地，让国士扬眉。”可谓风雅好事者矣。

义髻

天宝末，童谣云：“义髻抛河内，黄裙逐水流。”因贵妃以假髻作首饰，而好服黄裙故也。见《太真外传》。假髻曰“义髻”，二字甚新。

重拜花烛

冯潜斋先生成修，广东人，幼牧牛，梦有持扇为障日者，扇上有“贵州学政”四字，因发奋读书。年三十四，始游庠。逾年，登贤书，联捷，点庶常，改部曹，典蜀试，又典闽试，得蓝生彩元作解首。先是为王安国尚书典试所赏，必欲中元。因与正主试不合，争之不得。尚书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阅二十年，果发

解，尚书喜极，而蓝老矣。先生嗣出贵州学差，果符梦兆，旋罢归。好论文，有冯八股之目，年九十余始卒。乾隆壬寅八帙，与夫人同庚，康健无恙，届结缡周甲之期，亲友门生，骈集称庆，重行花烛交拜之礼，自署其门云："子未必肖，孙未必贤，屡忝科名，只为老年娱晚景；夫岂能刚，妻岂能顺，重烧花烛，幸邀天眷锡遐龄。"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鸣，洵美谈也。

振振

螽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实也。《公羊》葵丘之会，桓公振振然，振振，矜夸也。《左传》均服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阳竹枝词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阳竹枝》云："鹧鸪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对河。恨杀两边行不得，断肠声里唤哥哥。"风致绝佳。

醋溜鱼

西湖醋溜鱼相传是宋五嫂遗制，近则工料简涩，直不见其佳处，然名留刀匕，四远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恒泰《西湖词》云："小泊湖边五柳居，当筵举网得鲜鱼。味酸最爱银刀鲙，河鲤河鲂总不如。"读此诗，觉此鱼顿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笔，足以移情也。

徐闻县

雷州徐闻县，其始县城逼近海壖，每潮汛汹涌，闻者震恐，后徙筑县城。居民喜曰：“海边潮至，庶徐徐闻乎？”因改名徐闻县。方橡坪曰：“取对‘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可谓巧对。”

三垂冈

乌程严松龄进士遂成著《海珊诗钞》。《三垂冈》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雪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调响，逼近唐音。集中“风通花气全归枕，月转楼阴倒入池”；“雕盘大漠寒无影，冰裂黄河夜有声”；“凉笛生于无月夜，晓莺啼及未花天”，皆可传之句也。

出关诗

山海关诗，不难于雄壮悲凉，而难于工稳熨贴。长白贵梦萸侍郎庆句云：“群山尽作窥边势，大海能销出塞声。”笔力健举。又某公谪戍出关诗云：“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头。”凄凉之语，出以蕴藉之笔，更佳。

黑蝶

热河东砂石坂地，产黑蝶，大者五六寸，土人呼为“黑蛾”，蒙古人呼为“额尔伯克伊”。

桃源诗

福建莆田黄桐石著《战古堂诗》。《桃源》云：“草木自生无税地，子孙长读未烧书。”极新颖。

下第诗

下第诗，忌牢骚怒骂。赵瓯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鸿毛，舍此将何术改操？亲老河难人寿俟，时清星敢少微高。长鸣栈马还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残烛在，搬姜自笑鼠徒劳。”和平中正，宜其掇巍科，享盛名，臻耆耇也。

太太

汉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为帝太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太后，此妇人称太太之始也。古者妇人称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复为列侯，不得称太夫人。见《汉书·文帝纪》注。今则无贵贱，皆称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诗者。近广东某洋商《黄埔竹枝词》云：“丈量看到中舱货，太太今年税较多。”初不知所谓，后阅粤海关报税单，开载“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该税九十六元之数”，始知外夷因中国妇人尊称太太，故带来夷妇，皆呼太太，以示矜贵也。

诗中之时

“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此不可或失之时也。“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场袍笏戏阑时”，此无可奈何之时也。

夫己氏

《左文十六年传》曰：“夫己氏。”余杭邵学士晋涵解云：“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之数名之，适当己字。”然以传考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若亭林顾氏引彼己之子作证为确。

大连少连

二人见于《戴记》，少连又见《论语》，他无考焉。德清严九能元照曾购日本所刻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前列物茂卿序，其图记有“大连苗裔”四字，知贤泽之流传，久而远矣。

珠江竹枝词

李环浦珠，新会人，著《珠江竹枝词》二十首。录其四云：“古墓为田长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采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桥边隔树听。”“梦回斜日透窗纱，新试盘头顾渚茶。岸上不如船上乐，青山绿水是儿家。”“船泊沙头莫便开，卯潮才退午潮来。请看鱼藻门前水，流到湨洲也却回。”“黄木湾深粉蝶飞，白鹅潭涨锦鳞肥。今朝正好游花埭，玫瑰花开夹紫薇。”

瞽人填词

陈孟周，瞽人也。闻郑板桥填词，问其调。为诵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阕，不数日即填《忆秦娥》词：“光阴泻，春风记得花开夜。花开夜，明珠双赠，相逢未嫁。旧时明月如钩挂，只今提起心还怕。心还怕，漏声初定，玉楼人下。”

羊肾羹

彭文勤《跋龙洲道人集》云：“龙洲尝在辛稼轩席上赋《羊肾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胃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俎伴风流。’”诗甚风趣。按“羊肾羹”可对“牛心炙”。

参商

不睦曰“参商”。按《左传》：“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沉于大夏。”一主辰星，一主参星，参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苏武诗云：“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后人有用参商者，盖错举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无其制。《左传》：“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奥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皆近之而非也。《旧唐书·辽东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则土炕之始，但炕作坑字耳。

余椒云

余椒云司马瀚，山阴人，官广东，由县丞历知县，有吏才，好谈诗。《即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无限烟云眼底过。昨夜月明今夜雨，来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沉，人情冷暖，盖有慨乎其言之。

闵子弟

闵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二子何人，经传罕见。有人至山东，谒闵子祠，见正像傍立二主，乃闵子两弟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庙所奉，必有可据，况以卦命名，尤不谬也。

青

青与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谓黑为青。案《戴记·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盖青字之所昉。又《禹贡》"厥土青黎"，王肃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又有文在其手"，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并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腓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亦取爱养之义。惟《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曲礼》"冠而字，笄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然卒不以文为字也。以文为字，始于秦始皇琅玡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则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斯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韵。禺约

出，音降而为韵矣。李斯、程邈、周禺、沈约。

平山堂

扬州平山堂，余曾两游。第一次尚有园亭丘壑之胜，然已太半倾颓。二次则衰草斜阳，愈增寥寂矣。因忆陶篁邨先生有《由红桥至平山堂》三绝云："遥闻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计扬州二分月，红桥应占一分多。""亚字墙围万柳条，枣花帘北酒旗飘。不教尺地清闲过，更遣长廊接画桥。""平山堂接古名蓝，太守遗踪仔细探。山色有无何处领，一帘烟雨望江南。"想见当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堂楹联："隔江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饮，与众宾欢。"伊墨卿太守秉绶所题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无东西，况豫省辖地，并在江南，西何以称焉？考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今六合、历阳今和州、庐江今庐州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魏武帝纪》："进军屯江西。"《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谓江西，今之所谓江北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则以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耳，亦犹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今但称广东、广西也。

五大夫

秦封泰山松为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级。”《史记》“曹参由七大夫迁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诗云：“不羡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乔岳下，肯将直节事嬴秦。”误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种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岳庙对

京师东岳庙对云：“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汪文端公由敦所书，句则赵瓯北先生所撰也。

武庙对

西湖秋水观，祀武帝，在岳忠武庙之左。门对云：“德必有邻，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择主，鼎足定汉室君臣。”缪昌期手笔也。

侍郎林

曲阜城东，有颜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转语也。”引任昉《述异记》云：“曲阜古城，有颜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载共云；颜林树石楠，人罕知者。

亲戚

《史记·宋世家》："箕子，纣亲戚也。"《路史》谓"但言亲戚，则非诸父昆弟之称"，而不知非也。古人称一家之人，亦曰亲戚。《韩诗外传》："曾子曰：'亲戚既殁，虽欲孝，谁为孝。'"此以亲戚为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传》："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此以亲戚为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传》："棠君尚谓其弟员曰：'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此以亲戚为父兄也。《战国策》："苏秦曰：'富贵则亲戚畏惧。'"此以亲戚为妻嫂也。

饯优诗

梁石痴枢，顺德人，工画而懒于诗。所识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则与优儿饯，优，衡阳人，依孔三载，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无诗，无则不许入席。"梁曰："诗亦非难，但论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强就，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笔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阳来，今返衡阳去。风送衡阳舟，目断衡阳树。"于是众瞩眙而俱搁笔。

撕

以手离物，俗谓之撕。撕即斯也。《说文》："斯，析也。"《释诂》："斯，离也。"《诗·陈风》："墓门有棘，斧以斯之。"笺："惟斧可以开析之。"然此犹假物以为用者。《吕览·报更篇》："赵孟见桑下饿人，与之脯一朐，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则以手离物之确证。

贼秃

今人骂僧曰“贼秃”。按梁荀济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贪淫之贼秃。”则此语六朝已有之。

老

今人友朋相呼，称其姓而带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诗：“每被老元偷格律。”谓微之也。“试觅老刘看”，谓梦得也。又有称人字之一字而系以老者，东坡诗曰：“老可能为竹写真。”谓文与可也。

荅

古无荅字，合，即荅也。《释诂》：“合，对也。”《左宣二年传》：“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杜注：“合，犹荅也。叔牂言毕，遂奔鲁。”

烈皇惨诀

李自成陷京师，上命传皇太子、二皇子至。犹盛服入，上曰：“此何时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来，上为解其衣换之，且手系其带告之曰：“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迹藏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见王誉昌《崇祯宫祠注》。此语出自帝王之口，沉痛极矣。

一壮

医人用艾一灼曰一壮，向以为一撞，谓其坟起如撞物然，而不知

非也。《埤雅》：“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者，为壮人当以此为数准也。其余老弱羸病，量力而减之耳。”

四壬子图

本朝方尔止，画四壬子图，绘陶渊明、杜子美、白乐天，自执诗卷请教，盖仿后汉赵邠卿也。邠卿图子产、叔向、晏婴、季札四人居宾位，而自画其像居主位，皆模蠡铸岛之滥觞耳。

名姓之误

齐将孙膑以刑为名，非真名也。汉将黔布以刑为姓，非真姓也。乃《姓谱》收黔为姓，而今武人有名孙再膑者，可发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对君，称父曰先臣。晏婴辞齐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称母可曰先妾。《战国策》：“匡章对齐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颜子

《高士传》：“颜回有郭外之田六十亩，以供饘粥。有郭内之圃六十亩，以供丝麻。”若是，则小康之家矣，何至箪瓢陋巷，不堪其忧耶？其说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处皆济南胜境。刘少宣《咏湖》句云：“舟行着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张云庄《咏泉》诗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时长吼半空雷。”可想见两地光景。

先大父夬庵公传

卢抱经学士所撰，敬录于此：“梁君处素，名履绳，余益友也。善读书，既撷其精，并正其误，与其兄曜北相砻错，一时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订群书，有所遗忘及错误，君率为余审定之。两君皆厚余，其气象，曜北侃侃然，君则阎阎然，和易近人，人尤乐亲之。曜北弃举子业，专精《史记》学。乾隆戊申，预行己酉科，君举浙江乡试，人咸意其发名成业，正未有涯也。再试南宫，不遇，归途风日燥烈，尘起涨天，热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犹无恙也。会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阅月余，亲程畚筑之劳维谨。茔面富春江，时当秋末，江风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强壮，不为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两害俱发，卧床未几，即失音。越日，而客传其逝。余闻而惊讶，往视之信，为之失声长恸，悲夫！广我见闻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呜呼！君生宦家，家门鼎盛，祖则大学士文庄公，父则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编修耰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讲。设以常人处之，不为裙屐风流，则为裘马清狂，以游戏征逐为事，不复知有文字之乐者，比比然矣。君独萧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则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学而孱守之，故名不涉于爱憎之口。自其曾大父溪父先生以来，学问文章，照耀海内。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珙璧。君克自奋厉，继承家学，其于众经中，尤精《左氏传》，盖其舅氏元和陈君树华著有《春秋内外传考证》，君复汇辑诸家之说，而折其衷，胪为六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读而善之，其续纂者尚未

竟也。遗草具在，捡拾而加以整比，将后之人是赖已。君诗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尝与其兄及所亲合刻《梅竹联吟》，亦可见其崖略。书法虽不名家，然端谨不苟，如其人。且通《说文》，下笔无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乌能测其所至。乃年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时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内少一读书人，则又不独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于曲阜孔氏，孔氏多学人。余友孔君继汾，为君之外舅，以君处族党间，可以无愧色矣。一子曰祖恩，孙曰绍壬，在长逝者或可无憾，而未死者乌能免于憾也。余颓唐之笔，不足为君重，但为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属禽，牝牡属兽，然而“雉鸣求牡”，“牝鸡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绥绥”，“雌兔迷离”，兽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乐》曰：“雄不耕稼穑树艺，雌不纺绩织纴。”以男女为雌雄，奇文也。

点心

今以午前午后小食曰“点心”。按《唐书》“郑儋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此二字见纪载之始。又宋帝谓某臣曰：“朕当为卿设点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谚艳称富贵家有此二句。人俱以为歌舞繁华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极冷淡语也。寒食一节，古无赏心乐事。豪家俾昼作夜，中宵酣戏，比晓高眠，客之至其门者，见突虚灶冷，颇有若寒食禁烟之象，

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诗

鸿胪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员为之，河间纪象庭二尹，晓岚宗伯之少子，尝为此职。有自嘲诗云：“秀才每自叹途穷，一进鸿胪气便雄。金顶朝珠同太史，蟒袍补褂僭王公。螭头告示双行白，门角封皮两道红。更有待官仪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胆獺肝

谚曰：“人心象胆，世事獺肝。”象胆无定位，十二月分属遍体，故以比人心，言难见也。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则他一析更新，循环岁更，故以比世事，言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无出其右”，重右也。失谋曰“左计”，异端曰“左道”，降秩曰“左迁”，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则皆尚左矣。

者这

者回、者番、者般、者时、者边、者个，者之为言此也。今改作这字，这乃鱼战切，迎也。郭忠恕《佩觿》集云：“以迎这之这，为者回之者，其顺非有如此者。”

制义碍诗

不从制义入手者，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则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先生曰："老子云：'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

西域诗

长洲褚筠心廷璋，官侍读学士，赋西域诗八首，序云："璋备员史局，八载于兹，承修《西域图志》、《同文志》诸书，考索印证，纪圣朝之疆索，阐前代之见闻，编次之余，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会城郭之大略，以补史乘所未备，且借以咏歌盛烈，窃附于江汉常武之义云。"《乌鲁木齐》云："额鲁公孙此建瓴，地为额鲁特公族噶尔丹多尔济之昂吉。天戈万里下风霆。山围蒲类分西谷，汉蒲类国地治天山西流榆谷。云护沙陀拱北庭。唐为北庭大都护府，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断角声横月白，无边草色入天青。辑怀城上新建城名。舒雄眺，尽把耕畴换牧坰。"《伊黎》云："人驱风雪兽驱烟，犹见乌孙立国年。为汉乌孙建廷处，乌孙为行国，逐水草。海气万重吞丽水，伊黎河，唐时名伊丽河，亦曰伊黎水。西北流入巴尔喀什淖尔彼中海也。山容三面负祁连。伊黎为计腾格里山，即古祁连山东西南三面分支环抱。盘雕红寺朝鸣角，有海驽克、固尔札两庙。散马青原夜控弦。纪绩穹碑衔落日，固尔札庙东建有前后勒铭伊黎碑。英灵班鄂想回旋。定北将军班第、议政大臣鄂容安尽节于此。"《雅尔》云："多逻川外夜吹芦，雉堞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三叶护，唐三姓叶护地，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边风犹动五单于。汉呼揭、车犁、乌藉、振闰、郅支五单于地。名藩甲卷烟消漠，西北接左哈萨大界，大兵追阿木尔撒纳入其地，哈萨克撒帐数千里因而内附。健将弓开血洒芜。巴图鲁侍卫奇彻布克敌制胜于此。不是皇威宣北徼，春光谁遣遍坟垆。"《额尔齐斯》云："西州直北势凭陵，瀚海迢遥过白登。钤泽

风高奔怒马，今烘郭图淖尔，译言钤泽。金山雪暗下饥鹰。今阿勒坦鄂拉，译言金山。曾传旧壤开都伯，旧为都尔伯特游牧处，四卫拉特之一也。都尔伯特，急读则成都伯。仅见降王保策凌。都尔伯特有三策凌者，首先归附，封王爵，今存。四部虫沙成底事，好将忠谨化骁腾。”《吹》云：“梯空劲旅倚孱颜，巴图鲁阿玉锡以二十五人败六千余众于格登山，在吹东境。径出盘雕落雁间。波浪远翻图库水，图斯库尔，急读则成图库，唐碎叶水也。风云高护格登山。千屯此日开榆塞，自图斯库尔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百余里，总名曰吹，今为屯种之所。十箭当年阻玉关。唐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分十部，部授一箭，曰十箭，居碎叶东西境。碎叶长川流不极，吹河为唐碎叶川。犹悬边月照潺湲。”《哈喇沙尔》云：“风雨犹疑铁骑屯，至今沙戟有遗痕。焉耆镇启龙游远，唐设焉耆都会府为四镇之一。都护城悬乌垒尊。西境为汉乌垒城，都护居于此，西域为中。弓挂轮台飞皎月，西有地名王古尔，汉轮台地。剑磨蒲海射晴暾。南有罗卜淖尔，为古蒲昌海，河源，至此潜行。戍楼高处分襟带，山水遗经费讨论。”《阿尔苏》云：“天边冰雪郁嵯峨，木素峰高朔气多。城北有木数尔岭，多冰雪，回语木数尔，冰也。壕上射生城落雁，军前飨士帐鸣鼍。东萦姑墨千年碛，阿克苏东塔里木河北岸，为古墨国地。南走于阗一线河。和阗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木河。待把方言垂竹笔，回人用竹笔。阿苏温宿谩承讹。阿克苏为古温宿地。”《和阗》云：“毗沙府号古于阗，和阗为古于阗，唐设毗沙都督府，西倚葱岭。葱岭千盘积翠连。大乘西来留法显，《水经注》：“释法显至于阗，其国有大乘学。”重源东下问张骞。《汉书》：“河有两源，一出于阗。”渔人秋采河边玉，于阗有绿玉河、黑玉河，即今玉陇哈喇哈什诸河也。战马春耕陇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曰额里齐，曰玉陇哈什，曰哈喇哈什，曰齐尔拉，曰塔克，曰克勒底雅。唐家风雨汉家烟。”八诗风格高搴，音调圆响，洵可传之作也。

行状

山舟学士遗命不作行状，极高见也。《通鉴》注云：“行状者，状其平生之行实，上之朝廷，以请谥。”今既不在谥典，何必作耶？今寻

常一命之员，亦立行状，不识何所用诸？

履历

今之履历，古之脚色也。《通鉴》：“隋虞世基掌选曹，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今谓之根脚。又宋人注状，其始有并非元祐党人亲戚字样，其后有并非蔡京、童贯亲戚字样。

阮亭司寇对联

殷彦来誉庆颂王文简对联：“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从之游。”又钱亮功名世游京师，除夕以联送文简云：“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贤圣，窃比前人，于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尧舜，圣若宣尼，夫谁敢比迹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尧，汉有临武长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时有拾遗鲁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谦语成谶

陈桂林文恭，性谦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视曰：“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还让中堂。”盖习于扬谦，初不觉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归，方戒途，

传闻文端骑箕之信，欲回京一吊，家人力阻，行至韩庄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溪父公，少时诣一相士问曰：“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贰乎？”答如前。公曰：“然则作相矣。”对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盖协揆耳。”后以明经学博老，而以文庄贵，受大学士封。此事载阮吾山《茶余客话》。偶阅唐李固《幽闲鼓吹》，载苗晋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前事。问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然爱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为怪诞，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冢宰居摄三日。二事古今绝相类。

相门对

相传张文端予告归里，榜门云：“绿水青山，让老夫逍遥岁月；紫宸黄阁，看吾儿燮理阴阳。”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书门联云：“看儿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愚谓此皆是谢太傅对客语中化来，特不如其蕴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腾口之辩才，而多师心之议论。尝与阎百诗辨地理，多穿凿。百诗太息曰：“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

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

僧道

高宗御制诗：“御史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借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故为诗以见意云：‘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大哉王言，足以遏邪说而息迂谈矣。

侯元经

侯元经嘉缗号夷门，台州才士也。词赋敏赡，屡困场屋。年五十，官江左县丞，解饷户部，为库吏需索，不即予批回，侯大窘。时先文庄公为侍郎，见侯名，曰：“夷门也。”顾司官曰：“某尚书祭文，诸君谦让不下笔，盍属之。”即传至户部堂后，授笔札，不移晷，成骈体，极壮丽。某司官复进曰：“此堂官祭文，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笔，复成四言韵文。一时堂上下称讶不已。彼管库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即付之，明日束装成行矣。

赌空

今酒令猜枚，辄相谓曰：“前后手不赌空。”按此说其来已久。元人姚文奂诗曰：“剥将莲子猜拳子，玉手双开不赌空。”正谓此也。

绝命词

洪武中，刑部尚书杨靖，字仲宁，有才识，乃未竟其用，以冤死。临难之日，作词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轩辕镜，可惜颠折了无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盏须弥有道灯，可惜陨碎了龙凤冠中白玉簪，三时三刻休，前世前缘定。”亦可悲矣。

金乌玉兔

张衡《灵宪》：“日者，太阳之精，积而成鸟，象乌，阳之类，其数奇；月，阴之精，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偶。”此分阴阳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属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属鸡，而鸡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阴阳之精，互藏其宅也。总之，乃日月之积气，非真有乌兔耳。

爷爷

《玉篇》“俗呼父曰爷”，《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杜诗“见爷背面啼”，“爷娘妻子走相送”，俱以父为爷也。今北人呼祖为爷爷。宋燕山府永清县大佛寺内有石幢，系王士宗建，末云：“亡爷爷王安，娘娘刘氏。”是称其大父、大母也。则此称自宋时已有之，然则当时北军有宗爷爷、岳爷爷之称，直以祖尊之矣。

赵秋谷

赵宫赞，本与阮亭有隙，罢职后，益修憾焉。尝游吴中，与吴修

龄为莫逆交。一日，酒酣，语修龄曰：“尔来论诗，惟位尊年高者，斯称巨手耳。”时宋商丘方巡抚吴门，闻是语，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诗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语极蕴藉。

十万卷楼

萧山王穀塍先生宗炎释褐后，遂不出山，里居数十年，闭户著书，搜藏甚富，颜其居曰“十万卷楼”。

三字狱

《宰辅编年录》：岳鄂王狱具，秦桧言：“岳云与张宪书，其事必须有。”蕲王争曰：“必须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须有。桧以险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书有据，决不以摸棱语了事也，似宜从“必须有”为是。

文幂酒

《知稼翁集注》：“临安人，以黜卷幂酒缸。”可与“覆酱瓿”作的对。

挂冠

挂冠之事，清时则鸣高，衰世则避祸，往往有之。绍兴中，周大理以不肯勘问岳飞狱，挂冠而去。天启中，林祭酒以陆万名请魏忠贤

从祀孔庙，挂冠而去。此等挂冠，荣于锦旋多矣。

诗占身分

张南华鹏翮应制赋《汤圆》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总不惊。”度量可想。庄滋圃有恭朝考《春蚕作茧》诗：“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抱负可想。

药别名

唐进士侯宁极撰《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凡一百九十品。兹择其雅而趣者录之：黄芩曰“苦督邮”，石南叶曰“冷翠金刚”，沉香曰“远秀卿”，神曲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闾小玉”，甘遂曰“随阳给事中”，酸枣仁曰“调睡参军”，紫苏曰“水状元”，藿香曰“玲珑霍去病”，大黄曰“无声虎”，蛇床子曰“建阳八座”，半夏曰“痰宫劈历”，艾曰“肚里屏风”，细辛曰“绿须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蔻曰“脾家瑞气”，附子曰“正坐丹砂”，生姜曰“百辣云”，枇杷叶曰“无忧扇”，皂荚曰“元房仲长统”，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义。德州田山姜，癖好新奇，凡病，医以方进，书俗名者不饮也。则知此书之作，千载后有知音者矣。

圆梦

苏人于况太守庙祈梦。有二人于秋闱前诣焉，梦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谓。一人曰：“隔河有圆梦者，君待此，吾往问焉。”至则占之者曰：“卒之为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为贵。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后，将来可得一县令。所以不大显达

者，以卒虽渡河，亦止准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嶓初求县宰，梦渡江船覆，水分为二，西则清，东则浊，遂沿东而过。占之友人，贺曰：“君当授浙江分水县矣。”后旬日，果应，见谢于友。友勉之曰：“为政宜清，昨夜入浊，非佳。”后嶓果以滥致命。事见唐于逖《闻奇录》。此等圆梦，极有意趣。

怀嬴

晋文公取怀嬴，于此言之，则侄妇也。于彼言之，则甥女也。名分之间，紊乱已极。较之乃翁烝齐姜，乃弟烝贾君，未达一间耳。

葡萄

北地葡萄最美，有客问南中何以敌此。汪钝翁曰：“橘柚秋黄，杨梅夏紫。”此与千里莼丝，末下盐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同一风致。

头

牛羊称若干头，而食物亦可称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又谢赍功德食一头。又刘孝威谢果食一头。奴亦可以称头。梁简文帝书，言安成王饷胡子一头。并见唐段公路《北户录》。

槟榔

《南史》：刘穆之以金柈盛槟榔，宴妻兄弟。则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槟榔，大腹皮子也。”陶隐居曰：“尖长而有紫纹者曰槟，圆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广州者大而味涩。粤人以蛎房灰染红，包浮留藤叶俗呼橹叶。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陆倕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见《北户录》。则口之为称，其来已久。其食也，满口咀嚼，吐汁鲜红。丘濬《赠五羊太守》诗云：“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此言其鲜者。干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师人亦嗜此品，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恶状可憎。渔洋山人《调程给事》诗云：“趋朝问夜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读之失笑。然程系南海人，固无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耽之。余三滞京师，两游岭海，酒酣以往，手奉难辞，间一效颦，则蹙额攒眉，苦涩难忍，而甘之如饴者，其别有肺肠耶？

文士浅陋

国朝磨勘诸生诗学策内，有称唐之王阮亭，宋之白乐天，此亦可与问尧、舜一人二人者，步后尘矣。

林抚军奏疏

江苏赋税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丰年尚可支持，歉岁即形拮据。比来连年水旱，劝捐议赈，一而再三，国帑多靡，民财告匮，巡抚林公一摺，剀切敷陈，因全录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苏巡抚林则徐片奏：再江苏连年灾歉，民情竭蹶异常，望岁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旸调顺，满望得一丰收，稍补从前积歉。乃自七月间江潮盛涨，沿江各县业已被水成灾。其时苏、松等属棉稻青葱，犹冀以江南之盈，补江北之绌。盖本省漕赋在江北仅十之一，而

江南居十之九，故苏、松等属秋收关系尤重。惟所种俱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偏值风雨阴寒，遂多秀而不实，然大概犹不失为中稔。迨九月后，仍复晴少雨多，昼则雾气迷濛，夜则霜威寒重，虽已结成颗粒，仅得半浆。乡农传说暗荒，臣犹不信，于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浆之禾变成焦黑，实为先前所不及料。然犹盼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砻。不意十月以来，滂沱不止，迅雷闪电，昼夜数番，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属虔诚礼祷，悚惧滋深，虽中间偶尔见晴，而阳光熹微，不敌连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晒无从，亦多发芽霉烂。乡民烘焙，勉强试砻，而米粒已酥，上砻即碎，是以业田之户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钦奉谕旨，新漕提前赶办。当经钦遵严饬各属，勒令先具限结，将何日开仓，何日征完，何日兑足开行，登载结内，并声明如有逾期，愿甘参办字样呈送；如不具限状，即以才力不能胜任，立予参撤，不使恋栈贻误。各属尚皆具结遵办。然赋从租出，租未收纳，赋自何来？当此情形屡变之余，实深焦灼。又各属沙地只宜种植木棉，男妇织纺为生者十居五六，连岁棉荒歇业，生计维艰。今年早花已被风摇，而晚棉结铃尚旺，如得晴暄天气，犹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雾风霜，青苞腐脱，计收成仅只一二分。小民纺织无资，率皆停机坐食。且节候已交冬至，即赶紧种麦，犹恐过时，况又雨雪纷乘，至今未已，田皆积水，难种春花。接济无资，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报秋灾以后，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官以秋灾不出九月，不许妄报，原系遵守定例。然值连阴苦雨，人心难免惶惶，外县城乡不无抢掠滋闹之事。臣饬委文武大员分投弹压，现已安静。除宝山乡民因补报歉收挤至县署一案，另折奏明严拿提审外，其余情节较轻例不应奏者，亦当随案照例惩办，以戢刁风。惟据续报歉收情形，勘明属实，不得不照续被灾伤之例，酌请缓征。正在缮折具奏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并奉上谕：“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

只知博取声誉”，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兢凛惭惶，莫能言状。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财赋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屡有偏灾。极知经费有常，而不得不为赈恤蠲缓之请，抚衷循省，已无时不汗背腼颜，乃蒙皇上不加严谴，训饬周详，凡有人心，皆当如何感愧？况臣受恩深重，何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国计为亟，则无以仰对君父，即为覆载之所不容。臣虽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苏之后，秋成仅六分有余，而苏、松等四府一州于征兑新漕之外，尚带运十一年留漕二十万石，合计米数将及一百八十万，为历来所未有之多。原因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筹办。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陈銮催提严紧，亦于奏销前扫数全完，业经专折奏蒙圣鉴在案。窃惟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潮之盛涨，系由黔、蜀、湖广、江西、安徽各省大水，并入长江，其破圩淹灌之处，原不止上元六县，臣所请抚恤，第举其最重者而言。仰蒙皇上天恩，准给口粮，灾黎感沦肌髓，嗣经官绅捐资抚恤，臣即复行奏请毋庸动项，惟将所发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五县银两，留为办赈之需。其丹徒一县，捐项已有五万余两，并足以敷赈济，当将前发之银，提回司库。凡此稍可节省之处，均不敢轻费帑金。惟于灾分较重，又难猝集之区，则不得不酌给例赈。臣等另折请拨之十三万两，仅分给十二县卫军民，虽地方广而户口多，亦只得撙节动拨。此外无非倡率劝捐，以冀随时接济。惟频年以来，屡劝捐输，即绅富之家，实亦力疲难继。查道光三年大灾，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万余两，至道光十一年，灾分与前相埒，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各年捐项较绌，此时闾阎匮乏，劝谕愈难。然睹此待哺灾黎，要不能不勉筹推解。臣与督臣率同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导，以冀官绅富户观感乐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闻共睹。如果不肖州县捏灾冒赈，地方刁生劣监，岂肯不为举发？而绅富之家又安肯听其劝谕？捐资助赈，至再至三，且捏灾而转自捐廉，似亦无此愚拙之州县也！至展缓之举，只能缓其目前，仍须征于异日，非如蠲免之项，虑有侵吞。州县之于钱漕，未有

不愿征而愿缓者，至必不得已而请缓，且年复一年，则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难逃圣鉴，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是！今漕务濒于决裂，时刻可虞，臣不得不将现在实情，为我皇上密陈梗概。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不止。在米贱之年，一百八九十万石之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若米少价昂，则暗增一二百万两而人不觉。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费，逐层推计，无非百姓脂膏。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曾经臣缕晰奏闻，然其势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办漕务，将新旧一并交帮，嗣因震泽县张亨衢办漕迟误，奏参革审，而漕米仍设法起运，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紧要，办理不敢从宽也。今岁秋禾约收已逊去年，兹复节节受伤，发芽霉烂，询之老农云：现在纵能即晴赶晒糟朽之谷，比之上年每亩已少收五六斗。就苏州一府额田六百万亩计之，即已少米三百余万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设想者。民间积歉已久，盖藏本极空虚。当此秋成之时，粮价日昂，实从来所未见，来岁青黄不接，不知更当何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前此漕船临开，间有缺米，州县尚能买补。近且累中加累，告贷无门。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至曩时苏、松之繁富，由于百货之流通，挹彼注兹，尚堪补救。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屡歉，即邻近各省，亦连被偏灾，布匹丝绸销售稀少，权子母者即无可谋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故此次虽系勘不成灾，其实困苦之情，竟与全灾无异。臣惟有一面多劝捐资，妥为安抚，一面督同道府州县，将漕务设法筹办，总不使借口耽延。但本年已请缓征之处，尚不过十分中之二分有余，此外常、镇等处亦已纷纷续禀。臣复其情形略轻者，无不先行驳饬。但天时如此，日后情形如何，臣实不能预料。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枕席。并与

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商筹，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从此即能晴霁，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据实奏闻，仰求训示遵办。大江南北为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实情，难瞒众人耳目。臣如捏饰，非无可以告发之人。我圣主子惠黎元，恩施无已，正恐一夫不获，是以查核务严，但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尽。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至京仓储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盘筹画，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天心与圣心相应，定见祥和普被，屡见绥丰，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臣不胜延颈颂祷之至！”

东周

“吾其为东周乎？”孙履斋弈《示儿编》云：“此是反辞，言必兴起西周之盛，岂肯复为东周之衰乎？”说本伊川，较旧注颇胜。

斫

斫，之若切，今人读若坎。张文潜《明道杂志》云：“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偶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试召视地工验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尾地，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大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戏之曰：‘尔若非乾上龙尾，便当坎下驴头。’”则知呼斫为坎，此音之讹，由来已久。

破瓜

乐府：“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破瓜字为二八，指十六岁时也。《谈苑》载张洎诗云：“功成应在破瓜年。”后洎以六十四岁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则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用之。

口采

口采，吉语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东，至萧山，有拜于道左者。上问为谁？对曰：“宗室赵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无忧矣。”见《挥麈后录》。赵丞相鼎当国，有荐会稽士人钱唐休者，赵适阅边报，见其名，因不悦曰：“钱唐遂休乎？”因竟弃置不用。见《鸡肋编》。中兴君相，俱沾沾于谶语之吉凶如此，无怪近日杭人，动辄须讨口采也。

偷书官儿

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杨新都秉钧，升庵太史挟父势，屡至阁翻书，多所攘取。其后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封，又复盗易宋刻精本。至熹庙时，已寥寥矣。尝于六月六日奏请晒晾，玉音卒问曰：“嘉靖间偷书的杨姓官儿，何处人？”左右莫能对。盖上在青宫时，与闻于光庙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颇盈，即闯贼出奔，犹辇大内金银数十车以去，何至末造之贫如此。王露滑誉昌《崇祯宫词注》：“魏阉被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祸酷矣，然彼亦未为福也。’”盖籍注与厚藏之所甚密，阉不以告，而思陵忧勤十七载，竟未之知也。

避讳

叶文敏方霭官翰林学士，修《四书讲义》，至“羔裘元冠不以吊”，为圣讳，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对。翰林典簿穆维乾进曰：“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小注改元字以避讳。”文敏问何所本？对曰：“《中庸》慎独乃原字，小注改谨字。”文敏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为避讳也。”深加敬礼。

公牍

公牍字义，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实义。吊，伤也，愍也。今云吊卷、吊册，有索取意。绰，宽也。今云巡绰、查绰，有严紧义。当有所本，未之考也。嘉应杨滋圃游幕南阳，作楹帖云：“劳形于详验关咨移檄牒，寓目在钦蒙奉准据为承。”

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车，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戡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三记皆韩偓撰。其叙唐宫事，则杂采刘餗《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柳珵《常侍言旨》、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鸿之《长恨歌传》，

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尚焜著《雨翠山房诗钞》四卷。五言云：“池平鱼意静，稻熟鸟声酣。”七言云：“长风劲与松楸战，秋气逼成江海潮。”

父母称呼

称父曰“爷”，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闽人之称“郎罢”为最奇。称母曰“妈”，曰“姥”，曰“奶”，曰“[illegible]”，而惟粤人之称“阿吉”为最奇。按，满人亦呼阿吉，然彼则有翻译也。宋高宗称徽宗曰“爹爹”，见《四朝闻见录》。宋太祖称杜太后曰“娘娘”，见《铁围山丛谈》。近日杭人大族之称，大约本此。《旧唐书·王琚传》：“明皇称睿宗为四哥。”明皇子棣王传，棣王称明皇为“三哥”。《四朝闻见录》：高宗称韦太后曰“大姊姊”，此则一时习惯，不可为训耳。

杀人

尝闻先辈云：“士君子无操刀杀人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杀者二：一曰授徒，一曰行医。”言之凛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曲礼》：“席间函丈。”函，容也，谓席间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谓罗列馔品，宽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

丈”，则取维摩石室，以手板纵横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与《孟子》方丈异。

无稽之谈

《释文》：“尧杀长子考监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书纪年》：“太甲杀伊尹。”《韩诗外传》：“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间训》：“曹共公欲观晋文公骈胁，使袒而捕鱼。”《墨子·明鬼》：“郑穆公见勾芒神锡寿十九。”《史通杂说》：“自古刑余之人，惟以弥子瑕为始。”《风俗通》：“秦穆公杀百里奚而非其罪。”《说苑·尊贤》：“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视。”《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对齐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以石乞。’”《论衡·问孔篇》：“孔子见阳货，汗流却走。”《癸辛杂识》：“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论衡·龙虚篇》：“子贡灭须为妇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颜氏家训·劝学篇》：“曾子七十乃学。”“齐宣王见屠羊者，哀其无罪，以豕易之。”此见《幽求子》。皆无稽之谈也。

佛诞

《春秋》：“庄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相传是日为佛降生之日。按辛卯为四月初五日，然则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儿之说也。

纸褥

云南腾越州，善制纸褥，一床可用六七年，坚滑驯软，无其匹

也。广东始兴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制。洞庭蔡洗凡廷栋为余言。又贵州出纸砚，先伯祖谏庵公有一方，用之历年，余曾见之，可入水涤，亦一奇也。

女娲

金桧门宗伯奉命祭古帝陵，归奏："女娲圣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妇咸往祈祀，殊骇见闻，请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请行。后数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问之，曰："像虽议改，尚未举行，缘彼处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耸动妇女，庙祝以为奇货，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顿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为帝后，其香税不更盛耶？"事见阮吾山《茶余客话》。调停之论，实足解颐。然考女娲氏，《三坟》以为伏羲后。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以为伏羲妇。《风俗通》以为伏羲妹。而《路史》称为皇母。《易系疏》引《世纪》称曰女皇。《外纪》称曰女帝。《淮南·览冥》注称曰阴帝。《须弥四域经》称为宝吉祥菩萨。《列子》注云："女娲，古天子。"《山海经》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贡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语。又《论衡·顺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霁，则攻社祭女娲，俗图女娲之像作妇人形。"审是则以女娲为女，自汉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积重难返，更之匪易矣。

败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败子"。或曰："败当作稗。稗，所以害苗也。"《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别也。"此说亦通。

达语不可为训

李文饶《平泉草木记》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吾子孙也。”欧阳公诮其庸愚。唐杜暹家藏书，每卷后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后人谓其所见不广。然余谓达观之见，止可自扩心胸，不可垂训子孙。三代鼎钟，皆圣贤之制，款识具在，不曰“永宝用”，则曰“子子孙孙永用享”，岂圣人超然远览，不能忘情于一物耶？彼李、杜二公，亦岂不知身后之保守与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语者，以为垂训之体，不得不然也。自庄、列之说兴，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创浮云敝屣之谈，而不为硕果苞桑之想，是乌可以为法哉？惟向若水尽纳宝器书画于圹内，米海岳悉焚法书名绘于生前，则真不达观耳。

银槎

道光乙酉，胡书农学士敬以朱碧山银槎饮客，上镌至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款识，计翻花甲，第九巡矣。学士首唱咏之，诸秋士明府嘉乐、庄芝阶舍人仲方、吴子律衡照、孙雨人同元两学博、汪小米中翰远孙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银槎歌》，诗序注中，言之甚详，系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锻银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阅《茶余客话》云：“见一槎杯，首有‘岳寿无疆’四字，左朱华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镌‘槎杯’二字。杯尾诗云：‘欲造明河隔上阑，时人浪说贯银湾。如何不觅天孙锦，只带支机片石还。’图书‘碧山’二字。”此槎本孙北海所藏，后归宋玉叔。施愚山、曹实庵各赋长歌。玉叔没，流落至京。高江村复于市上得之，亦赋长歌纪事，所谓“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孙墓木拱可悲”。此杯后归陆费丹叔墀，是又一银槎也。按碧山特一寻常银工，当日与陆子纲治玉，濮仲谦治竹，归懋德治锡，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时

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钧治图章，顾青娘治砚，李马勋治扇齐名。而手泽留传，代有题咏，何其幸欤？

定风螺蜈蚣剑

孙雨人学博，家藏右旋定风螺一枚，又旧剑一柄，其鞘系蜈蚣巨壳所为，百足之痕，犹隐隐焉。二物皆质库中满出者。

耳诵

凡读书聪敏者，曰“过目成诵”。唐宋若昭《牛应贞传》云：“少而聪颖，经耳必诵。”耳诵甚新，可与耳学作证。应贞，牛肃女，年十三，一夜梦中读《左传》三十卷，醒而成诵，亦一奇也。

樱桃青衣

汤玉茗《邯郸梦》，全组织唐李泌《枕中记》而成；而岂知《枕中记》又与任蕃《梦游录》中樱桃青衣一则形影相似。一曰开元，一曰天宝，不知孰相沿袭也？

圣穀篇语

国朝《岭南文钞》张南山《圣穀篇》语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语括尽要旨，修辞家宜奉为玉圭金臬。

杨讱庵

其论二苏文云：“东坡得浩然之气，颍滨得粹然之气。”句山先生以为名论。

米价

《愧郯录》：“温公曰：‘太平兴国时，米一斗十余钱。’”此其至贱者也。《明史·李檽传》：“永宁宣抚奢崇明反，攻贵阳，官廪告竭，米升直二十金。”此其至贵者也。

东坡行二

世称东坡为长公，而实则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显然。黄涪翁《题李氏园》诗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欧阳公《苏明允墓志》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见《文丹渊集》。

测字

崇祯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忧勤。一夕，遣内臣易服出禁，探听民间消息，遇一测字者，因举一“友”字询之。问：“何占？”曰：“国事。”曰：“不佳，反贼早出头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无’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为至尊，至尊已斩头截脚。”内臣咋舌而还。又南昌张曼胥儲，大学士张位之弟，医卜堪舆风鉴之术，靡

不通晓。万历间游辽东，归语人云：“吾观王气在辽左，又观人家葬地，三十年后，皆当大富贵。闾巷儿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将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为狂，既而果一一皆验。乃知真龙之兴，非偶然也。

朝鲜诗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瞫，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因令采东国诗归奏。副行孙致弥遂撰《朝鲜采风录》，诗多近体，渔洋山人采之，不下数十首。余于其中爱三人焉，因节录之。金净《江南春思》云：“江南残梦日恹恹，愁逐年华日日添。双燕来时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帘。”郑知常《醉后》云：“桃花红雨燕呢喃，绕屋春山间翠岚，一顶乌纱慵不整，醉眠花坞梦江南。”李植《泊汉江》云：“春风急水下轻舣，朝发骊阳暮汉江。篙子熟眠双橹静，青山无数过船窗。”虽中华能为诗者，何以过此。

惊燕

凡画轴装裱既成，以纸二条附于上，若垂带然，名曰“惊燕”。其纸条古人不粘，因恐燕泥点污，故使因风飞动以恐之也。见高江村《天禄识余》。

赊抵折

无钱取物曰“赊”，以物质物曰“抵”，买物减价曰“折”。《周礼·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注云：“无货则赊贳而予之。”此赊字之始也。又《泉府》：“买者各从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书》：“关石和钧。”注：“关者，谓彼此通同而无折阅。”此折字之始

也。

诗魔

“先后笋争滕薛长，往来鸥背晋秦盟。”句纤已极，然犹有巧思。偶阅宋人诗，有云：“岭松立雪周官束，坞竹藏云商易深。”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须臾

《仪礼·聘礼》：“通宾辞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请吾子与寡君须臾焉。’”注：“须臾，言不敢久。”古者，乐不逾辰，燕不移漏。其解颇协。而《丹铅录》云：“须，待也。《左传》‘寡君须矣’是也。臾者，从申，从乙。乙，屈也，犹今人言恭俟屈降也。”其说未免牵强。

枨怀词

余中年丧偶，不欲再娶，因于粤中置一妾，张姓，顺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顺，以故三载以来，上下帷闼俱无闲言。先君弃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属先归，因命其侍太夫人启行，亦唯唯无异词。会当改岁，乞赋归宁。余以新年而兼将远离，勉从所请。孰意杯酒之间，密谋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届期仆婢在舟，行李在道，车马在门，母来送行，坚辞不去，再三谕之，遂剪发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阑灯灺，未免有情，因赋《枨怀词》四章云：“红销翠歇惹愁多，闷倚阑干唤奈何。月在雨前微有晕，风行水上易生波。椰儿酒熟迷么妹，楝子花开逞孟婆。十二金铃齐坠地，晓来飞报有鹦哥。”“桃花流水碧沉沉，知比愁深比恨深。齿溅青梅太酸楚，手拈红

豆费沉吟。剖脾已见蜂腰断，剉骨空将雀脑寻。卿是张星侬是角，迢迢银汉两般心。”“飞燕生生避伯劳，非关撇李又寻桃。可怜明月新团扇，断送春风快剪刀。衔木鹊巢欹不稳，罥花蛛网湿难牢。尊前莫唱章台柳，容易星星感鬓毛。”“悔将花网一分宽，鸩鸟飞来祟合欢。强弩末难穿鲁缟，空箱秋忍弃齐纨。茶丁绿比莲心苦，梅子黄嫌枣树酸。闻说蓬山今不远，教人何处觅青鸾。”

一丁

《谈征》云：“《唐书》：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按《续世说》：“此乃个字，盖丁与个似，误传写也。”其说颇得。

厘毫丝忽

厘，《易纬通卦验》谓：“马尾也，十马尾为一分。”毫，孟康注《汉书》曰：“兔毫也，十毫为厘。”忽，《孙子算术》曰：“蚕丝也，蚕所吐丝为一忽。”

大太

此二字，广东始兴人呼之互易。如称太阳曰大阳，太爷曰大爷。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称大人大老爷，视其所书，则必曰太人太老爷，百口谕之，终不可破。因录《东谷所见》一则，以资笑柄：一主一仆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书“大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笑曰：“官人不识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曰：“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一贯；若是大行山，官人赏一贯。”主人笑而许之。至一村学，老儒出

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当赏仆矣，此只是大行山。”主不得已，退而赏之。仆即欣然沽饮，而主意卒不能平。复见老儒曰：“将谓公土居，又有书可证，何亦如蠢仆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细事耳，好教此辈永不识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颇有意味，盖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辨也。《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行山，则二字本当如字读。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

题驿诗

“帆力劈开千顷浪，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此题驿亭诗也，读之使人豪气顿消。

称名

林穆庵明伦云：“孔子之语门人亦曰丘，韩子之答后进亦曰愈，足见圣贤真挚。”

命名双声叠韵

钱竹汀宫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双声叠韵，与夷犁、来涛涂、弥明、弥牟、灭明、由余、余姚，皆双声也。龙降、台骀、钼吾、围龟、且居、髡顽、州仇、魁垒，皆叠韵也。”

四书令

忆少时集驾部许周生先生宅，为长夜之饮。席间举四子书为令，

以两句凑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许书中一见者：“曹交问曰，植其杖而云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齐，以追蠡范蠡。”“会计当而已矣，反其旄倪计倪。”“昔者公刘好货，晨门曰刘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萧墙之内也，公孙衍萧衍。”诸如此类。又集四声句，“何以报德”，“康子馈药”，“天下大悦”，“君子上达”，“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职”，诸人苦思，仅得八句耳。

晋文公梦

城濮文公之梦，子犯解得极巧。而《潜夫·梦列篇》云：“晋文梦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大恶也。及战，乃大胜。此极反之梦也。”又《说文》梦字系传，王符曰：“梦寐征怪，所以警人，晋文梦伏己盬脑，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败楚。”此说极其迂阔。

宋孝宗

光尧内禅，寿皇穷天下之养以奉，经营德寿宫，数倍大内，巧丽无匹。宫内设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酿者。右正言袁孚奏北内私酤，光尧大怒。帝谓袁曰：“昨太上怒甚。宫中夜宴，太上遣赐酒一壶，御笔亲书‘德寿私酒’四字。”因寝其奏，事见《桯史》。又当时征敛无节，装载者必须夤缘宫掖字样，乃可以免。辛稼轩云：“曾见粪船旗号。”见《宋稗类钞》。于此见高宗之庇护，而孝宗之体贴入微也。乃其后不得于其子妇，“天寒，官家且饮酒”一语，恶妇口吻，千载犹堪切齿矣。

异才戾气

吕不韦以阳翟大贾，而文学如此渊博，石季伦以江洋大盗，而诗笔如此奇丽。同一富贵，而卒归乌有，此天生一种异才，亦天生一种戾气也。

大行

宫车晏驾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词也。宋理宗之丧，湖州教官刘亿读祝，行字作去声，以为“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者，谥法也。天子新崩，尚未有谥，故且称大行皇帝也”。其说于义亦通，见《癸辛杂识》。

汲冢书

《汲冢书》出魏安厘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率与经史相反，“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夏历多于殷。”安得此无稽之谈。至谓“文王杀季历”，则以大圣人而诬以弑父弑君，是诚何心哉？此种书惜出秦火之后。

酒卢

《前汉·食货志》：“作酒一均，开卢以卖。”臣瓒注：“卢，酒瓮。”非也。卢者，卖酒之处，累土所筑，形如锻卢，所以温酒者。文君当卢，黄公酒卢是也。且开卢以卖，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热拆零沽酒耳。

化鹤

丁令威化鹤，见干宝《搜神记》，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传》：“苏仙公，桂阳人，升云而去，后有白鹤来止郡城楼，人或弹之，以爪书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我是苏君，弹我何为？’”故黄涪翁次韵苏翰林出游诗云：“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并用苏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错父呼子为公，陆贾呼子为公，蔡京呼子为公。蔡犹带呼，晁、陆则专呼也。

酒价酒味

唐人白乐天诗：“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诗：“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许浑诗：“十千沽酒留君醉。”一斗酒卖十千钱，价乃昂贵若是。惟少陵诗：“速令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此则近理。按唐《食货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值三千。”又杨松玠《谈薮》载，北齐卢思道常云：“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此皆可证也。汉酒价每斗一千。《典论》曰：“孝灵帝末年，有司湎酒，一斗直千文。”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饮甜酒。”引子美诗曰“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醇酒如蜜甜”，退之诗曰“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为证。不知以酒比饴蜜者，谓其醇耳，非谓甜也。白公诗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又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又曰：“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然则不好甜酒之证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户可知，古今口味，岂有异嗜哉。

二形二声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阴阳人。晋《五行志》谓之“人疴”。《遗教经》谓之“半变”。佛书谓之“博叉牟释迦”。一人具二声者，古谓之“译”，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瑶谓之“蒲叉”。

精灵

宋盛大监勋，绍兴初知襄阳府，治有一楼，为公退时燕息之所。大监常独居楼上，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前置大浴斛，取汉江水满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窃视，乃一大鲤鱼，金鳞赪鬣，游泳斛中，如觉有人注目窥者，凝然久之。老兵惊惧趋下。自是撤斛不复取水。见宋郭象《睽车志》。宋杨戩为节度使，署后一楼，戩屏左右，独处其上。一日，有偷儿昼伏其室之梁间，见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虾蟆，奋迅而戏，转瞬不见，而杨已偃息在床。偷儿惊坠于地，杨若预见之者，掷一银球与之，似嘱其勿泄。自杨公去任后，始敢稍稍言之。见《宋稗类钞》。宋米海岳知无为军，晨兴，呼谯门鼓吏，问夜来三更，何以不闻鼓声，对曰：“中夜有巨白蛇缠绕其鼓，故不敢击。”米颔之，叱吏去，不复问。人于是皆疑其为蟒精。见《襄阳志林》。钱武肃王宫中，一日有人见一甚巨蜥蜴，金睛闪烁，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惧而退。次日，王谓宫人曰：“吾昨夜三更，梦有人请食麻膏过饱。”宫中人有泄昨言于上者，亦颔之而不责也。见《鹤林玉露》。盖转轮中有所谓星精僧者，并皆有之，此其精类也。阿麼大鼠，禄山猪龙，岂妄纪哉？

王介

宋王介，性轻率，喜怒易形于色，与人鲜有合者，而独与荆公友善。工诗，除湖州知府。一日，谒荆公，荆公口占一绝赠之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担，白蘋一夜起苍波。”盖以其性易触怒，亦以规劝之也。介得诗，悻悻而去。和云：“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鲕。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署阎罗。”明日盛气而诵于荆公。荆公笑曰：“阎罗现缺，请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刚愎躁率，而居然犹有过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撰东林寺舍利碑云：“庞统以才高位下，遂滞题舆；陈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骥。”展骥是庞统事，题舆是陈蕃事，而乃颠倒用之，其误耶，抑两典并用，故以为文之错综耶？

经语诙谐

闲谈以经语诙谐，亦是侮圣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戚友家有素事，余吊后，适坐帐房，司帐者时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独饮，误斟于几，仓猝间取几上谢帖巽之。俗以纸御水曰巽。司帐者来，问曰：“是谁手闲，糟塌一张谢帖？”旁有一人曰：“尧老而舜摄也。”又有兄弟二人双生，其友人某往往误认。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总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商家子举殡，车马引导之盛，穷极侈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丧事，从未见有如是之阔者。”杭俗以盛为阔。座中一人曰：“此所谓吁嗟阔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乱，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此史相之狡狯也，与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鲁直黄州，同一心智。

卑之无甚高论

“卑之无甚高论”，今人以为所论甚卑，非也。汉《张释之传》：“释之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张因陈秦汉间得失，文帝称善。”盖文帝惧释之言三皇五帝之事，无益于时，故使卑其语而勿烦高论，自当分作两句读。今人连读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鹃，向以为蜀帝之魂，非也。《华阳国志·蜀志》云：“蚕丛鱼凫之后，有王曰杜宇，称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于诸王。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禅位于开明，乃升西山隐居焉。时适二月，子规鸣，蜀人悲之，闻杜鹃之声，则曰望帝也。”然则因鸟思帝，非帝之化鸟矣。

卷八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约古人有时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大室。卫大叔仪，《公羊》作世叔。齐乐大心，作乐世心。郑子大叔，《论语》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大子，而《春秋》传曰“会王世子于首止”。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华、终生等，并称大子。

忽亲

今俗乘凶纳妇，名曰“忽亲”，又曰“拜材头”。古者居父母丧而婚娶，见于经传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一事，所谓不待贬绝而自见也。《旧唐书·张茂宗传》：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为婚嫁者。”谏官蒋乂曰：“人家有不甚知礼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亲。”男子借吉婚娶，从古未闻。宋时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奉，子孙居丧，听尊长自陈，验实，方许婚娶，未有居然冒丧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阴寿

阴寿者，生忌也。阴而系之以寿，寿而冠之以阴，奇文也。人以喜丧为对，工切无比。杭人以福寿备而死者，俗呼喜丧。阴寿之说，各省不行，而吾杭为甚。二十年前，不过营斋营奠，至亲素服展拜而已。近则笙歌宴席，无异称觞，子若孙者，彩衣将事，忍乎？

首阳山

《诗·唐风》：“首阳之巅。”《论语》：“饿于首阳之下。”马融曰：“首阳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传》：“宣子田于首山。”《寰宇记》云：“首阳，即雷首之南阜，或称首山。”《汉·地理志》：“蒲反有首山。”《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铜。”一曰独头山。《水经注》：“阚骃曰：‘首阳山一名独头山，夷、齐所隐也。’”一曰襄山。《穆天子传》云：“东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传》：“登薄山置⿰钅令之隥。”一名尧山。《水经注》云：“雷首山，临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谓之尧山也。”一名中条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条，在河东县南十五里，永乐县北三十里。”一名陌山。汤伐桀，升自陌。注：“在河曲南。”《寰宇记》云：“尧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陌山。”一名历山，一名甘枣山，一名渠猪山。并见《括地志》。总名之曰雷首山。《禹贡》曰：“壶口雷首。”是山西起雷首，东至吴坂，长亘数百里，故随地异名也。

左传对

先大父好读《左传》，山舟学士集句手书以赐云：“行道有福，能勤有继；居安思危，在约思纯。”

佘太君

小说称杨老令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按毕尚书沅《关中金石记》云：“杨业妻，乃折德扆之女，世以为折太君。”

戒杀生

戒杀，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辟之亦不可。裴晋公曰：“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国问僧曰：“戒杀如何？”曰：“不杀是慈悲，杀是解脱。”曰：“然则尽食无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禄，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经言“菩萨元制食三净肉，谓不见为我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复益之以自死鸟残，为五净肉”，是佛亦未尝食素也。然必穷极珍异，变法烹炮，则固不可。袁简斋《随园食单》云：“钩刀取生鸡之肝，烧地炙热鹅之掌，至为惨毒，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魈僬侥

张船山太守有二仆，一曰刘升，甚长，名之曰山魈；一曰张芳，甚矮，名之曰僬侥。太守作诗合咏之云：“一僮短小如僬侥，一奴长细如山魈。奴能抄书僮识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赋诗，僬侥磨墨亦若有所思，诗成弃其草，山魈缮写偷作床头稿。先生燕居常闭门，僬侥侍立如无人。先生出游行颇速，山魈一过市人缩。先生醉后山魈扶，僬侥趯趯犹提壶。先生贫极僬侥瘦，山魈摇摇如学究。僬侥喜，山魈愁，笑啼幻作双狝猴。山魈立，僬侥坐，俯仰云泥人两个。山魈一嗽僬侥惊，忽如天半闻雷声。僬侥一怒山魈伏，左右如葵卫其足。吁嗟乎！先生无聊只好奇，僬侥山魈亦颇落落无威仪。无威仪，先生怒，山魈文，僬侥趣。”诗谑而隽。

愿为人妇

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孝继忽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题灿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种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一则雅谑也。

蔗虫

蔗虫性凉，吾杭极贵，出痘险者，赖以助浆，然不可多得也。广东潮州，蔗田接壤，蔗虫往往有之，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宪尝赋二律咏之。其次首云："蕴隆连日赋虫虫，浊念寒浆解热中。佳境不须疑有蛊，庶生原可庆斯螽。凡草植之则正生，此嫡出也。甘蔗以斜生，所谓庶出也。吕惠卿对宋仁宗语。似谁折节吟腰细，笑彼衔花蜜口空。毕竟冰心难共语，一樽愁绝对蛮风。"状物极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当靖难时，金川门失守，宫中火起，传言驾崩。女愤痛曰："当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高见卓论，此与姚

少师之姊同为一时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禄识余》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阴绝，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阳绝，过此为婚，则为野合。”此又一说也。

寓钱

寓钱，纸钱也。寓者，谓寄形象于纸也。见唐唐临《冥报录》。

步

《周书》：“王朝步自周。”黄公绍曰：“步，辇也。人荷不驾马也。”殆即后世轿之权舆。

三苏祠对

闽有三苏祠，其联云：“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长泰戴方伯燝手笔。见周栎园先生《闽小纪》。

腹葬

遐黎，生婺岭以北，椰瓢蔽体，父母过五十，则烹而食之，云葬

于腹中，谓之得所。见陆次云《峒溪纤志》。此较之天葬、火葬、鸟葬、水葬，尤为蔑伦绝理，真禽兽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殡除桃茢，门设桃符，相传桃可辟鬼。按《淮南·诠言训》：“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方夫人诗卷

山舟学士，嘉庆丁卯重赴鹿鸣，赋纪恩诗四章，一时和者不下百余人。学士品题，以芷斋方夫人为最。夫人时年八十，手书和章，笔力苍劲，出入南宫，宜其福与慧兼，为吾杭闺秀弁冕。是卷，学士殁后年余，先君于故纸中捡得之，亟装裱以供珍玩。后吾妹右纫适方芑堂明府懋嗣令郎，实夫人之从孙妇也，遂以此卷媵之。诗云：“公堂济济肃冠裳，白发当筵倍有光。蕊榜曾占芝草秀，宫袍重染桂枝香。但论才望无前辈，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凤皇将九子，晚晴颜色似朝阳。”“前贤也复遇宾兴，主眷如斯得未曾。挥翰玉堂干气象，感恩金阙梦觚棱。公答客诗云：“他生愿作衔环雀，飞上觚棱高处来。”春风语吉看重听，冬集书存有夙征。公有前丁卯题名录诗。天子知公文福大，头衔仍赐一条冰。”“四诗清越戛瑶瑛，才算升平雅颂声。有识尽能知姓氏，重公原不为科名。已传凤诏倾当世，定说龙门与后生。最是老怀欣阿买，得随杖履拜恩荣。”犹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真不愧作手。

蜕岩词

夏日访姚丈秋芷于羊城寓舍，适逢其启箧曝书，手诗余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笃，盍举以赠。”余欣然受赐，归而读之，抄录未精，而校讎甚核，丹黄点笔，意义灿然。首颜曰《蜕岩词》，署曰“河东张翥仲举填”。亟观跋尾，则樊榭老人手笔也。跋云：“蜕岩，河东人，幼从父官于杭，与贞居子张伯雨俱学于仇山村先生之门。故诗文俱有源本，而词笔亦复俊雅不凡，足继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后。惜山村、伯雨诗集仅存，而词止三数阕，使人有零珠断璧之恨，不若《蜕岩词》二卷一百二十余首之完好无恙也。是本为余友金君绘卣钞于龚田居侍御家，余从绘卣令子以宁借钞，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娱。侍御所藏，异书甚多。生平清介自处，罢官后绝不竿牍当事，贫至食粥，闻其身后书籍大半散佚矣，为之累叹。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厉鹗书后。”又二行云：“近得张外史《贞居词》一卷，又校定《蜕岩词》讹字，消遣余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内《水龙吟·咏西池败荷》一阕，尾亦有二跋。词云：“水宫仙子归来，为谁独立西风背。凌波梦断，可怜零落一奁环珮。雨叶敲寒，露房倒影，秋声惊碎。问西亭翠被，将愁何处？空留得余香在。最爱双飞白鹭，镇相依蓼边蘋外，舞衫歌扇，有人绣出水情云态。西子湖边，越娘舟上，忆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龚氏原钞本缺。未老，花应依旧约明年。”再跋云：“此词前段妙绝，后段不全，令人闷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赵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词本校添，为之大快。”其他佳词，不及备录，此本未知已付梓与否，当携归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训见字

古人于知字，往往作见字解。《左传》：“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注云：“喜见于颜色。”《吕氏春秋》：“文侯不悦，知于颜色。”注：“知，犹见也。”《淮南·修务训》：“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见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晋，杭之名诸生也。连试秋闱，不售，遂橐笔遨游。始而江西，继而广东，名公钜卿，争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识面，至粤中，始得订交，深相结契。雅善作书，行楷篆隶，靡不精妙。尤工铁笔，尝为余作七十二鸳鸯楼印一方，章法匀整，笔意遒媚，边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诗词多不自收拾，曾为余书聚头扇，因录存数首。《莫愁湖》云："春愁乡思两模糊，怕忆家山好画图。刚把西湖抛撇了，又教侬见莫愁湖。""幼妇新词四壁收，至今争说旧风流。美人不是无情物，未必当时竟莫愁。"《无题》云："卍字栏杆亚字墙，玉梅花下小兰房。金镮低扣声先透。银烛轻摇影故藏。入座渐闻香子细，隔帘徐听佩丁当。等闲未肯轻相见，半是销磨杜牧狂。""沉沉良夜解明珰，细数闲愁睡不遑。惯作长吁眉锁黛，时闻小语口生香。银缸焰冷还相对，铁马声凄更自伤。知道夜深寒气重，褪将半臂却分郎。"亦可以见一斑矣。

觱栗

《说文》："觱，羌人吹角也。"其声悲栗，故名觱栗。冬月寒气骤发，其声似之。《豳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注："觱发，风寒也。栗烈，气寒也。"《吴下田家志》引谚云："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正谓风吹篱落，声似觱栗，与诗意合。田家之歌咏，可以上媲风骚矣。

袍

《逸雅》："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事物纪原》以为"始于

宇文护”，《困学纪闻》以为“始于隋大业”，皆非也。汉《舆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傅说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即有之。”则其制由来远矣。

尖头靴

《释名》：“靴，本武服，赵武灵王所制，常短鞠，以黄皮为之，后渐以长鞠。”唐马周以麻为之，杀其鞠，加以氈。开元中，裴叔通以羊毛为之。《笔谈》曰：“北齐全用长鞠靴。”《续事始》曰：“故事，皮靴不许着入殿省，马周加饰，乃许也。”周煇《北辕录》：“淳熙中，张子政往贺金国生辰，其俗无贵贱，皆着尖头靴。”又，钉靴见《明史·礼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蹑钉靴，声彻殿陛。太祖令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

频罗庵诗

山舟学士以书名海内，而诗为所掩。然一篇之成，名流脍炙，隽词独绝，逸趣横生。洪稚存太史评其诗如“山半钟鱼，响参天籁”是也。公尝曰：“吾已为人役书，那堪更为人役诗。”因不常作。公又自言：“吾诗无所师承。”而许周生驾部独谓其瓣香丹渊，学士亦以为知言也。

云贞寄外书

毛云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书寄至山东道上，有人拆而阅之，遂流传其稿，洋洋数千言，词意条鬯，神情凄惋，真好家书也。是书缪莲仙先生艮曾刻入《文章游戏》中。近广东有人于随笔诗话中

采列，点窜涂改，全不成文，后之读者，宜从缪本为是。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曰河东。元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曰山西。各就畿甸所近言之也。

双声

《南史》“既佳光景，当得剧棋”一语，四双声，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协，“景”字须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则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黄雀银鱼

《明史》言“桂文襄萼在位，有素丝之节”。按文襄当轴，其故人自家遣仆人至京，道地送黄雀银鱼二坛，其实中皆黄白镪也。桂谓仆人曰：“此地不好，传语而主，南京去罢。”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时有句云：“若非黄雀银鱼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审是，则史言不实矣。

土馒头

古语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谓坟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更警动。

罢官诗

王笠舫大令衍梅罢官后，赠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浓淡里，官如山色有无中。”读之失笑。严少峰太守罢守杭州，许周生驾部宴之于孤山苏公祠，赠长律一首，句云：“无端冷暖天难测，如此湖山感易生。”读之发慨。

馐妇吟诗

东坡闻新会有仙，访之。至古博里，遇村妇肩馐具，蓬发短衣，胸露两乳，口占诗曰：“蓬发星星两乳乌，朝朝担饭去寻夫。”妇应声曰：“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汝无？”言讫不见，见《考甄志》。

百花冢

广东番禺白云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梦阳者，眷一妓，曰张乔。乔殁后，埋香于此，诸名士各执一花，环植其墓，因谓之曰“百花冢”。今已颓圮，有钟君者，纠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刘嗣明尝作皇子剃胎发文，内用“克长克君”之语，吏持以请。嗣明曰：“此言堪为长，堪为君，真善颂也。”吏曰：“内中读文书不如是，最以语忌为嫌，既克长，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刘乃悚然易之。此吏

可谓深识体裁者矣。

西施封神

萧山土地祠为西施，阎百诗有诗纪之，见《潜丘札记》。又毛西河《九怀词》载："宋淳熙中，敕封西施为土谷神，曰苎萝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儛

陈士元《孟子杂记》："转附朝儛，朝当读如朝夕之朝。卫有朝歌，齐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其说甚新。

郭汾阳

郭子仪封汾阳王，而郭淮亦封汾阳子，是古今有两郭汾阳矣。然以令公之勋，空前绝后，则伯济之迹，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寻常谈论，俱成文理，此其天才隽逸，岂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谈吐，好为藻饰，而又钩辖格磔，舌本连蜷，使听者倦而思卧，无怪宋义康王云："身不读书，毋庸以才语相对也。"

家弟家孙

今人于尊者言家，于卑者不言家。晋戴逡呼戴逵曰“家弟”，班固书集称孙曰“家孙”，则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谢安石谓王献之曰：“君书何如家尊？”谓其父右军也。则称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东白

京山李东白，以能诗名，《黄鹤楼》七律最佳。后舟过云梦，吟诗，拍手一笑，跃入水死。见渔洋《香祖笔记》。何姓名踪迹，俱与太白相类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则干，出水则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则动。南倭海蚌泪着色，昼隐夜显。沃山石滴水着色，夜隐昼显。禾结实于野，而粟缺于仓。蚕珥丝于室，而弦绝于户。狐夜察蚊蚋，而昼不辨山岳。龙目眯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洁也，而有蛆。银至坚也，而有蚁。火至热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蚕。虬听以掌，鳖孕以目，水母目虾，琐珞腹蟹，蚁以倒行，蝇以仰栖，荸荠化铜，胡桃断铁，翡翠屑金，羚羊破钻，角遇甘草而坚，牙遇木贼而软，水之冷而有温泉，火之炎而有寒焰，橘逾淮而为枳，樟过赣而化榕，蜒蚰至弱而杀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癞象，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则穷理之功难矣。

举皋陶

吕望举于钓，夫人知之。《后汉书》冯衍《显志赋》：“皋陶钓于雷泽兮，得虞舜而后亲。”则亦举于钓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亲，男或迎柩归葬，此虽俗情，亦有礼意。宋康誉之《昨梦录》云："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则真奇闻矣。然《周礼·地官》媒氏禁嫁殇者，则冥婚之说，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甲第，贵宅也，科目也。蒲卢，蒲苇也，蜄也，《夏小正》："十月，元雉入于淮为蜄。"注："蜄，蒲卢也。"果裸也。禁中，大内也，囹圄也。阑干，廊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图书，经史也，印章也。玉版，笺也，帖也，笋也。葳蕤，花也，锁也。鸱夷，盛物器也，河豚也。黄门，奄人也，给事也。貂珰，贵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飞廉，人名也，兽名也。管仲，人名也，药名也。皋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记》："揮人为皋陶。"郑司农注："古木也。"阃内，闺门也，国门也。摴蒱，博具也，海蜇也。苜蓿，马刍也，训士，官禄也。缁衣，僧号也，《诗》、《礼》，篇名也。王孙，芳草也，蟋蟀也。杜鹃，花名也，鸟名也。龙钟，竹也，老态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剑也，面也，镜也，帐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领也。三尺，剑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龟甲也。玉環，贵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萤火也，珠也，璧也，月也，酒杯也。玉楼，仙人所居也，两肩也。朐蠢朏润，蚯蚓也，汉县名也。丹书，刑书也，誓书也。屠苏，庵也，酒也。五经，圣籍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丰年也。玉堂，嬖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阳，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医士也。五更，养老名也，谯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庸峭，耸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蛮，美人名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银数也。律令，国法也，

咒语也。枇杷，果名也，农器也。金井，井栏也，梧桐叶上花纹也。秋水，剑也，眼也。绣球，狮卵也，花名也。满天星，花名也，爆竹也。过山龙，吸酒器也，山轿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词牌名也。元宵，节名也，汤团也。九华，山也，塔也，灯也。牙签，剔齿也，书签也。参差，不齐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气也，花名也，词牌名也。鱼目，假珠也，汉武马名也。

十二时

古无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而不言时。《周礼》冯相氏言岁月日辰而不言时。古所谓时者，三时四时，皆指春夏秋冬也。后世历法渐密，于是乎日分为时。《左传》卜楚邱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杜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哺时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为时，始见于此。后世一日分十二时，每时又分为二，曰初曰正，而选择家以子初为壬时，丑初为癸时，寅初为艮时，卯初为甲时，辰初为乙时，巳初为巽时，午初为丙时，未初为丁时，申初为坤时，酉初为庚时，戌初为辛时，亥初为乾时，即今《宪书》所谓"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时，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时，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时"是也。钱辛楣曰："都门法源寺，见辽舍利函后题甲时。"又戒坛寺辽法禅师碑后题乾时。又辽石幢二，一题庚时，一题坤时。盖金辽石刻，多用斯为记也。

薜荔

薜荔，蔓生墙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间多有之。《楚词·山鬼》

云“被薜荔兮带女萝”是也。梵言薜荔，犹此言饿鬼，出《大藏》服字函。渔洋山人《香祖笔记》载之。因思薜荔所结之果，俗呼鬼莲蓬，杭人取其子，沁作凉菜，名“目连豆腐”，皆有所本也。

侏儒

人之形貌，由于天赋。晏子不满七尺，而为齐相。裴公不满七尺，而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贵长而贱短，《诗》曰：“颀而长兮。”又曰：“硕人颀颀。”邹忌八尺而自娱，曹交九尺而自负。至臧武仲则鲁人有侏儒之诮。侏儒，本训短柱，《广雅》作株檽，即梲也。故以况短人。《初学记·人部下》引《占梦书》曰：“凡梦侏儒事不成，举事中止后无名，百姓所笑人所轻。”矮子之为人姗笑如此，可怪也。

对联

尝见有人写对句云：“拳石画临黄子久，胆瓶花插紫丁香。”爱其工巧，不知为何人之句。频罗老人尝集苏句，屡喜书之：“独携天上小团月茶也，自拨床头一瓮云酒也。”

妯娌

娣姒，《广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筑娌。郭璞曰：“关东兄弟妇相呼曰筑里。”

妻作夫志铭

妻作夫志铭，古今止一见。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载云：“熙宁末，洛中有人耕于凤皇山下，获石碣，方广二尺余，乃妇人撰夫志铭。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世为洛阳人。三十岁，两举不第，卒于长安道中。朝廷卿大夫乡关故老闻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姻，笃行能文，何其夭之如此也。惟余闻之，独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阴阳之间者，生死数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凤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归君室八载，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义之不可忘，故为铭焉。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终何为哉，慰母之忧。’妇人而能文达理如此，亦所罕见。”按此志洪容斋《五笔》亦载之，而较此为略，岂传闻异词耶？

帐

今谓簿籍曰“帐目”。按《汉武帝纪》：“明堂朝诸侯受郡国计。”注：颜师古曰：“计，若今诸州之计帐。”则此字之来已古。然韵书只训帱训帷，而无以簿籍为义者，俗作账，非。

葵扇

广东新会县出葵扇。葵，非蕉也。骚人诗词，往往俱赋蕉扇，其实蕉不可以为扇，故并无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讹为蕉耳。

柴窑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想见当日出样之巧。陆鲁望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此尚在柴窑之先，不知何时所作。渔洋山人言：“曾见一贵人买一柴窑碗，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见何梦华丈为芸台宫保办贡，得柴窑一片，镶作墨床，色亦葱倩可爱，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窑混真，然价已二十金矣。

诗评

洪稚存太史作诗评，共一百余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孙渊如先生独加“少日”二字，曰：“孙观察星衍，少日诗，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岂以晚年癖耽金石，有伤风雅耶？

咏旗亭画壁诗

田大令溥句云：“地当梅市宜浮白，诗入梨园亦汗青。”对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为九秩。据此，亦止九十可称，余不当通用也。然《容斋随笔》云：“十年为一秩。”白公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盖秩有次序之义，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袤八袤，又改秩为袤。袤，书衣也，并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传讹也。或曰：“唐《萧至忠传》‘官袟益轻’，杜少陵赋‘六官咸袟’，本秩序之秩，误从衣从失，今之讹亦由此来耳。”

任城太白酒楼诗

任城太白酒楼诗，多矣。余最爱大兴舒铁云先生七古一篇云：“结客须结贺知章，相士须相郭汾阳。此时当浮三大白，天地中间一酒国。公不必饮酒楼上眠，楼不必因公被酒传。但道公曾饮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气。七尺之躯百尺楼，出亦愁，入亦愁，作诗尚有杜工部，上书安得韩荆州？除非天津桥南董糟邱，为公屈注庐山瀑，横卷沧海流。汉江三百绿鸭头，黄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饮日，惜公狂吟身，读公古乐府，知公谪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万古长愁无价卖。海上钓鳌鳌无竿，江上骑鲸鲸无鞍。身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脱千金裘，飞上凤皇台，踢翻鹦鹉洲。沉香亭，花见羞，夜郎国，鬼与谋，须臾汤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莲花开千秋。我欲醉折花枝当酒筹，而乃眼前突兀见此楼。”奇气郁勃，读之可下酒一斗。

砚瓦

《演繁露》：“唐以前无石砚，多用瓦砚。”今天下通用石，而犹概言砚瓦也。一说唐用凤池砚，中凹如瓦，故曰砚瓦。米元章云：“唐凤池砚中凹受墨，故用笔一援，墨饱而笔锋已圆，作书无不如志。今砚面平正，一经蘸墨，笔锋或扁或侧，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于书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记·齐世家》云：“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尚其苗裔，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是又名尚也。《索隐》引谯

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是又名牙也。《路史·炎帝纪》云：“吕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览·鳞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钓于隐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将何适之从？以臆断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谓师尚父是。渭，则以得太公于渭阳，因以名渭附会。涓，则又渭字之讹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筒为最雅，鞋杯则俗矣。虢国夫人以鹿肠悬于梁间，结其两头，实酒其中，欲饮则去其结，而以口就吸之，虽豪而实不韵。金章宗以软金叶，薄如冬瓜片，制为酒器，令饮者愈吸愈不尽，名曰“醉如泥”，但究不知其制若何。宋杨某谄事卞绘，令其妻以两手捧酒，就其口饮之，名曰“白玉莲花盏”，抑何无耻！

邓会

吾杭学使者去任后，例于西湖设长生禄位，门弟子春秋瓣香，名曰某会，而其始则权舆于邓会也。聊城邓东长宗伯钟岳督学浙江，山舟学士于其岁试，补博士弟子员。去后，因纠集同门创为此举，迄今几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来者，皆本人之孙曾辈矣。邓公督学江左时，有童生，年四十余，视其卷，署祖名可法。询之，真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阅其文，疵颋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论。”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记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马援为伏波将军，不知汉武帝时，路博德讨南越，封伏波将军，又《三国志》魏将夏侯惇亦封伏波将军。

寿堂

今人于父母诞辰，铺陈庆祝之地，名曰“寿堂”，大不可也。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魍魉。”注：“寿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寿堂》诗曰：“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读此可知矣。

姬

叶石林《燕语》曰：“妇人无名，以姓为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后世不知，遂以姬为通称，甚至虞美人亦称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独非姬姓乎？美人，虞国之后，独不得称姬乎？惟后人以为姬妾之姬，则失其初耳。

马精化蚕

干宝《搜神记》谓“马皮卷女而化为蚕”。其说不经。然马之与蚕，两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蚕天驷也。又蚕神曰“马头娘”。又《周礼》：“禁原蚕者，恐伤马也。”又僵蚕擦马齿，马即不食。又蚕蛹治马瘟。其理不可解。马精化蚕，或者有之。而干宝之说，则与槃弧娶颛顼女生男为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发

《说郛》载有人咏镊鬓云："劝君莫镊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朱门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较坡翁白发诗尤为婉挚。又"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别有感慨。袁简斋大令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另是一副议论。文人之笔，何所不可。

苏小小

苏小小有二人，皆钱唐名倡。一南齐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见《武林纪事》。明郎仁宝《七修类稿》述其事云："苏小小，钱唐名倡也。容俊丽，工诗词。姊名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款洽二年。赵益贫，盼奴周之，使笃于业，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阳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赵赴官三载卒，有禄俸余资，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一以与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谋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钱唐。有宗人为杭倅，托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没矣。小小亦为於潜官绢事，系厅监。倅遂呼小小诘之曰：'於潜官绢，汝诱商人百匹，何以偿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赐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顺，因问：'汝识襄阳赵司户耶？'小小曰：'赵司户未仕之日，盼奴周给，后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赵司户亦谢世矣，遣人附一缄及余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缄。'乃拆书，惟一诗云：'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试问钱唐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阳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於潜绢事无？'倅乃尽以所寄与之，力主命小小归院判，偕老焉。"元遗山《虞美人》词云："槐阴别院宜清昼，人坐春风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此赵氏之苏小小也。《春渚纪闻》载："南齐苏小小墓，在钱唐县廨舍后。"县原在钱唐门边，去西泠桥不远。而元人张光弼诗："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

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怜。”注：“坟在嘉兴县前。”此必宋小小坟耳。院判吴人，安知不住嘉兴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坟在秀州，以钱唐之墓为妆点，若知此条，则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争墩之习耶？

邱嫂

《楚元王传》：“高祖过邱嫂餐，闻戛羹声。”张晏曰：“邱者，大也，长嫂之称也。”应劭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婿曰邱婿。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说似张为长。

吴日章

《七修类稿》：“吴日章，成化时澉浦军人，恒以诗句断人祸福。有县佐问之，批曰：‘癸巳年，喜连连，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缢死。有书手方六七岁，其父以命问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笔，写得杭城神鬼惊。’后乃擅名书手。一举人问之，批曰：‘人间金榜出，天上玉楼成。’后会试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诗话》引某书亦载此人，但吴作胡，判一人云：“一双紫燕落池塘，红粉佳人绕画梁。”后二子戏于池边，同时溺死，其妻悲愤自缢。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丛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坠崖而死。术亦神矣哉！

进士不读史记

宋荔裳方伯在塾读书时，有岸然而来者，则一老甲榜也。问小儿读何书？以《史记》对。问何人所作？曰：“太史公。”问史公是何科进士？曰：“汉太史，非今进士也。”遂取书阅之，不数行，辄弃去，

曰：“亦不见佳，读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书《香祖笔记》中载之。夫方伯非妄语者也，尚书非妄记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异矣！

口语成谶

金主亮制尖靴，极长，取于便镫，足底处不及指，时谓之“不到头”。又制短鞭，时谓之“没下稍”。宣和间，妇人鞋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错到底”；理宗朝宫人梳髻，曰“快上马”，曰“不走落”，后俱成谶，皆服妖也。

虎狼

人之刚烈过分者，固猝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阴柔者遇之，则有死无生。夫虎性至刚烈也，然历观类书所载，义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则从无闻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时，而狼则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后身

轮回之说，释氏乐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记载，往往有之。如周穆王为丹朱后身，韦皋为诸葛后身，王曾为曾子后身，苏轼为邹阳后身，王十朋为严伯威后身，张方平为琅玡寺僧后身，岳武穆、张睢阳为张桓侯后身，宋高宗为钱武肃后身，赵鼎为李德裕后身，南唐后主为钱俶后身，真西山为草庵和尚后身，史弥远为觉阇黎后身，胡濙为天池僧后身，常遇春为关壮缪后身，王阳明为天台僧后身，史阁部为文信国后身，则再来之说，或亦有之，未可以为尽渺茫也。

同气之异

伍员、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并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璧则异是。信国之忠义，照曜天壤，为之弟者，不死犹可也，从而仕元，无耻甚矣。当时讥以诗云："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实兄难而弟不难也。

阿蛮

杨妃小字，外传及诸书皆曰玉环，而唐狄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似妃又小字阿蛮，然遍考他书，未有见者。且阿蛮、杨妃并用，文法亦似重叠。若以蛮、瞒音近，明皇小字阿瞒，则本朝天子，臣下不应如此轻薄，姑存之以待博识者。

妒律

尝见《妒律》一书，题广野居士述，不知何人。虽属游戏，亦颇组织，因全录之以资笑剧。

名例。一，凡妇梳头临镜，驾言从镜中见夫与婢目挑，遂生嗔毒骂，并及丈夫者，拟坐以断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网沉沦，闻蚁声而惊梦；疑团莫解，饮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画图而含哀，询洛神而赴水，群狐满腹，载鬼一车。以莫须有之情，比将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妇允夫宿妾，日间反覆议明，及至更深，犹复令妾针纫，若或忘之者，拟坐以公事应行稽程律，笞

二十，迟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会，成事定于一言；战国纵横，趋向决于片语。乃尔拘牵薄务，似存退悔之心；演习虚文，无非出纳之吝。虽曰健亡，当不至此。爰引律法，犹觉从宽。一，夫与婢有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纳入婢女私处。比照以秽污入人口律，加等发黑龙江给披甲为奴。判曰：豆蔻犹含，殊苦盐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即蛇蝎以为心，无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岂其然乎？按律无可援引，加等从严究拟。

吏部。一，凡妇见夫外入，故拈针线，兀坐不语，及再三询之，一推而起，拟坐以无故不朝参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绣，只念远人；默坐低头，为怀游子。未有室家静好，琴瑟和谐，见良人而转嗔，闻温言而添恨者也。妇德无极，女怨无终。律以朝参，正斯壶范。一，凡妇有病在床，沉沉药饵，仍令腹婢稽查丈夫与妾偶语等情，拟坐以纳交近侍官员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沉玉碎，肯使鸾镜尘埋；柳折花残，不许莺簧舌嗾。即曰关心者乱，奚须壁后置人；若云在家必闻，夫岂沙中偶语。今乃展转反侧，殊多密探之烦；而迷梦沉吟，只厪他山之虑。官箴有玷，自当屏绝于遐荒；壶范斯惩，勿致悍成于跋扈。一，凡妇每见人之内眷，必苦劝不可令夫纳妾，娓娓不倦，拟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画楼秘阁，共谈阃内之私；密室柔情，细诉胸中之垒。联床握手，附耳订谋，岂诚永漏话长，只为深闺计远。老珰衣钵，官家勿使空闲；少妇传灯，阿郎决难二色。比目何堪瘤赘，并头那许骈枝。第彼妇各具肺肠，漫劳人别参帷幄。家有制度，事属越庖；自谋已非，代人难恕。

户部。一，凡妇每同婢妾触牌点韵，嘻笑一堂，忽闻主人声息，悉皆屏去，拟坐以脱漏户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罽平铺，象牌齐翻玉笋；霞笺试展，班管漫掞瑶词。乃老子兴复不浅，而群芳吹散因何。是岂楚卒闻歌，竟解中宵之甲；抑亦苏生挟策，惟深兼并之防。罪坐发纵，奔逸免究。一，凡妇值夫偶宿妾室，便偃卧不起，

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觉盈盈泪下，拟坐以户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贪结子，故寻树底留红；原非浪逐痴儿，疑作花间恋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螽斯衍庆。尔乃鸟啼残梦，怜春色之将阑；花扰独愁，恨秋梧之早落。犹然心怀固宠，念旧爱而情伤；志切专房，分新恩而肠断。菀枯顿异，徒杖有归。一，凡妇容夫纳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为率，迟归则怨望詈骂，拟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将出师，最忌从中掣肘；济人利物，应须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缚计晷，定然此怨彼嗟。苟发纵之不公，当援律而予杖。一，凡妇无子，畏人清议，阳为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见面，拟坐以田地荒芜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历岁深耕，既无薄获，憎人多口，爰挟阴谋。纵不学司马公，夫人饰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内子不使进帷。鸦过长门，梦断朝阳日影；鱼封永巷，魂消巫峡云踪。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后。荒我田畴，律难轻贷。一，凡妇见妾生子，故将家业施舍僧尼，搬运母家，并与出嫁女狼藉无度，拟坐以盗卖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怜金穴铜山；箧自我操，即欲沙挥泥洒。绮纨蔽野，翠玉成尘。神诞佛生，结福缘于渺渺；老妪少妇，填溪壑于年年。甘心若敖之鬼，宁惜叔孙之儿。恶其纵恣，律以攘窃。一，凡妇闻亲戚朋友娶妾，即行毒骂，并自咒以及丈夫，拟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门失火，未尝殃及池鱼；滕国防危，便尔忧先筑薛。含沙射影，足征鬼域之衷；打草惊蛇，预作绸缪之计。罪状似难比拟，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实为允协。一，凡妇无子，恐夫买妾，强立己侄，或抱螟蛉，拟坐以斩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宁古塔，绝产没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劝，连坐。判曰：妒蚌难胎，久虑蛾眉之入室；牝狐幻术，阴营蜾负之良图。乃欲代马以牛，更恐以武继李。科其罪状，投豺虎而谁怜；揆厥私衷，馁祖宗而莫顾。拟减等于大辟，宏施法外之仁；籍绝产而入官，讵资异姓之孽。在昔设谋决计，事虽首自妖姬；然而党恶模棱，罚难逭于丑类。祸因滋蔓，连坐非苛。一，凡妇归宁父母，必将丈夫爱妾，挈之同往，拟坐以拐带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情怀水火，原

非兰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埙篪之雅。携手同归，是何心也；与子偕往，保无他乎。察其略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妇与夫议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润于妾，乃至期龃龉，不令夫往，拟坐以收支留难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诚；取二用三，古有贪残之戒。尔乃渝盟割地，辄怀犹豫之衷；役志侵渔，渐现饕餮之态。当与不与，律固有条，初犯从轻，再犯加等。一，凡妇故令陋婢，强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拟坐以良贱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锦衾璀璨，自宜软玉温香；绣帐氤氲，可无秾桃翠柳。虽实命不同，允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偕欢。因浊酒粗布之谣，岂丑妻恶妾之解。进以匪匹，实为乱群，责有攸归，谁职其咎？一，凡妇使婢年已长大，不令蓄发，恐丈夫有见猎之喜。拟坐以嫁娶失时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无情，随春来而渐茂；绿杨何意，因时至而垂丝。恶竹笋之冲檐，删其凤羽；嗔蔷薇之逾架，翦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许丽服，而袁绍妻遂使髡头。乃虞掷果而禁投桃，未咏摽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只问失时。

礼部。一，凡妇年已衰迈，犹然脂粉翠钿以固宠幸，拟坐以服饰违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鬓香云，艳质曾邀帝宠；柳眉桃靥，娇姿准拟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颜华已非旧日；抱疴婕妤，形容顿异当时。乞怜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恶。态固难堪，情犹可悯。一，凡妇蓄妾，原非得已，乃自夸贤德，冀人赞美，拟坐以现任官辄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风，令望应流于万里；深仁厚泽，芳誉自播于千年。故口碑载道，逢人惟说岘山；而尸祝由心，至今咏思棠芾。何乃事因情近，名与实违，诩向人言，攘为己德。苟传闻不察，几欲勒之贞珉；久假不归，竟尔厕于贤哲。盗名有禁，功令宜遵。一，凡妇暗令腹婢，借名骂奴仆，因及夫妾，并有子之妾，拟坐以公差人员役欺凌长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妇辨非主使，记过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顾新蓓嫩蕊；暴风骤雨，那管细果花胎。犹如狐假虎威，岂惜鼠投器忌。虽护身有符，苟犯法无赦。

主妇记过，牙爪必惩。一，凡妇买妾入门，必使魇镇，或挂己裤于门首，或置棒槌于门限内，种种不一，拟坐以禁止师巫邪说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颜未入，轮回九转之肠；象管初吹，声断百年之梦。不用千金买赋，阴求片铁铸符。一纸硃书，宜投蛛网；数行秘箓，忽坠迷途。性情制以鹦哥，精爽摄为虎伥。是盖幻而无迹，即或杀之泯踪者也。淫觋邪巫，痛惩远屏。一，凡妇因夫买妾，便设经堂，修斋礼忏，惟同僧尼往来，拟坐以左道惑众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杨柳新栽，昨夜几番风雨；荼祊初架，晓来无数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鸦鬓添而鸾镜掩。妆阁因而绣佛，琴堂用以翻经。寄怨毒于瞿昙，发幽愤于般若。淫艳姐尼，藉禅和而入室；贪痴释子，披缁戒而踵门。闺阃从此逾闲，性情由之难制。是用履霜杜渐，故为首禁严惩。一，凡妇嫉夫有妾，从旁嫁祸，造作流言，拟坐以术士妄言祸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须眉误中其猜嫌；伏阱隐机，脂粉亦忘其忮忌。是以不言掩鼻，郑哀以巧爱而毙楚姬；覆被杀儿，武曌以忍心而殒唐后。临风搧毒，向影吹沙。不第谗言离间，盖实溺陷死生者也。所当满杖，远配遐陬。

兵部。一，凡妇每夜卧，必将床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匝布密，以防夫有他适。拟坐以假宿卫人仪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宫里，未失狐白之裘；汉后禁中，谁通赭马之迹。不虞窃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韩寿。岂乏防意如城之谋，爰效入苴招豚之计。坐以假借，罚其愚呆。一，凡妇因夫夜起溲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嗔毒骂，拟坐以夜禁不严律，笞五十。判曰：床内青铜，原属怀奸之具；枕边玉盒，用为护身之符。乃崇垣何处飞奴，帘外勿惊人影。醒来梦话，郎已梦到高唐；醉后消魂，身遂魂游楚馆。彼固失告，此则疏防。一，凡妇使用婢女，不许面粉鬓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听丈夫外事，拟坐以私渡关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既无藏娇之屋；金钗十二，屈为下陈之材。况罗刹夜叉，分途勾摄；而山精水怪，匿影潜窥。出入自有关防，内外岂容飞越。爰书有禁，城旦何辞。一，凡妇见夫入妾房言语，即假借公事，突入冲

散，拟坐以擅闯辕门律。如止诨扰，不作嗔状，引例未减，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床前，方调鹦鹉之舌；水晶帘外，忽来狮吼之声。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剑。有心心术不端，无心见识不到。一，凡妇度妾与夫正值绸缪之际，忽唤妾起，属以他事，拟坐以擅调官军律，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判曰：酣战方深，浪子春风一度；金牌忽召，夫人号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围，讵有黄龙之望。隳功西徼，先轸之唾固宜；掣肘东窗，长舌之罪难贳。宥以生令，犹为宽典。

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虑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闭之，不令出户，拟坐以窝隐逃人律，杖一百，流徒尚阳堡。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渔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红拂之宵征，非得已也；岂文君之私奔，意何为乎？尔乃冥心已会，故托于李上蔡逐客之书；妙谛全窥，竟不学鲁男子闭户之美。汝既有意于窝逃，吾将按律而问拟。

刑部。一，凡妇见夫与妾就寝，故意不卧，隔房频问琐屑事务，拟坐以听讼应回避不回避律，笞四十。判曰：鸳梦初谐，正虑窥帘鹦唤；蝶栖未稳，何堪聒耳蛙鸣。既干回避之条，难辞挠法之谴。量从薄儆，以蔽厥辜。一，凡妇设榻于自己卧房，妾侍夫寝，必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欢，不令畅遂，并不得谑语一字。拟坐以不应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卧榻之侧，本非鼾睡之乡；忌者之前，又岂诙谐之地。桃花三汲，犹虞浪动潜鳞；莺啭一声，更怕惊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严惩。一，凡妇因夫偶饮妓家，遂令端跪床前，自仍假寐，更余不允发放。拟坐以告状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蛱蝶偶入花丛，原非贪宿；蜻蜓薄游水际，未免沾濡。况风过带香，何关薄幸；而衣沾剩粉，聊以娱情。尔乃顿发娇嗔，罔顾黄金之膝；居然假寐，任凭玉漏之催。真变羊之巫可诳，而逆鳞之怒难批矣。县案过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调婢，婢极力洒脱，以致颊红肉颤，妻乃不察，仍捋婢毒打。拟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减轻重论。判曰：狭路相逢，几饵身于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脱于鹰鹫。颤

断香肌，盖为云横烟锁；红堆粉面，岂关雨后霞生。不申法于强梁，反宣威于弱质。故出故入，按律何辞。一，夫与妾寝，旦入妻房，妻乃托故启衅，需索首饰衣服。拟坐以因公科敛律，计赃从重论。赃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终年交颈，曾无感于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怀于大赉。翠环金缕，非可要挟而求；宝钿绣衣，务在随宜而锡。尔需索既出于机心，将拟罪应同于科敛。一，凡妇因夫娶妾，假病卧床，不吃茶饭，其夫委曲劝解，仍忿言诟骂。及腹婢私进饮食，则啖之，人至，辄复藏匿。拟坐以夤缘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银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驼；绣户无人，辄啖金齑玉粒。若彼阴险之情，为鬼为蜮，业已觇其一斑；矧其闭藏之迹，如虺如蛇，宁能防之久后。纵兹不治，长此安穷。一，凡婢薄有姿色，见其悄悄修容，辄以诱汉痛诋，拟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岂有意呈娇；梅子含酸，遽谓揉脂献媚。必丫头尽属花面，即毒口见其蛇心。尔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妇看戏，见有演及妾妓者，辄哓哓不止，并骂点戏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拟坐以决罚不当律，笞五十。判曰：雅剧新声，不过逢场偶作；芳姿艳质，藉以合席同欢。事争选靡丽之情，词必出佳人之口。尔乃睹花容而色沮，闻莺啭而神伤。触目惊心，当歌疑讟。谁家薄幸，故开作俑之端；郎实猖狂，冀效跳梁之习。衾裯鼎沸，姻友波腾，鼓焰无端，笞惩有律。一，凡妇责婢，惯及下体私处，拟坐以决罚不如法，于人虚怯处非法殴打律，成伤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书久削；编民阉割，宪典严惩。在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尔乃借公泄忿，声罪讨于包茅；乘兴宣威，肆戈矛于夹谷。如验有伤，按律究拟。一，凡妇值夫外出，即将夫妾，并有妊之妾阴卖，并不择人论价。迨妾知觉不从，或以烧香等事，诳骗出门。拟坐以监守自盗律，杖一百，发尚阳堡。同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来，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贵，愈深固宠之忧。讵料君子之远行，恰值红颜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调虎离山，拔去眼钉，推入火坑。辱当垆而不惜，虽换马亦欣然。伤情极矣，惨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应远徙；即为从之恶党，勿令网遗。一，凡妇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从，即号哭不已。拟坐以

威势制缚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龙飞怒，白日晦而海水扬；乳虎横行，谷风生而狐兔伏。吼声正厉，鼻息敢舒。彼既肆无忌惮，我持律以重惩。一，凡妇多蓄婢女，每同夫对饮，不许婢立己后，恐美目之盼，向夫传情。拟坐以诱人犯法律，仗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锦绣成行，勿使肉屏障后；鸳鸯罗列，莫教花阵当前。盖防对面芙蓉，密订同心之约；灯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实为冶容之诲。尔故陷之，罪还责尔。一，凡妇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劝解，便谓私婢，愈加鞭笞。拟坐以冤屈平民为盗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势难坐视；缨冠披发，迹涉嫌疑。乃词以情迁，卦因变动，贪非盗璧，浪指怀春。屈法枉赃，拟徒决杖。一，凡妇不能容妾，反饰嗔作喜，以市贤名，愿称姊妹，无分大小。及妾入门，非禁即卖。拟坐以欺诈官私取财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梦中之兰玉未占，被底之鸳鸯难共。琵琶隔院，声已远而莫疑；鹦鹉异笼，语屡调而勿觉。顾耳属于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驱车，为凌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获二雏。尔乃蜜里藏刀，必欲花间逐蝶，狡亦甚矣，罚岂容轻。一，凡妇与夫小有间言，便呼兄唤弟，肆行强横，以压制夫妾。拟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丽云闲，风忽变而成飓；波恬浪静，石偶激而生澜。巧令如虎如狼，哄然吠声吠影；骇当猛鸷搏鹰，不啻群鸦噪凤。蠢兹丑类，法所必惩。孰为主谋，讯明发遣。一，凡妇举动恣肆，因夫稍违，辄指称听信婢妾之言，哭诉妯娌乡党。拟坐以越诉律，如污人名节，杖一百，发烟瘴充军。判曰：冀握大权在手，先以蜚语螫人。盖因蛊惑于心，奚啻含沙于口。不知盗嫂之事，犹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诬，岂能堪乎？天谴难逃，王章莫贷。一，凡妇见夫有恙，便归罪婢妾，丑言播告众人。拟坐以假公营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纸帐呻吟，遽称此风之始；竹林偃仰，遂生为厉之阶。岂知闺阃之事，甚于画眉；乃以中冓之言，指为墙茨。意欲如将军体惫，因人言而驱姬；恐难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衅端，诳诬加等。一，凡妇打骂婢妾，吼声震外，并骂及亲友者，拟坐以辱骂尊长律，无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亲同胞，杖一百。伯叔师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

横噬，岂避贤豪；烈火蔓延，宁分玉石。西楚大呼，铁骑重围辟易；河东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鱼无耳而深藏，鸟高飞而色举。此盖司晨之牝，非特门内之妖已也。就族党之尊卑，定科条之轻重，量从分别，予以自新。一，凡婢年稍大，妇恐夫沾染，即行鬻卖，另买小者供用。拟坐以略卖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卖至三口以上，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并追价入官。判曰：丝柳初垂，便关心于黄鸟；夭桃未放，早留意于游蜂。以防微杜渐之怀，作出陈易新之举。刈绿竹以植黄杨，驱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卖，允蔽厥辜。一，凡妇见婢垂髫，夫或属意，竟不谋之于夫，擅配家奴。拟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须便嫁东风；蚌孕独胎，岂遂扬辉北渚。预作纳履之猜，何其遽也；阴为掩袭之计，不亦泰乎？拟以重杖，抑彼机心。一，凡妇知妾有妊，故使劳力以致堕胎，并令产中饮食失时。拟坐以窝弓杀伤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将有色而无香；豆蔻初含，幸渐开而结实。满园春色，谁是宜男？共祝天生，若为乞巧？甫征兰梦，旋起鸩谋。致使瓜未熟而蒂已离，木向荣而心先蠹。覆巢岂容完卵，杀母必更伤儿。讵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绝后。置之徽纆，大快人心。一，凡妇因事与夫反目，即驾言宠妾，身投尼室，经宿不回。拟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无半隙；稔怀怨恨，巧驾片言。禅关蓝室，允为解脱之门；妖庙淫祠，本是藏奸之薮。纵非红拂之奔，难洗缁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绝南还。一，凡妇抓碎丈夫面皮，并啮伤肌肤者，拟坐以妻妾殴夫律，杖一百，徒三年，愿离者听。判曰：情绪偶乖，笑裂千端锦绣；幽思乍触，怒敲七尺珊瑚。狂飙发而松柏摧，惊涛轰而兰蕙损。金闺虎坐，玉润羊眠。既昧三从，须严七出。一，凡妇特令腹婢私行窥探，互相谈论，以致妇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拟坐以窃盗不得财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纱窗隙底，潜聆蚁斗之声；脂粉场中，化作鸱张之态。百萤惑眼，千蛊祟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汉女之妆。薄笞少惩，姑免深究。一，凡妇闻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寻裂碎，拟坐以毁弃器物律，准窃盗已行而不得财律，笞四十。判曰：采兰赠芍，虽属淫风；煮鹤烹琴，

殊亏大雅。况适情引趣，非尽溪水之纱；贻管呈憨，误认江皋之珮。留之增为韵事，毁之自取其尤。

工部。一，凡妇置妾衾裯，床笫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独卧者，拟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萼谊重，曾传大被之风；燕雀情深，夙着联床之美。即眉公之新式，未闻狭彼规模；非楚宫之细腰，何故减其绳尺。既稽古而无征，曷据律以示戒。一，凡妇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诱敌，及酣战良久，已挫其锋，始令就妾。拟坐以虚费工力采取不堪用律，坐赃论罪，杖一百，徒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图良夜佳期；而老蚌馋涎，反欲争先夺食。壮哉锐进之气，此处不饶；休矣罢乏之兵，彼将何补？罪不止于阻挠，律应坐以虚费。粤稽赃迹，虽城旦而犹轻；究厥奸谋，迅决杖以发遣。

史阁部书

顺治元年六月，摄政王遣南来副将韩拱薇等，致书明大学士史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邮，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

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羁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余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答书曰：“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

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薙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叩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承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皆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窥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

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阁部答书，用红帖写，皮面写启字，盖印即系“督师辅臣之印”六字。每页四行，连抬头共二十字。原书存内阁。摄政王书载本传，而阁部覆书不载，想当时讳之也。高宗纯皇帝圣谕云：“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饷顿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天祥而生，则出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恭读一过，仰见我烈祖圣度之大。

万岁

马伏波平蛮，吏民皆伏呼万岁，此犹曰对将军而颂天子耳。吴良传注《东观记》曰：“门下椽王望谄称太守功德，椽吏皆呼万岁。”则诞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猎，见白雁群，公孙捷下车拂矢云云。

梁君援其手上车，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他人猎得禽兽，吾猎得善言也。”自称万岁，更奇。

钢

世所谓钢铁者，用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曰灌钢，此乃伪钢耳。铁之有钢也，如面中之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矣。见宋沈存中括《梦溪笔谈》。

修竹杨家

唐杨相国收，江州人，四子发、假、收、严，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祝、以乘为名。假以夏为义，其房子以奠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𨥭、镳、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人呼修竹杨家。所以别于静恭诸杨，亦犹桐树韩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谢庄风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无顺字。若，顺也。古无真字。诚，真也。古无是字。时，是也。又古未有双声，而其机已见。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与声俱生，莫知所从来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后为厕神所祟而死，见《柳子厚集》。赤有十诗，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东坡读之，以为浅陋不类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说者曰："帝喜霸之能写真，故催金赐之，而圉人太仆自愧叹无技以蒙恩赉耳。"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此深讥肃宗也。考是诗始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帝既见先帝之马，当轸羹墙之念，反含笑而赐金，曾不若圉人太仆见马能惆怅而怀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莼菜

《漫录》又载："杜子美祭房相国，九月用茶藕莼鲫之奠。晋张翰亦以秋风思莼鲈。莼生于春，至秋则不可食。何二公皆用于秋。"云云。不知莼菜春秋二生，秋莼更肥于春莼，江南人于早秋宴客，必荐此品，北产固不解也。

绣帐锦帐

司马温公娶子妇，闻其家有绣帐陪赠，毅然不许入门。王荆公嫁女于蔡卞，以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俊已闻于外。一日，神宗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锦帐嫁女，急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

帐。”夫以宰相之尊，一帐之间，矜重如此。近日苏、杭嫁资縻费，帷帐至有饰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无论已。伤哉！谁挽此颓风也。

禽兽殉难

唐明皇每大朝会，有舞象，禄山在长安见而羡之。及篡位，欲以夸诸胡，宴凝碧池，令牵象出。象见非帝，不肯拜舞，鞭之，号叫彻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猴，善诸戏。帝爱之，名孙供奉。后全忠篡位，此猴见座上非帝，跳跃号哭，触阶而死。宋帝昺，蓄一白鹇，后见帝蹈海，遂连笼自投于海中。余谓毛羽之属，尽义者多，尽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庙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兽心者。

帝王别号

宋高宗自标其室曰“损斋”，后人以为帝王别号之始。阅《墨庄漫录》载：“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内有发愿看经文，自称莲峰居士。”则五代已有之。

成语对

“刘蒉下第，我辈登科；雍齿且侯，吾属何患？”成语天然，东坡所对。见释惠洪《冷斋夜话》。

粤僧诗

广东海幢寺僧今种《鲁连台诗》，沈文悫收入别裁。此外，又有

《约游山阴》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长条复短条，秋风吹落叶，一夜别南朝。范蠡湖边客，相将荡画桡，言寻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攫拿之势。

文人诗

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入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者乎？熊钟陵《姑苏怀古》诗云："旧时江水旧时潮，难怪行人说六朝。飞过夕阳鸦点点，散来秋草马萧萧。多年王气山头寂，昨夜钟声梦里消。欲问兴亡向何处，秦淮沽酒破无聊。"风流悲壮，何尝有一点学究气也。

动物出土

宁波、奉化濒海一带，有业种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种植，奇矣，然犹湿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种羊，理尤难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笋根稚子，鼷鼠之类，略似人形，烹食极其鲜美，江西饶州一路多有之。东坡有笋根稚子诗。

公牍

孙伯纯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伏字，犬当从大，因而构讼。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均因而涉讼。此等公牍甚奇。

误出经题

乾隆甲寅，浙江乡试，《易经》题误出“离为目为火”。宋方勺《泊宅编》载，符建中，浙江乡试，《易经》题误出“为布为金”。无独有偶如此。

饧字

《嬾真子》载：“唐人作寒食诗，欲押饧字，以无出处，遂不用。”按刘梦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饧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试《瑚琏赋》：“上希颜氏，愿为可铸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韵。他卷率云“粤惟孔门，厥有端木”，并押于第二韵，此独于第六韵别意押之，无不以为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传之说也。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仍未遇其匡合。”东方朔云：“太公体仁行义，年七十二，乃设用于文武。”刚遇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寿长，拚再钓鱼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答县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车，欲厉威严，乃进里老谓之曰：“汝曹知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习诗，但知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闻也。”令默然。

讳

国讳，公法也；宪讳，私情也。下为上讳，下之尽礼也。上责下讳，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人有触之者，即怒。于是举州皆讳灯为火。上元放花灯，吏人遂书榜揭于闹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曰“兵士”。其妻斋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人传语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罗兵士，太保请官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刻意为此，必有尔许话柄。又某朝官谄事蔡京，呼之为父，合家不许犯京字，眷属犯申饬，奴婢犯棰笞，宾客犯罚酒，自犯手披其颊，其无耻乃至于此。又《宋稗类钞》载：“有上官某名申，最恶人犯其名。一日，有知县进见，问曰：‘某案如何矣？’曰：‘业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罢。’对曰：‘此事断含糊不得，卑职申郡守不理，即申监司，申监司不理，即申台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来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虽怒之，而无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抢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反讳在我而已，他人何预焉？公帅邠州三日，孔目吏请家讳，公曰：“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讳且不必，而况己名乎？

孪生次序

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有序也。愚谓当以先生者为兄。夫纪年者，纪生者将来所得之

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时，一生于元旦子时，则先生者不但长一时一日，而且长一岁矣。即使将来同年月日时死，而纪寿总高一岁，乌得不为兄耶？

四克

宋张汝弼大正乡试，主司命题："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榜发被放。梦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济。"自以为经中再无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后淳熙丁酉题云："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场中同舍，有与张相识者，厉声曰："汝弼可贺，题中有四克矣。"遂获隽。

日月灯

王荆公在经义局，因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吕惠卿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也。"公大首肯。见宋永亨《搜采异闻录》。

拾遗记

王子年《拾遗记》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娬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

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涪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着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世俗谓游宴之处，为桑中也。《诗》中《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类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维八埏渺难测，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此等事迹，原属渺茫不足信，而所写则一则淫艳浮词也。然其笔墨之间，何等空灵缥渺，自是晋人吐属。若使唐人写之，不免冗长；若使宋以后人写之，便粘皮带骨，恶状难堪矣。故前人以小说惟汉为最雅最趣，观极猥亵如《秘辛》一录可知。

尚主

前五代诸驸马，以尚主为苦。宋孝武朝，至有连名具冤单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骄贵自不必言，然恃势凌虐，则不可也。唐宣宗选于琮为婿，连拜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赐绯，左补阙赐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寝。丞相上审圣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会食一处，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许琮别尚广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况其下者乎？

台阁诗

高文良公《谢恩赐花翎黄马褂》诗云：“冠飘雀翠天风细，衣染鹅黄御气浓。”齐次风宗伯《观御射》诗云：“容节中和天子射，弛张高下圣人弓。”何等正大。先文庄公《恭和御制行灶》诗云：“依山列幔随疏密，因地为垆各浅深。穿穴不须陶冶埴，拾薪端可溉烹鬻。升烟遥结千庐白，移垒空存万突黔。莫讶风餐兼露爨，自来增减重韬

钤。”当时为人所称，孰谓应制体不能工也。

奇逢

国初浙东乱时，诸暨陈氏女，年甫十八，为杭镇拨什库所得，鬻于银工。逼之，坚不肯从。杭人朱胆生尚御、郭宗臣创义，醵金赎难民，知女之义，赎之。方至，忽友人某赎一童子，问之，即其夫也。翼日，赎一妪至，乃其母也。继又赎一妪至，乃其姑也。有两翁觅妻，踉跄而至门，即其父及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遂合巹结装而归之。此较李笠翁《巧团圆》更奇，莫谓天下无异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梦溪笔谈》：“或问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即平圆浑圆。余曰：‘如丸，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无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虽相值而不相碍，涂粉之喻，明显之至。

阳朔县

阮芸台协揆督粤时，有属吏欲求剧县，托宫保相知某公道地。宫保曰：“官可自择乎？可自择，则吾舍节钺而为阳朔令矣。”某问故。公曰：“阳朔荔浦，山水奇秀，甲于寰区，吾于阅兵时经过，今犹梦寐不忘。”向以为一时戏言，而不知语有所本。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云：“王侍郎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

水，谈不容口。一日，不觉从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何由而见？’因之大笑。后杨宰求选彼邑，挈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属，真无一字无来历者。

典故歧出

阁黎饭后钟事及御沟流红叶事，屡见纪载，而各异其人，究不知当以何为据。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土风录

[清]顾张思 撰

曾昭聪 刘玉红 校点

校点说明

中国古代有编纂方言俗语辞书的优良传统。西汉扬雄的《方言》是最早记录方言词的著作，东汉服虔的《通俗文》则是第一部记录并诠释俗语的著作。受其影响，历代研究者不绝。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编纂方言俗语辞书现象蔚然成风。《土风录》就是清代学者顾张思所著的一部成绩比较突出的俗语辞书。

顾张思，字怀祖，号雪亭，江苏太仓人，是清代学者、诗人顾陈垿之姪。除此书外，顾张思还著有《雪亭诗草》及多种笔记杂著。《土风录》以考证民俗与俗语为主，记录清代乾嘉以来江浙风俗与百姓的日常俗语。全书共十八卷，十四万馀字，每卷内容以类相从。全书体例上基本按照时令、民俗、日用、器物、饮食、人体、俗语、三字语、四字语、谚语、单字、叠字、称谓、神灵等类别排列，并从民俗、训诂等多方面对所收材料加以诠释，各类材料一千馀条。在解释民俗与俗语时，多采《尔雅》、《释名》、《方言》与其时民俗、俗语相结合的方法。内容上，对时令、民俗的记述，类《荆楚岁时记》等风俗记载书籍；对服饰、典章制度的考释，则如《事物纪原》等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类书；对成语、方言、俗语的诠释，有如《通俗编》、《恒言录》等俗语辞书。该书文稿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刊行于嘉庆三年（1798）。

《土风录》在民俗研究、语言研究、辞书研究上都有重要意义。该书于时令、民俗、服饰、典章制度、成语、掌故、方言俗语等材料无所不收，乾隆六十年（1795）钱大昕序谓“其铺叙节物，则《阳羡风土》、《荆楚岁时》之遗也；其诠释器服，则《匡谬正俗》、《事物纪原》之例也；其考证方语，则《方言》、《释名》、《释常谈》之亚也。征引必检元文，而道听涂说弗取也；折衷必谐六书，而乡壁虚造弗尚也。以视夫《齐谐》、《诺皋》、《冥通》、《梦游》之

作，语怪诲淫，以取悦于贩夫卢儿者，其用心岂可同日语哉”。该书征引资料的范围与《通俗编》、《恒言录》相比较则更为广泛，由传统经典扩大到类书和历代笔记、小说、杂著等，引用方志资料尤多，如范成大的《吴郡志》，张寅的《太仓州志》、《镇江志》，方鹏的《昆山志》，卢熊的《苏州府志》，王鏊的《姑苏志》等；某些俗语则采自民间，是当时活的语言的记录。翻检是书，确可以“见风俗之变迁，方言之有自”（朱珪序），因此对民俗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以及中国古代俗语辞书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通俗编》等俗语辞书，学界较为重视；但其他辞书如《土风录》则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土风录》只有嘉庆三年刊本，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编之《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收有此书，东京汲古书院1974年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此重新影印出版。台北宗亲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的《中国方言谣谚全集》、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风土志丛刊》亦均收录该书。虽曾影印，而流布不广，因此学界了解得较少，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零星的引用。另一方面，虽该书较之《通俗编》、《恒言录》亦不逊色，然其引书有所不足：或三言两语，征引未全；或间有讹误，易致误解。我们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的相关研究工作时，有幸申请到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项目，对此书作一标点、校勘、注释，重新排印出版，以广流传。

下面对本书的点校体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本书以清嘉庆三年刊本为底本。

二、本书施以新式标点。书内引文多与被引原书有出入，仍一律加引号。

三、本书只对引文出处不确、引文有误或易致误解之处略加注释，引文过略处亦略加注释。

四、原文中误字加圆括号，改正之字置于六角括号内。脱字，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不补字。书名、篇名，原文多为省称而非脱字。如《汉书》省称《汉》，《字汇补》省作《字补》之类，皆以书名号标示，不另作说明。原文省略过甚而影响阅读者，则据原文补字，所补之字加六角括号，如“《郭橐驼传》：病偻，〔隆〕然伏行”。衍文予以保留，唯加圆括号以别之。

五、常见的通假字，保留原有字形，不作改动。涉及文字训释处，保留部分繁体字、异体字和俗体字。

古籍整理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虽已尽己之能，但或许还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校点说明
序一
序二
卷一
贴宜春
打春
空帖拜年
元宵茧团
照田财
接坑三姑娘
花朝
清明上坟
焚纸钱　挂墓　墓呼如“姆”字音
踏青
传经　浴佛
端午龙舟
裹粽子
悬天师像
祀灶　灶马　灶门
穿针
盂兰盆
登高
重阳糕
拜冬
九九
腊八粥

廿四夜　小节夜
跳灶王　跳，音条
贴门神钟馗
守岁　压岁钱
卷二
放爆仗
烧香
行香　香炉
做道场
打醮
谢土
躲煞
七七
谢孝
烧羹饭
鸡毛文书
抽签讲书
说书
灯谜
缠足
穿耳
凤仙花染指甲
银指甲
留头
撒帐
传彩席
跨鞍
暖房夜饭
馄盘　馄，音暖，亦作“馁”
双回门

牵羊担酒

合啼鸡

看席

做诞期　俗讹为“搭期”

下摇篮　沤篮

做满月

摸盲盲

穿跟斗

走绳索

踏高跻　跻，音跷

踏大𨍏

伴大夜

养瘦马

上马杯

买妾看钱

弃妻手印

僧道赙钱

赌钱捉头

蜡嘴算命

茶坊挂字画

唱盲词

唱道情

唱山歌

子平算命

看风水

贴招子

八行书

卷三

通草花

五时衣

鬏头　鬏，本音陟贿切，俗呼作“吼”平声
睡鞋　膝裤
钉鞋　钉靴
纽襻　钮扣
鞋帮　音邦
尖头靴
开裆裤
兜膝
肚兜　抹胸
汗衫
背单
霞帔　音被
襕衫
鞓带
毡笠子
凉帽　顶子
虎脸子
搔背爬　如意
钞袋　钞，呼为“稍”
苏头
手巾
手帕子
抹布
界尺
桠杈
面杖
枴杖
笊篱
箝箕　筅帚
粪箕

钵钎

注子　酒鳖　自斟壶　滴苏

钱筒

火筒

梯桄

醡床

抽替

石敢当　石将军

喇叭

铁懒

鹞子　鹞，音效

走马灯

拨弗倒

竹夫人

汤婆子

太师椅　交椅　杌子

佛郎机

风炉

蟹簖

烟草

卷四

各省

衙门

辕门

公馆

戒石铭

鼓楼

马头

客堂　后堂

暖阁

眠床　塌床
框档
华表柱
戟门
和头　和，去声
浮厝
僵尸
灵柩
礓礤
十字街　三叉路
天井
天窗
羊沟
扑水
滴水步廊
天花版
照壁
槅子
复壁
大门
墙门
后门
山门
高墩
灰堆
篱笆　枪篱
篱门
衖
小店
轿子

下岸
夜航船
快船
埠头
地头
宝塔
旗竿
斋扁
八字头
铁猫
木刨
最柿　音废，与果实之“柿”同“柹”者别
竹鞭
麸炭
炭屑　木屑
安息香
西瓜
瓜瓤　音练
莲蓬
蛤霸
曲蟮
水鸡
淡菜
菠菜
马蓝头
哺鸡笋　燕笋
菜心
笋脯
木耳
面筋

重罗面
嘉庆子
茭白
慈姑　地栗
木犀花
水红花
鹿葱
狗蝇蜡梅
状元红
卷五
花押
疏头
拜表
方丈
田莊
都啚　鱼鳞册
白地
钱粮
生口
古董
套杯
筹马
十番
骨牌
骰子
叶子　马吊
升官图
着衣镜
灯笼
脚钱　毛钱

浴盆
镟子
等子
算盘
眼镜
匾担
扇坠
掌扇
莓菜竹
桃丝竹
揎兜
绰板
茶船
铁马
图书
蒲鞋
烙铁　熨斗
钵头
竹节
甑甑
筒瓦
黐胶
裙裥
被头
被囊
芦蘑
戒指　手镯　翠臂
朱松邻
花铃子
捲荷

冷泽　音零铎
蛘子　乌蟹虫
蚊子
蛓毛虫
偷瓜窚
螭虎
壁虎
壁蟢
时里白
参条鱼
鯗　白鯗
海蜇
吐哺鱼　鰕虎
鲩残鱼
鱼秧
麦末
炒米
豆沙
盐豆
乳腐

卷六

老酒
烧酒　酒脚　糟油　郁金香
发酵
赤米　赤，呼为“察”
肚羹
骆驼蹄
孛娄　孛，音如“泼”
茶食
点心　馒头　馄饨　包子

中饭
吃素　荤素
白饭
扛醵　音具
酒令
溲面
擀面
泼水
搓水
打水　打饭
使风
抢风
艄船
放船
起屋
筛锣
擂鼓
哺鸡
蚕上山
白墙
撩浅
回残
放债　利息
冷债　京债
加一　三分钱
断屠
禁杀牛
咬虱
蕉水　蕉蜃
淘米

米泔
泥塑
箍桶
裁缝
裱褙
顾绣
剪绺　音柳
毕姻　联姻
寿器

卷七

自在
受用
快活
开心
作乐　音洛
高兴
活泼
缩朒
落度　音铎
糊涂
恨毒
厌烦
出息
懵懂
乖觉　伶俐
顽皮
倔强　强拗〇强音其两切
㒳弱　上音“两”，下“强”上声
认真
猥亵

陇种

撺掇　指唆

瓟瓜

斫丧

主张

子细　俗作“仔细”，非。仔，任也。一音咨

离经

侅事　侅，音该

随喜

撞席

请安

贺喜

做媒人

白蚂蚁

剃头　剃面

出恭

小便　撒尿

屎恶　去声

肛门

尾巴

脚跟

老茧

肚皮

臂膊

奶　字本作“嬭”，古文作“乳”

胡咙

额角

面孔

面脸骨

下颏

肩头　鼻头　拳头
脚心
鬓脚
版牙　牙龈
眉毛
寒毛
面嘴
眼眼
人中
重身
人身
驼背
痈子
甕鼻头
喀嗽
穀穀　音谷速

卷八

前程
履历
官衔
出身
白身人
乡亲
俗物
恶少
杂种
汉子　好汉
饭头
管家
家属

奴才
鼻头
王八
强盗
众生　众，音终
畜生　畜，音触
洩气
吃醋
注夏
跨灶
邋遢　音腊榻
龌龊
麈糟　麈，音拗
啰苏
簏簌
功缴　细缴
褦襶
修娖
收拾
膨胀　鼓胀
窸窣
擸撮　上音“腊”，下“惭”入声
毡毯　疲痞
胭缝
狼藉　音籍
囫囵
日逐
客气
使气
抬举

消息　信息
生活
利市
主客　主顾
交易
交关
居间
相与
出手
放手
点火
家火
典当
火伴
后事
叙寒温

卷九

书信
家信
不宣　不备
云云
左冲
致意
留心　留神　留意
请教
费心
献丑
多谢
见成　见，音现
见在

目下　目今
称呼
当中
通共
家常
事体
冷笑　取笑
心花
护短
毛病
打扮
标致
簇新　斩新
时新　重新
漆黑
通红
趸当　零星
东西
东道
地主
财主
发迹
从容　从，音聪
赤贫
寒酸
党与
本分　去声，下同
有分　无分
还答
作成

公道
便宜　便，平声
吃亏
埋怨
罪过
家累
带累　累及
排衙
抬头　抬身
出气
发作
犯夜
再会
温暾
白话
别人家
自家
大家
一同
登时
过世
舍身

卷十

那亨　几夥
宁可　能可
忒杀　色界反
无谓
黄六
杜园
欺谩

夯声　打夯
斠力
逃走
相打
告示
交代
告老　告终养
丁艰　丁忧　起复
当家
当官　官司
作家
行李
串头　七折钱
安家
四至
上头　外头
横头　边头
一张　一科
一顿
一泼
一遭
一搭
一把
一寤　音忽
唇涂
胡卢
滑□
干瘪　音鳖
流落
穷忙

随意

随分　随便

打算

得法

道地

狼犺

鲫溜

挪移

谦虚

作难

私房

白字

闲书

笔脚

那边

隔壁

对门

切脚

风闻

新闻

喝道

唱喏　音如“惹”，“唱”作“仓”去声

打躬

敛衽拜

百拜

背书

理书　温书

徧数

学书

上学忌双

上大人丘乙己
八股
卷十一
流年
年纪
同庚
一匝　音侧
日子
日中
月半
当年　当，去声
另日
大后日
大二小三
年头　年尾巴
戊己读武己
起课单坼交重
三蓝色
绿沉沉
光致致
硬绷绷
好童童
耳边风
眼中钉
眼孔浅
面皮厚
现世报
杀风景
抱佛脚
不在行

不长进　长，音讹如奖
不值钱
不中用
不相干
不耐烦
不中意
不敢欺
不敢当
不保
无气力
无力量
没工夫
没心情
心不死
难为情
难为人
无影踪
行好事
好天气
天尽头
傥来物
像我能
破落户
打秋风
累锄筋
隔壁听
敲门砖
拏讹头
拔短梯　过桥拔桥
牢角底

前世事
无头脑
属鼠属蛇
张三李四
姓张姓李人
几房
卷十二
天长地久
欢天喜地
妙不可言
无出其右
奇货可居
白面书生
开门授徒
摩顶授记 “记”转为“据”
咬文嚼字
箝口结舌
辞不达义
大同小异
四司六局
四时八节
家常茶饭
两粥一饭
中行评博
七塔八幢
九流三教
不阴不阳
老生常谈
人微言轻
眼关六只

眉花眼笑
天花乱坠
一团和气
弄巧成拙
五胡乱华
目不识丁　不识瞎字
酒囊饭袋
掩耳盗铃
吹毛求疵
算无遗策
班门弄斧
叶落归根
将错就错
嚼蜡无味
对牛弹琴
狐假虎威
烈烈轰轰
媒媒晦晦
隐隐展展
节节足足
百孔千疮
一败涂地
牢不可破
蛮针瞎灸
俗不可医
一窍不通
力不从心
有名无实
口是心非
近里着己　着，直略切

晦盲否塞　否，音痞
百发百中
自作自受
一刀两段
脚踏实地
抱头鼠窜
急如星火
粗眉大眼
穷凶极恶
狂奔尽气
风云气色
丁一确二
省吃俭用
米盐琐屑
咬姜呷醋
罗雀掘鼠
掐鼻皱眉
咬定牙关
贼人心虚
顺手牵羊
心猿意马
人面兽心
妥壳乌龟
缩头乌龟
押韵而已
贻笑大方
书囊无底
幸灾乐祸
福至心灵
福薄灾生

心头无事
非钱不行
地主明王
小本经纪　本钱
人命关天
花花世界
黄昏戌时
自我作古
斯文扫地
眼睛望穿
不知丁董

卷十三

急急如律令
来迟罚三钟
有天无日头
黑漆皮灯笼
磕头如捣蒜
铁孔磨如鍼　孔，音闯，见十四卷
贫乃士之常
快行无好步
庸庸多厚福
烂熟波罗蜜
铁树开花
一身充两役
好物不须多
千里送鹅毛
蛇无头而不行
依样画葫芦
凿孔注牙须
版版六十四

牵郎郎拽队队
郎不郎秀不秀
死马当活马医
千日斫柴一日烧
今朝有酒今朝醉
情人眼里出西施
量柴头数米粒
有钱使得鬼推磨
路上行人口似碑
认定生姜树上生
巧迟不如拙速
见怪不怪其怪自坏
将高不足比下有余
阴地不如心地好
远水不救近火
无天于上无地于下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乡下夫妻寸步不离
金玉满堂长命富贵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行船走马三分命
十只指头咬了只只痛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疑人莫托托人莫疑
一日不做一日不活

有是父必有是子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孟姜女哭哀哀
杂谚
俗对　俗诗
卷十四
官役曰差
上移下曰仰
下白上曰禀
详察曰查
批答用准字
成谳曰案卷
补偿曰赔
避人曰畔
守候曰等
满足曰够　音遘
放置曰安
买物曰置
出钱借物曰赁
以钱送礼曰折
竖棚架曰搭
以草盖屋曰苫
高起曰[illegible]
诓语曰赵
不认曰赖
不受曰璧
微晒曰晾
计簿曰账　票纸
荡船曰划　音华
补足曰找

以木横门曰闩

槩子曰桩　丑江切，俗讹如“装”

打桩曰孔　音闯

箸曰快

田畦曰棱

岸坳曰墈

火干物曰𤇾

食物干调曰拌

食变味曰馊

手裂物曰斯

鼻就物曰齆

口吸物曰嗽　所角切，俗讹如“缩”

口取食曰嚃曰呷

舌品食曰咂

悬物曰绉　“吊”上声

物并和曰羼

待客曰款　俗作“欵”

得力曰亏

营谋曰钻

叹气曰欸　音如“亥”平声

意不喜曰牾

手按曰擎　“钦”去声

手承物曰庹　音托

典屋曰借　音积

尽量饮食曰孻　音“乃”平声

手拗转曰捩　音如“烈”

手提物曰拎

手坚握曰捘　音如“尊”

两手转物曰搓

以器取物曰打

两手扶曰绰

背负物曰驮

肩举物曰㨰　音乾

振去余物曰抖

鸟理毛曰擞

花卉笋萌曰建

以物平推曰挡

以杓取水曰舀　本“腰”上声，《集韵》又音耀

手牵物曰扯

与犬豕食曰餵

皮冒鼓曰漫

遗像曰真

卷十五

土块曰坠　音邺

背负物曰掼

闲步曰踱　音铎

瞬目曰眨　音如“杀”

声破曰嗄

味咸伤口曰蜇

皮浮起曰皰

肌肤冻裂曰皴　音讹如“春”

皮碎上起曰皵　音鹊

黑子曰痣

发黏腻曰䐃　音职

色不鲜曰蔫

花落曰妥

物裂曰拸　音割

墙屋倾曰坍　音讹如“滩”

庋置曰阁

陶器未烧曰坏

坛谓之甏　坛，《集韵》亦作“壇”。俗作“罈”，非。
器盖曰𦉜
鸟卵曰蛋
去畜势曰镦　马曰“骟”
撑屋曰犂　音荐
缝补鞋曰纂
食物濡酱醋曰蘸
物投水声曰丼　“耽”上声
物浮水面曰氽　“吞”上声
拨取物曰掊
绳缚曰绑
倚靠曰戤　音如“颏”去声
迁移曰搬
抛弃曰丢　俗作“丢”
杈取鱼曰簎　音淀
散粲曰糁
横行曰趮
闲游曰荡曰逛
行急曰跑　奔波
手量轻重曰㪅　音如“颠”
油漆物曰釉
压酒曰醡曰醡
田边高地曰畈
小港曰浜　布耕切，今讹如“班”
久雨物青黑曰黴　音眉
痴顽曰嬯　音如“歹”，本音台
物不正曰蠲　火乖切
足不正曰瘪　音别
电曰矍睒
大雨曰倾盆

有恙曰不爽快

事泄曰露布

呼鸭曰奚

呼鸡曰㑹㑹　呼犬曰卢卢　㑹音昼，今转如“捉”上声

嬉游曰白相

体面曰行当　行，音杭；当，去声

大笑为㪅㪅

喷嚏曰人说我

眠曰困　困着

假寐曰瞌睡

虹曰绛　绛作“冈”去声

绩麻曰㦸

跑马曰放辔头

落地声曰拔剌　音辣

振翼声曰扑漉

乱响声曰靐靐　音并髟

伶俐曰鑫鑫

瓜子称汴梁

卷十六

爷娘

父曰老子　常熟呼“子”音如“则”

母曰阿妈

公　太公

伯伯

公婆

外公　外婆

伯婆　叔婆

显考　先君　先父

家父　家母

令尊　尊公

家叔

丈人　叔丈人

丈母

岳父　泰山

女婿

亲家　亲，去声

舅母

哥　阿况

舍弟　令弟　家弟　家兄

小弟　大弟

令郎　某郎　令坦

姆姆　婶婶

姐姐　姊姊

娘子

老婆

妻舅　内兄弟

连襟

姑夫　姨夫　姊夫

阿姨

两姨甥

外甥

表弟兄　表叔

外家

媳妇　新妇

妾曰小

女曰囡

姪曰孙　姪女

夫兄曰伯

堂兄弟

夫死哭曰天

卷十七

老先生

大人

晚生

某翁

别号

家某人

通家

西席

山长

官府

上司

上头人

阁老

郎中　待诏　博士　朝奉

老爷

相公　官人

大官　二官

某舍　舍作“沙”去声

亲眷　家眷

同胞

家主公

娘娘　小姐

小娘

小囝　小干　阿奴

老道长

堂客

士女

虔婆

老娘　师娘　花娘

丫头
表子
老包
师姑
道士　女道士
大和尚　游方僧
贼秃
门徒
在家人
渠侬　“渠”呼作“奚”
冤家
情郎
结发
侧室
遗腹子　“腹”转为“夫”
立嗣子　嗣，音如“时”
过房子
门子　门斗
小的
猴子
卷十八
城隍
土地
文昌帝君
魁星阁
三官堂
二郎神
晏公庙
天妃
大王庙

李王庙
周神庙
贤圣庙
玄坛庙
刘猛将
施相公
杨老相公
总管堂
张大帝
张天师
关帝生日　封爵附
祖师
五路
水仙庙
王灵官
太岁大将军
地藏菩萨
八仙
马公
药师
刘海　和合
九梁星
附录　解题
返回总目录

序一

岁丁未，余视学浙中，太仓顾子雪亭质所著诗、古文来谒。留使襄校，右史左图，丹椠不去手。间视案头有《土风录》若干卷，始时令，迄神鬼，元元本本，殚见洽闻，视坊肆小儿务为新闻诡说以眩奇射利者，殆不可同年而议丰确。然雪亭之学，固不在是也。□猎经史以逮诸子百家，罔不如珠在贯，如钱在索。诗则道原汉、魏，胚胎杜、韩，辨析声韻，论正字体，其沈东阳所谓“一时将去，毋乃不廉”者欤？昔卢绍弓学士偁以博物君子，钱晓徵宫詹目为好学深思，洵不虚也。今兹春来游皖中，问此书，尚留箧笥。为怂恿剞劂，于以见风俗之变迁、方言之有自，稗编脞录云乎哉！雪亭所制，不下数十种，此特一鳞片羽尔。安得好事者尽胠其箧以传之！戊午三月盘陀老人朱珪书于皖江节署之抱瓮园。

序二

土风之名，见于《春秋传》，盖主乐之音节而言。陆士衡《吴趋行》云“土风清且嘉”，则以为风俗之通称矣。五方之言语习尚，各有所传授，而相沿日久，往往昧其所自，惟儒者博涉而贯通之。杨子云谓：故书雅记，不失其方。故于郡国上计，吏不惮咨访，以托于辎轩使者之义。夫小学者，经之别也。世俗文字、语言，不得其正，辄见笑于大方，诚得好学深思其人者，引今以验诸古，辩异以归于同，亦何俗之非雅哉！顾子雪亭淹贯群言，深造自得，尝取古人“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之语，铭诸坐右。顷岁假馆吴门，授徒之暇，撰次《土风录》十有八卷。其铺叙节物，则《阳羡风土》、《荆楚岁时》之遗也；其诠释器服，则《匡谬正俗》、《事物纪原》之例也；其考证方语，则《方言》、《释名》、《释常谈》之亚也。征引必检元文，而道听涂说弗取也；折衷必谐六书，而乡壁虚造弗尚也。以视夫《齐谐》、《诺皋》、《冥通》、《梦游》之作，语怪诲淫，以取悦于贩夫庐儿者，其用心岂可同日语哉！余向有《恒言录》，其体例略相似，而雪亭之杷罗抉擿，多有出余《录》之外者。叙而行之，窃喜同声之相应云尔。乙卯闰月十有二日，竹汀居士钱大昕叙。

卷一

贴宜春

新年门首贴“宜春”字，见宗懔《荆楚岁时记》。盖六朝时已然，但在立春日。按，晋傅咸《燕赋》云：“淑青书以赞时，著宜春之嘉祉。”[(1)]“宜春”二字当本此。然秦已有宜春宫、宜春苑，见《括地志》。王曾《立春帖子》云：“宝字帖宜春。”

打春

汉晋时无打春之事。《隋书·礼仪志》始有“彩仗击牛”之文。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府前百姓卖小春牛。”晁冲之诗：“不上谯楼看打春。”

空帖拜年

新正，友朋交贺，以空帖而身不至，前明已然。《文待诏集·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又，周煇《清波杂志》载：“元祐间，新正贺节，有持门状遣仆代往。其人出迎，仆云：‘已脱笼矣。’谚云‘脱笼’者，诈闪也。温公闻之，笑曰：‘不诚之事，原不可为。’”是宋已有此风。

元宵茧团

正月十五夜，抟糯粉如蚕茧形，曰茧团。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杨诚斋《江湖集》有《上元夜，里俗粉米为茧丝，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祸福，谓之茧卜》诗云："心知茧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颠。"(2)

照田财

农家上元夕以长竿燃灯插田，谓之照田财。按，范石湖《吴郡志》作"照田蚕"，在腊月二十五夜。《石湖集》有《照田蚕行》云："农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方鹏《昆山志》云："岁朝或次日，束薪长竿为高炬，视火色赤白以占水旱，争取余烬置床头，谓宜蚕，故名'点田蚕'。"此又一说也。"点"疑"照"字之讹。

接坑三姑娘

正月十六夜祀厕神，俗云坑三姑娘。即宗懔《岁时记》所谓紫姑神也。案，紫姑何姓，名媚，字丽娘，莱阳人，寿阳李景之妾。不容于嫡，常役以秽事，于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见刘敬叔《异苑》。沈存中《梦溪笔谈》云："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今俗于十六夜，非是。李义山诗："羞逐乡人赛紫姑。"则唐俗亦然。坑即厕。称为三姑娘，盖以其年少。

花朝

二月十二日曰花朝，以红笺缯黏花枝，谓庆百花生日。案，《西湖游览志》云："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周处《风土记》及《提要录》皆云十五日。然杨诚斋《诗话》云："东京二月十二日曰花朝，为扑蝶会。"则是时已然。张寅《太仓州志》云"俗皆以十二日为花朝"，不知何据。《镇洋志》以为十二日为崔元徽护百花避封姨之辰，故剪彩条系花树为幡。案，郑还古《博异志》载元徽事，只云春夜，不言月日。

清明上坟

扫墓，自寒食至谷雨前一日止，或用祭。案，《五代史·周世宗纪》论云："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似野祭始于五代。然蔡中郎谓"古不墓祭"。魏文帝黄初三年诏用此语，自作终制，亦云"礼不墓祭"。则汉魏时固有墓祭者。汉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光武令诸功臣皆过家上冢，又遣使祭窦融父冢。且《孟子》书有"墦间之祭"。《韩诗外传》有"椎牛祭墓"之文。《史·周本纪》云："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也。《吴越春秋》云："夏少康封禹庶子于越，春、秋祠禹墓于会稽。"则夏时已有墓祭。《周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为位。"《冢人》："凡祭墓为尸。"《檀弓》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疏皆谓祭后土之神。朱子云："周礼，上巳有墓祭。"则以为祭先矣。窃意后人因后土之祭，而并祀祖先耳。或谓：《礼记》："宗子在他国，庶子无庙。孔子许望墓为坛，以时祭祀。"后人墓祭盖本之此。但未必在寒食。《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年八月有事于十一陵。"则期在八月。《朱买臣传》云："故妻夫家上冢。"未详何月。《旧唐书》载开元二十年敕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则寒食之期，盖始于隋唐间。柳子厚《与许京兆书》："近世礼重拜扫，每遇寒食，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东坡有《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诗云："鹿门山下德公回。"或据此以为寒食上墓，汉已有之。然章怀注

《庞公传》引《襄阳记》止云“司马德操来候，值德公渡沔，上先人墓”云云。初无时日。坡诗但以上冢借庞公为言耳。

焚纸钱　挂墓　墓呼如“姆”字音

纸钱亦不始五代。《唐书·王屿传》云：“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禳祓祭祀。范传正谓惟颜鲁公、张司业司业名参。家祭不用纸钱。是则唐时已盛行。欧公归之五代，何耶？王建《寒食行》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宋僧道世《法苑珠林》谓起于殷长史，不知何据。宋钱若水不烧楮镪，吕南公为文颂之。邵康节祭祀焚楮钱，伊川见而怪，问之，曰：“亦明器之义。”吴俗，纸钱有挂有焚。张南郭《州志·风俗》云“挂墓”，盖从方言。周益公《杂志·辨楮币》谓俗人创二字，通上下皆用，犹纸钱也。则宋时纸钱真做钱样。

踏青

清明节郊外结群闲步，谓之踏青。见杨诚斋诗：“寒食人家事踏青。”张文潜《寒食赠游客》诗：“明日踏青郊外去，绿杨门巷系雕鞍。”案，唐人踏青多以上巳日。李绰《秦中岁时记》云：“上巳，都人于曲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刘梦得《禊》诗：“唯馀踏青伴，待月魏王堤。”然孙思邈《千金月令》已云“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传经　浴佛

四月八日，释氏以为如来诞辰，取藏经摊晒。村妪竞宣佛号相传

授，谓之传经。又以香水灌铜佛像，曰浴佛。按，《灵宝经》：“四月八日佛节。”至今诸寺于是日浴佛，作龙华会。韩鄂《岁华纪丽》亦云。然孟元老《梦华录》以为十二月八日，恐讹。东坡诗：“轻寒浴佛天。”若腊月八日，不得云轻寒矣。　又考李善注王（屮）〔巾〕《头陀寺碑》云：“鲁庄公七年，佛生之日也。”《瑞应经》：“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佛从右胁坠地，即行七步。”按，《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孔氏《正义》云：“于时，周之四月，则夏之仲春。”杜氏以《长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然则如来生辰当为今之二月五日。宗懔《岁时记》亦云：“二月八日，释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时。”《辽史·礼志》有云“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县雕木为像”云云。又，《金史·海陵纪》有“禁二月八日迎佛”之文。则是时以二月为佛节，但不知是初五日也。

端午龙舟

端五节有龙舟之戏，相传以吊三闾大夫。本《荆楚岁时记》之说，但于吴地无涉。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书影》以为习水报吴，托于嬉戏。宗懔引《曹娥碑》谓是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氏。然则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犹吾地寒食在清明前，而并州寒食在冬中。并州寒食以悼介子推，非如《风俗通》所云冬至后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为寒食也。

裹粽子

茭蒲叶裹秫米为粽子，见周处《风土记》，记有“秤锤粽”之名，至今沿之。《荆楚记》云：“夏至节日食粽。”今吾俗以端午，盖本

《续齐谐记》五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之意。周处《记》云：“五日用菰叶裹粽黍者，象阴阳相包裹未分也。”

悬天师像

《秦中岁时记》云：“端午，都人画张天师像以卖。或泥塑其像，以艾为髻，以蒜为拳，置于门上。”今俗五日悬天师像。或蒜饰缯帛以市，亦此意。天师名陵，详十八卷。

祀灶　灶马　灶门

六月四日及二十四日，家祀灶。按，《月令》：“夏祀灶。”孔氏《正义》云：“灶神常祀在夏。”俗祀于夏，固合礼然，但粉面作饵，素羞四簋而已。《白虎通》：“祭灶以鸡。”东坡《纵笔》云：“明日东家应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范石湖《祭灶》诗：“猪头烂肉双鱼鲜。”今相沿用素，其以佛待神耶？明嘉定王槐《祀灶词》云：“陉边烂煮黄毛鲜，一楪胶牙腻更圆。”是亦以鱼牲祀之。祀时以纸印灶神像供灶门，谓之灶马。见《辇下岁时记》，云：“都人至半夜，备酒果送神，贴灶马于灶上。”“灶门”见周处《风土记》。俗谓之灶君殿，而以爨门为灶门，非是。

穿针

《荆楚记》：“七夕，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以为符验。”案，《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是汉时已然。庾信《对烛

赋》：“月下穿针觉最难。”此不指七夕。　又，《下黄私记》：“八九月中，月轮外时有五色云，呼女子持针线，小儿持纸笔，向月拜之，谓之乞巧。”是不独七夕矣。

盂兰盆

七月十五日，寺僧设盂兰盆会。案，宗懔《岁时记》引《盂兰盆经》云：“目连救母于是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佛。”《臞仙运化〔元〕枢》以为丁令威救母[3]。《释氏要览》云：“盂兰，华言解倒悬也。”宋本《颜氏家训·终制篇》云：“有时供斋，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是六朝时已行之。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蜀中中元焚盂兰盆，以占冬之寒暖：向北倒则寒，向南则温，东西则寒暑中。有‘盂兰盆倒则寒来’之谚。”晏元献诗有云：“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则盂兰盆乃以占风气者。《梦华录》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织灯窝，谓之盂兰盆。买素食、（擦）〔穄〕米饭享先，以告报秋成。”今相沿作佛氏之说而不知其故矣。　是日，家祭多以素食，云祖先当赴观盂兰盆会也。按，《梦华录》：“七月十五日，供养祖先，以素食。”陆放翁《笔记》：“故都于中元具素馔享先。”则宋时已然。卢熊《苏州府志》：“嘉熙间，郡守王公遂怪盂兰会之不经，作文禁止，云：‘以时思亲，当祭诸庙。’卢云：‘今之祀祖，其从王公之教乎？’而羹飯内猶设素食。俗皆云：‘祖宗当赴观盂兰会，不敢茹荤也。’”

登高

重阳登高，见吴均《续齐谐记》：“费长房语桓景：‘九日当登高，饮菊叶酒。’因齐家登山。”孟嘉从桓温游龙山落帽，亦是九日登高故事。然无登高之文。后相承为故事。如宋武帝在彭城时，九日上项羽戏马台登高。见《南齐书·礼志》。齐武帝九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见《本

纪》，馆在孙陵冈。唐中宗临渭山登高。见《全唐诗话》。皆是。　古人登高，不止重阳。石虎《邺中记》：“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桓温参军张望有《七日登高》诗。韩退之有《人日城南登高》诗。盖即《老子》所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之意。

重阳糕

《吴郡志》：“九月九日食重阳糕。”桑悦《太仓志》云：“以糖、肉、诸果、杂面为糕，谓之重阳糕。”按，谢在杭《五杂组》引吕公忌云：“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额，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李后主《登高文》：“玉醴澄醪，金盘绣糕。”宋时，九日以花糕赐近臣。

拜冬

冬至日相揖贺，曰拜冬。按，《宋书·礼志》：“魏晋冬至日，受万国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蔡邕《独断》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则前汉已行贺礼。《齐书》：“厍狄伏连，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崔寔《四民月令》云：“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至赵宋益盛。详《梦华录》及赵与峕《宾退录》。周遵道《豹隐纪谈》：“冬至互送节物，颜侍郎度有诗云：‘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今吾俗犹然。又云：“吴门俗重至节，谓曰肥冬瘦年。”此俗所云“冬至大如年”也。

九九

《荆楚记》：“俗以冬至次日数至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今有“连冬起九”之说。谓从冬至日数之，非是。“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等语，周遵道《豹隐纪谈》载之。夏至后，亦有九九谚语。今吾俗不传。

腊八粥

《梦华录》：“十二月初八日，诸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亦以果子杂料煮粥。”今俗尚有之。陆放翁诗谓之佛粥。“今朝佛粥更相馈”。

廿四夜　小节夜

腊月二十四，家设馄饨素羞祀灶。夏祀灶以昼，是日则以夜，谓之廿四夜。按，《风土记》云：“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先一日祷之。”《梦华录》云：“是夜，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范石湖《村田乐府·序》亦云。然今俗不以糟，以饧，谓胶其口，使不得言。石湖《吴郡志》谓之胶牙饧。《梦华录》同。是其风已久。《荆楚记》则在初八日。《记》又云：“元旦进胶牙饧，取坚固之意。”此名同意异者。宗懔云：“是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按，汉阴子方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知前代无用蔬菜者。　《坚瓠集》云：“宋人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今俗以除夕前一日为小节夜，非是。

跳灶王　跳，音条

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米。自朔日至廿四日止，名曰跳灶王。跳呼如条。王作“巷”平声。按，即古之大傩，见《月令》。称灶神曰灶王，见唐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辞灶王。”谓之跳灶王者，旧俗在二十四日，是日必祀灶，有若娱灶神者。犹满洲祀神谓之跳神也。后以一日不能遍改而先期，今遂以月朔始矣。装钟馗、灶神，即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以索室驱疾之遗意。又有扮作灶公、灶婆者。《秦中岁时记》云：“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为傩公、傩母。”

贴门神钟馗

《宾退录》云：“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门神亦曰门丞。”卢公武《苏州志》、王文恪《姑苏志》并云：“初夜夜分，易门神。”俗多用秦叔宝、尉迟敬德，盖本唐小说。或贴钟馗像，则始于唐开元中。《唐逸史》：“明皇因疾，昼梦蓝袍鬼从一小鬼，擘而啖之，自称终南山进士，誓除天下虚耗之孽云云。乃诏吴道子如梦图之，批其后曰：‘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刘禹锡有《代杜相公及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五代史·吴越世家》：“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沈存中《补笔谈》：“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模拓吴道子钟馗像锓版，除夜，遣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像。”胡浩然《除夕》诗云：“灵馗挂户。”按，刘宋征西将军宗悫有妹名钟葵。见其母郑夫人墓志。《梦溪笔谈》载之。今俗有钟馗嫁妹图，盖以此而讹。后魏有李钟馗。《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又，《恩幸传》有宫钟馗。其名已久，特开元始有画耳。

守岁　压岁钱

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见周处《风土记》。孟襄阳诗："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少陵《杜位宅守岁》云："守岁阿戎家。"或误刊作"阿咸"。东坡与子由诗："欲唤阿咸来守岁。"本此。东坡有《守岁》、《馈岁》诗，《序》云："岁晚相馈问，为馈岁。"(4)此即今之送年礼也。　除夕有压岁钱，未知所始。陈其年《岁寒词小序》有云："且充压岁之钱，姑贮辞年之酒。"除夕辞年，亦俗礼也。东坡诗《序》："岁晚，酒食相邀，呼为别岁。"今但拜辞而已。

---

(1)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五一收录傅咸《燕赋》，然未有此语。"淑"，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元陶宗仪《说郛》卷六九上、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引均作"御"。

(2) 颠，原诗作"癫"。

(3)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三"目连即丁令威"条："国朝钱曾《读书敏求记》云：《臞仙运化元枢》一卷，以中元为丁令威救母之日，释氏谓之目莲。未悉其所本何自。按，此则目莲即丁令威矣。"

(4) 苏轼《馈岁》、《别岁》、《守岁》三诗序云："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寄子由。"

卷二

放爆仗

纸裹硫黄，谓之爆杖，除夕、岁朝放之。案，（唐）〔宋〕高承撰《事物纪原》云："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是爆仗之名，元魏已有。然范石湖《村田乐府》云"截筒五尺煨以薪"，"当阶击地雷霆吼"，则是时犹以竹爆也。爆竹辟鬼，其说始于东方朔《神异经》，六朝时用之岁朝，见《荆楚岁时记》。后兼用之除夕。张说《守岁》诗："竹爆好惊眠。"薛能《除夜作》："竹爆和诸邻。"是也。火药杂戏，盖即今放挑竿之始。

烧香

李相之《（览）〔贤〕已集》谓：烧香始见《晋书·佛图澄传》。案，《吴志》：孙权谓张津"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后汉·襄楷传》注谓津为交州刺史时事。又，《江表传》："有道士于吉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又，《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则汉魏已有之，盖始于二氏。

行香　香炉

僧道法事有行香。姚宽《西溪丛语》谓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初以香末散行为行香。唐以后，则斋主持香炉巡行坛中及街市。至今皆然。案，释氏《贤愚经》："为蛇施金设斋，令人行香僧手中。"(1)

此香末散行之行香也。《唐会要》：“开成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令以素食宴乐。”此持炉巡行之行香也。“香炉”，见《法苑珠林》，云：“佛说法时，常执香炉。”

做道场

延请僧道作法事，曰做道场。道场见《华严经》：“佛在菩提道场，始成正觉。”《指月录》：“智者禅师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场一十有二所。”颜之推《归心篇》云：“若能（借）〔偕〕化黔首，悉入道场。”

打醮

延羽流禳祓[2]，曰打醮。案，《吴志·吕蒙传》：“蒙病笃，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则是时已有之。宋陈羽《步虚词》：“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似汉武时已行醮法，但不见所出。《竹书纪年》：“黄帝五十年七月，天雾三日三夜，昼昏，帝游洛水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是黄帝时已有醮矣。唐时此风最盛。吾家逋翁及李义山、赵嘏、姚鹄，皆有诗言醮事。

谢土

《论衡·解除篇》云：“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东观汉记·钟离意》：“出奉钱，使人作市屋，既成，谓解土，祝曰……”案，即今所谓谢土也。又，《范史·来历

传》：“安帝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王圣舍。邴吉以为圣舍新修，犯土禁。”今俗营造遘疾，谓之犯土。谢土司盖本此。

躲煞

始死有所谓煞者。富家延僧道作法，曰接煞；贫者扃门尽室出，曰躲煞。案，《颜氏家训》云：“偏傍之书，死有归煞。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是此风已久。

七七

人死，有“七七”之说。每七日作道场，云死者当轮见十殿阎罗也。案，《北史·林邑国传》：“人死，每七日，燃香散花，哭尽哀尽，七七而罢。至百日、三年，亦如之。”又，《魏明帝纪》：“胡国珍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又，《北齐书·孙灵晖传》：“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赵耘菘以为“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3)。韩琦《君臣相遇传》：“英宗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考《日知录》云：“本于《易》‘七日来复’，是以丧期五五、斋期七七，皆《易》数也。又缘‘皋复之礼’，以为七七缘起。”见初刻第八卷。此盖先生未定之书，重订则删之矣。博罗张萱作《疑耀》，云：“初生七日为腊，初死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一忌而一魄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消。”此“七七”之名所由起。临淮某氏《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

不复矣。四十九日，河图之尽数。此语有讹。河图尽数，五十有五。四十九，乃揲蓍之数。数尽而止，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或谓七为火数。火主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4)常熟徐复祚《村老委谈》云：“人死，魄遇七而散。如甲子日死，则数至庚午为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克木，又冲子，谓之天克地冲。遇一日而散，至七七而尽也。”此说本之《论衡·订鬼篇》。郎瑛《类稿》引《淡香亭闲话》，又以为僭行古诸侯七虞之礼(5)。众说不同。要之，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李文公作《杨垂去佛斋说》云：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时论去之。皇甫持正作《韩公神道碑》云：“遗命，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说，无一污我。”

谢孝

亲死，至七七，缞绖出，遍谢戚友，曰谢孝。案，丘琼山《家礼仪节》云：“世俗亲友来吊，孝子必具衰绖，躬造其门，谓之谢孝。”则前明已有此风。

烧羹饭

祀先曰烧羹饭。见王硕园㬎《当恕轩偶笔》，云：“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大祭曰烧马。”俗呼祀先曰烧羹饭，祀神曰烧纸马。盖犹本元人语。北人设祭曰摆饭。

鸡毛文书

《汉书·光武纪》注引《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鸡羽插木檄，谓之羽檄。”此今鸡毛文书所祖。

抽签讲书

学使者初至，以筒贮签，书诸生名，抽得者令讲“四子书”一章，以为故事。案，廖莹中《江行杂录》：“司马温公任崇福时，每日与本县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不通，则微责之。”是其风始于温公。

说书

茶肆倩工讲说稗官演义曰说书。案，王荆公作《贾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而以公为之。”又，《傅简公佳话》云：“太祖即位，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则宋初已以讲书为说书。李心传《朝野杂记》云：“崇政殿说书，渡江后，尹彦明以秘书郎兼之。绍兴中，陈少南以博士兼说书。乾道末，崔大雅以正字兼说书。此国朝所未有也。”又，“开禧元年，置资善堂说书。绍兴（五）〔三〕十二年，置皇子位说书”。《汉成帝纪》：召郑宽中、张禹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此说书之始。

灯谜

灯节，好事者作隐语，令人揣测，谓之灯谜。见《正字通》，云：“曹娥碑阴、大明寺壁、东坡砚盖之类，犹俗之灯谜。”朱存理《今古钩玄》：“古所谓廋词，即今之隐语，而俗谓之谜。吴人元夕，多以此为猜灯。”钱虞山《癸亥元夕》诗：“猜残灯谜无人解。”案，钱氏《私志》载：“王荆公字谜甚多。盖即灯谜之祖。”王鏊《姑苏志》云：上元作灯市，藏谜者曰弹壁灯。

缠足

女生五六岁，以布缠其足，令小。王暐《道山清话》、张邦基《墨庄漫录》皆云始于李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使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人皆效之”。案，齐东昏侯潘妃有“步步生莲花”之说。温飞卿《靓妆记》载古乐府《双行缠》词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又，吴均诗：“罗窄裹春云。”盖古时男女皆缠足。自后主始以小为尚耳。杜樊川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林坤《诚斋杂记》引此，谓“纤纤玉笋”，似是时已缠足。韩偓《屧子》诗：“六寸肤圆光致致。”以今尺较之，不及五寸。盖入后愈尚小已。

穿耳

女生三四年，为之穿耳，以环贯之。案，《南华经》：“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刘熙《释名》：“穿耳施珠曰当。”《三国志》：“诸葛恪云：‘母之于女，天性之爱，穿耳贯珠，何伤于仁？’”是此风已久。陶九成谓中国效彝人为之。恐未必然。

凤仙花染指甲

万历《昆山志》云：“七夕，妇女以凤仙花染指甲。”案，此法自宋有之。周草窗《癸辛杂识》云“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日（人）〔久〕渐退。回人多喜之”云云。今吴俗皆然，但不必在七夕。

银指甲

刘言史《乐府》：“月明如雪金阶上，迸断玻璨义甲声。”临淮《新语》云：“义甲，护指物也。或以银为之。甲外有甲，谓之义甲。”凡物非真而假设之者，皆曰义。俗用“银指甲”，亦有本。

留头

小儿三四岁留顶发，女子十三岁全留不剃，名曰留头，古谓之上头。晋乐府：“窈窕上头欢，那得及破瓜。”庾肩吾诗：“故年齐总角，今春半上头。”韩偓有《新上头》诗。案，男子留发，古亦谓之上头。《南史·孝义传》：“华宝年八岁，父往长安，临别曰：‘须我还，为汝上头。’长安陷，父不归。宝年七十，犹不冠。”盖留发则以冠笄加之，故并可云上头。又考《既夕礼》：“主人说髦。”注云：“儿生三月，剪发为鬌，男角女羁，或男左女右，长大犹为饰存之，谓之髦。所以顺父母幼小之心。”朱子云“亲死，然后去之”。即《礼》所谓“小敛，主人脱髦”，《左传》所云“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则古人之发亦不尽留也。

撒帐

《汉武内传》：“武帝与李夫人共坐帐中，宫人遥撒五色同心果。帝及夫人以衣裾受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孟氏《梦华录》云：“凡娶妇，男女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唐睿宗女荆山公主出降，有撒帐金钱，大径寸，文曰“长命守富贵”。

传彩席

《芥隐笔记》及《辍耕录》俱云："今新妇到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案，此风唐时已有之。乐天《春深娶妇家》诗："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

跨鞍

女临嫁，以马鞍置轿前跨之。案，《五代史·刘岳传》云："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士大夫家且有行之者。"是此风始于五代。《姑苏志》云："婚礼有知节、跨鞍、坐床、传宝之目，特为烦猥。"昆山郑文康字介庵，正统进士，有《平桥稿》。《俗礼歌》序云："昆俗娶妇，俗礼甚多。若所谓跨鞍、问龙、进宝、搂饭甑、传彩、斩蔗之类，一无所据。士大夫家亦安而行之，略不怪耻。"

附郑氏《跨鞍》诗："莫跨鞍，莫跨鞍，跨鞍未必家平安。自注："俗传'要平安，须跨鞍'"。鞍高足小跨不过，露出绣鞋人共看。东家娶妇有鞍跨，西家无鞍争笑话。谁知一跨心胆粗，乱走胡行都不怕。呜呼！跨鞍不如不跨好，俗礼纷纷奚足道。"

暖房夜饭

婚次夕，夫妇同席饮，谓之暖房夜饭。盖本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之语。《五代史》：后唐同光二年"张全义进暖殿物"。《辍耕录》谓之暖屋，亦曰暖室。本为屋新建及初迁居之词。新妇初来亦新居也。

馃盘　馃，音暖，亦作“馁”

嫁女三日，馈熟食，曰馃盘，亦有出。丁度《集韵》云：“婚二日而宴，谓之馃。”《广韵》：“女嫁三日送食，曰馃。”《字林》讹作“嫛”，注云：“馈女也。”“嫛”即“嫩”字。

双回门

新妇满月归宁，婿同往，谓之双回门。案，《春秋·宣公五年》：“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冬，高固及子叔姬来。”《左氏传》：“冬来，反马也。”杜注：“礼，送女，留其送马。三月庙见，遣使反马。高固遂与叔姬俱宁。”此即双回门之始。桑悦《州志·风俗》云：“成婚者，朝则道鼓乐，婿拜女家，谓之转马。”案，此乃俚俗所云望冷静也。

牵羊担酒

娶妇有牵羊担酒之礼。案，《南史》：“王敬弘以女适孔淳之子，淳之以乌羊系所乘车，提壶为礼，至则尽欢共饮。”盖始此。山谷《次子瞻韵》云：“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6)绍兴间，任渊注云：“今人定婚者，多以红丝缠酒壶云。”阿巽，东坡孙女。

合啼鸡

《姑苏志·风俗》云：“初婚后，以双鸡逆女，谓之合啼鸡。”今俗犹有此称。或作“合蹄”，非。

看席

《正字通》谓："今俗，燕会黏果列席前，曰看席。即古之饤坐，谓饤而不食者。"案，今宴神用看席，亦曰看桌。

做诞期　俗讹为"搭期"

儿生周岁，履虎头鞋，带张生巾，粉糯米作期团，供南极老人像，谓之做诞期。富家设期场，陈百物其中，以试儿所欲。案，《颜氏家训》："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所取，以验愚智，名为试儿。"则此风久矣。

下摇篮　沤篮

子生三日，外家馈朱漆竹筐，使之卧，名曰下摇篮。案，李戒庵《漫笔》引郭晟《家塾事亲》云："古人制小儿睡车，曰摇车。以儿摇则睡故也。"今人眠小儿竹篮曰摇篮，即摇车也。是明初已有此名。　摇篮亦曰沤篮，有下沤篮、饼沤篮之名，不可知。案，毛西河《诗话》："尝过西昌萧孟昉子长，千佛寺出沤篮菜饼，共作《沤篮饼》诗。"但沤篮无考。或作沤蓝，或作吴蓝，俱无所据。思意其先盖有生子作沤蓝菜饼会客者，后遂讹以名篮。西河云："或谓海中有沤蓝国献此菜，故名。"

做满月

儿生一月，染红蛋，祀先，曰做满月。案，《唐·高宗纪》：“龙朔二年七月，以子旭轮生满月，赐酺三日。”盖始于此。“满月”字始见《北史·汲固传》：“刺史李式子宪生始满月。”张籍诗：“幼子始生才满月，选书知写未成人。”

摸盲盲

小儿以巾掩目，暗中摸索，谓之摸盲盲。始于唐明皇、杨妃之戏，号“捉迷藏”。见《致虚阁杂（组）〔俎〕》。元微之《杂忆》诗：“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范公偁有《题扇上小儿迷藏》诗。

穿跟斗

唐崔令钦《教坊记》：“汉武帝时，天津桥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缘长竿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案，即今所云“穿跟斗”也。朱子诗：“只么虚空打筋斗。”俗又转为“跟倒”，盖言脚跟倒转也。

走绳索

走绳索之戏，自汉有之。《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连。”李崇贤注：“索上长绳系两头于梁，举其中央，两人各从一头上，交相度，所谓舞绲者也。”若老杜《千秋节》诗“走索背秋豪”，此乃打秋千之戏。

踏高跻　跻，音跷

《白六贴》引《列子》云“宋有兰子，以技干宋元君。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周栎园《书影》云：“双枝属足，即今踹高跻之戏。”又云：“高跻之戏，习于著屐，寸寸而上之，长倍身矣。”《旧唐书》：“梁有长跻伎、吞剑伎，今并存。”长跻即高跻也。

踏大辚

低田水淹，农人鸣金，聚耦戽水出，谓之踏大辚。案，李萍槎继贞《沤花筑杂录》记：“周文襄忱抚吴时，遇水灾，置官车以戽水，号‘大辚车’云。”宜作“大彭”。《诗》：“行人彭彭。”义谓众盛，音与“辚”同。犹言大家俱可来踏也。《汉书》：“淮南王安使陈喜、枚赫作辚车。”

伴大夜

乡里人初死之夕，用乐人彻夜，名曰伴大夜。案，“大夜”二字亦有出。庾子山《步陆逞神道碑》：“爰在盛年，先从大夜。”即古诗所云“长夜”也。用乐则鄙矣。古婚礼不用乐，况凶丧乎？今庶民家有丧，尠不用乐者。

养瘦马

妓家买小女子，葺理诱养，名曰养瘦马。案，乐天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盖本此。

上马杯

临行酌酒，曰上马杯。见朱子《名臣言行录》“寇准荐王钦若守魏，遽酌大白饮之，曰上马杯”。

买妾看钱

买妾不成与之钱，曰看钱。案，廉宣《清尊录》：“兴元民饰小儿为女子，不使人见，贵游好事者踵门，一觌面辄避，犹得钱数千，谓之看钱。”则此风自宋已然。

弃妻手印

黄山谷《杂论》引郑注《周礼》“质剂若今下手书”，贾公彦疏：“汉时下手书即今画指券。”山谷以为“即细民弃妻手摹者，否，则今婢券不能书者，画指节；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江阴李氏诩《戒庵漫笔》云：“今细民弃妻，无论能书不能书，皆仍手摹之习，婢券、田宅契则不然。”今吾俗亦耳。

僧道赙钱

僧道法事毕，与之钱，曰赙钱。案，《玉篇》“赙”注：“赙钱也。”《正字通》云：“供斋下赙礼。”俗语所谓“有斋有衬”，当为此“赙”字。《广韵》与“嗦”同。嗦，施也。案，隋炀帝《与法师奉智书》云：“弟子一日恭嗦。”是亦可作“嗦”。

赌钱捉头

《唐国史补》云：“今之博徒，假借分画，谓之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乞头，即俗所谓捉头。

蜡嘴算命

有畜蜡嘴鸟衔纸牌算命者。案，《本草》云：“桑扈一名‘蜡嘴’，俗多畜其雏，教作戏舞。”李东阳诗云：“山茶花发争芳菲，翠领蜡嘴相光辉。”即此鸟也。以嘴黄似蜡，故名。

茶坊挂字画

宋耐得翁《古杭梦游录》云：“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坐也。今茶坊皆然。”俗并行之剃头铺矣。

唱盲词

《杨诚斋集》有《听盲妇携琵琶唱鼓子词》。支小白撰《小青传》云：“或呼琵琶唱盲词。”今人谓之“盲字”，“字”为“词”字之转。以为盲者所唱，故名。

唱道情

张籍诗“与君学省同官处，常日相随说道情”，盖为有道之心情。谢康乐诗“拯溺由道情”是也，俗谓弹唱故事者为唱道情，盖本此。

唱山歌

叶盛《水东日记》云：“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讴歌以自适，名‘唱山歌’。”陆容《菽园杂记》云：“吴越间好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案，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吴越王为牛酒，大陈乡人，高揭呈喉，唱山歌以见意。”是唱山歌之称久矣。 “山歌”见乐天诗：“山歌猿独叫。”又，《琵琶行》云：“岂无山歌与村笛。”李益诗：“山歌闻竹枝。”盖谓山野之歌。

子平算命

术家推命，有子平之称。吴青坛《读书质疑》云：“起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后世术士宗之，故但称子平。或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与麻衣道者陈图南等隐华山。今之推子平者，其实祖宋徐彦昇，非子平也。”思案，李虚中，昌黎有《墓志》，盛称其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之，百不失一二。盖推命之法，至虚中始精，子平本之以得名耳。

看风水

堪舆家曰看风水，见《朱子大全集》：“尝与客谈世俗风水之说，曰：‘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

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赵与旹《宾退录》引之。孟康《汉书注》云：“堪舆，神名，造（舆）〔图〕宅书者。”

贴招子

高士奇《天禄识余》云：《齐谐记》有“失儿女零丁”。谢承《后汉书》：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寻人招子也。

八行书

书信往来纸笺，有曰八行书者。见马融《与窦伯向书》：“两纸，八行，行七字。”朱锡鬯《得孙致弥诗》所云“八行书肯报潜夫”也。

---

(1) 大正藏《贤愚经》卷三：“蛇令彼人次第赋香。”“赋”，宋、元、明本作“付”。

(2) 祸，同“祸”。

(3) 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七七”条。

(4) 此称“临淮某氏《新语》”，他处尚多，如本卷下文“银指甲”条、卷六“箍桶”条有“临淮《新语》”之说，卷八“跨灶”条有“临淮人《新语》”之说，均指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广东番禺人，其著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遭焚毁。“临淮”云云，当为避文字狱。

(5)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八“七七义”条：“常思以为虞祭有七之义，此亦未通。”

(6) 此诗见《山谷集》卷二，原题是《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

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以韵道之》。

卷三

通草花

《古今注》：“秦始皇制冠子，令妃嫔当（昼）〔暑〕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是通草花秦已有之。《南部烟花记》：“张丽华梳凌云髻，插白通草苏朵子。”《夷坚志》：“饶州民李小一以制造通草花朵为业。”

五时衣

催妆盒，相沿用五时衣。其名见《后汉·东平宪王传》：“帝阅阴太后旧时衣服，怆然动容，命留五时衣各一袭。”

髲头　髲，本音陟贿切，俗呼作“吼”平声

《广韵·十四贿》“髲”字注：“假发髲也。”今俗，新嫁娘假髲有“髲头”之称。考《晋书·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为盛饰。用髮既多，不可恒戴，必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其制始于此。

睡鞋　膝裤

闺阁中，临寝著软底鞋，曰睡鞋，取足不放弛也。案，《南部烟花记》："陈后主宫人卧履，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则是时已有睡鞋。　古男女足衣俱称膝裤。今楚俗犹然。宋秦桧死，高宗谓杨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裤中带匕首。"《炙毂子》云："三代时号角袜，前后两足相成，中心系带。"是即今之膝裤也。《致虚阁杂俎》谓始于杨妃，未的。

钉鞋　钉靴

雨行多用钉鞋。按，古人惟用木屐。《旧唐书·德宗纪》："入骆（宗）〔谷〕，值霖雨，道滑，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昇等六人著钉鞋、行縢，更控上马以至梁州。"钉鞋之名见于此。　又，皮靴亦曰钉靴，见《明史·礼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蹑钉靴，声彻殿陛。太祖令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叶适诗："火把起夜色，丁鞋明齿痕。"即钉鞋也。

纽襻　钮扣

衣纽之牝者曰纽襻。按，《类篇》："襻，衣系也。'扳'去声。"《汉·贾谊传》师古注："偏诸，若今之织成以为要襻及标领者。"按，"织成"，谓织现成之物，褥帐衣帽等皆有之。见《宋书·礼志》。此则织成之小者。刘孝标诗："襻带虽安不忍缝。"昌黎诗："妻瘦剩腰襻。"又，庾子山《镜赋》："裙斜假襻。"则凡带之可系结者，皆曰襻。《类篇》："或作褮，亦作袢。"《说文》："纽系也。一曰结而可解。"孔氏《玉藻》疏云："纽谓带之交结之处。"钮子为钮扣。按，《说文》："钮，印鼻也。""扣，金饰器口也。"《正字通》："凡物钩固者，皆曰钮。"如今搭钮之类。

鞋帮　音邦

鞋面曰鞋帮，见宋王履道诗：“凤鞋微露绣邦相”，《能改斋漫录》引之，谓“邦”即“帮”字。《广韵》“帮”注：“衣治鞋履，出《文字指归》。亦作绑。”又，“鞤”字注：“鞋革皮也。”《集韵》云：“本作帮，又作鞹、𩏂。”

尖头靴

著靴喜尖头。按，周煇《北辕录》：“淳熙中，张子政往贺金国生辰，其俗无贵贱，皆著尖头靴。”刘熙《释名》云：“鞾，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广韵》：“鞾，亦作靴。鞾，鞋也。”

开裆裤

童子七八岁，无男女，皆著开裆裤。按，《汉·外戚传》：“霍光欲皇后擅宠，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裤。”师古注：“穷裤，有前后裆，不得交通。即今绲裆裤。”是则古妇女通著开裆裤。绲音魂，缝也。本音“衮”，带也。绲裆裤，盖即俗所谓“裲裆裤”。裲音瞒，《广韵》云：“无穿孔。”《南史·高昌国传》：“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是外国之裤，始不开裆。

兜膝

蔽膝曰兜膝。即古之韍也。古以韦为之，故字从韦。通作芾。《诗》：“赤芾在股。”今则以缯及布，无用韦者。卢辩《大戴记·公冠篇》注：“古者，田狩而食肉，衣其皮，先以两皮如韠，以蔽其前后。及

后世，圣人易之以布帛，犹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异其名曰黻。其制，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博二寸。”《清异录》：“温韬少无赖，拳人几死，拜逾数百，得不送官。既贵，拍金薄搭膝带之。”(1)“兜”盖“搭”字之转。

肚兜　抹胸

刘氏《释名》有“抱腹”，言上下有带，以抱裹其腹。按，今谓之肚兜，妇女所带，亦名抹胸。《中华古今注》谓之袜肚。隋炀帝诗：“宝袜楚宫腰。”

汗衫

当暑衬衣有汗衫，以木芙蓉皮，或寸断小竹，纫线结之。按，师古《汉·石奋传》“厕牏”注云：“近身小衣，若今之汗衫。”《中华古今注》云：“汉高祖与楚战归，汗透其衣，遂改名汗衫。”

背单

马缟《古今注》谓背子起于隋大业末。按，《拾遗记》：“汉哀帝命董贤易轻衣小袖，宫人皆效其断袖，亦曰割袖。”此盖背子所由起。《玉篇》谓之“裲裆”，其一当背，其一当胸，此即背子之制。朱谋㙔《骈雅》所谓“胸背衣”也。《南史·柳元景传》：“薛安都著绛衲㙔裆衫，驰入贼陈。”今俗号曰背单。亦曰背搭，言可搭背心也。

霞帔　音被

命妇服有霞帔。按，《三仪实录》云：“披帛始于秦，帔始于晋，唐令三妃以下通服之。宋代帔有三等，霞帔非恩赐不得服，为妇人之命服，而直帔通于民间。”是霞帔之制始于宋，其名则起于唐。肃宗赐司马承祯红霞帔。帔，背子也，以其覆于肩背，故名。见程大昌《演繁露》。太白“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是男子学道者，亦可服。元制，命妇服金搭子。即帔也。

襕衫

秀才、举人公服曰襕衫。按，《纲目集览》：“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下著衫及裙，名曰襕衫，以为上士之服。”考乐天诗云：“醉翻襕衫抛小令。”《类篇》：“衣与裳连曰襕。”或云当为“蓝衫”，取李固言“柳汁染袍”之意。故今公服多用蓝色。

鞓带

方阔带曰鞓带。按，《姑苏志·杂事》“宋嘉祐中，昆山县海上飘泊一船，船中三十余人，系红鞓角带。方鹏《昆山志》讹作红鞋。详其人，乃新罗岛”云云。鞓，本作鞓，音汀。《玉篇》：“皮带也。”今俗声重，呼作挺。

毡笠子

小毡帽曰毡笠子。见《能改斋漫录》，政和间，有旨：“一应士庶，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

凉帽　顶子

夏秋间所服缨帽曰凉帽。见《辍耕录》："河南王卜怜吉（死）〔歹〕尝郊行，天暖欲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堕石上，跌碎御赐玉顶。"今帽上顶曰顶子，亦见此。又，"大德间，有回回巨商卖红剌石一块于官，用嵌帽上，大朝贺则服用之"。又，《元史》："仁宗为太子时，淮东宣尉使撒都献七宝帽顶。"则帽之有顶，元制然也。

虎脸子

假面曰虎脸子，以其形可畏，号之曰虎。按，北齐兰陵王长恭白皙，类美妇人，著假面，与周师战金塘下，勇冠三军。此虎脸子之始。陆放翁《笔记》："桂府进面具，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即假面也。乐天诗《西凉伎》："假面胡人弄狮子。"弄狮，即今俗所谓"跳大头"[(2)]。

搔背爬　如意

削角竹作手形，脊背痒处，手不能及，以此代之，名搔背爬。案，吕蓝玉《言鲭》云："即古之如意杖，以其如人之意，故名。"亦曰"爪杖"。王敦以如意击唾壶，韦叡以白角如意麾军，唐宪宗赐李训犀如意，王昭远执铁如意指挥军事。皆是。今之如意，作云头屈曲状。释氏以文殊执之，道家以梓潼文昌执之，殊失古制。

钞袋　钞，呼为"稍"

小颜《外戚传》注："今苍头所携贮笔砚者，谓之照袋，以乌皮为之。始皇时谓之算袋。"按，今俗以布为之，名曰钞袋。钞讹为稍音。盖明代用钞，以此贮之，故有是称。今相沿不改尔。

苏头

龚持宪《方言考》云："俗谓绦帨之蕊为苏头。"晋挚虞云："流苏者，缉鸟尾垂之，若旒然，以其蕊下垂，故谓之苏。"先子《邑乘小识》云："吴音'苏'与'须'混，盖为须头之误。"

手巾

盥手布曰手巾。见《汉名臣奏议》："太后亲自以手巾拭王闳泣。"又，《〔国〕三老袁良碑》："手巾各一。"又，秦嘉妇《与嘉书》"今奉越布手巾一枚"，见《艺文类聚》。司马徽《江表传》云："孙权使亲近以手巾拭潘濬面。"庾子山《对烛赋》："手巾还欲燥。"

手帕子

王建《宫词》："缏得红罗手帕子，当心香画一双蝉。"帕，亦作"帊"。

抹布

陆伸《侬渠录》云："船家以幡布为抹布，忌'翻'字也。"幡布，见《世说》。今民间多称"抹布"，船家曰□眼。俗亦呼"转布"，从"翻"字转出。

界尺

书塾中以木尺许镇书，曰界尺。二字见《五代史·赵光逢传》："在唐以文行知名，时人称其方直温润，谓之玉界尺。"唐欧阳通号界尺曰由准氏，见《清异录》。或作戒尺，谓以戒饬塾童，即古夏楚之意，亦通。但镇压书纸则说不去。

桠杈

扬子《方言》云："江东呼树枝为桠杈。"今俗有此称，或书作"丫"，亦通。《广韵》"丫"注："象物开之形。"

面杖

做面具曰面杖，旧有此称。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载："太祖在后周时，民间喧言'当立为天子'，太祖密以告家人，其姊方在厨，引面杖逐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来家恐怖妇女何为？'"

枴杖

拄杖曰枴杖。案，《五代·汉高祖纪》：“遣王峻等奉表契丹，耶律赐以木枴一。持归，虏人望之皆避道。”[3]彭大翼《山堂肆考》云：“枴仙姓李，有足疾。西王母度之得仙，授以铁枴。”洪觉范诗：“一枴西风健行李。”《类篇》：“枴，与‘杲’同，老人杖也。”

笊篱

汤中取物竹器曰笊篱，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访大同济师，师提起笊篱曰：‘庞公！’庞云：‘你要我笊篱，我要你木杓。’”亦作罘罹。杨诚斋诗：“罘罹亲捞微带生。”苏鹗《杜阳杂编》：“同昌公主出降，镂金为笊篱。”

箵箕　筅帚

盛饭器曰箵箕。见《海录碎事》引许慎《古今注》云：“陈留以饭帚为箵。”今人呼为箵箕。按，《说文》“箵”字注：“一曰饭器，容五升。一曰宋、魏间谓箸筒为箵。”[4]《类篇》作筲，并音梢。筅帚，见《广韵》，亦作“筅”，注云：“饭具。”

粪箕

粪箕，见《续传灯录》：“僧问文悦禅师：‘如何是第三句？’曰：‘粪箕扫帚。’”扫帚，始见《南史·刘休传》：“休妻王氏妒，宋帝闻之，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皂荚、扫帚，以辱之。”

钵钎

释氏盛食器及研药具曰钵钎。按，《世说》：“王、刘听林公讲。王云：‘自是钵钎后王何人也？’”吴任臣《字补》云：“钵钎，僧家饭器。”岑参《太白胡僧歌》：“床下钵盂藏两龙。”亦作“盏盂”。《汉·东方朔传》注：“盂，食器也。若盏而大。”东坡《〔游〕中峰杯泉》诗：“戏取江湖入钵盂。”

注子　酒鳖　自斟壶　滴苏

酒壶曰注子。见郑獬《觥记注》：“唐时有注子，名偏提。”吕氏《言鲭》云：“唐郑注为相，民间呼注子曰自斟壶。”明人《山家清事》云：“偏提，即今之酒鳖。”按，酒鳖之称，以其形似也。　又曰：“滴苏，当为急须之讹。”沈括《忘怀录》有行具二肩，其附带杂物内有虎子、急须子。陆容《菽园杂记》云：“急须，溺器也。以其应急而用，故名。赵襄子漆智伯头为饮器。注：‘饮，于禁切，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为‘急须’，‘饮’字误之耳。吴音‘须’与‘苏’同。”又，转“急”为“滴”，遂呼为“滴苏”。

钱筒

市肆以竹筒盛钱，号钱筒。案，《说文》“鉛”音项。注：“受钱器也，古以瓦，今以竹。”则汉时已然。又，《赵广汉传》“鉛筒”注：“若今盛藏瓶，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鉛，或筒，皆为此制。”

火筒

灶下炊火具曰火筒。见《淮南子》：“鼓橐吹埵，以销铜

铁。”注：“吹火筒也。”俗转“筒”为“通”。

梯桄

梯上横木曰梯桄。桄，本音光，今作“狂”上声。按，释氏《大智度论》云：“譬如缘梯，从一初桄而上。”字盖本此。

醡床

压酒具曰醡床。“醡”亦作“榨”。山谷《放言》诗：“榨床在东壁。”《切韵》“醡”注：“压酒具。”《玉篇》：“又作醡。”

抽替

厨桌有版如匣可出入者曰抽替。按，周密《癸辛杂识》云李仁甫撰《通鉴长编》，“作木厨十版，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云云。盖取抽出而有所替代之意。又，《南史·孝武帝纪》：“殷淑仪死，帝思之，为抽替棺，欲见辄引替。”此又仁甫抽替匣之所本。俗作屉。案，字书有“屜”无“屉”，惟《字汇》“屉”：“音替，鞍屉也。”《类篇》“屜”注：“履中荐也，音替，亦作‘屉’。”

石敢当　石将军

立短石门首，镌“石敢当”三字，相传镇压风水。按，《急就篇》“罗列诸物名姓字”，有云“师猛虎，石敢当”。颜师古注：“卫有石

碏、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到）〔制〕，皆为石氏。”“敢当，言所当无敌也”。师猛虎亦人名。宋人《继古编》云：“吴民庐舍，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曰石敢当，以寓厌禳之旨。”则此风已久。俗读“当”作去声，或增“泰山”二字。皆非。又，考《五代史》“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与愍王议事，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椎以虞变，与左右格斗而死”。此又一石敢也。陈眉公《琐碎录》、刘元〔卿〕《贤奕编》俱以石敢当为五代时人，亦未之审矣。又，《汉书》：“中郎将孟溢破贼张纯于石门，土人立庙祀之，庙侧立石，曰石将军，至今尚存。”今俗或称“石敢当”为“石将军”，亦有出。《淮南毕万术》云：“埋石四隅家无鬼。”庾信《小园赋》：“镇宅神以蘧石。”蘧，即“埋”字。

喇叭

吹器曰喇叭。见明总戎戚继光《新书·号令篇》，云：“喇叭，军中吹器。”喇，读如“辣”上声。叭，读如霸。俗谓之号筒。正德间，高邮王磐有咏喇叭《朝天子》词，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时阉寺在外作威，所至多用号筒喇叭迎接，故云。见《坚瓠集》。

铁懒

《侬渠录》云：“吴农呼垦田器四齿者音若‘铁懒’。”恐“懒”即“犁”音之转，当是铁犁。如班固《宾戏》内“赖”字，吴才老作力制切，是音“利”也。吴正传注《国策》“漆身为疠”云“癞、疠声近假借”。《中吴纪闻》云：“吴人呼‘来’为‘厘’，自陆德明始。”是可证也。陆氏《释文》“贻我来牟”、“弃甲复来”皆（因）〔音〕“厘”。

鹞子　鹞，音效

清明前后，儿童竞放纸鸢，谓之鹞子，取其乘风高扬也，或作鹰隼形，呼曰“老鹰鹞”，不识鹞为何物矣。又以竹片缚纸鸢背，因风播响，曰鹞琴，即古之风筝。高承《事物纪原》云：“纸鸢，俗谓风筝，古传韩信所作，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入宫应陈豨也。一云侯景攻台城，羊侃令小儿作纸鸢，藏诏于中，简文帝出太极殿前，因北风起，放之，冀得达援军，贼谓是厌胜，射落之。”按，二说皆无据。《五代史·李业传》云汉隐帝与业造纸鸢，为宫中之戏。盖始乎此。杨升庵谓：“唐人诗所谓风筝，乃檐前铁马。”详五卷“铁马”条。

走马灯

走马灯之名，见《姑苏志》：“上元作灯市，或悬剪纸人马于傍，以火运，曰走马灯。”周庚有《走马灯》诗。“何人刻楮作游龙，尾似流星耳逐风。一跃便当三万里，不知局促在环中。”

拨弗倒

吴梅村有《戏咏不倒翁》诗。按，即今儿童嬉戏之“拨弗倒”也。俗讹如佛佛倒。或以之侑酒，古名“酒胡”。《唐摭言》：“卢汪连举不第，赋《酒胡子》以寓意，序曰：‘巡觞之胡，听人旋转，所向者举杯，颇有意趣。然倾倒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陆桴亭集》有《酒胡歌》。

竹夫人

暑中床席间置竹笼以憩手足，谓之竹夫人。见东坡诗：“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自注：“世以竹几为竹夫人。”又

诗：“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陆放翁诗：“空床新聘竹夫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李公甫谒真西山，西山以竹夫人为题曰：‘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黄山谷《内集·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曰青奴》诗云：“青奴元不解梳妆。”是其名起于宋，陆鲁望诗谓之竹夹膝。

汤婆子

床中暖足器有汤婆子。按，范石湖有《戏赠脚婆》诗，盖本山谷《暖足瓶》诗“千金买脚婆”句。东坡与杨君素札云“送暖脚铜缶一枚，每夜热汤注满，塞其口，仍以布单裹之，达旦不冷”云云。即今“汤婆子”之制也。然未有其名。吴匏庵宽有《汤婆子传》，号曰“汤媪，有器量，能容物”云云。其名盖起于是时。匏庵，明天启初相国也。

太师椅　交椅　杌子

高背大圈椅曰太师椅。见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背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按，椅子之名，见《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又，王铚《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引椅偏，乃坐。”椅，本作倚，以可倚靠也。《正韵》始作椅，盖以木所成，故从木，读倚。○“杌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周益公《玉堂杂记》。胡三省《通鉴》注云：“胡床，今谓之交床，其制本自虏中，隋恶‘胡’字，改曰交床。”阮吾山云：“今之交椅是也。”案，今俗转为高椅。

佛郎机

礮大者曰发郎机。案，《事物绀珠》：“佛郎机铳，铜为管，大者千余觔，小者百余觔。佛郎，本海外国名，嘉靖二十八年入寇，败之，得其礮，即以为名。”俗以“佛”为“发”声转也。《说文》“礮”注：“机石也。”今俗作“砲”。考《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具，号‘将军礮’。”是犹不用火药也。宋虞允文始用火药，后遂无用机石者。铳之制，亦起于明初。古只训銎。音“蛩”，斤斧受柄处。《事物纪原》谓：“轩辕作砲，吕望作铳。”不知何据。《事物纪原》一书，（唐）〔宋〕元（封）〔丰〕中高承增益朱绘《事原》为之。然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较《崇文总目》所云，多至数百事。是已非元本。正德版且多至一千八百余事，则为明人所增益矣。郎瑛《类稿》谓《山谷集》中有“铳”、“𩃬”等字，蜀人语也。

风炉

煮茶炉曰风炉。见岑嘉州《晚过盘石寺》诗：“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风炉。”陆羽《茶经》云：“风炉以铜铸之，如古鼎形，凡四窗，以备通飙漏烬之所。”山谷《谢黄司业寄惠山泉》诗：“风炉煮茗卧西湖。”

蟹簖

编竹，湖中以取鱼蟹，名曰蟹簖。按，字书无“簖”字。吴梅村《涂松晚发》诗：“簖响若鸣滩。”《吴江县志》引陆鲁望《渔具诗·序》“列竹海澨曰沪”，今谓之簖。考陶九成引鲁望《蟹志》：“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断，断其江之道焉尔。”则当为“断”字。《姑苏志》亦作“断”。

烟草

男女相尚吃烟，渐至童稚亦然。按，辽阳刘廷玑《在园杂志》云：“闽外人相传，高丽国妃死，王哭之恸，梦妃告曰：‘冢生一草，名曰烟草，焙干，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则可止悲。’王如言采得，遂传其种。其国有盖露、佘糖、发丝等名。”《食物本草》云：“草顶数叶，名曰盖露。”姚旅《露书》云：“吕宋国在海中，后为佛郎国所并。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丝醺。”按，《明史》：“淡巴，西南海中国名，其地多草木。”菰，犹草也。或其地产此，故名。万历间，闽人得其种，植之，获厚利。崇祯初，以其通外，置重典，民犹冒死私植，后释其禁。以边军寒疾，非此不解也。自是植者益多，渐流入吾地。先辈志镇洋者列之土产，谬矣。康熙间《苏州志》已有之，云：“向无此种，明季始种植。”○长洲韩宗伯茨酷嗜之。试六馆士有《淡巴菰赋》(5)。汪讱庵《本草》谓其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代酒代茗，终身不厌。谓之相思草。鄙人雅不喜此，未之信也。

---

(1) 宋陶穀《清异录》卷上“金搭膝”条原文作“拍金薄为搭膝带之”。

(2) 按，白居易诗中所言“弄狮子”与后世舞狮表演不同，乃谓戴着假面和扮成狮子的演员同台演出。此处“弄”指“戏弄”，为唐代戏剧的一种演出形式。

(3) 虏，原文作“卤”，乃清代避讳而改。今改回为“虏”。下文同。《旧五代史·汉高祖纪上》：“又赐木枵一。蕃法，贵重大臣方得此赐，亦犹汉仪赐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枵而归，契丹望之皆避路。”

(4) 《说文·竹部》“筲”：“陈留谓饭帚曰筲。从竹捎声。一曰饮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谓箸筒为筲。”“《海录碎事》引许慎《古今注》”之说有误。《海录碎事》无此语，《古今注》作者是晋崔豹。

(5) 试六馆士，清代学者全祖望的号。

卷四

各省

明陆氏容《菽园杂记》云："元制：内设中书省，外设行中书省，故旧时移文中多称各省。今既改行省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称省者。"思按，陆放翁诗："往者行省临秦中。"又，"行省他年驻陇头。"是宋已有行省之称，然惟称之四川。金宣宗时，州县为元兵残破，乃随处设行省，以治一方。《唐·杨攸传》云："汉制，总制群官曰省，分移而治曰寺。"按，汉避孝元后父讳，改禁中曰省中，后以中书、尚书官署设在省中，故亦名省。王渔洋《居易录》亦云："自明及今，止当称布政司，而不当称省。其相沿旧称，至形于奏牍文章，皆习而不察，至河南、京畿等道，则尚沿唐称。"唐初为十道，开元分为十五道。省，本读"醒"上声，省察之义，今呼作"省俭"之"省"，相沿之误。

衙门

刘熙《释名》云："牙，军中大旗。发号令者以键立牙于帐前，谓之牙门。"《后汉书·袁绍传》云："拔其牙门。"李善《东京赋》"牙旗"注："以象牙饰之"，后呼公府为牙门。韦昭《国语》"渠门"注云："两旗所建，以为军门，若今牙门也。"是"衙门"当作"牙"字。然司马公《类篇》云："古者军行有衙，尊者所在，后人因以所治为衙。"戴侗《六书故》云："唐之藩镇皆开军府，因以治宇为衙，循袭之称也。"则唐宋已作衙门。《唐·仪卫志》："天子居曰衙。"

辕门

官署两旁作木栅护之，曰辕门。按，《周官·掌舍》：“掌王会同之舍，设车宫辕门。”注：“以车为宫，仰辕为门也。”《史记·项羽纪》：“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注：“军行以车为陈，辕相向为门，故曰辕门。”黄度《五官解》引“掌舍”文云：“今犹称将幕为辕门。”陶翰诗：“将军辟辕门，耿介当风立。”杜诗：“飞鸟避辕门。”皆指将幕也。今之辕门，名是而实非矣。《穀梁》：“蒐于红。”《传》：“置旃以为辕门。”盖蒐以讲武事，故设为辕门之形。

公馆

官僚寓处曰公馆。按，《礼记》：“公馆复，私馆不复。”所使之国有司所授舍曰公馆。详《曾子问》。杜诗：“日临公馆静。”又，《海棕行》云：“左绵公馆清江渍。”已通用。

戒石铭

郡县署立石，镌“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曰戒石铭。按，张唐英《蜀梼杌》：广政四年五月，昶著《仪石铭》，颁于郡县，“尔俸尔禄”云云，则其铭始于孟蜀。又，景焕《野人闲话》载孟昶所著铭词凡二十四句。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政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名曰《令箴》。宋太宗摘其切要四语书之，颁于天下州县，更名曰《戒石铭》，后相沿不改。《容斋随笔》、吴曾《漫录》皆云然。《续通鉴》

谓宋绍兴二年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州县刻石，不知太宗已有之。欧阳《集古录》谓戒石起于唐明皇。按，明皇有《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尚无“戒石铭”之称。

鼓楼

城隅有楼曰“鼓楼”，典质家亦起楼置鼓以守夜。按，《太平广记》引《谈薮》云：“北齐李崇为交州刺史，时多盗，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处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禽获。”诸州置鼓楼自此始。

马头

商船聚会处曰“马头”。按，《通鉴》：“史宪诚据魏博，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海之势。”胡三省注：“附岸筑土植木夹之，以便兵马入船，谓为马头。”今吾邑南门外去城三里呼曰“南马头”，以元代朱清、张瑄海运日，诸船聚此，有“六国马头”之称。杨廉夫诗所云“娄江马头天下少”也[(1)]。 前史言马头者不一，如：《晋书·地志》，武昌郡鄂县“有新兴马头铁官”。《南史·何承天传》：“到彦之率兵先至马头。”《北史·杨侃传》：“魏于马头置戍。”《魏书》：“命长孙真趋马头。”《五代史》：“遣刘捍先之淮口，筑马头。”《宋·马默传》：“河决，作东西马头。”

客堂　后堂

内堂曰客堂。案，后汉延笃书云：“吾昧爽栉梳，坐于客堂，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退之诗：“客堂喜空凉。”许浑诗：“芰荷风起客堂静。”皆谓见宾客之堂也。今以为后堂之称，失其义矣。　后堂，见《汉·张禹传》：召戴崇“入后堂饮食”、彭宣“未尝

得至后堂”。又，《尹翁归传》：廷尉于定国令至“后堂待见”。

暖阁

官府所坐曰暖阁。案，《太平广记》：“陈季卿访僧青龙寺，憩暖阁中。”欧阳炯诗：“红炉暖阁佳人睡。”是和尚、女子皆有暖阁也。

眠床　塌床

《南史·虞愿传》：“褚彦回诣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又，《鱼宏传》：“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盖是时坐者亦曰床，如胡床、交床之类。故以“眠”字别之。徐陵《双林寺傅大士碑》：遗诫“莫移我眠床”。元微之诗：“眠床都浪置。”山谷诗：“君为拂眠床。”　明王应电《同文备考》“塌”字注：“塌，床著地而安也。从土，近地之意。”塌床之称，盖本此。或以榻为床，曰榻床。无据。

框档

司马公《类篇》“档”注：“又‘当’，去声，横木框档也。”本平声，木床。又，木名。框，音匡。俗呼作腔。《正字通》云：“门档，古借用（框）〔匡〕。”(2)今物之有系者皆曰档。

华表柱

贵家墓前立石柱曰华表柱。见任昉《述异记》：“广州东界文种

墓前有石华表柱。”《搜神记》：“燕昭王墓前有千年华表树。”《续搜神记》：“丁令威死，后化鹤归，集城门华表柱。”李远《失鹤》诗所云“华表柱头留语后”也。魏鹤山《师友雅言》云：“华表即古之桓楹。《檀弓》：“三家视桓楹。”汉时避讳改作华楹，后复避宣帝庙讳改为华表，今官府前亦竖之。”《说文》“桓”字注：“邮亭表也。”(3)徐（铉）〔锴〕云：“表双立为桓。”汉法：“亭表四角建大木，贯以方板，名曰桓表，县所治两边各一。”《汉书·尹赏传》：“葬寺门桓东。”崔豹《古今注》：“尧设诽谤之木”，即今之华表。《西京记》谓之“交午柱”。

戟门

墓前石门曰戟门。按，《周官·掌舍》：“为坛壝宫，棘门。”注：“列棘以表门。”(4)“棘”与“戟”通。《〔礼〕记》：“越棘大弓。”《左传》：“子都拔棘。”皆以“棘”为“戟”。墓前戟门殆取形似。或谓取《诗》“墓门有棘”，非是。墓有棘，非美词。

和头　和，去声

棺前后曰和头。见《吕氏春秋》：“季历葬涡水之尾，滦水冲齧其墓，见棺之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郦氏《水经注》：“见胡公棺前和。”《广雅》：“棺，其当谓之㽔。”“㽔”即“和”也。

浮厝

停棺浅土曰“浮厝”。按，潘岳《寡妇赋》：“将迁神而安厝。”李善注：“迁柩归葬也。”《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旅葬

江陵东郭，欲营迁厝。”《广韵》“坫”注：“权安厝也。”

僵尸

尸不朽曰僵尸。按，《史记·淮南王传》：“僵尸千里，流血顷亩。”《后汉·耿弇传》：“八九十里僵尸相属。”郑注《周官》“杀人者踣诸市”云：“僵尸也。”皆以新死尸为僵尸。刘敬叔《异苑》：“汉京房弃市，至晋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水经注》：“温泉水侧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洛水”条。”又，“僵人峡上有死人僵尸”。又，“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渭水”条”。此则以陈死人为僵尸。《广韵》作“殭”，注：“死不朽也。”又，“彊”注：“上声，尸劲硬也。”《西京赋》：“尸僵路隅。”杜诗：“京观且僵尸。”

灵柩

子建《赠白马王彪》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谓任城王彰。庾子山《柳遐墓铭》：“往年灵柩，漂泊江沱。”“灵柩”字见此。

礓礤

寺院阶级曰礓礤。吴任臣《字汇补》“礓”作“姜”，云“姜礤石”，见《大内规制记》。礤，音擦，今呼如“铲”，声之转也。《广韵》“礓”注：“砾石也。”

十字街　三叉路

四达之衢曰十字街。见《北史·李庶传》：“刘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颜鲁公《题家庙碑阴》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弟一宅。”元僧《续传灯录》：“志先禅师云：‘十字街头满面尘。’大觉云：‘儿童不识十字街。’”“三叉路”见东坡诗：“溪边古路三叉口。”放翁诗：“不愁归路有三叉。”

天井

阶前庭曰天井。案，本为井名。《山海经》：“天井夏有水，冬无水。”《博物志》：“棋者语堕穴者云：‘从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此井，自当出。’”《风俗通》：“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象。”(5)《华山记》：“天井才容人，上可长六丈余。”皆实言井也。后人以庭空而方，状如井形，因号天井。韩诗：“是时新晴天井溢。”山谷《答晁无咎》云：“时雨泻玉除，横流溢天井。”此疑借用。《河图括地象》“井宿为天井”之说，庾子山《司马裔碑》所云“镇天井之星也”，宋任渊注山谷诗，以天井为水名，引《水经注》“径尧城西，流入汾水”之说，似未是。

天窗

屋上窗曰天窗。见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尔乃县栋结阿，天窗绮疏。”张载注：“高窗也。”《泰山记》云：“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窗矣。”庾子山《步虚词》：“天窗影迹深。”太白《（草）〔明〕堂赋》：“天窗赩翼而衔（泥）〔霓〕。”又，《题元丹丘山居》诗：“凭雪蹑天窗。”(6)义山诗：“鸟影落天窗。”范石湖诗：“天窗晓色半熹微。”

羊沟

李戒庵《漫笔》云：“今人檐头下沟称羊沟，其名甚古。”思按，崔豹《古今注》：“长安御沟谓之杨沟，以其上植杨柳也。一曰羊沟，言羊喜抵触，为沟以隔之，故名。”《庄子》有“羊沟之鸡”。戒庵又云：“有以屋下者为阴沟，檐前者为阳沟，甚显。”《鲁灵光殿赋》：“玄醴腾涌于阴沟。”注：“醴泉出殿北地，故曰阴沟。”裴夷直诗：“（鱼）〔急〕绿走阴沟。”

扑水

厅前复室曰扑水。见《老学庵笔记》：“蔡京赐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扑水少低，乃作卧室。”洪容斋《夷坚志》作“扑风版”。

滴水步廊

檐前曰滴水，深者曰步廊。按，《尔雅》：“檐谓之樀。”郭注：“屋梠。”樀音滴。李戒庵云：“今曰滴水。”相如《上林赋》“步榈周流”，李善注：“步廊也。”

天花版

王志坚《表异录》云：“绮井亦名藻井。”今俗曰天花版。案，林坤《诚斋杂记》载元遗山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往访之，方自手补天花版。是其称已久。

照壁

《宣政杂录》："太傅王黼，赐第生白芝，一本在厅事照壁。"今厅后有门曰照壁，见此。王梅溪《苏诗注》云："柳氏以杖击照壁大呼。"

槅子

窗扇曰槅子。他无所见。陈其年《题画册词》用之，云："浪花槅子冰纹槛。"不知何所本。槅，本训大车轭。窗槅当为"隔"，言隔住也。又，左太冲诗"端坐理盘槅"，则为盛肴馔之器。

复壁

墙上木版曰复壁。按，《后汉·赵岐传》："藏孙嵩复壁中。"又，梁冀虑妻孙寿害私生子伯玉，"常置复壁中"。《隋·尔朱敞传》："长孙氏媪藏于复壁。"《旧唐书·王涯传》："前代法书名画，厚为垣窍，藏之复壁。"《唐书·李林甫传》："所居重关复壁。"皆谓两重墙壁也。庾子山《崔说神道碑》："复壁襁负。"李义山诗："复壁交青琐。"

大门

《公羊·宣五年传》："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大门见此。

墙门

《后汉·祭祀志》：“立大社稷，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惟墙门而已。”盖谓墙上为门，今则大门通呼墙门。

后门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杨倞注：“君之守后门，至贱者。惠衣之弊恶，与守后门者同。”按，此即今之屋后门也。太白《赠从弟之遥》诗：“前门长揖后门关。”义山《少年》诗云：“别馆觉来云雨梦，后门归去蕙兰丛。”若《吕览·长利篇》“天大寒而后门”高诱注：“谓日夕门已闭”，此与《韩非子·外储说》“暮而后门”同义。

山门

寺门曰山门。案，老杜《三川观水涨》诗：“乘陵破山门。”注：谓“土门山”也。山有二土门，故曰山门。乐天《寄天竺师》诗：“一山门作两山门。”指天竺山言。盖旧时庙宇多在山中，故名。今城市中亦称之矣。

高墩

平地积土曰墩。见《尔雅》“敦丘”郭注：“江东呼地高堆为墩”，字亦作“墩”。

灰堆

积灰处曰灰堆。见《金坡遗事》：“张洎诋京师风物，有‘一灰堆’之句，后与苏易简不睦。苏曰：‘若更矛盾，将“一灰堆”句进呈矣。’”范石湖《村田乐府序》：“除夜将晓，婢荻持杖击粪壤致词，以祈利市，谓之打灰堆。”

篱笆　枪篱

《史记索隐》：“江南谓苇篱曰笆篱。”今俗则呼“篱笆”。《广韵》“笆”注：“有刺竹篱也。”本音把，有刺竹名。亦曰“枪篱”。盖本子云《长杨赋》：“木拥枪累，以为储胥。”注：“木拥栅其外，又以竹枪累为外储胥也。”储胥犹御护也。乐天《买花》诗：“旁织笆篱护。”

篱门

篱间出门曰篱门。见《南史·萧惠明传》：“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

衖

呼巷为弄，书作“衖”。按，“衖”即“巷”字，见《尔雅·释宫》。《广韵》作“鄉”。《离骚》：“五子用失乎家衖。”与“纵”字为韵。俗盖以此沿讹。考《南史》：“萧谌接郁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又，“东昏侯遇弑于西弄。”注云：“弄，宫中别道，犹‘永巷’之

类。”(7)是当作“弄”字。

小店

市肆自称小店。见《南史·刘休传》：“宋帝令休于宅后开小店。”

轿子

篮舆，人肩以行，曰轿子。按，《汉·河渠书》：“山行即轿。”《史记》作“挢”。《严助传》：“舆轿逾岭。”淮南王《谏击闽越书》亦云。服虔、薛瓒并音“桥”，云：“隘路车也。”《玉篇》注：“小车肩行。”《正字通》云：“盖今之肩舆，谓其平如桥也。”《集韵》作“鞒”。　宋制：百官乘马。徽宗政和三年，以雪泞，许乘轿。又，高宗在扬州，以砖街滑，许百官乘轿。《汪浮溪集》有《谢许乘轿表》。见叶氏盛《水东日记》。《正字通》谓：“‘轿’字皆读去声，薛、服注平声，汉以前之音也。”章氏黼《韵学集成》云：“《汉书》虽音‘桥’，今闽浙语音实与去声同，合从通用。”《广韵》有渠庙切一音，训“轺车”。

下岸

河下塘曰下岸。见许浑诗：“下岸谁家住。”

夜航船

货船日从苏郡上下曰航船，夜行者曰夜航船。按，古乐府有《夜航船曲》，吴虎臣以为言浙西风土。皮日休《寄陆鲁望》诗："明朝有物充君信，櫺酒三瓶寄夜航。"櫺木，见《山海经》，其汁味甘，可为酒。俗本讹作携酒。唐李肇《国史补》云："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民嫁娶悉在其中。" 叶氏《水东日记》载吴思庵讷谈及浅学后进云："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尔。"今航船多趁行人，盖明初已然。乐天《答客问杭州》诗："小航船亦（头画龙）〔画龙头〕。"方回有《听航船歌》诗。

快船

双橹驾船曰快船。见宋无《哢呓集·咏贾似道》诗注："至芜湖，与伯颜军请和，不成，惶怖失据，阴备快船为走计。"

埠头

船聚泊、船行前曰埠头。见方以智《通雅》："埠头，水滨也。又笼货物、积贩商舶之所。"《正字通》："埠，同'步'，舶船埠头。"思按，退之《罗池庙碑》："步有新船。"俗本讹作"涉有"。又，《孔戣墓志》："蕃舶之至泊步。"柳州有《铁炉步志》云："江之浒，凡舟可摩而上下曰'步'。"是"埠"当作"步"。又，张勃《吴录》地名有瓜步、鱼步、龟步，则步之称甚古。

地头

圃中地曰地头。见《唐书·食货志》："大历元年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宝塔

《西域志》：“波斯匿王都城东大海边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装众宝饰之。夜中每有光耀，如大火聚。云佛涅槃百五岁后，龙树菩萨入海化龙王，王以其宝塔献龙树。将施此国，装饰严好，过佛在时”云云。是本以众宝装饰，故称宝塔。今则瓦砖所成，动称宝塔矣。梁元帝《扬州梁安寺碑》：“地涌神翕[8]，皆成多宝之塔。”唐岑勋撰《千福寺多宝碑》，本此。

旗竿

绰楔曰旗竿。见朱子《干旗》诗注：“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9]《后汉·袁绍传》注引《真人水镜经》曰：“旗竿、牙门，军之精也。”此军中所用者。今大僚衙署及神庙前立竿张旗，谓之旗竿，固宜。发科树表，初无旗帜，亦从此称，相沿之误。

斋扁

题额曰斋扁。见《哢呓集·咏叶李》诗注“贾似道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饰斋扁不法”云云。按，《说文》“扁”注：“从户、冊者，署门户也。”[10]何晏《景福殿赋》：“爰有禁楄。”李注：“扁”同。

八字头

木根两旁有孔，曰八字头。见《复社纪略》：“张南郭采登第，将树绰楔，恶八字头类鼻孔，令锯去。吴俗谓奴仆为鼻头，时仆人势焰，多叛

主，故恶之。匠人执不可，乃令向内，勿使往外生事。”故张家门首绰楔八字头独向里。一本作“八字孔”。

铁猫

焦弱侯《俗书刊误》云：“船上铁猫曰锚，或作锚。”即今船首尾四角叉，用铁索贯之，使船不动摇者。俗读若茅。《玉篇》音苗。

木刨

匠人以刀光木，有木刨。见《广韵》“刨”注：“刨，刀治木器也。‘苞’去声。”元微之《江边十四韵》诗：“修椽郢匠刨。”读作“抛”。

木柿　音废，与果实之“柿”同“柿”者别

削木片曰木柿，见《晋书》：“王濬为益州刺史，造船，木柿蔽江而下。”又，《魏书》：“太祖营梓宫，木柿尽生成林。”又，五代周显德四年“修永福殿，役徒有削柿为匕，以瓦啖饭者”。柿音废，俗讹如“皮”去声。《后汉·方术传》有“风吹削哺”，注：“哺”当作“柿”。字亦作“肺”。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肺腑”注及《汉书·楚元王传》“肺附”注。

竹鞭

宋僧赞宁《竹谱》云：“竹根曰竹鞭。鞭行时以八月为春，二三

月为秋。”“竹鞭”二字见此。又云：“根伸而达谓之鞭行，鞭头为笋，俗谓之伪笋。”范石湖《约邻人》诗：“雨倾沙岸竹垂鞭。”邹道乡诗：“不容山竹暗行鞭。”

麸炭

树柴炭曰麸炭。见乐天诗：“日暮半炉麸炭火。”《五代史》：“李茂贞优人云：‘归长安，卖麸炭，足过一生。’”[(11)]亦作“浮炭”。陈无己帖有《与酒务官买浮炭书》。陆放翁《笔记》云“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谓之麸炭”，以此。按，《唐韵》“浮”字本有“孚”音。独孤良器试礼部《沈珠于渊》诗，以“浮”字押入“珠”韵，可证。今俗“浮”呼如“扶”。如“浮萍、浮桥、鱼浮头”之类。

炭屑　木屑

炭末曰炭屑。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家以蜜和炭屑成凤形，爇炉中。”　木屑，见《陶侃传》：“造船，竹头木屑，悉令举掌。后元会，大雪始晴，以木屑布地。”

安息香

《晋书·佛图澄传》：“坐绳床，烧安息香。”案，此香出波斯国，见《酉阳杂俎》。刻辟邪树皮，胶如饧，名安息香。今但有其名。

西瓜

西瓜出双凤镇者为佳，名“寺前瓜”。在法轮寺左右。见旧《苏州志》。陆容《菽园杂记》云：“金时王予可《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是西瓜自金有之。”按，《五代史·四夷附录》：“胡峤居契丹七年，自上京东去四（千）〔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东瓜而甘。’”杨升庵引胡峤《陷虏记》云：“于回纥得瓜种，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则自峤始入中国也。方回《秋热诗》：“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12)文信国有《西瓜吟》。

瓜瓝　音练

瓜瓤曰瓜瓝。见《广韵·二十二霰》注。《集韵》云：“瓜中瓤也。”张补庵云：“《尔雅·释草》释文‘瓣’字有力见反一音。”则“瓝”当为“瓣”，《本草》作“练”，非是。

莲蓬

莲房曰莲蓬。见山谷《清人怨》诗：“莫藏春笋手，且为剥莲蓬。”吴梅村有《莲蓬人》诗。

蛤霸

虾蟆谓之蛤霸，见《蟫史》：“科斗脱尾生足，好鸣能跳，经年方老，谓之蛤霸。夏夜则出拾虫，不能跳，亦不鸣聒。其实一物也。”东坡诗注：“岭南呼虾蟆为蛤。”今俗呼小时鸣跳者曰“旱蛤子”，音转为渴(13)。俗亦谓之癞蛤霸，以其皮似疥癞，谚所云“借了一升还九

合”也。

曲蟮

蚯蚓曰曲蟮，见《考工记》“却行”。《释文》：“螾衍，刘云：‘或作衍蚓，今曲蟮也。’”(14)宋俞炎《席上腐谈》：“谚云：‘蝼蛔叫得肠断，曲蟮乃得歌名。’”史容注《山谷外集》引东坡说云：“历试笔锋如著盐曲蟮，诘曲纸上。”《玉篇》“蟮”注：曲蟮也。《古今注》作“曲蟺”。“蟺”与“蟮”同。

水鸡

《祥符图经》云：“《本草》：‘蛙有背作黄文者，一名水鸡。’”王志坚《表异录》云：“水（鸭）〔鸡〕，蛙也。”今人呼水鸡，本此。土鸭，见《尔雅》注，及陶隐居《本草》。《格物总论》云：“蝼蛔俗名田鸡”，误以蝼蛔为一物矣。今名蛙曰水鸡，亦曰田鸡。

淡菜

淡菜谓之贡菜，有头贡、二贡之名。盖以名不雅驯而讳之。孙光宪《北梦琐言》：“《和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牛翰林见而绝倒曰：‘安知淡菜非雅物？’”则是时已讳之。《本草》：“一名海牝，又名东海夫人。”

菠菜

《嘉话录》：菠薐种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是颇陵国之种。《张文潜集》作“坡陵国”。语讹为“菠薐”。《玉篇》：“菠薐，菜名。”按，《唐会要》：“太宗时，尼波维献菠薐菜，类红蓝。”《唐·西域传》：“婆罗献波稜。”即今之菠菜也。

马蓝头

草名有马蓝头，可食。按，《尔雅·释草》：“蒨，马蓝。”郭注：“今大叶冬蓝是也。”“蒨”音斟。俗以摘取茎叶，故谓之头，如“草头、香椿头、黄莲头”之类。他处以其音不雅，呼曰红根菜，非是。红根菜即菠菜，见《姑苏志》。

哺鸡笋　燕笋

《吴郡志》有“哺鸡竹笋”云，以其蔓延如鸡之哺子也。《姑苏志》谓之“附笋”云。俗称“杜园笋”。《苏府志》云：“一名‘护居’。”又有“燕笋”，以燕来时生也。

菜心

《南史·江泌传》：“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叶而已。”“菜心”二字见此。

笋脯

倪云林《题画》诗有云：“松肪笋脯劝加餐。”“笋脯”字见此。

木耳

陈澔《内则》注：“芝，如今木耳之类。”则宋时已有此称。朱子诗“树耳黑垂聃”，即木耳也。

面筋

《老学庵笔记》云：仲殊长老遇毒，“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15)“面筋”字见此。方密之《物理小识》有《洗面筋法》，云：“面十斤，盐两半，温水和之。俟其发起，挼之，挏之，牵开有筋，则入水洗之，可得半成，余滓澄为小粉，无盐则无筋矣。市以麸为之。”

重罗面

面之细者曰重罗面，以用细罗筛筛之也。见束广微《（面）〔饼〕赋》：“重罗之面，尘飞雪白。”

嘉庆子

唐韦述《两京记》：“东都嘉庆坊有美李，甚甘鲜，人称嘉庆李。”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人但言嘉庆子，既不加李，亦可纪也。”《词谱》有“嘉庆子”调。

茭白

《祥符图经》：“菰，江南人呼为茭草，又谓之茭白。”今俗皆称之。山谷诗“菰白媚秋江”即茭白也。

慈姑　地栗

元微之诗：“小片慈姑白。”案，《群芳谱》：“慈姑，或作‘茨菰’。”杨诚斋诗：“恰恨山中贫到骨，茨菰也遣入诗囊。”谓之慈姑者，以根生十二子，有慈姑之义。《本草》：“乌芋，又名葧脐，一名地栗。”案，《博雅》：“荈姑、水芋，乌芋也。”《群芳谱》谓慈姑“一名地栗”，殆以此耶？周栎园《瓜蔬疏》云：“葧脐，方言曰地栗。”

木犀花

桂曰木犀。见张邦基《墨庄漫录》：“浙人呼岩桂曰木犀，以木纹理如犀也。”曾幾诗：“团团岩下桂，表表木中犀。”后人加“木”作“樨”，非是。《罗湖野录》：“晦堂和尚谓黄山谷曰：‘闻木犀香乎？’”

水红花

《毛氏诗》“游龙”，《传》云：“龙，红草。龙，即“茏”字之省。一名马蓼，生水泽中。”《草花谱》云：“水边更多。故俗名水红花。”《广韵》作“蓨”。李长吉诗：“江图画水蓨。”皇甫嵩词：“水蓨花发秋江碧。”俗作“荭”，非。

鹿葱

嵇含《宜男花赋序》云："宜男花者，荆楚之俗，号曰鹿葱。"案，宜男即萱草。见曹植《颂》、傅咸《赋》及周处《风土记》。《群芳谱》云："鹿葱，色类萱，无香，鹿喜食之，故名。"《本草》注"萱"云："即今之'鹿葱'。"误。不知始于嵇含也。

狗蝇蜡梅

范石湖撰《梅谱》云："蜡梅本非梅类，以与梅同时，香又相似，故名。凡三种，花小香淡，俗谓之狗蝇；花开常半含，名磬口；深黄如檀香者，品最佳。"案，《群芳谱·蜡梅》云："次曰荷花，又次曰九英。"是"狗蝇"殆"九英"之误？抑文其名而更之邪？山谷书《戏咏蜡梅》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染蜡所成，京师人因谓之'蜡梅'。"

状元红

荔支以状元红为最。案，周栎园《闽小记》："兴化枫亭，宋徐铎状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寿红'，至今尚存，人因名'状元红'。"《图经》云："荔枝有名状元红，惟枫亭为多。"

---

(1) 元杨维桢《冶春口号七首》之四："鲛卵兼斤传海上，海人一尺立阶前。娄江马头天下少，春水如天即放船。"

(2) 《正字通·木部》“框”注：“苦光切，音匡。门档。古借用匡。”又，“档”注：“登浪切，音挡。俗谓横木框档。”

(3) 大徐本《说文》“桓”字注作“亭邮表也”。

(4) 《周礼·天官·掌舍》“为坛壝宫，棘门”，注谓王行止宿平地，筑坛，又委壝土起堳埒以为宫。郑司农云：“棘门以戟为门。”杜子春云：“棘门或为材门。”

(5) 东井：星宿名。即井宿，二十八宿之一。因在玉井之东，故称。东井主水，克火。

(6) 李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中“雪”字，诸本作“雷”。

(7) 此注不明出处。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六“西弄”条：《南史》：“东昏侯遇弑于西弄。宫中别道，如永巷之类也。《楚辞》：五子用失乎家衖。衖，音哄。所云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元《经世大典》所云‘火衖’，注即音弄。”

(8) “神翕”之“翕”，《释文纪》、《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作“龛”。

(9) 按此处出处有误。《诗·大雅·韩奕》：“入覲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朱熹集传：“绥章，染鸟羽或旄牛尾为之，注于旂竿之首，为表章者也。”

(10) 《说文·册部》：“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

(11) 两部《五代史》均无相关记载。较早的相关记载如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五“披褐至殿门”条：“先是，茂贞入阙，焚烧京城。是宴也，俳优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俛首。宴罢，有言：他日须斩此优！辔新闻之，请假往凤翔求救，茂贞遥见，诟之曰：‘此优穷也，胡为敢来！’辔新对曰：‘只要起居，不为求救，近日京中且卖麸炭，可以取济。’茂贞大笑而厚赐，赦之也。”

(12) 方回诗原名《秋大热上七里滩》。

(13) 东坡诗无“岭南呼虾蟆为蛤”之注。按此说最早见于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有乡墅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自注：“蛤即虾蟆。”明杨慎《升庵集》卷八十一“吠蛤”条：“东坡《岭南》诗有云：稻凉初吠蛤，柳老半书虫。注：不知蛤为何物。近览《岭表录异》云：唐林蔼为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闻田中有蛤鸣。原注：岭南呼虾蟆为蛤。”后遂讹为东坡诗注之语。

(14) 《周礼·冬官·考工记》“螾衍”，《经典释文》：“羊忍反，下如字。《尔雅》云：螾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案此虫能两头行，是却行。刘云：或作衍蚓。衍，音延，今曲蟮也。”

(15) 按，此处引述有误。仲殊出家前曾遭妻投毒，食蜜而解，与“豆腐”二句无涉。

卷五

花押

名下著字，草书如符，曰花押。按，李肇《国史补》：“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岳亦斋《桯史》谓画押晋已有之，然无可考。《南史》：“齐高帝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己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北齐书·后主纪》：“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北史》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花字即花押。黄长睿《东观余论》云：“唐人一书中云，文皇帝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后人遂以草名为花押，韦陟五朵云是也。”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或不书己名而别作形模，非也。”又周密《癸辛杂识》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前辈简帖，皆前面书名，其后押字，即以代名，不复书名也。近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才百余年耳。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今之押字，多不书名，有如黄伯思所呵也。刘克庄诗：“花押常衙少，柑香昼坐多。”《演繁露》作“花书”。

疏头

僧道表文谓之疏头，见王符《潜夫论》：“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人画采，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

拜表

道士伏坛读疏曰拜表。二字见李密《陈情表》末云：“谨拜表以闻。”蔡邕《独断》：“表者，不（襦）〔需〕头上言‘臣某’，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

方丈

释家有方丈之称。按，王简栖《头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李善注：“堵长一丈，高一丈。回环一堵为方丈。”犹《记》所云“环堵”也。宋僧道诚《释氏要览》云：“方丈，寺院之正寝。唐显庆中，融州黄水令王玄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维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遗址叠石为之，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十笏，故云方丈室。”亦见《法苑珠林》。沈忠柱注徐陵《双林寺碑》，引王玄策事，谓读此碑，唐之前已有方丈之称，忘却《头陀碑》矣。

田莊

佃人所居曰田莊屋。按，《通鉴》：“唐置莊宅使。”史炤释文：“田舍也。”胡三省注：“盖田屋外舍之事，今俗作庄。”考《五音集韵》：“庄，音彭，平也。”

都啚　鱼鳞册

田亩有几都几啚之分，亭林《日知录》引《嘉定县志》，以“啚”为“图”之省文，即里也。古者邦邑每里册首一图，故不

曰“里”而曰“啚”。又引《萧山志》谓改“里”为“图”，自元始。思按，《说文》：啚，音鄙，“啬也”。今书啚吝字从“阜”作“鄙”。谢少连《歙县志》谓即子产“都鄙”之遗制，赵宦光《长笺》亦云然，亭林非之。然册首之图，实不起于元代。《宋史·袁燮传》“为江阴尉，常平使属当赈灾，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道路、山水，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披图可立决”云云。则南宋始行之。　里书有册，曰鱼鳞册，见《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量度田亩，次以字号编类为册，状如鱼鳞相次，号曰鱼鳞图册。”

白地

空地待种曰白地。骤起家者，有“白地开花”之称。按乐天《简简吟》：“不肯迷头白地藏。”东坡《答赵郎中》诗：“恰似西施藏白地。”卢熊《府志》引《中兴系年要录》：“给事中贺允宗奏乞以官荒间白地为牧马寨地。”《辍耕录》载金方所诗：“两观番成白地皮。”

钱粮

完纳官课皆以银而谓之钱粮，盖沿旧称。考《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则其余尚皆以钱可知。又考唐以前通用钱，至韩退之奏状始言“五岭买卖一以银”。金时，铸银有“承安元宝”，每两折钱二贯，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钱几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上下用银之始。

生口

驴马曰生口，见《魏志·王昶传》注“任嘏常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云云。若《汉书》所云，生口乃军中生擒人口也。

古董

旧玩器曰古董。东坡《仇池笔记》作骨董，引陆道士诗“投醪骨董羹”，谓饮食杂烹之名也。明镏绩《霏雪录》云：“古董，东坡作骨董，晦庵作汩董。”方密之《通雅》云：“骨董之‘骨’当作‘匼’，见《说文》，音忽，古器也。” 不合时宜者目曰古董，以其过时也。

套杯

酒杯大小十枚一副，曰套杯，见丁度《集韵》。凡物重沓者为套，今之沓杯为套杯。按，《广韵》作套，取长、大，会意。今呼外衣曰外套，盖亦重沓之意。《古今诗话》：“刁约《使契丹》诗曰：‘饯行三匹制。’”阮葵生云：匹制即今套杯。 《正字通》载方语云：“不受人笼络者曰不落套，简略时趋者曰脱套。”

筹马

摴博以物記数，曰筹马，盖本射者所用。《乡射礼》：“箭筹八十。”郑注：“筹，算也。”《投壶记》：“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

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又云：“马各直其算。”陈祥道《礼书》云：“汉人格五之法，有功马、散马，皆刻马象而植焉。”郑氏释“火币献禽”谓：“旌币争禽而不审者，罚以假马。投壶之马盖亦如此。”今俗不刻马而名以马，相沿不觉矣。

十番

吴梅村《望江南》词：“十反粗细听人多。”“反”音“翻”。谨案，《御制诗》注：“什榜，蒙古乐名。”今俗所谓十番，或因此。杨万里诗有“全蕃长笛横腰鼓，一曲春风出塞声”之句，盖乐名“番”本塞外语而传讹耳。其器则笳、管、筝、琶、弦、阮、火不思之类[1]。谓之什者，乐器有十种。梅村词共十首，多用方言，如“弦索应云锣”、“小吃砌宣窑”、“兰蕙伏盆芽”皆是。

骨牌

《正字通》云：“牙牌，今戏具也。俗传宣和二年所设，高宗时诏颁行天下，谓之骨牌。如博塞、格五之类。”今俗则竹者亦号骨牌矣。

骰子

博具有骰子，其名亦旧。《广韵》“骰”字注：“骰子，博陆采具，出《声谱》。”温飞卿词：“玲珑骰子安红豆。”程大昌《撙蒲经略》云：“博骰本以木为质，唐世镂（木）〔骨〕为窍，杂以朱墨。”[2]冯鉴《续事始》云：“陈思王制双陆局，置骰子二。唐末有叶子之戏，遂加至六。”李洞诗：“六赤重新掷印成。”至今沿之。骰亦作投，以其可投掷

也。《唐志》：“李郃有《骰子选格》。”《戒庵漫笔》：“顾璪知许州，地中掘得窑烧骰子一窑，约两三石。”《七修类稿》：“有某宦筑魏州城，得窑烧骰子数斗，或谓即子建所埋以传于人间也。”

叶子　马吊

欧阳公《归田录》云：“叶子格者，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有姓叶号子青者撰此格，因以为名。非也。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名之耳。”宋辕文《笔记》谓：“叶子二字，坼（其）〔叶〕字上半，乃‘廿世’字，下‘木’字，凑‘子’字作‘李’字，为有唐二十帝之谶。”姚平山引《品外集》云“唐同昌公主会韦氏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之戏”，姚云叶子如今之酒牌酒令。郭氏《书目》有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编《金叶子格》。马氏《经籍考》有《叶子格戏》。晁氏《读书志》云：“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又有马吊之名。陈确庵《顽潭诗话》谓即“戳戏”，“始明万历中年，崇祯间尤甚。京师搢绅入朝归，袍笏未除，毯列已具”。同时王石隐、盛圣传皆有诗纪之。按，戳戏创于常熟冯犹龙，吾邑为之尤甚。百老用献，千生用闯。亡何，有闯、献二贼之祸。王石隐有《戳谶谣》。“戳”字见《篇海》，敕角切，枪戳也。

升官图

局戏有升官图，以骰子掷之，幺为赃，绯为德，六为财，二三五为功。相传前明倪鸿宝所造。按，即唐时所谓彩选。王逢原有《彩选》诗。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赵明远有《彩选格》，见沈作喆《寓简》。房千里《骰子选格序》颇详。王阮亭谓彩选始唐李郃，宋尹师鲁踵而为之。刘贡父又取西汉官秩为之，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宋时又有《选仙图》，王珪《宫词》云：“尽日窗间赌选仙，小娃争觅列盆钱。上筹

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亦彩选类也。

着衣镜

富家厅堂置大镜曰着衣镜。案，《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有着衣大镜。”是平等人不得用。庾子山《镜赋》云：“梳头新罢照着衣。”此一镜两用也。

灯笼

灯笼，见《宋书·武帝纪》：“留葛灯笼、麻绳于阴室。”《南史·本纪》云：“壁上挂葛灯笼。”东坡《夜过舒尧文》诗：“蜡纸灯笼晃云母。”山谷《答黄冕仲》诗：“夜堂朱墨小灯笼。”

脚钱　毛钱

《旧唐书·裴耀卿传》：“充转运使，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又，《齐澣传》：“岁减脚钱数十万。”盖谓脚力价也。俗谓送礼物力钱曰脚钱，亦有出。　小钱曰毛钱，见《宋史·高宗纪》：“建炎十三年，毁私铸毛钱。”

浴盆

《逸周书·王会解》：“堂后东北为赤帑焉，浴盆在其中。”“浴盆”字见此。

镟子

锡盘盛食曰镟子。见戴侗《六书故》：“镟，温器也，旋之汤中以温酒。或曰今之铜锡盘为镟，取旋转为用也。”按，《说文》“镟”训圜炉。盖即今所谓铴锣。

等子

市井间谓秤银具曰戥子。按字书无“戥”字。《西湖志余》载宋高宗金等子事。王阮亭诗“汴上已亡金等子”，用此。明张靖之《方州杂录》记僾逮即眼镜云“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中等子匣”云云。是当作等，取有差等之意。

算盘

宋冯鉴《续事始》云：“黄帝使隶首作算数，得下筹之法。周公作《九章》，详明算法，而制算盘之始。”案，古谓之算子，以铁为之，见《清异录》。

眼镜

《庶物异名疏》：“碍礙，今俗谓之眼镜是也。”案，钱虞山诗：“西洋眼镜规璧圆，玻璨为质象绋缘。”

匾担

《传灯录》：“北宗门人忽朗澄为匾担山晓了禅师撰塔碑。”“匾担”二字见此。

扇坠

《钱塘遗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持一扇，有玉孩儿扇坠。”今呼“坠”作“滞”音。

掌扇

官府舆及神座后有掌扇，盖以像人掌形名之。案，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人呼乘舆所用扇为掌扇，殊无义，盖障扇之讹。江夏王义恭奏草诸侯制度‘不得用雉扇’是也。”蔡嶷词：“扇开仙掌。”误也。

莓菉竹

《苏州府志·物产》云：“姜华雨莓菉竹，与嘉兴王二漆竹齐名。”一作麋绿竹。麋，通“眉”，俗呼“眉”如“梅”字音。

桃丝竹

俗有桃丝竹扇。案，胡三省《通鉴注》：“桃竹，桃枝竹也。”胡

仔《渔隐丛话》云："桃竹叶如樱，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岭外人多种之。"是桃丝为桃枝之误。盖以竹有纹如白丝也。太白《酬宇文少府赠桃竹书筒》诗云："桃竹书筒绮绣文。"

揽兜

捞鱼具曰揽兜，见章黼《韵学集成》："鸽揽，网也，俗云揽兜。"音"海"平声。

绰板

节曲板曰绰板。案，当为拍板。《合璧事类》云："晋魏之代有宋识善击节，以拍板代之。"此拍板之始。

茶船

富贵家茶杯用托子，曰茶船。见李济翁《资暇录》，云："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大奇之。话于宾友，人人以为便。于是侍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或谓贞元初，青州青郫油绘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楪，为托子之始。非也。"思按，名之曰船，盖本《周礼·司尊彝》"六彝皆有舟"之文，郑注："舟，尊下台也。"

铁马

檐前悬铁马始于隋炀帝。《南部烟花记》云：“临池观竹，既枯，隋后每思其响，夜不能寐。炀帝为作薄玉龙数十枚，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因风相击，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以竹骏代。今俗则以烧料谓之铁马，以如马被甲作战斗形，且有声也。”杨升庵《外集》云：“古人殿阁檐棱间有风琴、风筝，因风动成音，自谐宫商。”元微之诗：“鸟啄风筝碎珠玉。”高骈有《夜听风筝》诗。僧齐己及王半山皆有咏风琴诗。此乃檐下铁马也。今人名纸鸢曰风筝，非也。真西山云：“风筝，檐铃。俗呼风马儿。”

图书

都元敬《铁网珊瑚》云：“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图书，惟以识图画书籍，其他则否。今人私刻印章，概以图书呼之，误矣。”

蒲鞋

五代刘章有《蒲鞋》诗，见《丹铅新录》，“蒲鞋”字见此。张南郭《张溥传》：“奴仆私骂曰：‘蹋蒲鞋儿何能为？’以其婢出也。”

烙铁　熨斗

熨衣器有柄者曰烙铁，见《苏州府志》：“洪武初，陈宁知苏州，征赋苛急，令左右烧铁，烙人肌肤，号‘陈烙铁’。”　熨斗，见《淮南子》：“熨斗生乎炮烙。”(3)

钵头

瓦器有钵头，见张祜《容儿钵头》诗：“两边角子羊门里，犹学容儿弄钵头。”[(4)]

竹节

庾子山《步虚词》：“成丹须竹节。”二字见此。亦可作“栉”。五代黄台诗：“笋栉高簪玳瑁斑。”又作“疖”。皮日休《二游》诗：“榻共松疮疖。”

甑甎

张揖《博雅》云：“瓴甋，甑甎也。”亦见《玉篇》。服虔《通俗文》云：“狭长者谓之甑甎。”《汉书·尹赏传》注作“甑甓”。

筒瓦

宋周越《书苑》云：“近有长安民献羽阳宫瓦十余枚，若今人筒瓦然。”“筒瓦”二字见此。

黐胶

《广韵》：“黐，音摛。黐胶所以黏鸟。”“黐胶”字见此。　又，“

𩞁”注：“音摘，又音革，黏也。”俗谓黏物曰𩞁，音如“得”，当为此字。

裙裥

梁简文帝诗“罗裙宜细裥”。《玉篇》：“裙幅相厕曰裥。”俗有裙裥、折裥之称，本此。吴梅村《江南好》词：“百裥细裙金线柳。”

被头

被曰被头，见韩偓诗：“被头不暖空沾泪。”

被囊

《晋书·惠帝纪》：“侍中黄门，被囊中私赍钱三千。”“被囊”见此。

芦蔍

芦席，一曰芦蔍。按，《梁书》：“太中大夫王敬允卒，遗命‘一芦蔍藉下，一枚覆上’。”

戒指　手镯　翠臂

妇女喜带戒指，男子渐亦效之。或金，或玉，或玛瑙、蜜蜡、翡翠。按，卫宏《汉旧仪》：“宫人御幸，赐银指环，令数环计月也。”许慎《五经要义》云：“古者妃妾当御，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进著右手，退著左手。”亦见郑氏《诗笺》。又，《晋书·西戎传》：“大宛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则戒指乃以幸女子者。《广韵》引《续汉书》曰：“孙程十九人立顺帝，各赐金钏指环。”男子带戒指盖始于此。俗亦呼“手记”。陆氏伸以为康成《诗笺》有云“事无大小，记以成法”，故名。　《正字通》“钏”注：“古男女同用。”案，今惟女饰有之，云男女同用，未知何据。俗谓女子所带曰手镯，见《事物绀珠》。钏，手镯，桀以金玉为之。男子所带则曰翠臂。考《元氏掖庭记》：“元静懿皇后，旦日人献翠腕阑。”注：“手镯类。”翠臂殆即翠腕之义。

朱松邻

妇女簪钗有名朱松邻者。初不解，后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云即以创始之人为名。按，松邻名鹤，嘉定人，曾以竹刻簪钗等物。宋荔裳《竹罂草堂歌》注云：“嘐城朱松邻、白门濮仲谦，皆以竹器擅名。”《嘉定志》：“明邑人朱松邻善竹刻。其子小松、孙三松益精其技。”按，小松名缨，三松名稚徵，亦见王氏《随笔》。

花铃子

棉花未开时谓之铃子。按，沈括《补笔谈》“零陵香，本名蕙，又名薰，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云云。今俗多以之称棉花。

捲荷

荷叶未舒曰捲荷。见《老学庵笔记》，云："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名。""卷"即"捲"字。

冷泽　音零铎

屋木悬冰如箸曰冷泽。案，《五音集韵》"冷"字注："又音零，吴人谓结冰曰冷泽。"亦见黄氏《韵会》。

蛘子　乌蟹虫

米中小黑虫曰蛘子，大者曰乌蟹虫。案，《尔雅·释虫》作"蛘"，郭注："今谷中小黑虫是也，建平人呼为蛘子。"亡婢切。《广韵》亦从此音。《唐韵》、《集韵》皆音养。陆德明《释文》云："蛘，本或作芊。"《字林》作"蛘"，弋丈反。蟹，见《广韵》，注云："米中黑虫。"音加。

蚊子

吴融《平望蚊子》诗："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谓蚊曰蚊子，见此。平望，吴江巨镇也。

蛓毛虫

夏秋间有毛虫，食树叶，曰蛓毛虫。蛓音刺。《尔雅》：“蛸毛蠹。”邢疏引《说文》云：“‘蛓毛虫。’今俗呼为毛蛓。《楚词》‘蛓缘兮我裳’是也。”鸟有蛓毛鹰，以食此虫得名。沈懋嘉《秋鸟诗》注以为日本国所产，大者名蛓毛鹰，亦曰鸛鵯，中者花鸡，小者钻篱。

偷瓜盗

旧《苏府志》“刺猬”注云：“俗名偷瓜窅。”按，“窅”当为“盗”字之讹。盗，音血，凿穴居也。以其好窃瓜，常负以入穴，故名。窅，音杳，目深貌。

螭虎

衣饰、器皿绘画龙像，呼曰螭虎。按，蔡邕《独断》：“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卫宏《汉旧仪》云：“秦以前用金玉朱印，龙虎纽。”《正字通》云：“或龙或虎为纽，非谓螭虎一物也。今俗连‘螭’读，误合为一物”云云。则以龙曰螭虎，自明已然。

壁虎

陶弘景《本草》：“蝘蜓，吴人呼为壁虎。”案，《说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尔雅·释虫》则以蜥蜴、蜥蜴、蝘蜓、守宫为一物。邢昺疏云：“一物形状相类而四名也，亦作蠍虎。”东坡诗：“窗间守宫称蠍虎。”以此虫善啖蠍，故名。

壁蟢

《事物原始》云：“壁茧，蟢子也，一名壁蟢，作窠于门壁之上。”《山堂肆考》云：“壁钱虫，一名扁蟢。”

时里白

鱼有“时里白”之名。以夏有三时，鱼在时内出也。按陆放翁《避暑录》：“太湖白鱼冠天下。梅后十有五日入时，白鱼最盛，谓之时里白。”亦见《姑苏志》。

参条鱼

《正字通》“鲦”注云：“小白鱼，俗称鲦鱼。鲦音参。亦曰参条鱼，小而长，时浮水面，性好游，故名鲦。又音条。”(5)今俗呼“参”如“撺”。

鯗　白鯗

《本草》：“乌贼鱼，盐乾者名明鯗，淡干者名脯鯗。”今俗通名咸鯗。新者曰鲜鯗，即鳓鱼。《正字通》所谓“状如鲥鱼，干曰鳓鯗”也。考陆广微《吴地记》云：“吴王阖闾入海，会风浪，不得渡，粮绝，祷于天，见金色鱼逼而来，因取食。及归，思此鱼，所司曰‘已曝干矣’。索食之，味甚美。因书‘美’下‘魚’为‘鯗’字，读作‘想’，寓思想之意。”黄花鱼干者曰白鯗，见罗愿《尔雅翼》，云：“诸鱼乾者皆为鯗，美不及石首，故独得白之名，呼曰白鯗。若露风色变红则失味。”王右军《蕲茶帖》云：“石首鯗，食之消瓜成水。”按，石首，即黄花鱼。首中有骨似石，故名。杜诗“顿顿食黄鱼”，即此。张南郭《州志》作鳇鱼，非是。鲟鳇鱼，俗所谓著甲，即鳣鱼。著，音酌，陆玑《虫鱼疏》所

云“背上腹下皆有甲者”是也。

海蜇

《临淮新语》云：“水母，干者名海蜇，腹下有脚纷纭，名曰蜇花；鲜者一名海蛇，气最腥，为虫之所宅。虫者，虾也。”明章黼《韵学集成》“鞀”字注云：“柔皮，音浙，又曰水母也。”陈继儒《农田余话》以为此物正似柔皮状，或疑《岭表录异》谓之蛇痴驾反，音近作鰲。非是。《庶物异名疏》云：“俗名海舌。”

吐哺鱼　鰕虎

冯时可《雨航杂录》：“吐哺鱼，本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不似他鱼浮水也。”《镇洋志》作“土鲋，俗呼土步。”　《姑苏志》：“类土附而腮红若虎，善食鰕者，名鰕虎鱼。”鰕虎见此。

鲙残鱼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释宝志尝于台城对梁武帝食鲙，帝曰：‘朕不知其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云尔？’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今秣陵尚有鲙残鱼也。”按，《吴越春秋》：“句践保会稽，方斫鱼为鲙，闻吴兵，弃其余于江中，化而为鱼，犹作鲙形，故名鲙残，亦曰王余。”是此鱼不始志公也。《博物志》：“孙权曾（以）〔江〕行，食鲙有余，弃于中流，化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长数寸，大如筋，尚类鲙形。”皮日休诗：“分明数得鲙残鱼。”

鱼秧

养鱼者种自江滩，买置池塘，以豆汁饲之，谓之鱼秧。按，叶梦得《避暑录话》：“浙东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所）〔取〕种江外，长不过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细切（烟）草为食，如饲蚕，谓之鱼苗。”陆深《豫章漫抄》云：“鱼苗，或曰鱼秧。”南郭《州志》作“鱼鮐”。“鮐”当为“秧”之误。

麦末

炒麦磨粉曰麦末，见许叔重《说文》“面”字注：“麦末也。”按，《类篇》有“𥻆”字，音末，“舂米碎也。”是亦可作“𥻆”。

炒米

《南史·陈武帝纪》：“齐所据城中无水，或炒米食之。”

豆沙

饼饵馅以赤豆末、红糖炒之，曰豆沙。见范石湖《祭灶》诗：“豆沙甘松粉饵圆。”

盐豆

陆放翁诗：“盐豆数粒粥一盂。”“盐豆”字亦有出。

乳腐

《唐国史补》：“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以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乳腐”字见此。

---

(1) 见《御制诗集》三集卷八《什榜》诗注。

(2)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投五木琼㮣玖骰”条载：“《御览》载繁钦《威仪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闲居，操㮣弄棋，文局摴蒱，言不及义，胜负是图。注云：㮣，瞿营反，博子也。㮣之读与琼同，其字仍自从木。知其初制本以木为质也，唐世则镂骨为窍，朱墨杂涂。”

(3) 《淮南子·齐俗》：“炮烙生乎热升。”热升即熨斗。

(4) 按，此处作者释词有误。张祜诗中“弄钵头”是唐代戏弄节目名称，与陶器钵头无涉。

(5) 鲦，《集韵》有“田聊”、“夷周”二切。

卷六

老酒

黄酒曰老酒。按，范石湖诗："扶头老酒中。"自注："老酒，数年陈酒也，南人珍之。"是"老"即"陈"字之意。苏子由《求黄家紫竹杖》诗云："老酒仍烦为开瓮。"今不论新陈，黄酒通呼老酒矣。

烧酒　酒脚　糟油　郁金香

徐文长《路史》谓："元暹罗国始造烧酒。"方密之《物理小识》亦云："元时始创烧酒之法，名阿剌吉。"又引《饮膳正要》云："葡萄烧酒，出哈嗽火者最烈。"按，乐天诗："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诗："自到成都烧酒熟。"是唐时已有其名。盖即黄酒之煎过者。今所谓煮酒，非世俗所行烧酒也。方氏又引宋其武说云酒酿脚十斤，加曲二斤"以罐蒙纱，入糟埕中。从春过夏，取出，在罐中者即为糟油。"今吾乡糟油称独绝，他处仿之，终不逮也。"酒脚"字见此，亦俗称也。烧酒中有名郁金香者，盖取太白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之语。《诗》"黄流"注："酿秬黍为酒，筑郁金，煮而和之。"按，郁金，草，出西域大秦、扶南、罽宾等国。见《魏略》及《梁书·扶南国传》、《唐书·西域传》。鱼豢云："其香十二叶，为百草之英。"

发酵

萧子显《齐书》"起面饼"注："发酵也。"《正字通》云："以酒母

起面曰发酵。”酵，音教，今转为“告”。韦巨源《食单》有“婆罗门轻高面”。《正字通》曰：“今俗笼蒸馒头发酵浮起者是也。”

赤米　赤，呼为“察”

秈米曰赤米。见《国语》：“大夫种曰：‘今吴大荒荐饥，市无赤米。’”注云：“赤米，米之奸者，今尚无有。”

肚羹

细切猪肚，加以野菜，谓之肚羹。见王定国《清虚杂著》，梁焘与司马康在执政前证邢恕论蔡确语言，康曰：“时饥，贪食肚羹，不听得。”

骆驼蹄

《姑苏志》“饮馔之属”有骆驼蹄。注云：“蒸面为之，其形如驼蹄。”重阳节物，今俗于端午节卖之。《姑苏志·风俗》云：“重九用面裹肉炊之，曰重阳糕，一曰骆驼蹄。”今俗分为二物。

孛娄　孛，音如“泼”

糯谷爆花名孛娄，见《吴郡》、《姑苏》二志。张司直寅《太仓志》因之，范《志》云：“亦曰米花。”按，李戒庵《漫笔》有《米花》诗。东入吴城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

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髻斜。《姑苏志》云：“又曰卜流，言卜流年也。”

茶食

干点心曰茶食。见宇文懋昭《金志》：“婿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又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周煇《北辕录》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

点心　馒头　馄饨　包子

小食曰点心。见吴曾《漫录》：“唐郑傪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谓其弟曰：‘治装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俄而，女仆请备夫人点心。俄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周煇《北辕录》云：“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又，《癸辛杂识》：“赵温叔丞相善啖，阜陵谓曰：‘我欲作小点心相请。’”俗语“小点心”，亦有出。点心中有馒头、馄饨、包子等。高承《事物纪原》云：“诸葛亮渡泸，以面作人首形祭神，因号‘馒头’，取欺谩之义。”程大昌《演繁露》云：“馄饨，出于虏中混氏屯氏，故名。”案，《太平御览》引《方言》：“饼，或谓之馄。”是其名已久。《食物志》云：“或作混沌，象其圜形。”包子，见王（楙）〔栐〕《燕翼诒谋录》：“仁宗诞日，赐包子。”

中饭

《长白漫笔》云：“俗谓午餐曰中饭。”见权德舆诗：“山僧相劝期中饭。”

吃素　荤素

断鱼肉曰吃素。按，当云素食。《汉书·霍光传》：“昌邑王居道上，不素食。”注云：“菜食，无肉也。”又，《王莽传》：“每逢水旱辄素食，太后诏云：‘今秋幸熟，公宜以时食肉。’”盖“素”有“空”义，犹《王制》所谓“徒食”也。云“吃素”，是亦可谓之“食徒”乎？　俗以蔬菜曰素，鱼肉曰荤，亦非。《说文》“荤”注：“臭菜。”徐锴云：“通谓芸台、椿、韭、葱、蒜、阿魏之属。”芸台，即油菜，《本草》作芸薹，一名薹菜。阿魏，香药名。《玉篇》：“荤叶所以辟凶邪。”《士相见礼》“夜膳荤”注：“荤，辛物，食之止卧。”《玉藻》“荤桃茢”注：“荤者，姜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于食焄”与荤同。杨倞注：“葱韭之属。”罗愿《尔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茖葱为五荤。茖，音恪，山葱。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为五荤。”俗以朱子注“齐必变食”有“不饮酒，不茹荤”之文，六字见《庄子·人间世》篇，颜子语也。遂以鱼肉为荤而戒之，谬已！然魏鹤山《周礼折衷》云：“荤，本只姜、桂、韭、薤之类，今人却以为荤腥。犹国有故，则天子素服减膳，今却又有素食之说。”戴埴《鼠璞》云：“程、苏二公，当致斋日，厨人禀造食荤素，程令办素，苏令办荤。”华亭宋辕文《笔记》云：“黄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遂不免食荤。”则是时已以鱼肉为荤。盖以《管子·轻重篇》“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荤”与“臊”属，因致讹。《旧唐书·李辅国传》亦云：“不茹荤血，常为僧行。”《周礼》：“王日一举，齐则日三举。”举者，杀牲盛馔也，未闻齐戒有不食之说。梁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刘勰并请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但供蔬果。盖齐忌鱼肉，始于梁武。《玉藻》：“卯日稷食菜羹。”惟忌日乃然。

白饭

无肴吃饭曰白饭。见少陵《入奏行》：“与奴白饭马青刍。”东坡诗：“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若作“白粲”，则为尊贵之食，不应以饲奴隶。

扛醵　音具

合出钱饮酒曰扛醵。按，醵之名甚古。《礼器》“周礼其犹醵与”郑注：“合钱饮酒曰醵。”伏生胜《鸿范五行传》：“孟秋之月，令民畋醵。”《字书》：“横关对举曰扛。”盖扛物必须数人，故以为喻。

酒令

酒筵行令饮酒，曰酒令。案，《贾逵传》：“逵著《酒令》九篇。”是东汉已有之，至唐而盛。乐天诗：“醉翻襕衫抛小令。”刘贡父《诗话》云：“唐人饮酒，喜以令为罚。”

溲面

作饼饵，以水拌面曰溲面。见《集韵》“溲”字注：“溲面。”东坡《食冷淘》诗注：“取槐叶汁溲面作饼。”

擀面

以杖转面，曰擀面。见孙光宪《北梦琐言》：“王蜀时，有赵雄武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如数间屋，号“赵大饼”。”王渔洋云：“‘擀’字亦俚语也。”

泼水

弃去水曰泼水。东坡《雪后》诗用之：“但觉衾裯如泼水。”又，《答赵郎中》诗：“赵子吟诗如泼水。”又，《石炭》诗：“投泥泼水愈光明。”又，《和孔毅父久旱》诗：“可怜明月如泼水。”《玉篇》“泼”注：“弃水也。”《朱翁子传奇》有“泼水”事。

挺水

《南史》：“何远为武昌太守，以钱买井。不受者，挺水还之。”《侬渠录》云：“吴语有‘搬汤挺水’。”陆玑《诗疏》：“蜾蠃以虫入穴，挺泥封之。”《祥符图经》云：“挺泥作窠，或双或只。”

打水　打饭

欧阳公《归田录》云：“世俗言造舟车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从者执伞曰打伞，以〔尺〕丈量地曰打量。”吴曾《漫录》据《经典释文》“丁者，当也”，以为“‘打’字从‘丁’，以手当其事者也。故触于事者皆谓之‘打’。”今吾俗犹然。

使风

船行张帆曰使风，见温飞卿《西州词》：“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风。”东坡《陈季常见过》诗：“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

抢风

逆风行船曰抢风。见庾阐《扬都赋》：“艇子抢风，榜人逆浪。”吴任臣《字汇补》音“锵”去声，云：“吴楚谓帆上风曰抢，今舟人曰掉抢。”掉，音调。《崇明志》书作“戗”，非是。《玉篇》：“戗，古‘创’字。”

艄船

修船曰艄船。《正字通》云：“挽舟索曰䈎，本作纤，因其为挽舟具，故从念从舟作艄，音‘牵’去声。今辑理旧船读若‘念’者，有音无义，方俗语也。”案，宋元字书无“艄”字，惟宋濂《篇海》有之[1]，注：“奴店切，艄船。”是其言起于元明间。

放船

解缆开船曰放船。按，《世说》：“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放船纵横。”杜诗“落日放船好”本此。

起屋

王凤洲答慎侍御问王维诗“还从物外起田园”，云：“‘起’字即俗

语‘起屋’所自始。”其说非也。《汉书》屡用“起”字。《郊祀志》：“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火，用胜服之。”《地理志》：“太华山有集灵宫，武帝起。”《武帝纪》：“二年春，起建章宫。”《明帝纪》：“诏无起陵寝。”霍光、张安世、张汤传，并有“起冢、祠堂”之文。《杨恽传》：“家居，治产业，起室宅。”《原涉传》：“大治起冢舍。”《陈汤传》：“渭陵不复徙民起邑。”又云：“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又云：“果起昌陵邑。”王夫人、悼后传：“皆改葬，起园邑。”《吴志·陈表传》亦云：“太子登为起屋宅。”《晋·虞博传》：“时祭酒求更起屋行。”《周书·司马裔传》：“诏为起祠堂。”是“起”字之来甚典。《三辅故事》：“始皇葬骊山，起高坟五十丈。”洪氏《隶释》载熹平元年《吴仲山碑》有云：“不能起楼高殿，崧窗同观菜色。”庾子山《长孙俭碑》：“于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楼。”徐孝穆《杂曲》：“为谁新起凤凰楼？”又，双林寺《傅大士碑》：“一分舍利起塔于冢，一分舍利起塔在山。”皆是也。王建诗亦云：“妾家高楼连苑起。”《法苑珠林》：“八王请分，还国起塔。”

筛锣

赵彦卫《云麓漫抄》云：“中原人以击锣为筛锣，东南人亦有言之者。”今俗，连声敲锣曰筛锣。

擂鼓

《宋史·礼志》：“打毬，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杨升庵《丹铅录》引岑参《凯歌》“鸣笳擂鼓拥回车”，以为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擂鼓，当用此字。今本作“叠鼓”，非。

哺鸡

老母鸡抱鸡子曰哺鸡，业此者曰哺坊。按，当作“菢”。《广韵》“菢”注：“鸟伏卵也。”通作“抱”。太白《求白鹇》诗序：“盖是家鸡所伏。”是亦可云“伏”。哺，则为口中嚼食以饲之。《姑苏志》载“哺鸡笋”，所谓蔓延如鸡哺子也。

蚕上山

蚕三眠后，吐丝箔上，曰上山。按，朱国祯《涌幢小品》云：“作茧，以柴帚，登蚕其上，曰上山。”盖取其向高之义。

白墡

粉垩木器曰白墡。按，卢氏熊《苏府志》引《祥符图经》云：“阳山产白墡，亦名白墡岭。可圬镘，洁白如粉。”《佛国记》：“普贤山，一名白墡山。即灵鹫山也。”《清异录》：“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土。”《广韵》“墡”注：“白土也。”

撩浅

开河不竭水而以器捞坭曰撩浅。见《五代会要》：“吴越置都水营田，使募卒为都，号曰撩浅。”

回残

买物用过，仍卖店中，谓之回残。二字见《旧唐书·王毛仲

传》：“管闲廄刍粟之类，每岁回残，常致万斛。”又，《新唐书·食货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仓本钱。”俗读“残”如“藏”，音之转也。

放债　利息

《史·货殖传》：“吴楚七国反，长安列侯当从军者欲贷子钱，子钱家莫肯出贷，惟无盐氏捐金出贷，其息十之。”此今放债之始。《汉书·谷永传》：“为人起责，债同。分利受谢。”小颜注：“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本。《宋书·顾觊之传》：“三子绰，多以私财出放。”利息之义，见《周官·泉府》：“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郑众注：“贷者，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正字通》：“俗称贷于人，还母钱加子曰息。”

冷债　京债

久远之债曰冷债。见东坡《艾子杂说》：“艾子答魏安厘王云：‘近日却告得孟尝君处借得冯驩来索得几文冷债，是以饶足也。’”选官到京，重利借贷，谓之京债。见《旧唐书·武宗纪》：“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预借料钱到任扣还之例。”

加一　三分钱

重利大斗斛有加一之名。见杜征南《左传注》：“晏子云：‘陈氏

三量，皆登一焉，量乃大矣。’”杜云：“登，加也。加一谓加旧量之一也。”官利以三分息为止，俗谓之三分钱，见《元·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诏民间贷息以三分钱为率，著为令。若宋《青苗条例》所云，比元请价钱，不得过三分。如一户请过一贯文，送纳见钱不得过一贯三百文。”此则今所谓加三利息矣。

断屠

官禁杀牲曰断屠。见《隋·文帝纪》：“仁寿三年，诏云：‘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断屠。’”又，《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断屠三日。”《事物纪原》谓断屠起于唐高祖武德二年，非是。《唐会要》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是兼断钓也。

禁杀牛

《南史》：“梁傅昭性笃谨，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梁书·萧琛传》：“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是知牛之禁杀，自梁已然。

咬虱

得虱，置口中嚼之，其来已久。《汉书》：“王莽校尉韩威云：‘无异口中蚤虱。’”曹子建《论》亦云：“得虱者，莫不齫之齿牙，为害身者也。”又，《秦策》应侯告秦王已有“犹口中虱”之语。

蹔水　蹔𧻚

赤脚渡水曰蹔水。《广韵》“蹔”字注：“步渡水也，白衔切。”则当读如“监”平声。今呼如“爿”，声之转也。张寅《州志》有澧河。注云：“当作澁，音蒲鉴切。”宋景濂《篇海》有“𧻚”字，音炭，注：“蹔𧻚，不能行也。”按，《广韵》：“擊拨，宛转也。音槃滩。”《说文》：“槃擭，不正也。”今俗呼手足并行者曰蹔𧻚，音如“爿瘫”，疑当为擊拨。

淘米

淅米曰淘米。见老杜《示从孙济》诗：“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

米泔

淅米水曰米泔水。《说文》：“周谓潘曰泔。”《广韵》“泔”：“淅米汁也。”《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或谓以米汁浸之也。旧注以为“烹和之名”。

泥塑

《朱子语录》：“谢显道谓程明道如泥塑人。”俗谓痴钝者曰泥塑木雕，本此。《正字通》云：“今俗捏土肖鬼神貌曰㩦。”按，《广韵》“塑”注：“塑像也，出周公《梦书》。”“㩦”注：“捏土容，出《古

今奇字》。”二字音同，义相似。

箍桶

以篾束物曰箍，音孤，见《异字苑》。《广韵》引之。《朱子语录》：“大慈寺有箍桶者，精于《易》。程明道兄弟就质所疑，酬应如响。”《临淮新语》：“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村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

裁缝

成衣人曰裁缝。见《周官》郑注“内司服”：“宫中裁缝之长。”又，“缝人”：“主裁衣者。”“缝线”：“掌裁缝及所用之线。”梁江总《山水衲袍赋》云：“裁缝则万壑萦体。”杜《白丝行》：“裁缝灭尽针线迹。”太白《庐江主人妇》诗：“为客裁缝君自见。”盖本为裁剪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

裱褙

装潢曰裱褙。按，米南宫《画史》有“苏州褙工”之称。《姑苏志·风俗》：“以裱褙列之工作。”注云：“两京外惟吴中为得法。”东坡诗题有“观吴道子画，于鲜于子骏家装褙完好”云云。装褙，即裱褙也。陈眉公《一捧雪》杂剧有“汤裱褙”。《正字通》云：“装潢即今之裱褙。”《历代名画记》：“褚河南等监掌装背。”装背即裱褙也。

顾绣

刺绣称顾绣。案，前明松江府顾氏女善绣，因得名。华亭周茂源子纶撰门联，云："问文章似谈笺顾绣，换得钱无？"(2)二物皆松江土产。吴园次《韩绣行》云"泖水曾传顾氏娥"，指顾绣也。诗载徐钒《本事诗》。

剪绺　音柳

途中剪窃衣物曰剪绺。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徽州唐皋屡试不售。时有口号云：'经魁解元荷包里，争奈京师剪绺多。'"《说文》："丝十缕为绺。"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上有仙人长命绺。"

毕姻　联姻

婚娶曰毕姻。见郑文康《俗礼歌序》："予为膏儿毕姻。"盖即向子平婚嫁毕之意。俗作婢，非是。《博雅》："婢，母也。"初定亲曰联姻。《世说》："络秀曰：'若连姻贵族。'""连"、"联"同。

寿器

生时置棺曰寿器。见《后汉·梁商传》："及薨，帝赐以东园朱寿之器。"师古注："寿器，棺也，以朱饰之。"

---

(1) 篇海：原作"海篇"。

(2) 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二六载此联："论家世如阁帖官窑，可称旧

矣；问文章似谈笺顾绣，换得钱无？”

卷七

自在

适意曰自在。见《汉书·王嘉传》：“恣心自在。”《水经注》言温泉云：“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饮，多少自在。”案，二字本佛家语。《维摩经》云：“世王自在于民，法王自在于法。”又，“佛土清净，如自在天宫。”《本起经》云：“已免忧苦，存亡自在。”亦见《佛国记》。《瑜伽记》：“王过有十二，不得自在。”《婆娑论》：“罪人为狱卒阿旁所拘刺，不得自在，故名地狱。”《翻译名义》云：“梵语摩醯首罗，此云大自在。”杜诗：“江流大自在。”又，“自在娇莺恰恰啼”。

受用

适意亦曰受用。见《吴郡志·龚明之传》：“每自谓平日受用，惟一诚字。”又，《吕氏童蒙训》载程明道语云：“吾只是待人以诚，一生受用不尽。”

快活

喜乐曰快活。见《北齐书·和士开传》：“劝武成帝曰：‘一日快活敌千年。’”又，《五代史》：“桑维翰云：‘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刘昫、李愚罢相，百官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乐天诗：“谁知将相王侯外，别有优游快活人。”

开心

快活亦曰开心。见《颜氏家训》：“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唐书·刘知幾传》：“十二岁听讲《左氏》则心开。”《国史纂异》：“许敬宗曰：‘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太白《扶风豪士歌》：“开心写意君所知。”又，《送陈郎归衡阳序》：“朝心不开，莫发尽白。”又，《月下独酌》云：“酒酣心自开。”东坡《和陶》诗：“开心无良友。”与《马援传》所云“开心见诚”义少别。

作乐　音洛

《晋书·向秀传》：“始欲注庄周书，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自妨人作乐耳。’”“作乐”字见此。山谷诗：“举目尽妨人作乐。”《北齐》：“和士开劝武成王曰：‘宜及少壮，恣意作乐。’”

高兴

有兴致曰高兴。《世说》注引支氏《逍遥论》曰：“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卢照邻诗：“高兴复留人。”老杜诗尤数见。《北征》：“青云动高兴。”《寄张山人》：“高兴如笼鸟。”《寻范隐居》：“入门高兴发。”《九日曲江》：“晚来高兴尽。”又诗：“高兴潜有激。”又“高兴激荆衡”。皆是。

活泼

做人圆转曰活泼。见《五灯会元》：“无住禅师云：‘活泼泼地，平常自在，此心体毕竟不可得。’”《朱子语类》：“或问：‘“活泼泼地”是禅语否？’曰：‘不是禅语，是俗语。’”

缩朒

畏人曰缩朒。见《汉·五行志》：“王侯缩朒不任。”师古注：“退怯貌。”《玉篇》：“缩朒，不宽舒貌。”

落度　音铎

落落不管事曰落度。按，《宋书·五行志》：“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度”字正作入声。又，《三国〔志〕》：“杨仪语费祎曰：‘处世宁当落度如此？’”“度”字注无音，疑亦当入声。

糊涂

不谙事务曰糊涂。见《宋史·吕端传》：“太宗欲相之，或言端为人糊涂。太宗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今呼“涂”字作去声。孙奕《示儿编》读“糊涂”为“鹘突”，声之转也。解曰：“鹘，隼。突起、卤莽之状。”又，程明道《杂志》：“钱穆公决一滞狱，苏长公云：‘可谓霹雳手。’钱曰：‘安得霹雳手，仅免葫芦蹄。’”或作提，非。疑“葫芦”即“糊涂”之转。周亮工读“葫”为“鹘”，则“芦”当为“突”矣。

恨毒

《后汉·张奂传·赞》：“虽恨毒在心。”今恼恨曰恨毒。

厌烦

懒倦曰厌烦。黄山谷《放言》云：“从事常厌烦。”用《高士传》闵仲叔“我欲省烦，今更作烦”语意。

出息

称赞孩稚曰有出息。案，朱子所谓“取物于人，而出息以偿之”，谓利息也。详卷六。近人问官宰云：“每年出息若干？”至以之期望小儿，异矣。

懵懂

《西湖志余》载：“永嘉甄龙友不能对孝庙龙友之义，以为一时懵懂。”《正韵》：“懵懂，心乱也。”(1)懵亦作懞。宋翟耆〔年〕题米氏山水云：“善画无根树，能描懞懂山。”见《画鉴》。

乖觉　伶俐

子弟颖悟曰乖觉，或作乖角。按，退之诗：“亲朋顿乖角。”罗隐《焚书坑》诗：“祖龙算事浑乖角。”皆舛谬之谓，且“乖”字非所以称人。扬子《方言》：“凡小儿多诈而狡，或谓之姡姡。”音括。“乖”殆“姡”之转也。明周芝山《锡元亭闲话》云：“俗人不识字，

称人子弟曰乖、曰凶，则喜，其意盖以为美词耳，不知正相反。”又曰伶俐。按，字书无“俐”字。《广韵》“刎”字注：“刎利，使性人也。”刎音灵。丁谓书判官简尾云：立地机关子太乖[2]。似已以“乖”为乖巧。则非颖悟之谓。梅氏《字汇》云：“今俗谓黠慧者曰伶俐。”盖前明方言。

顽皮

小儿嬉戏曰顽皮。见《五代史·冯道传》：“自称顽皮老子。”[3]

倔强　强拗〇强音其两切

顽梗曰倔强。见《宋史·赵鼎传》：“鼎不附和议，桧曰：‘此老倔强犹昔。’”《汉·陆贾传》作“屈强”，云：“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注：“不柔服也。”《史记》作“屈彊”。　又，《朱子语类》：“王临川天资亦有拗强处。”《韵会》“拗”注：“拗戾，固相违也。”此今拗捩、强拗之所本。捩、戾通用。

两㪅　上音“两”，下“强”上声

事不停妥曰两㪅。见《广韵·三十六养》：“两㪅，力拒也。”《集韵》：“又体急皃。”今虫鱼半死，亦曰两㪅。

认真

尽力曰认真。见《元史·王克敬传》：“临事不认真，岂尽忠之道

乎？”

猥挼

状貌寒陋曰猥挼。见《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尚，形裁猥挼，蹙额皤腹。”一作腲腇，音猥馁，肥皃。

陇种

老惫曰陇种。见《荀子·议兵篇》：“陇种而退。”注：“遗失貌，如陇之种物然。”亦作龙钟。退之诗：“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董彦远注：“潦倒意。”苏鹗《演义》云：“龙钟谓不翘举，如鬣鬖、拉搭之类。”杨升庵云：“龙钟，竹名。见《广韵》。人老似竹，摇曳不自持，故曰龙钟。”思按，杜弼《为侯景檄梁》云“龙钟稚子”，则非独老人之称。《集韵》作儱偅，云：“不遇貌。”《埤苍》作蹿踵。《北史·李穆传》又作笼东：“宇文泰战败，敌兵追及，穆以鞭击泰曰：‘笼东军士，尔曹主安在？’”

撺掇　指唆

《韵会小补》云：“诱人为恶曰窜。平声。”俗曰“撺掇”，《正字通》亦云然。按《集韵》“窜”、“撺”二字俱注“又七丸切”。“窜”注“入穴”；“撺”注“掷也”。今读作平声，亦有本。撺掇亦曰指唆，指音如主。《正字通》：俗云“使唆”(4)。即指唆之意。

尷尬

事可疑曰尷尬。按，当作“尷尬”。《说文》“尬”注：“尷尬，行不正也。”从“尐”音。注：“曲胫也。”《广韵》：“尷，同尷。”《正字通》以“尷”为俗“尷”字。

斫丧

耗散精神曰斫丧。按，《左传》“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云云。今呼斫如作，音近致讹也。《唐书·杨复恭传》亦云：“斫丧天下。”

主张

主张二字，始于《庄子》：“孰主张是？”微之《授王播同平章事制》：“不有主张，孰能勘济？”退之《送穷文》：“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朱子诗：“茫茫宇宙内，此柄孰主张？”皆本之。《宋史·徐中行传》：“子庭筠曰：‘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

子细　俗作“仔细”，非。仔，任也。一音咨

小心临事曰子细。见《北史·源思礼传》：“为政当举大纲，何必太子细也。”杜诗：“醉把茱萸子细看。”(5)又，《观李固山水图》云：“野桥分子细。”

离经

不在伦理曰离经。按，《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注：“言离绝经书之句读。”俗盖以经为常，离其常则可异也。

侅事　侅，音该

扬子《方言》：“非常曰侅事。”今吾俗犹然。《说文》：“奇侅，非常也。”

随喜

佛寺游玩曰随喜。见龙树《十住论》：“礼拜十方诸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案，徐孝穆《双林寺傅大士碑》云：“僧皓法师见书随喜。”又，《与智顗书》云：“极相随喜。”是为欢喜之意。老杜《望兜率寺》诗：“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此与今所谓随喜意同。

撞席

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士子有用《中论》中式者，后相竞用之。时为语曰：‘主司好请客，徐幹偶撞席。只好这一遭，后会难再得。’”时以言不对题者为请客文章。俗谓不速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盖言突如其来也。

请安

问候曰请安。见《左氏传》：“使宰献而请安。”本言齐侯自请安适，不在坐饮酒也。今以为请问安好之意。

贺喜

吉事相庆曰贺喜。见史游《急就章》“偏吕张，鲁贺喜”。师古注：“言有喜而可贺也。”《焦氏易林》：“贺喜从福，日利蕃息。”

做媒人

宋子虚名无，元初人。《唫呓集·咏田山叟》云：“潜将灵药私官婢，更做媒人嫁薛昭。”“做媒人”字见此。田山叟，即申天师。

白蚂蚁

惯说合成交者曰白蚂蚁。案，此蚁出粤中，能入箱箧食银，遗矢雪白，溶化犹可成银。以此种人善赚银钱，故以名之。

剃头　剃面

削发曰剃头。见元微之《赠卢头陀》诗：“剃尽心花始剃头。”剃，《说文》作“鬄”，注云：“大人曰髡，小儿曰鬄，尽及身毛曰鬄。”康成

《周官·薙氏》注：“薙，读如鬄小儿头之鬄。”《管子》：“屠牛长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发。”“剃发”二字始见此。《颜氏家训》有“熏衣剃面”之语，盖是时不剃发，只修饰其面。今妇人则曰剃面。

出恭

如厕曰出恭。吕蓝玉《言鲭》谓“出于恭敬之外”。是前明已有此语。明人撰《西游传奇》，“出恭”字凡两见。毛西河以《西游记传奇》为元时丘长春所撰。钱竹汀先生以为丘真人。《西游记》在《道藏》内，非即今所行之书。

小便　撒尿

溲溺曰小便。见《汉·张安世传》：“郎有醉，小便殿上。”《后汉·甘始传》：“方士或饮小便。”嵇中散《绝交书》：“每常小便而忍不起。”杜征南注《左传》“将私焉”及“夷射姑旋焉”，并云：“小便也。”《晋语》：“少溲于豕牢。”韦昭注：“小便也。”《吕览》：“肉之美者……旄象之约。”高诱注：“约，要道，小便处。”《南史·谢幾卿传》：“小遗，沾令史。”注云：“即俗言小便也。”小遗，见《汉·东方朔传》。《圆觉经》云：“咀涕浓血，精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杂宝藏经》云：“梵志大小便利于石上，有雌鹿来舐，即便有身，生一女子。”○俗亦曰撒尿。《说文》作“屎”，从尾省。注云：“人小便也。”“鸟”去声。今呼作“势”平声者，盖呼“水”作“势”上声，因以“尸”下“水”为“舒”字音。

屎恶　去声

《汉书·昌邑王传》：“梦青蝇矢积西阶东，以问龚遂。遂曰：‘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师古注：“恶，即矢也。”矢，古与“屎”同，本作“𡿧”。“越王句践为吴王尝恶”，古读如字，今呼作乌路切，或书作“屙”。《玉篇》：“屙，上厕也。”《传灯录》：“大宏禅师：‘吃沩山饭，屙沩山屎，不为沩山禅。’”

肛门

谷道两旁曰肛门。见《史记·仓公传》：“肛门重十二两。”注：“肛，钅工也，言其处似车钅工，故曰肛门，即广肠之门也。”《六书故》：“大肠端，肛门也。”

尾巴

尾曰尾巴。按《正韵》“巴”字注：“又尾也。”《正字通》云：“方俗有尾巴语，经传不载。”是此言起于明初。○“巴”本蛇虫之名，篆作𠬝，象长尾形，尾巴之名殆取此。

脚跟

足后曰脚跟。见《山海经》：“跂踵国，人行脚跟不着地。”

老茧

手足皮厚起曰老茧。案，《国策》：“墨子自鲁趋楚，一日一

夜，足重茧而不息。”注：“足伤皮皱，如蚕茧也。”《广韵》作“皽”，注：“皮起也。”亦作“趼”。《庄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注：“胝也，音茧。”

肚皮

《东坡杂志》：“坡尝坦腹问侍者：‘汝辈试道此中何物？’朝（霞）〔云〕曰：‘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肚皮”二字见此。又，陈希夷对周世宗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已用“肚皮”字。

臂膊

臂曰臂膊。“膊”转作“巴”字声。按，唐末路德延作《孩儿诗》五十首，有云：“臂膊肥如瓠，肌肤软似绵。”○膊，本作“髆”。《广韵》：“胸髆也。”今讹为胸蒲。

奶　字本作“嬭”，古文作“乳”

谓乳曰奶。见唐彦休《阙史》：“渤海僧闻牝豕向猪群行，作声，以为行行向前槐阴下吃奶。”按，《说文》“㝵”注：“奴斗反，乳也，楚人谓乳曰㝵。”奶，盖“㝵”音之转。《广韵》又出“㚸”字，“音㝵，一曰乳也”。

胡咙

喉咙曰胡咙。按，《后汉·五行志》童谣云：“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胡，颔下肉也。又，去声。《金日磾传》“捽胡”，晋灼音“护颈”也。杨升庵《古音余》“喉”载虞韵，音胡，则喉咙亦可读胡咙。尤、虞二韵古通也。

额角

《逸雅》：“角者，生于额也。”《论语纬考撰谶》云：“颜回有角额，似月形。”[(6)]庾信《舞媚娘》歌：“额角轻黄细安。”俗呼“额”为额角，本此。

面孔

面孔，见郑綮《开天传信记》：“面孔不似胡孙。”

面脸骨

《广韵》“脸”注：“面脸，音检。”今俗读作“敛”音，而呼面脸骨则从“兼”上声，为得其正。

下颏

口以下曰下颏。见周密《齐东野语》：“俗谚，人喜过甚者，曰兜不上下颏。”

肩头　鼻头　拳头

肩头，见薛逢诗：“肩头薪续厨中烟。”鼻头，见山谷《谢王炳之惠石香鼎》诗：“人向鼻头参。”又，《万州下岩》诗：“若为刘道者，拽得鼻头回。”拳头，见《续传灯录》：“若珠禅师答僧问，道：‘举起拳。’僧曰：‘学人不会。’曰：‘拳头也不识？’”

脚心

《吴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东坡《谢袁公济芎椒》诗：“汗水流骸始信吴。”自注引之。

鬓脚

女人鬓发之根曰鬓脚。亦有出。山谷《乐寿县君吕氏挽词》：“骑省还秋直，霜侵鬓脚衰。”古男子亦栉发，故可通称。

版牙　牙龈

牙齿阔大者曰版牙。亦有出。《晋书·载记·慕容皝》：“龙颜版齿。”齿根肉曰牙龈。见东坡诗：“脆响鸣牙龈。”《唐·张果传》：“堕齿之龈。”

眉毛

眉曰眉毛。见《旧唐书》：“毛若虚眉毛覆于眼。”东坡《赠黄山人》诗“眉毛覆眼见来乌”用此。又，宋僧德延偈云：“而今大义重宣也，剔起眉毛觌面看。”

寒毛

《晋书·夏统传》云：“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白汗四匝。”张寅《州志》引《长白漫笔》云：“今俗谓‘吓得我寒毛孑孑竖’亦此意。”

面嘴

面脸曰面嘴。见《指月录》：“佛照光颂云：‘一亩之地，一蛇九鼠[7]，仔细看来，是何面嘴？’”

眼眼

目皮向上曰眼眼。案，《说文》“眼”注：“多白眼也。”《六书故》：“反目貌。”则宋世已有此谓。本音扳。《广韵》又音上声，注：“目中白貌。”

人中

《辍耕录》：“赵文敏云：‘唇之中何以谓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则当在脐腹间。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与二

便皆单窍。三画阴，三画阳，成泰卦也。’”

重身

妇人怀孕曰重身。亦有出。《诗》：“大任有身。”郑笺：“身重也。”陆氏《释文》直勇反，又直龙反。是可作平声。盖言有两身，故重叠也。又，《广韵》“䞣”字注：“妇人娠也。”音重，则当为䞣身。《内经》：人有重身。注亦有两音。

人身

死后有投人身之说，“人身”二字亦有本。《颜氏家训》：“汝曹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

驼背

背偻曰驼背。见柳州《郭橐驼传》：“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乡人号之驼。”注：“人驼背不能仰也。”《庄子》：“卫有恶人哀佗。”注：“佗与驼同，言背偻也。”冯翊《桂苑丛谈》：“邹凤炽，唐高宗时人，眉高背曲，号‘邹骆驼’。”

痈子

《正字通》：“今人以身上热疮为痈子。”(8)按，《广韵》“痈”音沸。今俗读若佩，声之转也。“痈”字见《素问》。

甕鼻头

鼻不通曰甕鼻头。华亭宋辕文《笔记》引《论衡》“鼻不知香臭曰甕”为证。案，《论衡·别通篇》云：“人不博览古今，犹目盲耳聋鼻瘫也。”乃是“瘫”字。《广韵》作“鼻”，注：“鼻塞曰鼻，乌贡切。”《埤雅》：“语云：‘蛇聋马鼻。’”“甕”字当是后来之说，言其音不清，如出甕盎中也。

喀嗽

《列子》：“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然。”张湛注：“喀，音客，欬声。”俗谓“嗽”曰“喀嗽”，当是此字。《集韵》亦作“嵏”。

豰　音谷速

唐释（元慧）〔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云：“斗薮谓之豰。上都谷反，下音速。”案，《广韵》“豰”注：“豰，动物也。”豰，音列，《说文》：“小豚也。”盖小豚性喜动，故谓动物不已者曰豰(9)。

---

(1) “乩”可作“始”、“乱”的异体字，这里是“乱”的异体字。

(2) 此谓丁晋公事，参阅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

(3)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五代史·冯道传》：“德光诮讥之曰：‘尔是何等老

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作“痴顽”。

(4) 按，《正字通·手部》“撺”：“七乱切，音爨，掷也。……俗谓诱人为恶曰撺掇。”又，《口部》“唆”：“桑柯切，音梭。咶唆，小儿相应声。又，俗云‘使唆’。古无‘唆’字，通用‘嗾’。”

(5) 所引《北史》语，最早见于北齐魏收《魏书》。所引杜诗，《杜诗详注》作“仔细”。

(6)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一引该语，书名作《论语撰考讖》。

(7) “一蛇九鼠”，据《大正藏》当作“三蛇九鼠”。

(8) 《正字通·疒部》“痱”：“芳未切，音费，热生小疮。《素问》：‘汗出见湿，乃生痤痱。’今俗以触热肤疹如沸者曰痱子。”

(9) 明杨慎《升庵经说》卷十四“觳觫”条：“《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将就屠而体缩恐惧也。觳，本古文斛字。其字从谷省。谷而角之，是斛也。谷字义兼声，角字声兼义。合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觫，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惧字当作䚄觫。䚄从豕，尾惧之貌。觫从角，角惧之貌。汉隶又作䚄痚。痚，寒战疾也。借作牛之惧貌，义亦互通。”《丛书集成初编》本可供参考。

卷八

前程

生监以上通呼曰前程。按，《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有《问前程》。当取冯道诗“不用问前程”语。孟襄阳诗：“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杜诗：“容易即前程。”盖本为路程，借为人身阶衔也。

履历

出身三代曰履历。按，《魏书·源子恭传》：“表云：‘据其履历清华。’”封演《闻见记》：“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云云。李虞仲《授王承休刺史制》：“循其履历，颇谓优深。”《宋史》尤屡见。《王彦超传》：“武行德等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雷德骧传》：“太宗令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以便引对。”《卢知远传》：“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弟履历为一书。”《石豫传》：“左肤为御史，履历与豫略同。”盖为践履阅历之意，后遂沿为三代名色之称。

官衔

官职名曰官衔。按，《封氏闻见记》云：“新旧职名相衔不断，如人口衔物，如马有衔，故云。”又，孔平仲《谈苑》云：“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开奏之时，先具旧官名于前，次书拟官于后，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今俗以捐纳职名曰职衔，非矣。又，王渔洋《池北偶谈》引《家语·礼运篇》：“官有衔，职有

序。”注：“衔，治也。”《执辔篇》云：“古之衔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故曰衔四马者执六辔，衔天下者正六官。”以为官衔之义本此。

出身

既贵，推其起初曰出身。见《魏书·食货志》：“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庾子山《司马裔碑》：“出身司徒府参军。”又，《萧公墓志》：“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唐司业李元瓘上言：“明经所习，务在出身。”王（保定）〔定保〕《唐摭言》：“进士殿试二甲曰赐进士出身，三甲曰赐同进士出身。”一甲曰赐及第。宋制：五甲曰同进士出身，四甲曰并进士出身。

白身人

无前程者曰白身人。按，徐凝《辞韩侍郎》诗：“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宋〔史〕》：“娄机谓堂吏曰：‘进士非通籍不及亲，汝辈乃以白身得之。’”盖古者庶人通服白衣。《史·儒林传》：“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三公。”《后汉·孔融传》：“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宋书·陆澄传》：“坐免官，白衣领职。”今俗亦谓之白衣人。《管子》：“白徒三十人奉车两。”魏收《食货志》：“白民输粟五百石。”羊叔子《与弟书》云：“以白士而受重位。”《隋》：“乐平公主曰：‘李敏，一白丁耳。’”刘梦得《陋室铭》“往来无白丁”用此。即白身人之意。古庶人在官者亦服白衣。苏伯玉妻诗：“吏人妇，会夫稀。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陶靖节“望见白衣送酒”之“白衣”亦是[(1)]。故娄机谓堂吏为白衣。

乡亲

同乡人曰乡亲。见《晋书·陶潜传》：“有乡亲张野。”太白《门有车马客行》：“乃是故乡亲。”

俗物

呵粗鄙者曰俗物。见《晋书·王戎传》：“为竹林游，戎后至，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老杜《漫成》诗：“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崔宗之《赠李十二》诗：“换囊无俗物。”东坡《携妓乐游张山人园》诗：“故将俗物恼幽人。”

恶少

无赖子弟曰恶少。见《荀子》：“无廉耻而耆乎饮食，可谓恶少者也。”《汉书·昭帝纪》：“发恶少年戍辽东。”又，《尹赏传》：“举杂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南史》：“陈方泰与诸恶少年群聚。”杜诗《寄语》：“舟航恶年少。”又，“奸雄恶少皆封侯”。韩诗：“隔墙恶少恶难似。”

杂种

詈人曰杂种。见《后汉·西羌传》：“滇零等集会附落及诸杂种。”又，《晋书·前燕载记·赞》：“蠢兹杂种，奕世弥昌。”丘迟《与陈伯之书》：“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庾肩吾《乱后经吴御亭》诗：“杂种乱𫐓辕。”杜诗：“杂种虽高垒。”《后汉·任延传》“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注：“黄石，杂种号也。”

汉子　好汉

贱丈夫曰汉子。见《北齐书》：“魏恺固辞青州刺史。文宣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与师古《西域传》注“匈奴谓中国为秦人者，习故言也”同意。《辍耕录》：“今人谓贱丈夫为汉子。”　《询刍录》云：“汉自武帝伐匈奴二十余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为好汉。后遂为男子之称。”《旧唐书·狄仁傑传》：“武后谓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东坡《饯顾子敦》诗：“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慕容垂歌》：“我身自分当，枉杀墙外汉。”汉，即汉子也。

饭头

管厨房者曰饭头。见范石湖诗：“孤云野鹤本无求，刚被差充粥饭头。”

管家

称人奴仆曰管家。见《明史·严嵩传》：“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为文武管家。”

家属

官府前呼奴仆曰家属。按，李心传《朝野杂记》：“岳少保案行遣省劄，有小帖子云：‘看详岳飞、张宪所犯情重，逐人家业并家属，合取自朝廷指挥施行。’”又一条云：“北兵退，独陈鲁公与黄通老家属在城中。”是家属犹云家眷、眷属也。《汉·陈汤传》：“愿与妻子家属徙初

陵。”《后汉·窦武传》：“徙武家属日南”。此“家属”二字之始。

奴才

骂仆人曰奴才。案，《水经注》：“李特至剑门，叹曰：‘刘氏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晋书·刘元海载记》曰：“颖成都王名。不用吾言，遂自奔溃，真奴才也！”本概言之，今遂为奴隶之称。《郭子仪传》：“责其子云：‘子仪诸子皆奴材也。’”

鼻头

诋仆隶曰鼻头鼻讹作别音。《余氏辨林》以为：“当是胡语。契丹骂汉儿作十里鼻，犹言奴仆也。或云妆门面；或云猪鼻，善掘地，取生事之义。皆臆说。”案，《复社纪略》“张南郭采以八字头像人鼻孔，恶之。是时奴仆横行，人以为反在主上。吴中读嘴如主音，因借鼻以号奴，故恶之”云云。然则“鼻头”之说自是吾俗方言，非匈奴“十里鼻”之谓。

王八

骂人曰王八。案，《五代史记》：“王建少无赖为盗，里人谓之贼王八。以其行八也。”俗又转为王霸，以为乌龟之别名。误矣。一云，“王”为“忘”之讹，言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或云，黄巢兄弟八人，皆无行，贩私盐为生。故詈人曰黄八，音转为霸。

强盗

盗曰强盗。见《后汉·陈忠传》：“穿窬不禁，必为强盗。”《宋书·羊元保传》有“占山护泽，强盗律”之文。

众生　众，音终

詈人曰众生。按，《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又，“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金刚经》云：“无人相，无众生相。”是众生固不得为人矣。元人撰《醉菩提》曲用之，云：“披毛带角，做个众生相。”《广韵》“众”又音终。今从此声。

畜生　畜，音触

骂人又曰畜生。见《隋书·文帝纪》：“恚太子广曰：‘畜生何堪付大事！’”太白《崇明寺陀罗尼幢颂》：“当生七反畜生之身。”吴曾《漫录》：“汪彦章云：‘无奈这一队畜生何。’”在翰苑，屡致言者，因作《点绛唇》词。或问：“归梦浓于酒，何以在晓鸦啼后？”彦章答之云云。又，《后汉·刘宽传》：“坐客骂苍头曰畜产。宽私遣人视之，恐其自杀，曰：‘此人也，而被骂畜产，吾惧其死也。’”畜产即畜生也。《北史·高车传》：“单于女以老狼为畜生。”

洩气

骂人言不合理曰洩气。按，《宋史》：“邵篪以上殿洩气，出知东平。谓之洩气狮子。”以其高鼻圈〔鬈〕髯，形似狮也(2)。倪云林令童子担水，以后者洗足，曰：“恐其洩气致秽。”魏校《六书精蕴》云“子在母胎，诸气尚闭，惟脐内入声气，囱为通气；既生，则窍开，口鼻内

气，尾闾为之洩气”云云。是即骂人放屁之意。《广韵》“屁”注：“气下洩也。”屁本作屁，从尾字省。亦作糏(3)。

吃醋

妇人妒忌曰吃醋。按，《岭南录异》：“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醋中，辄相就，不可解。”盖以豆喻之，又以醋而转为撚酸。

注夏

卢熊《府志》：“夏至食李，以解注夏之疾。”《姑苏志》作端午，似误。张寅《州志》：“立夏日煮麦豆，和糖食之，曰不注夏。”《南郭志》则云：“夏（志）〔至〕用蚕豆、小麦煮饭，名“夏至饭”。今俗则为夏至粥。戒坐户槛，云犯得注夏疾。”家先生治斋公云：“‘注’当为‘蛀’。入夏不健，如树之为虫蛀也。”思按，今俗相猜忌曰注，不服船曰注船。《西溪丛语》云：“今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谓之苦车。”苦音库，困也。则“注”当为“苦”音之转。

跨灶

子胜其父曰跨灶。见苏长公《与陈季常书》：“二子皆有跨灶之兴。”案，《古今诗话》引吴琮《贺人生子》诗“寄语王浑防跨灶”，以为“灶上有釜，‘釜’上有‘父’字，故子过于父曰跨灶”。思谓此说殊牵强。高士奇《天禄识余》引《海客日谈》云：“马前蹄上有两空处，名灶门。马之良者，后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之前，故名‘跨灶’。言其后步趱过前步也。”临淮人《新语》载：“张穆之畜名马，尤善画马，

尝谓马前蹄下有灶门，谓之寸金，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不生毛，为跨灶之验。”[(4)]此较“灶上有釜”之说为切。吴任臣《字汇补》云：“灶，马足迹也。驹行每越老马之迹，故有‘跨灶’之称。”又稍异其说。坡公又有书云：“此子着鞭，一跃当撞破烟楼。”盖由灶宇生出烟楼。

邋遢　音腊榻

《广韵·二十八盍》“遢”注：“邋遢，不谨事也。”俗谓不洁净曰邋遢。宋太祖《咏日》诗：“欲出未出光辣阖。”又作“辣阖”。

龌龊

污秽不洁曰龌龊。按，《六书故》：“龌龊，齿细密也。人之曲谨者曰龌龊。”亦作握齱。《汉·郦食其传》：“握齱好苛礼。”注：“急促也。”又作握踸。《司马相如传》：“委琐握踸，拘文牵俗。”注：“局狭也。”皆非不洁之谓。方氏《通雅》云：“今江北、江左乡语皆以握齱为尘浊之称，音近而义各殊。”

鏖糟　鏖，音拗

暴热不可耐曰鏖糟。案，晋灼《霍去病传》注：“世俗谓尽死杀人曰鏖糟。”则与今语义别。

啰苏

语言支离，作事不直捷曰啰苏。按，《续传灯录》："僧问慧宝禅师至再三，曰：'苏噜。'"殆即啰苏之意。《集韵》："啰，又利遮切。多言也。"又，吐蕃居有"罗娑川"，亦西方人语。康熙初，绅士颂朱州守士华里排歌有云："不差胥，少啰唆。"则苏又可为唆也。

簏簌

物垂下曰络索。按，当为簏簌。李贺诗："挼丝团金悬簏簌。"注："下垂貌。"李郢诗亦云："钗垂簏簌抱香怀。"

功緻　细緻

细巧曰功緻。案，《月令》："必功致为上。"郑读"致"为"緻"。陈皓云："功力密緻也。"亦可作工緻。《唐书·诸公主传》："安乐公主营第，皆宪写宫省，而工緻过之。"《洛阳名园记》："刘给事园有台一区，尤工緻。"亦曰细緻。《释名》："缣，兼也。其丝细緻。"

褦襶

徐坚《初学记》载魏程晓《伏日》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集韵》："褦襶，不晓事也。"音耐戴。俗转其音为来歹，为累堆。

修娖

葺理曰修娖。见《唐书》：“中和二年修娖部伍。”娖，音齪。《说文》：“谨也。”今讹“修”为“收”，“娖”读如“捉”，字与“捉”通也。《后汉·中山王焉传》：“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唐志》：“守捉将千人。”《正字通》云：“即称娖也。”

收拾

收拾，见《汉·光武本纪》：“二十二年诏云：‘家羸弱不能收拾者。’”欧阳〔修〕《梅圣俞集序》：“诗既多，不自收拾。”

膨胀　鼓胀

腹胀曰膨胀。见退之《石鼎联句》：“豕腹涨膨脝。”一作“彭亨”。又，《城南联句》：“若闻腹膨脝。”《急就章》“寒气泄”注：“腹胪胀。”《通雅》云：“腹鼓胀也。”胪音闾，腹前也。今俗腹胀病曰鼓胀，言胀满如鼓也。或作蛊，非。

窸窣

微有声曰窸窣。见李长吉《神弦曲》：“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飙风。”又，杜诗：“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说文》“窣”，苏骨切，音捽，穴中卒出也。俗呼作“率”音。

擸搥　上音“腊”，下“惭”入声

污秽物曰擸搥。见《广韵》：“和杂也。又破坏也。”又，搕搥，粪也。搕，乌合切。或书作拉杂。

毡毧　疲瘩

眼不清爽曰毡毧，音閤飒。见《广韵·二十七合》：“毡毧，目睫长貌。”上古沓切，下苏合切。又，“瘩”“注：肥瘩疲。出《字林》。”音答。（欲）〔皱〕，“皮宽也。”俗皮肉伤起块曰“疲瘩”，音如“蛤搭”，疑即此字。

胭缝

《侬渠录》云：“吴人谓合唇曰胭嘴，合而无际曰胭缝。”胭音泯。《集韵》：“胭，合无波际貌。”《庄子》亦作缗，《在宥》篇：“当我缗乎。”注：“缗，合也。”

狼藉　音籍

收拾不尽，遗弃在地，曰狼藉。案，许氏《说文》：“狼藉草而卧，去则秽乱，为狼藉。”《尔雅翼》云：“狼贪聚物不整，故称狼藉。”又，康成“条狼氏”注：“狼，狼扈道上。”贾《疏》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俗语“狼狼藉藉”亦有本。

囫囵

焦弱侯《俗书刊误》云：“今人谓完全曰囫囵，犹言浑仑也。”梅诞生音“囫”为“忽”。今呼作“或”。

日逐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桃树下。”俗谓“日日”曰“日逐”，本此。

客气

作客曰客气。见《左氏·定八年传》：“阳虎云：‘尽客气也。’”《宋·颜延之传》：“客气虚张，曾无愧畏。”

使气

因怒，借物出气，曰使气。颜师古《汉书·灌夫传》“使酒”注：“因酒而使气也。”《赵充国传》“使酒”注亦云。

抬举

相尊重曰抬举。见唐张元晏《谢宰相启》：“骤忝转迁，尽由抬举。”《元微之集》尤屡见。如咏高荷云：“亭亭自抬举。”咏牡丹

云：“风光暂抬举。”[5]又，“大都只在人抬举。”又，《卢窦纪事》绝句：“千万春风好抬举。”陶穀《清异录》有“抬举牡丹法”。

消息　信息

音问曰消息。始于《后汉·独行传》：“远至京师，觇候消息。”蔡文姬《悲愤诗》：“仰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困学纪闻》谓出《魏志·少帝纪》，非也。《后汉·窦后纪》：“数呼相工问息秏。”秏即消也。《正字通》据《月令》注“阳生为息，阴死为消”，以俗语消息为非，不知古有此称。若《易彖传》所云“消息盈虚”乃言气化之生长。钱竹汀先生谓：“《三国志》言‘消息’者不一。如《管宁传》：‘常使经营消息。’《张辽传》：‘虎贲问消息。’《孙休传》：‘使传国消息。’《朱然传》：‘遣使表疾病消息。’《费诗传》：‘承知消息。’鱼豢《魏略》载王朗与许文休书亦云：‘文休足下，消息平安。’”按，车茂安《与陆士龙书》云：“闻此消息，倍益忧虑。”王子敬《静息帖》：“赖消息内外极生冷。”又，《淳化阁帖》载杜预书云：“间得来说，知消息。”杜少陵有《得舍弟消息》诗。又，《梦李太白》诗：“金瓶落井无消息。”

生活

百工作事曰生活。按，二字始见《孟子》书，然非此义。《魏书·胡叟传》：“蓬室草筵，以酒自适。谓友人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南史·临川王宏传》：“武帝谓云：‘阿六，汝生活大可。’”谓其多藏也。《北史·尉景传》：“与尔计生活孰多？”又，《祖莹传》：“文章须自出机轴，何能共人同生活也。”此今语所本。《唐摭言》：“元、白在裴令公第夜宴联句，杨汝士得句，白谓云：‘笙歌鼎沸，作此冷淡生活。’”《邵康节外纪》云：“屋下盖屋，床下安床，所谓陈言生活者也。”吴曾《漫录》载沈存中姪辽言：“有监官夜中闻牛语，相呼以行，曰：‘今吾辈有何生活？’”

利市

市肆中有“利市”之称。案，《易·杂卦》：“为近利市三倍。”又，《左氏传》：“子产谓贾人曰：‘尔有利市宝贿。’”此于商贾尤切。子产之言前于孔子也。《北梦琐言》：“夏侯孜未遇时，号‘不利市秀才’。”

主客　主顾

贸易相与曰主客。始见《老子》：“用兵有云：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东坡《岐亭》诗用之：“披图见八阵，合散更主客。”《唐·食货志》：“杨炎相德宗，作税法，量出主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又，李华《吊古战场文》：“主客相搏。”冯时可《雨航杂录》载谚语云：“芦芽长一尺，不与河豚作主客。”唐张为有《主客图》。《史记》：“淳于髡为诸侯主客。”此唐制主客郎中所本。非市中主客之谓。又，庾子山《崔说碑铭》：“星辰主客。”用《天文志》“太白为客。辰星出，太白为主人”。是天上亦有主客也。“主顾”字，见王充《论衡》：“性定质成，不为主顾。”然与市间所云殊义。

交易

田宅买卖曰交易。见《易·系辞》：“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今但用之田宅。《史·越世家》：“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通路。”

交关

《后汉·光武纪》：“得吏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又，《孔融传》：“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又，《党锢传》：“或有未尝交关。”《三国·曹爽传》：“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夏侯元传》：“交关阉竖。”俗语“交关”二字见此。此条见《恒言录》。案，《宋书·顾觊之传》亦云：“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

居间

居中说合曰居间。见《史记·武安侯传》：“宾客居间。”亦见《汉书·灌夫传》。又，《游侠传》：“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按，子长亦本《左传》语：“吴人居其间七日。”杜注：“在吴楚之间。”

相与

交游曰相与。见《史·淮阴侯传》：“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易·咸》卦词已云：“感应以相与。”《恒彖》云：“雷风相与。”《礼运》云：“诸侯以礼相与。”

出手

以所业示人，自谦曰“拿不出手”。案，《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

放手

置手曰放手。见东坡诗：“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若汉明帝诏“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此为放纵之义。杜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用此。

点火

辛弃疾《莫春》词：“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点火”字见此。释圆至诗：“点火拨船来卖鱼。”

家火

谚有“野火”、“家火”之称。见《成都记》：“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东坡诗：“十年家火烧丹铅。”

典当

质库曰典当。见《后汉·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公孙瓒复抄夺之。”《正字通》云：“凡出物质钱谓之当。”《言鲭》云：“今人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惟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

火伴

古《木兰诗》：“出门看火伴。”案，《司马法》：“人人正正辞辞火火。”注言：“每火与一火，犹人人殊之人人也。”又，《唐书·兵志》：“府兵十人为火，火有长。广骑十人为火，五火为团。”《通典·

兵制》：“五人为烈，烈有头目。二烈为火，立火子。五火为队。”此“火伴”之所由名也。俗作“伙”，非。《字书》无“伙”字。《正字通》云：“俗谓同本合谋曰伙计。”案，即火伴也。

后事

死后之事曰后事。见《魏志·朱建平传》：“荀攸、钟繇共使相，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付钟君。’”

叙寒温

初相见问讯曰叙寒温。见杜诗：“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山谷《寄谢外舅》云：“相过问寒温。”

---

(1) 《艺文类聚》卷四引《续晋阳秋》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2) 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嘲诮》：“时邵篪以上殿洩气，出知东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为洩气狮子。景亮又凑为七字对曰：说法马留为察使，洩气狮子作知州。”《宋史》未见其事。

(3) “糟”为“屁”之异体。《玉篇·米部》：“糟，失气也。”《集韵·至韵》：“屁，《字林》：‘下出气也。’或作糟。”

(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艺语》“诸家画品”：“又谓马相在骨，其腹前有两兰筋，尝微动者则良。前蹄后有灶，谓之寸金。马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为跨灶之验。”此“临淮人《新语》”指屈大均《广东

新语》。详卷二“七七”条。

(5) 该诗原题作《牡丹二首》，《土风录》所引者乃其二。原诗作“风光一抬举”。

卷九

书信

赠答书函曰书信。案，王逸少《与朱处仁帖》有云："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在《十七帖》中。黄伯思《东观余论》云："谓昔尝得其书，而信人竟不取报书耳。"案，"信人"即相如《喻巴蜀檄》所云"信使"。世俗误以"书信"为句，遂以遣书馈物为"信"矣。陶隐居《真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见告。"又帖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反。"《晋·谢朓传》："荆州信去倚待。"《宋书·刘穆之传》："即驰信召焉。"又云："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南史·王敬弘传》："妻弟桓灵宝遣信要令过己。"徐陵《为贞阳侯与王太尉书》："频遣信裴之横处，示其可否。"又云："今且顿东关，更待来信。""信"皆谓使人也。虞永兴帖亦云："事已信人口具。"然北周宇文护《报母书》云："二国分隔，理无书信。"杜诗："书信有柴胡。"元微之诗："远来书信隔年闻。"太白《题元丹丘山居》诗序云："岳信频及，许为主人。"则以"信"为"信息"，其来已久。

家信

家书曰家信。见《南史·徐陵传》："父摛在围城之内，不奉家信，便疏食布衣。"

不宣　不备

书信结尾多用"不宣"及"不备"字。案，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末云："造次不能宣备。"是始于汉末。又，汉高祖初定天下，诸侯王上

疏，末云：“不宣，昧死再拜。”则汉初且用之章奏。宋君谟《送荔支与昭文相公帖》尾云[1]：“谨奉手状上闻，不宣。”是时侍僚与宰相书犹用此二字。

云云

书札中多用“云云”字。案，《汉·汲黯传》：“武帝曰：吾欲云云。”注：“犹言如此如此也。”李陵《答苏武书》：“执事者云云。”徐陵《谏深法师罢道书》：“巷里云云，余无惊色。”若《史记·封禅书》“秦文公获若云云于陈仓北阪”，此为众多语，与《庄子》“万物云云”义同。《后汉·蔡义传》：“霍光曰：‘何谓云云？’”师古曰：“云云，众语也。”

左冲

张萱《疑耀》云：“今人作书启，于左方之末书‘慎余左冲’，不详所始。程大昌《考古录》谓：‘古人尊赐卑者纸，尾批曰“与某人云慎余”等语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语也。’”思案，冲者，虚也。卑者上书所尊，必虚其左，以请批答也。即古人书谨空之义。当由官署中嫌空字不佳，故改为冲。近则更为美词曰庆余庆长。今人札无余纸，而亦书冲，失其义矣。又，王渔洋《池北偶谈》引黄山谷说云：“唐人书末云‘谨空’，谓空首也。即《周官》‘大祝辨九拻古拜字’中之‘空首’注云‘拜而头至手’。”今所谓拜手也，然非左冲之义。

致意

王厚斋《困学纪闻》谓“致意”字出《晋书·简文帝纪》。案，《班

史·朱博传》：“遣吏存问致意。”《佞幸·石显传》：“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则前汉已有之。阮元瑜《代曹公与孙权书》云：“还书致意。”亦在晋史前。

留心　留神　留意

《史记·蒙恬传》：“惟大夫留心。”《颜氏家训·归心篇》：“留心诵读。”任昉《王文宪集序》：“未尝留心。”《汉·薛宣传》：谷永疏曰：“惟陛下留神考察。”《后汉·郎凯传》：“丁宁再三，留神于此。”“留心留神”字见此。“留意”见《国策》：“《乐毅遗燕王书》云：‘惟大王留意焉。’”《汉·王尊传》：“太后曰：‘陛下不留意。’”《东方朔传》：“愿陛下留意察之。”《外戚·赵后传》：“籍武云：‘子无贵贱，惟留意。’”徐陵《与陈司空书》：“惠览今书，希能留意也。”《南史·刘穆之传》：“谓武帝曰：‘愿公小复留意。’帝既不能留意。”

请教

文字相观看曰请教。见退之《五箴》：“不请而教，谁云不欺？”

费心

以事烦人曰费心。见杜诗：“费心姑息是一役。”宋颜度《冬至》诗：“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载《豹隐纪谈》。

献丑

以著作示人，自谦曰献丑。见《后汉·郭后纪论》：“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

多谢

谢人曰多谢。见《汉·赵广汉传》：“界上亭长戏谓湖都亭长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师古注：“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万问讯’。”渊明《拟古》：“〔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东坡《除夜宿常州城外》诗：“多谢残灯不嫌客。”

见成　见，音现

见有曰见成。庾子山《五张寺经藏碑》云：“见成三百余部。”现，俗见字。

见在

即今日。“见在”见康成《周礼·稾人》注：“弓弩矢箙计今见在者。”《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于今见在。”《汉书·张汤传》：“时放见在。”《外戚·赵后传》：“掖庭狱丞籍武书对牍背曰：‘儿见在，未死。’”《楚元王传》：“或言父见在。”《后汉·杨震传》：“疏云：‘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王充《论衡》：“《尚书》见在者二十九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今其书见在。”《梁书·简文帝纪》：“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金刚经》：“现在心不可得。”

目下　目今

见在亦曰目下。见《三国·王基传》：“畏目下之戮。”又，《程昱传》：“公于目下，肆其奸慝。”车茂安《与陆云书》：“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晋书·曹志传》：“目下将见责耶。”太白《金陵歌》：“目下离离长春草。”“目今”二字见《吴草庐文集》。

称呼

东坡《食蜜渍生荔支》诗：“儿女称呼恐不经。”“称呼”字见此。

当中

正中曰当中。见李长吉诗：“元精耿耿贯当中。”皮日休诗：“当中见鱼眨。”苏子由《金山诗》：“当中惟一石。”

通共

总共曰通共。见《汉书·原涉传》：“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

家常

陶九成诗：“农事年年在，家常顿顿谋。”“家常”二字见此。“顿

顿”本杜诗：顿顿食黄鱼。详下“一顿”条。

事体

事曰事体。见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文》：“斯事体大。”《梁书·裴子野传》：“高祖以其事体大。”

冷笑　取笑

心不然而口微哂曰冷笑。见《北史·崔赡传》：“赡讥魏收云：‘何容读国士，直此冷笑？’”太白诗：“见余大言皆冷笑。”李廓诗：“时时逢冷笑。”乐天诗：“闲谈冷笑接交亲。”东坡诗：“冷笑乘槎向海滩。”皆本之。伪为称赞曰取笑。案，老杜诗：“取笑同学翁。”李端《酬丘拱》诗：“投傅聊取笑。”刘长卿《负谪》诗：“独醒空取笑。”《五代史·唐家人传》：“明宗云：‘传于人口，徒取笑也。’”皆言见笑于人之意。见笑，见《魏志·武帝纪》注：“韩信、陈平有见笑之耻。”

心花

小儿作事耐久曰有心花。案，“心花”见《圆觉经》：“世尊告普贤菩萨云：‘心花发明，照十方刹。’”东坡偈：“心花发明照十方。”用此。梁简文《请御讲启》：“心花成树，共转六尘。”太白《登开元寺阁》诗：“心花期启发。”

护短

子弟有过，不加呵责，曰护短。见嵇中散《绝交书》：“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颜氏家训·涉务篇》云：“纤微过失，惜行捶楚，盖护其短也。”东坡《赠梁道人》诗：“神仙护短多官府。”

毛病

疵颋曰毛病。见山谷《尺牍》：“此荆南人毛病。”谓习气也。

打扮

饰貌修容曰打扮。见黄公绍《竞渡歌》：“朝了霍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广韵》“扮”注：“打扮也。”《中原雅音》：“装扮也。”“扮”本音“问”，此音“班”去声。

标致

美貌曰标致。元萧士赟注太白诗“曾标横浮云”云：“言其标致之高也。”盖为风标姿致之意。

簇新　斩新

甚新曰簇新。亦曰斩新。案，刘贡父《诗话》载：“花蕊夫人《宫词》有云：‘厨船进食簇时新。’”钱虞山诗：“签轴装潢要簇新。”“潢”应去声，误作平用。盖取团簇之意。“斩新”二字，少陵诗用之：“斩新花蕊未应飞。”段成式诗亦云：“姹女不愁难管领，斩新铅里

得黄芽。”朱长孺以为唐人方言。按，“斩”，绝也，犹云绝新也。俗称物之异常者曰“斩货”，亦此意。

时新　重新

食物初出曰时新。见汉韦彤《五礼精义》“品物时新堪进御者”。陈祥道《礼书》引之。王建《宫词》：“御船进食索时新。”欧阳公《谢梅圣俞银杏》诗：“京师寄时新。”已过复起曰重新。见李洞诗：“六赤重新掷印成。”六赤即骰子。

漆黑

黑甚曰漆黑。见东坡《赠潘谷》诗：“布衫漆黑手如龟。”俗呼如“测黑”，声之变也。

通红

纯红曰通红。见东坡《书双竹湛师房》诗：“白灰旋拨通红火。”“白”亦有“通白”之称。宋乐史《李翰林集序》云：禁中木芍药，红、紫、浅红、通白者[(2)]。

趸当　零星

买卖整块曰趸当。案，字书无“趸”字。惟吴氏《字汇补》收此字。音“敦”上声。云：“俗零趸是也。”零碎曰零星。案，《释

名》：“星散也。”谢康乐诗：“星星白发垂。”注：“犹点点也。”意盖取此。若《风俗通》所云“零星”，即灵星。

东西

货物浑称曰东西。案，宋小说载：“神宗问王安石：‘市中贸易何以不曰南北而曰东西？’答云：‘当取东作西成之意，言东西则南北可该。’”是宋时已有此称。明莲池师答虞平园云：“南为火，北为水，水火无求于人，故不言南北。”又，玉东西，酒杯名。王荆公诗：“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金盏照东西。”山谷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

东道

设席请客曰做东道。见《左氏·僖三十年传》：“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考郑在秦东，故曰东道。后相沿为主人之称。《南史》：“王僧辩云：‘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也。’”用《左传》语。案，亦可作“南道”、“西道”、“北道”。“南道”，见《魏书·裴延儁传》：“孝文自代还，谓咸阳王禧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徐陵《与荀昂兄弟书》：“南道主人以相讨也。”唐郑余庆指罗让云：“此吾南道主人也。”“西道”，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命贼帅孙华先济为西道主人。”“北道”，见《后汉·邓晨传》：“光武谓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耿弇传》：“光武指云：‘是我北道主人。’”又，《彭宠传》：“朱浮云：‘大王倚以为北道主人。’”《容斋随笔》但云“北道”有主人之称，不知又有“南道”、“西道”也。

地主

对远方客有地主之称。案，吴曾《漫录》：“张乖崖任成都，有

中贵夜分请开城门。公谓曰：‘中贵人入川，欲申地主之礼，如何中夜入城？’”然《左传》子服景伯已言之：“地主归饩，以相辞也。”

财主

富家曰财主。见《世说新语》：“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

发迹

久困暴富曰发迹。案，《太史公自序》：“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后汉·耿弇传》：“光武与书云：‘将军攻祝阿以发迹。’”犹今云起世也。太白《为宋中丞作请都金陵表》云：“昔有周太王之兴，发迹于此。”亦是。释氏有《发迹经》[(3)]。

从容　从，音聪

多钱者曰从容。案，《庄子·在宥篇》：“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注：“从容，舒缓貌。”盖有钱则作事舒徐不迫，故以称之也。家先生以为非富而好礼者不能当此称。

赤贫

贫极曰赤贫。案，叶廷珪《海录碎事》云：“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称其家‘赤贫’是也。”

寒酸

黄氏《韵会》云“寒畯”，今作“寒酸”。范石湖诗：“洗净书生气味酸。”俗诋腐儒为寒酸，本此。又曰“醋大”，目醋曰秀才，皆以酸字生出。或作“措大”，言能举措大事也。

党与

小人或群，曰党与。见《汉·霍光传》：“上官桀党与有谮光者。”又，“夷灭充宗族党与。”《上官皇后传》：“桀、安结党谋杀光。”《尹赏传》：“遣掾求逐党与。”《江都易王传》：“及淮南事发，治党与。”《后汉·王莽传》：“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宦者传》：“单超等收梁冀党与，悉诛之。”《鲍永传》：“禽破党与。”《说文》“与”字注：“党与也。”

本分　去声，下同

安分守己曰本分。见《荀子》：“见端正不如见本分。”徐陵《答诸求人书》：“所见诸君多逾本分。”又云：“若问梁朝朱领军等并为卿相，此不逾其本分耶？”《唐语林》：“刘栖楚为京兆尹，常语府县官曰：‘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

有分　无分

作事预及，曰有分，否曰无分。财物亦然。案，《左传》：“楚

灵王云：‘四国皆有分。’子革云：‘楚是以无分。’”俗语盖本此。杜诗：“竹叶于人既无分。”

还答

以物相酬报曰还答。见李陵《答苏武书》：“昔者不遗，远辱还答。”

作成

店中交易曰作成。盖为作养生成之意。《汉书·郊祀歌》：“经纬天地，作成四时。”本自谦尊人之词，后遂为买卖通称。

公道

买卖不欺曰公道。见《列子》：“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又，《荀子》：“公道达而私门塞。”《淮南子》：“公道通而私道塞，人材释而公道修。”《汉书·萧望之传》：“庶事理，公道立。”《后汉·杨震传》：“先公道而后身名。”《三国志》：“开诚心，布公道。”李咸用诗：“圣朝公道易酬身。”杜牧诗：“公道世间惟白发。”

便宜　便，平声

买物过值曰便宜。案，二字见《史记》、两《汉书》者不一，注皆无音。唐李涉诗：“想得俗情应大笑，不知年老失便宜。”邵康节常

诵陈希夷语，作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皆作平声。

吃亏

市物不值曰吃亏。受屈亦曰吃亏。见杜樊川《定子》诗：“却笑吃亏隋炀帝。”或作义山诗。误。一刻作“吃虚”。今俗呼“亏”如“墟”。

埋怨

事后责人曰埋怨。高则诚《琵琶记》用之：“以此埋怨你。”

罪过

伤生辄曰罪过。案，《隋书》：“长孙晟至染干帐，责其帐中有草，当薙以待帝。曰：‘奴罪过。’”又，“司马德戡弑帝，不能语，但于马上低头自称曰‘罪过’。”《北史》：“郎基历官清勤，惟令人写书。潘子义谓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东坡《次赵伯成韵》诗自注云：“聊答来句，义取妇人而已，罪过，罪过。”然《国策》已云：“信陵君自言罪。”俗呼“罪”如“在”，声变也。

家累

妻孥曰家累。见《南齐·高祖纪》：“领降户家累别为营。”梁昭明《陶靖节传》：“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宋罗端良《陶令祠堂记》云：

初不以家累自随。用此语。又，《魏书·源子恭传》：“家累应不轻。”《北齐》：“祖元康倩斑作书属家累事。”案，“累”字出《后汉·西域传》：“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注：“累〔重〕谓妻子家属也。”又，《仪礼·特牲馈食篇》：“嗣举奠。”郑注云：“嗣，主人将为后者。使饮奠，将传重累之者。”广东七星岩有李绅题名云：“宝历元年二月十四日将家累游。”东坡《乞常州居住表》云：“累重道远。”又，《与章子厚书》：“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渠谓子由。　又，《南史·沈炯传》：“宋文帝留炯曰：‘当敕所由，相解尊累。’”是亦可称人眷属为尊累也。所由，谓州县官。

带累　累及

累及人曰带累。见薛能《赠解诗歌人》诗：“朝天御史非韩寿，莫窃香来带累人。”“累及”二字始于《穀梁传》：“及者何？累也。”《禅林宝训》：“文悦禅师见衲子担笼行脚者，呵曰：‘自家闺阁中物不肯放下，反累及他人担夯。’”夯音如抗。《传灯录》曰：“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排衙

妆门面曰排衙。此官署中语也。官初莅任，及开印封印，必陈执事。役吏叩头，皂隶站傍喽喝，谓之排衙。盖借言之。

抬头　抬身

举首曰抬头。见王仁裕《开天遗事》：“张彖为华阴尉，为守令

所抑。叹曰：如立身矮屋之下，令人抬头不得。”抬，音台。俗呼如“带”平声。诗文抬头则读台。皮日休《病孔雀诗》：“犹自抬头护翠翎。”杨诚斋诗：“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抬身亦呼作台。二字宋高菊磵《题小姬扇》用之：“贪学耆婆舞，抬身拜部头。”

出气

洩愤曰出气。案，《史记·日者传》：“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太白《效古》诗：“低头不出气。”用此。又，《北史》：“荀济谋诛高澄，见执杨愔，曰：‘迟暮何为然？’曰：‘叱叱气耳。’”是可作叱气。

发作

面斥人曰发作。见陆鲁望自撰《甫里先生传》：“性狷急，遇事发作，辄不含忍。”盖谓性发作也。“发作于外”见《礼运》。

犯夜

夜行，为有司所苦呵曰“犯夜”。见《晋书·王承传》：“有犯夜者为吏所拘。”《世说》云：“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安期，王承字。东坡《铁沟行》：“犯夜醉归人不避。”林和靖诗：“醉归应犯夜。”

再会

相见，临行各云“再会”。案，黄鹤《杜诗注》引《南康军图经》曰：“李白卜筑庐山五老峰，后北归犹不忍去。指庐山曰：‘与君再会，不敢寒盟。’”

温暾

物微暖曰温暾。案，《致虚阁杂俎》云：“今人以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汤，言不冷不热也。”龚氏《芥隐笔记》谓“温暾”等字皆乐天语。案，元微之诗：“宁爱寒切烈，不爱暘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不独乐天也。乐天诗：“池水暖温暾。”或以为韩文公诗。又，《火炉》诗云：“温燉冻肌活。”此“温燉”为火炽，与“暾”异。俗又转其音曰“鹘忒”。

白话

相与语曰白话。《玉篇》“白”注：“又告语也。”《后汉·钟皓传》：“钟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正字通》：“下告上曰禀白，同辈陈事述义亦曰白。”案，《说文·自部》有“白”字。谓“即‘自’字之省，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也”。是“告白”之“白”当读“自”。然《玉篇》已与“黑白”字合为一字。

别人家

他家曰别人家。宋张元《鹦鹉》诗云：“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后走之夏为边患。见吴曾《漫录》(4)。

自家

自己曰自家。见《禅林宝训》：“文悦禅师云：‘自家闺阁中物，不肯放下。’”又，杨廉夫《香奁诗》：“自家揉碎研缭绫。”今讹作韩偓诗。

大家

一齐曰大家。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偈云：‘有男不昏，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宋刘邦彦《十四日观灯》诗：“共约更深归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洪容斋《夷坚志》有“大家飞上梧桐树”之句。杨诚斋《竹枝歌》序有云：“张哥哥，李哥哥，大家著力一齐拖。”

一同

一齐亦曰一同。见《旧唐书·武俊传》：“俊与朱滔、田悦、李纳一同僭号。”

登时

顷刻曰登时。见《北齐书·祖珽传》：“贼大惊，登时退散。”又，《旧唐书》：“武后欲就捷路，韦安石力谏，登时为之回辇。”又，《宋书》：“刘裕登遣索邈援荆州。”登即登时之意。

过世

《长白漫笔》云：“俗人死曰过世。见崔鸿《秦春秋·符登

传》：‘陛下虽过世为神。’”

舍身

赛神出会或刺臂烧香曰舍身。“舍”呼作“沙”上声。见《梁·武帝纪》：“幸同泰寺，开《涅槃经》题，因舍身。”又，“设无遮大会，舍身。”退之《佛骨表》云：“三度舍身施佛。”《法界次第》云：“一切资身之具及妻子，乃至身命，属他。故云舍身。”沈约有《舍身愿疏》。

---

(1) 宋君谟：指宋代蔡襄。按，蔡襄字君谟。

(2) 《李翰林集》，即《李太白文集》。

(3) 隋吉藏《净名玄论》：“《发迹经》云：净名即金粟如来。”然《发迹经》无汉译本，经录亦未载。

(4)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田承君记姚嗣宗诗”条：“张元、〔吴〕昊竟走西夏为边患。张亦有《鹦鹉》诗，卒章有‘好置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

卷十

那亨　几夥

何如曰那亨。方氏《通雅》云即晋人“宁馨”之转。今人或云能亨，或云那向。盖“馨”转为“亨”，“亨”又转为“向”也。又谓“几何”曰“几夥”，见《正字通》。夥音祸，多也。今呼如“虾”去声。

宁可　能可

俗呼宁可作寧可。案，《说文》：“寧，愿词也。”徐铉云：“今俗言‘宁可如此’为‘寧可’。”则五代时已然。又呼作能可，读“能”作上声。按《广韵·四十三等》有“能”字，注：“夷人语，奴等切。”太白《游洞庭》诗：“耐可乘流直上天。”又，《秋浦歌》：“耐可乘明月。”耐，古能字。见郑氏《礼记注》、师古《汉书注》。明田汝成谓杭人言“宁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本此。

忒杀　色界反

太甚曰忒杀，见《辍耕录》：“秀州有金方所作诗云：‘尔家忒煞欠扶持。’”煞与杀同。袁子让《字学元元》引《唾玉集》：“俗语切脚云‘忒杀’曰‘大’，盖犹‘不可’为‘叵’之类。”元人传奇有“忒风流”、“忒杀意”等语。

无谓

无益曰无谓，见范雎《献秦王书》：“若将不行，则久留臣无谓也。”

黄六

事不的曰黄六。张萱《疑耀》云：“勾栏诨语，绐人曰‘黄六’，以黄巢行六而多诈也。”

杜园

王勉夫《野客丛书》云：“观杜田、杜园之说，杜者，犹言假也。”今吾俗有杜田王、杜园物之称。

欺谩

小儿被人欺，曰欺谩，见《史·始皇本纪下》：“慑伏谩欺以取容。”《汉·朱博传》：“谓功曹曰：‘欺谩半言，断头矣。’”扬子《方言》：“楚郢谓欺谩为眠娗。”东坡《和子由蚕市》诗：“野人喑哑遭欺谩。”又，《调水符》诗：“欺谩久成俗。”《次韵感雨》诗：“空腹容欺谩。”《说文》“谩”注：“欺也。”

夯声　打夯

大言相恐曰夯声。按，《字汇》：“夯，呼讲切，近‘壑’上声。人用力以（坚）〔肩〕举物也。”吕云孚《六书辨正》云：“夯，音烘。北人以大木丈余，平其两端，中凿数十孔，众手举以实土，曰夯。”今俗筑基钉桩作“儿郎伟”声曰打夯。楼攻媿云：“儿郎伟犹言儿郎憑。”言夯声者，盖为力未用而先发声之意。

毁力

劳碌曰毁力。案，《广韵》“勤苦用功曰毁”，音吃。《汉书》：“攻苦毁淡。”字本作𣪍。

逃走

逃窜曰逃走，见《韩诗外传》：“孔子谓曾子曰：‘小捶则待笞，大杖则逃走。’”亦见《家语·六本篇》。又，《汉书·王夫人悼后传》：“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本以“逃”字为句。翁须，悼后小字。《宋书·朱龄石传》：“父绰，逃走归桓温。”《北史·齐神武（记）〔纪〕》：“今年孙腾逃走。”

相打

手搏格斗曰相打，见《晋书·诸葛长民传》：“夜眠中，每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宋书·黄回传》：“于东阳门外与人相打。”

告示

官府出晓谕曰告示，见《荀子》：“仁者好告示人。”《汉书·谷永传》注：“丁宁，谓再三告示。”

交代

交卸物与人，曰交代；官府新旧接授，亦曰交代，见《汉书·盖宽饶传》：“及岁尽交代。”宽饶时为卫司马。山谷有《劝交代张和父酒》诗。

告老　告终养

致仕曰告老，见杨炯《伯母李氏墓志》：“及公乞骸告老。”铭云：“公之告老，返维桑兮。”乐天诗：“年衰须告老。”苏明允《君奭书义》云：“召公之意，欲告老而归也。”蔡传云：“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亲老乞归曰告终养，见李密《陈情表》：“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丁艰　丁忧　起复

亲丧曰丁艰。案，隋薛璿《寄弟书》：“吾幼丁艰。”酷似泛言之。潘岳《怀旧赋序》：“余既有私艰。”五臣注：“家难。”谓所遭父丧也。傅咸《赠何劭王济诗序》云：“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刘滔母孙氏作《悼艰赋》。《世说》：“袁耽时居艰。”皆谓父母丧也。《梁书·顾协传》：“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又，《萧琛传》：“母忧去官，又丁父艰。”潘岳作《杨仲武诔》云：“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案，《诔》序谓妻死于德宫里。是“艰”字亦可用之妻也。俗亦曰

丁忧。“忧”字本《尚书》“宅忧”之文。《梁书·张率传》：“丁所生母忧。”秦少游《与参寥书》云：“莘老寿安，君竟不起，子实遂丁忧。”服满即吉，及病痊就官，曰起复，此相沿之误。古所谓起复，即夺情也，详王勉夫《野客丛书》。

当家

职掌家事曰当家，见《史·始皇本纪》：“百姓当家则力农。”《北史·房豹传》：“兄子彦询病卒，豹以为失当家之宝。”乐天诗：“当家美事堆身上。”盖即《曲礼》“当室”之意。任渊注《山谷》诗“故应当家有季子”云“当”字去声，未知何据。

当官　官司

以事役于官曰当官。案，《左传》：“当官而行，何强之有？”本指居官者言。《梁书·到洽传》：“当官从事，介然无私。”庾肩吾诗：“治粟善当官。”庾信文屡用“当官”字。《纥干弘碑》：“窦宪当官。”《贺娄公碑》：“孝友当官。”《赵公墓志》：“项梁以名将当官。”《哀江南赋》：“用论道而当官。”吕东莱《官箴》：“当官之法有三，曰清、慎、勤。”皆言居官也，俗以为轮值差徭之称。讼事曰官司。案，《左传》：“臧僖伯曰：‘官司之守。’”司谓有司也。殆以讼于有司，“官”遂谓之打官司矣。

作家

勤俭曰作家，见《晋书·食货志》：“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

行李

出门衣装曰行李，见《左传》：“行李之往来。”又，“不使一介行李。”杜注：“行人也，亦作行理。”《国语》：“行理以节逆之。”《左传》：“行理之命，无月不至。”孔氏《正义》：“李、理通。”方杓《泊宅编》云：“人将有行，必先治装。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李济翁《资暇录》以“李”为“使”字之讹，古文“使”作“㚔”，与“李”相似云云。盖本杜预注“行人”、贾逵注“理”当为“吏”之说。肇法师《答刘遗民书》曰：“冀行李数有承问。”亦谓行使也。山谷《送张天觉》诗：“因来叙行李。”用此。

串头　七折钱

钱数曰串头。按，《文字指归》：“支取货契曰𧹞。”《广韵》引作“𧹞”。音腕。《正字通》云：“今官司仓库收贴曰串子。邑俗，通用七十钱为百，谓之七折钱。”按，梁武帝时减钱陌，因有足陌之称，即今所谓足百也。唐末以八十为陌；五代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因有省陌之名。今过江而上，则五十当百曰小钱，以足百为大钱。近邑俗，与吏胥钱用五十串，即省陌也。

安家

濒行，料理家中曰安家。二字见《汉·路温舒传》：“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晋·阮种传》：“宁国安家，非贤无以成也。”《文中子中说》：“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

四至

卖田契写东南西北所至处，谓四至。按，《尔雅·释地》有“东至”、“西至”、“南至”、“北至”之文。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每县皆八到或六到。”四至外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晋杨绍买冢地契有云：“东极阚泽，西极黄滕，南极山背，北极于湖。”此今文契写四至之始。《尔雅》“四极”，即“四至”也。陆放翁《笔记》载：“长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1]宋凌万顷《玉峰志》有“四至八到”，若《左传》“东至海，西至河”，此一国之四至。《文选》载宣德皇后令，所谓“地狭乎四履也”。

上头　外头

汉《陌上桑》曲：“夫婿居上头。”卢思道诗：“遥居最上头。”老杜诗：“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太白诗：“崔颢题诗在上头。”顾况诗：“无限神仙在上头。”刘梦得《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俗语“上头”亦有出。外曰“外头”。见王建《宫词》：“乍到宫中忆外头。”古乐府《企喻歌》：“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钲铃。”此“前头”、“后头”之所出。

横头　边头

元微之诗：“招我上华筵，横头坐宾位。”“横头”字见此。边头，本边塞之称。杜诗：“边头公卿仍独骄。”姚合《行〔穷〕边词》：“行人不信是边头。”今以为旁边之称。

一张　一科

物一枚曰一张，见《南史·鱼弘传》：“有眠床一张。”萧统《陶渊明传》：“蓄无弦琴一张。”草木曰“一科”，见太白《赠盖寰》：“昔日万乘坟，今成一科蓬。”

一顿

一度食曰一顿，见《世说》：“罗友尝伺人祠乞食。往太早，主人问：‘何得在此？’曰：‘欲乞一顿食耳。’”又，“吴领军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卖狗供客，比得一顿食，殆无人色。”宋晏殊《与兄手帖》云：“家间仆吏等，直至今两日内破一顿猪肉。”用此。杜诗：“顿顿食黄鱼。”苏诗：“上人顿顿食薯芋。”袁桷诗：“午顿炊难熟。”皆本之。若《隋·炀帝纪》：“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此以贮食为顿，犹今所云打尖，非食一次之谓。又，《释氏宝鉴》：“香阇黎谓游客云：‘檀越等常自噉饭，未曾与香，今日须餐一顿。’”[(2)]“一顿”字又见此。

一泼

一番曰一泼。案，李翊《俗呼小录》：“雨一番一起为泼。”今俗，凡事一起皆曰“一泼”，雨则云“一阵”。

一遭

一番亦曰一遭，见《涌幢小品》：“时嘲用《中论》幸售者，

曰：‘只好这一遭。’”

一搭

一处曰一搭，见卢仝《月蚀》诗：“当天一搭如煤炲。”

一把

一握曰一把，见《韩诗外传》：“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不为之加多。”梅尧臣《时鱼》诗：“一把铜钱趁桨牙。”

一寣　音忽

睡一觉曰一寣，音作忽，见《广韵·十一没》“寣”注：“呼骨切，睡一觉也。”毛初晴《韵学要指》云：“越人语暂睡而觉曰寣。”《礼部韵》无有。

唇涂

陆伸《侬渠录》云：“北人谓鼾睡声曰打呼，南人则曰打唇涂。”疑“唇涂”即“呼”字之反切，如“孔”为“窟窊”，“团”为“突栾”之类。

胡卢

语不清楚曰胡卢，见《阚子》：“周客掩口胡卢而笑。”一本作“卢胡”[3]。东坡诗：“满堂坐客皆卢胡。”

滑□

行路欲颠仆，曰打滑□，见皮日休《吴中苦雨》诗：“蘚地滑□足。”亦可作滑汰。东坡《秧马歌》：“耸踊滑汰如凫鹭。”《说文》：“汰，滑也。”《广韵》“□”注：“泥滑。”又，“跋”注：“足跌。”

干瘪　音鳖

《寄园寄所寄》载张士诚败，吴人为十七字诗云：“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谓张士诚信用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也。一朝西风起，干瘪。”案，《龙龛宝鉴》“瘪”字注[4]：“枯病。”亦作“鳖”。《广韵》作“瘪”。刘辰《国初事迹》载此谣作“干别”。

流落

漂泊无依曰流落。见太白《上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东坡诗：“流落初坐此。”又，“江湖流落岂关天。”《霍去病传》作“留落”：“诸宿将留落不耦。”注：“留谓迟留，落谓坠落。”今俗取物不尽，则曰留落。

穷忙

《老学庵笔记》载："元丰时，京师语曰：'户度金仓，日夜穷忙。'"俗自称烦冗曰穷忙，见此。

随意

不一定曰随意，见曹子建《桂树行》："去留随意所欲存。"陆士龙《答车茂安书》："昔秦始皇离宫别馆，随意所居。"庾信《荡子赋》："细草横阶随意生。"隋王胄诗："庭草无人随意绿。"王维诗："随意春芳歇。"王昌龄诗："随意清枫白露寒。"皆用之。李善注《头陀寺碑》云："菩萨能变化生死，随意住生。"

随分　随便

随意亦曰随分。李端《长信宫词》："随分独眠秋殿里。"陆放翁《小园》诗："山家随分有园池。"又曰随便，见《公羊·宣五年》疏："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后周武帝诏："愿往淮北者，随便安置。"

打算

《宋·谢枋得传》："贾似道行打算法，欲害诸阃臣。"宋无《哻呓集》亦云。今俗算计曰打算，见此。

得法

作事恰好曰得法，见《鲁语》：“宣公曰：‘是良罟也，为我得法。’”又，《国策》：“蒙谷献典，五官得法。”又，《晋书·葛洪传》：“洪就郑隐学，悉得其法焉。”东坡诗：“朱瑶唐晚辈，得法尚雄深。”方岳诗：“酿方传得法。”

道地

物之佳者曰道地。按，《本草》注：“药出某地者佳。”药肆招牌必曰“道地药材”，他处亦称“地道”，是本为药材之称。又，《汉书·田延年传》：“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此犹今云“地步”。

狼犺

物大而无当者曰狼犺。案，《山海经》：“犺狼，兽名。”一本作狼犺。盖借兽形言之。

鲫溜

《西湖志余》：“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如‘鲫溜’为‘秀’是也。”则鲫溜即伶俐之意。吴梅村《咏凉枕》词：“眼多唧溜为知音。”作唧溜。

挪移

借用曰挪移。按，《周官》：“以待邦之移用。”明郎兆玉注

云：“移，那也。”“那”即“挪”字。此语当起于明初。

谦虚

自谦曰谦虚，见《后汉·杨秉传》：“秉儒学侍讲，常在谦虚。”《晋书》：“张宾谦虚敬慎，开怀下士。”庾子山《答移市教》云：“圣德谦虚，未忘喧湫。”虚，即实若虚之意。山谷《谢陈适用惠纸》云：“君侯谦虚不自供。”

作难

孙绰《碧玉歌》：“感郎不作难。”“作难”字见此。太白《忆旧游》诗云：“回山倒海不作难。”(5)

私房

瞒父母私蓄曰私房。案，《北史·韦孝宽传》云：“所得俸禄，不入私房。”本言己之房屋，后遂以为蓄积之称。

白字

讹字曰白字，见《日知录》，亭林先生以“白”为“别”之转音。《后汉·儒林传》云：“谶书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字。别字者，本当此字，而讹为彼字也。

闲书

稗官小说曰闲书，见李建勋诗：“惟称乖慵多睡者，掩门中酒览闲书。”

笔脚

李戒庵《漫笔》谓今人称所写字曰笔脚。案，柳子厚《酬刘梦得家鸡》诗云：“柳家新样元和脚。”“脚”字本此。宋童宗说《柳诗注》云：“元和间有书名‘元和脚’者，指公权也。”(6)

那边

彼处曰那边，见太白《相逢行》：“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杨诚斋诗：“叠嶂双溪阿那边。”马臻诗：“记得西峰阿那边。”或训“阿那”为“婀娜”，未是。

隔壁

住居左右曰隔壁，见《宋书·范蔚宗传》：“果得隔壁遥望。”唐李康成《题河阳女》诗：“运命倘不谐，隔壁无津梁。”康成辑《玉台后集》自载之，亦载《刘克庄集》。东坡《和子由病酒》诗：“隔壁闻三咽。”案，《南齐·刘瑾传》：“兄瑊，夜隔壁呼共语。”《南史·乐颐之传》：“遇病，与母隔壁，忍病不言。”则一家中亦可称隔壁也。

对门

《说苑》：“行不修，礼不敏，则对门不通矣。”“对门”字见此。太白诗：“洛阳女儿对门居。”

切脚

开列居址曰切脚。案，袁子让《字学元元》引《唾玉集》有“俗语切脚”，盖为字音之反切。脚，字脚也。后借为居处著实之谓。

风闻

官府不由告发，察访行查曰（叫）风闻。按，《汉书·尉陀传》云：“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此“风闻”二字之缘起。《晋书·顾和传》：“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沈约《弹王源》云：“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又云：“与风闻符同。”魏任城王澄表云：“御史之体，风闻是司。”《唐·百官志》云：“御史台不受讼，有诉可闻者，略其姓名，记以风闻。”则风闻乃御史之事。《国语》：“风听胪言于市。”贾逵注：“风，采也，采听商旅之言也。”

新闻

王明清《挥麈录》云：“朝报外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洩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亦见赵升《朝野类要》。“新闻”二字见此。

喝道

官人出，皂隶喽喝，谓之喝道，见唐路德延《孩儿》诗：“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喽喝”二字见欧阳公《憎蚊》诗序：“蝇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远喽喝，来咬人也。”喽，《集韵》亦作吆。

唱喏　音如“惹”，“唱”作“仓”去声

长揖曰唱喏。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唱喏者，引气之声也。”或古人相揖作此声。宋人记《虏庭事实》云：“揖不声，名曰哑揖。”宋以前揖皆作声，元以后都不作声，而唱喏之名犹存。程哲《蓉槎蠡说》引谢承伯诗“麻霞啰喏官通显”，云“啰喏”，相助为声也。“麻霞”亦声也。小说有“声诺”，即“声喏”也。

打躬

《周官》“九拜”：“四曰振动。”《正字通》云：“如仪礼之揖厌。推手曰揖，引手曰厌，今谓之打躬。”[(7)]俗以揖不至地曰打躬，见此。九拜之空首即唱喏也。

敛衽拜

女拜称敛衽。按，古为男子之通称。《国策》：“江乙说安陵君曰：‘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史·留侯世家》：“郦生曰：‘楚必敛衽而朝。’”东坡《题王维吴道子画》诗：“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又，《夜过舒尧文戏作》云：“作客敛衽谁敢侮？”又，《舟

中听大人弹琴》诗：“敛衽窃听独激昂。”元熊禾《题东坡集》云：“东坡称天人，再拜当敛衽。”则是时犹未专属女人。

百拜

与父师书札称“百拜”，不知起何时。黄榆《双槐岁抄》载韩都宪雍莅两广总督时，少司徒薛公与书称“远百拜奉书永熙都宪年兄行台”，邢太守书称“侍生宥百拜奉书都堂先生执事”，则百拜且施之贵官。

背书

塾童师前背立，讽所诵书，曰背书。按，《周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郑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昌黎《韩滂墓志》“滂读书倍文”注：“谓背本暗记也。”则当为倍书，背与倍通。今呼背作如字，以其背转书也。

理书　温书

温习所读书曰理书，亦有出。《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此“理”字所本，盖犹理丝之意。亦曰温书，见王右丞《与裴迪书》：“足下方温经。”盖本“温故知新”之语。

偏数

读一过曰一徧。徧字亦古。《黄庭经》末章云："入室东（西）〔向〕诵玉篇，约得万徧义自鲜。"梁丘子注："徧数既足，功多则义自明。"《晋·董遇传》："令弟子先读书百徧，云：'多读则其义自见。'"昌黎《张中丞传后叙》云："吾于书，读不过三徧。"又，《与大颠书》曰："如此读来一百徧，不如亲面而对之。"裴松之《魏志·贾逵传》注云："最好《春秋左传》，自课诵之，月常一遍。"《梁·陆倕传》："所读一遍，必诵于口。"遍，俗徧字。

学书

塾童习写字曰学书，见《说文》"幡"字注："书儿拭觚布。"徐铉云："觚，八棱木，于上学书已，以布拭之，俗呼幡布。"觚，即今所谓简版也。

上学忌双

童子初入塾，以五岁七岁，有"男忌双，女忌单"之说。按，《北齐书·李浑传》："弟绘，六岁自愿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约而弗许。"则是时已有此说。

上大人丘乙己

乡学书儿描写红字小本，有"上大人丘乙己"之文。按，叶文庄《水东日记》云："诸暨陈儒士洙尝见金华宋学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细书小字，曾及'上大人丘乙己'等文。"盖一时信笔，择其字画之简者。后人以便于童蒙而遍行之。金华门人郑楷撰公行状云："先生视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余字，皆可辨点画。"又，郎瑛《类稿》谓："尝见公自书诗四册，字小如芝

麻。”是则公故自夸眼明者。王弇州《与赵汝师书》云：“弟尚未曾描写‘上大人’，将来或得小小实用。”则知此风起于明初。然《续传灯录》：“僧问蕴良禅师：‘如何是接初机句？’曰：‘上大人。’”则宋时有此语，特未施之学书尔。又，初入塾，读《百家姓》、《三字经》，识日用杂字，见陆放翁《剑南集》诗云：“儿童冬学闹比邻。”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书，谓之村书。”《百家姓》系宋初钱唐老儒所作，时钱俶据浙，故首赵，次钱，孙乃淑妃，李谓南唐主，次列国之大族。

八股

俗轻古学，尚时文，盖为科名起见。“时文”二字，始见《唐国史补》目录：“叙时文所尚。”盖言是时所行之文也。按，八股之体，相传谓自王荆公始。然荆公只罢诗赋、帖经、墨义，兼取《论》、《孟》发题，在熙宁四年。非有所谓八股也。朱子《贡举私议》有云“今之为经义者，不问题之大小、长短，必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其后但反覆敷演破题之意而止”。则是时已行比偶体。元王充耘《书义矜式》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后讲、结尾，凡十余项，似即今时文滥觞。亭林先生谓：“时文始于成化以后、天顺以前，其文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毛奇龄谓“始于元仁宗之延祐二年”，非是。仁宗皇庆二年，《四书》专用朱注，移在经义前，自后遵为定式，未尝改定文体也。吴修龄乔《围炉诗话》云：“六经至诗余，皆自说己话，未有代他人说话者；有之，自元人作剧始。八比文非注非疏，与契丹扮夹谷之会及关壮（穆）〔缪〕唱‘大江东去’无异，皆代人说话也。”亭林先生云：“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有以哉！《黄氏日抄》有云：“学者作时文，亦是少年一厄，过此当留心学问。”是知“时文”二字，从古患之。

尝以修龄之说质之卢抱经先生，云：“今之务时文者，并非关公‘大江东’可比，直是小丑杂剧尔。”近见袁简斋大令《与戴敬

咸进士论时文书》，亦有“优伶”之论，与修龄言盖暗合。若常熟顾景范所云：“秦坑儒不过四百，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未免过激已。

---

(1) 《老学庵笔记》卷二：“长安民契券，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盖尽为禾黍矣。”末有“四至”语。

(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五：“香阇梨者，莫测其来。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飞赴寺，欣然有终志。时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游赏，多将酒肉共相酣乐，前后劝喻，曾未能断。后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于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谓人曰：檀越等恒自饮噉，未曾与香，今日为众须餐一顿。诸人争奉肴酒。随得随尽，若填巨壑，识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饱，扶我就坑，不尔污地。及至坑所，张口大吐。鸡肉自口出，即能飞鸣。羊肉自口出，即驰走。酒食乱出，将欲满坑。鱼䱇鹅鸭，游泳交错。众咸惊嗟，誓断宰杀。”

(3) 《后汉书·应劭传》：“昔郑人以干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缯十重。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俗，无乃类旃。”

(4) 《龙龛宝鉴》，疑为《龙龛手镜》之误。

(5) 孙绰《碧玉歌》此句，《玉台新咏》作“感郎不羞难”，《乐府诗集》作“感郎不羞郎”。李白诗此句诸本均作“回山转海不作难”。

(6) 《柳诗注》指《柳河东集注》，该语见卷四二。

(7) 《正字通·手部》“拜”：“振动，如《仪礼》之揖厌。推手曰揖，引手曰厌，今谓之打躬连拱手。”

卷十一

流年

算命问流年，见朱子《逢僧谈命》诗：“时行时止非人力，莫问流年只问天。”东坡诗尤屡见。“流年又喜经重九”、“流年自可数期颐”、“共将诗酒趁流年”、“不悲去国悲流年”。李焘《长编》载宋太祖语云：“虚度流年，良可惜也。”案，二字庾子山《柴烈李夫人墓志》已用之：“画龙之符，流年不验。”

年纪

年岁曰年纪，见孔子《猗兰操》：“年纪逝迈，一身将老。”《魏武故事》云：“操令曰：‘去官之后，年纪尚少。’”案，孔安国《书》“既历三纪”传：“十二年曰纪。”《周语》“数之纪也”，韦昭注：“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魏书》：“战国纷纷，年过十纪。”岑嘉州《秋夕读书》诗：“年纪蹉跎四十强。”东坡《老人行》：“处处无人问年纪。”

同庚

年齿曰庚，问人年曰尊庚，同年岁曰同庚。《癸辛杂识》：“张神鉴瞽而慧，每谈命，则旁引同庚者数十，皆历历可听。”又，《墨客挥犀》：“文潞公居洛，日与司马旦、席汝言、和煦为同庚会，盖犹同甲之义。”古亦谓之同年，如《吴志·周瑜传》：“与孙策同

年。”《步骘传》：“与卫旌同年。”是也。唐时进士俱捷为同年，后因易其名曰同庚。同榜、同年，汉时谓之同岁，见《风俗通》及《范史·李固传》、《三国·魏武纪》[1]。

一匝　音侧

十二岁曰一匝，见高诱《淮南子》“数杂之寿”，注：“杂，匝也。人生从子至亥为一匝。”王伯厚《困学纪闻》云：“《左传》‘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即今俗语所云一匝。”

日子

时日曰日子，见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首云：“年月朔日子。”六臣注：“日子，发檄时也。”盖“子”为语助，如桌子、椅子之类。《南史·刘之（逊）〔遴〕传》：“参校古本《汉书》，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2]

日中

日向午曰日中，见《书·无逸篇》：“自朝至于日中昃。”《周官》：匠人“昼考诸日中之景”。《易》：“宜日中。”《系词》：“日中而市。”《礼》：“及日中又至。”《左传》：“令诸侯日中造于除。”又，“自日中以争至于昏。”又，“以日中为期。”与《尧典》“日中星鸟”之“日中”不同。《史·平原君传》：“日中不决。”《汉·昌邑王传》：“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世说》：“吴领军日已中，使婢卖狗供客。”

月半

望日为月半，见《士丧礼》：“月半不殷奠。”《祭义》记“朔月月半”。《周官》：“王大食。”郑注：“朔月、月半，以乐侑食时也。”《素问》：“表正于中。”王砅注云：“示斗建于月半之辰。”

当年　当，去声

《吕氏春秋》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女有当年而不绩者。”《旧唐书·职官志》：“应考之官，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注：“当，去声。”俗谓本年曰当年，见此。

另日

《正字通》：“俗谓他日、异日曰另日。”案，“另”字不见经传。或云当作“令”。令，善也。徐陵《太极殿铭》：“嘉哉令日。”

大后日

后三日曰大后日。按，《老学庵笔记》云：“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则此称已久。裴，大历中人也。”外后日即大后日。

大二小三

晦后见月，有“大二小三”之说，见《说文》“霸”字注：“月始生，霸然。霸，古魄字。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正字通》谓“小”当读“少”去声。未是。大月小月之称亦始此。

年头　年尾巴

宋戴复古《石屏集》有诗云：“岁尾年头几局棋。”俗语“年头”、“年尾巴”亦有出。尾曰“尾巴”，见七卷。

戊己读武己

天干中“戊”字皆读作“武”。案，《册府元龟》：“梁太祖曾祖讳茂琳，开平元年六月，司天监请改‘戊’字为‘武’，从之。”后遂书“戊”读“武”，相沿至今。洪容斋《续笔》以为朱温父名“诚”，“戊”类“（诚）〔成〕”字，故司天谄之。非也。以薛《五代史》只言改“戊”为“武”，不云茂琳讳。故有是言，详余《读书随笔》。周德清《中原音韵》收“戊”字于慕韵，音务。盖沿旧讹。

起课单坼交重

王伯厚云：“古筮法用木画地，依七八九六之数而记之。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九也。三多为交钱，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七也。两少一多为坼钱，八也。见《仪礼》疏。”贾公彦《士冠礼》疏也。按，多少即俗所谓字背也。《事原》云：“京房始以钱卜。”

三蓝色

妇女衣衫尚三蓝色。按，郑氏《通志》：“蓝草有三种：蓼蓝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三蓝皆可作澱，色成胜母。故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澱即今所谓靛青，《玉篇》亦作“𪓐”。

绿沉沉

碧绿色曰绿沉沉。案，陆翙《邺中记》：“石虎有象牙桃枝扇，或郁金色，或绿沉色，屏风、器物、枪甲、弓弦等以绿色饰之，皆可号绿沉。”虞世南诗：“绿沉明月弦。”皮日休《新竹》诗：“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右军《笔经》有“绿沉漆竹管”。赵德麟《侯鲭录》以“绿沉”为竹名，非是。

光致致

光滑曰光致致，见韩偓《屧子》诗：“六寸肤圆光致致。”

硬绷绷

微硬曰硬绷绷。按，黄溥言《闲中今古录》载：“奉化应履平知县考满，吏部试论一篇，以其貌侏儒，不得列。应题诗云：‘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上二句云：“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

好童童

高诱《淮南子序》：“淮南民歌云：‘一尺布，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3)]俗有“好童童”之称，本此。

耳边风

言不听受曰耳边风，见杜荀鹤诗：“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王荆公诗：“休添心上焰，只作耳边风。”

眼中钉

恶恨人，曰眼中钉，见《五代史·杂传》：“赵在礼罢，宋州人喜其去，相谓曰：‘拔去眼中钉，岂不乐哉！’”后复任，令民出拔钉钱。又，《古今风谣》：“丁谓逐寇准，时京师语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钉、丁同音也。

眼孔浅

吴曾《漫录》：“宋太祖尝云：‘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时赵普谓桑维翰爱钱也。“眼孔浅”见此。

面皮厚

不知耻曰面皮厚。按，《指月录》：“翠岩真云：‘点一把火，照看黄面老，面皮厚多少。’”黄面老，谓瞿昙。即《诗》“颜厚”之意。俗亦曰老面皮，厚则老矣。

现世报

骂人曰现世报，见李诩《戒庵漫笔》：“张、桂当国，有贴‘十可笑’于门。”“八可笑，驸马招个现世报。”注云：“韦某，无须发也。”

杀风景

李义山《杂纂》有“杀风景”。陈圣观云：“杀，色界反。今俗呼作入声。”《邵氏闻见后录》：“王荆公步月中山，蒋颖叔为发运使，过之，传呼甚宠，荆公意不悦。有诗云：‘怪见传呼杀风景，不知禅客夜相投。’”颖叔喜谈禅也。东坡《次韵林子中》诗：“为报年来杀风景。”放翁《春雨绝句》：“杀风景处君知否？正伴邻翁救麦忙。”

抱佛脚

临时始学曰抱佛脚，见孟东野《读经》诗：“垂老抱佛脚。”《古今诗话》：“王安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应声曰：‘急则抱佛脚。’安石云：‘投老句是古诗。’客曰：‘佛脚句是俗谚。’”

不在行

不谙事务曰不在行，见班固《奕旨》：“博悬于投，不必在行。”《左传》：“以寡君之在行。”杜注：“在军行。”山谷《赠赵言》诗：“自种自收皆在行。”

不长进　长，音讹如奖

不习上曰不长进，见《宋书·孝武帝纪》：“责太子云：‘汝不长进，字迹特其一端耳。’”《太平广记》：“或谓夏侯孜仆李敬曰：‘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耶？’”

不值钱

贵重曰值钱，轻贱曰不值钱。钱，音如田。于小儿亦然。见《史记·魏其侯传》：“灌夫云：‘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直”与“值”通。乐天诗：“荆钗不值钱。”

不中用

无用曰不中用，见《史·始皇本纪》：“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汉·外戚传》：“择宫人不中用者，去之。”又，《王尊传》：“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其不中用，趣自避退。’”《左传》：“无能为役。”杜注：“不中为之役使。”盖用始皇语。

不相干

不关涉曰不相干，事无望亦云然，见宋报恩僧偈：“大地雪漫漫，春来特地寒。灵峰与少室，料掉不相干。”载《续传灯录》。

不耐烦

嵇叔夜《绝交书》：“性不耐烦。”《宋书·庾炳之传》：“为人强急而不耐烦。”俗谓无心绪及体不适，皆曰不耐烦，本此。《五代史》：“后唐明宗将立后，夫人曹氏谓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烦，妹当代我。’”

不中意

弗合意曰不中意，见《汉·酷吏传》：“议有不中意。”小颜注：“不当天子意也。”《江充传》：“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杜周传》：“奏事中意。”“中意”二字又见此。韦苏州诗：“新知虽满堂，中意颇未（定）〔宣〕。”

不敢欺

市肆贸易，动云不敢欺。《国策》：“颜率谓秦王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

不敢当

《鲁语》：“公子欲辞怀嬴。”韦昭注：“嫌于骨肉相取，己欲辞

让，不敢当也。”韦注又本郑氏《诗笺》：“众妾进御君所，不敢当夕。”《史记·齐世家》：“顷公欲尊王晋景公，景公不敢当。”《汉书·张安世传》：“闻旨惧，不敢当。”《董贤传》：“弟闳求中郎将萧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国策》：“聂政曰：‘义不敢当仲子之赐。’”

不保

不理人曰不保，见《北史》：“齐后主纬穆后之母名轻霄，穆子伦婢也。后既封，以陆令萱为母，更不保轻霄。”案，字书无“保”字。吴任臣《字汇补》“睬”字注：“偢睬，俗言也。词家多用此字。”偢，音秋。《集韵》“偢”音峭。“傻偢，不仁也。”

无气力

疲弱曰无气力，见白傅《赠张建封妾盼盼》诗：“醉娇无气力，风袅牡丹枝。”李长吉《美人梳头歌》：“十八鬟多无气力。”王建《寻橦歌》：“行步依前无气力。”“气力”字见《史记》：“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班昭《为兄上书》：“超之气力，不能从心。”《后汉·温序传》：“素有气力，以节挝杀数人。”若《汉·何并传》所云：“以气力渔食闾里。”《江都王非传》：“好气力。”此谓声气权力。昌黎《柳子厚墓志》所云“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是也。

无力量

陆放翁诗：“我守此穷三十年，尚恐死前无力量。”三字见此。

没工夫

不闲曰没工夫，见《五灯会元》：“僧问平山和尚：‘视瞬不及处，如何？’曰：‘我眨眼也没功夫。’”“功夫”二字见《魏志》：“武帝诏：‘当复更治，徒弃功夫。’”又，《王肃传》：“泰极已前，功夫尚大。”唐韦续《古今书评》：“孔琳书但功夫少，故劣于羊欣。”孔毅父《杂录》云：“‘工夫’或作‘功夫’。”按，《南史》：“王僧虔谓宋文帝书工夫少于羊欣。”[(4)]作“工”字。杜诗：“功夫竟榾榾。”元微之诗：“著尽功夫人不知。”韩偓诗：“始知名画有功夫。”放翁诗：“日长添得睡功夫。”山谷诗：“学要尽工夫。”又，“圣处工夫无半分。”

没心情

无兴致曰没心情，见罗隐《七夕》诗：“没得心情送巧来。”又，叶石林《诗话》：“李涛《春社从李昉求酒》诗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社公，涛小字，一作社翁。

心不死

冀幸未绝曰心不死。案，《列子》：“心死形废。”《庄子》：“况官天地、府万物，而心未尝死者乎！”又云：“哀莫大于心死。”江淹《别赋》：“骨肉悲而心死。”用此。《尔雅》：“卷施草，拔心不死。”

难为情

石季伦《明君词》：“远嫁难为情。”太白《三五七言》诗：“相思

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严沧浪《诗话》以此为隋郑世翼之诗。韩诗：“依然离别难为情。”俗谓不堪曰难为情，本此。

难为人

留难人曰难为人，重烦人亦曰难为，见《表记》：“以义度人则难为人。”“难为”二字见《考工·轮人》：“盖已崇则难为门。”又，“难为水”、“难为言”见孟氏书[(5)]。《世说》：“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又，“僧弥难为兄。”

无影踪

语不近情、事不著实，曰无影踪，见元人曲。李群玉《风》诗云：“无影又无踪。”[(6)]

行好事

布施穷困曰行好事，见冯道诗：“但知行好事，不用问前程。”又，《五代史》：“唐明宗责王建曰：‘汝为节度使，不做好事！’”

好天气

天晴明曰好天气，见乐天诗：“可怜天气好年光。”刘梦得《泰娘歌》：“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

天尽头

极边处曰天尽头，见东坡《飞英》诗：“杳杳白苹天尽头。”杨诚斋《望海》诗：“眼到天南最尽头。”耶律楚材《过燕京》诗：“渤海西倾天尽头。”“尽头”二字见杜诗：“肠断春江欲尽头。”

傥来物

无意而得者曰傥来之物，见《庄子·缮性篇》：“物之傥来，寄也。”注：“倏忽不可期也。”

像我能

比似之词曰能，与己相似曰像我能。按，《东坡志林》：“子由尝谓佛印：‘若不出家，不知何如矣？’坡曰：‘不过似我能。’”有《赠杜伯升出家》诗云：“料得如今似我能。”自注：“柳子玉云：‘通若及第，不过似我。’”通，谓法通，即杜伯升，名暹，以进士出家，故云。

破落户

褴缕不堪曰破落户，见《咸淳临安志》“绍兴二十三年，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先是行在号破落户者，巧于通衢窃取人物”云云。则其名起于宋初。

打秋风

以物干求人，曰打秋风。案，《米元章帖》作“打秋丰”。《雪涛谐史》作“打抽丰”，言于丰多处抽分之也。时有惯打抽丰者，谒宜兴令，谀之云：“公善政，不独百姓感恩，境内群虎亦皆远徙。”忽有役禀：“昨夜有虎伤人。”令诘之，答曰：“这是过山虎，讨些吃了，就要去底。”令大笑而赠之。

累锄筋

事难处曰累坠，又曰累锄筋，见明人《思凡曲》。

隔壁听

文理模糊、空有声调者，讥为隔壁听，见朱子《中庸或问》：“程子谓侯生之言但可隔壁听。”

敲门砖

称时文曰敲门砖，以获雋后无所用也。按，曾敏行《独醒杂志》：“东坡戏举许冲元《登科赋》句。冲元与坡同舍，尝于窗外往来，坡问：“何为？”曰：“绥来。”坡举其句云：“可谓奉大福以来绥。”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语盖本此。

拏讹头

乘人有事吓诈曰拏讹头。按，《日知录》：“泰昌元年，御史张泼上言：‘京师奸宄丛集，游手成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拏讹头者。’”是其言起于明季。

拔短梯　过桥拔桥

事后负约谓之拔短梯，本《世说》：“殷浩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担将梯去。’”又曰过桥拔桥，见《续通考》：“许有壬科目出身，会有诏罢科举，竟署有壬名于后。或谓曰：‘参政可谓过桥坼桥矣。’”

牢角底

偏僻处曰牢角底。按，《崇明志》：“诸沙有高家嘴、廖家嘴。”胡长孺《何长者传》作“料角嘴”，云：“水浅处为角竿料度之，故名。”《辍耕录》载：“朱清亡命海中，不逢浅角。”注云：“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故曰料角。后讹为‘廖角嘴’，又讹‘角’为‘家’。”黄与坚《渡七鸦口记》作“撩角嘴”。今呼“料”为“牢”，以“嘴”为“底”，音之转也。

前世事

遇不顺意曰前世事，见《太平广记》。或患人面疮，巫者

云：“此前世事也。”犹所谓孽障冤遣也。

无头脑

前话后忘曰无头脑。按，《唐摭言》有“主司头脑太冬烘”之语，盖本此。《涌幢小品》：“冬月以热酒递客，名头脑酒。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明康海小令云：“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

属鼠属蛇

陆氏深《春风堂随笔》云：“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为人命所属，莫知所起。《北史》：‘周宇文护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当时已有此语。”思按，《王文正遗事》：“周世宗时，张永德遇异人，谓真王已出，但观其色紫黑而属猪者，当善遇之。”有诗云：“属猪人已着黄袍。”赵德麟《侯鲭录》：“陆长源与韩愈同在使幕，年辈相违，或戏之，答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违之有？’”是则十二生肖之说，虽见于《论衡》，而属字则用之六朝以后也。

张三李四

《五灯会元》云：“欲会佛法，但问取张三李四。”俗泛言某某曰张三李四，本此。

姓张姓李人

呼其姓曰姓某人，如姓张姓李人之类。张补庵景江云：“义山《赠韩冬郎》诗：‘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见之唐诗。”案，老杜《送郑炼师》诗已云：“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胡宿《感旧》诗亦云：“酒罏犹记姓黄人。”见李蓘《艺圃集》。

几房

族系支派有大房、二房等，见《唐·宰相世系表》：“李氏分陇西、赵郡二支，陇西有四房，赵郡有六房。”又，《旧唐书》：“中宗即位，大赦，惟敬业一房不在免限。”又，“李锜以反诛，诏宗正削一房属籍。”

---

(1) 范史，指范晔《后汉书》。

(2) 《南史·刘之遴传》：“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

(3) 布，《淮南鸿烈解序》作“缯”。

(4) 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功夫”：《南史·王僧虔传》：“僧虔论书云：‘宋文帝书，自言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

(5)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6) 《李群玉诗集》无此语。

卷十二

天长地久

《道德经》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俗语天长地久，本此。陆倕《石阙铭》：“暑往寒来，天久地长。”庾信《郑常墓志》：“地久天长，敢镌贞石。”白《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裴敬《太白墓碑》：“天长地久，其名不朽。”卢纶有《天长地久词》五首，见郭茂倩《乐府》。

欢天喜地

陶南村《辍耕录》载江西布衣黄如徵上言本道奉使王如宏小民歌云：“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回时乌天黑地，官吏每们同。欢天喜地，百姓每啼天哭地。”惊天动地，见白傅《李白墓》诗：“曾有惊天动地文。”

妙不可言

郭景纯《江赋》：“妙不可尽之于言。”俗谓大好曰妙不可言，本此。

无出其右

甚好曰无出其右。案，《史记·田叔传》：“贯高至汉，汉廷臣无

能出其右者。”朱子注《论语》“孰能为之大”，用此语。古吉事尚左，兵丧尚右。刘贡父以尚右为战国时俗。

奇货可居

宝爱器物，曰奇货可居。见《史记·吕不韦传》：“不韦见子楚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也。’”

白面书生

目文人曰白面书生，见《宋书·沈庆之传》：“谏文帝北侵，云：‘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谋之，事何济？’”岑嘉州《与独孤渐道别》诗：“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

开门授徒

在家设教，曰开门授徒，见范蔚宗《儒林传论》：“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授”、“受”古通用。又，《樊准传》：“一人开门，徒众成群。”洪氏《隶释》云：“汉儒开门授徒，亲受业者曰弟子，次相传授曰门生。”

摩顶授记　“记”转为“据”

叮咛分付，曰摩顶授记，本释氏语。《地藏本愿经》云世尊舒金臂，摩诸分身地藏菩萨而作是言云云：“永离诸苦，遇佛授记。”《华严经》有佛授记寺，十二部经有《授记经》。《楞严经》：“世尊以

手摩阿难顶。”又云：“弥勒菩萨言：‘今得授记次补佛处。’”王鏊《姑苏志》：“方言云‘受记’为欲责而姑警谕，以伺其悛之词。”案，此语本之洪氏《夷坚志》。

咬文嚼字

好通文曰咬文嚼字，见元人杨氏《劝夫曲》。饮食罄尽，嘲曰“尽盘将军”。亦见元人曲。

箝口结舌

坚不吐实曰箝口结舌。见陆机《表》：“箝口结舌，不敢上诉所天。”《焦氏易林》：“杜口结舌，中心怫郁。”《晋书·段灼传》亦作“杜口结舌”。江淹书作“箝口吞舌”。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赋》：“外结舌而内结肠，先箝心而后箝口。”“箝口”二字，始见《庄子》：“箝杨墨之口。”

辞不达义

语言糊涂曰辞不达义。见《仪礼·聘礼篇》：“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大同小异

卢玉川《与马异结交》诗云：“仝不仝，异不异，是谓大仝而小异。”俗谓大同小异，本此。

四司六局

作事必齐备，曰四司六局。《辍耕录》谓起于宋南渡时，“官府贵戚皆置四司六局，民家喜席辄以钱倩之。四司者，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也。”今俗婚丧亦呼诸色目曰六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民间吉凶筵会自有托盘、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又，王凤洲《丛记》载：“洪武初年，定宫中女官之制，凡六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尚宫局二人，总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事。尚仪局一人，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之事。尚服局一人，总司宝、司衣、司仗、司饰四司之事。尚食局一人，总司馔、司酝、司药、司供四司之事。尚寝局一人，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四司之事。尚功局一人，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四司之事。”是亦“四司六局”之谓也。

四时八节

《文苑英华》有老杜《狂歌行赠四兄》云：“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钱氏采入《杜诗外集》。俗有四时八节之称，见此。

家常茶饭

《续传灯录》：“僧问广法院源禅师：‘到这田地后如何？’曰：‘家常茶饭。’”俗语家常便饭，本此。

两粥一饭

宋文本心仕淮安守，萧条之甚，以启谢贾似道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今吾乡居家者多如是。

中行评博

中等曰中行评博。案，《尤悔庵集》：“祭文出名有候选中行评博某某等。”谓中书、行人、大理评事、太常博士也。盖四职大小相等，故以称之。行人之官今已汰。

七塔八幢

器物层累曰七塔八幢。案，释典：“七层为塔，八层为幢。”王锜云：“幢，本禅家幡盖之形，后人以石为幢形而刻咒字于其上，即谓之幢。”如太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颂》是也。《十二因缘经》：“佛塔八重，菩萨七重，辟支佛六重，四果五重，是塔亦不一定也。”

九流三教

医卜星相等谓之九流三教。按，《文心雕龙·谐谲篇》云：“譬九流之有小说。”九流，见《汉·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儒家者流，及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流，凡十家。三教，见昌黎《原道篇》：“今之教者处其三。”《文昌阴骘文》有云：“广行三教。”谓儒释道也。近丙戌大挑，有九流三教之称谓，一等用知县，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同、州判及县丞、盐大使、库大使，为九

流。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又借补训导，为三教也[1]。

不阴不阳

火不旺曰不阴不阳，见王辅嗣《易·系辞》注：“为阴则不能为阳，惟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

老生常谈

习闻语曰老生常谈，见《魏志·管辂传》：“邓飏曰：‘此老生之常谈。’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山谷《流民叹》：“老生常谈幸听之。”

人微言轻

自谦曰人微言轻。按，《史记》“穰苴对齐景公”，《后汉书》“杨乔荐孟尝疏”，皆作“人微权轻”。“言”、“权”声相近也。

眼关六只

眼目伶俐者曰眼关六只。吕蓝玉《言鲭》云：“此放鸭者语也。凡放鸭千百为群，目不转睛，看定其六只雄者，则一群俱不走散，故有是称。”

眉花眼笑

刘孝威诗：“窗疏眉语度，纱轻眼笑来。”俗语“眉花眼笑”当出此。眉，音转为“迷”。

天花乱坠

善于言语者曰天花乱坠。按，张敦颐《六朝事迹》载：“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感得天雨散花，天厨献食。”盖本此意。《楞严经》：“即时天雨百宝莲花。”

一团和气

《朱子语录》：“谢显道云：‘明道如泥塑人，及接人，浑是一团和气。’”四字见此。

弄巧成拙

《续传灯录》：“僧打圆相，问道宽禅师：‘还出得这个也无？’曰：‘弄巧成拙。’”又，“洞山寺僧抛下坐具，子圆禅师曰：‘一钓便上。’僧提起坐具，曰：‘弄巧成拙。’”俗有“弄巧反成拙”之语，见此。

五胡乱华

《晋书·五行志》云：“是后刘渊、石勒等五胡相继乱华。”今遇事纵横无理者曰五胡乱华，盖唐宋以来相沿之语。

目不识丁　不识瞎字

讥不通文墨曰目不识丁。案，《唐书·张弘靖传》：“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孔平仲《续世说》及王楙《野客丛书》并作“一个”，谓篆文“丁”作“（个）〔 〕”，形与“个”近。然《元史·许有壬传》云：“懵不识丁。”若作“识个”，似未妥。又云一个瞎字不识。吴任臣《字补》云：“臧武仲与孔子之父名纥，许轧切，音瞎，俗多呼为‘核’，萧颖士每笑之曰：汝‘纥’字也不识。”今人误以为“瞎字不识”，是“不识瞎字”之语其来亦久。

酒囊饭袋

《荆湖近事》云：“马氏奢僭，诸院子弟专事嬉游，不近文史，时人谓之‘酒囊饭袋’。”今俗无能而善饮食者有此称。又，《论衡·别通篇》云：“不学之人，徒以腹为饭坑，肠为酒囊。”颜之推《诫兵篇》云：“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此语由来已久。

掩耳盗铃

《晋·宣帝纪论》：“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案，此语出《淮南·俶则训》。范氏之败，人窃钟而走，锵然有声，惧人闻之，遽掩其耳[2]。今俗作“掩耳盗铃”。吴曾《漫录·辨误类》云：“谚有‘掩耳盗铃’，非铃也，钟也。”按，《通鉴》载唐高祖起兵时，语已作“盗铃”。

吹毛求疵

苛索疵病，曰吹毛求疵。见《汉书·中山靖王传》：“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后汉·杜林传》：“吹毛索（瘢）〔疵〕，诋欺无限。”《文心雕龙·奏启篇》：“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乐天《寄微之百韵》诗：“吹毛遂得疵。”

算无遗策

庾子山《周大将军郑广墓志》：“服叛威边，算无遗策。”徐孝穆《为贞阳侯与荀昂兄弟书》：“凡厥英谋，算靡遗策。”今以称深细善打算者。

班门弄斧

以所业正人，自谦曰班门弄斧。明杨循吉《蓬轩笔记》载：“采石江上太白墓多题诗，有一客书云：‘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盖当时已有此语。

叶落归根

谚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语。案，李善注鲍明远“别叶早辞风”诗，引翼氏《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向东。”即此意。

将错就错

《指月录》：“荐福怀云：‘弥勒已是错说，天亲已是错传。山僧今日将错就错，与你诸人注破。’”

嚼蜡无味

《楞严经》：“我本无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笺云：“无味也。”俗云“嚼蜡无味”，本此。

对牛弹琴

语非其人，曰对牛弹琴，见牟融《理惑论》：“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又，郭象《庄子注》云：“犹对牛而鼓簧。”亦此意。

狐假虎威

依附作威，曰狐假虎威，意本《国策》。江乙对楚宣王云：“虎与狐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以为畏狐也。”其语则用庾子山《哀江南赋》：“况以隼翼鹗披，虎威狐假。”李义山诗：“虎威狐更假。”用此语。

烈烈轰轰

作事勇猛者曰烈烈轰轰。文信国过张许庙，题《沁园春》词用之：“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媒媒晦晦

体肥胖曰媒媒晦晦。媒作“某”平声；晦作“吼”平声。案，《庄子·知北游篇》：“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注：“媒媒即昧昧。”盖体肥者作事多不伶俐，故云。

隐隐展展

言人倏来倏往曰隐隐展展，见《西京赋》：“商旅联（藉）〔槅〕，隐隐展展。”注：“重车声也。”今借为人迹无定之意。

节节足足

吃食声有节节足足之谓。案，《说文》：“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宋书·符瑞志》：“凤皇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

百孔千疮

逋负累累，曰百孔千疮。见昌黎《与孟尚书书》：“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

一败涂地

事不成曰一败涂地，见《史记·高祖本纪》：“刘季曰：‘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案，本为战败而肝脑涂地之意。老苏《管仲论》云：“威公之薨也，一败涂地，无惑也。”已借用。

牢不可破

昌黎《平淮西碑序》：“并为一谈，牢不可破。”俗语本此。

蛮针瞎灸

《赤水玄珠》有“蛮针瞎灸”之说，本医家语。今作事不循理者有此称。

俗不可医

黄山谷戒子弟云：“诸病可医，惟俗病不可医。”(3)东坡《绿筠轩》诗：“人瘦尚可肥，人俗不可医。”

一窍不通

讥下愚曰一窍不通，见高诱《淮南子注》：“孔子言纣一窍不通，若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不通”二字，司马公《孝经解》用之，“是何

言与”注云：“言之不通也。”

力不从心

心欲然而势不能，曰力不从心，见《后汉·西域传》：“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然范氏又本班昭《为兄上书》语：“超之气力，不能从心。”

有名无实

《汉书·黄霸传》：“张敞云：‘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宋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有名无实。”东坡《敦教化论》云：“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

口是心非

张君房《云笈七签》：“道教五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4)《太上感应篇》亦有此语。今口然心不然者曰口是心非，见此。

近里着己　着，直略切

语言务实，曰近里着己。见《二程语录》：“学要鞭辟近里，着己而已。”

晦盲否塞　否，音痞

无光彩曰晦盲否塞，见吕东莱《童蒙训》：“此种文字晦盲否塞，何足动人？”朱子《大学章句序》用之。

百发百中

《国策》：苏厉谓白起曰：“楚有养由基，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自作自受

宋僧问达观禅师：“一百二十斤铁锥（放）〔教〕阿谁担？”曰：“自作自受。”见《续传灯录》。

一刀两段

作事斩绝，曰一刀两段。见《续传灯录》：“汾阳和尚问智圆禅师：‘介山逢尉迟时如何？’曰：‘一刀两段。’”

脚踏实地

作事着实，曰脚踏实地。见邵氏《闻见前录》：“司马温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宋史·邵雍传》作“脚着

实地”。王勉夫懋《临终诫子诗》云：“平生不学口头禅，脚踏实地性虚天。”

抱头鼠窜

《汉书·蒯通传》：“奉头鼠窜。”奉，即“捧”字。俗谓急遽颠沛曰抱头鼠窜，本此。

急如星火

急不可待曰急如星火，见李顺伯《陈情表》：“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粗眉大眼

《五灯会元》：“僧问黄蘖禅师：‘如何是佛？’曰：‘眉粗眼大。’”今谓姿貌不佳者曰粗眉大眼。

穷凶极恶

《汉书·王莽传赞》：“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盖为大凶恶之义。俗以贫为穷，又曰极，借为贫甚则凶恶之意。

狂奔尽气

急趋不息，曰狂奔尽气。见退之《复上宰相书》：“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

风云气色

事几曰风云气色，见《指月录》：“白云端云：‘迦叶善观风云，别气色。’”

丁一确二

需之甚切，曰丁一确二，见《朱子语类》。本为著实不爽之词，犹丁宁、的确之意。俗呼“确”作“康”入声，音重故也。“壳”字亦然。确，本训坚刚。《易·系辞》：“确然示人易矣。”俗相订曰确帐，无义。

省吃俭用

龚明之《中吴纪闻》云：“予尝附益黄山谷语，以省吃俭用，号五休居士。”(5)今俗，节俭者有此语。

米盐琐屑

事烦琐曰米盐琐屑，见《汉书·黄霸传》：“米盐靡密，初若烦碎。”

咬姜呷醋

节啬作家曰咬姜呷醋。见《老学庵笔记》：“尚书诸曹吏语云：‘礼祠主膳，淡吃荠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

罗雀掘鼠

窘迫之际，竭力张罗，曰罗雀掘鼠。案，《旧唐书·肃宗纪》“贼将尹子奇围睢阳，城中食尽，士卒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云云，语盖本此，极言窘况也。　谓谋衣食曰张罗，当亦取网罗鸟雀之意。

掐鼻皱眉

意不欲而口不敢言，曰掐鼻皱眉，亦曰掐鼻搦漧。按，《晋书·郭舒传》：“为王澄别驾，以救士人宗〔庾〕廞，澄恚之，遣掐其鼻，灸眉头。舒跪而受之。”当即此意。“灸”、“皱”音相近。

咬定牙关

忍饥度日曰咬定牙关。李戒庵《漫笔》载：“任兵备环，倭乱，与子书云：‘但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任，山西人，嘉靖甲辰进士。

贼人心虚

宋雪窦禅师下座，谓侍者：“适来有人看方丈么？”曰：“有。”曰：“作贼人心虚。”见《传灯录》。

顺手牵羊

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按，《曲礼》：“效羊者右牵之。”俗呼右手曰顺手，取顺便之意。

心猿意马

心不定曰心猿意马，见庾子山《五张寺经藏碑铭》：“身虽系马，心避腾猿。”本《维摩经》“难化之人，心如猿猴，又如象马”语。《佛遗教经》：“心之可畏，譬如狂象无钩，猿猴得树，腾跃踔踯，难可禁制，当急挫之，无令放逸。”

人面兽心

骂人曰人面兽心。见《宋·明帝纪》及刘峻《辨命论》。案，《越语》：“范蠡对吴使云：‘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即此意。又，裴景仁《秦书》：“沙门法汰问符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耶？’”王忱丑而才，兄国宝美而狠故也。

妥壳乌龟

骂人有“妥壳乌龟”之谓，按，《续传灯录》：“悟真禅师偈云：‘三面狸奴脚踏月，两头白牯手拏烟，戴冠（白）〔碧〕兔立庭柏，脱壳乌龟飞上天。’”

缩头乌龟

诋畏事者曰缩头乌龟，亦有出。《辍耕录》：“秀州故家子孙多败荡，有金方所者，作诗嘲之曰：‘宅眷多为撑目兔，言无夫而孕也。舍人总作缩头龟。’”以龟詈人见于此。《坚瓠集》载：“张伯雨赠叶景修诗：‘门系龟蒙放鸭船。’以为讥其妇女不洁，故藏一‘龟’字。”亦在元时也。

押韵而已

《全唐诗话》：“景龙中，权龙褒为武卫将军，好赋诗而不知声律。尝吟《夏日》诗：‘严霜白皓皓，明月赤团团。’或云：‘岂是夏景？’答曰：‘趁韵而已。’”俗语“虽不成诗，押韵而已”，本此。

贻笑大方

示人文笔，谦云贻笑大方，见《庄子》：“河伯望洋向若叹曰：‘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注：“大方，犹大道也。”

书囊无底

黄鲁直《送王郎》诗：“书囊无底谈未了。”盖翻用颜师古“有底曰囊”之语。俗犹有此称。

幸灾乐祸

见人失意而喜者，曰幸灾乐祸，见《颜氏家训》“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阙，幸灾乐祸”云云。按，语本《左氏传》：“虢射曰：‘幸灾不仁。’”僖十四年。“郑伯曰：‘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庄二十年。

福至心灵

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吴参政以学究登科，后为学士，尝草制以示欧公。公曰：‘君福至心灵矣。’”俗语本此。

福薄灾生

庾亮《让中书监表》：“小人禄薄，福过灾生。”庾信《尔绵永碑铭》：“年深厉起，福过灾生。”俗云福薄灾生，盖本此。

心头无事

李山甫诗：“更无尘事到心头。”韩偓诗：“寻思闲事到心头。”俗云心头无事，出此。

非钱不行

张鷟《朝野佥载》：“郑愔掌选，贪赃不法。有选人以百钱系靴带，行步有声。问其故，曰：‘当今赴选，非钱不行。’”是唐时已有此语矣。噫！

地主明王

武断乡曲者，目曰地主明王。按，万历《昆山志》：“朱塘乡有地主明王庙。”不云何神。俗称盖假此。

小本经纪　本钱

市肆鬻零星物者，自云小本经纪，见《南史》[(6)]。《市肆记·小经纪类》有药焙、烘篮、风袋、烟帚。寒山子诗：丈夫莫守困，无钱即经纪。“本钱”二字，见昌黎《处州孔子庙碑》：“置本钱廪米。”

人命关天

明黄瑜《双槐岁抄》论狱囚冤报，有云：“人命关天，宜有报也。”盖旧有此语。

花花世界

《华严经》：“佛土生五色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俗语花花世界，盖本此。《首楞严经》：“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东、西、南、北等及上下为界。”

黄昏戌时

日无长短，戌时动云黄昏。按，吾子行《闲居录》云“《尧典》定中星，以戌为昏，世俗称黄昏戌时”是也。则元代已有此语。然宝志禅师《十二时颂》已有“黄昏戌”之语。　志《颂》又有“日出卯，日入酉，半夜子”等语，今俗皆传之。又云“人定亥时”，“人定”字，见汉来歙《表》：“臣夜人定后。”

自我作古

《宣和书谱》：“则天出新意，持臆说，增损前人笔画，自我作古，为十九字。”方回《瀛奎律髓》云：荆公“苓通”字，此“自公作古”。

斯文扫地

《唐书·祝钦明传》：“授太子经，帝与群臣宴，钦明自言能八风舞，体肥丑，据地摇头睆目，左右盼。卢藏用叹曰：‘是举五经扫地矣。’”杜诗：“豪杰谁人在，文章扫地无。”山谷诗：“风流扫地尽。”俗云斯文扫地，本此。《汉书》魏豹等传赞：“上古遗烈，扫地尽矣。”语始此。

眼睛望穿

乐天诗《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俗语“望穿眼睛”出此。杜诗已云：“新愁眼欲穿。”韩诗：“眼穿长讶双鱼断。”义山《落花》诗：“眼穿仍欲稀。”

不知丁董

《后汉·吕布传》：“曹操欲缓布缚。刘备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太师乎？’”俗语“不知丁董”，盖出此。

---

(1) 此处甚略，读者易致迷惑。清陈康琪《郎潜纪闻》卷十二“大挑原始”条：“举人大挑，始于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议选法，一等用知县者，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属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借补训导，凡三班。时谓之九流三教。按：此语儇巧不足录，借以纪大挑缘始，及当时铨补章程耳。”

(2) 按《淮南子》有“俶真”篇而无“俶则”篇，然此典故出《淮南子·说山》。

(3) 黄庭坚《书缯卷后》：“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4) 《云笈七签》卷三十七《洞玄灵宝六斋十直》：“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嗜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淫色。”

(5) 黄庭坚有《四休居士诗》。

(6) 《南史·谢弘微传》：“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卷十三

急急如律令

柳子厚《祭纛文》、《祃牙文》结尾并云："急急如律令。"程大昌《演繁露》引《风俗通》论《汉法九章》云："吏文书下如律令者，言当承宪履绳，动不失律令也，今道流仿官文书为之。"都穆《听雨纪谈》云："道家符咒之末皆云'急急如律令'，乃汉之公移常语，犹宋人云'符到奉行'。汉米贼张陵私创符咒，僭用其文，后道家遂祖述之。"李济翁《资暇录》以为雷鬼名，凿矣。济翁云："令音伶，律令，雷部神名，善走，用之欲其速。"又，晋《杨绍买冢地莂》音别，券书也。末有"如律令"字。钱竹汀先生云："律即'律'字。"则古时文契亦用此语。《莂》末云："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对共破莂。民有私约如律令。"

来迟罚三钟

吴俗饮酒有"来迟罚三钟"之语。案，《景龙文馆记御宴诗序》云："人题四韵，后者罚三杯。"盖本王子敬兰亭诗不成罚三觥之事。俗以到迟比诗迟耳。

有天无日头

宋《神童诗》云："真个有天没日头。"俗以横行无忌者为有天无日头，本此。

黑漆皮灯笼

《辍耕录》：“至正中，遣官赴诸道问民疾苦，使者多纳贿。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俗语本此。以黑漆皮为灯笼，今行宫守夜者用之。盖古有此制，非喻言也。

磕头如捣蒜

尤展成《乐府》注：“成化时，西厂汪直用事，尚书尹旻与都御史王越谒之，长跪叩头出。时有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尚书扯腿似烧葱。’”俗以“叩头”为“磕头”。《本草》有磕头虫。“蒜”作“山”音，讹也。

铁 磨如鍼　 ，音闯，见十四卷

祝穆《方舆胜览》：“眉州象耳山下有磨鍼溪，相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媪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岩。俗云“只要功夫深，铁磨如鍼”，用此事。鍼，俗作针。

贫乃士之常

《世说》：“殷仲堪戒子弟云：‘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损其本？’”用《列子》荣启期语。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

快行无好步

刘歆《西京杂记》云：“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而长卿首尾温丽，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俗语“快行无好步”盖出此。《唐书·朱敬则传》亦云：“急趋者无善迹。”

庸庸多厚福

《后汉·左雄传》：“虞诩疏云：时公卿以下，多拱嘿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厚福。’”今作“庸庸”，盖兼取范氏《胡广传赞》“胡公庸庸，饰情衣貌”语。俗云“呆人自有呆福”，亦此意。

烂熟波罗蜜

熟极曰烂熟波罗蜜。按，朱彧《可谈》：儋耳产波罗蜜，树似冬青而黑实，生根干上，状似冬瓜，外结厚皮若栗蓬，初熟时重可五六斤，去外壳，肉层叠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名。亦见顾屿《海槎余录》。予曾于粤东见之，其花如瓦花而大，两头并发，其树皮所织，即波罗麻也。俗讹作哆啰蔴。又，释典所云“波罗蜜”犹言到彼岸也，《维摩诘经》言“般若波罗蜜”甚多。俗语或指此。

铁树开花

顾屿《海槎余录》云：“俗谓事难成者，云须俟铁树开花。”王日询济《手镜》(1)云：“其树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楠，土人谓之铁

树。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气，遇丁卯年乃花。一云即红豆树，遇甲子年则开花结子，星家‘六十花甲子’之名取此。”临淮人《粤东新语》云：“朱蕉，叶芭蕉而干棕竹，亦名朱竹。通体铁色微朱，以其难长，开花不易，故又名铁树。”

一身充两役

《南史·张充传》：“少好逸游，父绪告归，入郭，遇充猎，右臂鹰，左牵狗。绪曰：‘一身两役，无乃劳乎？’”俗语一身充两役，本此。

好物不须多

《晋书》：“元帝曲江宴赋诗，朱巩止成一联，自云：‘好物不在多也。’”俗语出此。

千里送鹅毛

馈遗自谦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王厚之《复斋漫录》引谚曰：“千里寄鹅毛，物轻情意重。此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谢陈适用惠纸》云：“千里鹅毛意不轻。”案，东坡《以扬州土物寄子由》诗云：“且同千里送鹅毛。”此言盖起于宋初。山谷又有诗云：“鹅毛千里赠，所重以其人。”复斋之说，宋史容注《山谷外集》引之。

蛇无头而不行

《金史》：“斜卯爱实自草《括粟文》云：‘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以“而”作“儿”，掾史不敢改。案，此语盖旧有之。

依样画葫芦

作文人云亦云者，诋为依样画葫芦。魏泰《东轩笔录》：“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所谓依样葫芦耳。’”陶穀《题玉堂壁》云：“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亦见僧文莹《湘山野录》：“时穀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故有是云也。”

凿孔注牙须

固执穿凿者，诋为凿孔注牙须，亦有本。《魏书》“李庶生而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云云。“注”即“种”字之转。

版版六十四

古执不活动，呵为版版六十四，此钱局中语也。局中铸钱，范土为模，每模三十二钱眼为一版，两版对合则六十四矣。

牵郎郎拽队队

《老学庵笔记》：“童谣云：‘牵郎郎，拽弟弟，打碎瓦儿不坐地。’以为祝生男之意。”今俗成群逐队者有此称，以“弟”为“队”，声

之转也。

郎不郎秀不秀

子弟无所事事，谓之“郎不郎，秀不秀”。按，明季汤廷尉江阴人。《公余日录》云：“元、明间，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郎，一曰秀，郎曰某几郎，秀曰某几秀。秀则故家右族，郎则微裔末流。”是则“不郎不秀”犹云不上不落也。或谓当作“稂不稂，莠不莠”，非是。稂、莠俱恶物，二者俱不是，则善类矣。 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明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盖“官”即官人之省，“秀”则秀才省称也。《晋书·孔坦传》：“以秀才孝廉为秀孝。”山谷诗：“只今举秀孝。”

死马当活马医

知不可救，姑且医治，曰死马当活马医，见《指月录》：“云峰悦云：‘膏肓之病，不足以发药。今日且作死马医。’”

千日斫柴一日烧

《传灯录》：“僧问可真禅师：‘如何是学人着力处？’曰：‘千日斫柴一日烧。’”俗以为平时积蓄，一朝花费之谓。

今朝有酒今朝醉

吴虎臣《漫录》引“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谓尝见是诗在梦溪《甲乙集》[2]。《抒情集》又作权常侍审诗。案，今刻在《罗隐集》。

情人眼里出西施

《复斋漫录》云：“谚曰：‘是人眼里有西施。’”山谷《答公益春思》诗用之，云：“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

量柴头数米粒

东坡诗：“陋邦贫且病，数米铢秤炭。”“数米”字出《庄子》：“简发而栉，数米而炊。”《淮南子》：“简丝数米，烦而不察。”俗谓节啬曰“量柴头，数米粒”，本此。

有钱使得鬼推磨

鲁褒《钱神论》云：“钱无耳，可使鬼。”山谷诗用之，云：“使鬼无金钱。”俗云：“有钱使得鬼推磨。”案，“鬼推磨”事出《宣室志》。

路上行人口似碑

山谷诗：“丰碑在人口。”宋任渊注云：“所谓道上行人口似碑。”是古有此语。俗又有“口碑”之称，亦本此。

认定生姜树上生

邵伯温《易学辨惑》载："康节谓伊川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死。'"张补庵云："此今俗语所本。"按，刘后邨诗亦云："人道生姜树上生，不应一世也随声。"生，俗呼如"山"。按，东坡《天竺寺》诗："雨浥山姜病有花。"此又一种，《岭表录异》所云"山姜花，茎叶即姜，根不堪食"者也。

巧迟不如拙速

作文有"巧迟不如拙速"之谓。案，本为用兵语。《孙子兵法》云："兵闻拙速，不睹工久。"张翰《杂诗》："折冲樽俎间，制胜在两楹。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本此。释惠洪《冷斋夜话》云："集句诗，其法拙速而不贵巧迟。"则为作文用矣。

见怪不怪其怪自坏

《夷坚志》："姜七养母猪为业，有客宿其家，闻猪作人言，客以语七。七云：'见怪不怪，其怪自坏。'"俗语出此。

将高不足比下有余

中户人往往云："将高不足，比下有余。"案，张茂先《鹪鹩赋》云："将以上比不足，下方有余。"茂先又本张伯英《与朱赐书》语："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崔、杜，谓崔瑗子玉、杜度伯度；罗、赵，谓罗晖叔景、赵袭元嗣也。见《三辅决录》。《晋书·卫恒传》亦载：袭

即赵歧之兄，二人以拙书见嗤于伯英，“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有此语。

阴地不如心地好

《癸辛杂识》：“倪文节与秀王邸邻居，颇被侵占。文节常语曰：‘住场好不如肚肠好，阴地好不如心地好。’”今犹传之。

远水不救近火

《韩非子》：“失火而取水于海，虽多而火不灭，远水不救近火也。”后魏杜朔周请宇文泰来主贺拔军事，引此语。

无天于上无地于下

肆无忌惮者，谓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按，《淮南子·兵略篇》有此语，言勇将奋不顾身也。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左氏《百川学海》载：“婺源詹惠明代父死，临刑诵云：‘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宋时有此语。

乡下夫妻寸步不离

任昉《述异记》云："吴黄龙中，海盐有陆东，貌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号为比肩人。"今俗以嘲乡下夫妻，恐不能当也。

金玉满堂长命富贵

吉利语多用"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语。按，《道德经》第九章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太白《悲歌行》用之："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山谷《和赵伯充》诗："金玉堂中寂寞人。"吕大临《博古图》载镜背铭多"长命富贵"字样。唐宋时，公主下降用之。亦见王俅《啸堂集古录》。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指月录》："云峰悦云：'一言已出，驷马难追。'"即子贡"驷不及舌"之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道德下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谚作"不漏"，盖取谐声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俗有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见《说苑·权谋篇》。

行船走马三分命

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杜彦林坠马，云：‘乘船走马三分命。’”今俗犹称之。

十只指头咬了只只痛

曹子建诗：“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俗爱子如一者每云：“十只指头咬了只只痛。”本此。指头，转为节头，以指有三节也。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大业拾遗记》：“隋炀帝《与宫女罗罗》诗：‘此处不留侬，更有留侬处。’”今以“侬”为“人”。

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

杜荀鹤诗：“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今俗“世乱”作“势败”，“年衰”作“神衰”。 《续传灯录》：“僧问晓月禅师：‘曙色未分人尽望，及乎天晓也寻常。’师曰：‘年衰鬼弄人。’”似此语旧有之。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

《指月录》：“元丰间，无为居士杨杰《和庞公偈》云：‘男大须

婚，女大须嫁。’”今俗语有之。庞名蕴，唐开元时人。一家俱修行，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故杨答云然。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洪容斋《夷坚志》：“方禹为杨五所害，后索命，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语至今传之。

疑人莫托托人莫疑

唐陆宣公疏有云：“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金熙宗亦有此语。俗改“用”作“托”字。

一日不做一日不活

《法苑珠林》：“药山师以三篾绕腹，一日不作，则一日不食。”黄山谷《开先〔禅〕院修造记》用之。俗贫而业技者每云：“一日不做，一日不活。”“作”有去声，俗作“做”字。

有是父必有是子

《孔丛子》：“有生子不类者，怒其妇，将黜之。子思曰：‘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俗语“有是父，必有是子”，盖本此。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唐书·陆象先传》：“尝云：‘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俗语出此。

孟姜女哭哀哀

刘向《说苑》载：“杞梁战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为之崩。”此即孟子所谓“杞梁妻善哭其夫”者也。俗有“孟姜女哭哀哀”之说，盖本此。杞梁妻孟姜，亦见孙宣公《孟子音义》。

杂谚

田家占谚，多见于贾勰《齐民要术》、崔寔《四民月令》、张鹭《朝野佥载》、程大昌《演繁露》、周密《齐东野语》。兹取合于吾俗者书之，如：“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上火弗落，下火滴汩。”言火日雨多也。汩，音托，今讹如“掇”。“明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今作“明星照烂地，天亮落弗及”。及，为“忌”音。“朝霞暮霞，无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黄山谷集》云：“朝霞出门，暮霞千里。”言雨（侯）〔候〕之迟速。“有利无利，但看四月十四。”今作“只看三个十二”。“夏至有雷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有雷，今作“有风”。按，马大壮《天都载》谓：钦天监柱联作“夏至酉逢”、“重阳戊遇”。“六月不热，五谷不结。”“六月初三起个黄昏阵，七十二个隔夜阵。”村农讹为“吓爷阵”。“朝立秋，暮飕飕。俗讹“暮”作“冷”。夜立秋，热到头。”“日暖夜寒，东海也涨。”今俗又有：“雨中莳秧，关门掘藏。”“藏”协平声。“曲蟮唱歌，有雨弗多。”“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白露白迷

迷，秋分稻秀齐。”“雨打黄霉头，四十五日无日头；雨打黄霉脚，四十五日赤㬎㬎。”言漧旱也。“人在岸上囆，稻在田里撺。”言伏间稻宜热也。“白露身弗露，处暑十八盆。”“秋榖碌，收粃谷。”言立秋日忌雷声也。邑《志》作“秋孛鹿，损万斛”。“乌云接日头，半夜雨溲溲。”“山糊海幔，晒杀老鸛。”谓夏雾主晴也。“日打洞，明朝晒得背心痛。”有云无脚，谓之日打洞。“朝看天顶穿，夜看四脚悬。”谓无云主晴也。“三朝迷露发西风。”俗以雾为迷露，此谓冬雾也。“夏至难逢端午日，百年难遇岁朝春。”皆有验。又，“求人不如求自己，跌倒不如自爬起。”“积财千贯，不如薄技随身。”二语见《颜氏家训》。“孽子顽妻，无药可医。”“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奔”作去声。“无药可医卿相寿，有钱难买子孙贤。”“船傍岸，不要乱。”“船到港门自然直。”“门”，叶入声。皆古谚之传于今者。

俗对　俗诗

门户对联及相传诗句，往往沿用，而不省所自来，今考“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陈后主入隋上文帝诗也。见《北史》。“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大历诗也。见《古今诗话》。“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用王勃《滕王阁序》，而增末一字也。“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乃圣祖赐桐城张文端相国立春帖子。阮吾山司寇《茶余客话》云“张氏岁岁帖之，后搢绅家俱用此联，近则比户皆然矣”，又，“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朱湾《咏酒筹》诗，本作“便是令行时”。一作崔戎诗，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四语见《容斋随笔》。“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并见《事林广记》。“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宋人笑都统明椿立生祠于关王庙侧也，见洪氏《夷坚志》。本作“大家飞上梧桐树”。又，德兴汪远之赴试，兄在家，梦驶卒语云：“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后报者至，果诵此二句。今“勤苦作窗下，一

日作一举”，为小异耳。“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见《萤雪杂说》。“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皇池”，刘昌言《上吕蒙正》诗，见《辍耕录》。一作张唐卿诗，非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宋叶李《记梦诗》也，见《癸辛杂识》。一作徐守信诗。“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见《北梦琐言》。“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东坡《和子由生弟四孙》诗也。“春宵一刻值千金”，亦东坡《春夜绝句》，见《苏诗续补遗》。“月子弯弯照几州”，宋时民间歌也，见杨诚斋《竹枝歌序》。上二句云“一休休，二休休”。“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郎瑛《七修类稿》引作古乐府语。“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女真蕙兰诗也。或讹为鱼玄机作。“巧妻常伴拙夫眠”，明谢在杭诗也。此类不可枚举。

---

(1) 即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明人王济，字伯雨，号雨舟、白铁道人，浙江乌程人。“日询”似非王济字号。

(2) 吴曾（字虎臣）《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权常侍诗”条：“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予尝以俚俗所作，偶阅《抒情集》，乃知权常侍审诗也。”未言“梦溪《甲乙集》”。顾张思误记。

卷十四

官役曰差

官役遣曰差，吏人曰差人。案，《汉·苏武传》“假吏”注：“若今之差人充使典。”《唐宣宗诏》：“每役事，委令轮差。”颜师古《匡谬正俗》云：“《诗》‘既差我马’毛传：‘择也’，今云‘差科’亦此意。”赵耘松云：“盖谓拣择其人可应役者，曰差人。”思案，吴清翁《月泉吟社启》云：“切望如期差人来问。”此“差人”为通称，犹云“使人”。《集韵·皆部》“差”注：“使也。”

上移下曰仰

官府文移，上行下曰仰。案，《北齐·孝昭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议之。”仰议，谓议于朝也。后相沿为上委下之称。《包拯家训》末云：“仰洪刻石，竖于堂屋东壁。”洪者，包公子也。吴曾《漫录》误引作“珙”。则宋初已用“仰”字。

下白上曰稟

《周书》：“臣下罔攸稟令。”注：“稟，受也。”《集韵》：“受命曰稟。”今民吏白官长及下属白大僚皆曰稟。毛晃《增韵》云：“白事曰稟，古无此义。”则宋时已然。稟，从亩从禾，本为饩稟字，亩即“廪”本字，俗作“禀”，非。

详察曰查

详察曰查。案，《广韵》“查”与“槎”同，“水中浮木。”从木，且声。俗从“旦”，非。《正字通》始有“考察”之训。康熙初，高阳李相国霨以“查”字无义，欲改为“察”，会稽徐咸清争之，谓“查”乃“在”字之转。《书》“在璿玑玉衡”、《记》“在视寒暖之节”，注皆训“察”。“察察”非美称，“在”字又不可用，因仍之，见毛西河《徵士徐君墓志》。

批答用准字

文书批示，“準”皆“准”。王勉夫《野客丛书》云：“相传以为蔡京父名‘準’，凡批答皆去‘十’字，时官属俱讳之，不书‘十’。后遂相沿不改。考魏晋石本吏文书，‘承準’字多作‘准’，汉隶刻亦然。则此体已久，盖始于隶人之省笔，后遂因之。”颜元孙《干禄字书》及《广韵》俱以“准”为俗字，“準”从“隼”声，“准”则无义矣。

成谳曰案卷

《后汉·孔融传》：“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盖本为案核之义，后遂以所案者曰案卷。山谷《和寄子瞻》诗：“有罪未见案。”

补偿曰赔

以物相偿曰赔，古谓之“备”。平声。《北齐书》：“高欢立法：盗私家十备五，盗官法十备三。”后周诏云：“侵盗仓库，虽经赦免，征备如法。”梅氏《字汇》云：“俗以‘赔’为赔补之字。”后周诏语见《周·

明帝纪》。

避人曰畔

《南史·陈后主纪》：“起齐云观，国人歌云：‘齐云观，寇来无际畔。’”或以为藏匿曰“畔”之所始。案，无际畔，即无涯岸之义。王隐《晋书》：“邓伯道避石勒，难以车马负妻子以叛。”当为藏匿之意，“叛”与“畔”通。

守候曰等

守候曰等。案，唐路德延《孩儿诗五十韵》有云：“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见计敏夫《唐诗纪事》及《太平广记·幼敏类》。是唐时已有此语。宋濂《篇海》“等”注：“又期待也。”已前字书都无此训。吴梅村《圆圆曲》“等取将军油壁车”、桑民怿《嘲富翁》诗“粮长解头专等待”用此字。桑诗见沈石田《客座新闻》。《戒庵漫笔》：明太祖赐江阴指挥吴国典札，亦有“等大军来与他厮杀”之语。

满足曰够　音遘

《魏都赋》：“繁富夥够，不可单究。”《广韵》亦作“够”：“聚也，多也。”今谓满足曰够，见此。又，“彀”为弓持满，亦可作“彀”。

放置曰安

陈氏澔《礼记》“崇坫康圭”注：“康，安也。凡物置之得所，则无危坠之忧，故为坫以安之。”则以置物曰安，甚有理。宋刘义庆《幽明录》：“邺城凤阳门五层，安金凤皇二头于其上。”刘孝标诗：“襻带虽安不忍缝。”庾信赋：“兔月先上，羊灯次安。”又，“度安花之相去。”温飞卿《西州词》：“去船不安幅。”东坡《椰子冠》诗：“簪导轻安发不知。”《佛本行经》：“毕钵罗耶童子，即衣裹手，安放床上。”[(1)]《能改斋漫录》尝记一假山诗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或谓东坡作，以刺荆公。　又，《玉篇》“置”字注：“安置也。”《广韵》同。俗呼“睡”曰安置，盖假物言之。

买物曰置

买物曰置，亦曰置买。案，《左传》：“凡而器用财贿，无寘于许。”“寘”、“置”古通。寘，本音觶，《说文》：“置也。”亦可作“制”。《后汉·樊准传》：“上疏言：‘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今以著作曰制，本杜诗：“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

出钱借物曰赁

《史记·范雎传》：“臣为人佣赁。”“赁”始见此。《后汉》公孙穆为吴祐赁舂、梁鸿为皋伯通赁舂，皆是。《类篇》：“以财僱物曰赁。”俗呼作“佞”，声重也。

以钱送礼曰折

洪觉范《冷斋夜话》载：“东坡在儋耳时，日从民乞园蔬，临别

写诗与之，末云：‘新酝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今以钱代礼物曰折，亦有出。《南齐·东昏侯纪》：“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此“折”字所出。

竖棚架曰搭

韩偓诗：“夜深斜搭秋千索。”俗谓竖立棚架曰搭，盖本此。乐天诗：“熏笼乱搭（旧）〔绣〕衣裳。”亦此意。《集韵》“搭”注：“又挂也，附也。”

以草盖屋曰苫

稻草盖屋曰苫，音如扇。《广韵》“苫”有平、去二音，俱训“草覆屋”。《正字通》分“苫次”为平声，“苫覆”为去声，未是。

高起曰𪓐

《集韵》“𪓐”注：“又音窍，高也。”《昌黎诗》：“我亦平行蹋𪓐𪓐。”𪓐，丘召切。《玉篇》：“𪓐𪓐，不安貌。”

诓语曰赵

语言不实曰赵。案，《尔雅》：“休，无实李。”郭注：“一名赵李。”无实曰赵，殆取此意。　又，以“赵”为然词。家先生云：“盖五代时民间口语，为宋有天下之谶，后遂沿之。”

不认曰赖

不认前言曰赖，见老苏《谥法辨论》有曰“赖”者，注：“不悔前过曰赖。”[(2)]今借贷不还亦曰赖。《国语》：“庆郑云：‘已赖其地，而又爱其实。’”盖谓许赚秦河外五城而不与为赖也。韦注：“赖，赢也。”则为赖籍之义。

不受曰璧

馈赠不受曰璧，盖本《左传》公子重耳受飧反璧事，后相沿去“反”字，只称“璧”。又称“奉璧”、“谨璧”，失其义矣。　或亦称“完璧”，此用《史记》蔺相如完璧归赵事，然非不受之谓。

微晒曰晾

吴志伊《字补》“晾”注：“晒暴也。”吕毖《小史》云：“晒晾。”俗谓微晒曰晾，见此。《方舆纪要》有“晾鹰台”，元时游猎之所。

计簿曰账　票纸

买卖记数开票曰账。案，宋元字书都无“账”字。《北史》：“后周苏绰始制计帐、户籍之法。”又，“魏孝庄帝劳宋世良曰：‘知卿所括，过于本帐。’”隋开皇十年诏：“流寓之人，垦田籍帐，皆与民同。”又，《裴政传》：“赵元恺造职名帐未成，刘荣云：‘但须口奏，

不必造帐。’”《唐书·宇文融传》：“钩检帐符。”《宋史·叶清臣传》：“编前后诏敕，删去簿帐冗长者。”颜师古注《汉·武帝纪》“受郡国计”云：“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东坡诗：“未怕供诗帐。”自注云：“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并作“帐”字。考东方朔云：“诚能用臣之计，推甲乙之帐。”盖“帐”有罗列之义。　以纸为票，字书亦无此训，《正字通》始有之，盖起于明代。票，本作“㷭”，同“飘”，有轻飘之意。

荡船曰划　音华

以桨荡小舟曰划。见《广韵·九麻》注：“划，拨进也。”户花切。《集韵》：“舟进竿谓之划。”《正字通》云：“俗谓小船曰划子，方音读若‘话’。”　亦可作“撙”，陆鲁望诗：“细桨轻撙下白蘋。”

补足曰找

《集韵》“找”即“划”字。《正韵》“找”注：“拨进船也。”俗以物补余曰找，呼作“爪”音，载之《字典》。

以木横门曰闩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载：“土俗书有‘闩’字，注：‘门横关也，音檛。’”案，《通俗文》作“檛”，音环。《广韵》引之。焦竑《俗用杂字》作“檛”，云：“通作‘麌’。”今俗用“闩”，呼如“搦”。

檃子曰桩　丑江切，俗讹如“装”

东坡《西新桥》诗自注云：“桥柱石磉下，有坚木，椓入泥丈余，谓之顶桩。”《太平广记》：“道安与惠安夜行遇雨，见人家门内有马桩。”案，《说文》“桩”注：“橛杙也。”[3]檃子曰桩，见此。汉氾胜之《农书》：“土上冒橛，陈根可拔。”橛，即“檃”字。

打桩曰孔　音闯

吴任臣《字补》云：“植木定船谓之孔，音闯。”俗谓打桩曰孔，当即此字[4]。

箸曰快

《菽园杂记》云：“吴中凡舟行讳滞，故呼箸为快子，犹幡布为抹布也。”俗转“快”音如“砰”平声。

田畦曰棱

《正字通》：“农家指田远近多少曰几棱。”思案，杜诗：“堑抵公畦棱。”苏诗：“恣倾白蜜收五棱。”自注：“棱，去声。”今俗作平音。考《广韵》当作“塍”，音绳，“稻田畦也。”亦作“堽”、“棱”，同。“楞”，四方木也。盖“棱”为唐人方言，谓筑田畦如木之柧棱也。

岸坳曰墈

《广韵》“墈”注：“险岸也。”音戡。《正字通》云：“俗谓土突起立者为墈。”

火干物曰

《说文》“ ”注：“以火干肉。”从火稫声，符逼切。徐铉云：“《说文》无‘稫’字，当从‘’省声，疑传写之讹。”《玉篇》省作“煸”，俗用之。　《集韵》“”注：“煸也。”，音佩，或作“焙”。又，“熇”注：又音“靠”，“煸也。”北人谓烘火曰熇火，当是此字。

食物干调曰拌

何元朗《语林》：“南人鱼鲙，以细缕金橙拌之。”今以干味调和曰拌，亦有出。

食变味曰馊

《广韵·十八尤》“”字注：“饭坏也，所鸠切。”今俗饮食日久变味皆曰馊。，即“叟”字。

手裂物曰斯

《吕览·报更篇》：“赵宣孟见桑下饿人，与之脯一朐，曰：‘斯食之。’”高诱注：“斯，析也。”俗谓手裂物曰斯，本此。《诗》：“斧以斯之。”郑笺：“析也。”《集韵》亦作“撕”。

鼻就物曰齆

《说文》“齆”注：“以鼻就物也。”以救切。《汉书·叙传》：“不齆骄君之耳。”师古注：“古‘嗅’字。”《集韵》亦作“嚆”。俗又呼作“哄”。案，山谷《薛乐道会饮》诗：“酒椀未忍齆。”押入“送”韵，自注云“借用”，盖宋时已呼为“哄”。

口吸物曰嗽　所角切，俗讹如“缩”

《汉·邓通传》：“文帝病痈，通为上嗽吮之。”俗谓吸取曰嗽，本此。《说文》作“欶”，注：“吮也。”昌黎《联句》：“酒醪欣共欶。”旁从“欠”，与“戒敕”、“咳嗽”字从“攴”者别。

口取食曰嚃曰呷

《记》：“毋嚃羹。”孔疏谓：“不嚼菜，含而歠吞之。”今谓口取食曰嚃，盖本此。《广韵》亦作“嗒”，注：“舐嗒。”又“狎”注：“犬食。”并音“答”。俗谓犬食声曰舐狎，音如“帖搨”，声之讹也。　又曰呷，东坡《九日黄楼作》用之：“把盏对花容一呷。”赵凡夫《长笺》云：“吸而饮曰呷。”“甲”有敛藏义，故从“甲”。

舌品食曰咂

《风俗通》：“入口曰咂。”《洞冥记》：“升蕖鸭，惟咂叶上垂露。”秦少游《秋兴》诗：“绿头鸭儿咂蘋藻。”亦作“啧”，《左传》：“盬其脑。”杜注：“啧也。”《史记·文帝纪》：“啧血。”《集韵》：“啧喋，水鸟食鱼皃。”亦作“唼”。俗以舌品物曰咂。又，水中有声曰喋啧，音如“接札”。即啧喋也。　又，舌取物曰𦚾，《篇海》作“舔”，注：“以舌舔物。”𦚾，本古“甜”字。

悬物曰绉　“吊”上声

《玉篇》“绉”注：“丁了切，悬物也。”宋濂《篇海》云：“今作⿰亠儿。”案，⿰亠儿，音鸟，悬物貌。王延寿《王孙赋》：“⿰亠儿爪悬而瓠尽〔垂〕。”《古文苑》注云：“倒‘了’字。”

物并和曰𪓐

《颜氏家训》：“典籍错乱，皆由后人所𪓐。”案，《说文》“𪓐”音“铲”，“羊相厕也。”自后物相淆和，皆曰𪓐矣。

待客曰款　俗作“欵”

谢康乐诗：“断念虽殊绝，俱为归虑款。”注：“款，留也。”俗以酒食留客曰款。　又，条件曰条款。《集韵》：“款，科也。”谓科条列之，犹古器之款识也。阴字谓之款，阳字谓之识。今笺对书名曰落款，

不合格曰忒款，皆此意。《匡谬正俗》云：“‘款’字，《字林》作‘𨱗’，刻也。古者简牍编连之处，于缝上刻记，呼为𨱗缝。今纸缝上书名犹取旧语呼为‘款’。”

得力曰亏

亏本为欠阙之义，俗谓效力者反曰亏。案，吕云孚《六书音义辨正》载成祖谓仁孝后曰：“媳妇儿好，他日我家事亏他撑持。”则此言起于明初，盖尽力者不无亏伤也。

营谋曰钻

方勺《泊宅编》云：“今之巧宦者，皆谓之钻。”思案，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是汉以前有此语，特宋时多称之尔，如《王子韶传》：“刘安世劾子韶在十钻内，为衙内钻。”东坡《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不敢巴裹钻权幸。”又，吕公著作相，好谈禅，时多幅巾道袍，日游古寺，冀邂逅，时谓之“禅钻”。赵耘松云：“钻者，言其交结要人，如刀钻之利也。”

叹气曰欸　音如“亥”平声

陈（芳）〔芬〕《芸窗私志》云：“今人暴见事之不然者，必出声曰‘欸’，乌开切，乃叹声也。《楚辞》：‘欸秋冬之绪风。’王逸注：‘欸，叹也。’《集韵》亦作‘唉’，音医。”案，《史·项羽本纪》：“亚父受玉斗，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索隐》以为叹恨发声之词。《集韵》又音挨，音爱，义并同。

意不喜曰牾

心不然而口不明言，辄作声曰牾。牾，其音如土音“午”字。案，《释名》：“青、徐谓女曰婄。婄，忤也。始生时人不喜，忤忤然也。”忤，《说文》作“牾”，逆也。俗谓不孝曰忤逆，其音正同。

手按曰𢷬 “钦”去声

《南齐·高帝纪》：“人有罪，辄付桓康𢷬杀之。”俗谓手按曰𢷬，本此。“𢷬”字诸字书俱不载。《集韵》作“捻”，注：“按也。”

手承物曰庹 音托

吴氏《字补》“庹”字注：“两腕引长谓之庹，音托。”案，本作“托”。宋时桯有托子，即今之托盘。《集韵》：“托”同“拓”。《广韵》“拓”注：“手承物也。又拓跋氏，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唐李山甫诗：“一拓纤痕更不收。”自注：“大历四年，崇徽公主道汾州，以手掌拓石壁，遂有手痕。”俗以两肱舒引量物，亦曰托。郑若曾《日本针路》：“乱礁洋水深八九托，茶山深十八托。”是也。

典屋曰借 音积

《左传》：“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杜注：“音积，假也。”《古今注》：“草履曰不借。”吴任臣《字补》云“从资昔反”，是“借”字，元可读“积”也。“借”字宋、元字书无之，惟宋濂《篇海》“同‘借’”。吴任

臣《字补》云：“子夜切，借与也。”是“借”即“借”字。借，又音籍，假取也。见《左传》“计功则借人”杜注。

尽量饮食曰孻　音“乃”平声

陆容《菽园杂记》云：“广东谓老人所生幼子曰孻，音‘奈’平声。”吴任臣《字补》引之，又别载“孻”字，注云：“夯夫努力子尽曰孻，“子”字疑误。‘奈’上声。”案，“孻”当即“孻”字之省，俗谓尽量饮食者曰“孻得下”，当是此字。

手拗转曰捩　音如“烈”

退之《送穷文》：“捩手翻羹。”王安石诗：“东西捩佗万舟回。”今谓拗转曰捩，本此。《集韵》“捩”注：“又折也，或作‘捌’。”

手提物曰拎

《广韵·十五青》有“拎”字，注：“手悬捻物也。”音灵。今谓手提曰拎，亦有本。朱竹垞《河豚歌》用之：“马驮车载兼手拎。”《正字通》云：“俗作‘摓’、‘攝’。”

手坚握曰捘　音如“尊”

《左·定八年传》：“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挽。”方言“以掌握之曰捘”，今谓手坚握曰捘，本此。《集韵》音“尊”去声，今呼作平声。亦曰揪，

见《字汇》：“手揪也。”本平声，同“揫”，今呼作上声。

两手转物曰搓

东坡诗：“手香新喜绿橙搓。”山谷词：“手搓金橘敛双眉。”放翁诗：“柳细搓难似。”今谓两手转物曰搓，见此。《集韵》：“搓，挪也。”俗谓手摩曰挪，即“搓挪”之省。

以器取物曰打

《归田录》：“今世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者，惟‘打’字耳，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造金银器，皆谓之打。至于打船、打车、打鱼、打水、打饭、打衣粮、打伞、打量、打试，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义。考击之义，本音‘都耿’切，不知何由转为‘丁雅’。”

两手扶曰绰

《宋史·范成大传》：“使金，金主令绰起者再三，成大不为动。”绰，《篇海》作“揟”。

背负物曰驮

《说文》“佗”注：“负荷也。从人，它声。”俗作“驮”。案，太白诗：“十五吴姬细马驮。”用此字。

肩举物曰摟　音乾

赵氏《说文长笺》“摟”字注云：“吴言以身肩物曰摟，借相讦告亦曰摟。”方氏《通雅》谓因“掀”字重其声也。俗作“掮”，非。

振去余物曰抖

余物不尽，振去之，曰抖。见《方言》：“东齐曰铺颁，犹秦晋言抖薮也。”郭注：“谓抖薮举索物也。”

鸟理毛曰擞

王摩诘诗：“抖擞辞贫里。”案，《法苑珠林》：“抖擞烦恼，如衣抖擞去尘垢也。”亦作斗薮。乐天诗：“斗薮尘埃中，礼拜冰雪颜。”东坡诗：“一时斗薮旧尘埃。”今鸟理毛曰擞。又，精神疲衂，振作之，曰抖薮。《湘山野录》载：“孙冕守姑苏，写一诗于厅壁，云：‘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

花卉笋萌曰建

花、卉、笋初起曰建。案，当为“箭”。谢灵运《山居赋》云：“二箭殊叶。”又，药有“赤箭”，盖以其形似箭也。

以物平推曰挡

以物推之使平曰挡，读作“烫”。以齿耙推田曰挡稻，见《方言》注：“今江东人亦名推为挡。”《列子·黄帝篇》：“挡挹挨抌，无所不为。”挨抌，亦推也。《说文》“挡”注，徐铉云：“今以为推挡字。”

以杓取水曰舀　本“腰”上声，《集韵》又音耀

唐张泌《妆楼记》：“世传织女送董子，经半阳泉，董子思饮，舀此水与之。”案，《说文》“舀”注：“挹彼注此也。”以沼切。重文作“抭”，从穴从手。案，《周官·舂人》：“女舂二人。”或讹作抌，非。抌，音“碪”上声，击也。王应麟《诗考》：“董氏引韩诗‘或舂或抭’，《周礼》注同。”今讹作“抌”。案，抭，音由，即“以沼切”之转音，俗以杓取水曰舀，当本此。《说文》又作“皛”，《集韵》亦作“韶”。

手牵物曰扯

《宋史·杜纮传》：“伴夏使入见，使欲有所陈乞，纮连扯之，乃不敢言。”俗谓手牵物曰扯，见此。字本作“撦”。《玉篇》：“裂开也。昌者切。”俗作“扯”，今呼作平声。

与犬豕食曰餵

《梁书·扶南国传》：“有罪者，以餵猛兽及鳄鱼。”俗以食与犬豕曰餵，本此。字书无“餵”字，盖即“餧”字之变。俗又转其音如“与”去声。

皮冒鼓曰漫

大苏《寄刘孝叔》诗：“东海取鼍漫战鼓。”俗以皮冒鼓及布绢冒筛曰漫，本此。

遗像曰真

《唐诗纪事》：“处士张孜写李白真虔祷。”案，真即真容也。东坡有《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又有《题孙思邈真》诗，又有《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诗。又，《真兴寺阁》诗云：“写真留阁下。”《贯休集》有《观李翰林真》诗，陈后山有《和饶节咏周昉画李白真》诗。今称祖先遗像曰真，描写遗容曰写真。梁简文帝《咏美人看画》诗：“可怜俱是画，谁能辨写真。”杜诗：“必逢佳士亦写真。”

---

(1) 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四十六：“尔时跋陀罗身正着睡眠。其夫起立经行之时，彼地方所有一黑蛇，欲得行过。时跋陀罗既着睡眠，而其一手悬垂床桤。毕钵罗耶见于黑蛇欲从彼过，跋陀罗手既垂下悬，心作是念，畏彼黑蛇蜇螫其手，即衣裹手，擎跋陀罗臂安床上。”

(2) 苏洵《谥法》卷三：“不悔前过曰戾。”作者或误记。

(3) 此处所引是《说文新附·木部》：“桩，橛杙也。从木，舂声。”

(4) 《五音集韵·绛韵》：“𢧵，捍船木也。”《通俗编·杂字》：“𢧵，今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五音集韵·绛韵》：“𢧵，与𢧵同。俗呼丑巷切，亦是捍船木也。”《汉语大字典》“𢧵”字释文引《五音集韵》误作“𢧵”。

卷十五

土块曰坒　音邲

泥土结块曰坒，物坚密亦曰坒。按，《说文》“坒”注：“地相次坒也。”亦作“坒”。《吴都赋》：“工贾骈坒。”《广韵》：“坒，相连也。毗必切。”或书作“由”，非。由，音“弗”，鬼头也，篆作𠈌。

背负物曰掼

吴氏《字汇补》云：“‘掼’为‘惯’本字。见《说文》。今‘掼习’之‘掼’作‘惯’，而‘掼’但为‘掼带’字。”按，“掼带”之训见《广韵》，今方音作“环”去声。

闲步曰踱　音铎

毛西河《韵学要指》云：“吴越间称缓步曰踱。”案，相如赋“踤踱𨍏辖”注：“乍前乍却也。”又，《公羊传》：“躇阶而走。”陆氏《释文》：“‘躇’与‘踱’同。”考“躇”训“超遽不顺”，与今闲踱义正相背。毛氏又云：“信口出语曰喥。”《广韵》“喥”注：“口喥喥无度也。”俗谓半痴曰喥，或即此字。

瞬目曰眨　音如“杀”

皮日休《二游诗》：“沼似颇黎镜，当中见鱼眨。”俗谓瞬目曰眨眼，本此。《五灯会元》：“平山和尚曰：‘我眨眼也没功夫。’”《广韵》“眨”音“屠”，“目动也。”

声破曰嗄

《道德经》：“终日号而嗌不嗄。”嗌，喉也。按，嗄，音“沙”去声。《玉篇》：“声破也。”《集韵》又音隘，“楚人谓啼极无声为‘嗄’。”今呼如“哑”，声之转也。又，声不响者曰“沙胡咙”，盖即“嗄”字。

味咸伤口曰蜇

《列子》：“蜇于口，惨于腹。”按，《玉篇》：“虫螫曰蜇。”柳子厚《题毛颖传后》：“蜇吻裂鼻。”俗谓味咸伤口曰蜇，盖言如虫之伤吻也。龚持宪作《方言考》云：“谓食恶味而伤其口为蜇。”则明初已然。

皮浮起曰皰

《淮南·说林训》：“遗小皰而发痤疽。”退之《食虾蟆》诗：“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皰。”《广韵》“皰”注：“面生气也。”又，“皯”注：“面疮也。”《集韵》以为一字。又作“皰”、“奓”、“皤”。又，《山海经》：“鸣渠，可以已㬎。”注：“㬎谓皮皴起也。”是亦可作㬎。水面浮起如小圈者曰泡，读去声。案，泡，本音抛，《集韵》又音炮，“水泉也。”张师正《倦游杂录》有“泡鱼”，亦读如“炮”，盖音重则为去声。

肌肤冻裂曰皴　音讹如“春”

冬月受风，肌肤皱起曰皴。《说文》：“皴，皮细起也。”音逡，俗转为“春”，声重也。《梁书·武帝纪》：“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杜诗：“手足皴瘃僵欲死。”瘃，即今冻疮，俗谓之“死血”。皴，亦作“皲”。音军。《汉·赵充国传》：“手足皲瘃。”师古注：“冻裂也。”

皮碎上起曰皽　音鹊

《尔雅·释木》：“大而皽，楸；小而皽，榎。”邢疏引樊光云：“谓树皮粗如猪皮也。”《广韵》注云：“木皮甲坼也。”俗以皮碎上起曰皽，当是此字。

黑子曰痣

身上黑子谓之痣。案，师古《汉·高帝纪》“七十二黑子”注：“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广韵》、《集韵》并作“痣”。俗以青黑点如钱大者曰记。

发黏腻曰 　音职

《考工记·弓人》“相胶”注云：“脂膏 败。，黏也。”孔疏：“今人头发积有脂膏，则谓之。”魏鹤山《师友雅言》载乡谚，云油蜡烛经久，亦号为。《说文》作“殖”。

色不鲜曰蔫

物经久色退，谓之蔫，见《广韵·二仙》注：“物不鲜也。”杜牧之《题韦家亭子》云：“蔫红半落平池晚。”义山诗：“侧近蔫红伴柔绿。”一作“嫣红”。东坡《雪后牡丹》诗：“深红任早蔫。”案，《左传》：“左轮朱殷。”《释文》：“乌闲反，赤黑色也。”则亦可作“殷”。又，《字林》“黰”注：“黑色。亦乌闲切。”俗读“色殷”如“早晏”之“晏”，声重也。

花落曰妥

花果坠地曰妥。见杜诗：“花妥莺捎蝶。”注云：“关中人谓落为妥。”

物裂曰拹　音割

物破裂曰拹。见《说文》：“拹，裂也。”呼麦切，亦作“割”。《集韵》：“割，破声也。”霍虢切。

墙屋倾曰坍　音讹如“滩”

《广韵·二十三谈》“坍”字注：“水冲岸坏。”他酣切。《正字通》以为“坍”字之讹。《集韵》“坍”注：“水打岸也。”俗有“东坍西涨”之称，指沙岸也。梅氏《字汇》以“坍”为古“坍”字，非。

庋置曰阁

凡物庋置曰阁。案，丘悦《三国典略》云：“王粲才既高，钟繇、王朗等皆阁笔。”东坡《午窗坐睡》诗：“竹几阁双肘。”俗“担阁”字作“搁”，非。字书无“搁”字，《集韵》：“或作‘挌’。”

陶器未烧曰坏

《后汉·崔骃传》：“坏冶一陶，群生得理。”《集韵》亦作“坯”。今谓陶器未烧者曰“坏子”见此。《翻译名义》云：“佛自作钵坯，以为后式。”(1)《正字通》作“胚”，云：“妇孕一月，未生肌肉，故从‘不’。本《说文》。器物未成者亦曰胚。”　又，《集韵》“”注：“脔未成酱，音与胚同。”

坛谓之甏　坛，《集韵》亦作“墿”。俗作“罈”，非。

宋元字书无“甏”字。惟梅氏《字汇》有之，音“彭”去声，“瓶甕也。”俗以“坛”曰“甏”。

器盖曰

“ ”字见《方言》。《广韵》音“感”，“器盖也，一曰‘覆头’”。今以器覆物亦曰。《集韵》亦作“”。

鸟卵曰蛋

吴任臣《字汇补》云：“俗呼鸟卵为蛋。”思按，“蛋”即“蜑”之省。《说文》：“蜑，南方夷也。”音但。上从“延”，音征。与“蜿蜒”字从“延”者别。《正字通》：“江上地名有‘鸭蛋洲’。”陆容《复孙博士书》云：“杨廉夫《冶春口号》有‘鲛卵千斤’之句，今改‘卵’曰‘蜑’。”按，“蜑”，南粤蛮名，海南取珠者曰“乌蜑户”。以彼易此，得无避吴人呼男阴为卵之嫌乎？吴人避此，故呼诸禽之卵为“弹”。今又转而为“蛋”，于义远甚，将不识“蜑”为何物矣。“弹”音去声，“鸡弹”见顾元庆《云林遗事》。卵，篆作“𠬝”，音“鸾”上声。今俗读如“鲁”，殆以音不雅驯而避之。俗呼“鸟”作“刁”上声，盖以梅氏《字汇》有“屌”字注“男子阴，丁了切”，而元明演义皆作“鸟”字故也。

去畜势曰镦　马曰“骟”

《臞仙肘后经》：“骟马、宦牛、羯羊、阉猪、镦鸡、善狗、净猫，皆畜之去势者。”俗鸡猪曰“镦”，马曰“骟”。吕忱《字林》“镦”作“𩞁”。《广韵》本之，注云：“去畜势也。”骟，《五代史》作“扇”：“郭崇韬深嫉宦官，谓魏王继岌曰：‘王登极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北梦琐言》：“周南平王论：‘良马不可遇，但要坐下稳，惟扇庶几。’自是江南蜀马往往学扇。”亦可作“𩣡”，音缯。《说文》：“犗马也。”《周官·校人》“攻特”郑注：“谓𩣡之。”　接树亦可曰骟，《月令广义》有“骟树法”。

撑屋曰犖　音荐

屋敧侧，用木撑正曰犖。案，字书无此字，惟梅氏《字汇》收

之，音作甸切，注：“屋斜用犖。”盖明人方俗字。

缝补鞋曰纂

皮工补鞋曰纂子。按，当作“鞻”。《说文》：“鞻，履后帖也。”“断”、“段”二音通作“缎”。《急就篇》：“履舄鞜裒絨缎纫。”絨，音钺。师古注：“缎，履跟之帖也。”俗以缎为“□缎”字。

食物濡酱醋曰蘸

《说文》：“蘸，以物投水也。”庄陷切。“斩”去声。庾子山《镜赋》：“黛蘸油檀。”用此字。又，《广韵》“霟”注：“以物内水中，音蹔，出《音谱》。”李季节著。是亦可作“霟”。

物投水声曰井　“耽”上声

丁度《集韵》：“井，又都感切，投物水中声。”按，《说文》“井”即“井”字，“八家一井，象构干形。中从‘丶’，罋之象也。”古者以瓶罋汲水。吴氏《字汇补》有“弇”字，注：“东敢切，石击水之音，云见宋人俗书。”今俗又转其音曰冻，亦曰谷冻。

物浮水面曰氽　“吞”上声

张鼎思《代醉编》：“吾杭先辈夏大卿，僚友问以浮水‘氽’字若何写，公戏以水傍〔加〕‘去’字答之。其友认以为真，后思水傍

加‘去’是‘法’字矣，因曰：‘少年见一《大乘妙氽莲花经》。’哄然一笑。”自注：“氽，音‘吞’上声。”梅氏《字汇》“氽”字注：“水推物也。”《字林撮要》云：“人在水上曰氽，人在水下曰㚖。”㚖，即“溺”字。《说文》作“休”。

拨取物曰掊

《史·封禅书》：“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说文》：“今盐官入水取盐为掊。”音裒。《后汉·百官志》注：“盐官掊坑而得盐。”《广韵》：“又方苟切，击也。”今俗拨取物谓之“掊”，作上声。　《广韵》：“掊”又音庖，“手掊也。”又，“捊”注：“引取也，音庖。亦作‘抱’。”今俗以手轻搔曰掊，呼作“庖”，本此。

绳缚曰绑

梅氏字书：“绑，音‘榜’上声。”云：“古无此字，今俗作‘绑笞’之字。”是此字起于明初。

倚靠曰戤　音如“颏”去声

吴氏《字补》有“戤”字，注：“渠盖切，以物相质也。”今凡倚靠皆曰戤，饭锅巴曰镬戤，与吴氏说不同。　靠，《说文》：“相违也。”《集韵》：“又音牿，相连也。”《正字通》云：“今俗依附曰倚靠。”盖为明人方言。

迁移曰搬

《说文》“擊”字，重文作“搬”，音槃。注：“擊擭不正也。”又音婆，除也。梅氏字书云：“今俗音般，作搬移、搬演字。”按，张寅《州志》载：“元皇庆间，谣云：‘打豌子花开，州城搬得来’，为昆山州治迁太仓之兆。”此字殆起于元明之际。然《指月录》载：“唐庞公偈云：‘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茶。’”《吴中旧事》记：“宋时，江淮发运司于真扬楚泗有转搬仓。”又，《言行拾遗》记：“范尧夫到姑苏搬麦五百斛。”则唐宋时已使“搬”字。孔平仲《谈苑》：“张邓公士逊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宾退录》引作“般”。考《说文》“般”：“从舟从殳，辟也，象舟之旋。殳，所以旋也。”则作“般”为是。

抛弃曰丢　俗作“丢”

梅氏字书载：“方言‘丢’，一去不还也。”按，宋元字书俱不收“丢”字，惟宋景濂《篇海》有之，音丁羞切。吴氏《字补》又音“柳”去声，云：“《篇海》：弃也。”今俗作端鸠反。

杈取鱼曰籍　音浧

《周官·鳖人》：“以时籍鱼鳖龟蜃。”郑注：“籍谓杈刺泥中搏取之。”《国语》作“稽”，“里革云：‘稽鱼鳖以为夏槁。’”《广韵》：“稽，以矛取物。”本音赜。亦可作“擉”，《庄子·则阳篇》：“冬则擉鳖于江。”山谷诗：“大若塘边擉网鱼。”用此。《集韵》亦作“掩”、“揀”。

散 曰糁

《侬渠录》云：“《庄子》：‘藜羹不糁。’毛晃《韵》：‘米粒和羹

也。’今俗米糁、饭糁，止谓米粒耳。又有作‘散’、‘撒’义者，如云‘糁盐’、‘糁沙’。老杜《漫兴》诗：‘糁径杨花铺白毡。’”是也。

横行曰趮

《说文》“趮”注：“行趮趮也，一曰行曲脊也。”“趮”字注：“趮趮，小儿行也。”《类篇》云：“趮趮，小步。”又，“趮趮，走貌。”俗谓横行曰“趮”，当是此字。　《篇海》“蹩”注：“音鎗，趋走貌。”俗谓争行曰蹩，见此。

闲游曰荡曰逛

无事嬉游谓之荡，亦曰浪荡。《宛丘》诗：“子之汤兮。”汤，与“荡”同。《说文》作“煬”，“放也，一曰淫戏。”今又曰逛，作“光”去声。《玉篇》：“逛，走也。”“狂”上声。

行急曰跑　奔波

李翊《俗呼小录》云：“跑谓之波，立谓之站。”东坡诗：“弄风骄马跑空立。”按，跑本训足跑地。鲍照诗：“客行惜日月，奔波不可留。”庾子山《纥干弘碑铭》：“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徐孝穆《与杨仆射书》：“哀我奔波，存其形丑。”退之《佛骨表》云：“老少奔波。”俗有“劳碌奔波”之语，盖以“奔”为“跑”，又以“跑”为“波”也。岑参《送上官秀才》诗：“终日独波波。”

手量轻重曰故　音如“颠”

《集韵》：“故，以手称物也，丁兼切，或作‘𢷬’。”《字汇》讹作“掂”。又，“腆，音腆，手伸物也”。俗以手引物曰腆，如“腆锁”是也。

油漆物曰釉

焦弱侯《笔乘》载俗用杂字：“釉，亦作‘𤋮’，漆器光𤋮𤋮然也。”案，《集韵》“釉音又”，“物有光也”。

压酒曰醡曰醡

陆法言《切韵》“醡”注：“压酒具。”《广韵》引《证俗文》云“打油具”。按，《水经注》：“耿恭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是亦可作“笮”。陆放翁诗作“搾”。　又曰“醡”，呼作“秋”。
案，“醡”与“篘”同，簏取酒也。山谷诗：“酒买田翁祉后篘。”

田边高地曰𣵀

《北史·杨义臣传》：率辽东还兵“入豆子𣵀”。《广韵》：“𣵀，亦作‘𣵀’，盐泽也，各朗切。”今谓田边高地曰𣵀。《说文》：音冈，“赵魏谓陌为𣵀”。

小港曰浜　布耕切，今讹如“班”

李翊《俗呼小录》：“绝潢断港谓之浜。”按，《广韵》：“浜，安

船沟也。”《集韵》：“一曰沟，纳舟者曰浜。”

久雨物青黑曰黴　音眉

《说文》：“黴，物中久雨青黑也。”今俗书作“霉”，非是。黴本训面垢，《淮南子》：“尧瘦癯，舜黴黑。”《楚辞·九叹》：“颜黴黧以沮败。”

痴顽曰嬯　音如“歹”，本音台

《说文》：“嬯，迟钝也。阖嬯亦如之。”《长笺》云：“阖嬯，浙省方言曰‘阿带’，愚戇貌。‘阿’，入声。‘带’，平声。亦作“儽”。《广韵》：“儽儗，痴皃。”太白《送魏万》诗：“知非儽儗人。”音贷碍。一曰‘阿獃’。案，獃音皑，象犬小时未有分别。见《广韵》。俗又作‘呆’，读如‘碍’平声。”按，《说文》：“呆”为“槑”之省文，即“梅”字。亦作某。《本草》所谓倒杏为呆，是也。以为“痴呆”字盖起于明人演义。　范石湖有《卖痴獃词》，序云：“世传吴人多獃，故小儿讳之，欲贾其余。”又，《白獭髓》记：“石湖《戏答同参》诗云：‘我是苏州监本獃。’”

物不正曰⿰口爾　火乖切

《广韵·十三佳》“⿰口爾”注：“物不正也。”又，“⿰口爾”注：“口偏也。”并火乖切。俗谓物不正曰⿰口爾，口不正曰⿰口爾嘴，皆有出。《集韵》作“𦍒”，注：“不正也。”《广韵》“𦍒”注：“舛杂之貌。”

足不正曰瘣　音别

《龙龛宝镜》“瘪”注：“戾瘪，不正也。”[2]音如“离别”之“别”。今谓足蹞曰瘪，当是此字。本音鳖，干瘪也。

电曰矍𤇾

《太玄经》：“明复𤇾天中独烂。”王劭注云：“忽雷、矍𤇾，今谓电也。”案，木华《海赋》：“𩃬昱绝电。”又云：“矍𤇾无度。”“矍”音“况”入声。𤇾音“闪”，俗呼作“显”，声转也。

大雨曰倾盆

文与可《大雨》诗云：“玉竿银索倾瓶盆。”盖本杜诗“白帝城下雨翻盆”之句。按，子美“翻盆”当即“溢涌”之意。古“盆”、“溢”通。汉陈（思）〔忠〕疏“海〔水〕盆溢”师古注：“与‘溢’同。”《晋·食货志》又作“瓮溢”。方氏《通雅》以为：因“盆”而用“瓮”，是犹因“翻盆”而为“倾瓶盆”也。《集韵》“溢”注：“又，骤雨貌。”

有恙曰不爽快

《后汉·华佗传》：“体有不快。”《辍耕录》云：“世谓有疾曰不快。”本此。盖即《周书》“有疾弗豫”之意，今以为不爽快。

事泄曰露布

露布，本军中捷书名，见《后汉·礼仪志》。请驿马露布。《文心雕

龙》云：“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诸视听。”今书信不缄封者曰露白、露呈，即此意。

呼鸭曰奚

刘讷言《喈噱录》：“沈尚书云：‘鸡既姓朱，则鸭奚姓？’坐上一人曰：‘鸭姓奚。’至今传之。”又，《野客丛书》：“有为戏语嘲姓奚者，以为鸭姓奚，呼‘奚’必来。一说鸭为奚奴所化，故呼‘奚’以诱之。”俗呼鸭曰奚奚，其来有自。

呼鸡曰䎃䎃　呼犬曰卢卢　䎃音昼，今转如“捉”上声

程泰之《演繁露》云：“世人呼鸡皆曰朱朱，呼犬皆曰卢卢。不问何地，其声皆同。犬呼卢卢，别无所见，殆借韩卢之名与犬为高。”“绍兴中，秦桧专国，佞者称为圣相，郡县递相尊尚，凡所称呼皆非其实。无名子为之诗曰：‘呼鸡作朱朱，呼犬作卢卢。文官称学士，武官称大夫。’”案，“朱朱”之说见《风俗通》，云：“鸡本朱氏翁所化。”《晋书》：“僧宝志对胡后云：‘把粟与鸡吃呼“朱朱”。’”又，施肩吾诗：“遗却白鸡呼䎃䎃。”按，《说文》“䎃”注：“呼鸡，重言之，读若‘祝’。”《神仙传》有“祝鸡翁”，“祝”与“䎃”通。又，《广韵》“嚘”注：“嚘嚘，吴人呼狗方言也。良遇切。”俗又转作入声。《喈噱录》谓犬姓卢，故以呼之，非是。

嬉游曰白相

《姑苏志·方言》“薄相”注云：“嬉劣无益，儿童作戏。薄音如教。”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南郭《州志》云：“白音鼻。”非是。鼻音避，作入声者，土音之讹。

体面曰行当　行，音杭；当，去声

《书言故事》载：“丁谓倅饶时书一判官简尾云：‘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行当，盖即“勾当”之意。勾当，见欧阳《归田录》。今作在行得当之称。

大笑为㪅㪅

《集韵》“㪅”注：“戏笑也，音‘海’平声。”俗大笑曰㪅㪅，当是此字。

喷嚏曰人说我

康成《终风》诗笺：“人思我如是，我则嚏也。俗人嚏曰‘人道我’，此古之遗语。”按此，则其说自汉有之。东坡诗：“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盖本郑氏。《容斋随笔》云：“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山谷《薛乐道会饮饯行》诗：“发嚏知见颂。”《戒庵漫笔》云：“今人喷嚏必唾曰：‘好人说我常安乐，恶人说我齿牙落。’”是知此风世多有之。

眠曰困　困着

谓睡曰困，盖本志海禅师“饥来吃饭困来眠”之语，始以“困来”为歇后之称，后遂以眠为困。然《东坡杂著》已有“髡阃上困”之语。与打睡僧戏言也。尤西堂用作“睏”字，非。字书无“睏”字。坡公诗：“困眠一榻凝僧帐。”又：“困眠不觉依蒲褐。”皆用“困来眠”之语。“困着”即“睡着”，杜荀鹤《渔父》诗：“醉来睡着无人唤。”

假寐曰瞌睡

贯休《画罗汉》诗：“瞌睡山童欲成梦。”张舜民《画墁录》载：“中官杜浙见苏子容少倦，遽曰：‘相公何故瞌然？’后东坡戏谓人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瞌”、“溘”同音。《正字通》：“人劳倦，合眼坐睡，曰瞌睡。”《集韵》：“瞌音磕，眼瞌欲睡貌。”俗又转为“瞌冲”，“冲”作去声，盖以一瞌则首一冲也。“冲”有“宠”音，见《集韵》。

虹曰绛　绛作“冈”去声

郭氏《尔雅》注：“美人虹。”《释文》云：“虹，郭音‘讲’，俗亦呼为青绛。”是旧有此呼。《集韵》“虹”注：“又音绛。”俗又呼曰鲎。音吼。盖以形如鲎鱼背名之。或云当作“吼”，虹能吸水饮酒。见《异苑》、《述异记》。俗谓自上吸下者为吼，故名。恐未然。

绩麻曰缲

《广韵》“㪷”字注：“音祭，缉麻苎也，或作‘缲’。”俗麻已绩曰缲，本此。《类篇》、《集韵》“缲”并音“菜”，盖为“繅”字之省。卒缲，纨素声也。

跑马曰放辔头

古《木兰歌》：“南市买辔头。”老杜《前出塞》诗：“走马脱辔头。”今以“脱”为“放”，盖放脱辔头则马驰疾也。辔音秘，今读作“丕”去声。而俗呼则为“譬”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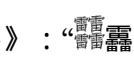
落地声曰拔剌　音辣

张衡《思玄赋》：“弯威弧之拔剌兮。”注：“张弓声。”或引作“拨剌”。谢灵运《山居赋》：“鱼水深而拔剌。”注：“鱼跃声。”太白《訓中都小吏赠双鱼斗酒》诗：“跋剌银盘欲飞去。”俗谓物落地声曰拔剌，当本此。

振翼声曰扑漉

《冷斋夜话》载：“龙女词云：‘数点雪花乱委，扑漉沙鸥惊起。’”俗谓鸟振翼声曰扑漉，当是此二字。

乱响声曰 　音并甏

吴任臣《字补》：“  ，雷声也。一音‘彭’去声，一音并。”今俗乱响声称之，盖借雷为言。“ ”字见《山谷集》。

伶俐曰

郎瑛《类稿》：“鑫軍，音晓耶切，轟鑫，音遮，俗语也。”吴氏《字补》收之。今俗以为聪明伶俐之称。

瓜子称汴梁

西瓜子有“大汴梁”之称。按，今河南开封府，元之汴梁路也，瓜子出于此，非吴中所出西瓜也。以所产之地名物，如广东之“新会皮”、“程乡茧”，新会县属广州府，程乡县今为嘉应州。福建之“将乐纸”、“浦城烟”，将乐县属延平府，浦城县属建宁府。杭州之“於潜纸”、“天目笋”，天目山在临安、於潜二县境。嘉兴之“濮院□”、“马嗥鱼”，濮院镇以元时宁远将军濮乐间名鉴居此得名(3)，马嗥城在海盐县东南，朱竹垞《鸳鸯湖棹歌》：“留客最怜乡味好，屠坟秋鸟马嗥鱼。”自注云：“马嗥城殆即《水经注》所云‘马睾城’也。”嗥本音豪，俗呼作“皋”，又讹为“胶”。安徽之“青阳扇”，青阳县属池州府。皆是。又有以姓名者，如松江之“顾绣”、详卷六。湖州之“薛镜”。若嘉定之“朱松邻”，并以人名物矣。详卷五(4)。

---

(1) 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卷第二十六《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在苏摩国，自作钵坯，以为后式。”

(2) 《龙龛宝镜》疑是《龙龛手镜》之误，然该书“瘪”下并无此释语。

(3) 濮乐间是宁远将军濮鉴之长子。作者误记。

(4) 卷五：原作“卷三”，误。按，《朱松邻》篇在本书卷五，故改。

卷十六

爷娘

称父曰爷，母曰娘，见古乐府《木兰歌》：“朝辞爷娘去，又不闻爷娘唤女声。”《玉篇》“爷”字注：“俗呼父为爷。”程大昌《演繁露》云：“汉魏以后，称父不为父，而转其音曰爷。”案，爷，古只作“耶”。《南史》：“王彧子绚五六岁，读《论语》‘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耶耶乎文哉。’”以“郁”、“彧”同音也。又，简文帝嘲费旭诗“不知是耶非”为不识其父。可见唐以前无“爷”字，俗亦呼曰爹。按，《广韵》“爹”注：“羌人呼父也。涉邪切。”又，“奢”字注：“吴人呼父。正奢切。”程泰之以为其读若“遮”，与今所呼不同。考《南史·梁宗室始兴王憺传》：“行荆州事，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音，徒我反。”《通鉴》：“唐贞元六年，回纥可汗谢其次相曰：‘惟仰食于阿多。’”史释之注：“虏呼父为阿多。”则“爹”亦当为“多”音。韩退之《祭女挈文》：“阿爹阿八。”未知读何音。《唐书·窦怀贞传》：“中宗以韦后乳妪赐怀贞，自署皇后阿奢，人或谓为国奢。”世谓媪婿为阿奢也。今吴俗呼下等人有年者曰阿奢，当本此。　娘，当作“孃”。《南史·竟陵王子良传》：“孃今何处？何用读书？”时武帝遣送裴后还都也。“娘”则为美女之称，若吴娘、窈娘之类。然隋韦世康《与子弟书》“况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杜诗“爷娘妻子走相送”，皆以“娘”为母。

父曰老子　常熟呼“子”音如“则”

陆放翁《笔记》引“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谓是西陲俚俗之称。案，《晋书·孝友传》：“潘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儿。’”则是时已有此称。

母曰阿妈

《正字通》：“俗称母曰妈，读若‘马’平声。”又，“齐人呼母曰‘娑’。”音迷，亦作“嬭”。李贺呼其母曰阿娑。楚人呼母曰嬭。音祢。见《博雅》。江南曰阿妈。《北史·恩幸传》：“穆提婆母陆令萱鞠养后主，谓之乾阿妈。”(1)

公　太公

祖父曰公。案，《吕氏春秋》：“孔子弟子从远方来者，问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次及父母，次及兄弟妻子。”《颜氏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北史》：“郑道育戏呼徐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我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南史》：“何偃呼颜延之为颜公，延之以其轻脱，乃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此皆以祖为公也。古有称父曰公者。《列子·黄帝篇》：“家公执席。”《国策》：“陈轸将赴魏，其子陈应止公之行曰：‘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多公之车。’”云云。又，父呼子亦曰公，如晁错父呼错、陆贾父呼贾，皆称公，是也。又，妇人亦可称公，《南史》：“南齐宫中有妇人韩兰英，自言孝武以来，常在宫中，为女博士，教书学，宫中呼为韩公。”　曾祖曰太公。按，《汉书·党锢传》：“李固女文姬云：‘太公以来，积德累仁。’”师古注：“太公，谓其祖父郃也。”今以太公称曾祖，盖以别于公。又考唐杜确序《岑嘉州集》云：“曾太公文本，大父长倩。”俗盖省去“曾”字。

伯伯

伯父曰伯伯，见陈襄《文昌杂录》：“东坡立春日簪幡胜，子姪笑指云：‘伯伯老人，亦簪花胜耶？’”老杜《别从侄勤》诗：“汝伯何由发如漆？”

公婆

舅姑曰公婆。案，元高则诚《琵琶记》有“公公婆婆”之称。今俗呼伯叔祖曰公公，伯叔祖母曰婆婆。《说文》“婆”作“槃”，注：“一曰老母称。”《明史》：“广西傜人男老曰婆，妇老曰公。”正与中土相反。

外公　外婆

外祖曰外公，见宋人《拊掌录》：“靖康时，城破，王时雍搜取妇女与金人，时号为‘金人外公’。”外祖母曰外婆，见《容斋随笔》“陈恭公弟妇顾氏云：‘只是外婆不乐。’”又云：“外婆责三舅，以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云。

伯婆　叔婆

夫之伯母曰伯婆，叔母曰叔婆。考庆元六年，沙堽里人龚大雅《甃义井题记》具列高曾祖翁婆及伯翁、叔翁、伯婆、叔婆、外翁、外婆诸名氏。见钱竹汀先生《金石文跋尾续》。则宋时已有此称。

显考　先君　先父

父殁，称显考；母，曰显妣。按，孔颖达《祭法正义》以为高祖之称居四庙最上，故以显明目之。唐宋碑志多称皇考、皇妣。徐师曾《曲礼注》：皇，美也。元潘昂霄《金石例》引韩魏公《祭式》云："后代疑'皇'为君，于是易'皇'称'显'，然尚无明禁。"徐氏《读礼通考》云："元大德中，始诏改'皇'为'显'，士庶不得称'皇'。""显考"二字，始于武王之诰："康叔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又称先君，见《晋书·张华传》"雷焕之子华曰：'先君化去之言。'"张湛《列子序》"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云云。又，《颜氏家训·终制篇》："先君先夫人旅葬江陵。"东坡《颍州别子由》诗："念子似先君。"山谷《从丘十四借韩文》诗："中有先君手泽。"又，后汉桓鸾女称其四世祖桓荣为先君，见《范史·列女传》。亦称先父，见《左传》："钟仪曰：'先父之职官也。'"张处度《列子序》亦云："湛闻之先父。"

家父　家母

颜之推《风操篇》云："昔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凡与人言己世父，以次弟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蔡邕书集，呼其姑女为家姑、家姊，班固书亦云家孙，今并不行。"按，今俗惟称幼行不曰家。

令尊　尊公

称人父曰令尊。尊字亦有本。《晋书·王献之传》："谢安问曰：'君书何如家尊？'"谓其父右军也。是亦可云家尊。《乐记》："父尊而不亲。"近亦曰尊公，《陈其年集》屡用之，盖本《列子·黄帝

篇》：“家公执席。”张湛注：“谓其父也。”

家叔

自称其叔曰家叔，见渊明《归去来辞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秦少游帖》：“家叔已赴滨州渤海知县，祖父在彼幸安。”见《周益公题跋》。

丈人　叔丈人

妻父曰丈人。案，古人尊长通称丈人。如《汉·宣元六王传》：“以淮阳宪王为丈人。”小颜注：“丈人者，严庄之称，凡亲而老者，皆称焉。”裴松之《蜀·先主传》注云：“董承于献帝为丈人，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是晋宋以后，始以妻父为丈人。《世说》：“王恭对王忱云：‘丈人不悉恭。’”是时犹以为通称。《汉·匈奴传》：“汉天子，我丈人行。”似已以妻父为丈人。然曰“行”，则非确指妻父，且亦非中国通称。柳子厚《祭杨凭文》：“昭祭于丈人之灵。”又，《与外舅杨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又云：“丈人旦夕归朝廷。”《通鉴》：“元载有丈人来从求官，但赠河北一书遣之，丈人不悦。”陈后山《送外舅》诗：“丈人东南英。”自注：“丈人字，俗以为妇翁之称。”此皆以妻父为丈人。　任渊注山谷《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王宣义诗序》：“王淮奇，字庆源，东坡叔丈人也。”是叔丈人之称自宋已有。

丈母

妻母曰丈母。案，柳州《祭独孤氏丈母》及《通鉴》载韩滉称刘

元佐母为丈母，皆妇人长老之通称。庆元六年，龚大雅义井题名有“丈人丈母”等，则此称起于赵宋。又，《颜氏家训·风操篇》云：“中外丈人之妇猥俗呼为丈母。”此即今之表伯叔母也。

岳父　泰山

妻父亦曰岳父，或称曰泰山。案，杜光庭《青城山记》云：“此山为五岳之长，故名丈人山。”又云：“昔甯封先生栖此山，黄帝筑坛，拜为五岳丈人。”《汉·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婿”。嶽既有婿，则嶽可称妇翁矣。“嶽”、“岳”同。俗以丈人山而转为“岳”，复以“岳”而转为泰山。孙持正云：“泰山有丈人峰，故名。”段文昌《杂俎》、苏鹗《演义》以为，张说婿郑镒因说为泰山封禅使，得超迁，黄幡绰戏为“泰山之力”，由此目丈人为泰山。其说非是。

女婿

婿称女婿，亦古。《汉书·霍光传》：“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又，“徙光女婿范明友为光禄勋，复徙光长女婿邓广汉为少府，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都尉。”又，“任宣曰：‘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盖姊妹夫皆称婿，故以“女”字别之。杜诗：“女婿近乘龙。”

亲家　亲，去声

婿妇父母相谓曰亲家。案，《后汉·后妃纪》“会公卿诸侯亲家宴饮”章怀注无音。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人主人臣是亲家。”萧瑀自

言："唐朝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则以"亲"字作去声。黄氏《韵会·去声二十一震》收"亲"字，注："婚姻相谓为亲。"　《唐·萧嵩传》："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呼为亲家。"储光羲有《敬酬陈掾亲家翁》诗，乐天有《赠皇甫郎中亲家翁》及《赴任宴送皇甫亲家翁》诗。

舅母

颜之推《家训》云："思鲁等弟四舅母亲，吴郡张建女也。"今称舅母，不言亲也。

哥　阿况

呼兄曰哥，起于唐时，明皇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又有《同玉真公主过大哥园池》诗。柳州《祭弟宗直文》："八哥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十郎之灵。"又，张元一《咏静乐公主》诗："定知帏帽底，仪容似大哥。"以公主甚长，而兄懿甚短，故云。若《旧史·王琚传》明皇称睿宗为"四哥"，《棣王琰传》称明皇为"三哥"，此犹南阳王绰呼父曰兄。兄非正称也。元世祖称其臣董文炳为董大哥，更奇。哥哥之称，见《汉武故事》，然非以称兄。俗称兄亦曰况，音作呼巷切。叶盛《水东日记》引张揖《广雅》"兄况于父"，以为俗语呼兄曰况之所本。

舍弟　令弟　家弟　家兄

自称其弟曰舍弟，称人兄弟曰令兄、令弟。案，魏文帝《与钟繇书》："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老杜有《临邑舍弟书至》诗云："舍弟卑栖邑。"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又，《月夜忆舍弟》，又，《得舍弟消息》，又，《舍弟占归草堂检校》。太白有《送舍弟》

诗。于逖有《忆舍弟》。李中有《哭舍弟》诗。令兄、令弟，盖取《角弓》诗，此令兄弟之义。亦称家弟，见《世说》：“戴逵兄逯云：‘家弟不改其乐。’”《晋书·戴逵传》作“家兄”。《唐书·温大雅传》曰：“若家弟安康，我当含笑入地矣。”庾翼《与王右军书》云：“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载《法书要录》。又，《世说》：“王含作庐江，王（教）〔敦〕曰：‘家兄在郡定嘉。’”　古亦自称其弟曰令弟。谢康乐《酬惠连》诗：“末路值令弟。”李颀《放歌行》：“吾家令弟才不羁。”少陵《送从弟亚》诗：“令弟草中来。”又，《入行军六弟宅》诗：“令弟雄军佐。”又，《送乡弟韶》云：“令弟尚为苍水使。”太白《赠别舍人弟台卿》诗：“令弟经济士。”又，《宣城长史弟昭赠双鹤》诗：“令弟佐宣城。”李嘉祐《送窦拾遗因寄中书十七弟》诗：“凭尔将书通令弟。”皆自称其弟也。太白又有《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云：“令弟字延陵。”此对其兄之称。又，《留别宗十六璟》云：“令姊忝齐眉。”自称其姊曰令姊，亦见此。

小弟　大弟

对人自称小弟。案，《汉书·金日磾传》：“莽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通，何罗弟名。《后汉·马援传》：“与杨广书曰：‘伯春小弟仲舒。’”云云。魏文帝《燕歌行》：“小弟虽无官爵。”《晋书·苻坚载记》：“毛兴将死，告登兄同成曰：‘可以后事付卿小弟。’”是称人弟亦曰小弟，犹言幼弟也。《楞严经》：“阿难向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　称人曰大弟，见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聊与大弟陈其苦怀。”注以为“合是中表昆弟”。吴鲁肃称吕蒙曰大弟，蒙称肃曰大兄，见司马徽《江表传》。徐孝穆《报尹义尚书》亦云：“岂与大弟同年而语？”

令郎　某郎　令坦

称人子曰令郎。见《焦仲卿妻》诗：“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郎，盖郎君之省。《邵氏闻见录》：“王晋公祐云：‘某不做相，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俗以排行呼子曰几郎，亦有出。称人婿曰令坦，盖取右军坦腹东床之事。此犹以《诗·伐柯》而称行媒曰作伐，俱不可通。

姆姆　婶婶

娣姒相谓曰姆姆婶婶。案，吕东莱《紫薇杂记》：“吕氏母母受婶房婢拜，婶见母母房婢拜，即答。”母母即姆姆。则宋时有此称。《正字通》：“今俗弟妻谓夫之嫂曰姆，呼叔母曰婶，叔母当作叔妇。父之弟妇亦曰婶。”姪呼伯叔母曰大姆婶婶，盖从母之称。《辍耕录》云：“婶妗字，非古吴音，世母合而为婶，舅母合而为妗耳。”按，王定国《随手杂录》有云：“郡君李氏，余婶也。”则宋已有此称。吴处厚《青箱杂记》：“岭南俗以母为婶，有民韦庶女名睡娘，奏案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婶睡。”

姐姐　姼姼

女兄曰姐，又曰姐姐，起于赵宋。吴曾《漫录》云：“近世称女兄为姐，盖尊之也。”《正字通》：“文言之曰姊，质言之曰姐。”近刻《太白集·秦女休行》：“何惭聂政姐。”又，《寄东鲁二稚子》诗：“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此讹“姊”为“姐”字也。《说文》：“蜀人呼母曰姐。”此犹北齐太子呼生母为姊姊、宋呼嫡母曰大姊姊也。父之姊妹呼曰姼姼。案，《汉书·西域叙传》：“姼姼公主乃女乌孙。”注：“姼，音题，好女也。”郭璞《方言》注音“多”，今俗从此音。《方言》：“南楚谓妇考曰父姼，妇妣曰母姼。”

娘子

妻曰娘子，“子”字当是语助，如称日为日子之类。《韩非子》：“郑县卜子令妻为袴，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如旧。”杜诗“结发为妻子”是也。若平阳公主及柴绍妻之娘子军、退之《祭周氏二十娘子》、花蕊《宫词》“诸院各分娘子位”，皆泛指女人言。　又，司马温公《书仪》云：“古人谓父为阿郎，母为娘子。故刘岳《书仪》上父母称‘阿郎娘子’。后奴婢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谓之‘阿郎娘子’。”此又一例。今无之。阿郎，今以称人之子。

老婆

妻又称老婆。按，《传灯录》：“大愚曰：‘黄蘖与么老婆心切。’”又，“普化云：‘河阳新妇子，木塔老婆禅。’”本为老妇人之称。

妻舅　内兄弟

妻兄弟曰舅，他无所见，惟《楚策》：“朱英谓考烈王曰：‘李园不治国王之舅也。’”案，园于考烈为妻兄。东坡《与蒲持正书》：“千乘姪屡言大舅全不作活计，欲老弟苦劝公。”末云：“纵不以鄙言为然，且看公亡甥面上，少留意也。”详语意似以妻兄为舅。亡甥盖自指其子，千乘姪乃妻姪也。若昌黎《柳子厚墓志》所云“舅弟卢遵”，乃母舅之子。山谷作《李摅字说》云：“予既字舅弟李摅曰安诗。”又，《灵龟泉》诗云：“舅弟妙学古。”自注：“舅弟，李德叟。”皆谓舅之子。山谷母，李公择姊也。或称妻弟曰舅弟，殊谬。　近人笔札称妻兄弟曰内兄弟，亦非古。所谓内兄弟，指舅之子也。姑之子则曰外兄弟。然

《颜鲁公家庙碑》云："昭甫工篆籀，与内弟殷仲容齐名。"下叙"昭甫子惟贞，云少孤，育舅殷仲容氏"云云，是以妻弟为内弟矣。明张司直寅序《岁寒居集》有"内伯父"、"内兄"之称。李于鳞文称妻弟左国玑曰内弟，为虞山名家所嗤，不知鲁公已有之。

连襟

姊妹之夫曰连襟。见宋马永卿《懒真子录》："江北人呼连袂亦曰连襟。"《正字通》谓："今俗曰连襟，未的。"连袂之称，亦起于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仁宗时，驸马柴公宗庆与驸马李公宗遵勗连袂。"陈氏《类书》："范文正与郑戩并娶李参政女，时称连袂。"

姑夫　姨夫　姊夫

《南史·范云传》："六岁时，依姑夫袁叔明读书。""姑夫"之称见此。《周书·王褒传》亦云："国子祭酒萧子云，褒之姑夫。"姨夫，见颜之推《勉学篇》，云："思鲁等姨夫彭城刘灵，尝与吾坐。"王志坚《表异录》云："袁聿修为姨丈人崔休所知赏。"盖今之姨夫也。又云："东莞臧逢世就姊夫刘缓乞客刺书翰纸末，手写《汉书》。"晋张敏《头责秦子羽》文云："子羽虽有姊夫之尊。"《宋书·顾觊之传》："高祖谦，晋陆机姊夫。"

阿姨

妻妹曰阿姨。案，王献之帖："不审阿姨所患得差否？"似谓母姨。乐天《琵琶行》："弟走从军阿姨死。"唐秦国夫人曰："岂有天子阿姨无钱用耶？"此则为妻姊妹矣。

两姨甥

姊妹相呼其子曰甥，人称之为两姨甥。按，杜氏《通典》引颜延之说云："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可言甥。"雷次宗以为"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然韦昭注《国语》云："姊妹之子曰甥。"则三国时已然。《晋语》："司空季子曰：'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彭，彤鱼氏之甥也。'"韦注："方雷，西陵氏之姓。《帝系》云：黄帝取于西陵氏之子曰累祖，实生青阳。雷、累同。"

外甥

《后汉·刘表传》："外甥张允。"又，《袁绍传》："外甥高幹。"开元十八年吐蕃《请和表》云："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云："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杜诗"西戎外甥国"用此。太白有《送外甥郑藩从军》诗。亦可作"外生"。刘氏《世说注》引《卫玠别传》云："王济，玠之舅，尝云：'昨日吾与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侧。'"唐戴叔伦有《抚州对吏后送外生宋垓归饶州呈上姊夫》诗。

表弟兄　表叔

姑舅昆弟曰表弟兄。案，李肇《国史补》："李衮善歌，崔昭入朝，密载之。绐言表弟，顷命酒，曰：'欲请表弟歌。'"老杜《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诗："他乡惟表弟。"东坡有《闻程正辅表兄将至》诗。又，《赠表弟程德孺生日》诗："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坡公母，程氏也。盖"表"有外义，表弟即外弟。司马温公《日录》云："东坡有表弟，与坡不协。"　表叔，见吕东莱《（董）〔童〕蒙训》："张戩与弟载，二程之表叔也。"表姪，可称外姪，山谷弟知命

有《次韵外姪李光祖》诗，云：“外家未觉风流远。”知命母，李公择之姊。光祖，盖公择孙也。诗附《山谷内集》。

外家

妻家曰外家。山谷《黄氏二室墓志》用之：“二公未尝求索于外家。”按，《周礼》郑注：“姻谓亲外族。”贾疏：“外族，母妻族也。”则母妻党皆可称外家。《汉·窦婴田蚡传》：“上曰：‘俱外家。’”案，窦系祖母，田为母族也。《尔雅》：“妻父曰外舅，妻母曰外姑。”是亦可称外家。　古人多以母家为外家。如《汉·孝元后传》：“成帝云：‘外家何甘乐祸败？’”《王夫人悼后传》：“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赵后传》：“昭仪言若外家也。”《后汉·王符传》：“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轻。”山谷嘲其子小德诗：“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用此。袁宏《后汉纪》：“司马太后诏曰：‘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龙。’”《隋文帝纪》：“外家吕氏甚微，后访求，知是舅家。”张湛《列子序》亦云“少游外家舅始周”云云。

媳妇　新妇

子妇曰媳妇。案，庆元中，龚大雅《义井题记》有“亡男媳妇诸名氏”，则宋已有此称，盖以子息之妇而加“女”作“媳”也。《魏志·曹植传》：“大发士息，前后三送。”注：“言士卒子息也。”《国策》：“老臣贱息舒祺。”注：“息，生息也。”吕云孚《六书辨正》：“成祖谓仁孝后有‘媳妇儿好’之语。”《归震川集》亦间用“媳”字。若《元·成宗纪》：“命完泽征八百媳妇国。”此则边土妇女之通称。　新妇之名，始见《吕氏春秋》：“白圭云：‘有新娶妇者，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云云。惠子曰：‘何事比我于新妇？’”王彦辅《麈史》以为今人称子妇曰新妇，本此。《国策》亦有“卫人迎新妇”之文，本为新聚时

之称，后遂至老仍此称矣。　晋时妇人自称亦曰新妇，如“新妇得配参军”、“以小郎属新妇，不以新妇属小郎”是也。逋翁《弃妇词》：“新妇初来时。”亦是。○又宋陈恭公呼弟妇为六新妇，见《容斋随笔》。

妾曰小

《邶风·柏舟篇》：“愠于群小。”《集注》：“谓众妾也。”今俗号妾为“小”，盖本此；又以“小”之名而谓妻曰大。又称“小星”，亦取之《诗》。

女曰囡

女儿曰囡，音如曩。按，《集韵》“囡”与“㚖”同，《说文》“㚖”音昵立切，“私取物缩藏之”。则音义皆非。《明史·选举志》云：“吴人以生女为囡。”万历戊子申相国婿李鸿闱卷用“囡”字中式，为吏部郎高桂所参，时有“李阿囡”之称。吕石香云孚《六书辨正》云：“吴中呼女儿为囡，音近‘娜’，当是‘娜’字之讹。”是其称始于明初。

姪曰孙　姪女

乡野呼兄弟之子曰孙。案，《汉书》：“乌程男子孙常与弟烈之子争讼，掾吏议曰：‘烈儿遭饥，赖常升合，长大成人，而更争讼，非顺孙也。’”则此称古有之。　“姪”字本对姑而言，雷次宗所云“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是也。《尔雅》：“女子谓昆弟之子为姪。”《左传》：“姪其从姑。”皆对姑称姪。然《吕氏春秋》谓：“黎丘部有奇鬼，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状。”阎百诗谓：“先秦已称兄弟之子曰姪。”案，《公羊传》亦以兄弟之子为姪。《颜氏家训》谓：“晋

宋已来，始呼叔姪。”非是。姪，《唐韵》：“音咥，徒结切。”《释名》：“姪，迭也，更迭进御也。古之贵者，嫁女必以姪娣从。”　《柳州集》有《小姪女墓砖记》。“姪女”字见此。一本“女”下有“子”字。

夫兄曰伯

古称夫兄曰兄公，见《尔雅·释亲》。一作妐。俗称为伯，盖从其子之称。按，《容斋随笔》“庆历中，陈恭公为相，弟妇语云：‘三舅荷伯伯提挈，极喜’”云云。又，陶岳《五代史补》：“李涛弟澣娶妇，窦出参涛，涛答拜，澣曰：‘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是宋时已然。张淏《云谷卧余》云：“《尔雅》称夫之弟为叔，则夫之兄亦可为伯。”

堂兄弟

从兄弟曰堂兄弟，见《明会典》：“永乐元年冬，军职继绝，不论堂兄，并袭。”亦见郑晓《今言》。堂谓同堂也。《北史·蠕蠕传》云：“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今俗有嫡堂、从堂之称，非是。

夫死哭曰天

潘岳《寡妇赋序》：“适人而所天又殒。”李善引《左传》注云：“妇人在室则父天，出则夫天。”《丧服传》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妇之天。”案，蔡邕《女赋》：“当三春之嘉月，将言归于所天。”安仁赋本之。俗夫死则哭天，生时则讳言之。　《左传》：“文姜哭而过市曰：‘天乎！’”此非指其夫也。古同辈亦可称天。汉弘农太守《与计吏赵壹书》曰：“宁当慢傲，加于所天。”注云：“敬壹，故谓为所天。”见《赵壹传》。

(1) 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恩幸传》：“穆提婆本姓骆，汉阳人也。父超，以谋叛伏法，提婆母陆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为奴。后主在襁褓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孀，呼姊姊，遂为胡太后昵爱。”作“干阿妳”。四库本作“干阿奶”。未有作“干阿妈”者。

卷十七

老先生

王弇州《丛记》云："京师称谓老先生为极尊。外自方伯以至佥宪，称抚台曰老先生，按（台）〔院〕则曰老先生大人。二十年来，凡宣大之守巡与南直隶之兵备，皆以老先生称按院矣。"此可见老先生之重。今则苟膺一命，无不曰老先生者，而老先生之称不足贵，是有明中叶风俗已如此。按，陈止斋《题司马温公玉垒聘君诗后》云："熙宁、元丰间，天下学士大夫，称温公必曰'老先生'。今见公所遗《玉垒聘君》诗，方以是称之，则聘君之为人可知也。"张无垢横浦《传心录》："刘元城安世与司马温公言及王荆公学问曰：'其初与老先生略同。'时温公已参知政事矣。"周栎园《书影》云："世风日下，平交等辈无不互作此称。"

大人

近人笔札有某兄大人之称。按，大人之名始于《易》及《士相见礼》，屡见于孟氏书。郑康成以为卿大夫之称。《左氏传》："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又："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在位者。"《国策》："杜赫谓周君曰：'施于大人，大人轻君。'"鲍彪注："谓已显仕者。"徐乐《言世务书》："身非王公大人。"相如有《大人赋》，阮籍有《大人先生传》。李白《上韩荆州书》云："恐雕虫小伎，不合大人。"此泛言，非称荆州刺史也。书中称韩曰"君侯"，可证。后汉呼宫禁近侍者为大人，如《邓禹传》："宫人出入，多能毁誉，其中耆宿，称为中大人。"《阳球传》："程璜方用

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亦见蔡邕《谏灵帝疏》。高则诚《琵琶记》：“蔡邕呼黄门为大人。”本此。明尹直《謇斋琐碎录》云：“吴与弼以处士征至京，每见士大夫，皆称大人。”盖大人之称，至明始滥。　古自称其父为大人，如范蠡长子云：“今弟有罪，而大人不遣。”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无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后汉朱晖子颉问晖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张堪也。”扬雄子信云：“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皆是。太白《送姪耑游庐山序》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东坡有《舟中听大人弹琴》诗。《梁溪漫志》、《鸡肋编》并云：“世惟子称父为大人，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今俗加一“家”字以别之，曰家大人，称人父曰尊大人。按，《困学纪闻》引陆士龙《答车茂安书》有云：“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尊大人即指茂安，是尚未有定称。旧刻作“尊大夫”。汉时称母亦曰大人。《淮阳王钦传》：“王遇大人益解。”注云：“自称其母也。”又，“张博欲上书为大人乞骸骨归”。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皆是。余尊长无称大人者。今则朋友皆称某兄大人矣。噫！俗对小儿言亦曰大人，见《后汉·南蛮传》：“黔中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又，《岑彭传》：“韩歆，南阳大人。”注：“谓大家豪右。”是富豪亦称大人。大人之称，宜其滥已。

晚生

后进自称晚生，见《晋书·戴渊传》：“弟邈请立学校。”疏云：“今后进晚生，目不睹揖让之仪。”然非自称之词。明人《知新录》载：“嘉靖丙戌，刑部赵公乃费阁老同年，每投谒，必书‘年晚生’。屠应峻戏目为‘神童’。”又，“蒲州杨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关帝庙，先通名刺曰‘乡晚生’。”是其称亦起于前明。黄瑜《双槐岁抄》云：“韩雍莅两广总督，顺德钱大尹溥，其属吏也，书称‘乡生’。溥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之称。官尊齿高，则系以‘翁’，或称‘老先生’矣。”

某翁

称人曰某翁。按，翁，本父祖之称。汉高祖云："吾翁即若翁。"张凭对其祖云："阿翁讵宜以子戏父？"《南史》：郁林王呼高帝为"太翁"。陆放翁诗："爷严责程课，翁爱哺饴饧。"又，"儿能了翁事，孙能诵翁诗。"皆以称其祖。犹今人呼"祖"曰"公"也。"翁"、"公"古通。宋玉《讽赋》云："主人门开，翁又到市。"翁即老翁。杜诗所云"独与老翁别"也。李阳冰目李斯曰"斯翁"。渐以移之他人，太白有《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诗云："我家仙翁爱清真。"则其同姓也。老杜亦有《崔少府十九翁高斋》诗。王弇州《丛记》云："嘉靖初，始有称翁者，然不过施之三公九卿，后渐至郡守丞倅。门生于座主，初不过曰'先生'。分宜当国(1)，谀者多称为'老翁'。余自丙辰入朝，则三品以上庶僚，俱称之曰'老翁'。"是时称"翁"之重如此。今则氓隶相谓无不以"翁"云云。黄瑜《双槐岁抄》云："宪庙初，给事中奏：近有无耻大臣，与内臣交结，或行扣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盖此称滥于明季也。俗又称其别号曰"某翁"，益可哂。是将"老泉"为"老翁"，"东坡"为"东翁"耶？

别号

近喜称别号。按，《月令》"大雩帝"郑注："帝，上帝也，乃天之别号。"是天固有别号也。孔颖达《礼记》"麻冕"正义云："冕者，冠中之别号。"是冠亦有别号。又，《左氏·昭二年传》："齐少姜有宠于晋侯，谓之少齐。"杜注："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然则妇人先有别号矣。　吴草庐《三坟辨》谓："归藏本黄帝之别号。"据此，则别号自古有之，特不应施之贾竖小子耳。《后汉·光武纪》："别号诸贼铜马、大彤等。"是贼亦有别号也。

家某人

称同姓不宗者曰家某人。案，李穆堂绂《书曝书亭集后》云“近世人诗文标目，于同姓辄称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无此称。凡宗族近者，依辈行称，余虽同宗，亦直书其姓。若杜少陵之于位，韩退之之于重华，皆其子姪，犹直称姓，其于疏远可知。称‘家’之失，殆始于明之中叶。成、弘以前，犹不失唐宋家法。至嘉靖，诸人乃率意杜撰”云云。思按，杨德祖笺有云：“修家子云。”盖“家”字之滥觞。其实，子云之氏从“手”，德祖之氏从“木”，非一家也。东坡有《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或谓以宋之家铉翁而讹为此称，恐未然。

通家

世好曰通家。盖本《后汉·孔融传》谓李膺曰“与君累世通家”。以孔子尝问礼于老聃也。范传正撰太白新墓碑云：“尝于先大夫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李有《古杭杂记》云：“贾似道父陟为万安丞，与县宰陈履常通家往来。”若庾子山《乌石兰氏墓志》所云“秦晋匹也，是曰通家”，此为姻家之称。

西席

延师曰西席。本柳子厚诗：“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席”字取《曲礼》“席间函丈”及“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之义。俗以师称“西席”，因目主人曰“东家”。

山长

主书院者曰山长。见《宋史·理宗纪》：“何基，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徐玑，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是也。是时书院多在山中，如朱子白鹿洞、魏了翁白鹤山之类。故称山长。近例称院长。

官府

称官长曰官府。按，《周官·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注：“百官所居曰府。”又，《司会》及《职内》、《职岁》、《职币》，皆有“官府”字。《汉·盖宽饶传》：“诣官府门上谒辞。”退之《酬卢给事》诗：“上界真人足官府。”山谷《上大蒙笼》诗：“向来陆梁嫚官府。”俗语本此。《庄子》：“官天地，府万物。”亦“官府”字所出。

上司

属吏目上位曰上司。见《陈留耆旧·吴祐传》云：“同僚无私书之问，上司无笺檄之敬。”

上头人

役从目主人曰上头人。案，王融乐府：“闻有东方骑，遥见上头人。”谓车骑上之人也。即汉《陌上桑》曲“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之意。今为在上者之称。

阁老

《池北偶谈》云：“洪武十（三）〔五〕年，设内阁大学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以此。”案，《唐·杨绾传》：“故事，中书舍人年久者为阁老。”《通鉴》：“王涯谓给事郑肃、韩佽曰：‘二阁老不用封敕。’”老杜有《赠严阁老》诗，云：“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按，严武时为给事中也。年三十二，故曰“妙年”，见《旧史》本传。《困学纪闻》云：“开元中，给事中为黄门省，故云‘黄阁’。近世用此诗为宰辅事，误矣。”是唐时尚未有定称。　中堂之称，宋已有之。《湘山野录》：“钱希白戏王钦若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邵氏闻见录》：“康节谓富郑公曰：‘未若中堂骨董之美也。’”

郎中　待诏　博士　朝奉

医生曰郎中，赞礼曰待诏。陆容《菽园杂记》云：“此元代名分不明之旧习也，国初有禁。”亭林《日知录》亦云然。按，洪容斋《夷坚志》：“鄱医赵珪，人称为赵三郎中。”又，“狐妇呼医人刘师道为刘郎中。”又，“信州吏毛遂为刘医药死，忽复活曰：‘是那个郎中主张？’”是宋时已称医人为郎中矣。北土称医人曰大夫，亦见《夷坚志》：“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后徙临安，官翰林医官，仍称为张二大夫。”《名义考》云：“待诏，当作‘代诏’。他邑呼曰‘大夫’，今松江、嘉定称之。当作‘代敷’，言代人诏告敷宣者。”黄省曾《吴风录》谓张士诚走卒、厮养皆授官爵，故有郎中、待诏、博士等称。恐未是。俗呼椎油者曰“油博士”，殆仿“茶博士”之称。又，称徽州人贸易者曰“朝奉”。按，徽邑家谱，宋时多朝奉、承事之称。盖富家僭称，如传奇中之“员外”也。朝奉、承事，皆官爵名。

老爷

明经乡举，便称老爷。按，爷本呼父之词，以称贵人，未知所始。《通鉴》："高力士承恩久，中外畏之，驸马辈直呼为爷。"尊人曰爷，殆始此。

相公　官人

奴隶称主人曰相公，小主人曰官人。案，前代拜相封公者，始称相公。封王拜相者曰相王。晋简文帝、武帝在魏时，皆称相王。扬雄《羽猎赋》："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王粲《从军行》："相公征关右。"老杜《崔少府高斋》诗："知是相公军。"昌黎《送温处士序》："留守相公。"薛逢《谢西川相公赐甘子》诗："相公恩重赐先尝。"太白《为赵宣城与杨国忠书》(2)，六用"相公"字，时国忠为右相也。又，《上安州裴长史书》云："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谓左相许圉师也。宋徽宗赐蔡元长句："相公公相子。"元长对以"人主主人翁"。韩维兄弟皆为相，其家呼子华为"三相公"，持国为"五相公"。见《能改斋漫录》。有明三百年封公拜相者，惟李善长、徐达二人。元时称谓已滥，然延祐中，翰林章嘉为吾地海宁寺钟铭，称行中书省左丞朱清为相公，下此称相公者，至运粮万户及都水监而止，其余则称总管及承务。钱竹汀先生以为，相公之称虽滥，尚不概及下僚矣。今俗，乡举岁贡，辄鄙相公之名，称老爷。亦弗思矣。曾慥《高斋漫录》："王荆公退居半山，入编户家，老姥遗以麻线一缕，曰：'相公可将归，与相婆也。'""相婆"之称亦奇。　官人，见《左氏·哀三年传》："官人肃给。"盖谓在官之人。《北史·梁彦光传》："齐亡后，诉讼官人，千变万端。"《旧唐书·高祖纪》："官人百姓赐爵一级。"退之《王适墓志》："侯处士高云：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又云："诚官人耶？取文书来。"老杜《逢刘主簿》诗："剑外官人冷。"皆谓在官

之人。《宋·岳飞传》：“养子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羸官人’。”俗称小主曰“官人”，盖始此。明制，郡王府自镇国将军而下，称呼止曰官人。今且以官人为孩子之称，吴中并以相公称歌童矣。噫！

大官　二官

以行次称人曰几官。按，《南史·梁武陵王纪》称湘东王绎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又曰：“愿送我一见七官。”胡三省《通鉴注》云：“湘东兄弟次弟七，故曰‘七官’。”又，《梁书·河东王誉传》云：“勿杀我！得一见七官。”纪为绎弟，誉乃绎姪，俱以七官呼者，盖从宫中通称也。骆宾王《送尹大赴京师序》：“尹大官三冬业畅。”又，《送阎五还润州诗序》：“阎五官言返维桑。”官，即官人之省。《唐摭言》：“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相，舟与书犹曰‘十二官足下’。”

某舍　舍作“沙”去声

呼下等人曰某舍。按，镏孟熙绩《霏雪录》(3)：“樊昌高八舍，家轩墀间畜龟，数年生育至百余。”王应奎《柳南随笔》：“成弘间，夷亭张小舍善捕盗，时为语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张小舍。’”是“舍”之称始于前明。张名浩，沈石田外祖也。徐武功有贞为作墓志云：处士世为公家弭盗。今此称常熟盛行，坐其船者，必以舍呼之。

亲眷　家眷

异姓亲曰亲眷。见鲍照诗：“已经江海别，复与亲眷远。”葛稚川《神仙传》：“费长房谓壶公云：‘欲使亲眷不觉知去。’”按，徐陵《双林寺傅大士碑》：“共指菩提，方成亲眷。”《维摩经》：“有菩萨问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为谁？’”《唐语林》“李福镇南梁，谓宦家子弟之不肖者曰：‘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云云。是以父兄为亲眷也。《五代史·裴皞传》：“裴氏居燕省者，号东眷。居凉者，号西眷。居河东者，号中眷。”是“眷”指本族言。字亦作“婘”，《史记·樊哙传》“诛诸吕婘属”是也。　内人曰家眷，亦曰内眷。按，《东京梦华录》云：“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宅眷，即家眷也。朱德润《外宅妇》诗：“贫人偷眼不敢看，问是谁家好宅眷。”

同胞

东方朔《答客难》：“同胞之徒，无所容居。”今人称胞兄弟，亦有出。复有胞伯、胞叔之称，则谬矣。

家主公

仆隶称主人曰家主公。案，《庄子·寓言篇》：“舍者迎将其家公。”李氏注：“家公，主人公也。”又，《史记·范雎传》：“谓须贾曰：‘愿为借乘车驷马于主人翁。’”《汉书·东方朔传》：“时董偃见尊不名，称‘主人翁’。”刘梦得《纥那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公”与“翁”古通用。又，《通鉴》：“唐代宗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家翁，即家公也。代宗语本《隋·长孙平传》，引谚语作“未堪作大家翁”。

娘娘　小姐

奴婢称主母曰娘娘，尊长呼卑幼妇亦曰娘娘。案，苏子由《龙川杂志》：“仁宗谓刘氏为大娘娘，杨氏为小娘娘。”乃宫中妃后之称。后盖以娘子而转为娘娘。近且薄其称而相尊曰太太，曰奶奶矣。奶奶，当作“嬭嬭”。《广雅》：嬭，母也。楚人谓母曰嬭。嬭亦尊之之意。　大家女称小姐，见元微之《会真记》及高则诚传奇。《列女传》：“鲁君赐妇人号曰义姑姐。”不知“姐”字何义，今惟未嫁之女乃有此称。又，《天宝遗事》载：“宁王有乐妓宠姐。”吴俗称女曰小姐，盖从其幼时称之。

小娘

少女曰小娘，见元微之《咏筝》诗：“漫逐歌词弄小娘。”退之《祭女挈文》云：“祭于弟四小娘子挈子之灵。”牛僧孺《玄怪录》：徐幹述刘桢女诗，对桢称小娘子。陆放翁《笔记》：“蜀中歌有云：‘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

小囝　小干　阿奴

小儿曰小囝，音如“南”。案，《集韵》“囝音茧，又音宰。”今闽、粤人呼作“崽”音。吴处厚《青箱杂记》云：“闽人呼子曰囝。”《逋翁集》有《哀囝》篇。陆伸《侬渠录》云：“乡音合‘男儿’二字为一音，若以平声呼‘暖’字而稍轻，女儿则呼如‘暖’字而稍重。”吕云孚《六书辨正》云：“吴中呼小儿为小囝，音南，当是‘男’字之讹。”则是时已有此音。郑樵《六书略》谓：“‘囝’即‘月’字，太阴之精。”丁度《集韵》谓武后字“月”作“囝”。焦竑《六书刊误》从其说，皆未是。　亦称小干。从父行人公陈垿《无益之言》云：“‘干’字从官话变出，官话‘哥儿’两字并作一声，则为‘干’字；濒海人呼父子曰‘贤两个’，乃官话‘耶儿两个’；兄弟曰‘干

两个’，官话‘哥儿两个’也。”按此，则“小干”犹曰“小哥儿”。或以为“小郎”之讹，亦通。高士奇《天禄识余》：“明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则“哥”为通称，犹曰“小官”，非“哥弟”之“哥”。　又，幼时欢爱之呼曰阿奴。《姑苏志》云：“呼小儿为孥儿。”孥，子孙也。以虞韵入麻，此方音也，今俗正作“奴”音。《世说》：“谢安七八岁时，父奕呼之曰：‘阿奴，欲放去耶？’”又，周谟小字阿奴。当亦幼时爱而称之。

老道长

小儿有成人样子，目曰老道长。案，《菽园杂记》：“中堂尚书称各道御史曰老道长。”今督抚称道宪亦曰老道长。盖“道”不称卑，俨然有方面大员体统，故以此目之。

堂客

妇人曰堂客。或以《高唐赋》“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而误。牛僧孺《玄怪录》：“蜀帅章仇谓其夫人曰：‘何不盛陈盘筵，邀召女客？’”女客之称盖本此。杜于皇《秦淮灯船鼓吹歌》云：“楼楼堂客船船妓。”自注：“白下称内人为堂客。”今人所居内室曰后堂，亦曰客堂，外则称厅。虽有堂额不称堂，盖避公堂之名也。堂客，亦曰堂眷，犹言北堂之人耳。后堂非见客之所而曰客堂，其以堂客所居名之欤？

士女

画美人谓之士女，见《东坡题跋》：“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亦作“仕女”。《图绘宝鉴》云：“周昉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殆以体态如宦家女子，故称曰仕

女。

虔婆

《辍耕录》“三姑六婆”有“虔婆”之名。《名义考》云：“方言谓贼为虔，虔婆犹贼婆也。”米元章《书史》云：“《晋书》‘姏姆’即俗所云‘姏婆’。”杨慎《古音余》“姏”音钳。本音甘。妇之老者能以甘言悦人，故曰姏。

老娘　师娘　花娘

《辍耕录》云：“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今吴俗则曰巡眼。又云：“世谓稳婆曰老娘，娼妇曰花娘。”今俗骂女人曰花娘，盖本此。李贺《䶮箫歌序》：“朔客立命花娘出幕拜客。”时犹为通称。

丫头

婢曰丫头。见刘宾客咏乐天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4)花面，未开脸也。丫者，头上双髻之象。欧阳诗：“小婢立我前，赤脚两髻丫。”

表子

娼妇曰表子。俞氏《称号篇》云：“表有外义，对内人而言

也。”《玉篇》：“表，衣外也。”

老包

阿庇纵容曰老包。按，《吕氏家塾记》：“包拯为京尹，令行禁止，人呼为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见狥私者，皆指笑之曰：‘尔一个包家。’见贪污者，曰：‘尔一个司马家。’盖反言以笑之也。后遂以阿庇者曰老包矣。”娼家之老包，当作老鸨。见俞氏《称号篇》：“‘鸨’音保，鲳鱼、鸨鸟，性俱善淫也。”

师姑

女尼曰师姑，见《续传灯录》：“驸马都尉李遵勗临终时，谓尼道坚曰：‘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坚无语。公曰：‘这师姑，药也不会煎得。’”亦见《慈明僧传》。万历《昆山志》云：“筛谷浜，今讹师姑浜。”《姑苏志》：“土产有师姑秔。”注云：“即矮稻。”元至正辛卯，开黄河，得一石僧，背刻云：“莫笑石师姑一只眼。”见《农田余话》。

道士　女道士

羽流曰道士，见《太霄经》：“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居之，谓之道士。《元和郡县志》作“康王大夫尹喜宅”。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郊祀志》注引《汉宫阙疏》云：“神明台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王厚斋《困学纪闻》谓：“穆王、平王事不可考，盖自武帝始也。”《抱朴子·仙药篇》云：“凡庸道士心不专精，行秽德薄。”《续通考》引《楼观本记》曰：“汉明帝永平三年，置道士三十七人。”《旧唐书·武宗纪》：“召道士赵归真等入禁中修金

箓道场。”《唐六典》：“道士有三号：一法师，二威仪师，三律师。”庾仲雍《荆州记》：“临沮县青溪山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郭璞《游仙诗》“青谿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指此。沈约有《游沈道士馆》诗。《列仙传》：“徐福，道士也，字君房。”唐时其称尤盛，见《旧唐书·姚崇传》及《隐逸》、《方技》诸传。若《黄帝内传》所云“道士行礼”及《新序》“介子推云‘谒而得位，道士不居’”，皆谓有道之士，非黄冠也。《汉·京房传》“道人”亦谓有道之人。　女道士，见颜鲁公《麻姑坛记》：“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益少。”又，太白诗：“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

大和尚　游方僧

方丈僧曰大和尚，见《晋书·佛图澄传》：“石勒重之，号曰大和尚。”《翻译名义》云：“和尚，梵本名邬波遮迦，传至于阗，翻为和尚，犹汉言‘知有罪，知无罪’。”　游行四方募化者曰游方僧。见傅亮《文殊师利菩萨赞》：“业化游方，罔识厥津。”太白《赠僧崖公》诗云：“游方化公卿。”

贼秃

骂僧曰贼秃。见梁荀济表：“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贪淫之贼秃。”姚宽《西溪丛语》有云：“绍兴初，愚秃法聪。”

门徒

释老谓斋主曰门徒。见谢灵运《远法师诔》：“今子门徒，实同斯艰。”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于是门徒巨痛，遂爽遗言。”又，《齐国宋司徒寺碑》：“凡我门徒。”老杜《大觉高僧兰若》

诗“献花何日许门徒”与《列子》所云“子华之门徒皆世族者”不同。古门人亦曰门徒。如《后汉·郑康成传》：“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吴志·虞翻传》：“门徒常数百人。”《晋·王裒传》：“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唐彬传》：“东海阎德，门徒甚多。”《南史·宋文帝纪》：“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沈约传》：杜炅“门徒孙泰”。俗呼弟子曰徒弟，亦此义。

在家人

《莲社杂录》：“谢灵运云：‘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梁武帝《除酒肉榜文》：“及舍道出家。”案，内典多以“在家”、“出家”并言。如《涅槃经》：“在家迫迮，犹如牢狱；出家宽廓，犹如虚空。”《文殊经》：“在家者是烦恼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

渠侬　“渠”呼作“奚”

谓他人曰渠侬，自称曰我侬。案，山谷《与俞清老书》：“男女婚嫁，渠侬堕地，自有衣食分齐。”渠，呼作“奚”，盖为“伊”字之转。《诗》“所谓伊人”注：“犹言彼人也。”《六书故》：“吴人谓人曰侬，即‘人’字之转声，瓯人呼若‘能’。”今常熟正作“能”音。陈后主、隋炀帝皆自称曰“侬”。炀帝至广陵，多效吴语，故称“侬”。胡三省《通鉴注》云：“吴人率自称曰侬。”《湘山野录》：“钱王歌云：‘你辈见侬的欢喜，永在我侬心子里。’”此“我侬”二字连称之始。《姑苏志》引《平江记事》云：“嘉定号‘三侬之地’。隔户问人曰‘谁侬’，应曰‘我侬’，视之乃识，曰‘却是你侬’。”

冤家

男女有情者曰冤家。见元闺人词：“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5]冯贽《烟花记》谓“冤家”之义有六。“情深意浓，有死无异心，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二也。临歧分袂，黯然销魂，三也。山遥水远，相思不见，四也。怜新弃旧，怨深刻骨，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六也。”张鼎思《代醉编》以为犹《关雎》“好仇”之意，近于侮圣言矣。

情郎

韩偓诗：“书中说却平生事，犹疑未满情郎意。”“情郎”字见此。宋女道士蕙兰诗[6]：“难得有情郎。”

结发

元配妻曰结发。案，二字古人通称，犹言束发也。《汉·李广传》曰：“臣结发而与匈奴战。”师古注：“言始升冠即在战阵也。”《后汉·桓郁传》亦云：“结发敦尚。”自苏武《赠李陵诗》云“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离”，后遂作夫妇之称。老杜诗亦云：“结发为妻子。”唐于义方作《黑心符》云：“讲再醮，备继室，既无结发之情。”以元配为结发也。俗将婚，用结发（髮）〔髻〕，见《五代史》：“刘岳《书仪》云：‘成昏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髻，曰结发。’”

侧室

妾曰侧室。见《汉文帝赐南越王书》：“朕本高皇帝侧室之子。”师古注：“非正嫡所生也。”按，《内则》记：“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注以为“燕寝之旁室者，临产时所居，平日则居正室矣”。又，《左传》所云“侧室”乃余子之名。如师服云：“卿置侧室。”随会

云："赵有侧室曰穿。"杜注："一以为众子，一以为支子。"《韩非子》亦云："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然《南史》："齐文帝命侧室陈氏母之。"又，《韦放传》："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指腹为婚姻。"此皆以侧室为妾。

遗腹子　"腹"转为"夫"

儿生父已殁，曰遗腹子，始见《史记·赵世家》："赵朔妻有遗腹。"《汉书》尤屡见，如《孝元后传》："成侯崇薨，有遗腹子奉世嗣侯。"《李广传》："子当户，有遗腹子陵。"《后汉·郑康成传》："益恩一作"思"。赴难殒身，有遗腹子。"《朱晖传》："陈揖早卒，有遗腹子友。"《刘平传》："弟仲遗腹女始一岁。"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云："豫章王综，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俗呼"腹"为"夫"，盖以为夫之所遗耳。

立嗣子　嗣，音如"时"

兄弟子为后曰立嗣子。案，古所云嗣子，谓冢嫡嗣续，非以他房子为子也。《礼》："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左传》："赵襄子嗣子不废旧业，时其父简子新殁也。"庾子山《司马裔碑》："悲哀嗣子。"元微之《杜甫墓志》："嗣子宗武。"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公嗣子宗之。"皆谓嫡长子也。《昌黎集》、《朱子文集》尤多。《汉·孝元后传》："上即位数年无继嗣。"又云："即位二十余年无继嗣。"嗣，即嗣子也。张南郭《太仓州志·顾振传》云："顾某嗣子。"《张溥传》云："无子立嗣。"皆从俗称。　俗读"嗣"作"时"。考唐宋韵书都无平音，惟《正韵》收入支部。是其音起于元明之际。

过房子

抚养异姓儿曰过房子。案，潘昂霄《金石例》有“书过房子”条，引韩文公《国子助教薛君志》“父命君后兄”及“给事至君，后再绝；皆有〔名〕。遗言：以公仪之子己巳后我”云云。是所谓过房，乃以他房子继本房，非螟蛉子也。《元史·刑法志》云：“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奴婢过房良民者，禁之。”则其称起于元代。

门子　门斗

州县尹小僮曰门子。案，《旧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门子，乃守门之称。今俗所谓门子，乃姚思廉《沈瑀传》所云“县僮”也。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巷吏门儿，何因仰唤？”门儿，即守门门子也。　郭象《庄子注》：“唐子，唐途给使令之人，犹《周礼》云‘门子’。”按，《周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谓之门子。”郑注：“嫡子将代父当门者。”《左传》：“郑六卿及其大夫、门子。”又，“诸司门子弗顺”。《晋语》：“育门子。”此皆卿大夫适子之称，郭氏误引。　教官役使，谓之“门斗”，乃“门子”、“斗级”合为一称也。斗级，汉谓之斗食。见《外戚传》及《薛宣传》注：“谓佐史也。”按，本管漕仓之役，教官有学田，故亦有斗级。孙氏《孟子疏》云：“庶人在官者，若今之斗食、佐史、属吏是也。”

小的

下贱对尊贵者自称小的。的，作“底”音。案，《宋史》有“内班小底”。薛居正《五代史》有“承应小底”。丁晋公《谈录》：“皇城使刘

承规，在太祖朝为黄门小底，有心力。”亭林先生《音学五书》云：“‘的’字在入声，当入药韵，音都略切。转去声，当音都料切。后人误音为‘滴’，转上声为‘底’。宋人书中凡语助皆作‘底’，并无‘的’字。”是“小的”当为“小底”，犹俗云底下人之意。

猴子

给役小僮曰猴子。吕蓝玉《言鲭》云：“猴性喜动不喜静，能伺候人，小僮似之，故以此名。”

---

(1) 分宜，指严嵩。严嵩，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

(2) 文名《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

(3) 镏孟熙绩：原作“镏孟绩熙”。按，《霏雪录》二卷，明镏绩撰，绩字孟熙，故改。

(4) 诗名《寄赠小樊》。

(5) 应为唐代无名氏作品。

(6) 应为唐鱼玄机诗。

卷十八

城隍

州县各立城隍庙，以大小别之。关帝庙亦然。按，城隍之神不见于古。《左传》：“祝宗用马于四鄘。”又，“祈于四鄘。”杜注：“鄘，城也。”钱竹汀先生以为城隍之祀之滥觞。《易》：“城复于隍。”其名见此。赵与峕《宾退录》谓：“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是三国时已有之。《北史》：“慕容俨镇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号城隍神。”《南史》：“梁邵陵王纶祭城隍神。”《隋书·五行志》：“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纶、纪皆与俨同时，祀城隍神见诸此。至唐遂盛，张说、韩愈、杜牧之、麴信陵皆有祭城隍之文。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之诗。李白《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云：“大水灭郭，公抗词正色言于城隍，其应如响。”李阳冰《缙云县城隍庙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欧阳公跋云：“城隍庙，今天下皆有，而县则少。”《宾退录》云：“负城之邑亦有与郡两立者。”陆放翁《镇江府城隍庙记》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独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太平广记》：“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洪武初，从礼臣之请，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曰升福明灵王，府曰威灵公，州曰灵佑侯，县曰显佑伯。未几，诏去封爵谥号，只称某处城隍之神，诸府州县令守尹主其祀，由是著为祀典。今吾州称辅德公，盖以南唐尝封辅德王而混之也。　《宾退录》极言城隍神之盛，且各立名字，今吾俗犹然。考陆放翁《庙记》云：“故时祠，汉纪信为城隍神。”吴草庐《江州城隍庙记》云：“江右列郡，以汉颍阴侯灌婴配食。”以婴尝定豫章诸郡，有功兹土也，则当以神为主，而人鬼配之。明张珥《嘉定城隍庙记》云：“今为之庙貌者，以《世说》汉高

帝尝梦一轩冕者，自称秦功臣冯尚，奉天帝命，与王领城隍阴事。后世因有功臣肖形立庙之说。此说未详所据。如宁国、镇江以纪信、彭越，江西诸郡以灌婴、周瑜之类。”《杜氏通典》载隋鲍至《南雍州记》云：“南阳城内见有萧相国庙，相传为城隍神。”则隋代已有指名者。

土地

土地祠，各乡镇多有之。按，《周礼·春官》“大示”而外有“土示”、“地示”。此后代土地神之所由名也。土示，五土之示，即社也。地示，地之百示。今祀典自有社稷坛，而民间复立土地庙者。社坛，古之国社，后代谓之官社。民间土地祠，《记》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即后代之里社也。古二十五家为社。《明史》：“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嘉靖间，张司直寅志太仓风俗云“岁久渐废”。考《左氏传》：“社稷之神为上公。”昭二十九年。又，杜氏注：“用币于社，谓请救于上公。”《后汉·方术传》有“社公”之名，盖本此。是则天下社神，宜通谓之公，后讹为土地公公。而稗官演义所载皆白发翁矣。江邻几《嘉祐杂志》“钱尚父方睡，汤瓶沸，一童以水注之。钱曰：‘此童先知吾意。’遂杀之。后见其为厉，乃封为属国侯，使永为临安土地，故塑像为十余岁小儿”云云。又，《宾退录》载“绍兴辛未，潼关守沈该将新城隍祠，梦人赍文书来，称新差土地”云云。是土地之职颇贱，今吾邑有称王者。《文献通考》：“宋徽宗封皮场土地庙为灵贶侯，后累封明灵昭惠王。”非古制也。俗又各立名字。陈确庵瑚《尉迟土地庙序》云：“社以祀山林、川泽、原隰之神，谓之地祇；庙以祀先代之有功德者，谓之人鬼。今土地庙有陆宣公、子胥、武侯、卫公之称，则合地祇人鬼而一之，非古也。”思按，《后汉·孔融传》：“融为北海相，以郡人甄子然、临孝存配食县社。”此即昌黎所云“没而可祭于社者”，非以其死为某神而祀之也。城隍神亦然。

文昌帝君

《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为文昌宫，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其三曰上将、次将、贵相。屈原《九歌》分大司命、小司命为二。朱竹垞谓："少司命，即《星经》所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大司命，则文昌之弟四星也。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今之号为帝君者，盖司禄也。"案，《楚辞》："后文昌使掌行兮。"王逸注："顾命中宫，敕百官。天有三宫，谓紫宫、太微、文昌也。"(1)《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承天象，故曰文昌宫。"　文昌祠，俗亦称梓潼庙。案，孙光宪《北梦琐言》："神张姓，名亚子，一作恶子。居梓潼县之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庙祀之。"马端临《通考》云："唐玄宗、僖宗入蜀，皆有封号。宋咸平中，封英显王，迨至元世，进号帝君，特设庙祀。以道家有上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之说也，于是天下学校皆有祠。"《明史·礼志》："弘治中，礼部尚书周洪谟议罢此祀，并毁其祠之在学校者，云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亦本周说。"思按，叶石林《巖下放言》载："蜀有二举人，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夜各梦诸神预作《来岁状元赋》，甚灵异。"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亦载此事。后人盖以其于科目事有灵感，且元代尝封为文昌君，明景泰间赐额曰文昌宫，道家遂取《阴骘文》"十七世为士大夫"之说以实之，而梓潼张神之为文昌帝君遂相沿至今已。　崔鸿《后秦录》："姚苌立张相公庙于梓潼岭。"李义山诗称"张恶子庙"，则唐时无别称也。元初则曰七曲神君，见虞文靖《相如院文昌万寿宫记》。景泰五年始敕赐梓潼神为文昌宫，见《续通考》。

魁星阁

《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斗魁，北斗第一星也，主日。案，此与文昌之主天子文德者，绝不相涉，世俗以其近文昌而并祀之，又傅会其名曰“文星”而附之学宫。考《孝经援神契》：“奎主文昌。”亭林先生云“奎为文章之府，魁判人之生死。今之言文者，皆祀魁星，宜中式者多不识字之人”云云。然则魁星之祀，宜改为“奎”。俗复以其字形而塑作鬼踢斗之像，殊谬。

三官堂

道家有“三官神”之称，案，丘悦《三国典略》载：“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号五斗米师。”详《后汉·刘焉传》注。《传》以张修为张衡，张陵之子。明宋景濂《跋曲阿三官祠记》，亦取《典略》之说。按，《宣和画谱》有周昉《三官像图》，盖六朝时已行之。唐阎立本有《水官像图》，宋大觉琏师以赠老泉，老泉作诗报之，命子瞻属和。见《东坡集》。今俗但有《天官图》，无《水官》也。其以正、七、十月为三官生日者，盖本《宋史·方伎传》苗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善恶”之说。“三元”之名，已见《魏书》及《旧唐书》，然不言为三官（主）〔生〕月。

二郎神

宋高翥《菊磵小集》有《辇下酒行音杭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按，旧《苏府志》及钱湘灵陆灿《常熟志》云：“赵真君昱，仕隋，为嘉州太守，有蛟患，入水斩之。卒后，嘉州水涨，人见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者，乃昱也。因

立庙灌江，号灌口二郎神。邑人以神司水，而炳灵公司火云。”炳灵公，见《搜神记》，东岳三郎也，宋祥符间改封，世传为火神。今俗祷雨不应，则请二郎神，盖以神为司水。邓钹旧《常熟志》则云：“蜀郡太守李冰之子，尝除蜀郡都江之蛟孽，有水功，宋汴京为筑神保观。邑人以常熟为江之下流，故有庙。后请于朝以祀焉。”二说不同。邓说始于曾敏臣《独醒杂志》。《元史》：“至顺元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晏公庙

罗泌《路史》：“晏公神，名戍仔。”《大明会典》云：“元初为江西清江县文锦堂局长，登舟尸解，因立庙。或云为木商，溺死成神，洪武初，以助沐英平云南显应，封平浪侯。”《南郭州志》谓元时护漕得封者，未是。昆山郑文康《晏公灵异记》云：“朝廷有事西洋，中贵人经刘家港，即今刘河镇。谒神行宫，对土木像，若君父然。从者言神无乎不在，呼之则火至，火至则无虞。”又云：“前光禄署丞李谨谪交阯，还，言神亦尝为漕运，南谪借宿庙中，得梦尤显异云。”　又，刘侗《帝京景物略》有晏公祠“为正德中晏常侍所立，内设古圣贤像”，此别一晏公祠也。又，郎瑛《类稿》“明太祖至毗陵，江风大作，舟将覆，忽红袍神挽舟至沙上，自称晏公。后筑江岸，有猪婆龙为患，有老渔教以瓮贯缗而钓之，问姓名，曰姓晏。忽不见。明祖闻之悟，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云云。其名不详，未知即吾地晏公否。

天妃

卢熊《府志》：“天妃，莆田林氏女，宋元祐来祀闽。绍兴二十六年始封灵惠夫人，庙额曰灵应。元至元中，岁运漕著灵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按，宋柳贯《待制集》有祭

天妃文[2]。又，洪容斋《夷坚志》云："兴化军海口林夫人庙，甚灵异，今进为妃。"则宋时已封为妃。卢氏之说本之《元史·祭祀志》。明洪武间，改封圣妃，时有圣妃娘娘之称，今俗亦称娘娘庙。永乐七年，复改"天妃"。今仍之。　郎瑛《类稿》云："妃，莆田湄洲屿人，都巡检名愿之弟六女。都巡检，今都抚类。徐葆光记云：愿字惟悫，母王氏。在室三十年卒，至元间，有显应，立祠州里，庙号'天妃'。"张燮《东西洋考》及何乔远《闽书》皆云："妃生于五代晋天福八年，至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常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康熙初，张学礼《使琉球记》以为妃姓蔡，闽海中梅花所人。又云猴屿人，救父投海身死。徐葆光《中山传信录》非之。方氏《通雅》云："天妃宫，滨海多有之，其女子三人，俗传神姓林氏，遂实以为灵素三女。太虚之中，唯天为大，地次之，故天称皇，地称后，海次于地，宜称妃耳。盖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运，故其神为重。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丽，遭飓风，赖神以免，使者路允迪言于朝，始有祀。"

大王庙

娄江口立大王庙，运漕者虔祀之。按，《靖江浦庙碑》谓之"金龙四大王"，姓谢氏。朱国祯《涌幢小品》以为宋谢太后之族。兄弟四人：纪、纲、统、绪，皆宋会稽处士。绪最少，初为诸生，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日夜痛哭，阴结义士图恢复，知势去不可为，遂赴水死。题诗于石。立志平生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凭谁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问："他日以何为验？"曰："黄河水逆流，是吾报仇日也。"后明太祖与蛮子海牙战于吕梁，不利，忽见云中有天将，挥戈驱河逆流，元兵大败。太祖夜祷，问其姓名，梦儒生素服前谒，曰："臣谢绪也，愤宋祚移，沉渊而死，上帝怜我忠，命为河伯，今助真人破敌，吾愿毕矣。"次日，封为金龙四大王。以其行四，尝居

金龙山，没又葬于其地故也。

李王庙

卢熊《苏府志》云："李王名禄，《南郭志》误作"录"。吴兴长兴县童庄人。"张南郭云："年十八，没为神。"卢《志》以为宋潘壬、潘丙等谋变事洩，丞相史弥远请屠其城，神梦于理宗及弥远，乃止戮壬、丙，城获全，吴人祀之。周密《癸辛杂识》云"穆陵正位，皇兄济王竑有逼近之嫌，徙之霅城之西。宝庆元年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率太湖亡命乘夜逾城而入"云云。卢说盖本此。　卢《志》又云："神能捍御灾患，祷之辄应。民染疫，求庙柏，并水煮而饮之即愈。"详见永嘉郑东《记》。又，考《常熟志》有长兴李烈士庙，云即李王宫。张修撰洪《琴川志》云："宋景定中已载祀典，崇封号，赐庙额。"常熟之庙何为而作？旧碑称为海神，岂元之江南田赋由海道入，祷而有应，因祀之欤？《姑苏志》亦云："有海神李王祠，元大定间建。"旧《苏府志》又云："或谓即名将李显忠，一在常熟，宋时赐珠花及袍，尚存；一在致道观西，名李烈士庙。"若吴梅村《秣陵春曲》所云南唐国主李王之庙，此词曲家托言，且在河南，或遂以神当之，误矣。

周神庙

双凤镇有周神庙。按，张南郭有《唐墅周孝子庙碑》云：神名容，宋理宗时人，居唐墅。康熙初，常熟钱通《重修庙记》云："孝子早失怙，事母朱氏孝。父百十点检，见旧《常熟志》。淳熙间卒，既卒之明日，降于家，告母曰：'儿已为神，当输忠朝廷，尽力乡党。'淳祐十二年，县令赵必㑹上其事，赐庙额曰灵惠。洪武四年，敕封宋周孝子之神，载《祀典》，官为致祭。"卢熊《府志》云："岁以九月二十一日祀。"钱《记》云："九月二十一日为神诞之辰。"《常熟志》云："今二祭祝文

曰：‘德成于己，孝感于天，旌之祀之，敦我民俗。’”俗又称曰小爷爷，盖以神为孝子故也。南郭《庙碑》云：“时生子，皆以神姓呼为周郎。”

贤圣庙

俗传贤圣神为张睢阳。旧《苏府志》云：“张王庙，俗称贤圣庙。”塑像作青面红须，狰狞可畏，盖以睢阳临终时，有“死必为厉鬼杀贼”之语也。然何以祀于吾地？考邓钹《常熟志》云：钹，嘉靖间举人。“旧《志》以为淮阴人，姓张氏，父名有严。唐开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没而为神，有护国功，封成济侯。南渡后累封东平忠靖王，无锡祀于慧山，以唐忠臣张巡实之。”钱湘灵《志》云：“弘治中，查毁淫祠，遂以忠臣实之，其像作厉鬼状。”是则相沿已久。江西以睢阳公为水神，有张令公庙。

玄坛庙

玄坛菩萨即玄武神。庾信《黑帝云门舞》歌：“北辰为政玄坛。”北方色黑，玄坛，即郑康成《周礼》注所云“北郊之坛也，称曰玄坛”。盖以所祭之地名之。《姑苏志》云：“神姓赵，名朗，字公明。赵子龙之从兄弟。”不知何所本。

刘猛将

吴俗通祀刘猛将，谓能祷雨驱蝗。旧《苏志》云：“相传神能驱蝗。”案，卢熊《府志》止云：“神姓刘，因瓦塔而创。”顺治初，邑先辈王石隐育撰《斯友堂日记》，据《怡庵杂录》以为宋名将刘武穆锜。《常熟志》同。云：“俗称节使永定公刘真君庙。”王文恪《姑苏志》亦

云。然又云：“或曰名锐，乃锜之弟，尝为先锋，陷敌。”前明王穉登修庙疏，又以为刘鄜王光世之爱弟。常熟王应奎《柳南随笔》云即刘漫塘。按，漫塘，名宰，字平国，金坛人。宋绍熙初进士，理宗时官太常丞，以文学名。有集六十三卷。以之为神，不知何据。《宋史·刘锜传》有姪曰汜，无弟锐之名。朱长孺谓：“古名将往往阖门戮力，子弟之功，归之父兄，姓名隐没，盖多有之，不得以《宋史》不载，遂谓必无其人。且绍兴之年，帝驻平江，锜以江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并将解潜、王（奇）〔彦〕两军为六军，每军千人，为十二将，扈从赴金陵。安知其弟不以是时立功兹土，没而歆其庙食耶？”冯班《题扬威侯庙》诗注云：“庙祀宋将刘信叔。”信叔似是其字。　又，考《宋史》自有刘锐。端平三年知文州，元兵来攻，与通判赵汝曏相誓死守，携二子登文王台，自刎死，幼子同哥才六岁，俱死焉。诏立庙赐谥。或即此神欤？然文州乃今陕西文县，去此境甚远。殆非也。今俗相沿作刘韐。按，韐字仲偃，宋钦宗时，以资政殿学士使金营，不屈，自缢死。即子翚先生之父也。其为神固宜，然不应祀于兹土。《嘉定志》作刘猛将军。雍正十二年奉文，岁以正月十三日并冬至后弟三戊日祭之。

施相公

南郭《州志·逸事》载：“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寇登崇明南沙，盘据经年。诸沙多罹害。耆民施珽率乡兵力战，死之，阵死者千人。两院褒珽义勇，立祠太仓城南普济寺右。”或谓即俗所称施相公者也。相传神不能酒，祀以茶代，未知何说。　又，华亭别有施相公庙，见《邑志》：“公讳锷，宋时诸生，山间拾一小卵，后得一蛇，渐长，迁入筒。赴省试，蛇私出乘凉，众见金甲神在施寓，惊呼有怪，持锋刃来攻，无以敌。闻于大僚，命总兵殛之，亦不敌。施出闱知之，曰：‘此吾蛇也，毋患。’叱之，奄然缩小，俯而入筒。大僚惊曰：‘如是，则何不可为？’奏上，施立斩。蛇怒，为索命，伤人数十，莫能治。不得已，请封，敕封护国镇海侯。侯嗜馒首，造巨馒祀

之，蜿蜒其上死。”至今祀者盘蛇像于馒首，称侯曰“相公”云。

杨老相公

南门外有庙曰杨老相公。按，卢熊《府志》、旧《嘉定县志》：“杨公，名镃，一作滋。嘉定外冈镇人，以边功殁，理宗朝，敕赠护国忠惠侯，庙食里中。”父光辅，承节郎；祖应龙，宁宗朝官武功大夫，有诗稿及《四知录》；四世祖敏求，徽宗朝朝散大夫，忤蔡京罢归，隐居外冈里。亦载方鹏《昆山志》。是时外冈尚属昆山也。《姑苏志》云：“俗称护国杨相公庙。”按，南门外与嘉定接壤，故效之。　新塘市东有杨将军庙，明周广有《记》，但称将军，而不言其名。云：“淳祐十年，与元兵力战死，藁葬陆窑塘之原，后墓上时见光怪，土人立庙祀之，祷辄应。”南郭《志》引吴升元说云，近有人发其墓，乃元杨溪处士杨天定墓。此又一杨相公庙也。

总管堂

方鹏《昆山志》云“总管，金姓，名昌，其子名元七，殁皆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俱封总管。今其子孙尚在，自当祀之，非小民所宜滥祭”云云。今则此庙遍吾地矣。

张大帝

张南郭《太仓州志》：“二月八日为张大帝生日，必有风雨酿寒，云大帝吃冻狗肉，逢辰日上天，有接客风、送客雨。”按，洪武中，宋讷奉敕作《祠山庙记》，以为西汉龙阳人。又引颜鲁公《记》谓当在新室、建武中。《一统志》则云：“常德府武陵人张秉，行山

中，逢仙女，云‘帝以君功在吴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约逾年再会，如期往，果见前女襁子归秉，云：‘当世世相承而食吴楚。’后其子名渤，为祠山神。始自长兴荆溪，凿圣渎十五里，欲通广德州，役使阴兵，事多灵异”云云。《宋史·范师道传》：“广德县有张王庙，岁祀神，杀牛数千。”又，《黄震传》：广德“旧有祠山庙，其牲皆用牛。”祠山张王，即今俗所谓张大帝也。《乾淳岁时记》：“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案，霍山在安徽六安州。《明史·礼志》：“祠山广惠张王渤，以二月八日祭。”万历周氏《昆山志》云：“二月初八，俗称祠山张大帝诞日，其日西南风，则农有秋望。”旧《苏府志》有广惠庙，云祀乌程土神祠山张大帝。宋庆元三年，莫子纯有《张王庙记》，陆放翁有《张王行庙》诗。盖旧只称张王，明俗相沿为大帝。然宋讷《记》引晋张祖镇《大帝实录》，则晋时已有“大帝”之称。晋盖石晋也。王弇州《宛委余编》谓即《酉阳杂俎》所云“天帝张翁”，误矣。晋詹仁泽《祠山家世编》、宋程棨《三柳轩杂识》引《祠山事要》有“化身为彘，督阴兵浚河，为夫人李氏所觇，工遂辍，是以祀之，避豨用犬”。刘绳庵纶《重修庙记》自注云：“每春阴多寒，折俎用冻脯。”此俗所传冻狗肉之说欤？《癸辛杂识》“宝庆元年，霅城潘甫谋变，上急调兵赴之，比至，已就诛。主兵官坚欲入城，意在劫掠。舟抵南关张王祠下，忽有方巾白袍人挤之入水，因班师”云云，则王固有功于湖城也。

张天师

道家以天师为张子房，封号用留侯。案，丘悦《三国典略》：“张道陵，一作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施宿《东坡诗注》引《张真人传》云：“名道陵，良八世孙，汉章帝、和帝累召不起。”胡应麟《笔丛》、王宗沐《续通考》皆本此说，然未有天师之称。《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北史》：“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言

尝遇老子，命继张陵为天师。崔浩劝明帝起天师道场。”郦道元《水经注》：“白马戍有张天师堂，庾仲雍谓堂为张鲁治。”是天师之名起于六朝也。《太平广记》亦云：“梁武帝因陶贞白诣张天师道裕，乃为立玄坛三百所。”东坡《过安乐山闻张道陵所寓》诗：“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世共珍。”马贵与《通考》云：“唐天宝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然亦私相称谓，未尝以之赐号也。宋祥符二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崇宁二年，赐张继先号虚静先生。”详《通考》。迨至元十三年，乃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又赐张正常号天师。明太祖去其旧称，改授正一嗣教真人，曰：“元人不知义理，天岂有师也？”盖封号虽曰真人，世俗尚沿旧称。“天师”字，始见《庄子》：“黄帝闻牧马童子之言，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道藏》有刘大彬《茅山志》，载太白《汉东紫阳先生碑》，有云：“贞一先生传天师李含光。”按，含光，即紫阳，颜鲁公《碑》所谓玄静先生李君是也，未有天师之号。太白特美称之耳。

关帝生日　封爵附

《祀典》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公生辰，官为致祭，按，元至正间《关王庙碑》将仕郎普颜花撰。云：“荆楚之人相传王于六月二十三日生，子平于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赛，远近辐辏。”钱唐冯少渠景《关公祖系记》云：“侯以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则今以五月十三日者，非矣。俗传公甲子为四戊午，亦讹。戊午生者，平也。宋牧仲《筠廊二笔》载井中得关侯旧碑云：“祖石磐公，名审，字问之。父名毅，字道远。侯娶胡氏。”亦见吴青坛《读书质疑》。普颜《碑》云：“王薨于章乡，今当阳县玉泉山也，俗号大王冢；王子平，俗呼为三郎冢。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加‘壮缪’二字，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又加‘显灵威勇’四字。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以道士张通元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

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祖师

释氏有祖师、菩萨之称。按，《传灯录》：“大同禅师问僧：‘什么处来？’曰：‘东西山礼祖师来。’曰：‘祖师不在东西山。’”又，“仰山谓香光曰：‘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皆谓初祖也。又，《汉书·外戚丁姬传》云：“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注：“丁宽为易家始祖。”则祖师乃是通称。

五路

市估开店，必祀五路神。按，旧谓之五圣，本顾氏，陈黄门侍郎野王公五子也。长盛南，字以成，仕陈，为左卫大将军，平闽乱。天嘉中，封安远侯，卒谥壮。次鸿南，字扶九，陈太建九年却周师，封宁远侯，卒谥穆。次周南，字雅持；夏南，字欲清，镇吴兴。隋兵徇浙闽，二人死之，敌投诸河，逆流至硖石镇，土人义之，葬之翠微山东。季允南，字信符，仕隋，靖江表，封征西侯，卒谥襄。宋建炎初，周南、夏南见梦于高宗，封为靖远、平西二侯，建祠翠微之阳，并祀五侯。见元初《石函谱》及崇祯间《武陵小史》。明初，号五显灵顺庙。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姑苏上方山，香火尤盛，号为五圣。昆山瑞屏公锡畴撰《黄门公祠碑记》云：“公墓在楞伽山侧，子五侯从祀于山之阳。”从父行人公陈埒《无益之言》云“尝度仙霞岭后，经一岭，名五显岭。岭有五显庙，极整丽。黄门子孙，世居光福。吴郡乃五侯父母之邦，而楞伽俗名上方，尤五侯正首之丘也。妖由人兴，遂淫昏相凭，奸愚互惑”云云。康熙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毁上方祠，祀者有禁，因易其称曰五路，亦曰财神。《姑苏志》云：“在昆

山者，亦称五郎堂。”又考卢氏《府志》引《祥符图经》云：“五通，婺源土神，通贶、通祐、通泽、通惠、通济五侯，盖初封也，后升王爵，冠以‘显’字，遂号五显。其姓字未载。”又旧《府志》：“灵官庙，世称五显灵官，神位五，唐光启中降婺源显迹，徽人始庙事之。宋大观中，诏赐庙额，故名灵顺行祠。”复有五通庙。则五通、五显，非即一神，然不知何所据。郎瑛《类稿》谓五通即五圣。未是。钮氏《觚賸》又谓：“明太祖梦兵卒千万求封，令五人为伍，江南各立尺五小庙祀之，谓之五圣”云云。似亦臆说。《无锡志》：“五路神，姓何，名五路。元末，御倭寇死，因祀之，后讹为财神。”此别一五路也。

水仙庙

水仙神，相传为吴人柳毅，即唐仪凤间儒生为龙女寄书者。《姑苏志》“水仙庙”注云：“古苍龙堂神即柳毅也，今为上元乡工社祠。”又云：“今洞庭东山有柳毅井，吴城住宅有柳毅桥，乡人以水仙神，立祠二处。”案，李朝威《柳毅传》所云洞庭君，乃湖南洞庭湖也。今吴中祀之，殆以吴地亦有洞庭湖，故讹耶？陆广微《吴地记》洞庭湖中包山，《姑苏志》云即两洞庭山。

王灵官

道观有三目神曰王灵官。按，倪岳《青溪漫稿》：“宋徽宗时，蜀人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法，王灵官为玉枢火府天将，又从守坚受符法。永乐中，敕建天将庙。今双凤镇有此庙。宣德中，改为火德观，封萨为崇恩真君，王为隆恩真君。”孙国敉《燕都游览志》云“永乐间，有杭州道士周思得者，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为灵官，天将二十六居弟一位。文皇祷辄应，命立庙祀之”云云。然则灵官乃林灵素之流欤？

太岁大将军

术家以太岁为大将军，动土迁移者必避其方。欧阳《集古录》载《李康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云云。以为其说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见。思考《抱朴子》有“诺皋太阴将军”之称，《汉书·王莽传》号其将军曰岁宿，则大将军之称亦旧矣。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云：“初为长者子，见师子佛相好，因问：‘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佛言：‘欲证此身，当须久远脱度受苦众生。’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斯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尚为菩萨。”又云“诸分身地藏菩萨，各复一形，白佛云：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云云。太白有《地藏菩萨赞》。

八仙

流俗相传以汉钟离、张果老等为八仙。按，钟离权，字云房，唐时人，吕祖之师也。计敏夫《唐诗纪事》载其诗数首，俗称为“汉”者，盖以杜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之句而误，不知“汉”地名、“钟离”非人名也。宋时常来人间，见《陈抟传》及《王老志传》。张果，《旧〔唐〕书》有传，赐号通玄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或云白蝙蝠精也。李颀有《谒张果老先生》诗，见《河岳英灵集》。吕洞宾，名岩，唐末举进士不第，遇钟离子得道。见王举《雅

言系述》，施肩吾有《钟吕传道记》。韩湘子，退之姪孙老成之子。老成即十二郎。事见段成式《杂俎》及刘斧《青琐高议》。云能开顷刻花，文公“云横秦岭”一联，先现于花上，及公至蓝关，而湘适至，因足成此诗。或误以为公姪，盖以公有《徐州赠族姪》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之语附会之。蓝采和，见张君房《云笈七签》，云：“蓝采和似狂非狂，行则振鞋踏歌。”又，《续仙传》：“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一足着靴，一足跣行，至城市乞索，夏则絮，冬则卧于雪。持大拍板，长三尺余，行则振靴唱踏歌：‘踏破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歌词多此意。周游天下。有童时至班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空中，冉冉而去。”《太平广记》引之。元遗山诗：“自惊白发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用此。又有《题蓝采和像》诗。俗讹“蓝”为“篮”，“和”为“荷”，遂装作莲花篮仙矣。周栎园《书影》载：“《南唐·陈陶传》：‘常采西山药物饵之。开宝中，有一老叟与媪货药于市，获钱则市鲊对饮酒，至醉则歌曰：“篮采禾，篮采禾，尘世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深崖拍手歌。”或疑为陶夫妇。’盖歌采和之事，故云‘纷纷事更多’，非即采和也，以‘蓝’为‘篮’，以‘和’为‘禾’者，歌音如是，本未有字，故不同也。”何仙姑，受道于吕祖，曾敏臣《独醒杂志》以为宋仁宗时人，《续通考》则云唐武后时人，刘贡父《诗话》云永州人，《续通考》以为广东增城人，《明一统志》因之列广州府女仙，以为生而顶有六毫，所居地忽产云母，梦异人教以服饵，唐景龙中仙去。惟铁拐李、曹国舅二人，仅见陈氏《潜确类书》及王宗沐《续通考》。胡应麟《笔丛》谓拐仙即《神仙通鉴》之刘跛子。《续通考》谓隋时人，名洪，小字拐儿，皆臆说。陈氏以曹国舅为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不云得道。外此无国戚学仙者，《潜确》之说未知何据。胡应麟以为有元王重阳教盛行，以钟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因而展转附会，成此名目。赵耘菘云：“今戏有‘八仙庆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矣。”思按，黄休复《茅亭客话》以葛长寿、李八百等为

八仙后人，盖仿其名成之，其源则起于淮南之八公也。元遗山《汾亭古意图》诗“不比仙翁甲子年”自注：“神仙张果生尧甲子年。”不知何据。

马公

巫觋家私祀马公，见明钱希言《狯园淫祀类》，云苏州花筵中以插花马公为五郎部下伤官，巫祝称为马总管，俗呼为马阿公。别设矮席，先祀之，匆匆送去，然后登歌。相传马阿公，葑门人，名福。以卖菱为业，每晨担菱出阊门，过宋相公祠，必择一双为供。后与人争担不胜，登灭渡桥，投水死。适宋相公神舟至此，因收作帐前驱使。是则其事本出吴中，巫家私相尊奉，遂及吾地，且为立庙，宜有司之禁止也。又云：“宋公相传为水神。”或云：“五郎部下伤官，亦在淫祀中。”

药师

里有药师殿，相传以为扁鹊，亦称药王。按，沈汾《续神仙传》：“药王姓韦，名古道，号归藏，西域天竺人，开元二十五年入京师，纱巾毳袍，杖履而行，腰系葫芦数十，广施药饵，疗人多效。帝召入宫，图其形，赐号药王。”又，韩无咎《桐阴旧话》引《列仙传》“唐武后朝韦善俊，京兆人，长斋奉道，常携黑犬，名乌龙，世俗谓之药王”云云。是药王为韦氏。然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云：“药王庙，专祀扁鹊，每年四月贺药王生日。”《一统志》：“药王庙，在任丘县鄚州城东北，祀扁鹊。”吴梅村《过鄚州》诗云：“香火年年赛药王。”是药师之为扁鹊久已。

刘海　和合

李石《续博物志》云：“海蟾子，姓刘，名昭远。华山陈图南馆之道院，常与种放往来。”□□画一小儿足踏蟾蜍，可一□已□□□□□，乃宋高僧寒山、拾得也。见《传灯录》。闾丘大夫以丰干言访之，联臂走向石岩，遽不见。后人图其像，名之曰和合，作蓬头赤脚像，手捧瓦砵。以是时方在斋厨向火食粥也。俗讹传为聚宝盆。

九梁星

俗谓刻剥者曰九梁星，无坐位。按，《夷坚志》：宋□□□□□□□□，天上凶煞也，共九星，弟九者尤甚。□□□良误。

---

(1) 原文“顾命中宫，敕百官”在“王逸注”之前。今正。

(2) 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见《待制集》卷十四。

附录　解题

［日］长泽规矩也

土风录　十八卷　〔清〕顾张思　清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序刊本　六册

按图书分类法，本书与《俗语解》，或当归于子部杂家类、杂考或小说家类、杂事类之属，但就其解释俗语言，亦诚为可珍视之作。然以其如卷一时令、卷二民俗、卷三衣饰、卷四建筑物产等之依类分列，及其所收的同类语依字数性质以卷十一为三字语，十二为四字语，十三为俗谚，十四、十五为俗语字解，十六、十七为称谓，十八为宗教等之厘订有序，要之俱有类目可循。

此书嘉庆三年（一七九八）朱珪、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钱大昕序，底本无自序，或已刊落。“土风”一语，其民谣之义，见于《左传·成公九年》；至左思《魏都赋》、陆机《吴趋行》，始转为风俗之义。本书则取为集录地方言语之义。

著者字雪亭，江苏太仓州人。于苏州教授之暇，作此书。因求朱珪增削诗文，朱氏始知有此书，故于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著者诣安徽官衙访珪之际，经珪劝勉而付梓。犹记此本似战后获之琳琅阁。此后于他处未尝见之，故若干缺字未能补苴。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　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撰　恒鹤　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撰　萧逸　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撰　傅成　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撰　孔一　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撰　尚成　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撰　李裕民　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撰　韩谷　郑世刚校点

梦溪笔谈　[宋] 沈括撰　施适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撰　俞宗宪　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撰　尚成　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撰　李保民　金圆校点

容斋随笔　[宋] 洪迈撰　穆公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撰　李伟国　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　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撰　孙菊园　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撰　李梦生　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青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　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撰　傅成　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撰　黄益元　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撰　孔一　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撰　尚成　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撰　尚成　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困学纪闻　[宋] 王应麟撰　栾保群　田松青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　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撰　马镛　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子不语　[清] 袁枚撰　申孟　甘林校点

阅微草堂笔记　[清] 纪昀撰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撰　曹光甫　赵丽琰校点

土风录　[清] 顾张思撰　曾昭聪　刘玉红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撰　曹光甫　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子不语
下
[清]袁枚 撰 申孟 甘林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子不语
上
[清]袁枚 撰 申孟 甘林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子不语
上
[清]袁枚 撰 申孟 甘林 校点

校点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在其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门类众多、各具风貌的特点。其中志怪小说以独特的取材和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缤纷内涵与奇丽风光。

志怪小说专记奇闻异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先秦，有“《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逍遥游》）的记载。自汉魏六朝以来相沿不衰，至唐人传奇提倡文采，“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文体大变，发展至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顶峰，之后影响最大的首推《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

《子不语》，又名《新齐谐》，二十四卷，续编十卷，是清代著名文人袁枚编撰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专记鬼神怪异之事。作者好奇放达，在文史考辨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虽自署为“戏编”，称之为“自娱”，实际上凝聚了毕生的精力。此书内容博杂，文笔流畅，借奇闻异事针砭世态人情，揭露官场黑暗，批驳程朱理学的荒谬，提倡尊重人性，具有民主性进步色彩；书中一些反对迷信的篇目，在志怪小说中尤为可贵。

此次出版《子不语》，用清乾嘉年间《随园三十种》本为底本，以光绪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书局印本校补，同时参校其他版本，改正错讹，以臻完善。

目录

校点说明
序
上册
子不语卷一
李通判
蔡书生
南昌士人
曾虚舟
钟孝廉
南山顽石
酆都知县
骷髅报仇
骷髅吹气
赵大将军刺皮脸怪
狐生员劝人修仙
煞神受枷
张士贵
杜工部
胡求为鬼球
江中三太子
田烈妇
鬼着衣受网
阿龙
大乐上人
山西王二
大福未享

观音堂
常格诉冤
蒲州盐枭
灵壁女借尸还魂
汉高祖弑义帝
地穷宫
狱中石匣
子不语卷二
张元妻
蝴蝶怪
白二官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
平阳令
不倒翁
算命先生鬼
鬼借力制凶人
马盼盼
滇绵谷秀才半世女妆
炼丹道士
叶老脱
苏耽老饮疫神
刘刺史奇梦
赵李二生
山东林秀才
秦中墓道
夏侯惇墓
塞外二事
关神断狱
紫清烟语
顾尧年

妖道乞鱼
尸行诉冤
沭阳洪氏狱
雷公被绐
鬼冒名索祭
鬼畏人拚命
天壳
董贤为神
三头人
水鬼帚
罗刹鸟
子不语卷三
烈杰太子
裘秀才
摸龙阿太
水仙殿
火烧盐船一案
年子
狐撞钟
土地神告状
鄱阳湖黑鱼精
鄱阳小神
囊囊
两神相殴
赌钱神号迷龙
羊骨怪
夜叉偷酒
披麻煞
瓜棚下二鬼
介溪坟

李半仙
李香君荐卷
道士取葫芦
火焚人不当水死
城隍杀鬼不许为[illegible]
子不语卷四
吕蒙涂脸
郑细九
替鬼做媒
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
鬼多变苍蝇
严秉玠
奉新奇事
智恒僧
三斗汉
苏南村
叶生妻
七盗索命
陈清恪公吹气退鬼
陈圣涛遇狐
长鬼被缚
西园女怪
雷诛营卒
青龙党
陈州考院
符离楚客
徐氏疫亡
蒋文恪公说二事
猎户除狐
子不语卷五

城隍替人训妻
文信王
吴三复
影光书楼事
波儿象
斧断狐尾
洗紫河车
石门尸怪
空心鬼
画工画僵尸
莺娇
旁观因果
徐四葬女子
羊践前缘
鬼神欺人以应劫数
楚陶
藏魂坛
老妪为妖
署雷公
捉鬼
某侍郎异梦
奉行初次盘古成案
子不语卷六
猪道人即郑鄤
徐先生
秦毛人
貘
人同
人虾
鸭嬖

屄屬精
阴间中秋官不办事
缚山魈
门夹鬼腿
祭雷文
王介眉侍读是习凿齿后身
周若虚
葛道人以风洗手
沈姓妻
怪弄爆竹自焚
喀雄
常熟程生
怪风
孝女
老妪变狼
义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钉鬼脱逃
樱桃鬼
鼠啮林西仲
子不语卷七
尹文端公说二事
霹雳脯
瘟鬼
千年仙鹤
夏太史说三事
石崇老奴才
鬼差贪酒
李倬

王将军妾
仙鹤扛车
红花洞
大毛人攫女
吴生不归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
陈姓父幼子壮
吴生手软
狐祖师
纣之值殿将军
疟鬼
误学武松
孛星女身
九夫坟
土地奶奶索诈
子不语卷八
鬼闻鸡鸣则缩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爷
鬼乖乖
凤凰山崩
董金瓯
蒋厨
见曹操称晚生
武后谢嵇先生
冒失鬼
史宫詹改命
高相国种须
说官话鬼
偷雷锥

土地受饿
批僵尸颊
簸箕龟
命该薄棺
向狐仙学道
五通神因人而施
张奇神
青阳江丫
梁武帝第四子
吕城无关庙
姚剑仙
黑煞神
吴子云
秃尾龙
石灰窑雷
徐巨源
九天玄女
项王显灵
医肺痈用白朮
朱十二
鬼攀日线才能托生
死夫卖活妻
恶鬼吓诈不遂
道士作祟自毙
子不语卷九
木箍颈
掘冢奇报
一目五先生
梦乞儿煮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真龙图变假龙图
莆田冤狱
水鬼畏嚣字
狐仙知科举
鬼争替身人因得脱
城隍神酗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读时文
何翁倾家
江轶林
裹足作俑之报
判官答问
蒋太史
李敏达公扶乩
吕道人驱龙
盘古以前天
子不语卷十
禹王碑吞蛇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冢
狮子大王
绿毛怪
张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时蛇冤
牙鬼

妖梦三则
凯明府
羞疾
卖浆者儿
谢经历
赵文华在阴司说情
毁陈友谅庙
子不语卷十一
通判妾
刘贵孙凤
狐诗
大小绿人
红衣娘
秀民册
妓仙
李百年
医妒
风水客
吕兆鬣
张又华
官癖
铸文局
染坊椎
血见愁
龙阵风
彭杨记异
冤鬼戏台告状
奇鬼眼生背上
子不语卷十二
挂周仓刀上

驱云使者
吾头岂白斫者
石言
鬼借官衔嫁女
雷祖
镇江某仲
银隔世走归原主
人熊
绳拉云
烧狼筋
王老三
择风水贾祸
飞僵
两僵尸野合
鬼幕宾
雷震蟆妖
梦中破案
马变鱼园地变鹅
聋鬼
棺床
炮打蝗虫
僵尸手执元宝
张飞棺
误尝粪
借尸延嗣
子不语卷十三
关神下乩
遇太岁煞神祸福各异
归安鱼怪
张忆娘

飞星入南斗
杨妃见梦
曹能始记前生
江南客寓
荆波宛在
冯侍御
药师父
庄秀才
蔼蔼幽人
僵尸求食
僵尸贪财受累
宋荔裳受恶土地之累
陆夫人
牛头大王
水定庵牡丹
乌台
见娘堡
鬼糊涂
鬼势利
鬼相思
关神世法
乡试弥封
两汪士锭
雷击土地
张光熊
赵氏再婚成怨偶
童其澜
镜山寺僧
江秀才寄话
子不语卷十四

勾魂卒
赵西席
杨四佐领
蓝顶妖人
蒙化太守
店主还债
许氏女报奶娘仇
蛊
鸩人取香火
科场二则
狸称表兄
陆大司马坟
鬼受禁
狐鬼入腹
怪诈人父
皂荚下二鬼
中山王
状元不能拔贡
谨權量
拘忌
奇术
狐仙自缢
高白云
梁观察梦应
大胞人
钱文敏公梦辛稼轩而生
鬼入人腹
牛僵尸
袁州府署大树
燧人钻火树

鬼怕冷淡
鬼避人如人避烟
卖蒜叟
借棺为车
孙伊仲
子不语卷十五
姚端恪公遇剑仙
吴髯
麻林
鹤静先生
门户无故自开
黄陵玄鹤
土地迎举人
孙烈妇
小芙
鬼宝塔
棺盖飞
油瓶烹鬼
无门国
宋生
尸香二则
储梅夫府丞是云麾使者
唐配沧
裘文达公为水神
庄生
褐道人
佟觭角
淘气
白莲教
服桂子长生

伊五
诸廷槐
王都司
子不语卷十六
杭大宗为寄灵童子
西江水怪
仲能
雀报恩
全姑
奇勇
红毛国人吐妓
西贾认父
徐步蟾宫
歪嘴先生
鬼衣有补褂痕
孙方伯
卖冬瓜人
柳如是为厉
捧头司马
驱蝗
海中毛人张口生风
卞山地陷
鬼逐鬼
柳树精
折叠仙
仙人顶门无发
香虹
阎王升殿先吞铁丸
万佛崖
大力河

子不语卷十七

白骨精
黿壳亭
怪怕讲理
娄真人错捉妖
陈姓妇啖石子
天台县缸
木姑娘坟
雷诛王三
铁匣壁虎
图公为神
随园琐记
广西鬼师
马家坟
天厨星
梦中联句
碧眼见鬼
龙母
清凉老人
徐崖客
虎衔文昌头
采战之报
木皂隶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秤
庄明府
净香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园为东岳部司
子不语卷十八
陕西茶客
山娘娘
瓜州公子
王白斋尚书为潮鸣寺僧
白天德
髑髅乞恩
锡锞一锭阴间准三分用
鸡卵担粪
狐丹
处州溺妇奇狱
道家有全骨法
批地藏王颊
儒佛两不收
鸟门山事
杨二
吴秉中
土窟异兽
鸡脚人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赠纸灰
汤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辫
蓬头鬼

借丝绵入殓
洞庭君留船
缆将军失势
吴二姑娘
石狮求救命
旱魃
蝎怪
蛇王
颜渊为先师判狱
豆腐架箸
蒋金娥
还我血
下册
子不语卷十九
周世福
韩宗琦
徐俞氏
琵琶坟
曹阿狗
钱仲玉
虾蟆蛊
礅怪
六郎神斗
返魂香
观音作别
兔儿神
玉梅
卢彪
孔林古墓
史阁部降乩

悬头竿子
陈紫山
忌火日
朱法师
城门面孔
竹叶鬼
驴大爷
熊太太
冤鬼错认
代州猎户
金刚作闹
烧头香
树怪
广信狐仙
白石精
鬼圈
东医宝鉴有法治狐
乩言
子不语卷二十
移观音像
山阴风灾
谢檀霞
引鬼报冤
灵鬼两救兄命
木画
滚经台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斩

鬼门关
冤魂索命
扫螺蛳
周太史驱妖
良猪
雷打扒手
北门货
泥刘海仙行走
驴雪奇冤
张大令
镜水
蔡掌官
沈文崧
蓝姑娘
鼠胆两头
西海祠神
猢狲酒
张秀才
周将军墓二事
子不语卷二十一
娄罗二道人
蛇含草消木化金
蔡京后身（删）
天镇县碑
抬轿郎君
杨笠湖救难
冯侍御身轻
江都某令
执虎耳
十八滩头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场事五条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梦葫芦
乩仙示题
神签预兆
奇骗
骗术巧报
香亭记梦
敦伦
一字千金一咳万金
菩萨答拜
暹罗妻驴（删）
倭人以下窍服药
狮子击蛇
贾士芳
石男
须长一丈
禁魇婆
割竹签
黎人进舍
海异
喝呼草快子竹
蚺蛇藤
网虎
福建解元
顾四嫁妻重合
千里客

赵子昂降乩
神仙不解考据
产公
乌鲁木齐城隍
黑霜
中印度
来文端公前身是伯乐
福建试院树神
于云石
子不语卷二十二
万佛崖（与卷十六重，删）
大力河（与卷十六重，删）
王昊庐宗伯是莲花长老
鬼买儿
鬼抢馒头
荷花儿
欧阳澈
浮尼
雷火救忠臣
滑伯
盘古脚迹
珠重七两
采胆入酒
胆长三寸
湖神守尸
僵尸抱韦驮
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雷神火剑
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负妻之报
四小龟扛一大龟而行
鬼送汤圆
忠恕二字一笔写
土雨
降庙
陇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气
坛响
贞女诉冤
杨成龙成神
周仓赤脚
张飞治河
神佑不必贵人
成神不必贤人
中一目人
女鬼告状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谢铜头
乌头太子
吴生两入阴间
狐道学
子不语卷二十三
太白山神
太平闲吏
楚雄奇树
泗州怪碑
雁荡动静石

瓦屑庙石人无头
十三猫同日殉节
鬼吹头弯
虾蟆教书蚁排阵
木犬能吠
铜人演西厢
双花庙
假女
预知科名
胡鹏南
龙护高家堰
雷公被污
李文贞公梦兆
鬼求路引
石揆谛晖
天上四花园
碌碡作怪
风流具
骗人参
偷画
偷靴
偷墙
鬼妒二则
人面豆
粉楦
口琴
芜湖朱生
白日鬼
饶州府幕友
雷诛不孝

桂花相公
落漈
铁公鸡
夜星子
疡医
产麒麟
生夜叉
石膏因果
刘伯温后辈
小那爷
水鬼坛
鬼市
金娥墩
翻洗酒坛
雷诛吉翂
狐仙亲嘴
喇嘛
梦中事只灵一半
子不语卷二十四
长乐奇冤
烧包
金银洞
猫怪
梦马言
蒋静存
天妃神
宿迁官署鬼
广东官署鬼
为儿索债
鬼魂觅棺告主人

匾怪
徐支手
鱼怪
盗鬼供状
时文鬼
鬼弄人二则
汉江冤狱
控鹤监秘记二则（删）
牛乞命
猪乞命
张世荦
洗心池
活死人墓
屋倾有数
沔布十三匹
牛卑山守岁
鬼拜风
僵尸夜肥昼瘦
黑云劫
金秀才
董观察
狐仙开账
皮蜡烛
乍浦海怪
天开眼
泥像自行
焚尸二则
美人鱼人面猪
花魄
续子不语卷一

狼军师
几上弓鞋
白龙潭
露水姻缘之神
缢鬼申冤
执锡二童
赵氏三世为神
张少仪观察为桂林城隍神
尸合
葛先生
天后
阴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华山
张稿公
受私桥
曹公梦
治妖易治人难
伏波滩义犬
浮海
刑天国
万年松
虹桥板
天上过船
续子不语卷二
鬼状
驱狐四字
女鬼守财待婿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鳖精
雷异
纪曹孝廉梦
缢鬼畏魄字
蔡哑子
珠泾纪事
叶氏姊
牟尼泥
獭怪
天蓬尺
撮土避贼
沙弥思老虎
子不语娘娘
枯骨自赞
藤花送终
续子不语卷三
犰
地仙遭劫
张阎王
梁氏新妇
小婢入穴
吹铜龙送枉死魂锅上有守饭童子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夺状元须损寿
照心袍
罗刹国大荒
绍兴李先生
怨气变蛇

心经诛狐
旱魃有三种
鬼脚甚香能行经受胎
王弼
萧总管求焚
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
续子不语卷四
帝流浆
讨亡术
学竹山老祖教头钻马桶
关帝现相
鼠作揖黄鼠狼演戏
温元帅显灵
僵尸拒贼
亡父化妖
乾麂子
石某
物变
人变树
水精碧霞洗
浮提国
刀疮药
乩仙灵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拔鬼舌
蒋莹溪
方宫詹
麒麟无肠
四耳猫
头形如桶
鸟怪

刘子壮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术
石树榕
禅师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驮旗白鹿张伞
虎有黄光
正色立朝四字现出腿上
狗儿
鹏粪
银伥
苍蝇替人治病
鼠荐卷
石人赌钱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胁生
彭祖举柩
人皮鼓
指上栖龙
续子不语卷五
夺舍法
尸奔
骷髅三种
人气分尘
鬼气摄物
山魈怕桑刀
驱疟鬼咒
阴沉木
织登科记

朱鹿田
飞僵
程嘉荫
水虎
绿郎红娘
文人夜有光
狐仙正论
外国
作势渡水
唐公判狱
郭六
刘迂鬼
痴鬼恋妻
狐仙惧内
军校妻
飞天夜叉
虎伥
狼牙
楼怪
武进两异事
有子庙讲书
米元章显圣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剩鬼
续子不语卷六
多官
祈梦二则
鬼被冲散团合最难
石板中怪

僵尸贪财
黄鼠狼着纸衣呼小将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硫黄效验各别
夜航船二则
盛林基
赵友谅宫刑一案
换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
动静石
玉女峰
庐山禹碑
飞钟哑钟妖钟
鼠渡江
鹏过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变
古北口城楼火箭匣
官受妓嗔
京中新婚
张赵斗富
朱尔玫
梁制府说三事
官运二则
钱县丞
续子不语卷七
乩仙
勒勒
雷击两妇活一儿

火神打跧
杀一姑而四人偿命
误杀金童
钱尚书
梦墨
钱状元小名
归宁女遇怪
龙诛龙
桑蚕
韩六
魍魉
獭异
柏香簪不宜入殓
猎户说虎
鬼请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獭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入梦
续子不语卷八
尸变
鬼买行头
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
鬼买缺
温将军
鬼请吃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结宜男
黑眚畏盐
僵尸挟人枣核可治
量童子
灵符
吞舟鱼
鸡毛烟死蛇
蛇箝
番僧化鹤
谢珍格物
烟龙
形交气交
蜜虎
滇南灵草
羊乳鹿
多角兽
江中黄袱
水乩
九尾蛇
蝎虎遗精
皖城雷异
续子不语卷九
天后绣女
桃源女神
安庆府学狐
湖南贡院鬼
雷异二则
人变鱼
韩昌黎称老相公
急淫自缢（删）

照海镜
谷佛
丹徒异狱
鬼怕讨债
兰渚山北来大仙
吃肾囊中举
杨老爷召稳婆收生
溺壶失节
三虎索命
梁相国解梦
斋猴
狗熊写字
雷屑
牛潲水
阴阳山
亡夫领妇到阴间见太公太婆
续子不语卷十
淫谄二罪冥责甚轻
人寿有定阴间不能增减
关帝血食秀才代享
恶人转世为鳖
奸夫死后报仇
董刺史雪冤
刘老虎
屈丐者
僵尸
申氏自桫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妇方产
女化男

人化鼠行窃
唱歌犬
韩铁棍
认鬼作妹
蟒过岭
食猴怪物名石掬
铁牛法
妖术二则
种蟹
扯鸡嗉救溺死人法
鸟兽不可与同群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怀庆水灾投匾水息
三王神请医治臂
返回总目录

序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然龙血、鬼车，《系词》语之；玄鸟生商，牛羊饲稷，《雅》、《颂》语之；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而内外传语此四者尤详。厥何故欤？盖圣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则“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所以立人道之极也。《周易》取象幽渺，诗人自记祥瑞，左氏恢奇多闻，垂为文章，所以穷天地之变也。其理皆并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于《侏儒》、《僸佅》则耳狭。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昔颜鲁公、李邺侯，功在社稷而好谈神怪，韩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驳杂无稽之谈，徐骑省排斥佛老而好采异闻，门下士竟有伪造以取媚者。四贤之长，吾无能为役也；四贤之短，则吾窃取之矣。书成，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乃改为《新齐谐》云。

上册

子不语卷一

李通判

广西李通判者，巨富也。家畜七姬，珍宝山积。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仆者，素忠谨，伤其主早亡，与七姬共设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缘，老仆呵之曰：“吾家主早亡，无暇施汝。”道士笑曰：“尔亦思家主复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仆惊奔，语诸姬，群讶然出拜，则道士去矣。老仆与群妾悔轻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归咎。未几，老仆过市，遇道士于途，老仆惊且喜，强持之请罪乞哀。道士曰：“非我靳尔主之复生也。阴司例，死人还阳须得替代，恐尔家无人代死，吾是以去。”老仆曰：“请归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语告群妾。群妾初闻道士之来也甚喜，继闻将代死也皆恚，各相视噤不发声。老仆毅然曰：“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残年何足惜！”出见道士曰：“如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尔能无悔无怖则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诚心，可出外与亲友作别，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验矣。”老仆奉道士于家，旦夕敬礼，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诀别。其亲友有笑者、有敬者、有怜者、有揶揄不信者。老仆过圣帝庙，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祷曰：“奴代家主死，求圣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语未竟，有赤脚僧立案前叱曰：“汝满面妖气，大祸至矣。吾救汝，慎弗泄。”赠一纸包曰：“临时取看。”言毕不见。老仆归，偷开之，手爪五具，绳索一根，遂置怀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届，道士命移老仆床，与家主灵柩相对，铁锁扃门，凿穴以通食饮。道士与群姬相近处筑坛诵咒。居亡何，了无他异。老仆疑之，心甫动，闻床下飒然有声。两黑人自地跃出，绿睛深目，通体短毛，长二尺许，头大如车轮，目睒睒视老仆，且视且走，绕棺而行，以齿啮棺缝，缝开，闻咳嗽声，宛然家主也。二鬼启棺之前和，扶家

主出，状奄然，若不胜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渐有声。老仆目之，形是家主，音则道士，愀然曰：“圣帝之言，得无验乎？”急揣怀中纸，五爪飞出，变为金龙，长数丈，攫老仆于空中，以绳缚梁上。老仆昏然注目下视，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仆卧床，无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败矣！”二鬼狰狞，绕屋寻觅，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仆床帐被褥碎裂之。一鬼仰头见老仆在梁，大喜，与家主腾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声，仆坠于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复见矣。群妾闻雷往，启户视之，老仆具道所见，相与急视道士，道士已为雷震死坛所。其尸上有硫黄大书“妖道炼法易形，图财贪色，天条决斩，如律令”十七字。

蔡书生

杭州北关门外有一屋，鬼屡见，人不敢居，扃锁甚固。书生蔡姓者，将买其宅，人危之，蔡不听。券成，家人不肯入，蔡亲自启屋，秉烛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来，颈拖红帛，向蔡侠拜，结绳于梁，伸颈就之，蔡无怖色。女子再挂一绳，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误矣。”蔡笑曰：“汝误，才有今日，我勿误也。”鬼大哭，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绝，蔡亦登第。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县有士人某，读书北兰寺，一长一少，甚相友善。长者归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读书如故。天晚睡矣，见长者披闼入，登床抚其背曰：“吾别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来诀别。”少者阴喝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岂肯直告？兄慎弗怖。吾之所以来此者，欲以身后相托也。”少

者心稍定，问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余，妻年未三十，得数斛米足以养生，愿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愿兄为镌刻，俾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卖笔者钱数千，未经偿还，愿兄偿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担承，吾亦去矣。”言毕欲走。少者见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渐无怖意，乃泣留之曰：“与君长诀，何不稍缓须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床，更叙平生数语，复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两眼瞠视，貌渐丑败。少者惧，促之曰：“君言既毕，可去矣。”尸竟不去。少者拍床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骇，起而奔，尸随之奔；少者奔愈急，尸奔亦急。追逐数里，少者逾墙仆地，尸不能逾墙而垂首墙外，口中涎沫与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过之，饮以姜汁，少者苏。尸主家方觅尸不得，闻信，舁归成殡。识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始来也，一灵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而魄滞。魂在则其人也，魂去则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惟有道之人为能制魄。”

曾虚舟

康熙年间有曾虚舟者，自言四川荣昌县人，佯狂吴楚间，言多奇中。所到处老幼男妇环之而行，虚舟嬉笑嫚骂，所言辄中人隐。或与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笞骂人，人大喜过望。在问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坚先生知泸溪县事。罢官后，或议其祖坟风水不利，子坚意欲迁葬而未果。闻虚舟来，走问之。适虚舟持棒登高阜，众人环挤，子坚不得前。虚舟望见子坚，遥击以棒骂曰：“你莫来，你莫来，你来便想抠尸盗骨了，行不得，行不得！”子坚悚然而归。后子坚子文璿官至御史。

钟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从钟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苟言笑，与又房同卧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又房问故，曰：“吾梦见二隶人从地下耸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泱泱然，黄沙白草，了不见人。行数里，引入一官衙，有神，乌纱冠，南向坐。隶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试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无力卜葬，罪当万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时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过，好讥弹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则某无他罪。’神顾左右曰：‘令渠照来。’左右取水一盘，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杨，名敞，曾偕友贸易湖南，利其财物，推入水中死。不觉战栗，匐伏神前曰：‘知罪。’神厉声曰：‘还不变么？’举手拍案，霹雳一声，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类，了无所睹，但见汪洋大水，无边无岸，一身渺然，飘浮于菜叶之上。自念叶轻身重，何得不坠，回视己身，已化蛆虫，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觉大哭而醒。吾梦若是，其能久乎？”又房为宽解曰：“先生毋苦，梦不足凭也。”先生命速具棺殓之物，越三日，呕暴血亡。

南山顽石

海昌陈秀才某，祷梦于肃愍庙。梦肃愍开正门延之，秀才逡巡。肃愍曰：“汝异日我门生也，礼应正门入。”坐未定，侍者启：汤溪县城隍禀见。随见一神峨冠来，肃愍命陈与抗礼，曰：“渠属吏，汝门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闻城隍神与肃愍语甚细，不可辨，但闻“死在广西，中在汤溪，南山顽石，一活万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肃愍命陈送之。至门，城隍曰：“向与于公之言，君颇闻

乎？”曰：“但闻十六字。”神曰：“志之，异日当有验也。”入见肃愍，言亦如之。惊而醒，以梦语人，莫解其故。陈家贫，有表弟李姓者，选广西某府通判，欲与同行，陈不可，曰：“梦中神言‘死在广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广西’，乃始终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广西矣，又安得‘中在汤溪’乎？”陈以为然，偕至广西。通判署中西厢房，封锁甚秘，人莫敢开。陈开之，中有园亭花石，遂移榻焉，月余无恙。八月中秋，在园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楼台。”闻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楼台，易‘照’字便不佳。”陈大骇，仰视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陈悸，急趋卧内，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无怖，世有风雅之鬼如我者乎？”问：“翁何神？”曰：“勿言，吾且与汝论诗。”陈见其须眉古朴，不异常人，意渐解。入室内，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尽识。问之，曰：“吾少年时，俗尚此种笔画，今颇欲以楷法易之，缘手熟，一时未能骤改。”所云少年时，乃娲皇前也。自此每夜辄来，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见陈持杯向空处对饮，急白通判，通判亦觉陈神气恍惚，责曰：“汝染邪气，恐‘死在广西’之言验矣。”陈大悟，与通判谋归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见也。路过江西，老翁谓曰：“明日将入浙境，吾与汝缘尽矣，不得不倾吐一言。吾修道一万年，未成正果，为少檀香三千斤刻一玄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则将借汝之心肺。”陈大惊，问：“翁修何道？”曰：“斤车大道。”陈悟“斤车”二字合成一“斩”字，愈骇，曰：“俟归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亲友，皆曰：“肃愍所谓‘南山顽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陈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变色，骂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恶人教汝。”陈以其语语友，友曰：“然则拉此怪入肃愍庙可也。”如其言，将至庙，老翁失色反走。陈两手夹持之，强掖以入，老翁长啸一声，冲天去，自此怪遂绝。后陈生冒籍汤溪，竟成进士，会试房师乃状元于振也。

酆都知县

四川酆都县，俗传人鬼交界处。县中有井，每岁焚纸钱帛镪投之，约费三千金，名纳阴司钱粮。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国初知县刘纲到任，闻而禁之，众论哗然。令持之颇坚，众曰："公能与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即鬼神所居。"无人敢往，令毅然曰："为民请命，死何惜？吾当自行。"命左右取长绳缚而坠焉。众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诜，豪士也，谓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状，请与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缚而坠焉。入井五丈许，地黑复明，灿然有天光，所见城郭宫室，悉如阳世。其人民藐小，映日无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见县令，皆罗拜曰："公阳官，来何为？"令曰："吾为阳间百姓请免阴司钱粮。"众鬼啧啧称贤，手加额曰："此事须与包阎罗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处，宫室巍峨。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余，容貌方严，群鬼传呼曰："某县令至。"公下阶迎，揖以上坐，曰："阴阳道隔，公来何为？"令起立，拱手曰："酆都水旱频年，民力竭矣。朝廷国课尚苦不输，岂能为阴司纳帛镪，再作租户哉？知县冒死而来，为民请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恶道，借鬼神为口实，诱人修斋打醮，倾家者不下千万。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户晓，破其诬罔。明公为民除弊，虽不来此，谁敢相违？今更宠临，具征仁勇。"语未竟，红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刘退至后堂。少倾，关神绿袍长髯，冉冉而下，与包公行宾主礼，语多不可辨。关神曰："公处有生人气，何也？"包公具道所以。关曰："若然，则贤令也，我愿见之。"令与幕客李惶恐出拜，关赐坐，颜色甚温，问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戇，遽问曰："玄德公何在？"关不答，色不怿，帽发尽指，即辞去。包公大惊，谓李曰："汝必为雷击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问也？况于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为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尸。"取匣中玉印，方

尺许，解李袍背印之。令与幕客李拜谢毕，仍缒而出。甫至酆都南门，李竟中风而亡。未几，暴雷震电绕其棺椁，衣服焚烧殆尽，惟背间有印处不坏。

骷髅报仇

常熟孙君寿，性狞恶，好慢神虐鬼。与人游山，胀如厕，戏取荒冢骷髅，蹲踞之，令吞其粪，曰："汝食佳乎？"骷髅张口曰："佳。"君寿大骇，急走，骷髅随之，滚地如车轮然。君寿至桥，骷髅不得上。君寿登高望之，骷髅仍滚归原处。君寿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日遗矢，辄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毕更遗，遗毕更食，三日而死。

骷髅吹气

杭州闵茂嘉好弈，其师孙姓者常与之弈。雍正五年六月，暑甚，闵招友五人，循环而弈。孙弈毕，曰："我倦，去东厢少睡，再来决胜。"少顷，闻东厢有叫号声，闵与四人趋视之，见孙伏地，涎沫满颐，饮以姜汁，苏。问之，曰："吾床上睡未熟，觉背间有一点冷，如胡桃大，渐至盘楪大，未几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闻床下咈咈然有声，俯视之，一骷髅张口隔席吹我，不觉骇绝，遂仆于地。骷髅竟以头击我，闻人来始去。"四人咸请掘之，闵家子惧有祸，不敢掘，遂扃东厢。

赵大将军刺皮脸怪

赵大将军良栋，平三藩后，路过四川成都。川抚迎之，授馆于民家。将军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门。抚军曰："闻此中关锁百余年，颇有怪，不敢为公备。"将军笑曰："吾荡平寇贼，杀人无算，妖鬼有灵，亦当畏我。"即遣丁役扫除，置眷属于内室，而己独占正房，枕军中所用长戟而寝。至二鼓，帐钩声铿然，有长身而白衣者，垂大腹障床面，烛光青冷。将军起，厉声喝之。怪退行三步，烛光为之一明，照见头面，俨然俗所画方相神也。将军拔戟刺之，怪闪身于梁，再刺，再走，逐入一夹道中，隐不复见。将军还房，觉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蹑其后。将军大怒，骂曰："世那得有此皮脸怪耶？"众家丁起，各持兵仗来，怪复退走。过夹道，入一空房，见沙飞尘起，簇簇有声，似其丑类共来格斗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负嵎状。家丁相视，无敢前。将军愈怒，手刺以戟，正中其腹，膨亨有声，其身面不复见矣。但有两金眼在壁上，大如铜盘，光睒睒射人。众家丁各以刀击之，化为满房火星，初大后小，以至于灭。东方已明，将军次日上马行，以所见语阖城文武，咸为咋舌，终不知何怪。

狐生员劝人修仙

赵大将军之子襄敏公，总督保定。夜读书西楼，门户已闭，有自窗缝中侧身入者，形甚扁。至楼中，以手搓头及手足，渐次而圆。方巾朱履，向上长揖拱手曰："生员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诸大人俱许在此。公忽来读书，生员不敢抗天子之大臣，故来请示。公必欲在此读书，某宜迁让，须宽限三日；如公见怜，容其卵息于此，则请扃锁如平时。"赵公大骇，笑曰："尔狐矣，安得有生员？"曰："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生员可以修仙，野狐不许修仙。"因劝赵公曰："公等贵人，可惜不学仙耳。如某等学仙最难：先学人形，再学人语；学人语者，先学鸟语；

学鸟语者，又必须尽学四海九州之鸟语，无所不能，然后能为人声，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学仙较异类学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贵人、文人学仙，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大率学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即于次日扃西楼让之。此二事得于镇远太守讳之坛者，即将军之孙；且曰：“吾父后悔未问太山娘娘出何题目考狐也。”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与妻某氏，琴瑟调甚。李三十余病亡，已殓矣，妻不忍钉棺，朝夕哭，启而视之。故事，民间人死七日则有迎煞之举，虽至戚皆回避。妻独不肯，置子女于别室，己坐亡者帐中待之。至二鼓，阴风飒然，灯火尽绿。见一鬼，红发圆眼，长丈余，手持铁叉，以绳牵其夫，从窗外入，见棺前设酒馔，便放叉解绳，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啧啧有声。其夫摩抚旧时几案，怆然长叹，走至床前揭帐，妻哭抱之，泠然如一团冷云，遂裹以被。红发神竞前牵夺，妻大呼，子女尽至，红发神踉跄走。妻与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尸渐奄然有气，遂抱置卧床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苏。其所遗铁叉，俗所焚纸叉也。复为夫妇二十余年。妻六旬矣，偶祷于城隍庙，恍惚中见二弓丁舁一枷犯至。眕之，所枷者即红发神也。骂妇曰：“吾以贪馋，故为尔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妇至家而卒。

张士贵

直隶安州参将张士贵，以公廨太仄，买屋于城东。俗传其屋有怪，张素倔强，必欲居之。既移家矣，其中堂每夜闻击鼓声，家人惶恐。张乃挟弓矢，秉烛坐。至夜静时，梁上忽伸一头，睨而相笑，张

射之，全身坠地，短黑而肥，腹大如五石匏。矢中其脐，入一尺许。鬼以手摩腹，笑曰：“好箭！”复射之，摩笑如前。张大呼，家人齐进，鬼升梁而走，詈曰：“必灭汝家。”次日天明，参将之妻暴卒；天暮，参将之子又卒。张棺殓毕，悲悔不已。居月余，闻复壁中有呻吟声，往视，即其所殡之妻、子也。饮以姜汁，扬扬如平生。问之，皆曰：“吾未尝死，但昏昏如梦，见两大黑手掷我于此。”开棺视之，荡然无有。方知人死有命，虽恶鬼相怨，亦仅能以幻术揶揄之，不能杀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进士，为工部郎。年五十余，续娶襄阳某氏。婚夕，同年毕集，工部行礼毕，将入房，见花烛上有童子长三四寸，踞烛盘以口吹气，欲灭其火。工部喝之，应声走，两烛齐灭。宾客惊视，工部变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床，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头。”汗愈甚，口渐不能言，是夕卒。襄阳夫人出轿时，见有蓬发女子迎问曰：“欲镌图章否？”夫人怪其语不伦，不之应。及工部死，始知揶揄夫人者，即此怪也。工部卒后，附魂于夫人之体，每食必搤其喉，悲啼曰：“舍不得！”同年周翰林煌正色责之曰：“杜君何愦愦，尔死与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绝声，夫人病随愈。

胡求为鬼球

方阁学苞有仆胡求，年三十余，随阁学入直。阁学修书武英殿，胡仆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见二人舁之阶下。时月明如昼，照见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随见东首一神，红袍乌纱，长丈

余，以靴脚踢之，滚至西首；复有一神如东首状貌衣裳，亦以靴脚踢之，滚至东首，将胡当作抛球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鸡鸣，二神始去，胡委顿于地。明旦视之，遍身青肿，几无完肤，病数月始愈。

江中三太子

苏州进士顾三典，好食鼋，渔者知之，每得鼋，必售顾家。顾之岳母季氏，夜梦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为尔婿某所获；幸免我，必不忘报。"次早，遣家人驰救，则厨人已解之矣。是年进士家无故火自焚，图史散尽。未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两足擎双盂水献主人；又见屋壁上有历代祖宗状貌如绘。识者曰："此阳不藏阴之象也，其将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妇

江苏巡抚徐公士林，素正直。为安庆太守时，日暮升堂，月色皎然，见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跪仪门外，若诉冤者。徐公知为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冤者，魂许进。"女子冉冉入，跪阶下，声嘶如小儿。吏卒不见，但闻其声。自言姓田，寡居守节，为其夫兄方德逼嫁谋产，致令缢死。徐公为拘夫兄，与鬼对质。初讯时，殊不服，回首见女子，大骇，遂吐情实，乃置之法。一郡哗以为神。公作《田烈妇碑记》以旌之。时泰安赵相国国麟为巡抚，责徐公，谓此事作访闻足矣，何必托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为愧。然其事颇实，不能秘也。徐公未遇时，往京师，路上有同行客，忽称背痛，跪地叩首，曰："我响马贼也，利公之财，将手剑公；忽有金甲神以捶击我，遂仆于地，公日后非凡人也。"言毕死。

鬼着衣受网

庐州府舒城县乡民陈姓者妻，忽为一女鬼所凭，或扼其喉，或缚其颈，旁人不能见。妇甚苦之，时将手抓领内，多出麻草绳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来即击之！"鬼怒，闹更甚。夫无可奈何，乃入城，求叶道士，赠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设坛作法，布八卦阵于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纸剪成女衣十数件，置瓶侧，道士披发持咒。漏三下，妇人曰："鬼来矣，手持猪肉。"夫以桃枝迎击之，果空中坠肉数块。道士告妇人曰："如彼肯穿我纸衣，便好拿矣。"少顷，鬼果取衣，妇故意喝曰："不许窃衣！"鬼笑曰："这样华服，理该我着。"乃尽服之。衣化为网，重重包裹，始宽后紧，遂不能出其阵中。道士书符作咒，以法水一杯当头打去，水泼而杯不破。鬼在东，杯击之于东；鬼在西，杯击之于西。杯碎而鬼头亦裂矣。随即擒纳瓶内，封以法印五色纸，埋桃树下。复以二符入绛香末，搓为二团，付妇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内必来复仇，以此击之，可无患矣。"越数日，果有男鬼狰狞而来，妇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龙

苏州徐世球，居木渎，幼入城中，读书于韩其武家。韩有仆曰阿龙，年二十，侍书室颇勤。一夕，徐读书楼上，命阿龙下取茶。少顷，阿龙失色而至，曰："某见一白衣人，在楼下狂走，呼之不应，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龙不敢上楼，徐命柳姓者代其职。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触，遂仆地，视之，阿龙死于阶下。柳大呼，徐与韩氏诸宾客共来审视，见阿龙颈下有手搦痕，青黑如柳叶大，耳目口鼻尽塞黄泥，尸横而气未绝。饮以姜汁，乃苏，曰："吾下阶时，昨白衣者当头立，年可四十余，短髯黑面，向我张嘴，伸其

舌长尺许，吾欲叫喊，遂为所击，以手夹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须高冠，劝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尔时几欲气绝，适柳某撞我脚上，白衣者冲屋去矣。”徐命众人扶之登床，床上鬼灯数十，如极大萤火，彻夜不绝。次日，阿龙痴迷不食，韩氏召女巫眕之，巫曰：“取县官堂上硃笔，在病者心上书一‘正’字，颈上书一‘刀’字，两手书两‘火’字，便可救也。”韩氏如其言，书至左手“火”字，阿龙张目大叫曰：“勿烧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绝。阿龙至今犹存。

大乐上人

洛阳水陆庵僧，号大乐上人，饶于财。其邻人周某，充县役，家贫，承催税租，皆侵蚀之。每逢比期，辄向上人借贷，数年间积至七两。上人知其无力偿还，不复取索，役颇感恩，相见必曰：“吾不能报上人恩，死当为驴马以报。”居无何，晚有人叩门甚急，问为谁，应声曰：“周某也，来报恩耳。”上人启户，了不见人，以为有相戏者。是夜，所畜驴产一驹。明旦访役，果死。上人至驴旁，产驹奋首翘足，若相识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来宿，爱其驹，求买之。上人弗许，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则借我骑往某县一宿可乎？”上人许之。客上鞍，揽辔笑曰：“吾诈和尚耳。我爱此驴，骑之未必即返，我已措价置汝几上，可归取之。”不顾而驰。上人无可奈何，入房视之，几上白金七两，如其所负之数。

山西王二

熊翰林涤斋先生为余言：康熙年间，游京师，与陈参政仪、计副宪某，饮报国寺。三人俱早贵，喜繁华，以席间不得声妓为怅，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劝酒。女巫唱终半席，腹胀将溲焉，出至墙下。少

顷返，则两目瞪视，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为店主赵三谋财杀死，埋骨于此寺之墙下，求三长官代为伸冤。”三人相顾大骇，莫敢发声。熊晓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辈所能主张。”女巫曰：“现任司坊官俞公，与熊爷有交，但求熊爷转请俞公到此掘验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无信，如何可行？”巫曰：“论理某当自陈，但某形质朽烂，须附生人而言，诸位老爷替我筹之。”言毕，女巫仆地，良久醒，问之，茫然无知。三公谋曰：“我辈何能替鬼诉冤？诉亦不信，明日盍请俞司坊官共饮此处，召女巫质之，则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寺饮，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惧，不肯复来。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未入寺门，言状悉如昨日。司坊官启巡城御史，发掘墙下，得白骨一具，颈下有伤。询之土人，云从前此墙系山东济南府赵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卷店逃归山东。乃移文专差关提至济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赵三一叫而绝。

大福未享

苏州罗姓者，年二十余。元旦梦其亡祖，谓曰：“汝于十月某日将死，万不能免，可速理后事。”醒后，语其家人，群惊怖焉。至期，众家人环而视之，罗无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为梦不足信。二更后，罗溲于墙，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视，衣离其身矣。取灯照之，裸死于墙东，去衣服十余步。心口尚温，不敢遽殓。次夜，苏，告家人曰：“冤业耳！我奸妻婢小春，有胎不认，致妻拷掠而亡。渠诉冥司，亲来拘我，适我至墙，渠以手剥我衣，如我曩时淫彼之状。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阴司城隍衙门。正欲讯鞫，适渠亦以前生别事发觉，为山西城隍所拘，阴官不肯久系狱囚，故仍令还阳，恐终不免也。”罗父问曰：“尔亦问阳间事乎？”曰：“我自知死不可逭，恐老父无养，故问管我之隶，吾父异日何如？隶笑曰：‘念汝孝心，尔父大福未享。’”家人闻之，皆为老翁喜，翁亦窃自负。未逾月，罗父竟以膨

胀亡，腹大如匏，始知“大福”者，“大腹”之应。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观音堂

余同官赵公讳天爵者，自言为句容令时，下乡验尸。薄暮，宿古庙。梦老妪，面有积尘，发脱左鬓，立而请曰：“万蓝扼我咽喉，公为有司，须速救我。”赵惊醒张目，灯前隐隐犹有所见，急起逐之，了无所得。次早闲步，见庙侧有观音堂，旁塑一老妇，宛如梦中人。堂前沟巷狭甚，为民房出入之所。呼庙僧问曰：“汝里中得毋有万蓝乎？”僧曰：“在观音堂前出入者，即万蓝家也。”唤蓝至，问：“尔屋祖遗乎？”曰：“非也。此屋本从前观音堂大门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盗售于我，价二十金。”赵亦不告以梦，即捐二十金，为赎还基址，加修葺焉。是时赵年四十余，尚无嗣，数月后，夫人有身。将产之夕，梦老妪复来，抱一儿与之。夫人觉，梦亦如公。遂产一儿。

常格诉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阅邸抄，见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内务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窃，召执役者数十人立而讯之。一人忽跪诉曰：“我常格也，系正黄旗人，年十二岁，赴市买物，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将刀杀死，埋我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尚未知也。求大人掘验伸冤。”言毕仆地，少顷复跃而起曰：“我即赵二，杀常格者我也。”内务府大人见其状，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验，尸伤宛然。访其父母，曰：“我家儿遗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随拘询赵二，尽吐情实。刑部奏：赵二自吐凶情，迹似自首，例宜减等；但为冤鬼所凭，不便援引此例，拟斩立决。奉旨依议。

蒲州盐枭

岳水轩过山西蒲州盐池，见关神祠内塑张桓侯像，与关面南坐，旁有周将军像，怒目狰狞，手拖铁链，锁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盐枭也。”问其故，曰：“宋元祐间，取盐池之水熬煎，数日而盐不成。商民惶惑，祷于庙，梦关神召众人，谓曰：‘汝盐池为蚩尤所据，故烧不成盐。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枭者，悍恶尤甚，我不能制。须吾弟张翼德来，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众人惊寤，旦即在庙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风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铁索之上。次日取水煮盐，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称盐枭，实始于此。

灵壁女借尸还魂

王砚庭知灵壁县事，村中有农妇李氏，年三十许，貌丑而瞽。病臌胀十余年，腹大如豕。一夕卒。夫入城买棺，棺到将殓，妇已生矣，双目尽明，腹亦平复。夫喜，近之，妇坚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尚未婚嫁，何为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处？”其夫大骇，急告某村，则举家哭其幼女，尸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妇一见泣抱，历叙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来眈视，妇犹羞涩，赤见于面。遂两家争此妇，鸣于官，砚庭为之作合，断归村农。乾隆二十一年事。

汉高祖弑义帝

山东驿盐道卢宪观暴卒，已而复苏，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

义帝乃高祖使之，非项羽所使也。高祖阴弑义帝，嫁名项羽，而伪与诸侯讨弑义帝者。羽讼于上帝，须布为质，质明，果系高祖所弑。陈平六出奇计，此其一也。故卢死而复苏。问何以迟二千年而谳始定？曰："羽以坑咸阳卒二十万，上帝震怒，戮于阴山，受无量罪，今始满贯，方得诉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谈》载张巡妾报冤事，亦迟至千年。盖张以忠节，故而报复难；项以惨戮，故而申诉亦难也。

地穷宫

保定督标守备李昌明暴卒，三日尸不寒，家人未敢棺殓。忽尸腹胀大如鼓，一溺而苏，握送殓者手曰："我将死时，苦楚异甚，自脚趾至于肩领，气散出不可收。既死，觉身体轻倩，颇佳于生时。所到处，天色深黄，无日色，飞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无所见。我神魂飘忽，随风东南行，许久，天色渐明，沙少止。俯视东北角，有长河一条，河内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马。我问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约数十里，见远处隐隐宫殿，瓦皆黄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带立殿外，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贯形状。殿前有黄金扁额，书'地穷宫'三字。我玩视良久，袍带者怒来逐我，曰：'此何地！容尔立耶？'我素刚，不肯去，与之争。殿内传呼曰：'外何喧嚷！'袍带者入，良久出曰：'汝毋去，听候谕旨。'二人环而守之。天渐暮，阴风四起，霜片如瓦，我冻久战栗，两守者亦瑟缩流涕，指我怨曰：'微汝来作闹，我辈岂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内钟动，风霜亦霁。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着送归本处。'袍带者拉以行，仍过原处，见牧羊人尚在，袍带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与汝，送他还家，我去矣。'牧羊人殴我以拳，惧而坠河，饮水腹胀，一溺遂苏。"言毕后，盥手沐面，饮食如常。后十余日仍卒。先是，李之邻张姓者，睡至三更，床侧闻人呼声，惊起，见黑衣四人，各长丈余，曰："为我引路至李守备家！"张不肯，黑衣

人欲殴之，惧而同行。至李门，先有二人蹲于门上，貌更狞恶，四人不敢仰视，偕张穿篱笆侧路以入，俄而哭声内作。此事傅卓园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狱中石匣

越州周道澧，以难荫选陕西陇州知州，抵署后，循例按狱。狱中有石匣，长尺许，封锁甚固。周欲开视，狱吏固持不可，曰："相传自明季即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记有道人云：开则不利于官。"周素愎，必欲开视，乃斧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带血，面目模糊，冷气袭人。周谛视未毕，有硫黄气自匣中起，卷幅烧毁，纸灰腾空而去。周大悸，得病卒于陇。竟不知何怪。周兰坡学士为余言，州牧即其从孙也。

子不语卷二

张元妻

河南偃师县乡人张元妻薛氏，归宁母家返，小叔迎之。路过古墓，树木阴森，薛氏将溲焉，牵所乘驴与小叔，使视之，而挂所衣红布裙于树。溲毕返，裙失所在。归家与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门入，窗牖宛然，而夫妇有身无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讯之，具道昨日失裙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窥之，红布裙带在外，即其嫂物。掘之，两首具在，并无棺椁。穴甚小，仅容一手。官竟不能谳也。

蝴蝶怪

京师叶某，与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为六旬寿期，叶骑驴往祝。过房山，天将暮矣。一伟丈夫跃马至，问将何往，叶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将往祝，盍同行乎？"叶大喜，与之偕行。丈夫屡蹑其背，叶固让前行，伪许而仍落后。叶疑为盗，屡回顾之。时天已黑，不甚辨其状貌，但见电光所烛，丈夫悬首马下，以两脚踏空而行。一路雷与之俱，丈夫口吐黑气，与雷相触，舌长丈余，色如硃砂。叶大骇，卒无奈何，且隐忍之，疾驱至王四家。王出与相见，欢然置酒。叶私问与路上丈夫何亲，曰："此吾中表张某也。现居京师绳匠胡同，以镕银为业。"叶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见眼花耳。酒毕，叶就寝，心悸不肯与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请一苍头伴焉。叶彻夜不寐，而苍头酣寝矣。三鼓，灯灭，丈夫起坐，复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叶之帐，涎流不已，伸两手，持苍头噉之，骨

星星坠地。叶素奉关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有钟鼓声，关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击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车轮，张翅拒刃。盘旋片时，又霹雳一震，蝴蝶与关神俱无所见。叶昏晕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启门视之，具道所以。地有鲜血数斗，床上失一张某与一苍头矣。所骑马宛然在厩，急遣人至绳匠胡同踪迹张某，张方踞炉烧银，并无往易州祝寿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游为业，岁暮归里，慕张氏青山庄园林之美，襆被往游。遇白二官于园中，素所狎戏旦也。甚喜，游毕同宿于园。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寝。见白二官伸头吹灯，灯离白所卧处二丈余，而白伸头亦长二丈余，吹灯而灭。王大骇，以被裹首而寝。白至其床前，揭被以手上下量之，所按处其冷如铁。王惊呼，无人答应。忽窗西有一黑物，猪脸毛爪，从外跳入，与白二官对搏甚凶，不知胜负。俄而天明，地上见鲜血一片，死蟒一条。急往白二官家询之，二官得蛊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时，即王姓遇白二官之时也。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

关东人许善根，以掘人参为业。故事，掘参者须黑夜往掘。许夜行劳倦，宿沙上，及醒，其身为一长人所抱。身长二丈许，遍体红毛，以左手抚许之身，又以许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抚，则狂笑不止。许自分将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类，森森山积。置许石榻上，取虎鹿进而奉之。许喜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长人俯而若有所思，既而点首，若有所得。敲石为火，汲水焚锅为烹，熟而进之，许大啖。黎明，长人复抱而出，身挟五

矢，至绝壁之上，缚许于高树。许复大骇，疑将射己。俄而，群虎闻生人气，尽出穴，争来搏许。长人抽矢毙虎，复解缚，抱许曳死虎而返，烹献如故。许始心悟长人养己以饵虎也。如是月余，许无恙，而长人竟以大肥。许一日思家，跪长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东方不已。长人亦潸然，复抱至采参处，示以归路，并为历指产参地，示相报意。许从此富矣。

平阳令

平阳令朱铄，性惨刻，所宰邑别造厚枷巨梃，案涉妇女，必引入奸情讯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阴，使肿溃数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臀血涂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发，以刀开其两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则妓风绝矣。"逢同寅官，必自诧曰："见色不动，非吾铁面冰心何能如此！"以俸满，迁山东别驾。挈眷至茌平旅店，店楼封锁甚固，朱问故，店主曰："楼中有怪，历年不启。"朱素愎，曰："何害？怪闻吾威名，早当自退。"妻子苦劝不听。乃置妻子于别室，己独携剑秉烛坐。至三鼓，有扣门进者，白须绛冠，见朱长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闻贵人至，此正群怪殄灭之时，故喜而相迎。"且嘱曰："公少顷怪至，但须以宝剑挥之，某更相助，无不授首矣。"朱大喜，谢而遣之。须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剑斫，应手而倒。最后有长牙黑嘴者来，朱以剑击，亦呼痛而隕。朱喜自负，急呼店主告之。时鸡已鸣，家人秉烛来照，横尸满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为妖鬼所弄乎？"一恸而绝。

不倒翁

蒋生某往河南，过巩县，宿焉。店家有西楼，洒扫极净，蒋爱之，以行李往。店主笑曰：“公胆大否？此楼不甚安。”蒋曰：“椒山自有胆！”秉烛坐。至夜深，闻几下如竹桶泛水声，有跃出者，青衣皂冠，长三寸许，类世间差役状，睨蒋许久，叱叱而退。少顷，数短人舁一官至，旗帜车马之类，历历如豆。官乌纱冠危坐，指蒋大詈，声细如蜂虿，蒋无怖色。官愈怒，小手拍地，麾众短人拘蒋。众短人牵鞋扯袜，竟不能动。官嫌其无勇，攘臂自起，蒋以手撮之，置于几上。细视之，世所卖不倒翁也。块然僵仆，一土偶耳。其舆从俯伏罗拜，乞还其主。蒋戏曰：“尔须以物赎。”应声曰：“诺。”墙穴中嗡嗡有声，或四人辇一钗，或二人扛一簪，顷刻首饰金帛之属，布散于地。蒋取不倒翁掷与之，复能举动如初，然队伍不复整矣，奔窜而散。天渐明，店主大呼：“失贼！”问之，则楼上赎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撑舟为业。舟过湖州桥下，篙触骨坛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时，督、抚、司、道贵人谁不敬我！汝何人，敢投我骨于水！”女素不识字，病后能读书，喜为人算命，写八字与之，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说，亦不甚验也。周具牒诉于城隍。女卧，一日醒曰：“见二青衣拘一鬼，与我质于神前。鬼跪诉毁骨之事，神曰：‘其兄触汝，而责之于妹，何畏强欺弱耶！汝自称能算命，而不能自护其朽骨，其算法不灵可知，生前哄骗人财物不知多少矣。笞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复识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凶人

俗传凶人之终，必有恶鬼，以其力能相制也。扬州唐氏妻某，素悍妒，妾婢死其手者无数。亡何暴病，口喃喃詈骂，如平日撒泼状。邻有徐元，膂力绝人，先一日昏晕，鼾呼叫骂如与人角斗者，逾日始苏。或问故，曰："吾为群鬼所借用耳。鬼奉阎罗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强，群鬼不能制，故来假吾力缚之。吾与斗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缚交群鬼，吾才归耳。"往视唐妻，果气绝，而左足有青伤。

马盼盼

寿州刺史刘介石，好扶乩。牧泰州时，请仙西厅。一日，乩盘大动，书"盼盼"二字，又书有"两世缘"三字。刘大骇，以为关盼盼也。问："两世何缘？"曰："事载《西湖佳话》。"刘书纸焚之，曰："可得见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大骇，围坐守之。灯上片时，阴风飒然，一女子容色绝世，遍身衣履甚华，手执红纱灯，从户外入，向刘直扑，刘冷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缘尚未到故也。"复从户外出，刘病稍差。嗣后意有所动，女子辄来。刘一日寓扬州天宁寺，秋雨闷坐，复思此女，取乩焚纸，乩盘大书曰："我韦驮佛也，念汝为妖孽所缠，特来相救。汝可知天条否？上帝最恶者，以生人而好与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嗔以上。汝嗣后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命！"刘悚然叩头，焚乩盘，烧符纸，自此妖绝。数年后，阅《西湖佳话》，泰州有宋时营妓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青箱杂志》载，盼盼机巧，能学东坡书法。始悟现形之妖非关盼盼也。

滇绵谷秀才半世女妆

蜀人滇谦六，富而无子，屡得屡亡。有星家教以厌胜之法，

云：“足下两世命中所照临者，多是雌宿，虽获雄，无益也；惟获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补救。”已而绵谷生，谦六教以穿耳、梳头、裹足，呼为小七娘。娶不梳头、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长大，入泮，生二孙。偶以郎名孙，即死。于是每孙生，亦以女畜之。绵谷韶秀无须，颇以女自居，有《绣针词》行世。吾友杨刺史潮观，与之交好，为序其颠末。

炼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张履昊，好道。予告归，寄居江宁，入城时拥朱提一百六十万。有郎总兵者，公门下士也。荐朱道士，善黄白之术，寿九百余岁，烧杏核成银，屡试若神。道士说公烧丹，以白银百万，炼丹一枚，则长生可致。公惑之，斋戒三日，定坎离之位，每一炉辄下银五万两，炭百担。昼则公亲监之，夜则使人守之。银登时化为水，炼三月，费银八十万，丹无消息。公诘之，道士曰：“满百万则丹成，成后含之，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不可到。”公无奈何，复与十余万，然已觉其妄，道士溲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溲于园，尾者回顾，忽失道士所在。往视其炉，百万俱空矣。启道士行李，得书一封，云：“公此种财，皆非义物也。吾与公有宿缘，特来取去，为公打点阴间赎罪费用，日后自有效验，幸毋相怪。”家人觇道士者皆云：“每五万银下炉时，屋上隐隐有雷声，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盖其头，其搬运实无痕迹。”

叶老脱

有叶老脱者，不知其由来，科头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挈竹席而行。常投维扬旅店，嫌客房嘈杂，欲择洁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

静僻，但有鬼，不可宿。”叶曰：“无害。”径自扫除，摊竹席于地。夜卧至三鼓，门忽开，见有妇人系帛于项，双眸抉出，悬两颐下，伸舌长数尺，彳亍而来。旁有无头鬼，手提两头，继至。尾其后者：一鬼遍体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黄肿，腹大于五石匏。相诧曰：“此间有生人气，当共攫之。”群作搜捕状，卒不得近叶。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黄胖者曰：“凡吾辈之所以能摄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盖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离体，故仓猝不易得。”群鬼方徬徨四顾，叶乃起坐席上，以手自表曰：“我在此。”群鬼惊悸，齐跪地下，叶一一讯之。妇人指三鬼曰：“此死于水者，此死于火者，此盗杀人而被刑者，我则缢死此室者也。”叶曰：“若辈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则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罗拜去。迨晓，为主人道其事，嗣后此室宴然。

苏耽老饮疫神

杭州苏耽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恶之，元旦，画疫神一纸厌其门。耽老晨出开门，见而大笑，迎疫神归，延之上座，与共饮酒而烧化之。是年大疫，四邻病者，争祀疫神。其病人辄作神语曰：“我元旦受苏耽老礼敬，愧无以报；欲禳我者，必请苏君陪我，我方去。”于是祀疫神者，争先请苏，苏逐日奔忙，困于酒食。其家大小十余口，无一病者。

刘刺史奇梦

陕西刘刺史介石，补官江南，寓苏州虎丘。夜二鼓，梦乘轻风归陕。未至乡里，路遇一鬼，尾之，长三尺许，囚首丧面，狞丑可憎，与刘对搏。良久，鬼败，刘挟鬼于腋下而趋，将投之河。路遇余姓

者，故邻也，谓曰：“城西有观音庙，何不挟此鬼诉于观音，以杜后患？”刘然其言，挟鬼入庙。庙门外韦驮、金刚神皆怒目视鬼，各举所持兵器作击鬼状，鬼亦悚惧。观音望见，呼曰：“此阴府之鬼，须押回阴府。”刘拜谢。观音目金刚押解，金刚跪辞，语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观音笑目刘曰：“即著汝押往阴府。”刘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阴府？”观音曰：“易耳。”捧刘面呵气者三，即遣出。鬼俯伏无语，相随而行。刘自念：虽有观音之命，然阴府未知在何处。正徘徊间，复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阴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刘望路北有笠，如俗所用酱缸篷状，以手起之，洼然一井。鬼见大喜，跃而入，刘随之，冷不可耐。每坠丈许，必为井所夹；有温气自上而下，则又坠矣。三坠后，豁然有声，乃落于瓦上。张目视之，别有天地，白日丽空，所坠之瓦上，即王者之殿角也。闻殿中群神震怒，大呼曰：“何处生人气！”有金甲者，擒刘至王前。王衮龙衣冕旒，须白如银，上坐，问：“尔生人，胡为至此？”刘具道观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谛视之，曰：“面有红光，果然佛遣来。”问：“鬼安在？”曰：“在墙脚下。”王厉声曰：“恶鬼难留，着押归原处。”群神叉戟交集，将鬼叉戟上投池，池中毒蛇怪鳖争啖食之。刘自念：已到阴府，何不一问前生事。揖金甲神曰：“某愿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岁时，曾盗人卖儿银八两，卖儿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夭死，今再世矣，犹应为瞽，以偿前愆。”刘大惊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视汝善何如耳！”语未毕，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刘某回阳，毋致泄漏阴司案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刘复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阴界？”王持刘背，吸气者三，遂耸身于井。三耸三夹如前，有温气自下而上。身从井出，至长安道上，复命于观音庙，跪陈阴府本末。旁一童子，嚅嚅不已，所陈语与刘同。刘骇视之，耳目口鼻，俨然己之本身也，但缩小如婴儿。刘大惊，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刘呼曰：“此妖也。”观音谓刘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恶而魄善，故作事坚强而不甚透彻，今为汝易之。”刘拜谢。童子不谢，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独不于彼有伤乎？”观音笑曰：“毋伤也。”手金簪长尺

许，自刘之左胁插入，剔一肠出，以腕绕之。每绕尺许，则童子身渐缩小，绕毕，掷于梁上，童子不复见矣。观音以掌扑案，刘悸而醒，仍在苏州枕席间，胁下红痕犹隐然在焉。月余，陕信至，其邻人余姓者亡矣。此语介石亲为余言。

赵李二生

广东赵、李二生，读书番禺山中。端阳节日，赵氏父母馈酒榖为两生庆节，两生同饮甚乐。至二鼓，闻叩门声，启之，亦书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离十里许，慕两生高义，愿来纳交。邀入坐，言论风生。先论举业，后及古文、词赋，元元本本，两生自以为弗及。最后论及仙佛，赵素不乐闻，而李颇信之。书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见佛乎？此顷刻事也。"李欣然欲试之。书生取案几叠高五尺许，身踞其上，登时有旃檀之气氤氲四至；随取身上绢带作圈，谓二生曰："从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见佛。"李信之既笃，见圈中观音、韦驮，香烟飘渺，即欲以头入圈；而赵望之，则獠牙青面、吐舌丈余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进。李如梦醒者，虽挣脱，而颈已有伤。书生杳然，不复可见。两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读书，各令还家。明年，李举孝廉，会试连捷，出授庐江知县。卒以被劾，自缢而亡。

山东林秀才

山东林秀才长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业之想，闻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惊问："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为公护驾者数年矣。"林欲见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见我，无怖而后可。"林许之，遂跪于前，丧面流血，曰："某蓝城县市布者

也，为掖县张某谋害，以尸压东城门石磨盘之下。公异日当宰掖县，故常侍公，求为申冤。”且言公某年举乡试，某年成进士，言毕不复见。至期，果举孝廉，惟进士之期爽焉。林叹曰：“世间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毕，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亏耳，非我误报也。公于某月日私通孀妇某，幸不成胎，无人知觉，阴司记其恶而宽其罪，罚迟二科。”林悚然，谨身修善。逾二科而成进士，授官掖县。抵任巡城，见一石磨，启之，果得尸；立拘张某，讯之，尽吐杀人情实，置之于法。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极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凤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即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尽，然后葬埋，否则有“发凶”之说。尸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气，三月之后遍体生毛，白者号“白凶”，黑者号“黑凶”，便入人家为孽。刘刺史之邻孙姓者，掘沟得一石门，开之，隧道宛然，陈设鸡犬，罍尊皆瓦为之。中悬二棺，旁列男女数人，钉身于墙，盖古之为殉者。惧其仆，故钉之也。衣冠状貌，约略可睹。稍逼视之，风起于穴，悉化为灰，并骨如白尘矣。其钉犹在左右墙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头角四肢，而无耳目，疑皆古尸之所化也。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张勇生时，其父梦有金甲神，自称“汉将军夏侯氏”，入门随即生勇。后封侯归葬，掘地得古碑，隶书“魏将军夏侯惇墓”，字如碗大。阅二千年而骨肉复归其故处，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时，定西大将军纪成斌，以失律诛在塞外，颇为祟。后接任将军查公辕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称“纪大将军”，求索饮食。众皆罗拜，代为乞命。幕客陈对轩，豪士也，直前批其颊，骂曰：“纪成斌，尔征阿拉蒲坦，临阵退缩，以王法伏诛。鬼若有灵，尚宜自愧，何敢忝为厉鬼，作屠沽儿乞食状耶？”骂毕，兵蹶然起，不复疠语矣。自后凡有疫疠自称纪大将军者，称“陈相公来了”骇之，无不立愈。纪受诛时，家奴尽散，一厨者收其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自称“厨神”，曰：“上帝怜我忠心葬主，故命为群鬼长。”问：“纪将军何在？”曰：“上帝怒其失律，使兵民受伤数万，罚为疫鬼，受我驱遣。我以主人故，终不敢，然我所言无不听。”嗣后塞外遇将军为祟，先请陈相公，如陈不来，便呼“厨神”，纪亦去矣。

关神断狱

溧阳马孝廉丰，未第时，馆于邑之西村李家。邻有王某，性凶恶，素捶其妻。妻饥饿，无以自存，窃李家鸡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牵妻至，审问得实，将杀之。妻大惧，诬鸡为孝廉所窃，孝廉与争，无以自明，曰村有关神庙，请往掷杯珓卜之，卦阴者妇人窃，卦阳者男子窃。如其言，三掷皆阳，王投刀放妻归；而孝廉以窃鸡故，为村人所薄，失馆数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坛，自称“关神”。孝廉记前事，大骂神之不灵，乩书灰盘曰：“马孝廉，汝将来有临民之职，亦知事有缓急重轻耶？汝窃鸡，不过失馆，某妻窃鸡，立死刀下矣。我宁受不灵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识政体，故超升三级，汝乃怨我耶？”孝廉曰：“关神既封帝矣，何级之升？”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关神庙，焉得有许多关神分享

血食？凡村乡所立关庙，皆奉上帝命，择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关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语

苏州杨大瓢讳宾者，工书法。年六十时，病死而苏，曰：“天上书府唤我赴试耳。近日玉帝制《紫清烟语》一部，缮写者少，故召试诸善书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则不能复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鸾鹤之声，杨愀然曰：“吾不能学王僧虔，以秃笔自累，致损其生。”瞑目而逝。或问天府书家姓名，曰：“索靖一等第一人，右军一等第十人。”

顾尧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苏州江雨峰家。其子宝臣，赴金陵乡试，归家病剧。雨峰遍召名医，均有难色；知余与薛征君一瓢交好，强余作札邀之。未至，余与雨峰候于门，病者在室呼曰：“顾尧年来矣！”连称“顾叟请坐”。顾尧年者，苏市布衣，先以请平米价，倡众殴官，为苏抚安公所诛者也。坐定，语江曰：“江相公，你已中乡试三十八名矣。病亦无恙，可自宽解，赐我酒肉，我便去。”雨峰闻之，急入房相慰曰：“顾叟速去，当即祭叟。”病者曰：“外有钱塘袁某官，喧聒于门，我怖之，不能去。”又喈曰：“薛先生到门矣。其人良医也，我当避之。”雨峰急出，拉余让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即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既避我二人，请与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脉，余帚扫床前，一药而愈。其年宝臣登第，果如所报之名次。

妖道乞鱼

余姊夫王贡南，居杭州之横河桥，晨出遇道士于门，拱手曰：“乞公一鱼。”贡南嗔曰：“汝出家人吃素，乃索鱼肉耶？”曰：“木鱼也。”贡南拒之。道士曰：“公吝于前，必悔于后。”遂去。是夜，闻落瓦声，旦视之，瓦集于庭。次夜，衣服尽入厕溷中。贡南乞符于张有虔秀才家，张曰：“我有二符，其价一贱一贵。贱者张之，可制之于旦夕，贵者张之，现神获怪。”贡南取贱者，归悬中堂。是夜果安。越三日，又有老道士，形容古怪，来叩门。适贡南他适，次子后文出见，道士曰：“汝家日前为某道所苦，其人即我之弟子也。汝索救于符，不如索救于我。可嘱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铁冠’三声，我即至矣，否则符且为鬼窃去。”贡南归，后文告之。贡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铁冠”数百声，杳无应者。适钱塘令王嘉会路过，贡南拦舆口诉原委，王疑其痴，大被诟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数人，护守此符。五更，砉然有声，符已不见。旦视之，几有巨人迹，长尺许。从此每夜群鬼毕集，撞门掷碗，贡南大骇，以五十金重索符于张氏，悬后，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长男后曾，将杖之。后曾逃三日不归，余姊泣不已。贡南亲自寻求，见后曾徬徨于河，将溺焉。急拉上肩舆，其重倍他日。到家，两眼瞪视，语喃喃不可辨，卧席上，忽惊呼曰：“要审，要审，我即去！”贡南曰：“儿何去？我当偕去。”后曾起，具衣冠，跪符下，贡南与俱。贡南无所见，后曾见一神上坐，眉间三目，金面红须，旁跪者皆渺小丈夫。神曰：“王某阳寿未终，尔何得以其有畏惧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尔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敕令，乃为妖道奴仆耶？”各谢罪，神予杖三十，鬼啾啾乞哀，视其臀，作青泥色。事毕，以靴脚踢，后曾如梦之初醒，汗浃于背。嗣后家亦安宁。

尸行诉冤

常州西乡有顾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庙。庙僧曰：“今晚为某家送殓，生徒尽行，庙中无人，君为我看庙。”顾允之，为闭庙门，吹灯卧。至三鼓，有人撞门，声甚厉，顾喝问：“何人？”外应曰：“沈定兰也。”沈定兰者，顾之旧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顾大怖，不肯开门，外大呼曰：“尔无怖，我有事托君。若迟迟不开，我既为鬼，独不能冲门而进乎？所以唤尔开门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顾不得已，为启其钥，砉然有声，如人坠地。顾手忙眼颤，意欲举烛。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兰也。我乃东家新死李某，被奸妇毒死，故托名沈定兰，求汝伸冤。”顾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尸伤可验。”问尸在何处，曰：“灯至即见，但见灯，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间，外扣门者人声甚众，顾迎出，则群僧归庙，各有骇色，曰：“正诵经送尸，尸隐不见，故各自罢归。”顾告以故，同举火，照尸有七窍流血者，奄然在地。次日，同报有司，为理其冤。

沭阳洪氏狱

乾隆甲子，余宰沭阳。有淮安吴秀才者，馆于洪氏，洪故村民，饶于财。吴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馔先生并其子，妻独居于室。夜二更返，妻被杀死，刀掷墙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验尸，见妇人颈上三创，粥流喉外，为之惨然。根究凶手，无可踪迹。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轻，遂刑讯之。初即承认，既而诉为家主洪生某指使，为奸师母不遂，故杀之。生即吴之学徒也。及讯洪生，则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诬耳。狱未具，余调江宁。后任魏公廷会，竟坐洪安，以状上。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确，

均释之，别缉正凶，十二年来未得也。丙子六月，余从弟凤仪自沐阳来，道有洪某者，系武生员，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见梦于其妻曰：“某年月日，奸杀吴先生妇者，我也。漏网十余载，今被冤魂诉于天，明午雷来击棺，可速为我迁棺避之。”其妻惊觉，方议引辎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为灰烬矣；其余草屋木器，俱完好也。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然天报必迟至十年后，又不于其身，而于其无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灵，何以尚存精爽于梦寐，而又自惜其躯壳者，何耶？

雷公被绐

南丰征士赵黎村言：其祖某，为一乡豪士。明季乱时，有匪类某，武断乡曲，惯为纠钱作社之事，穷氓苦之。赵为告官，逐散其党。诸匪无所得，积怨者众，赵有膂力，群匪不敢私报。每天阴雷起，则聚其妻孥，具豚蹄祷曰：“何不击恶人赵某耶？”一日，赵方采花园中，见尖嘴毛人从空而下，响轰然，有硫黄气。赵知雷公为匪所绐，手溺器掷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从未见公之击虎，而屡见公之击牛也，欺善怕恶，何至于此！公能答我，虽枉死不恨。”雷噤不发声，怒目闪闪，如有惭色；又为溺所污，竟坠田中，苦吼三日。其群匪喈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为设醮超度之，始去。

鬼冒名索祭

某侍卫，好驰射，逐兔东直门，有翁蹲而汲水，马逸不止，挤翁于井，某大惧，急奔归家。是夜即见此翁排闼入，骂云：“尔虽无心

杀我，然见我落井，唤人救我，尚有活理，何乃忍心潜逃，竟归家耶？”某无以答。翁即毁器坏户，作祟不已。举家跪求，为设斋醮，鬼曰：“无益也。欲我安宁，须刻木为主，写我姓名于上，每日以豚蹄享我，当作祖宗待，我方饶汝。”如其言，祟为之止。自此过东直门，必纡道而避此井。后扈从圣驾，当过东直门，仍欲纡道走。其总管斥之曰：“倘上问汝何在，将何词以对？况青天白日，千乘万骑，何畏鬼耶？”某不得已，仍过井所，则见老翁宛然立井边，奔前牵衣，骂曰：“我今日寻着汝矣。汝前年马冲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詈且殴之，某惊遽哀恳曰：“我罪何辞，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数年，曾面许宽我，何以又改前言？”翁更怒曰：“吾未死，何需汝祭！我虽为马所冲，失脚落井，后有过者，闻我呼救，登时曳出，尔何得疑我为鬼？”某大骇，即拉翁同至其家，共观木主，所书者非其姓名。翁攘臂骂，取木主掷之，撒所供物于地，举家惶愕，不解其故。闻空中有声，大笑而去。

鬼畏人拚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强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择其素号不祥者而居之。过山东一旅店，人言西厢有怪，介大喜，开户直入。坐至二鼓，瓦坠于梁，介骂曰：“若鬼耶，须择吾屋上所无者而掷焉，吾方畏汝！”果坠一磨石。介又骂曰：“若厉鬼耶，须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则坠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骂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掷冠于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无声，怪亦永断矣。

天壳

浑天之说：天地如鸡卵，卵中之黄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黄白既分，是开辟也。人不能游于卵壳之外，则道家三十三天之说，终属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冲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从无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顺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学炼形之术，能伏气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后，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时，沉沉然，一日一夜，坠至于泉。其坠下之势，似飞非飞，似晕非晕，颇为顺适。犹与家人答问，一至于泉，则家口尽溺死。董伏气入水底千余丈，乃复干燥，觉四面纯黄色。已而渐明，下视苍苍然，有天在下，细听之，人民鸡犬之声因风而至。我意此是天壳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层天宫固佳，即落在人家瓦上，岂不敬我为天上人耶？因极力将身挣坠，为罡风所勒，兜卷空中，终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长二丈余，叱曰："此两天分界处，万古神圣不破此关，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趁地未合时，仍归汝世界；否则大地一合，百万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语未毕，忽金光万道，自远而来，热不可耐。古衣冠者抚其背曰："速行，速行，日轮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将炽为飞灰。"董闻之悚然，即运气腾身而上，面目为水土所蚀，黑如焦炭，衣服肌肤，粘结一片，逾月始复人形，自称劫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温带之下，无血气之伦。"日轮所近，即温带矣。

董贤为神

康熙间，从叔祖弓韬公为西安同知，求雨终南山。山侧有古庙，中塑美少年，金貂龙衮，服饰如汉公侯。问道士何神，道士指为孙策。弓韬公以为孙策横行江东，未尝至长安；且以策才武，当有英锐之气，而神状妍媚如妇女，疑为邪神。会建修太白山龙王祠，意欲毁庙，拆其木瓦，移而用之。是夕，梦神召见曰："余非孙郎，乃汉大

司马董圣卿也。我为王莽所害，死甚惨。上帝怜我无罪，虽居高位，蒙盛宠，而在朝未尝害一士大夫，故封我为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韬公知是董贤，记贤传中有“美丽自喜”之语，谛视不已。神有不悦之色，曰：“汝毋为班固所欺也。固作《哀皇帝本纪》，既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语也。我当日君臣相得，与帝同卧起，事实有之。武帝时，卫、霍两将军亦有此宠，不得以安陵、龙阳见比。幸臣一星原应天象，我亦何辞，但二千年冤案，须卿为我湔雪。”言未毕，有二鬼獠牙蓝面者，牵一囚至，年已老，头秃而声嘶，手捧一卷书，神指之曰：“此莽贼也。上帝以其罪恶滔天，贬入阴山，受毒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圊之事，有小过，辄以铁鞭鞭之。”弓韬公问囚手挟何书，神笑曰：“此贼一生信《周礼》，虽死犹抱持不放，受铁鞭时，犹以《周礼》护其背。”弓韬公就视之，果《周礼》也。上有“臣刘歆恭校”等字，不觉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葺其庙，祀以少牢。又梦神来谢，且曰：“蒙君修庙，甚感高义，但无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掾史朱栩，义士也，曾收葬我尸，为莽所杀。我感其恩，奏上帝，荫其子浮为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韬公即塑朱公像于董公侧，而兼塑一囚为王莽状，跪阶下。嗣后祈晴雨，无不立应。

三头人

康熙时，吴逆为乱，道路断绝。有湖州客张氏兄弟三人，在云南逃归，从蒙乐山之东步行十昼夜，遂迷失道，采木叶草根食之。晨行旷野，忽大风西来，如海潮江涛之声。三人惧，登高丘望之。见一黑牛，身大于象，兰单而过，草木为之披靡。暮无投宿所，望前大树下，若有屋宇者，趋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长丈余，颈上三头，每作语，则三口齐响，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音。问三人何来，俱以实告。三头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饥乎？”三人拜谢。随呼其

妹，为客煮饭，意颇殷勤。妹应声来，亦三头女子也。视张兄弟而笑，语其兄曰：“此三君，其长者可长寿，其两弟虑不免于难。”张兄弟饭毕，三头丈夫折树枝与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当指南车也。但此去所过庙宇，可住宿，不可撞其钟鼓，须紧记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乱山中，有古庙可憩，三人坐檐下，乌鸦群飞，来啄其顶。张怒，取石子击之，误触庙中钟，铿然作声。两夜叉跳出，取其两弟，擘而食之。又将及张，忽闻风涛声，有大黑牛漓然而至，与两夜叉角斗。移时，夜叉败走。张乃脱逃，行数十日，始得归里。

水鬼帚

表弟张鸿业，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厕，漏下三鼓，人声已绝，月色大明。张爱月凭栏，闻水中砉然有声，一人头从水中出。张疑此时安得有泅水者，谛视之，眉目无有，黑身僵立，颈不能动，如木偶然。以石掷之，仍入于水。次日午后，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现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时，贩米嘉兴，过黄泥沟，因淤泥太深，故骑水牛而过。行至半沟，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脚。其人将脚缩上，黑手即拉牛脚，牛不得动。客大骇，呼路人共牵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胜痛，尽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帚紧系不解，腥秽难近，以杖击之，声啾啾然，滴下水皆黑血也。众人用刀截帚下，取柴火焚之，臭经月才散。自此黄泥沟不复溺人矣。米客有诗纪其事云：“本欲牵人误扯牛，何须懊悔哭啾啾。与君一把桑柴火，暗处阴谋明处休。”

罗刹鸟

雍正间，内城某为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门外。新娘登轿

后，骑从簇拥，过一古墓，有飚风从冢间出，绕花轿者数次，飞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时方定。顷之，至婿家，轿停大厅上。嫔者揭帘，扶新娘出，不料轿中复有一新娘，掀帏自出，与先出者并肩立。众惊视之，衣妆彩色，无一异者，莫辨真伪。扶入内室，翁姑相顾而骇，无可奈何。且行夫妇之礼，凡参天、祭祖，谒见诸亲，俱令新郎中立，两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双，大喜过望。夜阑携两美同床，仆妇侍女辈各归寝室，翁姑亦就枕。忽闻新妇房中惨叫，披衣起，童仆妇女辈排闼入，则血淋漓满地，新郎跌卧床外，床上一新娘仰卧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张灯四照，梁上栖一大鸟，色灰黑，而钩喙巨爪如雪。众喧呼奋击，短兵不及，方议取弓矢长矛，鸟鼓翅作磔磔声，目光如青燐，夺门飞去。新郎昏晕在地，云："并坐移时，正思解衣就枕，忽左边妇举袖一挥，两目睛被抉去矣，痛剧而绝，不知若何化鸟也。"再询新妇，云："郎叫绝时，儿惊问所以，渠已作怪鸟来啄儿目，儿亦顿时昏绝。"后疗治数月，俱无恙。伉俪甚笃，而两盲比目，可悲也。正黄旗张君广基为予述之如此。相传墟墓间，太阴，积尸之气久，化为罗刹鸟，如灰鹤而大，能变幻作祟，好食人眼，亦药叉、修罗、薜荔类也。

子不语卷三

烈杰太子

湖州乌程县前有庙，神号烈杰太子。相传元末时，有勇少年纠乡兵起义，与张士诚将战死，土人哀之，为立庙。号烈杰者，以其勇烈而能为豪杰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陈某，烧香庙中，染邪自缢。其兄名正中者，刚正士也，以为庙乃神灵所栖，不应居鬼祟。往询庙祝，云："今岁来进香者，先有二人缢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锄械，入庙毁其神像。众乡人大骇，嘈嘈然，以为得罪神明，将为邻里祸，遂投牒县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诉原委，且云："烈杰太子四字，不见史传，又不见志书，明系与五通、社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将神像拆毁，致犯乡邻怒，情愿出资将庙修好，另立关圣神像，为乡邻祈福。"县令某嘉其词正，批准允行销案。如是者两月，庙颇平安。忽孙姓家一女，年已将笄，染患邪病，目斜眉竖，自称烈杰太子，被恶人拆去神像，栖身无所，须与我酒食等语。其家进奉稍迟，则此女自批其颊，哀号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咎之。正中大怒，持桃枝径往女家，大呼而入，曰："冤有头，债有主，毁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报仇，而欺人家小儿女，索诈酒食，何烈何杰，直是无耻小人！敢不速走！"女作惊惧声曰："红脸恶人又来矣！我去，我去。"女登时苏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于是正中与其父谋，择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绝，而病亦愈。

裘秀才

南昌裘秀才某，夏日乘凉，裸卧社公庙，归家大病。其妻以为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烧香纸，为秀才请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谢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烧向城隍庙，告社公诈渠酒食，凭势为妖。烧十日后寂然，秀才更怒，又烧催呈，并责城隍神纵属员贪赃，难享血食。是夜梦城隍庙墙上贴一批条云："社公诈人酒食，有玷官箴，着革职，裘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讼，发新建县责三十板。"秀才醒，心怀狐疑，以为己乃南昌县人，纵有责罚，不得在新建地方，梦未必验。未几，天雨，雷击社公庙，秀才心始忧之，不敢出门。月余，江西巡抚阿公，方入庙行香，为仇人持斧斫额。众官齐集，查拿凶人。秀才以为奇事，急往观探。新建令见其神色诧异，喝问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著长衫，又无顶带。令怒，当街责三十板毕，始称"我是秀才"，且系裘司农本家。令亦大悔，为荐丰城县掌教。

摸龙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医术世其家。相传少宰之祖，半夜采药归，过西溪，醉坠于涧，以手据石，滑软有涎，旋即蠕蠕而动，惊以为蛇。少顷，负姚而上，两目如灯，照见头有须角，委姚地上，腾空去。始知乃龙也。两手触涎处，香数月不散，以之撮药，应手而愈。子孙相传呼为"摸龙阿太"，又号曰"姚篮儿"，以其采药持篮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谢，故孙位至二品，人以为阴德之报。

水仙殿

杭州学院临考，诸廪生会集明伦堂，互保应试童生，号曰保结。廪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肃衣冠出门，行二三里，仍还家，闭户坐，嚅嚅若与人语。家人怪之，不敢问。少顷又出，良久不归。明伦堂待

保童生到其家问信，家人愕然。方惊疑间，有箍桶匠扶之而归，则衣服沾湿，面上涂抹青泥，目瞪不语。灌以姜汁，涂以硃砂，始作声曰：“我初出门，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随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与我同游水仙殿，何如？’我遂拉渠到家，将随身钥匙系腰，同出涌金门，到西湖边。见水面宫殿，金碧辉煌，中有数美女，艳妆歌舞。黑衣人指向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与到明伦堂保童生，二事孰乐？’余曰：‘此间乐。’遂挺身赴水。忽见白头翁在后，喝曰：‘恶鬼迷人，勿往勿往！’谛视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与亡父互相殴击，亡父几不胜矣。适箍桶匠走来，如有热风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与亡父亦不见，故得回家。”家人厚谢箍桶匠，兼问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日也，涌金门内杨姓家唤我箍桶，行过西湖，天气炎热，望见地上遗伞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伞边，闻水中有屑索声，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头欲沉，坚持许久，才得脱归。”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已死之人也。人不强鬼以为人，而鬼好强人以为鬼，何耶？”忽空中应声曰：“我亦生员，读书者也。书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等为鬼者，己欲溺而溺人，己欲缢而缢人，有何不可耶？”言毕大笑而去。

火烧盐船一案

乾隆丁亥，镇江修城隍庙，董其事者，有严、高、吕三姓，设簿劝化。一日早雨，有妇人肩舆来，袖中出银一封，交严，曰：“此修庙银五十两，拜烦登簿。”严请姓氏府居，以便登记。妇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烦记明银数便了。”语毕去。高、吕二人至，严述其故，并商何以登写，吕笑曰：“登簿何为？趁此无人知觉，三人派分，似亦无害。”高曰：“善。”严以为非理，急止之，二人不听，严无奈何，去。高、吕将银对分。及工竣，此事惟严一人知之。越八年乙

未，高死；丙申，吕继亡。严未尝与人谈及。戊戌春，患疾，见二差持票谓严曰："有一妇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质。"问告何事，差亦不知。严与同行，到庙门外，气象严冷，不复有平日算命起课者在矣。门内两旁，旧系居人，此时所见，尽是差役班房。过仙桥，至二门，见一带枷囚，叫曰："严兄来耶？"视之，高生也。向严泣曰："弟自乙未年辞世，迄今四载受苦，总皆阳世罪谴。眼前正在枷满，可以托生，不料又因侵蚀修庙银一案发觉，拘此审讯。"严曰："此事已隔十数年，何以忽然发觉？想彼妇告发耶？"高曰："非也。彼妇今年二月寿终，凡鬼无论善恶，具解城隍府。彼妇乃系善人，同几个行善鬼解来过堂。城隍神戏问曰：'尔一生闻善即趋，上年本府修署，尔独惜费，何耶？'妇曰：'鬼妇当年六月二十日，送银五十两到公所，系一严姓生员接去，自觉些微小善，册上不肯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随命瘅恶司细查原委，不觉和盘托出。因见有劝阻之言，故拘兄来对质。"严问："吕兄今在何处？"高叹曰："渠生前罪重，已在无间狱中，不止为分银一事也。"语未毕，忽二差至，曰："老爷升座矣。"严与高等随差立阶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妇上殿，又牵一枷犯至，即吕也。城隍谓严曰："善妇之银可交汝手乎？"严一一从实诉明。城隍谓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专，宜申详东岳大帝定案，可速备文书申送。"仍令二童送妇归。二差押严并高、吕二生出庙，过西门，一路见有男着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头罩盐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纷纷满目。耳闻人语曰："乾隆三十六年，仪征火烧盐船一案，凡烧死溺死者，今日业满，可以转生。"二差谓严曰："难得大帝坐殿，我们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书已投，可各上前听点。"严等急趋，立未定，闻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窃分善妇之银，其罪尚小，应照该城隍所拟，枷责发落；吕某生前，包揽词讼，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拟枷责外，应命火神焚毁其尸；严某，君子也，阳禄未终，宜速送还阳。"严听毕惊醒，则身卧在床，家人皆已挂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头未冷，故尔相守。"严将梦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后一年八月夜，吕家失火，柩果遭焚。

年子

盐城东北乡草堰口小关营村民孙自成妻谢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鸡入城，半途有旋风一阵，将笼内鸡尽吹出，腾空飞去。年子大惊，从此回家卧病，危急中，会其母将产，举家守生，无人见护。年子昏沉，身随风荡，忽从朱门之内堕于万丈深潭，恰无痛楚。只觉身子短小，不似平时，两目蔽涩难开，耳中所闻，仍似父母声音，以为梦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时孙见谢氏产儿安稳，偷暇趋视年子，则已死矣，不觉大哭。年子惊醒，不解其故，只闻母泣而数曰："生此血泡，反将我成人长大的年子死了。"悲号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转生，恐母急坏，遂大声曰："我即年子也，年子未死。"谢闻小儿言语，顿时惊风，数日而死。孙忧小儿无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齿，五月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矣。此事盐城令阎公云。

狐撞钟

陈公树蓍，任汀漳道时，海上忽浮一钟至，大可容百石。人以为瑞，告之官，遂于城西建高楼，悬此钟焉。撞之声闻十里外，选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楼。亡何，海水屡啸，陈公以为金水相应，海啸者，钟声所召也。命知县用印封闭此楼，并严谕李叟，不许人再撞。有美少年常来楼中，与李闲谈，偶需食物之类，往往凭空而至。李知为狐仙；忽起贪心，跪曰："君为仙人，何不赐我银物，徒以酒食来耶？"少年晓之曰："财有定数，尔命穷薄，不可得也；得且有灾，将生懊悔。"李固请不已，少年笑而应曰："诺。"少顷，见几上置大元宝一锭。嗣后，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过，闻撞钟声，怒李守护不谨，召而责之，笞十五板。李无以自明，归视印封，完好如故，然业已受笞，闷闷而已。未几，邑宰又过，楼上钟

声乱鸣，遣役视之，并无一人。邑宰悟曰：“楼上得毋有妖乎？”李无奈何，具以实告。命取元宝视之，即其库物也。持归旧所，钟不复鸣。

土地神告状

洞庭山棠里徐氏，家世富饶，起造花园，不足于地。东边有土地庙，香火久废，私向寺僧买归，建造亭台，已年余矣。一日，其妻韩氏，方梳头，忽仆于地，小婢扶之，亦与俱仆。少顷，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韩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苏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来审汝家私买土地神庙事。”语毕，婢跪启太湖水神参见，又启棠里巡拦神参见。韩氏一一首颔之，最后曰：“原告土地神来。”韩氏命徐家子弟奴婢听点名，分东西班侍立，有不听命者，持杖击之。唤买地人姓名，即其夫也。问价若干，中证何人，口音绝非平素吴音，乃燕赵间男子声。其夫惊骇伏地，愿退地基，建还原庙。韩氏素不识字，忽索纸笔，判云：“人夺神地，理原不应，况土地神既老且贫，露宿年余，殊为可怜。屡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诉都城隍。今汝既有悔心，许还庙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证某某，本应治罪，姑念所得无多，罚演戏赎罪。寺僧某，于事未发时业已身死，可毋庸议。”判毕，掷笔而卧。少顷起立，仍作女音，梳头如故。问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从此棠里土地神香火转盛。

鄱阳湖黑鱼精

鄱阳湖有黑鱼精作祟。有许客舟过，忽黑风一阵，水立数丈，上有鱼，口如臼大，向天吐浪，许客死焉。其子某，誓杀鱼以报父仇。贸易数年，资颇丰，诣龙虎山，具盛礼请于天师。时天师老矣，谓许

曰：“凡除怪斩妖，全仗纯气真煞。我老病且死，不能为汝用，然感汝孝心，我虽死，嘱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师果死。小天师传位一年，许又往请。小天师曰：“诚然，父有遗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鱼也，据鄱阳湖五百年，神通甚大。我虽有符咒法术，亦必须有根气仙官助我，方能成事。”箧中出小铜镜，付许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来告我。”许如其言，遍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余，忽照乡村杨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师。天师遣人至乡，厚赠其父母，诡言慕神童名，请到府中试其所学。童故贫家，欣然而来。天师供养数日，随携许及童子同往鄱阳湖，建坛诵咒。一日者，衣童子衮袍，剑缚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众人大骇，其父母号哭，向天师索命。天师笑曰：“无妨也。”俄而霹雳一声，童子手提大黑鱼头，立高浪之上。天师遣人抱至舟中，衣不沾湿，湖中水十里内，皆成血色。童子归，人争问所见。童子曰：“我酣睡片时，并无所苦。但见金甲将军提鱼头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阳湖无黑鱼之患。或云：童子者，即总漕杨清恪公也。

鄱阳小神

江西新建县张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风，送亲及舁轿者，一时迷惑，将妹嫁其姊家，将姊嫁其妹家。成婚后一日，方知错误。两家父母以为天缘，亦各相安无异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买货过鄱阳湖，舟中忽谓其火伴曰：“我将作官，即日到任。”火伴咸笑之，以为戏语。行又数里，金欣然曰：“胥役轿马都来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毕，跃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见一男子，昂然来立村前，曰：“我鄱阳小神也。应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毕不见。村人迟疑，未为立庙。已而头痛发热，口称小神为祟。众大骇，纠钱立庙祀之。凡有祈求，神应如响。未几，小神又至，曰：“岂可神明而无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不可缓也。”村人如其言塑

之。金家闻水死之信，捞尸殡殓，举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脱衰麻，换盛服，敷脂抹粉，扬扬得意。公姑怒责曰：“此非孀妇所宜。”曰：“我夫并未死，现在鄱阳外湖作官，差胥役夫轿迎我上任，都已在外伺候，我何为不吉服耶？”言毕，作上轿状，随瞑目矣。嗣后，鄱阳小神之名颇著，远近烧香者争赴焉。

囊囊

桐城南门外章云士，性好神佛。偶过古庙，见有雕木神像，颇尊严，迎归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梦有神，如所奉像，曰：“我灵钧法师也。修炼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祀我，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即于梦中相见。”章自此倍加敬信。邻有女，为怪所缠，怪貌狞恶，遍体蒙茸，似毛非毛。每交媾，则下体痛楚难忍，女哀求见饶。怪曰：“我非害汝者，不过爱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缠之，而独苦我乎？”怪曰：“某家女正气，我不敢犯。”女子怒，骂曰：“彼正气，偏我不正气耶？”怪曰：“汝某月日，烧香城隍庙，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轿帘中暗窥，见其貌美，心窃慕之，此得为正气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为求家堂神。是夜梦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宽三日限，当为查办。”过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通甚大，非我自往剪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终需恃人而行。汝择一除日，备轿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绳索刀斧八物，剪纸为之，悉陈于厅。汝在旁喝曰：‘上轿！’曰：‘抬到女家！’更喝曰：‘斩！’如此则怪除矣。”两家如其言。临期，扶纸轿者果觉重于平日，至女家，大喝“斩”字，纸刀盘旋如风，飒飒有声，一物掷墙而过。女身霍然如释重负。家人追视之，乃一蓑衣虫，长三尺许，细脚千条，如耀丝闪闪，自腰斫为三段。烧之，臭闻数里。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后考《庶物异名疏》，方知蓑衣虫一名囊囊。

两神相殴

孝廉钟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无子，且衣食不周，意郁郁不乐。病临危，谓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将诉冥王，或有灵应，亦未可知。”随即气绝，而中心尚温。妻如其言，横尸以待。死三日后果苏，曰：“我死后到阴间，所见人民来往与阳世一般。闻有李大王者，司赏善罚恶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门，思量具诉。果到一处，宫殿巍峨，中坐尊官。我进见，自陈姓名，将生平修善不报之事，一一诉知，且责神无灵。神笑曰：‘汝行善行恶，我所知也。汝穷困无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问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数也。因求神送至素王处一问，神曰：‘素王尊严，非如我处无人拦门者。我正有事，要与素王商办，汝可随行。’少顷，闻呼驺声，所从吏役，皆整齐严肃。行至半途，见相随有沥血者，曰受冤未报；有嚼齿者，曰逆党未除；有美妇人而拉丑男者，曰夫妇错配。最后有一人，衮冕玉带，状若帝王，貌伟然，而衣履尽湿，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刘，积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圣贤相继，何以一传至我，而依例南征，无故为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长臂多力，曳我尸起，归葬成周；否则徒为江鱼所吞矣。后虽有齐侯小白借端一问，亦不过虚应故事，草草完结。如此奇冤，二千年来绝无报应，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余鬼闻之，纷纷然俱有怒色。钟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许大冤抑，如我贫困，固是小事，气为之平。行少顷，闻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来。’李王迎上，各在舆中交谈。始而絮语，继而忿争，哓哓不可辨，再后两神下车，挥拳相殴。李渐不胜，群鬼从而助之，我亦奋身相救，终不能胜。李神怒云：‘汝等从我上奏玉皇，听候处分！’随即腾云而起，二神俱不见。少顷俱下，云中有霞帔而宫装者二仙女相随来，手持金尊玉杯，传诏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无暇听些些小讼。今赐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饮者，便直其事。’李

神大喜，自称我量素佳，踊跃持饮，至三杯便捧腹欲吐。素神饮毕七杯，尚无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复命后再行。’须臾又下，颁玉帝诏云：‘理不胜数，自古皆然。观此酒量，汝等便该明晓，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圣贤、英雄、才子、时花、美女、珠玉、锦绣、名画、法书，或得宠逢时，或遭凶受劫。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饮醉，颠倒乱行。我三十六天日食、星陨，尚被素王把持擅权，我不能作主，而况李王乎？然毕竟李王能饮三杯，则人心天理、美恶是非，终有三分公道；直到万古千秋，绵绵不断。钟某阳数虽绝，而此中消息非到世间晓谕一番，则以后告状者愈多，故且开恩，增寿一纪，放他还阳。此后永不为例。’”钟听毕还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语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素王貌陋，团团浑浑，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从者诸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颇有美秀可爱者，其党亦不甚推尊也。”钟本名护，自此乃改名悟。

赌钱神号迷龙

李某，官缙云令，以赌博被参。然性好之，不能一日离，病危时，犹拍肘床上，作呼卢声。其妻泣谏曰：“气喘劳神，何苦如是！”李曰：“赌非一人所能，我有朋类数人，在床前同掷骰盆，汝等特未之见耳。”已而气绝。忽又苏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烧纸锞，替还赌钱。”妻问与何人决胜，曰：“阴司赌神，号称迷龙，其门下有赌鬼数千，皆受驱使，探人将托生时，便请迷龙作一花押，纳入天灵盖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赌，虽严父贤妻，万不能救。《汉书·公卿表》，以博揜失侯者十余人，可见此神从古有之。或且一心贪赌，有美食而让他人食，有美妻而让他人眠，皆迷龙作祟也。但阴间赌法与世间不同，其法聚十余鬼同掷十三颗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胜。群鬼以所畜纸锞，全行献上。迷龙高坐抽头，以致大

富。群鬼赌败穷极，便到阳间作瘟疫，诈人酒食。汝等此时烧纸钱一万，可以放我生还。”家人信之，如其言烧与之，而李竟瞑目长逝。或曰：渠又哄得赌本，可以放心大掷，故不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馆于沛县韩公署中，司书禀事。偶有乡亲回杭，李托带家信，命馆童调面糊封信。家童调盛碗中，李用毕，以其余置几上。夜闻窸窣声，以为鼠来偷食也。揭帐伺之，见灯下一小羊，高二寸许，浑身白毛，食糊尽，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间小羊又至，因留心细观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树下而没。次日，告知主人，发掘树下，有朽羊骨一条，骨窍内浆糊犹在。取而烧之，此后怪绝。

夜叉偷酒

直隶永平府滦州河下，每年龙王造宫，有黄、白二龙，从古北口拔木运来。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挂一红灯为号。关外贩木商人，每年待龙发水，然后依附运行。偶失一枝，龙怒遣夜叉寻取，风雨大作，山石皆飞。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饮立尽。惧其为患，为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静。此石埭令郑公首瀛为余言。郑，滦州人。

披麻煞

新安曹媪有孙登官，定婚某氏。将娶有日，先期扫除楼房，待新

妇居。房与媪卧阁相去十步许。日向夕，媪独坐楼下，闻楼上履声橐橐，意是丫鬟，不之诘也。久而声渐厉，稍觉不类，疑是偷儿。疾趋而掩执之，起推楼门，门开，举首见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上层。见媪至，返身退走，媪素有胆，不计其为人为鬼，奋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窸窣之声，如烟一缕而没，始悟为鬼。急下楼，欲以语人；念明日婚期已届，舍此无从觅他室，隐忍不言。次夕，新妇入门，张灯设乐。散后，媪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且觇新妇，则已靓妆坐床，琴瑟之好甚笃。媪意大安，易宅之念渐差，然终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妇独登楼。一日者，妇欲登楼，问其故，以如厕对。劝其秉烛，以熟径辞。食顷不下，媪唤之不应，遣小鬟持灯上楼，亦不见妇。媪大惊，婢曰："是或往厨下乎？"媪谓："我坐梯次，未见他下来。"无可奈何，乃召婿，告以失妇状，举家大骇。婢忽在楼呼曰："娘在是。"众亟视之，则新妇团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捆扎之状。扶出，白沫满口，气息奄然，以水浆灌之，逾时甫醒。问之，云："遇一披麻人为祟。"媪乃哭曰："咎在我。"因备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时夜漏将残，不能移宅，拥妇偃息在床，婿秉烛坐，双鬟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去，婿亦劳倦。稍一交睫，觉灯前有披麻人破户入，直奔床前，以指掐妇颈三五下。婿奔前救护，披麻人耸身从窗櫺中去，疾于飞鸟。呼妇不应，持火视之，气已绝矣。或曰：此选日家不良于术，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阳邑中刘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绣。薄暮，家人铺蒲席招凉，女忽于座间顾影絮语，众怪其诞，呵之，乃大声曰："唉！我岂若女耶？我为某村某妇，气忿缢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语毕大笑，举带自勒其颈。阖室尽惊，取米豆厌胜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为他人压金线，取钱易米，家贫可怜，与汝素无冤，

幸相舍；不然天师将至，我当往诉。”鬼惧曰：“吓人，吓人。虽然，我不可以虚返，当思所以送我。”众曰：“供香楮何如？”不应。曰：“加斗酒只鸡何如？”乃有喜色，且颔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庆，女衣袖忽又翩舞，愦语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甘休，仍须讨替。”更作恶状，以带套颈。众察其音，不类前鬼。正惊疑间，俄闻瓜棚下窣窣履响，仍在女口叱曰：“鬼婢冒我姓名，来诈钱镪，辱没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将讼汝于城隍神。”又劳问女家：“勿怕此无赖鬼，我在此，他不敢为厉。”言毕，其女颊晕红潮，状若羞缩者。食顷，两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旧临镜。询其事，杳然如梦。

老人李某，海阳人，薄暮自邑中还家，觉腰缠重物，解视无有，勉荷而归，时已月上。家人闻叩扉声，走相问安，老人瞪目无言，为设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许悬梁间，作缢状，曰：“余缢死鬼也。今与汝翁作交代。”众惊，诘以前因，曰：“余为李氏，栖泊城中，曾至某家，祟其女于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舍去，别寻替代。奔及城门，有二大人司管甚严，不敢走过，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难尽。”众家人曰：“城门大人既然拦阻，汝今日何能复来？”乃嘻嘻笑曰：“此实大巧事。今早乡人以粪桶寄门侧，大人者恶其臭也，两相谓曰：‘昨宵雨歇，城头山色当佳，盍一凭眺乎？’遂约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间出城，遇汝翁归，附他腰带间，蒙其负荷，急于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众闻其言软，似可以情动者，乃哀求曰：“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于弱女，宁独甘心于秃翁？如蒙哀怜，当为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视其家贫，是以勿言。今众居士既能发大愿力，余又何求？虽然，世人惯作哄鬼伎俩，惟求居士勿忘此言。”众唯唯，鬼即作顶礼状。食顷，老人已起，索水浆饮矣。翌日，广延僧众，作七日道场，瓜棚下从此清净。

介溪坟

严介溪为其妻欧阳氏卜葬，召门下风水客数十人，嘱曰：“吾富贵已极，尚何他望？只望诸君择地，生子孙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来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孙贵寿与公相埒。”介溪命群客视之。一客独曰：“若葬此，子孙虽贵，但气脉大迟，恐在六七世后耳。”俱以为然。介溪买成，开穴，中有古坟墓志，摩视之，即严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骇，急加封识。然自此严氏大衰，且籍没矣。此事严后裔名秉琏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肃参将李璇，自称李半仙，能视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与沈云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砚问之，曰：“石质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将所挂手巾问之，曰：“绢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边幅小耳。”正笑语间，云南同知某亦来占卜，取烟管问之，曰：“管有三截，镶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后为人亦须改过，不可再如烟管。”问何故，曰：“烟管是最势利之物，用得着他，浑身火热；用不着他，顷刻冰冷。”其人大笑，惭沮而去。逾三年，彭学差任满回京，李亦入都引见。彭故意再取烟管问之，曰：“君又放学差矣。”问何故，曰：“烟非吃得饱之物，学院试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终日替人呼吸，督学终年为寒士吹嘘，将必复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荐卷

吾友杨潮观，字宏度，无锡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县知县。乾隆壬申乡试，杨为同考官，阅卷毕，将发榜矣，搜落卷为加批焉。倦而假寐，梦有女子年三十许，淡妆，面目疏秀，短身，青绀裙，乌巾束额，如江南人仪态。揭帐低语曰："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万留心相助。"杨惊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噩梦也。焉有榜将发而可以荐卷者乎？"杨亦以为然。偶阅一落卷，表联有"杏花时节桂花香"之句，盖壬申二月表题，即谢开科事也。杨大惊，加意翻阅。表颇华赡，五策尤详明，真饱学者；以时艺不甚佳，故置之孙山外。杨既感梦兆，又难直告主司，欲荐未荐，方徘徊间，适正主试钱少司农东麓先生，嫌进呈策通场未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杨喜，即以"桂花香"卷荐上。钱公如得至宝，取中八十三名，拆卷填榜，乃商丘老贡生侯元标，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来托者，即李香君。杨自以得见香君，夸于人前，以为奇事。

道士取葫芦

秀水祝宣臣，名维诰，余戊午同年也。其尊人某，饶于财。一日，有长髯道士叩门求见，主人问："法师何为来？"曰："我有一友，现住君家，故来相访。"祝曰："此间并无道人，谁为君友？"道士曰："现在观稼书房之第三间。如不信，烦主人同往寻之。"祝与同往，则书房挂吕纯阳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师兄也。偷我葫芦，久不见还，故我来索债。"言毕，伸手向画上作取状，吕仙亦笑以葫芦掷还之。主人视画上，果无葫芦矣。大惊，问："取葫芦何用？"道士曰："此间一府四县，夏间将有大疫，鸡犬不留。我取葫芦炼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买药备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药数丸示主人，芬芳扑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时，我仍来汝家，可设瓜果待我。此间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动，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与

之。道士束负腰间，如匹布然，不觉其重，留药十丸，拱手别去。祝举家敬若神明，早晚礼拜。是年夏间无疫，中秋无月，且风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火焚人不当水死

泾县叶某，与人贸易安庆。江行遇风，同船十余人，半溺死矣。独叶坠水中，见红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为获神人之助，后必大贵。亡何，家居不戒于火，竟烧死。

城隍杀鬼不许为渐

台州朱始女，已嫁矣，夫外出为业。忽一日，灯下见赤脚人，披红布袍，貌丑恶，来与亵狎，且云："娶汝为妻。"妇力不能拒，因之痴迷，日渐黄瘦。当怪未来时，言笑如常，来则有风肃然，他人不见，惟妇见之。妇姊夫袁承栋，素有拳勇，妇父母将女匿袁家，数日怪不来。月余，踪迹而至，曰："汝乃藏此处乎？累我各处寻觅。及访知汝在此处，我要来，又隔一桥，桥神持棒打我，我不能过。昨日将身坐在担粪者周四桶中，才能过来。此后汝虽藏石柜中，吾能取汝。"袁与妇商量，持刀斫之，妇指怪在西则西斫，指怪在东则东斫。一日，妇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额角矣。"果数日不至。已而，布缠其额，仍来为祟。袁发鸟枪击之，怪善于闪躲，屡击不中。一日，妇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数日不来。已而，布缠其臂，又来，入门骂曰："汝如此无情，吾将索汝性命。"殴撞此妇，满身青肿，哀号欲绝。女父与袁连名作状，焚城隍庙。是夜，女梦有青衣二人，持牌唤妇听审，且索差钱，曰："此场官司，我包汝必胜，可烧锡锞二千谢我。你莫嫌多，阴间只算九七银二十两。此项非我独享，将替你为铺

堂之用，凭汝叔绍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见个分明。”绍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烧与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审明，此怪是东埠头轿夫，名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恶，死尚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长枷，在庙前示众。”从此妇果康健，合家欢喜。未三日，又痴迷如前，口称：“我是轿夫之妻张氏，汝父、汝姊夫将我夫告城隍枷责，害我忍饥独宿。我今日要为夫报仇。”以手爪掐妇眼，眼几瞎。女父与承栋无奈何，再焚一牒与城隍。是夕，女又梦鬼隶召往，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于案前，瞋目厉声曰：“夫妻一般凶恶，可谓一床不出两样人矣。非腰斩不可。”命两隶缚鬼，持刀截之，分为两段，有黑气流出，不见肠胃，亦不见有血。旁二隶请曰：“可准押往鸦鸣国为[illegible]否？”城隍不许，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illegible]，必又害鬼，可扬灭恶气，以断其根。”两隶呼长须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顷刻化为黑烟，散尽不见。囚其妻，械手足，充发黑云山罗刹神处，充当苦差。命原差送妇还阳，女惊而醒。从此朱妇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子一女，至今犹存。鬼所云担粪周四者，其邻也。问之，曰：“果然可疑，我某日担空桶归，压肩甚重。”

子不语卷四

吕蒙涂脸

湖北秀才钟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将赴秋试，梦文昌神召，跪殿下，不发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笔向砚上蘸极浓墨，涂其脸几满，大惊而醒。虑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乐。随入场，倦，在号檐中假寐。见有伟丈夫掀其号帘，长髯绿袍，乃关帝也。骂曰："吕蒙老贼，你道涂抹面孔，我便不认得你么？"言毕不见。钟方悟前身是吕蒙，心甚惶悚。是年获隽，后十年选山西解梁知县。到任三日，往谒武庙，一拜不起。家人视之，业已死矣。

郑细九

扬州名奴多以细称。细九者，商人郑氏奴也。郑家主母病革，忽苏，矍然而起曰："事太可笑！我死何妨，不应托生于细九家为儿。以故我魂已出户，到半途，得此消息，将送我者打脱而返。"言毕，道口渴，索青菜汤。家人煮与之。咽少许，仍仆于床，瞑目而逝。须臾，郑细九来，报家中产一儿，口含菜叶，啼声甚厉。嗣后郑氏颇加恩养，不敢以奴产子待也。

替鬼做媒

江浦南乡有女张氏，嫁陈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适张姓。张亦丧妻七年，作媒者以为天缘巧合。婚甫半月，张之前夫附魂妻身

曰：“汝太无良，竟不替我守节，转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颊，张家人为烧纸钱，再三劝慰，作厉如故。未几，张之前妻又附魂于其夫之身，骂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旧人。”亦以手自击撞，举家惊惶。适其时，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戏曰：“我从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陈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则阴间不寂寞，而两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闹耶？”张面作羞缩状，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丑，未知陈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说何如？”秦乃向两处通陈，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极好，但我辈虽鬼，不可野合，为群鬼所轻。必须媒人替我剪纸人作舆从，具锣鼓音乐，摆酒席，送合欢杯，使男女二人成礼而退，我辈才去。”张家如其言，从此两人之身安然无恙。乡邻哄传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亲。

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吓。”或问：“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吕某，松江廪生，性豪放，自号‘豁达先生’。尝过泖湖西乡，天渐黑，见妇人面施粉黛，贸贸然持绳索而奔，望见吕，走避大树下，而所持绳则遗坠地上。吕取观，乃一条草索，嗅之，有阴霾之气，心知为缢死鬼，取藏怀中，径向前行。其女出树中，往前遮拦，左行则左拦，右行则右拦。吕心知俗所称‘鬼打墙’是也，直冲而行。鬼无奈何，长啸一声，变作披发流血状，伸舌尺许，向之跳跃。吕曰：‘汝前之涂眉画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恶状，吓我也。三技毕矣，我总不怕，想无他技可施。尔亦知我素名豁达先生乎？’鬼仍复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与夫口角，一时短见自缢。今闻泖东某家妇，亦与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将我绳夺去，我实在计穷，只求先生超生。’吕问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场，请高僧，多

念《往生咒》，我便可托生。’吕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咒》，为汝一诵。’即高唱曰：‘好大世界，无遮无碍，死去生来，有何替代！要走便走，岂不爽快！’鬼听毕，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趋而去。后土人云：此处向不平静，自豁达先生过后，永无为祟者。”

鬼多变苍蝇

徽州状元戴有祺，与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龙桥上。有蓝衣人持伞，从西乡来，见戴公，欲前不前，疑为窃贼，直前擒问，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说谎，世上只有城里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断无城外差人向城里拘人之理。”蓝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阴官命，就城里拘人是实。”问：“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视之，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心疑所言不实，乃放之行，而坚坐桥上待之。四鼓，蓝衣者果至，戴问：“人可拘齐乎？”曰：“齐矣。”问何在，曰：“在我所持伞上。”戴视之，有线缚五苍蝇在焉，嘶嘶有声。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踉跄走去。天色渐明，戴入城至表兄处探问，其家人云：“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复活，天明则又死矣。”

江宁刘某，年七岁，肾囊红肿，医药罔效。邻有饶氏妇，当阴司差役之事。到期，便与夫异床而寝，不饮不食，若痴迷者。刘母托往阴司一查，去三日，来报曰：“无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鸡，剥杀太多，故今世群鸡来啮，相与报仇。然天生田鸡，原系供人食者，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须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饶氏睡两日夜方醒，醒后满身流汗，口呿喘不已。其嫂问故，曰：“邻妇某氏，凶恶难捉，冥王差我拘拿。不料他临死尚强有力，与我格斗多时，幸亏我解下缠足布，捆缚其手，裁得牵来。”嫂问：“现在何处？”曰：“在窗外梧桐树上。”嫂往视之，见无别物，只头发拴一苍蝇，嫂戏取蝇，夹入针线箱中。未几，闻饶氏在

床上有呼号声，良久乃苏，曰：“嫂为戏大虐！阴司因我拿某妇不到，重责三十板，勒限再拿，嫂速还我苍蝇，以免再责。”嫂视其臀，果有杖痕，始大悔，取苍蝇付之。饶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静。自此不肯替人间查阴司事矣。

严秉玠

严秉玠作云南禄劝县，县署东偏有屋三间，封锁甚严，相传狐仙所居，官到必祭，严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观之，屡伺门侧，不得见。一日，见美妇人倚窗梳头，妻素悍妒，虑惑其夫，率奴婢持棒冲入乱殴。美妇化作白鹅，绕地哀鸣。秉玠取印印其背，遂现原形，委地堕胎而死。胎中两小狐也，严取硃笔点其额，两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无狐，而严氏亦无恙。又一年，其妻怀孕，生双胞，头上各有一点红，如硃笔所点。妻大惊而殒，严以痛妻故，未几亦病亡，小儿终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妇，生产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请邻妇三人轮流守护。一妇姓孙，有儿尚襁褓，不能同往，乃交托外婆家，而率长子名钟者同往。钟已弱冠入学，虑夜间寂寞，乃持书一卷往。次日将午，其门内绝无人声，戚里疑之。打门入，则产妇死于床，七人死于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无他异，惟气绝而已。独孙秀才身尚端坐，右手执书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烧毁，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鸣于官，急相验，命且掩埋，亦无从申报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马为余言。

智恒僧

苏州陈国鸿，彭芸楣先生丁酉乡试所取孝廉，性好古玩。家园内有种荷花缸，年久不起，陈命扛起，阅其款识，缸下又得一坛，黄碧色，花纹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数片。陈投骨于水，携坛入室。夜梦一僧来曰："我唐时僧智恒也。汝所取磁坛，乃我埋骨坛，速还我骨而土掩焉。"陈素豪，晓告友朋，不以为意。又三日，其母梦一长眉僧，挟一恶状僧至，曰："汝子无礼，贪我磁坛，抛撒我骨，我诉之不理，欺我老耳。我师兄大千闻之不平，故同来索汝子之命。"母惊醒，命家人遍寻所弃之骨，仅存一片。问孝廉，则已迷闷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汉

三斗汉者，粤之鄙人也。其饭须三斗粟乃饱，人故呼为"三斗汉"。身长一丈，围抱不周，须虬面黑，乞食于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戏于提督军门外，双手挈二石狮去。提督召之，则仍双挈石狮而来。提督命五牛曳横木于前，三斗汉挽其后，用鞭鞭牛，牛奋欲奔，终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赏食马粮，使入伍学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愿倍其粮。"提督许之。习武有年，驰马辄坠，箭发不中，乃改步卒，郁郁不得志而归。游于潮州，值潮之东门修湘子桥，桥梁石长三丈余，宽厚皆尺五，众工构天架，数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汉从旁笑曰："如许众人，赧面汗背，犹不能升一条石块耶？"众怒其妄，命试之，遂登架独挽而上，众股栗。桥洞故有百数，辛卯年圮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见此人能独挽巨石，费省工速，遂命尽挽其余，赏钱数十千。不一月食尽去，莫知所之。或云饿死于澄江。

苏南村

桐邑有苏南村者，病笃昏迷，问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来否？”家人莫知，漫应之。顷又问，答以未曾来，曰：“尔等当着人唤他速来。”家人以为谩语，不应，乃长叹欲逝。家人仓皇，遣健足奔市，购纸轿一乘。至则见舆夫背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样，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气始绝。舆夫姓字乃好事者戏书也，竟成为真，亦奇。

叶生妻

桐城邑西牛栏铺界叶生，笔耕糊口，父兄业农。乾隆癸卯春，佃其族人田于牌门庄，阖室移居于是。其妻年十八，素端重寡言，忽发颠谩骂，其音不一，惟骂李某丧绝天良，毁我辈十人冢，盖造房屋，好生受用，将我等骸骨践踏污秽。叶生不解，询邻老，始知房主李某于康熙时平坟架屋，事实有之。乃诘其妻云：“平坟做屋，实李某事，于我何干？”妻答云：“当时李某气焰甚高，我等忍气不言，多出游避之。今看尔家运低，故在此泄忿。”骂音中惟此厉声者最恶，其九音偶尔相间，亦略平和。生许以拆屋培冢，答云：“屋有主人，尔不能擅拆，盍往商量？”生奔请李姓来，其妻引至堂西两正屋内，指示曰：“此二椁也，此四坟也，其牖旁乃二女坟，我坟在床后墙下。”李问：“尔何人？”答云：“我阮姓孚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间儒生，读书白鹤观，戏习道教，竟成羽士。偶为贪色，逾墙被辱，自缢葬此。十人中惟我受践踏污秽更苦，故我纠合伊等同来。”李云：“汝骨在何处？”答曰：“正中一冢，掘下三尺，见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踌躇不敢掘，鬼骂不息。远近观者，络绎而至。有问必答，或烧纸钱求之，其九鬼亦从旁劝解，音皆自其妻口中出。缢鬼骂

曰：“汝等九个赌贼，得受叶家纸钱，彼此赶老羊快活，便来劝我么？”自是九鬼无声，惟缢鬼独闹。生请羽士禳解，属塾师陈某作荐送文。鬼大笑曰：“不通之极，某故事用错，某处文词鄙俗，况送我文当求我，不应以威胁我。”塾师惭赧，唯唯而已。道士诵经略错，必加切责。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丰，方到门，鬼曰：“富翁来矣，当备好茶。”章孝廉甫与生有姻，将到，鬼曰：“文星至矣，求为我作墓志。”章口占一律赠之曰：“当年底事竟投缳，遗体飘零瘗此间。茅屋妄成将拆去，高封误毁已培还。从兹独乐安黄壤，还望垂怜放翠鬟。他日超升藉法力，直排阊阖列仙班。”鬼谢曰：“蒙奖太过，孚有风流罪过，安能排阊阖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语，见教极是，吾遵命去矣。”临去，呼叶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忏悔，受文人忏悔，亦未忘结习故也。尔盍镌诗墓石，以光泉壤？”生妻瞑目无言，越一日，乃醒。

七盗索命

杭州汤秀才世坤，年三十余，馆于范家。一日晚坐，生徒四散，时冬月畏风，书斋窗户尽闭。夜交三鼓，一灯荧然，汤方看书，窗外有无头人跳入，随其后者六人，皆无头，其头悉用带挂腰间，围汤而各以头血滴之，涔涔冷湿。汤惊迷，不能声。适馆僮持溺器来，一冲而散，汤陨地不醒。僮告主人，急来救起，灌姜汤数瓯，醒，具道所以，因乞回家，主人唤肩舆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隍山脚下，将近山，汤告舆夫，不肯归家，愿仍至馆，云未至山脚下，望见夜中七断头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无奈何，仍延馆中。遂大病，身热如焚，主人素贤，为迎其妻来侍汤药。未三日卒，已而苏，谓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复苏者，冥府宽恩，许来相诀故也。昨病重时，见青衣四人拉吾同行，云有人告发索命事。所到黄沙茫茫，心知阴界，因问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请自观其容便晓矣。’吾云：‘人不

能自见其容，作何观法？’四青衣各赠有柄小镜，曰：‘请相公照。’如其言，便觉庞然魁梧，须长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吴，名锵，乃明季娄县知县。七人者，七盗也，埋四万金于某所，被获后，谋以此金贿官免死。托娄县典史许某，转请于我。许匿取二万，以二万说我。我彼时明知盗罪难逭，拒之，许典史引《左氏》‘杀汝，璧将焉往’之说，请掘取其金而仍杀之。我一时心贪，竟从许计，此时悔之无及。乃随四人，行至一处，宫阙壮丽，中坐衮袍阴官，色颇和。吾拜伏阶下，七鬼者捧头于肩，若有所诉，诉毕，仍挂头腰间。吾哀乞阴官，官曰：‘我无成见，汝自向七鬼求情。’吾因转向七鬼叩头，云：‘请高僧超度，多烧纸钱。’鬼俱不肯，其头摇于腰间，狞恶殊甚，开口露牙，就近来咬我颈。阴官喝曰：‘盗休无礼！汝等罪应死，非某枉法。某之不良在取尔等财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吴令，似可缓索渠命。’七鬼者又各以头装颈，哭曰：‘我等向伊索债，非索命也。彼食朝廷俸而贪盗财，是亦一盗也。许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吴令初转世为美女，嫁宋尚书牧仲为妾，宋贵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托生汤家，汤祖宗素积德，家中应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将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则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千载一时，寻捉非易，愿官勿行妇人之仁。’阴官听毕，蹙额曰：‘盗亦有道，吾无如何，汝姑回阳间，一别妻孥可也。’以此我得暂苏。”语毕不复开口。妻为焚烧黄白纸钱千百万，竟无言而卒。汤氏别房讳世昌者，次年乡试及第，中进士，入词林，人皆以为填天榜者所抽换矣。

陈清恪公吹气退鬼

陈公鹏年未遇时，与乡人李孚相善。秋夕，乘月色过李闲话。李故寒士，谓陈曰：“与妇谋酒不得，子少坐，我外出沽酒，与子赏月。”陈持其诗卷，坐观待之。门外有妇人，蓝衣蓬首，开户入见

陈，便却去。陈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侧坐避妇人。妇人袖物来，藏门槛下，身走入内。陈心疑何物，就槛视之，一绳也，臭有血痕。陈悟此乃缢鬼，取其绳置靴中，坐如故。少顷，蓬首妇出探藏处，失绳，怒，直奔陈前，呼曰："还我物！"陈曰："何物？"妇不答，但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龄，灯荧荧青色将灭。陈私念："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乃亦鼓气吹妇，妇当公吹处，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继而胸穿，终乃头灭，顷刻如轻烟散尽，不复见矣。少顷，李持酒入，大呼妇缢于床。陈笑曰："无伤也，鬼绳尚在我靴。"告之故，乃共入解救，灌以姜汤，苏。问何故寻死，其妻曰："家贫甚，夫君好客不已，头止一钗，拔去沽酒。心闷甚，客又在外，未便声张。旁忽有蓬首妇人，自称左邻，告我以夫非为客拔钗也，将赴赌钱场耳。我愈郁恨，且念夜深，夫不归，客不去，无面目辞客。蓬首妇手作圈曰：'从此入，即佛国，欢喜无量。'余从此圈入，而手套不紧，圈屡散，妇人曰：'取吾佛带来，则成佛矣。'走出取带，良久不来。余方冥然若梦，而君来救我矣。"访之邻，数月前果缢死一村妇。

陈圣涛遇狐

绍兴陈圣涛者，贫士也。丧偶，游扬州，寓天宁寺侧一小庙，庙僧遇之甚薄。陈见庙有小楼扃闭，问僧何故，僧曰："楼有怪。"陈必欲登，乃开户入，见几上无丝毫尘，有镜架梳篦等物，大疑，以为僧藏妇人，不语出。过数日，望见美妇倚楼窥，陈亦目挑之，妇腾身下，已至陈所，陈始惊，以为非人。妇曰："我仙也。汝毋怖，为有夙缘故耳。"款接甚殷，竟成夫妇。每月朔，妇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处听差。陈乘妇去，启其箱，金珠烂然，陈一丝不取，代扃锁如初。妇归，陈私谓曰："我贫甚，而君颇有余资，盍假我屯货为生业乎？"妇曰："君骨相贫，不能富，虽作商贾无益；且喜君行义甚高，

开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请资君衣食。”自后陈不起炊，中馈之事妇主之。居年余，妇谓陈曰：“妾所畜金已为君捐纳飞班通判，赴京投供即可选也。妾请先入京师，置屋待君。”陈曰：“娘子去，我从何处访寻？”曰：“君第入都，到彰义门，妾自遣人相迎。”陈如其言，后妇人两月入都，至彰义门，果有苍头跪曰：“主君到迟，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胡同，则崇垣大厦。奴婢数十人皆跪迎叩头，如旧曾服侍者。陈亦不解其故。登堂，妇人盛服出迎，携手入房。陈问诸奴婢何以识我，曰：“勿声张，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买宅立契；诸奴婢投身时亦假君形貌以临之，故皆认识君。”因私教陈曰：“若何姓，若何名，唤遣时须如我所嘱，毋为若辈所疑。”陈喜甚，因通书于家。明年，陈之长子来，知父已续娶后母，入房拜见。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敬不违。妇人曰：“闻儿有妇，何不偕来？明年可同至别驾任所。”长子唯唯，妇人赠舟车费，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门外有少年求见，陈问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陈问妇人，妇人曰：“是吾儿，妾前夫所生也。”唤入拜陈，并拜陈之长子，呼为兄。居亡何，妇假日也，不在家，长子亦外出，妻王氏方梳妆。少年窥嫂有色，排窗入，拥抱求欢。王不可，少年强之，弛下衣以阴示嫂（删十二字），王愈畏恶，大呼乞命。少年惧，奔出，王之裙褶已毁裂矣。长子夜归，被酒，见妻容色有异，问之，具道所以。长子不胜忿，拔几上刀，寻少年，少年已卧，就帐中斫之，烛照，一狐断首而毙。陈知其事，惊骇，惧妇人假满归，必索其子命，乃即夜父子逃归绍兴。官不赴选，一钱不得着身，贫如故。

长鬼被缚

竹墩沈翰林厚余，少与友张姓同学读书。数日，张不至，问之，张患伤寒甚剧，因往问候。入门悄然，将升堂，见堂上先有一长人端

立，仰面视堂上题额。沈疑非人，戏解腰带潜缚其两腿。长人惊，转面相视，沈叩以何处来，长人云：“张某将死，余为勾差，当先来与其家堂神说明，再动手勾捉。”沈以张寡母在堂，未娶无子，胡可以死？恳画计缓之。长人亦有怜色，而谢以无术。沈代恳再三，长人曰：“只一法耳。张明日午时当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予自其门外柳树下入。冥中鬼饥渴久，得饮食即忘事。君可预设二席，置六人座，君候于门外柳树边，有旋风自上而下，即拱揖入门，延之入座，勤为劝酬，视日影逾午，则起散，张可以免。”沈允诺，即入语张家人，届期一一如所教。张至巳刻已昏晕，当午，惟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气渐复。沈大喜归。月余，夜梦前长人作痛楚状，攒眉告曰：“前为君画策，张君得延一纪，入学且当中某科副车，举二子，而余以泄冥事，为同辈所告，责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峡石镇挑脚夫刘先，今遭冥责，不复能行起，尚有三年阳数未终，须君语张君，给日用费，终我余年。”沈语张，张即持数十金，偕沈买舟访之，果得其人，方以瘫疾卧床，乃拜谢床下，以所携金赠之而返。张后一如梦中所语。

西园女怪

杭郡周姓者，与友陈某游邗上，主某绅家。时初秋，尚有余暑，所居屋颇隘，主人西园精舍数间，颇幽静，面山临池，二人移榻其中，数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将寝，闻庭外步屧声，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回首巫山远，空将两鬓凋。”两人初疑主人出游，既而语气不类，披衣窃视，见一美女背栏干立。两人私语，未闻主人家有此人，且装束殊不似近时，得毋世所谓鬼魅者此乎？陈少年，情动，曰：“有此丽质，魅亦何妨！”因呼曰：“美人何不入室一谈？”庭外应声曰：“妾可入，君独不可出耶？”陈拉周启户出，不复见人，呼之，随呼随应，而人不可得。寻声以往，若在树间，审

视之，则柳枝下倒悬一妇人首。二人骇极，大呼。首坠地，跳跃而来。二人急奔避入室，首已随至。两人关门，尽力抵之，首啮门限，咋咋有声。俄闻鸡鸣，首跳跃去，至池而没。两人迨天明，急移住旧所，各病疟数十日。

雷诛营卒

乾隆三年二月间，雷震死一营卒。卒素无恶迹，人咸怪之。有同营老卒，告于众曰：“某顷已改行为善。二十年前披甲时，曾有一事，我因同为班卒，稔知之。某将军猎皋亭山下，某立帐房于路旁。薄暮，有小尼过帐外。见前后无人，拉入行奸。尼再四抵拦，遗其裤而逸。某追半里许，尼避入一田家，某怅怅而返。尼所避之家，仅一少妇，一小儿，其夫外出佣工。见尼入，拒之，尼语之故，哀求假宿。妇怜而许之，借以己裤，尼约以三日后当来归还，未明即去。夫归，脱垢衣欲换，妇启箧，求之不得，而己裤故在，因悟前仓卒中误以夫裤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儿在旁曰：‘昨夜和尚来穿去耳。’夫疑之，细叩踪迹。儿具告和尚夜来哀求阿娘，如何留宿，如何借裤，如何带黑出门。妇力辩是尼非僧。夫不信，始以詈骂，继加捶楚。妇遍告邻佑，邻佑以事在昏夜，各推不知。妇不胜其冤，竟缢死。次早，其夫启门，见女尼持裤来还，并篮贮糕饵为谢。其子指以告父曰：‘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子，毙于妇柩前，己亦自缢。邻里以经官不无多累，相与殡殓，寝其事。次冬将军又猎其地，土人有言之者。余虽心识为某卒，而事既寝息，遂不复言。曾密语某，某亦心动，自是改行为善，冀以盖愆，而不虞天诛之必不可逭也。”

青龙党

杭州旧有恶少，歃血结盟，刺背为小青龙，号青龙党，横行闾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国瑄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恶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梦其党数十人走告曰："子为党首，虽幸逃免，明年当伏天诛。"董惶恐求计，众曰："计惟投保叔塔草庵僧为徒，力持戒行，或可倖免。"董梦觉，访之塔下，果有老僧，结草棚趺坐诵经。董长跪泣涕，自陈罪戾，愿度为弟子。老僧初犹逊谢，既见其情真，乃与剪发为头陀，令日间诵经，夜沿山敲木鱼，念佛号。自冬至春，修持颇力。四月某日，从市上化斋归，小憩土地祠，朦胧睡去，见其党来促曰："速归，速归，今夕雷至矣！"董惊觉，踉跄归棚，天已昏黑，果有雷声。董以梦告僧，僧令跪己膝下，两袖蒙其顶而诵经如故。不数刻，电光绕棚，霹雳连下，或中棚左石，或中棚右树，如是者七八击，皆不得中。少顷，风雷俱止，云开见月，老僧谓难已过，掖以起曰："从此当无事矣。"董惊魂少定，拜谢老僧。出棚外，忽电光烁然，震霆一声，已毙石上。

陈州考院

河南陈州学院衙堂后，有楼三间封锁，相传有鬼物。康熙中，汤西崖先生以给谏视学其地，亦以老吏言，扃其楼如故。时值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㬰、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胆气自壮，欲移居高楼。汤告以所闻。不信，断锁登楼，则明窗四敞，梁无点尘，愈疑前言为妄。景榻于楼之外间，王榻于楼之内间，让中一间为起坐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从中间持烛归寝，语景曰："人言楼有祟，今数夕无事，可知前人无胆，为书吏所愚。"景未答，便闻楼梯下有履声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楼下何响？"王笑曰："想楼下人故意来吓我耳。"少顷，其人连步上。景大窘号呼，王亦起，持烛出，至中间，灯光收缩如萤火。二人惊，急添烧数烛，烛光稍大，而色终青绿。楼门洞开，门外立一青衣人，身长二尺，面长二尺，无目无口无

鼻而有发，发直竖，亦长二尺许。两人大声唤：“楼下人来！”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种鬼声，房中什物皆动跃，二人几骇死。至鸡鸣始息。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阳潘公督学时，岁试毕，明日当发案。潘已就寝，将二更，忽闻堂上击鼓声。潘遣僮问之，值堂吏云：“顷有披发妇人从西考棚中出，上阶求见大人，吏以深夜不敢传，答曰：‘吾有冤，欲见大人陈诉。吾非人，乃鬼也。’吏惊仆。鬼因自击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为。仆人张姓者，稍有胆，乃出问之。鬼曰：“大人见我何碍！今既不出，即烦致语：我某县某生家仆妇也。主人涎我色，奸我不从，则鞭挞之。我语夫，夫醉后有不逊语。渠夜率家人杀我夫喂马。次早入房，命数人抱我行奸，我肆口詈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后园西石槽下。沉冤数载，今特来求申。”言毕大哭。张曰：“尔所告某生，今来就试否？”鬼曰：“来，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张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视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张出慰之曰：“当为尔檄府县查审。”鬼仰天长啸去。潘次日即以访闻檄县，果于石槽下得女尸，遂置生于法。此是衙门一异闻，而楼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后举孝廉，景后官侍御。

符离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贸易山东，由徐州至符离，约二鼓，北风劲甚。见道旁酒肆灯火方盛，入饮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难色，有老者怜其仓迫，谓曰：“方设馔以待远归之士，无余酒饮君，右有耳房，可以暂宿。”引客进。客饥渴甚，不能成寐，闻外间人马喧声，心疑之，起从门隙窥。见店中匝地皆军士，据地饮食，谈说兵间事，皆不甚晓。少顷，众相呼曰：“主将来矣！”远远有呵殿声，咸趋出迎候。见纸灯数十，错落而来。一雄壮长髯者，下马入店，上坐。众人伺立门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铺啜有声。毕，呼军士入曰：“尔辈远出久矣，各且归队，吾亦少憩，俟文书至，再行未迟。”众诺而退。

随呼曰：“阿七来！”有少年军士，从店左门出，店中人闭门避去。阿七引长髯者入左门，门隙有灯射出。客从右耳房潜至左门隙窥之，见门内有竹床，无睡具，灯寘地上。长髯者引手撼其头，头即坠下，放置床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坠下，分置床内外，然后倒身卧于床。阿七摇其身，自腰下对裂作两段，倒于地，灯亦旋灭。客悸甚，飞趋耳房，以袖掩面卧，辗转不能寐。遥闻鸡鸣一二次，渐觉身冷，启袖，见天色微明，身乃卧乱树中，旷野无屋，亦无坟堆。冒寒行三里许，始有店。店主人方开门，讶问客来何早，客告以所遇，并问所宿为何地。曰：“此间皆旧战场也。”

徐氏疫亡

雍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弥月行双回门礼。是日，婿饮于徐，徐为设榻厅楼下。婿就帐，未寝，闻楼梯有行步声，见四人下楼，立灯前，一纱帽朱衣，一方巾道服，余二人皆暖帽皮袍，相与叹息。少顷，有女装者五人亦来，掩泣于灯前。有高年妇人指帐中曰：“可托此人。”纱帽者摇手曰：“无济。”且泣曰：“吾当求张先生存吾门一线耳。”互相劝慰，或坐或行。婿悸极，不能出声。迨五鼓，方相扶上楼。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红衣者曰：“独不能为我留一线耶？”红衣者唯唯。时鸡已鸣，黑面人奔桌下去。婿候窗微亮，披衣入内，叩楼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无人住也。”婿上楼观像，衣饰状貌与所见同，心不解所以，秘而不言。先是，徐家三子皆受业于张有虔先生。是年张馆松江，五月中以母病归，乞其弟子往权馆。徐故富家，皆不欲出，张强之，主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寿者，奴产子也，向事张谨，因命同往。主仆出门，未二十日，杭州虾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与阿寿以外出故免。闻丧归，婿以所见语之。徐愕然，曰：“阿寿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见从桌下出者是矣。”

蒋文恪公说二事

余座主蒋文恪公，居李广桥赐第，自言：少时读书平台，其地与他屋隔远，每夜坐呼人，辄有应声，而无人至。一夜欲溲，窗外月不甚明，又无相伴者，乃呼其所随僮名，应声答，令之入，卒不入。启户出，见一人方枕外墙门阈，以头向内而应。公初疑为某僮，醉骂之，其卧如故。公怒，行至阈边，思扑之。见所卧人长三尺，方巾皂衣，白须，如世所塑土地样。公喝之，其人冉冉没矣。

公父文肃公，戒子孙不得近优人，故终文肃之世，从无演戏觞客之事。文肃殁后十年，文恪稍稍演戏，而不敢蓄养伶人。老奴顾升，乘文恪燕坐，谈及梨园，怂恿曰："外间优人，总不若家伶为佳，且便于传唤。家中奴产子甚众，何不延教师，择数奴演之？"文恪心动，未答。忽见顾升惊怖，面色顿异，两手如受桎梏，身倒于地，以头钻入椅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由第二椅脚穿至第三椅脚，自首至足，若纳于匣，呼之不应。公急召巫医，百计解救。夜半始苏，曰："怕杀，怕杀。方前言毕时，见一长人捽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声色俱厉，曰：'尔为吾家世仆，吾之遗训，尔岂不知，何得导五郎蓄戏子？着捆打四十，活掩棺中。'奴闷绝，不知所为。最后闻远远有呼唤声，奴在棺中欲应不能，后稍觉清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验其臀，果有青黑痕。

猎户除狐

海昌元化镇，有富家，卧房三间，在楼上，日间人俱下楼理家务。一日。其妇上楼取衣，楼门内闭加橛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谁为此者？板隙窥之，见男子坐于床，疑为偷儿，唤家人齐上。其人大声曰："我当移家此楼，我先来，家眷行且至矣。假尔床桌一用，余

物还汝。”自窗间掷其箱箧、零星之物于地。少顷，闻楼上聚语声，三间房内老幼杂沓，敲盘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来，酒无一钟。”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桌即凭空取上，食毕，复从空掷下。此后亦不甚作恶。富家延道士为驱除，方在外定议归，楼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道士至，方布坛，若有物捶之，踉跄奔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撒门外。自此日夜不宁。乃至江西求张天师，天师命法官某来，其怪又唱曰：“天师，天师，无法可施。法官，法官，来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捽其首而掷之，面破衣裂。法官大惭，曰：“此怪力量大，须请谢法官来才可。”谢住长安镇某观中。主人迎谢来，立坛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喜甚。忽红光一道，有白须者从空中至楼，呼曰：“毋畏谢道士，谢所行法，我能破之。”谢坐厅前诵咒，掷钵于地，走如飞，周厅盘旋，欲飞上楼者屡矣，而终不得上。须臾，楼上摇铜铃，琅琅声响，钵遂委地，不复转动。谢惊曰：“吾力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钵走，而楼上欢呼之声彻墙外。自是作祟，无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猎户十余人来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难，恐有扰累。猎户曰：“此狐也，我辈猎狐者也。但求烧酒饮醉，当有以报君。”其家即沽酒具殽馔，彻内外燃巨烛。猎户轰饮大醉，各出鸟枪，装火药，向空点放，烟尘障天，竟夕震动。迨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虑惊骇之，当更作祟，乃竟夕悄然。又数日，了无所闻。上楼察之，则群毛委地，窗槅尽开，而其怪迁矣。

子不语卷五

城隍替人训妻

杭州望仙桥周生，业儒，妇凶悍，数忤其姑。每岁逢佳节，着麻衣拜姑于堂，诅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祷城隍神，愿殛妇以安母。章凡九焚，不应，乃更为忿语，责神无灵。是夕，梦一卒来曰："城隍召汝。"周随往，入跪庙中，城隍曰："尔妇忤逆状，吾岂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无继妻，恰有子二人。尔孝子，胡可无后？故暂宽汝妇。汝何哓哓！"周曰："妇恶如是，奈堂上何？且某与妇恩义既绝，又安得有嗣？"城隍曰："尔昔何媒？"曰："范、陈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责曰："某女不良，而汝为媒，嫁于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无罪。女处闺中，其贤否某等无由知。"周亦代为祈免，曰："二人不过要好作媒，非贪媒钱作诳语者，与伊何罪？据某愚见，妇人虽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经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妇至，示之惩警，或得改逆为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尔辈皆善类，故以好面目相向；妇凶悍，非吾变相，不足示威，尔辈毋恐。"命蓝面鬼持大锁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顷刻变成青靛色，朱发睁眼；召两旁兵卒执刀锯者，皆狰狞凶猛，油铛肉磨，置列庭下。须臾，鬼牵妇至，觳觫跪阶前。城隍厉声数其罪状，取登注册示之，命夜叉拉下，剥皮放油锅中。妇哀号伏罪，请后不敢。周及两媒代为之请。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归。次日，夫妇证此梦皆同。妇自此善视其姑，后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征友沈炳震，尝昼寝书堂。梦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蒙密，中设木床素几，几上镜高丈许。青衣曰：“公照前生。”沈自照，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矣。方错愕间，青衣曰：“公照三生。”沈又自照，则乌纱红袍，玉带皂靴，非儒者衣冠矣。有苍头闯然入跪，叩头曰：“公犹识老奴乎？奴曾从公赴大同兵备道仕者也，今二百余年矣。”言毕泣，手文卷一册献沈。沈问故，苍头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间，姓王名秀，为大同兵备道。今日青衣召公，为地府文信王处有五百鬼诉冤，请公质问。老奴记杀此五百人，非公本意。起意者，乃总兵某也。五百人本刘七案内败卒，降后又反，故总兵杀之，以杜后患。公曾有手书劝阻，总兵不从。老奴恐公忘记此书，难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沈亦恍然记前世事，与慰劳者再。青衣请曰：“公步行乎？乘轿乎？”老仆呵曰：“安有监司大员而步行者！”呼一舆二夫，甚华，掖沈行数里许。前有宫阙巍峨，中坐王者，冕旒白须，旁吏绛衣乌纱，持文簿，呼兵备道王某进。王曰：“且止。此总兵事也。先唤总兵。”有戎装金甲者，从东厢入，沈视之，果某总兵，旧同官也。王与问答良久，语不可辨。随唤沈，沈至，揖王而立。王曰：“杀刘七党五百人，总兵业已承认，公有书劝止之，与公无干。然明朝法，总兵亦受兵备道节制，公令之不从，则平日懦恧可知。”沈唯唯谢过。总兵争曰：“此五百人，非杀不可者也。曾诈降复反，不杀则又将反。总兵为国杀之，非为私杀也。”言未已，阶下黑风如墨，声啾啾远来，血臭不可耐。五百头拉杂如滚球，齐张口露牙，来啮总兵，兼睨沈。沈大惧，向王拜不已，且以袖中文书呈上。王拍案厉声曰：“断头奴，诈降复反事有之乎？”群鬼曰：“有之。”王曰：“然则总兵杀汝诚当，尚何哓哓！”群鬼曰：“当时诈降者，渠魁数人；复反者，亦渠魁数人。余皆胁从者也。何可尽杀？且总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严刻之心，非真为国为民也。”王笑曰：“说总兵不为民，可也；说总兵不为国，不可也。”因谕五百鬼曰：“此事沉搁二百余年，总为事属因公，阴官不能断。今总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气未散，又不能托生为人。我将以此事状，上奏玉皇，听候处置。惟兵备道某所犯甚小，且有劝阻手书为据，可放还阳，他生罚作富家女子，

以惩其柔懦之过。”五百鬼皆手持头叩阶，哒哒有声，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数里，仍至竹密书斋。老仆迎出，惊喜曰：“主人案结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镜所，曰：“公视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诸生也。青衣人又呼曰：“公视今生。”不觉惊醒，汗出如雨，仍在书堂。家人环哭，道晕去一昼夜，惟胸间微温。文信王宫阙扁对甚多，不能记忆，只记宫门外金镌一联云：“阴间律例全无，那有法重情轻之案件；天上算盘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时辰。”

吴三复

苏州吴三复者，其父某，饶于财，晚年中落，所存只万金，而负人者众。一日，谓三复曰：“我死则人望绝，汝辈犹得以所遗资生。”遂缢死。三复实未防救。其友顾心怡者，探知其事，伪设乩仙位，而召三复请仙。三复往，焚香叩头。乩盘大书曰：“余尔父也。尔明知父将缢死，而汝竟不防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后，汝罪重，不日伏冥诛矣。”三复大惧，跪泣求忏悔。乩盘又书曰：“余舐犊情深，为汝想，无他法，惟捐三千金交顾心怡，立斗母阁，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忏汝之罪逆，方可免死。”三复深信之，即以三千金与顾，立收券为凭。顾伪辞让，若不得已而后受者。少顷，饮三复酒，乘其醉，遣奴窃其券焚之。三复归家，券已遗失，遣人促顾立阁，顾曰：“某未受金，何能立阁？”三复心悟其奸，然其时家尚有余，亦不与校。又数年，三复窘甚，求贷于顾。顾以三千金营运，颇有赢余，意欲以三百金周给之。其叔某止之曰：“若与三百，则三千之说遂真矣。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也。”心怡以为然，卒不与。三复控官，俱以无券不准。三复怨甚，作牒词诉于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顾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顾之邻人见苏州城隍司灯笼满巷。时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光书楼事

苏州史家巷蒋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琴瑟颇调。生产弥月，忽置酒，唤郎君共饮，曰：“此别酒也。予与君缘满将去，昨日宿冤已到，势难挽回。谚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死后，君亦勿复相念。”言毕大恸，蒋愕然，犹慰以好语。氏忽掷杯起立，竖眉瞋目，非复平日容颜，卧床上，向西大呼曰：“汝记万历十二年影光书楼上事乎？两人设计杀我，我死何惨！”呼毕，以手批颊，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东人语也。蒋家人环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尚者，素有道行，申吉将遣人召之。徐氏厉声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驱我乎？”即作蒋氏之祖父语，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无爽；责子孙不肖事某某，亦复似是而非，有中有不中。和尚至门，徐氏喈曰：“秃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尚甫出，则又詈曰：“汝家媳妇房中能朝夕使和尚居乎？”和尚谓申吉曰：“此前世冤业，已二百余年，才得寻着。积愈久者报愈深，老僧无能为。”走出不肯复来，徐氏遂死。死时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事。

波儿象

江苏布政司书吏王文宾昼寝，闻书室有布衣窣窣声，视之，一隶卒也。见便昏迷，身随之行。至一处，殿宇清严，中坐两官：一白须年老者上坐；一壮年面麻而黑须者旁坐。阶下以金丝熏笼罩一兽，壮如猪，尖嘴绿毛，见王来，张嘴奋跃，欲前相啮。王惧，跪身向左，左一人，蓝缕枯瘠，状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须官手招王跪近前，问曰：“五十三两之项，汝曾记得乎？”王愕然不解。壮年者笑曰：“长船变价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运一案。前明海运既

停，海船数百只，追价充公。王前世亦为江苏书吏，专司此案。运丁追比无出，凑银贿王，图准充销，为居间者中饱，案仍不结。此蓝缕者，乃追比缢死之运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即侃侃实对。两官点头曰：“冤既有主，当别拘中饱者治罪。汝可回阳。”命隶卒引出，黄埃蔽天，王知为泉下，问狱卒曰：“彼乞丐睨我者，吾知为冤鬼矣。彼似猪非猪欲啮我者，是何物耶？”隶卒曰：“此名波儿象，非猪也。阴间畜养此兽，凡遇案件，讯明罪重之人，即付彼吞噬，如阳间投畀豺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侧，被隶卒推入水，惊醒。妻子环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

斧断狐尾

河间府丁姓者，不事生业，以狎邪为事。闻某处有狐仙迷人，丁独往，以名帖投之，愿为兄弟。是晚狐果现形，自称愚兄吴清，年五十许，相得如平生欢。凡所求请，愚兄必为张罗。丁每夸于人，以为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谓吴曰：“我欲往扬州观灯，能否？”狐曰：“能。河间至扬，离二千里，弟衣我衣，闭目同行，便至矣。”从之，凭空而起，两耳闻风声，顷刻至扬。有商家方演戏，丁与狐在空中观。忽闻场上锣鼓声喧，关圣单刀步出，狐大惊，舍丁而奔。丁不觉坠于席上，商人以为妖，械送江都县，鞫讯再三，解回原籍。见狐咎之，狐曰：“兄素胆小，闻关帝将出，故奔，且偶忆汝嫂，故急归。”丁问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过魇迷良家妇耳。邻家李氏女，即汝嫂也。”丁心动，求见嫂。狐曰：“有何不可！但汝人身，无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袄，汝着之，便能出入窗户，如履无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蛊，状如白痴，丁登其床，女即与交。女为狐所染，气奄奄矣，忽近人身，酣畅异常，病亦渐愈。丁告以故，女秘之不言，而渐渐有乐丁厌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语曰：“开门揖盗，兄之罪也。近日嫂竟爱弟而憎我，弟固两世人

身，女子爱之诚宜。然非兄之丑，亦无由显弟之美也。”（删九十二字）丁闻之，愈自得也。狐妒丁夺妇宠，阴就女子之床，取小袄归。丁傍晓钻窗，窗不开矣，块然坠地。女家父母大惊，以为获怪，先喷狗血，继沃屎溺，针灸倍至，受无量苦。丁以实情告，其家不信，幸女爱之，私为解脱，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还家。”丁得脱归，将寻狐咎之，狐避不见。是晚，大书一纸，贴丁门曰：“陈平盗嫂，宜有此报。从此拆开，弟兄分灶。”嗣后丁与女断，狐仍往。其家设醮步罡，终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面状皆人类，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颇尽孝道，时随父出采蔬果奉母。一日，狐来向女泣曰：“我与卿缘尽矣。昨泰山娘娘知我蛊惑妇女，罚砌进香御路，永不许出境。吾将携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交其女，曰：“四儿子尾不断，终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为我断之。”女如其言，各拜谢去。

洗紫河车

四川酆都县皂隶丁恺，持文书往夔州投递。过鬼门关，见前有石碑，上书“阴阳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观良久，不觉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庙，神像剥落，其旁牛头鬼蒙灰丝蛛网而立。丁怜庙中之无僧也，以袖拂去其尘网。又行二里许，闻水声潺潺，中隔长河。一妇人临水洗菜，菜色甚紫，枝叶环结如芙蓉。谛视渐近，乃其亡妻。妻见丁，大惊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间。”丁告之故，问妻所居何处，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后为阎罗王隶卒牛头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树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车’是也。洗十次者，儿生清秀而贵；洗两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秽浊之人。阎王以此事分派诸牛头管领，故我代夫洗之。”丁问妻：“可能使我还阳否？”妻曰：“待吾夫归商之。但妾既为君妇，又为鬼妻，新夫旧夫，殊觉启齿为羞。”语毕，邀至其家，谈

家常，讯亲故近状。少顷，外有敲门者，丁惧，伏床下。妻开门，牛头鬼入，取牛头掷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谓其妻曰："惫甚，今日侍阎王审大案数十，脚跟立久酸痛，须斟酒饮我。"徐惊曰："有生人气。"且嗅且寻。妻度不可隐，拉丁出叩头，告之故，代为哀求。牛头曰："是人非独为妻故将救之，是实于我有德。我在庙中，蒙灰满面，此人为我拭净，是一长者，但未知阳数何如。我明日往判官处，偷查其簿，便当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饮。有肴馔至，丁将举箸，牛头与妻急夺之，曰："鬼酒无妨，鬼肉不可食。食则常留此间矣。"次日，牛头出，及暮归，欣欣然贺曰："昨查阴司簿册，汝阳数未终；且喜我有出关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块，红色臭腐，曰："以赠汝，可发大财。"丁问故，曰："此河南富人张某之背上肉也。张有恶行，阎王擒而钩其背于铁锥山，半夜肉溃脱逃去。现在阳间，患发背疮，千医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谢，以纸裹而藏之，遂与同出关，牛头即不见。丁至河南，果有张姓患背疮，医之痊，获五百金。

石门尸怪

浙江石门县里书李念先，催租下乡，夜入荒村，无旅店。遥望远处，茅舍有灯，向光而行。稍近，见破篱拦门，中有呻吟声。李大呼里书某催粮求宿，可速开门，竟不应。李从篱外望，见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纸糊其面者，面长五寸许，阔三寸许，奄奄然卧而宛转。李知为病重人，再三呼，始低声应曰："客自推门。"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举家死尽，言甚惨。强其外出买酒，辞不能，许谢钱二百，乃勉强爬起，持钱而行。壁间灯灭，李倦甚，倒卧草中。闻草中飒然有声，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击火，照见一蓬发人，枯瘦更甚，面亦阔三寸许，眼闭血流，形同僵尸，倚草直

立，问之不应。李惊，乃益击火石，每火光一亮，则僵尸之面一现。李思遁出，坐而倒退，退一步，则僵尸进一步。李愈骇，抉篱而奔，尸追之，践草上簌簌有声。狂奔里许，闯入酒店，大喊而仆，尸亦仆。酒家灌以姜汤，苏，具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尸，即病者之妻，死未棺殓，感阳气而走魄也。村人共往寻沽酒者，亦持钱倒于桥侧，离酒家尚五十余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东青巷。屋之大厅上，每夜立一人，红袍乌纱，长髯方面；旁侍二人，琐小猥鄙，衣青衣，听其使唤。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视之，虽隔肚腹，犹望见厅上所挂画也。周氏郎年十四，卧病，见乌纱者呼从者谋曰："若何而害之？"从者曰："明日渠将服卢浩亭之药，我二人变作药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肠。"次日，卢浩亭来，诊脉毕，周氏郎不肯服药，告家人以鬼语如此。家人买一钟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视眼钟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惧哉！"盖画者戏为小鬼替钟馗取耳，钟馗忍痒，微合其目故也。居月余，鬼又言曰："是家气运未衰，闹之无益，不如他去。"乌纱者曰："若如此空过一家，将来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抡其指曰："今已周年，可索一属猪者去。"未几，果一奴属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为空心鬼。

画工画僵尸

杭州刘以贤，善写照。邻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其父死，子外出买棺，嘱邻人代请以贤为其父传形。以贤往，入其室，虚无人焉。意死者必居楼上，乃蹑梯登楼，就死人之床，坐而抽笔。尸忽蹶然

起，以贤知为走尸，坐而不动，尸亦不动，但闭目张口翕翕然，眉撑肉皱而已。以贤念：身走则尸必追，不如竟画。乃取笔申纸，依尸样描摹，每臂动指运，尸亦如之。以贤大呼，无人答应。俄而其子上楼，见父尸起，惊而仆。又一邻上楼，见尸起，亦惊滚落楼下。以贤窘甚，强忍待之。俄而抬棺者来，以贤徐记尸走畏苕帚，乃呼曰："汝等持苕帚来！"抬棺者心知有走尸之孽，持帚上楼，拂之，倒。乃取姜汤灌醒仆者，而纳尸入棺。

莺娇

扬州妓莺娇，年二十四，矢志从良。有柴姓者，娶为妾，婚期已定。太学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欢。妓受其金，绐曰："某夕来，当与郎同寝。"朱临期往，则花烛盈门，莺娇已登车矣。朱知为所诳，怅然反。逾年，莺娇病瘵卒。朱忽梦见莺娇披黑衫直入朱门，曰："我来还债。"惊而醒。明日，家产一黑牛，向朱依依，若相识者。卖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费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观因果

常州马秀才士麟自言：幼时从父读书北楼，窗开处与卖菊叟王某露台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见王叟登台，浇菊毕，将下台，有担粪者，荷二桶升台，意欲助浇。叟色不悦，拒之，而担粪者必欲上，遂相挤于台坡。天雨台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担粪者，上下势不敌，遂失足陨台下。叟急趋扶之，未起，而双桶压其胸，两足蹶然直矣。叟大骇，噤不发声，曳担粪者足，开后门，置之河干；复举其桶，置尸傍，归，闭门复卧。马时虽幼，念此关人命事，不可妄谈，掩窗而已。日渐高，闻外轰传河干有死人，里保报官。日午，

武进知县鸣锣至，仵作跪启：尸无伤，系失足跌死。官询邻人，邻人齐称不知，乃命棺殓加封焉，出示招尸亲而去。事隔九年，马年二十一，入学为生员。父亡家贫，即于幼时读书所招徒授经。督学使者刘吴龙将临岁考，马早起温经，开窗，见远巷有人肩两桶冉冉来，谛视之，担粪者也。大骇，以为来报叟仇。俄而过叟门不入，别行数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颇富，亦近邻而居相望者也。马愈疑，起尾之。至李门，其家苍头踉跄出，曰："吾家娘子分娩甚急，将往招收生婆。"问有担桶者入乎，曰："无。"言未毕，门内又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已产一官人矣。"马方悟担粪者来托生，非报仇也。但窃怪李家颇富，担粪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访李家儿作何举止。又七年，李氏儿渐长，不喜读书，好畜禽鸟。而王叟康健如故，年八十余，爱菊之性，老而弥笃。一日者，马又早起倚窗。叟上台灌菊，李氏儿亦登楼放鸽。忽十余鸽飞集叟花台栏杆上，儿惧飞去，再三呼鸽，不动。儿不得已，寻取石子掷之，误中王叟。叟惊，失足陨于台下，良久不起，两足蹶然直矣。儿大骇，噤不发声，嘿嘿掩窗去。日渐高，叟之子孙咸来寻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殓而已。此事闻于刘绳庵相公，相公曰："一担粪人、一叟，报复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赖马姓人冷观历历。然则天下事吉凶祸福，各有来因，当无丝毫舛错，而惜乎从旁冷观者之无人也。"

徐四葬女子

摆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鱼胡同，家贫，屋内外五间，兄嫂二人同居。兄外出直宿，嫂素贤，谓徐四曰："北风甚大，室惟一暖炕，吾与叔俱畏寒，而又不便同炕宿。我今夜归宿母家，以炕让叔。"叔唯唯，嫂遂归宁。夜二鼓，月色微明，有叩门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炕上泣，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问我所由来，但许我一宿，我以貂裘为赠。"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饰，

约直万金。徐年少，见其貌美怀宝，意不能无动，然终不知何家女，留之惧祸，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与邻人商量即归。”女曰：“诺。”徐自外掩门，奔往善觉寺，告方丈僧圆智。圆智者，高年有道，徐素所敬也。圆智闻之，亦大骇曰：“此必大家贵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祸，拒之不忍，子不如在我庵中坐以待旦，俟天明归家未迟。”徐以为然。圆智之弟子某，素无赖，闻之，乃伪作徐还家状。开门灭灯入，遽上炕抱女子卧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还家，持灯照炕下，有男子履，大怒，以为妻与叔奸，拔腰间刀，连断两头，奔告岳家。入门大呼，妻自内走出，其兄惊仆地，以为鬼也。正喧嚷间，而徐四与圆智亦来，方知误杀之。因相与报官，刑部以为杀奸，律本勿论，但悬女头招尸亲，竟无认者。徐四怜女子之送死，鬻其金珠为收葬焉。

羊践前缘

康熙五十九年，山东巡抚李公树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为寿。连日演戏，诸幕客互相娱宴，彻夜不卧。有刑名张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将就寝。闻纱帐内嗫嗫有声，若男女交媾状。怒，以为他幕客昵优童，借其床为淫所。大呼揭帐，则两白羊跪而人淫，即群官送礼之羊也。见人惊散，张笑以为奇，遍告同人。少顷，张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颊，骂曰：“老奴可恶，我与谢郎生死因缘，隔四百七十年方得一聚，谈何容易！又被汝惊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饶。”言毕，又自批颊。抚军闻之来视，笑慰之曰：“谢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将尔等数百只尽行放生，听汝配偶，以了夙缘，何如？”张听毕，叩首曰：“谢大人。”跃然起矣。此事梁瑶峰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应劫数

本朝定鼎后，有顾姓者，妄欲纠常熟、无锡两邑民为乱。有黠者某，知其无益，而难于相禁，乃号于众曰：“某村关帝庙甚灵，盍祷于帝，取周将军铁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则败，不可起兵；浮则胜，可以起兵。”其意以为铁刀必沉之物，故试之，以阻众也。先祷于神，聚众投刀，刀浮水面，如蕉叶一片。众惊喜，即日揭竿起者数万人。俄而王师至，剿绝无遗。

楚陶

乾隆丙寅夏，江阴县民徐甲家，患黑眚，火焚其突，矢盈于甑，啸嗥无宁夕，里人咸患苦之。时邑令刘君翰长，粤西名士也，祷于神，不应，延羽士赛祈，不应，乃托刘少司空星炜为文，祷于城隍，令斋沐投炉，宿神庑下听命。翌日，无所兆，但炉灰坟起，作“楚陶”二字。令谓曰：“汝岂与楚人陶姓有冤乎？”甲大惊，吐实云：甲幼年，访其宗人某，往武昌。路患恶疾，同行者委之于道，分转沟壑死矣。有一丐者，雄躯深目，分糗糒食之，携与同乞。月余，病良已，丐者以力凌其曹偶，所得独赢，因省啬为甲作归计，竟得归。甲素有心计，为人佣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至，挟巨橐，颜色窘甚。叩之，曰：“曩别后，窜身绿林，浮沉湖湘间二十载。今事败捕急，请从子而庇焉。”甲唯唯，语其子，子谓功令匿盗者，与盗同罪，不如放之使逸。甲方嗫嚅未决，忽伍伯数人入，絷其人以去。甲大惊。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妇也，曰：“大恩不报。新妇知若父子不忍，故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获厚资且得赏，何惧为？”民无可奈何，顾常大恨，不意其祟至于此也。刘令曰：“盗劫人而子杀盗，盗当其罪，何厉之能为？顾汝享其利，则汝亦盗也。神人乌能庇盗！”无何，祟益甚，毁其家殆尽，子若妇先后卒，祟乃绝。

藏魂坛

云贵妖符邪术最盛。贵州臬使费元龙赴滇，家奴张姓，骑马上，忽大呼坠马，左腿失矣。费知妖人所为，张示云：能补张某腿者赏若干。随有老人至曰：“是某所为。张在省时，倚主人势，威福太过，故与为恶戏。”张亦哀求，老人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虾蟆，呵气持咒，向张掷之，两足如初，竟领赏去。或问费公，何不威以法，曰：“无益也。在黔时，有恶棍某，案如山积，官杖杀之，投尸于河。三日还魂，五日作恶。如是者数次，诉之抚军，抚军怒，请王命斩之，身首异处。三日后又活，身首交合，颈边隐隐然红丝一条，作恶如初。后殴其母，母来控官，手一坛，曰：‘此逆子藏魂坛也。逆子自知罪大恶极，故居家先将魂提出，炼藏坛内，官府所刑杀者，其血肉之体，非其魂也。以久炼之魂，治新伤之体，三日即能平复。今恶贯满盈，殴及老妇，老妇不能容，求官府先毁其坛，取风轮扇，扇散其魂，再加刑于其体，庶几恶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毙之，而验其尸，不浃旬已臭腐。”

老妪为妖

乾隆二十年，京师人家生儿辄患惊风，不周岁便亡。儿病时，有一黑物，如鸺鹠，盘旋灯下，飞愈疾，则小儿喘声愈急，待儿气绝，黑物乃去。未几，某家儿又惊风。有侍卫鄂某者，素勇，闻之怒，挟弓矢相待。见黑物至，射之，中弦而飞，有呼痛声，血涔涔洒地。追之，逾两重墙，至李大司马家之灶下乃灭。鄂挟矢之灶下，李府惊，争来问讯。鄂与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马命往灶下觅之。见旁屋内一绿眼妪，插箭于腰，血犹淋漓，形若猕猴，乃大司马官云南时带归苗女，最笃老，自云不记年岁。疑其为妖，拷问之，云有咒语，念之

便能身化异鸟，专待二更后出，食小儿脑，所伤者不下数百矣。李公大怒，捆缚置薪活焚之。嗣后，长安小儿病惊风者竟断。

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时，暑月昼卧，忽梦奇鬼数辈审视其面，相谓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纳其袖中。引至一处，壮丽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谓曰："乐平某村妇朱氏，不孝于姑，合遭天殛，适雷部两将军俱为行雨过劳，现在患病，一时不得其人。功曹辈荐汝充此任，汝可领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视足下云生，闪电环绕，公然一雷公矣。顷刻至乐平界，即有社公导往。董立空中，见妇方诟谇其姑，观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击，毙之，声轰然，万众骇跪。归复命，王者欲留供职，以母老辞，王亦不强。问董何业，曰："应童子试。"王顾左右，取郡县册阅之，曰："汝今岁可游庠。"遂醒，急语所亲，诣乐平县验之，果然震死一妇，时日悉合。方阅籍时，董窃睨邑试一名为程隽仙，二名为王佩葵，次年皆验。

捉鬼

婺源汪启明，迁居上河之进士第，其族汪进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梦魇，良久寤，见一鬼逼帷立，高与屋齐。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夺门走，而误触墙，状甚狼狈。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阴风起，残灯灭，不见鬼面目，但觉手甚冷，腰粗如瓮，欲喊集家人，而声噤不能出。久之，极力大叫，家人齐应，鬼形缩小如婴儿。各持炬来照，则所握者坏丝绵一团也。窗外瓦砾乱掷如雨，家人咸怖，劝释之。汪笑曰："鬼党虚吓人耳，奚能为？倘释之，将助为

祟，不如杀一鬼以惩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人火炬烧之，腷膊有声，鲜血迸射，臭气不可闻。迨晓，四邻惊集，闻其臭，无不掩鼻者。地上血厚寸许，腥腻如胶，竟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为作《捉鬼行》纪其事。

某侍郎异梦

乾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视黄河，驻扎陶庄。岁除夕矣，侍郎素勤，骑匹马，跟从者四人，持悬火巡河，行冰淖中。一望黄茅白苇，自觉凄然，见草中有支布帐而露烛光者，召问，则主簿某也。侍郎爱其勤，大加夸奖。主簿请曰：“大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风紧，回馆尚远。某有度岁酒肴，献上一醉何如？”侍郎笑而受之，饮数觞，仍归公馆。倦，解衣卧，梦中依旧骑马看河，觉所行处便非前境，最后黄沙茫茫。行二里许，有火光出庐舍间，就之，老妪迎门，细视，即其亡母太夫人也。见侍郎，惊曰：“汝何至此？”侍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间，汝既来，如何能归？”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带汝往求之。”侍郎随行，至一庙，庄严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闭目无言。侍郎跪阶下，再拜，僧不为礼。侍郎问：“我奉天子命看河，因何至此？”僧又无言。侍郎怒曰：“我为天子大臣，纵有罪当死，亦须示我，使我心服，何嘿嘿如哑羊耶？”老僧笑曰：“汝杀人多矣，禄折尽矣，尚何问为？”侍郎曰：“我杀人虽多，皆国法应诛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当日办案时，果只知有国法乎？抑贪图迎合、固宠迁官乎？”取案上如意，直指其心。侍郎觉冷气一条，直逼五脏，心趌趌然跳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某知罪矣，嗣后改过，何如？”僧曰：“汝非改过之人，今日恰非汝寿尽之日。”顾左右沙弥云：“领他出，放他归！”沙弥同行，昏黑中开其拳，出一小珠，光照黄河，工次一段直至陶庄公馆，历历如白

昼。太夫人迎来，泣曰：“儿虽归，不久即来，无多时别也。”遂依原路归，及门下马而醒，日已午矣。众河员贺节盈门，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是年四月，病呕血，竟以不起。此事裘文达公为余言。

奉行初次盘古成案

《北史》称毗骞国王头长三尺，至今不死。予尝疑其诞。康熙间，浙人方文木泛海，被风吹至一处，宫殿巍峨，上署“毗骞殿”三字。方大惊，俯伏殿外，两霞帔者引之入。有长头王上坐，冕如巨桶，珍珠四垂，须拂拂然相触有声，问文木曰：“汝浙人乎？”曰：“然。”王曰：“离此五十万里矣。”赐文木饭，米大如枣。文木知王神灵，跪拜求归。王顾谓侍臣曰：“取第一次盘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文木大骇，叩头曰：“盘古皇帝有几个乎？”王曰：“天地无始无终，有十二万年，便有一盘古，今来朝天者，已有盘古万万余人，我安能记明数目。但元会运世之说，已被宋朝人邵尧夫说破。可惜历来开辟，总奉行第一次开辟之成案，尚无人说破，故风吹汝来，亦要说破此故，以晓世人耳。”文木不解所谓，王曰：“我且问汝：世间福善祸淫，何以有报有不报耶？天地鬼神，何以有灵有不灵耶？修仙学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红颜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穷，而何以不穷者亦多耶？一饮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数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天者，天胡不降之罚耶？”文木不能答。王曰：“呜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当第一次世界开辟，十二万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随气化之推迁，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泻水落地，偶成方圆；如孩童着棋，随手下子，既定之后，竟成一本板板帐簿，生铁铸成矣。乾坤将毁时，天帝将此册交代与第二次开辟之天帝，命其依样奉行，丝毫不许变动。以故人意与天心往往参差不齐，

世上人终日忙忙急急，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为之牵丝者，成败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则今之所谓三皇五帝，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毕，侍臣捧一册至，上书“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毗骞国，应将前定天机漏泄，俾世人共晓，仍送归浙江”云云。文木拜谢，临别泣下。王摇手曰：“子胡然？十二万年之后，我与汝又会于此矣，何必泣为？”既而笑曰：“我错我错，此一泣亦是十二万年中原有此两条眼泪，故照样誊录，我不必劝止也。”文木问王年寿，左右曰：“王与第一次盘古同生，不与第千万次盘古同死。”文木曰：“王不死，则乾坤毁时，王将安归？”王曰：“我沙身也，历劫不坏。万物毁坏，变为泥沙而极矣，我先居于极坏之处，劫火不能烧，洪水不能淹，惟为恶风所吹荡，上至九天，下至九渊，殊觉劳顿。每每枯坐数万年，等盘古出世，觉日子太多，殊可厌耳。”言毕，口嘘气吹文木，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余归浙，以此语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万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说，方始豁然。”

子不语卷六

猪道人即郑鄤

明季华山寺中养一猪，年代甚久，毛尽脱落，能持斋，不食秽物，闻诵经声则叩首作顶礼状，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将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将往他处说法，召其徒谓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邻。”众僧虽诺之，而心以为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归，问猪死作何处分，众僧以实告，且曰：“佛法戒杀，故某等已埋葬之。”湛一大惊，即往埋猪处，以杖击地，哭曰：“吾负汝，吾负汝！”众僧问故，曰：“三十年后，某村有一清贵官，无辜而受极刑者，即此猪也。猪前生系宰官，有负心事，知恶劫难逃，托生为畜，来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厌胜之，不意为汝辈庸流所误。然此亦大数，无可挽回也。”崇祯间，某村翰林郑鄤，素行端方，在东林党籍中，为其舅吴某诬以杖母事，凌迟处死，天下冤之。其时湛一业已圆寂，众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赞臣家饶于财，兄弟数人，资各数万。宿俗富饶之家，每日必设一家常饭，置外厅堂，不拘来客，皆就食焉，号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须，亦来就食，指门外青山曰：“君等曾见过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果三跃。众人大奇之，呼为先生。先生谓赞臣曰：“君等家资虽富，能炼丹，可加十倍。”群兄弟惑其言，置炉设灶，各出银母数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妇某氏，素黠，暗置铜于银母中，不与先生见。亡何炭炽，风雷起于屋上，劈碎瓦数

片。先生骂曰：“此必有假银搀杂，至干鬼神怒。”询之果然，合家骇服。先生置铜盘于空中，呼曰：“丹来！”盘中铿然，一锭坠下，连呼之，铿铿之声不已，大锭小锭齐落于盘。先生曰：“炼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万。盍随我往江西庐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即载银数万，随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率大盗数十，明火执杖，来劫取银，曰：“毋怖！我虽盗魁，然颇有良心，念汝等供养我甚诚，当留下千金，俾汝等还乡。”于是石氏兄弟以全数与之，惘惘然归。十年后，安庆按察使衙门狱吏差人来召赞臣曰：“狱有大盗徐某请君相见。”赞臣不得已，往，果见先生。先生曰：“我劫数已尽，死亦何辞。但念我数年交谊，为葬其遗骸。”脱手上金钏四只，与赞臣为棺费，且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时，汝可来送。”至期，赞臣往市曹，见先生反接待斩。忽胯下出一小儿，作先生音曰：“看杀我，看杀我。”须臾头落，小儿亦不见。其时臬使为祖廷圭，满洲正蓝旗人。

秦毛人

湖广郧阳房县有房山，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鸡犬，拒之者必遭攫搏。以枪炮击之，铅子皆落地，不能伤。相传制之之法，只须以手合拍，叫曰：“筑长城，筑长城。”则毛人仓皇逃去。余有世好张君名敔者，曾官其地，试之果然。土人曰：“秦时筑长城人，避入山中，岁久不死，遂成此怪，见人必问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吓之。”数千年后犹畏秦法，可想见始皇之威。

貘

房山有貘兽，好食铜铁，而不伤人。凡民间犁锄刀斧之类，见则涎流，食之如腐；城门上所包铁皮，尽为所啖。

人同

喀尔喀有兽，似猴非猴，中国人呼为“人同”，番人呼为噶里。往往窥探穹庐，乞人饮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属，被人呼喝，即弃而走。有某将军畜养之，唤使莝豆樵汲等事，颇能服役。居一年，将军任满归，人同立马前，泪下如雨，相从十余里，麾之不去。将军曰：“汝之不能从我至中国，犹我之不能从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鸣而去，犹屡回头仰视云。

人虾

国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难，而不肯死于刀绳水火。念乐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戕，仿而为之。多娶姬妾，终日荒淫。如是数年，卒不得死。但督脉断矣，头弯背驼，伛偻如熟虾，匍匐而行。人戏呼之曰“人虾”。如是者二十余年，八十四岁方死。王子坚先生言幼时犹见此翁。

鸭嬖

江西高安县僮杨贵，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都无所拒。一日夏间，浴于池中，忽一雄鸭飞起，啮其臀，而以尾扑之，作抽叠状，击之不去。须臾死矣，尾后拖下肉茎一缕，臊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杨为“鸭嬖”。

屿屡精

无锡华生，美风姿，家居水沟头，密迩圣庙。庙前有桥甚阔，多为游人憩息。夏日，生上桥纳凉。日将夕，步入学宫，见间道侧一小门，有女徘徊户下。生心动，试前乞火，女笑而与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进词，而女已阖扉，遂记门径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门相待，生叩姓氏，知为学中门斗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静僻一室，妾当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门。"生喜，急归，诳妇以畏暑宜独寝，洒扫外室，潜候于门。女果夜来，携手入室，生喜过望。自是每夕必至。数月后，生渐羸弱。父母潜窥寝处，见生与女并坐嬉笑，亟排闼入，寂然无人。乃严诘生，生备道始末，父母大骇，偕生赴学宫踪迹，绝无向时门径。遍访门斗中，亦并无有女者，共知为妖。乃广延僧道，请符箓，一无所效。其父研硃砂与生，曰："俟其来时，潜印女身，便可踪迹。"生俟女睡，以硃砂散置发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人入圣庙遍寻，绝无影响。忽闻邻妇诟小儿曰："甫换新裤，又染猩红，从何处染来耶？"其父闻而异之，往视，小儿裤上尽硃砂，因究儿所自，曰："适骑学宫前负碑龟首，不觉染此。"往视屿屡之首，硃砂在焉。乃启学官，碎碑下龟首，石片片有血丝，腹中得小石如卵，坚光若镜，锤之不碎，远投太湖。自是女不复来。阅半月，女忽直入寝所，詈生曰："我何负卿，竟碎我身体！然我亦不恼也。卿父母所虑者，为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宫灵药，服之当无恙。"出草叶数茎，强生食，其味香甘，且云："前者居处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远，便当长住此矣。"自是白昼见形，惟不饮食，家人大小咸得见之。生妻大骂，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拥生坐床，不令女上，女亦不强。但一就枕，妻即惛惛长睡，不知所为，而女独与生寝。生服灵药后，精神顿好，绝不似曩时孱弱，父母无奈，姑听之。如是年余，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熟视生曰："君妖气过重，不实言，死期近矣。"生以实告，疥道人邀入茶

肆，取背上葫芦，倾酒饮之，出黄纸二符，授生曰：“汝持归，一贴寝门，一贴床上，毋令女知。彼缘尚未绝，俟八月十五夜，吾当来相见。”时六月中旬也。生归，如约贴符。女至门惊却，大诟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岂惧此哉！”词甚厉而终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语告君，凭君自择，君且启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爱君，道人亦爱君。妾爱君，想君为夫；道人爱君，想君为龙阳耳：二者郎君择焉。”生大悟，遂相爱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与女并坐看月，忽闻唤名声，见一人露半身于短墙外，迫视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缘将尽，特来为汝驱除。”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秽言谤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饶他！”书二符曰：“速去擒来！”生方逡巡，适家人出，遽将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战栗作噤，乃缚女手，拥之以行。女泣谓生曰：“早知缘尽当去，因一点痴情，淹留受祸。但数年恩爱，卿所深知。今当永诀，乞置我于墙阴，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须臾缓死，卿能见怜否？”生固不忍绝之也，乃拥女至墙阴，手解其缚。女奋身跃起，化一片黑云，平地飞升。道人亦长啸一声，向东南腾空追去，不知所往。

阴间中秋官不办事

罗之芳，湖北荆州府监利县举人。辛未会试，有福建浦城县李姓者来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馆选。”罗询其故，李不肯说，云俟验后再说。榜发，果中进士，竟未馆选。乃往问之，据云：“前得一梦，梦足下将为浦城县老父台，故来相访。”罗还家，选期尚早，乃就馆某氏，自道将来选官必得浦城矣。不料处馆三年，一病而殁，家中亦不知李所说梦中事也。又一年后八月十五日，家中请仙，乩盘大书：“我系罗之芳，今回来了。”合家不信，乩上书：“你等若不信，有螺蛳湾田契一纸，我当年因殁于馆中，未得清付家中，尚记得夹在《礼记》某篇内，尔等现在与田邻构讼，可查出呈验，则四至分

明，讼事可息。”家人当即检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写数十“哭”字，问：“现在何处？”乩写：“做浦城县城隍。”且云：“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办事，然必月朗风清，英魂方能行远。今适逢此夕，故得间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来了。”又吩付家人：“庭外草木，不得摇动，我带回鬼吏、鬼卒，有十余人，皆依草附木而栖。鬼性畏风，若无所凭藉，被风一吹，便不知飘泊何处，岂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们么？”乩盘书毕，又做长赋一篇乃去。

缚山魈

湖州孙叶飞先生，掌教云南，素豪于饮。中秋夕，招诸生饮于乐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声，如大石崩压之状。正愕视间，门外有怪，头戴红纬帽，黑瘦如猴，颈下绿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跃而至。见诸客方饮，大笑去，声如裂竹。人皆指为山魈，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则闯入右首厨房。厨者醉卧床上，山魈揭帐视之，又笑不止。众大呼，厨人惊醒，见怪，即持木棍殴击，山魈亦伸臂作攫搏状。厨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滚地上。众人各持刀棍来助，斫之不入，棍击良久，渐渐缩小，面目模糊，变一肉团。乃以绳捆于柱，拟天明将投之江。至鸡鸣时，又复几上有极大声响。急往视之，怪已不见。地上遗纬帽一顶，乃书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窃。而此怪好戴纬帽，亦不可解。

门夹鬼腿

尹月恒住杭州艮山门外，自沙河滩归，怀菱半斤。路经钵盂潭，人稀地旷，有义冢数堆，觉怀内轻松，探所买菱，已失去矣。因转身

寻至义冢，见菱肉剖碎，并聚冢尖。尹复拾至怀内，踉跄归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尝菱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馋，汝必尽数取回，何吝啬若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饱食不去！”其家惧，即供饭，为主人赎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门，后人把门闭。其家循此例，闭门过急，尹复大声云：“汝请客当恭敬，今吾等犹未走，而汝门骤闭，夹坏我腿，痛苦难禁，非再大烹请我，则吾永不出汝门矣。”因复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发不脱体，卒以此亡。

祭雷文

黄湘舟云：渠田邻某有子，生十五岁，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谁敢侮。雷之击，谁敢阻。虽然，我有一言问雷祖：说是我儿今生孽，我儿今年才十五。说是我儿前世孽，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语！”祭毕，写其文于黄纸焚之，忽又霹雳一声，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读是习凿齿后身

吾乡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荐博学鸿词。少尝梦至一室，秘书古器，盎然横陈。榻坐一叟，短身白须，见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颀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汉之陈寿也。作《三国志》，黜刘帝魏，实出无心，不料后人以为口实。”指榻上人曰：“赖此彦威先生，以《汉晋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后身，闻方撰《历代编年纪事》，夙根在此，须勉而成之！”言讫，手授一卷书，俾题六绝句而寤。寤后仅记二句曰：“惭无《汉晋春秋》笔，敢道前身是彦威。”后介眉年八十余，进呈所撰《编年纪事》，得赐翰林侍读。

周若虚

慈溪周若虚，久困场屋，在城外谢家店教读四十余年，凡村内长幼靡不受业。一日晚膳后，在馆独坐。有学生冯某，向前作揖，邀若虚至家，有要事相恳。言毕告别，辞色之间，甚觉惨惋。若虚忆冯某已死，所见者系鬼，不觉大惊，即诣其家。冯某之父梦兰，在门外伫立，见即挽留小饮。若虚亦不道其所以，闲话家常，不觉漏下三鼓，不能回家。梦兰留宿楼上，在中间设榻，间壁即冯某之妻王氏住房，隐隐似有哭声。若虚秉烛不寐，见楼梯上有青衣妇人，屡屡伸头窥探，始露半面，继现全身。若虚呵问何人，其妇厉声曰："周先生，此时应该睡矣！"若虚曰："我睡与不睡，与汝何干！"妇曰："我是何人，与先生何干！"即披发沥血，持绳奔犯。若虚惊骇欲倒，忽背后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学生在此保护。"谛视之，即已故之冯生也，随亦不见。若虚喊叫其父，梦兰持烛上楼，若虚具道所见，梦兰即叫媳妇王氏开门，杳无声息；抉门入，则身已悬梁上矣。若虚协同解救，逾时始苏。因午前王氏与小姑争闹，被翁责骂，短见轻生，恶鬼乘机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于若虚。

葛道人以风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赀，半以与子，而挟其半以游。过钱唐江，将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学道？"葛与谈甚悦。叟曰："某福建人也，明习天文，曾官于钦天监，辞官归二十年矣。子如不弃，明春当候子于家。"写居址与之。葛次年如期往访，不遇，怅怅欲回。晚入旅店，又见一道士，貌伟神清，终夕不发一语。葛就而与谈，自陈为访仙故来，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荐子入庐山，见吾师兄云林先生，可以

为子师。”葛求荐书而往，行深山中十余日，不见踪迹，心窃疑之。一日，见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风作盥沐状。葛异之，因陈道人书，拜于座下。老人曰：“汝来太早矣，尚有人间未了缘三十年。吾且与汝经一卷、法宝一件，汝出山诵经守宝，以济世人。三十年后再入山，吾传汝道可也。”葛问以手招风何为，曰：“修神仙术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招风所以洗手也。”因导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家，葛道人学其术，能治鬼服妖。所谓法宝者，乃一鹅子石，有缝，颇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动闪闪如交睫，然葛亦不轻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住运司署前，与葛道人善。其长子旭初妻有娠，询道人说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来，沈与水，置几上。道人默念咒语数通，侧耳听片时，蹙额曰：“奈何，奈何？”沈惊问故，曰：“汝妻不久有难，恐伤性命，不暇问男女也。”沈虽素知道人灵异，然其妻甚健，疑信参半。未几，沈妻持灯上楼，忽大声呼痛，其翁姑与其夫急走视之，已卧床颠扑，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泄我恨。”其声若绍兴人。沈夫妻环叩之，答曰：“我自报冤，不干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碗，口作咒语，手撮米击病者，病者作畏惧状，曰：“我奉符命报冤，道人勿打。”道人曰：“汝有何冤？”病者答曰：“予山阴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邻家妇。予时四岁，偶戏其家，碎其碗，伊詈我母与私夫某往来，故生此恶儿。予诉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挞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妇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寻着。”道人告沈曰：“报冤索命事都是东岳掌管，必须诉于岳帝。允救，方可以法治；否则难救。”沈清晨赴法华山岳帝庙，默诉其事，占得上上签，归告道人。其时妇胎已堕，道人嫌不洁，不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诣榻前，书召彩云符一纸，问：“好看否？”病妇答

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观？”应曰：“诺。”道人即捏诀向空一捉，曰：“得矣！”驰下楼去。病人昏迷若醒，曰：“我为何遍身痛极，腹甚饥！”左右与之食。安未半刻，又作哭声曰：“汝擒我孙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毕，颠狂如故，口中作声甚杂，皆杭音。内有一鬼云：“我辈皆张老头儿邀来，你家若肯斋荐，我等即去。”沈邀僧作道场，众声称谢不已。忽又作张老者声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轻我？诸人馒头皆是菜心，我独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视所设张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换与之，求其去，终不肯。复请道人来，道人授桃枝一束，曰：“吵则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欲打势，妇哀鸣曰：“勿打，我去，我去！”道人立门外，预设一瓮，向空骂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纸封其口，携去，沈妇从此愈矣。半年后，有人遇道人于理安寺，见众僧扛道人行空室中，七昼夜不着土木，口吐黑汁数升，污沾衣，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真之身，污产妇秽气，幸众长老超度，不然，几堕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绍兴民家有楼，终年镉闭。一日，有远客来求宿，主人曰：“宅东有楼，君敢居乎？”客问故，曰：“此楼素积辎重，二仆居之，夜半闻叫号声，往视之，见二仆颜色如土，战栗不能言。少顷云：‘我二人甫睡，尚未灭烛，见一物长尺许，如人间石敢当状，至榻前搴帏欲上，我等骇极，不觉大呼，狂奔而下。所见如此。’自是莫敢有楼居者。”客闻，笑曰：“仆请身试之。”主人不能挽，为涤尘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楼，燃烛佩剑以待。漏三下，有声索索，自室北隅起。凝睇窥之，见一怪如主人所言状，跳而登座，翻阅客之书卷。良久，复启其箧，陈物几上；一一审视。箧内有徽州炮竹数枚，怪持向灯前把玩。良久，烛花飞落药线上，轰然一声，响如霹雳。此怪唧唧滚地，遂殁不见。心大异之，虞其复来，待至漏尽，竟匿迹销声矣。晨

起告主人，互相惊诧。至夜客仍宿楼上，杳无所见，此后楼中怪绝。

喀雄

喀雄者姓杨。父作守备，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将，镇河州。怜其孤，抚养之。周有女，年相若，见雄少年聪秀，颇爱之，时与饮食。周家法甚严，卒无他事。有务子者，亦周戚也。直宿书斋。夏月，雄苦热，徘徊月下，见周女冉冉而至，遂与成欢。次日入内，见女晓妆，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自后无日不至。务子闻其房中笑语，疑而窥之，见雄与周女相狎，而心大妒，密白周公。周入宅让其夫人，夫人曰："女儿夜夜与我同床，焉有此事！"周终以为疑，借他事杖雄而遣之。雄无所依，栖身兰州古寺中。一日者，女忽至，带来辎重甚富。雄惊且喜，问从何来，曰："与我叔父同来。"盖周公之弟名锷者，亦武官也，方升兰州守备。雄深信不疑，与女居半月，扬扬如富人。叔到任后，遇诸涂，喜曰："侄在此乎？"曰："然。"叔策马登其堂，侄妇出拜，乃周女也。大惊问故，雄具言之。锷曰："予来时不闻署中失女事，岂吾兄讳之耶？"居数日，借公事回河州，备述其事。周大骇曰："吾女宛然在室，顷且同饭，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冒托耶？"夫人曰："与其使狐狸冒托我女之名，玷我闺门；不如竟以真女妻之，看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为然，即招雄归成亲。合卺之夕，西宁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不知所措。女笑而谓之曰："何事张皇？儿狐也，实为报德而来。令祖作将军时，尝猎于土门关，儿贯矢被擒，令祖拔矢纵之。屡欲报恩，无从下手。近知郎爱周女而不得，故来作冰人，以偿汝愿。亦因子与周女有夙缘；不然，儿亦不能为力也。今媒已成，儿去矣。"倏然不见。

常熟程生

乾隆甲子，江南乡试，常熟程生年四十许，头场已入号矣。夜忽惊叫，似得疯病者。同号生怜而问之，俯首不答。日未午，即收拾考篮，投白卷求出。同号生不解其意，牵裾强问之。曰："我有亏心事发觉矣。我年未三十时，馆某搢绅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侄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间。适清明节，诸生俱归家扫墓，惟柳生与余相对。余挑以诗曰：'绣被凭谁寝，相逢自有因。亭亭临玉树，可许凤栖身？'柳见之脸红，团而嚼之。余以为可动矣，遂强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知已被污，大恸。余劝慰之，沉沉睡去。天明，则柳已缢死床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饮泣而已。不料昨进号，见柳生先坐号中，旁一皂隶，将我与柳齐牵至阴司处。有官府坐堂上，柳诉良久，余亦认罪。神判曰：'律载：鸡奸者，照以秽物入人口例，决杖一百。汝为人师而居心淫邪，应加一等治罪。汝命该两榜，且有禄籍，今尽削去。'柳生争曰：'渠应抵命，杖太轻。'阴官笑曰：'汝虽死，终非程所杀也。倘程因汝不从而竟杀汝，将何罪以抵之？且汝身为男子，上有老母，此身关系甚大，何得学妇女之见，羞忿轻生？《易》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从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贞童，圣人立法之意，汝独不三思耶？'柳闻之大悔，两手自搏，泪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着罚往山西蒋善人家作节妇，替他谨守闺门，享受旌表。'判毕，将我杖三十放还魂，依然在号中。现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终不中也，不去何为？"遂呻吟颓唐而去。

怪风

凉州大靖营有松山者，在沙碛中，古战场也。将军塔思哈因公领兵过其处，白草黄云，一望无际。忽见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万点，蔽日而来，声若雷霆，人马失色。哈大惊，谓是山移。俄而渐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马，闭目据地，互相抱持。顷之，天地如墨，人人滚

地，马亦翻倒。良久始定。麾下三十六人，满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数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营，告总兵马成龙。马笑曰：“此风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风，塞外至冬常常有之，不伤性命。但公等为沙石所击，从此尽成麻面，年貌册又须另造矣。”

孝女

京师崇文门外花儿市居民皆以制通草花为业。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制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啜废寝，明慰暗忧。适有邻媪纠众妇女往丫髻山进香者，女因问：“进香可能疗父病否？”媪曰：“诚心祈祷，灵应如响。”女曰：“此间去山，道里几何？”曰：“百余里。”曰：“一里几何？”媪曰：“二百五十步。”女谨记之。每夜静父寝，持香一炷，自计步数里数，绕院叩头，默祝身为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余。向例，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绅，每至四月，无不进香，以鸡鸣时即上殿拈香者为头香。头香必待大富贵家，庶人无敢僭越。时有太监张某往进头香，甫辟殿门，已有香在炉中。张怒，责庙主，庙主曰：“殿不曾开，不识此香何由得上。”张曰：“既往不咎。明日当来上头香，汝可待我，毋许别人先入。”庙主唯唯。次日，始四更，张已至，至则炉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礼拜伏地，闻人声，倏不见。张曰：“岂有神圣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现者？此必有因。”坐二山门外，聚香客而告之，并详述所见容态服饰。一媪听良久，曰：“据君所见，乃吾邻女某也。”因说其在家救父礼拜之事。张叹曰：“此孝女，神感也。”进香毕，即策马至女家，厚赐之，认为义女。父病旋愈。因太监周恤，故家渐温饱。女嫁大兴张氏，为富商妻。

老妪变狼

广东厓州农民孙姓者，家有母，年七十余。忽两臂生毛，渐至腹背，再至手掌，皆长寸余，身渐伛偻，尻后尾生。一日，仆地化作白狼，冲门而去。家人无奈何，听其所之。每隔一月或半月，必还家视其子孙，照常饮啖。邻里恶之，欲持刀箭杀之。其子妇乃买豚蹄，俟其再至，嘱曰："婆婆享此，以后不必再来，我辈儿孙深知婆婆思家，无恶意，彼邻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伤，则做儿媳者心上如何忍得？"言毕，狼哀号良久，环视各处，然后走出。自后竟不来矣。

义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爱一犬，名花儿，出则相随。春日丰台看花，归迟人散，遇三恶少方坐地轰饮。见公子美，以邪语调之。初而牵衣，继而亲嘴。公子羞沮遮拦，力不能拒，花儿咆哮奋前咬噬，恶少怒，取巨石击之，中花儿之头，脑浆迸裂，死于树下。恶少无忌，遂解带缚公子手足，剥去下衣，两恶少踏其背，一恶少褪裤，按其臀将淫之。忽有癞狗从树林中突出背后，咬其肾囊，两子齐落，血流满地。两恶少大骇，拥伤者归。随后有行人过，解公子缚，以下衣与之，始得归家。心感花儿之义，次日往收其骨，为之立冢。夜梦花儿来，作人语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图报，而被凶人打死。一灵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癞狗身上，终杀此贼。犬虽死，犬心安矣。"言毕，哀号而去。公子明日访至卖腐家，果有癞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且老，从不咬人。昨日归家，满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访之，恶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塘西镇丁水桥篙工马南箴，撑小舟夜行，有老妇携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妇女无归，渡之亦阴德事。”老妇携女应声上，坐舱中，嘿无言。时当孟秋，斗柄西指，老妇指而顾其女笑曰：“猪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趋风气若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随时为转移，虑世间人不识春秋耳。”舟客怪其语，瞪愕相顾。妇与女夷然绝不介意。舟近北关门，天已明，老妇出囊中黄豆升许谢篙工，并解麻布一方与之包豆，曰：“我姓白，住西天门。汝他日欲见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讫不见。篙工以为妖，撒豆于野。归至家，卷其袖，犹存数豆，皆黄金也。悔曰：“得毋仙乎？”急奔至弃豆处迹之，豆不见而麻布犹存。以足蹑之，冉冉云生，便觉轻举，见人民村郭历历从脚下经过。至一处，琼宫绛宇，小青衣侍户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妇人出，曰：“吾与汝有宿缘，小女欲侍君子。”篙工谦让非耦。妇人曰：“耦亦何常之有。缘之所在，即耦也。我呼渡时，缘从我生；汝肯渡时，缘从汝起。”言未毕，笙歌酒肴，婚礼已备。篙工居月余，虽恩好甚隆，而未免思家。谋之女，女教仍以足蹑布，可乘云归。篙工如其言，竟归丁水桥。乡里聚观，不信其从天而下也。嗣后屡往屡还，俱以一布为车马。篙工之父母恶之，私焚其布，异香累月不散。然往来从此绝矣。或曰姓白者，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镇江程姓者，抱布为业，夜从象山归，过山脚，荒冢累累，有小儿从草中出，牵其衣。程知为鬼，呵之不去。未几，又一小儿出，执其手。前小儿牵往西，西皆墙也，墙上簇簇然黑影成群，

以泥掷之。后小儿牵往东，东亦墙也，墙上啾啾然鬼声成群，以沙撒之。程无可奈何，听其牵曳。东鬼西鬼，始而嘲笑，既而喧争。程不胜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群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读书，迂腐可憎，须避之。"果见一丈夫魋肩昂背，高步阔视，持大扇击手作拍板，口唱《大江东》，于于然来。群鬼尽散。其人俯视程，笑曰："汝为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随吾而行。"程起从之。其人高唱不绝，行数里，天渐明，谓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谢，问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东门十字街。"程还家，口鼻窍青泥俱满，家人为熏沐毕，即往东门谢冷姓者，杳无其人。至十字街，问左右邻，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嵋，乃顺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号也。"

钉鬼脱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贼有名，每夜伺人于阴僻处。将往一村，有持绳索者贸贸然急奔，冲突其背。殷私忆此必盗也，尾之至一家，则逾垣入矣。殷又私忆捕之不如伺之：捕之不过献官，未必获赏；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闻隐隐然有妇女哭声，殷疑之，亦逾垣入，见一妇梳妆对镜，梁上有蓬头者，以绳钩之。殷知此乃缢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邻右惊集，殷具道所以，果见妇悬于梁，乃救起之。妇之公姑咸来致谢，具酒为款。散后，从原路归，天犹未明。背簌簌有声，回顾则持绳鬼也，骂曰："我自取妇，干汝何事，而破我法！"以双手搏之。殷胆素壮，与之对搏，拳所著处，冷且腥。天渐明，持绳者力渐惫，殷愈奋勇，抱持不释。路有过者，见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骂，上前谛视，殷恍如梦醒，而朽木亦坠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钉钉之庭柱，每夜闻哀泣声不胜痛楚。过数夕，有来共语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声如小儿，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钉钉汝，若以绳缚汝，则汝愈苦矣。"群鬼噪

曰：“勿言，勿言！恐泄漏机关，被殷学乖。”次日，殷以绳易钉如其法。至夕，不闻鬼泣声。明旦视朽木，竟遁去。

樱桃鬼

熊太史本僦居京师之半截胡同，与庄编修令舆居相邻。每夜置酒，互相过从。八月十二日夜，庄具酒饮熊，宾主共坐，忽桐城相公遣人来招庄去。熊知其即归，独酌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饮，杯已空矣。初犹疑己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见有巨手蓝色从几下伸出探杯。熊起立，蓝手者亦起立。其人头目面发，无一不蓝。熊大呼，两家奴悉至，烛照无一物。庄归闻之，戏熊曰：“君敢宿此乎？”熊年少气豪，即命僮取被枕置榻上，而麾僮出，独持一剑坐。剑者，大将军年羹尧所赠，平青海血人无算者也。时秋风怒号，斜月冷照，榻施绿纱帐，空明澄彻。街鼓鸣三更，心怯此怪，终不能寐。忽几上铿然掷一酒杯，再铿然掷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来矣！”俄而一腿自东窗进，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腿自西窗进，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将人身当中分锯作两半者，皆作蓝色。俄合为一，睒睒然怒睨帐中，冷气渐逼，帐忽自开。熊起，拔剑斫之，中鬼臂，如着敝絮，了无声响，奔窗逃去。熊追至樱桃树下而灭。次早，主人起，见窗外有血痕，急来询问，熊告所以。乃斩樱桃树，焚之尚带酒气。窗外有司阍奴，老矣，既聋且瞽，所卧窗榻乃鬼出入经过处，杳无闻见，鼾声如雷。熊后年登八旬，长子巡抚浙江，次子监司湖北。常笑谓人曰：“余以胆气福气胜妖，终不如司阍奴之聋且瞽尤胜妖也。”

鼠啮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变，厦门司马林西仲不降，被缚入狱。西仲平素画一小像，忽被鼠啮断其头，环颈一线如刀截者。家人号哭，以为不祥。未几王师破耿，出西仲于狱，复其官，加迁三级。西仲还家，家人置酒庆再生。是夕，闻群鼠声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视之，所衔去小像之头，共持来还西仲也。

子不语卷七

尹文端公说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总督陕西。苏州顾某者，为绥德州知州，貌素丰。是年九月，顾赴西安求见，则尪羸已甚。尹公疑其病，问之，顾跪而请曰：“某平生读书，从不信鬼神事，况敢妄言于大人前耶？今旦暮将死，不敢不告，为身后计。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书斋，见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请公会讯，备骑在门。’视其帖，同寅汤栻也。某即上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为欲造姓名册送上帝，须与公会办。’某未答，旁一吏跪启：‘册草创未就，须八月二十四日方可誊清。’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还，约至期勿爽。某复上马，行三十里入署，见己身僵卧床上，妻子号泣于旁。皂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复合，四肢筋骨五脏之间酸楚莫状。苏醒后始进米饮。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即具衣冠，诀别幕友、妻子，泣嘱曰：‘尸勿寒，且缓殓。’至午，昏晕类中风者，果皂衣人来，引至前处。古衣冠者坐堂上，列两几于前，如世间会审状。吏逐名点唱，无相识者。至第三名，即本州之皂隶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东房吏某也。其余人眼中虽甚熟悉，而不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问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问耶？公永当在此共事，自然具晓一切。’问来当何时，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时速归，部署家事可也。’复拱手别，苏醒如故，身之狼狈尤甚于前。未几，此县大疫，一吏一役俱染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远，故来诀别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边，过绥德州，内幕许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访顾，而顾仍无恙。来谒于辕，体充实如故。公戏之曰：“鬼言何以灵于吏役，而不灵于汝耶？”顾叩头谢

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陕时，接华阴县某禀启云：“为触犯妖神陈情禀死事：卑职三厅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佥曰：‘是树有神，伐之不可。’某不信，伐之，并掘其根。根尽见鲜肉一方，肉下有画一幅，画赤身女子横卧。卑职心恶之，焚其画，以肉饲犬。是夜觉神魂不宁，无病而憔悴日甚，恶声汹汹，目无见而耳有闻。自知不久人世，乞大人别委署篆者来。”尹公得禀，袖之与幕客传观，曰：“此等禀帖，作何批发？”言未毕，华阴县报病故文书至矣。

霹雳脯

海州朱先生，康熙间人，貌三四十岁，或出或隐，不知寒暑，常曰：“海州气象好，惜读书者少耳。”出游数年，归语人曰：“吾家竹垞子殊博雅，可与谈；山阴阎百诗，亦后来之秀，惜其俱未闻道耳。”居亡何，又语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击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惊诸君，诸君须避之。”至期，云雨晦冥，见大蜘蛛脚自空中下，雷乍响而哑矣。旷野有血肉一团，大如车轮，朱指示人曰：“此斗败霹雳脯也。”以酒烹之，独坐而啖。又一日，雷雨复集，朱张口空中，吐白丝数百丈，盘密如网，有火龙腾空而至，奋鬣舒爪于网外，终不能入，良久入云去。朱叹曰：“海滨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将逝矣。”竟去，不知所终，人疑为蜘蛛精也。

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伸之叔岳刘民牧，作长洲主簿，居前宗伯孙公岳颁赐第，翼伸归湖之便访焉。天暑，浴于书斋，月色微明，觉窗外有气喷入，如晓行臭雾中，几上鸡毛帚盘旋不已。徐拍床喝之，见

床上所挂浴布与茶杯飞出窗櫺外。窗外有黄杨树，杯触树碎，声铿然。徐大骇，唤家奴出视，见黑影一团，绕瓦有声，良久始息。徐坐床上，片时帚又动，徐起以手握帚，非平时故物，湿软如妇人乱发，恶臭不可近，冷气自手贯臂，直达于肩，徐强忍持之。墙角有声，如出瓮中者，初似鹦鹉学语，继似小儿啼音，称："我姓吴名中，从洪泽湖来，被雷惊，故匿于此，求恩人放归。"徐问："现在吴门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则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献方以乞恩。"徐令数药名而手录之。录毕，不胜其臭，且臂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惧为祟。家奴在旁，各持坛罐，请纳帚而封焉。徐从之，封投太湖。所载方：雷丸四两，飞金三十张，硃砂三钱，明矾一两，大黄四两，水法为丸，每服三钱。苏州太守赵文山，求其方以济人，无不活者。

千年仙鹤

湖州菱湖镇王静岩，家饶于财，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广可五六亩。宴客日暮，必闻厅柱下有声，如敲竹片。静岩恶之，对柱祝曰："汝鬼耶？则三响。"乃应四声。曰："若仙耶？则四响。"乃应五声。曰："若妖耶？则五响。"乃乱应无数。有道士某来设坛，用雷签插入柱下。忽家中婢头坟起，痛不可忍，道士撤签，婢痛止。间一日，婢忽狂呼，如伤寒发狂者。召医视之，按脉未毕，举足蹋医，伤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闻婢病，来视之，初入门，大惊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墙，白色，无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长三四尺，向人嗡张。"女惊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计驱妖，有请乩仙者来，言仙人草衣翁甚灵，可以镇邪。王如其言，设香案，置盘，乩笔割然有声，穿窗而出，于窗纸上大书曰："何苦何苦，土地受过。"主人问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遽请仙驾，将当方土地神发城隍笞二十矣。自后此妖寂然。

草衣翁与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验。或请姓名，曰：“我千年仙鹤也。偶乘白云过鄱阳湖，见大黑鱼吞人，予怒而啄之，鱼伤脑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状貌付我，我今姓陈名芝田，草衣者，吾别字也。”或请见之，曰：“可。”请期，曰：“在某夜月明时。”至期，见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须，冠角巾，披晋唐服饰，良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说三事

高邮夏醴谷先生，督学湖南，舟过洞庭，值大风浪，诸船数千，泊岸未发。夏性急，欲赶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风而行，诸船随之。扬帆至湖心，风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见水面二短人，长尺许，面目微黑，掠舟指橹，似巡逻者，诸船中人俱见之。风定日出，渐隐去矣。公居督学衙门，家丁子弟白日见怪，见者必病。公夫人扃闭子弟，午后不许至园，嘱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阅卷灯下，闻哭声自西来，殷殷田田，群响杂沓，飞沙打窗，如雨而下。公厉声曰：“吾已悉尔意，明日祭汝可也！”其声渐远而灭。公诘朝寻其声来之处，有破屋一间，木主数十，皆前任学臣阅卷幕友卒于署者。因为文，具牲牢祭之，此后怪绝。公门生朱仕琇，从福建入都。至山东茌平道中，日暮投宿，风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觅店，停车于三叉路口待之。夜二更，天地昏黑，见远树中火光忽上忽下，疑为家人持火至矣。少顷，火光渐近，大如车轮，错落数十，高者至苍天，低者及马足。大骇，以为必非人灯。近视之，火光中有三人掠车而过，其中行者，当额闪闪有眼，朱衣博带，须眉伟然；旁侍儿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须老翁，伛偻先驱，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从此孔出，如灶突泄烟者然。见人了无惊异，徐步入远村而没。少顷，家人与店家至，云共见之，相与诧骇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间，任雨林进士有诗名，宰河南鞏县。昼卧书室，见簪花女郎持名纸，称石大夫招饮。舆夫盈门，俱来迎接，任不觉身随之行。良久，至一府，闬闳巍然。主人戴晋巾，锦襜褕，叉手出迎，谈论风发。坐定，席设水陆奇珍，皆目所未睹，女乐二八，舞修修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后园，极亭台花木之胜。园后有井，水绿色，主人手黄金勺，呼左右酌水，为任公解酲。任初沾唇，觉有辛恶之味，唇为之焦，因辞谢，不举其勺。主人强之，众美人伏地劝请，任不得已，为尽之。俄而腹痛欲裂，呼号求归，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且暂别再会。”任仓皇登车，痛愈甚，从原路归。过城隍庙，城隍神趋出迎，喈曰：“石季伦老奴才又毒人乎？昨作主饮君者，晋石崇也。崇生时，取精多，用物宏；诛死时，受孙秀屠割，血肉狼籍。强魂不散，为罗刹尊神，誓杀名士三千，以泄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诉冤上帝，帝不能救，封为城隍神，赐药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毕，取药塞任口中。任痛遽止，顷刻汗出而寤。其原卧之处，家人环泣，已迷懵二日矣。后修鞏县故城，掘地得碑，镌“金谷”两大字，类索幼安笔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阳也。

鬼差贪酒

杭州袁观澜，年四十未婚，邻人女有色，袁慕之，两情属矣。女之父嫌袁贫，拒之，女思慕成瘵，卒。袁愈悲悼，月夜无以自解，持酒尊独酌。见墙角有蓬首人手持绳，若有所牵，睨而微笑。袁疑为邻之差役，招曰：“公欲饮乎？”其人点头，斟一杯与之，嗅而不饮。曰：“嫌寒乎？”其人再点头，热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饮，然屡嗅则面

渐赤，口大张，不能复合。袁以酒浇入其口，每酒一滴，则面一缩，尽一壶而身面俱小，若婴儿然，痴迷不动。牵其绳，所缚者邻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罂，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画八卦镇厌之。解女子缚，与入室为夫妇，夜有形交接，昼则闻声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为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女气数已尽，吾借其尸可活，君以为功，兼可得资财作奁费。"袁翌日往访某村，果有女气绝方殓，父母号哭。袁呼曰："许为吾妻，吾有药能使还魂。"其家大喜，许之。袁附女耳低语片时，女即跃起，合村惊以为神，遂为合卺。女所记忆，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渐能晓悉。貌较美于前女。

李倬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贡生，赴京乡试，路过仪征。有并舟行者，自称姓王名经，河南洛阳县人，赴试京师，资费不足，求李挈带，李许之。同舟言笑甚欢，出所作制艺，亦颇清雅，惟篇幅稍短耳。与共食，必撒饭于地，每举碗，但嗅其气，无一粒纳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谢曰："某染膈症，致有此累，幸毋相恶！"既至京师，将赁寓所，王长跪请曰："公毋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阳生员，有才学，当拔贡，为督学某受赃黜落，愤激而亡。今将报仇于京师，非公不能带往。入京城时，恐城门神阻我，需公低声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称督学某，即李之座师。李大骇，拒之。鬼曰："公党师拒我，我行且祟公。"李无奈何，如其言。舍馆定，既往谒座主，其家方环泣，声达户外。座主出曰："老夫有爱子，生十九年矣，聪明美貌，为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疯疾，疾尤奇，持刀不杀他人，专杀老夫。医者莫名其病，奈何？"李心知其故，请曰："待门生入视郎君。"言未毕，其子在内笑曰："吾恩人至矣，吾当谢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语移时。旁人不解，更骇愕，都来问李，李告之故。于是举家跪李前，求为关说。李谓其子曰："君过

矣！君以被黜之故，气忿身死，毕竟非吾师杀君也。今若杀其郎君，绝其血食，殊非以直报怨之道；况吾与君有香火情，独不为我地乎？”其子语塞，瞋目曰：“公语诚是，然汝师当日得赃三千，岂能安享？吾败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价值若干，为我取来！”至则掷而碎之。又手指曰：“某箱内有貂裘数领，价值若干，为我取来！”至则举火焚之。事毕，大笑曰：“吾无恨矣！为汝赦老奴。”拱手作去状，其子霍然病已。李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见王君复至，则前驱巍峨，冠带尊严，曰：“上帝以我报仇甚直，命我为德州城隍。尚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为妖所凭，篡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时，彼必抗拒，吾已选神兵三千，与妖决战。公今夜闻刀剑声，切勿谛视，恐有所伤。邪不胜正，彼自败去。但非公作一碑记晓谕居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将来爵禄，亦自非凡，与公诀矣。”言毕拜谢，垂泪而去。是夜闻城内外兵马喧然，至五鼓始寂。李诘朝往城隍庙焚香作记，其道士已磨墨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托梦贫道，教相迎也。”李为镌石立碑，今犹存德州大东门外。

王将军妾

苏州慕崇士宰河南汲县，未遇时，馆京师任姓家，寓半截胡同。晚间独宿，灯下见物黑而毛，攫其书簏，慕手剑逐之，无所得。次晚，月下如厕，有女子冉冉来，慕疑主人婢妾，蹲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风凄然。慕始惊惧，投以瓦，了不复见。慕踉跄归至书斋，则女子在床矣，军妆持刀，容貌甚丽。呼之不应，驱之不去，召他人观之，皆不能见。慕遂病，呓语曰：“我明朝王将军妾也，久不得祭，故遣儿辈取食，汝以剑伤之，我亲来谢过，汝又蹲厕辱我，我故来索命。”同寓宾客俱为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车马送我归故乡，姑贷汝。”众如其言，慕苏醒。食粥未半晌，女又复来曰：“吾为汝辈所绐。衣服领袖并未裁缝，吾何以为衣耶？可速选缝人善治之！”众客

愈骇，视所陈之衣，果未开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进士，选河南汲县知县，路过开封，宿客店。店之西偏，扃室甚固。慕疑之，窥窗隙，见朱棺一口，横于中堂，凝尘数寸，棺之前和题曰“王将军亡妾张氏”。慕大惊且悔，心郁郁不乐。薄暮，女果至，妆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窥妾，妾之缘也。妾在此数十年，非取人见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今夜来伴君。”慕大惧，连夜呼驺入城，告开封同寅，将求道士驱之。开封守令留饮达旦。翌早与共至店中，一书僮自缢于床。守令怒，剖其棺，尸装束鲜浓，僵而不腐，焚之，竟无他怪。

仙鹤扛车

方绮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时曾上峨嵋山，意欲弃世学道。见老翁，长髯秀貌，戴羽巾，飘飘然导之前行，至一处，宫殿巍峨，似王者居。翁指示曰：“汝欲学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未归，汝少待。”俄而仙乐嘹嘈，异香触鼻，两仙鹤扛水精车，车中坐王者，状如世上所画香孩儿，红衣文葆，洁白如玉，口嬉嬉微笑，长不满尺许，诸神俯伏迎入宫。老翁奏曰：“有真心学道人郭某求见。”王命传入，注视良久，曰：“非仙才，速送回人间！”老翁掖郭下。郭问曰：“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为仙为圣为佛，及其成功，皆婴儿也。汝不闻孔子亦儒童菩萨？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万岁矣。”郭无奈何，仍自山下归家。犹记其殿门外朱书二对云：“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

红花洞

溧水知县曹江，初官蜀时，夏日昼寝，见二隶卒牵马来，邀与俱行。约二十余里，复有一人乘骏马，约束如军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烦君点放洞犯，幸勿辞劳！”曹愕然，莫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红花洞”，石门一双，封钥甚固。洞口胥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册，跪迎道左。军官以令箭付曹，嘱云：“照册点放。”言毕，乘马去。曹登座，一吏禀请启洞，向洞大呼开门者三，有阴气随呼而出，冷逼毛发。须臾，女鬼数千，蓬首垢面，纷然杂至，哀号困苦之声不可言状。吏按册唱名，开锁具，驱向南行。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后三女鬼，向曹哀求免放，曹辞以奉帝命，不能为力。三鬼愤惋，骂曰：“二十年后，会当相报！”放既毕，军官复来嘱隶云：“曹公劳矣，须好送还家。”隶卒仍以马送至中途，经大河，马渡水，忽失前足而堕。惊寤，见家人环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秘其事，不敢言于人。后二十年，长男妇病产卒。未期年，次媳当产，亦病，忽作呓语，呼姑至前曰：“红花洞事发矣！我房舍已定，当与李氏为邻。”笑指其小叔曰：“继我者当在此君，可恨翁当时令箭在手，乐得作人情，何故不肯乎？”言毕，张目大呼，血流破面，腹溃肠出死。姑与小叔奔告于曹，曹大骇，自忆此梦实未尝语人，不知乃媳何从知也。殓后寄其柩于古寺，寺中旧有朱棺一口，询之，果为某家妻李氏棺也。曹后第三子娶妇，亦以产卒。三妇年岁虽各有大小，计其始生，皆与梦时相上下。后侧室生儿，皆无恙。

大毛人攫女

西北妇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陕西咸宁县乡间有赵氏妇，年二十余，洁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闻墙瓦飒拉声，疑而出视，见妇赤身爬据墙上，两脚在墙外，两手悬墙内，急前持之。妇不能声，启其口，出泥数块。始能言，曰：“我出户溺，方解裤，见墙外有一大毛人，目光闪闪，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墙外

伸巨手提我髻至墙头，以泥塞我口，将拖出墙，我两手据墙挣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赵探头外视，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墙下，双手持妇脚不放。赵抱妇身，与之夺，力不胜，乃大呼村邻，邻远，无应者。急入室取刀，拟断毛人手救妇，刀至而妇已被毛人拉出墙矣。赵开户追之，众邻齐至，毛人挟妇去，走如风，妇呼救声尤惨。追二十余里，卒不能及。明早随巨迹而往，见妇死大树间，四肢皆巨藤穿缚，唇吻有巨齿啮痕，阴处溃裂，骨皆见，血裹白精，渍地斗余。合村大痛，鸣于官，官亦泪下，厚为殡殓。召猎户擒毛人，卒不得。

吴生不归

会稽县东四十里地名长溇，有吴生者，年十八，美丰仪，读书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归，自言：“某日坐书室，见美妇人降自屋上，招与偕行。随至大第中，陈设华美，往来者无一男子。室内更有一美，倚窗斜睇，具酒食共饮，饮毕两美迭就为欢。叩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间乐，我二人惟郎是从，郎但安居可也。’居数日，我偶动乡思，一女曰：‘郎思家矣，当送归，无苦郎心。’遂送至里门，我才得归。”自此神思恍惚。当午，家人为具膳，则云此味恶，不似彼食美也。当夕，为拭床帐，则云此物恶，不如彼物华也。未几，又失去，数日复归，所言如前，但颜色渐焦，举体有腥气。家人延僧道醮祝，都无所济。俄而数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经白塔，见山洞口有遗带，认系兄物。持归，率人秉火入洞，见兄裸卧淤泥间，作行房状。扶至家，灌以药饵，苏，张目怒曰：“我云雨未毕，卧锦衾中，何夺我至此！”于是亲族皆来守护，以铁索锢之，厌以符箓。生稍知惧，不敢寐。夜间，众方环坐，忽闻响声琅然，有光若电，绕室数匝，失生所在，铁索斩然中断，门窗仍闭，竟不知何自出也。次晨，再寻白塔山洞，茫然无得矣。于是远近传播洞中有妖，聚观者日

以千计。县令李公惧生事，亲来搜看，亦无所得，乃以石封洞门，观者止而生竟不归。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

杭州周生，从张天师过保定旅店，见美妇人跪阶下，若有所祈。生问天师，天师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间香火耳。"生曰："盍许之？"天师曰："彼修炼有年，颇得灵气，若与香火，恐恣威福，为人间祟。"生爱其美，代为祈请，天师曰："难却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过期可也。"命法官批黄纸付之去。三年后，生下第出都，过苏州，闻上方山某庵观音极著灵异，将往祷焉。至山下，同祷者教以步行，曰："此山观音甚灵，凡肩舆上山者，中道必仆。"生不信，肩舆上山，未十数武，扛果折，生坠地，幸无所伤。遂下舆步行。入庙，见香烛极盛。所谓观音者，坐锦幔中，勿许人见。生问僧，僧曰："塑像太美，恐见者辄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启视，果极妖冶，不类他处观音。谛视之，颇似曾相识者。良久，恍然是旅店中妇人。生大怒，指而数之曰："汝昔求我说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坏我舆，何太没良心也！且天师只许汝受香火三年，今已过期，恋此不去，岂竟忘前约乎？"语未毕，像忽扑地碎。僧大骇，亦无可奈何，俟生去，为之纠金重塑，而灵响从此寂然。

陈姓父幼子壮

扬州陈山农，世业骡马行，年五十余，病卧。见少年骑马自外入，掌其颈，遂昏迷，被少年提置马上，疾驰出门，陈号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掷之于地曰："速来，吾先行候汝！"复以掌击其股，乃驰去。陈心迟疑，而两足不觉前进。其行如飞，亦不甚倦，惟

所穿履觉易败，败则道旁有织履者为易之，易毕即行，了不通问，问亦不答。腹馁甚，见市中肴馔，试取食之，亦无禁。约行三昼夜，见道旁去思碑题名，知已入陕西咸阳城矣。及郭门，少年在焉，叱曰：“来何迟，累人三日痛楚！”即导入城，止一家门外。少年入复出，曳其裾至户内。见妇人辗转床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挈其项足，投妇人身。陈昏昏若入深岩中，腥秽满鼻，目不见天光，心窘甚。逾时见小隙微明，并力踊跃，豁然而堕，闻耳边多作贺声，曰：“得一佳儿。”陈更骇异，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妇满前，都无所闻。徐自审其声若甚小者，更摩视其耳目四肢，无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复生乎？”乃张目四顾，有老妪曰：“是儿目光焰焰，岂妖耶？再视当杀之！”陈惧，即瞑其目。自是沉沉若愚，胸中一切哀愁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渐久习惯，亦不复作前世想矣。至六岁，稍稍能言。其父行贾江南归，以绢绐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数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间。陈偶取玩视，母以父言禁之。陈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绅，不数金可得。”父大惊，固问之。陈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来时，生儿方十数岁，今当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访也。”父颔之。明年至扬州，果得其子，语以故，子亦以贸易故，欣然偕来，相见之下，略不相识。子鬑鬑有须，而父犹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债未还；某处有积金三百，存为汝婚，宜归取之，言讫欷歔。子不胜悲，归访之，其言皆验。后十余年，陈年壮，继父业，来江南访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皤然老妻，抚孤孙独存。陈不胜感慨，留三百金为前生妻治后事，具杯酒浇其前世墓而去。

吴生手软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丰县宰卢世昌修邑志，聘苏州吴生为誊录，与同事者同住一楼。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后事累

公。”友问故，吴愀然云：“我初赴丰时，至沛县道上，遇一妇人，求与共载；我以车小不许，妇随车行二十里。心窃讶之，问舆夫，皆不见，始知为鬼。晚投旅店，人静后，妇来坐榻上，语我曰：‘君与我年俱廿九，合为夫妇。’我大骇，以枕投之，随响而没，自此不复见形。时闻耳边嚅嚅作语，求作夫妇，呼我为写字人，噪聒不已。问：‘如何酬汝汝方去？’曰：‘与我钱二百，置楼板上，我即去。’如其言，既而钱仍在，妇来缠扰如初。奈何奈何？”友人咸相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数日，楼上大呼，众奔上，见吴倒地，腹右刀戳一洞，肠半溃出，喉下食颡已断。扶起之，绝无痛楚。卢公往视，吴手招之近前，作一“冤”字，卢曰：“是何冤？”曰：“欢喜冤家也。今早妇人来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问作何死法，妇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腹，痛不可忍。妇人亟以手按摩之，曰：‘此无济也。’所摩处遂不觉痛。我问：‘然则如何？’妇人自摩其颈作刎势，曰：‘如此方可。’我复以刀断左喉，妇人跌足叹曰：‘此亦无济，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按摩之，亦不觉痛，指右喉下曰：‘此处佳。’余曰：‘我手软矣，无能为也，卿来刺之。’妇遂披发摇首，持刀直前，而楼下诸公已走上矣。彼闻人来，掷刀奔去。”卢公诧异，为延医纳其肠。吴始不能饮食，用药敷治，亦遂平复。妇人不复再至，吴生至今尚存。

狐祖师

盐城村戴家有女，为妖所凭，厌以符咒，终莫能止，诉于村北圣帝祠，怪遂绝。已而有金甲神托梦于其家曰：“吾圣帝某部下邹将军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斩之。其党约明日来报仇，尔等于庙中击金鼓助我。”翌日，戴家集邻众往，闻空中甲马声，乃奋击金钲铙鼓，果有黑气坠于庭，村前后落狐狸头甚夥。越数日，其家又梦邹将军来曰：“我以灭狐太多，获罪于狐祖师，狐祖师诉于大帝。某日大帝来庙按其事，诸父老盍为我祈之！”众如期往，伏于廊下。至夜

半，仙乐嘹嘈，有冕服乘辇者冉冉来，侍卫甚众。后随一道人，厖眉皓齿，两金字牌署曰“狐祖师”。圣帝迎谒甚恭，狐祖师曰：“小狐扰世罪当死，但部将歼我族类太酷，罪不可逭。”圣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跪而请命。有周秀才者骂曰：“老狐狸，须白如此，纵子孙淫人妇女，反来向圣帝说情！何物狐祖师，罪当万斩！”祖师笑不怒，从容问：“人间和奸何罪？”周曰：“杖也。”祖师曰：“可知奸非死罪矣。我子孙以非类奸人，罪当加等，要不过充军流配耳，何致被斩？况邹将军斩我一子，并斩我子孙数十，何耶？”周未及答，闻庙内传呼云：“大帝有命：邹将军嫉恶太严，杀戮太重，念其事属因公，为民除害，可罚俸一年，调管海州地方。”村人欢呼，合掌向空念佛而散。

纣之值殿将军

天台僧智果好游，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萝衣薜裳。僧跪而请曰：“某幸遇仙人，愿受教！”道者曰：“予人也，非仙也。子来胡为？”僧曰：“某入山已数日，腹枵甚，敢有云浆之请！”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后山觅之。”去有顷，携一物来，状轮囷而色鲜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浆，以其余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问：“岳飞将军安否？秦桧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数百年，为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载岳事颠末。道者惨然曰：“岳将军终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将军麾下小将也。当秦桧以金牌召岳时，我知有难，遂逃于此，食灵草得不死。我师教勿出洞，出洞即死。汝宜速出，迟恐无及。”僧惧，拜辞而行。路甚纡曲，备历险阻。忽望崖上坐一巨人，长丈余，遍体绿毛如翠锦。骇而奔，还告道者，道者曰：“此予师商高，纣王之值殿将军也。为飞廉、恶来所谮，避居此山。性好食野兽，故其状与人异，子往拜祈，兼可问商代事。”僧故蠢野，无所记忆，见巨人礼拜毕，便

问纣宠妲己事，巨人曰：“汝误矣，妲者商宫女官之称，己、戊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问何妃？”僧不能答。又问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为何人，或是西方诸侯姬昌耶？其人事纣甚恭，并无称王之事。”因问汝所问者何人告汝，曰书上云云。巨人问何物为书，僧手作书状示之。巨人笑曰：“我当时尚无此物。”言毕，以一臂搂僧行如飞，置之平地，拱手而别，已在天台郊外矣。

疟鬼

上元令陈齐东，少时与张某寓太平府关帝庙中。张病疟，陈与同房，因午倦，对卧床上。见户外一童子，面白晰，衣帽鞋袜皆深青色，探头视张。陈初意为庙中人，不之问，俄而张疟作。童子去，张疟亦止。又一日寝，忽闻张狂叫，痰如涌泉，陈惊寤，见童子立张榻前，舞手蹈足，欢笑顾盼，若甚得意者。陈知为疟鬼，直前扑之，着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飒飒有声，追至中庭而没。张疾愈，而陈手有黑气如烟熏色，数日始除。

误学武松

杭州马观澜家，每四时必祭其门。予问：“古礼门为五祀之一，今此礼久不行，君家独行之，何也？”马曰：“余家奴陈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门归。一日，闻户外喧呶声，往视之，奴仆地，曰：‘奴归，见门外一男一妇俱无头，头持在手。妇呼曰：“吾汝嫂也。吾淫属实，吾夫杀我可也；汝为小叔，不当杀我。夫杀我时，心软手噤龄不下；汝夺刀代杀，此事岂汝所宜与耶？吾每来相寻，为汝主人家门神呵禁。今故伺汝于门外。”因大骂唾奴面。其男鬼掷头撞奴，奴倒地。闻人声，二鬼才散。’马氏众家人扶至床，自言少年曾有此事。当

时看小说，慕武松之为人，不意遭此冤孽。或告之曰：‘小说都无实事，何得妄学？且武松杀嫂，为嫂杀兄故也；若寻常犯奸，王法只杖决耳。汝何得代兄杀嫂？’言未终，奴张目作女声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向言者三叩头而死。”马氏以鬼言故，祭门神甚敬，世其家。

孛星女身

山东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东省大旱，抚军准泰祈雨不得，锁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须某日孛星下降。公捐锦被一条，白金百两，某捐阳寿十年，方可得雨。”抚军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坛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画三符于掌中，嘱曰：“至某处田中，见白衣妇人，便掷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掷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掷之；速归上坛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见白衣妇。如其言掷一符，妇人怒，弃裙追童。童掷次符，妇人益怒，解上衣露两乳奔前。童掷三符，忽霹雳一声，妇人亵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趋至坛，而妇人亦至。道人敲令牌喝曰：“雨，雨，雨！”妇人仰卧坛下，云气自其阴中出，弥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锦被，妇渐苏，大恚耻，曰：“我某家妇，何为赤身卧此？”抚军备衣服令着，遣老妪送归，以百金酬其家。事后问道士，道士曰：“孛星女身而性淫，能为云雨，居天上亦赤体，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间，吾以符摄入某妇之身，使替代而来，又激怒之，使雷雨齐下。然用法太恶，必遭阴谴矣。”不数年，道士暴亡。

九夫坟

句容南门外有九夫坟。相传昔有妇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

赀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葬于前夫之侧。而又赘一夫，复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环列九坟。妇人死，葬于九坟之中。每日落时，其地即起阴风，夜有呼啸争斗之声，若相媢而夺此妇者。行路不敢过，邻村为之不安，相率诉于邑令赵天爵。随至其地，排衙呼皂隶，于各坟头持大杖重责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索诈

虎踞关名医涂彻儒，与余交好，其子妇吴氏，孝廉讳镇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吴氏夜梦街坊总甲李某持簿化缘，口称虎踞关将有火灾，纠费演戏以禳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识者。正徘徊间，有老妇人黄衫绛裙，从门外入，谓吴曰：“今年此处火灾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被其祸，数不可逃，须烧纸钱买牲牢还愿，庶不至烧伤人命。”吴氏梦醒，方悟总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邻家告以故，并问此间可有衣黄衫妇人否，皆曰无之。吴有戒心，往祷土地庙，见所塑土地奶奶，宛然梦中所见，惊惧异常。诸邻闻之，亦大骇，彼此演戏祭祷，费数百金。将至九月，涂氏一门衣箱器具尽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复举炊矣。至期四邻寂然，并无焚如之患，涂氏至今安好。

子不语卷八

鬼闻鸡鸣则缩

予门生司马骧，馆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横山乡，僻处也。天盛暑，以其西厅宏敞，乃与群弟子洒扫，为晚间乘凉之处，挈书籍行李移床就焉。秉烛而卧，至三鼓，门外啾啾有声，户枢拔矣。烛光渐小，阴风吹来，有矮鬼先入，脸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绕地而趋。随后一纱帽红袍人，白须飘飘，摇摆而进，徐行数步，坐椅上，观司马所作诗文，屡点头，若领解者。俄顷起立，手携短鬼步至床前，司马亦起坐，与彼对视。忽鸡叫一声，两鬼缩短一尺，灯光为之一亮；鸡三四声，鬼三四缩，愈缩愈短，渐渐纱帽两翅擦地而没。次日问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葬所也。"主人掘地，朱棺宛然，乃为文祭之，起棺迁葬。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扶过温州雁荡山，日方午，独行涧中。忽东北有腥风扑鼻而至，一蟒蛇长数丈，腾空奔迅，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后有五六尺长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跃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群脚，飒飒作声，以须钳掉水，良久口吐一红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顷，水如沸汤，热气上冲，蛇在水中颠扑不已，未几死矣，横浮水面。蜈蚣乃飞上蛇头，啄其脑，仍向水吸取红丸，纳口中，腾空去。

雷部三爷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后，小便树下。甫解袴，见有鸡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即暴病，狂呼触犯雷神。家人环跪求赦，病者曰："沽酒饮我，杀羊食我，我贷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适有天师法官过杭，施姓与有旧，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惯倚势诈人酒食；如果雷神，其伎俩宁止此耶？"今长随中有称三爷、四爷者是矣。

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与友四五人游雨花台，台旁有败棺，露见红裙，同人戏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群客服其胆大，笑而散。葛暮归家，背有黑影尾之，声啾啾曰："乖乖来吃酒！"葛知为鬼，虑避之则气先馁，乃向后招呼曰："鬼乖乖随我来！"径往酒店，上楼，置一酒壶、两杯，向黑影酬劝。旁人无所见，疑有痴疾，听其所为。共饮良久，乃脱帽置几上，谓黑影曰："我下楼小便，即来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趋出归家。酒保见客去遗帽，遂窃取之，是夕为鬼缠绕，口喃喃不绝，天明自缢。店主人笑曰："认帽不认貌，乖乖不乖。"

凤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云南驿道时，奉制府璋公之命，开凤凰山八十里，通摆夷苗路。山径险峭，自汉唐来人迹未到处也。每斫一树，有白气自其根出，如匹练升天。虾蟆大如车轮，见人辄瞪目怒视，当之者，登时仆地。土人醉烧酒，以雄黄塞鼻，持巨斧斫杀之，烹食可疗三日饥。忽一日，有美女艳装从山洞奔出，役夫数千人皆出洞追而观之，

老成者不动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压死矣。沈公为余述其事，且戏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董金瓯

董金瓯者，湖州勇士，能负重走京师，十日可到。尝为人腰千金入都。过山东开成庙，有盗尾后，将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树上，下马与搏。盗抵敌不胜，问：“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盗曰：“破僧耳拳，须我妹来，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顷一美女来，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见即格斗。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当别有人。”董以实告曰：“我初学于僧耳，后学于僧耳之师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须至我家，彼此一饭，再斗方决，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径随女子行。到其家，则其兄已先在家，张灯挂红，率妻欢迎，曰：“妹夫来矣！”以红巾蒙其妹头，强之交拜。董骇然问故，曰：“吾父某，亦为人保镖，路逢僧耳，与角斗，不胜而死。我与妹立志报仇，同习拳法，必须胜僧耳者，然后可以杀之。访得僧耳之师为王征南，苦相寻无路。汝是其弟子，则可以引见征南，再学拳法，报此仇矣！”董遂赘其家，别遣人赍腰间金赴京师，嗣后不知所终。

蒋厨

常州蒋用庵御史家厨李贵取水灶下，忽中恶仆地，召巫视之，曰：“此人夜行冲犯城隍仪仗，故被鬼卒擒去。须用三牲纸钱祷求城隍庙中西廊之黑面皂隶，便可释放。”如其言，李果苏。家人问之，曰：“我方汲水，忽被两个武进县黑面皂头来拿去，说我冲犯他老爷仪仗，缚我衙门外树上，听候发落。我实不知原委。今日听他二人私

地说：‘李某业已尽孝敬之礼，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禀官。’将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惊醒。”御史公闻之，笑曰：“看此光景，拿时城隍不知，放时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隶诈钱作祟耳！谁谓阴间官清于阳间官乎？”

见曹操称晚生

江宁副榜王芾，梦古衣冠人召往一处，宫阙巍峨，兵卫甚严。有赤帻者从军门出曰：“汉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见一人皮弁上坐，须眉苍白。芾心知为操，一时心悸，无以自名，乃长揖称：“晚生王某奉谒！”操命旁坐，谓曰：“闻汝好学书，可知楷书先乎，草书先乎？”曰：“楷书先。”操摇头曰：“不然，先有草书，后有楷书。所以召汝者，正为将此义告知，以便转语世人也。”语毕，仍遣赤帻人送出。甫及门，闻内有呼号声，赤帻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箠人矣。”芾惊而醒。

武后谢嵇先生

无锡嵇侍读受之，余授业弟子也。辛丑冬，过随园，余止而觞之。席间论史事，余极言《通鉴》载杨妃洗儿事之诬，嵇云：“门生在史局时，派修《唐鉴》，立论颇合先生之意，将《旧唐书》所载武后淫秽事，大半删除，同局以为不然。亡何，夜卧书舍，有小黄门来，称则天皇太后请嵇先生。因随之行，望前面宫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数十丈，上书‘天枢’二字。一宫女云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闻。’语毕便去。殿上门槛甚高，跨殊费力，绣帘中坐冕旒者，相离远，仰视不甚分明，异香从殿上吹来，仿佛莲花气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须人，手执牙笏，口奏事，琅琅数千

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与驳诘良久，已而大笑，其齿皓然呈露，洁白如玉，面为旒珠所遮，终未见也。少顷，前宫女出，谓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见，请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谢先生驳删《唐书》之功，先生当自知之。’语毕，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长安以之称量天下才者，先生将往长安，敢以奉赠。’门生心知是上官婉儿，逡巡揖谢而醒。其年果有督学陕西之差。”

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见妖，白者能见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楼旁居老妪沈氏，素能见鬼，常言：十年前见一蓬头鬼，匿牌楼上石绣球中，手执纸钱为镖，长丈余，累累若贯珠。伺人过牌楼下，暗掷镖打其头，人辄作寒噤，毛孔森然，归家即病，必向空中祈祷或设野祭方愈。蓬头鬼藉此伎俩，往往醉饱。一日，有长大男子，气昂昂然，背负钱镪而过，蓬头鬼掷以镖，男子头上忽发火焰，冲烧其镖线，层层裂断，蓬头鬼自牌楼上颠仆，滚绣球而下，喷嚏不止，化为黑烟散去，负钱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坊石牌楼无复作祟矣。吾友方子云闻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须看风色；若蓬头鬼者，其即世所称之冒失鬼乎？”

史宫詹改命

溧阳宫詹史胄斯未遇时，赴省乡试，遇南门外汤道士，谈命甚精，因以年庚求为推算。道士曰：“照丑时算，你终身只一诸生，寿可八十三岁；若照寅时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时乎？寅时乎？”曰：“丑时也。”曰：“若然则今科不中矣。”史怆然不乐。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阴司寿算最重，君如肯减寿三十年，当为君改作

寅时。”史公欣然愿改。道士曰：“果情愿者，明日早来。”次夜，史五鼓熏沐到寺，道士已启户待，曰：“子诚信人，但日后官尊寿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烛对天自陈。道士披发仗剑，口中喃喃诵咒，良久，另书一庚帖与之。史公持归，置箧中，果于是年乡会联捷，官至宫詹。五十二岁，希图降级永年，而任内总无过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医往视，为药所误，竟不起矣。此事公孙抑堂司马言，司马，余亲家也。

高相国种须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东泗水县令时，吕道士为之相面，曰：“君当贵极人臣，然须不生，官不迁。”相国自摩其颐曰：“根且未有，何况于须？”吕曰：“我能种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笔蘸墨画颐下如星点。三日而须出矣，然笔所画，缕缕百十茎，终身不能多也。是年迁邠州牧，擢迁至总督而入相。

说官话鬼

河东运使吴云从，作刑部郎中。公馆外偶有社会，家人妇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归，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语云：“怎么小孩子这般无礼，溺在我头上？我与你不得开交！”吵闹一夜。吴公怒，次晨作牒焚与本处城隍，云：“我南方人也，无故小儿撞着说官话鬼，猖獗可恨，托为拿究。”是夜平定。至第三日晚，公子又病，仍作北语云：“你不过是个官儿罢了，竟这样糟挞我们的老四，咱们兄弟今日来替他报仇，要些烧酒喝喝。”夫人不得已，曰：“与你喝，不要闹。”于是一鬼喝毕，一鬼又要喝，兼讨前门外杨家血贯肠做下酒物，呶呶之声又复达旦。吴公上前批其颊，

骂曰：“狗奴强转舌根，学说官话，再说便打！”然打者自打，说者自说。吴又牒城隍，云：“说官话鬼又来了，求神惩治。”是夕宅中闻鞭挞声，鬼云：“你不要打，咱们去就是了。”公子病随愈。

偷雷锥

杭州孩儿巷有万姓，甚富，高房大厦。一日，雷击怪过产妇房，受污，不能上天，蹲于园中高树之顶，鸡爪尖嘴，手持一锥。人初见，不知为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万戏谕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锥者，赏银十两。”众奴嘿然，俱称不敢。一瓦匠某，应声去，先取高梯置墙侧，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锥下。主人视之，非铁非石，光可照人，重五两，长七寸，锋棱甚利，刺石如泥。苦无所用，乃唤铁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带。方下火，化一阵青烟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土地受饿

杭州钱塘邑生张望龄病疟，热重时，见已故同学顾某者踉跄而来，曰：“兄寿算已绝，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寿一纪。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来奉探，为地方鬼棍所诈，诬以平素有黯昧事。弟大加呵饬，方遣之去，特诣府奉贺。”张见故人为己事而来，衣裳蓝缕，面有菜色，因谢以金。顾辞不受，曰：“我现为本处土地神，因官职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讲操守，不肯擅受鬼词，滥作威福，故终年无香火；虽作土地，往往受饿，然非分之财，虽故人见赠，我终不受。”张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梦顾来谢曰：“人得一饱，可耐三日；鬼得一饱，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阴司大计，望荐卓异矣。”张问：“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应酬者，可望

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计卓荐。”

批僵尸颊

桐城钱姓者，住仪凤门外。一夕回家，时已二鼓，同事劝以明日早行，钱不肯，提灯上马，乘醉而行。到扫家湾地方，荒坟丛密，见树林内有人跳跃而来，披发跣足，面如粉墙，马惊不前，灯色渐绿。钱倚醉胆壮，手批其颊，其头随披随转。少顷又回，如牵丝于木偶中。阴风袭人。幸后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树林而灭。次日，钱手黑如墨，三四年后黑始退尽。询之土人，曰：“此初做僵尸，未成材料者也。”

簸箕龟

乾隆辛卯春，山阴刘际云舟过镇江，见风覆客船，漂没货物甚多。江边有素谙水性人，俗名“水鬼”，专以打捞货物为生。是日客舟有覆者，群水鬼皆至，言定价钱，一齐入水。及上岸，忽少一人，众疑其在水藏匿金银，复入水，遍寻不得。但见一龟，赤色，大过浴盆，形扁如簸箕，无头无尾无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开，乃以大铁钩拽龟上岸。通体有小穴数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经吸尽，而口犹紧咬不放。刺以利刃，龟若不知。不得已，并人与龟烈火焚之，臭闻数里。或曰：此即锅盖鱼之极大者，严州江中尤多。

命该薄棺

台州富户张姓家，有老仆某，六十无子。自备一棺，嫌材料太

薄，访有贫家治丧仓卒不能办棺者，借与用之，还时但索加厚一寸，以为利息。如是数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厢房内。一夕，邻家火起，合室仓皇，看火者见张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执红旗，逆风而挥，挥到处，火头便转。张氏正宅无恙，惟厢房烧毁，老仆急入扛取棺，业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扑灭余火后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学道

云南监生俞寿宁，习仙家符箓之学，仗一古剑，替人驱妖，颇有灵应。一日，其友张某下田收租，遇大风雨，过其门，将借宿焉。俞不可，张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见拒之故，仍往其门，穴墙窥焉。见俞张设酒肴，有两席，宾客欢呼，男女杂沓。张愈怒，斧碎其门，排闼入，则酒席具存，而群宾不见。俞惊出，蹋足曰："君误我，君误我！我好学仙，难得真师传道，不得已，广请狐仙指示。半年以来，所遇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约为兄弟者、为夫妇者、为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众仙会议，将授长生要诀，故隆其礼文，备馔相延。尚未谈及玄关要旨，而被汝撞破，泄漏天机，致诸仙散去，岂非天哉！前数日紫文真人原说今日是破日，必被凡人冲破，须改日作会；而瑶仙三妹以明日将嫁某郎，故权择今日，果然不利，亦数也。我明日行矣，将别择一洁净之所，聚会群仙，不使人知。"此后俞云游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宁陈瑶芬之子某，素不良。游普济寺，见寺供五通神，坐关帝之上，怒其无礼，呼僧责之。命移五通于关帝之下，游人观者俱以为

是，陈傲然自得。夕归，见五通神当门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间血食久矣。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都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矣！”其家环拜，具三牲纸锞，延僧祷祀，竟不能救而死。

张奇神

湖南张奇神者，能以术摄人魂，崇奉甚众。江陵书生吴某独不信，于众辱之，知其夜必为祟，持《易经》坐灯下。闻瓦上飒飒作声，有金甲神排门入，持枪来刺，生以《易经》掷之，金甲神倒地，视之一纸人耳，拾置书卷内夹之。有顷，有青面二鬼持斧齐来，亦以《易经》掷之，倒如初，又夹于书卷内。夜半，其妇号泣叩门，曰：“妾夫张某，昨日遣两子作祟，不料俱为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术，乞放归性命。”吴曰：“来者三纸人，并非汝子。”妇曰：“妾夫及两儿皆附纸人来，此刻现有三尸在家，过鸡鸣则不能复生矣。”哀告再三。吴曰：“汝害人不少，当有此报。今吾怜汝，还汝一子可也。”妇持一纸人泣而去。明日访之，奇神及长子皆死，惟少子存。

青阳江丫

青阳人江丫，处乡馆，教村童五人，长者不过十二三岁，幼者八九岁。一日，字课甫毕，江忽持木棍将五生排头打死，己亦触墙流血，昏晕倒地。各家父母闻之，奔赴喊哭，叩其故。据江云：“午间安坐，突见窗外奇鬼六七辈，绀发蓝面，著五色衣，前来搏噬诸生。我惶急，驱之不去，随取木棍，将鬼击打无踪，自幸诸生得免于难。亡何谛观，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即弟子五人，横尸在地，痛摧心肝，

因自寻死，故触墙脑裂。”官验取供，以鬼语难成信谳，质之各家父母，皆云与江丫平日绝无仇隙，渠作先生，爱惜诸童颇好，亦无疯症，此举不知何故，想系前生冤孽。江脑破垂毙，现在收禁，俟医治痊时再行审抵云云。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间青阳知县申详总督尹公文书也，余亲见之。半月后，报江丫死于狱。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仪家，园亭极佳，园在小粉墙北街。主人将有掘池之举，夜梦美少年，玉冠珠履，仪貌详华，自领以下悉翠丝环襭，袍衫上绣万枝梅花，自称：“我梁武皇帝第四子南康王萧绩也，都督江州，病薨，葬此千余年。闻主人将有池塘之掘，幸勿伤我窀穸。”言毕而逝。主人次日命锹锸试之，未丈许，得梁天监八年所造方砖数十块，遂止掘。今砖藏严侍读冬友家。

吕城无关庙

吕城五十里内无关庙，相传城为吕蒙所筑，至今蒙为土地。一造关庙，每夜必有兵戈角斗声，以故相戒勿立关庙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庙中，夜间雷雨作闹，屋瓦皆飞，及旦，不解其故。里人来观，则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画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许其再宿吕侯庙中。

姚剑仙

边桂岩为山旰通判，构屋洪泽堤畔，集宾客觞咏其中。一夕，觥

筹正开，有客闯然入，冠履垢敝，辫发毵毵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诸客上，饮啖无怍。诸客问名姓，曰：“姓姚，号穆云，浙之萧山人。”问何能，笑曰：“能戏剑。”口吐铅子一丸，滚掌中，长寸许，火光自剑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诸客悚息莫敢声，主人虑惊客，再三请收。客谓主人曰：“剑不出则已，既出则杀气甚盛，必斩一生物而后能敛。”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顾阶下桃树，手指之，白光飞树下，环绕一匝，树仆地无声。口中复吐一丸，如前状，与桃树下白光相击，双虬攫挐，直上青天，满堂灯烛尽灭。姚且弄丸且视诸客，客愈惊惧，有长跪者。姚微笑起曰：“毕矣。”以手招两光奔掌内，仍作双丸，吞口中，了无他物，引满大嚼。群客请受业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为？吾有剑术，无点金术，故来。”通判赠以百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农民汪廷佐，耕双冈圩，发一古墓，得古鼎铜镜等物。携归家，置镜几上，彻夜通明，以为宝也，与其妻加爱护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见狰狞黑面者，长丈余，拳殴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盗陆小姐墓，当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陆公女，陆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怜之，属我营护其坟，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与小姐外出而盗其所有耶？”言毕仆地昏迷。路人舁之至家，疽发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骂。举家哀求，欲延高僧为设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农无知，既自知罪，但速将鼎镜等物送归原所，别买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为冥司痘神，应享香火。此段公案，须立一碑，晓示村民，永昭灵应。城中贡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须往求其作记，方免汝死。”汪叩头曰：“前发墓时但见鼎镜等物，实不见有骸骨，此时虽买新棺，将从何处检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岁又久远，故已化矣。然我骨

所化之土，坚洁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视之，便有识别，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试之果然，即为礼葬。往告姚贡生，姚亦夜有所梦，乃作记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宁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吴子云

康熙初，桐城秀才吴子云，春夜玩月，闻空中有人声曰：“今年乡试，吴子云当中四十九名。”诵其文，琅琅然，题是“君子之于天下也”一章。吴虽不甚记忆，而觉其文甚佳，因预作此题文以备试。未几入场，果此题，大喜，因书宿构。放榜，果中如其数。旋登进士，官翰林，督学湖南，满载而归。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纤纤然。吴惊问，曰：“我狐仙也，与公有前缘，故来相伺。”起烛之，嫣然美女，遂偕伉俪。嘱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车中以免，故来报君。今君亦有大祸，不可不防。”吴问故，曰：“前途君必宿吕姓店，吕有爱女，年九岁，君召而爱之抱之，继为干女，重赐珍宝，则免矣。”吴至吕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时，店主拉吴手笑曰：“我响马盗魁也。君出署时，辎重颇富，诸偻儸儿相涎已久。今知君真长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铃鞭，撞壁者三，诸盗齐入，曰：“吴学院我干亲家也，诸君不得无礼，急为我护送到家。”吴竟得免。后吴无子，族人争以子来求继。吴私问狐应继何人，曰：“牧牛儿好。”次日果有牧童过，亦本家也。吴拉入嗣为己子，族人皆笑之。吴亡后，儿颇恂谨，能守其业，家日以富，至今人呼为“吴牛”。尝索对联于方处士贞观，方戏书云：“对窗常玩月，独坐自弹琴。”吴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秃尾龙

山东文登县毕氏妇，三月间沤衣池上，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心异之，以为暮春时不应有李，采而食焉，甘美异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产一小龙，长二尺许，坠地即飞去，到清晨必来饮其母之乳。父恶而持刀逐之，断其尾，小龙从此不来。后数年，其母死，殡于村中。一夕雷电风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视之，棺已葬矣，隆然成一大坟。又数年，其父死，邻人为合葬焉。其夕雷电又作。次日见其父棺从穴中掀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后村人呼为秃尾龙母坟，祈晴祷雨无不应。此事陶悔轩方伯为余言之，且云："偶阅《群芳谱》云：天罚乖龙，必割其耳，耳坠于地，辄化为李。毕妇所食之李，乃龙耳也，故感气化而生小龙。"

石灰窑雷

湘潭县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窑，某翁家颇小康，无子，有二女，赘婿相依。翁贩谷粤西，买妾归，腹有娠矣。其次女夫妇私议："若得男，吾辈岂能分翁家财？"乃阳与妾厚而阴设计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为命不宜子，不知乃其次女贿稳婆，握吭绝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儿瘗之后圃。次女与稳婆心犹未安，往启视之，忽霹雳一声，女毙而死儿苏矣。稳婆亦焦烂，犹未死，众问得其故。翌日，稳婆亦亡，若天故迟死之取其供状以戒世者。某乃葬女逐婿，分给钱粟使归。舟抵中流，怪风起，婿亦溺死，前后才数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祯进士，以善书名。其戚邹某，延之入馆。途遇怪风，摄入云中，见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宫殿，请君题榜书联。"徐随至一所，如王者居，其扁对皆有成句，但未书耳。扁

云“一切惟心造”，对云“作事未经成死案，入门犹可望生还”。徐书毕，冥王筹所以谢者。世溥请为母延寿一纪，王许之。徐见判官执簿，因求查己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别检一“火”字簿，上书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烧死。”徐大惧，白冥王祈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请。但须记明时日，毋近火可耳。”徐辞谢而还。急至邹家，主人惊曰：“先生期年何往？舆丁以失脱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系县狱矣。”世溥具言其故，并为白于官，事得释。时同郡熊文纪号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饮。酒未阑，熊忽辞入，曰：“某以痞发，故不获陪侍。”徐戏曰：“古有太宰嚭，今又有少宰痞耶？”熊不怿。徐临去书唐人绝句“千山飞鸟绝”一首于壁，将四句逆书之，乃“雪、翁、灭、绝”四字也。熊怀恨于心。徐忆冥府言，惧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裹粮避灾。时劫盗横行，熊遣人流言徐进士窟重金于西山，群盗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铁遍烧其体而死。

九天玄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时，梦人召至一处，长松夹道，朱门径丈，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周入拜，见玄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无他相属，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题诗。”命侍者出一卷子，汉魏名人笔墨俱在焉。淮南王刘安隶书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钟、王风格。周素敏捷，挥笔疾书，得五律四章。玄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视。女曰：“周先生富贵中人，何以身带暗疾？我无以报，愿为君除此疾，作润笔之费。”解裙带授药一丸，命吞之。周幼时误食铁针，着肠胃间，时作隐痛，自此霍然。醒后诗不能记，惟记一联云：“冰雪消无质，星辰系满头。”

项王显灵

无锡张宏九者，贩布芜湖，路过乌江，天起暴风，舟冲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项王求救。忽有银光如一匹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涌，而人得登岸。次早视之，舱底已穿，有大白鱼以身横塞其穿处，故水竟不得入。舟人举船摇橹，则洋洋然去矣。自此项王香火倍盛于往时。此乾隆四十年事。

医肺痈用白朮

蒋秀君精医理，宿粤东古庙中，庙多停柩，蒋胆壮，即在柩前看书。夜灯忽绿，柩之前和橐然落地，一红袍者出，立蒋前曰："君是名医，敢问肺痈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药？"曰："白朮。"红袍人大哭曰："然则我当初误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如斗大，脓血淋漓。蒋大惊，持手扇击之。家僮齐来，鬼不见，而柩亦如故。

朱十二

杭州望仙桥许姓住楼，相传有缢死鬼。屠户朱十二者，恃其勇，取杀猪刀登楼秉烛卧。三鼓后，烛光青色，果一老妪被发持绳而上。朱斫以刀，妪套以绳，刀斫绳，绳断复续，绳绕刀，刀亦如烟。格斗良久，老妪力渐衰，骂曰："朱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内尚有十五千铜钱未得，故我且饶你；待你得后，试我金老亲娘手段！"言毕，拖绳走。朱下楼告知众人，视其刀有紫血，且臭。年余，朱卖屋，得价钱十五千，是夕果卒。

鬼攀日线才能托生

乩仙娄子春，自言宋末进士，文丞相友也，修炼形之术，在九幽使者家处馆四百年。主人司人间生死事，降王爵一等。子春言人间祸福事甚验，有问轮回之说者，子春云：“轮回非一言可尽。凡死法有数种，生法亦有数种。德大者成神佛；有来因而无业谪者，仍归原位；虽无德无来因，而气未散者，随投人身；其余散尽者生即死，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风炉炊烟，一时未能消化，往往团为一气，在氤氲鼓荡之中。有时被风吹至阴山下，寒冷异常，惟冬至日有阳光一线，流照阴山，群鬼蠕蠕然僵而复动，攀日线而行，得至中国，复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群魂而来，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堕落于线外者，仍归阴山，再待来岁冬至矣。”或问：“有初世为人者乎？”曰：“此类甚多，譬如草木，其无旧根而生者，即是初世为草之草；犹之非投胎而来者，即是初世为人之人。”问：“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优化虫蝶，恶人化蛇虎。”问：“雷击之鬼何化？”曰：“化蚯蚓。”谭子《化书》言：“凡被雷击死者，捣蚯蚓汁覆其脐可活。”斯言盖有所本。

死夫卖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绍元，曾为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仆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陈氏中风发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爷也！李福在阴间将妻陈氏卖与我为妾，汝等如何不放他来？”家人大骇，延医视之，陈氏手批医颊，医不敢近，亡何竟死。陈氏恰一粗婢耳，毫无姿色。

恶鬼吓诈不遂

仁和秀才陈鄜渠，性颇严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斋诵经，闻人为议婚，便涕泣不食。鄜渠厌苦之，父女不相见。年三十余，忽病重呓语，口称："我江西布客张四，汝前世为船户。我雇汝船往四川，汝谋财杀我，并抉我目，剥我皮，沉我江中，故我来索命。"陈心念：谋财之盗容或有之，剥皮之事，盗未必为。问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陈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岁矣，焉有尚为船户之事？"女忽自批其颊，曰："陈先生好利害！是我错寻你女儿了，与我钱三千我即去。"陈怒曰："恶鬼妄诈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与汝钱！"女又自批其颊，曰："陈先生好利害！汝既说我是恶鬼，我将肆恶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陈曰："此女不孝，我甚厌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并非冤家，敢如此吓诈，想吾女阳数已绝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后死，则是吾女之大数使然，非汝手段也。"言毕，女蹶然起，不复作鬼语。后两月余，女才死。

道士作祟自毙

杭州赵清尧好弈，闻落子声，必与对枰。偶游二圣庵，见道人貌陋，与客方弈，而棋甚劣，自称炼师。赵意薄之，不与交言，随即辞出。是夕上床就寝，有鬼火二团绕其帐上，赵不为动。俄有青面锯齿鬼持刀揭帐，赵厉声呵之，旋即消灭。次夕，满床作啾啾声，如童子学语，初不甚分明，细听之，乃云："我棋劣，自称炼师，与汝何干？而敢轻我！"赵方知是道士为祟，愈加不恐，旋又闻低声云："汝大胆，刀剑不畏，我将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当门顶心下一针。"赵闻之，觉满身肉趯趯然如欲颤者，乃强制

其心，总不一动，兼以手自塞其耳，然临卧则咒声出于枕中。赵坚忍月余，忽见道士涕泣跪于床前曰：“我以一念之嗔，来行法怖汝，要汝央求，好取些财帛。不料汝总不动心，我悔之无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无所归，愿来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赎前愆。”赵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圣庵视之，道士果自刭。嗣后，赵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为服役也。

子不语卷九

木箍颈

庄恰园在关东，见猎户有以木板箍其颈者，怪而问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驰马出猎，行大野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白须幅巾，揖于马前。兄问何人，摇手不语，但以口吹其马，马惊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窜，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寻兄，至一大树下，兄仆于地，颈长数尺，呼之不醒。我方惊惶，幅巾人从树中出，又张口吹我，我觉颈痒难耐，搔之，随手而长，蠕蠕然，若变作蛇颈者，急抱颈驰马逃归，始免于死，然颈已痿废，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铁焉。”或曰：此三尺许人，乃水木之精，游光、毕方类也，能呼其名，则不为害，见《抱朴子》。

掘冢奇报

杭州朱某，以发冢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锄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银，乃设乩盘，预卜其藏。一日，岳王降坛，曰：“汝发冢取死人财，罪浮于盗贼，再不悛改，吾将斩汝！”朱大骇，自此歇业。年余，其党无所归，乃诱其再祷于乩神以试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俶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坟，可掘得千金。”朱大喜，与其徒持锄往，遍觅石井不得。正徘徊间，若有耳语者曰：“塔西柳树下非井耶？”视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四尺，得大石槨，长阔异常，与其党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传净寺僧有能持飞杵咒者，诵咒百声，棺槨自开。乃共迎僧，许以得财烹分。僧亦妖匪，闻言踊跃而往，诵咒百余，石槨豁然开，中伸一青臂

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与群党惊奔四散。次日往视，并井不见。然净寺竟失一僧，皆知为朱唤去。徒众控官，朱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朱尝言所见，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绿僵、毛僵之类。最奇者，在六和塔西边掘坟，有圈门石户，广数丈，中有铁索，悬金饰朱棺。斧之，乃犀皮所为，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者，白须伟貌，见风悉化为灰。侍卫甲裳似层层茧纸所为，非丝非绢。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绋索所悬，有四铜人如宦官状，跪而以首承棺，双手捧之，土花青绿，不知何代陵寝。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尽瞽，惟一鬼有一眼，群鬼恃以看物，号“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联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则其人病，五鬼共嗅则其人死。四鬼伥伥然，斜行踯躅，不敢作主，惟听一目先生之号令。有钱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己独未眠。灯忽缩小，见五鬼排跳而至，四鬼将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将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不可。”又将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恶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则先生将何餐？”先生指二客曰：“此辈不善不恶，无福无禄，不啖何待？”四鬼即群嗅之。二客鼻声渐微，五鬼腹渐膨亨矣。

梦乞儿煮狗

陈秀才清波，处馆绍兴。夜间梦游土地庙，庙后有数乞儿，状貌狞恶，拥土炉剥黄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伤者，血犹淋漓。陈心恶之。忽门外有衣冠人来，骂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将告官！”语未

毕，群丐起而殴之，衣冠者倒地死。陈惊醒。越三日，梦青衣皂隶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恶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内写君作证，故来相招。”陈视票，果有己名，且有听审日期，觉而恶之。然自念此事与己无干，不过暂往阴司作证，因辞馆归。以二梦语其亲徐某，且托曰：“我死当复生，诚恐阴阳隔路，一时灵魂迷失，乞君购白雄鸡，书我姓名，临期到城隍庙招呼，免我迷路。”徐以为梦幻难凭，笑允之，恰终不信也。至某月日，陈果无疾而逝。家人泣报于徐。徐急买白鸡，书陈姓名而往。适城隍庙搭台演戏，众人蜂拥。至日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归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滩土，得一棺，方扁如箱。启之，中有九槅，一槅藏两人，各长尺许，老幼男妇如生，不知何怪。

真龙图变假龙图

嘉兴宋某为仙游令，平素峭洁，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监生者，奸佃户之妻，两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贿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远游他方才免于难。本夫信之，告王监生，王遂借本钱令贸易四川，三年不归。村人相传某佃户被王监生谋死矣。宋素闻此事，欲雪其冤。一日过某村，有旋风起于轿前，迹之，风从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为某佃，遂拘王监生与佃妻，严刑拷讯。俱自认谋害本夫，置之于法。邑人称为宋龙图，演成戏本，沿村弹唱。又一年，其夫从四川归，甫入城，见戏台上演王监生事，就观之，方知己妻业已冤死，登时大恸，号控于省城，臬司某为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为之歌曰：“瞎说奸夫害本夫，真

龙图变假龙图。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气粗。”

莆田冤狱

福建莆田王监生，素豪横，见田邻张妪田五亩，欲取成方，造伪契，贿县令某，断为己有。张妪无奈何，以田与之，然中心忿然，日骂其门。王不能堪，买嘱邻人殴杀妪，而召其子视之，即缚之，诬为子杀其母，擒以鸣官。众证确凿，子不胜毒刑，遂诬伏，将请王命，登时凌迟矣。总督苏昌，闻而疑之，以为子纵不孝，殴母当在其家，不当在田野间众人属目之地；且遍体鳞伤，子殴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会鞫于省中城隍庙。两知府各有成见，仍照前拟定罪。其子受绑，将出庙门，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极枉，而神全无灵响，何以享人间血食哉！”语毕，庙之西厢突然倾倒，当事者犹以庙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牵出庙，则两泥皂隶忽移而前，以两梃夹叉之，人不能过。于是观者大噪，两府亦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监生于法。从此城隍庙之香火亦较盛焉。

水鬼畏嚣字

赵衣吉云：鬼有气息，水死之鬼羊臊气，岸死之鬼纸灰气。凡人闻此二气，皆须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嚣”字，如人在舟中闻羊臊气，则急写一“嚣”字，可以远害。

狐仙知科举

钱方伯琦、蔡观察应彪未第时，有友吴某招饮。其家素奉狐仙，

二人与群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见酒肴，心以为疑。少顷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饮诸公，肴已全备，忽为狐仙摄去，奈何？”众客疑吴惜费，以狐为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浆痕迹，盍往厨房视之？”往验则余火未熄，盘碗姜豉之物尚在，始知吴非诳言。众客欲散，独蔡公大呼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问：今年乙卯秋闱，我辈皆下场人，如有一个中者，狐仙还我酒肴；如无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没兴在此饮酒。”言毕出。未久，主人大笑来曰：“恭喜诸公，酒肴都全还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群客欢饮而罢。是年钱公登第，蔡迟一科。

鬼争替身人因得脱

会稽王二，以缝衣为业。手挈女裙衫数件，夜过吼山。见水中跳出二人，倮身黑面，牵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随行数步，忽山顶松树间飞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绳套其腰曳之上山，与黑面鬼彼此争夺。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夺之？”持绳鬼曰：“王二是成衣师父，汝等河水鬼赤屁股在水中，并无衣服要做，何所用之？不如让我！”王亦昏迷，听其互拉，然心中略有微明，私念：倘遗失女裙衫，则力不能赔，因挂之树上。适其叔从他路归，月下望见树有红绿女衣，疑而近前视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填塞，扶之归，竟脱于死。

城隍神酗酒

杭州沈丰玉，就幕武康。适上宪有公文饬捕江洋大盗，盗名沈玉丰。幕中同事袁某与沈戏，以硃笔倒标“沈丰玉”三字，曰：“现在各处拿你。”沈怒，夺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梦鬼役突入，锁至城隍

庙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杀人大盗，可恶！”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盗也。神大怒曰：“阴司大例，凡阳间公文到来，所拿之人，我阴司协同缉拿。今武康县文书现在，指汝姓名为盗，而汝妄想强赖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恶谑之故，神不听，命加大杖。沈号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谓沈曰：“城隍神与夫人饮酒醉矣，汝只好到别衙门申冤。”沈望见城隍神面红眼眯，知已沉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毕，令鬼差押往某处收狱。路经关圣庙，沈高声叫屈，帝君唤入，面讯原委。帝君取黄纸硃笔判曰：“看尔吐属，实系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应提参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为儿戏，宜夺其寿。某知县失察，亦有应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罚俸三月。沈秀才受阴杖，五脏已伤，势不能复活，可送往山西某家为子，年二十登进士，以偿今世之冤。”判毕，鬼役惶恐，叩头而散。沈梦醒，觉腹内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后卒。袁闻之，急辞馆归，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庙塑像无故自仆。知县因滥应驿马事，罚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裘南湖者，吾乡沧晓先生之从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车不第，发怒，焚黄于伍相国祠，自诉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门，行水草上，沙沙有声。天淡黄色，不见日光，前有短红墙，宛然庐舍，就之，乃老妪数人拥大锅烹物，启之，皆小儿头足，曰：“此皆人间坠落僧也，功行未满，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阳世不得长成即夭亡耳。”裘惊曰：“然则妪是鬼耶？”妪笑曰：“汝自视以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妪笑曰：“汝焚黄求死，何哭之为？须知伍相国吴之忠臣，血食吴越，不管人间禄命事。今来唤汝者，伍公将汝状转牒地藏王，故王来唤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见乎？”曰：“汝可自书名纸，往西角佛殿投递，见不见未可定。”指前街曰：“此卖纸帖所也。”裘往买帖，见街上喧嚷扰扰，如人间唱台戏

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头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时相识者，招之绝不相顾，约略皆亡过之人，心愈悲。向前，果有纸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纸付裘。裘乞笔砚，翁与之，裘书“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难居，汝当书某科副榜，转不惹地藏王呵责。”裘不以为然，睨壁上有诗笺，题“郑鸿撰书”，兼挂纸钱甚多。裘素轻郑，乃谓翁曰：“郑君素无诗名，胡为挂彼诗笺？且此地已在冥间矣，要纸钱何用？”翁曰：“郑虽举人，将来名位必显，阴司最势利，故吾挂之，以为光荣。纸钱正是阴间所需，汝当多备，贿地藏王侍卫之人，才肯通报。”裘又不以为然，径至西角佛殿，果有牛头夜叉辈，约数百人，胸前绣“勇”字补服，向裘狰狞呵詈。裘正窘急间，有抚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阳间有门包，阴间独无门包乎？我已为汝带来。”即代裘将数千贯纳之，“勇”字军人方持帖进，闻东角门闯然开矣。唤裘入跪阶下，高堂峨峨，望不见王。纱窗内有人声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帖上自称儒士，汝现有祖母年八十余，受冻忍饥，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当若是耶？”裘曰：“时文之外，别有学问，某实不知；若祖母受苦，实某妻不贤，非某之罪。”王曰：“夫为妻纲，人间一切妇人罪过，阴司判者总先坐夫男，然后再罪妇人。汝既为儒士，如何卸责于妻？汝三中副车，以汝祖父阴德荫庇，并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毕，忽闻殿外有鸣锣呵殿声，甚远，内亦撞钟伐鼓应之。一“勇”字军人虎皮冠者报朱大人到，王下阁出迎，裘踉跄下殿，伏东厢窃视，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裘戚也。裘愈不平，骂曰：“果然阴间势利，我虽读烂时文，毕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亦不过郎中，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勇”字军人大怒，以杖击其口，一痛而苏。见妻女环哭于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余气未绝，故不入殓。此后南湖自知命薄，不复下场，又三年卒。

治鬼二妙

娄真人劝人遇鬼勿惧，总以气吹之，以无形敌无形，鬼最畏气，转胜刀棍也。张岂石先生云：“见鬼勿惧，但与之斗，斗胜固佳，斗败我不过同他一样。”

狐读时文

四川临邛县李生，年少家贫。偶闲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与君有缘，知君未娶，愿偕秦晋之婚。”李曰：“我贫，无以为娶。”叟曰：“郎但许我，娶妻之费郎勿忧。”生方疑且惊。俄而香车拥一美人至，年十七八，妆奁甚华，几案桦椸之物，无不携来。叟具花烛，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帐之礼，曰：“婚事毕，吾去矣。”生挽女解衣就床，女不可，曰：“我家无白衣女婿，须汝得科名，吾才与汝成婚。”生曰：“考期尚远，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须看君所作文章，可以决科，便可成婚，不必俟异日。”李大喜，尽出其平时所作《四书》文付女。女翻视良久，曰：“郎君平日读袁太史稿乎？”曰：“然。”女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读；然其人天分高，非郎所能学也。”因取笔为改数句曰：“如我所作，像太史乎？”曰：“然。”曰：“汝此后为文，先向我问作意再落笔，勿草草也。”李从此文思日进，壬午举于乡。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务当，至今犹存，人亦忘其为狐矣。此事临邛知州杨潮观为予言。

何翁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长子尤陋。娶妇王氏，美，内薄其

夫，郁郁不得志死。死后鬼常凭次妇史氏为厉，何翁苦之，具牒城隍庙。越数日，忽换一鬼凭次妇，言曰：“请亲翁答话。”何错愕，问为谁，曰：“我史某，尔次妇之父也。死后为郡神掌案吏，不复留心家事。昨见翁牒，方知我女为王氏鬼所苦，我恳本官，已将王氏发配云南，嗣后可无患。惟是我女适翁家时，我已去世，家业萧条，愧无妆奁，至今耿耿。兹在冥司积白金五百两，当送女室，翁可于本月十六日子时，备香烛锞帛，同次子祭厨房之西南隅，焚帛锄土，即得矣。”并戒是夕备素筵一席，“我将邀二三同辈来庆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锄土，竟得空罐，父子怏怏。至夕鬼又凭妇曰：“翁运可谓蹇矣。我多年蓄积，一旦为犬子夺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姐适徐氏，生一儿名犬子，姊夫及姊亡，犬子零丁，挈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未几，犬子亦亡，其赀尽为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来夺取五百金，盖鬼事鬼知也。越半载，次妇归宁，暮回家，进门忽倒地大哭，极口骂何翁不绝。举家惊，听其言，乃王氏自配所逃回。方谋舁入内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妆，忽将妆台打碎，扑桌大呼，势甚凶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妇入视，则又有鬼凭焉，乃王氏之解差鬼，骂曰：“何老奴才，大没良心，自家儿媳全不顾恤，忍心控害，押赴远方，且倚仗尔亲翁史某作掌案吏势，叫我走此万里苦差，分文不给，如何得至云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将身配我，我与伊回不得家乡，进不得衙门，只好借尔家作洞房花烛，快温酒来，与我解寒！”何氏次、三两媳本对房居，此后王凭次妇，则差凭三媳；王凭三媳，则差凭次妇，终日不安。翁奔告神庙，神不复灵。翁大费赀财，遍求方士，如此者二年。江西道士兰方九应招而来，先作符十数张，遍贴其宅之前后门，再入室仗剑步罡。两妇先于房作笑骂状，次作惊窜状，后作哀恳状。忽屋角响声如雷，两妇伏地。兰持小瓶曰：“鬼入，鬼入。”旋封其口，而两妇醒。兰命起王氏墓，斧其棺，面目如生，尸僵出血。乃焚灰与小瓶合埋，用石镇之，其祟永绝，而何翁从此倾家。

江轶林

江轶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吕泗场。娶妻彭氏，情好甚笃。彭归江三年，轶林甫弱冠，未游庠。一夕，夫妇同梦轶林于其年某月日游庠，彭氏即于是日亡。学使临通州，吕泗场距通州百里，轶林以梦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梦不足凭。"轶林强行。及试果获售，案出，即梦中月日也。轶林大不怿，越二日，果闻彭讣。试毕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设死者衣衾于柩侧，举家躲避，言魂来赴尸，名曰"回煞"。轶林痛彭之死，即于回煞夜舁床柩旁，潜处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闻屋角微响，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灯稽首，灯即灭。灭后室中自明如昼，轶林惟恐惊彭，不敢声。彭自灵前循柩走至床，揭帐低声呼曰："郎君归未？"轶林跃出，抱持大哭，哭罢各诉离情，解衣就寝，欢好无异生前。轶林从容问曰："闻说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与偕，尔何得独返？"彭曰："煞神即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则羁绁而从。冥司念妾无罪，且与君前缘未断，故纵令独回。"轶林曰："尔无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数也，不论有罪无罪。"轶林曰："卿与我前缘未断，今此之来，莫非将尽于此夕乎？"答曰："尚早。前缘了后，犹有后缘。"言未毕，闻户外风起，彭大惧，以手持轶林曰："紧抱我，护持我，凡作鬼最怕风，风倘着体，即来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远处去矣。"鸡鸣言别，轶林依依不舍。彭曰："无庸，夜当再会。"言讫而去。由此每夜必来，来检阅生时奁物，为轶林补缀衣服。两月余，忽欷歔泣曰："前缘了矣，此后当别十七年，始与君续后缘。"言讫去。轶林美少年，家丰于财，里中愿续婚者众，轶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求婚，历通、泰、仪、扬，俱不得，仍归吕泗。吕泗故边海，有海舶自山东回者，载老翁夫妇来。言本土族，止生一女，依叔为活。其叔欲以其女结婚豪族，翁颇不愿，故来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为翁言轶林，翁甚欲之。言诸轶

林，轶林必欲一见其女乃可。翁许之，见则宛然一彭也。问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时月日，即彭死之两月后也。轶林欣然订娶，欢好倍常，性情喜好，仿佛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轶林字曰“蓬莱仙子”，隐喻彭仙再来也。子曰“彭儿”，女曰“彭媳”。欢聚者十七载，夫妇得疾先后卒。

裹足作俑之报

杭州陆梯霞先生，德行粹然，终身不二色。人或以戏旦、妓女劝酒，先生无喜无愠，随意应酬。有犯小罪求关说者，先生唯唯，当事者重先生，所言无不听。或訾先生自贬风骨，先生笑曰：“见米饭落地，拾置几上心才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风骨，便是私心。吾尝奉教于汤潜庵中丞矣。中丞抚苏时，苏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劝戒，从无禁捉。语属吏曰：‘世间之有娼优，犹世间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欧公《本论》一篇，既不能行，则饥寒怨旷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吾不为也。’”一日者，先生梦皂隶持帖相请，上书“年家眷弟杨继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见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宫殿巍然，椒山公乌纱红袍，下阶迎曰：“继盛蒙玉帝旨，任满将升，此坐需公。”先生辞曰：“我在世间，不屑为阳官，故隐居不仕，今安能为阴间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而不为。”语未毕，有判官向椒山耳语，椒山曰：“此案难判，须奏玉帝再定。”先生问何案，曰：“南唐李后主裹足案也。后主前世本嵩山净明和尚，转身为江南国主，宫中行乐，以帛裹其妃窈娘足，为新月之形，不过一时偶戏。不料相沿成风，世上争为弓鞋小脚，将父母遗体矫揉穿凿，以致量大校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妇，男女相贻，恣为淫亵。不但小女儿受无量苦，且有妇人为此事悬梁服卤者。上帝恶后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牵机

药之毒，足欲前，头欲后，比女子缠足更苦，苦尽方薨。近已七百年，忏悔满将还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数十万无足妇人，奔走天门喊冤，云：‘张献忠破四川时，截我等足，堆为一山，以足之至小者为山尖。虽我等劫运该死，然何以出乖露丑，一至于此，岂非李王裹足作俑之罪？求上帝严罚李王，我辈目才瞑。’上帝恻然，传谕四海都城隍议罪。文到我处，我判孽由献忠，李后主不能预知，难引重典。请罚李王在冥中织履一百万，偿诸无足妇人，数满才许还嵩山。奏草虽定，尚未与诸城隍会稿，先生以为何如？”先生曰：“习俗难医，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为孝者，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为慈者，事同一例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辞出，醒竟安然。嗣后椒山公不复来请。寿八十余卒。常笑谓夫人曰：“毋为吾女儿裹足，恐害李后主在阴司又多织一双履也。”

判官答问

谢鹏飞以仁和廪生为阴间判官，昼如平人，夜则赴冥司勾当公事。友朋多托查寿数，不肯。人疑其惧泄天机，曰：“非也。阳间有司衙门，惟犯罪涉讼者，才有文簿可查，否则百姓林林总总，谁有工夫为造保甲册？官府听其自来自去耳。阴间亦然。君辈不涉讼，不犯冥拘，气数来则生，气数尽则死，我实无册可查。”问：“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阳九百六，阴阳小劫应死者，如府县考试，有点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册；若有来历之人，便不在小劫数中来去，犹之阳间有官荫者，不考童生也。”问：“疫外尚有大劫数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数，此则贵显者难逃矣。”问：“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职，如人间府县俗吏，风尘奔走甚劳苦，贤者不屑为。昔白石仙人终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问故，曰：‘玉宇清严，符篆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劳苦，故愿逍遥于山巅水涯，永为散

仙。’亦此意也。”

蒋太史

蒋太史士铨官中书时，居京师贾家胡同。十一月十五日，儿子病，与其妻张夫人在一室中分床卧，梦隶人持帖来请，不觉身随之行。至一神庙，入门小憩，见门内所塑泥马，手抚之，马竟动，扬其鬣。隶扶蒋骑上，腾空而行，下视田亩，如棋盘纵横。俄而雨濛濛然，心忧湿衣，仰见红油伞，有一隶擎而覆之。未几，马落一大殿阶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狱。蒋望天堂上轩轩大明，地狱则黑深不可测，所随隶亦不复见。殿旁小屋有老妪拥镬炊火，问何所煮，曰：“煮恶人。”开锅盖视之，果皆人头。地狱井边有人，衣蓝缕，自往投入。妪曰：“此王爷将囚寄狱也。”蒋问：“此非人间乎？”曰：“何必问，见此光景，亦可知矣。”蒋问：“我欲一见王爷，可乎？”曰：“王请君来，自然接见，何必性急！君欲先窥之亦可。”因取一高足几登蒋，蒋从殿隙窥王。王年三十余，清瘦微须，冕旒盛服，执笏北向。妪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毕，随闻正门豁然开，召蒋入。蒋趋进见，王服饰尽变，著本朝衣冠，白布缠头，以两束布从两耳拖下，若《三礼图》所画古人冕服状。坐定，曰：“冥司事繁，我任满当去，此坐乞公见代。”音似常州武进人。蒋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来。”王有愠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达乃尔！令堂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寿命，与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郎君之寿命，与公何干！世上事要了就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将公姓名奏明上帝，无可挽回。”言毕，自掀其椅背蒋坐，若不屑相昵者。蒋亦怒发，取其几上木界尺，扑几厉声曰：“不近人情，何动蛮也！”大喝而醒，觉一灯荧然，身在床上，四肢如冰，汗涔涔透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蒋曰：“且住，勿惊太夫人。”因凭几坐，夫人伺焉。漏下四鼓，

沉沉睡去，不觉又到冥间。殿宇恰非前处，殿上设五座位，案积如山，四座有人，专空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蒋随行至第三座，视之，本房老师冯静山先生也。急前拱揖。冯披羊皮袍，卸眼镜，欣然曰：“足下来，好，好。此间簿书忙极，非足下助我不可。”蒋曰：“老师亦为此言乎？门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师深知，如何能来？”冯惨然曰：“听足下言，触起我生前心事矣。我虽无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现在阳间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顷，取巾拭泪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奏汝者，常州老刘也，本属可笑。汝速归，料理身后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别而醒，窗外鸡已鸣。太夫人亦已闻知，抱持哭矣。蒋素与藩司王公兴吾交好，乃往诀别，且托以身后。王一见惊曰：“汝满面涂锅煤，昨夜大病耶？何鬼气之袭人也！”蒋告以梦，王曰：“勿怖，惟礼斗，诵《大悲咒》，可以禳之。汝归家如我言，或可免也。”蒋太夫人平时奉斗颇虔，乃重建坛，合家持斋祈祷，兼诵咒语。至期，是冬至节日，诸亲友来贺，环而守之。至三更，蒋见空中飞下轿一乘，旗数竿，舆夫数人，若来迎者；乃诵《大悲咒》逼之，渐近渐薄，若烟气之消释焉。逾三年，始中进士，入翰林。

李敏达公扶乩

李敏达公卫未遇时，遇乩仙，自称零阳子，为判终身云：“气概文饶似，勋名卫国同。欣然还一笑，掷笔在秋红。”旁小注曰：“秋红，草名。”当其时，无人解者。后公为保定总督，劾总河朱藻而薨。后人方悟：朱者红也，藻者草也。

吕道人驱龙

河南归德府吕道人，年百余岁，鼻息雷鸣。或十余日不食，或一日食鸡子五百。吹气人身如火炙痛，或戏以生饼覆其背，须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袄，日行三百里。雍正间，王朝恩为北总河，筑张家口石坝不成，糜帑数万，忧懑不食。适吕至，曰："此下有毒龙为祟。"王问："汝能驱之否？"曰："此龙修炼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筑浮山堰崩，伤生灵数万，此龙孽也。公欲坝成，须贫道亲下河与斗，庶几逐龙去而坝可成。然贫道福命薄，虑为所伤，必须仗圣天子威灵、大人福力护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请王命牌油纸裹缚贫道背上，用河道总督印钤封，大人手书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仗剑入水。顷刻黑风起，雷电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士来署，提血剑，腥涎满身，背伛偻，曰："贫道胁骨为龙尾击断矣。然贫道亦斩龙一臂，臂坠水，仅留一爪献公。龙受伤奔东海去，明日坝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劳之，欲延蒙古医为之接骨，曰："不必。贫道运真气养之，半年后可平复也。"次日，王公上工下扫，石坝果成。所藏龙爪，大如水牛角，嗅作龙涎香，悬之，蚊蝇远避。吕自言与李自成交好，曾为系草鞋带。又与贾士芳同受业于王先生某，先生常言："汝愿，故道可成。贾好利，又自作聪明，必不善终，然亦须名动天子。"嵇文敏公为总河，入都陛见。家人不得家信，问吕，吕曰："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撑入眼矣。"举家惊，恐有目疾。已而授东阁大学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耳。乾隆四年，吕入都，诸王公延之治疾，脱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虚阳不闭。吕一见曰："公子面上血不华色，不过梦遗耳。"令闭目卧地，袒胸，手一铁针，长尺余，直刺其心；拔之，血随针出，如一条红丝。取口唾拭其创处，旁人骇绝，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日来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热透五脏而愈。问导引之术，不肯言。乃引其僮私问之，曰："无他异也。每早至旷野，红日始出，见道人向日作虎跳状，手招日光纳口中，且吸且咽，如是者再。"

盘古以前天

相传阴沉木为开辟以前之树，沉沙浪中，过天地翻覆劫数，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万年不坏。其色深绿，纹如织锦，置一片于地，百步以外，蝇蚋不飞。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涌出一棺，形制诡异，头尖而尾阔，高六尺余。识者曰："此阴沉木棺也，必有异。"启其前和，中有人，眉目口鼻，与木同色，臂腿与木同纹理，恰不腐坏。忽开眼仰视空中，问曰："此青青者何物耶？"众曰："天也。"惊曰："我当初在世时，天不若是高也。"语毕，目仍瞑。人争扶起之，合邑男女，群来看盘古以前人。忽然风起，变为石人。棺为邑宰某所得，转献制府。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将混沌时人也。纬书云："万年之后，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子不语卷十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陕西两当县尉，有厨人张某者，善啖多力，身体修伟，面无左耳。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业猎，家传异书，能抓风嗅鼻，即知所来者为何兽，某幼亦业此。曾猎于邛徕山，其地号阴阳界，阳界尚平敞，阴界尤险峻，人迹罕至。一日，往猎阳界，无所得，遂裹粮入阴界。行五十里许，天已暮，远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烧来，烛林谷如赤日，怪风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风再嗅，书所未载，心大惶恐，急登高树顶上觇之。俄而火光渐近，乃一大石碑，碑首凿猛虎形，光如万炬，燃照数里。碑能踯躅自行，至树下见有人，忽跃起三四丈，似欲吞啮者，几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动，碑亦缓缓向西南去。某方幸脱险。俟其去远，将下树矣，忽望见巨蛇千万条，大者身如车轮，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来。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惊惶更甚。不料诸蛇皆腾空冲云而行，离树甚远，我蹲树上，竟无所损；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旁擦过，觉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见碑尚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动，凡蛇从碑旁过者，空中辄有脱壳堕下，乱落如万条白练，但闻呿吸喷然有声。少顷蛇尽不见，碑亦行远。某待至次日方敢下树，急觅归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称：“此山民也。子所见者，为禹王碑。当年禹王治水至邛徕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杀蛇，立二碑镇压，誓曰：‘汝他日成神，世世杀蛇，为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则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为粮，所到处挈以随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伤人。子耳际已中蛇毒，出阳界见日则死。”因于衣襟下出药治之，示以归路而别。

黑柱

绍兴严姓，为王氏赘婿。严归家，岳翁遣人走报其妻急病，严奔视之，天已昏黑，秉烛行路。见黑气如庭柱一条，时遮其烛，烛东则黑柱亦东，烛西则黑柱亦西，拦截其路，不容前往。严大骇，乃到相识家借一奴，添二烛而行。黑柱渐隐不见。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来已久，何以又从外入？"严曰："婿实未来。"举家大惊。奔入妻房，见一人坐床上，与其妻执手，若将同行者。严急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气绝。

猴怪

杭州周云衢孝廉有女，嫁盐商吴某之子。吴以住屋颇窄，使居园中书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继而腹背痛，继而耳目口鼻无不痛者，哀号跳掷，人不忍见。遍召医士，莫名其病。但见白黑气二条缠女身，如绳带捆缚之状。云衢与吴翁斋醮无效，不得已，自为牒文投城隍神及关神处。半月未见灵应，又投文催之。果一日，云衢与其女及婿俱白昼偃卧，若死去者，两日而苏。家人问之，据云衢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即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关神处，神批发温元帅擒讯。讯得为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气，则黑白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与其雄偷果于达鲁花赤余氏之园。其时女为余家小婢，撞见，以石掷之，雄走出；适遇猎户张信，以箭毙之。雌猴惊逸，修道于括苍山中。今猎户张托生为吴翁之子，婢托生为周氏之女，故来报仇。元帅问：'汝既有仇，何以不早报，而必待至四百年后耶？'猴云：'此女七世托生为文学侍从之官，或为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无状，仍罚为女身，适值所嫁之人又即猎户，故我两仇齐发。'问：'黑白二气何来？'供称吴园中物，被

猴牵帅而至者。元帅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掷石驱猴，是其职分所当为。吴某前生为猎户，射杀一猴，亦人间常事。汝又不仇吴而仇其妻，甚为悖乱；且与园中两蛇何与，而助纣为虐耶？’掷剑喝曰：‘先斩妖党！’随见皂衣人取二蛇头呈验。元帅谓猴曰：‘汝罪亦宜斩，但念尔修炼多年，颇有神通，将成正果，斩汝可惜；速改过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详覆关帝。’猴狰狞不服，两目如电，奋爪向前，似欲扑犯元帅者。俄闻空中大声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即斩妖猴。’言毕，瓦上琅琅有刀环声响。猴始惧，叩头服罪。元帅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横刺、铁针、竹篞十余条，女痛稍苏，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帅又欲斩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须吴翁许我，我才替治。’问何求，曰：‘我爱吴园清洁，欲打扫西首扫云楼三间，使我居住。’吴翁许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铜镜一方，犹带血丝缕缕，女病旋愈。元帅命吴氏父子领女回家，遂各苏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间事也。据吴翁云：“温元帅襆巾纱帽，如唐人服饰，貌温然儒者，白面微须，非若世间所画青面瞪目状也。猴在神前，妆束甚华，自称‘小仙’。”

鞭尸

桐城张、徐二友，贸易江西，行至广信，徐卒于店楼。张入市买棺为殓，棺店主人索价二千文，交易成矣。柜旁坐一老人，遮拦之，必须四千。张忿然归。是夜，张上楼，尸起相扑。张大骇，急避下楼。次日清晨，又往买棺，加钱千文。棺主人并无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柜上骂曰：“我虽不是主人，然此地我号‘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钱，与主人一样，棺不可得。”张素贫，力有不能，无可奈何，旁皇于野。又一白须翁，著蓝色袍，笑而迎曰：“汝买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气耶？”曰：“是也。”白须翁手一鞭

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扑，汝持此鞭之，则棺得而大难解矣。”言毕不见。张归上楼，尸又跃起；如其言，应鞭而倒。次日赴店买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价来抬棺可也。”问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惯遣死尸扑人；人死买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强分半价。如是多年，受累者众。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张乃告以白须翁赠鞭之事。二人急往视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须而著蓝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迁城中。宿故百战地，是处皆兵燹之余，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升浙江臬司，临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俟后官交代。衙署旷荡，每夕人语哗然。又一夕，月下闻语者聚中庭槐树下。朱于窗隙窥之，见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乌巾白衣，倚柱凝思，不共诸人酬答。诸人呼曰：“陆郎，如此风月，何独惆怅！”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无愁。”语毕，诸人皆为咨嗟。有长髯高冠者出曰：“郎勿虑，此厄我先当之，赖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千余岁，高槐西复东。春风寒白骨，高义望朱公。”少年举手谢曰：“当年受德至深，不图枯朽之余，犹叨仁庇。”因复共谈，似皆北魏、齐、梁时事。既而邻鸡远唱，诸人倏然散矣。朱胆壮，安寝如故。阅数日，新官孙某来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将觅船赴浙。忽差役寄东君札来，止之云：“某到金陵见督院后，接楚中讣音，已丁外艰，不赴浙西新任，竟归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闻新任淮徐道孙公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托宿迁令某荐扬，一说而就，随携行李入署。时将署中旧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诸友于他所。幕中公务甚繁，朱不复忆前事。孙公新来，大修衙署。一日，与朱闲坐，家人走报云：“适开前池，

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孙公拉朱同往观之。见碑上书“梁散骑侍郎张公之墓”，正当两槐之间。朱恍忆前月下事，力为劝止，并述所见，云当更有一墓。言未终而荷锸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孙始信其说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旧，池不改作矣。盖前碑乃长髯高冠之墓，而后所得，乌巾少年之骨也。

狮子大王

贵州人尹廷洽，八月望日早起，行礼土地神前。上香讫，将启门，见二青衣排闼入，以手推尹扑地，套绳于颈而行。尹方惶遽间，见所祀土地神出而问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廷洽”字样，土神笑不语，但尾尹而行。里许，道旁有酒饭店，土神呼青衣入饮。得间语尹曰：“是行有误，我当卫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声叫冤，我当为君脱祸。”尹颔之，仍随青衣前去。约行大半日，至一所，风波浩渺，一望无际。青衣曰：“此银海也，须深夜乃可渡，当少憩片时。”俄而土神亦曳杖来，青衣怪之。土神曰：“我与渠相处久，情不能已于一送，前路当分手耳。”正谈说间，忽天际有彩云旌旗，侍从纷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诸神回也。汝遇便可叫冤。”尹望见车中有神，貌狞狞然，目有金光，面阔二尺许，即大声喊冤。神召之前，并饬行者少停，问：“何冤？”尹诉为青衣所摄。神问：“有牌否？”曰：“有。”“有尔名乎？”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尔名，此应摄者，何冤为？”厉声叱之。尹词屈，不知所云。土神趋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问：“何疑？”曰：“某为渠家中霤，每一人始生，即准东岳文书知会其人应是何等人，应是何年月日死，共计在阳世几岁，历历不爽。尹廷洽初生时，东岳牒文中开应得年七十二岁；今未满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文书，何以忽尔勾到？故恐有冤。”神听说，亦迟疑久之，谓土神曰：“此事非我职司，但人命至重，尔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漠视？惜此间至东岳府往

还辽远，当从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唤一吏作牒，口授云：“文书上只须问民魂尹廷洽有勾取可疑之处，乞飞天符下东岳，到银海查办，急急勿迟。”尹从旁见吏取纸作书，封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黄纸。封讫，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门。又呼召银海神，有绣袍者趋进，命看守尹某生魂，俟岳神查办，毋误。绣袍者叩头，领尹退，而神已倏忽入云雾中矣。此时尹憩一大柳树下，二青衣不知所往。尹问土神：“面阔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狮子大王也。”少倾，绣衣者谓土神曰：“尔可领尹某往暗处少坐，弗令夜风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闻呼可即出答应。”尹随土神沿岸行，约半里许，有破舟侧卧滩上，乃伏其中。闻人号马嘶及鼓吹之音，络绎不绝，良久始静。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见绣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阔处，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须臾，海上数十骑如飞而来，土神挟尹伏地上。数十骑皆下马，有衣团花袍，戴纱帽者上坐，余四人著吏服，又十余人武士装束，余悉狰狞，如庙中鬼面，环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趋前，问答数语，趋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头，一一对答如前。上坐官貌颇温良，闻土神语即怒，瞋目竖眉，厉声索二青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周，不过千里；鬼行一周，不过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拿！”有四鬼卒应声腾起，怀中各出一小镜，分照四方，随飞往东去。少顷，挟二青衣掷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树中拿得。上坐官诘问误勾缘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诉云：“牌自上行，役不过照牌行事；倘有舛误，须问官吏，与役无干。”上坐官诘云：“非尔舞弊，尔何故远飏？”青衣叩首云：“昨见狮子大王驾到，一行人众，皆是佛光；土神虽微员，尚有阳气；尹某虽死，未过阴界，尚系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阴暗之气，如何近得佛光？所以远伏。及狮王过后，鬼役方一路追寻，又值朝天神圣接连行过，以故不敢走出，并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亲赴森罗一决矣。”令力士先挟尹过海，即呼车骑排衙而行。尹怖甚，闭目不敢开视，但觉风雷击荡，心魂震骇。少顷，声渐远，力士行亦少徐。尹开目即已坠地，见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两案对坐堂上。先闻密语声，次闻传呼声，青衣与土

神皆趋入。土神叩见毕，立阶下；青衣问话毕，亦起出。有鬼卒从庑下缚一吏入，堂上厉声喝问，吏叩头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数鬼从庑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遥视之，颇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册查核。许久，即掷下一册，命前吏持示后吏，后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内神喝杖，数鬼将前吏曳阶下，杖四十。又见数鬼领朱单下，剥去后吏巾服，锁押牵出，过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应，叩何往，鬼卒云："发往烈火地狱去受罪矣。"尹正疑惧间，随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尔此案已明。本司所勾系尹廷治，该吏未尝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系廷治亲叔，欲救其侄，知同族有尔名适相似，可以朦混，俟本司吏不在时，将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将房册换易，以致出牌错误，今已按律治罪，尔可生还矣。"回头顾土神云："尔此举极好，但只须赴本司详查，不合向狮子大王路诉，以致我辈均受失察处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覆，一面差勾本犯，尔速引尹廷洽还阳。"土神与尹叩谢出，遇前金甲者于门迎贺曰："尔等可喜，我辈尚须候回文，才得回去。"尹随土神出走，并非前来之路，城市一如人间，饥欲食，渴欲饮，土神力禁不许。城外行数里，上一高山，俯视其下，有一人僵卧，数人守其旁而哭。因叩土神此何处，土神喝曰："尚不省耶！"以杖击之，一跌而寤，已死两昼夜矣。棺椁具陈，特心头微暖，故未殓耳。遂坐起，稍进茶水，急唤其子趋廷治家视之。归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顷复死矣。

绿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畅庵就幕山西芮城县，县有庙，供关、张、刘三神像，庙门历年用铁锁锁之，逢春秋祭祀一启钥焉。传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陕客贩羊千头，日暮无托足所，求宿庙中，居民启锁纳之，且告以故。贩羊者恃有膂力，曰："无妨。"乃开门入，散群羊于廊下，而己持羊鞭秉烛寝，心不能无恐。

三鼓，眼未合，闻神座下豁然有声，一物跃出。贩羊者于烛光中视之，其物长七八尺，头面具人形，两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颈以下绿毛覆体，茸茸如蓑衣，向贩羊者睨且嗅，两手有尖爪，直前来攫。贩羊者击以鞭，竟若不知，夺鞭而口啮之，断如裂帛。贩羊者大惧，奔出庙外，怪追之，贩羊人缘古树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张眼望之，不能上。良久，东方明，路有行者，贩羊人下树觅怪，怪亦不见。乃告众人，共寻神座，了无他异，惟石缝一角，腾腾有黑气，众人不敢启，具牒告官。芮城令佟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许，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毁，遍体生绿毛，如贩羊人所见。乃积薪焚之，啧啧有声，血涌骨鸣，自此怪绝。

张大帝

安溪相公坟在闽之某山，有道士季姓者，利其风水。其女病瘵将危，道士谓曰："汝为我所生，而病已无全理。今将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门。"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风水久矣，必得亲生儿女之骨埋之，方能有应，但死者不甚灵，生者不忍杀，惟汝将死未死之人，才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划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坟旁。自后李氏门中死一科甲，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减收十斛，则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节，村人迎张大帝像，为赛神会，彩旗导从甚盛。行至李家坟，神像忽止，数十人舁之不可动。中一男子大呼曰："速归庙，速归庙！"众从之，舁至庙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坟有妖，须往擒治之。"命其徒某执锹，某执锄，某执绳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坟，速至李家坟！"众如其言，神像疾趋如风，至坟所，命执锹锄者搜坟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蜿奋动，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绳索者往缚道士，鸣之官，讯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张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长沙人，少年韶秀，偶过湘溪，野庙塑紫姑神甚美，爱之，手摩其面，而题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玉作阑干冰作车，若畏夜深风露冷，槿篱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闻有扣门者，启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谪人间，司云雨之事。蒙郎见爱，故来相就。若不以鬼物见疑，愿荐枕席。”尤狂喜，携手入室，成伉俪焉。嗣后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见也。手一物与尤曰：“此名紫丝囊，吾朝玉帝时织女所赐，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后，即入泮，举于乡，成进士，选四川成都知县，女与同行，助其为政，发奸摘伏，有神明之称。忽一日谓尤曰：“今日置酒与郎为别，妾将行矣。妾虽被谪谴，限满原可仍归仙籍，以私奔故，无颜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箓。自念此身飘荡，终非了计，虽托足君门，尚无形质，不能为君生育男女。昨将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许将妾名收置册上，照例托生。十五年后，可以重续爱缘，永为夫妇，未知君能勿娶专相待否？”尤唯唯，不觉涕下。女亦凄然，大恸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时之明，因挂误革职。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犹只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师某学士愍其鳏居，为议婚，生又坚拒，并道所以。学士大骇曰：“若果然，则吾堂兄女是矣。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举笔作字，每闻人议婚，必书‘待尤郎’三字，得毋即汝乎？”拉尤至兄家，请其女出见，女隔帘书“紫丝囊在否”，尤解囊呈验，女点首者三，遂择日成婚。合卺之夕，女仰天一笑，即便能言，然从此绝不记前生原委，如寻常夫妇。

魏象山

余窗友魏梦龙，字象山，后余四科进士，由部郎迁御史。己卯典试云南，殁于途，归柩于西湖昭庆寺。其年十月，沈辛田观察亦厝其先人之柩于此寺，见前屋厝柩旁列云南大主考金字牌，知为魏君，魏故辛田所善也。俄而吊客来，孝子当扶杖行礼，辛田弟清藻忽不见。觅之，昏昏然卧魏柩前，神色惨沮，扶归则寒热大作，病势沉重。医者下药，方开人参三钱，辛田心狐疑，未敢用参。至床前视弟，弟跃起坐如平时，拱手笑曰："沈五哥别久矣，佳否？"辛田怪而呵之。旁有二女眷视疾，清藻又手挥之曰："两嫂请回避，愿假纸笔，我有所言。"与之纸，熟视笑曰："纸小，不足书也。"为磨墨，而以长幅与之，乃凭几楷书曰："梦龙白：梦龙奉命典试云南，从豫章行至樊城，感冒暑热。奴子吴升不察病原，误投人参三钱，遂至不起。甚矣，人参之不可轻服也。樊城令某，经理丧事，颇尽心力，使灵柩得还家，而诸弟啧有烦言，诬其侵蚀衣箱银两，殊不识好歹。家中所存，只破书几卷，诸弟尚忍言分析乎？覆巢完卵，还望诸弟照应之。"书毕掷管而卧。须臾又起，提笔将"人参不可轻服"数字旁加密圈。辛田大惊，不敢为弟下人参。请魏家人来，以所书示之，皆骇叹，汗泪交下。寻弟病愈，问其索纸作书状，全不省记。但云病重时，见短身材多须而衣葛者入房，便昏然不晓事矣。沈年幼不及见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也。沈后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时蛇冤

临平沈昌谷，余戊午同年举人，年少英俊，忽路间遇僧，授药三丸，曰："汝将有大难，服此或可少瘳；临期吾再来视汝。"言毕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药掷书厨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语曰："我峨嵋山蟒蛇，寻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扼其吭，气将尽。家人忆路间僧语，即速觅书厨上药，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记历代前生事：沈在王莽时姓张，名敬，避莽乱，隐峨嵋山学

仙，有同志人严昌为耦耕之友。刘歆谋起兵应汉，事败，裨将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为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车轮，每出游，必有风雷，禾稼多伤。张欲除其害，命王削竹刺插地，以毒药傅之。蛇果出为竹所刺死。蛇修炼有年，将成龙者，其出穴自挟风雷而行，非有心害人。为王杀后，思报主谋者之冤。而王均闻莽死后，随出山佐光武中兴，拜骁骑将军，遣人迎张敬入洛，亦拜征虏将军，蛇不能报。再世为北魏高僧，三世为元将某，有战功，蛇又不能报。惟今世仅作孝廉，故蛇来，将甘心焉。其原委历历，口皆自言。家人问路僧为谁，曰："即严昌先生也。先生辞光武之聘，早登仙道，与吾有香火缘，故来相救。"言终，沐浴整衣冠卒。开吊日，前僧果来，泣拜毕，语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当仍归仙道耳。"语毕忽不见。

牙鬼

杭州朱亮工妻张氏，患伤寒甚剧，忽作山西人语，咆哮索命，击毁槃碗，且云："恩自恩，仇自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则瞀乱如前。亮工乃具牒诉本郡城隍神。张氏沉沉熟睡，如赴鞫者，良久苏曰："冤雪矣，冤去矣。"手摩其臀曰："被神杖甚痛。前生予与亮工俱山西贩布男子，官牙刘某，吞布价而花销之。予告官比追，刘不胜其苦，当予前作赴水状，欲予怜而救之。予怒曰：'汝虽死，吾仍索欠不饶。'刘赧于转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俞，名容，闻之，劝予曰：'牙人死固当然，棺殓之费我二人当分给之。'予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两，为棺殓焉。今此牙鬼来报予仇，而不料俞之为吾今生夫也，故不敢见之。昨蒙城隍神讯得刘牙侵蚀人银，自己寻死，本无冤抑，乃敢作闹于朱氏恩人之舍，责三十板，锁解酆都道。予前生以索债故，见死不救，见尸不殓，居心太忍，亦责十五板，然病势渐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嚄唶

曰：“为汝家事，作八千里远行，须以纸钱酒饭享我。”家人惧，为大设斋醮，方始寂然。

妖梦三则

柘城李少司空子继迁成进士。司空及太夫人殁后，继迁患危疾，梦太夫人教服参。因以告医，医曰：“参与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复梦太夫人云：“医言不可听，汝求生非参不可。我有参几许在某处，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发狂死。

陆射山征君梦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内为水所浸，甚苦，皋亭山顶有地一区，系某姓，求售，曷往买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访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旧穴了无水，且暖气如蒸，悔已无及。迁葬后，征君日就困踬，子孙流离。

江宁报恩寺僧房，每科场年，赁为举子寓所。六合张生员者，住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张以不第心灰，数科不至。忽一岁，悟西托梦其徒曰：“速买舟过江，延张相公来应试，张相公今岁登科。”其徒告张。张喜，渡江应试，发榜后，仍不第。张愠甚，因设祭怼之，夜梦悟西来，云：“今年科场粥饭，冥司派老僧给散，一名不到，老僧无处开销。相公命中尚应吃三场十一碗冷粥饭，故令愚徒相延，以免我谴，非敢诳也。”

凯明府

全椒令凯公音布，能诗倜傥，与余交好。庚寅分校南闱，疽发背卒。公母怀孕时，将至期，祖某为内务府总管，晚见庭下有巨人，长过屋脊。叱之，渐缩小，每叱一声，辄短数尺，拔剑追之，化作短

人，奔树下而灭。取火烛之，乃一土偶人，长尺许，面扁阔，耸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报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后，抱视之，左手少一小指，状貌酷肖土偶。举家大惊，乃取土偶供祖庙中，礼事甚虔。及凯卒后，送神主入庙，见土偶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凯死时，背疮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无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少年入泮，才思颇美。年三十余，忽得羞疾，每食，必举手搔其面曰："羞羞！"如厕，必举手搔其臀曰："羞羞！"见客亦然。家人以为癫，不甚经意。后渐尪羸，医治无效。有时清楚，问其故，曰："疾发时，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此，迟则鞭扑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为妖，适张真人过杭州，乃具牒焉。张批："仰归安县城隍查报。"后十余日，天师遣法官来曰："昨据城隍详称沈秀才前世为双林镇叶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叶饶于财，小姑许配李氏，家贫。叶生爱妹，延李郎在家读书，须李入泮方议婚期。一日者，小姑步月，见李郎方夜读，私遣婢送茶与郎，婢以告嫂。嫂次日向人前手戏小姑面曰：'羞羞！'小姑忿，遂自缢，诉城隍神，求报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闺门处女，步月送茶，本涉嫌疑，何得以戏谑微词，索人性命。'不准。小姑不肯已，又诉东岳。东岳批云：'城隍批词甚明，汝须自省；但沈某前身既为长嫂，理宜含容，况姑娘小过，亦可暗中规戒，何得人前恶谑。今若勾取对质，势必伤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报仇，俾他烦恼可也。所查沈某冤业事，须至牒者。'天师曰：'此业尚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卖浆者儿

杭州汪成瑞家，延钱塘贡生方丹成为西席，数日不至馆。问之，云：“替人作状告东岳。”问何事，云：“其邻张姓者，妻病祈神。有卖浆叟往观，归，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叟怒责之，子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今日与火伴数人，至张家勾取张氏妇魂。因其家延请五圣在堂，未便进内，久立檐下渴甚，是以附魂汝子，向汝求水。’叟与之水。其子年仅十四五，所饮水不下石余。少顷，闻音乐声，曰：‘张氏送神，吾去矣！叟赐我火炬数枝。’叟曰：‘夜静难觅。’曰：‘吾之火炬即纸索耳，非世上火炬也。’焚与之，乃起谢曰：‘受叟惠无以报，吾有一事相告，令郎自今日后，无使近水，否则将犯水厄。’语毕，其子即昏睡，而邻家张氏哭声举矣。叟虽异其事，尚秘之不宣。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甚热，我往浴于河。’叟不许，其子竟去。叟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指地上石云：‘如此好水，何不令我浴！’叟见其光景甚怪，惧不能提防，遍告诸邻，相同看视。西邻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东岳帝，唐主其事，或代亲友祈禳，屡屡应验；闻浆叟言，又见其子之狂态，因告曰：‘汝子为鬼所凭，何不求东岳神耶？’问作何求法，曰：‘帝君圣诞日，各执事俱齐，汝具牒呈，焚香炉内。我鸣钟鼓相助，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堂下，听候审讯发落，或可驱除恶鬼。’浆叟以为然。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叟斋戒往，抱其子，从辕门外匍匐喊冤。唐在殿上，令会中执事者取其词状，大呼著速报司查拿。浆叟抱儿上殿，众环拥之。甫及门，儿已昏迷，满口流涎，众惶恐。少顷苏醒，叟挟之归，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戏，见一人甚蓝缕，相约往浴。日日相随不离，至东岳庙时，尚随在后。忽见殿前速报司神奔下擒他，方惧而逃，恰已为其所获，并将我带上殿。见帝君持呈状细阅，向一戴纱帽者语，缕缕不甚明，惟闻说我父母无罪，何得捉伊儿作替代，将跟我之鬼锁押枷责，放我还阳。’”嗣后浆叟子竟无恙。

谢经历

广州经历谢坤，绍兴人。甥陆某，选广东巡检，携母妻及子至粤，甥舅相聚甚欢。赴任后作书与舅氏，挽其转求上官，调一美缺。谢为转请于大府，得调澳门。其地虽所入胜昔，而逼近海隅，不无烟瘴。甥又作书与舅，复请再调，谢憎其贪妄，不答。不两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迟则性命不保。"谢虽恶甥之渎，而念姊已年迈，或有不测，势将如何；又惮长官见恶，难以进言。正踌躇间，当午假寐，见甥忽至前，曰："舅误我，我嘱舅至再，舅不一报。今甥受瘴死矣，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毕而号。谢惊寤，即见人踉跄入门，云陆甥于数日前已死，家眷扶柩至矣。谢始悟梦见者即甥魂也。迎其眷至署，厝甥柩于僧寺，为作佛事。僧人宣疏，请斋主拈香。忽见朝衣冠者，自屏后走出行礼。僧不知何人，其子拜佛，见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随即杳然灭去。僧众皆惊。谢书室中素心兰开，外孙戏折一枝，谢挞之，忽见甥来，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责我儿，我当尽坏之！"片刻间将兰叶均分为二。居月余，谢归其丧，解缆时，同里人附一柩于船尾，谢家人不知也。出粤界后，舟子欺其孤孀，与家人争殴。忽见陆甥跳舱中出，后随一少年助陆，将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惊疑，问舟子云："吾主人素所识，其少者不知何来。"舟子惶愧曰："船头内附装一小柩，前恐府上人不许，是以匿之。今助殴者，想即此鬼耶？"从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为开丧设主，从此寂然。

赵文华在阴司说情

杭人赵京，祖籍慈溪，有弟某，性方严。婚后，妇家婢颇慧，未尝假以颜色，京私与狎，弟妻不知。无何婢孕，妇翁疑婿，婢亦驾词

诬婿。婿不能自明，恚，投缳死。越二年，京父寿辰，宾朋宴集，京与婢忽仆地呓语，经宿始苏，云：“摄至冥府，与婢械系大门外。俄闻发鼓升堂，鬼役捽其首掷阶下。有冕旒者上坐，引弟质讯，京与婢皆伏罪，不敢置辩。将定谳矣，忽报赵尚书至，红柬上书‘年家眷弟赵文华顿首拜’，冥官肃衣冠出迎，命带人犯械系故处。举头见柱上一联云：‘人鬼只一关，关节一丝不漏；阴阳无二理，理数二字难逃。’后署‘会稽陶望龄题’。正熟视间，报赵尚书出矣。冥官唤京与婢谕云：‘本案应照因奸致死罪减三等判，以赵尚书说情，姑放回阳。且赵某身为男子，通婢事有何承认不起，而竟至轻生，亦殊可鄙。故且宽汝，放回阳间。’”举家不知赵文华何故庇京。一日，询诸宗老，始知文华其七世祖也，因谄严相，子孙丑之，故皆讳言，无知者。

毁陈友谅庙

赵公锡礼，浙之兰溪人，初选竹山令，调繁监利。下车之日，例应谒文庙及城隍神。吏启有某庙者，当拈香，公往视。庙有神像，三人雁行坐，俱王者衣冠，状貌颇庄严。问何神，竟无知者。公欲毁其庙，吏不可，曰：“神素号显赫，历任官参谒颇肃，毁之恐触神怒，祸且不测。”公归搜志乘，祀典不载此神。乃择日朝吏民于庙，手铁锁系神颈曳之。神像瑰伟，非掊击不能去。公曳之，应手而倒，三像碎于庭中。新其屋宇，改奉关帝，久之竟无他异。公心终不释，乃行文天师府查之。得报牒云：“神系元末伪汉王陈友谅弟兄三人，兵败死鄱阳湖。部曲散去，为立庙荆州。建于元至正某年，毁于国朝雍正某年赵大夫之手，合享血食四百年。”

子不语卷十一

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东，前半为司马署，后半为通判署，中间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马署后墙倒，遂与祠通。其夕，署中老妪忽倒地，若中风状。救之苏，呼饥，与之饭，啖量倍于常。左足微跛，语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为前通判某妾，颇有宠，为大妻所苦，自缢桃树下。缢时，希图为厉鬼报仇，不料死后方知命当缢死；即生前受苦亦皆数定，无可为报。阴司例：凡死官署者，为衙神所拘，非墙屋倾颓，魂不得出。我向栖后楼中，昨日袁通判到任，来驱我入祠，此后饥馁尤甚。今又墙倾，伤我左腿，困顿不可耐，特凭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妪昼眠夜食，亦无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颇验。先是，司马有爱女，卒于家，赴任时，置女灵位某寺中，岁时遣祭，皆妪所不知。司马见其能言冥事，问："尔知我女何在？"答曰："尔女不在此，应俟我访明再告。"翌日，语司马云："尔女在某寺中甚乐，所得钱钞，大有赢余，不愿更生人间。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著。"司马大骇，推问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时，所制衣途中为雨毁，家人潜买市上纸衣代之故也。未几，新通判莅任，方修衙署，动板筑。妪曰："墙成，我当复归原处。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诸公多求冥钱，夜焚墙角下。我得之赂衙神，便可逍遥宇内。"司马如其言焚之。次日，妪有喜色，曰："主人甚贤，无以为别，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饮酒，当歌一曲谢主人。"司马为设醴置琵琶。妪弹且歌云："三更风雨五更鸦，落尽夭桃一树花。月下望乡台上立，断魂何处不天涯。"音调凄惋。歌毕，掷琵琶瞑目坐。众再扣之。蹶然起，语言笑貌，依然蠢老妪，足亦不跛矣。内幕崔先生常与问答，其言饥时，崔云："此与府厨近，

何不赴厨求食？”答云：“府署神尤严，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见驱时，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尔何必避？”答云：“他虽病，未至死，将来还要升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刘贵孙凤

阜阳王尹，遣家人刘贵偕役孙凤至江宁公干。凤素强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贵邀凤晨饮淮清桥，凤于稠人中戟手骂曰：“新岁非索债之时，酒店非肆殴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为扯拽卫护之状。同伴不解其故，方欲问之。凤忽瞑目，云：“彼负我债，我迟至数十年，踪迹七千余里，今才获之，干汝何事，乃为放去？汝既放彼，汝当代偿！”语毕，自批其颊。众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瞪，颓然倒地。众舁之旋寓。少顷苏，云：“我入店，见市中一人，额有血痕，状类乞丐。手捽一儒生讨债，捶吐交下。儒生不胜痛，遍向市人求救，无一应者。我心不平，忿然大骂，其人惊，释手，儒生趋避我右，其人来夺，我拳挥之。格斗间，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债人遂为我祟，然彼时不备，故为所欺。今若再来，当痛捶之。”因以马鞭自卫。众见其无恙，稍稍散去，惟贵与同处。抵暮，凤语贵曰：“其人至门外矣。”方执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缚，批颊詈骂如前。贵窘，揖凤而言曰：“汝为何人？渠负汝何债？我当代偿。”凤曰：“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负我身债，非钱债也。本与凤无干，凤不合强预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偿，果丰足我勾当，我即去；否则并将及汝。”贵大恐，广集同伴，买冥镪数万。烧毕，乃向贵拱手作谢状曰：“十年后再获儒生，还须拉凤作证。”于是凤苏，起而神色散瘁，无复从前矫健矣。

狐诗

汝宁府察院多狐，每岁修葺，则狐四出为闾阎害，工竣即息。学使至，多为所扰。卢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从此成例，学使至，皆祭。署后小阁，相传狐所居，后学使至，有二仆不知，榻其上。晨起，人闻呼号声，往视，则二仆裸缚阁下，臂上各写诗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床，汝试思量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侬空酒果，今朝借尔代猪羊。"

大小绿人

乾隆辛卯，香亭与同年邵一联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栾城东关，各店车马填集，惟一新开店无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间，香亭宿内间。漏初下，各就榻，燃灯隔壁遥相语。忽见长丈许人，绿面绿须，袍靴尽绿，自门入。其冠擦顶槅纸，捽捽有声。后又一小人，高不满三尺，头甚大，亦绿面绿衣冠，共至榻前，举袖上下作舞状。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闻邵语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间，见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长髯，头戴纱帽，腰束大带，指长人曰："此非鬼也。"指大头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挥手作语。二人点头，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则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纱帽者亦拱手而没。香亭遽起，方欲出户，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称怪事不绝。香亭谓邵："亦见大小绿人耶？"邵摇手曰："否，否，方就枕时，觉床侧小屋内阴风习习，冷侵毛发，不能成寐，因与公相语。继呼公不答，见屋内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盘者数十，来去无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层叠堆门限中，上下皆满。又一巨面，大如磨盘，加于众面之上，皆视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谓绿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见，遂彼此不秣马而行。及明，闻二仆夫啧啧私语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则病疯佯狂。县官疲于相验，禁闭已十余年。昨一宿无恙，岂怪绝耶？抑二客当贵耶？"

红衣娘

刘介石太守，少事乩仙。自言任泰州分司时，每日祈请来者，或称“仙女”，或称“司花女”，或称“海外瑶姬”，或称“瑶台侍者”，吟诗鄙俚，不成章句；说休咎，一无所应。署后藕花洲上有楼，相传为秦少游故迹。一夕登楼书符，乩忽判“红衣娘”三字，问以事，不答，但书云：“眼如鱼目彻宵悬，心似酒旗终日挂。月光照破十三楼，独自上来独自下。”太守见诗觉异，请退。次夕复请，又书“红衣娘来也”。太守问：“仙属何籍？诗似有怨，且十三楼非此地有也，何以见咏？”又书曰：“十三楼爱十三时，楼是楼非那得知，寄语藕花洲上客，今宵灯下是佳期。”书毕，乩动不止。太守惧，弃盘，奔就寝榻，见二婢持绿纱灯引红衣娘冉冉至矣。拔剑挥之，随手而灭。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寝。数月后迁居始绝。

秀民册

丹阳荆某，应童子试，梦至一庙，上坐王者，阶前诸吏捧册立，仪状甚伟。荆指册询吏何物，答曰：“科甲册。”荆欣然曰：“为我一查。”吏曰：“可。”荆生平以鼎元自负，首请鼎甲册，遍阅无名。复查进士、孝廉册，皆无名，不觉变色。一吏云：“或在明经秀才册乎？”遍查亦无。荆大笑曰：“此妄耳。以某文学，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册。吏曰：“勿怒，尚有秀民册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无禄者也。人间以鼎甲为第一，天上以秀民为第一。此册为宣明王所掌，君可向王请之。”如其言，王于案上出一册，黄金丝穿白玉牒，启第一页，第一名即丹阳荆某。荆大哭。王笑曰：“汝何痴也！汝试数从古有几个名状元、名主试乎？韩文公孙衮中状元，人但知韩文公，不知有衮。罗隐终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罗隐。汝当归而求

之实学可耳。”荆问：“科第中皆无实学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过数人，如韩、白、欧、苏是也。此其姓名别在紫琼宫上，与汝尤无分也。”荆未对。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区区何足羡，贵人传者古无多。”荆惊醒，怏怏，卒不第以终。

妓仙

苏州西碛山后有云隘峰，相传其上多仙迹，能舍身而上，不死即得仙。有王生者，屡试不第，乃抗志与家人别，裹粮登焉。再上，得平原，广百亩许。云树蓊郁中，隐隐见悬崖上有一女子，衣装如世人，徘徊树下。心异之，趋而前，女亦出林相望。迫视，乃六七年前所狎苏州名妓谢琼娘也。彼此素相识，女亦喜甚，携生至茅庵。庵无门，地铺松针，厚数尺，履之，绵软可爱。女云：“自与君别后，为太守汪公访拿，褫衣受杖，臀肉尽脱。自念花玉之资，一朝至此，何颜再生人间，因决计舍身。辞别鸨母，以进香为词，至悬崖，奋身掷下，为萝蔓纠缠，得不死。有白发老妪，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气，遂不知饥寒。初犹苦风日，一岁后，霜露风雨都觉无怖。老母居前山，时相过从。昨老母来，云：‘今日汝当与故人相会。’以故出林闲步，不意获见君子。”因问汪太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报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当感不当报。但老母向我云：‘偶游天庭，见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数其罪。’故疑其死。”生曰：“妓不当杖乎？”女曰：“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且天最诛人之心；汪公当日为抚军徐士林有理学名，故意杀风景以逢迎之，此意为天所恶。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闻仙流清洁，卿落平康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媟虽非礼，然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生具道来寻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为

生解衣置枕，情爱如昔，而语不及私。生摸视其臀，白腻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动，则女色益庄。门外猿啼虎啸，或探首于窦，或进爪于门，若相窥者。生不觉息邪心，抱女端卧而已。夜半，闻门外呵咤声，舆马驺从、贵官显者，往来不绝。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灵酬酢，每夕多有，慎勿触犯。"及天明，女谓生曰："君诸亲友已在山下访寻，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缘有待，君再来未晚。"送至崖，一推而堕，生迴望，见女立云雾中，情殊依依，逾时影才灭。生踉跄奔归，见其兄与家人持楮镪，哭奠于山下，谓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来祭奠。访汪太守，果以中风亡。

李百年

无锡张塘桥华协权者，与好事数人设乩盘于家，其降鸾者曰"仲山王问"，仲山，故明进士，锡之闻人也。众因与酬答，出语蹇涩，诗亦不甚韵，每召辄至。时华方构一楼，请仙题其扁。仙曰："无锡秦园有扁曰'聊逍遥兮容与'，此可用乎？"众疑此语出屈子，而必曰秦园，不似仲山语也。一日者，与众答问方欢，忽书："吾欲去矣。"问何之，曰："钱汝霖家见招赴席。"乩遂寂然。钱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张塘桥不二三里。众因怪而侦之，则是日以病故祷神也。明日，仙复至。华因问："昨饮钱家乎？"曰："然。""盛馔乎？"曰："颇佳。"众嘲之曰："钱乃祷神，非请仙也，所请者城隍土地之属，岂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语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东李百年耳。"问："百年何人？"曰："吾于康熙年间在此贩棉花，死不得归，魂附张塘桥庵。庵有无主魂与我共十三人，皆无罪孽，无羁束，里中之祷者，皆吾辈享之。"华曰："所祷城隍诸神，俱有主名；若既无名，何得参与其间？"曰："城隍诸神，岂轻向人家饮食？所祷者都是虚设，故吾辈得而享焉。"华曰："无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岂知有祷乎？是皆愚民习俗之所为，即鬼祟索食，

间或有之，究无关于生死也。况我非索之，而彼自设之，而我享之，何忤于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托名于王仲山耶？”曰：“君家檐头神执符来请，彼不敢上请真仙，所请者皆我辈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识几字，故聊以应命。使直书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奉我乎？我见此处人家扁额，多仲山王问书，知为名人，故托其名来耳。”问“‘聊逍遥兮容与’六字何出？”曰：“吾但于秦家园见之，不知所出，道听涂说，见笑大方矣。”华曰：“子既无羁束，何不归山东？”曰：“关津桥梁，是处有神，非钱不得辄过。”华曰：“吾今以一陌纸钱送汝归，何如？”曰：“唯唯，谢谢。既见惠，须更以一陌酹于桥神。不然，仍不获拜赐也。”时华之侄某在旁，曰：“吾早暮过桥上，汝得无祟我乎？”曰：“顷吾言之矣，鬼安能为祟？”于是焚楮锭送之，而毁其乩焉。

医妒

轩辕孝廉，常州人，年三十无子。妻张氏奇妒，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马学士某怜之，赠以一姬。张氏怒，以为干我家事，我亦设计扰其家。会学士丧偶，张访得某村女，世以悍闻，乃贿媒妪，说马娶为夫人。马知其意，欣然往聘。婚之日，妆奁中有五色棒一条，上书“三世传家”，捣藁砧者也。合卺毕，群姬拜见。夫人问：“若辈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学士家，而有礼当置妾者乎？”即棒群姬。马命群姬夺其棒，齐殴之。夫人力不胜，逃入房，骂且哭。群姬各击锣鼓乱其声，如无闻焉者。夫人不得已，扬言将自尽。则侍者备一刀、一绳，曰：“老爷久知夫人将有此举，故备此不堪之物奉赠。”已而群姬各敲木鱼，诵枉生咒，愿夫人早升仙界，声嘈嘈然。夫人寻死之说又如无闻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虚疑恫喝，计已尽施，无益，乃转嗔作喜，请学士入，正色曰：“君真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诸策，亦祖奶奶家传，吓世间妄庸男子，非

所以待君。嗣后请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礼。”学士曰：“能如是乎，夫复何言。”即重行交拜礼，命群姬谢罪叩头，并取田房账簿，一切金币珠翠，尽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间，马氏家政肃雍，内外无间言。张氏于学士成亲日，即使人往探，召而问之，闻见群妾矣，曰：“何不棒之！”曰：“斗败矣。”曰：“何不骂且哭！”曰：“锣鼓声喧，无所闻。”曰：“何不寻死！”曰：“早备刀绳，且诵枉生咒送行矣。”“然则夫人如何？”曰；“已服礼投降。”张大怒，骂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妇人乎！殊误乃娘事。”初学士赠姬时，群门生具羊酒往贺轩辕生，有平素酗酒者与焉。饮方酣，张氏自屏后骂客，客皆隐忍。酗酒者直前握张氏发，批其颊，曰：“汝敬轩辕兄，是我嫂也；汝不敬轩辕兄，是我仇也。门生无子，老师赠妾，为汝家祖宗三代计耳。我今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者，死我拳下！”群客争前攘劝，始得脱，然裙裂衣损，几露其私焉。张素号“母夜叉”，一旦凶威大损，愈恨马学士，计惟毒苦其所赠姬以抒愤。而姬阴受学士教，一味顺从，虽进门，不与轩辕生交一言。以故张虽笞骂屡加，未忍致之于死。居亡何，学士手百金赠轩辕生曰：“明春将会试，生宜持此盘费早入都。”生以为然，归辞张氏。张氏虑其居家狎妾，喜而许之。生甫登舟，马遣人迎至家，扃后园中读书；而阴遣媒妪说张氏，趁轩辕生外出，盍卖其妾。张曰：“此吾心也。然卖必远方，方无后患。”妪曰：“易易。”俄而有陕西卖布客，丑且胡，背负三百金来，呼姬出见，喝采不已，即成交易。张氏余怒未消，褫其衫履，一簪不得着身。姬乘竹轿过北桥，大呼：“我不远出！”跳身河中。学士早备小舟迎至园，与轩辕生同室矣。张氏闻姬投河死，方惊疑，而陕客已蹋门入曰：“我买人，非买鬼。汝家卖妾，未曾说明，何得逼良为贱，欺我异方人！速还我银。”怒且骂。张氏无以答，畀原银三百两去。越一日，有白发蓝缕男妇两老人号哭来曰：“马学士将我女赠汝家为妾，女今安在？生还我人，死还我尸。”张氏无以答。则撞头拚命，打碗掷盘，满屋无完物矣。张苦求邻佑，赠以财帛，劝解去。又一日，武进县捕役四五人狞狞然，持硃字牌来曰：“事关人命，请犯妇张氏作速上堂。”投铁链几上，铿然有声。张问故，初犹不言，以银

贿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县告身死不明事也。”张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则一切事让他抵当，何至累我一妇人出乖露丑，堂上受讯耶？”方深悔从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误，女身之无用。自怨自恨间，忽有戴白帽踉跄奔呼而至者曰：“轩辕相公到芦沟桥，暴病死矣。我骡夫也，故来报信。”张氏大恸，不能言。诸捕役曰：“他家有丧事，我辈且去。”张氏成服治丧。未数日，捕役又至。张氏乃招讼师，谋缓其狱，典妆奁卖屋，贿书差捺搁此案。讼事小停，家已荡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妪又来曰：“夫人一苦至此，又无公子可守，奈何？”张心动，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金戴珠。”张氏语媒妪曰：“改嫁，命也。我敢违命乎？但我自行主婚，必须我先一见所嫁者而后可。”妪引一美少年，盛饰与观曰：“此某公子也，候选员外郎。”张大喜，摒挡衣饰，未满七七，即嫁少年。方合卺，忽房内一丑妇持大棒出骂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处贱婢，敢来我家为妾！我断不容。”直前痛殴之。张悔被媒绐，又私念：“此是我当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惨，报复之巧，殆天意耶？”饮泣不能声。诸宾朋上前劝丑妇去曰：“且让郎君今日成亲，有话明日再说。”于是诸少年秉花烛引张氏入卧室，甫揭帘，见轩辕生高坐床上，大惊，以为前夫显魂，晕绝于地，哭诉曰：“非我负君，实不得已也。”轩辕生笑摇手曰：“勿怕，勿怕！两嫁还是一嫁。”抱上床，告以自始至终中马老师之计。张初犹不信，继而大悟，且恨且惭。于是修德改行，卒与某村妇同为贤妻。

风水客

袁文荣公父清崖先生，贫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诸叔伯兄弟无任其事者。先生积馆谷金买地营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时日不合，将不利某房为辞，咸捉搦之。先生发愤，集房族百余人，祭家庙毕，持香祷于天曰：“苟葬高、曾，有不利于子孙者，惟我一人是

承，与诸房无碍。”众乃不敢言，听其葬。葬三年而生文荣公，公面纯黑，颈以下白如雪，相传乌龙转世，官至大学士。文荣公薨，子陛升将葬公，惑于风水之说。常州有黄某者，阴阳名家也，一时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黄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价，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则掷碗碎盘，以为不屑食也；拆屋裂帐，以为不屑居也。陛升贪其术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坟在西山之阳，子孙衰弱。黄说袁买其明堂为葬地，立券勘度毕，从西山归，已二鼓矣。入相府，见堂上烛光大明，上坐文荣公，乌帽绛袍，旁二僮侍如平生时。陛升等大骇，皆俯伏。文荣公骂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辈，汝听黄奴指使，欲夺其地。昔汝祖葬高、曾，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又怒睨黄，叱曰：“贼奴！以富贵利达之说诱人财，坏人心术，比娼优媚人取财更为下流。”令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声。文荣公立身起，满堂灯烛尽灭，了无所见。次日，陛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还地于某侍郎家。黄受唾处，满身白蚁，缘领啮襟，拂之不去；久乃悉变为虱，终黄之世，坐卧处虱皆成把。

吕兆鬣

吕公兆鬣，绍兴人，以进士为陕西韩城令。严冬友侍读与交好，闲话间问：“公名兆鬣，义实何取？”吕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陈氏家马也，花白色，鬣长三尺余。陈氏畜我有恩。一日者，我在厩中，闻陈氏妻生产，三日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难产之胎，必得某稳婆，方能下之，可惜住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时难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骑长鬣马去，立请可来。’言毕，果一苍头奴来骑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刍豆，今主母有急，是我报恩时，即奋鬣行。遇一涧绝险，两崖相隔丈许，纡其途，原可缓到，而一时救主心切，遂腾身跃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苍头以抱我背，故不触峰崖，转得不

死。我死后，登时见白须翁引我至一衙门，见乌纱神上坐，曰：‘此马有良心，在人且难得，而况畜乎？’差役书一牒，若古篆文，缚置我蹄上，曰：‘押送他一好处！’遂冉冉而升，不觉已入轮回，为绍兴吕氏家儿。周岁后，头上发犹分两处，如马鬣髿髿然，故名‘兆鬣’也。”

张又华

安庆生员陈庶宁，就馆于淮宁。重九登高，出南门，过一墓，若有青烟起者，谛视之，觉冷风吹来，毛骨作噤。归馆中，夜梦至僧舍，明窗净几，竹木萧然，东壁上松江笺一小幅，上有诗，题是《牡丹》，首句云：“东风吹出一枝红。”意不以为佳，视纸尾，署“张又华”三字。正把玩间，有推门入者，瞪眼而红鼻，身甚矮，年四十余，曰：“我即张又华也。汝在此读我诗，何以有轻我之意？”陈曰：“不敢。”解释良久，红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陈曰：“君来有冷气，殆鬼也。”曰：“汝以我为善鬼耶，恶鬼耶？”陈曰：“能咏诗，当是善鬼。”红鼻者曰：“不然，我恶鬼也。”即前攫之，冷气愈甚，如一团冰，沁入心坎中。陈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掐其外肾，痛不可忍，大惊而醒，肾囊已肿如斗大矣。从此寒热往来，医不能治，遂卒馆中。淮宁令为之殡殓，义甚笃，然心终疑是何冤谴。偶问邑中老吏：“汝知此间有张又华乎？”曰：“此安庆府承发科吏书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恶多端，而好作歪诗。某曾认识之，赤红鼻，短身材，死葬在南门外。”即陈所吹冷风处也。

官癖

相传南阳府有明季太守某，殁于署中。自后其灵不散，每至黎明发点时，必乌纱束带，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头，犹能颔之，作受拜

状。日光大明，始不复见。雍正间，太守乔公到任，闻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虽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当有以晓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发点时，乌纱者远远来，见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觉趑趄不前，长吁一声而逝，自此怪绝。

铸文局

句容杨琼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场中题是“譬如为山”一节。出场后，觉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数语未惬。夜梦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炉灶甚多，火光赫然。杨问何为，旁判官长须者笑曰：“向例场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炉鼓铸；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锻炼之，使其完美，方进呈上帝。”杨急向炉中取观，则己所作场屋文也，所不惬意处，业已改铸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记之。一惊而醒，意转不乐，以为此心切故耳，安得场中文如梦中文耶？未几，贡院中火起，烧试卷二十七本。监临官按字号命举子入场，重录原文。杨入场，照依梦中火炉上改铸文录之，遂中第一。

染坊椎

华亭民陈某，有一妻一妾。妻无子而妾生子，妻妒之，伺妾出外，暗投其子于河。邻有开染坊妇，在河中椎衣，见小儿泛泛然随流来，哀而救之，抱儿入室，哺以乳粥，忘其敲衣之椎尚在河也。陈妻虽沉儿，犹恐儿不死，复往河边察视，不见儿，但见椎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物。”遂取归悬之床侧。亡何，有偷儿夜入室，攫其被。陈妻惊喊，偷儿急取床边椎击之，正中脑门，浆溃而死。陈氏旦报官，取验凶器，乃天生号染坊椎也，拘染坊人讯之，其妻备述抱儿弃椎之原委。官乃取其儿还陈氏，而另缉正凶。

血见愁

吴文学耀廷，少游京师，寓徽州会馆。馆中前厅三楹最宏敞；旁有东西厢，亦颇洁净；最后数椽，多栽树木。有李守备者，先占前厅，吴因所带人少，住东厢中。守备悬刀柱间，刀突然出鞘，吴惊起视刀，守备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人甚多，颇有神灵，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仆杀鸡取血，买烧酒，洒刀而祭。日正午，吴望见后屋有蓝色衣者逾墙入，心疑白撞贼，往搜无人。吴惭眼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耶？"须臾，有乡试客范某，携行李及其奴从大门入，曰："我亦徽州人，到此觅栖息所。"吴引至后房曰："此处甚佳，但墙低，外即市街，虑有贼匪，夜宜慎之。"范视守备刀，笑曰："借公刀防贼。"守备解与之，秉烛而寝。未二鼓，范见墙外一蓝衣人开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见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斗者。奴尽力挥刀，良久，觉背后有抱其腰而摇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声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顾。烛光中，范已浑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吴与守备闻呼号声，往视之，得其故，大骇曰："奴杀主人，律应凌迟。范奴以救主之故，而为鬼所弄，奈何？盍趁其主人之未死，取亲笔为信，以宽奴罪。"急取纸笔与范，范忍痛书"奴误伤"三字未毕，而血流不止。吴之苍头某喈曰："墙下有草，名血见愁，何不采傅之！"如其言，范血渐止，竟得不死。吴与守备念同乡之情，共捐费助其还乡。未半月，吴苍头溲于墙下，有大掌批其颊曰："我自报冤，与汝何干，而卖弄血见愁耶？"视之，即蓝衣人也。

龙阵风

乾隆辛酉秋，海风拔木，海滨人见龙斗空中。广陵城内外，风过处，民间窗槅帘箔及所晒衣物，吹上半天。有宴客者，八盘十六碟，

随风而去。少顷，落于数十里外李姓家，肴果摆设，丝毫不动。尤奇者，南街上“清白流芳”牌楼之左一妇人，沐浴后，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榻坐于门外，被风吹起，冉冉而升，万目观望，如虎丘泥偶一座。少顷，没入云中。明日，妇人至自邵伯镇，镇去城四十余里，安然无恙，云：“初上时，耳听风响甚怕，愈上愈凉爽，俯视城市，但见云雾，不知高低；落地时，亦徐徐而坠，稳如乘舆，但心中茫然耳。”

彭杨记异

彭兆麟，掖县人，同邑增广生杨继庵，其姑丈也。兆麟业儒，年二十余病卒。越数年，杨亦卒。后有高密人胡邦翰者，与彭、杨素未谋面，因其仲兄久客于辽，泛海往寻，游学至兆麟馆，留与同居，凡两月余。治装欲归，谓兆麟曰：“今归，将赴郡应试，可为君作寄书邮。”兆麟曰：“昨已将家书付便羽矣，如至掖县，第代传一口信可也。”及将行，又曰：“去此百余里，余姑丈杨继庵在彼设帐授徒，烦便道代为致候。”胡因往，又一见继庵焉。比赴郡试，至彭家，言其与兆麟及继庵相见颠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为妄。胡曰：“彼曾为予言巷口关帝庙壁有手迹遗书。”试往庙中发壁阅之，与辽馆所书笔迹不殊。复忆别时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贾氏，年已四十余；二女已嫁，非亲党无知者。乃与胡言一一相符，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其所遇之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几亦亡。后数年，又有自辽东来者，兆麟寄一马，并其死时所服衣来。其家愈惊，绝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谓其家曰：“我死勿殓，可得复活。”既死，家人以为乱命，置不论，竟殓焉。葬三日，家人见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内出者。其年高密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于家，教其幼子。历八九载，从不言归。后某子将赴郡应试，强与之俱。抵郡城马邑地方，谓某子曰：“此处有葭莩亲，予就便往视之，汝先行至郭外

候我。”某子至所约处，久待不至，日渐暮，投宿他所。旦至师家，口称弟子某。其家犹谓其生时曾拜门墙者，询之，方知事在死后，相与骇怪，莫知所以，其徒涕零而别。岂兆麟之客辽东，即从此而去耶？此乾隆二十八年事，贵池令林君梦鲤所言。林，掖人也。

冤鬼戏台告状

乾隆年间，广东三水县前搭台演戏。一日，演包孝肃断乌盆。净方扮孝肃上台坐，见有披发带伤人，跪台间作申冤状。净惊起避之，台下人相与哗然，其声达于县署。县令某着役查问，净以所见对。县令传净至，嘱净仍如前装上台，如再有所见，可引至县堂。净领命行事。其鬼果又现，净云：“我系伪作龙图，不若我带汝赴县堂，求官申冤。”鬼首肯之。净起，鬼随之至堂。令询净：“鬼何在？”净答：“鬼已跪墀下。”令大声唤之，毫无见闻。令怒，欲责净。净见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势。净禀令，令即着净同皂役二名尾之，视往何处灭，即志其处。净随鬼野行数里，见入一冢中。冢乃邑中富室王监生葬母处。净与皂将竹枝插地志之，回县覆令。令乘舆往观，传王监生严讯。监生不认，请开墓以明己冤。令从之。至墓开未二三尺，即见一尸，颜色如生。令大喜，问监生。监生呼冤云：“其时送葬人数百，共观下土，并无此尸；即有此尸，必不能尽掩众口。数年来，何默默无闻，必待此净方白耶？”令韪其言，复问：“汝视封土毕归家否？”监生曰：“视母棺下土后即返家，以后事皆土工为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唤众土工来，见其状貌凶恶，喝曰：“汝等杀人事发觉矣，毋庸再隐！”众土工大骇，叩头曰：“王监生归家后，某等皆歇茅蓬下。有孤客负囊来乞火，一伙伴觉其囊中有银，与众共谋，杀而瓜分之，即举铁锄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冢。王监生喜其速成，复厚赏之，并无知者。”令乃尽致之法。相传众工埋尸时，自夸云：“此事难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龙图再世。”鬼闻此

言，故借净扮龙图时便来申冤云。

奇鬼眼生背上

费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之句，为阮亭尚书所称，荐与杨将军名展者，从征四川，过成都，寓察院楼中。人相传此楼有怪，杨与李副将俱不信，拉费同宿。费不能无疑，张灯按剑，端坐帐中。三鼓后，楼下橐橐有声，一怪蹑梯而上。灯下视之，有头面，无眉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帐前。费拔剑斫之，怪退缩数步，转身而走，有一眼竖生背上，长尺许，金光射人。渐行至杨将军卧所，揭其帐，转背放光射之。忽见将军两鼻孔中亦有白气二条，与怪所吐之光相为抵拒。白气愈大，则金光愈小，旋滚至楼下而灭。杨将军终不知也。未几，又闻梯响，怪仍上楼，趋李副将所。副将方熟睡，鼾声如雷。费以为彼更勇猛，尤可无虞。忽闻大叫一声，视之，七窍流血死矣。

子不语卷十二

挂周仓刀上

绍兴钱二相公，学神仙炼气之术，能顶门出元神。遍历十洲三岛，所遇诸魔，不一而足，或恶状狰狞，或妖娆艳冶，钱俱不为动，如是者十年。一日，诸魔聚而谋曰：“再迟一月，逢甲子日，钱某大道成矣，我辈作速下手。”众以为然。趁其打坐时，牵抱手足，放大瓮中，压之云门山脚下。是夕，钱家失去二相公，遍寻无踪，以为真仙去矣。半年后，月明中见二相公坐花园高树上，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问其故，自言：“为魔所窘，幸平生服气有术，故不致冻馁而死。”问何以得归，曰：“某月日，我在瓮中，有红云一道，伏魔大帝从西南来，我大声呼冤，且诉诸魔恶状。帝君曰：‘作祟诸魔，诚属可恶；然汝不顺天地阴阳自生自灭之理，妄想矫揉造作，希图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顾谓一将曰：‘周仓，汝送他还家！’周将军唯唯。周长丈余，所持刀亦长丈余，取红绳缚我刀上，挂此树顶而去。我亦不料即我家园树也。”二相公自后随行逐队，饮酒御内，不敢复学神仙术矣。

驱云使者

宣化把总张仁奉，缉私盐，过一古庙，将投宿焉。僧不可，曰：“此中有怪。”张恃其勇，竟往设帐，吹烛卧。至二鼓，满室尽明，张起怒喝，灯光外移；追之，见神灯万盏，投松下而灭。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张命里人持锄掘之，得大锦被，中裹一尸，口吐白烟，三目四臂，似僵非僵。张知为怪，聚薪焚之。后三日，白昼

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天上驱云使者，以行雨太多，违上帝令，谪下凡间，藏形石洞中，待限满后，依旧上天。偶于某夜出游，略露神怪，是我不知韬晦，原有不是。然汝烧我原身，亦太狠矣。我现在栖神无所，不得已，借王子晋侍者形躯，来与汝索吵，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诵《灵飞经》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犹可从火中完聚。汝本命应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终于把总矣。”张唯唯听命。少年腾空而去。后张果以把总终。

吾头岂白斫者

蒋心余太史修《南昌府志》，夜梦段将军来拜。见一伟丈夫，兜牟戎服，叉手不揖，披其颈骂曰：“吾头岂白斫者！”蒋惊醒，知有冤抑，查新志，并无其人，查旧志，有段将军，乃史阁部麾下副将，死于扬州者。急为补入《忠义传》中。

石言

吕蓍，建宁人，读书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昼阴晦，见阶砌上石尽人立，寒风一过，窗纸树叶飞脱，著石粘挂不下，檐瓦亦飞著石上。石皆旋转化为人，窗纸树叶化为衣服，瓦化冠帻，颀然丈夫十余人，坐踞佛殿间，清谈雅论，娓娓可听。吕怖骇，掩窗而睡。明日起视，毫无踪迹。午后，石又立如昨。数日以后，竟成泛常，了不为害。吕遂出与接谈，问其姓氏，多复姓。自言皆汉、魏人，有二老者则秦时人也。所谈事与汉、魏史书所载颇有异同，吕甚以为乐。午食后，静待其来，询以托物幻形之故，不答。问何以不常住寺中，亦不答；但答语曰：“吕君雅士，今夕月明，我共来角武，以广君所未见。”是夜，各携刀剑来，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强加名者。

就月起舞，或只或双，飘瞥神妙。吕再拜而谢。又一日，告吕曰：“我辈与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别，今夕我辈皆托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当与君别矣。”吕送出户，从此阒寂。吕凄然如丧良友，取所谈古事，笔之于书，号曰《石言》；欲梓以传世，贫不能办，至今犹藏其子大延处。

鬼借官衔嫁女

新建张雅成秀才，儿时戏以金箔纸制盔甲、鸾笄等物，藏小楼上，独制独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余，登楼求制钗、钏、步摇数十件，许以厚谢。秀才允之。问安用此，曰：“嫁女奁中所需。”张以其戏，不之异也。明日，女来告张曰：“我姓唐，东邻唐某为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门上官衔封条一纸，借同姓以光蓬荜。”张戏写一纸与之。次夕，钗钏数足，女携饼饵数十、钱数百来谢。及旦视之，饼皆土块，钱皆纸钱，方知女子是鬼。数日后，半夜山中烛光灿烂，鼓乐喧天，村人皆启户遥望，以为人家来卜葬者；近视之，人尽披红插花，是吉礼也。山间万冢，素无居人。好事者欲追视之，相去渐远，惟见灯笼题唐姓某官衔字样，方知鬼亦如人间爱体面而崇势利，异哉！

雷祖

昔有陈姓猎户，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动，则得一兽；两耳动，则得两兽；不动则无所得。日以为验。一日，犬九耳齐动。陈喜必大获，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兽。方怅怅间，犬至山凹中大叫，将足爬地，颠其头，若招引状。陈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归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电光绕室，陈疑此卵有异，置之庭中。

霹雳一声，卵豁然而开，中有一小儿，面目如画。陈大喜，抱归室中，抚之为子。长登进士第，即为本州太守，才干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岁，忽肘下生翅，腾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镇江某仲

某仲镇江人，兄弟三人，伯无子，仲有子，七岁看上元灯失去，不知所往。仲闷甚，携资贸易山西，并冀访子耗。去数载未归，飞语谓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寻。伯利仲妻年少可鬻，诡称仲凶耗已真，旅榇将归，劝仲妻改适。仲妻不可，蒙麻素于髻，为夫持服。伯知其志难夺，潜与江西贾人谋，得价百余金，令买仲妻去，戒曰：“个娘子要强取，黑夜命舆来，见素髻者挽之去，速飞棹行也。”归语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避去。仲妻见伯状，知有变，甫黑即自经于梁，悬绝作声。伯妻闻之奔救，恐虚所卖金也。抱持间，仲妻素髻坠地，伯妻髻亦坠。适贾人轿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误带素者。贾人见素髻妇，不待分辨，径抢以行。伯归，悔无及，噤不能声。仲自晋归，途如厕，见布袱裹五百金在地，心计：“此必先登厕者所遗，去应不远，盍俟诸？”未几，遗金者果至，遂与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数日，抵其家，具鸡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视其子，宛然己子也。问之良是。盖仲子失去时，为人所卖，遗金者无子，买为己子，十余年矣。仲持之泣下，遗金者曰：“若携子去，我女即许汝子为媳妇。”仲归，将渡江，见一人落于水，呼救无应者，群攫其资，仲恻然，亟呼曰：“孰肯救者，我募以金。”救起视之，是季弟也。季承嫂命寻仲，伯并利其死，曩之落水有挤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携弟与子归，入门，伯见之，亡去。

银隔世走归原主

夏镇属滕县，有蒋翁者，勤俭成家，生一子，失教，长而游荡，家渐落，蒋翁以为忧。有关帝庙陈道士，河南固始人，素与蒋翁善，乃私携五百金，嘱道士云：“吾子不肖，谅不能守业，后日必为饿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后，俟其改悔，以此济之；倘终不悛，汝即以此金修庙。”道士应允，藏金瓦罐，上覆破磬，埋殿后，无有知者。后数月，翁死。子益无忌，家业尽废，妻归外家，至无栖身之地，交游绝迹，始萌悔念。道士时周恤之，蒋亦渐习操作。道士见其改过，乃告以其父遗金，将掘出畀之。及携镢至藏金处，遍觅，已失所在，相与大骇。蒋归告其匪类，因共哗然，嗾控于官。官讯之，道士不讳，官断赔偿。道士罄其蓄，犹不满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道士遂舍庙去。云游数年，过直隶莲池禅寺挂单，将行，值寺僧为某观察公诵《寿生经》，作佛事。有老仆抱公子戏于山门，公子遽牵道士衣，投怀不舍。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归。观察厚赠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于后园小庵，饮食之。一日，道士欲诵经为观察公子祈福，需木鱼钟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惊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诘之，道士云：“磬覆瓦罐，内贮五百金。”问安所得金，乃具述蒋翁遗金之事。观察恍然，知其子为蒋翁转世，此金即翁所藏，而走归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胞衣，因得此金，以无所用，付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怜道士之无辜受赔，且与其儿有宿缘，因以此金子母赠道士，并遣使送归夏镇，致书于滕邑令，将此事镌石以纪之。

人熊

浙商某，贩洋为生，同伴二十余人，被风吹至一海岛，因结伴上

岛闲步。走里许，遇一人熊，长丈余，以两手围其伴，愈围愈逼。至一大树下，熊取长藤将人耳逐个穿通，缚树上，乃跳去。诸人俟其去远，各解所佩小刀，割断其藤，趋奔回船。俄见四熊抬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比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跃而来，状若甚乐者。至树侧，见空藤委地，怅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怒，叱四熊群起殴之，立毙而去。众在舟中望之，各惊喜，以为再生。山阴吴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问其故，历历言之如此。

绳拉云

山东济宁州有役王廷贞，术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称天师。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几州大旱，祷雨不下，合州绅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谢之。良久许诺，令闭城南门，开城北门，选属龙者童子八名待差，使搓绳索五十二丈待用。己乃与童子斋戒三日，登坛持咒，自辰至午，云果从东起，重叠如铺绵。王以绳掷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坠落。待绳掷尽，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钧之重。云在西则拉之来东，云在南则拉之来北，使绳如使风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牵绳而下。每雷击其首，辄以羽扇遮拦，雷亦远去。嗣后邻县苦旱，必来相延。王但索饮，不受币，且曰："一丝之受，法便不灵；每求雨一次，则家中亲丁必有损伤，故亦不乐为也。"刺史即蓝芷林亲家，芷林为余言。

烧狼筋

蓝府有狼筋一条，凡家中失物，烧之则偷者手足皆颤。有女公子失金钗一只，不知谁偷，乃齐奴婢姆数十人，取筋烧之。数十人神

气平善，了无他异，但见房门布帘闪颤不已，揭视之，钗挂其上，盖女公子走过时，钗为帘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悔庵行五，妻某氏，偶与姑口角，忽腾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卫王老三，谁人不知，年一百三十岁矣；从北迁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蒋士铨故居，我犹见其初生时也。"家人闻之大骇，问："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处，被汝家五爷拆毁，使我无安身之所。我权立瓦檐七日，既冻且饿，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买面来疗饥！"与之面，一啖五斤。五爷者，悔庵也。问："五爷并未拆房，何得云尔？"曰："所拆者，东厢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庵得古钱千文，欲其生青绿，故掘柱下埋之，不知即此怪所居。
问："既恼五爷，何以不附五爷身上？"曰："彼手内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庵因而自视其手，有纹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责之曰："汝既自称半仙，便当知男女有别，何以缠扰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揖状，曰："我自知非礼，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别，故我夜间不许他睡，教他张着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岂复再有邪念耶？"问："何求？"曰："送我迁居。"问："作何送法？"曰："请五爷用有印之手，用红纸写'王三先生之神位'，贴向东湖水边松树上，则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衣冠才去。"乃向纸店买纸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并未入学，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顶帽哉！速换，速换！"视店中纸冠，果有金顶，乃去之。悔庵亲持纸牌，送贴东湖松树上，闻空中呼谢者再，从此家中平安。问其妻，曰："我与姑口角时，忽见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后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闹时，人问休咎，有中有不中，问多则不答，曰："我答何难，但你辈亦须哀怜娘

子，省费些中气。”间亦作诗数句，文理粗俗，末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兴”六字而已。

择风水贾祸

湖南孝感县张息村明府，葬先人于九嵕山，事毕，别买隙地五亩许，将造宗祠。工人动土竖柱，得一朱棺，盖已朽坏，中露一尸，骷髅甚大，体骨长过中人，胸贯三铁钉，长五六寸，腰有铁索环绕数匝。工人不敢动，告知明府，一时宾客，尽劝掩埋，另择竖柱之所。张不可，曰：“我用价买地，本非强占；且风水所关，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迁葬。”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毕，仍令迁棺。工人锹方下，遽仆地喷血，骂曰：“我唐朝节度使崔洪也，以用法过严，军人作乱，缚我钉死。国家衰乱，不能为我泄忿诛凶，葬此八百余年。张某何人，敢擅迁我墓，必不能相恕也！”言毕，工人起而张明府病矣。诸宾客群为祈请，病竟不减，舁归，数日而卒。

飞僵

颍州蒋太守，在直隶安州遇一老翁，两手时时颤动，作摇铃状。扣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仅数十户，山中出一僵尸，能飞行空中，食人小儿。每日未落，群相戒闭户匿儿，犹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测，无敢犯者。闻城中某道士有法术，因纠积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许诺，择日至村中，设立法坛，谓众人曰：‘我法能布天罗地网，使不得飞去，亦须尔辈持兵械相助，尤需一胆大人入其穴。’众人莫敢对，余应声而出，问何差遣，法师曰：‘凡僵尸最怕铃铛声，尔到夜间，伺其飞出，即入穴中，持两大铃摇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则尸入穴，尔受伤矣。’漏将下，法师登坛作法，余因握双

铃，候尸飞出，尽力乱摇，手如雨点，不敢小住。尸到穴门，果狰狞怒视，闻铃声琅琅，逡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围住，又无逃处，乃奋手张臂与村人格斗。至天将明，仆地而倒。众举火焚之。余时在穴中未知也，犹摇铃不敢停如故。至日中，众大呼，余始出，而两手动摇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两僵尸野合

有壮士某，客于湖广，独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门外，见树林中隐隐有戴唐巾飘然来者，疑其为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为僵尸。素闻僵尸失棺上盖，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于树林中，伺尸出，将窃取其盖。二更后，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门外，其上楼窗中先有红衣妇人，掷下白练一条，牵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语声，不甚了了。壮士先回，窃其棺盖藏之，仍伏于松深处。夜将阑，尸匆匆还，见棺失盖，窘甚，遍觅良久，仍从原路踉跄奔去。再尾之，至楼下，且跃且鸣，喈喈有声，楼上妇亦相对喈喈，以手摇拒，似讶其不应再至者。鸡忽鸣，尸倒于路侧。明早，行人尽至，各大骇，同往楼下访之，乃周姓祠堂，楼停一柩，有女僵尸，亦卧于棺外。众人知为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于一处而焚之。

鬼幕宾

毗陵王生，年四十余，游幕关中，时虚庵庄公知盩厔县事，延至幕中。是年秋，与署中友暨庄逵吉诸人同至城隍庙看菊，苦无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仆送归。逵吉阻之，以为神前之物，不可轻动。王戏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见怪，如欲加谴责，我为之代办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无疾而终，各以为骇。更余，

忽醒曰：“予独坐，见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即同步出门外登舆。行里许，至城隍庙，神降阶迎，行宾主礼，曰：‘先生折我菊花，许我办案，兹有某县积案，迟延日久，尚未审结，奉邀先生一商。’少顷，吏捧积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阅诸情节，皆属易办，惟有误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犹可还阳；否则东岳行查檄至，城隍将受处分矣。’神出视，大喜云：‘先生所见，甚合我意。’茶罢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托，如晤包少府，渠承办工程木料，日内可到矣。’余唯唯，别出登舆而归，取床头青蚨三百，犒其从者而醒。”越三日，仙游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镇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为“鬼幕宾”。

雷震蟆妖

严陵宋淡山，于乾隆丁亥夏，见遂安县民家雷震其屋，须臾天霁，一无所损，惟室中恒有臭气。旬日后，诸亲友以樗蒲之戏，环聚于庭，天花板内，忽有血水下滴。启板视之，见一死虾蟆，长三尺许，头戴骔缨帽，脚穿乌缎靴，身著玄纱褙褡，宛如人形。方知雷击者，即此虾蟆也。

梦中破案

曹州刘姓，以典当为业，虞城张某，为经理其事已二载矣。少有蓄积，岁暮欲归，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骡去，相订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刘因遣人促之来，至其家，则云：“未尝归也。”两家致讼，控至抚按，勒限饬县捕拿，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无措。一夕，访于城南，见有老人偕一年少相谓曰：“月色甚佳，何不向凉亭一行？”曹州南城十数里，旧有凉亭。公差私议：“二人于此时往，倘城

门闭，何由而入？”心异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几，二人果至，听所言，皆邻里间琐事。有顷，少年忽云：“城内刘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窃计，乃西门外卖饼孙姓，利其财物，因而害之也。”翁问故，少年云：“饼店在此已数载，今春倏闭，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系，何得妄语！”意甚拂然。旋云：“夜深可归矣。”公差尾其后，行甚速，至南城，门已闭，见二人从门隙入。差亟呼司阍启钥，入城则两人尚在前行。至小弄，少年与翁别，入门，门亦未启也。复随翁行二十余家，亦未启扉而入。差大惊，扣其户，半晌翁出，持纸拈，披衣，极困惫之状。差曰：“适间与少年凉亭看月，何遽睡耶？”翁神色迟疑，曰：“看月有之，乃梦中事也。”差复胁之往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状，乃拘入县署，述梦中语。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迹孙姓所居，则青骡宛系门首也。因锁拿到县，一讯而服。遂起赃，问抵偿焉。此乙巳夏间事。曹州守吴忠诰，向为绥德州牧，与严道甫善，告道甫也。

马变鱼园地变鹅

雍正初年，伍相国为盛京将军，送马五百匹诣黑龙江。将至不数里，忽一马振鬣长嘶，众马随之，至江口，尽跃入水，化而为鱼。严道甫馆德州卢氏，时卢有戚罗姓，偶以二百钱买一鹅，带至济南应试。到时，鹅价甚贵，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罗忽动牟利之念，忆家有园地十五亩，若质钱买鹅，可获三倍之利。试毕回家，售地得价，四出买鹅，得三百余只，复驱以往。行二日，至齐河，过城外长桥，有头鹅带铃者，引颈长鸣，振翼而飞，众鹅相率以上。观者数十人，群相拍手。须臾之间，望之如白云一片，随风而灭。罗惭悔交集，无可奈何，搜索囊中，尚余前次买鹅钱数百文，作盘费以归。自叹祖遗园地，化鹅而去矣。

聋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陆家牌楼河中淌一浮尸来。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为殓钱买棺，殡诸市上。夜梦蓝衣人来曰：“我临平人张某，教馆为业，不幸失足落水，蒙君殡我，无以为报，我能预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灵应，须以牲牢谢我，君可得香火钱。”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必应。不数日，香火如云。霍夜又梦张来曰：“我左耳聋，有来通诚者，须向右耳告我。”于是次日人来祈祷者，听霍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应声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为“灵棺材”。霍家取香火钱，因以致富。未几，仁和令杨公路过，见烧香者汹汹蚁集。杨怒其惑众，命焚其棺，鬼遂绝。

棺床

陆秀才遐龄，赴闽中幕馆。路过江山县，天大雨，赶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树木浓密，瓦屋数间，奔往叩门，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颇清雅，自言沈姓，亦系江山秀才，家无余屋延宾。陆再三求，沈不得已，指东厢一间曰：“此可草榻也。”持烛送入。陆见左停一棺，意颇恶之，又自念平素胆壮，且舍此亦无他宿处，乃唯唯作谢。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将行李铺上，辞主人出，而心不能无悸。取所带《易经》一部，灯下观至二鼓，不敢息烛，和衣而寝。少顷，闻棺中窸窣有声，注目视之，棺前盖已掀起矣。有翁白须朱履，伸两腿而出。陆大骇，紧扣其帐，而于帐缝窥之。翁至陆坐处，翻其《易经》，了无惧色，袖出烟袋，就烛上吃烟。陆更惊，以为鬼不畏《易经》，又能吃烟，真恶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谛视，浑身冷颤，榻为之动。白须翁视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盖。陆终夜不眠，迨早，主人出问客：“昨夜安否？”强应曰：“安，但不知

屋左所停棺内何人？”曰：“家父也。”陆曰：“既系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现存，壮健无恙，并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达观，以为自古皆有死，何不先为演习，故庆七十后，即作寿棺，厚糊其里，置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当作床帐。”言毕，拉赴棺前，请老翁起，行宾主之礼。果灯下所见翁，笑曰：“客受惊耶？”三人拍手大剧。视其棺，四围沙木，中空，其盖用黑漆绵纱为之，故能透气，且甚轻。

炮打蝗虫

崇祯甲申，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方知《北史》载灵太后时，蚕蛾食人无算，真有其事也。开封府城门被蝗塞断，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发火炮击之，冲开一洞，行人得通。未饭顷，又填塞矣。

僵尸手执元宝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县某村，地陷里许。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视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兑银，右手犹执一元宝，握把甚牢。

张飞棺

萧松浦从四川归云：保宁府巴州旧刺史之厅东，有张飞墓，石穴至今未闭。一朱棺悬空，长九尺，叩之，声铿铿然。乾隆三十年，有陈秀才某，梦金甲神，自称：“我汉朝将军张翼德也。今世俗驿递公

文，避家兄云长之讳，而反犯我之讳，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盖近日公文改“羽递”为“飞递”故也。

误尝粪

常州蒋用庵御史，与四友同饮于徐兆璜家。徐精饮馔，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请六客同食河豚。六客虽贪河豚味美，各举箸大啖，而心不能无疑。忽一客张姓者，斗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声。主人与群客皆以为中河豚毒矣，速购粪清灌之，张犹未醒。五人大惧，皆曰：“宁可服药于毒未发之前。”乃各饮粪清一杯。良久，张竟苏醒，群客告以解救之事。张曰：“小弟向有羊儿疯之疾，不时举发，非中河豚毒也。”于是五人深悔无故而尝粪，且嗽且呕，狂笑不止。

借尸延嗣

萧公文登，宰阳湖。伊邻施妪，其夫早卒，抚其遗腹子某，长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欢。年余，媳忽病亡。妪家贫，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吁地。次日将殓，媳忽从炕上跃起，呼姑曰：“我来做汝家媳妇，不要再哭！”妪方庆媳再生，喜不自胜。其子私语母曰：“何声音之不似吾妻也！眼光又直视，恐非真李氏再生，得毋野鬼凭之为祟乎？”邻里皆惊，遂环守之。三四日中，闭目仰卧，给汤粥，饮啜如常。惟姑呼之则应，夫与之语则避而不答。至七日后方起，梳洗毕，敛衽告姑曰：“我宁海州某村方氏女也，行二，年十九岁，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适汝家李氏媳妇在焉。随有矮鬼无数，长鬼一个，环跪阎君，乞诉求放李氏还阳。阎君怒叱，将众矮鬼逐出，长鬼责二十板。长鬼受责后，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来，皆守本分，不敢为恶，罪不至于绝嗣。妻辛苦万状，方得娶一媳

妇，今又病亡，何能有力续娶，岂不令一家绝嗣乎？乞放媳还阳，得生子以延一脉。’阎君怒稍霁，命判官检簿细阅毕，向长鬼曰：‘尔媳李氏，阳寿已绝，不能放还；姑念尔世无过恶，尔妻又能守节抚孤，若令乏嗣，无以劝善。方氏女虽年命该尽，生前亦颇好善，可令借李尸复活，则尔无媳而得媳矣。’长鬼拜谢。阎君指长鬼告予曰：‘此尔翁也，着他领尔借尸还魂，生子延祀。’予遂随翁到此。翁指示予曰：‘此尔姑也。’将我推跌在地，开眼不见翁，只见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认得婆婆一人，馀皆不识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个兄弟，年十六岁，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啼哭。”姑遣子探访，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与弟同至妪家，方氏见即相抱而哭，父反退缩不敢向前，曰：“声音举止，虽与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对父泣曰：“我假李氏体以生，非我本来面目，喜得再见生身之父与同胞之弟，母亲忍心不来看我。父与弟又疑而不肯相认，生不如死矣。”悲痛间，其母遣邻妪来探问，女见即呼：“某妈妈，汝从何处来？我母亦来看我乎？”父方抚而慰之，叩以往事，丝毫不爽，始真信其再生也。姑遂款留其父与弟在家。至晚，令子与媳同室而处，媳辞曰：“我处女也，虽冥数已定，乞俟吾母来，择吉日成夫妇礼，不可苟合。”亲邻群称善，父亦喜甚，遣其子归迎母来，始合卺焉。三年后举一子，子生百日，亲朋来贺。忽向姑曰：“已为汝家传后有人，我寿算久尽，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传冥官破例办事，犹阳官之因公挪移云。

子不语卷十三

关神下乩

明季关神下乩坛，批某士人终身云：“官至都堂，寿止六十。”后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国朝定鼎后，其人乞降，官不加迁，而寿已八十矣。偶至坛所，适关帝复降，其人自以为必有阴德，故能延寿，跽而请曰：“弟子官爵验矣，今寿乃过之，岂修寿在人，虽神明亦有所不知耶？”关帝大书曰：“某平生以忠厚待人，甲申之变，汝自不死，与我何与！”屈指计之，崇祯殉难时，正此公年六十时也。

遇太岁煞神祸福各异

徐坛长侍讲未遇时，赴都会试，如厕，见大肉块，遍身有眼，知为太岁。侍讲记某书云：“鞭太岁者脱祸。”因取大棍与家丁次第笞击，每击一处，则遍身之眼愈加闪烁。是年成进士。蒋文肃公家中开井，得肉一块，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焦，蜿蜒而动，徐化为水。是年文肃公卒。任香谷宗伯未遇时，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两手持两刀，披发赤面，伛身而过。宗伯行未半里，见赤面人入丧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后登第。苏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得白纸帖，书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归安鱼怪

俗传张天师不过归安县，云前朝归安知县某，到任半年，与妻同

宿。夜半闻撞门声，知县起视之。少顷，登床谓妻曰：“风扫门耳，无他异也。”其妻认为己夫，仍与同卧，而时觉其体有腥气，疑而未言。然自此归安大治，狱讼之事，判若神明。数年后，张天师过归安，知县不敢迎谒。天师曰：“此县有妖气。”令人召知县妻，问曰：“尔记某年月日有夜撞门之事乎？”曰：“有之。”曰：“现在之夫非尔夫也，乃黑鱼精也；尔之前夫，已于撞门时为所食矣。”妻大骇，即求天师报仇。天师登坛作法，得大黑鱼，长数丈，俯伏坛下。天师曰：“尔罪当斩，姑念作令时，颇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瓮囚鱼，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筑公案镇之。鱼乞哀，天师曰：“待我再过此则释汝。”天师自此不复过归安云。

张忆娘

苏州名妓张忆娘，色艺冠时，与蒋姓者素交好。蒋故巨室，花朝月夕，与忆娘游观音、灵岩等山，辄并辔而行。忆娘素明慧，欲托身于蒋，而蒋姬媵绝多，不甚属意。因与徽州陈通判者有终身之托，陈娶过门，蒋不得再通，大恚，百计离间之，诬控以奸拐。忆娘不得已，度为比丘，衣食犹资于陈。蒋更使人要而绝之。忆娘贫窘，自缢而亡。居亡何，蒋早起进粥，忽头晕气绝，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蒋某！汝事须六年后始讯，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蒋平日门下奔走士也，曾遣以间忆娘者，死三年矣。蒋惊醒，自此精气恍惚，饮食少进。有玄妙观道士张某，精法律，为筑坛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后，道士曰：“冤魄已到，我不审其姓氏，试取大镜，泼以明水，当有一女子现形。”召家人视之，宛然忆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类，今男女冤谴，非吾所能驱除。”竟拂衣去。蒋为忆娘作七昼夜道场，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苏州名医叶天士，赠以千金，药未至口，便见纤纤白手按覆之；或无故自泼于地。蒋病益增，六年而没。蒋氏从孙漪园，犹藏忆娘小

照，戴乌妙髻，着天青罗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为当时杨子鹤笔也。

飞星入南斗

苏松道韩青岩，通天文，尝为予言：“宰宝山时，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床，督率书役，见客星飞入南斗。私记占验书：‘见此灾者，一月之内当暴亡；法宜剪发寸许，东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祸他人。’尔时我即麾去书役，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书记者李某，无故以小刀剖腹而死，我竟无恙。李乃我荐卷门生，年少能文，不料为我替灾，心为怅然。”余戏谓韩曰：“公言占验之术固神矣，然如我辈，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见飞星来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厌胜法，为之奈何？”曰：“君辈不知天文者，虽见飞星入南斗，亦无害。”余曰：“然则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祸祸人耶？”韩大笑不能答。

杨妃见梦

康熙间，苏州汪山樵先生讳俊，选陕西兴平县，宿马嵬驿中。梦一女子，容貌绝世，明珰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为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惊醒，询土人，曰：“此间惟有杨娘娘墓道，唐时改葬后，基址原有数十亩宽，自宋、明以来，为樵牧所侵，渐无余地。”汪为清理，果有旧碑记存墓侧土中，题“大唐贵妃杨氏墓”。乃为别置界石，兼买树百株植其上，春秋设二祭焉。

曹能始记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进士后，过仙霞岭，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游。暮宿旅店，闻邻家有妇哭甚哀，问之，曰：“为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询其死年月日，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历举某屋、某径，毫发不爽。其家环惊，共来审视。曹亦凄然涕下，曰：“某书屋内有南向竹树数十株，我尚有文稿未终篇者，未知犹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馆后，恐夫人见书室而神伤，故至今犹关锁也。”曹命开之，则尘凝数寸，遗稿乱书，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发盈头，不可复认矣。曹以家财分半与之，俾终馀年。余按《文苑英华》，白敏中书滑州太守崔彦武事，崔记前生为杜明福妻，骑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说旧事，取所藏金钗于垣中，施宅为寺，号明福寺，与此相类。

江南客寓

涤斋先生为诸生时，在京师贾家胡同，有店号“江南客寓”，厅屋三间，中一间甚洁，住者绝少，先生居之，了无他异。一日外出，托所亲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内尽明，时并无灯烛，所亲骇，揭帐视之。见一长人，黑色，手提其头，血淋漓，对面直立不动，呼曰：“尔何得居此？”所亲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静，尔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归，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现形耶？”大书一状，向空焚之，以为尔果有冤，当于今晚赴诉。是夕，先生复睡，未一更，所见果如所说，但持一血头，跪而不立。先生问：“何人，何冤？”持头者以手指口，竟无一语，次日亦不复见。先生又常于园中月下，见黑物一团，大如浴盆。追奔树下，以脚蹋之，随脚而灭。次日视其靴袜，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荆波宛在

本朝佟国相，巡抚甘肃，按站行至伏羌县，梦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为意。次晚，梦如初，且云：“欲报我恩，但记‘荆波宛在’可耳。”佟惊起，亟走三日，而伏羌县沉为湖，卒不解救者为何神。后出巡，至建昌野渡，有关公庙，上书“荆波宛在”四字。佟入拜谒，大为修葺，今焕然犹存。

冯侍御

冯侍御静山，居京师永光寺西街，改造书屋，掘地得黑漆棺，为改迁之。夜梦人投牒诉冤，冯时巡西城，梦中取牒阅之，告势宦掘棺事，即己之姓名也，惊醒得疾。疾革时，夫人闻房中笑语声，以为病有起色，往视之，见黑衣人素不相识者坐床上，一闪而灭。侍御谓夫人曰：“此人吾邻也，曾作运粮守备，运饷至京师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闻我亦有行期，故来相约耳。可烧纸钱，助其冥资。”夫人遣人至前街踪迹，棺识宛然，知先生之终不起也。

药师父

昆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时号“药师父”，以其曾鸩死一业师也。业师周姓，号云核，受司寇聘前一日，梦巨蟒以口吐红丸，逼令咽之，腹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冠卿严，冠卿素佻达，笞责尤甚。冠卿与仆谋，置鸩于饭，食之而卒。后冠卿为翰林，不得志，诗文多怨诽，为人所构，就鞫刑部。见左司杨景震，大惊曰：“吾死矣，吾初

见时，俨然周先生也。”次日复讯，各官俱以司寇之子，稍加怜恤。杨独怒鞫，批其颊数十下，齿左右坠，定以斩决。狱上即刑，杨为监斩官。其家访之，杨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杨，杨大笑曰：“岂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语，转当屈法以救之矣。”此与《太平广记》载王武俊事同。

庄秀才

通州庄孝廉成，戊午举人，少年貌美。其佃户有女悦之，竟以成疾。临卒，谓其父曰：“吾为庄秀才死也。吾思嫁庄秀才，自念门户寒贱，事必不成，故郁郁成病。今虽死，此意当为致之秀才，则目瞑矣。”其父急告庄，庄往视而气已绝。庄赴秋闱，遇女子于淮新桥，宛然如生。入闱，一切炊饭烹茶之事，见女子身为执役。是年登第，每有远行，则女子必至。庄怖之，为置神主，祭于家，书“亡妾某氏”，见女子来拜谢，自此绝矣。

蔼蔼幽人

通州李臬司，讳玉铉，丙戌进士，少时好炼笔录。忽一日，笔于空中书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后文社之事，题下则听笔之所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辄与。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读李作，叹其笔意大类钱吉士。钱吉士者，前朝翰林钱憙也。李私问笔神，答曰：“是也。”自后里中人来扶乩者，多以“钱先生”呼之。笔神遇题跋落款，不书姓名，但书“蔼蔼幽人”四字。李举孝廉，成进士，笔神之力居多。后官臬司，神助之决狱，郡中以为神。李公乞归，神与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书作别而去。余与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

好，绝不向余道只字。方膺卒后，臬司同年熊涤斋太史，为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讳其事，盖忤神者，即方膺也。”

僵尸求食

武林钱塘门内有更楼，雇更夫击柝，表里巡逻，大众殓资为之，由来旧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过小庙，每至二更闻柝声，则有一人从庙中出，踉跄捷走，漏五下，则先柝声入庙，如是者屡矣。任三疑庙中僧有邪约，将伺之，为诈酒肉计。次夕，月明如昼，见其人面枯黑如蜡，目眶深陷，两肩挂银锭而行，窸窣有声，出入如前。任三知为僵尸，因山门之内停有旧榇，积尘寸许。询诸僧人，云其师祖时，不知谁何氏所寄厝者也。与侪辈语及之，其中黠者曰：“吾闻鬼畏赤豆、铁屑及米子，备此三物升许，伺其破棺出，潜取以绕棺之四周，则彼不能入矣。”任如其言，购买三物，待夜二更，尸复出。伺其去远，携灯入视，见棺后方板一块，俗语所谓和头者，已掀在地中，空空无所有。乃取三物，绕棺而密洒之。事毕径归，卧更楼上。至五更，有厉声呼“任三爷”者，任问为谁，曰：“我山门内之长眠者，无子孙，久不得血食，故出外营求，以救腹馁。今为尔所魇，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将赤豆铁屑拂去之。”任惧不敢答，又呼曰：“我与尔何仇，何苦为此虐耶？”任念与彼解围之后，彼杀我而后入，何以御之？终不答。鸡初鸣，鬼哀恳，继以詈骂，久之寂然。明日过楼下者，见有尸僵卧，乃告众鸣官，以尸还诸棺而火焚之，一方得宁。

僵尸贪财受累

绍兴王生某，食饩有年。村中富家延之为师，因屋宇湫隘，适相

距里许，有新室求售者，遂买使居，且曰：“家中摒挡未尽，学徒暨馆童辈明晨进馆，先生一夜独眠，能无惧乎？”王自负胆壮，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携茗具，引至书斋。王周视室内毕，复至门前徙倚。时已夜矣，月色大明，见山下爝火荧荧，趋往视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磷耶？色宜碧，而焰带微赤，得无为金银气乎？”忆《智囊》所载，有胡人数辈，凶服舆榇而藁葬城外者，捕人迹之，榇中皆黄白也；此棺毋乃类是？幸无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块，击去其钉，从棺后推卸其盖，则赫然一尸，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殓。王愕然退缩，每一缩则尸一跃，再缩而尸蹶然起。王尽力狂奔，尸自后追之。王入户登楼，闭门下键；喘息甫定，疑尸已去，开窗视之，窗启而尸昂首大喜，从外跃入。连扣门，不得入，忽大声悲呼，三呼而诸门洞开，若有启之者。遂登楼，王无奈何，持木棍待之。尸甫上，即击以棍，中其肩，所挂银锭，散落于地。尸俯而拾取，王趁其伛偻时，尽力推之，尸滚楼下。旋闻鸡啼，从此寂无声响矣。明日视之，尸跌伤腿骨，横卧于地。遂召众人，扛而焚之。王叹曰：“我以贪故，招尸上楼；尸以贪故，被人烧毁。鬼尚不可贪，而况于人乎？”

宋荔裳受恶土地之累

宋荔裳为山东臬使，族子某，素不肖，与总兵于七饮博为奸。于七者，前明末年山东土寇，降本朝者也，虽为总戎，怙恶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为家门之祸。”俟其归，将缚至祠堂杖杀之。某闻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庙中，梦土地神谓曰：“汝毋怖，大富贵至矣。现在于七谋反，汝可速往京师，赴提督处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为路费。”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处，并诬其叔与于七通谋，以故荔裳被逮入狱。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报之功受赏，荔裳牵累入狱，旋

亦超雪。

陆夫人

某方伯夫人陆氏，尚书裘文达公之干女也。文达公薨后，夫人病，梦有大轿在屋瓦上行来，前立青衣者呼曰：“裘大人命来相请！”夫人登轿，冉冉在云中行。至一大庙，正殿巍峨，旁有小屋甚洁，文达公科头衣茧绅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谓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来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跽而请曰：“干爷有力能为女儿解免否？”文达公曰：“此处西厢房，有一妇人，现卧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则病可治；否则，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厢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红绫帐，被褥甚华，中卧赤身女尸，两目瞪视无一言。夫人扶之，手力尽矣，卒不起。归告文达公，公曰：“汝孽难消，可还家托张天师打醮，以解禳之。但天师近日心粗，禄亦将尽。某月日替苏州顾懋德家作斋文，错字甚多，上帝颇怒，奈何？”夫人惊醒，适天师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师检顾家斋表，稿中果有误字，法官所写也，心为惊悸。未几，夫人亡，天师亦亡。天师名存义，顾懋德者，辛未进士，官礼部郎中。

牛头大王

溧阳村民庄光裕，梦一怪，头上生角，敲门而进，谓曰：“我牛头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应。”庄醒，告知村农。村方病疫，皆曰：“宁可信其有。”纠钱数十千，起三间草屋，塑牛头而人身者坐焉。嗣后疫病尽痊，求子者颇效，香火大盛。如是数年，村民周蛮子儿出痘，到庙先具牲牢祀神，再掷卦，大吉，周喜，许演戏为谢。未数日，儿竟死，周怒曰：“我靠儿子耕田养我，

儿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锄钯，撞牛头，碎其身，毁其庙。合村大惊，以为必有奇祸。自此寂然，牛头神亦不知何往。

水定庵牡丹

江宁二尹汪公易堂，访友古北口，路憩水定庵。庵中牡丹盛开，花大如斗，汪近前赏玩。庵僧戒勿折花，花有妖，能为祸。汪素刚，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当折而试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转，坚如牛筋，竟不能断。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断而拇指伤，血涔涔下。汪惭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捽花头，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断一枝，归畜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获花妖矣。”将购药医手创，细视之，并无刀痕，袍袖上亦无血迹。

乌台

粤东肇庆府，即古端州，包孝肃旧治也。大堂暖阁后，有黑井，覆以铁板，为出入所必经。相传包公纳妖于井，俗有“包收卢放马成湖”之谣，谓太守遇卢姓则妖出，遇马姓则井溢也。然千百年来，亦从无此二姓为守者。署东有高楼，号称乌台，俗谓包公听断妖鬼，皆坐此台。四面砖石封固，启则为祟，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无敢启视者。前任安守，有管厨人某，酒醉登楼巅，揭瓦窥之，见台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坟状。中间小树一株，枝青叶绿，此外一无他物。方瞪视间，有黑气冲起，厨人自楼巅滚跌于地，颤汗交作，仅能言所见，至夕，狂叫而死。越日，安公暴染病狂，鞭扑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爱妾：以此落职获谴。越两任后，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来为言若此。余闻而大怒，寄信云：“此说荒唐可也，若真有其事，则楼神不法甚矣，断非包公旧迹，弟何不拆而焚之！”

见娘堡

顺治乙酉，王师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长史刘某，吴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蓼萧，从吴门赴考归，有志寻亲，时藩府荒圮，莫可踪迹，乃祷于盱江张令公祠。梦神书“石漈”二字与之，醒而徬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漈在闽、广之交，阻兵难行，幸有曲径，七日可达。”如其言，历尽危险，竟至其地。父母依村农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丧奉母而归。所居村名见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长史避难时，携家谱一册自随。戊子岁，其母闻窸窣声出自箧中，以为鼠也；启视无有，闭则复然。一日见绯衣人数辈，冉冉从箧中走出，益大惊，逾时而孝子至此。事载姜西溟文集中，韩尚书荧为之表墓。

鬼糊涂

乾隆三十九年，京师有无赖子韩六，殴伤其父，刑部审明下狱拟斩。侍郎某，以所殴非致命处，意欲减等发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关，理宜正法。奉旨依议，遣刑部司狱司李怀中监斩。后三日，鬼附李身，口称：“诸大人业已宽我，而汝来斩我，我死不甘，故来索命。”闻者骇然，以为此鬼糊涂；然而李竟不起。

鬼势利

张八郎有所欢婢，婚后弃之。婢幽怨成疾，临死曰：“我不饶八郎。”语毕气绝。忽又张目曰：“八郎运甚旺，不能报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样。”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产亡。

鬼相思

岳州张某，号鬼三爷，以其行三，为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学廪生；妻陈氏有色，忽凭妖自称郧阳小神，白昼现形，与之交接。张虽同床，无故自离，若有梏其手足者。其家遍请符箓，毫无效验。三月后，陈氏受胎生子，空中群鬼啾啾，争来作贺，掷下纸钱无数。张忿甚，将到龙虎山求救于天师。忽一日，小神踉跄来，汗如雨下，语其妻曰："吾几闯祸，昨夜入汝邻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钟馗拔剑相逐。我惧为所伤，不得已急走，将金盆掷在巷西池塘中，脱逃来此，汝速具酒，替我压惊。"次日妻告张，张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将控官捉贼。张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来，作何谢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凭君取索。"张诡作念咒状，良久，唤毛氏家人，径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张上座，问以何物作谢，张笑曰："我读书人，不受财帛，只须君家收藏书画，与我一二件足矣。"其家尽出所藏，张选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觉谢礼太薄，心抱不安，张乃指壁上所挂钟馗像曰："赐此画，凑成两件，何如？"毛氏唯唯。张取归悬空中，小神从此永不再来，但闻园中树上鬼哀哭三日，人称鬼相思云。

关神世法

康熙癸卯举人江阎，选某县令，丁忧归。将起复时，梦有甲士来，自称周仓，服饰如今庙中所塑，而少年无须，手持名帖，上写"治年家弟关某顿首拜"，惊醒大笑，以为关帝行此世法。未几，选山西解梁知县，往谒武庙，旁塑周仓，果少年无须者也，面貌恍如梦中，乃捐俸重修神庙，后竟卒于任所。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太守为余言。

乡试弥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学问博雅，注陈检讨四六得名。以平时好古不喜时文，其师唐赤子太史责之曰：“科名进身，非此不可，今岁入场之年，汝宜留意。”因强之诵读金、陈诸大家文，程唯唯，终非所好。《四书》体注等书，临场并不翻阅。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题《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次题《大哉圣人之道》。程三场毕，自言首篇颇得意，唐太史读之，喜曰：“颇可望魁。”程急取案头《中庸》一看，愕然丧气，嗜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圣人之道’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下，故领题出题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开首第一句，则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复何言。”唐亦为之悼叹。已而榜发，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见主试，将探问之。主试某，故唐公同年。一见笑曰：“今年科场中有笑话，兄知否？”唐问故，曰：“皇上有密旨，谓诸生关节，都放在破承、领题、出题三处，今岁将此三处，尽行弥封，故有程某文字，领题、出题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将来磨勘，定受参罚，奈何？”唐笑而不言。后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罚停一科。

两汪士锘

顺治间，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梦行天榜，会元汪士锘。先生乃改名应之，竟终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会元，榜名士锘，相隔四十余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孙某记乃祖之言，相与叹造化弄人，亦觉无谓。

雷击土地

康熙间，石埭令汪以炘，素与其友林某交好。后林死为石埭土地神，每夜间，阴阳虽隔，而两人来往如平生欢。土地私谓汪曰：“君家有难，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后，恐我难逃天谴。”汪再三问，曰：“尊堂太夫人，分当雷击。”汪大惊，号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恶劫，我官卑职小，如何能救？”汪泣请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尽孝养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饮、一馔、一帐、一衣，务使十倍其数，浪费而暴餐之，庶几禄尽则亡，可以善终。雷虽来，无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数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绕棺照耀，满房硫磺气；卒不下，破屋而出，飞击土地庙塑像成泥。

张光熊

直隶张光熊，幼而聪俊，年十八，居西楼读书。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范之甚严。七月七日，感牛郎织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来窥读书者否。心乍动，见帘外一美女侧身立，唤之不应。少顷，冉冉至前，视之，非家中婢也。问：“何姓？”曰：“姓王。”问：“居何处？”曰：“君之西邻，晨夕见郎出入，爱郎姿貌，故来相就。”张喜，即与同榻，此后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谓张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远宿，听唤再至。”张遣奴，奴不肯，曰：“每夜闻郎君枕席间妮妮软语，疑有别故。老主人命奴调护郎君，不敢远离。”张无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无庸，将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绳缚之，挂西园树上。奴哀号求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远避，即赦之；如敢漏泄，被老主人知者，将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时绳解，奴已在地矣。居年余，张渐羸瘦。其父问奴，奴称郎处无他故，而意色渐沮。父愈疑，自至张斋前伺察，闻帐中有妇女声，蹋窗直入，揭帐无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查花一朵。父念此地从无山查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将笞张。张不得已，以实告。父为迎名僧、法官，设坛禁咒。女夜间来，哭谓张

曰：“天机已泄，请从此辞。”张亦哀恸。临别问曰：“尚有相会期乎？”曰：“二十年后，华州相见。”从此遂绝。张随娶陈氏，登进士第，授吴江知县，推升华州知州，而陈氏卒。其父在家，为续娶王某之女，送至华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宛如书斋伴宿之人，问其年，刚二十岁。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托生也。语从前事，恰不记忆。

赵氏再婚成怨偶

雍正间，布政司郑禅宝妻赵氏，有容德，与郑恩好甚隆，以瘵疾亡，临诀誓曰：“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卒之日，旗下刘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郑家妻也。”刘父母大惊，以为怪，嗣后遂不复语。八岁过亲戚家，路遇郑家奴骑马冲其车，怒曰：“汝郑四也，自幼卖身我家，何敢见我不下马！”郑奴愕然，因访至刘家，见女父母，具道生时之异。女归，见郑四，因问：“汝主安否？”并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田宅事，历历如绘，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归白之郑，郑亦至刘家，女谛视涕泣，絮语良久。时鄂西林相公以为两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劝郑续娶刘女，十四岁即行合卺之礼，时郑年六旬，白发飘萧，兼有继室女。嫁年余，郁郁不乐，竟缢死。袁子曰：“情极而缘生，缘满而情又绝，异哉！”

童其澜

绍兴童其澜，乾隆元年进士，官户部员外。一日，值宿衙门，与同官数人夜饮，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问何天使，童笑曰：“人无二天，何问之有？天有敕书一卷，如中书阁诰封，云中金甲人捧头上而来，命我作东便门外花儿闸河神，将与诸

公别矣。”言毕泣下。同官以为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农海望到户部，童具冠带长揖辞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读书君子，办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驾车归家，不饮不食，将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东便门外居民闻连夜呼驺声，以为有贵官过，就视无有。花儿闸河神庙中道士叶某，梦新河神到任，白晰微须，长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镜山寺僧

钱塘王孝廉鼎实，余戊午同年，少聪颖，年十六举于乡，三试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疾，即屏去饮食，日啜凉水数杯，语其戚曰：“予前世镜山寺僧某也，修持数十年，几成大道。惟平生见少年登科者，辄心艳之；又华富之慕，未能尽绝，以此尚须两世堕落，今其一世也。不数日，当托生华富家，即顺治门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数耶？”其戚劝慰之。王曰：“去来有定，难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纸作别父书，大略云：“儿不幸客死数千里外，又年寿短促，遗少妻弱息，为堂上累。然儿非父母真子，有弟某，乃父母之真子也。吾父曾忆某年在茶肆与镜山寺某僧饮茶事耶？儿即僧也。时与父谈甚洽，心念父忠诚谨厚，何造物者乃不与之后耶！一念之动，遂来为儿。儿妇亦是幼年时小有善缘，镜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处？父幸勿以真儿视儿，速断爱牵，庶免儿之罪戾。”其戚问生姚家当以何日，王曰：“予此生无罪过，此灭则彼生。不须轮回。”越三日，巳刻，索水盥漱毕，趺坐胡床，召其戚，欢笑如平时，问：“日午未？”曰：“正午。”曰：“是其时也。”拱手作别而逝。其戚访之姚家，果于是日生一子，家业骡马行，有数万金。

江秀才寄话

婺源江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制奇器：取猪尿胞置黄豆，以气吹满而缚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鸡子黄之说。有愿为弟子者，便令先对此胞坐视七日，不厌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骑一木驴，不食不鸣，人以为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过中用机关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乡人惊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数之难逃也。吾二子外游于楚，今日未时三刻，理应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诸公救我，必无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问果至。此其弟子戴震为余言。

子不语卷十四

勾魂卒

苏州余姓者，好斗蟋蟀，每秋暮携盆往葑门外搜取，薄夜方归。一日归晚，城门已闭，余惊骇无计，徘徊路侧。见二青衣远来，履橐橐有声，向余笑曰："君此时将安归乎？我家离此不远，盍宿我家？"余喜从之，至则双扉大启，室中置旧书数部，磁瓶铜炉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数盆，腹饿甚，映灯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来，相与对啖，隐隐闻病者呻吟及众人喧杂声。余问故，二人曰："此邻家患病者，势甚迫故也。"未几，漏下五鼓，二人相与耳语曰："事宜办矣。"出靴中文书一道，谓余曰："请君呵气纸上。"余不解其故，笑而从之。呵毕，二青衣喜以脚跨屋上而舞，长丈余，皆鸡爪也。余大惊，正欲问之，二人不见。壁外哭声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启户欲出，则门外扃锁甚固，不得出，乃大呼。丧家人惊，开锁入，以为贼也，争殴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为证曰："岂有行窃而携此累坠物者乎？"丧家人亦有相识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盘盒，俱丧家物也。竟不知从何处携入，己身亦不解从何而进。

赵西席

山东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赵名康友，康熙丁卯孝廉，宾主师弟俱各相得。元宵张灯，彼此宴饮，散，孝廉就寝书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户外窥之，见孝廉头上插纸花双枝，两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瞪，赤身僵立。僮大惊，唤主人蹋户入，则已死矣。当胸一

圆洞，通于背，大如碗，中无心肝，不知被何物探去。插花反缚剥衣者，像牲牢之形以戏之也。

杨四佐领

杨四佐领者，性直而和，年四十余，忽谓家人曰：“昨夜梦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阎罗王缺，无人补，南岳神已将汝奏上帝，不日随班引见，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予再三辞，金甲神曰：‘已经保奏，无可挽回，但喜所保者连汝共四人，或引见时，上帝不用，则阳寿尚未绝。’言毕去。梦兆如此，决非偶然。家中可速制朝衣冠以待。”家人闻之，在疑信之间，犹未唤缝人为制衣也。是夕，金甲神又来啭曰：“命汝制新衣而缓懈何耶？昨玉旨已降，点汝作阎罗，不必引见矣。”杨惊醒，急语家人毕，昏晕而逝。俗例有接煞之说，至期，家人从俗行事。有百户胡姓者，晚来临奠，过杨所居巷口。见高灯旗纛中，有蟒袍而盛服者，疑为巡城察院，侍立路侧。方谛视间，杨在车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阴间到任，少一判官，将仗君助我。”胡惊惧，自道亲老不可即死。杨曰：“我已奏上帝，事无可商。汝亲老，吾亦知之，当令我妹夫张某代汝养母。”言毕不见。胡奔至家，深悔临奠之行，与其母相对悒悒。有叩门者，持银一封曰：“我杨四佐领之妹夫张某也。昨梦阎罗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养膳之费。阎罗所命，不敢有违，故来奉赠，且速驾也。”胡自知将死，出外辞亲友，越三日卒。

蓝顶妖人

扬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园。有苏人朱二官者，色伎俱佳，汪使居徐宁门外花园。一日，邻人失火，火及园，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

人倚门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称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语方浓，一豹裘而蓝顶者来，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许，强朱为婿。朱虽心贪女美，而自诉家贫，无以为聘。蓝顶者云："无妨，一切费用，我尽任之。"朱欲回苏告父母，蓝顶者云："汝归苏可也，但吾女贪汝貌而为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侄春山为嘱。"朱买舟同抵阊门，语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无力为辞。蓝顶者助钱二十千，为婚费钱，皆康熙通宝，朱丝穿。二官携归，路遇数捕役尾之，曰："此朱绳穿钱，乃某绅官家压箱钱，汝为盗验矣。"将擒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观，以为怪，且曰："必见蓝顶者，才释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钱与我，原约今日为婚，少顷，新人花轿至矣，君等伺之。"众以为然。果远远闻鼓乐声，四人皆红半臂，舁花轿至。众人哄而往，揭帘，一青面獠牙者坐焉。众大骇，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脱于祸，急归家，则蓝顶者高坐堂中，骂曰："吾戒汝勿泄，而汝竟告众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为哀求免。成婚匝月，偕还扬州。又岁余，二女置酒，谓二官曰："缘尽矣，请郎还乡。"二官不肯，泣，二女亦泣。如是者数日，蓝顶者忽来，驱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蓝顶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掷之。冥然坠地，及醒，已在虎丘后山。

蒙化太守

无锡曹五辑，为云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举人，江苏巡抚庄滋圃之门生。乾隆二十一年，无锡大疫，华剑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画数幅，托孝廉售之，嘱曰："得八百金，为本邑埋葬死人之费。"曹带往苏州，以画呈庄公。庄念曹本义举，画亦佳，竟与八百金。曹归，以八十金付华曰："价只此。"华无奈何，勉力补凑，得数棺，为瘗其暴骨者；余棺犹有待也。未几，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东岳神，自称居官清正，子无罪，不宜得此报。归而假

寐，见青衣人持东岳神帖请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阶下曰：“公见责良是，但尔子近为不肖之行，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归至尔子书斋启笥视之。”言毕，命人拥一囚至，枷锁锒铛，即其子也。太守抱之哭，惊醒，急往其子书斋启笥，尚余七百余金；询其仆，方知鬻画匿价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为之少衰。

店主还债

甘泉县役邹姓者，月夜过西门大街，夜已三鼓，路无行人。邹见槐树下小屋门开，一女倚门立。邹伪吃烟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邹喜，携女入屋，坐凳上密谈，约以次日复往。明早伺之，槐树下并无居人，一厝棺小屋也。从窗外窥，条凳宛然，凳上灰痕，有两人并坐形迹。心知鬼迷，意忽忽不乐。一日早起，谓其妻曰：“有人欠我银七两二钱，我将往索。”已而不反。次日，闻街前轰轰，云某茶馆有人饮茶暴卒，馆主人报官，验无他故，饬店主买棺殓之，招尸亲识认。妻闻往视，果其夫也，问主人棺价，适符七两二钱之数。

许氏女报奶娘仇

杭州许某，业盐家，生女才四十日，忽遍身红肿而死。五日后，附魂于小婢，口称：“我为你家女儿，命不该死。实因奶娘不好，自家贪睡，将我放在大厅阶檐下，全不照管，被左邻开丧人家煞神走过，触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讨命。”许氏爷娘闻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宁人，自汝死后，彼已去矣，从何处往报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处。”如其言，乃注视良久，曰：“勿劳爷娘，我自会往报，但烧纸船一只与我。”许家烧与之，婢蹶然起矣。嗣后奶娘存

亡，许亦不复往问。

蛊

云南人家家畜蛊，蛊能粪金银以获利。每晚即放蛊出，火光如电，东西散流，聚众噪之，可令堕地，或蛇或虾蟆，类亦不一。人家争藏小儿，虑为所食。养蛊者别为密室，命妇人喂之，一见男子便败，盖纯阴所聚也。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此云南总兵华封为予言之。

鸩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钱立圣帝庙。塑像开光之日，乡城男妇蜂集拈香。忽一无赖来，昂然坐圣帝旁，指像侮慢之。众人苦禁，道士曰："不必，听其所为，当必有报。"须臾，无赖仆地，呼腹痛，盘滚不已，遂死，七窍血流。众大骇，以为圣帝威灵，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党分财不匀，出首去年无赖之慢神，乃道士贿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饮之，而无赖不知也。有司掘验，其骨果青黑色，遂诛道士，而圣帝香火亦衰。

科场二则

江西周学士力堂，癸卯乡试，题是"学而优则仕"一节，文思幽奥。房考张某不能句读，怒而批抹之，置孙山外。晚间，各房考归寝。张忽呓语不止，自披其颊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自骂自击不止。家人以为中风，急请众房考来。检视之，

得所抹周卷读之，俱不甚解，乃曰：“试荐之，何如？”大主考为礼部侍郎任公兰枝，阅而惊曰：“此奇文，通场所无，可以冠多士也。”会副主考德公，阅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问何字号，曰：“男字第三号。”德曰：“不必阅文，竟定解元可也。”任问故，曰：“我寝方酣，忽见金甲神向我贺曰：‘汝第三儿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号之卷，岂非其验耶？”言毕阅文，亦大加叹赏，遂定此科第一。榜填后，众问周本房某梦中呓语之故，茫然不知。周后为福建巡抚、总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乡试，其时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少年英俊。有张垒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辈，性尤迂滞，每晚必焚香祝天曰：“垒年衰学荒，虑不称阅文之任，恐试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阴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众房考笑其痴，相与戏弄之。折一细竿，伺其灯下阅卷，有所弃掷，则于窗纸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张大惊，以为鬼神果相诏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实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阴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众房考愈笑之，俟其将弃此卷，复挑以竿。张不复再阅，直捧此卷上堂，而两主司已就寝矣。乃扣门求见，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阅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余，君何必神道设教耶？”众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发，见此卷已在榜中。各哗然笑，告张曰：“我辈弄君。”张正色曰：“此非我为君等所弄，乃君等为鬼神所弄耳。”众亦折服。

狸称表兄

六合老梅庵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称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则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读书庵中，月夜闻呼，疑为人也，开窗答之。见一妇人招手，而貌颇粗恶。意欲相拒，竟被拥抱入室，扯脱下衣，大吸其势，精尽乃去。据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

毛孔腥臊，所经之处，皆有余臭，经月始散。

陆大司马坟

杭州陆大司马家，方卜葬时，其子某，听形家言，以千金买清波门外地。初下窆时，启得一棺，形制甚伟。众戚友咸劝毋动旧棺，别穿一穴。陆不可，曰："我以重价买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弃之。是夕，陆得病，自批其颊，口称葛老太太云："汝夺我安宅，以而父为尚书耶？我儿子亦前明侍郎也。"问为谁，曰："葛寅亮，于谊为乡亲，于科名为前辈，葬汝父，抛我骨，汝父安乎？"陆大司马夫人率全家泣请延僧斋醮，烧纸钱十万。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侍郎公语云："伤我母坟，不可逭也。"少顷，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从中说情。侍郎终不允，卒索其命去。当鬼祟时，陆有戚舒十九者，新馆选翰林归，在旁劝曰："陆某以价买坟，何名为夺！"鬼在陆口骂曰："后生小子，新得一官，敢来儳言，恐自身难保耳。"陆亡后月余，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与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颊，妻怒自缢。三日后，见形为祟，伺邢与妾卧，便吹冷风揭帐，或灭其灯。邢怒，请道士持咒作法，摄鬼于东厢，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调知钱塘，后任上虞者，来开厢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后任官呼鬼语曰："夫人与邢公有仇，与小婢无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丫环，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问何求，曰："送我到钱塘邢某处。"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拦截，非公用印文关递不可，并求签两差押送。"问差何

人，曰：“陈贵、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后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寝室晚膳，其妾忽倒于地，大呼曰：“汝太无良，汝逼我死，乃禁我于东厢受饥饿耶？我今已归来，不与汝干休。”自此钱塘署中，日夜不宁。邢不得已，再请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钱塘狱中。鬼临去呼曰：“汝太丧心！前封我于东厢，犹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于狱乎！我有以报汝矣。”未逾月，狱有重犯自缢死，邢因此被劾罢官，大惧，誓将削发为僧，云游天下。同寅官有捐资助其衣钵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鹤峰侍郎之子鹚，字医山，辛巳翰林，能诗文，兼好宋儒理学。灯下读书，忽两女子绝美，来与戏狎，李不为动。少顷，李晚膳毕，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复何逃？”即灯下女子声。李自此两目惶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颊；或大雨首顶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内；或对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黄瘦，日渐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与人酬答。其同年蒋君士铨往视之，问：“汝貌甚佳，何不来诱我，而必从李君耶？”李手书二字曰：“无缘。”蒋又问：“汝绝世佳人，何为居腹中污秽之地？”李手书二字骂曰：“下足。”时江西巡抚吴公，与侍郎善，乃招李往，为延张天师，设坛于滕王阁，斋三日，诵咒三日，其法官悬牌曰：“三月十五日拿妖。”临期观者如堵。天师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张其口向法师，法师伸两指入其口，撮而掷之。一小狐如猫，从口中出，呼曰：“我为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慎毋出。”腹中应声曰：“唯。”方知腹中尚有一妖。天师封符于坛，投之大江。李微觉神清，而腹中叹息之声大作，曰：“我与汝有宿世冤，因寻汝不着，故拉仙姑同来。不料反为彼祸，使我心转不安，我愈不饶汝矣。”言毕，腹痛不止。天师问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镜，照

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非妖也，法箓不能治。”天师以告中丞，中丞亦无奈何，仍送李还家养病，遂卒。

怪诈人父

李玉双孝廉家有婢，名春云，颇有姿，年十五，李欲纳为妾，与其妻有成说矣。春云白日见瓦上一男子下，拥其髻而嗅之，曰：“汝发甚香，当大贵，宜从我，勿从主人。主人处馆穷儒，虽中举，不过一教官终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让我，且供我酒馔，我便赘汝家。”玉双闻之大怒，然亦无如何。是夜，怪竟来与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馔。如其言，则日夜安宁，否则飞砖掷瓦之祸毕作。玉双不得已，与人谋，将此屋招人承买。玉双馆于望仙桥施氏，不常在家。一日者，商人孙耕文来看屋，敲门，有苍须老翁衣灰鼠袍出迎。摇手曰：“此屋是我祖遗，并未出卖，勿听小儿玉双妄语；私相授受，将来要受讼累。”孙大骇，走告玉双，责以父在子不得自专。玉双曰：“先君亡已十余年，家中并无此翁。”乃知为怪所揶揄，冒认为父，彼此大笑。自后人知屋有怪，屡卖不成。玉双乃命婢父母领女还家，勿索身价，婢剪面剪发，誓不肯归。其母虑为怪所害，以绳缚之，捆载还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来。

皂荚下二鬼

丹阳南门外吕姓者，有皂荚园，取利甚大，每结实时，吕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树。树下有蓬发鬖鬖然，从土中出，惧而不视，呼其子往曳之。有红衣女子闯然起，父惊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门，忽僵立不动，一足在门外，一足在门内。子大呼，家人持刀杖齐集，畏其冷气射人，俱不敢近。女

子从容起行，伛身入床下，遂不见。其子持姜汤灌醒其父，扶以归；招邻人共掘床下，果一朱棺，中有红衣女尸，如夜所见，嗣后父子不敢看园守树矣。逾三日，皂荚树下又有仆于地者，吕氏子亦灌醒之，问其由来，曰："我西邻也，见君家皂荚甚多，无人看守，故来偷窃。不意见树下有无头人，以手招我，我故骇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无头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绝。

中山王

江宁布政司署，为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宁安殿，供奉中山王像。一几一椅，灰高数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灾。帐幕桌帏，俱以黄绫为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即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虽贵，亦人臣也，帷幔黄色，似乎太僭，命以红绫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视之，则一帐一帷俱已焚尽，而几案丝毫无伤，细查并无引火之物。于是悚然怖惧，仍以黄色绫易之。

状元不能拔贡

状元黄轩自言作秀才时，屡试高等。乙酉年，上江学使梁瑶峰爱其才，以拔贡许之。临试之日，头晕目眩，握笔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宁县生员吴鹤龄代之，及榜出后，病乃霍然。从此灰心于功名，自望得一县佐州判官心足矣。后三年，竟连捷以至廷试第一。而吴鹤龄远馆溧水，以伤寒病终，终于贡生。

谨權量

方敏悫公署直隶按察使时，饶阳民妇侯萧氏拒奸被杀。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诈不肯吐实，悬案二载。公阅案牍，尽三鼓，坐而假寐，梦一人持素纸，下宽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谨權量”三字。寤后细思，“周”字下宽左缺，而“谨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于方孔之上，则成“周”字，且月令“谨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凶人为周秋无疑矣。一讯而服，此事载公行状中。

拘忌

塞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谈有“死”“丧”二字，必作喷嚏以啐散之。路逢殡柩，则急往亲友家，解下衣帽，扑散数次，以为将晦气撒在人家，与己无与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内，以背向外，两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胗脉，口答病源，终不回顾。薛大骇，疑其面有恶疾，故不向客。问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丰满，并无恶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东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冲，故必正午方出耳。”

奇术

康熙间，成其范善风角。三藩之变，成为中书，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验，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东华门张参领家，已坐定矣，忽脱冠带置几上，谓主人曰：“我腹痛，将如厕。”出门呼其舆夫，飞奔而归。舆夫问故，摇手曰：“我与汝三人皆此日劫数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厌之。”言未毕，东华门火药局火发，延烧数十家，张参领家已为灰烬。又有计小堂者，以妖言惑众，充发黑龙江。至旅店中，饭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坐，小堂以手扯之，顷刻桌长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狯

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马送入墙内，仅留一尾在外摇摆。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与某将军交善。一日，忽来泣曰：“缘尽矣，不知何时再见！”挥手作别，将军留之，不可。但见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将军速到彼帐中访之，则已死矣。

狐仙自缢

金陵评事街张姓屋西书楼三间，相传有缢死鬼，人不敢居，封锁甚密。一日，有少年书生盛衣冠而来，求寓其家，张辞以家无空屋，书生愠曰：“汝不借我，我自来居，日后冒犯无悔。”张闻其言，知为狐仙，诡云：“西边书房三间，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为之驱除，然口不言其故。书生喜，揖谢而去。次日闻楼中有笑语声，连日不断，张知狐仙已来，日具鸡酒供之。未半月，楼上寂然无声，张疑狐仙已去，将重封锁其门。上楼视之，有黄色狐，自缢于梁上。

高白云

四川高白云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长于天文占验之学。尝就馆于岳大将军家。宰娄县，观星象，知山东氛恶；已而，果有王伦之事。未遇时，请乩仙问终身，仙赠诗云：“少时志业蛟潜壑，老去功名凤峙冈。”先生不解。后由祠部主事升凤阳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榇来江宁，厝于仪凤门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应。

梁观察梦应

广东梁兆榜观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梦观音大士谓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将来是三甲第八名进士。”惊醒，果生一男，夫妇甚喜，以兆榜名之，即为捐监以待入场。及年长，顽蠢异常，不能识字，留监照无用，乃以与族侄使下场，即观察也。果庚午辛未连捷，会试出侍郎双公门。将殿试时，双公欲为送表联于读卷官。观察辞曰：“门生先有梦兆，已定为三甲第八名进士，殿试前列，似难以人谋也。”双公笑而不信，殿试榜发，竟得二甲六十八名，双公愈笑其诞，观察亦疑梦之不足凭矣。是科进呈十卷，第一名为某相国之子，上改拔杭州吴鸿为状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于是梁公仍为三甲第八名进士。双公叹曰：“《易》称‘圣人先天而天不违’，斯言信矣。”

大胞人

壬辰二月间，余过江宁县前，见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余，有须，身面缩小，背负一肉山，高过于顶，黄胀膨亨，不知何物。细视之，有小窍而阴毛围之，方知是肾囊也。囊高大两倍于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于途。

钱文敏公梦辛稼轩而生

钱文敏公维城，初名辛来，以其尊人梦辛稼轩而生公故也。改名后，乃字稼轩，以存梦谶。乙丑科前四月，梦行天榜，状元李某，己为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后榜发，公为状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县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门有算命瞽者过，召而试之。瞽者为言往事甚验，乃赠以钱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语曰：“我师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几日。”金家疑是樟柳神，问：“是灵哥儿否？”曰：“我非灵哥，乃灵姐也。师父命我居汝腹中为祟，吓取财帛。”言毕，即捻其肠肺，痛不可忍。焦乃百计寻觅前瞽者，数日后遇诸途，拥而至室，许除患后谢以百金。瞽者允诺，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内应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张，为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转生为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师父作樟柳神者，正为报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惊，曰：“既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悬符拜斗，终于无益。每一医至，腹中人曰：“此庸医也，药亦无益。且听入喉。”或曰：“此良医也，药恐治我。”便扼其喉，药吐而后已。又曰：“汝等软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啮其心肺。”嗣后每闻招僧延道，金氏便如万刃刺心，滚地哀号，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寻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门生，彭闻之，欲入奏诛瞽者，焦不欲声扬，求寝其事，金氏奄奄垂毙。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间事。

牛僵尸

江宁铜井村人畜一牝牛，十余年生犊凡二十八口，主人颇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请买之。主人不忍，遣童喂养，俟其自毙，乃掩埋土中。是夜，闻门外有击撞声，如是者连夕。初不意即此牛，月余，为祟更甚，闻吼声蹄响。于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验之，牛尸不坏，两目闪闪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间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断其四蹄，并剖其腹，以粪秽沃潴之，嗣后寂

然。再启土视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树

江西袁州府署后园有大树，高十余丈，每夜有两红灯悬其巅。或近视之，必有泥沙抛掷，春夏则蜈蚣蛇蝎下焉，人以故不敢狎亵。乾隆年间，有敏姓者来为太守，恶其为妖，召匠数人，持刀斧伐树，宾僚妻子，无不谏者。太守不为动，自坐胡床，督匠伐树。树上飞下白纸一张，上有字数行，坠太守怀中。太守视之，色变而起，趣挥匠散。至今大树犹存，然终不知纸上作何语，太守亦终不为人言。

燧人钻火树

四川苗洞中人迹不到处，古木万株，有首尾阔数十围，高千丈者。邛州杨某，为采贡木故，亲诣其地，相度群树，有极大楠木一株，枝叶结成龙凤之形。将施斧锯，忽风雷大作，冰雹齐下，匠人惧而停工。其夜，刺史梦一古衣冠人来，拱手语曰："我燧人皇帝钻火树也。当天地开辟后，三皇递兴，一万余年，天下只有水，并无火，五行不全。我怜君民生食，故舍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钻木出火，以作大烹，先从我根上起钻，至今灼痕犹可验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锯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过。"神问："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肠胃无烟火气，故疾病不生，且有长年之寿。自水火既济之后，小则疮痔，大则痰壅，皆火气烝熏而成。然后神农皇帝尝百草，施医药以相救。可见燧人皇帝以前民皆无病可治，自火食后，从此生民年寿短矣。且下官奉文采办，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与天地同生，让我与天地同尽。我有曾孙树三株，大蔽十牛，尽可合用消差。但两株性恭顺，祭之便

可运斤；其一株，性崛强，须我谕之，才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设祭施锯，果都平顺；及运至川河，忽风浪大作，一木沉水中，万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扬州罗两峰自言能见鬼，每日落则满路皆鬼，富贵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数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见黑气数段，旁行斜立，呢呢絮语。喜气暖，人旺处则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扬子云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墙壁窗板，皆直穿而过，不觉有碍。与人两不相关，亦全无所妨。一见面目，则是报冤作祟者矣。贫苦寥落之家，鬼往来者甚少，以其气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谚云“穷得鬼不上门”，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两峰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气可厌而避之，并不知其为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横冲而过，则散为数段，须团凑一热茶时，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颇吃力。

卖蒜叟

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两肩负粮船而起，旗丁数百以篙刺之，篙所触处，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时。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观者如堵。忽一日，有卖蒜叟，龙钟伛偻，咳嗽不绝声，旁睨而揶揄之。众大骇，走告杨。杨大怒，招叟至

前，以拳打砖墙，陷入尺许，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墙，不能打人。”杨愈怒，骂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广约众人，写立誓券，令杨养息三日，老人自缚于树，解衣露腹。杨故取势于十步外，奋拳击之，老人寂然无声。但见杨双膝跪地，叩头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夹入老人腹中，坚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纵之，已跌出一石桥外矣。老人徐徐负蒜而归，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为车

绍兴张元公，在阊门开布行，聘伙计孙某者，陕人也，性诚谨而勤，所经算无不利市三倍，以故宾主相得。三五年中，为张致家资十万。屡乞归家，张坚留不许。孙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归乎！”张笑曰：“果死，必亲送君归，三四千里，我不辞劳。”又一年，孙果病笃，张至床前问身后事，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将我灵柩寄归付之。”随即气绝。张大哭，深悔从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万家资皆出渠帮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赙仪千金，亲送棺至长安，叩其门开，长子出见，告以尊翁病故原委，为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唤家人云：“爷柩既归，可安置厅旁。”既无哀容，亦不易服。张骇绝无言。少顷，次子出见，向张致谢数语，亦阳阳如平常。张以为此二子殆非人类，岂以孙某如此好人，而生禽兽之二子乎？正惊叹间，闻其母在内呼曰：“行主远来，得毋饥乎？我酒馔已备，惜无人陪，奈何？”两子曰：“行主张先生，父执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则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设席，而己持大斧出劈棺，骂曰；“业已到家，何必装痴作态！”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张拜谢曰：“君真古人也，送我归，死不食言。”张问何作此狡狯，曰：“我不死，君肯放我归乎？且车马劳顿，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张曰：“君病既愈，盍再同往苏

州？”曰：“君命中财止十万，我虽再来，不能有所增益。”留张宿三日而别，终不知孙为何许人也。

孙伊仲

常州孙文介公玄孙伊仲，赴江阴应试，舟泊于野。天将夕矣，路见古衣冠者，问何去，曰：“应试。！”其人咤曰：“功名富贵可袭取乎？水源木本可终绝乎？此之不知，应试何为！”言毕不见。伊仲恍惚如梦，归至舟中，欲不应试，同人劝行。不得已，仍至江阴。患疟甚剧，莽热时，见古衣冠者又来曰：“尔无父，我无子，风雨霜露，哀哉伤心！”伊仲悚然，即买舟南归，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无子，嗣其宗人为子；后其家子孙，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考矣。赵恭毅公孙刑部郎中某，代访得消息，墓为沈氏所占，乃为助钱，议赎还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子不语卷十五

姚端恪公遇剑仙

国初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有山西某，以谋杀案将定罪。某以十万金赂公弟文燕求宽，文燕允之，而惮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宽，将私取之。一夕者，公于灯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问：“汝刺客耶？来何为？”曰：“为山西某来。”公曰：“某法不当宽，如欲宽某，则国法大坏，我无颜立于朝矣，不如死。”指其颈曰：“取！”客曰：“公不可，何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腾身而出，但闻屋瓦上如风扫叶之声。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丧首于车中矣，据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饭毕，上车行数里，忽大呼好冷风。我辈急送绵衣，往视，头不见，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题刑部白云亭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吴髯

扬州吴髯行九，盐贾子也，年二十，将往广东某藩司署中赘娶。舟至滕王阁下，白昼见一女，与公差来舟中云：“寻君三世，今日得见面矣。”吴髯茫然不知所来，家人知为冤鬼，日以苕帚打其见处，无益也。从此吴髯言语与平时迥异。由江西以及广东，二鬼皆不去。入赘之日，女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与新人争上下。惟新人与吴髯闻其声，云“我本汉阳孀妇，与吴狎昵，遂订婚姻。以所蓄万金与至苏州买屋，开张布字号，订明月日来汉阳迎娶。不意吴挟金去五年，竟无消息。我因自经死，到黄泉哭诉，汉阳城隍移查苏州城隍，回批

云：‘此人已生湖南。’寻至湖南诉城隍，又查明已生扬州，及至扬州，而吴又来广东。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须同享荣华”等语，新人大骇，白之藩台。不得已，竟虚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设席相待。阅一月，吴髯告归，买舟回扬，鬼亦索舆甚迫，欲随其舆以登舟。扬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吴髯抵扬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归。见其四舆入城，前果二空舆，肩舆者亦觉其若有人坐。一时好事者，作《再生缘》传奇。阅半月，吴髯妻与女鬼约，修道场七日，焚冥镪于琼花观中，劝之去，女鬼欣然诺之。其时鬼差已去，道场中设女魂牌于殿之西侧。每日吴髯妻设席亲祭，至第七日大雨，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即供以泥污之馔。鬼大嚷不止，吴髯责其家人；而髯妻又约以九日道场圆满之故，女鬼向髯妻称谢，谓吴髯曰：“后十年来，再索汝命，我且暂去。”髯惧，舍身为城隍役。至期则白日睡去。至今扬之人，皆知吴九胡子为活勾差。

麻林

长随麻林与李二交好，李以贫死，而林家资颇厚。一夕梦李登其床，责之曰：“我与汝，平日两弟兄颇莫逆，今我死无子孙，汝不以一豚蹄见祭我坟，何忍心也！”林唯唯许诺。李起身出户，而林犹觉胸腹上有物相压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视之，乃一小猪压被上，尿矢淋漓，方知李魂附猪而来也。心大省悟，即缚小猪卖之，得二千文，为备酒肉，亲至其坟祭之。

鹤静先生

厉樊榭未第时，与周穆门诸人好请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盘，书

曰：“我鹤静先生也，平生好吟，故来结吟社之欢。诸君小事问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问我，虽知亦不敢告。”嗣后凡杭城祈晴祷雨、止疟断痢等事，问之必书日期开药方，皆验；其他休咎，则笔卧不动。每日祈请，但书“鹤静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辄下降，有所唱和，诗尤清丽，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门请与相见，拒而不许。诸人再四恳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鹤亭相候。”诸公临期放舟伺之。至日昃，无所见，疑其相诳，各欲起行。忽空中长啸一声，阴风四起，见伟丈夫须长数尺，纱帽红袍，以长帛自挂于石牌楼上，一闪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节者也。自此乩盘再请亦不至矣。惜未问其姓名。

门户无故自开

孙叶飞先生，掌教云南五华书院。正月十三夜，院门无故自开，枢限皆脱，以为大奇。次日，城中轰传家家门户昨晚皆无故自开，不知是何妖异。伺之月余，大小平安，了无他故。

黄陵玄鹤

陕西黄帝陵，向有两玄鹤，相传为上古之鸟，朔望飞鸣，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鹤同飞，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飞下大鵰，以翅扑小鹤，几为所伤。老鹤知之，双来啄鵰，格斗良久，云雷交至，鵰死崖石上，其大可覆数亩土。人取其翅，当作屋瓦，荫庇数百家。

土地迎举人

休宁吴衡，浙江商籍生员。乾隆乙酉乡试，榜发前一日，其家老仆夜卧忽醒，喜曰：“相公中矣。”问何以知之，曰：“老仆夜梦过土地祠，见土地神驾车将出，自锁其门，告我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当迎接，我现充此差，故将启行。汝主人即我所迎也。’”吴闻之，心虽喜，终不信。已而榜发，果中第十六名。

孙烈妇

歙县绍村张长寿妻孙氏，父某，工武艺，孙自幼从父学。年及笄，归长寿。长寿家贫，娶妇弥月，即客浙西。有贼数人，窥妇年少，夜往撬其门，将行不良。妇左手执烛，右手持梃，与贼斗，贼被创仆地而逃。又一年，长寿病死，妇从容执丧事，既葬，闭户自缢。邻人以妇强死，惧其为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将半，僧方诵经，见妇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并非不当死而死者，何须汝辈秃奴来此多事！”僧皆惊散。后村有妇某，与人有私，将谋弑夫者，忽病，狂呼曰：“孙烈妇在此责我，不敢，不敢！”嗣后合村奉孙如神。

小芙

黟北王氏妇，梦美女子认己为男子，而与之合，曰：“我番禺陈家婢小芙也，子前身为仆，与我有约而事露，我忧郁死，爱缘未尽，故来续欢。”妇醒即病癫，屏夫独居，时自言笑，皆男子亵语，忘己之为女身也。久之，小芙白昼现形，家人百计驱之，莫能遣。会邻舍不戒于火，小芙呼告王氏，得免于难。王家德之，听其安居年余。一夕谓妇曰：“我缘已尽，且得转生矣。”抱妇大哭，称与哥哥永诀。妇颠病即已，后竟无他。

鬼宝塔

杭人有邱老者，贩布营生，一日取账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满，前路荒凉，更无止所，与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后墙外有骰子房数间，日久无人歇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曰：“吾计半生所行不下数万里，何惧鬼为？”于是主人执烛，偕邱老穿室内，行至后墙外。视之空地一方，约可四五亩，贴墙矮屋数间，颇洁净。邱老进内，见桌椅床帐俱全，甚喜。主人辞出，邱老以天热，坐户外算账。是夕淡月朦胧，恍惚间似前面有人影闪过。邱疑贼至，注目视之。忽又一影闪过；须臾连见十二影，往来无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视，皆美妇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恶状故也。今艳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视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状。未几，三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飘然据其顶，若戏场所谓搭宝塔者然。又未几，各执大圈，齐套颈上，头发俱披，舌长尺余。邱老笑曰：“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覆，极像目下人情世态，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言毕，群鬼大笑，各还原形而散。

棺盖飞

钱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离此间半里，有屋求售，价甚廉。闻藏厉鬼，故至今尚无售主。”李云：“惜我无钱，说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独饮一宵，仆当货此室奉君。”众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为订。次午作队进室，安放酒肴，李带剑升堂，众人阖户反锁去，借邻家聚谈候信。李环顾厅屋，其傍别开小门，转身入，有狭弄，荒草蒙茸，后有环洞门，半开半掩。李心计云：“我不必进去，且在外俟其动静。”乃烧烛饮酒，至三

更，闻脚步声。见一鬼，高径尺，脸白如灰，两眼漆黑，披发，自小门出，直奔筵前。李怒，挺剑起，其鬼转身进弄，李逐至环洞门内。顷刻狂风陡作，空中棺盖一方，似风车儿飞来，向李头上盘旋。李取剑乱斫，无奈头上愈重，身子渐缩，有泰山压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邻家闻之，率众入，见李将被棺盖压倒，乃并力抢出，背负而逃。后面棺盖追来，李愈喊愈追，鸡叫一声，盖忽不见。于是救醒李甲，连夜抬归。次日共询房主，方知后园矮室停棺，时时作祟，专飞盖压人，死者甚众。于是鸣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灭。李病月余始愈。常告人曰："人声不如鸡声，岂鬼不怕人，反怕鸡耶？"

油瓶烹鬼

钱塘周轶韩孝廉，性豪迈。其年暑甚，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闻净慈寺长桥左侧多鬼，曷往寻之？或得见其真面，可供一笑。"众相怂恿，上岸同行。桥边见扳夜网者，挈鱼而走，孝廉熟视，是其管坟人也。乃云："此网借我一用，明早奉还。"管坟人允之，遂付仆从，肩驮此网而行。众友询故，孝廉云："余将把南屏山下鬼一网打尽。"各大笑，遂拣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昼，见前林中有一妇，红衫白裙，举头看月。众友云："此时夜深，必无女娘在外，是鬼无疑。谁敢作先锋者？"孝廉愿往，大步前进，相去半箭许，冷风吹来，妇人回身，满面血流，两眼倒挂。孝廉战栗，僵立不行，连声呼："网来，网来！"众人向前一网打去，不见形迹，网中仅得枯木尺许。携归敲管坟者门，借利锯寸寸锯开，有鲜血淋漓。乃买主人点灯油一瓶，携上船尾，然火烹油，将锯断枯木送入瓶中，一时飞起青烟，竟成焦炭。众人达旦入城，告亲友云："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无门国

吕恒者，常州人，贩洋货为业。乾隆四十年，为海风所吹，舟中人尽没，惟吕抱一木板，随波掀腾，飘入一国。人民皆楼居，楼有三层者，五层者。祖居第三层，父居第二层，子居第一层。其最高者，则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户，无遮阑之门。国人甚富，无盗窃事。吕初到时，言语不通，以手指画。久之，亦渐领解。闻是中华人，颇知礼敬。其俗分一日为两日，鸡鸣而起，贸易往来，至日午，则举国安寝，日斜时起，照常行事；至戌时又睡矣。问其年，称十岁者，中国之五岁也；称二十者，中国之十岁也。吕所居处，离国王尚有千里，无由得见。官员甚少，有仪从者，呼为“巴罗”，亦不知是何职司。男女相悦为婚，好丑老少，各以类从，无搀越勉强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断人足者，亦断其足；伤人面者，亦伤其面；分寸部位，丝毫不爽。奸人子女者，使人亦奸其子女；如犯人无子女，则削木作男子势状，椓其臀窍。吕居其国十有三月，因南风之便，附船还中国。据老洋客云：“此岛号‘无门国’，从古来未有通中国者。”

宋生

苏州宋观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严。七岁时，赴塾师处读书，偷往戏场看戏，被人告知其叔，惧不敢归，逃于木渎乡作乞丐。有李姓者，怜而收留之，俾在钱铺佣工，颇勤慎，遂以婢郑氏配之。如是者九年，宋生颇积资财，到城内烧香，遇其叔于途，势不能瞒，遂以实告。叔知其有蓄，劝令还家，别为择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岂可以婢为妻。”逼令离婚。李家闻之，情愿认婢为女，另备妆奁陪嫁。叔不许，命写离书寄郑，而别为娶于金氏。郑得书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

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轿过王府基，忽旋风括帘而起，家人视之，痰涌气绝，颈有爪痕。是夜金氏梦一女子，披发沥血，诉曰：“我郑氏婢也。汝夫不良，听从恶叔之言，将我离异。我义不再嫁，投河死。今我先报其叔，当即来报汝夫，与汝无干，汝毋怖也。但汝所生之女，我不能饶，以女易女，亦是公道报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骇，谋之友。友曰：“玄妙观有施道士，能作符驱鬼，俾其作法，牒之酆都可也。”乃以重币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写黄纸上，加天师符，押解酆都，其家果平静。三年后，生方坐书窗，白日见此婢来骂曰：“我先拿汝叔，迟拿汝者，为恶意非从汝起，且犹恋从前夫妻之情故也。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酆都，何不良至此！今我牒限已满，将冤诉与城隍神，神嘉我贞烈，许我报仇，汝复何逃？”宋生从此痴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无故自碎，门撑棍棒，空中乱飞。举家大惧，延僧超度，终于无益。十日内宋生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无恙。

尸香二则

杭州孙秀姑，年十六，为李氏养媳。李翁挈其子远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邻匪严虎，窥秀姑有色，借乞火为名，将语挑之，秀姑不从。乃遣所嬖某作饵，搔头弄姿为蛊惑计。秀姑告其姑，姑骂斥之。严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抬举，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飞砖撬门。李家素贫，板壁单薄，绝少亲友。严又无赖，邻人无敢撄其锋。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头，严与其嬖登屋上，各解裤挺其阳以示之。秀姑不胜忿，遂密缝内外衣，重重牢固，而私服盐卤死。其姑哀号，欲告官，无为具呈者。忽有异香从秀姑所卧处起，直达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视。严虎知之，取死猫死狗诸秽物罗置李门外，以乱其气，而其香愈盛。适有总捕厅某路过，闻其香怪之，查问街邻，得其冤，乃告知府县，置严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西

湖上牌坊犹存。荆州府范某，乡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岁，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书解算，料理家务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屡来借贷，姊初应之，继为无厌之求，姊不能应。范同大怒，与其党谋去其姊，为吞噬计。乃俟城隍赛会时，沉其姊于河，又缚沉一钱店少年，以两带束其尸，报官相验，云“平素有奸，惧人知觉，故相约同死”，县官信之，命棺殓掩埋而已。范氏家产，尽为族匪所占。逾年，荆州太守周钟宣到任，过范女坟，有异香从其坟起，问书役，中有知其冤者，为白其事。乃掘男女两坟，验之，尸各如生，手足颈项皆有捆缚伤痕。于是拘讯范同，则数日前已为厉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纸，躬祭女坟，表一碣曰“贞女范氏之墓”。冤白后，两尸俱腐化。

储梅夫府丞是云麾使者

储梅夫宗丞能养生，七十而有婴儿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岳渎，宿搜敦邮亭。是夕，旅店灯花散采，倏忽变现，如莲花，如如意，如芝兰，喷烟高二三尺，有风雾回旋。急呼家童观之，共为诧异，相戒勿动，是夕梦见群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书“赤云冈”三字，呼储为云麾使者。诸仙列坐松阴联句，有称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莲炬今宵献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续曰：“群仙佳会飘吟髭。”又次至东方青童曰：“春风欲换杨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云麾使者过淩河句也，汝何故窃之？”相与一笑，忽灯花作爆竹声，惊醒。

唐配沧

武昌司马唐配沧，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后五年，其长子在亭，远馆四川。长媳郭氏，在杭病剧，忽作司马公语云：“冥司念

我居官清正，敕为武昌府城隍，念尔等新作人家，我既无遗物与汝辈，斯妇颇勤俭，特来救护，但须至狮子桥觅刘老娘来，托他禳解。”伊次子字开武者往觅得，邀至家中，即杭俗所称活无常也。问：“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纵！今尔家太爷去向阎罗王说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问：“你见太爷何在？”答云：“此刻现在向灶神说话。”少顷曰：“太爷出门，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静卧不言，逾时曰：“太爷来。”病者即大声曰：“汝已得生，无虑也。”是时视病者有亲友在座，郭氏作司马语，各道款洽，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请云：“父既为神，应预知休咎，儿辈将来究作何结局？”司马厉声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预问！”又云：“我今日为自家私事勤劳庙中夫役，速焚纸钱，并给酒饭酬之。”语毕，病者仍复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裘文达公为水神

裘文达公临卒，语家人曰：“我是燕子矶水神，今将复位，死后汝等送灵柩还江西，必过此矶。有关帝庙。可往求签，如系上上第三签者，我仍为水神，否则或有谴谪，不能复位矣。”言终卒。家人闻之，疑信参半。苍头某信之，独坚曰：“公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宁，渡江时曾求子于燕子矶水神庙，夜梦袍笏者来曰：‘与汝儿，并与汝一好儿。’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归至燕子矶，如其言，卜于关帝庙，果得第三签，遂举家大哭，烧纸钱蔽江，立木主于庙旁，旁有尹文端公诗碣。予往苏州，阻风于此，乃揖其主而题壁曰：“燕子矶边泊，黄公垆下过。摩挲旧碑碣，惆怅此山阿。短鬓皤皤雪，长江渺渺波。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次日果大顺风。

庄生

叶祥榴孝廉云，其友陈姓家，延西席庄生。八月间日暮，诸生课毕，陈姓弟兄弈于书斋。庄傍观之，倦，起身归家。庄家离陈姓里许，须过一桥。庄生上桥，失足跌地，急起趋家，扣门不应，仍返陈氏斋。陈弟兄弈局未终，乃闲步庭院，见轩后小门内有园亭，巨蕉无数，心叹主人有此雅室，不作书斋。再数步，见小亭中孕妇临褥，色颇美，心觉动，既而曰："此东人内室，见此不退，非礼也。"趋出，仍至斋中小坐，见主人棋为乃弟暗攻，主人他顾，若不觉者；代为通知，主人张皇似惊，仍复不睬。庄复大声呼曰："不依我，全盘输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陈氏兄弟惊惶趋内，灯为之熄。庄不得已，仍回家，至桥复又一跌，起，赴家扣门，阍者纳焉。庄以前次扣门不应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闻也。"庄次日赴馆，见灯盏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梦。少顷，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后，鬼声大作，甚至灭火，真怪事。"庄骇然，告以曾来教棋。东人曰："吾弟兄并未见先生复至。"庄曰："且有一证，我到尊府花园，见有临褥妇人。"陈笑曰："我家并无花园，何有此妇？"庄曰："在轩后。"庄即拉陈同至轩后，有小土门，内仅菜园半亩。西角有一猪圈，育小猪六口，五生一毙。庄悚然大悟，盖过桥一跌，其魂已出；后一跌，则魂仍附体。倘不戒于淫，则堕入畜生道矣。

褐道人

国初，德侍郎某，与褐道人善。道人精相术，言公某年升官，某年得红顶，某年当遭雷击，德公疑信参半。后升官一如其言，乃大惧，恳道人避雷击之法。道人故作难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约朝中一二品官十余位，环坐前厅大炕上，公坐当

中，过午时则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气清朗，将午起，黑云风雨毕至，雷声轰轰，欲下复止。忽家人飞报：“老太太被雷摄至院中！”德公大惊，与各官急趋往扶，则霹雳一声，将炕击碎。视其中，有一大蝎，长二尺许，太夫人故无恙也。寻褐道人已不见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术愚人，实以自卫，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则德公竟不知为其所用也。

佟觭角

京师傅九者，出正阳门，过一巷，路狭人众，挨肩而行。一人劈面来，急走如飞，势甚猛。傅不及避，两胸相撞，竟与己身合而为一，顿觉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缎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拦我去路，可恶已极。”于是自批其颊，自捋其须。家人迎归，彻夜吵闹。或言有活无常佟觭角者能治之。正将延请，而傅九已知之，骂曰：“我不怕铜觭角、铁觭角也。”未几佟至，瞋目视曰：“汝何处鬼，来此害人！速供来，不实供，叉汝下油锅。”傅瞪目不言，但切齿咋咋有声。其时男女观者如堵。佟倾油一锅，烧柴煎之，手持一铜叉，向傅脸上旋绕，作欲刺状。傅果战惧，自供：“我李四也，凤阳人，迫于饥寒，盗发人坟，被人捉着，一时仓猝，用铁锹拒捕，连伤二人，坐法当斩。今日绑赴菜市，我极力挣脱逃来，不料为此人拦住，心实忿忿，故与较论。”佟曰：“然则速去勿迟！”乃倚叉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狱中，两脚冻烂，不能行走，求赐草鞋一双，且求秘密，不教官府知道，再来捉拿。”傅家人即烧草鞋与之，乃伏地叩头，伸脚作穿状，观者皆笑。佟问何往，曰：“逃祸须远，将奔云南。”佟曰：“云南万里，岂旦夕可至，半路必为差役所拿，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饭处也。”傅叩头情愿。佟出囊中黄纸小符焚之，傅仆地不动，良久苏醒，问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审，访之，果有发墓之犯，已枭示矣。盖恶鬼犹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余，寡言爱睡，

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门以内无寸芥纤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淘气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气。服事书房，见檐前流萤一点，光大如鸡卵，心异之。时天暑，赤卧床上，觉阴处蠕蠕有物动，摸视之，即萤火也，笑曰："么麼小虫，亦爱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扪其阴，且捋其棱角，按其马眼。其时身欲转折，竟不能动，似有人来交接者，良久精遗矣。次日身颇倦惫，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许，萤火先来，光愈大，照见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与绸缪，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为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时酷爱梨花，断气时属老母即葬此园梨树下。爱卿年少，故来相就。"奴方知其为鬼，举枕投之，大呼而出，径叩宅门。宅中妇女疑为火起，争起开门，见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问之，奴以实告，乃命服以朱砂，且为着裤。次日掘梨树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视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恂恂，不复狡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气遇鬼，不复淘气矣。"

白莲教

东山富人许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妇某，妆奁颇厚。有偷儿杨三者羡之，年余，闻翁送其子入京，新妇有孕，相伴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处伺之。至三更后，灯光下见有一人，深目虬须，负黄布囊，爬窗而入。杨念吾道中无此人，屏息窥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烧

之于灯，置二婢所；随向妇寝处喃喃诵咒，妇忽跃起，向其人赤身长跪。其人开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负而出，妇尸仆于床下。杨大惊，出户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来，吾捉得一妖贼。"众邻齐至，视其布囊，小儿胎血犹涔涔也。众大怒，持锹锄击之，其人大笑，了无所伤，乃沃以粪，始不能动，及旦，送官刑讯，曰："我白莲教也，伙伴甚多。"方知汉、湘一带胎妇身死者，皆受此害。狱成，凌迟其人，赏偷儿银五十两。

服桂子长生

吕琪从其兄官岭南司马，署有古井，夏夜纳凉，见井中有声琤琤然，升起数红丸，大如弹棋。疑有宝，次早遣人缒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数十粒，鲜赤可爱。琪戏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尽。顿觉精神强健，如服参者然，年九十余。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悦于军官。贫不能自活，独走出城，将自缢。忽见有老人飘然而来，问何故轻身，伊以实告。老人笑曰："子神气不凡，可以学道，予有一书授子，够一生衣食矣。"伊乃随行数里，过一大溪，披芦苇而入，路甚曲折。进一矮屋，止息其中，从老人受学。七日而术成，老人与屋皆不见，伊自此小康。其同辈群思咀嚼之，伊无难色，同登酒楼。五六人恣情大饮，计费七千二百文。众方愁其难偿，忽见一黑脸汉登楼，拱立曰："知伊五爷在此款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缠出钱而去。数之，七千二百也，众大骇。与同步市中，见一人乘白马急驰而过，伊纵马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与我！"其人惶恐下马，怀中出一皮袋，形如半胀猪脬，

授伊竟走。众不测何物，伊曰：“此中所贮，小儿魂也。彼乘马者，乃过往游神，偷攫人魂无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儿矣。”俄入一胡同，有向西人家，门内哭声嗷嗷。伊取小囊向门隿张之，出浓烟一缕，射此家门中。随闻其家人云：“儿苏矣。”转涕为笑，众由是神之。适某贵公有女为邪所凭，闻伊名，厚礼招致。女在室已知伊来，形色惨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熨斗自卫。伊周视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为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剑，锋芒如雪，被发跣足，仗之而入。众家人伺于院外。寻闻室中叱咤声、击扑声与物腾掷声、诟詈喧闹声，良久寂然。但闻女叩头哀恳，不甚了了。伊呼灯甚急，众率仆婢秉烛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即为祟者。”视之，一藤夹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满地。

诸廷槐

嘉定诸廷槐家，有再醮仆妇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称：“是汝前夫，我病时呼茶索药，汝多不睬，以至气忿而亡。冥王以我阳数未尽，受糟塌死，与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游魂飘荡，受尽饥寒。汝在此饱食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饥。”廷槐知为鬼所凭，上前手批其颊，鬼呼痛逃去。廷槐视其掌，黑如锅煤。少顷，鬼又作闹，廷槐再打，妇无惧色，手亦不黑矣。骂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今我已躲入汝背脊骨窍中，虽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众家人代为请曰：“汝妻不过妇道有亏，事汝不周，并非有心杀汝，无大仇可报。况汝所生子女，赖渠改嫁后夫，替你抚养，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略放手松，俾其少进饮食？”鬼唯唯，妇觉咽喉一清，登时吃饭三碗。众人知其可动，乃曰：“主人替你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设醮延僧，诵往生咒，鬼去而复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托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妇安矣。当作闹时，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头有红光，将来必

贵，我不愿见之。”或问：“可是诸府祖宗功德修来乎？”曰：“非也。是他家阴宅风水所荫。”问：“何由知？”曰：“我与鬼朋友数人，常在坟间乞人祭扫之余，独不敢上诸府坟，因陇上有热气一条，如火冲出故也。”

王都司

山东王某，作济宁都司。忽一日，梦南门外关帝庙周仓来曰：“汝肯修帝庙，可获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梦关平将军来曰：“我家周仓最诚实，非诳人者，所许五千金，现在帝君香案脚下，汝须黑夜秉烛来，五千金可得。”王喜且惊，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应我得者。乃率其子，持皮口袋往，以便装载。及至庙中，天已黎明，见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两目金光闪闪。王悟曰：“得毋关神命我驱除此妖耶？”即与其子持绳索捆缚之，装放口袋中，负之归家。口袋中作人语曰：“我狐仙也。昨日偶醉，呕唾圣帝庙中，触怒神明，故托梦于君，教来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我修炼千年，此罪尚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戏问：“何以见谢？”曰：“以五千金为寿。”王心记周仓、关平两将军之言验矣，即释放之。顷刻变成一白须翁，唐巾飘带，言词温雅，蔼然可亲。王乃置酒设席，与谈过去未来事，且问：“都司穷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济宁富户甚多，俱非行仁义者。我择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抛砖打瓦，使他头疼发热，心惊胆战，自然彼必寻求符箓，延请道士。君往说我能驱邪，但书花押一个，向空焚之，我即心照而去，又闹别家。如此一月，则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财量亦止五千金，过此以往，不必妄求。吾报君后，亦从此逝矣。”未几，济宁城内外疫厉大作，鸡犬不宁，但王都司一到，便即安宁。遂得五千金，舍二百金修圣庙，祭奠周、关两将军。乞病归里，至今小康。

子不语卷十六

杭大宗为寄灵童子

万近蓬奉斗甚严，每秋七月，为盂兰之会，与施柳南刺史同设道场，施能见鬼，凡来受祭者，俱能指为何人，且与言语。方立坛时，先书列死者姓名，向坛焚化。万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书先生名。施见是夕诸公俱集，有人短白须，披夹纱袍，不冠而至，骂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设会，独不请我，何也？"施素不识杭，不觉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问："先生何来？"曰："我前生是法华会上点香者，名寄灵童子，因侍香时，见烧香女美，偶动一念，谪生人间。在人间心直口快，有善无恶，原可仍归原位，惟以我好讥贬人，党同伐异；又贪财，为观音所薄，不许即归原位。"因自指其手与口曰："此二物累我。"问："先生在阴间乐乎？"曰："我在此无甚苦乐，颇散荡，游行自如。"问："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势，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过去，回头想来，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观音收留？"曰："我坠落亦因小过，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秽迹金刚咒》二万遍，便可归原位。"问："陈星斋先生何以不来？"曰："我不及彼，彼已仍归桂宫矣。"语毕上座大啖，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任，我辈田允兄大有吃处。"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汉甫在江西，见有咒取鱼鳖者，日至水滨，禹步持咒，波即腾沸，鱼鳖阵至，任择取以归。其法不得多取，约日需若干，仅给其值

而已。一日，偶至大泽，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猕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势欲相攫。其人急以裩蒙首走，物奔来跃上肩，抓其额，人即仆地，流血晕绝。众咸奔救，物见众至，作声如鸦鸣，跃高丈许遁去。人不敢捕，伤者亦苏。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鱼鳖为子孙，吾食其子孙，故来复仇耳。其爪铦利，遇物破脑，非蒙首而得众力，则毙其爪下矣。"

仲能

唐再适先生观察川西时，有火夫陈某，粗悍嗜饮。一夕方醉卧，觉有物据其腹，视之，乃一老翁，髯发皆白，貌亦奇古，朦胧间不甚了了。陈以同伴戏己，不甚惊怖。时初秋，适覆单衾，因举以裹之，且挟以卧。晓曳衾，内有一白鼠，长三尺余，已压毙矣。始悟据腹老人即此怪。按此即《玉策记》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预知休咎。

雀报恩

周之庠好放生，尤爱雀，居恒置黍谷于檐下饲之。中年丧明，饲雀如故。忽病气绝，惟心头温，家人守之四昼夜，苏云：初出门，独行旷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惧，疾驰数十里，见城外寥寥无烟火。俄有老人杖策来，视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孰唤汝来？"答曰："迷路至此。"父曰："无伤。"导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纶巾道服自内出，乃亡祖也，相见大惊，责其父曰："尔亦糊涂，何导儿至此！"叱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隶卒，貌丑恶，大呼曰："既来此，安得便去？"与其祖相争夺。忽雀亿万自西来，啄二隶，隶骇走，祖父翼之出，群雀随之，争以翅覆之庠。约行数十里，

祖以杖击其背曰：“到家矣。”遂如梦觉，双目复明，至今无恙。

全姑

荡山茶肆全姑，生而洁白婀娜。年十九，其邻陈生美少年，私与通，为匪人所捉。陈故富家，以百金贿匪。县役知之，思分其赃，相与率扭到县。县令某，自负理学名，将陈决杖四十，女哀号涕泣，伏陈生臀上愿代，令以为无耻，愈怒，将女亦决杖四十。两隶拉女下，私相怜，以为此女通体娇柔如无骨者，又受陈生金，故杖轻扑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发，脱其弓鞋，置案上，传观之，以为合邑戒，且贮库焉，将女发官卖。案结矣，陈思女不已，贿他人买之，而己仍娶之。未一月，县役纷来索贿，道路喧嚷。令访闻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败絮草纸置裤中，护其臀。令望见曰：“是下身累累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裤中物，亲自监临，裸而杖之。陈生抵拦，掌嘴数百后乃再决，满杖，归家月余死，女卖为某公子妾。有刘孝廉者，侠士也，直入署责令曰：“我昨到县，闻公呼大杖，以为治强盗积贼，故至阶下观之。不料一美女，剥紫绫裤受杖，两臀隆然，如一团白雪；日炙之，犹虑其消，而君以满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烂桃子色。所犯风流小过，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行当有报矣。”奋衣出，与令绝交。未十年，令迁守松江。坐公馆，方午餐，其仆见一少年从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肿尺许，中有界沟，如两臀然。召医视之，医曰：“不救矣，成烂桃子色矣。”令闻，心恶之，未十日卒。

奇勇

国初有二巴图鲁：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发，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许，两足离地，移时不下；一在关外，被敌劫营，黑暗中已为敌断其首矣，刀过处，急以右手捺住头，左手挥刀犹杀数十人而后死。

红毛国人吐妓

红毛国多妓，嫖客置酒召妓，剥其下衣，环聚而吐口沫于其阴，不与交媾也。吐毕放赏，号“众兜钱”。

西贾认父

钱塘铨部主事吴名一骐者，初举孝廉，入都会试，僦居旅次。有西贾王某来，云其父临终言往生浙地某处，为吴氏子，其终年即铨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复示梦云：“汝父已至都中，现寓某处，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访问，乞一睹颜色。铨部因事属怪异，不肯出见。王贾痛哭，遥拜而去。王贾甚富，并无所希冀而来者，以故人笑吴公之迂。吴作吏部主事数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宫

扬州吴竹屏臬使，丁卯秋闱，在金陵扶乩，问中否，乩批“徐步蟾宫”四字。吴大喜，以为馆选之征，及榜发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瘵疾亡。临终请岳翁李某来，要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许之。潘卒后，翁忘前言，女竟改适。将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教读张先生者，闻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楼，引古礼折之。以为女虽已嫁，而未庙见，尚归葬于女氏之党；况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说？鬼不能答，但走至张前，张口呵之，一条冷气如冰，臭不可耐。从此女病愈，而张嘴歪矣。李德之，延请在家。合村呼“歪嘴先生”。

鬼衣有补褂痕

常州蒋某，在甘肃作县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肃回回作乱，蒋为所害，三年音耗断矣。其侄某，开参店于东城，忽一日午后，蒋竟直入，布裹其头，所穿衣有钉补褂旧痕，告其侄曰：“我于某月日为乱兵所害，尸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处，棺殓载归。”指其仆曰：“此小儿亦是劫数中人，我现在阴间雇用之，每年给工食银三两。”其侄大惊，唯唯听命。鬼命小僮取火吃烟，旋即不见。侄即遣人载其棺归，启视之，头骨斫作数块，身着红青缎褂，隐隐有补褂一方痕迹。

孙方伯

孙涵中方伯为部郎时，居京师之樱桃斜街，房宇甚洁。忽有臭气一道，从窗外达于中庭，嗅而迹之，乃从后苑井中出。夜三鼓，众人睡尽，有连呼其老仆姓名者，听之，隐隐然亦出自井中。孙公怒而填

之，怪亦竟绝。

卖冬瓜人

杭州草桥门外，有卖冬瓜人某，能在头顶上出元神，每闭目坐床上，而出神在外酬应。一日出神买鲞数片，托邻人带归，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狯耶？"将鲞挞其头，少顷，卖瓜者神归，以顶为鲞所污，徬徨床侧，神不能入，大哭去，尸亦渐僵。

柳如是为厉

苏州昭文县署，为前明钱尚书故宅，东厢三间，因柳如是缢死此处，历任封闭不开。乾隆庚子，直隶王公某莅任，家口多，内屋少，开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厢，老妪作伴。未三鼓，闻西厢老妪喊救命声，王公奔往，妾已不在床上。寻至床后，其人眼伤额碎，赤身流血，觳觫而立，云："我卧不吹灯，方就枕，便一阵阴风吹开帐幔，遍体作噤。有梳高髻披大红袄者，揭帐招我。随挽我发，强我起。我大惧，急逃至帐后，眼目为衣架触伤。老妪闻我喊声，随即奔至，鬼才放我，走窗外去。"合署大骇，虑东厢之妾新娶胆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东厢竟不开门；启入，则一姬二婢，俱用一条长带相连缢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锁此房，后无他异。或谓柳氏为尚书殉节，死于正命，不应为厉。按《金史·蒲察琦传》，琦为御史，将死崔立之难，到家别母，母方昼寝，忽惊而醒。琦问："阿母何为？"母曰："适梦三人潜伏梁间，故惊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儿欲殉节，意在悬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见者即是也。"旋即缢死。可见忠义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头司马

如皋高公岩，为陕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许，日已薄暮，恐不能达。见道旁废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楹，内有小门，通正室门，亦封扃。某以屋尚整洁，遂借宿焉。沽酒少饮，解衣就寝，其仆出，与守寺道人同宿东边之耳房。时当既望，月明如昼。某久不成寐，忽闻正室履声橐橐，小门砉然顿开，见有补褂朝珠而无头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状。某方惊，其人转身向内，若有见于某者，旋即走还正室中。某急起开门遁，而门外锁已为其仆倒扣去。某大呼，喑不能声，其仆弗应。某无措，遂夺窗出，窗外有墙缭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树一株，乃缘之而上。俯视窗下，则其人已捧头而出，仍就前坐，以头置膝，徐伸两指，拭其眉目，还以手捧之，安置顶上，双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时某已魂飞，不复省人事矣。次晨仆入，不见主人，遍寻之，得于树上，急拨其腕，交抱树柯，坚不可解，久之始苏，犹谓鬼之来攫己也。问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宁夏用兵，有楚人为同知者，解粮误期，为大帅所戮。柩行至此，资斧告绝，遂寄寺中。今或思归，见形于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为赍柩资，并寓书于楚，令其子领归。

驱鲎

吴兴卞山有白鲎洞，每春夏间，即见状如匹练起空中，游漾无定，所过之下，蚕茧一空，故养蚕时尤忌之，性独畏锣鼓声。明太常卿韩绍，曾命有司挟毒矢逐之，其《驱鲎文》载郡志。近年来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者，具控于城隍，是夜梦有老人来曰："汝所控已准，某夜当命玄衣真人逐鲎，但鲎鱼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数。彼以贪故，当示之罚。尔等备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候

可也。”范至期，集数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风作。见前山有大蝙蝠丈许，飞至洞前，瞬息诸小蝠群集者，不下数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灯一点如引导状。范悟曰：“是得非所谓玄衣真人乎？”即引火纵烧烟草。俄而洞中声起如潮涌风发，有匹练飞出，蝙蝠围环，若布阵然，彼此搏击良久。乡民亦群打锣鼓，放爆竹助之。约一时许，匹练飘散如絮，有青气一道，向东北而去。蝙蝠亦散。次早往视，林莽间绵絮千余片，或青或白，触手腥秽不可近。自是鲎患竟息。

海中毛人张口生风

雍正间，有海船飘至台湾之彰化界，船止二十余人，资货颇多，因家焉。逾年有同伙之子，广东人，投词于官，据云：“某等泛海，开船后遇飓风，迷失海道，顺流而东。行数昼夜，舟得泊岸，回视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坏板、白骨，不可胜计，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渐次病死，某等亦粮尽，余豆数斛，植之，竟得生豆，赖以充腹。一日者，有毛人长数丈，自东方徐步来，指海水而笑。某等向彼号呼叩首，长人以手指海，若挥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解，既而有悟，急驾帆试之，长人张口吹气，蓬蓬然东风大作，昼夜不息。因望见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县官案验得实，移咨广省，以所有资物按二百余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后有土人云：“此名海阐，乃东海之极下处，船无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东风屈曲可上，此二十余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长者，又为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门外下塘地陷数丈，民居屋脊，与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无损坏。河中忽亘起土埂，升出白光一道，望龙溪而去，怪风随之，溪中渔舟数十，俱为白光所迷。俄顷风定，舟俱聚一处，而白光亦不见矣。时有方老人者，年九十余，自云少年时见渔舟捕得白鳝一条，重五六斤，不敢匿，献之乌程令某。适令前一夕，梦见一白衣女子来告云："某苕上水神也，为陈皇后守宫门，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见鳝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光，得毋即此物欤？考西门外与迎禧门相连，南朝陈武帝之后为其父母营葬于卞山，起民夫开地道而出，葬后仍行封闭。然则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与其妻张氏伉俪甚笃，张病卒，左不忍相离，终日伴棺而寝。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兰之会，家人俱在外礼佛设醮，秀才独伴妻棺看书。忽阴风一阵，有缢死鬼披发流血拖绳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骂曰："恶鬼敢无礼犯我郎君耶！"挥臂打鬼，鬼踉跄逃出。妻谓秀才："汝痴矣，夫妇钟情，一至于是耶？缘汝福薄，故恶鬼敢于相犯，盍同我归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计耶？"秀才唯唯，妻仍入棺卧矣。秀才呼家人视之，棺钉数重皆断，妻之裙犹夹半幅于棺缝中也。不逾年，秀才亦卒。

柳树精

杭州周起昆，作龙泉县学教谕，每夜明伦堂上鼓无故自鸣，遣人伺之，见一人长丈余，以手击鼓。门斗俞龙，素有胆，暗张弓射之，

长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后两月，学门外起大风，拔巨柳一株，周命锯之为薪，中有箭横贯树腹，方知击鼓者此怪也。龙泉素无科目，是年中一陈姓者。

折叠仙

浒市关有陈一元者，弃家学道，购一精舍，独坐其间，内加锁钥，初辟粥饭，继辟果蔬，但饮石湖之水，命其子每一月饷水一壶。次月往视，则壶仍置门外，而水已干，乃再实其壶以进焉。孙敬斋秀才闻而慕之，书一纸条，贴壶盖上，问可见否，并请许见日期，心惴惴恐不许也。次月往探，壶上批纸尾云："二月初七日，可来相见。"孙大喜，临期与其子偕往，见一元年仅四十许，而其子则已老矣。孙问修道从何下手，曰："汝且静坐片时，自数其心所思想处。"孙坐良久，一元问："汝可起几许念头？"曰："起过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无所寄，求静反动，理之常也。汝一个时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谓多，根气可以学道。"遂教以饮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虚空而来，因食物过多，致身体坚重，腹中秽虫丛起，易生痰滞。学道者先清其口，再清其肠，饿死诸虫，以荡涤之。水为先天第一真气，天地开辟时，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饮水为修仙要诀。但城市水浑，有累灵府，必取山中至清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喀有响；然后甘味才出。一勺水可度一昼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渐轻清，并水可辟，便服气御风而行矣。"孙问一元何师，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烧香，遇一少年，貌甚灵俊，能预知阴晴，因与一路偕行。少年背负一锦匣，每至下店，必向匣絮语片时，然后安寝。心大惊疑，凿壁窥之，见少年放匣几上，整冠再拜。一老人从匣中笑坐而起，双眸炯炯，白须飘然。两人相与密语，听不可解，但闻'有窃道者，有道窃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请曰：'先生可安寝乎？'老人颔之。遂将老人折叠如纸绢人一般，装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窥见，故告我

来历，许我为弟子，而传以道也。”孙抱一元试之，连所坐椅，仅三十斤。孙以两女未嫁，故乞假而归，假满再往。余见之于震泽张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时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顶门无发

癸巳秋，张明府在毗陵遇杨道人者，童颜鹤发，惟顶门方寸，一毛不生。怪而问之，笑曰：“汝不见街道上两边生草，而当中人所践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谓，既而思之，知脑门地方故是元神出入处，故不生发也。道人夜坐僧寺门外，僧招之内宿，决意不可。次早视之，见太阳东升，道人坐墙上吸日光。其顶门上有一小儿，圆满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吸之。

香虹

吴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妇刘氏，刘性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诡谲，因与其女日夜媒蘖其短。刘恨不能伸。来时嫁资颇丰，为其姑逼索且尽。未期年，染病床褥。姑谓其痨也，不许其子与见，刘抑郁死。忽一日，其女登床，自批其颊，历数其生平之恶，且云：“姑使我不与郎见，亦是姻缘数尽，然尔辈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数日，为设醮，亦不应。姜与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皆香虹之过，我不饶他。”香虹在侧，忽瞪目大呼，两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坠下则已毙矣。其女依然无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阎王升殿先吞铁丸

杭州闵玉苍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时，每夜署理阴间阎王之职。至二更时，有仪从轿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莅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进铁弹一丸，状如雀卵，重两许，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铸，虑阎罗王阳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铁丸以镇其心，此数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审案毕，便吐出之，三涤三视，交与判官收管。所办事晨起辄忘，即记得者，亦不肯向人说，但劝人勿食牛肉，多诵《大悲咒》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诸亲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为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将其生平作官恶迹，请寄地狱审定拟罪，再详解东岳。余心恻然，将狱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诉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时禁私宰尤严，似可以此功德抵销他罪。余未作声，判官驳云：'此之谓"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独食人肉？'李云：'某并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贪官，食千万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细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诵《大悲咒》，为阴司所最重，因手书'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诵一字。余为代诵数句，满堂判官胥役，一齐跪听，西方赫然似有红云飞至者。然而铁丸已涌起于胸中，左冲右撞，肠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狱牌加朱，放李狱中，肠内铁丸始定，方理别案而归。"诸亲友因问："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间。"人问故，曰："此事与敬惜字纸相同，圣所未戒，然不过推重农重文之心，充类至义之尽。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语久被老子说破。试想春蚕作丝，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腹肠而炙食之，竟无一人为之鸣冤立禁者，何耶？盖天地之性，人为贵，贵人贱畜，理所当然，故食牛肉者，达也。"

万佛崖

康熙五十年，肃州合黎山顶忽有人呼曰：“开不开，开不开。”如是数日，无人敢答。一日有牧童过，闻之，戏应声曰：“开！”顷刻砉然，风雷怒号，山石大开，中现一崖，有天生菩萨像数千，须眉宛然。至今人呼为万佛崖。章淮树观察过其地，亲见之。

大力河

孙某作打箭炉千总，其所辖地，阴雨两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见日光。孙喜，出舍视之。顷刻烟沙蔽天，风声怒号，孙立不牢，扑地乱滚，似有人提其辫发而颠掷之者，腿脸俱伤。孙心知是地动，忍而待之。食顷动止，起视人民与自家房屋，全已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孙老于居边者，谓弟曰：“地动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与汝须死在一处。”乃各以绳缚其身，两相拥抱。言未毕而怪风又起，两人卧地颠播如初，幸沙不眛眼，见地裂数丈，有冒出黑风者；有冒出火光如带紫绿二色者；有涌黑水臭而腥者；有现出人头大如车轮，目睒睒斜视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远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无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货物，各自谋生。先三月前，有疯僧持缘簿一册，上写募化人口一万。孙恶其妖言，将擒之送县，僧已立一杨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县，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毕不见。是年地动日，四川大力河水冲决，溺死万余人。

子不语卷十七

白骨精

处州地多山，丽水县在仙都峰之南，土人耕种，多有开垦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时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乡刈稻，独住庄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实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闲步前山，忽见一白物，蹿踊而来，稜嶒有声，状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踪而至，幸庄房门有半截栅栏，可推而进，怪不能越。主人进栅，胆壮，月色甚明，从栅缝中细看，乃是一髑髅，咬撞栅门，腥臭不可当。少顷鸡鸣，见其物倒地，只白骨一堆，天明亦复不见。问之土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无恙。若遇白发老妇，假开店面，必请足下吃烟，凡吃其烟者，从无生理。月白风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击倒之。亦终不知何怪。"

鼋壳亭

乾隆二十年，川东道白公，以千金买一妾，挂帆回任，宠爱异常。舟过镇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为巨鼋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鼋而后已。传谕各渔船，协力搜拿，有能得巨鼋者赏百金。船户争以猪肚、羊肝套五须钩为饵，上系空酒坛，浮于水面，昼夜不寐。两日后，果钓得大鼋，数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缆系巨石磨盘，用四水牛拖之，跃然上岸。头如车轮，群以利斧斫之，滚地成坑，喳碴有声，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间金镯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闻数里。一壳大数丈，坚过于铁，苦无所用，乃构一亭以鼋壳作顶，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镇江朝阳门外大路旁。

怪怕讲理

苏州富翁黄老人者，年过八十，独处一楼。忽见女子倚门而望。老人壮年曾有爱女卒于此楼，疑是女魂，置之不问。次晚又见，则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间，两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见，俯首看书。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问曰：“足下是鬼耶？此来甚差。我年已八十余，死乃旦夕事，不久与君为同类，何必先蒙过访。若是仙耶？何不请坐一谈？”怪不答，但长啸，四面楼窗齐开，阴风袭人。老人唤家人上楼，怪亦不见。后数月，二媳一孙皆死，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后无依，乃赠与西席华君为妾，生三子，现在浙江临海县华公署中。此事华秋槎明府为余言。

娄真人错捉妖

松江御史张忠震，甲辰进士。书房卧炕中每夜鼠斗，作闹不止，主人厌其烦，烧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枪亦若不知。张疑炕中有物，毁之，毫无所见。书室后为使女卧房，夜见方巾黑袍者来与求欢，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张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来作闹，剥女下衣，污秽其符。张公怒，延娄真人设坛作法。三日后，擒一物如狸，封入瓮中，合家皆以为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来曰：“我兄弟们不知进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谅不敢来拿我。”淫纵愈甚。主人再谋之娄，娄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灵。”张无奈何，每晚将此女送入城隍庙中，怪乃去；一回家，则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与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漱口，见窗外一物，大如驴，脸黑眼黄，蹲伏阶下。张吐水正浇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见。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来，自言被主人看见，天机已露，请从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绝。

陈姓妇啖石子

天台县西乡赛会迎神，神袍微皱，有妇人陈姓者，为扶熨之。晚归，见金甲神自称将军，拥众至，仪卫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为妻。"带点心与啖，皆河子石也。妇人啖时，甚觉软美。小者从大便出，大者仍从口内吐出，吐出则坚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来时，使有勇者与格斗。良久，妇人曰："伤其锤柄矣。"次日至野庙中，有五通神所执金锤有伤，乃毁其庙，神亦寂然。

天台县缸

天台县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让与一缸居之，相传为前朝故物。缸有神灵，能知人祸福，凡县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礼祭之，否则作祟。官当升迁，则缸先凭空而起，若有系之者；当降革，则缸先下陷，渐入土中。平时缸离地寸许，从不着土，余心疑焉。壬寅春，游天台山，地主钟公醴泉，邀饮署内，酒后言曰："署中二古物，盍往一观？"书室西有老桂参天，旁悬一扁，乃明天启四年邑宰陈命众题额，转过三堂，则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黄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口也，牲血涔涔，皆历年来所享鸡豕。"余以扇击之，声铿然，以竹片试其底，毫不能入，并非离地者。钟公骇然，余笑曰："我击之，我试之，缸当祸我，不祸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载《天台县志》中。

木姑娘坟

京师宝和班，演剧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骑马来相订云："海岱

门外木府要唱戏，登时须去。”是日班中无事，遂随行至城外，天色已晚。过数里，荒野之处，果见前面大房屋，宾客甚多，灯火荧荧然，微带绿色。内有婢传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戏；不许大花面上堂用大锣大鼓，扰乱取厌。”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尽不许休息，又无酒饭犒劳。帘内妇女，堂上宾客，语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惊疑。大花面顾姓者不耐烦，竟自涂脸，扮关公《借荆州》一出，单刀直上，锣鼓大作；顷刻堂上灯烛灭尽，宾客全无。取火照之，是一荒冢，乃急卷箱而归。明早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坟也。”

雷诛王三

常州王三，积恶讼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访拿，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进生员，正在娶亲。新人入门，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属已去，则官事稍松，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与弟妇成亲。次日差役带其弟上堂，太守见是柔弱书生，愍其无辜，且知其正值新婚，作速遣还，宽限一月，访拿王三。其弟入室，慰劳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寝者，非也，羞忿缢死。其岳家要来吵闹，而赧于发扬，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赔赠衣饰，须尽入棺中，我才罢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从命。王三闻之，又动欲念，伺其攒殡之所，往发掘之。开棺，妇色如生，乃剥其下衣，又与淫污。污毕，取其珠翠首饰，藏裹满怀，将奔上路。忽空中霹雳一声，王三震死，其妇活矣。次早管坟人送信于其弟家，迎归完娶。太守闻之，命斫王三骨而扬其灰。

铁匣壁虎

云南昆明池旁，农民掘地得铁匣，匣上符箓不可识，旁有楷书云“至正元年杨真人封”。农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许，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顷刻寸许者渐伸渐长，鳞甲怒生，腾空而去，暴风烈雨，天地昏黑。见一角黑蛟与两黄龙空中攫斗，冰雹齐下，所损田禾民屋无算。

图公为神

乾隆己丑，两淮盐院图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爱谆谆，人以为百余年来无此好盐政也。年七十三，殁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将归去，君等助我摒挡鹾务，以便交代后人。”众咸疑之，以为谰语。公笑曰：“吾岂欺人者哉！”临期自草遗本毕，沐浴冠带，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群商往哭。其妾某夫人遣人问曰：“诸位老爷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广西省，未知夫人何故问之？”曰：“妾昨夜梦老爷托梦云：‘我将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众商哗然，知图公果为神，又不知何缘宦此远方也。

随园琐记

余姨母王氏，得疾将死，忽转身向里卧，笑吃吃不止。其女问之，曰：“我闻袁家甥将补廪，故喜。”时余犹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岁试第三补廪。先君子亡时，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太爷在屋瓦上唤我。”时先君虽卒，而朱氏病危，家人虑其哀伤，并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复魂之说，非无因也。阍人朱明死矣。复苏，张目伸手，索纸钱曰：“我有应酬之用。”为烧之，目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见白面小僮，戴缨帽，跪床下，持一单

幅，上书“家政条条，人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戏我也，我亦戏之，是午饮胡椒汤，胸次稍宽，乃口号续云：“可怜小鬼，只怕胡椒。”僮一笑去矣。当热重时，觉床中有六七人，纵横杂卧。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静卧，而彼摇之。热减则人渐少，热减尽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说，亦属有之。至于梦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釜公，好道术，梦至一山顶，有八人饮酒，如俗所画八仙状貌。余祖至，群仙不起，余祖戏曰：“八个仙人十五只脚。”李跛大怒，持杖将击，群仙呼曰：“速谢罪！”拉余祖跪谢，而杖已至腰，曰：“与汝三年。”惊醒后，腰上凸起如鸡卵，群医罔效，溃裂三年，竟卒。余戏谓跛奴与我家不共戴天，每见跛像，必痛詈之，亦复不能作祟。姊夫王贡南，祈梦于少保坟，梦一僧，状狞恶，持棍追击。贡南狂奔，见前面群僧数十，团坐草上。贡南求救，众僧拉贡南入草中，而四围膜手向外。追僧至，索贡南不得，喝曰：“无情种子，留他作甚！大众闪开，领吾一棍！”贡南惊醒，至今无验。余幼时，梦束数百万笔为大桴，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无验。又立春日，梦关帝绿袍长须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从脐击入，如烈火钻灼，痛醒腹犹热也。或以为关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终属强解。壬子乡试，将赴科考，是日五更，梦遇门斗李念先于路，摇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遗才不取，须大收方取耳。”是时科考遗才最宽，余自问必不至此，后一如其言。因念补廪录科事甚小，而机先动；及后登进士、入词林、改县令，杳无预兆，何也？

广西鬼师

广西信奉鬼师，有陈、赖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则先取杯水，覆以纸，倒悬病者床上。翌日来视，其水周时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鸡一只，贯白刃七八寸入鸡喉，提向病人身，运气诵咒，咒毕，鸡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刃掷地，鸡飞如故。若滴下点水及

鸡血者，辞去勿救。其可救者，设一坛，挂神鬼像数十幅，鬼师作妇人妆，步罡持咒，锣鼓齐作。至夜染油纸作灯，至野外呼魂，其声幽渺。邻人有熟睡者，魂即应声来，鬼师递火与之，接去后，鬼师向病家称贺，则病者愈而来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术，但夜闻锣鼓声，以两脚踏土上，便无所妨。陈、赖二家，以此致富，其堂宇层层阴黑，供鬼神像甚多。余婶母患病，呼赖鬼师视之。赖持剑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床下。赖用掌心雷击之，火倒出烧赖须。赖大怒，令煎一锅桐油，书符烧之，以手搅锅中油，闻床下鬼啾啾求饶，久之而绝，婶病果愈。一日者，陈鬼师为某家呼魂，见蓝衣女冉冉来，逼视之，即其所生女来接火。陈大惊，掷火于地，以掌击其背，急归视女，女方睡惊觉，云梦中闻爷呼，故来，所衣蓝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陈鬼师视之，陈索百金为谢。太守素方严，拘而杖之，将置之狱，鬼师笑曰："杖我毋后悔。"方杖鬼师，女忽于床上呼曰："陈鬼师命二鬼杖我臀，拉我入狱。"夫人大恐，力劝放之，许以重谢。陈曰："业为祟鬼所惊，吾力不能。"女竟死。

马家坟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猎芦沟桥之西，见群雀飞入林际，因驰马纵鹰攫之。雀惊散，少年将往收鹰，见深林内有人臂鹰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谛视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骇而奔告诸仆从，弹以鸟枪，枯骨人不见。伊收鹰行里许，望见高楼大厦，以为贵人庄院，各下马。见老妇人冉冉来，戴大髻，衣杏黄袍，锦靴素袜，婢数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为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过我？"伊趋前问起居，曰："某以当差内府，不识大人居址，请往候安。"老妇先行，招诸仆从曰："汝辈俱来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妇趺坐榻上，与语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见，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见其貌美，心为之动。老妇曰："郎君远猎，得毋渴乎？"食以

瓜，大倍于常，并赐诸从者，皆叩头谢出。侍者引至左房，与女子坐语良久。俄而一靴服丈夫，冠珊瑚顶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执手问讯，坐定，丈夫曰："顷于树林内得鹰绝佳，甚爱之，忽有何人放火枪，几为所中，鹰逸去，可惜！"伊闻之，始悟为鬼，默不敢语，因诡请如厕，出门上马而驰，仆从六七人，各色若死灰。行数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询之土人，曰："此马家坟也。昔有马将军者，以阵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天厨星

曹能始先生，饮馔极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调。曹宴客，非董侍，则满坐为之不欢。曹同年某，督学蜀中，乏作馔者，乞董偕行。曹许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来奉侍。督学凡人，岂能享天厨之福乎？尔来公禄将尽，某亦行矣。"言毕，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逾年，曹竟不禄。

梦中联句

曹少时过太平书坊，得《椒山集》，归，夜阅之，倦，掩卷卧。闻叩门声，启视，则同学迟友山也。携手登台，仰见明月，友山赋诗云"冉冉乘风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阳低。来时衣服多成雪"，迟云"去后皮毛尽属泥。但见白云侵月冷"，曹云"何曾黄鸟隔花啼。"迟云"行行不是人间象"，曹云"手挽蛟龙作杖藜"。吟罢，友山别去。学士归语其妻，妻不答，转呼仆，仆亦不应。复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数页，回顾己身，卧竹床上，大惊，始知梦也。惊醒起视，《椒山集》宛然掀数页，而次日友山讣至。

碧眼见鬼

河南巡抚胡公宝璟，眼碧色，自幼能见鬼物，九岁犹不言，尚记前生事，能言后不复记矣。自言人间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门内无之。菜市口刑人处，鬼尤丛集。遇人气盛，避之而行；衰弱则摩肩而过，或有所揶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犹不甚出，午后道路纷纷然。其举止率皆卑琐龌龊，无昂伟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庙，神佛见之，往往起立。尝述所经历者，尊莫尊于东岳大帝，卤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将军，遍体金色，毛孔闪闪，生万道金光；丑莫丑于狭面神，身长三尺，面长四尺，阔止五六寸，令人对之欲呕。他如如来、仙子、关公、蒋侯，皆未之见也。幼时过土地祠，旁塑牛头鬼，公践其角；鬼随归家，以角抵公卧床，震撼不已。随患疟，牛压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问："胡公官贵，何神佛见之尚起立，而牛头贱鬼乃敢揶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聪明，故知其为贵人、正人而敬之；牛则无知也，何敬之有？"

公抚河南时，朔日行香，未至庙，忽低头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谦，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间问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绝我等者，得毋有所开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见庙前有天蓬神两位，被河神锁系，求我说情。我若允许，则彼原有罪；如不允，则天蓬神缠扰不清，故佯为不见而过之耳。"

龙母

常熟李氏妇，孕十四月，产一肉团，盘曲九折，莹若水晶。惧，弃之河，化为小龙，擘空而去。逾年，李妇卒，方殓，雷雨晦冥，龙来哀号，声若牛吼。里人奇之，为立庙虞山，号"龙母庙"。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斯罄，卒无灵。桂林中丞以为大戚，其门下士薛一瓢

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祷龙母庙，翌日雨降。

清凉老人

五台山僧，号清凉老人，以禅理受知鄂相国。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产一儿，八岁不言。一日剃发，呼曰：“我清凉老人也。速为我通知鄂相国。”乃召小儿入，所应对皆老人前世事无舛；指侍者、仆御，能呼其名，相识如旧。鄂公故欲试之，赐以老人念珠，小儿手握珠，叩头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献相国物也。”鄂公异之，命往五台山坐方丈。将至河间，书一纸与河间人袁某，道别绪甚款。袁故老人所善，大惊，即骑老人所赠黑马来迎。小儿中道望见，下车直前抱袁腰曰：“别八年矣，犹相识否？”又摩马鬣，笑曰：“汝亦无恙乎？”马为悲嘶不止。是时道旁观者万人，皆呼生佛罗拜。小儿渐长大，纤妍如美女。过琉璃厂，见画店鬻男女交媾状者，大喜，谛玩不已。归过柏乡，召妓与狎，到五台山，遍召山下淫妪与少年貌美阴巨者，终日淫媟。亲临观之，犹以为不足，更取香火钱，往苏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叹曰：“无曲躬树而生色界天，误矣！”即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与其前世有旧，往访之。见老人方作女子妆，（删十八字）其旁鱼贯连环而淫者无数。李大怒，骂曰：“活佛当如是乎？”老人夷然，应声作偈曰：“男欢女爱，无遮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俗士无知，大惊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崖客者，孽子也。其父惑继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云游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岩绝涧，必攀援而上，以为本当死之人，无所畏。登雁荡山，不得上，晚无投宿处，旁一僧目之曰：“子好游

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时亦有此癖，遇异人授一皮囊，夜寝其中，风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与缠足布一匹，长五丈，或山过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倾跌，但手不释布，紧握之，坠亦无伤，以此游遍海内。今老矣，倦鸟知还，请以二物赠公。”徐拜谢别去。嗣后登高临深，颇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余里，迷道，砂砾渺茫，投囊野宿。月下闻有人溲于皮囊上者，声如潮涌，偷目之，则大毛人，方目钩鼻，两牙出颐外数尺，长倍数人；又闻沙上兽蹄杂沓，如万群獐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风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从空中过，驱群兽而行，长数十丈，头若车轮。徐惕息噤声而伏。天明出囊，见蛇过处，两旁草木皆焦，己独无恙。饥无乞食处，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见二毛人并坐，旁置镬，爇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遗溲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救饥，亦不知。然色态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哑哑有声，响震林谷，若解意者，赐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归。视诸人，乃白石也。徐游遍四海，仍归湖州，尝告人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荒莽幽绝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处，便有人矣。”

虎衔文昌头

陕西兴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远，新妇以红巾裹首，不胜闷热，暴死车中。其父母悲甚，买棺殓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庙后。棺不甚坚厚，会大雨，凉气浸入棺中，女复活，哼咛有声。庙中僧师徒二人闻而视之，启其棺，嫣然美妇也。扶起，以汤药灌苏，抱女入寺。其徒思独占此女，嘱师买酒，饮半醉，持斧斫杀之，即以女棺盛其师尸，置庙后，而负女逃，居别村文昌祠，蓄发为火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将所塑文昌帝君头衔去，而遗下乳虎三只，村邻喧传，争来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见其女，以为

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隐，具陈始末，且告以占妻杀僧事。其父母控官，讯鞫得实，掘验僧尸，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领归。此事严侍读冬友从陕西归，亲为予言。

采战之报

京师人杨某，习采战之术，（删三十六字）妓妾受其毒淫者众矣。忽自悔非长生之道，乃广求丹灶良师。相传阜城门外白云观，元时为丘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烧香者毕集。杨往伺焉，见一美尼，偕众烧香，衣褶能逆风而行，风吹不动，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杨某学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须择人而传，不能传汝俗子。"杨愈惊，再拜不已。尼引至无人之所，与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与汝，可先吞一丸，临期再吞一丸，便可传道。"杨如其言，归吞一粒，觉毛孔中作热，不复知寒，而淫欲之念，百倍平时，愈益求偶。坊妓避之，无敢与交者。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静室，弛其下衣，曰："盗道无私，有翅不飞。汝亦知古人语乎？求传道者，先与我交。"杨大喜，且自恃采战之术，耸身而上。须臾，精溃不止，委顿于地。尼喝曰："传道，传道，恶报，恶报。"大笑而去。五更苏醒，乃身卧破屋内，闻门外有卖浆者，匍匐告以故，舁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隶

京师宝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隶四人，垆头铜匠咸往祀焉。每夜众匠宿局中，年少者梦中辄被人鸡奸，如魇寐然。心恶之，而手足若有所缚，不能动，亦不能叫呼。旦起摸谷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余，群相揶揄，终不知何怪。后祀土地，见一隶貌如夜间来淫人者，

乃诉之官，取铁钉钛其足，嗣后怪绝。

王清本

湖北巡抚陈公，葬其父文肃公于祖茔。卜有日矣，其弟绳祖，梦有持帖来拜者，上书“王清本”三字，入门则十三人也，坐无一语。俄而十二人辞去，独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惊醒。次日到坟，伐其树之碍路者，树文有“王清本”三字，数之十二枝也。大骇，遂命停斧。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严侍读为余言，并云：“偶阅《五色线》说部，果载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耒阳薛姓女，名雪妹，许字黄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聩中有白须老人拊其身，至下体，女羞涩支拒。白须翁迫以物纳之而去。女大啼，父母惊视之，已转为男身矣，病亦霍然。邹令张锡组署耒阳篆，陶悔轩方伯以会审来，唤验之，果然。面貌声音，犹作女态，但肾囊微隙，宛然阴沟也。薛本二子，得此为三，改雪妹名为雪徕。

井泉童子

苏州缪孝廉涣，余年家子也。其儿喜官，年十二，性顽劣，与群儿戏，溲于井中。是夜得疾，呼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责二十板。旦起视之，两臀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复剧，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徇同乡情，而罪大罚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儿污人食井，罪与蛊毒同科，应取其命。’”是夕遂卒。问城隍何人，

曰：“周公范莲，庚戌翰林，苏州人，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苏州陶夔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发矢，号曰“天箭”。忽一日射毕，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过此，被汝射伤我臀，罪当万死。”举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夔典谓余曰：“弟诚顽劣，然以鬼神之灵，而不能避儿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秤

张玉奇，武进县户房书吏也。解钱粮至苏州，过横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苏，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师父，恶人来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恶人，着即拘禁。”金甲人跪请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羁留，且放还阳，候其事毕，再行审讯未迟。”青面者许之，张遂活。解粮至苏，掣批归，仍过横林，宿旅店中，梦金甲人又来，将玉奇引见大师父，即青面者。大师父判曰：“取玉奇生平功过簿来，称其轻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金星照耀，其权以紫金石为之，凡善事用红标签，恶事用黑标签，分投秤盘中。顷刻间，红轻黑重矣。张战栗不已。俄而有人取红签文书一卷投之，则秤盘中诸黑尽为所压，红签重不可量。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还阳，增寿一纪。”玉奇惊醒，以此语人。人问可认得是何文书，曰：“我所承办，岂有不认？此常州刘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刘被抄时，所籍田产佃户陈欠甚多，县令某欲按数比追，玉奇阳承奉其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尽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压秤者是此事也。”玉奇至今尚存。

庄明府

庄明府炘未官时，馆广西横州刺史署中。昼卧书室，梦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请。"庄随行，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阶迎，叙寒温毕，道："为某案事，君作中证，故屈来质对，无干碍也。"庄唯唯，即告以当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颔之，呼僮置酒，神南向，庄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许作陪否？"庄首肯，左右即请四先生来，皆非素相识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离庄甚远，阶下红灯四盏，光荧荧然。宴毕，庄知为阴府，因问终身之事可预知否，城隍神亦无难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红签，有横死、夭死、老寿四柱名目。庄本身注在老寿簿上，有妻某，子某，妾某云云。庄其时尚无子无妾也。庄辞别，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还。出衙，见街上搭台演戏，观者如堵。庄问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须老人冯某，是庄旧邻，死久矣，一见便来握手，且托云："我葬某地，棺为地风所吹，现在倾仄，君归告我儿孙，改葬为安。"庄自粤归，如其言告知冯家。启坟视之，棺果斜朽。十余年来，庄之遭际，历历如梦；惟所云为某中证事，不肯向人言。

净香童子

桂林相国陈文恭公，幼时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多道气，吏本是仙才。"后文恭历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语未满其量。公卒后数年，苏州薛生白之子妇病，医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怜，有承气汤而不知用，尚得为名医之子乎？"服之果愈。问乩仙何人，曰："我叶天士也。"盖天士与生白在生时，各以医争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谑之。从此苏人求方者毕集，乩所判药，应手而痊。一夕告别，大书云："我为大公祖净香童子所召，不得不

往。”众骇然，问净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称，曰：“陈文恭公，已复净香童子之位矣。”陈故苏州巡抚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吴龙见，文端公之曾孙也。其弟某，馆于李氏，厅宇甚宽，旁有古棺，缳帷尘满，吴亦习见，不以为怪。一夕月明时，棺中橐然有声，则前和开矣。中伸一首出，纱帽白髯，手指其腹，自称饥渴求祭，吴许之。白髯者向棺中取淡黄色袍服相畀，曰：“此明朝万历皇帝所赐也，今以为谢。”吴不敢受，夜渐阑，棺合缝如故。吴次日告主人，为建斋醮。据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杰，前明侍郎，以子孙甚多，惑于风水，故未葬耳。

沈椒园为东岳部司

嘉兴盛百二，丙子孝廉，受业于沈椒园先生。沈殁数年，盛梦游一处，见椒园乘八轿，仪从甚盛。盛趋前拱揖，沈摇手止之，随入一衙门。盛往投帖求见，阍者传谕，此东岳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进见。盛知公为神，乃踉跄出，见柳阴下有人，徬徨独立，谛视之，椒园表弟查某也。问何以在此，曰：“椒园表兄招我入幕，我故来，及到此，又不相见，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冬月将出嫁，我要过此期才能来，而此意无由自达，奈何？”盛曰：“若如此，我当再扣先生之门，如得见，则并达尊意，何如？”查曰：“幸甚。”盛仍诣辕门，向阍者述所以又来求见故，阍为传入。顷之，阍者出曰：“主人公事忙，万不能见，可代致意查相公，速来速来，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随后要来，不待婚嫁也。”盛以此语覆查，相与歔欷而醒，是时春二月也。急往视查，彼此述梦皆合，查怃然不乐。其时查

甚健无恙，至八月间，查以疟亡；九月间，查女亦以疟亡。椒园，余社友，同举鸿词科。

子不语卷十八

陕西茶客

陕西茶客某，贩茶江南，归宿阌乡旅店。其东厢先有居者，山东二布客也，彼此晚膳毕，闭门睡矣。客梦有怪物，披发，赤短须，凹面，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二布客锁之，随锁茶客，三人共索如鱼贯然，缚门外柳树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铁鍊甚紧，不能动；茶客鍊稍松，苦挣得脱，惊醒，以为梦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二客死矣。半里外饭店中，亦死一骡夫。

山娘娘

临平孙姓者新妇为魅所凭，自称“山娘娘”，喜敷粉，着艳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秽语。其夫患之，请吴山施道士作法。方设坛，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来治我！我将使之作王道士斩妖矣。”王道士斩妖者，俗演戏笑道士之无法者也。即以手按其妇腹下，秽血喷之，法果不灵。道士曰：“我有辟秽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张之，再坐坛作法。妻有惧色，亦坐几上，挥帚作法，彼此斗良久。其夫见三目神擒一白猴，大五尺许，投阶前，猴俯伏。道士取而掷之，屡掷屡小，缩如初生小猫，乃取入瓦坛中，封以符印。旋有黑气从坛中出，次日投江中，妇病遂愈。

瓜州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嫂姑二人同居一楼。清明日，嫂见瓦上有搭柳为桥者，疑是儿戏，用竿挑去之。晚间有羽衣男子，突至卧床前曰："我瓜州公子也，与汝姑嫂有缘，故折柳做鹊桥，从瓦上度来，以应清明佳节，汝何得拆去！"言毕住房中，凭二女为祟。其家请道士念《玉皇经》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掷之，经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遣老媪五人守夜调护，则五媪发皆成辫，丝丝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余。其女久有婿家，遂择日嫁之。怪曰："某家无缘，我不能往，在此徒挟一美，亦觉萧索，请从此辞。"因谓胡翁曰："我在此闹汝久，甚愧无以为报，我有妹甚美，愿赠汝为妾，未知汝肯纳否？"胡请见，怪许之，命中堂垂帘观之，果望见绝色女子，胡不觉心动，急请婚期。怪曰："我愿以汝为妹夫，而妹嫌汝老丑，心颇不肯，汝能将颐下须尽去之，则姻事成矣。"胡年五十余，肥而多髯，惑其言，一旦尽剃之。怪在空中大笑去，妹竟不来。

王白斋尚书为潮鸣寺僧

余同年王白斋，少年美秀，初入学时，年才十七。偶游潮鸣寺，见影堂老僧像，不觉毛发淅洒，还家遂病。嗣后过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时，梦老僧以线香五十四枝与之，曰："我有三弟子：一梦麟，一钱维城，一汝也。汝将来司刑名时，当超度某案，再来归依原位。"白斋秘而不言。后果为大司寇，寿五十四而终，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东门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归。其家请道士孙敬

书诵《天蓬咒》，用拷鬼棒击之。妖附其妻供云：“我白天德也，为祟者我弟维德，与我无干。”孙书符唤维德至，问：“汝与周家妇何仇？”曰：“无仇。我路遇，爱其美，故与结缘。方爱之，岂肯害之？”问：“汝向住何处？”曰：“附东门玄帝庙侧，偷享香火已数百年。”孙曰：“东门庙是玄帝太子之宫，当时创立，原为镇厌合郡火灾，故立庙离宫东首。汝何得妄云玄帝庙耶？”妖云：“治火灾当治其母，不当治其子；犹之伐木者当克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尚要行法来驱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无恙。

髑髅乞恩

杭州陈以夔，善五鬼搬运法，替人圆光，颇有神效。其友孙姓者宿其家，夜半床下走出一白发翁，跪而言曰：“乞致意陈先生，还我髑髅，使我全尸。”孙大骇，急起以灯照床下，则髑髅一具存焉。方知陈驱役鬼物，皆向败棺中取其天灵盖来施符用咒故也。孙初劝之，陈犹隐讳；取床下骨示之，陈乃无言，即送还原处。未几，陈为群鬼所击，遍身青肿死。

锡锞一锭阴间准三分用

杭州龚薇垣生员，原任甘泉令龚明水之从子也。病中梦游阴府，街巷店铺，与阳间无异，惟黄沙迷漫，不见日月。见店铺中有司柜者，故所识也，趋往问路。司柜者笑曰：“此间无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问不答。薇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轿呵殿而来者，近视之，己之岳翁某也。趋而问焉，翁惨然曰：“此非人间，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问其父母寿算。岳翁

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现在王府教书，汝可往问。但王府尊严，侍卫甚众，非重用门包，不能通报。”薇垣问门包何物，曰：“亦不过阳世通用之锡锞耳。凡阳世烧锡锞一锭，阴间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损湿烂者，仅准一二分用。”薇垣闻言，急走往王府，忘其身未带锡锞。至一宫门，侍卫者如麻，见薇垣，果伸手索贿，而薇垣无以应也。但口称家叔明水在此教书，烦为通报。侍卫者怒骂曰：“一老腐头巾在府，已甚可厌，怎禁得又添一小腐头巾来！”挥杖击之，一惊而醒，家人已环泣于旁。后数月，薇垣忽无故缢死。

鸡卵担粪

杭州清泰门外有观音堂，徐姓者，其妻为五通神所据，每朔望至其家饮啖，有事必预为通知。妻故穷苦，佐其夫粪田，神怜之，代为担粪。以两空壳鸡卵为桶，盛粪石许，细竹管挑之，较多于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进县有吕姓者，妇为狐所凭，化作美男子，戴唐巾，为人言休咎，有验有不验。来问卜者，狐或外出，则命书一笺焚之，存其灰于坛中。狐来，口吐物，红色如小镜然，大不过寸许，持向坛中照灰，便能朗诵所焚之语，丝毫无误，照毕，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辄令妇口授之，虑其遗忘，则以手掐妇手指之中节，便能记忆，虽长篇韵语，俱能成诵，过此则依然不识字也。有某秀才，为妇中表亲，欲与狐唱酬，嘱转致狐。狐曰：“有一对，秀才能属对，即与酬答可也：‘红白桃花映纸窗，花无二色。’”妇以告，秀才

不能对，惭而退。此狐至今犹存其家。钱竹初明府为予言。

处州溺妇奇狱

处州乡民陈瑞，送妻还其母家，路过半塘桥，妇溲于厕，久而不返。陈往寻不得，望前村欑屋中红裙外露，急往视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于外，心疑僵尸作祟，将斧出之，以救其妻。访问棺主，有张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时，年三十余，其子又亡，无力营葬，久欑于此。"陈请开棺。初不许，陈哀求至再，始许之。劈开则一白须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见某妻之身。于是陈以失生妻控官，张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断，至今悬为疑狱。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龙井初开时，商人叶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为叶择开工日期。后十年，叶身故。倪忽暴病，有群鬼附其身，语音不一，曰："还我骨，还我骨！"声啾啾然，楚、越、吴、鲁音皆杂有也。最后有自称陈朝傅将军者曰："我助萧摩诃南征北讨，葬此千年，汝何得与叶某擅伤我骨！"家人环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将军何不相谅耶？"将军曰："此虽公事不可违，然汝与叶某，理宜将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从，便与汝无罪；今汝等并不告官，而擅将我等数十人骨混行抛掷，以致男装女头，老接少脚，至今丛残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请用佛法解禳，将军曰："佛无能为，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于是叶家人访有礼斗人施柳南、万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设坛于龙井，作法七日，见西湖神灯赫然，散满水上，或叠高为塔，或横排为雁字，或团聚如大车轮，或散作流萤万点。须

臾，斗母下降，霞珮璎珞，严妆不可逼视。牵二囚来，即叶某与倪姓也，皆跪阶前。鬼数十，争来笞击，斗母喝曰：“此亦汝等劫数，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者，尽提残骨，为汝等补还可也。”少顷，髑髅数十具，皆有白气萦绕，旋滚成团，其缺处皆圆满矣。将军长丈余，披金甲，率群鬼拜谢斗母，叶亦解锁，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蓬为余言。

批地藏王颊

两江总督于成龙未遇时，梦至一宫殿，上书“地藏王府”四字。殿上老僧，伽趺闭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间生死事，家有老仆某，愿而勤，久病不起，因长揖告诉，求为延寿，再三言，僧嘿然不应。于怒，直前手批其颊。老僧开眼，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当是延寿一纪。已而老仆病愈，果又生人间十二年。

儒佛两不收

杭州杨生兆南业儒，兼通禅学。殁后一年，托梦于其妻曰：“人死必有所归，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于文昌所。帝君出题试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萨处，佛出经问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阴间，无歇足之地，不得已，将以某月日投生张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须往告张家，勿以荤乳我，免再堕落。”张故兆南友也。临期视之，其家果生一男，盘膝而生，哭三年不止。张氏啖以荤，哭遽止，而儿遂犯惊痫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鸟门山事

绍兴东关有张姓者，妻病延医，行过鸟门山，遇白须叟，相随而行。时天已晚，觉此叟足不贴地，映夕阳无影，心疑为鬼。问其踪迹，叟亦不讳，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于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鸟门山之西，被凿石者终日钻斫，山石就倾，我坟中朽棺，业已半露，不久将坠入河中，幸君哀我，为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桥地方，有五个溺水鬼，坐而待君，我为君先往驱除之。"出怀中朱家糕与张食，曰："明日请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纸为证。"张与偕行至新桥，果有黑气五团踞桥坐，叟先往折树枝打之，声啾啾然，尽落于水。张到医家，叟再拜别去。次日，张往朱家买糕，出其纸，果朱店中招贴也。告以原委，店主人悄然曰："君所见叟姓莫，名全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何不托我而托君？想与君有缘，君命中不应死于五水鬼，故神灵命此叟为君驱除耶？"引张往鸟门山，视其墓，棺离水仅尺许，乃别择地改葬焉。

杨二

杭州杨二，素以拳棒为事。夏夜坐后园假山上乘凉，见石罅中出一小头，先露其发，再露其面。杨大骇，持棍击之，头不见。次日宿楼中，闻楼下有着屐声，往来历落，疑为贼，然心念偷儿无着屐之事。有顷，屐声缘梯而上，则一白衣人，带甬长帽，手持四方灯笼，嘻嘻然向杨而笑。杨击以铁尺，白衣人坠于楼下，作怒声曰："好打，好打，待我唤伙计来，好好收拾你！"次日杨召其徒告之，诸无赖噪曰："彼有伙计，我等亦有伙计，请护持老兄登楼打鬼。"于是治肴痛饮，各持器械登楼，鬼竟不至。鸡鸣时，诸无赖各倦卧。平明起，寻杨二不见，觅之，已死于楼下竹榻上。

吴秉中

吴秉中，居葵巷，故予旧宅邻也，延汪名天先生训其子侄。月夜至馆中闲谈，见墙上有一老翁，长尺许，白发锐头，坐而效其所为，吴吃烟叟亦吃烟，吴拱手叟亦拱手。以为大奇，呼汪先生观之，先生所见无异；其侄锡九往观，无所见。是年秋，秉中与汪俱死，而锡九至今独存。

土窟异兽

闽商陈某，与诸客泛海，遇飓风，飘至一山脚下，见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樵采。初进路甚仄，行一二里，即觉开旷。时天色将暮，闻海风萧飒，林鸟啾啁，不敢深入，乃归。次日风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穷其境，约再往，拉陈与偕。迹前径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绿，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众惧窜走，陈恃胆力，上大树隐身觇之。食顷，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顶生一角，晶莹犀利，盘踞石上长啸，声裂竹木。陈惊惧几坠，但见虎豹猿鹿，各以其属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计。其物择肥者践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兽皆股栗不敢动。食三四兽，复曳尾入穴。客乃下寻旧径归，与众言所见，终未知山与兽何名也。

鸡脚人

闽商杨某，世以洋贩为业。言其祖于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风吹入海汊，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独低，又在海水之下。杨舟盘涡而下，人舡俱无恙。至港底，见山川、草木、田畴、蔬谷，一如人世，惟无庐舍。岸侧有船依泊，内有数十人，亦中州来者。见杨等，欢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闰年月有一日独高，与海水平，舟始可归。然只一食顷耳，稍迟则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飓风吹至时，亦曾有人居此港，

后遇闰水得归，彼迟不及，留此六年，皆屡遇闰而失其时，故未得去。杨同舟客有四十人，带有谷菜诸种，咸分土耕种。其地颇沃而收倍，且不须人灌溉，终日与前舟人款接往来，几忘身在世外也。惜无黄历考日时，每食讫，咸登舟，待水满而已。一日，杨与客闲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长丈余，无衣，身有毛，脚如鸡爪，胫如牛膝。见杨，啾唧作对语状，音不可晓。归与彼舟人言之，亦言来时曾于溪口见之，缘溪满不得渡，倘其来此，吾辈宁有孑遗耶？后六年八月遇风，水满，与前舟人同归。杨家有老仆，曾随行者，今已八十余，尚在，能道其详。按台湾有鸡爪番，常栖宿树上，此岂其苗裔欤？

海和尚

潘某老于渔业，颇饶，一日偕同辈撒网海滨。曳之，觉倍重于常，数人并力舁之出。网中并无鱼，惟有六七小人趺坐，见人，辄合掌作顶礼状。遍身毛如猕猴，髡其顶而无发，语言不可晓。开网纵之，皆于海面行数十步而没。土人云："此号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饥一年。"

一足蛇

谢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见民家多悬一物，鳞甲莹然，已腊而干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为樵采地，山脚为往来路径。旁有枯树一株极大，树内藏一蛇，人首驴耳，耳能扇动有声，鳞如松皮。只一足，如龙爪，吐舌甚长，跃行迅疾。近人，辄以口喷毒气，令人迷仆，然后以舌入人鼻，吸血饮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无有应者。逾年，有二丐应命，索重酬，众为醵金如其数。其人

取唾涎厚涂其身，裸而诱之。蛇果至，则急趋道旁田内，蛇追及之，陷于泥中，不能动。然后二丐跃起，以长竿扎刀，尽力斫之，断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争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闽出海口樵采，至一山，见山涧内悉卧方蚌，大者丈许，小者亦长数尺，礧砢重叠，以千百计。其人惊，方欲去，忽一蚌开口，其壳内有蓝面人，如夜叉状，卧其中。见人，手足皆动，作攫挐势，欲起而不得脱，盖其躯生壳上，即借蚌壳为背，故不能脱壳而出。少顷，众蚌悉张口，皆有夜叉如前状。其人仓皇急窜，闻背后剥剥有声，众蚌皆旋滚随之。及舟，舟中人斫以巨斧，获其一，并壳俱碎，夜叉亦死。带归示人，俱无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势骤涨，其人更上山顶。时已暮，见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内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梆，其人宿焉。中夜闻踏水声，视之，见一黑短胖和尚游水面，将至，其人大呼，此怪稍却。少顷又前，其人窘急，取梆大击，山民都集，怪遂去，终夜不复至。次日水退，询山人，云："山和尚也，欺人孤弱，便食人脑。"

赠纸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缉贼，每过夜子不归，其父心疑，遣徒伺

之，见其子在荒草中谈笑。少顷，走至樱屋内，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状。其徒大呼。其子惊起，不得已，系裤带，随其徒归，然精犹淋漓不止，抚其阴，冷如冰雪，直至小腹。其母问之，曰："儿某夜乞火小屋，见美妇人挑我，与我有终身之订，以故成婚月余，且赠我白银五十两。"母骂曰："鬼安得有银？"少年取怀中包掷几上，铿然有声，视之，纸灰也。访诸邻人，云："樱屋中乃一新死孀妇。"

汤翰林

钱塘汤翰林其五未遇时，应试贡院，僦屋而居。苦其狭小，见旁有大宅，封锁甚固，杳无人居。访之邻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恶鬼作祟，以故无人承买。"汤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邻人笑其狂，亦无阻者。汤遂开锁启门入，见楼上有二桌四椅，楼西有竹箱，虽久无人居，而尘埃不积。汤心喜，即挈行李登楼，手一壶一棍，秉烛读书。至三鼓，阴风起于窗外，灯焰缩小，有披发女子，赤身喷血而进。汤挥以棍，女惘然曰："贵人在此，妾误矣。"仍从窗出。汤喜鬼已去，将解衣安寝。忽楼西厢内簌簌有声，视之，则此女从西厢出，手执裙袄、艳色衣并梳篦等物，若将膏沐者。汤愈无恐，且饮且读书。有顷，女子梳妆毕，着艳衣，冉冉至前，跪诉曰："妾负奇冤，非公不能为我白者。妾姓朱名笔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妒而狡，知太守爱妾，不敢加害。值妾产子时，贿收生婆，于落胎后将生桐油涂我产宫，溃烂而亡。妾儿名某，正妻取以为子，至今虽长成，并不知为妾之子。十年后，君为湖北主考，子当出公门下，公须以妾冤告之。妾尸犹埋此楼之东墙井边，有八角砖为记，可命其来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饰奁具处也。妾亡时，太守哀痛之至。临去，吩咐家人勿持我箱还家，恐触目心伤故也。后有来窃取者，妾以阴风喝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以奉赠。"汤为惨然，唯唯而已。后一如其言。楼上怪从此绝，而屋亦转售。

黑苗洞

湖南房县，在万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丛山怪岭，苗洞以千数，无人敢入。有采樵者误入洞内，迷路不能出。见数黑人，浑身生毛，语兜离似鸟，以草结巢，栖于树巅。见樵人喜，以藤缚其手足，挂于树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妪从他巢中来，白发高颡，略似人形，言语犹作楚声，谓樵者曰："汝何误入此洞耶？我亦房县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诸黑苗初欲食我，后摸我下体，知为女，遂留居巢中为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儿也，尚听我说话。我当救汝。"樵人跪谢。老妪腾身上树，亲解其缚，袖中出栗枣数枚，曰："为汝疗饥。"随向二黑毛人耳语良久，语呶呶莫辨，手树枝一条，缚布巾于上，曰："有尔等同类，欲害我乡邻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许，才得原路归。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迷入者都被其啖，从无归者。"

空中扯辫

芜湖江口巡司衙门弓兵赵信，年三十余，尚未娶妻。忽一日，往野庙中，留连笑语，不肯归家。人问之，则曰："吾赘于某氏矣。"极夸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人与同行，毫无所见，知为鬼所弄，乃嘱其父母，苦禁之，闭门而通饮食焉。赵在房呼曰："我来，我来！勿扯我辫。"家人在窗眼中密窥之，见其头上辫发直竖空中，似有人提之者，于是防范愈严。三日后，声响寂然，开户视之，竟以辫发自缢床阑干上。

蓬头鬼

泾县于道士，能白日视鬼，常往城中赵氏家饮酒，密语主人曰：“君家西楼夹墙内，有鬼蓬头走出，东窥西探，形如窃贼，必是冤谴，有所擒捉，但未知应在府上何人。”主人曰：“何以验之？”道士曰：“我明日早来，看鬼藏何处，即便告君。君可唤家人一一走过，看鬼作何形状，便见分晓。”主人以为然，次日道士来曰：“鬼在西厅案桌脚下。”主人召集家丁，往来桌前，鬼皆不理。其女六姑娘过，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爱，虑其惊怖也。”主人问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无可禳也。”自后闻抛砖掷瓦之声，月余不绝。俄而六姑娘以产亡，家果平静。

借丝绵入殓

芜湖赵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阳，伤寒病剧，气已绝矣。家人棺殓绵絮，无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温，故尔未殓。赵梦行黄沙中，茫茫然不见天日。过一小河，天渐开朗，有庙题曰“准提观音庵”。走入，见老僧趺坐，煮素面甚香，觉腹中饥，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还家，家中有面等汝！”赵踉跄走出，遇乡邻吴某，拱手谢曰：“蒙君见惠，使我体暖。”赵不解所云，惊而醒，果闻素面如庵中之香。盖家人守尸，镇日不饭，故煮面充饥，赵即索食。家人曰：“老爷病月余，汤水不沾，何能吃面耶？”赵必欲取食，家人无如何，与一瓯，竟饮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吴某谢暖之说，乱梦无征，绝不向家人言及。后二年，赵眷属还芜，将昔年作殓之绵装箱带归。适吴某死，当盛夏，无处买绵，其家殓时来借丝绵，乃即与之。又三年，赵罢官归，偶与家人谈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两年之前，此绵应归吴用，生魂早来谢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载货之船卸货后，每年必有一整齐精洁之船，千夫拉曳不动，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听其所之，不复装货。舵工水手，俱往别船生活。至夜则神灯炫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归原泊之处。年年船只轮换当差，从无专累一家者，亦从无撞折损伤者。

缆将军失势

鄱阳湖客舟遇风，常有黑缆如龙，扑舟而来，舟必损伤，号“缆将军”，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干处，有朽缆横卧沙上，农人斫而烧之，涎尽血出。从此缆将军不复作祟，而舵工亦不复致祭矣。

吴二姑娘

全椒金棕亭进士，寓扬州马氏玲珑山馆，孙某，年十七，文学颇佳，相随读书，祖孙隔房而寝。夜闻懵呼声，以为魇也，起视唤之，孙即醒悟，棕亭还卧己房。未几又魇，棕亭再往，其孙业已起坐床上，对棕亭，以两手向上，曰：“请屈一指。”则一指弯，曰：“请屈五指。”则五指弯。自后或叉手，或拱手，作态万状。棕亭呵之，泣求还家见母，乃呼轿送归。病者自取衣冠靴带著之，请祖父母上坐，拜别曰：“儿即登仙去矣。”举家惶惑，莫知所为。日午神气稍定，私拉乃祖耳语曰：“无他，一小狐狸闹我耳。”语毕瞀乱如初。自称：“吴二姑娘与我前世有缘。”或云：“妹子吴三姑娘也来了，姐妹二人要同嫁我。”随作淫秽语，令人难闻。拉棕亭向前，呵气一口，其冷如冰，从鼻管直到丹田，毛发皆噤。镇江蒋春农中翰，赠天师符一张。方欲张挂，而病者遽来抢夺，幸系绫本，爪掐不伤。棕亭张符向之，又被

吹冷气一口，符飞窗外，绫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祷城隍庙、关帝庙。数日，忽病者呼："接驾，接驾，伏魔大帝至矣！"棕亭悚然，率家人齐跪。病者呼棕亭名骂曰："金兆燕，汝身为进士，而脱帽露顶，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头谢罪。少顷复呼："接驾，接驾，孔圣人至矣！"棕亭又叩头迎接。文武二圣，相与共语，嚅嚅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山东、山西两处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举家长跪哀求，不敢起立，腿脚皆肿。病者厉声曰："妖魔已斩，封尔孙为上真诸侯，吾当去也。"棕亭叩送毕，进病者粥，病者向空招手曰："吃粥，吃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圣皆妖冒充。责病者曰："我年逾六十，从未受人欺哄，今乃为汝揶揄耶？"病者缩首内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状。颠狂月余，有林道士者来，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于是设坛斋醮，终日诵经。如是七日，病者神气渐清，乃急为完姻，入赘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间事，棕亭先生亲为余言。

石狮求救命

广东潮州府东门外，每行人过，闻唤救命声。察之，四面无人，声从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锄掘之。下土三尺许，有石狮子被蟒围其颈。众大骇，即击杀蟒。而扛石狮于庙中。土人有所祈祷，灵验异常；或不敬信，登时降祸；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闻之，以为妖异，将毁其庙。民众哓哓，几激成变。太守不得已，诡言迎石狮入城，将别为立庙，众方应允。舁至演武场，锤碎石狮，投之河中，了无他异。太守方公名应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晋元康中，吴郡怀瑶家地下闻吠声，掘之，得二犬。长老云此名犀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载《异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师大旱，有健步张贵，为某都统递公文。至良乡漏下，出城行至无人处，忽黑风卷起，吹灭其烛，因避雨邮亭。有女子持灯来，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饮以茶，为缚其马于柱，愿与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绸缪达旦。鸡鸣时，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体疲，乃复酣寝，梦中觉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卧荒冢间。大惊，牵马，马缚在树上，所投文书，已误期限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统，虑有捺搁情弊。都统命佐领严讯，健步具道所以。都统命访其坟，知为张姓女子，未嫁与人通奸，事发，羞忿自缢，往往魇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猱形披发，一足行者，为兽魃；缢死尸僵，出迷人者，为鬼魃。获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启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体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蝎怪

佟明府宰芮城，有乡民，夏间袒背坐石上，持面一碗，食未毕，忽大呼仆地而绝。众人视之，背正中有洞，深数寸，黑血泉涌，不知何疾也。具呈报官，疑为卖面人所毒。佟公往验，见所坐石旁有罅，黑血流入罅中，其下若有呼嘬声。乃命掘石下三尺许。石穴中有蝎如鹅大，方仰首饮血，尾弯环作金色。乡民争持犁锄击之，蝎死而尾不损，以验死者之背，伤痕宛然。乃取蝎尾贮库，至今犹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状类帝江，无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柜，浑浑而行，所过处草木尽枯，以口作吸吞状，则巨蟒恶蛇尽为舌底之水，而肉柜愈觉膨然大矣。有常州叶某者，兄弟二人，游巴陵道上，见群蛇如风而趋，若有所避。已而腥风愈甚，二人怖避树上。少顷，见肉柜正方，如蝟而无刺，身不甚大，从东方来。其弟挟矢射之，正中柜面，柜如不知，负矢而行。射者下树，将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树，视之，尸化为黑水。洞庭有老渔者曰："我能擒蛇王。"众大骇，问之，曰："作百余个面馒头，用长竿铁叉叉之，送当其口。彼略噏，则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数十次。其初馒头黥烂如泥，已而黑，已而黄，已而微赬，伺馒头之色白如故，而后众人围而杀之，加豚犬耳，不能噬人。"众试之，果如其言。

颜渊为先师判狱

杭州张纮秀才，夏月痢死，家贫无棺，从其叔乞助。叔居海宁，往返五日，而纮苏，言至天帝所听谳，已入死案，既而曰："诸生也。"遣一官押至学宫，请二先师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师决之。"一师曰："罪轻而情重，当死。"一师曰："虽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谋，姑与减等，五年后改行则已。其父官岭南，有功德于民，姑押令见渠父。"命原押官押至岭南名宦祠；见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见。母夫人从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当速归改过。但汝死久，恐尸坏，可归则归，否则仍返帝所，自有处分，万勿借他人尸也。"遣鬼仆同至家，觇家人肯认否。及至家，见尸尚横卧未坏，旁有一灯一饭，押者推纮仆尸上，尸遽动，妻子哭而惊视之。其仆呼曰："认矣，可以报主母矣。"遂去。纮已活，人争问纮隐事，纮不言。后未五年，纮竟死。其从兄名纲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大清兵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宫眷留匿塘西孟氏

家。吾弟为王某所诱，谋出首取赏，既而悔之，不列名。后同王某出首者五人皆暴死。吾弟死而复苏，然狡性不改，与朱道士争一鹤，乃私窜道士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负先师之训，违慈母之教，宜其终不永年也。”问学宫先师姓名，纮曾言何人，曰：“其一颜渊，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户张姓者，老年生一儿，甚爱之，每出游必盛为妆饰。年八岁，出观赛会，竟不反，遍寻至某溪中，已被杀矣。裸身卧水，衣饰尽剥去。张鸣于官，凶手不得。刺史叶公，身宿城隍庙求梦，夜梦城隍神开门迎叶，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无余物，终席无一言。叶醒后解之，不得其故。后捕快见人持金锁入典铺者，获而讯之，赃证悉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

蒋金娥

通州兴仁镇钱氏女，年及笄，适农民顾氏为妇。病卒忽苏，呼曰：“此何地，我缘何到此？我乃常熟蒋抚台小姐，小字金娥。”细述蒋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尔何人，敢近我！须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镜自照，大恸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掷镜不复再照。钱遣人密访，蒋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买舟送至常熟。蒋府不信，遣家人到舟中看视，妇乍见，能呼某某名姓，一时观者如堵。蒋府恐事涉怪诞，赠路费，促令回通。妇素不识字，病后忽识字，能吟咏，举止娴雅，非复向时村妇样矣。有何义门先生之侄号权之者，向曾聘蒋府女，未娶女卒，因事来通，妇往见何，称为姑

父，与谈旧事，一切皆能记忆，遂呼何为义父。何劝妇仍与原夫为婚，妇不肯，欲为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还我血

刑部狱卒杨七者，与山东偷参囚某相善，囚事发，临刑以人参赂杨，又与三十金，嘱其缝头棺殓。杨竟负约，又记人血蘸馒头可医瘵疾，遂如法取血，归奉其戚某。甫抵家，忽以两手自扼其喉，大叫："还我血，还我银！"其父母妻子烧纸钱，延僧护救之，卒喉断而死。

下册

子不语卷十九

周世福

山西石楼县周世福、周世禄兄弟相斗，刀戳兄腹，肠出二寸许。日久，肚上创平复如口，能翕张，肠拖于外，以锡碗覆之，束以带，大小便皆从此处流出。如此三载余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杀我，乃前生数定也，但早了数年，使我受多少污秽。"

韩宗琦

余甥韩宗琦，幼聪敏，五岁能读《离骚》诸书，十三岁举秀才。十四岁，杨制军观风，拔取超等，送入敷文书院。掌教少宗伯齐召南见而异之，曰："此子风格非常，虑不永年耳。"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谓其母曰："儿昨得梦甚奇，仰见天上数百人，奔波于云雾之中，有翻书簿者，有授纸笔者，状亦不一。既而闻唱名声，至三十七名即儿名也，惊应一声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时犹能记忆。及晓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为天榜有名，此科当中。及至乡试，三场毕，中秋月明如昼，将欲缴卷，闻有人呼曰："韩宗琦好归去也。"如是者三，其声渐厉，若责其迟滞者。甥应曰："诺。"及缴卷时，四顾无人，踉跄归。次日问诸同考友，皆曰："无之。倘我辈即欲同归，必另有称呼，岂敢竟呼兄名？"揭榜后，名落孙山，甥怅怅不乐，旋感病，遂不起。临终苦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句，张目谓母曰："儿顿悟前生事矣。儿本玉帝前献花童子，因玉帝寿诞，儿献花时，偷眼观下界花灯，诸仙嫌儿不敬，即罚是日降生人间，今限满促归，母无苦也。"卒年十五。盖俗传正月初九为玉帝生

日云。

徐俞氏

邓州牧徐廷璐，与妻俞氏伉俪甚笃。俞卒，徐恸甚，凡其粉泽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时，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营奠于庭，有小婢惊呼：“夫人活矣！”徐趋视，见夫人着半臂，端坐床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见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澌灭，而半臂犹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设席，若与夫人对饮者，执杯泣曰：“素劳卿戒饮，今谁戒我耶？”语未毕，手中杯忽失所在，侍立婢仆遍寻不得。少顷，杯覆席间，酒已无余。有妾语人曰：“此后夫人不能诟我矣。”至夕，见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颊，颊上有青指痕，三日始灭。自是举室畏敬，甚于在生时。

琵琶坟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书画文辞冠绝时辈，性磊落而有国风之好。常与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诗，独至城堙下，忽闻琵琶声，踪迹之，声出数椽败屋。乃十七八美女子，着淡红衣，据窗理弦索，见董略无羞避，挥弦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寻之，见董方倚破牖痴立，呼之不应。群啐之，董惊寤，而女子形声俱寂，始道其故，众入室搜索，败瓦颓垣，绝无人迹。有蓬颗一区，俗所称“琵琶坟”也。乃掖董归。未几，以疾归常州，卒于家。

曹阿狗

归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贤，里党称三娘子。方夏日晓妆，忽举动失常，三郎疑为遇祟，以左手批其颊，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邻人曹阿狗也。闻家中设食，同人来赴，既至，独无我席。我惭且馁，知三娘子贤，特凭之求食耳，勿怖。”其邻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诵焰口经。阿狗者，乃曹氏无赖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无后，实未为之设食，闻此言亦骇，同以酒浆、楮镪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当专为我设食，送我于河，此后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惧，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钱仲玉

钱生仲玉，少年落魄，游兰溪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观灯，仲玉中怀郁郁，独不往，步月庭除，叹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团聚乎？”语毕，闻阶下应声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视不见人，乃还斋坐。闻窗外谡谡声，一美女褰帏入曰：“郎勿惊，妾非人，亦非为祸者也。佳节异乡，共此岑寂，适闻郎语，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难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则顷云‘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处？”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为污泥所侵，求君改葬高处，必当如君言以报。”问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问之，曰：“妾幼解风情，而生长小家，所居楼临街，偶倚窗见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阳，红鲜如玉，妾心慕之，以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卖菜佣周某，貌既不佳，体尤琐秽，绝不类所见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闻之，心大动，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声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缘未到。”仲玉送至墙下，女除一银臂钏与之，曰：“幸勿忘！”言毕而没。仲玉恍然如梦，视银钏竟在手中，乃秘之。次夕人静，独步墙阴，遍视不复见。乃语主人，并出臂钏以证。主人异之，起土三尺许，得女尸，衣饰尽朽，肌色如生，与仲玉

所见无异，右臂一钏犹存。仲玉解衣覆之，为备棺衾，移葬高阜。其夕，梦女来谢曰："感郎信义，告郎金所，郎卧榻向左三尺，旧有人埋五百金，明当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数。

虾蟆蛊

朱生依仁，工书，广西庆远府陈太守希芳延为记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饮，就席，各去冠。众见朱生顶上蹲一大虾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饮至夜分，虾蟆又登朱顶，而朱不知。同人又为拂落，席间肴核，尽为所毁，复不见。朱生归寝，觉顶间作痒。次日顶上发尽脱，当顶坟起如瘤，作红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内伸头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顶，自腰以下在头皮内，针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医不能治。有老门役曰："此蛊也，以金簪刺之当死。"试之果验，乃出其蟆，而朱生无他恙，惟顶骨下陷若仰盂然。

礅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厅前有怪，每夜人行，辄见白衣人长丈余，蹑后，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闭前门，别开门出入。白衣人渐乃昼见，人咸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厅上，见白衣人登阶倚柱立，手拈其须，仰天微睇，似未见睿功在坐者。睿功潜至其后，挥拳奋击，误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趋击，时方阴雨，为苔滑扑地。白衣人见而大笑，举手来击，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长不能举，乃大怒，环阶而走。睿功知其无能为，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没。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处掘深三尺，得白瓷旧坐礅一个，礅上鲜血犹存，盖睿功指血所染也。击而碎之，其怪遂绝。

六郎神斗

广西南宁乡里祀六郎神，人或语言触犯，则为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为所凭。凡受其害者，以纸镪一束、饭一盂，用两三乐人，午夜祀之，送至旷野，即去而之他，其俗无夕不送六郎也。有杨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将夕，方与父母共坐，忽嫣然睨笑。久之，趋入房，施朱傅粉，娇羞百态。父母往问，砖石自空掷下，房门遂闭，惟闻两人笑语声。知为六郎，亟呼乐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头戴将巾，身披软甲，年可二十七八，与我甚恩爱，不必送他去。"父母无如何。越数夕，忽仓皇奔出，曰："又一六郎来，大胡子，貌甚狞恶，与前六郎争我相殴。前六郎非其敌也，行当去矣。"俄闻室中斗声甚剧，似无物不损者。父母乃召乐人双送之，两人俱去，三姑亦无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年七十余，奉佛甚虔。一夕寝矣，见室中有老妪立焉。初见甚短，目之渐长，手纸片堆其几上，衣蓝布裙，色甚鲜。周私忆同一蓝色，何彼独鲜？问："阿婆蓝布从何处染？"不答，周怒骂曰："我问不答，岂是鬼乎？"妪曰："是也。"曰："既是鬼，来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骂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颊，不觉魂出，已到门外，而老妪不见矣。周行黄沙中，足不履地，四面无人，望见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杆长，上面一火星红，下面彩绒披覆层叠，如世间婴孩所戴刘海搭状。有老妪拜香下，貌甚慈，问周何来，曰："迷路到此。"曰："思归乎？"曰"欲归不得。"妪曰："嗅香即归矣。"周嗅之，觉异香贯脑，一惊而苏，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

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观音作别

方姬奉一檀香观音像，长四寸，余性通脱，不加礼，亦不禁也。有张妈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毕，方供扫除之役。余一日晨起，呼盥面汤甚急，而张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观音像掷地，足蹋之。姬闻泣曰：“昨夜梦观音来别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将他适矣。’今果被君作蹋，岂非数也？”乃送入准提庵。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狯，必有鬼物凭焉。嗣后乃不许家人奉佛。

兔儿神

国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阴伏厕所窥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托梦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礼之心，干犯贵人，死固当然；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痴想，与寻常害人者不同。冥间官吏俱笑我，揶揄我，无怒我者。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闻里人述梦中语，争醵钱立庙，果灵应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祷焉。程鱼门曰：“此巡按未读《晏子春秋》劝勿诛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伟人先生颇不然。相传先生为编修时，年少貌美。有车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为先生推车，甚勤谨，与雇直钱不受，先生亦爱之。未几病危，诸医不效，将断气

矣，请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为爱爷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说耶？’厚葬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余岁，素勤忽懒，终日昏睡，笞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与人私语。问之不肯说。褫下衣，验其阴，已非处子，且溃烂矣。拷讯，乃云：“夜有怪，状如黑羊，能作人语，阳具如毛锥，痛不可当，戒我勿告人，如告人，当拉我去置之死地。”众骇然，伺婢卧，夜窃听焉。初作猫饮水声，继而呻吟，香亭率众持棍入，烛照无人，问怪何在，婢指床下曰：“此绿眼者是也。”果见眼光两道，闪耀处，帐色皆绿。棍击之，跳起冲窗去，满房帐钩箱锁之类，锵锵有声。次日失婢所在，遍觅不得。薄暮，灶下人见风飘红布裙一条在柴房西角处，往寻得婢，痴迷不醒。灌以姜汁，苏曰：“怪昨夜来云：‘事为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于柴房中，约今夜仍来。”问：“听得猫饮水声，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后交，口舐差乐也。”香亭即日呼媒者，将玉梅转售他家，怪竟不往。

卢彪

余幼时，同馆卢彪一日至馆，神色沮丧，问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扫墓，归迟，城门闭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鸡鸣即起，踏月进城。至清波门外，小憩石上，见远远一女子来，向余侠拜。余疑其非人，口诵《大悲咒》拒之。女如畏闻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诵之。我愈近女，女愈远我。我惊，乃狂奔数里，将入瓮城，见东方渐白，卖鱼人挑担往来，以为此时尚复何惧，何不重至旧处，一探踪迹。行至

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见我，便大笑，奔前相扑，冷风如箭，毛发尽颤。我惶急，再诵《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将手向上一伸，两条枯骨，侧侧有声，面上非青非黄，七窍血流，我不觉狂叫仆地，枯骨从而压之，我从此昏昏无知矣。后有行路者过，扶起，以姜汁灌我，才得苏醒还家。”余急与诸窗友置酒，为卢压惊，视其耳鼻两窍及辫发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卢所自塞也，故两手亦皆泥污。

孔林古墓

雍正间，陈文勤公世倌修孔林。离圣墓西十余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广阔丈余。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伟。旁置铜剑，长丈余，晶莹绿色。竹简数十页，若有蝌蚪文者，取视成灰。鼎俎尊彝之属，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不宜惊动，谨加砖石封砌之，为设少牢之奠焉。

史阁部降乩

扬州谢启昆太守扶乩，灰盘书《正气歌》数句，太守疑为文山先生，整冠肃拜，问神姓名，曰：“亡国庸臣史可法。”时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环植梅松，因问：“为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责也，然亦非俗吏所能为。”问自己官阶，批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谢无子，问将来得有子否，批曰：“与其有子而名灭，不如无子而名存。太守勉旃！”问：“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问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书毕，索长纸一幅，问何用，曰：“吾欲自题对联。”与之纸，题曰：“一代兴亡归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笔力苍劲，谢公为双勾之，悬于庙中。

悬头竿子

某令宰宝山时，有行商来告抢夺者，被抢处系一坍港，泊舟所也。令往视其地，见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处雇夫起行。心疑之，众莫言其故。一把总来见曰：“此地原可通舟，所以客来必起拨者，港口穷民借挑驮之力，为糊口计故也。”令问抢夺事，曰：“不敢言，须宽把总罪才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条，汝告我，即为自首矣，何妨！”曰：“诸抢夺者，皆把持垄断人也。把总儿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见水路可通，不肯起拨，因而打吵，事实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获强盗者，破格超迁。令定案时，心想迁官，竟以获盗具详；把总知情，照窝家例立决，一时斩者六人。令超迁安庆知府。后六年，署松太道，巡海至宝山抢夺处，见六竿子挂髑髅尚存，问跟役曰：“前累累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盗也，大人以此升官而忘之耶？”令不觉悚然，怒曰：“死奴，谁教汝引我至此！速归，速归！”舁至衙，骂司阍者曰：“此内室也，汝何敢放某把总擅入！”言毕而背疮发，一疮六头如相啮者。家人知为不祥，烧纸钱请高僧忏悔，卒以不起。

陈紫山

余乡会同年陈紫山，名大喻，溧阳人也。入学时年才十九。偶病剧，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间，盍归来乎？”陈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琼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吃了再来未迟。”屈其指曰：“此别又十七年了。”言毕去。陈惊醒，一汗而痊。己未中进士，入翰林，升侍读学士。三十八岁秋，痢不休，因忆前梦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对家人笑曰：“大师未来，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

之，曰：“吾师已来，吾去矣。”同年金质夫编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牵他来，又拖他去，一去一来，是何缘故？”陈目且瞑，强起张目，答曰：“来原无碍，去亦何妨，人间天上，一个坛场。”言毕，跏趺而逝。

忌火日

曹来殷太史，在京师昼寝，梦伟丈夫来拜，自称黄昆圃先生，拉至一处，宫阙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本朝衣冠，请曹入见，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门官，只行前后辈礼，不行僚属礼。”坐定，目曹曰：“卿十一岁时，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职，卿可即来。”曹茫然不记幼所行何事，再三辞，力陈家寒子幼，故不愿来。尊神甚不悦，旁顾昆圃先生曰：“再向彼劝掖之。”语毕不顾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门亦甚清苦，卿何恋恋不肯来耶？”曹复哀求，先生曰：“我且为卿说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后逢火日不可出门，慎无忘也。”曹问尊神何人，曰：“张京江相公。”问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惊醒，后每出门，必检视黄历，遇火日，虽庆吊事，皆不行。数年后，不甚记忆。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严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鱼门家作诗会，俗以此日祀灶，遂以为题。席间酒数巡，曹伥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群客大惊，疑诗中有侮灶神之语，故神为祟，乃群向灶礼拜祈请。至三更时，曹始苏，自言见黑袍人送我回来。次日取黄历视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师

同馆翰林朱沄之父朴庵先生，陕西人也。少时课徒为业，偶至一村，村人传呼曰：“朱法师来矣。”具酒馔求书姓名，以为镇压。朱笑

曰：“我乃蒙童之师，非法师也；且素无法术，不能镇怪，汝辈何为？”众人曰：“此村有狐仙，为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语曰：‘明日朱法师来，我当避之。’今日先生来，果姓朱，故疑为法师。”朱写姓名与之，其村果安。未几，朱别过一村，其村人之欢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语：二十年后与朱法师相见于太学之崇志堂。”朱其时尚未乡举也。后中壬子科举人，选国子监助教。监中祭器久被狐窃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获，方议赔偿，朱记前语，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属尽横陈于崇志堂，丝毫无损。屈指算之，距到某村时已二十年。

城门面孔

广西府差常宁，五鼓有急务出城。抵门犹未启钥，以手扪之，软腻如人肌肤。差大骇，乘残月一线，定睛视之，则一人面塞满城门，五官毕具，双眼如箕。惊而返走。天明逐队出城，亦无他异。

竹叶鬼

丰溪吴奉珪，作宦闽峤，谢病归里。舟过豫章，天暑热，假空馆于百花洲。屋宇宽敞，颇觉适意。屋内外常有声如鬼啸，家人独行，往往见黑影不一。一夕，吴设榻乘凉于阑干侧，闻墙角芭蕉丛中窸窣有声，走出无数人，长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过尺许；最后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见其面。旋绕垣中，若数十个不倒翁。吴急呼人至，倏忽不见，化作满地流萤。吴捉之，一萤才入手，戛然有声，余萤悉灭。取火烛之，一竹叶而已。

驴大爷

某贵官长子，性凶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扑责致死；侍女下体，椓以非刑。未几病死，见梦于平昔亲信之家奴云：“阴司以我残暴，罚我为畜，明晨当入驴腹中，汝速往某胡同驴肉铺中，将牝驴买归，以救我命，稍迟则无及矣。”言甚哀。奴惊寤，心犹疑之，乃复睡去。又梦告之曰：“以我与尔有恩，俾尔救援，尔宁忘平日眷顾耶？”奴亟赴某胡同，见一牝驴，将次屠宰，买归园中，果生一驹，见人如相识者，人呼大爷则跃而至。有画士邹某，居其园侧，一日闻驴鸣，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爷声也。”

熊太太

康熙间，内城伍公某者，三等侍卫也，从上打围木兰，以逐取猎犬故，坠深涧中，自分死矣。饿三日，有人熊过涧，乃抱以上，自分以为将啖己也，愈惊，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负羊豕与食，伍见而攒眉。熊为采树叶烧熟以食之。久之，渐无怖意。每小便，熊必视其阴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与成夫妇，生三子，勇力绝人。伍欲出山，熊不许。其子求还家，熊许之。长子名诺布，官蓝翎侍卫，乃以巨车迎父母还家，家人号曰“熊太太”。人求见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礼。就养其家十余年，先伍公卒。学士春台亲见之，为余言。

冤鬼错认

杭城艮山门外俞家桥杨元龙，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账目。湖墅距俞家桥五里，元龙朝往夕返，日以为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热闹，迟

至更余方归。至得胜坝桥，遇素识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龙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紧拉我往苏州去。”杨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龙拱手别李，李嘱云：“汝过潮王庙里许小石桥边，有问汝姓名者，须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杨；若言姓杨，须并以名告之，切记，切记！”元龙欲问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龙前行至桥，果有二人坐草中，问其姓名，元龙方答姓杨，二人即直前扭结，云：“久候多时，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龙以手拒之，奈彼夥渐众，为其扯入水中，始悟为鬼，并记前语，即大呼曰：“我杨元龙，并未与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误矣，放还可也。”方叫唤间，适有卖汤圆者过桥，闻人叫声，持灯来照，见元龙在水中，急救之。元龙起视，即邻人张老，告以故，张老送元龙归家。次早元龙往视孝先，见孝先方殓。询之，其家云：“昨晚中风死矣。”盖遇李时，即李死时也，但不知往苏州何事。

代州猎户

代州猎户李崇南，郊外驰射，见鸽成群，发火枪击之，正中其背，负铅子而飞。李大惊，追逐至一山洞，鸽入不见。李穿洞而进，则石室甚宽，有石人数十，雕镂极工，头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后一人，枕头而卧，怒目视李，睛闪闪如欲动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带铅子之鸽率鸽数万争来咬扑。李持空枪，且击且走，不觉坠入池内。水红热如血，其气甚羰，鸽似甚渴者，争饮于池，李方得脱。逃出洞，衣上所染红水，鲜明无比，夜间映射灯月之下，有火光炤灼，终不知此山此鸽究属何怪。

金刚作闹

严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刚经》。司寇卒后，徐作功德，为诵经日八百遍。一夕病重，梦鬼役召至阎罗殿，上坐王者谓曰：“某司寇办事太刻，奉上帝檄，发交我处。应讯事甚多，忽然金刚神闯门入，大吵大闹，不许我审，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系地下冥司，金刚乃天上神将，我不敢与抗，只好交其带去，金刚竟将他释放。我因人犯脱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处，方知是汝在阳间多事，替他念《金刚经》所致。地藏王晓得公事公办，无可挽回，故替我拦住金刚神，不许再来作闹，仍将某公解回听审。所以召汝者，将此情节告知，不许再为诵经。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无大罪过，故仍放汝还阳；然妄召尊神，终有小谴，已罚减阳寿一纪矣。”徐大惊而醒。未十年，竟卒。吴西林曰：“金刚乃佛家木强之神，党同伐异，闻呼必来，有求必应，全不顾其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门外，为壮观御武之用。诵此经者，宜慎重焉。”

烧头香

凡世俗神前烧香者，以侵早第一枝为头香，至第二枝便为不敬。有山阴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庙烧头香，屡起早往，则已有人先烧矣，闷闷不乐。其弟某知之，预先通知庙祝，毋纳他人，俟其先到再开门纳客，庙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见烧香者未至，大喜，点香下拜，则扑地不起矣。扶舁归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虽有妒行，然罪无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产时，属稳婆将二铁针置产门中，以此陨命，一家之人竟无知者。我诉城隍神，神说我夫阳寿未终，不准审理。前月关帝过此，我往喊冤，城隍说我冲突仪仗，又缚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网恢恢，我夫来烧头香，被我捉住，特来索命。”沈家人毕集拜求，请焚纸钱百万，或请召名僧超度。沈仍作妻语曰：“汝等痴矣！我死甚惨，想往叩天阍，将城隍纵恶、沈某行恶之事，一齐申诉，岂区区纸钱超度所能饶免者乎？”言毕，沈自床上投地，七窍流

血死。

树怪

费此度从征西蜀，到三峡涧，有树孑立，存枯枝而无花叶，兵过其下辄死，死者三人。费怒，自往视之，其树枝如鸟爪，见有人过，便来攫拏。费以利剑斫之，株落血流，此后行人无恙。

广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广信府，有西厢房，锁闭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亲往观之，闻鼾呼声，启户无人，声从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语云："夫人莫打，我吴刚子也，居此百余年，颇有去意，屡欲移居而门神拦我。夫人可为我祭之，且代为乞情，则我让出朝廷公廨矣。"夫人大骇，具酒肴，向竹床陈设，兼祭门神，告以原委。又闻空中语曰："我受夫人恩，愧无以报，谨来贺喜。府上老爷即日升官。奉嘱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红梅园嬉戏，其日恐有恶鬼在园作祟。"言毕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过园，见树上有两红衣儿，以手招人。就视之，并无形影，但闻崩颓之声，则假山石倒矣，几为所压。九月间，徐公升赣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鉴为我言。

白石精

天长林司坊名师者，家设乩坛，有怪物占为坛主，自名"白石真人"。人问休咎颇验。常教林君修仙，须面上开一眼，便可见上帝宫室、云中神仙。林从此痴迷，时以小刀向鼻间刻划，人夺其刀便怒

骂。忽一日，乩盘书云：“我土地神也，现在缠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绝大。我受其驱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强我代书。今日渠往西天参佛，故我特来通知，速拆乩盘，具呈于本县城隍，庶免此难；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来泄漏也。”适蒋太史苕生自金陵来，知其故，立毁其盘，并以三十金买天师符一张，悬林室中，怪果不至。后十年，林君亡矣，符尚挂中堂，有线香倒下，烧其符上硃砂字画尽，而衬纸不坏。其时蒋在京师，未得林讣。适天师来朝，告蒋曰：“贵亲家林君死矣。”问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将，已来归位故也。”后得知林家烧符之信，方觉骇然。当扶乩时，蒋在座则盘中不动；蒋去后，人问乩，书云：“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见之。”据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摄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蒋少司马时菴公子某，与数友在京师游愍忠寺。时届清明，踏青荒地。见精舍数间，中有琵琶声，趋往，则一女背面坐，手弹弦索；逼视之，女回头变青面狰狞者，直来相扑，阴风袭人，各惊走归。时尚下午，彼此疑为眼花，且恃有四人之众，各持木棍再往。则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铜圈套人，受其套者，无不倾跌，棍无所施。正仓皇间，有放马者数人驱马冲来，怪始不见。四人归，各病十余日。

东医宝鉴有法治狐

萧山李选民，少年倜傥，烧香佛庙，见美女在焉。四顾无人，遂与通语。女自言姓吴，幼无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礼佛，愿得佳偶。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与归家，情好甚笃。久之，

李体日羸，觉交接时，吸取其精，与寻常夫妇不同；且十里以内之事，必先知之。心知为狐，驱之无法。一日，拉其友杨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杨曰："我记《东医宝鉴》中有治狐术一条，何不试之？"遂偕往琉璃厂，觅得是书，求东洋人译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谢蕴山太史家亲见杨孝廉为余言之，惜未问其《东医宝鉴》中是何卷页。

乩言

抚州太守陈太晖未第时，在浙乡试，向乩神问题，批云："具体而微。"后中副车，方知所告者非题也。有求对联者，书"努力加餐饭，小心事友生"十字。问次句何出，曰："秀才读时文，不读杜诗，可怜可笑。"陈方与友游鉴湖观莲，乩问："昨日鉴湖之游乐乎？"有咏红莲者，以诗求和，乩上题云："红衣落尽小姑忙，从此朝来叶亦香，莫恼韶光太匆迫，花开三日即为长。"云门山氓有被鬼作闹者，诣乩盘求救，乩书："我不能救，请某村余二太爷来救。"如其言，请余二太爷至。余向其家东北角厉声曰："你们要往四川，也该速去了！"空中应曰："极是。"从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爷者，某村之学究也。问其所以驱鬼者是何言语，笑而不答；问乩，乩亦无言。

子不语卷二十

移观音像

山西泽州北门外有庙供观音，时时有黄蜂从其座下石缝中出，纷纷数万，白日为晦。土人移观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见一朱棺，有底无面，中有妇人，突然而起，将红袖一挥，颈拖双带而走。众瞠视，听其所往。其裙上满绣蝴蝶，飘飘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灭。李方娶妇，众人告以故。李以为妄，大骂众人荒诞。未三日，其家新妇缢死。

山阴风灾

己丑年，蒋太史心余掌教山阴。有扶乩者徐姓，盘上大书“关神下降”。蒋拜问其母太夫人年寿，神批云：“尔母系再来人，来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机。”复书云：“屏去家僮，有要语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负清才，故尔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阴有大灾，尔宜奉母避去。”蒋云：“弟子现在寄居，绝少亲戚，无处可避；且果系劫数中人，避亦无益。”乩盘批“达哉”二字，灵风肃然，神亦去矣。临七月之期，蒋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气清和，了无变态。过午二刻，忽大风西来，黑云如墨，人对面不能相见；两龙斗于空中，飞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计，古树十余丈者折如寸草。所居蕺山书院，石柱尽摇，至申刻始定。墙倾处压死两奴，独一七岁小儿存米桶中，呻吟不死。问之，云：“当墙倒时，见一黑人，长丈余，擒我纳桶内。”其母则已死桶外矣。是年临海居民死者数万人。

谢檀霞

连昉者，昭州人，好洁耽吟。友人某，邀与同贾楚中，友入肆会计，昉独守舟次。泊湘源数日，爱江水净碧，凡衣裳襟带，都促奴子再三浣濯，而自吟不辍。夜梦身立水上，有好女子蹴波与语，自称“谢檀霞，元时人，年十八夭死。父母怜我癖爱此间山水，遂葬于此。今冢没，水噬遗骨，久付泥沙。生时好洁耽吟，与君同癖，宜寿而夭，故得全其神气，不复轮回生死，介在仙鬼之间。君明日当死于风涛中，妾怜其癖之同也，敢以预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昉惊醒，即治装觅下水船抵家，归后足不出户。旋闻湘源陷风涛死数千人，惴惴无已。年余，忽梦吏数人突至其家，责以兔脱之罪，谓冥王赫怒，将重按其事。昉皇遽甚，许焚冥钱若干，方允缓期。数夕后，鬼使复至，索钱加倍，昉亦允许。正当焚送之期，方昼寝，忽见檀霞自外入，笑曰：“我来贺君脱难，寻君居址不得，广为问讯，不图野水之劫，人数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旧交代，我已遣人将君姓名注销，自今以后，杳无死期。我是数百年英魂，飘泊无偶，愿共晨夕，授子服气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妇也。”且曰：“鬼差索诈，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后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饮不食。久之，昉亦能辟谷，每言祸福辄应，闾里以此敬而奉之。檀霞嫌人世无味，仍偕昉重游湘中，不知所终。

引鬼报冤

浙江盐运司快役马继先，积千金，为其子焕章营买吏缺。焕章吏才更胜乃翁，陡发家资巨万。继先暮年娶妾马氏，颇相得。继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终我天年，我即将此物相赠，去留听汝。”越五六年，继先病，复语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谨，我死后，

所蓄可俱付之。”继先死，焕章顿起不良，即与其姑丈吴某曾为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尚多，命与此女，殊为可惜。”吴云：“此事易为，乃翁死后，我来助汝逐之。”过数日，焕章诱此妾出屋伴灵，私与其妻硬取箱箧搬入内室，将乃翁卧房封锁。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继先回煞后，此妾欲归内室，吴突自外入，厉声曰：“姨娘无往！我看汝年轻，决不能守节，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择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赠汝银两可也。”随呼焕章兑银五十两来。焕章趋出，曰：“已备。”妾欲进内，焕章止之曰：“既是姑爷吩咐，想必不错，汝之箱箧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烦再入。”妾素愿，惧吴之威，含泪登舆去。焕章深谢吴之劳。又数月，节届中元，妾带去之资及衣饰，已为父母弟兄荡尽，欲趁此节哭奠主人，仍归马氏守节。七月十二日，备香帛祭器，至马家哭奠。焕章之妻骂曰：“无耻贱人，去而复返。”不容入内，命其坐外厅之侧轩，暂过一夜，祭毕即去，“如再逗留，我决不容！”妾彻夜哭，五鼓方绝声。次早往视，已悬躯于梁矣。焕章买棺收敛，其母家惧吴声势，亦无异言。焕章因屋有缢死鬼，将屋转售章姓，别构华室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诵经，夜见此女，作悬梁哭泣状。翁久知此事，心为不平，且恶焕章之嫁祸，乃祝曰：“马姨娘，我家买屋用价不少，并非强占。姨娘与马焕章、吴某有仇，与我家无干，明晚二更，我亲送汝至焕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没。次晚为此女设位持香，送至焕章门，低声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门。”即叩门问司阍：“汝主人归否？”对曰：“尚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请自入，仇可复矣。”司阍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语，笑其痴。章归家，终夜不寐。天未明，即趋马家听信，见司阍者已立门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阍者曰：“昨夜主人归，方至门即疾作，刻下危甚。”章惊而返。下午复探，马已死矣。过数日，吴太守亦亡。焕章无子，其资均为他人所有；吴没后，家亦不振。

灵鬼两救兄命

武昌太守汪献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后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数夜不寐。医者开方，以补剂治之。其母方煎药，病者忽发声曰："大婶娘毋再误也！我昔误于庸医，今希哥又遭此难，我不忍坐视其死。"言毕即将药碗掷地。希母问曰："汝何人，凭我儿？"曰："我即延生也，死未一年，婶娘不能辨我音声耶？"希母曰："汝死后作何事？"曰："阴司神念我性直，且系屈死，命我为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会议总督到任差务要事，命我赍文来此，我故得来一探希哥。不意渠已卧病，几为庸医所杀。此刻我往城隍衙门，将公事了结再来。"语毕即闭目卧，竟夜安眠。次早醒，问之，茫然无知。至晚忽作延生声曰："惫矣，速具水浆来解渴。"希母与之，又云："可呼八兄来，我有话说。"八兄者，即其胞兄也。既至，慰问若生时，且云："八兄汝何贪戏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内，自荡小舟，几为石柱碰毙。其时，幸我在旁，使柱旁倒；不然难逃此厄。柱下有古冢一丘，因我父浚池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来报怨。我再三求之，彼方允诺。八兄须为迁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妹有福不妨，小妹禄甚薄，不若随我去，交与母亲照管，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气。"大笑拱手作别状曰："再会，再会！"言毕希复仰卧如初。越数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亡。二十九年冬，希哥梦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办完此差，小有功绩，可望受职，从此别矣，后会难期。"语竟而去，希哥悲呼而醒。

木画

永城尉陆敬轩，浙之萧山人，修署截木。署旧有柳树一株，锯之，板中现天然画一幅，如淡墨写成。左危峰，右悬崖，崖上松一株，山树一株，枝叶倒垂，松上缠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长袖，须眉如活。左手纳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舄，左舄隐衣

下。回顾若听泉状。尉宝之，携归其家。时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

滚经台

贵州平越府署内有石台，高七尺，藏佛经十六幅，全书梵字，读之不可解。相传太守讯狱，有事关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则取经铺地，令犯人在经上滚过。理直者，了然无害；理屈者，登时目瞪身僵。数百年来，官恃以断狱，而狱囚亦无敢轻滚经台者。张文和公第五子景宗，性素愎，抵任后，以为妖，拆台焚经。是年两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阳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独坐书房中。闻扣门声，启视之，有女自称“菜花三娘子”，特来相伴，随后有四姊妹，如媵从然。生惊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诉于本县之张王庙。是夜梦张王拘犯听审，责三娘子蛊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妇行未数步，皂隶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钱，曰：“非我用情轻打，则汝等娇嫩之臀伤矣，焉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带中出钱谢之。越三日，三娘子复来，曰：“我与汝缘法未尽，不能舍汝。汝再告张王，王亦无奈我何。汝同学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许往告，亦不许其入门。”生父母恶之，重具牒诉于张王庙，神果不灵。乃速招王生，生处馆远方，越数日方到，到时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廪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赵云菘探花年十六时，戚人张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缠，形神鹄立，奄奄欲毙。其母遍祷诸神，卒无效验。唯赵坐其榻，鬼不敢至。赵去，鬼笑曰："汝能使赵探花常坐此乎？"母苦求赵公，赵不得已，往，秉烛相伴。至第三夜，不胜其倦，略闭目，病人精已遗矣。越数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养一牡牛，忽有七鼠，从牛后窍入，食其心肺，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体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过鸡豚。

代神判斩

萧十洲参戎致政归养，舟泊巫峡。是夜梦有若差官状者，持令箭骑马，沿江问孰是萧大老爷舡。跃入舡头，喘犹未定，怀中取出公文一角，面书"金龙四大王封"六字，随押七犯跪旁，请判"斩"字。萧骇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职，且退归林下之员，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衔名，请照例办。"顷刻间，灯烛辉煌，传呼升堂，开门，阶下仪仗吏卒排立俨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绞犯六名毕，后唱斩犯一名，乃六七岁童子。萧问曰："渠尚未成丁，何罪遽斩？"吏摇手曰："罪名已定，毋烦置议，请速判之。"随送标条判讫，遂押众犯而去。公梦觉，心恶之。次晨大雾弥江，公戒勿解缆。巳刻，向其母太夫人闲话，间述前梦未竟，忽有一只上水货船触石撞沉，呼救甚惨。乃急命舟子捞救，仅救起三客，业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毙。后复捞获无头童男一尸，认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与无锡华师道梦中相同。华梦阴官差役，请华到衙门判"斩"字。华以未审罪名，不肯落笔。有被发妇，

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则此案又拖累三年矣。”华终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应斩之罪，如何忍心落笔！”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师道卒。师道字半江，精篆隶之学，在淮上程蓴江家处馆，与余交好。

鬼门关

朱梁江名衣，太仓州诸生也。戊子科赴江宁乡试，寓中患热症甚危，亲友买舟送归。行次丹徒闸，卧舱中，忽尔晕绝。见二青衣人导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无光，两足甚轻飘。行约十数里，忽有一物来，紧傍身左。走十数里，又一物来，紧傍身右。再走数十里，到一城，巍巍然，双门谨闭，城额横书“鬼门关”三字。二青衣扣门，不应，再扣之，旁边突出一鬼，貌甚狰狞，与二青衣互相争斗。遥见红灯一对，四轿中坐一官长，传呼而来。近视之，似太仓州城隍神。神问：“你是何姓名？”对系下场太仓州学生员。神曰：“你来尚早，此处不可久停。”命撤所导之灯送归。见城门洞启，轿甫入，而门仍闭矣。持灯者云：“速随我向东走！”觉非前来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边，白浪滚滚。持灯者将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苏。时舟已抵太仓城外，盖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窝尚温，故从者促舟子日夜趱行，至家病愈。此事萧松浦所言。萧客珠崖时，曾过儋耳，四面叠嶂崒嵂，中通一道，壁上镌“鬼门关”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诗，贬崖州司户经此所题，诗云：“一去一万里，十来九不还，家乡在何处，生渡鬼门关。”字径五尺大，笔力遒劲。过此则毒雾恶草，异鸟怪蛇，冷日愁云，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萧松浦与沈毅庵同客番禺幕中，分办刑名。时茭塘有刃伤事主盗案，获犯七名，赃证确凿，萧照律拟斩，解府司勘转。臬使某，疑七犯皆问大辟，得毋过刻，驳审减轻。萧亦不愿办此重案，借此推辞，案归毅庵办矣。毅庵居处，与萧仅隔一板壁，夜间披阅案牍。闻毅庵斋中若嘶嘶有声甚微。起而瞰之，见毅庵俯首案上，笔不停书。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头；又见无数矮鬼，环跪于地。萧急呼毅庵视之，忽血腥扑鼻，灯烛俱灭，身亦晕跌。窗外童仆急扶归卧。次日，毅庵及同人叩其故，萧告以所见。毅庵曰："吾知之矣。昨宵所办，茭塘盗案也。原拟情真罪当，七犯皆无可生之法，因奉驳审，不得不从中减轻二名。内谢阿挺、沈阿痴两犯，本在外接赃，并未入内，因获赃格斗，刃伤事主，且有别案，君故皆拟斩。予欲改轻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见跪地无数矮鬼，殆二犯之祖宗也。其环侍之无头鬼，非二犯已伏法诛之夥盗，即被杀害之怨鬼来索命也。予不敢枉法以活人，使死鬼含冤于地下。请仍照原拟顶详可也。"其案遂定。

扫螺蛳

徐公浩观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时入其署与语。某县令太仓王姓者，中飞语，观察信之，将褫其官。老狐缓颊，谓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后观察廉得其诬，事遂已。令来谒，观察问："君祖宗作何好事？"对以"五世祖耕海滨，海潮至，青螺随潮入岸。潮退，螺不能归原处，被人捉卖。祖夫妻各持帚扫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为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谓功德或指此耶？"观察有小婢曰彩云，狐见之曰："不可使为婢，此女有根基，将来是观音大士作媒嫁与洞庭君者。"迟数日，彩云持其父所书扇倚柱看。观察见文理粗通，问知其父为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之言，命作第三孙女，远近皆知有三姑娘。阅半载，有巨公以札寄观察，并赠一画轴云："闻公三姑娘未

字人，可许与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赠大士像，甚灵，悬斋头祷求，当有验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说，大士像又与媒札同至，乃为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驱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县楼下村人，年五十余，早丧妻，有子有媳，生计颇自给。一日，有妪年五十许，入其家，登楼呼其长子妇至，曰：“吾尔姑也，尔毋惧。”妇诧甚，于归时并未见有姑也。用修闻之，欲相见，不许。其子欲见，亦不许。然饮啖寝兴，无异常人，举家亦安之。无何，有谇语飞入其耳，怒亡去。仲修家遂困，所存布菽，贮之柜，扃锁甚固，启视一空。邑人但时见老妪在用修门首，日市布菽。如是三年，家困甚。请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验。宗人厚辕以庶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异之，乞厚辕为驱除，厚辕朱书黄纸，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阴与阳同一理，无阴司则已，若果有，则以一区区楼下村，有二神在此，而听此妖祟人，竟莫之问乎？限三日驱之，不能则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无神也，焉用血食为！当令焚尔庙，毁尔像矣！”檄焚后，厚辕即渡江访友，阅月归，仍过楼下村，在肩舆小睡，似见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妇，人上立人者，几千万辈，拥道来观。二老人须长二尺，立舆旁，默无语。厚辕惊觉，催肩舆入城，诸族人贺曰：“君焚檄后三日，怪去，竟不复来。”言未已，用修至，搏颡于地，求为草善后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绝。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杀，投尸于井，官验无凶手。忽一猪奔至马

前，啼甚惨，从役驱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诉乎？”猪跪前蹄，若叩首状，官命随之行。猪起前导，至一家，排户入，猪奔卧榻前，以嘴啮地出刀，血迹尚新，执其人讯之，果杀人者。乡人义之，各出费养猪于佛舍，号曰“良猪”。十余年死，寺僧为瓮埋焉。

雷打扒手

乌程彭某，妻病子幼，卖丝度日。一日负一捆丝赴行求售，因估价不合，置之柜上。时出入卖丝者甚众，行家以其货少，他顾生理。彭转瞬，丝即失去，因牵行主鸣官。行主云：“我数万金开行，肯骗此数千文丝乎？”官以为有理，不究，卖丝者闷闷回家。适其子嬉戏门外，见父卖丝归，以为必带果饵，迎上索取。彭正失丝怀忿，任脚踢之，儿登时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邻人见其子卧于门，扶之，方知气已绝；连呼病妇，告以儿亡。妇痛子情急，登时坠楼死。官验后，嘱邻人为之埋葬。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卖丝者之门。少顷，一剃头者复苏，据云：“前扒手孙某，在某行扒出一捆丝，对门谢姓见之，欲与分价，方免出首。丝在我店卖出，派分我得钱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闻卖丝者投河，官验后，无事矣。不料今日同遭雷击，彼等均已击死，我则打伤一腿。”验之果然。

北门货

绍兴王某与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张、李之乱，所过处，尸横遍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内乱尸中。夜半灯烛辉煌，自城头而下，疑贼兵巡城。渐近，乃城隍灯笼，愈惊惧，不敢作声。少顷，闻从者曰：“有生人气。”又一吏呼曰：“一个北门货，一个不在

数。”神渐远去。次早贼兵出城，二人起走，紧记夜所闻，认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城，恰是北门，突遇贼兵，徐被杀，王遁归家，后子孙甚众。

泥刘海仙行走

如皋北门内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买一泥塑刘海仙，长六寸许，置于堂前神龛内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忽闻堂前有剥啄声，命婢携灯照视。其婢惊奔入告曰：“龛内泥刘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视婢惊怖之状，乃出堂谛视，而泥刘海果跌跌而行，咸以为妖，欲毁弃之。公语众曰：“汝等且勿惧，此像既能行走，或有灵应之征，不可毁弃。”仍令供奉龛内，迄今二十余载，绝无他故。其子湘浦，现任两浙副使。

驴雪奇冤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县民李氏女，嫁与西乡张家庄张氏子为室，相距百余里。李女归宁月余，新郎跨驴来迎，令妻骑驴，而己步行于后。路经某村，离家仅二十里，缘此村居民素与新郎熟识，必多调笑，且驴亦熟识归路，张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许，有三叉歧路，过西为张家庄大路，过东则任丘县界。有一少年，控车自西道辘辘而来，系任丘豪富刘某，将张妻驴冲向任丘道上，相逼而行。天渐晚，张妻心慌，问少年曰：“此地离张家庄几何？”少年答曰：“娘子误矣，张家庄须向西而去，此是任丘大路，相距数十里。天晚难行，当为娘子择庄借宿，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张妻无奈，勉强允从。至前庄，系刘之佃户孔某家，备房安歇。其时，适孔佃之女亦新婚归宁，孔谓女曰：“今晚业主借宿，不能违命，汝当暂回夫家；候业主

去后，再来迎汝。”女从而归。其房为刘、张共宿之所。刘之车夫，宿于房外；张之骑驴，系于檐下。次日将午，不见启户，孔佃窥于窗隙，见两尸在坑，头俱在地，檐下系驴亦失，孔佃与车夫颤慄莫制。佃乃密语车夫曰：“汝家河南，离此甚远，何不载彼衣物，速行窜归，一经到官，则尔我身命难保矣。”车夫从之。是晚，即野瘗两尸，御车载物而去。刘母见子久出不归，杳无音耗，即在任丘县控追车夫。张郎追妻不见，疑有别故，复又赶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县官疑有冤，饬捕密访。其时有嗜赌无赖之郭三，鬻驴于市，恰与张供毛色相符，向郭盘诘，始知郭三向与孔佃之女有私，孔女归宁，郭从后窗潜入，见有二人共寝，一时气忿，杀此二人，并盗此驴。县令复唤孔佃，根诘尸首所在，亲往起尸，开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秃头老和尚也。复又深掘，得所杀两尸。张冤既雪，刘死有踪，而和尚之尸又属疑案。正怀疑间，天忽阴雨，乃避雨古庙，寂无人迹，询诸邻保，云：“此庵向有师徒二僧，后以师出云游，徒亦他往矣。”即同邻保往视僧尸，咸云：“此即云游之僧也。”遂缉拿其徒。访至河南归德地界，已蓄发娶妻，开张豆腐店。究其师死之由，缘僧徒所娶之妇，向与其师有奸，后徒渐长，复与此妇私通。其师每有不平，故共谋杀其师，弃庙远窜，遂成夫妇。乃置之法。

张大令

嘉兴张大令者，辛巳进士，海宁查太守虞昌之业师，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带甚急，道有当事贵人要来相会。遂着蟒衣补褂，迎至大门外，升中堂，作揖逊坐，口喃喃对语。旁人听者，语不可解。初若欣喜，继而悲叹，又继而辞让，取茶两杯，一自饮，一置空中，杯亦不脱落。作态良久，乃送至大门外，再揖始归。家人问何客，曰：“嘉兴府城隍也。彼升任去，举我代其职，故先来见访。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内有两贵人横死，遭劫者不少，我不便泄天机

也。”言毕端坐，不饮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抚王、陈两公事发。

镜水

湘潭有镜水，照人三生。有骆秀才往照，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照，现作美女，云鬟霞珮。池开莲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丘蔡掌官，以古董为业，年少貌美。饮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灯送归，于无人之处，见掌官与人作揖，口呢呢细语。奴问与何人说话，曰：“好友李三哥唤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语未毕，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归家，告知蔡之父母。亲友咸大惊，都来问蔡。蔡如醉如痴，口无所言，但见刀即摩其喉，见绳则试其颈，若以为天下至乐之境，无如横死者。家人锁闭之，虽小衣衫裤，皆不缝带，但穴一洞通饮食而已。清明日，全家上坟，蔡从窗外逸出，两日不归。家人知其必死，四处寻觅。至白莲桥空野，忽见掌官倚桑树，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寻矣。”家人喜，奔趋视之，则已缢死树上，呼者乃其魂也。缢带系偷染坊店地上所晒布为之。

沈文崧

高邮沈公文崧，宰山左霑化时，有相好同官某，亲老无子，将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闻者无不惊其高义。跋涉三年余，始回内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余无人烟。有仆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营帐时辄不见，少顷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来

也。一日晦雾，行至险坂，下临深涧万丈，二仆俱堕涧中。公马足已陷，忽见云雾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莲，向公指导。俄顷身已过涧，至平地，痛失二仆，逡巡不前。久之曛黑，闻人语声，急呼之，则夏祥至矣。问何来，称堕涧后，有绿毛人长丈余，自涧中负出，主仆相抱大哭。公归后，将此事语高文良公，高为动色，绘大士图，书年月以纪之。后三十余年，沈之孙名均安者，知江西赣县；高之孙名士镶者，官赣县司马，初不相识，既而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图犹在高处，传为至宝，至此乃以归沈。

蓝姑娘

王中丞丁忧后，居杭州羊市公馆，灶下婢忽仆地，良久苏醒，瞪目作旗人语曰："我镶红旗某都统家蓝姑娘也，口渴腹饥，可致意大人，作速供养我。"王亲临问曰："尔既系旗人，何故到我汉人家来？"鬼曰："我与群姊妹清明日出门看会，不料布政使国大老爷路过，仪从甚盛，将我姊妹一冲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来。"中丞曰："汝避国大人不避我，独不知国大人尚是我之属员乎？他冲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则汝辈作鬼者亦势利，只怕现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也怕也。"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饭烧纸钱与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难。

鼠胆两头

山东桂未谷广文，精篆隶之学，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恶之，设法擒鼠，以为鼠胆汁，可以治聋，乃生剥之。果得一胆，如蚕大，两处有头，蠕蠕而动，鼠死半日，胆尚活也。卒不解其

故，惧而弃之沟中，亦无他异。或云“首鼠两端”，此之谓也。然擒他鼠验之，并胆俱无。

西海祠神

嘉兴钱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选陕西武功令。抵任后不数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汤沐，朝服北向九拜，复东向九拜。家人问故，曰：“北向，所以谢主恩也；东向者，余出都时，过蒲州，宿西门外禹庙，梦禹王召我为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辞不获，定于明日当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时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盩厔人，明慧善歌，为钱所眷，孙君渊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后孙在朝邑令庄虚庵所，接郭生书云：“九月过解州，梦钱七公子来，仪卫甚盛，告余云将赴任西海祠，如申旦之约，无间幽明，当访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讫而寤。若梦中言果真，公子当不在人间矣。”时孙正访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即日脂车渡河。至蒲州相访，果有西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现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间，忽郭生自廊庑出，相与叙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酾酒洁羞，为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车之驰；子文酒徒，无损成神之骨。恭闻故实，不谓逢君。”阳湖洪孝廉亮吉，亦吊以诗云：“少年有愿须先偿，既入神籍何能狂。”

猢狲酒

曹学士洛禋为予言：康熙甲申春，与友人潘锡畴游黄山，至文殊院，与僧雪庄对食。忽不见席中人，仅各露一顶，僧曰：“此云过也。”次日入云峰洞，有一老人，身长九尺，美须髯，衲衣草履，坐石床。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间安得茶？”曹带炒米，献老人，

老人曰：“六十余年未尝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执，官总兵，明末隐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为虎所据，诸猿患之，招余杀虎，殪其类，因得居此。”床置二剑，光如沃雪，台上供河、洛二图，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数十张，笑谓曹曰：“明日诸猿来寿我，颇可观。”言未已，有数小猿至洞前，见有人，惊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轮班来供使令。”因呼曰：“我将请客，可拾薪煨芋。”猿跃去。少顷，捧薪至，煮芋与曹共啖。曹私忆此间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猢狲酒也。”酌而共饮，老人醉，取双剑舞，走电飞沙，天风皆起。舞毕还洞，枕虎皮卧，语曹云：“汝饥可随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后，体觉轻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减八九。最后引至一崖，有长髯白猿，以松枝结屋而坐，手素书一卷，诵之琅琅，不解作何语，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归告雪庄，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床，不见老人。

张秀才

杭州张秀才某，馆京师某都统家，书舍在花园中，离正宅百步。张素小胆，唤馆僮作伴，灯上即眠，已年余矣。八月中秋，月色大明，馆僮在外饮酒，园门未关。张立假山石上玩月，见一妇人，披发赤身，远远而至。谛视之，肤体甚白，而自脸至身，皆有泥污垢瘢。张大惊，以为此必僵尸破土而出者也。双睛炯然，与月光相射，尤觉可畏。急取木杙撑房门，而己登床窃窥之。未几，砉然有声，门撑推断，而此妇昂然进矣。坐张所坐椅上，将案头书帖尽撕毁之，飒飒有声，张已骇绝。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天长叹，张神魂飞越，从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觉有摩其下体者，骂曰：“南蛮子，不堪，不堪。”遂摇步而去。次早，张僵卧不起，呼之不应。馆僮及学生急请都统来视，灌以姜汁始苏，具道昨宵情形。都统笑曰：“先生毋骇，

此非鬼也。吾家有仆妇丧偶，积思成疯，已锁禁二年矣。昨偶然锁断，故逸出作闹，致惊先生。”张不信，都统亲拉至锁妇处窥观，果昨所见也，病乃霍然。张颇以“不堪”二字自惭，馆僮闻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疯妇意者，都被其索闹无休，有咬伤、掐痛其阴几至断者。”

周将军墓二事

山西宁武有周将军遇吉之墓，百余年来，河水啮其旁，坟渐倾泻。土人张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祷曰：“将军威灵，当思所以护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内闻有兵马腾踔之声。次日，将军墓旁忽涌出一山，高十丈余，阑截冲处，水至墓前，便绕道曲流矣，人咸异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将军之族孙也，负母而奔，黑夜踉跄，全不认路。其母在伊背上骂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儿，（子）可以传代，汝俱弃之，而独负我龙钟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顾，牢负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与母俱立将军墓上，土高丈许，水不能淹，虽行一夜，并无三里之远也。归家视妻子，皆无恙，云：“水来时，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旁邻人已无子遗矣。

子不语卷二十一

娄罗二道人

娄真人者，松江之枫乡人，幼孤，从中表某养，大与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娄盗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龙虎山。方过桥，有道人白须曳杖立，笑曰："汝来乎？汝想作天师法官乎？须知法官例有使费，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济！"娄大骇，曰："吾实带此数，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为汝豫备矣。"命侍者担囊示之，果五百金。娄跪谢称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师府法官也，姓陈名章，缘尽当去，为待子故未行。有三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难大事，可开视之。"言毕，趺坐桥下而化。娄入府，见天师，天师曰："陈法官望汝久矣，汝来，陈法官死，岂非数耶？"故事，天师入京朝贺，法官从行。雍正十年，天师入朝，他法官同往，娄不得与。夜梦陈法官踉跄而来，涕泣请曰："道教将灭，非娄某不能救，须与偕入京师，万不可误。"天师愈奇娄，乃与之俱。时京师久旱，诸道士祈请无效。世宗召天师谕曰："十日不雨，汝道教可废矣。"天师惶恐伏地，窃念陈法官梦中语，遽奏请娄某升坛。娄开锦囊，如法作咒，身未上而黑云起，须臾，雨霑足。世宗悦，命留京师。十一年，诛妖人贾士芳。贾在民间为祟，召娄使治。娄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灭。是年地震，娄先期奏明。皆锦囊所载三事也。今娄尚存，锦囊空而术亦尽矣。娄所服丸药，号"一二三"，当归一两，熟地二两，枸杞三两。

又有罗真人者，冬夏一衲，佯狂于市。儿童随之而行，取生米麦求其吹，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燃烛无火，亦求罗吹，吹之即炽。京师九门，一日九见其形。忽遁去无迹，疑死矣。京师富家多烧暖炕，炕

深丈许，过三年必扫煤灰。有年姓者，扫炕，炕中闻鼾声，大惊，召众观之，罗真人也。崛然起曰：“借汝家炕熟卧三年，竟为尔辈扫出。”众请送入庙，曰：“吾不入庙。”请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则何归？”曰：“可送我至前门外蜜蜂窝。”即舁往蜂窝，窝洞甚狭，在土山之凹，蜂数百万，嘈嘈飞鸣。罗解上下衣，赤身入，群蜂围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窍中，罗怡然不动。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馈。或与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语呶呶如鴃枭，不甚可解。某贵人馈生姜四十斤，啖之，片时俱尽。居窝数年，一日脱去，不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张文敏公有族侄，寓洞庭之西碛山庄，藏两鸡卵于厨舍，每夜为蛇所窃。伺之，见一白蛇，吞卵而去，颈中膨亨，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树上，以颈摩之，须臾鸡卵化矣。张恶其贪，戏削木柿，装入鸡卵壳中，仍放原处。蛇果来吞，颈胀如故，再至前树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窘状，遍历园中诸树，睨而不顾，忽往亭西深草中，择其叶绿色而三叉者，摩擦如前，木卵消矣。张次日认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无不立愈。其邻有患发背者，张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将此草一两，煮汤饮之。须臾间，背疮果愈，而身渐缩小，久之，并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将张捆缚鸣官。张哀求，以实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厨间吃饭，入内，视锅上有异光照耀，就观，则铁锅已化黄金矣。乃舍之，且谢之，究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后身（删）

天镇县碑

天镇县隶云中，其地有玄帝庙，庙有古碑，其上炮铳铅铁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内。邑人云：前明时闯兵来，邑人拒战不胜。俄见此碑自庙飞出，盘旋军阵，凡敌所放火炮，咸著于上，我军无失衄，而敌赖以退。今谓之天成碑，现存于庙。

抬轿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聪俊，能读《汉书》。年十八九，忽远出不归，家人寻觅不得。月余，其父遇于荐桥大街，则替人抬轿而行。父大惊，牵拉还家，痛加鞭箠，问其故，不答，乃闭锁书舍中。未几逃出，又为人抬轿矣。如是者再三，祖、父无如何，置之不问。戚友中无肯与婚，然《汉书》成诵者，终身不忘。遇街道清净处，朗诵《高祖本纪》，琅琅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乐召役之，胜自己开卷也。自言两肩负重，则筋骨灵通，眠食俱善；否则闷闷不乐，此外亦无他好。

杨笠湖救难

杨笠湖为河南令，上宪委往商水县赈灾，秋暑甚虐，午刻事毕，纳凉城隍庙。坐未定，一人飞奔而来，口称“小民张相求救”，问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疯疾，群起逐之。其人长号不出，曰：“我昨夜得一梦，见此处城隍神，已故县主王太爷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难，可求救于汝之父母官。’我即向王太爷叩头。王曰：‘我已来此，无能着力，汝须去求邻封官杨太爷救，过明午则无害矣。’故今日

黎明即起，闻太爷姓杨，又在此庙，故来求救。”言毕叩头，不肯去。杨无奈何，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难即来可也。”问其姓名，命家人记之。数日后，散赈过其地，讯其邻人，曰：“张某是日得梦入城后，彼卧室两间，无故坍倒，毁伤什物甚多，唯本人以入城故得免。”

冯侍御身轻

冯侍御养梧先生，自言初生时，身小如猫，称之重不满二斤，家人以为必难长成。后过十岁，形渐魁梧，登进士，入词林，转御史；生二子，一为布政使，一为翰林。先生为儿时，能蹈空而行十余步。方知李邺侯幼时能飞，母恐其去，以葱蒜厌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令某，以公事将往苏州，临行往甘泉李公处作别，面托云：“如本县有尸伤相验事，望代为办理。”李唯唯。已而闻其三鼓后，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报相尸者。商家汪姓两奴角口，一奴自缢。汪有富名，某以为奇货，命停尸于大厅，故不往验，待其臭秽，讲贯三千两，始行往验。验时又语侵主人，以为喝令，重诈银四千两，方肯结案。李公见而尤之，以为太过。某曰：“我非得已，我欲为小儿捐一知县故耳。现在汪银七千两，已差人送入京师，我并不存家中。”未几，其子果选甘肃某县，升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为冒赈事发觉，斩立决，孙二人，尽行充发，家产籍没入官。某惊悸，疽发背死。

执虎耳

云南大理县南乡民李士桂，家世业农，家畜水牛二只。至夜，二牛不归，士桂往寻，昏黑中，月色初上，见田中有兽卧焉，酣声雷鸣，以为己牛，骂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随即骑上，将攀其角，角不见，但耸毛耳两只，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骑，惊醒，腾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为所啖。于是竭生平之力，紧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轮；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腾山跃水，为棘刺所伤，次日晨刻，力尽而毙。士桂亦僵仆虎背，气息奄然。家人寻得，抱持归家，竟获重生。两脚上为虎爪所攫，肉尽骨见，医逾年，才得平复。

十八滩头

湖南巡抚某，平时敬奉关帝，每元旦先赴关庙，行香求签，问本年休咎，无不应验。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诣庙行礼毕，求得签有"十八滩头说与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虽浅水平路，必舍舟坐轿。秋间为侯七一案，天使按临，从某湖过某地，行舟则近而速，起旱则远而迟。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关神签诀，诵而告之，使者勉从而心不喜。未几，贵州铅厂事发，有公受赃事，公不承认，而司阍之李奴，必欲扳公，说此银实送主人，非奴所撞骗。时李已受刑，两足委顿，奴主争辨不休。使者厉声谓公曰："十八滩头之神签验矣。李字，十八也；委顿于地，瘫也；说此银送与主人，是送与君也：关圣帝君早知有此劫数，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认受赃而案定。

三姑娘

钱侍御琦巡视南城，有梁守备年老，能超距腾空，所擒获大盗以百计。公奇之，问以平素擒贼立功事状，梁跪而言曰：擒盗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叹绝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请为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门提督某，召我入面谕曰："汝知金鱼胡同有妓三姑娘，势力绝大乎？"曰："知。""汝能擒以来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与如数，曰："不擒来，抬棺见我。"三姑娘者，深堂广厦，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环门外伏，己缘墙而上。时已暮，秋暑小凉，高篷荫屋。梁伏篷上伺之。漏初下，见二女鬟，从屋西持朱灯，引一少年入，跪东窗，低语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灯拥丽人出，交拜妮语，肤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视。少顷，两席横陈，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妆，纷趋左右。三爵后，绕梁之音与笙箫间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牵其裾，从东窗入，满堂灯烛尽灭，惟楼西风竿上，纱灯双红。梁窃意此是探虎穴时也，自篷下，足蹋寝户入。女惊起，赤体跃床下，趋前抱梁腰，低声辟咡曰："何衙门使来？"曰："九门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虽然，裸妇女见贵人，非礼也，请着衣一，谢明珠双。"梁许之，掷与一裩、一裙、一衫、一领袄，女开箱取明珠四双，掷某手中。女衣毕，乃从容问："公带若干人来？"曰："三十。"曰："在何处？"曰："环门伏。"曰："速呼之进，夜深矣，为妾故，累若饥渴，妾心不安。"顾左右治具，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办。三十人席地大嚼，欢声如雷。梁私念床中客未获，将往揭帐，女摇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国体有关，且非其罪，妾已教从地道出矣。提督讯时必不怒公，如怒公，妾愿一身当之。"天黎明，女坐红帷车，与梁偕行。离公署未半里，提督飞马硃书谕梁曰："本衙门所拿三姑娘，访闻不确，作速释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谴。"梁惕息下车，持珠还女，女笑而不

受。前婢十二人骑马来迎，拥护驰去。明日侦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予亲家张开士牧宿州，奉旨开河，掘地得鼋，大如车轮，项系金牌，镌“正德二年皇帝敕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鼋两眼深碧色，背壳绿毛寸许。民间聚观，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风雨飒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余丈。

科场事五条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学士张文和公，梦其父桐城公讳英者，独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问：“爷看何书？”曰：“新科状元录。”“状元何名？”公举左手示文和公曰：“汝来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惊醒，卒不解。后丙辰状元乃金德瑛，移“玉”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验也。公得子迟，祈梦于京师之前门关帝庙，梦帝以竹竿与之，旁无枝叶，心颇不喜。有解者贺曰：“公得二子矣。”问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传记也；破‘竹’字为两‘个’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为少司寇，读殿试卷，梦文昌神抱一短须道士与之。后胪唱时，金状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门。

刘大櫆丙午下场，请乩，乩仙批云：“壬子两榜。”刘不解，以为壬子非会试年，或者有恩科耶？后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缪焕，苏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问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缪大恚，嫌其迟。后年未三十，竟登科，题乃《六十而耳顺》也。

有三人祈梦于于肃愍庙，两人无梦，一人梦肃愍谓曰：“汝往观庙外照墙，则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妬其有梦，伪溲焉者，即于夜间取笔向墙上书“不中”二字，天尚未明，写“不”字不甚连接。次早，三人同往视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梦者中矣。

百四十村

阁学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卖与山下吴姓鬻豆腐翁。吴夫妻二人，一女，每日买周薪为炊，交易甚欢。吴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来饮酒。”周诺之，已而不至，吴之妻曰：“周叟颇喜饮，今不来卖薪，又不来称祝，毋乃病乎？盍往视之！”吴翌日往访，见周颜色甚和，问昨何不来，叟笑曰：“我昨入山，将伐薪作寿礼，不意过一深溪，见黄白物累累，得毋世所称金银者乎？余竭力运之，现堆床下，若下山，则谁为守者？”吴视之，果金银，因代为谋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空山，而挟此重物，保无盗贼虑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为我入城，寻一屋在人烟稠密处？”吴如其言，且助之迁居。未几，周又至，面赧然有惭色，手百金赠吴，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岁矣，从未婚娶，自道将死，遑有他想。不料获此重资，一老身守之，复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妇。”吴睨其妻，相与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处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郑重结发之意。倘嫌我老者，请万金为聘，以三千金谢媒。”吴虽知其难，而心贪重谢，强应曰：“诺。”老人再拜去。月余，无人肯与老人婚。老人又来催促，吴支吾无计。时吴女才十九岁，忽跪请曰：“女愿婚周叟。”吴夫妇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过嫌周老，怜女少耳。女闻人各有命，儿如薄命，虽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妇；儿如命好，或此叟尚有余年，幸获子嗣，足支门户，亦未可定。且父母无子，只生一女，女恨

不能作男儿，孝养报恩，如彼以万金来此，而又以三千金作谢，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许年纪，获此横财，恐天意未必遽从此终也。”吴夫妇以女言告叟，叟跪地连叩头，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读书补廪。孙即阁学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岁，吴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殡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题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记》有鸡不三年，犬不六载之说，言禽兽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孙会中，畜一黄狗甚驯，常喂饭，狗摇尾乞怜，出入必相迎送，孙甚爱之。一日，手持肉与食，狗嚼其手，掌心皆穿，痛绝于地，乃棒狗杀之。扬州赵九，善养虎，槛虎而行。路人观者先与十钱，便开槛出之，故意将头向虎口摩擦，虎涎满面，了无所伤，以为笑乐，如是者二年有余。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钱，又将头擦虎口，虎张口一啮而颈断。众人报官，官召猎户以枪击虎杀之。人皆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余曰不然，人亦有之。乾隆丙寅，余宰江宁，有报杀死一家三人者。余往相验，凶手乃尸亲之妻弟刘某，平日郎舅姊弟甚和，并无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岁，每舅氏来，代为哺抱，以为惯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刘又来抱甥，姐便交与刘，乃掷甥水缸中，以石压杀之。姐惊走视，便持割麦刀斫姐，断其头。姐夫来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肠尺余，尚未气绝。余问有何冤仇，伤者极言平日无冤，言终气绝。问刘，刘不言，两目斜视，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难详，立时杖毙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妇某，守节二十余年，内外无间言。忽年过五十，私通一奴，至于产难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类矣。

梦葫芦

尹秀才廷一未第时，每逢下场，必梦神授一葫芦，放榜不中。自后遇入闱，心恶，而每次必梦葫芦，然屡梦则葫芦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闱之前夕，尹恐又梦，乃坐而待旦，欲避梦也。其小奴方睡，大呼梦见一个葫芦，与相公长等身。尹懊恨不祥，亦无可奈何。已而榜发，尹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卢，皆甚少年。方悟初梦之小葫芦，盖二公尚未长成故也。

乩仙示题

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乡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苦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签预兆

秦状元大士将散馆，求关庙签，得“静来好把此心扪”之句，意郁郁不乐，以为神嗤其有亏心事也。已而试《松柏有心赋》，限“心”字为韵，终篇忘点心字。阅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阅之，问“心”字韵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谢罪，而阅卷者亦俱拜谢。上笑曰：“状元有无心之赋，主司无有眼之人。”

奇骗

骗术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数金至北门桥钱店易钱，故意较论银色，哓哓不休。一少年从外入，礼貌甚恭，呼翁为老伯，曰："令郎贸易常州，与侄同事，有银信一封，托侄寄老伯，将往尊府，不意侄之路遇也。"将银信交毕，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谓钱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诵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琐屑语，末云："外纹银十两，为爷薪水需。"翁喜动颜色，曰："还我前银，不必较论银色矣。见所寄纹银，纸上书明十两，即以此兑钱何如？"主人接其银称之，十一两零三钱。疑其子发信时匆匆未检，故信上只言十两。老人又不能自称，可将错就错，获此余利。遽以九千钱与之。时价纹银十两，例兑钱九千。翁负钱去。少顷，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无受欺乎？此老翁者，积年骗棍，用假银者也。我见其来换钱，已为主人忧，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惊，剪其银，果铅胎，懊恼无已，再四谢客，且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离此十里余。君追之，犹能及之。但我翁邻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将仇我，请告君以彼之门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与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门向，君即脱去，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犹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同至汉西门外，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与数人饮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捽老翁殴之曰："汝积骗也，以十两铅胎银，换我九千钱。"众人皆起问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儿银十两换钱，并非铅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银，我之原银可得见乎？"店主以剪破原银示众，翁笑曰："此非我银，我止十两，故得钱九千。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非我原银，乃店主来骗我耳。"酒肆人为持戥称之，果十一两零三钱。众大怒，责店主。店主不能对，群起殴之。店主一念之贪，中老翁计，懊恨而归。

骗术巧报

骗术有巧报者：常州华客，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舟过丹阳，见岸上客负行囊，呼搭船甚急。华怜之，命停船相待，船户摇手，虑匪人为累。华固命之，船户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后舱舡尾。将抵丹徒，客负行囊出曰："余为访戚来，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谢华，上岸去。顷之，华开箱取衣，箱中三百金，尽变瓦石，知为客偷换，懊恨无已。俄而天雨且寒，风又逆，舟行不上。华私念金已被窃，无买货资，不如归里摒挡，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拕舟返，许其直如到淮之数。舟人从之，顺风张帆而归。过奔牛镇，又见有人冒雨负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窃银客也，急伏舱内，而伪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跃入舱，见华在焉，大骇狂奔而走。发其行囊，原银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数十粒，价可千金，华从此大富。

香亭记梦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谒选，绕道东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县东关客店。夜梦至一园亭，竹石萧踈，迥非人境，几上横书一卷，字作蝇头小楷。阅之，载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鱼，化为丽姝，名曰乔如。有李氏子惑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宋氏子又惑焉，历三十六日，而宋氏子亦死。有杨氏子，知其为怪也，故纳之而特嬖之，绝其水饮，乔如无所施术。三年生三子，悉化为鱼。六年，杨氏子遍体生鳞甲，而乔如益冶艳。一夕暴风雨，乔如抱持杨氏子，两身合为一身，各自一首，鼓鬐同飞，投洞庭湖。日出时杨饮水；日入时乔如饮水。杨氏子犹知与乔如交欢，不知为鱼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寿。此之谓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钟鸣梦

醒，枕上默诵，不遗一字。

敦伦

李刚主讲“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万金

商丘宰某，申详一案，有“卑职勘得，‘毫无疑义’”四字。臬使某，怒其专擅，驳饬不已，并提经承宅门，将行枷责。杨急改“似无疑义”四字，再行申详。乃批允核转。然往返盘费、司房打点，已至千金。汶上令某，见巡抚某，偶患寒疾，失声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参。央中间人私献万金方免。人相传为一字千金，一咳万金。

菩萨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为余言：其外祖母杨氏，老而无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终，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楼，奉佛诵经，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闻楼下笞奴婢声，便傍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楼者，必分己所食与食。九十以后拜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时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答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进，曰：“不可，我此去将踏莲花，须将浴面之铜盆来。”俄而旃檀之气自空缭绕，端坐跏趺而逝。逝后，香三昼夜始散。

暹罗妻驴（删）

倭人以下窍服药

倭人病不饮药，有老倭人能医者，熬药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谷道中，将药水乘热灌入，用大气力吹之。少顷，腹中汩汩有声，拔出竹筒，一泻而病愈矣。

狮子击蛇

戈侍御涛云其太翁名锦，为某邑令，适西洋贡狮子，经过其邑。狮子于路有病，与解员在馆驿暂驻，狮子蹲伏大树下。少顷，昂首四顾，金光射人，伸爪击树，树根中断，鲜血迸流，内有大蛇，决折而毙。先是，驿中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贡使。至京，献于阙廷。象见之不跪，狮子震怒，长吼一声，象皆俯伏。奉旨放归本国。后数日，陕抚奏至云："京中放狮，本日午时，已过潼关。"

贾士芳

贾士芳，河南人，少似痴愚。有兄某，读书，命士芳耕作，时时心念，欲往游天上。一日，有道人问曰："尔欲上天耶？"曰："然。"道士曰："尔可闭目从我。"遂凌虚而起，耳畔但闻风涛声。少顷，命开目，见宫室壮丽，谓士芳曰："尔少待，我入即至。"良久，出谓曰："尔腹馁耶？"授酒一杯，贾饮半而止，道人弗强，曰："此非尔久留处。"仍令闭目，行，如前风涛声。少顷开目，

仍在原处。步至伊兄馆中，兄惊曰：“尔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为鬼？”曰：“尔数年不归，曩在何处？”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过半日，何云数年？”其兄以为痴，不之顾，与徒讲解《周易》。士芳坐于旁，闻之起，摇手曰：“兄误矣，是卦繇词九五阳刚与六二相应，阴阳合德，得位乘时，水火相济，变为正月之卦；过此以往，刚者渐升，柔者渐降，至上九，数不可极，极则有悔，悔则潜藏，以待剥复之机矣。”其兄大惊曰：“汝未读书，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奥！”信其果遇异人，远近趋慕，叩以祸福，无不响应。田中丞奏闻，蒙召见，卒以不法伏诛。或云：贾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珍，尤有神通。尝烹茶，招贾观之，指曰：“初烹时，茶叶乱浮，清浊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顷，水在上，叶在下，便是开辟象矣。十二万年，不过如此一霎耳。”嵇文敏公总督河道时，贾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贾必拉至无人之处，将其生平阴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语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问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则是夜必有奇形恶状者入房作闹。

石男

“石妇”二字，见《太玄经》，其来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书亦屡言之。近复有所谓石男者。扬州严二官，貌甚美，而无人与狎。其谷道细如绿豆，下秽如线香。昼食粥一盂，酒数杯，蔬菜些须而已；多则腹中暴胀，大便时痛苦异常。

须长一丈

黄龙眉，震泽县人，官热河四旗厅巡检。须长一丈有奇，绕腰两匝，余垂至地。

禁魇婆

粤东崖州居民，半属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长，来见则膝行而入。黎女有禁魇婆，能禁咒人致死。其术取所咒之人，或须发，或吐余槟榔，纳竹筒中，夜间赤身仰卧山顶，对星月施符诵咒。至七日，其人必死，遍体无伤，而其软如绵。但能魇黎人，不能害汉人。受其害者，擒之鸣官，必先用长竹筒穿索，扣其颈项下，曳之而行；否则近其身，必为所禁魇矣。据婆云：不禁魇人，则过期己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笄，便能作法，盖祖传也。其咒语甚秘，虽杖杀之，不肯告人。有禁魇婆，无禁魇公，其术传女不传男。

割竹签

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其税签如税契，请官用印于纸，封其竹签之尾，春秋纳粮，较内地加丰焉。

黎人进舍

黎民婚嫁，不用舆马，吉日，新郎以红布一匹，往岳家裹新妇，负背上而归。其俗，未成亲之先，婿私至翁家，与其妻苟合，谓之“进舍”。若能生子而后负妇者，则群以为荣。邻里交贺，各以白纸封番钱几元，至其门首，抛竹筐中。其主人以大瓮贮酒，陈于门前，瓮内插细竹筩数条。贺客至，各伏筩瓮而饮，饮毕，又无迎送拜跪之

礼。余在肇庆府署中，厓州刺史陈桂轩为余言。

海异

海中水上咸下淡，鱼生咸水者，入淡水中即死；生淡水中者，入咸水中即死。咸水煮饭，水干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才熟。水清者，下望可见二十余丈，青红黑黄，其色不一。人小便，则水光变作火光，乱星喷起。鱼常高飞如鸟雀，有变虎者、变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则叶卷，号“喝呼草”。罗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质劲，截之可以为箸。不许人作声，若作声呼之，便遁入土中，觅不可得。

蚺蛇藤

琼、雷两州，蚺蛇大如车轮，所过处，腥毒异常，遇者辄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妇人裤并藤条置腰间。闻腥气，知蛇至。先以妇裤掷去，蛇举头入裤，吮嗅不已。然后以藤抛击，蛇便缩伏，凭人捆缚。缚归，钉之树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将至胆处，乃作爰护之状。胆畏人取，逃上逃下，未易捉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上，犹跃起丈余，渐渐力尽势低。取挂檐间，其胆衣内汁，犹终日奔腾上下，无一隙停留。俟亮乾后，才可入药。

网虎

江西鄱阳湖，渔人收网，疑其太重，解而视之，斑然虎也，惜已死矣。

福建解元

裘文达公典试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发后，亟欲一见。昼坐公廨，闻门外喧嚷声，问之，则解元与公家人为门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贫，禁止家人索诈，立刻传见。其人面目语言，皆粗鄙无可取。心闷闷，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说。放榜前一日，某梦文昌、关帝与孔夫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题名录来，关帝蹙额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恶武断，何以作解头？'文昌云：'渠官阶甚大，因无行，已削尽矣。然渠好勇喜斗，一闻母喝即止，念此尚属孝心，姑予一解，不久当令归土矣。'关帝尚怒，而孔子无言。"此亦奇事。未几某亡。

顾四嫁妻重合

永城吕明府家佃人顾四，乾隆丙子岁荒，鬻其妻某氏，嫁江南虹县孙某，生一女。次年岁丰，顾又娶后妻，生子成。成幼远出为人佣工，流转至虹县地方，赘孙姓家。两年，妻父殁，成无所依，遂携其妻并妻母回永城。顾四出见儿之岳母，己之故妻也。时顾后妻先一月殁，遂为夫妇如初。

千里客

万历年间，绍兴商冢宰起第，卜云：“千里客来居此宅。”当时讶之。至国初，王侍御兰膏先生任盐政归，买此宅居之。王别号千里，即江宁王检校大德父也。

赵子昂降乩

邓宗洛秀才云：伯祖开禹公少时，赘海宁陈大司空家。众人请仙，公亦问终身，乩判云“予赵子昂也”五字，宛然赵书。公在旁微笑云：“两朝人物。”乩随判诗一首云：“莫笑吾身事两朝，姓名久已著丹霄。书生不用多饶舌，胜尔寒毡叹寂寥。”后公年八十，由岁贡任来安训导，十年而终。

神仙不解考据

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颖本唐开、宝间人，曾撰《张希古墓志》，石在西安碑林，毕中丞近移置吴中灵岩山馆。一日降乩节署，甫至，即以此语谢其护持之功。此事无知者，因共称其神奇。时严道甫在座，因云：“记墓志中云：‘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张君致。’唐府兵皆隶诸卫，左右卫领六十府，志云尚德府为左卫所领，固也；但《唐书·地理志》马邑郡所属无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据？”仙停乩半晌云：“当日下笔时，仅据行状开载，至《唐·地理志》，为欧九所修，当俟晤时问明，再奉复耳。”然自是节

署相请，乩不复降；即他所相请，有道甫在，乩亦不复降。

产公

广西太平府僚妇，生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拥衾抱子，坐于寝榻，卧起饮食，皆须其妇扶持之，稍不卫护，生疾一如孕妇，名曰产公，而妻反无所苦。查中丞俭堂云。

乌鲁木齐城隍

乌鲁木齐于乾隆四十一年筑城，得至德年残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时为金蒲城，今《唐书》作“金满城”，误也。并建有城隍庙。兴工三日，都统明公亮，梦有人儒冠而来，云姓纪，名永宁，陕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为此地城隍，故尔来谒。公心异之。时毕公秋帆抚陕，因以札来询。毕公饬州县，查现在纪姓中，未有名永宁者。适严道甫修《华州志》，有纪姓以家谱来，求登载其远祖。检之，则名永宁者，居然在焉。乃明中叶生员，生平亦无他善，惟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时，曾捐资掩埋瘗伤死者四十余人而已。因以复明公。书至，适于是日庙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海也，南方见之为南海，北方见之为北海，证之经传皆然。严道甫向客秦中，晤诚毅伯伍公，云雍正间奉使鄂勒素间，有海在北界，欲往视，国人难之。固请，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罗盘火器，以重毡裹车，从者皆乘橐驼，随往北行。六七日，见有冰山如城

郭，其高入天，光气不可逼视。下有洞穴，从人以火照罗盘，蜿蟺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则天色黯淡如玳瑁，间有黑烟吹来，著人如砂砾。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数里，得岩穴则避入，以硝磺发火，盖其地不生草木，无煤炭也，逾时复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铜人对峙，高数十丈，一乘龟，一握蛇，前有铜柱，虫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尧皇帝所立，相传柱上乃‘寒门’二字。”因请回车云：“前去到海约三百里，不见星日，寒气切肌，中之即死。海水黑色如漆，时复开裂，则有夜叉怪兽起来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爇。”公因以火著貂裘上试之，果不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检点从者，五十人冻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半载始复故，随从人有终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后藏西南四千余里，有务鲁木者，即佛经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银宫阙，与佛书所云无异。宫门外有池，方广百里，白莲如斗，香气著衣，经月不散，云即阿暂池也。天时寒暖，皆如三四月，秔稻再熟。无金银，皆以货物交易。达赉喇嘛五岁一往觐。闻雍正初年，鄂罗索发兵万余，驱猛象数百来斗，欲夺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蟒数千往御。鄂罗索惧，请受约束，蟒蛇瞬息不见。世尊云：“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则无有矣。”因谕以此地人少，每十年，当以童男女五百来献，令其自相配偶，至今犹然。诚意伯伍公云。

来文端公前身是伯乐

来文端公自言伯乐转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马独具神解。兼管兵部及上驷院时，每值挑马，百十为群，瞥眼一过，其毛病纤悉无不一

一指出，贩马者惊以为神。年七十后，常闭目静摄，每有马过，静听蹄声，不但知其良否，即毛色疾病，皆能知之。上所乘马，皆先命公选视。有内侍卫数人，精选三马，百试无差，将献上。公时已老，眼皮下垂，以两指撑眼视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再试之，果蹶矣。一日坐内阁，史文靖公乘马至阁门外下，偶言所乘枣骝马甚佳，公曰："佳则佳矣，但公所乘，乃黄膘马也，何得相诳？"文靖云："适所言诚误，但公何以知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庄公入阁少迟，自言所乘马伤水，艰于行步，公曰："非伤水，乃误吞水蛭耳。"文庄乃请兽医针治，果下水蛭数升而愈。公常语侍读严道甫云："二十时，荷校于长安门外三十余日，玩索《易》象乾坤二卦，得相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口授人也。"

福建试院树神

纪太史晓岚，视学闽省。试院西斋，有柏一株，干霄蔽日。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见有人来往其下，章服一如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红。纪意树神为祟，乃扫室立主以祀，并作对句，悬于楹间，云："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公。"自是怪遂绝。

于云石

金坛于云石官翰林时，迎其父就养入都。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四无人烟，寻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以人满辞，于以前路无店，固求留宿。店主踌躇久之，曰："店后只有空屋数椽，小儿幼年曾读书其处，不幸夭亡，我不忍往观，故封闭之。客如不嫌，请暂住一夜如何？"于从之，即开门入。见四壁尘蒙，蠨蛸满户，案有残书数卷，偶得时文稿一本。翻阅之，与其子云石所作文无异，入后数

篇，与乡会试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讶然。忽寓外有光射入，见对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迹，即秉烛出观，乃“千霄石”三字也。转身进内，磞然有声，石壁遂倒，字亦随灭。一夜惊疑不寐。晓行抵都，与子备述其事。云石闻言，不觉失色，须臾仆地。急唤家人救治，不甦而绝。

子不语卷二十二

万佛崖（与卷十六重，删）

大力河（与卷十六重，删）

王昊庐宗伯是莲花长老

王昊庐宗伯未第时，自黄冈赴京应试，路过庐山，宿于莲花宫内。因次日仍欲启行，未晚便睡。梦身坐大殿之上，面供斋果，下有袈裟百辈环拜诵佛。因随手取面前枣子，偶啖数枚，遂醒，醒时口中有余味。正惊讶间，忽见住房外灯烛辉煌，几筵肆设，众僧方膜拜，宛然梦中光景。启户问之，是日乃此庵已故净月上人忌辰，众方祭祀。宗伯大异，起视所供盘中之枣，其顶微缺，如少二三枚者，恍悟自己前身乃此庵长老也，故终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予公崇祯翰林，殉节庐山，故自号“昊庐”，取“昊天罔极”之义，讳泽宏。

鬼买儿

洞庭贡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后，父荆州续娶李氏，即文林生母也。于归三日后，理周氏衣箱，有绣九枝莲红袄一件，爱而著之。食次即昏迷，自批其颊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内衣裳是我嫁时带来，我平日爱惜，不忍上身。今汝初来，公然偷著，我心不甘，来索汝命。”家人环跪，替李求情，且云：“娘子业已身故，

要此华衣何用？”曰：“速烧与我，我等要着。我自知气量小，从前妆奁，一丝不能与李氏，皆速烧与我，我才肯去。”家人不得已，如其言，尽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即霍然病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妆，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曰：“请相公来！”其夫奔至，乃执其手曰：“新妇年轻，不能理家事，我每早来代为料理。”嗣后，午前必附魂于李身，查问薪米，呵责奴婢，井井有条。如是者半年，家人习而安之，不复为怪。忽一日，谓其夫曰：“我要去矣。我柩停在此，汝辈在旁行走，震动灵床，我在棺中，骨节俱痛，可速出殡，以安我魂。”其夫曰：“尚无葬地奈何？”曰：“西邻卖炮竹人张姓者，有地在某山，我昨往看，有松有竹，颇合我意。渠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可买也。”葛往观，果有地有主，丝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请出殡日期，葛曰：“地虽已有，然启期告亲友，尚无孝子出名，殊属缺典。”鬼曰：“此说甚是。汝新妇现有身矣，但雌雄未卜，与我纸钱三千，我替君买一儿来。”言毕去。至期，李氏果生文林。三日后，鬼又附妇身如平时，其姑陈氏责之曰：“李氏新产，身子孱弱，汝又来纠缠，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儿系我买来，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妇年轻贪睡，倘被渠压死奈何？我有一言嘱婆婆：俟其母乳毕后，婆婆即带儿同睡，我才放心。”其姑首肯之。李妇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择日出丧，葛怜儿甫满月，不胜粗麻，易细麻与着。鬼来骂曰：“此系齐缞，孙丧祖之服。我嫡母也，非斩衰不可。”不得已易而送之。临葬，鬼附妇身大哭曰：“我体魄已安，从此永不至矣。”嗣后果断。先是，周未嫁时，与邻女结拜三姊妹，誓同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时曰：“两妹来，现在床后唤我。”葛怒拔剑斫之，周顿足曰：“汝不软求而斫伤其臂，愈难挽回矣。”言毕而亡，年甫二十三。

鬼抢馒头

文林言：洞庭山多饿鬼，其家蒸馒头一笼，甫熟，揭盖见馒首唧唧自动，逐渐皱缩，如碗大者顷刻变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面筋，精华尽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饿鬼所抢也。起笼时以硃笔点之，便不能抢。"如其言，点者自点，缩者仍缩。盖一人之点，不能胜群鬼之抢也。

荷花儿

余姚章大立，康熙三年举人，家居授徒。忽有二冤鬼，一女一男，白日现形，初扼其喉，继推之地，以两手高撑，梏而不开，若空中有绳系之者。先作女声，曰："我荷花儿也。"继作男声，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气。家人问何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庆时为刑部侍郎。其时我主人周世臣官锦衣指挥，家贫无妻，只荷花儿与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盗入室杀世臣去，我二人报官，官遣张把总入室捕盗，疑我二人，因奸弑主。刑部严刑拷讯，我二人不胜楚毒，遂自诬伏。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狱久不决。及大立为侍郎，忽发大怒，别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再讯。二人迎合，竟照前议定罪。志伊苦争不能得，遂剐我二人于市。越二年，别获真盗，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传入宫中，天子怒，仅夺大立官职而调一忠、三锡于外。请问凌迟重情，可是夺职所能蔽辜否？我故来此索命。"家人问："何以不报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恶迹更多，一已变猪，一囚酆都狱中，我不必再报。惟大立前身颇有清官之号，又居显职，故尔迟迟。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禄位有限，方能报复。且明季朝纲不整，气数将绝，阴司鬼神亦多昏聩，我等屡诉不准，不许出京，岂若当今大清之世，冥司阴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求说："召名僧为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丝毫无罪，何用名僧超度？况超度者不过要我早投人身耳。我想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报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观者不解来

历，即我与大立既已隔世，虽报其人，两边都不晓来历，无以垂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闻冥司唤令轮回，坚辞不肯。今冤报后，可以轮回矣。”言毕，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坠下。作女声问曰：“可像剐耶？”作男声问曰：“可知痛耶？”血流满席而死。

欧阳澈

宋浙西有陈东、欧阳澈庙，当时士民怜其忠，故私立而祠之也。后王伦从金国来，见而恶之，命有司拆毁。明季有富而好义者李士贵，又立庙于艮山门外，乡民祈求颇灵。一日，李梦神人布袍革履，叩门求见，曰：“我欧阳澈也。当日位卑而言高，获罪系我自取。幸上帝怜我忠诚，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难以办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国璋，皆布衣有气节，可塑二人像于我侧，助我安辑地方。”李允许。既而笑问曰：“陈东先生安在？何不相助为理？”曰：“李伯纪相公现司南岳，聘陈先生作记室去矣。”士贵于次日即增两像于旁。

浮尼

戊戌年黄河水决，河官督治者每筑堤成，见水面有绿毛鹅一群，翱翔水面，其夜堤必崩，用鸟枪击之，随散随聚，逾月始平，虽老河员不知鹅为何物。后阅《桂海稗编》载前明黄萧养之乱，黄江有绿鹅为祟，识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犬祭之，以五色粽投之，则自然去矣。”如其言，果验。

雷火救忠臣

全椒金光辰以御史直谏触崇祯皇帝之怒，召对平台，将重惩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刘魁、杨爵、周怡直谏，杖置狱中，有神降乩言三人冤，乃赦之。后因熊浃言乩仙不足信，重捕入狱。亡何，高元殿火起，帝祷于灵台，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称忠臣者，乃急传诏释之，且复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望行香。滑伯之神时时出现，圭璋衮冕而出者，官必升迁；深衣便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门生吕炳星宰滑州，忽一日见滑伯衣甲胄立于墓上，是年升香河同知。墓前古木甚多，木叶落时，风吹四散，从未有落墓上者，亦奇。

盘古脚迹

西洋锡兰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云是盘古皇帝开天落地之脚迹。其国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烂。

珠重七两

《明史》：永乐十五年，苏禄国贡大珠，重七两有零。

采胆入酒

占城国取生人胆入酒，与家人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每伺人于道，出其不意杀之，取胆以去。若其人惊觉，则胆先裂，不足用矣。置众胆于器，必以中华人胆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则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侄代，而己持斋受戒，告于天曰：“我为君无道，愿虎狼食我，或病死。”居一年无恙，则复位如初。

胆长三寸

福王之败，有起义兵者吴汉超，宣城生员也。兵溃逃出城，念其母在，乃入见大帅曰：“首事者我也。”杀之，剖其腹，胆长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学士贺逢圣，在武昌为张献忠所逼，投墩子湖死。自夏至秋，有神托梦于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守贺相尸殊苦，汝可捞而视之，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也。”某觉而异之，俟于湖，赫然尸出，乃殓而葬之。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僵尸抱韦驮

宿州李九者，贩布为生。路过霍山，天晚店客满矣，不得已，宿佛庙中。漏下二鼓，睡已熟，梦韦驮神抚其背曰：“急起，急起，大难至矣！躲我身后，可以救你。”李惊醒，踉跄而起，见床后厝棺砉然有声，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银鼠套者，面上皆满，两眼深黑，中有绿睛，光闪闪然，直来扑李。李奔上佛柜，躲韦驮神背后。僵尸伸两臂抱韦驮神，而口咬之，嗒嗒有声。李大呼，群僧皆起，持

棍点火把来，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见韦驮神被僵尸损坏，所持杵折为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群僧报官，焚其棺。李感韦驮之恩，为塑像妆金焉。

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西湖德生庵后门外，厝棺千余，堆积如山。余往作寓，问庵僧此地尝有鬼祟否，僧曰："此间皆富鬼，终年平静。"余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许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许多富鬼？且久攒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谓富者，非指其生前而言也。凡死后有酒食祭祀纸钱烧化者，便谓之富鬼。此千余棺虽久攒不葬，僧于每年四节，必募缘作道场，设盂兰会，烧纸钱千万。鬼皆醉饱，邪心不生。公不见世上人抢劫诈骗之事，皆起于饥寒？凡病人口中所说，目中所见，可有衣冠华美，相貌丰腴之鬼乎？凡作祟求祭者，大率皆蓬头历齿，蓝缕穷酸之鬼耳。"余甚是其言，果住月余，虽家僮婢子，当阴霾之夜，无闻鬼啸者。

雷神火剑

乾隆戊申八月，河库道司马公遣两仆还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寿子，年十六。二人雇船行至宝应刘家堡地方，天渐阴晦。寿子忽喜曰："前面搭台唱戏，有金盔金甲神在场上，甚热闹。"旁人皆不见，笑曰："前面河水滔滔，绝无戏台，汝孩子气，一心想看戏耶？"祝升同一篙工争曰："果然有戏，诸君何独不见？"言未毕，有恶风吹折桅杆，满舡昏黑，震雷一声，击杀寿子、祝升于舡头，并杀篙工于舡尾。雷雨小定，舱中人大惊，泊舡报县，请官相尸。俄而祝升苏，曰："我与寿子正在舡看戏，忽见前面万道金光，不见河路，地

上俱铺雪白银砖，台上宫殿巍峨，中坐冕旒神，方面白须，旁立金盔甲者数十。一金甲神向冕旒者鞠躬白事，语不可辨，但见冕旒神点首。金甲者遂趋出上舡，擒我与寿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抽腰下挂剑，红光照耀，将寿子颈上横穿过去，又将篙工胸上横穿过去。我看光景不好，侧身要逃，被别个金甲神扯住，用金瓜锤当头一打，我遂昏绝，以后便不知人事了。”县官万公来验，即取此段口供，申详立案。验寿子、篙工两尸，果有细眼穿喉、胸二处，买棺殓埋。因祝尚活，在舡中不便医治，乃撑舡至大王庙停泊，扛祝身入庙。祝望见大王，惊曰：“刚才上坐者，即此神也。”又旁睨曰：“诸位神道都在殿上，何不救救我耶？”言毕食粥一碗，仍气绝矣。是年冬，余同刘霞裳游沐阳，过刘家堡，泊舡大王庙，往看诸神，皆寻常金装木偶，无他灵异。刘向神问：“寿子年幼，有何恶，而犯天诛？”神不答。余笑曰：“痴秀才，此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对神饶舌耶？”

水精孝廉

广东纪孝廉，童时误入蛇腹，黑无所见，但闻腥气，扪其壁，滑泆不可近。幸身边有小刀，因挖其壁，渐见微明，就明钻出，困卧于地。邻人见之，携归其家。是日村郊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孝廉为毒气所伤，通身皮脱如水精，肠胃皆见，从幼至壮不改。乡举后同年皆见之，呼为“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王某居杭城之东园，地多鱼池，东西相接，中隔一埂。季夏日，正午立埂上乘凉，见东池忽有一道浮沤，阔尺许，似潮涌而来，渚渚

有声。近及埂岸，有尺半长一段黑气，从东池飞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膻气。问之邻人，云：“是乃水鬼移家也。”

负妻之报

杭城仙林桥徐松年，开铜店，年三十二骤得瘵疾。越数月，疾渐剧。其妻泣谓曰：“我有两儿俱幼，君或不讳，我不能抚。我愿祷于神，以寿借君，君当抚儿，待其长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许之。妇投词于城隍，再祷于家神，妇疾渐作，夫疾日瘳，浃岁而卒。松年竟违其言，续娶曹氏。合卺之夕，床褥间夹一冷人，不许新郎交接，新妇惊起。盖前妻附魂于从婢以闹之也，口中痛责其夫。共寝五六月，斋祷不灵，松年仍以瘵殁。

四小龟扛一大龟而行

杭城横塘镇有孤静庵，一老僧焚修其后殿，见有四小龟共扛一大龟径尺许，循墙依槛，团团而走，回环不止。老僧唪经毕，清磬一声，龟方敛迹。数年后，老僧圆寂，龟亦不复再见。雍正年事。

鬼送汤圆

杭州王生绳玉，课蒙于横塘钟氏。钟第三子字有条，年已二十，自瞒其年，称十六，问：“弟子此时尚可读书否？”王答以“果能志坚，书何不可读耶？”有条大喜，讽诵不辍。其父俗贾也，不以为然，迫之赴吴门贸易。有条郁郁而往，日赴市廛，夜仍阖户隐身帷帐中私自钻研，满房贴“岁不我与”四字。越四月，疾亟而归，时近重九，抵家

遂卒，柩停于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梦中闻内屋启门声，步至书舍，排闼入，见有条左手秉烛，右手执碗，碗内腾腾热气，至王床前，启帐笑曰："先生肚饥耶？特送点心来。"王坐起接其碗，见内浮汤圆四个，兼有铜铫，遂忘其为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饱，尚留其一，随手交还有条。有条复为下帐，闭门而去。王忽大悟，惊曰："有条殁已周岁，今夕胡为而来？"方举念间，体中寒热顿作，自夜及明，循环三次，惫甚不能起，乃呼舆归家。家中拦门鬼以百十计，男女大小、他乡本郡之鬼，无所不有，大约鸠形鹄面，披衣曳履之穷鬼为最多，恰无怪状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来视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郑家桥翟家娘子，亦来此耶？"王弟访之，果翟邻家修发之妻新缢死者也。王父为延医投药，掖起病人，命服。众鬼挤肩揎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厌焉，竟违父命，终不饮药。次晨，另延一医诊视，问曾投药否，父语以故，医索方视之，惊曰："幸而未饮，否则今日不能出声矣！"另立一方，鬼不复来夺。从此众鬼阗门塞屋，日掩天光，夜蔽灯火，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余日，家中持经放焰口，毫无效验。一女鬼呼曰："汝家该延老僧宏道来，我辈便去。"如其言往请宏道，甫到门，众鬼轰然散矣，病亦渐安。

袁子曰："同是念经放焰口，而有验有不验，此之谓有治人无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谓愚忠愚孝也。"

忠恕二字一笔写

黄烽照，歙县人。原任福山同知，罢官后主讲韶州书院。尝书"忠恕"二大字，勒石讲堂，款落"新安后学某敬书"。忽一日，梦黑衣者二人，执灯至曰："奉命召汝。"黄即随往。至一处，历阶而升，闻呼曰："止！"黄即立定，黑衣人分左右立，中隔一层白云，闻有人曰："汝为大清官员，何以生今反古，书'忠恕'二字，款落'新安'？宜

速改正！”黄惊醒，急将前所刻“新安”二字改写“歙县”。越数日，又梦前黑衣人引至原处，仍闻云中人语曰：“汝改书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义是一气读否？汝可于古帖中求之。”黄醒，检阅《十七帖》，见“忠恕”二字行书乃是“中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复将壁间石刻毁去，仿帖中行书另写勒石。今现存韶州书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馆沈阳。越明年夏四月回京师，渡辽水。是日，住北台子站。路过远，昏黑不得抵宿。时乘四套车投一深林中，闻树叶上蔌蔌作雨声，沾洒衣上，视之皆土也。未几，四马攒蹄，退后不敢前。骡脚夫呼曰：“有鬼蹲踞当道，车拉不动。”乃取开路铁锄抓土撒之，口中作咒语，车始得行。不数步，见一火茶杯大，傍车而行，其光上下远近不定，照里许而灭。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降庙

粤西有“降庙”之说，每村中有总管庙，所塑之庙美丑少壮不同。有学降庙法者，法将成则至庙卜卦降神。初至，插一剑于庙门之中，神降则拔剑而回，神不降则用脚踢倒之，能随足而起则生，如不起则为神诛矣。其法将一碗盛水，写一“井”字，圈绕之；地上亦写一“井”字，圈绕之；八仙桌中间亦写一“井”字，圈绕之。召童子四人，手上各写一“走”字圈绕之，将桌面反对碗口之上，四童以指抬桌，其人口念咒云：“天也转，地也转，左叫左转，右叫右转，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转！若还不转，铜叉叉转，铁叉叉转。若再不转，土地城隍代转。”唱毕，桌子便转。然后请药方，无不验者。

陇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间，陇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颇威严。忽于乾隆间改塑像为美少年。或问庵僧，僧曰：“闻之长老云：雍正七年有谢某者，年甫二十，从其师在庙读书。夜间先生出外，谢步月吟诗，见一人来祷，乃隐于神后伺之。闻其祝云：‘今夜若偷物有获，必具三牲来献。’方知是贼也。心疑神乃聪明正直之人，岂可以牲牢动乎？次日，贼竟来还愿。生大不平，作文责之。神夜托梦于其师，将降生祸。师醒后，问生，生抵赖。师怒搜其箧，竟有责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踉跄而至，曰：‘我来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将降以祸，原不过吓吓他。你竟将他文稿烧化，被行路神上奏东岳，登时将我革职拿问，一面将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即将汝弟子补缺矣。’欷歔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庙中人闻呼驺声，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后塑像者易黑胡之貌为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张观察挺修湖州城隍庙，以檀香雕三丈法身，绣衮为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梦一巨人，头带平天冠，而身无衣服，赤两股，直立帐前。公惊醒心动，急欲赴庙查看，而庙中道士已来报神衣被窃矣。乃为另制，且命拿贼云。

水怪吹气

杭州程志章由潮州过黄岗，渡海汊。半渡，天大风，有黑气冲起，中有一人，浑身漆黑，惟两眼眶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舡头上，以

气吹舟中人。舟中共十三人，顷刻貌尽变黑，与之相似，其不变者三人而已。少顷，黑气散，怪亦不见。开舡，风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变色者也，其不变色之三人独免。

坛响

杭州北门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擒妖。在兴化收妖坛中，放三清神座下。逾年，钱生袖海与友孔传经饯行上南京乡试，醉后向坛云："我友中则坛响。"果响一声。客散，生夜看书，见白衣人坐槛上，与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抚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贞女诉冤

陆补梅作浔州太守，有和奸自尽一案，县详到府，文卷在案上，将批"如详核转"矣。其晚，幕友房中起大风，宛然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适太守奉调上省，谓其子曰："汝胆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间，公子遵父命宿幕友书房，果如前风起，幕友又见此女，即告公子，而公子无见也。因大声问曰："汝何为者？"女曰："吾即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奸致死。父母受贿，证成和奸，污我名节。曩诉之县，县亦受贿，不为申理，所以来此诉冤。"公子唯唯，即以其言写家信驰告太守。太守从省归，适经是县，因札致幕友，将原案发回本县。未几，县令来迎，太守不宿公馆，先往城隍庙行香，谓令曰："吾访闻前奸案事有冤，信乎？"县据其父母口供抗词请质。太守无奈何，即宿城隍庙中，传犯人及邻证人等于大殿后陪宿，阴伏人于殿后察之。至三更余，邻证等各自言语，有骂其父母之无良，怜其女之贞烈者。听者取笔书之。至天明，先盘诘邻证，取夜间所书示之，俱服。遂以强奸致死定案，旌其女入节孝

祠。

杨成龙成神

处州太守杨成龙，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颇有政声。壬寅春，余游天台，招余饮酒，历叙办山东数大案，有古循吏风。余许作传以表章之。不料别后告老就养于伊子深州署中，无疾而卒。先是，太守宰历城时，买沙板一副置张秋僧舍。身亡后，其子浚文必欲遣人取归然后入殓，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孙某头晕扑地，旋起坐，厉声曰：“浚文汝太糊涂，当此六月天，我尸在床，待从张秋取棺来，则吾尸坏矣。深州木材尽可用，何必远取？现在处州人来迎我作彼处城隍，我俟汝丧事小定，即往到任。我无他语，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报，汝紧记之。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孙所生之子，将来可以绍我之志，取名‘绍志’可也。若葬我，当在唐务山中做癸丁山向。”幼孙言毕，沉沉睡去，俄而嬉戏如初。浚文悚然，一遵父命。次年果生绍志，月日无爽。

周仓赤脚

相传东台白驹场关庙周仓赤脚，因当日关公在襄阳放水淹庞德时，周仓亲下江挖坑故也。戊申冬，余过东台，与刘霞裳入庙观之，果然赤脚。又见神座后有一木匣，长三尺许，相传不许人开，有某太守，祭而开之，风雷立至。

张飞治河

大学士嵇文敏公总督南河，将筑堤东岸。梦有兜牟而短须者，直入一揖，随即上坐，曰：“某堤须筑，某所裁保无虞。若在此，不能成功。”嵇颔之。已而思其人状貌，乃一武夫，言复椎鲁，何以公然与宰相抗礼，意颇不怿，叱叱而醒。次日上工次，过张桓侯庙，小住啜茶，上塑神像，宛然梦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贵人

章观察家奴陈霞彩，居上元义直巷中。与其外妇同宿，夜闻风雨声似震雷击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帐则卧榻后山墙夜崩，榻之前后左右皆砖堆数尺，唯留一榻不打坏。青衣青楼，亦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贤人

李海仲秀才，秋试京师。在苏州雇鸭嘴舡，行至淮上，见舱前来王某求附舟，旧时邻也，因与同行。泊晚，王笑问：“君胆大否？”秀才愕然，漫应曰：“大。”王曰：“惧君生畏，故以胆问。君既胆大，我不得不以实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别君六年矣。前年岁荒，为饥寒所迫，掘坟盗财，被捕拏获罪，已斩决。今作鬼依旧饥寒，故往京中索逋，仗君乞带。”李问：“往索何人之债？”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许拟斩文书到部时，为驳减等，故馈以五百金。不料渠全无照应，终不能保全性命。故往祟之。”汪某者，李戚也。李大骇，晓之曰：“汝罪宜诛，部议不枉。汪舍亲不应骗汝财物，我带汝往，说明原委，令渠还汝，以解此仇可也。但汝已死，要银何用？”王曰：“我虽无用，尚有妻子在家，居与君邻。我索得后，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数日，将到京师，王请先行，曰：“我且到令亲处作祟，令渠求救无方，君再往说之，方肯听君。否则渠系贪财之人，君虽有言，

渠不听也。”言毕不见。李入都觅寓，迟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风狂之病，举家求神问卜，毫无效验。李方至门，病人口语曰：“汝家救星到矣。”家人争迎问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要烧纸钱数万为偿，病人大笑曰：“以假钱还真钱，天下无此便宜之事！速兑五百金交李老爷，我便饶你。”其家如其言，汪病果愈。又数日，来李处，催与同归。李不肯，曰：“我未下场。”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场也。”李不听，毕三场后，鬼又催归。李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发无名，鬼来笑曰：“君此时可以归乎？”李惭沮，即日起身。鬼与同舡，一切饮食，嗅而不吞。热物被嗅，登时冷矣。行至宿迁，鬼曰：“某村唱戏，盍往观乎？”李同至戏台下，看数出，鬼忽不见，但闻飞沙走石之声。李回舡待之，天将黑，鬼盛服而来，曰：“我不归矣。我在此做关帝矣。”李大骇，曰：“汝何敢做关帝？”曰：“世上观音、关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戏，还关神愿也。所还愿之关神，比我更无赖，我故大怒，与决战而逐之。君独不闻沙石之声乎？”言毕拜谢而去。李替带五百金付其妻子。

中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数友人入都会试。都中有善召乩者，延之问中否。仙至，判一“贵”字，众不解。再叩之，则曰“皆判明矣”。榜发后，惟裴公中会元，余皆落第。裴公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贵”字乃“中一目人”也。

女鬼告状

镇江包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业贾，常与同事者往来闾巷。乾隆庚子秋日，偕数友为狎邪之游，日暮乃返。王氏方同一老

妪入厨下治晚餐，闻叩门声，命老妪往启，见一少妇，盛妆而入，直赴内室，问之不答。妪疑为姻戚，往告王氏。王急趋至室，则包在焉，因大笑老妪目昏，误认主人为妇人也。包忽作女态，敛衽而前，与王氏寒暄，且言："包郎在某娼家饮酒时，我在门后专守，俟其出，方得同回。"王见其声音举动不类包郎，恐其疯狂，急召僮仆及邻里姻戚共来看视。包皆一一与见，礼仪周到，称谓无误，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与相狎，鬼即怒曰："我贞女也，谁近我，我即取其命！"众问："你与包有何仇？"鬼曰："妾与包实因恩爱成仇，曾控告于城隍神，前后共十九状，俱未见准，今又告于东岳帝君，始蒙批准，不日与包同往矣。"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儿女，姓名不可闻也。""告包者何词？"鬼即连诵十九词，其词甚疾，不能悉晓，大概控包负心，令彼无归之意。或又问："汝既托包身而言，包今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缚在城隍庙侧小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至夜分，众姻戚私语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状不准，今缚包于城隍庙侧。何不往告于神，求其伸理？"于是共觅香烛楮镪，若将往者。鬼忽言曰："今诸人既同来相求，且放彼归，自有东岳审断。"言毕倒地，少顷包苏，极称困顿。众环问所见，包曰："初出某娼门，即见此妇相随。初尚或左或右，至教场，妇遽前扯拽往城隍庙左侧小屋内，黑暗中以绳缚我手足，置之于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适闻妇来曰：'今且放汝归。'推我出户，一跌而醒，身已在家。此事明日东岳当传审矣。"再询其细，包惟酣睡而已。次日午后起曰："差人至矣，速具酒食。"自出厅，向空座拱揖，语多不解。酒既设，复归卧床上，更许，死矣，惟心头微热。王氏与诸人泣守之，见包面色时青时红时黄，变幻不测。三更后，胸前及喉颊间见红斑爪痕数处。次夜二鼓，辫发忽散乱。至晓始苏，索茶饭尽十数器，吞咽迅速，观者骇然。少定，呼取酒食款差役，王氏如前设之。又命取纸钱六千，须去其破缺者，以四千焚于厅前，二千焚于门侧巷内。复自起，至大门作拜送状，反室熟睡。两日乃能起，悉言所见：自女鬼解缚放回后，次日下午有二差役来传，其一不识，其一陈姓，亦贾人子，儿时与包为同窗友，陈家贫，娶妇时包曾助以钱数千文，今已殁三载，谓包

曰：“此事已发，速报司审办，尔我同窗好友，在生又承高谊，自当用情照应，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见又二役锁前女鬼，鬼大恚，以首触包，手抓伤包面颊，此包身所以有红斑爪痕之现也。女鬼詈二差卖法，差不得已，为包亦上锁同行。路愈远愈黑，阴风惨烈，辫发俱散。至一处，仿佛见衙署，差令坐地守候，旋见二红灯由内出，二差去包锁带入，跪于灯止处。见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红袍乌纱，以手捋须，问曰：“汝包某耶？”包应曰：“诺。”官即提女鬼至，讯答语颇多，女与包并跪阶下，相去尺许，绝不闻其一字。见官震怒，令批女鬼颊十五，即上枷锁，二役牵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觉沮洳泥泞，阴风吹发，面上丝丝如刀刺，寒慄难当。迨批女颊时，陈役从旁悄言曰：“老兄官司已赢矣。吾为兄辫起发来。”包再举首，灯与官俱不复见。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钱四千文，其二千则陈役所私得也。人问包曾识此女否，包力言不识。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招包以偕阴耦，逞私妄控，故为阴司所责谴。

丁大哥

康熙间，扬州乡人俞二，耕种为生，入城取麦价，铺户留饮，回时已迟，途径昏黑。行至红桥，有小人数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胆气甚壮，又值酒酣，奋拳殴击，散而复聚者数次。闻鬼语曰：“此人凶勇，非我辈所能制，必请丁大哥来，方能制他。”遂哄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恶鬼，但已至此，惟有前进。方过桥，见一鬼长丈许，黑影中仿佛见其面色青紫，狞狰可畏。俞念动手迟则失势难脱，不若乘其未至迎击之。解腰间布裹钱二千文，迎面打去，其鬼随手倒地，触街石上，铿然有声。俞以足踏之，渐缩渐小，其质甚重。牢握归家，灯下照视，乃古棺上一大铁钉也。其长二尺，粗如巨指，入火熔之，血涔涔出。俞召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绍兴吴某，行三，在赵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后又延一管书禀者，亦吴姓行三，苏州人。署有老吴师爷、小吴师爷之称。其馆舍对房而居，甚相亲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艳，常出入于馆舍左右，二吴每评论某某当吾意，某某当君意，以为戏谑。一日公事毕，时已三鼓，各回房就寝。小吴方坐床上吸烟，燃烛于帐外，命仆反掩门而去。少顷，举署皆寂，忽有人推门，小吴问为谁，不答，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容色甚美，急趋而进，至床前，瞪目视小吴。惊问："尔何人？何为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也。来寻绍兴吴三，误矣，误矣！"吴意其为东家侍婢，与老吴有约，因笑指曰："绍兴吴三在对房，我苏州吴三也。"女瞥然竟去。明日，向老吴戏言曰："昨夜大快活！"老吴不解，屡言之，老吴究问所以，小吴笑曰："吾所目击，尚抵赖乎？"老吴益疑，再三问，小吴告以衣服形状并"汪二姑娘来寻绍兴吴三"之语。老吴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告小吴曰："此吾至亲也。亡去已十数年，不识何故寻我。"小吴惊异，见其颜色沮丧，不复再问。至晚，老吴默默无语，而畏惧之容愈甚，拉小吴至房同居。小吴力辞。老吴不得已，命二仆夹床而卧。小吴彻夜潜听，毫无声息。至晓，其二仆起，视老吴则已死矣。

谢铜头

镇江西门旧在唐颓山，国初迁于北城外阳彭山，有佛寺，殿宇廊庑修洁，即丽春台古迹也。地近孔道，缙绅当道迎送饮饯皆在此处。自城门迁后，路既隔远，此寺遂废，惟存大铜佛三尊，相传五代时所铸，约数万斤，露处山内。有谢某者，素贩铜为业，潜勾通书役销熔而朋分之，议定工费皆谢出，谢取其半，诸人分其半。销毁之日，四

体皆化，惟佛头不坏。众皆疑惧，谢曰：“此易事耳。”登炉溺之，佛头竟毁。谢年四十余，尚无子，是时方欢笑间，佣工者至前贺，家中已生子矣。谢大喜，以为此佛劫数，当为我毁，遂名其子为“谢铜头”。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铸制钱为事。数年后，其党以私铸见获，词连谢某，谢自以热灰揉瞎双目，到案时言目瞽已久，仇扳显然，竟得漏网。及铜头长成，仍事私铸，复为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对缚，斩于阳彭山下。

乌头太子

吴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为业。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以所收稻晒于场上。有乌鸦群集食稻，吴取土块逐之，随手中一乌，哑然坠地，复奋起飞去。吴归庄房，晚餐后，忽闻风雨声，启户仰视，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鸦粪矣。吴因忆人言禽粪着身者不吉，“我今被污，殆将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风，手足抽掣，不便起卧，又不能持物，饮食需人扶喂，不堪其苦。然心甚明晰，因自念：“鸦食我稻，我逐之，有何过，乃敢祟我？必控之于神！”屡动此念，实未能写状也。一日昼寝，梦以黄纸自写一状，将投于城隍庙。忽空中有黑云二片飞下，至地，化青衣人向吴曰：“君前所击者非鸦也，乃乌头太子也。君因得罪于彼，故患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具酒食请罪于太子，可保全也。”吴不听，且怒曰：“彼食我稻，又妄祟我，我必告之。”须臾空中又下黑云二片，化作少年，玄色冠巾，一人持黑伞随其后，向吴拱手曰：“君欲控乌头太子耶？控词何似？”吴持与观之。少年曰：“君前击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误也。某为君缓颊于太子，可保君如旧，何须控告耶？”因取控词怀之飞去，吴遽前往夺，忽然惊醒。自此所患渐愈，两月后平复如常。

吴生两入阴间

吴某，丹徒旧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黉序，祖为人端直，乡闾推重，殁十数年，某始娶妇，琴瑟甚笃。乾隆丙子，其妇暴卒。吴追思不已，有朱长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阴差，因吴治丧，彼朝夕来供役。吴因私问阴司事，朱言阴司与人世无异，无罪者安闲自适，有罪者始入各狱。吴遂恳其携往阴司，一与妻见。朱云："阴阳道隔，生人尤不宜滥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岂肯作此狡狯？"吴嬲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为，相公果坚意欲往，可往城里太平桥侧寻丹阳常妈，许以重资，或可同往。"吴欣然。次日，寻得常妈，初亦不允，许钱数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择一静屋独宿，我即来相约。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为移动，稍移动即不能还阳矣。"谆嘱再四而归。吴自妻殁后即独宿于一厢屋内，至某日，吴私嘱其婶母曰："侄今病甚，须早卧，望婶母为我锁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动我衣履，此侄生死关头也。"婶母甚骇，问其故，不告，乃阴为检点之。吴既入房，燃一灯于床前，心有此事，展转不寝，私念曰："彼原未嘱我熟睡，但彼从何来招我耶？抑妄言耶？"二鼓后，见有黑烟一线，自窗隙间入，袅袅然如蛇之吐舌也。吴心甚惧。少顷，其烟变成一黑团，大如斗，直扑吴面，遂昏晕。有人在耳边悄言曰："吴相公同去。"声即常妪也。以手扶起，同由门隙而出，所过窗户皆无碍。见其婶母房门有火光数丛，盖与诸弟同宿于内。甫出大门，则另一天地，黄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见街市衙署，与人世仿佛。行至一处，见一大池，水红色，妇女在内哀号。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谓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内。"吴左右顾，见其妻在东角。吴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边，垂泪与语，并以手来拉吴入池。吴欲奔赴，常妪大惊，力挽吴，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殴婢妾见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为入池之浅深。"吴曰："我娘子并未殴婢妾，何由至此？"妪

曰：“此前生事也。”吴又问：“娘子并未生产，何入此池？”妪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为生产故也。生产是人间常事，有何罪过？”言毕，牵吴从原路归。吴昏睡过午始起，面色黄白，若久病者，数日方复。月余，吴思妻转甚，走至常妪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难之，许以数倍之资，始为首肯。如前嘱婶母锁门，常妪复来相约，出门行里许，常妪忽撇吴奔去。吴不解其故，错愕间见前有一老翁，肩舆而至，觌面，乃其祖也。吴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为至此？”吴无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达若此！”手批其颊，骂曰：“汝若再来，我必告知阴官，立斩常妪！”遣舆夫送至河畔，舆夫从后推吴入河，大叫而醒。左颊青肿，痛不可忍。托病卧房中十数日始愈。时吴有姻戚某翁病笃，吴谓其婶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婶惊问之。吴告以两次所见，并言于一衙署前见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后吴神气委靡，两目蓝色，下午后即常见鬼，至今犹存。吴婶母，法嘉荪中表，法故悉其颠末，而为予言。

狐道学

法君祖母孙氏外家有孙某者，巨富也。国初海寇之乱，移家金坛。一日，有胡姓携其子孙奴仆数十人，行李甚富，过其门，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愿假尊屋暂住。孙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暇日过与闲话，见其室中有琴剑书籍，所读者皆《黄庭》、《道德》等经，所谈者皆《心性》、《语录》中语。遇其子孙奴仆甚严，言笑不苟。孙家人皆以狐道学称之。孙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幼孙于巷，遽抱之，婢不从，白于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将杖之。”明日日将午，胡翁之门不启，累叩不应，遣人逾墙开门，阅之，宅内一无所有，惟书室中有白金三十两，置几上，书“租资”二字。再寻之，阶下有一掐死小狐。法子曰：“此狐乃真理学也。世有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远矣！”

子不语卷二十三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灵。山顶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叶草泥偶落池中，则群鸟衔去，土人号曰“净池鸟”。有木匠某坠池中，见黄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科头朱履，须发苍然，顾匠者笑曰：“知尔艺巧，相烦作一亭，故召汝来。”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赏三千金，许其归。匠者嫌金重难带，辞之而出，见府中多小犬，毛作金丝色，向王乞取。王不许，匠者偷抱一犬于怀辞出。路上开怀视之，一小金龙腾空飞去，爪伤匠者之手，终身废弃。归家后，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为金，称之得三千两。

太平闲吏

王员外中斋予告后，卜居江宁，题一斋额曰“太平闲吏”。后十年，员外卒，屋之东偏售于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楚雄奇树

楚雄府磥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树，根蟠大十里，远望如开数十座木行。其中桌、椅、床、榻、厨、柜俱全，可住十余户，惜树叶稀，不能遮风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

泗州怪碑

泗州虹县有井，是禹王锁巫支祈处，铁索犹存。旁有石碑，头不可动，一挪移其头，则碑孔内便流黄水如金色。

雁荡动静石

南雁荡有两石相压，大可屋二间，下为静石，上为动石。欲推动之，须一人卧静石上，撑以双脚，石轰然作声，移开尺许。如立而手推之，虽千万人不能动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瓦屑庙石人无头

太湖旁有瓦屑庙，庙不甚大，中坐石人二十余，头皆斫落在地，亦有以手握之者。相传张士诚被围，夜有石将军率部伍拒战甚勇，城破后，庙中石人头俱坠地矣。一云明末石人夜为民祟，故村民以铁锄击去其头。

十三猫同日殉节

江宁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余，畜十三猫，爱如儿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猫绕棺哀鸣，喂以鱼飧，流泪不食，饿三日，竟同死。

鬼吹头弯

林千总者，江西武举。解饷入都，路过山东，宿古庙中。僧言：“此楼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张灯烛坐以待之。半夜后，橐橐有声，一红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礼毕，望林而笑。林不为意。女被发瞋目，向前扑林。林取几掷之，女侧身避几，而以手来牵林。握其手，冷硬如铁。女被握不能动，乃以口吹林，臭气难耐，林不得已回头避之。格斗良久，至鸡鸣时，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报官焚之，此怪遂绝。然林自此头颈弯如茄瓢，不复能正矣。

虾蟆教书蚁排阵

余幼住葵巷，见乞儿索钱者，身佩一布袋、两竹筒，袋贮虾蟆九个，筒贮红白两种蚁约千许。到店市柜上，演其法毕，索钱三文即去。一名“虾蟆教书”。其法设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跃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跃出环伺之，寂然无声。乞人喝曰：“教书！”大者应声曰：“阁阁。”群皆应曰：“阁阁。”自此连曰“阁阁”，几聒人耳。乞人曰：“止。”当即绝声。一名“蚂蚁摆阵”。其法张红白二旗，各长尺许，乞人倾其筒，红白蚁乱走柜上，乞人扇以红旗曰：“归队。”红蚁排作一行。乞人扇以白旗曰：“归队。”白蚁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两旗互扇，喝曰：“穿阵走！”红白蚁遂穿杂而行，左旋右转，行不乱步。行数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虾蟆、蝼蚁，至微至蠢之虫，不知作何教法。

木犬能吠

叶公文麟言：在京师，到某比部家，甫叩门，有狮毛恶犬咆哮而出，状若噬人者。叶大怖，主人随出，喝之，犬卧不动。主人视客，笑吃吃不止。问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狮毛，中设关键，遂能吠走。”叶不信，主人更出一鸡，黄羽绛冠，申颈报晓。披毛视之，亦木所为。

铜人演西厢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贡铜伶十八人，能演《西厢》一部。人长尺许，身躯、耳目、手足悉铜铸成，其心腹肾肠皆用关键凑接，如自鸣钟法。每出插匙开锁，有一定准程，误开则坐卧行止乱矣。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诸人，能自行开箱着衣服，身段交接，揖让进退，俨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出演毕，自脱衣，卧倒箱中。临值场时，自行起立，仍上戏毯。西洋人巧一至于此。

双花庙

雍正间，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风姿，春日戏场观戏，觉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将骂而殴之。回面则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己，意乃释然，转以手摸其阴。其人喜出意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读书而未入泮者也。两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馆燕饮盟誓。此后，出必同车，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乌之雌雄也。城中恶棍王秃儿伺于无人之处，将强奸焉。二人不可，遂杀之，横尸城角之阴。两家父母报官相验，捕役见秃儿衣上有血，擒而讯之，吐情伏法。两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偶有祈祷，无不立应，因之香火颇盛。数年后，邑令刘大胡子过其地，问双花庙原委，得其详，

怒曰：“此淫祠也。两恶少年，何祀之为？”命里保毁之。是夜，刘梦见两人，一捽其胡，一唾其面，骂曰：“汝何由知我为恶少年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间事乎？当日三国时周瑜、孙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寝宿，彼盖世英雄，汝亦以为恶少年乎？汝作令以来，某事受枉法赃若干，某年枉杀周贡生某；独非恶人，而谓我恶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将加，死期已近，姑且饶汝！”袖中出一棍，长三尺许，系刘辫发上，曰：“汝他日自知。”刘惊醒，与家人言，将复建庙祀之，而赧于发言。未几以赃事被参，竟伏绞罪，方知一棍之征也。

假女

贵阳县美男子洪某，假为针线娘，教女子刺绣，行其技于楚、黔两省。长沙李秀才，聘请刺绣，欲私之，乃以实告。李笑曰：“汝果男耶？则更佳矣。吾尝恨北魏时魏主入宫朝太后，见二美尼，召而昵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魏主！何不封以龙阳而畜为侍从，如此不独己得幸臣，且不伤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宠爱。数年后，又至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媚杜，而其人非解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贵阳。臬使亲验之，其声娇细，颈无结喉，发垂委地，肌肤玉映，腰围仅一尺三寸，而私处棱肥肉厚，如大鲜菌。自言幼无父母，邻有孀母抚养之，长与有私，遂不剃发，且与缠足，诡言女也。邻母死，乃为绣师教人。十七岁出门，今二十七岁，十年中所遇女子无筭。问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伤人闺阃。”讯以三木，始供吐某某。抚军欲拟长流，臬使争以为妖人，非斩不可，乃置极刑。死前一日，谓狱吏曰：“我享人间未有之乐，死亦何憾！然某臬使亦将不免。我罪止和奸，畜发诱人，亦不过刁奸耳，于律无死法。且诸女子与通奸皆暗昧不明之事，尽可覆盖，何必逼我供招，宣诸章奏，各拟重杖，使数十郡县富贵人家女子，玉雪肌肤，困于朱木

乎？”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处曰：“后三年，讯我者在此矣！”已而臬使果以事诛，众咸异焉。余谓此事与《明史》所载嘉靖年间妖人桑翀相同，桑不报仇，而洪乃报仇，何耶？

预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时，癸酉乡试，因有家难，场前奔走倦矣。入闱，进“洪”字三号，天已晚，即铺板熟睡。二鼓后，闻有人问：“何号是袁相公？”不觉惊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识者，问：“君姓袁，可名楠乎？”曰：“然。”其人拱手作贺曰：“君已中矣！”问：“何以知之？”曰：“我临安人，姓谢，与君同号。顷睡梦间闻外喊取题目纸声甚急，及取之，只一纸，首题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时同号中有六七十人，嘈嘈争问题目何止一纸，外答曰：‘此号只中“洪”字第三号袁某，应得一纸耳。’君既坐此号，名姓皆符，故来相报。”袁谢而颔之。黎明题纸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纵笔疾书，文如宿构。榜发，竟登第。

胡鹏南

胡公鹏南，巡视中城。一日，闻姊病，往视之。姊已昏迷，闻胡至，谡然而起曰：“弟来视我甚善，然弟宜速归。”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语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将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旧城隍升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将女犯押回。’问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给事中胡鹏南也。’我惊醒，不意鹏南即坐我床上，故我劝令还家。汝等可速往视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无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师。

龙护高家堰

乾隆二十七年，学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清晨，风雨怒号，生徒惊顾，不能唱名。正踌躇间，地大震，辕外旗竿被龙攫入云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涨，与高家堰相齐。河督高公及各厅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风一大，则淮扬休矣。方恐怖间，忽转东风，天低若盖，将压人头。见黑龙在云中拖尾取水，数卷后，顷刻之间，洪泽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龙之鳞甲，金光四射，惟头角则不可见。此石埭县教官沈公雨潭所目击。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轰轰然将击孤贫院中一老妇，妇方解裤溲，心急甚，即以马桶泼之，随见金甲者绕屋而下。少顷，有雷神蹲老妇之旁，大嘴黑身，长二尺许，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体，瞪目无言，两翅闪闪摇动不止。居民报知山阳县官，官遣道士来画符建醮，以清水沃其头，至十余石。次日复雨，才能飞去。

李文贞公梦兆

李相公光地未贵时，祈梦于九龙滩。庙神赠诗一联云：“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李意颇恶之。后中戊戌科进士，为宰相，方知戊戌两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龄安孝廉知太仓州事，内幕某，浙人也，偶染时症，一夕大呼曰：“归欤，归欤，胡不归！”察其音，陕人也。问：“何以不归？”曰：“无路引。”问：“何以死于此？”曰：“我宁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仓刺史赵酉远亲也。万里赍粮而来，为投赵故。赵刺史反拒不纳，且一文不赠，故穷馁怨死于此。”问：“何以不缠赵，幕友与汝宁有冤乎？”曰：“赵已他迁，鬼无路引，不能出境。缠他人无益，故来缠幕友，庶几惊动主人，哀怜幕友，必与我路引。”德公闻而许之，召吏房作文书，咨明一路河神关吏，放莫容非魂归故乡。幕友病不医而愈。

石揆谛晖

石揆、谛晖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参禅，谛晖持戒，两人各不相下。谛晖住杭州灵隐寺，香火极盛，石揆谋夺之。会天竺祈雨，石揆持咒召黑龙行雨，人共见之，以为神。谛晖闻知，即避去，隐云栖最僻处。石揆为灵隐长老垂三十年，身本万历孝廉，口若悬河，灵隐兰若之会，震动一时。有沈氏儿，丧父母，为人佣工，随施主入寺，石揆见之大惊，愿乞此儿为弟子。施主许之。儿方七岁，即为延师教读。儿欲肉食，即与之肉；儿欲衣绣，即衣之绣。不削发也。儿亦聪颖，通举子业。年将冠矣，督学某考杭州，令儿应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学第三名。月余，石揆传集合寺诸僧曰：“近思，余小沙弥也，何得瞒我入学为生员耶？”命跪佛前，剃其发，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学诸生闻之大怒，连名数百人，上控巡抚、学院，道奸僧敢剃生员发，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项霜泉者，仁和学霸也，率家僮数十，篡取近思，为假辫以饰之，即以己妹配之。置酒作乐，聚三学弟子员赋催妆诗作贺。诸大府虽与石揆交，而众怒难犯，不得已准诸生所控，许近思蓄发为儒。诸生犹不服，各汹汹然，欲焚灵隐寺，殴石揆。大府不得已，取石揆两侍者，各笞十五，群忿始息。后

一月，石揆命侍者撞钟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炷，礼佛毕，泣曰："此予负谛晖之报也。灵隐本谛晖所住地，而予以一念争胜之心夺之，此念延绵不已，念己身灭度后，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儿风骨严整，在人间为一品官，在佛家为罗汉身，故余见而倾心，欲以此坐与之。又一念争胜，欲使佛法胜于孔子，故先使入学，以继我孝廉出身之衣钵，此皆贪嗔未灭之客气也。今侍儿受杖，为辱已甚，尚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过，即佛家之忏悔也。自今已往，吾将赴释梵天王处，忏悔百年，才能得道。诸弟子速持我禅杖一枝，白玉钵盂一个，紫衣袈裟一袭，往迎谛晖，为我补过。"群僧合掌跪泣曰："谛晖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从何地迎接？"曰："现在云栖第几山第几寺，户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记此，去访可也。"言毕，趺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许。群僧如其言，果得谛晖。沈后中进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声，谥"清恪"。虽贵，每言石揆养育之恩，未尝不泣下也。

谛晖有老友恽某，常州武进人，逃难外出，披甲，有儿年七岁，卖杭州驻防都统家。谛晖欲救出之。会杭州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满汉士女，咸往天竺进香。过灵隐，必拜方丈大和尚。谛晖道行高，贵官男女，膜手来拜者以万数，从无答礼。都统夫人某从苍头婢仆数十人来拜谛晖，谛晖探知瘦而纤者恽氏儿也，矍然起，跪儿前，膜拜不止，曰："罪过，罪过！"夫人大惊，问故。曰："此地藏王菩萨也。托生人间，访人善恶，夫人奴畜之，无礼已甚，闻又鞭扑之，从此罪孽深重，祸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无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统。都统亲来，长跪不起，必求开一线佛门之路。谛晖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来寺而僧不知迎，罪亦大矣。请以香花清水供养地藏王入寺，缓缓为公夫妇忏悔，并为自己忏悔。"都统大喜，布施百万，以儿与谛晖。谛晖教之读书学画，取名寿平，后即纵之还家，曰："吾不学石揆痴也。"后寿平画名日噪，诗文清妙。人或问恽、沈二人优劣，谛晖曰："沈近思学儒不能脱周、程、张、朱窠臼，恽寿平学画能出文、沈、唐、仇范围。以吾观之，恽为优

也。”言未已，以戒尺自击其颈曰：“又与石揆争胜矣。不可，不可！”谛晖寿一百零四岁。

天上四花园

嘉兴祝孝廉维诰为中书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应者。将死前一月，乩仙自称：“我天上看园叟也，特来奉迎。”祝问：“天上安得有园？”叟云：“天上花园甚多，不能言其数，但我所管领者，四园三主人耳。”问：“主人为谁？”曰：“冒辟疆、张广泗，其一则足下也。”祝问：“冒与张绝不相伦，何以共在一处？”曰：“君等三人皆隶仙籍，冒降生为公子，享福太多，现今未许复位，园尚荒芜；张福力最大，以作经略时杀降太多，上帝怒之，将置冥狱，幸而生前已罹国法，故犹许住园；君在世无过无功，今阳数将终，可来复位。”言毕，乩盘不动。是年，祝病亡。

碌碡作怪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乡试，路过龙潭，见一妇坐门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妇以生不分男女，大骂，闭门进去。生思不与茶则已，何至詈骂，气甚不平。见其田中卧碌碡一条，即用力擎起，架于树上而去。明日妇开门见之，询邻人，皆曰：“此物非数人不能动，莫非树神所为乎？”因朝夕敬礼，有求必应。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余，生试毕归家，仍过其地，见所置碌碡尚在树间，其下香火罗列，禳祷者纷纷，心知为己所误，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终是惑众，必转去说明方好。忽矇眬睡去，见有人告曰：“我某处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树神以图血食。君新科贵人，故不敢隐瞒。若肯见容不说破，感恩非浅。”言毕不见。生遂不转去，

径回常州。是科榜发，果中举人。

风流具

长安蒋生，户部员外某第三子也。风流自喜，偶步海岱门，见车上妇美，初窥之，妇不介意，乃随其车而尾之。妇有愠色，蒋尾不已，妇转嗔为笑，以手招蒋，蒋喜出意外，愈往追车，妇亦回头顾盼，若有情者。蒋神魂迷荡，不知两足之蹒跚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车中妇入，蒋痴立门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间，有小婢出，手招蒋，且指示宅旁小门。蒋依婢往，乃溷圊所也。婢低语："少待。"蒋忍臭秽，屏息良久。日渐落，小婢出，引入，历厨灶数重，到厅院，甚唐皇，上垂朱帘，两僮倚帘立。蒋窃喜，以为入洞天仙子府矣。重整冠，拂拭眉目，径上厅。厅南大炕上坐一丈夫，麻黑大胡，箕踞，两腿毛如刺蝟，倚隐囊，怒喝曰："尔何人，来此何为？"蒋惊骇，身战，不觉屈膝。未及对，闻环珮声，车中妇出于室，胡者抱坐膝上，指谓生曰："此吾爱姬，名珠团，果然美也。汝爱之，原有眼力。第物各有主，汝竟想吃天龙肉耶？何痴妄乃尔！"言毕，故意将妇人交唇摩乳以夸示之。生窘急，叩头求去。胡者曰："有兴而来，不可败兴而去。"问何姓，父何官，生以实告。胡者笑曰："而愈妄矣！而翁吾同部友也。为人子侄而欲污其伯父之妾，可乎？"顾左右取大杖，"吾将为吾友训子！"一僮持枣木棍，长丈余，一僮直前，按其项仆地，裤剥下，双臂呈矣。生哀号甚惨，妇人走下榻，跽而请曰："奴乞爷开恩。奴见渠臀比奴臀更柔白，以杖击之，渠不能当。以龙阳待之，渠尚能受。"胡者叱曰："渠，我同寅儿也，不可无礼。"妇又请曰："凡人上庙买物，必挟买物之具，渠挟何具以来？请验之。"胡者喝验，两僮手摩其阴，报曰："细如小蚕，皮未脱稜。"胡者搔其面曰："羞，羞，挟此恶具而欲唐突人妇，尤可恶！"掷小刀与两僮曰："渠爱风流，为修整其风流之具。"僮持小刀握

生阴，将削其皮。生愈惶急，涕雨下。妇两颊亦发赤，又下榻请曰：“爷太恶谑，使奴大惭。奴想吃饽饽，有五斗麦未磨，毛驴又病，不如着渠代驴磨面赎罪。”胡者问愿否，生连声应诺。妇人拥胡者高卧，两僮负麦及磨石至，命生于窗外磨麦，两僮以鞭驱之。东方大白，炕上呼云：“昨蒋郎苦矣，赐饽饽一个，开狗洞放归。”生出，大病一月。

骗人参

京师张广号人参铺，甚大。一日，有骑马少年负银一囊到店，先取百两与作样，而徐取参数包阅之，曰：“我主人性琐碎，买参不如其意，必加呵责。我又不善择参，可否存此样银于店，命老成伙计多带上等参同往主人处，凭其自择，何如？”店家以为然，即收银遣店中叟负参数斤偕往。临行嘱曰：“谨持参，勿落他人手也。”进东华门，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楼，楼上主人美须眉，披貂裘，戴蓝宝石顶，病奄然，倚枕踞床，目负参者曰：“所携参果辽东顶上者耶？”店叟唯唯。旁两僮捧参上，逐包开检，所批驳皆洞中行情。阅未毕，忽门外车马声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楼，辞以病不能会客。低语负参者曰：“此向我借债客也，断不可使上楼。彼上楼见我力能买参，则难以无钱相覆矣。”客在楼下呼曰：“汝主病诈也，必是抱优童、娶小奶奶，故不许我登楼。我偏欲上楼一看！”两侍者固拒之，争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语负参者曰：“速藏参，速藏参！毋为恶客所见。床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铜锁钥匙付之曰：“汝坐箱上护守参，我自下楼见彼，或能止其上楼，亦未可定。”踉跄下楼，与客始而寒暄，继而戏骂。客必欲上楼，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过防我借银耳！虑我见汝楼上有银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来！”主人阳为谢罪，送客出，僮仆亦随之出，许久寂然。负参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开锁取参，参不

见，藏参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板即楼板，方戏骂时，从楼下脱板取参，守参者不知也。

偷画

有白日入人家偷画者，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贼窘，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挥叱之去，竟不取视。登堂，则所悬赵子昂画失矣。

偷靴

或着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长揖，握手寒暄。着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识。"其人怒，笑曰："汝着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掷瓦上去。着靴者疑此人醉，故酗酒。方徬徨间，又一人来笑曰："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着靴者曰："无梯奈何？"其人曰："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如？"着靴者感谢。乃蹲地上，耸其肩。着靴者将上，则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着靴者愧谢，脱靴交彼，以袜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径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势不能下。市人以为两人交好，故相戏也，无过问者。失靴人哀告街邻寻觅得梯才下，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

偷墙

京中富人欲买砖造墙，某甲来曰："某王府门外墙，现欲拆旧砖换新砖，公何不买其旧者？"富人疑之曰："王爷未必卖砖。"某甲

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爷门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请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请，看王爷点头，再拆未迟。”富人以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买旧砖者，以弓尺量若干长，可折二分算也。适王下朝，某甲拦王马头，跪作满洲语，喃喃然。王果点头，以手指门前墙曰：“凭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墙，纵横算得十七丈七尺，该价百金，归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价，择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墙。王府司阍者大怒，擒问之，奴曰：“王爷所命也。”司阍者启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马头白事者，自称某贝子家奴，主人要筑府外照墙。爱我墙式样，故来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筑。我以为此细事，有何不可，故手指墙命丈。事原有之，非云卖也。”富人谢罪求释，所费不赀，而某甲已逃。

鬼妒二则

常德张太守之女，许周氏子，年十七，以瘵疾亡。周别聘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缔姻，尚无婚期，王女忽中恶，以手批颊曰：“我张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夺我郎君？”周氏子闻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严，闻之大怒，悬亡女画像骂曰：“汝与周郎连姻，尚未成亲，汝死，周郎再娶，亦礼之常，何以往害王家女？无耻若是！”骂毕，折桃枝击之。未数下，门外周郎奔来求饶，问何故，曰：“王女口称张四小姐，呼痛去矣，并求替他母亲说情，故婿特来。”王氏女竟愈。

杭州马坡巷谢叟，卖鱼为业。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某见而悦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托人说婚，李却王氏，就婚于谢。王氏以瘵亡。谢嫁未逾月，忽披发佯狂，口称：“我王氏也。汝一个卖鱼婆，何得夺我秀才？”取几上剪刀，自刺其心，曰：“取汝蜜罗柑。”谢叟夫妻往秀才家烧纸钱作斋醮跪求，卒不能救。问：“蜜罗柑何物？”曰：“你女儿之心肝也。”未几，女竟死。秀才又来求聘其

妹，谢叟有戒心，不许，妹悦其貌，曰：“我不畏鬼，如其来，我将挥刀杀之，为姊报仇。”谢不得已，仍嫁与之。婚后，鬼竟寂然。为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人面豆

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好丑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

粉楦

杭州范某娶再婚妇，年五十余，齿半落矣。奁具内橐橐有声，启视则匣装两胡桃，不知其所用，以为偶遗落耳。次早，老妇临镜敷粉，两颊内陷，以齿落故，粉不能匀。呼婢曰：“取我粉楦来。”婢以胡桃进，妇取含两颊中，扑粉遂匀。杭人从此戏呼胡桃为“粉楦”。

口琴

崖州人能含细竹，装弦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弹胡琴状，其声幽咽，号曰“口琴”。

芜湖朱生

芜湖监生朱某，家富而啬，待奴仆尤苛。捐州牧入都，路出茌

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怀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锡溺壶击其顶门，脑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于法。后十年，芜湖赵孝廉会试，误投此店，灯下见赤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赵曰：“汝奴凌迟，汝冤已雪，汝复何求？”曰：“穷极求救。”曰：“汝身虽亡，汝家大富，汝虽为鬼，不合苦穷。”曰：“我死后方知生前所有银钱，一丝不能带到阴间。奈阴间需用更甚于阳间。我客死于此，两手空空，为群鬼所不齿。公念故人之谊，烧些纸钱与我，以便与群鬼争雄。”问：“何不归？”曰：“凡人某处生某处死，天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来往自如。横死者，阴司设阑干神严束之，故不能还故乡。”问：“纸钱，纸也，阴司何所用之？”曰：“公此问误矣！阳间真钱亦铜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亦无所用，不过习俗所尚，人鬼自趋之耳。”言毕不见。赵哀之，为焚纸镪五千而行。

白日鬼

有偷儿戚姓，技最工，攫取渐多，恐迹之者众，因僦义冢旁败屋居焉。有数鬼见梦曰：“若宜祀我，会且致富。”戚于梦中诺之，觉以为妄。亡何，鬼复见梦曰：“三日内祀我，出三日则若于夜间所偷，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强，觉而不祭。三日后，果大病，命其妻检视诸物，征鬼言验否。时日亭午，诸物忽自移动，若隐隐有运之者，欲起夺之，手足如缚，物尽而缚解，戚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烧闷香迷人，今乃为鬼所迷，世俗所称‘白日鬼’，其斯之谓欤？”自此改行为善。

饶州府幕友

慈溪袁如浩，游幕西江，与宁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饶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时郡署新遭回禄，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尚未告成。夜间，如浩持灯往厕中，遇一人，年三十许，衣月白衫，举头望月，若有所思，惟下体所着鞋袜模糊莫辨。见如浩至，拱手问讯。审其音，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澹庵。如浩因署内并无是人，诘所自来，乃欷歔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系前任司钱谷幕友。上年饶郡被灾，太守某侵蚀赈粮，郡民聂某率领三十余人赴部告准，蒙发本省大宪审问，吊核赈册。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凭，大宪为其所欺，遂将数人问成诬告，即行正法。此辈怨魂上诉都城隍，牒阎罗审讯。我系幕友，故被株连，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办饶郡灾民册子，候至月余，始得审明，太守某冒赈是实，又冤杀数人，即遣鬼隶擒缚，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烧死。我非同谋，罪虽获免，而皮囊已腐，不能还魂，只得羁留在此。因停厝处被瓦木匠溲溺，终日秽杂，坐卧不安，先生肯为我移至郊外，含恩不浅。"言讫不见。如浩次日寻至署后，果见黑漆棺一具，停在墙边，诸工作人在傍喧嚷，遂告知主人，舁至城外，择地掩埋，作文祭之。

雷诛不孝

湖南凤凰厅张二，赋性凶恶，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余，视若老婢，少不如意，辄加呵叱。邻里忿极，欲鸣之官。母溺爱隐忍，反为调护。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留群不逞饮酒食面。家故贫未娶，厨中仅母一人司炊。某酒酣索面，母云："柴湿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内呵责。母急捧一碗，战兢而至，因惶遽忘下葱姜。某益怒，接碗劈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昼晦，云气如墨，雷声隐隐而起。某自知干天之怒，即扶母起，跪地谢罪。母亦代为跪求。某伏母后，抱持母足不放，雷电绕屋不去。母起立焚香，忽

火光如流星，飞入中堂，将某摄去，击死于街。邻里聚观，同声称快。朱孝廉名锦者，适主敬修书院讲席，闻而趋视。见其面目焦黑，左太阳一孔如针大，作硫黄气，其身跼缩如僵蚕，提起则长，放手即缩，盖骨节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识。

桂花相公

江西丰城县署后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相传为明时人，作幕丰城令，有盗案株连数人，相公廉其冤，欲释之，令不从，遂大怒，触桂树而死。后人肖其像为之立祠，称为“桂花相公”。相公甚灵异，宰斯土者必先行香。凡有命案，发觉前一日，相公必脱帽几上，自露其顶。始而异之，积久如是，亦弗之怪。

落漈

海水至澎湖渐低，近琉球则谓之“落漈”。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闽人过台湾，被风吹落漈中，以为万无生理。忽闻大震一声，人人跌倒，船遂不动。徐视之，方知抵一荒岛，岸上砂石，尽是赤金。有怪鸟，见人不飞，人饥则捕食之。夜闻鬼声啾啾不一。居半年，渐通鬼语。鬼言：“我辈皆中国人，当年落漈流尸到此，不知去中国几万里矣。久栖于此，颇知海性。大抵阅三十年，落漈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归。今正当漈水将平时，君等修补船只，可望生还。”如其言，群鬼哭而送之，竟取岸上金沙为赠，嘱曰：“幸致声乡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众感鬼之情，还家后各出资建大醮，以祝谢焉。

铁公鸡

济南富翁某，性悭吝，绰号“铁公鸡”，言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纳妾，价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几，携一女来，不索价，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过望，女又甚美，颇嬖之。一日，女置酒劝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钱无用，何不散之贫人，使感德耶？”翁大怒，拒之。嗣后，且防之，虑其花费。如是者半年，启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窃，拔刀问之。女笑曰：“君以我为人乎？我狐也。君家从前有后楼七间，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鸡酒相饷，已数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费故罢之，转租取息，俾我一家无住宿处。怀恨在心，故来相报耳！”言讫不见。

夜星子

京师小儿夜啼，谓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某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余，举家呼为“老姨”。日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饭无病，爱畜一猫，相守不离。侍郎有幼子，尚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来治之。巫手小弓箭，箭竿缚素丝数丈，以第四指环之。坐至半夜，月色上窗，隐隐见窗纸有影，倏进倏却，仿佛一妇人，长七八尺，手执长矛，骑马而行。巫推手低语曰：“夜星子来矣！”弯弓射之，唧唧有声，弃矛反奔。巫破窗引线，率众逐之。比至后房，其丝竟入门隙。众呼老姨不应，乃烧烛入觅，一婢呼曰：“老姨中箭矣！”环视之，果见小箭钉老姨肩上，呻吟流血，所畜猫犹在胯下，所持矛乃小竹签也。举家扑杀其猫，而绝老姨之饮食，未几死，儿不复啼。

疡医

大兴霍筤、霍筠、霍筦，皆疡医子。筠独秀逸出群，不屑屑本业，而喜读书。父以其梗家教，怒而责之。赖有邻翁姚学究者，时来劝勉，因得肆力于举子业。不数年，父死，筤、筦各行其术，颇能自赡。独筠谋生计拙，日就穷困。时值试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仆相随。因起身晚，行二十余里，日已西下，苦无宿店。忽见林际灯光，自远而近，一妪奔走气喘。老仆遮问曰："此处有人家借宿否？"妪应曰："正有急事，去请外科，不得代借宿家。"筠急呼曰："我晓外科，何不见请？"妪问："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妪大喜，就请同行。筠心疑其所问非所答。俄至一庄，门庭壮丽。妪请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顷，妪率婢妇数十趋出，曰："老夫人奉请。"筠与老仆随妪行，过十余间屋，始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约三十余，珠环玉珮，光艳夺目，与筠行宾主礼，问姓字年齿及未婚原委。筠以实对，夫人之颜色甚怡，屏去侍婢，谓筠曰："身姓符，本籍河南，寄居于此。孀居无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待字于家。忽患疮疾，在私处，不便令人医治。尝与小女商量，必访得医生貌美年少者，乃请疗病，病愈即以小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筠初念不过欲求一宿，及闻此语，喜不自胜。夫人命唤蕊儿传语，亲携筠手而行。历曲室数重，始至闺闼，启帘入，见丽人拥锦衾而卧。夫人谓女曰："郎君乃良医也，儿意可否？"女睨筠，低语曰："娘以为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请看病，娘且暂去。"女羞涩不胜，蕊儿屡促之，乃斜卧向内，举袖障面。筠坐床侧，款款启衾，则双臂玉映，谷道茧细而霞深，惟私处蔽以红罗，疮大如钱。筠视毕，覆衾下床。夫人迎于窗外，延至书斋，陈设精雅。筠麾诸婢出，碎扇上所系紫金锭，调以砚水，携入见夫人曰："此药忌阴人手，须亲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为。"筠复启衾，摩挲其臂，温存敷药。女但微笑，不作一语。越数

日，疮愈。夫人举酒嘱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天使来也。”乃部署新室，涓吉合巹。新婚弥月，筠欲归家。夫人曰：“此间荒野，不足栖迟。京师阜城门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辎重甚富。既至宅，皆画栋雕墙也。居数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缘已尽，明日将别矣。四十年后，当复相见。”天明携手出门，彼此大恸。前已驻一犊车，望之甚小，夫人与宜春、蕊儿率女婢十数人乘之，车亦不觉隘，瞬息不见，宜春哭声尤恍然在耳也。筠后举孝廉，出为某县尹，究不知四十年后再见之说，果何如耳。

产麒麟

芜湖张姓者，卖腐为业。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圆手方足，背青腹黄，通身翠毛如绣，左右臂有鳞甲，金光闪闪，坠地能走，喂饭能食。好事者以为祥瑞，方欲报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时只七日。

生夜叉

绍兴郑时若秀才妻卫氏，生一夜叉，通体蓝色，口豁向上，环眼缩鼻，尖嘴红发，鸡距骆蹄，落胎即咬，咬伤收生婆手指。秀才大惧，持刀杀之，夜叉作格斗状，良久乃毙，血色皆青。其母亦惊死。

石膏因果

嘉定张某，有名医之号。偶下药用石膏，误杀一人。过后自知，深以为悔，然亦不便语人，虽家中妻子无人知者。一年后，张亦患病，延徐某来诊，定一方而去。临煮药时，张自提笔加石膏一两，子

弟谏不听。清晨服后，取方视之，惊曰：“此石膏一两，谁人加耶？”其子曰：“爷亲笔所加，爷忘之乎？”张叹曰：“吾知之矣。汝速备后事可也。”作偈语曰：“石膏石膏，两命一刀，庸医杀人，因果难逃。”过午而卒。

刘伯温后辈

绍兴上虞县署后园有古墓，相传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后，必往祭之，由来旧矣。乾隆间，有冉姓者宰其地，礼房吏以旧例请。冉问：“从前县令到任时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张某性倔强，竟不行此礼，今现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张公。”竟不祭。一日，至厅审事，见有古衣冠客乘舆至，径上堂，冉竟不知为鬼，叱传事吏何以不报。语未毕，其人下舆，拉冉入书室，语哓哓不可辨，但闻冉若与人争辨者。亡何气绝，作鬼语曰：“我姓苏名松，元末进士，为上虞县令，死乱葬此，刘伯温犹是我后辈也。汝大胆不祭！”或引张方伯故事折之，鬼云：“张某禄位盛时我不能报，今其运尽，我将挖其眼矣。”冉家人环跪求恩，愿多备牲牢祭奠。良久苏醒。冉惧，遂朝服祭之，寻果无恙。未几，张方伯竟以事挂误，遂至丧明。此事钱少詹辛楣先生为余言。

小那爷

参领明公与小那爷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还都，行至南小街市，见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异之，下马执手，各道寒暄毕。那曰：“自与公别后，每为人欺，蒙公所赠骡为某骑去不还，新居树木被畜牧伤扰，家人不理。幸公归，替我图之。”语毕，明公上马，那亦登车去。明公归，语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

矣。”明公大骇，至那家问之，殓时衣服与途中所见同。问所赠骡，其子云：“在某家。据云先人所赠，故不敢索。”公呼某吓之，道破其诈，乃追骡还其子。视其墓，果被牧畜践损，为修葺封树而还。其夕，梦那来谢云：“愧无以报，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骡，公买之必获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骡，医痊后，日行五百里。

水鬼坛

武林门外西湖坝人家，有老仆，日暮取水，远见水面一酒坛随流而泛。因思探取，亦可贮物。俄而坛已至前，用手取之，不意腕入坛口，口渐缩小，拖拽入水。急呼人救，获免。

鬼市

汪太守仆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暑，至晚步行，计天晓可进城。夜半，见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熟，面饭蒸食，其气上腾。腹且馁，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晓，遥望见京城，猛忆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间不过花园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顿觉胸次不快，俯而呕之，蠕蠕然在地跳跃。谛视之，乃虾蟆也。蚯蚓蟠结甚多。心甚恶之，然亦无他患，又数岁乃卒。

金娥墩

金娥墩在无锡县城东南六十里，故南唐李煜妃墓也。娥能工词翰，进忠言，煜甚爱之。越数年，煜发兵晋陵，挈娥同行，遇吴越王兵，不得进，娥适死，因葬于此。乾隆初年，居民耕地得砖，上篆四

字云“唐王宝印”，至今墓间尚多。更可异者，每当风雨之夕，常有女鬼见形，且泣且歌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众余侮。”

翻洗酒坛

广信府徐姓，少年无赖，斗酒殴死邻人，畏罪逃去，官司无处查拿，家人以为死矣。五年后，其叔某偶见江上浮尸，即其侄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归家，家人皆以为鬼。徐曰：“我以杀人故逃，不料入庐山中遇仙人，授我炼形分身之法，业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尸，以相安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还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信半疑，且留住焉。一日溲于酒坛，嫂大怒骂之，徐曰：“洗之何妨？”嫂曰：“秽在坛里，如何可洗？”徐伸手入坛拉其里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蹑云而去。至今翻底坛尚存徐家。所殴死邻家早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来作报，所云“了心事”者，即此之谓。

雷诛吉翂

湖州女子徐氏，生吃胎素，三岁后即好念佛，长至十四岁，忽被雷诛。乡人哗然，谓雷无灵。及殡时，见有篆文在背，识者以为“唐吉翂”三字。

狐仙亲嘴

隐仙庵有狐祟人，庵中老仆王某，恶而骂之。夜卧于床，灯下见一女子冉冉来，抱之亲嘴。王不甚拒，乃变为短黑胡子，胡尖如针，

王不胜痛，大喊。狐笑而去。次日，仆满嘴生细眼，若蝟刺者然。

喇嘛

西藏谟勒孤喇嘛王死，其徒卜其降生于维西某所。乾隆八年，众喇嘛乃持其旧器访之。至某所，有么些头人子名达机已七岁矣，忽指鸡雏问母曰："雏终将依母乎？"其母曰："雏终将离母也。"达机曰："儿其雏乎？"有顷，谓其父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曷款留之。"父母以为妄，不听。达机力言之，其父出视，果有喇嘛数十辈，不待延请，竟造其室。达机见之，跏趺于地，为咒语良久。众喇嘛举所用钵、数珠、手书《心经》一册，各以相似者付之，令达机审辨。得其旧器服珠，持钵展经大笑。众喇嘛免冠罗拜，达机释钵执经起，遍摩众喇嘛顶。于是一喇嘛取僧衣帽进，达机自服之，群喇嘛以所携锦茵数十层置中庭，拥达机坐。其父不知所为，众奉以白金五百，锦缯罽各数十端，为其父寿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将迎归西藏。"其父以止此独子，不许，达机曰："毋忧，明年某月日，父母将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转世，不能留也。"其父母不得已，许之，亦合掌拜焉。众喇嘛拥达机于达摩洞佛寺，远近么些，千百成群，顶香皈拜，布施无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梦中事只灵一半

泾县胡讳承璘，方为诸生时，夜梦至一公府，若王侯之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惊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承璘询其叔父有何职任，叔父曰："为吏尔。"承璘请查其禄命，叔父阅其籍曰："一穷诸生耳。"承璘再三哀恳，求为之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禄命与之相易，曰："此大弊也。若破，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其所易籍

示之："庚子科举人，雍正元年恩科进士，任长垣县知县，某年月日终。"且谓之曰："尔乡试须记用卦名。"因以手推之，一跌而寤。承璘庚子科首题"岁寒"一节，因用《屯》《蒙》《剥》《复》等十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恩科成进士。又数年，授长垣县知县。一一不爽。无何，届死期矣，因豫办交盘，且置酒与亲友作别。沐浴易衣，静坐而待。至黄昏后，忽呕血数升，以为必死矣，徐徐平复，竟不死。复活十余年，至乾隆六年寿终于云南粮道任。梦寐之事，忽灵忽不灵如此。

子不语卷二十四

长乐奇冤

福建长乐县民妇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抚孤，家只一婢一苍头，此外虽亲族罕相见者，里党咸钦之。子年十五，就学外傅。一日，氏早纺绩，忽见白衣男子立床前，骇而叱之，男子趋床后没。氏惧，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归，同母午餐，举头又见白衣男子在床前，骇而呼，男子复趋床下没。母语子曰："闻白衣者，财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余年，得毋先人所遗金乎？"与婢共起床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红缎银包一个，内白银五铤。母喜，欲启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计曰："凡掘藏宜先祀财神，儿曷入市买牲礼，祭而后起之。"儿即持银袱趋市买猪首，既成交，乃忆未经携钱，因出银袱与屠者曰："请以五铤为质。"更以布袋囊猪首归。道经县署前，有捕役尾之，问："小哥袋内盛何物？"曰："猪头。"役盘诘再三，儿怒掷袋于地曰："非猪头，岂人头耶？"倾囊出，果一人头，鲜血满地。儿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儿以实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并以银袱呈上。经胥吏辗转捧上，皆红缎袱，及至案前开视，则缎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骇，重讯儿，儿以实对。令亲至其家，启石坑，内一无头男子，衣履尽白，右五指缺焉。以头与指合之相符，遍究从来，莫能得其影响。因系屠与儿于狱，案悬莫结。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烧包

粤人于七月半多以纸钱封而焚之，名曰"烧包"，各以祀其先祖。

张戚者，素无赖而有胆，其仆三儿卧病月余，至七月十六日忽自床蹶起，趋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侧，三儿痴立，点首呓语，若与人争状。戚掌其颊，三儿云：“为差人拘来，替人挑送包钱。”戚问：“差何在？”以手指曰：“前立浅渚间者是也。”戚果见一人，高帽青衣，若今之军牢皂隶状，手执鞭指挥。戚大呼擒之，一击而没，问包在何处，三儿云：“在家堂板阁上。我因过重不肯担，乃拘我来。”戚归启家堂，果有纸灰十包。

金银洞

高峰崖在广西思恩府城南百里，两峰壁立，崖上大书十三字云：“金七里，银七里，金银只在七七里。”字画遒劲，不知何年镌凿。崖下有土地祠。望气者咸称其地有金银气，百十年间，土人多方搜求，一无所得。星士某至土地祠内，徘徊数日，攫神像去。土人追及，询知像乃范金所为，然亦不知“七七里”为何义。崖中旁峰数十丈，上有银洞，洞中白银累累，大者重数十斤。土人架木而登，拾之，即百计不能出。或向外掷之，着地即失。或牵犬入，将银缚犬身向外牵之，犬即狂吠，比出而身亦无银也。

猫怪

靖江张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沟，久弗疏瀹，淫雨不止，水溢于堂。张以竹竿通之，入丈许，竿不可出，数人曳之不动，疑为泥所滞。天晴，复举之，竿脱然出，黑气如蛇，随竿而上，顷刻天地晦冥。有绿眼人乘黑戏其婢，每交合，其阴如刺，痛不可忍。张广求符术，道士某登坛治之，黑气自坛而上，如有物舐之者，所舐处舌如刀割，皮肉尽烂，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于天师，不得已买舟渡江，

张使人随之，将求救于天师。至江心，见天上黑云四起，道士喜拜贺曰：“此妖已为雷诛矣！”张归家视之，屋角震死一猫，大如驴。

梦马言

乾隆十八年，山东高蔚辰宰河南延津县。昼寝书室，梦一马冲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马吼而奔，高惊醒。适外报某村妇卢罗氏夜被杀，以杙椓其阴，并杀二孩。高往验尸，伤如所报，而凶犯无以根究。因忆所梦，乃顺庄点名，冀有马姓者。点毕无有。问：“外庄有姓马者乎？”曰：“无。”高将庄册翻阅，沉思良久，见有姓许名忠者。忽心计曰：“马属午，马立而言，则言午也。正中其心，当是许忠矣！”呼许曰：“杀此妇者汝也。”许惊愕，叩首曰：“实是也。以奸不从，故杀之。两指被妇咬伤，故怒而椓其阴，并杀其子。但未识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视其手，血犹涔涔也，置于法。合郡以为神。

蒋静存

麟昌蒋君字静存，余同馆翰林也。诗好李昌谷，有“惊沙不定乱萤飞，羊灯无焰三更碧”之句。生时其祖梦异僧担《十三经》掷其门，俄而长孙生，故小字僧寿，及长名寿昌，以避国讳故，特改名。又自梦僧画麒麟一幅与之，遂名麟昌。十七岁举孝廉，十九岁入词林，二十五岁卒。性傲兀不羁，过目成诵，常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爱裘叔度，他名宿如沈归愚，易与耳。”卒后三日，其遗孤三岁，披帐号叫曰：“阿爷僧衣僧冠坐帐中。”家人争来，遂不见。呜呼！静存始终以僧为鸿爪之露，其为戒律轮回似矣；然吾与之谈，辄痛诋佛法而深恶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煌奉命册立琉球国王。行至海中，飓风起，飘至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传入黑洋从无生还者。舟子主人正共悲泣，忽见水面红灯万点，舟人狂喜，俯伏于舱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金镮者，甚美丽，指挥空中。随即风住，似有人曳舟而行，声隆隆然，俄顷遂出黑洋。周归后奏请建天妃神庙。天子嘉其效顺之灵，遂允所请。事见乾隆二十二年邸报。

宿迁官署鬼

淮徐道姚公廷栋驻扎宿迁，封翁寿期，演剧于堂。堂旁墙极高，见墙外有人头数千，眼骙骙然，俱来观剧。初疑是皂隶辈，叱之不去，近之无有。明旦视之，墙外皆湖，无立人处。其幕友潘禹九遣奴往厨取酒，久而不至，迹之，已仆于地，口眼皆青泥，盘中酒菜之类，变作蚯蚓树叶。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处，验其有无。署中二客诈为鬼状，私往吓之。潘笼一小灯，行未半道，两客见黑气一条，绕灯而入，灯色绿如萤火，潘勿觉，二客悚然，噤不发声。潘将如厕，有大黑手遮其面，踉跄急归。二客迎之，共相骇异。手持灯渐重，火亦澌灭。家奴各持火来照，灯笼内有死野鸭一只，鸭大笼小，竟不知从何处窜入也。

广东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为广东守备。署后花园有井，担水者率以为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担夫如其言与之，乃捽其头入桶中。担

夫疑署中婢与戏，詈群婢，群婢曰无之。担夫引婢至取水处，有海棠一枝，白鸡成群，入树下不见。群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银。”遂令担夫具畚插，开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惧而止。忽一婢发狂大呼曰：“请主人，请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视，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妇毒虐，缢死埋此。公家群婢犯我，我应索其命。第土浅地湿，棺中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则掘者不为无功，将免其罚。大堂西偏，我生前埋金镯一只，宝珠数颗，可掘取为改葬费，亦不累主人金也。”言毕，婢子如常无病矣。主人为启其棺，水涔涔欲流，发堂之西偏，封镯宛然，为改葬高处。镯重三两六钱，形如蒜苗。

为儿索债

葛礼部讳祖亮者，为予言：其邻程某，拥重赀，无子。晚年生儿，性聪慧，眉目莹秀，程爱如掌中珍。十二岁，即多病，所费医药不赀。稍长，不事生业，好斗鸡走狗，产为之空。程忿甚，一旦悬祖宗神像，将笞之。子忽作山东人语曰：“俺吴某也。前生为尔负债万金，今来索取将尽，汝以我为子耶？大误，大误！我昨揭帐，尚欠八十余金，今亦不能相让。”奋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踏碎之，然后死。程卒大穷而嗣绝。

鬼魂觅棺告主人

姜静敷寓京师愍忠寺，寺旁为书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称寿器是也，寺邻某为其父老故置焉。姜月夜读书，窗户轰然大开，棺盖低昂不已。姜大骇，持烛视之，如有人指痕出没于棺上者，响良久乃已。次早，邻人叩门云：“某翁死，来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间先来就

棺也。苏州唐道原年七十卒，其子为买棺于海红坊寿器店。主人云："昨夜有白须人坐某一棺上，烛之不见。"问其状，貌酷似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识也。乃即买其所坐者归。金陵戴敬咸进士与梅式庵饮于吴朱明孝廉家，忽狂癫，握梅手呼曰："要朱红，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气绝，方知所托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堕楼死，举家未知。原衡睡醒，觉左耳阴冷异常，疑而回顾，灯光青荧，有黑人吹气入耳，似有所诉。惊起呼家丁四照，见楼下尸，方知李魂来告主人，求棺殓也。

匾怪

杭州孙秀才夏夜读书斋中，觉顶额间蠕蠕有物，拂之，见白须万茎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眉目宛然，视下而笑。秀才素有胆，以手捋其须，随捋随缩，但存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杌于几视之，了无一物，复就读书，须又拖下如初。如是数夕，大面忽下几案间，布长须遮秀才眼，书不可读，击以砚，响若木鱼，去。又数夕，秀才方寝，大面来枕旁以须搔其体，秀才不能睡，持枕掷之。大面绕地滚，须飒飒有声，复上匾而没。合家大怒，急为去匾投之火，怪遂绝，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阳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颇聪慧，六岁病痞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迈矣，至第三子死时，抚尸恸甚，用刀剖儿腹，出其痞，复断其左臂，骂曰："毋再来诱我。"其痞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悬之树间，风日吹干，每触油腥，口犹能动。未期年，徐又得子，貌如前，痞虽不作而左手竟废，至今尚存，人呼为徐

支手。

鱼怪

会稽曹峩山，入市得大鱼，归剖食之。余半，置纱厨内。至晚，厨中忽有光，举室皆亮，迫视则所余之鱼，鳞甲通明，火光射目。曹大骇，盛以盘，送于河，其光散入水中，随波摇荡，婉转间成鱼而去。曹归家，屋中火发，东灭西起，衣物床帐，烧毁都尽，而不及栋宇，凡三昼夜始息。食鱼之人，竟亦无恙。

盗鬼供状

先君子在湖广臬司迟公维台署中，同事大兴人朱扬湖司钱谷。忽一日，狂呼，趋视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饮以姜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见地下砖响，有物蠕蠕然顶砖起，疑为鼠，以脚践之，砖亦平复。稍坐定，砖响如初。掀视之，有黑毛一团，类人头发，自土中起，阴风袭人，渐起渐大。先露两眼，瞪睛怒视，再露口颐腰腹，其黑如漆，颈下血淋漓。跃然而上，举手抱我足曰：‘汝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东盗也，法当死，汝作郯城知县，受我赃七千两，许为开脱。定案时，仍拟大辟，死不瞑目。今汝虽再世而吾仇必报！’言毕即牵我入地。我大呼，彼见众客至，舍我走。”众视砖迹犹宛然开。嗣后，其鬼无日不至，有人共坐则不至，尤畏臬司迟公，闻迟公将至，便抱头远窜。公大书几上曰：“问恶鬼，汝作盗应死，敢与法吏仇乎？汝欲报仇，应仇于前生，敢仇于今世乎？速具供状来！”鬼夜墨书其侧，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赃吏。某以盗故杀人多，受冥司炮烙数十年，面目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当死，有许我不死者在也。郯城县某老爷受赃

七千两，独不应加罪乎？’呼六十余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渐满，许我弛桎梏报冤。所具供状是实。”迟公无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护之。居月余，迟公生日演戏，诸客饮酒，强朱出观。朱曰：“吾待死之人，有何心情看戏？诸公爱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言。席散往视，朱已缢于床。迟公及诸友俱责家人何以不管，佥云：“灯下吹来黑气一团，奴辈便各睡去。”或云诸奴贪看戏，亦未必伴朱也。

时文鬼

淮安程风衣，好道术。四方术士咸集其门。有萧道士琬，号韶阳，年九十余，能游神地府。雍正三年，风衣宴客于晚甘园。萧在席间醉睡去，少顷醒，喟曰：“吕晚村死久矣，乃有祸，大奇！”人惊问，曰：“吾适游地府间，见夜叉牵一老书生过，铁锁锒铛，标曰：‘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异哉！”时坐间诸客皆诵时文、习《四书讲义》素服吕者，闻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几曾静事发，吕果剖棺戮尸。今萧犹存。严冬友秀才与同寓转运卢雅雨署中，亲见其醉后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无所伤。

鬼弄人二则

杭州沈济之，训蒙为业。一夕梦金冠而髯者谓曰：“汝后园有埋金一瓮，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处。”曰：“有草绳作结，上穿康熙通宝钱一文，此其验也。”明早往园视之，果有草绳，且缚钱焉。沈大喜，持锄掘丈余，卒无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乾隆甲子，冯香山秀才梦神告曰：“今岁江南乡试题‘乐则韶舞’。”冯次日即作此题文，熟诵之。入闱果是此题，以为必售。榜发无名，就馆广东。夜间

独步，闻二鬼咿唔声。聆之，其闱中所作文也。一鬼诵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沈惊疑以为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辞馆入都，以状具控礼部。礼部为奏闻，行查江南解元薛观光文虽不佳，并非冯稿也。获诬告之罪，谪配黑龙江。

汉江冤狱

曹震亭知汉江县，晚衙夜坐，见无头人，手提一头，啾啾有声，语不甚了。曹大骇，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殓，胸前尚温。过夜而苏，曰：被隶人引至阴府，见峨冠南面者，衣本朝服色。辕外人传呼汉江县知县曹学诗进，曹行阳间属吏礼，向上三揖，神赐坐，问：“有人诉公，公知否？”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词示曹，曹阅之，本县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属有冤，为前令所定，已经达部。我申详三次，请再加审讯，为院司所驳，驳牌现存。”神曰：“然则公固无罪也。”传呼冤鬼某进，阴风飒然，不见面目手足，但见血块一团，叫跳呼号，滚风而至。神告以曹为申救之故，且曰：“汝冤终当超雪，须另觅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状，手挥隶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梦醒，不觉汗之沾衣也。自此辞官归家，长斋奉佛终其身。

控鹤监秘记二则（删）

牛乞命

天台县令钟公醴泉为余言：其尊人守贵州大定府，设局办铅。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铅厂，数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观，牛伏地作叩

头状。因问牵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问价若干，曰：“七千。”钟曰：“以牛与我，以价与汝，何如？”牵牛者谢，领钱去，牛蹶然起矣。

猪乞命

奉天锦州府之南有天桥厂，海泊交易处，屠人缚一猪，将杀以入市。其猪乘间啮断绳索，奔至海客前，屈双足伏地。屠人执绳追至，海客询其市价，如数付与，以此猪舍于海会寺之龙神庙。人呼“猪道人”则应；曰“何得无礼”，则屈前双足，向人作叩首状。牙长数寸，脚爪环裹如螺，其大倍于常猪。

张世荦

张世荦字遇春，杭州府诸生。每入试场，仿佛有人持其卷者，迨晓则墨污被黜，积愤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闱，加意防范。试卷誊真，至晚另贮他所，坐号中留心伺察。睹一女子，舒手探卷。急执之，厉声问曰：“予与汝何仇，七试而污我卷？”曰：“今岁君应中解元，我亦难违帝命。但君当为我剖雪前言，择地瘗我，以释冤谴。我即君对门钱店女也。当日邻人戏谓君与我有私，君实无之，乃不为辨明，且风情自命。假无为有，以资嘲谑。既嫁而夫信浮言，不与我同处。我无以自明，气忿投缳。君污我名，我污君卷，迟君七科，宜也。”言毕不见。张毛骨俱慄，甫出场即访其家，告以故，而捐资助葬之，且为延僧超荐。是科揭晓，果中第一名。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观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笔法遒劲，隐而不见。欲见则以池水沃之，虽大旱不涸。相传钱妙真独居燕洞宫修炼，或谤之，乃于此刳腹洗心以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于洗心池旁培小阜，叠石塞牖，趺坐于中，嘱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应则已，不应则入收遗蜕。”呼之三年皆应，忽一日应曰：“可厌，吾去矣！”嗣后不应，启石视之，尸果僵。故称活死人墓。

屋倾有数

总宪金公德瑛视学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点名毕，灯下见红衣妇人从考棚趋出，冉冉腾空而去。问之仆隶，皆有所见。公心恶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题。日正午，诸生方握笔，忽考棚倾倒，压死三十六人。金公据实奏闻，上怜之，俱钦赐生员。

余亲家史少司马抑堂任福建臬使时，与粮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厅议事。闻梁上屋角沙沙有声，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声渐大，有鼠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动，急与四客齐出，则花厅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县俱来请安。史公笑谓曰：“设使四大员一时并命，则司、道之印，诸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沔布十三匹

杭州胡某，程九峰中丞之表侄也。中丞巡抚湖北，胡往求馆，荐

与荆州刺史某署中司书记事。半年后，胡妻在家病疟，忽为鬼所附，声如男子，听之，乃其夫也。口称：“到湖北后，蒙中丞公荐往荆州，宾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买沔阳布十三匹，现在署中，须着人往取。我客死饥寒，可供木主祭我，并广招名僧超度我。”家人闻之环泣，当即成服立主，以死无日月，未便报讣。亡何，妻病痊，家故贫，欲差人往楚迎丧，以无盘费，屡屡迁延。亡何，胡竟归里，举家骇然，以为鬼也。坐定谈说，方悟前所凭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顷之，衣箱到门，开之果有布十三匹，的系胡过沔阳时所买。

牛卑山守岁

广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阴，粤人呼阴为“卑”，因号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妇十人守之待旦，或懈于防范，被人戏以竹木梢抵之，则是年邑中妇无不淫奔。有邑令某恶之，命里保将土块填塞。是年其邑妇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后溲，致有伤命者。广东沙面上妓船如云，河泊大使专司船政，有总督某严禁之，随即海水溢漫，城不没者三板。地方绅贾，俱以为言，乃收回禁约以试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鬼拜风

钱塘孙学田开盐店温州城中，与友钱晓苍往来甚狎。钱有楼三间，封锁颇密，相传有鬼，人不敢居。孙素有胆，与同人贿胜，铺床楼上，烧巨烛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闻推门声，有艳装女子冉冉来，见烛光，意若畏之，敛衽再拜。每一俯首则阴风从其袖生，一烛灭矣。孙掷以剑，鬼走下楼去。孙知将复来，所恃惟烛，乃以所灭烛

重加点明，以身拥烛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状。见孙上坐，欲却欲前。孙以剑掷，鬼变恶状，上前格斗，彼此相持不已。忽闻楼外鸡鸣，遂化黑气一团滚楼而下。温州人为之语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风，但逢孙老，比鬼还凶。”

僵尸夜肥昼瘦

俞苍石先生云：凡僵尸，夜出攫人者貌多丰腴，与生人无异，昼开其棺，则枯瘦如人腊矣，焚之有啾啾作声者。

黑云劫

王师征缅甸，有昆明县皂隶叶果，死三日复苏，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门，如王者居。门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记甚忙。判毕则黑气一团覆于簿上，有椎腰蹙额自称劳苦者。叶阳寿未尽，以不在应死之数，故仍放还。路间私问鬼卒：“彼官吏所执何簿？”曰：“人簿三，兽部五。”问：“何为有簿？”曰：“从古人间征战之事皆天上劫数先定，无可挽回。一切应死者皆先写入‘黑云劫’簿中，虽一骡一马，皆无错误。终竟兽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兽五之说。”问：“应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即你家总督也。”其时督滇南者刘公藻，丙辰鸿词翰林，后自刎。

金秀才

苏州金秀才晋生，才貌清雅，苏春厓进士爱之，招为婿，婚有日矣。金夜梦红衣小鬟引至一处，房舍精雅，最后有圆洞门，指

曰：“此月宫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丽人盛妆出，曰：“秀才与我有夙缘，忍舍我别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携手就寝，备极绸缪。嗣后每夜必梦，欢好倍常，而容颜日悴。举家大惧，即为完姻。苏女亦有容色，秀才爱之如梦中人。嗣后，夜间酉戌前与苏氏交，酉戌后与梦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梦也。其父百般禳解，终于无效。体本清羸，斫削逾年，成瘵疾而卒。与梦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录，但记其赠金郎一绝云：“佳偶岂易寻，夺郎如夺彩。幸亏下手强，争先得为快。”

董观察

董观察名榕，官赣南道时，所属上犹县某村，素被山瀑冲没田庐。公为相度，开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为濂溪书院，规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忧，哀毁过度，欲以身殉。扶榇返里，至滕王阁下，维舟受唁。大吏亲来抚慰，观者无不谓董公真孝子，真好官。次早，方欲解缆，忽家仆等惊觅观察不得，急报守土官，沿江打捞，俱无踪迹。经一昼夜，尸竟逆流至丰城县沙岸上。验视之，犹白衣麻带，面目如生。乃具殓送至舟中。月余，公旧仆某偶至上犹，土人告以感公开河之恩，立庙祀公。仆欣然走至庙中，拜觇神像，则俨然公之面目。询立像时日，即公堕水夕也。

狐仙开账

和州张某，作客扬州，寓兴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无人敢居。张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称吴刚子，求见。揖而与言，风采颇异，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因问：“可是仙乎？”曰：“不敢。”张故贫士，意欲交结之以图富贵，遂设酒食与之饮

宴。吴亦答谢。未半月，张力竭矣，而吴之酒馔甚丰。张遂起贪念，终日嬲其设席，吴作主人，亦无吝色。如是者月余，吴忽不至。时遇霉雨，张开箱晒衣，则全箱空矣。中书一账，并质钱帖数纸，某日鸡鱼若干，某日蔬果若干，皆典张之衣服而用之。笔笔开除，不空设一席，不妄消一文。

皮蜡烛

上虞人钱姓者，为人佣工。夜归，见女路哭，问其故，曰："夫亡无归，家居夏盖山，一时迷路，求为指示。"钱与谐戏，相随至一室中，成夫妇之好。如是者数月，主人见其貌日憔悴，再三问钱，钱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与交时，须取渠一物以为验。"钱如其言，佯与欢笑而暗剪女发一束。女大惊走去。钱细视所居之地，全无房屋，其与此女淫处，精流蟹洞中，皆血也。发如烛而软，黑若牛皮，刀斫火焚不坏。自此不敢出门，匿主人家，未几，鬼入主人家，附其婢身作闹曰："还我钱郎！不还我者，即将钱郎交与汝家，我暂去，明年来捉。"且云："俟今秋汝寿尽时当来降祸。"至期竟不验。钱姓今犹存。此事台州张秀墀为余言。

乍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黎明大风雨，平湖、乍浦之海滨有物突起，自东南往西北，所过拔木以万计。民居屋上瓦多破碎，中间有类足迹大如圆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厅房移过尺许，仍不倒坏。

天开眼

平湖张敦坡，一日偶在庭中，天无片云，忽闻砉然有声，天开一缝，中阔两头小，其状若舟，睛光闪铄，圆若车轴，照耀满庭，良久方闭。识者以为此即“天开眼”云。

泥像自行

平湖张氏，世居兼葭围。其始迁祖名迪，字静庵，明洪武间人。殁时，其家泥塑静庵夫妇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庙中。所居屋归属长房，历四百余年，长房子孙贫，屋倾圮，仅存数间，而其像犹在。张氏故有宗祠，距静庵故居三里许。一日黎明，有乡人操舟者见两老人来雇渡船，遂载以行。问何往，云将之张家祠堂。既登岸，疾行如飞，舟人望之，见形躯渐小。无何，抵祠前，守祠僧闻扣门声，起视之，寂无所见，惟见两泥像在门枢下，一时惊以为异。其裔孙张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彩绘，别设一厨，供之祠中。

焚尸二则

平湖南门外某乡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砖书“赵处士之墓”。尸年四十许，貌如生。穿云履，蟹青绅袍，绅如一钱厚，不坏。掘者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惊。好事者为扛起残尸，血缕缕如注，乃仍纳棺中，加土葬之，是夕遂安。马姓至今无恙，为典史皂役。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方开棺，尸走出追之，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

苦，何不孝至此！”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张熙河所目击也。

美人鱼人面猪

崇明打起美人鱼，貌一女子也，身与海船同大。舵工问云：“失路耶？”点其头，乃放之，洋洋而去。云栖放生处有人面猪，平湖张九丹先生见之。猪羞与人见，以头低下，拉之才见。

花魄

婺源士人谢某，读书张公山。早起，闻树林鸟声啁啾，有似鹦哥，因近视之，乃一美女，长五寸许，赤身无毛，通体洁白如玉，眉目间有愁苦之状，遂携以归，女无惧色。乃畜笼中，以饭喂之，向人絮语，了不可辨。畜数日，为太阳所照，竟成枯腊而死。洪孝廉宇鳞闻之，曰：“此名花魄。凡树经三次人缢死者，其冤苦之气结成此物，沃以水犹可活也。”试之果然。里人聚观者如云而至，谢恐招摇，乃仍送之树上，须臾间，一大怪鸟衔之飞去。

续子不语卷一

狼军师

有钱某者，赴市归，晚行山麓间，突出狼数十，环而欲噬。迫甚，见道旁有积薪高丈许，急攀跻，执榀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内有数狼驰去，少焉簇拥一兽来，俨舆卒之舁官人者，坐之当中，众狼侧耳于其口傍，若密语俯听状。少顷，各跃起，将薪自下抽取枝条，几散溃矣。钱大骇呼救，良久，适有樵夥闻声共喊而至，狼惊散去，而舁来之兽独存。钱乃与各樵者谛视之，类狼非狼，圆睛短颈，长喙怒牙，后足长而软，不能起立，声若猿啼。钱曰："噫！吾与汝素无仇，乃为狼军师谋主，欲伤我耶？"兽叩头哀嘶，若悔恨状，乃共挟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颇端重，每见余执子姓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都统闻声而入，储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见不得大人了！"都统方为辨白，而储已将床下一棒自骂自击，脑浆迸裂。都统以为疯狂，急呼医来，则已气绝。

白龙潭

弥勒县旧城集，汉夷杂处，环山而居。山麓有白龙潭，宽可数亩，有良田千顷，筑土坝以畜水，俯临大河，水溢则启闸以泄之。雨时，二龙相斗，状如小蛇，或见巨木一段，蒙青苔而竖游，每每冲决坝岸。一日，众农栽秧，值细雨中，飞鱼大小成对，如摆队伍，有绛衣女子持扇挥之，偕至潭中，随即不见。相传龙女归宁云。夷人侬二家，天将暮，忽来衣孝服者，云来投宿，问其所需，则索卧房一间，一大缸满贮清水而已。侬疑客浴，遂如所请，并欲为备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烦，更当重谢。"侬问何事，客曰："此地龙潭后有大树，君往伐之，俟其将断，先用巨绳缚住，俟潭中有两羊相斗，即断绳倒树。"侬许之。黎明伐树，果见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斗。侬思当是此时，乃断绳而倒树，黑羊跃出，水亦平复。急归，欲告客以请功，客竟遁矣。问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户"。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启覆观之，则黄金满焉。始知客即白龙化身争潭求助者。于是潭遂以"白龙"名，而侬家至今称首富。

露水姻缘之神

贾正经，黔中人，娶妻陶氏，颇佳。清明上坟，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风当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沥酒祝曰："仓卒无以为献，一尊浊酒，毋嫌不洁。"祭毕，然后登墓拜扫而归。次春贾别妻远出，一日将暮，旅舍尚远，深怯荒野无可栖止。忽有青衣伺于道旁，问曰："来者贾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问为谁，曰："到彼自知。"遥指有灯光处，是其村落。私心窃喜，遂随之去。约行里许，主人已在门迓客，道服儒巾，风雅士也。楼阁云横，皆饰金碧。贾叙寒暄，问曰："暮夜迷途，忽蒙宠召，从未识荆，不解何以预知，远

劳尊纪？”答曰：“旧岁路中把晤，叨领盛情。曾几何时而遽忘耶？”贾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贤夫妇上墓祭扫，旋风当道者即我也。”贾曰：“然则君为神欤？”曰：“非也，地仙也。”问所职司，曰：“言之惭愧，掌人间露水姻缘事。”贾戏云：“仆颇多情，敢烦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阅，笑曰：“奇哉！君今生无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缘。”贾不觉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将为终身之耻，乃求为消除。仙曰：“是注定之大数，岂予所得更改？”贾复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贪财之心胜于好色。汝速还家，可免闺房之丑，不过损财耳。”贾屈指计程，业出门四日矣，恐归无及。又思为蝇头微利而使妻失节，断乎不可，乃辞仙而归。昼夜赶行，离家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门，则见卧房墙已淋坍，邻有单身少年，相逼而居，回忆仙言，不觉叹恨。妻问何叹，曰：“墙坍壁倒，两室相通，彼此少年独宿，其事尚可言？而来问我乎！”妻曰：“君为此耶？事诚有之，幸失十金而免。”贾询其故。曰：“墙倒后，少年果来相调，予逃往邻家，不料枕间藏金遂被窃去。今渠怕汝归，业已远扬。”问金何来，则某家清偿物也。贾鸣官擒少年，笞之，而金卒难追。此事程惺峰为予言。

缢鬼申冤

新安赵天如授徒黄氏，酷暑畏热，夜不成寐，向居停请易卧室。居停为指数处，皆不当意。惟一楼院，内多花树，清风徐来，赵喜之，黄似不可。赵疑切近内室，黄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赵云：“无妨。”遂移榻焉。秉烛以待，夜半忽闻梁间有声，观之则弓鞋双垂而下，年二十许之美人也。凭栏望月，取妆奁作梳沐状，复行至厢楼，揭起覆瓦数沟，取出白镪六封，摊几上，展玩叹息，仍复包裹，藏瓦沟中，覆盖如故。转身至赵榻前，将掀帷幕。赵

下榻叱逐，直至楼下，入后园竹林中而没。窥之，内有新厝棺，心知即此祟。明日，晤居停，问曰：“后园之鬼得无自缢者乎？为君家谁？”黄不觉泣下，曰：“死者为吾爱妾张氏，性最敏慧，掌出纳银钱。一日，收某处租三百两，甫交未几，及吾急需，则乌有矣。予一时盛怒，以污蔑之言骂之，讵知渠忿，竟寻短见。”赵曰：“是君暴急之过，然其事可得终明乎？”曰：“未也。”问有子否，则现拜门墙者是也。赵曰：“请为白其冤。”拉黄登楼，揭瓦沟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见鬼复下，如前作梳沐状，取笔题诗于墙，向榻前再拜而去。诗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沟。今朝冤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后此楼安静矣。

执锡二童

顺治进士蒋封翁名伊，求嗣于灵岩，梦禅僧指执锡二童为之子。因举长子，名之曰陈锡。后为云贵总督。晚年尝曰：“吾命中尚应得一子。”久之，梦其中堂曝锦被一床，一龙幡裹其间。适佃户曹姓者送租并携其女至，甫十余岁，裹旧锦衣嬉笑。公见大惊，遂留纳之，生文肃公。

赵氏三世为神

常州赵恭毅公，为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后，有苏州过姓者，尝识公于生前。后泛舟洞庭，薄暮见大舸顺风而来，旗灯皆书“湖广城隍司”，心窃异之。及迫视，则公危坐舟中，方据案视事。又陆先生子静，善敕勒之术，尝伏坛至二天门外，见公亦在二天门奏事。其子侍读公，以大臣子弟效力肃州军前，恭毅公薨，恩许奔丧。侍读哀毁遘疾，病中每自诧曰：“呕吐满地，使人难堪。吾何为居此职

耶？”众问何职，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为何神，越日，祷于东岳行宫，则两庑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见痰火司灯笼入门遂瞑。其子副使公殁后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见公自内出，讶曰：“妹何为来此？”延入谈家事甚悉。姑问：“兄现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间，家中多事，可属两侄，慎之！”遣二役持香送归。及苏，室中尚有余香。未几，族人以立嗣兴讼，弥年不宁。又未几，其嫂黄恭人下世。

张少仪观察为桂林城隍神

长洲顾某，以父久病，祷于神，愿以身代。一日，梦城隍神遣隶摄至署前，不得即入，见有肩舆远来，顾侧立以待，乃其师也，自舆中出，执手慰劳，且曰：“余已为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顾具以告。曰：“此大孝，吾当为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当改期。”遂苏。越日，隶摄如前，至则神召入问其父病状，对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隶杖之，顾不解，呼冤。未几，内送一纸条出，神见之，色始霁，曰：“汝父设药肆，某年大疫，不索药值，功德甚大。且怜汝孝，可以延寿一纪。”顾谢而出，问旁人神何以怒，曰：“兽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讹作柴。神始闻之，以为比父于兽，故怒，赖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见诸人，皆其乡先辈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缧绁，一人将递解远行。顾不识，问之，曰：“此原任知府某，为其部民所诉。张公为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问张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尝任云南粮储道，今河南巡抚毕公舅氏也。”张名凤孙，字少仪，长洲人，与余同举鸿词科，少时有“张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为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党官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谈显者矣。

尸合

山左王伦之乱，临清焚杀最惨，男女尸填河，高于岸者数尺。贼既平，启闸纵尸顺流而下，无赖者窃剥其衣，故尸多裸露。忽一女尸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闸侧，左足挂闸而止。俄一男尸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闸间，忽跃水而起，与女尸合抱，颈股交压。众以篙拨之，竭力不能开，须臾流去，亦不辨其谁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县李秀才，就馆村落。夕行迷路，远望丛木间灯火，趋之，见一茅舍，隐隐有读书声。叩其门，主人出迎，年四十许，见李延入，自称葛姓，素好读书，厌尘市嚣杂，故隐此僻处。且言其妻在家乏食，为妻母逼嫁，明日将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洁。既明，身卧冢上，并无屋舍。李骇极，趋归，道遇一妇衣绿衣，行且泣，临水将自投。李挽止之，询其所以，则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将夺其志，故觅死耳。李以去舍不远，邀归，与妪共述其异，养为己女。李年已五十余，忽举一子，视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戏以葛先生呼之，儿辄笑投其怀。

天后

林远峰曰：“天后圣母，余二十八世姑祖母也。未字而化，灵显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风涛不测，呼之立应。有甲马三，一画冕旒秉圭，一画常服，一画披发跣足仗剑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辄应，焚常服者则无不应，若焚至披发仗剑之幅而犹不应，则舟不

可救矣。或风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祷呼之，辄有红灯隐现水上，随灯而行，无不获济。或见后立云际挥剑分风，风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设一棍，每见群龙浮海上，则风涛将作，焚字纸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称‘棍师’者焚香请棍，向水面舞一周，龙辄戢尾而下，无敢违者。若炉中香灰无故自起若线，向空而散，则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时逢漳郡官兵征台湾，祭纛教场中，某随父往观，见后端坐纛上，貌丰而身甚短，急呼父视之，已不见。”

阴氏妹

吴郡申衙前阴某，有妹才十二岁。时方中秋，家人方共饮，闻比邻妇逆其姑，诟谇声甚厉。妹忽变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毁其几案，捉妇将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脱。挟归，问其故，犹拗怒咆哮，厉声曰：“我必杀此妇报其母！”家人强之卧，则鼾睡矣。醒而诘之，惭汗啜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绍兴西乡溪水甚深，一儿戏溪上，见虎来，儿窜入水，泅而出没，且觇之。虎坐岸上，眈视良久，意甚躁急，涎流于吻。忽跃起扑儿，遂堕水中。愤迅腾掷，溪水为沸，数跃数堕，竟不能起，儿获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兴朱竹君学士督学安徽，梦上帝召复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

成，泣辞，帝许之。醒而述其事于贵池令林梦鲤，闻者共异之。后视学闽中，谒武夷君庙，庙内施设位置与梦中一一吻合，心益异焉。任满复命，无疾而终。余按宋人说，杨文公初生时遍身紫毛，长一尺，自呼“武夷君”，与竹君先生相似。

九华山

九华山最著神异。相传明季海公刚峰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荤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随众参神，指庙中鼓问神曰：“此亦皮也，宁非荤耶？”言毕，忽霹雳从庙起，将鼓击碎。至今庙鼓无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顾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块然老鳏。为子娶农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爱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归。姜闻呻吟声，禀请延医，翁曰：“我足疾也，但须温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难？”乃为翁抱足眠。盖惟知尽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归，道经妹家，妹以嫂孝告之。子不能无疑，而难于发口，乃暮则抱襆被于别室，不与姜眠。姜心疑，骇问其夫，夫曰：“汝闻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实与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闻邻妪鸣锣诵佛声，出问何作，曰：“将朝九华。”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毕，见对山香炉峰悬崖绝壁，问彼何名，老衲曰：“此处名龙口香，心迹不能自明，可质证于鬼神者往焉。”姜闻大喜，执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弥，至今老矣，未见有敢登者，况娘子纤纤莲步，岂可冒险哉？”姜不听，直抵其处，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堕，众惜其已成虀粉矣。邻妪归，急告其翁，翁怪其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邻妪入，果见姜瞑目盘膝，坐蒲团上。妪等惊曰：“此即活佛，何须更朝九华？”于是齐声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张目而起，共验蒲团上有“九华山置”四字在焉。共问翁：“汝媳何时还家？”翁曰：“昨闻院内有声，心疑为贼，偕子往视，则飞下吾媳

也。目瞑若死，气息奄奄，故抬诸室，问之则曰：‘媳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并未虑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寻，足软便堕，亦不知何由而归家。’”妪乃为翁父子述其事。于是夫妻相抱大哭，远迩惊异。嗣后朝九华者，先来礼姜云。

张稿公

张稿公者，滇南总督衙门掌稿吏也。诚朴无私，历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开门，见缢尸高悬，细认为某甲，缘讼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许者。因复闭门静坐，以听外信。及朝暾上，再启门，则缢尸已不见矣。私心窃喜。旁午，忽闻县令出城相验，访死者为谁，则门上缢尸某甲也。始而骇，继而疑，终莫解其故。数月后，遇市上卖菜佣赵某，问曰：“某月之晨，君见缢者惊乎？”稿公闻之，招赵入室，款以酒食，问何以知，赵曰：“是予负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尔不相识，何故负尸？且负尸甚早，城门栅栏未启，奈何？”赵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贩菜，途遇友人，召予来此，曰：‘汝负此尸到某处，必有厚利，胜于贩菜。’予虑城栅未开，友曰：‘无伤，但从我行。’从之及栅，栅开；至城，城开。”稿公问友人姓名为谁，曰：“认其人，未问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尚未见还。”稿公出百金谢之，嘱勿扬言而别。一日，赵闲步入城隍庙，见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颇似己物，细认不谬，因摘去。且戏曰：“何久假不归耶？”次早在市卖菜，见前遇之友，责曰：“似尔为人，极难相与。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众前笑我？”赵方欲道契阔，问姓字，适呼买菜者又至，一掉头间，其友渺然不见。

受私桥

临安府张大兴李二为莫逆交。李家虽屡空，然赋性不苟，故张重之。一日，向张道贫苦，张适有积金数百，因尽出以付李，相约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数年间，李资本尽丧而归，闭门高卧，绝不见张。张静待之，许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门问之。李置若罔闻。张怒，互相争詈，观者如堵。问张则言李无良，问李则言张冒骗；两无中据，难定曲直。李哓哓不屈，张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庙盟誓摸钱，吾即休矣。"李谩应之。盖乡人信鬼神，相传城隍神最灵，神前熬油锅，置钱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烂，否则必烂，故胁之。明日，张果来迫李，李亦不惧，同往至庙，撞钟鼓，陈颠末，然后置铁铛熬沸油，掷一钱于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无恙，于是众咸非张，张亦不能再辨。后李别作生业，数年间满载而归，于是计算张氏本利若干，尽为归楚，亲登其门，张曰："交已绝矣，义不受金。"李曰："实借君物，何敢负德，待来世作牛马偿耶？"推让再三，张终不受。于是乡里为之区画：庙前有板桥已朽，请将此金易之以石。并问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时非敢昧良，实恐一经承认，即须原物，粉骨难偿。故先至庙祷神默佑，待发财时再报答张友。不意神灵如是。"众闻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后桥成无名，因颜其桥曰"受私桥"。

曹公梦

海阳曹孝廉铨得广西某县，亲友来贺，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异梦，几时入泮，几时婚娶，几时生子，中举选粤西某县，为穿白甲二将军所害。细纪所历，一一皆验，不爽毫发。今所选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蛮，野性莫测，先几之兆，可不趋吉而避凶哉！"于是有言梦不足征者，有以期年半载相机进退劝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县，民淳吏朴，公甚安之。数年后，忽有呈开银厂者，公为转详，奉上檄委公采办。公亲诣厂所，视其开挖。及矿，则见白气二

道，宛如长虹，直冲公前。公惊而仆，返馆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征。

治妖易治人难

汉阳令刘某性方鲠，治祝由科邪教过严，有奸民上控抚军，抚军戒饬之。公抗言抵触，抚军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阳州某案，若能审办乎？”刘唯唯。先是，沔阳有金桂姐，受黄氏聘，及婚期，彩舆迎至家，则两新妇齐出，簪珥服饰，声音体态，无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礼，仍以两女归金。金父母无从分别，于是两姓均以人妖莫辨诉官。由州至抚，案悬半载，俱未能决，故抚军以之难刘。刘禀请提案至抚军公署候审，并请临审时借用抚军宝印，抚军许之。临期，公唤两女，隔别细鞫，并其父母庚甲、产业陈设，一一盘诘。及核供词，如出一口。公乃唤二女至案前，曰：“观汝二人，原是一胞双生，若并断与黄家，恐尔父母不肯。吾今特设一鹊桥在此，能行者断合，否者断离。”乃铺白布如桥，从仪门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辞不能，盈盈泪下；一则欣欣然喜形于面。公叱泪下者逐出署外，唤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擎院印从头击下，两旁覆以网，乃现为狐，投之江中。于是案结。抚军大悦，奏升汉阳府知府。从此遐迩歌龙图再出矣。汉阳有茶客，携重资归，中途为盗所追，奔至汉川，求救于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诚若是，则此处非君所宜栖，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无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为具酒食，扫卧榻，嘱曰：“倘夜间有动作，但安眠，毋轻出。”视客寝矣，兄弟秉烛待盗。盗果踪至，彼此格斗，被孝廉杀其四，余三盗逾垣逃。天明呼客起，赴县呈报。讵知客出未几，府差早至，将孝廉兄弟锁去。盖黠盗伪作茶客，先以谋财害命连夜赴府击鼓求救，故刘公发差就近将孝廉兄弟拘到问供。孝廉兄弟陈述颠末，请释一人保家。公不许，并下于狱。盗返入孝廉家，将其家口尽杀而逸。及公

觉，急释之，已无及矣。呜呼，公能断狐，竟不免为盗所卖，岂非治妖易治人难耶？

伏波滩义犬

伏波滩，入广之要区，因其地有汉伏波将军庙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债而返，泊其处。船户数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当毕于斯，我辈盗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汙船舱，又需涤洗。"客哀求曰："财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毙，不惟中心无憾，且当以四百金为酬。"盗笑曰："子所有尽归吾囊橐，又何从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岂识其余？"乃出券示之，曰："此项现存某行，执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难为情，请赐尽醉裹败席而终，可乎？"盗怜其诚，果与大醉，席卷而绳缚之，抛掷于河。甫溺，有犬跃而从焉，俱顺流傍岸。犬起，抓击庙门，僧问为谁，不应，及启关，见犬走入，浑身淋漓，衔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随至河边，见裹尸，俱欲散去。犬复作遮拦状，僧喻其意，抬尸至庙，抚之，酒气熏腾，犹有鼻息。解其缚，验席上有齿痕，始知是犬啮断，乃与茶汤而卧。明晨，客醒曰："盗走水路，我辈从陆告官，当先盗至。"盖度其必执券而往某行也。僧诺，与俱。盗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盗果持券至，主人伪为趋奉，遣客鸣官，遂皆擒获。客偕犬同归，终老于家，不复再出，著《义犬记》。

浮海

王谦光者，温州府诸生也。家贫不能自活，客于通洋经纪之家，习见从洋者利不赀，谦光亦累赀数十金同往。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继又往，人众货多，飓风骤作，飘忽不知所之。见有山处，趋往

泊之，触礁石沉舟，溺死过半，缘岸而登者三十余人。山无生产，人迹绝至，虽不葬鱼腹中，难免为山中饿鬼。众皆长恸，昼行夜伏，拾草木之实，聊以充饥。及风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万怪，来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风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饥渴顿已，神气精爽。识者曰："此人参也。"如是者三月余，诸人皆食此草，相视各见颜色光彩如孩童时。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数十，见人在山，泊舟来问，知是中国人，遂载以往，皆朝鲜徼外之巡拦也。闻之国王，蒙召见，问及履历，谦光云系生员。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耶？"因以"浮海"为题，命谦光赋之。谦光援笔而就，曰："久困经生业，乘槎学使星。不因风浪险，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馆待如礼，尝得召见，屡启王欲归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资送谦光并及诸人回家，王赐甚厚。谦光在彼国，见诸臣僚赋诗高会，无不招致，临行赆饯颇多，及至家，计五年余矣。先是，谦光在朝鲜时，一夕梦至其家，见僧数甚众，设资冥道场，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绖以临，谦光亦哭而寤。因思数年不归，家人疑死设荐固矣。但我无子，巍然衰绖者为何？诚梦境之不可解也。但为酸鼻而已。又年余抵家，几筵俨然，衰绖傍设，夫妇相持悲喜。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梦回之夕。又问衰绖为何人之服，云："房侄入继之服也。"因言梦回时亦曾见之，更为惨然。

刑天国

谦光又云：曾飘至一岛，男女千人，皆肥短无头，以两乳作眼，闪闪欲动，以脐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声啾啾不可辨。见谦光有头，群相惊诧。男女逼而观之，脐中各伸一舌，长三寸许，争舐谦光。谦光奔至山顶，与其众抛石子击之，其人始散。识者曰："此《山海经》所载刑天氏也。为禹所诛，其尸不坏，能持干戚而舞。"余案颜师古等《慈寺碑》作"刑夭氏"，则今所称"刑天"者，恐是

传写之讹。又徐应秋《谈荟》载无头人织草履，盖战亡之卒，归而如生，妻子以饮食纳其喉管中，如欲食则书一“饥”字，不食则书一“饱”字，如此二十年才死。又将军贾雍被斩，持头而归，立营帐外，问：“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帐中人应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此亦刑天之类欤？

万年松

广东香山县凤凰山有万年松数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随梯转移。洋人怒，用鸟枪击之，连发数十枪，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虹桥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峰山洞中凹处有大木千百条，横斜架立，千万年不朽不落，色如陈楠。朱文公云：“是尧时居民所栖避洪水处，后水退而木存。然木状非受过斧斤者，山洞罗列群木，如民间开木行者。然山下滩水湍急，舟不能泊。”余至武夷亲见之。后到杭州又见孙景高家藏虹桥板一片，木微香，肌纹细润，梁山舟侍讲镌诗其上。

天上过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风雷大作，仪征县江边一客船被风吹至空中，落在洪泽湖沙滩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盘碗，俱丝毫无损。但据扬州人云，是日亲见有一船从云中过去，初意犹以为大鸟也。

续子不语卷二

鬼状

河南祥符县，最繁剧，凡各州县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审者，多委办焉。自理词讼，虽常接受，而示审无期，反致沉搁。令尹鲍公勤于堂事，一夕收呈状若干，未及细阅，即交幕友批发。次日，幕友问公曰：“某处命案可往验否？”公曰：“未见呈禀，安得有此？”索状观之，则是谋杀亲夫状也。内载奸夫姓名，自称双瞽某被杀某处，屈指计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悬十六年，事颇怪。”因将各呈俱为批发，独压其呈不发。逢收呈日，又亲点名过堂，并无瞽者。及晚查阅，则前瞽者呈又在内矣。公问书役：“汝辈可识刘顺否？”或答曰：“有其人，现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请拘凶犯，臬司交公带讯，供认不讳。先是，刘顺本属无赖，在城外河口以驮人渡河为生。值瞽者夫妻同行，见其妻有姿，遂萌恶念，于负渡时即戏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殊非终身了局。倘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动，共绐瞽者憩树间，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妇。伪作逃荒者至外县雇佃于巨绅家，遂学烹饪，颇有所积。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即往掘验，尸未朽，伤痕宛然。于是刘夫妇皆伏诛。

驱狐四字

周公世僎宰虞城时，有耿家庄刘化民家患狐，百法驱禳无效，因诉于公，牒移城隍。公从其请。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祟之益甚。公谓神且莫制，殊难为力。其友沈松涛曰：“予在息县，有巨绅某之子，甫毕姻，迫于父严恐恋新婚，促令从师远读，

且督责曰：‘无故不得擅归！’其子绸缪燕尔，未免妄想。一日，独坐书斋，见隔墙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见墙上立金甲神，手执红旗二杆，一书‘右户’，一书‘右夜’，向女招飏，女杳然遂灭。今试写四字在纸上试之，何如？”因裁黄纸二方，研朱砂书之，令刘持归，贴户牖间。是夜狐来，果却步而言曰：“户夜神在此，今且让汝。三年后当再来。”从此寂然。周旋即升去，不知其后若何。其时内幕蒋生知此情节，闻绍兴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缠，蒋乃教以用朱砂如法书“右户”、“右夜”四字，贴其楼窗，无风自启，楼上狐扒窜一夜，声如铁甲，至曙始息，狐尽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于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志之。

女鬼守财待婿

安阳县杨某，开客店。有女适汤阴县邓某，负贩家贫，杨妻杜氏常以钱物周给之。杨蓄白金数十两，扃椟中，妇思窃少许与婿作资斧而未得间。一日，邻人招杨饮，妇眴夫出，因启椟，历试数钥，锁始开。取金才出，闻杨遽归，妇仓卒纳金怀中，闭椟阖锁而起，然金在手，无处藏匿，往埋后苑土中。杨夜启椟不见金，知为妇窃，疑其赠与所私，诟詈百端。妇忿极，俟夫睡熟，缢死。死后鬼常作祟，杨不能安其居，乃卖屋远徙。先是，妇未死时，邓已携妻往湖北依其叔。叔业酱坊，六旬余无子，见侄大喜，认为己子，自是邓夫妇身登乐土矣。数年后，杨女思其父母，倩夫往探，邓襆被往，则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暮，邓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辞曰：“客房已满，无下榻处，惟后堂两楹，相传有鬼，能祟行旅，至今扃闭，无人歇宿。”邓云：“此屋旧属予岳家，乃予熟游地，何曾有鬼？纵有鬼，暂歇一宿，谅亦无碍。”主人从之，移灯启户，设床扫尘，邓展衾解屦，和衣偃息。夜将半，闻堂西角嘤嘤哭声，急起视之，一女鬼披发垢面，倾身来扑。邓跣足急走，幸堂中设一方几，籍以障身，鬼东人

西，鬼南人北，骇极欲号，而口不能出声。见庭中月白如昼，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犯，惟两目眈眈注视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墙，邓负墙立，须臾，月移至膝，鬼蹲身来曳其足。邓叹曰："不意邓某乃死于此！"鬼闻语遽释手曰："汝为谁？"曰："我汤阴邓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几误杀汝。"因告以身死原由及埋金处，曰："趁天未晓，无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祟者，守此财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复作祟矣。"仍趋堂西角而灭。邓往掘地，果得金。携归，因益营运，家小丰焉。

僵尸食人血

吴江刘秀才某，授徒于元和县蒋家。清明时，假归扫墓。事毕，将复进馆，谓妻曰："予来日往某处访友，然后下船到阊门，汝须早起作炊。"妇如言，鸡鸣起身料理。刘乡居，其屋背山面河，妇淅米于河，撷蔬于圃，事事齐备，天已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频呼不应，揭帐视之，见其夫横卧床上，颈上无头，又无血迹。大骇，呼邻里来看。群疑妇有奸杀夫，鸣之官。官至检验，命暂收殓，拘妇考讯，卒无实情，置妇狱中，累月不决。后邻人上山采樵，见废冢中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盖微启，疑为人窃发。呼众启视，见尸面色如生，白毛遍体，两手抱一人头，审视，识为刘秀才。乃诉官验尸。官命取首，首为尸手紧捧，数人之力挽不能开。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鲜血淋漓，而刘某之头反无血矣，盖尽为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妇狱中，案乃结。

鼠鬼

汉阳崔某，家素封，选云南知县，携家到任，留一老仆守门，自厅以后俱封锁而去。数年后，罢官旋里，居才数日，家人群告佛楼上每夜有怪。崔素胆壮，移床宿楼下思觇其异。漏初下，灭烛就枕，即闻楼上拍案声，捶椅声。绕楼行走声，又如官府出门皂役拖板子声。少顷，渐次下楼，降梯一级，又如椎击梯板声。崔骇极，拍床大叫，又如人复曳椎上楼声。家人毕集，以火上楼烛之，虚无一物。益信以为非妖即鬼，延巫觋祈祷不灵，一邑哄传崔家有鬼。崔蓄梨园一部，内有胆大者数人，思一睹鬼状，乃入夜涂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将军侍立，然烛以待。忽一鼠自神龛顶上窜下，尾大如棒椎，二人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体迟滞，顷刻就缚。细视其尾，乃灰尘凝结，重可数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窃食灯油，予自后潜捉其尾，鼠力窜脱去，尾则尽褪，膏血沾裹灰尘，日积月累，致作此状，曳地作声。"笑数月来祈禳纷纭，空见鬼也。

鳖精

吴县孙香泉女，适同县某生。女偶食鳖，得怪疾，喜则明妆炫服，笑舞百出；怒则抛盆掷碗，诟詈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数人之膳。日渐尪羸。女为祖母所钟爱，因迎归养病。禳祷医药无验。数日后病辄一止，止时即如平时。家人问病状，女云："初见一皂巾绿袍人向予脸嘘气，即身不自主，其一切语言举动，皆绿袍人所为。"问："食兼数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绀衣人暨两皂衣人向绿衣人索食，借予饮噉以飨之。绿衣人临去必伸长其颈，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时香泉客河南毕中丞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孙即束装归，携女避玄妙观蓑衣真人殿中，祟如故。孙思载女远出，或可避之，赁船欲往扬州。无锡顾晴沙观察与孙友善，闻其事，迎至家中，怪亦随往。观察肃容庄论，冀以正理压服之。女掩耳曰："腐气！迂儒之谈，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锭，细珠数粒，

示观察云："此绿袍人聘我礼也。约月望来娶。"孙恐女为怪祟死，急偕女解维遄发，将抵镇江，女忽云："彼若往扬州，我辈畏江神奇老爷，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计矣！不必待望日，即于此时娶之可也。"女旋即偃卧呼号，腹痛欲绝。孙恐女即死，许其返棹旋里，女腹痛顿止。至望日，家人惶惧，恐女有不测，而女故无恙。孙因札致毕中丞，为代请龙虎山张真人除怪。真人得书，遣邹法官至，设坛作法，三昼夜而女病痊。孙问是何怪，法官云："绿袍者鳖，绀衣者虾，皂衣者龟。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婿家杀其子孙太多，故率其类来报仇。适遣六丁尽已拘去，汝女无患矣。"余按江神名奇相，见《博物志》。

雷异

金坛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时与某姓为婚。未几某卒，妻矢志抚孤，屡遭饥馑。子既长，不能行娶礼，遂嘱媒氏辞婚，令别择婿。某夫妇询之女，女志坚不夺，媒复命，母子计无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数年来饥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为而父延一线也。今茕茕相守，虽百年何济？余昨已议改醮某姓，得金若干为汝取妇，若干偿宿逋。今金具在床头，汝可视之。"子噤不能出一语。母泣曰："速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妇成礼，然后去。"子泣不应，母促之再三，乃往。时邻左博场有群匪窃听，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缢。越宿，子偕媒来，启户不见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己入内，见母已死，痛极，亦缢。媒怪其久不出，呼之无应者，窥其寝，母子俱悬梁死。骇极而号，邻众毕集，咸不解其故。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闻之亦缢。时方隆冬，天忽阴晦，雷电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断而苏，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时闻其事者，相与叹曰："贞烈、节、孝三事，萃于一门，而一时俱死非其命，若无人为之申理，雷为之申者，斯亦奇矣。至于苏男女

二人，使之完娶，而节母则听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谁谓雷无知耶？”

纪曹孝廉梦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时，冬月染疾，困卧五六日。一日，梦在治西横街，有在后呼其姓名者，回睨不相识，叩之，则曰：“奉府君召。”问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适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缓颊云：“我同侄往何如？”公人颔之。曹于路问公人云：“近闻城隍非杨公，谁为摄篆？”曰：“东汉袁公也。”遂别去。用章挈履青同行，步履迅疾，街衢月色甚皎，但觉阴气中人，两旁屋宇门户俱掩，门楣上各树楮锭一二串，数里中所见无异。俄达一旷野，遥望高垣如城，正南有双扉，用章叩之，内有人应声，启扉入，命向东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在，觉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门首，见室前有十数人，或绳系足，或索拴颈，坐立不等，室后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槛外。忽诸囚咸伸一手出户，如索物状。诸羊豕俱来嗅衣啮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无礼，所需当即见付。”未几，公人传讯，出票相示，方恍然知为前身，且曰：“君父子为人作券中，其人负心，今屈求一证耳，毋惧也。”至署门，有吏捧册来，词色间似索规例。前一人又曰：“有，有，迟日取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如探访公事者。官隶挥叱之，遽闪避，但见壁上如黑烟一片，缕缕散去。俄闻内升座讯供，用刑拷掠声甚厉。少顷，有人出外，云：“勿须到案，某吐情实矣。”见内牵出一囚，发蓬松覆额，一手着膺，一手抚背，胸口索贯其中，并缚前后手，疲惫斜行，意即捕囚也。署前各散，寂无人踪，探首窥内，厅堂三楹，两廊肩舆牌棍仪仗悉如人世衙署。进数武，母舅周子坚已先在，曰：“甥来作证耶？”因相劳苦。盖翁即宿世债主云。时翁之仲兄方死，语次及之，翁泫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见也。”正叙语间，前吏来曰：“请回已久，何尚滞此？”随

之出署，前见一大池，垣周四围，池中一迳，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声。蓦然堕水，水如涡旋，旋转甚疾，心甚惶迫，忽见岸上莲灯万柄，闪烁照耀，往来不定，其行甚速，灯亦渐远。陡然搁浅，一无所见，视之乃治后玉带河滨也。月光西坠，谯楼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翁出北门，己仍向西返舍，豁然而醒。身卧床上，望月影，听更声，一一如梦。自是病痊。

缢鬼畏魄字

濑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长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见如家人。俄乙妻死，续娶少艾，甲以嫌不往，踪迹久疏。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许，忽见乙前妻至。甲心动色变，乙妻曰："伯无惧，妾方有求于伯。吾夫后娶者，勤于家事，善抚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缢鬼知之，将令投缳。此人若死，吾家荡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师巫，往何能驱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恶戾之气，妾焉敢敌？须伯一往。"甲不得已，随之行，至门，门已闭矣。乙妻已从旁隙入启户，不知何时已燃灯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丽人来假道者，即缢鬼也。坚坐勿动，彼自不敢前。妾当在座后视之。"少顷，果见一女，手执红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不应，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当复来，来则意态甚恶，伯勿怖也。"须臾，女至曰："君胡弗避？"甲仍不睬。女忽披发噀血，突至甲前，甲厉声叱之，鬼亦灭。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两指写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入不能出矣。今虽暂灭，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寝门。"甲如言。乙从梦中辨其声，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问我，且问尊嫂安在？"乙绕床扪之不见，急启门呼甲入，烛之，乃悬于床后。共解其缢，灌以汤，徐徐而苏。乙问妻何苦寻死，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妇人邀我至园中，寻玩片时，见若有圆窗者，令我引领望之，我头

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具述所遇，而乙前妻杳无迹矣。江西堪舆陆在田与甲善，言其事。

蔡哑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庄。家贫行乞，人皆呼为蔡哑子，哑子无他技，诸乞儿莫善也，独有许道士待之厚。久之，许道士死于朱家村，尸有重伤。许氏鸣朱某于官，锻炼成狱，拟大辟。或曰：“朱某实毙之，罪诚当。”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哑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哑子来，与尔食。”蔡哑子忽张目大言曰：“我为朱氏雪冤而来，勿暇食也。”村中老幼惊骇。时朱氏以许道士一案，家产荡然，计无所出，谓哑子曰：“事关人命，汝无戏言！”哑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于是朱氏族众及邻保数百人共拉哑子入城。太守李公适坐堂皇，诘讯哑子，哑子曰：“杀人者许雨公也，与朱某何与？”历言情事凿凿。因即签拘许雨公。雨公方与朋辈避暑瓜棚赌钱，拘至，一讯而伏，立出朱某于狱。初雨公与朱某争客行不遂，故设计拉许道士于僻所殴毙之，舆尸朱某门。事甚秘，然独不避蔡哑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队中作谢。诸乞儿曰：“噫！哑子死矣。”盖即朱某出狱之日云。

珠泾纪事

嘉兴珠泾，地濒湖，有童年十三岁，跨牛背，缰绳拴于腰，饮牛于湖。牛入水渐深，没及童足，久许，牛忽惊走，童颠堕水。岸上人恍见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绳尾拽起一鲇鱼，形如小舟，群哗然，始知牛初为鱼所啮，负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堕，而童与牛绳相系，鱼虽饵童而绳不得脱，因为牛曳出，如渔人之钓者。众操刀斫

鱼，冀童尚可救。及童出，气已绝而衣服发肤毫无所损。脔鱼肉秤之，得三百八十余斤。封君朱绪三自吴门归，述其事云。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叶氏姊

叶星槎别驾之姊，适张氏，婚未四十日而寡。无子，归守节于母家。别驾为请旌于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游园中，忽冷风如箭，直射其心，卧床医药罔效，而食量顿增。素持长斋，病后大索荤腥，且能兼数人之食。终日向空絮语，两手作支吾拒抵之状。颐颊间时有伤痕，彻夜呼号，侍婢皆不得眠，唯别驾在坐则安睡片时。如是数月，医者莫能名其病。别驾乘其神气稍清时询以“终日喃喃与谁共语？所患何处痛痒而呼号不止？”姊初不答，强问之，乃长叹曰：“前世孽也。彼日我游园时，忽阴风吹来，毛发俱悚，急归房中，见一短小妇人，面丑而麻，着白布单衣，浑身补缀，携两小男，亦丑恶，蓝缕相随。妇呼我曰夫，儿呼我曰爷。我前生乃男子也，江西人，姓顾，饶于财。妇为我妻，两男皆我子，我嫌妇丑，鸩杀之，并鸩二子。而连娶二美妇，以天年终。妇沉冤百年，索我不得，上年遇张得新，得新前世与渠有瓜葛亲，乃告知我在此处，并引之至园。又以室有乩坛不得入内，匿园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偿命。我亦恍然觉前生杀妻杀子，实皆有之，犹忆身死后阎罗王以我生前有罪须审，但怨主未至，且罚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于心目间，悔之无及。彼母子三人者，日披我颊，扼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饱；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声。其苦甚矣！惟弟在侧，则三鬼潜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隐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丑。今不得不以实告，弟须为我传说于世，使知因果显应，虽隔世不相宽假，虽念佛斋僧，丝毫无益也。”言毕，泣数行下。所谓张得新者，乃叶之老仆，死已多年者也。别驾闻之，骇然向空喝

曰："冤冤相报，理所固然。然汝辈果含冤，何不索报于前世未死之时，而容其以天年终？又何不索于既死之后，而容其再转人身，迟至七十余年之久？太觉糊涂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结，我为尔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摇头曰："渠说不愿，只需两件衣服上身便好。"叶即制大小纸衣三袭，方持入户，姊忻然起坐床前，两手尽力扯擗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烂不堪，纯以断线缝补，解之不开，我为尽力撕之，才得脱体。今甫换新衣，便觉容貌渐渐可观，虽丑亦象人矣。"其实纸衣犹在桌上，未焚，乃谓三鬼已着于身也。别驾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姊呢喃片刻，云："渠尚要黄金数锭，白银一千两。"别驾有难色。姊曰："勿难，只佛草数茎，锡锞一千耳。"佛草者，麦草也。于是眷属辈群取麦草，朗宣佛号而断之。麦草中间有零星颗粒坠地，姊曰："是绝好珍珠，何可抛弃？"皆令拾起。顷刻得草数百茎。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胜矣。宜更与一包袱。"乃剪纸为袱，并锡锞一千焚于床前。姊即瞑目鼾睡。别驾出见客，逾数时，姊醒。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亲送出大门。"问："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谢，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见官府矣。我送渠转入门时，弟方送郑六爷出。我避于门侧，弟不看见我耶？"郑六爷者，别驾所见之客，内室所不知者也。群相骇异。自是姊安眠，不复索饮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来矣！"又呼曰："三奶奶来矣！"呓语相寒温，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询之，则云："此二妇乃我前生继娶之两室也。阴司以大奶奶事要质审，故将二妇囚闭已久，不得托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财，向各衙门告准，放出两妇质讯，故先来相看。"且云："明日当赴城隍处听审，我其休矣！"呜咽不自胜。至夜三鼓，呼号甚惨，迟明称右股痛甚，视之一片红肿，若受杖者。次日，复呼左股痛，继呼足踝痛，皆红肿溃烂，流血淋漓，委顿特甚。潜语别驾云："我事本无可辨，到案即一一承认。乃既两次受杖，复一次受夹，而案终不结，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余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事，别驾亲言之。

牟尼泥

进士汤聘为诸生时，家贫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数人拘之到东岳。聘哀吁曰："老母在堂，无人侍养，聘死则母不得独生。且读书未获显亲扬名，乌可即死。望帝怜而假之年。"东岳帝曰："汝命止秀才，寿亦终此。冥法森严，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寿算也。"聘扳案哀号，声彻堂阶。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圣人裁夺。"命鬼卒押至宣圣处。宣圣曰："生死隶东岳，功名隶文昌，我不与焉。"回时，路遇普门大士，哀诉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劝世？"鬼卒曰："彼死数日，尸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补完其尸。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来。泥色若栴檀，其香不散。因与善才同至家，而尸果腐烂，蝇蚋噪于外，虫蛆攻其中。见一灯荧然，老母垂涕。是时死既七日，尚无以为殓也。善才以泥围尸三匝，须臾臭秽渐息，蝇蚋四散，虫蛆亦去，腐烂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气。善才令聘魂归其中，从口入，曰："我返报大士去矣。"尸即蠕动。聘张目见母在傍涕泣，亦呜咽不禁。母惊而狂叫，邻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备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无功名，命限已尽，力求报父母恩，大士命持贪、淫、荤、酒诸戒，与我功名寿算。男惟不能断酒，余俱如所戒。大士许男成进士，但命无禄位，戒勿仕而已。"复顾母曰："勿怖恐，男实再生也。"后聘举戊戌进士，就真定县令，卒于官。

獭怪

郭生者，吴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读书，有好女子到其家，与之狎，自是过午辄至。不意为生妹窥见，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妮，因为之婚。及新妇入房，启帐，见好女子在焉，大惊走避。举家哗

然，逐之，其女了无惧色，反毅然责生曰：“我与若十年夙姻，奈何恋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祷于法师施亮生，起醮坛作法，敕王、朱二天君持剑击，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见神将下击，伏我脚下，被神将斫百余创，破颅而遁，殆即死矣。”怪果绝，郭生亦无恙。居无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后求法师来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骂曰：“吾翁已千岁，郭家杀之，吾必灭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识我为上方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獭，颇饶功行，与郭氏子有缘，为汝所杀。今其子孙诉于我，我来与之伸冤，汝之法无奈我何！”法师正惶惑间，忽死者皆苏。人问其故，曰：“昨见五鬼甚悍，拉我们至一窟中，见群怪舁一死獭，身被百创，头颅粉碎。众妖缟素发丧，吊者皆鳞介之属。闻相聚商量，议倚贵神为援，赂献珠宝无算。贵神者，即上方君。上方君贪其贿，面许之。群孽得贵神援，欲悉族类与法师相抗。忽闻空中万马奔腾声，有金甲神腾空而下，曳铁链数十百条，围缚群孽而去。故我们依旧得活。”从此郭氏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临试日，至校士馆门，腹痛甚。广文引验，主司放归。及抵家，腹中隐隐作人语曰：“我为姚洙，金陵人。明初为偏将，隶魏国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帅与我千人剿山贼，深入被围，艳我妻潘氏，求援不发。我与千人死伤殆尽，生还者不数人。因强纳我妻，不从，自经而死。欲报已久，故来索命。”家人诘之曰：“彼时何不即报，乃迟数百年始报耶？”曰：“彼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报。乃再世则为高僧，至三世则为显官，有实政，又不得报。即今生彼亦有科名，尚不得报。今彼一言而杀三命，禄位已削，方得报之也。”问杀三命者何事，曰：“渠某月日错告某为盗，并其妻、弟俱死，非杀三命耶？”先是，朱生被窃，心疑是邻人张某

所偷，告官究治，以形迹可疑，真赃不获，张与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实有之。时同邑有周生者，学法治鬼怪，颇验。闻之往候，朱生有惧色，腹中不作声。周生出，复大言曰：“我岂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莲者，候朱，见朱痛楚状，乃口诵其咒，腹中曰：“师德行人，乃诵咒禁我耶？”西莲曰：“我与汝解冤，何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须诵《法华经》。师所持咒，是《秽迹金刚咒》，命恶神强禁我，我岂服哉！”西莲曰：“我即起道场诵《法华经》，能解仇释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冥镪若干，定立券约，书中保，曰：“依我，我即舍之去。但我贵者，当从口中出，诸跟随者从后窍出。”朱生遂呕痰斗许，下溲数日，而声遂息。越数日，腹中复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贼围者又甚众，渠等不肯释，奈何？”于是闻千百人喧阗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

撮土避贼

江州医生万君谟，业甚精，远近就医者络绎，君谟皆尽心疗之，绝不计其有无酬谢也。甚有贫者款之于家，病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门求医，万诊之曰：“师病痞膈，服药数十剂可以平复。”道人曰：“来自庐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余果瘳。崇祯末年间事也。其时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谟忧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谟曰：“糊口之外，毫无长物资生，且无别业栖托，奈何？”临行，道人令君谟取土斗许，咒之，命藏于功德堂中，晨夕焚香，猝有贼至，取升许土撒前后门，闭户不出，只吃炒米，不举火食，度贼退后乃出。贼入城数次，及官兵至，俱用此法，绝无所损。邻人有回视者，云：“但见云雾而已。”及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弥思老虎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

子不语娘娘

固安乡人刘瑞，贩鸡为生，年二十，颇有姿貌。一日，驱十余鸡往城中贩卖，将近城门，见一女子，容态绝世，呼曰："刘郎来耶？请坐石上，与郎有言。我仙人也，与郎有缘，故坐此等君。君不须惊怕，决不害君，且有益于君。但可惜前缘止有三年耳。君此去卖鸡必遇一人全买，可以扫担而空，钱可得八千四百文。"刘唯唯前行，心终恐惧。及至城中卖鸡，果如所言，心愈惊疑，以为鬼魅，思避之。乃绕道从别路归家，则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缘早定，岂君所能避耶？"刘不得已，竟与成亲，宛然人也。及旦，谓刘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惯，须改造数间。"刘曰："我但有鸡价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须虑及于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产，是君叔刘癞子地乎？"曰："然。"曰："此时癞子在赌钱场上输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银，君如数与之，地可得也。"刘往赌钱处，果见乃叔，被人索赌债，捆缚树上，见刘瑞，喜不自胜，曰："侄肯为我还赌钱，我情愿将房地立契奉赠。"刘与钱立契而归。女在其屋旁

添造楼屋三间，颇为宏敞，顷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从来也。乡邻闻之，争来请见。刘归问女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见，但乡邻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恶其人，叫他不必来。”刘以告王，王不肯，曰：“众邻皆见，何独外我？”遂与群邻一哄而入。群邻齐作揖呼嫂问安，女答礼回问，颜甚温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骂曰：“我早知汝积恶种种，原不许汝来，还敢如此撒野？”厉声喝曰：“捆起来！”王五双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颊不已。于是众邻齐跪，代为讨饶。女曰：“看诸邻面上，叉他出去！”王五踉跄倒爬而出。嗣后远逃，不敢再住村中。女为刘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刘家业小康，不复贩鸡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儿置刘怀中，而痛哭不已。刘惊问故，曰：“郎不记我从前三年缘满之说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数，丝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后，君不妨续娶。嘱后妻善抚我儿，须知我常常要来看儿，我能见人，人不能见我也。”刘闻之大恸。女起身径行，刘牵其衣曰：“我因卿来之后，家业小康，今卿去后，我何以为生？”女曰：“所虑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长寸余，赠刘曰：“此人姓子，名不语，服事我之婢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君打扫一楼，供养之，诸生意事，可请教而行。”刘惊曰：“子不语得非是怪乎？”曰：“然。”刘曰：“怪可供养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与我为夫妻耶？君须知万类不齐，有人类而不如怪者，有怪类而贤于人者，不可执一论也。但此婢貌最丑怪，故我以‘子不语’名之，不肯与人相见，但供养楼中，听其声响可也。”刘从之，置木偶于楼中，供以香烛，呼“子不语娘娘”则应声如响，举家闻其声，不见其形也。有酒食送楼上，盘盘皆空，但闻哺啜之声。踏梯脚迹，弓鞋甚小。女临去时，犹与刘抱卧三昼夜，早起抚之，渺然不见，窗户不开，不知从何处去也。供子不语三年，有问必答，有谋必利。忽一日，此女从空而归，执刘手曰：“汝家财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则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语娘娘妾亦携之而去也。”嗣后向楼呼之，无人答矣。其子名钊，入固安县学。华腾霄守备亲见之。

枯骨自赞

苏州上方山有僧寺，扬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闻阶下喃喃人语，召他客听之，皆有所闻。疑有鬼诉冤，纠僧众用犁锄掘之，深五尺许，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并无他物。乃依旧掩埋。未半刻，又闻地下人语喃喃，若声自棺中出者。众人齐倾耳焉，终不能辨其一字。群相惊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禅师，德行甚高，能通鬼语，盍请渠一听？"汪即与众人请禅师来。禅师伛偻于地，良久，谇曰："不必睬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后无人奉承，故时时在棺材中自称自赞耳。"众人大笑而散。土中声亦渐渐微矣。

藤花送终

吏部衙门有藤花一枝，系千年之物，古干如龙，一人不能合抱，叶覆三间堂寝，夏日尤凉，每与牡丹齐开。乾隆六年，冢宰甘公汝来，与果毅公纳亲选官堂上。甫唱名抽签，而甘公薨于椅上，手犹执笔未落也。纳公奏闻，上赏银一千两，命所属经纪其丧。其夕，藤花盛开，结蕊发花，大香三日，较暮春时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征也。

续子不语卷三

犰

常州蒋明府言：佛所骑之狮象，人所知也；佛所骑之犰，人所不知。犰乃僵尸所变。有某夜行，见尸启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满其棺，而己登农家楼上观之。将至四更，尸大踏步归，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张目怒视，其光睒睒。见楼上有人，遂来寻求，苦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惧，不得下，乃攀树枝，夤缘而坠。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踯躅良久，作怪声哀号，三跃三跳，化作兽形而去。地下遗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体，血已全枯。或曰尸初变旱魃，再变即为犰。犰有神通，口吐烟火，能与龙斗，故佛骑以镇压之。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叶商造花园，开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窖，命人启之，则一道人趺坐在中，爪长丈许，绕身三匝，两目营然，似笑非笑。问系何朝之人，摇头不答。饮以茶汤，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烝人参汤灌之，终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炼形之地仙功行未满者，将依旧为之覆藏。其奴喜儿者，想取其爪夸人以为异物，私取剪剪之，误伤其身，鲜血流出。道人两眼泪下，随即倒毙，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传载有人掘地开棺，见一女子，自称“将成地仙，慎无伤我”。掘者利其金钏，断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数也。事见《王元谟传》。

张阎王

杭州有张秀才者，素无行，武断乡里。一日，过友人家，闻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从者甚众。张往观之。巫正作法，观者如堵。张上前手披其颊曰："汝妖言惑众，罪不可逭。若我作阎王，必斩汝！"观者群散去。未几，巫果病落头疽而死。人因呼之"张阎王"。又数年，张小病，见两公人素不相识，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辉煌，两神卷帘左右坐，中一神座前垂帘，面不可见。张问神何故见召，神云："女巫告君，故召讯君。君定渠之罪甚当，原无冤枉。但君亦非正人，须自将生前作恶，共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右授以简板，自书其上。张援笔直书，两面写完，尚觉未尽。神观之曰："只此数案，业已足矣。君自拟应得何罪？"张思之良久，曰："应遭雷击。"神曰："不足蔽辜，当击三次。"命卷起殿中帘，教张仰视，俨然己像，始悟前身即阎王，因有过恶，又轮回人世也。俄而两公人复来，送张回里。如梦初觉，汗流浃背。自是改过为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电交作，震死于地。既而复苏。又数月，看戏于台下，雷电又至，张知击己，叫众人急避，果震死。少顷又苏，踉跄而归。训蒙于乡。又一日，雷声殷殷绕屋不止，渠恐第三次击死，未必能活，因潜身于黑漆桌下，霹雳一声。烧毁床帐，张竟得免。心知劫数已过，仍理举子业。两年，举孝廉，会试不第，随其戚梁阶平中丞赴湖南巡抚任。路过汉阳，闻有某术士算命极灵，往访之。术士云："君此去小有佳处，但寿命已尽，只可一年即回，不可留恋。回时仍来一晤，我有要事奉托。"张思其言，如期便回。再往访之，其人已死，留札一函，启视之，乃乞其带榇回里也。张为载棺回杭州，未一月，无病卒于家。余按《广博物志》云：雷火所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坏。张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妇

杭州张孝廉来云：梁氏新妇娶未数日，忽然痴矣。口作北语，呶呶不解，细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为姚河台之子，作广西同知，卒于任所。口称新妇为妹，云有要紧事请主人面谈。适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楼，乃请其夫人上楼，新妇云："我来无别话，只要替造一斗姥阁，我便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阁，是姚家事，与梁氏无干。"乃云："我与妹皆前生是斗姥侍者也。今姚氏家贫无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复原位了。"夫人不得已许之。新妇云："非立誓赌咒，我不信也。"于是家人皆以为不可，与争辨良久。姚公子生平并非佞佛奉道者，死后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妇手执宝瓶，内盛五谷，入门交替。梁氏新妇执宝瓶过城门，司门者索钱吵闹，新妇大惊，遂觉恍惚。后吃符水，神魂少定，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于城门外，一魂失落于宝瓶中，须向两处招归之。"家人如其言。新妇曰："城门外魂已归矣。宝瓶中魂为米柜所压，尚不能出，奈何？"盖杭州风俗，以新妇所执宝瓶，俱放米柜中故也。如其言，病虽差而神气依旧恍惚。

小婢入穴

张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学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异之。一日，闭门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应。窥之无人，撬门而入，则浴盆之水尚温也。四面窗关，纤尘不动，但地板上有小洞，仅容一鼠出入者，启板寻之，中有穴深丈许，婢卧其中，痴迷不醒。灌以姜汁，良久方苏，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妇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变蠢为黠者，皆此妇所教也。语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许之而不敢上言。隔数日，妇来责我失约，我对以畏主

人，故不敢。妇人云：‘你所说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绝好花园，何不同我往游？’遂拉至一处，有小小红门，狭室数间。我云：‘并无可游，我要回去。’妇人云：‘我与你且去小坐片时，养养足力。’忽闻外边喧嚷声，妇人惊避而走，方知你们来寻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七，随即嫁人，至今安然无恙，年已五十余矣。

吹铜龙送枉死魂锅上有守饭童子

慈溪袁玉梁，乩上扶出汪姓者，严州人，秀才，赴秋试，死于七里泷。飘荡无归，凭乩语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时，辄有人收管，入一处，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贯，遣卒解赴阎王。起行时，吹铜龙送之。铜龙以铜为之，曲其柄，如今之马上小喇叭状，声甚凄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无大恶，释之，亦不令托生，亦无人拘管，听其飘扬，故得至此。并言鬼无乐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徬，吸其生气，始得融畅。倘吸气之时，数鬼争挤，一有不慎，逼近人体，即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风，风起时必伏地不能行。因风大即带有罡气，风着鬼体，其重如山，每望见风起，色如黑漆。遇大风时，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过，能令鬼体消铄。又苦饥，辄入人家窃饭气为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饭气浓厚，食之耐饥。贫家饭气薄，不足供饱食也。窃饭时锅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属灶君所管，每见鬼窃饭气，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饭亦不易得。其窃饭气必俟饭熟开锅时，有风则饭气四散，鬼以手攫之，如丝絮状，可抟而食。若无风，则饭气上达，为童子所守，不可窃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读，家临水次，闻鬼语：“明日某来渡水，此我替身

也。”至次日，果有人来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来责之曰：“与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问：“汝等轮回，必须替身，何也？”鬼曰：“阴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犹之人间补廪补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晓之曰：“汝误矣！廪有粮，官有俸，皆国家钱粮，不可虚縻，故有额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间，阴阳鼓荡，自灭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闲账耶？”鬼曰：“闻转轮王实管此账。”李曰：“汝即以我此语去问转轮王，王以为必需替代，汝即来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见转轮王，将面骂之。”鬼大喜，跳跃而去，从此竟不再来。

道士留符

常州吴某，刑部郎中讳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师归店，晤一道士，风采绝异，不带行李而宿。夜觇之，赤身而坐，气咻咻然从耳中出，蚊不敢近。旦起将行，吴询所往，曰：“我云游无定处。”吴拉之南归，供奉甚敬。居数年，临死授二符曰：“我受君恩未报，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镇压，所以谢君也。”已而吴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屡见鬼魅，夜遣婢环视。有仆素健壮，好酒有胆，设席于门外，已醉睡矣。梦一老者，随一童子，持壶杯各一，谓童子曰：“彼好酒，可令饮一杯。”童子将一杯置老仆脐内斟之，初觉甚热，后不能耐，乃大呼而起，咳嗽一声，口血已喷满地。从此鬼更猖獗。未几家人收拾地方，将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出道士符，乃钉挂帐上。夫人久不言语，见忽咤曰：“帐上悬一明镜，中有甲胄将军，持刀逐鬼，鬼尽远遁矣。”夫人从此病愈，又十余年而终。亲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驱鬼，无不验者，旋竟失去。

夺状元须损寿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会试。解元某负才傲物，陵轹同辈，每曰：“今岁状元，舍我其谁？”同辈不堪其侮。既至京师，试期且近，同舍生夜梦文昌帝君升殿胪传，及唱名，则某果状元也。同舍生意窃不平。未几，有女子披发呼冤曰：“某行止有亏，不可冠多士，须另换一人。”帝君有难色，顾朱衣神问之。朱衣神曰：“万历间亦有此事，以下科状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减寿六岁。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状元为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梦，某失色曰：“此冤孽难逃，匪特不思作状元，并不复应试矣。”亟束装归，半途而卒。是科状元果王式丹也，寿六十。

照心袍

钱唐钱荫庭云：曾从天津买舟回杭，同舟杨姓者，无锡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钱因其木讷，亦不与共谈。一日偶言因果，钱甚不信。杨因极言其有，且云：“一月内有数夜往阴间公差，专司钩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纸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荣，及侯王将相，必加一朱印，如人间官府牌票。其印文仿佛官印篆法，但不识其为何字。阎王讯问阳间善恶，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间一口钟之样，人着此衣，在生暧昧亏心之事，不觉自吐。阴间待人极宽，人在阳间有一恶念，若复有一善念，即将前恶念销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肃公掌之，至今尚未迁去。”

罗刹国大荒

赵依吉临安归，遇僧，说本年二月六日，有临安二人，一姓赵，一姓李，贩猪来卖于杭州。到半路，赵猪已卖矣，欲先归。李姓者要与同归，赵不肯，李怒骂曰：“汝虽行，必有恶鬼拦阻，不得到

家。”某恶其言，祷于玄坛庙而行。至大桥渡，夜已二更，果见前四人蓬头恶面，七窍流血，环而围之。渠恃勇欲挥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头，便觉冷气攻心，口不能声，倒于地矣。群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来，赶散四鬼，以手提赵，掷之曰：“我特来救汝。我即玄坛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罗刹国大荒，饿鬼无处觅食，故逃入中国作祟。汝所遇者，罗刹之饿鬼也。但子虽脱于祸，恐有后患，须到家后，用香十三枝，自灶前点至门外，方可脱然。”赵惊醒，不料其身已卧自家门外。乃望空拜谢，如其言，果无恙。

绍兴李先生

绍兴李直颖作幕山西太谷县，夜眠书斋，有老人伸靴于炕下曰：“我山阴人，亦幕客也。死不得归，奴窃银信衣服而逃，至今家中犹未能知。求君为我寄信到家。”李曰：“不必寄信，我即日要返舍，归时即送君柩归可也。”鬼大喜拜谢，且曰：“无以报恩，愿代为办案。”从此李每宵熟寝而几上之案已办定矣，一时有“神明”之称。逾年，送其柩归，其妻子泣迎于门，曰：“昨夜梦老相公灵辆还家，故在此相迎也。”

怨气变蛇

亳州贡生郜某，家颇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镇。家多豪仆，皆倚主人之势，横行乡曲。乡民陈老有田数亩，与郜宅相近，禾稼屡被郜家骡马践伤，与之理说，反受豪奴辱骂。陈老自度势不相敌，莫敢谁何，致成膈疾，年余将死。一日唤工人至家作棺，谓工人曰：“棺后为我开一小穴。”闻者皆咤之，问其故，陈老曰：“我被郜某欺，气而死，自谅生不能报仇，欲死后变蛇以食郜之心肝，方泄我恨。”工

人笑而从之。至晚，工匠归，过郜宅，咸以此事为新闻，笑语喧哗。适值郜某闲立门外，见众人狂笑，因内中有素熟识者，问之，其人即将陈老语相告。郜惊曰：“我实不知！”明日清晨至陈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亲来请罪，望翁宥我。”陈老曰：“公果不知，能将家人某某等当我面责处，我即不恨公也。”郜曰：“可。”即邀陈老至家，将家人重责，又着叩头陪礼，并留之小酌。陈老大悦，即能进饮食。忽胸中作呕，吐出一物，长尺许，众视之，乃一小蛇，游于痰沫内。郜骇然曰：“非我今日请罪，则翁必化蛇相报矣！”自后陈病亦愈。

心经诛狐

钱唐秀才郑国相有妹适罗氏，于康熙甲申十月初旬夜坐，忽有风从窗隙中入，微有气息，旋见一少年满妆美女，嬉笑而至，后随一毛物，不满三尺，身披半臂。美女与妹言笑，不觉随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来往轻疾，不知其魂之离体也。或僵卧三五日方苏。妖戒勿泄，泄必害其性命，故不敢语人。其家以为病疯。如此者至乙酉八月，国相远归乡试，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诘之，始吐其实。是夜，妖即闹至五更而去。次夜复至，妹即晕绝。国相挈妹衣领，朗诵《心经》，始得释回。每日因虔祷所供大士前，愿刊施二千余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举家朗诵大士宝号，饭顷始苏，云：“正在危急之际，空中现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妖应曰：‘因饥觅食耳。’大士叱之，随去。以手向妖一指，腾空而起，妖亦不见。”众觉旃檀香满室，妹得安寝。次日午后，忽又女魂附体，口作北音。国相取《周易》镇之，彼云：“‘乾元亨利贞’，我曾读过，不须取来。”口中只唤“还我胡三哥来”不绝。因一一询之，云：“我姓缪，唤缪三姑，年十六岁时，池边采荷花，见一美女，与我笑语，云是汪大姑。背后随者即胡三哥，名叫将恒，自称天下老狐第三，故称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脱生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寻一替

代。去年十月，连你妹子，寻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内，三人中必将一人收尽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无所归，奈何？”国相云：“汝何不归母家夫家？”云：“母家远在江西，不能去。七月间见兰盆会上丈夫抢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讫凄然。国相允以诵《心经》三百卷超度，才即合掌礼谢，云：“得此我可再生人世。你为我先诵两卷何如？”国相每诵一卷，缪即念“阿弥陀佛”一声。诵至三四卷，乃云：“不须多诵，若多则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烧酒、牛肉、银锭五百、烟筒、荷包，一一从之。起身作礼致谢而去。饭顷，妹病始苏，作呻吟声，云：“我被缪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见缪三姑面色微红，似有酒气。胸怀银锭，口含烟筒，手捧白纸经卷，口称‘般若波罗蜜多’而来。云：‘汝父兄念汝，领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缪语云：“菩萨不忍将胡三哥杀害，不过拘系而已。今闻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来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来报信。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国相又虔祷大士前，愿再刊施《心经》千卷，共三千卷，并将此胡三哥为怪之事载于经后，普劝世人。祷毕，缪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与我的银锭虚数不敷。”又云：“《心经》被人来夺，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惊，失掉了。今要银锭一千，裙袄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烧酒、牛肉。许我《心经》可先念三十卷，须做一纸箱，开盖，对箱朗诵，自然卷数在内。”又云：“九月初一日可斋供大士，将你妹子归依菩萨，取名‘观贞’，打一银锁，将法名凿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灾，以保年寿。”于是一一备办，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带了胡三哥到城隍处，你妹子亦去赴审矣。”黄昏后，妹苏，曰：“城隍庙审事回来。”备述先在庙门外，见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侧首旁坐，我跪大士侧边，胡三哥跪丹墀下。大士向城隍说了些话，城隍就问胡三曰：“孽畜何得扰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宫桥里住，因桥拆造，借居罗家空楼，此系女鬼，他来跟我觅食的。”城隍即令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罗宅之籍，查毕，叱曰：“他是生人，如何说是女鬼？”喝令掌嘴。掌毕，复抽签掷地，将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处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去治罪。”随点役二人，备

文解去。解差手执红棍，将胡三哥锁押而去。大士出庙升天，我亦出庙门，缪三姑领我回来。于是延巫祭奠缪三姑，相送而去，不复来矣。至二十六夜，其妹夜半梦前解差二人，一人手执长枪，枪上挂一毛头，带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惊醒。次夜甫就枕，即有一毛头滚地而来，将女左臂带衣痛咬一口，随即喊叫，其头不见。只见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昼或夜，每见毛头在脚边滚来滚去。九月初一日，依缪三姑之言，置锁凿名，斋供大士，妹见大士吩咐："胡三已经正法，你终身勿往东南去。汝兄许缪三姑《心经》三百卷，他得此经，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经》重大，汝兄须加敬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头上书符镇之而醒。于是国相同妹叩谢。但滚地之头，不时来搅。国相亦每夜梦与人殴击，不见其形，但觉有一不满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心经》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释结，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再拜，愿诵《心经》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结。于是毛头亦不复再见。此皆国相亲历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种

一种似兽，一种乃僵尸所变，皆能为旱，止风雨。惟上上旱魃名"格"，为害尤甚。似人而长，头顶有一目，能吃龙，雨师皆畏之。见云起，仰首吹嘘，云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应旱，则山川之气融结而成；忽然不见，则雨。

鬼脚甚香能行经受胎

宁波周秀才在於潜署内作幕，久之，形状羸瘦。同事疑之，叩问，总言无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无脚，周忽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群问何所见，周颇悔失言，众再四诘之，

始言于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触，对月长叹。忽见对过廊下有一妇人甚美，亦对月长叹。周初疑为署中人，坦然不惧，讯其所叹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叹，犹我之不知子之所叹也。”少顷，周闭门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妇人，惜未细谈。忽闻窗外小语云：“君果有意，当于明夜月下再会。”至次夜，周屏僮仆，相俟月下，久不至，疑其爽约。至四更，忽见妇人踉跄而来，曰：“我为君驰千里而来。”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寿，去时有同伴数人，恐久留失约，故撇同伴独回。途间恐遇虎狼，胆怯行迟，故后期。天且渐晓，不能缱绻。如君必欲相会，可与僮仆分居，恐与阴阳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坚不肯移，周大怒，奴始从之，然每夜必窥探主人之室，妇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释然，不复来扰。忽妇人至曰：“君毋畏，我系前幕友某人之妾，松江人，偶小疾，为庸医所误，遂殁。以阳寿未终，冥籍不收，可以闲游。查露水夫妻簿上，与君有缘，但注定只应交媾一百十六次，若无人知则相处可长，否则缘尽便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有夙缘，应数百次，不知何日得会。自此后可为地仙，不复轮回。且我行经受胎皆与人同，奈君命中无子，我不能为君嗣续耳。”从此周形神愈惫。同人知其事，促之归，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归宁波。身渐充肥。周每与女交，用红圈印于宪书月日之下，同人数之，得一百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辅，秦州人。行医延安，遇巫王万里与从子尚贤卖卜龙沙，忿其语侵坐折辱之。万里恚甚，驱鬼物惧弼。弼夜坐，忽闻窗外悲啸声，启户一视之，空庭月明，无有也。翼日，昼哭于门，且称冤。弼乃祝曰：“岂予药杀尔邪？苟非，予当白尔冤。”鬼曰：“儿阅人多，唯翁可托，故来诉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儿冤，宜集十人为证佐。”弼如其言。鬼曰：“儿，周氏女也。居大同丰州之黑河。父和

卿，母张氏，生时月在庚，故小字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万里占之，因识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昼卧，兄樵未还，儿偶步墙阴，万里以儿所生时日禁咒之，儿昏迷瞪视，不能语。万里负至柳林，反接于树，先剃其发，缠以采丝，次穴胸割心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属，粉而为丸，纳诸匏中。复束纸作人形，以咒劫制使为奴，服役稍怠，举针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见辱，乃遣儿报翁。儿心弗忍也。翁能怜之，勿使衔冤九泉，儿誓与翁结为父子。在坐诸父，慎毋泄，泄则祸将及。”言讫，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洒涕，备书月西辞，联署其名，潜白于县。县审之如初，急逮万里叔侄鞫之。始犹抵拒，月西与争，反复甚苦，且请搜其行橐，遂获符章、印尺、长针、短钉诸物，万里乃引伏云：万里，庐陵人。售术至兴元，逢刘炼师，授以采生法。大概如月西言。万里弗之信，刘于囊间解五色帛，中贮发如弹丸，指曰：“此咸宁李延奴，为吾所录。尔能归钱七十五万缗，当令给侍左右。”万里欣然允诺。刘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师命我何之？”刘曰：“尔当从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无苦。”万里如约酬钱，并尽受其术。复经房州，遇邝生者，与语意合，又获耿顽童者，亦奴畜之。其归钱数如刘，戒万里终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败，尚复何言！县移文丰州，追和卿为左验。和卿来，心颇疑之，杂处稠人中。弼阳问：“谁为尔父？”月西从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恸，月西亦恸。恸已，历叩家事，慰劳如平生。官为具成案，上大府，将定罪而万里死于狱。初，弼诉县归，亲宾持壶觞乐之。忽闻对泣声，弼询之，鬼曰：“我耿顽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宁不悯我二人邪？”弼难之。顽童曰：“月西与翁约为父子，吾独非翁儿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齐也！”弼不得已，再往县，入牒，官逮顽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验。自是三鬼留弼家，昼相随行，夜同弼卧，虽不见形，其声琅然。弼从容问曰：“门当有神，尔曷从入？”月西曰：“无之，但见绘像悬户上耳。”曰：“吾欲爇纸钱赐尔，何如？”曰：“无所用也。”曰：“尔之精气能久存于世乎？”曰：“数至则散矣。”顽童善歌，遇弼饮，则唱汉东山调为寿。弼连以酒酹地，顽童辄醉，应对皆失

伦。客戏以醯代之，顽童怒曰：“几蜇吾喉吻！何物小子，恶剧至此！”哓哓然数其阴事不止，客惭而遁。月西尤号黠慧，时与弼诸子相谑，言辞多滑稽。诸子或理屈，向有声处击之，月西大笑曰：“鬼无形，兄何必然？徒见其不智也。”凡八阅月，始寂寂无闻。

萧总管求焚

戚南元为归安知县，有萧总管祠，甚灵，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会之期，聚数千人。戚告于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于桥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入舟中。侍者失色，走报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戚笑曰：“是总管求焚也。”命系其舟侧，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诸赛者贿没人所为也。遂焚之，而杖作伪者。

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

乾隆丙辰，余过广西全州，见绝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无盖，舟人云诸葛亮藏兵书处。甲辰，余再过全州，已将五十年矣，仰而谛视，丝毫无损，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后广西布政司奇公过其地，用千里镜测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急，舟难久停，心中终以为疑。后阅《涌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书，姜架云梯，募健卒缘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许，黄黑色，其上有盖，启之，中有白骨，头颅大如车轮，两牙长一尺余，锋利如刀，遂取以下。御史据实奏闻，瘗其骨于山侧。是夜，姜梦一虎头人，长丈余，撞门而入，瞪目怒曰：“余水神巫支祈之第三子奔云是也。能出入风云，吞啮虎豹。当禹治水时，我父子与之大战，我败

伏山泽中。伯益来放火，几为所烧。我咬伤伯益之指而逃。禹王大怒，命天将庚辰用神霄剑斩我，掷尸江中。其时我父尚在，命群水怪取阴沉木为棺，葬我于此，将来劫满时，我尚想下世报仇。汝乃命某卒来剖棺戮尸耶？然汝贵人也，奉天子命而来，我不能害。彼破棺之卒，吾将取其命矣。”言毕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阴沉木乃洪荒以前之木，经过劫灰者，万年不坏。以故历千百年，巍然不朽。其盖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犹暴露也。余丙午游武夷山，见大藏山洞之虹桥板，森森架立，恨无姜御史其人者架云梯取而视之。

续子不语卷四

帝流浆

方延济善乩术，其主乩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乩者陈真人，字髯翁，善与众谈论。一日，众人以溺鬼必带羊臊气，是何缘故，陈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泥，本多积秽，魄溃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气。凡河水鬼带羊臊气者，不能祟人，必五年之后，无此气便能祸人。"又云："焚死之鬼，五体不全，必觅伴合并而后能成形。或二三人合并不等。其并法，老不并少，男不并女。"又云："凡草木成妖，必须受月华精气。但非庚申夜月华不可。因庚申夜月华，其中有帝流浆，其形如无数橄榄，万道金丝，累累贯串，垂下人间。草木受其精气，即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显神通。以草木有性无命，流浆有性可以补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讨亡术

杭州陈以逵善讨亡术，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孙欲问无由，必须以四金请陈作术。其术：择六岁以上童子一人与亡人素相识者，命其闭目趺坐，在童子背后，书符于其顶。其符内有"果斋寝炁八埃台戾"八字。其时，命家人烧甲马于门外，书毕即瞑目睡去。见当方土地背负一包裹，牵马命骑，同至冥司，寻亡过人，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毕，即苏。其术尤盛行于杭城布政司房，司房土地相沿为汉萧何。一日，方作术时，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汉丞相萧何，汝以逵何等人，敢以邪术驱遣我为童子背包牵马？因汝诵《太上玄经》来教我，不敢不遵，此后如敢再尔，吾将诉之上帝，即加阴诛！"陈贪

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领童子经由枉死城中，见断体残肢、狰面恶鬼，提头掷骸，遍满马前，童子惊骇而寤，以后不敢再奉其法。陈不得已，复教以剑诀，命童子手中执一剑，仍诵前经，土地复领至前所，童子遵即舞剑斫杀数鬼，众鬼号呼。忽见空中金光万道，众鬼喜曰："关帝降矣！"见土地揖于帝马前，喃喃不知作何语。有顷，牵童子马至帝前，帝谕之曰："我念以逵老奴才奉太上玄宗之教，故不忍即灭其法。汝可传谕他，以后倘敢再行其术，我当即斩其首！"乃命周仓以青龙刀背击童子一下，童子大叫而醒。嗣后遂绝志不复从陈受法。陈久之益贫，无所得食，偷于他处复行其术。是年秋，梦至钱唐门外黑亭子湾，见一木榜上罗列其罪，当于九月十三日诛斩妖人陈某。醒后略不为意，稍稍白其梦于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验其言，往至陈家，见陈身易道服，遍体书符，口诵经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杀，被杀！"众云："汝尚能言，何以云被杀？"答云："幸我魂多，斩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几病死。视其颈，皮肉虽好，而内骨已断矣。

学竹山老祖教头钻马桶

湖广竹山县有老祖邪教，单传一人，专窃取客商财物。其教分两派，破头老祖即竹山师弟。学此法者，必遭雷击。学法者必先于老祖前发誓，情愿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授法。避雷霆须用产妇马桶七个，于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将三年内所搬运之银，排设于几，叩头毕，遂钻马桶数遍，所以厌天神也。有江西大贾伙计，夜失去三千金，旦视箱簏，丝毫不动，惟包银纸有虫蛀小孔而已。因记船过襄阳，有搭船老翁借居舱后，每晚辄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诵咒，听之不解，疑即竹山邪教也。识者包银用红纸，四面以五谷护之，则其法不能行。

关帝现相

桐城姚太史孔镈云：曾于北直某观察署请乩仙判事，署中亲友齐集，惟观察年家子某静坐斋中不出。或邀之，曰：“乩仙不过文鬼耳，我事关圣者也，法不当至乩坛。”客曰：“关帝可请乎？”曰：“可。并可现相。”遂告知观察。观察亲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诸公须斋戒三日，择洁净轩窗，设香供。诸君子另于别所设大缸十口，满贮清水，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着青衣，仰天恸哭，口谆谆若有所诉。忽见五色云中，帝君衮冕长须，手扶周将军，自天而下，临轩南向坐，谓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将复矣。”某复叩头大哭。周将军手托帝君足飞去，只见瑞云缭绕而已。诸公为金甲光眩射，目不能开，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年家子不辞而去。闻某大僚中恶于道，皆疑之，终不知所报何仇也。

鼠作揖黄鼠狼演戏

绍兴周养仲在安徽做幕，携外甥某居县署。空室三间，向来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扫洁净，自居内间，点烛而卧。忽见房门自开，有一白鼠如人拱立，行数步，鞠躬一揖，至床前，又一揖，跃而登床。其旁有两黄鼠狼，拖长尾，含芦柴，演吕布耍枪戏，似皆白鼠之奴隶，求媚于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体如酥，颇觉乐甚。至胸前，便觉如石压身，不能动。鼠以嘴对嘴挠其沫而食之，渐褪下，仍由其足下床，向门一揖而出。周亦无恙。其甥在外，只见鼠初来时一揖而门开，出又一揖而门闭如故。韩诗云：“礼鼠拱而立。”其信然欤？

温元帅显灵

阳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开线庄，忽失银千金。仁和令李公学礼亲为踏勘，于灰中查出六百金，李公以为诸伙计之事，欲押带赴县。太翁云："此辈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为此，带我家奴仆研讯可也。"众伙计云："非主人仁厚，我辈皆当受刑。虽然，我辈亦当赴元帅庙明明心。"众始到庙门，内中一人，忽闭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说！我说！你可将瓮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庙。"诸人见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瓮，其兄遂头顶四百金送庙中。李令取其亲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静，带县发落。"未几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尸拒贼

杭州洋市街石牌楼贩鱼人，每五鼓出艮山门贩鱼，见树林内灯光隐隐，有美女子独坐纺绩，每日如此，并无别人，疑为鬼，亦不惧。一日，有白须叟语之曰："君慕此女，欲以为妻乎？我有法，依教则事可图。明早须持一饭团闯入彼室，诱彼开口，则以饭塞其口，负之而归，勿令见天光，便与人无异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闭楼中，伉俪甚笃。年余生子，亦能饮食。天阴则下楼执炊。积廿余年，娶媳生孙，家亦小康，开茶肆。一日，天大热，日光如火。其媳闻姑下楼，至梯无声，视之，有血水一滩，变作僵尸。其夫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买棺收殓。每夜于棺中出入。常有贼，入前门，有人挡之；入后门，又有人挡之。皆僵尸为之护卫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马而来，与生无异，曰："我已得仙，但爱汝，未能忘情，故来视汝。汝可扫一静室与我居住。"其子虽疑，然声音笑貌，举止作事，果其父也，遂事之如生。日间看书，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饮食如常，遂相安焉。年余，西江张真人过其地，太守告之，张曰："妖也。岂有仙人复久居城市，无一毫异人者乎？能与见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与天师相见。"谈吐如故。天师曰："此妖非我所知。"询之老法官，云当乘其不备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写字时，法官忽从背后喝之，遂惊如木鸡痴立。法官出袖中天篷尺从头量之，量一尺则短一尺，量一寸则短一寸，至足而灭，衣冠如蜕，剩胫骨一条。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为狐钻穴，野狗衔出，受日月精华而成此妖，所以能言生前之事。再与女人交，得阴精，其祸更不止此。"太守欲请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贻后祸。"遂携之去。余按《太平广记》载唐时李霸死后，还家处分奴仆，俱井井有条，然独居一室，不与人见。一日其子孙逼而视之，变作青面獠牙之鬼，头大如车轮，眼光如野火。子孙大惧而散，霸从此亦遂不来矣。

乾麂子

乾麂子，非人也，乃僵尸类也。云南多五金矿，开矿之夫有遇土压不得出，或数十年，或百年，为土金气所养，身体不坏，虽不死，其实死矣。凡开矿人苦地下黑如长夜，多额上点一灯，穿地而入。遇乾麂子，麂子喜甚，向人说冷，求烟吃，与之烟，嘘吸立尽，长跪求人带出。挖矿者曰："我到此为金银而来，无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处乎？"乾麂子导之，得矿必大获，临出则绐之曰："我先出，以篮接汝出洞。"将竹篮系绳拉乾麂子于半空，剪断其绳，乾麂子辄坠而死。有管厂人性仁慈，怜之，竟拉上乾麂子七八个，见风，衣服肌骨即化为水，其气腥臭，闻之者尽瘟死。是以此后拉乾麂子者，必断其

绳，恐受其气而死，不拉则又怕其缠扰无休。又相传人多乾麂子少，众缚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灯台，则不复作祟。若人少乾麂子多，则被其缠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桥石某，开米铺，家素丰。忽病，女鬼凭之作杭州声口云：石某前生与女鬼比邻，开当铺，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台，男女彼此眷恋。一日，正在月台下私语，女鬼之叔自外来，被其撞见，男窜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惭愧自尽。男受惊而回，又闻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转生石家为男，女鬼寻觅三十余年始知在苏州，是以寻觅而至。石家哀求，情愿当祖宗供奉于书房，石某果愈。未几，一女痘亡，有老妪见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骂鬼，停其祭礼。鬼大作祟，乃复求饶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静。半年后，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从此去矣，快备酒席车船。"家人问故，曰："监生娘娘来领我投胎，在扬州张姓家，第三子是我也。"托人询之，果然。

物变

每年八九月间，于阗河石子化玉，采者以脚踹之。两岸卡兵传鼓，见一人伛偻俯身，必须得玉以献，否则治罪。采尽则明年复生。天大雾，则山上石变者为山料，河中石子变者为水料。俄罗斯国有鸟来千群，一遇大雾，即伏地不动，化为灰鼠。其他沙鱼变虎，变鹿，两蚁相斗便化为蝇，虾爬虫变蜻蜓，为人所扑则怒毒而变蜈蚣。

人变树

外国兀鲁特及回部民从不肯自尽，云自尽者必变树，树易招斩伐，故不愿也。秦中明府蒋云骧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气冲上，即知其下有水精。滇南闻大雷，便生碧霞洗。皆因时变，并非洪荒以来已有之物。

浮提国

浮提国人能凭虚而行，心之所到，顷刻万里。前朝江西巡按某曾渡海，见其人，相貌端丽，所到处便能学其言语，入人闺闼，门户不能禁隔，恰从无淫乱窃取之事。

刀疮药

甘肃田五之变，官兵殪之于石峰堡，死者甚众。诸童子割男女之阴联为一副，卖钱十二文，配刀疮药者争买之。过一宿则臭腐不可用。

乩仙灵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乩仙灵蠢不同。赵云崧在京师，烦乡人王殿邦孝廉请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须画符，焚香默祝即至，下笔如飞，俱有文义。或云崧与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书，每字皆比云崧早半刻。

及云崧在滇南果毅公阿将军幕下，阿公之子丰昇赫亦能请仙。一夕邀云崧同观，而乩大动，不能成字。云崧知其非通品也，乃戏为之传递，意中想一字，依约至喉间，则乩上即书此字；意中故停不构思，则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蒋敬五之仆阿真，勇而好酒。常随主寓西直门，其地多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发而来，某方醉不惧也。鬼伸舌丈许，以吓之，阿真起，以手执之，并拔其舌，冷软如绵，鬼大号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视之，一草绳耳。鬼从此绝。

蒋莹溪

蒋莹溪赘于华亭王氏，内弟继勋娶于桐乡，归未数日，室中失牙箸银器数件，搜得于赠嫁之仆处，将鸣之官。是晚，仆夫妇齐缢。其夫系一僧，拐妇而来，惧发觉则罪大，故自尽也。不数日，蒋小婢无故自缢，急救乃苏。蒋至其处骂曰："汝有奸拐盗窃之罪，不当官治罪，自殒其生，亦大幸矣，何敢作祟于无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将鞭汝二尸焚之！"嗣后婢安好。

方宫詹

桐城方宫詹亨咸，前身在嘉靖时作青城山道童，见杨升庵中状元，心为一动，遂托生宜兴潘家。少年进士，通一比丘尼，半途相负，尼思慕抑郁而亡。亡何，尼转世为贵公子，潘转世为女，嫁与贵

公子而早寡，守节七十余年，所以报也。三次轮回为宫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姐哥。父拱乾为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于文头武脚，曰膏茂，曰章钺，曰亨咸，皆本此义。或戏之曰：“何不取‘於戏哀哉’四字为名？亦皆文头武脚也。”

麒麟无肠

乾隆四年，芜湖民间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见肠胃，中实如蟹，人以为奇。后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载此事。

四耳猫

四川简州猫皆四耳，有从简州来者，亲为余言。

头形如桶

《南史》载毗骞国王头长三尺，万古不死。后阅谢济世《西域记》云：毗骞王生于汉章帝二年，本朝称董喀尔寺呼尔托托，圣祖曾遣使者至其国，见之。王头如桶，颈如鹅，俱长三尺，张目直视，语不可辨。其子孙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载康熙《天文大成》。赵衣吉秀才云。

鸟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进士应兰之次女，年甫及笄，嫁于李氏。方

理晨妆，有五色鸟翔于窗间，飞立于镜架之上，举爪招女，女便痴迷。口啁啾作鸟声，人不能辨。身轻如雀，梁间瓦上，上落如飞。镜架之鸟，则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闻苏州穹隆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鸟怪也。我能禳治，但须白布三尺，裹鸟所立之镜，用烈火烧之，镜红而布不坏，则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坏。道人口喃喃诵咒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坛封之，加字篆其上，嘱家人曰："不可开看，速投江中。"女果如梦初醒，言语如常。问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视，女瞀乱如初，手制弓鞋，皆作鸟爪之状。再请道人，道人曰："不听吾言，果生枝节。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远。再如前法试之，须布烧后现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灵。"如其言，果布上现牡丹如画。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亲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无他恙。

刘子壮

明末湖广黄冈州张某之子，病重为鬼所迷。一鬼既集，群鬼皆至，索饭索纸钱者，纷集于门。适刘克猷先生推门而入，群鬼惊曰："状元来了！我辈且避。"一老鬼走矣，回头笑曰："没纱帽戴的状元，吾何惧哉！"病人恰愈。众人不解。后刘中本朝状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县有青山大王庙，庙之阶下所种皆黑牡丹。花开时，数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开，移动神像，花亦转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术

闽中李秀才，老于场屋，而家甚贫。不事馆谷，惟以捕亡糊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窃，来求秀才，诵咒毕，置镜水面，命王视踪迹，教以某时刻到东门外见有白须而跛者擒之，则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窃物，白须则其人老矣，何能作贼，姑试之，竟如其言，人赃并获。其行窃者系一积贼，年二十余，虑捕快认识，故偷戏场优人所戴假须，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伤其足，故跛也。

石树榕

石树榕以太学肄业生受知于浮山孙文定公，荐授四川犍为令，署嘉定州。精于占验，一时有管公明、郭景纯之目。一日，于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骇曰："予未四十，岂七十二岁方守郡耶？"后年逾四十即殁。惟此一事全不验。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岁之年。

禅师吞蛋

得心禅师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浇薄，尤多恶少年，语师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笋。果然饿三日，当备斋供。"至三日，请师赴斋，依旧酒肉杂陈。盖欲师饥不择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师连取鸡蛋数个吞之，说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无皮血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受人间宰一刀。"众人相顾若失，遂供养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肃中卫令胡纪谟，直隶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时，馆于京师，忽一夜，梦仪从甚都，身跨银角花鹿，御风而行。至一处，殿宇甚敞，额曰“含元殿”。旁设公座，案上燃红烛，有泥果三盘，阶下书吏多人捧册侍立。未登座时，先至侧房，将所着衣履脱却，尽易纸者，颇觉寒入肌骨。步出即扃闭侧门，如有时门缝略开，即觉风吹衣履，有秽气冲入。所办公事，唯按簿点名而已。方点名时，或见故人将受苦楚，稍存回护之心；或见绝色女子，不无动念，即时殿上火起，身上纸衣尽焚。惊心镇定，其火自熄。但所点男女俱有黄气一团，云是道门中转劫者。一日见一童子，年七八岁。阅簿，知前身系仁和邵昌皋，亦举戊子北闱，榜发后即殁，计此童子又转轮矣。如此者数年，每夜必去，几与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时尚无子，幸其父为杭州龙王书吏，以乏嗣例为子求免，龙王为之申恳，得准除免此差。据在含元殿见天府所颁秘书甚多，无如梦中举笔，千钧之重，仅默记得《心经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册，系杀盗淫狂四则，其律甚细，大抵与禅门戒律相仿。惜当差数年之久，而含元殿主从未得一见，不知何许人也。杭州屠涧南时在陈望之方伯署中，亲见其人，自言如此，并亲录二书，戒格一本带归。此事万近蓬言。

狐狸驮旗白鹿张伞

胡又云：伊书吏皆阳世读书人，或生童，或孝廉，间有识者。至吏卒多系狐鹿之类。来迎时，仪从整肃，狐狸驮旗，白鹿张伞，有金角者、银角者，似以此分职之尊卑。后充教习，居内城，则不复至。凡男女皆不得同床睡，同床则魂归时为生人所冲，不得入城。盖城内护卫宸居，天将充满，狐鹿之属不能入。后以泄机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黄光

胡又云：来受轮回者一虎，亦有黄光。生时山神土地视之，奏闻上帝，知为道中人，落劫于含元殿者。查得命终时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缢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伤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现出腿上

吴钠孙字坚士，仁和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讳邦煜之孙。馆于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觉左腿作痒，视之现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时，复现“正色立朝”四字，大如碗口，拭之不灭，端楷工整，笔法颇似虞世南《庙堂碑》，见者无不以为异，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吴君为移厝屋至三台山，道过张天官墓，石牌上镌“正色立朝”四字，或以为有所触犯，因复肩舆至天官墓上虔祷之。其地去于忠肃公祠不远，即祷于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发迹自豪雄，更复花枝压帽红。引得乡人齐俯首，洛阳季子一时荣。”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语，不必言。是秋，适举行己酉正科乡试，定为获隽之兆。第三句谓远近来观者皆低首谛视。第四句暗用引锥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称，于姓亦有关合。”及秋试竟不第，现出四字渐渐平复，以后亦无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涌幢小品》载嘉靖间山东海丰县民徐二病伤寒，忽臂膊上生“王山东”三字，知州尤宝以闻，逮至京师，验明释放。

狗儿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儿，居渭南。故农家子，状妍媚而性谌挚，

不为父母所悦。会关中饥，将觅食他郡，以祥麟寄邻家。邻人责以治地，怠则鞭挞之，不堪，乘间乃逃入蓝田山，复越秦岭而西。昼食卉木，夜就岩穴栖其身，凡数月。时方熇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窥洞穴，林萝蔽之，入其中假寤。须臾，黑烟喷入，火燎毛发有声，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瓮，不见其首，尾捽洞外，毒雾幕之，高三丈许。祥麟惊仆地，堕土室中。醒后自视，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群呼噪指为鬼物，以刃梃殴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见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状，饥甚，剖食之，浆白如乳。数日后，觉体中瘙痒，乃入溪涧浴之，忽黑皮蝉蜕，而貌转靡嫚。祥麟故习秦声，出山后，由汉中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艺颇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转喈同类揶揄之，愤而弃去。佣于金弹儿家，汉阳名倡也。祥麟事之，见其一颦一笑、一举止、一饮食、一寤寐，明姿冶态，备极诸好。居一载，喜曰："吾得之矣！"复请奏技，观者尽倾，如壮悔堂所传马伶演《鸣凤记》故事也。又数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飞入揕其首，亟避，出视之，即胡妲也。知招妲忌，其地不可居，即日反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载归，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见之山西者，复弃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访之。一日，演剧于沈竹坪观察署，傔从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时方登场，瞥眼不觉失声。询其故，令相识认，果然。其母亦在署，闻亟趋出，抱持之，各相视，恸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观察感动，厚赠之，令与俱归。返旧居，置田五十亩于酒河川原上，将事亲以终其身焉。

鹏粪

康熙壬子春，琼州近海人家忽见黑云蔽天而至，腥秽异常。有老人云："此鹏鸟过也。虑其下粪伤人，须急避之。"一村尽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盆倾。次早往视，则民间屋舍尽为鹏粪压倒，从内掘出，粪皆作鱼虾腥。遗毛一根，可覆民间十数间屋，毛孔中可骑马穿

走，毛色黑如海燕状。

银伥

人但知虎有伥，不知银亦有伥。朱元芳家于闽，在山峪中得窖金银归，忽闻秽臭不可禁，且人口时有瘛瘲。长老云：是流贼窖金时，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约之曰：“为我守窖否？”其人应许，闭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后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为贼守久，我得此金，当超度汝。”已而秽果净，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银归，度终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汤某为作银伥诗曰：“死仇为仇守，尔伥何其愚。试语穴金人，此术定何如？”

苍蝇替人治病

诸生俞某久病，家赤贫，不能具医药。几上有《医便》一册，以意检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苍蝇飞入，鸣声甚厉，止于册上。生泣而祷曰：“蝇者，应也，灵也。如其有灵，我展书帙，择方而投足焉。庶几应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数叶，其蝇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汤也。如方制之，服数剂，得愈。

鼠荐卷

繁昌令黄公，与余同校江南甲子乡试。黄阅“赵”字号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几上。初意以为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张烛佯寐伺之，见三鼠钻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黄疑此人有

阴德，故朱衣遣鼠为之，遂勉强一荐而中。榜发，其人姓闵名某，来见，乃告之故，且问：“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贫，无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许畜猫耳。”

石人赌钱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执牙旗两旁，即今卫治是也。忽一夜，守宿军丁闻人赌博争吵声，趋而视之，乃石人也。地上遗钱数千。次早，闻于郡守，阅视库藏，锁钥如故，而所失钱如所得之数。郡守将石人分置城隍、东岳两庙，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赵通判者，下县催征，刑法严刻，邑人大恐。时乞儿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赵通判领库银三千行赈，曷往恳求？”相牵诣赵，顷刻数百人。无赖子又乘之大噪，赵惶惧，逾墙遁去。

佛奴穿母胁生

锡山尤少师时亨之子平贞，娶王氏，产一女，从左胁下出，名曰“佛奴”。慧性异常，五岁举动如成人。至秋渐不食，形体日小。一日，母胁复开，女便跃入，母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筑小塔于赤石岭葬焉。平贞念妻女，不两月亦死。余素闻鳍鱼率小鳍而游，倘受人惊，则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如之。

彭祖举柩

商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举柩日，社儿等六十人皆冻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犹在，号曰“社儿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种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锄墓旁，则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盖嘉靖时汤都督名宽戮海寇王艮皮所鞔。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不如故也。

指上栖龙

有萃里民王兴，左手大指著红纹，形纡曲，仅寸许，可五六折，每雷雨时，辄摇动弗宁。兴憾焉，欲锉去之。一夕，梦一男子，容仪甚异，谓兴曰：“余应龙也。谪降在公体，公勿祸余。后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棂外，余其逝矣。”至期，雷雨大作，兴如所言，手指裂而应龙起矣。

续子不语卷五

夺舍法

庄恰圃言：在西番途次，憩一庙侧，旁有毙马，风来，腥秽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踌躇间，俄有老僧偕一少年来，亦憩息庙隅。少者谓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马去。"老僧即垂目不语，久之死马忽动，跃然起，向下风行二里许，复倒路侧。僧乃开目，谓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夺舍法，然其法有夺生夺死不同。夺生者易其魂，仍载其魄；夺死者无魄可袭，夺舍后尚须修炼以养魄。今西藏红衣喇嘛悉知其术，在《楞严经》为"投灰"，外道是也。

尸奔

尸能随奔，乃阴阳之气翕合所致。盖人死阳尽绝。体属纯阴，凡生人阳气盛者，骤触之，则阴气忽开，将阳气吸住，即能随人奔走，若系缚旋转者然。此《易》所谓"阴疑于阳必战"也。故伴尸者最忌对足卧。人卧则阳气多从足心涌泉穴出，如箭之离弦，劲透无碍。若与死者对足，则生者阳气尽贯注死者足中，尸即能起立，俗呼为走尸，不知其为感阳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为"黄小二"之类，为老魅所附。陈聂恒《边州闻见录》载，有客山行，途中闻呼其名者，不觉应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无忧，我能治之。"夜携剑伺客寝外，打三更，果闻有呼客者，声在墙外，问为谁，答曰："我黄小二也。"启门逐之，见一物如人，奔入一冢而没。明日询其居邻，知为新死而葬者。相与报官起验，其尸斑烂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犹未成精。"与众四觅，入深山中，见遗骸一具，亦五色，生

毛，曰：“此其黄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声。及焚新葬之尸，了无他异。盖槁死之魂，久则成魅，特借新死之体以祸人，无所借则久而为眚；若遇雷火击散其气，又能布而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气偶中于身后故也。

骷骸三种

地中有游尸、伏尸、不化骨三种，皆无棺木外袭者。游尸乘月气应节而移无定所。伏尸则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贯注之处，其骨入地，虽棺朽衣烂，身躯他骨皆化为土，独此一处之骨不化，色黑如磬玉，久得日月精气，亦能为祟。故负米者死，肩骨后朽；舆夫死，腿骨后朽，以其生前用力，为精气结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则受精气为游尸，又久而为飞行夜叉。《岣嵝神书》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气分尘

世皆积尘，人气能分尘，故目不见尘也。尘能朽物，故宫室无人住则易朽。然屋宇年久，则又积受人气，与日月风露之气交感而生影于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图所载门屋市溷，池泽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则积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则精气不能外越，以常为纯阳之气所逼，仅伏形于内，成金水内景之象。一经封闭，数十年不得人阳气，则阴气日逼，而内之阳气悉达于外，于是有声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惟无质而藉气以成形，故能幻变一切。此内生之邪，非外来者之乘虚而据者也。燃火酒照之则真形立见，闻硫黄气亦退避。

鬼气摄物

赵衣吉曰：凡鬼物摄人及器具，皆用气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时读书西城童佛庵韩姓家，亲见其家老仆为冤鬼所缠，一夕忽失所在，而门户四隅皆扃，已死于二里外桑园中，颈有手掐痕，青色，究不知从何出户。乙酉，馆常山。见有为妖祟者，摄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仅容其身，穴口如盏，呼之则应，终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为狐祟，一日其妇觅镜不得，后取瓶插花，觉瓶倍重于昔，视之则失镜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气禁。《汉书·方技传》有禁架之术，即此法也。

山魈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贡士有书塾在东门外，山中时有山魈出没其间，土人习见，亦不为怪，呼为“独脚鬼”。皆反踵而行，其来必有风。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悬桑刀于门，亦避去。山魈爱听歌，有张某馆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踯躅而来，强嬲唱曲。

驱疟鬼咒

道书：疟鬼皆分干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可以符驱之。其不以日者，更属狂疟之鬼，尤披猖为祟，名“岳子贵”，必须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谓以贼攻贼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间有未验者。不如《太平广记》载驱邪疟鬼咒甚验，云：“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发时，朗诵不彻，寒热即散，汗出而愈。张雨村

先生业鹾台州，亲试有验，传人无不效者。

阴沉木

阴沉木，湖广施南府属山中土产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阴沉木”。质香而轻，体柔腻，以指甲掐之，即有陷纹，少顷复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为棺，入土则日重，重则沉，葬千年后，其棺陷入地数十丈，亦坚重如铁，故宝贵之。施南买不过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载至汉口，非千金不易购，以出水脚费大也。盘古以前无可考，有相传近混沌之上代，乃脱高、龙汉也。老聃生于龙汉元年。见道书。

织登科记

昔有人误入星渚，见一女织缣，缣上多古篆，不识，问之，曰：“此今年《登科记》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记》必织，《登科文》必铸，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经》岂虚语哉！若杨琼芳因贡院失火得元，又何异前明焦状元故事耶？当时人语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状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时，偕大学士马公赴河南查办事件。路宿公馆，卧室三间，朱与马对房而居。时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热不寐。三更，忽有风来，门户自开，见白气如虹，蜿蜒进内，近朱帐，朱以拂击之，气即出。朱蹑其后，见气入马卧闼，少焉退出，有

红光一道，逐气交绕，白气不胜，形亦渐微，即出门去，红光亦回，不复追逐。门户又闭，听马则鼾声如雷，似不觉者。次日，耳房报随从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软如绵，不知何病。

飞僵

凡僵尸久则能飞，不复藏棺中，遍身毛皆长尺余，毵毵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则成飞天夜叉，非雷击不死，惟鸟枪可毙之。闽中山民每每遇此，则群呼猎者，分踞树杪击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损稼。

程嘉荫

赵衣吉曰：予幼与程嘉荫同学。嘉荫有巧思，性好道，与范羽士交，得其《奇器录》一本，能为木牛。亲见其制，外式人尽能之，惟中设机各异。其喉舌下横直木，一系舌根，一坠心，心以铅为之。木四边有孔窍，悉用绲穿贯，通于足，行则心摇。铅体重坠，则木一头下垂，少则舌本间又复下垂，则铅心又为所举而向上。如是俯仰，则足上所贯绲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缓，不能驰，加重物于背则行亦钝滞。程云：尚有九风轮，未加，内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则行疾如飞，数百斤皆可负。撚其舌转则铅机横搁腰上，贯绳曳起，足即曲卧。与俗传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诸书、西洋木牛法皆异。亦能造寄话筒。筒间寸许有闸隔之，内有机闭气，人向筒语毕则闸之。闸有次第，若乱开则不成句矣。据程云：此法可贮百日，过百日则机微气散。惜早夭，父母以其用心过甚呕血死，故其所得诸书悉焚去，勿留以祸弟也。

水虎

《尔雅》：虎有角曰虒，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实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见松江提督养一虎在池中，以铁栅围之，名曰水虎。饲以鱼虾，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渔于海，网得一雄虎，在网中犹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盖鲨鱼感气而化也，未登陆即为网获。

绿郎红娘

《广语》：广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绿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红娘以死者。谚云："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红娘亦曰"过天"，绿郎亦曰"驸马"。有犯者须斋醮祷祀驱之。倘男犯绿郎，女犯红娘，其病不救，盖亦妖鬼，犹金华之猫魈。

文人夜有光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正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不可往。"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光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耀。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为文士。"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

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论

献县令明晟，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门役有王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役返报，明为惭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堕江死。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堕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贵人也，遇阨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国计生民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翳然灭迹。

外国

外国三异，传闻最多。高丽有狗站，以四狗挽车。无启国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复为人。土哈国昼长夜短，日没顷刻即出。沙

弼国日入时声如雷，国中必鸣金鼓以乱之，否则小儿惊死。大耳国耳长七尺，阔四尺，人卧以一耳为褥，一耳为被。宁公台外人，至冬必蛰，如蛇虫状，不饮不食，不语不言，逢春则蠕蠕而动，饮食来往如初。又某国民百年一蛰。雷州民吃熟肉，咒之变生肉，再咒变猪羊，仍还原形，再咒之，仍为熟肉矣。其咒云："东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国去长安四万里，羊生土中，脐连于地，割之必死，须击鼓以震之，则脐绝而羊逐水草。此说见《新唐书》，近今果有谷种羊之皮，可见古人非欺我也。

作势渡水

张灏游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驾板桥来往。张到时日暮，桥已撤矣。张奋身踏水而渡，至僧庵，但湿半鞋。僧大惊，以为仙。张笑曰："我非仙也。少时曾有师授，法用厚砖高尺余，横排于地，铺三丈许，跃上飞走。砖不倾倒，再换薄砖试之，往来而砖不动摇，则用朽烂布绢。布绢受足不穿，再换豆腐，最后用棉纸、竹纸。能踏竹纸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须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气，即作虎势，腾空如飞，鞋头着水不过五六寸即上岸矣。若到水边才鼓气，便不能起势，然极其量亦不过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飞者，有人应召，缚鸟羽为翅，飞数十步乃坠，莽知不可用，即此类也。

唐公判狱

保定制府唐公执玉尝勘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似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嗷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颡曰："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某，仇不

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辨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无如之何。一夕，幕友见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鬼从何去？”曰：“欻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谳，讳其事，亦不复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镇农家妇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间，岁大饥，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于四方。濒行，对之稽颡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赡，则集邻里叩首曰：“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里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邻里嗫嚅，俱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防闲甚严，不使外人睹其面，或曰是将邀重价，亦不辨也。越三载余，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都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伴君，故为汝娶一妇，今亦付汝。”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刭矣。县令来验，目炯炯不瞑。县令判葬于祖茔，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绝于夫也。葬于祖茔，明其未绝于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号曰：“是本贞妇，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儿身为男子，不能养我二人而委一少妇，途人知其心矣。是谁之过而绝之邪？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语讫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祯末巨盗肆掠，见女有色，并其父母絷之。女不受污，则缚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并呼号惨

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绐己，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后贼与官兵格斗，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论者皆有贬词，以为其一失节，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为之奴也。孟村女抗节，比干谏而死也。古人于徐孝克妻乐昌公主尚怜之，而况此二人乎？

刘迂鬼

刘羽冲者，沧州人。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尝倩董天士画《秋林读书图》，纪厚斋先生题云：“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但见须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盖规之也。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大败。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

痴鬼恋妻

京师有媪能视鬼，常告人云：昨于某家见一鬼，可谓痴绝，然情状可怜，亦使人心脾凄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时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后，妇邀我相伴，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或闻妇哭声，或闻儿啼声，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虽阳气逼烁不能近，然必侧耳窗外，凄惨之色可掬。后见媒妁至妇房，愕然惊起，左右顾。后闻议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来往兄嫂与妇处，则奔走随之，

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树下，目直视妇房，泪涔涔如雨。自是妇每出入，辄随其后，眷恋之意更笃。嫁前一夕，妇整束奁具，复徘徊檐外，或倚柱泣，或俯首如有思，稍闻房内嗽声，辄从隙私窥，营营彻夜。媪太息曰："痴鬼，何必如是？"若弗闻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墙隅，仍翘首望妇。吾偕妇出，回顾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为门神所阻，稽颡哀乞，乃得入，则匿墙隅望妇行礼，凝立如醉状。妇入房，稍稍近窗而窥，至灭烛就寝，尚不去，为中霤神所驱，乃狼狈出。仍至妇室，妇留一儿在家，闻儿索母啼，趋出，环绕儿四周，以两手相搓，作无可奈何状。俄嫂出，挞儿一掌，更顿足拊心，遥作切齿状。媪视之不忍，乃径归。

狐仙惧内

纪仪庵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楼上诟谇鞭笞声甚厉，群往听之，忽闻负痛疾呼曰："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妇挞夫者耶？"适中一人方为妇挞，面上爪痕犹未愈，众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为怪。"楼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斗遂解。闻者无不绝倒。

军校妻

纪晓岚先生在乌鲁木齐时，一日报军校王某差运伊犁军械，其妻独处，今日过午，门不启，呼之不应，当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则男女二人共枕卧，裸体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来，亦无识者。研问邻里，茫无端绪，拟以疑狱结矣。是夕，女尸忽呻吟，守者惊视，已复生。越日能言，自供与是人幼相爱，既嫁犹私会。后随夫驻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释，复寻访而来。甫

至门，即引入室，故邻里皆未觉。虑暂会终离，遂相约同死。受刃时痛极昏迷，倏如梦觉，则魂已离体，急觅是人，不知何往，惟独立沙碛中，白草黄云，四无边际。正仿徨间，为一鬼将去，至一官府，甚见诘辱，云是虽无耻，命尚未终，叱杖一百，驱之返。杖乃铁铸，不胜楚毒，复晕绝。及渐苏，则回生矣。视其股，果杖痕重叠。驻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罚，奸罪可勿重科矣。"先生《乌鲁木齐杂诗》有曰："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榇，一生肠断华山畿。"

飞天夜叉

先生在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时，尝巡瞭至南山深处，日色薄暮，似见隔涧有人影，疑为盗，伏丛莽中密侦之。见一人戎装坐磐石上，数卒侍立，貌皆狰狞，其语稍远不可辨。惟见指挥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并姣丽白皙，所衣皆绘彩，各反缚其手，觳觫俯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号呼，凄惨声彻林谷。鞭讫径去，六女战栗跪送，望不见影，乃呜咽归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涧深崖陡，无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攒射对崖一树，有两矢著树上，用以为识。明日迂回数十里寻至其处，则洞口尘封。秉炬而入，曲折约深四丈许，绝无行迹，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飞天夜叉化为女子者也。

虎伥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后圃园亭颇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则键庄门，盖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时，月色微明，狂风骤作，一僮欲请钥出户，侪辈止之不可，主人亲晓谕之。僮不得已，私

欲越垣而出，以高竣不得升。忽闻垣外有虎啸声，主人乃令众仆挟持此僮，颠狂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异，亲登小楼觇之，则见有一短颈人在垣外以砖击垣，每击则此僮辄叫呼欲出，不击乃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伥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变作豕声，便溺俱下，其矢亦成猪矢矣。园中之人大惊。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晓时，生及主人复登楼觇，则见一虎自西边丛薄中跃去，而伥不复见矣。

狼牙

凡猛兽皆以爪牙铦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独称狼牙者，但以为尖利害物耳。数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见快役班房系一小兽如犬，而双眼浅绿色，意其为狼，询之果然。乃牵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杆戳其口，小狼露腭作欲啮状，谛视之，其牙粲白，大小参差不齐，而其龈生成一片，非若人与他兽之分排编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盖取诸此。而狼之狠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赋与独异，若人之骈胁，猿之通臂然。

楼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关锁，留仆守之。一日，邻人远望见其后楼悬灯数十盏，趋至询其仆，启门视之，寂然无物。又有童子数人，白日往游，至后楼，见有白须老人，凭楼窗下视。群哗之，老人忽吐舌长丈馀至地，大骇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缘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璨者买之。所属武功黄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昼卧前厅，傍晚乍醒，北窗自启，有物黑面赤睛来窥，黄大呼而起，率众仆逐之，不见。高公赴省，将前在长安任卷宗箱置后楼。一日，查旧案，令厮役上楼启之，见巨蛇蟠据箱侧，大骇

走白，高公亲往视之，无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间，后楼失火，官吏救之，惟后楼烬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长安令周小亭拨视之，有大牙十数，长各五寸馀，别无他异。秦方伯、舒观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宁武太守，始迁居之。今将此宅转鬻于前盩厔令杨翊亭，竟无他异。

武进两异事

武进之北乡，土名尤村，有某姓，诞一儿，暴长，甫十一月而长三尺。每啖饭三巨碗，或饵以粉餈，能尽七枚。然不能言，尚卧筐篮，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毗陵郡北隅有秦姓妇，忽诞一儿，状貌狞恶，头有两角，角隐隐复有两目。遍身青色，多肉块磊磊，势长数寸，纤细如灯草。啼声亦甚异。其家以为妖，埋之废圃旁，翼日人过，犹闻地下作呦呦声。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庙讲书

西江周驾轩太史，新举孝廉，赴北闱会试。路过邹鲁间，梦人引至一处，栋宇巍峨，上书“有子庙”三字。心疑之，以为有子配享圣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庙？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许，发眉苍秀，揖而进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论语》第二章‘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作何解？”周曰：“仁为五德之首，孝弟又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与‘仁’通，我首句‘其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其义一也。汉、宋诸儒不识‘仁’字即‘人’字，将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节，汝到世间，为我晓示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进士，入词林。余案“井有仁

焉”之仁，即“人”字，则此章“仁”之为“人”，当亦无疑。

米元章显圣

芜湖鲍某，工画，专学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纸作旧色，识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购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画倦矣，坐而假寐。忽见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骂曰：“我米元章也！汝学我画仅得皮毛，而欺世取财，将来千百世后，道元章之画不过如此，则我之身分姓名，俱为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击其右肱，鲍觉酸痛，一惊而醒。从此握笔腕痛难胜；执箸、数钱，依然无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吴人也。幼习时文，屡试不售，怒曰：“宋儒悞我！”乃尽烧其《讲章》、《语录》，而从事于考据之学，奉郑康成、孔颖达为圣人，而渺视程、朱。家贫，游学楚、蜀，过峨嵋山，坐古松之下，温习《仪礼注疏》。有白额虎衔之而去，行数里，乃掷于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当是背宋儒之报也。方懊恼间，见谷旁有石门大开，邱走入，则殿宇巍峨，署曰“文明殿”，两旁罗列书籍百万，莫知其数。邱掀翻书目，谓必以《六经》冠首，不意翻毕竟无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门而立，邱揖而问曰：“此处何神所居？”曰：“苍圣。”邱问：“苍圣始制文字，自该万卷横陈，独无古《六经》，何耶？”古衣冠者曰：“向来原有此书，但名《诗》、《书》、《周易》，不名经也。自汉人多事，名曰《六经》，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致动上帝之怒，责苍圣造字生此厉阶，从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问：“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长，汝且静听我言。汝可知万国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盘古开辟

以来，三皇五帝莫不钦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数千年矣。忽然东汉末年有五妖神，头戴冕旒，身穿龙衮，闯入天宫，各称名号。其自称‘赤熛怒’者，红面蝟髯，状尤狞恶。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号‘灵威仰’，衣黄者号‘含枢纽’，衣白者号‘白招拒’，衣黑者号‘汴光纪’。竖眉昂首，哓哓嚷嚷，竟欲篡夺上帝之位，分据为五国。上帝盘问五人得姓受命所由来，皆瞪目不能答。帝命神兵擒之，与斗未决。适苍圣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谶纬妖言，汉人郑玄师弟所传。但召郑玄来则不斗而自伏矣。’帝无可奈何，即命九幽使者召郑玄师弟上殿，见其举止老成，饮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动。凡郑所奏，帝亦颁行世间。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头几乎压死。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几乎暍死。只许每日一食，须劝再食，天子之腹几乎饿死。《丧礼》：含殓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粱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启其齿，则凿尸颊一小穴而纳之，凡为子孙者心俱不忍。以讹传讹，习而不察，将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薇宫，见云中飞下一兽来，龙鳞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虫，不践恶草，人人称为仁兽，必待圣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妄人郑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说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杀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议论，只好吓骗黄巾贼，见老郑便一齐下拜；使麒麟见之，必唾其面！’言未毕，又见空中云鬟霞佩，率领数妇人珊珊来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也。当时周王劝农，妾并不随行。今有妄人郑某，说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妾想妇人幽闺弱质，行不逾阈，岂有披霜冒雨出来劝农之理？北魏王肃曾言其非，唐人孔颖达将王大加呵斥，党同诬妄，一至于此！’诸妇人齐奏曰：‘妾南国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忧，“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言既见而心安，此人情也。郑训“觏”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训“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云“妇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应贪淫至此！’麒麟在旁蹋足大笑。帝问何笑，麟曰：‘诸夫人但知责郑玄，不知责戴圣。圣造《礼经》，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灵囿中与振振公子同游，见文王宫女原无定数，多

不过二三十人，并无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名号，亦从不见有金环进之，银环退之之条例。文王日昃不暇，乐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馀妇哉！戴圣本系赃吏，造作宫闱经典，以媚昏主，而郑玄师弟又从而附会之，致后世隋宫每日用烟螺五石，开元宫女六万馀人，皆其作俑也。且注《诗经》“昏椓靡供”，言椓是椓妇人之阴，此是《景十三王传》中之事，三代无此惨刑。’天帝闻之大悔，喟曰：‘朕用人过矣！’召苍圣谓曰：‘卿造字原有功于万世，大圣人周公、孔子皆出汝门下，不料后来俗儒流弊一至于斯，何以救之？’苍圣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诵、佉卢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于东西二方，下行者行于中华。今东西方只一教，而中华之教如此纷张，惟有召西方明心见性之人，学佛未成者来，大显神通，将此辈一扫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学佛不成者？’苍圣曰：‘佛无夫妻父子，故名异端，恐来中国，人多不服。惟有少时借佛书参究一番，中年遁归周、孔者，墨行儒名，人才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争之曰：‘楚固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据汉儒“麟鼓郊天”之说，不过麒麟晦气，而天帝尚得一顿饱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训天命之谓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无祭理者。将来天帝血食不从此而斩断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还要来闹。’帝曰：‘何也？’曰：‘朱注“有盛饌”二句云：“敬主人之礼，非以其饌也。”下文注“迅雷必变”云：“敬天之怒。”岂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从此雷公没人怕了，雷公岂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气运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见性之人，试其伎俩何如。’俄见苍圣带领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执太极圈者；有闭目指心，自称‘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号‘活泼泼地’者。最后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后，无人能扛此桶。唐人韩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与大颠和尚》书札搜出真赃，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况郑、孔，敢与我四人为难乎？’言未毕，果见赤熛怒、白招拒五妖神，爬墙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权摄文明殿功曹。此汉学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无注疏也。”邱问：“既如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注疏

乎？”曰：“一误岂容再误？宋儒此座亦恐终不能久。现在陆、王二姓，本朝颜習斋、李刚主、毛西河等，都与为难。”方谈论间，忽闻钟鼓声，内闻苍圣传旨云：“朕命白虎驮邱生来，原恶其自矜汉学，凌蔑百家，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闻渠已悔悞，可赐山中云雾茶一杯。领其出山，俾述所闻，可以晓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涧中，邱因问曰：“据苍圣之言，汉学不可从；据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则我将安归？”神曰：“随之时义大矣哉！士君子相时而动，故曰‘顺天者昌’。即如神道设教，蒋帝既衰，关帝日兴，此眼前之明证也。当汉学盛时，晋朝王弼注《易》，骂郑康成为老奴，康成白昼现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冲有言：今人宁道孔圣误，讳言郑、孔非。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气运既衰，其鬼不灵，而人亦少谈孔、郑矣。当宋学盛时，元朝祭朱考亭，至于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尊与天同。明祖登极，又聘宋金华四先生等讲学，皆考亭之小门生也。一脉相传，颁行《四书大全》通行天下，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杨升庵有言，虫有应声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虫也。子不作应声虫，安能拾取科名，上报君父乎？”邱曰：“然则上帝亦好时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时文？不特帝所无时文，即娜嬛洞、二酉山亦从无此腐烂之物。细字小板，古书亦无此恶模样。”邱曰：“然则时文科甲中何以出许多豪杰？”神曰：“士如鱼也，钓之可得，射之可得，网之亦可得。大者蛟鳌，小者魴鲤，皆水所生，不因钓射网罟而有异焉。历代以经学取为名臣者若而人，以诗赋策论取为名臣者若而人，以时文取为名臣者若而人。豪杰之士岂为功令所束而遂淹没哉！汝试看吕蒙拔于盗贼，郭子仪起于缧绁，盗贼罪人中尚且有人，而况于时文科目耶？”邱问：“上帝何好？”曰：“好诗文。”问：“何以知之？”曰：“汝试想上帝白玉楼成，何以不召老成人马季常、井大春作记，而召一少年佻佻之李长吉耶？海上仙龛、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张、朱聚徒讲学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纵不羁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将弃汉学、宋学而从事于诗文，何如？”神曰：“子又误矣！人之资性，各有短长。著作之才，水也；果

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据讲学，火也；胸中无物，必附物而后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于薪炭也。子天性中本无所有，焉得不首鼠两端？且子既精汉学矣，试问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答。神曰：“康成注‘释之溲溲’云：‘舂之播之，使趋于凿。粟一石为粝，舂一斗为稗，又去八升为凿，又去九升为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试想：米舂至八九次，其粝稗糠核将何所归？天故专生此一流飧糠核而饱稊稗之人，或琐屑考据，或迂阔讲学，各就所长，自成一队。常见孔圣、如来、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过，绝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邱闻之，色若死灰，意流连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衔落山涧，袖中所带《仪礼注疏》螬食者过半矣。盍速归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犹存。

大通和尚

吴门某进士通禅理，立志成佛。闻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岁矣，乃徒步访焉。两扣茅蓬，辞不见。进士跪门一日，僧召入，问：“汝来何为？”曰：“愿学佛。”曰：“君非某尚书之子欤？”曰：“然。”“今尚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误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尚存，而忍心别父弃妻，贪图作佛，此心可以见得佛否？”进士不能答。僧又问：“成佛必须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赈粥，遇棺椁必掩埋，年年买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积德以徼福者，与无德者同。犹之律上过失杀人，虽杀不抵命也。汝贪成佛而强为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学佛，当先学我，便从此刻学起。我坐则坐，我食则食，我溲溺则溲溺，我眠则眠，汝能照样行乎？”曰：“能。”僧长叹一声，便闭目坐榻上。一日不语，不饮，不食，不眠，不起溲溺。进士骨节酸楚，腹中雷鸣，溲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愿且还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亲狎。章死，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饭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问："何谓掠剩鬼？"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过常数得之即为馀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顷之有一僧过，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与章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间无用。"章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辞告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中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殊觉不祥，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竟持汤药救之。良久乃苏，具言其故。因相与复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续子不语卷六

多官

多官，闽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郑氏乳之，长而美丽，兄嫂皆爱之。兄远贾外出，或经年不归，嫂常居母家，携叔去，令出就外傅。邑有叶先生授徒于家，多官往学焉。江西陈仲韶，贵公子也，年十八举于乡，兄宦闽，以丧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于道，神为之夺，下舆随行。多官回顾，见其抠鲜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状若狂痴，心颇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访于邻，始知为多官，自书塾归，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与其嬖京儿谋，欲得多官。京曰："子盍以游学请诸兄？允则事济矣。"兄果喜仲，托莆令修厚贽于叶。叶馆以公子礼，不知为先达也。仲遍谒同学，多官出见，骇然良久，心知客为己来，自是绝不过从，惟扃户而读。居匝月，终无由通款。一夕，闻多官呻吟声，瞰之，病卧在床。叶偕医来诊其脉，曰："虚怯将脱，非参四两不治。"叶闻欲送之归，仲韶勃然曰："渠家贫，安能办此？即归亦死耳。"立启箧出金授医，复语叶曰："有故悉我任。"遂亲侍汤药，衣不解带者半月有馀。多官旋愈，深德仲韶，于是来往颇密，然终无戏容。仲无间可入，复谋于京儿。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爱公子否？可佯病试之。"如其言，多官来，亦如仲之侍己疾者。京儿贿医诡云："药中须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无语，至暗中乃刺血和药以进。仲知之，大喜，以为从此可动也。适兄膺荐入都，招仲偕往。多官闻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倾金活我，非爱我故耶？今行有日矣，义不忍负公子，请缔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即宿于仲所三日，仲乃行。叶有甥名淳者，性淫恶而颇饶膂力，涎多官美，欲与狎，不可。一日，仲韶使至，多官置来书案上，出询仲起居。淳潜

入，见仲书多亲妮语，喜曰：“是可劫也。”多官来，袖书示之曰：“汝从陈公子，独不可从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书在，虑不能灭其迹，复佯笑曰：“若还吾书，今夕当从汝。”淳喜，还书而出。多官焚之。乃作二札，一与仲诀，一以告嫂，纳诸箧，即取所佩刀自刭。嫂闻信至，启箧得书，讼其事。淳瘐死狱中。仲韶归，见所遗书，一恸几绝，感其义，誓不再娶。一夕，梦多官来，曰：“不可以我故废君祀。君娶，我将为君后。”从之，果举一子，眉目绝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儿与谋时曰：“多官洵美，但眉目间英气太重，充其量可以为忠臣烈士，虑不善终耳！”后果如其言。

祈梦二则

宜兴士人少时到于忠肃庙中祈梦，夜梦神旁皂隶来摸其臂，与之狎。士人愤怒，大叫而醒，以为忠肃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亲友。后士人成进士，选湖广龙阳县，十馀年卒于任所。赵笠亭祈梦于坟，梦见少保凭几坐，几上燃烛二枝，上有绿字书“冠冕通南极，文章列上台”两句，以为大吉兆。后竟以疾亡。将殡，诸门弟相率临奠，设筵告祭，其筵前烛二枝，绿字所书，即此二句。

鬼被冲散团合最难

绍兴傅长纯，馆胡抚军宝瑔署。一日，胡出堂理事毕，来告幕中诸友云：适坐堂上，有皂役仓猝后至，甫入门，俄一鬼趋出，与皂相值，为皂冲仆。其鬼四肢悉散堕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剥开者，蠕蠕能动。久之，渐渐接续。又良久，复起而去。胡视皂役之气颇旺，鬼误值，为其气摄住，故不得退避而冲倒也。其倒时，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书楼云：其父昔居巢县，去其家里许有山险峻，不通人迹。一日，佃户来报山上木鱼声响，从未见有僧往来，请侦视之。其父率佃户数十人披荆斩棘而上，见山顶石洞中有老僧趺坐蒲团，敲木鱼念佛。问从何来，僧不答。问需斋供否，曰：“吾辟谷多年，奚用斋为？”言毕闭目而坐。众惊异下山。朱归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蓄金五百，汝为我建佛阁于山上，供养此僧。”朱遂率众鸠工，僧忽出洞指所立处曰：“此下若见石板，慎勿轻动，动则妖出。”众不信，以为石下或有窖金，趁僧不在时共力掘起。忽黑气冲天，飞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为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缠扰几死，其主仓皇来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坛，竖七星灯，咒语移时，双袖一挥，向空喝曰：“汝幽禁虽久，野性尚存，速随吾上山修炼！”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后有上山者，常见僧旁有二美女侍立，执卷焚香，丰姿绰约，群以为异。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谓曰：“予号大容，曾遇异人指点出家，今道行已满，明日即当飞升。二妖已皈佛法，自往他处修真。但与方姓尚有宿愆，吾化后须供渠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举火自焚。于是二女复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戏，可为我演戏七本，我才看和尚面上，甘心饶汝。”方从之，演毕寂然，惟正厅卓上留红帖一张，大书“嫣红、环翠谢戏”六字。

僵尸贪财

金陵张愚谷与李某交好，同买货广东。张有事南归，李托带家信。张归后寄信李家，见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为设祭行礼，李家

德之。其妻出见，年才二十馀，貌颇妍雅，设馔款张。时天晚矣，留张宿其家。宿处与停棺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见李妻从内出，在窗缝中相窥。张愕然，以为男女嫌疑之际，不应如此，倘推门而入，当正色拒之。旋见此妇手持一炷香，向其翁灵前喃喃然若有所诉。诉毕，仍至张所住处，将腰带解下，紧缚其门上铁环，徐徐步去。张愈惊疑，不敢上床就寝。忽闻停棺之所豁然有声，则棺盖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两眼凹陷，中有绿睛闪闪，狞恶异常。大步走出，直奔张所，作鬼啸一声，阴风四起，门上所缚带登时寸断。张竭力拦门，力竟不敌。尸一冲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厨一口，张推厨挡尸，厨倒正压尸身，尸倒在厨下，而张亦昏迷不醒矣。李妻闻变，率家丁持烛奔至，将姜汤灌醒张，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后变作僵尸，常出为祟，性最爱财。前夜托梦于我曰：'将有寄信人张某来我家，身带二百金，我将害杀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中，以一半赐汝家用。'妾以为妖梦，不信其语。不料君果来宿于此，我故焚香祷祝，劝其勿萌恶念。怕他推门害君，故以带缚住门环，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与家丁扛其尸入棺。张劝作速火化，以断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于心不忍。今不得不从俗矣。"张助以作道场之费，召名僧为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黄鼠狼着纸衣呼小将

李半仙奉天人，其师黄某，为吾杭方伯国公栋壬戌房师，为通州牧，过于仁慈，上司劾其纵贼殃民，发遣奉天，授徒教读。见半仙曰："子可传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听命。令其拜斗四十九日，授书一卷、剑一口，遂能驱邪治病。黄公每岁至滇，来去万里甚速，限满放归，不知所终，盖有道术者。李君每岁一至京师，住国公宅，往往见其役鬼使神，颇有效验。一日，有狐仙延请赴宴，所设猪羊鸡鸭等肉，率皆淡食，不下盐酱。左右侍立捧盘馔者，皆极大黄鼠狼，

人立而衣纸衣，呼为“黄小将”。惟主人则狐而人形，衣绸缎焉。李怪而问之，曰：“若辈福薄，只宜着纸衣，一着绸则病，一着缎即死。今日所以奉请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孙辈每有在外间无状者，祈法师遇有此等事，以文书牒我，俾我以家法处置，幸勿伤其性命。如有文书，可焚于紫禁城转湾之城脚下，呼‘黄小将’三声，我即领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为冤缠者，半仙为禳解之，若为妖魅驱之不去，则作法斩之。用米一斗，插剑于中，焚符诵咒，剑自飞舞，斫于门柱，有怪毛绒绒然，截八寸馀。病者获安，李即辞去，从不受谢。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曲皆山，产雉兔獐狍之类，每岁召猎户捕取供上宪，以为土物。徐公一日召猎户于署中，试放火枪，轰然震响，仲姓失色，窜匿于隐处，屏息不动。至晚觅之不得，遣人出城追逐，直至省垣，避匿一小庵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生故也。后徐调任清河，赴省，过余，留饮。语余曰：“余幕中诸友多有外癖，家人辈有拂其宠僮之意者，幕友即欲辞去。以此小事，甚费周旋，以致此风大炽。署中诸犬效之，两雄相偶，岂非绝倒！”座中广文孙公曰：“此何足异。余家牝鸭与牝鸡，每作雌雄相偶之状，更可嗤也。”

同服硫黄效验各别

硫黄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寿考康宁者有之，疽发于背于颈死者有之，祸福互异，由各人体气本不相同也。本朝托冢宰庸于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称阳脏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则虽大雪中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钟乳硫黄，偶离此二味，则手足如

冰。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画师林常服硫黄，久之毛孔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硫黄气。据云其毒从毛孔中出便无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无恙云。

夜航船二则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杂沓，中隔以板。仁和张姓少年，素性佻𠊱，以风流自命。搭船将往富阳，窥板缝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张以为有意于己也。夜眠至三鼓，众客睡熟，隔板忽开，有人以手摸其下体。少年大喜过望，挺其阴，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语，极云雨之欢。鸡鸣时，少年起身将过舱，其女紧抱不放。少年以为爱己，愈益绸缪。及天渐明，照见此女，头上萧萧白发，方大惊。女曰："我街头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馀，无夫无子女，无亲戚，正愁无处托身，不料昨晚蒙君见爱。俗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即我丈夫，情愿寄托此身，不要分文财礼。跟着相公，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何如？"少年窘急，喊众人求救。众齐起欢笑，劝少年酬以十余金，老妪始放少年回舱。回看彼少艾，又复对少年大笑。

柴东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吴兴，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客多，不免挨挤而卧。半夜忽闻一陕西声口者大骂："小子无礼！"擒一人，痛殴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岁了，从未干这营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将阳物插入我谷道中，我受痛惊醒。伤我父母遗体，死见不得祖宗！诸公不信，请看我两臂上他擦上唾沫尚淋漓未干。"被殴者寂无一语。柴与诸客一齐打火起坐，为之劝解。见一少年，羞惭满面，被老翁拳伤其鼻，血流满舱。柴问："翁何业？"曰："我陕西同州人，训蒙为业。一生讲理学，行袁了凡功过格，从不起一点淫欲之念。如何受此孽报！"柴先生笑曰："翁行功过格，能济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殴杀此人，则过大矣。我等押无礼人为翁叩头服罪，并各出钱二百买

酒肉祀水神为翁忏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将少年释放。天明诸客聚笑劝饮，老翁高坐大啖，被殴者低头不饮。别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装束类戏班小旦，众方知彼所约夜间行欢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乐安县民盛林基，年三十二岁，家有一母一妹，忽一日以切菜刀断其母妹二人之头，高置几上，买香花灯烛而供奉之。其乡邻惊问何故，笑曰：“送他两人到极好处去成佛。我不过尽孝道耳！”总甲报官来验，坦然出迎，口供与对乡邻之言如一。官请王命凌迟，其人含笑就死，亦无一言。据邻人云：此人平时待母颇尽孝道，与妹亦甚和睦。

赵友谅宫刑一案

赵成者，陕西山阳城中人。素无赖，老而益恶，奸其子妇，妇不从，持刀相逼，妇不得已从之，而心终不愿，私与其子友谅谋迁远处以避之。其戚牛廷辉住某村，离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对山筑舍而居，彼此便相叫应。居月余，赵成得信追踪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辉。牛设馔款待，乡邻毕集。席间，客严七与牛至好，问牛近况，牛告以生意不好，卖两驴得银三十两，以十金买米修屋，家中仅存二十金等语。赵成欲通其媳，厌友谅在傍，碍难下手，知邻人有孙四者，凶恶异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与谋杀牛廷辉，分其所剩金。孙四初不允，赵成曰：“我媳妇甚美，汝能助我杀牛廷辉，嫁祸于友谅，友谅抵罪则我即以媳妇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孙四心动，竟慨然以杀牛为己任。是夜与赵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谅见局势不好，逃入山洞中。孙、赵两人竟将牛氏一家夫妇子女，全行杀尽，而

往报官，云是友谅所杀。县官路学宏急遣役往拿，见友谅匿山洞中，形迹可疑，遂加刑讯。友谅不忍证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诬服。然杀牛家之刀，原是孙四家物，赵家所无也。屡供藏刀之处，屡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终非信谳，遂叠审拖延，连累席间饮酒乡邻十余人，家产为空。一日捕役方带赵成覆讯，成自喜案结矣，策蹇高歌。其媳见而骂曰："俗云虎毒不食儿，翁自己杀人，嫁祸于儿子，拖累乡邻，犹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当，天地鬼神肯饶翁否？"赵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闻于官。官始穷问。赵成初犹不服，烧毒烟熏其鼻方输实情。按律，杀死一家五人者，亦须一家五人抵偿。按察使秦公与抚台某伤其子之孝，狱奏时为加夹片，序其情节。奉上谕：赵友谅情似可悯，然赵成凶恶已极，此等人岂可使之有后？赵成着凌迟处死，其子友谅可加宫刑，百日满后，充发黑龙江。

换尸冤雪

京师顺承门外有甲与乙口角相斗者，甲拳伤乙喉，气绝仆地。时天已晚，路上人将凶手缚置营房，以尸交两营兵看守，待明早报官。会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壮者云："我归家添衣服喝酒，略耽延便来。"年壮者许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壮者亦买酒取暖，醉睡帐房。早起寻尸，尸隐不见。方惊愕间，年老者亦至，曰："我已报司坊官，即时来验矣。"年壮者曰："尸竟遗失，官来无可验，我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沉思良久，曰："我有一计。某处荒地前有人舁一棺来，似是新死之人，尸尚未坏，我与你打破其棺，扛尸来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壮者以为然，依计而行。少顷，官来验尸，则额角上有长钉一条，流血被面。问凶手，凶手曰："我实失手打死此人，并未加钉钉额。且此尸面貌并非我所殴之人。"官不能断。正喧嚷间，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与甲无干。我乃被殴仆地之人，初时气绝仆地，既而苏醒还家，实未死也。"官始将凶手放释，而查

问荒地扛棺来厝之人，细加推究。钉额之尸姓刘名况，以染工为业。妻与人奸，乘刘醉，与奸夫钉杀之也。乃释甲而置奸夫于法。旁观者曰：“尸非可换之物，而两营兵奇计如此。此非营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

余每游刹院，见肉身菩萨，大概浑身用生漆灰布，叩之橐橐有声，虽腿筋盘屈，隐隐可见，而脰颈总歪。在武夷山，见草鞋仙姓程名艮，坐石洞中；在九华山，见无瑕和尚，皆两目下垂，无睛，摇其头尚动，扣其齿皆蛀朽脱落。惟广西永州无量寿佛，虽肉身而头独端正，心常疑之。后有人云：顺治间有邢秀才，读书村寺中。黄昏出门小步，闻有人哀号云：“我不愿作佛！”邢爬上树窃窥之，见众僧环向一僧，合掌作礼，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铁条，长三四尺许。邢不解其故。闻郡中喧传某日活佛升天，请大众烧香礼拜，来者万余人。邢往观之，升天者即口呼不愿作佛之僧也。业已扛上香台，将焚化矣。急告官相验，则僧已死，莲花座上血涔涔滴满，谷道中有铁钉一条，直贯其顶。官拘拿恶僧讯问，云烧此僧以取香火钱财，非用铁钉则临死头歪，不能端直故也。乃尽置诸法。而一时烧香许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庙大门外有坟一座，相传某御史入庙礼佛，欲试是否肉身，取针刺佛之耳，鲜血流出。御史大惊，出庙颠仆而死。其家即葬之于庙门外，以示戒也。余观坟上碑，但记前朝姓名某，而并无此语。余虽不刺佛，然剥其所施衣彩十三层，叩其胸而弹之，亦自觉无礼矣。

动静石

南雁宕有动静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动一静，上下相压。游者卧石上，以脚撑之，虽七八岁童子能使离开尺许，轰然有声。倘用手推，虽舆夫十余人不能动其毫末。此皆天地间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峰

雁宕有石如女子独立，长五丈余，头有髻形。杜鹃花开红满一头，恰无一朵拂其面上者。袍色微红，裙色惨绿，若天然染就状，界画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织。

庐山禹碑

庐山宗生庵旁有谷帘泉，泉有石洞，险而深。有人缒身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释文曰："洪荒漾，余乃枅。"星子令丁正心在莲花池席上为余言。

飞钟哑钟妖钟

武夷伏虎山之巅有钟系焉。相传唐时飞来，离地三十余丈，无人能击，故又号哑钟。张家口外总管庙有妖钟，三更外无故自鸣。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数万，衔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飒飒有声，须臾间江面里许为其所蔽。老舵工云："上江必有水灾。"至七月间，

来安、全椒二县起蛟，田堤尽坏。

鹏过

康熙六十年，余才七岁，初上学堂。七月三日，才吃午饭，忽然天黑如夜，未数刻而天渐明，红日照耀堂中，无片云。或云此大鹏鸟飞过也。庄周所云“翼若垂天之云”竟非虚语。

石中玉碗

乾隆五十五年，荆州大水，周王山崩，有璞石随流而下。耕人以锄击之，中得玉碗，温润洁白，无雕刻而有血沁，周围六寸许，惜石破而碗已伤。群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贵人家玉碗坠入泥中，泥久气燥，变而为石，故将碗裹在石内。”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宁署中，与濮某、刘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饮酒，各把瓜子散步阶下，且行且谈，被风吹数子落在土中。夏间，其地忽发瓜藤，渐长渐大，俄结三瓜，其大如斗。一时贺者纷纷，以为祥瑞。三人闻之，亦自得也。未一年，陶以书案被罪，濮以瘵疾卒，刘癞疾大作，血肉溃烂而亡。

琴变

金陵吴观星工琴，常为余言：“琴是先王雅乐，不过口头语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时，为赵都统所逼，命弹《寄生草》，旁有伶人唱淫冶小调以和之。忽然风雷一声，七弦俱断，仰视青天，并无云采。都统举家失色。从此遇公卿弹琴，必焚香净手，非古调不弹矣。”

古北口城楼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兴知府杨景震为卢案谪戍军台，登古北口，城楼上有一铜匣，封锁甚固。相传明代总兵戚继光所留，过客不许开看。杨抚玩良久，见匣上金镌一《震》卦，笑曰：“匣上卦名《震》，与我名景震相应，我当开之。”启其盖，飞出火箭一枝，着于对面景德庙正殿柱上，登时火起，将殿宇僧房焚烧殆尽。

官受妓嗔

杨镜村作苏州太守，娼禁甚宽。某太守治苏州，笞妓甚酷。后两人俱解组矣，偶过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饮酒。座有三妓，皆苏人也。主人戏问：“苏州官长贤否？”三人但认识杨公，不认识某公，齐声对曰：“杨太老爷待奴辈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吓诈。此等官府，自然公侯万代。后来某大老爷拿奴辈去，非笞即梦，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吓诈取钱；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孙要做奴辈这行生意的。”举座大笑，某公不终席，登车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婚礼与南方不同。邵又房娶妻，南方诸同年贺之，意欲闹

房，拜见新人也。不料花轿一到，直进内房，新郎弯弓而出，向轿帘三发响箭，然后抱新人出轿，则乱鬓蓬松，红绸裹首。新郎以秤杆挑下红巾，不行交拜之礼，便对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红毡将四面窗楞通身遮蔽，进大饺一个，剖之，中藏小饺百余，两新人饮酒啖饺毕，脱衣交颈而睡。次日鸡鸣，公公秉烛早起，礼拜天地、灶神、祖庙，过五日后，方才宴客。本日贺者，全无茶酒，饥渴而退。或嘲之曰："京里新婚大不同，轿儿抬进洞房中。硬弓对脸先三箭，大饺蒸来再一钟。秤干一挑休作揖，红毡四裹不通风。明朝天地祖宗灶，拜得腰疼是阿公。"

张赵斗富

康熙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斗富。张请河台饮酒，树林上张灯六千盏，高高下下，银河错落。兵役三百人，点烛剪煤，呼叫嘈杂。人以为豪。越半月，赵回席请张，加灯万盏，而点烛剪煤者不过十余人，中外肃然。人疑其必难应用。及吩咐张灯，则飒然有声，万盏齐明，并不剪煤而通宵光焰。张大惭，然不解其故。重贿其奴，方知赵用火药线穿连于烛心之首，累累然，每一线贯穿百盏，烧一线则顷刻之间百盏明矣。用轻罗为烛心，每烛半寸，暗藏极小炮竹，爆声腷膊，烛煤尽飞，不须剪也。盐商安麓村请赵饮酒，十里之外，灯彩如云。至其家，东厢西舍，珍奇古玩，罗列无算。赵顾之如无有也。直至酒酣席彻，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双锦盒呈上，号"小顽意"。赵启之，则关东活貂鼠二尾，跃然而出，拱手向赵。赵始哑然一笑，曰："今日费你心了。"

朱尔玫

康熙间，朱尔玫以邪术惑人，有神仙之号，名重京师，王公皆折节下之，惟三登熊文贞公之门，终不得见。一日，朱又往告司阍云：“相公今日着何服，食何菜，坐何处地方，我一一皆知。”司阍者以其言皆中，惊白相公。公笑曰：“朱某所测我者，果件件不错，可谓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见妖人’五个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谓之仙乎？”阍以告朱，朱惭沮而退。相传朱与张真人斗法，以所吃茶杯掷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张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嗤张不能为此法。张曰：“我非不能也，虑破君法，故不为也。”朱固请，张不得已，亦掷一杯，则张杯停于空中，而朱杯落矣。或问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腾空则妖狐逃矣。”亡何，朱遂败。

梁制府说三事

同年梁构亭制府总督直隶，自言五岁时有外祖母杨氏，无所依倚，就养女家，得奇疾卧床，能将缎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从何来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孙二官，以后切不许其立床边，他浑身是火，近之将人炙痛。现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虽物故，而于我有情，时来与我谈笑，一见二官到，无不爬墙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麾公出。公不敢再入，时于窗缝中窥探，杨已知觉，蹙额曰：“二官这小儿又来作闹了！速赶他去。”如其言，杨始安寝。亡何，杨病重，气绝矣。良久复苏，张目谓梁太夫人曰：“我魂灵要出去，汝家灶神、门神一齐拦住大门，说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许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当速请高僧来诵经，为母亲忏悔求请，何如？”杨曰：“不如仍教二官来，向二神一说，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门、灶前代为通说，顷刻间杨瞑目逝矣。

公宰良乡时，病疟甚剧。夜梦本邑城隍请见，谓公曰：“我亦从前此地县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

即我从前所患之症也，后服某药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说某药几味，长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两剂而愈。查良乡邑志，果有其人。

又宰香河时，有老翁率其女来喊冤，女颇有姿，问何冤，曰：“女为城隍神所据，每夜神以车来迎，便痴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才放女归。女已定婚某家，致某家不敢来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说公来城隍庙行香，渠看见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礼。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听亦未可知。”公窃喜自负，即作文书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来谢，云：“昨晚神竟不来迎女矣。”

官运二则

华雍作淮宁令，有钦差某从广东来，即日将过其境。华遣长随张荣备办公馆。张故干仆，料理齐全，约费百金，而钦差又奉旨往他处审案，遂不果来。张荣正在傍徨间，适逢江西巡抚阿公思哈拿问进京，路当过此，张荣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禀公馆已备。阿公大惊，以为素未谋面，又非属员，何以有此礼文。既而进公馆，则挂彩张灯，牲牢夫役，无不齐全。喜出意外，乃召张荣而谕之曰：“我系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虽我所提拔属吏，待我如冰，何以尔主如此隆情古道耶？汝主手本，我理应璧还，今一番感激之心，诚恐忘记汝主姓名，权将手本留下，以便为日后图报之地。”谕毕，亲自作书与华令，称谢再三，方上马去。张荣归，以情节告知主人。主人责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办差费重，不如此出脱，叫他从何开消耶？”主人笑而颔之。未二年，阿公起用山西巡抚。华四参限满，送部引见，奉旨发往山西。初次到辕禀谒，阿公如得至宝，遣家人致意司、道曰：“请大老爷缓见，我主恩人到矣！”即开中门，亲迎至堂下，呼老贤弟，握手入内，罗列酒肴，待如上客。华长跪辞谢，惧不敢当，阿公曰：“有恩不报，我是何等人耶？今日我尽我心，明日汝

行汝礼。”尽欢痛饮，送上轿而别。司、道闻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题升通判。又半年，题升同知。再升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调任河南，华亦乞养，满载而归。赏张荣二千金，张亦小康。

傅四爷，吏部司官中之能员也。果毅公讷亲掌吏部时，凡众司官说堂有不能了之事，唤傅来，数言而决，讷甚重之。故事，保举郎中一正一副，有户部郎中缺出，讷公正荐之，引见于光明殿。傅乍入殿门即跪，上觉其骏，用副荐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讷公又正荐之，傅入殿门又即跪，上不悦，谓讷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举？”讷奏：“傅某办事甚好，是以屡荐之，不料其不习朝仪，当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几，又有保举引见之事，将入朝，讷公训之曰：“汝两次失仪，今次千万留神，勿再蹈前辙，致伤我脸。”傅唯唯。及至引见时，各官背履历毕，并无此人。讷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门外，见傅面目青肿，踉跄涕泣而来。讷问故，曰：“司官两次入殿门，见一红袍大人，长丈余，将我拦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紧记公爷吩咐之言，以为我再见红袍之人，我当直冲而进，不受其拦。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拦，我往前一冲，他手披我颊，提而掷之，遂跌在殿外台坡之下，致伤面目，不能瞻仰天颜。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爷以后亦不必再保举我了。”讷无可奈何。诸司官闻之，咸为骇异，遣人扶至车上，送归其家。随即病发，四日而亡。

钱县丞

睢宁县丞钱某，权知县事。其地向例，有路毙者，相验时地主出钱八千送官，便可结案。一日，某村来报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钱。钱往验尸，无伤，命即掩埋。回公馆后，吏送进地主常例钱八千，钱将受矣，见钱用红绳穿系，色甚鲜华，不解其故，以问吏。吏曰：“地主家贫，无力出此，不得已将一女卖与村邻为妾，得价二十

四千。因系喜钱，故用红绳耳。”钱思此钱系逼迫而来，不忍滥受，即召村人诘之，具以实告。乃并召其买妾者，晓之曰：“我得人钱而逼之卖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买其女，不义也。我决不受此钱，汝速退归此女。”其人唯唯。因问卖女者曰：“馀钱尚存否？”曰：“都作衙门胥役使用矣。”钱命胥役追缴，则已彼此饮博，将钱分散。钱慨然顾买女者曰：“吾偿尔钱。”即命给发原数，令村人领女归家。此案遂结。无何，钱患背疽，昏迷于床。梦青衣人召至一处，殿宇巍峨，上坐王者谓钱曰：“汝大数已尽，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偿，汝知之乎？”钱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与观，则所载某年保全卖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寿一纪，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还魂。疽遂霍然。钱自此一心行善，凡赈饥埋棺等事，悉捐资为之。官果洊擢同知，而一纪之期已满，背疽又发，家人将理后事而意尚迟疑，且慰钱曰：“公前有一善，寿尚可延；年来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为益算乎？”钱笑曰：“不然。昔之善无所为而为之也，故阴间重我；今之善有所为而为之也，恐阴间未必重我。此番数尽，断不能逃，或者有心为善终与有心为恶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报乎？”不数日，疽溃而卒。

续子不语卷七

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杨荷锄与金陵徐沧浔扶乩，有女仙降坛，诗曰：“‘何处重寻旧翠钿，涛声如梦恨如烟。泉台一去千余载，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缘人，欲与之语，诸君勿惧。”坛中友人孟姓见辞涉艳丽，恐致邪祟，欲烧退符。乩遂书曰：“既已招之使来，岂能挥之即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饶才韵，相遇大堤之下，同游细柳之阴。鸳侣方成，鸾俦遽拆。珠沉玉陨，蕙折兰摧。君屡托迹于人间，妾尚滞魂于水府。今者方倩涛神侍从，偶为符使招携。隔世逢鱼水之交，不昧素心一点；对面有河山之阻，谁知红泪千行？恨显晦之攸殊，幸精诚之易合。窗明风露冷，将于斗转参横后寻君；帏静雨云来，其于梦美魂酣时觅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顿生；惟续情缘，讵祟殃之敢作！”是夜，沧浔果梦有女子手持团扇，艳丽非常，相与绸缪，极云雨之欢。次夕复至，流连达旦。越日，又降乩诗云：“赤甲峰头雨似尘，天风吹送步虚人。请君试采梅花嗅，老却琼香树树春。”又诗云：“露里夭桃风外柳，昨宵几执纤纤手。千秋无尽是相思，缘卿又到君知否？”末书“珍重”而去。嗣后，总未入梦，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东侍郎玄孙明经某，自言其少时，合卺后得头眩疾，辄仆地不知人事。数日后，耳边渐作声，如曰“勒勒”，又数日复见形，依稀若尺许小儿。自是日羸瘦，不能起床。家人以为妖，延术士遣之

不效，乃密于床头藏剑。病寤时，每见小儿由榻前疾趋木几下即灭，遂以铜盘盛水置几下。一日午寝方觉，见童子至，以剑挥之。割然堕水中。家人于铜盘内得一木偶小儿，穿红衣，颈缠红丝，两手拽之，作自勒状。乃毁之，妖遂绝。后相传里中某匠即于是日死。盖明经入赘时，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为是压魅术，术破，故匠即死。然自是明经病骨支离，不能胜步履。明经家故有园亭，一日值月上，扶小仆至亭。至即命仆归内室取茶具。邻旧有女，笄而美，明经故识之，至是女伺仆去，即登墙而望，手持茗碗，冉冉自墙而下，至亭内，置茶几上，谓明经曰："知君渴，愿以奉君。"明经疑其怪，且旧病未复，力促之去。女曰："君领此，妾当去耳。"少顷，闻小仆来，女忽不见。回视几上碗茶，惟一桑叶贮一撮土而已。嗣后，每逢帘波昼静，清夜月明，女辄至，谈论间颇有慧心。明经自以新病初起，刻自把持，女亦不甚干以亵狎。其容姿意态，长短肥瘦，一日间可以随心变易，故明经始虽疑之，久亦乐得以为谈友，不复问其所自来也。女往来形迹人不能见，惟至时觉举座冷气逼人。明经一日梦与夫人为欢，醒觉乃即女，明经知为其术所幻，然欲强留之，女遽揽衣下床，大笑而去。摄其衣，如纸，瑟瑟有声。后明经得导引之法，女遂绝迹。

雷击两妇活一儿

安东县村中一妇产子，唤稳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夫某自外归，抱子甚喜，欲祀神偿愿。忽探摸其枕，惊曰："我暗藏银四锭在内，无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问之。因谓："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即往问索银，许以一半为谢，一半偿还作酬神之用。稳婆勃然大怒，且骂且咒曰："我为汝家接生，乃冤我为贼！是儿必死！若盗汝银，天雷打死！"骂之不已。某反疑其妇有别情，亦不敢索银。三朝，复请稳婆洗儿。是日，稳婆不到，令其女来。至

夜，儿果暴死。夫妇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佥曰：“稳婆之说验矣！”时忽雷电大作，远近闻一霹雳奇响，合村有硫黄气。咸踪迹之，见空地跪两妇人，俱雷火烧焦，各捧银二锭在手，而所埋之儿已出地呱呱啼矣。乡邻奔告埋儿之家来认，见儿腹脐露出针头一指，随拔针出血，儿仍无恙。雷击毙者，一系偷银之稳婆，一系稳婆之女，洗儿时暗以针刺儿脐心致死，欲实其咒诅之言也。见者咸为悚惧。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间事。

火神打跧

吴旸字南谷，毗陵之马迹山人也。微时馆于某宅，其家方构新居，匠人以盆贮木屑藏火为炊。一日夜半，南谷闻屋角有声，起视之，见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其人打跧对曰：“某祝融氏所使，今日此屋当焚。”南谷曰：“我在此，乌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数日后，南谷将解馆，戒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归而屋竟焚。南谷后登万历丁未进士，仕至方伯。

杀一姑而四人偿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侄，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殁后，遗一弱妹，不能抚爱，两妇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广文子，贫不能娶，乃赘焉。两妇恒相语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终当以计遣之耳。”会兄弟读书城外僧舍，妹婿亦往省其亲。两妇俱托辞归宁，而尽扃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姑入厨，无以为炊，忍饿两日，赧无可告，转辗不得已，遂自经焉。两妇乃归召其夫，讳曰病死，草草殡殓。寄书其夫家，携柩去。心喜以为脱然矣。然而室中常闻鬼啾啾哭声，数月而长妇母子骤病俱死。未几，次妇母子亦病，怖

甚，嘱夫环守之。夜二鼓，忽阴风袭人，门帘豁然启，见一卒赤发蓝面，齿长数寸，手执钢叉，直入床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见其子犹赤体展动，而忽不见矣。还视榻上，则子已绝而妇犹呻吟也。黎明，妇亦殁。某目击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杀一姑而四人偿之，甚矣，阴谋致死之罪至大也！

误杀金童

阿云岩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绘一小像。鄞令钱君邀暨阳缪炳泰偕谒，为公写真甚肖。公喜，以属钱君补图。钱君以公常谈佛法，乃绘公著红袈裟趺坐一山洞。公见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钱问故，公曰："曩吾督师滇中，适额驸色布腾珠尔布纳病剧，绝而复苏，趣左右邀我至榻前曰：'顷至一山，长松插天，苍翠四匝。中有石洞，列古罗汉数尊，旁设蒲团，虚其坐。一罗汉指示曰："此阿某旧居也。以误杀一金童，谪人间，能立心不妄杀，有以全活人，乃可复位。其传语焉。"因揭蒲团相视，则赫然一童子骸也。公其善自爱。'额驸言讫而逝。今子所图，适合前兆，岂非天哉？"是图公携归京邸，名公巨卿题咏殆遍，而缪生由此以传神名日下。

钱尚书

毗陵钱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祯间官南京户部尚书。幼患痘，危甚，滨死矣。其父启新先生以独子钟爱，抱诸怀，不忍弃。方绕阶行。忽闻空中大声叱曰："谁错行钱尚书痘者？可笞二十，速另降好痘！"遂闻屋瓦有声，如撒豆然。视怀中，则已苏矣。成童后，常卧楼上。夏月，偶他宿，有佣私就其榻卧，恍惚闻叱咤声曰："可恶，可恶！若何等人，而敢卧此榻！"觉摇摇不安，急起视，则床已置屋

角暗处，非复卧所。嗣后，佣见梅谷先生甚畏，辄长跪白事云。

梦墨

武进钱文敏公，戊午应顺天试。场前，梦至正阳门外，见一人貌岸然，支布帐而陈墨若干于其下。先有一髯买墨，公亦就买。售墨者熟视公，予墨两丸，继予髯一丸，遂醒。后谒座主孙文定公，俨然售墨者。次一同年来谒，则髯至焉，是为无锡李君时乘。盖墨两丸者，两榜；李以一榜终于东平州牧。

钱状元小名

乙丑会试后，都门有某梦阅天榜，见四十一名独泥金书“集贵”二字，上插一小黄伞罩之。醒时，但记其“集”姓，而忘其名，意必满洲籍，其人当有异也。及榜发，则四十一名乃钱文敏，旋授殿撰。某以为疑。一日，于会宴所谈及之，适汤太史大绅在座，笑曰：“钱殿元小名集贵，又何疑乎？”众乃恍然。

归宁女遇怪

陕西清涧县某村有妇归宁，其父送女还。中途，历山径，风骤起，女衣裤尽失，裸而立。父无奈，脱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婿家，婿怪问之，翁告以故。婿咤且怒曰：“是何邪魅！翌日当持枪击之耳。”各就寝。黎明，女惊呼，婿忽无头矣。其家乃讼之官。县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杀其夫也，刑之，坚不承。翁匍匐哭诉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导至女失衣所。遍加搜觅，见山侧有一穴甚

深，令募能下探者犒钱若干。一健卒应募，乃束炬入，行数十武，忽有天光，见一僧貌狞恶，瞑目卧土榻。卒惧而返，白诸令。令更遣壮役数人持贯索器械随之入，则僧已醒，众向前遽缚之，拥而出见令。再三研诘，不答，批其颊亦无一言。无如之何，乃加练数围，督众役押解入城，将禁之狱。行里许，忽狂飚大发，众皆目眯，少顷而僧及解役数人俱杳然矣。遂寝其事。戴君名树屏，荆溪人也。其幕中戚友归述其异如此。

龙诛龙

乾隆辛亥八月，镇海招宝山之侧白昼天忽晦冥，有两龙互擒一龙，捽诸海滨，大可数十围，如人世所画龙状，但角颇短而须甚长。始堕地，犹蠕蠕微动，旋毙矣，腥闻里许。乡人竞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臼，有得其颔者市之，获钱二十缗。

桑蚕

宜兴东仓桥离城数里，有某村妇子患痘，医者下方，须用桑蚕。夫佣于外，其姑命妇觅桑虫。妇至野寻求，见老桑一株，有蚕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数武，忽失蚕，妇告其姑，姑曰："此活蚕，非有翼能飞，堕亦只在草间耳。盍往觅之？"妇仍诣其地搜寻，林隙有一洞，方谛视间，忽巨蛇昂首出，俨然人头，有一臂，怒目睒睒，指妇作人语曰："汝再扰我，即当啖汝。"妇惊仆。其姑讶妇久不返，往视之，见其卧地吐沫，面无人色，扶归渐苏，乃述所见如是。儿竟殇，妇亦旋患痫。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间事。

韩六

山阴库书冯心法，辛亥冬，其母病，冯夜归张灯，见韩圣华来，竟忘其死，与言生平如故。韩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发，我当为兄经理停妥。”冯库书舞弄多事，畏告发，与之议贿，许以钱六千，韩许诺谢去。冯方怪韩之既死，谓母病必危，又疑许贿六千庶可救。及三日，韩至，竟入内而冯母死。岂冥使亦如人间狱讼，不论输赢，总需使费耶？抑衙门人生不顾其亲好者，为鬼亦无异耶？

魍魉

山阴高进士之父某翁，未遇时，以佣为生。暮归，值长鬼立路侧，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而祝之曰：“我欲食尔，尔宜为九品官，有田三千亩，屋九椽，男子二人，我即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走，则见翁。翁被酒，且立久，绝无恐，心计渠尚不食小康孩子，我苟不至饿死，渠岂能食我，我何畏渠？乃谓之曰：“吾闻神之长者为魍魉，能富贵人，我将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绳，缚竹杆一枝若秤物具，翁再索锤，则鬼拂衣竟去。翁归告妇，取梯抱儿下。翌日，里许有冯村人姓冯者失其子，遍觅不得。高翁出儿，而告以鬼语。冯父乃拜翁，呼为外父。后冯果为山西巡检，田庐如魍魉言。高亦自此致富，子发科甲矣。

獭异

山阴施汉一秀才曰：越水乡多獭怪，其小者止泼水侮人，驱之即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旧有獭怪，逢科甲富人，必相狎逼，百年内凡三见矣。不可逐亦不为祸。余丁亥归里，夜就寝，有声如撒螺壳者，大小千万声，散置几榻间，烛之无有。疑北牖失扃，故扃之，怪亦渐安。又二十年丙午，余苫块之际，方侧卧，若有物压胸间，小掌抚我头顶甚勤，而其身甚滑，耳边啧啧作亵语。梦见一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缎衫，玄缎半臂，深蓝色裙，就我要抱，却之则从背后抱我，口向两耳聒聒不休。予梦中谓之曰："世间乃果有淫妪，我二十年前尚不可干，今日能动我乎？"惊而醒，觉耳边啧啧声，头上抚摩状犹未绝也。旋从枕上逸去，轻小若猫。翌日，又至，则觉有物在右股上，梦见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处稍远，隔栏杆相招。予窃念昨身近尚不乱，今隔栏杆乃肯动心耶？遂醒。则物从股上跳去，怪亦遂绝。丁未冬初，狄猱湖口夜宿陈氏新楼，濒湖，甫息烛则物跃上床，予知其非鬼非偷儿也，若喧叫徒惊邻里，适为人笑，计所以逐之。记得杭大宗先生《秽迹金刚咒》事，试诵之，物辄伏不动。五更跳下床，有声，遂去。晓起见伏处衣褶卷起如截。予因作客，不宜告主人。越月，又过此宿，解衣始记前事，欲避无及。拥衾作久倦合眼，则物已在床里矣。持《金刚咒》稍缓则辄动欲上，俟诵弛渐逼近胸膛，出声尖细如鼠叫。旋作人语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惧，但公口一动吾则甚畏耳。"五更，从脚后绕出。是夜诵咒百余遍。明日，家人怪吾夜作呓语久。自此陈氏亦无他异。今年二月初二日，乡塾师沈昭远来说獭祟，衣上遗毛可数，向予告急，欲辞馆去。劝之诵《秽迹咒》，又猝不能成诵。但偶忆《本草》有"熊食盐而死，獭饮酒而毙"之语，旧闻丁未进士徐景芳尝用以除馆中獭妖，令沈姑试之。是晚，置双鲫樽酒于案上，二更獭至，沈已迷不能声，但见獭超案饮酒，樽欹就案话遗酒有声，食鱼亦尽。既跳下欲登沈床，则前足甫起而后足不随，堕地者三，盖獭醉矣。逃去，今遂绝。然则记览不嫌其杂，亦能救人，獭之饮酒，水居人宜知之；而熊之喜盐，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柏香簪不宜入殓

会稽乡人陈生，娶郡金氏女，伉俪甚笃。金死，陈设像祝奠，朝夕相对，如其生时。既而金之妹二姑亦病死，将殓忽苏，家人喜甚，乃其声则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误摄入冥，既讯明，释魂欲返，则殓时用柏香簪，魂不能再入。今妹命尽，故我求冥司借躯以还魂。我将归陈家。"人大异之。金指点其生时所存箱箧衣物，一一不爽，且述其与陈生床笫燕私密语，真陈妇也。金之兄自远归，女与言昔日过其家时，留饭肴酒杯盘，及其兄市羊肉船上腥秽逼人事，皆曩昔其兄亲历，不丝毫异。无如其妹已许某姓郎矣。宗族疑妹或托鬼语以饰暧昧，不遽归陈。陈生亦谓姊魂妹魂，不忍迎归。某郎家又必欲娶，父母遂送女往。下车即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归陈家，不归汝家。汝家必留我，将致大不祥，其无悔！"是夕，其翁姑扃女与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无病猝死。陈益不敢迎女，遂为某郎家守节。凡乡里吉凶事，必先知之，言若巫者，乡人异之。或曰：此妖凭焉，非真大姑魂。陈生不迎，非无见也。

猎户说虎

传闻虎伤人，则伥鬼为尸脱衣与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尸自起脱衣。此皆不然也。盖人不见虎，故为此推测之词。有郑猎户云：虎擒人衔其头颈，人痛极，手足自撑拽，势皆向下，衣裤自褪下。人无事而讲礼貌，则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无诉，便自抖擞卑缩，衣带自宽矣。郑少年时尝与同伴值两虎，其一虎衔同伴去，其一虎郑枪中之，未毙而逸。郑惧其复来，乃先上高树，避而望之。见虎所衔同伴，先下鞋，又下袜。迤逦而裤下矣。明日招伴寻之，则衣履一一在途，其尸隔五里余，剩其左臂，验有旧伤，果其伴也。腹脏亦未吃

尽。又二三里，则所枪伤虎僵伏而毙矣。

传闻虎咬人，初旬在头，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然。郑所见皆肩项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掷下而咬之，非肩项不可挈其躯，无上下异也。即虎食所先，虽不可见，其所残剩者，偶余手足，亦无上下旬分手足之异。

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腾跃，人力断断不能胜。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贪痴耳。虎气旺，中枪多不立毙。郑尝入深山，径转处有虎如大牛，蹲路侧。郑急甚，不及用枪，乃大声喝之，姑慑以气势。虎果跃去。郑度其必来，无村落可避，乃先视其所去处寻坡下伏。虎果跃至，中郑枪，又跃去。郑度再至则虎必难御，急上高树避之。俄顷虎至，觅郑不得。郑窘甚，足偶失，触枝动。虎仰视见郑，跃起扑郑，格巨枝而坠者再，树震撼叶叶有声。虎疮甚不能再跃，乃啮道旁石块尽碎，衔石而毙。

伥必附物而行，或猫、兔、鸡、鸭、蛙、雉，皆能作汪汪声。先虎二三里，视机伏处，引而避之，虎辄随伥声转移。制之之法，闻伥即用钉钉树上，随所值之第一株，然后击伥所附物，则物毙而伥亦声绝矣。或曰钉金也，树木也，魂属木，魄属金，取以魄就魂之义。魄恶好杀，伥魄也，禳之以就魂则惊，魄有依，不为虎役矣。

伥声惨而长，无转音，但夜深人静，亦有能作人语。郑尝与同伴往猎，舟泊溪下。一夕闻岸上敲门声，久而门内人应之欲起，其妇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启户。”敲者益急，其妇卧问曰：“客何来？”曰：“间壁。”“客为谁？”则又曰：“间壁。”夫妇遂不起，教以明日来。敲仍急，郑异之，从篷隙视，见有物如数石谷囊者塞其门，从斜月光中审辨之，则虎也。以头撞其门，所应两字则伥也。郑潜曳醒其同舟而告之，皆恐，匿船板下。郑乃以枪自后打之，虎惊痛，咬破其门，坏屋檐而去。翌日视之，门下所跪点头处成两洼迹。行二里余，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负伤落水不能起也。或曰：

虎中枪热甚，故就取凉，伤发而毙也。

虎食兔，入口即没。虎食鸡与鸠、雉，则入口上下腭一再合，即仰喷剩羽，如散花雨，周圜丈余。雉五色文散飞，最可观。

传说虎欺人畏，故不伤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盖扑之不准也。至于孩童，则樗里有邻儿，兄弟夜出门就厕，其兄年十三四，蹲厕上，其弟九岁，立檐下，见有若松毛一团者掷而前，弟畏缩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团耳。"虎前弃其弟而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寻之，衣履处处散遗，拔起小松根数十株。盖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阔处而止，盖已食尽，而草上血亦经吮过矣。

虎饥亦食蔬菜。樗里有女子与其嫂在楼煨芋食，弃芋皮窗外。姑偶凭窗见虎吮芋皮尽，则仰以俟。嫂惧，多煨芋以皮给之，恐其跃上也。姑欲闭窗，则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则眼见嫂芋将不继。乃试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尽。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热，可图也。"乃烧铁锤透红，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热铁即粘，试投之，则虎仰头视既久，见掷物接而吞之。吞后，则跃去。后二日，里得毙虎，爪自裂其胸见骨。

传闻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独处，其有两者，必牝牡也。其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则牝牡母子皆斗而仍独处矣。大概月大晕夜，虎乃交，在半夜后，来日必起大风。郑少时尝闻两虎互鸣，不知何故。一夕宿岭上寺楼，闻两虎鸣甚远，声闻林外。窥之，则月蒙蒙晕矣，有物一堆，上白下黑，如土阜摇动，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盖其窍初合，牡者痛而惊跃也。晨起，则两虎在土阜上互跳，交扑，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启门。逾月，早起见隔岭此白黑二虎抱跃而起，既落地，则两释矣。其明年，则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跃则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郑晚年当七十后，必持一雨伞行，杆铁自卫。常曰：“吾遇虎一则俟其扑而左右避，以杆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扑。吾遇虎二三则张伞而旋转之，能使虎疑，不敢扑吾。”又数年，郑往邻村看社戏，肩伞归。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郑避扑不及，坠崖下。急坐起，张伞伺虎。不料虎亦坠下，压郑身上，伞旋转如轮，虎蹲郑腰腿间，凝视伞转，郑急取所佩铁刀，以右手斫其尾闾，左手拔其阴。虎方疑伞，又惊触其阴，跃起，力猛，断其阴寸余。郑据地，手不释伞。幸邻人看戏者群过，呼扶以归，而郑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请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孙涟，京邸卧病十余日，谓所亲曰：“有朱衣人从空下中庭，谓直隶保定城隍神缺，当命予摄。予以老父在南，妻子无托，孑然单身，客死可悯，乞朱衣人善为我辞，而另选焉。朱衣人去而复来，云谓‘尔父以庶民受侍从封诰，已荣甚，有弟在，不至失养，子已游庠，复何虑？苟召人而皆辞，将无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语如此，予殆不望生，若为我治后事。”所亲多劝慰，谓是病谵语耳，然沈自是不复作声，药饮皆屏。凡三日，更定后，车夫宿门下，闻叩门声甚喧，问之，则曰：“请老爷上任。”车夫嫌其错打门也，令别寻门户去。叩门者云：“的是汝家。”车夫云：“我家老爷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现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门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隶省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长接在此。你家无人管事，并不打点一些行装犒赏，所以告与汝知。”车夫大恐，缩颈被底，睡不成梦。四更后，但闻沈从内呼从而出，肩舆扛梢触门有声，謦欬宛沈也。声渐远，始闻侍沈疾者哭声。明日，车夫以告沈所亲，始知前日语非谵。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顾梅坡说：张天师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阳魂至夜台，召鬼问话，鬼如何语即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亲见五十六代天师时，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银五十两，求之不得，愧恨自缢死。既死，所失银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门槛上，喷水贴符百余纸，几满身矣。眼耳皆贴符，惟不贴顶与口。水夫初犹身动，继则不动如铸。少顷出声，则抵冥府门，见某法官肩梁带绳，在冥府门外立候发落。见水夫至，则曰："汝归告天师，银则所私娈童某置地板下。"天师遣人揭看，果锱铢不失。因问："尔肩何梁？"则云："缢死鬼皆负梁连绳不能脱，甚苦其重。惟阳间为之作法事方能脱，否则不脱，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师慈悲，为作法事。"天师许之。忽传冥王谕天师府法官知道，尔等屡以细事动扰幽明，来使责二十板，后当戒绝。否则且获重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状，呼二十满而起，仍僵立。冥语皆水夫口述，天师如问供状，水夫随问随答。问毕，水夫忽云："本府门神不令入。"则作法者忘焚饬门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觉足力乏甚，问冥事，殊瞢瞢，但觉去时贴符渐多，则身上束缚渐紧为窘，两胁逼甚，觉魂从头顶迸出，痛不可当。其归也，仍从顶上入，满身舒快，如释重负，如倦极之得眠也。醒后，臀有杖痕，色青，久始褪。自此法官不敢轻用通幽法。

喜婆

越郡城有惰民巷者，居方里，男为乐户，女为喜婆。民间婚嫁则其男歌唱，其妇扶侍新娘梳妆拜谒，立侍房闼如婢，新娘就寝始出，谓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欢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顶替，卖买皆有契券。事婚嫁祭祀外，常时则以说媒、售衣锦为业。有某公子者，少年，好狭斜游。一日，其素所昵喜婆来告："某日郎可至我家，当治具相待。"公子如期往，则曰："请俟之，尚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谓是狎语耳。少顷，有舆女客至门，入见

之，则少艳也。衣饰整丽，年二十三四。喜婆旁通言语，坐定进茶具。喜婆出，反扃户去。公子喻意，乃近少艳，不峻拒也。欢毕问姓与住处，皆不答。求再约，则曰："视缘尽未耳。"启帏出则喜婆已启扃入矣。为整妆，拥之登舆去。公子固问喜婆以少艳姓氏，则亦坚不泄也。后一年，公子观水嬉，则画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满头，婢媪侍侧，喻意以目。无何，舷摩桨击，一见而散，不可复识矣。

獭淫

獭性淫，吴越小家女人多于水中洗亵衣，獭食之久，能为异迷人。雌者多就异类交，为异则迷惑男子，亦不遽至魅死。其雄者闻少妇亵衣气辄缠绕不去，虽众逐击之至死，势不痿。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妇，客散，婢仆各就寝。郎醉先睡，新娘闭户解带，则有物绕两足间，作鼻嗅口涎状。新娘骇怪，性颇慧，不作声，密启户告其姑，知是獭怪。新娘归房，则獭在门跪俟。随新娘绕足如故。移时，翁姑结健者十余人，各持一烛一梃，入房即扃门守定，见獭共击。獭上床则上击，落地则下击，走几案则聚击，屋无完器，而獭已聚梃毙于地矣。毛黑如鉴，身长一尺五寸，势长七寸，与人无异，而肉稜甚大。剥其皮售值足偿所毁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獭肝髓入医经，其势异若此，可为房中药，惜医经不载，而村人皆不之知也。

虎困藤斗

樗里王姓童子，携藤斗籴米。时暮雨，过溪边木桥，童子即以斗加头上，手扶木栏过桥。有虎在桥下伺，前咬童子头，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谓是人所推跌，捽其斗而去也。明日，山中人见虎狂走遍山，则虎衔藤斗不可脱也。虎口合则藤斗随合，虎口张则藤斗随张，

斗塞满口，藤性韧，丝丝嵌入虎牙缝中。虎性躁，不可耐，走三日而伏毙于山中。头犹仰，张其口，犹含藤斗也。

甘公入梦

甘冢宰汝来，余己未座师也。其孙立功，某科翰林，典试湖北，卒于贡院。后其季父广作汉兴道，监试秋闱。夜卧床上，梦立功搴帷入，惊曰："二叔在此耶？"道台亦惊醒。问之旁人，方知所居之处即当日主考停棺之所也。

续子不语卷八

尸变

鄞县汤阿达在京，其兄来而不礼。或问之故，曰：廿年前，曾与兄守一邻女之尸。兄下楼取茶，阿达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绕案逐之。阿达至门想走而门已外扣，盖其兄上楼时见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门也。阿达跳窗走，尸不能跳。阿达晕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动。次早，家人上楼视之，尸犹僵立，乃取米筛降尸而殓之。隔三日，阿达从市归，白日见此女，詈其不良。阿达入城，再入京，至今不敢归。

鬼买行头

杭州线店施三聘死后无子，妻以其家资转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状，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书役，云："妇人转嫁不取夫财，则我辈无可办也。你妻取财而嫁，则你有钱与我辈，我辈拏你妻来，虽老爷得知，亦无大罪。但你须携银子来买阴司行头，才好去吓后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本家借取冥资四百作使用。后夫家闻炮竹放则鬼叫，见溺死者，缢死者，皆行头所为。闹十月以后，有新死木匠鬼来，胥役云："此人力能取汝妻之魂。"匠果斫其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后夫取用之资，医药、棺椁、祈祷之费，适如其带来之数。

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

钱铺叶姓，十九岁，病廿余日，忽起跪数日，自言曰：“我山阴活无常韩六也，今为冥役。生前与汝叔好，汝寿未尽，以幼时背后骂小寡母受冥谴，然尚可挽回，须尔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后日外出拜客时，至岳庙前东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镪虔叩，当为尔嘱托内幕挽回。但入庙不可声张何事，只多焚楮锭可也。”翌日，韩复至曰：“尔叔可集客作保状，立时焚之，我当赍去，为尔关说。尔叔明日午时来，毋俟我主归焉。”至期，叶叔往庙拜祷，韩已先至家通信，令叶起跪，曰：“状已入，大费周章，内幕已批定矣，但需费八百。尔叔自有知验，试问：‘麻雀何自来乎？’”叶叔归，果云拜时有雀拂帽过，甚奇。叶病遂愈。

清凉桥卖炙糕妈妈之子某，为县役。庚戌夏，携所服青衣归。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见某问其衣是否，某忿其诬己窃也，骂之。翌日，同其母所谓炙糕妈妈者诣府城隍庙置香炉而诅之，且骂神不灵。时有他役叶、李、孙三人，见而劝止之，事已寝矣。九月间，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灯归，忽仆。及晓，面青，云：“被冥官掌责。”历述被逮至冥时，冥王判断程姓为窃衣，已夺箅，今补枷矣。徐某偶一问及，原无罪。叶、李、孙三人以非己事肯踊跃争先，排难解纷，戒人勿渎神明，各增口福三年。某以微嫌亵渎神祇，既掌责，仍发阳官责四十板。又云皆是韩六与他料理释回。及开篆后，某果以公事，官责如数。叶老矣，李、孙中年人，今皆无恙。

戴七亦山阴役，好嫖赌，辄月余不归。其妻某氏托其邻王三寄口信，云要钱米度日。王三寻见戴七狭邪，则戏云：“尔在此贪花，尔妇有信，尔无钱寄归，尔妇亦要养汉矣。”戴七信以为真，曰：“伊妇人，乃与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是夜二更归，急叩门，妇披衣起开门，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语而入室卧。戴以为有所私在室也，提灯遍烛之不得，坐而疑之。适有吴某者，亦同役，过其巷，偶磕烟灰于其壁者三声，其夫方疑，谓是必有所约而至也，开门逐之。吴怪之，急走，戴逐里余，及吴，各相视而散。戴归，谓妇与吴私，殴之，妇

方妊月余，毙。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吴晚饭罢，口噤，遂绝音。昏睡去。诘朝起，则曰："我当往谢韩六，我当往告戴七。"盖噤时见两冥差，其一为韩六也。摄至冥司，见主者暖帽如显官服，谳王某以口舌戏嘲，酿人命，寿既尽，当杖四十，枷三年，另案再结。吴以非法饮食之灰，不应夜深磕人门壁；戴既开门出，尤不应急走；戴既逐里余相见，亦当说明其故以释疑。吴当夺筭半纪，掌责百二十。戴游荡不归，以疑杀妻，当得绝嗣穷饿。检冥籍，戴已有子七岁，命五鬼摄取其魂。且云："韩六读谳词与伊听，需费八百，乃诣韩家焚楮谢。"戴闻之骇，挈子叩祷于神，第三日，子无病猝死。吴面上掌痕四阅月而青褪。

鬼买缺

山阴户书徐某病，见其故兄来曰："吾已为尔买缺于冥府矣。死可仍为冥判书吏，无苦也。"既而有县役已死祝姓者亦来，谓之曰："尔可不死，但以重资付我，我能为尔弥缝。"某许之。既去，其兄复来，谓之曰："曩祝姓盖欲谋买尔缺耳，且赚尔钱。尔寿数有定，求不死无益，徒白弃此缺耳。"徐某曰："吾已许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间，此缺尚隔年月，此时不过预定期约耳。祝姓尚可回覆，未晚也。"徐曰："然则何处觅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翌日则其兄与祝同来，聚而议之。祝果为买缺谋也。与徐之兄争先。复有故鬼某某者同至，为之平其争议，令五年后此缺出让徐某先补，候徐某五年吏满，再令祝预补。祝允诺。既而祝又来曰："吾不及待也，当改图他缺去。"徐某病亦渐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无恙。此事山阴书吏皆能言之，甚确实也。

温将军

俗祀温将军，道家谓之“天蓬神”，释流谓之“药叉神”，威灵颇验。丙戌秋初，山阴安昌里娄象甫由山西巡检假归，偶出访友，与途遇，立语。忽见其故兄敬甫至，拉与路隅，密嘱曰：“我家修宗祠事发矣！卖地者之祖先鬼有周姓者，甚强。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为诉雪矣。今温将军奉上帝命往乍浦办海劫一案，亲来海上，周叩马投词，将军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会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讯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徙墓事则尔实掌之，尔当与质讯。尔可速归沐浴更衣，择一室卧听传问，嘱家人无哗，尤戒哭声。哭则魂散不可复归也。此事尔毋恐，谅城隍、土地亦当调护，必不肯翻案也。我为尔冥助，可多焚冥镪及抄周姓卖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语，并无人与对，其友怪之。象甫语毕，径归，沐浴更衣，入书室扃卧。其家人从窗外聚俟，静以听之。更余，作声，皆质供语也。且促家人多办茶具献客，至百余盏，尚嫌不足。五更客去。象甫晨自启扃出，说所讯事，则买地建祠时，曾迁棺十余具。象甫给资与佣，而佣忽略遗周姓祖一骨，既迁后始视地得骨，惧主人责，潜弃骨于河。周因冥控不休，且招诸迁椁鬼同诣温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则在水中宛然也。神谓周子孙受钱，愿卖地迁棺，娄复给有工钱，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无罪过。周裔寥落，其子孙卖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贫穷，毋容再议。王佣受值而移骨，潜掷水中，咎实难逭。伊禄已尽，付厉部摄之。周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军功，娄不肯言其名。是年，乍浦潮灾，漂溺数千人。温将军之奉使，其言验矣。娄朴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尚健行不携杖。

鬼请吃烟

谈竹苍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苏觅馆，偶染伤寒，发热数日，甚形委顿。昏瞀中，梦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唤汝去。”谈曰：“何人唤我？”曰：“阎王唤汝。”谈闻言心悸，不肯同往。

青衣人遂将手卷打开，中系黑纸白字，如今之法帖状。谈不觉随行，至一处，见有官坐案上，旁立书吏一人，似论公事，互相争执者。谈至案前，吏曰："汝是谈师爷么？"曰："然。"曰："所言者即系汝事。"谈心惧，回身走避。复至一处，见一月洞门，远望门内，有堂屋甚轩敞，排列几案十余张，俱有冠带人上坐，若会审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状可怕。谈不敢进，青衣人从背后推之，已至案前。金面官问曰："有严姓在我衙门告尔。"谈曰："告我何事？"曰："告尔奸夫淫妇。"谈曰："并无此事。"金面官即令鬼卒将犯证带来。遂有囚车十余辆推至阶下，先唤男犯一名，见谈曰："不是此人。"后有女犯遥认曰："人虽不是，面貌倒有些像。"金面官又问谈曰："汝认得仓米巷佛婆么？"谈曰："并不认识。"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阳世。车中女犯尚招手谓谈曰："何不到我处吃茶去？"谈不应而出。至途中，青衣人于袜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长仅五寸，请谈吃烟。谈心知是鬼，不肯取吃。梦醒后，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歙有李生圣修，美丰仪。十四岁读书二十里外岩镇别院。一夜漏二下，生睡觉，忽睹丽人坐榻上，相视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动，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飘然自至。常教生作诗填词，并为改削。间与论时文，则愀然不乐，云："此事无关学问。且君科名无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两相酬唱，颇不岑寂。数年迄无知者。会有杨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与生斋仅隔一壁。常怪生既昏即闭户。一夜月下，杨生潜于壁隙窥之，见生方拥丽者坐。急敲扉入，遍烛寂然，问之始讳。次夜，复窥如前状，并闻笑语之声，心知为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随至其家。他人莫睹，惟生见之，举家虑为生害。一日，生嫂诣生室，大言责曰："妖狐岂无羞耻，强欲夺人婿？况吾家小叔幼已订婚某室，他日入门，谁为嫡庶？"是

夜，狐泣谓生曰：“嫂氏见责，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别矣！”生为泣下，留之不可，两相唏吁于枕畔。闻鸡唱，遂下榻而没。李生工词律，善拳棒，皆狐所教也。闻狐所赠诗词极清丽，惜传者未记。此新安洪介亭所说，李亦自言不讳。

仙童行雨

粤东亢旱，制军孙公祷雨无验。时值按临潮郡，途次见民众千余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孙姓，子年十二，与村中群竖牧犊嬉于山坡。一儿戏以拳击孙氏子，方击去，忽孙子两脚已离地数尺。又一儿以石击之，愈击愈高，皆不能著体。于是群儿奔说，哄动乡邻，十数里外者，俱来哗睹。其父母泣涕仰唤，童但俯笑不言。制军闻是异，与司、道群官徒步往观。仰视一童子，背挂青笠，牛鞭插于腰际，立空中。制军方以天旱为忧，便祝曰：“尔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当祠祀尔。”童笑而颔之。顷之，浮云一朵，迷失莫睹。制军亦登舆行，俄大雨滂沱，数日内粤境叠报得雨，遍满沟泽。制军于是命塑其像，遣画师赴其家，使忆而图之。童父母盖愚农也，苦难形容其状，虽易屡幅，莫似。方无计间，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来为绘吾面目。”遂图而成之。父母将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内三元宫，题曰“羽仙孙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歙邑洪介亭游粤东，亲见迎孙童子像，因询其颠末。恐有缺疑，他日当谒补山相公证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县为敬公。民人某于二更时还家，忽见穿红裤黑靴者，持火把当街立，自腰以上不见。某避入亲戚家中，物即追之

而至，因取铜盆击之，化而为五。大恐，闭门入。后汛兵巡船，于船上见所坐人皆衣红裤黑靴，知其为妖也，击之以枪，每人皆化为五。少顷，河中尽然矣。晚间突入民家，满城不安。敬公差人请顾公讳德懋者来，叩其所以。顾曰："试以鼓击之。"怪愈甚。及命以锣击之，怪遂退。因曰："此阴兵象也。兵以鼓进，以金退。"传合县击锣三日始安。

秀结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作此女来魅。夜必搂抱甚紧，金即下泄如注，几成瘵疾。避之他舍，妖至，觅之不得，即在空楼上束棕荐为人，瓦钵作头，插山花，披红锦衣，以恐其家人。并时作喃喃絮语声。一日，携一斗大馒头来，上写"秀结宜男"四字，书法秀媚。其家延顾安伯、万近蓬往视之。万云："此蛇妖也。修炼千余年，我已受菩萨戒，不忍杀，但可驱之去。"顾乃为画先天八卦图镇贴，万但书"楞严咒心"四字治之。妖始泣语小婢云："我本扬州人，为访妹而来。因鼓楼被毁，妹不可见。偶见金郎貌美，钟情于此。今蒙见逐，自限期去。但从此见金郎不得，求郎所悦之歌童为我唱《阳关》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线绣瓶袋一枚，白镪六钱，赏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间事也。

黑眚畏盐

丁宪荣，诸城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圹。旧传圹中有怪物，形如人而无质，仅黑气一团，高可丈许，每夜出昼隐。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矢地辄作啸声如霹雳，令人心震胆落。惟见者闻，他则罔觉也。啸毕，以黑气障人，至腥秽，触鼻晕绝。里人相

戒，视为畏途，昏暮无行者。有盐贩某，市盐他所，贪饮，醉中忘戒，误蹑其地。时月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遮道大啸。某以木挑格之，若无所损，骇极不知为计，急取盐撒之，物渐逡巡退缩入地，因举箩中盐悉倾其处而去。晓往踪迹，见所弃盐堆积地上，皆作红色，腥秽难闻，旁有血点狼籍。此后怪遂绝。

僵尸挟人枣核可治

尤明府佩莲未达时，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僵尸挟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异。凡有被尸挟者，把握至紧，虽两手断裂，爪甲入人肤，终不可脱，用枣核七个钉入尸脊背穴上，手随松出。屡试辄效。如新死尸奔，名曰“走影”，乃感阳气触动而然。人有被挟，亦可以此法治之。

量童子

《褚氏遗书》：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然近日禀气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难拘于定数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与否。法用粗线一根，自其项围颈一匝，记其长短，以线双折从其鼻准横量至耳，长过耳者，便能人道，否则犹童子，不能近女也。

灵符

万近蓬言：“闻胡中丞宝璟病剧时，忽语家人曰：‘明日慎闭吾户，勿唤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将暮亦不唤启钥。夫人疑之，自

往，从穴隙窥，见房内列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头大如十石瓮，金目巨口，灼灼翕动。北向桌上中丞坐与相对，桌上列纸笔，方握管似与问答欲作书状。第见口动，亦不闻声。遂大惊，排闼入，中丞掷笔而起曰：‘汝败吾事矣！不然可得尚延岁月。然此亦天数也。速备我身后事，三日内当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头属何神怪。”时张六乾在座，乃曰：“此名灵符，文昌宫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护。昔朱紫阳注《四书》，每见之而文思日进。后能招之来，麾之去，遇疑义辄与剖晰。中丞盖欲召之来以祈禄命，不意为妇女所败。”予因询其出何书，云：“朱子集《中序》上载其事。”因记之，暇日尚当检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鱼

凡出海客，辄市字纸灰包载以往。云洋中多怪风，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鱼，投灰即去。有鹾贾业海运，载盐满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鱼，吸浪而来。舟中无字灰，即以盐包投之，吞吸数十而去。后数日闻有大鱼死滩上，腹中残包犹未化，始知食盐而毙也。

鸡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鸡毛烧烟，一切毒蛇闻其气即死。凡蛟蜃属皆然，无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与蛇类皆属阴，鸡本南方积阳之象，性属火，为至阳，故至阴之类触至阳之气，无不立毙。此正《阴符经》注所谓“小大之制，在气不在形”耳。

蛇箝

浙江衢州常山县有名山石硿山，山麓有寺曰石硿寺。山下溪水汇注，民田皆枕山开陌。土中产一物，如松毬，如荔支，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击碎，内如沥青状，入火烧之，化气而走。彼处土人名曰“蛇箝”。询其义，曰：“此蛇入蛰时所含土，启蛰后吐弃于地，故名。”按此乃铅汞之苗所结，故见火则飞，非蛇所衔之土，土人盖不知耳。

番僧化鹤

宫中丞为滇藩时，西藏有僧二人来滇。一老者望之可八九十许，云已三百余岁。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许，云已历百二十岁。宫馆之省城隍庙旁舍东廊中，不饮不食。人与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宫必招僧入署，设馔与食，僧辄倾诸肴并一器内，和饭手抟而食，尽一二斛。归，终不饮食，月惟两餐而已。暇辄市民间小铁器物，转售觅利，得钱必买砖积廊下。人怪而问之，亦不对。一日，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砖周叠门户，扃固其室。俄有火自内发，人争往扑救，不得入，烟焰蔽空，有白鹤一只，破烟而出。熄后，捡其遗蜕，瘗于塔院。少者迄不归，更不知何往。

谢珍格物

谢珍字紫玮，武进人，游幕来杭。性倜傥，好客有奇才。平居颇精艺事，穷格致之学。一日，尝语人曰：“古人制物精意，虽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如箕帚，除秽之器，人多忽视，不知箕插彩花于角，可降紫姑；帚扫鸡雏之背，即成反毛；疫疾焚粪箕，烟能却鬼；冬瓜见苕帚风，则易烂。此皆有感应类从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属，皆感土火之气凝结，本属

同类，赋质并刚。铁击石则出火以应之，施其所畏也。故火刀忌拨火，拨火则击石勿利。火石如出火少，则纳水中，一二日出之，则取火必多。其故何也？盖金为水母，拨火则枯，性枯则质钝。火石之火，分周四体，外剥既甚，则火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尽出于外，故击则多火。”试之良然。

烟龙

张宁人言：其邻老善食烟，手一竹管，长五尺许，已三十余年矣。忽有道者过门，顾张所持烟管，曰：“君此物得人精气久，已成烟龙，疗怯者有效。他日有索者，勿轻与。”一日，果有典商来，云其子患怯症，知君有旧竹烟管，乞市以疗。乃以七十千价截半尺许去。其子服之，瘵虫尽化紫水而下。他日又遇前道者于门，出残管示之。曰：“龙已伤尾，尚可活，须再食十年，乃可作还丹药也。”求其法，但笑不言，径去。其竹管至今犹存。张曾见之，果光泽，须发毕照，夜悬壁间，一切毒虫皆不敢近。

形交气交

诸城刘上舍怡轩言：“凡鸟外八窍，内亦少大肠，止有小肠，共粪溺于后。九窍者大小肠皆全，故兽亦分前后阴出入也。”赵衣吉曰：“鸟之肠一，何以知其为小肠而非大肠也？”曰：“凡人大肠通于后，结于肛。前阴为小肠之头，以通溺。兽亦然。独鸟以小肠在后，观鹅鸭相交，前阴突出于后，非小肠何也。大凡鸟之扁嘴者，以形交，有阴物相媾；尖嘴者，均以气交，无形器也。”此言可补《禽经》所未备。

蜜虎

蜜虎蜂类，形如蚕蛾，首有斑点，鼻上有二短须，口有黑丝如铁线，常卷缩，或云此鼻也。入花丛采花，辄伸黑丝入蕊心钩取，犹象之用鼻然。蜂采花用足，蜜虎用鼻，又各不同。诸城王氏仆名王三，曾治庄田数十年，云此虫山东最多，大为农患，土人呼为“古路哥子”。身有五彩，具细绒如蚕蛾，尾如鹅尾铺张，雄者身狭小，可入药，雌者肥壮，不入药。秋间腹中有子，散子生虫。有数种。其子产于豆荚上，则为豆虫，如青蠖状，若相扑叠，则体上细毛尽落，以油盐葱椒炒食之，味胜蚕蛹。其食蜂也，入其窠内用鼻丝刺蜂，蜂中丝毒辄毙，然后徐啖之。盖蜂针在尾，此则在首。在尾者属阴，在首者属阳。以阳制阴，蜂故不能敌也。

滇南灵草

胡吏目什自滇归，言其地多产灵草。近日有一种草名安驼驼，四方购者如云，能炼铜为银，又可治病。彼处夷妇善为媚药，以悦男，其药成必试验乃用。试法以二巨石各置房东西两头，相隔寻丈，以药涂之，至夜则自能相合。其药亦以各草合成。然则遐荒僻壤所产，《本草》所不载者何限，又不仅鸡血藤胶为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临安山中产鹿，清明前后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无雨，终不能行也。土人觅得归家，以羊乳之，长大便随羊行走，野性稍驯，可为园林点缀，名羊乳鹿。

多角兽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处长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无道路。产沙木，可为枋。豪猪多构巢树隙，为木工所患。忽一年绝迹，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纵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见一物为藤罥死树上。视之，状如牛而形大逾倍，遍体皆短角，长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数以千计。顶上一角，红如血，长二三尺。盖巨藤多蔓大木，此兽偶从崖上误跃而入，角为藤缠，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韧，无所施力，卒致饿死。始知豪猪悉为所啖。究不知此兽何名。

江中黄袱

张寿庄言：有客行长江，一日忽见江面浮一物似黄布衣袱状，随波游泳。猝不能细辨，呼舟子视之。内有舵工大惊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将船上篷桅悉去，惟剩船底，令客安座以待。措置甫毕，果陡然风发，出入危涛中，卒幸无恙。他舟有未备者，俱遭覆溺。询其故，盖其父昔亦见此遭难，故知之。然莫知其为何物也。忆贾文琮老于贾舶，曾言江行有大风必先有风旗出水面，或即此欤？

水乩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异人，授以占乩法，为人决事多奇中。其法迥与他异。用水一盂，虚书符诀于上，置案间，有顷，则水面泛起泡沫，结而成字。字已，更泛他字。有未识者，复泛如前。如此数十次，或成诗歌，或隐语对答，无不浃人隐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曾贩纸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纸厂，厂中人日将落即键户，戒勿他出，曰：“山中多异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启户玩月。瑟缩再四，自恃武勇尚可任，乃启关而出。行不数十武，忽见群猴数十，奔泣而来，尽择一大树而上。茅亦上他树远窥，旋见一蛇从林际出，身如拱柱，两目灼灼，体甲皆如鱼鳞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声如铁甲然。至树下，乃倒植其尾，旋转作舞状，每尾端有小窍，窍中出涎如弹，射树上猴。有中者，辄叫号堕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惧归，自是昏夜不敢出。

蝎虎遗精

蝎虎即守宫。刘怡轩云：其遗精至毒，人误食之，不得见水，倘有水一滴在体，不拘何处，即能销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儿自塾归，其母以干冬菜蒸肉脯食之。时正暑，儿食后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视之，则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销，众尽骇不知何故。乃检所存积干菜坛，内有大蝎虎二，相交于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误取以食儿。其毒至此。然考《遵生书》云：夏月冷茶过夜者不可食。守宫性淫，见水必交，恐遗精其上。古人亦未尝言其能化人筋骨。

皖城雷异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云自东南蔽江来，去地不数丈。少顷，雷电大作，风雨随至。自午至戌末，霹雳数十震，房屋动

摇。电光一闪，窗纸飒然有声。是时人人自危，莫测其变。次早始知雷击者凡十数处。抚军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处爪痕如梳，约深三四分许。火药局前池中击死大蛇一条，约丈许。其余墙垣倒塌，栋折榱崩者甚夥。渔翁游姓者，前数日梦有乞藏其家者，翁辞以隘无所容，早起即见有物如猕猴状，爪绿色，约长二尺许，踞屋脊上，时移其前后屋瓦，余无他异。是日雷作，邻人见电光如金绳数十条盘游姓屋上，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尽，树身迸裂如横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累累，又如火焚。想其物被击时逃匿柳中，雷因击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也。后数日，有自黄溢来者，云是日雷声甚小，有自桐城来者，问之弗知也。黄溢距皖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是。

续子不语卷九

天后绣女

清河县有汪姓、刘姓、阎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丽相似。汪适王氏；刘适阎氏，即阎女兄，皆业儒；阎适王家营某氏，家颇饶。乾隆五十一年，阎女病甚，谓其夫曰："我与同县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宫绣女，因事谪降，今期满当还，彼二人亦将同往矣。"其夫访诸两家，汪与刘果亦病笃。未几，阎死，汪亦死。阎母闻其女死而媳又垂毙，惧甚，急诣天后前泣祷曰："妾女已死，仅一媳，倘死，妾何以生？祈稍留以终妾身。"既而刘病果瘥。年余，刘忽有身，将产，夜梦天后曰："因汝姑老，暂留尘世，岂容生子耶？"以手扪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刘女自童时及适阎后，每月必有一二日键户，终夜不容一人见。有窃听者，如数人言笑，达旦乃已。家人固诘之，终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冯松涛寄居清河，目睹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县郑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谓其母曰："儿将某日死，死当为某村神，其地当庙祀我。"母以为颠，弗信。及期微疾，数日而卒。卒时端坐，颜貌如生。室中闻异香，云旗风马之状，家人咸隐约见之。后数日，某村男女同日梦女告曰："吾当血食于此，为尔等福。"居民以为神异，醵金塑像，号曰娘娘庙，颇著灵异。乾隆三十四年事也。女旧有婢李氏，最亲昵。女为神后，每月必数召婢去，肩舆至庙，昏睡终日，醒而归。倘神欲留，强归，肩舆十人不能举。李氏嫁后，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氏谓夫

曰：“娘娘命我腊月某日去，去不复归矣。”夫素不信神，诺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诀。夫故不归，李恚曰：“误吾时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归，闻不死，以为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别，夫怒曰：“又作狡狯矣！”竟归，视其死否。及归，李言笑如常，嘱家事数语，凭几瞑目而逝。

安庆府学狐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数日，涤濯笾豆，预备祭品，陈列明伦堂，夜使人看守。有副斋舆夫田姓者，素勇健，独任其事。是夜微月，田卧至三更，觉来闻有人偶语，开目视之，见二人历阶上，将至卧榻。田跃起大呼，二人径前与斗，田奋力擒一人掷阶下，大嗥化狐而去。其一复斗，田又擒掷，亦化狐去。田以为不复至，因就寝。未熟，忽闻人声甚众且至矣。急起，见一叟，须眉尽白，伛偻行，率少年十余人，喝令击田。田怒，奋拳击众，众应手倒，无能抗者。叟怒曰：“如此可恶！”因腾跃，以首触田左胁，如中巨石，痛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喝众：“急曳至堂后左侧柴房去！”田念此去必无生理，见堂右有大钟悬架上，因众扶掖，出不意，疾走架下，以一肘挽架，一手拒敌。叟怒甚，以手持田肘力曳之，田惧，两手固挽，叟力猛，连架曳行数尺，钟声铿然。叟栗而止，令众狐就击之，自顶及踵无完肤，呕血数升。将曙，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执事者入，见之大骇，以汤灌之，良久乃苏，具道始末，乃知为狐祟。次夜，集众十余人守之。众不敢卧，坐至四更，无所见。众亦倦甚，甫就寝，闻众驰骤声，张目仰视，闻老人曰：“其人在否？”众排头按验曰：“无。”老人曰：“幸漏网矣，去，去！”遂寂然。田卧病月余，寻愈，愈后欲挟刃宿堂上复仇，其妻力阻之，乃止。

湖南贡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闱，理州吏目冯名廷奉差委巡场。第三场，十四日夜，冯与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隐几卧，是夜月色微明，冯见阶下有物，长二丈余，腰腹如囷，通体皆毛，两目闪烁如炬，自西文场出，缓步入东文场。冯素有胆，不惧。初见时，低声呼李，李觉，仰视大惊，伏案。物去然后起，同入卧处，命仆从同卧一室。冯以李胆怯，既卧，故以手扣壁击床，恐吓之以为戏。正喧笑时，忽有大声呼啸，良久乃已。众皆股栗，以被蒙首。少顷，闻人声轰然，冯与李皆披衣起，监临、监试两主考皆起，使人察问，内外远近无不闻者，咸大诧异。是时头场荐卷已中定十七八，两主考覆加校阅，黜落七卷，后竟无他异。岂因此七人不当中而致怪异如此欤？

雷异二则

滁州某村有黄氏妪，独坐室中，午后风雨暴至，忽霹雳一声，左壁下诸器物皆移置室中，离壁四五尺，壁上白泥厚不过三分，亦离壁四五尺，植立如堵，丝毫不损。妪惊仆，良久乃苏。不知所击何物，其家亦无他异。代州旅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风微雨，一客在土炕上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门限上对语。坐限上者忽仰见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跃，急呼炕上者视之。其人未及答，忽霹雳一声，屋顶揭去一片。众奔入视，地下一人僵卧，一人在炕上坚坐不动，就视之，已死。顶上一孔如豆，初疑雷击，仰视屋瓦外飞，不似自上而下者。移尸视之，见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视之，炕上亦然，竟从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贯顶，破屋而去。地下者以汤灌苏，得不死。

人变鱼

从子致华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饷过夔州城。道上人男女喧哗，举国若狂。问之，曰：“某村妇徐氏，与其夫同床眠，甚相爱也。早起则妇面目发肤如故也，而下半身已变作鱼形矣。乳以下鳞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涕泣哀号云：‘我睡时无他痛楚，只觉下体作痒，搔之渐渐起稜，以为将生疥癣耳。不料五更后，两脚合并，不能伸缩，摩之已作鱼尾矣。今将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华遣家人视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紧迫，不能逗留，不知报官后将放诸江乎，抑养之家乎？不及问矣。

韩昌黎称老相公

韩文公为贡院土地。庚子岁，有嘉兴秀才陈效曾者，先试前数日入庙，庙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为？学不足师，文不足师。”祝强之，大诟而出。试毕，归家而死。殓数日矣，其妻惧，与小姑合被而寝。夜半，小姑登厕，忽见兄排户搴嫂帷帐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凑集，而嫂之声音状貌俨然兄矣。大声曰：“我效曾也。身何在？”家人曰：“殓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门人家仆，锁我厅事，俟老相公科场事毕当放我。昨老相公放榜出，责我二十板，我得归，何殓我之速也！”又大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土地何人也？”曰：“韩昌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时称谓，当曰‘伯爷’。依家人称之，当曰‘老爷’。乃冥中仅称老相公。”

急淫自缢（删）

照海镜

宜兴西北乡新芳桥邸，农耕地得一物，圆如罗盘，二尺余团围，外圈绀色，似玉非玉，中镶白色石一块，透底空明，似晶非晶，突立若盖。卖于镇东药店，得价八百文。塘栖客某过之，赠以十千，至崇明卖之，得银一千七百两。海贾曰："此照海镜也。海水沉黑，照之可见怪鱼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谷佛

湖州沈书记号讷庵，有谷佛一尊，弃以玻璃之椟。椟长半寸，椟下有座，高二分许，中藏大谷一颗，长一分有半。谷有芒，亦长分许。谷旁有窍，晴明于赤日之中闭一目觊之，其窍渐大如门，觑之久，由门见堂，由堂见殿，现三宝如来像。像高数丈，缨络庄严，见胸前卍字纹盈尺。旁立文殊、普贤二像。若闻人语，眼少瞬，欻忽不见，仍大谷一颗而已。据沈云："此物传留湖州某尚书家，系明时利西公从西洋墨瓦腊泥迦州带来者，遂入中国。彼国秋熟时，此谷生田亩中，千里赤荒。"门人王昙亲见此谷，不知今归何处。

丹徒异狱

丹徒县宰张名振纲者，驺呼出门，忽一物从空而下，落轿檐上。轿方迎风而趋，物忽堕入衣衩中，弼弼而跳，惊视之，乃男子阴也。仅长二寸许。亟出轿，命驺从捉之，跳不已。观者如堵。于是携归贮库，遍访此案不可得。越一月，西门担水王大娘者报某家妇姑杀人，遂拘之亟讯，盖妇、姑二人先通一陕客某，后又通一陈姓者，因彼此

通奸，后夫斫杀陕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割下其阴，仓皇未收，投之楼窗之外，不料落在本县官轿中。告知知府，同寅无不大笑者。照谋人律，姑、妇、奸夫三人一齐抵命。

鬼怕讨债

常州一贫汉死，其房卖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锁之，几十年矣。后富者亦穷，大屋卖去，挪居之。忽贫鬼大闹，索镪讨祭，一家小大尽病。时方冬尽，房主负逋最多，债客登堂，日夜号骂，妖魅忽绝，病者尽起。至来岁，债务稍清，将帐目焚化，鬼又白日大诟曰："我去年见讨债甚多，疑是我生前旧欠，故而避之。今阅所烧帐目皆尔家积负，不干吾事，吾何避为？"于是抛砖掷火，恶声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复住。

兰渚山北来大仙

会稽兰渚山有兰亭道院焉。其院为北来大仙所居，北来大仙者，狐神也。初，会稽陈贾，少年时客楚，丧资本，贫窭不能自给，且病，居废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丽，衣服照耀，皆明珠缀成者。贾惊起，女脱臂上钏赠之曰："知郎乏，故来相饷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数月，枕席谐畅，情好日笃。贾乃以金钏稍赎资斧，理其旧业，而女郎亦购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银珠宝之物，不下巨万。居数年，贾家信忽至，贾欲骄其乡里，又疑女郎为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贾忽呼数百夫及僮仆等，担装鱼贯而去。女归，见一室罄空，追贾至江口，贾已歌呼振帆。女临流号恸不得渡。贾于是归为富人。越十载，女郎至，呼贾曰："吾狐神也。积千年阴德，名在仙籍，今汝负心，已诉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死矣。"于是

飞刀掷火，家不安枕，百计禳之无效也。一日，女空中叹曰：“吾因往日情重，至于此极。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贻笑吾辈。汝家倘能大修醮禳，择名山安我神灵，我仇且释矣。”时兰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为设醮四十九日。道士谓女曰：“何不向我兰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须住五百年才去。”由是遂绝。今道院为罗氏业，罗氏为之塑像甚丽，而女亦岁时夜出，与世人谈论云。

吃肾囊中举

杭州士人于文肃祠祈梦，甫睡，一厉鬼舆一肾囊至，大如瓮，曰：“欲中举当食此，否则不中。”士子惧，勉食之。初啖味甚甘，如榉子，片时将厚皮四面食尽，独肾丸二枚，齿决不可下。鬼曰：“弃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场屡斥，至乾隆癸卯榜发，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盖浙中呼肾为“卵”，鬼者，癸也；卵去核，卯字也。

杨老爷召稳婆收生

嘉兴乡镇间祠杨老爷神，多灵验。稳婆阿凤者，以收生致富，远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无难产。忽雪夜有人叩门，问何来，曰：“冷水湾杨府生公子，主人命来，宜急就船。”凤袭裘同仆下船，果至冷水湾，第宅严丽。进门，主人临轩而立，见凤来喜甚，命仆导入后堂，则产母方卧床而呼，众媪婢执烛而立，皆惨然曰：“吾夫人产四日矣。”凤诊视之，盖肠盘于胎，急不得下也，以法救之，胎应手而出。报主人，主人赠金元宝二锭，凤纳之，曰：“后三朝吾当来。”时天大雪，而房中热气甚逼。凤解衣从事，及出门就船，始记有外衣未著。归家天已明，视元宝则金纸叠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

由是乡人为老爷作三朝，行围盘钗果之礼，迎各庙诸神来贺。

溺壶失节

西人张某作如皋令，幕友王贡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门，贡南夜间借用其溺壶。张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壶当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许他人乱用耶？先生无礼极矣！”即命役取杖责溺壶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掷贡南行李于岸上，扬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抚军展成生二女，皆有国色，一嫁李敏达公之第四子星曜观察，一嫁厉少司寇之子守谦太史。乾隆壬子春，余与太史相遇虎丘，偶谈往事，曰：“异哉，吾妻之死也。结褵之后，琴瑟甚调，将及三年，忽一日，闺中置酒向余作诀别状，曰：‘我前生猎户也。曾杀三虎，虎魂不散，要来索命。今我怀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属虎，我其不免乎？’问何以知之，曰：‘昨夜梦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杀三虎中有二虎俱曾伤人，故上帝不准报仇；其一虎未曾伤人，故准其索命。’言毕涕泣不止。逾年，果以产难亡。”

梁相国解梦

梁文定公病笃，梦至一处，宫殿巍峨，坐客皆非所认识者。公谈久，忽想吃烟，苦无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缓吃烟，我有一对君对之。”书“三代之英汝继泰”七字。梁惊

而醒。召诸门生来视病，为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宝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弥泰也。三人官与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继之乎？速办后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斋猴者，先往韦陀庙烧香，陈祝某日来山斋猴，寺僧为挂牌晓示。临期，主人买馒头一千，铺在庙外地下。清晨，群猴毕集，有一极老者，白髯尺许飘飘，伛偻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须老者，扶持而来，群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群猴拱手亦坐，寂然严肃，不敢哗。二侍者捧馒头献老猴，老者食，然后群猴共食。食毕，向主人叉手拜谢而去。梁履素孝廉亲见其事。余欲往施斋，而以路险草深，不果往。

狗熊写字

乾隆辛巳，虎丘有乞者养一狗熊，大如川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诗，而不能言。往观者一钱许一看，以素纸求书，则大书唐诗一首，酬以一百钱。一日，乞丐外出，狗熊独居，人又往，一与纸求写。熊写云：“我长沙乡训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时被此丐与其伙伴捉我去，先以哑药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将我剥衣捆住，浑身用针刺之，热血淋漓，趁血热时即杀狗熊，剥其皮包在我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脱落。用铁链锁我以骗人，今赚钱几数万贯矣。”书毕，指其口，泪下如雨。众人大骇，将丐者擒送有司，照采生折割律，立杖杀之。押解狗熊至长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师某官奸仆妇，被妇咬去舌尖，蒙古医来，命杀狗取舌，带热

血镶上，戒百日不出门，后引见奏对如初。元某将军入阵，受刀箭伤无算，血涌气绝，太医某命杀马，剖其腹，抱将军卧马腹中，而令数十人摇动之，如食顷，将军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吴人蔡鸣西与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同舟载苎麻归。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蔡怯懦，蒙被卧，有铜饭器支炉上，震摇欲堕。徐起移置，见电光直下，森逼双眸，大雷一声，船柁拔去，水溢入，舟人齐起，牵挽就岸。昏黑中互搬什物。天渐明，见徐顶心插一木，长约三四寸，围寸余，群相惊问徐，徐不自知，毫无痛痒，宛若生成，恰累坠不可一刻耐。邻舟有人善符咒，曰："此雷屑也。无罪而误触者，予能拔之。"徐甚喜，蔡虑或妄，鸣诸县尹。尹至江干，审视其人书符于徐顶，口诵喃喃，举手一拔，木随手起，复以小黄纸书符贴创处。木入于顶者寸余，尖锐如锥。或云能辟邪魅，尹以为当存案，遂携去。明日，顶上纸自落，宛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潢水

临武县水多激险，东南三十里地名牛头潢，因山象形而名也。产鱼繁，水势奔骤，难施罟网，率用白鸽粪投水，则鱼皆僵浮水面。或驾小舟，或裸下体，沿流检之。一夕，两人赴饮归，缘岸行，见水面浮巨鱼。一人喜谓同行曰："曷稍待，吾携此鱼来。"遂脱衣入水，久之，人与鱼皆无声。讶其溺矣，急寻村中素善泅之张某，丐其入水相觅，约以若干金为酬。张许诺，索酒饮，立尽数斗，醉若不支，踏小船至浮鱼处，翻波而下，越数武，或起或没，如是数次，奋跃升岸。

云：“见一匹夫坐沙中，见人至辄移去。快取酒饮，我当再往，携与俱来。”又尽数斗，复入水，少顷波涌，见张擒一人发，踏波登岸，掷于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返数次，费如许力，实可恨，打得该否？”旁观力劝始解。视其人已死，即昨日求鱼者。酬以所约金。张笑曰：“我两番痛饮，肠味已充，倘挟是术以骗人金，又何异迷人之水鬼？”即摇头举手而去。张殆奇杰之士而隐于水者乎？吴门顾君朗村是日过其地，亲见之。并云：“土人称其下有龙宫，向一幼童误坠水，至一官署，门坐二人对弈，状怪似虾蟹，见童讶之，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现存，年甫三十余，尝向人谈此异。”

阴阳山

川东新宁县之南乡，地名火石岭，有唐姓者，茹素诵佛经。年五十余，忽无病卒。越四日，胸仍温，家人不忍遽殓。渐复苏，进以汤粥，遂更生。语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门外，见一道人，布袍跣足，呼与同行，觉此身不能自主。行数里，闻水声奔腾，须臾至一河，宽广莫测，巨桥凌空。桥上人见道人笑呼曰：‘通灵来矣。’问何地，答曰：‘黄河。’又数里，高山峻起，问何山，答曰：‘阴阳山。’匍匐而升，危崖盘驳，惊奇怪异，气色昏黯，中间一径，仅容人行，两旁皆荆棘。见多人往来丛脞中，如觅路状，皮肤皆为棘刺所伤，流血号泣。予惧而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无私者，则见此大道可行；巧诈欺伪者，则自投荆棘，徒受折磨，生平不由正道之故耳。’山既尽，天日清朗，城郭在望。道人曰：‘此太平城，行人杂沓，皆候发落者。’忽见一隶卒执牌来，呼曰：‘且带三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甚多，皆寂然。顷至一署，额曰‘业镜司’，拉予由东角门进，立大堂檐下。见右厢椅上坐一人，补服顶帽，前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泣冤，睨视其人，即同乡吴县尹也。询之，道人曰：‘吴作令时，有陈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后讼于

吴，吴见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归之，女竟自缢死。今亦来候发放者。’少间，闻呵殿声，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类道教装，两房吏役祗候，威仪甚肃。潜问何官，曰：‘此冥府总政也。’道人叩见，互相问答，莫辨所云。既而带余跪谒，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诵经否？’应曰：‘曾诵。’又曰：‘汝诵何经？’应曰：‘诵《金刚经》。’曰：‘汝自是好人，但“挲摩诃”如何念成“沙摩诃”？因错了一字，罚去一岁。今叫汝来，快改过，还汝十年阳寿。去罢！’遂叩头起立。适前女子见，叩见所诉，果如道人语。座上官曰：‘汝该是这样死。’从案上掷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来。’女遂默然。又曰：‘汝矢志守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庄受禄。去罢！’旋退堂，而云板鼍鼓，宛若阳官仪注。回视右厢，则吴亦不见矣。出平阳，见有三十六人蹲踞相向，一隶至来，持巨扇煽之，火焰腾起，高数丈。须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隶又于怀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复以扇煽之，狂风骤起，而三十六人不知所往。惊问道人，曰：‘冥府不比阳世刑法，只此阴阳火剿除恶类，继以罡风扬其渣滓。落于山则为虫介，入于水则为鱼虾。行善之人别有善路去也。’仍由前径而还。遇舅氏某，负猪皮在背，泣曰：‘吾不幸死于利川，今且变猪矣。’及家中门，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为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吴，果患病危笃，两手厥逆者数日，今得霍然矣。询以女子事，则果宰蓝田时之案也。未几，其舅氏之子来，云渠父果于某日卒于利川县。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间。唐姓今尚存，言之如绘。吴乃康熙庚子孝廉，仕于秦，世居新宁县后乡，予曾至其家，子名霦，邑庠生，能诗文，精岐黄，亦曾备言其事。

亡夫领妇到阴间见太公太婆

毗陵庄生家千早殁，遗妇陆氏，于乾隆壬子，卧病经夏。至七月六日，忽梦亡夫挈至一门，厅事颇如旧家。登堂见舅姑咸在，各各悲

喜。俄而屏后有髯翁夫妇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见，今宜祗谒。”氏如礼拜见。髯翁曰：“孙妇初见，我当有以款之。”其子以空乏对，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须臾，肴馔罗列。方围坐共食，翁指盘中肉丸谓家千曰：“此味何不携去啖孙妇？”家千遽愀然目视其祖，若以为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请曰：“既到此，须一见阎王否？”翁曰：“汝并无罪过，无庸去见。”因指旁向者谓氏曰：“明日戌时当遣肩舆来迓汝耳。”乃欻然醒，述所见髯翁夫妇，果其生前状貌，口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仆妇，一一不爽也。氏言梦中所遇，一家骨肉团聚甚乐。次日七夕，果见梦中二仆舁舆来迎，如期而逝。髯翁者名椿，字书年，曾为射洪令，一生爽直。家千父字实君，亦诚愿人也。

续子不语卷十

淫谄二罪冥责甚轻

老仆朱明死一日而复苏，告人曰：我被阴间唤去，为前生替人作债负中证，两造互讦，必须我到，才得明白。我见阎罗王之后，据实剖陈，其案遂定，放我还阳。我出殿门，见柱上有对一联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叹赏之，以为不愧神明口气。正徘徊间，见有一群托生之鬼从堂上下来，大半多不相识，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我邻也。女有淫行，叟谄富家，以为此二人者，必坠阿鼻地狱矣。及判官走过，手持托生簿，因而问之。判官曰：“某妇甚孝，故托生山西贵人家为公子。叟甚慈，故托生山东为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某妇不端，某叟没品，俱得托生好处，然则阎罗衙门，何得为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叹曰：“此乃所以谓之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间不明不白之事，故阳间律文载捉奸必捉双，又曰非亲属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诬陷人故也。阎罗王乃尊严正直之神，岂肯伏人床下而窥察人之阴私乎？况古来周公制礼以后，才有妇人从一而终之说。试问未有周公以前，黄、农、虞、夏一千余年，史册中妇人失节者为谁耶？至于贫贱之人，谋生不得，或奔走权门，或趋跄富室，被人耻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谓‘顺天者昌’，有何罪过，而不许其托生善地哉？况古人如陈太丘吊张让而解党祸，康海见刘瑾以救李崆峒，贬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录之入菩萨一门，且有善报矣。至于因淫而酿成人命，因谄而陷害平人，是则罪之大者，阴间悬一照恶镜，孽障分明，不待冤家告发也。”朱闻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启宏，作黄冈州吏目，生前以端谨闻。

人寿有定阴间不能增减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余，患病不起，不纳谷者四十余日。忽一日谓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两孙婚有日期，我不能一见孙妇，人必笑我没福。盍作速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两新妇到床前拜见。程喜动颜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于次晨即扶我起，便穿入殓之衣。”家人以蟒服进，命斥去之，曰：“我并未作官而著此服，必为群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毕，良久曰：“有二人在外相待，可烧纸钱具酒肴待之。”妻问何人，曰：“俞龙、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舍身为城隍役卒者也。”言毕，沉沉睡去者将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将殓衣暂脱。城隍夫人生日，宾客来往甚忙，无暇点名，故俞、江二人仍放我回来，后日方去，听候发落。”依旧吃梨汁清茶者又二日。睡醒，命取衣穿，曰：“我此番真去，不复归矣。但家中子女多向城隍烧香借寿与我，或愿减五年，或愿减十年，虽是他们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寿，各有定数，不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见城隍有素不认识之妇人替我涕泣讨情，放我还阳，城隍摇头不允。我大起疑心，盘问二皂隶，此是何家妇女，曰：‘唐李氏也。君不记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妇事堂上姑送其终，又替其夫承继一子。事毕，再拜灵前，自缢而死。君重其节，托人教唐氏小叔递呈请旌，一切费用，俱是君包揽而去。何竟不记耶？’”程闻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摇头者，亦因人寿有定，非城隍所能减增也。言毕又吃梨汁数杯而逝。程君之子号石泉，亲为余言。

关帝血食秀才代享

某生员请仙，一日关帝临坛，某以《春秋》一段问之，乩上批答

明晰无误。批讫，遂去。某归家后，心切疑之，云：“关帝忠贯日月，位至极尊，如何以一纸之符，即能立刻请到？”心甚不服，欲拟表文一道，焚于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间，忽闻扣门声，某启户视之，而不见一人。某愈怒，提笔又做，忽案头有人云：“相公缓笔。”某问：“尔系何人？”答云：“我即临坛之人，实系唐朝秀士，因被乱军所杀，魂魄落在庙中殿下，朝夕打扫殿宇。圣帝怜我勤苦，命我享受庙中血食。并非关帝也。”某大笑，即欲焚表。案头人又云：“缓焚。”某又问何故，答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总求相公将表文放入水中，磨灭字迹，方于我无碍。”某又问：“关帝到底有临坛时否？”答云：“关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庙中血食，皆系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临坛。”某问：“何以知之？”答云：“曾有修炼数千年之狐狸，闻天子致祭，一月前斋戒沐浴，遂往窥伺。七日前见周将军临坛打扫坛舍，红光满室，妖魔尽被烧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关帝方临坛云。”

恶人转世为鳖

扬州胡姓，有子颇慧，年将二十。将娶之前数月，忽得颠疾，饮食眠动不时，若明若昧，自言自笑。一日，在床上坐，语其父母曰：“儿于昨夜奉岳神命署本县城隍事，本县旧有积案十件未结，命儿公正办理。儿恐错误，需请幕友，细思惟有受业某师，素称理学可信，可速备礼请之。”时某师已故多年矣。少顷，忽起立云：“师至，师至。”喃喃刺刺不休。家人旁听，竟是两人问答，声音笑态，毕肖平日。云十案中有七案仍从前议，其余三案，一当斫头，一当剁手，一当充军。其时，因医言其病须滋阴，买一鳖于灶下，引其首而斩之，鳖头落地，怒目狰狞可骇。相隔卧房甚远，其子忽于床上大喝曰：“这恶人，应当斩罪，还有甚么不服？斫去还敢怒目视我耶？”家人祈祷城隍庙未回，其子又于床上云：“太爷何故烧香于判官面前？

他如何当得起太爷一拜？”十案俱有姓名，细访之，皆系已死境内积恶昭昭在人耳目者。

奸夫死后报仇

仪征县役何二曾与一妇奸好，其妇有旧好胡四，往来多年，妇利其财，后渐穷窘，妇渐疏之。何复凌之，遂至郁抑而死。妇夫亦死，妇遂归何，竟为夫妇。数年，颇有积蓄。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见此妇来即欲手刃，云：“我乃胡四，你家用我数千金，财尽心离，更从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诉于神，准我报仇。”医治不效，延僧请道，修斋祈祷，一无灵效。如此数月，其子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戏演唱，又忽跨驿馆中马，狂奔街市。又忽将家中物件打碎，将银钱搜寻出散与他人，云：“神许我将你家财荡散，再讨你儿子的命。”云云。至今其子现存，而家资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任海宁州时，下乡踏勘，有旋风迎舆来。左避左随，右避右随。公异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舆前三旋而退，吾当命役从汝指引。”祝毕，果如公谕，遂令干役随风查察。至僻壤处，入墓而殁。稔知为某解元女公子墓，禀覆。公立为传讯。据称其女是暴病夭殇者，公不之信，即欲起墓检验。某乃索公无故开棺笔据，方许启墓，公不得已与之。及启验，果属病亡。公颇自悔，亦惟候告听参而已。乘舆返，行未数武，旋风复来，公益惊，停舆细思，忆及墓内搁棺石板下当有故。复回至墓，揭石验之，又得一棺，开检，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倾国姿也，遍体鳞伤。讯系解元威逼强奸不从，受伤

身死。公遂按律详革科断，昭雪其冤而旌表之。

刘老虎

刘名捷，江右人，绰号老虎，强而有力，为一乡之无赖。夜，饮醉归来，途间觉酒上涌，扪壁以行，遇门便入，认为己家，足力惫软，倒地而卧。五更尽，始醒，闻人问曰："某人何在？"答曰："在某洞。"又问："此番是谁？"答曰："某某。"共若干名，刘之姓名在内。自想不知所犯何案，系何衙门拘讯，因仰目视，天亦渐明，细认乃知在土地庙中，遍寻杳无人迹，大为奇异。因思某洞离此不远，无妨一往侦察，遂飞步至其洞，果有大汉鼾睡正熟。自思大汉雄健，未可软说，乃拔佩刀，抓起大汉，将刀置其喉间。大汉惊问何作，刘曰："汝是歹人，尚问我耶？"大汉曰："我是过路客，何以指为歹人？"刘曰："既是过客，缘何不投歇店，行踪诡异。若不实言，吾先杀汝！"大汉急曰："我实奉官差拘犯人。"索票观之，第一人即刘也。问犯何事，要其救释，大汉曰："是大数注定，上帝所命，岂予敢徇纵耶？"刘曰："如是，杀汝亦死，释汝亦死，均之死也，不如与汝同死。"复欲刺之。大汉摇手止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吾票上，更易姓名，远徙他乡，或可稍缓数年也。"刘如其言。见大汉出洞门，就地一滚，化为老虎，咆哮入山去。刘踉跄归，到家，天亦大明。遂改姓名，移居外府，从此改悔，不作无赖。习理生业，娶妻生子，寿至七旬。因亲友家拜斗，为病人作干保，刘思拜斗大事，岂可填写假名，缘将前事告之，填写真名而归。出大门，甫数武，被虎衔去。

屈丐者

苏州枫桥镇，乃客商粮艘聚集处，村尽头有古庙，为屈丐者所居。两足不仁，朝出暮归，不离枫桥左右。一日晨起，见厕傍有遗囊，拾而阅之，中藏白金数百。因思是过客所遗，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当，一旦失之，有关性命，亦不可知。乃复归庙坐待。午间，果有人飞步而来，顿足捶胸，状甚惶急。因问之曰："君得无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须陈说不谬，方可还君。"客大喜，为述若干封，若干数，是何银色，是何包裹，果相符合，屈乃携出付之。客见原银大喜，愿分半相赠。屈笑曰："君痴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贪其半乎？且君损半，又不能了大事。请即速去，勿误我乞！"客不得已，检拾锭与之而别。丐至街口，忽见一垂髫女，貌绝美，依父而哭，观者如堵。因问于众，或告曰："是曹氏索债者，将欲夺此女为偿，故悲耳。"问欠几何，众曰："十金。"屈闻怒曰："盘剥私债，凶恶如此。设欠官项，又将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为富不仁，竟至于此！"讵知债主在旁，闻言而怒，指屈问曰："似汝填沟壑者，亦来说仁义耶？既出大言，可能为彼偿否？"屈慨然即将前客所赠，为之代偿，取归某之欠约而散。曹之本意，原在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奸谋，乃贿捕役指屈为贼，锁屈送官。吴县陈公深疑其冤，遣金客闻之立即奔县，代为昭雪。陈公闻之，喜曰："此义丐也。"照反坐例，重惩捕役，并传枫桥各米行至，谕曰："所有日收米样，俱著赏给屈丐，免其朝夕沿门求乞之苦。"且为披红，令肩舆送归。于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渐延求名医。遇道者与干荷瓣、茅、朮各药，煎洗不数日，足病竟愈，与常人等。不十年间，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绍兴有徐姓者，新典巨宅，书屋三间，台榭俱备，为馆师章生设帐所。章夜读，至二更后，忽闻东房启窗之声，疑为暴客，即于窗隙

窥之。见一少妇玩月，登假山，攀树杪，逾邻垣去。疑是私奔行径，遂辍书息烛而寐。鸡鸣未曙，闻树头簌簌有声，似是赴阳台归来者。凌晨，书童送汤沐至，问之曰："东房为何人住？通内室耶？"童曰："不通。乃前业主封锁之闲房耳。"章闻大疑，因往观之，则门封锁，窗闭如故。窥之，内有灵柩停焉。至夜，留心观察，又复如是。章因秉烛启窗入观，则棺盖斜起，中空无所有矣。章生乃将棺盖代为扶起，取《易经》拆开密铺棺上，然后归，登楼俟之。及五更时，见女从窗入，睹《易经》而却步，绕棺一周，旁惶四顾。举头见章，知其所为，拜而哀求。章生笑而不许。鬼曰："若汝不下楼，吾即上矣。"章仍不听。鬼物乃变作青面獠牙状，腾踔直上，章遂眩而坠楼，不省人事。迨书童送茶汤至斋，遍寻章生不得，乃与主人登楼观之，见楼下东房内似有人在，启关视之，则章生与女尸并卧地上。抚之，章体犹温，因共抬出，灌救半晌始苏。述其所见，具呈于官，为之查唤尸亲领埋。而尸亲已全家远出，因房无人看守，故为出典，至徐已三易其主矣。亦由僵尸为祟故耳。于是焚其棺，邻家子患鬼病者，从此绝迹矣。

申氏自梦

张某为其子娶申氏女。成婚岁余，伉俪甚笃。一日，女痴迷不语，两手直垂下，忽举手合掌，八指交叉，作梦状，痛苦异常，呼号欲绝。自不能开，左右代劈之，不能动。即使有力者共劈之，亦莫能动分毫。亟询其故，女则云："有一妇人在我身后，使我至此。"言未毕，更大呼，两颊尽赤，似受批挞者。女不敢言，言则被梦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时自开，八指皮肉红肿，又半时，亦平复，女言动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医药符箓，皆不能治，至今犹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时，家本富饶，女每餐以水牌点写肴馔而食，稍不适口，即詈骂，

并器皿碎之。婢女进茶，若指擎杯口，即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为手不洁不可近茶也。其所著里衣，若一经浣濯，即不再服。或云今之受椤，是暴殄之报。其信然欤？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岁，貌清秀，闭户读书，忽然不见。其家各处寻觅不得。一日，忽从园中香橼树上飞腾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闲步园中，见一美女从空飞来，挟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采香橼叶一片，令我踏上，当即腾空而起。到一高山，顶上有石门数十间，门内有亭台花草，无所不备。我问此是何处，曰：'温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刘、阮之事，况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余丈，而可无佳话流传人间乎？'与我遂成伉俪。诸石门中俱有仙娥来往，老少不一。所说言语，都是玄经秘旨，不能记忆。但觉服食起居，鲜华可爱，我乐而忘返。忽昨日谓我曰：'郎父亲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归祝，即妾亦宜同去也。'又取香橼叶一片，令我踏上，遂复乘云而起，又到家园。"其家人邻佑闻此信来观者如麻。忽闻异香扑鼻，空中闻箫鼓声，果有一绝色女子，珠冠玉佩，在云中作叩首状。每一跪起，则霞光四闪，百鸟皆鸣。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风一起，其女与其子已冉冉携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礼，俟翁九十岁时，定与令郎再至也。"

生魂入胎孕妇方产

金山县有老农某，月朔，梦一青衣人，似公差，赍牒来，语之曰："子本月十七数尽应死，因一生勤慎无大过，死后即托生某家为子。亦小康，寿考无虑也。我故先来告知，便早处分家事，届期我来

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偏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儿子。不数日，处置毕，拭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梦见前青衣来促之行，农以未及期为辞。曰：“我固知之，第彼妇于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损动胎气，不能待至十七，即于是夕坐蓐。儿已产，须生魂入窍，乃能饮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晨寤，述其事于家人，复安枕而殁。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长沙西城之长安坊，地名青石井，有把总安姓者，一女五岁，与张守备家为养媳。其姑遇之严，少有忤，辄鞭笞交下，不胜其苦。十三岁，逃归父家。张向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愿鬻养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备礼遣嫁。张无奈，听之。及女年十七，婿亦长大，张择期以告，安亦备奁具拟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严，终夜哭泣，向天叩祷，求速死，不愿出阁。母见女如此，颇怜之，曰：“汝徒哭泣求死无益，若吁天能变得男身，便可免嫁。”是夕，女梦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弹大，二红一白，纳其口而去。比寤后，觉小腹极热，喉痛异常。不一炊顷，阳出于户，竟成伟男。项下结喉突起。惊疑以告，母验之不谬。安夫妇无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告张。以事属怪诞，疑安捏饰赖婚，控于县。时邑令山西党公兆熊，拘女到案，验之，貌犹是女而阴头鲜红，确系男子，势难行嫁，命安将奁资贴张，为代聘一女以予其子。当堂令安女放脚剃发，脱珥著靴，改男装而出。

人化鼠行窃

观察王某，以领饷到长沙。邑令陈公，为设备公馆，将饷置卧室

内。一夕甫就枕，气逆不能寐，展侧至三更，忽梁上仰尘中有物作啮木声甚厉，悬帐觇之，见顶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堕地，视之，鼠也。长二尺许，人立而行。王骇甚，遍索床枕间，思得一物击之，仓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举以掷之。匣破，印出，击鼠，鼠倒地皮脱，乃一裸人。王大惊喊，吏役皆至，已而邑令陈某亦来，视之，乃其素识乡绅某也。家颇饶于资，不知何以为此。讯之，瑟缩莫能对。王即坐公馆将动刑，其人自言幼本贫窭，难以自存，将往沉于河，遇一人询其故，劝弗死，曰："我令汝饶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则皆束皮成卷，叠叠重列。因随手取一皮以出，即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顶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诵咒二十四下，向地一滚，身即成鼠。复付以小囊佩身畔，窃资纳于中，囊不大，亦不满重也。到家诵咒，皮即解脱，复为人形。历供其积年所窃，不下数十余万。王因问："汝今日破败前，曾否败露？"曰："此术至神，不得破败。曾记十年前，我见一木牌上客，颇多资，思往窃之，化鼠而往。缘木牌上，突出一猫啮我项，我急持法解皮，欲脱身逃，而砉然有声，猫皮脱，亦人也。遂被执，究所授受，其人与我同师，其术更精，要化某物，随心所变，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学，释我归，戒勿再为此。已改辙三年矣。缘生有五子，二子已历仕版，一子拔贡，尚有二子，思各捐一知县与之。敛家中银不足额，探知公饷甚多，故欲窃半以足数。不意遭印而败。"王因取皮复命持咒试之，则皮与人两不相合。乃以其人付县复讯，定谳始去。

唱歌犬

长沙市中有二人牵一犬，较常犬稍大，前两足趾，较犬趾爪长，后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绝不类犬，而遍体则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种小曲，无不按节。观者如堵，争施钱以求一曲，喧闻四野。县令荆公途遇之，命役引归，托以太夫人欲观，将厚赠之。至

则先令犬入内衙，讯之，顾犬曰：“汝人乎，犬乎？”对曰：“我亦不自知为人也犬也。”曰：“若何与偕？”对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诘以二人平素所习业，曰：“我日则牵出就市，晚归即纳于桶，莫审其所为。一日，因雨未出，彼饲我于船上，得出桶，见二人启箱，箱中有木人数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动，其船板下卧一老人于内，生死与否，我亦不知。”荆公拘二人鞫之，初不承认，旋命烧铁针刺入鬼哭穴，极刑讯之，始言：“此犬乃用三岁孩子做成，先用药烂其身上皮使尽脱，次用狗毛烧灰和药敷之，内服以药，使疮平复，则体生犬毛而尾出，俨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获利终身。不知杀小儿无限，乃成此犬。”问木人何用，曰：“拐得儿令自择木人，得跛者、瞎者、断肢者，悉如状以为之，令作丐求钱，以肥其橐。”即率役籍其船，于船下得老人皮，自背裂开，中实以草。问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干之，为屑和药弹人身，其人魂即来供役。觅数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湿，未能作屑，乃即败露。此天也，天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于市，暴其罪而榜死之。犬亦饿毙。

韩铁棍

韩舍龙者，山西汾阳人，贫无居处，在邑中破寺栖止，佣工为生，勇健多力。一日，归见寺门外卧一道者，询知以病不能去，乃供养之，无德色。如是三月余，道者病愈，谓韩曰：“感子厚义，无以报，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逾贲、育，兼可致富，以赠子，七十二年后终当归我。第子富后，慎勿纳粟得官，徒耗寿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如拳，置掌视之，乃粉所为，纳韩口中。方欲吞啮，羊从喉中直趋而下。道者以掌向韩脑后一拍，韩即晕仆于地。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试举耰锄之属，悉轻如草。次日，乃往见主人，愿居其家为长作。俾买铁另铸作器为锄地，其所耕十倍于人，日

食米必三斗，他物称是。主以其勤而力，甚爱之。一日，令载煤五千斤自他所归，车历土坂，将下，骡蹶车倾，韩在后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动。主知其事异之，诧其神勇，命随标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盗，保标客二人与斗，俱为伤死，韩手无械，拔道旁枣树扫之，盗尽靡溃，皆获焉。主自后即令押标贩布，许分其余息，不令佣作。韩乃铸精铁为棍，长丈有二，重八百斤。其用棍无法，亦无授受，惟恃勇力横击，无能御者。江湖皆呼为“韩铁棍”，盗贼莫敢犯其锋。其棍载在车后，非八人莫能举，而韩以只手取之，轻如草然。一日至京师，方投寓，忽有人来访，自通姓名曰山东白二。韩素不相识，讶其突如，询来意，曰：“我闻君善用铁棍，曷以见示？”韩指车后，令客自取之。客以只手轻取而下，谓韩曰：“君用此棍不知伤几许人，我仰其面，君试击我，能伤我，则君果为神勇。”韩不可，曰：“我与君无仇，何故以兵相戏？既与吾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即当敛迹归田，不敢驰驱道路矣。”乃环其食指，白以手钩韩指，韩俟其指入，乘势提而掷之地。白起曰：“我山东剧盗也，一生无敌，今竟让子。”嗣后韩行山东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来如是二十年，韩分息亦厚，乃辞主人，不复作标客。主人犹载其棍行者二十余年。韩归里，置田产，生有二子，课农为业。年逾七十，自在场上看麦，忽有一山羊自场出，众咸以为晋地所产皆胡羊，此不知所从来，争逐之。羊入一枯井中，众欲入，韩争先跳下，见羊在井底，以手举之，向上一掷，不觉身随羊上。众在井外，见有白气一缕，自井飞出，羊入云中，韩坐地上，气力兼无，共舁之出，寻亦无恙，然自是手无捉鸡之力矣。始悟道士还羊之说。神力已去，又活二十余年，至九十寿终。所用棍犹在韩庄，至今六十余年，无有能举之者。

认鬼作妹

浙藩司更夫陈某，喜饮，而胆最豪。一夕，巡伺垣墙外，时三

鼓，月甚明，见一妇人年十八九，容貌颇丽。陈念官衙禁地，必无私约者，心知非人，姑戏之，乃往握其腕曰：“子夜行得无觅佳耦乎？我为若婿，何如？”妇曰：“我非人，乃缢鬼也。”变其貌，甚狞恶。陈曰：“我闻鬼皆能改貌，卿即陋劣，我不嫌也。”鬼无奈，乃曰：“子姑舍我，有钱十五千与子，何如？”陈问：“钱从何得？”鬼曰：“荐桥某钱庄有女，我明日往祟之，子须认我作妹，我教若与子钱十五千，其病即愈。但子得钱后，我在此勾当一二事，自后毋得再阻我。”陈诺之，鬼乃去。明日午后，果有人来访陈，且曰：“汝妹为鬼太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戏，归为其所祟，百计求解，云必欲寻其兄来乃去。故招子往。”陈乃同往，入门，鬼即在内曰：“吾兄至矣！”大恸趋出。陈亦佯泣，相抱而恸。已而鬼曰：“吾兄贫，无以为生，汝家富，须予吾兄钱十五千作生计，我当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数予之，女疾果愈。陈得钱归，不三日，闻司廨中果有妇人缢死者。盖鬼求代，恐陈阻之，故行贿耳。

蟒过岭

湖广武冈州，有水路可达。有赴武冈任者，挈眷由水路行，一路皆滩河，两山壁立，茂树密箐，惟日午见日而已。一日，舟行，闻上流滩畔有人敲锣鸣众，询之，曰：“今日蟒过岭，须停舟，不得行，行则有失。”问何以知之，曰：“我处烧山，向例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路烧山则又自北而南。时正十月，盖南路定期在初冬，北路定期在初春故也。其来日，早必有大风以阻行舟，便其横溪而渡。今早风大作，故知之。”问在何处，曰：“相离里许，可望而见。”俄顷风愈大，见两山树梢枝叶皆垂，露一蛇首，大如十石瓮，徐徐自山下剪溪过。其头入北山，尾犹在南山未尽，约计两山隔溪河三五百丈，如是者一食顷始尽。一蟒过尽，又一蟒来，长皆仿佛，以次相接而行，其体亦递小，一昼夜乃尽。土人云：“此黑蟒，

性皆纯良，从不伤人。”

食猴怪物名石掬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数百丈，千峰环列，中有濂溪讲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扰人。山脚居民数十家，皆漆户也。山产漆树，红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为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涧，过涧即入山径，樵路穿云，高可插天。吾乡爱堂居士往游，远望崖侧，有似枯松，其毛遍覆数里，蠕蠕然。近视之，皆猴也。屏息而过，已历其上，俯视众猴，约有六七万，老少雌雄环集，呦呦皆有哭声，亦莫测何故。有顷，忽见二猴自上崖来，向众猴摇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携雏者，皆缘崖左而上，至经香台畔，俯伏屏息，高下几无隙地。旋有大风簌簌动林木，台后出一兽，绝似猴而小，高可尺许。众猴见之，皆俯伏。此兽跃上濂溪讲座，踞膝而坐，推其身，忽伸长丈许。众在下仰望，不见其顶。久之，见一猴来跪其座旁，自以双手向脑后剥去其皮，若供其食啖者。爱堂尚欲再觇其异，不料仆人遽怒起，燃大爆竹震之，响一发，众猴咸惊坠山下，死者不可胜计。其兽闻声一跃，直穿屋顶而出，不知所在。按《异物志》，石掬如猴而食猴。或即此欤？

铁牛法

湖南邑囚论死，秋决后例多暴尸三日，然后埋。入夜，尸常不见。官吏异之，跴缉四出，初以为其亲属私窃以葬，讯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县，行至一村镇，牵马饮于溪桥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窥之，则桥洞内水干，有一人闭目趺坐于中。蹑而就之，见其襟褶间皆血污狼藉，问为谁，不答。因急趋出，适镇中有驻防汛弁，告之

守备殷某。殷先入桥下，其人见殷相近，即飞左足将殷踢仆地。后入者至，救殷起，觅其人已不见。互相嗟讶而返。是夕雷雨击死一人于桥柱侧，众往视，正昨日桥下人也。或云：此学铁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终获天谴。

妖术二则

江阴有士人学法于茅山，有术能致妇人。用乌龟壳一个，书符于上，夜拥之而卧，少顷即见一舆舁一少妇至。或平昔有属意者，皆可召来。其妇不言，与交媾，无异生人，天将明乃去。其去时，必反系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据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

娄县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术者，必令其人备衣裙钗钏之属，须极华丽珍贵，乃可为天女服饰。言著天宫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来必在初更，须先扫净室，屏绝人迹，道人入，书符步咒，则天女始至，色果殊丽，异香袭体。人与交合，与世人无异，亦不言笑。天未明，道士来，又屏人书符，送天女去，则衣饰皆带去，无一遗存。与天女交者皆无后祸，故其术颇为豪富家所重，即耗其资，亦不惜也。后乃知其常通妓女为之。道士素颀而长，将女裸缚于怀，以袍袭之，昏黑人莫能辨。屏人而出诸怀，服其衣饰，伪为天女绐客。将晓仍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饰。盖死后，其徒言于人云。

种蟹

盛京将军某，驻扎关东地方，向无鳖蟹，惟将军署颇饶此物。有异之者，请于将军。将军笑曰：“此非土产，乃予以人力种之。法用赤苋捣烂，以生鳖连甲剁细碎，和青泥包裹为丸，置日中晒干，投活水溪畔，七日后俟出小鳖，取置池塘中养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

此法，《养鱼经》中载之，而不言能种螃蟹。据将军言，则凡介属皆可以此法种之，则是赤苋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鸡嗉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毙一日内者，尚可活。《洗冤录》载有骑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鸡嗉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扬州各帮作排手黄一谦，沛县人，只身带货，无不获利，积至百余，悉以周济贫乏。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坝上落水，已三日，捞起，有长眉白髯老翁云："用笔管套鸡嗉，先破一孔，插入肛门，扯出鸡嗉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动，老人曰："活矣。"众趋视，忽失老人所在。又换人吹，果叹气而苏。

鸟兽不可与同群

荆州寺僧某，颇精禅诵。一日有猎徒获一虎子，归途憩寺门。僧劝勿杀，众即以虎舍寺中。僧给以饮食，颇驯服。随僧起居，每课诵虎亦从众后作顶礼状。课毕乃退。日渐长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骇怖，继察其状无恶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访僧，入方丈，与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惊我佳客。"虎作欠伸状，瞪目而视，良久始出。已而又来伏脚下，气粗而有喘声。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视，良久，一若有所思状。僧以足踹之，乃去。俄而又进，作怒容，直前一口衔僧头而去。僧犹坐而不仆。寺中人见虎口有血，奔出山门，乃共逐之，入深山去，卒不可获。

拘蛇

江阴章燕桥言有南客馆京师，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观其法，不可，强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签百枝，长三尺许，锯其两端如箭锥。至期，约主人及外客以麻绳束竹签，捆载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庙中。踞石台上，步罡书符，口喃喃作词。俄顷，微风起，草中索索作声，蛇果大至。先小后大，盘旋回绕，有若锦者，有若花者，诸色俱备。众咸诧所未见。最后有一蛇至，不甚大，遍体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视客。客色遽变，怃然曰："殆矣！"急书符退之，众蛇皆散，独黝黑者不去，吻舌张口，似有怒态。客披发跣足，持咒，啮舌血噀之，黑蛇始去。顾众曰："君等可归矣。此蛇来与吾较法，我不可去，去则贻祸主人。"乃命众人用绳束其身，捆于石佛背上，以所携竹签置手旁，促众人去。次日客归，众询所以，云：是夜风雨大作，其蛇乘空而来，张口吸气，似欲相吞。客望其气来，乃以竹签一枝投之，签为气摄入其腹中。如是数十次，气亦渐衰，签亦将尽。俄闻庙门外有崩撼之声，蛇毙于地，风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闻某寺有老僧，德行颇高，延请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顶礼。即香柱香炉之内，无不以金为之。一日，僧于静室中入定，忽见彩云飘渺，异香满室，有二仙女将一莲花座来，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来迎。"僧自顾功行颇浅，惧不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无以复命。"僧乃取瓶中香桂一枝与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家产一驴，堕地而死。奴仆辈剖食之，肠中有金香一枝，惊白主人。僧不知也，即主人亦不知金香桂为供奉和尚之物。后偶于参礼和尚时，主人谈及此事，和尚大惊失色，始以向夕莲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一枝香桂矣。盖无功食禄，天意所忌，故使变驴以报也。

小僮遇女鬼

镇江梅甫族弟家，雇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书楼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后，遣其楼下取物，迟至一更不来，即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楼往看，遍寻不见，于是急呼众家人寻觅。寻至第三进小室内，见其伏卧桌下，头嵌于椅脚内，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姜汤灌醒，问其原委，云："我下楼梯至中间，见一奶奶将我搀至堂前。我欲叫人，他将手卡我颈项，我即不能言语。此后如何关门，如何来此，我总不知。"于是令其安睡。次日，亦无他恙。越至次年五月望前，渠卧书楼下厢屋内。时约二更许，月明如昼，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观，奴云："去冬搀我的女人又来了，我骇怕，将帐门扪紧，他与我扯夺不开而去。我即叫人，他又转来，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叫。他见人来，遂不见了。"问此女人模样，云身穿蓝衣，面甚标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复又生事，遂将小童遣去。此后，安然无见闻矣。岸夫侄亲为余言。

怀庆水灾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为怀庆府太守，天久雨，黄河水发，直灌城中。公与属员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数丈，竟不能归，饿三日矣，除祷天之外，一筹莫展。忽见一黄衣者带笠乘舟而来，问曰："汝等欲使水退，须当问我。"公即问之，曰："可取怀庆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即退。"问其姓，答曰："我姓黄。"言毕遂去。水随其舟，渐渐流下。高阜离署数十余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内，无人能往。正彷徨间，有家人陈姓者曰："小人能识水性，愿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头顶葫芦，放书其中，泅水到署，见二老，登楼哭泣，得其信大喜，即取匾投水，登时水遂退。访之里人云：某处有黄将军庙。想

怀庆一府应遭此劫，投其匾于水，算已应此劫故也。公即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见云。

三王神请医治臂

归安有名医汤姓，字劳光，门外挂一匾，云“凡求医者，非先送十金不治”。一日，闻外有锣声，出视，见一大沙飞船泊其门外，顷有一人登岸，从者手捧一大元宝。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伤，特来求治。医即与膏药帖之，拱手而去。医送登舟，照旧筛锣开船。旗上书“三王府”三字，须臾不见。医归家，见桌上元宝乃纸元宝也。大惊曰：“此乃东菱山之神。”明日即著冠袍往拜，见神左臂上膏药犹在，旁有一死蝎存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鹭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梦溪笔谈　［宋］沈括撰　施适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容斋随笔　[宋] 洪迈撰　穆公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撰　田松青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困学纪闻　[宋] 王应麟撰　栾保群田松青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子不语　[清] 袁枚撰　申孟甘林校点

阅微草堂笔记　[清] 纪昀撰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 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 昭槤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 撰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校点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在其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门类众多、各具风貌的特点，其中神怪小说以独特的取材和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缤纷内涵与奇丽风光。

神怪小说，亦称神魔小说，是古代文化“志怪”传统在明清小说领域的酣满再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将它作为明中叶后小说的两大主潮之一。神怪小说本质上是娱性文化的产物，而其所隶属于的中国文化整体却带有理性文化的特征，“互相容受”，便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在人世的生活空间中，加上一维神怪的空间；将超自然的神性，与社会化的人性巧妙地融合为一；驰骋无限制的想象，寄托理想和愿望，表达爱憎哀乐的思想与感情：这一切正是神怪小说特具的优势，也是其风靡城乡、深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阅微草堂笔记》是明清短篇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该书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晚年所作的笔记小说集，主要记述狐鬼神话故事，意在劝善惩恶，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纪昀有意模仿晋宋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每脱稿一种，即被亲朋好友竞相传抄，辗转刻印，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

本次出版《阅微草堂笔记》，用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同时参校其他版本，改正错讹，以臻完善。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序

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夫道岂深隐莫测，秘密不传，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诀哉！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无乎不在焉。文其道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馀，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顾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如明人之刻《冷斋夜话》者，读者病焉。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迩来诸板益漫漶，乃请于先生，合五书为一编，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灯手校，不敢惮劳。又请先生检视一过，然后摹印。虽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传，然鱼鲁之舛差稀，于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无小补云尔。嘉庆庚申八月，门人北平盛时彦谨序。

序

河间纪文达公，久在馆阁，鸿文巨制，称一代手笔。或言公喜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今观公所著笔记，词意忠厚，体例谨严，而大旨悉归劝惩，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与！虽小说，犹正史也。公自云："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盖犹公之谦词耳。公之孙树馥，来宦岭南。从索是书者众，因重锓板。树馥醇谨有学识，能其官，不堕其家风云。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龙溪郑开禧识。

目录

序（盛时彦）
序（郑开禧）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卷七　如是我闻（一）
卷八　如是我闻（二）
卷九　如是我闻（三）
卷十　如是我闻（四）
卷十一　槐西杂志（一）
卷十二　槐西杂志（二）
卷十三　槐西杂志（三）
卷十四　槐西杂志（四）
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卷十六　姑妄听之（二）
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盛跋
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附：纪汝佶六则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猪，见邻叟辄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见他人则否。邻叟初甚怒之，欲买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世无不可解之冤。"乃以善价赎得，送佛寺为长生猪。后再见之，弭耳昵就，非复曩态矣。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有巴西李衍题曰："至人骑猛虎，驭之犹骐骥。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鸷。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可为此事作解也。

沧州刘士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语，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语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

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阑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进士，入翰林。散馆改知县。又改教授，移疾归。少年梦人赠一扇，上有三绝句曰："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戍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箫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凉州？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语多难解，后亦卒无征验，莫明其故。

平定王孝廉执信，尝随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经阁下，闻阁上有人絮语，似是论诗。窃讶此间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谛听之，终不甚了了。后语声渐出阁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彦谦诗格不高，然'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故是佳句。"其一曰："仆尝

有句云：‘阴碛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非亲至关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仆亦有一联云：‘山沉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相与吟赏者久之。寺钟忽动，乃寂无声。天晓起视，则扃钥尘封。“山沉边气”一联，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总镇名举，出师金川时，百战阵殁者也。“阴碛”一联，终不知为谁语。即其精灵长在，得与任公同游，亦决非常鬼矣。

沧州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似一少妇，避入河干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沓嬲。俄电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恚，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吹入河流矣。旁皇无计，乃自负裸妇归。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遘回禄，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遘此难。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四，奋然去。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馀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馀年，过去生中，于汝有业缘当补，一日不满，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吾当去耳。”一日，輾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逾于平日，恒形影不离。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别。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三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陈

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馀，惜福者当如是。”刘季箴则曰：“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此狐炼形四百年，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临事者不当如是。”余谓二公之言，各明一义，各有当也。

献县令明晟，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明为㦸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堕江死。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堕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贵人也，遇厄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翳然灭迹。昔在会城，李公曾话是事。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有邻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赐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处。郑私叩冥吏曰：“此农家老妇，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贻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礼乎！”郑素有心计，闻之惕然而寤。郑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

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踧踖，锋棱顿减。王徐顾笑曰："怪公盛气耳。平心而论，要是三四等好官，来生尚不失冠带。"促命即送转轮王。观此二事，知人心微暧，鬼神皆得而窥，虽贤者一念之私，亦不免于责备。"相在尔室"，其信然乎。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妇，素无勃谿状。突狂电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燔烧，背至尻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乃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已，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幽明一也。

无云和尚，不知何许人。康熙中，挂单河间资胜寺，终日默坐，与语亦不答。一日，忽登禅床，以界尺拍案一声，泊然化去。视案上有偈曰："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于杨。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仍出入青楼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顷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尝语狐女曰："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

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吴洒然有悟。后数岁，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皆老儒也，并授徒于献。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去馆稍远，荒原阒寂，榛莽翳然。张心怖欲返，曰：“墟墓间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间安得有鬼，不闻阮瞻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疏通证明，词条流畅。二人听之，皆首肯，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竟忘问姓名。适大车数辆远远至，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欻然已灭。是间绝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欤。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啸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抛掷瓦石，摇撼户牖，无虚夕。初尚以为唐再来，细察之，乃真魅。不胜其嬲，竟弃馆而去。盖震惧之后，益以惭恧，其气已馁，狐乘其馁而中之也。妖由人兴，此之谓乎。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薄。见柳阴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嫚语调谑。少妇殊不答，鞭驴疾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俄某与三四人追及，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诃之。妻嬉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亵百端；见是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恕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数讫径行。某色如死灰，僵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额都统者，在滇黔间山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额急挥骑驰及，遽格道士手。女噭然一声，化火光飞去。道士顿足曰："公败吾事！此魅已媚杀百馀人，故捕诛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岁久通灵，斩其首则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纵之，又贻患无穷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泽麋林鹿，麤其牙者几许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为阴功，人亦多称为忠厚；而穷民之卖儿贴妇，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长者乎。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闻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沈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矣，无烦迂折也。"是庙往往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陈云亭舍人言：有台湾驿使宿馆舍，见艳女登墙下窥，叱索无所睹。夜半琅然有声，乃片瓦掷枕畔。叱问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应曰："公禄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惧干神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误作驿卒之女，谋他日纳为妾。人心一动，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报。公何怒焉？"驿使大愧沮，未及天曙，促装去。

叶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昼对语，迫叶让所居。扰攘戏侮，至杯盘自舞，几榻自行。叶告张真人。真人以委法官，先书一符，甫张而裂。次牒都城隍，亦无验。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场七日。至三日，狐犹诟詈。至四日，乃婉词请和。叶不欲与为难，亦祈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闻格斗砰磕，门窗破堕，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罂贮之，埋广渠门外。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曰："我

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而符篆则掌于法官。真人如官长，法官如吏胥。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篆，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箓亦不灵。中间有验有不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驳，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颇近理。又问设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经行，劫盗自然避匿。傥或无知猖獗，突犯双旌，虽手握兵符，征调不及，一时亦无如之何。”此言亦颇笃实。然则一切神奇之说，皆附会也。

朱子颖运使言：守泰安日，闻有士人至岱岳深处，忽人语出石壁中，曰：“何处经香，岂有转世人来耶？”割然震响，石壁中开，贝阙琼楼，涌现峰顶，有耆儒冠带下迎。士人骇愕，问此何地。曰：“此经香阁也。”士人叩经香之义。曰：“其说长矣，请坐讲之。昔尼山删定，垂教万年，大义微言，递相授受。汉代诸儒，去古未远，训诂笺注，类能窥先圣之心；又淳朴未漓，无植党争名之习，惟各传师说，笃溯渊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为注疏十三部，先圣嘉焉。诸大儒虑新说日兴，渐成绝学，建是阁以贮之。中为初本，以五色玉为函，尊圣教也。配以历代官刊之本，以白玉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时代，庋置斯阁，以苍玉为函，奖汲古之勤也。皆东西面。并以珊瑚为签，黄金作锁钥。东西两庑以沈檀为几，锦锈为茵。诸大儒之神，岁一来视，相与列坐于斯阁。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帙以纂组，收为一库。自是以外，虽著述等身，声华盖代，总听其自贮名山，不得入此门一步焉，先圣之志也。诸书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发浓香，故题曰经香。盖一元斡运，二气絪缊，阴起午中，阳生子半。圣人之心，与天地通。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其精奥亦与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他人则否。世儒于此十三部，或焚膏继晷，钻仰终身；或锻炼苛求，百端掊击，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君四世前为刻工，曾手刊《周礼》半部，故馀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来。”因引使周览阁庑，款以茗果。送别曰：“君善自爱，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顾，惟万峰插天，杳无人迹。案此事荒诞，

殆尊汉学者之寓言。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排，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叙》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韦苏州诗曰："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此之谓矣。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文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弗议。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

曹司农竹虚言：其族兄自歙往扬州，途经友人家。时盛夏，延坐书屋，甚轩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蠕蠕入，薄如夹纸。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发吐舌，作缢鬼状。曹笑曰："犹是发，但稍乱；犹是舌，但稍长。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况无首耶！"鬼技穷，倏然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蠕动。甫露其首，辄唾曰："又此败兴物耶！"竟不入。此与嵇中散事相类。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涣，神涣则鬼得乘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全，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故记中散是事者，称"神志湛然，鬼惭而去"。

董曲江言：默庵先生为总漕时，署有土神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谓土神于思老翁，不应拥艳妇；马神年少，正

为嘉耦。径移女像于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庵先生闻其事亲祷，移还乃苏。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训导谓黉宫不可塑妇人，乃别建一小祠迁焉。土神凭其幼孙语曰："汝理虽正，而心则私，正欲广汝宅耳，吾不服也。"训导方侃侃谈古礼，猝中其隐，大骇，乃终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训导迁庙犹以礼，董渎神甚矣，谴当重。"余谓董少年放诞耳。训导内挟私心，使己有利；外假公义，使人无词。微神发其阴谋，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春秋》诛心，训导谴当重于董。

戏术皆手法捷耳，然亦实有般运术。（宋人书搬运皆作般。）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术士置杯酒于案，举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与案平。然扪案下，不见杯底。少选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举鱼脍一巨碗，抛掷空中不见。令其取回，则曰："不能矣，在书室画厨夹屉中，公等自取耳。"时以宾从杂遝，书室多古器，已严扃；且夹屉高仅二寸，碗高三四寸许，断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钥启视，则碗置案上，换贮佛手五。原贮佛手之盘，乃换贮鱼脍，藏夹屉中，是非般运术乎？理所必无，事所或有，类如此，然实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魈，盗取人物不为异，能劾禁狐怪山魈者亦不为异。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盗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盗取物。夫又何异焉。

旧仆庄寿言：昔事某官，见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续至，皆契交也，其状若密递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驾递出。至黄昏乃归，车殆马烦，不胜困惫。俄前二官又至，灯下或附耳，或点首，或摇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议何事。漏下二鼓，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室中弗闻也。方疑惑间，忽又闻长叹一声曰："何必如此！"始宾主皆惊，开窗急视，新雨后泥平如掌，绝无人踪。共疑为我呓语。我时因戒勿窃听，避立南荣外花架下，实未尝睡，亦未尝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鲤湖道中。有童子骑牛来，行甚驶，

至邱前小立，朗吟曰：“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怪村竖那得作此语，凝思欲问，则笠影出没杉桧间，已距半里许矣。不知神仙游戏，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

莆田林教谕霈，以台湾俸满北上。至涿州南，下车便旋。见破屋墙匡外，有磁锋划一诗曰：“骡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缓踏乱山青。”款曰罗洋山人。读讫，自语曰：“诗小有致。罗洋是何地耶？”屋内应曰：“其语似是湖广人。”入视之，惟凝尘败叶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车。恒郁郁不适，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园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婿僚也。博雅工诗。需次日，梦中作一联曰：“鸾翮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自不能解。后得湖南一令，卒于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先祖母张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群婢患其盗肉，阴搤杀之。中一婢曰柳意，梦中恒见此犬来啮，睡辄呓语。太夫人知之，曰：“群婢共杀犬，何独衔冤于柳意？此必柳意亦盗肉，不足服其心也。”考问果然。

福建汀州试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临日，吏白当诣树拜。余谓木魅不为害，听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当拜。树柯叶森耸，隔屋数重可见。是夕月明，余步阶上，仰见树杪两红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渐没。呼幕友出视，尚见之。余次日诣树，各答以揖。为镌一联于祠门曰：“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颇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新齐谐》，所记稍异，盖传闻之误也。

德州宋清远先生言：吕道士，不知何许人，善幻术，尝客田山薑司农家。值朱藤盛开，宾客会赏。一俗士言词猥鄙，喋喋不休，殊败人意。一少年性轻脱，厌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几攘臂。一老儒和

解之，俱不听，亦愠形于色。满坐为之不乐。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画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数四。俗客趋东南隅坐，喃喃自语。听之，乃与妻妾谈家事。俄左右回顾若和解，俄怡色自辩，俄作引罪状，俄屈一膝，俄两膝并屈，俄叩首不已。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流目送盼，妮妮软语。俄嬉笑，俄谦谢，俄低唱《浣纱记》，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备诸冶荡之态。老儒则端坐石磴上，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挥顾盼，如与四五人对语。忽摇首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痨嗽仍不止。众骇笑，道士摇手止之。比酒阑，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选始醒，自称不觉醉眠，谢无礼。众匿笑散。道士曰：“此小术，不足道。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即用此符。当时误以为真仙，迂儒又以为妄语，皆井底蛙耳。”后在旅馆，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妾苏后，登车识其路径门户，语贵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礼》所以禁怪民欤！

交河老儒及润础，雍正乙卯乡试，晚至石门桥，客舍皆满，惟一小屋，窗临马枥，无肯居者，姑解装焉。群马跳踉，夜不得寐。人静后，忽闻马语。及爱观杂书，先记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事，知非鬼魅，屏息听之。一马曰：“今日方知忍饥之苦。生前所欺隐草豆钱，竟在何处！”一马曰：“我辈多由圉人转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为太息！”众马皆呜咽。一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为犬？”一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并淫滥，尽盗其钱与所欢，当罪之半矣。”一马曰：“信然，罪有轻重，姜七堕豕身，受屠割，更我辈不若也。”及忽轻嗽，语遂寂。及恒举以戒圉人。

余一侍姬，平生未尝出詈语。自云亲见其祖母善詈，后了无疾病，忽舌烂至喉，饮食言语皆不能，宛转数日而死。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问小婢，云并随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将骈斩之。少年忽不见。有老僧衣红袈裟，一手托钵，一手振锡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

重，机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终不觉。鬼神忌隐恶，故判是二妇，使作此以报汝。彼何罪焉？”言讫亦隐。生默然引归。二妇云：“少年初不相识，亦未相悦。忽惘然如梦，随之去。”邻里亦曰：“二妇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岂肯随一人？且淫奔必避人，岂有白昼公行，缓步待追者耶？其为神谴信矣。”然终不能明其恶，真隐恶哉！

事皆前定，岂不信然。戊子春，余为人题《蕃骑射猎图》曰：“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秋林觅句图》。余至乌鲁木齐，城西有深林，老木参云，弥亘数十里，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题曰“秀野”。散步其间，宛然前画之景。辛卯还京，因自题一绝句曰：“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谶，老木寒云秀野亭。”

南皮疡医某，艺颇精，然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餍所欲，则必死。盖其术诡秘，他医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无敢延之者矣。或谓某杀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罚焉。夫罪不至极，刑不及孥；恶不至极，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祸延后嗣也。

安中宽言：昔吴三桂之叛，有术士精六壬，将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墙下，术士曰：“君勿眠此，此墙亥刻当圮。”其人曰：“君术未深，墙向外圮，非向内圮也。”至夜果然。余谓此附会之谈也，是人能知墙之内外圮，不知三桂之必败乎？

有僧游交河苏吏部次公家，善幻术，出奇不穷，云与吕道士同师。尝抟泥为豕，咒之，渐蠕动。再咒之，忽作声。再咒之，跃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讫，客皆作呕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广记》载术士咒片瓦授人，划壁立开，可潜至人闺阁中。师术能及此否？”曰：“此不难。”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语，语则术败矣。”士试之，壁果开。

至一处，见所慕，方卸妆就寝。守僧戒，不敢语，径掩扉，登榻狎昵。妇亦欢洽。倦而酣睡。忽开目，则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诘，僧登门数之曰："吕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诛。君更累我耶！小术戏君，幸不伤盛德，后更无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录之，虽无大谴，恐于禄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训导，竟终于寒毡。

康熙中，献县胡维华以烧香聚众谋不轨。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师三百馀里。由青县、静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余里。维华谋分兵为二，其一出不意，并程抵京师；其一据天津，掠海舟。利则天津之兵亦北趋，不利则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伪官，事已泄。官军擒捕，围而火攻之，龆龀不遗。初，维华之父雄于资，喜周穷乏，亦未为大恶。邻村老儒张月坪，有女艳丽，殆称国色。见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执，无与人为妾理。乃延之教读。月坪父母柩在辽东，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归，且赠以葬地。月坪田内有横尸，其仇也。官以谋杀勘。又为百计申辩得释。一日，月坪妻携女归宁，三子并幼，月坪归家守门户，约数日返。乃阴使其党，夜键户而焚其庐，父子四人并烬。阳为惊悼，代营丧葬，且时周其妻女，竟依以为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与谋，辄阴沮，使不就。久之，渐露求女为妾意。妻感其惠，欲许之。女初不愿。夜梦其父曰："汝不往，吾终不畅吾志也。"女乃受命。岁馀，生维华，女旋病卒。维华竟覆其宗。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女故慧黠，经营其饮食服用，事事当意。又凡可博其欢者，冶荡狎媟，无所不至。皆窃议其忘仇。蛊惑既深，惟其言是听。女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七八。又谗间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继乃时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事，称为英雄，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阴携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梦中魇我，意恨恨似欲击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报复。曰：此女

所为，非惟人不测，鬼亦不测也，机深哉！然而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具文牒数十纸，捧墨笔请判，曰："凡客死于此者，其棺归籍，例给牒，否则魂不得入关。"以行于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视其文，鄙诞殊甚。曰："为给照事：照得某处某人，年若干岁，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处病故。今亲属搬柩归籍，合行给照。为此牌仰沿路把守关隘鬼卒，即将该魂验实放行，毋得勒索留滞，致干未便。"余曰："此胥役托词取钱耳。"启将军除其例。旬日后，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无牒不能归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墙外䰟䰟有声。（《说文》曰："䰟，鬼声。"）余尚以为胥役所伪。越数日，声至窗外。时月明如昼，自起寻视，实无一人。同事观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虽将军不能夺也。然鬼哭实共闻，不得照者，实亦怨公。盍试一给之，姑间执谗慝之口。倘鬼哭如故，则公益有词矣。"勉从其议。是夜寂然。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苏，云见其母至。俄台军以官牒呈，启视，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子，卒于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论其常耳。余尝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飕飕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竟未闻。"即此二事也。

范蘅洲言：昔渡钱塘江，有一僧附舟，径置坐具，倚樯竿，不相问讯。与之语，口漫应，目视他处，神意殊不属。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时西风过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未属，吟哦数四。僧忽闭目微吟曰："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蘅洲不省所云，再与语，仍不答。比系缆，恰一少女立楼上，正著红袖。乃大惊，再三致诘。曰："偶望见耳。"然烟水渺茫，庐舍遮映，实无望见理。疑其前知，欲作礼，则已振锡去。蘅洲惘然莫测，曰："此又一骆宾王矣！"

清苑张公钺，官河南郑州时，署有老桑树，合抱不交，云栖神

物。恶而伐之。是夕，其女灯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浓绿，厉声曰：“尔父太横，姑示警于尔！”惊呼媪婢至，神已痴矣。后归戈太仆仙舟，不久下世。驱厉鬼，毁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辈事。德苟不足以胜之，鲜不取败。

钱文敏公曰：“天之祸福，不犹君之赏罚乎！鬼神之鉴察，不犹官吏之详议乎！今使有一弹章曰：‘某立身无玷，居官有绩，然门径向凶方，营建犯凶日，罪当谪罚。’所司允乎？驳乎？又使有一荐牍曰：‘某立身多瑕，居官无状，然门径得吉方，营建值吉日，功当迁擢。’所司又允乎？驳乎？官吏所必驳，而谓鬼神允之乎？故阳宅之说，余终不谓然。”此譬至明，以诘形家，亦无可置辩。然所见实有凶宅：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吊者五；粉坊琉璃街极北道西一宅，余行吊者七。给孤寺宅，曹宗丞学闵尝居之，甫移入，二仆一夕并暴亡，惧而迁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尝居之，白昼往往见变异，毅然不畏，竟殁其中。此又何理欤？刘文正公曰：“卜地见《书》，卜日见《礼》。苟无吉凶，圣人何卜？但恐非今术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论矣。

沧州潘班，善书画，自称黄叶道人。尝夜宿友人斋中，闻壁间小语曰：“君今夕毋留人共寝，当出就君。”班大骇，移出。友人曰：“室旧有此怪，一婉娈女子，不为害也。”后友人私语所亲曰：“潘君其终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后潘果坎壈以终。越十馀年，忽夜闻斋中啜泣声。次日，大风折一老杏树，其怪乃绝。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

陈枫崖光禄言：康熙中，枫泾一太学生，尝读书别业。见草间有片石，已断裂剥蚀，仅存数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陈茗果于石上，而祝以狎词。越一载馀，见丽女独步菜畦间，手执野花，顾生一笑。生趋近其侧，目挑眉语，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女凝立直视，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颊

曰：“一百馀年，心如古井，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顿足数四，奄然而灭。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实曰：“古称盖棺论定。观于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是本贞魂，乃以一念之差，几失故步。”晦庵先生诗曰：“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谅哉！

王孝廉金英言：江宁一书生，宿故家废园中。月夜有艳女窥窗。心知非鬼即狐，爱其姣丽，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转相就。然始终无一语，问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馀，莫喻其故。一日，执而固问之。乃取笔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于谗构，使一门骨肉如水火。冥司见谴，罚为喑鬼，已沈沦二百馀年。君能为书《金刚经》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则世世衔感矣。”书生如其所乞。写竣之日，诣书生再拜，仍取笔作字曰：“借金经忏悔，已脱离鬼趣。然前生罪重，仅能带业往生，尚须三世作哑妇，方能语也。”

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谬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较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验，或全不验，或半验半不验。余尝以闻见最确者，反覆深思，八字贵贱贫富，特大概如是。其间乘除盈缩，略有异同。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并同。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论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二夫人并寿考。陈夫人早寡，然晚岁康强安乐。邹夫人白首齐眉，然晚岁丧明，家计亦薄。又相补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时有初正也。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生时只隔一墙，两窗相对，两儿并落蓐啼。非惟时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侄至十六岁而夭，奴子今尚在。岂非此命所赋之

禄，只有此数。侄生长富贵，消耗先尽；奴子生长贫贱，消耗无多，禄尚未尽耶？盈虚消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详之。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镇番守备。云有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褫下衣鞭之，殆无虚日。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谓走无常者是也。规其妻曰："娘子与是妾有夙冤，然应偿二百鞭耳。今妒心炽盛，鞭之殆过十馀倍，又负彼债矣。且良妇受刑，虽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则干鬼神之忌。娘子与我厚，窃见冥籍，不敢不相闻。"妻哂曰："死媪谩语，欲我禳解取钱耶！"会经略莫洛遘王辅臣之变，乱党蜂起。李殁于兵，妾为副将韩公所得。喜其明慧，宠专房。韩公无正室，家政遂操于妾。妻为贼所掠。贼破被俘，分赏将士，恰归韩公。妾蓄以为婢，使跪于堂而语之曰："尔能受我指挥，每日晨起，先跪妆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后供役，则贷尔命。否则尔为贼党妻，杀之无禁，当寸寸脔尔，饲犬豕。"妻惮死失志，叩首愿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馀，乃以他疾死。计其鞭数，适相当。此妇真顽钝无耻哉！亦鬼神所忌，阴夺其魄也。此事韩公不自讳，且举以明果报。故人知其详。韩公又言：此犹显易其位也。明季尝游襄、邓间，与术士张鸳湖同舍。鸳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积不平，私语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炼未成，气血已衰，不能还丹者，则借一壮盛之躯，乘其睡，与之互易。吾尝受此法，姑试之。"次日，其家忽闻妻在妾房语，妾在妻房语。比出户，则作妻语者妾，作妾语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纷纭争执，亲族不能判。鸣之官。官怒为妖妄，笞其夫，逐出。皆无可如何。然据形而论，妻实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终。此事尤奇也。

相传有塾师，夏夜月明，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讲《三百篇》拟题，音琅琅如钟鼓。又令小儿诵《孝经》，诵已复讲。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隐隐有人。试近之，形状颇异，知为神鬼。然私念此献王祠前，决无妖魅。前问姓名。曰毛苌、贯长卿、颜

芝，因谒王至此。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并曰：“君所讲适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曰：“《诗》义深微，难授下愚。请颜先生一讲《孝经》可乎？”颜回面向内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俄闻传王教曰：“门外似有人醉语，聒耳已久，可驱之去。”余谓此与爱堂先生所言学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戏语以诟俗儒也。然亦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乎。

先姚安公性严峻，门无杂宾。一日，与一褴缕人对语，呼余兄弟与为礼，曰：“此宋曼珠曾孙，不相闻久矣，今乃见之。明季兵乱，汝曾祖年十一，流离戈马间，赖宋曼珠得存也。”乃为委曲谋生计。因戒余兄弟曰：“义所当报，不必谈因果。然因果实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贵后，视其子孙零替，漠如陌路。后病困，方服药，恍惚见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视之，则当年乞救书也。覆杯于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问寿数。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适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沈思，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时，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额有“东方未明之砚”六字。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题“门人王铎书”。此行遗未镌，而黑痕深入石骨。乾则不见，取水濯之，则五字炳然。相传初令铎书此铭，未及镌而难作。后在戍所，乃镌之，语工勿镌此一行。然阅一百馀年，涤之不去，其事颇奇。或曰：忠毅嫉恶严，渔洋山人笔记称铎人品日下，书品亦日下，然则忠毅先有所见矣。削其名，摈之也；涤之不去，欲著其尝为忠毅所摈也。天地鬼神，恒于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欤！

乾隆庚午，官库失玉器，勘诸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作童子声曰：“玉器非所窃，人则真所杀。我即所杀之魂也。”问官大骇，移送刑部。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岁上元；常明引我观灯归。夜深人寂，常明戏调我。我力拒，且言归当诉诸父。常明遂以衣带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诸巡城。送刑部，以事无左证，议别缉真凶。我魂恒随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觉炽如烈焰，不得近。后热稍减，渐近至二三尺。又渐近至尺许。昨乃都不觉热，始得附之。”又言初讯时，魂亦随至刑部，指其门乃广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问其尸，云在河岸第几柳树旁。掘之亦得，尚未坏。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且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互辩数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狱无可疑，乃以实状上闻。论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卖糕为活，忽高唱“卖糕”一声。父泣曰：“久不闻此，宛然生时声也。”问：“儿当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南皮张副使受长，官河南开归道时，夜阅一谳牍，沉吟自语曰：“自刭死者，刀痕当入重而出轻。今入轻出重，何也？”忽闻背后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顾无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狱之可畏也！此幸不误，安保他日之不误耶？”遂移疾而归。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讳荣祉，官山西陵川令。有一旧玉马，质理不甚白洁，而血浸斑斑。斫紫檀为座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为双跪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于座外。高公大骇，阖署传视，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馆宾曰：“凡物岁久则为妖。得人精气多，亦能为妖。此理易明，无足怪也。”众议碎之，犹豫未决。次日，仍屈还故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炽炉中，似微有呦呦声。后无他异。然高氏自此渐式微。高宜人云，此马煅三日，裂为二段，尚及见其半身。又武清王庆垞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

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后曹氏亦式微。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带殉。越数年，墓前恒见一白蛇。后墓为水啮，棺坏朽。改葬之日，他珍物具在，视玉带则亡矣。蛇身节节有纹，尚似带形。岂其悍鸷之魄，托玉而化欤？

外祖张雪峰先生，性高洁，书室中几砚精严，图史整肃，恒镝其户，必亲至乃开。院中花木翳如，莓苔绿缛。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轻蹈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时，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树下纳凉。闻室内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归，屏息从窗隙窥之。见竹椅上坐一女子，靓妆如画。椅对面一大方镜，高可五尺，镜中之影，乃是一狐。惧弗敢动，窃窥所为。女子忽自见其影，急起绕镜，四围呵之，镜昏如雾。良久归坐，镜上呵迹亦渐消。再视其影，则亦一好女子矣。恐为所见，蹑足而归。后私语先姚安公。姚安公尝为诸孙讲《大学·修身》章，举是事曰："明镜空空，故物无遁影。然一为妖气所翳，尚失真形。况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为障，即公心亦为障。正人君子，为小人乘其机而反激之，其固执决裂，有转致颠倒是非者。昔包孝肃之吏，阳为弄权之状，而应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气之翳镜也。故正心诚意，必先格物致知。"

有卖花老妇言：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里，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事乃泄。异哉，狐媚恒托于人，此妇乃托于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贞于人。

有游士以书画自给，在京师纳一妾，甚爱之。或遇宴会，必袖果

饵以贻。妾亦甚相得。无何病革，语妾曰：“吾无家，汝无归；吾无亲属，汝无依。吾以笔墨为活，吾死，汝琵琶别抱，势也，亦理也。吾无遗债累汝，汝亦无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己志，可勿受锱铢聘金；但与约，岁时许汝祭我墓，则吾无恨矣。”妾泣受教。纳之者亦如约，又甚爱之。然妾恒郁郁忆旧恩，夜必梦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妮妮呓语。夫觉之，密延术士镇以符篆。梦语止，而病渐作，驯至绵惙。临殁，以额叩枕曰：“故人情重，实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讳。昨夜又见梦曰：‘久被驱遣，今得再来。汝病如是，何不同归？’已诺之矣。能邀格外之惠，还妾尸于彼墓，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不情之请，惟君图之。”语讫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遗蜕何为？杨越公能合乐昌之镜，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请。此雍正甲寅、乙卯间事。余是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贰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励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屠者许方，尝担酒二罂夜行，倦息大树下。月明如昼，远闻呜呜声，一鬼自丛薄中出，形状可怖。乃避入树后，持担以自卫。鬼至罂前，跃舞大喜，遽开饮，尽一罂，尚欲开其第二罂，缄甫半启，已颓然倒矣。许恨甚，且视之似无他技，突举担击之，如中虚空。因连与痛击，渐纵弛委地，化浓烟一聚。恐其变幻，更捶百馀。其烟平铺地面，渐散渐开，痕如淡墨，如轻縠；渐愈散愈薄，以至于无。盖已澌灭矣。余谓鬼，人之馀气也。气以渐而消，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见鬼者，而不闻见羲、轩以上鬼，消已尽也。酒，散气者也。故医家行血发汗、开郁驱寒之药，皆治以酒。此鬼以仅存之气，而散以满罂之酒，盛阳鼓荡，蒸铄微阴，其消尽也固宜。是澌灭于醉，非澌灭于捶也。闻是事时，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捶。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为人所困。沈湎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虽无形而有知，犹未免乎喜怒哀乐之心。今冥

然醉卧，消归乌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于是。佛氏以涅槃为极乐，营营者恶乎知之！”庄子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欤？

献县田家牛产麟，骇而击杀。知县刘征廉收葬之，刊碑曰“见麟郊”。刘固良吏，此举何陋也！麟本仁兽，实非牛种。犊之麟而角，雷雨时蛟龙所感耳。

董文恪公未第时，馆于空宅，云常见怪异。公不信，夜篝灯以待。三更后，阴风飒然，庭户自启，有似人非人数辈，杂遝拥入。见公大骇曰：“此屋有鬼！”皆狼狈奔出。公持梃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争逾墙去。公恒言及，自笑曰：“不识何以呼我为鬼？”故城贾汉恒，时从公受经，因举“《太平广记》载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尸，翰方眠侧，野叉相语曰：‘贵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为贵人，击之当无害，遂起击之。野叉逃散。鬼贵音近，或鬼呼先生为贵人，先生听未审也”。公笑曰：“其然。”

庚午秋，买得《埤雅》一部，中折叠绿笺一片，上有诗曰“愁烟低幂朱扉双，酸风微戛玉女窗。青磷隐隐出古壁，土花蚀断黄金钅工。”“草根露下阴虫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湿萤一点过空塘，幽光照见残红泣。”末题“靓云仙子降坛诗，张凝敬录”。盖扶乩者所书。余谓此鬼诗，非仙诗也。

沧州张铉耳先生，梦中作一绝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楼十二垂杨遍，何处吹箫伴月明？”自跋云：“梦如非想，如何成诗？梦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录存之。桐城姚别峰，初不相识。新自江南来，晤于李锐巅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诗。问其年月，则在余梦后岁馀。开箧出旧稿示之，共相骇异。世间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从何处推求耶？”又海阳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厅事挂渊明采菊图，是蓝田叔画。董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漱六！”余审视信然。后漱六公车入都，乞此画去，云平生所作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

解。

景城西偏，有数荒冢，将平矣。小时过之，老仆施祥指曰：“是即周某子孙，以一善延三世者也。”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恻然心动，并出资赎之。一无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携归，因无子，纳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红丝，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后传三世乃绝。皆言周本无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青县农家少妇，性轻佻，随其夫操作，形影不离。恒相对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并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荡。然对他人，则面如寒铁。或私挑之，必峻拒。后遇劫盗，身受七刃，犹诟詈，卒不污而死。又皆惊其贞烈。老儒刘君琢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惟笃于夫妇，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礼法，故情欲之感，介于仪容；燕昵之私，形于动静。”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妇中无他肠，故坦然径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见之矣。”先姚安公曰：“刘君正论，辛君有激之言也。”后其夫夜守豆田，独宿团焦中。忽见妇来，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贞烈，判来生中乙榜，官县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辞官禄为游魂，长得随君。冥官哀我，许之矣。”夫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昼隐夜来，几二十载。儿童或亦窥见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举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献县老儒韩生，性刚正，动必遵礼，一乡推祭酒。一日，得寒疾。恍惚间，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唤。”韩念数尽当死，拒亦无益，乃随去。至一官署，神检籍曰：“以姓同误矣。”杖其鬼二十，使送还。韩意不平，上请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愦愦之鬼，致有误

拘？倘不检出，不竟枉死耶？聪明正直之谓何！”神笑曰：“谓汝倔强，今果然。夫天行不能无岁差，况鬼神乎！误而即觉，是谓聪明；觉而不回护，是谓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无玷，姑贷汝，后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苏。韩章美云。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尝随村人罩鱼河中，得一大鱼，长几二尺。方手举以示众，鱼忽拨刺掉尾，击中左颊，仆水中。众怪其不起，试扶之，则血缕浮出。有破碗在泥中，锋铦如刃，刺其太阳穴死矣。先是其母梦是奴为人执缚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尚有馀恨。醒而恶之，恒戒以毋与人斗。不虞乃为鱼所击。佛氏所谓夙生中负彼命耶！

刘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会真之嫌者，女有孕，为母所觉。饰言夜恒有巨人来，压体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为妖也。”授以彩丝，于来时阴系其足。女窃付所欢，系关帝祠周将军足上。母物色得之，挞其足几断。后复密会，忽见周将军击其腰，男女并僵卧不能起。皆曰污蔑神明之报也。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其术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机械万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恶其嶮巇，非恶其污蔑也。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沈滞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憧憧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游行，可以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喜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然闻先姚安公言：瑶泾陈公，尝夏夜挂窗卧，窗广一丈。忽一巨面窥窗，阔与窗等，不知其身在何处。急掣剑刺其左目，应手而没。对屋一老仆亦见之，云从窗下地中涌出。掘地丈馀，无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种鬼矣。茫茫昧昧，吾乌乎质之！

奴子刘四，壬辰夏乞假归省。自御牛车载其妇。距家三四十里，夜将半，牛忽不行。妇车中惊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瓮，在牛前。”刘四谛视，则一短黑妇人，首戴一破鸡笼，舞且呼曰：“来来。”惧而回车，则又跃在牛前呼“来来”。如是四面旋绕，遂至鸡鸣。忽立而笑曰：“夜凉无事，借汝夫妇消闲耳。偶相戏，我去后慎勿詈我，詈则我复来。鸡笼是前村某家物，附汝还之。”语讫，以鸡笼掷车上去。天曙抵家，夫妇并昏昏如醉。妇不久病死，刘四亦流落无人状。鬼盖乘其衰气也。

景城有刘武周墓，《献县志》亦载。按武周山后马邑人，墓不应在是，疑为隋刘炫墓。炫，景城人，《一统志》载其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约略当是也。旧有狐居之，时或戏嬲醉人。里有陈双，酒徒也，闻之愤曰：“妖兽敢尔！”诣墓所，且数且詈。时耘者满野，皆见其父怒坐墓侧，双跳踉叫号。竞前呵曰：“尔何醉至此，乃詈尔父！”双凝视，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径趋归。双随而哀乞，追及于村外。方伏地陈说，忽妇媪环绕，哗笑曰：“陈双何故跪拜其妻？”双仰视，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径趋归。双惘惘至家，则父与妻实未尝出。方知皆狐幻化戏之也，惭不出户者数日。闻者无不绝倒。余谓双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戏，双有自取之道焉。狐不嬲人，何至遭双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颠倒纠缠，皆缘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众生，慎勿造因。

方桂，乌鲁木齐流人子也。言尝牧马山中，一马忽逸去。蹑踪往觅，隔岭闻嘶声甚厉。寻声至一幽谷，见数物，似人似兽，周身鳞皴斑驳如古松，发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纯白，如嵌二鸡卵，共按马生啮其肉。牧人多携铳自防，桂故顽劣，因升树放铳。物悉入深林去，马已半躯被啖矣。后不再见，迄不知为何物也。

芮庶子铁厓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恒镭之。狐或夜于厨下治馔，斋中宴客，家人习见亦不讶。凡盗贼火烛，皆能代主人呵护，相安已久。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启视，则楼上

三楹，洁无纤尘，中央一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齐如几榻，馀无所睹。时方修筑，因并毁其楼，使无可据。亦无他异。迨甫落成，突烈焰四起，顷刻无寸椽。而邻屋苫草无一茎被爇。皆曰狐所为也。刘少宗伯青垣曰："此宅自当是日焚耳，如数不当焚，狐安敢纵火？"余谓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则天无雷霆之诛矣。王法禁杀人，不敢杀者多，杀人抵罪者亦时有。是固未可知也。

王少司寇兰泉言：梦午塘提学江南时，署后有高阜，恒夜见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岁久，能为魅。午塘少年盛气，集锸畚平之。众犹豫不举手，午塘方怒督，忽风飘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凉篷上物也。午塘觉其异，乃辍役。今尚岿然存。

老仆魏哲闻其父言：顺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与妻先后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适其家佣工人，夜行避雨，宿东岳祠廊下。若梦非梦，见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随焉。有神衣冠类城隍，磬折对岳神语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岳神咈然曰："二人畏死忍耻，尚可贷。某生活二人，正为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挥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随出。悸不敢语。天曙归告家人，皆莫能解。有旧仆泣曰："异哉，竟以此事被录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缘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两朝，始敢追述。两主母皆实非妇人也。前明天启中，魏忠贤杀裕妃，其位下宫女内监，皆密捕送东厂，死甚惨。有二内监，一曰福来，一曰双桂，亡命逃匿。缘与主人曾相识，主人方商于京师，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窥。主人语二人曰：'君等声音状貌，在男女之间，与常人稍异，一出必见获。若改女装，则物色不及。然两无夫之妇，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败。二君身已净，本无异妇人；肯屈意为我妻妾，则万无一失矣。'二人进退无计，沈思良久，并曲从。遂为办女饰，钳其耳，渐可受珥。并市软骨药，阴为缠足。越数月，居然两好妇矣。乃车载还家，诡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宫禁，并白皙温雅，无一毫男子状。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无觉者。但讶其

不事女红，为恃宠骄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后亦甘心偕老。然实巧言诱胁，非哀其穷，宜司命之见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乡试，有二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时，同考官万泉吕令瀛，误收其卷于衣箱，竟觅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草榜时，阴风灭烛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后，拆视弥封，失卷者范学敷，灭烛者李腾蛟也。颇疑二生有阴谴。然庚辰乡试，二生皆中式，范仍四十八名。李于辛丑成进士。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可得，彼营营者何为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应有，虽不求亦得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会试，与雄县汤孝廉同号舍。汤夜半忽见披发女鬼，搴帘手裂其卷，如蛱蝶乱飞。汤素刚正，亦不恐怖，坐而问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则实无害人事。汝胡为来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号耶？”曰：“吾四十九号。”盖前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数也。谛视良久，作礼谢罪而去。斯须间，四十七号喧呼某甲中恶矣。此鬼殊愦愦，汤君可谓无妄之灾。幸其心无愧怍，故仓卒间敢与诘辩，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顾员外德懋，自言为东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则有理。曩在裘文达公家，尝谓余曰：“冥司重贞妇，而亦有差等：或以儿女之爱，或以田宅之丰，有所系恋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一日，喧传节妇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伫迓。见一老妇儽然来，其行步步渐高，如蹑阶级。比到，则竟从殿脊上过，莫知所适。冥王怃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篆中矣。’”又曰：“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又曰：“冥司恶躁竞，谓种种恶业，从此而生。故多困踬之，使得不偿失。人心愈巧，则鬼神之机亦愈巧。然不甚重隐逸，

谓天地生才，原期于世事有补。人人为巢、许，则至今洪水横流，并挂瓢饮犊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阴律如《春秋》责备贤者，而与人为善。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世人未明此义，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内阁学士永公，讳宁，婴疾，颇委顿。延医诊视，未遽愈。改延一医，索前医所用药帖，弗得。公以为小婢误置他处，责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灯下曰：“公勿笞婢。此药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为臬司时平反得生之囚也。”问：“藏药帖何意？”曰：“医家同类皆相忌，务改前医之方，以见所长。公所服药不误，特初试一剂，力尚未至耳。使后医见方，必相反以立异，则公殆矣。所以小人阴窃之。”公方昏闷，亦未思及其为鬼。稍顷始悟，悚然汗下。乃称前方已失，不复记忆，请后医别疏方。视所用药，则仍前医方也。因连进数剂，病霍然如失。公镇乌鲁木齐日，亲为余言之，曰：“此鬼可谓谙悉世情矣。”

族叔粲庵言：肃宁有塾师，讲程朱之学。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师厌之，自出叱使去，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作礼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自击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恶作剧。”遗布囊于地而去。意必复来，暮竟不至。扪之，所贮皆散钱。诸弟子欲探取。塾师曰：“俟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甫启囊，则群蜂坌涌，螫师弟面目尽肿。号呼扑救，邻里咸惊问。僧忽排闼入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提囊径行，临出，合掌向塾师曰：“异端偶触忤圣贤，幸见恕。”观者粲然。或曰：“幻术也。”或曰：“塾师好辟佛，见僧辄诋。僧故置蜂于囊以戏之。”粲庵曰：“此事余目击，如先置多蜂于囊，必有蠕动之状见于囊外，尔时殊未睹也。云幻术者为差近。”

朱青雷言：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

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隐。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

都察院库中有巨蟒，时或夜出。余官总宪时，凡两见。其蟠迹著尘处，约广二寸馀，计其身当横径五寸。壁无罅，门亦无罅，窗棂阔不及二寸，不识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则能化形，狐魅能由窗隙往来，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应休咎，殊无验，神其说耳。

幽明异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渎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测也。戈太仆仙舟言：有奴子尝醉寝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两股青痕斑斑。太仆目见之。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贪富室之贿，鬻其养媳为妾者。其媳虽未成婚，然与夫聚已数年，义不再适。度事不可止，乃密约同逃。翁姑觉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无可栖止，相抱泣。忽祠内语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庙祝踉跄醉归，横卧门外。翁姑追至，问踪迹。庙祝呓语应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约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讼官，乃得不鬻。尔时祠中无一人。庙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记作是语。”盖皆土神之灵也。

乾隆庚子，京师杨梅竹斜街火，所毁殆百楹。有破屋岿然独存，四面颓垣，齐如界画，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于氏，肃宁旧族也。魏忠贤窃柄时，视王侯将相如土苴。顾以生长肃宁，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谢。为侄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适于氏少子赴乡试，乃置酒强邀至家，面与议。于生念许之则祸在后日，不许则祸在目前，猝不能决。托言父在难自专。忠贤曰：“此易

耳。君速作札，我能即致太翁也。”是夕，于翁梦其亡父，督课如平日，命以二题：一为“孔子曰诺”，一为“归洁其身而已矣”。方构思，忽叩门惊醒。得子书，恍然顿悟。因覆书许姻，而附言病颇棘，促子速归。肃宁去京四百馀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剧犹未散。于生匆匆束装，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帐相属。抵家后，父子俱称疾不出。是岁为天启甲子。越三载而忠贤败，竟免于难。事定后，于翁坐小车，遍游郊外，曰：“吾三载杜门，仅博得此日看花饮酒，岌乎危哉！”于生濒行时，忠贤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妇识我面。”于氏于余家为表戚，余儿时尚见此轴，貌修伟而秀削，面白色隐赤，两颧微露，颊微狭，目光如醉，卧蚕以上，赭石薄晕如微肿。衣绯红。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杜林镇土神祠道士，梦土神语曰：“此地繁剧，吾失于呵护，致疫鬼误入孝子节妇家，损伤童稚。今镌秩去矣。新神性严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谓春梦无凭，殊不介意。越数日，醉卧神座旁，得寒疾几殆。

景州戈太守桐园，官朔平时，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满窗，见一女子在几侧坐。大怖，呼家奴。女子摇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见耳。今偶避不及，何惊骇乃尔？”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祸君，奴岂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风之振窗纸，穿棂而逝。

颍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率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天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

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之人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旨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并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可得福。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行善，谓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顷，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族祖雷阳公言：昔有遇冥吏者，问：“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穷通寿夭之数，若唐小说所称预知食料，乃术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琐记此等事，虽大地为架，不能庋此簿籍矣。”问：“定数可移乎？”曰：“可。大善则移，大恶则移。”问：“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无权也。”问：“果报何有验有不验？”曰：“人世善恶论一生，祸福亦论一生。冥司则善恶兼前生，祸福兼后生，故若或爽也。”问：“果报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迁官，尚书迁一级则宰相，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同一镌秩，有加级者抵，无加级，则竟镌矣。故事同而报或异也。”问：“何不使人先知？”曰：“势不可也。先知之，则人事息，诸葛武侯为多事，唐六臣为知命矣。”问：“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则恃无鬼神而人心肆，暧昧难知之处，将无不为矣。”先姚安公尝述之曰：“此或雷阳所论，托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谅亦不过如斯。”

先姚安公有仆，貌谨厚而最有心计。一日，乘主人急需，饰词邀

勒，得赢数十金。其妇亦悻悻自好，若不可犯；而阴有外遇，久欲与所欢逃，苦无资斧。既得此金，即盗之同遁。越十馀日捕获，夫妇之奸乃并败。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牵引，一至于斯！殆有鬼神颠倒其间也。夫鬼神之颠倒，岂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尔。故遇此种事，当生警惕心，不可生欢喜心。甲与乙为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镇，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过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谢焉。甲妻渡河覆舟，随急流至乙门前，为人所拯。乙识而扶归，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谢焉。其邻媪阴知之，合掌诵佛曰：‘有是哉，吾知惧矣。’其子方佐人诬讼，急自往呼之归。汝曹如此媪可也。”

四川毛公振翎，任河间同知时，言其乡人有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废祠，已先有一人坐檐下。谛视，乃其亡叔也，惊骇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祸汝，汝勿怖也。我殁之后，汝叔母失汝祖母欢，恒非理见棰挞。汝叔母虽顺受不辞，然心怀怨毒，于无人处窃诅詈。吾在阴曹为伍伯，见土神牒报者数矣。凭汝寄语，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堕泥犁也。”语讫而灭。乡人归，告其叔母。虽坚讳无有，然悚然变色，如不自容。知鬼语非诬矣。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状似里胥，锁絷一囚，坐树下。因并坐暂息。囚啜泣不止，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从旁劝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倾轧者，不啻数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悯焉！”此人栗然而起。二鬼亦一时灭迹。

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俞提督金鳌言：尝夜行辟展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乱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遥见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几一丈，追之甚急。弯弧中其胸，踣而复起。再射之始仆。就视，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异哉。

昌吉叛乱之时，捕获逆党，皆戮于迪化城西树林中，（迪化即乌鲁木齐，今建为州。树林绵亘数十里，俗谓之树窝。）时戊子八月也。后林中有黑气数团，往来倏忽，夜行者遇之辄迷。余谓此凶悖之魄，聚为妖厉，犹蛇虺虽死，馀毒尚染于草木，不足怪也。凡阴邪之气，遇阳刚之气则消。遣数军士于月夜伏铳击之，应手散灭。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尝自啮草山林中，不归皂枥。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门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来亦不失期。祭毕，仍莫知所往。余谓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说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实见其由雪碛缓步而来，弭耳竟立祠门外。雪中绝无人迹，是亦奇矣。

淮镇在献县东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谓槐家镇也。有马氏者，家忽见变异，夜中或抛掷瓦石，或鬼声呜呜，或无人处突火出，嬲岁馀不止。祷禳亦无验。乃买宅迁居，有赁居者嬲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无人敢再问。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贱价得之。卜日迁居，竟寂然

无他，颇谓其德能胜妖。既而有猾盗登门与诟争，始知宅之变异，皆老儒贿盗夜为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过变幻耳。老儒之变幻如是，即谓之真魅可矣。”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礼曰：“相别七十三年矣，相见不一斋乎？”适旅舍所卖皆素食，因与共饭。问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给。问：“师传此几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毕而去，竟莫测其真伪。尝举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为此辈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宁交臂失之。”

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馀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楼之北曰绿意轩，老树阴森，是夏日纳凉处。戊辰七月，忽夜中闻琴声棋声。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为，了不介意，但顾奴子曰：“固胜于汝辈饮博。”次日，告昀曰：“海客无心，则白鸥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闻不见处之。”至今亦绝无他异。

丁亥春，余携家至京师。因虎坊桥旧宅未赎，权住钱香树先生空宅中。云楼上亦有狐居，但扃锁杂物，人不轻上。余戏粘一诗于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莫厌闻。”一日，姬人启锁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视之，则地板尘上，满画荷花，茎叶苕亭，具有笔致。因以纸笔置几上，又粘一诗于壁曰：“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越数日启视，竟不举笔。以告裘文达公，公笑曰：“钱香树家狐，固应稍雅。”

河间冯树枏，粗通笔札，落拓京师十馀年。每遇机缘，辄无成就；干祈于人，率口惠而实不至。穷愁抑郁，因祈梦于吕仙祠。夜梦一人语之曰：“尔无恨人情薄，此因缘尔所自造也。尔过去生中，喜以虚词博长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举也，必再三怂恿，使人感

尔之赞成；遇有恶人，心知必不可贷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尔之拯救。虽于人无所损益，然恩皆归尔，怨必归人，机巧已为太甚。且尔所赞成拯救，皆尔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稍涉于尔，则退避惟恐不速，坐视其人之焚溺，虽一举手之力，亦惮烦不为。此心尚可问乎？由是思维，人于尔貌合而情疏，外关切而心漠视，宜乎不宜？鬼神之责人，一二行事之失，犹可以善抵。至罪在心术，则为阴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来可也。”后果寒饿以终。

史松涛先生，讳茂，华州人，官至太常寺卿，与先姚安公为契友。余十四五时，忆其与先姚安公谈一事曰：某公尝棰杀一干仆。后附一痴婢，与某公辩曰：“奴舞弊当死。然主人杀奴，奴实不甘。主人高爵厚禄，不过于奴之受恩乎？卖官鬻爵，积金至巨万，不过于奴之受赂乎？某事某事，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主人杀奴，奴实不甘。”某公怒而击之仆，犹呜呜不已。后某公亦不令终。因叹曰：“吾曹断断不至是。然旅进旅退，坐食俸钱，而每责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诽矣乎！”

束城李某，以贩枣往来于邻县，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诧曰：“幸携此妇来，不然，鳏矣。”人计其妻迁贿之期，正当此妇乘垣后日，适相报，尚不悟耶！既而此妇不乐居农家，复随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后其夫踪迹至束城，欲讼李。李以妇已他去，无佐证，坚不承。纠纷间，闻里有扶乩者，众曰：“盍质于仙？”仙判一诗曰：“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须一笑，分明依样画壶卢。”其夫默然径返，两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妇初亦其夫诱来者也。”

满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为近村民家妻。一日，闻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狈而来。时已入夜，缺月微明。顾见一人追之急，度是强暴，而旷野无可呼救。乃隐身古冢白杨下，纳簪珥怀中，解绦系颈，披发吐舌，瞪目直视以待。其人将近，反招之坐。及

逼视，知为缢鬼，惊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门，举家大骇，徐问得实，且怒且笑，方议向邻里追问。次日，喧传某家少年遇鬼中恶，其鬼今尚随之，已发狂谵语。后医药符箓皆无验，竟颠痼终身。此或由恐怖之馀，邪魅乘机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恶，阴夺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为狂且戒。

制府唐公执玉，尝勘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似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噭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颡曰："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辩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无如之何。一夕，幕友请见，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鬼从何去？"曰："欻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沈思恍然，仍从原谳。讳其事，亦不复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无居人，惟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佣，见人不能为礼。然谲诈殊甚，阴市松脂炼为末，夜以纸卷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见趋问，则师弟键户酣寝，皆曰不知。又阴市戏场佛衣，作菩萨罗汉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隐映寺门树下。望见趋问，亦云无睹。或举所见语之，则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为？官司方禁白莲教，与公无仇，何必造此语祸我？"人益信为佛示现，檀施日多。然寺日颓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语，每言此寺多怪异。再一庄严，惑众者益藉口矣。"积十馀年，渐致富。忽盗瞰其室，师弟并拷死，罄其资去。官检所遗囊箧，得松脂戏衣之类，始悟其奸。此前明崇祯末事。先高祖厚斋公曰："此僧以不蛊惑为蛊惑，亦至巧矣。然蛊惑所得，适以自戕，虽

谓之至拙可也。”

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归。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擘之乃开。后梦寐见之，灯月下见之，渐至白昼亦见之，相去恒七八尺。问之不语，呼之不前，即之则却退。缘是惘惘成心疾，符箓劾治无验。其父姑令借榻丛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则见如故。一老僧曰：“种种魔障，皆起于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又一老僧曰：“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渠无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说病证，不疏药物耳。”因语生曰：“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尔当思惟，此童殁后，其身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则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长一日，渐至壮伟，无复媚态，渐至鬑鬑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伛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则厌弃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诱，利饵势胁，彼未必守贞如寡女。一旦引去，荐彼枕席，我在生时对我种种淫语，种种淫态，俱回向是人，恣其娱乐；从前种种昵爱，如浮云散灭，都无馀滓，则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宠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触忤，反面诟谇；或我财不赡，不餍所求，顿生异心，形色素漠；或彼见富贵，弃我他往，与我相遇如陌路人，则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诸念起伏生灭于心中，则心无馀闲。心无馀闲，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数日或见或不见，又数日竟灭迹。病起往访，则寺中无是二僧。或曰古佛现化，或曰十方常住，来往如云，萍水偶逢，已飞锡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沧州马落坡，有妇以卖面为业，得馀面以养姑。贫不能畜驴，恒自转磨，夜夜彻四鼓。姑殁后，上墓归，遇二少女于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馀年，颇相识否？”妇错愕不知所

对。二女曰：“嫂勿讶，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转磨。不意为上帝所嘉，缘是功行，得证正果。今嫂养姑事毕，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来道别，并谢提携也。”言讫，其去如风，转瞬已不见。妇归，再转其磨，则力几不胜，非宿昔之旋运自如矣。

乌鲁木齐，译言好围场也。余在是地时，有笔帖式名乌鲁木齐。计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馀年。自言初生时，父梦其祖语曰：“尔所生子，当名乌鲁木齐。”并指画其字以示。觉而不省为何语；然梦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将终此乎？后迁印房主事，果卒于官。计其自从征至卒，始终未尝离是地。事皆前定，岂不信夫。

乌鲁木齐又言：有厮养曰巴拉，从征时，遇贼每力战。后流矢贯左颊，镞出于右耳之后，犹奋刀斫一贼，与之俱仆。后因事至孤穆第，（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之间。）梦巴拉拜谒，衣冠修整，颇不类贱役。梦中忘其已死，问：“向在何处，今将何往？”对曰：“因差遣过此，偶遇主人，一展积恋耳。”问：“何以得官？”曰：“忠孝节义，上帝所重。凡为国捐生者，虽下至仆隶，生前苟无过恶，幽冥必与一职事；原有过恶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转生。奴今为博克达山神部将，秩如骁骑校也。”问：“何往？”曰：“昌吉。”问：“何事？”曰：“赍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语音似犹在耳。时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变乱之事，鬼盖不敢预泄云。

昌吉筑城时，掘土至五尺馀，得红纻丝绣花女鞋一，制作精致，尚未全朽。余乌鲁木齐杂诗曰：“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蘚花侵。”咏此事也。入土至五尺馀，至近亦须数十年，何以不坏？额鲁特女子不缠足，何以得作弓弯样，仅三寸许？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镇农家妇，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传呼为郭六云尔。雍正甲辰、乙巳间，岁大饥。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于四方，

濒行，对之稽颡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赡，则集邻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乞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里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邻里趑趄嗫嚅，徐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然防闲甚严，不使外人觌其面。或曰，是将邀重价。亦不辩也。越三载馀，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并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对汝。已为汝别娶一妇，今亦付汝。”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刭矣。县令来验，目炯炯不瞑。县令判葬于祖茔，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绝于夫也；葬于祖茔，明其未绝于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号曰：“是本贞妇，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养父母，反绝代养父母者耶？况身为男子不能养，避而委一少妇，途人知其心矣，是谁之过而绝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语讫而目瞑。时邑人议论颇不一。先祖宠予公曰：“节孝并重也，节孝又不能两全也。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问官白昼假寐，恍惚见之，惊问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赂鬻章奏，于法当诛，吾何冤？”曰：“不冤，何为来见我？”曰：“有憾于君。”曰：“问官七八人，旧交如我者亦两三人，何独憾我？”曰：“我与君有宿隙，不过进取相轧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对簿时，君虽引嫌不问，而阳阳有德色；我狱成时，君虽虚词慰藉，而隐隐含轻薄。是他人据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难之际，此最伤人心，吾安得不憾！”问官惶恐愧谢曰：“然则君将报我乎？”曰：“我死于法，安得报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载福之道，亦无庸我报。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语讫，若睡若醒，开目已失所在，案上残茗尚微温。后所亲见其惘惘如失，阴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饮恨犹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亲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虽当其罪犹

不服，况不当其罪乎！”

程编修鱼门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宋小岩将殁，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尘，游魂终不散；黄泉业镜台，待汝来相见。’余亲见之。其友将殁，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余亦亲见之。”

相传某公奉使归，驻节馆舍。时庭菊盛开，徘徊花下。见小童隐映疏竹间，年可十四五，端丽温雅如靓妆女子。问知为居停主人子。呼与语，甚慧黠，取一扇赠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爱其秀颖，与流连软语。适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弃，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狱，得公一语可活。公肯援手，当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讼牒，忽暴风冲击，窗扉六扇皆洞开，几为驺从所窥。心知有异，急挥之去，曰：“俟夕徐议。”即草草命驾行。后廉知为土豪杀人，狱急不得解，赂胥吏引某公馆其家，阴市娈童，伪为其子；又赂左右，得至前为秦弱兰之计。不虞冤魄之示变也。裘文达公尝曰：“此公偶尔多事，几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动，不可不慎。使尔时面如包孝肃，亦何隙可乘。”

明崇祯末，孟村有巨盗肆掠，见一女有色，并其父母絷之。女不受污，则缚其父母加炮烙。父母并呼号惨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绐己，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后贼与官兵格斗，马至尸侧，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灵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论是事者，或谓女子在室，从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从贼矣，成一己之名，坐视父母之惨酷，女似过忍。或谓命有治乱，从贼不可与许嫁比。父母命为倡，亦为倡乎？女似无罪。先姚安公曰：“此事与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执，而于心终不敢确信。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刘羽冲，佚其名，沧州人。先高祖厚斋公多与唱和。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尝倩董天士作画，倩厚斋公题。内《秋林读书》一幅云：“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但见须眉

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盖规之也。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欻隐。次日伺之，复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阿文勤公尝教昀曰：“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贤之恶，史册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败，阴蓄一骡，日行七百里，以备逋逃；阴蓄一貌类己者，以备代死。后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谓此无稽之谈也。以天道论之，苟神理不诬，忠贤断无幸免理。以人事论之，忠贤擅政七年，何人不识？使窜伏旧党之家，小人之交，势败则离，有缚献而已矣。使潜匿荒僻之地，则耕牧之中，突来阉宦，异言异貌，骇视惊听，不三日必败。使远遁于封域之外，则严世蕃尝通日本，仇鸾尝交诸达，忠贤无是也。山海阻深，关津隔绝，去又将何往？昔建文行遁，后世方且传疑。然建文失德无闻，人心未去，旧臣遗老，犹有故主之思。燕王称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与。递相容隐，理或有之。忠贤虐焰熏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时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说，余断不谓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县学中忽雷霆击格，旋绕文庙，电光激射，如掣赤练，入殿门复返者十馀度。训导王著起曰，是必有异。冒雨入视，见大蜈蚣伏先师神位上。钳出掷阶前。霹雳一声，蜈蚣死而天霁。验其背上，有朱书魏忠贤字。”是说也，余则信之。

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

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絷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僬侥之属。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丘县丞天锦，因巡视牧厂，曾得其一，腊以归。细视其须眉毛发，与人无二。知《山海经》所谓竫人，凿然有之。有极小必有极大，《列子》所谓龙伯之国，亦必凿然有之。

塞外有雪莲，生崇山积雪中，状如今之洋菊，名以莲耳。其生必双，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并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两丈。见其一，再觅其一，无不得者。盖如兔丝茯苓，一气所化，气相属也。凡望见此花，默往探之则获。如指以相告，则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即厮雪求之亦不获。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欤？此花生极寒之地，而性极热。盖二气有偏胜，无偏绝，积阴外凝，则纯阳内结。坎卦以一阳陷二阴之中，剥复二卦，以一阳居五阴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为补剂，多血热妄行。或用合媚药，其祸尤烈。盖天地之阴阳均调，万物乃生。人身之阴阳均调，百脉乃和。故《素问》曰："亢则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阳常有馀阴常不足之说，医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气。张介宾辈矫枉过直，遂偏于补阳，而参蓍桂附，流弊亦至于杀人。是未知易道扶阳，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龙有悔"也。嗜欲日盛，羸弱者多，温补之剂易见小效，坚信者遂众。故余谓偏伐阳者，韩非刑名之学；偏补阳者，商鞅富强之术。初用皆有功，积重不返，其损伤根本，则一也。雪莲之功不补患，亦此理矣。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称风灾鬼难之域，似即今辟展土鲁番地。其地沙碛中，独行之人往往闻呼姓名，一应则随去不复返。又有风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一二刻风乃至。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

不及，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车独遇，则人马辎重皆轻若片叶，飘然莫知所往矣。风皆自南而北，越数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乌鲁木齐，接辟展移文，云军校雷庭，于某日人马皆风吹过岭北，无有踪迹。又昌吉通判报，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纳格尔遣犯徐吉，为风吹至。俄特纳格尔县丞报，徐吉是日逃。计其时刻，自巳正至午，已飞腾二百馀里。此在彼不为怪，在他处则异闻矣。徐吉云，被吹时如醉如梦，身旋转如车轮，目不能开，耳如万鼓之鸣，口鼻如有物拥蔽，气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庄子》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气无所不之，不应有穴。盖气所偶聚，因成斯异。犹火气偶聚于巴蜀，遂为火井。水脉偶聚于于阗，遂为河源云。

何励庵先生言：相传明季有书生，独行丛莽间，闻书声琅琅。怪旷野那得有是，寻之，则一老翁坐墟墓间，旁有狐十馀，各捧书蹲坐。老翁见而起迎，诸狐皆捧书人立。书生念既解读书，必不为祸，因与揖让席地坐。问：“读书何为？”老翁曰：“吾辈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采精气，拜星斗，渐至通灵变化，然后积修正果，是为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则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炼形为人，既得为人，然后讲习内丹，是为由人而求仙。虽吐纳导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坚持，自然圆满。其途纡而安。顾形不自变，随心而变，故先读圣贤之书，明三纲五常之理，心化则形亦化矣。”书生借视其书，皆《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有经文而无注。问：“经不解释，何由讲贯？”老翁曰：“吾辈读书，但求明理。圣贤言语，本不艰深，口相授受，疏通训诂，即可知其义旨，何以注为？”书生怪其持论乖僻，惘惘莫对。姑问其寿。曰：“我都不记。但记我受经之日，世尚未有印板书。”又问：“阅历数朝，世事有无同异？”曰：“大都不甚相远。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后，每闻某甲是圣贤，为小异耳。”书生莫测，一揖而别。后于途间遇此翁，欲与语，掉头径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尝曰：“以讲经求科第，支离敷衍，其词愈美而经愈荒。以讲经立门户，纷纭辩

驳，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语意若合符节。又尝曰：“凡巧妙之术，中间必有不稳处。如步步踏实，即小有蹉失，终不至折肱伤足。”与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

有扶乩者，自江南来。其仙自称卧虎山人，不言休咎，惟与人唱和诗词，亦能作画。画不过兰竹数笔，具体而已。其诗清浅而不俗。尝面见下坛一绝云：“爱杀嫣红映水开，小停白鹤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绿，才藉莓苔稳睡来。”又咏舟，限车字。咏车，限舟字。曰：“浅水潺潺二尺馀，轻舟来往兴何如？回头岸上春泥滑，愁杀疲牛薄笨车。”“小车轭辘驾乌牛，载酒聊为陌上游。莫羡王孙金勒马，双轮徐转稳如舟。”其馀大都类此。问其姓字，则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应命而已。”甲与乙共学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乩者手不习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数日再召，仍不降。后乃降于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为本，二者有惭，则不可以为人。此君近与兄析产，隐匿千金；又诡言父有宿逋，当兄弟共偿，实掩兄所偿为己有。吾虽方外闲身，不预人事，然义不与此等人作缘。烦转道意，后毋相渎。”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遍食儿女，而独忘孤侄，使啜泣竟夕。虽是无心，要由于意有歧视。后若再尔，吾亦不来矣。”先姚安公曰：“吾见其诗词，谓是灵鬼；观此议论，似竟是仙。”

广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凉州镇时，月夜独坐衙斋，恍惚梦夫人自树杪翩然下，相劳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当为君妇，缘满仍归。今过此相遇，亦馀缘之未尽者也。”公问：“我当终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问：“我寿几何？”曰：“此难言。公卒时不在乡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馆驿，亦不殁于战阵，时至自知耳。”问：“殁后尚相见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见，否即不能也。”公后征叛苗，师还，卒于戎幕之下。

奴子魏藻，性佻荡，好窥伺妇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识而

不知其姓名居址。挑与语，女不答而目成，径西去。藻方注视，女回顾若招。即随以往，渐逼近。女面赬，小语曰：“来往人众，恐见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墙外车屋中，枣树下系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渐行渐远，薄暮将抵李家洼，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将没胫，足趾亦肿痛。遥见女已入车屋，方窃喜，趋而赴。女方背立，忽转面乃作罗刹形，锯牙钩爪，面如靛，目睒睒如灯。骇而返走，罗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馀里，至相国庄，已届亥初。识其妇翁门，急叩不已。门甫启，突然冲入，触一少女仆地，亦随之仆。诸妇怒噪，各持捣衣杵乱捶其股。气结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灯出，方知是婿，共相惊笑。次日以牛车载归，卧床几两月。当藻来去时，人但见其自往自还，未见有罗刹，亦未见有少女。岂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复冶游，路遇妇女，必俯首。是虽谓之神明示惩，可也。”

去余家十馀里，有瞽者姓卫。戊午除夕，遍诣常呼弹唱家辞岁，各与以食物，自负以归。半途，失足堕枯井中。既在旷野僻径，又家家守岁，路无行人，呼号嗌乾，无应者。幸井底气温，又有饼饵可食，渴甚则咀水果，竟数日不死。会屠者王以胜驱豕归，距井犹半里许，忽绳断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堕井。持钩出豕，乃见瞽者，已气息仅属矣。井不当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问以井中情状。瞽者曰：“是时万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卧病，待瞽子以养。今并瞽子亦不得，计此时恐已饿莩，觉酸彻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胜所驱豕必不断绳。”

齐大，献县剧盗也。尝与众行劫，一盗见其妇美，逼污之。刃胁不从，反接其手，缚于橙，已褫下衣，呼两盗左右挟其足矣。齐大方看庄，（盗语谓屋上了望以防救者为看庄。）闻妇呼号，自屋脊跃下，挺刃突入曰：“谁敢如是，吾不与俱生。”汹汹欲斗，目光如饿虎。间不容发之顷，竟赖以免。后群盗并就捕骈诛，惟齐大终不能弋获。群盗云，官来捕时，齐大实伏马槽下。兵役皆云，往来搜数过，惟见槽下

朽竹一束，约十馀竿，积尘污秽，似弃置多年者。

张明经晴岚言：一寺藏经阁上有狐居，诸僧多栖止阁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厌其嚣杂，径移坐具住阁上。诸僧忽闻梁上狐语曰："大众且各归房，我眷属不少，将移住阁下。"僧问："久居阁上，何忽又欲据此？"曰："和尚在彼。"问："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问："我辈非和尚耶？"狐不答。固问之，曰："汝辈自以为和尚，我复何言！"从兄懋园闻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发深省。"

甲见乙妇而艳之，语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图也。如不吝挥金，吾能为君了此事。"乃择邑子冶荡者，饵以金而属之曰："尔白昼潜匿乙家，而故使乙闻。待就执，则自承欲盗。白昼非盗时，尔容貌衣服无盗状，必疑奸，勿承也。官再鞫而后承，罪不过枷杖。当设策使不竟其狱，无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狱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妇。丙虑其悔，教妇家讼乙，又阴赂证佐，使不胜。乃恚而别嫁其女。乙亦决绝，听其嫁。甲重价买为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发其阴谋，而教甲赂息。计前后乾没千金矣。适闻家庙社会，力修供具赛神，将以祈福。先一夕，庙祝梦神曰："某金自何来？乃盛仪以飨我。明日来，慎勿令入庙。非礼之祀，鬼神且不受，况非义之祀乎？"丙至，庙祝以神语拒之。怒弗信，甫至阶，舁者颠蹶，供具悉毁，乃悚然返。后岁馀，甲死。邑子以同谋之故，时往来丙家，因诱其女逃去。丙亦气结死。妇携资改适。女至德州，人诘得奸状，牒送回籍，杖而官卖。时丙奸已露，乙憾甚，乃鬻产赎得女，使荐枕三夕，而转售于人。或曰，丙死时，乙尚未娶，丙妇因嫁焉。此故为快心之谈，无是事也。邑子后为丐，女流落为娼，则实有之。

益都李词畹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园亭中。一夕就枕后，欲制一诗。方沈思间，闻窗外人语曰："公尚未睡耶？清词丽句，已心醉十馀年。今幸下榻此室，窃听绪论，虽已经月，终以不得质疑问难为恨。虑或仓卒别往，不罄所怀，便为平生之歉。故不辞唐

突，愿隔窗听挥麈之谈。先生能不拒绝乎？”秋谷问：“君为谁？”曰：“别馆幽深，重门夜闭，自断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旷，谅不恐怖，亦不必深求。”问：“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怀萧散，仆亦倦于仪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内耶？”秋谷因日与酬对，于六义颇深。如是数夕，偶乘醉戏问曰：“听君议论，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诗乎？”语讫寂然。穴隙窥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檐角而去。园中老树参云，疑其木魅矣。词畹又云：秋谷与魅语时，有客窃听。魅谓渔洋山人诗如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无寸土艺五谷；如雕栏曲榭，池馆宜人，而无寝室庇风雨；如彝鼎罍洗，斑斓满几，而无釜甑供炊爨；如纂组锦绣，巧出仙机，而无裘葛御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钗，而无主妇司中馈；如梁园金谷，雅客满堂，而无良友进规谏。秋谷极为击节。又谓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诗浮响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势本相因，理无偏胜。窃意二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秋谷颇不平之云。

乌鲁木齐有道士卖药于市。或曰，是有妖术，人见其夜宿旅舍中，临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壶卢，倾出黑物二丸，即有二少女与同寝，晓乃不见。问之，则云无有。余忆《辍耕录》周月惜事，曰：“此乃所采生魂也，是法食马肉则破。”适中营有马死，遣吏密嘱旅舍主人，问适有马肉可食否？道士掉头曰：“马肉岂可食？”余益疑，拟料理之。同事陈君题桥曰：“道士携少女，公未亲见。不食马肉，公亦未亲见。周月惜事，出陶九成小说，未知真否。所云马肉破法，亦未知验否。公信传闻之词，据无稽之说，遽兴大狱，似非所宜。塞外不当留杂色人，饬所司驱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后将军温公闻之曰：“欲穷治者太过。倘畏刑妄供别情，事关重大，又无确据，作何行止？驱出境者太不及。倘转徙别地，或酿事端，云曾在乌鲁木齐久住，谁职其咎？形迹可疑人，关隘例当盘诘搜检，验有实证，则当付所司；验无实证，则具牒递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论。

庄学士本淳，少随父书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荡间，闻人语曰：“可救起福建学院，此有关系，勿草草。”不觉已还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后果督福建学政。赴任时，举是事语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说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压于小弄中。适两墙对圮，相拄如人字帐形。坐其中一昼夜，乃得掘出。岂非死生有命乎。

何励庵先生言：十三四时，随父罢官还京师。人多舟狭，遂布席于巨箱上寝。夜分，觉有一掌扪之，其冷如冰，魇良久乃醒。后夜夜皆然，谓是神虚，服药亦无效。至登陆乃已。后知箱乃其仆物。仆母卒于官署，厝郊外，临行阴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当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变怪也。然则旅魂随骨返，信有之矣。

励庵先生又云：有友聂姓，往西山深处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见破庙在山腹，急奔入。时已曛黑，闻墙隅人语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问师何在此暗坐？曰：“佛家无诳语。身实缢鬼，在此待替。”聂毛骨悚栗，既而曰：“与死于虎，无宁死于鬼。吾与师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异路，君不胜阴气之侵，我不胜阳气之烁，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聂遥问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尽节，烈妇完贞，是虽横夭，与正命无异，不必待替。其情迫势穷，更无求生之路者，闵其事非得已，亦付转轮，仍核计生平，依善恶受报，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线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气，率尔投缳，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罚。所以幽囚沈滞，动至百年也。”问：“不有诱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缢，为节义死者，魂自顶上升，其死速。为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迟。未绝之顷，百脉倒涌，肌肤皆寸寸欲裂，痛如脔割；胸膈肠胃中如烈焰燔烧，不可忍受。如是十许刻，形神乃离。思是楚毒，见缢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诱乎？”聂曰：“师存

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忏悔耳。”俄天欲曙，问之不言，谛视亦无所见。后聂每上墓，必携饮食纸钱祭之，辄有旋风绕左右。一岁，旋风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脱鬼趣矣。

王半仙尝访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梦至范住家，欢娱乃尔。”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忆实有是梦，问何以知。曰：“人秉阳气以生，阳亲上，气恒发越于顶。睡则神聚于心，灵光与阳气相映，如镜取影。梦生于心，其影皆现于阳气中，往来生灭，倏忽变形一二寸小人，如画图，如戏剧，如虫之蠕动。即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态毕露，鬼神皆得而见之，狐之通灵者亦得见之，但不闻其语耳。昨偶过君家，是以见君之梦。”又曰：“心之善恶，亦现于阳气中。生一善念，则气中一线如烈焰；生一恶心，则气中一线如浓烟。浓烟冪首，尚有一线之光，是畜生道中人。并一线之光而无之，是泥犁狱中人矣。”王问：“恶人浓烟冪首，其梦影何由复见？”曰：“人心本善，恶念蔽之。睡时一念不生，则此心还其本体，阳气仍自光明。即其初醒时，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渐起，则渐昏。念全起，则全昏矣。君不读书，试向秀才问之，孟子所谓夜气，即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鉴察，乃及于梦寐之中。”

雷出于地，向于福建白鹤岭上见之。岭高五十里，阴雨时俯视，浓云仅及山半，有气一缕，自云中涌出，直激而上。气之纤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声，与火炮全相似。至于击物之雷，则自天而下。戊午夏，余与从兄懋园、坦居读书崔庄三层楼上。开窗四望，数里可睹。时方雷雨，遥见一人自南来，去庄约半里许，忽跪于地。倏云气下垂，冪之不见。俄雷震一声，火光照眼如咫尺，云已敛而上矣。少顷，喧言高川李善人为雷所殛。随众往视，遍身焦黑，仍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书，非篆非籀，非草非隶，点画缴绕，不能辨几字。其人持斋礼佛，无善迹，亦无恶迹，不知为夙业为隐慝也。其侄李士钦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庄，实无一事。竟冒雨而来，及于此难。”或曰：“是日崔庄大集，（崔庄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

小集。）殆鬼神驱以来，与众见之。”

余官兵部时，有一吏尝为狐所媚，尪瘦骨立。乞张真人符治之。忽闻檐际人语曰：“君为吏非理取财，当婴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艳色蛊惑，摄君精气，欲君以瘵疾善终。今被驱遣，是君业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积善，尚冀万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后果以盗用印信，私收马税伏诛。堂吏有知其事者，后为余述之云。

前母张太夫人，有婢曰绣鸾。尝月夜坐堂阶，呼之则东西廊皆有一绣鸾趋出，形状衣服无少异，乃至右襟反折其角，左袖半卷亦相同。大骇，几仆。再视之，惟存其一。问之，乃从西廊来。又问：“见东廊人否？”云：“未见也。”此七月间事。至十一月即谢世。殆禄已将尽，故魅敢现形欤！

沧州插花庙尼，姓董氏。遇大士诞辰，治供具将毕，忽觉微倦，倚几暂憩。恍惚梦大士语之曰：“尔不献供，我亦不忍饥；尔即献供，我亦不加饱。寺门外有流民四五辈，乞食不得，困饿将殆。尔辍供具以饭之，功德胜供我十倍也。”霍然惊醒，启门出视，果不谬。自是每年供具献毕，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萨意也。

先太夫人言：沧州有轿夫田某，母患臌将殆。闻景和镇一医有奇药，相距百馀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归，气息仅属。然是夕卫河暴涨，舟不敢渡。乃仰天大号，泪随声下。众虽哀之，而无如何。忽一舟子解缆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来来，吾渡尔。”奋然鼓楫，横冲白浪而行。一弹指顷，已抵东岸。观者皆合掌诵佛号。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笃，过于儒者。”

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众焚香拜祷。一狂生独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练熟手法为戏耳。岂有真仙日日听人呼唤？"乩即书下坛诗曰："鹣鸠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狂生大骇，不觉屈膝。盖其数日前密寄旧妓之作，未经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笺幸未达，达则又作步非烟矣。此妇既已从良，即是窥人闺阁。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见诸实事耶？大凡风流佳话，多是地狱根苗。昨见冥官录籍，故吾得记之。业海洪波，回头是岸。山人饶舌，实具苦心，先生勿讶多言也。"狂生鹄立案旁，殆无人色。后岁馀，即下世。余所见扶乩者，惟此仙不谈休咎，而好规人过。殆灵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恶淫祀，惟遇此仙必长揖曰："如此方严，即鬼亦当敬。"

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悟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亦验。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即自称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诗文，亦多云年远忘记，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即诗工，遇全不能诗

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余稍能诗而不能书，从兄坦居能书而不能诗。余扶乩，则诗敏捷而书潦草。坦居扶乩，则书清整而诗浅率。余与坦居实皆未容心，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先外祖居卫河东岸，有楼临水傍，曰“度帆”。其楼向西，而楼之下层门乃向东，别为院落，与楼不相通。先有仆人史锦捷之妇缢于是院，故久无人居，亦无扃钥。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会于斯。闻门外窸窣似人行，惧为所见，伏不敢动。窃于门隙窥之，乃一缢鬼步阶上，对月微叹。二人股栗，僵于门内，不敢出。门为二人所据，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见鬼而吠，群犬闻声亦聚吠。以为有盗，竟明烛持械以往。鬼隐而僮仆之奸败。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缢。觉而救苏，又潜往者再。还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将以败二人之奸，使愧缢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妇生而阴狡，死尚尔哉，其沈沦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阳知县时，有老叟投牒曰：“昨宿东城门外，见缢鬼五六，自门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谕百姓，仆妾勿凌虐，债负勿逼索，诸事互让勿争斗，庶鬼无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阶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数日，城内报缢死者四。先生大骇，急呼老叟问之。老叟曰：“连日昏昏，都不记忆，今乃知曾投此牒。岂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时此事喧传，家家为备，缢而获解者果二：一妇为姑所虐，姑痛自悔艾；一迫于逋欠，债主立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数虽前定，苟能尽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虽前知其当死，苟一线可救，亦必转借人力以救之。盖气运所至，如严冬风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御雪，墐户避风，则听诸人事，不禁其自为。

献县史某，佚其名，为人不拘小节，而落落有直气，视龌龊者蔑如也。偶从博场归，见村民夫妇子母相抱泣。其邻人曰：“为欠豪家

债，鬻妇以偿。夫妇故相得，子又未离乳，当弃之去，故悲耳。”史问：“所欠几何？”曰：“三十金。”“所鬻几何？”曰：“五十金，与人为妾。”问：“可赎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可赎！”即出博场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偿债，四十金持以谋生，勿再鬻也。”夫妇德史甚，烹鸡留饮。酒酣，夫抱儿出，以目示妇，意令荐枕以报。妇颔之，语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为盗，半世为捕役，杀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妇女，则实不能为。”饮啖讫，掉臂径去，不更一言。半月后，所居村夜火。时秋获方毕，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满，茅檐秫篱，斯须四面皆烈焰，度不能出，与妻子瞑坐待死。恍惚闻屋上遥呼曰：“东岳有急牒，史某一家并除名。”割然有声，后壁半圮。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跃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后，计一村之中，燕死者九。邻里皆合掌曰：“昨尚窃笑汝痴，不意七十金乃赎三命。”余谓此事见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胜门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获。王五逃至漷县，路阻深沟，惟小桥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当道卧，近辄奋触。退觅别途，乃猝与逻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桥北，有牧童驱二牛挤仆泥中，怒而角斗。清河去京近，有识之者，告里胥，缚送官。二人皆回民，皆业屠牛，而皆以牛败。岂非宰割惨酷，虽畜兽亦含怨毒，厉气所凭，借其同类以报哉。不然，遇牛触仆，犹事理之常；无故而当桥，谁使之也？

宋蒙泉言：孙峨山先生，尝卧病高邮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适。俄有人导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问。随去至一家，门径甚华洁。渐入内室，见少妇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后拊一掌，已昏然无知。久而渐醒，则形已缩小，绷置锦襁中。知为转生，已无可奈何。欲有言，则觉寒气自囟门入，辄噤不能出。环视室中，几榻器玩及对联书画，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坠地，复昏然无知，醒则仍卧舟中。家人云，气绝已三日，以四肢柔软，心膈尚温，不敢

殓耳。先生急取片纸，疏所见闻，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门中，告以勿过挞婢。乃徐为家人备言。是日疾即愈，径往是家，见婢媪皆如旧识。主人老无子，相对惋叹，称异而已。近梦通政鉴溪亦有是事，亦记其道路门户。访之，果是日生儿即死。顷在直庐，图阁学时泉言其状甚悉，大抵与峨山先生所言相类。惟峨山先生记往不记返。鉴溪则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时见夫人与女共坐，为小异耳。案轮回之说，儒者所辟。而实则往往有之，前因后果，理自不诬。惟二公暂入轮回，旋归本体，无故现此泡影，则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阙所疑可矣。

再从伯灿臣公言：曩有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蔓延日众。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盘，盘中种竹十馀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穷治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计无复之，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狱，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绐之吐实耳。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矣。古来祈梦断狱之事，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晟往验，饬棺殓矣。越半月馀，忽拘一人讯之曰：“尔买火药何为？”曰：“以取鸟。”诘曰：“以铳击雀，少不过数钱，多至两许，足一日用矣。尔买二三十斤何也？”曰：“备多日之用。”又诘曰：“尔买药未满一月，计所用不过一二斤，其馀今贮何处？”其人词穷。刑鞫之，果得因奸谋杀状，与妇并伏法。或问：“何以知为此人？”曰：“火药非数十斤不能伪为雷。合药必以硫黄。今方盛夏，非年节放爆竹时，买硫黄者可数。吾阴使人至市，察买硫黄者谁多。皆曰某匠。又阴察某匠卖药于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问：“何以知雷为伪作？”曰：“雷击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毁屋，亦自上而下。今苫草屋梁皆飞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从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

里，雷电相同。是夜雷电虽迅烈，然皆盘绕云中，天下击之状。是以知之。尔时其妇先归宁，难以研问。故必先得是人，而后妇可鞫。”此令可谓明察矣。

戈太仆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间西门外桥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纸裹，雷火弗爇。验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闻信至，见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尝诟谇老母，昨忽萌恶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谏一夜，不从也。”

再从兄旭升言：村南旧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谓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拟生致之，未言也。一日，于废圃见美女，疑其即是。戏歌艳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掷其前。方欲俯拾，忽却立数步外，曰：“君有恶念。”逾破垣竟去。后有二生读书东岳庙僧房，一居南室，与之昵。一居北室，无睹也。南室生尝怪其晏至，戏之曰：“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异类见薄，故为悦己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墙一窥？未必即三年不许。如使改节，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石惟可引针，如气类不同，即引之不动。无多事，徒取辱也。”时同侍姚安公侧，姚安公曰：“向亦闻此，其事在顺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阳公。雷阳一老副榜，八比以外无寸长，只心地朴诚，即狐不敢近。知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媪能视鬼。外祖母归宁时，与论冥事。媪曰：“昨于某家见一鬼，可谓痴绝；然情状可怜，亦使人心脾凄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时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后，妇邀我相伴。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或闻妇哭声，或闻儿啼声，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虽阳气逼烁，不能近，然必侧耳窗外窃听，凄惨之色可掬。后见媒妁至妇房，愕然惊起，张手左右顾。后闻议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来往兄嫂与妇处，则奔走随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树下，目直视妇房，泪涔涔如雨。自是妇每出入，辄随其后，眷恋之意更笃。嫁前一夕，妇整束奁具。复徘徊檐外，或倚柱

泣，或俯首如有思；稍闻房内嗽声，辄从隙私窥，营营者彻夜。吾太息曰：‘痴鬼何必如是！’若弗闻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墙隅，仍翘首望妇。吾偕妇出，回顾，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为门尉所阻，稽颡哀乞，乃得入；入则匿墙隅，望妇行礼，凝立如醉状。妇入房，稍稍近窗，其状一如整束奁具时。至灭烛就寝，尚不去，为中霤神所驱，乃狼狈出。时吾以妇嘱归视儿，亦随之返。见其直入妇室，凡妇所坐处眠处，一一视到。俄闻儿索母啼，趋出环绕儿四周，以两手相握，作无可奈何状。俄嫂出，挞儿一掌。便顿足拊心，遥作切齿状。吾视之不忍，乃径归，不知其后何如也。后吾私为妇述，妇啮齿自悔。里有少寡议嫁者，闻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嗟乎！君子义不负人，不以生死有异也。小人无往不负人，亦不以生死有异也。常人之情，则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状，未尝不戚然感也。儒者见谄渎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龂龂持无鬼之论，失先王神道设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妇，悍然一无所顾忌。尚不如此里妪之言，为动人生死之感也。

王兰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妇，死一日复苏，与家人皆不相识，亦不容其夫近前。细询其故，则陈氏女之魂，借尸回生。问所居，相去仅数十里。呼其亲属至，皆历历相认。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镜使自照，见形容皆非，乃无奈而与胡为夫妇。此与《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当时官为断案，从形不从魂。盖形为有据，魂则无凭。使从魂之所归，必有诡托售奸者。故防其渐焉。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咈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馀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馀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

否？”西商面赧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箧，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镝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箧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蒋编修菱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咏，尝作七夕诗曰：“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诗曰：“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赤厓先生见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语？”果不久下世。故刘文定公作其遗稿序曰：“就河鼓以陈词，三更焰碧；会盂兰而说法，两岸沙红。诗谶先成，以君才过终军之岁；诔词安属，顾我适当骑省之年。”

农夫陈四，夏夜在团焦守瓜田，遥见老柳树下，隐隐有数人影，疑盗瓜者，假寐听之。中一人曰：“不知陈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陈四不过数日，即来从我辈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见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陈四延寿矣。”众问：“何故？”曰：“某家失钱二千文，其婢鞭捶数百未承。婢之父亦愤曰：‘生女如是，不如无。倘果盗，吾必缢杀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陈四之母怜之，阴典衣得钱二千，捧还主人曰：‘老妇昏愦，一时见利取此钱，意谓主人积钱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实惶愧。钱尚未用，谨冒死自首，免结来世冤。老妇亦无颜居此，请从此辞。’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辞自污以救人，达城隍。城隍达东岳。东岳检籍，此妇当老而丧子，冻饿死。以是功德，判陈四借来生之寿于今生，俾养其母。尔昨下直，未知也。”陈四方窃愤母以盗钱见逐，至是乃释然。后九年母死，葬事毕，无疾而逝。

外舅马公周箓言：东光南乡有廖氏募建义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馀年矣。雍正初，东光大疫。廖氏梦百馀人立门外，一人前致词曰："疫鬼且至，从君乞焚纸旗十馀，银箔糊木刀百馀。我等将与疫鬼战，以报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制而焚之。数日后，夜闻四野喧呼格斗声，达旦乃止。阖村果无一人染疫者。

沙河桥张某商贩京师，娶一妇归，举止有大家风。张故有千金产，经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骑从甚盛，张杏黄盖，坐八人肩舆，至其门前问曰："此是张某家否？"邻里应曰："是。"尊官指挥左右曰："张某无罪，可缚其妇来。"应声反接是妇出。张某见势焰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妇衣，决臀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随观之，至林木荫映处，转瞬不见，惟旋风滚滚，向西南去。方妇受杖时，惟叩首称死罪。后人问其故。妇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图固宠，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昼见，无可复言也。"

王秃子幼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无赖，所至童稚皆走匿，鸡犬亦为不宁。一日，与其徒自高川醉归，夜经南横子丛冢间，为群鬼所遮。其徒股栗伏地，秃子独奋力与斗，一鬼叱曰："秃子不孝，吾尔父也，敢肆殴！"秃子固未识父，方疑惑间，又一鬼叱曰："吾亦尔父也，敢不拜！"群鬼又齐呼曰："王秃子不祭尔母，致饥饿流落于此，为吾众人妻。吾等皆尔父也。"秃子愤怒，挥拳旋舞，所击如中空囊。跳踉至鸡鸣，无气以动，乃自仆丛莽间。群鬼皆嬉笑曰："王秃子英雄尽矣，今日乃为乡党吐气。如不知悔，他日仍于此待尔。"秃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语。天晓鬼散，其徒乃掖以归。自是豪气消沮，一夜携妻子遁去，莫知所终。此事琐屑不足道，然足见悍戾者必遇其敌，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戊子夏，京师传言，有飞虫夜伤人。然实无受虫伤者，亦未见虫，徒以图相示而已。其状似蚕蛾而大，有钳距，好事者或指为射工。按短蜮含沙射影，不云飞而螫人，其说尤谬。余至西域，乃知所画，即辟展之巴蜡虫。此虫秉炎炽之气而生，见人飞逐。以水噀之，

则软而伏。或噀不及，为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疮则瘥，否则毒气贯心死。乌鲁木齐多茜草，山南辟展诸屯，每以官牒移取，为刈获者备此虫云。

乌鲁木齐虎峰书院，旧有遣犯妇缢窗棂上。山长前巴县令陈执礼，一夜明烛观书，闻窗内承尘上窸窣有声。仰视，见女子两纤足，自纸罅徐徐垂下，渐露膝，渐露股。陈先知是事，厉声曰："尔自以奸败，愤恚死，将祸我耶？我非尔仇。将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丛，尔亦不能惑。尔敢下，我且以夏楚扑尔。"乃徐徐敛足上，微闻叹息声。俄从纸罅露面下窥，甚姣好。陈仰面唾曰："死尚无耻耶？"遂退入。陈灭烛就寝，袖刃以待其来，竟不下。次日，仙游陈题桥访之，话及是事，承尘上有声如裂帛，后不再见。然其仆寝于外室，夜恒呓语，久而渐病瘵。垂死时，陈以其相从二万里外，哭甚悲。仆挥手曰："有好妇，尝私就我。今招我为婿，此去殊乐，勿悲也。"陈顿足曰："吾自恃胆力，不移居，祸及汝矣。甚哉，客气之害事也！"后同年六安杨君逢源，代掌书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岩墙之下。'"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乌鲁木齐城外，因至秀野亭纳凉。坐稍久，忽闻大声语曰："君可归，吾将宴客。"狼狈奔回，告余曰："吾其将死乎？乃白昼见鬼。"余曰："无故见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见鬼，犹到人家见人尔，何足怪焉。"盖亭在城西深林，万木参天，仰不见日。旅榇之浮厝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为变怪云。

武邑某公，与戚友赏花佛寺经阁前。地最豁厂，而阁上时有变怪，入夜即不敢坐阁下。某公以道学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热，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

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

沧州画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称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戏之曰：“君乃不称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孙不识字，竟自称白氏矣。）尝画一仕女图，方钩出轮郭，以他事未竟，锁置书室中。越二日，欲补成之，则几上设色小碟，纵横狼藉，画笔亦濡染几遍，图已成矣。神采生动，有殊常格。魁大骇，以示先母舅张公梦征，魁所从学画者也。公曰：“此非尔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戏耶？”时城守尉永公宁，颇好画，以善价取之。永公后迁四川副都统，携以往。将罢官前数日，画上仕女忽不见，惟隐隐留人影，纸色如新，馀树石则仍黯旧。盖败征之先见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则终不可知。

佃户张天锡，尝于野田见髑髅，戏溺其口中。髑髅忽跃起作声曰：“人鬼异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妇人，汝男子，乃无礼辱我，是尤不可。”渐跃渐高，直触其面。天锡惶骇奔归，鬼乃随至其家。夜辄在墙头檐际，责詈不已。天锡遂大发寒热，昏瞀不知人。阖家拜祷，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众叩首曰：“然则当是高祖母，何为祸于子孙？”鬼似凄咽，曰：“此故我家耶？几时迁此？汝辈皆我何人？”众陈始末。鬼不胜太息曰：“我本无意来此，众鬼欲借此求食，怂恿我来耳。渠有数辈在病者房，数辈在门外。可具浆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饥，若无故作灾，又恐神责。故遇事辄生衅，求祭赛。尔等后见此等，宜谨避，勿中其机械。”众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秽气不可忍，可至原处寻吾骨洗而埋之。”遂呜咽数声而寂。

又佃户何大金，夜守麦田。有一老翁来共坐。大金念村中无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饮，以罐中水与之。因问大金姓氏，并问其祖父。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祸汝也。”细询家事，忽喜忽悲。临行，嘱大金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别无他事，惟子孙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问。或偶闻子孙

炽盛，辄跃然以喜者数日，群鬼皆来贺。偶闻子孙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数日，群鬼皆来唁。较生人之望子孙，殆切十倍。今闻汝等尚温饱，吾又歌舞数日矣。”回顾再四，丁宁勉励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伪造斯言。闻之使人追远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闽士赴公车。岁暮抵京，仓卒不得栖止，乃于先农坛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馀日，夜半，窗外有人语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读书人，数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让。后见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师，当寻亲访友，亦不相怪。近见先生多醉归，稍稍疑之。顷闻与僧言，乃日在酒楼观剧，是一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后，起居出入，皆不相适，实不能隐忍让浪子。先生明日不迁，吾瓦石已备矣。”僧在对屋，亦闻此语，乃劝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室。有来问者，辄举此事以告云。

申苍岭先生，名丹，谦居先生弟也。谦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则如一。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先生以两家皆士族，劝妇父兄勿涉讼。是夜，闻有哭声远远至，渐入门，渐至窗外，且哭且诉，词甚凄楚，深怨先生之息讼。先生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讼亦不能快汝意。且讼必检验，检验必裸露，不更辱两家门户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谦居先生曰：“苍岭斯言，告天下之为妇者可，告天下之为姑者则不可。”先姚安公曰：“苍岭之言，子与子言孝。谦居之言，父与父言慈。”

董曲江游京师时，与一友同寓，非其侣也，姑省宿食之资云尔。友征逐富贵，多外宿。曲江独睡斋中。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诗稿置几上，乃似闻吟哦声，问之弗答。比晓视之，稿上已圈点数句矣。然屡呼之，终不应。至友归寓，则竟夕寂然。友颇自诧有禄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庆子借宿，酒阑以后，曲江与友皆就寝。李乘月散步空圃，见一翁携童

子立树下。心知是狐，翳身窃睨其所为。童子曰：“寒甚，且归房。”翁摇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碍。此君俗气逼人，那可共处？宁且坐凄风冷月间耳。”李后泄其语于他友，遂渐为其人所闻，衔李次骨。竟为所排挤，狼狈负笈返。

余长女适德州卢氏，所居曰纪家庄。尝见一人卧溪畔，衣败絮呻吟。视之，则一毛孔中有一虱，喙皆向内，后足皆钩于败絮，不可解，解之则痛彻心髓。无可如何，竟坐视其死。此殆夙孽所报欤！

汪阁学晓园，僦居阎王庙街一宅。庭有枣树，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辄见斜柯上一红衣女子垂足坐，翘首向月，殊不顾人。迫之则不见，退而望之，则仍在故处。尝使二人一立树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见树下人手及其足，树下人固无所睹也。当望见时，俯视地上树有影，而女子无影。投以瓦石，虚空无碍。击以铳，应声散灭；烟焰一过，旋复本形。主人云，自买是宅，即有是怪。然不为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变幻者居多。兹独不动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晓园虑其为患，移居避之。后主人伐树，其怪乃绝。

廖姥，青县人，母家姓朱，为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适，依先太夫人终其身。殁时年九十有六。性严正，遇所当言，必侃侃与先太夫人争。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余及弟妹皆随之眠食，饥饱寒暑，无一不体察周至。然稍不循礼，即遭呵禁。约束仆婢，尤不少假借。故仆婢莫不阴憾之。顾司管钥，理庖厨，不能得其毫发私，亦竟无如何也。尝携一童子，自亲串家通问归，已薄暮矣。风雨骤至，趋避于废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遥闻墙外人语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树下？”又闻树下人应曰：“汝毋多言，廖家节妇在屋内。”遂寂然。后童子偶述其事，诸仆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恶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恶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与一狐为友，恒于场圃间对谈。安见之，

他人弗见也。狐自称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学仙者，必游方之外，使万缘断绝，一意精修。如于世有所闻见，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有所爱憎。有所爱憎，则喜怒哀乐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铄其精气，神耗而形亦敝矣，乌能至今犹在乎？迨道成以后，来往人间，视一切机械变诈，皆如戏剧；视一切得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皆如泡影。当时既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记之？即与君相遇，是亦前缘。然数百年来，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几，大都萍水偶逢，烟云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记忆。则身所未接者，从可知矣。”时八里庄三官庙，有雷击蝎虎一事。安问以物久通灵，多婴雷斧，岂长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内丹导引，外丹服饵，皆艰难辛苦以证道，犹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梦魇，盗采精气，损人之寿，延己之年，事与劫盗无异，天律不容也。又或恣为妖幻，贻祸生灵，天律亦不容也。若其葆养元神，自全生命，与人无患，于世无争，则老寿之物，正如老寿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舅氏实斋先生闻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浅者也。然用以自养，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梦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庙也。有冥吏语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负心，牵君为证。君试思尝有是事不？”士人追忆之，良是。俄闻都城隍升座，冥吏白某控某负心事，证人已至，请勘断。都城隍举案示士人，士人以实对。都城隍曰：“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驱之去。”顾士人曰：“得无谓负心者有佚罚耶？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相偿也；花既结子，子又开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负心者，又有负心人蹑其后，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后阅数载，竟如神之所言。

闽中某夫人喜食猫。得猫则先贮石灰于罂，投猫于内，而灌以沸汤。猫为灰气所蚀，毛尽脱落，不烦捋治；血尽归于脏腑，肉白莹如

玉。云味胜鸡雏十倍也。日日张网设机，所捕杀无算。后夫人病危，呦呦作猫声，越十馀日乃死。卢观察㧑吉尝与邻居，㧑吉子荫文，余婿也，尝为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猫犬之类，拗折其足，捩之向后，观其孑孑跳号以为戏，所杀亦多。后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发，善鸟铳，所击无不中，日恒杀鸟数十。惟一子，名济宁州，其往济宁州时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遍体生疮如火烙痕，每一疮内有一铁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药不痊，竟以绝嗣。杀业至重，信夫！余尝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斋，如奉律令，而居恒则不能戒杀。夫佛氏之持斋，岂以茹蔬啖果即为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即不杀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观音斋期，某日某日准提斋期，是日持斋，佛大欢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罗乎俎，屠割惨酷，佛不问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也。儒者遵圣贤之教，固万万无断肉理。然自宾祭以外，特杀亦万万不宜。以一脔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数十命或数百命。以众生无限怖苦无限惨毒，供我一瞬之适口，与按日持斋之心，无乃稍左乎？东坡先生向持此论，窃以为酌中之道。愿与修善果者一质之。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然六合之中，实亦有不能论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论，则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之论，鬼亦收录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说；庸俗术士，又有一书，能先知其日辰时刻与所去之方向，此亦诞妄之至矣。然余尝于隔院楼窗中，遥见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灶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没。与所推时刻方向无一差也。又尝两次手自启钥，谛视布灰之处，手迹足迹，宛然与生时无二，所亲皆能辨识之。是何说欤？祸福有命，死生有数，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而世有蛊毒魇魅之术，明载于刑律。蛊毒余未见，魇魅则数见之。为是术者，不过瞽者巫者，与土木之工。然实能祸福死生人，历历有验。是天地鬼神之权，任其播弄无忌也。又何说欤？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断以为无是事。毋乃胶柱鼓瑟乎。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据理谈天，

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十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即康节最通数学，亦仅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故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先圣有言：‘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

女巫郝媪，村妇之狡黠者也。余幼时，于沧州吕氏姑母家见之。自言狐神附其体，言人休咎。凡人家细务，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众。实则布散徒党，结交婢媪，代为刺探隐事，以售其欺。尝有孕妇，问所生男女。郝许以男。后乃生女，妇诘以神语无验。郝瞋目曰：“汝本应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馈饼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责汝不孝，转男为女。汝尚不悟耶？”妇不知此事先为所侦，遂惶骇伏罪。其巧于缘饰皆类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辈虽与人杂处，实各自服气炼形，岂肯与乡里老妪为缘，预人家琐事？此妪阴谋百出，以妖妄敛财，乃托其名于吾辈。故今日真附其体，使共知其奸。”因缕数其隐恶，且并举其徒党姓名。语讫，郝霍然如梦醒，狼狈遁去。后莫知所终。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与母妻居一破庙中。丐夏月拾麦斗馀，嘱妻磨面以供母。妻匿其好面，以粗面溲秽水，作饼与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噭然一声。丐起视之，则有巨蛇自口入，啮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媪亲见蛇尾垂其胸臆间，长二尺馀云。

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馀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恶其伪，故巧发其奸欤。然操此术者众矣，固未尝一一败也。闻此札既露，其计不行，寡妇之田竟得保。当由茕嫠苦节，感动幽冥，故示是灵异，以阴为呵护云尔。

李孝廉存其言：蠡县有凶宅，一耆儒与数客宿其中。夜闻窗外拨刺声，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胜德。余讲道学三十年，何畏于汝！”窗外似有女子语曰：“君讲道学，闻之久矣。余虽异类，亦颇涉儒书。《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君一言一动，必循古礼，果为修己计乎？抑犹有几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语录，龂龂与诸儒辩，果为明道计乎？抑犹有几微好胜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胜，则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讲何学乎？此事不以口舌争，君扪心清夜，先自问其何如，则邪之敢干与否，妖之能胜与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声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缩不能对。徐闻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犹能不欺其本心。姑让君寝。”又拨刺一声，掠屋檐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价，使久不售。俟其窘极，乃以贱价取之。越二载，此友亦卒。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亦不知其值，复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效其智者罪宜减。”余谓此快心之谈，不可以立训也。盗有罪矣，从而盗之，可曰罪减于盗乎？

屠昔许方，即前所记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而许恬然不介意。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病中痛自悔责，嘱其子志学急改业。方死之后，志学乃改而屠豕。余幼时尚见之，今不闻其有子孙，意已殄绝久矣。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粲然。老儒蝟缩而已。

东光马大还，尝夏夜裸卧资胜寺藏经阁。觉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亵佛经。”醒见一老人在旁，问：“汝为谁？”曰：“我守藏神也。”大还天性疏旷，亦不恐怖。时月明如昼，因呼坐对谈，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问：“儒书汗牛充栋，不闻有神为之守，天其偏重佛经耶？”曰：“佛以神道设教，众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设教，凡人皆当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烦神力。非偏重佛经也。”问：“然则天视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道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为体，以慈为用。其宗旨各别，不能一也。至教人为善，则无异。于物有济，亦无异。其归宿则略同。天固不能不并存也。然儒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释道皆自为之学，而以馀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为主，明神道者则辅之，亦不能专以释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儒者或空谈心性，与瞿昙、老聃混而为一；或排击二氏，如御寇仇，皆一隅之见也。”问：“黄冠缁徒，恣为妖妄，不力攻之，不贻患于世道乎？”曰：“此论其本原耳。若其末流，岂特释道贻患，儒之贻患岂少哉？即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礼法也。”大还愧谢。因纵谈至晓，乃别去。竟不知为何神。或曰，狐也。

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萧何、曹参，木工祀鲁班，此犹有义。至靴工祀孙膑，铁工祀老君之类，则荒诞不可诘矣。长随所祀曰钟三郎，闭门夜奠，讳之甚深，竟不知为何神。曲阜颜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转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

先叔仪庵公，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

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楼上诟谇鞭笞声甚厉，群往听之。忽闻负痛疾呼曰：“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妇挞夫者耶？”适中一人方为妇挞，面上爪痕犹未愈，众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为怪。”楼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斗遂解。闻者无不绝倒。仪庵公曰：“此狐以一笑霁威，犹可与为善。”

田村徐四，农夫也。父殁，继母生一弟，极凶悖。家有田百馀亩，析产时，弟以赡母为词，取其十之八，曲从之。弟又择其膏腴者，亦曲从之。后弟所分荡尽，复从兄需索。乃举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邻村醉归，道经枣林，遇群鬼抛掷泥土，栗不敢行。群鬼啾啾，渐逼近，比及觌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让产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台一僧，夜恒梦至地狱，见种种变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诵经，其梦弥甚，遂渐至委顿。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恶业。出家后渐明因果，自知必堕地狱，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诸相。故诵经弥笃，幻象弥增。夫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闻之乎？”是僧闻言，即对佛发愿，勇猛精进，自是宴然无梦矣。

沈观察夫妇并故，幼子寄食亲戚家，贫窭无人状。其妾嫁于史太常家，闻而心恻，时阴使婢媪，与以衣物。后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钱塘季沧洲因言：有孀妇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邻媪代炊，亦不能时至。忽一少女排闼入，曰：“吾新来邻家女也，闻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于父母，愿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来其家，凡三四月。孀妇病愈，将诣门谢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实狐也，与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旧情，又悯姊之苦节，是以托名而来耳。”置白金数铤于床，呜咽而去。二事颇相类。然则琵琶别抱，掉首无情，非惟不及此妾，乃并不及此狐。

吴侍读颉云言：癸丑一前辈，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忆不

甚真也。尝僦居海丰寺街，宅后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为祟，但偶闻音响而已。一夕，屋中有诟谇声。伏墙隅听之，乃两妻争坐位，一称先来，一称年长，哓哓然不止。前辈不觉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听之，遂寂。夫妻妾同居，隐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摄也。至于两妻并立，则从来无一相得者，亦从来无一相安者。无名分以摄之，则两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于嚣争哉！

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郑五，不知何许人，携母妻流寓河间，以木工自给。病将死，嘱其妻曰：“我本无立锥地，汝又拙于女红，度老母必以冻馁死。今与汝约：有能为我养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约，母借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则室中有声，如碎磁折竹。一岁，棉衣未成，母泣号寒。忽大声如钟鼓，殷动墙壁。如是者七八年。母死后，乃寂。

佃户曹自立，粗识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愦中为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审为误拘，互诟良久，俾送还。经过一处，以石为垣，周里许，其内浓烟坌涌，紫焰赫然；门额六字，巨如斗。不能尽识，但记其点画而归。据所记偏旁推之，似是“负心背德之狱”也。

世称殇子为债鬼，是固有之。卢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绵惙时，呻吟自语曰：“是尚欠我十九金。”俄医者投以人参，煎成未饮而逝，其价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内，殇子不知其凡几，前生逋负者，安得如许之众？”夫死生转毂，因果循环，如恒河之沙，积数不可以测算；如太空之云，变态不可以思议。是诚难拘以一格。然计其大势，则冤愆纠结，生于财货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一生，盖无不役志于是者。顾天地生财，只有此数，此得则彼失，此盈则彼

亏。机械于是而生，恩仇于是而起。业缘报复，延及三生。观谋利者之多，可以知索偿者之不少矣。史迁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宁信其有，或可发人深省也。

里妇新寡，狂且赂邻媪挑之。夜入其闼，阖扉将寝，忽灯光绿暗，缩小如豆，俄爆然一声，红焰四射，圆如二尺许，大如镜，中现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并噭然仆榻下。家人惊视，其事遂败。或疑嫠妇堕节者众，何以此鬼独有灵？余谓鬼有强弱，人有盛衰。此本强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为厉耳。其他茹恨黄泉，冤缠数世者，不知凡几，非竟神随形灭也。或又疑妖物所凭，作此变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兴，因人而兴。亦幽魂怨毒之气，阴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婴之室，何未闻黎丘之鬼哉？

罗仰山通政在礼曹时，为同官所轧，动辄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滞，渐恚愤成疾。一日，郁郁枯坐，忽梦至一山，花放水流，风日清旷，觉神思开朗，垒块顿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论颇洽。老翁问何以有病容，罗具陈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为宋黄筌，某即南唐徐熙也。徐之画品，本居黄上。黄恐夺供奉之宠，巧词排抑，使沉沦困顿，衔恨以终。其后辗转轮回，未能相遇。今世业缘凑合，乃得一快其宿仇。彼之加于君者，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无往不复者，天之道；有施必报者，人之情。既已种因，终当结果。其气机之感，如磁之引针：不近则已，近则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结，如石之含火：不触则已，触则激而立生。其终不消释，如疾病之隐伏，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转，必有交会之躔。然则种种害人之术，适以自害而已矣。吾过去生中，与君有旧，因君未悟，故为述忧患之由。君与彼已结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罗洒然有省，胜负之心顿尽；数日之内，宿疾全除。此余十许岁时，闻霍易书先生言。或曰："是卫公延璞事，先生偶误记也。"未知其审，并附识之。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征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数人。数年后，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讼某公。友人骇曰：“某公循吏，且其总督两江，在此案前十馀年，何以无故讼之？”乩又书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褫一官，窜流一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养痈不治，久而溃裂，吾辈遂遘其难。吾辈病民蛊国，不能仇现在之执法者也。追原祸本，不某公之讼而谁讼欤？”书讫，乩遂不动。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谳如何。《金人铭》曰：“涓涓不壅，将为江河；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古圣人所见远矣。此鬼所言，要不为无理也。

里有姜某者，将死，嘱其妇勿嫁。妇泣诺。后有艳妇之色者，以重价购为妾。方靓妆登车，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妇容既毁，买者委之去。后亦更无觊觎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间事，故老尚有目睹者。皆曰：“义哉此犬，爱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攻病之本。”余谓犬断不能见及此，此其亡夫厉鬼所凭也。

爱堂先生尝饮酒夜归，马忽惊逸。草树翳荟，沟塍凹凸，几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辔，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济，今救君断骨之厄也。”问其姓名，转瞬已失所在矣。先生自忆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经所谓无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欤？

张福，杜林镇人也，以负贩为业。一日，与里豪争路，豪挥仆推堕石桥下。时河冰方结，觚棱如锋刃，颅骨破裂，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嗛豪，遽闻于官。官利其财，狱颇急。福阴遣母谓豪曰：“君偿我命，与我何益？能为我养老母幼子，则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堕桥下。”豪诺之。福粗知字义，尚能忍痛自书状。生供凿凿，官吏无如何也。福死之后，豪竟负约。其母屡控于官，终以生供有据，不能直。豪后乘醉夜行，亦马蹶堕桥死。皆曰：“是负福之报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有贿和者，甘鬻其所亲，斯已猝不易诘矣。至于被杀之人，手书供

状，云非是人之所杀。此虽皋陶听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负约不偿，致遭鬼殛，则竟以财免矣。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

姚安公言：有孙天球者，以财为命，徒手积累至千金；虽妻子冻饿，视如陌路，亦自忍冻饿，不轻用一钱。病革时，陈所积于枕前，一一手自抚摩，曰：“尔竟非我有乎？”呜咽而殁。孙未殁以前，为狐所嬲，每摄其财货去，使窘急欲死；乃于他所复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刘某者，亦以财为命，亦为狐所嬲。一岁除夕，凡刘亲友之贫者，悉馈数金。讶不类其平日所为。旋闻刘床前私箧，为狐盗去二百馀金，而得谢柬数十纸。盖孙财乃辛苦所得，狐怪其悭啬，特戏之而已。刘财多由机巧剥削而来，故狐竟散之。其处置亦颇得宜也。

余督学闽中时，幕友钟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会勘宿古寺中，月色朦胧，见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钟楼去。心知为鬼魅，然素有胆，竟蹑往寻之。至则楼门锁闭，楼上似有二人语，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两官共宿，将俟人静讼吾冤。顷窃听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弥缝之术，是不足以办吾事，故废然返。”语毕，似有太息声。再听之，竟寂然矣。次日，阴告主人。果变色摇手，戒勿多事。迄不知其何冤也。余谓此君友有嗛于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巧于趋避，为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论，鬼非目睹，语未耳闻，恍惚杳冥，茫无实据，虽阎罗包老，亦无可措手，顾乃责之于某公乎？

平原董秋原言：海丰有僧寺，素多狐，时时掷瓦石嬲人。一学究借东厢三楹授徒，闻有是事，自诣佛殿呵责之。数夕寂然，学究有德色。一日，东翁过谈，拱揖之顷，忽袖中一卷堕地。取视，乃秘戏图也。东翁默然去。次日生徒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为狐所中。君子之于小人，谨备之而已；无故而触其锋，鲜不败也。

关帝祠中，皆塑周将军，其名则不见于史传。考元鲁贞《汉寿亭

侯庙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其来已久，其灵亦最著。里媪有刘破车者，言其夫尝醉眠关帝香案前，梦周将军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谓鬼无轮回，则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将大地不能容。谓鬼有轮回，则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当世间无一鬼。贩夫田妇，往往转生，似无不轮回者。荒阡废冢，往往见鬼，又似有不轮回者。表兄安天石，尝卧疾，魂至冥府，以此问司籍之吏。吏曰：“有轮回，有不轮回。轮回者三途：有福受报，有罪受报，有恩有怨者受报。不轮回者亦三途：圣贤仙佛不入轮回，无间地狱不得轮回，无罪无福之人，听其游行于墟墓，馀气未尽则存，馀气渐消则灭。如露珠水泡，倏有倏无；如闲花野草，自荣自落，如是者无可轮回。或有无依魂魄，附人感孕，谓之偷生。高行缁黄，转世借形，谓之夺舍。是皆偶然变现，不在轮回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降，辅佐明时；魔怪群生，纵横杀劫。是又气数所成，不以轮回论矣。”天石固不信轮回者，病痊以后，尝举以告人曰：“据其所言，乃凿然成理。”

星士虞春潭，为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汉，与一士人同舟，论颇款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为仙鬼。夜中密诘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禄之神也，有事诣南岳。与君有缘，故得数日周旋耳。”虞因问之曰：“吾于命理，自谓颇深。尝推某当大贵，而竟无验。君司禄籍，当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贵，以热中，削减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热中，是亦常情，何冥谪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热中，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躁竞相轧，是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己之胜负。流弊不可胜言矣。是其恶在贪酷上，寿且削减，何止于禄乎！”虞阴记其语。越两岁馀，某果卒。

张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为妾者，别营静室居之。床帷器具，与人无异，但自有婢媪，不用张之奴隶耳。室无纤尘，惟坐久觉阴气

森然；亦时闻笑语，而不睹其形。张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请一见，皆不许。一日，张固强之。则曰："某家某娘子犹可，他人断不可也。"入室相晤，举止娴雅，貌似三十许人。诘以室中寒凛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无他也。"后张诘以独见是人之故。曰："人阳类，鬼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然亦阴类也。故出恒以夜，白昼盛阳之时，不敢轻与人接也。某娘子阳气已衰，故吾得见。"张惕然曰："汝日与吾寝处，吾其衰乎？"曰："此别有故。凡狐之媚人有两途：一曰蛊惑，一曰夙因。蛊惑者阳为阴蚀，则病，蚀尽则死；夙因则人本有缘，气自相感，阴阳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蛊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蛊惑者亦必自称夙因，但以伤人不伤人知其真伪耳。"后见之人果不久下世。

罗与贾比屋而居，罗富贾贫。罗欲并贾宅，而勒其值；以售他人，罗又阴挠之。久而益窘，不得已减值售罗。罗经营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纸钱甫燃，忽狂风卷起，著梁上，烈焰骤发，烟煤迸散如雨落。弹指间，寸椽不遗，并其旧庐爇焉。方火起时，众手交救。罗拊膺止之，曰："顷火光中，吾恍惚见贾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为，救无益也。吾悔无及矣。"急呼贾子至，以腴田二十亩书券赠之。自是改行从善，竟以寿考终。

沧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关帝也，忽大书曰："某来前！汝具文忏悔，语多回护。对神尚尔，对人可知。夫误伤人者，过也，回护则恶矣。天道宥过而殛恶，其听汝巧辩乎？"其人伏地惕息，挥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数月病卒。竟不知所忏悔者何事也。

褚寺农家有妇姑同寝者，夜雨墙圮，泥土簌簌下。妇闻声急起，以背负墙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堕炕下，妇竟压焉，其尸正当姑卧处。是真孝妇，以微贱无人闻于官，久而并佚其姓氏矣。相传妇死之后，姑哭之恸。一日，邻人告其姑曰："夜梦汝妇冠帔来曰：'传语我姑，无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为神矣。'"乡之父老皆曰："吾夜所梦亦

如是。”或曰：“妇果为神，何不示梦于其姑？此乡邻欲缓其恸，造是言也。”余谓忠孝节义，殁必为神。天道昭昭，历有证验。此事可以信其有。即曰一人造言，众人附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以为神，天亦必以为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长山聂松岩，以篆刻游京师。尝馆余家，言其乡有与狐友者，每宾朋宴集，招之同坐。饮食笑语，无异于人，惟闻声而不睹其形耳。或强使相见，曰：“对面不睹，何以为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测，险于山川，机阱万端，由斯隐伏。诸君不见其心，以貌相交，反以为密；于不见貌者，反以为疏。不亦悖乎？”田白岩曰：“此狐之阅世深矣。”

肃宁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进士也，先姚安公从受业焉。尝夏日过友人家，爱其园亭轩爽，欲下榻于是，友人以夜有鬼物辞。王因举所见一事曰：“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壁张钟馗像，其高如人。前复陈一自鸣钟。岑沈醉就寝，皆未及见。夜半酒醒，月明如昼，闻机轮格格，已诧甚；忽见画像，以为奇鬼，取案上端砚仰击之。大声砰然，震动户牖。僮仆排闼入视，则墨沈淋漓，头面俱黑；画前钟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闻者无不绝倒。然则动云见鬼，皆人自胆怯耳，鬼究在何处耶？”语甫脱口，墙隅忽应声曰：“鬼即在此，夜当拜谒，幸勿以砚见击。”王默然竟出。后尝举以告门人曰：“鬼无白昼对语理，此必狐也。吾德恐不足胜妖，是以避之。”盖终持无鬼之论也。

明器，古之葬礼也，后世复造纸车纸马。孟云卿《古挽歌》曰：“冥冥何所须？尽我生人意。”盖姑以缓恸云耳。然长儿汝佶病革时，其女为焚一纸马，汝佶绝而复苏，曰：“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马之奴泫然曰：“是奴罪也。举火时实误折其足。”又六从舅母常氏弥留时，喃喃自语曰：“适往看新宅颇佳，但东壁损坏，可奈何？”侍疾者往视其棺，果左侧朽穿一小孔，匠与督工者尚均未觉

也。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牒诉于文昌祠。夜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穷达有命耶？”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咈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者，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牍，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

海阳李玉典前辈言：有两生读书佛寺，夜方媟狎，忽壁上现大圆镜，径丈馀，光明如昼，毫发毕睹。闻檐际语曰：“佛法广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视镜中，是何形状？”余谓幽期密约，必无人在旁，是谁见之？两生断无自言理，又何以闻之？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玉典又言：有老儒设帐废圃中。一夜闻垣外吟哦声，俄又闻辩论声，又闻嚣争声，又闻诟詈声，久之遂闻殴击声。圃后旷无居人，心知为鬼。方战栗间，已斗至窗外。其一盛气大呼曰：“渠评驳吾文，实为冤愤！今同就正于先生。”因朗吟数百言，句句手自击节。其一且呻吟呼痛，且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厉声曰：“先生究以为如何？”老儒嗫嚅久之，以额叩枕曰：“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一大笑去，其一往来窗外，气咻咻然，至鸡鸣乃寂。云闻之胶州法黄裳。余谓此亦黄裳寓言也。

天津孟生文熺，有隽才，张石粼先生最爱之。一日，扫墓归，遇孟于路旁酒肆。见其壁上新写一诗，曰：“东风翦翦漾春衣，信步寻芳信步归。红映桃花人一笑，绿遮杨柳燕双飞。徘徊曲径怜香草，惆怅乔林挂落晖。记取今朝延伫处，酒楼西畔是柴扉。”诘其所以，讳不言。固诘之，始云适于道侧见丽女，其容绝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张问其处，孟手指之。张大骇曰：“是某家坟院，荒废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寻之，果马鬣蓬科，杳无人迹。

余在乌鲁木齐时，一日，报军校王某差运伊犁军械，其妻独处。今日过午，门不启，呼之不应，当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

勘。破扉而入，则男女二人共枕卧，裸体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来，亦无识者。研问邻里，茫无端绪，拟以疑狱结矣。是夕女尸忽呻吟，守者惊视，已复生。越日能言，自供与是人幼相爱，既嫁犹私会。后随夫驻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释，复寻访而来；甫至门，即引入室。故邻里皆未觉。虑暂会终离，遂相约同死。受刃时痛极昏迷，倏如梦觉，则魂已离体。急觅是人，不知何往，惟独立沙碛中，白草黄云，四无边际。正徬徨间，为一鬼缚去。至一官府，甚见诘辱，云是虽无耻，命尚未终；叱杖一百，驱之返。杖乃铁铸，不胜楚毒，复晕绝。及渐苏，则回生矣。视其股，果杖痕重叠。驻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罚，奸罪可勿重科矣。"余乌鲁木齐杂诗有曰："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榇，一生肠断华山畿。"即咏此事也。

朱青雷言：尝与高西园散步水次，时春冰初泮，净绿瀛溶。高曰："忆晚唐有'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句，无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状，如在目前。惜不记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对，闻老柳后有人语曰："此初唐刘希夷诗，非晚唐也。"趋视无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见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见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见耳。"对树三揖而行。归检刘诗，果有此二语。余偶以告戴东原，东原因言：有两生烛下对谈，争《春秋》周正夏正，往复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词费也？"出视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观此二事，儒者日谈考证，讲"曰若稽古"，动至十四万言。安知冥冥之中，无在旁揶揄者乎？

聂松岩言：即墨于生，骑一驴赴京师。中路憩息高岗上，系驴于树，而倚石假寐。忽见驴昂首四顾，浩然叹曰："不至此地数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旧径矣。"于故好奇，闻之跃然起曰："此宋处宗长鸣鸡也，日日乘之共谈，不患长途寂寞矣。"揖而与言，驴啮草不应。反覆开导，约与为忘形交，驴亦若勿闻。怒而痛鞭之，驴跳掷狂吼，终不能言。竟棰折一足，鬻于屠肆，徒步以归。此事绝可笑，殆

睡梦中误听耶？抑此驴夙生冤谴，有物凭之，以激于之怒杀耶？

三叔父仪南公，有健仆毕四，善弋猎，能挽十石弓。恒捕鹑于野。凡捕鹑者必以夜，先以藁秸插地，如禾陇之状，而布网于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鹑声吹之。鹑既集，先微惊之，使渐次避入藁秸中；然后大声惊之，使群飞突起，则悉触网矣。吹管时，其声凄咽，往往误引鬼物至，故必筑团焦自卫，而携兵仗以备之。一夜，月明之下，见老叟来作礼曰："我狐也，儿孙与北村狐构衅，举族械战。彼阵擒我一女，每战必反接驱出以辱我；我亦阵擒彼一妾，如所施报焉。由此仇益结，约今夜决战于此。闻君义侠，乞助一臂力，则没齿感恩。持铁尺者彼，持刀者我也。"毕故好事，忻然随之往，翳丛薄间。两阵既交，两狐血战不解，至相抱手搏。毕审视既的，控弦一发，射北村狐踣。不虞弓勍矢铦，贯腹而过，并老叟洞腋殪焉。两阵各惶遽，夺尸弃俘囚而遁。毕解二狐之缚，且告之曰："传语尔族，两家胜败相当，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闻战声，自此遂寂。此与李冰事相类；然冰战江神为捍灾御患，此狐逞其私愤，两斗不已，卒至两伤。是亦不可以已乎。

姚安公在滇时，幕友言署中香橼树下，月夜有红裳女子靓妆立，见人则冉冉没土中。众议发视之。姚安公携卮酒浇树下，自祝之曰："汝见人则隐，是无意于为祟也；又何必屡现汝形，自取暴骨之祸？"自是不复出。又有书斋甚轩敞，久无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时相从在滇，偶夏日裸寝其内。梦一人揖而言曰："与君虽幽明异路，然眷属居此，亦有男女之别。君奈何不以礼自处？"矍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尝曰："树下之鬼可谕之以理，书斋之魅能以理谕人。此郡僻处万山中，风俗质朴，浑沌未凿，故异类亦淳良如是也。"

余两三岁时，尝见四五小儿，彩衣金钏，随余嬉戏，皆呼余为弟，意似甚相爱。稍长时，乃皆不见。后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无子，每令尼媪以彩丝系神庙泥孩归，置于卧内，各命以乳名，日饲果饵，与哺子无异。殁后，吾命人瘗楼后空

院中，必是物也。恐后来为妖，拟掘出之，然岁久已迷其处矣。”前母即张太夫人姊。一岁忌辰，家祭后，张太夫人昼寝，梦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经事，利刃岂可付儿戏？”愕然惊醒，则余方坐身旁，掣姚安公革带佩刀出鞘矣。始知魂归受祭，确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丧，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有盗伪为煞神，逾垣入，方开箧攫簪珥。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鬼声呜呜渐近。前盗皇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对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见之，大骇，谛视乃知为盗。以姜汤灌苏，即以鬼装缚送官。沿路聚观，莫不绝倒。据此一事，回煞之说当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益都朱天门言：甲子夏，与数友夜集明湖侧，召妓侑觞。饮方酣，妓素不识字，忽援笔书一绝句曰：“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卷帘看。”掷于一友之前。是人观讫，遽变色仆地。妓亦仆地。顷之妓苏，而是人不苏矣。后遍问所亲，迄不知其故。

癸巳、甲午间，有扶乩者自正定来，不谈休咎，惟作书画。颇疑其伪托。然见其为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长卷及醉钟馗像，笔墨皆不俗；又见赠董曲江一联曰：“黄金结客心犹热，白首还乡梦更游。”亦酷肖曲江之为人。

佃户曹二妇悍甚，动辄诃詈风雨，诟谇鬼神；乡邻里闾，一语不合，即揎袖露臂，携二捣衣杵，奋呼跳掷如虓虎。一日，乘阴雨出窃麦。忽风雷大作，巨雹如鹅卵，已中伤仆地。忽风卷一五斗栲栳堕其前，顶之得不死。岂天亦畏其横欤？或曰：“是虽暴戾，而善事其姑。每与人斗，姑叱之，辄弭伏；姑批其颊，亦跪而受。然则遇难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岂不然乎！

癸亥夏，高川之北堕一龙，里人多目睹之。姚安公命驾往视，则已乘风雨去。其蜿蜒攫拿之迹，蹂躏禾稼二亩许，尚分明可见。龙，神物也，何以致堕？或曰："是行雨有误，天所谪也。"按世称龙能致雨，而宋儒谓雨为天地之气，不由于龙。余谓礼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故《公羊传》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云。是宋儒之说所本也。《易·文言·传》称云从龙，故董仲舒祈雨法召以土龙，此世俗之说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龙雨：油油而云，潇潇而雨者，天雨也；疾风震雷，不久而过者，龙雨也。观触犯龙潭者，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速合乎？洗鲊答诵梵咒者，亦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两义兼陈，其理始备。必规规然胶执一说，毋乃不通其变欤！

里人王驴耕于野，倦而枕块以卧。忽见肩舆从西来，仆马甚众，舆中坐者先叔父仪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与语良久，乃向东北去。归而闻公已逝矣。计所见仆马，正符所焚纸器之数。仆人沈崇贵之妻，亲闻驴言之。后月馀，驴亦病卒。知白昼遇鬼，终为衰气矣。

余第三女，许婚戈仙舟太仆子。年十岁，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病已革。时余以执事在方泽，女忽自语曰："今日初八，吾当明日辰刻去，犹及见吾父也。"问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礼成归邸，果及见其卒。卒时壁挂洋钟恰琤然鸣八声，是亦异矣。

膳夫杨義，粗知文字。随姚安公在滇时，忽梦二鬼持朱票来拘，标名曰杨义。義争曰："我名杨義，不名杨义，尔定误拘。"二鬼皆曰："乂字上尚有一点，是省笔義字。"義又争曰："从未见義字如此写，当仍是乂字误滴一墨点。"二鬼不能强而去。同寝者闻其呓语，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终养归，義随至平彝，又梦二鬼持票来，乃明明楷书杨義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归，当属直隶城隍。尔云南城隍，何得拘我？"喧诟良久。同寝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愤，似必不相舍。次日，行至滇南胜境坊下，果马蹶堕地卒。

余在乌鲁木齐，畜数犬。辛卯赐环东归，一黑犬曰四儿，恋恋随行，挥之不去，竟同至京师。途中守行箧甚严，非余至前，虽僮仆不能取一物。稍近，辄人立怒啮。一日，过辟展七达坂，（达坂译言山岭，凡七重，曲折陡峻，称为天险。）车四辆，半在岭北，半在岭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独卧岭巅，左右望而护视之，见人影辄驰视。余为赋诗二首曰："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纪其实也。至京岁馀，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辈病其司夜严，故以计杀之，而托词于盗。"想当然矣。余收葬其骨，欲为起冢，题曰"义犬四儿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镌姓名于胸臆，曰赵长明，曰于禄，曰刘成功，曰齐来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仅题额诸奴所居室，曰"师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赠余此犬时，先一夕梦故仆宋遇叩首曰："念主人从军万里，今来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为遇转生也。然遇在时阴险狡黠，为诸仆魁，何以作犬反忠荩？岂自知以恶业堕落，悔而从善欤？亦可谓善补过矣。

狐能化形，故狐之通灵者，可往来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仆妇为狐所媚，夜辄褫衣无寸缕，自窗棂舁出，置于廊下，共相戏狎。其夫露刃追之，则门键不可启；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坚闭，仅于窗内怒詈而已。一日，阴藏鸟铳，将隔窗击之。临期觅铳不可得。次日，乃见在钱柜中。铳长近五尺，而柜口仅尺馀，不知何以得入，是并能化他形矣。宋儒动言格物，如此之类，又岂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尝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庐；人视之如真，不知狐自视如何。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视之如真，不知狐自视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视之更当如何。此真无从而推究也。

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言：此地初定时，尝巡瞭至南山深处。（乌鲁木齐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日色薄暮，似见隔涧有人影，疑为玛哈

沁，（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营伍中袭其故名。）伏丛莽中密侦之。见一人戎装坐磐石上，数卒侍立，貌皆狰狞；其语稍远不可辨。惟见指挥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并姣丽白皙；所衣皆缯彩，各反缚其手，觳觫俯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号呼凄惨，声彻林谷。鞭讫，径去。六女战栗跪送，望不见影，乃呜咽归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涧深崖陡，无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攒射对崖一树，有两矢著树上，用以为识。明日，迂回数十里寻至其处，则洞口尘封；秉炬而入，曲折约深四丈许，绝无行迹。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见奇事，此为第一。考《太平广记》，载老僧见天人追捕飞天野叉事，野叉正是一好女。蔡所见似亦其类欤！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非所应杀之人而杀之，亦能报冤。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言：吉木萨游击遣奴入山寻雪莲，迷不得归。一夜梦奴浴血来曰："在某山遇玛哈沁为脔食，残骸犹在桥南第几松树下，乞往迹之。"游击遣军校寻至树下，果血污狼藉，然视之皆羊骨。盖圉卒共盗一官羊，杀于是也。犹疑奴或死他所。越两日，奴得遇猎者引归。始知羊假奴之魂，以发圉卒之罪耳。

李媪，青县人。乾隆丁巳、戊午间，在余家司爨。言其乡有农家，居邻古墓。所畜二牛，时登墓蹂践。夜梦有人呵责之。乡愚粗戇，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见二物，其巨如牛，蹴踏跳掷，院中盎瓮皆破碎。如是数夕，至移碌碡于房上，砰然滚落，火焰飞腾，击捣衣砧为数段。农家恨甚，乃多借鸟铳，待其至，合手击之，两怪并应声踣。农家大喜，急秉火出视，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复作，家亦渐落。凭其牛以为妖，俾自杀之，可谓巧于播弄矣；要亦乘其犷悍之气，故得以假手也。

献县城东双塔村，有两老僧共一庵。一夕，有两老道士叩门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释道虽两教，出家则一。师何所见之不广？"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门不启，呼亦不应。邻人越墙入视，则

四人皆不见；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数十金，亦具在。皆大骇，以闻于官。邑令粟公千钟来验，一牧童言村南十馀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驰往视之，则四尸重叠在焉，然皆无伤。粟公曰："一物不失，则非盗；年皆衰老，则非奸；邂逅留宿，则非仇；身无寸伤，则非杀。四人何以同死？四尸何以并移？门扃不启，何以能出？距井穹远，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无可鞫，惟当以疑案结耳。"径申上官。上官亦无可驳诘，竟从所议。应山明公晟，健令也，尝曰："吾至献，即闻是案；思之数年，不能解。遇此等事，当以不解解之。一作聪明，则决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愦愦，吾正服其愦愦也。"

《左传》言："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小奴玉保，乌鲁木齐流人子也。初隶特纳格尔军屯。尝入谷追亡羊，见大蛇巨如柱，盘于高岗之顶，向日晒鳞：周身五色烂然，如堆锦绣；顶一角，长尺许。有群雉飞过，张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壶。心知羊为所吞矣，乘其未见，循涧逃归，恐怖几失魂魄。军吏邬图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谓吸毒石也。见此蛇者，携雄黄数斤，于上风烧之，即委顿不能动。取其角，锯为块，痈疽初起时，以一块著疮顶，即如磁吸铁，相粘不可脱。待毒气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轻者乳变绿，稍重者变青黯，极重者变黑紫。乳变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尽，馀一二次愈矣。余记从兄懋园家有吸毒石，治痈疽颇验；其质非木非石，至是乃知为蛇角矣。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祷雨驱妖，何与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书载有二鬼：一曰语忘，一曰敬遗，能使人难产。知其名而书之纸，则去。符或制此二鬼欤？"夫四海内外，登产蓐者，殆恒河沙数，其天下只此语忘、敬遗二鬼耶？抑一处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语忘、敬遗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将周游奔走而为厉，鬼何其劳？如一处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则生育之时少，不生育之时多，扰扰千百亿万，鬼无所事事，静待人生育

而为厉，鬼又何其冗闲无用乎？或曰：“难产之故多端，语忘、敬遗其一也。不能必其为语忘、敬遗，亦不能必其非语忘、敬遗，故召将试勘焉。”是亦一解矣。第以万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将试勘，将至而有鬼，将驱之矣；将至而非鬼，将且空返，不渎神矣乎？即神不嫌渎，而一符一将，是炼无数之将，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诸符共一将，则此将虽千手千目，亦疲于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诸符，特设以无量化身之神，供捕风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赵鹿泉前辈有一符，传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炼刚气之所画也。试之，其验如响。鹿泉非妄语者，是则吾无以测之矣。

俗传张真人厮役皆鬼神。尝与客对谈，司茶者雷神也。客不敬，归而震霆随之，几不免。此齐东语也。忆一日与余同陪祀，将入而遗其朝珠，向余借。余戏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为赧然。然余在福州使院时，老仆魏成夜夜为祟扰。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应声而寂。然则狐鬼亦习闻是语也。

奴子王廷佐，夜自沧州乘马归。至常家砖河，马忽辟易。黑暗中见大树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马旁过，此树四面旋转，当其前。盘绕数刻，马渐疲，人亦渐迷。俄所识木工国姓、韩姓从东来，见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时二人已醉，齐呼曰：“佛殿少一梁，正觅大树。今幸而得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锯奔赴之。树倏化旋风去。《阴符经》曰：“禽之制在气。”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猎户，积威所劫，其气焰足以慑伏之，不必其力之相胜也。

宁津苏子庾言：丁卯夏，张氏姑妇同刈麦。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风从西来，吹之四散。妇怒，以镰掷之，洒血数滴渍地上。方共检寻所失，妇倚树忽似昏醉，魂为人缚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妇乃敢伤我吏！速受杖。”妇性素刚，抗声曰：“贫家种麦数亩，资以活命。烈日中妇姑辛苦，刈甫毕，乃为怪风吹散。谓是邪祟，故以镰掷之。不虞伤大王使者。且使者来往，自有官路；何以横经民田，败人麦？

以此受杖，实所不甘。”神俯首曰：“其词直，可遣去。”妇苏而旋风复至，仍卷其麦为一处。说是事时，吴桥王仁趾曰：“此不知为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谓之正直可矣；先听肤受之诉，使妇几受刑，谓之聪明则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妇诉其冤，神即能鉴，是亦聪明矣。倘诉者哀哀，听者愦愦，君更谓之何？”子庾曰：“仁趾责人无已时。荔田言是。”

四川藩司张公宝南，先祖母从弟也。其太夫人喜鳖臛。一日，庖人得巨鳖，甫断其首，有小人长四五寸，自颈突出，绕鳖而走。庖人大骇仆地。众救之苏，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剖鳖，乃仍在鳖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视之，先母时尚幼，亦在旁目睹：装饰如《职贡图》中回回状，帽黄色，褶蓝色，带红色，靴黑色，皆纹理分明如绘；面目手足，亦皆如刻画。馆师岑生识之，曰：“此名鳖宝，生得之，剖臂纳肉中，则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宝，则地中金银珠玉之类，隔土皆可见。血尽而死，子孙又剖臂纳之，可以世世富。”庖人闻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辄自批其颊。外祖母曹太夫人曰：“据岑师所云，是以命博财也。人肯以命博财，则其计多矣，何必剖臂养鳖！”庖人终不悟，竟自恨而卒。

孤树上人，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祯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斋公，尝赠以诗。一夜灯下诵经，窗外窸窣有声，似人来往。呵问为谁。朗应曰：“身是野狐，为听经来此。”问：“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听？”曰：“渠是有人处诵经，师是无人处诵经也。”后为厚斋公述之，厚斋公曰：“师以此语告我，亦是有人处诵经矣。”孤树怃然者久之。

李太白梦笔生花，特睡乡幻景耳。福建陆路提督马公负书，性耽翰墨，稍暇即临池。一日，所用巨笔悬架上，忽吐焰，光长数尺，自毫端倒注于地，复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敛。署中弁卒皆见之。马公画为小照，余尝为题诗。然马公竟卒于官，则亦妖而非瑞矣。

史少司马抑堂，相国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时，忽无故眩瞀，觉魂出门外，有人掖之登肩舆，行数里矣。复有肩舆自后追至，疾呼且住。视之，则文靖公也。抑堂下舆叩谒，文靖公语之曰：“尔尚有子孙未出世，此时讵可前往？”挥舁者送归。霍然而醒，时年七十四。次年举一子，越两年又举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岁时至京师，亲为余言。

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乌什回部将叛时，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将暮，辄见巨人立墓上，面阔逾一尺，翘首向东，若有所望。叛党殄灭后，乃不复见。或曰："是知劫运将临，待收其子孙之魂也。"或曰："东望者，示其子孙，有兵自东来，早为备也。"或曰："回部为西域。向东者，面内也，示其子孙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为乌什将灭之妖孽，则无疑也。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是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沈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啖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惟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是

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先为差别，然后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脔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抛馀残骨，吹以业风，还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刲剔燔炙，无已时也。”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无此虑。”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讫忽寤。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此事即僧告其侄，而明心在寺得闻之。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

沧州瞽者刘君瑞，尝以弦索来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门来唤曰：“某官舟泊河干，闻汝善弹词，邀往一试，当有厚赉。”即促抱琵琶，牵其竹杖导之往。约四五里，至舟畔。寒温毕，闻主人指挥曰：“舟中炎热，坐岸上奏技，吾倚窗听之可也。”林利其赏，竭力弹唱。约略近三鼓，指痛喉干，求滴水不可得。侧耳听之，四围男女杂坐，笑语喧嚣，觉不似仕宦家，又觉不似在水次，辍弦欲起。众怒曰：“何物盲贼，敢不听使令！”众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闻人声渐散，犹不敢息。忽闻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坐乱冢间演技，取树下早凉耶？”矍然惊问，乃其邻人早起贩鬻过此也。知为鬼弄，狼狈而归。林姓素多心计，号曰“林鬼”。闻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矣。”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买得役鬼符咒一册，冀借此演搬运法，或可谋生。乃依书置诸法物，月明之夜，作道士装，至墟墓间试之。据案对书诵咒，果闻四面啾啾声。俄暴风突起，卷其书落草间，为一鬼跃出攫去。众鬼哗然并出，曰：“尔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尔矣。”聚而攒击，以忠踉跄奔逃，背后瓦砾如骤雨，仅得至家。是夜疟疾大作，困卧月馀，疑亦鬼为祟也。一日诉于姚安公，且惭且愤。姚安公曰：“幸哉，尔术不成，不过成一笑柄耳。倘

不幸术成，安知不以术贾祸？此尔福也，尔又何尤焉！”

从侄虞惇所居宅，本村南旧圃也。未筑宅时，四面无居人。一夕，灌圃者田大卧井旁小室，闻墙外诟争声，疑为村人，隔墙问曰：“尔等为谁？夜深无故来扰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论：不知何处客鬼，强入我家调我妇，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携钱赴闻家庙，此妇见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夺我钱，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应。二鬼并曰：“此处不能了此事，当诉诸土地耳。”喧喧然向东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问庙祝，乃寂无所闻，皆疑田妄语。临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妇和解之矣。”众为粲然。

乾隆己未，余与东光李云举、霍养仲同读书生云精舍。一夕偶论鬼神，云举以为有，养仲以为无。正辩诘间，云举之仆卒然曰：“世间原有奇事，傥奴不身经，虽奴亦不信也。尝过城隍祠前丛冢间，失足踏破一棺。夜梦城隍拘去，云有人诉我毁其室。心知是破棺事，与之辩曰：‘汝室自不合当路，非我侵汝。’鬼又辩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当路也。’城隍微笑顾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责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释汝。当偿之以冥镪。’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筑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镪，有旋风卷其灰去。一夜复过其地，闻有人呼我坐。心知为曩鬼，疾驰归。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枭鸟。迄今思之，尚毛发悚立也。”养仲谓云举曰：“汝仆助汝，吾一口不胜两口矣。然吾终不能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云举曰：“使君鞫狱，将事事目睹而后信乎？抑以取证众口乎？事事目睹无此理，取证众口，不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乎？君何以处焉？”相与一笑而罢。

莆田林教授清标言：郑成功据台湾时，有粤东异僧泛海至，技击绝伦，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铁石；又兼通壬遁风角。与论兵，亦娓娓有条理。成功方招延豪杰，甚敬礼之。稍久，渐骄蹇。成功不能堪，且疑为间谍，欲杀之而惧不克。其大将刘国轩曰：“必欲除之，

事在我。”乃诣僧款洽，忽请曰：“师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还受摄否？”僧曰：“参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刘因戏曰：“欲以刘王大体双一验道力，使众弥信心可乎？”乃选娈童倡女姣丽善淫者十许人，布茵施枕，恣为媟狎于其侧，柔情曼态，极天下之妖惑。僧谈笑自若，似无见闻；久忽闭目不视。匡轩拔剑一挥，首已欻然落矣。国轩曰：“此术非有鬼神，特炼气自固耳。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则气散矣。此僧心初不动，故敢纵观。至闭目不窥，知其已动而强制，故刃一下而不能御也。”所论颇入微。但不知椎埋恶少，何以能见及此。其纵横鲸窟十馀年，盖亦非偶矣。

牛公悔庵，尝与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树下谈《易》。忽闻背后语曰：“二君所论，乃术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适自何来。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见耳。”问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闷闲行。”山人爱其文雅，因与接膝，究术家儒家之说。崔曰：“圣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为众人言也，非为圣人言也。圣人从心不逾矩，本无疑惑，何待于占？惟众人昧于事几，每两歧罔决，故圣人以阴阳之消长，示人事之进退，俾知趋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顾万物万事，不出阴阳。后人推而广之，各明一义。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推论先天，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即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智见仁，理原一贯。后人忘其本始，反以旁义为正宗。是圣人作《易》，但为一二上智设，非千万世垂教之书，千万人共喻之理矣。经者常也，言常道也；经者径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经》之首，而诡秘其说，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词致，谈至月上未已。诘其行踪，多世外语。二人谢曰：“先生其儒而隐者乎？”崔微哂曰：“果为隐者，方韬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为儒者，方反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讲学？世所称儒称隐，皆胶胶扰扰者也。吾方恶此而逃之。先生休矣，毋污吾耳。”割然长啸，木叶乱飞，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见非人也。

南皮许南金先生，最有胆。在僧寺读书，与一友共榻。夜半，见北壁燃双炬。谛视，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读书，苦烛尽。君来甚善。"乃携一册背之坐，诵声琅琅。未数页，目光渐隐；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厕，一小童持烛随。此面突自地涌出，对之而笑。童掷烛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顶，曰："烛正无台，君来又甚善。"怪仰视不动。先生曰："君何处不可往，乃在此间？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可辜君来意。"即以秽纸拭其口。怪大呕吐，狂吼数声，灭烛而没。自是不复见。先生尝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时或见之；惟检点生平，无不可对鬼魅者，则此心自不动耳。"

戴东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岩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勿入。"问："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不如君爇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花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答。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两字于洞口而归。

阳曲王近光言：冀宁道赵公孙英有两幕友，一姓乔，一姓车，合雇一骡轿回籍。赵公戏以其姓作对曰："乔、车二幕友，各乘半轿而行。"恰皆轿之半字也。时署中召仙，即举以请对。乩判曰："此是实人实事，非可强凑而成。"越半载，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对吾已得之矣：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而走。"又判曰："四日后，辰巳之

间，往南门外候之。”至期遣役侦视，果有卢、马两生，以一驴负新科墨卷，赴会城出售。赵公笑曰：“巧则诚巧，然两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先祖有庄，曰厂里，今分属从弟东白家。闻未析箸时，场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户某醉卧其侧，同辈戒勿触仙家怒。某不听，反肆詈。忽闻人语曰：“汝醉，吾不较。且归家睡可也。”次日，诣园守瓜。其妇担饭来馐，遥望团焦中，一红衫女子与夫坐，见妇惊起，仓卒逾垣去。妇故妒悍，以为夫有外遇也；愤不可忍，遽以担痛击。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捶楚。妇手倦稍息，犹喃喃毒詈。忽闻树杪大笑声，方知狐戏报之也。

吴惠叔言：其乡有巨室，惟一子，婴疾甚剧。叶天士诊之，曰：“脉现鬼证，非药石所能疗也。”乃请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阴风飒然，坛上烛光俱暗碧。道士横剑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为厉，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虽有解释之法，其肯否解释，仍在本人。若伦纪所关，事干天律，虽绿章拜奏，亦不能上达神霄。此祟乃汝父遗一幼弟，汝兄遗二孤侄，汝蚕食鲸吞，几无馀沥。又茕茕孩稚，视若路人，至饥饱寒温，无可告语；疾痛疴痒，任其呼号。汝父茹痛九原，诉于地府。冥官给牒，俾取汝子以偿冤。吾虽有术，只能为人驱鬼，不能为子驱父也。”果其子不久即逝。后终无子，竟以侄为嗣。

护持寺在河间东四十里。有农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盗数人从屋檐跃下，挥巨斧破扉，声丁丁然。家惟妇女弱小，伏枕战栗，听所为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跃入，奋角与盗斗。梃刃交下，斗愈力。盗竟受伤，狼狈去。盖乾隆癸亥，河间大饥，畜牛者不能刍秣，多鬻于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门，哀鸣伏地，不肯前。于见而心恻，解衣质钱赎之，忍冻而归。牛之效死固宜；惟盗在内室，牛在外厩，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矫捷之物，外扉坚闭，何以能一跃逾墙？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为而谁为之？此乙丑冬在河间岁试，

刘东堂为余言。东堂即护持寺人，云亲见二牛，各身被数刃也。

芝称瑞草，然亦不必定为瑞。静海元中丞在甘肃时，署中生九芝，因以自号。然不久即罢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孙式微，今已无龆龀。盖祸福将萌，气机先动；非常之兆，理不虚来。第为休为咎，则不能预测耳。先兄晴湖则曰："人知兆发于鬼神，而人事应之。不知实兆发于人事，而鬼神应之。亦未始不可预测也。"

大学士伍公弥泰言：向在西藏，见悬崖无路处，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迹所到。当时曾举其山名，梵音难记，今忘之矣。公一生无妄语，知确非虚构。天地之大，无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喇嘛有二种：一曰黄教，一曰红教，各以其衣别之也。黄教讲道德，明因果，与禅家派别而源同。红教则惟工幻术。理藩院尚书留公保住，言驻西藏时，曾忤一红教喇嘛。或言登山时必相报。公使肩舆鸣驺先行，而阴乘马随其后。至半山，果一马跃起压肩舆上，碎为齑粉。此留公自言之。曩从军乌鲁木齐时，有失马者，一红教喇嘛取小木橙咒良久，橙忽反覆折转，如翻桔槔。使失马者随行，至一山谷，其马在焉。此余亲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汉已有。此盖其相传遗术，非佛氏本法也。故黄教谓红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罗门，佛经所谓邪师外道者也。"似为近之。

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诸山，皆多狐，然未闻有祟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儿夜捕狐，为一黑影所扑，堕崖伤足，皆曰狐为妖。此或胆怯目眩，非狐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鹘以来，即以弋猎为事。今日则投荒者、屯戍者、开垦者、出塞觅食者搜岩剔穴，采捕尤多，狐恒见伤夷，不能老寿，故不能久而为魅欤！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导引炼形术，故狐亦不知欤！此可见风俗必有所开，不开则不习；人情沿于所习，不习则不能。道家化性起伪之说，要不为无见。姚安公谓滇

南僻郡，鬼亦淳良。即此理也。

副都统刘公鉴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称唐燕国公张说。与人唱和诗文，录之成帙。性嗜饮，每降坛，必焚纸钱而奠以大白。不知龙沙葱雪之间，燕公何故而至是？刘公诵其数章，词皆浅陋。殆打油、钉铰之流，客死冰天，游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欤！

里人张某，深险诡谲，虽至亲骨肉，不能得其一实语。而口舌巧捷，多为所欺。人号曰“秃项马”。马秃项为无鬃，鬃踪同音，言其恍惚闪烁，无踪可觅也。一日，与其父夜行迷路，隔陇见数人团坐，呼问当何向。数人皆应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遥呼问之。皆应曰：“转东。”乃几至灭顶，蹩躠泥涂，困不能出。闻数人拊掌笑曰：“秃项马，尔今知妄语之误人否？”近在耳畔，而不睹其形。方知为鬼所绐也。

妖由人兴，往往有焉。李云举言：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戏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约曰：“我与某坐月下，我惊呼有鬼，尔即从窗隙伸一手。”届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舂杵。宾主俱惊，仆众哗曰：“奴其真鬼耶？”秉炬持仗入，则奴昏卧于壁角。救之苏，言暗中似有物以气嘘我，我即迷闷。族叔粲庵言：二人同读书佛寺，一人灯下作缢鬼状，立于前；见是人惊怖欲绝，急呼：“是我，尔勿畏。”是人曰：“固知是尔，尔背后何物也？”回顾乃一真缢鬼。盖机械一萌，鬼遂以机械之心从而应之。斯亦可为螳螂黄雀之喻矣。

余八九岁时，在从舅实斋安公家，闻苏丈东皋言：交河某令，蚀官帑数千，使其奴赍还。奴半途以黄河覆舟报，而阴遣其重台携归。重台又窃以北上，行至兖州，为盗所劫杀。从舅咋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为，而鬼神之所为也。夫鬼神岂必白昼现形，左悬业镜，右持冥籍，指挥众生，轮回六道，而后见善恶之报哉？此足当森罗铁榜矣。”苏丈曰：“令不窃资，何至为奴乾没？奴不乾没，何至为重台

效尤？重台不效尤，何至为盗屠掠？此仍人之所为，非鬼神之所为也。如公所言，是令当受报，故遣奴窃资。奴当受报，故遣重台效尤。重台当受报，故遣盗屠掠。鬼神既遣之报，人又从而报之，不已颠乎？”从舅曰：“此公无碍之辩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说，亦足于相随波靡之中，劝人以自立。”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其转更攒点，一一与谯鼓相应。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故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君不记《太平广记》载周书记与鬼争宅，鬼惮其木强而去乎？”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

余督学福建时，署中有“笔捧楼”，以左右挟两浮图也。使者居下层，其上层则复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旧为山魈所据，虽不睹独足反踵之状，而夜每闻声。偶忆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当由曲房幽隐，故此辈潜踪。因尽撤墙垣，使四面明窗洞启，三山翠霭，宛在目前。题额曰“浮青阁”，题联曰：“地迥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自此山魈迁于署东南隅会经堂。堂故久废，既于人无害，亦听其匿迹，不为已甚矣。

徐公景熹官福建盐道时，署中箧笥每火自内发，而扃钥如故。又一夕，窃剪其侍姬发，为祟殊甚。既而徐公罢归，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岁事，故乘其将去肆侮也。徐公盛时，销声匿迹；衰气一至，无故侵陵。此邪魅所以为邪魅欤！

余乡青苗被野时，每夜田陇间有物，不辨头足，倒掷而行，筑地登登如杵声。农家习见不怪，谓之青苗神。云常为田家驱鬼，此神出，则诸鬼各归其所，不敢散游于野矣。此神不载于古书，然确非邪

魅。从兄懋园尝于李家洼见之，月下谛视，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则一头著地，行颇迟重云。

先祖宠予公，原配陈太夫人，早卒。继配张太夫人，于归日，独坐室中，见少妇揭帘入，径坐床畔，著玄帔黄衫，淡绿裙，举止有大家风。新妇不便通寒温，意谓是群从娣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务得失、婢媪善恶，皆委曲周至。久之，仆妇捧茶入，乃径出。后阅数日，怪家中无是人；细诘其衣饰，即陈太夫人敛时服也。死生相妒，见于载籍者多矣。陈太夫人已掩黄垆，犹虑新人未谙料理，现身指示，无间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孙登科第、历仕宦者，皆陈太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爱堂公，明季有声黉序间。刻意郑、孔之学，无间冬夏，读书恒至夜半。一夕，梦到一公廨，榜额曰“文仪”；班内十许人治案牍，一一恍惚如旧识。见公皆讶曰：“君尚迟七年乃当归，今犹早也。”霍然惊寤，自知不永，乃日与方外游。偶遇道士，论颇洽，留与共饮。道士别后，途遇奴子胡门德，曰：“顷一书忘付汝主，汝可携归。”公视之，皆驱神役鬼符咒也。闭户肄习，尽通其术，时时用为戏剧，以消遣岁月。越七年，至崇祯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复苏，曰：“我以亵用五雷法，获阴谴。冥司追还此书，可急焚之。”焚讫复卒。半日又苏曰：“冥司查检，阙三页，饬归取。”视灰中，果三页未烬；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载家谱中。公闻之先曾祖，曾祖闻之先高祖，高祖即手焚是书者也。孰谓竟无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县也。城址尚依稀可辨。或偶于昧爽时遥望烟雾中，现一城影，楼堞宛然，类乎蜃气。此事他书多载之，然莫明其理。余谓凡有形者，必有精气。土之厚处，即地之精气所聚处，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数里，其形巨矣。自汉至宋千馀年，为精气所聚已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独强矣。故其形虽化，而精气之盘结者非一日之所蓄，即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现象，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尽现形，现形者又不

常见，其故何欤？人之死也，或有鬼，或无鬼；鬼之存也，或见，或不见，亦如是而已矣。

南宫鲍敬之先生言：其乡有陈生，读书神祠。夏夜袒裼睡庑下，梦神召至座前，诃责甚厉。陈辩曰："殿上先有贩夫数人睡，某避于庑下，何反获愆？"神曰："贩夫则可，汝则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与较？汝读书而不知礼乎？"盖《春秋》责备贤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于世也，可随俗者随，不必苟异；不可随俗者不随，亦不苟同。世于违礼之事，动曰某某曾为之。夫不论事之是非，但论事之有无，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可一一据以借口乎？

渔洋山人记张巡妾转世索命事，余不谓然。其言曰："君为忠臣，我则何罪，而杀以飨士？"夫孤城将破，巡已决志捐生。巡当殉国，妾不当殉主乎？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间亦无神理矣。王经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为祟，托一古事求祭飨，未可知也。或明季诸臣，顾惜身家，偷生视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可知也。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

族叔粲庵言：景城之南，恒于日欲出时见一物，御旋风东驰。不见其身，惟昂首高丈馀，长鬣髣髴，不知何怪。或曰："冯道墓前石马，岁久为妖也。"考道所居，今曰相国庄。其妻家，今曰夫人庄。皆与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诗曰："青史空留字数行，书生终是让侯王。刘光伯墓无寻处，相国夫人各有庄。"其墓则县志已不能确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洼。残缺翁仲，犹有存者。土人指为道墓，意或有所传欤。董空如尝乘醉夜行，便旋其侧。倏阴风横卷，沙砾乱飞，似隐隐有怒声。空如叱曰："长乐老顽钝无耻！七八百年后岂尚有神灵？此定邪鬼依托耳。敢再披猖，且日日来溺汝。"语讫而风止。

南村董天士，不知其名，明末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阁剩

稿》中，有哭天士诗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难，平生二老对相看。飞来遗札惊投箸，哭到荒村欲盖棺。残稿未收新画册，（原注：天士以画自给。）馀资惟卖破儒冠。布衾两幅无妨敛，在日黔娄不畏寒。”“五岳填胸气不平，谈锋一触便纵横。不逢黄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开牖有时邀月入，杖藜到处避人行。料应尘海无堪语，且试骖鸾向紫清。”“百结悬鹑两鬓霜，自餐冰雪润空肠。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原注：天士不娶。）寒贯村醪才破戒，老栖僧舍是还乡。只今一瞑无馀事，未要青蝇作吊忙。”“廿年相约谢风尘，天地无情殒此人。乱世逃禅聊解脱，衰年哭友倍酸辛。关河泱漭连兵气，齿发沧浪寄病身。泉下有灵应念我，白杨孤冢亦伤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见。县志不为立传，盖来见先高祖诗也。相传天士殁后，有人见其骑驴上泰山，呼之不应；俄为老树所遮，遂不见。意或尸解登仙欤！抑貌偶似欤！迹其孤僻之性，似于仙为近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珰，正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覆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台柳。巧哉造物心，此罚胜枷杻。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挥醉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盖为许显纯诸姬流落青楼作也。初，诸姬隶乐籍时，有以死自誓者。夜梦显纯浴血来曰：“我死不蔽辜，故天以汝等示身后之罚。汝若不从，吾罪益重。”诸姬每举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见一骑飞驰向东北，突挂柳枝而堕。众趋视之，气绝矣。食顷，一妇号泣来，曰：“姑病无药饵，步行一昼夜，向母家借得衣饰数事。不料为骑马贼所夺。”众引视堕马者，时已复苏。妇呼曰：“正是人也。”其袱掷于道旁，问袱中衣饰之数，堕马者不能答；妇所言，启视一一合。堕马者乃伏罪。众以白昼劫夺，罪当缳首，将执送官。堕马者叩首乞命，愿以怀中数十

金，予妇自赎。妇以姑病危急，亦不愿涉讼庭，乃取其金而纵之去。叔父曰：“果报之速，无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觉在在处处有鬼神。”

齐舜庭，前所记剧盗齐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绳系刀柄，掷伤人于两三丈外。其党号之曰“飞刀”。其邻曰张七，舜庭故奴视之，强售其住屋广马厩；且使其党恐之曰：“不速迁，祸立至矣。”张不得已，携妻女仓皇出，莫知所适，乃诣神祠祷曰：“小人不幸为剧盗逼，穷迫无路。敬植杖神前，视所向而往。”杖仆向东北。乃迤逦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晒盐，粗能自给。三四载后，舜庭劫饷事发，官兵围捕，黑夜乘风雨脱免。念其党有在商舶者，将投之泛海去。昼伏夜行，窃瓜果为粮，幸无觉者。一夕，饥渴交迫，遥望一灯荧然，试叩门。一少妇凝视久之，忽呼曰：“齐舜庭在此。”盖追缉之牒，已急递至天津，立赏格募捕矣。众丁闻声毕集。舜庭手无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妇即张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则舜庭已变服，人无识者；地距海口仅数里，竟扬帆去矣。

王兰洲尝于舟次买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义。云父殁，家中落，与母兄投亲不遇，附舟南还，行李典卖尽，故鬻身为道路费。与之语，羞涩如新妇，固已怪之。比就寝，竟弛服横陈。王本买供使令，无他念；然宛转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问：“汝不愿乎？”曰：“不愿。”问：“不愿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时，所畜小奴数人，无不荐枕席。有初来愧拒者，辄加鞭笞曰：‘思买汝何为？愦愦乃尔！’知奴事主人，分当如是；不如是则当捶楚。故不敢不自献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楫，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还之，且赠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复于悯忠寺礼佛忏悔。梦伽蓝语曰：“汝作过改过在顷刻间，冥司尚未注籍，可无庸渎世尊也。”

戈东长前辈官翰林时，其太翁傅斋先生市上买一惨绿袍。一日镩户出，归失其钥。恐误遗于床上，隔窗视之，乃见此袍挺然如人立，

闻惊呼声乃仆。众议焚之。刘啸谷前辈时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为阴气，见阳光则散。”置烈日中反覆曝数日，再置室中，密觇之，不复为祟矣。又东长头早童，恒以假发续辫。将罢官时，假发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归田。是亦亡人之发，感衰气而变幻也。

德清徐编修开厚，亦壬戌前辈。初入馆时，每夜读书，则宅后空屋中有读书声，与琅琅相答。细听所诵，亦馆阁律赋也。启户则无睹。一夕，蹑足屏息窥之，见一少年，着青半臂，蓝绫衫，携一卷背月坐，摇首吟哦，若有馀味，殊不似为祟者。后亦无休咎。唐小说载天狐超异科，策二道，皆四言韵语，文颇古奥。或此狐亦应举者欤！此戈东长前辈说；戈，徐同年进士也。

乌鲁木齐八蜡祠道士，年八十馀。一夕，以钱七千布荐下，卧其上而死。众议以是钱营葬。夜见梦于工房吏邬玉麟曰：“我守官庙，棺应官给。钱我辛苦所积，乞纳棺中，俟来生我自取。”玉麟悯而从之。葬讫，太息曰：“以钱贮棺，埋于旷野，是以璠玙敛也，必暴骨。”余曰：“以钱买棺，尚能见梦；发棺攘夺，其为厉必矣。谁能为七千钱以性命与鬼争？必无恙。”众皆赧然。然玉麟正论也。

辛卯春，余自乌鲁木齐归。至巴里坤，老仆咸宁据鞍睡，大雾中与众相失。误循野马蹄迹，入乱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见厓下伏尸，盖流人逃窜冻死者；背束布橐，有糇粮。宁藉以疗饥，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灵，其导我马行。”乃移尸岩窦中，运乱石坚窒。惘惘然信马行。越十馀日，忽得路，出山，则哈密境矣。哈密游击徐君，在乌鲁木齐旧相识。因投其署以待余。余迟两日始至，相见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灵，导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侥幸而得出。徐君曰：“吾宁归功于鬼神，为掩胔埋胳者劝也。”

董曲江前辈言：顾侠君刻《元诗选》成，家有五六岁童子，忽举

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数百人，望门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余谓剔抉幽沈，搜罗放佚，以表章之力，发冥漠之光，其衔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于交通声气，号召生徒，祸枣灾梨，递相神圣，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即月泉吟社诸人，亦病未离乎客气。盖植党者多私，争名者相轧。即盖棺以后，论定犹难；况乎文酒流连，唱予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选》以何逊见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见远矣。

余次女适长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桥。今岁归宁，言距所居二三里许，有农家女归宁，其父送之还夫家。中途入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异，听其语音亦不同，心窃有疑，然无以发也。至家后，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妇相安久矣，今见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强使归寝。所居与父母隔一墙。夜忽闻颠扑膈膈声，惊起窃听，乃闻子大号呼。家众破扉入，则一物如黑驴冲人出，火光爆射，一跃而逝。视其子，惟馀残血。天曙，往觅其妇，竟不可得。疑亦为所啖矣。此与《太平广记》所载罗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欤！观此知佛典不全诬。小说稗官，亦不全出虚构。

河间一妇，性佚荡。然貌至陋，日靓妆倚门，人无顾者。后其夫随高叶飞官天长，甚见委任；豪夺巧取，岁以多金寄归。妇借其财，以招诱少年，门遂如市。迨叶飞获谴，其夫遁归，则囊箧全空，器物斥卖亦略尽，惟存一丑妇，淫疮遍体而已。人谓其不拥厚资，此妇万无堕节理。岂非天道哉！

伯祖湛元公、从伯君章公、从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楼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则甃砖如小龛，一故灯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当时圬者之魇术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从侄汝伦为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观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则宅有吉凶，其说当信矣。

戴户曹临，以工书供奉内廷。尝梦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与谈。偶揭其簿，正见己名，名下朱笔草书，似一犀字。吏夺而掩

之，意似薄怒，问之亦不答。忽惶遽而醒，莫测其故。偶告裘文达公，文达沉思曰：“此殆阴曹简便之籍，如部院之略节。户中二字，连写颇似犀字。君其终于户部郎中乎？”后竟如文达之言。

东光霍易书先生，雍正甲辰举于乡。留滞京师，未有所就。祈梦吕仙祠中，梦神示以诗曰：“六瓣梅花插满头，谁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矫矫云中鹤，飞上三台阅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帽顶之制，其铜盘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窃谓仙鹤为一品服，三台为宰相位，此句既验，末二句亦必验矣。后由中书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谴谪军台，其地曰葵苏图，实第三台也。官牒省笔，皆书臺为台，适符诗语。果九载乃归。在塞外日，自署别号曰“云中鹤”，用诗中语也。后为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为雲字头，下为鹤字之半，正隐君姓，亦非泛语。”先生喟然曰：“岂但是哉！早年气盛，锐于进取，自谓卿相可立致，卒致颠蹶。职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时未思也。”

古以龟卜。孔子系《易》，极言蓍德，而龟渐废。《火珠林》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遝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其最奇者，乾隆壬申乡试，一南士于三月朔日斋沐以祷，乞示试题。得一签曰：“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句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

孙虚船先生言：其友尝患寒疾，昏愦中觉魂气飞越，随风飘荡。

至一官署，谛视门内皆鬼神，知为冥府。见有人自侧门入，试随之行，无呵禁者。又随众坐庑下，亦无诘问者。窃睨堂上，讼者如织。冥王左检籍，右执笔，有一两言决者，有数十言数百言乃决者，与人世刑曹无少异。琅珰引下，皆帖伏无后言。忽见前辈某公盛服入，冥王延坐，问讼何事。则诉门生故吏之辜恩，所举凡数十人，意颇恨恨。冥王颜色似不谓然，俟其语竟，拱手曰："此辈奔竞排挤，机械万端，天道昭昭，终罹冥谪。然神殛之则可，公责之则不可。种桃李者得其实，种蒺藜者得其刺，公不闻乎？公所赏鉴，大抵附势之流；势去之后，乃责之以道义，是凿冰而求火也。公则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怃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与相识，欲近前问讯。忽闻背后叱叱声，一回顾间，悚然已醒。

董文恪公老仆王某，性谦谨，善应门，数十年未忤一人，所谓"王和尚"者是也。言尝随文恪公宿博将军废园，月夜据石纳凉。遥见一人仓皇隐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树下，曰："以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责任事之负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难其词以勒我，中饱几何。某事欺我不谙，虚张其数以绐我，乾没又几何。"如是数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颊，怒气坌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间出，曰："渠今已堕饿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负债必还，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弥怒曰："既已饿鬼，何从还债？"老叟曰："业有满时，则债有还日。冥司定律，凡称贷子母之钱，来生有禄则偿，无禄则免，为其限于力也。若胁取诱取之财，虽历万劫，亦须填补。其或无禄可抵，则为六畜以偿；或一世不足抵，则分数世以偿。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干仆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释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也。所言干仆，王某犹及见之，果最有心计云。

福建曹藩司绳柱言：一岁司道会议臬署，上食未毕。一仆携小儿过堂下，小儿惊怖不前，曰："有无数奇鬼，皆身长丈馀，肩承梁柱。"众闻号叫，方出问，则承尘上落土簌簌，声如撒豆；急跃而

出，已栋摧仆地矣。咸额手谓鬼神护持也。湖广定制府长，时为巡抚，闻话是事，喟然曰：“既在在处处有鬼神护持，自必在在处处有鬼神鉴察。”

卷七

如是我闻（一）

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为纰缪，且有以新事续告者。因补缀旧闻，又成四卷。欧阳公曰：“物尝聚于所好。”岂不信哉！缘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已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长思也。　　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题。

太原折生遇兰言：其乡有扶乩者，降坛大书一诗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园败将”。皆悚然知为白谷孙公也。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诗乃以房琯车战自比，引为己过。正人君子之用心，视王化贞辈偾辕误国，犹百计卸责于人者，真三光之于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录有此诗，“空握”作“辜负”，“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盖传写偶异，大旨则无殊也。

许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过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泞，马疲不进；息路旁树下，坐而假寐。恍惚见女子拜言曰：“妾黄保宁妻汤氏也，在此为强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数刃以死。官虽捕贼骈诛，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贞烈，俾居此地，为横死诸魂长，

今四十馀年矣。夫异乡丐妇，踽踽独行，猝遇三健男子，执缚于树，肆其淫毒；除骂贼求死，别无他术。其啮齿受玷，由力不敌，非节之不固也。司谳者苛责无已，不亦冤乎？公状貌似儒者，当必明理，乞为白之。”梦中欲询其里居，霍然已醒。后问阜城士大夫，无知其事者；问诸老吏，亦不得其案牍。盖当时不以为烈妇，湮没久矣。

京师某观，故有狐。道士建醮，醵多金。蒇事后，与其徒在神座灯前，会计出入。尚阙数金，师谓徒乾没，徒谓师误算，盘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语曰：“新秋凉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数金，非汝欲买媚药，置怀中过后巷刘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环，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转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敛簿出。剃工魏福，时寓观内，亲闻之。言其声咿咿呦呦，如小儿女云。

旱魃为虐，见《云汉》之诗，是事出经典矣。《山海经》实以女魃，似因诗语而附会。然据其所言，特一妖神耳。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为天地之诉合，一僵尸之气焰，竟能弥塞乾坤，使隔绝不通乎？雨亦有龙所作者，一僵尸之技俩，竟能驱逐神物，使畏避不前乎，是何说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来，见于杂说者不一。夫狐无罪欤，雷霆克期而击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欤，何时不可以诛，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时暂免，又何时不可以诛，乃过此一时，竟不复追理？是佚罚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又何说以解之？偶阅近人《夜谈丛录》，见所载焚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记所疑，俟格物穷理者详之。

虎坊桥西一宅，南皮张公子畏故居也，今刘云房副宪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时汲则甘，馀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然元气昆仑，充满大地，何他井不与地气应，此井独应乎？西土最讲格物学，《职方外纪》载其地有水一日十二潮，与晷漏不差秒忽。有欲穷其理者，构庐水侧，昼夜测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沈。此井抑亦是类耳！

张读《宣室志》曰：俗传人死数日，当有禽自柩中出，曰煞。太和中，有郑生者，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馀，忽无所见。访里中民讯之，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所获果是乎？"此即今所谓煞神也。徐铉《稽神录》曰：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尝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曰："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门入，虎子皇遽无计，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曰："无。"此即今所谓回煞也。俗云殇子未生齿者，死无煞；有齿者即有煞。巫觋能预克其期。家奴孙文举、宋文皆通是术。余尝索视其书，特以年月日时干支推算，别无奇奥。其某日逢某凶煞，当用某符禳解，则诡词取财而已。或有室庐偪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尤为荒诞。然家奴宋遇妇死，遇召巫斩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响，小儿女亦多见其形。似又不尽诬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穷。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

人死者，魂隶冥籍矣。然地球圆九万里，径三万里，国土不可以数计，其人当百倍中土，鬼亦当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见皆中土之鬼，无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顾郎中德懋，摄阴官者也。尝以问之，弗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广成，闻于上古；何后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刘向以下之所记，悉无闻耶？岂终归于尽，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娄真人近垣，领道教者也。尝以问之，亦弗能答。

里人阎勋，疑其妻与表弟通，遂携铳击杀其表弟。复归而杀妻，剸刃于胸，格格然如中铁石，迄不能伤。或曰："是鬼神愍其枉死，阴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尽阴相欤？当由别有善行，故默邀护佑耳。

景州申君学坤，谦居先生子也。纯厚朴拙，不坠家风，信道学甚

笃。尝谓从兄懋园曰：“曩在某寺，见僧以福田诱财物，供酒肉资。因著一论，戒勿施舍。夜梦一神，似彼教所谓伽蓝者，与余侃侃争曰：‘君勿尔也。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施食及于鸟鸢，爱惜及于虫鼠，欲其生也。此辈藉施舍以生，君必使之饥而死，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诚比比皆是。然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镜，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以世法论，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募化亦谋食之一道耳。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独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论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辈岂止数十万。一旦绝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转乎沟壑，姑勿具论；桀黠者铤而走险，君何以善其后耶？昌黎辟佛，尚曰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君无策以养，而徒朘其生，岂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驷不及舌，君其图之。’余梦中欲与辩，倏然已觉。其语历历可忆。公以所论为何如？”懋园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见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斯今’，岂君一论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争耳。”

同年金门高，吴县人。尝夜泊淮扬之间，见岸上二叟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暑园林，吾日日入其水阁，观活秘戏图；百媚横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艳。见其与主人剪发为誓，约他年燕子楼中作关盼盼；又约似玉箫再世，重侍韦皋。主人为之感泣。然偶闻其与母窃议，则谓主人已老，宜早储金帛，为琵琶别抱计也。君谓此辈可信乎？”相与太息久之。一叟又曰：“闻其嫡甚贤，信乎？”一叟掉头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贤之云！夫妒而嚣争，是为渊驱鱼者也。此妇于妾媵之来，弱者抚之以恩，纵其出入冶游，不复防制，使流于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强者待之以礼，阳尊之与己匹，而阴导之与夫抗，使养成骄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术所不能饵者，则密相煽构，务使参商两败者，又多有之。幸不即败，而一门之内，诟谇时闻，使其夫入妾之室则怨语愁颜，入妻之室乃柔声怡色。其去就不问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

何贤之云！”门高窃听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阁语。方凝思间，有官舫鸣钲来，收帆欲泊。二叟转瞬已不见。乃悟其非人也。

先兄晴湖曰：“饮卤汁者，血凝而死，无药可医。里有妇人饮此者，方张皇莫措。忽一媪排闼入，曰：‘可急取隔壁卖腐家所磨豆浆灌之。卤得豆浆，则凝浆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闻仙人言此方也。’语讫不见。试之果得苏。刘涓子有鬼遗方，此可称狐遗方也。”

客作秦尔严，尝御车自李家洼往淮镇。遇持铳击鹊者，马皆惊逸。尔严仓皇堕车下，横卧辙中，自分无生理。而马忽不行。抵暮归家，沽酒自庆，灯下与侪辈话其异。闻窗外人语曰：“尔谓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辔也。”开户出视，寂无人迹。明日，因赍酒脯，至堕处祭之。先姚安公闻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恶于鬼！”

里人王五贤，（幼时闻呼其字是此二音，不知即此二字否也？）老塾师也。尝夜过古墓，闻鞭扑声，并闻责数曰：“尔不读书识字，不能明理，将来何事不可为？至上干天律时，尔悔迟矣。”谓深更旷野，谁人在此教子弟。谛听乃出狐窟中。五贤喟然曰：“不图此语闻之此间。”

先叔仪南公，有质库在西城。客作陈忠，主买菜蔬。侪辈皆谓其近多馀润，宜飨众。忠讳无有。次日，箧钥不启，而所蓄钱数千，惟存九百。楼上故有狐，恒隔窗与人语，疑所为。试往叩之，果朗然应曰：“九百钱是汝雇值，分所应得，吾不敢取。其馀皆日日所乾没，原非汝物。今日端阳，已为汝买粽若干，买酒若干，买肉若干，买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并泛酒雄黄，亦为买得，皆在楼下空屋中。汝宜早烹炮，迟则天暑恐腐败。”启户视之，累累具在。无可消纳，竟与众共餐。此狐可谓恶作剧，然亦颇快人意也。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权舆矣。汉代图谶，多离合点画。至宋

谢石辈，始以是术专门，然亦往往有奇验。乾隆甲戌，余殿试后，尚未传胪，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书一“墨”字。浙士曰：“龙头竟不属君矣。里字拆之为二甲，下作四点，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点庶字脚，士吉字头，是庶吉士矣。”后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日以一军官伴守。一董姓军官云能拆字。余书“董”字使拆。董曰：“公远戍矣。是千里万里也。”余又书“名”字。董门：“下为口字，上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为夕，其西域乎？”问：“将来得归否？”曰：“字形类君，亦类召，必赐环也。”问：“在何年？”曰：“口为四字之外围，而中缺两笔，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为辛卯，夕字卯之偏旁，亦相合也。”果从军乌鲁木齐，以辛卯六月还京。盖精神所动，鬼神通之；气机所萌，形象兆之。与揲蓍灼龟事同一理，似神异而非神异也。

医者胡宫山，不知何许人。或曰：“本姓金，实吴三桂之间谍。三桂败，乃变易姓名。”事无左证，莫之详也。余六七岁时及见之，年八十馀矣，轻捷如猿猱，技击绝伦。尝舟行，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独睡。言少年尝遇一僵尸，挥拳击之，如中木石，几为所搏，幸跃上高树之顶。尸绕树踊距，至晓乃抱木不动。有铃驮群过，始敢下视。白毛遍体，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钩，齿露唇外如利刃。怖几失魂。又尝宿山店，夜觉被中蠕蠕动，疑为蛇鼠；俄枝梧撑拄，渐长渐巨，突出并枕，乃一裸妇人。双臂抱持，如巨绲束缚，接吻嘘气，血腥贯鼻，不觉晕绝。次日得灌救，乃苏。自是胆裂，黄昏以后，遇风声月影，即惴惴却步云。

南皮令居公铉，在州县幕二十年，练习案牍，聘币无虚岁。拥资既厚，乃援例得官，以为驾轻车就熟路也。比莅任，乃愦愦如木鸡；两造争辩，辄面赧语涩，不能出一字；见上官，进退应对，无不颠倒。越岁馀，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组之日，梦蓬首垢面人长揖曰：“君已罢官，吾从此别矣。”霍然惊醒，觉心境顿开。贫无归计，

复理旧业，则精明果决，又判断如流矣。所见者其夙冤耶？抑即昌黎所送之穷鬼耶？

裘文达公言：官詹事时，遇值日，五鼓赴圆明园。中途见路旁高柳下，灯火围绕，似有他故。至则一护军缢于树，众解而救之。良久得苏，自言过此暂憩，见路旁小室中有灯光，一少妇坐圆窗中招我。逾窗入，甫一俯首，项已被挂矣。盖缢鬼变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设绳索，为可异耳。又先农坛西北文昌阁之南（文昌阁俗曰高庙），汇有积水，亦往往有溺鬼诱人。余十三四时，见一人无故入水，已没半身。众噪而挽之，始强回；痴坐良久，渐有醒意。问何所苦而自沈。曰："实无所苦。但渴甚，见一茶肆，趋往求饮，犹记其门悬匾额，粉板青字，曰'对瀛馆'也。"命名颇有文义，谁题之、谁书之乎？此鬼更奇矣。

山东刘君善谟，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戏呼曰"刘鬼谷"。刘故诙谐，亦时以自称。于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若别号，人转不知。乾隆辛未，僦校尉营一小宅。田白岩偶过闲话，四顾慨然曰："此凤眼张三旧居也，门庭如故，埋香黄土已二十馀年矣。"刘骇然曰："自卜此居，吾数梦艳妇来往堂庑间，其若人乎？"白岩问其状，良是。刘沉思久之，拊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刘鬼谷！果现形，必痛抶之。"白岩曰："此妇在时，真鬼谷子，捭阖百变，为所颠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师大矣，何必定与鬼同住？"力劝之别徙。余亦尝访刘於此，忆斜对戈芥舟宅约六七家。今不能指其处矣。

史太常松涛言：初官户部主事时，居安南营，与一孀妇邻。一夕盗入孀妇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狈越墙去。迄不知其何所见也。岂神或哀其茕独，阴相之欤！又戈东长前辈一日饭罢，坐阶下看菊。忽闻大呼曰："有贼！"其声喑呜，如牛鸣盎中。举家骇异。俄连呼不已，谛听乃在庑下炉坑内。急邀逻者来，启视，则儽然一饿夫，昂首长跪。自言前两夕乘暗阑入，伏匿此坑，冀夜深出窃。

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腌虀两瓮置坑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霁移下，乃两日不移。饥不可忍，自思出而被执，罪不过杖；不出则终为饿鬼。故反作声自呼耳。其事极奇，而实为情理所必至。录之亦足资一粲也。

河间府吏刘启新，粗知文义。一日问人曰："枭鸟、破镜是何物？"或对曰："枭鸟食母，破镜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刘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懵中魂至冥司，见二官连几坐。一吏持牍请曰：'某处狐为其孙啮杀，禽兽无知，难责以人理。今惟议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与他兽有别。已炼形成人者，宜断以人律；未炼形成人者，自宜仍断以兽律。'右一官曰：'不然。禽兽他事与人殊，至亲属天性，则与人一理。先王诛枭鸟、破镜，不以禽兽而贷也。宜仍科不孝，付地狱。'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抱牍下，以掌掴吾，悸而苏。所言历历皆记，惟不解枭鸟、破镜语。窃疑为不孝之鸟兽，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阴府亦烦商酌。知狱情万变，难执一端。据余所见，事出律例之外者：一人外出，讹传已死。其父母因鬻妇为人妾。夫归，迫于父母，弗能讼也。潜至娶者家，伺隙一见，竟携以逃。越岁缉获，以为非奸，则已别嫁；以为奸，则本其故夫。官无律可引也。又劫盗之中，别有一类，曰赶蛋。不为盗，而为盗之盗。每伺盗外出，或袭其巢，或要诸路，夺所劫之财。一日互相格斗，并执至官。以为非盗，则实强掠；以为盗，则所掠乃盗赃。官亦无律可引也。又有奸而怀孕者，决罚后，官依律判生子还奸夫。后生子，本夫恨而杀之。奸夫控故杀其子。虽有律可引，而终觉奸夫所诉，有理无情；本夫所为，有情无理。无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耳？

丰宜门外风氏园古松，前辈多有题咏。钱香树先生尚见之，今已薪矣。何华峰云：相传松未枯时，每风静月明，或闻丝竹。一巨公偶游其地，偕宾友夜往听之。二鼓后，有琵琶声，似出树腹，似在树杪。久之，小声缓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绣被暖如春，

不愁天不晓。”巨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对我作此淫词！”戛然而止。俄登登复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巨公点首曰：“此乃差近风雅。”馀音摇曳之际，微闻树外悄语曰：“此老殊易与，但作此等语言，便生欢喜。”拨刺一响，有如弦断。再听之，寂然矣。

佃户卞晋宝，息耕陇畔，枕块暂眠。朦胧中闻人语曰：“昨宫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勘某人继妻，予铁杖百。虽是病容，尚眉目如画，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转，如风引洞箫，使人心碎。吾手颤不得下，几反受鞭。”问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蛊惑其夫，荼毒前妻儿女，造种种恶业也。”晋宝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铁杖？欲起问之。欠伸拭目，乃荒烟蔓草，四顾阒然。

故城贾汉恒言：张二酉、张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抚侄如己出，理田产，谋婚娶，皆殚竭心力。侄病瘵，经营医药，殆废寝食。侄殁后，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称其友爱。越数岁，病革，昏瞀中自语曰：“咄咄怪事！顷到冥司，二兄诉我杀其子，斩其祀，岂不冤哉？”自是口中时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苏，曰：“吾之过矣。兄对阎罗数我曰：‘此子非不可化诲者，汝为叔父，去父一间耳。乃知养而不知教，纵所欲为，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恶疾以终。非汝杀之而谁乎？’吾茫然无以应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殁。三辰所为，亦末俗之所难。坐以杀侄，《春秋》责备贤者耳；然要不得谓二酉苛也。平定王执信，余己卯所取士也。乞余志其继母墓，称母生一弟，曰执蒲；庶出一弟，曰执璧。平时饮食衣服，三子无所异；遇有过，责詈捶楚，亦三子无所异也。贤哉，数语尽之矣。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载：赵清常殁，子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明寿宁侯故第在兴济，斥卖略尽，惟厅事仅存。后鬻其木于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闻柱中有泣声。千古痴魂，殆同一辙。余尝与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我百年后，傥图书器玩，散落人间，

使赏鉴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饱虫鼠，委泥沙耳。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政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偶与我逢，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为谁家物矣。何能镌号题名，为后人作计哉！”所见尤脱洒也。

职官奸仆妇，罪止夺俸，以家庭暱近，幽暧难明，律意深微，防诬蔑反噬之渐也。然横干强迫，阴谴实严。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子挟污仆妇。仆气结成噎膈。时妇已孕，仆临殁，以手摩腹曰：“男耶？女耶？能为我复仇耶？”后生一女，稍长，极慧艳。世家子又纳为妾，生一子。文园消渴，俄夭天年。女帷薄不修，竟公庭涉讼，大损家声。十许年中，妇缟袂扶棺，女青衫对簿，先生皆目见之，如相距数日耳。岂非怨毒所钟，生此尤物以报哉。

遂堂先生又言：有调其仆妇者，妇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棰汝死。”泣告其夫，方沈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剸刃汝胸。”妇愤曰：“从不从皆死，无宁先死矣。”竟自缢。官来勘验，尸无伤，语无证，又死于夫侧，无所归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缢之室，虽天气晴明，亦阴阴如薄雾；夜辄有声如裂帛。灯前月下，每见黑气，摇漾似人影，即之则无。如是十馀年，主人殁，乃已。未殁以前，昼夜使人环病榻，疑其有所见矣。

乌鲁木齐军吏邬图麟言：其表兄某，尝诣泾县访友。遇雨，夜投一废寺。颓垣荒草，四无居人，惟山门尚可栖止，姑留待霁。时云黑如墨，暗中闻女子声曰：“怨鬼叩头，求赐纸衣一袭，白骨衔恩。”某怖不能动，然度无可避，强起问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独经此寺，为僧所遮留。妾哭詈不从，怒而见杀。时衣已尽褫，遂被裸埋。今百馀年矣。虽在冥途，情有廉耻。身无寸缕，愧见神明。故宁抱沉冤，潜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傥取数番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门，使幽魂蔽体，便可诉诸地府，再入转轮。惟君哀而垂拯焉。”某战栗

诺之。泣声遂寂。后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尝自谓负此一诺，使此鬼茹恨黄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过岳庙，朱扉严闭，而有人自庙中出。知是神灵，膜拜呼上圣。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贵神，右台司镜之吏，赍文簿到此也。”问：“司镜何义？其业镜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业镜所照，行事之善恶耳。至方寸微暧，情伪万端，起灭无恒，包藏不测，幽深邃密，无迹可窥，往往外貌麟鸾，中韬鬼蜮，隐慝未形，业镜不能照也。南北宋后，此术滋工，涂饰弥缝，或终身不败。故诸天合议，移业镜于左台，照真小人；增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圆光对映，灵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拉杂如粪壤者，有混浊如泥滓者，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狼虎者，有现冠盖影者，有现金银气者。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也。其圆莹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镜侧，籍而记之，三月一达于岳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则责愈严，术愈巧则罚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瘅恶不一，惟震夷伯之庙，天特示谴于展氏，隐慝故也。子其识之。”士人拜受教，归而乞道光书额，名其室曰“观心”。

有歌童扇上画鸡冠，于筵上求李露园题。露园戏书绝句曰：“紫紫红红胜晚霞，临风亦自弄夭斜。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原来不是花。”皆叹其运意双关之巧。露园赴任湖南后，有扶乩者，或以鸡冠请题，即大书此诗。余骇曰：“此非李露园作耶？”乩忽不动，扶乩者狼狈去。颜介子叹曰：“仙亦盗句。”或曰：“是扶乩者本伪托，已屡以盗句败矣。”

从兄坦居言：昔闻刘馨亭谈二事。其一，有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狐就擒，将烹诸油釜。农家子叩额乞免，乃纵去。后思之成疾，医不能疗。狐一日复来，相见悲喜。狐意殊落落，谓农家子曰：“君苦相忆，止为悦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见我本形，则骇

避不遑矣。”欻然扑地，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跳掷上屋，长嗥数声而去。农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谓能报德。其一亦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法不验，符箓皆为狐所裂，将上坛殴击。一老媪似是狐母，止之曰：“物惜其群，人庇其党。此术士道虽浅，创之过甚，恐他术士来报复。不如且就尔婿眠，听其逃避。”此狐可谓能虑远。

康熙癸巳，先姚安公读书于厂里，（前明土贡澄浆砖，此地砖厂故址也。）偶折杏花插水中。后花落，结二杏如豆，渐长渐巨，至于红熟，与在树无异。是年逢万寿恩科，遂举于乡。王德安先生时同住，为题额曰“瑞杏轩”。此庄后分属从弟东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归，问此匾，已不存矣。拟倩刘石庵补书，而代葺此屋，作记刻石龛于壁，以存先世之迹，因循未果，不识何日偿此愿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洼佃户董某父死，遗一牛，老且跛，将鬻于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卧，牵挽鞭捶皆不起，惟掉尾长鸣。村人闻是事，络绎来视。忽邻叟刘某愤然至，以杖击牛曰：“渠父堕河，何预于汝？使随波漂没，充鱼鳖食，岂不大善？汝无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馀年。致渠生奉养，病医药，死棺敛，且留此一坟，岁需祭扫，为董氏子孙无穷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为？”盖其父尝堕深水中，牛随之跃入，牵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闻之大惭，自批其颊曰：“我乃非人！”急引归。数月后，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风，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事竟暗合也。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旧族也。家未落时，屠肆架上一豕首，忽脱钩落地，跳掷而行。市人噪而逐之，直入其门而止。自是日见衰谢，至饘粥不供。今子孙无子遗矣。此王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亲表某氏家，（岁久忘其姓氏，惟记姚安公言此事时，称曰汝表伯。）清晓启户，有一兔缓步而入，绝不畏人，直至内寝床上卧。因烹食之。数年中死亡略尽，宅亦拆为平地矣。是皆衰气所召也。

王菊庄言：有书生夜泊鄱阳湖，步月纳凉。至一酒肆，遇数人，各道姓名，云皆乡里。因沽酒小饮，笑言既洽，相与说鬼。搜异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于吾所见矣。曩在京师，避嚣寓丰台花匠家，邂逅一士共谈。吾言此地花事殊胜，惟墟墓间多鬼可憎。士曰：‘鬼亦有雅俗，未可概弃。吾曩游西山，遇一人论诗，殊多精诣，自诵所作，有曰：深山迟见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钟声散墟落，灯火见人家。又曰：猿声临水断，人语入烟深。又曰：林梢明远水，楼角挂斜阳。又曰：苔痕侵病榻，雨气入昏灯。又曰：鸺鹠岁久能人语，魍魉山深每昼行。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泪，废苑寻春蛱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拟问其居停，忽有铃驮琅琅，欻然灭迹。此鬼宁复可憎耶？’吾爱其脱洒，欲留共饮。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为大幸，宁敢再入郇厨？’一笑而隐。方知说鬼者即鬼也。”书生因戏曰：“此称奇绝，古所未闻。然阳羡鹅笼，幻中出幻，乃辗转相生，安知说此鬼者，不又即鬼耶？”数人一时色变，微风飒起，灯光黯然，并化为薄雾轻烟，蒙蒙四散。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时，语子孙曰：“旧闻地下眷属，临终时一一相见。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无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当处处留将来相见地也。”姚安公曰：“聪明绝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独不知人有死；经纶开济之才，事事皆能计，而独不能为死时计。使知人有死，一切作为，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为死时计，一切作为，必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诸六合之外，失诸眉睫之前也。”

一南士以文章游公卿间。偶得一汉玉璜，质理莹白，而血斑彻骨，尝用以镇纸。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灯下构一文，闻窗隙有声，忽一手探入。疑为盗，取铁如意欲击；见其纤削如春葱，瑟缩而止。穴纸窃窥，乃一青面罗刹鬼。怖而仆地。比苏，则此璜已失矣。疑为狐魅幻形，不复追诘。后于市上偶见，询所从来。辗转经数主，竟不能得其端绪。久乃知为某公家奴伪作鬼装所取。董曲江戏曰：“渠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辈粗材，断不敢自取断

腕。”余谓此奴伪作鬼装，一以使不敢揽执，一以使不复追求。又灯下一掌破窗，恐遭捶击，故伪作女手，使知非盗；且引之窥见恶状，使知非人，其运意亦殊周密。盖此辈为主人执役，即其钝如椎；至作奸犯科，则奇计环生，如鬼如蜮。大抵皆然，不独此一人一事也。

朱竹坪御史尝小集阎梨村尚书家，酒次，竹坪慨然曰：“清介是君子分内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则殊嫌客气不除。昔某公为御史时，居此宅，坐间或言及狐魅，某公痛詈之。数日后，月下见一盗逾垣入。内外搜捕，皆无迹。扰攘彻夜。比晓，忽见厅事上卧一老人，欠伸而起曰：‘长夏溽暑，（长夏字出黄帝《素问》，谓六月也。王太仆注：“读上声。”杜工部“长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读平声，盖注家偶未考也。）偶投此纳凉，致主人竟夕不安，殊深惭愧。’一笑而逝。盖无故侵狐，狐以是戏之也。岂非自取侮哉！”

朱天门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负书画，意气傲睨，旁若无人，至对客脱袜搔足垢，向乩哂曰：“且请示下坛诗。”乩即题曰：“回头岁月去骎骎，几度沧桑又到今。会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众曰：“然则仙及见右军耶？”乩书曰：“岂但右军，并见虎头。”狂生闻之，起立曰：“二老风流，既曾亲睹；此时群贤毕至，古今人相去几何？”又书曰：“二公虽绝艺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见者意消；与骂座灌夫，自别是一流人物。离之双美，何必合之两伤？”众知有所指，相顾目笑。回视狂生，已著袜欲遁矣。此不识是何灵鬼，作此虐谑。惠安陈舍人云亭，尝题此生《寒山老木图》，曰：“憔悴人间老画师，平生有恨似徐熙。无端自写荒寒景，皴出秋山鬓已丝。”“使酒淋漓礼数疏，谁知侠气属狂奴。他年傥续宣和谱，画史如今有灌夫。”乩所云骂座灌夫，当即指此。又不识此鬼何以知此诗也。

舅氏张公梦征言：儿时闻沧州有太学生，居河干。一夜，有吏持名刺叩门，言新太守过此，闻为此地巨室，邀至舟相见。适主人以会葬宿姻家，相距十馀里。阍者持刺奔告，亟命驾返，则舟已行。乃饬

车马，具贽币，沿岸急追。昼夜驰二百馀里，已至山东德州界。逢人询问，非惟无此官，并无此舟。乃狼狈而归，惘惘如梦者数日。或疑其家多资，劫盗欲诱而执之，以他出幸免。又疑其视贫亲友如仇，而不惜多金结权贵，近村故有狐魅，特恶而戏之。皆无左证。然乡党喧传，咸曰："某太学遇鬼。"先外祖雪峰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盗，即贫亲友所为也。"斯言近之矣。

俗传鹊蛇斗处为吉壤，就斗处点穴，当大富贵，谓之龙凤地。余十一二岁时，淮镇孔氏田中，尝有是事，舅氏安公实斋亲见之。孔用以为坟，亦无他验。余谓鹊以虫蚁为食，或见小蛇啄取；蛇蜿蜒拒争，有似乎斗。此亦物态之常。必当日曾有地师为人卜葬，指鹊蛇斗处是穴，如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处是穴耳。后人见其有验，遂传闻失实，谓鹊蛇斗处必吉。然则因陶侃事，谓凡牛眠处必吉乎？

庆云、盐山间，有夜过墟墓者，为群狐所遮。裸体反接，倒悬树杪。天晓人始见之，掇梯解下，视背上大书三字，曰"绳还绳"，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悬之，今修怨也。胡厚庵先生仿西涯新乐府，中有《绳还绳》一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谁蹑其杪如猱升？谛而视之儿倒绷，背题字曰绳还绳。问何以故心懵腾，恍然忽省蹶然兴，束缚阿紫当年曾。旧事过眼如风灯，谁期狭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异路炭与冰，尔胡肆暴先侵陵？使衔怨毒伺隙乘。吁嗟乎！无为祸首兹可惩。"即此事也。

刘香畹言：沧州近海处，有牧童年十四五，虽农家子，颇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觉背上似负一物。然视之无形，扪之无质，问之亦无声。怖而返，以告父母，无如之何。数日后，渐似拥抱，渐似抚摩，既而渐似梦魇，遂为所污。自是媟狎无时。而无形无质无声，则仍如故。时或得钱物果饵，亦不甚多。邻塾师语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猎犬，俟闻媚声时排闼嗾攫之。"父如所教。狐噭然破窗出，在屋上跳掷，骂童负心。塾师呼与语曰："君幻化通灵，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悦，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过别船者，尚不知其

几。至若娈童，本非女质，抱衾荐枕，不过以色为市耳。当其傅粉熏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买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资尽，贵者权移，或掉臂长辞，或倒戈反噬，翻云覆雨，自古皆然。萧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苻坚，载在史册，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报者尚如此。然则与此辈论交，如抟沙作饭矣。况君所赠，曾不及五陵豪贵之万一，而欲此童心坚金石，不亦颠乎？”语讫寂然。良久，忽闻顿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痴。”浩叹数声而去。

姜白岩言：有士人行桐柏山中，遇卤簿前导，衣冠形状，似是鬼神，暂避林内。舆中贵官已见之，呼出与语，意殊亲洽。因拜问封秩。曰：“吾即此山之神。”又拜问：“神生何代？冀传诸人世，以广见闻。”曰：“子所问者人鬼，吾则地祇也。夫玄黄剖判，融结万形。形成聚气，气聚藏精，精凝孕质，质立含灵。故神祇与天地并生，惟圣人通造化之原，故燔柴、瘞玉，载在《六经》。自稗官琐记，创造鄙词，曰刘、曰张，谓天帝有废兴；曰吕、曰冯，谓河伯有夫妇。儒者病焉。紫阳崛起，乃以理诘天，并皇矣之下临，亦斥为乌有。而鬼神之德，遂归诸二气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尚生夔罔；雨土之精，尚生羵羊。岂有乾坤斡运，元气鸿洞，反不能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观子衣冠，当为文士。试传吾语，使儒者知圣人飨报之由。”士人再拜而退。然每以告人，辄疑以为妄。余谓此言推鬼神之本始，植义甚精。然自白岩寓言，托诸神语耳。赫赫灵祇，岂屑与讲学家争是非哉？

裘编修超然言：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破屋数间，锁闭已久，云中有狐魅。适江西一孝廉与数友过夏，（唐举子下第后，读书待再试，谓之过夏。）取其地幽僻，僦舍于旁。一日，见幼妇立檐下，态殊妩媚，心知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惧。黄昏后，诣门作礼，祝以媟词。夜中闻床前窸窣有声，心知狐至，暗中举手引之。纵体入怀，遽相狎昵，冶荡万状，奔命殆疲。比月上窗明，谛视乃一白发媪，黑陋可憎。惊

问："汝谁？"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楼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数载。感君垂爱，故冒耻自献耳。"孝廉怒，搏其颊，欲缚捶之。撑拄摆拨间，同舍闻声，皆来助捉。忽一脱手，已琤然破窗遁。次夕，自坐屋檐，作软语相唤。孝廉诟詈，忽为飞瓦所击。又一夕，揭帷欲寝，乃裸卧床上，笑而招手。抽刃向击，始泣骂去。惧其复至，移寓避之。登车顷，突见前幼妇自内走出。密遣小奴访问，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买花粉也。

琴工钱生（以鼓琴客裘文达公家，滑稽善谐戏。因面有癜风，皆呼曰"钱花脸"。来往数年，竟不能举其里居名字也。）言：一选人居会馆，于馆后墙缺见一妇，甚有姿首，衣裳故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之。馆人有母年五十馀，故大家婢女，进退语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应门。料其有干才，赂以金，祈谋一晤。对曰："向未见此，似是新来。姑试侦探，作万一想耳。"越十许日，始报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贫故，忍耻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来。乞勿秉烛，勿言勿笑，勿使僮仆及同馆闻声息，闻钟声即勿留。每夕赠以二金足矣。"选人如所约，已往来月馀。一夜，邻弗戒于火。选人惶遽起。僮仆皆入室救囊箧；一人急搴帐曳茵褥，訇然有声，一裸妇堕榻下，乃馆人母也。莫不绝倒。盖京师媒妁最奸黠，遇选人纳媵，多以好女引视，而临期阴易以下材，觉而涉讼者有之。幕首入门，背灯障扇，俟定情后始觉，委曲迁就者亦有之。此媪狃于乡风，竟以身代也。然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外实无此妇。或曰："魅也。"裘文达公曰："是此媪引致一妓，炫诱选人耳。"

安氏从舅善鸟铳，郊原逐兔，信手而发，无得脱者，所杀殆以千百计。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举铳欲发，忽炸而伤指，兔已无迹。心知为兔鬼报冤，遂辍其事。又尝从禽晚归，渐已昏黑。见小旋风裹一物，火光荧荧，旋转如轮。举铳中之，乃秃笔一枝，管上微有血渍。明人小说载牛天锡供状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欤！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县一民家，岁除日，有卖通草花者，叩门呼曰：“伫立久矣，何花钱尚不送出耶？”诘问家中，实无人买花。而卖者坚执一垂髫女子持入。正纷扰间，闻一媪急呼曰：“真大怪事，厕中敝帚柄上，竟插花数朵也。”取验，果适所持入。乃锉而焚之，呦呦有声，血出如缕。此魅既解化形，即应潜养灵气，何乃作此变异，使人知而歼除，岂非自取其败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韬晦者，类此帚也夫！

外祖雪峰张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尝自新河携盐租返，遇三盗，三矢仆之，各唾面纵去。一日，携弓矢夜行，见黑狐人立向月拜。引满一发，应弦饮羽。归而寒热大作。是夕，绕屋有哭声曰：“我自拜月炼形，何害于汝？汝无故见杀，必相报恨。汝未衰，当诉诸司命耳。”数日后，窗棱上铿然有声，愕眙惊问。闻窗外语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诉汝于地府，冥官检籍，乃知汝过去生中，负冤讼辩，我为刑官，阴庇私党，使汝理直不得申，抑郁愤恚，自刺而死。我堕身为狐，此一矢所以报也。因果分明，我不怨汝。惟当日违心枉拷，尚负汝笞掠百余。汝肯发愿免偿，则阴曹销籍，来生拜赐多矣。”语讫，似闻叩额声。王叱曰：“今生债尚不了了，谁能索前生债耶？妖鬼速去，无扰我眠。”遂寂然。世见作恶无报，动疑神理之无据。乌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

雍正甲寅，余初随姚安公至京师。闻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旷。虑有盗，夜遣家奴数人，更番司铃柝；犹防其懈，虽严寒溽暑，必秉烛自巡视。不胜其劳，别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廛栉比。又虑有火，每屋储水瓮。至夜铃柝巡视，如在永光寺时。不胜其劳，更典虎坊桥东一宅，与余邸隔数家。见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诵经，放焰口，钹鼓琤琤者数日，云以度鬼；复延道士设坛召将，悬符持咒，钹鼓琤琤者又数日，云以驱狐。宅本无他，自是以后，魅乃大作，抛掷砖瓦，攘窃器物，夜夜无宁居。婢媪仆隶，因缘为奸，所损失无算。论者皆谓妖由人兴。居未一载，又典绳匠胡同

一宅。去后不通闻问，不知其作何设施矣。姚安公尝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此公之谓乎。”

钱塘陈乾纬言：昔与数友，泛舟至西湖深处，秋雨初晴，登寺楼远眺。一友偶吟“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句，相与慨叹。寺僧微哂曰：“据所闻见，盖死尚不休也。数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楼上。闻桥畔有诟争声，良久愈厉。此地无人居，心知为鬼。谛听其语，急遽搀夺，不甚可辨，似是争墓田地界。俄闻一人呼曰：‘二君勿喧，听老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胶胶扰扰，缘不知此生如梦耳。今二君梦已醒矣，经营百计，以求富贵，富贵今安在乎？机械万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已枯，孑然惟剩一魂。彼幻化黄粱，尚能省悟；何身亲阅历，反不知万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无不死之人；大圣大贤以外，自古亦无不消之鬼。并此孑然一魂，久亦不免于澌灭。顾乃于电光石火之内，更兴蛮触之兵戈，不梦中梦乎？’语讫，闻呜呜饮泣声，又闻浩叹声曰：‘哀乐未忘，宜乎其未齐得丧。如斯挂碍，老僧亦不能解脱矣。’遂不闻再语，疑其难未已也。”乾纬曰：“此自师粲花之舌耳。然默验人情，实亦为理之所有。”

陈竹吟尝馆一富室。有小女奴，闻其母行乞于道，饿垂毙，阴盗钱三千与之。为侪辈所发，鞭捶甚苦。富室一楼，有狐借居，数十年未尝为祟。是日女奴受鞭时，忽楼上哭声鼎沸。怪而仰问。同声应曰：“吾辈虽异类，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岁，而为母受捶，不觉失声。非敢相扰也。”主人投鞭于地，面无人色者数日。

竹吟与朱青雷游长椿寺，于鬻书画处，见一卷擘窠书曰：“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款题“山谷道人”。方拟议真伪，一丐者在旁睨视，微笑曰：“黄鲁直乃书杨诚斋诗，大是异闻。”掉臂竟去。青雷讶曰：“能作此语，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能作此语，又安得不乞食！”余谓此竹吟愤激之谈，所谓名士习气也。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

张，使人不敢向迩者，其势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

一宦家子，资巨万。诸无赖伪相亲昵，诱之冶游，饮博歌舞。不数载，炊烟竟绝，颟顸以终。病革时，语其妻曰："吾为人蛊惑以至此，必讼诸地下。"越半载，见梦于妻曰："讼不胜也。冥官谓妖童倡女，本捐弃廉耻，借声色以养生；其媚人取财，如虎豹之食人，鲸鲵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虎豹乌能食？舟不航海，鲸鲵乌能吞？汝自就彼，彼何尤焉？惟淫朋狎客，如设阱以待兽，不入不止；悬饵以钓鱼，不得不休。是宜阳有明刑，阴有业报耳。"又闻有书生昵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冢，见少妇奠酒焚楮钱，伏哭甚哀。其妻识是狐女，遥骂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诛汝！尚假慈悲耶？"狐女敛衽徐对曰："凡我辈女求男者，是为采补；杀人过多，天律不容也。男求女者，是为情感；耽玩过度，用致伤生。正如夫妇相悦，成疾夭折，事由自取，鬼神不追理其衽席也。姊何责耶？"此二事足相发明也。

干宝《搜神记》载马势妻蒋氏事，即今所谓走无常也。武清王庆垞曹氏，有佣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尝问以冥司追摄，岂乏鬼卒，何故须汝辈。曰："病榻必有人环守，阳光炽盛，鬼卒难近也。又或有真贵人，其气旺；有真君子，其气刚。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肃杀之气；强悍之徒，有凶戾之气。亦不能近。惟生魂体阴而气阳，无虑此数事，故必携之以为备。"语颇近理，似非村媪所能臆撰也。

河间一旧家，宅上忽有鸟十馀，哀鸣旋绕，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测兆何事。数日后，乃知其子鬻宅偿博负。鸟啼之时，即书券之时也。岂其祖父之灵所凭欤！为人子孙者，闻此宜怆然思矣。

有游士借居万柳堂，夏日，湘帘棐几，列古砚七八，古玉器、铜器、磁器十许，古书册画卷又十许，笔床、水注、酒盏、茶瓯、纸

扇、棕拂之类，皆极精致。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笔迹。焚香宴坐，琴声铿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轩驷马，不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携游览，偶过所居，且行且言曰："前辈有及见杜工部者，形状殆如村翁。吾曩在汴京，见山谷、东坡，亦都似措大风味。不及近日名流，有许多家事。"朱导江时偶同行，闻之怪讶，窃随其后。至车马丛杂处，红尘涨合，倏已不见。竟不知是鬼是仙。

乌鲁木齐遣犯刘刚，骁健绝伦。不耐耕作，伺隙潜逃。至根克忒，将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伦，（卡伦者，戍守瞭望之地也。）恐不得过。不如暂匿我屋中，俟黎明耕者毕出，可杂其中以脱也。"刚从之。比稍辨色，觉恍如梦醒，身坐老树腹中。再视叟，亦非昨貌；谛审之，乃夙所手刃弃尸深涧者也。错愕欲起，逻骑已至，乃弭首就擒。军屯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内自归者，尚可贷死。刚就擒在二十日将曙，介在两歧，屯官欲迁就活之。刚自述所见，知必不免，愿早伏法。乃送辕行刑。杀人于七八年前，久无觉者；而游魂为厉，终索命于二万里外。其可畏也哉！

日南坊守栅兵王十，姚安公旧仆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庙纳凉，暗中见二人坐阁下，疑为盗，静伺所往。时绍兴会馆西商放债者演剧赛神，金鼓声未息。一人曰："此辈殊快乐，但巧算剥削，恐造业亦深。"一人曰："其间亦有差等。昔闻判司论此事，凡选人或需次多年，旅食匮乏；或赴官远地，资斧艰难，此不得已而举债。其中苦况，不可殚陈。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进退触藩，茹酸书券。此其罪与劫盗等，阳律不过笞杖，阴律则当堕泥犁。至于冶荡性成，骄奢习惯，预期到官之日，可取诸百姓以偿补。遂指以称贷，肆意繁华。已经负债如山，尚复挥金似土。致渐形竭蹶，日见追呼。铨授有官，逋逃无路，不得不吞声饮恨，为几上之肉，任若辈之宰割。积数既多，取偿难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当。在彼为势所必然，在此为事由自取。阳官科断，虽有明条，鬼神固不甚责之也。"王闻是语，疑不类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并起，不待启钥，已过栅门。

旋闻道路喧传，酒阑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为追摄之鬼也。

莆田林生霈言：闽一县令，罢官居馆舍。夜有群盗破扉入。一媪惊呼，刃中脑仆地。僮仆莫敢出。巷有逻者，素弗善所为，亦坐视。盗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锦衾蒙首卧。盗掣取衾，见姣丽如好女，嘻笑抚摩，似欲为无礼。中刃媪突然跃起，夺取盗刀，径负是子夺门出。追者皆被伤，乃仅捆载所劫去。县令怪媪已六旬，素不闻其能技击，何勇鸷乃尔。急往寻视，则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殁后执役土神祠，闻公被劫，特来视。宦资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饱盗橐，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则盗罪当诛。故附此媪与之战。公努力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卧。救苏问之，懵然不忆。盖此令遇贫人与贫人讼，剖断亦颇公明，故卒食其报云。

州县官长随，姓名籍贯皆无一定，盖预防奸赃败露，使无可踪迹追捕也。姚安公尝见房师石窗陈公一长随，自称山东朱文；后再见于高淳令梁公润堂家，则自称河南李定。梁公颇倚任之。临启程时，此人忽得异疾，乃托姚安公暂留于家，约痊时续往。其疾自两足趾寸寸溃腐，以渐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后检其囊箧，有小册作蝇头字，记所阅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阴事，详载某时某地，某人与闻，某人旁睹，以及往来书札、谳断案牍，无一不备录。其同类有知之者，曰："是尝挟制数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盗之窃逃，留一函于几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岂非天道哉！"霍丈易书曰："此辈依人门户，本为舞弊而来。譬彼养鹰，断不能责以食谷，在主人善驾驭耳。如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责，吾责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犹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绝无阴事之可书，虽此人日日橐笔，亦何能为哉？"

理所必无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执理者自太固耳。献县近岁有二事：一为韩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计医祷，皆无验。有黠者给以刲肉燃灯，祈神佑，则可速

愈。妇不知其绐也，竟刲肉燃之。越十馀日，祖姑目竟复明。夫受绐亦愚矣，然惟愚故诚，惟诚故鬼神为之格。此无理而有至理也。一为丐者王希圣，足双挛，以股代足，以肘撑之行。一日，于路得遗金二百，移橐匿草间，坐守以待觅者。俄商家主人张际飞仓皇寻至，叩之，语相符，举以还之。际飞请分取，不受。延至家，议养赡终其身。希圣曰："吾形残废，天所罚也。违天坐食，将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后困卧裴圣公祠下，（裴圣公不知何时人，志乘亦不能详。土人云，祈雨时有验。）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后，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际飞故先祖门客，余犹及见。自述此事甚详。盖希圣为善宜受报，而以命自安，不受人报，故神代报焉。非似无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辈尝载此二事于县志，讲学家颇病其语怪。余谓芥舟此志，惟乩仙联句及王生殇子二条，偶不割爱耳。全书皆体例谨严，具有史法。其载此二事，正以见匹夫匹妇，足感神明；用以激发善心，砥砺薄俗，非以小说家言滥登舆记也。汉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妻葳蕤锁事，载《录异传》；晋武帝时，河间女子剖棺再活事，载《搜神记》。皆献邑故实，何尝不删薙其文哉！

外叔祖张公紫衡，家有小圃，中筑假山，有洞曰"泄云"。洞前为艺菊地，山后养数鹤。有王昊庐先生集欧阳永叔、唐彦谦句题联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尘梦那如鹤梦长。"颇为工切。一日，洞中笔砚移动，满壁皆摹仿此十四字，拗捩欹斜，不成点画；用笔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应连者断，应断者连，似不识字人所书。疑为童稚游戏，重垩而镝其户。越数日，启视复然，乃知为魅。一夕闻格格磨墨声，持刃突入掩之。一老猴跃起冲人去。自是不复见矣。不知其学书何意也。余尝谓小说载异物能文翰者，惟鬼与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于人也。其他草木鸟兽，何自知声病。至于浑家门客并苍蝇草帚亦俱能诗，即属寓言，亦不应荒诞至此。此猴岁久通灵，学人涂抹，正其顽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义耳。

卷八

如是我闻（二）

先叔仪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艳曾之妇，乘曾为盗所诬引，阴贿吏毙于狱。方营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辍其谋。拟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无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于家，奉养备至。如是者数年，耗其家资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妇归王。王固辞，奉养益谨。又数年，曾母病。王侍汤药，衣不解带。曾母临殁，曰："久荷厚恩，来世何以为报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陈其实，乞冥府见曾为解释。母慨诺。曾父亦手作一札，纳曾母袖中曰："死果见儿，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黄泉下无相见也。"后王为曾母营葬，督工劳倦，假寐圹侧。忽闻耳畔大声曰："冤则解矣。尔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许嫁其子。后竟得善终。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犹可解，知无不可解之冤矣。亦足为悔罪者劝也。

从兄旭升言：有丐妇甚孝其姑，尝饥踣于路，而手一盂饭不肯释，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仅随姑乞食，听指挥而已。一日，同栖古庙，夜闻殿上厉声曰："尔何不避孝妇，使受阴气发寒热？"一人称手捧急檄，仓卒未及睹。又闻叱责曰："忠臣孝子，顶上神光照数尺。尔岂盲耶？"俄闻鞭捶呼号声，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闻一妇馐田，为旋风所扑，患头痛。问其行事，果以孝称。自是感动，事姑恒恐不至云。

旭升又言：县吏李懋华，尝以事诣张家口。于居庸关外，夜失道，暂憩山畔神祠。俄灯火晃耀，遥见车骑杂遝，将至祠门。意是神灵，伏匿庑下。见数贵官并入祠坐，左侧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则不识何神。数吏抱簿陈案上，一一检视。窃听其语，则勘验一郡善恶也。一神曰："某妇事亲无失礼，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妇亦能得姑舅欢，然退与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风俗日偷，神道亦与人为善。阴律孝妇延一纪。此二妇减半可也。"佥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妇至孝而至淫，何以处之？"一神曰："阳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则当诛。是不孝之罪，重于淫也。不孝之罪重，则能孝者福亦重。轻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论其孝。"一神曰："服劳奉养，孝之小者；亏行辱亲，不孝之大者。小孝难赎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恶所能掩。淫，大罚也，非他善所能赎。宜罪福各受其报。"侧坐者磬折请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门："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无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无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虽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虽至孝而不获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颇重大，请命于天曹可矣。"语讫俱起，各命驾而散。李故老吏，娴案牍，阴记其语；反复思之，不能决。不知天曹作何判断也。

董曲江言：陵县一嫠妇，夏夜为盗撬窗入，乘其睡污之。醒而惊呼，则逸矣。愤恚病卒，竟不得贼之主名。越四载馀，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媪合掌诵佛曰："某妇之冤雪矣。当其呼救之时，吾亲见李十逾墙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

西城将军教场一宅，周兰坡学士尝居之。夜或闻楼上吟哦声，知为狐，弗讶也。及兰坡移家，狐亦他徙。后田白岩僦居，数月狐乃复归。白岩祭以酒脯，并陈祝词于几曰："闻此蜗庐，曾停鹤驭。复闻飘然远引，似桑下浮图。鄙人匏系一官，萍飘十载，拮据称贷，卜此一廛。数夕来咳笑微闻，似仙舆复返。岂鄙人德薄，故尔见侵？抑夙

有因缘，来兹聚处欤？既承惠顾，敢拒嘉宾！惟冀各守门庭，使幽明异路，庶均归宁谧，异苔不害于同岑。敬布腹心，伏惟鉴烛。”次日楼前飘堕一帖云：“仆虽异类，颇悦诗书，雅不欲与俗客伍。此宅数十年来皆词人栖息，愜所素好，故挈族安居。自兰坡先生恝然舍我，后来居者，目不胜驵侩之容，耳不胜歌吹之音，鼻不胜酒肉之气。迫于无奈，窜迹山林。今闻先生山蘸之季子，文章必有渊源，故望影来归，非期相扰。自今以往，或检书獭祭，偶动芸签；借笔鸦涂，暂磨鸜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诉诸明神。愿廓清襟，勿相疑贰。”末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声息不闻矣。白岩尝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书。或曰：“白岩托迹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诙嘲。寓言十九，是或然欤！”然此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不应俗人雅魅，叠见一时，又同出于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会，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传闻异词，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

一故家子，以奢纵撄法网。殁后数年，亲串中有召仙者，忽附乩自道姓名，且陈愧悔；既而复书曰：“仆家法本严。仆之罹祸，以太夫人过于溺爱，养成骄恣之性，故蹈陷阱而不知耳。虽然，仆不怨太夫人。仆于过去生中，负太夫人命，故今以爱之者杀之，隐偿其冤。因果牵缠，非偶然也。”观者皆为太息。夫偿冤而为逆子，古有之矣。偿冤而为慈母，载籍之所未睹也。然据其所言，乃凿然中理。

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困，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曰：“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磬寂，满庭风露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是鬼魅也。华峰画有《佛光示现卷》，并自记始末甚悉。华

峰殁后，想已云烟过眼矣。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尝游嵩山，见女子汲溪水。试求饮，欣然与一瓢；试问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树下语，似颇涉翰墨，不类田家妇。疑为狐魅，爱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几败。”怪而诘之。赧然曰：“吾从师学道百馀年，自谓此心如止水。师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见可欲故不乱，见则乱矣。平沙万顷中，留一粒草子，见雨即芽。汝魔障将至，明日试之，当自知。’今果遇君，问答留连，已微动一念；再片刻则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几败。”踊身一跃，直上木杪，瞥如飞鸟而去。

次辰又言：族祖徵君公讳炅，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以天性疏放，恐妨游览，称疾不预试。尝至登州观海市，过一村塾小憩。见案上一旧端砚，背刻狂草十六字，曰：“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侧书“惜哉此叟”四字，盖其号也。问所自来。塾师云：“村南林中有厉鬼，夜行者遇之辄病。一日，众伺其出，持兵仗击之，追至一墓而灭。因共发掘，于墓中得此砚。吾以粟一斗易之也。”案《上堵吟》乃孟达作。是必胜国旧臣，降而复叛，败窜入山以死者。生既进退无据，殁又不自潜藏，取暴骨之祸。真顽梗不灵之鬼哉！

海之有夜叉，犹山之有山魈，非鬼非魅，乃自一种类，介乎人物之间者也。刘石庵参知言：诸城滨海处，有结寮捕鱼者。一日，众皆棹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盗饮其酒，尽一罂，醉而卧。为众所执，束缚捶击，毫无灵异，竟困踣而死。

族侄贻孙言：昔在潼关，宿一驿。月色满窗，见两人影在窗上，疑为盗；谛视，则腰肢纤弱，鬟髻宛然，似一女子将一婢。穴纸潜觑，乃不睹其形。知为妖魅，以佩刀隔棂斫之。有黑烟两道，声如鸣镝，越屋脊而去。虑其次夜复来，戒仆借鸟铳以俟。夜半果复见影，

乃二虎对蹲。与仆发铳并击，应声而灭。自是不复至。疑本游魂，故无形质；阳光震烁，消散不能聚矣。

献县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辄空中掷与数十钱。知县杨某自往视，乃掷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无他异。或曰："王生倩作戏术者搬运之，将托以箕敛。"或曰："狐所为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确有鬼凭，亦当禁治，使勿荧民听，正不必论其真妄也。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东光城内忽一夜家家犬吠，声若潮涌。皆相惊出视，月下见一人披发至腰，衰衣麻带，手执巨袋，袋内有千百鹅鸭声，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过别家。次日，凡所立之处，均有鹅鸭二三只，自檐掷下。或烹而食，与常畜者味无异，莫知何怪。后凡得鹅鸭之家，皆有死丧，乃知为凶煞偶现也。先外舅马公周箓家，是夜亦得二鸭。是岁，其弟靖逆同知庚长公卒。信又聃先生语不谬。顾自古及今，遭丧者恒河沙数，何以独示兆于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是地？是地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数家？其示兆皆掷以鹅鸭，又义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论可矣。

道士王昆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滨。去人稍远，偶遇宦家废圃，丛篁老木，寂无人踪。徙倚其间，不觉昼寝。梦古衣冠人长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客；既见君子，实慰素心。幸勿以异物见摈。"心知是鬼，姑诘所从来。曰："仆耒阳张湜，元季流寓此邦，殁而旅葬。爱其风土，无复归思。园林凡易十馀主，栖迟未能去也。"问："人皆畏死而乐生，何独耽鬼趣？"曰："死生虽殊，性灵不改，境界亦不改。山川风月，人见之，鬼亦见之；登临吟咏，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险阻之胜，人所不至，鬼得以魂游；萧寥清绝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赏。人且有时不如鬼。彼夫畏死而乐生者，由嗜欲撄心，妻孥结恋，一旦舍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组，息迹林泉，势不能不戚戚。不知本住林泉者，耕田凿井，恬熙相安，原无所戚戚于中也。"问："六道轮回，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

由？”曰：“求生者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己所为。苟不求生，神不强也。”又问：“寄怀既远，吟咏必多。”曰：“兴之所至，或得一联一句，率不成篇。境过即忘，亦不复追索。偶然记忆，可质高贤者，才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残照下空山，暝色苍然合。”昆霞击节。又吟曰：“黄叶……”甫得二字，忽闻噪叫声，霍然而寤，则渔艇打桨相呼也。再倚柱瞑坐，不复成梦矣。

昆霞又言：其师精晓六壬，而不为人占。昆霞为童子时，一日早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书。定以申刻至，先期后期皆笞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仅至，则某家兄弟方阅墙。启视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晋书·王祥传》一阅。”兄弟相顾默然，斗遂解。盖其弟正继母所生云。

嘉峪关外有戈壁，径一百二十里，皆积沙无寸土。惟居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积冰，夏储水，以供驿使之往来。初，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疑此墩本一土山，为飞沙所没，仅露其顶。既有山，必有水。发卒凿之，穿至数十丈，忽持锸者皆堕下。在穴上者俯听之，闻风声如雷吼，乃辍役。穴今已圮，余出塞时，仿佛尚见其遗迹。案佛氏有地水风火之说。余闻陕西有迁葬者，启穴时，棺已半焦。茹千总大业亲见之。盖地火所灼。又献县刘氏，母卒合葬，启穴不得其父棺。迹之，乃在七八步外，倒植土中。先姚安公亲见之。彭芸楣参知亦云，其乡有迁葬者，棺中之骨攒聚于一角，如积薪然。盖地风所吹也。是知大气斡运于地中，阴气化水，阳气则化风化火。水土同为阴类，一气相生，故无处不有。阳气则包于阴中，其微者，烁动之性为阴所解；其稍壮者，聚而成硫黄、丹砂、礜石之属；其最盛者，郁而为风为火。故恒聚于一所，不处处皆见耳。

伊犁城中无井，皆出汲于河。一佐领曰：“戈壁皆积沙无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树，苟其下无水，树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凿井，果皆得泉，特汲须修绠耳。知古称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谬。徐舍人蒸远曾预斯役，尝为余言。此佐领可云格物。蒸远能举其名，

惜忘之矣。后乌鲁木齐筑城时，鉴伊犁之无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杂诗，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用处，随心引取到花畦。”纪其实也。然或雪消水涨；则南门为之不开。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登冈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纤微皆见。故余诗又曰：“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氍毹上看棋枰。”巴公彦弼镇守时，参将海起云请于山麓坚筑小堡，为犄角之势。巴公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或结栅，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而利；地势逼近，取准亦不难。彼决不能屯聚也。如筑小堡于上，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兵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所据，反资以保障矣。”诸将莫不叹服。因记伊犁凿井事，并附录之。

乌鲁木齐泉甘土沃，虽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蜡五色毕备，朵若巨杯，瓣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药。大学士温公以仓场侍郎出镇时，阶前虞美人一丛，忽变异色，瓣深红如丹砂，心则浓绿如鹦鹉，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隐耀，虽画工设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抚去。余以彩线系花梗，秋收其子，次岁种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为瑞兆，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也。

辛彤甫先生记异诗曰：“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骡侧耳听。”康熙辛丑，馆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货郎，逋先祖多金不偿，且出负心语。先祖性豁达，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谓姚安公曰：“某货郎死已久，顷忽梦之，何也？”俄圉人报马生一青骡，咸曰：“某货郎偿夙逋也。”先祖曰：“负我偿者多矣，何独某货郎来偿？某货郎负人亦多矣，何独来偿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说，使人子孙蒙耻也。”然圉人每戏呼某货郎，辄昂首作怒状。平生好弹三弦，唱边关调。或对之作此曲，辄耸耳以听云。

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牍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余

督学闽中时，一生以导人诬告戍边。闻其将败前，方为人构词，手中笔爆然一声，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祸。又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构陷善类者，方具草，讶字皆赤色。视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笔而起，遂辍是业，竟得令终。余亦见一善讼者，为人画策，诬富民诱藏其妻。富民几破家，案尚未结；而善讼者之妻，真为人所诱逃。不得主名，竟无所用其讼。

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以巧应。余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追而自缢。余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

乌鲁木齐巡检所驻，曰呼图壁。呼图译言鬼，呼图壁译言有鬼也。尝有商人夜行，暗中见树下有人影，疑为鬼，呼问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结伴耳。"因相趁共行，渐相款洽。其人问："有何急事，冒冻夜行？"商人曰："吾夙负一友钱四千，闻其夫妇俱病，饮食药饵恐不给，故往送还。"是人却立树背，曰："本欲祟公，求小祭祀。今闻公言，乃真长者。吾不敢犯公，愿为公前导可乎？"不得已，姑随之。凡道路险阻，皆预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谛视，乃一无首人，栗然却立。鬼亦奄然而灭。

冯巨源官赤城教谕时，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传元代人也。巨源往见之，呼为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纳导引，得不死耳。"叩其术。曰："不离乎丹经而非丹经所能尽，其分刌节度，妙极微芒。苟无口诀真传，但依法运用，如检谱对弈，弈必败；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缓急先后，稍一失调，或结为痈疽，或滞为拘挛；甚或精气瞀乱，神不归舍，竟至于颠痫。是非徒无益已也。"问："容成、彭祖之术，可延年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祸不旋踵；真得法者，亦仅使人壮盛。壮盛之极，必有决裂横溃之患。譬如悖理聚财，非不骤富，而断无终享之理。公毋为所惑也。"又问："服食延年，其法如何？"曰："药所以攻伐疾病，调补气血，而非所以养生。方士所饵，

不过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谓借其馀气，反长存乎？”又问：“得仙者，果不死欤？”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时时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炼气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逆制之力不懈，则气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疏，则气消而神亦消。消则死矣。如多财之家，勤俭则常富，不勤不俭则渐贫；再加以奢荡，则贫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兢然恐不自保，非内丹一成，即万劫不坏也。”巨源请执弟子礼。曰：“公于此道无缘，何必徒荒其本业？不如其已。”巨源怅然而返。景州戈鲁斋为余述之，称其言皆笃实，不类方士之炫惑云。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称芦中人。问：“岂伍相国耶？”曰：“彼自隐语，吾真以此为号也。”其方时效时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丈希英（姚安公称牛丈字作此二字音，未知是此二字否。牛丈讳玧，娶前母安太夫人之从妹。）家，有乞虚损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药所能治，但遏除嗜欲，远胜于草根树皮。”又有乞种子方者。仙判曰：“种子有方，并能神效。然有方与无方同，神效亦与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欲火，尚毒发为痘，十中必损其一二。况助以热药，抟结成胎，其蕴毒必加数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于夭折之时，惜其不寿；而不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机。生如不生，亦何贵乎种耶？此理甚明，而昔贤未悟。山人志存济物，不忍以此术欺人也。”其说中理，皆医家所不肯言，或真有灵鬼凭之欤！又闻刘季箴先生尝与论医。乩仙曰：“公补虚好用参。夫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不通治各证。以藏府而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荣卫而论，参惟至气分，而血分不至焉。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岂但无济，亢阳不更煎铄乎？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何处得有生参乎？古者参出于上党，秉中央土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权。愿公审之。”季箴极不以为然。余不知医，并附录之，待精此事者论定焉。

歙人蒋紫垣，流寓献县程家庄，以医为业。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资，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一日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矣。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将赴转轮，赂鬼卒得来见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言讫，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为末，水调服之而已，无他秘药也。又闻诸沈丈丰功曰："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语，其方当亦验。

老儒刘挺生言：东城有猎者，夜半睡醒，闻窗纸淅淅作响，俄又闻窗下窸窣声，披衣叱问。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君勿怖。"问其何事。曰："狐与鬼自古不并居，狐所窟穴之墓，皆无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许，狐乘我他往，聚族据之，反驱我不得入。欲与斗，则我本文士，必不胜。欲讼诸土神，即幸而得申，彼终亦报复，又必不胜。惟得君等行猎时，或绕道半里，数过其地，则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傥有所遇，勿遽殪获，恐事机或泄，彼又修怨于我也。"猎者如其言。后梦其来谢。夫鹊巢鸠据，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胜之，则避而不争；力足以胜之，又长虑深思而不尽其力。不求幸胜，不求过胜，此其所以终胜欤！孱弱者遇强暴，如此鬼可矣。

舅氏张公健亭言：沧州牧王某，有爱女撄疾沉困。家人夜入书斋，忽见其对月独立花阴下，悚然而返。疑为狐魅托形，嗾犬扑之，倏然灭迹。俄室中病者语曰："顷梦至书斋看月，意殊爽适。不虞有猛虎突至，几不得免。至今犹悸汗。"知所见乃其生魂也。医者闻之，曰："是形神已离，虽卢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闽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种也。山东益都有方柏，盖一株偶见，他柏树则皆不方。余八九岁时，见外祖家介祉堂中有菊四盎，开花皆正方，瓣瓣整齐如裁剪。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黄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归，次岁花渐圆，再一岁则全圆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种者别有法。如靛浸莲子，则花青；墨揉玉簪之根，则花黑也。"是或一说欤！

家奴宋遇病革时，忽张目曰：“汝兄弟辈来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语曰：“十八日亦可。”时一讲学者馆余家，闻之哂曰：“谵语也。”届期果死。又哂曰：“偶然耳。”申铁蟾方与共食，投箸太息曰：“公可谓笃信程朱矣！”

奇节异烈，湮没无传者，可胜道哉。姚安公闻诸云台公曰：“明季避乱时，见夫妇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缠。一贼露刃追之急。妇忽回身屹立，待贼至，突抱其腰。贼以刃击之，血流如注，坚不释手。比气绝而仆，则其夫脱去久矣。惜不得其名姓。”又闻诸镇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恻，倍价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艴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其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肃宁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乡有嫠妇，与老姑抚孤子，七八岁矣。妇故有色，媒妁屡至，不肯嫁。会子患痘甚危，延某医诊视。某医遣邻妪密语曰：“是症吾能治。然非妇荐枕，决不往。”妇与姑皆怒谇。既而病将殆，妇姑皆牵于溺爱，私议者彻夜，竟饮泣曲从。不意施治已迟，迄不能救，妇悔恨投缳殒。人但以为痛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讳其事，不敢显言。俄而某医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于火，不遗寸缕。其妇流落入青楼，乃偶以告所欢云。

余布衣萧客言：有士人宿会稽山中，夜闻隔涧有讲诵声。侧耳谛听，似皆古训诂。次日越涧寻访，杳无踪迹。徘徊数日，冀有所逢。忽闻木杪人语曰：“君嗜古乃尔，请此相见。”回顾之顷，石室洞开，室中列坐数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让。士人视其案上，皆诸经注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奥旨，传在经师；虽旧本犹存，斯文未丧；而新说叠出，嗜古者稀。先圣恐久而渐绝，乃搜罗鬼录，征召

幽灵。凡历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于此地，考证遗文；以次转轮，生于人世。冀递修古学，延杏坛一线之传。子其记所见闻，告诸同志，知孔孟所式凭，在此不在彼也。”士人欲有所叩，倏似梦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萧客闻之，裹粮而往。攀萝扪葛，一月有馀，无所睹而返。此与朱子颖所述经香阁事，大旨相类。或曰：“萧客喜谈古义，尝撰《古经解钩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戏之。”是未可知。或曰：“萧客造作此言，以自托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梦人浴血立，而不识其人，胡为乎来耶？”陈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误杀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缘心造象耳。本无是鬼，何由识其为谁？且七八人同定一谳牍，何独见梦于君？君勿自疑。”佛公伦曰：“不然。同事则一体，见梦于一人，即见梦于人人也。我辈治天下之狱，而不能虑天下之囚。据纸上之供词，以断生死，何自识其人哉？君宜自儆，我辈皆宜自儆。”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论为然。”

吕太常含辉言：京师有富室娶妇者，男女并韶秀，亲串皆望若神仙。窥其意态，夫妇亦甚相悦。次日天晓，门不启。呼之不应，穴窗窥之，则左右相对缢。视其衾，已合欢矣。婢媪皆曰：“是昨夕已卸妆，何又著盛服而死耶？”异哉，此狱虽皋陶不能听矣。

里胥宋某，所谓东乡太岁者也。爱邻童秀丽，百计诱与狎。为童父所觉，迫童自缢。其事隐密，竟无人知。一夕，梦被拘至冥府，云为童所诉。宋辩曰：“本出相怜，无相害意。死由尔父，实出不虞。”童言：“尔不相诱，我何缘受淫？我不受淫，何缘得死？推原祸本，非尔其谁？”宋又辩曰：“诱虽由我，从则由尔。回眸一笑，纵体相就者谁乎？本未强干，理难归过。”冥官怒叱曰：“稚子无知，陷尔机阱。饵鱼充馔，乃反罪鱼耶？”拍案一呼，栗然惊寤。后官以贿败，宋名丽案中，祸且不测。自知业报，因以梦备告所亲。逮及狱成，乃仅拟城旦。窃谓梦境无凭也。比三载释归，则邻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妇独居，饵以重币，已“见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

惭而自缢。然则前之幸免，岂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随形哉！

旧仆邹明言：昔在丹阳县署，夜半如厕。过一空屋，闻中有男女媟狎声，以为内衙僮婢，幽会于斯。惧为累，潜踪而返。后月夜复闻之，从窗隙窃窥，则内衙无此人；又时方冱冻，乃裸无寸缕。疑为妖魅，于窗外轻嗽。倏然灭迹。偶与同伴话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戏像一盒，腹有机轮，自能运动。恒置枕函中，时出以戏玩。一日失去，疑为同事者所藏。后终无迹。岂此物为祟耶？"遍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为人害，亦不复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间，得人精气，久而幻化欤！

外祖雪峰张公家，牡丹盛开。家奴李桂，夜见二女凭阑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间绝少此花，惟佟氏园与此数株耳。"桂知是狐，掷片瓦击之，忽不见。俄而砖石乱飞，窗棂皆损。雪峰公自往视之，拱手曰："赏花韵事，步月雅人，奈何与小人较量，致杀风景？"语讫寂然。公叹曰："此狐不俗。"

佃户张九宝言：尝夏日锄禾毕，天已欲暝，与众同坐田塍上。见火光一道如赤练，自西南飞来。突堕于地，乃一狐，苍白色，被创流血，卧而喘息。急举锄击之。复努力跃起，化火光投东北去。后牵车贩鬻至枣强，闻人言某家妇为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罂中。儿童辈私揭其符，欲视狐何状。竟破罂飞去。问其月日，正见狐堕之时也。此道士咒术可云有验，然无奈呆稚之窃窥。古来竭力垂成，而败于无知者之手，类如斯也夫。

老仆刘琪言：其妇弟某，尝独卧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觉有手扪挲，疑为盗。惊起谛视，其臂乃从南牖探入，长殆丈许。某故有胆，遽捉执之。忽一臂又破棂而入，径批其颊，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捉臂已掣去矣。闻窗外大声曰："尔今畏否？"方忆昨夕林下纳凉，与同辈自称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复何荣？以一

语之故，寻衅求胜，此鬼可谓多事矣。裘文达公尝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发乎人之本心，不可强求。”惜此鬼不闻此语也。

宗室瑶华道人言：蒙古某额驸尝射得一狐，其后两足著红鞋，弓弯与女子无异。又沈少宰云椒言：李太仆敬堂，少与一狐女往来。其太翁疑为邻女，布灰于所经之路。院中足印作兽迹，至书室门外，则足印作纤纤样矣。某额驸所射之狐，了无他异。敬堂所眷之狐，居数岁别去。敬堂问：“何时当再晤？”曰：“君官至三品，当来迎。”此语人多知之。后来果验。

外叔祖张公雪堂言：十七八岁时，与数友月夜小集。时霜蟹初肥，新笋亦熟，酣洽之际，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蓝衫，蹑镶云履，拱手曰：“仆虽鄙陋，然颇爱把酒持螯。请附末坐可乎？”众错愕不测，姑揖之坐。问姓名，笑不答。但痛饮大嚼，都无一语。醉饱后，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缘。后会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谊。”语讫，耸身一跃，屋瓦无声，已莫知所在。视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饼，约略敌是日之所费。或曰：“仙也。”或曰：“术士也。”或曰：“剧盗也。”余谓剧盗之说为近之。小时见李金梁辈，其技可以至此。又闻窦二东之党，（二东，献县剧盗。其兄曰大东，皆逸其名，而以乳名传。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音之转耳。）每能夜入人家，伺妇女就寝，胁以刃，禁勿语，并衾褥卷之，挟以越屋数十重。晓钟将动，仍卷之送还。被盗者惘惘如梦。一夕，失妇家伏人于室，俟其送还，突出搏击。乃一手挥刀格斗，一手掷妇于床上，如风旋电掣，倏已无踪。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

奇门遁甲之书，所在多有，然皆非真传。真传不过口诀数语，不著诸纸墨也。德州宋清远先生言：曾访一友，（清远曾举其姓名，岁久忘之。清远称雨后泥泞，借某人一驴骑往。则所居不远矣。）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观一戏剧可乎？”因取凳十馀，纵横布院中，与清远明烛饮堂上。二鼓后，见一人逾垣入，环转阶前，每遇一凳，辄蹒跚，努力良久乃跨过。始而顺行，曲踊一二百度；转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

疲极踣卧，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诘问何来。叩首曰：“吾实偷儿，入宅以后，惟见层层皆短垣，愈越愈不能尽；窘而退出，又愈越愈不能尽，故困顿见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谓清远曰：“昨卜有此偷儿来，故戏以小术。”问：“此何术？”曰：“奇门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祸，君真端谨，如愿学，当授君。”清远谢不愿。友太息曰：“愿学者不可传，可传者不愿学，此术其终绝矣乎！”意若有失，怅怅送之返。

有故家子，日者推其命大贵，相者亦云大贵，然垂老官仅至六品。一日扶乩，问仕路崎岖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谬，相者亦不谬。以太夫人偏爱之故，削减官禄至此耳。”拜问：“偏爱诚不免，然何至削减官禄？”仙又判曰：“礼云继母如母，则视前妻之子当如子；庶子为嫡母服三年，则视庶子亦当如子。而人情险恶，自设町畦，所生与非所生，厘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机械万端。小而饮食起居，大而货财田宅，无一不所生居于厚，非所生者居于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离间谗构，密运阴谋，诟谇嚣陵，罔循礼法，使罹毒者吞声，旁观者切齿，犹哓哓称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视，祖考怨恫，不祸谴其子，何以见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数，此赢彼缩，理之自然。既于家庭之内，强有所增；自于仕宦之途，阴有所减。子获利于兄弟多矣，物不两大，亦何憾于坎坷乎？”其人悚然而退。后亲串中一妇闻之，曰：“悖哉此仙！前妻之子，恃其年长，无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宠，无不凌轹其兄者。非有母为之撑拄，不尽为鱼肉乎？”姚安公曰：“是虽妒口，然不可谓无此事也。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矣。”

族祖黄图公言：顺治康熙间，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阴为吴三桂谍，以某乙骁健有心计，引与同谋。既而枭獍伏诛，鲸鲵就筑，亦既洗心悔祸，无复逆萌。而来往秘札，多在乙处。书中故无乙名，乙胁以讦发，罪且族灭。不得已以女归乙，赘于家。乙得志益骄，无复人理，迫淫其妇女殆遍，乃至女之母不免；女之幼弟才十三四，亦

不免。皆饮泣受污，惴惴然恐失其意。甲抑郁不自聊，恒避于外。一日，散步田间，遇老父对语，怪附近村落无此人。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吾窃不平。今盗君秘札奉还。彼无所挟，不驱自去矣。"因出十馀纸付甲。甲验之良是，即毁裂吞之，归而以实告乙。乙防甲女窃取，密以铁瓶瘗他处。潜往检视，果已无存。乃踉跄引女去。女日与诟谇，旋亦仳离。后其事渐露，两家皆不齿于乡党，各携家远遁。夫明季之乱极矣，圣朝荡涤洪炉，拯民水火。甲食毛践土已三十馀年，当吴三桂拒命之时，彼已手戮桂王，断不得称楚之三户。则甲阴通三桂，亦不能称殷之顽民。即阖门骈戮，亦不为冤。乙从而污其闺帏，较诸荼毒善良，其罪似应末减。然乙初本同谋，罪原相埒；又操戈挟制，肆厥凶淫，罪实当加甲一等。虽后来食报，无可证明，天道昭昭，谅必无幸免之理也。

姚安公读书舅氏陈公德音家。一日早起，闻人语喧阗，曰客作张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语矣。灌救百端，至夕乃苏。曰："二更以后，遥见林外有火光，渐移渐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馀丈，手执烛笼，大如一间屋，立团焦前，俯视良久。吾骇极晕绝，不知其何时去也。"或曰："罔两。"或曰："当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载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底"，诵之可以辟恶梦，止恐怖。不应反现异状，使人恐怖。疑罔两为近之。

姚安公又言：一夕，与亲友数人，同宿舅氏斋中。已灭烛就寝矣，忽大声如巨炮，发于床前，屋瓦皆震。满堂战栗，噤不能语，有耳聋数日者。时冬十月，不应有雷霆；又无焰光冲击，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尔珺曰："此为鼓妖，非吉征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终日栗栗，无一事不谨慎。是岁家有缢死者，别无他故。殆戒惧之力欤！

姚安公闻先曾祖润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戇。一日，闻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缚。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晓而牵卖于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资矣。"于是夜夜荷

梃执绳，潜行墟墓间，如猎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称有鬼之处，佯醉寝以诱致之，亦寂然无睹。一夕，隔林见数磷火，踊跃奔赴；未至间，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馀，无所得，乃止。盖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也。

益都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闼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魈厉鬼，依草附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为而雌伏？"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惭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艴然去。此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肯举其名云。

申铁蟾，名兆定，阳曲人。以庚辰举人官知县，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陕西试用，忽寄一札与余诀。其词恍惚迷离，抑郁幽咽，都不省为何语。而铁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几，讣音果至。既而见邵二云赞善，始知铁蟾在西安，病数月。病愈后，入山射猎，归而目前见二圆物如球，旋转如风轮，虽瞑目亦见之。如是数日，忽爆然裂，二小婢从中出，称仙女奉邀。魂不觉随之往。至则琼楼贝阙，一女子色绝代，通词自媒。铁蟾固谢，托以不惯居此宅。女子薄怒，挥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馀，目中见二圆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别构一宅，幽折窈窕，颇可爱。问："此何地？"曰："佛桑。"请题堂额。因为八分书"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议。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恒梦游。久而女子亦昼至，禁铁蟾勿与所亲通。遂渐病。病剧时，方士李某以赤丸饵之，呕逆而卒。其事甚

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时作也。铁蟾聪明绝特，善诗歌，又工八分，驰骋名场，翛然以风流自命。与人交，意气如云，邮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终。妖以人兴，象由心造。才高意广，翻以好异陨生，其可惜也夫。

崔庄旧宅厅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颇为幽僻。先祖在时，奴子张云会夜往取茶具，见垂鬟女子，潜匿树下，背立向墙隅。意为宅中小婢于此幽期，遽捉其臂，欲有所挟。女子突转其面，白如傅粉，而无耳目口鼻。绝叫仆地。众持烛至，则无睹矣。或曰："旧有此怪。"或曰："张云会一时目眩。"或曰："实一黠婢，猝为人阻，弗能遁，以素巾幕面，伪为鬼状以自脱也。"均未知其审。然自此群疑不释，宿是院者恒凛凛，夜中亦往往有声。盖人避弗居，斯狐鬼入之耳。又宅东一楼，明隆庆初所建。右侧一小屋，亦云有魅。虽不为害，然婢媪或见之。姚安公一日检视废书，于簏下捉得二貛。佥曰："是魅矣。"姚安公曰："獾弭首为童子缚，必不能为魅。然室无人迹，至使野兽为巢穴，则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来风之义也。"后西厅析属从兄坦居，今归从侄汝侗。楼析属先兄晴湖，今归侄汝份。子姓日繁，家无隙地，魅皆不驱自去矣。

甲与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抚军，并使佐官政，惟其言是从。久而资财皆为所乾没，始悟其奸，稍稍谯责之。乙挟甲阴事，遽反噬。甲不胜愤，乃投牒诉城隍。夜梦城隍语之曰："乙险恶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绐而绐谁耶？渠恶贯将盈，终必食报。若公则自贻伊戚，可无庸诉也。"此甲亲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杜阳杂编》记李辅国香玉辟邪事，殊怪异，多疑为小说荒唐。然世间实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苍玉扇坠，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内府窃出。制作朴略，随其形为双螭纠结状。有血斑数点，色如熔蜡。以手摩热，嗅之作沉香气；如不摩热，则不香。疑李辅国玉，亦不过

如是，记事者点缀其词耳。先太夫人尝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则传汝。”后外祖母殁，舅氏疑在太夫人处。太夫人又疑在舅氏处。卫氏姨母曰：“母在时佩此不去身，殆携归黄壤矣。”侍疾诸婢皆言殓时未见。因此又疑在卫氏姨母处。今姨母久亡，卫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卖略尽，终未见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有客携柴窑片磁，索数百金，云嵌于胄，临阵可以辟火器。然无由知确否。余曰：“何不绳悬此物，以铳发铅丸击之。如果辟火，必不碎，价数百金不为多；如碎，则辟火之说不确，理不能索价数百金也。”鬻者不肯，曰：“公于赏鉴非当行，殊杀风景。”急怀之去。后闻鬻于贵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炮火横冲，如雷霆下击，岂区区片瓦所能御？且雨过天青，不过泐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断裂之馀，尚有灵如是耶？余作旧瓦砚歌有云：“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类而已矣。

嘉峪关外有阔石图岭，为哈密巴尔库尔界。阔石图，译言碑也。有唐太宗时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砖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盖山有神，木石有精，示怪异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尔库尔又有汉顺帝时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则随人拓摹，了无他异。惟云海子为冷龙所居，城中不得鸣夜炮，鸣夜炮则冷龙震动，天必奇寒。是则不可以理推矣。

李老人，不知何许人，自称年已数百岁，无可考也。其言支离荒杳，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师钱文敏公家，余曾见之。符药治病，亦时有小验。文敏次子寓京师水月庵，夜饮醉归，见数十厉鬼遮路，因发狂自劖其腹。余偕陈裕斋、倪馀疆往视，血肉淋漓，仅存一息，似万万无生理。李忽自来舁去，疗半月而创合。人颇以为异。然文敏公误信祝由，割指上疣赘，创发病卒，李疗之竟无验。盖符箓烧炼之术，有时而效，有时而不效也。先师刘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必非今之卖药道士；佛菩萨必有，然必非今之说法禅僧。”斯真千古持

平之论矣。

杨主事䕶，余甲辰典试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验。官刑部时，与阮吾山共事。忽语人曰："以我法论，吾山半月内当为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员，是何故耶？"次日堂参后，私语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凝台果有伊犁之役。一日，仓皇乞假归，来辞余。问："何匆遽乃尔？"曰："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当死，恐老父过哀，故急归耳。"是时尚未至死期。后询其乡人，果如所说，尤可异也。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昌吉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与其妻皆病瘵。妻先殁，女亦垂尽。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顾女，乃弃置林中，听其生死。呻吟凄楚，见者心恻。同遣者杨熺语彭曰："君大残忍，世宁有是事！我愿舁归疗治，死则我葬，生则为我妻。"彭曰："大善。"即书券付之。越半载，竟不起。临殁，语杨曰："蒙君高义，感沁心脾。缘伉俪之盟，老亲慨诺，故饮食寝处，不畏嫌疑；搔抑抚摩，都无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荐枕衾，实多愧负。若殁而无鬼，夫复何言；若魂魄有知，当必有以奉报。"呜咽而终。杨涕泣葬之。葬后，夜夜梦女来，狎昵欢好，一若生人；醒则无所睹。夜中呼之，终不出；才一交睫，即弛服横陈矣。往来既久，梦中亦知是梦，诘以不肯现形之由。曰："吾闻诸鬼矣：人阳而鬼阴，以阴侵阳，必为人害。惟睡则敛阳而入阴，可以与鬼相见，神虽遇而形不接，乃无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归之后，不知其究竟如何。夫卢充金碗，于古尝闻；宋玉瑶姬，偶然一见。至于日日相觌，皆在梦中，则载籍之所希睹也。

有孟氏媪清明上冢归，渴就人家求饮。见女子立树下，态殊婉娈，取水饮媪毕，仍邀共坐，意甚款洽。媪问其父母兄弟，对答具有条理。因戏问："已许嫁未？我为汝媒。"女面赧避入，呼之不出。时

已日暮，乃不别而行。越半载，有为媪子议婚者，询知即前女，大喜过望，急促成之。于归后，媪抚其肩曰：“数月不见，汝更长成矣。”女错愕不知所对。细询始末，乃知女十岁失母，鞠于外氏五六年，纳币后始迎归。媪上冢时，原未尝至家也。女家故小姓，又颇窘乏，非媪亲见其明慧，姻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托形以联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义，必托形以联其好。事有不可理推者，此类是矣。

交河苏斗南，雍正癸丑会试归。至白沟河，与一友遇于酒肆中。友方罢官，饮酣后，牢骚抑郁，恨善恶之无报。适一人褶裤急装，系马于树，亦就对坐。侧听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贫，势也；劫财者必诛，杀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禀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则势不能齐；同劫财而有首有从，同杀人而有误有故，则理宜别论。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间功过互偿，或以无报为报；罪福未尽，或有报而不即报。毫厘比较，益微乎微矣。君执目前所见，而疑天道之难明，不亦颠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当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机械多端，伺察多术，工于趋避，而深于挤排，遂削减为八品。君迁八品之时，自谓以心计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计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密语，语讫，大声曰：“君忘之乎？”友骇汗浃背，问何以能知。微笑曰：“岂独我知，三界孰不知？”掉头上马。惟见黄尘滚滚然，斯须灭迹。

乾隆壬戌、癸亥间，村落男妇往往得奇疾。男子则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则患阴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医之者，一割立愈。不医则死。喧言有妖人投药于井，使人饮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内阁学士永公，时为河间守。或请捕医者治之。公曰：“是事诚可疑，然无实据。一村不过三两井，严守视之，自无所施其术。傥一逮问，则无人复敢医此证，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虑其后，勿过急也。”固不许。患亦寻息。郡人或以为镇定，或以为纵奸。后余在乌鲁木齐，因牛少价昂，农颇病。遂严禁屠者，价果减。然贩牛者闻牛

贱，皆不肯来。次岁牛价乃倍贵。弛其禁，始渐平。又深山中盗采金者，殆数百人。捕之恐激变，听之又恐养痈。因设策断其粮道，果饥而散出。然散出之后，皆穷而为盗。巡防察缉，竟日纷纭。经理半载，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多有收目前之效而贻后日之忧者。始服永公“熟虑其后”一言，真“瞻言百里”也。

卷九

如是我闻（三）

王征君载扬言：尝宿友人蔬圃中，闻窗外人语曰：“风雪寒甚，可暂避入空屋。”又闻一人语曰：“后垣半圮，偷儿阑入，将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谓僮仆之守夜者。天晓启户，地无人迹，惟二犬偃卧墙缺下，雪没腹矣。嘉祥曾映华曰：“此载扬寓言，以愧僮仆之负心者也。”余谓犬之为物，不烦驱策而警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僮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

从孙翰清言：南皮赵氏子为狐所媚，附于其身，恒在襟袂间与人语。偶悬钟馗小像于壁，夜闻室中跳掷声，谓驱之去矣。次日，语如故。诘以曾睹钟馗否。曰：“钟馗甚可怖，幸其躯干仅尺馀，其剑仅数寸。彼上床则我下床，彼下床则我上床，终不能击及我耳。”然则画像果有灵欤？画像之灵，果躯干皆如所画欤？设画为径寸之像，亦执针锋之剑，蠕蠕然而斩邪欤？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献县修城。役夫数百，拆故堞破砖掷城下。城下役夫数百，运以荆筐。炊熟则鸣柝聚食，方聚食间，役夫辛五告人曰：“顷运砖时，忽闻耳畔大声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汝知之乎？’回顾无所睹，殊可怪也。”俄而众手合作，砖落如雹，一砖适中辛五，脑裂死。惊呼扰攘，竟不得击者主名。官司莫能诘，仅断令役

夫之长出钱十千，棺敛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负击者命，役夫长夙生负辛五钱，因果牵缠，终相填补。微鬼神先告，几何不以为偶然耶！

诸桐屿言：其乡旧家有书楼，恒镝钥。每启视，必见凝尘之上有女子足迹，纤削仅二寸有奇，知为鬼魅。然数十年寂无形声，不知何怪也。里人刘生，性轻脱，妄冀有王轩之遇。祈于主人，独宿楼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烛就寝。屏息以伺，亦无所见闻，惟渐觉阴森之气砭入肌骨，目能视，耳能听，而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久而寒沁肺腑，如卧层冰积雪中，苦不可忍。至天晓，乃能出语，犹若冻僵。至是无敢复下榻者。此怪行踪可云隐秀，即其料理刘生，不动声色，亦有雅人深致也。

顾非熊再生事，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又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其父顾况集中，亦载是诗，当非诬造。近沈云椒少宰撰其母陆太夫人志，称太夫人于归，甫匝岁，赠公即卒，遗腹生子恒，周三岁亦殇。太夫人哭之恸，曰："吾之为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绝也。"于其敛，以朱志其臂，祝曰："天不绝吾家，若再生以此为验。"时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邻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抚之以为后，即少宰也。余官礼部尚书时，与少宰同事。少宰为余口述尤详。盖释氏书中，诞妄者原有；其徒张皇罪福，诱人施舍，诈伪者尤多。惟轮回之说，则凿然有证。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彰神道之教。少宰此事，即借转生之验，以昭苦节之感者也。儒者盛言无鬼，又乌乎知之。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艺擅场，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来往京师。尝览镜自叹曰："方俊官乃作此状！谁信曾舞衫歌扇，倾倒一时耶！"倪馀疆感旧诗曰："落拓江湖髻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即为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挟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帏中，与

一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前定也。馀疆曰：“卫洗马问乐令梦，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诸夙命耶？”余谓此辈沈沦贱秽，当亦前身业报，受在今生，未可谓全无冥数。馀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曰：“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惕以未来。馀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吾终以馀疆之论，可使人不放其心。”

族祖黄图公言：尝访友至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觉稍远。闻秫田中有呻吟声，寻声往视，乃一童子裸体卧。询其所苦。言薄暮过此，遇垂髫艳女。招与语，悦其韶秀，就与调谑。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叶深处，有屋三楹，阒无一人。女阖其户，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衣登榻。比拥之就枕，则女忽变形为男子，状貌狰狞，横施强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躏楚毒，至于晕绝。久而渐苏，则身卧荒烟蔓草间，并室庐失所在矣。盖魅悦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诱之也。见利而趋，反为利饵，其自及也宜矣。

先师赵横山先生，少年读书于西湖，以寺楼幽静，设榻其上。夜闻室中窸窣声，似有人行，叱问：“是鬼是狐，何故扰我？”徐闻嗫嚅而对曰：“我亦鬼亦狐。”又问：“鬼则鬼，狐则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复对曰：“我本数百岁狐，内丹已成，不幸为同类所搤杀，盗我丹去。幽魂沉滞，今为狐之鬼也。”问：“何不诉诸地下？”曰：“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者，如血气附形，融合为一，不自外来，人弗能盗也。其由采补而成者，如劫夺之财，本非己物，故人可杀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伤害多矣。杀人者死。死当其罪，虽诉神，神不理也。故宁郁郁居此耳。”问：“汝据此楼，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韬声，修太阴炼形之法。以公阳光熏烁，阴魄不宁，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适。”言讫，惟闻搏颡声，问之不复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出。尝举以告门人曰：“取非所有者，终不能有，且适以自戕也。可畏哉！”

从兄万周言：交河有农家妇，每归宁，辄骑一驴往。驴甚健而驯，不待人控引即知路。或其夫无暇，即自骑以行，未尝有失。一日，归稍晚，天阴月黑，不辨东西。驴忽横逸，载妇径入秫田中；密叶深丛，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二丐者栖庑下。进退无计，不得已，留与共宿。次日，丐者送之还。其夫愧焉，将鬻驴于屠肆。夜梦人语曰："此驴前世盗汝钱，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嘱捕役絷其妇，羁留一夜。今为驴者，盗钱报；载汝妇入破寺者，絷妇报也。汝何必又结来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忏悔。驴是夕忽自毙。

奴子任玉病革时，守视者夜闻窗外牛吼声，玉骇然而殁。次日，共话其异。其妇泣曰："是少年尝盗杀数牛，人不知也。"

余某者，老于幕府，司刑名四十馀年。后卧病濒危，灯前月下，恍惚似有鬼为厉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此鬼胡为乎来耶？"夜梦数人浴血立，曰："君知刻酷之积怨，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也。夫茕茕孱弱，惨被人戕，就死之时，楚毒万状；孤魂饮泣，衔恨九泉，惟望强暴就诛，一申积愤。而君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刀笔舞文，曲相开脱。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沈冤。君试设身处地：如君无罪无辜，受人屠割，魂魄有知，旁观谳是狱者改重伤为轻，改多伤为少，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使君切齿之仇，纵容脱械，仍纵横于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诩诩以纵恶为阴功。彼枉死者，不仇君而仇谁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梦备告其子，回手自挝曰："吾所见左矣！吾所见左矣！"就枕未安而殁。

沧州刘太史果实，襟怀夷旷，有晋人风。与饴山老人、莲洋山人皆友善，而意趣各殊。晚岁家居，以授徒自给。然必孤贫之士，乃容执贽。脩脯皆无几，箪瓢屡空，晏如也。尝买米斗馀，贮罂中，食月馀不尽，意甚怪之。忽闻檐际语曰："仆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讶也。"刘诘曰："君意诚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来？吾不能饮盗泉也，后勿复尔。"狐叹息而去。

亡侄汝备，字理含。尝梦人对之诵诗，醒而记其一联曰：“草草莺花春似梦，沈沈风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讶其非佳谶。果以戊辰闰七月夭逝。后其妻武强张氏，抚弟之子为嗣，苦节终身，凡三十馀年，未尝一夕解衣睡。至今婢媪能言之。乃悟二语为孀闺独宿之兆也。

雍正丙午、丁未间，有流民乞食过崔庄，夫妇并病疫。将死，持券哀呼于市，愿以幼女卖为婢，而以卖价买二棺。先祖母张太夫人为葬其夫妇，而收养其女，名之曰连贵。其券署父张立、母黄氏，而不著籍贯，问之已不能语矣。连贵自云：家在山东，门临驿路，时有大官车马往来，距此约行一月馀。而不能举其县名。又云：去年曾受对门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外出，不知所往。越十馀年，杳无亲戚来寻访，乃以配圉人刘登。登自云：山东新泰人，本胡姓。父母俱殁，有刘氏收养之，因从其姓。小时闻父母为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驿路所经，流民乞食，计程亦可以月馀，与连贵言皆符。颇疑其乐昌之镜，离而复合，但无显证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饱食酣眠，不称点缀，可恨也。”边随园徵君曰：“‘秦人不死，信苻生之受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语乃刘知幾《史通》之文。苻生事见《洛阳伽蓝记》，葛亮事见《魏书·毛修之传》。浦二田注《史通》以为未详，盖偶失考。）史传不免于缘饰，况传奇乎？《西楼记》称穆素晖艳若神仙，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短小而丰肌，一寻常女子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傥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先生所论，犹未免于尽信书也。”

聂松岩言：胶州一寺，经楼之后有蔬圃。僧一夕开牖纳凉，月明如昼，见一人徙倚老树下。疑窃蔬者，呼问为谁。磬折而对曰：“师勿讶，我鬼也。”问：“鬼何不归尔墓？”曰：“鬼有徒党，各从其类。我本书生，不幸葬丛冢间，不能与马医夏畦伍。此辈亦厌我非其族。落落难合，故宁避嚣于此耳。”言讫，冉冉没。后往往遥见之，然呼

之不应矣。

福州学使署，本前明税珰署也。奄人暴横，多潜杀不辜，故至今犹往往见变怪。余督闽学时，奴辈每夜惊。甲申夏，先姚安公至署，闻某室有鬼，辄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昀尝乘间微谏，请勿以千金之躯与鬼角。因诲昀曰："儒者谓无鬼，迂论也，亦强词也。然鬼必畏人，阴不胜阳也；其或侵人，必阳不足以胜阴也。夫阳之盛也，岂恃血气之壮与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为阳，惨毒者为阴；坦白者为阳，深险者为阴；公直者为阳，私曲者为阴。故易象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苟立心正大，则其气纯乎阳刚，虽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炉而炽烈焰，冱冻自消。汝读书亦颇多，曾见史传中有端人硕士为鬼所击者耶？"昀再拜受教。至今每忆庭训，辄悚然如侍左右也。

束州邵氏子，性佻荡。闻淮镇古墓有狐女甚丽，时往伺之。一日，见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款曲。狐女正色曰："吾服气炼形，已二百馀岁，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念。且彼媚人之辈，岂果相悦哉，特摄其精耳；精竭则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阱也！"举袖一挥，凄风飒然，飞尘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闻之，曰："此狐乃能作此语，吾断其后必生天。"

献县李金梁、李金柱兄弟，皆剧盗也。一夕，金梁梦其父语曰："夫盗有败有不败，汝知之耶？贪官墨吏，刑求威胁之财；神奸巨蠹，豪夺巧取之财；父子兄弟，隐匿偏得之财；朋友亲戚，强求诈诱之财；黠奴干役，侵渔乾没之财；巨商富室，重息剥削之财；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之财，是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恶也。若夫人本善良，财由义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是为悖天。悖天者终必败。汝兄弟前劫一节妇，使母子冤号，鬼神怒视。如不悛改，祸不远矣。"后岁馀，果并伏法。金梁就狱时，自知不免，为刑房吏史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尝举以告姚安公，谓盗亦有道。又述剧盗李志鸿之言曰：吾鸣骸跃马三十

年，所劫夺多矣，见人劫夺亦多矣；盖败者十之二三，不败者十之七八。若一污人妇女，屈指计之，从无一人不败者。故恒以是戒其徒。盖天道祸淫，理固不爽云。

辛卯夏，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与龙臬司承祖邻。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帘恒飚起尺馀，若有风鼓之者；馀四室之帘则否。莫喻其故。小儿女入室，辄惊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缁徒厉鬼，何以据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以后，往往闻龙氏宅中有女子哭声；龙氏宅中亦闻之，乃云声在此宅。疑不能明，然知其凿然非善地，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即在龙氏宅也。凶宅之说，信非虚语矣。先师陈白崖先生曰："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则无不凶。如和风温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严寒沴厉，一触之则疾生。良药滋补，未必能使人骤健；而峻剂攻伐，一饮之则洞泄。"此亦确有其理，未可执定命与之争。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洛阳郭石洲言：其邻县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为妾者。至期，强被以彩衣，掖之登车。妇不肯行，则以红巾反接其手，媒媪拥之坐车上。观者多太息不平。然妇母族无一人，不能先发也。仆夫振辔之顷，妇举声一号，旋风暴作，三马皆惊逸不可止。不趋其家而趋县城，飞渡泥淖，如履康庄，虽仄径危桥，亦不倾覆。至县衙，乃屹然立。其事遂败。用知庶女呼天，雷电下击，非典籍之虚词。

从舅安公介然曰："厉鬼还冤，见于典记者不一，得于传闻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盐山耿家庵还崔庄，乃亲见之。其人年约五十馀，戴草笠，著苎衫，以一驴驮襆被，系河干柳树下，倚树而坐。余亦系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撑拒状，曰：'害汝命，偿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殴也！'支拄良久，语渐模糊不可辨；忽踊身一跃，已汩没于波浪中矣。同见者十馀人，咸合掌诵佛。虽不知所报何冤，然害命偿命，则其人所自道也。"

戊子夏，小婢玉儿病瘵死。俄复苏曰：“冥役遣我归索钱。”市冥镪焚之，乃死。俄又复苏曰：“银色不足，冥役弗受也。”更市金银箔折锭焚之，则死不复苏矣。因忆雍正壬子，亡弟映谷濒危时，亦复类是。然则冥镪果有用耶？冥役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胡牧亭侍御言：其乡有生为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能尽忆，大略与传记所载同。惟言六道轮回，不烦遣送，皆各随平生之善恶，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气类相感，自得本途。语殊有理，从来论鬼神者未道也。

狐之媚人，为采补计耳，非渔色也；然渔色者亦偶有之。表兄安滹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闻草间人语曰：“君爱某家小童，事已谐否？此事亢阳熏烁，消蚀真阴，极能败道。君何忽动此念耶？”又闻一人答曰：“劳君规戒。实缘爱其美秀，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虽艳冶，心无邪念，吾于梦中幻诸淫态诱之，漠然不动。竟无如之何，已绝是想矣。”其人觉有异，潜往窥视，有二狐跳踉去。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记诵博洽，尤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进士，浮沈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开国以来，二甲一名进士，不入词馆者仅三人，子田实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时，偶为从父侍姬以宫词书扇。从父疑之，致侍姬自经死。其魂讼于地下，子田奄奄卧疾，魂亦为追去考问。阅四五年，冥官庭鞫七八度，始辨明出于无心；然卒坐以过失杀人，减削官禄。故仕途偃蹇如斯。贾钝夫舍人曰：“治是狱者即顾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见，彼此如旧识。时同在座亲见其追话冥司事，子田对之，犹栗栗然也。”

即墨杨槐亭前辈言：济宁一童子为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馀，犹无虚夕。或教之留须，须稍长，辄睡中为狐剃去，更为傅脂粉。屡以符箓驱遣，皆不能制。后正乙真人舟过济宁，投词乞劾治。真人牒于城隍，狐乃诣真人自诉。不睹其形，然旁人皆闻其语。自言

过去生中为女子，此童为僧。夜过寺门，被劫闭窟室中，隐忍受污者十七载，郁郁而终。诉于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狱受罪毕，仍来生偿债。会我以他罪堕狐身，窜伏山林百馀年，未能相遇。今炼形成道，适逢僧后身为此童，因得相报。十七年满自当去，不烦驱遣也。真人竟无如之何。后不知期满果去否。然据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负，虽隔数世犹偿也。

同年项君廷模言：昔尝馆翰林某公家，相见辄讲学。一日，其同乡为外吏者，有所馈赠。某公自陈平生俭素，雅不需此。见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携归。某公送宾之后，徘徊厅事前，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家人请进内午餐，大遭诟怒。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视之无迹，寻之声在承尘上。盖狐魅云。

陈少廷尉耕岩，官翰林时，为魅所扰。避而迁居，魅辄随往。多掷小帖道其阴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惧，恒虔祀之。一日掷帖，责其待侄之薄，且曰："不厚资助，祸且至。"众缘是窃疑其侄，密约伺察。夜闻击损器物声，突出掩执，果其侄也。耕岩天性长厚，尤笃于骨肉，但曰："尔需钱可告我，何必乃尔？"笑遣之归寝，由是遂安。后吴编修朴园突遭回禄，莫知火之自来。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当如耕岩事。朴园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迁泉州会馆时，适与客坐厅事中，忽烈焰赫然，自承尘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为矣。

程也园舍人居曹竹虚旧宅中。一夕，弗戒于火，书画古器，多遭焚毁。中褚河南临《兰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质，方虑来赎时缪镬；忽于灰烬中拣得，匣及袱并爇，而书卷无一字之损。表弟张桂岩馆也园家，亲见之。白香山所谓"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者耶？抑成毁各有定数，此卷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则奇矣，亦将来赏鉴家一佳话也。

同年柯禺峰，官御史时，尝借宿内城友人家。书室三楹，东一室隔以纱厨，扃不启。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夜半，闻东室有声如鸭

鸣，怪而谛视。时明月满窗，见黑烟一道，从东室门隙出，著地而行，长可丈馀，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鬟髻俨然，昂而仰视，盘旋地上，作鸭鸣不止。禺峰素有胆，拊榻叱之。徐徐却行，仍从门隙敛而入。天晓，以告主人。主人曰："旧有此怪，或数年一出，不为害，亦无他休咎。"或曰："未买是宅前，旧主有侍姬幽死此室。"未知其审也。

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财犹探物于囊，犹不持兵而劫夺也。其徒党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机械百出，犹臂指之相使，犹呼吸之相通也。騃竖多财者，则犹鱼吞饵，犹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橐金巨万，俾其子贾于长芦，规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冶荡好渔色。有堕其术而破家者，衔之次骨。乃乞与偕往，而阴导之为北里游。舞衫歌扇，耽玩忘归，耗其资十之九。胥魁微有所闻，自往检校，已不可收拾矣。论者谓是虽人谋，亦有天道：仇者之动此念，殆神启其心欤？不然，何前愚而后智也！

故城刁飞万言：其乡有与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谇之。狐女泣涕曰："舅姑见逐，义难抗拒。但子未离乳，当且携去耳。"越两岁馀，忽抱子诣其夫曰："儿已长，今还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与语。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儿，不知作何究竟。将人所生者仍为人，庐居火食，混迹闾阎欤？抑妖所生者即为妖，幻化通灵，潜踪墟墓欤？或虽为妖而犹承父姓，长育子孙，在非妖非人之界欤？虽为人而犹依母党，往来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间欤？惜见首不见尾，竟莫得而质之。

同年蒋心馀编修言：其乡有故家废宅，往往见艳女靓妆，登墙外视。武生王某，粗豪有胆，径携被独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语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窗外小声应曰："六娘子知君今日来，避往溪头看月矣。"问："汝为谁？"曰："六娘子之婢。"又问："何故独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见此腹负将军。"亦不解为何语也。王后每举以问人曰："腹负将军是武职几

品？”莫不粲然。后问其乡人，曰：“实有其人，亦实有其事；然仅旁皇竟夜，一无所见耳。其语则心馀所点缀也。”心馀性好诙谐，理或然欤！

先母张太夫人，尝雇一张媪司炊，房山人也，居西山深处。言其乡有贫极弃家觅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即迷路，石径崎岖，云阴晦暗，莫知所适，姑枯坐树下，俟天晴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随之，并狰狞伟岸，有异常人。心知非山灵即妖魅，度不能隐避，乃投身叩拜，泣诉所苦。其人恻然曰：“尔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为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尔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处，噭然长啸，众虎坌集。其人举手指挥，语啁哳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丛莽间。俄有荷担度岭者，虎跃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顷，一妇人至，乃搏食之。捡其衣带，得数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避。其天良澌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之。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然攘夺所得，犹恤其寡嫂孤侄，使不饥寒。以是一念，灵光煜煜如弹丸，故虎不敢食。后一妇人，弃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以贻前夫之女，即怀中所携是也。以是诸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尔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继母，辍妻子之食以养，顶上灵光高尺许；故我得而佑之，非以尔叩拜求哀也。勉修善业，当尚有后福。”因指示归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张媪之父与是人为亲串，故得其详。时家奴之妇，有虐使其七岁孤侄者，闻张媪言，为之少戢。圣人以神道设教，信有以夫。

磷为鬼火，《博物志》谓战血所成，非也，安得处处有战血哉！盖鬼者，人之涂气也，鬼属阴，而馀气则属阳。阳为阴郁，则聚而成光，如雨气至阴而萤火化，海气至阴而阴火然也。多见于秋冬，而隐于春夏；秋冬气凝，春夏气散故也。其或见于春夏者，非幽房废宅，必深岩幽谷，皆阴气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旷野，薮泽沮洳，阳寄于

阴，地阴类，水亦阴类，从其本类故也。先兄晴湖，尝同沈丰功年丈夜行，见磷火在高树巅，青荧如炬，为从来所未闻。李长吉诗曰：“多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疑亦曾睹斯异，故有斯咏。先兄所见，或木魅所为欤！

贾人持巨砚求售，色正碧而红斑点点如血沁。试之，乃滑不受墨。背镌长歌一首，曰：“祖龙奋怒鞭顽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沧桑变幻几度经，水舂沙蚀存盈尺。飞花点点粘落红，芳草茸茸挼嫩碧。海人漉得出银涛，鲛客咨嗟龙女惜。云何强遣充砚材，如以嫱施司洴澼。凝脂原不任研磨，镇肉翻成遭弃掷。（原注：客问镇肉事，判曰：“出《梦溪笔谈》。”）音难见赏古所悲，用弗量才谁之责。案头米老玉蟾蜍，为汝伤心应泪滴。”后题：“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顽砚请题，立挥长句。因镌诸砚背以记异。”款署“奕焣”二字，不著其姓，不知为谁，餐花道人亦无考。其词感慨抑郁，不类仙语，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价十金，酬以四金不肯售。后再问之，云四川一县令买去矣。

奴子纪昌，本姓魏，用黄犊子故事，从主姓。少喜读书，颇娴文艺，作字亦工楷。最有心计，平生无一事失便宜。晚得奇疾：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周身并痿痹，不知痛痒；仰置榻上，块然如木石，惟鼻息不绝。知其未死，按时以饮食置口中，尚能咀咽而已。诊之乃六脉平和，毫无病状，名医亦无所措手。如是数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为自古医经所不载，其业报欤？”然此奴亦无大恶，不过务求自利，算无遗策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谅哉！

奴子李福之妇，悍戾绝伦，日忤其姑舅，面詈背诅，无所不至。或微讽以不孝有冥谪，辄掉头哂曰：“我持观音斋，诵观音咒，菩萨以甚深法力，消灭罪愆，阎罗王其奈我何？”后婴恶疾，楚毒万端，犹曰：“此我诵咒未漱口，焚香用灶火，故得此报，非有他也。”愚哉！

蔡太守必昌，尝判冥事。朱石君中丞问以佛法忏悔，有无利益。蔡曰："寻常冤谴，佛能置讼者于善处。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业深仇，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即非佛所能忏悔，释迦牟尼亦无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谓佛法为必无，佛者谓种种罪恶皆可消灭，盖两失之。

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州。地势趋东，以渐而高，故海岸绝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数百里，自碣石乃入，职是故也。海中每数岁或数十岁，遥见水云颂洞中，红光烛天，谓之烧海。辄有断椽折栋，随潮而上。人取以为薪。越数日，必互言某匠某匠，为神召去营龙宫。然无亲睹其人，话鲛室贝阙之状者，第传闻而已。余谓是殆重洋巨舶，弗戒于火，水光映射，空无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见；梁柱之类，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属殿材也。

献县捕役某，尝奉差捕剧盗，就絷矣。盗妇有色，盗乞以妇侍寝而纵之逃，某弗许。后以积蠹多赃坐斩。行刑前二日，狱舍墙圮，压而死。狱吏叶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叶某梦身立堂下，闻堂上官吏论捕役事。官指挥曰："一善不能掩千恶，千恶亦不能掩一善。免则不可，减则可。"既而吏抱牍出，殊不相识，谛视其官，亦不识，方悟所到非县署。醒而阴贺捕役，谓且减死；不知神以得保首领为减也。人计捕役生平，只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尝不许人晚盖哉！

吴江吴林塘言：其亲表有与狐女遇者，虽无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忧之，闻有游僧能劾治，试往祈请。僧曰："此魅与郎君夙缘，无相害意。郎君自耽玩过度耳。然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自害。当善遣之。"乃夜诣其家，趺坐诵梵咒。家人遥见烛光下似绣衫女子，冉冉再拜。僧举拂子曰："留未尽缘作来世欢，不亦可乎！"欻然而隐，自是遂绝。林塘知其异人，因问以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来传记所载，有寓言者，有托名者，有借抒恩怨者，有喜谈

诙诡以诧异闻者，有点缀风流以为佳话，有本无所取而寄情绮语，如诗人之拟艳词者；大都伪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灵狐，花妖木魅，而无一神仙。其称神仙必诡词。夫神正直而聪明，仙冲虚而清静，岂有名列丹台，身依紫府，复有荡姬佚女，参杂其间，动入桑中之会哉？”林塘叹其精识，为古所未闻。说是事时，林塘未举其名字。后以问林塘子钟侨，钟侨曰：“见此僧时，才五六岁，当时未闻呼名字，今无可问矣。惟记其语音，似杭州人也。”

李芍亭家扶乩，其仙自称邱长春。悬笔而书，疾于风雨，字如颠、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乩判曰：“神仙有丹诀，无丹方，丹方是烧炼金石之术也。《参同契》炉鼎铅汞，皆是寓名，非言烧炼。方士转相附会，遂贻害无穷。夫金石燥烈，益以火力，亢阳鼓荡，血脉偾张，故筋力似倍加强壮；而消铄真气，伏祸亦深。观艺花者，培以硫黄，则冒寒吐蕊；然盛开之后，其树必枯。盖郁热蒸于下，则精华涌于上，涌尽则立槁耳。何必纵数年之欲，掷千金之躯乎？”其人悚然而起。后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乩仙大抵皆托名。此仙能作此语，或真是邱长春欤！”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时，坐度帆楼中，遥见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妇，伏窗而哭，观者如堵。乳媪启后户往视，言是某知府夫人，昼寝船中，梦其亡女为人执缚宰割，呼号惨切。悸而寤，声犹在耳，似出邻船。遣婢寻视，则方屠一豚子，泻血于盎，未竟也。梦中见女缚足以绳，缚手以红带。覆视其前足，信然，益悲怆欲绝，乃倍价赎而瘗之。其僮仆私言：此女十六而殁。存

日极柔婉，惟嗜食鸡，每饭必具；或不具，则不举箸。每岁恒割鸡七八百。盖杀业云。

交河有书生，日暮独步田野间。遥见似有女子，避入秫田，疑荡妇之赴幽期者。逼往视之，寂无所睹，疑其窜伏深丛，不复追迹。归而大发寒热，且作谵语曰："我饿鬼也，以君有禄相，不敢触忤，故潜匿草间。不虞忽相顾盼，枉步相寻。既尔有情，便当从君索食，乞惠薄奠，即从此辞。"其家为具纸钱肴酒，霍然而愈。苏进士语年曰："此君本无邪心，以偶尔多事，遂为此鬼所乘。小人之于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动可不慎哉！"

炎凉转瞬，即鬼魅亦然。程鱼门编修曰："王文庄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门外一坟园。园故有祟，文庄弗睹也。一岁，灯下有所睹，越半载而文庄卒矣。所谓山鬼能知一岁事耶！"

太原申铁蟾言：昔自苏州北上，以舵牙触损，泊舟兴济之南。荒塍野岸，寂无一人，而夜闻草际有哦诗声。心知是鬼，与其友谛听之。所诵凡数十篇，幽咽断续，不甚可辨。铁蟾惟听得一句，曰"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听得二句，曰"夜深翁仲语，月黑鬼车来"。

张完质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入之次日，书室笔砚皆开动，又失红柬一方。纷纭询问间，忽一钱铮然落几上，若偿红柬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红柬，粘宅后空屋。完质往视，则楷书"内室止步"四字，亦颇端正。完质曰："此狐狡狯。"恐其将来恶作剧，乃迁去。闻此宅在保安寺街，疑即翁覃溪宅也。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掷砖瓦，伤盆盎。某氏詈之。夜闻人叩窗语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邻里乡党，比户而居，小儿女或相触犯，事理之常，可恕则恕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当处置。遽加以恶声，于理毋乃不可。且我辈出入无形，往来不测，皆君闻见所不及，堤防所不到。而君攘臂与为难，庸有幸乎？

于势亦必不敌，幸熟计之。”某氏披衣起谢，自是遂相安。会亲串中有以僮仆微衅，酿为争斗，几成大狱者，又聃先生叹曰：“殊令人忆某氏狐。”

北河总督署，有楼五楹，为蝙蝠所据多年矣。大小不知凡几万，一白者巨如车轮，乃其魁也，能为变怪。历任总督，皆扃钥弗居。福建李公清时，延正一真人劾治，果皆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复归。自是无敢问之者。余谓汤文正公驱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处一楼，与人无患，李公此举，诚为可已而不已。至于猝捐馆舍，则适值其时，不得谓蝙蝠为祟。修短有数，岂妖魅能操其权乎！

余七八岁时，见奴子赵平自负其胆，老仆施祥摇手曰：“尔勿恃胆，吾已以恃胆败矣。吾少年气最盛，闻某家凶宅无人敢居，径携襆被卧其内。夜将半，割然有声，承尘中裂，忽堕下一人臂，跳掷不已；俄又堕一臂，又堕两足，又堕其身，最后乃堕其首，并满屋迸跃如猿猱。吾错愕不知听为，俄已合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举手直来搦吾颈。幸夏夜纳凉，挂窗未阖，急自窗跃出，狂奔而免。自是心胆并碎，至今犹不敢独宿也。汝恃胆不已，无乃不免如我乎！”平意不谓然，曰：“丈原大误，何不先捉其一段，使不能凑合成形？”后夜饮醉归，果为群鬼所遮，掖入粪坑中，几于灭顶。

同年钟上庭言：官宁德日，有幕友病亟。方服药，恍惚见二鬼曰：“冥司有某狱，待君往质。药可勿服也。”幕友言：“此狱已五十馀年，今何尚未了？”鬼曰：“冥司法至严，而用法至慎。但涉疑似，虽明知其事，证人不具，终不为狱成。故恒待至数十年。”问：“如是不稽延拖累乎？”曰：“此亦千万之一，不恒有也。”是夕果卒。然则果报有时不验，或缘此欤？又小说所载，多有生魂赴鞫者，或宜迟宜速，各因其轻重缓急欤？要之早晚虽殊，神理终不愦愦，则凿然可信也。

田氏媪诡言其家事狐神，妇女多焚香问休咎，颇获利。俄而群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获不足供。乃被击破瓮盎，烧损衣物。哀乞不

能遣，怖而他投。濒行时，闻屋上大笑曰：“尔还敢假名敛财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徙。然并其先有之资，耗大半矣。此余幼时闻先太夫人说。又有道士称奉王灵官，掷钱卜事，时有验，祈祷亦盛。偶恶少数辈，挟妓入庙，为所阻。乃阴从伶人假灵官鬼卒衣冠，乘其夜醮，突自屋脊跃下，据坐诃责其惑众；命鬼卒缚之，持铁蒺藜将拷问。道士惶怖伏罪，具陈虚诳取钱状。乃哄堂一笑，脱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觅道士，则已窜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随先姚安公宿沙河桥，闻逆旅主人说。

安邑宋半塘，尝官鄞县。言鄞有一生，颇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梦至大官署，察其形状，知为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寿未尽而禄尽，恐不久来此。”生言：“平生以馆谷糊口，无过分之暴殄，禄何以先尽？”吏太息曰：“正为受人馆谷而疏于训课，冥司谓无功窃食，即属虚糜。销除其应得之禄，补所探支，故寿未尽而禄尽也。盖‘在三’之义，名分本尊。利人脩脯，误人子弟，谴责亦最重。有官禄者减官禄，无官禄者则减食禄，一锱一铢，计较不爽。世徒见才士通儒，或贫或夭，动言天道之难明。乌知自误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怅然而寤，病果不起。临殁，举以戒所亲，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庞斗枢，雄县人。尝客献县高鸿胪家。先姚安公幼时，见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间横斜萦带，不甚可辨；外为八门，则井然可数。投一小鼠，从生门入，则曲折寻隙而出；从死门入，则盘旋终日不得出。以此信鱼腹阵图，定非虚语。然斗枢谓此特戏剧耳。至国之兴亡，系乎天命；兵之胜败，在乎人谋。一切术数，皆无所用。从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耶？即如符咒厌劾，世多是术，亦颇有验时。然数千年来，战争割据之世，是时岂竟无传？亦未闻某帝某王某将某相死于敌国之魇魅也，其他可类推矣。姚安公曰：“此语非术士所能言，此理亦非术士所能知。”

从舅安公介然言：佃户刘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仓屋中，数十

年一无所扰，惟岁时祭以酒五盏，鸡子数枚而已。或遇火盗，辄叩门窗作声，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日，忽闻吃吃笑不止。问之不答，笑弥甚。怒而诃之。忽应曰："吾自笑厚结盟之兄弟，而疾其亲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预于君，而见怒如是？"刘大惭，无以应。俄闻屋上朗诵《论语》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语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太息数声而寂。刘自是稍改其所为。后余以告邵闇谷，闇谷曰："此至亲密友所难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庄论所难入，而狐以诙谐悟之。东方曼倩何加焉！予傥到刘氏仓屋，当向门三揖之。"

玛纳斯有遣犯之妇，入山樵采，突为玛哈沁所执。玛哈沁者，额鲁特之流民，无君长，无部族，或数十人为队，或数人为队；出没深山中，遇禽食禽，遇兽食兽，遇人即食人。妇为所得，已褫衣缚树上，炽火于旁，甫割左股一脔。倏闻火器一震，人语喧阗，马蹄声殷动林谷。以为官军掩至，弃而遁。盖营卒牧马，偶以鸟枪击雉子，误中马尾。一马跳掷，群马皆惊，相随逸入万山中，共噪而追之也。使少迟须臾，则此妇血肉狼藉矣，岂非若或使之哉！妇自此遂持长斋，尝谓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无过于脔割者；天下之恐怖，亦无过于束缚以待脔割者。吾每见屠宰，辄忆自受楚毒时；思彼众生，其痛苦恐怖，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饕餮者也。

奴子刘琪，畜一牛一犬。牛见犬辄触，犬见牛辄噬，每斗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触此犬，见他犬则否；犬亦惟噬此牛，见他牛则否。后系置两处，牛或闻犬声，犬或闻牛声，皆昂首瞑视。后先姚安公官户部，余随至京师，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兽不能言者，皆能记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经所谓夙冤，今尚相识欤？"余谓夙冤之说，凿然无疑。谓能记前生，则似乎未必。亲串中有姑嫂相恶者，嫂与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则如仇；小姑与诸嫂皆睦，惟此嫂则如仇。是岂能记前生乎？盖怨毒之念，根于性识，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药，

虽枯根朽草，本自无知，其气味自能激斗耳。因果牵缠，无施不报。三生一瞬，可快意于睚眦哉！

从伯君章公言：前明青县张公，十世祖赞祁公之外舅也。尝与邑人约，连名讼县吏。乘马而往，经祖墓前，有旋风扑马首。惊而堕，从者舁以归。寒热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将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语曰："尔勿祈祷，扑尔马者我也。凡讼无益：使理曲，何可讼？使理直，公论具在，人人为扼腕，是即胜矣，何必讼？且讼役讼吏，为患尤大：讼不胜，患在目前；幸而胜，官有来去，此辈长子孙必相报复，患在后日。吾是以阻尔行也。"言讫，仍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则霍然矣。既而连名者皆败，始信非谵语也。此公闻于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与人涉讼，盖守此戒云。

世有圆光术：张素纸于壁，焚符召神，使五六岁童子视之。童子必见纸上突现大圆镜，镜中人物，历历示未来之事，犹卦影也。但卦影隐示其象，此则明著其形耳。庞斗枢能此术，某生素与斗枢狎，尝觊觎一妇，密祈斗枢圆光，观谐否。斗枢骇曰："此事岂可渎鬼神。"固强之。不得已勉为焚符，童子注视良久曰："见一亭子，中设一榻，三娘子与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诟责童子妄语，斗枢大笑曰："吾亦见之。亭中尚有一匾，童子不识字耳。"怒问："何字？"曰："'己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或曰："斗枢所焚实非符，先以饼饵诱童子，教作是语。"是殆近之。虽曰恶谑，要未失朋友规过之义也。

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见一物，舞蹈于楼前，见人则窜避。月下循窗隙窥之，衣惨绿衫，形蠢蠢如巨鳖，见其手足而不见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仆数人，持刀杖绳索伏门外，伺其出，突掩之。踉跄逃入楼梯下。秉火照视，则墙隅绿锦袱包一银船，左右有四轮；盖外祖家全盛时儿童戏剧之物。乃悟绿衫其袱，手足其四轮也。熔之得三十馀金。一老媪曰："吾为婢时，房中失此物，同辈皆大遭棰楚。不知何人窃置此间，成此魅也。"《搜神记》载孔子之言

曰："夫六畜之物、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然则物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两世夫妇，如韦皋、玉箫者，盖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丑会试，见贵州一孝廉，述其乡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即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时夫年若干，今年当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日程耳。此语渐闻。至十四五岁时，其故夫知有是说，径来寻问。相见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被同寝。其母不能禁，疑而窃听，灭烛以后，已妮妮儿女语矣。母怒，逐其故夫去。此子愤悒不食，其故夫亦栖迟旅舍不肯行。一日防范偶疏，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终。异哉此事！古所未闻也。此谓发乎情而不止乎礼矣。

东光霍从占言：一富室女，五六岁时，因夜出观剧，为人所掠卖。越五六年，掠卖者事败，供曾以药迷此女。移檄来问，始得归。归时视其肌肤，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遍体如刻画，其母抱之泣数日，每言及，辄沾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无人理，幼时不知所为，战栗待死而已；年渐长，不胜其楚，思自裁。夜梦老人曰："尔勿短见，再烙两次，鞭一百，业报满矣。"果一日缚树受鞭，甫及百而县吏持符到。盖其母御婢极残忍，凡觳觫而侍立者，鲜不带血痕；回眸一视，则左右无人色。故神示报于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后疽发于项死。子孙今亦式微。从占又云：一宦家妇，遇婢女有过，不加鞭捶，但褫下衣，使露体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后患颠痫，每防守稍疏，辄裸而舞蹈云。

及孺爱先生言：其仆自邻村饮酒归，醉卧于路。醒则草露沾衣，月向午矣。欠伸之顷，见一人瑟缩立树后，呼问："为谁？"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间群鬼喜嬲醉人，来为君防守耳。"问："素昧生平，何以见护？"曰："君忘之耶？我殁之后，有人为我妇造蜚语，君不平而白其诬，故九泉衔感也。"言讫而灭，竟不及问其为谁，亦不

自记有此事。盖无心一语，黄壤已闻；然则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宁免握拳啮齿耶！

河间献王墓在献县城东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二柏树，传为汉物，未知其审，疑后人所补种。左右陪葬二墓，县志称左毛苌，右贯长卿；然任丘又有毛苌墓，亦莫能详也。或曰："苌宋代追封乐寿伯，献县正古乐寿地。任丘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欤！从舅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群盗觊觎玉鱼之藏，乃种瓜墓旁，阴于团焦中穿地道。将近墓，探以长锥，有白气随锥射出，声若雷霆，冲诸盗皆仆。乃不敢掘。论者谓王墓封闭二千载，地气久郁，故遇隙涌出，非有神灵。余谓王功在《六经》，自当有鬼神呵护。穿古冢者多矣，何他处地气不久郁而涌乎？

鬼魅在人腹中语，余所闻见，凡三事：一为云南李编修衣山，因扶乩与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数辈，并入居其腹中，时时与语。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竟颠痫终身。余在翰林目睹之。一为宛平张丈鹤友，官南汝光道时，与史姓幕友宿驿舍。有客投刺谒史，对语彻夜。比晓，客及其仆皆不见，忽闻语出史腹中。后拜斗祛之去。俄仍归腹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冤也。闻金听涛少宰言之。一为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谈休咎多验，檀施鳞集。鬼自云夙生负此尼钱，以此为偿。如《北梦琐言》所记田布事。人侧耳尼腋下，亦闻其语，疑为樟柳神也。闻沈云椒少宰言之。

晋杀秦谍，六日而苏，或由缢杀杖杀，故能复活；但不识未苏以前，作何情状。诂经有体，不能如小说琐记也。佃户张天锡，尝死七日，其母闻棺中击触声，开视，已复生。问其死后何所见，曰："无所见，亦不知经七日，但倏如睡去，倏如梦觉耳。"时有老儒馆余家，闻之，拊髀雀跃曰："程朱圣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犹未敢断其无，惟二先生敢断之。今死者复生，果如所论，非圣人能之哉！"余谓天锡自以气结尸厥，瞀不知人，其家误以为死耳，非真死也。虢太子事，载于《史记》，此翁未见耶？

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弗恤者，则佛以因果劝人善。其事殊，其意同也。缁徒执罪福之说，诱胁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恶，而以布施有无分善恶。福田之说兴，瞿昙氏之本旨晦矣。闻有走无常者，以血盆经忏有无利益问冥吏。冥吏曰："无是事也。夫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气，阴阳不息之机也。化生必产育，产育必秽污，虽淑媛贤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为罪，则饮食不能不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秽污，是亦当有罪乎？为是说者，盖以最易惑者惟妇女，而妇女所必不免者惟产育，以是为有罪，以是罪为非忏不可；而闺阁之财，无不充功德之费矣。尔出入冥司，宜有闻见，血池果在何处？堕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犹疑而问之欤！"走无常后以告人，人讫无信其言者。积重不返，此之谓矣。

释明玉言：西山有僧，见游女踏青，偶动一念。方徙倚凝想间，有少妇忽与目成，渐相软语，云："家去此不远，夫久外出。今夕当以一灯在林外相引。"叮咛而别。僧如期往，果荧荧一灯，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涧，随之以行，终不能追及。既而或隐或见，倏左倏右，奔驰辗转，道路遂迷，困不能行，踣卧老树之下。天晓谛观，仍在故处。再视林中，则苍藓绿莎，履痕重叠。乃悟彻夜绕此树旁，如牛旋磨也。自知心动生魔，急投本师忏悔。后亦无他。又言：山东一僧，恒见经阁上有艳女下窥，心知是魅；然私念魅亦良得，径往就之，则一无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馀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于死。临死乃自言之。此或夙世冤愆，借以索命欤？然二僧究皆自败，非魔与魅败之也。

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馀，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傥

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寤。

惠叔又言：有疫死还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褴褛荷校。相见悲喜，不觉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贵，竟不能带至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贵皆可带至此，但人不肯带耳。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尝不富贵耶？寄语世人，早作带来计可也。”李南涧曰：“善哉斯言，胜于谓富贵皆空也。”

卷十

如是我闻（四）

长山聂松岩言：安丘张卯君先生家，有书楼为狐所据，每与人对语。媪婢童仆，凡有隐慝，必对众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过。斯亦能语之绳规，无形之监史矣。然奸黠者或敬事之，则讳其所短，不肯质言。盖聪明有馀，正直则不足也。斯狐之所以为狐欤！

沧州插花庙老尼董氏言：尝夜半睡醒，闻佛殿磬声铿然，如有人礼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师耳鸣也。"至夜复然，乃潜起蹑足窥之。佛火青荧，依稀辨物，见击磬者乃其亡师，一少妇对佛长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内，不识为谁。细听所祝，则为夫病祈福也。恐怖失措，触朱槅有声。阴气冥蒙，灯光骤暗。再明，则已无睹矣。先外祖雪峰张公曰："此少妇已入黄泉，犹忧夫病，闻之使人增伉俪之情。"董尼又言：近一卖花媪，夜经某氏墓，突见某夫人魂立树下，以手招之。无路可避，因战栗拜谒。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识人寄信，望眼几穿，今乃见尔。归告我女我婿：一切阴谋，鬼神皆已全知，无更枉抛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詈。无地自容，日惟避此树边，苦雨凄风，酸辛万状。尚不知沈沦几载，得付转轮。似闻须所夺小郎资财耗散都尽，始冀有生路也。又婿有密札数纸，病中置螺甸小箧中。嘱其检出毁灭，免为他日口实。"叮咛再三，呜咽而灭。媪潜告其女，女怒曰："为小郎游说耶！"迨于箧中见前札，乃始悚然。后女家日渐消败。亲串中知其事

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乌鲁木齐提督巴公彦弼言：昔从征乌什时，梦至一处山麓，有六七行幄，而不见兵卫；有数十人出入往来，亦多似文吏。试往窥视，遇故护军统领某公，（某名凡五字，公以滚舌音急呼之，今不能记。）握手相劳苦，问：“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平生拙直，得授冥官。今随军籍记战殁者也。”见其几上诸册，有黄色、红色、紫色、黑色数种。问：“此以旗分耶？”微哂曰：“安有紫旗、黑旗，（按：旧制本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难辨，乃改为蓝旗。此公盖偶未知也。）此别甲乙之次第耳。”问：“次第安在？”曰：“赤心为国，奋不顾身者，登黄册。恪遵军令，宁死不挠者，登红册。随众驱驰，转战而殒者，登紫册。仓皇奔溃，无路求生，蹂践裂尸，追歼断脰者，登黑册。”问：“同时授命，血溅尸横，岂能一一区分，毫无舛误？”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人亡魂在，精气如生。应登黄册者，其精气如烈火炽腾，蓬蓬勃勃。应登红册者，其精气如烽烟直上，风不能摇。应登紫册者，其精气如云漏电光，往来闪烁。此三等中，最上者为明神，最下者亦归善道。至应登黑册者，其精气瑟缩摧颓，如死灰无焰。在朝廷褒崇忠义，自一例哀荣；阴曹则以常鬼视之，不复齿数矣。”巴公侧耳敬听，悚然心折。方欲自问将来，忽炮声惊觉。后常以告麾下曰：“吾临阵每忆斯语，便觉捐身锋镝，轻若鸿毛。”

《夜灯丛录》载谢梅庄戆子事，而不知戆子姓卢名志仁，盖未见梅庄自作《戆子传》，仅据传闻也。霍京兆易书，戍葵苏图时，轿夫王二，与戆子事相类。后殁于塞外，京兆哭之恸。一夕，忽闻帐外语曰：“羊被盗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视果然。听其语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仆，方辞归，是日睹此异，遂解装不行，谓其曹曰：“恐冥冥中王二笑人。”

沧州瞽者蔡某，每过南山楼下，即有一叟邀之弹唱，且对饮。渐相狎，亦时到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贩磁到此。久而觉其为狐，然契分甚深，狐不讳，蔡亦不畏也。会有以闺阃蜚语涉讼者，

众议不一。偶与狐言及，曰：“君既通灵，必知其审。”狐艴然曰：“我辈修道人，岂干预人家琐事？夫房帏秘地，男女幽期，暧昧难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于百犬吠声。即使果真，何关外人之事？乃快一时之口，为人子孙数世之羞，斯已伤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况杯弓蛇影，恍惚无凭，而点缀铺张，宛如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辩之不能，往往致抑郁难言，含冤毕命。其怨毒之气，尤历劫难消。苟有幽灵，岂无业报？恐刀山剑树之上，不能不为是人设一坐也。汝素朴诚，闻此事自当掩耳；乃考求真伪，意欲何为？岂以失明不足，尚欲犁舌乎？”投杯径去，从此遂绝。蔡愧悔，自批其颊。恒述以戒人，不自隐匿也。

舅氏张公梦征言：所居吴家庄西，一丐者死于路，所畜犬守之不去。夜有狼来啖其尸，犬奋啮不使前；俄诸狼大集，犬力尽踣，遂并为所啖。惟存其首，尚双目怒张，眦如欲裂。有佃户守瓜田者亲见之。又程易门在乌鲁木齐，一夕，有盗入室，已逾垣将出。所畜犬追啮其足。盗抽刃斫之，至死啮终不释。因就擒。时易门有仆，曰龚起龙，方负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异：一人面兽心，一兽面人心。

余在乌鲁木齐日，骁骑校萨音绰克图言：曩守红山口卡伦，一日将曙，有鸟哑哑对户啼。恶其不吉，引骹矢射之。嗷然有声，掠乳牛背上过。牛骇而奔，呼数卒急追。入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触一人仆。扶视无大伤，惟足跛难行。问其家不远，共舁送归。入室坐未定，闻小儿连呼有贼。同出助捕，则私逃遣犯韩云，方逾垣盗食其瓜，因共执焉。使乌不对户啼，则萨音绰克图不射；萨音绰克图不射，则牛不惊逸；牛不惊逸，则不触人仆；不触人仆，则数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儿见人盗瓜，其势必不能执缚：乃辗转相引，终使受絷伏诛。此乌之来，岂非有物凭之哉！盖云本剧寇，所劫杀者多矣。尔时虽无所睹，实与刘刚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领额尔赫图言：曩守吉木萨卡伦，夜闻团焦外呜呜有声。人出逐，则渐退；人止则止，人返则复来。如是数夕。一戍卒有胆，竟

操刃随之，寻声迤逦入山中，至一僵尸前而寂。视之有野兽啮食痕，已久枯矣。卒还以告，心知其求瘗也。具棺葬之，遂不复至。夫神识已离，形骸何有？此鬼沾沾于遗蜕，殊未免作茧自缠。然蝼蚁鱼鳖之谈，自庄生之旷见；岂能使含生之属，均如太上忘情。观于兹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赍胳必藏，仁人之政。圣人通鬼神之情状，何尝谓魂升魄降，遂冥漠无知哉！

献县令某，临殁前，有门役夜闻书斋人语曰："渠数年享用奢华，禄已耗尽。其父诉于冥司，探支来生禄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许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尝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皆足致不祥。然历历验之，过奢之罚，富者轻而贵者重；过俭之罚，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奢，耗己财而已；贵而过奢，其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守己财而已；富而过俭，其势必至于刻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士大夫时时深念，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其有馀，则召福之道矣。"

小奴玉保言：特纳格尔农家，忽一牛入其牧群，甚肥健。久而无追寻者，询访亦无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亲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径，负女度岭蓦涧，直入乱山。崖陡谷深，堕必糜碎，惟抱牛颈呼号。樵牧者闻声追视，已在万峰之顶，渐灭没于烟霭间。其或饲虎狼，或委溪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谓此牛与此女，合是夙冤，即驱逐不留，亦必别有以相报也。

故城刁飞万言：一村有二塾师，雨后同步至土神祠，踞砌对谈，移时未去。祠前地净如掌，忽见坌起似字迹。共起视之，则泥上杖画十六字曰："不趁凉爽，自课生徒；溷人书馆，不亦愧乎？"盖祠无居人，狐据其中，怪二人久聒也。时程试方增律诗，飞万戏曰："随手成文，即四言叶韵。我愧此狐。"

飞万又言：一书生最有胆，每求见鬼不可得。一夕，雨霁月明，

命小奴携罂酒诣丛冢间，四顾呼曰：“良夜独游，殊为寂寞。泉下诸友，有肯来共酌者乎？”俄见磷火荧荧，出没草际。再呼之，呜呜环集，相距丈许，皆止不进。数其影约十馀，以巨杯挹酒洒之，皆俯嗅其气。有一鬼称酒绝佳，请再赐。因且洒且问曰：“公等何故不轮回？”曰：“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堕狱矣。我辈十三人，罪限未满，待轮回者四；业报沈沦，不得轮回者九也。”问：“何不忏悔求解脱？”曰：“忏悔须及未死时，死后无着力处矣。”酒洒既尽，举罂示之，各踉跄去。中一鬼回首叮咛曰：“饿魂得沃壶觞，无以报德。谨以一语奉赠：忏悔须及未死时也。”

翰林院笔帖式伊实从征伊犁时，血战突围，身中七矛死。越两昼夜，复苏；疾驰一昼夜，犹追及大兵。余与博晰斋同在翰林时，见有伤痕，细询颠末。自言被创时，绝无痛楚，但忽如沈睡。既而渐有知觉，则魂已离体，四顾皆风沙漩洞，不辨东西，了然自知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贫，酸彻心骨，便觉身如一叶，随风漾漾欲飞。倏念及虚死不甘，誓为厉鬼杀贼，即觉身如铁柱，风不能摇。徘徊伫立间，方欲直上山巅，望敌兵所在；俄如梦醒，已僵卧战血中矣。晰斋太息曰：“闻斯情状，使人觉战死无可畏。然则忠臣烈士，正复易为，人何惮而不为也！”

里有古氏，业屠牛，所杀不可缕数。后古叟目双瞽。古妪临殁时，肌肤溃烈，痛苦万状，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号月馀乃终。侍姬之母沈媪，亲睹其事。杀业至重；牛有功于稼穑，杀之业尤重。《冥祥记》载晋庾绍之事，已有“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之语，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载夜叉与人杂居则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阳杂俎》亦载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实不传染，小说固非尽无据也。

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尝诲门人曰：“得意时毋太快意，稍知利害

者能之；失意时毋太快口，则贤者或未能。夫快口岂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旷达之语，其招祸甚于怨尤也。”余因忆先高祖《花王阁剩稿》中载宋盛阳先生（讳大壮，河间诸生，先高祖之外舅也。）赠诗曰：“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与公所论，殆似重规叠矩矣。

有额鲁特女，为乌鲁木齐民间妇，数年而寡。妇故有姿首，媒妁日叩其门。妇谢曰：“嫁则必嫁。然夫死无子，翁已老，我去将谁依？请待养翁事毕，然后议。”有欲入赘其家代养其翁者，妇又谢曰：“男子性情不可必，万一与翁不相安，悔且无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温饱安乐，竟胜于有子时。越六七年，翁以寿终。营葬毕，始痛哭别墓，易彩服升车去。论者惜其不贞，而不能不谓之孝。内阁学士永公时镇其地，闻之叹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勒剥削，机械百出。某迫于程限，委曲迁就；而西商枝节益多。争论至夜分，始茹痛书券。计券上百金，实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后，持金贮箧。方独坐太息，忽闻檐上人语曰：“世间无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愤填胸臆。吾本意来盗公，今且一惩西商，为天下穷官吐气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声，已越垣径去。次日，闻西商被盗，并箧中新旧借券，皆席卷去矣。此盗殊多侠气，然亦西商所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许文木言：其亲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视鬼，窃语人曰：“某家先灵受祭时，皆颜色惨沮，如欲下泪。而后巷某甲之鬼，乃坐对门屋脊上，翘足而笑。是何故也？”后其人到官未久，即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则终不解。久而有知其阴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尝遣某妪诱以金珠，同宿数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谁谓冥冥中可堕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丛杂，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热，樵牧弗敢近。一老儒耿直负气，由所居至县城，其地适

中，过必憩息，偃蹇傲睨，竟无所见闻。如是数年。一日，又坐墓侧，袒裼纳凉。归而发狂，谵语曰：“曩以汝为古君子，故任汝放诞，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负心事，知从前规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复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祷，昏愦数日始痊。自是索然气馁，每经其地，辄俯首疾趋。观此知魅不足畏，心苟无邪，虽凌之而不敢校；亦观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玷，虽秘之而皆能窥。

门人萧山汪生辉祖，字焕曾，乾隆乙未进士，今为湖南宁远县知县。未第时，久于幕府，撰《佐治药言》二卷，中载近事数条，颇足以资法戒。其一曰：孙景溪先生，讳尔周。令吴桥时，幕客叶某一夕方饮酒，偃仆于地，历二时而苏。次日闭户书黄纸疏，赴城隍庙拜毁，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复起，则请迁居于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幕，有士人告恶少调其妇。本拟请主人专惩恶少，不必妇对质。而同事谢某，欲窥妇姿色，怂恿传讯。致妇投缳，恶少亦抵法。今恶少控于冥府，谓妇不死，则渠无死法；而妇死由内幕之传讯。馆陶城隍神移牒来拘，昨具疏申辩，谓妇本应对质；且造意者为谢某。顷又移牒，谓：“传讯之意，在窥其色，非理其冤；念虽起于谢，笔实操于叶。谢已摄至，叶不容宽。”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殒。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审时，偶一夜潜出，察诸吏治事状。皆已酣寝，惟一室灯独明。穴窗窃窥，见一吏方理案牍，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妇。心甚骇异，姑视之。见吏初草一签，旋毁稿更书，少妇敛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书一签，老翁亦揖而退。传诘此吏，则先理者为台州因奸致死一案：初拟缓决，旋以身列青衿，败检酿命，改情实。后抽之卷为宁波叠殴致死一案：初拟情实，旋以索逋理直，死由还殴，改缓决。知少妇为捐生之烈魄，老翁为累囚之先灵矣。其一曰：秀水县署有爱日楼，板梯久毁，阴雨辄闻鬼泣声。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喜诵佛号，因建此楼。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来，盛夏不欲见人，独处楼中；案牍饮食，皆缒而上下。一日，闻楼上惨号声。从者急梯而上，则胡裸体浴血，自刺其腹，并碎劙周身如刻画。自云曩在湖南某县幕，有奸夫杀本夫者，奸

妇首于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访拿报，妇遂坐磔。顷见一神引妇来，剸刃于吾腹，他不知也。号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吴兴某，以善治钱谷有声。偶为当事者所慢，因密讦其侵盗阴事于上官，竟成大狱。后自啮其舌而死。又无锡张某，在归安令裘鲁青幕，有奸夫杀本夫者，裘以妇不同谋，欲出之。张大言曰："赵盾不讨贼为弑君，许止不尝药为弑父，《春秋》有诛意之法。是不可纵也。"妇竟论死。后张梦一女子，被发持剑，搏膺而至曰："我无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觉而刺处痛甚。自是夜夜为厉，以至于死。其一曰：萧山韩其相先生，少工刀笔，久困场屋，且无子，已绝意进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县幕，梦神人语曰："汝因笔孽多，尽削禄嗣。今治狱仁恕，赏汝科名及子，其速归。"未以为信，次夕梦复然。时已七月初旬，答以试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归装，江行风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遗才入闱中式。次年，果举一子。焕曾笃实有古风，其所言当不妄。又所记《囚关绝祀》一条曰：平湖杨研耕在虞乡县幕时，主人兼署临晋，有疑狱，久未决。后鞫实为弟殴兄死，夜拟谳牍毕，未及灭烛而寝。忽闻床上钩鸣，帐微启，以为风也。少顷复鸣，则帐悬钩上，有白须老人跪床前叩头，叱之不见，而几上纸翻动有声。急起视，则所拟谳牍也。反覆详审，罪实无枉。惟其家四世单传，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则五世之祀斩矣。因毁稿存疑如故，盖以存疑为是也。余谓以王法论，灭伦者必诛；以人情论，绝祀者亦可悯。生与杀皆碍，仁与义竟两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则谓杀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绝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愿；使其竟愿，是无人心矣。虽不抵不为枉，是一说也。或又谓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仅兄弟二人者，弟杀其兄，哀其绝祀，皆不抵，则夺产杀兄者多矣，何法以正伦纪乎？是又未尝非一说也。不有皋陶，此狱实为难断，存以待明理者之论定可矣。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陈公德音家，遇骤雨，自巳至午乃息，所雨皆沤麻水也。时西席一老儒方讲学，众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

理？”老儒掉头面壁曰：“子不语怪。”

刘香畹言：曩客山西时，闻有老儒经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詈之，亦无他异。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绨，食不肴，饮不荈，妻子不宿饱。铢积锱累，得四十金，熔为四铤，秘缄之。而对人自诉无担石。自詈狐后，所储金或忽置屋颠树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浅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圊溷，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失去数日，从空自堕。或与客对坐，忽纳于帽檐。或对人拱揖，忽铿然脱袖。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一日，忽四铤跃掷空中，如蛱蝶飞翔，弹丸击触，渐高渐远，势将飞去。不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于怀。自是不复相嬲，而讲学之气焰已索然尽矣。说是事时，一友曰：“吾闻以德胜妖，不闻以詈胜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张、程、朱詈，妖必不兴。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张、程、朱必不轻詈。惟其不足于中，故悻悻于外耳。”香畹首肯曰：“斯言洞见症结矣。”

香畹又言：一孝廉颇善储蓄，而性啬。其妹家至贫，时逼除夕，炊烟不举。冒风雪徒步数十里，乞贷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馆谷偿。坚以窘辞。其母涕泣助请，辞如故。母脱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闻也。是夕，有盗穴壁入，罄所有去。迫于公论，弗敢告官捕。越半载，盗在他县败，供曾窃孝廉家，其物犹存十之七。移牒来问，又迫于公论，弗敢认。其妇惜财不能忍，阴遣子往认焉。孝廉内愧，避弗见客者半载。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啬之故，漠如陌路。此真闻之扼腕矣。乃盗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于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复败于其妇，瑕终莫匿，更使人不胜其快。颠倒播弄，如是之巧，谓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见客，吾犹取其足为善。充此一愧，虽以孝友闻可也。

卢霁渔编修患寒疾，误延读《景岳全书》者投人参，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极恸。然每一发声，辄闻板壁格格响；夜或绕床呼阿母，灼然辨为霁渔声。盖不欲高年之过哀也。悲哉！死而犹不忘亲乎。

海阳鞠前辈庭和言：一宦家妇临卒，左手挽幼儿，右手挽幼女，呜咽而终，力擘之乃释，目炯炯尚不瞑也。后灯前月下，往往遥见其形，然呼之不应，问之不言，招之不来，即之不见。或数夕不出，或一夕数出，或望之在某人前，而某人反无睹；或此处方睹，而彼处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电光石火，一转瞬而即灭，一弹指而倏生。虽不为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后妻视其子女，不敢生分别心；婢媪童仆视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渐不睹。然越数岁或一见，故一家恒惴惴栗栗，如时在其旁。或疑为狐魅所托，是亦一说。惟是狐魅扰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义，而辛苦十余年，为时时作此幻影耶？殆结恋之极，精灵不散耳。为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殁而弥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怆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侄者，迫胁侵蚀，殆无以自存。一夕，夫妇方酣眠，忽梦兄仓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烟焰迷漫，无路可脱，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缓须臾，则灰烬矣。次日，急召其侄，尽还所夺。人怪其数朝之内，忽跖忽夷。其人流涕自责，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胜于为厉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钦官户部额外主事时，与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时六部规制严，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移牒司务，司务每日汇呈堂，谓之出付；不能无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出付，众疑焉。姚安公与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后同往视之。则梁公昨夕睡后，忽闻砰磕撞触声，如怒马腾踏。呼问无应者，悸而起视，乃二仆一御者裸体相搏，捶击甚苦，然皆缄口无一言。时四邻已睡，寓中别无一人。无可如何，坐视其斗。至钟鸣乃并仆，迨晓而苏，伤痕鳞叠，面目皆败。问之都不自知，惟忆是晚同坐后门纳凉，遥见破屋址上有数犬跳踉，戏以砖掷之，嗥而逃。就寝后遂有是变。意犬本是狐，月下视之未审欤！梁公泰和人，与正一真人为乡里，将往陈诉。姚安公曰："狐自游戏，何预于人？无故击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于理不顺。"李公亦曰："凡仆隶与人争，宜先克

己；理直尚不可纵使有恃而妄行，况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己未会试前，一举人过永光寺西街，见好女立门外；意颇悦之，托媒关说，以三百金纳为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闱返舍，则破窗尘壁，阒无一人，污秽堆积，似废坏多年者。访问邻家，曰：“是宅久空，是家来住仅月余，一夕自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说中盖尝有是事。”或曰：“是以女为饵，窃资远遁，伪为狐状也。”夫狐而伪人，斯亦黠矣；人而伪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师五六十年，见类此者不胜数，此其一耳。

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韩某，昵一狐女，日渐尪羸。其侣求符箓劾禁，暂去仍来。一夕，与韩共寝，忽披衣起坐曰：“君有异念耶？何忽觉刚气砭人，刺促不宁也？”韩曰：“吾无他念。惟邻人吴某，迫于债负，鬻其子为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后沦下贱，措四十金欲赎之，故辗转未眠耳。”狐女蹙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即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罚，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嘘气良久，乃挥手而去。韩自是壮健如初。

戴遂堂先生曰：尝见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礼忏放生。偶散步花下，遇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也。”又问：“何为今日作好事？”曰：“佛诞日也。”又问：“佛诞日乃作好事，余三百五十九日皆不当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见功德；不知岁岁庖厨之所杀，足当此数否乎？”巨公猝不能对。知客僧代叱曰：“贵人护法，三宝增光。穷和尚何敢妄语！”游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语，故穷和尚不得不语也。”掉臂径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窃叹曰：“此阇黎大不晓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闻狮子吼矣。”昔五台僧明玉尝曰：“心心念佛，则恶意不生，非日念数声即为功德也。日日持斋，则杀业永除，非月持数日即为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餍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谓之善人。然则苞苴公行，簠簋不饰，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钱，谓之廉吏乎？”与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总宪则曰：“此为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终身茹素，势必不行。得数

日持月斋，则此数日可减杀；得数人持月斋，则此数人可减杀。不愈于全不持乎？”是亦见智见仁，各明一义。第不知明玉傥在，尚有所辩难否耳。

恒王府长史东鄂洛，（据《八旗氏族谱》，当为董鄂，然自书为东鄂。案犊册籍亦书为东鄂。《公羊传》所谓名从主人也。）谪居玛纳斯，乌鲁木齐之支属也。一日，诣乌鲁木齐。因避暑夜行，息马树下。遇一人半跪问起居，云是戍卒刘青。与语良久，上马欲行。青曰：“有琐事，乞公寄一语：印房官奴喜儿，欠青钱三百。青今贫甚，宜见还也。”次日，见喜儿，告以青语。喜儿骇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诘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时，陈竹山闵其勤慎，以三百钱付喜儿市酒脯楮钱奠之。喜儿以青无亲属，遂尽乾没。事无知者，不虞鬼之见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诬，此语当非依托也。吾以为人生作恶，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处，即可为所欲为耳。今乃知无鬼之论，竟不足恃。然则负隐慝者，其可虑也夫！”

昌吉平定后，以军俘逆党子女分赏诸将。乌鲁木齐参将某，实司其事。自取最丽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泽，彩服明珰，仪态万方，宛然娇女，见者莫不倾倒。后迁金塔寺副将，戒期启行，诸童检点衣装，忽箧中绣履四双，翩然跃出，满堂翔舞，如蛱蝶群飞。以杖击之乃堕地，尚蠕蠕欲动，呦呦有声。识者讶其不祥。行至辟展，以鞭挞台员为镇守大臣所劾，论戍伊犁，竟卒于谪所。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无理无情之事，或别有故焉。破格而为之，不能胶柱而断之也。吾乡一媪，无故率媪妪数十人，突至邻村一家，排闼强劫其女去。以为寻衅，则素不往来；以为夺婚，则媪又无子。乡党骇异，莫解其由。女家讼于官，官出牒拘摄，媪已携女先逃，不能踪迹；同行婢妪，亦四散逋亡。累绁多人，辗转推鞫，始有一人吐实，曰：“媪一子，病瘵垂殁，媪抚之恸曰：‘汝死自命，惜哉不留一孙，使祖父竟为馁鬼也。’子呻吟曰：‘孙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与某氏女私昵，孕八月矣，但恐产必见杀耳。’子殁后，媪咄咄

独语十馀日，突有此举，殆劫女以全其胎耶？”官怃然曰：“然则是不必缉，过两三月自返耳。”届期果抱孙自首，官无如之何，仅断以不应重律，拟杖纳赎而已。此事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此媪亦捷疾若神矣。安静涵言：其携女宵遁时，以三车载婢妪，与己分四路行，故莫测所在。又不遵官路，横斜曲折，歧复有歧，故莫知所向。且晓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娩乃税宅，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计尤周密也。女归，为父母所弃，遂偕媪抚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李庆子言：尝宿友人斋中，天欲晓，忽二鼠腾掷相逐，满室如飚轮旋转，弹丸迸跃，瓶彝罍洗，击触皆翻，砰铿碎裂之声，使人心骇。久之，一鼠踊起数尺，复堕于地，再踊再仆，乃僵。视之七窍皆血流，莫测其故。急呼其家僮收检器物，见柈中所晾媚药数十丸，啮残过半。乃悟鼠误吞此药，狂淫无度，牝不胜嬲而窜避，牡无所发泄，蕴热内燔以毙也。友人出视，且骇且笑；既而悚然曰：“乃至是哉，吾知惧矣！”尽覆所蓄药于水。夫燥烈之药，加以锻炼，其力既猛，其毒亦深。吾见败事者多矣，盖退之硫黄，贤者不免。庆子此友，殆数不应尽，故鉴于鼠而忽悟欤！

张鹭《朝野佥载》曰：唐青州刺史刘仁轨，以海运失船过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兵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大学士温公征乌什时，为领队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归帐饮。适一侍卫亦来求饮，因让茵与坐。甫拈碗，贼突发巨炮，一铅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缓来顷刻，则必不免矣。此公自为余言，与刘仁轨事绝相似。后公征大金川，卒战殁于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虽命当阵殒者，苟非其地，亦遇险而得全。然则畏缩求免者，不徒多一趋避乎哉！

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异途，狐则在仙妖之间。故谓遇狐为怪可，谓遇狐为常亦可。三代以

上无可考，《史记·陈涉世家》称篝火作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必当时已有是怪，是以托之。吴均《西京杂记》称广川王发栾书冢，击伤冢中狐，后梦见老翁报冤。是幻化人形，见于汉代。张鷟《朝野佥载》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广记》载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证矣。诸书记载不一，其源流始末，则刘师退先生所述为详。盖旧沧州南一学究与狐友，师退因介学究与相见，躯干短小，貌如五六十人，衣冠不古不今，乃类道士；拜揖亦安详谦谨。寒温毕，问枉顾意。师退曰：“世与贵族相接者，传闻异词，其间颇有所未明。闻君豁达不自讳，故请祛所惑。”狐笑曰：“天生万品，各命以名。狐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为狐，正如呼人为人耳。何讳之有？至我辈之中，好丑不一，亦如人类之内，良莠不齐。人不讳人之恶，狐何必讳狐之恶乎？第言无隐。”师退问：“狐有别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灵者曰狐狐。此如农家读书者少，儒家读书者多也。”问：“狐狐生而皆灵乎？”曰：“此系乎其种类。未成道者所生，则为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则自能变化也。”问：“既成道矣，自必驻颜。而小说载狐亦有翁媪，何也？”曰：“所谓成道，成人道也。其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亦与人同。若夫飞升霞举，又自一事。此如千百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炼形服气者，如积学以成名；其媚惑采补者，如捷径以求售。然游仙岛、登天曹者，必炼形服气乃能；其媚惑采补，伤害或多，往往干天律也。”问：“禁令赏罚，孰司之乎？”曰：“小赏罚统于其长，大赏罚则地界鬼神鉴察之。苟无禁令，则来往无形，出入无迹，何事不可为乎！”问：“媚惑采补，既非正道，何不列诸禁令，必俟伤人乃治乎？”曰：“此譬诸巧诱人财，使人喜助，王法无禁也。至夺财杀人，斯论抵耳。《列仙传》载酒家妪，何尝干冥诛乎！”问：“闻狐为人生子，不闻人为狐生子，何也？”微哂曰：“此不足论。盖有所取无所与耳。”问：“支机别赠，不惮牵牛妒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未知其审。凡女则如季姬鄫子之故事，可自择配。妇则既有定偶，弗敢逾防。若夫赠芍采兰，偶然越礼，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而知耳。”问：“或居人家，或居旷野，

何也？”曰：“未成道者未离乎兽，利于远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与人同，利于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则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贵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与通都大邑一也。”师退与纵谈，其大旨惟劝人学道，曰：“吾曹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现是人身，功夫已抵大半，而悠悠忽忽，与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师退腹笥三藏，引与谈禅。则谢曰：“佛家地位绝高，然或修持未到，一入轮回，便迷却本来面目。不如且求不死，为有把握。吾亦屡逢善知识，不敢见异而迁也。”师退临别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赠我乎？”踌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为下等人言。自古圣贤，却是心平气和，无一毫做作。洛、闽诸儒，撑眉努目，便生出如许葛藤。先生其念之。”师退怃然自失。盖师退崖岸太峻，时或过当云。

裘文达公言：尝闻诸石东村曰：有骁骑校，颇读书，喜谈文义。一夜寓直宣武门城上，乘凉散步。至丽谯之东，见二人倚堞相对语；心知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举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制作器物，实巧不可阶。其教则变换佛经，而附会以儒理。吾曩往窃听，每谈至无归宿处，辄以天主解结，故迄不能行。然观其作事，心计亦殊黠。”其一曰：“君谓其黠，我则怪其太痴。彼奉其国王之命，航海而来，不过欲化中国为彼教。揆度事势，宁有是理！而自利玛窦以后，源源续至，不偿其所愿终不止，不亦颠欤？”其一又曰：“岂但此辈痴，即彼建首善书院者亦复大痴。奸珰柄国，方阴伺君子之隙，肆其诋排。而群聚清谈，反予以钩党之题目，一网打尽，亦复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则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与讲肄者公孙丑、万章等数人而已。洛闽诸儒，无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枭鸾并集，门户交争，遂酿为朋党，而国随以亡。东林诸儒，不鉴覆辙，又骛虚名而受实祸。今凭吊遗踪，能无责备于贤者哉！”方相对叹息，忽回顾见人，翳然而灭。东村曰：“天下趋之若鹜，而世外之狐鬼，乃窃窃不满也。人误耶？狐鬼误耶？”

王西园先生守河间时，人言献县八里庄河夜行者多遇鬼，惟县役冯大邦过，则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诈称冯姓名，鬼亦却避。先生闻之曰："一县役能使鬼畏，此必有故矣。"密访将惩之，或为解曰："本无是事，百姓造言耳。"先生曰："县役非一，而独为冯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仍檄拘之。大邦惧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间事，先生去郡后数载，大邦尚未归。今不知如何也。

里有崔某者，与豪强讼，理直而弗能伸也；不胜其愤，殆欲自戕。夜梦其父语曰："人可欺，神则难欺。人有党，神则无党。人间之屈弥甚，则地下之伸弥畅。今日之纵横如志者，皆十年外业镜台前觳觫对簿者也。吾为冥府司茶吏，见判司注籍矣，汝何恚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复一言。

有善讼者，一日为人书讼牒，将罗织多人。端绪缴绕，猝不得分明，欲静坐构思。乃戒毋通客，并妻亦避居别室。妻先与邻子目成，家无隙所，窥伺岁馀，无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间焉。后每构思，妻辄嘈杂以乱之，必叱使避出，袭为例；邻子乘间而来，亦袭为例，终其身不败。殁后岁馀，妻以私孕为怨家所讦。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实。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笔巧矣，乌知造物更巧乎！"

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门人吴生冠贤，为安定令时，余自西域从军还，宿其署中。闻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岁，并呼冤于舆前。幼男曰："此我童养之妇。父母亡，欲弃我别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问其姓，犹能记。问其乡里，则父母皆流丐，朝朝转徙，已不记为何处人矣。问同丐者，则曰："是到此甫数日，即父母并亡，未知其始末。但闻其以兄妹称。然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无以别也。"有老吏请曰："是事如捉影捕风，杳无实证；又不可以刑求。断合断离，皆难保不误。然断离而误，不过误破婚姻，其失小；断合而误，则误乱人伦，其失大矣。盍断离乎！"推研再四，无可处分，竟从老吏之言。因忆姚安公官刑部时，织造海保方籍没，官以三步军守其

宅。宅凡数百间，夜深风雪，三人坚扃外户，同就暖于邃密寝室中，篝灯共饮。沈醉以后，偶剔灯灭，三人暗中相触击，因而互殴。殴至半夜，各困踣卧。至曙，则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符，一曰七十五，伤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讯时，并云共殴致死，论抵无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觉有扭者即相扭，觉有殴者即还殴，不知谁扭我谁殴我，亦不知我所扭为谁所殴为谁；其伤之重轻，与某伤为某殴，非惟二人不能知，即起死者问之，亦断不能知也。既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如必研讯为某人，即三木严求，亦不过妄供耳。竟无如之何。相持月馀，会戴符病死，藉以结案。姚安公尝曰："此事坐罪起衅者，亦可以成狱；然核其情词，起衅者实不知谁。锻炼而求，更不如随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鞫法。刑官岂易为哉！"

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女巫，能视鬼。尝至一宦家，私语其仆妇曰："某娘子床前，一女鬼著惨绿衫，血渍胸臆，颈垂断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悬于背后，状甚可怖。殆将病乎？"俄而寒热大作。仆妇以女巫言告。具楮钱酒食送之，顷刻而痊。余尝谓风寒暑暍，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为祟。一女巫曰："风寒暑暍之疾，其起也以渐而作，其愈也以渐而减。鬼病则陡然而起，急然而止。以此为别，历历不失也。"此言似亦近理。

陈石闾言：有旧家子偕数客观剧九如楼。饮方酣，忽一客中恶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张目直视，先拊膺痛哭，责其子之冶游；次啮齿握拳，数诸客之诱引。词色俱厉，势若欲相搏噬。其子识是父语声，蒲伏战栗，殆无人色。诸客皆瑟缩潜遁，有踉跄失足破额者。四坐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闾曾目击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师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宾客，则子弟不亲士大夫，所见惟妪婢僮奴，有何好样？人家宾客太广，必有淫朋匪友参杂其间，狎昵濡染，贻子弟无穷之害。"数十年来，历历验所见闻，知公言真药石也。

五军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枣林，见林外似有人影。疑为盗，密

伺之。俄一人自东来，问："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时，某在旁窃有幸词，衔之二十馀年矣。今渠亦被摄，吾在此待其缧绁过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甲与乙有隙，甲妇弗知也。甲死，妇议嫁，乙厚币娶焉。三朝后，共往谒兄嫂，归而迂道至甲墓，对诸耕者馇者拍妇肩呼曰："某甲，识汝妇否耶？"妇恚，欲触树。众方牵挽，忽旋飚飒然，尘沙眯目，则夫妇已并似失魂矣。扶回后，倏迷倏醒，竟终身不瘥。外祖家老仆张才，其至戚也，亲目睹之。夫以直报怨，圣人弗禁，然已甚则圣人所不为。《素问》曰："亢则害。"《家语》曰："满则覆。"乙亢极满极矣，其及也固宜。

僧所诵焰口经，词颇俚；然闻其召魂施食诸梵咒，则实佛所传。余在乌鲁木齐，偶与同人论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剧盗遣戍者也，卒然曰："是不诬也。曩遇一大家放焰口，欲伺其匆扰取事，乃无隙可乘。伏卧高楼檐角上，俯见摇铃诵咒时，有黑影无数，高可二三尺，或逾垣入，或由窦入，往来摇漾，凡无人处皆满。迨撒米时，倏聚倏散，倏前倏后，如环绕攘夺，并仰接俯拾之态，亦仿佛依稀。其色如轻烟，其状略似人形，但不辨五官四体耳。"然则鬼犹求食，不信有之乎？

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关帝祠中，屯军耕垦，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见《后汉书》，然文句古奥，字划浑朴，断非后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无人摹拓，石刻锋棱犹完整。乾隆庚寅，游击刘存存（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武进人也。）摹刻一木本，洒火药于上，烧为斑驳，绝似古碑。二本并传于世，赏鉴家率以旧石本为新，新木本为旧。与之辩，傲然弗信也。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尚如此，况于千百年外哉！《易》之象数，《诗》之小序，《春秋》之三传，或亲见圣人，或去古未远，经师授受，端绪分明。宋儒曰："汉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类此夫。

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巳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圣祖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罅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船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及置狮前，狮俯首一嗅，已怖而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厩马十馀，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信其为百兽王矣。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画为当代顾、陆，曾橐笔对写一图，笔意精妙。旧藏博晰斋前辈家，阿公手赠其祖者也。后售于余，尝乞一赏鉴家题签。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献狮事，遂题曰“元人狮子真形图”。晰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赏鉴未为谬也。”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辈扶乩，其仙自称唐人张紫鸾，将访刘长卿于瀛洲岛，偕游天姥。或叩以事，书一诗曰：“身从异域来，时见瀛洲岛。日落晚风凉，一雁入云杳。”隐示以鸿冥物外，不预人世之是非也。芥舟与论诗，即欣然酬答以所游名胜《破石崖》、《天姥峰》、《庐山联句》三篇而去。芥舟时修《献县志》，因附录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为五言律诗八韵，对偶声病俱谐；第九韵以下，忽作鲍参军《行路难》、李太白《蜀道难》体。唐三百年诗人无此体裁，殊不入格。其以东、冬、庚、青四韵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诗；以穿鼻声七韵为一部例，又似稍读古书者。盖略涉文翰之鬼，伪托唐人也。

河城（在县东十五里，隋乐寿县故城也。）西村民，掘地得一镜。广丈馀，已触碎其半。见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数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镜，应月盈亏之类。但残破之馀，尚能如是，更异耳。或疑镜何以如此之大，余谓此必河间王宫殿中物。陆机与弟云书曰：“仁寿殿中有大方镜，广丈馀，过之辄写人影。”是晋代犹沿此制也。

乾隆己卯、庚辰间，献县掘得唐张君平墓志。大中七年明经刘伸撰，字画尚可观，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辈，曰："公谓古人事事胜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实，善笔札者必称晋，其时亦必有极拙之字。善吟咏者必称唐，其时亦必有极恶之诗。非晋之厮役皆羲、献，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东家实为一姓，盗跖、柳下乃是同胞，岂能美则俱美，贤则俱贤耶？赏鉴家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问何所取，曰取其古耳。东坡（案：应作韩愈。）诗曰：'嗜好与俗殊酸咸。'斯之谓欤！"

交河老儒刘君琢，名璞，素谨厚，以长者称。在余家设帐二十馀年，从兄懋园（坦居）、从弟东白（羲轩），皆其弟子也。尝自河间岁试归，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屋两楹，尚可栖止；然素有魅，不知狐与鬼也。君能不畏，则请解装。"不得已宿焉。灭烛以后，承尘上轰轰震响，如怒马奔腾。君琢起著衣冠，长揖仰祝曰："偃蹇寒儒，偶然宿此，欲祸我耶？我非君仇；欲戏我耶？与君素不狎昵；欲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扰攘耶？"俄闻承尘上似老媪语曰："客言殊有理，尔辈勿太造次。"闻足音橐橐然，向西北隅去，顷刻寂然矣。君琢尝以告门人曰："遇意外之横逆，平心静气，或有解时。当时如怒詈之，未必不抛砖掷瓦。"又刘景南尝僦一寓，迁入之夕，大为狐扰。景南诃之曰："我自出钱租宅，汝何得鸠占鹊巢？"狐厉声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续来争，则曲在我。我居此宅五六十年，谁不知者。君何处不可租宅，而必来共住？是恃气相凌也，我安肯让君？"景南次日遂移去。何励庵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为理屈；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于狐难。"

道家有太阴炼形法，葬数百年，期满则复生。此但有是说，未睹斯事。古以水银敛者，尸不朽，则凿然有之。董曲江曰："凡罪应戮尸者，虽葬多年，尸不朽。吕留良焚骨时，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

有微血。盖鬼神留使伏诛也。某人（是曲江之亲族，当时举其字，今忘之矣。）时官浙江，奉檄莅其事，亲目击之。然此类皆不为祟。其为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新死未敛者，忽跃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变形如魑魅，夜或出游，逢人即攫。或曰：‘旱魃即此。’莫能详也。夫人死则形神离矣，谓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觉运动？谓神仍附形，是复生矣，何又不为人而为妖？且新死尸厥者，并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释，十指抉入肌骨。使无知，何以能踊跃？使有知，何以一息才绝，即不识其所亲？是殆别有邪物凭之，戾气感之，而非游魂之为变欤！袁子才前辈《新齐谐》载南昌士人行尸夜见其友事，始而祈请，继而感激，继而凄恋，继而忽变形搏噬。谓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始来也，一灵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而魄滞。魂在则为人也，魂去则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惟有道之人，为能制魄。”语亦凿凿有精理。然管窥之见，终疑其别有故也。

任子田言：其乡有人夜行，月下见墓道松柏间，有两人并坐：一男子年约十六七，韶秀可爱；一妇人白发垂项，佝偻携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语，意若甚相悦。窃讶何物淫妪，乃与少年儿狎昵。行稍近，冉冉而灭。次日，询是谁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妇孀守五十馀年，殁而合窆于是也。《诗》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礼》曰：“殷人之祔也离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族侄肇先言：有书生读书僧寺，遇放焰口。见其威仪整肃，指挥号令，若可驱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过于儒。”灯影朦胧间，一叟在旁语曰：“经纶宇宙，惟赖圣贤，彼仙佛特以神道补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圣贤，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圣贤。若伪圣伪贤，则阴干天怒，罪亦在伪仙伪佛上。古风淳朴，此类差稀。四五百年以来，累囚日众，已别增一狱矣。盖释道之徒，不过巧陈罪福，诱

人施舍。自妖党聚徒谋为不轨外，其伪称我仙我佛者，千万中无一。儒则自命圣贤者，比比皆是。民听可惑，神理难诬。是以生拥皋比，殁沈阿鼻，以其贻害人心，为圣贤所恶故也。”书生骇愕，问：“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弹指间，已无所睹矣。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谋倾甲。甲知之，乃阴使其党某以他途入乙家，凡为乙谋，皆算无遗策；凡乙有所为，皆以甲财密助其费，费省而功倍。越一两岁，大见信，素所倚任者皆退听。乃乘间说乙曰：“甲昔阴调我妇，讳弗敢言，然衔之实次骨。以力弗敌，弗敢撄。闻君亦有仇于甲，故效犬马于门下。所以尽心于君者，固以报知遇，亦为是谋也。今有隙可抵，盍图之。”乙大喜过望，出多金使谋甲。某乃以乙金为甲行赂，无所不曲到。阱既成，伪造甲恶迹及证佐姓名以报乙，使具牒。比庭鞫，则事皆子虚乌有，证佐亦莫不倒戈，遂一败涂地，坐诬论戍。愤恚甚，以昵某久，平生阴事皆在其手，不敢再举，竟气结死。死时誓诉于地下，然越数十年卒无报。论者谓难端发自乙，甲势不两立，乃铤而走险，不过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为甲反间，各忠其所事，于乙不为负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绝书》载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岂不信哉！

里人范鸿禧，与一狐友昵。狐善饮，范亦善饮，约为兄弟，恒相对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遇于秫田中，问：“何忽见弃？”狐掉头曰：“亲兄弟尚相残，何有于义兄弟耶？”不顾而去。盖范方与弟讼也。杨铁崖《白头吟》曰：“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头吟。”与此狐所见正同。

献县捕役樊长，与其侣捕一剧盗。盗跳免，絷其妇于官店。（捕役拷盗之所，谓之官店，实其私居也。）其侣拥之调谑，妇畏棰楚，噤不敢动，惟俯首饮泣。已缓结矣，长突见之，怒曰：“谁无妇女，谁能保妇女不遭患难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即鸣官。”其侣慑而止。时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长女嫁为农家妇，是夜为盗所劫，已褫

衣反缚，垂欲受污，亦为一盗呵而止。实在子刻，中间仅仅隔一亥刻耳。次日，长闻报，仰面视天，舌挢不能下也。

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窠窝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琴师钱生独不畏，亦竟无他异。钱面有癜风，状极老丑。蒋春农戏曰：“是尊容更胜于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键户外出，归而几上得一雨缨帽，制作绝佳，新如未试。互相传视，莫不骇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无敢取者。钱生曰：“老病龙钟，多逢厌贱。自司空以外，（文达公时为工部尚书。）怜念者曾不数人。我冠诚敝，此狐哀我贫也。”欣然取著，狐亦不复摄去。其果赠钱生耶？赠钱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尝与杜少司寇凝台同宿南石槽，闻两家轿夫相语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独宿。闻园中树下有斗声，破窗纸窃窥，见二人攘臂奋击，一老翁举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并现形为狐，跳踉摆拨，触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顿足曰：‘当诉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闻满园锒铛声，似有所搜捕。觉几上瓦瓶似微动，怪而视之，瓶中小语曰：‘乞勿言，当报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报，何有于我！’与瓶掷门外碑趺上，訇然而碎。即闻嗷嗷有声，意其就执矣。”一轿夫曰：“斗触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台顾余笑曰：“非轿夫不能作此言。”

里有张媪，自云尝为走无常，今告免矣。昔到阴府，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养求佛降福，则廉吏尚不受赂，曾佛受赂乎？”又问：“忏悔

有益否？”吏曰：“忏悔须勇猛精进，力补前愆。今人忏悔，只是自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语非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

卷十一

槐西杂志（一）

余再掌乌台，每有法司会谳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婿数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馀退食，辄憩息其间。距城数十里，自僚属白事外，宾客殊稀。昼长多暇，晏坐而已。旧有《滦阳销夏录》、《如是我闻》二书，为书肆所刊刻。缘是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因置一册于是地，遇轮直则忆而杂书之，非轮直之日则已，其不能尽忆则亦已。岁月骎寻，不觉又得四卷，孙树馨录为一帙，题曰《槐西杂志》；其体例则犹之前二书耳。自今以往，或竟懒而辍笔欤，则以为《挥麈》之三录可也；或老不能闲，又有所缀欤，则以为《夷坚》之丙志亦可也。　　壬子六月，观弈道人识。

《隋书》载兰陵公主死殉后夫，登于《列女传》之首。颇乖史法。（祖君彦《檄隋文》称兰陵公主逼幸告终。盖欲甚炀帝之恶，当以史文为正。）沧州医者张作霖言：其乡有少妇，夫死未周岁辄嫁。越两岁，后夫又死，乃誓不再适，竟守志终身。尝问一邻妇病，邻妇忽瞋目作其前夫语曰：“尔甘为某守，不为我守何也？”少妇毅然对曰：“尔不以结发视我，三年曾无一肝鬲语，我安得为尔守！彼不以再醮轻我，两载之中，恩深义重，我安得不为彼守！尔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语塞而退。此与兰陵公主事相类。盖亦豫让“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之意也。然五伦之中，惟朋友以义合：不计较报

施，厚道也；即计较报施，犹直道也。兄弟天属，已不可言报施；况君臣父子夫妇，义属三纲哉。渔洋山人作《豫让桥》诗曰："国士桥边水，千年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敖公。"自谓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厉叔以不见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难，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见刘向《说苑》。）是犹怨怼之意；特与君较是非，非为君捍社稷也。其事可风，其言则未协乎义。或记载者之失乎？

江宁王金英，字菊庄，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为诗，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颇近宋末四灵。尝画艺菊小照，余戏仿其体格题之，有"以菊为名字，随花入画图"句，菊庄大喜。则所尚可知矣。撰有诗话数卷，尚未成书，霜雕夏绿，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犹记其中一条云：江宁一废宅，壁上微有字迹。拂尘谛视，乃绝句五首。其一曰："新绿渐长残红稀，美人清泪沾罗衣。蝴蝶不管春归否，只趁菜花黄处飞。"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圮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废馆芳草多，踏青年少时行歌。谯楼鼓动人去后，回风袅袅吹女萝。"其四曰："土花漠漠围颓垣，中有桃叶桃根魂。夜深踏遍阶下月，可怜罗袜终无痕。"其五曰："清明处处啼黄鹂，春风不上枯柳枝。惟应夹阝双石兽，记汝曾挂黄金丝。"字极怪伟，不著姓名，不知为人语鬼语。余谓此福王破灭以后前明故老之词也。

董秋原言：昔为钜野学官时，有门役典守节孝祠，即携家居祠侧。一日秋祀，门役夜起洒扫，其妻犹寝。梦中见妇女数十辈，联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见所识二贫媪亦在其中，再三审视，真不谬。怪问其未邀旌表，何亦同来。一媪答曰："人世旌表，岂能遍及穷乡蔀屋？湮没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虽祠不设位，亦招之来飨。或藏瑕匿垢，冒滥馨香，虽位设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颇创闻，然揆以神理，似当如是。又献县礼房吏魏某，临终喃喃自语曰："吾处闲曹，自谓未尝作恶业；不虞贫妇请旌，索其常例，冥谪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发明。信忠孝节

义，感天地动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农家妇，与小姑并端丽。月夜纳凉，共睡檐下。突见赤发青面鬼，自牛栏后出，旋舞跳掷，若将搏噬。时男子皆外出守场圃，姑嫂悸不敢语。鬼一一攫搦强污之，方跃上短墙，忽噭然失声，倒投于地。见其久不动，乃敢呼人。邻里趋视，则墙内一鬼，乃里中恶少某，已昏仆不知人；墙外一鬼屹然立，则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谓社公有灵，议至晓报赛。一少年哑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担粪，吾戏抱神祠鬼卒置路侧，使骇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伪鬼，误为真鬼惊踣也。社公何灵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担粪，尔何他日不戏之而此日戏之也？戏之术亦多矣，尔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尔何独置此家墙外也？此其间神实凭之，尔自不知耳。"乃共醵金以祀。其恶少为父母舁去，困卧数日，竟不复苏。

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似平，故"突"转为"涂"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绍书《韵石轩笔记》言见一石子，作太极图。是犹纹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颜介子尝见一英德砚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点画波磔耳。谛视，非嵌非雕，亦非渍染，真天成也。不更异哉！夫山与地俱有，石与山俱有，岂开辟以来，即预知有程邈隶书欤？即预知有东坡《赤壁赋》欤？即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后。又谁使仿此字，谁使题此语欤？然则天工之巧，无所不有，精华蟠结，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测矣。世传河图洛书，出于北宋，唐以前所未见也。河图作黑白圈五十五，洛书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孔安国《论语注》今已不传，此条乃何晏《论语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门，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陈抟何自而

得之？至洛书既谓之书，当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与河图相同，是宜称洛图不得称书。《系词》又何以别之曰书乎？刘向、刘歆、班固并称洛书有文，孔颖达《尚书正义》并详载其字数。（《洪范》初一曰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载此一章，云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皆禹所叙第，其龟文惟有二十字云云。虽所说字数不同，而足见由汉至唐，洛书无黑白点之伪图也。）观此砚山，知石纹成字，凿然不诬，未可执卢辨晚出之说，（明堂九室法龟文，始见北齐卢辨《大戴礼注》。朱子以为郑康成说，偶误记也。）遂以太乙九宫真为神禹所受也。（今术家所用洛书，乃太乙行九宫法，出于《易纬·乾凿度》，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太乙家，当时原不称为洛书也。）

表兄刘香畹言：昔官闽中，闻有少妇素幽静，殁葬山麓。每月明之夕，辄遥见其魂，反接缚树上，渐近则无睹。莫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谴之故，而必使人见其受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陈太常枫厓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辄作呻吟声，疑其病也。问之，云无有。既而时作呓语，呼之不醒。其语颇了了，谛听皆媟狎之词，其呻吟亦受淫声也。然问之终不言。知为魅，牒于社公。夜梦社公曰："魅诚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于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马卒无故首自陨，始悟社公所谓力不能制也。然一驺耳，未必城隍之所爱；即城隍之所爱，神正直而聪明，亦必不以所爱之故，曲法庇一驺。牒一陈而伏冥诛，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顾畏，隐忍而不敢言，其视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视此社公，又何如也！

赵太守书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见。俄飞瓦击落其帽。次日睡起，见窗纸细书一诗，曰："深院满枝花，只应蝴蝶采；喽喽草下虫，尔有蓬蒿在。"语殊轻薄，然风致楚楚，宜其不爱纨袴儿。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按：山民有诗集，今著录《四库全书》中。】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对，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从兄懋园言：乾隆丙辰乡试，坐秋字号中。续一人入号，号军问姓名籍贯，拱手致贺曰："昨梦女子持杏花一枝插号舍上，告我曰：'明日某县某人至，为言杏花在此也。'君名姓籍贯适符，岂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具，称疾而出。乡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逼乱之而终弃之，竟流落不知所终，意其赍恨以殁矣。"

从孙树森言：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馀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真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媚无人理，佥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按陈业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然余闻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然此令不刺血，则商之弟不上诉，商之弟不上诉，则其妇之野合生子亦无从而败。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都察院蟒，余载于《滦阳消夏录》中，尝两见其蟠迹，非乌有子

虚也。吏役畏之，无敢至库深处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启库检视，乃一无所睹。知帝命所临，百灵慑伏矣。院长舒穆噜公因言内阁学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遥见其出入曝鳞，墓前两槐树，相距数丈，首尾各挂于一树，其身如彩虹横亘也。后葬母卜圹，适当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类千百蜿蜒去。葬毕，乃归。去时其行如风，然渐行渐缩，乃至长仅数尺。盖能大能小，已具神龙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围如柱，而能出入窗棂中，隙才寸许，亦犹是也。是月，与汪蕉雪副宪同在山西马观察家，遇内务府一官，言西十库贮硫黄处亦有二蟒，皆首矗一角，鳞甲作金色。将启钥，必先鸣钲。其最异者，每一启钥，必见硫黄堆户内，磊磊如假山，足供取用，取尽复然。意其不欲人入库，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库之神，理或然欤！《山海经》载诸山之神，蛇身鸟首，种种异状，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丧爱子，痛不欲生。一夜偶过其墓，徘徊凄恋，不能去。忽见其子独坐陇头，急趋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辄引退。与之语，神意索漠，似不欲闻。怪问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缘也，缘尽，则尔为尔我为我矣，何必更相问讯哉！”掉头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顿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义，当不丧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变幻，以绝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见，父子兄弟夫妇，均视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趋于薄哉！”

某公纳一姬，姿采秀艳，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独坐则凝然若有思，习见亦不讶也。一日，称有疾，键户昼卧。某公穴窗纸窥之，则涂脂傅粉，钗钏衫裙，一一整饬，然后陈设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闼入问，姬蹙然敛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宠婢也。翰林将殁，度夫人必不相容，虑或鬻入青楼，乃先遣出。临别，切切私嘱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于密室靓妆私祭我；我魂若来，以香烟绕汝为验也。’”某公曰：“徐铉不负李后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听汝。”姬再拜炷香，泪落入俎。烟果袅袅然三

绕其颊，渐蜿蜒绕至足。温庭筠《达摩支曲》曰：“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此之谓欤！虽琵琶别抱，已负旧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犹愈于同床各梦哉。

交河一节妇建坊，亲串毕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戏问曰：“汝今白首完贞矣，不知此四十馀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动心否乎？”节妇曰：“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但觉礼不可逾，义不可负，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扫毕，忽似昏眩，喃喃作呓语。扶掖归，至夜乃苏，顾其子曰：“顷恍惚见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劳慰甚至，言人世所为，鬼神无不知也。幸我平生无瑕玷，否则黄泉会晤，以何面目相对哉！”越半载，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论之曰：“佛戒意恶，是铲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胶胶扰扰，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为，抑亦贤矣。此妇子孙，颇讳此语。余亦不敢举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谓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讳之！”

姚安公监督南新仓时，一厫后壁无故圮。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几如猫。盖鼠穴壁下，滋生日众，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压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坏人之屋，以广己之宅，殆忘其宅之托于屋也耶？”余谓李林甫、杨国忠辈尚不明此理，于鼠乎何尤。

先曾祖润生公，尝于襄阳见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颇悉，相与叹劫数难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数人所为，非天所为也。明之末年，杀戮淫掠之惨，黄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叶以后，官吏率贪虐，绅士率暴横，民俗亦率奸盗诈伪，无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积百年冤愤之气，而发之一朝。以我所见闻，其受祸最酷者，皆其稔恶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数耶？昔在贼中，见其缚一世家子，跪于帐前，而拥其妻妾饮酒，问：‘敢怒乎？’曰：‘不敢。’问：‘愿受役乎？’曰：‘愿。’则释缚使行酒于侧。观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贼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尝调仆

妇，仆有违言，捶而缚之槐，使旁观与妇卧也。即是一端，可类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鱼吞细鱼，鸷鸟搏群鸟，神弗怒也，何独于人而怒之？”僧掉头曰：“彼鱼鸟耳，人鱼鸟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游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书二十字曰：“尔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说。楼下寂无人，楼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阴事也。后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于卫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两掌各握粟一匊，咸以为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沈于水者，上视暗而下视明，惊惶瞀乱，必反从明处求出，手皆掊土。故检验溺人，以十指甲有泥无泥别生投死弃也。此先有运粟之舟沈于水底，粟尚未腐，故掊之盈手耳。”此论可谓入微，惟上暗下明之故，则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张衡《灵宪》曰：“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又刘邵《人物志》曰：“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然则上暗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程念伦，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间，来游京师，弈称国手。如皋冒祥珠曰：“是与我皆第二手，时无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门人吴惠叔等扶乩，问：“仙善弈否？”判曰：“能。”问：“肯与凡人对局否？”判曰：“可。”时念伦寓余家，因使共弈。（凡弈谱，以子纪数。象戏谱，以路记数。与乩仙弈，则以象戏法行之。如纵第九路横第三路下子，则判曰：“九三。”馀皆仿此。）初下数子，念伦茫然不解，以为仙机莫测也，深恐败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颤，始敢应一子，意犹惴惴。稍久，似觉无他异，乃放手攻击。乩仙竟全局覆没，满室哗然。乩忽大书曰：“吾本幽魂，暂来游戏，托名张三丰耳。因粗解弈，故尔率答。不虞此君之见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长安道上，鬼亦诳人。”余戏曰：“一败即吐实，犹是长安道上钝鬼也。”

景州申谦居先生，讳诩，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尝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风。衣必缊袍，食必粗粝。偶门人馈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异，实食之不惯

也。”尝从河间岁试归，使童子控一驴；童子行倦，则使骑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无一物，而地下芜秽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横卧户前。夜半睡醒，闻祠中小声曰：“欲出避公，公当户不得出。”先生曰：“尔自在户内，我自在户外，两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声曰：“男女有别，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户内户外即是别，出反无别。”转身酣睡。至晓，有村民见之，骇曰：“此中有狐，尝出媚少年人，入祠辄被瓦砾击。公何晏然也？”后偶与姚安公语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谦居，亦大异事。”姚安公戏曰：“狐虽媚尽天下人，亦断不到君。当是诡状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惊怖欲逃耳。”可想见先生之为人矣。

董曲江前辈言：乾隆丁卯乡试，寓济南一僧寺。梦至一处，见老树下破屋一间，欹斜欲圮。一女子靓妆坐户内，红愁绿惨，摧抑可怜。疑误入人内室，止不敢进。女子忽向之遥拜，泪涔涔沾衣袂，然终无一言。心悸而悟。越数夕，梦复然，女子颜色益戚，叩额至百馀。欲逼问之，倏又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园，见庑下有故柩，已将朽。忽仰视其树，则宛然梦中所见也。询之寺僧，云是某官爱妾，寄停于是，约来迎取。至今数十年，寂无音问。又不敢移瘗，旁皇无计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与历城令相善，乃醵金市地半亩，告于官而迁葬焉。用知亡人以入土为安，停搁非幽灵所愿也。

朱青雷言：高西园尝梦一客来谒，名刺为司马相如。惊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数日，无意得司马相如一玉印，古泽斑驳，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能一见。官盐场时，德州卢丈雅雨为两淮运使，闻有是印，燕见时偶索观之。西园离席半跪，正色启曰：“凤翰一生结客，所有皆可与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卢丈笑遣之曰：“谁夺尔物者，何痴乃尔耶！”西园画品绝高，晚得末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挥毫。虽生硬倔强，乃弥有别趣。诗格亦脱洒。虽托迹微官，蹉跎以殁，在近时士

大夫间，犹能追前辈风流也。

杨铁厓词章奇丽，虽被文妖之目，不损其名。惟鞋杯一事，猥亵淫秽，可谓不韵之极，而见诸赋咏，传为佳话。后来狂诞少年，竞相依仿，以为名士风流，殊不可解。闻一巨室，中元家祭，方举酒置案上，忽一杯声如爆竹，骈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数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铁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国子监瑞柏，仰邀圣藻，人尽知之。翰林院金槐，数人合抱，瘿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礼部寿草，则人不尽知也。此草春开红花，缀如火齐，秋结实如珠。《群芳谱》、《野菜谱》皆未之载，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草种两家田塍上，用识界限。犁不及则一茎不旁生，犁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过所侵之数。故得此名。）余谛审之，叶作锯齿，略相似，花则不似，其说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处阶前甬道之西。相传生自国初，岁久渐成藤本。今则分为二歧，枝格杈丫，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长春草"。余官礼部尚书时，作木栏护之。门人陈太守渼，时官员外，使为之图。盖酝化湛深，和气涵育，虽一草一虫，亦各遂其生若此也。礼部又有连理槐，在斋戒处南荣下。邹小山先生官侍郎，尝绘图题诗。今尚贮库中。然特大小二槐相并而生，枝干互相缠抱耳，非真连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忏悔，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阳公畜数羊，一羊忽人立而舞。众以为不祥，将杀羊。雷阳公曰："羊何能舞，有凭之者也。石言于晋，《左传》之义明矣。祸已成欤，杀羊何益？祸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岂在杀羊？"自是一言一动，如对圣贤。后以顺治乙酉拔贡，戊子中副榜，终于通判，讫无纤芥之祸。

三从兄晓东言：雍正丁未会试归，见一丐妇，口生于项上，饮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异气耳，非妖也。骈拇枝指，亦异于众，可曰妖乎哉！余所见有豕两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

又于闻家庙社会见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则如常；日以右手操笔鬻字画。使谈谶纬者见之，必曰此豕祸，此牛祸，此人疴也，是将兆某患；或曰，是为某事之应。然余所见诸异，讫毫无征验也。故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

房师孙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后所作，与醒时无异。馆阁诸公，以为斗酒百篇之亚也。督学云南时，月夜独饮竹丛下，恍惚见一人注视壶盏，状若朵颐。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盏曰：“今日酒无多，不能相让。”其人瑟缩而隐。醒而悔之，曰：“能来猎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猎酒，视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访意。”市佳酿三巨碗，夜以小几陈竹间。次日视之，酒如故。叹曰：“此公非但风雅，兼亦狷介。稍与相戏，便涓滴不尝。”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气，岂真能饮！”先生慨然曰：“然则饮酒宜及未为鬼时，勿将来徒歆其气。”先生侄渔珊，在福建学幕，为余述之。觉魏晋诸贤，去人不远也。

钱塘俞君祺，（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乾隆癸未，在余学署。偶见其《野泊不寐》诗曰：“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围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诗曰：‘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张继诗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均从对面落笔，以半夜得闻，写出来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钟也。君用此法，可谓善于夺胎。然杜、张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说鬼，不太鹘兀乎？”俞君曰：“是夕实遥见月下一人倚树立，似是文士。拟就谈以破岑寂，相去十馀步，竟冉冉没，故有此语。”钟忻湖戏曰：“‘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唐人谓之见鬼诗，犹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霍丈易书言：闻诸海大司农曰：“有世家子，读书坟园。园外居民数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于墙缺见丽女露半面，方欲注视，已避去。越数日，见于墙外采野花，时时凝睇望墙内，或竟登墙

缺，露其半身，以为东家之窥宋玉也，颇萦梦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应有此艳质；又所见皆荆布，不应此女独靓妆，心疑为狐鬼。故虽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词。一夕，独立树下，闻墙外二女私语。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我为狐鬼，何必徒使惊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痴儿不解事至此。’世家子闻之窃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称非狐鬼，其为狐鬼也确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称小人者，岂惟不自称，且无不痛诋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术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访之，果无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来。”

吴林塘言：曩游秦陇，闻有猎者在少华山麓，见二人儽然卧树下。呼之犹能强起，问：“何困踬于此？”其一曰：“吾等皆为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绝妍丽，伺隙调我。我意不自持，即相媟狎。为其父母所窥，甚见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挞。既而闻其父母絮絮语，若有所议者。次日，竟纳我为婿，惟约山上有主人，女须更番执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载后，病瘵，夜嗽不能寝，散步林下。闻有笑语声，偶往寻视，见屋数楹，有人拥我妇坐石看月。不胜恚忿，力疾欲与角。其人亦怒曰：‘鼠辈乃敢瞰我妇！’亦奋起相搏。幸其亦病惫，相牵并仆。妇安坐石上，嬉笑曰：‘尔辈勿斗，吾明告尔：吾实往来于两家，皆托云上直，使尔辈休息五日，蓄精以供采补耳。今吾事已露，尔辈精亦竭，无所用尔辈。吾去矣。’奄忽不见。两人迷不能出，故饿踣于此，幸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语亦同。猎者食以乾糒，稍能举步，使引视其处。二人共诧曰：“向者墙垣故土，梁柱故木，门故可开合，窗故可启闭，皆确有形质，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净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岖不容足耶？窟广不数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岂我二人之形亦为所幻化耶？”一人见对面厓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楼失手所碎，今峭壁无路，当时何以上下耶？”四顾徘徊，皆惘惘如梦。二人恨狐女甚，请猎者入山捕之。猎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无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鱼吞

钩，贪饵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尔二人宜自恨，亦何恨于狐？”二人乃悯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为狐所媚，日渐羸困，狐犹时时来。后复共寝，已疲顿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辞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顾。怒责其寡情，狐亦怒曰：“与君本无夫妇义，特为采补来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势交者，势败则离；以财交者，财尽则散。当其委曲相媚，本为势与财，非有情于其人也。君于某家某家，皆向日附门墙，今何久绝音问耶？乃独责我！”其音甚厉，侍疾者闻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内，寂无一言。

汪旭初言：见扶乩者，其仙自称张紫阳。叩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轻传”而已。会有仆妇窃资逃，仆叩问：“尚可追捕否？”仙判曰：“尔过去生中，以财诱人，买其妻；又诱之饮博，仍取其财。此人今世相遇，诱汝妇逃者，买妻报；并窃资者，取财报也。冥数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语。然此论一出，凡奸盗皆诿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澜乎？”乩不能答。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从狡狯恶少游，安知不有人匿仆妻而教之作此语？”阴使人侦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则聚而呼卢，仆妇方艳饰行酒矣。潜呼逻卒围所居，乃弭首就缚。律禁师、巫，为奸民窜伏其中也。蓝道行尝假此术以败严嵩，论者不甚以为非，恶嵩故也。然杨、沈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争者，一方士从容谈笑，乃制其死命，则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为嵩，使因而排及清流，虽韩、范、富、欧阳，能与枝梧乎？故乩仙之术，士大夫偶然游戏，倡和诗词，等诸观剧则可；若借卜吉凶，君子当怖其卒也。

从叔梅庵公曰：“淮镇人家有空屋五间，别为院落，用以贮杂物。儿童多往嬉游，跳掷践踏，颇为喧扰。键户禁之，则窃逾短墙入。乃大书一帖粘户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秽污！’姑以怖儿童云尔。数日后，夜闻窗外语：‘感君见招，今已移入，当为君坚守此

院也。’自后人有入者，辄为砖瓦所击，并僮奴运杂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圮颓，狐仙乃去。此之谓‘妖由人兴’。”

余有庄在沧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旧有水明楼五楹，下瞰卫河。帆樯来往栏楯下，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皆游眺佳处。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纳凉，诸孙更番随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见男妇数十人，登一渡船，缆已解。一人忽奋拳击一叟落近岸浅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愤詈，船已鼓棹去。时卫河暴涨，洪波直泻，汹涌有声。一粮艘张双帆顺流来，急如激箭，触渡船，碎如柿。数十人并没，惟此叟存，乃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问其何适。曰：“昨闻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养媳为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质田得金如其数，赍之往赎耳。”众同声曰：“此一击神所使也。”促换渡船送之过。时余方十岁，但闻为赵家庄人，惜未问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沧州人有逼嫁其弟妇而鬻两侄女于青楼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贩绿豆泛巨舟诣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盐舟纤索中断，横扫而过，两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号呼数日乃死。先外祖一仆闻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惨祸，真大怪事！”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间事。

交河王洪绪言：高川刘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东厢二楹，以妻殁无葬地，停柩其中；西厢二楹，幼子与其妹居之。一夕，闻儿啼甚急，而不闻妹语。疑其在灶室未归，从窗罅视已息灯否，月明之下，见黑烟一道，蜿蜒从东厢户下出，萦绕西厢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儿，黑烟乃冉冉敛入东厢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后每月夜闻儿啼，潜起窥视，所见皆然。以语其妹，妹为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先师桂林吕公阊斋言：其乡有官邑令者，莅任之日，梦其房师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忧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榇未归，是诸弟子之过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托荫得一官，将拮据营窀穸

矣。”——盖某公卒于戍所，尚浮厝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归我之骨，不如归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羁于此也。我初为此邑令，有试垦汙莱者，吾误报升科。诉者纷纷，吾心知其词直，而恐干吏议，百计回护，使不得申，遂至今为民累。土神诉与东岳，岳神谓事由疏舛，虽无自利之心，然恐以检举妨迁擢，则其罪与自利等。牒摄吾魂，羁留于此，待此浮粮减免，然后得归。困苦饥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时爵禄，所得几何？而业海茫茫，竟杳无崖岸，诚不胜泣血椎心。今幸子来官此，傥念平生知遇，为吁请蠲除，则我得重入转轮，脱离鬼趣。虽生前遗蜕，委诸蝼蚁，亦非所憾矣。”邑令检视旧牍，果有此事。后为宛转请豁，又恍惚梦其来别云。

交河及方言曰：“说鬼者多诞，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静海之南。微月朦胧，散步岸上，见二人坐柳下对谈。试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谛听所说，乃皆幽冥事。疑其为鬼，瑟缩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讶，我等非鬼：一走无常，一视鬼者也。’问：‘何以能视鬼？’曰：‘生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问：‘何以走无常？’曰：‘梦寝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话至二鼓，大抵缕陈报应。因问：‘冥司以儒理断狱耶？以佛理断狱耶？’视鬼者曰：‘吾能见鬼，而不能与鬼语，不知此事。’走无常曰：‘君无须问此，只问己心。问心无愧，即阴律所谓善；问心有愧，即阴律所谓恶。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与佛乎？’其说平易，竟不类巫觋语也。”

里有视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扰扰，若有所营，但不知所营何事；亦有喜怒哀乐，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与鬼竞，亦如人与人竞耳。然微阴不足敌盛阳，故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据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现变相驱之去；一由祟人求祭享；一由桀骜强魂，戾气未消。如人世无赖，横行为暴，皆遇气旺者避，遇运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厉魄，得请于神，报复以申积恨者，不在此数。若夫欲心所感，淫鬼应之；杀心所感，厉鬼应之；愤心所感，怨鬼应之，则皆由

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数矣。我尝清明上冢，见游女踏青，其妖媚弄姿者，诸鬼随之嬉笑；其幽闲贞静者，左右无一鬼。又尝见学宫有数鬼，教谕鲍先生出，（先生讳梓，南宫人，官献县教谕。载县志《循吏传》。）则瑟缩伏草间；训导某先生出，则跳掷自如。然则鬼之敢侮与否，尤视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媪言：盐山有刘某者，患癃闭，百药不验。一夕，梦神语曰：“铜头煅灰，酒服之，即通。”问：“铜头何物？”曰：“汝辈所谓蝼蛄也。”试之果愈。余谓此湿热蕴结，以湿热攻湿热，借其窜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气不能化，则求之于本原，非此物所能导也。

梁铁幢副宪言：有夜行者，于竹林边见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应，知为精魅，拾瓦石击之。其物化为黑烟，缩入林内，啾啾作声曰：“我缘宿业，堕饿鬼道中，既瞽且聋，艰苦万状。公何忍复相逼？”乃委之而去。余《滦阳消夏录》中，记王菊庄所言女鬼以巧于谗构受哑报，此鬼受聋瞽报，其聪明过甚者乎！

先师汪文端公言：有欲谋害异党者，苦无善计。有黠者密侦知之，阴裹药以献，曰：“此药入腹即死，然死时情状，与病卒无异；虽蒸骨验之，亦与病卒无异也。”其人大喜，留之饮。归则以是夕卒矣。盖先以其药饵之，为灭口计矣。公因太息曰：“献药者杀人以媚人，而先自杀也。用其药者，先杀人以灭口，而口终不可灭也。纷纷机械何为乎？”张樊川前辈时在坐，因言有好娈童者，悦一宦家子。度无可得理，阴属所爱姬托媒妪招之，约会于别墅，将执而胁污焉。届期，闻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堕荷塘板桥下，几于灭顶。喧呼掖出，则宦家子已遁，姬已鬓乱钗横矣。盖是子美秀甚，姬亦悦之故也。后无故开阁放此姬，婢妪乃稍泄其事。阴谋者鬼神所忌，殆不虚矣。

卖花者顾媪，持一旧磁器求售：似笔洗而略浅，四周内外及底皆

有泐色，似哥窑而无冰纹，中平如砚，独露磁骨，边线界画甚明，不出入毫发，殊非剥落。不知何器，以无用还之。后见《广异志》载嵇胡见石室道士案头朱笔及杯语，《乾𤣥子》载何元让所见天狐有朱盏笔砚语，又《逸史》载叶法善有持朱钵画符语，乃悟唐以前无朱砚，点勘文籍，则研朱于杯盏；大笔濡染，则贮朱于钵。杯盏略小而口哆，以便掭笔；钵稍大而口敛，以便多注浓渖也。顾媪所持，盖即朱盏，向来赏鉴家未及见耳。急呼之来，问："此盏何往？"曰："本以三十钱买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斥为无用，以二十钱卖诸杂物摊上。今将及一年，不能复问所在矣。"深为惋惜。世多以高价市赝物，而真古器或往往见摈。余尚非规方竹漆断纹者，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则蓄宝不彰者，可胜数哉。（余后又得一朱盏，制与此同，为陈望之抚军持去。乃知此物世尚多有，第人不识耳。）

先师介公野园言：亲串中有不畏鬼者，闻有凶宅，辄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后阁，多见变怪。是岁值乡试，因僦住其中。奇形诡状，每夜环绕几榻间，处之恬然，然亦弗能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见艳女立树下，咥然曰："怖我不动，来魅我耶？尔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咥然曰："尔固不识我，我尔祖姑也，殁葬此山。闻尔日日与鬼角，尔读书十馀年，将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奋身科目，为祖父光、为门户计耶？今夜而斗争，昼而倦卧，试期日近，举业全荒，岂尔父尔母遣尔裹粮入山之本志哉？我虽居泉壤，于母家不能无情，故正言告尔。尔试思之。"言讫而隐。私念所言颇有理，乃束装归。归而详问父母，乃无是祖姑。大悔，顿足曰："吾乃为黠鬼所卖。"奋然欲再往。其友曰："鬼不敢以力争，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尔矣，尔何必追穷寇！"乃止。此友可谓善解纷矣。然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权词能禁之，可以悟销熔刚气之道也。

前记阁学札公祖墓巨蟒事，据总宪舒穆噜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蒋少司农戟门邀看桃花，适与札公联坐，因叩其详。知舒穆噜公之语不诬。札公又曰："尚有一轶事，舒穆噜公未知也。守墓者之

妻刘媪，恒与此蟒同寝处，蟠其榻上几满。来必饮以火酒，注巨碗中，蟒举首一嗅，酒减分许，所馀已味淡如水矣。凭刘媪与人疗病，亦多有验。一旦，有欲买此蟒者，给刘媪钱八千，乘其醉而舁之去。去后，媪忽发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卖我。我必褫汝魄。’自挝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视，亦无如何。逾数刻竟死。夫妖物凭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祸，亦事所恒有。惟得钱卖妖，其事颇奇；而有人出钱以买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犹在，其地在西直门外，土人谓之红果园。”

育婴堂、养济院，是处有之。惟沧州别有一院养瞽者，而不隶于官。瞽者刘君瑞曰：“昔有选人陈某，过沧州，资斧匮竭，无可告贷，进退无路，将自投于河。有瞽者悯之，倾囊以助其行。选人入京，竟得官，荐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赍数百金，将申漂母之报。而偏觅瞽者不可得，并其姓名无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养瞽者。此瞽者与此选人，均可谓古之人矣。”君瑞又言：“众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陈公。”余谓陈公之侧，瞽者亦宜设一坐。君瑞嗫嚅曰：“瞽者安可与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则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义而祀之，则瞽者之义与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间，尚能举居是院者为某某。今已三十馀年，不知其存与废矣。

明季兵乱，曾伯祖镇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临清。遇旧客作李守敬，以独轮车送归。崎岖戎马之间，濒危者数，终不舍去也。时宋太夫人在，酬以金。先顿首谢，然后置金于案曰：“故主流离，心所不忍，岂为求赏来耶！”泣拜而别，自后不复再至矣。守敬性戆直，侪辈有作奸者，辄龀龀与争，故为众口所排去。而患难之际，不负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将出而霞明，雨将至而础润，动乎彼则应乎此也，余自四岁至今，无一日离笔砚。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庐，戏语诸公曰：“昔陶靖节自作挽歌，余亦自题一联曰：‘浮沉宦

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百年之后，诸公书以见挽足矣。”刘石庵参知曰：“上句殊不类公，若以挽陆耳山，乃确当耳。”越三日而耳山讣音至，岂非机之先见欤！

申苍岭先生言：有士人读书别业，墙外有废冢，莫知为谁。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潜听数夕，无所闻。一夕，忽闻之。急持酒往浇冢上曰：“泉下苦吟，定为词客。幽明虽隔，气类不殊。肯现身一共谈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树阴中，忽掉头竟去。殷勤拜祷，至再至三。微闻树外人语曰：“感君见赏，不敢以异物自疑。方拟一接清谈，破百年之岑寂。及遥观丰采，乃衣冠华美，翩翩有富贵之容，与我辈缊袍，殊非同调。士各有志，未敢相亲。惟君委曲谅之。”士人怅怅而返，自是并吟哦亦不闻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废寺，皆焦土也。相传初有僧居之，僧善咒术。其徒夜或见山魈，请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两无涉也。人自行于昼，妖自行于夜，两无害也。万物并生，各适其适。妖不禁人昼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昼亦魍人，僧寮无宁宇，始施咒术。而气候已成，党羽已众，竟不可禁制矣。愤而云游，求善劾治者偕之归。登坛檄将，雷火下击，妖歼而寺亦烬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术始足以胜之，而弗肯胜也；吾道力不足以胜之，而妄欲胜也。博善化之虚名，溃败决裂乃至此。养痈贻患，我之谓也夫！”

飞车刘八，从孙树珊之御者也。其御车极鞭策之威，尽驰驱之力，遇同行者，必蓦越其前而后已，故得此名。马之强弱所不问，马之饥饱所不问，马之生死亦所不问也。历数主，杀马颇多。一日，御树珊往群从家，以空车返。中路马轶，为轮所轧，仆辙中。其伤颇轻，竟昏瞀不知人，舁归则气已绝矣。好胜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

及。东野稷以善御名一国，而极马之力，终以败驾。况此役夫哉！自陨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光禄公，有庄在沧州卫河东。以地恒积潦，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后土语讹人字曰银子，又转汪为洼，以吹唇声轻呼之，音乃近娃，弥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贫，雕敝日甚。庄南八里为狼儿口。（土语以狼儿二字合声吹唇呼之，音近辣，平声。）光禄公曰："人对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庄门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间。）自改门后，人字汪渐富腴，而木沽口渐雕敝矣。其地气转移欤？抑孤虚之说竟真有之？

人字汪场中有积柴，（俗谓之垛。）多年矣。土人谓中有灵怪，犯之多致灾祸；有疾病，祷之亦或验。莫敢擷一茎，拈一叶也。雍正乙巳，岁大饥，光禄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赈。一日，柴不给，欲用此柴，而莫敢举手。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达理。今数千人枵腹待毙，汝岂无恻隐心？我拟移汝守仓，而取此柴活饥者，谅汝不拒也。"祝讫，麾众拽取，毫无变异。柴尽，得一秃尾巨蛇，蟠伏不动；以巨畚舁入仓中，斯须不见。从此亦遂无灵。然迄今六七十年，无敢窃入盗粟者，以有守仓之约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为理所屈，妖不胜德，此之谓矣。

从孙树宝言：韩店史某，贫彻骨。父将殁，家惟存一青布袍，将以敛。其母曰："家久不举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馀，何为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敛。此事人多知之。会有失银钏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于粪壤中。皆曰："此天偿汝衣，旌汝孝也。"失钏者以钱六千赎之，恰符衣价。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为偶，则王祥固不再得鱼，孟宗固不再生笋也。幽明之感应，恒以一事示其机耳。汝乌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刘生训蒙于古寺，一夕，微月之下，闻窗外窸窣声；自隙窥之，墙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盗。忽隔墙语曰："我辈

非盗，来有求于君者也。”骇问：“何求？”曰：“猥以夙业，堕饿鬼道中，已将百载。每闻僧厨炊煮，辄饥火如焚。窥君似有慈心，残羹冷粥，赐一浇奠可乎？”问：“佛家经忏，足济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辈过去生中，营营仕宦，势盛则趋附，势败则掉臂如路人。当其得志，本未扶穷救厄，造有善因；今日势败，又安能遇是善缘乎？所幸货赂丰盈，不甚爱惜，孤寒故旧，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时遇矜怜，得一沾馀沥。不然，则如目连母键在大地狱中，食至口边，皆化猛火，虽佛力亦无如何矣。”生恻然悯之，许如所请，鬼感激呜咽去。自是每以残羹剩酒浇墙外，亦似有肸蚃，然不见形，亦不闻语。越岁馀，夜闻墙外呼曰：“久叨嘉惠，今来别君。”生问：“何往？”曰：“我二人无计求脱，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内野鸟至多，有弹射者，先惊之使高飞；有网罟者，先驱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动神明，今已得付转轮也。”生尝举以告人曰：“沈沦之鬼，其力犹可以济物。人奈何谢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县时，近城有虎暴，伤猎户数人，不能捕。邑人请曰：“非聘徽州唐打猎，不能除此患也。”（休宁戴东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于虎。其妇后生一子，祝之曰：‘尔不能杀虎，非我子也；后世子孙如不能杀虎，亦皆非我子孙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币往。归报唐氏选艺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则一老翁，须发皓然，时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满，半跪启曰：“闻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赐食未晚也。”遂命役导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尔尚畏耶？”入谷将半，老翁顾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啸声。果自林中出，径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纵八九寸，横半之，奋臂屹立。虎扑至，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流仆地。视之，自颔下至尾闾，皆触斧裂矣。乃厚赠遣之。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扫之不瞬，其臂使壮夫攀之，悬身下缒不能动。《庄子》曰：“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信夫。尝见史舍人嗣彪，暗中捉笔书条幅，与秉烛无异。又闻静海励文恪公，剪方寸纸一百片，书一字其

上，片片向日叠映，无一笔丝毫出入。均习而已矣，非别有谬巧也。

李庆子言：山东民家，有狐居其屋数世矣。不见其形，亦不闻其语；或夜有火烛盗贼，则击扉撼窗，使主人知觉而已。屋或漏损，则有银钱铿然坠几上。即为修葺，计所给恒浮所费十之二。若相酬者，岁时必有小馈遗置窗外。或以食物答之，置其窗下，转瞬即不见矣。从不出嬲人，儿童或反嬲之，戏以瓦砾掷窗内，仍自窗还掷出。或欲观其掷出，投之不已，亦掷出不已，终不怒也。一日，忽檐际语曰："君虽农家，而子孝弟友，妇姑娣姒皆婉顺，恒为善神所护，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过，敬谢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绝。从来狐居人家，无如是之谨饬者，其有得于老氏"和光"之旨欤！卒以谨饬自全，不遭劾治之祸，其所见加人一等矣。

从侄虞惇，从兄懋园之子也。壬子三月，随余勘文渊阁书，同在海淀槐西老屋。（余婿袁煦之别业，余葺治之，为轮对上直憩息之地。）言懋园有朱漆藤枕，崔庄社会之所买，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辄嗡嗡有声，以为作劳耳鸣也。旬馀后，其声渐厉，似飞虫之振羽。又月馀，声达于外，不待就枕始闻矣。疑而剖视，则一细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围无针芥隙，蜂何能遗种于内？如未漆时先遗种，何以越数岁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他处不化而化于枕？他枕不化而化于此枕？枕中不饮不食，何以两月馀犹活？设不剖出，将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晓也。

虞惇又言：掖县林知州禹门，其受业师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馀，已昏耄不识人，亦不能步履，然犹善饭。惟枯坐一室，苦郁郁不适。子孙恒以椅舁至门外延眺，以为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独坐以俟。侍者出，则并椅失之矣。合家悲泣惶骇，莫知所为；裹粮四出求之，亦无踪迹。会有友人自劳山来，途遇禹门，遥呼曰："若非觅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无恙也。"急驰访之，果然。其地距掖数百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觉有二人舁之飞行，亦不知其为谁也。此事极怪而非怪，殆山魈狐魅播弄老人以为游戏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辈长子也。天姿朗彻，诗格书法，并有父风。于父执中独师事余。余期以远到，乃年四十馀，始选一学官。后得心疾，忽发忽止，竟夭天年。余深悲之，偶与从孙树珏谈及。树珏因言其未殁以前，读书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灯黯淡。"属对未就，忽其友某揭帘入，延与坐谈，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对以'魂归故里月凄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语？"转瞬不见，乃悟其非人。盖衰气先见，鬼感衰气应之也。故式之不久亦下世。与《灵怪集》载曹唐《江陵佛寺》诗"水底有天春漠漠"一联事颇相类。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奋力与角。俄群鬼大集，或抛掷沙砾，或牵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击，颠踣者数矣。而愤恚弥甚，犹死斗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灯呼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虽猛士，已陷重围。客主异形，众寡异势，以一人气血之勇，敌此辈无穷之变幻，虽贲、育无幸胜也，况不如贲、育者乎？知难而退，乃为豪杰。何不暂忍一时，随老僧权宿荒剎耶！"此人顿悟，奋身脱出，随其灯影而行。群鬼渐远，老僧亦不知所往。坐息至晓，始觅得路归。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谓善知识耳。

海淀人捕得一巨鸟，状类苍鹅，而长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可畏。非鹜非鹳，非鸨非鸬鹚，莫能名之，无敢买者。金海住先生时寓直澄怀园，独买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脔，觉胸膈间冷如冰雪，坚如铁石；沃以烧春，亦无暖气。委顿数日，乃愈。或曰："张读《宣室志》载，俗传人死数日后，当有禽自柩中出，曰'杀'。有郑生者，尝在隰川，与郡官猎于野，网得巨鸟，色苍，高五尺馀；解而视之，忽然不见。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此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果有巨鸟苍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记》载，韦滂借宿人家，射落'杀'鬼，烹而食之，味极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杀'鬼所化，故阴凝之气如是欤！"倪馀疆时方同直，闻之笑曰："是又一终南进士矣。"

自黄村至丰宜门，（俗谓之南西门。）凡四十里。泉源水脉，络带钩连，积雨后污潦沮洳，车马颇为阻滞。有李秀者，御空车自固安返。见少年约十五六，娟丽如好女，蹩躠泥涂，状甚困惫。时日已将没，见秀行过，有欲附载之色，而愧沮不言。秀故轻薄，挑与语，邀之同车。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饵食之，亦不甚辞。渐相软款，间以调谑。面赬微笑而已。行数里后，视其貌似稍苍，尚不以为意。又行十馀里，暮色昏黄，觉眉目亦似渐改。将近南苑之西门，则广颡高颧，鬑鬑有须矣。自讶目眩，不敢致诘。比至逆旅下车，乃须髯皓白，成一老翁，与秀握手作别曰："蒙君见爱，怀感良深。惟暮齿衰颜，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负耳。"一笑而去，竟不知为何怪也。秀表弟为余厨役，尝闻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无状，致招狐鬼之侮云。

文安王岳芳言：有杨生者，貌姣丽，自虑或遇强暴，乃精习技击，十六七时，已可敌数十人。会诣通州应试，暂住京城。偶独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强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与饮啖，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诱至空寺，左右挟坐，遽拥于怀。生一手按一人，并踣于地，以足踏背，各解带反接，抽刀拟颈曰："敢动者死！"褫其下衣，并淫之；且数之曰："尔辈年近三十，岂足供狎昵！然尔辈污人多矣，吾为孱弱童子复仇也。"徐释其缚，掉臂径出。后与岳芳同行，遇其一于途，顾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窜去。乃为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还命，攘财者使还财，律也，此当相偿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无还使受淫之律，此不当偿者也。子之所为，谓之快心则可，谓之合理则未也。"

从孙树棂言：南村戈孝廉仲坊，至遵祖庄（土语呼榛子庄，遵榛叠韵之讹，祖子双声之转也。相近又有念祖桥，今亦讹为验左。）会曹氏之葬。闻其邻家鸡产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数客往观，时已昏暮，灯下视之，无异常卵；撤去灯火，果吐光荧荧，周卵四围如盘盂。置诸室隅，立门外视之，则一室照耀如昼矣。客或曰："是鸡为蛟龙所感，故生卵有是变怪。恐久而破壳出，不利主人。"仲坊次日即归，不知其究竟

如何也。案木华《海赋》曰：“阳冰不冶，阴火潜然。”盖阳气伏积阴之内，则郁极而外腾。《岭南异物志》称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岭表录异》亦称黄蜡鱼头，夜有光如笼烛，其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与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错始有光者，积水之所聚，即积阴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郁阳气，惟海能郁也。至暑月腐草之为萤，以层阴积雨，阳气蒸而化为虫。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岩，阳气聚而附于木。萤不久即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两岁亦不生明。出潜离隐，气得舒则渐散耳。惟鸡卵夜光则理不可晓，蛟龙所感之说，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阳杂俎》称岭南毒菌夜有光，杀人至速。盖瘴疠所钟，以温热发为阳焰。此卵或沴厉之气，偶聚于鸡；或鸡多食毒虫，久而蕴结，如毒菌有光之类，亦未可知也。

从侄虞惇言：闻诸任丘刘宗万曰：“有旗人赴任丘催租，适村民夜演剧，观至二鼓乃散。归途酒渴，见树旁茶肆，因系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茶半杯出，色殷红而稠粘，气似微腥。饮尽，更求益。曰：‘瓶已罄矣，当更觅残剩。须坐此稍待，勿相窥也。’既而久待不出，潜窥门隙，则见悬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撑之，而持杯刮取其血。惶骇退出，乘马急奔。闻后有追索茶钱声，沿途不绝。比至居停，已昏瞀坠仆。居停闻马声出视，扶掖入。次日乃苏，述其颠末。共往迹之，至系马之处，惟平芜老树，荒冢累累，丛棘上悬一蛇，中裂其腹，横支以草茎而已。”此与裴硎《传奇》载卢涵遇盟器婢子杀蛇为酒事相类。然婢子留宾，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为耶？鬼所需者冥镪，又向人索钱何为耶？

田香谷言：景河镇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邹某者，夜半闻犬声，披衣出视。微月之下，见屋上有一巨人坐。骇极惊呼，邻里并出。稍稍审谛，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上也。顷刻喧传，男妇皆来看异事。忽一家火发，焰猛风狂，合村几尽为焦土。乃知此为牛祸，兆回禄也。姚安公曰：“时方纳稼，豆秸谷草，堆秫篱茅屋间，袤延相接。农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尔遭焚，则此村无噍

类矣。天心仁爱，以此牛惊使梦醒也。何反以为妖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时，落拓不羁，多来往青楼中。然倚门者视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树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戏谐之称也。）独赏之，曰：“此君岂长贫贱者哉！”时邀之狎饮，且以夜合资供其读书。比应试，又为捐金治装，且为其家谋薪米。孝廉感之，握臂与盟曰：“吾傥得志，必纳汝。”椒树谢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识富家儿；欲人知脂粉绮罗中，尚有巨眼人耳。至白头之约，则非所敢闻。妾性冶荡，必不能作良家妇；如已执箕帚，仍纵怀风月，君何以堪！如幽闭闺阁，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与其始相欢合，终致仳离，何如各留不尽之情，作长相思哉！”后孝廉为县令，屡招之不赴。中年以后，车马日稀，终未尝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韩淮阴能知此意，乌有“鸟尽弓藏”之憾哉！

胶州法南野，飘泊长安，穷愁颇甚。一日，于李符千御史座上，言曾于泺口旅舍见二诗，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风尘。西楼一枕鸳鸯梦，明月窥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髻鸦。多谢西川贵公子，肯持红烛赏残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谁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坷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益都李生文渊，南涧弟也。嗜古如南涧，而博辩则过之。不幸夭逝，南涧乞余志其墓。匆匆未果，并其事状失之，至今以为憾也。一日，在余生云精舍讨论古礼，因举所闻一事曰：博山有书生，夜行林莽间，见贵官坐松下，呼与语。谛视，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谒。问家事甚悉。生因问：“古称体魄藏于野，而神依于庙主。丈人有家祠，何为在此？”某公曰：“此泥于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庙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来格，以是地是位为依归焉耳。如神常居于庙，常附于主，是世世祖妣与子孙人鬼杂处也。且有庙有主，为有爵禄者言之耳。今一邑一乡之中，能建庙者万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设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亿万贫

贱之家，其祖妣皆无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状者，莫若圣人。明器之礼，自夏后氏以来矣。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则明器当设于庙。乃皆瘗之于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于神所不至也，圣人顾若是颠耶？卫人之祔离之，殷礼也；鲁人之祔合之，周礼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则墓之分合，了无所异，有何善不善耶？《礼》曰：‘父殁而不忍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泽存焉尔。’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顾以先人体魄，视如无物；而别植数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类耶？寺钟将动，且与子别。子今见吾，此后可毋为竖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东方已白。视之正其墓道前也。

陈裕斋言：有僦居道观者，与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数日不见，莫测何故。一夜，搴帘含笑入。问其旷隔之由。曰：“观中新来一道士，众目曰仙。虑其或有神术，姑暂避之。今夜化形为小鼠，自壁隙潜窥，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复来也。”问：“何以知其无道力？”曰：“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此如君辈文士，故为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为狷；或纵酒骂座，使人疑为狂，同一术耳。此道士张皇甚矣，足知其无能为也。”时共饮钱稼轩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镜，然词锋太利，未免不留馀地矣。”

司炊者曹媪，其子僧也。言尝见粤东一宦家，到寺营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灯下见形曰：“自到黄泉，无时不忆，尚冀君百年之后，得一相见。不意今配入转轮，从此茫茫万古，无复会期。故冒冥司之禁，赂监送者来一取别耳。”其夫骇痛，方欲致词，忽旋风入室卷之去，尚隐隐闻泣声。故为饭僧礼忏，资来世福也。此夫此妇，可谓两不相负矣。《长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种来世因耶！

《桂苑丛谈》记李卫公以方竹杖赠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大宛国，

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云云。案方竹今闽、粤多有，不为异物。大宛即今哈萨克，已隶职方，其地从不产竹，乌有所谓方者哉！又《古今注》载乌孙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乌孙即今伊犁地，问之额鲁特，皆云无此。又《杜阳杂编》载元载造芸晖堂于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曰芸晖。于阗即今和阗地，亦未闻此物。惟西域有草名玛努，根似苍术，番僧焚以供佛，颇为珍贵；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说附会之词也。

黎荇塘言：有少年，其父商于外，久不归。无所约束，因为囊家所诱，博负数百金。囊家议代出金偿众，而勒写鬻宅之券。不得已从之。虑无以对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缢。甫结带，闻马蹄隆隆，回顾，乃其父归也。骇问："何以作此计？"度不能隐，以实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于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归家，吾自往偿金索券可也。"时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闼入。本皆相识，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诱引之非，次责以逼迫之过。众错愕无可置词。既而曰："既不肖子写宅券，吾亦难以博诉官。今偿汝金，汝明日分给众人，还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愿如命。其父乃解腰缠付囊家，一一验入。得券即就灯焚之，愤然而出。其子还家具食，待至晓不归。至囊家侦探，曰："已焚券去。"方虑有他故。次日，囊家发箧，乃皆纸铤。金所亲收，众目共睹，无以自白，竟出己橐以偿，颇自疑遇鬼。后旬馀，讣音果至，殁已数月矣。

李樵风言：杭州涌金门外，有渔舟泊神祠下，闻祠中人语嘈杂。既而神诃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当笞。"又闻辩诉曰："人静月明，诸幽魂暂游水次，稍释羁愁。此二措大独讲学谈诗，刺刺不止。众皆不解，实所厌闻。窃相耳语，微示不满，稍稍引去则有之，非敢有所触犯也。"神默然，少顷，曰："论文雅事，亦当择地择人。先生休矣。"俄而磷火如萤，自祠中出。遥闻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刘熥，沧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岁，

尚强健善饭。屡逢恩诏，里胥欲为报官支粟帛，辄固辞弗愿。去岁，欲为请旌建坊，亦固辞弗愿。或询其弗愿之故。慨然曰：“贫家嫠妇，赋命蹇薄，正以颠连困苦，为神道所怜，得此寿耳。一邀过分之福，则死期至矣。”此媪所见殊高。计其生平，必无胶胶扰扰分外之营求，宜其恬然冲静，颐养天和，得以保此长龄矣。

卷十二

槐西杂志（二）

安中宽言：有人独行林莽间，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怀中落一书册，此人拾得。字甚拙涩，波磔皆不甚具，仅可辨识。其中或符箓、或药方、或人家春联，纷糅无绪，亦间有经书古文诗句。展阅未竟，二人遽追来夺去，倏忽不见。疑其狐魅也。一纸条飞落草间，俟其去远，觅得之。上有字曰："《诗经》於字皆音乌，《易经》无字左边无点。"余谓此借言粗材之好讲文艺者也，然能刻意于是，不愈于饮博游冶乎！使读书人能奖励之，其中必有所成就。乃薄而挥之，斥而笑之，是未思圣人之待互乡、阙党二童子也。讲学家崖岸过峻，使人甘于自暴弃，皆自沽已名，视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景州甯逊公，能以琉璃舂碎调漆，堆为擘窠书。凹凸皴皱，俨若石纹。恒挟技游富贵家，喜索人酒食。或闻燕集，必往搀末席。一日，值吴桥社会，以所作对联匾额往售。至晚，得数金。忽遇十数人邀之，曰："我辈欲君殚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赠亲友，冀得小津润。今先屈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甯大喜，随入酒肆，共恣饮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闭户。十数人一时不见，座上惟甯一人。无可置辩，乃倾囊偿值，懊恼而归。不知为幻术为狐魅也。李露园曰："此君自宜食此报。"

某公眷一娈童，性柔婉，无市井态，亦无恃宠骄纵意。忽泣涕数

日，目尽肿。怪诘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某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终怏怏不释。后竟逃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读书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莲花记》，若此童者，亦近于青泥莲花欤！又奴子张凯，初为沧州隶，后夜闻罪人暗泣声，心动辞去，鬻身于先姚安公。年四十馀，无子。一日，其妇临蓐，凯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问：“何以知之？”曰：“我为隶时，有某控其妇与邻人张九私。众知其枉，而事涉暧昧，无以代白也。会官遣我拘张九。我禀曰：‘张九初五日以逋赋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宽其限。’官检征比册，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张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妇室乎？’杖而遣之。其实别一张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岁，闻此妇死。昨夜梦其向我拜，知其转生为我女也。”后此女嫁为贾人妇，凯夫妇老且病，竟赖其孝养以终。杨椒山有《罗刹成佛记》。若此奴者，亦近于罗刹成佛欤！

冯平宇言：有张四喜者，家贫佣作。流转至万全山中，遇翁妪留治圃。爱其勤苦，以女赘之。越数岁，翁妪言往塞外省长女，四喜亦挈妇他适。久而渐觉其为狐，耻与异类偶，伺其独立，潜弯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跃直至四喜前，持矢数之曰：“君太负心，殊使人恨！虽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则父母所命，以礼结婚，有夫妇之义焉。三纲所系，不敢仇君；君既见弃，亦不敢强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数刻，乃蹶然逝。四喜归，越数载，病死，无棺以敛。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谒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儿未嫁，故敢来也。”其母感之，詈四喜无良。狐女俯不语。邻妇不平，亦助之詈。狐女瞋视曰：“父母詈儿，无不可者。汝奈何对人之妇，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后，于四喜尸旁得白金五两，因得成葬。后四喜父母贫困，往往于盘中篋内无意得钱米，盖亦狐女所致也。皆谓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谓狐虽知礼，不至此，殆平宇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宇虽村

叟，而立心笃实，平生无一字虚妄；与之谈，讷讷不出口，非能造作语言者也。”

卢观察抃吉言：茌平有夫妇相继死，遗一子，甫周岁。兄嫂咸不顾恤，饿将死。忽一少妇排门入，抱儿于怀，詈其兄嫂曰：“尔弟夫妇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儿付我，犹可觅一生活处也。”挈儿竟出，莫知所终。邻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旧情，来视遗孤乎？”是亦张四喜妇之亚也。

乌鲁木齐多狭斜，小楼深巷，方响时闻。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灯火恒荧荧也。冶荡者惟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馀，饲极肥，濯极洁，日闭门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鞫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杂诗，有曰：“石破天惊事有无，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于如此者！乃知以理断天下事，不尽其变；即以情断天下事，亦不尽其变也。

张一科，忘其何地人。携妻就食塞外，佣于西商。西商昵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厌薄之，诟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爱我，昵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责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刃杀之，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曰：“我与尔妇最相昵，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归里。”此人怒掷于

地，竟格斗至讼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国温公，时镇乌鲁木齐。一日，宴僚佐于秀野亭，座间论及。前竹山令陈题桥曰："一不以贫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负约，是虽小人，皆古道可风也。"公颦蹙曰："古道诚然。然张一科曷可风耶？"后杀妻者拟抵，而谳语甚轻；赠金者拟杖，而不云枷示。公沈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即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华言：一夕秋月澄明，与数友散步场圃外。忽旋风滚滚，自东南来，中有十馀鬼，互相牵曳，且殴且詈。尚能辨其一二语，似争朱、陆异同也。门户之祸，乃下彻黄泉乎！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去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傥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右见《永乐大典》，题曰《李芳树刺血诗》，不著朝代，亦不详芳树始末。不知为所自作，如窦玄妻诗；为时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诗也。世无传本，余校勘《四库》偶见之。爱其缠绵悱恻，无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馆吏录出一纸，久而失去。今于役滦阳，检点旧帙，忽于小箧内得之。沈湮数百年，终见于世，岂非贞魂怨魄，精贯三光，有不可磨灭者乎！陆耳山副宪曰："此诗次韩蕲王孙女诗前；彼在宋末，则芳树必宋人。"以例推之，想当然也。

舅氏安公实斋，一夕就寝，闻室外扣门声。问之不答，视之无所见。越数夕，复然。又数夕，他室亦复然。如是者十馀度，亦无他故。后村中获一盗，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馀次，皆以人不睡而返。问其日皆合，始知鬼报盗警也。故瑞不必为祥，妖不必为灾，各视乎其

人。

明永乐二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献县之景城。后子孙繁衍，析居崔庄，在景城东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庄，故皆称崔庄纪，举其盛也。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庄间，兵燹久圮，其址属族叔粲庵家。粲庵从余受经，以乾隆丙子举乡试，拟筑室移居于是。先姚安公为预题一联曰："当年始祖初迁地，此日云孙再造家。"后室不果筑，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弃诸孤。卜地惟是处吉，因割他田易诸粲庵而葬焉。前联如公自谶也。事皆前定，岂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玕。其祖长洲人，流寓河间，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彻，殊不类小家女。常私语其姊曰："我不能为田家妇。高门华族，又必不以我为妇。庶几其贵家媵乎？"其母微闻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尝忤一人。初归余时，拜见马夫人。马夫人曰："闻汝自愿为人媵，媵亦殊不易为。"敛衽对曰："惟不愿为媵，故媵难为耳。既愿为媵，则媵亦何难！"故马夫人始终爱之如娇女。尝语余曰："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仅三十。初仅识字，随余检点图籍，久遂粗知文义，亦能以浅语成诗。临终，以小照付其女，口诵一诗，请余书之，曰："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泊然而逝。方病剧时，余以侍值圆明园，宿海淀槐西老屋。一夕，恍惚两梦之，以为结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晕绝，移二时乃苏，语其母曰："适梦至海淀寓所，有大声如雷霆，因而惊醒。"余忆是夕，果壁上挂瓶绳断堕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题其遗照有曰："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又曰："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恰记铜瓶坠地时。"即记此事也。

相去数千里，以燕赵之人，谈滇黔之俗，而谓居是土者，不如吾

所知之确。然耶否耶？晚出数十年，以髫龀之子，论耆旧之事，而曰见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确。然耶否耶？左丘明身为鲁史，亲见圣人；其于《春秋》，确有源委。至唐中叶，陆淳辈始持异论。宋孙复以后，哄然佐斗，诸说争鸣，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说可信。何以异于是耶！盖汉儒之学务实，宋儒则近名，不出新义，则不能耸听；不排旧说，则不能出新义。诸经训诂，皆可以口辩相争；惟《春秋》事迹厘然，难于变乱。于是谓左氏为楚人、为七国初人、为秦人，而身为鲁史、亲见圣人之说摇。既非身为鲁史、亲见圣人，则传中事迹，皆不足据，而后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赵鹏飞作《春秋经筌》，至不知成风为僖公生母，尚可与论名分、定褒贬乎？元程端学推波助澜，尤为悍戾。偶在五去多处（即原心亭。）检校端学《春秋解》，周编修书昌因言：有士人得此书，珍为鸿宝。一日，与友人游泰山，偶谈经义，极称其论叔姬归酅一事，推阐至精。夜梦一古妆女子，仪卫尊严，厉色诘之曰："武王元女，实主东岳。上帝以我艰难完节，接迹共姜，俾隶太姬为贵神，今二千馀年矣。昨尔述竖儒之说，谓我归酅为淫于纪季，虚辞诬诋，实所痛心！我隐公七年归纪，庄公二十年归酅，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妇，何由知季必悦我？越国相从，《春秋》之法，非诸侯夫人不书，亦如非卿不书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诸简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笔。程端学何所依凭而造此暧昧之谤耶？尔再妄传，当脔尔舌。"命从神以骨朵击之，狂叫而醒，遂毁其书。余戏谓书昌曰："君耽宋学，乃作此言！"书昌曰："我取其所长，而不敢讳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论矣。

杨令公祠在古北口内，祀宋将杨业。顾亭林《昌平山水记》，据《宋史》谓业战死长城北口，当在云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录》，已云古北口内有业祠。盖辽人重业之忠勇，为之立庙。辽人亲与业战，曾奉使时，距业仅数十年，岂均不知业殁于何地？《宋史》则元季托克托所修，（托克托旧作脱脱，盖译音未审。今从《三史国解》。）距业远矣，似未可据后驳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避暑山庄：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时之胜胥览焉。每泛舟至文津阁，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树色泉声，都非尘境；阴晴朝暮，千态万状，虽一鸟一花，亦皆入画。其尤异者，细草沿坡带谷，皆茸茸如绿罽，高不数寸，齐如裁剪，无一茎参差长短者。苑丁谓之规矩草。出宫墙才数步，即鬖髿滋蔓矣。岂非天生嘉卉，以待宸游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张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俦。偶散步场圃间，遇一士，甚温雅。各道姓名，颇相款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无可共语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至塾，见童子方读《孝经》。问张曰："此书有今文古文，以何为是？"张曰："司马贞言之详矣。近读《吕氏春秋》，见《审微》篇中引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国时人所见如是，何处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读书人也。"自是屡至塾。张欲报谒，辄谢以贫无栖止，夫妇赁住一破屋，无地延客。张亦遂止。一夕，忽问："君畏鬼乎？"张曰："人未离形之鬼，鬼已离形之人耳，虽未见之，然觉无可畏。"其人恧然曰："君既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为士族，不能逐焰口争钱米。叨为气类，求君一饭可乎？"张契分既深，亦无疑惧，即为具食，且邀使数来。考论图籍，殊有端委。偶论太极无极之旨，其人怫然曰："于传有之：'天道远，人事迩。'《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为虚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讼，安用此为？谓君留心古义，故就君求食。君所见乃如此乎？"拂衣竟起，倏已影灭。再于相遇处候之，不复睹矣。

余督学闽中时，院吏言：雍正中，学使角一姬堕楼死，不闻有他故，以为偶失足也。久而有泄其事者，曰姬本山东人，年十四五，嫁一窭人子。数月矣，夫妇甚相得，形影不离。会岁饥，不能自活，其姑卖诸贩鬻妇女者。与其夫相抱，泣彻夜，啮臂为志而别。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贩鬻者，潜随至京师。时于车中一觌面，幼年怯懦，惧遭诃詈，不敢近，相视挥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时时候于

门侧，偶得一睹，彼此约勿死，冀天上人间，终一相见也。后闻为学使所纳，因投身为其幕友仆，共至闽中。然内外隔绝，无由通问，其妇不知也。一日病死，妇闻婢媪道其姓名、籍贯、形状、年齿，始知之。时方坐笔捧楼上，凝立良久，忽对众备言始末，长号数声，奋身投下死。学使讳言之，故其事不传。然实无可讳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则搘柱纲常，宁死不辱。此本乎礼教者也。一则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乐昌破镜，再得重圆；至望绝势穷，然后一死以明志。此生于情感者也。此女不死于贩鬻之手，不死于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残，得故夫凶问而后死，诚为太晚。然其死志则久定矣，特私爱缠绵，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当死不死为负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为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误，则可矣；必执《春秋》大义，责不读书之儿女，岂与人为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谈狐事。聂松岩曰：贵族有一事，君知之乎？曩以乡试在济南，闻有纪生者，忘其为寿光为胶州也。尝暮遇女子独行，泥泞颠踬，倩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试与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状。因语之曰："我识尔，尔勿诳我。然得妇如尔亦自佳。人静后可诣书斋，勿在此相调，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媟者数夕，觉渐为所惑，因拒使勿来。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权在于男。男求女，女不愿，尚可以强暴得；女求男，男不愿，则心如寒铁，虽强暴亦无所用之。况尔为盗我精气来，非以情合，我不为负尔情。尔阅人多矣，难以节言，我亦不为堕尔节。始乱终弃，君子所恶，为人言之，不为尔曹言之也。尔何必恋恋于此，徒为无益？"狐女竟词穷而去。乃知一受蛊惑，缠绵至死，符箓不能驱遣者，终由情欲牵连，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动，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野又说一事曰：里有恶少数人，闻某氏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携置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变幻，急以锥刺其髀，贯之以索，操刃胁之曰："尔果能化形为人，为我辈行酒，则贷尔命。

否则立磔尔！”二狐嗥叫跳掷，如不解者。恶少怒，刺杀其一。其一乃人语曰：“我无衣履，及化形为人，成何状耶？”又以刃拟颈。乃宛转成一好女子，裸无寸缕。众大喜，迭肆无礼，复拥使侑觞，而始终掣索不释手。狐妮妮软语，祈求解索。甫一脱手，已瞥然逝。归未到门，遥见火光，则数家皆焦土，杀狐者一女焚焉。知狐之相报也。狐不扰人，人乃扰狐，“多行不义”，其及也宜哉。

田白岩说一事曰：某继室少艾，为狐所媚，劾治无验。后有高行道士，檄神将缚至坛，责令供状。佥闻狐语曰：“我豫产也，偶挞妇，妇潜窜至此，与某昵。我衔之次骨，是以报。”某忆幼时果有此，然十馀年矣。道士曰：“结恨既深，自宜即报，何迟迟至今？得无刺知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前妇贞女也，惧干天罚，不敢近。此妇轻佻，乃得诱狎。因果相偿，鬼神弗罪，师又何责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尔妇几日？”曰：“一年馀。”“尔昵此妇几日？”曰：“三年馀。”道士怒曰：“报之过当，曲又在尔，不去，且檄尔付雷部！”狐乃服罪去。清远先生（蒙泉之父。）曰：“此可见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报施之理，鬼神弗能夺也。”

清远先生亦说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长，渐慧黯，眉目亦渐秀媚，因纳为妾。颇有心计，摒挡井井，米盐琐屑，家人纤毫不敢欺，欺则必败。又善居积，凡所贩鬻，来岁价必贵。朱以渐裕，宠之专房。一日，忽谓朱曰：“君知我为谁？”朱笑曰：“尔颠耶？”因戏举其小名曰：“尔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为某地某人妇，生子已七八岁。我本狐女，君九世前为巨商，我为司会计。君遇我厚，而我乾没君三千馀金。冥谪堕狐身，炼形数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负累，终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计十馀年来，所入足以敌所逋。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后，必现狐形。君可付某仆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为饿殍时，我未成道，曾啖其尸。听彼碎磔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长数寸，出顶上，冉冉去；其貌则别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为此

仆窃发，剥卖其皮。朱知为夙业，浩叹而已。

从孙树棂言：高川贺某，家贫甚。逼除夕，无以卒岁，诣亲串借贷无所得，仅沽酒款之。贺抑郁无聊，姑浇块垒，遂大醉而归。时已昏夜，遇老翁负一囊，蹩躠不进，约贺为肩至高川，酬以雇值。贺诺之，其囊甚重。贺私念方无度岁资，若攘夺而逸，龙钟疲叟，必不能追及。遂尽力疾趋，翁自后追呼，不应。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门急入。呼灯视之，乃新斫杨木一段，重三十馀斤，方知为鬼所弄。殆其贪狡之性，久为鬼恶，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则来往者多，何独戏贺？是时未见可欲，尚未生盗心，何已中途相待欤？

树棂又言：垛庄张子仪，性嗜饮，年五十馀，以寒疾卒。将敛矣，忽苏曰："我病愈矣。顷至冥司，见贮酒巨瓮三，皆题'张子仪封'字；其一已启封，尚存半瓮，是必皆我之食料，须饮尽方死耳。"既而果愈，复纵饮二十馀年。一日，谓所亲曰："我其将死乎！昨又梦至冥司，见三瓮酒俱尽矣。"越数日，果无疾而卒。然则《补录纪传》载李卫公食羊之说，信有之乎！

宝坻王孝廉锦堂言：宝坻旧城圮坏，水啮雨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后修城时，毁其旧垣，失所凭依，遂散处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为所媚。忽来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炼七日，以击妖物，应手死。锦堂家多空屋，遂为所据；一仆妇亦为所媚。以道人所炼豆击之，忽风声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创死矣！"趋视，见一巨蛇，豆所伤处，如铳炮铅丸所中。因问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噏精气，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闻风声，即似梦魇，觉有吸其精者，精即涌溢。则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见妖物，豆在纸裹中，猝不及解，并纸掷之，妖物亦负创遁。又一人为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耽其色美，不肯击，竟以陨身。夫妖物之为祟，事所恒有，至一时群聚而肆毒，则非常之恶，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后，适以是时来，或亦神所假手欤！

某侍郎夫人卒，盖棺以后，方陈祭祀，忽一白鸽飞入帏，寻视无睹。俶扰间，烟焰自棺中涌出，连甍累栋，顷刻并焚。闻其生时，御下严：凡买女奴，成券入门后，必引使长跪，先告戒数百语，谓之教导；教导后，即褫衣反接，挞百鞭，谓之试刑。或转侧，或呼号，挞弥甚。挞至不言不动，格格然如击木石，始谓之知畏，然后驱使。安州陈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家。常曰其僮仆婢媪，行列进退，虽大将练兵，无如是之整齐也。又余常至一亲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内室，见门左右悬二鞭，穗皆有血迹，柄皆光泽可鉴。闻其每将就寝，诸婢一一缚于凳，然后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后死时，两股疽溃露骨，一若杖痕。

刑曹案牍，多被殴后以伤风死者，在保辜限内，于律不能不拟抵。吕太常含晖，尝刊秘方：以荆芥、黄蜡、鱼鳔三味（鱼鳔炒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入无灰酒一碗，重汤煮一炷香，热饮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内，不得食鸡肉。后其子慕堂，登庚午贤书，人以为刊方之报也。

《酉阳杂俎》载骰子咒曰："伊帝弥帝，弥揭罗帝。"诵至十万遍，则六子皆随呼而转。试之，或验或不验。余谓此犹诵驴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气机应之。气机所感，鬼神通之。所谓"至诚则金石为开"也。笃信之则诚，诚则必动；姑试之则不诚，不诚则不动。凡持炼之术，莫不如是，非独此咒为然矣。

旧仆兰桂言：初至京师，随人住福清会馆，门以外皆丛冢也。一夜月黑，闻汹汹喧呶声、哭泣声，又有数人劝谕声。念此地无人，是必鬼斗；自门隙窃窥，无所睹。屏息谛听，移数刻，乃一个迁其妇柩，误取他家柩去。妇故有夫，葬亦相近，谓妇为此人所劫，当以此人妇相抵。妇不从而诟争也。会逻者鸣金过，乃寂无声。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误取之妇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则谓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虞惇有佃户孙某，善鸟铳，所击无不中。尝见一黄鹂，命取之。孙启曰：“取生者耶？死者耶？”问：“铁丸冲击，安能预决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则惊使飞而击其翼。”命取生者。举手铳发，黄鹂果堕。视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适一人能诵放生咒，与约曰：“我诵咒三遍，尔百击不中也。”试之果然。后屡试之，无不验。然其词鄙俚，殆可笑噱，不识何以能禁制。又凡所闻禁制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实皆有验，均不测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库书，坐讹字夺俸者数矣，惟一事深得校书力：吾一幼孙，偶吞铁钉，医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日渐羝弱。后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去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三碗，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杂书亦有用也。此书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其全部。”余领书局时，属王史亭排纂成帙。苏沈者，苏东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讲医药。宋人集其所论，为此书云。

叶守甫，德州老医也，往来余家，余幼时犹及见之。忆其与先姚安公言：常从平原诣海丰，夜行失道，仆从皆迷。风雨将至，四无村墟，望有废寺，往投暂避。寺门虚掩，而门扉隐隐有白粉大书字。敲火视之，则“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语也。进退无路，乃推门再拜曰：“过客遇雨，求神庇荫；雨止即行，不敢久稽。”闻承尘板上语曰：“感君有礼。但今日大醉，不能见客，奈何！君可就东壁坐，西壁蝎窟，恐遭其螫；渴勿饮檐溜，恐有蛇涎；殿后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发植立，噤不敢语。雨稍止，即惶遽拜谢出，如脱虎口焉。姚安公曰：“题门榜示，必伤人多矣。而君得无恙，且得其委曲告语。盖以礼自处，无不可以礼服者；以诚相感，无不可以诚动者。虽异类无间也。君非惟老于医，抑亦老于涉世矣。”

朱导江言：新泰一书生，赴省乡试。去济南尚半日程，与数友乘凉早行。黑暗中有二驴追逐行，互相先后，不以为意也。稍辨色后，知为二妇人。既而审视，乃一妪，年约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妇，年

约二十，甚有姿首。书生频目之。少妇忽回顾失声曰：“是几兄耶！”生错愕不知所对。少妇曰：“我即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见，故兄不识妹。妹则尝于帘隙窥兄，故相识也。”书生忆原有表妹嫁济南，因相款语。问：“早行何适？”曰：“昨与妹婿往问舅母疾，本拟即日返。舅母有讼事，浼妹婿入京，不能即归；妹早归为治装也。”流目送盼，情态嫣然，且微露十馀岁时一见相悦意。书生心微动。至路歧，邀至家具一饭。欣然从之，约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钟动不来。次日，亦无耗。往昨别处，循歧路寻之，得其驴于野田中，鞍尚未解。遍物色村落间，绝无知此二妇者。再询，访得其表妹家，则表妹殁已半年馀。其为鬼所惑、怪所啖，抑或为盗所诱，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长已矣。此亦足为少年佻薄者戒也。时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陇时，闻一事与此相类，后有合窆于妻墓者，启圹，则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双魂，作何相见。焦氏《易林》曰：‘两夫共妻，莫适为雌。’若为此占矣。”戴东原亦在座，曰：“《后汉书》尚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见不广耶？”余戏曰：“二君勿喧。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独忘之欤！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虑及后来之合窆，未免纵欲忘患耳。”东原喟然曰：“纵欲忘患，独此鬼也哉！”

杂说称娈童始黄帝，（钱詹事辛楣如此说，辛楣能举其书名，今忘之矣。）殆出依托。比顽童始见《商书》，然出梅赜伪古文，亦不足据。《逸周书》称“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礼》有不男之讼，注谓天阉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讼者；经文简质，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言。相传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买端丽小儿未过十岁者；与诸童媟戏时，使执烛侍侧。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过三数年，稍长可御，皆顺流之舟矣。有所供养僧规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为，然因其自愿。譬诸挟妓，其过尚轻；若处心积虑，凿赤子之天真，则恐干神怒。”某不能从，后卒罹祸。夫术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术取哉！

东光有王莽河，即胡苏河也。旱则涸，水则涨，每病涉焉。外舅马公周箓言：雍正末，有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曰：“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妇泣不敢语，长跪而已。越两日，姑竟以哭孙不食死。妇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许人，但于其姑詈妇时，知为姓张耳。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馀悔焉。姚安公曰：“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终身宁不耿耿耶？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

郭石洲言：朱明经静园，与一狐友。一日，饮静园家，大醉，睡花下。醒而静园问之曰：“吾闻贵族醉后多变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变，何也？”曰：“此视道力之浅深矣。道力浅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则变，睡则变，仓皇惊怖则变；道力深者能脱形，犹仙家之尸解，已归人道，人其本形矣，何变之有！”静园欲从之学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难，人气纯，物气驳也；成道物易而人难，物心一，人心杂也。炼形者先炼气，炼气者先炼心，所谓志气之帅也。心定则气聚而形固，心摇则气涣而形萎。广成子之告黄帝，乃道家之秘要，非庄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见不闻，惟凝神导引，与天地阴阳往来消息，阅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忆丁卯同年某御史，尝问所昵伶人曰：“尔辈多矣，尔独擅场，何也？”曰：“吾曹以其身为女，必并化其心为女，而后柔情媚态，见者

意消。如男心一线犹存，则必有一线不似女，乌能争蛾眉曼睩之宠哉？若夫登场演剧，为贞女则正其心，虽笑谑亦不失其贞；为淫女则荡其心，虽庄坐亦不掩其淫；为贵女则尊重其心，虽微服而贵气存；为贱女则敛抑其心，虽盛妆而贱态在；为贤女则柔婉其心，虽怒甚无遽色；为悍女则拗戾其心，虽理诎无巽词。其他喜怒哀乐，恩怨爱憎，一一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人视之竟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种种女状而不能有种种女心，此我所以独擅场也。”李玉典曰：“此语猥亵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虽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诣极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诣极者。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小而僚之丸、扁之轮，大而皋、夔、稷、契之营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与炼气炼心之说，可互相发明也。”

石洲又言：一书生家有园亭，夜雨独坐。忽一女子搴帘入，自云家在墙外，窥宋已久，今冒雨相就。书生曰：“雨猛如是，尔衣履不濡，何也？”女词穷，自承为狐。问：“此间少年多矣，何独就我？”曰：“前缘。”问：“此缘谁所记载？谁所管领？又谁以告尔？尔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结缘以何事？在何代何年？请道其详。”狐仓卒不能对，嗫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适坐此；我见千百人不相悦，独见君相悦。其为前缘审矣，请勿拒。”书生曰：“有前缘者必相悦。吾方坐此，尔适自来，而吾漠然心不动，则无缘审矣，请勿留。”女趑趄间，闻窗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觅此木强人！”女子举袖一挥，灭灯而去。或云是汤文正公少年事。余谓狐魅岂敢近汤公，当是曾有此事，附会于公耳。

乌鲁木齐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为群，角利如矛矟；其行以强壮者居前，弱小者居后。自前击之，则驰突奋触，铳炮不能御，虽百炼健卒，不能成列合围也；自后掠之，则绝不反顾。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随之行止。常有一为首者，失足落深涧，群牛俱随之投入，重叠殪焉。又有野骡野马，亦作队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

见人辄奔。其状真骡真马也，惟被以鞍勒，则伏不能起。然时有背带鞍花者，（鞍所磨伤之处，创愈则毛作白色，谓之鞍花。）又有蹄嵌踣铁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测其故。久而知为家畜骡马逸入山中，久而化为野物，与之同群耳。骡肉肥脆可食，马则未见食之者。又有野羊，《汉书·西域传》所谓羱羊也，食之与常羊无异。又有野猪，猛鸷亚于野牛，毛革至坚，枪矢弗能入，其牙铦于利刃，马足触之皆中断。吉木萨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辄被伤；常率其族数百，夜出暴禾稼。参领额尔赫图牵七犬入山猎，猝与遇，七犬立为所啖，复厉齿向人。鞭马狂奔，乃免。余拟植木为栅，伏巨炮其中，伺其出击之。或曰："傥击不中，则其牙拔栅如拉朽，栅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驼，止一峰，脔之极肥美。杜甫《丽人行》所谓"紫驼之峰出翠釜"，当即指此。今人以双峰之驼为八珍之一，失其实矣。

景城之北，有横冈坡陀，形家谓余家祖茔之来龙。其地属姜氏，明末，姜氏妒余族之盛，建真武祠于上，以厌胜之。崇祯壬午，兵燹，余家不绝如线。后祠渐圮，余族乃渐振，祠圮尽而复盛焉。其地今鬻于从侄信夫。时乡中故老已稀，不知旧事，误建土神祠于上，又稍稍不靖。余知之，急属信夫迁去，始安。相地之说，或以为有，或以为无。余谓刘向校书，已列此术为一家，安得谓之全无；但地师所学必不精，又或缘以为奸利，所言尤不足据，不宜溺信之耳。若其凿然有验者，固未可诬也。

《象经》始见《庾开府集》，然所言与今法不相符。《太平广记》载棋子为怪事，所言略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为此戏，或有耽之忘寝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圮时，中一道士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转隐。一日，从兄方洲入所居，见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坐以相待。忽闻窗外喘息声，视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夺一子，力竭并踣也。癖嗜乃至于此！南人则多嗜弈，亦颇有废时失事者。从兄坦居言：丁卯乡试，见场中有二士，画号板为局，拾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对著不止，竟俱曳白

而出。夫消闲遣日，原不妨偶一为之；以此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东坡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荆公诗曰：“战罢两奁收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二公皆有胜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践此言，然其言则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对弈图”求题者，画为韩湘、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而铁拐李枕一壶卢睡。余为题曰：“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局中局外两沈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今老矣，自迹生平，亦未能践斯言，盖言则易耳。

明天启中，西洋人艾儒略作《西学》，凡一卷。言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哑者，理科也；默弟济纳者，医科也；勒斯义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皆其事业，道科则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要，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所穷之理又支离怪诞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国。碑称贞观十二年，大秦国阿罗木远将经像来献，即于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丛语》，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县有者准此。《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鬼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界三千馀里，举俗事祆，不识佛法。有祆祠三千馀所。又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祆祠，相传其神本自波斯国来。祠内无像，于大屋下作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神。有一铜马，国人言自天而下。据此数说，则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祆神，中国具有记载，不但此碑也。又杜预注《左传》次

睢之社曰：“睢受汴，东经陈留，是谯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顾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阿怜切，注为祆神。徐铉据以增入《说文》。宋敏求《东京记》载宁远坊有祆神庙，注曰：“《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祆毕，国有火祆祠，或传石勒时立此。”是祆教其来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桯史》记番禺海獠，其最豪者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屋室侈靡逾制。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为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为何神。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达广州。而利玛窦之初来，乃诧为亘古未有。艾儒略既援唐碑以自证，其为祆教更无疑义。乃当时无一人援据古事，以决源流。盖明自万历以后，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讲心学，即尽一生之能事，故征实之学全荒也。

田氏姊言：赵庄一佃户，夫妇甚相得。一旦，妇微闻夫有外遇，未确也。妇故柔婉，亦不甚愠，但戏语其夫：“尔不爱我而爱彼，吾且缢矣。”次日，馌田间，遇一巫能视鬼，见之骇曰：“尔身后有一缢鬼，何也？”乃知一语之戏，鬼已闻之矣。夫横亡者必求代，不知阴律何所取，殆恶其轻生，使不得速入转轮；且使世人闻之，不敢轻生欤？然而又启鬼瞰之渐，并闻有缢鬼诱人自裁者。故天下无无弊之法，虽神道无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妇为姑所虐，自缢死。其室因废不居，用以贮杂物。后其翁纳一妾，更悍于姑，翁又爱而阴助之；家人喜其遇敌也，又阴助之。姑窘迫无计，亦恚而自缢；家无隙所，乃潜诣是室。甫启钥，见妇披发吐舌当户立。姑故刚悍，了不畏，但语曰：“尔勿为厉，吾今还尔命。”妇不答，径前扑之。阴风飒然，倏已昏仆。俄家人寻视，扶救得苏，自道所见。众相劝慰，得不死。夜梦其妇曰：“姑死我当得代；然子妇无仇姑理，尤无以姑为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沈沦，凄苦万状，姑慎勿蹈此辙也。”姑哭而醒，愧悔不自

容；乃大集僧徒，为作道场七日。戈傅斋曰：“此妇此念，自足生天，可无烦追荐也。”此言良允。然傅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嗛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乡推祭酒。家忽有狐祟，老儒在家则寂然，老儒出则撼窗扉、毁器物、掷污秽，无所不至。老儒缘是不敢出，闭户修省而已。时霸州诸生以河工事想州牧，期会于学宫，将以老儒列牒首。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别推一王生。自后王生坐聚众抗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狱兴而狐去，乃知为尼其行也。是故小人无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无妖，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书室，寝是室者，中夜开目，见壁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状，谛视则无。久而光渐大，闻人声，乃徐徐隐。后数岁，谛视之竟不隐，乃壁上悬一画猿，光自猿目中出也。佥曰：“此画宝矣。”外祖安公（讳国维，佚其字号。今安氏零落殆尽，无可问矣。）曰：“是妖也，何宝之有？为虺弗摧，为蛇奈何？不知后日作何变怪矣！”举火焚之，亦无他异。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邻子在深谷樵采，忽见虎至，上高树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语曰：“尔在此耶，不识我矣！我今堕落作此形，亦不愿尔识也。”俯首呜咽良久。既而以爪掊地，曰：“悔不及矣。”长号数声，奋然掉首去。

杨槐亭言：即墨有人往劳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后门，门外缭以短墙为菜圃。时日已薄暮，开户纳凉，见墙头一靓妆女子，眉目姣好，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视间，闻墙外众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于树，而首阁于墙上。”乃知蛇妖幻形，将诱而吸其血也。仓皇闭户，亦不知其几时去。设近之，则危矣。

琴工钱生（钱生尝客裘文达公家，日相狎习，而忘问名字乡里。）言：其乡

有人，家酷贫，佣作所得，悉以与其寡嫂，嫂竟以节终。一日，在烛下拈纫线，见窗隙一人面，其小如钱，目炯炯内视。急探手攫得之，乃一玉孩，长四寸许，制作工巧，土蚀斑然。乡僻无售者，仅于质库得钱四千。质库置椟中，越日失去，深惧其来赎。此人闻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岂可复胁取人财！"具述本末，还其质券。质库感之，常呼令佣作，倍酬其直，且岁时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达公曰："此天以报其友爱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质库始失哉？至慨还质券，尤人情所难，然此人之绪馀耳。世未有锲薄奸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锲薄奸黠者也。"

王庆垞一媪，恒为走无常。（即《滦阳消夏录》所记见送妇再醮之鬼者。）有贵家姬问之曰："我辈为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恶相抵，大善恶则不相掩。姨等皆积有小善业，故今生得入富贵家；又兼有恶业，故使有一线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业，则恶业已偿，善业相续，来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恶业，则善业已销，恶业又续，来生恐不可问矣。然增修善业，非烧香拜佛之谓也，孝亲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业耳。"一姬又问："有子无子，是必前定，祈一检问。如冥籍不注，吾不更作痴梦矣。"曰："此不必检，但常作有子事，虽注无子，亦改注有子；若常作无子事，虽注有子，亦改注无子也。"先外祖雪峰张公，为王庆垞曹氏婿，平生严正，最恶六婆，独时时引与语，曰："此妪所言，虽未必皆实，然从不劝妇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忘其名，似是茹铤。）言：曩访友至邯郸，值主人未归，暂寓城隍祠。适有卖瓜者，息担横卧神座前。一卖线叟寓祠内，语之曰："尔勿若是，神有灵也。"卖瓜者曰："神岂在此破屋内？"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纳凉，闻殿中有人声。蹑足潜听，则有狐陈诉于神前，大意谓邻家狐媚一少年，将死未绝之顷，尚欲取其精。其家愤甚，伏猎者以铳矢攻之。狐骇，现形奔。众噪随其后。狐不投己穴，而投里许外一邻穴。众布网穴外，熏以火，阖穴皆殪，而

此狐反乘隙遁。故讼其嫁祸。城隍曰：‘彼杀人而汝受祸，讼之宜也。然汝子孙亦有媚人者乎？’良久，应曰：‘亦有。”亦曾杀人乎？’又良久，应曰：‘或亦有。”杀几人乎？’狐不应。城隍怒，命批其颊。乃应曰：‘实数十人。’城隍曰：‘杀数十命，偿以数十命，适相当矣。此怨魄所凭，假手此狐也。尔何讼焉？’命检籍示之。狐乃泣去。尔安得谓神不在乎？”乃知祸不虚生，虽无妄之灾，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论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坛诗曰：“我游天目还，跨鹤看龙井。夕阳没半轮，斜照孤飞影。飘然一片云，掠过千峰顶。”未及题名，一客窃议曰：“夕阳半没，乃是反照，司马相如所谓凌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乩忽震撼久之，若有怒者，大书曰：“小儿无礼！”遂不再动。余谓客论殊有理，此仙何太护前，独不闻古有一字师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抚军署，居一小室。每灯前月下，睡欲醒时，恍惚见人影在几旁，开目则无睹。自疑目眩，然不应夜夜目眩也。后伪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侧听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略转，则已缩入矣。乃悟幽魂滞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计彼非为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才一举念，已仿佛见其遥拜。可见人心一动，鬼神皆知；“十目十手”，岂不然乎！次日，遂托故移出。后在余幕中，乃言其实，曰：“不欲惊怖主人也。”余曰：“君一生缜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后来必有居者，负其一拜矣。”

族侄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时，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为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犹赤，惧而投诸水。有石方尺馀，尚辨字迹。中涵叔闻而取观。乡民惧为累，碎而沈之，讳言无是事，乃里巷讹传。中涵叔罢官后，始购得录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黄泉蒙耻。魂断水濡，骨埋山趾。我作誓词，祝霾圹底。千百年后，有人发此。尔不贞耶，消为泥滓。尔傥衔冤，心终不死。”末题“壬申三月，耕石翁为第五女作。”盖其女冤死，以此代志。观心仍不朽，知受枉为真。然

翁无姓名，女无夫族，岁月无年号，不知为谁。无从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许文木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鹭汀，其父执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占一课，而不肯为人卜，曰："多泄未来，神所恶也。"有以康节比之者。曰："吾才得六七分耳。尝占得某日当有仙人扶竹杖来，饮酒题诗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携一雕竹纯阳像求售，侧倚一贮酒壶卢，上刻'朝游北海'一诗也。康节安有此失乎？"年五十馀无子，惟蓄一妾。一日，许父造访，闻其妾泣，且絮语曰："此何事而以戏人，其试我乎？"又闻鹭汀力辩曰："此真实语，非戏也。"许父叩反目之故。鹭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课，有二客来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缘；一其后夫，结好当在半年内，并我为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语彼，彼遽恚怒。数定无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讳而彼讳之，岂非痴女子哉！"越半载，鹭汀果死。妾鬻于一翰林家，嫡不能容，过一夕即遣出。再鬻于一中书舍人家，乃相安云。

庞雪崖初婚日，梦至一处，见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曰："此汝妇也。"醒而恶之。后再婚殷氏，宛然梦中之人。故《丛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诗曰："漫说前因与后因，眼前业果定谁真？与君琴瑟初调日，怪煞箜篌入梦人。"记此事也。按箜篌入梦凡二事：其一为《仙传拾遗》载薛肇摄陆长源女见崔宇，其一为《逸史》载卢二舅摄柳氏女见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太恶作剧。近时所闻吕道士等，亦有此术。（语详《滦阳消夏录》。）

叶旅亭言：其祖犹及见刘石渠。一日，夜饮，有契友逼之召仙女。石渠命扫一室，户悬竹帘，燃双炬于几。众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声，帘内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视之，乃其妾也，奋起欲殴。石渠急拍界尺一声，见火光蜿蜒如掣电，已穿帘去矣。笑语友曰："相交二十年，岂有真以君妾为戏者。适摄狐女，幻形激君一怒为笑耳。"友急归视，妾乃刺绣未辍也。如是为戏，庶乎在不即不离间矣。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远观而不使相近，恐

亦是摄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费长房劾治百鬼，乃后失其符，为鬼所杀。明崇俨卒，剸刃陷胸，莫测所自。人亦谓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术者终以术败，盖多有之。刘香畹言：有僧善禁咒，为狐诱至旷野，千百为群，嗥叫搏噬。僧运金杵，击踣人形一老狐，乃溃围出。后遇于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杀，深自忏悔。今愿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顶，忽掷一物幂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脱。瞀闷不可忍，使人奋力揭去，则面皮尽剥，痛晕殆绝。后痂落，无复人状矣。又一游僧，榜门曰"驱狐"。亦有狐来诱，僧识为魅，摇铃诵梵咒。狐骇而逃。旬月后，有媪叩门，言家近墟墓，日为狐扰，乞往禁治。僧出小镜照之，灼然人也，因随往。媪导至堤畔，忽攫其书囊掷河中，符箓法物，尽随水去。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迹。方懊恼间，瓦砾飞击，面目俱败；幸赖梵咒自卫，狐不能近，狼狈而归。次日，即愧遁。久乃知妪即土人，其女与狐昵；因其女，赂以金，使盗其符耳。此皆术足以胜狐，卒为狐算。狐有策而僧无备，狐有党而僧无助也。况术不足胜而轻与妖物角乎！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庄木匠某，从卜者问婚姻。卜者戏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将死，其妻数合嫁汝。急往访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问："某甲居何处？"其人问："访之何为？"匠以实告。不虑此人即某甲也，闻之恚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后，逾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内，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斗，竟杀主人，论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则均未及问也。后年馀，有妪同一男一妇过献县，云叔及寡嫂也。妪暴卒，无以敛，叔乃议嫁其嫂。嫂无计，亦曲从。匠尚未娶，众为媒合焉。后询其故夫，正某甲也。异哉，卜者不戏，匠不往；匠不往，无从与某甲斗；无从与某甲斗，则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则某甲不论抵；某甲不论抵；此妇无由嫁此匠也。乃无故生波，卒辗转相牵，终成配偶，岂非数使然哉！又闻京师西四牌楼，有卜者日设肆于衢。雍

正庚戌闰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横死。相距一两日耳，自揣无死法，而爻象甚明。乃于是日键户不出，观何由横死。不虑忽地震，屋圮压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设肆通衢中，乌由覆压？是亦数不可逃，使转以先知误也。

画士张无念，寓京师樱桃斜街，书斋以巨幅阔纸为窗幢，不著一棂，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夕，必有一女子全影在幢心。启户视之，无所睹，而影则如故。以不为祸祟，亦姑听之。一夕谛视，觉体态生动，宛然入画。戏以笔四围钩之，自是不复见；而墙头时有一女子露面下窥。忽悟此鬼欲写照，前使我见其形，今使我见其貌也。与语不应，注视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隐。因补写眉目衣纹，作一仕女图。夜闻窗外语曰："我名亭亭。"再问之，已寂。乃并题于幢上，后为一知府买去。（或曰，是李中山。）或曰："狐也，非鬼也，于事理为近。"或曰："本无是事，无念神其说耳。"是亦不可知。然香魂才鬼，恒欲留名于后世。由今溯古，结习相同，固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苏司郎中时，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强污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盖是少年游西顶归，见是女撷菜圃中，因相逼胁。逻卒闻女号呼声，就执之。讯未竟，两家父母俱投词：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误犯也。于律未婚妻和奸有条，强奸无条。方拟议间，女供亦复改移，称但调谑而已。乃薄责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母受重赂，女亦爱此子丰姿；且家富，故造此虚词以解纷。"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与贿和人命，冤沈地下者不同。其奸未成无可验，其贿无据难以质。女子允矣，父母从矣，媒保有确证，邻里无异议矣，两造之词亦无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横加锻炼，入一童子远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于静室昼寝。会阍者启事，问："主人安在？"一僮故与阍者戏，漫应曰："主人方拥尔妇睡某所。"妇适至前，怒而诟詈。主人出问，笞逐此僮。越三四年，阍者妇死。会此婢以抵触失宠，主人忘前语，竟以配阍者。事后忆及，乃浩然叹曰："岂偶

然欤！”

文水李华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废寺，云有魅，无敢居者。有贩羊者十馀人，避雨宿其中。夜闻呜呜声，暗中见一物，臃肿团圞，不辨面目，蹒跚而来，行甚迟重。众皆无赖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砖掷。击中声铮然，渐缩退欲却。觉其无能，噪而追之。至寺门坏墙侧，屹然不动。逼视，乃一破钟，内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冶以铸器。自此怪绝。此物之钝极矣，而亦出嬲人，卒自碎其质。殆见夫善幻之怪，有为祟者，从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沧州山果庄人也。言是庄故盗薮，有人见盗之获利，亦从之行。捕者急，他盗格斗跳免，而此人就执伏法焉。其亦此钟之类也夫。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与一狐友，甚昵。柳故贫，狐恒周其衣食。又负巨室钱，欲质其女。狐为盗其券，事乃已。时来其家，妻子皆与相问答，但惟柳见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箓不能遣，募能劾治者予百金。柳夫妇素知其事。妇利多金，怂恿柳伺隙杀狐。柳以负心为歉。妇谇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为汝女制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阴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会柳与乡邻数人坐，狐于檐际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陈相周之久，次乃一一发其阴谋曰：“吾非不能为尔祸，然周旋已久，宁忍便作寇仇？”又以布一匹、棉一束自檐掷下，曰：“昨尔幼儿号寒苦，许为作被，不可失信于孺子也。”众意不平，咸诮让柳。狐曰：“交不择人，亦吾之过。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齿于乡党，亦无肯资济升斗者。挈家夜遁，竟莫知所终。

舅氏张公梦征言：沧州佟氏园未废时，三面环水，林木翳如，游赏者恒借以宴会。守园人每闻夜中鬼唱曰：“树叶儿青青，花朵儿层层。看不分明，中间有个佳人影。只望见盘金衫子，裙是水红绫。”如是者数载。后一妓为座客殴辱，恚而自缢于树。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缢鬼候代，先知其来代之人，故喜而歌

也。”

青县一农家，病不能力作。饿将殆，欲鬻妇以图两活。妇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尽仍饿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饮食医药，得以检点，或可冀重生。我宁娼耳。”后十馀载，妇病垂死，绝而复苏曰：“顷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当堕为雀鸽；以我一念不忘夫，犹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时，其母梦鬻端午彩符者，买得一枝，因以为名。年十三，归余。生数子，皆不育；惟一女，适德州卢荫文，晖吉观察子也。晖吉善星命，尝推其命，寿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时，姬已病瘵，祈签关帝，问：“尚能相见否？”得一签曰：“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有归心。绣帏重结鸳鸯带，叶落霜雕寒色侵。”谓余即当以秋冬归，意甚喜。时门人邱二田在寓，闻之，曰：“见则必见，然末句非吉语也。”后余辛卯六月还，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转剧，日渐沈绵，遂以不起。殁后，晒其遗箧，余感赋二诗，曰：“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醾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姬以三月三十日亡，恰送春之期也。）“百折湘裙贴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诗也。）即用签中意也。

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

似乎“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文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至五星之说，世传起自张果。其说不见于典籍。考《列子》称禀天命，属星辰，值吉则吉，值凶则凶，受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易，而圣智不能回。王充《论衡》称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施气而众星之气在其中矣，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于张果。又韩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杜樊川自作墓志曰：“余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疾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土。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无虞也。’余曰：‘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火土还死于角宜哉。’”是五星之说，原起于唐，其法亦与今不异。术者托名张果，亦不为无因。特其所托之书，词皆鄙俚，又在李虚中命书之下，决非唐代文字耳。【案：孔颖达疏应作郑玄笺。】

霍养仲言：一旧家壁悬仙女骑鹿图，款题赵仲穆，不知确否也。（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每室中无人，则画中人缘壁而行，如灯戏之状。一日，预系长绳于轴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远，急掣轴出，遂附形于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渐淡，俄而渐无，越半日而全隐。疑其消散矣。余尝谓画无形质，亦无精气，通灵幻化，似未必然；古书所谓画妖，疑皆有物凭之耳。后见林登《博物志》载北魏元兆，捕得云门黄花寺画妖，兆诘之曰：“尔本虚空，画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画妖对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实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骁骑校萨音绰克图与一狐友，一日，狐仓皇来曰：“家有妖祟，拟借君坟园栖眷属。”怪问：“闻狐祟人，不闻有物更祟狐，是何魅欤？”曰：“天狐也，交化通神，不可思议；鬼出电入，不可端倪。其

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问：“同类何不相惜欤？”曰：“人与人同类，强凌弱，智绐愚，宁相惜乎？”魅复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势，辗转相胜；天下之巧，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岂一端所可尽乎！

卷十三

槐西杂志（三）

丁卯同年郭彤纶，戊辰上公车，宿新中驿旅舍。灯下独坐吟哦，闻窗外语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诗请教。”出视无所睹；至西壁拂尘寻视，有旅邸卧病诗八句，词甚凄苦，而鄙俚不甚成句。岂好疥壁人死尚结习未忘耶？抑欲彤纶传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于是，冀家人归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即不同榻，后竟仳离。第二妻子必孪生，恶其提携之烦，乳哺之不足，乃求药使断产；误信一王媪言，舂砺石为末服之，石结聚肠胃死。后遇病革时，口喃喃如与人辩。稍苏，私语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时，吾父母已受人聘，约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与狎。妻以为意转，欣然相就。五更尚拥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尝同寝告后夫，吾母兄亦皆云尔。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诟，竟郁郁卒。继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咽尽。殁后惧为厉，又贿巫斩殃。今并恍惚见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与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与嬉笑。或方鞭时，忽引起与嬉笑；既而曰：“可补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数次。妻畏之如虎，喜时不敢不强欢，怒时不敢不顺受也。一日，泣诉先太夫人。呼成问故。成跪启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觉其可爱，忽觉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无人理，殆佛氏所谓夙冤耶！”虑其妻或轻

生，并遣之去。后闻成病死，其妻竟著红衫。夫夫为妻纲，天之经也。然尊究不及君，亲究不及父，故妻又训齐，有敌体之义焉。则其相与，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误杀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则恩义已绝，不当更以夫妇论，直诱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偿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妇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则一日为所天。殁不制服，反而从吉，是悖理乱常也。其受虐固无足悯焉。

吴惠叔言：太湖有渔户嫁女者，舟至波心，风浪陡作，舵师失措，已欹仄欲沈。众皆相抱哭，突新妇破帘出，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折戗飞行，直抵婿家，吉时犹未过也。洞庭人传以为奇。或有以越礼讥者，惠叔曰："此本渔户女，日日船头持篙橹，不能责以必为宋伯姬也。"又闻吾郡有焦氏女，不记何县人，已受聘矣。有谋为媵者，中以蜚语，婿家欲离婚。父讼于官，而谋者陷阱已深，非惟证佐凿凿，且有自承为所欢者。女见事急，竟倩邻媪导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阖户弛服，请姑验。讼立解。此较操舟之新妇更越礼矣，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

杨雨亭言：劳山深处，有人兀坐木石间，身已与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绝，目炯炯尚能视。此婴儿炼成，而闭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贵于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遥矣。大抵仙有仙骨，质本清虚；仙有仙缘，诀逢指授。不得真传而妄意冲举，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鉴也。或曰："以刃破其顶，当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词，谈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灶神。若门神、若井神、若厕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识天下一灶神欤？一城一乡一灶神欤？抑一家一灶神欤？如天下一灶神，如火神之类，必在祀典，今无此祀典也。如一城一乡一灶神，如城隍社公之类，必有专祠，今未见

处处有专祠也。然则一家一灶神耳，又不识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数；天下灶神，亦当如恒河沙数；此恒河沙数之灶神，何人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迁徙不常，兴废亦不常，灶神之闲旷者何所归？灶神之新增者何自来？日日铨除移改，神不又太烦耶？此诚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灶神者，乃时有之。余小时，见外祖雪峰张公家一司爨妪，好以秽物扫入灶。夜梦乌衣人呵之，且批其颊。觉而颊肿成痈，数日巨如杯，脓液内溃，从口吐出；稍一呼吸，辄入喉呕哕欲死。立誓虔祷，乃愈。是又何说欤？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凭之。祀在则神在，祀废则神废，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孙协飞先生夜宿山家，闻了鸟（了鸟，门上铁系也。李义山诗作此二字。）丁东声，问为谁？门外小语曰："我非鬼非魅，邻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谁呼汝为鬼魅而先辩非鬼非魅也？非欲盖弥彰乎！"再听之，寂无声矣。

崔崇岍，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馀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岍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主人感之，赠数十金为棺敛费，奄奄待尽而已。有医缝其肠，纳之腹中。敷药结痂，竟以渐愈。惟遗矢从刀伤处出，穀道闭矣。后贫甚，至鬻其妻。旧共卖丝者怜之，各赠以丝，俾拈线自给。渐以小康，复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间，年七十乃终。其乡人刘炳为作传。曹受之侍御录以示余，因撮记其大略。夫贩鬻丧资，常事也。以十馀金而自戕，崇岍可谓轻生矣。然其本志，则以本无毫发私，而其迹有似于乾没，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濒死之顷，对众告明里胥，使官府无可疑；切嘱其妻，使眷属无可讼，用心不尤忠厚欤！当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异而非异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灞州一宦家娶妇，甫却扇，新婿失声狂奔出。

众追问故。曰："新妇青面赤发。状如奇鬼，吾怖而走。"妇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强使复入，所见如前。父母迫之归房，竟伺隙自缢。既未成礼，女势当归。时贺者尚满堂，其父引之遍拜诸客，曰："小女诚陋，然何至惊人致死哉！"《幽怪录》载卢生娶弘农令女事，亦同于此，但婿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论也。自讲学家言之，则必曰："是有心疾，神虚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汉三制府之孙也。在礼部时为余属。气宇朗彻，余期以远到。乃新婚未几，遽夭天年。闻其亲迎时，新妇拜神，怀中镜忽堕地，裂为二，已讶不祥；既而鬼声啾啾，彻夜不息。盖衰气之所感，先兆之矣。

选人某，在虎坊桥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为患，入居者祭之则安。"某性啬不从，亦无他异。既而纳一妾，初至日，独坐房中。闻窗外帘隙有数十人悄语，品评其妍媸。忸怩不敢举首。既而灭烛就寝，满室吃吃作笑声，（吃吃笑不止，出《飞燕外传》。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咥咥者，盖据毛亨《诗传》。然《毛传》咥咥乃笑貌，非笑声也。）凡一动作，辄高唱其所为。如是数夕不止。诉于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于人无损。譬互相戏谑，未酿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岂可以猥亵细事，渎及神明！"某不得已，设酒肴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应酬之礼不可废。"

王符九言：凤皇店民家，有儿持其母履戏，遗后圃花架下，为其父所拾。妇大遭诟诘，无以自明，拟就缢。忽其家狐祟大作，妇女近身之物，多被盗掷于他处，半月馀乃止。遗履之疑，遂不辩而释，若阴为此妇解结者，莫喻其故。或曰："其姑性严厉，有婢私孕，惧将投缳。妇窃后圃钥纵之逃。有是阴功，故神遣狐救之欤！"或又曰："既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无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为然。

胡太虚抚军能视鬼，云尝以葺屋巡视诸仆家，诸室皆有鬼出入，

惟一室阒然。问之，曰：“某所居也。”然此仆蠢蠢无寸长，其妇亦常奴耳。后此仆死，其妇竟守节终身。盖烈妇或激于一时，节妇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饮冰茹蘖数十年，其胸中正气，蓄积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闻一视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来，凡闺房媟狎，必诸鬼聚观，指点嬉笑，但人不见不闻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妇、节妇，即孝妇、贤妇也。”与胡公所言，若重规叠矩矣。

朱定远言：一士人夜坐纳凉，忽闻屋上有噪声。骇而起视，则两女自檐际格斗堕，厉声问曰：“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礼耶？”士人噤不敢语。女又促问。战栗嗫嚅曰：“仆是人，仅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非仆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棱不了事，当别问能了事人耳。”仍纠结而去。苏味道模棱，诚自全之善计也。然以推诿偾事，获谴者亦在在有之。盖世故太深，自谋太巧，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于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决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见诮于狐，其小焉者耳。

济南朱青雷言：其乡民家一少年与邻女相悦，时相窥也。久而微露盗香迹，女父疑焉，夜伏墙上，左右顾视两家，阴伺其往来。乃见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饰形貌皆无异。始知男女皆为狐媚也。此真黎丘之技矣。青雷曰：“以我所见，好事者当为媒合，亦一佳话。然闻两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驱狐。时方束装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视鬼者曰：“人家继子，凡异姓者，虽女之子，妻之侄，祭时皆所生来享，所后者弗来也。凡同族者，虽五服以外，祭时皆所后来享，所生者虽亦来，而配食于侧，弗敢先也。惟于某抱养张某子，祭时乃所后来享。久而知其数世前本于氏妇怀孕嫁张生，是于之祖也。此何义欤？”余曰：“此义易明。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不以远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针，磁石引针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气相属，二本者气不属耳。观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远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为四肢，四肢各歧为五指，是别为二十歧矣；然二

十歧之痛痒，吾皆能觉，一身故也。莫昵近于妻妾，妻妾之痛痒，苟不自言，吾终不觉，则两身而已矣。”

宋子刚言：一老儒训蒙乡塾，塾侧有积柴，狐所居也。乡人莫敢犯，而学徒顽劣，乃时秽污之。一日，老儒往会葬，约明日返。诸儿因累几为台，涂朱墨演剧。老儒突返，各挞之流血，恨恨复去。众以为诸儿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岁耳，皆怪师太严。次日，老儒返，云昨实未归。乃知狐报怨也。有欲讼诸土神者，有议除积柴者，有欲往诟詈者；中一人曰：“诸儿实无礼，挞不为过，但太毒耳。吾闻胜妖当以德，以力相角，终无胜理。冤冤相报，吾虑祸不止此也。”众乃已。此人可谓平心，亦可谓远虑矣。

雍正乙卯，佃户张天锡家生一鹅，一身而两首。或以为妖。沈丈丰功曰：“非妖也。人有孪生，卵亦有双黄；双黄者，雏必枳首。吾数见之矣。”与从侄虞惇偶话及此，虞惇曰：“凡鹅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雏。两雄一雌者，十卵必瘕一二，父气杂也。一雄两雌者，十卵亦必瘕一二，父气弱也。鸡鹜则不妨，物各一性尔。”余因思鹅鸭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鸡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气化，后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气化而后形交，前人先有鸡先有卵之争，未之思也。）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时，上古之民淳淳闷闷，谁知以鸡代伏也？鸡不代伏，又何以传种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刘友韩侍御言：向寓山东一友家，闻其邻女为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计捕得一小狐，与约曰：“能舍我女，则舍尔子。”狐诺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负约。则谢曰：“人之相诳者多矣，而责我辈乎！”女父恨甚，使女阳劝之饮，而阴置砒焉。狐中毒，变形踉跄去。越一夕，家中瓦砾交飞，窗扉震撼，群狐合噪来索命。女父厉声道始末，闻似一老狐语曰：“悲哉！彼徒见人皆相诳，从而效尤。不知天道好还，善诳者终遇诳也。主人词直，犯之不祥。汝曹随我归矣。”语讫寂然。此狐所见，过其子远矣。

季廉夫言：泰兴旧宅后，有楼五楹，人迹罕至。廉夫取其僻静，恒独宿其中。一夕，甫启户，见板阁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鬖髿长毳如蓑衣，扑灭其灯，长吼冲人去。又在扬州宿舅氏家，朦胧中见红衣女子推门入。心知鬼物，强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陈，俄仍冉冉出门去。次日，问主人，果有女缢此室，时为祟也。盖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潜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缢鬼长跪，或求解脱沈沦乎？廉夫壮年气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缢死者著红衣，则其鬼出入房闼，中霤神不禁。盖女子不以红衣敛，红为阳色，犹似生魂故也。此语不知何本。然妇女信之甚深，故衔愤死者多红衣就缢，以求为祟。此鬼红衣，当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沧州吕氏姑家，（余两胞姑皆适吕氏，此不知为二姑家、五姑家也。）门外有巨树，形家言其不利。众议伐之，尚未决。夜梦老人语曰："邻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为树之精，曰："不速伐，且为妖矣。"议乃定。此树如不自言，事尚未可知也。天下有先期防祸，弥缝周章，反以触发祸机者，盖往往如是矣。（闻李太仆敬堂某科磨勘试卷，忽有举人来投刺，敬堂拒未见。然私讶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检之，已勘过无签；覆加详核，竟得其谬，累停科。此举人如不干谒，已漏网矣。）

奴子王敬，王连升之子也。余旧有质库在崔庄，从官久，折阅都尽，群从鸠资复设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经于楼上，虽其母其弟莫测何故也。客作胡兴文，居于楼侧，其妻病剧。敬魂忽附之语，数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负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敛费，使我负心！此来明非我志也。"或问："尔怨索负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负我，我能无索乎？"又问："然则怨诱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语时，人以为病者瞀乱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温故旧，语音宛然敬也。皆叹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终沦于鬼趣。"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

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交河老儒刘君琢，居于闻家庙，而设帐于崔庄。一日，夜深饮醉，忽自归家。时积雨之后，道途间两河皆暴涨，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惮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间原有可浴处，请导君往。"至则有盘石如渔矶，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叹曰："此去家不十馀里，水阻迂折，当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间亦有可涉处，再请导君。"复摄衣径渡。将至家，其人匆匆作别去。叩门入室，家人骇路阻何以归。君琢自忆，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贺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义则未详。）赵某。后遣子往谢，两家皆言无此事；寻河中盘石，亦无踪迹。始知遇鬼。鬼多嬲醉人，此鬼独扶导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谨，有古君子风，醉涉层波，势必危，殆神阴相而遣之欤！

奴子董柱言：景河镇某甲，其兄殁，寡嫂在母家。以农忙，与妻共诣之，邀归助馌饷。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妇守寺门，而入与嫂调谑。嫂怒叱，竟肆强暴。嫂扞拒呼救，去人窵远，无应者。妇自入沮解，亦不听。会有馌妇踣于途，碎其瓶罍，客作五六人，皆归就食。适经过，闻声趋视。具陈状。众共愤怒，纵其嫂先行；以二人更

番持某甲，裸其妇而迭淫焉。濒行，叱曰：“尔淫嫂，有我辈证，尔当死。我辈淫尔妇，尔嫂决不为证也。任尔控官，我辈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额于地，祈众秘其事。此所谓假公济私者也，与前所记杨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后乡人皆知，然无肯发其事者：一则客作皆流民，一日耘毕，得值即散，无从知为谁何；一则恶某甲故也。皆曰：“馐妇之踣，不先不后，岂非若或使之哉！”

缢鬼溺鬼皆求代，见说部者不一。而自刭自鸩以及焚死压死者，则古来不闻求代事，是何理欤？热河罗汉峰，形酷似趺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时有一人堕崖死，俄而市人时有无故发狂，奔上其顶，自倒掷而陨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礼忏，无验。官守以逻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为其轻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轻生。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轻生。必使辗转相代，是又何理欤？余谓是或冤谴，或山鬼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枣未熟时，最畏雾，雾浥之则瘠而皱，存皮与核矣。每雾初起，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或排鸟铳迎击，其散更速。盖阳气盛则阴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文松涛言：山陕间每山中黄云暴起，则有风雹害稼。以巨炮迎击，有堕虾蟆如车轮大者。余督学福建时，山魈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声。遇辕门鸣炮，则踉跄奔迸，顷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乌鲁木齐，曾以铳击厉鬼，不能复聚成形。（语详《滦阳消夏录》。）盖妖鬼亦皆阴类也。

董秋原言：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俄有车马从西来，服饰甚华，一中年妇揭帏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视车后一幼女，妙丽如神仙，大喜过望。既入门，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审为狐，不问氏族，随之入。亦不见主人出，但供张甚盛，饮馔丰美而已。生候合卺，心摇摇如悬旌。至夕，箫鼓喧阗，一老翁搴帘揖曰：“新婿入赘，已到门。

先生文士，定习婚仪，敢屈为傧相，三党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议婚，无可复语；又饫其酒食，难以遽辞。草草为成礼，不别而归。家人以失生一昼夜，方四出觅访。生愤愤道所遇，闻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戏君，乃君自戏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贫不自存，赴京师谋食。途遇一少妇骑驴，李趁与语，微相调谑。少妇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妇掷一帕与之，鞭驴径去，回顾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启其帕，乃银簪珥数事。适资斧竭，持诣质库；正质库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诬为盗。是乃真为狐戏矣。秋原曰：“不调少妇，何缘致此？仍谓之自戏可也。”

莆田李生裕翀言：有陈至刚者，其妇死，遗二子一女。岁馀，至刚又死。田数亩、屋数间，俱为兄嫂收去。声言以养其子女，而实虐遇之。俄而屋后夜夜闻鬼哭，邻人久不平，心知为至刚魂也，登屋呼曰：“何不祟尔兄？哭何益！”魂却退数丈外，呜咽应曰：“至亲者兄弟，情不忍祟；父之下，兄为尊矣，礼亦不敢祟。吾乞哀而已。”兄闻之感动，詈其嫂曰：“尔使我不得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呜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祟，嫂岂可祟也！”嫂愧不敢出。自是善视其子女，鬼亦不复哭矣。使遭兄弟之变者，尽如是鬼，尚有阋墙之衅乎？

卫媪，从侄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乡。一夕，键户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邻圃井畔有履，视之，果所著；窥之，尸亦在。众谓墙不甚短，醉人岂能逾；且投井何必脱履？咸大惑不解。询守圃者，则是日卖菜未归，惟妇携幼子宿，言夜闻墙外有二人邀客声，继又闻牵拽固留声，又訇然一声，如人自墙跃下者，则声在墙内矣；又闻延坐屋内声，则声在井畔矣；俄闻促客解履上床声，又訇然一声，遂寂无音响。此地故多鬼，不以为意，不虞此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后亦无他。

族叔粲庵言：尝见旋风中有一女子张袖而行，迅如飞鸟，转瞬已在数里外。又尝于大槐树下见一兽跳掷，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

已隐。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专意研经，不甚留心于子、史。此二物，古书皆载之。女子乃飞天夜叉，《博异传》载唐薛淙于卫州佛寺见老僧言居延海上见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兽乃树精，《史记·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复见于丰水之中。'《列异传》：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庾信《枯树赋》曰：'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丰有大特，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旄头。'即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县吏夜息松林，闻有泣声。吏故有胆，寻往视之，则男女二人并坐石几上，喁喁絮语，似夫妇相别者。疑为淫奔，诘问其由。男子起应曰："尔勿近，我鬼也。此女吾爱婢，不幸早逝，虽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转轮，从此一别，茫茫万古，故相悲耳。"问："生为夫妇，各有配偶，岂死后又颠倒移换耶？"曰："惟节妇守贞者，其夫在泉下暂留，待死后同生人世，再续前缘，以补其一生之茕苦。馀则前因后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齐矣。尔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与尔谈冥事也。"张口嘘气，木叶乱飞。吏悚然反走。后再过其地，知为某氏墓也。德圃为凝斋先生侄。先生作《秋灯丛话》，漏载此事。岂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记耶？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尝告先太夫人曰："沧州一宦家妇，不见容于夫，郁郁将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调。会有高行尼至，诣问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萨，不能照见三生也。然因缘之理，则吾知之矣。夫因缘无无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欢，以怨结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负欠使相取相偿也。如是而已。尔之夫妇，其以怨结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虽然，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故释迦立法，许人忏悔。但消尔胜心，戢尔傲气，逆来顺受，以情感而不以理争；修尔内职，事翁

姑以孝，处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尽其在我，而不问其在人，庶几可以挽回乎！徒问往因，无益也。’妇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尝以告诸妇曰：“此尼所说，真闺阁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无不有验；如或不验，尚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论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称人故父曰先德，见《北梦琐言》。）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预知其亡期，皆日辰不爽。是又何说欤？朱石君抚军，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语人也。顾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后自言以泄漏阴府事，谪为社公，无可验也。余尝闻其论冥律，已载《滦阳消夏录》中。其论鬼之存亡，亦颇有理。大意谓人之馀气为鬼，气久则渐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节义，正气不消；猛将劲卒，刚气不消；鸿材硕学，灵气不消。不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黄泉，其怨结则气亦聚也；大富大贵，取多用宏，其精壮则气亦盛也；儿女缠绵，埋忧赍恨，其情专则气亦凝也。至于凶残狠悍，戾气亦不遽消，然堕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数中矣。言之凿凿，或亦有所征耶？

雍正戊申夏，崔庄有大旋风，自北而南，势如潮涌，余家楼堞半揭去。（北方乡居者，率有明楼以防盗，上为城堞。）从伯灿宸公家，有花二盎、水一瓮，并卷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欹侧；而阶前一风炉铜铫，炭火方炽，乃安然不动，莫明其故。次日，询迤北诸村，皆云未见。过村数里，即渐高入云。其风黄色，嗅之有腥气。或地近东瀛，不过百里，海神来往，水怪飞腾，偶然狡狯欤？

从侄虞惇，甲辰闰三月官满城教谕时，其同官戴君，邀游抱阳山。戴携彭、刘二生，从山前往。虞惇偕弟汝侨、子树璟及金、刘二生，由山后观牛角洞、仙人室诸胜。方升山麓，遥见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来迎也。相距尚里许，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渐小，至则白石一片，倚岩植立，高尺五六寸，广四五寸耳。绝不类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远视必小，欧罗巴人所谓视差也。此石远视大而近视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许，再回视之，仍如初见状。众谓此石有

灵，拟上山携取归。彭生及树璟先往觅，不得；汝侨又与二刘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旧，石竟不可复睹矣。盖邃谷深崖，神灵所宅，偶然示现，往往有之。是山所谓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遥见洞口人来往，其必炼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苍巅言：刘智庙有两生应科试，夜行失道。见破屋，权投栖止。院落半圮，亦无门窗，拟就其西厢坐。闻树后语曰："同是士类，不敢相拒。西厢是幼女居，乞勿入；东厢是老夫训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极不能再进，姑向树拱揖，相对且坐。忽忆当向之问路，再起致词，则不应矣。暗中摸索，觉有物触手；扪之，乃身畔各有半瓜。谢之，亦不应。质明将行，又闻树后语曰："东去二里，即大路矣。一语奉赠：《周易》互体，究不可废也。"不解所云，叩之又不应。比就试，策果问互体。场中皆用程朱说，惟二生依其语对，并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间应科试。有同学以帕冪首，云堕驴伤额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于中途遇少妇，靓妆独立官柳下，忽按辔问途。少妇曰：'南北驿路，车马往来，岂有迷途之患？尔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飞瓦击之，流血被面。少妇径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见举手，而瓦忽横击，疑其非人；鬼又不应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问。无论是人是鬼是狐，总之当击耳。"又丁卯秋，闻有京官子，暮过横街东，为娼女诱入室。突其夫半夜归，胁使尽解衣履，裸无寸缕，负置门外丛冢间。京官子无计，乃号呼称遇鬼。有人告其家迎归。姚安公时官户部，闻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贼。"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

乌鲁木齐千总柴有伦言：昔征霍集占时，率卒搜山。于珠尔土斯深谷中遇玛哈沁，射中其一，负矢奔去。馀七八人亦四窜。夺得其马及行帐。树上缚一回妇，左臂左股，已脔食见骨，噭噭作虫鸟鸣。见有伦，屡引其颈，又作叩颡状。有伦知其求速死，剸刃贯其心。瞠目长号而绝。后有伦复经其地，水暴涨，不敢涉，姑憩息以待减退。有

旋风来往马前，倏行倏止，若相引者。有伦悟为回妇之鬼，乘骑从之，竟得浅处以渡。

季廉夫言：泰兴有贾生者，食饩于庠，而癖好符箓禁咒事。寻师访友，炼五雷法，竟成。后病笃，恍惚见鬼来摄。举手作诀，鬼不能近。既而家人闻屋上金铁声，奇鬼狰狞，汹涌而入。咸悚惶避出。遥闻若相格斗者，彻夜乃止。比晓视之，已伏于床下死，手掊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数也，数已尽矣，犹以小术与天争，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钟太守光豫官江宁时，有幕友二人，表兄弟也。一司号籍，一司批发，恒在一室同榻寝。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犹秉烛，忽见案旁一红衣女子坐，骇极，呼其一醒。拭目惊视，则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并昏仆。次日，众怪门不启，破扉入视。其先见者已死，后见者气息仅属，灌治得活。乃具述夜来状。鬼无故扰人，事或有之；至现形索命，则未有无故而来者。幕府宾佐，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是必冤谴相寻，乃有斯变。第不知所缘何事耳。

乌鲁木齐军吏茹大业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饮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饮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门探入，五指齐张，厉声呼曰："六。"举掌一拍，烛灭几碎，十馀人并惊仆。至晓，乃各渐苏，自是不敢复至矣。佛于众生无计较心，其护法善神之示现乎？

苏州朱生焕，举壬午顺天乡试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集余阅微草堂，酒间各说异闻。生言：曩乘舟，见一舵工额上恒贴一膏药，纵约寸许，横倍之。云有疮，须避风。行数日，一篙工私语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疮者伪也。彼尝为会首，赛水神例应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洁，方跪致祝，有风飐炉灰扑其面；骨栗神悚，几不成礼。退而拂拭，则额上现一墨画秘戏图，神态生动，宛肖其夫妇。洗

濯不去，转更分明，故以膏药掩之也。”众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来，不能不注视其额。舵工觉之，曰：“小儿又饶舌耶！”长喟而已。然则其事殆不虚，惜未便揭视之耳。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见娼女与所欢皆往进香，遇于逆旅，伺隙偶一接唇，竟胶粘不解，擘之则痛彻心髓。众为忏悔，乃开。或曰：“庙祝贿娼女作此状，以耸人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献县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时，受贿欲出一杀人罪。方濡笔起草，纸忽飞著承尘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钱，恒举以戒其曹偶，不自讳也。后一生温饱，以老寿终。又一吏恒得贿舞文，亦一生无祸，然殁后三女皆为娼。其次女事发当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师傅女，（土俗呼吏曰师傅。）宜从轻。”女受杖讫，语鸨母曰：“微我父曾为吏，我今日其殆矣。”嗟乎，乌知其父不为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设坛，牒雷部。狐化形为书生，见道士曰：“炼师勿苦相仇也。夫采补杀人，诚干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饰其冶容，蛊惑年少，无论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几，废人之业，不知凡几，间人之夫妇，不知凡几，罪皆当死。即彼摄人之精，吾摄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谓请君入瓮，天道宜然。炼师何必曲庇之？且炼师之劾治，谓人命至重耳。夫人之为人，以有人心也。此辈机械万端，寒暖百变，所谓人面兽心者也。既已兽心，即以兽论。以兽杀兽，事理之常。深山旷野，相食者不啻恒河沙数，可一一上渎雷部耶？”道士乃舍去。论者谓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则深切著明矣。

程鱼门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尽，被斥出。一日，有西商过访妓，仆舆奢丽，挥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尽谢他客，曲意效媚。日赠金帛珠翠，不可缕数。居两月馀，云暂出赴扬州，遂不返。访问亦无知者。资货既饶，拟去北里为良家。检点箧笥，所赠已一物不存，

朱某所赠亦不存；惟留二百馀金，恰足两月馀酒食费，一家迷离惝恍，如梦乍回。或曰，闻朱某有狐友，殆代为报复云。

鱼门又言：游士某，在广陵纳一妾，颇娴文墨。意甚相得，时于闺中倡和。一日，夜饮归，僮婢已睡，室内暗无灯火。入视阒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处山林。以夙负应偿，从君半载。今业缘已尽，不敢淹留。本拟暂住待君，以展永别之意，恐两相凄恋，弥难为怀。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临风回首，百结柔肠。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种后缘，亦未可知耳！诸惟自爱，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损清神。则妾虽去而心稍慰矣。"某得书悲感，以示朋旧，咸相慨叹。以典籍尝有此事，弗致疑也。后月馀，妾与所欢北上，舟行被盗，鸣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数月，其事乃露。盖其母重鬻于人，伪以狐女自脱也。周书昌曰："是真狐女，何伪之云？吾恐志异诸书所载，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中或不无此类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读索公尔逊同斋戒于待诏厅，（厅旧有何义门书"衡山旧署"一匾，又联句一对。今联句尚存，匾则久亡矣。）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时，奉参赞大臣檄调。中途逢大雪，车仗不能至，仅一行帐随，姑支以憩。苦无枕，觅得二三死人首，主仆枕之。夜中并蠕蠕掀动，叱之乃止。余谓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当断首时，生气未尽，为严寒所束，郁伏于中；得人气温蒸，冻解而气得外发，故能自动。已动则气散，故不再动矣。凡物生性未尽者，以火炙之皆动，是其理也。索公曰："从古战场，不闻逢鬼；吾心恶之，谓吾命衰也。今日乃释此疑。"

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户郎切。）余小时，闻有妇女数人，出挑菜，过树下，有小儿坐树杪，摘红熟者掷地下。众竞拾取。小儿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娇媚，摘此与食。尔辈黑鬼，何得夺也？"众怒詈，二姐恶其轻薄，亦怒詈，拾块击之。小儿跃过别枝，如飞鸟穿林去。忽悟村中无此儿，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赖周二姐一詈一击，否则必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苏东坡

《范增论》曰：‘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有选人在横街夜饮，步月而归。其寓在珠市口，因从香厂取捷径。一小奴持烛笼行，中路踣而灭。望一家灯未息，往乞火。有妇应门，邀入茗饮。心知为青楼，姑以遣兴。然妇羞涩低眉，意色惨沮。欲出，又牵袂固留。试调之，亦宛转相就。适携数金，即以赠之。妇谢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爱，有长随某住某处，渠久闲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饥寒。君肯携之赴任，则九泉感德矣。”选人戏问：“卿可相随否？”泫然曰：“妾实非人，即某妻也。为某不能赡子女，故冒耻相求耳。”选人悚然而出，回视乃一新冢也。后感其意，竟携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长随，至鬼亦荐枕，长随之多财可知。财自何来？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犊马驹，或生鳞角，蛟龙之所合，非真麟也。妇女露寝，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马氏家，一佃户年近六旬，独行遇雨，雷电晦冥，有龙探爪按其笠。以为当受天诛，悸而踣，觉龙碎裂其裤，以为褫衣而后施刑也。不意龙捩转其背，据地淫之。稍转侧缩避，辄怒吼，磨牙其顶。惧为吞噬，伏不敢动。移一二刻，始霹雳一声去。呻吟塍上，腥涎满身。幸其子持蓑来迎，乃负以返。初尚讳匿，既而创甚，求医药，始道其实。耘苗之候，馌妇众矣，乃狎一男子；牧竖亦众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阴刘生，尝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没不恒，亦不知其潜何所。但暗中遇之，辄触人倒，觉其身坚如铁石。刘故喜猎，恒以鸟铳随，曰：“若然，当携此自防也。”书斋凡三楹，就其东室寝。方对灯独坐，见西室一物向门立，五官四体，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约二寸，口去鼻仅分许，部位乃无一似人。刘生举铳拟之，即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窥，作欲出不出状。才一举铳，则又藏，似惧出而人袭其后者。刘生亦惧怪袭其后，不敢先出也。如是数回，忽露全面，向刘生摇首吐舌。急发铳一击，则铅丸中扉上，怪已冲烟去矣。盖诱人发铳，使一发不中，不及再发，即乘机遁也。两敌

相持，先动者败，此之谓乎！使忍而不发，迟至天晓，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势必由户出，则必中铳；不出，则必现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铳。后伏铳窗棂，伺出击之，琤然仆地，如檐瓦堕裂声。视之，乃破瓮一片，儿童就近沿无泐处戏画作人面，笔墨拙涩，随意涂抹，其状一如刘生所见云。

有富室子病危，绝而复苏，谓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尝捐金活二命，又尝强夺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状，而女之父亦诉牒喧辩。尚天决，吾且归也。"越二日，又绝而复苏曰："吾不济矣。冥吏谓夺女大恶，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谓活人之命，而复夺其女，许抵可也。今所夺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报此人夺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业本重，未可全销，莫若冥司不刑赏，注来生恩自报恩，怨自报怨可也。"语讫而绝。案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而取其天堂地狱，亦谓善恶不相抵。然谓善恶不抵，是绝恶人为善之路也。大抵善恶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谓冤家债主，须得本人是也。寻常善恶可抵，大善大恶不可抵。曹操赎蔡文姬，不得不谓之义举，岂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虽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则篡也，特畏公议耳。）至未来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缘凑合，或在数世以后耳。

宋村厂（从弟东白庄名，土人省语呼厂里。）仓中旧有狐。余家未析箸时，姚安公从王德庵先生读书是庄。仆隶夜入仓院，多被瓦击，而不见其形，惟先生得纳凉其中，不遭扰戏。然时见男女往来，且木榻藤枕，俱无纤尘，若时拂拭者。一日，暗中见人循墙走，似是一翁，呼问之曰："吾闻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对曰："凡兴妖作祟之狐，则不敢近正人；若读书知礼之狐，则乐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虽少妇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无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虽然，幽明异路，终不宜相接。请勿见形可乎？"翁磬折曰："诺。"自是不复睹矣。

沈瑞彰寓高庙读书，夏夜就文昌阁廊下睡。人静后，闻阁上语

曰："吾曹亦无用钱处，尔积多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铸铜佛，送西山潭柘寺供养，冀仰托福佑，早得解形。"一人作啐声曰："咄咄大错！布施须己财。佛岂不问汝来处，受汝盗来金耶？"再听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云集之时，倘闻此语，应如霹雳声也。

瑞彰又言：尝偕数友游西山，至林峦深处，风日暄妍，泉石清旷，杂树新绿，野花半开。眺赏间，闻木杪诵书声。仰视无人，因揖而遥呼曰："在此朗吟，定为仙侣。叨同儒业，可请下一谈乎？"诵声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觅路追寻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辈身列黉宫，乃在此携酒榼看游女，其鄙而不顾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众乃止。

沧州有一游方尼，即前为某夫人解说因缘者也，不许妇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虽小家以粗粝为供，亦欣然往。不劝妇女布施，惟劝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张公家，一范姓仆妇，施布一匹。尼合掌谢讫，置几上片刻，仍举付此妇曰："檀越功德，佛已鉴照矣。既蒙见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顷见尊姑犹单衫。谨以奉赠，为尊姑制一絮衣可乎？"仆妇踧踖无一词，惟面赧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闺阁多传其轶事，竟无人能举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沧州社会也，妇女进香者如云。有少年于日暮时，见城外一牛车向东去，载二女，皆妙丽，不类村妆。疑为大家内眷，又不应无一婢媪，且不应坐露车。正疑思间，一女遗红帕于地，其中似裹数百钱，女及御者皆不顾。少年素朴愿，恐或追觅为累，亦未敢拾。归以告母，谯诃其痴。越半载，邻村少年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两相调谑媾合也。"母闻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痴是不痴，不痴是痴。"

有纳其奴女为媵者，奴弗愿，然无如何也。其人故隶旗籍，亦自有主。媵后生一女，年十四五。主闻其姝丽，亦纳为媵。心弗愿，亦无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无此事。"其妻曰："不纳某女，自不

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亲串中有一女，日构其嫂，使受谯责不聊生。及出嫁，亦为小姑所构，日受谯责如其嫂。归而对嫂挥涕曰：“今乃知妇难为也。”天道好还，岂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窥妇女，窗罅帘隙，百计潜伺。一日醉寝，或戏以膏药糊其目。醒觉肿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并拔尽；且所糊即所蓄媚药，性至酷烈，目受其熏灼，竟以渐盲。又一友好倾轧，往来播弄，能使胶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饮冷茶。中先堕一蝎，陡螫其舌，溃为疮。虽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话言不复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师陈文勤公言：有一同乡，不欲著其名，平生亦无大过恶，惟事事欲利归于己，害归于人，是其本志耳。一岁，北上公车，与数友投逆旅。雨暴作，屋尽漏。初觉漏时，惟北壁数尺无渍痕。此人忽称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众知其诈病，而无词以移之也。雨弥甚，众坐屋内如露宿，而此人独酣卧。俄北壁颓圮，众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压其下，额破血流，一足一臂并折伤，竟舁而归。此足为有机心者戒矣。因忆奴子于禄，性至狡。从余往乌鲁木齐，一日早发，阴云四合。度天欲雨，乃尽置其衣装于车箱，以余衣装覆其上。行十馀里，天竟放晴，而车陷于淖，水从下入，反尽濡焉。其事亦与此类，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孙，吴县人，御史芝光先生孙女也。父兄早卒，鞠于祖母。祖母，杨文叔先生妹也，讳芬，字瑶季，工诗文，画花卉尤精。故淑孙亦习词翰，善渲染。幼许余侄汝备，未嫁而卒。病革时，先太夫人往视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孙，（其小字也。）尔祖姑来矣，可以相认也。”时已沈迷，犹张目视，泪承睫，举手攀太夫人钏。解而与之，亲为贯于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纪氏物敛也。初病时，自知不起，画一卷，缄封甚固，恒置枕函边，问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与太夫人，发之，乃雨兰一幅，上题曰：“独坐写幽兰，图成只自看；怜渠空谷里，风雨不胜寒。”盖其家庭之间，有难言者，阻滞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买地以葬。姚安公谓于礼不可，乃止。后其

柩附漕舶归，太夫人尚恍惚梦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与客作都四，夜行淮镇西。倦而少憩，闻一鬼遥呼曰：“村中赛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饮啖。”众鬼曰：“神筵那可近？尔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争，叔侄互轧，乖戾之气，充塞门庭，败征已具，神不享矣。尔辈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胆，且立观其所往。鬼渐近，树上系马皆惊嘶。惟见黑气蒙蒙，转绕从他道去，不知其诣谁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祸以恶积，非可禳也。苟能为善，虽不祭，神亦助之；败理乱常，而渎祀以冀神佑，神受赇乎？

梁豁堂言：有廖太学，悼其宠姬，幽郁不适。姑消夏于别墅，窗俯清溪，时开对月。一夕，闻隔溪搒掠冤楚声，望似缚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怀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谛视，正其宠姬，骇痛欲绝。而崖陡水深，无路可过，问：“尔葬某山，何缘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宠，造业颇深。殁被谪配于此，犹人世之军流也。社公酷毒，动辄鞭捶。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脱也。”语讫，为众鬼牵曳去。廖爱恋既深，不违所请；乃延僧施食，冀拔沈沦。月馀后，声又如前。趋视，则诸鬼益众，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怜。见廖哀号曰：“前者法事未备，而牒神求释，被驳不行。社公以祈灵无验，毒虐更增，必七昼夜水陆道场，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谁此监刑？社公如在，鬼岂敢斥言其恶？且社公有庙，何为来此？毋乃黠鬼幻形，绐求经忏耶？姬见廖凝思，又呼曰：“我实是某，君毋过疑。”廖曰：“此灼然伪矣。”因诘曰：“汝身有红痣，能举其生于何处，则信汝矣。”鬼不能答，斯须间，稍稍散去。自是遂绝。此可悟世情狡狯，虽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牵，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灶婢殁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众鬼为之。又可悟外患突来，必有内间矣。

豁堂又言：一粤东举子赴京，过白沟河，在逆旅午餐。见有骡车载妇女住对屋中，饭毕先行。偶步入，见壁上新题一词曰：“垂杨袅

袅映回汀，作态为谁青？可怜弱絮，随风来去，似我飘零。　　蒙蒙乱点罗衣袂，相送过长亭。丁宁嘱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调名《秋波媚》，即《眼儿媚》也。】举子曰：“此妓语也，有厌倦风尘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犹遣小奴记其下车处。后宛转物色，竟纳为小星。两不相期，偶然凑合，以一小词为红叶，此真所谓前缘矣。

舅祖陈公德音家，有婢恶猫窃食，见则挞之。猫闻其咳笑，即窜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闭户暂寝，醒则盘中失数梨。旁无他人，猫犬又无食梨理，无以自明，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于灶中，大以为怪。验之，一一有猫爪齿痕。乃悟猫故衔去，使亦以窃食受挞也。“蜂虿有毒”，信哉。婢愤恚，欲再挞猫。郭太安人曰：“断无纵汝杀猫理，猫既被杀，恐冤冤相报，不知出何变怪矣。”此婢自此不挞猫，猫见此婢亦不复窜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游嵩山，搜剔古碑，不觉日晚。时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噤而醒。偃卧看月，遥见数人从小径来，敷席山冈，酌酒环坐。知其非人，惧不敢起，姑侧听所言。一人曰：“二公谪限将满，当入转轮，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来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对二人拱手曰：“顷得冥牒，来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来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顾笑，左者默不语。社公曰：“公何悒悒？阎罗王宁误注哉！此公性刚直，刚则凌物，直则不委曲体人情。平生多所树立，亦多所损伤。故沈沦几二百年，乃得解脱。然究君子之过，故仍得为达官。公本长者，不肯与人为祸福。然事事养痈不治，亦贻患无穷。故堕鬼趣二百年，谪堕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险，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贵。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终与相得，故生是因缘。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众哗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妇，未免娇羞耳。有酒有肴，请社公相礼，先为合卺可乎！”酬酢喧杂，不复可

辨；晨鸡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为前代何许人也。

李应弦言：甲与乙邻居世好，幼同嬉戏，长同砚席，相契如兄弟。两家男女时往来，虽隔墙，犹一宅也。或为甲妇造谤，谓私其表弟。甲侦无迹，然疑不释，密以情告乙，祈代侦之。乙故谨密畏事，谢不能。甲私念未侦而谢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侦也，遂不再问，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妇。妇无以自明，竟郁郁死。死而附魂于乙曰："莫亲于夫妇，夫妇之事，乃密祈汝侦，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释；或阳许侦而徐告以无据，甲疑亦必释。汝乃虑脱侦得实，不告则负甲，告则汝将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恝然自全，致我赍恨于泉壤，是杀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诉汝于冥王，汝其往质。"竟颠痼数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为其缓急相资也。此事可欺我，岂能欺人？人疏者或可欺，岂能欺汝？我以心腹托汝，无则当言无，直词责我勿以浮言间夫妇；有则宜密告我，使善为计，勿以秽声累子孙。乃视若路人，以推诿启疑窦，何贵有此朋友哉！"遂亦与绝，死竟不吊焉。乙岂真欲杀人哉，世故太深，则趋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两人之怨。卒杀人而以身偿，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极聪明人，不能作极懵懂事。

窦东皋前辈言：前任浙江学政时，署中一小儿，恒往来供给使。以为役夫之子弟，不为怪也。后遣移一物，对曰："不能。"异而询之，始自言为前学使之僮，殁而魂留于是也。盖有形无质，故能传语而不能举物，于事理为近。然则古书所载，鬼所能为，与生人无异者，又何说欤？

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垒成；每墼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旧瓦亦广尺馀，长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惟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土。额鲁特云："此城昔以火

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城东南山冈上一小城，与大城若相犄角。额鲁特云：“以此一城阻碍，攻之不克，乃以炮攻也。”庚寅冬，乌鲁木齐提督标增设后营，余与永馀斋（名庆，时为迪化城督粮道，后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筹画驻兵地。万山丛杂，议数日未定。余谓馀斋曰：“李卫公相度地形，定胜我辈。其所建城必要隘，盍因之乎？”馀斋以为然，议乃定。即今古城营也。（本名破城，大学士温公为改此名。）其城望之似孤悬，然山中千蹊万径，其出也必过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学士修《西域图志》时，就访古迹，偶忘语此。今附识之。

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模糊都尽。惜初出师时，无画手橐笔摹留一纸也。

次子汝传妇赵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尽孝。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非偏爱之词也。不幸早卒，年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后汝传官湖北时，买一妾，体态容貌，与妇竟无毫发差，一见骇绝。署中及见其妇者，亦莫不骇绝。计其生时，妇尚未殁，何其相肖至此欤？又同归一夫，尤可异也。然此妾入门数月，又复夭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见再见乎？

桐城姚别峰，工吟咏，书仿赵吴兴，神骨逼肖。尝摹吴兴体作伪迹，熏暗其纸，赏鉴家弗能辨也。与先外祖雪峰张公善，往来恒主其家，动淹旬月。后闻其观潮没于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时多见其笔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张公（先祖母与先母为姑侄，凡祖母兄弟，惟雪峰公称外祖，有服之亲从其近也；馀则皆称舅祖，统于尊也。）尝延之作书，居宅西小园中。一夕月明，见窗上有女子影，出视则无。四望园内，似有翠裙红袖，隐隐树石花竹间。东就之则在西，南就之则在北，环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憩息。闻窗外语

曰：“君为书《金刚经》一部，则妾当相见拜谢。不过七千馀字，君肯见许耶？”别峰故好事，急问：“卿为谁？”寂不应矣。适有宣纸素册，次日，尽谢他笔墨，一意写经。写成，炷香供几上，觊其来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怅望，果见女子冉冉花外来，叩颡至地。别峰方举手引之，挺然起立，双目上视，血淋漓胸臆间，乃自刭鬼也。噭然惊仆。馆僮闻声持烛至，已无睹矣。顿足恨为鬼所卖。雪峰公曰：“鬼云拜谢，已拜谢矣。鬼不卖君，君自生妄念，于鬼何尤？”

于南溟明经曰：“人生苦乐，皆无尽境；人心忧喜，亦无定程。曾经极乐之境，稍不适则觉苦；曾经极苦之境，稍得宽则觉乐矣。尝设帐康宁屯，馆室湫隘，几不可举头。门无帘，床无帐，院落无树。久旱炎郁，如坐炊甑；解衣午憩，蝇扰扰不得交睫。烦躁殆不可耐，自谓此猛火地狱也。久之，倦极睡去。梦乘舟大海中，飓风陡作，天日晦冥，樯断帆摧，心胆碎裂，顷刻覆没。忽似有人提出，掷于岸上，即有人持绳束缚，闭置地窖中。暗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状。俄闻耳畔唤声，霍然开目，则仍卧三脚木榻上。觉四体舒适，心神开朗，如居蓬莱方丈间也。是夕月明，与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陈此义。微闻草际叹息曰：‘斯言中理。我辈沉沦水次，终胜于地狱中人’。”

外舅周箓马公家，有老仆曰门世荣。自言尝渡吴桥钩盘河，日已暮矣，积雨暴涨，沮洳纵横，不知何处可涉。见二人骑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浅处，似熟悉地形者。因逐之行。将至河干，一人忽勒马立，待世荣至，小语曰：“君欲渡河，当左绕半里许，对岸有枯树处可行。吾导此人来此，将有所为。君勿与俱败。”疑为劫盗，悚然返辔，从所指路别行，而时时回顾。见此人策马先行，后一人随至中流，突然灭顶，人马俱没；前一人亦化旋风去。乃知为报冤鬼也。

田丈耕野官凉州镇时，携回万年松一片，性温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妇女血枯血闭诸证，服之多验。亲串家递相乞取，久而遂尽。后余至西域，乃见其树，直古松之皮，非别一种也。土人煮以代

茶，亦微有香气。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深涧底。枝干亭苕，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馀。奴子吴玉保，尝取其一片为床。余谓闽广芭蕉叶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观。又尝见一人家，即树孔施门窗，以梯上下；入之，俨然一屋。余与呼延化州（名华国，长安人，己未进士，前化州知州。）同登视，化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处矣。"盖天山以北，如乌孙突厥，古多行国，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盘古时物，万年之名，殆不虚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宾，尝来往渔洋山人家，如东坡之于琴操也。"苏斗南因言少时见山东一妓，自云月宾之孙女，尚有渔洋所赠扇。索观之，上画一临水草亭，傍倚二柳，题"庚寅三月道冲写"。不知为谁。左侧有行书一诗曰："烟缕蒙蒙蘸水青，纤腰相对斗娉婷。樽前试问香山老，柳宿新添第几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为高年耆宿，偶赋闲情，故讳不自著也。余谓诗格风流，是新城宗派。然渔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岁，是时不当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当云"试问"；且词意轻巧，亦不类老笔。或是维摩丈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少年代为题扇，以此调之。妓家借托盛名，而不解文义，遂误认颜标耳。

王觐光言：壬午乡试，与数友共租一小宅读书。觐光所居室中，半夜灯光忽黯碧。剪剔复明，见一人首出地中，对炉嘘气。拍案叱之，急缩入。停刻许复出，叱之又缩。如是七八度，几四鼓矣，不胜其扰；又素以胆自负，不欲呼同舍，静坐以观其变。乃惟张目怒视，竟不出地。觉其无能为，息灯竟睡，亦不知其何时去。然自此不复睹矣。吴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诉，惜未一问也。"余谓果为冤鬼，当哀泣不当怒视。粉房琉璃街迤东，皆多年丛冢，民居渐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内，生人阳气熏烁，鬼不能安，故现变怪驱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见之即叱，是犹有鬼之见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灯自睡，则全置此事于度外，鬼知其终不可动，遂亦不虚相恐怖矣。东坡书孟德事一篇，即是此义。小时闻巨盗李金梁

曰："凡夜至人家，闻声而嗽者，怯也，可攻也；闻声而启户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无声，莫测动静，此必勍敌，攻之十恒七八败，当量力进退矣。"亦此义也。

《列子》谓蕉鹿之梦，非黄帝孔子不能知。谅哉斯言！余在西域，从办事大臣巴公履视军台。巴公先归，余以未了事暂留，与前副将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递，台兵皆差出，余从睡中呼梁起，令其驰送，约至中途遇台兵则使接递。梁去十馀里，相遇即还，仍复酣寝。次日，告余曰："昨梦公遣我赍廷寄，恐误时刻，鞭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真大奇事！"以真为梦，仆隶皆粲然。余乌鲁木齐杂诗曰："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归。人生事事无痕过，（东坡诗："事如春梦了无痕。"）蕉鹿何须问是非？"即纪此事也。又有以梦为真者，族兄次辰言：静海一人，就寝后，其妇在别屋夜绩。此人忽梦妇为数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梦也，遽携梃出门追之。奔十馀里，果见旷野数人携一妇，欲肆强暴。妇号呼震耳。怒焰炽腾，奋力死斗，数人皆被创逸去。近前慰问，乃近村别一人妇，为盗所劫者也。素亦相识，姑送还其家。惘惘自返，妇绩未竟，一灯尚荧然也。此则鬼神或使之，又不以梦论矣。

交河黄俊生言：折伤骨者，以开通元宝钱（此钱唐初所铸，欧阳询所书。其旁微有偃月形，乃进蜡样时，文德皇后误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当回环读之。俗读为开元通宝，以为玄宗之钱，误之甚矣。）烧而醋淬，研为末，以酒服下，则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一折足鸡试之，果接续如故。及烹此鸡，验其骨，铜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铜末不过入肠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惟仓卒间此钱不易得。后见张鹭《朝野佥载》曰："定州人崔务，堕马折足。医令取铜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馀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然则此本古方，但云铜末，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

招聚博塞，古谓之囊家，见李肇《国史补》，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资，则明以前无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妓故

也。教坊既废，此风乃炽，遂为豪猾之利源，而呆痴之陷阱。律虽明禁，终不能断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贪还自贼。余尝见操此业者，花娇柳嚲，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孙皆醉眠之阮籍。两儿皆染淫毒，延及一门，疠疾缠绵，因绝嗣续。若敖氏之鬼，竟至馁而。

临清李名儒言：其乡屠者买一牛，牛知为屠也，缒不肯前，鞭之则横逸。气力殆竭，始强曳以行。牛过一钱肆，忽向门屈两膝跪，泪涔涔下。钱肆悯之，问知价八千，如数乞赎。屠者恨其狞，坚不肯卖，加以子钱亦不许，曰："此牛可恶，必剸刃而甘心，虽万贯不易也。"牛闻是言，蹶然自起，随之去。屠者煮其肉于釜，然后就寝。五更，自起开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趋视，则已自投釜中，腰以上与牛俱糜矣。夫凡属含生，无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悯恻，反以其畏而恚愤，牛之怨毒，加寻常数等矣。厉气所凭，报不旋踵，宜哉。先叔仪南公，尝见屠者许学牵一牛。牛见先叔，跪不起。先叔赎之，以与佃户张存。存豢之数年，其驾耒服辕，力作较他牛为倍。然则恩怨之间，物犹如此矣。可不深长思哉！

甲与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妇皆以姣丽称，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妇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妇亦卒。乃百计图谋娶乙妇，士论讥焉。纳币之日，厅事有声，登登然如挝叠鼓。却扇之夕，风扑花烛灭者再。人知为乙之灵也。一日，甲妇忌辰，悬画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妇椅侧，左手自后凭其肩，右手戏摩其颊。画像亦侧眸流盼，红晕微生。谛视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绝无笔痕，似隐隐隔纸映出，而眉目衣纹，又纤微毕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众目共睹，万口喧传矣。异哉！岂幽冥恶其薄行，判使取偿于地下，示此变幻，为负死友者戒乎！

卷十四

槐西杂志（四）

林教谕清标言：曩馆崇安，传有士人居武夷山麓，闻采茶者言，某岩月夜有歌吹声，遥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达，乃借宿山家，月出辄往，数夕无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恒在月望，岁或一两闻，不常出也。士人托言习静，留待旬馀。一夕，隐隐似有声，乃潜踪急往，伏匿丛薄间。果见数女皆殊绝，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见人影，以笛指之。遽僵如束缚，然耳目犹能视听。俄清响透云，曼声动魄，不觉自赞曰："虽遭禁制，然妙音媚态，已具赏矣。"语未竟，突一帕飞蒙其首，遂如梦魇，无闻无见，似睡似醒。迷惘约数刻，渐似苏息。诸女叱群婢曳出，谯呵曰："痴儿无状，乃窥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棰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耽音律，冀窃听幔亭法曲，如李謩之傍宫墙，实不敢别有他肠，希彩鸾甲帐。一女微哂曰："悯汝至诚，有小婢亦解横吹，姑以赐汝。"士人匍匐叩谢，举头已杳。回顾其婢，广颡巨目，短发鬖髿，腰腹彭亨，气咻咻如喘。惊骇懊恼，避欲却走。婢固引与狎，捉搦不释。愤击仆地，化一豕嗥叫去。岩下乐声，自此遂绝。观于是婢，殆是妖，非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戏之也。"倘或然欤？

刘燮甫言：有一学子，年十六七，聪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发狂谵语，如见鬼神。俟醒时问之，自云："景城社会观剧，不觉夜深，归途过一家求饮。惟一少妇，取水饮我，留我

小坐，言其夫应官外出，须明日方归。流目送盼，似欲相就。爱其婉媚，遂相燕好。临行泣涕，嘱勿再来，以二钏赠我。次日视之，铜青斑斑，微有银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忆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寻视。突有黑面长髯人，手批我颊。踉跄奔归。彼亦随至。从此时时见之，向我诟厉。我即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为诣墓设奠，并埋其钏。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妇失钏，疑有别故；而未得主名，仅倒悬鞭五百，转鬻远处。今见汝窃来，乃知为汝所诱。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钱谢耶？”颠痫月馀，竟以不起。然则钻穴逾墙，即地下亦尚有祸患矣。

李云举言：东光有熏狐者，每载燧挟罟，来往墟墓间。一夜，伏伺之际，见一方巾襕衫人自墓顶出，魏魏（苦侯反。《说文》曰：“鬼声也。”）长啸，群狐四集，围绕丛薄，狰狞嗥叫，齐呼捕此恶人，煮以作脯。熏狐者无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树。方巾者指挥群狐，令锯树倒。即闻锯声訇訇然。熏狐者窘急，俯而号曰：“如蒙见释，不敢再履此地。”群狐不应，锯声更厉。如是号再三，方巾者曰：“果尔，可设誓。”誓讫，鬼狐俱不见。此鬼此狐，均可谓善了事矣。盖侵扰无已，势不得不铤而走险，背城借一。以群狐之力，原不难于杀一人；然杀一人易，杀一人而激众人之怒，不焚巢犁穴不止也。仅使知畏而纵之，姑取和焉，则后患息矣。有力者不尽其力，乃可以养威；屈人者使人易从，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责以僭王，而责以苞茅，使易从也；屈完来盟即旋师，不尽其力，以养威也。讲学家说《春秋》者，动议齐桓之小就。方城汉水之固，不识可一战胜乎？一战而不胜，天下事尚可为乎？淮西、符离之事，吾征诸史册矣。

族弟继先，尝宿广宁门内友人家。夜大风雨，有雷火自屋山（近房脊之墙谓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诗屡用之。）穿过，如电光一掣然，墙栋皆摇。次日，视其处，东西壁各一小窦如钱大。盖雷神逐精魅，贯而透也。凡击人之雷，从天而下；击怪之雷，则多横飞，以遁逃追捕故耳。若寻常之雷，则地气郁积，奋而上出。余在福宁度岭，曾于山

巅见云中之雷；在淮镇遇雨，曾于旷野见出地之雷，皆如烟气上冲，直至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即訇然有声，与铳炮之发无异。然皆在无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则从无此事。或曰：“天心仁爱，恐触之者死。”语殊未然。人为三才之中，人之聚处，则天地气通，通则弗郁，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种牧养，渐成墟落，则地气渐温，亦此义耳。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盗警，则格格作爆声，挺出鞘外一二寸。后雷逐妖魅穿屋过，刀堕于地，自此不复作声矣。世传刀剑曾渍人血者，有警皆能自响。是不尽然，惟曾杀多人者乃如是尔。每杀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条，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间扬威将军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声。验之，信然也。或又谓作声之故，乃鬼所凭，是亦不然。战阵所用，往往曾杀千百人，岂有千百鬼长守一刀者哉？饮血既多，取精不少，厉气之所聚也。盗贼凶鸷，亦厉气之所聚也。厉气相感，跃而自鸣，是犹抚琴者鼓宫宫应，鼓商商应而已。蕤宾之铁，跃乎池内；黄钟之铎，动乎土中，是岂有物凭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厉气，遇之皆消，故一触焰光，仍为凡铁。亦非丰隆、列缺，专为此物下击也。

余尝惜西域汉画，毁于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笔迹，何以能在？从侄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风雨所不及，苔藓所不生，则历久能存。易州、满城接壤处，有村曰神星。大河北来，复折而东南，有两峰对峙河南北，相传为落星所结，故以名村。其峰上哆下敛，如云朵之出地，险峻无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旧人题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则洞中汉画之存于今，不为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记也。易州、满城皆近地，当访其土人问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渔梁，土人世擅其利，岁时以特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鱼法，用芫花于上流捼渍，则下流鱼虾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于网罟。试之良验。因结团焦于上流，日施此术。一

日，天方午，黑云自龙潭暴涌出，狂风骤雨，雷火赫然，燔其庐为烬。众惧，乃止。夫佃渔之法，肇自庖羲；然数罟不入，仁政存焉。绝流而渔，圣人尚恶；况残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

周书昌曰："昔游鹊华，借宿民舍。窗外老树森翳，直接冈顶。主人言时闻鬼语，不辨所说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隐隐闻之，不甚了了。恐惊之散去，乃启窗潜出，匍匐草际，渐近窃听。乃讲论韩、柳、欧、苏文，各标举其佳处。一人曰：'如此乃是中声，何前后七子，必排斥不数，而务言秦汉，遂启门户之争？'一人曰：'质文递变，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琐，元末文格纤秾，故宋景濂诸公力追韩、欧，救以舂容大雅。三杨以后，流为台阁之体，日就肤廓，故李崆峒诸公又力追秦汉，救以奇伟博丽。隆、万以后，流为伪体，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传；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诋。然董江都、司马文园文格不同，同时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诗格不同，亦同时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后之学者，论甘则忌辛，是丹则非素，所得者浅焉耳。'语未竟，我忽作嗽声，遂乃寂然。惜不尽闻其说也。"余曰："此与李词畹记饴山事均以平心之论托诸鬼魅，语已尽，无庸歇后矣。"书昌微愠曰："永年百无一长，然一生不能作妄语。先生不信，亦不敢固争。"

董曲江言：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吾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尪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

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贤者也，责备贤者，《春秋》法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远先生闻之曰：“此所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讳守侗，长山人，官至直隶总督，谥清悫。）少与余同砚席，又为姻家。自言三四岁时，尚了了记前生。五六岁时，即恍惚不甚记。今则但记是一岁贡生，家去长山不远；姓名籍贯，家世事迹，全忘之矣。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暗。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景州李西崖言：其家一佃户，最有胆。种瓜亩馀，地在丛冢侧。熟时恒自守护，独宿草屋中，或偶有形声，亦恬不为惧。一夕，闻鬼语嘈杂，似相喧诟。出视，则二鬼冢上格斗，一女鬼痴立于旁。呼问其故。一人曰：“君来大佳，一事乞君断曲直：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者耶？”其一人语亦同。佃户呼女鬼曰：“究竟汝与谁定婚？”女鬼靦觍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钱者皆密订相嫁娶。今在冥途，仍操旧术，实不能一一记姓名，不敢言谁有约，亦不敢言谁无约也。”佃户笑且唾曰：“何处得此二痴物！”举首则三鬼皆逝矣。又小时闻舅祖陈公（讳颖孙，岁久失记其字号。德音公之弟，庚子进士，仙居知县秋亭之祖也。）说亲见一事曰：“亲串中有殁后妾改适者，魂附病婢灵语曰：‘我昔问尔，尔自言不嫁。今何负心？’妾殊不惧，从容对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言必改适者乎？公此问先愦愦，何怪我如是答乎？’”二事可互相发明也。

有讲学者论无鬼，众难之曰：“今方酷暑，能往墟墓中独宿纳凉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无所见。归益自得，曰：“朱文公岂欺我

哉！”余曰：“重赍千里，路不逢盗，未可云路无盗也；纵猎终日，野不遇兽，未可云野无兽也。以一地无鬼，遂断天下皆无鬼；以一夜无鬼，遂断万古皆无鬼，举一废百矣。且无鬼之论，创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谓魂升魄降为常理，而一切灵怪非常理耳，未言无也。故金去伪录曰：‘二程初不说无鬼神，但无如今世俗所谓鬼神耳。’杨道夫录曰：‘雨风露雷，日月昼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谓有啸于梁，触于胸，此则所谓不正邪暗、或有或无、或来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谓祷之而应，祈之而获，此亦所谓鬼神同一理也。’包扬录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释家所云，世俗所见；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会。’又曰：‘南轩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魉之属，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泽，是彼所居。人往占之，岂不为祟。豫章刘道人，居一山顶结庵。一日，众蜥蜴入来，尽吃庵中水。少顷，庵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刘文，人甚朴实，不能妄语。言过一岭，闻溪边林中响，乃无数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未去数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旧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后被一无状宗子断其首。民聚哭之，佛颈泥木出舍利。泥木岂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吴必大录曰：‘因论薛士龙家见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谓实有在天地间；其不信者，断然以为无鬼。然却又有真个见者，郑景望遂以薛氏所见为实。不知此特虹霓之类耳。问：虹霓只是气，还有形质？曰：既能啜水，亦必有肠肚。只才散便无，如雷部神亦此类。’林赐录曰：‘世之见鬼神者甚多，不审有无如何？曰：世间人见者极多，如何谓无，但非正理耳。如伯有为厉，伊川谓别是一理。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魂魄无所归，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见无数形象，似人非人，出没于两水之间。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冲之而过。询之，此地乃昔人战场也。彼皆死于非命，衔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间或云：乡间有李三者，死而为厉。乡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设此人一分。后因为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树，自是遂绝。曰：是他枉死气未散，被爆仗惊散。’沈僩录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为妖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原注：僧道务养精神，所以凝聚不

散。）’万人杰录曰：‘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恁生去凑著那生气便再生。’叶贺孙录曰：‘潭州一件公事：妇杀夫，密埋之。后为祟。事已发觉，当时便不为祟。以是知刑狱里面，这般事若不与决罪，则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壮祖录曰：‘或问：世有庙食之神，绵历数百年，又何理也？曰：寖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遍祷于神。忽到一庙，但有三间敞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灵如响，有人来而帷中之神与之言者。昔之灵如彼，今之灵如此，亦自可见。’叶贺孙录曰：‘论鬼神之事，谓蜀中灌口二郎庙是李冰，因开离堆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遂改封为真君。张魏公用兵，祷于其庙，夜梦神语曰：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号为真君虽尊，人以素食祭我，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封我为王，当有威灵。魏公遂乞复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梦，是一时用兵，托为此说。又有梓潼神，极灵。此二神似乎割据两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汉卿云，李通说有人射虎，见虎后数人随之，乃是为虎伤死之人。生气未散，故结成此形。’黄义刚录曰：‘论及请紫姑神吟诗之事，曰：亦有请得正身出现，其家小女子见，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开所录事目于纸，而封之祠前。少间开封，而纸中自有答语。此不知是如何。’凡此诸说，黎靖德所编语类班班具载，先生何竟诬朱子乎？”此翁索书观之，良久，怃然曰：“朱子尚有此书耶！”悯默而散。然余犹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谓人秉天地之气生，死则散还于天地。叶贺孙录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般”，其理精矣；而无如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遂不得不云子孙一气相感，复聚而受祭；受祭既毕，仍散入虚无。不识此气散还以后，与元气浑合为一欤？抑参杂于元气之内欤？如混合为一，则如众水归海，共为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汉，复各聚一处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姜盐醯酱，复各聚一处也。又安能于中犁出某某之气，使各与子孙相通耶？如参杂于元气之内，则如飞尘四散，不知析为几万亿处，如游丝乱飞，不知相

去几万亿里。遇子孙享荐，乃星星点点，条条缕缕，复合为一，于事理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论，此气如无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气如有知，知于何起？当必有心；心于何附？当必有身。既已有身，则仍一鬼矣。且未聚以前，此亿万微尘，亿万缕缕，尘尘缕缕，各有所知，则不止一鬼矣。不过释氏之鬼，地下潜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转。释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临时凑合耳。又何以相胜耶？此诚非末学所知也。

乌鲁木齐千总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门求诊，云有夙缘，特相拯也。会一流人高某妇，颇能医，见其方，骇曰："桂枝下咽，阳盛乃亡。药病相反，乌可轻试？"力阻之。道士叹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妇用承气汤，竟愈。皆以道士为妄。余归以后，偶阅邸抄，忽见某以侵蚀屯粮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药毙之，全其首领也。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事相类，岂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欤？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迹，终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牟丈瀜家（不知即牟丈，不知或牟丈之伯叔，幼年听之未审也。）有一砚，天然作鹅卵形，色正紫，一鸜鹆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纹理分明，瞳子炯炯有神气。拊之，腻不留手。叩之，坚如金铁。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无声，数磨即成浓瀋。无款识铭语，似爰其浑成，不欲椎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无滞，而包裹无纤隙，摇之无声。背有"紫桃轩"三字，小仅如豆，知为李太仆日华故物也。（太仆有说部名《紫桃轩杂缀》。）平生所见宋砚，此为第一。然后以珍惜此砚忤上官，几罹不测，竟恚而撞碎。祸将作时，夜闻砚若呻吟云。

余在乌鲁木齐日，城守营都司朱君馈新菌，守备徐君（与朱均偶忘其名。盖日相接见，惟以官称，转不问其名字耳。）因言：昔未达时，偶见卖新菌者，欲买。一老翁在旁，呵卖者曰："渠尚有数任官，汝何敢为此！"卖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识，旋亦不知其何往。次日，闻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卖者后亦不再见，疑为鬼求代也。《吕氏

春秋》称味之美者越骆之菌，本无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陈仁玉《菌谱》载水调苦茗白矾解毒法，张华《博物志》、陶弘景《名医别录》并载地浆解毒法，盖以此也。（以黄泥调水，澄而饮之，曰地浆。）

亲串家厅事之侧有别院，屋三楹。一门客每宿其中，则梦见男女裸逐，粉黛杂沓，四围环绕，备诸媟状。初甚乐观，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则不梦，又疑为妖。然未睡时寂无影响，秉烛至旦，亦无见闻。其人亦自相狎戏，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终莫能明。一日，忽悟书厨贮牙镌石琢横陈像凡十馀事，秘戏册卷大小亦十馀事，必此物为祟。乃密白主人尽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何能为祟哉！此主人征歌选妓之所也，气机所感，而淫鬼应之。此君亦青楼之狎客也，精神所注，而妖梦通之。水腐而后蠛蠓生，酒酸而后醯鸡集，理之自然也。市肆鬻杂货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为祟？宿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梦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此物，无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岁，而屋易主。

明公恕斋，尝为献县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时，有疑狱，易服自察访之。偶憩小庵，僧年八十馀矣，见公合掌肃立，呼其徒具茶。徒遥应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权坐别室。"僧应曰："太守已至，可速来献。"公大骇曰："尔何以知我来？"曰："公一郡之主也，一举一动，通国皆知之，宁独老僧！"又问："尔何以识我？"曰："太守不能识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则孰不识太守。"问："尔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两造皆遣其党，布散道路间久矣，彼皆阳不识公耳。"公怃然自失，因问："尔何独不阳不识？"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问也。公为郡不减龚、黄，然微不慊于众心者，曰好访。此不特神奸巨蠹，能预为蛊惑计也；即乡里小民，孰无亲党，孰无恩怨乎哉？访甲之党，则甲直而乙曲；访乙之党，则甲曲而乙直。访其有仇者，则有仇者必曲；访其有恩者，则有恩者必直。至于妇人孺子，闻见不真；病媪衰翁，语言昏愦，又可据为信谳乎？公亲访犹如此，再寄耳

目于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访之为害，非仅听讼为然也，闾阎利病，访亦为害，而河渠堤堰为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则遏以自肥，水有患则邻国为壑，是其胜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为永远安澜之计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应预世间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舍身济众，苟利于物，固应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语，竟不访而归。次日，遣役送钱米。归报曰：“公返之后，僧谓其徒曰：‘吾心事已毕。’竟泊然逝矣。”此事杨丈汶川尝言之，姚安公曰：“凡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胜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为说法乎！”

舅氏健亭张公言：读书野云亭时，诸同学修禊佟氏园。偶扶乩召仙，共请姓名。乩题曰：“偶携女伴偶闲行，词客何劳问姓名？记否瑶台明月夜，有人嗔唤许飞琼。”再请下坛诗。乩又题曰：“三面纱窗对水开，佟园还是旧楼台。东风吹绿池塘草，我到人间又一回。”众窃议诗情凄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无此闺秀，无乃炼形拜月之仙姬乎。众情颠倒，或凝思伫立，或微谑通词。乩忽奋迅大书曰：“衰翁憔悴雪盈颠，傅粉熏香看少年。偶遣诸郎作痴梦，可怜真拜小婵娟。”复大书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诗魂，作此狡狯；要亦轻薄之意，有以召之。

胡厚庵先生言：有书生昵一狐女，初遇时，以二寸许壶卢授生，使佩于衣带，而自入其中。欲与晤，则拔其楔，便出嬿婉，去则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壶卢为偷儿剪去。从此遂绝，意恒怅怅。偶散步郊外，以消郁结，闻丛翳中有相呼者，其声狐女也。就往与语，匿不肯出，曰：“妾已变形，不能复与君见矣。”怪诘其故。泣诉曰：“采补炼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处一道士，又搜索我辈，供其采补。捕得禁以神咒，即僵如木偶，一听其所为。或有道力稍坚，吸之不吐者，则蒸以为脯。血肉既啖，精气亦为所收。妾入壶卢盖避此难，不意仍为所物色，攘之以归。妾畏罹汤镬，已献其丹，幸留残

喘。然失丹以后，遂复兽形，从此炼形又须二三百年，始能变化。天荒地老，后会无期；感念旧恩，故呼君一诀。努力自爱，毋更相思也。”生愤恚曰：“何不诉于神？”曰：“诉者多矣。神以为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杀人人杀，相酬之道，置不为理也。乃知百计巧取，适以自戕。自今以往，当专心吐纳，不复更操此术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间，厚庵先生曾亲见此生。后数年，闻山东雷击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杀过度，又伏天诛欤？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挟弹者又在其后，此之谓矣。

从弟东白宅，在村西井畔。从前未为宅时，缭以周垣，环筑土屋。其中有屋数间，夜中辄有叩门声。虽无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门旁墙圮，出一木人，作张手叩门状，上有符箓。乃知工匠有嗛于主人，作是镇魇也。故小人不可与轻作缘，亦不可与轻作难。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箓。尝至西山极深处，爱其林泉，拟结庵习静。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非结队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审。弗听也。俄而鬼魅并作，或窃其屋材，或魇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污其饮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碍。如野火四起，风叶乱飞，千手千目，应接不暇也。道士怒，结坛召雷将。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神去，则数日复集。如是数回，神恶其渎，不复应。乃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战，竟为妖所踣，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得解，狼狈逃去。道士盖恃其术耳。夫势之所在，虽圣人不能逆；党之已成，虽帝王不能破。久则难变，众则不胜诛也。故唐去牛、李之倾轧，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昧众寡之形，客主之局，不量力而撄其锋，取败也宜矣。

小人之计万变，每乘机而肆其巧。小时，闻村民夜中闻履声，以为盗，秉炬搜捕，了无形迹。知为魅也，不复问。既而胠箧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为魅，偃息弗省。遂饱所欲去。此犹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颇讲学，恶僧如仇。一日，僧以被盗告。庭斥之曰：“尔佛无灵，何以庙食？尔佛有灵，岂不能示报于盗，而转渎官

长耶？”挥之使去，语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甚，乃阳与其徒修忏祝佛，而阴赂丐者，使捧衣物跪门外，状若痴者。皆曰佛有灵，檀施转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区区执一理与之角，乌有幸哉！

张某、瞿某，幼同学，长相善也。瞿与人讼，张受金，刺得其阴谋，泄于其敌。瞿大受窘辱，衔之次骨；然事密无左证，外则未相绝也。俄张死，瞿百计娶得其妇。虽事事成礼，而家庭共语，则仍呼曰张几嫂。妇故朴愿，以为相怜相戏，亦不较也。一日，与妇对食，忽跃起自呼其名曰：“瞿某，尔何太甚耶？我诚负心，我妇归汝，足偿矣。尔必仍呼嫂何耶？妇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妇嫁，即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义，亦不能责汝娶朋友妇也。今尔不以为妇，仍系我姓呼为嫂，是尔非娶我妇，乃淫我妇也。淫我妇者，我得而诛之矣。”竟颠狂数日死。夫以直报怨，圣人不禁。张固小人之常态，非不共之仇也。计娶其妇，报之已甚矣；而又视若倚门妇，玷其家声，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愤激为厉哉！

一恶少感寒疾，昏愦中魂已出舍，怅怅无所适。见有人来往，随之同行。不觉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为检籍良久，蹙额曰：“君多忤父母，于法当付镬汤狱。今寿尚未终，可且反，寿终再来受报可也。”恶少惶怖，叩首求解脱。吏摇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难解脱，即释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恶少泣涕求不已。吏沈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禅师登座，问：‘虎颔下铃，何人能解？’众未及对，一沙弥曰：‘何不令系铃人解。’得罪父母，还向父母忏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虑罪业深重，非一时所可忏悔。吏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不闻杀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归，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涤虑，转为父母所爱怜。后年七十馀乃终。虽不知其果免地狱否，然观其得寿如是，似已许忏悔矣。

许文木言：老僧澄止，有道行。临殁，谓其徒曰：“我持律精进，自谓是四禅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议论，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

化，不免仍入轮回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为世尊也。若党同而伐异，扬己而抑人，何以为世尊乎？我今乃悟，尔见犹左耳。”因忆杨槐亭言：乙丑上公车时，偕同年数人行。适一僧同宿逆旅，偶与闲谈。一同年目止之曰：“君奈何与异端语？”僧不平曰：“释家诚与儒家异，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为孔子，可以辟佛；颜、曾以下弗能也。果为颜、曾，可以辟菩萨；郑、贾以下弗能也。果为郑、贾，可以辟阿罗汉；程、朱以下弗能也。果为程、朱，可以辟诸方祖师；其依草附木，自托讲学者弗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辟佛，毋乃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辈儒可辟汝辈僧也。”几于相哄而散。余谓各以本教而论，譬如居家，三王以来，儒道之持世久矣，虽再有圣人弗能易，犹主人也。佛自西域而来，其空虚清净之义，可使驰骛者息营求，忧愁者得排遣；其因果报应之说，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善，于世不为无补。故其说得行于中国。犹挟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变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过也。各以末流而论，譬如种田，儒犹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恶为罪福，而以施舍不施舍为罪福。于是惑众蠹财，往往而有，犹侵越疆畔，攘窃禾稼者也。儒者舍其耒耜，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梃荷戈，日寻侵越攘窃者与之格斗；即格斗全胜，不知己之稼穑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颠耶？夫佛自汉明帝后，蔓延已二千年，虽尧、舜、周、孔复生，亦不能驱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礼乐，舍之则无以治天下，虽释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于中土。本可以无争，徒以缁徒不胜其利心，妄冀儒绌佛伸，归佛者檀施当益富。讲学者不胜其名心，著作中苟无辟佛数条，则不足见卫道之功。故两家语录，如水中泡影，旋生旋灭，旋灭旋生，互相诟厉而不止。然两家相争，千百年后，并存如故；两家不争，千百年后，亦并存如故也。各修其本业可矣。

陈瑞庵言：献县城外诸丘阜，相传皆汉冢也。有耕者误犁一冢，归而寒热谵语，责以触犯。时瑞庵偶至，问：“汝何人？”曰：“汉朝人。”又问：“汉朝何处人？”曰：“我即汉朝献县人，故冢在此，何必

问也？”又问：“此地汉即名献县耶？”曰：“然。”问：“此地汉为河间国，县曰乐成。金始改献州。明乃改献县。汉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语。再问之，则耕者苏矣。盖传为汉冢，鬼亦习闻，故依托以求食。而不虞适以是败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奋一梃与斗，虎竟避去，自以为中黄、佽飞之流也。偶闻某寺后多鬼，时嬲醉人，愤往驱逐。有好事数人随之往。至则日薄暮，乃纵饮至夜，坐后垣上待其来。二鼓后，隐隐闻啸声，乃大呼曰：“耿某在此。”倏人影无数，涌而至，皆吃吃笑曰：“是尔耶，易与耳。”耿怒跃下，则鸟兽散去，遥呼其名而詈之。东逐则在西，西逐则在东，此没彼出，倏忽千变。耿旋转如风轮，终不见一鬼，疲极欲返，则嘲笑以激之。渐引渐远，突一奇鬼当路立，锯牙电目，张爪欲搏。急奋拳一击，忽嗷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误击墓碑上也。群鬼合声曰：“勇哉！”瞥然俱杳。诸壁上观者闻耿呼痛，共持炬舁归。卧数日，乃能起，右手遂废。从此猛气都尽，竟唾面自乾焉。夫能与虓虎敌，而不能不为鬼所困，虎斗力，鬼斗智也。以有限之力，欲胜无穷之变幻，非天下之痴人乎？然一惩即戒，毅然自返，虽谓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张桂岩自扬州还，携一琴砚见赠。斑驳剥落，古色黝然。右侧近下，镌“西涯”二篆字，盖怀麓堂故物也。中镌行书一诗曰：“如以文章论，公原胜谢刘。玉堂挥翰手，对此忆风流。”款曰“稚绳”。高阳孙相国字也。左侧镌小楷一诗曰：“草绿湘江叫子规，茶陵青史有微词。流传此砚人犹惜，应为高阳五字诗。”款曰“不凋”，乃太仓崔华之字。华，渔洋山人之门人。渔洋论诗绝句曰：“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时。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即其人也。二诗本集皆不载，岂以诋诃前辈，微涉讦直，编集时自删之欤？后以赠庆大司马丹年，刘石庵参知颇疑其伪。然古人多有集外诗，终弗能明也。又杨丈汶川（讳可镜，杨忠烈公曾孙也。以拔贡官户部郎中，与先姚安公同事。）赠姚安公一小砚，背有铭曰：“自渡辽，携汝伴。草军书，恒夜半。

余之心，惟汝见。”款题“芝冈铭”。盖熊公廷弼军中砚，云得之于其亲串家。又家藏一小砚，左侧有“白谷手琢”四字，当是孙公传庭所亲制。二砚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为一匣。后在长儿汝佶处。汝佶夭逝，二砚为婢媪所窃卖。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岁时，自京师归应童子试，宿文安孙氏。（土语呼若巡诗，音之转也。）室庐皆新建，而土炕下钉一桃杙。上下颇碍，呼主人去之。主人颇笃实，摇手曰：“是不可去，去则怪作矣。”诘问其故。曰：“吾买隙地构此店，宿者恒夜见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动，亦无他害。有胆者以手引之，乃虚无所触。道士咒桃杙钉之，乃不复见。”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上，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迁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迁否也。又辛巳春，余乞假养疴北仓。姻家赵氏请余题主，先姚安公命之往。归宿杨村，夜已深，余先就枕，仆隶秣马尚未睡。忽见彩衣女子揭帘入，甫露面，即退出。疑为趁座妓女，呼仆隶遣去，皆云外户已闭，无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妇宿此卒，昨移柩去。岂其回煞耶？”归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时，读书陈氏舅家。值仆妇夜回煞，月明如昼，我独坐其室外，欲视回煞作何状，迄无见也。何尔乃有见耶？然则尔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训也。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园蔬；然亦恒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惕园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毒死。死后见梦于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真死而无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温饱，后以博破家。临殁，语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无鬼，与白骨同为土耳，于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草之间，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殓，佥曰：“死葬之以礼，乱命不可从也。”其子曰：“独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几谏，殁乃违之乎？我不讲学，诸公勿干预人家事。”卒从其命。姚安公曰：“非礼也，然亦孝子无已之心也。吾恶夫事事遵古礼，而思亲之心则漠然者也。”

一奴子业针工，其父母鬻身时未鬻此子，故独别居于外。其妇年

二十馀，为狐所媚，岁馀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来时为女形，自言新来邻舍也。留与语，渐涉谑，既而渐相逼，遽前拥抱，遂昏昏如魇。自是每夜辄来，来必换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丑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岁馀无一重复者。至则四肢缓纵，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为一狐所化，抑众狐更番而来也。其尤怪者，妇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跃即逝。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白须鬖鬖；妇所见则黯黑垢腻，一卖煤人耳。同时异状，更不可思议耳。

及孺爱先生言：（先生于余为疏从表侄，然幼时为余开蒙，故始终待以师礼。）交河有人田在丛冢旁，去家远，乃筑室就之。夜恒闻鬼语，习见不怪也。一夕，闻冢间呼曰："尔狼狈何至是？"一人应曰："适路遇一女，携一童子行。见其面有衰气，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气中人，如巨杵舂撞，（平声。）伤而仆地。苏息良久，乃得归。今胸鬲尚作楚也。"此人默记其语。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异，因问："昨日谁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归，无遇鬼事也。"众以为妄语。数日后，宋女为强暴所执，捍刃抗节死。乃知贞烈之气，虽届衰绝，尚刚劲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张完质舍人言：有与狐为友者，将商于外，以家事托狐。凡火烛盗贼，皆为警卫；僮婢或作奸，皆摘发无遗。家政井井，逾于商未出时。惟其妇与邻人昵，狐若弗知。越两岁，商归，甚德狐。久而微闻邻人事，又甚咎狐。狐谢曰："此神所判，吾不敢违也。"商不服曰："鬼神祸淫，乃反导淫哉？狐曰："是有故。邻人前世为巨室，君为司出纳，因其倚信，侵蚀其多金。冥判以妇偿负，一夕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今所欠只七十馀金矣。销尽自绝，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试以所负偿之，观其如何耳。"商乃诣邻人家曰："闻君贫甚，仆此次幸多赢，谨以八十金奉助。"邻人感且愧，自是遂与妇绝。岁暮，馈肴品示谢，甚精腆。计其所值，正合七十馀金所赢数。乃知夙生债

负，受者毫厘不能增，与者毫厘不能减也。是亦可畏也已。

族侄竹汀言：有农家妇少寡，矢志不嫁，养姑抚子数年矣。一日，见华服少年，从墙缺窥伺。以为过客误入，詈之去。次日复来。念近村无此少年，土人亦无此华服，心知是魅，持梃驱逐。乃复抛掷砖石，损坏器物。自是日日来，登墙自道相悦意。妇无计，哭诉于社公祠，亦无验。越七八日，白昼晦冥，雷击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绝。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妇，其受殛也固宜。顾必迟久而后应，岂天人一理，事关诛死，亦待奏请而后刑，由社公辗转上闻，稍稽时日乎？然匹妇一哭，遽达天听，亦足见孝弟之通神明矣。

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谓之灶泡。袤延数百里，并斥卤不可耕种，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于其中。捕之者掘地为阱，深数尺，广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凿圆孔如盂大，略如枷状。人蹲阱中，携犬子或豚子，击使嗥叫。狼闻声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归。狼隔一板，爪牙无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群行，则亦能搏噬。故见人则以喙据地嗥，众狼毕集，若号令然，亦颇为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与家犬杂畜，亦与犬相安。稍长，亦颇驯，竟忘其为狼。一日，主人昼寝厅事，闻群犬呜呜作怒声，惊起周视，无一人。再就枕将寐，犬又如前。乃伪睡以俟，则二狼伺其未觉，将啮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杀而取其革。此事从侄虞惇言。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

田村一农妇，甚贞静。一日馌饷，有书生遇于野，从乞瓶中水。妇不应。出金一锭投其袖。妇掷且詈，书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无是人，疑其魅也。数日后，其夫外出，阻雨不得归。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归者，入与寝处，草草息灯，遽相媟戏。忽电光射窗，照见乃向书生。妇恚甚，爪败其面。魅甫跃出窗，闻呦然一声，莫知所往。次早夫归，则门外一猴脑裂死，如刃所中也。盖妖之媚人，皆

因其怀春而媾合。若本无是心，而乘其不意，变幻以败其节，则罪当与强污等。揆诸神理，自必不容，而较前记竹汀所说事，其报更速。或社公权微，不能即断；此遇天神立殛之？抑彼尚未成，此则已玷，可以不请而诛欤？

同年邹道峰言：有韩生者，丁卯夏读书山中。窗外为悬崖，崖下为涧。涧绝陡，两岸虽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见对岸有人影，虽知为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见惯，试呼与语。亦响应，自言是堕涧鬼，在此待替。戏以馀酒凭窗洒涧内，鬼下就饮，亦极感谢。自此遂为谈友，诵肄之暇，颇消岑寂。一日试问："人言鬼前知。吾今岁应举，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检籍，亦不能前知，何况于鬼。鬼但能以阳气之盛衰，知人年运；以神光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禄命，则冥官执役之鬼，或旁窥窃听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辗转相传而闻之；山野之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闻之，钝鬼亦弗能也。譬君静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机密乎！"一夕，闻隔涧呼曰："与君送喜。顷城隍巡山，与社公相语，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窃自贺。及榜发，解元乃韩作霖，鬼但闻其姓同耳。生太息曰："乡中人传官里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编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广东。恐携孥有意外，乃留其妻妾，只身行。到戍后，穷愁抑郁，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妇登楼"，弥增忉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无念。言颇契，愍其流落，延为子师，亦甚相得。一夕，宾主夜酌，楼高月满，忽动离怀，把酒倚栏，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云鬟玉臂'之感乎？托在契末，已早为经纪，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后当有耗耳。"又半载，叟忽戒僮婢扫治别室，意甚匆遽。顷之，则三小肩舆至，妻妾及一婢揭帘出矣。惊喜怪问。皆曰："得君信相迓，嘱随某官眷属至。急不能久待，故草草来；家事托几房几兄代治，约岁得租米，岁岁鬻金寄至矣。"问："婢何来？"曰："即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贱价就舟中

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于涕零。从此完聚成家，无复故园之梦。越数月，叟谓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难相从，当亦是有缘。似当共侍巾栉，无独使向隅也。”又数载，遇赦得归。生喜跃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惨惨有离别之色。生慰之曰：“尔辈恋主人恩耶？倘不死，会有日相报耳。”皆不答，惟趣为生治装。濒行，翁治酒作饯，并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须明言矣。”因拱手对生曰：“老夫地仙也。过去生中，与君为同官。殁后，君百计营求，归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别鹤离鸾，自合为君料理；但山川绵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来？因摄召花妖，俾先至君家中半年，窥尊室容貌语言，摹拟俱似；并刺知家中旧事，使君有证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复思，到家相对旧人，仍与此间无异矣。”生请与三女俱归。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暂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别，洒泪沾衣，俯仰间已俱不见。登舟时，遥见立岸上，招之不至矣。归后，妻子具言家日落，赖君岁岁寄金来，得活至今。盖亦此叟所为也。使世间离别人皆逢此叟，则无复牛女银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粤东有地仙，他处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术，他仙亦必有此术。所以无人再逢者，当由过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尽心力缩地补天耳。”

有客在泊镇宿妓，与以金。妓反覆审谛，就灯铄之，微笑曰：“莫纸铤否？”怪问其故。云数日前粮艘演剧赛神，往看至夜深归。遇少年与以金，就河干草屋野合。至家，探怀觉太轻，取出乃一纸铤。盖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赠衣饰甚厚。去后，皆己箧中物，钥故未启，疑为狐所绐矣。客戏曰：“天道好还。”又瞽者刘君瑞言：青县有人与狐友，时共饮甚昵。忽久不见，偶过丛莽，闻有呻吟声，视之，此狐也。问：“何狼狈乃尔？”狐愧沮良久，曰：“顷见小妓颇壮盛，因化形往宿，冀采其精。不虞妓已有恶疮，采得之后，毒渗命门，与平生所采混合为一，如油入面，不可复分。遂溃裂蔓延，达于面部。耻见故人，故久疏来往耳。”此又狐之败于妓者。机械相乘，得失倚伏，胶胶扰扰，将伊于胡底乎？

李千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卫玠璧人之目。雍正末，值秋试，于丰宜门内租僧舍过夏。以一室设榻，一室读书。每晨兴，书室几榻笔墨之类，皆拂拭无纤尘；乃至瓶插花，砚池注水，亦皆整顿如法，非粗材所办。忽悟北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于意亦良得。既而盘中稍稍置果饵，皆精品。虽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贻，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潜至北牖外穴纸窃窥，冀睹艳质。夜半，闻器具有声，果一人在室料理。谛视，则修髯伟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即移寓。移时，承尘上似有叹声。

康师，杜林镇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号不传焉。工疡医。余小时曾及见之。言其乡人家一婢，怀春死。魂不散，时出祟人。然不现形，不作声，亦不附人语，不使人病。惟时与少年梦中接，稍尪瘦，则别媚他少年，亦不至杀人。故为祟而不以为祟。即尝为所祟者，亦梦境恍惚，莫能确执。如是数十年，不为人所畏，亦不为人所劾治。真黠鬼哉！可谓善藏其用，善遁于虚，善留其不尽，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终有人知之，有人传之，则黠巧终无不败也。

相传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阳门之南而偏东。）有少年病瘵不能出，并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与俱死，知其病为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鬼皆能变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罗两峰云尔。）鬼有形无质，纯乎气也；气无所不达，故莫能碍。狐能大能小与龙等，然有形有质，质能缩而小，不能化而无。故有隙即遁，而无隙则碍不能出。虽至灵之狐，往来亦必由户牖。此少年未死间，狐尚来媚，猝遇火发，户牖俱焰，故并为烬焉耳。

门人徐通判敬儒言：其乡有富室，昵一婢，宠眷甚至。婢亦倾意向其主，誓不更适。嫡心妒之而无如何。会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侩鬻诸人。待富室归，则以窃逃报。家人知主归事必有变也，伪向女侩买出，而匿诸尼庵。婢自到女侩家，即直视不语，提之立则立，扶

之行则行，捺之卧则卧，否则如木偶，终日不动。与之食则食，与之饮则饮，不与亦不索也。到尼庵亦然。医以为愤恚痰迷，然药之不效，至尼庵仍不苏。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馀。富室归，果与嫡操刃斗，屠一羊沥血告神，誓不与俱生。家人度不可隐，乃以实告。急往尼庵迎归，痴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梦觉。自言初到女侩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当必不见弃，因自奔归；虑为主母见，恒藏匿隐处，以待主人之来。今闻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见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历历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归也。因是推之，知所谓离魂倩女，其事当不过如斯，特小说家点缀成文，以作佳话。至云魂归后衣皆重著，尤为诞谩。著衣者乃其本形，顷刻之间，襟带不解，岂能层层搀入？何不云衣如委蜕，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满，（初以其取不自满假之义，称其命名有古意。既乃知以饕餮得此名，取田填同音也。）夜行失道，误经墟墓间，足踏一髑髅。髑髅作声曰："毋败我面！且祸尔。"不满戆且悍，叱曰："谁遣尔当路！"髑髅曰："人移我于此，非我当路也。"不满又叱曰："尔何不祸移尔者？"髑髅曰："彼运方盛，无如何也。"不满笑且怒曰："岂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髅作泣声曰："君气亦盛，故我不敢祟，徒以虚词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尔，君乃责鬼乎！哀而拨入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满冲之竟过，惟闻背后呜呜声，卒无他异。余谓不满无仁心。然遇莽卤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过焉。

蒋苕生编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仓、杨柳青之间。（北仓去天津二十里，杨柳青距天津四十里。）时已黄昏，四顾渺漫。去人家稍远，独一小童倚树立，姣丽特甚；然衣裳华洁，而神意不似大家儿。士故轻薄，自上岸与语。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已有人相约携归，待尚未至。渐相款洽，因挑以微词，解扇上汉玉佩为赠。颏颜谢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讳。然故人情重，实不忍别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觇其居停，蹑迹从之。数十步外，倏已灭迹，惟丛莽中一小坟，方悟为鬼也。女子事夫，大义也，从一则为贞，野合乃为

荡耳。男子而抱衾稠，已失身矣，犹言从一，非不揣本而齐末乎？然较反面负心，则终为差胜也。

先师陈白崖先生言：业师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笃信洛、闽，而不骛讲学名，故穷老以终，声华阒寂。然内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尝税居空屋数楹，一夜，闻窗外语曰："有事奉白，虑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无碍。"入则一人戴首于项，两手扶之；首无巾而身襕衫，血渍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谦逊如礼。先生问："何语？"曰："仆不幸，明末戕于盗，魂滞此屋内。向有居者，虽不欲为祟，然阴气阳光，互相激薄，人多惊悸，仆亦不安。今有一策：邻家一宅，可容君眷属。仆至彼多作变怪，彼必避去；有来居者，扰之如前，必弃为废宅。君以贱价售之，迁居于彼。仆仍安居于此。不两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机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义不忍为。吾读书此室，图少静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贮杂物，日扃锁之可乎？"鬼愧谢曰："徒见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进。不知君竟真道学，仆失言矣。既荷见容，即托宇下可也。"后居之四年，寂无他异。盖正气足以慑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岁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时，一同官好戏剧，命匠造一女子，长短如人，周身形体以及隐微之处，亦一一如人；手足与目与舌，皆施关捩，能屈伸运动；衣裙簪珥，可以按时更易。所费百金，殆夺偃师之巧。或植立书室案侧，或坐于床橙，以资笑噱。一夜，僮仆闻书室格格声。时已镝闭，穴纸窃视，月光在牖，乃此偶人来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觇之，信然。焚之，嘤嘤作痛声。又先祖母言：舅祖蝶庄张公家，有空屋数间，贮杂物。媪婢或夜见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颔下修髯如戟，两颊亦磔如蝟毛，携四五小儿游戏。小儿或跛或盲，或头面破损，或无耳鼻。人至则倏隐，莫知何妖。然不为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语，均不甚留意。后检点此屋，见破裂虎丘泥孩一床，状如所见，其女子之须，则儿童嬉戏以墨笔所画云。

景州方夔典言：少尝患心气不宁，稍作劳则似簌簌动。服枣仁、远志之属，时作时止，不甚验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纯阳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证现于心，而其原出于脾，脾虚则子食母气故也。可炒白术常服之。”试之果验。夔典又言：尝向乩仙问科第。乩判曰：“场屋文字，只笔酣墨饱，书味盎然，即中式矣，何必预问乎！”后至乾隆丙辰登进士，本房同考官出阅卷簿视之，所注批词即此八字也。然则科名前定，并批词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一罂。瓦上刻一字，则同行者姓也。惧为所见，托故自返，而潜伏荟翳中；望其去远，乃往私取，则满罂皆清水矣。不胜其恚，举而尽饮之。时日已暮，无可栖止，忆同行者家尚近，径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乱，呕泄并作，秽其床席几遍；愧不自容，竟宵遁。质明，其家视之，则皆精银，如镕汁泻地成片然。余谓此语特供谐笑，未必真有。而梅村坚执谓不诬。然则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强求，凿然信矣。

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贩布为业，恒携一花犬自随。一日独行，途遇一叟呼之住。问：“不相识，何见招？”叟遽叩首有声曰：“我狐也。夙生负君命，三日后君当嗾花犬断我喉。冥数已定，不敢逃死。然窃念事隔百馀年，君转生人道，我堕为狐，必追杀一狐，与君何益？且君已不记被杀事，偶杀一狐，亦无所快于心。愿纳女自赎，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危劫人女。贳则贳汝，然何以防犬终不噬也？”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负，自愿销除。’我持以告神，则犬自不噬。冤家债主，解释须在本人，神不违也。”适携记簿纸笔，即批帖予之。叟喜跃去。后七八载，姜贩布渡大江，突遇暴风，帆不能落，舟将覆。见一人直上樯竿杪，掣断其索，骑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转瞬已失所在矣。皆曰：“此狐能报恩。”余曰：“此狐无术自救，能数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寿，遣此狐耳。”

周泰宇言：有刘哲者，先与一狐女狎，因以为继妻。操作如常

人，孝舅姑，睦娣姒，抚前妻子女如己出，尤人所难能。老而死，其尸亦不变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讳其事，托言狐也。”或曰：“实狐也，炼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随心化。郗皇后之为蟒，封使君之为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旧说狐本淫妇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则人可为狐。其狐而人心也，则狐亦可为人。缁衣黄冠，或坐蜕不仆；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变形，其类是夫！”泰宇曰：“信然。相传刘初纳狐，不能无疑惮。狐曰：‘妇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异于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与狐侣。彼妇之容止无度，生疾损寿，何异狐之采补乎？彼妇之逾墙钻穴，密会幽欢，何异狐之冶荡乎？彼妇之长舌离间，生衅家庭，何异狐之媚惑乎？彼妇之隐盗资产，私给亲爱，何异狐之攘窃乎？彼妇之嚣凌诟谇，六亲不宁，何异狐之祟扰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久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终也。若所说种种类狐者，六道轮回，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堕入彼中耳。”

古者世禄世官，故宗子必立后，支子不祭，则礼无必立后之文。孟皮不闻有后，亦不闻孔子为立后，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后，其为茕嫠守志，不忍节妇之无祀乎？譬诸士本无谥，而县贲父则始谥，死职故也。童子本应殇，而汪锜则不殇，卫社稷故也。礼以义起，遂不可废。凡支子之无后者，亦遂沿为例不可废，而家庭之难，即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东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无后。兄欲以其子继，弟亦欲以其子继。兄曰，弟当让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长，弟又当让兄。讼经年，卒为兄夺。弟恚甚，郁结成疾。疾甚时，语其子曰：“吾必求直于地下。”既而昏眩，经半日复苏，曰：“岂特阳官誖哉，阴官之誖乃更甚。顷魂游冥司，陈诉此事。一阴官诘我曰：‘汝为汝兄无后耶？汝兄已有后矣，汝特为资产争耳。见兽于野，两人并逐，捷足者先得。汝何讼焉？’竟不理也。夫争继原为资产，乃瞋目与我讲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纸笔我棺中，我且诉诸上帝

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欤！曲江曰：“吾犹取其不自讳也。”

己卯典试山西时，陶序东以乐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时，共闲话仙鬼事。序东言有友尝游南岳，至林壑深处，见女子倚石坐花下。稔闻智琼、兰香事，遽往就之。女子以纨扇障面曰：“与君无缘，不宜相近。”曰：“缘自因生，不可从此种因乎？”女子曰：“因须夙造，缘须两合，非一人欲种即种也。”翳然灭迹，疑为仙也。余谓情欲之因缘，此女所说是也。至恩怨之因缘，则一人欲种即种，又当别论矣。

大同宋中书瑞言：昔在家中戏扶乩，乩动，请问仙号。即书曰：“我本住深山，来往白云里。天风忽飒然，云动如流水。我偶随之游，飘飘因至此。荒村茅舍静，小坐亦可喜。莫问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问此门前，去山凡几里？”书讫，乩遂不动。或者此乃真仙欤？

和和呼通诺尔之战，兵士有没蕃者。乙亥平定伊犁，望大兵旗帜，投出宥死，安置乌鲁木齐，群呼之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为谁，亦漫应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己丑、庚寅间，余在乌鲁木齐，犹见其人，已老矣。言在准噶尔转鬻数主，皆司牧羊。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夜栖山谷，望见沙碛有火光。西域诸部，每互相钞掠，疑为劫盗。登冈眺望，乃见一巨人，长丈许，衣冠华整，侍从秉炬前导，约七八十人。俄列队分立，巨人端拱向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时适准噶尔乱，已微闻阿睦尔撒纳款塞请兵事，窃意或此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耶？既而果然。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圣节，归正后乃悟天声震叠，为遥祝万寿云。

甘肃李参将名璇，精康节观梅之术，占事多验。平定西域时，从大学士温公在军营。有兵士遗火，焚辕前枯草，阔丈许。公使占何祥。曰：“此无他，公数日内当有密奏耳。火得枯草行最速，急递之象也；烟气上升，上达之象也。知为密奏。凡密奏，当焚草也。”公曰：“我无当密奏事。”曰：“遗火亦无心，非预定也。”既而果然。其

占人终身，则使随手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断又不同。至京师时，一翰林拈烟筒。曰："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显，尚待人吹嘘故也。"问："历官当几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无多，一熄则为灰烬，热不久也。"问："寿几何？"摇首曰："铜器原可经久，然未见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后岁馀，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观其复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经停顿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携复起矣。将来尚有热时，但热又占与前同耳。"后亦如所言。

吴惠叔携一小幅挂轴，纸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长椿寺市上。笔墨草略，半以淡墨扫烟霭，半作水纹，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摇橹而已。右角浓墨写一诗曰："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款曰："画中人自画并题。"无年月，无印记。或以为仙笔，然女仙手迹，人何自得之？或以为游女，又不应作此世外语。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渔庄蟹舍，自作此图。无旧人跋语，亦难确信。惠叔索题，余无从著笔，置数日还之。惠叔殁于蜀中，此画不知今在否也？

舅氏实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颇韶秀，偶门前买脂粉，为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惮其暴横，弗敢较，然恚愤不可释，居恒郁郁。故与一狐友，每至辄对饮。一日，狐怪其惨沮。以实告，狐默然去。后此少年复过其门，见女倚门笑，渐相软语，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临别，女涕泣不舍，相约私奔。少年因夜至门外，引以归。防程老追索，以刃拟妇曰："敢泄者死！"越数日，无所闻；知程老讳其事，意甚得，益狎昵无度。后此女渐露妖迹，乃知为魅；然相悦甚，弗能遣也。岁馀病瘵，惟一息仅存，此女乃去。百计医药，幸得不死，资产已荡然。夫妇露栖，又尪弱不任力作，竟食妇夜合之资，非复从前之悍气矣。程老不知其由，向狐述说。狐曰："是吾遣黠婢戏之耳。必假君女形，非是不足饵之也；必使知为我辈，防败君女之名也；濒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报之已足，君无更怏怏矣。"此

狐中之朱家、郭解欤？其不为已甚，则又非朱家、郭解所能也。

从孙树宝言：辛亥冬，与从兄道原访戈孝廉仲坊，见案上新诗数十纸，中有二绝句云："到手良缘事又违，春风空自锁双扉。人间果有乘龙婿，夜半居然破壁飞。""岂但蛾眉斗尹邢，仙家亦自妒娉婷。请看搔背麻姑爪，变相分明是巨灵。"皆不省所云，询其本事。仲坊曰："昨见沧州张君辅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馀，未娶。忽二艳女夜相就。诘所从来，自云：'是狐，以夙命当为夫妇。虽不能为君福，亦不至祸君。'某甲耽昵其色，为之不婚。有规戒之者，某甲谢曰：'狐遇我厚，相处日久无疾病，非相魅者。且言当为我生子，于嗣续亦无害，实不忍负心也。'后族众强为纳妇，甲闻其女甚姣丽，遂顿负旧盟。迨洞房停烛之时，突声若风霆，震撼檐宇，一手破窗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次日，四出觅访，杳然无迹。七八日后，有数小儿言，某神祠中有声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祠无庙祝者，虑流丐栖息，多以土墼堇其户，而留一穴置香炉。自穴窥之，似有一人裸体卧，不辨为谁。启户视之，则某甲在焉，已昏昏不知人矣。多方疗治，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至。而妇家畏狐女之报，亦竟离婚。此二诗记此事也。"夫狐已通灵，事与人异。某甲虽娶，何碍倏忽之往来？乃逞厥凶锋，几戕其命，狐可谓妒且悍矣。然本无夙约，则曲在狐；既不慎于始而与约，又不善其终而背之，则激而为祟，亦自有词。是固未可罪狐也。

北方之桥，施栏楯以防失足而已。闽中多雨，皆于桥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趋桥屋。先有一吏携案牍，与军役押数人避屋下，枷锁琅然。知为官府录囚，惧不敢近，但畏缩于一隅。中一囚号哭不止，吏叱曰："此时知惧，何如当日勿作耶？"囚泣曰："吾为吾师所误也。吾师日讲学，凡鬼神报应之说，皆斥为佛氏之妄语。吾信其言，窃以为机械能深，弥缝能巧，则种种惟所欲为，可以终身不败露；百年之后，气反太虚，冥冥漠漠，并毁誉不闻，何惮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狱非诬，冥王果有。始知为其所卖，

故悔而自悲也。”又一囚曰：“尔之堕落由信儒，我则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堕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殁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作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耶？”语讫长号。诸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经》具在，不谓无鬼神；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自儒者沽名，佛者渔利，其流弊遂至此极。佛本异教，缁徒藉是以谋生，是未足为责。儒者亦何必乃尔乎？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诸门外，使自谋生。流离艰苦，抚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茕茕无倚，惟一女孙度为尼，乃寄食佛寺，仅以自存，今七十八岁矣。所谓青年矢志，白首完贞者欤！余悯其节，时亦周之。马夫人尝从容谓曰：“君为宗伯，主天下节烈之旌典。而此媪失诸目睫前，其故何欤？”余曰：“国家典制，具有条格。节妇烈女，学校同举于州郡，州郡条上于台司，乃具奏请旨，下礼曹议，从公论也。礼曹得察核之、进退之，而不得自搜罗之，防私防滥也。譬司文柄者，棘闱墨牍，得握权衡，而不能取未试遗材，登诸榜上。此媪久去其乡，既无举者；京师人海，又谁知流寓之内，有此孤嫠？沧海遗珠，盖由于此。岂余能为而不为欤？”念古来潜德，往往藉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

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故已成《滦阳消夏录》等三书，复有此集。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怀挟恩怨，颠倒是非，如魏泰、陈善之所为，则自信无是矣。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因率书数行弁于首。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之语名曰《姑妄听之》。　　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观弈道人自题。

冯御史静山家，一仆忽发狂自挝，口作谵语云："我虽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惩尔使知。"静山自往视之，曰："君白昼现形耶？幽明异路，恐于理不宜。君隐形耶？则君能见此辈，此辈不能见君，又何从而相避？"其仆俄如昏睡，稍顷而醒，则已复常矣。门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与人争礼数。余尝与论此事，曰："儒者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圣贤，虽王侯拥彗不能荣，虽胥靡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则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

是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舆台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毋乃自视太轻欤？”守愚曰：“公生长富贵，故持论如斯。寒士不贫贱骄人，则崖岸不立，益为人所贱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驳之，其为客气不待辨。即就其说而论，亦谓道德本重，不以贫贱而自屈；非毫无道德，但贫贱即可骄人也。信如君言，则乞丐较君为更贫，奴隶较君为更贱，群起而骄君，君亦谓之能立品乎？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论，七字可以千古矣！”

龚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师，寓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时共杯酌。一日观剧，邀同往，亦欣然相随。薄暮归，道士拱揖曰：“承诸君雅意，无以为酬，今夜一观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边略具酒果，中央则陈一棋局。呼童子闭外门，请宾四面围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声，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落局上，合声演剧。呦呦嘤嘤，音如四五岁童子；而男女装饰，音调关目，一一与戏场无异。一齣终，（传奇以一折为一齣。古无是字，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曰读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今亦从俗体书之。）瞥然不见。又数人落下，别演一齣。众且骇且喜。畅饮至夜分，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鸡卵数百，白酒数罂。戛然乐止，惟闻铺啜之声矣。诘其何术。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戏，为一宵之娱。然惟供驱使则可，若或役之盗物，役之祟人，或摄召狐女荐枕席，则天谴立至矣。”众见所未见，乞后夜再观，道士诺之。次夕诣所居，则早起已携童子去。

卜者童西硐言：尝见有二人对弈，一客预点一弈图，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封置笥中。弈毕发视，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术。按《前定录》载：开元中，宣平坊王生，为李揆卜进取。授以一缄，可数十纸，曰：“君除拾遗日发此。”后揆以李璆荐，命宰臣试文词：一题为《紫丝盛露囊赋》，一题为《答吐蕃书》，一题为《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涂八字，旁注两句。翌日，授左拾

遗。旬馀，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涂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术，此人偶得别传耳。夫操管运思，临枰布子，虽当局之人，有不能预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为之事，尚莫逃定数；巧取强求，营营然日以心斗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有二人诣西藏贸易，各乘一骡，山行失路，不辨东西。忽十馀人自悬崖跃下，疑为夹坝。（西番以劫盗为夹坝，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渐近，则长皆七八尺，身毵毵有毛，或黄或绿，面目似人非人，语啁哳不可辨。知为妖魅，度必死，皆战栗伏地。十馀人乃相向而笑，无搏噬之状，惟挟人于胁下，而驱其骡行。至一山坳，置人于地，二骡一推堕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环坐吞噉。亦提二人就坐，各置肉于前。察其似无恶意，方饥困，亦姑食之。既饱之后，十馀人皆扪腹仰啸，声类马嘶。中二人仍各挟一人，飞越峻岭三四重，捷如猿鸟，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绿松也。携归货之，得价倍于所丧。事在乙酉、丙戌间。朝荣曾见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为山精，为木魅，观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岩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种野人，从古未与世通耳。

漳州产水晶，云五色皆备，然赤者未尝见，故所贵惟紫。别有所谓金晶者，与黄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种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为扇坠，视之如精金熔液，洞彻空明，为希有之宝。杨制府景素官汀漳龙道时，尝为余言，然亦相传如是，未目睹也。姑录之以广异闻。

陈来章先生，余姻家也。尝得一古砚，上刻云中仪凤形。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其鸣将将，乘云翱翔。有妫之祥，其鸣归昌。云行四方，以发德光。"时癸巳闰三月也。【按：原题惟作闰月，盖古例如斯。】至庚子，为人盗去。丁未，先生仲子闻之，多方购得。癸丑六月，复乞铭于余。余又为之铭曰："失而复得，如宝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适逢。譬威凤之翀云，翩没影于遥空；及其归也，必仍止于梧

桐。”故家子孙，于祖宗手泽，零落弃掷者多矣。余尝见媒媪携玉佩数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残纸，乃北宋椠《公羊传》四页，为怅惘久之。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载购得，又乞人铭以求其传。人之用心，盖相去远矣。

董家庄佃户丁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赘曹宁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宝。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联名曰四宝。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数日耳。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结婚姻。三宝四宝又甚相爱，稍长，即跬步不离。小家不知别嫌疑，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妇也。”二儿虽不知为何语，然闻之则已稔矣。七八岁外，稍稍解事，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锦夫妇并殁。曹宁先流转至京师，贫不自存，质四宝于陈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为江南人。）二牛继至，会郎中求馆僮，亦质三宝于其家，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郎中家法严，每笞四宝，三宝必暗泣；笞三宝，四宝亦然。郎中疑之，转质四宝于郑氏，（或云，即貂皮郑也。）而逐三宝。三宝仍投旧媒媪，又引与一家为馆僮。久而微闻四宝所在，乃夤缘入郑氏家。数日后，得见四宝，相持痛哭，时已十三四矣。郑氏怪之，则诡以兄妹相逢对。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遂不疑。然内外隔绝，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后岁稔，二牛、曹宁并赴京赎子女，辗转寻访至郑氏。郑氏始知其本夫妇，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不知古今事异，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以去就力争。郑氏故良懦，二牛、曹宁亦乡愚，闻违法罪重，皆慑而止。后四宝鬻为选人妾，不数月病卒。三宝发狂走出，莫知所终。或曰：“四宝虽被迫胁去，然毁容哭泣，实未与选人共房帏。惜不知其详耳。”果其如是，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

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

乾隆戊午，运河水浅，粮艘衔尾不能进。共演剧赛神，运官皆在。方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泪随声下，口喃喃诉不止，语作闽音，啁哳无一字可辨。知为鬼附，诘问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语。或投以纸笔，摇首似道不识字，惟指天画地，叩额痛哭而已。无可如何，掖于岸上，尚呜咽跳掷，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苏，自云突见一女子，手携其头自水出。骇极失魂，昏然如醉，以后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羁魂，见诸官会集，故出鸣冤。然形影不睹，言语不通。遣善泅者求尸，亦无迹。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诘。乃连衔具牒，焚于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无故自刭死。或即杀此女子者，神谴之欤？

郑太守慎人言：尝有数友论闽诗，于林子羽颇致不满。夜分就寝，闻笔砚格格有声，以为鼠也。次日，见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檄雨古潭暝，礼星寒殿开’，似钱、郎诸公都未道及，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时同寝数人，书皆不类；数人以外，又无人能作此语者。知文士争名，死尚未已。郑康成为厉之事，殆不虚乎？

黄小华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坛诗曰：“策策西风木叶飞，断肠花谢雁来稀。吴娘日暮幽房冷，犹著玲珑白苎衣。”皆不解所云。乩又书曰：“顷过某家，见新来稚妾，锁闭空房。流落仳离，自其定命；但饥寒可念，振触人心，遂恻然咏此。敬告诸公，苟无驯狮、调象之才，勿轻举此念，亦阴功也。”请问仙号。书曰：“无尘。”再问之，遂不答。按李无尘，明末名妓，祥符人。开封城陷，殁于水。有诗集，语颇秀拔。其哭王烈女诗曰：“自嫌予有泪，敢谓世无人！”措词得体，尤为作者所称也。

“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

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有数人在静海之东，日暮后趁凉夜行，遥见一处有灯火，往就乞饮。至则门庭华焕，僮仆皆鲜衣；堂上张灯设乐，似乎燕宾。遥望三贵人据榻坐，方进酒行炙。众陈投止意，阍者为白主人，颔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嘱。阍者出，引一媪悄语曰："此去城市稍远，仓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馀亦各有犒赏。媪为通词，犒赏当加倍。"媪密告众。众利得资，怂恿幼妇应其请。遂引三人入，沐浴妆饰，更衣裙侍客；诸妇女皆置别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阖家皆灭烛就眠。诸妇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晓。比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芃芃，一望无际而已。寻觅三妇，皆裸露在草间，所更衣裙已不见，惟旧衣抛十馀步外，幸尚存。视所与金，皆纸铤。疑为鬼，而饮食皆真物，又疑为狐。或地近海滨，蛟螭水怪所为欤？贪利失身，乃只博一饱。想其惘然相对，忆此一宵，亦大似邯郸枕上矣。先兄晴湖则曰："舞衫歌扇，仪态万方，弹指繁华，总随逝水。鸳鸯社散之日，茫茫回首，旧事皆空，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同一梦醒耳。岂但海市蜃楼，为顷刻幻景哉！"

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向在甘州，见互控于张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事有实证。讯其事，则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东数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贵家仆，言此僻径少人，我主人去此不远，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随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唤汝等入。"进门数重，见一人坐堂上，问姓名籍贯，指挥曰："夜深无宿饭，只可留宿。门侧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与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寝后，似隐隐闻妇唤声。暗中出视，摸索不得门，唤声亦寂，误以为耳偶鸣也。比睡醒，则在旷野中。急觅妇，则在半里外树下，裸体反接，鬓乱钗横，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灯导至此，有华屋数楹，婢媪数人。俄主人随至，逼同坐。拒不肯，则婢媪合手抱持，解衣缚臂置榻上。大呼无应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颈旁，屋宇顿

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视颈旁物，乃银二铤，各镌重五十两；其年号则崇祯，其县名则榆次。土蚀黑黯，真百年以外铸也。甲戒乙勿言，约均分。后违约，乙怒诟争，其事乃泄。甲夫妇虽坚不承，然诘银所自，则云拾得；又诘妇缚伤，则云搔破。其词闪烁，疑乙语未必诳也。令笑遣甲曰："于律得遗失物当入官。姑念尔贫，可将去。"又瞋视乙曰："尔所告如虚，则同拾得，当同送官，于尔无分；所告如实，则此为鬼以酬甲妇，于尔更无分。再多言，且笞尔。"并驱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谓善矣。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一以巧诱而以财移其心，一以强胁而以财消其怒；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俩亦略相等也。

金重牛鱼，即沈阳鲟鳇鱼，今尚重之。又重天鹅，今则不重矣。辽重毗离，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黄鼠，明人尚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栈鹿，栈鹿当是以栈饲养，今尚重之；消熊则不知为何物，虽极富贵家，问此名亦云未睹。盖物之轻重，各以其时之好尚，无定准也。记余幼时，人参、珊瑚、青金石价皆不贵，今则日昂。绿松石、碧鸦犀价皆至贵，今则日减。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乾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又灰鼠旧贵白，今贵黑。貂旧贵长毳，故曰丰貂，今贵短毳。银鼠旧比灰鼠价略贵，远不及天马，今则贵几如貂。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今则贵淡红如樱桃，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儒者读《周礼》蚳酱，窃窃疑之，由未达古今异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为常见，驼峰出塞外，已罕觏矣。（此野驼之单峰，非常驼之双峰也。语详《槐西杂志》。）猩唇则仅闻其名。乾隆乙未，闵抚军少仪馈余二枚，贮以锦函，似甚珍重。乃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戏场面具，不仅两唇。庖人不能治，转赠他友。其庖人亦未识，又复别赠。不知转落谁氏，迄未晓其烹饪法也。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毕公（偶忘其名，官贵州通判，征苗时运饷遇寇，血

战阵亡者也。）尝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宴款接。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启视，则贮一虫如蜈蚣，蠕蠕旋动。译者云，此虫兰开则生，兰谢则死，惟以兰蕊为食，至不易得。今喜值兰时，搜岩剔穴，得其二。故必献生，表至敬也。旋以盐末少许洒杯中，覆之以盖。须臾启视，已化为水，湛然净绿，莹澈如琉璃，兰气扑鼻。用以代醯，香沁齿颊，半日后尚留馀味。惜未问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于土鲁番，瓜莫盛于哈密。蒲桃京师贵绿者，取其色耳。实则绿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渐熟则黄，再熟则红，熟十分则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岩额驸（各福增格，怡府婿也。）镇辟展时为余言。瓜则充贡品者，真出哈密。馈赠之瓜，皆金塔寺产。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途间封闭包束，瓜气自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则蒸而霉烂矣。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额敏和卓之子）：“京师园户，以瓜子种殖者，一年形味并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俱变尽。岂地气不同欤？”苏来满曰：“此地上暖泉甘而无雨，故瓜味浓厚。种于内地，固应少减，然亦养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种之，虽此地味亦不美，得气薄也。其法当以灰培瓜子，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三五年后乃可用。年愈久则愈佳，得气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国王之圃乃有之，民间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坏也。”其语似为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节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国以意为之，亦未必能如所说耳。

裘超然编修言：杨勤悫公年幼时，往来乡塾，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与目成。公始终不侧视。一日，拾块掷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痴骨！”公拱手对曰：“钻穴逾墙，实所不解。别觅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视曰：“汝狡黠如是，安能从尔索命乎？且待来生耳。”散发吐舌而去。自此不复见矣。此足见立心端正，虽冤鬼亦无如何；又足见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树立如此也。

河间王仲颖先生，（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无人

称其改字也。）名之锐，李文贞公之高弟。经术湛深，而行谊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间，余随姚安公在京师，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未能一见，至今怅然。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拔所种莱菔下酒，似恍惚见人影，疑为盗。倏已不见，知为鬼魅，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闻丛竹中人语曰："先生邃于《易》，一阴一阳，天之道也。人出以昼，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人居无鬼之地，鬼居无人之地，是即异路焉耳。故天地间无处无人，亦无处无鬼，但不相干，即不妨并育。使鬼昼入先生室，先生责之是也。今时已深更，地为空隙，以鬼出之时，入鬼居之地，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责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词直，姑置勿论。"自拔莱菔而返。后以语门人，门人谓："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暂假词色，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与鬼狎矣，何幽明异路之云乎？"

郑慎人言：曩与数友往九鲤湖，宿仙游山家。夜凉未寝，出门步月。忽轻风泠然，穿林而过，木叶簌簌，栖鸟惊飞。觉有种种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后沿溪而去。水禽亦磔格乱鸣，似有所见。然凝睇无睹也，心知为仙灵来往。次日，寻视林内，微雨新晴，绿苔如罽，步步皆印弓弯；又有跣足之迹，然总无及三寸者。溪边泥迹亦然。数之，约二十馀人。指点徘徊，相与叹异，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诗纪之，忘留其稿，不能追忆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开，闻婢妪惊相呼唤。推窗视之，竟以手指桂树杪，乃一蛱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须过墙去，邻家儿女又惊相呼唤矣。此不知为何怪，殆所谓花月之妖欤？说此事时，在刘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闺阁游戏，以蓪草花朵中人物，缚于蝶背而纵之耶？"是亦一说。慎人曰："实见小人在蝶背，有磬控驾驭之状，俯仰顾盼，意态生动，殊不类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闻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发鬼，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压于其下。视之，则里中少年某，伪为鬼状也，已断脊死矣。众相骇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邻妇少艾，挑之，为所詈。妇是日往母家，度必夜归过祠前。祠去人稍远，乃伪为鬼状伏像后，待其至而突掩之，将乘其惊怖昏仆，以图一逞。不虞神之见谴也。"盖其妇弟预是谋，初不敢告人，事定后，乃稍稍泄之云。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荡妇，相遇于河间文庙前，调谑无所避忌。忽飞瓦破其脑，莫知所自来也。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岂如二氏之教，必假灵异而始信，必待护法而始尊哉！然神鬼抈呵，则理所应有。必谓朱锦作会元，由于前世修文庙，视圣人太小矣；必谓数仞宫墙，竟无灵卫，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汉唐之营州柳城县，辽之兴中府也。今为喀剌沁右翼地。）金巡检言：（裘文达公之侄婿，偶忘其名。）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随入。穴故嵌空而缭曲，辗转内避，渐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强入。樵者窘迫，见旁一小窦，尚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数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运数石，窒虎退路，两穴并聚柴以焚之。虎被熏灼，吼震岩谷，不食顷，死矣。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检又言：巡检署中一太湖石，高出檐际，皴皱斑驳，孔窍玲珑，望之势如飞动。云辽金旧物也。考金尝拆艮岳奇石，运之北行，此殆所谓"卿云万态奇峰"耶？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今大宁城是也。辽兴中府，金降为州，不应置石于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皆艮岳故物，余幼时尚见之。余虎坊桥宅，为威信公故第，厅事东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亦移自兔儿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为第一。余又号"孤石老人"，盖以此云。

京师花木最古者，首给孤寺吕氏藤花，次则余家之青桐，皆数百

年物也。桐身横径尺五寸，耸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虫蛀一孔，雨渍其内，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犹在，其架用梁栋之材，始能支拄。其阴覆厅事一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书室一院。花时如紫云垂地，香气袭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龙，庚午举人，朱石君之妹婿也。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觞咏殆无虚夕。迄今四十馀年，再到曾游，已非旧主，殊深邻笛之悲。倪穟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书法精妙，如渴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

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置书十馀箧于庭。似闻树后小语曰："三十馀年，此间不见此物也。"视之阒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语，狐亦大佳。"

先祖光禄公，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司事者沈玉伯也。尝有提傀儡者，质木偶二箱，高皆尺馀，制作颇精巧。逾期未赎，又无可转售，遂为弃物，久置废屋中。一夕月明，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剧之状。听之，亦咿嘤似度曲。玉伯故有胆，厉声叱之。一时迸散。次日，举火焚之，了无他异。盖物久为妖，焚之则精气烁散，不复能聚。或有所凭亦为妖，焚之则失所依附，亦不能灵。固物理之自然耳。

献县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殁后，眷属尚在署，吏役无一存问者。强呼数人至，皆狰狞相向，非复曩时。夫人愤恚，恸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见令语曰："此辈无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误，汝责其负德，不又误乎？"霍然忽醒，遂无复怨尤。

康熙末，张歌桥（河间县地。）有刘横者，（横读去声，以其强悍得此称，非其本名也。）居河侧。会河水暴满，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偶见中流一妇，抱断橹浮沈波浪间，号呼求救。众莫敢援，横独奋然曰："汝曹非丈夫哉，乌有见死不救者！"自棹舴艋追三四里，几覆没

者数，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馀，横忽病，即命妻子治后事。时尚能行立，众皆怪之。横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梦至一官府。吏卒导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积恶种种，当以今岁某日死，堕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阴功，于冥律当延二纪。今销除寿籍，用抵业报，仍以原注死日死。缘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尔证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并完矣，来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恶之，未以告人。今届期果病，尚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见神理分明，毫厘不爽。乘除进退，恒合数世而计之。勿以偶然不验，遂谓天道无知也。

郑苏仙言：有约邻妇私会，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负妻家钱数千，乃遣妻赍还。妻欣然往。不意邻妇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强暴，尽夺衣裙簪珥，缚置秫丛。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诘。其夫惟俯首太息，无复一言。人亦不知邻妇事也。后数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为媪所觉，反覆戒饬，举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盖此人与邻妇相闻，实此媪通词，故知之审；惟邻妇姓名，则媪始终不肯泄，幸不败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视如何，其互相视又如何。尝于《滦阳消夏录》论之。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至鬼则人之馀气，其灵不过如人耳。人不能化无为有，化小为大，化丑为妍。而诸书载遇鬼者，其棺化为宫室，可延人入；其墓化为庭院，可留人居。其凶终之鬼，备诸恶状者，可化为美丽。岂一为鬼而即能欤？抑有教之者欤？此视狐之幻，尤不可解。忆在凉州路中，御者指一山坳曰：“曩与车数十辆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遥见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络，屋角一一可数。明日过之，则数冢而已。”是无人之地，亦能自现此象矣。明器之作，圣人其知此情状乎？

吴僧慧贞言：有浙僧立志精进，誓愿坚苦，胁未尝至席。一夜，有艳女窥户。心知魔至，如不见闻。女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后夜夜必至，亦终不能使起一念。女技穷，遥语曰：“师定力如斯，我固宜断绝妄想。虽然，师忉利天中人也，知近我则必败道，故畏我如

虎狼。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亦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㙓，不能离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镜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离色相矣。再到诸菩萨天，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为自在神通，不可思议。师如敢容我一近，而真空不染，则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复再扰阿难矣。”僧自揣道力足以胜魔，坦然许之。偎倚抚摩，竟毁戒体。懊丧失志，侘傺以终。夫“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惟圣人能之，大贤以下弗能也。此僧中于一激，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卒至溃败决裂者，皆此僧也哉！

德脊斋扶乩，其仙降坛不作诗，自署名曰刘仲甫。众不知为谁，有一国手在侧，曰：“是南宋国手，著有《棋诀》四篇者也。”因请对弈。乩判曰：“弈则我必负。”固请，乃许。乩果负半子。众曰：“大仙谦挹，欲奖成后进之名耶？”乩判曰：“不然，后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与弈棋则皆胜古。或谓因古人所及，更复精思，故已到竿头，又能进步，是为推步言，非为弈棋言也。盖风气日薄，人情日巧，其倾轧攻取之术，两机激薄，变幻万端，吊诡出奇，不留馀地。古人不肯为之事，往往肯为；古人不敢冒之险，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计，皆出古人上。弈棋亦心计之一，故宋元国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则差一路半矣。然古之国手，极败不过一路耳；今之国手，或败至两路三路，是则踏实蹈虚之辨也。”问：“弈竟无常胜法乎？”又判曰：“无常胜法，而有常不负法。不弈则常不负矣。仆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闲身，名心都尽，逢场作戏，胜败何关。若当局者角争得失，尚慎旃哉！”四座有经历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季沧洲言：有狐居某氏书楼中数十年矣，为整理卷轴，驱除虫鼠，善藏弃者不及也。能与人语，而终不见其形。宾客宴集，或虚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词气恬雅，而谈言微中，往往倾其座人。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无理者罚，非所独畏者亦罚。有云畏讲学

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贵官者，有云畏善谀者，有云畏过谦者，有云畏礼法周密者，有云畏缄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后问狐，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请浮大白。”狐哂曰：“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夫瓯、越之人，与奚、霫不争地；江海之人，与车马不争路。类不同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经历险阻者，多称其中理。独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诚确。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独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谓狐之罚觞，应减其半。盖相碍相轧，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间，而为心腹之大患，托水乳之契，而藏钩距之深谋，则不知者或多矣。

沧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柱儿，言昔往海上放青时，（海滨空旷之地，茂草丛生。土人驱牛马往牧，谓之放青。）有灶丁夜方寝，（海上煮盐之户，谓之灶丁。）闻室内窸窣有声。时月明穿牖，谛视无人，以为虫鼠类也。俄闻人语嘈杂，自远而至，有人连呼曰：“窜入此屋矣。”疑讶间已到窗外，扣窗问曰：“某在此乎？”室内泣应曰：“在。”又问：“留汝乎？”泣应曰：“留。”又问：“汝同床乎？别宿乎？”泣良久，乃应曰：“不同床谁肯留也！”窗外顿足曰：“败矣。”忽一妇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饶。汝以为未必，今竟何如？尚有面目携归乎？”此语之后，惟闻索索人行声，不闻再语。既而妇又大笑曰：“此尚不决，汝为何物乎？”扣窗呼灶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既已留宿，义无归理。此非尔胁诱，老奴无词以仇汝；即或仇汝，有我在，老奴无能为也。尔等且寝，我去矣。”穴纸私窥，阒然无影；回顾枕畔，则一艳女横陈。且喜且骇，问所自来。言：“身本狐女，为此冢狐买作妾。大妇妒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虑恐怖不留，必为所执。故跧伏床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舍。今幸得脱，愿生死随君。”灶丁虑无故得妻，或

为人物色，致有他虞。女言：“能自隐形，不为人见，顷缩身为数寸，君顿忘耶！”遂留为夫妇，亲操井臼，不异贫家，灶丁竟以小康。柱儿于灶丁为外兄，故知其审。李媪说此事时，云女尚在。今四十馀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难，不辞诡语以自污，可谓铤而走险。然既已自污，则其夫留之为无理，其嫡去之为有词，此冒险之计，实亦决胜之计也，婢亦黠矣哉。惟其夫初既不顾其后，后又不为之所，使此婢援绝路穷，至一决而横溃，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举欤！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记为何许人。久困名场，流离困顿，尝往来于周西擎、何华峰家。华峰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欤？乾隆初，余尚及见之，迂拘拙钝，古君子也。每应试，或以笔画小误被贴，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过遭吹索，如题目写曰字偶稍狭，即以误作日字贴；写巳字末笔偶锋尖上出，即以误作已字贴。尤抑郁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诉平生未作过恶，横见沮抑。数日后，梦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据案语曰：“尔功名坎坷，遽渎明神，徒挟怨尤，不知因果。尔前身本部院吏也，以尔狡黠舞文，故罚尔今生为书痴，毫不解事。以尔好指摘文牒，虽明知不误，而巧词锻炼，以挟制取财，故罚尔今生处处以字画见斥。”因指簿示之曰：“尔以日字见贴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驻防音德布之妻，老节妇也，因咨文写音为殷，译语谐声，本无定字。尔反覆驳诘，来往再三，使穷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费。尔以已字见贴者，此官前世以知县起服，本历俸三年零一月。尔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为五，一字为十，又以五年零十月核计，应得别案处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错误，已沈滞年馀。业报牵缠，今生相遇，尔何冤之可鸣欤？其他种种，皆有夙因，不能为尔备陈，亦不可为尔预泄。尔宜委顺，无更哓哓。傥其不信，则缁袍黄冠，行且有与尔为难者，可了然悟矣。”语讫，挥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缁袍黄冠之语。时方寓佛寺，因迁徙避之。至乙卯乡试，闱中已拟第十三。二场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长揖君亲”字，盖用傅奕表“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语也。考官以为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语不

诬。此其馆步丈陈谟家（名登廷，枣强人，官制造库郎中。）自详述于步丈者。后不知所终，殆坎壈以殁矣。

虞倚帆待诏言：有选人张某，携一妻一婢至京师，僦居海丰寺街。岁馀，妻病殁。又岁馀，婢亦暴卒。方治槥，忽似有呼吸，既而目睛转动，已复苏，呼选人执手泣曰："一别年馀，不意又相见。"选人骇愕。则曰："君勿疑谵语，我是君妇，借婢尸再生也。此婢虽侍君巾栉，恒郁郁不欲居我下。商于妖尼，以术魇我。我遂发病死，魂为术者收瓶中，镇以符咒，埋尼庵墙下。局促昏暗，苦状难言。会尼庵墙圮，掘地重筑，圬者劚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所往，伽蓝神指我诉城隍。而行魇法者皆有邪神为城社，辗转撑拄，狱不能成。达于东岳，乃捕逮术者，鞫治得状，拘婢付泥犁。我寿未尽，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也。"阖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魇之尼，则谓选人欲以婢为妻，故诈死片时，造作斯语。不顾陷人于重辟，汹汹欲讦讼。事无实证，惧干妖妄罪，遂讳不敢言。然倚帆尝私叩其僮仆，具道妇再生后，述旧事无纤毫差，其语音行步，亦与妇无纤毫异。又婢拙女红，而妇善刺绣，有旧所制履未竟，补成其半，宛然一手，则似非伪托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范衡洲（山阴人，名家相，甲戌进士，官柳州府知府。）之侄女，未婚殉节，吞金环不死，卒自投于河。曾太守（嘉祥人，曾子裔也，偶忘其名字。）之女，以救母并焚死。其事迹始末，当时皆了了知之。今四十馀年，不能举其详矣。奇闻易记，庸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欤！附存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语》载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实尔。

蘅洲言：其乡某甲甚朴愿，一生无妄为。一日昼寝，梦数役持牒摄之去。至一公署，则冥王坐堂上，鞫以谋财杀某乙。某乙至，亦执甚坚。盖某乙自外索逋归，天未曙，趁凉早发。遇数人，见腰缠累然，共击杀之，携资遁，弃尸岸旁。某甲适棹舴艋过，见尸大骇，视之，识为某乙，尚微有气。因属邻里，抱置舟上，欲送之归。某乙垂

绝，忽稍苏，张目见某甲，以为众夺财去，某甲独载尸弃诸江也。故魂至冥司，独讼某甲。冥王检籍，云盗为某某，非某甲。某乙以亲见固争。冥吏又以冥籍无误理，与某乙固争。冥王曰："冥籍无误，论其常也。然安知千百万年不误者，不偶此一误乎？我断之不如人质之也，吏言之不如囚证之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载送意。照以业镜，如所言。某乙乃悟。某甲初窃怪误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别治某乙狱，而送某甲归。夫折狱之明决，至冥司止矣；案牍之详确，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不惮烦也，斯冥王所以为冥王欤！

"仲尼不为已甚"，岂仅防矫枉过直哉，圣人之所虑远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尝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则无事不可为矣。小时闻某大姓为盗劫，悬赏格购捕。半岁馀，悉就执，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盗甚，以多金赂狱卒，百计苦之：至足不蹑地，胁不到席，束缚不使如厕，裈中蛆虫蠕蠕嘬股髀，惟不绝饮食，使勿速死而已。盗恨大姓甚，私计强劫得财，律不分首从斩；轮奸妇女，律亦不分首从斩。二罪从一科断，均归一斩，万无加至磔裂理。乃于庭鞫时，自供遍污其妇女。官虽不据以录供，而众口坚执，众耳共闻，迄不能灭此语。不善大姓者又从而附会，谓盗已论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计苦之，其衔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籍，亦无从而辨此疑，遂大为门户玷，悔已无及。夫劫盗骈戮，不能怨主人；即拷掠追讯，桎梏幽系，亦不能怨主人，法所应受也。至虐以法外，则其志不甘。掷石击石，力过猛必激而反。取一时之快，受百世之污，岂非已甚之故乎？然则圣人之所虑远矣。

霍养仲言：雍正初，东光有农家，粗具中人产。一夕，有劫盗，不甚搜财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后圃，仰缚曲项老树上，盖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闻之跃起，挺刃出与斗。盗尽披靡，女以免。女恚愤泣涕，不语不食。父母宽譬终不解，穷诘再三，始出一语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见乎？"父母喻意，竟以妻

斗。此与楚钟建事适相类。然斗始愿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为医药；及死为棺敛，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咏朱亥诗曰：“高论唐虞儒者事，负君卖友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至哉言乎！

太白诗曰：“徘徊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此为冶游言也。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而日日相见者，则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妇旬馀而母病，夫妇更番守侍，衣不解结者七八月。母殁后，谨守礼法，三载不内宿。后贫甚，同依外家。外家亦仅仅温饱，屋宇无多，扫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远就馆，送母来依姊。无室可容，乃以母与女共一室，而李生别榻书斋，仅早晚同案食耳。阅两载，李生入京规进取，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后得信，云妇已卒。李生意气懊丧，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觅外舅。外舅已别易主人，随往他所。无所栖托，姑卖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伟丈夫，取视其字曰：“君书大好。能一岁三四十金，为人书记乎？”李生喜出望外，即同登舟。烟水渺茫，不知何处。至家，供张亦甚盛。及观所属笔札，则绿林豪客也。无可如何，姑且依止。虑有后患，因诡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声伎满前，不甚避客。每张乐，必召李生。偶见一姬，酷肖其妇，疑为鬼。姬亦时时目李生，似曾相识。然彼此不敢通一语。盖其外舅江行，适为此盗所劫，见妇有姿首，并掠以去。外舅以为大辱，急市薄槥，诡言女中伤死，伪为哭敛，载以归。妇惮死失身，已充盗后房。故于是相遇，然李生信妇已死，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为貌似，故两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见，见惯亦不复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败，君文士不必与此难。此黄金五十两，君可怀之，藏某处丛荻间。候兵退，速觅渔舟返。此地人皆识君，不虑其不相送也。”语讫，挥手使急去伏匿。未几，闻哄然格斗声。既而闻传呼曰：“盗已全队扬帆去，且籍其金帛妇女。”时已曛黑，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反接系颈，以鞭杖驱之行，此姬亦在内，惊怖战栗，使人心恻。明日，岛上无一人，痴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

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无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惧遭物色，乃怀金北归。至则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货所携，渐丰裕。念夫妇至相爱，而结褵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终以薄槥葬。拟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遗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词穷吐实。急兼程至豫章，冀合乐昌之镜。则所俘乐伎，分赏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忆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辄惘然如失。又回忆被俘时，缧绁鞭笞之状，不知以后摧折，更复若何，又辄肠断也。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戈芥舟前辈曰："此事竟可作传奇，惜末无结束，与《桃花扇》相等。虽曲终不见，江上峰青，绵邈含情，正在烟波不尽，究未免增人怊怅耳。"

金可亭（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与金大司农同姓同号，各自一人。）言：有赵公者，官监司。晚岁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宠专房，他姬莫当夕。紫桃亦婉娈善奉事，呼之必在侧，百不一失。赵公固聪察，疑有异，于枕畔固诘。紫桃自承为狐，然夙缘当侍公，与公无害。昵爱久，亦弗言。家有园亭，一日立两室间，呼紫桃。则两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骇。紫桃谢曰："妾分形也。"偶春日策杖郊外，逢道士与语，甚有理致。情颇洽，问所自来。曰："为公来。公本谪仙，限满当归三岛。今金丹已为狐所盗，不可复归。再不治，虑寿限亦减。仆公旧侣，故来视公。"赵公心知紫桃事，邀同归。道士踞坐厅事，索笔书一符，曼声长啸。邸中纷纷扰扰，有数十紫桃，容色衣饰，无毫发差，跪庭院皆满。道士呼真紫桃出。众相顾曰："无真也。"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额曰："婢子是。"道士叱曰："尔盗赵公丹已非，又呼朋引类，务败其道，何也？"女对曰："是有二故：赵公前生，炼精四五百年，元关坚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赵公非碌碌者，见众美遝进，必觉为蛊惑，断不肯纳。故终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愿散去。"道士挥手令出，顾赵公太息曰："小人献媚旅进，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尚，众小人从而阴佐之，则君子弗觉矣。《易·姤卦》之初六，一阴始生，其象为系于金柅。柅以止车，示当止也。不止则履霜之初，即坚冰之渐。浸假而《剥卦》六五

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谓乎？然苟无其隙，虽小人不能伺；苟无所好，虽小人不能投。千金之堤，溃于蚁漏，有罅故也。公先误涉旁门，欲讲容成之术；既而耽玩艳冶，失其初心。嗜欲日深，故妖物乘之而麕集。衅因自起，于彼何尤？此始此终，固亦其理。驱之而不谴，盖以是耳。吾来稍晚，于公事已无益。然从此摄心清静，犹不失作九十翁。”再三珍重，瞥然而去。赵公后果寿八十馀。

哈密屯军，多牧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恒憩一民家。主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谨。久渐款洽，然窃怪其无邻无里，不圃不农，寂历空山，作何生计。一日，偶诘其故。翁无词自解，云实蜕形之狐。问：“狐喜近人，何以僻处？狐多聚族，何以独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栖，始精神坚定。如往来城市，则嗜欲日生，难以炼形服气，不免于媚人采补，摄取外丹。傥所害过多，终干天律。至往来墟墓，种类太繁，则踪迹彰明，易招弋猎，尤非远害之方。故均不为也。”屯弁喜其朴诚，亦不猜惧，约为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便旋，循墙环视。翁笑曰：“凡变形之狐，其室皆幻；蜕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来，久归人道，此并葺茅伐木，手自经营，公毋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军告月明之夕，不睹人形，而石壁时现二人影，高并丈馀，疑为鬼物，欲改牧厂。屯弁以问，此翁曰：“此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也。山川精气，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渐如烟雾，久而凝聚成形，尚空虚无质，故月下惟见其影；再百馀年，则气足而有质矣。二物吾亦尝见之，不为人害，无庸避也。”后屯弁泄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尚存焉。此哈密徐守备所说。徐云久拟同屯弁往观，以往返须数日，尚未暇也。

乌鲁木齐牧厂一夕大风雨，马惊逸者数十匹，追寻无迹。七八日后，乃自哈密山中出。知为乌鲁木齐马者，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馀程，何以不十日即至？知穹谷幽岩，人迹未到之处，别有捷径矣。大学士温公，遣台军数辈，裹粮往探。皆粮尽空返，终不得路。或曰：“台军惮路远，在近山逗遛旬日，诡云已往。”或曰：“台军

惮伐山开路劳，又惮移台搬运费，故讳不言。”或曰：“自哈密辟展至迪化，（即乌鲁木齐之城名，今因为州名。）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邮传馆舍如内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则路既险阻，地亦荒凉，事事皆不适。故不愿。”或曰：“道途既减大半，则台军之额，驿马之数，以及一切转运之费，皆应减大半，于官吏颇有损。故阴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马之事，终不可解。或又为之说曰：“失马谴重，司牧者以牢醴祷山神。神驱之故马速出，非别有路也。”然神能驱之行，何不驱之返乎？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时家在卫河侧，一日晨起，闻两岸呼噪声。时水暴涨，疑河决，踉跄出视，则河中一羊头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顺流向北去。皆曰羊神过。余谓此蛟螭之类，首似羊也。《埤雅》载龙九似，亦称首似牛云。

居卫河侧者言：河之将决，中流之水必凸起，高于两岸；然不知其在何处也。至棒椎鱼集于一处，则所集之处不一两日溃矣。父老相传，验之百不失一。棒椎鱼者，象其形而名，平时不知在何所，网钓亦未见得之者，至河暴涨乃麕至。护堤者见其以首触岸，如万杵齐筑，则决在斯须间矣，岂非数哉！然唐尧洪水，天数也；神禹随刊，则人事也。惟圣人能知天，惟圣人不委过于天。先事而绸缪，后事而补救，虽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时，宾客满堂。奴子李荣司茶酒，窃沧酒半罂，匿房内。夜归将寝，闻罂中有鼾声，怪而撼之。罂中忽语曰：“我醉欲眠，尔勿扰。”知为狐魅，怒而极撼之。鼾益甚。探手引之，则一人首出罂口，渐巨如斗，渐巨如栲栳。荣批其颊，则掉首一摇，连罂旋转，砰然有声，触瓮而碎，已涓滴不遗矣。荣顿足极骂，闻梁上语曰：“长孙无礼！（长孙，荣之小名也。）许尔盗不许我盗耶？尔既惜酒，我亦不胜酒。今还尔。”据其项而呕。自顶至踵，淋漓殆遍。此与余所记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恶作剧。然小人贪冒，无一事不作奸，稍料理之，未为过也。

安州陈大宗伯，宅在孙公园。（其后废墟即孙退谷之别业。）后有楼贮杂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声也。一日，闻似相诟谇；忽乱掷牙牌于楼下，琤琤如雹。数之，得三十一扇，惟阙二四一扇耳。二四幺二，牌家谓之至尊，（以合为九数故也。）得者为大捷。疑其争此二扇，怒而抛弃欤？余儿时曾亲见之。杜工部大呼五白，韩昌黎博塞争财，李习之作《五木经》，杨大年喜叶子戏，偶然寄兴，借此消闲，名士风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复沿波。余性迂疏，终以为非雅戏也。

蒋心馀言：有客赴人游湖约，至则画船箫鼓，红裙而侑酒者，谛视乃其妇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惧为辱，噤不敢言。妇乃若不相识，无恐怖意，亦无惭愧意，调丝度曲，引袖飞觞，恬如也。惟声音不相似。又妇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红痣如粟颗，乃复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终筵，将治装为归计。俄得家书，妇半载前死矣。疑为见鬼，亦不复深求。所亲见其意态殊常，密诘再三，始知其故，咸以为貌偶同也。后闻一游士来往吴越间，不事干谒，不通交游，亦无所经营贸易，惟携姬媵数辈闭门居；或时出一二人，属媒媪卖之而已。以为贩鬻妇女者，无与人事，莫或过问也。一日，意甚匆遽，急买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场。僧以其疏语掩抑支离，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传，当求佛佑，仰藉慈云之庇，庶宽雷部之刑”语，疑有别故，还其衬施，谢遣之。至中途，果殒于雷。后从者微泄其事，曰：“此人从一红衣番僧受异术，能持咒摄取新敛女子尸，又摄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即以自侍。再有新者，即以旧者转售人，获利无算。因梦神责以恶贯将满，当伏天诛，故忏悔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妇，即为此人所摄矣。理藩院尚书留公亦言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故黄教斥以为魔云。

外祖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殁时，家尚盛，诸舅多以金宝殉。或陈“璠玙”之戒，不省。又筑室墓垣外，以数壮夫逻守，柝声铃声，彻夜相答。或曰：“是树帜招盗也。”亦不省。既而果被发。盖盗

乘守者昼寝，衣青蓑，逾垣伏草间，故未觉其入。至夜，以椎凿破棺。柝二击则亦二椎，柝三击则亦三椎，故转以击柝不闻声。伏至天欲晓，铃柝皆息，乃逾垣遁，故未觉其出。一含珠巨如龙眼核，亦裂颏取去。先闻之也，告官。大索未得间，诸舅同梦外祖曰："吾夙生负此三人财，今取偿，捕亦不获。惟我未尝屠割彼，而横见酷虐，刃劚断我颐，是当受报，吾得直于冥司矣。"后月馀，获一盗，果取珠者。珠为尸气所蚀，已青黯不值一钱。其二盗灼知姓名，而千金购捕不能得，则梦语不诬矣。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买一妾，两月馀，逃去。其父反以妒杀焚尸讼。会县官在京需次时，逃妾构讼，事与此类，触其旧愤，穷治得诬状。计不得逞，然坚不承转鬻。盖无诱逃实证，难于究诘，妾卒无踪。某甲妇弟住隔县。妇归宁，闻弟新纳妾，欲见之。妾闭户不肯出，其弟自曳之来。一见即投地叩额，称死罪，正所失妾也。妇弟以某甲旧妾，不肯纳。某甲以曾侍妇弟，亦不肯纳。鞭之百，以配老奴，竟以爨婢终焉。夫富室构讼，词连帷薄，此不能旦夕结也，而适值是县官。女子转鬻，深匿闺帏，此不易物色求也，而适值其妇弟。机械百端，可云至巧，乌知造物更巧哉！

门人葛观察正华，吉州人。言其乡有数商，驱骡纲行山间。见樵径上立一道士，青袍棕笠，以麈尾招其中一人曰："尔何姓名？"具以对。又问籍何县，曰："是尔矣，尔本谪仙，今限满当归紫府。吾是尔本师，故来导尔。尔宜随我行。"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识一字，鲁钝如是，不应为仙人转生；且父母年已高，亦无弃之求仙理，坚谢不往。道士太息，又招众人曰："彼既堕落，当有一人补其位。诸君相遇，即是有缘，有能随我行者乎？千载一遇，不可失也。"众亦疑骇无应者，道士咈然去。众至逆旅，以此事告人。或云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次日循樵径探之，甫登一岭，见草间残骸狼藉，乃新被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殆虎伥欤？故无故而致非常之福，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惧也。无故而作非

分之想，侥幸者其偶，颠越者其常也。谓此人之鲁钝，正此人之聪明可矣。

宋人咏蟹诗曰："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借寓朱勔之贪婪必败也。然他物供庖厨，一死焉而已。惟蟹则生投釜甑，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数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业深重，不堕是中。相传赵公宏燮官直隶巡抚时，（时直隶尚未设总督。）一夜梦家中已死僮仆媪婢数十人，环跪阶下，皆叩额乞命，曰："奴辈生受豢养恩，而互结朋党，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牵缠，根柢胶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败露，亦众口一音，巧为解结，使心知之而无如何。又久而阴相掣肘，使不如众人之意，则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恶，堕入水族，使世世罹汤镬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即奴辈后身见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梦告司庖，饬举蟹投水，且为礼忏作功德。时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选膏腴。奴辈皆窃笑曰："老翁狡狯，造此语怖人耶！吾辈岂受汝绐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没其功德钱，而以佛事已毕告。赵公竟终不知也。此辈作奸，固其常态；要亦此数十僮仆婢媪者，留此锢习，适以自戕。请君入瓮，此之谓欤！

魂与魄交而成梦，究不能明其所以然。先兄晴湖，尝咏高唐神女事曰："他人梦见我，我固不得知；我梦见他人，人又乌知之？孱王自幻想，神女宁幽期？如何巫山上，云雨今犹疑。"足为瑶姬雪谤。然实有见人之梦者。奴子李星，尝月夜村外纳凉，遥见邻家少妇掩映枣林间，以为守圃防盗，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与语。俄见其循塍西行半里许，入秫丛中。疑其有所期会，益不敢近，仅远望之。俄见穿秫丛出行数步，阻水而返，痴立良久，又循水北行百馀步，阻泥泞又返，折而东北入豆田。诘屈行，颠踬者再。知其迷路，乃遥呼曰："几嫂深夜往何处？迤北更无路，且陷淖中矣。"妇回顾应曰："我不能出，几郎可领我还。"急赴之，已无睹矣。知为遇鬼，心惊骨栗，狂奔归家。乃见妇与其母坐门外墙下，言适纺倦睡去，梦至林野

中，迷不能出，闻几郎在后唤我，乃霍然醒。与星所见，一一相符。盖疲荼之极，神不守舍，真阳飞越，遂至离魂。魄与形离，是即鬼类，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见之。独孤生之梦游，正此类耳。

有州牧以贪横伏诛。既死之后，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至不可殚书。余谓此怨毒未平，造作讹言耳。先兄晴湖则曰："天地无心，视听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里媪遇饭食凝滞者，即以其物烧灰存性，调水服之。余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验。审思其故，此皆油腻凝滞者也。盖油腻先凝，物稍过多，则遇之必滞。凡药物入胃，必凑其同气。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滞处。凡油腻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处，滞者自行，犹之以灰浣垢而已。若脾弱之凝滞，胃满之凝滞，气郁之凝滞，血瘀痰结之凝滞，则非灰所能除矣。

乌鲁木齐军校王福言：曩在西宁，与同队数人入山射生。遥见山腰一番妇独行，有四狼随其后。以为狼将搏噬，番妇未见也，共相呼噪。番妇如不闻。一人引满射狼，乃误中番妇，倒掷堕山下。众方惊悔，视之，亦一狼也。四狼则已逸去矣。盖妖兽幻形，诱人而啖，不幸遭殪也。岂恶贯已盈，若或使之欤！

卷十六

姑妄听之（二）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时而互妨。里有姑虐其养媳者，惨酷无人理，遁归母家。母怜而匿别所，诡云未见，因涉讼。姑以朱老与比邻，当见其来往，引为证。朱私念言女已归，则驱人就死；言女未归，则助人离婚。疑不能决，乞签于神。举筒屡摇，签不出。奋力再摇，签乃全出。是神亦不能决也。辛彤甫先生闻之曰："神殊愦愦！十岁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义绝矣。听其逃死不为过。"

戈孝廉仲坊，丁酉乡试后，梦至一处，见屏上书绝句数首。醒而记其两句曰："知是蓬莱第一仙，因何清浅几多年？"壬子春，在河间见景州李生，偶话其事。李骇曰："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题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梦？"前无因缘，后无征验，《周官》六梦，竟何所属乎？

《新齐谐》（即《子不语》之改名。）载雄鸡卵事，今乃知竟实有之。其大如指顶，形似闽中落花生，不能正圆，外有斑点，向日映之，其中深红如琥珀，以点目眚，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宪承霈皆尝以是物合药。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阿少司农迪斯曰："是虽罕睹，实亦人力所为。以肥壮雄鸡闭笼中，纵群雌绕笼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气抟结，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然鸡秉巽风之气，故食之发疮毒。其卵以盛阳不泄，郁积而成，自必蕴热，不

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载，医经之所未言，何以知其能明目？此则莫明其故矣。汪副宪曰：“有以蛇卵售欺者，但映日不红，即为伪托。”亦不可不知也。

沈媪言：里有赵三者，与母俱佣于郭氏。母殁后年馀，一夕，似梦非梦，闻母语曰：“明日大雪，墙头当冻死一鸡，主人必与尔。尔慎勿食。我尝盗主人三百钱，冥司判为鸡以偿。今生卵足数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赵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复穷诘，始吐其实。此数年内事也。然则世之供车骑受刲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辈之狡黠攘窃者，亦必有后果焉，人不思耳。

余十一二岁时，闻从叔灿若公言：里有齐某者，以罪戍黑龙江，殁数年矣。其子稍长，欲归其骨，而贫不能往，恒蹙然如抱深忧。一日，偶得豆数升，乃屑以为末，水抟成丸；衣以赭土，诈为卖药者以往，姑以绐取数文钱供口食耳。乃沿途买其药者，虽危证亦立愈。转相告语，颇得善价，竟藉是达戍所，得父骨，以箧负归。归途于窝集遇三盗，急弃其资斧，负箧奔。盗追及，开箧见骨，怪问其故。涕泣陈述。共悯而释之，转赠以金。方拜谢间，一盗忽擗踊大恸曰：“此人孱弱如是，尚数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杰，顾乃不能耶？诸君好住，吾今往肃州矣。”语讫，挥手西行。其徒呼使别妻子，终不反顾，盖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风微，无传于世。余作《滦阳消夏录》诸书，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庐，偶然忆及，因录以补志乘之遗。傥亦潜德未彰，幽灵不泯，有以默启余衷乎！

李蟠木言：其乡有灌园叟，年六十馀矣。与客作数人同屋寝，忽闻其哑哑作颤声，又呢呢作媚语，呼之不应。一夕，灯未尽，见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问之亦不言。既而白昼或忽趋僻处，或无故闭门。怪而觇之，辄有瓦石飞击。人方知其为魅所据。久之不能自讳，言初见一少年至园中，似曾相识，而不能记忆；邀之坐，问所自来。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与我为密友，后忽藉胥魁势豪夺我田。我诉官，反遭笞。郁结以死，诉于冥官。主者

以契交隙末，当以欢喜解冤。判君为我妇二十年。不意我以业重，遽堕狐身，尚有四年未了。比我炼形成道，君已再入轮回，转生今世。前因虽昧，旧债难消；夙命牵缠，遇于此地。业缘凑合，不能待君再堕女身，便乞相偿，完此因果。”我方骇怪，彼遽嘘我以气，惘惘然如醉如梦，已受其污。自是日必一两至，去后亦自悔恨，然来时又帖然意肯，竟自忘为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闻狎昵声，渐闻呻吟声，渐闻悄悄乞缓声，渐闻切切求免声；至鸡鸣后，乃嗷然失声。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笞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后葺治草屋，见梁上皆白粉所画圈，十圈为一行。数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数。乃知为所记淫筹。计其来去，不满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悦其色，摄其精耳。鸡皮鹤发，有何色之可悦？有何精之可摄？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讲分桃之好，逆来顺受，亦太不情。其为身异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针，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虚语。然则怨毒纠结，变端百出，至三生之后而未已，其亦慎勿造因哉！

文水李秀升言：其乡有少年山行，遇少妇独骑一驴，红裙蓝帔，貌颇娴雅，屡以目侧睨。少年故谨厚，虑或招嫌，恒在其后数十步，俯首未尝一视。至林谷深处，妇忽按辔不行，待其追及，语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此非往某处路，君误随行。可于某树下绕向某方，斜行三四里即得路矣。”语讫，自驴背一跃，直上木杪，其身渐渐长丈馀，俄风起叶飞，瞥然已逝。再视其驴，乃一狐也。少年悸几失魂。殆飞天夜叉之类欤？使稍与狎昵，不知作何变怪矣。

癸丑会试，陕西一举子于号舍遇鬼，骤发狂疾。众掖出归寓，鬼亦随出，自以首触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随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间，手书片纸付其友，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字。虽不知所为何事，其为冤报则凿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读书僧寺，偶便旋于空院，忽有飞瓦击其

背。俄闻屋中语曰："汝辈能见人，人则不能见汝辈。不自引避，反嗔人耶？"方骇愕间，屋内又语曰："小婢无礼，当即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辈所居，先生凡遇此等处，宜面墙便旋，勿对门窗，则两无触忤矣。"此狐可谓能克己。余尝谓僮仆吏役与人争角而不胜，其长恒引以为辱，世态类然。夫天下至可耻者，莫过于悖理。不问理之曲直，而务求我所隶属人不能犯以为荣，果足为荣也耶？昔有属官私其胥魁，百计袒护。余戏语之曰："吾侪身后，当各有碑志一篇，使盖棺论定，撰文者奋笔书曰：'公秉正不阿，于所属吏役，犯法者一无假借。'人必以为荣，谅君亦以为荣也。又或奋笔书曰：'公平生喜庇吏役，虽受赇骫法，亦一一曲为讳匿。'人必以为辱，谅君亦以为辱也。何此时乃以辱为荣，以荣为辱耶？"先师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载入行状，即断断不可为。"斯言谅矣。

侍鹭川言：（侍氏未详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中，凡复姓皆令去一字，因为侍氏也。）有贾于淮上者，偶行曲巷，见一女姿色明艳，殆类天人。私访其近邻。曰："新来未匝月，只老母携婢数人同居，未知为何许人也。"贾因赂媒媪觇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不幸子遘疾，卒于舟；二仆又乘隙窃资逃。茕茕孤嫠，惧遭强暴，不得已税屋权住此，待亲属来迎。尚未知其肯来否？"语讫，泣下。媒舔以既无所归，又无地主，将来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于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币。但弱女娇养久，亦不欲草草。有能制衣饰奁具约值千金者，我即许之。所办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阅视，不取纤芥归也。"媒以告贾，贾私计良得。旬日内，趣办金珠锦绣，殚极华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亲迎一日，邀母来观，意甚惬足。次日，箫鼓至门，乃坚闭不启。候至数刻，呼亦不应。询问邻舍，又未见其移居。不得已逾墙入视，则阒无一人。偏索诸室，惟破床堆髑髅数具，乃知其非人。回视家中，一物不失，然无所用之，重鬻仅能得半价。懊丧不出者数月，竟莫测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无意惑贾。贾妄生窥伺，反往觇魅，魅故因而戏弄之。"是于理当然。或又曰："贾富而悭，心计可以

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颠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载陇西李生左乳患痈，一日痈溃，有雉自乳飞出，不知所之。《闻奇录》载崔尧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阁学郎阿亲见其亲串家小婢项上生疮，疮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记二事非虚。岂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哉？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画《醉钟馗图》，余题以二绝句曰：“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多新样，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终南进士亦壶觞；太平时节无妖厉，任尔闲游到醉乡。”画者题者，均弄笔狡狯而已。一日，午睡初醒，听窗外婢媪悄语说鬼：有王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遥见双灯自林外冉冉来，人语嘈杂，乃一大鬼醉欲倒，诸小鬼掖之踉跄行。安知非醉钟馗乎？天地之大，无所不有。随意画一人，往往遇一人与之肖；随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与之同。无心暗合，是即化工之自然也。

相传魏环极先生尝读书山寺，凡笔墨几榻之类，不待拂拭，自然无尘。初不为意，后稍稍怪之。一日晚归，门尚未启，闻室中窸窣有声；从隙窃觇，见一人方整饬书案。骤入掩之，其人瞥穿后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谨。问：“汝何怪？”磬折对曰：“某狐之习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窃执仆隶役。幸公勿讶。”先生隔窗与语，甚有理致。自是虽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时时与言。一日，偶问：“汝视我能作圣贤乎？”曰：“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公刚大之气，正直之情，实可质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为圣为贤亦在此。若公所讲，则固各自一事，非下愚之所知

也。”公默然遣之。后以语门人曰：“是盖因明季党祸，有激而言，非笃论也。然其抉摘情伪，固可警世之讲学者。”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圮于河，二石兽并沈焉。阅十馀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馀里无迹。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沈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颠乎？”众服为确论。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交河及友声言：有农家子，颇轻佻。路逢邻村一妇，伫目睨视。方微笑挑之，适有馐者同行，遂各散去。阅日，又遇诸涂，妇骑一乌牸牛，似相顾盼。农家子大喜，随之。时霖雨之后，野水纵横，牛行沮洳中甚速。沾体濡足，颠踬者屡，比至其门，气殆不属。及妇下牛，觉形忽不类；谛视之，乃一老翁。恍惚惊疑，有如梦寐。翁讶其痴立，问：“到此何为？”无可置词，诡以迷路对，踉跄而归。次日，门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馀，大书其上曰：“私窥贞妇，罚行泥泞十里。”乃知为魅所戏也。邻里怪问，不能自掩，为其父捶几殆。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虽恶作剧，即谓之善知识可矣。友声又言：一人见狐睡树下，以片瓦掷之。不中，瓦碎有声，狐惊跃去。归甫入门，突见其妇缢树上，大骇呼救。其妇狂奔而出，树上缢者已不见。但闻檐际大笑曰：“亦还汝一惊。”此亦足为佻达者戒也。

同年陈半江言：有道士善符箓，驱鬼缚魅，具有灵应。所至惟蔬食茗饮而已，不受铢金寸帛也。久而术渐不验，十每失四五。后竟为群魅所遮，大见窘辱，狼狈遁走。诉于其师。师至，登坛召将，执群

魅鞫状。乃知道士虽不取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财，乃为行法；又窃其符箓，摄狐女媟狎。狐女因窃污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仇之者得以逞也。师拊髀叹曰："此非魅败尔，尔徒之败尔也；亦非尔徒之败尔，尔不察尔徒，适以自败也。赖尔持戒清苦，得免幸矣，于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儒者之常谈也。然奸黠之徒，岂能以主人廉介，遂辍贪谋哉！半江此言，盖其官直隶时，与某令相遇于余家，微以相讽。此令不悟，故清风两袖，而卒被恶声，其可惜也已。

里有少年，无故自掘其妻墓，几见棺矣。时耕者满野，见其且詈且掘，疑为颠痫，群起阻之。诘其故，坚不肯吐；然为众手所牵制，不能复掘，荷锸恨恨去。皆莫测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发狂自挝曰："汝播弄是非，间人骨肉多矣。今乃诬及黄泉耶？吾得请于神，不汝贷也。"因缕陈始末，自啮其舌死。盖少年恃其刚悍，顾盼自雄，视乡党如无物。牧者甚焉，因为造谤曰："或谓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过其妻墓，闻林中呜呜有声，惧不敢前，伏草间窃视。月明之下，见七八黑影，至墓前与其妻杂坐调谑，媟声艳语，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诬耶？"有闻之者，以告少年。少年为其所中，遽有是举。方窃幸得计，不虞鬼之有灵也。小人狙诈，自及也宜哉。然亦少年意气凭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从孙树宝，盐山刘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已嫁。中一婿，夜梦与僚婿六人，以红绳连系，疑为不祥。会其妇翁殁，七婿皆赴吊。此人忆是噩梦，不敢与六人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即避出。怪诘之，具述其故。皆疑其别有所嫌，托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饮，而私键其外户，使不得遁。突殡宫火发，竟七人俱烬。乃悟此人无是梦则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则主人不键户，不键户则七人未必尽焚。神特以一梦诱之，使无一得脱也。此不知是何夙因？同为此家之婿，同时而死，又不知是何夙因？七女同生于此家，同时而寡，殆

必非偶然矣。

周密庵言：其族有孀妇，抚一子，十五六矣。偶见老父携幼女，饥寒困惫，踣不能行，言愿与人为养媳。女故端丽，孀妇以千钱聘之。手书婚帖，留一宿而去。女虽孱弱，而善操作，井臼皆能任；又工针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无所不至，饮食起居，皆经营周至，一夜往往三四起。遇疾病，日侍榻旁，经旬月目不交睫。姑爱之乃过于子。姑病卒，出数十金与其夫使治棺衾。夫诘所自来，女低回良久曰："实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禄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为鬼神所呵护，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业，亦可以免。然善业不易修，修小善业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为君妇，黾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营葬礼以申报，君何疑焉！"子故孱弱，闻之惊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别去。后遇祭扫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疑亦女所为也。是特巧于逭死，非真有爱于其姑。然有为为之，犹邀神福，信孝为德之至矣。

闻有村女，年十三四，为狐所媚。每夜同寝处，笑语媟狎，宛如伉俪。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饮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恒给钱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为女制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类，所值逾数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岁馀，狐忽呼女父语曰："我将还山，汝女奁具亦略备，可急为觅一佳婿，吾不再来矣。汝女犹完璧，无疑我始乱终弃也。"女故无母，倩邻妇验之，果然。此余乡近年事，婢媪辈言之凿凿，竟与乖崖还婢其事略同。狐之媚人，从未闻有如是者。其亦夙缘应了，夙债应偿耶？

杨雨亭言：登莱间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丽。课之读书，亦颇慧。一日，自乡塾独归，遇道士对之诵咒，即惘惘不自主，随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无居人，道士引入室，复相对诵咒。心顿明了，然口噤不能声，四肢缓彈不能举。又诵咒，衣皆自脱。道士掖伏榻上，抚摩偎倚，调以媟词，方露体近之，忽蹶起却坐曰："修道二

百馀年，乃为此狡童败乎？”沈思良久，复偃卧其侧，周身玩视，慨然曰：“如此佳儿，千载难遇。纵败吾道，不过再炼气二百年，亦何足惜！”奋身相逼，势已万万无免理。间不容发之际，又掉头自语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鸡；俄绕屋旋行如转磨。突抽壁上短剑，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欹倚呻吟，约一食顷，掷剑呼此子曰：“尔几败，吾亦几败，今幸俱免矣。”更对之诵咒。此子觉如解束缚，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门外，指以归路。口吐火焰，自焚草庵，转瞬已失所在，不知其为妖为仙也。余谓妖魅纵淫，断无顾虑。此殆谷饮岩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马悬崖耳。老子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若已见已乱，则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于欲海横流，势不能遏，竟毅然一决，以楚毒断绝爱根，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其转念可师，其前事可勿论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时，租横街一小宅，最后有破屋数楹，用贮杂物。一日，偶入检视，见尘壁仿佛有字迹。拂拭谛观，乃细楷书二绝句，其一曰：“红蕊几枝斜，春深道韫家。枝枝都看遍，原少并头花。”其二曰：“向夕对银釭，含情坐绮窗。未须怜寂寞，我与影成双。”墨迹黯淡，殆已多年。又有行书一段，剥落残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词，惟末二句可辨，曰：“天孙莫怅阻银河，汝尚有牵牛相忆。”不知是谁家娇女，寄感摽梅。然不畏人知，濡毫题壁，亦太放诞风流矣。余曰：“《摽梅》三章，非女子自赋耶？”秋圃曰：“旧说如是，于心终有所格格。忆先儒有一说，云是女子父母所作，【按：此宋戴岷隐之说。】是或近之。”倪馀疆闻之曰：“详词末二语，是殆思妇之作，遘脱辐之变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既而秋圃揭换壁纸，又得数诗，其一曰：“门掩花空落，梁空燕不来。惟馀双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曰：“久已梳妆懒，香奁偶一开。自持明镜看，原让赵阳台。”又一首曰：“咫尺楼窗夜见灯，云山似阻几千层。居家翻作无家客，隔院真成退院僧。镜里容华空若许，梦中晤对亦何曾？侍儿劝织回文锦，懒惰心情病未能。”则馀疆之说信矣。后为程文恭公诵之。

公俯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既而曰：“语语负气，不见答也亦宜。”

季漱六言：有佃户所居枕旷野。一夕，闻兵仗格斗声，阖家惊骇，登墙视之，无所睹。而战声如故，至鸡鸣乃息。知为鬼也。次日复然，病其聒不已，共谋伏铳击之，果应声啾啾奔散。既而屋上屋下，众声合噪曰：“彼劫我妇女，我亦劫彼妇女为质，互控于社公。社公愦愦，劝以互抵息事。俱不肯伏，故在此决胜负，何预汝事？汝以铳击我，今共至汝家，汝举铳则我去，汝置铳则我又来，汝能夜夜自昏至晓，发铳不止耶？”思其言中理，乃跪拜谢过，大具酒食纸钱送之去。然战声亦自此息矣。夫不能不为之事，不出任之，是失几也；不能不除之害，不力争之，是养痈也。鬼不干人，人反干鬼，鬼有词矣，非开门揖盗乎！孟子有言，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伊松林舍人言：有赵延洪者，性伉直，嫉恶至严，每面责人过，无所避忌。偶见邻妇与少年语，遽告其夫。夫侦之有迹，因伺其私会骈斩之，携首鸣官。官已依律勿论矣。越半载，赵忽发狂自挝，作邻妇语，与索命，竟啮断其舌死。夫荡妇逾闲，诚为有罪。然惟其亲属得执之，惟其夫得杀之，非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者也。且所失者一身之名节，所玷者一家之门户，亦非神奸巨蠹，弱肉强食，虐焰横煽，沈冤莫雪，使人人公愤者也。律以隐恶扬善之义，即转语他人，已伤盛德。傥伯仁由我而死，尚不免罪有所归；况直告其夫，是诚何意，岂非激以必杀哉！游魂为厉，固不为无词。观事经半载，始得取偿，其必得请于神，乃奉行天罚矣。然则以讦为直，固非忠厚之道，抑亦非养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伦，姚安公老友也。言贵家一佣奴，以游荡为主人所逐。衔恨次骨，乃造作蜚语，诬主人帷薄不修，缕述其下烝上报状，言之凿凿，一时传布。主人亦稍闻之，然无以箝其口，又无从而与辩；妇女辈惟爇香吁神而已。一日，奴与其党坐茶肆，方抵掌纵谈，

四座耸听，忽噭然一声，已仆于几上死。无由检验，以痰厥具报。官为敛埋，棺薄土浅，竟为群犬搰食，残骸狼藉。始知为负心之报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闻人过，凡僮仆婢媪，有言旧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鉴此奴也。尝语昀曰："宋党进闻平话说韩信，（优人演说故实，谓之平话。《永乐大典》所载，尚数十部。）即行斥逐。或请其故。曰：'对我说韩信，必对韩信亦说我，是乌可听？'千古笑其愦愦，不知实绝大聪明。彼但喜对我说韩信，不思对韩信说我者，乃真愦愦耳。"真通人之论也。

福建泉州试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壮。而明季兵燹，署中多撄杀戮；又三年之中，学使按临仅两次。空闭日久，鬼物遂多。阿雨斋侍郎言：尝于黄昏以后，隐隐见古衣冠人，暗中来往。既而视之，则无睹。余按临是郡，时幕友孙介亭亦曾见纱帽红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即梦魇。介亭故有胆，对窗唾曰："生为贵官，死乃为僮仆辈作祟，何不自重乃尔耶？"奴子忽醒，此后遂不复见。意其魂即栖是室，故欲驱奴子出；一经斥责，自知理屈而止欤？

里俗遇人病笃时，私剪其着体衣襟一片，炽火焚之。其灰有白文，斑驳如篆籀者，则必死；无字迹者，即生。又或联纸为衾，其缝不以糊粘，但以秤锤就捣衣砧上捶之。其缝缀合者必死，不合者即生。试之，十有八九验。此均不测其何理。

莆田林生霈言：闻泉州有人，忽灯下自顾其影，觉不类己形。谛审之，运动转侧，虽一一与形相应，而首巨如斗，发鬑鬙如羽葆，手足皆钩曲如鸟爪，宛然一奇鬼也。大骇，呼妻子来视，所见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怖不知所为。邻有塾师闻之，曰："妖不自兴，因人而兴。子其阴有恶念，致罗刹感而现形欤？"其人悚然具服，曰："实与某氏有积仇，拟手刃其一门，使无遗种，而跳身以从鸭母。（康熙末，台湾逆寇朱一贵结党煽乱。一贵以养鸭为业，闽人皆呼为鸭母云。）今变怪如是，毋乃神果警我乎！且辍是谋，观子言验否？"是夕鬼影即不见。此真一念转移，立分祸福矣。

丁御史芷溪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观灯夜归，遇少妇甚妍丽，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动人。初以为失侣之游女，挑与语，不答。问姓氏里居，亦不答。乃疑为幽期密约迟所欢而未至者，计可以挟制留也，邀至家少憩。坚不肯。强迫之同归。柏酒粉团，时犹未彻，遂使杂坐妻妹间，联袂共饮。初甚靦觍，既而渐相调谑，媚态横生，与其妻妹互劝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则微笑曰："缘蒙不弃，故暂借君家一卸妆。恐伙伴相待，不能久住。"起解衣饰卷束之，长揖径行，乃社会中拉花者也。（秧歌队中作女妆者，俗谓之拉花。）少年愤恚，追至门外，欲与斗。邻里聚问，有亲见其强邀者，不能责以夜入人家；有亲见其唱歌者，不能责以改妆戏妇女，竟哄笑而散。此真侮人反自侮矣。

老仆卢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枣树下，见邻女在墙上露半身，向之索枣。扑数十枚与之。女言今日始归宁，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墙下梯，斜盼而去。其舅会意，蹑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凳在墙内，伸足试踏，乃踏空堕溷中。女父兄闻声趋视，大受捶楚。众为哀恳乃免。然邻女是日实未归，方知为魅所戏也。前所记骑牛妇，尚农家子先挑之；此则无因而至，可云无妄之灾。然使招之不往，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谓之自取可矣。

李芍亭言：有友尝避暑一僧寺，禅室甚洁，而以板窒其后窗。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顶，似透微光。疑后为僧密室，穴纸觇之，乃一空园，为厝棺之所。意其间必有鬼，因侧卧枕上，以一目就窥。夜半，果有黑影，仿佛如人，来往树下。谛视粗能别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窃听，终不闻语声。厝棺约数十，然所见鬼少仅三五，多不过十馀。或久而渐散，或已入转轮欤？如是者月馀，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觉。一夕，见二鬼媟狎于树后，距窗下才七八尺，冶荡之态，更甚于人。不觉失声笑，乃阒然灭迹。次夜再窥，不见一鬼矣。越数日，寒热大作，疑鬼为祟，乃徙居他寺。变幻如鬼，不免于意想之外，使人得见其阴私。十目十手，殆非虚语。然

智出鬼上，而卒不免为鬼驱。察见渊鱼者不祥，又是之谓矣。

大学士温公镇乌鲁木齐日，军屯报遣犯王某逃，缉捕无迹。久而微闻其本与一吴某皆闽人，同押解至哈密辟展间，王某道死。监送台军不通闽语，不能别孰吴孰王。吴某因言死者为吴，而自冒王某之名。来至配所数月，伺隙潜遁。官府据哈密文牒，缉王不缉吴，故吴幸跳免。然事无左证，疑不能明，竟无从究诘。军吏巴哈布因言：有卖丝者妇，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终日惟昏昏卧，而食则兼数人。如是两载馀。一日，嗷然长号，僵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为城隍判官所摄，逼为妾媵，而别摄一饿鬼附其形。至某日寿尽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嘱鬼役别摄一饿鬼抵。饿鬼亦喜得转生，愿为之代。迨城隍庭讯，乃察知伪状，以判官鬼役付狱，遣我归也。后判官塑像无故自碎，此妇又两年馀乃终。计其复生至再死，与其得疾至复生，日数恰符。知以枉被掠夺，仍还其应得之寿矣。然则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讯耳。

李阿亭言：滦州民家，有狐据其仓中居，不甚为祟；或偶然抛掷砖瓦，盗窃饮食耳。后延术士劾治，殪数狐；且留符曰："再至则焚之。"狐果移去。然时时幻形为其家妇女，夜出与邻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与诸无赖同卧起。大播丑声，民固弗知。一日，至佛寺，闻禅室嬉笑声。穴纸窃窥，乃其女与僧杂坐。愤甚，归取刃。其女乃自内室出。始悟为狐复仇，再延术士。术士曰："是已窜逸，莫知所之矣。"夫狐魅小小扰人，事所恒有，可以不必治，即治亦罪不至死。遽骈诛之，实为已甚，其衔冤也固宜。虽有符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报之巧，乃卒生于所备外。然则君子于小人，力不足胜，固遭反噬；即力足胜之，而机械潜伏，变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嵩辅堂阁学言：海淀有贵家守墓者，偶见数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悯之，持杖击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苏息，送至旷野，纵之去。越数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华绝代。骇问所自来。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遘大难，蒙君再生，今来为君拂枕席。"守墓者度

无恶意，因纳之。往来狎昵，两月馀，日渐瘵瘦，然爱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寝，闻窗外呼曰：“阿六贱婢！我养创甫愈，未即报恩，尔何得冒托我名，魅郎君使病？脱有不讳，族党中谓我负义，我何以自明？即知事出于尔，而郎君救我，我坐视其死，又何以自安？今偕姑姊来诛尔。”女子惊起欲遁，业有数女排闼入，掊击立毙。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无良，夺其所爱。此女反覆自陈，终不见省，且拔刃跃起，欲为彼女报冤。此女乃痛哭越墙去。守墓者后为人言之，犹恨恨也。此所谓“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也欤！

董曲江前辈言：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苛礼绳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颇负端方名，不能诋其非也。塾后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见花间隐隐有人影。时积雨初晴，土垣微圮，疑为邻里窃蔬者。迫而诘之，则一丽人匿树后，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讲学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外有人声，我自能从窗隙去，公无虑。”俄晓日满窗，执经者麕至，女仍垂帐偃卧。讲学者心摇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媪来迓女。女披衣径出，坐皋比上，理鬓讫，敛衽谢曰：“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乃里中新来角妓，诸生徒贿使为此也。讲学者大沮，生徒课毕归早餐，已自负衣装遁矣。外有馀必中不足，岂不信乎！

曲江又言：济南有贵公子，妾与妻相继殁。一日，独坐荷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见其亡姬。素所怜爱，即亦不畏，问：“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许阑入。今日明日，值娘子诵经期，连放焰口，得来领法食也。”问：“娘子已来否？”曰：“娘子狱事未竟，安得自来！”问：“施食无益于亡者，作焰口何益？”曰：“天心仁爱，佛法慈悲，赈人者佛天喜，赈鬼者佛天亦喜。是为亡者资冥福，非为其自来食也。”问：“泉下况味何似？”曰：“堕女身者妾夙业，充

下陈者君夙缘。业缘俱满，静待转轮，亦无大苦乐。但乏一小婢供驱使，君能为焚一偶人乎？”懵腾而醒，姑信其有，为作偶人焚之。次夕见梦，则一小婢相随矣。夫束刍缚竹，剪纸裂缯，假合成质，何亦通灵？盖精气抟结，万物成形；形不虚立，秉气含精。虽久而腐朽，犹蜎蠕以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气未散者为鬼，布帛之精气，鬼之衣服，亦如生。其于物也，既有其质，精气斯凝，以质为范，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化其菁英，故体为灰烬，而神聚幽冥。如人殂谢，魄降而魂升。夏作明器，殷周相承，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若夫金钅工、春条，未冈佳城，殡宫阒寂，彳亍夜行，投畀炎火，微闻咿嚶。是则衰气所召，妖以人兴，抑或他物之所凭矣。（有樊媪者，在东光见有是事。）

朱子颖运使言：昔官叙永同知时，由成都回署，偶遇茂林，停舆小憩。遥见万峰之顶，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实非人迹所到。适携西洋远镜，试以窥之，见草屋三楹，向阳启户，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檐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缝补；屋柱似有对联，望不了了。俄云气滃郁，遂不复睹。后重过其地，林麓依然，再以远镜窥之，空山而已。其仙灵之宅，误为人见，遂更移居欤？

潘南田画有逸气，而性情孤峭，使酒骂座，落落然不合于时。偶为余作梅花横幅，余题一绝曰：“水边篱落影横斜，曾在孤山处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铁，风流毕竟让桃花。”盖戏之也。后余从军塞外，侍姬辈嫌其敝黯，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则细琐之事，亦似皆前定矣。

青县王恩溥，先祖母张太夫人乳母孙也。一日，自兴济夜归，月明如昼，见大树下数人聚饮，杯盘狼藉。一少年邀之入座，一老翁嗔语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恶作剧。”又正色谓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辈非人，恐小儿等于君不利。”恩溥大怖，狼狈奔走，得至家，殆无气以动。后于亲串家作吊，突见是翁，惊仆欲绝，惟连呼：“鬼！鬼！”老翁笑掖之起，曰：“仆耽曲蘖，日恒不足。前值月夜，荷邻里

相邀，酒已无多。遇君适至，恐增一客则不满枯肠，故诡语遣君。君乃竟以为真耶！”宾客满堂，莫不绝倒。中一客目击此事，恒向人说之。偶夜过废祠，见数人轰饮，亦邀入座。觉酒味有异，心方疑讶，乃为群鬼挤入深淖，化磷火荧荧散。东方渐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缘此胆破，翻疑恩溥所见为真鬼。后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谈。此表兄张自修所说。戴君恩诏则曰实有此事，而所传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恩溥闻之。偶夜过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共饮。疑其已死，绝裾奔逃。后相晤于姻家，大遭诟谇也。二说未审孰是。然由张所说，知不可偶经一事，遂谓事事皆然，致失于误信；由戴所说，知亦不可偶经一事，遂谓事事皆然，反败于多疑也。

李秋崖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仓中，三四十年未尝为祟。恒与人对语，亦颇知书；或邀之饮，亦肯出，但不见其形耳。老儒殁后，其子亦诸生，与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渐肆扰。生故设帐于家，而兼为人作讼牒。凡所批课文，皆不遗失；凡作讼牒，则甫具草辄碎裂，或从手中掣其笔。凡脩脯所入，毫厘不失；凡刀笔所得，虽扃锁严密，辄盗去。凡学子出入，皆无所见；凡讼者至，或瓦石击头面流血，或檐际作人语，对众发其阴谋。生苦之，延道士劾治。登坛召将，摄狐至。狐侃侃辩曰：“其父不以异类视我，与我交至厚。我亦不以异类自外，视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堕家声，作种种恶业，不陨身不止。我不忍坐视，故挠之使改图；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将待其倾覆，周其妻子，实无他肠。不虞炼师之见谴，生死惟命。”道士蹶然下座，三揖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无一二。此举乃出尔曹乎！”不别主人，太息径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辍是业，竟得考终。

乾隆丙辰、丁巳间，户部员外郎长公泰有仆妇，年二十馀，中风昏眩，气奄奄如缕，至夜而绝。次日，方为营棺敛，手足忽动，渐能屈伸。俄起坐，问：“此何处？”众以为犹谵语也。既而环视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数四，默默无语，从此病顿愈。然察其语音行步，皆

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见其夫若不相识。觉有异，细诘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数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检算未尽，然当谪为女身，命借此妇尸复生。觉倏如睡去，倏如梦醒，则已卧板榻上矣。问其姓名里贯，坚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为前世辱。遂不穷究。初不肯与仆同寝，后无词可拒，乃曲从；然每一荐枕，辄饮泣至晓。或窃闻其自语曰："读书二十年，作官三十馀年，乃忍耻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尝闻呓语曰："积金徒供儿辈乐，多亦何为？"呼醒问之，则曰未言。知其深讳，亦姑置之。长公恶言神怪事，禁家人勿传，故事不甚彰，然亦颇有知之者。越三载馀，终郁郁病死。讫不知其为谁也。

先师裘文达公言：有郭生，刚直负气。偶中秋燕集，与朋友论鬼神，自云不畏。众请宿某凶宅以验之，郭慨然仗剑往。宅约数十间，秋草满庭，荒芜蒙翳。扃户独坐，寂无见闻。四鼓后，有人当户立。郭奋剑欲起，其人挥袖一拂，觉口噤体僵，有如梦魇，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磬折致词曰："君固豪士，为人所激，因至此。好胜者常情，亦不怪君。既蒙枉顾，本应稍尽宾主意。然今日佳节，眷属皆出赏月，礼别内外，实不欲公见。公又夜深无所归。今筹一策，拟请君入瓮，幸君勿嗔；觞酒豆肉，聊以破闷，亦幸勿见弃。"遂有数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压以巨石。俄隔缸笑语杂遝，约男妇数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觉酒香触鼻，暗中摸索，有壶一、杯一、小盘四，横阁象箸二。方苦饥渴，且姑饮啖。复有数童子绕缸唱艳歌，有人扣缸语曰："主人命娱宾也。"亦靡靡可听。良久，又扣缸语曰："郭君勿罪，大众皆醉，不能举巨石。君且姑耐，贵友行至矣。"语讫，遂寂。次日，众见门不启，疑有变，逾垣而入。郭闻人声，在缸内大号。众竭力移石，乃闯然出，述所见闻，莫不拊掌。视缸中器具，似皆己物。还家讯问，则昨夕家燕，并酒肴失之，方诟谇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狯矣。然闻之使人笑不使人怒，当出瓮时，虽郭生亦自哑然也，真恶作剧哉。余容若曰："是犹玩弄为戏也。曩客秦陇间，闻有少年随塾师读书山寺。相传寺楼有魅，时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绝艳，每夕诣楼外，祷以媟词，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树下，见

小环招手。心知狐女至，跃然相就。小环悄语曰：‘君是解人，不烦絮说。娘子甚悦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贵人，不敢祟；惟约束娘子颇严。今夜幸他出，娘子使来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随之行，觉深闺曲弄，都非寺内旧门径。至一房，朱槅半开，虽无灯，隐隐见床帐。小环曰：‘娘子初会，觉靦觎，已卧帐内。君第解衣，径登榻，无出一言，恐他婢闻也。’语讫，径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拥于怀而接唇。忽其人惊起大呼。却立愕视，则室庐皆不见，乃塾师睡檐下乘凉也。塾师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实，竟遭斥逐。此乃真恶作剧矣。”文达公曰：“郭生恃客气，故仅为魅侮；此生怀邪心，故竟为魅陷。二生各自取耳，岂魅有善恶哉！”

李村有农家妇，每早晚出馐，辄见女子随左右。问同行者，则不见。意大恐怖。后乃渐随至家，然恒在院中，或在墙隅，不入寝室。妇逼视，即却走；妇返，即仍前。知为冤对，因遥问之。女子曰：“汝前生与我并贵家妾，汝妒我宠，以奸盗诬我致幽死。今来取偿，讵汝今生事姑孝，恒为善神所护，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随。揆度事势，万万无可相报理。汝傥作道场度我，我得转轮，即亦解冤矣。”妇辞以贫。女子曰：“汝贫非虚语，能发念诵佛号万声，亦可度我。”问：“此安能得度鬼？”曰：“常人诵佛号，佛不闻也，特念念如对佛，自摄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诚感神明，一诵佛号，则声闻三界，故其力与经忏等。汝是孝妇，知必应也。”妇如所说，发念持诵。每诵一声，则见女子一拜。至满万声，女子不见矣。此事故老时说之，知笃志事亲，胜信心礼佛。

又闻洼东有刘某者，母爱其幼弟，刘爱弟更甚于母。弟婴痼疾，母忧之，废寝食。刘经营疗治，至鬻其子供医药。尝语妻曰：“弟不救，则母可虑，毋宁我死耳！”妻感之，鬻及袒衣，无怨言。弟病笃，刘夫妇昼夜泣守。有丐者夜栖土神祠，闻鬼语曰：“刘某夫妇轮守其弟，神光照烁，猝不能入，有违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声东而击西，汝知之乎？”次日，其母灶下卒中恶。夫妇奔视，母苏而

弟已绝矣。盖鬼以计取之也。后夫妇并年八十馀乃卒。奴子刘琪之女，嫁于洼东，言闻诸故老曰，刘自奉母以外，诸事蠢蠢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刘掉头曰："世宁有是人？人宁有是事？汝毋造言。"其痴多类此，传以为笑。不知乃天性纯挚，直以尽孝为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彦章墓》诗曰："谁信人间有冯道？"即此意矣。

景少司马介兹官翰林时，斋宿清秘堂。（此因乾隆甲子御题"集贤清秘"额，因相沿称之，实无此堂名。）积雨初晴，微月未上，独坐廊下。闻瀛洲亭中语曰："今日楼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馀山态活'句，真神来之笔。"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态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则兴象俱减矣。"疑为博晰之等尚未睡，纳凉池上，呼之不应；推户视之，阒无人迹。次日，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应作是语。"

释家能夺舍，道家能换形。夺舍者托孕妇而转生；换形者血气已衰，大丹未就，则借一壮盛之躯，与之互易也。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张仲深者，与狐友，偶问其修道之术。狐言："初炼幻形，道渐深则炼蜕形，蜕形之后，则可以换形。凡人痴者忽黠，黠者忽颠，与初不学仙而忽好服饵导引，人怪其性情变常，不知皆魂气已离，狐附其体而生也。然既换人形，即归人道，不复能幻化飞腾。由是而精进，则与人之修仙同，其证果较易。或声色货利，嗜欲牵缠，则与人之惑溺同，其堕轮回亦易。故非道力坚定，多不敢轻涉世缘，恐浸淫而不自觉也。"其言似亦近理。然则人欲之险，其可畏也哉。

朱介如言：尝因中暑眩瞀，觉忽至旷野中，凉风飒然，意甚爽适。然四顾无行迹，莫知所向。遥见数十人前行，姑往随之。至一公署，亦姑随入。见殿阁宏敞，左右皆长廊；吏役奔走，如大官将坐衙状。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视之，乃亡友张恒照。悟为冥司，因告以失路状。张曰："生魂误至，往往有此，王见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诘问。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略问家

事也。”入坐未几，王已升座。自窗隙窃窥，见同来数十人，以次庭讯。语不甚了了，惟一人昂首争辩，似不服罪。王举袂一挥，殿左忽现大圆镜，围约丈馀。镜中现一女子反缚受鞭像。俄似电光一瞥，又现一女子忍泪横陈像。其人叩颡曰：“伏矣。”即曳去。良久放衙，张就问子孙近状。朱略道一二，张挥手曰：“勿再言，徒乱人意。”因问：“顷所见者业镜耶？”曰：“是也。”问：“影必肖形，今无形而现影，何也？”曰：“人镜照形，神镜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既已自知，即心有此事；心有此事，即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毕现也。若无心作过，本不自知，则照亦不见。心无是事，即无是象耳。冥司断狱，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君其识之。”又问：“神镜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见，缘物以形。体魄已离，存者性灵。神识不灭，如灯荧荧。外光无翳，内光虚明，内外莹澈，故纤芥必呈也。”语讫，遽曳之行。觉此身忽高忽下，如随风败箨。倏然惊醒，则已卧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月。怪其乡试后期至，乃具道之。

东光马节妇，余妻党也。年未二十而寡，无翁姑兄弟，亦无子女。艰难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缝纫自给，至鬻釜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馀，乃终。余尝序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与母之族氏，则忘之久矣。相传其十一二时，随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掷瓦石击其窗。闻屋上厉声曰：“此有贵人，汝辈勿取死。”然竟以民妇终，殆孟子所谓“天爵”欤？先师李又聃先生与同里，尝为作诗曰：“早岁吟黄鹄，颠连四十春。怀贞心比铁，完节鬓如银。慷慨期千古，凋零剩一身。几番经坎坷，此念未缁磷。（原注：节妇初寡时，尚存薄田数亩。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尽。）震撼惊风雨，拗呵赖鬼神。（原注：一岁霖雨经旬，邻屋新造者皆圮，节妇一破屋，支柱欹斜，竟得无恙。）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怜贫。稍觉亲朋少，羞为乞索频。一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绝粒肠空转，佣针手尽皴。有薪皆扫叶，无甑可生尘。黧面真如鹄，悬衣半似鹑。遮门才破荐，（原注：屋扉破碎不能葺，以破荐代扉者十馀年。）藉草是华茵。只自甘饥冻，翻嫌话苦辛。偷儿嗤饿鬼，（原注：夜有盗过节妇屋上，节妇呼问，盗大笑曰：“吾何至进汝饿鬼家！”）女伴笑痴

人。（原注：有同巷贫妇，再醮富室。归宁时华服过节妇曰：“看我享用，汝岂非大痴耶！”）生死心无改，存亡理亦均。喧阗凭燕雀，坚劲自松筠。伊我钦贤淑，多年共里阛。不辞歌咏拙，取表性情真。公议存乡校，廷评待史臣。他时邀紫诰，光映九河滨。”盖先生壬申公车主余家时所作，故仅云“颠连四十春”。诗格绝类香山。敬录于此，一以昭节妇之贤，一以存先师之遗墨也。后外舅周箓马公见此诗，遂割腴田三百亩为节妇立嗣，且为请旌。或亦讽谕之力欤！

余从军西域时，草奏草檄，日不暇给，遂不复吟咏。或得一联一句，亦境过辄忘。乌鲁木齐杂诗百六十首，皆归途追忆而成，非当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怅怀今昔，偶为赋一绝句曰：“雄心老去渐颓唐，醉卧将军古战场；半夜醒来吹铁笛，满天明月满林霜。”毛不解诗，余亦不复存稿。后同年杨君逢元过访，偶话及之。不知何日杨君登城北关帝祠楼，戏书于壁，不署姓名。适有道士经过，遂传为仙笔。余畏人乞诗，杨君畏人乞书，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诗不能书，杨君能书不能诗，亦遂不疑及，竟几于流为丹青。迨余辛卯还京祖饯，于是始对众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闽人林外题词于西湖，误传仙笔。元【按：元当作金。王庭筠，字子端，金河东人，自号黄华老人。】王黄华诗刻于山西者，后摹刻于滇南，亦误传仙笔。然则诸书所谓仙诗者，此类多矣。

图裕斋前辈言：有选人游钓鱼台。时西顶社会，游女如织。薄暮，车马渐稀，一女子左抱小儿，右持鼗鼓，袅袅来。见选人，举鼗一摇。选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选人故狡黠，揣女子装束类贵家，而抱子独行，又似村妇，踪迹诡异，疑为狐魅，因逐之絮谈。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选人笑语之曰：“毋多言，我知尔，亦不惧尔。然我贫，闻尔辈能致财。若能赡我，我即从尔去。”女子亦笑曰：“然则同归耳。”至其家，屋不甚宏壮，而颇华洁；亦有父母姑姊妹。彼此意会，不复话氏族，惟献酬款洽而已。酒阑就宿，备极嬿婉。次日入城，携小奴及襆被往，颇相安。惟女子冶荡无度，奔命殆疲。又渐使

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扫，至于烟筒茗碗之役，亦遣执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调谑指挥，视如僮婢。选人耽其色，利其财，不能拒也。一旦，使涤厕牏，选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随汝意，此乃不随我意耶？"诸女亦助之诮责。由此渐相忤。既而每夜出不归，云亲戚留宿。又时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饮，或琵琶度曲，而禁选人勿至前。选人恚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如是，金帛从何来？使我谢客易，然一家三十口，须汝供给，汝能之耶？"选人知不可留，携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再至，则荒烟蔓草，无复人居，并衣装不知所往矣。选人本携数百金，善治生，衣颇褴褛。忽被服华楚，皆怪之。具言赘婿状，人亦不疑。俄又褴褛，讳不自言。后小奴私泄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窃逃，犹有人理。吾所见有甚于此者矣。"

武强张公令誉，康熙丁酉举人，刘景南之妇翁也。言有选人纳一姬，聘币颇轻，惟言其母爱女甚，每月当十五日在寓，十五日归宁。悦其色美而值廉，竟曲从之。后一选人纳姬，约亦如是。选人初不肯，则举此选人为例。询访信然，亦曲从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话及，前选人忽省曰："君家阿娇归宁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选人大悟，急引入内室视之，果一人也。盖其初鬻之时，已预留再鬻地矣。张公淳实君子，度必无妄言。惟是京师鬻女之家，虽变幻万状，亦必欺以其方，故其术一时不遽败。若月月克日归宁，已不近事理；又不时往来于两家，岂人不能闻。是必败之道，狡黠者断不出此。或传闻失实，张公误听之欤？然紫陌看花，动多迷路。其造作是语，固亦不为无因耳。

朱青雷言：李华麓在京，以五百金纳一姬。会以他事诣天津，还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车为礼。遥见姬与二媒媪同车驰过，大骇愕。而姬若弗见华麓者。恐误认，思所衣绣衫又己所新制，益怀疑，草草话别。至家，则姬故在。一见，即问："尔先至耶？媒媪又将尔嫁何处？"姬仓皇不知所对。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来领女。父母狼狈至。

其妹闻姊有变，亦同来。入门则宛然车中女，其绣衫乃借于姊者，尚未脱。盖少其姊一岁，容貌略相似也。华麓方跳踉如虓虎，见之省悟，嗒然无一语。父母固诘相召意。乃述误认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借衣随媒媪同往事。问价几何，曰："三百金，未允也。"华麓冁然，急开箧取五百金置几上曰："与其姊同价可乎？"顷刻议定，留不遣归，即是夕同衾焉。风水相遭，无心凑合。此亦可为佳话矣。

刘东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诋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诗文一字者，衔之次骨，或至相殴。值河间岁试，同寓十数人，或相识，或不相识。夏夜散坐庭院纳凉，狂生纵意高谈。众畏其唇吻，皆缄口不答。惟树后坐一人，抗词与辩，连抵其隙。理屈词穷，怒问："子为谁？"暗中应曰："仆焦王相也。"（河间之宿儒。）骇问："子不久死耶？"笑应曰："仆如不死，敢捋虎须耶？"狂生跳掷叫号，绕墙寻觅。惟闻笑声吃吃，或在木杪，或在檐端而已。

王洪绪言：鄭州筑堤时，有少妇抱衣袱行堤上，力若不胜，就柳下暂息。时佣作数十人，亦散憩树下。少妇言归自母家，幼弟控一驴相送。驴惊坠地，弟入秫田追驴，自辰至午尚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谁能抱袱送我，当谢百钱。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得谢，乃随往。一路与调谑，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突七八人要于路曰："何物狂且，敢觊觎我家妇女？"共执缚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讼，不如埋之。"少妇又述其谑语。益无可辩，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贳尔。然须罚掘开此塍，尽泄其积水。"授以一锸，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通，诸人亦不见。环视四面，芦苇丛生，杳无村落。疑狐穴被水，诱此人浚治云。

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族侄竹汀言：文安有佣工古北口外者，久无音问。其父母值岁荒，亦就食口外，且觅子。亦久无音问。后乃有人见之泰山下。言昔至密云东北，日已暮，风云并作。遥见山谷有灯光，漫往投止。至则土屋数楹，围以秫篱，有老妪应门，问其里贯，入以告。又遣问姓名年岁，并问："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几何岁？"具以实对。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妪督婢治酒肴，意甚亲昵。莫测其由，起而固诘。则失声伏地曰："儿不敢欺翁姑。儿狐女也，尝与翁姑之子为夫妇。本出相悦，无相媚意。不虞其爱恋过度，竟以瘵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别适，依其墓以居。今无意与翁姑遇，幸勿他往，儿尚能养翁姑。"初甚骇怖，既而见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无不至，转胜于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妪市一棺，且具锸畚。怪问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贺儿。儿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尽寸心耳。不期感动土地，闻于岳帝。岳帝悯之，许不待丹成，解形证果。今以遗蜕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侧室，果一黑狐卧榻上，毛光如漆；举之轻如叶，扣之乃作金石声。信其真仙矣。葬事毕，又启曰："今隶碧霞元君为女官，当往泰山。请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与土人杂居。狐女惟不使人见形，其供养仍如初也。后不知其所终。此与前所记狐女略相近，然彼有所为而为，故仅得逭诛；此无所为而为，故竟能成道。天上无不忠不孝之神仙，

斯言谅哉。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庙廊者，闻殿中鬼语曰：“奉牒拘某妇。某妇恋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结，神不离舍，不能摄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计成败。与命数争，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诚之至，鬼神所不能夺者，挽回一二，间亦有之。与强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岳帝取进止，毋遽以厉鬼往也。”语讫，遂寂。后不知究竟能摄否。然足知人定胜天，确有是理矣。

顾郎中德懋，世所称判冥者也。尝自言平反一狱，颇自喜。其姓名不敢泄，其事则有姑出其妇者，以小姑之谗，非其罪也。姑性卞，仓卒度无挽回理；而母家亲党无一人，遂披缁尼庵，待姑意转。其夫怜之，时往视妇，亦不能无情。庵旁有废园，每约以夜伏破屋，而自逾墙缺私就之。来往岁馀，为其师所觉。师持戒严，以为污佛地，斥其夫勿来，来且逐妇。夫遂绝迹。妇竟郁郁死。冥官谓既入空门，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当从僧律科断，议付泥犁。顾驳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违誓愿，科以僧律，百喙无词。此妇则无罪仳离，冀收覆水，恩非断绝，志且坚贞。徒以孤苦无归，托身荒刹。其为尼也，但可谓之毁容，未可谓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谓之借榻，不可谓之安禅。若据其浮踪，执为恶业，则瑶光夺婿，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逾墙幽会，迹似‘赠以芍药’，事均‘采彼蘼芜’。人本同衾，理殊失节。阳律于未婚私媾，仅拟杖刑，犹容纳赎。兹之违礼，恐视彼为轻。况已抑郁捐生，纵有微愆，足以蔽罪。自应宽其薄罚，径付转轮。准理酌情，似乎两协。”事上，冥王竟从其议。此语真妄，无可证验。然据其所议，固持平之论矣。又顾临殁，自云以多泄阴事，谪为社公。姑存其说，亦足为轻谈温室者箴也。

库尔喀喇乌苏（库尔喀喇，译言黑；乌苏，译言水也。）台军李印，尝随都司刘德行山中。见悬崖老松贯一矢，莫测其由。晚宿邮舍，印乃言昔过是地，遥见一骑飞驰来，疑为玛哈沁，伏深草伺之。渐近，则一

物似人非人，据马上，马乃野马也。知为怪，发一矢，中之。嗡然如钟声，化黑烟去；野马亦惊逸。今此矢在树，知为木妖也。问："顷见之何不言？"曰："射时彼原未见我。彼既有灵，恐闻之或报复，故宁默也。"其机警多类此。一日，塔尔巴哈台押逋寇满答尔至，命印接解。以铁杻贯手，以铁鍊从马腹横锁其足。时已病，奄奄仅一息。与之食，亦不甚咽；在马上每欲倒掷下，赖絷足得不堕。但虑其死，不虑其逃也。至戈壁，两马相并，又作欲堕状。印举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杻击印仆马下，即旋辔驰入戈壁去。戈壁东北连科布多，（北路定边副将军所属。）绵亘数百里，古无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伪也。参将岳济，坐是获重谴；印亦长枷。既而伊犁复捕得满答尔。盖额鲁特来降者，赏赍最厚。满答尔贪饵而出，因就擒。讯其何以敢再至。则曰："我罪至重，谅必不料我来；我随众而来，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计良是，而不虞识其顶上箭瘢也。以印之巧密，而卒为术愚；以满答尔之深险，而卒以诈败。日以心斗，诚不知其所穷。然任智终遇其敌，未有千虑不一失者，则定理也。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有《蒿里行》，幻窅其词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沚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静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

香沚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见鬼形，或闻鬼语。老儒有胆，殊不怖。其僮仆习惯，亦不怖也。一夕，隔墙语曰："邻君已久，知先生不讶。尝闻吟咏，案上当有温庭筠诗，乞录其《达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语曰："末句'邺城风雨连天草'，祈写'连'为'粘'，则感极矣。顷争此一字，与人赌小酒食也。"老儒适有温集，遂举投墙外。约一食顷，忽木叶乱飞，旋飚怒卷，泥沙洒窗户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尔辈勿劣相。我筹之已熟：两相角赌，必

有一负；负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则吾词曲；因其本书以招怨，则吾词直。听尔辈狡狯，吾不愧也。”语讫而风止。褚鹤汀曰：“究是读书鬼，故虽负气求胜，而能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两全乎？”王穀原曰：“君论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爨王媪言：（即见醉钟馗者。）有樵者伐木山冈，力倦小憩。遥见一人持衣数袭，沿路弃之，不省其何故。谛视之，履险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惨淡不似人，疑为妖魅。登高树瞰之，人已不见。由其弃衣之路，宛转至山坳，则一虎伏焉。知人为伥鬼，衣所食者之遗也。急弃柴自冈后遁。次日，闻某村某甲于是地死于虎矣。路非人径所必经，知其以衣为饵，导之至是也。物莫灵于人，人恒以饵取物。今物乃以饵取人，岂人弗灵哉！利汩其灵，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传，猎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铳群击，殪其三焉。则虎又以智败矣。辗转倚伏，机械又安有穷欤？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计万万不到此。闻伥役于虎，必得代乃转生。是殆伥诱人自代，因引人捕虎报冤也。”伥者人所化，揆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伥助己，不知即伥害己矣。

梁豁堂言：有粤东大商，喜学仙，招纳方士数十人，转相神圣，皆曰冲举可坐致。所费不资，然亦时时有小验，故信之益笃。一日，有道士来访，虽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独鹤孤松。与之言，微妙玄远，多出意表。试其法，则驱役鬼神，呼召风雨，如操券也；松鲈、台菌，吴橙、闽荔，如取携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犹仆隶也。握其符，十洲三岛，可以梦游。出黍颗之丹，点瓦石为黄金，百炼不耗。粤商大骇服。诸方士自顾不及，亦稽首称圣师，皆愿为弟子，求传道。道士曰：“然则择日设坛，当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众拜讫。道士问：“尔辈何求？”曰：“求仙。”问：“求仙何以求诸我？”曰：“如是灵异，非真仙而何？”道士轩渠良久，曰：“此术也，非道也。夫道者冲漠自然，与元气为一，乌有如是种种哉！盖三教之

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佛之本旨，无生无灭而已。布施供养，非也；机锋语录，亦非也。道之本旨，清净冲虚而已。章咒符箓，非也；炉火服饵，亦非也。尔所见种种，是皆章咒符箓事，去炉火服饵，尚隔几尘，况长生乎？然无所征验，遽斥其非，尔必谓誉其所能，而毁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种种能为，而告以种种不可为，尔庶几知返乎！儒家释家，情伪日增，门径各别，可勿与辩也。吾疾夫道家之滋伪，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诸方士曰：“尔之不食，辟谷丸也。尔之前知，桃偶人也。尔之烧丹，房中药也。尔之点金，缩银法也。尔之入冥，茉莉根也。尔之召仙，摄灵鬼也。尔之返魂，役狐魅也。尔之搬运，五鬼术也。尔之辟兵，铁布衫也。尔之飞跃，鹿卢跷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众牵衣叩额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驾，是亦前缘。忍不一度脱乎？”道士却坐，顾粤商曰：“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有一人挥手飞升者乎？”顾诸方士曰：“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坚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后可不死；使此气绵绵不停，而后可长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缘。骨非药物所能换，缘亦非情好所能结。必积功累德，而后列名于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灵自尔感通，仙缘乃凑。此在尔辈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内绝世缘，外积阴骘；无怪无奇，是真秘密。”投笔于案，声如霹雳，已失所在矣。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仓中，不甚为祟；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辄被瓦击。一日，厨下得一小狐，众欲捶杀以泄愤。洪生曰：“是挑衅也。人与妖斗，宁有胜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饵，亲送至仓外。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不复击矣。此不战而屈人也。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县东留福庄。其邻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邻妇出视无一人，惟闻屋上语曰：“汝家犬太恶，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灶内，烦以烟熏之，当自出。”妇大骇，入视灶内，果嘤嘤有泣

声。问是何物，何以至此？灶内小语曰：“我名绿云，狐家婢也。不胜鞭捶，逃匿于此，冀少缓须臾死，惟娘子哀之。”妇故长斋礼佛，意颇怜悯，向屋仰语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实不忍火攻。苟无大罪，乞仙家舍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应曰：“我二千钱新买得，那能即舍？”妇曰：“二千钱赎之，可乎？”良久，乃应曰：“是或尚可。”妇以钱掷于屋上，遂不闻声。妇扣灶呼曰：“绿云可出，我已赎得汝。汝主去矣。”灶内应曰：“感活命恩，今便随娘子驱使。”妇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惊骇小儿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后每逢元旦，辄闻窗外呼曰：“绿云叩头。”

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霍丈易书在葵苏图军台时，有老妇解此术。使卜归期。妇侧睨良久，曰：“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与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数月，又使卜。妇一视即拜曰：“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归乎！”既而果赐环。又大学士温公言：曩征乌什，俘回部十馀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诉饥。投以杏。众分食讫，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掷于地上，观其纵横奇偶，忽失声哭。其党环视，亦皆哭。既而骈诛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钱卜也。是与蓍龟虽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龟之变；以物取数者，蓍之变。其藉人精神以有灵，理则一耳。

康熙癸巳秋，宋村厂佃户周甲，不胜其妇之捶楚，夜伺妇寝，逃匿破庙，将待晓，介邻里乞怜。妇觉之，追迹至庙，对神像数其罪，叱使伏受鞭。庙故有狐。鞭甫十馀，方哀呼，群狐合噪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齐夺甲置墙隅，执其妇，褫无寸缕，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释。突狐妇又合噪而出，曰：“男子但解护男子。渠背妻私昵某家女，不应死耶？”亦夺其妇置墙隅，而相率执甲。群狐格斗争救，喧哄良久。守田者疑为劫盗，大呼鸣铳为声援。狐乃各散。妇已委顿，甲竭蹶负以归。王德庵先生时设帐于是，见妇在途中犹喃喃骂也。先生尝曰：“快哉诸狐！可谓礼失而求野。狐妇乃恶伤其类，又别执一理，操同室之戈。盖门户分而朋党起，朋党盛而公论

淆，辁辖纷纭，是非蜂起，其相轧也久矣。”

张铉耳先生家，一夕觅一婢不见，意其逋逃。次日，乃醉卧宅后积薪下。空房锁闭，不知其何从入也。沃发渍面，至午乃苏。言昨晚闻后院嬉笑声，稔知狐魅，习惯不惧，窃从门隙窥之。见酒炙罗列，数少年方聚饮。俄为所觉，遽跃起拥我逾墙入。恍惚间如睡如梦，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陈酿醇酴，加以苛罚，遂至沈酣，不记几时眠，亦不知其几时去也。铉耳先生素刚正，自往数之曰：“相处多年，除日日取柴外，两无干犯。何突然越礼，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觞？子弟猖狂，父兄安在？为家长者宁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语曰：“儿辈冶荡，业已笞之。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谑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不然，则某婢某婢色岂不佳，何终不敢犯乎？防范之疏，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既笞儿，此婢吾亦当痛笞。”狐哂曰：“过摽梅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

邱县丞天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乡贯，其语似泽、潞人也。刚劲有胆，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襆被独宿，亦无所见闻。偶行经六盘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废堡破屋，荒烟蔓草，四无人踪。度万万无寇盗，解装绊马，拾枯枝爇火御寒竟，展衾安卧。方欲睡间，闻有哭声。谛听之，似在屋后，似出地下。时榾柮方燃，室明如昼，因侧眠握刀以待之。俄声渐近，已在窗外黑处，呜呜不已；然终不露形。杜叱问曰：“平生未曾见尔辈。是何鬼物？可出面言。”暗中有应者曰：“身是女子，裸无寸缕，愧难相见。如不见弃，许入被中，则有物蔽形，可以对语。”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惧之，微哂曰：“欲入即入。”阴风飒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靦觍，掩面泣曰：“一语才通，遽相偎倚。人虽冶荡，何至于斯？缘有苦情，迫于陈诉，虽嫌造次，勿讶淫奔。此堡故群盗所居，妾偶独行，为其所

劫，尽褫衣裳簪珥，缚弃涧中。夏浸寒泉，冬埋积雪，沈阴冱冻，万苦难名。后恶党伏诛，废为墟莽。无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见君子，机缘难再，千载一时。故忍耻相投，不辞自献，拟以一宵之爱，乞市薄槥，移骨平原。庶地气少温，得安营魄。倘更作佛事，超拔转轮，则再造之恩，誓世世长执巾栉。”语讫拭泪，纵体入怀。杜慨然曰：“本谓尔为妖，乃沈冤如是！吾虽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挟制求欢，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汝既畏冷，无妨就我取温；如讲幽期，则不如径去。”女伏枕叩额，亦不再言。杜拥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晓，已失所在。乃留数日，为营葬营斋。越数载归里，有邻家小女，见杜辄恋恋相随。后老而无子，求为侧室。父母不肯。女自请相从，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为此鬼后身也。

《宋书·符瑞志》曰：珊瑚钩，王者恭信则见。然不言其形状，盖自然之宝也。杜工部诗曰：“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似即指此。萧诠诗曰：“珠帘半上珊瑚钩。”则以珊瑚为钩耳。余见故大学士杨公一带钩，长约四寸馀，围约一寸六七分。其钩就倒垂桠杈，截去附枝，作一螭头。其系绦缳柱，亦就一横出之瘿瘤，作一芝草。其干天然弯曲，脉理分明，无一毫斧凿迹，色亦纯作樱桃红，殆为奇绝。其挂钩之环，则以交柯连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围相属者，亦似天成。然珊瑚连理者多，佩环似此者亦多，不为异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间，其时珊瑚易致，价尚未昂云。

又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阁。质理莹白，面有红斑四点，皆大如指顶，鲜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炼，非琥珀烫，深入腠理，而晕脚四散，渐远渐淡，以至于无，盖天成也。公恒以自随。木果木之战，公埋轮絷马，慷慨捐生。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

又尝见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馀，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余终疑为药炼也。

五十年前，见董文恪公一玉蟹，质不甚巨，而纯白无点瑕。独视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无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贵。顷与柘林司农话及，司农曰："公在日，偶值匮乏，以六百金转售之矣。"

益都有书生，才气飚发，颇为隽上。一日，晚凉散步，与村女目成。密遣仆妇通词，约某夕虚掩后门待。生潜踪匿影，方暗中扪壁窃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见一厉鬼当户立。狼狈奔回，几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师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积得小阴骘，当有一孙登第。何逾墙钻穴，自败成功？幸我变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两举矣。尔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无约束至此耶？"自批其颊十馀，昏然仆地。方灌治间，宅内仆妇亦自批其颊曰："尔我家三世奴，岂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当劝戒，不从则当告主人。乃献媚希赏，几误其终身，岂非负心耶？后再不悛，且褫尔魄！"语讫，亦昏仆。并久之，乃苏。门人李南涧曾亲见之。盖祖父之积累如是其难，子孙之败坏如是其易也，祖父之于子孙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长思乎！然南涧言此生终身不第，颇颔以终。殆流荡不返，其祖亦无如何欤？抑或附形于塾师，附形于仆妇，而不附形于其孙，亦不附形于其子，犹有溺爱者存，故终不知惩欤？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罗生者，读小说杂记，稔闻狐女之姣丽，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时或有人与狎昵。乃诣其窟穴，具贽币牲醴，投书求婚姻，且云或香闺娇女，并已乘龙，或鄙弃樗材，不堪倚玉，则乞赐一艳婢，用充贵媵，衔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数日寂然。一夕，独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灯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来充下陈，幸见收录。"因叩谒如礼，凝眸侧立，妖媚横生。生大欣慰，即于是夜定情。自以为彩鸾甲帐，不是过也。婢善隐形，人不能见；虽远行别宿，亦复相随，益惬生所愿。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窃。食物不足，则盗衣裳器具，鬻钱以买，亦不知谁为料理，意有徒党同来也。

以是稍谯责之，然媚态柔情，摇魂动魄，低眉一盼，亦复回嗔。又冶荡殊常，蛊惑万状，卜夜卜昼，靡有已时，尚嗛嗛不足。以是家为之凋，体亦为之敝。久而疲于奔命，怨詈时闻，渐起衅端，遂成仇隙。呼朋引类，妖祟大兴，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现形抗辩曰："始缘祈请，本异私奔；继奉主命，不为苟合。手札具存，非无故为魅也。至于盗窃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岂不知？既以耽色之故，舍人而求狐；乃又责狐以人理，毋乃悖欤？即以人理而论，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蓄养之费。既充妾媵，即当仰食于主人；所给不敷，即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内，似此者多。较攘窃他人，终为有间。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在嫡配尚属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录以为罪，窃有未甘。"真人曰："鸠众肆扰，又何理乎？"曰："嫁女与人，意图求取。不满所欲，聚党喧哄者，不知凡几，未闻有人科其罪，乃科罪于狐欤？"真人俯思良久，顾罗生笑曰："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驱役鬼神，预人家儿女事。"后罗生家贫如洗，竟以瘵终。

从侄秀山言：奴子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觅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掣，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文奎亦先以缢死者，盖二人同役于叔父栗甫公家。文奎殁后，其母撄疾困卧。士俊尝助以钱五百，故以是报之。此余家近岁事，与《新齐谐》所记针工遇鬼略相似，信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而来，报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周景垣前辈言：有巨室眷属，连舻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舰来同泊，门灯樯帜，亦官舫也。日欲没时，舱中二十馀人露刃跃过，尽驱妇女出舱外。有靓妆女子隔窗指一少妇曰："此即是矣。"群盗应声曳之去。一盗大呼曰："我即尔家某婢父。尔女酷虐我女，鞭捶炮

烙无人理。幸逃出遇我。尔追捕未获。衔冤次骨，今来复仇也。”言讫，扬帆顺流去，斯须灭影。缉寻无迹，女竟不知其所终，然情状可想矣。夫贫至鬻女，岂复有所能为？而不虑其能为盗也。婢受惨毒，岂复能报？而不虑其父能为盗也。此所谓蜂虿有毒欤！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残忍者，偶以小过闭空房，冻饿死，然无伤痕。其父讼不得直，反受笞。冤愤莫释，夜逾垣入，并其母女手刃之。海捕多年，竟终漏网。是不为盗亦能报矣。又言京师某家火，夫妇子女并焚，亦群婢怨毒之所为。事无显证，遂无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报矣。余有亲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儿戏，间有死者。一夕，有黑气如车轮，自檐堕下，旋转如风，啾啾然有声，直入内室而隐。次日，疽发于项如粟颗，渐以四溃，首断如斩。是人所不能报，鬼亦报之矣。人之爱子，谁不如我？其强者衔冤茹痛，郁结莫申，一决横流，势所必至。其弱者横遭荼毒，赍恨黄泉，哀感三灵，岂无神理！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世谓古玉皆昆吾刀刻，不尽然也。魏文帝《典论》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汉时已无此器。李义山诗：“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其地即佛经之印度、《汉书》之身毒。精是技者，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颇有中国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旧谱也。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故细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虬干夭矫，殆可以插瓶；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虽细条碎瓣，亦皆空中。又尝见一钵，内外两重，可以转而不可出，中间隙缝，仅如一发。摇之无声，断无容刀之理；刀亦断无屈曲三折，透至钵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无迹之药，不但能软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见，谓之鬼工。今则纳赉输琛，有如域内，亦寻常视之矣。

闽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阅岁馀，有亲串见之别县。初疑貌相似，然声音体态，无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从后试呼其小名。女忽回顾。知不谬，又疑为鬼。归告其父母，开冢验视，果空棺。共往踪

迹。初阳不相识。父母举其胸胁瘢痣，呼邻妇密视，乃具伏。觅其夫，则已遁矣。盖闽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饮之，一寸可尸蹶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苏，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与邻子狎，故磨此根使诈死，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婿家鸣官，捕得邻子，供词与女同。时吴林塘官闽县，亲鞫是狱。欲引开棺见尸律，则人实未死，事异图财；欲引药迷子女例，则女本同谋，情殊掠卖。无正条可以拟罪，乃仍以奸拐本律断。人情变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种种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简作双龙对立状，宋孝宗之带作南极老人扶杖像”，见于诸书者不一，当非妄语。今惟有黑白二色，未闻有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欤？惟大理石往往似画，至今尚然。尝见梁少司马铁幢家一插屏，作一鹰立老树斜柯上，嘴距翼尾，一一酷似；侧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气亦极生动。朱运使子颖，尝以大理石镇纸赠亡儿汝佶，长约二寸，广约一寸，厚约五六分。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两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题曰“轻舟出峡”，一题曰“松溪印月”，左侧题“十岳山人”。字皆八分书。盖明王寅故物也。汝佶以献余，余于器玩不甚留意，后为人取去。烟云过眼矣，偶然忆及，因并记之。

旧蓄北宋苑画八幅，不题名氏，绢丝如布，笔墨沈著，工密中有浑浑穆穆之气，疑为真迹。所画皆故事，而中有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隐现状，上作一月衔树杪，一女子衣带飘舞，翩如飞鸟，似御风而行。一幅作旷野之中，一中使背诏立；一人衣巾襤褛自右来，二小儿迎拜于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状；中使若不见三人，三人亦若不见中使。一幅作一堂甚华敞，阶下列酒罂五，左侧作艳女数人，靓妆彩服，若贵家姬；右侧作媪婢携抱小儿女，皆侍立甚肃；中一人常服据榻坐，自抱一酒罂，持钻钻之。后前一幅辨为红线，后二幅则终不知为谁。姑记于此，俟博雅者考之。

张石粼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过；然慷慨

尚义，视朋友之事如己事，劳与怨皆不避也。尝梦其亡友某公盛气相诘曰：“君两为县令，凡故人子孙零替者，无不收恤。独我子数千里相投，视如陌路，何也？”先生梦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欤？夫所谓朋友，岂势利相攀援，酒食相征逐哉？为缓急可恃，而休戚相关也。我视君如弟兄，吾家奴结党以蠹我，其势蟠固。我无可如何。我常密托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奸状，而恐招嫌怨，讳不肯言。及某某贯盈自败，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为之解脱。我事之偾不偾，我财之给不给，君皆弗问，第求若辈感激，称长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视我，而怪我视君如陌路，君忘之欤？”其人瑟缩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习气，类以不谈人过为君子，而不计其人之亲疏，事之利害。余尝见胡牧亭为群仆剥削，至衣食不给。同年朱学士竹君奋然代为驱逐，牧亭生计乃稍苏。又尝见陈裕斋殁后，孀妾孤儿，为其婿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奋然鸠率旧好，代为驱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时清议，称古道者百不一二，称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赁彩轿亲迎。其家奴互相钩贯，非三百金不能得，众喙一音。至前期一两日，价更倍昂。崔公恚愤，自求朋友代赁。朋友皆避怨不肯应，甚有谓彩轿无定价，贫富贵贱，各随其人为消长，非他人所可代赁，以巧为调停者。不得已，以己所乘轿结彩缯用之。一时清议，谓坐视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谓善体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将乌乎质之哉？

朱青雷言：尝谒椒山祠，见数人结伴入，众皆叩拜，中一人独长揖。或诘其故。曰：“杨公员外郎，我亦员外郎，品秩相等，无庭参礼也。”或又曰：“杨公忠臣。”咈然曰：“我奸臣乎？”于大羽因言：聂松岩尝骑驴，遇一治磨者，嗔不让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安丘张卯君之弟子，以篆刻名一时。）何让之有？”余亦言：交河一塾师与张晴岚论文相诋。塾师怒曰：“我与汝同岁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处胜我耶？”三事相类，虽善辩者无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种人，惟当以不治治之，亦于事无害；必欲其解悟，弥出葛藤。尝见两生同寓佛寺，一詈紫阳，一詈象山，喧诟至夜

半。僧从旁解纷，又谓异端害正，共与僧斗。次日，三人破额，诣讼庭。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乎？”

昌平有老妪，蓄鸡至多，惟卖其卵。有买鸡充馔者，虽十倍其价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将曙时，唱声竞作，如传呼之相应也。会刈麦曝于门外，群鸡忽千百齐至，围绕啄食。媪持杖驱之不开，遍呼男女，交手扑击，东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呶间，住屋五楹，訇然摧圮，鸡乃俱惊飞入山去。此与《宣室志》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夫鹤知夜半，鸡知将旦，气之相感而精神动焉，非其能自知时也。故邵子曰：“禽鸟得气之先。”至万物成毁之数，断非禽鸟所先知，何以聚族而来，脱主人于厄乎？此必有凭之者矣！

从侄汝夔言：甲乙并以捕狐为业，所居相距十馀里。一日，伺得一冢有狐迹，拟共往，约日落后会于某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冢侧，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内，而自匿冢畔丛薄中；待狐归穴，甲御其出路，而乙在内禽絷之。乙暗坐至夜分，寂无音响，欲出与甲商进止。呼良久，不应；试出寻之，则二墓碑横压穴口，仅隙光一线，阔寸许，重不可举。乃知为甲所卖。次日，闻外有叱牛声，极力号叫。牧者始闻，报其家往视。鸠人移石，已幽闭一昼夜矣。疑甲谋杀，率子弟诣甲，将执讼官。至半途，乃见甲裸体反缚柳树上。众围而唾詈，或鞭扑之。盖甲赴约时，路遇馐妇相调谑，因私狎于秫丛。时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脱手，妇跃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无人见，狼狈潜归。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见之呼曰：“奴在此。”则邻家少妇三四，睡于院中，忽见甲解衣就同卧；惊唤众起，已弃衣逾墙遁。方共里党追捕也。甲无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为狐所卖。然伺其穴而掩袭，此戕杀之仇也。戕杀之仇，以游戏报之：一闭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褫其衣使受缚无辩，而人觉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犹可谓善留馀地矣。

天下有极细之事，而皋陶亦不能断者。门人折生遇兰，健令也。

官安定日，有两家争一坟山，讼四五十年，阅两世矣。其地广阔不盈亩，中有二冢，两家各以为祖茔。问邻证，则万山之中，裹粮挈水乃能至，四无居人。问契券，则皆称前明兵燹已不存。问地粮串票，则两造具在。其词皆曰："此地万不足耕，无锱铢之利，而有地丁之额。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丘陇，不欲为他人占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体魄，谁肯涉讼数十年，认他人为祖宗者。"或疑为谋占吉地，则又皆曰："秦陇素不讲此事，实无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围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后，掘而别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间。谁敢为之？"竟无以折服，又无均分理，无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斗，每斗必讼官。惟就斗论斗，更不问其所因矣。后蔡西斋为甘肃藩司，闻之曰："此争祭非争产也，盍以理喻之。"曰："尔既自以为祖墓，应听尔祭。其来争祭者既愿以尔祖为祖，于尔祖无损，于尔亦无损也，听其享荐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权词，然迄不知其遵否也。

胡牧亭言：其乡一富室，厚自奉养，闭门不与外事，人罕得识其面。不善治生，而财终不耗；不善调摄，而终无疾病。或有祸患，亦意外得解。尝一婢自缢死，里胥大喜，张其事报官。官亦欣然即日来。比陈尸检验，忽手足蠕蠕动。方共骇怪，俄欠伸，俄转侧，俄起坐，已复苏矣。官尚欲以逼污投缳，锻炼罗织，微以语导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宁有情到我？设其到我，方欢喜不暇，宁肯自戕？实闻父不知何故为官所杖杀，悲痛难释，愤恚求死耳，无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类此。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诸君误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过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闷闷，无计较心；悠悠忽忽，无得失心；落落漠漠，无爱憎心；坦坦平平，无偏私心；人或凌侮，无争竞心；人或欺绐，无机械心；人或谤詈，无嗔怒心；人或构害，无报复心。故虽槁死牖下，无大功德，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使之食报于今生。其蠢无知识，正其身异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诸君乃以为疑，不亦误耶！"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吾窃有味

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传赞，托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刘约斋舍人言：刘生名寅，（此在刘景南家酒间话及。南北乡音各异，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酷贫。其父早年与一友订婚姻，一诺为定，无媒妁，无婚书庚帖，亦无聘币；然子女则并知之也。刘生父卒，友亦卒。刘生少不更事，窭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谋悔婚，刘生无如之何。女竟郁郁死，刘生知之，痛悼而已。是夕，灯下独坐，悒悒不宁。忽闻窗外啜泣声，问之不应，而泣不已。固问之，仿佛似答一我字。刘生顿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来生相聚可也。"语讫，遂寂。后刘生亦夭死，惜无人好事，竟不能合葬华山。《长恨歌》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此之谓乎！虽悔婚无迹，不能名以贞；又以病终，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则贞烈兼矣。说是事时，满座太息，而忘问刘生里贯。约斋家在苏州，意其乡里欤？

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贮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进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会有讲学者，阴作讼牒，为人所讦。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争。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对，笔迹皆相符，乃叩额伏罪。太守徐公，讳景曾，通儒也。闻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今日观之，灼然不谬。"

杨槐亭前辈有族叔，夏日读书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睡，独秉烛咿唔。倦极假寐，闻叩窗语曰："敢敬问先生，此往某村当从何路？"怪问为谁？曰："吾鬼也。溪谷重复，独行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疏，偶一二无赖贱鬼，不欲与言；即问之，亦未必肯相告。与君幽明虽隔，气类原同，故闻书声而至也。"具以告之，谢而去。后以语槐亭，槐亭怃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即作鬼亦难。"

李秋崖与金谷村尝秋夜坐济南历下亭，时微雨新霁，片月初生。秋崖曰：“韦苏州‘流云吐华月’句兴象天然，觉张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语曰：“岂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诗语，一是词语，格调亦迥殊也。即如《花间集》‘细雨湿流光’句，在词家为妙语，在诗家则靡靡矣。”愕然惊顾，寂无一人。

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滉耀，千汇万状，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诗曰：“‘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梦天诗，故为奇语。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顾，道士即不再言。既而踆乌涌上，南墅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谓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盖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动，元气之表，无象可窥。次为恒星，高不可测。次七重，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随大气旋转，去地且二百馀万里，无论海也。浑圆者地无正顶，身所立处皆为顶；地无正平，目所见处皆为平。至广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处，其圆中规，中高而四隤之证也，是为地平。圆规以外，目所不见者，则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处，亦圆中规，是又水随地形，中高四隤之证也。然江河之水狭且浅，夹以两岸，行于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广至深，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隤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则影斜落海底，转不能见矣。儒家盖尝见此景，故以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于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见此景，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日环绕此山，南昼则北夜，东暮则西朝，是日常旋转，平行竟不入地。证以今日所见，其谬更无庸辩矣。”南墅惊其博辩，欲与再言。

道士笑曰：“更竟其说。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以渐而迤，以渐而转，渐迤渐转，遂至周环，必以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杨光先之说，苦相诘难。老夫慵惰，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禄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径去，竟莫测其何许人。

大学士温公言：征乌什时，有骁骑校腹中数刃，医不能缝。适生俘数回妇，医曰：“得之矣。”择一年壮肥白者，生刳腹皮，幂于创上，以匹帛缠束，竟获无恙。创愈后，浑合为一，痛痒亦如一。公谓非战阵无此病，非战阵亦无此药。信然。然叛徒逆党，法本应诛；即不剥肤，亦即断脰。用救忠义之士，固异于杀人以活人尔。

周化源言：有二士游黄山，留连松石，日暮忘归。夜色苍茫，草深苔滑，乃共坐于悬崖之下，仰视峭壁，猿鸟路穷，中间片石斜欹，如云出岫。缺月微升，见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鬼，屏息静听。右一人曰：“顷游岳麓，闻此翁又作何语？”左一人曰：“去时方聚众讲《西铭》，归时又讲《大学衍义》也。”右一人曰：“《西铭》论万物一体，理原如是。然岂徒心知此理，即道济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爱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疗？子有患难，何以不能救？无术焉而已。此犹非一身也。人之一身，虑无不深自爱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疗？己之患难，何以不能救？亦无术焉而已。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举，万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学》条目，自格致以至治平，节节相因，而节节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谷，谷成米，米成饭，本节节相因。然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禾，禾不刈则不得谷，谷不舂则不得米，米不炊则不得饭，亦节节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学衍义》，列目至齐家而止，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时，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犹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别有政典存乎？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毋亦如土可生

苗，即炊土为饭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琼山所补，治平之道其备乎？”右一人曰：“真氏过于泥其本，丘氏又过于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时势，不揆南北之情形，琐琐屑屑，缕陈多法，且一一疏请施行，是乱天下也。即其海运一议，胪列历年漂失之数，谓所省转运之费，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讵止数十；合数十舟即逾千百，又何为抵乎？亦妄谈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则然矣。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实验，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断不可行，驳者众矣。然讲学家持是说者，意别有在，驳者未得其要领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驳者知之，讲学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说，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盖言理言气，言性言心，皆恍惚无可质，谁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状；幽微暧昧之中，作何情态乎？至于实事，则有凭矣。试之而不效，则人人见其短长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说，使人必不能试，必不肯试，必不敢试，而后可号于众曰：‘吾所传先王之法，吾之法可为万世致太平，而无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诘，则亦相率而叹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尔。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而要以三月斋戒乃能观，是即此术。第彼犹有棘刺，犹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空言，并无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过于是。驳者乃以迂阔议之，乌识其用意哉！”相与太息者久之，划然长啸而去。二士窃记其语，颇为人述之。有讲学者闻之，曰：“学求闻道而已。所谓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节义，犹为末务；礼乐刑政，更末之末矣。为是说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

刘香畹寓斋扶乩，邀余未赴。或传其二诗曰：“是处春山长药苗，闲随蝴蝶过溪桥；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木瘿瓢。”“飞岩倒挂万年藤，猿狖攀缘到未能。记得随身棕拂子，前年遗在最高层。”虽意境微狭，亦楚楚有致。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诛心之法。青县有人陷大辟，县令好外宠。其子年十四五，颇秀丽。乘其赴省宿馆舍，邀之于途，托言牒诉

而自献焉。狱竟解。实为娈童，人不以娈童贱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妇与其夫狎昵无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荡，恒自监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年未常离一步。竟郁郁以终。实为节妇，人不以节妇许之，诛其心也。余谓此童与郭六事相类，惟欠一死耳。（语详《滦阳消夏录》。）此妇心不可知，而身则无玷。《大车》之诗所谓“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犹为有刑政，则在下犹为守礼法。君子与人为善，盖棺之后，固应仍以节许之。

啄木能禹步劾禁，竟实有之。奴子李福，性顽劣，尝登高木之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锯平其外，伏草间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树，以喙画沙若符篆，画毕，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铮然拔出如激矢。此岂可以理解欤？余在书局，销毁妖书，见《万法归宗》中载有是符，其画纵横交贯，略如小篆两无字相并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李福又尝于月黑之夜，出村南丛冢间，呜呜作鬼声，以恐行人。俄燐火四起，皆呜呜来赴。福乃狼狈逃归。此以类相召也。故人家子弟，于交游当慎其所召。

壬午顺天乡试，与安溪李延彬前辈同分校。偶然说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采者，见一美妇隔涧行，衣饰华丽，不似村妆。心知为魅，伏丛薄中觇所往。适一鹿引麑下涧饮，妇见之，突扑地化为虎，衣饰委地如蝉蜕，径搏二鹿食之。斯须仍化美妇，整顿衣饰，款款循山去。临流照影，妖媚横生，几忘其曾为虎也。”秦涧泉前辈曰：“妖媚蛊惑，但不变虎形耳，搏噬之性则一也。偶露本质，遽相惊讶，此樵何少见多怪乎！”

大学士伍公镇乌鲁木齐日，颇喜吟咏，而未睹其稿。惟于驿壁见一诗曰：“极目孤城上，苍茫见四郊。斜阳高树顶，残雪乱山坳。牧马嘶归枥，啼乌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鸣骹。”殊有中唐气韵。

束州佃户邵仁我言：有李氏妇，自母家归。日薄暮，风雨大作，避入废庙中。入夜稍止，已暗不能行。适客作（俗谓之短工。为人锄田刈禾，计日受值，去来无定者也。）数人荷锄入。惧遭强暴，又避入庙后破屋。客作暗中见影，相呼追迹。妇窘急无计，乃呜呜作鬼声。既而墙内外并呜呜有声，如相应答。数人怖而反。夜半雨晴，意潜踪得脱。此与李福事相类，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来相救援。虽谓秉心贞正，感动幽灵，亦未必不然也。

仁我又言：有盗劫一富室，攻楼门垂破。其党手炬露刃，迫胁家众曰："敢号呼者死！且大风，号呼亦不闻，死何益！"皆噤不出声。一灶婢年十五六，睡厨下，乃密持火种，黑暗中伏地蛇行，潜至后院，乘风纵火，焚其积柴。烟焰烛天，阖村惊起，数里内邻村亦救视。大众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昼，群盗格斗不能脱，竟骈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为子妇。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虽灶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饰，即是夜成礼。曰："迟则讲尊卑，论良贱，是非不一，恐有变局矣。"亦奇女子哉！

边秋厓前辈言：一宦家夜至书斋，突见案上一人首，大骇，以为咎征。里有道士能符箓，时预人丧葬事。急召占之。亦骇曰："大凶！然可禳解，斋醮之费，不过百馀金耳。"正拟议间，窗外有人语曰："身不幸伏法就终，幽魂无首，则不可转生，故恒自提携，累如疣赘。顷见公棐几滑净，偶置其上。适公猝至，仓皇忘取，以致相惊。此自仆之粗疏，无关公之祸福。术士妄语，慎不可听。"道士乃丧气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术士劾治。法不验，反为狐所窘。走投其师，更乞符箓至。方登坛檄将，已闻楼上搬移声、呼应声，汹汹然相率而去。术士顾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谢。忽举首见壁上一帖曰："公衰运将临，故吾辈得相扰。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德感神明，又增福泽，故吾辈举族而去。术士行法，适值其时；据以为功，深为忝窃。赐以觞豆，为稍障羞颜，庶几或可；若有所酬赠，则小人太徼幸矣。"字径寸馀，墨痕犹湿。术士惭沮，竟噤不敢言。

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引谚曰：“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谓鬼魅能语矣，术士其知之。

朱导江言：有妻服已释忽为礼忏者，意甚哀切，过于初丧。问之，初不言。所亲或私叩之，乃泫然曰：“亡妇相聚半生，初未觉其有显过。顷忽梦至冥司，见女子数百人，锁以锒铛，驱以骨朵，入一大官署中。俄闻号呼凄惨，栗魄动魂。既而一一引出，并流血被骭，匍匐膝行，如牵羊豕。中一人见我招手，视即亡妇。惊问：‘何罪至此？’曰：‘坐事事与君怀二意。初谓为家庭常态，不意阴律至严，与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堕落如斯。’问：‘二意者何事？’曰：‘不过骨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隶之中私庇婢媪，亲串之中私庇母党，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铁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脱。此累累者皆是也。’尚欲再言，已为鬼卒曳去。多年伉俪，未免有情，故为营斋造福耳。”夫同牢之礼，于情最亲，亲则非疏者所能间；敌体之义，于分本尊，尊则非卑者所能违。故二人同心，则家庭之纤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与知而不能自为者，皆足以弥缝其阙。苟徇其私爱，意有所偏，则机械百出，亦可于耳目所不及者无所不为，种种衅端，种种败坏，皆从是起。所关者大，则其罪自不得轻。况信之者至深，托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觉，为所欲为，在朋友犹属负心，应干神谴；则人原一体，分属三纲者，其负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寻常细故，断以严刑，固不得谓之深文矣。

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余常买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乃抟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盦于湿地所生。又丁卯乡试，在小寓买烛，爇之不燃。乃泥质而冪以羊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从兄万周买之。乃尽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内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炙煿之色，涂以油，惟两掌头颈为真。又奴子赵平以二千钱买得皮靴，甚自喜。一日骤雨，著以出，徒跣而归。盖鞠则乌油高丽纸揉作绉纹，底则糊粘败絮，缘之以布。其他作伪多类此，然犹小物也。有选人见对门少妇甚端丽，问之，乃其夫游幕，寄家于京

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合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位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鬻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赘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问。夫怒甚，将讼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箧，驱选人出。越半载，选人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则先归者乃妇所欢，合谋挟取选人财，后其夫真归而败也。黎丘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约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馀金。有一人住半载馀，恒先期纳租，因不过问。一日，忽闭门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视，则纵横瓦砾，元复寸椽，惟前后临街屋仅在。盖是宅前后有门，居者于后门设木肆，贩鬻屋材，而阴拆宅内之梁柱门窗，间杂卖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觉。累栋连甍，搬运无迹，尤神乎技矣。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贱值，或以取便易，因贪受饵，其咎亦不尽在人。钱文敏公曰："与京师人作缘，斤斤自守，不入陷阱已幸矣。稍见便宜，必藏机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岂有便宜到我辈。"诚哉是言也。

王青士言：有弟谋夺兄产者，招讼师至密室，篝灯筹画。讼师为设机布阱，一一周详，并反间内应之术，无不曲到。谋既定，讼师掀髯曰："令兄虽猛如虎豹，亦难出铁网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谢曰："与君至交，情同骨肉，岂敢忘大德。"时两人对据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绕室翘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长毛毵毵如蓑衣，指讼师曰："先生斟酌：此君视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跃上屋檐而去。二人与侍侧童子并惊仆。家人觉声息有异，相呼入视，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苏，具述所闻见。二人至晓乃能动。事机已泄，人言藉藉，竟寝其谋，闭门不出者数月。相传有狎一妓者，相爱甚。然欲为脱籍，则拒不从；许以别宅自居，礼数如嫡，拒益力。怪诘其故，喟然曰："君弃其结发而昵我，此岂可托终身者乎？"与此鬼之言，可云所见略同矣。

张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时，顾侍者曰："不起矣。闻将死者见先亡，今见之矣。"既而环顾病榻，若有所觅，喟

然曰：“错矣！”俄又拊枕曰：“大错矣！”俄又瞑目啮齿、掐掌有痕曰：“真大错矣！”疑为谵语，不敢问。良久，尽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向以为夫族疏而母族亲，今来导者皆夫族，无母族也；吾向以为媳疏而女亲，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见也。非一气者相关，异派者不属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误矣，尔曹勿再误也。”此三叔母张太宜人所亲闻。妇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犹是大智慧人，能回头猛省也。

孔子有言：谏有五，吾从其讽。圣人之究悉物情也。亲串中一妇，无子而阴忮其庶子；侄若婿又媒蘖短长私党胶固，殆不可以理喻。妇有老乳母，年八十馀矣。闻之，匍匐入谒，一拜，辄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妇问：“曷不依尔侄？”曰：“老奴初有所蓄积，侄事我如事母，诱我财尽。今如不相识，求一盂饭不得矣。”又问：“曷不依尔女若婿？”曰：“婿诱我财如我侄，我财尽后，弃我亦如我侄，虽我女无如何也。”又问：“至亲相负，曷不讼之？”曰：“讼之矣，官以为我已出嫁，于本宗为异姓；女已出嫁，又于我为异姓。其收养为格外情，其不收养律无罪，弗能直也。”又问：“尔将来奈何？”曰：“亡夫昔随某官在外，娶妇生一子，今长成矣。吾讼侄与婿时，官以为既有此子，当养嫡母，不养则律当重诛。已移牒拘唤，但不知何日至耳。”妇爽然若失，自是所为遂渐改。此亲戚族党唇焦舌敝不能争者，而此妪以数言回其意。现身说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耳。触龙之于赵太后，盖用此术矣。

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马德重言：沧州城南，盗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妇并被执，众莫敢谁何。有妾居东厢，变服逃匿厨下，私语灶婢曰：“主人在盗手，是不敢与斗。渠辈屋脊各有人，以防救应；然不能见檐下。汝抉后窗循檐出，密告诸仆：各乘马执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盗四更后必出，——四更不出，则天晓不能归巢也。——出必挟主人送；苟无人阻，则行一二里必释，不释恐见其去向也。俟其释主人，急负还而相率随其后，相去务在半里内。彼如返斗即奔还，彼止亦止，彼行又随行。再返斗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随行。如此数四，彼不返斗则随之得其巢，彼返斗则既不得战，又不得遁，逮至天明，无一人得脱矣。”婢冒死出告，众以为中理，如其言，果并就擒。重赏灶婢。妾与嫡故不甚协，至是亦相睦。后问妾何以办此，泫然曰：“吾故盗魁某甲女，父在时，尝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见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试，竟侥幸验也。”故曰，用兵者务得敌之情。又曰，以贼攻贼。

戴东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与主人通言语，致馈遗，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邻。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别院空屋，有缢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无所栖，乃来与我争屋。时时现恶状，恐怖小儿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热，尤不堪忍。某观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于院中。俄暴风骤起，声轰然如雷霆。方骇愕间，闻屋瓦格格乱鸣，如数十人奔走践踏者，屋上呼

曰："吾计大左，悔不及。顷神将下击，鬼缚而吾亦被驱，今别君去矣。"盖不忍其愤，急于一逞，未有不两败俱伤者。观于此狐，可为炯鉴。又吕氏表兄言：（忘其名字，先姑之长子也。）有人患狐祟，延术士禁咒。狐去而术士需索无厌，时遣木人纸虎之类至其家扰人，赂之，暂止。越旬日复然，其祟更甚于狐。携家至京师避之，乃免。锐于求胜，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征矣。

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言：昔征乌什时，战罢还营，见厓下树桠间一人探首外窥。疑为间谍，奋矛刺之。（军中呼矛曰苗子，盖声之转。）中石上，火光激进，矛折，臂几损。疑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何怪。余谓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泽，何所不育。《白泽图》所载，虽多附会，殆亦有之。又言：有一游兵，见黑物蹲石上。疑为熊，引满射之。三发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骇极，驰回呼伙伴，携铳往，则已去矣。余谓此亦山精耳。

常山峪道中加班轿夫刘福言：（九卿肩舆，以八人更番，出京则加四人，谓之加班。）长姐者，忘其姓，山东流民之女。年十五六，随父母就食于赤峰，（即乌蓝哈达。乌蓝译言红，哈达译言峰也。今建为赤峰州。）租田以耕。一日，入山采樵，遇风雨，避岩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间。遥见双炬，疑为虎目。至前，则官役数人，衣冠不古不今，叱问何人。以实告。官坐石上，令曳出。众呼跪，长姐以为山神，匍匐听命。官曰："汝夙孽应充我食。今就擒，当啖尔。速解衣伏石上，无留寸缕，致挂碍齿牙。"知为虎王，觳觫祈免。官曰："视尔貌尚可，肯侍我寝，当赦尔。后当来往于尔家，且福尔。"长姐愤怒跃起曰："岂有神灵肯作此语？必邪魅也。啖则啖耳，长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块奋击，一时奔散。此非其力足胜之，其气足胜之，其贞烈之心足以帅其气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张太守墨谷言：德、景间有富室，恒积谷而不积金，防劫盗也。康熙、雍正间，岁频歉，米价昂。闭廪不肯粜升合，冀价再增。乡人病之，而无如何。有角妓号玉面狐者曰："是易与，第备钱以待可

耳。”乃自诣其家曰：“我为鸨母钱树，鸨母顾虐我。昨与勃谿，约我以千金自赎。我亦厌倦风尘，愿得一忠厚长者托终身，念无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则终身执巾栉。闻公不喜积金，即钱二千贯亦足抵。昨有木商闻此事，已回天津取资。计其到，当在半月外。我不愿随此庸奴。公能于十日内先定，则受德多矣。”张故惑此妓，闻之惊喜，急出谷贱售。廪已开，买者坌至，不能复闭，遂空其所积，米价大平。谷尽之日，妓遣谢富室曰：“鸨母养我久，一时负气相诟，致有是议。今悔过挽留，义不可负心。所言姑俟诸异日。”富室原与私约，无媒无证，无一钱聘定，竟无如何也。此事李露园亦言之，当非虚谬。闻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办此，亦女侠哉！

丁药园言：有孝廉四十无子，买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诟谇。越岁，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转鬻于远处。孝廉惘惘如有失。独宿书斋，夜分未寐，妾忽搴帷入。惊问：“何来？”曰：“逃归耳。”孝廉沈思曰：“逃归虑来追捕，妒妇岂肯匿？且事已至此，归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实狐也。前以人来，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诟；今以狐来，变幻无端，出入无迹，彼乌得而知之？”因嫌婉如初。久而渐为僮婢泄，嫡大恚，多金募术士劾治。一术士檄将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与术士争曰：“无子纳妾，则纳为有理；生子遣妾，则夫为负心。无故见出，罪不在我。”术士曰：“既见出矣，岂可私归？”妾曰：“出母未嫁，与子未绝；出妇未嫁，于夫亦未绝。况鬻我者妒妇，非见出于夫。夫仍纳我，是未出也，何不可归？”术士怒曰：“尔本兽类，何敢据人理争？”妾曰：“人变兽心，阴律阳律皆有刑。兽变人心，反以为罪，法师据何宪典耶？”术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诛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无罪，天地未尝不并育。上帝所不诛，法师乃欲尽诛乎？”术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尔罪耶？”妾曰：“我以礼纳，不得为媚惑；倘其媚惑，则摄精吸气，此生久槁矣。今在家两年，复归又五六年，康强无恙，所谓媚惑者安在？法师受妒妇多金，锻炼周内，以酷济贪耳，吾岂服耶！”问答之顷，术士顾所召神将，已失所在。无可如何，瞋目

曰："今不与尔争，明日会当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设坛，则宵遁矣。盖所持之法虽正，而法以贿行，故魅亦不畏，神将亦不满也。相传刘念台先生官总宪时，题御史台一联曰："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可谓知本矣。

莫雪崖言：有乡人患疫，困卧草榻，魂忽已出门外，觉顿离热恼，意殊自适。然道路都非所曾经，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见悲喜。忆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离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盍同游览，以广见闻。"因随之行，所经城市墟落，都不异人世；往来扰扰，亦各有所营。见乡人皆目送之，然无人交一语也。乡人曰："闻有地狱，可一观乎？"友曰："地狱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启，非冥吏不能导，吾不能至也。有三数奇鬼，近乎地狱，君可以往观。"因改循歧路，行半里许，至一地，空旷如墟墓。见一鬼，状貌如人，而鼻下则无口。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巧于应对，谀词颂语，媚世悦人，故受此报，使不能语；或遇焰口浆水，则饮以鼻。"又见一鬼，尻耸向上，首折向下，面著于腹，以两手支拄而行。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妄自尊大，故受此报，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见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数寸，五脏六腑，虚无一物。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城府深隐，人不能测，故受是报，使中无匿形。"又见一鬼，足长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高材捷足，事事务居人先，故受是报，使不能行。"又见一鬼，两耳拖地，如曳双翼，而混沌无窍。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怀忌多疑，喜闻蜚语，故受此报，使不能听。是皆按恶业浅深，待受报期满，始入转轮。其罪减地狱一等，如阳律之徒流也。"俄见车骑杂遝，一冥官经过，见乡人，惊曰："此是生魂，误游至此，恐迷不得归。谁识其家，可导使去。"友跪启是旧交。官即令送返。将至门，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朗，胸中落落无宿物；与朋友谐戏，每俊辩横生。此当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庄生、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

陈半江言：有书生月夕遇一妇，色颇姣丽，挑以微词，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邻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数日一外出，家有后窗可开，有墙缺可逾，遇隙即来，不能预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岁，书生将远行，妇夜来话别。书生言随人作计，后会无期。凄恋万状，哽咽至不成语。妇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痴，必相思致疾，非我初来相就意。实与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与鬼狎，无不病且死，阴剥阳也。惟我以爱君韶秀，不忍玉折兰摧，故必越七八日后，待君阳复，乃肯再来。有剥有复，故君能无恙。使遇他鬼，则纵情冶荡，不出半载，索君于枯鱼之肆矣。我辈至多，求如我者则至少，君其宜慎。感君义重，此所以报也。"语讫，散发吐舌作鬼形，长啸而去。书生震栗几失魂，自是虽遇冶容，曾不侧视。

王梅序言：交河有为盗诬引者，乡民朴愿，无以自明，以赂求援于县吏。吏闻盗之诬引，由私调其妇，致为所殴，意其妇必美，却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秘密，须其妇潜身自来，乃可授方略。"居间者以告乡民。乡民惮死失志，呼妇母至狱，私语以故。母告妇，咈然不应也。越两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门。启视，则一丐妇，布帕裹首，衣百结破衫，闯然入。问之不答，且行且解衫与帕，则鲜妆华服艳妇也。惊问所自，红潮晕颊，俯首无言，惟袖出片纸。就所持灯视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过望，引入内室，故问其来意。妇掩泪曰："不喻君语，何以夜来？既已来此，不必问矣，惟祈毋失信耳。"吏发洪誓，遂相嬿婉。潜留数日，大为妇所蛊惑，神志颠倒，惟恐不得当妇意。妇暂辞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难于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数楹，便可托庇荫，免无赖凌藉，亦可朝夕相往来。吏益喜，竟百计白其冤。狱解之后，遇乡民，意甚索漠。以为狎昵其妇，愧相见也。后因事到乡，诣其家，亦拒不见。知其相绝，乃大恨。会有挟妓诱博者讼于官，官断妓押归原籍。吏视之，乡民妇也，就与语。妇言苦为夫禁制，愧相负，相忆殊深。今幸相逢，乞念旧时数日欢，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实县民某妻。宜究其夫。"盖觊怂恿官卖，自买之也。遣拘乡民，乡民携妻至，乃别一

人。问乡里皆云不伪。问吏何以诬乡民？吏不能对，第曰风闻。问闻之何人？则噤无语，呼妓问之，妓乃言吏初欲挟污乡民妻，妻念从则失身，不从则夫死，值妓新来，乃尽脱簪珥，赂妓冒名往，故与吏狎识。今当受杖，适与相逢，因仍诳托乡民妻，冀脱棰楚。不虞其又有他谋，致两败也。官覆勘乡民，果被诬。姑念其计出救死，又出于其妻，释不究，而严惩此吏焉。神奸巨蠹，莫吏若矣，而为村妇所笼络，如玩弄婴孩。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极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

鬼魇人至死，不知何意。倪馀疆曰："吾闻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盖鬼为馀气，渐消渐减，以至于无；得生魂之气以益之，则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与人狎，摄其精也。男鬼不能摄人精，则杀人而吸其生气，均犹狐之采补耳。"因忆刘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举子晚遇雨，栖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稳，觉阴风飒然，有数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嘘气，四人即梦魇。又向一人嘘气，心虽了了，而亦渐昏瞀，觉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离故处，似被絷缚，欲呼则噤不能声；视四人亦纵横偃卧。众鬼共举一人啖之，斯须而尽；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有老翁自外入，厉声叱曰："野鬼无造次！此二人有禄相，不可犯也。"众鬼骇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见相同。后一终于教谕，一终于训导。鲍敬亭先生闻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为鬼神所重也。"观其所言，似亮生之说不虚矣。

李庆子言：朱生立园，辛酉北应顺天试。晚过羊留之北，因绕避泥泞，遂迂回失道，无逆旅可栖。遥见林外有人家，试往投止。至则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应门。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朴雅，延宾入，止旁舍中。呼灯至，黯黯无光。翁曰："岁歉油不佳，殊令人闷，然无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肴馔，村酒小饮，勿以为亵。"意甚款洽。朱问："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与僮婢同居耳。"问朱何适，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

中，僻路苦无书邮。今遇君甚幸。”朱问：“四无邻里，独居不怖乎？”曰：“薄田数亩，课奴辈耕作，因就之卜居。贫无储蓄，不畏盗也。”朱曰：“谓旷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即未见，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纸笔，入作书札；又以杂物封函内，以旧布裹束，密缝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写于函上，君至京拆视自知。”天曙作别，又切嘱信物勿遗失，始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视布裹，则函题“朱立园先生启”字，其物乃金簪银钏各一双。其札称：“仆老无子息，误惑妇言，以婿为嗣。至外孙犹间一祭扫，后则视为异姓，纸钱麦饭，久已阙如；三尺孤坟，亦就倾圮。九泉茹痛，百悔难追。谨以殉棺薄物，祈君货鬻，归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茔，并稍浚冢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窀。如允所祈，定如杜回结草。知君畏鬼，当暗中稽首，不敢见形，勿滋疑虑。亡人杨宁顿首。”朱骇汗浃背，方知遇鬼；以书中归途之语，知必不售，既而果然。还至羊留，以所卖簪钏钱遣仆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吴云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见为歉。一夕，散步别业，闻树外朗吟唐人诗曰：“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惟对空山月。”其声哀厉而长。隔叶窥之，一古衣冠人倚石坐。确知为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长揖曰：“与君路异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无可寒温。所以来者，欲一问鬼神情状耳。敢问为鬼时何似？”曰：“一脱形骸，即已为鬼，如茧成蝶，亦不自知。”问：“果魂升魄降，还入太虚乎？”曰：“自我为鬼，即在此间。今我全身现与君对，未尝随㽔缊元气，升降飞扬。子孙祭时始一聚，子孙祭毕则散也。”问：“果有神乎？”曰：“鬼既不虚，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师。”问：“先儒称雷神之类，皆旋生旋化，果不诬乎？”曰：“作措大时，饱闻是说。然窃疑霹雳击格，轰然交作，如一雷一神，则神之数多于蚊蚋；如雷止神灭，则神之寿促于蜉蝣。以质先生，率遭呵叱。为鬼之后，乃知百神奉职，如世建官，皆非顷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闻见，再质先生。然尔时拥皋比者，计为鬼已久，当自知之，无庸再诘矣。大抵无鬼之说，圣人未有。诸大儒恐人谄渎，故强造斯言。然禁沈湎可，

并废酒醴则不可；禁淫荡可，并废夫妇则不可；禁贪惏可，并废财货则不可；禁斗争可，并废五兵则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挟百千万亿朋党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语，而终不能愜服其心，职是故耳。传其教者，虽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论，即不得称为精义之学，亦违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尔。君不察先儒矫枉之意，生于相激，非其本心；后儒辟邪之说，压于所畏，亦非其本心。竟信儒者，真谓无鬼神，皇皇质问，则君之受绐久矣。泉下之人，不欲久与生人接；君亦不宜久与鬼狎。言尽于此，馀可类推。”曼声长啸而去。案此谓儒者明知有鬼，故言无鬼，与黄山二鬼谓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言可行，皆洞见症结之论。仅目以迂阔，犹堕五里雾中矣。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坛诗曰：“旧埋香处草离离，只有西陵夜月知。词客情多来吊古，幽魂肠断看题诗。沧桑几劫湖仍绿，云雨千年梦尚疑。谁信灵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对琉璃。”众知为苏小小也。客或请曰：“仙姬生在南齐，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阅历岁时，幽明一理。性灵不昧，即与世推移。宣圣惟识大篆，祝词何写以隶书？释迦不解华言，疏文何行以骈体？是知千载前人，其性识至今犹在，即能解今之语，通今之文。江文通、谢玄晖（按：谢玄晖当系谢希逸之误。爱妾换马事见《纂异记》。）能作爱妾换马八韵律赋，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怀古》五言律诗，古有其事，又何疑于今乎？”又问：“尚能作永明体否？”即书四诗曰：“欢来不得来，侬去不得去。懊恼石尤风，一夜断人渡。”“欢从何处来？今日大风雨，湿尽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结束蛱蝶裙，为欢棹舴艋。宛转沿大堤，绿波双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杨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见。”盖《子夜歌》也。虽才鬼依托，亦可云俊辩矣。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获时，有少妇抱子行塍上，忽失足仆地，卧不复起。获者遥见之，疑有故；趋视，则已死，子亦触瓦角脑裂死。骇报田主，田主报里胥。辨验死者，数十里内无此妇；且衣饰华洁，子亦银钏红绫衫，不类贫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苇箔，更番守

视，而急闻于官。河城去县近，官次日晡时至，启箔检视，则中置稿秸一束，二尸已不见；压箔之砖固未动，守者亦未顷刻离也。官大怒，尽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鞫治，无丝毫谋杀弃尸状。纠结缴绕至年馀，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驳诘。又岁馀，乃姑俟访，而是家已荡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间事。相传村南墟墓间，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见之。是家一子好弋猎，潜往伏伺，彀弩中其股。嗷然长号，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絷以返。旋逸去，月馀而有是事。疑狐变幻来报冤。然荒怪无据，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牍，不能不以匿尸论，故纷扰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妇，为姑所虐，缢于土神祠。亦箔覆待检，更番守视。官至，则尸与守者俱不见。亦穷治如河城。后七八年，乃得之于安平。（深州属县。）盖妇颇白皙，一少年轮守时，褫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气复生，竟相携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当类此，是未可知。或并为一事，则传闻误矣。

同年龚肖夫言：有人四十馀无子，妇悍妒，万无纳妾理，恒郁郁不适。偶至道观，有道士招之曰："君气色凝滞，似有重忧。道家以济物为念，盍言其实，或一效铅刀之用乎！"异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闻之，姑问君耳。君为制鬼卒衣装十许具，当有以报命。如不能制，即假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诳取无所用，当必有故，姑试其所为。是夕，妇梦魇，呼不醒，且呻吟号叫声甚惨。次日，两股皆青黯。问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后复然。自是每三日后皆复然。半月后，忽遣奴唤媒媪，云将买妾。人皆弗信；其夫亦虑后患，殊持疑。既而妇昏瞀累日，醒而促买妾愈急，布金于案，与僮仆约：三日不得必重抶，得而不佳亦重抶。观其状，似非诡语。觅二女以应，并留之。是夕，即整饰衾枕，促其夫入房。举家骇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梦境。后复见道士，始知其有术能摄魂：夜使观中道众为鬼装，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摄妇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斩祀不孝，具牒诉冥府，用桃杖决一百；遣归，克期令纳妾。妇初以为噩梦，尚未肯。俄三日一摄，如征比然。其昏瞀累日，则倒

悬其魂，灌鼻以醋，约三日不得好女子，即付泥犁也。摄魂小术，本非正法。然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掠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洴澼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道士所谓善用其术欤！至鬙顽悍妇，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术制之。尧牵一羊，舜从而鞭，羊不行，一牧竖驱之则群行。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讲学家乌乎识之？

褚鹤汀言：有太学生，资巨万。妻生一子死。再娶，丰于色，太学惑之，托言家政无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来。不一载，其一兄二弟亦挈家来。久而僮仆婢媪皆妻党，太学父子反茕茕若寄食。又久而管钥簿籍、钱粟出入，皆不与闻；残杯冷炙，反遭厌薄矣。稍不能堪，欲还夺所侵权，则妻兄弟哄于外，妻母妹等诟于内。尝为众所聚殴，至落须败面，呼救无应者。其子狂奔至，一掴仆地，惟叩额乞缓死而已。恚不自胜，诣后圃将自经。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尔，君家之事，神人共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后圃狐驱逐，神必许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乱鸣，窗扉震撼，妻党皆为砖石所击，破额流血。俄而妻党妇女并为狐媚，虽其母不免。昼则发狂裸走，丑词亵状，无所不至；夜则每室坌集数十狐，更番嬲戏，不胜其创，哀乞声相闻。厨中肴馔，俱摄置太学父子前；妻党所食，皆杂以秽物。知不可住，皆窜归。太学乃稍稍招集旧仆，复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党觊觎未息，恒来探视，入门辄被击。或私有所携，归家则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馈亦然。由是遂绝迹。然核计资产，损耗已甚，微狐力，则太学父子饿殍矣。此至亲密友所不能代谋，此狐百计代谋之，岂狐之果胜人哉？人于世故深，故远嫌畏怨，趋易避难，坐视而不救；狐则未谙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长者名，义所当为，奋然而起也。虽狐也，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瞽者刘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馀，恒往来卫河旁，遇泊舟者，必问：“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与之

同宿者，其梦中呓语，亦惟此二字。问其姓名，则旬日必一变，亦无深诘之者。如是十馀年，人多识之，或逢其欲问，辄呼曰：“此无殷桐，别觅可也。”一日，粮艘泊河干，瞽者问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尔耶，殷桐在此，尔何能为？”瞽者狂吼如虓虎，扑抱其颈，口啮其鼻，血淋漓满地。众前拆解，牢不可开，竟共堕河中，随流而没。后得尸于天妃宫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宫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胁骨尽断，终不释手；十指抠桐肩背，深入寸馀；两颧两颊，啮肉几尽。迄不知其何仇，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无目之人，侦有目之人，其不得决也；以僝弱之人，搏强横之人，其不敌亦决也。此较伍胥之仇楚，其报更难矣。乃十馀年坚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岂非精诚之至，天地亦不能违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势弱解也。

王昆霞作《雁宕游记》一卷，朱导江为余书挂幅，摘其中一条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门，至北硐，耽玩忘返，坐树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风吹衣，栗然忽醒。微闻人语曰：“夜气澄清，尤为幽绝，胜罨画图中看金碧山水。”以为同游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铭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嶕嶢。’真妙写难状之景。尝乞洪谷子画此意，竟不能下笔。”窃讶斯是何人，乃见荆浩？起坐听之。又曰：“顷东坡为画竹半壁，分柯布叶，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又一人曰：“近见其西天目诗，如空江秋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飚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缘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为仙人，立起仰视。忽扑簌一声，山花乱落，有二鸟冲云去。其诗有“蹑屐颇笑谢康乐，化鹤亲见徐佐卿”句，即记此事也。

刘拟山家失金钏，掠问小女奴，具承卖与打鼓者。（京师无赖游民，多妇女在家倚门，其夫白昼避出，担二荆筐，操短柄小鼓击之，收买杂物，谓之打鼓。凡僮婢幼孩窃出之物，多以贱价取之。盖虽不为盗，实盗之羽翼。然赃物细碎，所值不多，又踪迹诡秘，无可究诘，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问打鼓者衣服形状，求之不获。仍复掠问，忽承尘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

年，不肯一露形声，故不知有我。今则实不能忍矣。此钏非夫人检点杂物，误置漆奁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谬，然小女奴已无完肤矣。拟山终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时时不免有此事，安能处处有此狐！”故仕宦二十馀载，鞫狱未尝以刑求。

多小山言：尝于景州见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摇撼良久，书一诗曰：“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知为缢鬼，姑问姓名。又书曰：“妾系本吴门，家侨楚泽。偶业缘之相凑，宛转通词；讵好梦之未成，仓皇就死。律以圣贤之礼，君子应讥；谅其儿女之情，才人或悯。聊抒哀怨，莫问姓名。”此才不减李清照；其圣贤儿女一联，自评亦确也。

《新齐谐》载冥司榜吕留良之罪曰：“辟佛太过。”此必非事实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后，既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应试，身列胶庠；其子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殁罹阴谴，自必由斯。至其讲学辟佛，则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梦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以是为罪，恐留良转有词矣。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僧徒之所取给，亦资于士大夫者少，资于愚夫妇者多。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祇园无地，虽有大善知识，能率恒河沙众，枵腹露宿而说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断粮道，不攻而自溃也。故畏昌黎甚，衔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尔儒理如是，儒法如是，尔不必从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

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衔宋儒。然则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讲学家之辟佛，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录以为功，固为谠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耳。

奴子王发，夜猎归。月明之下，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东西牵曳，而寂不闻声。疑为昏夜之中，剥夺衣物，乃向空虚鸣一铳。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归，倏皆不见，方知为鬼。比及村口，则一家灯火出入，人语嘈囋，云："新妇缢死复苏矣。"妇云："姑命晚餐作饼，为犬衔去两三枚。姑疑窃食，痛批其颊。冤抑莫白，痴立树下。俄一妇来劝：'如此负屈，不如死。'犹豫未决，又一妇来怂恿之。恍惚迷瞀，若不自知，遂解带就缢，二妇助之。闷塞痛苦，殆难言状，渐似睡去，不觉身已出门外。一妇曰：'我先劝，当代我。'一妇曰：'非我后至不能决，当代我。'方争夺间，忽霹雳一声，火光四照，二妇惊走，我乃得归也。"后发夜归，辄遥闻哭詈，言破坏我事，誓必相杀。发亦不畏。一夕，又闻哭詈。发诃曰："尔杀人，我救人，即告于神，我亦理直。敢杀即杀，何必虚相恐怖！"自是遂绝。然则救人于死，亦招欲杀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欤？此奴亦可云小异矣。

宋清远先生言：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一友言梦游至冥司，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冥王诘责良久，又累累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见一吏，似相识，而不记姓名，试揖之，亦相答。因问："此并何人，作此形状？"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岂无一故交耶？"曰："仆但两次佐学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则真不知矣。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问："四救何义？"曰："佐幕者有相传口诀，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则官之祸福不可测；使不得申，即反坐不过军流耳。而官之枉断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大不救小者，罪归上官，则权位重者谴愈

重，且牵累必多；罪归微官，则责任轻者罚可轻，且归结较易。而小官之当罪与否，则非所计也。救旧不救新者，旧官已去，有所未了，羁留之恐不能偿；新官方来，有所委卸，强抑之尚可以办。其新官之能堪与否，则非所计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亦非有所恩仇私相报复。然人情百态，事变万端，原不能执一而论。苟坚持此例，则矫枉过直，顾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酿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鞫，即以此贻祸者。”问：“其果报何如乎？”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夙业牵缠，因缘终凑。未来生中，不过亦遇四救先生，列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间，霍然忽醒，莫明其入梦之故，岂神明或假以告人欤？

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莫过于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辩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

从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纳凉于村外。遇一人似是书生，长揖曰：“仆不幸获谴于社公，自祷弗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丰，而数十年一无所祈请。社公甚德君，亦甚重君。君为一祷，必见从。”表丈曰：“尔何人？”曰：“某故诸生，与君先人亦相识，今下世三十馀年矣。昨偶向某家索食，为所诉也。”表丈曰：“己事不祈请，乃祈请人事乎？人事不祈请，乃祈请鬼事乎？仆无能为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汉耳，不足谋也。”夫肴酒必丰，敬鬼神也；无所祈请，远之也。敬鬼神而远之，即民之义也。视流俗之谄渎，迂儒之傲侮，为得其中矣。说此事时，余甫八九岁，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时乡风淳厚，大抵必端谨笃实之家，始相与为婚姻，行谊似

此者多，不能揣度为谁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间，能勿罢然远想哉！

黄叶道人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馀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馀月耳。唐诗曰：‘与兄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满座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狂士，此语太伤忠厚，宜其坎壈终身，然不能谓其无理也。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并附案语曰：“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等后者。然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枭鸾异性，未可同居，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后，今亦升列于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纡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黄泉易逝，青史难诬。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废乎？

曾映华言：有数书生赴乡试，长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一废祠之前，就阶小憩，或睡或醒。一生闻祠后有人声，疑为守瓜枣者，又疑为盗，屏息细听。一人曰：“先生何来？”一人曰：“顷与邻冢争地界，讼于社公。先生老于幕府者，请揣其胜负。”一人笑曰：“先生真书痴耶！夫胜负乌有常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诘先讼者曰：‘彼不讼而尔讼，是尔兴戎侵彼也。’可使先讼者胜，诘后讼者曰：‘彼讼而尔不讼，是尔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后至者胜，诘先至者曰：‘尔乘其未来，早占之也。’可使先至者胜，诘后至者曰：‘久定之界，尔忽翻旧局，是尔无故生衅也。’可使富者胜，诘贫者曰：‘尔贫无赖，欲使畏讼赂尔也。’可使贫者胜，诘富者曰：‘尔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欲以财势压孤茕也。’可使强者胜，诘弱者曰：‘人情抑强而扶弱，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可使弱者胜，诘强者曰：‘天下有强凌弱，无弱凌强。彼非真枉，不敢冒险撄尔锋也。’可以使两胜，曰：‘无券无

证，纠结安穷？中分以息讼，亦可以已也。’可以使两败，曰：‘人有阡陌，鬼宁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尔辈所有，让为闲田可也。’以是种种胜负，乌有常乎？”一人曰：“然则究竟当何如？”一人曰：“是十说者，各有词可执，又各有词以解，纷纭反覆，终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则长拥两美庄矣。”语讫遂寂。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

蛇能报冤，古记有之，他毒物则不能也。然闻故老之言曰：“凡遇毒物，无杀害心，则终不遭螫；或见即杀害，必有一日受其毒。”验之颇信。是非物之知报，气机相感耳。狗见屠狗者群吠，非识其人，亦感其气也。又有生啖毒虫者，云能益力。毒虫中人或至死，全贮其毒于腹中，乃反无恙，此又何理欤？崔庄一无赖少年习此术，尝见其握一赤练蛇，断其首而生啮，如有馀味。殆其刚悍鸷忍之气足以胜之乎？力何必益？即益力，方药亦颇多，又何必是也？

贾公霖言：有贸易来往于樊屯者，与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门后，回顾则不见耳。一夕，饮狐家。妇出行酒，色甚妍丽。此人醉后心荡，戏捘其腕。妇目狐，狐侧睨笑曰：“弟乃欲作陈平耶？”亦殊不怒，笑谑如平时。此人归后，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驴送其妇来，云得急信，君暴中风，故借驴仓皇连夜至。此人大骇，以为同伴相戏也。旅舍无地容眷属，呼客作送归。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时甫辰巳，乃自控送归。中途遇少年与妇摩肩过，手触妇足。妇怒詈，少年惟笑谢，语涉轻薄。此人愤与相搏，致驴惊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须不见。此人舍少年追妇，寻蹄迹行一二里，驴陷淖中，妇则不知所往矣。野田连陌，四无人踪，彻夜奔驰，旁皇至晓。姑骑驴且返，再商觅妇。未及数里，闻路旁大呼曰：“贼得矣。”则邻村驴昨夜被窃，方四出缉捕也。众相执缚，大受捶楚。赖遇素识多方辩说，始得免。懊丧至家，则纺车琤然，妇方引线。问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妇与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驴为真耳。狐之报复恶矣，然衅则此人自启也。

壬子春，滦阳采木者数十人夜宿山坳，见隔涧坡上有数鹿散游，又有二人往来林下，相对泣。共诧人入鹿群，鹿何不惊？疑为仙鬼，又不应对泣。虽崖高水急，人径不通，然月明如昼，了然可见，有微辨其中一人似旧木商某者。俄山风陡作，木叶乱鸣，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殪焉。知顷所见，乃其生魂矣。东坡诗曰“未死神先泣”，是之谓乎！闻此木商亦无大恶，但心计深密，事事务得便宜耳。阴谋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又闻巴公彦弼言：征乌什时，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奋力酣战，忽有飞矢自旁来，不及见也；一人在侧见之，急举刀代格，反自贯颅死。此人感而哭奠之。夜梦死者曰：“尔我前世为同官，凡任劳任怨之事，吾皆卸尔；凡见功见长之事，则抑尔不得前。以是因缘，冥司注今生代尔死。自今以往，两无恩仇。我自有赏恤，毋庸尔祭也。”此与木商事相近。木商阴谋，故谴重；此人小智，故谴轻耳。然则所谓巧者，非正其拙欤！

门人郝瑗，孟县人，余己卯典试所取士也。成进士，授进贤令。菲衣恶食，视民事如家事。仓库出入，月月造一册。预储归途舟车费，扃一笥中，虽窘急不用铢两。囊箧皆结束室中，如治装状，盖无日不为去官计。人见其日日可去官，亦无如之何。后患病乞归，不名一钱，以授徒终于家。闻其少时，值春社，游人如织。见一媪将二女，村妆野服，而姿致天然。瑗与同行，未尝侧盼。忽见妪与二女，踏乱石横行至绝涧，鹄立树下。怪其不由人径，若有所避，转凝睇视之。媪从容前致词曰：“节物暄妍，率儿辈踏青，各觅眷属。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毋近儿辈，使刺促不宁。”瑗悟为狐魅，掉臂去之。然则花月之妖，为人心自召明矣。

木兰伐官木者，遥见对山有数虎。悬崖削壁，非迂回数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见别队伐木者，冲虎径过。众顿足危栗。然人如不见虎，虎如不见人也。数日后，相晤话及。别队者曰：“是日亦遥见众人，亦似遥闻呼噪声。然所见乃数巨石，无一虎

也。”是殆命不遭咥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虚无朕，冥漠无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与鬼神矣。天与鬼神能司命，而顾谓天即理也，鬼神二气之良能也。然则理气浑沦，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峙而嶙峋乎？吾无以测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梦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笃学能文，小试必第一，而省闱辄北，竟坎壈以终。年二十馀时，日者推其命，谓天官、文昌、魁星贵人皆集于一宫，于法当以鼎甲入翰林。而是岁只得食饩。计其一生遭遇，亦无更得志于食饩者。盖其赋命本薄，故虽极盛之运，所得不过如是也。田白岩曰：“张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仕履，较量星度，其开坊仅抵一衿耳。此与冠瀛之命，可以互勘。术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据星度，遽断休咎也。”又尝见一术士云，凡阵亡将士，推其死绥之岁月，运必极盛。盖尽节一时，垂名千古，馨香百世，荣逮子孙，所得有在王侯将相之上者故也。立论极奇，而实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虚中等格局中矣。

冠瀛久困名场，意殊抑郁，尝语余及雪崖曰：“闻旧家一宅，留宿者夜辄遭魇，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胆力，欲伺为祟者何物，故寝其中。二更后，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却，闻生转侧，即伏不动。知其畏人，佯睡以俟之，渐作鼾声。俄觉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觉昏沈，急奋右手搏之，执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项。噭然一声，作人言求释。急呼灯视之，乃一黑狐。众共捺制，刃穿其髀，贯以索而自系于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问其作祟意。狐哀鸣曰：‘凡狐之灵者，皆修炼求仙：最上者调息炼神，讲坎离龙虎之旨，吸精服气，饵日月星斗之华，用以内结金丹，蜕形羽化。是须仙授，亦须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则修容成素女之术，妖媚蛊惑，摄精补益，内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采少则道不成，所采多则戕人利己，不干冥谪，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窃之功，为猎取之计，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馀气，如蜂采蕊，无损于花，凑合渐多，融结为一，亦可元神不散，岁久通灵。即我辈是也。虽道浅术疏，积功亦苦。如

不见释，则百年精力，尽付东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悯其词切，竟纵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传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场，上者鸿才硕学，吾亦不能；次者行险徼幸，吾亦不敢；下者剽窃猎取，庶几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吾道穷矣。二君皆早掇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戏曰：“以君作江村后身，如香山之为白老矣。惟此一念，当是身异性存。此病至深，仆辈实无药相救也。”相与一笑而罢。盖冠瀛为文，喜戛戛生造，硬语盘空，屡踬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为戏。《贾长江集》有“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句下夹注一诗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见略相似矣。

吉木萨台军言：尝逐雉入深山中，见悬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涧往视，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氆氇，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长寸许；一女子甚姣丽，作蒙古装，惟跣足不靴，衣则绿氆氇也，方对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儿，身不著寸缕，见人嘻笑。其语非蒙古、非额鲁特、非回部、非西番，啁哳如鸟不可辨。观其情状，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掷一物于崖下，乃熟野骡肉半肘也。又拜谢之，皆摇手。乃携以归，足三四日食。再与牧马者往迹，不复见矣。意其山神欤？

世言虹见则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则虹见耳。盖云破日露，则回光返照，射对面之云。天体浑圆，上覆如笠，在顶上则仰视，在四垂则侧视，故敛为一线。其形随下垂，两面之势，屈曲如弓。又侧视之中，斜对目者近，平对目者远。以渐而远，故重重云气，皆见其边际，叠为重重红绿色；非真有一物如带，横亘天半也。其能下涧饮水，或见其首如驴者，（见朱子语录。）并有能狎昵妇女者，（见《太平广记》。）当是别一妖气，其形似虹；或别一妖物，化形为虹耳。

及孺爱先生言：尝亲见一蝇，飞入人耳中为祟，能作人言，惟病者闻之。或谓蝇之蠢蠢，岂能成魅？或魅化蝇形耳。此语近之。青衣童子之宣赦，浑家门客之吟诗，皆小说妄言，不足据也。

辟尘之珠，外舅马公周箓曾遇之，确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杂珠宝者，布茵于地，（俗谓之摆摊。）罗诸小箧于其上。虽大风霾，无点尘。或戏以囊有辟尘珠。其人椎鲁，漫笑应之。弗信也。如是半载，一日，顿足大呼曰："吾真误卖至宝矣！"盖是日飞尘忽集，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按医书有服响豆法。响豆者，槐实之夜中爆响者也，一树只一颗，不可辨识。其法槐始花时，即以丝网幂树上，防鸟鹊啄食。结子熟后，多缝布囊贮之，夜以为枕，听无声者即弃去。如是递枕，必有一囊作爆声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贮之，枕听，初得一响者则又分。如二枕渐分至仅存二颗，再分枕之，则响豆得矣。此人所鬻之珠，谅亦无几。如以此法分试，不数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轻弃，当缘禄相原薄耳。

乾隆甲辰，济南多火灾。四月杪，南门内西横街又火，自东而西，巷狭风猛，夹路皆烈焰。有张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时，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筹所以移避，既势不可出，夫妇与子女四人，抱棺悲号，誓以身殉。时抚标参将方督军扑救，隐隐闻哭声，令标军升后巷屋寻声至所居，垂绠使缒出。张夫妇并呼曰："母柩在此，安可弃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当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标军越屋避去，仅以身免。以为阖门并煨烬，遥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视，其屋岿然独存。盖回飙忽作，火转而北，绕其屋后，焚邻居一质库，始复西也。非鬼神呵护，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长张君庆源录以寄余，与余《滦阳消夏录》载孀妇事相类。而夫妇子女，齐心同愿，则尤难之难。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击，况六人并纯孝乎！精诚之至，哀感三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人定胜天，此亦其一。事虽异闻，即谓之常理可也。余于张君不相识，而张君间关邮致，务使有传，则张君之志趣可知矣。因为点定字句，录之此编。

吕太常含晖言：京师有一民家，停柩遇火，无路可出，亦无人肯

助舁。乃阖家男妇，锹镢刀铲，合手于室内掘一坎，置棺于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虽被焚，棺在坎中，竟无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应变之急智，因张孝子事附录之。

交河泊镇有王某，善技击，所谓王飞骏者是也。（骏俗作腿，相沿已久，然非正字也。）一夕，偶过墟墓间，见十馀小儿当路戏，约皆四五岁，叱使避，如不闻。怒掴其一，群儿共噪詈。王愈怒，蹴以足。群儿坌涌，各持砖瓦击其髁，捷若猿猱，执之不得；拒左则右来，御前则后至，盘旋撑拄，竟以颠陨；头目亦被伤，屡起屡仆，至于夜半，竟无气以动。次日，家人觅之归，两足青紫，卧半月乃能起。小儿盖狐也。以王之力，平时敌数十壮夫，尚挥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败涂地。《淮南子》引尧诫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左传》曰："蜂虿有毒。"信夫！

郭彤纶言：阜城有人外出，数载无音问。一日，仓皇夜归，曰："我流落无藉，误落群盗中，所劫杀非一。今事败，幸跳身免；然闻他被执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计已飞檄拘眷属。汝曹宜自为计，俱死无益也。"挥泪竟去，更无一言。阖家震骇，一夜星散尽，所居竟废为墟。人亦不明其故也。越数载，此人至其故宅，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邻人告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测所由。稍稍踪迹，知其妻在彤纶家佣作。叩门寻访，乃知其故。然在外实无为盗事，后亦实无夜归事；彤纶为稽官牍，亦并无缉捕事。久而忆耕作八沟时，（汉右北平之故地也。）筑室山冈。冈后有狐，时或窃物，又或夜中嗥叫搅人睡。乃聚徒劚破其穴，薰之以烟，狐乃尽去。疑或其为魅以报欤？

奴子史锦文，尝往沧州延医。暑月未携襆被，乘一马而行。至张家沟西，痁忽作，乃系马于树，倚树小憩。渐懵腾睡去，梦至一处，草屋数楹，一翁一妪坐门外，见锦文邀坐，问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庄住两载，与其父史成德有交，锦文幼时亦相见，今如是长成耶。感念存殁，意颇凄怆。妪又问："五魁无恙否？（五魁，史锦彩之乳名。）三黑尚相随否？"（三黑李姓，锦文异父弟，随继母同来者也。）亦颇周

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浅，然皆红土胶泥，粘马足难行。雨且至，日已过午，尔宜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遥见四五丈外，有一孤冢，意即李六所葬欤？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砖河，果遇雨。归告其继母，继母曰："是尝在崔庄卖瓜果，与尔父日游醉乡者也。"殂谢黄泉，尚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识者矣。

奴子傅显，喜读书，颇知文义，亦稍知医药。性情迂缓，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辄问："见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复雅步以往。比相见，喘息良久。魏问相见何意？曰："适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倦而假寐。小儿嬉戏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虑。男女有别，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觅兄。"魏大骇，奔往，则妇已俯井哭子矣。夫僮仆读书，可云佳事。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愦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

武强一大姓，夜有劫盗，群起捕逐。盗逸去，众合力穷追。盗奔其祖茔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敢入，盗亦不敢出。相持之际，树内旋飚四起，沙砾乱飞，人皆眯目不相见，盗乘间突围得脱。众相诧异，先灵何反助盗耶？主人夜梦其祖曰："盗劫财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盗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财，可勿追也；追而及，盗还斗伤人，所失不大乎？即众力足殪盗，盗殪则必告官，官或不谅，坐以擅杀，所失不更大乎？且我众乌合，盗皆死党；盗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备盗也。一与为仇，隐忧方大，可不深长思乎？旋风我所为，解此结也，尔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远虑，胜少年盛气多矣。"

沧州城守尉永公宁与舅氏张公梦征友善。余幼在外家，闻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锋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许人。一日，门外买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视，路无是人，邻里亦未见是人也。夜扃户寝，少年乃出于灯下。知为魅，亦不惊呼，亦不与语，

操利剪伪睡以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于床下，诱说百端。平姐如不见闻。少年倏去，越片时复来，握金珠簪珥数十事，值约千金，陈于床上。平姐仍如不见闻。少年又去，而其物则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尔彻夜，尔竟未一取视也！人至不可以利动，意所不可，鬼神不能争，况我曹乎？吾误会尔私祝一言，妄谓托词于父母，故有是举，尔勿嗔也。’敛其物自去。盖女家素贫，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饷不足赡，曾私祝佛前，愿早得一婿养父母，为魅所窃闻也。”然则一语之出，一念之萌，暧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涂饰假借乎！

瑶泾有好博者，贫至无甑，夫妇寒夜相对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时但有钱三五千，即可挑贩给朝夕，虽死不入囊家矣。顾安所从得乎？”忽闻扣窗语曰：“尔果悔，是亦易得，即多于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复萌耳。”以为同院尊长悯恻相周，遂饮泣设誓，词甚坚苦。随开门出视，月明如昼，寂无一人，惘惘莫测其所以。次夕，又闻扣窗曰：“钱已尽返，可自取。”秉火起视，则数百千钱累累然皆在屋内，计与所负适相当。夫妇狂喜，以为梦寐，彼此掐腕皆觉痛，知灼然是真。（俗传梦中自疑是梦者，但自掐腕觉痛者是真，不痛者是梦也。）以为鬼神佑助，市牲醴祭谢。途遇旧博徒曰：“尔术进耶？运转耶？何数年所负，昨一日尽复也？”罔知所对，唯诺而已。归甫设祭，闻檐上语曰：“尔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尔父墓，以尔父愤尔游荡，夜夜悲啸，我不忍闻，故幻尔形往囊家取钱归。尔父寄语：事可一不可再也。”语讫，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温饱以终。呜呼！不肖之子，自以为惟所欲为矣，其亦念黄泉之下，有夜夜悲啸者乎！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妇亦病瘵，势皆不救，父母甚忧之。子妇先卒，其父乃趣为子纳妾。其母骇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尝祈嗣于灵隐，梦大士言，‘汝本无后，以捐金助赈活千人，特

予一孙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为纳妾，孙自何来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遗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诗曰：“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诬矣。

宝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尝示余《书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诚，宁河之艾邻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给。偶与人斗，击之踣，误以为死，惧而逃，虽其妻莫知所往，第仿佛传闻似出山海关尔。是时妻方娠，越两月，始生子诚。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诚幼鞠于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问母父所在，母泣语以故。子诚自是惘惘如有失，恒絮问其父之年齿状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娅之姓氏里居。亦莫测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长，或欲妻以女，子诚固辞曰：‘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室家者？’始知其有志于寻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远离耳。然文仲久无音耗，子诚又生未出里闾，天地茫茫，何从踪迹？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诚亦未尝议及斯事，惟力作以养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营葬毕，遂治装裹粮赴辽东，有沮以存亡难定者，子诚泫然曰：‘苟相遇，生则共返，殁则负骨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众挥涕而送之。子诚出关后，念父避罪亡命，必潜踪于僻地。凡深山穷谷，险阻幽隐之处，无不物色。久而资斧既竭，行乞以糊口。凡二十载，终无悔心。一日，于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穷饿，呼与语。询得其故，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携具入，计其年与父相等。子诚心动，谛审其貌，与母所说略相似。因牵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缕述家世及戚党，冀其或是。是人且骇且悲，似欲相认，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诚具陈始末，乃嗷然相持哭。盖文仲辗转逃避，乃至是地，已阅四十馀年；又变姓名为王友义。故寻访无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为谋归计。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负，滞不能行。子诚乃踉跄奔还，质田宅，贷亲党，得百金再往，竟奉以归。归七年，以寿终。子诚得父之后，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俭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寻亲万里之外，子孙至今为望族。子诚事与相似，天殆将昌其家乎？子诚佃种余田，所居距余别业仅二里。余重其为人，因就问其详而书其大略如右，俾学士大夫，知

陇亩间有是人也。时癸丑重阳后二日。”案子诚求父多年，无心忽遇，与宋朱寿昌寻母事同，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为。然精诚之至，故哀感幽明，虽谓之人力亦可也。

引据古义，宜征经典；其馀杂说，参酌而已，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汉书·五行志》【按：《汉书》疑《元史》之误。《元史·五行志》：“中统二年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邹氏一产三男。”】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疴，其说以为母气盛也，故谓之咎征。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圣人不以为妖异，抑又何欤？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谓之人疴可矣；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太盛乎？大抵《洪范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胜，遂以传为经。国家典制，凡一产三男，皆予赏赉。一扫曲学之陋说，真千古定议矣。余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书成，适仪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偶与论此，因附记于书末。

盛跋

河间先生典校秘书廿馀年，学问文章，名满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馀，焚香扫地，杜门著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以消闲送老。初作《滦阳消夏录》，又作《如是我闻》，又作《槐西杂志》，皆已为坊贾刊行。今岁夏秋之间，又笔记四卷，取庄子语题曰《姑妄听之》。以前三书，甫经脱稿，即为钞胥私写去。脱文误字，往往而有。故此书特付时彦校之。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迴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读者或未必尽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馀技，以笔墨游戏耳。"然则视先生之书去小说几何哉？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譬大匠之造宫室，千楹广厦，与数椽小筑，其结构一也。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嫕，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刘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修，谅尘彼观。'心知其意，傥有人乎？"因先生之言，以

读先生之书，如叠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自喜区区私议，尚得窥先生涯涘也。因附记于末，以告世之读先生书者。　　乾隆癸丑十一月，门人盛时彦谨跋。

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消夏录》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年来并此懒为，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编。又率不甚收拾，如云烟之过眼，故久未成书。今岁五月，扈从滦阳。退直之馀，昼长多暇，乃连缀成书，命曰《滦阳续录》。缮写既完，因题数语，以志缘起。若夫立言之意，则前四书之序详矣，兹不复衍焉。　　嘉庆戊午七夕后三日，观弈道人书于礼部直庐，时年七十有五。

嘉庆戊午五月，余扈从滦阳。将行之前，赵鹿泉前辈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参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间，语多奇验。惟揣胡祭酒长龄，知其四品，不知其状元耳。在江湖术士中，其艺差精。郝自称河间人。余询乡里无知者，殆久游于外欤？郝又称其师乃一僧，操术弥高，与人接一两言，即知其官禄；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则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见于《左传》，其书汉志亦著录；惟太素脉、揣骨二家，前古未闻。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渊源，皆支离附会，依托显然。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广记》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与刘贵、贾智等射猎，遇盲妪，遍扪诸人，云并富贵；及扪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术南北朝已有。又《定命录》称：天宝十四载，东阳

县瞽者马生，捏赵自勤头骨，知其官禄。刘公《嘉话录》称：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剧谈录》称：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流传既古，当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较太素脉稍有据耳。

诚谋英勇公阿公（文成公之子，袭封。）言：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邻屋则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映日回光耳。"其或然欤？

阿公偶问余刑天干戚事，余举《山海经》以对。阿公曰："君勿谓古记荒唐，是诚有也。昔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遇一鹿负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骑驰而至，鞍上人有身无首，其目在两乳，其口在脐，语啁哳自脐出。虽不可辨，然观其手所指画，似言鹿其所射，不应夺之也。从骑皆震慑失次。台吉素有胆，亦指画示以彼射未仆，此射乃获，当剖而均分。其人会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于何地。据其形状，岂非刑天之遗类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儒者自拘于见闻耳。"案《史记》称：《山海经》、《禹本纪》所有怪物，余不敢信。是其书本在汉以前。《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后人不免附益又窜乱之，故往往悠谬太甚；且杂以秦汉之地名，分别观之，可矣。必谓本依附《天问》作《山海经》，不应引《山海经》反注《天问》，则太过也。

胡中丞太初、罗山人两峰，皆能视鬼。恒阁学兰台，亦能见之，但不能常见耳。戊午五月在避暑山庄直庐，偶然话及。兰台言：鬼之形状仍如人，惟目直视。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与人稍殊。质如烟雾，望之依稀似人影。侧视之，全体皆见；正视之，则似半身入墙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苍，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则或瑟缩匿墙隅，或隐入坎井，人过乃徐徐出。盖

灯昏月黑、日暮云阴，往往遇之，不为讶也。所言与胡、罗二君略相类，而形状较详。知幽明之理，不过如斯。其或黑或苍者，鬼本生人之馀，气渐久渐散，以至于无。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气有厚薄，斯色有浓淡欤？

兰台又言：尝晴昼仰视，见一龙自西而东，头角略与画图同，惟四足开张，摇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扁而阔，至末渐纤，在似蛇似鱼之间；腹下正白如匹练。夫阴雨见龙，或露首尾鳞爪耳，未有天无纤翳，不风不雨，不电不雷，视之如此其明者。录之亦足资博物也。

赵鹿泉前辈言：孙虚船先生未第时，馆于某家。主人之母适病危。馆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别室几上。倏见一白衣人入室内，方恍惚错愕，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先生入室寻视，则二人方相对大嚼。厉声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当门，不得出，匿于墙隅。先生乃坐于户外观其变。俄主人踉跄出，曰："顷病者作鬼语，称冥使奉牒来拘。其一为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误程限，使亡人获大咎。未审真伪，故出视之。"先生乃移坐他处，仿佛见黑衣短人狼狈去，而内寝哭声如沸矣。先生笃实君子，一生未尝有妄语，此事当实有也。惟是阴律至严，神听至聪，而摄魂吏卒不免攘夺病家酒食。然则人世之吏卒，其可不严察乎！

门人伊比部秉绶言：有书生赴京应试，寓西河沿旅舍中。壁悬仕女一轴，风姿艳逸，意态如生。每独坐，辄注视凝思，客至或不觉。一夕，忽翩然自画下，宛一好女子也。书生虽知为魅，而结念既久，意不自持，遂相与笑语嫌婉。比下第南归，竟买此画去。至家悬之书斋，寂无灵响，然真真之唤弗辍也。三四月后，忽又翩然下。与话旧事，不甚答。亦不暇致诘，但相悲喜。自此狎媟无间，遂患羸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视壁上，曰："画无妖气，为祟者非此也。"结坛作法。次日，有一狐殪坛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师之所遇，当亦别一狐也。

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然有于礼不合，于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亲党家有婢名柳青，七八岁时，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寿忽以博负逃，久而无耗。主人将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颇有姿，主人乘间挑之，许以侧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说之曰："汝既不肯负益寿，且暂从主人，当多方觅益寿，仍以配汝。如不从，即鬻诸远方，无见益寿之期矣。"婢暗泣数日，竟俯首荐枕席，惟时时促觅益寿。越三四载，益寿自投归。主人如约为合卺。合卺之后，执役如故，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逼胁，讫不肯从。无可如何，乃善遣之。临行以小箧置主母前，叩拜而去。发之，皆主人数年所私给，纤毫不缺。后益寿负贩，婢缝纫，拮据自活，终无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头已白矣。问其妇，云久死。异哉，此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竟无可位置，录以待君子论定之。

吴茂邻，姚安公门客也。见二童互詈，因举一事曰：交河有人尝于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挤此人几仆。此人故暴横，遂辱詈叟母。叟怒，欲与角，忽俯首沈思，揖而谢罪，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别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昼闭房门。呼之不应，而喘息声颇异。疑有他故，穴窗窥之。则其母裸无寸丝，昏昏如醉，一人据而淫之。谛视，即所遇叟也。愤激叫呶，欲入捕捉，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乃急取鸟铳自棂外击之，嗷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邻里聚观，莫不骇笑。此人詈狐之母，特托空言，竟致此狐实报之，可以为善詈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愤，反以陨身，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

诚谋英勇公言：畅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内侍，每云阴月黑，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共相诧异，辗转寻视，乃见光自溪中出。知为宝气，画计取之。得一蚌，横径四五寸。剖视得二珠，缀合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枣，形似壶卢。不敢私匿，遂以进御，至今用为朝冠之顶。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产巨蚌，蚌珠未闻有合欢，斯由天命。圣人因地呈符瑞，寿跻九旬，康强如昔，岂偶然也哉。

莲以夏开，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馀。然花虽晚开，亦复晚谢，至九月初旬，翠盖红衣，宛然尚在。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屡见于圣制诗中。盖塞外地寒，春来较晚，故夏亦花迟。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则莫明其理。今岁恭读圣制诗注，乃知苑中池沼汇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温泉以注之，暖气内涵，故花能耐冷也。

戴遂堂先生讳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罢齐河令归，尝馆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在钦天监，与南怀仁忤，（怀仁西洋人，官钦天监正。）遂徙铁岭。故先生为铁岭人。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拟献于军营，夜梦一人诃责曰："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乃惧而不献。说此事时，顾其侄秉瑛（乾隆乙丑进士，官甘肃高台知县。）曰："今尚在汝家乎？可取来一观。"其侄曰："在户部学习时，五弟之子窃以质钱，已莫可究诘矣。"其为实已亡失，或爱惜不出，盖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诚谋英勇公因言：征乌什时，文成公与勇毅公明公犄角为营，距寇垒约里许。每相往来，辄有铅丸落马前后，幸不为所中耳。度鸟铳之力不过三十馀步，必不相及，疑沟中有伏。搜之无见，皆莫明其故。破敌之后，执俘讯之，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铳，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试验不虚，与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征缅甸，殁于阵，铳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于家。究不知何术制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实巨弩也。立于地而踏其机，可三百步外贯铁甲。亦曰克敌弓，洪容斋试词科，有《克敌弓铭》是也。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利器。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则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元世祖灭宋，得其式，曾用以制胜。至明乃不得其传，惟《永乐大典》尚全载其图说。然其机轮一事一图，但有短长宽

窄之度与其牝牡凸凹之形，无一全图。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数日之力，审谛逗合，讫无端绪。余欲钩摹其样，使西洋人料理之。先师刘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术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国谓之东来法。今从学算，反秘密不肯尽言。此弩既相传利器，安知不阴图以去，而以不解谢我乎？《永乐大典》贮在翰苑，未必后来无解者，何必求之于异国？"余与念乔乃止。"维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见者大也。

贝勒春晖主人言：热河碧霞元君庙（俗谓之娘娘庙。）两厢，塑地狱变相。西厢一鬼卒，惨淡可畏，俗所谓地方鬼也。有人见其出买杂物，如柴炭之类，往往堆积于庙内。问之土人，信然。然不为人害，亦习而相忘。或曰："鬼不烹饪，是安用此？《左传》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其他精怪欤？恐久且为患，当早图之。"余谓天地之大，一气化生。深山大泽，何所不有。热河穹岩巨壑，密迩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于理当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质；狐狸之属，原其故居，借形幻化，托诸土偶，于理当亦有之。要皆造物所并育也。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庭氏方相列于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尝尽除异类。既不为害，自可听其去来。海客狎鸥，忽翔不下。（鸥字《列子》本作沤，盖古字假借。然古今行用。从无书作沤鸟者，故今以通行字书之。）机心一起，机心应之，或反胶胶扰扰矣。

宛平陈鹤龄，名永年，本富室，后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妇求析箸，不得已从之。弟妇又曰："兄公男子能经理，我一孀妇，子女又幼，乞与产三分之二。"亲族皆曰不可。鹤龄曰："弟妇言是，当从之。"弟妇又以孤寡不能征逋负，欲以资财当二分，而以积年未偿借券，并利息计算，当鹤龄之一分。亦曲从之。后借券皆索取无著，鹤龄遂大贫。此乾隆丙午事也。陈氏先无登科者，是年鹤龄之子三立，竟举于乡。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与相近，闻之喟然曰："天道固终不负人。"

南皮张浮槎，名景运，即著《秋坪新语》者也。有一子，早亡，

其妇缢以殉。缢处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馀，眉目如生。其迹似画非画，似墨非墨。妇固不解画，又无人能为追写；且寝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时亲党毕集，均莫测所自来。张氏纪氏为世姻，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众目同观，咸诧为异。余谓此烈妇精诚之至极，不为异也。盖神之所注，气即聚焉。气之所聚，神亦凝焉。神气凝聚，象即生焉。象之所丽，迹即著焉。生者之神气动乎此，亡者之神气应乎彼，两相翕合，遂结此形。故曰缘心生象，又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也。浮槎录其事迹，征士大夫之歌咏。余拟为一诗，而其理精微，笔力不足以阐发，凡数易稿，皆不自惬。至今耿耿于心，姑录于此以昭幽明之感，诗则期诸异日焉。

神仙服饵，见于杂书者不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法，则反能为害。戴遂堂先生言：尝见一人服松脂十馀年，肌肤充溢，精神强固，自以为得力。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又久而病燥结，润以麻仁之类，不应。攻以硝黄之类，所遗者细仅一线。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积渐凝结愈厚，则其窍愈窄，故束而至是也。无药可医，竟困顿至死。又见一服硫黄者，肤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减。古诗“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岂不信哉！

长城以外，万山环抱，然皆坡陀如冈阜。至王家营迤东，则嵚崎秀拔，皴皱皆含画意。盖天开地献，灵气之所钟故也。有罗汉峰，宛似一僧趺坐，头项胸腹臂肘，历历可数。有磬锤峰，即《水经注》所称武列水侧有孤石云举者也，上丰下锐，屹若削成。余修《热河志》时，曾蹑梯挽绠至其下，乃无数石卵与碎砂凝结而成，亘古不圮，莫明其故。有双塔峰，亭亭对立，远望如两浮图，拔地涌出。无路可上，或夜闻上有钟磬经呗声，昼亦时有片云往来。乾隆庚戌，命守吏构木为梯，遣人登视。一峰周围一百六步，上有小屋。屋中一几一香炉，中供片石，镌“王仙生”三字。一峰周围六十二步，上种韭二畦；塍畛方正，如园圃之所筑。是决非人力所到，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耳目之前，惝恍莫测尚如此，讲学家执其私见，动曰此理之所

无，不亦颠乎。（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住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双塔峰坠下一石佛，今尚供庙中。然仅粗石一片，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戌前八年。毋乃以此峰尚有灵异，欲引而归诸彼法欤。疑以传疑，并附著之。）

同年蔡芳三言：尝与诸友游西山，至深处，见有微径，试缘而登，寂无居人，只破屋数间，苔侵草没。视壁上大书一我字，笔力险劲。因入观之，复有字迹，谛审乃二诗。其一曰："溪头散步遇邻家，邀我同尝嫩蕨芽。携手贪论南渡事，不知触折亚枝花。"其二曰："酒酣醉卧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经年相见熟，也来分我绿苔眠。"不著年月姓名。味其词意，似前代遗民。或以为仙笔，非也。又表弟安中宽，昔随木商出古北口，因访友至古尔板苏巴尔汉。（俗称三座塔，即唐之营州，辽之兴中府也。）居停主人云：山家尝捕得一鹿，方缚就涧边屠割，忽绳寸寸断，蹶然逸去。遥见对山一戴笠人，似举手指画，疑其以术禁制之。是山陡立，古无人踪，或者其仙欤？

先师何励庵先生，讳琇，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贫病以终。著有《樵香小记》，多考证经史疑义，今著录《四库全书》中。为诗颇喜陆放翁。一日，作《咏怀》诗曰："冷署萧条早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偶来旧友寻棋局，绝少馀钱落画叉。浅碧好储消夏酒，嫣红已到殿春花。镜中频看头如雪，爱惜流光倍有加。"为余书于扇上。姚安公见之，沈吟曰："何摧抑哀怨乃尔，殆神志已颓乎？"果以是年夏秋间谢世。古云诗谶，理或有之。

赵鹿泉前辈言：吕城，吴吕蒙所筑也。夹河两岸，有二土神祠。其一为唐汾阳王郭子仪，已不可解。其一为袁绍部将颜良，更不省其所自来。土人祈祷，颇有灵应。所属境周十五里，不许置一关帝祠，置则为祸。有一县令不信，值颜祠社会，亲往观之，故令伶人演《三国志》杂剧。狂风忽起，卷芦棚苫盖至空中，斗掷而下，伶人有死者；所属十五里内，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几殆。余谓两军相敌，各为其主，此胜彼败，势不并存。此以公义杀人，非以私恨杀

人也。其间以智勇之略，败于意外者，其数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驽下之才，败于胜己者，其过在己，亦不得而尤人。张睢阳厉鬼杀贼，以社稷安危，争是一郡，是为君国而然，非为一己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后，殁于战阵者皆挟以为仇，则古来名将，无不为鬼所殛矣，有是理乎！且颜良受歼已久，越一二千年，曾无灵响，何忽今日而为神？何忽今日而报怨？揆以天理，殆必不然。是盖庙祝师巫，造为诡语，山妖水怪，因民听荧惑而依托之。刘敬叔《异苑》曰："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即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于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风雨。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鼍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余谓来必风雨，其为水怪无疑，然则是事古有之矣。

舅氏张公梦征（亦字尚文，讳景说。）言：沧州吴家庄东一小庵，岁久无僧，恒为往来憩息地。有月作人，每于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谈，颇相投契。渐与赴市沽饮，情益款洽。偶询其乡贯居址，其人愧谢曰："与君交厚，不敢欺，实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来往如初。一日复遇，挈鸟铳相授曰："余狎一妇，余弟亦私与狎，是盗嫂也。禁之不止，殴之则余力不敌。愤不可忍，将今夜伺之于路歧，与决生死。闻君善用铳，俟交斗时，乞发以击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昼，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诺之，即所指处伏草间。既而私念曰："其弟无礼，诚当死。然究所媚之外妇，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间，宜善处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犹如此，吾时与往来，傥有睚眦，虑且及我矣。"因乘其纠结不解，发一铳而两杀之。《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家庭交构，未有不归于两伤者。舅氏恒举此事为子侄戒，盖是人负两狐归，尝目睹也。

司庖杨媪言：其乡某甲将死，嘱其妇曰："我生无馀资，身后汝母子必冻饿。四世单传，存此幼子。今与汝约：不拘何人，能为我抚

孤则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尽则行。”嘱讫，闭目不更言，惟呻吟待尽。越半日，乃绝。有某乙闻其有色，遣媒妁请如约。妇虽许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数月后，不能举火，乃成礼。合卺之夜，已灭烛就枕，忽闻窗外叹息声。妇识其謦咳，知为故夫之魂，隔窗呜咽，语之曰：“君有遗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于势不得不然，君何以为祟？”魂亦呜咽曰：“吾自来视儿，非来祟汝。因闻汝啜泣卸妆，念贫故使汝至于此，心脾凄动，不觉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视君子如子者，有如日。”灵语遂寂。后某乙耽玩艳妻，足不出户。而妇恒惘惘如有失。某乙倍爱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语。七八载后，某乙病死，无子，亦别无亲属。妇据其资，延师教子，竟得游泮。又为纳妇，生两孙。至妇年四十馀，忽梦故夫曰：“我自随汝来，未曾离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虽日与彼狎昵，而念念不忘我，灯前月下，背人弹泪。我皆见之，故不欲稍露形声，惊尔母子。今彼已转轮，汝寿亦尽，馀情未断，当随我同归也。”数日果微疾，以梦告其子，不肯服药，荏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于故夫，从其志也。程子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诚千古之正理，然为一身言之耳。此妇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当别论矣。杨媪能举其姓氏里居，以碎璧归赵，究非完美，隐而不书。悯其遇，悲其志，为贤者讳也。又吾乡有再醮故夫之三从表弟者，两家所居，距一牛鸣地。嫁后仍以亲串礼回视其姑，三数日必一来问起居，且时有赡助，姑赖以活。殁后，出资敛葬，岁恒遣人祀其墓。又京师一妇，少寡，虽颇有姿首，而针黹烹饪，皆非所能。乃谋于翁姑，伪称己女，鬻为宦家妾，竟养翁姑终身。是皆堕节之妇，原不足称；然不忘旧恩，亦足励薄俗。君子与人为善，固应不没其寸长。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反甘心于自弃，非教人补过之道也。

慧灯和尚言：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于灯下手钞。闻窗外似窸窣有人，试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沈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馀年矣。连日听君讽诵，

枨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语讫，揭帘径入，举止温雅，甚有士风。举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师且坐，我故识师。师素朴野，无丛林市井气，可共语也。”僧及举子俱踧踖不能答。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

杨雨亭言：莱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恒亡一二，大为主人扑责。留意侦之，乃二大蛇从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如瓮，莫敢撄也。童子恨甚，乃谋于其父，设犁刀于山罅，果一蛇裂腹死。惧其偶之报复，不敢复牧于是地。时往潜伺，寂无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载以后，贪是地水草胜他处，仍驱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为蛇吞矣。盖潜匿不出，以诱童子之来也。童子之父有心计，阳不搜索，而阴祈营弁藏一炮于深草中，时密往伺察。两月以外，见石上有蜿蜒痕，乃载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饮于涧，簌簌有声。遂一发而糜碎焉。还家之后，忽发狂自挝曰：“汝计杀我夫，我计杀汝子，适相当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计以杀我，则我为枉死矣，今必不舍汝。”越数日而卒。俚谚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饮不解，必同沈醉。”斯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曰：“乾隆丁酉，偶与友人扶乩，乩赠余以诗曰：‘乘槎万里渡沧溟，风雨鱼龙会百灵。海气粘天迷岛屿，潮声簸地走雷霆。鲸波不阻三神岛，鲛室争看二使星。记取白云飘渺处，有人同望蜀山青。’时将有巡视台湾之役，余疑当往。数日，果命下。六月启行，八月至厦门，渡海，驻半载始归。归时风利，一昼夜即登岸。去时飘荡十七日，险阻异常。初出厦门，即雷雨交作，云雾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适。忽腥风触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数十丈，阔数十里，长不知其所极。黝然而深，视如泼墨。舟中摇手戒勿语，云其下即龙宫，为第一险处，度此可无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鱼鼓鬣而来，举其首如危峰障日，每一拨刺，浪涌如山，声砰訇如霹雳，移数刻始过尽。计其长，当数百里。舟人云来迎

天使，理或然欤？既而飓风四起，舟几覆没。忽有小鸟数十，环绕樯竿。舟人喜跃，称天后来拯。风果顿止，遂得泊澎湖。圣人在上，百神效职，不诬也。遐思所历，一一与诗语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欤！时先大夫尚在堂，闻余有过海之役，命兄到赤嵌来视余。遂同登望海楼，并末二句亦巧合。益信数皆前定，非人力所能为矣。戊午秋，扈从滦阳，与晓岚宗伯话及。宗伯方草《滦阳续录》，因书其大略付之，或亦足资谈柄耶。”（以上皆鹭洲自序。）考唐钟辂作《定命录》，大旨在戒人躁竞，毋涉妄求。此乩仙预告未来，其语皆验，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与无心聚散之踪迹，皆非偶然，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

高密单作虞言：山东一巨室，无故家中廪自焚，以为偶遗火也。俄怪变数作，阖家大扰。一日，厅事上砰磕有声，所陈设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刚劲，厉声叱问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来为祟？吾行诉尔于神矣！”梁上朗然应曰：“尔好射猎，多杀我子孙。衔尔次骨，至尔家伺隙八年矣。尔祖宗泽厚，福运未艾，中霤神、灶君、门尉禁我弗使动，我无如何也。今尔家兄弟外争，妻妾内讧，一门各分朋党，俨若寇仇。败征已见，戾气应之，诸神不歆尔祀，邪鬼已阚尔室，故我得而甘心焉。尔尚愦愦哉！”其声愤厉，家众共闻。主人悚然有思，抚膺太息曰：“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德之不修，于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祸不远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释宿憾，各逐私党，翻然一改其所为，犹可以救。今日之事，当自我始。尔等听我，祖宗之灵，子孙之福也；如不听我，我披发入山矣。”反覆开陈，引咎自责，泪涔涔渍衣袂。众心感动，并伏几哀号，立逐离间奴婢十馀人。凡彼此相轧之事，并一时顿改。执豕于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怀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谢罪，闻梁上顿足曰：“我复仇而自漏言，我之过也夫！”叹诧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间事。

侍姬明玕，粗知文义，亦能以常言成韵语。尝夏夜月明，窗外夹竹桃盛开，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诗曰：“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

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意颇自喜。次年竟病殁。其婢玉台，侍余二年馀，年甫十八，亦相继夭逝。两处空花，遂成诗谶。气机所动，作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随余数年矣，今岁扈从滦阳，忽无故束装去，借住于附近巷中。盖挟余无人烹饪，故居奇以索高价也。同人皆为不平，余亦不能无愤恚。既而忽忆武强刘景南宫中书时，极贫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诗曰：“饥寒迫汝各谋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阶惟叹两三声。”忠厚之言，溢于言表。再三吟诵，觉褊急之气都消。

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一馆吏议叙得经历，需次会城，久不得差遣，困顿殊甚。上官有怜之者，权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复以气焰轹同僚，缘是以他事落职。邵二云学士偶话及此，因言其乡有人方夜读，闻窗棂有声，谛视之，纸裂一罅，有两小手擘之，大才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跃而入，彩衣红履，头作双髻，眉目如画，高仅二寸馀。掣案头笔举而旋舞，往来腾踏于砚上，拖带墨渖，书卷俱污。此人初甚错愕，坐观良久，觉似无他技，乃举手扑之，嗷然就执。踡跼掌握之中，音呦呦如虫鸟，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径于灯上烧杀之，满室作枯柳木气，迄无他变。炼形甫成，毫无幻术，而肆然侮人以取祸，其此吏之类欤！此不知实有其事，抑二云所戏造，然闻之亦足以戒也。

昌吉守备刘德言：昔征回部时，因有急檄，取珠尔士斯路驰往。阴晦失道，十馀骑皆迷，裹粮垂尽，又无水泉，姑坐树根，冀天晴辨南北。见厓下有人马骨数具，虽风雪剥蚀，衣械并朽，察其形制，似是我兵。因对之慨叹曰："再两日不晴，与君辈在此为侣矣。"顷之，旋风起林外，忽来忽去，似若相招。试纵马随之，风即前导；试暂憩息，风亦不行。晓然知为斯骨之灵。随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岭两重，始得旧路，风亦欻然息矣，众哭拜之而去。嗟乎！生既捐躯，魂犹报国；精灵长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已。

谓无神仙，或云遇之；谓有神仙，又不恒遇。刘向、葛洪、陶弘景以来，记神仙之书，不啻百家；所记神仙之名姓，不啻千人。然后世皆不复言及。后世所遇，又自有后世之神仙。岂保固精气，虽得久延，而究亦终归迁化耶？又神仙清净，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诸书所记，凡幻化者皆曰神仙，殊为无别。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约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为粮，掬泉而饮，日夜击木鱼诵经，从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与语者，不甚酬答，馈遗亦不受。王媪之侄佣于外，一夕，归省母，过其庵前。道人大骇曰："夜深虎出，尔安得行！须我送尔往。"乃琅琅击木鱼前道。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别亦自去。后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欤？从叔梅庵公言：尝见有人使童子登三层明楼上，（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御寇者为明楼。）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无所损。又以铜盂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术，非神仙也。舅氏张公健亭言：砖河农家，牧数牛于野，忽一时皆暴死。有道士过之，曰："此非真死，为妖鬼所摄耳。急灌以吾药，使脏腑勿坏。吾为尔劾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约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饭，不顾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后以药解之耳。不肯受谢，示不图财，为再来荧惑地也。吾在山东，见此人行此术矣。"此语一传，道士遂不复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伪，何概曰神仙哉！

李南涧言：其邻县一生，故家子也。少年佻达，颇渔猎男色。一日，自亲串家饮归，距城稍远，云阴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踌躇间，见十许步外有灯光，遣仆往视，则茅屋数间，四无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妪。问："有栖止处否？"妪曰："子久出外，惟一孙与我住此。尚有空屋两间，不嫌湫隘，可权宿也。"遂呼童系二马树上，而邀生入坐。妪言老病须早睡，嘱童应客。童年约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极姣好。试挑与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渐与谐笑，微似解意，忽乘间悄语曰："此地密迩祖母房，雪晴当亲至公家乞赏也。"生大喜慰，解绣囊玉块赠之。亦羞涩而受。软语良久，乃掩门

持灯去。生与仆倚壁倦憩，不觉昏睡。比醒，则屋已不见，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裤靴袜，俱已褫无寸缕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马亦不知所在。幸仆衣未褫，乃脱其敝裘蔽上体，蹩躠而归，诡言遇盗。俄二马识路自归，已尽剪其尾鬣。衣冠则得于溷中，并狼藉污秽，灼然非盗。无可置词，仆始具泄其情状。乃知轻薄招侮，为狐所戏也。

戊子昌吉之乱，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十六日晓，报至乌鲁木齐。大学士温公促聚兵。时班兵散在诸屯，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战劲卒，视贼蔑如也。温公率之即行，至红山口，守备刘德叩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驰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劳，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馀人所能办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玛纳斯河虽稍阔，然处处策马可渡，无险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线路耳。贼得城必不株守，其势当即来。公莫如驻兵于此，借陡崖遮蔽，贼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险下击，是反攻为守，反劳为逸，贼可破也。"温公从之。及贼将至，德左执红旗，右执利刃，令于众曰："望其尘气，虽不过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斗，亦不易当。幸所乘皆屯马，未经战阵，受创必反走。尔等各擎枪屈一膝跪，但伏而击马，马逸则人乱矣。"又令曰："望影鸣枪，则枪不及贼，火药先尽，贼至反无可用。尔等视我旗动，乃许鸣枪；敢先鸣者，手刃之。"俄而贼众枪争发，砰訇动地。德曰："此皆虚发，无能为也。"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德曰："彼枪及我，我枪必及彼矣。"举旗一挥，众枪齐发。贼马果皆横逸，自相冲击。我兵噪而乘之，贼遂歼焉。温公叹曰："刘德状貌如村翁，而临阵镇定乃尔。参将都司，徒善应对趋跄耳。"故是役以德为首功。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今详著之，庶不湮没焉。

由乌鲁木齐至昌吉，南界天山，无路可上；北界苇湖，连天无际，淤泥深丈许，入者辄灭顶。贼之败也，不西还据昌吉，而南北横

奔，悉入绝地，以为惶遽迷瞀也。后执俘讯之，皆曰惊溃之时，本欲西走。忽见关帝立马云中，断其归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灵，乃及于二万里外。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蝟锋螗斧，潢池盗弄何为哉！

昌吉未乱以前，通判赫尔喜奉檄调至乌鲁木齐，核检仓库。及闻城陷，愤不欲生，请于温公曰："屯官激变，其反未必本心。愿单骑迎贼于中途，谕以利害。如其缚献渠魁，可勿劳征讨；如其枭獍成群，不肯反正，则必手刃其帅，不与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橐鞬驰去，直入贼中，以大义再三开导。贼皆曰："公是好官，此无与公事。事已至此，势不可回。"遂拥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济，乃掣刀奋力杀数贼，格斗而死。当时公论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属，流人非其所治，无所谓徇纵也。衅起一时，非预谋不轨，无所谓失察也。奉调他出，身不在署，无所谓守御不坚与弃城逃遁也。所劫者军装库，营弁所掌，无所谓疏防也。于理于法，皆可以无死。而终执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虽为常山、睢阳可矣。"故于其柩归，罔不哭奠。而于屯官之残骸归，（屯官为贼以铁𨭎自踵寸寸𨭎至顶。乱定后，始掇拾之。）无焚一陌纸钱者。

朱青雷言：曾见一长卷，字大如杯，怪伟极似张二水。首题纪梦十首，而蠹蚀破烂，惟二首尚完整可读。其一曰："梦到蓬莱顶，琼楼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涌海中间。遥望仙官立，翻输野老闲。云帆三十丈，高挂径西还。"其二曰："郁郁长生树，层层太古苔。空山未开凿，元气尚胚胎。灵境在何处？梦游今几回？最怜鱼鸟意，相见不惊猜。"年月姓名，皆已损失，不知谁作也。尝为李玉典书扇，并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托之古人。"然青雷诗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调，与二诗笔意不近。或又曰："诗字皆似张东海。"东海集余昔曾见，不记有此二诗否，待更考之。（青雷跋谓，前诗后四句，未经人道。然昌黎诗："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求神仙？"即是此意，特袭取无痕耳。）

同郡有富室子，形状拥肿，步履蹒跚；又不修边幅，垢腻恒满

面。然好游狭斜，遇妇女必注视。一日独行，遇幼妇，风韵绝佳。时新雨泥泞，遽前调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妇正色曰：“尔勿愦愦，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炼形，从不作媚人采补事。尔自顾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祸尔。”遂掬沙屑洒其面。惊而却步，忽堕沟中，努力踊出，幼妇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恒惴惴，虑其为祟，亦竟无患。数日后，友人邀饮，有新出小妓侑酒。谛视，即前幼妇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强试问之曰：“某日雨后，曾往东村乎？”妓漫应曰：“姊是日往东村视阿姨，吾未往也。姊与吾貌相似，公当相见耶？”语殊恍惚，竟莫决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托故逃席去。去后，妓述其事曰：“实憎其丑态，且惧行强暴，姑诳以伪词，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于麦场积柴后。不虞其以为真也。”席中莫不绝倒。一客曰：“既入青楼，焉能择客？彼固能干金买笑者也，盍挈尔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释。（妓姊妹即所谓大杨、二杨者，当时名士多作《杨柳枝词》，皆借寓其姓也。）妓复谢以小时固识君，昨喜见怜，故答以戏谑，何期反致唐突，深为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赎。吐词娴雅，姿态横生。遂大为所惑，留连数夕。召其夫至，计月给夜合之资。狎昵经年，竟殒于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则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则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行且祸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于妓，仍谓之死于狐可也。”

郭大椿、郭双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屡侮其兄，且诣县讼之。归憩一寺，见缁袍满座，梵呗竞作。主人虽吉服，而容色惨沮，宣疏通诚之时，泪随声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为叩佛祈福也。”三槐痴立良久，忽发颠狂，顿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语，反覆不已。掖至家，不寝不食，仍顿足捶胸，诵此一语，两三日不止。大椿、双桂故别住，闻信俱来，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痴立良久，突抱两兄曰：“兄固如是耶！”长号数声，一踊而绝。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圣贤所谓改过，释氏所谓忏悔也。苟充是志，虽田荆、姜被，均所能为。神方

许之，安得殛之？其一恸立殒，直由感动于中，天良激发，自觉不可立于世，故一瞑不视，戢影黄泉，岂神之褫其魄哉？惜知过而不知补过，气质用事，一往莫收；无学问以济之，无明师益友以导之，无贤妻子以辅之，遂不能恶始美终，以图晚盖，是则其不幸焉耳。昔田氏姊买一小婢，倡家女也。闻人诮邻妇淫乱，瞿然惊曰："是不可为耶？吾以为当如是也。"后嫁为农家妻，终身贞洁。然则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当先使知礼。

朝鲜使臣郑思贤，以棋子两奁赠予，皆天然圆润，不似人工。云黑者海滩碎石，年久为潮水冲激而成；白者为小车渠壳，亦海水所磨莹，皆非难得。惟检寻其厚薄均，轮廓正，色泽匀者，日积月累，比较抽换，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书斋，颇为雅玩。后为范大司农取去。司农殁后，家计萧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久矣。朝鲜、琉球、日本诸国，皆能读华书。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舶往来，均不闻有是说。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岁，时或得还，亦不闻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尔雅》、《史记》，皆称河出昆仑。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或曰葱岭其正源，和阗之水入之。或曰和阗其正源，葱岭之水人之。双流既合，亦莫辨谁主谁宾。然葱岭、和阗，则皆在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馀年，即深岩穷谷，亦通耕牧。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矣。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馀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罗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见不过如

斯。种种庄严，似亦藻绘之词矣。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迄无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五大人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周编修书昌则曰："有佛缘者，然后能见佛界；有仙骨者，然后能见仙境。未可以寻常耳目，断其有无。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所言与旧记不殊也。"是则余不知之矣。

蔡季实殿撰有一仆，京师长随也。狡黠善应对，季实颇喜之。忽一日，二幼子并暴卒，其妻亦自缢于家。莫测其故，姑殓之而已。其家有老妪私语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杀其夫，而后携子以嫁。阴市砒制饼饵，待其夫归。不虞二子窃食，竟并死。妇悔恨莫解，亦遂并命。"然妪昏夜之中，窗外窃听，仅粗闻秘谋之语，未辨所遇者为谁，亦无从究诘矣。其仆旋亦发病死。死后，其同侪窃议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计欺主人。他事毋论，即如昨日四鼓诣圆明园侍班，彼故纵驾车骡逸，御者追之复不返。更漏已促，叩门借车必不及。急使雇倩，则曰风雨将来，非五千钱人不往。主人无计，竟委曲从之。不太甚乎！奇祸或以是耶！"季实闻之，曰："是死晚矣，吾误以为解事人也。"

杨槐亭前辈言：其乡有宦成归里者，闭门颐养，不预外事，亦颇得林下之乐，惟以无嗣为忧。晚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闻劳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輾然曰："贤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医而愈。后其子冶游骄纵，竟破其家，流离寄食，若敖之鬼遂馁。乡党论之曰："此翁无咎无誉，未应遽有此儿。惟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宦橐逾数万。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学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验。有一家为狐所祟，请往驱除。整束法器，克日将行。有素识老翁诣之曰："我久与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获罪于先生，先生亦非有憾于狐也。不过得其贽币，故为料理耳。狐闻事定之后，彼许馈廿四金。今愿十

倍其数，纳于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贪惏，当即受之。次日，谢遣请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将检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后，意殊自喜。因念狐既多金，可以术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胁以雷斧火狱，俾纳贿焉。征索既频，狐不胜扰，乃共计盗其符印。遂为狐所凭附，颠狂号叫，自投于河。群狐仍摄其金去，铢两不存。人以为如费长房、明崇俨也。后其徒阴泄之，乃知其致败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驱除妖厉，此其权与官吏侔矣。受赂纵奸，已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溪壑，天道神明，岂逃鉴察。微群狐杀之，雷霆之诛，当亦终不免也。

天地高远，鬼神茫昧，似与人无预。而有时其应如响，殚人之智力，不能与争。沧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许字某乙子。两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内矣。有星士过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沈思良久曰：“未携算书，此命不能推也。”觉有异，穷诘之。始曰：“据此八字，侧室命也，君家似不应至此。且闻嫁已有期，而干支无刑克，断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闻此事，欲借以牟利，说某甲曰：“君家资几何，加以嫁女必多费，益不支矣。命既如是，不如先诡言女病，次诡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携女走京师，改名姓鬻为贵家妾，则多金可坐致矣。”某甲从之。会有达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买之。越月馀，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闸，阖门俱葬鱼腹，独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无敢收养，闻于听司。所司问其由来。女在是家未久，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举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凿凿。乃移牒至沧州，其事遂败。时某乙子已与表妹结婚，无改盟理。闻某甲之得多金也，愤恚欲讼。某甲窘迫，愿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闻之，又欲讼。纷纭轇轕，势且成大狱。两家故旧戚众为调和，使某甲出资往迎女，而为某乙子之侧室，其难乃平。女还家后，某乙子已亲迎。某乙以牛车载女至家，见其姑，苦辩非己意。姑曰：“既非尔意，鬻尔时何不言有夫？”女无词以应。引使拜嫡，女稍趑趄。姑曰：“尔买为媵时，亦不拜耶？”又无词以应，遂拜如礼。姑终身以奴隶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张太夫人，时避暑

水明楼，知之最悉。尝语侍婢曰：“其父不过欲多金，其女不过欲富贵，故生是谋耳。乌知非徒无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辈视此，可消诸妄念矣。”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鸾，最怜爱之。会余寄书觅侍女，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拟以文鸾赠。私问文鸾，亦殊不拒。叔母为制衣裳簪珥，已戒日脂车。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鸾竟郁郁发病死。余不知也。数年后稍稍闻之，亦如雁过长空，影沈秋水矣。今岁五月，将扈从启行，摒挡小倦，坐而假寐。忽梦一女翩然来。初不相识，惊问：“为谁？”凝立无语。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适家人会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妇，余甥女也，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又稔知其赍恨事，瞿然曰：“其文鸾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体，与梦中所见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来久置度外，忽无因而入梦也？询其葬处，拟将来为树片石。皆曰丘陇已平，久埋没于荒榛蔓草，不可识矣。姑录于此，以慰黄泉。忆乾隆辛卯九月，余题秋海棠诗曰：“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宛似为斯人咏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孙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鹊亭记》曰：“鹊巢鸠居，谓鹊巧而鸠拙也。小园之鹊，乃十百其侣，惟林是栖。窥其意，非故厌乎巢居，亦非畏鸠夺之也。盖其性拙，视鸠为甚，殆不善于为巢者。故雨雪霜霰，毛羽褵褷；而朝阳一晞，乃复群噪于木杪，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为苦。且飞不高翥，去不远扬，惟饮啄于园之左右。或时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弃其馀，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客来，亦不惊起，若视客与主人皆无机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于堂之北，冻林四合，鹊环而栖之，因名曰拙鹊亭。夫鸠拙宜也，鹊何拙？然不拙不足为吾园之鹊也。”案此记借鹊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虚构，是亦异闻也。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为校雠，因掇而录之，以资谈柄。

疡医殷赞庵，自深州病家归，主人遣杨姓仆送之。杨素暴戾，众

名之曰横（去声）虎，沿途寻衅，无一日不与人竞也。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满。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后空屋三楹。然有物为祟，不敢欺也。"杨怒曰："何物敢祟杨横虎！正欲寻之耳。"促僧扫榻，共赞庵寝。赞庵心怯，近壁眠；横虎卧于外，明烛以待。人定后，果有声呜呜自外入，乃一丽妇也。渐逼近榻，杨突起拥抱之，即与接唇狎戏。妇忽现缢鬼形，恶状可畏。赞庵战栗，齿相击。杨徐笑曰："汝貌虽可憎，下体当不异人，且一行乐耳。"左手揽其背，右手遽褪其裤，将按置榻上。鬼大号逃去，杨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寝至晓。临行，语寺僧曰："此屋大有佳处，吾某日还，当再宿，勿留他客也。"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世乃有逼奸缢鬼者，横虎之名，定非虚得。"

科场为国家取人材，非为试官取门生也。后以诸房额数有定，而分卷之美恶则无定，于是有拨房之例。雍正癸丑会试，杨丈农先房，（杨丈讳椿，先姚安公之同年。）拨入者十之七。杨丈不以介意，曰："诸卷实胜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黑白倒置也。"（此闻之座师介野园先生，先生即拨入杨丈房者也。）乾隆壬戌会试，诸襄七前辈不受拨，一房仅中七卷，总裁亦听之。闻静儒前辈，本房第一，为第二十名。王铭锡竟无魁选。任钧台前辈，乃一房两魁。戊辰会试，朱石君前辈为汤药冈前辈之房首，实从金雨叔前辈房拨入，是雨叔亦一房两魁矣。当时均未有异词。所刻同门卷，余皆尝亲见也。庚辰会试，钱箨石前辈以蓝笔画牡丹，遍赠同事，遂递相题咏。时顾晴沙员外拨出卷最多，朱石君拨入卷最多，余题晴沙画曰："深浇春水细培沙，养出人间富贵花。好是艳阳三四月，馀香风送到邻家。"边秋厓前辈和余韵曰："一番好雨净尘沙，春色全归上苑花。此是沈香亭畔种（上声），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题石君画曰："乞得仙园花几茎，嫣红姹紫不知名。何须问是谁家种，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风春雨剩枯茎，倾国何曾一问名。心似维摩老居士，天花来去不关情。"张镜壑前辈继和曰："墨捣青泥砚涴沙，浓蓝写出洛阳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拟把因缘问画家。""黛为花片翠为茎，《欧谱》知居第几名？却怪玉盘

承露冷，香山居士太关情。”盖皆多年密友，脱略形骸，互以虐谑为笑乐，初无成见于其间也。蒋文恪公时为总裁，见之曰：“诸君子跌宕风流，自是佳话。然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不如并此无之，更全交之道耳。”皆深佩其言。盖老成之所见远矣。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后来英俊，慎勿效焉。

科场填榜完时，必卷而横置于案。总裁、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后捧出，堂吏谓之拜榜。此误也。以公事论，一榜皆举子，试官何以拜举子？以私谊论，一榜皆门生，座主何以拜门生哉？或证以《周礼》拜受民数之文，殊为附会。盖放榜之日，当即以题名录进呈。录不能先写，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后付以填榜之纸条，写录一名。今纸条犹谓之录条，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犹拜摺之礼也。榜不放，录不出；录不成，榜不放。故录与榜必并陈于案，始拜。榜大录小，灯光晃耀之下，人见榜而不见录，故误认为拜榜也。厥后，或缮录未完，天已将晓；或试官急于复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时不陈录于案者，久而视为固然。堂吏或因可无录而拜，遂竟不陈录。又因录既不陈，可暂缓写而追送，遂至写榜竣后，无录可陈，而拜遂潜移于榜矣。尝以问先师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贞公之言如此。文贞即公己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癸巳，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临视，司事者启之。俄而掌院刘文正公、觉罗奉公相继逝。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傥或误碎，必损翰林。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为儿童掷裂。吴云岩前辈旋殁。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坐，坐则有刑克。陆耳山时为学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艰。至左角门久闭不启，启则司事者有谴谪，无人敢试，不知果验否也。其馀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礼部甬道屏门，旧不加搭渡。（搭渡以夹木二方，夹于门限，坡陀如桥状，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以免于旁绕。）钱箨石前辈不听，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亦往往有应。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详其理安在耳。

相传翰林院宝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褚筠心学士斋宿时，梦一丽人携之行，逾越墙壁，如踏云雾。至城根高丽馆，遇一老叟，惊曰："此褚学士，二姑娘何造次乃尔？速送之归。"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秘堂，曾自言之。

神奸机巧，有时败也；多财恣横，亦有时败也。以神奸用其财，以多财济其奸，斯莫可究诘矣。景州李露园言：燕、齐间有富室失偶，见里人新妇而艳之。阴遣一媪，税屋与邻，百计游说，厚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妇，约勿使其子知。又别遣一媪与妇家素往来者，以厚赂游说其父母，伪送妇还。舅姑亦伪作悔意，留之饭，已呼妇入室矣。俄彼此语相侵，仍互诟，逐妇归，亦不使妇知。于是买休卖休，与母家同谋之事，俱无迹可寻矣。既而二媪诈为媒，与两家议婚。富室以惮其不孝辞，妇家又以贫富非偶辞，于是谋娶之计亦无迹可寻矣。迟之又久，复有亲友为作合，乃委禽焉。其夫虽贫，然故士族，以迫于父母，无罪弃妇，已怏怏成疾，犹冀破镜再合；闻嫁有期，遂愤郁死。死而其魂为厉于富室，合卺之夕，灯下见形，挠乱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数夜。改卜其昼，妇又恚曰："岂有故夫在旁，而与新夫如是者？又岂有三日新妇，而白日闭门如是者？"大泣不从。无如之何，乃延术士劾治。术士登坛焚符，指挥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谢去，曰："吾能驱邪魅，不能驱冤魄也。"延僧礼忏，亦无验。忽忆其人素颇孝，故出妇不敢阻。乃再赂妇之舅姑，使谕遣其子。舅姑虽痛子，然利其金，姑共来怒詈。鬼泣曰："父母见逐，无复住理，且讼诸地下耳。"从此遂绝。不半载，富室竟死。殆讼得直欤？富室是举，使邓思贤不能讼，使包龙图不能察。且恃其钱神，至能驱鬼，心计可谓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业镜。闻所费不下数千金，为欢无几，反以殒生。虽谓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师有张相公庙，其缘起无考，亦不知张相公为谁。土人或以为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漷县间，京师非所治也。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是实山区，并非水国，不去河更远乎！委巷之谈，殊未足征信。

余谓唐张守珪、张仲武皆曾镇平卢，考高适《燕歌行》序，是诗实为守珪作。一则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再则曰：“君不见边庭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于守珪大有微词。仲武则摧破奚寇，有捍御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载《文苑英华》。以理推之，或士人立庙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箧无书可检，俟扈从回銮后，当更考之。

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轮回之说，凿然有之。恒兰台之叔父，生数岁，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从未一至其地，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庄严陈设，花树行列。往验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轮回也。朱子所谓轮回虽有，乃是生气未尽，偶然与生气凑合者，亦实有之。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甫死，即生于邻家。未弥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独此儿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门，云贺新岁。儿识其语音，遽应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门未锁，请入室小憩可也。"闻者骇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类矣。天下之理无穷，天下之事亦无穷，未可据其所见，执一端论之。

德州李秋崖言：尝与数友赴济南秋试，宿旅舍中，屋颇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洁，乃锁闭之。怪主人不以留客，将待富贵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与鬼，久无人居，故稍洁。非敢择客也。"一友强使开之，展襆被独卧，临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与尔角力；是女魅耶，尔与吾荐枕。勿瑟缩不出也。"闭户灭烛，殊无他异。人定后，闻窗外小语曰："荐枕者来矣。"方欲起视，突一巨物压身上，重若盘石，几不可胜。扪之，长毛鬖鬖，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击。此物亦多力，牵拽起仆，滚室中几遍。诸友闻声往视，门闭不得入，但听其砰訇而已。约二三刻许，魅要害中拳，嗷然遁。此友开户出，见众人环立，指天画地，说顷时状，意殊

自得也。时甫交三鼓，仍各归寝。此友将睡未睡，闻窗外又小语曰："荐枕者真来矣。顷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尔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来寻盟也。"语讫，已至榻前，探手抚其面，指纤如春葱，滑泽如玉，脂香粉气，馥馥袭人。心知其意不良，爱其柔媚，且共寝以观其变。遂引之入衾，备极缱绻。至欢畅极时，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涌，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晓，门不启，呼之不应，急与主人破窗入，噀水喷之，乃醒，已儽然如病夫。送归其家，医药半载，乃杖而行。自此豪气都尽，无复轩昂意兴矣。力能胜强暴，而不能不败于妖冶。欧阳公曰："祸患常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不然哉！

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皆俯临卫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楼下。先祖母与先母，姑侄也，适同归宁。闻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楼自窗隙窥视。见三人跪岸上，若陈诉者；俄见真人若持笔判断者。度必邪魅事，遣仆侦之。仆还报曰：对岸即青县境。青县有三村妇，因拾麦，俱僵于野。以为中暑，舁之归。乃口俱喃喃作谵语，至今不死不生，知为邪魅。闻天师舟至，并来陈诉。天师亦莫省何怪，为书一符，钤印其上，使持归焚于拾麦处，云姑召神将勘之。数日后，喧传三妇为鬼所劫，天师劾治得复生。久之，乃得其详曰：三妇魂为众鬼摄去，拥至空林，欲迭为无礼。一妇俯首先受污。一妇初撑拒，鬼揶揄曰："某日某地，汝与某幽会秫丛内。我辈环视嬉笑，汝不知耳，遽诈为贞妇耶！"妇猝为所中，无可置辩，亦受污。十馀鬼以次媟亵，狼藉困顿，殆不可支。次牵拽一妇，妇怒詈曰："我未曾作无耻事。为汝辈所挟，妖鬼何敢尔！"举手批其颊。其鬼奔仆数步外，众鬼亦皆辟易，相顾曰："是有正气，不可近，误取之矣。"乃共拥二妇入深林，而弃此妇于田塍，遥语曰："勿相怨，稍迟遣阿姥送汝归。"正旁皇寻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即闻呼号乞命声，顷刻而寂。神携二妇出曰："鬼尽诛矣。汝等随我返。"恍惚如梦，已回生矣。往询二妇，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门，叹息而已；其一度此妇必泄其语，数日，移家去。余常疑妇烈如

是，鬼安敢摄。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妇，未遘患难，无从见其烈也。迨观两妇之贱辱，义愤一激烈心，陡发刚直之气，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误触而终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刘书台言：其乡有导引求仙者，坐而运气，致手足拘挛，然行之不辍。有闻其说而悦之者，礼为师，日从受法，久之亦手足拘挛。妻孥患其闲废至郁结，乃各制一椅，恒舁于一室，使对谈丹诀。二人促膝共语，寒暑无间，恒以为神仙奥妙，天下惟尔知我知，无第三人能解也。人或窃笑，二人闻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信哉是言，神仙岂以形骸论乎！”至死不悔，犹嘱子孙秘藏其书，待五百年后有缘者。或曰：“是有道之士，托废疾以自晦也。”余于杂书稍涉猎，独未一阅丹经。然欤否欤？非门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贫而鬻妻者，已受币，而其妻逃。鬻者将讼，其人曰：“卖休买休，厥罪均，币且归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偿，是君失一再婚妇，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从之。或曰：“妇逃以全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托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归，复从人逃。皆曰：“天也。”

程编修鱼门言：有士人与狐女狎，初相遇即不自讳，曰：“非以采补祸君，亦不欲托词有夙缘，特悦君美秀，意不自持耳。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傥亦夙缘耶？”不数数至，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读书作文，则去，曰：“恐妨君正务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妇。士子久无子，尝戏问曰：“能为我诞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两精相抟，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际，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不先不后，两精并至，阳先冲而阴包之，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阴先冲而阳包之，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为。故有一合即成者，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问：“孪生何也？”曰：“两气并盛，遇而相冲，正冲则歧而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阳即包阴；其一阴多而阳少，阴即包

阳。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问：“精必欢畅而后至。幼女新婚，畏缩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阴精何以至耶？”曰：“燕尔之际，两心同悦，或先难而后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既洽，其精亦至，故亦偶一遇之也。”问：“既由精合，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何也？”曰，“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生气，乘生气乃可养胎也。吾曾侍仙妃，窃闻讲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概。‘愚夫妇所知能，圣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谓矣。”后士人年过三十，须暴长。狐忽叹曰：“是鬑鬑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见辄生畏，岂夙缘尽耶！”初谓其戏语，后竟不再来。鱼门多髯，任子田因其纳姬，说此事以戏之。鱼门素闻此事，亦为失笑。既而曰：“此狐实大有词辩，君言之未详。”遂具述其论如右。以其颇有理致，因追忆而录存之。

《吕览》称黎丘之鬼，善幻人形。是诚有之。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巴哈布曰：甘肃有杜翁者，饶于资。所居故旷野，相近多狐獾穴。翁恶其夜中嗥呼，悉熏而驱之。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厅事又坐一翁，凡行坐之处，又处处有一翁来往，殆不下十馀。形状声音衣服如一，摒挡指挥家事，亦复如一。阖门大扰，妻妾皆闭门自守。妾言翁腰有绣囊可辨，视之无有，盖先盗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寝，不纳即返者翁也，坚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不纳即返。又有教之者曰：“使坐于厅事，而舁器物以过，诈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漠然者即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呶一昼夜，无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昵也，十日恒三四宿其家。闻之，诣门曰：“妖有党羽，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乐籍，无所顾惜。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间反侧曲伸，疾徐进退，与夫抚摩偎倚，口舌所不能传，耳目所不能到者，纤芥异同，我自意会，虽翁不自知，妖决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败矣。”众从其言，一翁启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脑裂死。再一翁稍趑趄，妓呼曰：“斫！”果惊窜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馀并杀之可也。”刀杖并举，殪其大半，皆狐与獾也。其逃者遂不复再至。禽兽夜鸣，何与

人事？此翁必扫其穴，其扰实自取。狐獾既解化形，何难见翁陈诉，求免播迁？遽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计其智数，盖均出此妓下矣。

吴青纡前辈言：横街一宅，旧云有祟，居者多不安。宅主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焰口时，忽二女鬼现灯下，向僧作礼曰："师等皆饮酒食肉，诵经礼忏殊无益；即焰口施食，亦皆虚抛米谷，无佛法点化，鬼弗能得。烦师传语主人，别延道德高者为之，则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觉失足落座下，不终事，灭烛去。后先师程文恭公居之，别延僧禅诵，音响遂绝。此宅文恭公殁后，今归沧州李臬使随轩。

表兄安伊在言：县人有与狐女昵者，多以其妇夜合之资，买簪珥脂粉赠狐女。狐女常往来其家，惟此人见之，他人不见也。一日，妇诟其夫曰："尔财自何来，乃如此用？"狐女忽暗中应曰："汝财自何来，乃独责我？"闻者皆绝倒。余谓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见惟无瑕者可以责人。赛商鞅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贯，老诸生也。挈家寓京师。天资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颋，故得此名。钱敦堂编修殁，其门生为经纪棺衾，赡恤妻子，事事得所。赛商鞅曰："世间无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闻之，易于攀援奔竞耳。"一贫民母死于路，跪乞钱买棺，形容枯槁，声音酸楚。人竞以钱投之。赛商鞅曰："此指尸敛财，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过一旌表节妇坊下，仰视微哂曰："是家富贵，仆从如云，岂少秦宫、冯子都耶！此事须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操论皆类此。人皆畏而避之，无敢延以教读者，竟困顿以殁。殁后，妻孥流落，不可言状。有人于酒筵遇一妓，举止尚有士风。讶其不类倚门者，问之，即其小女也。亦可哀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无大过，但务欲其识加人一等，故不觉至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于余绿意轩中。下坛诗曰："沈香亭畔艳阳天，斗酒曾题诗百篇。二八娇娆亲捧砚，至今身带御炉烟。""满城风叶蓟门秋，五百年前感旧游。偶与蓬莱仙

子遇，相携便上酒家楼。”余曰：“然则青莲居士耶？”批曰：“然。”赵春涧突起问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杨贵妃马嵬陨玉，年已三十有八，似尔时不止十六岁。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渔阳，何以忽感旧游？天宝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误记？”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动矣。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然尚实有所凭附。此扶乩者，则似粗解吟咏之人，炼手法而为之，故必此人与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则不能书。其诗亦皆流连光景，处处可用。知决非古人降坛也。尔日猝为春涧所中，窘迫之状可掬。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东原骇曰：“尝见别一扶乩人，太白降坛，亦是此二诗，但改满城为满林，蓟门为大江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种稿本，转相授受，固不足深诘矣。（宋蒙泉前辈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诗顷刻即成。后检之，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

田丈耕野，统兵驻巴尔库尔时，（即巴里坤。坤字以吹唇声读之，即库尔之合声。）军士凿井得一镜，制作精妙。铭字非隶非八分，（隶即今之楷书，八分即今之隶书。）似景龙钟铭；惟土蚀多剥损。田丈甚宝惜之，常以自随。殁于广西戎幕时，以授余姊婿田香谷。传至香谷之孙，忽失所在。后有亲串戈氏于市上得之，以还田氏。昨岁欲制为镜屏，寄京师乞余考定。余付翁检讨树培，推寻铭文，知为唐物。余为镌其释文于屏趺，而题三诗于屏背曰：“曾逐毡车出玉门，中唐铭字半犹存。几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旧手痕。”“黄鹄无由返故乡，空留鸾镜没沙场。谁知土蚀千年后，又照将军髯上霜。”“暂别仍归旧主人，居然宝剑会延津。何如揩尽珍珠粉，满匣龙吟送紫珍。”香谷孙自有题识，亦镌屏背，叙其始末甚详。《夜灯随录》载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有裨将得古镜。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遘祸。正与田丈同时同地，疑即此镜传讹也。

门人邱人龙言：有赴任官，舟泊滩河。夜半，有数盗执炬露刃入。众皆慑伏。一盗拽其妻起，半跪启曰：“乞夫人一物，夫人勿惊。”即割一左耳，敷以药末，曰：“数日勿洗，自结痂愈也。”遂相率

呼啸去。怖几失魂，其创果不出血，亦不甚痛，旋即平复。以为仇耶，不杀不淫；以为盗耶，未劫一物。既不劫不杀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既戕其耳矣，而又赠以良药。是专为取耳来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万索，终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邱生曰："苟得此盗，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我所见之理耳。"然则论天下事，可据理以断有无哉！（恒兰台曰："此或采补折割之党，取以炼药。"似为近之。）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画自给，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斋公老友也。厚斋公多与唱和，今载于《花王阁剩稿》者，尚可想见其为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无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别有说也。吾闻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两楹，终身不娶；亦无仆婢，井臼皆自操。一日晨兴，见衣履之当著者，皆整顿置手下；再视则盥漱俱已陈。天士曰：'是必有异，其妖将媚我乎？'窗外小语应曰：'非敢媚公，欲有求于公。难于自献，故作是以待公问也。'天士素有胆，命之入。入辄跪拜，则娟静好女也。问其名，曰：'温玉。'问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气也；曰术士，避其劾治也；曰神灵，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运也；曰有德，避其正气也。然凶暴不恒有，亦究自败。术士与神灵，吾不为非，皆无如我何。有福者运衰亦复玩之。惟有德者则畏而且敬。得自附于有德者，则族党以为荣，其品格即高出侪类上。公虽贫贱，而非义弗取，非礼弗为。傥准奔则为妾之礼，许侍巾栉，三生之幸也；如不见纳，则乞假以虚名，为画一扇，题曰某年月日为姬人温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即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调色，拱立以俟。天士笑从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劳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兴，觉足下有物，视之，则温玉。笑而起曰：'诚不敢以贱体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亲执媵御之役，则姬人字终为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讫，再拜曰：'妾从此逝矣。'瞥然不见，遂不再来。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然襟怀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风，宜天士之不拒也。"

先姚安公曰：“子弟读书之馀，亦当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二三能解事。崇祯壬午，厚斋公携家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也。方在门外束襆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荼、郁垒像，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邱处机《西游记》为证。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与争。时已薄暮，检寻既移时，反覆讲论又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惟汝曾祖光禄公、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存耳。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论，余初作各种笔记，皆未敢载，为涉及两曾伯祖也。今再思之，书痴尚非不佳事，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补书于此。

奴子刘福荣，善制网罟弓弩，凡弋禽猎兽之事，无不能也。析炊时分属于余，无所用其技，颇郁郁不自得。年八十馀，尚健饭，惟时一携鸟铳，散步野外而已。其铳发无不中。一日，见两狐卧陇上，再击之不中，狐亦不惊。心知为灵物，惕然而返，后亦无他。外祖张公水明楼，有值更者范玉，夜每闻瓦上有声，疑为盗；起视则无有，潜踪侦之，见一黑影从屋上过。乃设机瓦沟，仰卧以听。半夜闻机发，有女子呼痛声。登屋寻视，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闻屋上詈曰：“范玉何故杀我妾？”时邻有刘氏子为妖所媚，玉私度必是狐，亦还詈曰：“汝纵妾私奔，不知自愧，反詈吾。吾为刘氏子除患也。”遂寂无语。然自是觉夜夜有人以石灰渗其目，交睫即来，旋洗拭，旋又如是。渐肿痛溃裂，竟至双瞽，盖狐之报也。其所见逊刘福荣远矣，一老成经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门人有作令云南者，家本苦寒，仅携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会

城。久之，得补一县，在滇中，尚为膏腴地。然距省窵远，其家又在荒村，书不易寄。偶得鱼雁，亦不免浮沈，故与妻子几断音问。惟于坊本搢绅中，检得官某县而已。偶一狡仆舞弊，杖而遣之。此仆衔次骨。其家事故所备知，因伪造其僮书云，主人父子先后卒，二棺今浮厝佛寺，当借资来迎。并述遗命，处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时，亲友以其朴讷，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恶。后闻官是县，始稍稍亲近，并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乡人有宴会，其子无不与也。及得是书，皆大沮，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渐有索逋者，渐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识者。僮奴婢媪皆散，不半载，门可罗雀矣。既而令托入觐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书之伪。举家破涕为笑，如在梦中。亲友稍稍复集，避不敢见者，颇亦有焉。后令与所亲书曰："一贵一贱之态，身历者多矣；一贫一富之态，身历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载而复生，中间情事，能以一身亲历者，仆殆第一人矣。"

门人福安陈坊言：闽有人深山夜行，仓卒失路。恐愈迷愈远，遂坐厓下，待天晓。忽闻有人语，时缺月微升，略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厓上，又十馀人出没丛薄间。顾视左右皆乱冢，心知为鬼物，伏不敢动。俄闻互语社公来，窃睨之，衣冠文雅，年约三十馀，颇类书生，殊不作剧场白须布袍状。先至厓上，不知作何事。次至丛薄，对十馀鬼太息曰："汝辈何故自取横亡，使众鬼不以为伍？饥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饭撒草间。十馀鬼争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胜负之念太盛，恩怨之见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敌，则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尽之案，律无抵法，徒自陨其生也。其强者妄意两家各杀一命，即足相抵，则械斗以泄愤。不知律凡杀二命，各别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为之弥甚，不亦悲乎！"十馀鬼皆哭。俄远寺钟动，一时俱寂。此人尝以告陈生，陈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长言之也。然神道设教，或挽回一二，亦未可知耳。"

嘉庆丙辰冬，余以兵部尚书出德胜门监射。营官以十刹海为馆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门径，与刘侗《帝京景物略》所说全殊，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寺僧居寺门一小屋，余所居则在寺之后殿，室亦精洁。而封闭者多，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旷废已久。余住东廊室内，气冷如冰，爇数炉不热，数灯皆黯黯作绿色。知非佳处，然业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无恙。奴辈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彻夜坐廊下，亦幸无恙。惟闻封闭室中，喁喁有人语，听之不甚了了耳。轿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晓，已死其一矣。饬别觅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道士云，闻有十刹海老僧，尝见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来？"曰："我转轮期未至，偶此闲游。汝何来？"其一曰："我缢魂之求代者也。"问："居此几年？"曰："十馀年矣。"又问："何以不得代？"曰："人见我皆惊走，无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机，匕首将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济也。汝以怪状惊之，彼奚为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气以媚之，抱衾荐枕以悦之，必得当矣。"老僧素严正，厉声叱之，欻然入地。数夕后，寺果有缢者。此鬼可谓阴险矣。然寺中所封闭，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汪阁学晓园言：有一老僧过屠市，泫然流涕。或讶之。曰："其说长矣。吾能记两世事：吾初世为屠人，年三十馀死，魂为数人执缚去。冥官责以杀业至重，押赴转轮受恶报。觉恍惚迷离，如醉如梦，惟恼热不可忍。忽似清凉，则已在豕栏矣。断乳后，见食不洁，心知其秽；然饥火燔烧，五脏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后渐通猪语，时与同类相问讯，能记前身者颇多，特不能与人言耳。太抵皆自知当屠割，其时作呻吟声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湿痕者，自悲也。躯干痴重，夏极苦热，惟汩没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疏而劲，冬极苦寒，视犬羊软毳厚𦋞，有如仙兽。遇捕执时，自知不免，姑跳踉奔避，冀缓须臾。追得后，蹴踏头项，拗捩蹄肘，绳勒四足深至骨，痛若刀劙。或载以舟车，则重叠相压，肋如欲折，百脉涌塞，腹如欲裂。或贯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掷于地，心脾皆震动欲碎。或即日死，或缚至数日，弥难忍受。时见刀俎在左，汤镬在

右，不知著我身时，作何痛楚，辄簌簌战栗不止。又时自顾己身，念将来不知磔裂分散，作谁家杯中羹，又凄惨欲绝。比受戮时，屠人一牵拽，即惶怖昏瞀，四体皆软，觉心如左右震荡，魂如自顶飞出，又复落下。见刀光晃耀，不敢正视，惟瞑目以待刲剔。屠人先剸刃于喉，摇撼摆拨，泻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长号。血尽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声，渐恍惚迷离，如醉如梦，如初转生时。良久稍醒，自视已为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仍许为人，是为今身。顷见此猪，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时，又惜此持刀人将来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萦，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屠人闻之，遽掷刀于地，竟改业为卖菜佣。

晓园说此事时，李汇川亦举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邻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驱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来；絷以锁，乃已。疑为屠人后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载馀，其妻将嫁。方彩服登舟，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径裂妇裙，啮其胫。众急救护，共挤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跃出，仍沿岸急迫。适风利扬帆去，猪乃懊丧自归。亦疑屠人后身，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此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又言：有屠人杀猪甫死，适其妻有孕，即生一女，落蓐即作猪号声，号三四日死。此亦可证猪还为人。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与生气偶然凑合者，别自一理，又不以轮回论也。

汪编修守和为诸生时，梦其外祖史主事珥携一人同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纪晓岚，将来汝师也。”因窃记其衣冠形貌。后以己酉拔贡应廷试，值余阅卷，擢高等。授官来谒时，具述其事，且云衣冠形貌，与今毫发不差，以为应梦。迨嘉庆丙辰会试，余为总裁，其卷适送余先阅，（凡房官荐卷，皆由监试御史先送一主考阅定，而复转轮公阅。）复得中式，殿试以第二人及第。乃知梦为是作也。按人之有梦，其故难明。《世说》载卫玠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从滦阳，与伊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专注，凝

神生象，是为意识所造之梦，孔子梦周公是也。有祸福将至，朕兆先萌，与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相同，是为气机所感之梦，孔子梦奠两楹是也。其或心绪瞀乱，精神恍惚，心无定主，遂现种种幻形，如病者之见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显示，以言微寓，此气机之旁召者也。虽变化杳冥，千态万状，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梦之说，见于《周礼》，事近祈禳，礼参巫觋，颇为攻《周礼》者所疑。然其文亦见于《小雅》“大人占之”，固凿然古经载籍所传，虽不免多所附会，要亦实有此术也。惟是男女之爱，骨肉之情，有凝思结念，终不一梦者，则意识有时不能造。仓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则气机有时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恒河沙数，鬼神何独示梦于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独示梦于此事？且事不可泄，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疑以不可解之语，（如《酉阳杂俎》载梦得棗者，谓棗字似两来字，重来者，呼魄之象，其人果死。《朝野佥载》崔湜梦座下听讲而照镜，谓座下听讲，法从上来，镜字，金旁竟也。小说所说梦事如此迂曲者不一。）是鬼神日日造谜语，不已劳乎？事关重大，示以梦可也；而猥琐小事，亦相告语，（如《敦煌实录》载宋补梦人坐桶中，以两杖极打之，占桶中人为肉食，两杖象两箸，果得饱肉食之类。）不亦亵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可通者，置而不论可矣。至于《谢小娥传》，其父夫之魂既告以为人劫杀矣，自应告以申春、申蘭。乃以“田中走，一日夫”隐申春，以“车中猴，东门草”隐申蘭，使寻索数年而后解，不又颠乎？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不必实有是事。凡诸家所占梦事，皆可以是观之，其法非大人之旧也。

何纯斋舍人，何恭惠公之孙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时，尝于肩舆中见有道士跪献一物。似梦非梦，涣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则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章也。辨验其文，镌“青宫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后官河南总督，卒于任，（官制有河东总督，无河南总督。时公以河南巡抚加总督衔，故当日有是称。）特赠太子太保。始悟印章为神预告也。案仕路升沈，改移不一，惟身后饰终之典，乃为一生之结局。

《定命录》载李回秀自知当为侍中，而终于兵部尚书，身后乃赠侍中。又载张守珪自知当为凉州都督，而终于括州刺史，身后乃赠凉州都督。知神注录籍，追赠与实授等也。恭惠公官至总督，而神以赠官告，其亦此意矣。

高冠瀛言：有人宅后空屋住一狐，不见其形，而能对面与人语。其家小康，或以为狐所助也。有信其说者，因此人以求交于狐。狐亦与款洽。一日，欲设筵飨狐。狐言老而饕餮。乃多设酒肴以待。比至日暮，有数狐醉倒现形，始知其呼朋引类来也。如是数四，疲于供给，衣物典质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无钱供酒食，故数就君也。使我多财，我当自醉自饱，何所取而与君友乎？"从此遂绝。此狐可谓无赖矣，然余谓非狐之过也。

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刘香畹言：有老儒宿于亲串家，俄主人之婿至，无赖子也。彼此气味不相入，皆不愿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别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洁，笔砚书籍皆具。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娴雅。老儒知其为鬼，然殊不畏，举手指灯曰：“既来此，不可闲立，可剪烛。”女子遽灭其灯，逼而对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砚上墨沈，掴其面而涂之，曰：“以此为识，明日寻汝尸，锉而焚之！”鬼“呀”然一声去。次日，以告主人。主人曰：“原有婢死于此室，夜每出扰人；故惟白昼与客坐，夜无人宿。昨无地安置君，揣君耆德硕学，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现形也。”乃悟其婿窃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后家人或有偶遇者，即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鬼有形无质，不知何以能受色？当仍是有质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阳杂俎》曰：“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瞋目出于灯下。元振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其物遂灭。后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数斗，所题句在焉。”是亦一证也。

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闾而居。往往有自筑数椽！四无邻舍，如杜工部诗所谓“一家村”者。且人无徭役，地无丈量，纳三十亩之税，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故深岩穷谷，此类尤多。有吉木萨军士入山行猎，望见一家，门户坚闭，而院中似有十馀

马，鞍辔悉具。度必玛哈沁所据，噪而围之。玛哈沁见势众，弃锅帐突围去。众惮其死斗，亦遂不追。入门，见骸骨狼藉，寂无一人，惟隐隐有泣声。寻视，见幼童约十三四，裸体悬窗棂上。解缚问之，曰："玛哈沁四日前来，父兄与斗不胜，即一家并被缚。率一日牵二人至山溪洗濯，曳归，共脔割炙食，男妇七八人并尽矣。今日临行，洗濯我毕，将就食，中一人摇手止之。虽不解额鲁特语，观其指画，似欲支解为数段，各携于马上为粮。幸兵至，弃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悯其孤苦，引归营中，姑使执杂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中。营弁使导往发掘，则银币衣物甚多。细询童子，乃知其父兄并劫盗。其行劫必于驿路近山处，瞭见一二车孤行，前后十里无援者，突起杀其人，即以车载尸入深山；至车不能通，则合手以巨斧碎之，与尸及襆被并投于绝涧，惟以马驮货去。再至马不能通，则又投羁绁于绝涧，纵马任其所往，共负之由鸟道归，计去行劫处数百里矣。归而窖藏一两年，乃使人伪为商贩，绕道至辟展诸处卖于市，故多年无觉者。而不虞玛哈沁之灭其门也。童子以幼免连坐，后亦牧马坠崖死，遂无遗种。此事余在军幕所经理，以盗已死，遂置无论。由今思之，此盗踪迹诡秘，猝不易缉；乃有玛哈沁来，以报其惨杀之罪。玛哈沁食人无餍，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祸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盗姓名久忘，惟童子坠崖时，所司牒报记名秋儿云。

佃户刘破车妇云：尝一日早起乘凉扫院，见屋后草棚中有二人裸卧。惊呼其夫来，则邻人之女与其月作人也，并僵卧，似已死。俄邻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姜汤灌苏，不能自讳，云："久相约，而逼仄无隙地。乘雨后墙缺，天又阴晦，知破车草棚无人，遂藉草私会。倦而憩，尚相恋未起。忽云破月来，皎然如昼。回顾棚中，坐有七八鬼，指点揶揄。遂惊怖失魂，至今始醒。"众以为奇。破车妇云："我家故无鬼，是鬼欲观戏剧，随之而来。"先从兄懋园曰："何处无鬼？何处无鬼观戏剧？但人有见有不见耳。此事不奇也。"因忆福建囷关公馆，（俗谓之水口。）大学士杨公督浙闽时所重建。值余出巡，语余曰："公至水口公馆，夜有所见，慎勿怖，不为

害也。余尝宿是地，已下键睡。因天暑，移床近窗，隔纱幌视天晴阴。时虽月黑，而檐挂六灯尚未烬。见院中黑影，略似人形，在阶前或坐或卧，或行或立，而寂然无一声。夜半再视之，仍在。至鸡鸣，乃渐渐缩入地。试问驿吏，均不知也。”余曰：“公为使相，当有鬼神为阴从。余焉有是？”公曰：“不然。仙霞关内，此地为水陆要冲，用兵者所必争。明季唐王，国初郑氏、耿氏，战斗杀伤，不知其几。此其沈沦之魄，乘室宇空虚而窃据；有大官来，则避而出耳。”此亦足证无处无鬼之说。

老仆施祥尝曰：“天下惟鬼最痴。鬼据之室，人多不住。偶然有客来宿，不过暂居耳，暂让之何害？而必出扰之。遇禄命重、血气刚者，多自败；甚或符箓劾治，更蹈不测。即不然，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圮，汝又何归耶？”老仆刘文斗曰：“此语诚有理，然谁能传与鬼知？汝毋乃更痴于鬼！”姚安公闻之，曰：“刘文斗正患不痴耳。”祥小字举儿，与姚安公同庚，八岁即为公伴读。数年，始能暗诵《千字文》；开卷乃不识一字。然天性忠直，视主人之事如己事，虽嫌怨不避。尔时家中外倚祥，内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买玩物。祥启张太夫人曰：“四官今日游灯市，买杂物若干。钱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即开馆，不知顾戏弄耶？顾读书耶？”太夫人首肯曰：“汝言是。”即收而键诸箧。此虽细事，实言人所难言也。今眼中遂无此人，徘徊四顾，远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来，幼韶秀，余最爱之，亦颇知读书。娶妇生子后，忽患颠狂。如无人料理，即发不薙，面不盥；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无疾病，似寒暑不侵者。呼之食即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饼饵，呼儿童共食，不问其价，所残剩亦不顾惜。或一两日觅之不得，忽自归。一日，遍索无迹。或云村外柳林内，似仿佛有人。趋视，已端坐僵矣。其为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缘尽而化去，亦未可知也。忆余从福建归里时，见余犹跪拜如礼，拜讫，卒然曰：“叔大辛苦。”余曰：“是无奈

何。”又卒然曰：“叔不觉辛苦耶？”默默退去。后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终莫能测之。

姚安公言：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贫无资斧，沿途雇驴而行，北方所谓短盘也。一日，至河间南门外，雇驴未得。大雨骤来，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见之，怒曰：“造屋时汝未出钱，筑地时汝未出力，何无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时河间犹未改题缺，起山入都，不数月竟掣得是县。赴任时，此人识之，惶愧自悔，谋卖屋移家。起山闻之，召来笑而语之曰：“吾何至与汝辈较。今既经此，后无复然，亦忠厚养福之道也。”因举一事曰：“吾乡有爱莳花者，一夜偶起，见数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识。知为狐魅，遽掷以块，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昼赏，我自夜游，于君何碍？夜夜来此，花不损一茎一叶，于花又何碍？遽见声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谓我辈所见，亦与君等，故不为耳。’飘然共去。后亦无他。狐尚不与此辈较，我乃不及狐耶？”后此人终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起山叹曰：“小人之心，竟谓天下皆小人。”

太原申铁蟾，好以香奁艳体寓不遇之感。尝谒某公未见，戏为无题诗曰：“垩粉围墙罨画楼，隔窗闻拨钿箜篌；分（去声）无信使通青鸟，枉遣游人驻紫骝。月姊定应随顾兔，星娥可止待牵牛？垂杨疏处雕栊近，只恨珠帘不上钩。”殊有玉溪生风致。王近光曰：“似不应疑及织女，诬蔑仙灵。”余曰：“‘已矣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一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元微之诗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故把支机石赠君。’李义山诗也。微之之意，在于双文；义山之意，在于令狐。文士掉弄笔墨，借为比喻，初与织女无涉。铁蟾此语，亦犹元、李之志云尔，未为诬蔑仙灵也。至于纯构虚词，宛如实事；指其时地，撰以姓名，《灵怪集》所载郭翰遇织女事，（《灵怪集》今佚。此条见《太平广记》六十八。）则悖妄之甚矣。夫词人引用，渔猎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实；然过于诬罔，亦不可不知。盖自庄、列寓言，借以抒意，战国诸子，杂说弥多，谶纬稗官，递相

祖述，遂有肆无忌惮之时。如李冗《独异志》诬伏羲兄妹为夫妇，已属丧心；张华《博物志》更诬及尼山，尤为狂吠。【按：张华不应悖妄至此，殆后人依托。】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传，可为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凿锻炼。如《汉书·贾谊传》，有太守吴公爱幸之之语，《骈语雕龙》（此书明人所撰，陈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遂列长沙于娈童类中。注曰：‘大儒为龙阳。’《史记·高帝本纪》称母媪在大泽中，太公往视，见有蛟龙其上。晁以道诗遂有‘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龙交所生，非太公子。《左传》有成风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结，以谋立其子而已。后儒拘泥‘私’字，虽朱子亦有‘却是大恶’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学者当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执为谈柄也。”

从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此余小时闻公所说，忘其字号，大概是伯叔行也。）闻某墓中有狐迹，夜携铳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则二人之发交结为一，贯穿缭绕，猝不可解；互相牵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转动，即彼此呼痛。胶扰彻晓，望见行路者，始呼至，断以佩刀，狼狈而返。愤欲往报，父老曰：“彼无形声，非力所胜；且无故而侵彼，理亦不直。侮实自召，又何仇焉？仇必败滋甚。”二人乃止。此狐小虐之使警，不深创之以激其必报，亦可谓善自全矣。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敛戢勿动，使伺之无迹弥善也。

太和门丹墀下有石匮，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贮何物。德脊斋前辈（脊斋名德保，与定圃前辈同名。乾隆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故当时以大德保小德保别之云。）云：图裕斋之先德，昔督理殿工时，曾开视之。以问裕斋，曰：“信然。其中皆黄色细屑，仅半匮不能满，凝结如土坯。谛审似是米谷岁久所化也。”余谓丹墀左之石阙，既贮嘉种，则此为五谷，于理较近。且大驾卤部中，象背宝瓶，亦贮五谷。盖稼穑维宝，古训相传；八政首食，见于《洪范》。定制之意，诚渊乎远矣。

宣武门子城内，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砖，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时，用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制飞炮，破元兵于乱柴

沟。后以其术太精，恐或为变，杀而葬于是。立五竿子丽谯侧，岁时祭之，使鬼有所归，不为厉焉。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五人转生李自成、张献忠诸贼，乃复仇也。此齐东之语，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见汉军步校董某，言闻之京营旧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势，惟宣武门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汇于子城。每夜雨太骤，守卒即起，视此培楼，水将及顶，则呼开门以泄之；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不能启矣。今日久渐忘，故或有时阻碍也。其城上五竿，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设闻信炮，则昼悬旗、夜悬灯耳。与五火神何与哉！"此言似乎近理，当有所受之。

科场拨卷，受拨者意多不惬，此亦人情；然亦视其卷何如耳。壬午顺天乡试，余充同考官。（时阅卷尚不回避本省。）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诗不佳。因甫改试诗之制，可以恕论，遂呈荐主考梁文庄公，已取中矣。临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题为"始吾于人也"四句。）驳落。别拨一合字备卷与余。先视其诗，第六联曰："素娥寒对影，顾兔夜眠香。"（题为《月中桂》。）已喜其秀逸。及观其第七联曰："倚树思吴质，吟诗忆许棠。"遂跃然曰："吴刚字质，故李贺《李凭箜篌引》曰：'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诗选本皆不录，非曾见《昌谷集》者不知也。华州试《月中桂》诗，举许棠为第一人。棠诗今不传，非曾见王定保《摭言》、计敏夫《唐诗纪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开花临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诗乎！微公拨入，亦自愿易之。"即朱子颖也。放榜后，时已九月，贫无絮衣。蒋心馀素与唱和，借衣与之。乃来见，以所作诗为贽。余丙子扈从古北口时，车马壅塞，就旅舍小憩。见壁上一诗，剥残过半，惟三四句可辨。最爱其"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语，以为"云中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不是过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诗在焉。乃知针芥契合，已在六七年前，相与叹息者久之。子颖待余最尽礼，殁后，其二子承父之志，见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缘，良非偶尔，何尝以拨房为亲疏哉！（余严江舟中诗曰："山

色空蒙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坐，处处随人欲上船。”实从“万山”句夺胎。尝以语子颖曰：“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子颖虽逊谢，意似默可。此亦诗坛之佳话，并附录于此。）

先师介野园先生，官礼部侍郎。扈从南巡，卒于路。卒前一夕，有星陨于舟前。卒后，京师尚未知，施夫人梦公乘马至门前，骑从甚都，然伫立不肯入；但遣人传语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过。梦中以为时方扈从，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觉后，乃惊怛。比凶问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屡掌文柄，凡四主会试，四主乡试，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尝有恩荣宴诗曰：“鹦鹉新班宴御园，（按：“鹦鹉新班”不知出典，当时拟问公，竟因循忘之。）摧颓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四见门生作状元。”丁丑年作也。【按：此诗为金吏部尚书张大节之作，题为《同新进士吕子成辈宴集状元楼》，见《中州集》。惟御园作杏园，摧颓作不妨，四见作三见，作状元作是状元。】于文襄公亦赠以联曰：“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谓儒者之至荣。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终于一品武阶，他日或以将军出镇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则将军不好武矣。”及公卒，圣心悼惜，特赠都统。盖公虽官礼曹，而兼摄副都统。其扈从也，以副都统班行，故即武秩进一阶。日者之术，亦可云有验矣。

乩仙多伪托古人，然亦时有小验。温铁山前辈（名温敏，乙丑进士，官至盛京侍郎。）尝遇扶乩者，问寿几何。乩判曰：“甲子年华有二秋。”以为当六十二。后二年卒，乃知二秋为二年。盖灵鬼时亦能前知也。又闻山东巡抚国公，扶乩问寿。乩判曰：“不知。”问：“仙人岂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则不可知。修短有数，常人尽其所禀而已。若封疆重镇，操生杀予夺之权，一政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福，寿可以增；一政不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祸，寿亦可以减。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何况于吾？岂不闻苏颋误杀二人，减二年寿；娄师德亦误杀二人，减十年寿耶？然则年命之事，公当自问，不必问吾也。”此言乃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族叔育万言：张歌桥之北，有人见黑狐醉卧场屋中。（场中守视谷麦小屋，俗谓之场屋。）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财，乃覆以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缩数四，即成人形。甚感其护视，遂相与为友。狐亦时有所馈赠。一日，问狐曰："设有人匿君家，君能隐蔽弗露乎？"曰："能。"又问："君能凭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人即恳乞曰："吾家酷贫，君所惠不足以赡，而又愧于数渎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讼。顷闻觅一妇司庖，吾欲使妇往应。居数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妇，阳欲讼。妇尚粗有姿首，可诬以蜚语，胁多金。得金之后，公凭附使奔至某甲别墅中，然后使人觅得，则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觅妇返后，某甲以在其别墅，亦不敢复问。然此妇狂疾竟不愈，恒自妆饰，夜似与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问狐，狐言无是理，试往侦之。俄归而顿足曰："败矣！是某甲家楼上狐，悦君妇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敌，无如何矣！"此人固恳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横如虎，使彼强据人妇，君能代争乎？"后其妇颠痫日甚，且具发其夫之阴谋。针灸劾治皆无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济以狐之幻，宜无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黄雀之相伺也。"古诗曰："利旁有倚刀，贪人还自戕。"信矣！

门人王廷绍言：忻州有以贫鬻妇者，去几二载。忽自归，云初被买时，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甚疑惧。然业已卖与，无如何。道士令闭目，即闻两耳风飕飕。俄令开目，已在一高峰上。室庐华洁，有妇女二十馀人，共来问讯，云此是仙府，无苦也。因问："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师寝耳。此间金银如山积，珠翠锦绣、嘉肴珍果，皆役使鬼神，随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拟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处仓库，此处庖厨，此我辈居处，此祖师居处。"指最高处两室曰："此祖师拜月拜斗处，此祖师炼银处。"亦有给使之人，然无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始各归寝。惟月信落红后，则净〔尽〕褫内外衣，以红绒为巨绠，缚大木上，手足不能丝毫动；并以绵丸窒

口，喑不能声。祖师持金管如箸，寻视脉穴，刺入两臂两股肉内，吮吸其血，颇为酷毒。吮吸后，以药末糁创孔，即不觉痛，顷刻结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极高，俯视云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飚陡起，黑云如墨压山顶，雷电激射，势极可怖。祖师惶遽，呼二十馀女，并裸露环抱其身，如肉屏风。火光入室者数次，皆一掣即返。俄一龙爪大如箕，于人丛中攫祖师去。霹雳一声，山谷震动，天地晦冥。觉昏瞀如睡梦，稍醒，则已卧道旁。询问居人，知去家仅数百里。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乞食得归也。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据其所言，盖即烧金御女之士。其术灵幻如是，尚不免于天诛；况不得其传，徒受妄人之蛊惑，而冀得神仙，不亦颠哉！

江南吴孝廉，朱石君之门生也。美才夭逝，其妇誓以身殉，而屡缢不能死。忽灯下孝廉形见，曰："易彩服则死矣。"从其言，果绝。孝廉乡人录其事征诗，作者甚众。余亦为题二律。而石君为作墓志，于孝廉之坎坷、烈妇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乡人之粉饰，余曰："非也。文章流别，各有体裁。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于西王母事铺叙綦详。其注《尔雅·释地》，于'西至西王母'句，不过曰'西方昏荒之国'而已，不更益一语也。盖注经之体裁，当如是耳。金石之文，与史传相表里，不可与稗官杂记比，亦不可与词赋比。石君博极群书，深知著作之流别，其不著此事于墓志，古文法也，岂以其伪而削之哉！"余老多遗忘，记孝廉名承绂，烈妇之姓氏，竟不能忆。姑存其略于此，俟扈跸回銮，当更求其事状，详著之焉。

老仆施祥，尝乘马夜行至张白。四野空旷，黑暗中有数人掷沙泥，马惊嘶不进。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尔墟墓间，何为犯我？"群鬼揶揄曰："自作剧耳，谁与尔论理。"祥怒曰："既不论理，是寻斗也。"即下马，以鞭横击之。喧哄良久，力且不敌；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遥见一鬼狂奔来，厉声呼曰："此吾好友，尔

等毋造次！”群鬼遂散。祥上马驰归，亦不及问其为谁。次日，携酒于昨处奠之，祈示灵响，寂然不应矣。祥之所友，不过厮养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门人吴钟侨，尝作《如愿小传》，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后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监运火药殁于路。诗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于故纸中，附录于此。其词曰：如愿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泽清洪君以赠庐陵欧明者是也。以事事能给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与不遇，则系人之禄命耳。有四人同访道，涉历江海，遇龙神召之，曰：“鉴汝等精进，今各赐如愿一。”即有四女子随行。其一人求无不获，意极适，不数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积；君夙生所积，今数月销尽矣。请归报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无不获，意犹未已。至冬月，求鲜荔巨如瓜者。女子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餍，非神道所能给。”亦辞去。又一人所求有获有不获，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亏。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见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随之不去。又一人虽得如愿，未尝有求。如愿时为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鉴之，鬼神佑之。无求之获，十倍有求，可无待乎我；我惟阴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怅。曰：“惜哉！逝者之不闻也。”此钟侨弄笔狡狯之文，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馀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身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豭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

奇创，古所未闻。夫闺房之内，何所不有？床笫事可勿深论。惟岁岁转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于人有损；而不稽其婚期，不损其贞体，又似于人有恩。此种公案，竟无以断其是非。戈芥舟前辈曰："是不难断，直恃其多财，法外纵淫耳。昔窦二东之行劫，必留其御寒之衣衾、还乡之资斧，自以为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里有丁一士者，矫捷多力，兼习技击、超距之术。两三丈之高，可翩然上；两三丈之阔，可翩然越也。余幼时犹及见之，尝求睹其技。使余立一过厅中，余面向前门，则立前门外面相对；余转面后门，则立后门外面相对。如是者七八度，盖一跃即飞过屋脊耳。后过杜林镇，遇一友，邀饮桥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应声耸身过。友招使还，应声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将圮，近水陡立处开裂有纹。一士未见，误踏其上，岸崩二尺许。遂随之坠河，顺流而去。素不习水，但从波心踊起数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坠水中。如是数四，力尽，竟溺焉。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田侯松岩于滦阳买一劳山杖，自题诗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当坦处亦防倾。敢因恃尔心无虑，便向崎岖步不平！"斯真阅历之言，可贯而佩者矣。

沧州甜水井有老尼，曰慧师父，不知其为名为号，亦不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尔。余幼时，尝见其出入外祖张公家。戒律谨严，并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点成也。"不衣裘，曰："寝皮与食肉同也。"不衣绸绢，曰："一尺之帛，千蚕之命也。"供佛面筋必自制，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灶火不洁也。"清斋一食，取足自给，不营营募化。外祖家一仆妇，以一布为施。尼熟视识之，曰："布施须用己财，方为功德。宅中为失此布，笞小婢数人，佛岂受如此物耶？"妇以情告曰："初谓布有数十匹，未必一一细检，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诅咒，心实不安。

故布施求忏罪耳。”尼掷还之曰：“然则何不密送原处，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后妇死数年，其弟子乃泄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间，年已七八十矣，忽过余家，云将诣潭柘寺礼佛，为小尼受戒。余偶话前事，摇首曰：“实无此事，小妖尼饶舌耳。”相与叹其忠厚。临行，索余题佛殿一额。余属赵春硐代书。合掌曰：“谁书即乞题谁名，佛前勿作诳语。”为易赵名，乃持去，后不再来。近问沧州人，无识之者矣。又景城天齐庙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无不称曰三师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颇不肖，多散而托钵四方。惟此僧不坠宗风，无大刹知客市井气，亦无法座禅师骄贵气；戒律精苦，虽千里亦打包徒步，从不乘车马。先兄晴湖尝遇之中途，苦邀同车，终不肯也。官吏至庙，待之礼无加；田夫、野老至庙，待之礼不减。多布施、少布施、无布施，待之礼如一。禅诵之馀，惟端坐一室，入其庙如无人者。其行事如是焉而已。然里之男妇，无不曰三师父道行清高。及问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则茫然不能应。其所以感动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尝以问姚安公，公曰：“据尔所见，有不清不高处耶？无不清不高，即清高矣。尔必欲锡飞、杯渡，乃为善知识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独行者矣。（三师父涅槃不久，其名当有人知，俟见乡试诸孙辈，使归而询之庙中。）

九州之大，奸盗事无地无之，亦无日无之，均不为异也。至盗而稍别于盗，而不能不谓之盗；奸而稍别于奸，究不能不谓之奸，斯为异矣。盗而人许遂其盗，奸而人许遂其奸，斯更异矣。乃又相触立发，相牵立息，发如鼎沸，息如电掣，不尤异之异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偶者，已有子矣，复买一有夫之妇。幸控制有术，犹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妇手。其子微闻而索之，事无佐证，妇弗承也。后侦知其藏贮处，乃夜中穴壁入室。方开箧携出，妇觉，大号有贼，家众惊起，各持械入。其子仓皇从穴出。迎击之，立踣。即从穴入搜馀盗，闻床下喘息有声，群呼尚有一贼，共曳出絷缚。比灯至审视，则破额昏仆者其子，床下乃其故夫也。其子苏后，与妇各执一词：子云“子取父财，不为盗”。妇云“妻归前夫，不为

奸”。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会”。妇云“父财可索取，而不可穿窬”。互相诟谇，势不相下。次日，族党密议，谓涉讼两败，徒玷门风。乃阴为调停，使尽留金与其子，而听妇自归故夫，其难乃平。然已“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矣。先叔仪南公曰：“此事巧于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则人也。不纳此有夫之妇，子何由而盗、妇何由而奸哉？彼所恃者，力能驾驭耳。不知能驾驭于生前，不能驾驭于身后也。”

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戴东原言：其族祖某，尝僦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灯下见形，阴惨之气，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应曰：“然。”遂作种种恶状，良久，又问曰：“仍不畏耶？”又应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驱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实不畏汝，安可诈言畏？任汝所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终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馀年，从未见强项似汝者。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奄然灭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谬答以畏，可息事宁人。彼此相激，伊于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静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气凌之，则气盛而鬼不逼；稍有牵就，则气馁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饵吾，幸未中其机械也。”论者以其说为然。

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

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疐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后某公殁时，口喃喃似与人语，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语，言之十馀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见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姻，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某公僮婢无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处之过当，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为厉，犹以"于礼不可"为词，其斯以为讲学家乎？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馀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有李甲者，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踪迹，遂传为死。俄其父母并逝，妇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邻县，又挈家逐什一，商舶南北，岁无定居。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旅卒，家属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他时尚可归乡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宵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且诟且殴。阖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妇再嫁而未失节，载籍以来，未之闻也。姨丈卫公可亭，曾亲见之。

沧州酒，阮亭先生谓之"麻姑酒"，然土人实无此称。著名已久，而论者颇有异同。盖舟行来往，皆沽于岸上肆中，村酿薄醨，殊不足辱杯斝；又土人防征求无餍，相戒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

倍其价亦不肯出，保阳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罂沈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虚之致。其收贮畏寒畏暑，畏湿畏蒸，犯之则味败。其新者不甚佳，必庋阁至十年以外，乃为上品，一罂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鬻。又大姓若戴、吕、刘、王，若张、卫，率多零替，酿者亦稀，故尤难得。或运于他处，无论肩运、车运、舟运，一摇动即味变。运到之后，必安静处澄半月，其味乃复。取饮注壶时，当以杓平挹；数摆拨则味亦变，再澄数日乃复。姚安公尝言：饮沧酒禁忌百端，劳苦万状，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实功不补患；不如遣小竖随意行沽，反陶然自适，盖以此也。其验真伪法：南川楼水所酿者，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亦不病酒，不过四肢畅适，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否。验新陈法：凡庋阁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如故，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即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最嗜饮。牧沧州时，知佳酒不应官，百计劝谕，人终不肯破禁约。罢官后，再至沧州，寓李进士锐巅家，乃尽倾其家酿。语锐巅曰："吾深悔不早罢官。"此虽一时之戏谑，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师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有赵氏者，（先生曾举其字，今不能记，似尚是先生之尊行。）尝过清风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语及某年宿此，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计其年今未满四十。因举其小名，妓骇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旧识。方握手寒温，其祖姑闻客出视，又大骇曰："是东光赵君耶？三十馀年不相见，今髻虽欲白，形状声音，尚可略辨。君号非某耶？"问之，亦少年过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无避忌，传杯话旧，惘惘然如在梦中。又住其家两夕而别。别时言祖籍本东光，自其翁始迁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犹存否？因举其翁之名，乞为访问。赵至家后，偶以问乡之耆旧。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即君家门客，君之曾祖与人

讼，此翁受怨家金，阴为反间，讼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为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与君遇，使以三世之妇，偿其业债也。吁，可畏哉！”

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颇聪颖。忽为众狐女摄入承尘上，吹竹调丝，行炙劝酒，极媟狎冶荡之致。隔纸听之，甚了了，而承尘初无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乐既终，则自空掷下，头面皆伤损，或至破骨流血。调治稍愈，又摄去如初。毁其承尘，则摄置屋顶，其掷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购得一符，悬壁上。生见之，即战栗伏地，魅亦随绝。问生符上何所见。云初不见符，但见兵将狰狞，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为仇耶？不应有燕昵之欢；以为媚耶？不应有扑掷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测其何心。或曰：“是仇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即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掷耶？

李汇川言：有严先生，忘其名与字。值乡试期近，学子散后，自灯下夜读。一馆童送茶入，忽失声仆地，碗碎琤然。严惊起视，则一鬼披发瞪目立灯前。严笑曰：“世安有鬼，尔必黠盗饰此状，欲我走避耳。我无长物，惟一枕一席。尔可别往。”鬼仍不动。严怒曰：“尚欲绐人耶？”举界尺击之，瞥然而灭。严周视无迹，沈吟曰：“竟有鬼耶？”既而曰：“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灯琅琅诵不辍。此生崛强，可谓至极，然鬼亦竟避之。盖执拗之气，百折不回，亦足以胜之也。又闻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见一鬼，呼而语之曰：“尔亦曾为人，何一作鬼，便无人理？岂有深更昏黑，不分内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见。此则心不惊怖，故神不瞀乱，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丰功，（讳鼎勋，姚安公之同年。）尝夜归遇雨，泥潦纵横，与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经一废寺，旧云多鬼。沈丈曰：“无人可问，且寺中觅鬼问之。”径入，绕殿廊呼曰：“鬼兄鬼兄，借问前途水深浅？”寂然无声。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晓。此则襟怀洒落，故作游戏耳。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于空山捕得一玛哈沁。诘其何以得活，曰：“打牲为粮耳。”问：“潜伏已久，安得如许火药？”曰：“蜣螂曝干为末，以鹿血调之，曝干，亦可以代火药。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鸟铳贮火药铅丸后，再取一干蜣螂，以细杖送入，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试之均验。又疡医殷赞庵云：“水银能蚀五金，金遇之则白，铅遇之则化。凡战阵铅丸陷入骨肉者，割取至为楚毒，但以水银自创口灌满，其铅自化为水，随水银而出。”此不知验否，然于理可信。

田白岩言：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悬美人一轴，眉目如生，衣褶飘扬如动。士人曰：“上人不畏扰禅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图，堵芬木画也。在寺百馀年矣，亦未暇细观。”一夕，灯下注目，见画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画，故视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画中忽有声曰：“此妾欲下，君勿讶也。”士人素刚直，厉声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掣其轴，欲就灯烧之。轴中絮泣曰：“我炼形将成，一付祝融，则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赐哀悯，感且不朽。”僧闻俶扰，亟来视。士人告以故。僧憬然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画不应，既而曰：“佛门广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见救度。”士怒曰：“汝杀一人矣，今再纵汝，不知当更杀几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无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贼，上人勿吝。”遂投之炉中。烟焰一炽，血腥之气满室，疑所杀不止一僧矣。后入夜，或嘤嘤有泣声。士人曰：“妖之馀气未尽，恐久且复聚成形。破阴邪者惟阳刚。”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馀，（京师谓之火鞭。）总结其信线为一，闻声时骤然爇之，如雷霆砰磕，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恶务本，此士人有焉。

有与狐为友者，天狐也，有大神术，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凡名山胜境，恣其游眺，弹指而去，弹指而还，如一室也。尝云，惟贤圣所居不敢至，真灵所驻不敢至，馀则披图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于九州之外，能置我于人闺阁中乎？”狐问何

意。曰：“吾尝出入某友家，预后庭丝竹之宴。其爱妾与吾目成，虽一语未通，而两心互照。但门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怅望耳。君能于夜深人静，摄我至其绣闼，吾事必济。”狐沈思良久，曰：“是无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侦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后果侦得实，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飞行。至一处，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闻人声，惟觉触手皆卷轴，乃主人之书楼也。知为狐所弄，仓皇失措，误触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声砰然。守者呼：“有盗！”僮仆坌至，启锁明烛，执械入。见有人瑟缩屏风后，共前击仆，以绳急缚。就灯下视之，识为此人，均大骇愕。此人故狡黠，诡言偶与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恶作剧，欲我痛抉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归。他日，与所亲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与我相交十馀年，乃卖我至此。”所亲怒曰：“君与某交，已不止十馀年，乃借狐之力，欲乱其闺阃，此谁非人耶？狐虽愤君无义，以游戏儆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华服盛饰，潜挈置主人卧榻下，君将何词以自文？由此观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亲亦遂与绝。郭彤纶与所亲有瓜葛，故得其详。

老儒刘泰宇，名定光，以舌耕为活。有浙江医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邻。子亦韶秀，礼泰宇为师。医者别无亲属，濒死托孤于泰宇。泰宇视之如子。适寒冬，夜与共被。有杨甲为泰宇所不礼，因造谤曰：“泰宇以故人之子为娈童。”泰宇愤恚，问此子知尚有一叔，为粮艘旗丁掌书算。因携至沧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见浙江粮艘，一一遥呼，问有某先生否。数日，竟得之，乃付以侄。其叔泣曰：“夜梦兄云，侄当归。故日日独坐舵楼望。兄又云：‘杨某之事，吾得直于神矣。’则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归。迂儒拘谨，恒念此事无以自明，因郁结发病死。灯前月下，杨恒见其怒目视。杨故犷悍，不以为意。数载亦死。妻别嫁，遗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轻薄子，诱为娈童，招摇过市，见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肃宁人，或云任丘人，或云高阳人。不知其审，大抵住河间之西也。迹其

平生，所谓殁而可祀于社者欤！此事在康熙中年，三从伯灿宸公喜谈因果，尝举以为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云行帐，夜半睡醒，忽然忆及，悲其名氏翳如。至滦阳后，为录大略如右。

常守福，镇番人。康熙初，随众剽掠，捕得当斩。曾伯祖光吉公时官镇番守备，奇其状貌，请于副将韩公免之，且补以名粮，收为亲随。光吉公罢官归，送公至家，因留不返。从伯祖钟秀公尝曰："常守福矫捷绝伦，少时尝见其以两足挂明楼雉堞上，倒悬而扫砖线之雪，四围皆净。（剧盗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楼角而登。近雉堞处以砖凸出三寸，四围镶之，则不能登，以足不能悬空也。俗谓之砖线。）持帚翩然而下，如飞鸟落地，真健儿也。"后光吉公为娶妻生子。闻今尚有后人，为四房佃种云。

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余乡张明经晴岚，除夕前自题门联曰："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适有锻铁者求彭信甫书门联，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两家望衡对宇，见者无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颇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戏无益，此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辈喜谐谑，其乡有演剧送葬者，乞曲江于台上题一额。曲江为书"吊者大悦"四字，一邑传为口实，致此人终身切齿，几为其所构陷。后曲江自悔，尝举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张某者，少游州县幕。中年度足自赡，即闲居以莳花种竹自娱。偶外出数日，其妇暴卒。不及临诀，心恒怅怅如有失。一夕，灯下形见，悲喜相持。妇曰："自被摄后，有小罪过待发遣，遂羁绊至今。今幸勘结，得入轮回，以距期尚数载，感君忆念，祈于冥官，来视君，亦夙缘之未尽也。"遂相缱绻如平生。自此人定恒来，鸡鸣辄去。嫌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语及家事，亦不甚问儿女，曰："人世嚣杂，泉下人得离苦海，不欲闻之矣。"一夕，先数刻至，与语不甚答，曰："少迟君自悟耳。"俄又一妇搴帘入，形容无二，惟衣饰差别，见前妇惊却。前妇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

也！”后妇狼狈出门去。此妇乃握张泣。张惝恍莫知所为。妇曰：“凡饿鬼多托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间灵语，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思忆，投隙而来，以盗君之阳气。适有他鬼告我，故投诉社公，来为君驱除。彼此时谅已受笞矣。”问：“今在何所？”曰：“与君本有再世缘，因奉事翁姑，外执礼而心怨望，遇有疾病，虽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为神道所录，降为君妾。又因怀挟私愤，以语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为媵婢。须后公二十馀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间也。”张牵引入帏。曰：“幽明路隔，恐干阴谴，来生会了此愿耳。”呜咽数声而灭。时张父母已故，惟兄别居。乃诣兄具述其事，友爱如初焉。

有嫠妇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岁。家徒四壁，又鲜族属，乃议嫁。妇色颇艳。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妪说之曰：“我于礼无娶汝理，然思汝至废眠食。汝能托言守志，而私昵于我，每月给资若干，足以赡母子。两家虽各巷，后屋则仅隔一墙，梯而来往，人莫能窥也。”妇惑其言，遂出入如夫妇。外人疑妇何以自活，然无迹可见，姑以为尚有蓄积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泄其事。其子幼，即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闻繁言。每泣谏，妇不从；狎昵杂坐，反故使见闻，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昼入某甲家，剸刃于心，出于背，而以“借贷不遂，遭其轻薄，怒激致杀”首于官。官廉得其情，百计开导，卒不吐实，竟以故杀论抵。乡邻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于朱梅崖前辈。梅崖先一夕梦是子，容色惨沮，对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毋作也。不书其实，则一凶徒耳，乌乎表？书其实，则彰孝子之名，适以伤孝子之心，非所以安其灵也。”遂力沮罢其事。是夕，又梦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殒其身以报父仇，复不彰母过以为父辱，可谓善处人伦之变矣。或曰：“斩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为之乎？”是则讲学之家，责人无已，非余之所敢闻也。

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信。李云举言其兄宪威官广东时，闻一游士性迂僻，过岭干谒亲旧，颇有所获。归装襆被

衣履之外，独有二巨箧，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换舟处，两舷相接，束以巨绳，扛而过。忽四绳皆断如刃截，訇然堕板上。两箧皆破裂，顿足悼惜。急开检视，则一贮新端砚，一贮英德石也。石箧中白金一封，约六七十两，纸裹亦绽。方拈起审视，失手落水中。倩渔户没水求之，仅得小半。方懊丧间，同来舟子遽贺曰："盗为此二箧，相随已数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发。吾惴惴不敢言。今见非财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阴功得神祐也？"同舟一客私语曰："渠有何阴功，但新有一痴事耳。渠在粤日，尝以百二十金托逆旅主人买一妾，云是一年馀新妇，贫不举火，故鬻以自活。到门之日，其翁姑及婿俱来送，皆羸病如乞丐。临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诀别。已分手，犹追数步，更絮语。媒妪强曳妇入，其翁抱数月小儿向渠叩首曰：'此儿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暂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计。'渠忽跃然起曰：'吾谓妇见出耳。今见情状，凄动心脾，即引汝妇去，金亦不必偿也。古今人相去不远，冯京之父，吾岂不能为哉！'竟对众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窥其忠厚，伪饰己女以绐之，傥其竟纳，又别有狡谋也。同寓皆知，渠至今未悟，岂鬼神即录为阴功耶？"又一客曰："是阴功也。其事虽痴，其心则实出于恻隐。鬼神鉴察，亦鉴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祸，即谓缘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尚不知究竟何如耳。"先师又聃先生，云举兄也。谓云举曰："吾以此客之论为然。"余又忆姚安公言：田丈耕野西征时，遣平鲁路守备李虎偕二千总将三百兵出游徼，猝遇额鲁特自间道来。二千总启虎曰："贼马健，退走必为所及。请公率前队扼山口，我二人率后队助之。贼不知我多寡，犹可以守。"虎以为然，率众力斗。二千总已先遁，盖绐虎与战，以稽时刻；虎败，则去已远也。虎遂战殁。后荫其子先捷如父官。此虽受绐而败，然受绐适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确。

云举又言：有人富甲一乡，积粟千馀石。遇岁歉，闭不肯粜。忽一日，征集仆隶，陈设概量，手书一红笺，榜于门曰："岁歉人饥，何心独饱？今拟以历年积粟，尽贷乡邻，每人以一石为律。即日各具

囊箧赴领，迟则粟尽矣。”附近居民，闻声云合，不一日而粟尽。有请见主人申谢者，则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于久镝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众惊愕掖起，于身畔得一纸曰：“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感君旧恩，为君市德。希恕专擅，是所深祷。”不省所言者何事。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时人情汹汹，实有焚掠之谋。得是博施，乃转祸为福。此幻形之妖，可谓爱人以德矣。所云“旧恩”，则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园中有老屋，狐居之数十年，屋圮乃移去。意即其事欤？”

小时闻乳母李氏言：一人家与佛寺邻。偶寺廊跃下一小狐，儿童捕得，絷缚鞭捶，皆慑伏不动。放之则来往于院中，绝不他往。与之食则食，不与亦不敢盗；饥则向人摇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语，指挥之亦似解人意。举家怜之，恒禁儿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语曰：“我名小香，是钟楼上狐家婢。偶嬉戏误事，因汝家儿童顽劣，罚受其蹂躏一月。今限满当归，故此告别。”问：“何故不逃避？”曰：“主人养育多年，岂有逃避之理？”语讫，作叩额状，翩然越墙而去。时余家一小奴窃物远扬，乳母因说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陈云亭舍人言：其乡深山中有废兰若，云鬼物据之，莫能修复。一僧道行清高，径往卓锡。初一两夕，似有物窥伺。僧不闻不见，亦遂无形声。三五日后，夜有夜叉排闼入，狰狞跳掷，吐火嘘烟。僧禅定自若。扑及蒲团者数四，然终不近身；比晓，长啸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礼，请问法要。僧不答。又对僧琅琅诵《金刚经》，每一分讫，辄问此何解。僧又不答。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双袖，有物簌簌落满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无迹。满地皆寸许小儿，蠕蠕几千百，争缘肩登顶，穿襟入袖。或齕啮，或搔爬，如蚊虻虮虱之攒咂；或抉剔耳目，擘裂口鼻，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声，一辄分形为数十，弥添弥众。左支右绌，困不可忍，遂委顿于禅榻下。久之苏息，寂无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

迷也。惟佛力足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桑下，何必恋恋此土乎？”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譬正人之愠于群小耳。然亦足为轻尝者戒。”云亭曰：“仆百无一长，惟平生不能作妄语。此僧归路过仆家，面上血痕细如乱发，实曾目睹之。”

老仆刘廷宣言：雍正初，佃户张璜于褚寺东架团焦（俗谓之团瓢，焦字音转也。二字出《北齐书》本纪。）守瓜，夜恒见一人，行步迟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窃随之，视所往，见至一丛冢处，有十馀女鬼出迓，即共狎笑媟戏。知为妖物，然似是蠢蠢无所能，乃藏火铳于团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见其过。发铳猝击，訇然仆地。秉火趋视，乃一翁仲也。次日，积柴燔为灰，亦无他异。至夜，梦十馀妇女罗拜，曰：“此怪不知自何来，力猛如罴虎。凡新葬女鬼，无老少皆遭胁污；有枝拒者，登其坟顶，踊跃数四，即土陷棺裂，无可栖身。故不敢不从，然饮恨则久矣。今蒙驱除，故来谢也。”后有从高川来者，云石人洼冯道墓前，（冯道，景城人，所居今犹名相国庄，距景城二三里。墓则在今石人洼。余幼时见残缺石兽、石翁仲尚有存者，县志云不知道墓所在，盖承旧志之误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即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炼成形，岁月不为不久；乃甫能幻化，即纵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祸。与邵二云所言木偶，其事略同，均可为小器易盈者鉴也。

外叔祖张公蝶庄家有书室，颇轩敞。周以回廊，中植芍药三四十本，花时香过邻墙。门客闵姓者，携一仆下榻其中。一夕就枕后，忽外有女子声曰：“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开，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赏玩，不致有祸于先生。幸勿开门唐突，足见雅量矣。”闵噤不敢答，亦不复再言。俄微闻衣裳窣窣声，穴窗纸视之，无一人影；侧耳谛听，时似喁喁私语，若有若无，都不辨一字。跼蹐枕席，睡不交睫。三鼓以后，似又闻步履声。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邻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处吠止，远处又吠，其声迢递向东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启户。天晓出视，了无痕迹，惟西廊尘上似略有弓弯印，亦不分明，盖狐女也。外祖雪峰公曰：“如此看花，何必

更问主人？殆闵公莽莽有伧气，恐其偶然冲出，致败人意耳。”

沧州有董华者，读书不成，流落为市肆司书算。复不能善事其长，为所排挤出。以卖药卜卦自给，遂贫无立锥。一母一妻，以缝纪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会岁饥，枵腹杜门，势且俱毙。闻邻村富翁方买妾，乃谋于母，将鬻妇以求活。妇初不从。华告以失节事大，致母饿死事尤大，乃涕泗曲从，惟约以傥得生还，乞仍为夫妇。华亦诺之。妇故有姿，富翁颇宠眷，然枕席时有泪痕。富翁固问，毅然对曰：“身已属君，事事可听君所为。至感忆旧恩，则虽力锯在前，亦不能断此念也。”适岁再饥，华与母并为饿殍。富翁虑有变，匿不使知。有一邻妪偶泄之，妇殊不哭，痴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隐忍受玷者，一以活姑与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馀，度不数年，即当就木；吾年尚少，计其子必不留我，我犹冀缺月再圆也。今则已矣！”突起开楼窗，踊身倒坠而死。此与前录所载福建学院妾相类。然彼以儿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无恨。此则以养姑养夫之故，万不得已而失身，乃卒无救于姑与夫，事与愿违，徒遭玷污，痛而一决，其赍恨尤可悲矣。

余十岁时，闻槐镇一僧，（槐镇即《金史》之槐家镇，今作淮镇，误也。）农家子也，好饮酒食肉。庙有田数十亩，自种自食，牧牛耕田外，百无所知。非惟经卷法器，皆所不蓄，毗卢袈裟，皆所不具；即佛龛香火，亦在若有若无间也。特首无发，室无妻子，与常人小异耳。一日，忽呼集邻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语曰：“同居三十馀年，今长别矣。以遗蜕奉托可乎？”溘然而逝，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两玉箸，长尺馀。众大惊异，共为募木造龛。舅氏安公实斋居丁家庄，与相近，知其平日无道行，闻之不信。自往视之，以造龛未竟，二日尚未敛，面色如生，抚之肌肤如铁石。时方六月，蝇蚋不集，亦了无尸气，竟莫测其何理也。

喀喇沁公丹公（号益亭，名丹巴多尔济，姓乌梁汗氏，蒙古王孙也。）言：内廷都领侍萧得禄，幼尝给事其邸第。偶见一黑物如猫，卧树下，戏

击以弹丸。其物甫一转身，即巨如犬。再击。又一转身，遂巨如驴。惧不敢复击。物亦自去。俄而飞瓦掷砖，变怪陡作。知为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绘像事之，其祟乃止。后忽于几上得钱数十，知为狐所酬，始试收之，秘不肯语。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渐至盈千。旋又改为银一铤，重约一两。亦日有所增，渐至一铤五十两。巨金不能密藏，遂为管领者所觉。疑盗诸官库，搒掠汛问，几不能自白。然后知为狐所陷也。夫飞土逐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载陈音所诵古歌，即弹弓之始也。）儿戏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责；狐不能畅其志也。饵之以利，使盈其贪壑，触彼祸罗，狐乃得适所愿矣。此其设阱伏机，原为易见；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为我礼既虔，彼心故悦。委曲自解，致不觉堕其彀中。昔夫差贪句践之服事，卒败于越；楚怀贪商於之六百，卒败于秦；北宋贪灭辽之割地，卒败于金；南宋贪伐金之助兵，卒败于元。军国大计，将相同谋，尚不免于受饵。况区区童稚，乌能出老魅之阴谋哉，其败宜矣！又举一近事曰：有刑曹某官之仆夫，睡中觉有舌舔其面。举石击之，踣而毙。烛视，乃一黑狐。剥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盖所炼婴儿未成也。翼日，为主人御车归。狐凭附其身，举凳击主人，且厉声陈其枉死状。盖欲报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泄其愤耳。此二狐同一复仇，余谓此狐之悍而直，胜彼狐之阴而险也。

丹公又言：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尝行路拾得二毡囊，其一满贮人牙，其一满贮人指爪。心颇诧异，因掷之水中。旋一老妪仓皇至，左顾右盼，似有所觅，问仆曾见二囊否？仆答以未见。妪知为所毁弃，遽大愤怒，折一木枝奋击仆。仆徒手与搏，觉其衣裳柔脆，如通草之心；肌肉虚松，似莲房之穰。指所抠处辄破裂，然放手即长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断水。互斗良久，妪不能胜，乃舍去。临去顾仆詈曰：“少则三月，多则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为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当是炼形之鬼，取精未足，不能凝结成质，故仍聚气而为形。其蓄人牙爪者，牙者骨之馀，爪者筋之馀，殆欲合炼服饵，以坚固其质耳。

田侯松岩言：今岁六月，有扈从侍卫和升，卒于滦阳。马兰镇总兵爱公星阿，与和亲旧，为经理棺衾，送其骨归葬。一夕如厕，缺月微明。见一人如立烟雾中，问之不言，叱之不动。爱公故能视鬼，凝神谛审，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敛君时，物多不备，我力绵薄，君所深知。今形见，岂有所责耶？"不言不动如故。又祝曰："闻殁于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关。曩偶忘此，君毋乃为此来耶？"魂即稽首至地，倏然而隐。爱公为具牒于城隍，后不复见。又扈从南巡时，与爱公同寓江宁承天寺，规模宏壮，楼阁袤延，所住亦颇轩敞。一日，方共坐，忽楼窗六扇无风自开，俄又自阖。爱公视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横阔，须鬑鬑如久未剃，目瞪视而项微偻，盖缢鬼也。"以问寺僧，僧不能讳，惟怪何以识其貌，疑有人泄之。不知爱公之自能视也。又偶在船头，戏拈篙刺水。忽掷篙却避，面有惊色。怪诘其故。曰："有溺鬼缘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于清音阁，爱公与余连席。余以松岩所语叩之，云皆不妄。然则随处有鬼，亦复如人。此求归之鬼，有系恋心；开窗之鬼，有争据心；缘篙之鬼，有竞斗心。其得失胜负、喜怒哀乐，更当一一如人。是胶胶扰扰，地下尚无了期。释氏讲忏悔解脱，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庄周曰："嗟来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狐能诗者，见于传记颇多；狐善画则不概见。海阳李丈硕亭言：顺治、康熙间，周处士琦薄游楚豫。周以画松名，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松根起于西壁之隅，盘拏夭矫，横径北壁，而纤末犹扫及东壁一二尺；觉浓阴入座，长风欲来。置酒邀社友共赏。方攒立壁下，指点赞叹，忽一友拊掌绝倒，众友俄亦哄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有大木榻布长簟，一男一妇，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态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挥扇驱蝇，一以两手承妇枕，防蹂躏坠地。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哗然趋视，眉目逼真，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划，詈妖狐。忽檐际大笑曰："君太伤雅。曩闻周处士画松，未尝目睹。昨夕得观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实不平，是以与君小作剧。君尚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图之。"盖士人先一夕设供客具，与奴子秉烛至书室，突一黑物冲门去。士人知为狐魅，曾诟厉也。众为慰解，请入座；设一虚席于上。不见其形，而语音琅然；行酒至前辄尽，惟不食肴馔，曰："不茹荤四百馀年矣。"濒散，语士人曰："君太聪明，故往往以气凌物。此非养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傥遇负气如君者，则难从此作矣。惟学问变化气质，愿留意焉。"丁宁郑重而别。回视所画，净如洗矣。次日，书室东壁忽见设色桃花数枝，衬以青苔

碧草。花不甚密，有已开者，有半开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八九片，反侧横斜，势如飘动，尤非笔墨所能到。上题二句曰："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杨师道之诗。】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后周处士见之，叹曰："都无笔墨之痕。觉吾画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

景城北冈有玄帝庙，明末所建也。岁久，壁上霉迹隐隐成峰峦起伏之形，望似远山笼雾。余幼时尚及见之。庙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画工以墨钩勒，遂似削圆方竹。今庙已圮尽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戏，故得此名。或以为齐姓误也。棋至劣而至好胜，终日丁丁然不休。对者局或倦求去，至长跪留之。尝有人指对局者一著，衔之次骨，遂拜绿章，诅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误一著，道士幸胜。少年欲改著，喧争不许。少年粗暴，起欲相殴。惟笑而却避曰："任君击折我肱，终不能谓我今日不胜也。"亦可云痴物矣。

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余所闻者，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余所见者，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著十馀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骎骎争胜。晋清曰："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曰："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验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尝饮余家，与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舆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曰："吾相随七八年，从未见其独酌，亦未见其偶醉也。"惟饮不择酒，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见顾、缪二前辈，一决胜负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余典试得临溪，以书报先生。先生

复札曰："吾再传有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恨君是蜂腰耳。"前辈风流，可云佳话。今老矣，久不预少年文酒之会，后来居上，又不知为谁？

高官农家畜一牛，其子幼时，日与牛嬉戏，攀角捋尾皆不动。牛或嗅儿顶、舐儿掌，儿亦不惧。稍长，使之牧。儿出即出，儿归即归，儿行即行，儿止即止，儿睡则卧于侧，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头颈皆浴血，跳踉哮吼，以角触门。儿父出视，即掉头回旧路。知必有变，尽力追之。至野外，则儿已破颅死；又一人横卧道左，腹裂肠出，一枣棍弃于地。审视，乃三果庄盗牛者。（三果庄回民所聚，沧州盗薮也。）始知儿为盗杀，牛又触盗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买一马，极驯良。惟路逢白马，必立而注视，鞭策不肯前。或望见白马，必驰而追及，衔勒不能止。后与原主谈及，原主曰："是本白马所生，时时觅其母也。"是马也，亦有人心焉。

余八岁时，闻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牸牛，跛不任耕，乃鬻诸比邻屠肆。其犊甫离乳，视宰割其母，牟牟鸣数日。后见屠者即奔避，奔避不及，则伏地战栗，若乞命状。屠者或故逐之，以资笑噱，不以为意也。犊渐长，甚壮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既坚利，乃伺屠者侧卧凳上，一触而贯其心，遽驰去。屠者妇大号捕牛。众悯其为母复仇，故缓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时丁媪之亲串杀人，遇赦获免，仍与其子同里闬。丁媪故窃举是事为之忧危，明仇不可狎也。余则取犊有复仇之心，知力弗胜，故匿其锋，隐忍以求一当。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黄帝《巾机铭》曰：（机是本字，校者或以为破体俗书，改为機字，反误。）"日中必慧，【按：《汉书·贾谊传》引此句，作熹。《六韬》引此句，作彗。音义并同。】操刀必割。"言机之不可失也。《越绝书》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机之不可泄也。《孙子》曰："善用兵者，闭门如处女，出门如脱兔。"斯言当矣。

姜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举子以京师逆旅多湫隘，乃税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读书。偶晚凉树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颇

白皙。挑与语，不嗔不答，转墙角自去。夜半睡醒，似门上了鸟微有声，疑为盗。呼僮不应，自起隔门罅窥之，乃日间所见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启户拥以入。女子自言："为守坟人女，家酷贫，父母并拙钝，恒恐嫁为农家妇。顷蒙顾盼，意不自持，故从墙缺至君处。君富贵人，自必有妇，傥能措百金与父母，则为妾媵无悔。父母嗜利，亦必从也。"举子诺之，遂相缱绻。至鸡鸣乃去。自是夜半恒至，妖媚冶荡，百态横生。举子以为巫山洛水不是过也。一夜来稍迟，举子自步月候之。乃忽从树杪飞下。举子顿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讳，笑而应曰："初恐君骇怖，故托虚词。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将来游宦四方，有一隐形随侍之妾，不烦车马，不择居停，不需衣食；昼可携于怀袖，夜即出而荐枕席，不愈于千金买笑耶？"举于思之，计良得。自是潜住书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烛，则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乱钗横状。举子疑之而未决。既而与其娈童乱；旋为二仆所窥，亦并与乱。庖人知之，亦续狎焉。一日，昼与娈僮寝。举子潜扼杀之，遂现狐形，因埋于墙外。半月后，有老翁诣举子曰："吾女托身为君妾，何忽见杀？"举子愤然曰："汝知汝女为吾妾，则易言矣。夫两雄共雌，争而相戕，是为妒奸，于律当议抵。汝女既为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则夫妇之名分定矣。而既淫于他人，又淫于我仆，我为本夫，例得捕奸。杀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则何不杀君仆？"举子曰："汝女死则形见，此则皆人也。手刃四人，而执一死狐为罪案，使汝为刑官，能据以定谳乎？"翁俯首良久，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诚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举子旋移居准提庵，与慎思邻房。其娈童与狐尤昵，衔主人之太忍，具泄其事于慎思，敌得其详。

吉木萨（乌鲁木齐所属也。）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军营了望之名。）与一莱医近。灌园叟年六十馀，每遇风雨，辄借宿于卡伦。一夕，鸣凤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营弁。验所创，尚未平。申上官，除鸣凤粮。时鸣凤年甫二十，众以为必无此理；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故此相报。然复鞫两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

曰：“是固有之，不为怪也。曩牧马南山，为射雉者惊，马逸。惧遭责罚，入深山追觅。仓皇失道，愈转愈迷，经一昼夜不得出。遥见林内屋角，急往投之；又虑是盗巢，或见戕害，且伏草间觇情状。良久，有二老翁携手笑语出，坐磐石上，拥抱偎倚，意殊亵狎。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恣为淫媟。我方以窥见阴私，惧杀我灭口，惴惴蜷缩不敢动。乃彼望见我，了无愧怍，共呼使出，询问何来；取二饼与食，指归路曰：‘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见深涧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峰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无草，汝马已饥而自归。此间熊与狼至多，勿再来也。’比归家，马果先返。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非此老翁类乎！”据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许人，遁迹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为乃如此？《因树屋书影》记仙人马绣头事，称其比及顽童，云中有真阴可采。是容成术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采及老翁，有何裨益？即修炼果有此法，亦邪师外道而已，上真定无此也。

张助教潜亭言：昔与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闻窣窸有声，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间。初以为虫鼠，不甚讶；后微闻叹息，乃始栗然，侦之无睹也。至红花埠，偶忘收笔砚，夜分闻有阁笔声。次早，几上有字迹，阴黯惨淡，似有似无。谛审，乃一诗，其词曰：“上巳好莺花，寒食多风雨。十年汝忆吾，千里吾随汝。相见不得亲，悄立自凄楚。野水青茫茫，此别终万古。”似香魂怨抑之语。然潜亭自忆无此人，友自忆亦无此人，不知其何以来也。程鱼门曰：“君肯诵是诗，定无是事。恐贵友讳言之耳。”众以为然。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疏阔，绝不解家人生产事，古所谓不知马几足者，殆有似之。奴辈玩弄如婴孩。尝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钱辛楣饭，肉三盘，蔬三盘，酒数行耳，闻所费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谈及，相对太息。竹君愤尤甚，乃尽发其奸，迫逐之。然积习已深，密相授受，不数月，仍故辙。其党类布在士大夫家，为竹君腾谤，反得喜事名。于是人皆坐

视，惟以小人有党，君子无党，姑自解嘲云尔。后牧亭终以贫困郁郁死。死后一日，有旧仆来，哭尽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会馆，月俸本足以温饱。徒以我辈剥削，致薪米不给。彼时以京师长随，连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挤之，使无食宿地，故不敢立异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尽献所积助棺敛，冀少赎地狱罪也。”祝讫自去。满堂宾客之仆，皆相顾失色。陈裕斋因举一事曰：“有轻薄子见少妇独哭新坟下，走往挑之。少妇正色曰：‘实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殒命，已自誓于神，此生决不再偶。尔无妄念，徒取祸也。’此仆其类此狐欤！”然余谓终贤于掉头竟去者。

田侯松岩言：幼时居易州之神石庄，（土人云，本名神子庄，以尝出一神童故也。后有三巨石陨于庄北，如春秋宋国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馀里。）偶与僮辈嬉戏马厩中。见煮豆之锅，凸起铁泡十数，并形狭而长。僮辈以石破其一，中有虫长半寸馀，形如柳蠹，色微红，惟四短足与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犹蠕蠕能动。因一一破视，一泡一虫，状皆如一。又言：头等侍卫常君青，（此又别一常君，与常大宗伯同名。）乾隆癸酉戍守西域，卓帐南山之下。（塞外山脉，自西南趋东北，西域三十六国，夹之以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山北者呼曰“南山”，其实一山也。）山半有飞瀑二丈馀，其泉甚甘。会冬月冰结，取水于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凿瀑泉之冰。水窾甫通，即有无数冰丸随而涌出，形皆如橄榄。破之，中有白虫如蚕，其口与足则深红，殆所谓冰蚕者欤？此与铁中之虫，锻而不死，均可谓异闻矣。然天地之气，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极阳之内必伏阴，极阴之内必伏阳。八卦之对待，坎以二阴包一阳，离以二阳包一阴。六十四卦之流行，阳极于乾，即一阴生，下而为姤；阴极于坤，即一阳生，下而为复。其静也伏斯敛，敛斯郁焉；其动也郁斯蒸，蒸斯化焉。至于化则生，生不已矣。特冲和之气，其生有常；偏胜之气，其生不测。冲和之气，无地不生；偏胜之气，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熇、寒泉沍

结，其中皆可以生虫也。崔豹《古今注》载，火鼠生炎洲火中，绩其毛为布，人火不燃。今洋舶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数尺，余尝试之。又《神异经》载，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啮冰而食，岁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欧罗巴人曾见之。谢梅庄前辈戍乌里雅苏台时，亦曾见之。是兽且生于火与冰矣。其事似异，实则常理也。

数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发萌，其人尚未举念，又非吉凶祸福之所关、因果报应之所系，游戏琐屑至不足道，断非冥籍所能预注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问宦途。乩判一诗曰："春风一笑手扶筇，桃李花开泼眼浓。好是寻香双蛱蝶，粉墙才过巧相逢。"茫不省为何语。俄御试翰林，以编修改知县。众谓次句隐用河阳一县花事，可云有验；然其馀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阍者扶杖蹩躠出。盖朝官仆隶，视外吏如天上人。司阍者得主人外转信，方立堦上，喜而跃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损其胫，故杖而行也。数日后，微闻一日遣二仆，而罪状不明。旋有泄其事者曰："二仆皆谋为司阍，而无如先已有跛者。乃各阴饰其妇，俟主人燕息，诱而蛊之。至夕，一妇私具饼饵，一妇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书斋廊下。猝然相触，所赍俱倾；愧不自容，转怒而相诟。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于是诗首句三四句并验。此乩可谓灵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终无理可推也。（马夫人雇一针线人，曾在是家，云二仆谋夺司阍则有之，初无自献其妇意，乃私谋于一黠仆，黠仆为画此策，均与约：是日有暇，可乘隙以进。而不使相知，故致两败。二仆逐后，黠仆又党附于跛者，邀游妓馆。跛者知其有伏机，阳使先往待，而阴告主人往捕，故黠仆亦败。嗟乎！一州县官司阍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倾轧，至辗转多方而不已。黄雀螳螂之喻，兹其明验矣。附记之，以著世情之险。）

余官兵部尚书时，往良乡送征湖北兵，小憩长辛店旅舍。见壁上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曰："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飞。"末题"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当别一人。或曰："有郑

君名鸿撰，亦字晴湖。”

偶见田侯松岩持画扇，笔墨秀润，大似衡山。云其亲串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诗曰：“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樽坐，看我骑驴过板桥。”风味翛然，有尘外之致。复有德君题语，云是卓悟庵作，画即画此诗意。故并录此诗，殆亦爱其语也。田侯云，悟庵名卓礼图，然不能详其始末。大抵沈于下僚者，遥情高韵，而名氏翳如。录而存之，亦郭恕先之远山数角耳。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后人挹想风规，生其效法，是即维风励俗之教也。其间精灵常在，肸蚃如闻者，所在多有；依托假借，凭以猎取血食者，间亦有之。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黄昏后，冥色苍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树之下，叩其乡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惊，仆即蔡中郎也。祠墓虽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殁不欲求食于俗辈。以君气类，故敢布下忱。明日赐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询以汉末事。依违酬答，多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语，已窃疑之；及询其生平始末，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琵琶记》纤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语之曰：“资斧匮乏，实无以享君，君宜别求有力者。惟一语嘱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后汉书》、《三国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观，于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赧彻耳，跃起现鬼形去。是影射敛财之术，鬼亦能之矣。

梁豁堂言：有客游粤东者，妇死寄柩于山寺。夜梦妇曰：“寺有厉鬼，伽蓝神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为所役，女率为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讼于神？”醒而忆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梦如是，其春睡迷离耶？意想所造耶？抑汝真有灵耶？果有灵，当三夕来告我。”已而再夕梦皆然。乃牒诉于城隍，数日无肸蚃。一夕，梦妇来曰：“讼若得直，则伽蓝为失纠举，山神社公为失约束，于阴律皆获谴，故城隍踌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称将诣江西诉于正乙真人，则城隍必有处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数日，又梦妇来曰：“昨城隍召我，谕曰：‘此鬼原居此室中，是汝侵彼，非彼摄汝

也。男女共居一室，其仆隶往来，形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诉亦不为无因。今为汝重笞其仆隶，已足谢汝。何必坚执奸污，自博不贞之名乎？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则此案结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则已，何必定与神道争，反激意外之患。君即移我去可也。”问：“城隍既不肯理，何欲诉天师，即作是调停？”曰：“天师虽不治幽冥，然遇有控诉，可以奏章于上帝，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两造均可以已耳。”语讫，郑重而去。其夫移柩于他所，遂不复梦。此鬼苟能自救，即无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既为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聪明而不正直乎？且养痈不治，终有酿为大狱时；并所谓聪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

田白岩言：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但闻声而不见形。亦时预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莫能屈也。一日，有请见其形者。狐曰：“欲见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见；欲见吾幻形耶？是形既幻，与不见同，又何必见。”众固请之，狐曰：“君等意中，觉吾形何似？”一人曰：“当庞眉皓首。”应声即现一老人形。又一人曰：“当仙风道骨。”应声即现一道士形。又一人曰：“当星冠羽衣。”应声即现一仙官形。又一人曰：“当貌如童颜。”应声即现一婴儿形。又一人戏曰：“庄子言，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即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曰：“应声而变，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称七百岁，盖阅历深矣。”

舅氏实斋安公曰：“讲学家例言无鬼。鬼吾未见，鬼语则吾亲闻之。雍正壬子乡试，返宿白沟河。屋三楹，余住西间，先一南士住东间。交相问讯，因沽酒夜谈。南士称：‘与一友为总角交，其家酷贫，亦时周以钱粟。后北上公车，适余在某巨公家司笔墨，悯其飘泊，邀与同居，遂渐为主人所赏识。乃摭余家事，潜造蜚语，挤余出而据余馆。今将托钵山东。天下岂有此无良人耶！’方相与太息，忽窗外呜呜

有泣声，良久语曰：‘尔尚责人无良耶？尔家本有妇，见我在门前买花粉，诡言未娶，诳我父母，赘尔于家。尔无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后殁，别无亲属，尔据其宅，收其资，而棺衾祭葬俱草草，与死一奴婢同。尔无良否耶？尔妇附粮艘寻至，入门与尔相诟厉，即欲逐我；既而知原是我家，尔衣食于我，乃暂容留。尔巧说百端，降我为妾。我苟求宁静，忍泪曲从。尔无良否耶？既据我宅，索我供给，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动使伏地受杖。尔反代彼揿我项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转侧。尔无良否耶？越年馀，我财产衣饰剥削并尽，乃鬻我于西商。来相我时，我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穷自尽。尔无良否耶？我殁后，不与一柳棺，不与一纸钱，复褫我敝衣，仅存一裤，裹以芦席，葬丛冢。尔无良否耶？吾诉于神明，今来取尔，尔尚责人无良耶？’其声哀厉，僮仆并闻。南士惊怖瑟缩，莫措一词，遽嗷然仆地。余虑或牵涉，未晓即行。不知其后如何，谅无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据。但不知讲学家见之，又作何遁词耳。”

张浮槎《秋坪新语》载余家二事，其一记先兄晴湖家东楼鬼，（此楼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产时，楼在宅之东，故沿其旧名。）其事不虚，但委曲未详耳。此楼建于明万历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楼上楼下，凡缢死七人，故无敢居者。是夕不得已开之，遂有是变。殆形家所谓凶方欤？然其侧一小楼，居者子孙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记余子汝佶临殁事，亦十得六七；惟作西商语索逋事，则野鬼假托以求食。后穷诘其姓名、居址、年月与见闻此事之人，乃词穷而去。汝佶与债家涉讼时，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具有案牍，亦无此条。盖张氏纪氏为世姻，妇女递相述说，不能无纤毫增减也。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刘后村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矣。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暇》，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记》，不描摹

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云尔。【按：刘后村诗，一作陆游诗。】

附：纪汝佶六则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惟所作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花隐老人居平陵城之东，鹊华桥之西，不知何许人，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台水石，而莳花尤多。居常不与人交接，然有看花人来，则无弗纳。曳杖伛偻前导，手无停指，口无停语，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见也。园无隙地，殊香异色，纷纷拂拂，一往无际；而兰与菊与竹，尤擅天下之奇。兰有红有素，菊有墨有绿，又有丹竹纯赤，玉竹纯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节，虽非目所习见，尚为耳所习闻也。异哉，物之聚于所好，固如是哉！

士人某寓岱庙之环咏亭。时已深冬，北风甚劲。拥炉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烛就寝。既觉，见承尘纸破处有光。异之，披衣潜起，就破处审视。见一美妇，长不满二尺，紫衣青裤，著红履，纤瘦如指，髻作时世妆；方爇火炊饭，灶旁一短足几，几上锡檠荧然。因念此必狐也。正凝视间，忽然一嚏。妇惊，触几灯覆，遂无所见。晓起，破承尘视之。黄泥小灶，光洁异常；铁釜大如碗，饭犹未熟也；小锡檠倒置几下，油痕狼藉。惟爇火处纸不燃，殊可怪耳。

徂徕山有巨蟒二，形不类蟒，顶有角如牛，赤黑色，望之有光。其身长约三四丈，蜿蜒深涧中。涧广可一亩，长可半里，两山夹之，中一隙仅三尺许。游人登其巅，对隙俯窥，则蟒可见。相传数百年前，颇为人害。有异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似此亦无足怪；独怪其蜷伏数百年，而能不饥渴也。

泰安韩生，名鸣岐，旧家子，业医。尝夤夜骑马赴人家，忽见数武之外有巨人，长十馀丈。生胆素豪，摇鞚径过，相去咫尺，即挥鞭击之。顿缩至三四尺，短发蓬鬙，状极丑怪，唇吻翕辟，格格有声。生下马执鞭逐之。其行缓涩，蹒跚地上，意颇窘。既而身缩至一尺，而首大如瓮，似不胜载，殆欲颠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见，不知何怪也。汶阳范灼亭说。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吴林塘年五旬时，居太平馆中。余往为寿。座客有能为烟戏者，年约六十馀，口操南音，谈吐风雅，不知其何以戏也。俄有仆携巨烟筒来，中可受烟四两，爇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顷方尽，索巨碗瀹苦茗，饮讫，谓主人曰：“为君添鹤算可乎？”张其吻吐鹤二只，飞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盘，双鹤穿之而过，往来飞舞，如掷梭然。既而嘎喉有声，吐烟如一线，亭亭直上，散作水波云状。谛视皆寸许小鹤，鹄鸧左右，移时方灭，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继至，奉一觞与主人曰：“吾技不如师，为君小作剧可乎？”呼吸间，有朵云飘缈筵前，徐结成小楼阁，雕栏绮窗，历历如画。曰：“此海屋添筹也。”诸客复大惊，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亦无以喻是矣。以余所见诸说部，如掷杯化鹤、顷刻开花之类，不可殚述，毋亦实有其事，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终不信也。

豫南李某，酷好马。尝于遵化牛市中见一马，通体如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则白于霜雪，所谓乌云托月者也。高六尺馀，骏尾鬈然，足生爪，长寸许，双目莹澈如水精，其气昂昂如鸡群之鹤。李以百金得之，爱其神骏，刍秣必身亲。然性至狞劣，每覆障泥，须施绊锁，

有力者数人左右把持，然后可乘。按辔徐行，不觉其驶，而瞬息已百里。有一处去家五日程，午初就道，比至，则日未衔山也。以此愈爱之。而畏其难控，亦不敢数乘。一日，有伟丈夫碧眼虬髯，款门求见，自云能教此马。引就枥下，马一见即长鸣。此人以掌击左右肋，始弭耳不动。乃牵就空屋中，阖户与马盘旋。李自隙窥之，见其手提马耳，喃喃似有所云，马似首肯。徐又提耳喃喃如前，马亦似首肯。李大惊异，以为真能通马语也。少问，启户，引缰授李，马已汗如濡矣。临行谓李曰："此马能择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伤人；今则可以无虑矣。"马自是驯良，经二十馀载，骨干如初。后李至九十馀而终，马忽逸去，莫知所往。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据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 (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 (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 (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梦溪笔谈　[宋] 沈括　撰　施适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容斋随笔　[宋] 洪迈　撰　穆公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青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困学纪闻　[宋] 王应麟　撰　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

齐东野语　[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子不语　[清] 袁枚　撰　申孟　甘林　校点

阅微草堂笔记　[清] 纪昀　撰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槤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